筆記小說大觀

二編

筆記小說大觀

二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之

筆記小說大觀二編

附：索隱

（精裝全十冊）

歡迎翻印・以廣流傳

定價新台幣三千元

本公司登記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九一〇號

清人著作專輯

撰者　清・各學人

印行者　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晉江街一二四巷六衖一三號

經售者　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版

筆記小說大觀 二編 索隱

清人著作專輯

庸閒齋筆記	十二卷	清·陳其元撰	二編	第一册	一頁
夜航船	八卷	清·破額山人撰	二編	第一册	三三三頁
影談	四卷	清·管世灝撰	二編	第一册	五〇九頁
捷階外史	四卷	清·無名氏撰	二編	第二册	六二九頁
燕下鄉脞錄	十六卷	清·陳康祺撰	二編	第二册	七三九頁
歸田瑣記	八卷	清·梁章鉅撰	二編	第二册	一〇三五頁
螢窗異草 初編	四卷	清·長白浩哥子撰	二編	第三册	一二三九頁
螢窗異草 二編	四卷	清·長白浩哥子撰	二編	第三册	一三九九頁
螢窗異草 三編	四卷	清·長白浩哥子撰	二編	第三册	一五八三頁
鸝砭軒質言	四卷	清·戴蓮芬撰	二編	第三册	一七六九頁
薈蕞編	二十卷	清·俞樾撰	二編	第四册	一八八七頁
津門雜記	三卷	清·張燾撰	二編	第四册	二三九七頁
履園叢話	二十四卷	清·錢泳撰	二編	第五册	二五四一頁
咫聞錄	十二卷	清·慵訥居士撰	二編	第六册	三二七一頁
甕牖餘談	八卷	清·王韜撰	二編	第六册	三六一九頁
金壺七墨	十九卷	清·黃鈞宰撰	二編	第七册	三八三七頁
淥水亭雜識	四卷	清·納蘭容若撰	二編	第七册	四二一七頁

蜀難敍略	一卷	清・沈荀蔚撰	二編	第七冊	四二八五頁
蜀　碧	四卷	清・彭遵泗撰	二編	第七冊	四三二九頁
池北偶談	二十六卷	清・王士禎撰	二編	第八冊	四四二一頁
子不語	二十四卷	清・袁　枚撰	二編	第九冊	五一〇一頁
續子不語	十卷	清・袁　枚撰	二編	第九冊	五六六一頁
諧　鐸	十二卷	清・沈起鳳撰	二編	第十冊	五八七三頁
虎口餘生記	一卷	清・邊大綬撰	二編	第十冊	六〇七五頁
香飲樓賓談	二卷	清・陸長春撰	二編	第十冊	六〇八九頁
夜譚隨錄	四卷	清・閑齋氏撰	二編	第十冊	六一七五頁

清陳其元著

庸閒齋筆記

庸閒齋筆記提要

清海昌陳其元撰凡十二卷是書以記錄軼事見聞為主兼及詼諧雜事隨筆記載而成為清代掌故記實之書足資後人考據

序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偁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以下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為時所重求之我

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於

朝筮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比之陸清獻近年歸老於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齋筆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迨詼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稱為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庸閒齋筆記卷一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勳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仁和之黄山。游學至海甯。困甚。傭憩趙家橋上。忽墜於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於橋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為子焉。東園公一傳為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為陳氏。世業腐。業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於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宅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為驗。曰。以鷄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鷄子出矣。乃於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闃然二鷄雛也。正駭異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雛已出殼。不能埋。急於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捎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讐。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於墓上。堪輿家稱為海甯陳氏檀樹墳。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聞其

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爲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者。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贋銀行哭甚哀。公問知。爲里儈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價徙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爲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飢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爲德類如此。公殁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於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絪縕若郁梁雜香。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爲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爲之記。公二子。長與郊。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薊遼巡撫。曾孫之遴。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偶故。溥游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憑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卧欄上。見之驚與夢合。詢知爲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官。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尤爲閨閣中榮事。東園公曆公。皆以外舅夢龍得偶。一則貴於子孫。一則貴於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岐嶷。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聳聽已即卧。從此聞經唄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籍甚。上達宸聰。己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壻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昃。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啟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為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為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為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辯。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為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為粗官。令我慙顏於娣姒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為春卿。文和公為冬卿。丙齋公為司寇。匏廬公亦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掞。方掌鈞軸。

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清恪公諱詵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猺獞屢竊發為患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燹至道光末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於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暮年官禮部在京邸次子卒於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之地與之公聞之怨遽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為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啟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為公於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予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為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為公於此公因數家門祚薄不能得此吉壤衆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衆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齋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提督授一品封為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為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為公濯足手捧足而

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爲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爲婢女。公聞之驚。使跣而視之信。遂納爲簉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倌。官宰相。次闇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膴仕。世目公門爲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請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公與溧陽史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眞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歿矣。時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為子孫言高祖旉南公諱鐎。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賚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瘢索垢。呵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為言官列款糾劾。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為之納橐饘供衣履。比奉命鎖拏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為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間。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媼抱之出見。公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噭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涖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於前世之風根耶。旉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

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為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於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宮門謝恩適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諸生未曾授職對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宮門謝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誇無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且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為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與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

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為良相。即為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為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括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繙閱藥書。至抱書卧。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裘司空福額駙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上謂方制府以官為酬醫之具。加責讓焉。

曾叔祖宛青公諱渼。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珅召之令視疾。公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御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為鞏昌知府。繼又以失紅本事。貶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間。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耆宿。文章名海內。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曾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為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數日。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

其卷夾入三等中，擬措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為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喜佞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為庀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寧城內。本朝聖祖高宗六飛南幸，駐蹕於是園，賜名曰安瀾。於是海寧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成荒烟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騤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召見仁宗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洎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上莞然曰：汝固海寧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秉臬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廕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於衣食，為市井衙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

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汨其志氣。即不驕淫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於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圈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為其所惑。二也。而為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於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於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官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為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於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為戒。第不知已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勇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為縣令。曾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翂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於本朝得二人焉。一為六世從祖文和公敳永。父定庵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於徙。公上書訟冤。格於吏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縈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荷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為至誠所感。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為質庵叔祖容禮。以

父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於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俞旨。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攬勝寰中九萬里。承懽塞外十三年。蓋紀實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旣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純廟御批。有永為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為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為一幀。更名烟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匏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隃麋。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聖祖特達知。入直內廷。雍正十一年。世宗勑以公書勒石。為夢墨樓帖十卷。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

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庚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閱機器。余以制府爲令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溷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爲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爲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遂卒於官。匏廬宗伯爲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國同入翰林。聖祖臨朝舉手謂文簡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舉朝榮之。入直南書房。書法特荷溫旨褒嘉。純廟御極。命繕寫御製詩。內府書籍。秘殿珍藏。悉俾莞鑰。游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寵遇之隆。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勅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遺、謚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眞蹟必撥冗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今酉土司金濟王贊咸欲邀公尺幅以爲家寶。南中賈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爲書法所掩。余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歎爲精絕。爲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

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即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爲壽徵。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爲陳文簡公。一爲陳句山太僕。語載梁紹壬孝廉秋雨盦筆記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脩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宗齋公。生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爲熟悉。嘗謂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脩法則各不同。甯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脩海甯塘。設立排樁木櫃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櫃以護排樁。皆於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疊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於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欹斜墊塌。千金之堤。潰於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

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於措手。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脩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為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為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訏字言揚。別號宋齋。曾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繩。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并人參貂裘甯綢等物以賜公。并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為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於篇末無有兩歎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之

際。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與。前明學派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末流雜遝。然而弊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絶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裒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與。公爲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傾折前賢。絶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即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爲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隲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羲同出蕺山之門。徵君曾爲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歿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於庠。遭喪亂。敝屣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孝廉。遊蕺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巋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閎之土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書法

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於山巔水涯。篆刻博弈諸好無不工。自奉敎戢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諱確。

吾家以詩書爲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聞人。人各有集。見於秀水錢警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爲曾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鏋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鱣。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桂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仿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爲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爲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於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爲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已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歎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歎公政事為書法所掩。今又歎畫為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修國史。而游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嘗因疾延公於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肯為我作小景以當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為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為河間紀文達相國。作優缽曇花圖於曲臺。至今藝林傳為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為望族。道光年間。宣宗成皇帝猶有海甯陳家之諭。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徵名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

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未修。尚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河南之司馬甙。科第累世。甙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東河總督司馬駒）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修則已無從考證。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為歉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吾宗渤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孫繩繩振振若此。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令雖遭亂而少衰。然為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聞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攷鑒。釐為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郛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恩予告紀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優嘉。茲當陛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

行。着頒賞筵宴於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為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啣恩。恭紀四首。

麗藻高懸列宿寒。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韶入鐘鏞響。一字榮同華袞看。夙夜祗慚臣職負。江湖難忘主恩寬。淋漓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墨海瀾。

持敕堯廚出尚方。九重祖帳拜恩光。愧嘗金鼎鹽梅味。喜浥黃封雨露香。玉膳瓊樽來賜予。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溢道旁。

綸扉竊祿廁班聯。老去常慚疏傅賢。歸橐更邀天府賜。投簪仍給大官錢。素絲自守青氈舊。黃髮仍娛白社年。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頒直許到林泉。

陛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鷁。呼嵩還顧拜彤墀。郊迎不計郵程遠。存問先邀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衡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恩予告歸里。回憶歷朝受知之深。兼允微臣遂初之志。涓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從三朝見太平綵筆漫誇鸞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春隨翠輦花飛岸

康熙丁亥正月隨從聖祖仁皇帝南巡 秋度榆關月照營。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秋獮禮成奉命出塞代請聖安 認得巢痕親切地

觚棱入夢渺縱橫。

秋高深院鎖簾櫳文榜曾觀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混。搜羅敢信馬群空。聖朝不棄葑菲體

臣節惟持清白衷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世宗憲皇帝以世館聲名比之李文貞張文端遂擢侍講學士

戢影衡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輶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千近聖居。差喜壁經尋舊迹

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曾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相府。旋邀漕轉出楓宸百寮敢誦持綱紀

五禮當堪重縉紳。更領冬官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館曾上三劄子言河務事

宣麻黃紙禁中傳政府俄登染御煙。鄉月驟遷聯兩部自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部遷除之速素所未有實叨異數江鄉

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聖駕南巡復蒙起用 賡颺竊附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邊。聖主當陽全盛日

長同擊壤樂堯天。

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入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溫詔旃烏鳥

疏內有修葺先塋之語特蒙恩諭及之 更進崇階勵駑駘。歸載寵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栽培戊寅仲春將出

都門留別同朝六首

追陪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趨鈴閣。西苑連茵侍御筵。齒序同朝慚最長。合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諸閣老

層霄斗極九天臨。履跡衣香在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成虛願。愛聽嘉謨矢好音。豈戀江湖辭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諸鉅公

著作聲華重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九重載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視草蓬池春爛漫。校書藜閣夜青熒。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驄行。漫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兄。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縈歸夢。最愛臺垣有直聲。留別臺省諸先生

鐵網頻張學海瀾。秖憑處揚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堅晚節。獨慚桃李屬春官。昇平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歷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於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枌榆社。輦轂花明玳瑁筵。兩浙海甯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春秋兩祀以報先德春明門

外柴車路。拜里情牽倍黯然。留別同里諸親族

卷一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沒而為神三則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為之叫絶。嘗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醵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藉。必罄盡以為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粤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即乞丐亦為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粤。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敝陋。欲來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數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

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談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别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沒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為接物者。繼又作折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為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為人。倘所謂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薄尉起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令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卧病郡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顧以大義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

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愼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愼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為之驚歎不已。初。愼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囊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愼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衆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為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為疾作。將呼醫。則搥牀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述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馬先大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為去來自如。嗚呼若愼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數人來迎。先生

書期日示之故，緣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挐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閻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為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於笞，斬重於絞，於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於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閩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為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為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粱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蒞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為神事，故並書之。

縱大魚獲報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續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聞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於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於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靄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為著畫其法濡紙令稍濕蘸墨於著任意揮洒雲烟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宮贊能格來主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為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詼諧語先大夫見之亦為絕倒先生嘗為余言官大嵩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斤眾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眾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遺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鬣去咸疑為真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壽者

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狐知醫

先伯祖洛如公諱蓀。曾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年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慎勤三大字。令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武英殿纂脩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為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王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召古詩人相為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為狐。會伯祖母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狐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敷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於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煮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於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鬚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諳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狐自言每月在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乩壇。主之者亦一狐。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醫術濟人。服其藥者有驗有不驗。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總督署中之狐。則據居一樓。稱

為仙樓可以問卜李鄦齋方伯自盡一案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則畫二紅頂於紙上莫解其故既總督汪公巡撫王公皆褫職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劉公韻珂撤其樓狐大肆擾至劉公歸乃已

前世事二則

海甯查映山先生瑩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其子來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歸後此人遽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謂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即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所作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懌不敢遽言擬越日再為周旋公去後適有他事須奏升炮發摺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己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詢公所奏之件則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旨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二十餘年公久歸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餘文名籍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有圻處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為人恂恂篤謹不妄交遊獨與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君矣驚詢其故則歷舉前事蓋

土司子控於地下。孝廉則某舉人之後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為發覺則曰科場
舞弊。例應處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特以查公有疑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
私。當有挾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公誠無此心。則
土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
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隨往貴州之老僕。則信有此事。而內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
述之詳。噫。孝廉既予之轉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禍。今世何為又予以
孝廉。徒使姚氏門中寡妻弱子。煢煢無告。此則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
嘗舉之。則予忘之矣。

長洲徐少鶴侍郎頲。嘉慶乙丑榜眼。姑丈季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學。工古文。為姚姬傳先
生入室弟子。曾侍上書房。宣宗登極。以師傅恩。隆隆驟遷。方且大用。乃於督安徽學政任內
以痁疾遽卒。天子眷念舊學。飾終之典。極為優渥。當公初病時。即若有所見。作紀夢詩十餘
首。窈冥恍惚。多不可解。臨終自言前世為福建林公子客。茲以公子事牽累至此。然所為何
事。卒未明言也。季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見冥王事甚詳。余粗記其梗概如此。嗟乎。姚與徐皆
以前生事。夭其天年。然一則僅登賢書。一則官至通顯。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何必多此一舉。然亦可令人警懼。令世勿作累來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顧目前後日之累且勿顧。況來世之累乎。悲夫。

科場中鬼神

科場中。世每艷稱鬼神事。以彰果報。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豐乙卯科止。共鄉試十五次前後居矮屋中。計一百三十五日。可謂久矣。然鬼神之變幻。不特目未之見。即耳亦未之聞惟外舅閻藍樵先生言嘉慶丁卯科鄉試頭場三藝脫稿。已三鼓矣。內逼如廁。比還。見燭卧於卷面。已橫爇寸許。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驚為奇異。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豐辛亥科鄉試。同官陳星垞二子丙曾誦曾。兄弟同撥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於是都中盛傳星垞於元旦夢文昌神告以今年闈藝宜學西堂農山。因此得雋。祁春圃相國以問貢荊山方伯。緣星垞次子右曾。館於其家也。右曾馳書歸詢其父。星垞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為文昌矣。蓋上一年。都門寄來擬題若干。內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謂余此文自王農山後無人能繼作者。余因取少時所作是題文示之。丙曾歎為驚才絕豔。傾倒萬狀。余謂是餖飣之學。壯夫不為。丙曾乞其文去。呈之星垞。星垞謂此調不彈已久。鄉試可以必薦。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學偶學之。亦無不可。於是丙曾弟兄皆學為之。而時時請業於余。余初尚為改

削。久而益厭。不復過問。比入試。而題係必也射乎三句。適可用尤王腔調。弟兄遂皆中式。並無所謂文昌示夢也。因知科場內所傳鬼神之事。大率類此。

科場中尤王體

丙曾兄弟既同捷。於是浙省人士。競揣摩聲調之學。書肆遂取農山西堂二公文稿重雕之。為尤王合刻。風行一時。都中論文者。以為敗壞風氣。龍編修元禧尤惡之。壬子會試。龍適與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濃豔之卷示人曰。此必陳氏兄弟也。亟橫抹而黜之。丙曾顧為清微淡遠之作。又得中式。比填榜。龍見陳丙曾名。大駭。取其卷讀之。復大驚。丙曾字子雁。誦曾字子清。右曾字子銘。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談者有三珠樹之目。

武夫不知文字

張壁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余初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余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為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為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鵲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頗以為怪。繼復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

登。賊畏之。呼為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張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托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善乎國初之馬惟興。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之季。當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為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單門及吳總戎也。

凌厚堂之怪誕

歸安凌厚堂堃。道光辛卯舉人。大挑選授金華教諭。與余同官。性怪僻。敢為大言。初到官。即於明倫堂自署一聯云。全匱萬千衷孔子曰。孟子曰。華袞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見者無不吐舌。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肆罵。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字同班輩。而朱子之名。則與檜子秦熺無異。語極狂悖。課人讀四子書只誦白文。凡朱註盡刪之。嘗在金華府署中。與其同鄉孫柳君孝廉談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稱紫陽氏者。議論縱橫。自謂是奎宿降生。俯視一切。於天下人無不鄙薄。顧獨與先大夫善。執子姓禮惟謹。又有閩人林拔阜先生。年七十餘。亦與之往來。會有人延

之小飲座客互論金華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個半人。其餘皆畜類耳。一人為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驚。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門。醫卜星相。無所不能。著有德輿子外集。數十萬言。儷於古作家。而於醫尤自負。先大夫年十五。猝中風疾。以為不救矣。藥之數劑而愈。縣署有幕友延之視疾。按其脈曰。無妨。顧指一友曰。君顏色甚晦。當有病。遂診之曰。疾不可為也。百日內當疽發背死。其人固康強無恙也。至期果以疽歿。於是人爭神之。然內子閒淑人疾。醫之竟死。凌自恨無效。亦發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決其貴賤壽夭。何宮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一見懽然。握手曰。君昔相我當封疆。今封疆矣。請再視我異日何若。對曰。昔觀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鬚甚惡矣。於法當斬首。何大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雖間有不中者。然後來應驗者居多。嘗謂先大夫曰。大劫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獨公祖孫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劫。當是公厚德所致。又嘗昌言年居庚申。京城有急兵。入而杭州亦破。數俱前定。莫可挽回。至己未歲。遂棄官歸。時余為富陽教諭。舟過城下。不入。貽書先大夫。訣別語甚慘。而猶以子孫無害之說慰先大夫焉。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師。而杭城於二月間為粵匪所陷。皆如其言。自是余奔走兵間。無從得其消息。至乙丑歲在盛澤。遇其鄉人問之。乃知其歸後居晟舍鎮

杜門不出。湖州陷之月。自卜賊匪當於某日到鎮。若過巳時則無害。屆日。開門延友飲酒以待。至巳時。賊果至。執之以歸。偽王聞其名。將以為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賊帥為之緩頰曰。一揖即縱汝出矣。亦不肯。偽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噫。厚堂亦可謂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每深歎恨。又自詡奇門遁法。謂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云云。一日方圍爐環坐。厚堂又掀髯譚火遁。余戲舉鐵箸夾炭火燒其鬚。厚堂驚起起衆客大笑。然相蔡二風有水厄。當授以水遁法。而二風果以殉難投井死。

雅謔

蕭山蔡二風名南。道光戊戌年進士。雲南即用知縣。改就教職。銓杭州府教授。丁憂服闋。再選金華府教授。為人忠厚長者。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遇諧謔。際時出一語。令人解頤。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於言。余嘗與商一事。不答。再問再不答。余性卞。遂罵之。亦笑而不答也。與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摯。余時綜理局事。從未以一事相干。終年閉門課徒而已。凌厚堂毀朱子。二風與倪少尉時帆共非之。余謂此厚堂代二君報怨耳。兩人驚問故。余曰。君等不

讀居蔡及反其旄倪之註乎衆為哄堂二風笑曰君是陳人故述陳言時府試責金華湯溪兩縣備旗鼓二明府不允謂無向例余詣之曰此眞所謂金湯鞏固旂鼓相當矣衆方粲然二風忽正色謂湯溪沈明府曰湯邑之應辦鼓見於經書何可推諉沈請其說則徐曰君不讀衛風擊鼓其鏜耶衆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辦理糧臺寄眷口於金華二風來賀歲譚次忽戚然謂余曰內子最信佛膜拜誦經者數十年矣今年元夕忽夢觀音大士告之曰大劫已至上帝以爾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劫中內子醒而甚喜我獨至今怏怏因長歎曰若祇我家不罹刼則衆人之遭刼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賊至城破二風投井殉難二子亦相繼死獨遺一孫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刼者謂祇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孫入泮矣來上海署謁余追念舊事為之愴然

李地山殉難

粵匪之難浙江之官紳殉義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識者無從論定相識中則當為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謙湖北之監利人咸豐戊午來攝金華縣事會粵匪石達開由處州攻陷永康武義逕逼金華一時佐貳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現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雖復力事城守然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賊苟乘銳來攻

實無抵禦之法。余見人心搖動。有不終日之勢。慷慨謂明府曰。以金郡之大。若無一二死節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帶間所賫藥示余曰。子無慮。我必死之。因與謀所以死之處。余曰。聞古人有止水之說。今大橋下水清而深。當可為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為人所援救。或為賊所鉤獲。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藥自盡之有把握。遂指永福寺內之塔曰。我死必於更上一層。所謂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謂得死所矣。比賊退。明府調攝仁和縣事。余送其行。曰。腰間藥可棄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賊雖竄去。並非敗滅。安見其不再來。我仍當戒備耳。庚申二月。賊破杭州。明府時在局中。聞賊已陷城。乃步出局門。謂同行某公曰。子當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麓。坐城隍神位前。吞藥而死。所謂置身百尺之上。竟踐其言。廟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殮之。比城復改殮。已半月餘矣。面色尚如平生。嗚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時殉難為余所識者。有太倉葛小鐵主簿家達。江漲分司無錫倪時帆景圻。皆曾官金華者也。

入昭忠祠之濫

吾鄉中殉賊難者。秀水沈燭門馬少坡二廣文。嘉興則江夢花明經。皆余之舊友也。族中則叔祖笠漁公希敬。道光癸未進士。官直隸深州知州。賊至。坐堂皇罵賊死。最烈。堂叔介卿公

錫熙道光元年三品廕生官湖北荊州府同知護理糧道殉於武昌城中骸骨均無從收堂弟文齋廣文其炳合門死之堂姪德宣官江西縣尉則以戰死皆得旨優卹此外宗族男女輩抗節死者甚多見於琴齋兄所著文齋傳中要皆舍生取義者也近有大力者其父兄實病歿乃捏為被戕朦請賜卹招搖市上鄉人藉藉唾罵朝廷襃忠之典為之不光吁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迷信扶乩受禍

乩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為人有幹材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谿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為神仙中人咸豐戊午十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遂堅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擄雅亭為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辦撫卹至其家斷壁頹垣焦原荒土屍骸狼藉為之一歎噫此殆宿寃又異乎鬼狐之假托矣

難博學

於淹雅者喜旁搜博覽而於目前所讀之書每多忽略如袁簡齋太史所記與諸翰林論孟子有韻之文自師行糧食至飲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記憶或且杜撰二語以足之衆疑其不類繙孟子書觀之乃大噱乾隆時博學鴻詞不知增廣生員四字出在論語註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時嘗閱黃山谷尺牘中有損惠鄉萁語忘鄉萁為何物時江右汪巽泉尚書方督學政大父舉以問之尚書謝不知適陳遠雯太守雲亦至尚書告以先大父所問太守諱曰陳君最好以僻典難人四庫書汗牛充棟安得盡能記憶遂不研究歸以語余輩時三弟昕年十二方讀禮記卒然應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曲禮語也大父翌日謂太守曰禮記誠僻書也相對軒渠尚書聞之笑曰兩榜眼可謂眼大如萁矣蓋汪陳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觀察上左爵帥書論事帥批其牘尾有曰該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如使過耳抑思古人棄婦萎韭之喻乎觀察不知四字出處詢余及汪時甫太守皆不知徧繙類書不能得時章采南殷撰以憂歸舉問之亦不能答以為真僻書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兒德濬適閱裴松之三國志註諸葛武侯與張藩書曰棄婦不過門萎韭不入園則此書亦未為僻也惟鄉前輩言乾隆朝開大科徵書至學學官遣門斗持文傳與

薦者門斗問諸君曰公等咸稱博洽亦知我門斗二字於何時昉取何義名皆瞠莫對比至
都訪之同徵者亦均無以對迄今百有餘年矣計必有博學者能知之
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作文喜用僻書難字嘉慶甲子舉於鄉題為謹權量四句文內所
用之字讀者多結舌不能下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告之曰此卷所
用者乃爾雅注疏君其記之既醒自笑以為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
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此所用乃是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太守聞之忽悟乃
前白曰恐是爾雅注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余曾以此事詢之其弟季雅
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彥余六十年來僅見三人一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於書無所不覽著作等身
余在福建時尚幼僅一拜見不能有所叩發第聞金匱孫文靖公侯官林文忠公欽佩之不
已二公則余知其學問之淵懿也一金谿戴簡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為刑
部尚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甚有有若無實若虛之氣象余特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
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
不爽一蓋公固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也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

如淵海。人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是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為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一為會稽屠筱園先生湘之。先生與余同官者三年。內行敦篤。善氣迎人。廿四史十三經。諸子百家。探口而出。問之不能窮。嘗為袁簡齋先生駢體文注釋一典。必窮其源。不肯舉眼前所有者以塞責。余嘗借其本觀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謂先生恐簡翁當日撰文時。亦祇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躡月窟。誠恐先生所引之典。並簡翁當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書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後世。皆欲如先生之釋書。則所釋亦僅矣。先生貧甚。此書未及刊刻而歿。庚辛之亂。底本不知存亡矣。先大夫嘗言南昌彭文勤相國。乾隆時最稱為博學。相國為考官。純皇帝以燈右觀書命題。相國愕然。不知出處。大慚愧。比覆命陳奏。以學問淺薄。不審詩題之所出。敢昧死以請。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燈右觀書。即事命題耳。公叩首趨出。上顧侍臣大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

古樹中異物

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縣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析為薪。樹杈中生大菌。具人形

者三一破於斧一為析薪人竊去僅存一高尺許眉目口鼻如寺中彌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烏桕樹一株大十餘圍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趺坐時余提調松滬釐局曾親見之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秦景容先生諱裕伯大名人元至正進士官至奉議大夫行臺侍御史延平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會世亂避居上海題橋見志世目為裕伯題橋張士誠據姑蘇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即位命中書省檄起之先生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辭不起居邑之東鄉長壽寺里歿即葬於其地太祖勅封為上海縣城隍神不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縣治總兵官王燝督戰辱師民衆而詬之王怒訴之周巡撫誣民通賊周惑其說將俟雞鳴屠之是夕神降官廨儼立階下周心動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見神直視搖首者數四懼而輟其事事載邑人曹給諫一士所譔頌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來香火極盛同治丁卯余攝令南匯邑境閘港鎮為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處曾以先生題橋事為賦題試諸生辛未調攝上海會先生裔孫彥華中翰暨其族中生監十餘人呈請為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為義士歿作明神而郎

甃摧殘侵佔不治。是有司之責也。因首捐俸錢二百緡為倡。囑諸紳士量鼓分操。共得錢三千餘緡。為贖回墓地十九畝。並建祠堂於墓側。俾其後人世守之。壬申之秋。余謝事時。工甫及半。至冬間。彥華中翰來告蕆事。並云於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鐵條錮之。不敢啟視。仍埋舊處。余謂此必當年所刻墓志也。惜不開之。俾銘幽之文。一顯於世。而再埋之也。中翰云。當獲石匣時。曾筮之。以蓍有文明之象。其為墓志無疑矣。

畜鴨之利弊

南匯海濱廣斥。鄉民圍圩作田。收穫頗豐。以近海故。蟛蜞極多。時出齧稼。國語所謂稻蟹不遺也。其居民每畜鴨以食蟛蜞。鴨既肥而稻不害。誠兩得其術也。此事余在南匯稔知之。比年青浦則去海較遠。湖中雖有蟛蜞。漁人捕以入市。恆慮其少。而鴨畜於湖。千百成羣。闌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於是各鄉農民來縣具呈。請禁畜鴨。時攝南匯令某君。方以畜鴨食蟛蜞為保稼善策。稟請通行各處。巡撫丁公。批稟行知下縣。余閱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請禁之件申覆。公見之。亦一笑而止。蓋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論之。古人迎貓祭虎。今日虎詎可迎耶。

三千金不及一魚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此真孟子通達世故語也。余嘗見墉

慨之士。揮斥千金。毫不吝惜、於一二金出納、或不免斷斷者。事過之後、在己未嘗不失笑也。五茸葉桐山為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更代日。積資餘三千金。桐山悉置不問。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桐山曰。不受羨。即吾例也。命歸之。晚居春申故里。饘粥不繼。一日梅雨中。童子張網失一大魚。桐山為呀歎。其妻聞之曰。三千金卻之。一魚能值幾何。桐山亦撫掌大笑。雖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謂賢乎。

科名熱中之笑柄

嘉興馬湊于明經汾。嗜學工詩。嘗謂余曰。詩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詣為之。才力大者。如清廟明堂。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則如竹籬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小以成小而已。萬不可貪多務得。譬之蘆簾竹屋中。忽陳黃鐘大呂一器。美則美矣。其如不稱何。先生累躓鄉試。道光辛巳會開恩榜。時室中窘甚。妻苦勸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質簪珥而行。出闈。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佇立門首。會同里沈蓮溪觀察中式。報錄者誤入其家。鄰人咸從之入。衆口稱賀。先生大喜。登樓易衣冠。命其妻為之着靴。顧而矜之曰。何如。語未畢。樓下忽呼曰。誤矣。中舉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猶未着竟。其妻仰而誚之曰。如何。聞者為之捧腹。先生歿後數年。乃選景甯訓導。

論和議書

四川余紫松軍門步雲，嘉慶初年，以鄉勇從軍，勳白蓮教匪，力敵百夫，所向無前，由偏裨擢至大帥，加太子少保銜，圖形紫光閣，征伐之事，無役不從，威名亞於楊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軍門由福建調督甯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將不習，駐守招寶山者二年，和戰之議未決，而蛟門不守，軍門伏失律之誅，雖罪有應得，而其情則可原焉。軍門與家梅亭方伯，在川楚軍營共事日久，其初來甯波也，致書方伯，道契闊，並及議和事，方伯囑余代為作答。時余年少氣盛，一揮而就，書達，侯官林文忠公見之，矜賞甚至，因之頗得聲譽。迄今三十餘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華失守，余詩文藁均付劫灰，駢體文二卷，亦歸烏有，此書乃門生姜梅生編修所錄存者，甲子年寄以還余，茲附存之。

執別三巴，歲星八易，鱗羽並曠，烏兔爭馳，瞻望旌麾，時形轆轤。近聞移北門之鑰，視東浙之師，望重裒中，威行海上，想聖人洪福，元老壯猷，揚烈武於簡青，擒蘇文於鴨綠，翹足可待，屈指以期。頃展芝椷，式慰蕭念，承示大軍雲集，小醜勢窮，夷目乞降，廷臣議撫，凱旋不日，師撤有期，既循覽之再三，輒有疑於萬一，不揣冒昧，敬獻芻蕘。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禦侮亦王者所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懷遠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懾狡冠之心，故六月行師，宣王薄

代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漢唐之朝幸有戎羌之役古來令主豈好窮兵良以蠻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國之聲靈武備脩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勢居然猾虜機謀明曰通商陰圖襲邑其遊弄四處即肆楚之狡謀其盤踞一隅即以防之故智兵實怯於來戰故純以礮大作虛聲情究畏我久持故疊致書函為疑陣揆厥伎倆已見端倪倘復信其詭詞必至墮其奸計未堅心服益長天驕生四夷輕漢之心恃中國和戎之議損威失體貽患將來糜餉勞師後憂方大就此一節慮有三端從來大信不齊況在夷德無厭倘或陰圖深入故為陽乞緩師使臣方持玉節而臨贊普已鑄金枷以待我將釋甲冠且張弧事起蒼皇禍成黑子雖依漢與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詞而受降與受敵無殊終恐刼盟之變此其可慮者一也人面獸心非情可喻蠅營狗苟惟利是圖縱令此日尚可羈縻難保異時不生反覆釁啟白馬諾責黃龍俺答貢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賤貨可索貴酬喜則連艘而為商怒則分艅而入盜此其可慮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實係禁烟而起驟通貿易難立章程即嚴命之重申恐難遵乎令甲紛紜估舶乘鯨浪而明來雜沓漁船駕蠻帆而暗引截之則彼時仍慮興戎縱之則前詔豈非反汗始猶私漏繼且公行機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慮者三也我國家金虎闢圖銀麐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閤下專閫大員中朝宿將假狄天使

平南之節肅馬伏波下瀨之軍。草木亦識威名。婦孺皆知姓氏。掃清螟特無待龜著。況以邊者情形。尤見勝謀在我。狐跳梁而尚短。鼠鬬穴以將疲。何必故作趑趄。重煩擬議。請上防邊之策。懸排築室之謀。追原定海之亡。實以重洋之恨。鞭長莫及。湯沃無從。故遂鴟張得成鳩占。然敗之於崇明。挫之於廈門。殲之於姚江。郤之於乍浦。奚豕失勢。鋌鹿已窮。迄今餽運時增。師徒日集。諒軍食則彼寡而我多。計兵力則彼薄而我厚。論氣勢則彼驕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則彼損敝而我繕完。機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咷奚慮。必克焉誣。擒且勝於渡瀘。功更逾於橫海。犬羊入笠。只用筌箵。魚鼈無橋。何須靴踢。不疑何卜。惟斷乃成。固將郤四座以勿喧決兩言而不再。某受恩深重。衰病不支。際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時之策。徒深憂國之忱。所望閣下刻玉燕山。銘金麟海。蔥珩赤舄。賚方叔之元勛。秬鬯青圭。祝召公之萬壽。在公固多偉績。於某亦有榮施。事業千秋。起居萬福。謹承動靜。無任主臣。

揚州烈女

余署青浦縣時。江北委員來言揚州仙女廟鎮烈女事。心異之而未悉其詳也。壬申冬。在蘇州晤前江都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詢之。竹亭曰。此吾後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記憶。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鎮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聞信。即矢靡他。父母屢勸不從。遂如其意

俾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烈女入門後。恪守姆訓。家無閒言。某之姪女年長未嫁。與染工王姓者通。頗為烈女覺。時時規之。女患之。與王謀並通之。以絨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鐵。不可以游詞入。則意必强而後可也。一日者乘間令王先匿於房。俟其就臥犯之。大呼不從。王不能强。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殺之。而以魘死訃其家。然血痕未滅也。父母控之官。官為杭州某君。初驗時。心頗疑之。而未能決。比回署。輾轉間。其子受重賂。說某竟以病死擬定案。人咸冤之。越數日。江甯省城隍廟卜者。夢城隍神升座。有江都縣女鬼。號訴聲冤。神大怒。簽差提人。俄頃因至。則赫然江都令也。卜者驚醒。次日舉以告人。人莫之信。未幾。江都縣報病故之文至。於是喧傳省中。後任官復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與王並擬斬決。而烈女請旌焉。某君與余有年誼。人亦恂恂長者。為惡子所誤。遂隕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幾。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無漏網也。惟卜者云夢中詢神姓名。則曰是宋之丞相文天祥。

按烈女姓陳氏。為周二所聘。二病殁。過門守節。二之兄慵之使與己女名大虎子者同室處。周之僕婦徐與染工王玉春有奸。并通大虎子。為烈女所覺。遂致烈女於死。死後徐與大虎子反布麝香於床褥間。誣烈女以墮胎致隕。賄仵作證之。案遂定。顧夜夜聞鬼哭聲甚慘。未幾王玉春忽自縊於烈女靈前。後數月江都令驟病死。仵作亦無故七孔流血死。經揚州守英君訊得實。解省議抵。臬司應廉訪親鞫。益悉其詳。遂擬徐及大虎子均凌遲處死。其冤始白。嗟乎。既殺其身。復汙其節。在聞者均為髮指。宜鬼神之不肯輕恕也。天道昭昭。真不爽哉。此案曾聞之廉訪友人。後閱臬署故牘。而信。敬附記之。光緒四年春男德濬謹識。

卷二終

庸閒齋筆記卷三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鬼神報應之靈 兩則

鬼神報應之説。儒者所不道。然確有其事。足爲世人鑒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督轅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晳鬒鬚眉。甚口。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曾識阿公於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於同官處爲之推轂。未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去。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金。繫誰之力。相士謝曰。公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於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暱。一日召入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貸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爲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即奉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瀕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時先大

夫攝洒洲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尚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與先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為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則云太守出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卧內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托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擊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為鬼入夜即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啟衾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遽取火燒之歎曰所承即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出與先大夫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及先大夫一見即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尚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孥之用他無所囑因歎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夭天年君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為前車之鑒也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

如桴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為福州巨姓。世業鹺。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鹺綱。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為死耶。衆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尚憶之否。言未既。則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當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回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於某。已撫養長大。須為之畢姻。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為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

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追友人子來。為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衆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已問之吏矣。為人若無罪業則生為何等人。死即何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問之吏矣。今世為何等人。則來世亦為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於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於今世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阮瞻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薩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為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衙齋。熟聞庭訓。既以自警。亦每舉以戒人。

居官奢儉之關係

先大父嘗訓余兄弟曰。居家儉則居官廉。吾歷官數十年。見奢者未嘗不以貪敗。白小山尚書採此語入公墓志中。余歷官亦三十年矣。每見儉樸者子弟類能自立。奢汰者子孫無不貧窮。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也。明上海人喬純所先生懋敬。官廣西布政使。居官廉儉。雖歷官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無窮措大氣。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鑑

四卷余在上海時訪之未得也

用兵以氣為主

用兵以氣為主咸豐庚辛閒浙江賊氛甚熾官軍屢挫張壁田軍門嘗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視其狀貌糾糾桓桓殊不知迭經喪敗心膽俱碎見賊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僅一年耳左帥駐師衢州李帥紮營滬上一號令之壁壘旌旂均各變色余時在四明軍中所用之兵勇將弁率多杭州潰散之餘然遇賊輒奮擊所向有功先時我軍望見賊之旗幟則走後則賊望見我之旌麾即逃豈非氣之為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啟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旗亦突圍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踣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捶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次日余謁李帥帥為余備言戰事余因言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鏑萬一飛礮偶集羅忠節已事可鑒也帥言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歎從來文臣為大帥類深居簡出不肯親臨行陣故不能成功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為武翰

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為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童子證明悍匪

同治癸亥正月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即行正法如實係被脅被擄者多給照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一賊其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真問官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湯圓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之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圓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係童子去為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間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則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即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而一家數命沈冤莫雪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宰白鴨之慘

福建漳泉二府頂兇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讞局嘗訊一鬭殺案正兇年甫十六歲檢屍格則傷有十餘處

非一人所能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為提取覆訊則供口涵涵汨汨與詳文無絲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誤蓋讀之熟矣加以駁詰矢口不移再四開導始垂泣稱寃即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他委員嗆先大夫之迂遲行提訊遂如縣詳定案比臬使過堂問之仍執前供因訊爾年紀甚輕安能下此毒手則對曰恨極耳案定後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則涕泗曰極感公解網恩然發回之後縣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來罵曰賣爾之錢已用盡爾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獄必處爾死我思進退皆死無寧順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為之淚下遂辭讞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營炮船哨官捕盜盜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傷者十人其地在揚州江都縣境事聞制府震怒飭地方官及水師營官嚴緝於是瓜州鎮總兵吳君派營弁帶同失事炮船内之勇丁作為眼線來上海緝捕緣勇丁稱認係浙江巡鹽紅單船之廣勇也六月初到滬越一日在茶館店獲一人是紅單船之廣勇次日營弁請觀察及右營參

將。督率兵勇於紅單船。又指獲二人。皆發縣審訊。據來勇聲稱一是拋火藥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過船釘炮眼者。言之鑿鑿。余即提犯反覆訊究。熬審一日不承。隔日再訊搖耳跪鍊者。竟日無一詞。呼冤而已。余心疑之。問來勇曰。伊等既先以火藥包擲爾船中。則彼時烟焰迷漫。爾何從辨為斫人者為釘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對曰。巡鹽船與炮船同泊一鎮上。每日上岸時。常相見。故能認識。故雖於烟焰之中。亦能辨識。而來弁則以余不應駁詰來勇。大有煩言。次日。余又研訊。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無供詞。余恐其死也。稍寬之。來弁遂以余欲縱盜。不用嚴刑。訴之觀察。余亦以不能得確情。請添派委員會審。觀察謂南滙令葉君顧之。有能名。且係廣人。札令來審。葉君覆訊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與葉君皆謂此三人冤而無奈弁勇質之甚力。會制府又委前皖南鎮劉總戎啟發帶為盜行船之舟人來。因派兵快與之會緝。當日即於玻璃肆中。獲廣人陳來。陳來者。前水營中藍翎千總也。先是有販豬船泊江口。羣盜登其舟。將豬客及舟人盡縛。置艙底。駕其船以行劫。行數日。盜稍倦。陳來者勸盜首釋舟人。俾搖艣。行二十餘日。劫客舟三次。最後遇炮船。拒捕。後。駛至江陰口。羣盜登岸。逸。豬客到靖江縣報案。故總戎帶此舟人來。以其與盜共處久。能識盜也。陳來故勸盜首釋舟人。是以舟人與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盜。復令舟人識此三人者。來弁與來勇共質

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陳來顧狡賴不肯承。余與葉君及劉總戎。翼日再會訊。反覆誘勸。許以如獲盜首。待以不死。總戎指天日以誓之。陳來乃言盜首亦係廣人。向日同在水營中。曾保花翎守備。現居六合縣城。開土棧並錢店。尚有羽黨在鎮江。共十二人。皆積慣行刦者。陳來在揚州開烟館。本不同夥。此行也盜首邀之。至陳來言十二人者。皆百戰勁卒。無論一炮船。即十炮船亦無奈之何。令陳來視前獲之三人。來言非是。而三江營之弁勇則謂來庇其同黨。大不悅。於是劉總戎以陳來作眼線。往捕盜首。而瓜鎮則稟制府。謂此三人是眞盜。制府飭令解至金陵再訊。時余已謝上海縣。乃將詳細情形。白之應廉訪會劉總戎。牽陳來捕首盜等七人。皆訊明正法。留陳來獄中。待獲餘犯。江甯府蔣君訊七犯。皆供與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鎮持之堅。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應廉訪至金陵。乃力言於制府。將此三人釋放。噫。是三人者。使余嚴刑鍛鍊而成招。則又必令其供出黨羽。轉輾株連。寃死者不知凡幾矣。然此固眼線之確指者也。眼線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妄殺人者幾矣。可畏哉

折獄須愼

余攝南匯時。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價洋銀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證有代筆云索之不還。反被兇毆等情。余提訊。先問原告及中證代筆者所供。與呈詞相符。繼提被告。跪

堂下。戰慄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訴曰。實不曾欠錢。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對。余疑其情虛。復促令言。則曰。我縱欠錢。何必請開烟館者作中。余笑曰。汝並非貴人。開烟館者何不可作中。則又曰。我自能寫字。何用代筆。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親書。為圖賴地步耳。侍役遂羣喝之。王即伏地供願還。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帶下。復呼原告至前。問曰。爾之券何以不令伊親書。曰。伊自托人代筆。某不與知。曰。此券是伊帶來乎。抑在爾家所寫乎。姚躊躇對曰。是在我家所寫。曰。代筆是伊同來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勸。遂偕歸代為寫券。余大聲曰。是在茶店偕來乎。曰然。時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帶原告至宅門外。而呼某甲前。訊曰。爾代王某書。是王某邀爾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蓋已聞茶店二字。因曰。書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勸在茶店。故就彼處書之。曰爾本擬作代筆。故紙筆皆帶往乎。曰否。是從茶店借來之筆。而紙則買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將其帶入後堂。而傳作中之某乙入。則拍案曰。王某並不欠錢。爾與姚某騙至爾家。逼令出券。爾乃硬行書中。此何理耶。乙惶懼曰。某不過為好相勸。實無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經言明。何以又至爾家。乃曰。某開烟館。家有餘地。是以王某隨姚某來。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寫據。因將某書作中。並無逼勒事。余大笑。令將原被代筆三人皆來前。諭被告曰。此案

我已訊明爾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十八元王大驚哭曰天乎寃哉姚亦從旁代白曰實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爾家寫者一在茶店寫者一在某乙烟館寫者豈非三百十八元耶令一票已呈尚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顧愕眙爰將三人重懲枷示而釋王某去越日有醫士陳君來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獄也余問故曰先一日出門視疾足至於廟中卜肆小坐俄來一人手持香燭容色倉皇卜者其素識也呼之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懦與惡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於縣明日將訊矣有中證有筆據我口又吶勢不能辨毋寧死耳將先往訴於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審審而負訴於神請先為子卜之卜既視其爻曰甚吉有貴人解當無礙我隨詢其名即公昨斷之案也今已得直可無死矣余聞之駭然夫錢債訟獄中細事耳使爾日掉以輕心不幾致死一命乎袁簡齋先生有句云獄宜得情寧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余常服膺以為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誤且不可況多誤再加之刑乎甚矣為地方官者之難也

地方官微行之利弊

顧淡如先生菊生攝理紹興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譽嘗聞某鎮有開場聚賭者派員訪之迄命則云逃散久矣蓋有一人狀貌與先生類者泊舟市橋至鎮上買少物不計值而去於是

匪黨疑先生親訪即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入縣鄉間處處有一顧淡如哉余在南匯鞫一獄訊問之詞偶中其隱案中人疑數日前烟館内話是事有一蒼髯者在彼吸烟謂是余私訪得其情遽吐實實則余並未出門也在青浦時至金澤鎮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嫗嫗問余曰今日官來此先生其隨官來者耶余佯為不知詢其故嫗以勘案告余因問其官之賢否嫗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惡處余驚問之則曰我處每年春日演戲自此官到來禁不復作耳俄而騶從畢集嫗驚余慰之曰嫗勿怪我之禁戲乃以兵燹之後為若等惜物力也與其看一日戲費錢數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製一新棉袄乎嫗笑余亦笑而去又嘗至章練塘鎮比卯衆尚未集乃易服至鎮廟瞻眺歸則繞鎮後田塍中行綺交繡錯迷不得路無可問津正猶豫間忽田間來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獻茶余謝之睇其面似曾相識者因詢之曰記在何處見爾聳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奪蕩田聚衆鬬毆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覺駭然遂謂之曰此後宜作好人爭鬬非好事切須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別歸後與友人言此人曾受滿杖乃邂逅相遇既無怨且知敬愛小人革面亦見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後思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

左爵相創設書局

令各直省多設書局矣而事則肇於左爵相局則肇於甯波爵相創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為貲茶筍製成札發甯波變價往返二次歸正款外得羡金數千兩爵相以亂後書籍板片多無存者飭以此羡餘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城收復復於省中設局辦理即以甯波之工匠從事焉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繼而起經史賴以不墜皆爵相之首創也爵相自奉甚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甯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往爵相謂今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後任將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而轉給賑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後丁雨生中丞為方伯時不受平餘比升巡撫則命復之曰不可累後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之靈異

青浦城隍神為明方伯上海沈公諱恩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為明神靈爽丕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媟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即死此事見青浦縣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恆醵貲前往修理至今不廢余宰青邑二

年。遇暘雨不時。往禱輒應同治己巳六七月間淫雨不止。縣境地勢最下。將有淪胥之患。余以邑經賊擾凋瘵未起。孑遺之民不堪再被水災因虔禱以年近六十。死不為夭願將己之生年為民請命倘可挽迴須身不恨祝畢乃起立再白神謂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達天聽耳。時嘉定陸文魚署教諭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語激神耶。然自此雨勢漸止余亦無恙。是殆會當晴霽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為巨蟒轉生

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偉烈豐功震於一時。顧性畏雞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折辛未十月到上海閱兵余供張已備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囑去之。謂公惡見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觀察階告余云公舊第中有古樹。樹神乃巨蟒相傳公即此神蟒再世遍體癬文有若鱗甲每日臥起牀中必有癬屑一堆若蛇蛻然。然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為不解耳。後閱隨園隨筆言楚雞毛修蛇巨虺聞氣即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乃悟公是神蟒轉世故畏雞毛也。宋文信國公傳為吉安潭中黑龍降生信國柴市殉難後是日。其鄉風雨大作。人見黑龍復歸於潭與公之異將毋同。

高僧轉世

余前記家文簡相國及晴岩編修以為高僧轉世矣因憶故友歙縣程印鶴太守兆綸事太守之封君賈於蘭溪與城外廣濟庵老僧最契一日見僧來逕入內室追而問之則已舉一子矣太守生五六歲時封君攜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習返即大病云欲歸去幾瀕於死自是不敢復往至十餘歲及三十歲兩次被人强拉以遊歸又大病從此望門却步此太守親為余言者余與太守嘗同遊石門坎之六松亭太守在溪邊獨立余自上望之儼然一老衲也比見長洲彭文敬公所為靈鷲兩僧傳則文敬公亦似由竺國來者因節錄其文曰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盤門之開元寺皆留行脚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於永豐是二僧者余皆識之佛門有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玉者既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筆玉後身蓋以神情狀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為之兆者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筆玉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為可惜余問其他日能不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為篤謹者永豐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苦志過於一彬其為人靜默寡慾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坦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

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豐。問其生年。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為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為之兆者。未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愈習。觀其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啟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為張平子後身。豈盡誕耶。云云。觀文敬公所述如此。則文敬公固自以為筆玉後身矣。昔人謂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僧三項人為多。其信然耶。

泰西製造之巧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極。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極。古人言鐵船渡海。為必無之事。嗣以鐵皮包裹者當之。壬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國鐵甲船至吳淞海口。其船純以精鐵鑄成大片鑲合為船。重數千萬斤。可載軍士萬人。內中作為機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砲擊之。不損分毫。每造一船。須用銀三百萬兩。此時英法俄美各國皆有此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不等。海中有此船。則各樣火輪船均不能敵。機器局馮竹儒觀察曾買船鐵一片觀之。計銀一千五百兩。以費太鉅。故尚未能學製。然此船非至吳淞口。人雖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氣球。大者其內可分作五六間屋。用機器轉運。則上昇數十丈。東西南北。無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國法蘭西都

城時法主乘氣球出亡北軍亦乘氣球追之空中爭戰卒為法主逸去此則行於天上矣現在製益加精向高不過四五里即為天氣所遏氣不能舒人且悶死今則用法吸地之生氣置於中可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現此球尚未至中國計數年後必有來者來而仿製則江河皆失其險矣向稱海為至深今則測量知極深之處不過六里故海底均可以開地道行走特工費浩大不能舉行若泰西諸國之高山備是要道皆從山根鑿通一穴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行火輪車矣鳥槍之精者余曾見一具可連發六十四槍又有氣槍不用火藥自能飛彈擊物至砲之靈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戰陣用之無堅不摧各國之製皆已窮極工巧壬申之春英美二國因賠貼軍餉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發蓋砲火均極精鍊兩軍相當可以死傷盡淨泰西諸國向言用兵總須一二年間始決勝負今則不過一月之內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發後得與斯馬國為之解紛遂和好如初此皆余寓上海時所見聞者也

西人行兵詭詐

英領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從軍往征一屬國所統之師船兵力不厚懼一時不能制勝乃造千斤重砲子十餘枚至其國之海邊黃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餘里散置之地歸船乃發

空砲數十聲。次日其國舉兵拒戰。行至中途見砲子。驚其大。且訝其擊至十數里之遠。以為不能抵敵。遂遣使乞降。於是宣布威德。取成而還。其實伊國本無此大砲。亦並不能製此大砲也。兵行詭道。外國亦然。

中西禮俗之異點

崇地山宮保厚使法國歸。言泰西各國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處曾見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則聖教固被於海外矣。孫稼生觀察家穀。遊歷各國。還言外國儀文簡略。見國王只須磬折致敬。無所謂拜跪也。獨布國以新戰勝故。於禮節大為增加。其貴臣謁觀察曰。我國儀文繁重。見皇帝須三蝦腰。然亦不過三磬折而已。謂為繁縟矣。每到一國。必見其后妃。大都以接唇為禮。觀察告以中國以是為褻狎。不肯從。彼亦不強也。在法國。偶於街市閒步。忽傳言曰。皇帝來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後。別無從者。更無論儀衛矣。皇帝見衆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為答禮。然疾趨而去。俄羅斯國之皇帝。曾隱姓名。赴荷蘭國做工。學製大輪船。學成。國人來迎。彼國始知之。各外國之稱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魯斯四國稱皇帝。若英若比利時奧斯馬日斯尼亞北德意志及丹國義國。皆稱君主。咪唎堅其君三年一代。故稱大伯理璽天德。今法國之主。為布國所擄。國人奉故

相攝君事故亦同此稱余在上海與各國領事官互相往還皆各盡其禮日本新通商換約其代理領事官神代延長最恭順謂余曰我國讀中國書寫中國字行中國禮本是一家云云曹文正公涖滬其人來見至門則科頭而入科頭者伊國之大禮即古之免冠徒跣也奧馬斯國亦於日本通商之年換約恩竹樵方伯奉命為換約大臣訖事之後其國之公使及提督領事官相率來謁方伯張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即食噏聲如流使繙譯官致辭曰莫笑貪喫中國之滋味極好也席罷鼓腹歡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領事達文波亦謂余曰久居中國飲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國雖同是牛羊肉食反覺不慣矣日斯尼亞國之領事官每見余等補服必嘖嘖曰中國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羅斯國之代理領事官聶鼎者自言到中國十五年未嘗歸去喜讀中國書論語孟子略皆上口覺甚有意味等語此則幾幾乎有用夏變夷之道矣大抵各國領事等官久在內地與中國官交際談讌頗有中外一家氣象第一涉及利字則必攘臂而爭無交情之可論惟以理折之以不遵和約責之雖強項亦無他說即使故為狡辯終必為俯就戎索也

鼓三通箭一發之攷證

世人恒言戰鼓三通攷衛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三通則千槌而勝負可決矣世

人以射一箭為一發。而不知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射得五豕耳。

嘉慶癸丑科佳話

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吳縣潘文恭公。二名。大興陳遠雯先生。名雲原籍吳江二甲一名。張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馬秋水先生。時人為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一名為全殿傳臚。三甲第一為玉殿傳臚也。按宋趙向辰朝野類要謂五甲末名為摚榜狀元。宋文公即五甲進士。故有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之句。今則無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稱摚榜狀元也。

宋故宮遺址

余師仁和許一槐先生諱錦春。嘗言幼時值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於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掘地為池。下鍤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鏤精絕。蓋德壽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十。魚頭長俱尺餘而無目。大約埋於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翼之去。人皆異之。今此池兵燹之後。又沒為平地。不知何時再得理而出之也。

賺梁山舟學士書

一槐先生為梁山舟學士外甥。故所藏學士真跡頗多。余曾乞得一聯。兵燹後亦亡之矣。先生言學士年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詣中丞滿洲某公咨之。中丞一見即慼。言前途水勢異漲。不能行。遂留學士居於署之後圃。館給豐隆。惟出必經其內寢。殊為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祗古帖十餘種。喻糜數十丸。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為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餞。酒半酣。忽顧插架歎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諈諉者。耽擱許久。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為書盡。中丞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令顧為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慍。遂別去。既首途。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捏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為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猶有慍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瑯滿篋矣。

飲食不可過飽

食無精粗。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憶昔庚辛避亂山中時。偶得一魚一肉。

不啻八珍之享。年來宦遊江南。每歲首赴蘇賀正。僚友邀飲。一日之間。或至三四五處。皆窮極水陸。然聞招則蹙額。舉箸則攢眉。豈今昔口腹有不同哉。蓋緣過飽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訣。曰爛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可飫後品。少之一字。真妙訣也。

製造食物之穢

飲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製造之穢。余在福建。見製冰糖者。皆雜以猪脂。在蘭谿觀製南棗。用牛油拌之。乃見光彩。故嗅之微有羶氣也。富陽竹紙名天下。造時。竹絲不用小便煮則不能爛。淮甸蝦米。貯久變色。浸以小便。即紅潤如新。河南魚鮓在河上斫造。盛以荊籠。入汴道中。為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棗供佛。道家用竹紙書符上表。至蝦米魚鮓。江南人家均珍為美味。習而不察。無乎不可也。先大父嘗言嘉慶初年。在四川一驛。遇福文襄郡王行邊。州縣極供張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猪煮爛。味始佳。乃設一大鑊。投全猪於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驅至。傳王諭以宿站尚遠。一到即飯。以便趕行。無如肉尚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竈。解袴溺於鑊中。先大父驚詢其故。則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人。先大父

驚曰必覺其臭矣既乃知王以一路豬肉無若此驛之美者賞辦差者甯綢袍褂料一副

治瘧單方

咸豐甲寅先大夫七十二歲患瘧甚劇諸醫束手蘇州馬雨峰太守傳一方用燕窩三錢冰糖三錢先一日燉起至次日瘧作之前一箇時辰加生薑三片滾三次將薑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納即止啜其湯亦可一劑不愈則再至三劑無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蕭山因枝官王君年八十病瘧服此而痊其後試人屢驗云云余因遵方進之先大夫一服即愈二十年以之傳人奏效甚衆尤宜於老人及久瘧不痊者其方平淡無奇而應驗若是可謂奇矣

夏日生痱以蚌粉等撲之無效惟以隔夜之熱湯水滌之即瘥

疝氣病用薏苡仁以東向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一服即止

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擣羅為末無灰酒調下三服而愈

錢曉庭畫

秀水錢曉庭孝廉聚朝。為韓石宗伯曾孫。余同門友也。少孤。事母以孝聞。胸襟洒落。無城府。畫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潤。晚年聲價益高。今則吉光片羽。人爭寶貴。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畫甚多。庚辛之亂。皆付劫火。幸其子伯聲太守卿龢。能世其家學。為余作一二紙。善者竟將跨竈。可喜也。曉庭早歲綦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嘗謂余昨晚斷炊。僅剩白米少許。供母饘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舉孝廉後。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諭。未及滿任。即棄官歸。歸後惟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咸豐戊午春。粵賊犯金衢。於是嘉郡亦警備。太守馬雨峰昂霄。於精嚴寺設籌餉局。延諸紳司其事。曉庭亦與焉。太守為江蘇名孝廉。工書。字全華時。與余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顧以為善。臨別強余書扇而去。至是蒞局中。謂陳某固才識優裕。即書法亦自佳絕。因出扇示之。曉庭即馳書詒余。謂子若殿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時余方畢書旁午。不勝況瘁煩遽。忽見此函。亦為失笑。比秋賊退。乞假歸省。至局中訪諸友。見曉庭擁長几。列巨硯六七。粉墨狼藉。作畫猶未竟。因戲謂之曰。倪為我畫直幅八。曉庭笑問潤筆若干。余曰。若畫果好。當書一扇奉酬。曉庭大笑。向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畫。亦太不自諒矣。余乃曰。我之字。嘉興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縑尺幅。若渠之畫。但須贈以潤筆。便可捆載。此時皂隸騶

僧之家誰不高懸錢曉庭畫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畫我猶怏怏耳衆皆鼓掌曉庭亦為絕倒迄今十有餘年髮亂既平曉庭早歿即爾時在局諸人無一人存者思之慨歎

聖祖不喜吸烟

聖祖不飲酒尤惡吸烟先文簡相國時為侍郎與溧陽史文靖相國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達脣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旨禁天下吸烟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瀲灩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今則鴉片烟盛行其禍較淡巴菰百倍在天之靈哀此下民得無有餘恫乎

卷三終

庸閒齋筆記卷四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考據之難

少時閱閣帖。右軍書多有死罪字。不解其義。後見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啟出于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記屢言家累千金以為富者。竊思千金即于今世亦不能稱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見如淳注戰國時以一鎰為一金。漢時以一斤為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義人多不知者。因附記之。

閩海魚鬬

先大夫于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碼場鹽大使時。忽天大風雨。隱隱有雷聲者。三日乃霽。詢乃知海中有二大魚鬬。風雨者。魚鼓鬣噴沫所致也。鬬至三日。一魚之鬐。鉤于山巔不能動。一魚去。而此魚遂死。將死之際。海濱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魚稍一擺動。浪湧如山。舟覆。溺斃十餘人。乃待至臭腐後。始羣往取肉熬油。尚得千餘石。

袁痴

袁丹叔先生國梓。文章爾雅。而性痴絕。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于茸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于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拌。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為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為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已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于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立于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于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痴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叫袁痴。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即其僕亦自笑也。

朱文正之風趣

大興朱文正公。乾嘉時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絕一塵。雖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餽遺無及門者。與新建裘文達公最善。一日至裘處。譚次忽歎曰。貧甚。奈何。去冬上所賜貂掛。亦付質庫矣。

衷笑曰君生成窮命復何言我莞戶部適領得飯食銀千兩可令君一擴眼界因呼僕陳之几上黃封爍然公注視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寶疾趨登車去

中國史紀外事之訛

三國魏明帝時紀日本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入貢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國史則仲哀天王之妻息長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攝政六十九年年逾百歲所謂國有內難者乃其子麛坂忍熊二王起兵與母爭位也后親生子名譽田別在儲位七十年至七十一歲乃登宸極又四十二年卒壽亦百有十二歲號應神天皇並無卑彌呼之名日本與中國同軌同文何以于其主名亦訛誤若此即如明史記封平秀吉為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袞冕奉秀吉尊以帝號令考其史亦殊不然蓋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許之歸而不敢言洎宣讀至封爾為日本王乃怒脫冕服投地曰向言明主封我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與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嘗帝制自為也其國人中井積善亦曰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秀吉武人昧于事體以取嗤于異域貽羞于後代云云則奉以帝號之說實屬誣罔總之以中國人紀外國事無從質證故舛錯恆多也

日本讓國之美譚

日本自開國數千年以來一姓相傳至今不替為天下各國所無其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不一而足舊君奪國女主臨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國王之尊削髮為沙門者尤指不勝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視梁武之同泰捨身猶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遜國之美則有希蹤夷齊者不得以異域而輕之也初應神天皇愛少子稚郎子立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輔之應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讓位于大鷦鷯曰王仁孝宜為天下君且國固王之國也大鷦鷯則曰先皇預選明德以為貳我不敢違先皇命固辭固讓虛其位者三年民之貢獻者不知所適而大鷦鷯執志彌堅稚郎子知其不可奪也乃自殺大鷦鷯聞之驚馳至菟道哭極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為仁德天皇嗚呼若稚郎子可謂有華風矣

閩省州縣虧空案

嘉慶初元福州將軍某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會總督入覲將軍兼督篆遂据撫三人賍私事并以福省州縣虧空百萬劾之疏入奉命查辦總督巡撫方伯皆正法而所謂百萬之虧空者實無此數乃以鹽課及閑款湊成之于是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揚揚自得也讞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發閩侯二縣監禁二縣以同官也羈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餘矣向閩縣令吉君泰

總曰。我老。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可乎。吉許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偽以他事促之。乃還報曰。某已一早出門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轅。而擬自請逸囚罪。時天色慘淡。淒風苦雨。路人目之。皆為流涕。比至督轅。而某持傘著屐。已候于門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謀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聞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則路迂。故逕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是日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滿地。遂引疾歸。不二年。某移鎮四川。又劾總督勒襄勤相國。而代之。未幾乃以縱賊渡河。貽誤軍機罪伏法。勒仍回任。閩人以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侵用勇糧

盪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于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為人。質直勇壯。屢督砲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為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為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群居于此。眾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為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侵用勇糧。故須聽勘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戒統領等官。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太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

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粱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況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兆熊所譚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贓虧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耳

賈島墓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甘棠村湮沒久矣道光六年當塗人張君寶榮吳君其犇偶有事于村在蓁莽中得一斷碣乃知為閬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資修葺並立祠祀之余時年十五曾為撰文記其事迄今四十餘年兵燹之後詩稿文稿均付劫灰無從追錄況幼時所作乎壬申歲暮檢點舊簏忽得閬仙詩一冊夜于枕上默念舊作乃歷歷記憶不禁喜甚亟起錄之或閬仙之靈陰牖余衷也與然文辭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爾

有唐水部員外郎賈閬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護無人樵蘇莫禁牧童謳吟而上下耕夫侵軼其中邊星霜漂飛碑銘磨滅悵坏土之莫保問鑄金者伊誰道光丙戌吳鴻臚其犇張徵君寶榮聯騎西郭遂跡北邙顧荊棘多覇于邱封悲詩人猶窮于身後慨然悽感脩砌墳塋並作祠堂以奉祭祀鬱葱掩日丹雘飾雲泉菊有馨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

為撰文書之碑。其辭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屈身卑位。賢惟水部。崛起中唐。學賀並駕。劉總聯鑣。沉思斷髭。劌肝擱血。竭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圖韓。遭時多讒。入宮見妒。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此磅礴。發為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煙。人資澡斧。如何高壟。沒于荒榛。孰司守土。字慨樵薪。我栝我朗。爰究爰度。蟻結文遷。牛亭封鄏。別開巖岫。式啟祠堂。罵埏奕奕。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墩望謝公。樓鄰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落日風吹鼓子花）雲東風馬。鬣歸靈來。推敲月下。

枝巖徇明遠先有募捐詩四首。一時傳誦。茲並錄之。願釀黃金鑄閬仙。一時佳話競流傳。而今更有孫晟輩。為斂名流置墓田。莫將詩瘦例尋常。萬古心源一瓣香。寒食苔郊分白打。清樽誰與奠斜陽。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樓高畫棟新。詩派縱分仙與佛。忍教荒塚沒荊榛。嘗腴十畝買何時。奢願還思建一祠。馬負千鈞蟻駝粒。東風吹上海棠枝。

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明鄭芝龍縱橫海上時。娶于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賜以國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閩。芝龍叛而迎降。其妻抗節死。成功起兵漳泉。奮螳臂以抗顏行。雄踞臺灣四十年。傳子若孫乃滅。雖為周之頑民。實殷之義士也。聖祖于其子孫。疏封五等。仰見如天之度。覆幬靡遺。凡在遠

人無不觀感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圖詩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備東國之風其詩曰朱火欲熸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梧四海士氣嘶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眞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厦欹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心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為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膽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颶息鰐魚遠徙鯨鯢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為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古人轉世

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為莊烈帝建文諸臣為流寇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曾夢金甲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驚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

又夢敎來枕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令不用汝矣。敎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聖祖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兩朝。孫曾皆躋膴仕。福澤洵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為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世雖仍為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林陵司空郎畢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逼吾宮。今不為區處。桐園將為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為文以祭。逾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為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為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為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為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小說誤人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浚陷害岳武穆。後為諸將毆死。于是吳俗遂有毆死人不償命之說。同治壬申。蘇郡有飛金之貢。先是業金箔者。以所業微細。自立規約。每人須三年乃授一徒。蓋以事此者多則恐失業者衆也。其時有無賴某者。以辦貢為名。呈請多授學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廣招徒衆。來從學者。人贄六百文。一時師之者雲集。同業大忿

于是援毆死不償命一言。遂羣往持其人而毆之。人各一口。頃刻而死。吳縣令前往檢驗。計毆傷處共一百三十三口。然何人毆何處。人多口雜。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問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謀先毆者一人論抵。

縐雲石

吳將軍六奇所贈查伊璜孝廉縐雲石。道光年間為石門蔡小硯廣文所得。廣文置之福嚴禪院。院距縣城十餘里。兵燹之後。巋然獨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觀。石高丈許。極縐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廣文不私于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無恙。否則亦同其故宅成煨燼耳。吳將軍還孝廉後。至粵東仕明官副將。入前清。游歷提督。卒謚順恪。

記粵逆洪秀全事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為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為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眾。僭偽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于江西

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攷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刼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為好。卯為榮。亥為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偽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於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偽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為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與秀清臥者。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為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為耶穌。次為洪逆。次為楊逆。又次為馮逆。為韋逆。女為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為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為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為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

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為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鄒鳴鶴之夢

常州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冥府。有友人自内出云在府中掌冊籍者。因叩以終身事。友書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為災。正欲審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開封府適河決中牟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擢任廣西巡撫以剿辦賊匪未能得手。革職歸里。為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赴金陵幫辦籌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員例賜卹。始知四品之應洪水蓋指洪逆也。

麟慶之夢

長白麟見亭侍郎慶任河南總督時。嘗刊鴻雪因緣圖記。歷序一生宦蹟。每幅各係以詩分贈同人。道光戊戌余溥游清江。亦得一冊。見紀夢一圖。自序云夢騎赤馬躍入河中。有聲如雷而醒。余私謂人曰。再八年歲在丙午。公其終乎。人問故。余曰。昔謝太傅夢乘桓溫之輿。行

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後代温秉政十六年至辛酉歲而斃解之者曰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酉為金金色白酉屬鷄則白鷄也令公治河而夢入河必有河患丙屬火火色赤午者馬也非其徵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歲河果決公以是罷官丙午年河工合龍後公卒

張文祥行刺案

同治庚午秋七月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於督署內教場閱兵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為賊所刺賊亦當時就獲公傷重不能言頃刻遂卒事聞中外驚駭天子震悼惜賜諡並命入祀賢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經公所涖治者感念思德咸為公建立專祠奏奉俞旨生榮死哀近年督撫所未有也賊張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惡各官嚴刑訊問無一實供上命刑部尚書鄭公帶同司員來江審辦僅據供係浙江海盜餘孽前來復仇他無一言遂擬以凌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余戚錢慎菴太守時署江甯府事慎菴受公知甚深極欲究出實情為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發憤臥疾者累日此案慎菴為余詳細言之故知外間之謠傳均不足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在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

鄉沈姓為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驚問故。費曰。數日前虐作。昏憒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張文祥刺殺馬總督一案。係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當完案在案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而我之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面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閱數日。知賊名果為張文祥。費亦旋卒。次年。余攝上海縣事。訪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與前明張差梃擊。本朝嘉慶時之成得行刺。同為千古疑案矣。

成得行刺案

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于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上寬仁。不欲窮詰。與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大夫在京。與眾往觀之。先立一木樁。將得縛于樁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樁。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得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殿上走下一官謂之曰。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嚮割至盡。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

之聖慈則漢之楚獄明之胡獄株連而死者且數萬人矣嗚呼此仁宗之所以為仁與

張忠敏入夢

東陽張玉笥先生諱國維明崇禎中曾巡撫應天時江蘇安徽兩省皆屬管轄先生勤政恤民百廢具舉于吳中築捍海塘並開通各河道著有三吳水利全書嗣擢督河漕去吳人感其恩澤立生祠于虎邱先生旋解組里居魯王監國晉官大學士浙東不守投水殉義吳人因即生祠春秋隆肹蠁焉乾隆時高宗純皇帝褒揚勝國忠臣賜謚忠敏列入祀典咸豐庚申賊陷蘇城祠宇被毀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復後亦未及脩葺至壬申歲永康應敏齋方伯攝藩篆里人馮敬亭宮贊始以為言方伯于先生為鄉後輩遂于治事之暇輕騎往視先是方伯屢夢至一處池荷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夢境心大感異因立意重脩捐廉為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輸貲雲集經始于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屬釋奠祠下士民環觀嘖嘖稱歎亦足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後隙地廣數畝有大池荷芰叢生每當夏月香風郁然方伯于池上建鴛鴦廳三楹以攬其勝後于廳之左搆一樓資憑眺院中堆碎石小山雜蒔花木園徑迴林華絢繚垣接趾于陵阿浮圖挂影于霄漢朝煙暮靄頗有畨畫

之趣此則初經營時所不及料者也其亦先生之靈爽有式憑焉不然何方伯之夢適與之合也哉所謂因緣者非耶是舉也公糜緡錢一萬餘監工者爲蘭溪人候補同知視齡

聖教西行

朝鮮越南本中國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時始通中國自其主文武天皇釋奠于先聖先師尊崇孔子而儒教逾東海矣觀先哲叢談一書知彼國儒生恪守程朱之說于性理之學實有發明不得以倭人而輕視之也乃今閱香港華字日報英吉利國牧師雅里各將遊京師以極觀先之願又將迂道山東往謁曲阜孔林等語已心喜其知所趨向矣復見王韜送雅牧師回國序稱其注全力于十三經取材于馬鄭折衷于程朱于漢宋之學兩無偏袒譯有四子書尚書兩種西儒見之咸歎其詳明賅洽奉爲南針云云不禁爲之起舞深幸聖人之教又被于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馬鄭程朱之學用夏變夷真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之言豈欺我哉

董曹兩相國遺事

董文恭相國誥曹文正相國振鏞嘉道兩朝名臣也文恭盛德偉望朝野欽仰嘉慶十八年

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為亂時上幸熱河聞變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文恭力請迴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師于亂定後鎮之以靜鑾輿遂安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二公聞之笑相謂曰此時之庸碌啼哭頗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師銜人有尊以太師之稱者公輒笑辭曰賤姓不佳後二公皆加太傅銜文正訏謨遠猷小心翼翼歷相兩朝福壽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聞之

道光朝州縣陋規之紛議

道光初年英煦齋相國和初為軍機大臣以州縣辦公無資而取民無藝奏請以各省陋規酌定其數為公用有于數外多取者重罰之宣宗諭直省督撫議奏言人人殊兩江總督孫相國玉庭上疏極言不可奉旨嘉許英相國得薄譴撤出軍機而孫相國賜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頌聖主之明同時廣東巡撫康公紹鏞一疏尤為暢達其略曰粵東負海瀕山盜會諸匪甲于他省公用以緝匪為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米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為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車舟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

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為違令。令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照數。有于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令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為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為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額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貪官汙吏。視所加者為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為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火耗增收。事實相近。即能明查暗訪。堅持于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于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即他年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

有持釐行户。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禮規。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為宜然。在民視為非舊。兩相脅制。互為禀呈上司。既不能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項等税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聖聽。于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于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委。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于常額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力行儉節。屏除浮費。庶以儉佐廉。省一分之費用。即以紓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謂通達治體矣。按英相國原奏。誠恐州縣取民無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國家大體。實不可行。且又不勝其流弊。故聖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不輕裁陋規之用意

先伯半帆太守錫熊。由知縣游歷牧守。所到之處。裁革陋規。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長蘆運使任內攜往。時有陳青天之號。先大父時官安徽。聞之弗善也。貽書戒之曰。若父為都轉。若故能取給。後任官之父。安得盡為都轉耶。將來不給于用。勢必仍復舊貫。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無須此項。盡留為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從。比去任後。來者果

盡復之。同時帥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撫解任後。以鹽規二萬。留為書院經費。後左季高相國撫浙亦以甯關平餘萬六千金捐作賑濟之用。均不裁此款目。二公皆一時名臣。蕭從所見相合如此。

自稱其弟為令弟

余在金華校官任時。有諸生數人來見。一人自稱其弟為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稱弟者。本有令字。諸君特未留意耳。衆請故。余因誦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詩云。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答從弟異卿詩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稱己之弟為令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衆俱粲然。謂先生善于解嘲。

歷代官名官制之同異

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數千年以來。始終貴重。其餘或古貴而今卑。或昔輕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書侍郎。漢世皆為冗官。至唐則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矣。沿至于今。尚書仍屬八座。侍郎亦貳六卿。未嘗少貶。六朝之中書舍人。權侔宰相。今則為內閣之屬。祇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學士。秩不過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學士者。必加公孤

之銜乃尊。後乃升為宰輔之任。無須加銜。今則與太師太傅太保同為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執藝者。薙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典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于西捻肅清案內。加道銜。有人貽書稱余為觀察者。一幼僕粗解文義。見之。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驚問之。則曰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衆皆不解。則持水滸傳緝捕使臣何觀察為證。雖群噱其妄。然元明之際。稱捕役為觀察。亦實有此名矣。至都頭久為縣役之通稱。而唐之季年。則有以都頭為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讀書貴識字

讀書貴識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讀別者甚多。如搶攘音撐能。數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讀。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讀作喫。大觀之觀音貫。而俗讀作官。冗長音仗。而誤為長短之長。勍敵音擎。而誤為強勁之勁。射覆音食福。今誤從去聲。踉蹌音亮搶。今俱作平聲。分野之分是去聲。仰給之仰非上聲。口占之占音戰。逕庭之庭音廳。蕞爾小貌。蕞音萃。俗讀為撮爾者非。泠然清意。泠音靈。俗作冷然者誤。是皆章章在目耳之前者也。至誤汩為汨。訛晳為皙。騫之混蹇。嘵之異譊。稍為留心。即不錯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繡。世均作秀音。傳臚之臚。臚字本音閭。並無盧音。今若依古音稱宿為繡。稱臚為閭。豈不致人譁笑耶。余謂讀書識字。心自知之

可也若相沿成習亦用今之音為宜不必沾沾自詡呼天明為汀茫耳

沈約詩韻

今人論詩韻多極詆沈約以為約湖州人江左偏音不足為據殊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亡之久矣約之後隋陸法言撰四聲切韻唐孫愐撰唐韻五卷今並不存存者宋之廣韻及禮部韻略嗣有平水劉淵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至元黃公紹仍劉韻而廣其箋註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取各韻書大加刊削頗多遺漏當時並不推為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學者即指以為沈韻其知為平水劉氏韻者已希矣何論陰氏徒使沈隱侯千數百年之後橫被詆諆豈不異哉

曾左友誼之始末

曾文正公與左季高相國同鄉相友善又屬姻親粵逆猖獗蔓延幾遍天下公與左相戮力討賊聲望赫然合肥相國後起戰功卓著名與之齊中興名臣天下稱為曾左李蓋不數唐之李郭宋之韓范也比賊既盪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構蓋金陵攻克公據諸將之言謂賊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亂軍中頃之殘寇竄入湖州左公諜知幼逆在內會李相之師環攻之而疏陳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師張皇其詞而怒特疏詆之左公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

激昂亦頗詆公。兩宮皇上。知二公忠實無他膓。特降諭旨兩解之。未幾洪幼逆適入江西為沈幼丹中丞所獲。明正典刑。天下稱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余為左公所薦舉。公前在安慶時。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謁公于金陵。頗蒙青眼。洎攝南滙縣事。丁雨生中丞時為方伯。具牘薦余甚力。公批其牘尾曰。曾見其人。夙知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蒯子範太守以告余。謂公推屋烏之愛也。辛未。公再督兩江。張子青中丞欲調予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極口贊許。是冬來滬閱兵。稱為著名好官。所以獎勖者甚至。聞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軒方伯再四慰留。謂公忘前事矣。後見常州呂庭芷侍讀。談及二公嫌隙事。侍讀云。上年謁公于吳門。公與言左公致隙始末。謂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時侍讀新自甘肅劉省三軍門處歸。公因問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論之。侍讀歷言其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為。今日朝端無兩矣。公擊案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為之繼也。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因共歎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謂洪逆未死。公特為諸將所欺。並非公之自欺。原可無須芥蒂也。公歿後。左公寄輓一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

無負平生。讀者以為生死交情。于是乎見。昔韓忠獻與富文忠。皆為一代賢臣。第以撤簾事。意見不合。終身不相往來。洎韓公薨。富公竟不致弔。今觀曾左二公之相與。賢于古人遠矣。

禍福變幻

塞翁失馬。馬知非福。此語誠然。道光二年。先太父為安徽太平府通判。例應押運北上。廬州府通判董某以歧路得之。押運優差也。人皆代為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董至北。會旗丁行賄事發。累及運官。發刑部訊。董身關三木。幾瀕于死。先大父時知滁州。聞之歎曰。此咎應屬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慶十年。先大夫與杭州陳荔峰閣學嵩慶同以謄錄議敘鹽庫大使。在京候銓。一夕與伊墨卿太守張船山侍御夜飲極懽。次日應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適有河南庫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選。閣學大失意。同人亦為之惜。然未幾連捷。遂入翰林。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壬午。閣學主福建試。先大夫方由石碼場大使升同安知縣。相見于鎖院。閣學謂爾日使不以醉誤事。則今日亦不過中州一令耳。

迷信生肖笑柄

先大夫署福建光澤縣時。鄰縣某因禁私宰。幾至民變。蓋梏殺牛者。而以牛肉環置架上。暑腐臭爛。薰蒸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驗而歸。先大夫遇諸塗。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

因生肖屬牛。故愛牛同于骨肉。復笑謂我長渠一歲。此番歸後。當禁民間畜貓矣。遂彼此鼓掌。余謂宋徽宗時宰相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元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詔禁天下食豬。蓋武宗以豬與朱同音。爲犯國姓也。古今事無獨有偶者乃如此

卷四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蔣振生書法論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選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特疏上呈御覽奉旨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為人宗祖亦當與古人弟昆何至為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為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曾為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于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為饒舌矣茲錄其全文于左

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鈎單鈎諸法雖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返本還原追蹤頡迦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簡漆書可容指腕兼運否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

柄。全然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于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梢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軒。或上合下分。如聶昂靡。或上分下合。如雖替。或中合上下分。如翼兼。或中分上下合如靈墨。或三並。如職鸝。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于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凡半寸捻管。則大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元祕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尚有之。靜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

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强為歐。綺靡輭弱為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洒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凛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熳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横跌宕。盎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絶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凛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譔。

乞兒傳

拙老人有乞兒傳。載愈奇疾事甚奇。兹並錄之。其文曰。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為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遍訪名醫治之。內府大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而退。公子于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絶良久蘇復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為業。聞之至曰。我能活之。閽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公聞之大喜。延入謂曰。若果愈吾兒。吾分家之半以與若。乞兒大蛇劍負。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謾罵諸醫者曰。公子蛇頭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絶則又出。若輩何能為。請見公子。初乞兒家多錢財。居室衣服飲食車馬之屬甚侈

麗賓客出其門下者。鬬雞走狗畢集。侍妾僕從娼優歌舞。縱酒馳騁。弋獵無虛日。未幾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醫不可得。京師有白雲觀正月十九日。舉國人畢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雜儔人中賣藥。或類乞丐。當是時乞兒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偉。心異之。問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請之。許諾。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來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于地。命乞兒妻曰。無懼。其持此納諸袴中。兩腿蹲地。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視。蛇首與肉管相對。蛇以氣吸之則消。不移時。果如其言。蛇則紅絲百道。僵臥死。乞兒竟愈。乞兒既見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

詹長人

詹長人者。徽之歙縣人。身九尺四寸。以長人競以長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長人名。長人業墨工。身長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餬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來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雖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論其伎且將不得食。困甚。偶遊于市。洋人諦視之大喜。招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飽。出值數百金。聘之赴外國。長人于是乘長風而出洋矣。出洋三年。歷東西洋數十國。旋行地球一周。計水程十餘萬里。恣食宇內之異味。每到一國。洋人則惟長人。使外國人觀之。觀者均出錢以酬洋人。洋人擅厚利。稍分其贏與長人。長人亦遂腰纏

數千金。娶洋婦。置洋貨而歸。昔之長人。今則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攝令上海。出城赴洋涇濱途遇長人。前驅者呵之。見其倉皇走避。入一高門。猶傴僂而進。異之。詢悉其故。將呼而問之。乃以澳斯馬國明年將鬭寶。長人又被洋人僱以出洋。往作寶鬭矣。聞長人言所到之國。其國王后妃以及仕宦之家。咸招之入見。環觀歎賞。飲之食之。各有贈遺。外國之山川城郭宮殿人物。皆歷歷在目中。眼界恢擴。非耳食者可比。噫。昔者一旬三食猶難。今則傳食海外。尊為食客之上。可謂將軍不負腹矣。際遇亦奇矣哉。

婺州鬭牛俗

燕齊之俗鬭鷄。吳越之俗鬭蟋蟀。古也有然。金華人獨喜鬭牛。則不知始于何時。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鄉氓祁報祭賽之時。輒有鬭牛之會。先期治觴延客。竭誠敬。比日至之時。國中千萬人往矣。鬭場鬭水田四五畝。沿田塍皆搭臺。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婦女。賣餅餌者。賣瓜果者。裝水烟者。甍甍緝緝然。猱雜于前後左右。牛之來也。鳴鉦前導。頭簪金花。身披紅紬。簇擁護之者數十人。既至田中。兩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並峙。互相注視良久。乃前鬭。鬭以角。乘間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後。兩家之人。即各將其牛折開。復簇擁去。觀者不知其孰勝負。而主之者已默窺其勝負矣。勝者親友懽呼從之。若奏凱狀

牛亦軒然自得。徐徐步歸。負者意興索然。即左右耆俱垂頭喪氣焉。小負之牛。尚可養成氣力。更決雌雄。大負則殺而烹之。蓋銳氣已挫。不能再接再厲矣。鬬之日。聚集羣牛。不下三五十頭。其登場相角者。亦不過十數頭。餘皆自嗟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勝亦不大敗。次者雖敗。猶能好整以暇。無蹶亂旗靡態。下者則蒼黃抵觸。血肉淋漓。奔逃橫逸。濺泥滿身。衝出提塍。欣翻臺凳。不可牽挽。于是老婦孺子。豔粉白黛綠者。譁然爭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遺簪墜珥。衣服沾濡。頭面汗損。相將相扶而去。真可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矣。鬬勝之家。張筵款客。高朋滿座。主人軒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來。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堅。我如何蹈瑕。我意彼必從是出。而彼竟不料我從此出也。言之津津。幾忘乎我之為牛。牛之為我焉。其畜牛也。臥以青絲帳。食以白米飯。釀最好之酒以飲之。親朋相訪。主人款之。呼酒。必囑曰。慎毋以飲牛之酒來。乍聞者以為踧客之意。殊不知飲牛之酒。乃是上上品。客不得而飲之也。牛所買來之家。呼之曰牛親家。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兒女親家親之不若與牛親家親。

陳鼎紀狗頭人之荒唐

江陰陳鼎于康熙時遊雲南。作滇黔紀遊。內載金沙江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

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適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來大理軍民府。鼎目睹之。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其王朱冠旱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與中國同。惟婚嫁則非云云。似域外確有此狗國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國領事官。與談地球上之列國。從不知有所謂狗頭人者。即据泰西人所記四大土人民。惟俄羅斯之極北天使頭城。其人極短小。以狗為馬。以鹿為牛。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巴他莪拿人。皆野番。肢體如常人。一身有半。遍體生毛。攫食野獸。此二處即世所稱為短人國長人國者也。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醜怪如東南洋各島野番。亦不過白黑妍媸之別。而五官四體。皆無大異于人。乃知長耳比肩之民。飛頭貫胸之國。不過古人故為恢奇之說耳。而陳鼎竟謂目見狗頭之人。且有解人解之歸國。言之鑿鑿。不太覺荒唐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斯言誠是也。

金華山中黿龍

金華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處。有一巨黿。蓋千年物也。民號之曰黿龍山。左右鄉人均種靛青。靛非雨不殖。當靛苗茁發時乏之雨。輒迎黿龍祈之。祈而應。則鑄一金圈。穿其甲而綴之。歷年既久。黿身所綴之圈。幾以百計。行則索索有聲。顧亦時見時隱。咸豐壬子夏。金華大旱。

太守崇公委經歷嚴某赴北山請黿龍黿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黿畀之來置于天甯寺壇內晨夕拜禱驕陽益甚不數日黿死寺僧懼責另取寺內一黿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觀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復委嚴經歷送之歸而從前山黿之朽骨不可得矣金華城中雖當盛暑至四五更時必凉土人云黿龍之氣所致也

棍徒陷害浴堂主

咸豐癸丑上海縣東門外民家地忽湧血掃除不盡邑令袁君親往視之澆以糞穢不止乃築土填之未幾遂有紅頭賊劉麗川之變戕官據城竭江浙二省兵力兩年餘乃克盪平距令二十年矣今年夏忽聞縣城內浴堂間壁復有出血之事市井轟傳爭先走視主人阻之不聽彼此爭競遂將屋宇什物打毀署令葉君顧之聞信往勘出血之牆並無形迹拘衆訊究乃係棍徒夙與店主有隙者于入浴時陰持豕血暗塗牆隙出號于衆以為陷害地步衆人墮其術中店主幾至破家葉君乃將此人重責荷校通衢然遠近訛言仍復不息于是又出示曉諭焉余謂此人居心險惡應照妖言惑衆律治罪僅予枷責猶覺其寬耳

勿勿

世人書翰之末類書勿勿字按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流

俗又于勿勿中加一點。謂為悤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說文既解勿字為悤遽之稱。又解悤字為多遽悤悤之義。則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悤悤。逐俗者又但知悤悤而駭勿勿。蓋均未之攷也。

侵賑之報

金陵盧止泉孝廉灈。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會縣有水災。教諭帮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逐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蘇。始知以侵賑事。為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復見前差人于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于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曰。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為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大衆。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即死。衆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于是人共憫盧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輾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真是生死肉

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即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天譴。覼于教諭之事。能不凜然。余在青浦辦理豐備倉事。胥吏具稟請領經費。余諭之曰。此區區之錢。皆荒年哀哀窮人之食也。爾等今日幸飽食煖衣。何忍奪飢民他日口頭食乎。皆相顧動色。而推司吏來索房費。力拒不給。伊等亦無如何。比至上海。則前任已定書役經費數百千文。又司房費一百數十千文。年年給發。數已逾千。余不禁為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錢歸家者。其不能蔭子孫而致富厚也決矣。

李封翁焚教匪名冊

江陰李仙九尚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則以知縣遣戍新疆。卒于口外者也。初贈公官直隸鉅鹿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遽飛章入告。及上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並搜得名冊二本。細為訪問。非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為斂錢計耳。並無謀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名為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良民。一時無知。惑于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即列其名。並非從之為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總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

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于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即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既已無可奈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即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奈何。祇據實嚴參。褫公職。發新疆効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于戍所。公歿後不十年。尚書即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朱柏廬

筆陣圖爲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顧以爲王右軍。朱子家訓乃崑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訛爲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季諸生。國變後隱居教授。著書滿家。皆力宗程朱。爲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綸。攝新陽縣事。于城中爲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蓋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日本人斥陸王之學

本朝自陸清獻公嚴朱陸異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學。天下靡然、從風。日本為海東小國。自儒教入其國中。伊國人亦恪守程朱之說。嘗見佐滕直方所著韞藏錄內載筆記序一篇曰。王陽明之學。實祖陸象山矣。故其所論說大意。與陸子同。而又不自謂學陸子。間去取于陸子之言。常欲出于其右。輒自以為接孔孟之傳焉。是以辨陸學則王學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尤為詳備。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且取太極或問中庸或問所論附之。以明王學之初。不異乎陸學。而共背聖賢之教也。吾友詳之云云。其辨別之嚴如此。今其國王改從泰西之制。衣服法度。均遵其俗。用夷變夏。取則陳相。焚書阬儒。有同嬴政。吾恐天主之教。從此流行。朱陸之學。并以淪胥。不知其國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耶穌兩教之互爭

天主教向有厲禁。自泰西通商後。其禁遂弛。蔓延于江浙閩廣東南各省。入其教者。廢祖先之祀。無鬼神之敬。生員入學。不拜孔子。殊駭人聽聞。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嘗與其教士譚論。亦不過就釋氏天堂禍福之說。而推衍之耳。伊教內亦分異同。謂奉天主者為正學。奉耶穌者為異端。異端當闢。正學當扶。其闢也不獨以言。且至攘臂。今年英國別部。天主耶穌二教

之人。分明鬬爭。殺人縱火。不可禁遏。竟至調兵彈壓。余笑謂此即中國朱陸之辨也。然天主教人。龎雜嗜利喜傳教。耶穌教人。自守而不傳教。

越南進貢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國王遣使上表進貢。表文用儷體。選詞頗佳。茲備錄之。

越南國王臣阮福時。稽首頓首。謹上言。茲仰見萱階日煦。桂甸風清。仰天閶而葵藿遙傾瞻王會而梯航恐後。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皇疇建五。庶邦翹安勸之仁。使驛重三。下國效賓從之款。尋常雉費。咫尺螭坳。欽惟大皇帝陛下。湯德懋昭。堯勛光被。六御辰居極北。合遐邇為為一家一人。四數文命。暨南公覆載。于所通所至。波不揚于周海。共畢受于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敦述職之虔。土物非臧。上屆幸停留抵。庭香惟謹。下情獲遂瞻依。臣憑仗寵靈。恪脩職貢。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違。維屏維翰。迓天庥于無斁。臣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除另具歲貢品儀。交陪臣潘仕俶何文關阮修等。賷遞上進外。謹奉表隨進以聞。

一恭進今年癸酉歲 貢品物。 象牙一對。 犀角二座。 土綢一百疋。 土紈一百疋。土絹一百疋。 土布一百疋。 沉香三百兩。 速香三百兩。 砂仁米四十五觔。 梹榔四

十五觔。

滄浪亭

蘇州滄浪亭。有水石之勝。前則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後為韓蘄王別墅。故從前于中堂合祀二公。有聯云。四萬青錢明月清風今有價。一雙白璧詩人名將古無儔。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撫吳。重脩之。合蘇州暨宦蘇者鄉賢名宦。為五百名賢祠。落成之日。有五老會。五老者。內閣中書潘三公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玉松雲。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琢堂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書韓桂舲對。年七十一。江蘇巡撫陶雲汀澍。年五十。以齒序坐。各賦一詩。文毅有惟時座上人長眉多老耋之句。好事者遂繪為五老圖。太平盛事。賢達風流。一時傳為佳話。粵匪之亂。亭亦被燬。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錫。廉訪應公寶時。復興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十六年矣。雖經滄桑。幸復舊觀。然壽藤古樹。均已無存。登臨者能不感慨係之。

紀文達烟量

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烟房最大。人呼為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聞召見。亟將烟袋插入靴筩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于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

則對曰。臣靴箇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為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烟燄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為李鐵拐云。

羅文俊奏對得體

南海羅蘿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學政時。衡鑒公明。拔取多知名士。經賞識者。大都破壁飛去。所取優貢洪張伯昌熙。丙辰探花。金翰皐鶴清。乙巳榜眼。章采南鋆。壬子狀元。此外捷鄉會試登臺閣者。指不勝屈。惟余兩列前茅。一無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素短視。尋丈外即不能辨。嘗于召見時。上笑問曰。汝見朕否。公奏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人共服其應對之得體。

張船山題畫鷹詩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為達其意。若無志于此者。將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擾身在高樹。風動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其丰采矣。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為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于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喜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為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為笑。賴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史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自雍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楊鬍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為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候。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即于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也。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鬍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鬍子。賊怕鬍子走脫趾。不怕白鬍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鬍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鬍子擲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

馬鞭逢人撾人馬撾馬血肉都成糜中能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騾賊忽乘高石如雨鬍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鬍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鬍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鬍子從內潰其外鬍子鞭騾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鬍槎枒賊皆撲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問道教鬍出賊留一不怨鬍子鞭頗聞鬍子爲將賢鬍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淚吮瘡痍噫嘻賊中感服尚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于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漕督諧詩

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于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銜牌誤書漕作糟尚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況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尚書兼麴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馬通人性

南皮張子青尚書之萬。丁未狀元也。為孝廉時。與同伴數人赴京師。道出天津。公騎一紅馬。甚神駿。途遇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則固以請。同伴以外國人不足較。勸公與之。遂牽而去。次日將欲啟程。洋官送馬來還。詢其故。則洋官甫乘。遽被掀下。連易數人。皆掀墜。且蹄嚙。不可向邇。以為劣馬。故不復留。比公乘之。調良如故。共歎此馬之義。此同治辛未公撫蘇時為余言者。余因記乾隆時來文端相國。夙有伯樂之稱。嘗路見負煤老驢。謂是良馬。以重價購之。用以充貢。上試之。果千里馬。會降阿睦爾撒納來朝。酋善騎射。上臨灤陽萬樹園。欲試其技。酋輒以無馬辭。侍臣徧取上駟馬示之。無當意者。文端命圉人牽所貢之老驢使之乘。酋甫振轡即墜。如是者三。阿酋大慚。蓋良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為異國人用耳。後阿酋叛于西陲。重煩征討。上嘉此馬之前知。特給三品俸料云。

五子登科

世豔傳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本朝則六世從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入翰林。同時溧陽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時仁和許氏則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後六十年。遥遥相對。然皆文榜也。余官金華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應武試。長者名廷威。能開十八力弓。技藝最為嫻熟。然每至學院試步箭。總不

能全。致未入彀。而其弟四人。則入學後。即中武舉。廷忠則中武進士。得侍衛。惟廷威年已三十。猶考武童。咸豐年間。會開武監生例。余勸其納監應試。遂中亞元。于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為金華武世家。辛酉粤寇之亂。渠弟兄起兵殺賊。尤稱忠義云。

聘盟日記

五世從祖子敬觀察。諱世安。康熙年間。以兵科給事中。奉命偕侍郎張公鵬翀。使俄羅斯定地界事。張公有使俄羅斯日記。石門吳震方刻之說鈴中矣。今余于中西見聞錄內。得俄文館繙譯該國使臣義兹柏阿朗特義迭思所著聘盟日記一册。具見彼時使臣之恭順及敬仰我朝之意。因備錄之。可與張公之書並傳也。所有臺寫空格示敬之處。悉照原書。俾不失本來面目。亦以見外國尊崇中國。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九州。悉主悉臣爾。

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于尼卜初商訂和約後。大俄大皇帝為通商要務詳訂數事。特派欽差義兹柏阿朗特義迭思。于康熙三十年。由俄國南京起程。經過尼卜初暨中國墨爾根河齊齊哈爾鴨綠江。東蒙古。薊州。通州。入覲。蒙召對數次。並賜筵宴。會同執政大臣議定。俄商除北京貿易外。准前往黑龍江那殷城蒙古庫倫等處貿易。事畢。仍由舊路回國。往返三載。經過處所。俱有日記。兹將進京一事。選摘譯出。以資攷證。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約十鐘。聞離京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車換馬。除隨從護兵外。尚有九十餘人。整列而進。將至城門。觀者塞途。幸營兵開路。方得前進。城內亦觀者如堵。擁擠幾無隙地。沿途多有官員來相勞問。街市兩旁。館門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館。酒果燦設。余少憩。默念從本國至京。僕僕風塵。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猶幸途中只亡一人。餘皆安然無恙。不禁上感蒼穹。愴懷靡已。後遂日日虔謝。即隨帶人員。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引見。第三日。按中國典禮。傳旨內廷賜宴。亦似民間撢塵。余敬隨諸大臣入朝。見提督內大臣索額圖。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勞。地上悉設花罽。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主大皇帝。特賜此筵。無暇自至。君長路辛勞。敬請食之。即有旨酒嘉殽。如雞鵝牛羊之屬。乾鮮果品雜陳一桌。桌方式。面各寬三尺。是為勞使臣之席。器皆銀製。層累約七十餘品。衆大臣另席相陪。飯畢。衆皆飲茶。或吸烟。惟飲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願貴使臣饗此宴。即為我皇恩優渥之據。再候數日。旨下時。須親奉國書。預備召見。余起身謝恩。乃回館。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數員。告以明日親帶國書伺候召見。余謹受教。次日八鐘。有大員三位來約同行。其補服有團龍獅虎仙鶴各像。皆金線繡製。又馬五十匹。為從者乘騎。余按泰西禮。攜我大皇帝國書。偕委員整列而進。至皇城（宜作紫禁城）外門。有石碑云。是官員下馬處。余即遵制步進。入五重門。

始至殿。見玉階。千官蟒衣繡服。光彩奪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聖駕已出。余奉國書。按常禮頌揚數語。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旨明日賜宴。余欽遵。次早。隨特派官員偕副使等進朝。入六重院落。見衆多官員。錦衣繡裳。濟濟蹌蹌。按品站立。俄傳呼上殿。入門見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數人作樂。簫管悠揚。怡心悅耳。又十二人。似護駕。儀仗皆執長柄金斧。上懸虎豹各尾。升坐落止執斧人。亦皆分列左右。御筵上。殽果炫陳。器皿悉銀。覆以黃色大緞。提督額駙及二大員近侍。余在座右二丈五六尺外。皇上注視良久。已而顧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執余手前進。至離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隨員。又在我後三丈以外。上又語。提督至余前。敬問我皇上起居。余答禮惟謹。旋命撤筵上黃緞。亦諭我食。余另一席。衆大臣二百餘人。各依坐位。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即波斯）國禮。皆盤膝坐罽上。余勉强盤膝相從。如畫上式。特撤御筵上燒鶩燒猪燒羊賜我。內羊肉異常香美。隨又賜果數盤。已又賜茶。此茶奶油和麪所作。如西洋之噶霏（如茶名）。余祇領惟謹。上命提督問余。通西洋幾國語。余對以通俄國日耳曼荷蘭語。略通意達禮國語。即見有官從後退出。帶入耶穌會中三人。至寶座前跪行叩禮。上命起。一法國人名熟爾必良。其二為西洋國（即葡萄牙）人。一名波瑪斯。皆教師。上命熱教師問汝從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月。係乘車騎馬。抑或乘船。余逐一對答。上連稱國窪國窪（或是好哇好哇恐誤聽也）又命

我前。提督攜余手又前。離寶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于是余謝坐。又命熱教師細詢一路情形。並俄國南京去赤道若干度。離波蘭法郎西意達禮大西洋荷蘭諸國里數。余亦逐一謹對。語畢。親執金杯酒。（滿語名阿拉奇）顧提督賚我飲。余飲少許。仍敬還提督。詢問通官。云是馬乳所製。後又命隨帶俄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賜之。余照西洋禮謝恩。提督仍攜我退于原處坐。刻許光景。宴畢。上顧我點頭。下坐。出左邊門還宮。余方下殿。上又命提督問國家曾遣一西洋教師。名郭禮瑪。地前往西洋。有何新聞。答曰。自本國南京起程時。聞其隨帶二十五人。行至土而其國。四迷而那城。意欲從法耳（即波斯）西及印度還京。提督曰。此人現至瓜窪國地方。行已七年。今將至矣。遂退。凡余進內一切聞見。條詳後序。茲先將皇城（宜作禁城）宮殿及寶座略述大概。城式方長。以磚砌。深較寬約倍。宮殿悉覆以琉璃黃瓦。有獅龍各獸形。殿高約六丈四尺。階十數層。窗與西洋不甚差。而格較小。却不通透。以紙糊故也。東西二門上刻木。如王帽形。飾以金光閃閃射目。內不隔斷。頂上不作圓棚。皆金漆彩畫各種物形。深約十八丈。寬約六丈。地上按滿洲禮。鋪以絨罽。上織各色草蟲。寶座設向東門。儘近後壁。寬長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級而上。護以雕欄。鏤葉鍍金為飾。兩旁亦有雕欄。刻各物。或謂金裝。或曰銀製。然外悉金彩華麗。中如佛龕。有門二扇。內即寶座。高二尺。以貂皮為藉。皇

上盤膝而坐。仰瞻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視之令人忠愛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準頭微向上。鬚黑而短。頦下頗疎。面多細麻。身適中。衣青緞袍藍青色。袿出銀鼠風。項掛珊瑚朝珠垂于胸腹。冠貂冠。紅絨結頂。後被孔雀翎數層。髮後結一辮。無他金寶之飾。足登元色絨靴。用膳時。合殿寂然。惟見各大臣以目下視。皆若忘于言也。次日皇上特遣官二員。帶領游歷城內景勝。並馬五十匹。爲從人乘騎。余即備馬同行。隨至一處。似是戲園。房廊高大。內一高臺。上多雕彩各畫。臺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圍有樓。樓上有欄。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戲之佳不待言。兼有劇法亦極敏妙。有從空手變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鮮果。又變飛鳥蟛蟹各生物。其餘亦有在西洋曾見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圈數枚。大者如人手。叠置木梃稍頭橫飛豎舞。無一落地。真妙絕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長約數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頂。匍匐其上。轉運如輪。盤旋不已。既而以一手執竹梢。徐躡足立于梢上。搖手騰空飛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舉。劇佳甚。聞此伶人皆供奉內廷。無怪藝之絕耳。戲彩之衣。悉金珠異様。所演戲爲一英雄破敵還朝。大似策勳飲至。並有多神下界。神內一人。赤面如珠。云是先皇帝也。戲之中間忽出美婦二人。曲眉秀項。麗服炫妝。各立二人肩上。翩躚而舞。應絃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異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戲俄國今失傳矣其詳不聞）盡日所觀。無不入妙。曲

終。拜謝而回。是日遵滿洲禮。上幸虎圈打虎。即日還宮。內大臣提督索額圖請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客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桌單。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設細磁花盆。內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絨雜色綾絹為之。因時隆冬。無鮮花。故像生也。前案羅列銀碟。內焚沉香。氣頗馥郁。旁設文玩數寸小人。本質金裝。飾畫工細。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眾客皆先飲果茶。杯放銀匙一枚。果有胡桃榛瓤之屬。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胥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臠切魚肉。層層壘累。上貼鮮細花草。列于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未上各種蜜餞。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有從旁窺客者。珠簾半啟。紅袖微呈。則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妝飾則皆依其國服色。極為華麗。在此開懷暢敘。約有三鐘之久。乃同隨員致謝散去。靜息數日。有管庫之石老爺相請。因至其宅。相待尤極豐盛。客舍之制亦屬中國極富規模。白石為地。室三隅皆設鐵梨木桌。以漢白玉為面。石上自成山河樹木之形。真世間罕物。上設極大銀瓶。內插名花無數。雖庭柱亦采畫鮮明。他可知矣。席間招優伶演戲侑酒。宴畢。主人引余遊市。廛所見紬緞。成衣。金銀首飾及百種細貨鋪面。有一官藥局。因同下馬。意欲購買數種試用。店內藥材滿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許多大夫藥方前來

按方稱藥。與西洋無二。旁有古玩店。余購數器。因得覘其鋪後花園。以盆植杏桃及各種鮮花。羅列殆滿。中一玻璃缸。水滿其中。蓄魚數十頭。長約一指。色如真金。有脫鱗者。肉際紫色。實為天下所罕有。從此又過數市。門上悉懸木匾。上書主人名字。並所賣之物。字甚整齊。又過魚市。見各色生魚。如鯉鯽之屬。並有水蛇。心大詫異。不解中華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蝦蟹。旁輔鋪中。有鹿兔山鷄野羊及各野禽之類。是年本國。正月初七日。為中國元旦。此節約過三禮拜之久。從夜半新月初生時候。陸聞皇城內。鐘鼓特起。接連各寺院鼓聲不絕。沿街勿論官民士庶。門放各種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鋪閉戶。鼓樂嗷嘈。庵觀僧道。喇嘛各衆。皆循其規矩。擊鼓吹號。從亥正起。直至次午。如兩軍對壘。各領十萬之衆。炮聲震天不絕。白晝街市。多有執事人等。扛擡佛像。各處巡行。喇嘛則提爐拈珠。伐鼓擊鈸吹號。絡繹于道。遊人如蟻。各鋪三日內不開市。罪人停刑。浹旬之間。街市男女甚夥。婦人或騎驢。或乘車。車乃二輪。上作圓棚。前面為門。使女坐後。或吹或唱。人共見其主婦外坐吸烟也。蓋中國婦女。向不出遊。惟北城專係滿人居處。不甚避忌。漢人俱住城外市肆。數日後。上遣官二員。傳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時入朝辭行。欽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時之半。有三員官來約。並馬同行。至下馬碑處。步入三重門。進一室坐。仍有如噶霏之茶。云是滿禮早晨所食者。見第四院內朱紫

紛集。悉滿洲衣冠。風雅華麗。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東或南。兩處鵠立。刻許。聞　聖駕將出。簫管悠揚。如聞仙樂。此殿又非前日召見處。所內設寶座。鋪黃絨褥。兩旁列二大鼓。金彩輝煌。鼓大約十八尺。下有木座。　皇上入座後。命一官從內出。至衆官次朗宣數語。惟聞末云起來叩頭。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禮三次。行禮時。鐘鼓齊鳴。絲竹之間。行禮畢。鐘鼓大作。聲如發炮。簫管備舉。接連六次。仍賜坐。復賜如噶霏之茶一盞。余捧而飲。兩國公事畢。余起身朝上行禮。上起。進西方門還宮。此院內鑾儀兵。衣紅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黃翎。云黃色惟　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執長槍。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內排立。去兵不遠。有馬八匹。一色純白。鞍轡悉具。應亦儀仗也。第三院內象四隻。內一白象。背被文繡之衣。轡頭等均以金銀為飾。背負細木雕刻小亭。內可容八人。又有御用轎輦。皆以黃單罩之。又許多木椅木座。為鐘鼓及各廟樂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輦。送歸第。象奴十人。以大繩繫象頭。左右牽之以行。項坐一奴。手執鐵鉤。以為約束指示。象頗馴。馭者走如飛。似加意為之。恐其生事也。又數日。即穌會教師奏請得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視。即有兩官偕余同往。堂外四圍皆高墉。石碑二座。門內廊舍。悉仿意達禮亞國房式。門內右設天地二球

横分。大有八尺堂。按意達禮亞國式。横高大。内張琴瑟。皆妥馬思西教典禮。神像儘多。（教分新舊西東俄國所奉者為東教意法等國所奉者為西教神像）一神壇一切。工緻無比。寬廣可容三千人。房上懸大鐘一。小鐘無數。交鐘時。相合如樂。瞻仰畢。隨入廣屋。内貯西洋各色寶玩。又延至寢室坐談。食蜜餞諸果。及西洋乾糧。酒香美異常。飲時不忘泰西禮。各為君上祝釐。乃同飲。款敘良久。情懷頗暢。始別。同時復有一員自内廷出。相請遊玩。遂乘馬同至馴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觀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嘯。聲震屋宇。又有聲如牛馬。又如南方小鳥。尤奇者。學吹號。又命象向我請安。就地作滚。其滚時。先舒前足。徐舒後足。腹重貼地。卧而後起。有一象尚未練習。鎖前二足。未經出戶。地旁有深溝。似防其變。象體碩大。有牙長至六尺者。官謂余曰。此暹邏所出。每年其王入貢數頭。顧其食惟以米草細縛。堆積其旁。以鼻次第捲入口中也。復出行街市。恣意遊玩。回館過一官第。見門首數人。捉一狗甚肥。余問故。答曰。此肉最養人。夏食尤妙。以性涼之故。不覺心為少異。余致謝。官乃去。次日提督内大臣以柙盛豹一頭。送館看視。又送猴人鼠戲各藝。猴解戲人言。做耍多異。又以紅綠各綵衣。置各箱中。令猴看視後。呼取某彩衣。猴開取服之演戲。一無所舛。穿衣形狀頗奇。復令就地翻觔斗。又作踹繩之戲。甚可解頤。鼠人出二鼠于笥。以索套鼠頸。二鼠各負索盤

繞。幾疑成結。後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爾。耶穌會教師曰。三年前。東洋島中貢四異獸。形大如馬。頭有二角。向上生。頴頗銳。置之苑囿。約離京二三十里。曾奉旨往視。並詢其西洋有無此物。看畢復命。觀畢。並言西洋所無。本大臣頗欲往觀。惜路遠。歸期在即。未經見也。謝內大臣後。並求如皇上命我行時。前旬賜信為感。後得信。余即購買遠道所需各物。上仍賜宴一次。于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帶隨員出京。衆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長城。至邪甕城。經過黑龍江各莊屯。至蒙古沙漠邊界。前寄存牲畜處。昔入京至此。余及隨帶人員。俱食中國供給。從此往爾古那河。則本國地界矣。資斧應自備。惜牲之存者。八百頭餘。並因水草有毒物。致小住幾日。俟用物備齊。乃謝沿途護送官員。起身而去。以上出該使臣日記。外畫三頁。今依樣畫出。

第一頁為錫宴。正中即寶座。左立二人。耶穌會教師也。左下中座為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為通官傳命者也。

第二頁為辭行。正中為聖祖仁皇帝。兩旁有二大鼓。其立于右階者。傳宣人也。階左一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頁係宮內所見第四院。有象輦等物。向門立者三人。中為俄使。後有數十員。俄隨員也。

卷五終

庸閒齋筆記卷六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泰西測量法

泰西各國。最喜測量之法。專門名家。父死子繼。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極爲專一。每以極好千里鏡測月。謂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獨不能見人物。蓋彼以月亦爲地球也。其說以我所處之地球。亦是天內一星。凡天內之百千萬億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强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知此名也。月之地球。與我處之地球最爲近。故可以鏡測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驗自得。黑子之見。不爲災異。所論甚辨。亦非無理也。

大蛇追輪舟

西國來往。近時總用輪舟。愈行取徑愈捷。往往于海中新開一路。則可近千里萬里。蓋在繞山與不繞山耳。庚午年。一輪舟。新闢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懼。以羊飼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訖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龍凡蛟蟜之屬。咸名曰蛇而已

奇形之人物

咪唎堅國領事官西華嘗贈余古鳥獸圖一册。繪畫精絶。大率獅象虎豹豺狼牛羊之類。而狼狗之種尤多。最奇者。有猪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無首人。褒衣博帶。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經所記刑天舞干戚者耶。據西領事云。彼國皆有之。不足為怪。

宋元明之殘山剩水

宋之亡。求援于占城。明之亡。乞師于日本。皆不應。宋史于帝昺厓山之後。即書宋亡。乃攷廣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旦者立之。都于順德縣之都甯山。言都此而得甯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為元軍所滅。殘明永歷帝入緬。被殺之後。明地盡亡矣。然魯監國以海尚栖遲海外。依鄭經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之號。跡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殁。甲辰。前兵部尚書張煌言散其軍。明系遂絶。此二事史皆不載。古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君于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謚。壤地尚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簒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于回部者尚夥。較宋之厓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

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異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攷也。

士大夫宜留心本朝掌故

上海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為博洽。然問及 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為俗學云云。此說讀書人不可不知。即如辛未三月中。天氣頗炎。恩方伯錫莅蘇藩任。受事之時。朝冠用皮。人多訝之。不知未換涼帽之前。朝冠無不皮者也。其用絨緣者。乃宮嬪之冠。國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絨緣。習而不察。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職官章服之沿革

帽頂之有珊瑚寶石水晶車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時。有請知縣用蜜蠟頂者。未經議准。自咸豐兵興以來。各軍營保舉及事例捐納者夥。于是知縣無不藍晶其頂。即佐雜等官。亦多水晶車渠者。鄉鎮分防之縣丞巡檢。率皆紅纓矣。同治乙丑。余權盛澤釐捐。有署縣丞某者。未經加銜。仍用青纓。鄉民觀之訝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纓。聞之不禁大笑。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

襄勤相國勒保。嘉慶朝名臣也。歷中外最久。官四川總督時。 仁宗嘗詢以爾等為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對以能說話者。上曰然。工于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當前已為所蒙矣。況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為拙于詞令者說壞。此聖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也。朕遇悃愊無華之吏。嘗虛衷俾盡其言者以此。公還以語家梅亭方伯。共頌 聖主之明。余謂言語固然。即公牘亦何不然。昔人有詳文用毫無疑義四字。致被駁詰往返。改毫字為似字乃已。然所費已不貲。時人謂為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權南匯縣時。先與本道應敏齋方伯。議掩埋暴露事。方舉行。而撫藩檄下飭辦。余遂躬歷城鄉遠近。督率董保經理。閱時三月。共勸葬及代葬四萬二百餘棺。境內塼灰。為之一空。然尚有一萬餘具。或以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者。因據實具覆撫藩。同時有一縣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內悉數葬盡具報。嗣奉某方伯通飭。以葬一千七百棺者為辦理認真。記以大功。而余則以尚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飭焉。彼時幕友原鋪張其詞。以掩埋淨盡具稿。余謂若是則下一年不復舉辦。此萬餘柩終暴露矣。事後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飾之語。時上海經應方伯捐貲數千金。葬至五萬

餘與焉亦不能獎盡。故是役也。上南二縣。獎數最多。而皆無功。彼一縣之得獎厲者。是能說話之類也。

海中異物

同治丙寅。余總辦江蘇海運事。三月中。乘天平輪船赴津門。于黑水洋忽見海中湧起一山。高數十丈。俄頃即沒。舟人曰。此大魚也。後攝南匯。見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閱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辛未。脩刊上海縣志。見一條云。明嘉靖年間。有一大鹿浮海而上。縣官率衆捍船擊殺之。稱之。重五百餘觔。

前定數

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後思之。真若有數存乎其間。一是道光卯癸七月。在杭鄉試。得都中來信云。余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囑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選到云云。時同門友陳星垞。方任金華縣教諭。往咨其履歷開式。星垞為草一單見付。並笑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予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間金華二生謂之云。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門又來信。謂前單外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乃更正再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內艱。余竟選金華縣訓導。使爾時星垞之單不悞。則早選

義烏矣。何金華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滿。保薦到省。遇海甯訓導錢君警石及富陽訓導吳君雪樵。警石戲余曰。子此番保薦。必升富陽教諭。余問其故。警石曰。子可詢雪樵。雪樵乃言是縣最貧。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臨江。每年水漲時。堂階具滿。須登樓棲止。官此者無不苦之。余曰。何所見而必得富陽耶。比方伯驗看。不列薦牘。余謂警石曰。今不保薦。不升富陽矣。警石又曰。子將來不保薦則已。保薦則仍升富陽。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俸滿再保。竟升富陽縣教諭。一是壬寅之冬。就長白聯蓮舫大令奎之聘。館于南匯者二年。後因選金華校官辭去。縣人盛可圃贊府鞠湘帆茂才。送別河干。訂後會之期。余漫應曰。俟作宰此邦乃來耳。皆大笑別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薦舉人才。奉命以直隸發江蘇補用。丁卯。奉檄攝篆南匯。盛鞠二君均復健在。郊迎話舊。歡若平生。令因作鶴砂重到圖。以紀其事。并題二絕句云。雪鴻鬣說舊因緣。往迹重尋轉惘然。不信讕言成讖語。回頭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真同化鶴歸。昔日借乘令五馬。勉將清白繼前徽。一時和者如雲。至今邑人傳為佳話。此二君及余。皆一時漫言耳。而應驗若此。是非前定數耳。

為善之報

為善不必求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時。為郡吏。嘉慶年間。海寇朱渥投誠

得沿海居民通海冊。不下數百家。廖謂寇既降矣。則若輩亦不必究。舉而投諸火。俄官吏有按冊誅求意。索之無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膴仕最幼者。為鈺夫先生鴻荃。榜眼及第。官至尚書。廖年八十餘。歿時。異香滿室。常州呂笠湖太守志恆。官閩時。臬使延之署中辦案。閩省海禁甚嚴。凡以穀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貧人。多以番薯為糧。俗呼為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穀米例亦死。每年所殺甚夥。其實盜賊食粱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呂于地瓜下加一餅字。咨部。謂餅餌之屬。較穀米有間。請予減等。部議從之。自是全活無算。呂年五十餘。尚無嗣息。後遂連舉丈夫子二人。夫廖與呂。其初不過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嘗圖報也。而報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豈不信哉。

好善樂施之法

寗都謝渭公。性慷慨。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有士人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于袁安之僵臥。渭公欲蘇其困。而嫌于無名。稔其家多花。乃拉從弟某載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懽。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盆以歸。花之值無幾。而渭公于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予以可受之名。其誠心曲術。可謂忠厚之至矣。記之以為好善樂施者法。

說夢

周禮有占夢之官。吉夢噩夢。所占不一。惜其術今不傳矣。余就枕即夢。一夜之中。夢數數作。毫無徵應。先大夫則終年無夢。偶作一夢。其驗如響。此不可以理解者。咸豐丙辰。先室閻淑人在金華病痎。先大夫忽夢見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婦死乎。太夫人答曰。此是伊之福氣。既醒謂余曰。爾婦死爾母謂為福氣。吾恐兵禍之將及浙也。越一年。賊遂犯金華。又兩年全浙淪陷。室家流離顛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殯殮。不能成禮。淑人之先死。真是福氣矣。然此夢固不待占驗而知也。江西謝向亭先生階樹。嘉慶己巳榜眼。嘗督湖南學政。方鄉舉時。貧甚。無力入都。時有同鄉程君為貴州按察使。因詣之謀館。而程君之西席。為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匾至館中。孝廉心喜。以為應必在己。遂辭程君進京會試。程君因延謝填其館缺。孝廉會試失意而歸。以為妖夢所誤。不再作春明之夢矣。謝權館一年。積有修金。次年適遇恩科。亦遂入京。榜發中式。謝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時江西戴蓮士相國。久耳謝名。謂同鄉與閱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是江西謝某卷。相國笑曰。江西自某後。二十年矣。竟無大魁者。可歎可歎。蓋相國固以狀元及第者也。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

謝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數四。遂次謝卷第二。最後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為低。依次進呈。謝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夢僥倖之。而不能戴相國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間也。然某孝廉之夢。又當如何占驗而後能知也。使此時而有占夢之官。必有是說。

栗恭勤公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貢知縣。官至太子太保東河總督。為治河名臣。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之不得不吐供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將緊要供情先出自問官口中。即案無枉縱。亦難信于心矣。曾至滑縣查災聞民間習教者多。而匪徒復乘荒肆掠。料其必將滋事。勸知縣強公克捷嚴密防範。並往白太守。太守不以為然。未幾滑縣果亂。克捷死之。沿及畿輔。天下震驚。人乃服公之先見。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稭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于朽腐。實為虛費錢糧。購儲碎石。不但路遠價昂。而灘面串溝阻隔。船運亦屬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滾轉。仍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黏。拋壩即成坦坡。即能挑遠溜勢。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則一方自八

九兩至十二三兩不等。方價既多少懸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磚則以一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結實。並將與磚較量輕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磚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于是破除浮議。不辭勞怨。決計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諭地方大吏無掣其肘。公遂連歲奏績。疊邀優敘。年六十三歲。卒于河防工次。上聞震悼。卹典綦厚。河南人如喪考妣。即生祠處處祀之。公歿之明年。河決開封。各官晝夜堵築。當合龍之際。河工忽來一蛇。衆謹迎之。蓋河將合龍。河神必化蛇至。有黃大王朱大王齊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見蛇之色。而知為某某。當稱其號。以金盤迓之。蛇即躍入。以河督肩輿迎之廟中。祭賽數日。俟合龍。蛇乃不見。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見者。歷祝以某某大王。均不為動。衆人大惑。巡撫牛公鑑聞之。至河濱一見。叱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躍入盤中。越日下埽平安蔵事。衆問巡撫曰。何以識為栗公耶。曰。栗公項下有白顛風。周圍似玉。我見此蛇頸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應。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請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歲就外傅。對句輒驚塾師。九歲學為文。落筆洒洒。如宿構。同縣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者數年。一夕盜殺翁子。室扃如故。無跡可尋。衆疑公。公無以自明。官亦不能為之明。已論抵矣。女另醮同里富人王某。婚數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

色以重資募劍客。本欲殺秉。不意誤中汝弟也。女聞之。殊自若。翌日歸寧。則逕入縣署號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辭。乃收王而出公于獄。女見公泣語之曰。吾所以忍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適。不能復事君。亦再無歸王理。計惟一死耳。遂對公自刎死。合邑皆驚其節烈。公感其義。通顯後。終身不置正室。

五星聚奎

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張度。在巳宮。金星則躔軫。在辰宮。是月正值今上登極。贊襄王大臣。遂定明年紀元之號為祺祥。未幾三王及肅相得罪。兩宮皇太后臨朝。乃改明年為同治元年。仰見聖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亂以次削平。郅治之隆。同乎開國。中興事業。振古鑠今。斯實昊穹眷顧。預示休徵也。攷宋太祖即位之年。亦五星聚奎。從此天下太平。啟三百載文明之運。天人相應。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肇于此矣。

神靈盪寇

同治癸亥正月。粵逆李世賢踞金華府城。已二年矣。時蔣方伯益澧。方統師攻克湯溪縣。將移兵向金華。尚未起行。賊忽于夜間見四山皆火光照耀。殺聲震地。以為大兵百道並進。大

駭遽開城逃竄次日方伯師至不費一矢收復郡城人皆稱為神助然自粤逆倡亂以來歷觀各省奏報稱神靈翊佑請賜封號及扁額者不一而足仰見天之助順百神效命具徵國家之無疆大歷服矣因記先大夫嘗言嘉慶五年阮文達相國撫浙時神風盪寇一事尤為奇異用並識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國內亂有倫利貴者安南之總兵也以戰功封侯爵本係海賊出身故以巡海為名私結閩盜來浙刧掠國王不知也其船巨砲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號安南艇横海上者五六年往來浙閩瀕海地方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臠肉慘不可言蓋禍較明之倭寇為尤烈四年文達涖浙撫任嘗遣吏探之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舶賫十月糧砲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我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强弱之勢浙師實不足以殲賊文達乃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採李巽占之言嚴保甲以絕盜糧用周鳳鳴之策滅土寇以斷賊路聽王鳴珂之計合防禦攻擊以蹙匪勢而以造巨船鑄巨砲為首務嚴號令警廢弛明賞罰期年而剿賊之具成賊情已窘遂擊之于三盤大陳石塘鱟殼等處皆有斬獲五年六月文達親督師至台州定海鎮李黃巖鎮岳溫州鎮胡皆會安南艇匪適連䑸進泊龍王堂松門之下艇船環于松門山計將撲岸月之癸酉文達檄李鎮之師赴海門攻賊復令胡鎮自楚門出與兩鎮

會于金清是日日甫沒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風勢更甚乙亥文達遣使探兩鎮所在水阻不得達丙子有弁凫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往龍王堂雨中有火數人賊艇撞擊皆破碎李鎮船在海門為風水所舉絓于岸木乃無恙兩鎮兵船亦多損壞胡鎮師在黃華關風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時賊奔竄海山我陸路兵乃由松門涉石塘勦賊賊衆破舟猶以砲拒皆就獲有一艇未壞者賊數百爭乘之亦沈沒其登岸攘食者皆為我兵所擒前後俘馘八百餘賊淹斃賊約四五千人獄不足禁棧郡聽以拘之磔偽進祿侯倫利貴于市其餘首從各論如律艇賊盡平事聞仁宗以為誠感神應勑建天后宮龍王廟于松門是役也文達之佈置已周賊固不難破滅然非神風助順斷不能一夕而悉數殲夷觀于蔡牽之平至嘉慶十四年則是舉不歸功于神助不可矣

江蘇督撫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吳中賦額之重為天下最自明迄今積困數百年國初巡撫如韓世琦馬祐慕天顏湯斌科道如吳正治施維翰孟雄飛嚴沆任辰旦皆嘗特疏請減格于廷議不果行近歲以來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與豪滑相持益畸輕重而良民獨受厄顧事屬重大且自道光至咸豐二十餘年軍事日棘帑藏空虛中外諸臣無敢發言者同治二年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巡撫江

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尚為賊踞公目睹吳民流離困苦狀博訪周諮謂宜及此時乞恩乃可以維繫人心滋培元氣而挽回大局遂與督目曾侯上疏請減蘇松太浮糧公自屬疏草剴切詳明洋洋數千言盈廷讀之皆為動色天子仁聖俞公所請會大理卿潘祖蔭御史丁壽昌相繼上陳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減賦恩詔而以各疏下所司戶部議蘇松太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議詔下江浙百姓懽聲雷動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蘇自是奠定三吳肅清兩浙兵燹殘黎得以休養生息含餔鼓腹者李公之力也主聖臣賢千載一會然是疏閎闊不經見今備錄之俾後之言田賦者有所攷焉公疏曰竊惟大學理財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毘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若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為畝有絀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為畝而賦額獨重則由于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也獨江蘇則不然攷宋

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韓侂胄等莊為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復入諸豪族田。皆據租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況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二者并未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裒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縣官田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粳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為上。故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慕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為曠古所未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于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

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于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國家蠲緩曠典。遂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州縣捏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同欺妄之人。而且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為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為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為例。原冀民氣漸蘇。無難復初。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維前辦全漕之時。間遇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為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數僅分釐。癸巳以後。驟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歷後積漸減省。蓋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綜

乎三十年之久。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連分數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荊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烟寥落。間于頹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常可知。而欲責以重負。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無髓可吸。斯即據情籲請全行蠲免四五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名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既遠。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存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間。譬拋

荒僅止三成。甚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為此者尚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望而狃于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為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覈歷年糧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于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為取以損為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掛墊于虛額則大減于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于此時為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尚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于歷年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則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于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未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贊 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

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尚有冀于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載一逢之盛會不可為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咸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吏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辦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產不減賦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用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為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業是為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鑼聲所達萬衆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卻走以三首縣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皇上于經費匱乏之時尚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臣等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此也現在蘇郡尚陷賊中聞各鄉多為暗團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

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截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
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更奮壺漿之意。益誠。又未始
非固結招來之一法。臣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
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于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陳友諒加
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
減蘇松浮糧。奉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厪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
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徵銀蠲免三十萬兩。
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恩免徵銀二
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列祖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軫念民依。如
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孑遺。流離瑣尾。至于此極也乎。漕糧為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
浮糧。曰浮賦。見諸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為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皇
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籲懇聖慈鑒察。特沛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
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
輕。無庸議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

萬石以上。著為定額。即以此復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紕。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宜永遠禁止。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為令。伏願皇太后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為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為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歉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額。求有着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國計幸甚。

仲子崔為父報仇

家語言子路死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雖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為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攷南史孝義傳。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黨（左傳作孟黶）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黨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黨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于城西決戰。黶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後。復有孝子。可為聖門生色。亦大快

人心也。

孝媳

任邱邊雪坡大令厚慶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攝傳家媼。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牽媼之魂將欲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高不過尺餘。而氣力絕大。幾為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亦為之太息。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憫。或可挽迴。又謂汝存心尚好。此後亦不必充役矣。嘗遣人至前村採視。傳媼果已復甦。越七八年。尚康強無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時。一無所知。但覺心窩如刺一錐耳。此所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為人極篤實。居官有惠政。當非讏言。

文昌為淫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幾與文廟等。然或謂為星辰。或指為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鄭桐侯大令廷珪攝金華縣時。與余同祭文昌。謂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時。曾奉部文以為淫祀禁止。蓋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閩人多祀文昌神。不過另設廟貌耳。

時漳浦有紳士乃建閣于學宮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勝忿而控部部議以文昌之神不見經傳誠為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牘大令曾親見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為理學名臣余攷文昌之列入祀典則自嘉慶六年始當時蓋禮臣偶未之攷也又按明史宏治時亦有折毀文昌廟之令然宋人吳自牧夢粱錄載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褒賜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

余嘗見孟氏譜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公孫丑內有孟仲子問云云蓋曾師事丑耳趙氏注以為孟子之從昆弟朱子采之誤矣

海甯陳氏安瀾園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歲應戊子鄉試順道往海甯觀潮並游廟宮及吾家安瀾園時久不南巡祇十二樓新葺此外臺榭頗多傾圮而樹石蒼秀奇古池荷萬柄香氣盈溢梅花大者夭矯輪囷參天蔽日高宗皇帝詩所謂園以梅稱絕者是也廳事中設御座相傳數年前有一

狂生被酒踞座而遺忽見一金甲神捽之撲地頭額破損扶歸大病幾死五十年來之虛位尚有神物呵護仰見皇靈之遠同治癸酉重遊是園已四十六載矣經粵賊之亂尺木不存梅亦根撥俱盡蔓草荒煙一望無際殊有黍離之感斷壁上猶見袁簡齋先生所題詩一絕云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枒調羹梅亦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以後則牆亦傾頹不能辨識矣時大府方重修廟宮以祀海神奏明動帑六萬不日當可煥然一新而斯園則零落與綠野平泉同其湮沒深可慨也

卷六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夢王十朋

上海余見章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嗣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脩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開吳淞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開吳淞江合崑山新陽寶山嘉定華亭婁縣南匯川沙青浦上海九縣一廳之民以赴役余時攝上海縣事江之濬起于青浦訖于上海共一萬一千餘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縣一廳僅得工之十六耳上海圖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萬餘畝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辦理于是按圖分段按畝出夫搶攘一月有餘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陸續赴工興挑遇雨即停止雨止則戽水水盡再挑再雨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勝其憊且一遇天雨夫即散歸雨止後或來或不來又須催提蓋夫在本境近歸家易不若

他縣長募之夫距家遠不能歸可坐守也他縣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挑勢常逸故見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雨止而晴不能即挑勢常勞故見功難然同事一江他縣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隨之竣則追呼不可少緩也他縣地少皆併于一局而呼應靈且其財彙于一局而用度便上海地多圖自為局二百十四圖則二百十四局意見不能無扞格即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圖之資已罄或歸取或商借紛紛擾擾不能歸一則約束不可不嚴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督辦誘掖獎勸督責唇焦舌敝歷一百餘日居然不悞工且先他縣完工工程之寬深如式甲于他縣歷荷大府褒嘉雖由董事之經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趨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圖董中有文生張春沂者年八十六歲精力如少壯從事四閱月急公踊躍未嘗告勞且為他圖排解一切絳縣老人不足多矣大工既蕆余因上海受工太鉅民力不勝歷陳本邑凋敝情形詳請大府以後開濬之役永遠減去二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後閤圖民已將憲批及余詳文刊石垂永久庶幾民困少蘇余亦藉告無罪于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國奉世宗之命督開吳淞江時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鋐勤其官而水死優旨贈太僕寺卿遺民感德私祀之屢著靈爽道光七年巡撫陶文毅公重濬此江以公陰佑奏奉特旨立廟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與先相國當日有共事之雅虔禱公祠

半年之中。聚民夫數萬人于河上。風塵不驚。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神助曷克臻此。故于竣事後上一聯于神祠曰。百四十年舊蹟重開。念先人誼切同舟。數典敢忘其祖。萬一千丈鉅工告蕆。慶此日江流順軌。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貺云。

開河有鐵沙。有陷沙。又曰瀊沙。鐵沙不過費力開一層即深一層。陷沙則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漲出若干尺。工費最重。法當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壓之。乃可不漲。而挑至深處一日又不能竣工。則須有烈日晒之亦可。此外更無別法。又有爛泥亦非易挑者。挑過泉眼水湧溢噴出。一夕可以滿河。法以木桶圍之。而挑其旁。則不致橫溢。而水亦隨旁落。更有黿窟之處。則水不能戽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僕廟上里許。戽水一日。黿自徙去。岸上見其足蹟。次日遂涸。一在太僕廟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數百。戽之一日。僅去水尺許。一夕如故。內中有老黿探首出窺。頭大如甕。復有大紅鯉魚長八九尺。游泳其中。戽數日人力窮。而工不竟。乃築防環其窟。而于其外施工焉。從來築城築堤。但以土方計工。而開河則必兼水方。如此次濬江。先築壩戽水。水盡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車。以備戽水。殊不知開挑既深。先則需二車以接。繼則三車相接。終則四車相接。四車不過抵一車之用。而人夫倍蓰矣。況三十丈之長。一車斷不敷用。則不能不添車。此即圖賠矣。初開不過去地一丈二人一

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水需椿需壩。乃得運土。運土定例。又須出土于十丈之外。而運者由下而上。往返計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勞。既深至二丈。則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總局始事所訂。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數。欲稍為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不能不聽各圖之自為籌畫。此又圖賠矣。圖安能賠。不過按田貼費而已。故上海素有開河田還債之謠。此等情形。余均瀝陳于應敏齋方伯之前。方伯聞之。亦深愴惻。故減派一詳。得以邀准計是役民間貼費不下五萬。勤而克集。余所貼僅千金。而百姓顧頌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詳記之。俾後來有所攷焉。

開河之先。必須兩頭將壩築住。而後可以戽水。築壩前一日。當事者先行祭壩。而後施工。祭過之後。雖河面數十丈之廣。河身數十里之長。戽水之時。一鱗不獲矣。若仍有魚。則壩必坍塌。余在南匯閘呂家浜。上海開吳淞江。皆是如是。謂非有神司之可乎。

劫運

咸豐辛酉之冬。諸暨包立生。初與賊拒時。賊屢以萬衆環攻之。立生率村衆出戰。輒得大捷每一陣。必斬刈千百賊。多束手就戮者。因相傳立生有異術。得仙靈護佑。及壬戌之夏。一敗

塗地。初無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憶家梅亭方伯嘗言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作亂之際。方伯時為縣佐。解餉銀數萬赴大營。中途猝與賊遇。望見前山有一營官軍駐扎。急走依之。未及里許。賊已驀至。乃推餉車入深草中潛匿。己及人夫。皆伏於車畔。賊大隊從旁吹角而過。竟不之睹。以為山前必決鬬矣。乃從草間遙望之。但見賊至營內。官軍並不接仗。皆延頸就戮。賊遂燒營而去。始相慶幸。不走入營盤得免死。然官軍所以不鬬之故。卒不能知。比教匪破敗時。官軍數十人追賊。可以斬殺數百千人。無一人扞格者。乃悟劫運使然。前後皆是氣之所懾。立生之勝敗。亦此類也。

冥王用通事

上海五方雜處。獄訟煩多。訊鞫閩廣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傳達言語。顧一省之中。口音亦復各別。即通事有不能盡解者。每以為苦。嘗戲與友人言。此時滬上華夷雜處。死者魂歸東嶽。恐冥王傾耳於侏儒之音。亦不能辨。必須亦廣用舌人矣。友人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後閱乾隆中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內載丙午春。卓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某。死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並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處無可充通事者。（以通漢語夷人為之）我舉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

無大過惡幸不被譴責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所謂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强健無恙是午覺心腹猝痛踰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顧神無不格猶需秋覲耶固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則余所謂今之冥王不能不廣用舌人非無稽之戲言矣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尚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横于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鞫一事不禁為之失笑許君為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汙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為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汙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寛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矍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皁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

舉雖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嘖嘖以為美談。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許君之戲。毋乃近于虐哉。

修歸太僕墓

許君乾隆己未進士。需次部門時。夢歸太僕有光持名刺來謁曰。廬舍遭鄰人削且盡。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尋選崑山令。抵任。太僕後人適訴祖墓被佔事。恍悟前夢。立往經丈。凡越佔者悉清還之。並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陽縣事。墓又復蕪穢不治。余捐俸修葺。並為建立墓門。會歲試。拔其七世孫祖英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俾世守太僕墓。然余並無所謂夢兆也。

耕耤大典

耕耤之禮。各直省屆期舉行。江南諸縣。皆以穀播。上海則兼播棉子。以其地產棉也。記余道光壬辰歲在京師。詣先農壇恭覲皇上耕耤之所。壇地遼濶。約有數里。龍鱗鳳隰。隴畝縱橫。居中為太歲廟。廟前為祈穀壇。後為貯耤倉。殿宇規制宏麗。樹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結。黛色參天。大抵是數百年物。當隴畝前。起耕耤臺。臺以板為之。地則耤之以稜。臺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綢綾結成。光燦奪目。皇帝躬耕之處。地約一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

卿扶犁之所。時正值諸王公方演御耕牛。牛色正黄。身披黄緞龍韉。以黄絲繩籠其頭。頂豎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便桶之農官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禾詞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旂即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緞紅緞為韉。襄事者俱風簑雨笠。以象農事。煌煌鉅典。仰見聖朝重農之盛意矣。

鹵簿名物記

余在京師嘗值大駕郊祀。又恭遇六飛謁陵。鹵簿之盛。觀之而不識其名。問之亦不能盡悉。頗以為歉。嗣閱吳江陸朗夫中丞鹵簿名物記。始恍然若置身屬車豹尾間。因節錄之。按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鑾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為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鑾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為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黄。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黄。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為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黄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黄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

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為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于是有四旌節，四儀鍠氅，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為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麟、彩獅、白澤、角瑞、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為金鉞，為星，為臥瓜，為立瓜，為吾仗，為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鉦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

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蓋以下踏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千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千八百人國朝制作之明備眞超越前古而上矣

辨何桂珍之冤

軍興十餘載士大夫以身殉疆場者指不勝屈膏塗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斷軀絕脰事不上聞者有之若阻撓百端獨嬰慘禍生前招訐議生後被餘責者則雲南何公桂珍冤最甚焉公以寧太道江南安撫福公留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賊無一金之餉一昔之糧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潰兵團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捻賊招降賊酋軍聲大振論者以為必邀上賞矣乃以逗留不救廬江被劾免官其寔檄救廬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帥將欲卸己之責遂歸罪于公公既褫職大帥又留公駐英山八月之中僅支銀三百兩而士卒三千人居無帳幕食無糧米徒以忠義相激日提飢軍轉戰賊中賊來益衆兵敗莫援已岌岌不可終日矣而大帥又密書令其圖翦招降之賊書復落於賊手頃刻變作公遂粉骨碎身於賊於是復以機事不密咎公寔則此書亦未抵公也公歿後郵典不及其弟為行狀尚不敢聲公之冤仍循彈章為據吳侍郎廷棟發憤言之而事稍白越數年曾文正公復為公作殉

難碑記乃獲昭雪然當時雖正人君子亦未嘗不責公也余謂公事絕與明督師袁崇煥類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即後世亦盛訾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圍燕京也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莊烈帝以脫歸之太監告其引敵脅和遂執而剮之當是時衆議沸騰雖東林諸賢者亦無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來人傳太宗之密謀乃知中反閒計於是始有襄愍之謚而袁公則既死矣合觀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義士不逢表白含冤終古者當不乏其人也

古人被冤

古人之被冤者以余所見莫屈於晉之陶士行而枉於唐之八司馬陶公匡輔晉室與郭汾陽不殊梅陶謂其忠順勤勞似孔明良非虛譽乃本傳中載或云侃少時漁雷澤網得一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比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矣之詆復引夫子曰人無求備以為斯言之韙嗚呼此等紀載評論何異於秦長脚莫須有三字獄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

之心。則何以辭大將軍。何以季年不與朝權。何以未亡之前。欲避位歸國。舉動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曖昧誣之。不能不為之稱屈矣。夫梭化為龍。事容或有。夢生八翼。未必盡誣。然此亦皆尋常之事耳。試問既稱之曰潛。則於何見之。深探之曰志。則於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窺見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為據。凡物將起而人抑之。固衆所共見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豈衆所能見耶。此等之志與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窺之。豈理也耶。總之為此謗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掖臂下拜。反被嘲誚。則心懷之忿悒何如。陶公甫亡。即表殺其子。豈非報復之明徵哉。史臣無識。從而采之。橫使忠臣被不忠之謗。豈不令人氣阻。唐王叔文王伾侍順宗於東宮。順宗既即位。甘盤舊學。權在貴近。亦事之常。叔文與伾贊襄初政。首罷宮市。則郵民也。追陽城陸贄。則進賢也。拒韋皐之請兼兩川。則持大體也。辨劉闢之奸。則有遠識也。至欲奪宦官之兵權。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順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與之為難。太子急欲得帝位。韋皐窺其意而請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于是八司馬敗矣。然求寔叔文伾之罪無有也。乃加以陰謀秘計等語。是亦莫須有之獄也。鍛鍊周內。無瑕可摘。則以王伾之吳語。亦舉以為惡。夫以伾吳人。不許為吳語。豈晉人楚人。一仕于朝。即不得為晉楚

語耶官官以此為罪名史官據此定罪案豈不可恨不然八司馬中陸贄之經術劉禹錫之詞章柳宗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時憲宗豈真一無所見特以文珍輩擁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劉闢果反憲宗亦終弒于閹寺馴至甘露之變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馬雖含冤於九原當不免竊笑於地下耳後來賢如范文正公已稱其枉至我高宗純皇帝御論亦辨白之八司馬者得後世賢相聖君為之昭雪當可無遺憾矣

陳卧子

少時讀明陳卧子先生制藝心即儀其人同治戊辰攝宰青浦縣縣境所轄之廣富林則公墓道在焉粤寇之亂祠堂被燬宰木無存余因捐俸集貲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為高宗所褒卹曾賜忠裕特謚者遂詳請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總督馬公巡撫丁公會疏入奏己巳之春得旨報可余因率同官親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風義炳若日星殉節後子婦三世苦節具見明德之遠乃卒斬焉無後不能不有疑於天道然公大節大名昭垂宇內亦不在子孫之有無也公初生時母夫人夢若龍者降室之東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龍後與陸子玄同祈夢于忠肅祠公夢負一虎謂必風雲會合之意子玄則忠肅授以瀋陽地圖一卷亦意其當官於此地也嗣公起義殉國雖赴水

死猶懸其首於虎頭牌上。宛然虎頁之象。而于玄以丁酉科場竟流遼左。事皆奇徵。故余為公詳請崇祀文內有曰生有自來。風著蟠龍之瑞。死而後已。果符頁虎之徵。蓋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謚忠節。曾舉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謚節愍。年十六。遭國難。作大哀賦。論者謂不減庾信之哀江南。先後與公抗節死。公豹目蜷髮。又目上視。為盼刀眼。與于忠肅同。居恆攬鏡曰。此頭終當為誰斫。于順治丁酉。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難。明史于公傳書華亭人。而崇正三年南國賢書所列解元楊廷樞吳縣人。而公則署青浦縣學生。青浦于嘉靖時割華亭上海縣地所置。史特仍其舊貫而書之耳。楊廷樞字維斗。亦殉國難。

華亭縣分析攷

華亭古嘐縣地。屬會稽郡。後改婁縣。屬吳郡。至唐始析崑山海鹽嘉興三縣地置華亭縣。而吳郡改蘇州。後唐同光年。分蘇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為嘉禾郡。慶元年。升為嘉興府。而華亭縣仍屬焉。元至元年。分嘉興路置華亭府。復更名松江府。又析華亭縣為上海縣。明再析華亭上海縣地置青浦縣。本朝雍正二年。復析華亭上海縣地置南匯縣。余五六年中。歷攝南匯青浦上海三縣事。寔則尚不出古之華亭一縣地也。嘉興府即古由拳城。後城陷為湖。今青浦縣之澱山湖。是明萬歷朝築青浦縣。其磚石皆撈于湖內之故城。由拳之陷而為湖

疑不在秦時特載籍無可攷證余宰青浦時曾作峰泖紀思圖秀水金蓮生鴻佺為題四絕句內一首云青龍鎮屬由拳地難得雙鳧集此間若以官途今視昔花封依舊在鄉關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龍鎮吳孫權造戰船處今隸青浦

作官須明公罪私罪

合肥蒯蔗農觀察德標真誠篤寔古君子也督辦松滬釐捐總局余于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調局務日夕共事最為契合觀察言爵相家居時門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魚于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儼然如生哄傳遠近觀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詞館有以應之矣今乃知為弟兄總統師干削平羣盜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結成人物豈亦化工為之耶觀察嘗為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蓋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內有來報盜者余亟率壯勇往捕則盜已遁矣細察情形盜先以軟梯越牆入撬門行竊事主驚起大呼盜乃以刀嚇刺而開大門亡去故房門有撬損痕而大門無恙惟所失止洋銀一元錢五百文布衣數件計贓不逾貫事主之兄則現充縣役者也次日具補呈詞又稱是竊余曰已經勘明臨時行強何故不言盜乃囁嚅曰贓數無多不敢累本官得處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沈于度外矣爾不知失盜其責輕

諱盜其咎重我寗就公罪耳卒申報之後一年六月限滿無獲余得降一級調用處分人以余為拘泥余則謂級雖降而心無愧乃愈于不降級者後讀陸清獻公年譜在靈壽縣時一官家失盜吏白申文内不當用强刦字先生不欲以隱忍含糊竟以刦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捉吏痛責先生不為動未幾獲盜將成獄而中丞不欲上聞命改為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寗以誠去官不欲以偽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與暗合者則觀察私罪不可有之說啟之也

洋將之儒雅

英國總兵呿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寗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寗城之復呿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寗郡呿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呿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為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寗之官帥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呿往權代之呿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觀察强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為聳慂呿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呿只因擅離汎地為其提督劾罷寗人大戚

公顧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壽商饋白金萬以為贐咭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寗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寗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余以其事啟閣李帥帥復書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佩云云至今寗波人士言及咭總兵者未嘗不寘然思也買忒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于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

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爾準字平叔以翰林起家歷官至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入祀名宦祠公負經濟才任閩督興利除弊濬木蘭陂溉田數萬頃平臺灣張丙之亂善政指不勝屈閩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雞子及饅頭可逾一百嘗閱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饋以饅首百捲蒸百一品鍋內雙鷄雙鴨公盡食之告人曰我閱兵兩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飽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熱則以大缸滿貯井水身浸其中僅露口鼻以為樂十八歲時自尊人廣西巡

撫署中歸道錢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觀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聞萬馬奔騰聲急出至鷁首視之舟人諫不聽立未定以為潮頭捲入江中倉卒之間但覺浪壓肩背而過有千萬斤之重三四翻騰遂掀于江中若有人舁之起者一無所苦公自言素來短視受此大驚卒未識潮為何狀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類自任巡撫安徽時安化陶文毅公澍為方伯文毅陛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翕張宣宗疑之密諭公覆任後察其為人公密疏保舉奉硃批曰卿不可為其所愚又具疏力薦其賢文毅公遂獲大用薦督兩江為時名臣公之力也官閩臬時漳浦黃忠端公石齋先生墓旁地為豪家所佔子孫力弱與爭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之公有詩紀其事于泰雲堂詩集中督閩後遂以忠端公之理學忠義奏請崇祀文廟兩廡得俞旨焉

姚菩薩

余師仁和姚平泉先生諱光晉道光乙酉舉人以句股算術受知儀徵阮文達相國入試禮部不第與修一統志得知縣先生不樂吏職改授教諭歸年七十餘始選上虞縣教諭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他廣文于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先生獨否故虞人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先生之賢者每言及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先生于咸豐甲寅正月夢至一處四山若

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屬先生坐片石上醒而異之不識何處因繪一夢遊圖賦詩志之是年夏到上虞聞仙姑洞有瀑布往遊焉則依然夢境也乃自謂前生為此山老衲復繪一獨立圖自題其上云了他過去因緣偶然遊戲還我本來面目自在逍遥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兩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不見去來有自菩薩之名不虛得矣先生博學工詩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詩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捃逸周易貞字質疑四裔年表皆藏于家庚辛之亂付之劫灰而詩版亦成煨燼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蔭甫太史樾出所輯瓶山草堂集見示文二卷詩二卷瑣談二卷蓋止六卷視原刻詩鈔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歸之太史焉

金岱峰

秀水金岱峰先生諱衍宗嘉慶庚申舉人與先伯雲伯公同年官溫州府教授咸豐己未重賦鹿鳴其女孫為余家冢婦先生湛于經學著述甚多庚申之冬無疾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時避地臨安命子孫屆期皆集集後令皆誦佛號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國來者先生之六世從祖為忠節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嶽州與其弟子江天乙舉義兵敗被執殉節於南京公豐頤美鬚髯而兩眉倒向與陳卧子先生豹目上視同為姑布家所謂凶相者聞公

少時。有一寡嫂將殉其夫。賀諸公。公曰。千載一時也。及授命時。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載一時也。蓋其嫂殁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孫檜門先生諱德煐。狀元及第。官至總憲。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觸忌諱

淳中丞德。巡撫浙江時。御下嚴。吏胥恨之。于元旦日投淳安德清烏程歸安四縣文書。登號則淳德烏歸四字並列。蓋以歸字之音同龜耳。中丞覺之。大怒。皆予重責。自此烏程歸安二縣。衹稱程安矣。偶閱南宋龔明之中吴紀聞。內載孫彥文郎中。好以俗下語為詩。文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孫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檜甚喜之。是在宋時。不特龜之號不忌。即二十五日送竈之鄙諺亦無之矣。使施此詩于今日。其不遭詬怒者幾希。

壽春亭之詼諧

諸暨壽春亭先生。于敏。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年間官湯溪縣訓導。時八十餘歲。人極和藹。健飲啖。健步。所到之處。人爭迎之。老稚婦女。無不識壽老師也。年逾九十。視聽不衰。歷任督學使者。皆引重之。故不麗于計典。先生善談。尤喜詼諧。同寮中坐無車。公不樂也。向來府試監

場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强壯者為便于稽察之故先生從未監場頗以為歉咸豐紀元太守和君齡府試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謝曰太尊知我尚屬有用之材不是全廢之物衆皆失笑于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時先生已九十二歲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會同僚公宴余與府教授蕭山蔡二風强先生飲酒食肉進以巨觥則侑以肉一大臠先生盡三十餘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于陳蔡飢欲死今我厄于陳蔡飽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衆俱粲然

李善蘭星命論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說以為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秪一大郡以計其戶口之數已不下數十萬人（如咸豐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萬人）則舉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萬人則生時同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每舉是說以詰談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見海寧李善蘭所作星命論尤為暢快其略謂大撓造甲子不過紀日而已並不紀年月與時也亦無所謂五行生尅也其並紀年月與時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後代古人並無此意也而術士專以五行之生尅判人一生之休咎果

可信乎。且五行肇見于洪範。不過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尅也。是于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謂人之一生。可據此而定。是何言與。至五星皆地球同繞日而各不相關。夫五星與地球且不相關。況地球上之一人。而謂某星至某宮主吉。某星至某宮主凶。此何異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撫治下。他省之巡撫于浙江無涉也。今試謂之曰。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吉。某巡撫移節某省。于爾大凶。有不笑其荒誕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異是乎。其論真屬透闢。足以啟發惑溺。與余所見正合。然此特論其理耳。世之窮民遊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幾千人矣。若明著其論。則將盡無告者而飢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論可也。

歲陽月陽月名解

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矜博足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詢之。則瞠莫對。屢致譏誚。第歲陽歲名。郭景純雖無註。而註見於鴻烈解。月陽月名。郭僅註月名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今人莫可探索。近見明人葉秉敬所解頗為詳晰。因並錄之。以詔學者。

歲陽（郭景純無註見鴻烈解）太歲在甲。曰閼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在乙。曰旃蒙。（萬物遏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萬物生枝布葉）在丁。曰強圉。（萬物剛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陰氣

上升萬物畢生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在壬。曰玄黓。歲終包任萬物在癸。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萬物承陽而起在卯。曰單閼。單盡閼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徐舒伏蟄之物散舒而出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落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盛牂壯在未。曰協洽。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和合在申。曰涒灘。涒大灘脩萬物皆脩其精氣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在戌。曰閹茂。閹蔽茂冒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在子。曰困敦。困混沌敦陽氣混沌萬物牙櫱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而順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

月陽。郭無註葉秉敬補解之　月在甲。曰畢。生物之氣畢聚于此在乙。曰橘。屈平橘頌曰深固難從更壹志兮剛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則物己旃蒙而出各正性命不可改易之謂在丙。曰脩。脩長也丙炳然宣朗其光脩也在丁。曰圉。圉即強圉剛盛之意在戊。曰厲。說文旱石也徐曰粗悍石則厲者即磨厲之厲也戊在中央萬物皆在磨厲之中在己。曰則。萬物各成其性有法則也在庚。曰窒。窒者小塞之意太歲在庚曰上章取上升章明之義而此乃云窒者蓋以陽氣舒散發越非得陰氣閼障收斂則不得凝聚則上章者正欲窒中得之也在辛曰塞義即倣此在辛。曰塞。塞者大窒之意在壬。曰終。萬物胎孕于此終即始之端也在癸。曰極。極即終之極也極則必返甲之畢自然接續而不容已矣

月名。郭註止有正九十三月餘俱無註葉秉敬補之　正月為陬。郭註離騷云攝提貞于孟陬　二月為如。說文如從隨也女子從父之教從父之命故从口二月為卯陽氣推萬物而出物從隨以生也　三月為寎。宀音彌仙切說文交覆深屋也爿周伯琦說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爿之轉注疾羊切牀牆壯將字从此夫丙者南方物炳然光起今方三月丙光將露而上有宀以蓋之旁有爿以障之故生氣之化將達而未達也寤寐字皆从爿正是夢覺交接時閉塞未通之狀　四月為余。說文余詞之舒也此余亦取舒卷之義四月純陽氣大卷矣　五月為皋。說文从白从本詩鶴鳴九皋皋澤也左傳御以如皋皋岸也澤者深遠之義岸者高聳之義五月氣盛物生深

遠而高聳也六月為且。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後世借為發語辭七野切又語助辭子余切皆于此文義不順當讀作俎言六月物茂如俎豆之森列也七月為相。息亮切視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于此若目視之而手助之八月為壯。壯盛大也壯極則衰故在酉曰作噩乃零落之象九月為玄。郭註國語云至于玄月是也高誘註閭茂為蕨冒即玄字之義十月為陽。郭註純陽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為辜。說文曰辠也从辛古聲有自新義十一月舊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十二月為涂。說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此云涂者亦取水從冬旺洋溢流衍之義

三十六禽之相配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來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蓋取六甲之數。式經所用也。支合三禽。故稱三十六禽。三禽于一時之中分朝晝暮。則取乎氣之盛衰焉。子朝為鷰。晝為鼠。暮為伏翼。丑朝為牛。晝為蟹。暮為鼈。寅朝為貍。晝為豹。暮為虎。卯朝為猬。晝為兔。暮為貉。辰朝為龍。晝為蛟。暮為魚。巳朝為蟮。晝為蚯蚓。暮為蛇。午朝為鹿。晝為馬。暮為獐。未朝為羊。晝為鷹。暮為鴈。申朝為猫。晝為猨。暮為猴。酉朝為雉。晝為鷄。暮為烏。戌朝為狗。晝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晝為玃。暮為豬。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為禽蟲之長。領三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並配五行。皆相贊領云云。見隋人蕭吉所撰五行大義內。吉書在唐呂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時乃專用十二禽也。

卷七終

庸閒齋筆記卷八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李廣遺裔之蕃昌

司馬遷與李陵善陵生降隤其家聲故史記于其祖李廣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後人遂以廣殺降致族滅之報其寔廣之十六世孫暠在晉覇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孫相傳三百年國祚與漢相等陵之子孫至唐為黠戛斯稱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廣遺裔之蕃盛昌熾遠勝衛霍杜甫詩李廣無功緣數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後廣固無遺憾遷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諱改稱

古人姓字因避後世帝王之諱易以他音而尋復原稱亦有終不能復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為嚴子莊助為嚴助今復為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為嚴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諱淵呼淵明為泉明景祖諱虎呼虎林為武林今泉明復為淵明而虎林之為武林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昭鮑照為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如孫傳庭之訛為傅庭稍加攷核者咸

知之而皇甫驛之誤為皇甫驛即素稱淹博者亦未嘗不忽略也

蒙古狀元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滿漢榜壬辰科漢狀元鄒忠倚滿狀元麻勒吉乙未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嗣後不分漢滿榜則滿人無狀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內豔稱之

崔府君著靈異于宋高孝兩朝

世俗豔稱泥馬渡康王事杭州白馬廟巷有白馬廟所祀之神即此馬也馬作人象垂旒秉圭稱白馬明王攷宋人張淏雲谷雜編所載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斡離不軍前議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漢後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請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無泥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為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丞廨遺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為羊又有前夢之兆故孝宗小字為羊是崔府君寔著靈於高孝兩朝而顧舍之祀白馬何

耶。

廟鬼慢神

杭人崇尚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讀書。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即宋殿前小校刺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資將欲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遺人齎三百金至江西張真人府。為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煊赫。神無姓名。撰為趙駿二字。所過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為宋康王。于是康王廟鬼。噪而出曰。爾王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為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遇他廟之神爵高于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輿。疾趨過之。謂之搶駕云。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為玉帝。何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屆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于廟門口。比會前導至此。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于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

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王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襝袵等帖。姑無論矣。

重宋板書之無謂

今人重宋板書。不惜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閱也。余每竊笑其癡。崑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睹。則先負一櫝出。櫝啟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紙墨亦古。所刊字畫。究無異于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知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我監本。何必費百倍之錢購此也。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弃之。余大笑去。近觀雲谷雜記。記東坡先生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記東坡集誤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辟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此張淏之說也。東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張淏在南宋。所言若此。是當兩宋之時。善本已自難得。今人于宋板書。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貴之。豈不過哉。

海忠介手植梅樹

安徽當塗縣舉人孫登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樹壁上猶存忠介詩石刻咸豐年粵寇之亂府城夷為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官方與生事之關係

世宗憲皇帝設立各官養廉銀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貳等廉尚全給稍知自愛者均藉此銀以恪守官方獨州縣官之廉上官每扣以為攤捐各項之用署事者僅領半廉一經扣存所得無幾非從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賈黯以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為問黯退謂其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為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為之歎服司馬温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或不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此其所以為宋之良相哉

盧畢二公之愛才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之跡。惟喜識拔後進。為荊州刺史日。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籍籍至今。究竟當日白受荊州之存注與否。不可知。而荊州遂人以文傳矣。我朝愛客禮士者。惟德州盧雅雨都轉。蘇州畢秋帆制府。一時士之奔趨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然二公晚節均凌替。不知天下後世有引重之若荊州者否。都轉之孫文肅相國。克振家聲。制府則後人偃蹇殊甚。同治辛未。余遊靈巖山。經其墓道。不禁為之慨喟云。

今時之桃花源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練塘勘爭蕩田案。歸途颶風大作。舟在蕩中顛簸不可泊。乃沿湖濱行。又被風吹向蘆葦中。篙艣無所施。任其飄泛。良久見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里許。遇叢莽而淺。因繫纜焉。隨從之船皆四散不可覓。風稍定。夕陽且啣山。舟人方理蓬索。余視灘際有小徑。攝衣而登。行數十步。田疇綺錯。麥已萌芽。野鳥飲啄于隴畔。見人不驚。隨塍左右更數百步。得一橋。過橋升高岸。覩炊烟數縷起木末。縱步赴之。約又里餘。抵一村。屋多茅茨。編槿為界。計十餘家。稻堆在場。如比如櫛。高下不一。男子舂揄。婦人織紝。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顧見不速客至。雞飛于塒。犬吠于門。數人雜然問客舟避風至此耶。余應曰然。

因詢以此地去縣幾里。皆相顧曰。不知也。詢其何以不知。則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無賦稅。又不負租。何緣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數十年前曾經到過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餘時。為道光三年。以水災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時巨浸滔天。附舟至縣。往返二日。亦不能記其里數。屈指計之。將五十年矣。因問城中此時較之昔年。當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後。徧地瓦礫。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養生息。不知何日方復舊觀耳。老者聞之。亦復悵然。顧謂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粵逆肆擾時。村人將橋拔斷。河中均釘木樁。是以三年中。賊未嘗到。兼之年歲豐稔。租賦蠲免。閭里宴然。無異承平時。甚不知城中遭此大刼也。言訖。方欲邀余入室獻茶。適從者尋至。天已昏黑。遂辭之。徐步而歸。村人送至橋畔乃返。究亦不識余為何人。余沿路歎息。謂此亦今時之桃花源也。

獨處山村四十年之婦人

明末張獻忠踞蜀。肆行殺掠。江津縣民戚承勛。與妻廖氏居于山村。賊鋒駸駸將及。承勛謀挈家亡去。廖氏以荏弱懼不免。誓以身殉。謀未定。見前村火起。知賊至。遂脫身走。氏杜門待盡。而賊顧不入。惟鄰里付一炬矣。氏獨處歲餘。食將盡。幸甕中剩餘穀粒。取以播種。歲收所入。饒有餘糧。惟衣履穿敝。無可購覓。爰葺卉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勛逃入滇中。復

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歸故鄉。時天下承平。江津縣已成聚。承勛至邑。訪其里居。人無知者。遂獨往求之。未至村十里餘。則叢莽塞徑。久無人迹。不得已集衆伐木開道而進。竭蹶兩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樹自屋中出。亭亭若蓋。乃揮衆持斧芟薙以入。忽聞倚樓內人問曰。爾等何人。擅入我室。驟聞大驚。戚乃厲聲應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勛也。氏窺視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樓下。頭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毿毿。殊不類人。承勛審諦既眞。乃相抱長慟。歷述難後事。又各大喜。同行之人聞之。亦共驚喜相慰。于是相挈至縣洗沐。更易衣服。復至滇迎其家。而共處焉。夫婦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傳為盛事。夫守節尚不難。難獨處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癘不侵。完其節以待夫之至。又得共享昇平三十載。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律例之精微

家叔祖仲山先生嘗言近人詩文製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遠勝古人。一律例之細也。一弈藝之工也。一窰器之精也。余于博弈不肯用心。窰物不甚措意。獨律例則數年州縣。頗能極思研慮。而歎其準情酌理。湊乎精微。平衡至當。眞非古人所能盡也。試舉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寶鄉人獲送一拒捕傷事主之賊。蓋鄉人家有布機。布已織成。尚未取下。有遠鄰人窺

見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鄉人聞聲起逐賊棄布而走追至河畔賊下水逸事主亦泅水執之賊惶遽以刃畫其臂皮破而手不釋遂就擒事主之狀曰賊以刃傷之賊則謂並未帶刃乃是機上主人之剪耳余驗其傷是刃非剪明甚而賊堅稱是剪非刃加之刑嚇矢口不移事主則必欲寘其為刃並聲稱若不審定是刃傷渠必上控云云蓋賊因攜刃傷罪重思避重而就輕事主則恨賊欲置之死地故不肯遷就其辭而認為剪也余飭差弔取其剪比對傷痕寔屬不符而賊刃則無有訊之事主及鄉里皆云刃經賊擲之河中撈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鄰各具刃傷切結以衆供確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獨賊痛哭不已謂生平未慣行竊此是第一次懇求寬釋等情余置若不聞促令收禁是案遂結矣比解府時賊又哭求謂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尋死乎查例載贓未入手而拒捕者絞監候逾年則減等贓已入手而拒捕者絞決歸于情寔而不減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則贓未入手也若攜事主之剪則贓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贓之入手乎乃悟而叩頭去然余嘗舉是案以詢人人皆謂刃重而剪輕告以例意乃復恍然此真是例之細處若使爾時事主曉此例則必附會賊之詞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鍾表上羅馬字

鐘表上記時辰之洋字。乃是羅馬國書。一點鐘則一字也。二點鐘則二字也。以次遞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國之所謂碼子者。

僧尼穢迹

同治癸酉。吳縣之海宏寺僧。與益壽庵尼經人控其姦私。邑令高君碧湄。訊得寔。僧鞭一百。遞解回籍。尼則勒令即還俗。寺與庵均封閉入官。寺改為管糧通判署。庵改為清糧公局。數百年琳宮梵宇。一旦毀于淫汙僧尼之手。可為慨歎。聞尚有牽涉。高君不復追究。嗟乎。婦女入廟燒香。久著明禁。奈何甘于犯禁。復市穢聲。誠何心哉。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至雷峰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為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剃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剃頭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將在署剃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叩首辨曰。小人寔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因記黔中苗人稱天子為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

帝。其私稱官府則曰賧。粵西猺人稱官府曰瞎嚱。賧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褒與。竊謂若二君真當之而無愧者也。又聞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雞姦者。訴曰將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與爾江北何干。衆為哄堂大笑。既詢知其故。乃為判斷。此則語音之誤。非二公之倫矣。

夢閱場屋文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困于場屋。咸豐乙卯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固索固弗與。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靳不與吾閱。今吾乃熟誦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宮闕巍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狀。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之姓名也。閱卷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强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之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爾不必閱。將來自當送

與爾閱也遂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予雲果中式第八名校勘試卷圈點與錢夢中所見者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小雲之弟次雲為余姪婿咸豐己未鄉試第三場病甚不能入試乃頭場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場不能取錄主司極為惋惜刊其文于闈墨後焉予密夢事其姪伯聲太守為余言如是

姓之變更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甯陳氏之出于高也聖祖皇帝以文簡相國奏辯知之至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良公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及擇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由海甯陳氏復承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璈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幼時常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遇南河河道總督司馬公自言是海甯陳氏于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為司馬氏呼先大父為姪余檢之宗譜此一支竟無從攷今并公之籍貫而忘之將來更不可攷矣至取異姓為後者蘇州吳修撰信中係給諫玉崧遊幕廣東途中所收養者修撰狀元及第歸給諫乃告之俾迎養其母人稱給諫之盛德又聞乾隆時某相國其封翁官石門少尉乞養民家子帶歸後公以狀元提

督浙江學政。遣訪其家。止有一兒。為朽工餬口。人勸之往。則曰。彼自為學政。我自為泥水耳。人咸歎此人之高致為不可及。

西國近事彙編

外國之新報。即中國之邸抄也。閱之可得各國之情形。即可知天下之大局焉。竹儒觀察。令美國人金楷理口譯之。歷城蔡錫齡筆述之。彙為一冊。名曰西國近事彙編。誠留心世事之學也。余摘錄其事之有關係中外之大計者若干條。登之于左。

俄國太子以德意志國之强也。而深惎之。然亦無可制之也。故欲與之和以為利焉。按德意志即布國

布世子朝于俄都。俄王易布國衣冠。郊迎五十里。館于別宮。酌酒上壽。布世子避席舉手謝。復以巨觴觴俄王。酒酣情洽。攜手同步度廊榭。入園亭。登樓倚檻。東指而言曰。俄前王于六十年前有法之師。而奧與貴國皆有勞焉。去年師舟之戰。大功克成。席捲餘威。震于列國。格士丹城之會。約載歐洲諸王。如有事侵掠。謀并吞者。二國共擊之。用能邊警無聞。與民休息。俾海隅蒼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賢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遜謝而對曰。西洋諸國。俄為大。倘蒙加惠鄰封。共成此志。則受賜多矣。願大王無忘此言。拜辭而出。

英國新報述瑞典國之新報曰。布虎狼之國也。非盡天下之地臣各國之王。其意不饜。八年前奧國助布國取丹麥國之地。布已取地。即舉兵攻之。今奧國無權。聽布國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奧之時。法國不助奧國。所以布得勝而強。二年前布國攻法國。亦取其地。而英國與俄國。未嘗助法國也。後俄國駁兵船于黑海。英國惡之。然俄國之有兵船于黑海。布寔許之。是俄受布之恵也。布日強矣。不數年後。俄布兩國。必有戰爭之事。俄國敗而布國更強矣。當今之計。莫如各國連和以拒布。或可免滅亡之禍也。

布王擬裁戰兵。議員德爾伯克曰。增之不暇。何減也。自古敗亡之禍。多萌于全盛之時。何則大捷之後。其氣必驕。驕則懈。懈則無備。君垂裳以受賀。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謀。或負其勇請田園市第宅侈聲伎之樂。竭視聽之娛。方且謂兵強地廣。一世之雄也。金城湯池。萬世之業也。左顧右盼。以為無敵于天下。而孰知喪師失地者。積憤生慮。積慮生謀。擁訓練之兵。日伺其隙。待時而發。誓雪恥而甘心焉。以彼之憤。乘我之驕。其不致敗壞決裂。為天下笑者幾何哉。我軍入法都。虜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餉銀緩納。悔約之情見矣。願王以法為戒。勿為所乘。則幸矣。

法德之戰。德屬拜宴國王。以師從。累建殊勛。現稽兵籍。計戰歿者。武員一百六十二人。兵一

千五百九十七人重傷者武員二百六十一人兵二萬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員二十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員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註册以上德王王頓謂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輕用也彼喪師失地者骸骨積如邱山肝腦塗于原野殺戮之慘無論矣即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如我軍之入法都虜法王厥功甚偉而按軍籍以稽之損折之數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猶僅爲戰陣言之也當夫兩軍相搏轉戰千里居民出走倉皇避兵呼號之聲顛連之狀真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罹兹鋒鏑也自今以往非釁啟鄰封師先加我而妄談兵事爭尚武功者罪之

德國減境內賦稅其制分上中下戶以次遞減田愈少者則稅愈輕又築書觀于樞中建層樓方廣八百尺以每歲稅餘購各國古今書籍藏貯其中士人往觀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于朝以譏時政意甚激昂內議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毆曲直姑置勿論而以華人二十顆頭顱僅償一領事之命猶以爲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婦操戈官軍攻城互相屠戮五萬衆蒼生之命將欲何處索償耶中國聽其傳教而法君猶以保衛爲言意之遂布之禁何置若罔聞也

法人會議曰今之中國非復十年前之中國矣製造皆宗西法而酌爲變通其林明敦鎗隊

操演純熟者。計六萬人。誠勁敵也。遇有兩國交涉事務。須揣度情理。毋與為難。

法國兵額日增。需餉甚鉅。兵部之費。倍于禮部。布人疑之。相臣畢士麻克乃致書于首領曰。大國一困于兵事。再困于叛民。內侮外侵。噫。甚矣。僃為執事計。大兵之後。宜招集流亡。存卹孤寡。紓民困。則莫如蠲賦稅。釋鄰疑。則莫如裁戰兵。胡計不出此。惟增兵益餉之是務哉。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而不係乎兵力之多寡。法當十餘年前。兵額半近時。而用以伐與國。則割壤城。伐安南。則闢地千里。當是時也。席捲餘威。震于列國。小國屬焉。大國朝焉。莫不謂法之強無敵于天下也。于是增郡兵。廣戍守。前歲以睚眦之怨。興問罪之師。以強伐弱。易與耳。乃一戰而敗于普士。再戰而敗于師丹。三戰而都城舉。和議成矣。昔者之兵。力半于今。而勝。今者兵力倍于昔。而敗。自強之道。或別有在。與更有請者。償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僅繳十之四。餘款尚鉅。今執事不綢繆于先事。而軍旅之是求。豈將以彈丸鋒刃。踴躍相償哉。外臣敢請首領報之曰。欠繳鉅款。敢不尅期以償。來書諄諄然。以增兵益餉為言。敝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辯。第隱忍不言。罪戾更深。將何以釋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于法者。厚矣大矣。我有故地。布王復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負。布王緩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何如圖報。敢萌異志。而蓄陰謀哉。境內額兵。所以稍增廣。而加訓練者

良以餘燼重收國既內空鄰將來伐布之所與鄰之所取若不預為之備恐重以覆亡之禍貽大國憂彈丸鋒刃之備則吾豈敢云云

英國武員攷水雷之制創而新之曰魚雷度敵船之遠近運以電氣能自行水底以擊之試以木筏信然頗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斃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則新造數十號鐵甲兵船恐不敷他國試魚雷之用耳

英美二國議員會議花旗船款于瑞士國美人曰當南北分爭時爾國不以輪舟轉售何至焚我商船減我稅額且兵連禍結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應償無論矣他如稅額之所虧餉需之所費尚不取諸大國則數百兆金錢之債將從何處索償哉英人不能對權擬約稟請命于朝英王報可署券而歸君相次第慰勞曰先生休矣仍入議院視事如前浹旬忽召該員而責之曰所議者船款並無餉需稅額之是求也該員曰請命報可而後約成非敢專也于是衆皆譁然曰誰主是議者君相默然而罷蓋約稟達于上院上院呈諸英相英相未經啟視遽進英王王復置之內寢翌日漫報之曰可迨覽及已隔數旬矣因循誤事以致莫可挽回識者于以卜英政之衰

英駐上海領事默赫斯以事召回謁君相畢令赴講院數陳中國近事以廣見聞茲摘譯其

有關時事者二則 一論中外之勢曰在昔通商往來互市止于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粵東之盟西商遂通于內地事涉危疑兩情相賤紛然雜處垂三十年利歸于西怨起于華永為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 一論華英之交曰風俗迥殊異言異服雖西士無相猜之意而華人有非類之嫌我國官商偶出或車或徒咸背指而連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鳴得意聞之者殊覺難堪蠢茲村愚取人以貌猶其末也曾見中國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趁輪船至堅迅也不聞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機巧而已館以重樓至華美也不聞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惡其人矣復憎其物安望其加惠遠人久托宇下乎寵之曰友邦稱之曰鄰國虛與委蛇特時未可耳其意以為勢似合而寔離交似親而寔疏云

英國舊臣保兒今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為駐華使臣茲刊舊時日記流布歐洲其略曰中國之治民也為道甚大制禮甚嚴統之以尊親聯之以恩義上下相維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國導民以利徒以機械相傾心思愈靈風俗愈薄紛紛然羣斥華人之愚而不知華人正有以識其陋矣

英新報有論時勢者曰各國之志皆苦于用兵惟防海備邊通商修好之是務雖近歲亦有破敵之功法有行成之恥而舊好克敦不為已甚和議既成兵事旋解此誠與民休息安養

無事之時也。鯨吞其志，蠶食其謀，所不可測者，俄人耳。何則，俄之地倍諸大國，而財僅埒于次國，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為己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覬覦既久，而不敢搆難于歐洲者，祇以德奥新盟，相為脣齒，倘擅搆兵端，勝負尚不可知，而況奥為之助乎。此俄之所以甘辭厚幣，結德國歡，而願為永好也。夫既不得志于西，必將逞之于東矣。印度物產富饒，商民輻輳，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于華邊，以圖進取。現擬沿中國邊界營造火輪車路，自滿洲而蒙古，而甘肅，輪路通，則印度危。無印度，是無英國也。我國必盟約歐洲，自西而牽制之，毋使滋蔓，則幾矣。

又曰：俄人擬造火輪車路，以達滿洲蒙古，現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員會議于境上。俄人詳察中國山川形勢，繪圖刊藏兵部，布人購之，與中國善本輿圖較，猶不若其縝密，而于邊省尤加詳焉。于陸路則形之曲直也，紆捷也，險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谿山之高深也；于水則勢之順逆也，向背也，濶狹淺深也，島嶼之縈迴，灘港之出入也。某水某山，靡不撰說繪圖，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覘俄人之志矣。

俄王諭外部函致駐華暨駐英使臣云：俄壤東界滿洲，西連印度，互市其間者半係俄人。近歲稍展其界，使通商耳，初無他意也。鄰不加察，疑懼日深，遂目俄為虎狼之國，誣我甚矣。有

將此意咸使聞之。

英議院于放院時議明年稅務云歷年各物所得之稅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鴉片烟土稅向得銀八百萬磅茲漸減至六百萬磅蓋以中國四川河南等處廣種罌粟其製漸精食之者亦漸廣恐數年之後將無稅可徵矣

布王革教人掌各郡書院之例從相臣畢士麻克之議也其略曰國勢之强弱係乎民心之邪正視乎學而學之從違向背則以蒙養為基先入為主自教人掌院之例興四方之民肄業于院者耳染目濡受其蠱惑所聞如是所見如是所行亦如是執迷不悟久假不歸知有教主而不知有君上誠人心風俗之大患也夫人之于身也無病則防之有病則藥之教人病國獨不思所以去之何明于治身而昧于治國與請即禁令專主改各郡書院統于禮曹云云布王復示禁通國各書院肄業諸生有陰習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毀羅馬城教會堂若干所蓋天主教中會徒不少每會分建總會堂一區凡會中之長皆居于此以教王在羅馬城便于朝見也意王欲斥教人而先毀其會堂洵可謂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諭其相臣曰意大利國盲國也王偽王也溯會堂起建之始已歷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來必于是辨論必于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廢之是聾耳瞽我也于私圖則便矣其如天下各國

何

西國婚姻無禮教之防凡男女相悅父母允之乃同往謁諸神甫男曰願爲若夫女曰願爲若婦神甫雙執其手曰無悔曰謹受教遂偕歸而室家焉現意王既還都羅馬蔚然中興教議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兩姓父母請于該管官教主惡奪其權而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爾蘭島伯而法斯城耶穌教人與天主教人忿爭各聚衆數千人短衣巷戰互皆殺傷耶穌教人分爲隊升屋者數百人飛瓦下擊天主教人遂縱火焚之烟焰燭天歷三晝夜火光中聞風聲鼓聲戰鬬聲號哭聲椽瓦爆烈聲車馳馬逐聲雞鳴犬吠聲嘈嘈然一時畢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馬步軍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彈壓馳告都省發兵鎮撫之

美國首領擬減稅以勸耕飭戶部查去年歲內賦稅正供計英銀錢三百八十三兆年終核對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餘五十兆暫徵以償民項茶稅每年例得銀錢二千萬元現盡免之並減各雜稅三千萬元賦稅既輕商民益富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即中國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輪車路七千五百英里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歐洲各國派員會議律法于倫敦各處紳耆亦與焉討會議者曰耳曼支派

如英德奥各國羅馬支派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國共派員三十七人有數人為刑司數人為議員數人為掌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內大治布奥皆遣使與之修好茲復上言曰郡縣長吏俸錢太薄是導貪也宜遞增之俄王遣其弟偕世爵大臣聘于土京其大臣卡里拍沙致國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之間昔惟法人是賴今敗于布勢難復振近聞俄布奥為伯靈之會修王業于歐洲倘邀三王之靈寵徼惠敝邑共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敝賦以從

俄德奥三主會次各稽本國軍籍合三國之兵數與歐洲各國相較則國之大小勢之强弱見矣俄國陸兵計一百三十六萬二千三十四人所屬亞西亞境可薩克兵不與此數馬計三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匹砲計二千零八十四尊奥斯馬加國陸兵計九十六萬三千零五十一人馬計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砲計一千四百二十二尊德意志國陸兵計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聽調者不與焉馬計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砲計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國陸兵計五十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馬計十一萬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砲計九百八十四尊意國陸兵計五十萬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馬計四十三萬四百七十二匹砲計七百二十尊英國陸兵計四十七萬零七百六十九人馬計四萬二千八百

五十六匹砲計三百三十六尊比國陸兵計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馬計一萬二千零三十四匹砲計一百二十尊荷國陸兵計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馬計八千五百匹砲計一百零八尊丹馬國陸兵計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馬計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砲計九十尊土國陸兵計五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八人馬計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砲計七百三十二尊西班牙陸兵計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馬計三萬零二百五十二匹砲計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謂中國近畿各口守禦甚嚴大沽口增築砲臺駕克虜伯大砲六尊並開垣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時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險設防聲援相應金湯之固洵足資拱衛矣

布報謂中國相臣大吏近時譯閱新報皆能深悉各國情形知法國新敗布國新合奧懼內變有分裂之虞俄患內虛惟農桑是務英國之志祇在通商且與中國最親他國亦願結中國懽云云

右所錄各條皆關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國以俄布為強大英則少懦矣故其計畫亦以保守疆圉為亟而俄布則頗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謀國深遠終為之備雖然當強鄰逼處之時豈特英人當備已哉有國家者固宜深長思也

應敏齋精于折獄

折獄之難也余前記三江營眼線證廣勇一案以爲眼線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誣陷廣勇者其故終不能明今年在蘇見應敏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獄亦大費苦心蓋廣勇解赴江甯之後署制軍何公入吳鎮軍之言必欲誅之承審官孫觀察蔣太守均悉其寃而爲線勇所恃終不能決方伯既將上海前後縣及江甯承審各官所得寃濫之意一一剖陳制軍始悟令方伯再訊訊之而事益明白獨無如營弁執之堅線勇又證之力方伯乃謂之曰若輩必不肯已我將此案之寔在情形一齊發露後再訊何如于是懼而輸服爰書乃定蓋方伯赴甯時先訪得砲船與賊戰敗時一船弁勇盡死其眼線之勇並非本船之人特營官思避處分而爲之冀獲數盜以自解吳鎮軍初不之知何制軍又安從知之方伯研訊眞情復得將一船兵勇害盡之寔供既兩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訪任遇有命盜案件恒懼其枉縱不悉心研鞫州縣頗苦其駁詰然獄少寃民矣余嘗記其二事一爲上海縣案先是蘇州婦因避難攜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賊退後女不歸蘇而另與一人爲夫婦即俗所謂姘頭也婦利其資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蘇不知也久之其人資罄女出傭于巨室以自給然歸來則相處如故又久之婦以乏資厭其人遂聲言蘇婿來索將挈女去席捲

所有登舟。舟尚未發。婦適以故上岸。其人尋至。爰攜女共逃。婦歸女失。覓之不得。乃欲詐巨室。謂其匿女。索擾久之。無所獲。忿而服鴉片以往。毒發。遂斃。縣讞謂婦死緣婿索女。故女因姦致母自盡。科以死罪。獄上。公細詢其情。閱全案無婿家一詞。疑之。乃密飭吳縣令提其婿到。則始終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婦自死于索詐矣。于是僅科女以姦罪完結。一為無錫盜案。屢承屢翻。而贓據鑿確。即發審局諸委員亦以為真盜也。公親提研訊。見事主則長而大。盜乃矮而小。究詰再四。事主但認贓為據。公因取贓衣反覆視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馬褂曰。此汝之服耶。對曰然。即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盜使服。則却稱其體。盜乃泣而呼曰。今日見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蓋無錫是年盜案層出。一無破獲。捕役懼比。因獲一人強之承。復囑事主强之認。冀逭其責耳。役經事主歷歷供出。公大笑。重責捕役。而取一長大之馬褂賜事主服去。曰。以後終當為爾得盜。毋代捕誣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審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為神哉。

紅樓夢之貽禍

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

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綿綴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牀乃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為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寗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練亭在官有賢聲與江寗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為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撰是書之果報焉

剖解屍骸驗病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縣任聞英國領事官某病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為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為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為戚者余閱南史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剖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為科例由外國觀之張氏母子豈非寃死哉

盜案被誣

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樾早歲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爲余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垣作令時因公赴省會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鞫之盜一見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陽縣之沈青天乎曰然則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摺差指匣爲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爲盜搶得摺匣當藏之家中即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爲被誣即白之太守請爲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真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摺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撲地死

償債豬

茂亭又言渠鄉富人精于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豬甚肥腯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爲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之毛色果

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忽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而請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撲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之歸。

雍正朝不識鴉片烟

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烟甚嚴。吸食者罪至繯首。蓋此物在國初。以能淫蕩人心。貽患不淺。蒙世宗飭部議覆定例。通行禁止。興販者枷杖。後發邊衛充軍。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開禁之後。販烟者乃稱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議叙。余任釐局提調時。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數年復申此議。丁雨生中丞不許。乃止。然已流毒海內。雖十室之邑。必有烟館。遊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無不痛心疾首也。近閱雍正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拏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擬以軍罪。而陳遠于巡撫過堂時。堅稱鴉片原係藥材。必需。並非做就之鴉片烟。當傳藥鋪戶認驗。供稱藥名鴉片。熬膏藥用的。又可製鴉片丸醫治痢疾。這是並未做成烟的鴉片等語。巡撫因謂鴉片為醫家需用之藥品。可療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蕩害人。為干犯例禁之物。李國治以陳遠家藏之鴉片為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列款題參云云。閱之不禁失笑。夫鴉片即鴉片烟。豈又須加入烟草乃成鴉片烟之事。足見當時吸食者極少。故尚不識鴉片為何物耳。

東洋參

日本國所產之東洋參。江浙諸省盛行之。醫家或以為勝于高麗者。因其肥大也。今閱其國人鹽谷世宏日光從軫錄所記云。會津七里村有參圃。享保中所創種。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參。乃求韓種以播焉。根荄果茂。仍徧種于北土諸侯。官參之利。遂溥天下等語。則直是高麗之種參耳。何足重哉。記之以破世惑。

于忠肅諫易儲疏

世之論古者。每以諸葛武侯不阻伐吳。于忠肅公不諫易儲為惜。余謂世遠年湮。簡編缺佚。庸知二公當日之不諫阻者。況陳志明載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經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肅本傳。亦不詳公諫易儲事。後世遂以為疑。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曾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寔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侍郎預修明紀。入皇史宬。徧檢三日而不得。曾作詩記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為未足憑。比邵二雲學士檢得通政使檔冊有于謙一本為易儲事。而公冤乃得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也。玆閱海寗吳槎客騫拜經樓詩話所載鄉前輩張侍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求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

事寔錄。擭睛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知者。獨惜阮泰元當時旣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中。至久而遺佚。爲可痛恨也。然公之事于此益明。故亟志之。

卷八終

庸閒齋筆記卷九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余于同治壬申曾著筆記八卷德清俞蔭甫太史勸令付梓兩年來索閱者甚夥因之時時有人以新事來相告語余亦藉此破岑寂而聽焉或過而忘之或過而存之皆付之無心而已今年長夏酷暑適垢微痾杜門不出者累月閒居無事秖以筆墨自娛追憶舊聞並參新得日或記數紙或數日記一紙投筆之餘隨手散棄不復再檢蓋不過以之消磨日月初非欲再續前書也秋冬之間忽見案頭有一新册閱之乃兒子德濬德嵩拾余所棄抄錄而成者讀之尚覺足資掌故因略加排檢又益以近事及偶記者補綴之復得四卷不更別為名目仍續于前記之後自茲以往倘天假之年異日或再有所撰述則如近時紀文達之筆記五種前時洪容齋之夷堅十集也亦無不可光緒紀元歲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閒老人識于梧桐鄉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時年六十有四

南滙三忠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暫寓武林外舅閩藍樵先生家時余銳意經世之學以所撰籌邊策屯田議等作呈教公頗嘆賞目為賈生之才謂以海運衛海疆及墾荒土以

資戰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後公督陝甘。果興屯政。惟今日以輪船運漕。則公不及見矣。公瀕行謂余曰。本朝有兩篇大文字。子曾見之乎。蓋指關中李天生檢討因篤之陳情表及南匯葉忠節侍郎映榴之殉難遺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讀之。較今伯之文更為肫摯。獨忠節疏適訪不能得。忠節為余六世祖姑丈。當忠節殉義時。我祖姑承遺命奉姑太夫人由竇而出。得免于難。歸家後上事邁姑。下撫弱子。仰承天眷。遂大葉氏之門。家乘外傳豔稱之。余于同治丁卯攝宰南滙。忠節裔孫東軒廣文來謁。以公遺稿相贈。始得見其疏。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洵為昭代第一篇文字。會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興舉廢墜。余因詳請以境內晉忠臣長合鄉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將軍鮑廉及忠節之墓。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從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節子孫至今蕃衍。袁鮑二公後裔無人。則重輯此天家一瓣香矣。

變頌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華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為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夫風雅既有變。則頌之有變。亦理也。況出于先儒之說乎。

舉人進士國子生之沿革

世重舉人進士。謂為科甲出身。不知唐時始有舉人進士之目。皆係未第者之通名。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稱前進士。明初。國子生有選授藩臬大官者。今則國子生極輕。蓋以入貲者得之耳。

測遠鏡

遠鏡至今日之歐洲而精極矣。用以測月。月中顯有凹凸之形。測日則見太陽邊體齟齬如鋸齒。日面有浮游黑點。大小多寡不一。測金星則見有消長。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見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遠鏡。亦不能知也。

紇字也不識

世俗譏人曰。汝瞎字也不識。此紇字之誤也。魯臧孫紇及孔子之父叔梁紇。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為核。唐蕭穎士輕薄同人。誤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紇字也不識。流俗傳訛。遂以瞎字當之。仍呼紇為核。兩失之矣。

讀書句讀之舛誤

宋穆脩負才使氣。中年偃蹇。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印數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

繙閱，脩就手奪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失句讀者，當以全部奉贈。遂終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儒生不應拚陋至此，不如我輩幼時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至終身沿訛者，當必尚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偶閱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左傳句讀二條，詢之今世讀者，大率錯誤，因備記之，俾知不特學問無窮盡，即句讀亦未易明也。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詩文借對

今時詩文喜用借對，以寓巧思，蓋古人三十四格內之假對也。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赤對朱，以子對耶，狼狽獸名，流離鳥名，此假對之工者，今尚學之。若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蓋取楊與羊同音。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白髮不愁身外事，六公且聽醉中詞，以丹對六，蓋取六與綠同音。蒼錄對諸姬，以諸為朱；皇眷對紫宸，以皇為黃之類。古人傳以為工，今則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詩文二十四名

詩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樂府古題序，所謂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

怨歎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是也

字之別解

解字當以說文為正如董仲舒解仁義二字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此確論也原甫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則非造文之意矣許氏說歸字從堆從止從帚而以從堆為聲林氏則云從追于聲為近似長于許至哭字許則以從吅從獄省文林乃云象犬嘷不亦謬哉

作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処以與為与凡章奏及程文則不敢用其寔皆說文本字也說文于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避本字不用何哉

避諱改名

秦始皇諱政改正月為端月漢宣帝諱詢改荀卿為孫卿明帝諱莊改莊光為嚴光司馬景王諱昭改昭君為明妃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秋為陽秋唐景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太宗諱世民改民部為戶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古人用典之杜撰

古人用書不必沾沾字面如班固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晉世祖誄則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元四廂樂歌則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彼時無人指摘今則以為杜撰不通矣

干支日月風雲星雷皆有雌雄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曰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孝經雌雄圖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之書也是干支日月風雲星雷皆具有雌雄而今之言陰陽占候者皆無雄雌二字詢以雄雌之理亦復不知蓋久失其傳矣

官文書數目字

今官文書凡數目字文單者取字畫茂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是也然詩序鳲鳩刺不壹也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肆則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無今更共陸陸七則墨子周公夕見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經剛山多柒木變漆為柒是七之為柒亦有所因惟捌玖

拾三字並無出處爲借用耳

鵝與鴈本一種

親迎之禮近代久不行矣惟嘉興尚遵古禮其奠鴈也以鵝代之有杭客見而誚之曰此眞鵝耳豈禮也哉余解之曰今人呼鵝爲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鵝而于鴈之最大者則稱曰天鵝是鵝與鴈本一種也客以余爲强辨不服余因取唐書所載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速也鵝猶鴈也遂鑄金爲鵝以獻云云示之客乃語絀而退

月忌

月忌爲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術家謂爲廉貞獨火故以爲忌其說不經寔乃洛書九宮數耳宮數起于一初一一宮初二二宮初三三宮初四四宮初五則入中宮中宮爲星位之極至尊之地在臣民當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宮初七七宮初八八宮初九九宮而宮數盡至初十復至一宮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也再正五九不上官之說亦以月數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閱卷宜愼

昔在金華張太守處閱書院卷題為宗廟之禮一節有用樹靈鼉之鼓者同事者笑謂抄懷挾誤寫鼉字余謂鼉本音駝皮可冒鼓字本不誤今俗本李斯上秦王書刻作靈鼉者乃真誤也又有一卷用酒清人渴肉甘人飢閱者嫌其語似滑稽抹之既乃悟為禮記是知閱卷不可輕于勒帛也

青紫不指服色言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為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曰經術茍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自顏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漢卿大夫蓋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當指綬不當指服

破窰記亦有所本

宋呂文穆公蒙正之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困甚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居其間九年乃出而應試遂中狀元又十二年為宰相其後子孫即石龕以作公祠名曰肆業富丞相弼為之作記今人演劇為破窰記者蓋本此也

傳名之有幸有不幸

古人建功立名其傳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蘇武于什門均以抗節著而人但稱蘇武王瑩李冰共疏二江厥功相並冰廟食千秋威靈赫濯瑩之勞則並無人知之者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牙作亂負桓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稱之遂流傳到今史兒之名僅一見于淮南子而已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資稟之異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集求訴百端遠近資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楙疑之謂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所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謬謂史言之過殊不知資稟之異世所恆有特顯晦有時無人為表白之遂湮沒不彰耳家康齋弟其晉言伊本生祖寶摩公嘉慶年間自山陰教諭引疾歸里有山陰老友笠舫王君衍梅挐舟相訪公治具款之延同里朱玆泉先生兆熊作陪三國名士朱亦才士也譚次公以一圖囑王題百韻詩時琴齋兄其泰尚幼命之來背經書十餘本笠翁心維手寫耳聽背書口談經史遇兄所背或有訛處立即指摘歷歷

不爽可謂五官並用矣。席間二公各競所能。王舉斯科鄉試同門錄閱一過。自解元至榜末其人之年貌籍貫三代履歷背誦如流。朱以本年歷本繙一周。自元旦至除夕行下干支星建吉凶神煞亦默誦無一字訛。因互相折服焉。然王雖舉進士。乃以知縣用。復因微罪罷官落拓以死。朱則僅中副貢。官止龍泉教諭。有茲泉文藁行世。暮中邦畿千里二句題文。他省抄襲者丙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拭之。乃中嘉慶戊辰解元。道光壬午進士云。

仁山先生為茲翁長子。亦稟異質。生彌月後喃喃能誦堂中對聯。四歲就學。學師授以學庸甫讀即能背誦。登進士。授山東東阿縣知縣。以不長吏治。改京秩。官禮曹二十年。殫心文學。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門執經問業。門下士幾半天下。而先生虛懷樂善。愛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己亥科試列一等一名。卷歸禮部磨勘。先生見余文而賞之。會琴齋兄以會試入都。先生以余名詢。誦其文如素習。琴齋甚驚。不知先生任東阿時。縣試文三百餘首。老年猶能記憶。其過目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夢數吏報升天曹官。醒即處分後事。尅日而沒。噫。以笠翁之五官並用。及二朱先生之過目不忘觀之。則劉穆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見何其小哉。

關侯岳侯之封謚

關侯蜀始謚壯繆，宋謚義勇，我朝高宗皇帝特謚為忠義，並敕于史書均改正焉。道光年間又加仁勇二字。至封號則明已加封三界伏魔大帝。岳侯南宋始謚忠愍，繼更武穆，中改忠武，又改忠文，元加保義二字，明萬歷亦加封三界靖魔大帝，與關侯並焉。

鑒別書畫無真識

世之稱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真識也。其識之精者，不過能辨妍媸耳。近年重錢唐戴文節公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世姪錢伯聲太守承其家蘀石宗伯畫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覺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伯聲時告余以為笑。前年消夏無事，以文節名作冊頁十二幅，裝潢交陳仙海司馬，戲索廿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文節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極為賞鑒，即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寔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伯聲得重值焉。伯聲之畫為張子青尚書賞識，余偶舉是事告之。尚書言咸豐年間偕祁春圃相國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秘，見一巨然畫手卷，歷代名人題跋無不精絕，驚歎希有。比出，相國告以此卷前曾兩見之，于今而三，究之孰真孰贋，卻

未能辨別也。則收藏一事。豈易言哉。

左宗棠奏停武職捐例

自事例之開。文武皆有捐納。同治五年。左爵相總督閩浙時。奏請永遠停止武職捐例。大略謂武營捐班太多。流品混雜。勢豪蒙名右職。藉為護符。另弁巧躐升階。專為牟利。一旦夤緣得缺。竟敢肆惡。不為從前報捐之多。實為軍政之蠹。至捐例原為籌餉起見。武職官階捐納例銀。本屬無多。實亦得不償失云云。旋奉俞旨。飭部永遠停止。迄今十餘年來。武官無復捐班。營伍較前肅清。實爵相一奏之力。然自軍興到今。以戰功得官者。尚不勝其擁擠。雖曾文正公奏請以大銜借補小缺。（如提督補參遊總兵補都守之類）有功之人。猶未能盡登仕版。門生周廣才以花翎參將考補千總。忻喜不置。數年來究未得缺。則以員數猥多。大府亦實無疏通之善策也。

鑒別書畫真偽之不易

國初宋牧仲尚書自謂精于鑒別。凡法書名畫。只須遠望。便能辨為某人所作。自記于筠廊偶筆中。人頗奇之。余謂宋公閱書畫多。能辨識其氣韻耳。至其本之是否臨摹。恐亦未必即能審定也。昔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夫以東坡

當時且不能辨少游之書為己書則千百年後人乃能辨東坡之眞贋以爲必無一誤豈理也哉家匏廬宗伯書得香光神髓自少至老日有書課臨摹至千萬本人往往取公書裁去某人臨數字即以贋香光書售得善價收藏家多不能辨聖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輒爲沈吟曰其陳邦彥書耶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眞跡數十軸召公詢曰內中孰爲汝所書者公審視良久叩首謝亦竟不能自辨也

文宗賜林文忠輓聯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鎭海軍營比遣戍新疆居恆常誦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語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義之忱可想見矣後公以雲貴總督引疾家居咸豐初元奉詔起討粵西賊海內欣望而公卒于途中文宗震悼御製輓聯以賜云答君恩清愼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讀之皆代爲感泣也

春秋五傳

韓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爲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何時亡佚倘至今尚存則

古事可與三傳互證豈不快哉

高僧入輪迴

冷齋夜話記蘇子由在齊安時夢與僧雲庵及聰禪師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夢皆同頗以為異良久東坡書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而坡至因各繹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陜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陜右人而眇一目暮年遊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恰四十有九其為五戒後身無疑故坡恆自稱戒和尚是輪迴之說非釋氏之謷言矣桐鄉嚴芝生太史辰生于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數夕母王夫人夢遊冥間至一石坊下旁有二女僕扶持之旋來一僧年不甚高就與語語覼縷不可殫述既覺猶能舉其大略至生之夕則又夢見轉輪中出青烟數十道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夢之僧竟來相就驚而寤則太史生矣諦視之面目宛如夢中所見也太史幼穎悟弱冠即登賢書至咸豐己未捷南宮以朝元入詞林散館後不復赴補歸主桐溪講席者已十載矣性樂為善遇善舉必創行之奔走勤勞不以為苦余嘗戲目為行脚僧今年出金粟後身圖囑余題之乃得悉其概太史有自題六絕茲並錄之磬人一第廿年功直與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釋為人說夢

畫圖中。披緇應悔負君親。未了緣當補後身。四十平頭須努力。談何容易再來人。浮圖自昔有詩豪。愧我耽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每于名利淡相遭。足跡半生半九州。想因行脚債須酬。不知卓錫曾何處。可許東坡到舊遊。潘家緣夢久流傳。私喜祥徵亦有緣。潘文恭公思補齋筆記載乾隆壬子江南闈中主司夢人送香櫞四枚是科果得兩狀元一會狀適符其數文恭即其一也余生時王夫人亦夢人送香櫞一枚兩端不相符想為闍黎功行淺。不教鰲頂作天仙。沈迷仕宦與妻孥。慧業三生記得無。何日塵緣能擺脫。依然覓我舊衣珠。太史之妹婿歸安沈仲復康訪。自言前生為瞿氏子。出家于永年寺。清修數十年。其聽經之鶴。業已證果。而已以一念不堅。遂再入塵世。其事亦奇。惟玻公及康訪皆知前生僧之名姓。而太史獨未印證。此亦是一缺典。然輪迴之說確有據矣。

乩語之靈驗

道光戊子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閑遊西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因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仙答以讖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固不之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衆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靈。乩復書曰。到期自知。衆追而告余。余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屢躓秋闈。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矣。時在甯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甫經

收復並不開科余偶憶乩語輒笑其誕至冬閒左季高爵相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余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次年乙丑余在江蘇需次聞浙江補行鄉試余忽憶乩言乃請于中丞回籍應試比到浙江則格于例不能入闈廢然而返復笑乩言之誕至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見劉崧巖中丞在坐有言乩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仙頗可信矣子非于甲子年薦舉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憶乩語誠巧或真有仙降耶

長壽術

金陵陳伯敏太守魯言京師秋航和尚工圍棋稱國手飲酒食肉無異平人同治甲子年一百二十歲始圓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與之同行來浙至次年正月偏辭同人云將西歸並促諸相知為渠餞行諸人乃于十四日設席餞之酣呼暢飲無異平時兼與某公對局局終云此會難再即此局棋猶是絕著猶手畫所下棋譜徜徉而去元宵早起忽報秋航已逝太守往視則見瞑目趺坐雙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釋子或疑其有坐功服氣之術康齋弟壬申冬過紹城俞寶山老醫云頃有天台老友相訪年已一百十七歲渠之所以得此大壽者久服白朮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鮮白朮四十斤切

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內煮乾晒之久蒸久晒。約得八斤。日嚼數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至六十餘年。其子八十餘歲亦服之甚健考神農本草經。有朮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之語洵不誣也。

恆太守遇鬼

少敏堂兄元義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籍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晚年遊處州為滿洲恆太守記室賓主極相得太守守處州十八年少敏從之逾十載咸豐四年夏少敏患瘧甫止閑步于庭忽見一青衣踰垣入至後院疑為竊也促步逼之詰為誰其人曰我公差也曰爾即公差亦無踰垣入室之理則出票示之銜為陰府己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懇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為縱舍無己君其速出處州境容可免言訖遂不見記其票內共五十餘人第一名即處州鎮總兵文公第三名恆公之門丁某第五名恆公之錢穀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歸時己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傳報總兵文公病歿少敏驚遂促駕去行二日至縉雲又得某門丁猝死之信益懼連夜遄行至金華託余覓舟告以故余謂其病後譫語耳少敏竟匆匆歸越數日得處

州來信則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為之駭然然少敏歸後病良已年終亦無恙次年夏恆太守至省見之强拉以行謂事已逾年當可無患乃少敏到處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時曾見前鬼與否無人談及矣然越境乃免豈鬼神之靈只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恆太守名奎字聚之為人忠厚方正守處州十八年不調咸豐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鄭太守代之視事十八日粵賊竄陷處城恆已歸鄭罹重典其遇亦奇

神仙中人

無錫華秋槎先生前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姑丈也嘉慶年間任福建浦下場鹽大使與先大夫同官相識嗣文靖觀察閩疆華以迴避棄官歸自是不相聞問者二十餘年道光中葉先大夫閒居嘉興華忽雪夜相訪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壯兩目炯炯有光相與話舊甚歡詢其如何保嗇而致此華言自歸里後即講導引之術終日靜坐不以外事嬰心年來頗有所得夢寐間時有異人相接寤則不能見也數日前夢人告曰子欲求仙嘉興之陳壽人乃真神仙也因買棹來此尋訪則果有其人思投以名刺則不恭稱弟子則駭俗故特晚生帖謁之乃拒而不肯見固請固拒遂略窺其所居之園古木壽藤亭臺水石覺有五雲縹緲氣象真是仙境自歎緣薄訪仙不遇頗深悵悵先大夫笑曰陳壽人我素識之飲酒食

肉猶夫人耳。華曰：不然，真人不露相。遂別去。越日，先大夫見壽人，語以華君所說，彼此鼓掌大笑。後咸豐紀元，粵匪亂作，壽人歿久矣。先大夫一日歎曰：陳壽人真神仙也。座客問故，先大夫曰：古語有人專精事天神，積久不倦，神感其意，現形而問所欲。其人謂不求富貴，但願一生無是無非，衣食粗足，居住山水間，妻賢子孝，優游卒歲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福，非凡人所能企及。爾欲求富貴，則可耳。壽人席先世遺業，擁資巨萬，樂善好施，與人無競，所居則宋岳珂之金陀別墅，為嘉禾第一名園，日飲醇酒，以法書名畫消遣，子孫皆讀書入泮，一家雍睦，生平無一拂意事，當此烽煙告警，則業已化去，謂非神仙而何？座客皆太息以為然。嗣二十餘年，同治壬申，余自蘇州歸，過嘉興，見德清戚曼亭先生，問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戲應曰：此行祇見一仙人。戚愕然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蓋戚亦當年座上客也。戚曰：是固然矣，今子所遇為誰？余曰：南皮張子青尚書，少年以狀元及第，歷中外，官至一品，勛業文章，政事彪炳一時，年逾六十，夫婦齊眉，兒孫繞膝，門生故吏徧天下，最難得者，上有九旬之壽母，此時以養親居于吳之拙政園，極聲色園亭之奉，以承歡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陳壽人所能幾也。謂非當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撫手笑曰：然。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功令獲鄰境應斬梟盜犯三人者即予升擢閩粵二省海盜頗多地方官緣是得超遷者指不勝屈然以殺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獲盜三人遂擢江西樂平令期年而病見一盜在牀前索命二盜窺戶而笑禳禱無效未幾遂卒蓋笑者真盜故不敢入門而索命者則寃鬼也後先大夫宰福建光澤縣亦獲鄰境夥盜數人友人或勸鍛鍊以邀功者先大夫舉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論以為從律均免其死嘗訓余弟兄曰此數人若果係盜首吾亦不願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蘇州與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談及是事竹亭言其攝江都縣時獲金匱盜犯三名案定後上官將照例予以奏獎竹亭推其功以給同城前獲處分之縣尉及汛弁為之開復頂戴而已不邀賞其用意與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幾人哉

南匯李高士

南匯衛城本上海地雍正間析上海華亭二縣地置縣以本有南匯衛故遂名曰南匯縣自明以前之人物昔為華亭上海者皆就其所處所生之地歸之南匯焉李宸山高士在明為上海人而居于南匯衛城中故南匯縣志以為南匯人高士生于明崇禎十年桂王時曾官于桂林及桂王事敗走歸託跡黃冠以醫藥自給後寓居平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檢討為

志其墓所著有南吳舊話錄放鷴亭詩古文集均為竹垞收存今曝書亭藏書散佚則高士之著作不知流落何所是否尚存于世不可知矣惟縣志載其放鷴亭詩二首為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匯城中者曰漾波小築其南為放鷴亭屋今已夷為田畝惟亭則尚有遺址余宰南匯時訪之不獲謝事越六年秀水金君茗人亦攝宰事其叔蓮生學博鴻佺徵文考獻求得其地但見衰柳啼鴉荻蘆飛雪亭址僅存于野水橫潦之中流連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際亟思興復未及措手而茗人又調吳江去光緒紀元余遇蓮生于吳江蓮生手高士墓志並所作放鷴亭懷李辰山先生長歌一首相示囑余函致南匯士人早為修築以存古跡嗣得覆書則謂邑小民貧一時不能集事不禁為之慨然特將蓮生之長歌錄之庶他日有好事者為之興舉焉未可知也高士諱彥貞字我生後更延昰改字辰山。

坤甯宮中驚戰鼓銜香金鶴沒敗埼（宣德年鑄香金鶴以定時刻見宣德鼎彝銘）危亭日落叫鵂鶹尚古官家乾淨土李郎嬌嬌人中龍隻手直欲擎蒼穹請纓年少苦無路恨煞冠佩假伶工福藩庸懦天奪魄半壁東南輕一擲靜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繼起真雄特荷戈萬里邁終童獻策驚倒瞿文忠飛書走檄愈頭風印懸肘後磨青銅是時諸臣同戮力天塹長江重開闢毀家紓難脫釵環況有英雄出巾幗（桂林戰守三月援兵索餉而譁瞿文忠夫人邵氏捐簪珥助之）朱絲掛頸悲皇烈可惜不繫西平王

蠻邦手縛真龍種。猶是人阨非天亡。歸來高隱茅亭宿。閑放白鷴飛行樂。感憤時彈皐羽琴。憂來惟向西臺哭。我朝碩學重鴻詞。遺老聯翩趨丹墀。雄飛不羨沖霄鶴。雌伏甘為斷尾鷄。明知仙佛皆如夢。被體黃紾示無用。香積廚充義士饑。何曾迷入桃源洞。家亡國破賸閒身。埋骨東湖塔尚存。藏書奚必傳嬌女。遺藁還同付故人。我來弔、古尋陳迹。荒亭盡把堆瓦礫。長隄衰柳鳥呼風。愁煞蘆花頭雪白。君不見投荒窮老沈太僕。吟魂飛墮澎湖曲。(鄭沈太僕光文以遺民終老臺灣)又不見遺民尚有葉與熊。(兵部侍郎葉廷秀與吏科都給事中熊開元均為僧以終)棄家削髮空王宮。銷聲匿影將毋同。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泠水為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為第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鑾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儲于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錙銖。古人淄澠之辨。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諧語

常州丁少香太守喜詼諧出語成趣官金華府經歷時會當府試武童衆官皆集德清楊幹村學博宿儒也言坊行表人皆敬之丁適小遺于中庭楊謂之曰須避三光丁忽問曰天上視吾輩人有如何大楊笑曰不過猶人之視螞蟻耳丁曰然則君曾見螞蟻小遺乎衆爲哄堂楊乃默然丁後舉以告余余謂昔人登泰山詩有俯視齊州九點煙之句夫九州只九點煙又安能見人第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當無時無刻不將以敬耳丁亦默然

青蛙神

青蛙神杭俗稱之為青蛙將軍或云金華將軍蛙不恆見見則視其色以占吉凶余於道光戊子在杭讀書三年習聞其說未之見也甲辰夏銓授金華縣訓導到杭領憑寓金剛寺巷金宅書館內是日杭人迎元帥會街衢充塞夜猶演劇未已余不往觀而與主人奕棋將三鼓矣忽僕人坌息至謂余臥室內青蛙將軍在焉于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觀余諦視之只一青蛙踞于案頭余曰蛙耳衆曰不然身有金點足分五爪此將軍也遂具香燭供以燒酒衆羅拜于下蛙略不為動久之躍至杯畔以兩爪據杯沿若呼吸狀又久之身色漸變為淡紅腹下則爍若金色衆皆曰將軍換袍矣乃舍杯緣案後所懸畫幅而上直至頂格踞坐

良久時已將四鼓余倦甚假寐金氏乃以盤托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錦袱男婦持香提燈送至巷口金剛禪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袱啟盒視之則已渺矣此事為余所目擊蛙亦靈異矣哉

解元勦襲陳文 二則

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為既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為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足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寔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于落卷內隨手繙得一卷即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特以示外舅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孫守節三十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

新昌俞君煥模貢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窘于資因憶及往年曾爲某村息訟事姑往干謁至則村人歡迎爭爲設餞贈以二十餘金且作投轄之留俞無事閒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棺已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爲掩葬焉親視畚鍤至暮而歸歸途于小肆中見抄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槖裝既罄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入試闈題爲季康子問仲由一章適抄本內所有因稍加改削錄入竟得解元最奇者文係如題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而不知即是掩葬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斯之迅速者先琴齋兄是科中式第三與俞同年俞告之甚詳

鴨兒優貢

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閱至仁和姚楨卷忽假寐見羣鴨飛鳴座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鬨傳爲鴨兒優貢云戒殺始秦近于佛教然未始非君子愛惜物命之仁心即此一端姚君已食其報至癸酉又舉孝廉少年英俊前程正未可量也

巡檢作惡之報

憶三十年前與秀水汪鐵宋明府和梅同坐鈎里草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無一人鄰里殮之鐵宋愴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天道因言其父故名諸生累試不第遂去爲小官江蘇巡檢年已暮矣亟亟爲子孫計無惡不作無作不惡見銀錢即作麒麟笑雖逆天理悖人倫勿顧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大懼倩人關說許餽米十石免責某允之既又謂其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爲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喜如命次日坐堂皇鞫訊觀者如堵牆先呼厥父上略訊數語即傳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將被杖已早伺于門矣呼未已子即趨而進某罵曰若不知父之呈爾忤逆而敢來耶子對曰父年老獨行恐其傾跌追隨而扶之來耳某遂霽顏曰始我以爾爲逆子乃今而知爾爲孝子也然爾父控爾不孝也曷故子因訴家貧父索奉養奢力不能盡供云云父在旁怒斥其妄某不之聽婉謂其子曰我已知爾父之悖矣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爾第盡爾子職爾父自能回心以瞽瞍之惡舜盡孝乃能感格之況爾父之惡尚不至如瞽瞍乎爾既扶之來可仍扶之去因顧諭厥父曰爾有如此孝子乃控以忤逆可謂老悖矣此後當體恤爾子毋再蹈故轍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者也即諭傳點退堂父怒極無可言將下階子來扶父揮之以肱口喃喃言世上顧有如此糊塗官觀者皆笑某忽拍案大怒曰我好勸諭爾爾乃敢罵父母官乎叱隸捉回笞二十遂出

而白粲二十石。積乃倉矣。其他行事類如此。未數年。以惡疾死。死後妻媳相繼歿。所積貲蕩盡。今其子又死。遂致滅門。可不令人警懼哉。先大夫嘗言福建同寅某公嚴于催科。每比卯輒流血滿地。鄉民欠課者杖之盈千累百。哀號之聲。有若鬼嘷。故輸課輒報最。而囊槖亦充裕焉。然身歿之後。亦遂絕嗣。貪與酷之報昭昭不爽也。

願為良臣毋為忠臣

願為良臣毋為忠臣。此古人對君之言。然寔確論也。先大父嘗為余輩言我家自本朝開國以來百八十年。家門鼎盛。躋八座入臺閣者。指不勝屈。然賞戴花翎者僅二人。祀昭忠者止一人。足見世值昇平。軍務不作。天下乂安之故。此國之福。亦家之福也。乃不三十年。粵逆搆亂。江浙騷動。咸豐庚申。余以軍功得保花翎。人皆稱賀。先大夫愀然曰。爾記乃祖昔日之言乎。此非國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未幾江浙淪陷。余家流離轉徙。疾病死亡。幾無完卵。乃得花翎之賜者。續有四人。入昭忠祠者。竟有五人。雖生榮死哀。仰邀恩寵。而家門凋謝。一時難復舊觀。今雖幸際中興。得安生處。然痛定思痛。回思我祖我父之言。能不慨然。

文宗之愛民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文宗皇帝赫

然託答曰憋不得揚州無并傷吾百姓也聖祖愛民之深真與天地同廣大矣不十年而奏廓清之功有以哉

和珅查抄單

嘉慶三年先大夫在京邸見相國和珅家查抄嘗告余等以為私家之富較前明嚴氏天水冰山錄有過之無不及也近于陸定圃寓還瑣記內見其籍沒單一紙可謂洋洋大觀矣用特錄其金銀之數以作貪夫之鑒焉

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當舖七處本銀八十萬兩赤金四萬八千兩元寶銀五萬五千六百个鏡稞銀五千三百八十萬个蘇稞銀三百十五萬个番銀五萬八千圓制錢一百五十萬串

團練害民

咸豐中以粤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璐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總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華府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

敗散前則諸葛一村拔貢令優貢壽蕃為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為賊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于是施家瀨等處藉盤查奸細為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為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壯愍中丞委員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數十人連檣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偽也驗以印文亦曰偽也幾至無理可諭余初以為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即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偽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杖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擄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己先避去得免于難否然蘭谿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于為暴此亦何異于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為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為非蓋爵相爾時過蘭溪寓居副憲壬森家習聞其事也

卷九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張玉良

張壁田軍門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于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幾於攀轅卧轍。時余從署布政使麟壯介公到省，目覩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於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愍公招集潰散，悉軍實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户。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墮，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於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斂戢，時有騷擾，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為通賊，巡撫亦不加以禮遇，任其飄搖江渚，庚癸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崇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陷，巡撫檄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溪之大洋鎮扼守，蒐卒簡陣，力圖攻取。時余奉

檄往松百川太守辦理軍米糧臺因時與軍門相見談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為恨余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即心膽墮地非獎勸所能振作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于彼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杭人謂我通賊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報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州克而守之旋又為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志氣益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表異時余避富陽居曾棹小舟往見之以高敖曹旗蓋為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杭城必失我軍必潰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出隊即麾衆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越數日果為賊礮攢擊折其左股舁至營以軍事屬總兵況文榜而瞑況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況間行至上海投李爵相軍爵相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其義憤之氣雖死猶生謚曰忠壯宜哉同時將帥援浙有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異時江李著績他省周則戰死甯國

不知姓名之忠義士

自咸豐軍興以來，忠義之士奮身殉難，不可勝計。其被表揚廕子孫者固不少，然湮沒無聞并姓氏不傳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嘗言：從曾文正公攻安慶時，江邊有一賊壘，諸軍環攻之。一營官戰甚力，所部死傷甚衆。鼎丞念其勤，當諸軍暫退暮食時，親詣其營視之。此營官方歸就食，金瘡遍體，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壘誓不生還云云。比暮壘拔，又往視之，則其人已陣亡，殘卒亦幾盡矣。至今言之，猶爲慨然。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記憶也。咸豐辛酉四月十九日，粵賊自湯溪撲金華。時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駐於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橋。余登城覘賊，見一勇方據地蓐食，一勇荷戈至，謂之曰：賊勢甚盛，我與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擲其碗起曰：吃伊口糧，此時可言走乎？若與我往殺賊耳。即持一鎗疾馳而去。余竊歎曰：若兵勇盡如此，賊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橋力拒，自卯至巳，賊竟不能過。而張軍門玉良率援軍由蘭溪至矣。方欣慰間，軍門一戰而北，賊遂長驅入城，金華立時失守。此人計必死矣，然其姓名並不能知也。此爲余所目擊者。乃談者謂賊以六騎至而金華即失，此五百人三時力戰之勤，一人奮身之勇，均抹煞不傳，哀哉。

金烈女

江蘇清河縣北四十里有鎮名徐家溜為海沭往來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婦女伴宿行人名曰趕店即北方荏平腰跕等處之惡習也金烈女者乳名扣子農民金本玉之妹雖農家而姿質秀粹幽閑貞靜有大家女軌範幼時即許字明尚忠嗣子鳳歧為妻過門童養明尚忠係咸豐年間大盜陳三虎漏網之餘黨也同治十年鳳歧年已十五歲尚忠貧無賴欲令烈女趕店女不可尚忠疑鳳歧主之日夜凌虐鳳歧不堪遂亡命不歸鄉里則傳為尚忠活埋致死矣女亦心疑因歸甯不復返十二年六月尚忠夫婦至女家勢洶洶索女飾言鳳歧已有信且歸歸後當即為成婚女兄畏其横聽攜之去乃抵家日即促令趕店始以甘言繼以惡語終鞭笞女拒之益堅尚忠等無如之何于是日夕磨難冀其或有轉志然女至是已無生意矣荏苒至十一月有過客見女豔其色啖以重金尚忠喜又逼女女不肯並之撻之女則以死自誓尚忠怒于是與其妻謀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失身也若强污之彼見節已毀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則以油捻紙灼其手臂繼及胸腹灼至黃油滴瀝女絕無乞哀順從意夫婦咸怒決計殺之以滅口遂褫剝衣裩以繩三匝縛于木欖更益火灼其頭面至足膏黃焦黑血肉模糊女終嚙齒不出一聲而死尚忠益怒復以刀斫其頭面數處並割其二乳以洩忿鄉里見者皆為髮指事聞到官尚忠夫婦顧役供謂女有外遇尚忠妻疑尚

忠亦有染故尚忠憤而致死而女兄懦不能白官亦不察遂據詞以獄上廉訪應公閱其牘疑之密訪研鞫乃得寔情敬其貞烈哀其慘毒遂抵尚忠夫婦于死而詳請中丞專摺具奏請旌表並在徐家溜地方建坊立祠以快人心而伸正氣蓋向來請旌之件多歸題本此案為表揚奇烈起見故不拘常格也嗟呼金扣子以農家女目未睹詩書身未嫻姆教且生長于盜賊之家而能堅持大節萬死不移此真天地間氣所鍾廉訪極力為之彰癉豈徒為維持風化之盛已哉

蔣孝子

富陽蔣孝子元順余壻濟霖之曾祖也四歲喪父家貧偕其兄樵采以養母兄夭母哭之瞽終其身得風癉疾孝子負以卧起食飲匕匙便旋揄廁躬進奉之勿稍懈妻朱亦賢食姑恆飽已則糠覈而已朱先姑歿元順躬兼婦職母不覺婦之亡也母患頭眩祈神籤須野豬腦鮮荷葉時隆冬二物不可得則求之餘杭越嶺冒風雪顛踣幾殞迄無有傍皇呼天繼之以泣忽獵者携一物至視之野豬首也長跽告之故獵者憐而以腦與之歸途見溪中浮一葉睇之乃鮮荷益大喜持以進母眩頓差有稱其孝者歎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有三子七孫以上壽終咸豐五年得旌表並建孝子祠十一年粵

賊陷富陽所過焚殺獨于孝子祠焫香而去嗟乎孝廉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盜賊如此乎人子之于父母其可忽乎哉

富貴中之苦境

旁觀者審當局者迷古語也富貴利達之地當局者第驚於進取而不知已蹈危機紛華靡麗之場當局者第樂其宴安而不悟早墮惡趣在旁觀者即非明眼人亦能料其敗也獨有富貴紛華中之苦境則祇當局者自喻之旁觀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匱孫文靖公以閩浙總督來嘉興閱兵千夫擁護萬衆觀瞻聲勢赫奕一時先大夫謁于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諸生攜一僕歸家扁舟泊此今雖風景如昔而意興轉覺不如昔時先大夫對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憂勞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間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觀總督如何榮耀而不知總督心中之苦惱此一件事令我措置萬分為難矣然所為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為盜在澱山湖中拒捕殺礮船哨官都司一人礮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驗盜已遠颺屍骸狼籍撫可如何姑令收殮再行緝究歸時在輿中籌畫此案中心懊悶欲死然呵殿騶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嫗避于道傍指余嘖嘖相謂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聞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縣而彼乃羨慕謂前世修來者

何見解之相左耶。忽憶孫文靖公事。不禁為之失笑。則旁觀者審一言。猶為未的也。

澱山湖洋人劫案

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屬國之流氓(即中國所謂光棍者)在上海糾合英國人二。買一蘆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為服役。雇寶山人二為行舟。至黃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將至澱山湖。舟行遲。復于田間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適遇一地保錢糧船。劫之。乃船中僅有錢二十餘千耳。地保跳而免。適見橋畔有巡緝礮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椗追賊。顧勇數不足。有鄉人三。踴躍從之。賊望見追至。揚帆逃。礮船追十餘里。至崑山縣之千墩鎮。日已落矣。不能及。爰發礮擊之。一擊不中。再發幾及之。賊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頭。以手相招。若將還物也者。礮船遂駛近。不為備。相距咫尺。洋人突發手槍。哨官傷墜水死。左右二勇斃于舟中。餘勇方持械欲鬬。槍再發。又殪內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過船。將已傷及未傷者盡殺之。悉擄舟所有。推銅礮於水而去。次日逃勇歸報信。余即詣勘。礮船已為水營收回。哨官及勇屍亦俱收訖。惟同往之鄉民三屍在。親屬號哭慘戚。余亦掩涕不忍視。乃捐廉俾其成殮。而懸賞五百金以捕賊。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寶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來人。則因見賊殺人。當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詰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線。擒獲洋人二。其一

逃往廣東署上海道杜公文瀾又懸賞三百金捕之未幾亦蹤獲于廣東之香港余赴上海會審情真事確中國人俱畫招而洋人狡賴不肯承爰羈于英國之領事衙門蓋外國人不受中國羈禁也彼時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領事故濡滯之總督馬端敏公咨催廣督文内有札飭該洋官字樣香港領事乃謂中外不相統屬安得用該字以輕我遂將兇犯縱之去于是上海領事亦將兇犯釋放而廠船之弁勇暨鄉民十一人之死無從取償哀哉余迄今念之猶覺憤填胸臆也

鹽梟行劫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道路不通取徑上海雇岱山人劉某船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山之販私鹽者也行至横水洋託言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夜啟某之箱籠取其金珠寶玉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甯舍館定啟箱籠則十年宦橐盡羽化矣遣人至岱訪問其鄰里皆知之直言不諱某與甯道張觀察素識也亟往訴之觀察嚴檄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顧狡甚堅不肯認方研鞫間而賊已蔓至甯郡失守劉遂脫歸于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若子姪均娶美婦添海船為販私計岱人嘖嘖稱羨蓋所攫獲不下數萬金也壬戌之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

鹽易米。滿載而歸。歸至橫水洋。陡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之間。灰飛烟滅。此康齋弟寓岱山時所目擊。岱人于是咸嘖嘖以為有天道焉。第不知蕭山君子甯郡陷後何如也。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為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尚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噓明府昶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噓往相驗。為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為瑞者也。

朱封翁

寶應朱武曹先生彬。余師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潛理學。工詩古文。于經史尤極研究。舉孝廉

官學博。時文定公已通顯矣。督學使者。非年家子。即小門生。先生于按試時。趨官侍立唯謹。學使固辭。先生終不去。學使踖踧。深以為苦。雖老每會試必與計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勸先生可勿應試。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會試總裁。示貼迴避親父某人。都中傳以為笑。儒林中嘖嘖歎羨。而先生懊喪特甚。擬留京俟再試。于是棘槐諸大臣。咸勸公為奏請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命下。則大怒。以為阻其上進之路。選大杖欲撻公。公介戚友跪謝乃已。乙酉。公視學浙江。先生偕來。公持法嚴。士子有過及文藝小疵。咸夏楚不少貸。其作奸犯科者無論矣。故時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稱焉。賴先生時為訓解。公因之少霽威嚴。然承杜石樵尚書後。以猛濟寬。人多不堪。歲試未竣。飛謗已至京師。吾鄉錢心吾給諫特疏劾之。事下廷議。謂學政奉公行法。職也。惟親父不應隨棚按臨各郡。予公薄譴。先生遂浩然歸去。歸後以載籍自娛。不問外事。年逾大耋乃終。先生瀕行時。猶諄諄以寬為勗。余于次年科試入學。文中訛一字。比發落時。心惴惴恐被責。竟得邀免。則先生之餘蔭也。壬辰應京兆試。至都。謁文定公于邸第。訓迪藹然。如坐春風中。與督學時氣象迥殊矣。時先生年八十。新撰禮記訓纂成。得寓目焉。越四十年。服官於蘇。得晤先生曾孫縵伯太守。以遊道堂文集見示。繙讀數過。始知先生學問之醇。行誼之厚。寔從敏求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啟其子

孫有以哉有以哉

方敏恪公軼事

先大父嘗言高祖冑南公雍正丁未會試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步耳二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能容于是共議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不復相聞問矣後二十餘年冑南公以雲南守赴都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左亦入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迓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即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為車笠之交一時傳為美談茲見武曹先生所記方敏恪公軼事有相類者用附錄之曰吾鄉喬堅木丈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為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侘傺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得毋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足怖吾方窮時將遊京師至寶應資罄歲將暮寒風栗然敝縕袍僅行線存中無裹衣束帶長尺餘兩端以貫續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乞數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楹余逡巡欲入僕詰曰客奚為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為行竊計耶余自顧窶人子欲言之恐礙汝母遲回久之終

弗入。迺信步折而東。又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為南北通衢。有屠門市者如爭。屠每
劄必倩對字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每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為者。作
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
曰。客乃能書。即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權輕重。即口誦數。余奮筆疾書。食頃已更
數十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于我之切也。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知客未飯。盍從
我于家。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
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余。歎曰。是縉紳官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選提一壺酒。命女溫
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迫歲甚忙。又無夥伴。客能留卒歲。當必有以
將意。余曰。某窮途。長者見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輒取盎中鹽菜為副。切肉置大槃。是時余已
餓竟日。酣飲快意。視今日之節制饑餔。其樂十倍。飯罷。庋門扇為牀。布草薦。取布被覆焉。天
將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為常。除夕。為置酒肴羹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攬衣起。則非復故衣。一
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衣絮褲。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客此去
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間鐙事甚鬧。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
不能卻也。望後。乃辭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為餞。翌日。贈錢四千。襆被囊

一。將所覆被并錢納馬。送至河干。余拜。居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身無一錢。分半與之。遭遇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為直隸布政司時。遣一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肯來。即備輿馬迎至署中。至則門巷蕭條。胡夫婦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為之改容。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少見多怪

家梅亭方伯任四川打箭鑪同知時。彼處人偶見蟹。稱為瘟神。打鼓鳴鑼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皆大驚。謂官能食瘟神。四境聳服。沈括夢溪筆談云。陝西人家收得一乾蟹。怖其形狀。以為怪物。而病瘧者借去。掛門上。往往遂差。紀士宏仁恕堂筆記。謂甘肅人不識蟹。疑為水底大蜘蛛。俄羅斯國人不知鰻鱔。詫為水蛇。中國人何以食之。蓋物之未經寓目者。初睹之未嘗不以為奇。如山東張小海太守食鮮蚶。連殼嚼之。幾損其齒。與蔡謨誤食蟛蜞。吐下委頓。皆可一笑也。

遊泰西花園記

上海自泰西通商後。環北門外十餘里。奏明給洋人居之。洋人歲輸其租。謂之租界。租界為英法美三國分踞。一切公事。歸華洋同知暨三國領事會同辦理。除命盜案外。地方官不復

與闠焉。吏胥猱雜。人衆很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羣聚州處。娼寮妓館。趁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為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于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保密稽之。蓋有名數者。計千五百餘家。而花烟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女閭之盛。已甲於天下。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搔頭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于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遊之士。均以夷場為選勝之地。彼洋人之漁中國財者。亦可謂無所不至焉耳。休甯余古香觀察本遇。來滬總辦浙江海運局。有遊泰西花園記一篇。敘述詳盡。筆致栩栩。于板橋雜記秦淮畫舫錄外。又闢一格。因備錄之。以見溱洧之風。海外亦復沿波。深可太息也。

乙亥孟春。匝月無旬日晴。偶值天霽。又須從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間。猶未覺也。隆愷臣司馬。由皖中來申。假館于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愷臣每思北遊。以海上精華。咸萃于北。遠方來者。莫不耳逐神馳也。念八曉晴。以事當至虹口。予偕卿雲皖生並拉愷臣蔡閣。同肩輿至老閘。冀得翼甫與俱。詐嚮導耳。翼甫當設饌饌客。饌後各舍肩輿。乘馬車。縱轡以行。約十餘里。至虹口屯糧處。時監兌為陶叔南大令。陳韻和少尹。二君同寓洋樓。樓三楹。濱江而築。輪舶艄艘喧閙在浦。無足留連。因再登車。隨翼甫轅駒西適。自是則一望平原。園林櫛比。長

橋跨水。傑閣淩雲。遠瞰春申江。白舫烏篷。亂如飛鳥。陌上車塵馬跡。華夷雜沓。電掣星馳。愷臣目所未經。不禁拍掌叫絕。忽于碧樹彎環處。車為之停。下視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時香車寶馬。錦簇花團。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鹹水妹淡水妹者。蔡閣皆一一指名。予與愷臣。惟略認其梳妝服飾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靜安古寺。以紆道不果游。翼甫速客登車。謂須及早一遊徐家衛外國花園。遲則游人星散。便無可觀。再行數里。到一籬落。車數輛。憩老槐樹下。荊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階。迴廊抱室。有番婦絜齒迎門。儼然酒家胡招客飲者。一傭人導客別舍。冰盂晶盌。几席横陳。予量不勝蕉。衆以酒美勸。姑冷飲半甌。已微醺。出巡簷走。聞笑聲達戶外。則兩番妹。簪艷花。拖長裾。自旁舍出。嬝娜作態。望之如畫圖中人。惟鬢髮黃蜷。秋波碧暈。與中國粉白黛綠不同。時同人各穿細徑。拾翠尋芳。予適闖入一院。于疎籬密棘中。插鞦韆一架。上貫雙絙。挽棠木小舟。中坐一少年客。洋人推蕩之以為戲。同人聞聲咸集。兩番妹亦珊珊來。相與狂笑。以妙手空空兒之。倏高而倏下者。非他人。即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妹。笑令飛登。與翼甫相向坐。于是推者推。蕩者蕩。雙飛雙落。髻鬟巾敧。直視中外為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兩青衣妹。結駟來游。四美相見。喃喃似皆勾欄姊妹花。舊相識也。豈采蘭贈藥之遺。泰西風猶近古與。夕陽既墜。輿

人促歸。爰循老閘肩輿。踏燈而返。是日同游者。為隆君愷臣山。潘君恭閣青照。王君卿雲維煜貝君皖生澂。朱君翼甫其詔。并有姚君善民。張君亦槎。暨予共八人。

浙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爵相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為賊匪所殺。為飢寒所殺。為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孑遺矣。幸爵相心乎愛民。于入浙創立軍府時。即首為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袵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蔣薌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鶵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時。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古香觀察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猪婦。販猪過桐廬睦州。婦人賤于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猪奴。牽猪入市廛。一猪賣錢十數千。將猪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清淚漣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猪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為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闉。老人結

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孃煮草龍游。城頭梟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娘打鳥。兒飢欲食娘煮草。當食不食兒柰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篙船。亂頭粗服殊清妍。觸聲時與歌聲連。月彎彎。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或言婦本江右女。名隸烟花第一部。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胄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乎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羞丈夫。

魏賜日本女主詔書

日本從古服屬中國。自元世祖征之而敗。始漸形崛強。明初亦經封貢。第羈縻耳。至嘉靖時。海寇藉其資以入盜。東南諸省重罹倭毒。寔則仍是我民導之。倭固無能為役也。本朝監明之弊。康雍以來。絕不與通。海疆宴然者二百載。今則以西洋通商。彼亦聞風而至。諱其先世服事之迹。蕞爾小邦。儼然抗衡上國矣。然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長足媛于魏明帝時。梯航入貢。彼國史册固大書特書焉。茲特錄魏景初二年賜倭女主詔著于篇。俾覽者知我國家懷

柔遠人。同天之度爾。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令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撫綏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令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值。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華斑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應敏齋上張振軒請討日本書

同治甲戌。日本以臺灣生番戕殺琉球人為詞。擧衆數千。突入臺境。紮營築壘。與生番攻戰。蓄意叵測。全臺震動。事聞。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公。統師涖臺。相機籌辦。沈公慫其猖獗。上疏請剿。廷議久之不決。倭勢益張。將圖深入。其議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說。聞者髮指。訛言繁興。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頗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書李爵相。請發舟師。分道徑搗其國。為圍魏救趙之計。爵相亦深韙余言。會倭與番戰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國

公使威妥瑪從中調處。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撫卹銀兩。倭人喜得息肩。遂解兵歸。然其眾之死亡者。已不少矣。余頗以吾謀不用。坐失此虜為恨。嗣見應敏齋方伯上張振軒中丞書。與余意見相合。且議論較余更為暢達。用錄存于右。俾天下後世莫謂秦無人也。方伯之書畧曰。日本介在東洋。密邇中國。其人狙詐多端。素無信義。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強。潛圖開闢。蓋其意蓄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約稱兵。藉詞攜釁。闖入我邊地。虔劉我番民。中國欲全舊好。據理與爭。不遽用武。並許為之建望樓塔表。護彼商船。可謂寬大極矣。禮義著矣。詎料彼之詭詐。即以虛言款我。而久踞番社。誘脅番人。又運屋材。攜農具。為築室屯耕之計。羣番迫於凶燄。勢必盡受羈縻。則臺灣之地。與我共之。異日難保不驅羣番為前導。以與我爭臺灣。夫臺灣雖小。我聖祖皇帝勤勞二十年而得之者也。臺灣有事。則閩粵江浙。處處戒嚴。古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日臺灣番事之謂也。且諸國通商以來。所以猶就範圍。不啟戎心者。以其有條約在也。今日本不守條約。若令得志。非惟為日本所竊笑。西人更將藐視中國。為今之計。宜舉日本背約之罪。布告諸國。並援公法。嚴捕倭人。在臺諸軍。分據險要。務遏絕敵人接濟。並其歸路。勿輕與戰。密諭番人。伺間狙擊。廈門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師。斷敵人往來之路否。一月以後。彼之糧餉煤火子藥。必漸告罄。番人見官軍相助。亦必奮力抗拒。彼

阻深山。不能驟進。又畏官軍相助。其後臺洋。風濤險惡。彼船雖利。豈能久泊。勢孤心怯。宜無不退師之理。所慮者既退而修怨。必擾我沿海諸省。設防之具。自不可不預籌也。現在本省防務。業經督撫嚴密布置。無可再贅。惟以全局而論。設防之法。必使諸省各自為戰。則守禦有責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則氣勢方聯絡。何以言之。今之倭寇與前明之倭寇異。明之中葉。各島奸商。乘明綱紀廢弛。勾結姦民為亂。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廣。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間尚雇有西洋及中國人在內。乃其國王所遣。成軍以出。志在開邊。故力聚而勢專。然竊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過兩路。萬不能分擾各省。今察地勢。直隸可與奉天山東併力。江蘇可與浙江併力。廣東可與福建併力。彼省有警。則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則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輪船迅疾。固朝發而夕至也。至中國輪船。宜再陸續購備。合之閩滬兩廠所造。凡火輪戰艦。須過三十號以外。再得銅包戰船四五號。分撥少許。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萬餘。會合訓練。昔年水師宿將。如前陝甘總督楊宮保。智勇兼備。戰功卓著。威名播于遐邇。應請奏懇皇上特召視師。專督輪船大軍。追逐寇蹤。南則與之俱南。北則與之俱北。各省諸軍夾擊。客主順逆之分。勝負必有所在。籌防之要。當不外此。雖然。古之馭外夷者。必能守而後和可恃。亦必能戰而後守可完。與其

戰于內地不如戰于外洋與其戰于外洋不如戰於彼國竊觀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數端請
陳其說往者日本國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島各有主列為諸侯自美加多
簒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之權島主失柄而懷疑遺民念舊而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間
蠭起彼昏不悟尚復搆怨高麗使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于是通國不便人人思亂
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說乘中國寇平未久宿將多存勁旅未散有事東洋亦藉以練習船礮
興起人材失此不為後數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為所乘悔將奚及
此揆之於時而宜致討者一也昔年中國由普陀趨長崎水程四十更風浪巨險由廈門趨
長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會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則往來者衆
新道益闢自上海至長崎水程不過千四百餘里輪船兩日夜可達斷無元代颶風之虞且
中國所以屢絀于外人者以彼合從連橫協以謀我不得不防決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諸
國未與合謀尚得用全力東注而日本之國小援孤亦斷非泰西諸國之比此酌之於勢而
可致討者一也議者每以元代征倭喪師十萬用為殷鑒不知元人以徵貢不至遽興無名
之師又用宋降將范文虎為統帥一遇颶風遽自棄師潛遁蓋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當以
至于敗使倭人至今有輕中國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驕鋒破其故見使之有所震懾古來兩

國交兵。苟能仗義執言。則勝者常十八九。反是則敗者亦常八九。今日本敗盟棄約。侵犯我疆。彼固內反而自慚。各國亦旁觀而竊議。我之興師。以奉辭伐罪為主。而初無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撫降服為圖。而非存拓地開疆之見。將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於是乎在。此質之于理而當致討者一也。今中國海疆。自瓊崖汔于遼碣。迴環幾二萬里。若欲處處設防。中國勞費。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處處無虞也。誠選勁旅萬人。徑搗長崎。進逼倭都。則彼先已奪氣。將撤兵自救之不暇。斷無餘力以犯我。兵法所謂批亢搗虛。形格勢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謂以攻為防。以攻為防。則合數省之力。萃于一路。勞費省而防轉可恃。以守為防。則竭數省之力。分備諸路。勞費繁而防且難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決之也。且我軍戰內地。一有失利。則全省震驚。即幸而獲勝。而內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誘脅者。已無窮矣。我軍戰倭地。雖偶有挫失。不過損傷軍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難也。若戰而勝。則我可因糧於敵。招彼民為嚮導矣。夫攻人之與受攻於人也。豈可同日語哉。此籌之國計與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討者一也。凡此數端。機不可失。亟宜預為布置。速購船械。以備訓練。倘若廟謨早定。以李伯相節制沿海軍務。仍鎮天津。拱衛畿甸。揚宮保節制戰輪水軍。直指長畸。必可以內外協力。奮揚威武。檄令高麗起師。渡對馬島。使震盪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勢。高麗本我屬藩。必願乘

時略地以洩舊憾我師宜禁止殺掠號召其前王之舊將與故臣遺民有願舉義匡復者俾求故王之後立以為王許盡復其國之舊制各島主有挈地投誠者封以王號使各為自主之國夫日本之人望變久矣臨以大兵未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勞而厥效甚溥者漢武帝時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請奮擊匈奴雍正中選各省技勇數千人號勇健軍也巴里坤故地盜賊絕蹤道光回疆之役選南北路遣犯二千為死士屢挫賊鋒今宜遠仿漢制近法先朝廣募沿海梟徒蛋戶漁丁及閩粵閒械鬬之民及哥老會中鷙悍之士許令投効軍前奮擊日本俟其虜馘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統以健將濟以輪船用為前驅此輩皆亡命犯法不畏死之人正所謂以毒攻毒死固無損於中國不死亦能建威于外國倘日本自知理屈勢窮遣使行成願申舊約則必使償我兵費稱我東藩然後收師而退果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懷亦且使西人讋慄中國之患少有豸乎然則綜而計之今日畀以番地曲全和約兵端若可暫弭而後患無窮和亦難恃策之下也決計驅逐待其入寇隨時禦之策之中也先為非常之舉以奮積弱之勢雖得失參半猶愈于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聞天威赫怒知中國不可與爭願遵和約不戰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來天下大事往往敗於二三成于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閒洋人初入中

國朝廷未悉外夷情狀和戰迄無定局每變一議則罪其前議之人于是當事者不敢任事局益變而勢益不振迨剿辦粵逆堅持定見不稍改移卒能使賢才勃興殲除巨寇此蓋斷與不斷之效也應請奏求皇上博采羣議衷于一是然後乾斷獨運默定至計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以用人則慎之又慎方畧則精益求精盡屏局外之浮言勿視東洋為過重此即制勝之道也本司通計中國應購船礮及水雷開花後膛洋槍之屬為費當逾千萬一時無從籌措祇可商借洋款由各海關分年籌還即使不戰而守前項船械亦須預備當此時事多艱但望中外力節浮費數年之內償此要需則元氣不至大損或尚可補救于萬一擣昧之見是否有當既承命妄參末議不敢不盡其區區之愚如蒙酌覈而俯採焉幸甚

蒯子範判牘

合肥蒯子範觀察德模以諸生起家居鄉時率團勇擊偽英王陳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開府吳中檄之從軍用戰功疊保至牧守初令長洲當兵燹之後興利除弊不畏強禦有某軍門愛將擄難民女子範奪而還之軍門怒帥師來索子範責以大義軍門氣索而去某廉訪以公事意見相左請大府命嚴飭之子範終不為動廉訪亦無如之何一時稱強項令顧于小民則慈愛如家人民亦父母視之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蒯三爺比去任邑

人懷其惠，建亭於滸墅關，名曰蒯公亭。歷署太倉州、蘇州、鎮江、江甯諸府，皆有惠政。李爵相臚其治行，以循良薦舉，遂擢夔州府。去吳，民到今思之。余長子範四歲，性情契合，同官時，時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範遠甚。馬端敏公總督兩江，言循吏乃以蒯、陳並稱，余滋愧矣。子範精于折獄，恆手自判牘，有電掃庭訟、響答詩筒遺意，一時傳誦，外國人新聞紙多有載入者。今特摘其判詞數則，以見驥之一毛爾。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侵占車基，豈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挾嫌啟釁，互有毆傷。愚民無知，每以纖小事故釀成禍端，可勝浩歎。此次傷既驗明，尚屬不重，若再傳集鄰證，聽候質訊，書辦未飽其欲則壓之，差人未飽其欲則又壓之，小民終歲勤苦之皮血，盡剝削於投到候審之日期，迨至日久氣平，並有兩造求息而不得者。為民父母，其何以忍此。當斷令姚新周與姚阿士將所互占之地均各讓還，傷亦各自醫調。減一分訟累，即培一分身家，區區苦心，爾小民其共體之而共諒之。梅徐氏乃徐傳生之妹，嫁與梅近川為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載，遺孤連生業已成立。蘇城亂後，寄居催子（即管田莊人，蘇俗呼為催子）張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悅驚尨之虞，三年於外，保無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傳生者，不為同根之庇，翻揚中冓之羞，既控張某之誘姦，並串梅裕以作證。莫虛有之事，何能據以為憑；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于衆。豈有此

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傳生不法出首。縱謂婦人愛女。斷無不愛其子之心。就令該氏可嘉。亦不應訾于其兄之口。一經庭訊。盡吐寔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惡黨利其資財。為索黃金。翻成白石。當各予以重懲。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並押令遷出。訊得陳太控張阿桂冒占伊妻彥氏一案。據陳太供十年城陷。張阿桂在賊中。將伊妻擄去。城復妻歸。今張復來冒佔。而張阿桂又以彥氏本亂前媒聘。被陳拐逃。質之彥氏並其母彥陳氏。皆謂陳寔自幼婚娶。張乃擄逼以從者也。余細鞫張曰。爾妻逃時。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館幫工。即未歸矣。余乃召陳至曰。爾當長隨乎。曰然。爾在何處。曰丁公館。爾與妻俱往乎。曰未。曰彥氏在彼。爾亦在彼。爾供未與妻往。則彥氏之不為爾妻可知矣。爾與彥氏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陳無辭。張請辦陳而乞妻歸。余曰。爾亦非媒娶也。若為媒娶。豈有妻逃兩載。而不控官者乎。張乃寔吐其擄掠狀。遂並懲之。而以彥氏歸其母去。陳曾錫之姊。許字于同邑之金元銓。生方綺歲。母不曾離。養在深閨。人多未識。乃因追薦其父。偶到刹宮。將歸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態。霍霍怕人。不識姓名。卿卿呼我。客何為者。直將舁之以歸。衆皆茫然。竟至爭之不下。當經陳某扭稟本縣查詢。乃知為金陵氏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棄婢。旋為踰里之逃人。落花堆裏。偶拾殘紅。蔓草叢中。又成野綠。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癡。立而望之。雖非亦是。再

三硏詰堅執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聲音之彿類。十年未字。幽蘭尙傍萱居。一去無踪。溫李何能桃代。惟念癡情若夢。積想成迷。定霧眼之朦朧。非色膽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辜。

三教增為五教

韓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又增二教。曰回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復分為耶蘇教。佛教中更析為紅教黄教。黄教創于宗喀巴。宗喀巴以明永樂年間生。初習紅教。既而自黄其衣冠。囑二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一曰班禪。皆死而不失其道。自知所往生之地。其諸弟子尋其地。迎之歸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爾喀八十一旗。蒙古遊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敬奉焉。我朝因而撫之。為長駕遠馭之略。留其徒在京師曰喇嘛者。祝釐唪經。每月及節日。在内殿唪吉祥天母及無量壽佛等經。列聖列后忌日。唪金剛經藥師經。日食月食。唪救護經。具詳大清會典。蓋三教之外。又歧而增其五焉。

卷十終

庸閒齋筆記卷十一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復封攝政睿親王冊文

本朝攝政睿親王輔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殁未幾。被誣削奪。高宗登極。昭雪復封。誠千秋曠典也。茲于皇朝文典中。見追復封冊文。敬錄于右。

闡宗勛于故府。典重睦親。察往跡于遺聞。義彰繼絕。念精白具徵信史。兼偉代以昭垂。宜平反追襃爰書。煥明綸而光復。爾多爾袞造邦翊運。作翰宣勞。入關克展壯猷。遂集勳以大定。當軸更襄碩畫。爰攝政以多年。羣不逞怨積於生前。莫須有反誣諸地下。值沖歲未親幾務。衆因矯命以除封。詎深文竟指斂衣。久令銜寃於沒世。朕恭稽寔錄。惻念純誠。拒二王勸進之勤。誓死力全顧託。成一統廓清之業。奉迎式肇基圖。最尊親則切誡羣工。持法紀則靡私同氣。貞心如揭。軌事咸存。祚以世封。聿準懿藩之舊。列之瑤牒。仍延似續之常。葺園寢而祀秩春秋。侑廟廡而位循伯仲。傳以表勛。謚以褒忠。茲復封為和碩睿親王。世襲罔替。錫之冊命。於戲削除匪出于聖裁。獄久成為不白。功伐久彰于寔典。恍尤耿其如丹。遠昭盈篋之誣。篤棐期風百世。載錫維城之命。沈淪庶雪九原。式慰爾靈。垂休無斁。

先大夫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于侵賑報應之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身嬰顯戮。若王仲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爲盜爲娼。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數也。蓋貪贓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賑則害及萬衆。朘民以富。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有于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遇大水爲災。低區盡沒。民皆登城以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聞而惻然。因命盡發倉穀。磐米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巡撫以不俟報聞擅動倉穀。特疏參奏落職。高宗覽疏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爲國爲民。權宜通變。該撫不加保奏。翻加參劾。何以示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爲淑人。天下羣頌聖天子之明焉。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其孫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極多。稱巨族矣。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之期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爲設法彌補。比虧清出獄。而

錄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

左爵相奏開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甯波諸軍進攻粵賊於紹興三戰三捷將傅其城而洋火藥告罄史士良觀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數千觔乃爵相亦以剿賊藥盡而洋船不至正在躊躇無可應付余乃遍詢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開局製配無機器則以手舂當之無洋硝則以土硝鍊淨抵之無籐炭則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腦等物舂配極細居然造成第力較洋藥少遜且發後有渣滓留存管底須時加刮洗耳然足以資救急之用爵相聞之亦飭余在甯局製造萬觔又逢洋人之藥運到遂止然自是知藥可能造因從而推廣及洋槍洋礮等類並仿造小火輪船二隻試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費甚巨無款可籌且賊已將次剿滅乃置之不講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廣東平賊歸遂決計開輪船局疏陳于朝朝議允之局將開爵相又奉陝甘總督之命率師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撫沈公葆楨為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推兩江總督又命前江蘇巡撫丁公日昌繼之從此中國之輪船與外洋爭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詳明蓋畫周密當今節錄載之俾後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謂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以迄東北大海環其三面江

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廛市匪獨魚鹽蜃蛤足以業貧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衆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寔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飈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寖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闤闠蕭條稅釐減色富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建造輪船不為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需修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

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亦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開漕濬渠。水清土寔。為粵浙江蘇所無。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衆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為百。機器既備。成一輪船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衞津沽。由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槍礮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辨。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挑選内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給。如薪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慮籌集鉅款之難。就閩而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為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款。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

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五年則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費亦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入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尚未為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為船主者即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洊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且自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為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為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分攻合剿尅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川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為常勝之軍近覯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即踴躍攖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議其失體皆意中

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米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次有代造之舉。現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即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即罷畚築。治軍者慮蕆役之無日。即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造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制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

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即以槍砲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為砲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砲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名。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國之器。即被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即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即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槍開花砲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砲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為失體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于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湖。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為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剿。未暇及也。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剿。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講論。漸得要領。日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

具摺詳陳請旨因日意格尚未前來適奉購雇輪船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

伏乞聖鑒

續又疏陳據日意格等稟呈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各件業經法國總領事官白來尼印押擔保臣逐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築基砌岸一切工程經日意格等覓中外殷商包辦由臣核定計共需銀二十四萬餘兩船槽尤為通局最要之件應用法國新法購辦鐵板運來船廠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應用什物由護撫臣周開錫委員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廠工估定即回法國購買機器輪機鋼鐵等件並購大鐵船槽一具募雇員匠來閩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通敏穎悟通文字子弟入局肄習並採辦銅鐵木料一俟船廠造成即先修造船身庶來年機器輪機運到時可先就現成輪機配成大小輪船各一隻此後機器輪機可令中國匠作學造約計五年限內可得大輪船十一隻小輪船五隻大輪船一百五十匹馬力可裝載百萬斤小輪船八十匹馬力可裝載三四十萬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樣總計所費不逾三百萬兩惟採買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勢難劃一應將閩稅每月協撥兵餉五萬兩劃提四萬兩歸軍需局庫另

款存儲以便隨時隨付而前後牽計仍不得踰每月四萬之數以示限制抑區區之愚有不敢不盡者茲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為永遠之利也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濟一時可比其事較雇買為難其費較僱買為鉅 臣德薄能淺不足為其難又去閩在即不能為其難當此時繼舉盈之際凡費宜惜鉅費尤可惜而顧斷斷於此者竊謂海疆非此兵不能強民不能富僱募僅濟一時之需自造實無窮之利也于是則雖難有所不避雖費有所不辭然而時需五載銀需二百數十萬兩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幸而學造有成縱局外議論紛紛 微 臣尚有以自解設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即辦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曲盡駕駛之法則費此五年之時日二百數十萬之帑金僅得大小輪船十六號機器一分鐵廠船槽船廠及各房屋雖所造輪船較尋常購買各色輪船精堅適用而估計所費多于買價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責以糜帑咎何可辭凡此皆宜預為綢繆而不能預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 愛 臣者多以異時之咎責為 臣慮局外阻撓為 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時局面既更勢難兼顧如欲停止願將已領之銀仍即繳回 臣答以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但願一一謹守條約盡心經畫共觀厥成如有差謬當自請朝廷嚴加議處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將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約條議清摺合同規約照抄咨呈

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外謹臚舉船政事宜十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謹會同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訓示施行

李爵相奏開輪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粵賊後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開機器局以製造洋鎗洋礮及銅帽洋藥諸軍火比督兩江于金陵亦設製造局曾文正公再督兩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創造輪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數年来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鐵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盡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開輪船招商局共集貲一百五十萬（官給二十萬商集百三十萬）先購買外國輪船而以機器局所造之輪船益之以運江浙二省漕糧漕運既畢之後准商人雇載赴外洋及各海口銷售貨物以分洋船之利無事則運糧販貨取其貲為修贍船隻之用有事則用為戰船以之巡防以之攻擊蓋一舉兩得之術也光緒元年于招商局內又分設保險公司以保輪船先由商集資十五萬本局之船可以無須向外國保險而外國之船我轉可保之則保險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國所以為國計民生籌畫者至矣盡矣惟鐵甲船之造費較輪船十餘倍只能為攻戰之用且船身太重時虞擱淺若海口以最巨之礮擊之亦不能抵禦此時英國已經停造計數年之後各國未必踵行則我國亦似可不須效顰也

人參誤服殺人

今之醫者多喜用重劑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減輕矣驗之古方誠然心竊疑之以為古人東氣素厚也嗣閱洄溪徐靈胎所著慎疾芻言一書內論制劑一篇始悟今醫重劑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之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劑今三服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劑此乃治强實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方也末藥則用一錢匕丸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煎劑乎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為權量與今無異又自疑為太重為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為減輕不知已重于古方數倍矣至于補劑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即變為氣血所以不在多也又今之醫者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為不祧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喪其身其貧者致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並破其家也云云靈胎為乾隆時名醫學問駕于葉薛之上乃其言如此醫者當奉以為圭臬也按人參誤服殺人在富貴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慶府任內奉旨馳驛入京視疾一時求

診者。充門塞户。至三鼓甫散。忽儀親王以福晉病甚。遣官來迎。公以疲乏已極。固辭不往。使者傳王命。謂即以夜深不能至。請先付丸藥服之。俟質明再迓。公既不知為何病。又無從得藥。適案上有萊菔子末一包。遂以與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診可也。蓋取其服之無礙。暫為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聞馬蹄聲隆隆。王親乘車來。一見叩謝曰。福晉正悶躁欲死。靈丹一服。頃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請偕往覆診。公至邸視之。則風寒微疾。誤服人參所致。萊菔子適解之。故見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醫官干譴。乃定一祛風之劑而出。數日後。王厚酬焉。通奉公恆舉此以為笑柄。

神咒治病

祝由一科。起于黃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詞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擇余所知而驗者錄之。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青地扁烏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癢。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又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即揮臂置稻幹門檻上。刀斷為七。焚之。其患立愈。蠼螋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

痳治法畫地作蠼螋形。取腹中泥。以唾和塗二次。即愈。或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沸湯澆影上。神效。蜂螫痛甚治法。向蜂來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書帝字。中竪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塗螫處立即止痛。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泥擦之。人被犬咬。即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念咒畢。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治難產方。硃書語忘敬遺四字于黃紙上。貼在產婦臥床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

安南阮氏遺牘

交阯古屬中國。堯典宅南交。此見于經文之最古者。漢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設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國。稱安南二世。十三年。亡于太宗時。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亡于真宗時。李公蘊八世。一百二十年。亡于理宗時。陳日煚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建文時。為黎季犛所篡而亡。明成祖發兵滅之。交阯仍歸中國者三十年。宣宗時。復為黎利所據。傳十世至黎譓為莫登庸所逐。時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為安南都統使。傳二世。至神宗時。又為黎維潭所併。維潭傳至裔孫維祈。于我朝乾隆時。為阮光平所滅。光平傳子光垂。至嘉慶年間。又為阮福映所奪。稱臣入貢。請改號為越南。江都蔣觀察超伯。咸豐十年。于京師琉璃廠市購

舊書中央公移二紙。其末皆鈐安南國王之印，硃色爛然。其文曰：「安南國王阮光平肅稟天朝御前大臣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內大臣議政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軍務兼理糧餉鹽課一等嘉勇公臺前曦照：茲者接奉憲札內開欽奉上諭，令故黎君維祈率同伊屬下人戶全行來京，歸入漢軍旗下，編一佐領，又黎維祈窮蹙內投，亦着一併送京安置，俾小番撫有安南全境，永無後患。仰維大皇帝興滅繼絕之意，不忍黎氏故主齒于齊民，且不欲其翱翔粵西，使黎氏支庶及舊日臣民藉此為名，詭言煽惑，餘光熸火，未絕星星，故特令全行進京，歸旗受職，蓋其防微杜漸，所以仁於黎氏者，乃所以厚于小番，聖恩體恤新邦，實屬無微不至，其為歡欣感激，何可限量。而親姪阮光顯、陪臣阮有明、武輝瑨等回國，欽奉頒賜誥命敕印，並綵幣珍品，祇領帶回，再奉御賜親書詩章，稠疊寵榮，寔踰常格。蓋自本國丁李陳黎覲幸之難，而今日蒙露之易，豈敢自謂恭順之至有加于前人，寔是蒙大皇帝至仁宏慈，將遐遠偏方，悉歸覆載，飲和沐澤，報答何階。雖磐土地所有，以旅闕庭，曷足以對揚休命。況海嶺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賜，不腆篚包，詎堪塵瀆。惟是恪恭奉上之忱，不能自已，奉有謝恩表文一道，謹遣陪臣黎伯璿、吳為貴等齎表進京，並賫遞貢品上進，尚望尊大人收表轉奏。今年八月祝釐大禮，小番謹已點檢行裝，先

期詣闕。匍匐稽拜。區區之衷。不遑啟居。請以今年四月上浣赴闕。候尊大人帶隨進京展覲

竊思小番生于布衣。賴天朝寵靈。以克有國。鄙陋荒遠。禮制多所未嫻。且小番深山締構。以來主臣相聚。有所跋涉。咸執羈靮以從。今萬里程途。箇箇願帶隨偕往。且此次瞻覲丹墀。獻萬萬歲壽。受臣子曠聞之異。渥覩生平未見之大觀。鼓舞趨蹌。乃衆情之同然者。難為峻卻。如呈請多帶員役。又恐于禮制未合。將來行時。當得帶隨幾許員弁。多少部曲。從陸道起。若干人馬。或從水道。作何儲頓。又冠帶衣服。用何品色。統祈早賜開示。庶得預先備辦入覲。以合禮儀。且天朝諱避條禁。下邦始奉內屬。未得一一詳知。竊願俯賜教明。庶不致冥行徑造。以重取戾。又本國自李陳黎氏都于昇隆城。天朝恩命于此賁臨。邇來地氣衰歇。今本國富春以南。疆界較前代稍廣。設都建國。惟乂安為土中。已于其地之鳳凰山前。置為本國中都。業經陳達左江湯道官知照。向後一切公文往復。比昇隆城日期。又多一倍。仰維體照。幸免稽延之咎。家兒光垂。方當學禮。玉樹生庭之譽。未敢披襟。蒙貺吉祥如意錦緞多珍。一家父子。均沐恩波。拜領之榮。寔深感佩。至如家將吳文楚先後趨赴。乃其職分內事。並蒙綵幣之賜。愛屋及烏。頂戴又何如也。再奉鈞諭。本國初立。事事草創。一切服用。有缺乏須備用之處。列揭呈達。當為採買送來。竊惟衣服所以華躬。中州服色彩章之美。深所景慕。所有龍蛟袍

樣謹奉別摺開列。希下織坊照樣織造。工竣之後。發付奉領。為小邦朝謁之服。陳請為瀆。萬望鑒原。臨紙向轅。翹瞻肫切。肅稟。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此上兩廣制軍福文襄函也。又一紙是致粵西中丞之牘。兩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見蠻夷大長書記翩翩矣。董司農恂為題安南阮氏遺牘六大字。觀察自題二絕句云。黎氏凋零阮氏雄。禾刀木落後先同。可憐十道將軍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華閭古法鄉。蠕蝝犬跡總荒唐。請看二阮須臾事。又是南柯夢一場。今安南已為法蘭西所據。其王僅擁虛位。將來不知若何更變矣。

假乩語止變

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舁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喧譁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損。尚未修葺。余恐賽會時人衆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洶洶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語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劉公一紙書。賢于十萬兵也。猛將載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怡庵載錄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劉武穆琦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蝗遂殄滅。而畿輔通志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廣東吳川縣人。元末官指揮。有猛將

之號。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盡殛死。後因元亡。自沈於河。土人祠祀之。二說不一。豈神亦有更替耶。然忠義之士。生而護國。死而佑民。其為神則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宋儒信釋氏施食

先大父臨終。遺命子孫不許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謂懺悔解冤。事理彰著。胡可廢也。余曰。子不讀佛書耶。佛于過去生中。曾為盜殺人。比成道後。報至。金鎗穿體。佛飛至空中。鎗亦隨之。不勝其苦。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己之厄。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師之冤。而謂今日之僧衆。捧數卷經文。能懺一生罪業。有是理乎。人第當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無詞而退。然僧家施斛請客一節。卻甚有驗。嘉慶年間。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時。舍館夙稱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後。家人時譁鬼祟。病者接踵。未幾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醫禱皆窮。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大夫于朦朧中。忽見男女數十人。皆青衣小冠。結隊自牀後出。時以憊甚。不能詰也。未幾又見此數十人連袂自門入。每人皆至牀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訝。然喑不能言。比先太夫人入。告以故。太夫人驚曰。今夕延僧施食。豈鬼來相謝耶。然自後病良已。宅亦從此清吉。先大夫嘗與人言之。故余家雖不禮懺。而施食一事。嘗舉行之。茲閱南宋車若水脚氣集所論施食之說。頗有相合者。若水在宋為講學

家所見如此。故採錄之。大略謂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冠禮喪禮。葬禮祭禮。皆被人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喪禮則有七七百日之說。葬是順。火化是大逆。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喪葬之禮。亦被奪了。施斛一節。既爲祖先。又與祖先請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者。乃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之說。尚不失爲長厚也。畢竟是一个祭祀。以僧代巫而求達於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爲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懺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云云。其說于理甚明。昔邵康節先生不廢紙錢。其亦此義乎。又福州梁茝林中丞退庵隨筆。載康熙時。韓文懿公菼病困時。李文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祟繞榻。徹夜叫讙。連句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增。其日諸鬼忽相約于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達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于是夜普渡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于困。李曰。今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

相屬後文貞以此事載之語錄中。夫文貞為一代理學名臣。目擊韓文懿之事。而著之書。則施食一節。可無致疑矣。

古今海菜價之貴賤

若水又謂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為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菜也。苔為下。紫菜爽口。乃發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渣滓。本草所謂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吃貴物云云。按紫菜此時並不貴重。而海藻則稍貴于紫菜。亦是常物。非貴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則海參也。魚翅也。而推燕窩為首。佳者價至三四十金一觔。較之紫菜價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豈古尚儉而今愈奢耶。

黃巖杜鵑

若水謂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殷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其說不然。杜鵑鷙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于是生子于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為育之。既長乃欲啗母。其說甚奇。古人初無是說。豈黃巖之杜鵑若是。若水親見之而云然耶。記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闕侯祀典

關聖廟中除子平及周倉外無從祀者按吳志呂岱傳安成長吳碭中郎將袁龍首尾關雲長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斬龍是龍碭皆蜀漢忠臣關聖心膂龍又殉節乃廟中不祀何耶又世傳侯生于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柱皆是戊午故祀典于是日致祭一次然以長歷攷之是年五月無戊午日是四柱戊午之說已不足憑又遂安余國楨所著劬庵類藁謂正史侯殉義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庚子年五十八歲則侯受生之歲是癸卯非戊午也又攷由戊午至庚子僅四十三年而獻帝初平元年侯已從先主討董卓以戊午年計之止十二歲耳有是理乎

經文句讀異解

邢凱坦齋通編謂易或益之句十朋之句龜弗克違句謂有十朋之益即龜亦不能違也經傳釋詞謂論語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作一句毋作不字解兩說雖與註不合而其論自通又湛淵靜語明夷六二用拯句馬壯吉句謂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必馬壯健而獲免之速則吉也論語子在齊句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讀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句充類至句義之盡也句語意乃見圓澈此數說亦甚有味

滑稽詩

教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卹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教官中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託學中能文者代爲之故考教一場僅爲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萬藕舲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爲扃試于是年老荒疎諸公皆大驚恐先期於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搖搖如懸旌也學使亦頗慮內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合優生與教官爲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目昏手顫不能端楷者准將草稿交優生代謄于是歡聲雷動大半託優生捉刀矣金郡九學諭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上各優生則散坐廠內文成交卷教官尚得學使例宴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垞皋言文素敏捷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章奉呈諸君子讀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徼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構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踞考棚方桌子俯求優行老門生牢籠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夢再驚共說阿婆都做慣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內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呈垞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兩季

分肥胙督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教官填冊使費相沿成例）有時保得京銜著（余以勸捐得保詹事府主簿銜）一串朝珠項下垂時知府事者為崇厚菴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為門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也

湖州郎蘇門觀察庶常留館後有七律三首亦可噴飯詩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都人謂翰林為駱駝）但求老虎壓班多（散館授知縣為老虎班）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硨磲（散館主事換硨磲頂）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閒宅子無車兩脚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公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冷官風趣

伯祖朝珍公廷獻乾隆辛卯舉人弱冠登科意氣豪邁十上春官不第選就蘭谿教諭在都中遇翰苑諸公必以論文數典困之洪稚存張船山太史均畏其鋒常自詫曰吾來會試狀元總在吾荷袋中無奈輒遇蘭谿賊也宦蘭谿三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惟以飲酒賦詩為事年躋八秩奉部推升國子監典籍門下士集貲為祝八十生辰樂飲十日而歸同官仁和

沈秋河先生為撰壽序用一百箇死字文極奇詭復撰一聯贈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稱上等又升官又添壽教官無此下臺歸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鹿鳴姪九皐是科亦登鄉薦為吾宗盛事余年八歲時隨先大夫之官福建過蘭谿公登舟來視撫余首曰兒好好讀書早早發達莫效老翁之吃苜蓿盤也嗣余于辛卯科乃薦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僅得公歷俸之半耳

校官為冷官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童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傅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早膾炙人口矣屠筱園教授所書則教無所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却是官自嘲中却有身分陸定圃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閑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為則稜稜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科第世家

本朝五子登科者余前記之矣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福建候官郭穀齋觀察式昌長子曾炬與叔事昌弟曾珣同科中式祖父遠堂中丞方引年歸里一時傳為盛事後乃知中丞昆弟

五人皆登科膴仕觀察則與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後登科家門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歙歷中外清望交推觀察歷典劇郡循聲卓著世德作求振興未艾也觀察為余言同鄉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進士三代五尚書之聯自謂不及也余謂我家雍乾之際楹聯亦有一門三宰相四世五尚書二語似尚未足為奇如近時吳門潘文恭相國狀元及第其弟世璜及孫祖蔭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進士入詞林者指不勝屈合肥李相國為題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則極當代科名之盛亦見壽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讀書人有至行

不敢妄為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蓋以讀書者必明理不妄為乃有所為耳然世之奇節偉行多出於不讀書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觀察清驥為余言里中有錢塘人許大鏞者為水師營卒餉不足以養母遂兼業雜工性極肫摯而不能識一字常往來觀察家執藝見壁間懸奚鐵生山水小幅愛之甚每至必注視久之乃去心摹手追者累月忽縱筆成一畫顧不自信又慙于示人一日者見觀察忸怩顏者良久乃出所畫以相質觀察驚為神似亟相許可復為指其瑕處謝而去去數日復持一畫來則較前更工矣由是暇輒畫畫就必以質觀察不一年遂有畫名然業雜如故也母老矣思為納婦則固謝不願蓋恐多一人則

母之甘旨或缺也適有新寡者母廉其值不告子子而聘之大鏞大驚然不敢逆母命遂成禮禮成後詢知為寡婦再醮則又大驚立與異室寢而陽共侍母母不知也觀察聞而詢之則戲然曰吾敢壞孀婦節哉未幾母病且甚大鏞醫禱皆窮鄰有華陀廟百叩乞方終不效會遇陀誕辰里衆焚香者相屬爐火赫然大鏞忽插中指爐中衆驚問故曰吾將燃以救母火烈焰起指熚爆有聲衆相勸相憐股栗汗流大鏞齧齒默禱顏色不變頃之中指二節皆成炭則裹爐灰及指炭焠湯進母母飲之立愈衆皆歎異以為神不數月母猝以無疾逝大鏞醫救莫及痛絕者數四既殯其母乃謂寡婦曰我之娶爾者順母命也所以我不與爾處者全爾節也今我母歿爾節全我行且逝矣請悉以家之所有予爾爾可保爾節以終身矣遂出門去自髡其髮為僧於華陀廟中戒律甚嚴人咸敬之咸豐庚辛之變城破廟燬大鏞不知所終觀察決其必殉難以死特無人佐證不能為之請旌耳嗟乎若大鏞之所為有讀書士大夫所難為者而大鏞固率性為之而不見其難然大鏞固一字不能識之人也悲夫

卷十一終

海昌陳其元子莊著

舒鐵雲和尚太守謠

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清夷於是大吏多以澄敘官方為事前年福建巡撫劾長隨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劾候補道劉某曾作門丁皆奉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濫廁冠裳未曾發覆者當稍知警惕矣然嘉慶年間有和尚太守一案最為奇異和尚姓王名樹勛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為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為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勛衛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為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奸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于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為神奇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長吉不可方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獲傳則和尚之幸也詩云棄民為僧如禿

鶖棄僧為官如沐猴官成黃鶴樓中住事敗黑龍江上去南來初寂寞騎上揚州鶴北去尤
蕭條凜然紇干雀無端忽慕竺法深有時化為支道林碧紗籠邊鐘悄悄青蓮缽底花沈沈
石塔寺無一縫金輪會有萬衆吳國銅瓶五色堅趙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苔帚
柄或現宰官身或佩國公印兩眼看天雋不疑五體投地霍去病豈知襄陽節度乃有敘勛
僧正聚處禪師之鬬揚佳處終南之捷徑君不見南州傳法唐慧能又不見西蜀入貲漢長
卿料得清貧饞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恆星不見官星見不看僧面看佛面恩恩一曲雉朝
飛啞啞三更烏夜啼州亦不可添詩亦不可改白銅鞮上春如夢黃金臺畔人如海珊珊者
骨種種者髮不須笑整冠且與𩯭着襪卿在雁門關來師言石頭路滑鈴音云何劬兎當禪
味如是乾屎橛贈君以繞朝之馬過李斯之狗枷栽栽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恆河沙
二千石優曇花紆青拖紫波斯匿偎紅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於是乎始髮汝受諸苦惱
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雖大難容其身地獄之設正為此人今我故我無臣有臣東之高
閣閒之水滴初不若劉孝標典校秘閣上又不若揚法持戰勝邊庭壯爰有薛懷義行軍總
管彼一將復逮李罕之中書門下此一相韋渠既工古樂府賈島亦登進士榜國子祭酒理
又玄閣門祇候言非誑馮延魯去空遁逃孫景元來曾供養而況徐羡之受湯惠休阮佃夫

厲茹法亮青史十七部白髮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進治狀君不見襄陽太守王和尚

訟簡刑清法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匯縣時厲精圖治遇民間訟事一經控訴立即提訊隨到隨審隨結三月之間除尋常自理之案外審結歷任積案三百八十餘起案牘一清民間頗著頌聲丁雨生中丞奏予獎敘余私心亦未嘗不自喜也洎調青浦仍不肯少息擱輿喊稟無不立為了結甚至南滙舊部民訟獄者有不之本縣而來青浦求余判斷心益喜自負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書頒發各縣內有南豐劉廉舫先生衡庸吏庸言一冊余受而讀之不禁悵然自失適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詡精明輕受民詞矣先生之言曰尋常案件定于三八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匪人聳之遂爾貿貿來城忿欲興訟寔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即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官為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頓失顏面蓄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即清廉結案亦極神速訟者自田間來人地生疏斷不能一無所費此官長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戚鄰里為之勸解則狀詞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

為所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杯酒釋憾矣夫如是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年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此愛民者所宜體諒及之者也倘自詡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吏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之至如命盜鬬傷搶親等案則應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禀則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閱歷有得語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即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雜處華夷交涉事件尤多聽訟不勝其煩嘗有攔輿控會項不還者余閱其呈曰爾理可准然細故可于明日告期上來明日具人不至又嘗于鞫獄時有呼寃入者詢其故則被人霸佔房屋不還之故亦令其俟告期來到期亦不至蓋俱有人相為調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訟累即官亦省聽斷之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記之以志吾過並諗後之有志恤民者

禽獸亦通靈性

道光壬辰余應京兆試後至元氏縣省外舅縣城外民家畜一雞云能識字余往觀之見以千字文散置於地呼令取某字來則應聲啣至余戲令取雞田赤城四字而匿其城字則啣雞田赤三字列於前而側首以覓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狀同人均大驚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黃雀演戲烏龜算命蝦蟆教書螞蟻排陣之類皆不足奇最奇者錢梅溪先生所云蘇

州楊方伯家畜一犬喜聽曲每遇人唱曲必摇尾至驅之不去曲若有誤則呷呷作聲若相正者犬能顧曲已自奇矣又蘇城新郭里有浙江慈谿人姜姓設小藥肆姜素知醫頗有聲家畜一犬甚馴姜每視疾犬輒隨之有患膈症者姜誤為虛症將投補劑犬向之長嗥乃改其方數劑而愈有孕婦腹巨而飲食減少姜曰為蠱脹犬又向之呦呦作小兒啼乃悟予以安胎藥越月而孿生母子無恙嗣有鄉人患濕毒一腿紅腫不知其名姜審視未定犬忽突前齧之血流滿地作紫黑色鄉人大號姜怒撻其犬既乃知毒蘊于中非開刀不能出也敷以藥遂愈于是犬醫之名大著然未幾逸去姜忽忽若有失焉犬能知醫尤奇之奇者也

堪輿奇驗

杭州文風科第甲于一省自嘉道而後漸不如紹至咸同之際復不如甯錢塘丁松生丙謂為府學風水所致因於光緒乙亥科前期請于大府將門逕向置稍為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場之日適值工竣松生于亭前燃雙響炮三十枚以振文氣洎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立誠得亞元共以為奇堪輿之驗如此不可解也松生勇於為善其所為者不顧艱阻必底于成杭城善後之事多得其力左爵相薦舉浙江人才稱其見義必為居心懇惻而有條理若授以牧令之任必能撫循黎庶希蹤循良

奉旨以知縣發江蘇補用。松生高卧不起。其志趣可欽也。

錢東平創釐捐法

錢東平江右。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跅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烟。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衆舉義。與夷為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為上客。未幾遇赦歸。歸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值粵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極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諴。辦理糧臺。闢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之幕府。幾于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為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為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填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于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

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募于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于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于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誚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恿之立即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冤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畧與周旋者亦不至于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為高蹈之魯仲連轉同于殺軀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熟其人為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罪褫職閒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

錢江既創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為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並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真以釐捐為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賦不勤派而卒成戡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又繼而米捐舌敝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

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或得二百餘萬而不甚費力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卹商情自然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塗而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為能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即罰此是關市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為己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賠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為暴客又為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為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為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蕆釐捐得停復睹嘉道承平之治斯為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釐捐之舉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按釐捐之法寔肇於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釐捐寔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于軍餉寔為大宗朝廷雖屢有輕減之

旨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王畹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為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国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畹上偽忠王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覲堂中丞聞之大驚疏聞于朝江南北大為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為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畹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爵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畹逃入咪唎堅墨海書院以死不嬰顯戮三吳人有遺恨焉然畹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乃張元之流亞也國祚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畹書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大畧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為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並于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之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

首來求修好。然後育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麕至滬地。遂于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偽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所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攖其怒。而仍可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聞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書牀下。此真國家之福也。嗚呼。豈非天哉。

造化弄人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縣轄兩巡檢。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繆。二人皆紹興人。交相得也。初不之異。繼乃知繆則李。而李寔繆。蓋二人同為部吏。繆以年滿選迎仙巡檢。以部中尚有經手事。難其行。李乃頂名而往。繆仍以李名在部。越數年。李之名年滿謁選。適得涵江。同在一縣。相見啞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應對舛錯之笑柄

聖門四科言語居一。蓋出話稍不檢點。即錯誤矣。汪稼門先生志伊總督浙閩時。性嚴厲。僚

屬進見者無不惴惴先大夫督造軍工廠戰船工竣例歸總督驗收鹽道麟公祥素謹慎恐先大夫辭有舛錯囑道庫大使達泰曰子妙于語言可幫同陳君應對免致觸忤也洎總督驗船見工堅料寔頗爲嘉予達隨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攙言總督色甚和鹽道心亦甚喜比驗及貯淡水之井總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孑子跌下須淹死矣達遽對曰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無不匿笑總督色莊而去事畢麟公呼達至官廨痛責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鬧壞達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參麟公見總督先謝不敏總督曰我並不計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達告誡之遂同謁巡撫王晼香中丞紹蘭巡撫忽問及漳州鹽商王夢蘭虧課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對曰王紹蘭乃一奸惡之小人也不革王紹蘭鹽務無從整頓不辦王紹蘭群商無所畏懼娓娓數百言皆斥王紹蘭名而罵之藩臬兩司初以目視之不悟繼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撫乃微笑曰是王夢蘭也麟公始恍然大慚愧起立謝罪既出官廳中有傳其事者達乃合掌誦佛號曰報應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後官至倉場總督

女子從戎

粤賊洪秀全之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粤之大脚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狀第炫人耳目其寔不能衝鋒決鬬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

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于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為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逾萬方伯常剿賊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為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餘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于安徽戰歿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余有詩弔之曰百騎甘寧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李方伯姬人殉節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于蘇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也遂遣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衆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去于是衆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衆皆去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不圖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掩其屍亦吞金死時姬行尚未

百里迴望城中烟焰燭天慟哭欲絶遂曉夜遄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衆方幸吏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于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于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仕途中豪俠風

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譴戍伊犂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贐其行都統感甚然公于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官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游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驚不知所出司道各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貲為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並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呵之曰五千金細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寔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通譜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而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珅勢張甚公不與通和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

出師征苗以丞取庫金二十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牘大吏劾公浮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者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則悉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歿于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于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報德焉此事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為余言猶以不能如杲總督之脫公于厄為歎也

仕途中炎涼態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即不歡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告家梅亭方伯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衙參時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愠矣抵城外上謁又不見更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遽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閽傳呼請勒王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衩衣立于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

汝磕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為勒三爺剥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于斯時越閧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尚伺我于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為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余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畧人者勒侯之教也

愚民不解文告

今世遇有條教禁約之事上官必曰出示曉諭曰多出示曉諭于是匿示不張者有罰出示不遍者有罰上官以為立法周密矣而屬吏之復于上官者亦不過曰已出示曉諭矣更有格外認真者曰已勒石曉諭矣一曉諭而上官之心已盡屬吏之責亦卸庸詎知蚩蚩之氓固有一字不識者乎民不識字則不特出示無益即勒石之示亦復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有英國商人載煤夾板船于大洋膠沙而沉煤遂散浮海面南匯海濱之民咸撈獲儲于家固不見洋船也但識為洋煤而已未幾有洋人挾通事來縣見余謂南民搶掠其煤焚燒其船索賠銀五萬兩余以其語涉狂誕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濱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斷無賠

銀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還其煤。必致肇釁。事關總理衙門。所傷寔多。則不賠而賠矣。且庸知不飭令賠者。不如先事圖之。遂選幹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繕手諭數百張。挨村遍貼。剴切曉諭。令將撈存之煤。繳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語極諄切。又親自赴鄉督查。乃延海之地。延袤計有百餘里。一時不能周歷。而英國領事官。已照會上海道。札委華洋同知陳君寶渠。暨伊國施繙譯官。偕洋商來並令火輪船駛至海面邏巡。開砲示威。勢洶洶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則仍力持賠銀五萬之說。以相恫喝。余大聲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氣稍沮。然總執賠銀之說。惟不言五萬耳。余曰若爾以失煤之故。乞我代爲查還。我體兩國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辦。若言賠銀。是訛詐矣。訛詐則安有交情。我官可去。爾銀不可得。于是陳君亦以正誼責之。其繙譯官從而調停之。則須查煤矣。余于次日復偕施繙譯暨洋商到海濱審視一片汪洋。無從究詰。相顧無策。余秉其意氣消阻之時。因與約查印煤若干。即以若干還之令其先歸聽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衆諭話。附近各村之民。聚觀者不下數萬人。余先以夷情諭之。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之語告之。更以手諭之意。反覆開導。數百言。鄉人多有感動泣下者。云寔不知有此道理。于是均願以所撈之煤送還。余喜問曰。爾等豈不見我手示乎。則萬口同聲對曰。雖經見示。寔無一人識得字也。余不覺駭然。疑因歷詢保董

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歎。始悟古人懸書讀法之意。懸書以治識字之人。讀法以治不識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繳煤十八萬斤。皆以舟由內河運還之。匝月竣事。共費錢千緡。悉余捐給。不以累民。民得晏然無事。至次年。余遂于境內鄉鎮設立義學二十所。俾之讀書識字。海濱之人。靡然從風。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義學二所。不稟于官。從此南邑四郊之內。絃誦之聲相聞矣。

決科特識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決之如響。余生平見二人焉。一為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為餘姚朱久香閣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甯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為本科必售。洎榜發。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已中南元。乃復大喜。閣學督湖北學政時。鄉試前決科於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閣學之第一人也。尤為科名中盛事。

朱久香之行誼

久香先生固精于文。其行誼尤為醕篤。與倭文端相國仁同年。平時以道義相切磋。造次必軌于正。咸豐庚辛閒。賊陷浙江。先生矢志討賊。忠憤所激。言發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誚

哂先生不屑也余與先生素昧平生于上海旅次一見即傾襟以待逢人說項不去口謬許余為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東軍事先生貽書爭之謂余必須赴浙以顧桑梓爵相乃令偕史士良觀察到甯波甯波苦餉絀先生即在上海為籌餉事每數日必致余一書論軍務機宜料敵出奇動中肯要余即以書呈觀察閱之戰勝攻取多用其策曾被台用乃去然紹興之復終屬先生籌餉籌兵之力也泗門謝員外敬集黃頭義勇擊賊先生資以餉又恐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呂五峯茂材受豫參其軍事盡心擘畫著戰功會賊大至敬仍以輕敵敗沒受豫亦抗節死其宗人國恩接統其軍卒底于績先生以二人死事狀疏聞於朝得專祠祀焉嗚呼若先生者文章經濟道學三者兼而有之矣

朱茱堂叔姪之忠謹

平湖朱茱堂先生為弼先伯雲伯公庚申同年也與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繩墨清絕一塵官順天府府尹時先大夫以轉餉入都有上閣督書託其郵遞先生驚曰私牘可擾驛站耶乃出己貲由信局寄去而持收照謝先大夫其謹畏如此後官至漕運總督剔除積弊八省吏民咸頌之殁祀鄉賢焉先生猶子山泉觀察善張卓犖有奇氣道光二十年英人犯乍浦與余同事善後洎余司訓金華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游擢江南淮海道髮捻煽逆保障淮

揚疊著戰功，文官而得巴圖魯勇號，尤為異數。殁後追贈右副都御史，崇祀名宦。山泉季弟楚卿別駕善寶，咸豐庚申，署江甯同知，僑駐常州。時粵逆破溧水、句容，當道棄城走。楚卿歎曰：毘陵為蘇浙門戶，我雖無守土之責，當與城存亡。遂登陴拒戰，而心知事不可為，賦詩曰：狂風已斷悲笳曲，落日空揮寶劍光。惟有丹心終不改，猶能殺賊死戎行。城破，巷戰死。入祀昭忠祠。余未及見茱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則素習也。竹林三人，于鄉賢名宦昭忠祠中，各專一席，榮矣哉。

富陽王高士

富陽王君子和鑾，今之高士也。世席簪纓，性恬淡，不樂仕進。少年時隨祖若父宦遊四方，行路萬里，橫覽山川之勝，遂善作畫，墨法既妙，設色更神，鉛朱丹碧，千崖萬壑，沈雄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鳥，見者驚歎，名重一時。因以畫自給，筆墨外不妄受一錢，人皆敬之。咸豐辛酉，賊陷富陽，子和避難鄉間，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陰雨雪，忽聞賊至，急起奔走，倉皇中乃撞入賊隊，遂被縛去。賊酋見其文弱，目又短視，驅行泥淖中，屢起屢仆，憐而釋之，謂曰：速行，遇他隊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脫，不暇擇路，竄身荊棘，履穿襪破，天既昏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趨，于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奮身入。入其門，闃其無人，窺其室，則似有聲響，乃訴以被難之苦，乞為

容留。良久有婦人應曰。我等麕聚室中。子其入焉。入則暗黑不能辨人。遽踣于地。既凍且餓身殭足痛。喘息逾時。乃問婦之姓氏。則對曰。我某某之妻也。某與子和本係遠戚。聞之稍慰。再與語則不答。僊憊極。亦不能復詰。垂頭稍睡。一時許。忽聞婦呼曰。天將明。賊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捫戶而出。走未數里。天果明。遇鄉人。得脫于難。又悔不挈婦同行。恐其亦罹於難也。久之事定。歸遇某戚。告以故。且謝其妻。其人駭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為奇。今年因談往事。舉以告余。余曰。喪亂之際。天道尤近。善人終得保全。子忠信篤敬。自當有鬼神呵護。難而遇救。亦常理耳。何奇之有。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遠堂中丞開藩蘇州。余與同官諸人晉謁。翌日中丞觴之。酒酣。中丞忽問元和令蕭山陶君肖農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對曰。已遊庠。且食餼矣。中丞乃笑謂余等曰此係渠鄉人。當金陵初復時。冒稱校官。往謁曾侯。高談雄辯。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顧在己之如何耳。某所衡當世。略有所見。若中堂之至誠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嚴氣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諸公。則人雖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

撫爵稱是因謂之曰子可至軍營中一觀我所用之人某諾而出次日遍謁諸文武歸而復命曰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間得二君子人焉侯驚問何人則舉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對侯又大喜稱善乃待為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造礮船未幾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且請急發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悵然退侯乃自循其鬚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聞者皆匿笑不敢仰視中丞言至此又顧陶君曰此人既遊庠食餼當令人勉之務正如曾侯者難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談舉為笑柄或曰幸金數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韓魏公總五路師經略西夏有人以偽書干之得厚贈去已而事露諸將請捕之韓公曰此人敢于百萬軍中持偽書以欺我則其人之膽識必有過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國是又生一張元也遂止後世論者共服韓公之深識遠慮當金陵甫復時髮逆未平捻勢正熾曾侯之見即韓公之見也大臣謀國深遠豈惜此區區之金及受欺之名哉衆皆以余言為然

王烈婦

余官金華縣訓導時府學訓導杏泉王君英瀾與余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長子繼本字根仙以髫齡食餼書法秀美尤工古文詞寅好中無不嘖嘖羨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蘇與杏泉

不通問者數年余家婦山陰錢愼庵太守女也嘗言其戚王孫氏殉節事心疑爲杏泉家事未暇細詢也今年杏泉郵寄其媳王烈婦傳讀之乃驚根仙以殀死其婦又以殉節死爲慘然者久之按傳烈婦爲會稽孫君悅祖女性孝友年十六歸根仙事舅姑如事親相夫以順御下以寬里黨無閒言甫三年而根仙以病死烈婦慟絕復蘇毀面截髮誓不獨生悅祖痛愛埒死哭之哀遽遘疾卒烈婦衰絰號泣奔赴視殮畢歸謂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覓刀繯以殉其祖司訓公借虧禮義諭之冀紓其死烈婦曰死所天非全歸乎乃絕粒翁姑百計解之不可得絕食七日瀕死矣司訓公又强飲以西瓜汁一杯復延七日乃終嗚呼其初殉也慷慨其卒殉也從容此眞所謂百折不回者也嗚呼有婦如此根仙可謂不死矣烈婦名留天壤與日月爭光烈婦亦何嘗死哉

金余二善人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覩豪傑俊雄之士甚多而善人則止得二人焉一爲金華金樂魚濠一爲無錫余蓮村治樂魚少讀書不應試家甚貧而爲善不倦邑中掩埋育嬰及一切諸善舉孜孜矻矻幾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愚不顧也工書畫不肯多受人潤筆其廉介蓋出于天性咸豐元年邑人公舉應孝廉方正科力辭不獲然總不肯易六品服仍以布衣終身

蓮村以諸生得保訓導藍翎。然亦不求仕進。遇善事。必竭力成之。勸人為善。舌敝脣焦。不以為苦。遍遊江浙地方。以因果戒人。如溺女搶醮淫殺諸事。諄諄誘掖勸化。人苟允之。即叩首以謝。不以為辱。又自撰院本。糾會數千金。以忠孝節義事演劇。名曰善戲。使觀者興起感動。然世俗習于浮麗。聽古樂則惟恐卧。故志不得行。而蓮村不悔也。第因之感化者亦復不少。蓮村曾于途中病甚。僕人陸慶乃截指和藥救之。則其感人之深可見也。余攝南滙事。蓮村來謁。出小學諸書。囑令分布。又以保嬰恤嫠章程見勸。余因于縣境設立義學多所。又創立保嬰恤嫠等會。均見成效。皆蓮村啟余也。樂魚與蓮村皆規行矩步。不苟言笑。其樂善亦同出一轍。惜二君相距遠。不獲相見。使苟相遇。必有相視而莫逆者也。樂魚歿已久。聞蓮村今年始歿。嚴芝生太守告余。謂人傳蓮村已證真人之位者。余曰。使天堂無則已。有則蓮村樂魚二人者。必生天無疑矣。

福星輪船失事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米七千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等二十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烟臺地方。天起大霧。覿面不能見物。猝遇英國澳順輪船。兩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沈。于是委員

董事僕從人等。並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
李爵相據情入奏。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命於天津上海二處
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提出銀兩。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
爲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輪船賠銀作卹死事。諸人既得邀國恩。復得中外優卹。計存歿均
無遺憾矣。惟內中有候補縣丞長楙一事。最爲奇絕。因特志之。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
蘇臺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
子而去。去未旬日。其妻晨妝。竟出戶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
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其友至。則緬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衆皆大驚。長又曰
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
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妻如此
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間。于是衆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
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魂諸
事。皆不能知。第謂出戶之際。覺冷風一陣。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聞惡耗。時余
溥遊蘇臺。實好中喧傳其事。書者方伯應敏齋先生。守程朱之學。不信鬼神。余舉所聞以詢方

伯亦早有所聞共相歎異方伯曰子方作筆記可叙入之與神滅無鬼二論相辨也

楊遇春逸事

富陽周芸皋觀察凱由進士歷官至福建興泉永道所至卓有政聲道光十二年臺灣民張丙作亂大府調觀察攝理臺灣道事戡定之際搜捕餘孽鞫訊犯供無枉無縱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周密去任至今將四十年臺地疊遭東西夷外警而境內風塵不驚盜賊不起則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始入版圖至道光十二年僅一百五十載耳而亂者凡十五起或請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亂之生也或數年或十數年輒一見其自相殘賊則間歲有也觀察精心運用力籌所以善厥後者條教章程規畫悉當海疆得以久安無事其功甚偉去歲日本窺臺東南旰食惜觀察久歸道山矣觀察文集中有記前陝甘總督楊侯逸事一則仰見疆臣養威重尊國體之至意讀之不勝佩服侯豈預知今日東夷之抗我顔行耶因亟錄之使後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張格爾之亂戕大臣據喀什噶爾城圍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三城上命大學士長公為揚威將軍往征之以陝甘總督楊侯參贊軍事抵七里河與賊夾河而軍侯以所部先濟賊見中流人馬高大殊于常驚為神侯擊之伏屍萬餘張格爾遁復喀什噶爾城三城圍解

既而久不得賊或謂賊畏侯不敢出侯在軍不可得也上召侯回陝甘總督任總督駐蘭州控嘉峪關回疆出入要地也尋遣伯克伊薩克誘張格爾出獻俘京師回疆平上嘉伊薩克功加郡王銜伊薩克素强盛雄長諸伯克與二子分領三大城桀黠通華言道光十一年奉詔入朝自恃功高益驕侈非分輿馬緐多所經回疆諸伯克盛具供張比入關猶盛甘肅府縣請于布政使白侯將迎諸郊侯曰無須第視我行事明日將至侯以令箭招至數里外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頂戴者冠帶華服不佩刀轅門平列至堂下皆滿伊薩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屏息立無聲傴僂不敢仰視至堂側少詰命入見堂以內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聽事數重侯見之便室居中高坐常衣冠二童子侍旁于地施紅氈一伊薩克及門未踰限雙足跪摘冠叩頭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薩克叩首者再乃坐道溫語竟侯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較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髮鬚加白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為子孫計無妄想伊薩克叩頭曰謹受教侯又曰大皇帝命汝少住即行無多從宜往謁各官皆有食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薩克汗流竟體裏衣皆濕上馬行數里神始定侯諭布政使下及府縣官以外藩禮禮之明日伊薩克減騎從行或請故侯曰蘭州為入關第一省會俾知天朝儀注他省加禮乃知恩

矣。同安令項廷綬時官甘肅。親見之。為凱言。又曰。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知縣。報聞。皆咎令。侯意不謂然。比至。親臨堂皇。就轅門捆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毆官者一人。以狥兵。後無敢譁。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陜甘婦豎。識與不識。皆畏愛侯。及官總督。見所屬益謙。曰吾麤人。公事惧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斷悉中度。非人所及。凱嘗見侯于乾清門外。偉軀幹。美手儀。頳面修目。詞氣藹然。鬚長三尺許。覆胸白如銀。文武咸風天人也。侯名遇春。四川崇慶人。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以身當先。未嘗受創。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報。次子國楨時巡撫河南。求解職侍養蘭州。詔許之。在官受養。中外以為榮。旋侯復請命安車入都。名見數四。賜克什。復幣無算。侯初以平滑縣功。封一等男。至是晉一等侯。勅各省地方官護送以歸。食俸于家。夫人年亦八十。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門八人。舊所部戈什哈官提鎮者。同時十餘人。貴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繼侯為固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

清 破額山人編

夜航船

夜航船提要

作者不著姓名但題曰破額山人書凡八卷蒐收博採洪纖畢舉滑稽之雄辯曼倩之詼諧雜出其間洵屬解頤益智適意陶情之作

序

夜航之名由來已久古樂府夜航曲是矣元人曲一作夜行船吳紀聞夜航船惟浙西有之故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擕酒三瓶寄夜航之句今吳越間路隔七八十里及百里許者埠頭必有夜航停泊以便趁船黃昏解纜黎明泊棹信如潮汐雖風雨無間也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勢必促膝互談剌剌不休以消長夜異見棄於有德者寧止道聽塗說已哉善夫米虬菴云近今淺學破碎割裂語言不經坐論紛紛與夜航船何異噫虬菴之論不指予何其切中予病也今年春友人莊生祈夢於韋左司廟中神勸其趁夜航船去生告予予恍有所得用不惜思索枯腸默溫聞見自喜不一月而得百二十二則即以虬菴薄俗之論參莊生入夢之因名之曰夜航船實其陋正以文其過耳若云大丈夫不去走馬揚鞭而自牽船河側則劉道真又甘心為採梠媼所指摘也夫是為序

嘉慶庚申秋八月破額山人自題于葑溪之小山隱

題辭

玉麈清風莫浪誇。語言早信病根芽。書生饒有青蓮舌。不為蓺人不棨花。

三生石上是耶非。牛渚磯頭照不依。說到幽冥偏熟視。閻羅活潑夜叉飛。

妄言勿勸妄為聽。頑石頭頭點不醒。今日生公重說法。阿誰還到可中亭。

兒女荒唐莫道無。憑空結撰說還迂。當時才慧吳船錄。譜得清芬到石湖。范石湖有吳船錄

乾坤寧蛀不求新。但要廬山面目真。况爾詼諧有至理。儘人頭解我眉顰。

渺渺烟波愁少伯。迢迢書畫憶襄陽。潛心困學休來看。不是珍珠是夜航。

雙瞳如豆窺無幾。片葉迷山豈好遮。掛一端來漏萬種。不妨笑煞大方家。

蠻觸相爭兩不贏。人間難助笑微名。泥犂綺語千秋律。罪過前生又此生。

夜航樂府久飄零。剩有牢愁話不停。度盡衆生身莫度。要留因果說人聽。

破額山人自題

夜航船目錄

卷一

誠恪為冥官　局騙剃頭擔
林元一　三人戲法
頓生一計　鞭子錢
酒店女子　簿阿四
黃白二物湯　老蚌充龍
殺響馬　文人禦暴
龍擊宿娼　腰斬蕩河船
呌爺來認臂　潑婦吃虧
通家浜　賞善罰惡
缸頭泛

卷二

蘇明府　三椿快事

書生拘執　二婦戲言
食物別名　將軍勝負不常
做一工像一工　烏木道士
風水運　白黑黑
奸淫類畜　十鬍子
天宮舊套
卷三
絳囊三品　脫雅調
蛇味最美　豎耳朵秀才
産珠致富　活截魍魎
敲梆鬼　了頭嘴快
顧騎龍　徐玉官怕鬼
鬱林夢驗　蠢東西
水府需人　顫聲嬌

算盤生

卷四

骨董先生　與銅員外
洪大肚　七字千金
佳節生女不祥　芋乃淘
阿癟癟　打燈謎
脫去釘鞋　堪輿獲利
地師便宜　閒談活命
蕁菜子　紅蝙蝠

卷五

梟焦伯　瓜棚夜合
甘蔗郎君　醬汁鬼車鳥
奇姦讖容　夜叉食人
項生作弄　嚴又茗

金光亮亮　腳腳上
五臺女丈夫　花浴堂
三昧菴　小人得志
奔牛麒麟　驅瘟妖
狎客變龜　汾州客
卷六
江西樟柳人　温香清話
擘絮樓十才子　鄭生買茶
狗吃醋　唐郡姑媳
鐵蓋銀瓶　東昌怪
婁子一席話　桂花香酸心
侯雲士　鄔封翁
卷七
伯仲各別　想搵藏

某生擒思　陳生脫褲
郭十三郎　姜策駟
老饕飽糞　紫檀煨鰻
澄江生　綠頭放火
五聖邪正辨　陳姑娘
總管續娶　滑弟弟
嗜酒不近婦人　婦鉤賊袴
西洋標謄

卷八

無無生　土地反目
汪生入天台　蕩姻緣
海參笑話　採菱得壻
龜咬中狀元　紅豆詞
脫換司　鬼冒花神

爭意氣　計倒麵館
廚房聯句　韋廟老詩

清 破額山人新編

誠恪為冥官

楓江老諸生私謚誠恪先生至誠人也生平酷好扶乩晚年愈篤嘉慶四年正月九日虔往郡城結壇處禮朝天懺三日值神期以十六再來云爾先君攝篆天都因公務過此託我通信爾慎毋貽誤先生回寓薰沐手書一本始終四十餘年家事覼縷畢呈冀焚之鼎中以達親聽屆期賫本詣壇候至下午不值人曰與其株守不如歸去暫息再來何如先生曰諾回至中途過其友薛鳳威家薛他出家人以主人素契格外欵遇之身體微倦遂將手本安妥明日思再往也暫眠賓榻孰知暫眠者竟長眠不起焉薛君本磊落丈夫馳報江城且為經紀其喪事此事吳人無不知之三月初旬有降乩於壇書曰我於仙茅嶺上得遇誠恪先生云正月十七寅刻我出閶門去身體漸覺飄渺清風拂面亂雲擁足俄有童男女數隊各執旛蓋等器來相迎迓予恍然曰我死矣夫未幾見廨署巍然中坐一貴人見予忙下階揖請讓坐曰上帝以君真誠委署三楚賞罰司此去三晝夜可達令先君巡查楚省此去必能會面

予喜接憑辭謝而出將到洛陽見材官絡繹鹵簿旁午道旁譁然曰新任修文郎來矣予問何人曰陸朗夫予喜極作雀躍曰家君會面良友談心天長地久我輩死而未死也煩君過吳遞語我家子姪嵩陽一片霞邵不濡通信者

方中沼曰聰明正直之謂神至誠加誠恪有不為神明者乎倘有不滿誠恪者當以孽債原之而其人之真氣自不容磨滅

局騙雞頭擔

閶門內穿珠巷中之小巷曰橫巷巷濶而短有檀小男初業雞頭暑月歇擔巷內以清寂少人且南北多涼風也適有頪首就沐背後有人潛抽後櫈去向小男搖手示勿聲嚮小男以戲耍常態含笑俟之迨沐竟要坐小男曰櫈被爾友掇去其人曰惡難極矣我濕淋淋不便走爾為我追之小男往後面追尋良久不見回身轉巷而前擔亦不見兩肩脫然徒手號咷鬨動衆人俱為絕倒

林元一

汴中林進士凡名復字元一棄舉子業奔波海內十年前僑寓吳江東岳廟文昌宮左廡偃蹇無顧之者天分絕頂百家諸子涉獵無遺性情蕭散不涉江湖炫鬻氣習

後稍有親近者。遂移寓南郊。與余家族長雪洲公比鄰。公猶子。履橋。予族叔也。愛才如命。與林遂成水乳。每造叔所。林常在座。嘲今駁古。纚纚勿倦。林精數學。識禽言。嘗與茶話窗下。忽聞春禽弄舌。林曰。此鳥在第幾樹第幾枝第幾葉下。轉午後必有雨。書僮素黠。反唇曰。林相公欺人太甚。鳥語縣蠻。樹枝稠密。安能辨別到爾。督林曰。汝且住。金僕姑將及汝矣。未幾大雨如注。明日。此僮因拗花樹底爲黃蜂螫指大痛。始服之。太倉謝某素昧生平。遇於小滄浪。謂林曰。我有商瞿之患。奈何。林曰。君既抱子。何誑我。謝曰。無之。林曰。君有子而曰無子。或非君所生者有之。滿座爲之愕然。張雨岑曰。林元一。異人也。無所不能。無所不精。文宗史漢。詩法唐人。書晉畫元。談裴稚郭琴則成連海上船也。奕則巴邛橘中叟也。雙白龍而雙白虹。是其劍術。三折肱而三折臂。是其醫理。一斗酒不醉。兩石弓立挽。非異人焉能若是。

三人戲法

[illegible]官吏。客揚州鹽運使幕中。八月天氣連宵演劇。頗不愜意。會有江寧府某公。遣送其戲法三人。令詣署。并云。如荷哂留。可不辱命。三人年貌相若。主人甚悅。因問客何戲法。一人曰。小人無法。祇會吃烟。一人曰。小人無法。祇能難兩箇肉圓耳。一人曰。小

人照鏡。主人怪其語之奇也。曰、請試之。吃烟者、於青布袋中、取出烟筒。頭狀類熨斗。
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狀類扛棒。長短如之。以頭套梗。索高黃烟四五斤。裝實頭內。
燃火狂呼。急請垂簾墐戶。客皆從對照、隔簾觀之。見雲氣滃然。奇態層出。樓臺城郭。
人物橋梁。隱然蓬萊海市也。琪花瑤草。異鳥珍禽。宛然蕊珠閬苑也。魚龍鮫鰐。噴濤
噀露。恍然重洋絕島也。俄而炮焰怒發。千軍萬馬。破陣而至。五山銀海。顛倒迷離。座
客大駭。主人喝住。始徐徐收縮。拍爐幾許而熄。羆肉圖者。跟一童子。令袪上衣。兩手
扳着春櫈。突起臂肉。橫背晶光。如擺一條玉案。將豬肉十斤。去皮骨。安放童背上。手
執兩快斧。一起一訖。上上下下。僅一茶時。肉糜爛而童背無纖痕。從容堆垛。曰、官廚
清贄。可給三日大廚。若依小人之腹。做一頓饅頭、咲弗穀。照鏡者、持一小鏡。曰。我鏡
照人。非人照鏡。但此鏡瘕於屢照。十人外、照亦無影也。有性燥者曰。我來照。一顧而
撲。衆不肖鏡中何像。令人嚇倒。咸未敢照。持鏡者曰。妍媸不同。如其心焉。一噎止餐
可乎。於是繼照者即主人。鏡中一貴官象。但非己之面目。餘有照而躲避者。有照而
無言者。最後一青衣對鏡平視。目不轉睛。衆問何鬼。曰、中有令人銷魂者。惜乎令一
己消魂。不能使他人對面也。衆為之粲然。厚搞三人而去。此戊申八月中旬。香吏鑒

饕為予言於秦淮旅舍。

頓生一計

頓生一計四字。本傳奇中蔡生說話。蔡生貧不能娶婦。婦翁江某。僞邀生飲酒。半逼勒生書退婚契。生頓生一計。曰必歸家告母方書。翁許之。隨使豪奴同去。生急披公服。出後門。徑赴公堂鼓譟。郡守罰翁。立令堂上交拜合巹。謂之永團圓。此頓生一計之妙也。亡友徐生曾竊其計而行之者。生嗜酒。有寬饒狂病。丁酉省試順天不中。明年春季。寓賈家衚衕。與同鄉劉別駕聚飲。夜深酒湧。狂發攘臂。別駕窘甚。命健僕曳之出局。鑰而進。生踉蹌門外。忿忿不已。黑夜莫辨門戶。誤闖治中衙署。閽人執交邏卒。曰縛此糟豚。天明送兵馬司去。生嘔吐淋漓。達旦酒醒。大喊曰。何物狂奴。縛我在此。我新科進士某某。臚唱在即。忽被毆辱。豈非天大奇聞。邏卒慌報閽人。閽人令釋縛謝罪。叩頭若搗蒜。曰小人萬死。唐突老爺。姑念巡夜因公。望爺寬減。生遂不較大踏步而去。此亦頓生一計之妙。

鞭子錢

里中無賴喜放鞭子錢。漁利最苛。其例放銀一錢。日取利三釐。或四釐五釐。旦旦索

之。不彌月。子浮於母。還楚方止。否則積月累年。靡所底止。剝削窮民。莫甚於此。窮民又當到手便揰。醫得眼前。剜却心頭。勿顧也。業此者。皆打行光棍。索詐稍不遂意。輒反臉嚷罵。老拳直奮。故無不畏之如虎。近有坐此發家。建造房屋。衣絲食肉。街坊搖擺。稱老爺相公。其家愈饒。其業愈勤。四處放開。如蛛布網。一日。其妻收錢歸。以街上行人擁擠。乃上城行。至冷靜處。遇兩少年匿城垛內。各解下衣抑熱。見婦來。拉之求歡。婦素蕩。從之。兩少年先後施行。游龍夭矯。變化出沒。婦心大悅。初不知城上登孤勝於廁中鞭子者。奚啻十倍。遂與兩少年訂曰。自今以始。日之夕矣。俟我於城隅。兩少年唯唯。於是日以為常。風雨不輟也。婦家倩主母僕僕。願分任代是者。婦必大恚曰。此事非老娘莫幹。實欲踐城上之盟耳。婦每登城。必傾囊厚贈。甚至釵釧衣飾等物。盡行予畀。恐少年心性不常。思固結之。無他好也。後旋被人覷破。咸來湊。婦曰。香爐公器也。諒無揀佛燒香之理。婦悉從之。登城如故。於是擅行遠聞。蟻聚蜂集。臺城布施。餓鬼皆飽。城隅將圯。官長知之。禁止登城。而婦家鞭子。為易速城。寶物久已投去。

周敬三曰。貸悖而入者。必悖而出。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世間擁蓋策駟。洋洋自得。安知其家中。不有傾人城者哉。

酒店女子

全椒朱鴻士云。予鄉有紅花郡。當清明時候。迎神賽社。青郊芳甸。士女如雲。郡中張氏世為望族。城內有鼓生。韶年都雅。皎若天仙。其舅氏靜巖孝廉。自都旋里。生到郡省舅。借此遊春。對門酒店女子。瞥見生風姿不凡。如夢如癡。暇日。乘間問鄰媼曰。前日與張舉人同折桃花者。何人也。媼曰。即其甥鼓家郎君也。女積思成疾。踰年殁。段始終不知。毘陵趙一琴詩云。玉貌誰家子。神光賽洛神。桃花湖上折。腸斷浣紗人。三韓鄒布水詩云。不語暗傷心。欲語怕紅頰。今日相思子。來生雙蛺蝶。金沙王荃人詩云。自昔真娘死少年。傳聞紫玉喪嬋娟。江南一種奇花草。不到春風便化烟。當壚不是卓文君。眉鎖春山鬢聳雲。他日晏春橋下過。桃花休折小姑墳。

夜航主人曰。此事與吳江葉勿戀。過流虹橋。小家女子見而慕之。思念至死。何絕相類也。朱竹垞作高陽臺詞紀其事。一時和者幾百家。今鄒趙諸君詩。亦可續選本事詩集。二百年來。後先一轍。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此物此志也。

薄阿四

八尺鎮薄阿四。膂力過人。有拉與佐鬬者。廣置酒肉。大喫而起。至鬬所見廳柱高一

丈。濶一圍。阿四先脫布衲曰。此禦寒物。不脫不便。脫又恐被人竊去。遂一手擡起廳柱。一手將破衲塞在下。且曰。壓此萬無走失。羣不逞箝口土色。各鳥獸散。乃不成鬭。場上石鹿轆。廟門石獅子。阿四當之。非僅陶之運甓。直像之弄丸。每逢武童演藝必多餉阿四酒肉。使勿來。否則恃强糾纏。必殺風景。人見之皆足恭趨奉。勿敢觸犯阿四亦自負氣岸。旁若無人。每於酒酣耳熱。白眼望青天。大聲唱力拔山兮一闋。以故人多稱之為小霸王。又呼之為四大王。媚之者曰。四大王具此神力。雖殿前侍衞。海口將軍。食祿萬千。膺之何愧。惜乎時運不偶。與我輩手無握雞力者。亦復髣髴。阿四以言到傷心。不覺英雄淚下。涔涔至足。乾隆庚子。 廵幸江浙。營駐吳江南斗圩。扈從軍衞。經過無算。阿四心想懷抱利器。不可鬱鬱無所試。且於此不見吾長。惡乎見吾長。遠遠見一戴老鴉翎子官。騎馬前來。阿四從背後奮臂一拳。鴉翎者囘身趁勢一丢。阿四身體已落在千步涇窖坑中。千步涇去南北圩。有十畝之隔。幸得不死。渾身不潔。奄奄撑起。神魂沮喪者半年。自是不敢復言氣力。

夜航主人曰。醯雞甕中。蛙蟆井底。東南宜少栩栩者。不遇掠地鴉軍。始終夢裏睡裏噫。夜郎自大。千古譏之。阿四勉乎哉。

黃白二物湯

醫之為言意也。以我之意。意病之意。無不如意中肯。予今年前四月。自郡歸江。天氣驟熱。狂飲涼酒。開牕睡臥。撤去床褥。半夜覺寒氣襲人。遂發咳不止。服辛散藥罔效。氣喘喘聲匡匡。入夜愈甚。再投起脾滚痰諸丸散。仍如故。親友來問。大半岐黃。議論鼎沸。或曰寒宜薑桂。或曰熱宜連芩。或曰寒熱客肺。宜麻黃表散。或曰真陰虧損宜燕窩蛤清補。舉家惶惑。予亦無可奈何。直至五月初旬。方殗殜假寐。忽有真人飄然而至。撫予背曰。是可醫也。黃白二物湯。予恍然醒悟。人到中年。陰衰陽熾。土不能護金。水不能制火。故不得愈。黃白二物湯。鱔魚黃色最補脾。脾補而肺火自熄。猪肺色白最補肺。肺補而腎水自滋。現屆秧田放水。鱔頭黃愲昂首得時。買以付廚。并猪肺洗淨同煑之。火候既到。鮮腴芬美。自然悅口。而咳病如脫。黃白之益人。豈淺鮮哉。秋苓凡曰。倘有省儉不食葷腥者奈何。予曰。省儉惜費也。不食葷腥。茹素也。二者而求黃白。則竟以大小便代之。不必更求人中黃人中白也。

老蚌克龍

吳江為水鄉。遠近知之。南門外百里。江浙交界。自三白蕩一路。溪港環繞。茭荻接連。

水勢混茫雖漁師篙工嘗有迷津之慮陸司廟在汾湖中央猶大江之金山也其下深潭光怪百出老蚌潛焉漁者取魚網至蚌所輒有腥風撲面冷氣着肌無不病瘧必禱蚌始愈漁人相戒不敢犯當秋月皎潔土人時見精光一溜直接太陰其中有寶珠蘊焉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旬乘龍忽襲其珠使龍子化作赤鯉伺蚌張開時躍入其中珠可得也不意蚌覺有物一翕而鯉浮水面矣老龍大怒雷雨轟下直來與蚌親鬬蚌仰身掀起儘力迎敵鳴濤捲雪寒沫滔天龍鬬則一往一來蚌迎惟一開一闔如是三晝夜龍竟不勝而去阪田汨沒民廬漂蕩合邨大為老蚌所困蚌長約二三丈濶丈餘毛蓬蓬若蘆葦然賣蝌王六從隐隙中窺見厥狀如此

華蘭舟曰圓蓋秋清廣寒挹采方諸夜媚鄉土沾光掌珠一顆留伴嫦娥不嫁矣何物乖龍潛生覬覦喪明敗北自取之也噫夫人雖老東海威風誠難犯哉

殺響馬

海鹽陳氏有紀綱僕楊黑鐵年二十餘勇力能幹乾隆中伊主付千金令入都求起官黑鐵跨衛過山東滕縣界遇響馬賊二人黑鐵恐衆寡不敵先下衛擲囊於地一賊挺鐵尺手提其囊囊重不能舉因右臂挾尺兩手提囊其一賊亦兩手相接黑鐵

乘隙急抽其鐵尺擊賊顱立碎其一賊拔刀未及黑鐵進擊之折其右臂賊跪地乞命黑鐵拔刀砍之二賊俱斃當殺賊時黑鐵衛驚去不知所向見二賊馬在乃以一馬負囊而身乘其一馬疾馳蓋賊有所得即馳歸馬亦習慣者也時已薄暮馳三十餘里入深林中依稀見莊院馬止不前黑鐵恍然曰此必賊窟也奈昏黑不辨路計無所之其家聞馬嘶以為主歸也啟門出迎見黑鐵大駭馬遂入不得已隨之至廳事解其囊因謬曰從某縣來錯過宿頭乞假宿其家曰諾賊婦見馬不見夫意客必害夫者令婢過為殷勤雞酒羅列黑鐵佯為豪飲潛以酒注衣袴中酒盡更添婦暗喜得計飯訖黑鐵偽醉欲眠婢取臥具入房令客臥攜燈趨出鏁門而去黑鐵佩刀在外手無寸鐵房內並無椅桌等物件自分必死暗中摸索忽得木一段長四尺許乃尋常拄門者心始安曰是可以拯命遂以木入臥被中置帽於其端脫身上濕衣蓋之若人熟睡然自己屛息立戶扇後以待夜將半聞門啟聲見一婦結束甚峭左手執燭右手持利刃徑趨臥所奮刀一砍刀入木急不能出黑鐵從背後踢婦倒地即拔木中刀亂砍殺之而燈已滅乃提刀摸至廳事循壁行得一門微有火光趨入即婦臥室其婢假寐殺之至廚下見一僕婦乳雛俱殺之持燈徧照已無一人始知

所殺二賊乃一主一僕也啟其箱籠黃白珠寶參貂積貯無算乃以夾被四條作兩大包裹席卷而出任馬所之天明至大路恐人識其馬不敢飲食疾馳三百里達京師棄其馬不半月事竣市二騾改道從中州歸

夜航主人曰蹺賊於路搗巢於室馳馬入者馳馬出平頭年少頃刻橐封黑鐵之力歟此其中殆有天也

文人傑暴

從來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危險之事猝不及辦天下固有脚踏實地而無妄之災時刻相遭此天數非自取也亦有倖免者在其人之智謀耳昔有諸生愛蕭寺清淨夏日讀書其中漸與寺僧熟識僧亦聰俊往來既久稱莫逆焉一日生詣僧不值徑入卧房守者以習來不禁生得縱觀圖書骨董藉以消遣正好待主人歸也几上放小銅鐘一具古氣盎然生信手一擊驀地有美人出生惶駭疑為鬼魅將欲盤詰僧恰至焉蓋其下地窨僧藏婦女在內擊鐘為號不防生來來亦不防其漏出禍根事已如是勢不兩立刀繩鹵皿出此三物請君了凡生長跪乞哀誓不聲洩不聽曰非欲殺君君來就死生曰念平日情愫請杯酒長別可乎許之扃鑰去少選擎巨壺

至生痛飲數盞。復請下酒物。許之。如前出。生脫衣衫塞實壺腹。身匿門角。俟之。僧擕盤進。提巨壺當顛門一擊。斃之。大開地窖。放出婦女多人。皆良家入廟拈香被騙者。鳴官收領。火僧墟廟。遐邇稱快。鄉先輩顧湘南。余家姻長。少時讀書廳下。夜深盜發。斬破大門。明火執械。勢甚凶猛。先生見靠梯於牆。蓋其家方修造忘撤故耳。遂上梯登屋。手揭瓦片。連疊數堆。盜方昂首進儀門來。先生飛瓦亂擲。盜不及仰首。中顱裂腦。仆倒數盜。餘俱抱頭鼠竄去。天明執送當事。家中不遺一箸。亦文人傑暴之極策也。若夫陳眉公為盜書記。王貽上與盜結蘭。則龍暴非傑暴也。

龍擊宿娼

前年五月。松江雷擊西客於航船內。先一夕。舟人及諸客皆有夢。眾疑不祥。不敢解纜。欲其時天霽無雲。風清氣爽。舟人以為妖夢不足憑。遂開船。晚泊白龍潭。眾方夜飲畢。狂飈大吼。雷電大作。烟霧中。忽飛出火龍。直攫艙中。擊死一少年西客。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船潭口。眾舁屍於岸。方設壇修醮。尸忽甦。自言領富人資本。行商江南。久不歸去。富人訟父於官。監禁追比。父屢召不歸。致斃於獄。訃至。諸客為我收淚。遊妓侑觴。遂薦寢席。我昵之。留連彌月。囊底罄盡。仍不得歸。致遭天譴。命我表白同

人。以為迷戀烟花。不顧父母者。咸言訖而絶。夜航主人曰。昔昔鹽中。聲聲慢裏。愛河媚海。膩地情天。雖慧業文人。不免荒於是者。矧西方紈褲哉。白屋金銀。益青樓花粉。天誅應不到。是而釀成奇禍之尤者。富戶倡家兩造耳。吾聞龍生九種。犴狴其父。霹靂其子。其所由來。恐非一朝一夕之故

腰斬蕩河船

溺人者水也。載人者船也。而溺人者。船中之妓也。東南水路。此風處處有之。粵閩曰蛋船。曰蛋戶。曰落蓬。曰採珠戶。曰肉花盆。曰人鮓甕。漢湘曰長艄。曰後艄。又曰包艄。又曰叫乖乖。又曰花船。溫處曰夜叉。又曰夜撐。嘉湖曰余嫖。江右曰念殃。江北曰思娘。又曰思殃。海口曰落漈。湖上曰再搖搖。口號嘈雜。皆江湖無稽之談。其為求乞則一也。而求乞如蘇郡之蕩河船。則又寓求乞於繁華之中。尤屬可怪。沃土之民不材。女紅所得幾何。女謁所資無盡。况乎蔡姬蕩舟。西施採蓮。越女木蘭。吳娘六柱相沿既久。類成風氣。奢侈過度。於今為烈。船中器具。則玻璃加漆。黑銅水晶。鑿花鑲嵌。鏤金雲白。翡翠珊瑚。象牙碧玉。紫檀香楠。花梨紅木。衣則玫瑰棉花。食則鴨腦豆腐。尋常羅綺。笑為邨媪包皮。不屑衣也。尋常蔬果。鄙為老大食作。不屑喫也。龍井茶

一淪便傾驚梨餅半燒旋棄裝束則巧立名色若元寶頭彀彀啼斜插花呼郎裝飛翅髻後來好蝦殼移鴉頭襪天魔裙嫦娥袖觀音兜昭君帶閩州留香鞋揚帮繡花袴而且湖山供其頑耍風月助其妖嬈箕踞艄棚橫陳舷版頻呼小妹動喚阿娘纖喉暖響犬腹銷魂嬌盼流波油頭喪魄嗟夫人情類好溺也見金夫不有躬夜度娘常事近聞若輩偏裝腔作態南北兩壕殷實子弟多有耗千金而不得償夙願者遂致鏡中好影畫裏芳膚可親不可昵也噫蠱惑滔天脂膏塗地愚夫不足惜蕩戶實可誅是時郡守汪公即今閩省撫軍廉得積弊着巡捕水利查拏船戶若干即于山塘桐橋汎將玻璃閘快蕩河等舡隻架起兩頭當腰截斷婦女着父夫領管并各穿青布衫裙帮家養竈毋許蹈從前淫佚以清風俗吳中士民至今稱快事焉

蔣琪生曰玫瑰為鬃鴨腦作腐未必真有其事不過形容衣飾奢華耳然其暴殄天物僭越供奉其身原有應得之罪雖然此等常山蛇也斬首尾應斬尾首應斬腰恐首尾俱應袁簡齋說張五姑娘事可鑒

叫爺來認臂

裝飾飾首亦飾臂五代史補錄慕容彥超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陜州司馬閻宏

魯乳母。以泥中金纏臂獻之。纏臂之名昉此。蘇軾詩。壓匾佳人纏臂金。是也。又有玉臂。夢溪筆談云。曾見一玉臂。兩頭施屈戌。屈申能合。杜甫詩。清輝玉臂寒。是也。又有繫臂。晉書泰始九年。帝選良家子女。以備內職。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羅虬比紅兒詩。繫臂先封第一紗。是也。若楊萬里競渡詩。畫橈繡臂照江湖。則有繡臂。張祐詩。畫鼓拖鬟錦臂攘。則有錦臂。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則有綰臂。范成大詩。約臂金寒束未牢。則有約臂。趙孟頫詩。粉汗生膚絡臂香。則有絡臂。至於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絡臂。辟邪。非裝飾也。孟郊羽林郎。錦臂飛蒼鷹。戎服也。瑣言鄭愚以錦為半臂。亦非炫飾也。戴珙之封臂。朱勔之黃臂。誑君恩。非平服也。總之。臂以飾女子。取其媚好。非男子所服明矣。今男子亦服之。嘗見都人士往來賓館。散步街坊。偶然露臂。金光閃閃。洵覺式觀。顧富貴者自然無怪。近有窶人子好尚時流。渴欲效尤。嘗有傾家蕩產百孔千瘡。而傳一臂之力者。謂之彩臂。人情外務。可笑至此。居停主人丁青筠之友周某。家僅度食。喜坐蕩河船。一日。過山塘。同丁就飲。船婦下艙陪飲。調情弄舌。甚覺可人。周酒酣逸興。相與促坐。賞未囉嘽也。婦戲勸周彩臂。奪己臂上曰。郎面白於妾。妾臂瘦於郎。周固解人。信口答之曰。望不到十里長亭也。頓鬆了

玉臂耶。丁在旁曰。盟心不若盟臂。遂歡笑而别。比歸家。周婦怪夫臂之不在臂也。詰之得實。婦素賢。置之勿問。翼日。周令僕人向船婦索臂。婦側目凝思曰。有之。但胡亂安放。教儂何處尋出。旋捧一抽屜來。見黃金射目。鑿鑿落落。彩臂堆垛二三百隻。在内。顧僕曰。此間千手觀音殿。不知那隻是爺臂。又喚阿母挈我後房盒子來。看其母又捧出一大盤盒。其中紫赤濃淡。更不勝數。婦曰。咤。聰明一世。莽撞一時。儂與爾俱在暗中摸索。胡不叫爺自來認臂。僕奔告主人。周爽然若失。裹足不入蕩河船。卒為老成人。

潑婦吃虧

邑有潑婦。狀甚醜。而效顰過於東施。喜裝飾。塗脂抹粉。濶袖撲鬢。撒嬌做媚。日與少年拿不逞。頑戲無度。狀若妖精。遇之者。無不伸舌唾避。曾與監生某狎褻。生薄有家計。婦竟認為夫婦。日登門吵鬧。挽生婦頰。以為鵲巢鳩居。若何奪人婿也。婦畏之若蛇蝎。敬之如神明。一日。生正在納悶。又以誅求無已。反臉角口。婦披髮撞頭。將拚命下落。生躲避他處。婦尋覓不見。氣不下咽。竟自扯其裤。粉碎如軍前蝴蝶旗式樣。狂奔街上。萬人蜂起。喊到公堂。初縣官出入。常見是婦於轎旁。想必不端。婦且號且哭

曰。某監生白晝強姦良婦。不從被毆。之衙提究正法。官叱之。左右速其下。去。婦不聽。竟全脫碎褲。挨身揺驗。毫不顧[illegible]。官以為不吉。命隸撤下杖之。從來杖婦人及閹人。例不褪下衣。今婦自脫。[illegible]杖一絲不掛。衆目昭彰。欲陷人而適自陷。至今邑人說起。皆為捧腹。

唐建勛曰。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始亂之。終成之。煌煌封禪書。獻長上而光泉壤。伊誰之力耶。今婦。怪物也。當時近之者。亦不可謂非奇人。

通家浜

某友少考訂功。而具絕好悟性。嘗與一友同行街上。見裝潢店內貼對聯。落款書通家眷三字。某因問三字何典。友曰。源頭我未考據着實。大畧想不出五經內。昔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往夏氏之邑。故詩曰。無此疆而界。陳常于時夏疆界都無。非通之謂歟。陳常於夏。非通家眷之謂歟。某曰。君論明白曉暢。更無他據。遂深服之。他日。某因坐食艱難。就蒙館於楊安浜中。暇日出游。遇前所同行之友。各道濶悰。握手弗釋。詢近況。某曰。近在通家浜課徒。友曰。改日造訪。一揖而別。閱日。友於城之內外。徧訪通家浜。無有知其地者。友亦罷訪。後兩人又遇。友問曰。君所云通家浜者果

有其地乎。何無一人知之。某曰。僕館楊安浜。以二字不雅相。故隨口改之。友曰。楊安二字。何不雅相。某訝之曰。自君言之。而遂忘之耶。天寶宮中故事耳。友爲之狂笑不止。

袁雪香曰。憑臆而談。通家多矣。孫秦橋可謂之通家橋。張閣郵可謂之通家郵。韓賈巷可謂之通家巷。推之歸陳飲可謂之通家湯。潘西忭可謂之通家餅矣。大千世界。無適無礙。焉往而不通。必如某友之引經據古。斷章取義。却爲匪夷所思。

賞善罰惡

雯中叔云。當時鄉宦橫暴桑梓。倚勢凌人。雖當道無此氣燄。有某孝廉公車時。貸三百金於林姓。林奉銀如數。而還其券。且賚之。又往貸陸姓。陸堅謝不能。亦無所賚。某尋捷泥金。入館選。告假歸。親串畢集。某折柬邀林欽。林冠帶肅恭赴之。入門見前廳柱下鎖一人。視之。則前所不肯貸銀之陸翁也。不敢置問。既入。主人優禮格外殷勤。酒半。家人捧兩榼至。一還所貸銀。一則以杯幣酬之。林俱不敢領。再三勸乃受二幣。主人曰。翁耿介若此。是重吾以前來之過也。旋囑門下客諭之曰。翁知此酒之所由設乎。林謝不知。客曰。此我主人賞善罰惡之舉也。彼陸某者。翁識之乎。林曰識之。曰

若是翁介紹。姑引之歸可耳。林唯唯。筵散後。始解其橐以付翁。陸歸。罄貲得銀七百兩。浼林奉某某。曰。非千金不可。陸變家換產。足數與之。乃得解。當時鄉宦如此。

夜航主人曰。二百年前。縉紳門第。威福憑之。叔非謊言也。顧我家東昌公。布衣講鄉約。蓬萊夫人續麻伴讀。不識亦有人齒及否乎。不為貧富所動。乃為風骨。誰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耶。至於報施之道。皎皎者所不屑言。

缸頭泛

俗傳染坊紅花缸內。不能出色。務作謠言譏語。閧閙街巷。一倡百和。駭為奇事。而缸內出色。分外鮮明。謂之缸頭泛。此義不知何屬。意者文章厭樸素。姹紫嫣紅。不出矯揉造作故耶。桃花塢女伴。競採鳳仙花。搗染指甲。窮工極巧。色終黯澹。對岸人家曰。昨夜五更後。秋香陪織女渡鵲橋。過東南分野。乞假三晝夜。降凡準提菴。與唐伯虎相會。帶無窮巧意下來。先迎者得巧十倍。於是諸女伴爭往準提菴。拈香禱祝。疾忙乞巧。稱秋香夫人歸來。指甲宛若珊瑚。皆秋香下降之助也。噫。略染一指耳。必得缸頭泛若是。天下豈有真色哉。

夜航船卷一終

清　破額山人新編

蘇明府

儒吏耽文墨固是本色未有如吾邑當年之蘇明府者明府名正蒙楚人從甲榜出宰吳江未及一載不合上官而去當其來吾邑也於垂虹亭起岸囊橐脩然惟古琴一張破書數簏而已任三日即招邑中士子雅集衙齋講説性理娓娓不倦是時桐鄉皇甫竹泉先生掌教松陵書院明府一見恨晚賢主嘉賓迭為往復桃李盈門春風滿座稱極盛焉最喜角藝鐘鳴燭跋擁鼻微吟習以為常性又謙遜脱稿後必與諸生商榷務字字愜心而止諸生文有好句輒高聲朗誦曰君非吾士也乃吾師也尤喜作詩詩如其文理趣盎然近范陸不近蘇黄以東坡比之則不樂猶記日端午招集諸生於耘松軒飲酒賦詩先成者飲巨觥送蕉扇予詩先成中一聯云彈琴午日徵暘若揮箑清風誦穆如明府大喜謂山長皇甫公曰郎君具擎扇才惜無蓮花幕之傳為美談一日見招予到尚早有衙役忤其意撲地將杖之其人王姓本巨族年五旬惜羽儀身充官役未受官刑與予近鄰不為緩頰似非情理徑前長揖曰父

臺息怒此人待生甚不薄明府霽顏直起曰係君何人曰東翁一笑而釋曰快磨墨其風雅如此噫我師乎我父母也今可得而見乎殊令人思矣

三椿快事

竹泉皇甫先生諱樞浙江桐鄉人乾隆中會魁與吾邑周清華先生同榜蓋早年科第也歷宦湖北竹山縣知縣致仕後主松陵講席予得問業焉書院在學宮西北與予家翠田南廬兩叔比鄰故兩叔親受業其門先生天分超儁邃於經籍唯詞賦暨書法非其所長故不得館選先生平生有三椿快事與予叔姪輩盞及猶覺洋洋灑灑喜形眉睫第一椿初次歲考學使古怪先生考作頗不愜意質之師師亦攢眉勉强游湖上日暮還寓路經貢院聽鼓樂聲沸將發案膽怯不敢視然思既過之何不作秦越之視又短視若無眼鏡正在裵徊忽被梯腳絆跌照牆下手觸一物冰涼玉潤拾起一水晶眼鏡也恰好對眼仰視首名即己名是年食餼第二椿先生若不便言予叔姪曰事無不可對人言乃曰記十六歲時清明掃墓歸舟瞧見前船女子端好心竊慕之比三年冬月完娶卻扇後即元配孺人某氏也衆咸曰此事快在偶湊第三椿某年臘月先君病在牀褥予決計不上公車先君曰老病無憂違命為憂予

無奈何。怏怏入都。場畢遄歸。未到趙北口。家信已通。父病霍然矣。予是時大願既滿。從容途次。頗有得隴望蜀之意。飲食居止。刻刻以闈藝默念得失。關頭盤旋無已。行至一村。見巍然閣閲。大書連捷賀者紛若燕雀然予不敢偵命僕借錄。見已名第五名會魁。籍貫無誤。予喜極墮驢。如陳摶故事。逾時方醒。此三椿快事也。顧安知非前此三椿大快事。正反逼起後此千萬椿大不快事乎。我故曰。文章有大開闔。身世亦有大開闔。甚矣塞翁之高見也。人能以塞翁之見為見。尚何窮通得失之有哉。衆曰。我等師先生。猶先生師塞翁也。

書生拘執

竹泉先生。宰竹山縣時。有無行孝廉。自幼締姻小家。既因發解。不願誣以私孕。告官求退。而別圖珠圍翠繞者。先生最重文士。見孝廉呈詞。事關人倫風化。即斥女父。而准退婚。女父不服。先生忿怒拍案曰。爾帷薄不修。欲汚人耶。不顯而退。明日再審。女挺身堂上曰。謂我有私。憑何確證。天地鬼神。昭布森立。屈殺人至此耶。先生以女言觥觥。大怒拍案曰。長舌即是厲階。必覓確證。世無桑濮之行矣。女色益厲。時夏秋間。身衣單衫。女懐利刃。向腹直劃。曰不剖不雪。血流滿堂。兩旁土色。舁歸氣絕。目尚炯

炯不閉。先生自分大禍立至。幸上臺力庇。僅離任。旋里未幾。而誣告之孝廉死。未幾
而先生之長子孝廉亦死。家本瘠薄。坐食十餘年。窘況難度。閔峙亭為江寧藩司。與
先生素好。薦來掌教松陵書院。始來時。縣令蘇公訂為文字交。極其恭敬。蘇去。繼者
某公。不承權輿。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修俸為之不繼。幸有生徒來往。頗不寂寞。常到
喻義堂講話。喻義堂即講堂。廣植花木。有海紅花一樹。予先伯祖冠雲先生修縣志
處。今為菜園。海紅花尚好。其時又有沈黃茅三生。皆能文好客。係先生鄉戚。負笈相
從者。當聚會時。看花飲酒。剪燭論文。輒流連達旦。甚樂也。無如江城。地土霜儉。門第
清寒。縱有饋送。不敷度支。尋辭館去。歿後其次孫茂才亦卒。遂為若敖氏。家業益落。
田根屋脚。儘售他人。最後幾於衣食不周。老夫婦二人。僦居一椽。湫隘囂塵。晚境不
堪至矣。乾隆五十餘年。先生卒。親友斂貲。草草成喪。繼娶孺人。至今尚健。南廬叔素
重友誼。追念師門。嘗告予曰。我力綿薄。將勸葉鶴舟為稾。知聚同人幾金。備卹母生
養死葬費用。予方歎此舉甚善。未幾。鶴舟訃至。不果。
夜航主人曰。青年黃榜。海內知名。王樹蘭孫。高堂歡喜。一時佳話。三樂奚疑。即使四
壁蕭然。一官無恙。而河陽白鬢。彭澤黃花。亦可娛晚節。俟後人也。乃不過以書生拘

之兆。回護清標。上干天怒。悲哉。

二婦戲言

仲春之月。放馬郊外。聳游齣齣。不辨牝牡。令其食草。謂之放青。城內少曠埊。多於城上放之。吳江北門水關橋傍城腳下。年久城圮。踐履平塌。麽草蕃蕪。地瀕幽寂。牡馬俯地囓草。勢垂尺餘。二婦適過其前。不知茅廁中有人也。前婦戲謂後婦曰。飲我一斤。可容半截。有沈貢九在月城酒店學習算法。方如廁。靜聞婦言。曳褌突出曰。與汝三斤。截半可容乎。婦奔逃不及。連罵天殺而去。

食物別名

食物別名。雅俗並宜。類各有取意。如荔枝十八娘。熊白。西子唇。雞頭。貴妃乳。蚌肉。海夫人。皆上品典雅。無足異也。所異者瑣屑不貴之物。一經詞客品題。自然綺膩可人。雖破壞大方體面。不惜也。朱竹垞南湖棹歌曰。小娘浜接鷺鷥邨。一帶青旗颺白門。跳上岸時須認得。秀州城外鴨餛飩。鴨餛飩。即哺退蛋。一名喜蛋。王次回閶門襍詠云。流蘇斗帳不通光。繡枕牙筒放息香。紅日半牕春睡起。阿娘澆得善鴛鴦。善鴛鴦鱔魚和猪肉佐麪也。潘雅奏小樓詩云。小樓簾子滾楊花。要吃梅酸齲齒牙。三日嬾

㦃愁病裏堆盤怕見俏冤家。俏冤家即猪頭肉。吳門陸稾薦家所製甚佳。一名馬面。

尤錦生菱湖即事詩云。越溪綾子放吳綿。郎入酣鄉妾未眠。幾度蹴郎郎不醒。隔湖打過傍鮮鮮。傍鮮鮮細魚名。冬天黎明。漁船棒鼓。聲聲不絕。言傍此鮮鮮。趁早來買。故有是名。杜其武夏閨詩云。浴罷蘭湯髮亦香。蝦鬚高捲為貪涼。冰刀最是無情物。割破雙雙白小娘。白小娘。香瓜白色者。西客某生。慣走曲巷。自詡風人。忽擬其體為四句。將誦予聽。而茹吐再三。予問何故。客曰。我詩太直。予曰。直不妨。又曰。我詩太艷。予曰。前詩皆艷。艷更不妨。客遂大放厥辭。操土音。皺牙膈膊而出曰。姐兒生來要人弄。要人弄時又害痛。你箇娃娃不中用。讓你娘吃拚死悻。客問詩何如。予曰。體裁極合。但軟硬稍不均耳。客曰。君也會說老實話。錢信人曰。閶門禊詠疑雨集中。並無此詩。朱竹垞棹歌上二句。恐不如是。宜曝書樓版子有訛乎。尤錦生是何時人。有名望否。予曰。那知許事。且啖蛤蜊。

將軍勝負不常

江浙風俗。至秋深。俟以鬭蟋蟀為事。白露左右。提籠相望。結隊成羣。杭則聖因寺。蘇則瑞光寺。嘉則南橋頭。湖則北街上。聚處之最著也。其實無處不有。無時不鬭。其蟲

頭大足長者為貴。青黃紅黑白正色者為優。按譜可考，所向無敵者為將軍。大小相若，秤量適均者，然後開冊成鬭。鬭之時，有執草引敵者，謂之遣草。遣草大有權用。兩造認色，或綠或紅，謂之標頭。臺下閒人並無蟲鬭，即以臺上之輸贏為輸贏，謂之貼標。鬭分籌碼，謂之花。一枝花到百枝花、千枝花，憑兩家議定。勝者得彩，不勝者輸金，無詞費也。平望張鉞三最善養，嘉興毛南耘最善相。兩人俱膺官銜，而兼崔盧之威也。乾隆五十三年，張有將軍，毛見而愛之，不能得。伺張出，發篋取之。張歸啟視則無有矣，大慟。後知為毛竊，因以他事涉訟，遂絕交焉。越三年，張又得將軍，百戰百捷，得彩無算。時張寓吳門，寓主人偽請張虎邱游宴，陰令門客竊其將軍與貴公子鬭。將軍敗喪百金，張不覺也。越日，張過夏侯橋訪舊，客有盛稱某公子將軍利害，江之南無與敵者。張心動，欲與一決，而甘心焉。使客招之。公子前來，見今日之將軍，即前日之貴軍，心輕之。決鬭千金，張欣然。時寓主人在旁力阻之，張勿聽。毅然入籠，大勝，擒千金歸。

葉藻春曰：同一將軍也，竊而鬭者喪百金，正而鬭者獲千金，豈前後之不相侔歟？乃明昧之不相敵也。將軍真智勇兼全哉。

做一工像一工

諺云。做一工像一工。又云三句不離本行。此言良確。做戲沈蘭芳予有事將訪之。適遇於道。拉予同到其家。沈見訓蒙王天表來。則作閨門旦聲音。曰先生。見鄰家少婦倚門。則作高力士聲音。曰娘子。比至家。見其兄。則曰大哥。見其弟。則曰三弟。見其嫂。則曰嫂嫂。見其妻。則曰娘子。見其子。則曰我兒。見其母。則曰母親。自稱曰孩兒。頃刻間幾許稱呼。無不跟戲本腳色。予託其寄書到盛澤鎮去。渠呼其家僮出曰。某某你來。見了某相公。我問你。你去也不敢去。始信屠戶剃頭。招之曰騃不殺。嫖院曰我的肉。實有是情。昨日種田郁阿茂要我書庚帖。書完筆頭活潑。阿茂曰。耜頭忒日頭沒雞靶中。取火絨吃烟。需兒異之。直搶其筆。阿茂曰。官人割我稻穗頭去矣。此眞所謂三句不離本行者也。惟夜航亦然。雖夜航嘈雜。無所不談。然畢竟詩文翰墨紳衿事實居多。是係氣習。當局者不覺也。惟筆下亦然。某生長夏酷喜唱盲詞。迨入幃首題赤之適齊也合下一節。三題不親迎則得妻生首藝過渡處二句云。豪華公子休提起。且唱為官得祿人。孟藝開講收二句云。雖不能大盤小盤擔出去。而反勝于的的打打討進來也。時考官舟中無事。一路玩秘戲而來。批其首藝曰。順水推船。何等便

撓若必作隔山取火文離不稱矣副考官則有季常之癖批其孟藝曰言之有理誰曰不可聽哉竟中式有登堂賀之者生趨出執其手曰何如劉生得中第三名成美豈欺我哉劉成美首詞名曰劉生得中句想亦是此中成句近聞湖郡又有吏八哥者以八股為性命笑啼怒罵一切談吐無不從八股中得來試輒冠曹却不作一性靈語學使案臨例考詩古八哥與考詩題乃擬張壯武勵志詩八哥洋洋自得作七言絕句一首出場捉人誦曰聽予新詠一字不敢放過曰吾人有志於修途豈可加斯而已乎雖然堂堂乎張也亦當知其所勉夫

陶南叟曰繙經者必名妹釀酒者乃真僧肬戍馬者為書生攷文墨者始戰將以出三昧者入三昧也歐陽不論文章司馬不談政事猶是强制其心之說淳淳悶悶渾渾敦敦欽其寶莫能名其器庶幾哉

烏木道士

戊申江南鄉試一生虔禱韋左司廟中祈夢決中否夜深就寢見一黑衣真人翩然來謁韋公曰君不可以為道醒而愕然不解其故是科領薦後被磨勘罰停二科以頭場次藝日月星辰繫焉文有於穆二字犯下孟藝孔子登東山一節文有道字犯

夜航船　卷二　五

下故耳。生悵悵而已。旋以禮闈尚遠。就幕淮安。暇日偕客出遊。過關廟。見懸牌書神機詳夢四字。生以前夢述之。請詳其人。掀髯笑曰。是何難解。黑衣真人。烏木道士也。曰不可以為道者。吸後語。伐柯伐柯是也。君殆有美中不足乎。生悟於穆道字。罰停二科。葺公示意。元妙廼爾。詹心癸曰。夢奇矣。詳夢者尤奇。豈亦烏木化身耶。即以其人之道。還解其人之夢。其人得毋道在是矣。

風水運

乾隆年間。閩中延平海嘯。狂飈三晝夜。民居漂蕩殆盡。淹死生靈堆積莫辨。賑恤廬廨。為之一空。先是白洋鄉人見有赤身婦人口吐白烟。向西南去。披髮狂奔。且奔且詈。若有追其後者。越數日而災作。東城內有馮生。少失怙恃。其父為人淳厚。教子綦嚴。生甫三歲。黃冠過其門。摩其頂曰。此兒有風水運。家人莫察其語。笑而捨之。翁夫婦既沒。生煢煢無依。聚徒自給。鄰人巨富。海嘯時。風卷其屋。生居如故。鄰翁他出。母女暫躲生家。并攜箱籠什物寄頓焉。鄰母心異。土木堅固。飄蓬若此。生家單墻薄。蓋何反無恙耶。天稍亮。生起登城。探望風色。見白浪滔天。黑雲如漆。流尸浮滿。雞犬不寧。忽旋風一轉。挈生而去。生躡雲霧中片時。墜一空船內。風力益肆。御風憑水。不知

所居自分萬無生理安於叔數少頃風力稍殺腹飢甚船中一無所有艄底惟樂箱一具生想若得不死將以換食苟延旦暮適時風漸恬息前望桅檣矗雲旗罕飄颺知漂到省城關榭是年大比士子攢集衆中識生者目眙半晌以為適從何來遂集於此生吐其故衆代為悲喜引至寓所餟以薄粥衣以薄綿生飢寒三日於風浪之中不成人様矣一得衣食健旺如常生曰天降之客流來之民幸逢一葉救命之恩繫住槎頭那忍釋也風乎水哉吹我來何不吹我去耶衆曰君癡矣既來之必有深意天緣不可錯過資斧幾何寧區區者不予畀乎蓋生早游泮無力就試者會有當道補送錄遺生得科舉入闈文思汪洋風發水湧幾不得拍場畢謝同人操舊舟到家見已屋依然鄰屋煥然生被天風捲去屈指二十餘日人皆歎息曰天道夢夢馮翁之為人不延一脈乎茫無畔岸何處招魂生竟覔前來羣疑鬼物迨一一縷陳咸毛髮森豎想馮生不說謊話其中殆有天乎至催赴鹿鳴者来益堅其信方鄰家母女之躲生舍也秉燭終宵詰朝不見未知天風吹去也疑其避嫌疑其厭煩轉覺耿耿不識此子有生還日否迨其歸而母心慰迨其中而母心亦喜我女幸未占鳳此子非凡必以為乘龍佳壻母有心翁早有此心也遂使冰人而委禽焉一時佳話

延平人無不芬芳齒頰云。明年春官不第。淹留會館。將尋歸計。忽聞有顯貴病脫症瀕危。醫官要用真烏龍骨。徧覓不得。生猛省想着落風水時。船梢藥箱內。有黑骨一塊潤澤可愛。詢之博物者。曰烏龍骨。治虛脫症立愈。我時亦不為珍貴。命工雕作小匣以貯篆紅。餘為扇柄。現在客囊。何不出之濟人。遂檢得倒其篆紅。令取去。顯貴得藥果起。詰所自來。左右賓告。知為下第舉子。請面會。生冠服詣府。見儀仗森嚴。王宮髣髴。歷數重。始達書房。顯貴出賓主殷勤。禮數優渥。開軒命酒。下榻賓廨。尋攜千金謝生。生不受。顯貴曰。先生高誼。我知之矣。雖然。我必有以報之。逾兩月。顯貴扈從木蘭。令生進獻詩賦。稱旨。賜進士。除中翰。旋授郎官。年未三十。歷任郡守。買某郎故宅。改造門閭。巍乎煥乎。宅在南新街。較城腳一椽。相去奚止徑庭哉。此事寄廬叔官延平時目覩。且識其人。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為我述於靜暉堂上。

夜航主人曰。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下二項包上三項。老者立念不欺。少者埋頭不輟。際會捷於桴鼓。噫。一風水之遭耳。婚姻科甲。富貴顯榮。而且抵掌王宮。馳名輦下。頃刻二千石。風水之運。何限量哉。雖然。一人昇天。萬人落劫。風水運亦太不公。

白黑黑

趙聲谷云。蘆墟徐四。搖夫頭船為業。戊申冬往弔烏程。曾雇其船。徐四年三十外。巨準鬍腮。頗有登徒之好。所狎蕩婦白黑黑。情甚濃摯。每過馬頭。或入城市。必買花粉香油等物。以媚黑黑。雖遭夥伴揶揄。不顧。且不諱。舟泊璉市。徐四大醉。出言無忌。趙指所買物件。戲問之曰。歸遺細君乎。徐四曰。鄙人無婦。艾豭新得婁猪耳。趙曰。可得聞乎。衆曰。南州善談風月。趁此酒興。何不併為一談。令趙相公聞所未聞也。徐四曰。鄙人蠢物。逸致閒情。未嘗領畧。無已。其在頂門一針乎。區區未必敖曹。黑黑工於奪壻。但此婦議論頗明白曉暢。非匿男於箱。建坊於門者可比。嘗自言曰。人盡夫也。時盡晦也。地盡床第也。又曰。人生駒隙。安得極樂而死。每與新交合。先具通宵蠟炬。光照無遺。魚麗鸛鵝。五花八門。從壁上觀者。無不失色。而夫人城未破也。娘子軍益銳也。苟其棄甲。務必追奔。以故自揣力薄。且退避三舍。否則撩虎鬚者。幾不得生還。又嘗於所私者品第材力曰。某某曳落河。某某萬戶侯。某某二千石。某某穿楊技。某某蠟鎗頭。某某黔驢技。某某鐵中錚錚。某某則自鄶以下也。然而丁不能兵。戈難用武。相援以來。閱人多矣。所謂曳落河萬戶侯等譽者。不過誘掖獎勸。鼓勵人材。有是設

無是扶也。眼前行伍，舉屬鎗蠟驢黔。自鄶以下，真無譏焉。惟徐四者猶不失為鐵中錚錚，故願得而甘心焉。黑黑又謂徐四曰：儂年逾就木，相接恒河沙數，卒未嘗飽餐，奈何？徐四曰：人間無飽餐也。或遇五通九尾，給君一飽有之。黑黑曰：何謂五通九尾？徐四曰：五通能通五竅，九尾直達尾閭，皆引人到極樂境界，非尋常媾合也。黑黑曰：安能得之？徐四曰：求則得之。由是沉思默想，朝夕焚香禱告，屏絕泛交，夢寐中常聽呼通叔叔、尾爹爹不絕，訖無效驗。嘗有意避雨浮屠，大小寺僧齋徧無賸，猶不得饜足，乃手撫撞鐘槌曰：願天生活佛，當作如是觀。生平喜鼓譟，怕聽鑼聲，問何故，曰：鼓作氣而鑼收兵也。其性情如此。

顧西林曰：新近說部中，亦有號黑黑者，奇醜不堪，濫蕩無度，屠兒妻也。屠兒甚昵之，嘗說人曰：我婦奇怪，一涉巫山，天仙不啻，離寢如故。里中惡少欲與婦狎者，故作不信，咸來試試。今徐四所狎，其母姓白，蕩性如黑黑，故呼曰白黑黑，嫁夫輒死，曾嫁過俞二、俞二二者。余家舊僕，今死久矣。黑黑適俞時，常於我家走動，身子苗條，面紫棠花色，趺不纖而可觀，唇煞薄而善話，眉眼間有一腔媚態。

夜航主人曰：長康妙手，其信然耶。不下秣針，焉得傳神栩栩若是。

好淫類畜

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倫萬世豈可謂之淫。山澤通氣。陰陽發洩。適可而止。豈可謂之淫。過此者謂之淫。樂此不疲者謂之好淫。好淫則近於畜類。經云。禽獸無別。故父子聚麀。又云。不戒其容止。生子不備。不備不成人。不成人畜類也。非必果報彰彰。墮入畜生道。謂之畜類。即以眼前論。好淫者無不類畜。試思踰牆驀樹。飛簷遞格。善偷善走。跳梁升木。謂之人猿。倚勢凌辱。漁獵一方。令人恨不撲殺者。謂之人猿。歡綿綿。善靄靄。長跪待牽。服淫藿而交百徧者。謂之人羊。嫌短接長。累垂尺餘。謂之人驢。苟且發極。由竇而進。謂之人狗。中人圈套。落入潤圍。謂之人彘。白晝宣淫。生子無皮。若雛鼠然。謂之人鼠。故作屈伸。將進未進。如蛇遊洞。謂之人蛇。當場捉破。不殺而宮。操刀鍬下。賤若徵音。謂之人豕。人猪聚麀不顧。挺而走險。急不暇擇。謂之人鹿。淫詞綺語。會意描形。擅入馬腹。謂之人馬。盜約佳期。彈琴望月。謂之人牛。聞腥想嗅。歷鹿而來。謂之人貓。中毒聲啞。謂之人鴨。瘡癩偏體。謂之人蟆。甘作秦宮花裏覓活。脚撲掤而受淫。謂之人兔。暴殄天物。摧殘結髮。狠戾狠毒。謂之人狼。淘虛元氣。一交而洩。謂之人雞。隱身瓜田。縮作一團。蝟毛刺唇。謂之人猬。槐影搖風。渾身黑腰。謂之人鴉。房

術變化。善擺陣勢。謂之人鸛鵝。鮲戀坡陀。隆然背腫。喘聲圇圇。謂之人駱駝。未老先老。鞠躬如也。謂之人蝦。噫好淫類畜。可謂無所不至矣。他如善媚之狐。遣羣之鵠。縱淫之龜。戀交之雀。天性自然。不必言類也。至於黨帆海嫂。雅善駝人。獺刺山公。頗思抱婦。非耳目所習聞見。不暇言類也。若夫虎豹獅象。鴻鴈鴛鴦。一切義獸情禽。反不屑與好淫者為類也。戡破人禽人獸關頭。斯全生物愛物種子。否則異於禽獸者幾希。

陸信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非教人絕欲也。則亦非教人為禽獸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誰謂能綺語者。不能格言哉。

十鬍子

阮鄉瓤自山左還。紹過吾郡。飲之酒。座上談及東昌府某縣。有王十鬍子。曾當衙役。斥退後。另尋生路。起家發迹。前年母誕。見市店裝潢對聯軸掛。悉錦緞綾羅。朱砂石青。赤金堆絹。不計其數。上稱某母太夫人。下書通家眷侍生某。則皆名公鉅卿的墨。尋常舉貢生員。不得與焉。門首列蘭錡。停輿馬。蹲踏諠譁。日以為常。與衙轅無二。具家藏獲婦女百餘人。小誤。輒撻皮鞭數十。內外人齊稱十爺。出則大聲呼伺候。宅內

悉鋪氍毹足不履地姬妾滿前聞其進寢必有兩俊婢提紅紗燈引導吏聲曰報娘娘十爺來矣鄉亟又曰其正廳堂宅及花廳書房樓閣并一切坐落約三四百椽我無從而到其所謂好景園即王家花園我頻過焉園由尾門進坳衖兩三折計二百餘步即琅琊古道土木材料無不分外精細流池環繞窈窕曲折為園中脉絡有亭翼然曰朗照循欄而行回廊五十餘武始見峯巒突聳名曰杜假山山下曰香碧澗皆有山水真趣山路平坦用雲南石子砌成略斜幾步上有飛白書白雲深處四大字旁植楓樹霜紅可愛停玩片時知命意典雅自此以進銅鐶雙閉鬍子內宅也尚未觀止下山一路逶迤宛如虎卧十八曲至一石坪平鋪可坐千人東北高樓三楹曰望星緣石梯上開窗縱目攬園之全勝焉橙黃橘綠益信園之名不虛而我遊正當其時也清商四起響遏行雲主人內宴也鬍子最好聲色亦好文墨故縉紳先生游園必得流連讌飲徵歌選色盡歡始返望星樓上下潑墨淋漓貴游題詠纖纖多於浦東笋矣外若小金谷即銷金谷半枝棲瑤島松巢飛來第七峯休休堂延青閣紫雲窩紅蓮榭望極亭雪等名勝甚多惜窘於日晷又懶於應酬屢遊屢不得暢要皆不若望星樓杜假山高標而幽雅也後鬍子敗事園入官也今不知何如改觀也

鬍子少孤。母改適王姓。王死。不能自給。為官家傭媪。隨宦粵中。鬍子之食為傭不了。頗相識。幫扶。充當街役。稍得立身。尋因作橫。斥退。潦倒難度。遂奔波母所。適年。與某公子有斷袖好。游揚當道。得為長隨。某公極任之。囊橐漸裕。娶妻亦能伺主人色笑。內外重用。積貲益饒。後奔走數省。販賣輒獲數倍。某公殁。夫婦經紀其事。所有金珠重器。盡運東歸。仍哭泣盡哀。人咸義之。不知其家已素封。板輿迎母。起建房屋。大夫人福壽駢臻。無忘其所自來云。

夜航主人曰。一所好景園。被王十鬍子占住。風景殺盡矣。浮一大白。一所好景園。又從香瓢口中吐出。風景更好矣。浮大白。

天宮舊套

江右鄒生。少年聰俊。濯濯如春月柳。娶婦靜好。琴瑟諧甚。一日。生偶調婢。婦覺之。大相反目。生負氣出門。時春光明媚。信步郊外。見紅欄紫陌。人影衣香。藉以撥悶。薄暮將歸。迷其去路。旁皇道左。有婦人。年約三旬。身材娜溜。秋波直注生。曰。來。妾引導君好處。生素佻達。欣然尾之。長街短巷。幾歷紆回。忽見門第巍峩。大家官閥。旁有小衖幽邃。前後無人。生戲執婦手曰。卿將超度我矣。婦低聲曰。君將超度妾也。且笑且行。

衕盡見山，沿山宛轉，聽鶺鴒諠噪，參差古木，閒墻以壯蠣築成，知前第之後園也。園扉之側，另有小扉，婦將入，指垂楊樹下顧生曰：君於此少待，我即出。未幾婦出，含笑挈生入，田廊曲折，屋宇深沉，不知幾經院落，始到樓梯，戒生輕步上梯，樓門口早有珊珊然靜候者曰：來乎？婦曰：來矣。引至複壁密室，室狹僅容一榻，置生在內，昏黑不辨五指。前婦曰：郎君餒矣。攜飯至，肴饌精美，入口方知何品。鼓三捧，先後來就，觸肌溫膩，吹氣如蘭，抱定還疑玉是烟也。生本偉器，及鋒而試，衆鶯且愛，覺無數柔荑輪摩闔箕，暗中酣戰，押褻備至，正如六賊戲彌勒佛，而仍無半面緣也。自此肉屏風內，無夜無明，生不覺奄奄垂絕，羣女倉皇無措，乃以獨參湯櫻桃口送進，始甦。生含淚乞骸骨還鄉，許之，引導如前，達闤闠，始知入於坎宮七晝夜矣。歸至家，咸相錯愕曰：郎君知有星乎？九江空往返也。生婦翁為九江府廣文，家人疑其避吼一往，已遣僕追去，幸七日來後，闔家安慰，遂為夫婦如初。生遭狼藉後，如醉如迷，神思散越，大病數月，得良醫始愈。初家人詢其七日逗留何地，生含糊應之，及見病劇，疑有他故，嚴詰之得實，家人又大駭，以為鬼狐作祟無疑。獨其丙席王孝廉曰：非鬼狐，天宮舊套耳。昉於賈后，戳於嚴府。

夜航主人曰。竹垞詩話云。秀水右族有家菴郊外。使僕守之。五更有女子自稱小水人。吟詩題壁。僕懼。翻經朗誦。思借佛力以速其去也。女笑曰。經從佛出。佛豈在經耶。天明。拔金簪三掠髮而去。詩曰。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豈能深谷裏。風雨誤芳年。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郎在妾心頭。郎身隔千里。噫。永巷長年。離情終日。綠綺琴中。知音難索。黃鸝花下。好夢方回。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奉勸世人。天宮一度。勝造七級浮屠。

夜航船卷二終

清　破額山人新編

絳囊三品

偶閱宋史天禧末年天下茶皆禁止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歐陽文忠公上奏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不多其價遂貴予想今若此渴殺人矣葉生在旁曰我與君無礙菖蒲汁橄欖湯亂嚼檳榔木儘可應酬涸舌所苦者眉生耳眉生者進士新淦令尊鄉公次子酷嗜茗茶者也生嘗曰安得人盡王濛我常水阸足矣又曰茗茶味苦益人知慮不淺座右書一聯云身健却緣餐飯少詩清每為飲茶多喜硯石善清談塵揮玉映香屑霏霏竟日勿厭遇龍團雀舌蒙頂日鑄則漱口汩汩枯腸沃透若清明後勿潤喉也穀雨後勿沾脣也每造友家輒自帶茶恐主人茶弗佳也主人艷其茶妬恒與索之于是座客盡索之生窘甚歸家製絳紗囊三枚上囊曰原中囊曰法下囊曰具依陸鴻漸茶經三篇之名而名之上繫領下中繫肘後下繫腰間上貯絕妙佳品非原原本本殫見博聞兼詩骨高超

功深養邃。有益于己者。不得丐其餘瀝。若胸無城府。語亦中聽。可以中囊之法字號與飲。然已不可多得。目前之士口頭之交。下囊應酬而已。此絳囊三品。何啻錦囊三妙。一日。在缸瓦場巷寓中。夜深談倦。酣睡醒起。日高三丈。倉皇着衣。顛倒繫囊而出。抵暮還寓。笑孜孜謂主人曰。咄咄怪事。今日遇一博物君子。趙等人物。竟甘我囊下之與。

脫雅調

京師王阿騶子。極勢利。寓某衙衕。時有兩姪來趨候。一秀才。一童生。王留秀才飯。聽童生自去。好事者作時文腔譏之。中二比開合云。惜也王二僅得為秀才也。假令其上而為舉人。為進士。為翰林。王阿騶子方將撥臀放屁之不暇。而寧止于留飯。幸也王三猶得為童生也。假令其下而為皂隸。為奴僕。為乞丐。王阿騶子將揮拳勒臂之不暇。而寧止于不留飯。此話舊矣。乾隆戊申。學使胡公科試蘇州府學。四書題子游為武城宰一句。某生出場。背其考作云。惜也子游僅得一行作吏也。假令達而在上。將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大同之化。方將藉手而報君相之知。而寧止于為宰。宰也子游猶得沿治偏隅也。假令窮而在下。則詩書之說。禮教之登。几席之間。不過簪筆而卒文人之業。而又安得為宰。人曰。此可謂脫俗調。蔣心餘空谷香樂府。江都令魯學

連舟次錢塘得詩二句云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某生素滑其近鄰富翁自羊毛塲遷由斯衖由斯俗作牛屎生贈詩二句云袖中牛屎新詩本襟上羊毛舊酒痕予曰此可謂脫雅調

蛇味最美

嘗聞有大毒者必有大美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蛇亦龍屬其味必美人鮮能知以食之者寡不比魚肉雞鵝等物同然悅口百粵僻壤嗜好各別三楚兩廣猶近地也食者頗多捕者苦不易得予族弟客粵多載庚戌省歸家說及廣中土宜蛇最貴鼠次之蜈蚣土笋又次之犬豕牛羊不貴舊例三院到任蛇戶獻蛇重一百二十斤者為上味其蛇產萬山中求得其穴先以茅竹片銳其端周穴旁植之相連四五里人咸具糗糧于六七里外守候蛇將出穴先有大風腥聞數里蛇戶伺之須臾喜然直出觸着竹尖徧身劃破血流滿地更蟠縱里許力疲撲倒為人所獲其肉香美肥脆在豹胎猩唇之上有大僚官粵甫下車巡捕稟稱鄉保獻土儀陳列盈庭大僚見巨蛇在中謂其嚇己也怒而責之過十日又獻之又責之越一月餘鄉保數人共舁一大蛇較前數倍大僚又欲責之鄉保情急伏地乞哀曰蛇以百二十斤為

率。今仗光威。忽得二百餘斤。無有踰于此者矣。屢額而出。大僚怒且異。進白幕友。各譁然曰。此不易得之物也。糟之作臑。祛風疾。和肌理。大有補益。公幾乎錯過。急納之。闔署皆食。時弟亦在座。尤大咲之。曰世間無此味。不食不知其旨也

夜航主人曰。獻蛇之役。楚粵古例。吾鄉前輩葉大理公。相傳其巡粵時。海寇劉香老掠高肇等地方。公撲滅之。某公督兩廣。高宴羣僚。公以凱功上座。冶具者先捧巨蛇出。公直駭起。某公笑曰。南陽受寵若驚。

聾耳朵秀才

盧生號聾菴。世本廬山。始祖蹇齋公。由錦衣衛平宸濠有功。封都尉。從上封泰山。沒于王事。卹贈將軍。至今墓在封禪壇北。生清癯露骨。長面大耳。頭骨昂藏。絕無儕輩偃蹇相。其舅翁馬靈胎先生。旅食京華三十載。歸見生曰。似汝人材。盧家千里駒也。豈長為人僕僕耶。幼喜修飾。饒興致。予賀歲扶風。生正作麒麟植頑耍。見客狂鳴奔跳。值馬翁出。叱之而退。年甫齔齔。文思沛艾。每角藝騷壇。虎將不敢與敵。長于吟咏。每欲作詩句。輒伏長林豐草中。冥搜默思。有得。直躍起曰。得得得之矣。遇者無不驚倒。若推敲未安。雖來貴官籠頭。弗知避焉。詩集數種。曰落釵。遠遊。鸞羽。飛星。總名之

曰。灞橋風雪吟。寓京師。入法雲寺。以松聲詩。受知于王慕宣先生。集皆先生為之叙。生懷抱偉器。先生賞識之。而防閑甚峻。每謁必屏姬妾。曰諸公之口。不可不杜。今年春。自華陰道上歸來。疲乏不展。會諸葛子寓鍾山別業。與寺僧逆。大惱。踏破禪房器具。終宵不寐。幸諸葛子力解。始寢。鄭生又祭曰。竪庵盧生。非凡材也。馴良中時露驕傲。拂其意。雖王公大人。不肯帖耳而服。不然。尋常販夫竪子。委以重任。負之而趨。慕先捐館。吳門羣客彙弔于張果老巷中。竪庵忽效孫子荊哭王濟狀。拌撇躑脚狂叫曰。君輩常存。此人獨死。形體酷似其舅。劉學使紫吳。于生有的顱之目。某大人為書院山長。評其文曰。條發穎竪。生氣勃勃。非時下紙糊黔畫伎倆。然而曉風殘月。消受多年。一領青衫。鏗鏘南北。若挨麥磨。并不得廩食膏火。附庠附院。聲名始終直竪人多呼之為竪耳朶秀才。

夜航主人曰。俗呼竪耳朶。又呼調皮。皆驢馬不循良之呼。以呼驢之聲呼盧。過矣。顧與其搖尾乞憐。毋寧竪耳倔强。

產珠致富

吳郡麗娃鄉民家有女子殊色。身軀婀娜。舌吐雨花。十五嫁同邑某子。伉儷極合。結

禱多載。竟不生育。探之亦無病。翁姑急于抱孫。欲謀置側室。子婦俱不悅。曰。安見石田卒不獲耶。翁媼無可奈何。後年餘。婦忽發嘔厭食。偵其動靜。大似懷孕。踰時腹膨膨。果有娠矣。先是半月。茅山道士過其門曰。內有妖氣。然無害。而且有獲。衆不以為意。比臨蓐。瞥見精光滿屋。催生媼大駭曰。冷氣逼人。怪物將出。俄見小黑蛇從母腹中下地。口銜明珠一顆。光燭內外。向母蟠繞。若貢獻然。家人惶懼萬狀。產婦恬不為怪。勸家人藏珠于櫝。放蛇于野。從之。後有江西客來求珠。珠長徑寸。圓光晶晶。不世之寶也。竟售黃金千兩。遂成巨富。後某為嗣續計。將買妾。婦曰。一索而得千金。再索而得千金錢樹子。勝宜男花遠矣。亦又何求。某曰。千金不能承一脈也。婦不悅曰。恣君之所為。納妾生子。名曰後龍。從此胎珠戶閉。雖屢叩不納焉。

夜航主人曰。產蛇一事。常有之。金竹安云。乾隆年間。王家濱人家一門。盡到天竺進香。僅留一僕守家。僕新娶婦。風俗有暗房之忌。男女居室。未彌月者。謂之暗房。不可入廟門。又恪守功過格。新娶勿遣之例也。僕偏會作樂。時牡丹盛放。趁家中無人。具酒肴賞花。夫婦大醉。即于湖石洞中肆歡媾焉。不一月。婦腹隆起。僕疑有私。嚴詢不服。延醫診治。醫曰。尺脉巨溜。胎氣無疑。雖然。陰邪竄入。毒氣混投。汝曾犯非禮房

事乎。僕以實告。醫曰。是矣。同到花石岡下。仔細窺探。見山背洞中。深寒腥濕。僕曰。曾於此間得少佳趣乎。僕首應之。命燒雄黃桂圓殼。熏入洞奧。良久。一巨蛇昂首撩舌而出。斃之。飲婦以攻毒散大劑。灌入。夜半內遺下小蛇數頭。蠕蠕欲動。病纔霍然。今年四月下旬。予過葑溪東營里。忽見人頭擁擠。沸響曰。看養蛇去。予隨到東湖邊。目擊一蒲包。血裹花蛇三尾。長約四五寸。黃質黑章。蠖縮其中。近村某邨婦所產也。惜乎懶惰性成。不及湖濱細視。致有遺珠之歎。否則獲千金于曠野。未可知耳。

活截鬼魅

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斗米四百。民多為偽。街巷稍涉幽僻。人莫敢過。過則衣帽零星。無完全而歸。傍晚尤甚。有無錫客肩錢三千。過王廢基時屆殘年。積雪盈野。客未攜火照。前面古塚內。跳起一長身鬼物。白衣朱唇。狼牙睅目。肩山丈餘。客嚇倒。鬼亻于前來。將噬客。適遇醉漢。狂歌而行。瞥見白衣擊客。怒髮直指。醉漢業棺匠。極有膽力。大聲喝曰。何物惡鬼。雪夜迷人。吃我一斧。當腰直砍。鬼應手而倒。作人字式樣。醉漢亦跌。撐起。即以釘鞋亂踏。鬼乞命討饒。不聽。乞益哀。踏益猛。雪為之絳。須臾客起。醉漢亦醒。因思鬼何能作人語。殆非鬼耶。客覓火細照。乃匪徒劫客。伏戎于莽。製一

長白衣。人肩人而扮作魍魎嚇客者。天明。執送官府。褫其白衣。擊斷鬼腿。峻法治之。
後遂無魍魎者。

敲梆鬼

内舅沈鴻開。八十餘歲老翁也。予早喪。一遺腹孫。鄉在南濠開山貨行。其孫少年耽酒。不事生業。家計益落。乃以休休庵前老屋售去。僦居郡治後大衛街內。街之東北多墳厝園地。甚荒冷。乾隆庚子春。予寓葑溪。有邀虎邱看玉蘭者。入城已晚。不及回寓。因訪到衛街中翁處歇宿。翁內室三楹。媳與孫東西居。己居其中。後面一空地。園牆外皆曠野。蓬顆蔽塚。纍纍如也。家人以我至。設榻于翁榻之旁。話久燭跋。各歸寢處。三更後。忽聞敲梆聲三度。每度三響。聲甚悲涼。不移他處。予以刀斗宵鳴。警夜常事。何此聲之大不類也。未幾睡去。明日。翁之寡媳杜母謂予曰。君昨夜有所聞乎。予曰。正要問及。母曰。敲梆鬼也。儂移家來兩月。夜夜聞之。不爽晷刻。風雨晦明無間也。詢之鄰人。亦云如是。不知何怪。予未敢信。且攜木梯倚着園牆。仍然出門閒步。是夕。赴友人宴。主人好長夜飲。扃鑰留客。予以聽梆心事。乘間抽身。翁已遣人伺候。到家翁睡。予與其媳孫茶話移時。遂各安寢。予謹留醒眼。以待牆外好音。不敢解衣寬帶。

比二其時猛聽一聲急忙啟戶匿足上梯偷覷墻外時月色朦朧見聲自荒塚邊樹樹下起旋伸出一和尚頭來隱隱探望予急揭墻上磚瓦對針連擲覺聲簌簌顫動若不勝其痛予下梯開門將到荒塚處踪跡之翁阻乃止比曉同其雇工阿計到樹樹下見枯草中血痕幾點知為墻頭磚石中傷予謂阿計曰鬼血尚在鬼何往乎自此寂寂無聲斯亦魍魎之流亞歟翁止關門正窮寇莫追之意夫

丫頭嘴快

甲寅秋七月蕭瑤生王半瓢羽客袁鑒之同飲山塘野芳浜趙家船內酒數巡半瓢出令曰各說古人詩一二句要切座客隱病起曰白眼看他世上人瑤生目眇故云鑒之當杯曰老年花似霧中看半瓢短視故云瑤生云趙家姊妹多相忌大姊曰儂家無忌酒到便飲遂曰閒敲棋子落燈花瑤生夫婦日夕對奕因事反目三日不彈隱病也半瓢尋思無所得蓋以古人詩句中今人隱病原一棘手事偶見二姊臂上有兩三紅點遂曰幾回錯認守宮砂鑒之曰守宮非隱病罰酒我與王郎改正何不云五盤三月有楊梅耶瑤生含笑曰君可謂好肉上做瘡矣大姊當盞曰種桃道士歸何處衆問隱病何着二姊曰未完也君等何急性奪姊杯自飲曰前度劉郎今又

來道士為劉少府賦友今又來寓觀衆譁然曰了頭嘴快想蜂針不過是痛于是半瓤覷大姊裙下曰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明人陸無從戲馬湘蘭句相傳湘蘭蓮縢欠纖故有是嘲衆曰詩句切隱病矣詩人不甚著名應當議罰半觥不服後梢雛姬乃三妹也翻然下艙曰我來送和氣湯何不竟云濯足萬里流為天下曉得衆鬨席大笑曰了頭嘴更快

顧騎龍

南廬叔家閽人顧騎龍狀貌煞醜兩眼赬紅至晚不見面皮如漆掀鼻歃嘴今人欲唾然其天性醇雅口無穢語恬澹自如後叔家業中落諸事裁減賓客漸稀司閽不用騎龍為他人牛馬東奔西走稍得自給性嗜文墨躭書籍雖斷簡殘編珍踰拱璧並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賣予戲之曰聞爾能詩即以賣瓜為題可乎騎龍應聲曰郎君端的買西瓜儂賣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審練竹壚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不自勝更述近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處牽來一處眠予又大笑之多與買瓜而去未幾娶妻妻貌與夫貌天然匹合衰有臂力能舉石臼寡言笑勤儉清潔善事良人予嘗過其

家見一室脩然。詩花養魚。破牕類几。不着纖塵。夫婦各為人家傭作。朝出暮歸。沽酒對飲。相敬如賓。冀梁不啻也。一日夫歸婦未歸。騎龍作塘上行一首云。塘上行來心事違。採蓮歌斷思依依。鷺鷥白首猶同宿。莫遣鴛鴦兩處飛。識者比之張王樂府。玉如弟舟過吳門百花洲。見浣紗女綽約宜人。謂騎龍曰。彼何人斯。何若此之麗也。騎龍正色曰。主有陳思之才。僕非陳思之僕。僕謹守太上感應篇見色不顧之訓。主之所見。僕未之見也。遂有回頭若看閒花草。要折秋風桂子香之句。規主人也。蓋雅人深致。而道學居心者。未幾。其妻病死。騎龍作歌哭之曰。嗚乎我妻兮。何棄我而逝兮。念生前之勞苦兮。幾時而得乾淚。悵鰥魚之終夜兮。何年而得安睡。盍從汝於夜臺兮。作雙雙之鬼魅。朝夕哀與。鄰人為之悲慘曰。若愚甚。妻死再娶。多哭何為。騎龍作詩謝之曰。但見街坊旌節婦。不聞街坊表義夫。可憐世風日澆漓。使君到處皆秋胡。終身弗續。纔過家塾。見諸郎讀書。騎龍攢眉曰。小官人不用讀書。且讀二十四孝足矣。讀通書而不知父母。縱然做得官來。做不得人也。讀云乎哉。官云乎哉。

袁廣人曰。藹然和氣。穆如清風。人倫無憾。誠實不欺。吳郡人文淵藪。彥先之後有茂倫。茂倫之後有騎龍。

徐五官怕鬼

昆山東南門外徐五官。年二十許。成衣為業。面白皙。性憨騃。膽怯。畏鬼魅。遇人談鬼魅事。輒近人身。貼着不肯去。然極畏鬼。又極好聽談鬼。一聞談鬼。輒喚奈何。嘗在城內人家做衣。夜間逼靜。同夥競談鬼魅。一人說縊鬼最凶惡。往往尋人替代。扮作好女迷人。忽然慘變。披髮咋舌。以圈套擲人。無不被害。又有摸壁鬼。伏墻壁間。伺人走過。吐冷氣攝人魂魄。倘無所施技。則以衣袂障人。周圍旋繞。令人奔投無路。謂之鬼作樂。又謂之鬼打墻。以便溺澆之。可破其法。談至夜分。夥出如廁。五官獨坐。猛想鬼話。如在目前。毛骨竦然。無處躲避。王家婦。孀居能幹。刻出督工。恐其匿料。聽無人聲。潛來照看。五官正在恇怯之際。無人相伴。見婦出。直趨婦懷。雙手抱牢。曰。娘娘救我。婦大罵曰。成衣無禮。趁茲闃寂。調弄老娘。家人奔集。拳棒雨點。五官口不及辯。少頃夥來譸罷。婦氣不平曰。我要問渠若何苦難。望我慈悲。憑何救法。衆曰。別無他意。渠年少膽怯。望娘饒恕。婦曰。渠膽如天大。而云怯乎。爾等狐羣狗黨。妄想天鵝。不爾饒也。衆再三哀懇願罰。婦曰。要罰楊帮套褲一聯。鑲邊鴛鴦肚兜兩箇。元色湖縐貼襖一件。洒花放樣開襠一條。且要針針好手段。否則敲斷脊筋。送官辦去。衆唯唯惟命。

玉官自遭挫辱。想本去無緣。莫若喬遷郡中。且其母在包衙前人家做針線。娘諒有照應。一夜過烏龍巷中。前有靠墻而立。候門啟者。玉官猛然想着所謂伏壁鬼者非乎。伈伈俔俔。繭足不前。彼人以為黑夜無火。婆娑曲巷。非奸即賊。直前窮詰。見背馱包裹。躲閃萬狀。益覺可疑。遂以犯夜執之。幸有忠厚長者。好言審其本末。始知彼以此為鬼者。此以彼為賊也。究之兩相誤者。旋兩相釋。并與玉官火照行至中途。風緊火烈。瞬息燼矣。仍在暗中挨至小巷。望有火光。見兩少女縞袂湘裙。倚門相望候隔壁新遷家眷。覘其年貌大小何若。玉官心搖搖如懸旌。想必縊鬼要尋替代。否則衣裳楚楚。深更窺探者謂何。女見玉官來。以袂遮蔽。玉官益信衣袖迷人。詢不誣也。此僅作勢。其術無窮。我命休矣。幸有極策。忙解褌襠。聊復爾爾。二女並喊。鄰家搬什多人。聞喊畢集。火光炯炯。一少年男子。褌帶未繫。雙手捧着呆鳥。直對女家門首。僵若木偶。二女含羞略覷而進。衆怒難犯。上下貳俱着。百口莫辯。體無完膚。幸鄰家有老媼與玉官母熟識。詢知玉官。乞衆始釋手。扶至母所。東方已白。包裹不知所之。衣店卒開不成。

夜航主人曰。長卿遇一鬧。交甫遇雙珠。無論陰陽虛實。幻境即是樂境。憨兒惘惘。積

畏生疑。此客豈能作賊。斯人可謂無禮。不逢忠厚長者。定與梁上君子游矣。詎直前後淋漓已哉。

鬱林夢驗

先叔祖松亭公。乾隆壬申副車。博聞强記。胸羅全史。往來南北。屢不得志。掌教武昌勺亭書院。夢冥王召入殿下。公以家事未了。乞緩時日。王曰。不索君命。但索君一臂之力耳。醒而異之。旬餘。其弟虞諧公訃至。始信陳壽三國志。王修謂袁譚曰。兄弟手足。譬人鬬而斷其一臂可乎。所云索一臂之力者。索弟命耳。又嘗夢入山左汶上縣。若有留之者曰。君可盤桓此處。待荷花開時。送君歸棹。不數日。閔撫軍峙亭先生聘為西席。明年五月。撫軍罷任。公亦還里。始信汶上閔子所在。荷開返棹。豈非五月歸家乎。晚年家食艱難。屢想出仕。以選期將及也。時予下榻十廟前劉別駕府中。公適過別駕。飲之于桂林書屋。夜卧樓上。天甫明。公喚予曰。昨夜游雙桂樹下。香窟中蟠一巨蛇。屈曲在內。驚起知為夢。不識何兆。得毋選桂林乎。予曰。近則近矣。未確也。山谷詩曰。士人烹鬱屈。山鳥呌鉤舟。蛇為鬱屈。雙木為林。必鬱林無疑。既而果然。

蠢東西

朱虬菴品類曰。家廟在東。故稱東家。書塾在西。故稱西席。東家西席之名肪此。吳下
有延師訓子。東家纖嗇齷齪。又喜陽秋人物。西席某生。更清奇古怪。恃酸傲物。睢睢
盱盱。皆妄人也。以兩人為賓主。我知其齟齬不相入矣。一日西席戲題齋壁曰。東家
東。假富翁。肉骨頭拷鼓。葷𩯭𩯭。東家見之。亦題四句答之曰。西家西。弗希奇。一千年
麩殼老麵皮。西賓不知自侮而人侮之也。勃然變色曰。我乃西府仙班。儕備西清供
奉。暫寄西湖講席。君不過偶然東道主耳。遑東之白。奇貨自居。殊不值一噱。指壁上
採蓮圖曰。以人物論。西施寧久微者。君若效顰。不且駭殺人耶。又指盤內瓜皮曰。以
食物論。西瓜沆瀣滿腹。清沁詩脾。貴品也。東瓜塊然。一包破絮而已。其他可知。東家
曰。嘻。先生何太不知丁東也。夫東方者。春產萬物之聖也。東鄰殺牛。東方烹狗。予人
者不必驕人。生物者自可殺物。而且大明東生。扶桑東升。非若君薄西山。氣息奄奄
者也。而且平秩東作。勞勞耘耔。君之西成。東作之餘瀝耳。東鄰躬桑。紛紛蠶飼。君之
西綾。東嚮之餘溫耳。今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而西人之予。粲粲衣服。職勞不知來
也。噫。自我徂東。誰將西歸。而猶自高爽氣。罔念吹噓。無惑乎西華之不振也。繼自今
旅獒請即還鄉。馬首不勞我向。王母且勿遙臨。小兒別尋偷處。料君亦何面目見我

父老哉。賓固西家之愚夫也。聞東家某言。艴然不悅曰。予豈踰墻而摟爾家處子乎。何逼我一朝喪地也。攘臂而起。忽聞屏内獅子大吼曰。何物西狗。大肆猙獰。憑他弱水三千。試我鴻溝一岸。急喚東牀。卷此西席。實知東皇得令。一齊着力。欺我西山餓夫也。不覺西番大笑。肅衣冠而奔訴南嚮者。南嚮者曰。何事。左右曰。東西事。南嚮者大悅曰。快挐東西來。左右曰。東西進。南嚮者拍案怒曰。如此蠢東西。我不用。

黄湘帆曰。此案難斷。直要李卓吾来做縣官。乃得向東耳。卓吾嘗曰。天下有東無西。故但有東南海。並無西北海。此鐵案也。否則意于東而東。意于西而西。何定向耶。陳二軒曰。何處無東西。若以東西搬演。恐連山倒海。猶不盡焉。尋一狹窄路以寓詼諧。可謂不知西東者作指南東。

水府需人

維揚鮑十洲之甥孫尚標。少攻舉子業。穎悟絶倫。生平慷慨好施。錢財過手輙盡。自嘆曰。靈氣為人。何修得此。乃銷磨于阿堵物耶。視世之附羶逐臭。掂斤播兩者。都不入眼。父母俱逝。無力讀書。從估客販貨漢口。舟次鄂州。夜泊橋下。宵分夢一青衣人呼孫起曰。客會算乎。曰會。袖出算法一本考之。孫進退乘除。珠不停走。青衣搖手曰。

住未精不中用又問同伴中有會此法者乎孫曰在孫山之下青衣怏怏納悶不已曰我水府使者新任府君以府中乏人大為躊躇現需三人要一工書寫一工會計一工彈唱撥我尋訪限五天報命今前後兩項已覓得之會計尚無着也事迫矣將若何攢眉而去閱三日洞庭湖風浪大作舟覆溺死三人一諸生年未三旬書名江夏餘兩人想必神明于會計況浸于聲音者矣孫以算不如人見棄水府生還江上以彼易此孰得孰失仍當質諸算博士趙昆吾曰人各有能能各有用幽明一也但陽界館師多如薪積不聞水府中有過而問之者豈皆不中用乎抑管絃嘲哳之中未暇習冷淡生活乎抑水府泉竭亦如陽間救死不贍故乎無怪乎拋殘編而執他技者之紛紛也

夜航主人曰前年六月右湖中舟覆死三人三人各有所長想亦水府聘去暇日為公無渡河歌吊之云公無渡河公竟渡憑夷震疊老蛟怒呼號莫應力莫支舡背朝天天不顧彭咸之居久寂寞不速之客符其數溘然脫去臭皮囊三子殊途同歸路或為水僊或渡臣一曲清流足佳趣倘從汨羅騷人游角黍絲繩五日度倘隨洛川神女駕羅襪凌波看微步尾生橋下潮自來太白磯頭月可捕祇恐蕩性狎楊花但

逐萍踪日流寓縱然水底富鮫綃淚珠焉能給紈袴我思河伯何不仁坐視淪胥弗回護孤人之子寡人妻魂魄含寃應泣訴公無渡河公竟渡湖心亭子招魂賦狂夫白首尚不可怯綠少年毋迺誤

顫聲嬌

媚藥中有名顫聲嬌者相傳以未連蠶蛾及鳳仙蠢五味子等合成服之入房數施能令翁受者醰醰濃粹情不自禁必作無病呻吟者故以是名此皆情慾泛濫之所為若尋常諧合恐無是理南濠牙儈出店者周馨向為友人舊僕甲寅冬跟予往浙舟中說及其村中婦有渾名顫聲嬌者為里無賴轉身黃騙銀三百金去里中至今為笑柄予喜欲聽周為我縷述詳甚轉身黃姓展號聲煌以其語言黃六故呼轉身黃展年三十許面相可觀身雖跳梁却不喜近婦人好賭博囊空如洗無處借貸因念顫聲嬌錢鈔頗饒舊日鄰居年來契濶未便啟口大凡告貸必向心腹從未有執途人而貸衆之理又想牢籠蕩婦非投其所好不能俯視下體其細已甚齊大非耦奈何踟躕久之妙想天開時當署月即于瓜田中摘王瓜一條繫着腰胯下纍纍垂垂籠紗褲于外直造婦所婦刺繡餘暇口銜烟袋倚門閒望展前施禮故作殷勤并

呼嫂嫂還認得否。婦非落落難合者也。一見如故。遂曰。參商多載。鬢戟將生。君何風吹得來耶。蓋展雖不以婦為念。婦當比鄰時。久目成之。一朝命駕。上下端詳。有不暗中水乳乎。展修容止。頗不惡俗。道達情愫。娓娓中聽。遂吐心事曰。應親骸骨。尚未安土。養兒不肖。衛身無主。刻需十金。佳城可到。嫂能慨借。子母青蚨。即日完趙。婦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妗子儂愫佩服乎。窀穸有期。敢不如命。回身入內。頃刻十金雙手遞展。并曰。葬親宜厚。些些恐不濟事。缺少再來。又曰。稟砧山上山。妾作守錢奴。思逐什一之利。不得其人。君事畢。敢煩商議。秋波一轉。無非為匣劍帷燈地也。展謝而出。賫金赴局。呼盧喝雉。霎時罄盡。借馬孤注。又盡。又借又盡。展氣填胸臆。歸家一臥三日。因想若要纏長膽大。仍需柳下懷中。繫爪而行。復到顫聲嬌處。婦笑臉相迎。曰事畢乎。展曰。畢矣。展曰。嫂託我尋債主。頃訪得黃臺大好主顧。其息爪瓞綿綿。婦曰幾許。展曰。多多益善。婦曰。維羣之數可乎。曰可。婦曰。君且住。連日倥傯。今夕得暇。區區之數。黃臺下諒不延頸待也。呼婢搬酒肴出。已亦往來廚次。分外豐潔。頃之。掇椅旁坐。親自斟酒。展遜謝回敬。絕似傳奇所演潘金蓮武二郎窠向。但彼則巖巖難犯此則栩栩動人。故尤好看。婦不勝杯酌。臉暈紅潮。辭多絮聒。將及不文。展懼瓜之破

也長跪曰。卿誠念匏瓜無匹。許賜瓊漿。荷蒙鎮心。但鄙性昂貴。草草瓜葛。一摘便盡。所不屑焉。約于七月巧夕。瓜果明呈。花針暗度。同拜雙雙。永盟世世。如何。婦曰。君言良是。遂于箱內取銀。展相幫秤兌。臨行。婦送門外曰。君勿愆期。展首肯而去。竟作黃鶴。輕薄者有黃鶯兒嘲之曰。誰道是王瓜。顫聲嬌。眼麻茶。分明看上其中話。詁兒雖遮。誇兒是紗。從來胯下真無假。最堪嗟。花銀三百。白送鏡中花。

算盤生

洋客金其明云。東洋國黑潭口十大蒜山。山邨人皆習算。善治生。風俗勤儉。各安分自好。惟婦人多難產。傳聞臨蓐時。兒手先下。手中緊握一物。狀類算盤珠顆。宛然血膜包裹。亘住產門。險絕大難。此物下。兒隨下。否則子母俱斃。邨中產死者十有七八。故人口稀少。家計有餘。惟曖昧產者無是禍。不欲其長大。遂不為災害。故邨中亦有易產者。算盤生長大。不過神明于算盤。餘外一無所知。亦往往不永年。以算盤耗盡精血故也。噫。算而生者算而死。彼固專于算矣。天倫從其算。是人算不若天算之凶。顧必盡如我輩。置算盤于無用。雖富埒陶朱。家同王石。卒歸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而已。是又算盤生之罪人也夫。

姚映五曰。七八年前。吳城大賽溫將軍會。鬼卒塞道。無色不扮。惟算盤鬼到。人爭躲閃之。陳翁雪舫住三元坊。人擁集其門。翁戲謂眾曰。蝸廬湫隘。不足當諸公避債臺。人皆笑之。可知負今生之債者。不難以來生答之。而負前生之債者。今生其何說之辭。算盤鬼來。宜避之。惟恐其後。且陰府算盤。酷于陽間。須得算無遺策者。方許承乏。大蒜邨人不壽。安知其不悉為將軍羅致之幕下。

夜航船卷三終

夜航船卷四

清　破額山人新編

骨董先生

族兄拙亭。館郡城陶氏。曾識一骨董先生。姓董。忘其名號。酷好說骨董。徑呼其為骨董先生。先生詭客曰。寒舍圖書法物。鼎盤刀杖。一名一器。汗牛充棟。俱非秦漢下物。秦漢下物。不物色焉。論書曰。書契以來。卿雲垂露尚矣。但病不純。籀斯題趣當矣。又苦不化。飛白蝌蚪可矣。又多鐘索捉刀。是以愜意甚尠。至于畫。則不知有關荊。無論韋畢與大小李也。先生貌奇古。多骨少肉。面凹黑。多斑點。有紫光髯虬髮蒜。年七十餘。住班竹巷門首古玩店。拙亭偕友造訪。乞玩骨董。先生許之。登堂見懸畫龍雲霧滃然。先生曰。龍係葉公所藏。還有兩軸不敢掛。掛則真龍要來。衆問此何獨掛。先生曰。此老龍曾鬬退數龍。角爪之。而零碎滿堂。羣龍畏之。不敢來鬬。掛亦無害。簷下牛腿缸上。有竹一段。凡三節。先生曰。此夜郎包皮也。貯水煎茶。有三楚風味。捧茶顧客曰。諸君試味之。予老人素不作欺人語。衆笑應之。俄有猘犬狂跳而出。先生叱之退。曰旅獒也。衆曰。血肉之軀。有不死乎。先生曰。死過三次。春秋時。嗾噬趙宣子。為提彌

明搏殺輪回貫滿復還元形予得飼養俾守骨董門戶暴客不敢入焉書廳對照清篝疎簾閒落子鏗然二客對奕先生引客間玩眾方與二客揖先生咨嗟歎息曰不肖之子作事尖刻好端端女媧氏留賸一塊五色石天也未曾補完倒被圯族之丹朱碎作棋子著無怪乃翁之不託也指其秤曰夾楸木眾問何謂夾楸先生曰夏杜樹松每一松必有兩楸夾之故謂之夾楸眾問本于何書曰續峋嶁老夫所著至于棋筒光潤乃防風膝蓋骨為之惜被郢斧斲壞遂不式觀婢捧點心出眾客食磁器主翁獨食木椀曰客知椀之所自來乎眾曰請教先生曰桐輪改造昔嬴后私陽翟兒懼事洩薦嫪毐代己令其以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事出史記注以桐木為車輪御之行示雄健也改作食具取以陰補陰之義眾為之解頤益信其家一切什物都不落秦漢下枚舉一器必有糢糊篆文幾字識者曰龍漢某年製龍漢盤古年號先生家器具編年紀月大半不離龍漢者近是拙亭又曰予過友人齋頭敲火吃淡巴菰友曰君識此火刀乎乃夏王治水牌元圭是也偶然墜碎用以敲火取龍雷之火妙意存焉予曰得非從班竹巷中來乎友直駭起曰君何以知之予曰此處本多骨董

夜航主人曰。眉生叔攜兩銅雀瓦。質胥董先生。先生曰。時物我不暇辨。即使的真。亦未除窰煤氣。建安去今呼吸耳。何足貴焉。嘗于餘姚舜廟後園。掘得舜瓶一。與高五尺許。土色方純。迥異周秦之製。故其詩曰。香爐撥盡刼餘灰。又值春風歲歲來。姚姒太和盈一室。舜瓶斜插禹梁梅。胥董風流。略見一斑。

臭銅員外

乾隆丙午。吳中大疫。劉軒雲施藥于馬大籙巷中。有病丐尩尩前來乞藥。徧體瘡泡若癩蟆。衆咜之。劉出止之曰。民我同胞。丐猶民也。何用咜為。多與數藥。且令洗服。丐叩頭而去。座客徐某曰。君等信以為丐乎。有眼不識泰山。此臭銅員外也。我與近鄰。故知之最稔。員外家私巨萬。原本祖業勤儉得來。常以刻省二字。為傳家寶訓。員外略通文理。喜覽書史。暇日。擬破椅南嚮坐。抱子若孫環侍。聽講寶訓曰。我豈老誖。不念子孫哉。我今抱爾等來。恐于刻省二字。不能體貼深入。我再為爾等講究。夫刻從省起。省以該刻。省之時義大矣哉。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宰相要省。劉寄奴珍重祖物。龍燈嫁女無綵帛。帝王要省。犀狄伏妻病。不肯出百錢買藥。將軍要省。韋莊數米炊飯。詩人亦且要省。況我儕何出身乎。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鳥亦知

省可以人而不如烏乎清處養息掉尾泥塗龜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龜乎願子孫謹誌之毋忘乃祖乃父之志一日將遠出索通興衛船隻不敢妄想徒步不勝因念家有牝狗晝則食于野夜則宿于寢鼓盆以來不離左右桑榆老伴也又思適百里者舂糧適千里者三日聚糧今長驅僕僕一人一騎糧費奈何員外巧計愈出愈奇囊糠秕三斗繫狗頸上已飢則食糠狗飢則食己之所變得意徑行比歸其子候門曰爺遠出一度旅費奈何員外告其故其子號咷大哭曰爺如此暴殄天物子孫恐不免餓殍依兒算來爺糞狗吃狗糞爺吃雙雙輪回吃轉豈不還省一斗歸家員外恍然曰我兒高見必能自食其力無求于人跨竈何疑我死瞑目矣員外姓錢名為命字四之住奧胡同內其偏體瘡泡潰爛將死亦自速之處以要省柴火將盆水向烈日中曬沸洗澡深中暑毒故不成人樣豈真乞丐哉

洪大肚

奧銅員外之外又有嚇痴洪大肚家計與員外相埒而刻省過之予嬸母有青衣婢小鳳住浙江桐鄉縣烏鎮北柵頭獨家邨小鳳來我家年纔十二齡舉止平平口氣大而無當見嬸家室如縣罄米囤僅喜鵲窠大歎曰大娘若何活命我舅舅家廠房

三百步。封鑰不開。直到去年大荒始糶。且家中大小人等。不許喫飯。只呷稀粥。大娘若何活命。時予叔在山東藩署。偶寄銀兩歸家。孀囑予兌換錢用。小鳳又深訝曰。錢安用換來。予妹曰。癡了頭。錢不換來。將私鑄耶。小鳳曰。何用私鑄。櫃中去取。妹曰。櫃中無有。鳳曰。窖中去取。蓋其舅舅家錢散藏窖中。是以銅青於窖。粟紅于廒。小鳳熟視之。疑人家都如其舅舅家也。舅舅即洪大肚。予問小鳳。汝母同胞幾人。小鳳曰。只舅舅一人。又問汝同胞幾人。小鳳曰。只哥哥一人。予曰。哥哥現在何處。鳳曰。在舅舅家舂米。舂米四日。呷粥兩碗。家有常例。予曰。汝曾到過舅家否。鳳曰。娘死後。僅到過一次。舅母曰。一家只管一家。了頭屢次來。並阿男不許住。我家非養人塲也。趁早別尋門路去。予思家貲十餘萬。同胞惟一姊。姊惟一女。不肯收養。必令其蓬頭赤脚奔走二百里外。為人家廝養婢。無他。多其食指也。慮其出嫁也。且憂其多一親串纏擾也。大肚之中。另有一具耶。予終未敢深信。既而訪之確鑿。有其人。有其事。後予自平望歸舟。有客附舟。客溫姓。烏鎮住居。予問貴鎮有洪大肚否。客曰。去年癡病死矣。君何問及。予曰。久仰其省儉耳。客曰。家號素封。行同乞丐。遠近鄙之。無與論婚姻者。予以舟中無事。閑談最好。再問因何而癡且死。客曰。自作孽。不可活。叨皆一葉。敢不為

君述之以詳。先洪大肚鰥居。惜費不續。又有子婦勤助當家。鸞膠更覓可省。然牝牡之念。耿耿不忘。鄰家紡績婦。媒母之尤者。僦大肚屋住。大肚窺其夫之不在。常常往索房金。乘閒得與婦通。夫實知之。佯為不知。大肚每過婦家。輒以米貯烟袋中。雲收雨畢。而烟亦傾囊。如是年餘。所費幾何。大肚且鬱鬱于衷。以為如此非烟不值米囊花費。漸漸疎淡。後于小巷中。見黑白狗連環不咸。大動情竇。直往婦所。冀修舊好。初婦之從大肚也。意大肚自然大量。不知其囊漸收縮。累難繼至。將作白丁來往。夫婦合計。言若再來。必為曹沫之刼。是夜大肚適至。夫匿床後伺一交鋒。飛出擒獲。婦見大肚。偽為歡笑。故作嬌癡。先數其薄倖之罪。大肚急自剖白。曰人之多言。伊可畏也。婦猶氣憤憤坐板櫈上。大肚屈膝泥地。暱語軟乞。曰實不相瞞。頃感狗姤。覩物懷人。無由發洩。涸轍之魚。望即賜恩波浩蕩。明日傾囊三合。決不食言。婦雙手扶起曰。儂愛大肚耳。儂豈為三合米折腰哉。急卸下衣。忙上三脚繩床。兵刃纔接。忽背後大喊一聲。單刀直入。知其夫之來擒也。大肚坦然曰。兄勿然。惟命是從。其夫亦曰。兄勿然。惟命是從。大肚曰。兄不過要我命。無難也。其夫曰。我不要命。要錢。大肚曰。我不捨錢。捨命。其夫髮竪目矔曰。汝真勿出錢耶。大肚連聲曰。勿出錢。其夫提刀劈頭一砍。斷

牀椎。兩鄰聞聲俱至。始知此事。大肚僵立無聲。魂隨刀落。其夫以草索捆縛。將鳴之于牧。兩鄰力勸解曰。朋友有通家之誼。何必訂正疆界。擁大肚出。坐是一嚇。遂起痫症。見人輒向前自申其頭曰。要殺便殺。我不出錢。我不出錢。又自露下體。笑吃吃拉傭媪曰。我與爾小衖中聯聯去。媪唾罵走避之。後為其子鎖入阱中。水漿不進者七日。始餓死。

章春坡曰。圖儉于豐。防匱于逸。古人撙節為源遠流長計也。儉不中禮。必多不近人情之事。王戎鑽核。到溉嘗糞。何所不為。若員外大肚。亦已太甚。

七字千金

皖江士人某。喬梓能文。性情通脫。丙辰秋。其子到省。寓秦淮妓樓。妓色藝兼優。生昵之。兩月。囊橐罄盡。二千金。父知之。屢遣人招之。妓知不能久留。置酒餞別。清言達旦。灑淚出門。生素羸弱。至是愈甚。到家。父數其罪。將施夏楚。生惶恐。一卸袖中。忽落一箋子。上有蠅頭小楷書兩句云。可憐病骨輕于葉。扶上金鞍馬不知。其父釋然曰。罷得此二句。二千金亦值。

夜航主人曰。塵世茫茫。人心如面。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可矣。豪門貴客。食蹠萬千。寔

人予半菽不飽。何貧富之大相懸絕也。乃時有堆積如山。一毛不拔。家徒立壁。揮金如土者。又何性情之大相矛盾也。由前而論。人必重濁。重濁者地。由後而論。人必輕清。輕清者天。有天地。即有此兩種人。雖然。本乎天者親上。飛禽是也。本乎地者親下。走獸是也。此兩種人。始終禽獸之流亞歟。

佳節生女不祥

史稱楊貴妃六月朔日生。唐人以此日為荔枝節。南部烟花續錄。趙連城。小字雙星。七月七日生。水滸記。潘巧雲亦此夕生。前輩俞羨長買妾招涼。絕麗善弦索。鄂州名妹也。尋因鄰棍索金不遂。誣以拐費涉訟。牽連羨長。土豪王某。慕招涼色藝。賂當道令斷歸母家。潛買之。羨長怒。屢訴上官。卒不得還。費貲無數。後卒于母家。招涼五月五日生。小名榴花。馬湘蘭正月十五元宵節生。小字月嬌。郡志載。豪家婢荷花有姿色。因奸弒主。嫁禍他人。幾成冤獄。荷花六月二十四日生。近閱功過格載。常熟縣直塘外外郎。富而險狠。里中有婦曰趙重陽。妖艷絕倫。外郎心涎之。以其夫貧可餌也。貸錢使販布臨清。得與婦通。一日。潮落不能行。去而復來。外郎方擁婦酣飲。大慚。且出。婦陰與外郎謀。遣人詐為盜。于半路殺之。揮金上下囑託。主謀者竟不獲罪。是時

亢旱。某通判謂縣令楊子器曰。公知所以不雨之故乎。趙重陽事未决耳。後雨人俱雷殛死。重陽九月九日生也。顧西林曰。蕩婦白氏。尤物也。閱人多矣。曾嫁過舊僕俞二。予問俞二。爾婦何日誕生。得非六月六日乎。俗以此日為猫狗生日。戲之也。俞二曰。還少三月三日。蓋三月三日生也。奇極。昨見淮安少婦。風鬟霧鬢。憔悴可憐。犯事解撫。路過觀音殿。許愿上幡。自署生年月日。乃八月十五子時生。以予所聞。無論古今貴賤。大率皆不祥人也。而各負殊色。惜未知夏姬河間婦何日生。暇日再覓生日譜看。

芋艿淘

侶蘭兄云。某進士選廣東某縣令。赴任月餘。家眷始至。令遣輿人迎接夫人。夫人頗風致。輿人肩之中路。屢曰芋艿淘。且說且笑。婦怪而不解。到署後白其夫。夫亦不解。出問衙役曰。此間土音有曰芋艿淘者。何指。粵俗以勢硬曰芋。乃淘役以褻語不便明白官長。謬舉他說代解曰。天要下雨之謂。令首應之。心想天將雨。要緊趕路。輿人之言不謬。明日聽審坐堂。見堦下跪一少年婦人。時天將雨。令對婦曰。前來。汝亦知老天芋艿淘乎。粵人呼堂上曰老天。兩旁閧起。譁然拍手打瘤瘤曰。奇事奇事。接到

夜航主人曰。臬司堂前。荔枝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伺之。勿飽雀鼠。吏顰蹙曰。今年石背多。石背者。荔葉下有蟲。背堅如石。荔之蟲賊。臬公曰。十倍多更好。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洒泣。滿堂匿笑不止。乃詢旁人。始得其解。相與一噱。晉江林嗣環荔枝話。

阿癐癐

阿癐癐苦惱之聲。今作閧起之聲。陶九成輟耕錄。淮人寇江南。齊聲大喊阿癐癐。唐寅詩。一日忽然天跌下。大家齊喊阿癐癐。此聲盛于吳俗。吳儂輕薄。游手好閒。三三兩兩。結黨成羣。遇有壞事及可笑事。輒拍手齊聲曰。阿癐癐。始三四人。五六人。繼且數十人。數百人。甚至千人萬人。無算人。呼天喧地。以為快心。其聲大略有三用。一在戲場。登臺演戲。敬神也。人來聚觀。臺上視臺下。絕類千萬蜂窠洞攢集。以鼻孔仰射。惡狀可鄙。何其多也。中有庸劣優人。妒忌名優聲價昂貴。于是看出破綻。羣起癐癐。不優者人云亦云。轟若雷響。膽怯者往往嚇出病症。招魂呌喜。靡所不為。一在殺人場。殺人于市。懲眾也。方畏縮之不暇。何閧之有。人心澆薄。競往觀之。若以多殺屢殺

為快。臨刑時，必鼓掌疾呼，癚癚之聲，達數里外。然彼有說焉，以為人死魂升，直上。殺死者魂必橫衝直撞，憑人作祟，拍手亂癚，使一縷孤魂，喝送上天，歸入虛無縹渺之鄉矣。至于最易癚癚，極喜癚癚者，莫過于婦女出游。婦女出游，不比在家。在家無人見，見亦不多。一到游玩之地，若虎邱、西園、獅子林、拙政園、圓妙觀等，正法眼光明之界，紅顏角逐之場，非艷粧不可。粧艷人自艷，人艷粧更艷，由是油頭年少，正如景星慶雲，爭先覩之為快。花香蜂起，羊羶蟻集，艷者亦沾沾自喜，私想儂貌殆佳，不然何世界都成眼界。且往觀乎，何怕看殺。而看客又分名目，疾忙搶其前曰前哨，熨貼尾其後曰後擁，左右顧盼曰眉眼，合前後左右而層層繞匝者曰打圍，散場出醜曰阿癚癚。

呂燮成曰：袁蘭齋虎邱五十三參詩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當正倒行，照後不照前，猶照前不照後也。但落得一場阿癚癚耳。

打燈謎

往歲寓專諸巷丁清筠齋中，時春分後，盛行燈謎，條條巷內有之。未到黃昏，即擺出紙糊方燈。燈一面着墻，三面貼題目條，謂之謎頭。謎皆經傳詩文、諸子百家、傳奇小

說。及謗語什物。禽魚花藥等物。胡亂出之。凡有燈謎處。輒鬧起一簇。人馬輿不得過。擔不及前。中有沉思默想者。有伸頭縮頸。近覷側裏題目者。有猜着胸中。直前往鬧者。有屢猜不着。老羞變怒。甚至打破方燈。攘臂不顧。連罵不通而去者。有屢屢猜着。栩栩得意。衆都瞻目。爭問才子何處來者。又有呆索不動。如老僧入定。被剪綹一空。歸家為母妻局鎖。不許再出者。此皆一簇時之光景。可謂無奇不有。猜着送物。謂之得彩。彩如隃麋陟釐。端溪不律。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皆有之。若豪華主家。竟有綾羅緞疋。宋錦顧繡。儘憑誇耀。祇要猜中。以故遠近輻湊。連肩挨背。舉國若狂。衣香酒氣。夜夜汗漫。真茂苑繁華。吳趨盛事也。主人丁清筠獨睥睨之。以為此騙娃娃伎倆。非燈謎也。豈有燈謎如此小樣乎。予問大樣若何。丁曰。大小難言。我曾打過。故發此語。不然。見獵心喜。何悶悶若是。予問君于何處打過。得彩幾何。可得聞歟。予曰。予替工維揚鹽運署中。其時二月中旬。閒散無事。夜夜出遊。大街一直。火樹星橋。光同白晝。千門萬戶。節並元宵。歌唱遏雲。笙簧聒耳。亦有所謂燈謎者。不過立一高脚牌于門首。泥金大書燈謎處三字。門內宅第。望去幽深元遠。不知幾千萬落。同人趁興而入。十數步達儀門。西首。又立高脚牌。書打燈謎者由此進。循街百餘步。左首坐落。用

玻璃圍屏。其中徑路紆折。通花園。晝啟夕閉。恐宵小匿跡。故以屏障閒人不得入。再轉北首角門內書廳。即燈謎處。予思燈謎必有謎頭。若囫圇告語。謎于何處。教人何從着想。僉曰。此處無謎頭。到者不過以目前色相示意。慧心人自解耳。予見庭下繫一馬。廳上設一席。旁坐一艷姬。了無所得。以為唐突遊人。一笑而出。越夕。主人家三公子出云。丁老大。我有一樁極快極趣的事。玉成爾去當之。予問何事。公子悄悄前來耳語云云。予踴躍直起。呼燈就道。徑往昨夜燈謎處。見色相依然。予遽上坐。姬已會意。即佩珊珊緩步前來。玉纖斟酒。頃刻盡十觴。而醉八九分。遂起命解馬。姬連忙扶上。予揚鞭一路。打碎紅燈數盞而出。此謂打燈謎。予曰。君話良久。予未聆公子耳語。請問何所取意。丁曰。無他。眼前色相。切詩二句。所謂酒醉玉人扶上馬。珊瑚鞭打海棠燈是也。予問何人詩句。丁曰。此我不知。君去問公子可。但公子現膺京秩。君或赴禮闈。訪過其門。談及此事。再問友何人詩句。未為晚也。

脫去釘鞋

歸安諸生淩某。極有文譽。屢試不售。厥父于杭州湧金門內開綢緞鋪。稱殷實戶。家有書僮阿璉。略識幾字。油嘴滑舌。主人寬縱。生秋試罷。錄其文質苕溪名宿。大贊決

必售。褒言奬語。累牘連篇。生狂喜。以為今纔得一第。蓋名宿决科。針芥不爽故耳。乃以所閱三藝。朝夕反覆。津津甜味。阿璉在旁。獨揶揄不止。旋對翁曰。爹勿謂官人必不中。翁問何故。阿璉曰。名宿决之良不謬。翁詢其子。其子曰。名宿决兒必中。未曾决兒不中。爹如不信。請看所閱。翁雖不曉文義。然點濃圈密。一望可知。始信阿璉誕已。大詈之。問其顛倒黑白。意欲何為。迨紅旗飛至。俾爾吃藤條子。阿璉曰。靜候。恐無福吃此物。翁憤甚曰。飼犬發狂。必搏殺之。賴媪勸始解。阿璉始終顛撲不破。比揭曉。阿璉作得意狀。曰如何。秀才康了。凌家父子纍纍若喪家之犬。踰時氣漸平復翁喚阿璉曰。杭嘉湖三府。那有一人不官人名士。今科不中。那有一人不為詫異。汝獨咬定决其不中。豈官人有遺行耶。阿璉曰。遺行不遺行。小人安得知之。但知官人不中。係名宿决之良不謬。翁曰。名宿如何决法。阿璉曰。爹見跋語乎。翁再取名宿所閱示之。阿璉指跋語中脫去町哇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響聲。無響聲不中也。名宿决之良不謬。杭人傳為話欛。

黃拭峯曰。乾隆己亥。五人同試金陵。一人遺失經藝。一人脫落帽瓣。一人書帝德廣運。運字書廣字上。一人並或落廣字。四人俱能文。某公决其必中。其一人之僕曰。我

主大有希冀彼四人者休矣已而四人黜其主果中閒其僕曰汝何以知四人必不中其僕曰一離經一感辯一倒運一遜廣主獨無恙故有望焉是即阿璉也是即名宿也以之决科定有神明之目

堪輿獲利

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者諸侯五月大夫經時士三日遺體受蔭何拘忧脉封之樹之稱家有無而已後世尋龍捉脉之說起士大夫多崇上地師地師欺山川無語人情受騙遂開風水一門驅愚人墮其術中已得射利焉射利有三要首要聳邊形像體勢口講指畫生氣奕奕如在目前人自信之傾囊弗惜也次要勤步百陌千阡繡壤相錯若不細心體認說起某水某山箝口結舌安能制勝一羣故南北山頭都要踏徧終要嘴舌利便天下有本生涯尚靠詞說唐突況芒乎芴乎如堪輿家數乎堪輿與着棋無二若非着着爭先始終落于人後所謂先人者罵人也罵非一味排擊如詬酒罵座之罵無非竣立門户睥睨儕輩鈔寫葬經幾條對東家澜翻不竭以為我從書本中得來非時下穿山甲老套有心者自分皂白然此猶非罵人之傑出者更有以不罵為罵其術深于罵人其利倍于罵人者其人善修飾好儀表

春風和藹。大雅能容。謙謙君子。自有一種功深養到之意。開口便稱某大人。某先生。某縉紳巨族。尊常士商。概不卦齒。過其門。延其家。諒不敢等閒款待。此等罵人。並不用口。如費三倍。不耕不織不讀不買賣。身家坐是大肥。

地師便宜

人生不過以天地為性命。知有天無不知有地。知有地無不知有天。乃世多有知地不知天者。知地不知天。天猶知母不知父。終不得言知母。終不得言知地也。不過徼福之念太重。冀得美地博富貴福澤耳。欲得美地。必憑地師。地師曰。某地兩世方伯。某地折臂三公。某地唾手二千石。某地發福三百年。地愈美。得愈難。而欲得之心愈切。說不妥而使詐。計不行而涉訟。訟不結而成仇。甚至飛禍其家。俾逃離走散。人不土着。不得不鬻產賣地。易幾主顧。而仍歸于覬覦者之手。筋疲力耗。費金無算。非所謂知地不知天乎。愚極矣。項喬風水辯云。上天之命。反制于一坯之土。恐無是理。流俗不知。趨奉地師。一如趨奉祖宗。且云保佑子孫。全憑福地。則趨奉地師。甚于趨奉子孫。然我觀地師所善之地。有葬之而稍有起色者。有葬之而平平如故者。有葬之而立見消亡者。秀水某家。構訟十年。耗貲巨萬。始得一地。葬後兩月。長子得寒疾驟亡。

三年。幼子長孫俱没。家遂絶。予族兄某。不惜財力。為先人營佳城。昆仲四人。相繼逝。又有孫某。酷信風水。揮數千金。營壽域。葬一年。長孫没。二年。次子庠生没。三年。季子健男亦没。連遭回祿。坎壈不堪。今已邱墟。近年吾邑紳某。臘月尾葬親。正月頭即自葬于親之旁。嗚乎。此其死亡貧苦。雖不因葬之故。何適與葬之機關若合符節。則是地師所為。未必全無牽涉。又豈上天惡處心不良。借禍淫之例以兩懲之。故使其術之不神歟。抑豈風水重時辰。尤重慎于擇地。疎于擇日。故歟。惟然而諏吉不的。非堪輿不正。地師又有所藉口矣。得則任功。失不任咎。指東捏西。安坐而食。地師便宜孰甚。我輩生涯冷淡。人間地理儀范。行將捧格盤而師地師。

夜航主人曰。天地之氣。全者為知。偏者為愚。偏名偏利。偏忿偏慾。同一愚者之居心耳。然此亦人情之通病。乃有平素咬薑呷醋。錙銖必較。而身家性命。不吝為土饅頭餡者。豈非偏之又偏乎。江浙人情慳薄。一有交關。無微不入。豈復有所浪費。獨風水一門。尚未覷破。所謂牛黃狗寶。病處在斯。好處亦在斯。

閒談活命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道聽塗説。月旦品評。嘈嘈雜雜。藉以偷閒。豈有藥石之益哉。自

晉人尚清談空言何補誤盡蒼生王何嵇阮之流蔑視名教六逸七賢之輩相率頹唐口碑從此掐傜清議因之賈禍談藪即厲階豈不然乎唐人詩話宋人說理元人詞曲言語各隨風尚至明季東林復社門戶更標動謂出我範圍者雖周召不得言經濟越我壇坫者雖屈宋不得言文章當時海內名流以不得與社為恨後幾罹白馬之禍　國初丁蕙生倡古歡社多言藏書事狄立人倡菊社不過山家清供師事淵明若吾吳尤西堂真率會約數條久已膾炙人口大抵人會則言萃言萃則事滋名為樂羣實則荒嬉翫日愒時莫此為甚惜分陰者所弗取也雖然莫謂閒談中無藥石焉郡有某翁欲其子潛修恐客來絮煩囑閽人推他事屏絕之嗣是門庭寂寂羅網可張其子偏好客常背父邀客集別墅盈樽滿座談論風生一日雅集草堂衆賓各抒所長中有精岐黃者一客難之曰君良醫也疑難雜症諒無不知治法設勳戚大臣偶然忤事旋罹不測消息已到潛服鶴頂鴆羽等藥既而無事噬臍莫及奈何岐黃者默無以應客曰僕有一方可餉君也用糯米煮粥搗爛過量啜之邪不勝正毒為米攝須臾嘔出泯然如拔衆咸領之後翁愛妾受大婦惡詈氣不下咽捨命服毒翁照前方治之竟愈蓋客話時翁適來竊記于心未謀面而即還舍然則是姬

也。非因閒談而活命乎。翁後見客。輒倒屣相迎。非復如向日之落落者。

蓴菜子

王包山云。蓴菜產五湖。張季鷹秋風起而思食蓴菜鱸魚。是也。然蓴菜惟洞庭消夏灣一帶最多。他處罕有見焉。近日吳江龐山湖亦產。並無下種。種且不活。訪之漁人曰鳥銜菜子墮入湖中。遂蔓延湖面。人得採食之。然其味迥不及洞庭。洞庭蓴短葉沃。繁卷如嫩荷狀。味清腴略澀。龐山蓴修葉瘦。味多澀。入秋纔佳。蓴本一種。形隨地異。味亦如之。獨所謂蓴菜子。無由得見。去秋過洞庭。舟泊消夏灣。見水畔花開黃白。燦若金銀。結子纍纍。絕類含桃。方熟。予問舟人曰。此何物。舟人曰。蓴菜子。是摘嘗之。甘踰崖蜜。子惟色亦味甜。潛藏不多見。殆即楚洲萍實之屬歟。惜不登士大夫之几筵。而負此色香味三絕。冷落于寒汀烟渚。無有過而物色之者。而篙師漁子食焉而不知其旨。歲歲秋風。飽水禽之腹。殆物尚孤生。品之最貴歟。或曰。蓴子性大寒。男女食之。不能生育。果爾。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夜航主人曰。溫涼者生殺之關。故物性大寒。食之多無子。予家西牆下芭蕉成林。百餘年物也。花三年一闢。開必深夜。花朶若蓮。每舒一瓣。輒褪一瓣。花鬚中圍繞密苞

苞中醰醰湛湛。即甘露也。予少時曉起朝朝吸之。瓊漿絳雪。想不過是。然而受寒深矣。

紅蝙蝠

不毒不禿。不禿不蠹之至言也。聰友陳生。工楷書。詩學漁洋。與寺僧善。去年中秋僧來生家。留與飲。[illegible]生于某日同往山中看桂。並攜扇索書。生信筆書精華錄立齋相公園中紅蕉盛放索詩六首之一。曰。至宇微涼八月中。林塘香散木樨風。綠天深處一花圻。蝙蝠飛來相映紅。與之。僧見之。默無一言。慍見于色。即辭去。遂爽看桂之約。生不解其慍之故。亦不置意。久之。竟得其故。嶺表異聞錄載。南中花木。有紅蕉花開時。紅蝙蝠對對而來。集于花罅中。人若捉其一。其一不去。濃情之蟲也。南人曝乾合媚藥。酷驗。價至昂貴。不可多得。僧通一婦。蹤跡至密。思博婦懽。購得紅蝙蝠末裹以赫蹏。夜夜攜之。為膠固之計。又其用須自上而下。先以鼻嗅之。然後達丹田。漸入佳境。僧珍藏之。一日。因他事撻其徒。其徒懷恨。尋得藥瓶。暗以牙皂屑易之。比用事。狂嚏不已。驟難禁住。竟為其家所獲。費朱提多貫。始得贖身歸寺。豈不險為紅蝙蝠所困乎。人有知其事者。蝙蝠飛來相映紅一句。適中其隱病。是以遘彼之怒也。竟

哉怪哉。

錢俠君曰。此與第六卷書佘氏女子繡洛神句。爲郭十三郎切齒者。一幅稿子。寄語書家要小心。書王漁洋句。尤要小心。

夜航船卷四終

清　破額山人新編

炰烋伯

炰烋伯。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里人。以性甚炰烋。又行居長。故以是呼之。詩曰。汝炰烋乎中國。注。炰烋。武健貌。伯殆武夫洸洸者流歟。非也。伯手無握雞力。骰擣蒲葉子戲。白戰不持寸鐵。虛而往。實而歸。稍不饜欲。蝟毛森起。睅目大呼曰。爾曹食豬腸小兒。惡敢當我。臬脚為之翻筋斗。倘少年性硬。不能耐。竟與攘臂決雌雄。伯又降心相從。下氣怡色。柔聲微笑曰。我與君戲耳。何忿忿若是。不成大器者類如斯。好飲酒。量不容三焦。務欲吸盡西江。若長鯨之吞巨川。醉後狂態。青天不值一笠。焉罵座至燭跋。賓僕逃去。庭無一人。伯手拍庭柱大跳曰。君等無禮。獲罪老夫。不可禱也。尚睜立對我哉。且批君頰。手觸根。血涔涔不止。踊足數曰。不肖累我痛楚。此讐必報。一踢撲地。嘔吐狼籍。卧聽者匿笑難忍。旋令其家人扶去。伯喜掉丸。嘗與共食。問尊齒健乎。伯愀然曰。馬齒加長。犬牙相錯。而云健乎。或勸之曰。伯春秋高矣。可勿與人角逐。伯擊案直起曰。盲左不云乎。困獸猶鬬乎。故無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肆筵設席。

賢主嘉賓。有伯在。不忽然不散。性躁急。自外歸。隔數十家門戶。已去其冠曰到家矣。不脫帽露頂。作老頭巾樣子。半年踰七十。出入平康。未到其家先卸下衣。抱器直前。衆譁然曰。伯何為。曰便耳。未幾出。其狀如前。衆又譁然曰。伯何為。曰無便處。衆捧腹絕倒。不敢放聲。恐其忽然也。季嘯湖曰。去帽卸衣。忙態若此。伯上下一體皆忽然豫也。雖然百年之後。忽然定矣。其又何為。吾知其必為忽然鬼。甚矣。鬼伯之間。性情不改。天生戾氣。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瓜棚夜合

諸生王六峰。瀟洒自如。家貧。坐氈于邑之南沙村。主人家富饒。而房宇不甚深邃。嘉慶元年六月。酷暑。蘊隆蟲蟲。揮汗如雨。生不耐煩。命生徒搬書籍。遷復舍。闢軒面圃。赫熾中如服清涼散。黃昏納涼。移榻場圃。臥看牛女。怡然自適。不覺蘧蘧夢去。須臾瓜棚掀動。堆垛有聲。諦視之。見一矮胖大腹漢。渾身白點。風擁一綠衣胖婦。氣喘喘作交媾狀。然彼此累墜。苦難湊歡。旁有小卒。尖刺叢密。縮做一團。窺伺交合。側耳而聽。若不勝饞涎狀。生大怪。以巨石投之。直中竅隙。兩具撲倒。小卒亦驚竄。生素直暴。大呼灌園叟起曰。瓜田不止納履。汝曹看守何為。叟搖手低語曰。勿聲響。私步棚下

反覆視之。回身曰。事已無濟。生問其故。叟曰。大腹白點風者。東瓜將軍也。綠衣胖婦東瓜夫人也。在旁小毛卒。偷瓜候也。今夕月色微明。嫩涼初逗。將軍與夫人一度。為瓜瓞綿綿計也。君之所見毋乃是乎。生曰然。叟曰。被君衝散。勢必抱蔓歸矣。明早見棚下塊然兩東瓜。各有破碎。是年瓜子不蕃。來年瓜價昂貴。將軍受驚故也。

甘蔗郎君

富陽民家某姓開染坊。饒于貲。有女曰藍橋仙。骨珊珊。非塵世姿。年十七。未占鳳。女慧知書。足不下樓。父母絕愛之。女卧床精雅。香奩脂盒外。縹緗綵帙。位置可觀。後樓牕外。良田相接。悉女家產。惟時春慵繡倦。開簾遙望。見陌頭垂柳。竹外餘桃。頗有流連之意。迨斜陽在山。歸鳥喧樹。始下簾回寢。自是神思懨懨。若有所戀。魂夢之中。見紫衣郎君。手執湘妃竹扇。風流醞釀。根柢深純。望而知為名門佳士。嫣然顧女曰。扇頭小詩。煩卿點定。女照詩云。樓閣春深鎖繡鞋。傾城消息隔簾鈎。藍橋自是神仙窟肯賜瓊漿一味佳。女素憐才。感人文兩妙。怦怦心動。生佯索扇。直前擁之。女微拒而不自由。遂和好焉。生竟體甜馨。濃言蜜語。始則錯節艱難。繼且漸入佳境。丁香咂送。如飲玉液天漿。丹田融洽。女摽梅已賦。情竇方濃。天賜良緣。十分諧悅。來間詢郎君

家世生答姓諸名栖小字善生父拜丞相小生庶出適從田間來遇卿倚樓託微波以通辭不惜跋涉泥塗就深就淺始達粧次自此兩情甜密無夜不至至則衣衫頻換非紫即青每與交接涼沁肺腑後女體益憊日三春婢候不起母覘其動靜知病魔纏擾白翁翁延醫診治纖腕一按六脈乖張心魂慌悸非妖即怪母暗問女但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母知其合下宴邇曰兒好珍重爹已為某郎相攸矣女悲不自已啼哭萬狀如醉如癡母益憂怖與翁商議遂延九華山真人結壇設醮計已定是夜紫衣郎愀然謂女曰緣將盡矣奈何索女褻服聊作恃符翼日道士登壇施咒符三化卒無所見持劍上樓再噴法水忽見女房後滾出一物褻服包裹啟視之則三節爛甘蔗瀝盡血液焚渣為灰怪乃絕

醬汁鬼車鳥

崔豹古今注云夜行娘子怪鳥也相傳產婦亡魂所化晝伏夜行行則啼哭有淚人家曬小兒衣服未收鳥淚滴着小兒必喪并主一切不祥一名望板一名快扛一名休留言鳥經過者必死曰留曰扛指蝙蝠在即也南方人呼之為九頭鳥以其聲音密稠如九口齊鳴每于月黑荒村凄風慘雨燐火星㷼鬼鳥譆譆九頭始頡頏而過

聞者為之褫魄。統名鬼車。以其兩翅如車輪推行。易曰。載鬼一車。陰凶之物。若無形迹。居人當鳥聲來時。多執榎壓障之。其祟可禦。許捎橋黃阿長草屋濱湖。獵鳥為業。其時連日東風。一禽不獲。行將餓死。至夜。則湖雲如漆。氣象慘慘。冥冥濛濛。鬼車將至。阿長想今夜不論是人是鬼。殺命養命。要放一鎗。懸空三丈。斗然一放。鳥隨火落。從容拾起。乃九鳥併為一身。非一鳥九頭。如山海經所圖者。併又非膠牢固結。不過前後左右並行不忒。較雁行還團簇相髣髴。九口一身。故有是稱。予曰。火藥零星。豈九隻俱中。不飛散一二隻乎。阿長曰。火珠僅中兩隻。不解七隻何以甘心一齊隕下。自投羅網。意同行同死。羽族中敦信義者乎。今已售去七隻。餘兩隻尚在。君如不信。明日帶來。予喜極。囑家人。曰。明日阿長挐鬼車來。要留之。勿令去也。家人笑而諾之。比挐至。頸黑腹白。蹠紺眼碧。毛像野鴨。味微黃而尖。如湖灘上之信天翁。予思鬼。陰物也。車。行具也。同酒煮。定是扶陰活血之品。可以續李時珍本草綱目。又思紅梨記傳奇。醉皂隸云。醬汁鬼車鳥。想此物宜醬製。如法行之。竟是美味。又可以補袁簡齋隨園食單所未備。予時方患臂痛。自食鬼車。後痛遂不發。可知此鳥益人不淺。惜不甚肥。閱日。阿長過予。予曰。有肥鬼車。挐來。阿長曰。鬼車無肥。肥則紫河車。非鬼車也。君欲肥

何不食人而食鬼乎。曰阿長慧兒。潘仲文曰。羿善射日落九烏。類書廣注云。九烏疑作九烏。即九頭鳥也。黃長兒之技。造乎羿矣。

奇羞讌客

泖湖千夫長郭某。父官山左參戎。有功績。令兄某為粵東少府。郭隨任三載。丙辰還家。到蘇郡。予戚周商鑒與有舊好。觴于閶門外之趙園。招予陪座。談及粵東讌客。劇則崑腔。饌甚可駭。開筵上菜。官廚捧出一品大碗。其中土笋、燕髀、鱗纖、羊爪、華披。號五鮮。土笋曲蟮。鱗纖蛇尾。華披蜈蚣。次則糟豬首。次則本山蛇臛。次則鴛鴦歡。蜈蚣雞湯。謂之鴛鴦歡。以二物彼此歡愛故也。次則猩猩羹。次則醃雷脯。即雷神肉。出雷瓊。當地啖鮮肉。醃乾賣他處。價貴。多贋雜。未必得真。次則土鼠。土鼠粵俗最重。席間無此。不成大宴。此物出。主人必肅衣冠。客各避席起。舉箸必以鼠首敬上座。一名家鹿。次則鮮魚羹。最後曰蟠菌。菌之大者曰蟠菌。或曰蛇蟠過者。曰蟠菌。予問君既與宴。亦舉箸乎。郭曰。舉箸必沾唇。無論蛇雷蚣鼠。疑忌惡心。即猩豬魚菌。亦駁襍不純。必有異物夾和。如吳饌之有鼇頭獲頭也。就中惟鴛鴦歡食之。予曰。華披風味。君甘之如飴乎。郭曰。否否。彼處蜈蚣與穿山甲無二。大者重二三斤許。名為鴛鴦。大率黃

雞白燕居多且澀湯去質其味絕佳官饌中稱最不饒前後諸品之脆膾者此官讌也若本土人士在花蛋舡內妖姬作菜珠娘勸酒囉唣歡呼備極醜態婦女往往噲鱗纖以舌尖遞客口中含胡曰請郎罷嘗好蛇

夜航主人曰山左右人不食郭索生種日繁巨者如盤鄉人有官其地者俗甚強悍號稱難治一日坐堂聽審人役忽披靡走避曰不好夾舌來矣今見巨大螃蟹橫行無忌令大喜命家人捉之無遺不幾時紅甲堆盤左手持螯右手執杯且食且審一方帖服僉曰蟹官可畏

夜叉食人

鬱林叔祖云塘口謝姓失其名中年病瘵死遺孤十餘齡婉孌若好女煢煢孑立幸家計小康母子儘可支度一日大雨有嫗年四十許擁一女子叩其門首女娟好閒靜無小家氣謝母延二人入以為雨縱止泥濘難走嬌閨弱質不怕皂污羅襪耶寒舍發居豚兒雛小娘行光賁以永今夕何如女羞嫗諾似屬不可嫗曰孤孀母女本欲入城投戚忽遇傾盆得蒙厦庇已屬感恩再擾郎廚煮勞下榻恐無其事然一飯之恩古人不忘于時廬旅再當圖報于是主賓懽洽絮語殷勤詢所自來知女乃媼

之甥女。緣失怙恃而相依若。少選。謝郎放學還家。母令其向媪施禮。旋及女。女面發赬。媪曰。得此寧馨。足徵慈教。母謙遜不遑。媪又問溫家玉帶。聘送何人。母曰。還未。媪欣然曰。不嫌唐突。願寄絲蘿。母曰。若得如斯。眞天上朶雲。墮着懷手裏。母戲言也。寒家何福消受。媪曰。萍水相逢。得領忱悃。積善之家也。寔不相瞞。妾年踰不惑。晚境維艱。舍弟攜眷江右。思欲依棲以延殘喘。奈此牽纏難割。母如不棄。留為養媳。放懸老身。豈不兩得其所。風伯雨師。安知非為我二姓合好計耶。天假之緣。違天不祥。就此訂定。母喜極。即呼兒出拜岳母。媪即命女拜姑。明日謝母。遣人雇舟。送媪入城。女嬌啼宛轉。牽衣惜別。謝母再三安慰。曰。媳婦今為一家人矣。若姨即兒姨。兒母即若母。萬望珍重。勿自苦也。女拭淚起。自是針黹中饋。一切巨細。都愜母意。母愛惜之。逾于己生。比笄。風韻嫣然。越加可愛。謝又秀骨天成。不愧兩玉人之目。踰三年。媪猶無音耗。母甚慮之。既思媳已在我家。我為政矣。寡婦家又乏蒼頭奔波關會。倘十年無信。將十年不字耶。主張由我。決計諏吉合巹。定情之夕。塵仄矢願。母心甚樂。越數夕。謝家伴媪。忽聽謝郎從新婦房內喊曰。娘快來。夜义食兒脚尖矣。聽無響動。又喊曰。娘快來。夜义食兒臀矣。聽無響動。又喊曰。娘快來。夜义食兒心腹矣。聲至哀慘。兒亦不

喊。媪私恚曰。兩小無知。謔浪如是。今疲之矣。原知不喊。且胄騰瞌去。明晨門不啟。媪曰。今日諒不能起。昨夜支吾半夜。令我不得眠。毋以韶年琴瑟。毋怪其然。但家醲醉人。終無醒時。俟其起。將雅意諷之。乃門終不啟。令婢叩之不應。謝毋侘傺無似。撬門入。瞥見鮮血滿床。白骨一堆。夜叉乘門開飛出。不知所之。母暈倒于地。久之始甦。一慟而仍絕。

夜航主人曰。此鬱林公寓言。勸人家孤子新婚。勿恣意戕賊也。噫。蛾眉原伐性之斤。花箭乃瘍身之的。顧以家人床笫之間。比以夜叉噬嚙。過矣。雖然。人窮反本。疾痛慘怛。未有不呼父母者也。至于房幃受病。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千呼萬喚。不一來救。亦固其所。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項生作弄

人生婚宦二事。天作之合。而婚姻尤甚。何則。宦或可以夤緣。婚不可以撮合。其中尤有難焉者。面如玉矣。而沒字碑。山終虞壓。蕙心如錦矣。而無鹽。醋海未免嚮隅。是以傳奇小說。動稱才子佳人。而名士傾城。總屬天經地義。此鴛鴦牒雖注三生。而玉鏡台不輕一送。錢塘余生。才貌可觀。雅好修飾。家無立錐。渴望天仙下降。每閱古來名

媛。及近今閨秀有文譽者。無不焚香拜禱。曰娶婦如是。吾願始足。以故眼高于項。媒妁盈門。概無所允。鬑鬑續腮。朝朝夾鑷。蹉跎久矣。所善項生。佻達之尤者。一朝叩門賀曰。君願足矣。僕有兩甥女。一名賽大喬。一名賽小喬。俱在待年。君如有意。僕作蹇修。可操券而得。生曰。君雖惠好。此事談何容易。項曰。是不難。但要君允耳。以云貌。名下無虛。以云才。袖中可證。遂出兩溪箋。蠅頭小楷。娟娟簪花。指一箋曰。此大喬所製江南樂也。生雙手捧着。作曼聲讀之。曰美哉。風流蘊藉。性格溫柔。餘實欽一流人物項又指一箋曰。此小喬所製小遊仙三十首也。生作步虛聲。回環誦之。曰妙哉。柔情綽態。媚于語言。直是甄后化身。項曰。甄后受知陳思。君才八斗。定有夙緣。其在小喬乎。生曰。談何容易。項曰。是不難。生曰。名姝端貯金屋。聘女先問藍田。雍伯長貧。不得白璧一雙。終成畫餅。項曰。君如一諾。不費半絲。家姊丈薄宦成都。一朝捐館。孤孀母女。現依寒舍。雖然耳聞不如目見。數日內出遊湖上。僕潛來關會。君且靜候。生曰。君煦春風。涓埃難報。佳章可留細玩乎。項許之。出門去。生對二箋。密詠恬吟。心游目想刻不釋手。芸牕日漏。鵲噪一聲。項叩門曰。特通芳信。旁午。君在飛來峯茶寮內株守僕隨指點。生喜極。好整衣冠。照鏡澤面。如命待之。見畫船簫鼓。紅粉青衫。其比如

榻。暗想二喬此時應至。前面一簇香塵。疑有天仙下降。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忽腦背後被扇頭一擊。曰。尾生眞信人也。生喫一驚。則項已窺之久矣。相與諧謔片時。尋有濃粧婢媼數人。擁二女子冉冉而至。非人間物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東阿賦不到。周昉畫不成。生眼花撩亂。啥焉神喪。項扶之下舡。殊覺惘惘。改變踰時。神思稍定。恍如夢醒。項始徐徐問曰。君將啞之乎。何無一語也。生曰。是何言也。白藕香中。玉梅花下。奈何奈何。項曰。眞箇消魂是不難。但二珠並呈。不識君于何屬。黃袖而肌微豐者。江南樂也。紅袖而骨肉勻者。小游仙也。遂書仙樂二字。令生拈之。生得仙字。項曰。是矣。雖然。冰人之重。妻舅之尊。寧無一杯澆我。生乃觴項于舡。臨行。三拜曰。及早圖之。項回身取諏吉便覽。曰。三日後纏紅可乎。生狂喜而去。屆期。絕無音響。偵之項已北上。生一病懨懨。至今不知何若。或曰。項生並無甥女。因余生篤想佳偶。設此空中樓閣。以取樂耳。兩女子者。項訪得富家商出遊。即指鹿為馬也。江南樂小遊仙。項生搴閨秀口氣。以賺此風魔士也。雖然。善戲謔兮。亦太虐兮。卒之將恐將懼。急渡黃河。能無耿耿耶。

嚴又茗

亡友嚴又茗。天才儁爽。而狂放得未曾有。明代至今五百餘年。其所瓣香而心注者。惟一湯若士。生手有文字。自謂若士後身。家無担石。所有杉木梟子幾面。面面為讀玉茗堂集擊碎。且不僅讀而已也。刻刻摹仿若士之為人。顏其齋曰又茗。館于某氏曰暫降。徐聞典史一生不過申衙前。以星變抗疏劾過文定公也。并不食月餅。以頭銜有眉公二字。故論文。輒排擊嵱同歷下。開口。惟說夢說情。與人書札。無不本玉茗堂集中語。其搓酥滴粉。宛然紫釵改本。臨川雜劇。却不受詞人之目。說着江陵切齒痛恨。有好友四人。詩酒往來無虛日焉。或勸之上進。必曰。我豈與沈懋學作同榜友乎。娶婦某氏。解音律。調宮換羽。亦嘗倡和。其弟新漁生呼之為季雲。所居又茗堂。丈史狼籍。雞塒豕圈。雜踏庭戶。後家計益落。饑驅無定。有薦之南昌幕中。生大喜曰。我得歸故鄉矣。未幾。主人調撫州。又大快曰。我得見宗人矣。遂訪臨川湯氏後裔。得一副貢生。又茗狂悅。肅衣冠過其門。其人鬍鬚滿頰。腐氣觸人。曰先生光降敝廬。得非要晚生去訓蒙乎。又茗艴然曰。非也。予居江左。君居江右。久仰玉茗先生清風亮節。不識玉茗堂全集外。還有幾種遺書否。其人曰。客誤矣。豫銘堂稿。乃敝徒卯某所刻。僕為之批閱。尊駕所問玉茗堂集。舍下無此書名。去問坊肆可耳。又茗大恚曰。君非

祠部文孫乎。其人曰然。祠部公著作。則有聖父聖子。餘未之有也。又名曰何謂聖父聖子。其人作鸕鶿笑曰。天下豈有明文未曾讀過。公然越國過都。刺刺不休于文人之座乎。君騙誰來。不禮而起。又名號咷大哭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此言其欺我哉玉茗乎。能無恫于九原乎。其家以為不吉。鬨起一堂。庸耳俗目。幾被詬罵。幸知其從本府中來。以為風顛。不接。從容導之出。後與主人不睦。辭館還吳。不一載而卒。卒之夕。爽然自適曰。今而後真得從玉茗遊。阿鼻地獄矣。

南廬叔曰。嚴大又名我好友。嘗到江西臨川。訪湯若士後人。與之齟齬一事。傳為笑話。的確非虛誕也。

夜航主人曰。熊伯龍做代庖人。沈歸愚先杜工部措大聲口。顛顛倒倒。哭者尋常笑者亦尋常也。顧與其為又名之哭。毋寧為副車之笑。

金光亮亮

商籍某生。貌不颺。家富饒。而性鄙吝。又極好冠冕。年未三十。懼歲試。遂例貢成均。出必輿馬。僕從借戴硨磲頂帽。不知者信為六品頭銜。生亦居之不疑。鄰有少婦。艷而孀居。生母招致家。俾教諸妹女紅針黹。時刻來往。生涎其色。屢挑之。婦漠然不動。憎

其人也。一日。生母遣婢以包裹食物將餽婦家。生潛以偽陽藏其中。異婦感動。婦知生之所為。佯為不知。仍來生家。溫語謝主母。教女伴刺繡。淺深濃淡配色停勻。主母極悅。婦早晚入生妻房内閒話。越無人時。啟生帽龍將原物套在磚桌頂上。封閉如故。翼日。鄉紳壽誕。生以僅隔一巷便帽步行。命僕托帽龍隨其後高視濶武意氣洋洋。到茶廳早有門客忙來迎接。生趨蹌易服同人環伺之。諂其富也。僕人啟龍昂然直豎頭角崢嶸。狀誠大觀。衆駭笑不解。愕然相顧。摘指滿堂。妖怪出沒。幸有周旋者以他事混過之。生得草草成禮而退。時有某生秉性極呆。亦備員于環伺之列。見生易帽時。群焉駭笑。呆生不識端緒。因諜諜問人曰。頃諸公見頂上物駭笑者何物也。人曰。此名屭具。呆生領之。商藉生自出醜後。頗守本分。仍戴金頂年餘。又遇慶賀事。呆生與商藉生適同席。呆生曰。君何不戴向日之屭具。而露此金光亮亮者。耶知其事者。為之噴席。

脚脚上

黃山道士某。東方滑稽流也。以口給。流寓海内。胸中貯書。不知幾千萬卷。皆世所未見者。故凡經史子集。隱僻典故。及稗官野史。俗語常談。枚舉質之。無不原原本本。昭

若發蒙然。其考據則又不經見。想必子虛烏有。憑臆而出之者居多。不然。何聖人有所不知。而道士竟無所不知耶。寓城某觀三年矣。夏四月。陳趙二生本李盧戚也。同到觀中。謁道士。陳生請開園看花。吸茗湖石上。索鼻烟嗅之。又請彈琴一曲。并要借松風琴譜。登樓縱觀金石。及名人墨跡山水。又求鉄板數算命。趙生不耐曰。邂逅相遇。清談足矣。君何瑣瑣。可謂脚脚上。陳生曰。久欽淹博。脚脚上三字有典乎。道士曰。君舉業中人。數典而忘其祖乎。前明學臣校士某省。床上堆積萬卷。心手忙不及辦。因命姬妾十餘人。卸裙結袴。裝束緊窄。將諸生帖括。鈎到蓮尖亂踢。按踢數之多寡。定名次之高下。有踢百回不下者。曰顛撲不破。又曰陽春白雪。陽春有脚也。白雪。足白于雪也。若此定居超等。其一踢即落者。曰無脚力。餘未上蓮鈎者。曰非脚色。置之高閣。概不閱焉。故當時有好脚迹門生之目。一切行卷。俱稱脚本。脚脚上三字。應舉祝誦之辭也。而曰無典可乎。趙因思明人女郎踢毬詩云。流丸莫慮甌臾止。頃刻金蓮送上天。在彼時非泛泛語也。

愓菴先生曰。道士之言謬甚。上貳代舉。下貳代履。未聞以代履而代舉者。冰衡眷不及攜。幕友手不停披。脚何為者。道士之言謬甚。

五臺女丈夫

五臺鄉某無子。生女而曰子。人皆以為子也。既長。冠之。其狀貌舉止。儼然丈夫。有拳勇。力能挽兩石弓。讀書過目成誦。補郡庠弟子員。棘圍不利。旋棄舉子業。治產營生。竭力養親。父母相繼卒。女年已三十餘。家豐裕。不能獨自操作。娶婦相助。婦亦賢德。能安其室。未幾婦死。又納妾。妾如其婦。連舉三子。皆拾人之棄。上下內外帖服。家督出外應酬。翩翩裘馬。聲若洪鐘。但無鬚耳。有土豪負女家錢千緡。女索之弗理。豪送女出門。女直提之歸家。閉置一室。日給薄粥一餐。時以歲事逼迫。豪乞立券釋放。女不聽。必如數現繳。方許贖身。否則錮死。甘心成大獄。豪不得已從之。既白諸當道。謂女充男子應試官場。裙釵襲袍服之尊。巾幗混頭銜之貴。陰陽反背。妖孽猖狂。三尺所必懲也。女挺身投首曰。家君無子。生女承祧。安心養親。矢志不嫁。自幼讀書。亦曾弄翰。不揣本質。忝附膠庠。既思男女內外。中正大綱。木蘭安用尚書。不櫛何須進士。入闈一次。屏跡多年。誠悔罪也。今幸雙親骸骨已埋。三子門楣可繼。敢以權宜之術。得免覆絕之虞。自此楞嚴一卷。結果餘生。雀角鼠牙。聽憑鬚眉判斷。當道大奇之。罰土豪而額女門曰。女丈夫。

蝴亭叔曰。古之木蘭黃崇嘏。皆未嘗嫁。即汾陽幕下之御史。亦嫁而冒其夫者也。若五臺氏者。殆有武曌之偉略。而兼北宮嬰兒子之孝養者歟。

花浴堂

蘭溪山野之間。人以種花販花為業。如茉莉。秋蘭。洋茶。鹿葱。夜來香。水木樨。素馨。紅蕉諸花。四時不斷。隨地布置。其尤雅趣者。無過花浴堂。昨花農周某來云。花浴堂者甃白石為巨池。周圍輪廣約三四畝許。外葺廳堂四五十椽。間不甚大。上碱下池。皆白石為之。碱放花卉。下貯泉流。每人一間。飲茶于几。脫衣于桁。無混雜也。旁有竹筩四五孔。孔面書上溫。中溫。微溫。及退。加。等字。溫涼退加。從心所欲。擊筩為號。無不如意。軒窗畔更置風輪。萬花香氣。隨風送至。輪回輾轉。百和氤氳。本領薄弱者。輒靡靡暈去。堂中名目。曰瑤島蓬山。蕊宮璇源。雪香馥海。滌煩洗心。憨憨戲蘭。不紀其數。更有曰愛湖者。不知何所取意。或曰。內有活色生香。是花浴堂之真面目。予未曾試過不敢妄言綺語。然止此一浴。儘足脫胎換骨。周某之言如是。予記宋史淳熙宮中避暑。廣植茉莉建蘭佩蘭諸草。鼓以風輪。清臭沁人。所謂水殿雲廊三十六是也。吳俗繁華。作事尚少雅致。但知趨炎逐臭。沉浸于陰溝穢水。便以為洋洋浩浩。何樂如之。

較花浴堂中之身分。何清濁貴賤之大相懸絶哉。

三昧菴

東門城內。有小菴。名三昧者。香火不盛。住持難久。日漸荒廢。去冬。到一遠來僧。僧年三十許。挈一徒弟。一佛婆。行李全無。寄居菴內。已屬可怪。每夜到二鼓時。即有沽觀音至沽觀音。一年少婦人。緇衣濶袖。髩髮如雲。弓鞋纖小。異香滿室。入僧房。與寢處。喃喃絮語。終宵弗歇。天明不見。至夜復然。僧鎮日南面坐。決人休咎。說人原委。如燃犀照渚。洞見底裏。但祇理女事。不理男事。若男子來。非惟弗與語。且弗許進。子戚葉生有女弟子病。遣媪問僧。僧令膜拜三。度誠默訴。僧即曰。汝家有女公子病乎。住房第七扶。為蛇嚇而起。疾不可為也。七日後必死。皆如其言。同時有老婢問事。僧教如前法。即曰。汝主母遺失金匾方乎。在韮腮梁缸內取便是。自己弗愼。反埋怨人乎。罰燈油百觔。快輸來。遲有後悔。詢之則其家果開染坊。由是遠近鬨傳。沽觀音傳授沽佛。神通呼吸。婦女雜踏。髩鬟靈山勝會。鹿女道場。邑令聞之。親到菴內。僧已他出。問徒弟曰。此菴旣乏田產。又無施主。入不禮懺。出不齋飯。遠來三人。何以過度。徒曰。斷人休咎。儘得香金。令曰。若何斷法。徒告以能知過去未來。令曰。何人傳授。徒曰。沽觀

音。令日若何活法。徒以直告之。令入僧房搜索。得香奩脂粉女衣褻具等物。大怒。拘僧嚴鞫。得寔。始知淫僧納妓。託名活觀音。以惑衆。財色關頭。一舉兩得。良可誅也。遂峻法懲之。至于神驗之說。其理若有未易明者。其又聖人之所不欲語夫

小人得志

汴中馮小人者。身長二尺許。如三四歲小兒。嘗至吳中。以手平餬口。視物于几上。望若檐楹。椅間置座。且層累而上。術僅平平。以其形異。故咸來就問。門庭若市。曾寓山塘貽燕寺。嘴頭滑利。與談相汪振飛說話。深鬭機鋒。無微不入。後至京師。僦居清梵寺旁。一時王公大人。招致堂第。觀其升降趨走。以為笑樂。出入公卿大小衙署。無不熟識。挈家西苑。買房屋南中。候選人員。多寓其家。呈命之外。兼營貨殖。遂大饒足。娶婦頎長。妓好。生子長短適中。延一孝廉督課家中。上下內外待其衣食者四十餘人。彼徒以形骸之異。得邀物色。而世之長材偉器。奇技異能。餓死蓬蒿者何限。益信小有才者必大得志也。乾隆丙午秋。吳中燈綵極盛。同人夜過吳趨坊。于駢肩挨背之中。見一長人高與樓齊。兩旁粉白黛綠。一路嬌聲絮語。爭于燈光之下。卷簾屬目曰。長人來矣。長人來矣。而長人正樂與觀者也。曰我一長無不長者。衆為推擠不動

然聞其懶性無匹。粥粥無能。日食斗米。虛有其表。身且不能自給。焉能給衆。視仳仳之有屋。蔌蔌之有穀。得失何可同日道哉。噫。徒恃其長。奚若善用其短。

奔牛麒麟

五六年前。常州奔牛鄉。牛產麒麟。徧體鱗甲。尚未生毛。自嘴唇以下至小腹白痕如雪。尾濶二寸許。殷紅若硃砂。蹄足軟毛鬆黃色。生時。紅光燭天。合鄉驚為火發。遠近奔至。數日後。覩者塡鄉鎮。壞房屋。麟母牝牛。怪其狀。不肯乳。人競以粥糜飼之。麟不欲食。竟餓死。鄉人以石灰清之。置一木匣中。舁至虎邱十人石上。鳴鑼招看。獲利頗多。後朽腐不能博錢。或曰。麟有兩胃無腸。剖視之果然。或曰。麟嗜銅鈸屑。惜無有知之。聽其輾轉以斃。後其母在群中。他牛雖十百。必讓其前行。物猶知貴其所自出也。是年大水。阪田淹沒。黎民阻飢。昌黎以為不祥也。信有然哉。

驅痘妖

劉崔十云。某年松江痘症大發。自春至秋。無一得全者。郡城內外。小兒為之一空。棺木賣罄。以大改小。作兩三具賣之。有兄弟三人。共獲一雛。亦將發痘。舉家慘怛。以為斷種。奈何。其季弟獨不信。曰。厲疫時行。何地蔑有。奚至流毒一方。靡有孑遺。意必妖

孳為祟。李武孝廉糾糾多胆力。乃拔劍坐小兒之旁。晝夜伺之。至第三夕。月色甚明。忽見屋簷下一老人。青袍幅巾。眼如綠豆。自上而下。對小兒床帳內。儘力吸氣。孝廉將擒之。妖一躍上屋。孝廉亦一躍上屋。大喊擒住妖怪。妖情急。飛入南城外荒園內皂莢樹上。被角刺所傷。撲下。又觸着樹根邊不淨之物。遂不能起。明晨視之。見巾服蜕殼一具。自頂迄踵。皆小兒痘痂。蒙密無餘隙。衆惡其狀。以雄黃檀降香屑等物寔之。付諸丙丁。一方痘症得安寧焉。此妖不知何所取意。殆小兒之刼運。藉非孝廉一擊。不識伊于何底。

夜航主人曰。痘先天毒也。醞釀深矣。戾氣所鍾。人情日薄。老人吸氣為虺之推耳。孝廉能驅痘妖。可能討孩兒之竹馬乎。

狎客變遷

古之司樂者曰伶。伶供使令也。曰優。優言善戲也。曰伎。伎工樂藝也。史遷曰倡優畜之。班固曰俳優畜之。則樂工之賤久矣。今之度曲者。曰清音。有教梨園弟部者。有教授歌伎者。若紈褲子弟。及富商豪賈。按曲怡情。必命清音。吹笛彈絃。敲鼓擊板。償其勞。謂之塲化。其養于家。使拍工尺者。稱為狎客。狎客云者。即陳叔寶後庭狎客與優

伶同寔異名也。習是業者，所在有之，吳中尤甚。近有馬姓者，技不工，改業為磁器生涯，隨主人遠出，折資流落南昌，有薦于袁州訓導署中，仍教度曲。馬初至，羞澀畏縮，作搖尾乞憐狀，繼則洋洋自喜，逾年後竟高腆胸膛，跂足徜徉，居然座上客矣。吉安蕭君震庭，不羈士也，腹便便，人落落，時為廣文正齋，見馬醜態，詢諸門客。門客曰：公獨不知夫龜乎？龜入門，必憑物引進，唯恐失足，不敢稍動；既入，則漸蹣跚庭中；久則昂首拖足，全無畏忌，若蹈其背，則頭縮尾捺，屏絕聲息。吳門沈薲漁諧鐸中龜鑑一篇，正為若輩形容也。一日，蕭公出，馬闖入正齋，竊坐臯比，方坐下，身忽負如千鈞重任，俯首低背，頸縮兩肩，伏于髀上，不能動彈，惟碧眼睁睁而已。諸生駭異，笑不止。蕭回署，見叱之不動，若不聞，撻之甚力，身忽輕，急走至外廂就坐，狀態始醒，絕不傴僂。詢以前事，惛惛不覺也。諸生曰：先生何怪哉，肩贔駝碑，象形也。先生身雖他出，坐間有物憑焉。少陵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哉。特恐先生文字太多，碑重難勝，不知遲之又久，當作何如結局也。呵呵不已。

陳二軒曰：教坊固寵，手奪花奴，協律雖封，頭仍綠幘，清音而濁物也。忽焉居先生之位，當師傅之尊，豈以春風馬帳中能容物乎？魁神侮弄，何其巧妙。

汾州客

高繼韶云：山西富人錢青，專事刻剝。同里有汪孚者，不謀生產，日與惡少飲酒賭博，貧乏不能自存，往投錢青門下。汪雖黠滑，外貌似樸誠，錢甚信之。不數月，出白鏹數萬與汪，使往杭州放債，取稱貸之息。汪挾重貲，化富相，居會館。一時寠人子乞假于門者，絡繹不絕。立契約，計子母，不得重利，掉頭不顧也。稍有遲延，往罵其門。遂日遊酒樓歌館，狹邪子弟多從之游。未幾，囊橐一空。自惟不可復返，思盡收其債，而借者悉無賴子，知其無後應，堅指不還。汪往索，反以詬厲相加。汪垂頭喪氣，憂困而死。死見閻羅王，稽其生前罪孽，當入畜生道中。因負錢青累萬，人亦多負之者，使復投人身，以了夙因。命鬼卒押赴陽間，至內室，見一婦人方坐蓐，迷眩間已變為兒身矣。父姓卜，起課為業，胡言亂語，從無應驗，人固稱為卜郎着，母亦為卦姑。兒長習文業，字有靈目，號半仙子，課輒驗。至弱冠，父母俱沒。娶妻某氏，逾年抱孕。至彌月時，下見一人闖入，似曾相識，而不能省記，急追之，直入閨中，並無人影，妻已居然生子矣。夫婦歡喜，愛同掌珠，取名曰桂，字曰馥。就卜生兒後，問課者日盈門，遂高其聲價，計竟日所得不下數十千。繈兒幼聰慧，好嬉戲，稍長即近聲色，厭粱肉，鮮衣怒馬，擲于貴家

公子以故卜所得課錢揮霍于癡兒手者盡矣一日有道士來手持古鏡一柄光芒射人閃爍可畏道士踞上座默無一語卜異之問道人何為者曰貧道此鏡能照人三生面目卜取照之初見一中年憔悴者再視之則宛然己也又視之則成驢形矣卜怒擲鏡于地道士笑曰此郎君三生也時嫩就在側拾取照之則見一老翁諦視之則姣好肖己凝睇久之忽變豕相驚而棄之道士取來阿氣一口鏡忽大數倍招卜父子觀之鏡中人累累如豆指謂卜曰此憔悴者為汪君之前身也謂其子曰此老翁者為錢青若之前身也又見紛紛寒乞者挈錢與汪道士曰此皆償所逋者也卜茫然不知道士為悉前生原委父子聞之面如死灰道士收鏡拂袖出門嗚呼世之守錢虜甘為子孫作牛馬皆前生之債主耶

夜航主人曰無債不成父子無冤不成夫婦究有頭債有主萬千世界債負紛紛安知冥冥之中不有主其簿者乎欲知前世債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債今生施者是道士菱花可不用照

夜航船卷五終

夜航船卷六

清　破額山人新編

江西樟柳人

樟柳人者。以樟木柳木接湊。雕作人形。其法。覓人家小兒女八字清秀者。刻在木人身上。呼曰靈官。呼之百日。魂附木人。便能說話行走與人無二。善言人間一切陰陽吉凶事。并能關引亡魂到家。家人環集。問及生前事。對若影響。以故江湖術者奉為至寳。懷藏于胸。神仙不啻。好事者廣植二木。羅致無數八字。千呼萬喚。如同搦作伎倆。做出許多人材。教以清音演劇。教以文墨應酬。十人為一班。五人為一夥。此種人物。皆絕世聰明。幾乎不學而能。誠非血肉。烟火可比。江西一帶。所在多有。某公為饒州牧。甫下車。渴欲見之。閱日。即有五人同來一小轎。伺候轅門跟班通報。手本書沐恩生某某。少選傳見。跟隨捧一大盤。進。五人恭立盤中。至私宅門。各高聲稱老公祖在上。晚生等參揖。各長揖。身材五六寸。面目肥瘠不同。緯帽金頂。黃練絲袍。天青紗套封帶佩掛。粉底皂靴。辮線紅色。命之坐。則皆北面長揖告坐。跟班早于胸前摸出五椅。折疊為之。命之扇。五人即于扇袋中取出書畫扇。如銀杏葉子大。翁翁有聲。送

茶送烟。茶椀烟筩皆自帶來。茶椀如龍眼殼大。烟筩居然鳥槍式。絶類挖耳。規矩儀注。不差一綫。某公曰。久慕年尺輩聰明俊慧。故此相招。衆曰。不敢。童子何知。恭逢作養老公祖惠揚仁風。洪宣清誨。生等不勝雀躍。聲細于蜂。茶罷。齊起曰。老公祖指日台星高耀。生等小草向陽。不忘培植。謹獻微忱。恭叅大壽。因上呈册頁一本。如壁蟢窠大。裝潢精致。頁內大約五言排律一百韻。稱功誦德。五人聯蟬合錦成之。蠅頭細字。再多注脚。某公老眼麻茶。其細已甚。族姓名。不能詳述。褒奬幾語。五人始稟辭細玩情狀。較眼前時髦。更覺時樣。春蘭秋菊。一時之秀。於撑柳人見之矣。惜乎排律詩册頁。被一少年幕友取去。要摹仿其時款故也。嘉慶五年中元日。庚亭叔為我言于翠娛園之小盤谷。

雯中叔曰。若輩夏蟲。趨走炎官情耳。若在冷官。恐招之亦不肯來也。

温香清話

西泠女史江温香。不知其譜牒。甲寅春。携二女兩婢。一當家婦。僑寓吴門柳巷。管花田添香夜讀圖手卷。題詠數百家。女史獨集唐句。巧妙自然。予同花田曽一訪之。湘簾棐几。室無纖塵。古琴橫榻。瘦竹摇牕。瀟洒書齋。静觀自得。二女瓊姿玉映。國色天

香。恂恂溫溫。林下而兼有士人氣。溫香年未不惑。自嗟衰老。詩才既妙。技藝更精。能造筆。紫穎銀毫。剛柔合度。嘗贈一書生筆。兼貽一絕句曰。分付尖奴好事伊。中書骨相果然奇。化工顛倒憑君弄。不許人間浪畫眉。秋日過虎邱云。鶴澗泉枯難咽石。鈇華秋老尚飛香。女心傷悲。死同秋士。自題小照云。徐娘少日無風韻。老去公然醜阿婆。胸襟閒曠。銷除脂粉久矣。全椒薛又邨。達心而懦。戲謂溫香曰。卿才航航。祇少鬚眉如戟耳。溫香應聲曰。政恐鬚眉如戟。反無丈夫氣。其捷給如斯。詠秋海棠云。最好夕陽墻角過。水晶簾內看橫陳。周蓮生不解。造門問之。溫香云。秋海棠花謝後。子房三角稜稜。恰像婦人足襪。仔細體認。其媚在骨。宛然美人裸卧橫陳屈曲體態。周以為評花妙贊。匪夷所思。猶記龍舟節。蓮生過其家。溫香忞與對門小兒。弄梅子于榻床上。周笑曰。此正所謂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是也。相與諧賞。尋辭去。溫香潛耳語周曰。儂非不欲留君也。君熟長干行故耳。周又不解。溫香大笑曰。忘之乎。五月不可。猿聲天上。遂傳為奇話。四十初度云。五千言裏新開卷。二十年前舊放生。詩詞甚富。隨草隨焚。唯影裏陽秋一卷。予曾閱過二三頁。大率雖黃流輩。究亦輕薄之流也。有心腹婢曰阿鵝。慧右女子。不離左右者。前年遇之郊外。詢及溫香近况。娓娓良久。

有虬髯客來催去。予問何人。阿鵝曰。是即鵝舅也。噫。婢尚如此。康成可知。

擘絮樓十才子

天下美名難出。醜名易播。以人情不喜美人而喜醜人也。然人情之所為美者未必真美。人情之所為醜者未必真醜。則安知美名之人。不反落醜名之下。又安知醜名之人。不反在美名之上哉。唯然。而擘絮樓十才子何愧焉。擘絮樓。江溫香所居。十才子常集樓上。才子之名。皆因出醜而得。事詳影裏陽秋。而其渾名可數焉。一曰亭亭再曰云云。其命名之故。却未明白。兩人俱浙中名士。意者取禪主云亭之義。隨分呼之而已。三曰夜郎臭。吳人。家巨富。喜揮霍。以夜郎自大。二字誤作一字。故有是名。至于尖由之者。亦浙中秀才。其人近覷。入場看題。小大由之上二字認作一字。遂諜諜問人曰。尖由之三字。在何書上。早有是名。非擘絮樓名之也。若夫五才子。香閨貼漢。是六才子。二十一監。是香閨鉄漢。誤書貼字。幾遭毆辱。昔昔鹽錯認二十一日之監。兩人上下江住。亦豪家子。詩品謝五言詩如初日芙蓉。說靈運五言詩之妙。有誤認排行第五。和友人蓮花詩。友押張六郎。彼竟押謝五郎。故謝五郎為第七才子。更有了頭為了頭。鴻溝為紅溝。八九才子。了頭紅溝也。兩人俱負盛名。外有字非誤而句甚

奇。詠美人足云。朝天一段香。茲因才難。遂以朝天一段。補足成數。溫香居南面。十才子環遶之。有事呼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作如意君也。倘曰謝五書。則墨已飽矣。夜郎飲。則盞已乾矣。紅潰取水。則泉滴滴了。頭揮箑。則風徐徐。而且清談必共香閨。消遣全憑一段。亭亭云云。尖監一韻。終吾生以徜徉矣。然而十數年來。風流雲散。云云雨捉雲梯。一官花縣。香閨謝五。先後謁嫦娥。旅食京華。春光幾度。了頭朝餐首蓿。紅潰晚幕蓮花。餘皆擁妻抱子。絲衣肉食而已。朝天一段。久已香銷。良可惜哉。夜郎惡疾纏身。遠袪相對。貧無立錐。現依絮樓。負名之先識。賦才子之落劫也。噫。諸子年齒。尚未知非。不識過此以往。將如何反覆耶。夜郎雖負慎毋自居下流。甘為人後。趙量玉曰。江溫香。非即咏落花之汪潤香乎。十才子。非即十香友乎。予曰。天下豈無有似是袪非者。知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注疏家通病。五尺如君。何作此瞎量語耶。

鄭生買茶

桐鄉鄭生。美如陳平。潦倒未娶。年將弱冠。就試省城。過小巷。見茶葉店女子。姿致嫣然。目眙片時。遂往買茶。故意索精。絮絮縷縷。冀其顧盼。女端嚴不動。貿易如常。方包好時。生佯為撇錢。誤觸女腕。女不顧而背。生生覺髮香沁人魂骨。明日再往。有翁倚

櫃。其父也。生望而止。翁不在。仍往買茶。日四五次以為常。度買必留連繾綣。務指着裏面錫瓶龍井字號者。俾撮幾許來。嘗其旨否。使之移步。得玩其裙底也。一朝清曉。生來買茶。女方梳洗畢。忽謂生曰。君考究若斯。何不自帶茶葉來。而僕僕耶。生曰。鄙處粗茶。何敢望天仙風味。侍臣最有相如渴也。女始粲然露齒。生不覺神往。既而試竣。同人各歸。生猶情癡不捨。囊資耗盡。隨身行李。悉已典質。惟有茶葉一箱。抵消費用。而身仍眈眈小巷中。欲往買茶。囊空如洗。但雙眸注定。欷歔惆悵而已。對門麪店夥記王八者。善于詐騙。買茶情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忽曳生袖曰。君婚姻乎。生曰。未也。王八白。我為君月老。生曰。素昧生平。沿街媒妁。何處淑女肯濫送乎。王八曰。君意中人也。生曰。我意中何人。王八曰。茶嬌非乎。生駭曰。奇哉。神仙下降也。生正欲訪女根底。得王八一語。喜出望外。曰此處非語言地。遂脫衣質酒樓上。拉與暢飲。王以生書儒可唆。亂墜天花。說得活跳。并云翁止一女。家頗饒足。雀屏一中。定許館甥。我與翁心腹交。惟我言是聽。但得財禮百金。即日喚君謝親酒。君其及早圖之。生倉皇歸里。踵阮修斂錢故事。幸有憐其才。又重以嗣續大事。醵金如數。生挾金到省。尋王八。王曰。君真信人也。受金與允帖。并詹定合巹日期。生歸再為整備一切。檢點作嬌

客矣。臨期再至。王八已避。舉高飛問店主。主曰。此人自去自來。梁上燕也。我不知客
請行。生氣塡胸臆曰。允帖猶存。門楣尚在。明係賴婚。拂衣赴縣。大哭擊鼓。錢塘令。風
雅吏也。最喜玉成男女事。聞知即生審。生上前細細陳說。自始至終。一毫不諱。令大
贊曰。好迷情也。不諱。義也。有情有義。可以為人壻矣。汝勿憂。王八走矣。我無走處。我
替君為王八可乎。雖然。原媒當讓也。即傳來。少頃。王八至。叩頭曰。小人該死。令曰。媒
人何出此言。汝不過要增謝禮。何作難至此。王八曰。小人情虛。說避。寔未關會。令曰。
闗會未遲。蓋此時此事。滿城皆知之。乃傳茶葉翁至。出允帖示之曰。帖係汝家書乎。
翁曰。非也。小人寔不知情。令曰。閨閣至此。尚在暗中。汝忠厚人也。但我有父母官眼
前都是赤子。父母無偏向人子之理。我欲以汝女妻此生。汝肯乎。翁曰。惟父母言是
聽。令點首曰。汝固是要體面人也。我為汝蠲吉。即選定某日。女拜成禮。仍着王八為
媒。曰。今日弄假成真矣。判曰。勘得鄭生名來。攀鳳。寔事求凰。茶女跡異當壚。身仍待
字。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為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瑯
邪。返蘭棹以醵金。毋忘桑梓。詎雙圖扇將引紅鸞。而八公山忽儕黃鶴。成事幾乎敗
事。神通端的誠通。阿翁無害氷清。快壻何慚玉潤。從此叙囊撿茗。不妨按前日之桑

美。想當裙佩移蓮。孰料踐今宵之羅襪。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師人奉天而施行錢塘縣令。喜筵媒備。騙案官消。此讞。鄭生。今貴。恭女葉氏贈孺人此事可編入葉象山續蓮花記。

狗吃醋

十七都許毋邨聶福官之婦某氏。歲底帮磨。說其近鄉富孀。年已半老。蕩性獨別。為人叵測古怪。嚴嚴難犯。時刻怨天罵地。姑不堪其詈。微諷之曰。人各有志。無容相强長夜如年。琵琶江上。未為晚也。婦睜目曰。既不餓死。嫁何為者。姑愧語塞。然其求牡之心。可謂無微不入。貌頗不陋。識字能書。當懷春時候。遇凡雉鳴雀合。蝶戀蜂交。輒呆思終日。一朝洗粧初罷。捲簾倚玩。忽見檐籬下狗媾。膠粘壹併。婦心涎之。不敢端詳。恐人見也。洎晚間潛嗾之來。匿已卧房內。拉入一處。縱其相交。朝朝暮暮。陽台之下。殢雨尤雲。耳濡目染。姹女神宮。眼腔大熱。既思關門塞竇。何苦為人作嫁衣。鄙鴇兒不若寘子。遂逐牝納牡。扃戶逼之。牡不能從。移花湊木。牡又不能。婦情急。馬扒其身。類其所為以還就之。牡始交接。再接再厲。烈烈如火。積歲飢腸。始餐異味。汪洋浩漫。若巨魚之縱壑也。追入與尻。若鴨嘴之啄食也。未幾。四圍黏匝。間不容髮。如長房

之縮地也。漸入佳境。甜蜜中邊。如長康之啖蔗也。韓盧宋鵲。縱送自如。翹以粗。闊以奄。大非人間鑿枘可比。婦于是絕憐愛之。飼以粱肉。衣以滑綾。僅空上下交接處。名之曰敬竇。從苟字邊旁取義。婦家法峻肅。房宇深邃。居常婢僕。非呼喚不得入。故曰與敬竇耦俱無猜。金井秋深。梧桐月下。靜夜無人。敬竇搖尾乞憐。思媚其婦。如舊婚媾焉。婦有中表弟某生。風儀秀整。春官不第。歸來探望親戚。詣婦家。婦招入內廂。寒暄之外。各叙濶悰。兼及家事。驟聞房內金鈴疾響。敬竇狂跳而出。猙獰萬狀。噬生袍服粉碎。婦叱之。即噬婦。器皿狼藉滿地。生見勢猛。趨出。敬竇猶嘊嘊不止。後婦燒香歸棹。媼方扶上岸。早有牝狗一群。伺候環繞。狂吠發瘈。眾解不散。直前競咬婦。裙袴盡碎。喙傷要道。始嘷嘷散去。婦匍匐進。敬竇每夜以舌舐傷處。不痊。延狗醫診之。醫曰。狗逆毒入子宮。無能為也。輾轉而死。敬竇衣食不繼。纍纍見喪家情狀。去冬大雪。以竹葉梅花來。與一飽而去。至今杳無踪跡。

江憨泉曰。狗之為言苟也。凡苟合者。皆狗合也。恐不僅雲雨之中有狗合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勿懼哉。

夜航主人曰。皎皎易污。嶢嶢易缺。當其嚴詞厲色。舌快于刃。雖高堂尊大。亦為之低

首降心何其壯也乃艾不寄婁凰偏引鳳心口不符至斯極矣況奪彼雛前專諸房內黃花黑白群起一邨醋海風波物猶如此可輕嘗試之乎天下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或有我何敢以婦言為河漢

唐村姑媳

狗為盛陽之物槃匏妻高辛徐宮產蝎倉自古以來婦人遭之不足奇也褚堅繇集載婦人與狐狸交與驢馬交與獼猴交至有與蛇交者疑此皆妖魅幻作人形脫其本來面目則變而又常也新聞嶺墅關外唐家邨姑媳二人姑孀婦媳養媳異室同居姑獨夜難挨猛想日所見甕頭黃鱓活滑可喜因起向甕中取巨粗且長者用絲綿握其尾令以頭探入物因尾痛頭亂頂肜亂鞠儘力直搗獨眠人得未有之奇趣焉物定而入始安夜夜如是善男信婦魚水因緣黃帽滑生勝于先生之呆板多矣婦自進善以來惟善為寶且善量甚洪一夕連斃幾命明晨媳起譁然曰異哉甕盞依然鱔何減戳其中必有故焉夜不寐私伺之至三更姑潛起摸鱔媳佯睡如故鄉居屋狹姑媳卧房僅一板之隔媳從板隙中窺之見姑納鱔狀驟覺一縷慾火自湧泉穴直透丹田莘膜中如蟲嚙蟻嚙按捺不耐俟姑入定後襲其衣鉢如法而行但

一綫紅靡不比堂堂廣廈物挨身而入望裏直攢女發極急取剪刀斷其半截物痛益入直追心窩不一時而氣絕黎明姑屢喚不起挖牖入房見媳僵直床上身邊半截有尾無頭始知為前半截鑽死噫天下有秘術必有秘授一脉相傳豈無丁寧告戒女雖佻滑此事非老手拿握不定也竊其法而行之如不得其法何卒之鹵莽滅裂流血敗露情慾境界生死關頭也婆子邨中尚慎旃哉

鈇葢銀瓶

葱谿河神廟靈爽最著其神為袁元峰再世元峰生則廟寂死則廟中香火日盛以此為念元峰全相名鈇葢銀瓶周身白皙如羊脂玉面獨黑黑水色也生時母夢黑龍蟠床生而黑面故名應龍臨終囑後人云家有大警當以我蟒袍覆屋可得無虞後鄰家不戒延燒一村家人如其言則見一黑龍空中來雲氣翁翳火尋撲滅文文山別集云先生下體有鱗甲面如黑漆每當風雲雷電時輒躍躍作騰空之想門前有方池夏月常浴其中且置石枰于水面日與客對奕不中寒濕殉節之日居民多見池内烏龍昇天雷雨驟作按之時刻不爽此其徵也吾鄉陸青來先生少館郡城七月中趁航船歸江過太湖龍風陣起挾船上天同人躡足雲霧見仙宮飄渺歷階

而上。鼉鼓逢逢。一烏龍出握先生手。命同人坐。禮數殷勤。荼罷始起。隨有蝦裝蟹冑數人導之出。船仍的穩。人各無憂。蓋龍奉公行雨。路過太湖。適遇故人。招入行殿。得叙濶悰。僚友常情也。惟時同船者。藉先生力。得上天片時。豈偶然之遭際哉。先生骨相清臞。虬髯黑面。身體潔白如銀。生前乃龍也。亦所謂鈌盞銀瓶者。異哉。人無相乎。

尤荔塘曰。世傳吳人張僧繇。畫龍于金陵樂安寺。不點睛。恐破壁飛去。神畫也。予視對門友陶山人畫龍。有過之無不足。原其故。以曾與陸青來同上天。見過真龍。造過龍宮。并與龍說話應酬過也。有不神其術哉。

東昌怪

吳棣山云。東昌某縣。有三怪。一為石碑下屓贔。一為白牛廟鼓精。一為東牌樓魍魎。三怪出沒無定。或相聚談。唯魍魎則妄自尊大。在三怪之中。有不相投之狀。屓贔負千鈞于背上。誇九重于生前。胄重神寒。形端表正。嘗傴僂向人曰。無論蟲書鳥迹之篆。韓柳歐蘇之文。必老夫身背上担當。否則立脚不牢矣。可笑今之杜撰文人。塗鴉墨客。反唇而譏曰。幸有我輩。君得借重。可以磐固不動。君如誇口。放出力量。泰山豈不可以壓卵乎。此等輕薄。不遇雷轟。定遭神擊。不碎不止。俄聞逢逢乎宮音。鼞鼞乎

商音。淵淵咽咽。坎坎簡簡。鼓精出焉。面濶于箕。聲如牛吼。金帶疊肚。竭力勉弸。一生喜擺大架子。然其家聲丞相。詩祖日休。亦大來頭也。搖搖擺擺。執小扇而下揖屓贔曰。石君喫力乎。屓贔曰。正當。君皮膨脹乎。鼓精曰。特來斛𣪍。我輩清閒了無生色。君既負重難勝。我亦布置漸窮。東牌樓惘惘小兒。兩手現成財帛。若得招之門下。君獲潤背。我且有饗聲。未幾月黑風淒。譙樓三鼓。忽有奇鬼。身長三四丈。渾身衣白。跨過牌樓。大踏步而來曰。深夜無人。儘好作樂。瞥遇二怪。畏縮不前曰。惘惘無知。不想老宿在下。一時莽戇。乞恕唐突。二怪曰。不期而遇。富以其鄰最好。魍魎曰。賤體魁梧奇偉。鄙性高視濶步。久仰二尊。頗欲側身向化。不同沒字碑。丈奈長短不齊。低昂莫湊。二尊即使高唱入雲。予小子聽去。幾疑嬰兒學語。若何。二怪曰。君頂天立地。總無聽我輩教訓之理。必横倒乃可。魍魎曰。謹受教。遂將肩山徐徐頹下。漸省磨盤山大許頭。枕于石鼓之間。五官畢具。不倚不偏。雙足直伸廟門外。兩手緊捻寶貝。二怪曰。君既要潛心學問。手頭且顧不得。乃暫放柱石旁。時將五更。有喜嫣左執小包。右提籠燈。住近東牌樓。見廟門前卧一長漢。異様身材。想必醉倒者。既思名將。必有寶刀。頻年閱歷。戔戔小夫。昌恭云。大怪之者。出大得意。豈可靦面失之。提籠細照腰胯之間。

物與身等。一嚇而蹶。手觸柱石。乃一翅邊金元寶。四顧無人。雙手捧之歸。嫣坐是發
迹。富甲一鄉云。
夜航主人曰。退之怪物。昌谷鬼木。鬼怪遭逢。議論必奇。蟢子飛來。提燈物色。意在物
而不在物也。其胆量不有過人者乎。稍擲罏頭。俾子孫世世素封。誰曰不宜。

巻子一席話

俗語本無考據。考據即非俗語。先進士蓬萊公藝林彙考二百卷。有釋諺一門。詳矣。
蓋語久則古。古則典。典則非俗。語隨俗起。典語之始。即是俗語。俗語有所謂巻紙者。
人家受生還愿。及經懺道場。必焚化紙錢。以草作圍安放者。謂之巻紙。一作巻子。言
架子雖具。庵忽燒火。不比他物稍可耐久也。鄉間有某巻子者。貴為諸生。富有百畝
之外。其巻量特宏。新正賀歲。輿從簇絢。嘗過其友人家。曰弟不木。當世名公鉅鄉。譜
紳先生。竟以不識弟面為恥。去冬蔣時菴過敝齋。要招弟入消寒會。弟因窘況。將應
嘉興府某公修志之聘。既思五馬來招。不足為弟榮。轉薦敝友某太史去。某公不允。
又浼香樹先生後人來介紹。懇予一往。奈俗冗不得抽身。慚愧之極。一霎新正。閔撫
單夙重義氣。其所素好。又在近邊。新年不到。似非情理。前日上蘇。謁閔答蔣之外。投

剌消賬便擬返棹。小伻頗慧。提醒稽公子送過鹿肉脯。現寓羅浮別墅。何不來便一答。弟然之。過素賞齋。知王光祿已到舍去。隨命轎往洞涇。光祿恰歸。被堅留住。曰蘭泉要君參訂河海集。託我留君。渠即日至。弟答以不暇。教伊寄信申衙前畢秋帆舍親處。即能報命。光祿始放弟出。是夕宿葑門彭舍親宅上。剛接着沈雲椒手書云。彭七大人晚戀老人渴想。君屢次致書。君何不上隻字。京師人多言君傲。弟閱書氣惱近前大老料理弗開。焉能一直上去。是以去年王中堂壽。弟託金聽濤為我點一到字而已。有幾許神思為諸公酬應耶。雖有幾人書記。都是濫竽。昨日王夢樓薦一人來。前日趙耘松薦一人來。再前日陳永齋薦兩人來。弟以友朋吹噓。情不可却。留為伴食中書而已。其友聽不耐煩。曰。君飢矣。喫飯再談。罨子曰。弟被奇方伯滿菜傷胃殊不欲食。其友曰。飯不食。小飲可乎。罨子曰。前夜與秦簪園拇戰。連負十拳。嘔唾淋漓。今見杯中物。讐寇矣。客在旁曰。簪園久赴玉樓。君幾時與飲。罨子曰。僕志矣。僕故人情。客時形夢寐。簪園共飲。夢中情事。誤當目前。客曰。然則君一席話。皆夢中話耶。座上無癡人也。君所云云。概不與聞。

夜航主人曰。友人戴香九嘲時髦詩曰。一種風光士大夫。蜜玻轎子蕩流蘇。忙奔投

帖長鬚僕。溫語傳房短辮奴。出位狂迎拱幾扛。登堂互拜手相扶。久懷一嚮年兄好。某老先生會也無可。謂形容切當。昨閱趙甌北集云。一僧人遇富人。歷舉軒冕來往不勝煩惱。富人曰。若既怕煩惱。何不出了家。今聽卷子生云云。反不如杜門不出。作秀才樣子。

桂花香酸心

震澤崔生。名不琢。慕不雕而名之也。績學能文。工詩歌雜技。有青衫有酒皆成淚紅葉無詩不是媒之句。某鉅公極稱之。曰。前有崔黃葉。今又有崔紅葉矣。發憤讀書。艱于一第。南北十餘戰。不捷。竟賦鵩鳥。賫恨重泉。士林傷之。婦某氏。進士某公女。閒靜能詩。并長于填詞。有霜華樓小草數卷。多可採語。亦薄少君。龐蕙纕一流巾幗。其慰良人失解詩云。南國秋高爽氣清。蕭蕭鎩羽未分明。亦知六翮終飛去。再鎖樊籠待長成。紫極三垣屬主司。天高難問路參差。嫦娥畢竟緣何事。不許兒夫折一枝。心手工夫事萬難。紛投花樣逐時看。鴛鴦幾許金針到。勿用牢牢罵試官。夫壻長貧老歲華。生憎名字滿天涯。妾身絕似霜梅核。歲歲酸心伴桂花。傳聞婦到寒露。桂花發時。聞香必心酸。自中秋至九月十五一月。謂之酸心節。有婢名阿黛。嫁于王家溪。夫婦

相得。其夫一妒兒。三年。夫死。阿黛守志。不改嫁。仍來婦家勷帮中饋。每到清明。梨花開放。白雲迷離時候。阿黛亦要心酸。問其故。不言。但黯然神傷而已。知之者。竊語人曰。其夫翩翩頭靚。物懷人。有如是花。閨中聞之。則又破涕為笑云。

侯雲士

錫別駕王海官粵多年。丁外艱。貧不能起復。去年天中節。載往山塘肴競渡。笙歌晝舣。眉黛紅裙。望而歡樂之。王海因述起粵地烟花惠州為最。所尤負盛名者。曰侯雲士。雲色不如才。然靚粧雅素。神韻天生。嘗繪蝴蝶。題小詩贈相知曰。朝來雙手洗紅薇。描出春駒粉漸稀。夢裏花枝依舊好。五羊城北莫輕飛。人爭誦之。某孝廉聞其名數往。不得見。含怒去。後捉禮闈。即選其地縣官。急索之。雲大懼。求貴人解。不得。乃毀容粗服。自投縣官。官覷之曰。若果雲士。徒負虛名耳。雲士曰。負虛名所以受冥禍。官遂撫案曰。是雲士矣。一笑而釋。自此名益盛。年三十。即謝客。以筆墨自娛。養女數十人。酬應門戶。越數年。有江南公子酷慕之。求信宿。懽不可。乃使其門客十人為請。雲早粧出。十人皆長跪曰。某等有所陳。扈娘不許。恐無益。齒示雲曰。若但言。無不可者。十人曰。江南公子。貴客也。求盡初會之禮。雲曰。未知公子屬意我第幾女。衆曰。即娘

身是。雲曰。我離塵已久。豈可復作兒女態。且年長以倍。而以身事之。人其謂我何。十人曰。我固知娘之不許也。雖然。公子不惜千金。娘何獨惜一諾。而潤兒輩之歌喉彈指耶。雲曰諾。若是。即今夕可矣。于是厚款公子。命女優演挑花扇。席告終。漏四鼓。將就寢。婢搴幃請曰。明晨某公誕。兎娘一詩祝壽。豈竟忘之耶。雲告公子曰。妾須了此奈何。公子曰。揮毫韻事也。獨不可焚香以助卿推敲乎。雲援筆立就。須臾婢持練幅而進者踵至。雲了無倦色。口與公子言。腕下脫稿幾幅。不假思索。字簪花語奪錦。噴烟啜茗。一番清課。雖三唱矣。擲筆謂公子曰。未識偎紅倚翠中。得有此趣否。幸不及亂。

梅生淑曰。昔馬湘蘭贈王伯穀詩曰。自君之出矣。雙淚落金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自是得名。程松圓往見不出。作白練裙雜劇嘲之。後有洞庭公子。揮霍千金。僅得一沾芳澤。此侯雲士者。何其酷似。

鄔封翁

鄔翁某少習舉子業。不就。學岐黃。門庭寥落。絕無就診。數口仰給。常不舉火。憂鬱以死。死見冥王。大哭曰。承大王不棄。超度陽間大難。雖然。好死不如惡活。望大王垂憐

賜還陽。王曰。生死可反覆乎。王新任性慈。命取善惡簿來。檢到翁名下。惟有一條凡遇人家請酒。不作第二人到。例得封誥。王曰。此人直道可取。非惟准許還陽。且有不腆相贈。遂啟箱出一卷擲翁曰。此支封翁票子。翁視之。乃制藝七篇。默記心頭。感謝而還。恍然夢醒。家人環哭。見翁忽甦。忙收淚曰。奇極。死去三日。因買棺無措。淹留未殮。今幸重生。豈非窮死而又窮活乎。翁素怯弱。自還陽後。精神矍鑠。百倍往常。生意頗興。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長子某。天性篤愚。十年讀書。兩字不貫。翁以衣食無憂。不令別圖生業。延師拘管而已。既想子弟卜姻。務要近貴。許大身軀。不去觀光場屋。豈不被人指摘。以為養子不教。儒醫之玷乎。因託捉刀。郡縣有名。比學使將案臨。翁即以冥王所投七藝。錄示愚子。伺更深人定後。俾熟讀。且鈔過數通。如是月餘。居然成誦無訛。入場恰遇第一篇對題。得掄芹焉。秋闈三四文不着。俱曳白了事。翁謂愚子曰。科名有定。無憂也。但六藝不可抛荒。愚子唯唯。至某科省試。三藝題目對同。照樣謄交。竟獲領薦。而名次去孫山尚遠。翁喜極。賀捷盈門。多于就診。愚子仍渾渾敦敦。明知孝廉者人。而所以孝廉者非人也。故不敢作倨傲態。明年禮部試。愚子接卷便寫。同號舉子咸咋舌曰。真乎假乎。豈有題紙未來。而先完卷乎。愚子抜筆曰。

寔不相瞞。弟胸中祇有七藝。前四藝已為四項用去。所賸三藝。弗寫何待。衆譁然笑曰。倘不對奈何。愚子曰。有文無題。投時抖墨。君反笑我何也。衆以為風顛。弗與理。而各歸其號。既而愚子竟中會魁。卽用知縣。翁壽八旬。夫婦齊眉。果膺封誥。

夜航主人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酒食相招。疾忙趨赴。西廂記云。秀才們聞道請。似得了將軍令。先是五臟神願隨鞭鐙。仔細思之。此等人。原有一團天趣。必無穢鄙齷齪之念。陰府聰明。彰癉定當。世俗不識也。吳下宴客。鼓餘始齊。有屢請不到。示貴重者。又有到杯盤狼藉。候輿馬臨門。主人倉皇迎接。登堂亂揖。一坐便起。以為情不容却。撥忙應酬。其寔儘閒無事。與細君厨下同咬冷糕角。出來如此裝腔。則又封翁之大罪人也。不識森羅簿內。其名下若何注脚。

夜航船卷六終

夜航船卷七

伯仲各別

清　破額山人新編

郡城外有富家子。同胞兄弟兩人。俱能文。為明經。而性情華樸迥別。仲嘗應試省城之畫舫載名妓。登岸則策馬乘軒。跟隨童僕。意氣自如。寓則粉壁蕭墻。明牕淨几。門庭若市。賓客如雲。食前方丈。水陸並進。而且呼盧喝雉。一擲千金。左右賦友。環伺色笑。雖貴公子無是豪奢。臨場一切考具。細自參苓。粗自柴炭。皆美人嬌婢親手安放。故其號帘卷袋。駸駸乎有脂香髮澤存焉。伯則沙鍋一具。草鞵一條。無寓無船。不知夜何棲止。一日。仲入城拜客。肩輿。玻璃前後。從馬數匹。長鬚疊肚。絡繹相隨。岸然直往。到旱橋。遇伯前來。衣衫藍縷。面黃憔瘦。手搿破席。偃蹇難行。前後各下馬站班。仲將出轎。伯曰。二郎勿拘。仲曰。從命。則徑過也。旁觀大駭。當局習為常事。前年臘月。有事過其家。見仲坐煖閣。貂帽狐裘。口呷乳酪。一僕裝烟。一婢捧盤伺候。伯以白綿紗線穿紙邊眼鏡。手攜破衲。向陽捉蝨。自得其樂。父死。謝喪各自為謝。仲出則白羊裘白暖轎。僕從皆騎白馬。戴白氈兜。大雪中迷離一隊。斗叟而來。宛然銀海玉龍天工

玉戲。令觀者飄飄乎有出塵之想。伯則將前日捉蝨之破布衲。反著而已。兩人之性情如此。鄰里皆知之。非虛言也。

見心弟曰。相傳吾家光祿公與僉憲公。友于甚篤。性情甚異。晚年罷官歸田。一門之內。一則徵歌選色。教習女優。一則尋章摘句。督課子弟。伯仲性情。已屬迥別。要未有如明經伯仲之甚。

想掘藏

姻戚劉官之僕錢忠。忠子阿海。生而襱襶。圓頭大耳。巨鼻濶口。一團福相。江湖術士相其面曰。子必得橫財。阿海利慾熏心。暗想橫財從何處得。但聽人說某家掘得一荷花缸。某家掘得一七石缸。某因坍墻發迹。某因穿井起家。阿海聞之。呆想出神。遂刻刻萌儌倖心。想掘藏。同伴紿之曰。頃見假山洞中。有一白老鼠溜過。不知何怪。閱數日。見山洞邊白石鑿鑿。苔蘚無有。泥沙悉淨。蓋阿海聞此人語。夜夜潛起於山之上下左右。處處淘摩搜剔故也。書房方磚下有背邦。阿海疑其中有藏。板起地鋪。撬開方磚。掘至幾尺不得。懊惱歎苦。堆塌滿地。遭主人鞭撻。不顧也。倘有說起某家怪出形影。阿海必津津訪問。冀得投身充僕。乘隙可以發掘。居常無事。斧鑿不離手。挖

墻圻壁窺渠相柱經過處無不損壞土工木作深受其患一日為掘藏傷老桂蟠根花盡零落主人家二少君曰此兒再住堂室其為沼乎乃逐出之屋宇清淨得無居焉後其母忽踉蹌奔來何主人額地哀求曰爺救命阿海因捉蟋蟀為人縛住誣以盜棺執送衙官究辦主看老僕面明白官長釋此孽障生生世世犬馬報恩主曰我固知其必招禍也遂往衙官處雪其冤母子叩頭感謝主人曰阿海汝今而後還想掘藏乎阿海曰小人再不敢妄想遂去益惡少素知其有掘藏癖誑之曰昨夜昇棺城脚並無親戚悲哀且棺薄勢重婆娑良久而去定有蹊蹺阿海深信不疑執斧即往破其護頭被人拏住送官百喙莫辯非盜棺而何無主人力罪將大辟後業操鑱出入富貴家頗能過度未幾門閭完好未幾妻孥滿屋去年新正遇于大街街中居然皂靴項帽非復斧鑿隨身之景象矣顧安知不因斧鑿隨身而始得皂靴項帽者乎有志者事竟成勿謂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某生構思

先輩董文敏公有族叔某家巨富開絨線鋪於江寧三山街公素未嘗與緩急一日忽就貸數金蓋公與復社得題無處構思早悅秦淮一妓至是攜金就宿終夕以指

畫其股不休。天明呼婢捧硯。社中七藝俱脫稿矣。吳越閭至今為奇談。某生極有文名。其腹稿亦必御女而成。否則難成。成亦不精。以後愈甚。膠粘緊湊。文思益窘。關笋一脫。半字都無。其婦素賢。屬買姬妾。以為構思地。生著作浩繁。大半於溫柔鄉中得之。故凡遇題目來。羣姬爭相推諉。以心無二用。神氣不注。彼自作文。於我何趣。又作此虛行故事耶。各自求去。生窘甚。受人練金。急于脫稿。無可如何。對婦曰。饑頭如許。不肯開壚。仍要與君謀也。故其家雖葉奕書香。閨閣之中。說起做文章三字。輒忌諱不堪。亦異聞也。乾隆辛亥夏。某生過吳。其時總制觀風。有要作鎮心尺七言四十韻。丐生捉刀。生曰。無構思處。求者知其癖。引入青樓。挾妓酣飲。更深攜手入房。卸衣擁寢。求者隔廂彈琴以待。不一闋而生急起。索筆硯。字字鏗鏘。韻腳如土委地。羣服其異。從來異。才異。能其作用。原有大異乎人者。某生構思。直是異中之異耳。

趙異堂曰。馬上沉吟。廁中默想。昔賢構思。本不擇地。若必魚水和諧。山澤通氣而出之。其為文章。自然天造地設。

陳生脫袴

寒族最繁。葭莩自茂。有陳生者。族凡秋岑之甥。我亦甥之。生亦甥我也。生少孤苦。饘

粥不繼。嫡叔祖某公父子顯秩。以官為家。或勸之往。生曰。彼貧於我也。彼不求我足矣。我往何為。人咸重之。邑令某公奇其文。首拔之。并妻以女。生殊不樂也。生豪俠性成。喜賭博。嘗在省城與某公子為葉子戲。終夜獲千金。公子不服。激之曰。君誠絕技詰朝從事。鼷鼠飲河。非丈夫也。生許之。翌日。公子拉門客數人。皆江湖巨滑。曰葉子姊妹行中戲。請易呼盧局可乎。生曰惟命。籌馬陸續不一。飯時。攫金無算。所向莫當公子情急。乃悉索門客纏腰。併力孤注。曰劉呂雌雄。全憑此擲。生執瓊叟謂公子曰淮浪一擲否。公子不可。生大呼一聲曰。起。滚盤良久。隻隻緋紅。遂獲全勝。公子愕然曰。世有陳生敵手乎。我儕不知量也。拂衣去。生以儻來之物。留之不祥。徧給秦淮花粉。三日罄盡。揚帆直下。瞬息抵家。僅存月餅三枚。承歡老母。可謂孝且廉矣。過吳門柳巷。遇故人子告匱。生囊澀無一錢。又迫不及待。無可如何。身衣長襦。潛於無人處脫袴付之。此雖極窮。然可笑而實可敬焉。

夜航主人曰。予贈陳生詩曰。竽瑟目空三百輩。携蒲手博萬千緡。又曰。人間美滿陳平占。天下文章阿士當。皆實錄也。脫袴一話。似涉詼諧。實有真情。噫。西華不振。練裙葛帔。何處無之。世鮮孝標。人皆到溉。絕交書可勝廣乎。幸遇陳生。俾持犢鼻。倘或遇

予。并袴無之。

郭十三郎

郭姓行十三。鄱人也。父以冀行發家。貲雄一邑。橫暴鄉里。性殲惡。強作觧事。欲附尾文人。又恐輕薄見侮。時存芥蒂。一日持白紙扇。託鄰友轉懇士人書。士人隨手書王漁洋欲寫陳王舊時恨啞絨兼仿十三行一首應之。郭見詩大怒曰。此人明明嘲我曰陳王。指我母嫁過陳姓王姓。始來歸我父也。曰啞。豈非臭乎。曰兼仿十三。指我兄為按察訪過兼要訪我十三也。曰行。指我行中也。我外祖王阿爹。住太湖漁洋村。與我父翁婿不睦。王漁洋即王阿爹也。作詩嘲我。又嫁名王阿爹。欺人太過。此讐何日得報。裂扇粉碎。自是說着文人。輒怒目切齒。家益饒足。頗事葺理。插花於瓶。懸琴於壁。同輩過之。曰。若好房屋。無書畫陪襯。豈不可惜。郭心怏怏不樂。逾月。有遠來畫工。賣畫度日。價廉而料不甚薄。為人謙恭。善於遷就。客薦之於郭。郭深知此輩不學無術。可以挾持。遂曰。君能畫小照乎。工曰。能。郭遂端坐整容。因嬰笑貌。做盡醜態。令其描摹。工攜稿去。思此人雖鄙。究係殷實戶。枉尋直尺。諒不至是。乃分外添毫。穠纖得中。布景停勻。冀重酬也。畫畢。親送郭。郭視之。置案頭。情意澹漠。一茶辭去。久不酬謝。

工情急謀之原薦。原薦推出。無可奈何。再詣郭。郭曰。君畫照無題照乎。工曰。畫自畫。題自題耳。郭曰。如此一舉兩輸。力薄不能。原璧奉趙。工窘極。陪笑曰。我題我題。持畫去。明日又來曰。題矣。請教題曰。相貌堂堂。掛在書房。問是何人。郭十三郎。郭不置可否。曰明日回覆。工去。明日候至終日不來。又詣郭。郭曰。不敢屢瀆。稍償顏色可乎。郭曰。頃舍弟來見之。曰。兄不像。弟卻有三分。予曰。像弟取去。省我潤筆大好。弟曰。題定十三郎。我何能據為己有。予無辭以對。予思畫不像我。詩偏題我。拉我逼我。我何以堪。工曰。猶可為也。乃援筆於四句下各添二字曰。相貌堂堂無比。掛在書房屋裡。問是何人之照。郭十三郎令弟。郭無言。工直言索之。曰。至此可以與我哉。郭冷笑而他顧曰。為十三郎令弟畫照。自當與十三郎令弟索酬。於我絜眡。是誠何心哉。工曰。此幅若仍然屬君。可得與我乎。郭曰。兄可變弟。弟不能變兄。工曰可變。又援筆於四句下各添二字曰。相貌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屋裡當中。問是何人之照者哉。郭十三郎令弟之兄。郭攢眉。口占四句贈之曰。畫畫既平常。題詩更累墜。牢牢善索錢。東家之災悔。命出行者挑一擔糞去。隨分作錢幾許。亦不必與計較也。若日遇此輩纏擾。恐不能安坐而食先人之舊德矣。

姜策駟

鄉裡人姜策駟。性乖巧。喜占便宜。稍有家產。身不肯下田。遇傭人刻薄。略識字。善管閒帳。入城鮮衣新履。口舌伶俐。村中之皎皎者。一日從城中歸。歇涼亭小憩。早有二人在彼。見姜畧為接揖。一老年。一中年。皂衣緊帶。烟捶尖靴。款式似大家蒼頭。兩人互相欷歔扼腕。一曰。事急矣。將若何。一曰。顧一面。顧不得兩面。一曰。不知那一人福氣。一曰。祇好得度且度。姜以說話之間。殊有曖昧不明事。因前問曰。客來何暮。貴鄉安在。二人曰。敝廬尚遠。有事訪親。不覺蹩屑。故此稍歇。姜曰。前路蒼茫。且多惡犬。危橋險峽。黑暗難行。不識貴戚去此。尚有多少路。若隔無多。僕應熟悉。願作指南。否則不嫌輶褻。一飯王孫。明日再行如何。中年者曰。萍水相逢。豈好草擾。老者曰。路極無君子。過此圖報未晚。姜曰。何敢。蝸舍咫尺。引導前行。因問適纔光景。兩位得非有心事乎。老者曰。僕視君英年厚道。大可相交。造府細談。并有重託。未幾至家。姜敬如上賓。命家人殺雞篘酒。殷勤款待。酒半。二客曰。主人如此情重。吾二人者。敢不實告。吾儕于某宦管事多載。主人去歲告病旋里。有義女年屆頃筐。言慚中冓。主欲斃之。母不忍。命我儕商確。將謀嫁焉。近邊不雅。越境乃免。故不辭跋涉而來。今得遇君。冰人

有賴。姜曰。敢問若何許嫁。二客曰。急何能擇。姜曰。清白良民可乎。二客曰。君言太有鋒芒。姜曰。非敢唐突。究係千金貴人。二尊光前如蒙春風照拂。蒹葭可得依玉乎。僕實未有家室也。二客大喜相顧曰。神哉測字也。頃以不得售主。向城門口拈一晟字。其人曰。今日即成功。此刻雖夜。時辰尚屬今日。豈不奇驗。我二人始釋重任。遂各浮大白。姜心猿意馬。如曠野獲千金。驚喜並至。酒後大言。誇張富狀并美才情。老客曰。大略已知。事不宜遲。候東方一白。我三人即放舟去。老娘眼已望穿。姜曰。需費用乎。中年者曰。君癡矣。我來尋君。豈需費用。費用今宵之夜膳也。老者曰。且住。此番媒合。保花殘玉碎。原爲兩全其美。然在乎等人家。得此縉紳嬌女。一顆明珠。頃刻致富。是舉也。我約略算之。除去十年積蓄。及衣飾衣串等物件。而持踵涕泣之時。豈無稍與父雖無女。母原有女。千畝奩田。現已省去。多不敢許。殿脚之數。可以操券。惟諸女伴相幫撇物下舡。宜稍潤色之。君且取番蚨五十枚來。短少與君無干。姜如命。比曉恰遇南風。揚帆直上。客見船上相風戲曰。此所謂五兩御之者也。一路談笑。竟到彼處。日落西山矣。二客曰。舡泊後河。果見一高大門樓。儼然富室宦家。早有婢媼探望曰來乎。事將奈何。曰有矣。曰望煞。中年者先跳上岸。背指曰。舡中紅帽者即是。遂有臺

婢絡繹來窺。匿笑而去。姜裝出許多嬌容貴相。俄有管家婆到船。老者曰。此項總犒。酌量發與。新貴日後再行賞給。婆子賫銀睥睨而去。少頃。有嬌婢匆匆來曰。太太叫毛阿爹上去。老者急忙奔去。自此人影全無。姜始悟念殃圈套。悔莫可及。黯然返棹而已。姚暎玉曰。大知若愚。太愚若知。涼亭一聚。覷破機關。繼以清白良民針鋒相對。田舍奴狡獪哉。乃欲占人便宜。偏為人占便宜。要知番蚨五十。載丧一程。尋常事也。而翠繞珠圍。田間消受。花容月貌。天外飛來。天地間有此便宜事乎。即曰白璧微瑕。青蠅遭玷。而自維身分。恐此項綠巾。必爭奪而破碎之也。安能到姜策駟載哉。甚矣利令知昏。類如是焉。

老饕食飽糞

桐鄉宿二先生。飲食之人也。極喜嘗異味。亦無不得飫者。食指刻刻跳動。其所烹炰講究獨別。雞不用刀割。并不須湯炮去毛。纍頭溺殺。塗以爛泥。貯之瓦罐。拾園地野柴煨之。候火候到時。脫去皮毛。囫圇潑潑。一團元氣。謂之滑雞。鹽豉隨意蘸之。易牙莫能及也。尤善啖蛇。無論黃鰻赤練烏梢青梢。用竹刀破之。去其中臟。首尾活火爊化。其鮮無匹。以故蛇見先生遠遠來。即驚竄去。怕其食也。他如胡桃煨狗。膏奪霞天

芥辣調鮑。腴過裙鼈。嘗以為人不知味。與不聞不見同。著頤養一指。食物大概。蠏譜訂訛等書。津津有味。井井有條。誠有精於袁隨園食單者。某年正月。碧霞觀道士約與看梅花。并邀其煮河豚。辭家人早出。三更席散到家。酩酊不省人事。忽然面色頓變。大喊曰。難過。家人着急。以為必中河豚毒矣。思惟糞清水能解。時值嚴寒。瓶凍滴水無覓。床上伸吟愈甚。迫不及待。遂以純糞灌之。飽餐始定。胡塗睡去。直至紅旭三竿。脣冰滴瀝。先生唇舌一撩。覺餘味曲包。殊不可耐。家人見其起而有喜色也。以為幸賴澆灌之力。告以夜來狀。先生忍氣坐床上曰。冰鮮市上已斷三日。鰤鰤僅存一對。當廚嫌少。並未買歸。昨夜所食。尋常魚肉而已。天寒過飲。量不能支。未免困頓。汝曹遂信為中毒耶。甚矣。被虛名而受實累。芬芳齒頰。自取之也。

紫檀煨鰻

予幼多疾病。嗜食。午飯無葷腥。竟不下咽。家母憂之曰。兒若是。將來要煨紫檀耶。煨紫檀者。八尺鎮販子故事。素封杜某。世代典商。家伙什物。華麗且多。食指浩繁。內外百餘口。又極重食品。人各有所嗜。每買食物。無論粗細。務調和精到始下口。一物不僭。唇弗沾焉。冬月。廣買烏背鯽魚。養貯花缸。家人婦女。環而玩其上下游泳。既而烹

之。椒葱姜酒絮屑等物。主人必親自檢點。家事一切。置之勿管。坐是中落。子某。貪饞更甚。煎熬燔炙之外。别具多端。膏腴千畝。盡喪於羹碗中。性既饞。又極懶。揣其意。當梳捻箸。猶以為勞。直少代之者耳。家產蕩然。無擔石儲。烹熱饘粥。仍不輟也。有擔鰻鱧來歇其廳事。問君要鰻否。杜涎其肥活。眈眈目之。曰。無錢奈何。賣者曰。無錢物件亦可。蓋近村一帶。悉知其貪啖。故販賣者爭籠絡之。明知其無錢。冀出物換。利不又加三倍乎。鰻正所以餌杜也。奈杜室如懸罄。一無所有。偶見房內交椅兩座。堆積敗絮焉。杜棄絮於地。掇一椅出。曰。要否。賣者故作難色曰。廓落恐不中用。看君情面。捉四條巨粗去。肩椅而出。椅乃紫檀木。人欲購之。嫌其無偶。曰。覓對來。好成交易。賣者曰。我其圖之。明日再擔去見杜曰。昨日鰻好乎。曰。好。賣者曰。今日更好。杜曰。今日更無錢。賣者曰。今日更以椅換。杜索然曰。家無常物。僅存兩椅。一椅當錢換鰻。一椅當柴爆鰻。今日祇好立而看鰻。賣者氣昏曰。如此懶饞。吾見亦罕。

夜航主人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膏腴千畝。供奉父母遺體。孝莫大焉。守錢虜口不茹葷。踏破菜園子而死。祇好博他人大啖。視杜某之所為。直有知愚賢不肖之別。但必如宿二先生。啖蛇啖龜。至於無所不啖者。則飲食之人。人又賤之。

澄江生

澄江某生。善啖。能兼數人食。一日。往鄉田看稻。歸。附舟入城。舟。糞舟也。往則猶虛生坐艙中。既而天雨無蔽。乃卷曲於平板下。鄉隔城數十里。雨點滴不止。處其中者半日。鄉人備三人歸途晚餐。煮飯四升。及鹽豆升餘。置其下。生撮而啖之。盡。船泊竟去。比鄉人欲食。探之則無有矣。意人必不能。今年因稻禾不好。蘭盆未興。酆都諸餓鬼延頸已久。淒風慘雨。因之作祟。中心疑懼。抵家大病。卜之。則曰遊魂纏擾。日日巫覡牢雞燒紙。病終不痊。比月餘。生復至其處。聞人言藉藉曰。某於幾月日舡中遇鬼。攝其所食。徧禱不效。今且盛為牲醴。將往城隍司禱告。家且不給矣。生疑曰。得毋我耶。試往尋之。見有事神者。其子在焉。曰是矣。乃直前曰。向所攝食者。我也。奈何疑鬼耶。子往報其父。父曰鬼也。生造其床下。憂畏轉劇。終疑前者之所食。必非人所能為。堅不可解。生迺悉取禱祀所陳牲牢果食數斗。盡納之腸胃。病者曰。若此大量。可以退鬼。遂濈然汗出。霍然病已。昔人杯蛇弓影。必釋其疑。以無恐者。良有以也

綠頭放火

武昌城內。有勺亭書院。予叔松間先生。掌教其間。某生年甫成童。英才卓犖。洋洋灑

灑。頃刻千言。不落凡相。先生最器重之。性跳盪。善弄巧取樂。猶有童心也。暑月課期。諸生揮汗如雨。各清談搖箑。無心為文。未幾。黑雲滃起。傾盆一陣。涼颸徐來。夕陽掛樹。諸生先後交藝。各散去。惟跳盪生一人在。生以衆人皆去。無與聚談。獨臥藤床邊邊。一枕。漏三下矣。遂草草塞責。付與司閽。閽將歸家。爲月黑地滑。不便行走。生妙想奇闢。將所喫空西瓜半圓。究如秋帽。戴頭上。以蠟燭火半在當頂。旣省手力。又叨亮光。遂披衫履。赤脚直奔。月臺上納涼女子。望見大呌曰。來着怪。羣上臺爭望。果見一赤脚小鬼。綠頭上放紅光。一彗燄燄。往西北方去。女父乃宿儒。聞聲曰。勿驚怪。此火妖也。一名贊似。過必有災。衆曰。為之奈何。宿儒曰。無他法。具疏虔禱。輸金禳醮。則猶可及止也。閱日。生過西北一帶。香案家家。道場處處。生暗笑之。始終不敢明其事。後其家人白山長聽。故知之。此與澄江生事異。而情同也。吳楚尚鬼信然。

史松濤曰。攫飯舟中。放火街上。綠頭押客乎。伸手將軍乎。醶丁變相。淋漓盡致。笑林廣記無此異聞。

五聖邪正辯

當湖盧生甫云。五聖根柢。昉于炎宋。有蜘蛛五色。配以五行之精。旣死。其精不散。託

生西冷民家同胞五子。俱橫暴不軌。人被其害。仁和令悉杖斃之。化為厲鬼。地方不靖。久之。郡守請於朝。受封典。立廟於杭。始寧。延及吳郡。亦立祠宇於上方山。范文正公未第時。讀書靈巖寺。有老人來見。貌頗修整。公曰。君儀有異。胡為來哉。曰予上方神之父也。血食於茲。運數幾何。公必知之。公曰。貞元一會。大約五百年。能修德則未可量。然蘇郡繁華。恐人淫。神亦從而淫之。如之何。神遂不見。湯潛菴撫吳時。神奪士人婦。媚神者相與嫁娶。如婚姻禮。舉國狂惑。又有馬公者。為神所寵任。祭神者。必先禱馬。人心傾向。如有形聲。士人不服。訴於湯公。公震怒。上疏聞奏。毀祠焚像。其神遂滅。捕官漢陽朱英。言燒像時腥穢不堪聞。蓋塑像者。以毒蟒置其中。謂有此則其神靈。以是推之。蜘蛛之說。似不為妄。物蓋從其類也。自文正到潛菴。正合五百年之數。生甫之說如是。予以貞元一會。文正舉大概言之。若神隨俗淫。欲其修德。故危言聳惕之。夫聰明正直之謂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奉天時行。豈敢回遹。即曰。石言鳥譆神亦憑以警人。安有所謂淫昏之事乎。人神物魅。蜘蛛之說。物魅非人神也。但五方各有正位。積久生懈。勢所必然。不力為釐剔之。區別之。令其日長炎炎。鼠憑社。貴狐假虎。威姑息養奸。亦有應得之誅。世俗不察。遂以五通五瘟。混而同之。誣五聖為淫

邪之神。慣奪民婦。黑白不分。慢神極矣。不可以不辨。

陳姑娘

吳山之麓。太湖之濱。有童謡云。上方倒。姑娘好。自湯潛菴除五聖後。踵其為祟者。則有陳姑娘。姑姓陳。吳江蘆墟人家女子。居處三白蕩邊。有桑中行。為父所覺。溺女于蕩。一靈不散。作祟無窮。五方惑女。姑娘惑男。少年男子。稍有可觀者。過三白蕩無不覆舟。勾其魂魄與諧合焉。盛澤覡婦許叉瓊者。滑稽婦人也。能關魂致魄。自言陳姑娘其所熟識。肌理細膩。骨月停勻。明眸善睞。神情若秋水。婑媠中尤物也。時有潘生齡年豁達。類琅邪王伯輿之為人。聞瓊言。渴欲一見姑娘。瓊曰。見不得生。生曰。為美人死。亦復何憾。瓊曰。是極易耳。郎君容貌。彼早晚定來求見。而況乎其自獻也。生喜。一棹竟往三白蕩。瓊以生言詭浪。不料其毅然長往也。買小舟追之。抵蕩口。見生俯視蒼茫。扣舷死。轉瓊曰。君其信以為真耶。生曰。卿何誑我之甚。瓊急忙過舟耳語曰。此鄉不可以久留。强之返棹歸。他日知其事者。大奇曰。豈有陳姑不見潘郎。意郎君必大貴人也。瓊亦疑之。後瓊關魂江上。見陳姑娘。徐問及曰。潘郎清潤。玉不如也。姑何不納。姑曰。此生薄福。薄福者薄倖。有初鮮終。皆此一流人為之。儂不為其所賣。故

盧邀焉。生至今廣文一席而已。河陽鬢老。何處栽花。洵乎越頭吳尾。人皆薄福。其稍厚者。早被姑娘納盡。予嘗有過三白蕩詩云。秋水蒹葭一棹輕。浪花無恙渺傾城。自憐不帶今生福。雨雨風風弗大驚。弗大驚三字。蘆墟人聲口。詩指潘生。大抵姑娘所目成者。大則狀元宰相。小亦不失城南韋杜諸郎。君若論我輩。見且猶不可得。况得而婿之乎。甚矣。前身定是浪子。幾時修到姑夫。

總管續娶

泖城總管司。神靈顯赫。香烟繚繞。祈籤問筊者。踵相接。肩相摩也。有開糰子店老夫婦二人。率女入廟燒香。歸家。女忽大病。其家不信醫而信卜。翁忙奔入廟。廟祝向翁曰。恭喜。翁以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祝有先見之明。遂曰。小女無傷耶。祝曰。此喜非病愈之喜。病愈又安得喜。君且不用跪。拆倒丈人峯矣。翁請直言。祝曰。神久仰德門。求君淑女。用續鸞膠。吉蠲某日。奉團書到府。并傳已故媒婆謝娘。居中說合。君處陽間亦不可少一媒人。以便禮數。翁還。見女在床上作謝娘娘語曰。爹恭喜。翁曰。何喜。女曰。女為命婦。爹亦封翁。云不何喜。神命老娘來通報。明日纏紅。某日發轎。彼處素知爹極喜省儉。不必多辦嫁裝。且前氏夫人奩具豐腆。一切粗細器具。元端未動。無益

之費。彼此不必。唯是我為陰間男家媒。汝在陽間。必尋一女家媒。陰陽一體。媒妁成雙。勿嫌老娘說話。婆子氣女父母曰。謝娘娘極是。適有老貢生過女家。翁素識之。以其為人誠實不欺。遂請吃素糰子四箇。央作冰人。并令書允帖曰。治弟眷某郡某姓名端肅頓首拜。焚之寶鼎。屆期。女家完修。到時刻。但覺靈風一陣。異香滿室。女含笑而逝。三朝。神自到店。彌月。翁自詣廟。禮數與陽間無二。較省淨耳。神極愛親。內家葭莩。吏分外殷勤。終歲結帳。倘有恃強硬賒。拖欠糰子錢不還者。赴廟通訴。欠者即頭痛身熱。清結始愈。故人不敢侮。懼有東床神力耳。歲晚無事。神封篆。翁造廟。廟祝請書房坐。少頃。靴聲橐橐。環韻珊珊。約畧可聽。玉潤氷清。過於外黃布代遠矣。若敬弟曰。半子空言。女生向外。佳客乘龍乎。不過為賠錢貨。虛張聲勢而已。於老人無益也。王貽上螺螄靈澤夫人祠云。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端的有情之論也。神道設教。首重倫常。王之爪牙。必不撾婦翁身上。

滑弟弟

船場巷殷三官。父母俱故。游手好閒。家雖小康。年少不知稼穡艱難。花費數年。僅存赤身。遂為洋貨店帮務。夜宿樓上。聽壁廚內花瓶背後。琤琤有聲。疑為鼠。連叱之。其

聲不改。遂起燭之。見一滑燰包。如針工之彈線袋狀。長四五寸。着手趯趯然。搦之愈緊。動之愈勁。殷異之。明日出以示人。多不識。殷固好事者。袖之到擘窠樓。尋才子問之。時才子無一在樓。溫香問何事。殷曰。適得一物。欲其寶。莫能名其器。敢質諸博物君子。溫香顧而囅然曰。此名滑弟弟。出雲南緬甸國。黃花城南去三千里萬山中。鳥精也。其鳥最淫。終年交合不歇。流精無度。耗竭而死。精膠粘樹木上。絕類螳螂子。一并取以為末。遇人有風疾及麻木不仁等症。破肌滲入。竄徧周身。全愈。此物着肉。便翕翕然動不止。然得之樹皮猶其次也。最上者。土人捉得雄鳥。徧室置鏡。鳥顧影以為偶也。汩汩滴精。以金葉盛之。兜作鈴式。藏於偽形中。遇竅直鑽。深入顯出。其樂有難言者。此閨闥秘器。不識君於何處得來。殷實告之。溫香曰。魚元機詩云。易求無價樹。難得有情郎。無價樹即此物也。君其珍藏之。殷諾而出。後為一媒婆以九十換兌去。

黃順堂曰。此即世所傳緬陽鈴也。人家奩贈中。有偕之。以為不時之需。說鈴中亦有是說。謂之鶡不停。

嗜酒不近婦人

人稟陽氣重者喜飲。稟陰氣重者躭色。終日昏昏。瞢騰睡去。不知臥榻之旁。有人無人也。淫新之說。皮毛之論耳。究之天地絪緼之真氣。非胡䤓能爲辨者。世俗不察。竟以腐腸狂葯。與伐性斧斤。若華嶠相踦然。何未思之深哉。試看百草中坼始生。若雖者皆能釀酒。若了者不能釀酒。昔少昊氏不才子曰伯扎。性嗜酒。死化爲蝗神。若雖者皆食。了者不食。嗜酒不近婦人之的驗也。至於婦人嗜酒。必兼喜食若雖者。

婦鈎賊褲

江城外南斗邨。施翁夫婦。膝下欠如。而相對怡然。蒔花釣水。晚景自娛。一夕月白風清。兩人持螯對菊。歡飲良久。漏三下始寢。梁上君子。候已心煩。翁知之。故意謂婦曰。我家無長物。床下甕內。惟白米二斗。設有偷兒至。赤手空空。將作陶家運甓負之而趨乎。抑歸家請布代來乎。抑空過乎。婦笑曰。老奴知短。惡能作賊。脫其下衣。綰其兩管。貯米襠中。豈不便捷。賊聞此計良得。頃之。聞帳中互作呼吸聲。挨身直詣床下。脫却布袴。蛇行床底。老夫婦實未成睡。婦輕以蓮尖鈎袴而上。偷兒持甕出。摸索失袴。大喊捉賊。竟忘乎己之爲賊也者。迨床上狂笑。始竄去。葉梅嶺曰。賊乖。翁夫婦更乖。然取米是偷。鈎袴是攘。循名。則不得怨賊。核實。愈不得怨翁夫婦也。我聞巧之所在。

即師之所在。無論男女貴賤也。王羲之嘗師事衛夫人矣。賊果有心。何不即以布褲為贄。北面再拜床下。雖白鳥鶴鶴。豈不堂堂乎從門牆中出來哉。

西洋標簪

西洋葱嶺一帶。風俗淫蕩。女閭甚夥。婦女炫鬻。皆有插戴記色。有曰益丈親言於丈夫之外。欲有所益而親之也。又有釵不滿三寸。拳曲髩旁。曰肯簪。亦點頭許肯意也。比年來。洋女廉恥益喪。竟造所謂平量尺者。度諸內而出諸外。如北路上豪爽飲酒。競用酒籌。容一斤量取一斤籌。容十斤量取十斤籌。底裏淺深。和盤托出。無低昂上下欺弊。倘同伴者戲之。潛易其尺。比交易時參差不符。謂之虛頭。言頭上不實也。門前鞍馬。漸漸冷落矣。故平量尺在娘行中。刻刻心頭。恐有貽誤。不成交易。洋客某素黠。袖之歸。廣贈都知録事。曰是為標簪。插之令人標致。由是婦女之欲標致者。無不插標簪矣。

郁飄人曰。欺人哉。洋俗之造端也。天下豈有平量之交易哉。長不能截。短不能伸頭湊帽。卒不聞有免冠徒跣。作庶人之怒者。讀張介賓宜麟策十二條。知交易之難。即平量之難也。若必平量而成交易。君子謂之不成人。

夜航船卷七終

清 破額山人新編

無無生

閩省名宿。姓全名白。上下千古。一舉而空之。曰犬羊虎豹。以文章別之耳。自我思之。不如一鄰為藏拙。故平生目他人文無一字。而已亦不肯留一字於人。人號之曰無無生。甫出母胎。即識一無字。比白居易祇少一之字。故自號半杳山人。自幼讀書。一目十行。四書五經外。塾師授以莊騷史漢及韓柳歐蘇文。生不樂誦。以為紙上陳言。味同嚼蠟。不如不讀為高。比握管為文。眼高手踈。窘於邊幅。偶然脫稿。便欲懸國門。未幾得科第。文思愈嶢。文名愈譟。而文品愈貴。始一藝猶有三四百字。繼僅二三百。最後竟不見一字。其議論曰。天貴無。地貴無。日月貴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學者所造。亦求乎其至耳。至必歸到無無。非空門之無也。我所謂無者。原以極不無而造到極無一境。若空空曰。無非真無也。然空空之不真無。猶勝於庸庸不真有也。於是游其門者。悉以全白真無之一法。奉為天龍一指。生家堂室對聯軸掛。純以白紙裱作空款識。不着半點筆墨。問其故。曰。天地間皆有好處可尋。獨筆墨一門。尋不出

好處無好處而在眼前者謂之贅瘤塗雅畫徇何所取諸大僚慕其名招之試以帖括自辰牌至漏盡卒無一字曳白呈上大僚歎絕曰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名下其有虛士耶留以課其子閱日師他出主人到塾見案頭無筆墨問其子曰兒作文乎曰作文曰作文何無文具其子曰先生教兒不用日有所得可於空中做手勢書爲當初殷浩如是問何以不用筆墨書其子曰著色相便難堪其父曰然則有腹稿乎其子曰腹可以稿筆亦可以稿沌沌泝泝自與天地同流父大喜曰聽兒談論真名師全白的派也既而鄉會兩捷皆用李龍眠白描歐陽永叔白戰法得之全白之教神通廣大矣全白之子某獨違父訓頗不藏拙雖當事者以父有文名欲格外照之無如其不可以訓也卒隨諸生潦倒以終

夜航主人曰盜來之名盜來之利一也自我盜之自我享之再欲傳之子孫恐天不容以久僞

土地反目

陰司考察不拘年例隨時升降某土地素清純不合都城隍訐誤罷仕家居賦閒寥寥寡聞歲將除夕鄰鬼多依邪神為祟牲牢財帛虛往實歸合家歡笑熱鬧之極壞

土地卒歲無資腐餐莫給相形之下有難為情者神婦作詩諷之曰北陸春回歲又殘鷸袍補煞未驅寒鈴山冰雪長如此何日青詞再起官神見詩大怒曰婦人事夫不過望夫為忠臣孝子目前窮達何屑介懷奈何君不自好欲我為嚴嵩耶我不能青詞獻媚累君永無出頭日子請從此逝婦含淚歸母家後冥府政清酆都司巡關中蝕賑米三萬北郭總理癉惡司誤入不察奈何橋頭圮支庫不修神怒髮衝冠抗疏直陳極言時務貴用人用人貴釐剔不揣冒犯痛指利弊王以該屬員語有經濟着即以原官用半年陞調都城山川壇土地旋署某縣城隍明年陞授巡河司正主簿是年值張桓侯巡科場事凡有科目者例考協辦神與焉積弊肅清神力居多桓侯大喜稱為心地光明宵小斂迹引見三清殿改修文郎檢校司未幾放都城隍即當日為所罣誤之缺也有俸錢三萬悉以給鄉鄰之窮餓者旣思十載糟糠一詩芥蔕遂致脫輿反目團扇悲秋終非情理即命魚軒往東岳山門迓夫人至署先令謝復官誥然後相見神曰烏紗白髮短不勝簪雖三章諫草事殊一道青詞而案牘勞形再欲如向日之冰雪鈴山而不可得婦曰雷霆雨露均荷穹蒼但分宜醜態已屈桑榆青詞弄筆儒臣常技豈爾時逆知後日事耶不然歐陽亦有心人也夫不為忠

臣。妾甘為棄婦。胡不於是時求去耶。君殆不思之甚也。終風且暴。顧我之期。竊所未料。神長揖謝過。遂為伉儷如初。

夜航主人曰。天寒日暮。卒歲無衣。貧賤夫婦。於此有難為懷者。乃閨中姤諷。逢彼之怒。一點丹心。豈同兒戲乎。夫為鐵漢。婦亦鮮人倫常無憾。風雅何愁。

汪生入天台

越溪汪生。性流逸。每遇春光駘蕩時。不肯住屋。尋花問柳。日日閒行。頗涉遐想。年二十尚未合巹。嘗自言曰。劉阮天台事非謊誕。仙家自在人間。凡骨尋不到耳。天下豈有神仙。可以欺腐儒。不可欺我輩。以故九十日之內。家人上下。無不防之。以為郎君恭花癡將發作焉。一日。掃墓畢。生囑家人先返。已閒步邨落。桃花臨水。彴畧橫斜。樂而忘返。溪行六七里。見綠籬數折。白板雙扉。中有女郎。雲霧為裳。神情若水。手執碧桃花。向生屢盼。若有目成之意。生直前之。女推扉入。隨有猧兒茸茸而來。爪其扉。女內作嬌詈曰。風大舍實勿由。乃公然剝啄耶。生曰。桃源仙犬。何福修來。夜深小影。勿勞尊口。生於是神思如迷。挨磨半晌。夕陽在山。乃於邨之前後。徜徉延佇。覺水暗花明。蒼茫鄉墅。爨煙徐起。漁火微流。久之玉兔東昇。人聲漸息。生始優游到籬落邊。金

魚雙闔。瑤草一階。但聞花香馥馥。水流濺濺而已。遂繞籬行去。藤刺勻衣。樹根礙足。跋涉之苦。不敢辭憚。粉牆靠後。果有竇焉。生視竇如獲至寶。幸身材瘦小。欲弓鑽入。恰能度過。舉頭乃一園地。遙望蠡轂牕前。熒熒燈火。知人家住室。不識女郎去此尚隔幾許。生不管疑忌。亂搖紫荊花樹。冰鈴擊響。一片丁東。有珊珊而來者。即弄花女郎也。曰尾生來乎。何晏也。生喜不自勝。曰卿家情竇。門戶幽深。兼之花暗迷人。茫無尋處。女攜生手曰。天台尚在前路。妾導君去。生覺滿目迷離。置身洞所。經樓臺廊閣。無非水氣空濛。暗想春來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摩詰清吟。於此益信。既而踐閬天井兩旁碧草可愛。生問是何花卉。女曰。青精也。餐飯即胡麻。生乃恍然悟仙境已到。女曰。草草留郎。紅塵已隔。萬望守口如瓶。否則自薦之恥。人其謂我何。生感之。見水晶簾颺。雲母屏深。恍惚荇藻繽紛。魚龍出沒。驟聞羶氣沁人心窩。生曰。是何香氣。女曰。青麟髓也。臭之令人脫凡。生興益狂。情不自禁。摟女曰。春宵苦短。奈何女畧拒之曰。狂郎少安毋使尨也吠。於是含笑解襦。卸下湘裙。輕挖蓮瓣。金鉤一響。紅幰雙垂。生騰身直上。曰原有到天台日乎。語未畢。眾大呼曰。救救。生曰好好。眾曰。爾何人。尋此短見。生曰。卿快來成此好事。眾知其遇魅。爭唾之。挈其登船。時已深更

生昏迷不醒。眾俟其稍甦。詰之。始知小遊仙而誤入桃源者也。乃送之歸。其家厚贈客船。扃生不許再出遊焉。

夜航主人曰。看魔者魔即來。至誠感神之意也。眼前香飯。鼻觀青蘚。現成領略矣。天下還不有神仙哉。假令野渡無人。得諳魚水。將桃花潭口千尺深情。汪倫美好。寧止春風一度耶。惜乎其來尚早也。

蕩因緣

句容小剃頭周星官之父某。中年喪妻。頗欲求偶。晚過盤門外曠野內。逼如廁。路過穿素婦人。稍帶姿致。周故暴露其具。婦秋波注射。周佯為不睬。婦過而復回。覆視其器。器愈驕悍。如是者三。周曳帶徐起。心想婦必文君新寡。故饞涎而三咽我也。以彼涸鮒。配我窮鰥。豈不湊巧。徑前蹤跡之。婦去不多路。緩步尾之。玩其後態。天已薄暮。行至一村。絕流斷岸。人影全無。婦嬌步如故。香頸不回。周超前作一交臂曰。我喪妻。卿喪夫。適蒙三顧。敢以承乏。斷不辱命。婦微笑曰。君知我喪夫乎。天下服制。非專服夫主一人。何師心自用。迺爾。周本麤鹵。作涎臉相對曰。我不知爾夫之喪。與不喪。但看貨即是要貨。遽摟抱之。婦曰。野合禽獸行也。若有言說。做盧轉角即是。周欣然從

之。至則古屋三楹。器皿畧備。婦曰。暮夜無知。適來嘉客。邂逅相遇。天假之緣。但不識君之鼓盆。真乎未也。周指天誓曰。有不實者如是柱。婦大喜。周情欲如焚。擁之上炕。婦下衣久已鬆結。趁勢一鉫。駕輕就熟。婦贊之曰。昂藏大器。并善安排。可稱有用材。雖然本領固佳。作法太舊。妾居常行事。喜翻新。可與君一試乎。周曰。憑君花樣。能者不難。婦於箱內出繩索。懸周梁上。若蕩鞦韆狀。又反拴其手足。周曰。此何為者。婦曰。此為蕩因緣。勢甚猛銳。懸蕩中間。如梭一擲。魂飛天際矣。秘戲場中第一痛快之局。周曰。如此極好。婦曰。我誠顛倒善忘。此局非三人不能辦。蓋我蕩君。君安能再蕩我。我去喚紅姨來。紅姨我心腹。與妾同入局中。君餘男可買。畧潤澤之。定覺饜足。不比妾之滄海難為也。扃周而出。周蕩良久。不見婦來。形體倦憊。又不能自解。情急籲救。四無人聲。五更天曉。性命危險。喉嚨暗啞。拚命再喊。始遠遠有人過橋。聽有聲從寄棺屋中出者。異之。推門見梁上蕩一赤身漢。奄奄垂斃。忙解下。幸未絕命。因謂周曰。君必中鬼套矣。此地有蕩鬼惑人。衣服隨時改換。遇有孤男可啖。勾至一室。盡情侮弄。甚至有喪軀無著者。君許大年紀。想必有不老成處。致命懸於呼吸。危乎殆哉。周謝其人。懊惱穿褲而去。

鄒嶧山曰。野田草露苟且成事。禽獸所爲也。人情多樂聽之。則亦未必不樂試之。但圖邊竊器。覷次留椎。又叅濮中之最下流者。無論人謀鬼謀。其所侮弄。皆其所自取。玩蕩因緣三字。鬼其現身說法爲蕩子戒哉。

海叅笑話

去年六月。平陽金玉符楊荔香及隴西昆季。幷予五人。觀荷小飲於衡山別業之四宜軒。第一品芥辣伴海叅。荔香獨不食。衆問非齋非忌。何故不食。楊曰。說要笑。諸君放箸後說。未遑。衆忙咳之。且盡。諸說笑話。楊曰。昔予宰南海時。富翁某將治具晏客有馬二者。性極狡猾。而貪鄙。能烹飪。有薦之翁家。令其佐庖。粵俗讌例筵席將終。庖人出叩主人。謂之告徹。馬將叩。翁翁扶之。誤落其帽。見頭上兜花豬肉一片。主人叱之。馬再叩。腦背後矗出甘蔗一掘。僕衆咳主曰。此偷兒也。宜懲之以警後來。爭詬罵之。馬老羞變怒曰。我儕堂堂膳夫。不過刀匕是供。並非爲人厮養。若輩爾家主。勢要壓陷平民耶。而家主較我不過多有幾貫臭蚨。究不便把持我。而謂我畏爾等雜菌乎。衆以奪連家主。狐假虎威。揮拳亂毆。狠藉滿地。魚肉蔬果。皆馬袖中胸中所遺落。馬撒潑叫喊。藉此要詐主人。翁翁聽其去。馬徑赴縣堂來訴。予恰坐堂。馬匍匐膝行

前跪作膚受之愬曰某恃富欺貧縱僕毆法小人司厨非其養僕乃以燒菜不佳叱衆撻毆土豪不軌法紀有干望爺驗傷提究予曰據爾說燒菜不佳何至叱衆撻毆明係圖詐喝杖二十隸撤下袪下衣露出雪白臀月且豐厚有餘予心竊怪之一杖甫下聲甚膚縻隸曰禀爺爺臀著假予走下驗之見臀上包滿蒸餅皮子予始知竊物敗露叉衆叫喊如此奸刁且褻瀆五穀命揭淨重責兩隸如剝蕉抽繭揭去無數重羅細麵頁臀纔出隸亦恨其狡猾遂以大毛板狠力一擊忽一陣異臭臀中迸出幾許小黑條直濺案上視之皆密刺海參也滿堂掩笑且掩鼻滿杖放去予自是暨家眷等都不吃此物恐來路未必香甯也

薛蘋洲曰佐雜奢看嘗佐鬪者傷有傷有嘗可以扯直得過窮務必以白麪蒸豚呈獻官長卒之海物錯出遺臭滿堂小人不知屬饜故耳

採菱得壻

南蕩多種菱秋七八月人競採之婦女居多採之之法泊小船於蕩口用一小缸婦女箕踞其上擊轉菱窠纖手亂摘擁滿腰胯下卸菱於舠再以空缸去採女伴相逐歌聲婣婣響遏湖雲誠水鄉之清趣吳越之樂事也有邨女子年已及笄聰慧有德

母早歿父訓蒙於家命女採菱蕩口女為菱角傷其下體臃腫不堪懼羞忍耐漸至劇重延女醫治之罔效父甚憂之商之名醫云要見一班繞好下藥女知之告父曰壽夭天數出醜就醫兒寧死不為父惟惆悵而已里中有葛生談言微中東方淳于之流聞知其事造翁曰僕有妙方特來奉贈小甥陳生年少能文兼通內外醫理少失怙恃尚未聘室僕為翁計莫若先贅生於室然後調理豈不因一痛而得快壻乎翁允之三日成禮而痛定矣同人為賦催妝詩曰一曲清腔柳浪隈温家不用玉為臺而今菱角休嫌刺巧度鴛鴦引線來菱塘南去水雲迷鸂鶒鶒鶒翼並齊黽勉同心無下體箇儂家住采菱溪河鼓沉沉漏點頻菱花含笑詎含顰乘龍嬌客顏如玉不用靈丹也活人詩甚多不暇悉録其事實令人解頤

夜航主人曰小姑居處渾似青溪菱角生來竟同紅葉從來燕侶鶯儔定是神針佛炙易曰損其疾遄有喜又曰匪寇婚媾採菱女之占歟

龜咬中狀元

淮東林八山豪爽無比戊午江南省試與其門客詹某寓淮清橋畔林夜夢與詹在後湖閒玩忽有緑毛巨龜蹣跚而來林將捉之龜張口咬林手指幾斷負痛而醒林

述主人聽。不識主何休咎。主曰。是不用占。來科大魁天下而已。吳俗有麵咬中狀元之說。林亦洋洋得意。今而後不作第二人想。傍晚自某衙署歸。喚清音侑觴。詹旁坐按板。酒數巡。林覺面酣耳熱。遂起曰。按節清歌。不出頭巾生活。蔗竿現在。敢不與君等畧交手臂耶。持東木棍狂舞。于夫長郭某被三中其臂。林乃喜然大笑曰。將軍下馬矣。時譙樓二鼓。林趁興與詹赴妓樓。幫閒者恐醉漢煞風景。先後避去。林厲聲曰。盧棚土坑中。尚有二三苦瓜應酬。若大河房。鬼影都無。還吽門戶耶。遂碎玻璃燈數盞孔雀屏一座。嘔唾狼藉。污壞洋毯錦褥無數。鴇兒大窘。忙磕求息怒。林不聽。曰必以小寶陪飲。饒汝。不然。定要打箇落花流水。鴇兒連諾。即喚肩輿去。頃刻小寶至。鬒髮明眸。斂衽叩首。林扶起大喜。添酒回燈。命唱陽關三疊。天風飄忽。音繞畫梁。晨鷄三唱矣。纏頭十倍。氣燄勝人。當時蕭胃不是過焉。歸寓請主人曰。夢驗矣。擇日遊街可乎。小寶在曲中有狀元之號。林得中之。不先有夢兆乎。平康聲價。貴重如此。

夜航主人曰。小寶之姑。爲謝澹雲。風姿綽約。媚於語言。己亥秋。予曾識之於陳留別墅。同人拈鬮陪席。澹雲獲第一。厭厭夜飲。稱樂事焉。戊午遇之。年已老矣。今昔感懷。風流雲散。得絕句云。紅袖藏來第一鬮。謝娘高閣月當頭。桂花香繞陳留榻。觸撥閒

情十九秋。澹雲見詩曰。妾是澹雲君前生畢竟是澹心。今夕之遇。可謂澹澹相交矣。其語可思。

紅豆詞

三韓貢生某少時頭角嶄然。文不加點。人爭欲妻之。比年十八。娶婦端好。奩贈豐膴。婦性駁劣。伉儷之間。一語不合。輒喧鬧無已。以故脫輻之占。其家常事。婦有婢名紅豆。容亦楚楚。而性格溫存。生絕憐愛之。屢屢挑動。婢心如堅石。婦於婢。刻不離旁。恐有所涉。婦蓋悍且妬者。一日。婦歸母家。其妹稱賛姊烟甯式樣。苗條可愛。婦曰。妹若見愛。姊家中還有一枝。較此益好。少頃。喚紅豆歸家去取烟甯。并採簷蔔花來插戴。遲延則夏楚不宥。紅豆匆匆向房內取烟甯。回身到書房折花。生以朶雲隨手。將欲染之。紅窘極。生曰。目前無拘管也。請草草從事。强拉之。紅侃侃而談曰。婢妾尋常事耳。但乾剛必坤順方好。倘威逼於一時。摧殘於後日。開其禍端者。明神鑒之。生指天誓曰。甘言再三。紅豆度不能掙脫。强從之。自此乘間修好。殢雨尤雲。漸為婦所覺。婢羞惶無地。淩虐不堪。竟死於非命。生形神惘惘。惟有暗中灑淚而已。嗣後入闈輒病。恍惚有所見。中年志氣灰頹。了無生色。未幾挨貢。家業大落。欲為人師。冀得修脯。自

惟文思艱澀。恐不勝任。不敢抗顏坐。此益困。遷之又久。得選某縣訓導。已覺老境不堪。幸末路生涯。可得餬口。遂詣上臺。例先考藝。後給憑。生甫接卷。忽心煩意亂。俄而陰風一陣。文思驟通。即信筆直書如夢令一闋云。八字眉兒微皺。心字香兒參透。牕外月空明。那有人兒咳嗽。紅豆紅豆。不信守宮依舊。上臺見卷憮然曰。異哉神明可畏。少年傷陰隲。老大始昭彰。請回府閉門思過。秉鐸之任。委員代庖。生歸家未久。悒悒窮餓而死。

朱舟菴曰。長柄短犢。晉人清話耳。究之性命不可兒戲也。天下少年能文。老年窮餓者。吾知其胸中鈔得出一集如夢令。

脫換司

輪回之說。自古有之。畜生歷幾劫。可轉到人身。人身歷幾劫。竟墮入畜生。岳廟汪法師善言冥中事。渠言人生亦大難事。如果真修。一直到彼岸。往淨土。然此絕無僅有。者為神靈享血食則有之。以言泛泛孤魂。飄渺無着。浮沉於受生司候投胎者。如恒河沙數。三年無過。不作邪作祟。方准投人身。又需往脫換司打幹。脫換司者。主管一切脫胎換骨事。人生靈蠢妍媸。及善惡邪正等類。皆係投胎時所捽擲者。其中所售。

最貴心腸。一副真人心腸。買者先要根氣。有根氣然後論價。無根氣。不准買。若真假參半者。價已不廉。然要買到此貨者。非迂濶之鬼。即富而好禮之鬼。蓋奉命投人身。例有一副統套人身。給予於本鬼。毫無需索。若要精益求精。自備器具。亦聽憑之。然外貨易銷。內貨難賣。一則價廉值得。一則價貴不值得也。夫面目在外。人皆見。心腸在內。人不見。面目不好。人皆厭。心腸不好。不惟人不厭。而且阿其好者。不知其不好也。有人之面目。何妨狼狗其心腸哉。司前物件掛滿。絕類陽間生肉店。獅子鼻。河豚口。鳳凰眼。龍腰。虎背。燕頷。鶴頸。憑人擇取。常有賃充真臨時掣換等弊。故買亦綦難。惟本來面目。則不用另買。隨人心腸。倘成交一副真人心腸。自安放一具本來面目。著為令典。千古不易。至於驢馬具。最貴。脫換司不藏此貨。要於十王殿後曖昧術中去買。其價雖不及真人心腸。亦不在真假參半下。縱有殷實鬼買其一。恐不能買其二。故有人心腸者。必不得驢馬具。得驢馬具者。必無有人心腸也。陰府艱難。投胎枯据。大畧可見。

王望雲曰。我若做冥官。連夜草奏。除去脫換司。凡投人身者。於官給統套面目時。即并給真人心腸。毋許混雜他物其中。如此。則無論陰陽。都成真世界。真種子。有不人

人無不真。有不鬼鬼無不真。豈非變理之快事。全天真之爛漫哉。

王遜堂曰。凡論良是。正恐盡帶真心腸來。脫換司一空。酆都城真蒲矣。夷齊首陽梁武臺城。一真字所誤。真字最難。即令冥王自剖出來。且未必能自信。安能給人。且徧給人耶。

鬼冒花神

眉生叔云。吾邑鄉有秦生者。美才早逝。年十七八。小試鹿城。侯學使發落寓中無事屢往花神廟遊玩。見第幾座垂髫女子。手拈海棠。傞俹可愛。心竊慕之。遂脫手上戒指。繫女指上。繾綣而去。是夕。生夢一麗人冉冉而至曰。妾第幾座花神。西蜀趙鮮愁也。母夢吞海棠生妾。大羅主以早有根蒂。命司是花。感君雅眺顧託喬木。生遂擁之女略拒。見指上黃金如故。生喜極曰。名友相逢。神仙下降。未燒銀燭。殊負紅粧。夜深矣。請睡去。遂與狎褻。嫩蕊嬌香。亂紅如雨。生甚憐惜之。鍾鳴辭去。生歸家。女仍至。或兩三夕。或四五夕。必一來焉。來則翻書閱稿。清言綺麗。不愧名友之目。偶見生寓樓寒食詩一聯云。雲陰鬼哭梨花塚。雨暗人吟山市樓。不覺黯然淚下。問悲何自。起女曰。眼前冷景。被君寫得分外淒涼。筆墨動人。自然之理也。雖然。山抹微雲。太虛名句。

海橋題桂學士風流何一脈相沿而蕭索至此妾非勸君為酒肉貴人也但韶年筆
端還宜帶三分熱氣芻蕘之獻未識中君聽否生唯唯後生神思益惛忽骨瘦於豺家
人知之乃往崑山禱告花神廟并言得病之媒蓋情不訴乞全生命女果屏跡不至
而生病愈劇一夕恍惚過森羅殿前門首見有風鬟霧鬢碎玉零香鬼卒環繞鎖一
女因於堦墀上諦視之即海棠神也生直前不顧抱持大慟問何罪至此女哭失聲
且泣且愧曰實告君妾非海棠神也妾故縣丞某女年十五亡厝於馬鞍山麓年年
寒食飄落孤魂君詩雲陰一聯分明為妾寫照囊裏見之所以悲從中來也妾因鄰近
得交海棠神往來情密君於某日以戒指繫神指神因告妾曰此生情重君善事之
得生人氣可冀還魂如杜麗娘故事豈不又成佳話即以戒指與妾俾妾冒花神而
就君也不想君家告廟諸神恥之乃牒於判官以為淫奔假冒汚玷香名致罹荼毒
生曰若何解得女曰此事須君友王某何嫦娥緩頰此人清貴神無不聽生醒白家
人家人以荒唐不信未幾生卒後王果貴位至三品豈冥冥中早定之歟
夜航主人曰雲陰一聯作者已無生氣閱者自懷鬼胎人鬼之所以關照也遡其祖
風規其文體山市樓頭梨花塚畔如此雅鬼殆難得遇氤氳使周旋其事可矣何必

央陽間紗帽說人情哉。

爭意氣

卞清照之蒼頭范二郎。性有奇癖。睚眦必報。惡聲必反。嘗語其同作曰。寧可一日不喫飯。不可一日不爭氣。知其性者。不與說話。雖主人亦不與較。曾過閶門弔橋買蘋果。范揀而復退。賣果者不耐。曰果不過如此。屢弄要壞。不顧後客買耶。范曰後客買得。前客獨買不得乎。買得即弄得。賣者曰。爾若盡買。何妨盡弄。范曰。爾安知我不能盡買。賣者顧范冷笑曰。難說。范怒氣滿面。提起木桶一橋。盡其所有數之。得三百餘枚。該價六千幾百。令賣者肩桶到家。典羊皮襖兩件。如數與之。賣者肩錢。范呼其轉來曰。蘋果盡買矣。請問何為難說。賣者喜貨之速售。而又窺其人之情性也。曰。我說差矣。范曰。認差便是。又一日。過平望鎮。到油酒店呼酒。問當櫃者曰。有下酒物乎。答以無有。隨有一婢來買醬乳腐。范曰。此何物。喫得乎。其人曰。乳腐喫得。范於褡巴中取錢十五。買得五塊。盡啖之。酒僅半斤而已。臨行。謂當櫃者曰。我所喫者。非爾店中物乎。而曰無下酒物乎。衆為之大笑。嘗因鬬毆。遭官杖。范怒目視官長曰。杖不足威嚴。能斷我頸。斯為好漢。官叱其去。范一直下堂。作驕態曰。何怕官長。我定要爭意氣

焦念山曰。麻雀至懦而善氣。蝦蟆至么而善怒。蜉蝣常思撼樹。螳臂亦欲當車。物性受偏故也。人之偏於氣者。往往有之。亡命之徒。一語不合。蝸角相爭。務必水落石出。若輩豈知懲忿窒慾。不為血氣所使。可以理勝之乎。甚矣為民牧者之難也。

計倒麪館

吳人食物。著華中於他邑。其所鬪肥爭鮮。誘人來食者。莫如閶門麪館。館內廳堂樓閣。葺理煥然。疊坐連楹。陳設精巧。客一坐定。走堂者即送湯來。謂之單湯。沉浸穠郁。誠哉可口。湯後點酒點菜。隨心所欲。頃刻羅列。四五人消耗一二金者常事。酒殽為主。麪不過名而已。下鄉有錢某者。慕城中麪好。貿然就座。走堂者以一團鄉氣。諒非使錢主顧。不在心眼。且曰。此處食客聯翩圍集。都用大菜。得罪老友。外廂盡空。大可去坐。某至外廂。見客皆蓬首垢面。衣帽惡俚。涕洟淋漓之徒。冷落半晌。始與重麪輕澆。某以館人之輕己也。心銜之。某係鄉中富戶。遂託相知。即於是館中買麪籌三百枚。出月某母誕辰。鄉親友慶壽者。門庭若市。熱鬧數日。下鄉乞丐最多。遇人家有事。輒鬨起無數。強索酒飯。驅逐不開。最為惡習。某出問衆丐曰。丐有多少。曰三百餘。某曰。逐一點來。每點一丐。即與一籌。籌盡與錢。羣丐得籌歡散。一鬨入城。頃刻達麪館。

提籃執棒。絡繹而來。廳堂樓閣。及兩廊下。羣丐滿坐。大喊麪來。開館窘極。時滿館食客避丐走散。并無繳賬處。走堂叱之。丐爭相喊曰。出錢買貨。而受骯髒乎。我輩一朝發迹。豈尋常喫短麪時候。受爾等鼋鼍蛇蟲之惡詈哉。開館忙報甲頭。頭曰。丐伸手討吃。我尚不好管。丐以籌買吃。我且不當管。若買不與。則是丐該餓死。捨錢不好吃錢也。且彼以籌來。此不以麪與。又直在丐而曲在開館者也。貪欲謀利而惡嚚乎。弗顧而他走。開館無可如何。祇得與麪。聽其淋漓飲食。而又不肯安然也。有一籌要二倍者。有要肉換雞。要雞換肉者。有嫌鄙不一者。稍不屬目。輪流攫取。遺失磁錫器皿不計其數。館人曰。吃完可去矣。羣丐曰。主客情面。有不容留連看花如此傲慢乎。快捧熱湯來。與尊客用。好好服侍。我寶籃中。還有香飯顆與爾等作塌化。羣丐曰。無歌侑食。終嫌寂寞。於是三百口。齊聲高唱哩哩蓮花落。響入雲霄。過客盡散。足以為若大門樓。乃是花子會館。羣丐又曰。清歌不可無妙舞。於是各執籃棒代干羽。館人催去。即以干羽抵當歌舞並佐。開館計無所出。乃重賂甲頭。始佩玉鳴鸞而罷。自此無一人下顧。館遂閉折。貲千百貫。祇落得一場歌舞而已。

韓書圃曰。應酬最難。素昧生平。猝然至止。語言禮貌。非借面周旋不可。若貿易場中。

惟利是圖。豈有意氣存乎。人地相宜。非有心惡式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務使淋漓盡致。以報其不知之怨。伎倆奸險可畏。

厨房聯句

昔唐伯虎祝枝山兩人行止。如游龍夭矯。捉摸不定。一日。唐先儒身於富翁家。職司竈。旣而祝亦來投富翁。曰。來者積薪收不勝收。無已。東厨試用。且看後效。祝亦得入厨房。兩人公事畢。無所消遣。偶見巨龜於竈下。遂聯句曰。庖厨君子遠。祝昭灼竈神知。雷賀倪燒也。唐金生麗炒之。拔刀斬欲縮。祝反鍋括難支。澼絖虞龜手。唐挑煤喜黑髭。養兒須跨此。祝娶婦必爬斯。溝水渾無礙。唐墻花盡有芬。疆疆安故步。祝洸洸入新詩。省甦原防醉。唐撑菱競索遺。褲青堪下蓋。祝裳綠試輕拖。藻畫燕山刻。唐遠篠共戚施。坳堂超此日。祝壁角拉當時。元板何曾敗。唐金錢愈出奇。胸前憑劃卦。祝背後縱彈棋。厚福蹣跚載。唐榮行貼撻宜。蜉蝣空爾慮。祝勾僂不予欺。俯仰分靈繹。唐陰陽助老衰。烟囪瞻弗及。祝鑊甗踏還遲。智策三年兆。唐端凝一座碑。裝成丞相度。祝咬痛狀元肌。自在清閒好。唐千秋祝壽辭。祝主翁知之。出曰。爾兩人儒人而詩人者也。昨夜所聯之句。約畧聞之。爾即録上與老夫細閱。兩人如命録呈。翁拍案叫

絶句。老夫有全家行樂圖。縉紳題徧。類皆寥寥幾句。浮泛應酬而已。孰若此詩親切入情。呼之欲出。爾其為我書之幅頭。傳之子孫。以為家寶。庶幾流芳百世。兩人曰。昨見巨龜曳尾竈前。我兩人即景生情。為此聯句。若書之行樂圖上。恐不雅相。不如無書。翁曰。奇哉。何與老夫圖中之意。語語針對。當必竈神之助。不書負此詩。并負此圖矣。祝遂書之。翁珍藏之。嘗語人曰。我得兩詩人於竈下。其所作詩意天然合我畫意。是其照我之照。必能樂我之樂者也。遂自署其所居曰樂得居。取樂得英才之意。

莊遴庵曰。吳越之野。有罵神廟。神喜罵。凡有所求。燭香牲醴之後。必繼以大罵。始靈驗。否則土木如故。唐祝聲名鑿鑿。罵來。不然。廊廡階墀擁擠雜遝。焉能收得竈下門生哉。

韋廟考詩

夜航主人。愚人也。愚人無夢。又癡人也。癡人喜聽人說夢。今年春。友人莊生自浙上蘇。晚宿書院。草荒塵積。少安寢處。因思左司咫尺。何不寄宿。趁便祈夢。遂移臥具往。適無一人。生乃獨眠廊下。漏將四下。目不交睫。瞻視韋公。道貌冲穆。詩境空濛。沉思良久。公從容下座曰。新舊唐詩無爾傳。乾坤清氣有君詩。汝作乎。生曰然。公曰。上句

是惜下句是贅。卻無人道過。然意殊不的。我不受也。語未畢。報有客至。公出迎。生回避廊下。見有憂愁滿面。有貌寢昏啞。亦有瀟洒書生。服式不一。并有環珮珊珊者。生不敢端視。約畧有從十餘人。公延入書房款坐。頃之。皂衣人出曰。神以君十四字述衆賓聽。咸贊揚曰。是子非吳兒木石可比。即刻要會考。君未幾。公出曰。生前來。生直趨長揖。公曰。汝今夕要做夢乎。做詩乎。生曰。做詩即是做夢。做夢即是做詩。惟公命。公曰。取韻牌來。公信手拈麻字牌付生。遂入。須臾。皂衣人捧八卷至。題皆書就。各做七言律詩一首。第一題屈靈均。詩曰。寵任三閭忽放衙。行吟澤畔踏蒼葭。美人南國空湘水。香草西鄰賦揭車。兩字離騷芬俎豆。一川競渡畫龍蛇。滋蘭樹蕙終摧落。不若青門老種瓜。第二題王昭君。生恍然悟。珮珊珊者此君也。詩曰。漫矜傾國賽朝霞。圖畫三千獨汝瑕。不信蛾眉還粉飾。立教馬首抱琵琶。紅顏一代沙埋玉。青草千年鳳侶鴉。朔漠秋風頻灑淚。黃榆關外聽胡笳。第三題禰正平。生想此客必到。詩曰。一服岑牟激怒蛙。沉湘任客勝長沙。東西人物推豪杰。大小兒曹定攫拏。笠仕幾曾臣事主。出身枉說文辭家。當時鸚鵡驚壇坫。早討漁洋鼓亂撾。第四題方熊飛。生想昏亡齒寒。原是薄福相。詩曰。龍梭織出字橫斜。誰識先生骨亦花。流輩半昏蛀貌寢士

林三拜錫名嘉。玲瓏詩格仙禽遠。領袖文星薄露邈。不有慰魂賢宰輔。鏡湖賜第孰宣麻。第五題沈子文。詩曰。家世吳興起石耶。翩翩玉筍蕙蘭牙。夢魂彩翼天邊到。錦繡文名月外誇。碧落情虛微有象。滚燈消息靜無譁。雲陽浪迹成高蹈。不用浮梁去賣茶。第六題羅昭略。生意瀟洒書生何。一寒至此。此首要着力做詩。曰越使吳儂譽未加。詩名四海榜名賒。浮沉上下真棲隱。飄泊東南擬泛槎。同姓欲通江左牒。素姚偏吝月中葩。鍾陵別後垂垂老。愁絕雲英尚浣紗。第七題温飛卿。生曰。體貌不颺人生落劫。鍾馗之名不謬。詩曰。助教驚才擅八叉。無聊始悔讀南華。女兒扁哭徒癡恨。權相隋排祇歎嗟。箠辱淮濱誰物色。襟題漢上暫生涯。錦鞋賦罷成何事。贏得香名遍狹邪。第八題石曼卿。生以為此人後無人矣。亦無韻脚。詩曰。芙蓉城主未為奢。穩跨仙家玉鼻騧。那顧明經嘲白蠟。漫勞方士贈丹砂。鳳凰詔下虛名姓。豺虎叢中玩爪牙。自古奇男隱詩酒。英靈生死幾曾差。八卷都完呈進。杳無音迹。延竚久之。皂衣人出。生急忙前問曰。神何不出來發落。皂衣人曰。不必發落。君可快趁夜航船去。生醒。以述夜航主人聽。主人為作夜航船。

夜航船卷八終

清管世灝著

影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影談提要

是書為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書凡四卷包括前賢說部所有而能獨闢町畦者敘事則委宛曲折措辭則豐腴鮮艷其大旨乃注意勸懲二字裨益世道人心不少與天南遯叟之淞隱漫錄不相上下云

1

序一

月楣先生家渟溪與先曾叔祖玉度公交最洽時相過從余少日猶及見之身長玉立口若懸河望而知為績學之士然性不諧俗負奇任俠頗為逢掖者所疾以故名不出里巷鄉人鮮知之者初游京師謁弔荆卿樂府為桐鄉汪雲壑殿撰所賞識然久無所遇因依其仲父閬風明府滓井縣署凡所擘劃悉中機宜明府極倚重之亡何明府卒於官遺孤尚幼人共危之先生慨然任扶櫬之役間關數千里護持盡善卒得歸葬故鄉而絕無勞苦之色尤人所難能者自此境益困頓僅為童子師往來於荒村窮巷間鬱鬱而歿良足慨已是書為一時遊戲之作筆情刻酷殊蹈劉四罵人之病然其抑塞磊落之慨亦足覘其大略焉其中詩賦小詞諸作皆為曾叔祖代譔今玉度遺稿亂後片紙無存已悉為煨燼而得藉先生之書以略存梗概亦足幸矣辛酉寇亂余藏書散佚什一僅存此書尚得為幸草之留頃兒輩為重裝一過因漫書數語於後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仲冬中浣蟄庵居士記於抱山閣

序二

今夫文人之侘傺。半托於寓言。如蒙莊之化蝶羨魚。靈均之女蘿山鬼。皆借此鏡花水月。聊破其鬱抑不平。理固然也。從孫月楣。少負雋才。然性孤傲。深為逢掖者所惡。獨隨余客燕臺者。三易寒暑。嘗匹馬過易水。作弔荊卿樂府。淋漓沈痛。如聞擊筑變徵聲。深邀汪雲壑殿撰所賞。及余應從弟閬風淬井之聘。東裝就道。浮湘而南。過衡陽。登匡廬。陟昭君之故里。眺白帝之廢城。莫不懷古興思。愴焉有作。月楣和焉。故巫雲峽雨。鶴唳猿啼。時與余兩人吟聲相答。迨余為閬風弟譔夜郎神廟碑。月楣滌筆擬構。體逸而曠。大似晉唐小品。合署擊節。始知兼工為文。未期年弟卒於官。余與月楣扶旅櫬回籍。退居心亨書屋中。自愧年來車殆馬煩。髮已種種。獻策金門。迄無成就。屏棄兎園冊子勿顧。爰啟舊篋。檢稗官小說者流數十種。日枕北窗。以消黃嬭閒。則與兒曹談于荳花棚下。月楣亦抵掌滑稽。必至月上苔階乃已。日以為常。申酉之歲。月楣安硯梧桐涇上。余亦寄迹鴛湖。涼宵岑寂。桐影侵帷。忽童子持一編入閱之。乃月楣彷蒲留仙之例。新著影談一書。函寄以索序者。急命舉燭讀之。覺雅潔如才鬼記。縱橫如劍俠傳。嘻笑怒罵。如東坡志林。閱畢喟然起曰。月楣誠狂矣。豪矣。誕而奇

矣。以影名篇。豈以影響附和不足存。方影杯蛇之疑。抑夢幻泡影。聊破其形影相弔之悶。是未可知。使月楣而鴻文就範。不難揚風扢雅。取青紫如拾芥。奈何終為草澤之癯。衣大布之衣。居衡華之門。僅與田夫牧子往來。視塵海為畏途。人負天乎。天負人乎。余不得而知之矣。然古來騷人韵士。窮愁著書。憂患注易。月楣身未嘗上宰相之書。投公卿之剌。優游盛世。以筆墨為游戲。實非賈長沙一流人物可擬。而時效劉四罵人。唐衢慟哭者何哉。挑燈覆展。忽暗風從隙入。燈影搖搖無定。恐有奇鬼來攫。取急掩卷而什襲之。暇日乃戲綴評語。各附於末。質之月楣。以為何如。

嘉慶壬戌暮春柳衣管題雁書於南湖寓館之柳風荷露草堂

自序三

歲庚申。安硯於桐邑汪氏之耕雲草堂。汪本鄉居。而草堂又為主人之別墅。去居第幾半里。生徒二八。髯奴一。奚童一。薄暮徒散童歸。髯奴貪飲餘瀝輒先睡。煢然燈火伴維一影。惟時心由靜動。幻緣動生。間有所得。輒戲筆書之。遂成卷帙。顏曰影談。以影響附和之談。不足以質大雅君子也。辛酉仲秋月楣管世灝書於蕉竹書屋。

題詞

我聞譚有聲。不聞談有形。奈何揮麈尾。談乃以影名。對影嘗相愛。照影或相驚。要之盡空幻。一一從心呈。管子雕龍才。海國詩文鳴。閒將生花筆。寫此世俗情。稗官難悉數。約略我能評。搜神晉有寶。續者惟淵明。唐讀宣室聚。宋彖睽車盈。近時王漁洋。最賞蒲松齡。降而隨園叟。雅謔動公卿。文人多侘傺。塊壘胸中橫。嬉笑雜怒罵。聊以抒不平。君今年方壯。詎止齊諧爭。況酣窮經史。研鍊賦都京。羣言資薈萃。著述括菁英。即看飛譽起。照耀詞場榮。蒙莊有妙喻。長影須疾行。倘逢張子野。佳句再三賡。露頂同抵掌。大笑任絕纓。

松靄周春

故紙堆中著此身。連篇月露語嫌陳。羨君樓閣憑空起。一面虛無一面新。

兒女英雄意未消。雲窗斑管意無聊。燈前索取銀缾酒。好把胸中塊壘澆。

詩圃葛荃

影談目錄

卷一
虎變　弄玉
酆都縣洞　竇由
財神　芙蓉女
反黃粱
卷二
八仙赴試　詩醫
繩技俠女　狐師
鄭生　鮑壁人
荀三餘
卷三
錢通神　奇勇
張子细　衞星

愛文狐　陳秋槎
鬼榜　誤勾
魏生

卷四

蝴蝶夢　羣芳譜
歲寒三友　南山校尉
程筠　夢幻
龍門　洛神

影談目錄終

虎變

清　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

桅南范錦文。無家室。惟一僕任薪水之勞。僕吳姓。樸誠廉直。范厚遇之。後范為仇家所殺。吳訟諸官。吏得仇家賄。不為究。吳憤甚。陰懷利刃。欲為豫讓計。仇家聞。諷吏將捕之。吳乃遁。流落江湖間。遇一鈴醫。錄為徒。歷數年。盡得其術。醫給以鈴具。使另覓衣食。一日山行。見一偉丈夫。袒臂而來。凝血糢糊。腥穢不可近。吳憐之。問所傷。曰。前行山谷間。悞中獵者飛銃。遂致潰爛。吳諦視之。曰。鉛丸深入肯綮。數日後肘斷矣。示我姓名。當為汝治。曰。僕班雄也。係出漢班彪後。君果憐僕。願邀至舍。遂引吳入山。路甚嵂崱。班乃反一手。負吳而行。行甚駛。至一巨洞。外疊亂石。作雉堞狀。洞內無牆壁床竈。俱用石鑿。一白首嫗。手持牟尼。喃喃誦佛號。見吳有喜色。輟誦而起。班急向嫗荷荷作耳語。殊不可辨。嫗復虔誦佛如故。吳遂命班取水洗潰處。出千金藥敷之。曰。三日後再一敷洗。即可平復。班呼具膳。一女子自洞後出。山花滿髻。足巨如蘿。將巨盞置几上。盡鹿脯也。班曰。深山中粒食甚艱。幸弗見褻。吳正飢。遂大嚼。班喜曰。吾輩中人也。

乃叩吳宗閥。知吳尚未有室。曰。舍妹粗鄙。殊勤操作。君既無家。當使侍巾櫛以報洪恩。吳正躊躇。班曰。吾輩作事。當直截痛快。勿效兒女子態。復向媼數語。媼點首。即呼女出。與吳交拜。女亦無羞縮。館吳于洞後石室中數日。班傷處已愈。邀吳觀山景。吳至洞外。果覺山勢嶙峋。樹林蓊蔚。行數里。路益險仄。吳欲反。班指謂曰。山頂尚有行人。此何畏耶。果見一人飛步而下。見班即泥首曰。項蔚文翁會獵南山。特請速往。班即與吳歸。謂曰。倘獲異味。當與君共嘗。語畢。遂啟櫃挾一虎皮而去。吳心疑。比晚。復出散步。遙見山坡下一猛虎咆哮而上。吳懼。急緣一巨樹避之。未幾虎至洞外。作人立。自解其皮。視之。即班也。吳益懼。兩股戰慄。樹枝蘇蘇作響。班仰視見吳。促之下。吳猶畏縮不已。班挾之歸。因笑謂曰。偶露真形。致君駭目。僕之罪也。然世人虎狼其心。成羣千百。僕惟獨往獨來。無羽翼之助。且貪殘凶狠。非死不休。僕則解卻蒙茸。立還本相。君何不畏衆虎而畏一虎。不畏終身不變之虎。而畏偶爾蒙皮之虎。此僕所大不可解者也。吳服其論。心始安。一日晨起。班尚熟睡。吳啟櫃竊其衣。至洞外試披之。則斑然一虎也。頓覺顧盼自雄。惟四體膨脝。不能跳躍。正蹣跚間。女適擷山花歸。見之大笑。吳慚甚。急解皮而起。女謂吳曰。君苟不嫌異類。當為君另製一衣。乃白於媼。媼喜。即

出舊皮數十頁。女擇其潤澤者。按吳長短。紉針裁製。媪亦助之補綴。班問故。媪以告。於是班亦蒙皮。與吳日至山前。教之剪撲。教之嘯吼。教之搏噬。後媪病。悞仰吳藥而卒。班怨之。乃與女作歸計。女曰。凡性剛暴。須秘之。吾聞虎食犬肉輒醉。得之可脫也。吳乃覓犬。果得其一。烹之。班大啖。即醉臥如泥。遂與女捲囊而遁。將至家。見墻間有祭者。仇亦與焉。吳取皮伏蓁莽間。俟其過。撲而殺之。衆皆驚逸。不知吳所為也。及歸。女欲焚其皮。吳不可。女曰。君殺機已啟。苟有小憤。人不能堪矣。卒焚之。女後舉二子。曰猇曰虓。俱有勇力。食軍糧皆顯。

柳衣氏曰。虎一虎衆。虎暫虎常。人獸相較。有不可同語者。若大讎已復。即毀復讎之具。與放牛歸馬同一氣度。女更賢矣。

弄玉

蕭師穎燕人也。子名鳳兒。愛如拱璧。室中懸一吹簫引鳳圖。係元人名筆。絕工麗。師穎嘗指弄玉戲謂鳳曰。此汝妻也。長當嫁汝。鳳喜。後婢媪輩輒抱鳳指畫障面。使呼娘子以為笑樂。久之家人盡呼嬴女為鳳娘子矣。後師穎夫婦先後卒。族中欺鳳幼。盡分其貲產。鳳依一嫗。度日年餘。需用不支。漸出書畫以易升斗。一夕。媪夢一宮妝

女。泣謂曰。予在爾家垂數十年。曾許字爾幼主。今門戸淪落。恐見鬻於豪門。將歸故土。寄語鳳郎。如情緣未斷。數年後自當相見也。舉袂一揚。騰空而去。媪在朦朧中。回憶其面麗裝束。絕類畫中吹簫者。醒而語鳳。是圖卷藏已久。即檢視之。則石磴依然。仙姬飛去。後益貧。鬻衣輯屨。攜筐適市。有馬姓者。父執也。以販氈裘為業。見而憐之。收養於家。使習經紀。鳳甚慧。會計出入。略指示。即能了了。後隨馬至陝。置販西口貨物。將歸。適邠州有民變。道路梗塞。遂留滯于旅店中。一日偶策馬郊外。見道旁一軍裝者。手執鳥銃。繩火如星。若有所伺。鳳停轡觀之。未幾樹叢鶻起。飛銃轟然。馬驚而逸。鳳抵死控勒。劣性怒發。奔蹄如矢。有澗約闊丈餘。騰躍而過。更馳數里方止。鳳俟驚喘略定。復循故道而歸。行至澗口。則岸高百尺。下視流水潺潺。不能飛渡。循岸數里。絕無問津處。復縱轡前行。則又澗斷峯迴。亂山合沓。一徑穿入松林。似有行迹。乃盤紆而入。約三四里。第見花山一簇。掩映竹屋數間。意甚修雅。即舍鞍憩坐簷外。忽籬間犬聲吠竇。狺狺不已。一白首媪啟扉見鳳。笑曰。我固謂有人也。問鳳何來。荅以故。且告飢渴。媪曰。深山中絕無市肆。我家午餐未久。不嫌粗糲。聊以充飢。舍後春草茸茸。並可飽騎也。鳳乃隨媪入。空庭半畝。花木交柯。間以竹石。西向藤花半架。啟一小闌。另通出

入媪呼秋紅曰有客在京茗來且速作炊鞴內應聲噭然進則粉壁光明几窗明淨各展宗閥媪言金姓夫亡已二十年無子嗣惟一養女名玉簫年十六尚未字人也未幾婢已具膳山蔬野簌俱極見精雅飯甫畢鳳起致謝即問歸途媪笑曰老朽數十年從不知山外是何世界惡知路徑正躊躇間忽窗外風動樹鳴雨聲淅瀝閫內呼曰雨至矣秋紅速收衣裕聲甚嬌細媪即謂鳳曰今日東風殊急雨必久布衾短榻姑宿一宵俟霽後可問歸途乃瀹茗坐談互述燕秦風俗少頃雨止而暮烟亦籠矣婢即襆被攜燈引入斗室安置仰見壁間軟障一仙姬宮衣長袖手執鳳簫與家中舊圖無纖毫之異鳳心疑輾轉間殊不安枕夜半忽聞紫佩鳴鳴益不成寐晨起即問媪圖之所自媪曰是係玉簫自寫之小影嘗自謂弄玉後身戲作是圖老朽殊不知弄金弄玉豈弄玉亦善吹簫者耶鳳領之蓋鳳本失學亦不知弄玉為何如人也乃叩曰令媛年已及笄不知若何門第堪訂朱陳媪曰是已早失怙恃山姬村女豈望高門彼舅氏姬某現為蒲州申生太子廟司香道士如彼為理不論何人也鳳曰如某可當雀屏之選否曰得壻如公子頗稱意願謂余不信即攜此軟障至蒲州一問當知原委遂卷而付鳳鳳即致謝辭歸媪送諸門方欲揖辭忽柴扉呀然一闔已失所在

惟荒塚一丘。山花數樹而已。鳳大駭。即控策疾行。遇樵者問道而歸。後過蒲訪諸城外。果有申太子廟。殿宇不甚宏敞。中座供太子像。傍塑一道士。如世傳洞賓狀。而無髭。一老僧鳴魚座下。見鳳至輟誦而起。鳳問姬姓道士。僧言無之。惟太子座右。所塑道士。當日在新城時見猝突之變。想太子姬姓。道士亦應姬姓。鳳因駭前所遇。即出圖示僧。且告以故。僧曰。弄玉係秦穆公愛女。則稱太子爲舅氏無疑。鳳愕然曰。事雖脗合。然紙上簫聲。甯作閨中琴瑟。且媪言必神作伐。未知若何。僧曰。太子寶籤極靈。盍卜諸。鳳得籤曰。購得真真百日呼。誰人卻寫此仙姝。寄言天外求凰輩。從古姻緣在畫圖。僧一一爲鳳解。且曰。君歸家後。試日呼之。或有成效也。鳳歸即掃除一室。夜靜後。懸障於壁。伏拜默呼。甫仰首。圖中人已失所在。回視身後。一美人含笑而立。鳳狂喜。不知所出。惟捧握蓮鉤。伏地長跪。美人笑曰。俗骨兒誠屬癡情。舉纖手拽之登榻。備極綢繆。鳳戲問曰。夫婦之道。仙人亦不能忘情耶。曰。裴航王杵。阮肇胡麻。曾有仙骨配凡夫者。然妾寔非弄玉後身。乃太行狐也。前在至元時偶過都城。適見趙松雪作吹簫引鳳圖。爲筆墨精靈所感。拊靈於此。而翁復有成言。故作種種變幻。以諧夙願。彼鳳凰台上。比翼驂鸞。妾爲弄玉。君豈蕭史耶。鳳雖知爲狐。亦甚相得。年餘舉

一子。名曰小鸞。志所自也。一日謂鳳曰。夙緣已盡。請從此辭。小鸞有貴相。善撫之可光門閭。鳳泣曰。雙栖未久。何遽分飛。女亦掩泪曰。聚散有數。强留無益也。未幾。一彩鳳盤空而下。女即跨之。鳳力挽之。翩羽騰空。絕裾而起。鳳仰首悲號。瞬息間已凌霄漢。冉冉而沒。鳳即納妾撫兒。弱冠成進士。官至僉憲。鳳年八十餘。猶矍鑠健飯。嘗對賓客。出舊圖以為佳話云。

柳衣氏曰。片語相觸。必諧舊約。此佛家所謂因也。至若銀河乍渡。力剖非仙。玉巢初分。預知有後。較真真訕夫吐酒挈子歸圖。不可同日語矣。

酆都縣洞

成都張士英。家有廢園。力不能整葺。日就坍圮。一日來一少年。自言胡姓。願賃為寓時秋闈將近。張疑為應試者。許之。問其期。曰晚即當至。至夜不果來。越日。張偶入園中。忽見亭臺煥彩。花木鮮明。大驚卻步。少年已出揖。迎曰。主人避客。懼作東道主耶挽留入室。窗明几淨。大異平時。張駭問曰。荒園久蕪。何頓改觀。答曰。幻術耳。遂留小飲。薦列羞殽。盡非蜀產。自後每入園。必嘗異味。一日往顧。適少年將扃門他出。問何之。曰欲往嶺南探一友。晚當攜佳果至。與君盡醉。張妄應之。及晚至園。少年已在。出鬱

金酒酌張。案列佛柑鮮荔等物。悉粵産也。驚叩其異。少年曰。已與君莫逆。諒不我猜。實告君。僕乃狐也。張曰。聞狐瞬息千里。今信之矣。弟素苦坐井。能附驥一豁目否。狐曰。事無不可。惟念人心貪狠。有甚於狐。若有恃無恐。恐無所不至也。張力言謹飭。狐曰。當徐圖之。後值重九。謂張曰。今可與君往峨嵋。盡登高之興。出一半臂衣之。曰。此名隱身衣。服之人不能見。然不可離我五十步。稍遠人又見一人首狐。命立斃矣。蓋狐恐張滋事。特作詭言恐之。非真然也。倏忽即至山頂。流連數刻而返。日未西匿。自此每出必偕。張頗遵前誡。狐行亦行。狐止亦止。一日過酆都縣。聞城外有洞。可通地府。張請覘其異。狐笑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百年後自當寢食於此。何亟亟焉。張固請。乃騰空而下。約炊時許。始至底。甚暗。北向有一柵門。寒光漏出。遂啟戶而入。頓覺平曠。桑麻屋舍。無異人間。復行數里。忽見街衢絡繹。市肆喧闐。挨擠間狐已落後。張立一簷下俟之。遥見一人衣冠而來。則亡友某也。張呼之不應。復近前揖之。亦不答。張怒而詈。狐已至。問何為。愬以故。狐曰。君殊不察。陰間鬼不見人。猶陽間人不見鬼也。烏用怒為。張始知不我見也。心竊喜。於是高明家則瞰之。淹蹇者揶揄之。狐殊悔前語之失。然已無及矣。過一巨第。聞内有絲竹聲。舍狐入視。乃演劇也。活捉一劇

閻婆惜自稱爲人。文遠爲鬼。科諢有三郎素不怕人之語。未幾客起入筵。張亦據案大嚼。回視屏後粉白黛綠者四五輩。隱約簾間。一女子年已及笄。尤覺豔麗。遂悄然入與女並坐。而倚偎之。女漸覺寒慄。欠伸欲睡。退返臥室。張尾之。女展衾蒙首而臥。張方欲登床。狐忽迹至。驚問曰。君欲何爲。張笑曰。爲其所欲爲耳。狐曰。敢檢至此。禍不遠矣。從我速歸。庶免於禍。曰。此間樂不思蜀也。狐不能強。拂袖而去。張遂與女冥合。女即病。醫至。曰。尺脈浮數。陽邪侵入足少陰。以至心腎不交。症現神昏眼赤。少腹作脹。治宜柏龜六味加減。未幾羸瘦益甚。或卜或筮。俱言陽人作祟。祀之當愈。張受享畢。視所焚紙鏹。悉黃白也。益不去。後一道者至。自言具慧眼。能白晝見人。其父懇其事曰。不足驅也。命衆各執器械而入。張方倦倚榻畔。道者突入。謂衆曰。坐榻上者人也。衆各望空奮擊。張避之於左。曰左之。避之於右。曰右之。乃逼。道者率衆奮逐。張幸猶識故道。直望柵門犯關而出。衆亦退去。張于暗中摸索。既不敢復入柵門。又無術飛昇出洞。進退惟谷。不禁號咷。忽一人拍手呼曰。赤壁之遊樂乎。何前喜而後悲也。張審爲狐。乃語之故。且告之悔。狐曰。僕固知有今日。待君久矣。遂掖之出。後張婦病痁。夢寐間輒與鬼交。張告於狐。狐曰。報施若此。天道可不畏哉。張曰。何以處之。狐笑曰。即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也。於是訪一慧眼者。如法驅之。果絕。

柳衣士曰。其事誕。其理確。陰陽倒置。易地皆然。

賽由

上舍生賽由。性嗜趨炎。無日不數於王公大人之門。一日欲謁權貴某。尚早。坐而假寐。夢至一所。柵門洞開。榜曰延晏門。時未嚴寒。見往來者已盡披裘。意必富家子也。復前行里許。得一巨第。甚雄壯。仰見儀門上一對聯曰。西旅紹家聲。應卑尹姞。東門懷祖烈。不數金張。豪奴數輩。箕坐門中。賽徘徊觀望。殊切登龍之念。又恐無因至前為閽人所叱。正趦趄間。一人自後至。拍肩笑曰。君個中人。何躑躅為門外漢耶。視之則其友盧重環也。謂賽曰。此敝主人居第。適從何來。可稍息足。遂揖而入。堂上屏開雀尾。簾捲蝦鬚。備極富麗。一金書聯曰。寵榮曾占尼山席。勤慎還傳洛下書。額曰艮為堂。題款姓氏。皆一時縉紳也。賽就問曰。令主人係何閥閱。答曰。主人姓韓名盧。其先高辛時。以破吳將軍功。招為駙馬。尚未有食邑。大撓既定甲子。封於戌為戌君。後有事于晉靈者。頗見用。下宮難作。死於王事。餘者奔齊。孟嘗君脫秦虎口。與有力焉。迨齊滅秦。丞相虜其族以歸。下蔡之役。用有步卒。皆踴躍爭先。丞相奇之。請於王而封

諸韓。子孫蕃盛。俱以富貴鳴。今主人又以軍功封將軍矣。竇羨嘆曰。真逸遙華胄也。備足下為我介紹。一識荊州。榮逾封侯矣。盧曰。聲氣相求。不妨引為同類。第主人性殊暴戾。氣更咆哮。與君素未謀面。苟攖其怒。恨必切齒。彼懷傷股之心。君抱噬臍之悔。為之柰何。語未竟。一僕出曰。起起。將軍至矣。果見一人兜鍪擐甲。昂然而出。豹耳狼形。雄姿猛相。洵美且偲也。竇旁皇無措。跪伏於地。韓問盧。盧曰。僕故友竇由也。韓曰。君友即吾友。何自卑耶。拽竇而起。相敘寒暄。竇天性善諛。又見韓聲赫赫。將平日趨承伎倆。極力揣摩。以媚韓。韓大悅曰。先生才華如此。相見恨晚。意欲屈留幕府。不識先生其許我否。竇喜出望外。故作遜謝。而後允之。遂與盧共事。未幾盧卒。府中大小事。悉決於竇。人咸憚之。惟韓之狎客殷虞宋鶻。及養子晉敖。俱出入庭幃。尤為韓所親幸。竇不敢忽。一日韓與殷晉等飲。於水榭。使呼竇。竇入韓使坐殷晉上。二人不悅。飲至半酣。殷舉骨戲投晉面。晉怒叱之。殷曰。尊客之前。高聲怒叱。非慢余。實慢竇先生也。晉愈怒曰。爾以竇某權重。欲引以壓我耶。竇見牽連及己。意甚跼蹐。韓因謂二人曰。昔灌夫使酒。禍及竇嬰。今二卿薄醉。又竇先生是及何竇姓之多不幸也。語畢大笑。衆亦譁然。復洗琖飛觴。淋漓痛飲。甚酣。韓離坐憑欄遠眺。隔岸桃花。濃陰帶雨。顧謂

竇曰。此景殊佳。願先生賦之。僕輩即將雲牋展於案上。竇固稱腹不得已强集成句曰。明媚鮮妍絕比倫。凝妝艷粉復如神。正推敲間。頓覺江郎才盡。苦吟不已。韓曰。即席賦詩。良非易事。小女卧簾。頗解文墨。可令續成。令僕攜竇句入。少頃。一婢捧牋呈上。續韵曰。綠鶯長叫香閨畔。恰有漁郎來問津。書法柔媚。饒有梅花體格。竇大歎服。韓曰。先生有繡虎之才。小女無續貂之誚。佳人才子。真良匹也。結爲秦晉何如。衆起賀曰。將軍不以景升兒爲嫌。謙光下濟。可長保富貴矣。韓大喜。越日即爲合巹。共牢而食。竇睇之。春山疊翠。秋水橫波。似非未經感悅者。然既憐其美。復倚其勢。墻茨之譏。非所計也。自是勢益赫濯。雖殷晉輩亦不敢與抗。一日韓謂竇曰。僕奉王命。將有事於中山。卿可一往。以任參軍之職。竇敬諾。詰旦羣起聽令。厲兵秣馬。飽食前行。韓與竇將中軍。率蒼頭五千。殷虞將左軍。青曹三刀屬焉。晉敖將右軍。白望三千屬焉。宋鵲以病辭不從。比至中山。韓摩其足而歎曰。昔劉先主有髀肉復生之慨。今四方甯謐。無事兵戎。足下亦生髦矣。衆皆感慨。策騎前驅。至一巨洞。有毛氏者。聚族而居盡殲之。頃刻間毛血洒天。烟塵動地。殺獲之衆。無一兎脫者。於是振旅而還。獻俘於王宮。王嘉其功。賜劍履上殿。竇亦以軍功給冠帶。及歸至家。大享群僚。至夜方散。竇

入臥室。聞房中有笑語聲。推户入視。見宋鵲與臥簾偎臥榻上。宋見竇。舍臥而奔。竇殊抱雄狐之恥。又畏彭生之禍。不敢作魯桓詢也。惟與宋不睦。屢短於韓。韓每直宋。竇更不悅。一日方晏坐齋中。忽聞人聲大噪。緹騎數十輩。直入內堂。縶韓而出。正驚駭間。臥簾號泣而入。謂竇曰。吾父獲罪於王。將就宮刑矣。懇念翁壻之情。一為援手。竇怒其佑宋。謝不能。女牽衣痛哭。竇絕裾而起。蘧然驚醒。一無所見。惟一小犬傍身悲吠不已。急出視之。則家人方欲閹一獵犬云

柳衣氏曰。黃粱功名。南柯富貴。黑甜一枕。享盡繁華。世有趣炎者。宜求諸春夢中。

財神

吳均。字平夫。武昌人。幼孤而慧。及長肆力於古。才華富贍。有兩脚書廚之目。家甚貧。舌耕作活。年豐冬煖。不免飢寒也。會歲試。卷中用僻書過多。文宗不能句讀。黜置劣等。由是執贄者益寡。後又不戒於火。敗屋數椽燼於一炬。與妻子棲身家廟中。妻素不安貧。日事詬誶。吳憂憤成疾。奄然待斃。恍惚中見其父策杖而入。謂曰。汝陽壽未終。藥之當愈。吳泣曰。兒貧窮至此。一飽且不能。何來藥石。縱有續命之方。未解點金之術。不如速死為幸耳。父愀然曰。貧固難醫。幸財神府去此不遠。若往求之。或可救

藥。吳問其處。曰是宜非汝所識。余當導汝。舉手一招。已不覺身在户外。曲折隨行。路漸偪仄。兩傍溪水潺潺。風波亂捲。曰此名利途。入此者屢有墮溺溪中。須慎之。約數里。已近一山。指謂曰。山後即財神福地。余年邁。不能陟險。汝可速往。吳至山麓。仰望鳥道縈紆。羊腸曲屈。極備險巇。乃力疾强登。祗覺樹木叢深。障蔽天日。復扳崖援壁。雜步于獸蹄鳥跡中。方得至頂。俯視山後。平原遼敻。殿宇雲連。意必財神所居處。遂强步而下。比至平地。已極困頓。憩一大樹下。忽見一人乘怒馬而來。從騎數輩。勢甚赫喧。迫視之。則亡友陳某也。陳見吳即下騎。叙契闊。陳本貧家子。吳心疑。詢其近狀答曰。家無四壁。君所知也。今摘棄儒巾。充補財神書吏。稍有生色矣。吳喜曰。弟此來正有懇於財神。足下為故人。能從中緩頰否。陳因詢吳景況。吳備述顛沛。陳歎曰。爾我平日。自謂多文為富。輕薄財奴。今皆屈膝此老。斯文掃地矣。正嗟歎間。忽聞砲聲大作。陳曰。府中啟轅矣。可速往。乃檢一從騎與吳。並轡而行。未及半里。遥見騶從百十。塡溢街巷。陳急拉吳下鞍。曰。昌黎公來矣。吳問公來何為。曰拜謁財神耳。吳立于人叢中窺之。果見文公肩輿而過。後一隨官。手執名柬。上書晚生韓某字樣。駭問陳曰。退之公何自卑乃爾。笑曰。生前既切送窮。此後必當趨富。不得不爾也。復行數里

始至轅外陳引吳自旁門入仰見宮殿岧嶢殊極雄壯廊下蜂房雁列各有顏額首曰豪右富石崇王愷主之次曰勤儉富陶朱公巴寡婦主之吳嫌其非類陳曰此非明倫之地事無不可惟昔年西施共浣今與村婦同居殊難為此老耳三曰鄙夫富王戎和嶠主之四曰仁者富窺其戶僅一虛座問誰司是職者陳曰從來為富不仁雖有其職是未有其人也又有報善富積德富等處俱封錮多年漸就坍圮惟西南隅新建一宇尚未書額陳曰此係新設主者共擬慶封不知神意如何也俄而梆鳴鼓響神已陞殿忽見儀門外數十人貌甚可怖譁然而入吳懼甚陳曰此皆往人世投生支領祿食者少頃各肩黃白蜂擁而去陳曰可進見矣與吳整容上殿叅拜畢神貌甚溫問曰汝有何求陳代為稟又問曰汝之生平所作何事一貧至此吳曰讀書曰曾讀致富奇書否吳不答神笑曰汝以世間為不足對耶汝輩埋頭窗下自謂樂可以忘貧試思簞瓢顏子何嘗煮字療飢敗絮原思不聞斷章蔽體汝既仇視康莊甘心苦海卿還用卿法可耳陳曰神論極明彼亦應開茅塞伏望慨施雨露稍潤枯魚神曰財固非吾所吝但伊眉間殊有清秀氣大非富相須去之左右即取沸水一盤覆吳頭面用力磨擦吳痛甚大呼神曰忍之既欲致富不得更惜臉面也洗畢

神諦視之喜曰非復廬山真面目矣惟額下尚有黑不可不盡陳曰此由心中所發恐不可盡神曰其心若何曰已黑曰既屬黑心何更憂貧陳曰是係平時墨瀋所漬世有富人心不盡黑者非關良善實胸中無點墨故也神躊躇曰心可易乎曰可惟不宜用人心神曰何者為良曰虺蜴之心毒而忍虎狼之心狠而貪俱可用也乃謂吳曰汝已貧入膏肓非剖心不可吳大懼求免神曰若是命也留此無益命陳旋之下殿甫至堦一蹙而醒見其子掩泣在旁始至失暈及病起面目睟然氣宇潤澤善相者莫不慶為時運將至吳亦竊喜後遇數事殊可染指肥家惟揆諸天理人心甚有不安之意決計不為竟以潦倒終身

柳衣氏曰孺子長貧慶封又富禍淫福善天道何如身銅愁城何處問財神洗心革面哉

芷湘子曰神貌甚溫與富翁之面目迥異大奇

芙蓉女

宋嗣玉浙西人也風流儒雅慕宋玉之為人故名嗣玉絕愛神女賦曾集唐句作神女詞二章曰剌桐花下路高低不是花迷客自迷碧幌青燈風灩灩一鈎新月未沉

西。擘破雲鬟金鳳凰。綠蘼蕪影又分飛。無情有恨何人見。雲雨巫山枉斷腸。一日散步郊外。時將春半。風軟雲晴。仰見士女紙鳶。淩空搖曳。恍如神女御風而行。生凝立仰視。若有所感。忽一車輦一麗姝至。貌似素所習者。一紅衣婢侍坐車外。手指紙鳶。向麗人作笑語。仰面貪看。金釵斜墮。紅衣方欲下車。生趨拾以授婢。叩姓名。具以告。婢曰。愛誦神女賦者即君耶。曰然。婢向麗人齲齒不已。麗人亦掩袖濃笑。展輪而去。生頗悔失叩姓氏。比歸。略覺神倦。卧榻假寐。朦朧中忽見婢。悄然入室。攜一綉帕致生曰。妾芙蓉女也。曩蒙拾翠。敬報微勞。生睨視之。覺媚含秋水。妮嫿可人。問坐車中者何人。曰君平日思之。覿面忘之。深於情者固如此耶。語畢翩然逕去。生追挽之。一蹶而醒。則春夢也。第見枕畔遺一綉帕。上刺芙蓉一枝。鮮豔如含宿露。大異之。每值天朗風和。輒袖遺帕。低徊路側。冀有所遇。烏啼麗日。花笑春風。彷彿七香車過目前也。後數年。有父執李姓者。官於蜀。招生入幕。比至高唐。聞李已調楚署。遂寓於神女廟。將寢。忽見一痕寒月。漏入疏欞。復啟扉閒步。時值拒霜盛放。花月交加。倍增妍麗。口占一令。寄調醉花陰。曰一灣溪水潺潺碧。欲覓秋無迹。小立向迴塘。瞥見幽花。端整風流格。紅裳冷耐霜華夕。皎月橫空白。悄地訂相思。珍重芳心。休被旁人摘。吟

畢。花陰中一女子冉冉而至。即前所遇紅衣婢也。喜曰。别卿數載夢寐沓然。今何幸得此良遇。遂促女入室。女曰。此來奉夫人命。邀君枉顧。非私奔也。生問誰為夫人。曰。往自當知。生即隨女往。迴廊曲屈。殿宇岧嶢。盡非日中所見。仰視殿上。燈光下夫人明璫翠羽。端坐殿中。則車中麗人也。見生至。離座相迎。生甚踧踖。夫人曰。今有懇於君。勿過謙也。生茫然不知所對。夫人曰。君前身所作神女賦。競被後人傳悞。如雲雨二字。竟作穢褻字解。不堪污口。甚至玉王兩字。顛倒舛錯。尤屬荒謬。妾已忝居仙籍。肯作細腰為鄭袖妬耶。倩君向世剖雪。以杜悞傳。生頓悟為宋玉後身。然回憶生前。杳如春夢。不復記憶。敬辭下殿。夫人顧紅衣婢曰。汝與宋郎尚有二十年塵世緣。送歸旅寓。復問曰。君猶識此女否。曰忘之矣。曰此即君家東鄰女也。羨君才貌。窺視三年。楚王信景鯉之言。登臺相迫。投繯而死。妾憐之。命司庭前芙蓉。呼為芙蓉女。將與君了此前緣。即命提一絳紗燈。導生歸寓。行未數步。忽寺鐘報曉。幽夢驚迴。寒衾舉目。惟半窗殘月而已。後入楚。李盛服出迎。笑謂曰。君來主蓮花幕乎。抑入芙蓉帳乎。生怪其不倫。不敢對。又曰。令夫人遲君已久。來何暮也。生愕然曰。某自接手書。即束裝就道。且某實未有妻孥。得毋悞耶。李曰。事誠可異。然非盡出孟浪。前余由川入楚。

道遇一女子。自言君家東隣女。幼納君聘。今家破無依。迹君至此。叩以君之世業。一一不爽。因挈至署中。以俟君至。生曰。事固有之。恐非人類耳。遂將所遇所夢縷為李述。李喜曰。此寶天假之緣。然事宜謹秘。非惟駭人聽聞。恐好事者知之。又綴一段芙蓉女佳話也。余當認為養女。待成禮後。偕君旋里。庶可免致羣疑。生拜謝曰。籍雀屏之選。消蛇影之疑。所獲多矣。越數日。李即為生合卺。定情之夕。始笑三生石畔。舊約重逢。生謂女曰。返魂有術。卿誠不負前言。然何能至此。女曰。自別君後。夫人即命下界誠曰。道遇貴官李姓者。宋郎主人也。如隨彼往。可與郎遇。故託言顛末。以待君耳。後辭李歸。家里中人知為官家女。咸來問訊。競羨為天人。不知此中原委也。女善針黹。工竹肉。愛種灌花木。尤愛芙蓉。庭中植數十本。親自灌溉。及花爍若霞錦。女使生試數花數。每本輒得二十朶。色類雖殊。花數則一。生怪問之。曰。此與君聚首之數也。生固不信。越歲花開則十九矣。後歲愈增數愈減。花瓣愈大。至二十年。每本僅開一朶。大如盤。色更豔麗。生雖憶前語。然視女猶綽約如處子。不深介意。未幾花蕊中各結一美人。形長二寸許。衣服華好。眉目畢具。惟一絳紅者結一錦座。生與女花前小飲。女起謂生曰。妾有薄技。未敢獻君。今對花神。當為一試。遂離席作小垂手舞。歌曰。花開兮

芬芳花落兮渺茫開落兮無常逝將去汝兮歸故鄉歌喉宛轉舞影蹁躚生正凝視間忽見花枝亂颭蕊中女子飄然墮地盡長袖美人也各轉纖腰與女對舞生驚疑莫措祇覺香風飄拂彩影迷離羣為亂曰窺君兮東牆遇君兮高唐欲別君兮淚千行我思君兮永不忘歌畢各舉袂一揚悉騰花上生顧女已失所在急檢花叢見一美人跌坐錦座中衣履眉目與女無異生撫膺大慟瞬息間悉盡焦卷如鈎不可復辨生哀其遇將落英瘞於祖塋之側而封樹焉

柳衣氏曰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秋江仙種原非俗骨相宜今更以美人主之尤稱

反黃粱

尚書某公江南人以父廕得官歷任顯秩位至秋官又以平蠻功晉封公爵子五人皆居顯要年五十長孫成進士當傳臚之日適某覽揆之辰賓朋僚屬介壽者莫不以大魁預賀未幾鈴旗以第三名報捷衆皆雀躍某獨以不揭元燈為悶使家人應接賓僚己獨入園中散步忽一道者叩扉而入時某方慕長生見道者風骨不凡邀入書齋與談導引術日將午某命具膳辭曰方外人素不食人間烟火療饑有具無擾

郇廚。囊中出鍋具傾黃粱升許。拾松針以爨。謂某曰。公今日多談傷氣。宜養元神。出一瓦枕置榻上。某遂假寐。方欲交睫。見一道童自外入。向道者附耳數語。道者輟炊而起。謂某曰。頃廣成子邀遊崆峒。公欲偕往否。公即隨道者出。頓覺雲生足下。瞬息間已至一山。恍若仙芝之含露。琪樹飄香。某喜已入仙境。觀玩不已。旋至山頂。道者指一井曰。此廣成子飛昇處也。某俯視之。深不可測。正注目間。被道者一推而墮。幸兩傍甚狹。急舉手撐定。祇覺天地昏黑。腥穢之氣。直透毛孔。目昏頭暈。驀然墮地。聞有人語曰。男也男也。急舉目視之。已在一矮屋中。燈火熒然。一婦人仰卧榻上。又一白首媪往來絡繹。口中喃喃不已。狀甚忽忙。心大疑。自視已身長僅盈尺。裸卧於地。已知另投人身。大呼我某尚書。為妖道所賣。悞入汝家。竭力速呼。似不相聞者。俄見媪檢一絮綳裹授婦曰。呱呱不已。想即欲哺乳矣。某念絕食可冀還魂。未幾飢不可忍。略吮之。覺心神頓爽。漸不自禁。未數日有擔米歸家者。則其父也。媪喜謂曰。而婦已得一子矣。其人抱而笑曰。五官似吾。他日幸勿傭工。某始知為傭工子。益羞憤欲絕。惟事已數日。縱覓死還魂。軀殼已壞。强忍之。後知父李姓。籍隸陝西。母為再醮婦。又聞人數甲子。竊視歷書。隔前身已十餘年。心乃漸安。惟恨口不達語。無可告人。後語諸父。非惟

不知尚書爲何官。并不知江南爲何地也。某愈憤躁。計惟讀書。冀得一第。或可訪問李使。就學村塾。名李雲。某前身係廕生。本失學。二十餘。猶困童子試。後父母卒。家益貧。以訓蒙餬口。設硯於隣邑安樂村朱氏。朱本田家。有女名桂娘。美而豔。已嫁而寡。朱以妻某。某正無家。遂贅於朱。時同村有張姓者。號兩翼虎。父官巡檢。倚父勢無所不爲。聞女美。欲買爲妾。使人諷朱。朱以告某。某大怒。欲毆之。朱歎曰。張公子勢大如天。無敢逆命。君若犯其逆鱗。禍不遠矣。遂憂憤成疾。後病篤。召某及女。囑以身後事。未數語。忽門外人聲大譟。張率衆排闥直入。挾女以去。某奮力奪之。朱亦力疾起助。被張一推而絕。某憤甚。舉刃連斃數人。張鳴諸官。某詞甚抗。批頰數十。加以三木。遂誣服。繫諸獄。獄吏苦之。某念前勘問犯官。嚴刑拷訊。桁楊刀鋸。率意加人。今一一親受。不如速死。後竟緩決監禁。垂二十年。會大赦。得以減等。充發江南。某竊喜。解院後即至家探問。遙見車馬盈門。規模如舊。某益喜。急入問之。已改爲某侍郎居第。問諸隣。鮮有知者。惟一老者曰。君所問。即昔年官尚書者耶。曰然。曰今子孫居郭外榮華鄉。門外橫臥一華表者即是也。某即出郭訪之。見敗屋數椽。一老嫗倚門而績。貌甚龍鍾。問之。即某之孫媳也。未幾有擔糞而至者。爲曾孫。行肩負雜草具。結隊歸家

者為元孫行。某不禁凄然淚下。謂嫗曰。余即爾家尚書公也。今托生為余特來探問嫗曰。我尚書公歿已六十餘年。君壽幾何。曰五旬矣。嫗拭淚曰。猶憶公五十誕辰。以長孫不中狀元為恨。悶絕園中。不料子孫淪落至此。某問田園屋舍。曰某第為某人所得。某別墅為某人所居。某田售某處。某莊歸某人。又問赤玉獅尚在否。盖某征蠻時曾得一赤玉獅。極賞愛。曰此係公玩賞之物。已殉葬矣。問壠丘何在。曰屋西拱木者即是也。某即步至墓前。第見衰草迷離。白楊蕭颯。狐嗥鴉噪。滿目荒涼。某不勝悲從中來不可遏抑。大哭一聲而仆。及起。盡失所在。自視衣履。仍一品頂帶。惟身在荒郊。不知歸路。正驚疑間。遙見一軍官。押車數輛。策馬而來。見某疾躍下鞍。向某泥首。某問何人。曰職鄭雲鵬。前從征蠻時。蒙大人拔陞守備者也。又問何來。曰奉浙撫命。餽送大人五旬壽禮。某回念數十年事。歷歷在目。益心疑。即命取柬帖視之。年月依然。仰視天日。尚在午中。某愈不解。復問此地屬何縣界。曰前即彰儀門矣。某即借騎。急入城中。將至菜市。見人叢稠密。意必決囚。立馬望之。見男女十餘輩。面縛而過。則己之妻孥也。某心膽碎裂。暗問旁人。答曰。某尚書以長孫不中狀元。怨謗朝廷。闔門棄市。惟正犯在逃。未經緝獲。俟拿到後一併梟首耳。忽一人自後呼曰。這不是正犯耶。疾丑下鞍

一跌而醒。開眸微視道者仍倚柱作泰。笑謂曰片刻朦朧。曾入華胥否。某涔涔冷汗。不敢作聲。良久下榻。向道者曰。余已閱破紅塵。願請受爲弟子。道者笑曰公一代偉人。何出此語。曩見公似有不足之意。故借雲房之枕。聊懲望蜀之心。今已悟此何愁富貴不綿遠哉。語畢。斂具而去。某自是春冰虎尾。時懷謹惕。王三錫命而傴而俯矣。

柳衣氏曰。得隴望蜀。亦屬人情。若某尚書功名富貴。與博陸汾陽齊驅並駕。此猶不足。則天下無足意境矣。而今未熟黃粱飯。報道英雄夢已醒。誰能看破

影談卷一終

八仙赴試

清 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

郎官上應列宿。人間官吏上應星垣。故天上諸神。各有職守。非特畢雨箕風僅司所好也。惟世傳八洞神仙。素無官守。帝准諸神奏將考試諸仙。如文理荒謬。即行黜革以杜濫膺天爵之弊。羣仙大窘。相聚謀一萬全策。時年齒獨張果最尊。啟相叩問張曰。此甚苦事。余備嘗之矣。衆疑其妄。張笑曰。諸君未及見上古。無怪以余言為河漢也。昔伏羲時一畫初開。考取諸生。余亦入試。同號俱不識此字。被黜。惟南極翁以幼童入選。五六千年間。猶曩昔耳。今龍頭雖屬老成。白首無青雲之志矣。於是謀於李李曰。新豐折臂。尚免從軍。郤克夔儔。甯堪苛責。雖跛稱能履。亦擬告病廢耳。乃謀諸曹。張曰。彼固有女須妥在。豈椒房之寵不可蔭槐黃舉子耶。時呂品方呼童索酒。衆譏其無深慮。呂曰。誠然。然老婦生男。諒免倒繃之誚。意蓋曾登進士第也。衆皆豔羨。惟藍采和俯首無語。衆曰。彼情急矣。藍沈吟曰。仙詰高才。尚以鬱輪袍一調。掇取巍科則踏踏歌一曲。未必非掄元妙文也。何仙姑笑曰。此子可謂急則計生。衆曰。爾奈何

曰我何與耶。校書學士。偶出闈門。從無入試之例。不然。曹大家與班孟堅同登仕籍矣。座中惟韓湘及雲房老師不免耳。曹曰。韓吏無恐。彼從祖文章冠世。兄復領袖羣英。縱有金銀車之誤。不為伊一捉刀耶。吾恐軍中有一韓。拔前茅者。必屬此人耳。鍾離權忽捧腹大噱曰。然則余倩一人代試何如。衆問為誰。曰。武曲星漢壽亭侯也。呂曰。顏如渥丹。殊肖。倘遇春秋題。更屬得手也。遂詣關公。關辭曰。一介武夫。止挽兩石弓。幸勿以丁字相強。鍾力請不已。關曰。此惟同寅文昌張公能之。盍求諸彼。乃往桂香宮。至則門靜人稀。謹貼迴避字樣。蓋帝已奉旨將典試矣。正徘徊間。一緋衣者自左角門出。鍾識為朱衣。告以故。且曰。帝君典試。翁必入闈。幸為照拂。朱曰。君才足使頑石點頭。更何俯仰於人。況功令森嚴。老夫即暗中首肯。有司自具明目。莫若面懇帝君。為愈。遂引鍾入。帝方擁書據案。擬擒策題。鍾肅容叩謁。朱即為稟白。帝難之曰。以沒字碑而冠多士。如口碑何。朱再三緩頰。帝展卷微笑。若為弗聞也者。鍾慚憤交集。投袂大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予畀。願作鉏麑一觸。從終葵於終南山下耳。帝離席急止之曰。無自苦。有客頗通文墨。可為君用也。問為誰。帝指堦下一藍面者。曰。是亦能文乎。帝曰。以貌取人。子也盧杞。非出身科甲耶。是名魁宿。子自問之。拂袖而入。鍾

愬於魁魁曰君誠熱於功名者然床頭金盡縱有仙術無益也乃舉所握金以與之曰暫貸汝以玉成汝事他日泥金奏捷無忘今日斷金也朱乃掀髯以出鍾亦皤腹而歸於是繪八仙圖者俱以鍾離冠之首

榔衣氏曰蒼頡造字鬼神皆哭無端闢此苦海驅後人盡溺迷津神仙亦窮其技其禍亦烈矣哉魁宿區區盈握誠齊世慈航渡迷寶筏也竊謂祖龍必蒼頡轉世彼能悔於厥心將盡滅其迹以滌前愆惜炕灰未冷山東即亂耳雖然八仙中惟洞賓非門外漢而雲房竟籍此居羣仙之上思劉蕡下第之語亦曾汗顏否耶

詩醫

曹錦字畫堂博學能詩與同里孝廉陳姓者善陳學固不及曹嘗師事之時值暮春同散步郊外路遇一人金頂煌然帶眼罩手搖白紙書畫便面翔步而來見二人鞠躬致揖叩以姓名自言張姓弱冠入邑庠現設硯於同郡賴氏轉詢二人宗閥具以告張素耳曹名以指拭鼻曰久仰高才識荊無自今晨捧袂榮幸良多曹厭其酸腐惟唯唯陳過作遜謝語以賺之未幾一戴硨磲頂者至服甚炫麗張曰此即敝主人賴鶴亭先生也賴本編氓以負販起家初名進財號萬金鶴亭者新取之别號也陳

問科第答曰初捐縣左堂新加布政使理問陳笑曰先生饒無貝之財今東具有才之貝可稱佳主賢賓張曰敝主人雖居市井頗解吟咏故能與弟作莫逆交也遂比肩而行一時陳之尖利曹之豪邁張之迂腐賴之粗鄙雖論清言迂談俚語雜然互出幾忘路之遠近矣遥望山坡下竹密花疎人家掩映綠楊影裏飄出青帘曹謂陳曰前村必沽酒處也可博一醉賴恐失體陳曰君註名戶部花開閑飲有玷官箴固不可也比至村口第見竹扉靜閉絶鮮當壚仰視青帘上署曰古越趙竹泉鍼灸古今詩體各大駭異賴曰聞論語中有可使治其賦也一語賦既可治想詩亦可醫泉不覺譁然大笑忽一老翁啟扉視之曰何來佳客若斯歡笑衆意必竹泉也答曰適見題帘殊駭聞見不覺失笑耳翁曰拙技荒謬乖張無怪諸君齒冷然老夫挾此術游江湖間頗著奇效不嫌鄙陋請入蝸舍與諸君論之衆乃隨翁入室各展姓氏依次揖坐曹曰詩驅鬼瘧檄愈頭風曾以雄詞祛疾不聞以術療詩誠如尊技則浣花溪畔盡屬杏林春草池塘必通橘井矣翁曰君既明詩亦知詩固如人乎夫詩有喜怒哀樂人之七情也詩有粗浮靜細人之六脉也詩稱詩腸詩脾腑臟已備詩言詩骨詩體形格已全詩固居然一人也或為先天不足原本有虧或為調理失宜致傷氣

體於是有似粗健而實粗豪似深刻而實艱澁愛淡遠而入平庸喜工麗而近俚俗之病故質弱者補救之邪盛者清理之漢魏熟藥也以李杜爲佐齊梁寒劑也以王孟爲臣遵古炮製加引摹書對症施方百無一失也賴曰先生高論極明僕有詩稿惜不携來陳曰恐俗不可醫耳翁笑曰諸君如不棄芻蕘不必定窺全豹示以一斑已見梗概衆遂請翁命題時庭中白桃花盛開翁即指花爲題曹詩先成曰春風亂捲舞冰紈不耐繁華俗眼看想是生前留俠骨避秦猶作白衣冠翁曰氣血無虧精神充足此無病之體也陳曰仙李丰姿着露痕息夫人怨淡無言一株依映黃昏月錯認梨雲繞夢魂翁曰君先天稍弱宜服參苓漢魏歌行十全大補湯也張曰不抹胭脂作艷粧薄施金粉倚斜陽客來或作梅花看但罕清芬一段香翁蹙額曰血竭氣衰百病俱現縱盧扁復出亦非一日之功時賴方拈毫染翰苦吟不已陳曰君無自苦倘嘔盡心血詩醫不作牛醫也未幾亦得二十八字曰名同姬眼色尤瞖滿目灰膏砒腐最爲問陰陽鬬戲女如何淋帶不通經翁側視良久曰命意深奧老夫殊不能解賴曰意亦平庸惟字句略加琢鍊較諸作似勝一籌耳首句用伏筆領起全題蓋僕有寵姬目甚嬌媚人呼爲桃花眼妻尤氏貌雖陋瞖色甚白也二句用比體

以足題面石灰石膏砧硝荳腐水晶俱白色也三四題義已盡止用襯筆搖曳題留有餘不盡之意蓋弋陽腔班所演陰陽鬭有一桃花女問他何意只有白癬絕無經水言桃花不作紅色盡作白色也翁大笑曰君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惟有鍼法可以處之賴請試其技翁命賴解裩覆臥榻上舉一木椎向下部突入賴大呼曰何爲曰無他祇不許汝再放屁耳

郴氏衣曰千金易致四韻難成冬烘尚鮮知音紈袴烏能搦管木錐可畏宜各愼之

繩技俠女

嘉善諸生周鑑赴歲試寓府城張氏張本孀居有女名蓮娘婢曰秋霞俱工針指薪水賴以給叔號出林虎與婦同居橫暴而有力曾被府訪枷鑠石獅上虎挾獅以走以此人益憚之時周尚未娶見蓮美欲委禽焉諷婢達婦婦喜曰蓬門陋質得附名楣又何靳焉惟叔素無賴須善商之會生家書至聞母病不及語虎即馳歸婦恐有變臨行出一沉香佩贈生曰此蓮女幼時把玩物也今以贈君他日幸無異議生敬諾比歸母已卒婦商於虎虎果不可婦以憂憤死生居喪次弗預外事年餘應浙藩

聘。順道往訪。婢謂生曰。蓮姊望君如歲。虎賓利徒。皆以重利可得也。生正躊躇。適虎自外至。見生怒曰。窮措大。絕無瓜葛。何遽直入人家。蓮女非千金聘。不可得也。語畢。橫睛盼視。生懼而退。夜泊石門縣界。憤不成寐。俄一舟繫纜並泊。時歲飢。恐行刼者。生問何船。答曰。劈竹鉛。蓋檇李城南三十里。地名邏逕。水遠近五十餘家。凡四姓。曰董姚徐沈。婦女悉工繩技。身輕似燕。體捷如猱。栁舞花飛。見者耀目。而董氏諸女。更以拳勇著。其語有不欲人知者。另有翻切。謂歌為華軒。撥阮為嘈姑。鞦韆為仙勞。登高竿為仙輕。對客嘲笑。鮮有知者。篙工恐好事者滋事。特舉隱語答生。彼云劈竹鉛者。猶言繩技船也。生固不解。心益疑。側耳竊聽。隱隱有嗚咽聲。久之寂然。忽聞呼蕙姊者三。又驚呼曰。蕙姊刲股暈絕矣。絮語喃喃。夜半乃止。晨起視見一女子。年約二十許。推蓬而出。雲鬟蓬鬆。淚痕猶濕。生碍於致問。乃揚言曰。昨宵徹夜未眠。殊苦困憊。女致謝曰。祇以妾故。驚擾清夢。曰。昨悲泣者即卿耶。何哀怨乃爾。答曰。妾邏水董氏女蕙娘也。幼習繩技。隨母游吳越間。今母病垂危。是以飲泣耳。生曰。曾藥之否。曰醫言虛弱。宜服蔘苓。此又非妾所能力辦也。語畢淚下。生心惻然。啟篋得數十金以贈女。女曰。君固慷慨士。妾亦非彈箏賣笑者流。願示姓名。以圖瓊報。遂以里氏告。各解

継而別。生既入幕。殊信任。後方伯緣事被逮。生亦繫於獄。未數日。獄卒言一女子探視生。心疑。召視之。則蕙娘也。略問始末。即向生耳語曰。君幸無家室累。脫君遠適何如。生曰。非惟不可。且不能耳。女舉雙掌將手紐一拍而脫曰。能乎否乎。生曰。僕本無罪。數日間即可出獄。卿既具神力。願以他事瀆卿。卿亦知禾郡出林虎否。曰。聞之矣。萬人敵也。生曰。虎之姪女名蓮。曾許僕。今女懷舊約。虎負前盟。卿能留意。古押衙不足數矣。女踟躕曰。其家尚有餘人否。曰。秋霞一婢。蓮之倩楹也。女曰。事固易易。須得君書。後方見信。生解佩與羅曰。此蓮之舊物。示之當喻。女即辭生。至禾。將至張。見鼓樂喧嗔。擁一綵輿出門而去。女知有變。急入內堂。一婢掩泣屏後。見女問為誰。女知為秋霞。遽問曰。如今虎何在。曰在寢。乃低聲問曰。余董蕙娘也。為周郎接取蓮娘者。問何據。出佩示之。秋頓足曰。蓮姊為虎所逼。已賣入副鎮府矣。曰。願否。曰求死不得耳。語未竟。忽聞舍後履聲橐橐。秋曰。虎至矣。女即望空一躍。飛身牆外。虎昂首而出。未之覺也。秋正驚惶。女復躍入。謂秋曰。計有所出矣。曰何如。曰蓮娘臨行。有何遺物否。曰粧臺無恙。盜取可也。曰一二足矣。乃與秋並入臥室。蓮鈎觸處。鈿響錚然。一金步搖也。秋曰。此鎮府聘物。想催粧時。衆女扯拽蓮姊。慌墮於此。女喜曰。此天賜周郎也。

得此已可直入鎮府。餘無用矣。女即至府。門者呵之。答曰。虎使送步搖者。見鎮呈步搖。鎮喜留侍蓮娘。女乘間示蓮以佩。蓮益悲咽不已。乃密語之故。蓮問何時。曰非午夜不可。然不醉鎮。恐不可脫。須善勸之。遂具飲以俟。至夜客散。鎮扶醉而入。蓮酌巨觥以奉。女撥琵琶侑之。鎮大醉而寢。女曰。此其候矣。即負蓮飛越重垣。駕舟而遁。比至武林。生已脫獄。女戲謂曰。連城白璧。反自相如。然妾已懷鍾建負我之嫌。君當奈何。生深謝之。女曰。君姑弗謝。妾負擔未弛。且有後命。生問故。曰自當知。生君即旅館中諧花燭。花香蝶戀。春暖蜂狂。樂可知也。蓮謂生曰。妾既幸脫魚鉤。秋霞未離虎穴。致之聚首。君惠良多。生難之。蓮泣曰。秋霞與妾甘苦共嘗。且剎下未必不以妾故被累。倘伯仁實由我死。妾不忍獨侍巾櫛矣。生商於女。女曰。妾固云尚有後命也。然此事宜痠遲。恐生變。生問期。曰妾先往探桃源。君後載美過范蠡湖可也。先是鎮娶蓮時。以厚貲給虎。及蓮亡去。鎮醜其事。不為根究。維拘虎追其值。虎固博徒。已耗其半。無可償。乃請築一壘於演武塲。招人角鬪。懸百金為注。勝者酬之。不勝者償半。鎮知虎勇。許之。女至。聞稱虎勇者。不絕於道。潛至虎家。謂秋霞曰。蓮娘已諧夙願。卿將若何。曰蓮若負心。有死耳。曰此來正為卿地。恐為虎覺。須秘之。秋告以設壘事。女曰。誠是。

吾甯為曹沫。不作崑崙奴矣。遂辭秋曰。虎若召鄉。宜即往。復至舟中。適生已至。以秋語告。蓮問秋霞何在。女曰。若奪虎壘。秋當自至。生曰。能擊之否。曰姑試之。乃與生共至演武場。觀者萬人。虎據壘呼曰。某奉鎮府命。設壘於此。願角者登。生促女擊之。女曰。未可。其氣方盛。且莫試之。勝之不武。未幾虎又如前呼。一偉丈夫應聲而出。有識者曰。此雲中鄧雄也。曾徒手搏虎。非此不足敵。鄧至壘前。一躍而上。虎佯退。鄧乘虛疾入。至壘盡。虎驀然蹲地。橫腿一掃。鄧即仰顛壘下。虎又呼如前。一人自壘後躍上。笑將虎腰一揪。虎略閃。其人倒撞下壘。眾譁曰。此侍衛尚非所堪。虎固角而翼者也。女謂生曰。可矣。君先與蓮娘歸。妾當後至。遂至壘前。問虎曰。苟勝汝。何所獲。虎曰。懸賞固在。汝不知耶。女曰。不願得金。願得秋霞為注。虎笑曰。秋猶金也。即使呼秋。秋果即至。是時地形漸窄。觀者愈多。女即飛身躍上。直撲虎胸。被虎向脇間盡力一推。女趁勢一躍。如飢鷹脫韝。直入雲端。虎舉首仰視。皦日晶瑩。雙睛昏眩。略一瞅眼。女疾飛下。蓮鉤一舉。直中虎頷而仆。女即扶秋解纜而去。未數里。已及生舟。謂生曰。如天之福。幸不辱命。妾之報君畢矣。請從此辭。生邀留至家。女固不可。曰。君果念妾。七日內至妾家。尚及相見也。語畢。雙槳如飛。瞬息而杳。生歸數日。擬至邏水。會蓮病。逾期

而往覓門戶蕭條一老嫗啟扉而出生問蕙娘泣曰蕙女歸家後兩腳腫脹據為一力士所傷已於數日前嘔血死矣生大慟乃厚恤其家其家葬於灘水之上表曰秀水俠女董蕙娘之墓

郴衣士曰甯為曹沫不作崑崙奴一語使天下儆倖成事者一齊愧殺若既入虎穴何妨即得虎子必欲撩虎鬚竟不免於虎口與荊軻生劫秦皇同為恨事惜哉

狐師

山西富民孫佩芳性極慳吝子名守珍七歲未識之無不得已延師督課修菲菁嚴歷聘者鮮有煖席一日有一叟詣門自薦自言吳姓曾補弟子員妻孥俱喪無所依歸願就食門下與公子伴讀館穀非所計也孫喜即命珍受業時珍年已十四五凡九易師初受四子業開卷茫然不識一字叟乃另起章程日夜督責倦時叟於衣底出一葫蘆傾出珠璣升許晶瑩圓潤大者如丸細者如桐子不一叟擇其尤細者令吞之曰是明智珠服之能益人智珍凡三吞之每服後輒加課數倍不數年左國史漢八家諸子無所不讀叟性甘淡泊不茹葷酒惟愛噉鮮果時令主人具焉會歲旱果值甚昂每有所索則以非時對一日偶坐窗下見婢抱一幼女入乃主人愛女也手

執銀杏。大如盃。叟方欲致問。主人適至。見婢怒叱之。少頃婢奉杏一盤呈叟。面有爪裂痕。叟怪問之。答曰。曩不合將杏子與師傅見耳。叟舉筆署於壁曰。銀杏一盤。智珠一丸。含彼新此。是何肺肝。寫畢。向珍一指。珍即腹痛欲嘔。所吞珠璣探喉而出。叟收入葫蘆。拂袖而去。珍仍愚笨如初。

椰衣氏曰。孫固惜鏡如命。叟亦明珠暗投。

月楣生曰。尊同天地君親。窮並鰥寡孤獨。青氈之苦。有甚豬衣也。爰錄四書文以供一笑云。可以假館。歸潔其身而已矣。夫人幼而學之。就有道而正焉。愛而不敬如之何則可。昔者竊聞之。禮之於賓主也。尊賢為大。館於上宮。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今也不然。君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舉其子弟願留而受業於門。寬柔以教。盡心力而為之。蚤起夜以繼日。治人者食於人。吾何慊乎哉。夫子之設科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吾未嘗無誨焉。或曰。教亦多術矣。所就三。上焉者。餽七十鎰。餽五十鎰。享多儀。必有酒肉。迎之致敬以有禮。是為王者師也。得之有命。降一等。主忠信。無違夫子。沽酒市脯。二者不可得兼。其交也以道。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其下與鄉人處。其徒數十人。臨之以莊。儼然人望

而畏之。雖疏食菜羹。禮貌未衰。則安之。其餘可與共學。未可與權。父命之。嚴母命之。寬。執其兩端。自以為是。童子六七人。猶牛之性。羣居終日。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法語之言。過而不改。繼之以怒。徵於色。發於聲。雖已撻而不畏也。人莫知其子之惡。所求乎子。讀其書。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固所願也。比及三年。而無其功者。是誰之過。與訑訑之聲音顏色。見於面。則不敬莫大乎是。其所學者薄。菲飲食。有餘不敢盡。將以復進也。無乃太簡乎。有事我將反。謂門弟子曰。善為我辭焉。反命曰。吾黨之小子。無所不至。請必無歸。必不得已而去。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反。其僕曰。何晏也。十二月。公事畢。治任將歸。去其金鈌。吾將問之。補不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已矣。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以待來年。辭。有賤丈夫焉。皇皇如也。與朋友交。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舍館未定。子盍為我言之。曰諾。請復之。強而後可。曰無所歸。仍舊貫。自行束修以上。四十五十。不可得矣。少有出納之吝。用不足。請益。曰亡矣。其心曰。當今之世。有餘師。彼哉彼哉。舍我其誰也。及其至也。攝齊升堂。脅肩諂笑。欲與之言。趨而迎之。童子見。摩頂放踵。犯而不校。惟恐不順焉。得一善。有不虞之譽。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不能安其身。以順為正者。無羞惡之心。徒餔啜也。或告之曰。

我丈夫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則將應之曰。數口之家。不暖不飽。今若此。余不得已也。是以聲名屢憎於人。自取之也。又何怨。嗚呼。為富不仁矣。居移氣。養移體何必讀書。囂囂然曰。吾之於人也。日省月試。才不才。如見其肺肝然。須白者。耳無聞。目無見也。死而後已。不敢請耳。少者空空如也。文學如彼。其卑也。從之無益。壯者出入無時。如用之。賊夫人之子。斯人也。食粟而已矣。可哉。噫。由君子觀之。士憎茲多口。而今而後。戒之戒之。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有過而去。斯速已矣。如有復我者。雖閉戶可也。

鄭生

東昌諸生鄭蓉塘。就幕於晉。即娶太原張氏。既歸。遂絕音問。後數年。鄭卒。遺孤子僅七歲。甚慧。張撫之。年十六。入邑庠。張使如晉。惟以一僕從。路遇獵者。網一狐。狐見生。嘐嘐然作乞哀狀。生憐而售其值。釋焉。狐既脫網。顧生而逸。既至晉。知舅氏槐三服賈遠方。惟舅妗朱氏持家。見生至。甚喜。殷勤慰問。俄具供膳。將就座。朱問婢曰。琴姑何在。曰有客在。蓋相見耳。朱曰。骨肉親。亦為客耶。命婢促女出。向生斂衽。略致寒暄。第覺嬌波流慧。細柳生姿。丰韵不能言喻。比夜。婢輩掃除書室。導生就寢。朱甚賢。飲食寒暖。備

極周致。一日敘語間。女捧茗奉生。麻姑修爪。候觸生腕。不禁嫣然一笑。生心意俱搖。幾不自主。少頃朱登樓禮佛。生潛入女臥室。女方臨牕綴一鳳履。見生起問曰。君何至此。曰謝賜佳茗耳。女暈生兩頰。笑謝曰。無心之失。幸勿係懷。生即取履把玩曰。是誰鳳翹纖瘦若此。女接取之。生故搔其纖腕。女曰。君知禮人。意何輕薄。生笑曰。卿豈不知禮者耶。女無以答。返立榻畔。生直前狎抱求歡。女峻拒曰。君既不嫌寢陋。亦當通以媒妁。勿效狂且。生喜即解佩玉為訂。而懷女綉履。再欲有言。女佯呼婢取茗。生乃趨出。後見生不交一語。生每伺於無人處。欲通叩問。則遽引避。或呼媪婢以恐之。生殊失望。未幾疾作。一日強起支坐。女忽搴幃而入。見生狀。驚曰。何憊至此。生含怨曰。卿寔賜之耳。女曰。君甚痴情。苟以妾故。妾身即君身也。君不自愛。妾何敢愛。俟君病痊。當惟命是聽。乃捉生臂視之曰。消瘦若此。妾之罪也。泪簌簌如雨下。即牽生衣拭之。殷勤慰解而出。生頓覺胸膈忽舒。數日間沉痾如失。無何槐三歸。見生甚喜。問何羸瘦。以病對。乃謂朱曰。書室中素苦卑濕。甥非外人。內房亦可容膝。即命遷入。自是漁郎仙棹。時泛桃源。漢使星槎。間逢織女矣。時同邑有巨族趙姓者。聞女美。欲委禽焉。槐商於朱。朱欲允從。女聞之。潛告生。生曰。當歸與母計。女曰。事急矣。不可緩。生

即辭歸。且言月餘當復至。未數日。有傳言朝廷將選良家女充宮掖者。衆言朋興。譁傳里巷。趙即納聘。且言即行合巹。女知事急。夜半將雉經。聞戶外有彈指聲。啟視之一嫗也。謂女曰。鄭生至中道聞變。特反旆潛歸。現俟於墻外。與爾一訣。語畢。即掖女而行。悲泣中。不辨嫗係何人。第見門戶洞開。與嫗悄然而出。月明中。果見生。控雙衛以俟。畧詰始末。即謂女曰。事起倉卒。惟有私奔。可酬卿願。余從母家去此不遠。夙可與嫗同往。暫行借寓。余歸白於母。然後相迎。女尚猶豫。回視門垣嚴扃如故。生即扶女升鞍。女亦控勒而起。騎甚駛。雲飛電走。瞬息千里矣。比曉。趙竟逆女以去。閱兩月生始賫母書達晉。及謁槐三。知女已歸趙。遂淒怨而返。後生領鄉薦入都。道出德州遇風雨天暝。不能抵站。正徬徨間。遥望樹叢中燈光掩映。似有村舍。將往投宿。比至墻雕宇峻。類一顯宦第。不敢遽入。俄一閽者出。告以故。答曰。事無不可。然須白於生母。遂引生坐耳房中。而入。少頃復出。細問生之邦族。既去即出。謂曰。夫人請公子。生遂入。夫人出自堂後。年約四十餘。殊莊雅。向生拜曰。前蒙大惠。未報涓埃。今承寵降。實深榮幸。生茫然不知所對。敬叩閥閱。夫人曰。公子當自知。無須垂問。生益疑。俄具席夫人顧婢曰。喚雲姊來侍公子飲。羣女扶一女出。肌豐色潤。光艷照人。謂生曰。老婦

帷此女。年已十六矣。甚慧。名雲娥。公子如不棄。他日當使侍巾櫛。以備小星。生離席謝曰。令嫒天人。本非敢望。既承眷愛。某實未締良姻。夫人曰。使君自有婦。何言無也。生固白之。夫人笑曰。公子佩玉猶在乎。生愕然。正驚疑間。一婢自外入。夫人問曰。汝來乎。曰來矣。即向夫人耳語。殊不可辨。問留何據。曰另覓一枕垃者軀殼以代耳。乃謂生曰。天假之緣。使公子至此。向時枉案。今可剖也。向袖中出一物授生曰。公子識此否。視之。即所贈女之佩玉也。生大駭。欲致問。夫人已呼一女出。視之即琴姑也。急問女曰。卿何至此。女曰。君前使嫗引妾來此。何夢夢耶。生如入九疑山中。罔知所自。夫人起曰。公子無疑。是皆老婦所為。以報深恩也。公子猶憶山右道上。釋一狐否。曰有之。曰。敢實告君。妾非人。狐也。前自雁門來。悞觸陷阱。幾罹慘禍。蒙施大德。欲報無由。後知公子有意於張氏女。又事與願違。故使婢輩幻變公子形。賺女出園。復使一婢變作張女相。以嫁趙氏。今此婢歸來時。即彼新婦暴亡日也。曩裏耳語者。即述此事耳。自今公子與女可諧白首。今夜銀河初滿。玉漏未催。即可共諧花燭。命扶女入。又出冠帶。為生易服。未幾。仙樂悠揚。女花冠繡帔。簇氍毹。與生交拜。羣婢奏鶴橋仙一曲導入洞房。晨起。生將謁謝夫人。已引雲娥而入。謂生曰。鏡臺之聘。已屬老奴。箕箒之

需敬供。弱女。生以女長雲二歲。使序齒以姊妹稱。閱數日。春闈將近。即別入都。尋報罷。遂歸。將近德州。夫人與二女已停車於路。謂生曰。鄧珠之報已釋寸衷。公子可與二女同車。老婦請從此逝。又曰。沙邱妖氛甚惡。恐罹兵火。歸後宜速遷樂土。語畢。升輿北向。瞬息而杳。遂歸。生復至晉。備述前事。俱極驚喜。或有聞於趙。趙固不信。啟棺視之。則一狝也。生以夫人語。即奉母遷於晉。因舅氏而家焉。至明年。有王倫之亂

柳衣氏曰。珠吐靈蛇環銜病雀。苟有性靈。恩無不報。若李代桃僵。賺趙氏連城之璧。雨占礎潤。脫崑岡玉石之焚。狝更智矣。

鮑璧人

鮑生璧人。名玉。遼東人。父晉。舉孝廉。早卒。生美丰姿。工文章。有才子之目。然性薄科第。嗜遊覽。未弱冠。歷燕趙黔蜀諸勝。旋至吳陵。主於薛。薛號景陶。大腹賈也。性殊吝。而喜狹斜。更不讀書。試以一丁字。則張目却走。子女各一。妻已故。子曰文山。酷似其父。而和嶠之癖。殆又過之。女曰燕娘。性穎悟。讀書不再復。詩仿金元。書法亦柔媚可喜。至於姿態濃艷。舉止妖嬈。縱若耶溪畔。未之見也。生本名家子。風流豪曠。莫不以得親叔度為幸。主人以其貧也。不為禮。會賞牡丹。指生曰。此花何以得名富貴。曰取

其艷麗也。曰。卿家亦有是耶。生不答。傍一人曰。先生書中。自饒富貴。何屑與草木爭榮。今既與座。得一佳咏。以增名花之色。榮幸甚矣。生遂朗吟曰。天香馥郁滿衣裾。魏紫姚黃爛漫舒。富貴莫誇君獨占。一經風雨便何如。薛欣然曰。僕雖不悉詩中意義。第聲韵鏗鏘。心思敏捷。真才子也。忽屏後有微歎聲。薛知為燕娘。遂謂生曰。僕之幼女。頗通文墨。先生非外人。謂予不信。面試之可也。衆皆慫恿。乃呼雲裳扶女出。雲鬟低嚲。杏靨微頳。向生一歛衽。退立薛後。色似不懌。薛曰。頃飽先生賦牡丹詩甚佳。爾可續咏一絶。以質高明。且為犂牛吐氣也。燕應聲曰。春光滿眼照樓臺。五色雲霞錦簇堆。自是花王饒富貴。寒梅瘦杏莫相猜。生强為擊節。而心甚不平。酒酣。薛曰。遇茲雅集。須舉令行觴。方可脫俗。遂作首令曰。兒童一個價千金。仁貴意蓋以上句籠起一古人名。又同己姓也。文山沉吟良久。曰。受罰陰司第一名。丁山。薛捧腹大笑曰。古人姓名竟為愚父子佳話。誠大快事。文亦意氣自得。遂至生。生曰。烽火燭天驚萬里。明遠。後及衆。衆皆不能。薛顧女曰。汝能乎。俯而不答。生曰。余代之。衆稱善。乃曰。松林風戰作潮聲。燕已悟。兩頰頓赤。薛心疑。問何人。曰。薛濤也。薛濤何如人。生大窘。語幾塞。强紿之曰。仁貴之女也。見於唐史。薛問女。女曰。有之。後適鄂國公尉遲敬德之子者。蓋燕非衛生。

恐致父怒耳。然生實德之矣。一日步至後園。適燕亦在。生不敢接語。徘徊池畔。見有新篁一叢。菁葱可愛。爰吟曰。方塘斜壓碧琅玕。水面猗猗照影寒。正吟哦間。燕續韵曰。風動竹敲魚夢醒。驚來个个是漁竿。生即前笑曰。竹影驚魚。亦如松濤之怕人否。燕曰。此君自取病耳。苟非妥善排解。君將置身於何地。生曰。感懷大德。心版難銘。恨無從圖報耳。忽女鬟綺霞覓裡奴至。燕潛引去。綺問生曰。前日燕娘牡丹詩佳否。生慢應曰佳。曰然則我娘子。何又見批也。生備問之。知文山之婦虞氏亦工詩翰。貌亦與燕相勒。燕則肌豐色潤。如芙蓉出水。而嬝娜略遜。于虞。虞則腰細眉纖。如弱柳臨風。而嬌艷稍差。夫燕環肥燕瘦。真合璧也。會午日。薛酌諸用事。生亦與座。末座有秦姓者。屢目屏後。生托更衣起。遥見羅裙半幅。隱於屏側。綺亦與焉。比反。遇綺於夾室。問曩並立者為誰。曰我娘子也。緣有詩稿托秦某裝訂未就。欲索取耳。傍晚瞷秦他出。潛至秦所。案有細楷詩草一册。贉鈐小印曰。虞氏素娥。匿歸翻閱。未竟。中有減木蘭一調。咏桃花曰。天台。路渺。洞口尋春人跡少。引得劉郎。又是紅塵性未降。折攀須早。此意風流崔護曉。為報淵明。自後花開不避秦。生大疑。袖歸原所。越日薛邀觀競渡。生被風先返。聞房中錚然有聲。視之燕也。抽一畫册。連環條脫。振蕩作聲。欲引去。生

已入室。遂問曰。令嫂亦工詩翰乎。曰何以知之。曰昨於秦某處得窺全璧。洵稱閨秀。惟一小令。殊深費解。敢質於卿。所謂疑義相與析也。遂誦前詞一遍。燕笑曰。君既解人。何勞贅問。生固詰之。乃述伊嫂與秦有染顛末語頗褻。生曰。令兄其含之耶。嘆曰。將軍跋扈。尚有秦宮。越國尸居。甯無紅拂。生察燕意稍動。遂以他語挑之。燕正色曰。君才貌兼優。不患無青紫。得諧秦晉。固所願也。若中冓宣淫。貪歡瞬息。縱他日得備箕帚。君家牆茨。其勝掃乎。生遂解佩環為訂。燕脫一條脫答之。適素之乳媪過。牕外疑二人有私。拊櫺諦聽。還白於素。素啣之。欲報而未得其隙。乃屢於薛前稱生才而惜其貧。旋欲與燕為理。薛恚曰。書乃蠹魚。豈能作金蠶蠱耶。竹醉日。舉家游虎阜。薛購兩羅帕。素燕各一。比返。燕倉卒登岸。帕墮舲唇。素匿之。是日生亦赴隣家賞榴花大醉。闢門先寢。素命媪携帕潛擲生榻下。初薛有元壇神甚靈著。薛虔事之。每日清晨焚香拜禱。座供生寢室之左。薛至。生醉臥未起。見遺帕袖之。還遇素於堂後。素故出帕以揚示之。遂疑燕。欲入問。素語薛曰。昨聞用事者俱有侵蝕。未知果否。薛盱目大驚曰。是更非細故。不可不白。遂咆哮而出。蓋素知事已急。又知薛惜錢如命。乃以更急者。緩其所急。所謂急則計生也。遂入謂燕曰。鮑生昨賞榴花聞有詩甚佳。盍索

觀之。燕命雲袁素復出。侯於堂後。會薛入。素以他語錮之。少頃文山亦入。雲至。生所生果有作。即檢付雲。雲還遇薛。問之。曰。鮑生遺於燕娘者。薛固不識字。授素。素一展閱。顏色頓變。薛愈疑。急問之。過作囁嚅曰。詩耳。文亦疑。欲索視。素衲於袖。文固取之。素嗔曰。爾何知。致伊二人於死地耶。薛悟。大詈。將出辱生。素急止之曰。事本無他。怒於何有。辭而去之足矣。遂使文山以他語辭生。生意厭客所致。遂捲書囊他適。竟不知有此媒孽也。薛即為燕納聘。締姻於王氏。王氏巨富。以王視薛。則邾滕也。惟佳壻年逾成童。未竟四子業。此可稱冰清玉潤耳。燕聞之。憤怨交集。遇素不交一語。素漸悔前計之失。乃謂燕曰。鮑生俊逸。不讓參軍。翁以小憤。始則漢祖罵儒。繼則秦王逐客。其為生計。不亦過乎。燕含怨曰。其為生計也則過矣。其為嫂計也則忠。素曰。不然。從來薄命。半屬紅顏。道韞名媛。猶有天壤王郎之恨。前余所為。欲因翁心。如會真記故事。使才子佳人。得成佳耦。維恨事拂初心。德隣於怨。否則余前日以蹇修自命。何為者耶。燕潸然曰。誠是。則嫂不負我。我負嫂矣。第我與鮑生已有割臂之盟。茲變出尋常。事無可追。縱彼無尾生之信。我忍作文鴦之嫁。伴此沒字碑耶。嫂將何以教我。素曰。卿如欲踐前盟。事有難必。如謂七香車不入馬糞巷中。易於反掌。數日間會看溫

太眞。索返玉鏡臺也。燕曰奈何。素曰世俗聯姻。必有所取。今王愷家貲。十倍於我。必
非貪富。櫪豎之家。素輕文墨。斷未憐才。所以過朱陳之好者。以鄉貌耳。苟吾妹犯醜
游婆。必悔委禽矣。曰如何。曰。聞瑯琊郡側有尼菴曰墨花。尼素與王相善。明日先人
走告。謂余二人欲拈香於大士。尼必先聞於王。乳媼之女年十七。實無鹽也。可為魏
武捉刀。是日王姓必有瞷者。則林下風之目。不待出齊尼口矣。至日尼果告王。王氏
子弟。先往以待。燕至。珠圍翠繞。登壇膜拜。觀者大噱。甚有不忍平視者。越日王果以
反幣為辭。薛不可。素曰。王氏辭婚。豈嫌貌寢。或者前事有聞。未可知也。若強之。將何
以為燕地。不如忍之。事遂寢。忽新刺史。有考閨秀之舉。守本燕人。由部選出。牧常州。
俸滿調繁。女曰麗娟。無昆季。能詩。閨秀之選。為愛女覓一益友也。素邀燕入試。燕不
可。素曰。守係燕人。去邊不遠。鮑本名家子。或能踪跡。未可定也。乃入試。鈴旗報捷。素
首選。燕居其次。肩輿絲幣。欲接素矣。忽一騎飛至。呼曰。事有變。更未可造次。則一徤
僕也。急出視之。則燕拔前茅。素副燕下。叩其故。曰二人文詞。工力悉敵。始一幕府。欲
置燕於素上。我主以卷中警句。似非弱腕所能。遂列於素後。後幕府力爭不已。故復
有是命也。遂接燕去。燕本閨淑。與麗甚水乳。第以生為念。時形眉宇。麗詢之。泣告以

故麗大笑曰是以前日鮑先生必欲置卿於高等也斯人現在吾署何多悶爲蓋生自辭薛後擬至維揚過毘陵知伊父同年蘇姓名琨者作宰投刺入謁守素知生才留作書記甚信任旋至吳門聞秀之選亦生意也生已知燕在署以守家法甚嚴未敢妄入桃源耳聞燕聞之大喜然靦面無由又深室邇人遠之嘆擬歸而謀諸素乃以他辭辭守始知素爲燕邸嫂喜曰誠是則石温兩處士可並入烏公之幕尚勞僕僕耶乃以燕爲媒羅致幕下素至百計圖之生於是得被買香矣未幾九江有民變僉憲畏累自盡守奉檄調署馳驛赴任眷屬託生挈至素燕亦願隨往三軍有桑中之喜更羨巫臣再世矣甫入境江城已陷守死於難正倉皇間忽亂軍突至潮奔浪湧不能相顧三女呼號索救爲一叟引去女甚傍徨叟曰無恐也余黃某也非輕薄者蓋叟本閩人貲頗饒無子女服賈漢川聞亂旋里三女萍梗無依隨叟南馳生不知也徧跡之不得卜於關壯繆句云夫妻分散兩相思相見原來無日時巧配分明君福盡鬼門關上好相知生大悲乃北歸路遇閹臣某督禁旅出欲延記室一名生遂入幕自是蓮花幕裏喜得參軍而楊柳樓頭更多思婦矣後冠平生以議叙選福建漳州别駕後署泉州司馬以三女故誓不肯復娶會大計願掛冠旋里遂以有疾

填去時己酉七月初七日也生葛巾便服散布郊外至一叢林署曰密雲寺寺有天孫神是日遠近婦女焚香乞巧生循廊至殿門側遇一叟銀鬚朱顏神仙中人也肩隨一老嫗手持年尼一掛年亦與叟相若後有少婦凡三人並出殿外視之乃素娥燕娘并麗娟也生如在雲霧中不知所為直前大呼曰鮑某在三人亦不知所出各撫膺大哭叟駭問之皆不能成語觀者莫不酸鼻少項各訴始末眾知生已通顯皆稱賀叟遂邀生至家有加禮且曰連城白璧自當歸趙惟是數年依戀愚夫婦視如己出自茲以往諒無覿面之期言念及此殊深愴痛耳語畢淚下生亦潸然報以金不覺遂歸將至吳生謂素曰卿奈何曰君先覘之至則庭草依然燕巢易主下令歸來己深城郭人民之嘆訪諸隣知薛已於數年前去世文山游蕩無度家破飄零不知所往歸以告皆不勝悲楚生愛吳中形勝遂家焉一日語及前事生曰卿輩敏悟能解曹娥碑題詞否麗曰語意云何生遂以卜於關壯繆之句告三人且曰神其欺余耶麗曰若是則神實不欺君矣首句可無解二句相見原來無日時雲密則無日矣况密雲二字出於周易亦非光庭所撰曰無日時時而無日則為寺字乃密雲寺也曰巧配分明君福盡今歲在己酉則配字也明字分則為日月二字曰巧者隱寓七月

七日也。曰君福盡泉州隸於福建。君於是日解組非福盡耶。曰鬼門關上好相知。則更顯矣妾棲黃氏君牧泉州則黃泉也。黃泉非鬼門關而何生大喜稱慧拜於庭以報神明之不爽。自是無心涉世。維閉戶著書對花酌酒琴瑟靜好以偕老云

梛衣氏曰。吾觀吳中薛氏而知天道福善禍淫之不爽也。銅臭夫丁字不識狎妓比頑宣淫無度。此天之所以報之以不貞之婦。旋即以死亡繼之也。獨是天為才子生佳人。而盲瞽必欲以配紈袴。使非素娥媒孽於前。畫策於終。吾恐鮑生雖有綺緣文君終不為相如有矣。此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者天也。非人也。若夫刺史延朮草竊為禍閩叟扶危密雲遇舊悲歡離合。不獨一鮑生然也。惟是景陶朽骨則亦已矣。彼文山者。何以為情

荀三餘

荀香字文若。一號三餘吳之吳縣人。豐神秀雅工詞翰妻歐陽氏美而賢。伉儷殊篤花朝月夕。未嘗不比肩也。女素善病偶有微疴荀為減膳女每強起以解慰之以故情益纏綿。後病且劇泣謂荀曰。百年夫婦願諧白首今已病入膏肓不能再侍巾櫛天下多美婦人。尚可鸞膠待續。奉倩神傷于死者無益也。言畢溘然而逝。荀愴呼欲

絶殮後置榻靈傍冀有夢遇久之絶無所感自是春花秋月觸景傷懷乃集唐人句作惆悵詞十二章曰却鏁重門一院深相思空有夢相尋驚鴻瞥過游龍去碧海青天夜夜心門柳蕭蕭噪暮鴉露床風簟半欹斜月明堦下紗窗薄猶為離人照落花宜春花暖不飛香不是愁人亦斷腸明鏡半邊釵一股身前身後事茫茫孔雀東飛何處栖一鉤新月未沉西朦朧殘夢初成後海上三山去不迷風吹艷色欲燒春贏得馨香暗上身烟格月枝曾不改今朝誰是拗花人桐花暗淡柳惺忪折盡青青賞盡紅香火一爐燈一盞小樓乍夜又東風紅薔薇映碧芭蕉苦控春風透綺寮寂寞空庭春欲晚玉人何處教吹簫舊窗風月更相親流水無情草自春別恨轉深何處寫濕雲如夢雨如塵莫羡鴛鴦入畫圖黃鶯百舌正相呼長疑好事皆虛事月滿花階記得無巫峽歸雲夢又闌倚窗垂袂復憑欄畫圖省識春風面不敢公然仔細看思量應在月明中領托仙槎路未通花紙瑤緘松墨字無心裁曲卧春風星河耿耿漏綿綿忍使孤窗枕泪眠幾日嬌魂尋不得蓬萊無路海無邊蓋本望族女亡後蹇修盈塵盡却之誓不再娶後以鴻詞科入館選奉命視學嶺南將從瓊州舟為颶風所覆蓋得一槎攀登之瞑目危坐任其漂泊亡何風定開眸已抵一島石作翠藍色彩禽

仙鳥翔集沙汀時已冬初仰望島中桃李如錦心知有異遂登岸花香鳥語氣類暮
春一虬松高出霄漢松實錚錚下墮大如甌栗荀正飢啖之覺清芳滿頰煩慮俱消
復行三四里路漸平坦稍北而東忽見宮闕巍峨類一王者第榜曰瓊仙府荀不敢
進遙望殿上金碧交輝備極壯麗殿下石欄明透如玻璃俄而仙樂悠揚宮娃數十
輩各奏樂器肅隊而出最後羽翁雙開簇擁一鳳輦出自殿外荀凝望如痴未知退
避已為一捧劍女所覺近前喝曰何物狂奴敢窺仙仗拽跪輦前荀戰慄不敢仰視
輦中問曰君是吳門荀秀才否曰然即令侍從掖起命入内殿輦亦回鑾羣姬搴帷
捧一麗人鳴佩而出乃歐陽氏也荀大惶惑未及致問女握手曰數年隔絕尚思念
否生嗚咽曰自卿仙逝追憶音容無日不泪珠洗面女曰妾固知之然君得至此亦
凝情報也荀問此何地曰是名瓊仙島去中國四萬餘里荀疑曰曩憑槎止數刻耳
曰君所登者仙槎也如不信請登樓一望家鄉何如乃攜荀手登一瓊樓凡三層始
躋其巔憑欄遠眺第見海水蒼茫浮天無岸遙望極北蒼烟一點隱躍於洪波巨浸
中指謂荀曰此即中華九土也荀寸心悽絕慨然有遺世之想女已覺曰君於紅塵
中尚有富貴緣何得遽作此念遂下至寢殿已列綺筵烹鳳炮龍俱非世間味荀問

曰。卿生平未嘗言導引術。何緣遽登仙籙。曰。妾本王母侍女。娛碎紫玉瓶。遣謫塵寰。今限滿。命居此島。問適將何往。曰欲赴瑤仙島。已使人辭之矣。俄一衣杏黃衫女。執壺侍立。年約十六七。手韻無雙。姿媚獨絕。荀屢目之。女曰。是名翠環。君年近四秩。尚欠宗祧。歸時當遺贈也。飲半酣。荀佯醉。欲就寢女榻。女曰。仙域中豈宜猥褻。命侍姬另扶寢所。晨起。謂荀曰。君塵緣未斷。不宜久居於此。舊槎尚在。今當謹送君歸。乃命翠環相隨而囑曰。勉事荀郎。他日再遲汝於閬風元圃間也。即送至岸。一婢舉羽扇阜於槎尾。笑語翠云。助卿一帆風。今夜好與牛郎作鵲橋會也。荀即偕翠揮泪登槎。東南風蓬蓬大作。瞬息間。遙見人烟稠密。則粵東香山口也。遂登岸。槎亦隨流引去。知離粵已三年矣。後翠舉二子。俱弱冠入詞垣。荀年至七十餘。厭棄塵世。與翠乘桴浮海。不知所終。好事者亦謂仙去云。

椰衣氏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已謂享盡無量之福。豈知荀郎神仙富貴佳人令子。兼而有之哉。世俗傳莊周後成地仙。讀南華至樂篇。始信其妄。

影談卷二終

錢通神

清　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

會稽錢輪字通神。與同郡吳律字肇蒙者。相友善。輪固富家子。工詩翰。善文章。每有所作。輙貴洛陽之紙。求詩者時盈其門焉。吳生清貧家世業儒。幾無卓錐地。輪每以升斗給之。後輪名益震。遂與吳絕。吳嘆曰。孔方兄有絕交書。管城子無食肉相矣。自是遂不相往來。侍郎周文仲者。有女名品蓮。美而慧。見錢詩嘆賞不已。文仲遂以妻焉。結褵後。情好甚篤。一日春晚。輪折白桃花一枝。插供膽瓶。女謂曰。武陵仙種。須好句賞之。盍賦新詩。以消岑寂。輪大窘。强答曰。筆墨久疎。八叉難就。不能對客揮毫。只好閉門索句。因疾趨出。繙閱舊稿。悞錄桃花詩一絕。大喜以示女。女曰。臨崖鎮月笑春風。潑盡臙脂兩岸紅。十里晴霞迷洞口。遊人俱在赤城中。女曰。此詩亦佳。奈臙脂等字。只咏得紅桃耳。輪謝曰。僕本菲材。固多失檢。卿能續咏一絕否。女即口占曰。江東仙種數枝斜。洗却臙脂絕點瑕。寄語詩人看仔細。莫教認作赤城霞。輪笑曰。臙脂等字。卿謂不宜塡用。何躬自蹈之。女恚曰。聞君學駕班張。目無潘陸。奈漫作門外漢語。豈

以妾不足語詩耶。輪汗顏而出。嘆曰。數年聞望。幾傾于女子手中。肇蒙而在。當不至此。遂復與吳生相接。且設榻留之。由是朝唱夕咏。甚當女意。然每命一題。輒向書齋淹留數刻。然後脫稿。女頗疑之。一夕西軒並坐。月影滿庭。女謂輪曰。玉鏡初圓。良宵未艾。與君聯句何如。輪惶恐急啟戶而出。女使婢尾其後。則見輪匆匆急走。隨即至於書齋中。向一少年索詩甚急。婢以告女。始知錢之所作。俱出吳手。嘆曰。乞哀昏夜。白日驕人。如此良人。豈免中庭之泣哉。自後遂不復唱和。後輪往武林。以家事囑吳。時值重九。女與婢往後園摘茱萸繫臂。見畫欄曲折間。一書生對菊凝立。眉宇清朗。飄然若神仙中人。婢指謂曰。是即郎君所索詩者也。吳見女至。退避亭後。女亦含笑而歸。傍晚使婢以詩稿二卷。請吳删訂。吳固謹愿士。置諸案頭。婢連促之。吳不得已乃挑燈研硃。細加點定。每有改竄。婢輒倚案指問。吳曰。卿亦知音者乎。曰。幼侍主母。略識之無。咏雪吟椒。非所諳也。咏蛺蝶詞內。有連朝粉退倦花陰之句。吳改退作褪。婢含笑曰。據道藏載蝶交粉退。蜂交黃退。似不宜作褪字。吳迎謝曰。不意康成家婢。在吾禁中。僕不當以微賤目卿矣。乃拉婢並坐案側。婢峇眞已心動。過舉咸涉消乏等字質問吳反叩之。婢含羞低聲曰。君自習焉不察。賤婢何知。語畢。星眸斜睇。杳靄

微頳似不勝其羞者。吳心意俱搖不能自主。嘆曰。使人之意也消。卿是謂矣。遂摟之就榻。婢亦縱體投懷。曲盡綢繆。婢曰。娘子才貌。舉世無雙。屬意于君久矣。君如肯垂青盼。妾當代繫赤繩。吳曰。得隴望蜀。恐窮措大無此福澤耳。婢曰。君不至得兎忘蹄。無難射獐獲馬也。後婢果導女與吳通。花前射覆。月下吟詩。魚水和諧。幾忘歲月。未半載。輪忽歸。吳方與女對奕。不及掩避。輪大怒。逐吳。將置女於死地。女笑曰。慕君才學。爰結絲蘿。豈知風雲累牘。月露連篇。俱出吳生之手。則妾固吳生之婦。非君婦也。遂與婢並縊。吳聞之。亦鬱鬱不自得而死。自後錢聲價愈高。求詩者每徒手而反。

柳衣氏曰。得名喪婦。事屬不堪。紈袴子文理粗通。得馳妙譽者。固不知來何所自也。銀筆花開。得換宓妃之枕。玉樓人豔。聊當裴相之縑。豈特肇蒙有此奇遇哉

奇勇

粵西醫生洪峻。以勇著。與同里田子安。並號萬人敵。善用鐵彈。嘗至野外較優劣。向一檳榔樹彈之。生丸入木三寸。田三發兩丸裂甲。一入寸許。衆驚爲神。一西僧曰。兩居士臂力已足。指力尚虧。恐不能傷人耳。田大怒。彎弓向僧。衆欲勸止。丸已脫轂第聞僧額上錚然有聲。彈丸落地。田愈怒。連發數丸。僧笑曰。着肉漸輕。想已力盡。且

換洪居士一試何如。衆推生。生不可。惟請僧試其技。僧不得已。舉弓一拽而折。乃以左手大指抵丸。以右二指捺而出之。一發洞樹。生心折。邀至家執弟子禮。僧盡授其術。業成乃去。臨行復出飛劍一口。贈生曰。此名蛟虹。能百步外取人首級。須秘之。後田至桂林。為馬半漢所殺。馬半漢者。粵西之巨盜也。力掣犀象。結黨連群。蔓延象桂閩。生得田死信。步行至桂。察知半漢巢穴。以宵中至其門。縱火焚之。群盜大噪。生於火光中見一偉漢長丈餘。指畫群盜撲火。心知為半漢。飛劍斬之。割其首歸以祭田。由是威震兩粵。生亦自謂無敵。欲以此馳騁海內。歷秦蜀三楚。無敵手。時有巨商素販賀蘭紅毛諸國。苦海盜。聘生護鏢出洋。數日。果與盜遇。會北風大作。順風揚帆。船甚駛。盜不能及。俄見一小舟。蕩槳如飛。逆波而上。船脣立一叟。甚癯。生飛劍擊之。不中。急舉弓彈之。未發。兩船已接。叟舉一手掌定生船曰。止。船為退飛數里。正驚駭間。群盜已及。各掣刃向生。叟唱曰。此人須生縛見我。衆即縛生以去。至一島上。有宮闕類王者居。遂登岸。門外甲士數百人。俱俯伏迎叟入。衆夾刃乂生進。伏跪階下。叟略詰數語。即傳頭等羯進見。彼云羯者。猶言力士也。見十餘人自外入。貌甚奇古。進殿紛紛辨訟。殊不可辨。俄又傳二等羯進。見有彪形大漢二十餘人。魚貫而進。聚訟如

前。又呼三等者進。數十人蜂擁而入。西僰僧亦與焉。未數語。叟喝斬僧首。僧大呼無罪。叟曰。汝既無罪。飛劍何在。曰。前奉命出哨。悞墮海中。叟笑曰。拾劍人已在。汝自認之。命牽生上殿。僧語塞。伏地謝罪。叟曰。前使汝護送秦氏女。特賜寶劍以壯行旅。汝敢私結朋黨。抑視寶器。罪不容死。喝武士速斬之。僧哀號乞命。衆亦伏地請赦。乃免死。衆復推生至前請命。叟曰。此螻蟻耳。不足汚刀。命安插西僰僧部下。生始知叟本雲門島人。曾徒手劈兩狻猊。號伏獅佛。又號雲鼎叟。生每無事。輒與諸伙伴較力。僧盡心指示。業益精。後叟有愛妾名珠娘。病痞。苦無醫。生遂自薦。藥之果愈。叟厚待之。乃乘間請歸。叟不可。珠復私為之請。叟曰。彼已悉我巢穴。不能無疑耳。珠曰。是既有人制之。尚患其反噬耶。叟問何人。曰。秦氏二女固在也。蓋叟有妹適交州秦氏。早卒。遺二女。曰芬曰芳。叟撫育之。及長。仍返交州。即遣僧護送者也。叟乃允。越日謂生曰。卿雖歸。尚有餘事累卿。生請命。叟曰。僕有秦姓甥。居交州城北桫羅村。門外一井欄以鐵中實金也。卿能為我致之否。生敬諾。遂歸。因憶前語。至其處訪之。果有秦姓者。編槿為籬。絕無鄰舍。門外一女子。倚井而汲。修眉薄鬢。畫圖中人也。見生至。舍綆而入。生摩挲井欄。方暗計輕重。忽門內有聲曰。此處那得有人。一女子年已二十餘。眉濃

如刷尺二蓮船舉趾甚高翹然而出見生怒目視之曰此素不通行迹汝欲何為生知為秦女乃指井欄曰此令渭陽雲鼎叟故物特來索取女問何據曰中實金也曰何以知之曰余係叟之力士故知之悉耳女曰然則汝破之可見也生謝不能女大笑曰是尚得為叟之力士耶舉手劈之軟如土塊盡頑鐵也生大驚謝罪女曰汝既知罪亦知叟使汝來意否生言未知曰有信物在可入視之遂引生入室出一紙授生展視之則叟與兩甥女書也大意謂生歸後恐有意播揚為官軍所覺特使二女面示神勇使不敢攜貳以杜後患之意生覽畢曰叟誠多慮自當緘口第以叟之猛鷙尚懼官軍乎曰寇盜鬼魅也官軍雷電也霹靂一震妖氛頓熄邪正之判也今雖語汝倘有不謹當使吾妹飛斬汝首生唯唯而退後數年西爨僧復至右臂已斷狀甚狼狽謂生曰雲鼎叟悞刦官舫致破巢穴諸力士盡作鯨鯢余以善泅獲免今將根究餘黨恐君獲累敢先告君生懼禍亦削髮隨僧而遁過交州見兵弁填塞街巷二女已駢首於市

柳衣氏曰昔人謂二陸之死獨惜士龍吾於秦氏二女亦然

張子相

同里張子相。幼失怙。家無四壁。母賴十指以撫之。使就學村塾。路遇一相者曰。是兒神俊骨重。當任天下事。然絕無富貴相。異人也。性喜分人憂。同塾諸童蒙有被夏楚輙不懌。或有功課未畢。先遣歸亦不去也。隣有孀婦某氏與張母善。子年十七。貧甚於張。一日張母子同至其家。見里正與兩悍吏怒目坐。某氏掩泣屏後。詢之。知追比丁粮。將拘其子。張歸。啟篋竊母衣質而代輸之。及長。勇力絕人。能挾巨石。躍登社廟殿脊。喜雪不平。抑强扶弱。有力者俱為側足。遠近欽其名。呼為小桓侯。會歲飢。有司不以聞。追呼丁粮益急。人民流散。甚有自戕。張慨然曰。是不可袖手也。乃呈於各憲。言國家以民為本。民之所在。賦之所出。今百姓逃亡者十之二三。是非樂去其鄉。避徵丁粮故也。請將丁粮額數。派歸田產。照畝均輸。如此則國課仍無虧缺。而貧民亦安堵矣。撫軍將為申奏。時有當道者。撫軍座主也。予告歸林下。富於產。恐不利於己。力止之。復諷縣令。繫張於獄。將置之死。合郡大譁。均有犯獄意。適張之家人。賄獄卒入探聞之。張大驚。急書家人臂曰。某在獄。未必至死。諸君之舉。是欲置某於必死之地。並陷某於不義也。且殺身之舉。斷毋妄動。至囑。眾見書乃止。然是時民怨沸騰。日有至當道者之門。辱詈。且俟其出。群以糞穢投輿中。當道大窘。又恐緣此激變。復使

今釋張。乃請。後聞新撫軍某。素以梗直著。來秉鉞兩浙。復赴轅呈控。撫大嘆賞之。即據實具奏。奉旨依議。著為例。於是民無越境。吏不至鄉。遠近欲為張搆生祠。張固不可。乃止。嘗語人曰。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出於至誠。匹夫之語。可達天聽。況其他乎。年七十餘而卒。不訃而弔者千餘家

柳衣氏曰。張公此舉。被惠殊廣。至讀天下無不可成之事數語。直露豪傑心肝。模棱者有愧矣。然事未百年。即梓里已鮮有知者。吾家離公故居密邇。每策杖斜陽步惠人之橋。慨懷前哲。不禁臨風於邑不已

芷湘子曰。余按張氏族譜云。公諱某。子湘其字也。一布衣而好任天下事。向有丁粮自十六歲起至六十方除。每人完銀錢餘。貧者甚累。公於康熙某年。邑尊王任按臨。訴明甘受縲絏。力求蠲免。後果詳憲達部。奉諭旨派入田粮完納。一時人稱功不淺。然竟無後。繼而復絕。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道光丁亥十月廿八日錄。是傳畢。附識於此

衛星

衛星。字子貽。吳下文士也。敏悟絕倫。恃才傲物。讀書貴領大意。不屑章句之學。嘗寓

讀海寧治北。接濟菴之采香園。園絕幽僻。重林蔭蔚。細草飄香。山猿野鼠。往來其間以有狐祟。人不敢近。內有怡怡堂。靈淀得一亭。數帆閣。緬惠池。諸勝。數帆閣素為狐據。生下榻於緬惠池北一小閣中。額曰玉潤碧鮮。時方暑月。池中白蓮盛開。生有露零翠掌月將曉。秋溢氷心風更涼之句。一夕月光初上。倚欄佇望。忽幽香四起。有士人羽衣蹁躚。飄然而至。生心知為狐。詰其姓氏。自稱羅雲居士。與之語。甚辨而博。見生詩喜曰。白蓮詩素無名作。謝金陵波澄露冷一聯。久膾炙人口。終嫌板滯。漁洋香來月白風清夜花放叢祠水驛前。丰度雖佳。亦未見的確。此詩一出。前人當退避三舍矣。正叙談間。忽一童子至。謂羅曰。鶴芝先生見訪。請先生速歸。生問誰為鶴芝。曰此僕之畏友也。博學能文。更工書法。僕曾邀書素幅。茲來赴約耳。君如不嫌野鄙。同過敝寓。作竟夜談可也。生欣然同往。見一人面如冠玉。若神仙中人。與叙禮。叩生姓氏。羅曰。此衛子昭先生也。曰。即與足下作同寓鄰者乎。聞名久矣。羅復謂生曰。是即鶴芝先生。性愛閒靜。未接芝宇耳。少頃。一童子展素几上。向鶴索書。羅曰。須得衛先生白蓮詩極佳。須為我書之。遂述生詩一過。鶴曰。此題名作林立。如陶菴得其香。阮亭得其韻。秋谷得其色。他山得其情。求一家而四美俱全者。雖謝客更生。未能與此

相角也。遂錄於素。生性好面譽。聞此殊自得。既而羅具小酌。飛觴遞飲。酒酣各離座。憑欄遠眺。遙見賈帆葉葉。影亂流雲。鶴曰。此真不負數帆之名。復拓北窗。忽四圍雪照銀海。生花則緬惠池也。風扇花搖。清香沁骨。鶴顧生曰。湘皐仙種。妙見佳章。惟願先生再示一賦。以盡其餘。生略不遜謝。縱筆直書曰。縹緲兮綠波。頡頏兮翠荷。有素女之娟娟。服細縠兮與香羅。笑水宮之仙子。奪霞標其如何。然當朱輅充乘。赤帝御時。態以濃而益媚。色因績而得宜。是以紅葩狎獵。西京重之。而茲之所植者。何獨玉骨而冰肌。蓋以雪水吟詩。湘皐度曲。趙燕臨風。楊環出浴。淡而彌馨。雅而絕俗。緬太液之清標。思遠公之芳躅。惟皎皎而不污。豈因時而闘縟。羌抱月兮飄烟。照清波兮色鮮。貯玉壺而煥彩。裛仙露以愈妍。風冷水晶之殿。客叅雪竇之禪。哂濂溪之所愛。可有此廣寒之嬋娟。賦畢示鶴。鶴曰。先生詩則佳矣。賦則未工。夫蓮花之君子也。彼趙燕楊環。豈濯清漣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者耶。至西京之紅葩狎獵。是繪於藻井者。非真花也。率意塡寫。平日考訂之學可知矣。生曰。蕭選向多費解。註家又無完璧。即李善註。亦有未詳之處。章溝虎域。既無確論。盧橘枇杷。終成疑案。若斯之類。不勝枚舉。則別風淮雨之譏。固文人之通弊耳。鶴笑曰。此先生寡學之故也。章溝虎咸乃

更署之名。西京賦本文極明。無待置辨。枇杷盧橘究是一物。註家以重出而疑之。然蜀都賦琥珀丹青。江珠瑕英。江珠即琥珀也。蜀都可重琥珀。上林獨不可重盧橘乎。世無難解之書。特悲讀者不細心耳。生服其論。洗盞更酌。良久聞晨禽格格於雲霄間。鶴離座告退。生與羅并送出閣。甫下階。忽長嘯一聲。化一白鶴冲霄飛去。羅亦不知所在。惟見荷盤傾露。落月娉婷而已。

柳衣氏曰。陶靖節不求甚解。蓋不敢過作穿鑿附會之說。非存而不論也。世人得衛生學者無多。蹈衛生病者不少。安得鶴芝先生耳提而面命之耶。

愛文狐

白下韓文瀾名潮。少穎悟。十七入邑庠。家綦貧。父母先後卒。無以葬。乃鬻其舍而窆焉。其從祖號坤載者居於鄉。宅之東偏有隙宇數椽。相傳有狐祟。人不敢近。生請居之。下帷吟誦。了無他異。後苦無執役者。坤給以一髯奴。夜則磚飛瓦擲。不堪其擾。聞空中語曰。韓相公當世名士。是以不忍驚擾。齷齪奴敢實偪處此耶。生哀懇曰。大仙愛人。宜兼愛其屋之烏。薪水之勞。專賴此力。未可去也。空中又曰。此輩俗氣薰人。片刻不可同器。先生斷役。不患無人。乃遣奴去。即甯靖如故。明日生起。將燀湯洗盥而

盤水已置於案側。少頃見盤盂燕翻蝶舞。自空而下。則供午飯焉。具修膳頗豐。生向空辭謝曰梁伯鸞已恥人熱何敢以豬肝細故動累大仙耶。答曰先生固清介。然讀書人不宜以珠桂分心僕當代為籌辦。尊稱殊不敢領。僕胡姓年稍長於先生惟愛文人因號文軒。如蒙謙稱呼以文翁可也自後飲食衣服莫不取給於胡請見不可。生每有作必命向空朗誦一過。信口瑕瑜不稍存隱諱。一日。題為不日成之生誦破題曰。詩咏靈臺之成。若有不必用力於一日焉。胡曰。甚謬。不日二字。當作不限時日解謂成此臺不拘何日。以見文王愛民之深如尊作竟似海市蜃樓片刻幻成非惟背理荒謬。且與下文不接矣。繩愆糾謬此類甚多。生有同社友四五輩過訪胡代為款留。果殽俱薦時品有張姓者曾遊於閩因言刻下閩南鮮荔枝甚佳惜不能致一陳姓者云。嶺南波羅蜜尤妙也。未幾晶盤瞥下。錦簇花攢手擘輕紅猶含宿露衆疑兩粵較遠波羅蜜恐不能致胡已覺曰。非不能實不屑也叩以故胡曰張先生學行兼優萬里亦甘效命陳氏子不能波羅蜜於嫂而責波羅蜜於友是以不屑也衆不解所謂曰。諳內典者。自知之也蓋陳某曾有盜嫂之行梵言波羅蜜者華言正大光明也俄而座客前各置一枚而於陳獨缺於是生向之交好稍有遺行者不敢相顧

馬。後二年。生以第一舉於鄉。歸見案頭遺書一函銀三百兩。向空呼胡致問聲迹杳然。急展書視之。略曰。兩月來殊深岑寂欲一詣會城闤闠囂塵。未洽野老心性。俄聞泥金奏捷。喜動故人。足下學問文章本不應作第二人想。主司頭腦亦非冬烘。可見榮旋後想另有一番景況。僕非過作不情恝然遠避。知我者能諒人也。此後致君澤民。非鄙人所知。第願足下為功名計。不為富貴計。鈐山堂十年冰雪。總以富貴兩字改操。甚可惜也。元璺不及捧讀。祈於人靜後朗誦一過。數千里外。可領教益。外附菲函。聊佐公車。伏望笑留。肅此留佈。並候不一。生得書涕淚交頤。罔知所措。是科連捷南宮。出為某邑宰。有政聲。後以事忤撫軍免歸。嘗鐫一木主供於中霤。題曰文軒先生胡公之位。四時致享焉

椰衣氏曰。親如父子。嚴如師保。從古愛才。未有此翁之甚者。韓生瓣香之報。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胡翁也

芷湘子曰。珠桂分心。不知汩没多少才人。胡翁此語。純是血淚

陳秋槎

吳郡陳秋槎性好潔。家雖貧。斗室中花草圖書鑪香茗盌。俱極精雅。雖妻子不許妄入

也時將春盡磁盆躑躅爍若朝霞偶成七律一章曰閒來取次檢幽叢又見山花躑躅紅一色晴霞迷望眼幾回啼鳥悵東風愁人別淚殘春裡帝子芳心曉夢中留得多情枝上月三更猶自照朦朧甫脫稿適友人某招游虎阜鍵戶而出比返方啟鑰闖室中履聲橐橐然急推戶視之無他異檢視案頭見稿尾有和韻一章曰小庭一簇綴花叢爛漫明霞眩眼紅應有芳魂隨夢蝶偏餘殘淚向春風詩情落日青山外旅恨三更月影中好與海棠爭綽約微烘酒暈睡朦朧審視筆硯墨瀋猶新詰問妻孥莫知所自乃篝燈據案展卷默坐以察其異漏將二下聞壁罅中隱隱有吟哦聲諦聆所咏即陳作也陳素有膽略亦朗誦和章以覘其變俄壁中窣窣有聲一人自罅中探身而出體絕扁類紙剪者既至地自搓其身首臨風一振則居然一美少年也衣履鮮潔眉宇朗秀向陳揖謝曰曩誦佳章頓諧夙好不揣蕪陋率爾效顰陳始頗駭及聞吐屬風雅心意始安遂詢其邦族因言浙之汝水人羊其姓受采其名影菴其別號也問能飲乎曰素所好也乃呼童適市夜漏已深徒手而返陳不悅羊曰弟有斗酒可消清夜即叩壁曰一妹取酒來余與主人飲也忽見一壺一榼出自罅隙羊接取之壁合如故於是挑燈對酌各吐清談甚相得酒將盡則舉壺納壁注滿而

出焉。陳雖善飲。將四鼓。已不勝酒。力謝曰。蒙君先賜。明當浮大白以答清惠。羊亦蕭衣而起。將入壁。陳乘醉捉其裾而疾驅之。不覺身亦入壁。羊盡力一推。則踣然而蹶。翻臥碧毯。比醒自視。己臥壁外芳草叢中。急呼家人破壁視之。則有羊皮人男女各一。疊置壁中。衣履絢以五采。始信託姓命名之義。遂瘗之。其怪亦絕。第不知皮人屬何作用。且不解影菴之義。後至浙。夜泊村口。聞村人相呼看影戲。陳亦隨往。入叢中牕紙熒然。花腔鼓擊。尺影登場。絕類家中所見者。於是始悟其所由來。而影菴之義亦詳焉。

椰衣氏曰。鄉亭旅館。燈炧更殘。得一影菴。可消岑寂。不更愈於形影相對乎。秋槎必欲窮其跡而除之。是何心哉。

鬼榜

余孝廉設帳於鹽邑王氏。時生徒將赴秋闈。邀余上省。寓於白雲菴。師生對榻。令僕他寢。場畢。復留待放榜。徒得失殊重。揭曉夜。咄咄不寐。余曰。爾姑寢乎。當為爾代聽好音。乃強就枕。余倚牕靜坐良久。聞牕外隱有語聲。即舐牕紙窺之。約略見四五人團坐庭中。燐焰熒熒。照見面目。俱黑瘠可醜。一人曰。今夜座中不知誰為得意者。一

曰。少頃便知矣。又一人曰。此番頭題甚寬。未識諸公作法若何。乃各述所作。或小講或中幅不一。據文按義。似南容三復白圭全章題。余故膽豪至此。尤忍笑屏氣。以畢所見。俄而又有一人自廊廡至。衆皆起曰。王先生來矣。推讓就座。衆皆趨承過節。似素所佩服者。一人曰。某等塲後怱怱。俱未經捧讀先生元作。願領教焉。其人出一紙曰。首藝頗有可觀。不知諸君以為何如。衆起立展視。皆作曼聲朗誦曰。愛寶者之不憚煩也。聖人亦樂為婚媾矣。蓋白圭之好。一之為甚。乃至於再。至於三。夫子以兄之子妻之宜哉。今夫君子以玉比德。女子以玉為顏。茍合二姓之好。固未可漫為玉樹倚蒹葭矣。況水精著望。聖門共仰。氷清被褐。是懷快壻。尤宜玉潤施蔦蘿於松柏。專在相攸者之有卓識爾。吾黨有南容者。蟻行兒禍。居然太璞之完。鵲起乘時。更有席珍之待。夫子讀書至小戎之篇。嘗三復之。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為敬叔言之也。維是賄賂公行。當路者爭利於朝。容嘗載寶而朝。傾囊不惜。若是其貨也。南宮氏不綦貧乎。而幸也其白圭猶在也。且三白圭亦無恙也。雖然。圭則猶是也。而何以云三。間嘗考之。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容之所什襲而藏者。即此歟。誠是。則懷璧是罪矣。容雖貴。一大夫耳。何得有此。曰禮言家不寶龜矣。不言家不寶圭也。容固有辭

馬。若是者。選達財於東國。尚推季子多金。即坦腹於東床。不愧其人如玉。吾夫子以兄之子妻之。可謂佳偶曰妃矣。而說者曰。昔公冶長繫於縲紲。木索受辱。子輒以子妻之。而兄之子必南容。是擇何厚於兄而薄於己也。曰是聖人之公也。夫孟皮已不幸而早世矣。門衰祚薄。痛鮮佳兒。縷斷鍼零。幸存弱女。於此而不慎其所擇。則怨偶曰仇。將何以自釋焉。嗟乎。從此尼山輝映。遥分韞匵之光。自茲泗水波澄。欣記方流之折。猗歟盛哉。讀畢。皆極口稱揚。互為擊節。正嘈雜間。忽聞叩門聲甚急。呼曰王相公中矣。王朦朧中聞呼。疾躍下榻。倒屣而出。開戶視之。聲跡杳然。乃仍歸寢室。垂首長吁。形如槁木。余善為慰解之。且述所見。王亦忻然失笑。於是知所報者乃鬼中也。自是功名之念漸灰。

椰衣氏曰。文殊可中。惜不見考官原批作何評法。

誤勾

桐城鄉民王棫之。栻之。孿生子也。形貌絕類。同居者亦不能猝辨。性極友愛。一日棫遇疾。栻早夜侍湯藥。貌亦憔瘦。後病益危。栻不解衣帶。偶神倦。即枕棫榻畔而臥。朦朧中見青衣執練索而入。至榻前。審視棫。復睨栻。曰不知若個。一青衣出牒票視之

指栻曰是他是他遂拘栻而出至門外黃霧迷天寒風切骨非復平時所經路徑栻心知已死且知青衣有悞然樂代兄死亦不置辨至一城極高峻城內街衢市肆新鬼故鬼熙熙攘攘無異人世遥見一府第規模甚肅青衣數十輩各押人犯佇立天將暝梆鳴鼓響內作吆喝聲青衣各竄人犯促步而入殿上燈燭煌輝兩傍站立鬼卒俱極猙獰一王者據案而坐似已醉一唱名栻在第三點畢仍命下殿一吏傳呼曰浙江錢如命及女犯邢氏聽審即有鬼卒捽兩人上殿栻側聽訊問一謀財殺命事一貪姦殺夫案也約畧數語忽聞杻頰聲鞭撻聲敲擊杈夾聲殿上怒喝聲殿下呼冤號痛聲一齊俱作栻正心驚股慄吏又呼曰王栻之聽審栻即趨入已先有一人頸繫草索跪立案側王問汝控王栻之威偪自戕有何証據供曰某張姓栻前生爲吳三郎因索舊欠致某情極自縊王問栻栻茫然不知所對王怒喝曰不能質辨想是情實喝令磨碎之數鬼卒即舁一巨磨置殿下捽栻倒置磨孔中盤旋而轉栻骨碎筋糜痛不可忍漸過心口乃稍減然空中猶聞磨聲隆隆然也轉畢王曰帶上來群鬼將肉糜拌入血水且搓且揑摶一人形栻即醒王又問仍不能答王命鋸解之栻懼呼曰我實不知前生何能對辨王曰取孽鏡來令自照之左右即取鏡置案上

栻近前窺照則一女子也遂大嚷王呼張視鏡曰彼係女身何云李三張歷數原委復確鑿有據王不能決一吏稟曰弔原簿查之可白乃取簿查閱王棫之與一王栻之並列兩行籍貫年貌相同唯下各註生前事有別王問曰據此爾為王栻之何冒認棫名答曰棫為栻之胞兄甘為代死是以頂名到案王首頷之忽門外唱道聲大作一健役飛步稟曰于公爺至矣王即下殿肅客而入坐下見栻問曰此輩係何罪犯王笑曰此事殊出意外忠肅大才祈代為一斷遂將張某索命栻之代死備述始末公曰張某固非妄控然究負券自戕與被殺者有異栻之捐生代棫尤屬可敬若仍拘棫抵罪殊負趙至弟肥之義莫若將張某投生作一富家子栻之即釋回以全孝悌如此則張憤既消栻願亦售矣王大喜即遣張往富戶投生仍命青衣將栻之押回比醒見家人環泣蓋身死已二日矣乃述其事盡異之調理數日而起未幾棫病亦愈

柳衣氏曰元聖屏珪周王減疾衛壽竊節公子騈尸鬼神可感盜賊不可感也忠肅公尚欲以孝友勸人世哉

魏生

桐城魏生名起材性近輕薄人比之魏收亦呼為鶯蛺蝶父兄屢戒之弗聽也會遇春暖與友人散步郊外雲晴風軟野芳滿目幾忘路之遠近一徑緣溪西出望之新綠酣濃尤覺雅趣以未諳路徑未敢遽入正越趄間忽聞金鼓聲自遠而至遂迎風而往幾里許見人家一簇演唱春臺劇人叢稠密生不勝挨擠退出看場瞻望簾幕間莫有所遇步至村杪一巨第類顯宦家門外一石磴殊光滑方欲憩坐忽一荔枝核自上擲下正中生額仰視之見樓上一女子嫣然一笑疾退牕內外一優尼手姿娟媚眼波流注生心神俱蕩眼色流連傳遞眉語女亦時露半面笑影彷彿可見未幾友人迹至笑謂曰何又忽愛閒靜獨坐於此欲拉生歸生託他辭使先之迨看場人散牕聲呀然一闔笑語漸低生猶徘徊簷下若有所失忽一媪自後至見生喜曰郎亦在此耶視之則生之乳媪也生問歷年何在指門內曰向素即在那家今棲身尼菴中作活曰此來探故主耶曰菴中雨花師在內特邀歸耳語畢逕入至門內又顧謂曰郎離家尚遠日色已暝宜速歸生遂覓歸途未半里祇覺野曠雲低非復來時路徑遥望樹叢中屋角半露莫有人家或可借宿及趨至則一尼菴也菴門已閉額曰妙清菴字跡猶約略可辨叩之一尼啟扉而出向空問曰誰耶誰耶似不見有生

者生心疑另有私約故不作聲悄然掩入佛堂中燈火熒然退立龕後以俟聞尼作怨語曰是又誰人作惡賺人啟閉摸索而入生於暗中窺之一瞥目尼也入便暗坐殿隅喃喃誦佛號生步入殿後新月一痕照見板屋數間蠡牕明淨靜扣蔵蹤廊下横板作凳光潤如拭生倚柱少憩不覺昏昏睡去良久覺有人搖撼而醒張目視之則媪與雨花也媪舉燈諦視驚曰果郎也何為至此生無以答媪沈吟良久顧謂尼曰個郎係老朽從幼撫乳性極謹愿想今日貪看演劇不及歸家流宿於此幸老尼不覺暫容坐牕下遲明遣之可否尼笑答曰誠是仍可與汝同睡何容露處耶媪笑拽生曰然則再吮我乳也拽之而入生見床帳精雅心知非媪臥室過問曰此媪榻耶媪曰欲睡即睡耳多問何為尼詢宗閥媪代為鋪張以答乃使媪具茗媪即拽門反扣而出低聲謂曰夜深矣宜速睡毋誤佳期也生遂拽尼登榻尼亦絕無羞縮縱體投懷生乘間問樓中所見者何如人曰此朱氏女也曰美乎曰色甚佳當為君圖之曰可必乎曰凡婦女喜入廟門者其心固有所屬彼至此數矣故知可動也生益喜雲滋雨潤備極綢繆俄而蛙更聲亂牕紙微明尼促生起生猶依戀不捨狎抱求歡尼即寂然不動生緊按之則冷氣一團直透毛孔急撒手尼已不知所在惟口鼻

中覺有塵土氣披衣起視第見敗屋數間亂柴堆積東西各停一柩大駭飛步拔關而遁比至家貌若死灰驚喘不已家人爭問之備述始末家人曰媪於去年傳聞已死非鬼而何未幾適友人亦至告以故友人曰昨見足下默坐一墓前石磴上并無屋宇也生越日復拉友人至其處果為荒塚一邱餘無所有更至尼菴訪之殿後隙宇傍停兩櫬問諸尼一為雨花一媪之寄柩也

柳衣氏曰自摩騰竺法入中國象教流佈然未嘗有尼也及劉峻女祝髮出家始有尼姑何充捨宅安尼始有尼寺於是天下婦女又得一安樂窩矣雨花喜入廟門一語道破無數深閨心事禪人不少若魏生者則不足論矣

影談卷三終

影談卷四

清　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

蝴蝶夢

許生夏月讀書覺皇寺。凝碧軒中見羣蝶舞拍簷端。一差小者誤觸蛛網。生解網脫之。午倦伏枕。忽聞窗外機聲軋軋。啟扉出視。見庭之東偏竹木交柯。矮牆一帶曲折而南。竹屋數間。一綠衣少婦臨窗俯織。蛾眉螓首。手致嫣然。見生至停梭問曰。客自何來。生曰。書齋岑寂。尋涼至此。女曰。即寓凝碧軒之許郎乎。曰然。曰同寓鄰也。乃下絍呼生入坐。進則綠陰酣濃。頓覺涼生兩腋。詢其家世。答曰。妾絡氏。兒夫素習當車。送客遠行。寓妾於此。生意舊寓炎熱。如得此棲寓。非惟可避炎威。更可得親豔質。復問曰。貴寓清幽。幾忘炎暑。不識有餘地容膝否。婦曰。牆東擷英山房。舍宇修廣。儘可息駕也。敘語間忽聞笑語聲來自牆外。生曰。是又誰家眷宅寓居於此。曰。曩見謝家姊妹結隊而過。想又到此納涼耳。生引領牆外。意欲竊窺羣艷。婦已覺曰。舍後小窗外與隔院通。可窺見也。遂引生入一斗室。窗紗掩映。果見粉白黛綠者四五輩嬉笑庭中。婦指衣白羅衫者為雪娘。凝立簷前拈花微笑者為雲娘。手搖羽扇者為慈娘

箕坐太湖石畔腰寬腹大者為鳳娘短衣窄袖髮鬖鬖覆額者則芳姊也未幾羣婢
羅列酒餚鳳娘曰令為芳姐壓驚須浮大白為賀乃先酌奉芳後各依次團坐觥籌
交錯笑語譁嘈惟雪娘畧一沾唇停杯無語蕊娘曰大姊不耐喧鬧須舉一令為勸
鳳娘曰行令不妨祇恐灌醉芳姊耳雲娘曰我兼代芳姐何人起令羣推雪娘雪娘
酌曰各舉毛詩一句須上下文合成一字不能者飲此乃舉令曰雨我公田為雷字
雲娘接令曰四方是維為羅字蕊娘曰人有民人為爻字衆曰此字勉強宜罰曰容
再思之乃尋思曰一朝饗之為乏字衆譁然曰更不成字矣蕊即飲盡次至鳳娘時
鳳娘方娠撫其腹曰乃生男子為孕字衆拍手曰現身說法本地風光愚姊妹宜各
賀一盃旋至末座芳姊曰我毛詩不熟雲姊代我雲娘曰欲求李代莫碍花羞須道
萬福為謝芳扭頸不答雲笑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遂完令曰而有遐心
為悪字鳳娘曰蕊姊發端勸飲仍徒為法自斃大姊仍一酌不濡奈何蕊娘曰我舉
一令為勸命婢檢一大觥酌曰各舉四子書一句下接一古人不能者以此罰芳姊
曰我已想就容我先道牛山之木嘗美矣石秀衆大笑曰此係諧鐸十姨廟中上舍
生語何據為己有即舉巨觥以罰雲娘曰小妮子量窄我為代飲舉盃一飲而盡雪

娘俯首微哂鳳娘曰大姊齲齒想又別有會心雪忍笑道我笑雲娘直性幸芳姐只道石秀倘說著其直如矢不識也肯憐伊量窄否衆各縱聲大笑生亦失聲巳為鳳娘所覺拉蕊娘趨至窗前舉牕一拽屈戌未連呀然洞開婦乘閒而逸鳳笑嚷曰誰說絡家姐勤苦偏能勾引少年衆離座驚問何人一婢睨視曰是即寓凝碧軒救芳姐之許郎也雲娘曰芳姊曾說過一少年解救今幸相逢不可失之交臂共邀過院推生上坐雪使芳姊向生泥首鳳猶掩笑不已雲娘斜睞曰尊客之前何恁輕狂鳳娘曰芳姊既謝許郎脫離虎穴須求姊妹遮蓋牛山語畢衆復大笑芳暈生兩頰俯弄絲絲生曰暗香踈影不碍直抄秋水落霞何嫌活剝若拈名說部愈饒蘊藉原不必以黙鬼簿為博洽也雪娘曰許郎此論風雅宜人若盡舉水滸人名更覺因難見巧蕊遂舉令曰涅而不緇白勝雪娘曰遠勝一朝饗之矣令至生生曰援之以手顧大嫂衆曰典雅風流更饒蘊藉才人開口自是不同次至雪娘雪娘曰日月逝矣時遷雲娘曰雖不及許郎風雅亦覺自然可喜尋至鳳娘鳳娘曰我有一個殊嫌膚廓偏其反而花榮蕊娘曰榮字似泛而有餘味頗耐人咀嚼乃至雲娘雲娘曰芳姐巳頭場貼出應雲娘完令許郎先拔前茅後勁務宜出色雲娘覆手完令曰曾子曰唯

魯達衆皆擊節曰曲而有直體合當以此壓卷於是洗盞飛觴更斟酬酢生乘間離座步入擷英軒見窗几明淨筆墨精良遂集唐句題一絕於壁曰小樓高閣謝娘家草綠裙腰一道斜蝴蝶夢中家萬里半床春月在天涯甫擱筆芳姊適至見時出一羅帕展几上笑倚案側生已解笑謂曰縱有迦陵紫雲何在芳即舉纖手輕碾隃麋生復集贈曰花時同醉破春愁只愛芳卿一轉眸未解貪花惜楊柳思量何事不回頭方欲署款衆忽搴幃而入曰我道許郎必不亡酒芳見衆卷帕將納諸袖衆拽之出見詩譁曰未解貪花獨邀折柳我輩厚顏矣生慙謝曰卿輩盡道韞仙才僕自當各贈俚詞以誌良會遂集贈雪曰等閒相見莫相親背插金釵笑向人愁伴風流縈豔雪金釵半醉坐添春贈雲曰獨恨金扉直幾重當時一笑也難逢天長地久時相憶雲想衣裳花想容贈鳳曰芙蓉脂玉綠雲鬟紫鳳青鸞盡在山暫向玉堦花上立春情不斷玉連環贈蕊曰魚澂錦上繡鴛鴦試結同心寄謝娘願學金蜂採花蕊一枝濃豔露凝香蕊娘曰許郎既贈佳章愚姊妹不可無答雪娘曰恐下里之歌不稱陽春白雪耳乃亦集唐句曰門柳蕭踈噪暮鴉綉屏遥背一燈斜不勝惆悵還惆悵別夢依依到謝家雲娘曰大姊說破夢幻便令人不勝惆悵即握管書曰休遣玲瓏

唱我詩萬般饒得却憐伊莫教才子偏惆悵雲雨荒臺起夢思蕊娘曰嫁得蕭郎愛遠遊雙鬟慵整玉搔頭春窗一覺風流夢簾下三重幙一鈎鳳娘曰青山何處隔同心繡户珠簾相映深正佩宜男春意懶嬌羞不肯入鴛衾衆大笑曰客非佻達主實輕狂然既銜玉求售又以含胎自惜恐柳腰合抱縱入鴛衾白家郎無小蠻之愛也正笑語間衆顧芳已失所在蕊謂雲曰小妮子慣逃詩債須迹之遂拉衆及生自藤花棚下曲折至一小閣中見芳臨窗染翰書一鸞牋衆推扉而入視之則贈生詩也亦集唐句曰紅樹枝邊日月長誰開羅網活鴛鴦此情可待成追憶斜欲輕身拜玉郎玉檻瑤堦任所依寒窗燈爐月斜暉知君也解相輕薄玉鳳雕釵梟欲飛此生終不負卿卿雙宿雙飛過此生花影深沉遮不住春光與爾豈無情一日須來一百迴一心如結不曾開相思一夜情多少一寸相思一寸灰鳳娘笑曰我道芳姊年輕未解風月豈料鍾情處甚於老大蕊曰爾自嬌羞不肯入鴛衾祇怪他人善談風月我輩宜退避讓他雙宿雙飛正欲出閣雲娘已醉卧繡榻生視之如月浸梨花烟籠春柳低徊榻畔目注心揺雲娘目視鳳等衆已悟曰閣中熱悶不如庭外清涼雲娘膽素怯頻許郎坐伴片時語畢肩隨而出生亦接武隨之蕊顧笑曰良會無常佳期難

再興。來今日盡君歡。免得天長地久時相憶也。纖手輕推。一跌而醒。窗外絡緯聲。猶咿呀不輟。出視庭隅。惟一綠蝶。酣睡花叢而已。

栁衣氏曰。莊叟夢人為蝶。其夢幽。許生夢蝶為人。其夢麗。

羣芳譜

瓊州林一枝。父名雲龍。舉孝廉。與同榜宋琛稱莫逆交。林未生時。其母夢入月宮。向姮娥求子。姮娥命一姬。引入萬花園。姬折銀桂一枝。以贈曰。以此為汝子。語未竟。餘花俱紛紛亂墮。姬謂曰。祇以汝故。萬卉俱動凡心。幸寒梅未落。尚可藉復餘芳耳。遂醒。及生異香滿室。七歲能屬文。宋以女紅雲許之。後宋官於京。有貴公子姚榮者。家揚州。號小霸王。知宋女美。宣言一枝已卒。將委禽焉。宋以告女。女潛縊。甫投繯見一神女招之去。女疑為大士。神女曰。予綠萼公主也。前在廣寒宮見林郎下界。予亦心動。憐汝有同志。特來解脫。氣遂絕。林後娶高士黃公女。曰延齡。齡工詩翰。勸林游學林風流自喜。至廣陵。與名妓石紅英。桃絳綃善。同院有何蓮裙者。年十六。色藝尤佳。鴇母昂其值。何慕林風雅。代輸纏頭。私作終身訂。未幾。姚自京返。聞何名。以重利啗鴇母。鴇使何。何不可。鴇謂姚曰。彼方與林某善。林去則當事君。姚知即宋婿也。懼前

事之被覺並忌何之被獨擄將殺林乃佯言曰林固與余善余當扶頭鴇喜以告林林疑之及即席諸妓皆侍姚語宋公家事甚悉林始知與宋有舊使何彈箏侑酒何歌馬上誰家白面郎一絕姚益怒歸而謀諸僕金錢曰佯買何以作偏房更聘林以主西席林以何故必受我聘何因舊好必與林通則殺之不為虐死者無含冤矣越日姚具禮使金錢聘林林方與何弈將却之緈綃曰此非君久戀之鄉勿謂青氊不如紅粉也林正躊躕忽鴇母呼何去良久不至方欲致問紅英掩淚而入曰頃姚公子捨重貲買蓮裙去矣林急召金錢問之答曰主人恐公子不忍割愛故買何以作餌耳林喜曰姚公厚我也時同院妓有鳳仙者慧而黠謂林曰前姚某在席似有不滿於君今忽重貲贖美厚幣徵君恐膏粱子弟無平原好客之心林曰紈袴兒諒無遠謀不足慮也遂適姚姚款林有加禮酒酣呼何侍飲林甚跼蹐姚笑曰吾輩風流豪曠豈拘形迹卒呼之婢覆曰何娘為紅姐所留恐後至蓋姚有妹曰紅裳知前謀恐何入彀特拘留之未幾姚又呼何應命而出紅婢芍欄曰何娘此去將與林生駢首書齋姐忍視乎紅曰何固可憫林甚無關芍曰愛人者兼愛其屋之烏救林正以救何也紅沈吟曰汝能受命二人不足救耳乃命芍預匿林寢囑曰俟人靜導之出後

園毋洩復使媪闢園門以待未幾姚果笑擁林何並入卧室佯致殷勤而去方欲解衣芍自帳後出以難告林大驚疾啟扉梯墻而遁芍遂引何從後園出比反適遇姚操刃至覓林不得見芍心疑恐之芍懼以實對姚大怒詈紅紅不能堪遂自殺姚自是恨林益切齒矣林既遁仍返舊院絳綃等驚叩以故林以告紅英曰君雖歸何必不免矣正在嗟嘆閒忽聞叩扉聲甚急耳之姚也鳳仙疾引林匿於夾室姚問林及何紅英辭之姚率衆入諸卧房搜檢而去林出諸妓謂曰君不可覊留於此宜早作歸計乃各出私藏以贈林至江干聞宋奉命將撫浙待之果與宋遇宋厚遇之且曰闈期已近君宜速歸林遂行忽見後船一女子端坐艙中視之何也林不敢問各抽帆而去蓋何出園後不識歸路伏墻外迨天明始強步至渡口心甚彷徨忽有驛騎自後飛至何疑為追己者即躍諸河適宋船過拯之何詐云良家女宋遂收於膝下作己女也林歸應試即發解將入都適延齡病林不忍別齡強之乃就道比至都城宋亦內擢遂寓於宋始知何已為宋養女心竊喜未幾延齡訃音至林慟甚宋慰之曰君如芙蓉鏡好不患鴛鴦褥冷也強入禮闈以第一名報捷臚唱日宋預集親朋張樂以待俄而林果以狀元歸第宋即命扶女出與林結姻自是牽牛帳裡舊雨重尋

引鳳臺前春風獨被矣他日何謂林曰妾沐君恩寵榮已極惟故園姊妹淪落天涯使得共侍巾櫛朝夕相依妾之願也林以宋故難之何曰是更易易妾當為君言之乃言於宋曰林郎既貴宜廣置媵妾以衍螽斯宋喜其不妬忌也許之林即擬至揚州過山東見有跑野妓號虞美人者馬上舞雙刀如飛林愛其勇厚價要之比至維揚訪舊游地則門前冷落車馬無塵鴇曰公子遠去諸姊妹俱斂粧閉閤不復登樓賣笑矣乃呼絳等出各述離衷衆始知何已歸林鳳仙嘆曰淮南得道雞犬皆仙何入九天衆沉孽海色藝使然也林謝曰此來正泛慈航以渡卿等耳鳳曰何意若何曰此何之本意也衆喜曰即非薄倖何更多情妾等甘自抱衾以奉何矣時姚有門客居後院聞之以告姚姚復謀於金錢曰林吾仇也殺之則官有常刑舍之則私讎未復奈何金錢曰世固有殺人而可逃國法者公子不屑為耳若公子偽作綠林狀要而殺之人固不敢以盜賊疑吾富貴家也姚乃集紀綱數十人伏莽以待未幾林與絳綃等同乘而過忽鳴鏑錚然衆皆抹額橫刀攔車大噪林股慄色變不敢作聲虞笑曰君何法也約衆後退獨跨鞍直前撫劍喝曰鼠輩識虞美人否姚舞槊大呼曰重瞳在此虞大怒躍馬斬之餘衆奔潰林亦不知為姚也遂入都宋見諸女端雅謂何

曰是輩亦似良家女須善視之何益喜時值中秋林設宴為宋壽酒酣命諸姬奏樂虞亦拔劍起舞歌曰月明兮露濃夜靜兮漏終華筵散兮畫堂空不如乘風歸去飛入廣寒宮歌畢忽天女散花紛紛亂墮衆各離座憑欄仰視第見雲流銀漢隱隱作水聲正注目間銀濤一瀉如千尋匹練直掛簷端一女子乘船而下則紅雲也謂宋曰兒在廣寒宮奉姮娥命特接林郎與綠萼公主結姻且命吾父代蹇修之職幸勿遲留宋如在雲霧中不知所為紅雲舉袂一揚衆不覺已在舟中但見水天一色皎潔非常兩岸洪濤盪搖銀海紅雲盪槳如飛指謂宋曰此瑤島也頃刻間見宮闕巍峩浮於水中上顏羣芳譜三字遂泊舟登岸岸上人齊聲呼曰新郎至矣各執絳紗燈導入延齡與一女子迎諸門曰待君久矣林問女為誰曰是即姚棠之妹紅裳也遂入宋與林立於左延齡紅雲紅裳蓮裙絳綃紅英鳳仙虞美人等立於右未幾仙樂悠揚靈香馥郁衆仙女扶公主出簇擁氍毹與林交拜將行合卺忽聞門外大嚷見一人仗劍大呼入曰一枝殺我我當訟汝於天視之姚也林欲退避已為所及虞疾抽劍禦之正酣鬭間忽鳴鳳鏘鏘一仙姑跨鸞而下手展敕命曰姮娥有命各聽宣讀衆遂依次俯伏詔曰牡丹殿三春之艷瑤桂飄八月之香各稱第一之名花宜

勵無雙於國士臨芳候姚祟不蒙符命私下瓊宮陰圖漁色佳人懸珉瑁之梁暗設虎圈閨女伏芙蓉之劍歌雖紀乎龜年行乃同於鼠輩不安富貴自致喪亡宜遠竄於洛陽毋羈留於月窟小山公林一枝生符熊夢學著鳳毛質任棣棣好色無傷乎宋玉行有枝葉施斤無礙夫吳剛宜冠羣芳以彰獨秀綠萼公主孤芳自賞無意塵緣笑彼羅浮夜月無端妖夢空傳擬他和靖家風應有梅妻作配勅封花蕊夫人配廠小山公子延齡紅雲紅裳柔順宜家不屑樓窺楊柳從容就義未經帳暖鴛鴦並有淑人之德宜為吉士之求各配一枝以襄懿德蓮裙絳綃紅英鳳仙虞美人等落花逐浪身雖寄於青樓飛絮沾泥玷可磨乎白璧毋懷貳德勉事一枝宋尚書人間桂石天上星垣既為月下之老人宜返曲江之故里從此花開十丈長數萬卉之春香滿一輪照遍四時之色各宜樹立以報栽培宣畢姚踉蹌下殿衆各跨鸞鳳飛入月宮宋亦迎風而下是夜京都盡見月華五色云

柳衣氏曰牡丹始見於謝康樂集中較木犀為晚出如以富貴重之則郄詵一枝豈不若仁溥數本哉

歲寒三友

從叔立峯先生諱升號天如績學士也天性孝友屢困場屋先生安之淡如也嘗有冬日咏懷詩曰薄植未荒經史子舊盟猶憶竹松梅一生梗概畧見於此其外甥孫許箕山嘗從學焉先生沒後箕山念之不忘後以他事入郡偶至西湖葛嶺神倦憩大樹下忽聞有人吟詩曰薄命已殘三月雪離愁試唤一聲蟬又曰幾處征衣傷遠道頻年作嫁怨秋風箕山耳熟爲先生詩上二句咏夏柳下二句乃咏絡緯也心異之闢眸微視見三老人婆娑踞石坐見箕山叱曰是何俗骨混迹於此箕山曰適聆所咏係業師管立峰先生作不知老人何處得之一虬髯者曰此吾友乚八羅散仙句也渠因塵緣未斷降謫人間現在已歸仙籙箕山叩問近狀答曰所居之宅去此不遠導汝一往可耳三人起箕山隨其後行未里許見古木參天藤蘿蒼翠掩映竹屋數閒遂隨三老人入見先生欵洽如平時先生出松英少許餐之頓覺遍體清涼先生復謂虬髯者曰孺子尚可教惟世俗之念未除願借洪濤滌其凡慮虬髯者酌壺中水以飲之曰此清涼散世人無仙骨者一勺不妄予也汝今飲此撲去俗塵三斗矣箕山問先生曰三老何如人曰是即歲寒三友也箕山請留侍先生曰此非汝久居地前途尚遠行當自勉五十年後當訪我於飛來峯下遂出小牋書四字詩以遺之曰

戒汝勿怠業由怠敗曷勵爾神勿貽後悔其二曰戒汝多言言多失煩三緘其口古訓攸敦箕山方欲辭謝一蹶而醒惟一老松偃蹇於寒梅疎竹之傍悵悵而返歸自郡為予述其事

月楣生曰立峯先生性情耿介亭亭獨立固屬莊嚴世界第一流人物嘗謂予曰少年好作綺語是一大病予戒之數年矣今復稍稍蹈之倘與箕山同遇慈顏不知先生更何以教我也

南山校尉

陝人朱鸞貧士也貌如冠玉善文章工繪事而性近輕薄一日秋晚坐小窗點易忽一翁銀髯朱履貌若神仙掀簾而入曰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固文人樂事也卿非朱先生乎生駭曰素未謀面不知貴閥翁言康姓家南山陰對門藤蓋瓦映水竹穿沙是吾廬也生曰翁童顏鶴髮似非風塵中人翁笑之曰魏闕辭花綬春山有古田昔為南山校尉今亦辭簪拋笏矣生曰翁笑傲林泉諒有羲皇之樂翁曰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閒門山徑清幽固與市闤大異生曰頃至敝廬將何所命翁曰夙憐朱王之才特偕陳蕃之榻幼子松兒尚未就傅願請受業倘朽木土牆不棄培植肺腑

銘恩矣。生許諾。即隨翁望南山而行。未數里見烘霞紅樹掩映粉墻。翁曰。此即蝸舍
也。喚玉面奴啟扉而入。覺松翠沈沈。苔痕匝徑。一一俱可人意。遂命松兒出見。頗慧
闇數日。翁邀游問珠園畫軒中。懸篔簹偃竹圖。翁曰。此文與可親筆也。生笑曰。是非
湖州親筆。乃倪雲林所寫。殊未極兔起鶻落之妙。翁曰。先生亦得此中三昧乎。生曰。
略識塗鴉。深有愧於三祖。翁遂出生綃一幅。請生寫意。生繪秋郊縱獵圖以贈。翁不
悅曰。奚繪此也。不聞古人禽荒之誡乎。生知翁性僻。乃更寫陋巷讀書圖。翁喜曰。是
真文人所宜留意者。生由池畔步至留雲閣下。忽聞玉珮琤琮。纖羅萃蔡。不禁心蕩。
以翁在。不敢仰視。既而晚雲擁樹。鴉噪寒林。翁命奚童導生歸館。蓋園在翠微樓之
背。翠微樓者。即生之臥室也。一日生登樓縱目。見園中一美人立於亭下。舉首見生。
欲趨避。適一婢至。笑謂美人曰。願去紅樓結素心。那知今日初相見。美人怒以目婢。
又笑曰。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改變成蒼狗。女遂移去。生亦歸齋。未幾一綠衣婢以
枕函求畫。生問曰。卿為誰。曰蘭姐之婢鶴翎也。曰。誰為蘭姐。曰主人次女也。曰頃
在問珠園者。即是耶。曰蘭姐臨窗理綉。不暇閒步。想是蘭姐之姊桂姐耳。生問蘭桂
優劣。翎曰。桂姐玉貌旖旎。似芙蓉之映日。蘭姐花容嫵媚。如芍藥之含烟。至於才

惜玉同此一轍。是以先生前在園中。二姐交口稱譽不置也。生笑曰。蘭芬桂馥。可被餘香乎。曰主人家法甚嚴。固非易易。然蘭素聽命於桂。桂又深信其婢曰微雲。若與微雲謀之。或可圖也。生曰。即前日在園中與桂姐笑語者乎。翎問狀。曰修眉豐頰。衣藕色衫而繫黑絲縧。曰即微雲也。生曰。雖識微雲。何由啟齒。曰妾固與雲善。當為君試言之。生遂繪西廂拜月聽琴圖。付翎以去。未數日。生遇雲於堂後。趨揖曰。翎姐曾有他辭。合於卿否。雲笑曰。殆非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乎。生曰。卿真知我者。將何以謀之。雲曰。桂姐自見君後。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靈犀一點。惟戀戀於君。又奚待謀哉。生曰。恐為蘭姐所礙。雲笑曰。得隴自當望蜀。況蘭姐惟桂姐是命。固不難由此鹿以致彼鹿也。生謝曰。棟梁之任。悉以委之於卿。越日鶴翎同一婢至。謂生曰。先生衷曲。妾已達於二姐矣。生曰。二姐若何。曰彼固無言。頃妾與柘枝妹至此。則二姐命也。生大喜。各賦半律以寄蘭桂。至晚微雲至。曰二姐讀華章。嘖嘖不置口。君殆花間蜨矣。生悅曰。使予得乘鸞跨鳳者。俱卿之力也。因牽其衣曰。雙文未得。先謝紅娘。雲曰。妾固不敢自愛。恐二姐聞之。不能愜意耳。生曰。彼豈石尤婦耶。遂拉入書舍。登翡翠之床。解香羅之帶。雲滋雨潤。備極綢繆。事畢將散。忽見柘枝同一婢至

雲驚起低語曰汝同桃葉妹來其亦傳春消息乎生攜柘手問以來意曰今衷將軍家置酒主人當赴席二姐謂天假之緣願與郎相會生笑謂雲曰主人既出願卿引入桃源雲許諾而去有頃夕陽西匿新月半吐生徬徨良久忽聞扣窗聲視之即雲也急與同入則二姬亦開簾以待謂曰清漏漸移相望久生答曰微雲未接過來遲桃葉在側曰蟾影將斜當就寢矣乃辭月閣入雲帷生解衣登榻二姬亦各解綉襦生見蘭桂玉體無瑕促令就枕曰翠浪舞翻紅穲稏白雲穿破碧玲瓏矣俄而山寺鳴鐘村鷄催曉生因曰心迷曉夢窗猶暗桂曰粉落香肌汗未乾蘭謂生曰大人將歸願郎早去乃送生出自後朝雲暮雨習以為常即桃葉柘枝輩俱霑餘潤後值蠟梅盛開二姬設宴於禮斗亭以酌生偶為松兒所見訴於翁翁大怒召微雲而詰之曰昨宋生在園中何事雲曰小人自齷齪焉知曠士懷翁曰彼殆與二姐有私乎曰南北風馬牛何以能相及翁詈曰爾等所為予已悉知遂以杖擊雲雲笑曰勸君莫打鴨打鴨驚鴛鴦翁曰汝既求赦當一一招認彼往來幾時矣曰柳絮飛還聚游絲斷復結翁頓足曰一何至此雲曰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翁又曰誰為鳩媒至玷家風如是雲曰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栖鸞翁曰汝輩俱受沾染乎曰紅蠍

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翁嘆曰孽由我作夫復何尤悻悻而出雲以告二姐二姐泣曰妾輩則亦死矣其可害宋郎耶乃令雲謂生曰樂極悲生福即為禍鑽穴之事已被風聞頃主人啣恨出門必訴衣將軍與君為難禍不遠矣生大驚手足失措雲曰此原非君所久居妾輩乃南山狐也不如歸去早從子規之諫乃送生至門謂曰二姐屬君如情緣未斷明歲中秋夜當復至此與君相會生應諾而出方欲揖辭已失所在惟見古塚纍纍荒榛塞路而已因雲語明年復至故處絕無人跡正徘徊間忽於叢薄中得金箋一幅有詞曰阿儂家住南山麓松為門兮柏為屋春風秋月幾經年深閨不種相思木一自偷窺宋玉容轉教小玉覓仙蹤牡丹被與芙蓉褥俱變巫山十二峯海棠花底明明月賞月賞花賡新曲紅香酒美飛羽觴綠綺窗深燦銀燭那知樂極即悲來禮斗亭前磬口開金盤香露椒花雨聊當西風贈別盃一別音容兩相絕愁聽杜鵑更啼血而今深鎖翠閨中大喬小喬自嗚咽與士耽兮當奈何也知郎罷未為苛梧桐葉落秋宵永休唱空床獨守歌但思綺樓與瑶圃半為韓壽偷香路寄語深閨諸女郎好買吳絲繡賈傅吁嗟乎去年曾與約佳期皓月圓時話別離誤落金籠未能脫空使木客傳悲辭生覽畢喟然嘆曰彼南山校尉之家

法尚若是其嚴乎。

柳衣氏曰。俗謂物類中惟狐最淫。然南山翁猶知鑽穴之恥。而大為之防。較阿家翁之痴聾者遠矣。

程筠

雲間程筠。字君如。貌如冠玉。父名琪。理學儒也。筠亦穎悟。而性近佻達。鄰有衣工張姓者。女名芝雲。甚艷。筠嘗梯墻窺之。女亦悅筠。各挑以目。會紅杏初開。筠折一枝遥擲於芝。芝拈花微笑。斜簪鬢上。筠心意俱搖。正欲作踰牆計。適為張所遇。訴於琪。琪撻筠而峻其垣。由是音容隔絕。琪即為筠訂姻於朱氏。朱亦鄰也。女亦以美著。芝聞筠已締姻。殊失望。未幾。琪卒。時同里有李姓者。素橫暴。父官刺史。適喪偶。聞朱女美。強委禽焉。朱固懼李。將反筠聘。事未發。女聞而縊。家人急救之。得不死。遂卧病。筠錯愕旁皇。計無所出。篝燈悶坐。忽聞門外有彈指聲。啟視之。一女子驀然入室。面壁嗚咽不已。筠大驚。欲呼家人詢之。女擲一簪於地。拾視之。係聘朱氏物也。心知為朱女。謝曰。筠不能早諧伉儷。使卿幾抱不測。負罪良多。今蒙下顧。恐敝廬褊淺。耳或屬垣。使橫逆藉為口實。奈何。女掩泣曰。妾不嫌多露。甘蹈私奔。君既潔身。妾寧含垢。舊繯

尚在當自明於君側。筠懼甚。倉卒間。計維母姨家離此稍遠。可作偕隱地。以商女。女曰。婦人從人者也。惟君是從。遂與女趁月出郭。約三四里。女覺霧濕雲鬟。露沾蓮瓣。復拽之行。未里許。筠見路旁竹屋數間。簷下橫列一凳。似設以待月者。筠遂與女憩坐。內尚竊竊有語聲。筠於門隙窺之。見一婦人年約三十許。貌甚俏麗。於燈下綴一鳳履。一嫗背燈斜立。笑曰。今夜燈花又放。不知何處兒郎來伴娘子宿也。婦曰。痴婆子休說顛話。速收門外几凳。嫗啟扉見筠。喜曰。痴婆子原不說謊也。即拉筠與女入。笑謂婦曰。燈花燈花。引郎到家。婦見筠欲引避。嫗挽之曰。個郎是老婦螟蛉兒。勿避也。婦含笑向筠及女各道勝常。筠雖輕薄。以女故殊形跼蹐。婦屢以語挑之。惟唯唯。嫗又笑曰。無酒無羹。做不得道場。老婦爆酒來。與娘子接風。語畢往後。少頃蔬果羅列。嫗引壺酌筠及婦。另舉一大觥酌婦。曰。吃得醺醺。好做新人。已亦橫拽一凳。面北而坐。問其族。婦言陳姓。兒夫服賈漢江。惟一嫗佐薪水。未幾酒盡。筠將作別。嫗曰。今夜月寒露重。女郎單弱。恐不可行。可權宿於此。婦曰。茅簷草榻。無福邀貴人駕耳。筠正苦困憊。謝曰。荀賜寵留。自當厚報。嫗遂撤具。襆被移燈。宿筠於西偏。曰。女郎與娘子宿此也。筠至夜半。覺有人搖撼。醒眸視之。見婦卸粧掩袖。笑倚榻畔。舉纖手探衾

曰。緜薄得毋寒否。筠喜出望外。即引登榻。備極綢繆。婦問女郎何來。告以顛末。婦曰。君既懷秦中之喜。更宜引李下之嫌。倘令親未許匿瑕。彼美寧毋蒙玷。妾家一嫗之外。絕無外人。世外桃源。儘可作避秦地也。筠戀婦美。遂不作思蜀計。婦屢戒筠勿近女。女漸不平。時以怨語侵婦。婦恚曰。養虎傷身。釀蜂螫手。自貽伊戚。夫復何尤。今讓汝銀河獨泛。余當作卧看牽牛之織女星也。即促筠與女共枕。婦竟悄然啓扉而去。及明。筠問於媼。媼曰。彼生前挾琵娼也。老婦曾為伊鴇母。死後並葬於此。每於月夜。勾引少年伴宿。但不知何往。或轉生人世。未可知也。筠大駭。欲與女遁。媼留之曰。此雖鬼域。並未害人。且娘子雖非人類。女郎亦與鬼隣。此係生魂。彼為死鬼。舍彼就此。只新鬼故鬼之別耳。筠問女。女曰。病中思君甚劇。不覺忽忽出門。不自知為人為鬼也。正駭異間。忽閧門外大噪。見數人各持畚鍤。毀門而入。視之盡朱氏厮役也。譁曰。程相公果在此矣。先是女抱病。後不食不言。氣息奄然几十餘日。李懼。始息前議。朱使告筠。已不知所往。正欲使人尋訪。女忽言曰。程郎在陳氏墓中。跡之可得也。察其音。不類其女。衆集問訊。歷言筠始末。蓋婦出門時。知朱女軀魄尚存。遂入。附魂於女將與筠圖久遠也。朱使人發塚視之。果得筠。筠顧嫗女。已失所在。歸後即諧花燭。定

情之夕身則朱女魂則陳婦也古欲解衿就枕女忽悄然入室見己軀已為婦據拖錡而泣錡不得已另設卧房使人鬼更番當夕嘗謂人曰莫謂朱陳村近界劉陰陽休云人鬼途殊欲通男女道其實也一日忽聞芝雲病瘵而卒錡甚悼惜女聞曰芝雲容貌比妾若何錡曰卿如濯露芙蓉彼似臨風芍藥可稱璧合惟蓮鈎半握纖瘦絕類新月恐窈娘再世不是過也女支頤仰首若有所會薄暮家人傳言芝雲死而復蘇蓋女魂已附於芝而起矣張亦聞朱女事願送歸錡宅女不可曰生前軀殼已屬非非死後游魂寧容草草仍諷錡倩媒妁行嘉禮而迎焉

柳衣氏曰予疑娼婦不能為鬼以其烟花水性魄既不貞魂亦易散也月楣氏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非娼婦成鬼之註脚耶同座莫不捧腹予亦大噱

夢幻

甲寅歲余安硯於吳門任氏與同人將游於靈岩適吾友徐子鶴汀以所撰琴停集寄亦時黃頭艤舟以待不及展閱置諸床頭蒼黃解纜路出橫溪溪南女貞觀聞有女道士號劍霞者工詩而善琴欲紆棹訪之不果遂溯胥湖登蘇臺歷諸勝跡明日謁范文正公墓而返路將半余欲登岸衆固不可比至寓日未向午衆各散去余亦

神倦伏枕假寐輾轉間殊以不識劍霞為恨又念橫溪相去僅十餘里款步走訪更無待宿舂糧也遂信步出郭時風軟雲晴野芳滿目花氣習習襲襟袖幾忘路之遠近矣少進溪水一灣溶溶隔岸風花飛颺飄漾如紅雨一徑緣溪西出芳草鮮美斜抱裙腰而上約三四里路稍轉北第見花濃柳暗斜籠竹屋數間門臨綠水潺潺有聲即向所見之上流也意欲叩扉問訊一女郎自左角門出花枝倒插雲鬟低鬟國色也踞登擣衣石仰折梨花殊不甚羞避忽啄木鑿枝丁丁作響一金鈴獅犬吠聲如豹咆哮而出余窘甚女齲齒不已似笑余之怯者余恚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女逡巡下石凝睇低應曰何物書狂尨也可使無吠耶遂入欲作闔扉狀余急尾之亦不拒進則葯欄曲屈庭卉鮮妍堂中圖書彝鼎俱精雅可喜案有古錦冊一通題曰廣陵散余知為琴譜也問曰中散已死此曲尚在人間耶答曰叔夜生前雖靳於袁孝尼死後冥傳之賀思令緣世鮮知音遂為絕響耳余曰愚我可乎曰可繼不可與不知音者道亦不可與強作知音者聾也余揖而謝之忽屏後呼聲甚急女即趨入余接武隨之女顧笑曰甫得升堂便思入室耶纖手輕推一跌而醒幸所贈錦冊拳握如故急展試之即徐子鷗汀琴停集也

椰衣氏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惜不化作蝴蝶隨君飛游其處
芝湘子曰曲折叙來無不入妙清占月中三峽水麗偷雲外十洲春一結有神龍掉尾之勢

龍門

諸生馮榮瀓浦人家臨海岸年三十未娶嘗於雷雨後林中拾一鋏錐光芒閃爍不可逼視有識者曰此霹靂錐也佩之可已心疾生試以鎮瘧果愈一日扃門他出及歸門鈕已脫急入視之庭中一鼉殼大如車輪隆然伏地聞房中鼾聲如雷生素有膽力拔刃以入見一偉丈夫酣卧榻上口沫淋漓腥不可近心知為怪按劍以覘其變俄而微醒連呼口燥一美女子手擎杯茗搴帷而入見生返走生疾驅之忽不見惟一海螺大如斗仰踞堦下靨猶未合也生復入室其人已起黑面鳶肩狀甚可怖向生拜曰蒙君不以異類見戕自當厚報生問其所自曰僕屠姓名靈侯龍宮司鼓吏也幼善讀書因數奇不偶暫隱下僚後以誤報更鼓見斥今偶挈養女素兒游於海岸緣鄙性好睡偶下陳蕃之榻耳生笑曰水族亦知勤學乎答曰窗下談元異中講學毛羽尚有知音鱗介獨枵腹耶生不信適案有爾雅一部舉數條叩之大笑曰

此僕前生所註何多問為復叩以經史俱能剖析元奥語甚歡及暮生躬具晚膳屠曰君年近三十何尚無家素女頗勤操作留侍巾櫛何如生嫌其異類屠曰君寔罕聞吳湛謝端何如人耶遂呼女女不至笑曰小蝨子尚碍騂羞取香炷向螺厴豐處炙之聞內作小語曰阿爹太作惡一女子探身而出逕入廚下代生烹飪屠遂辭去生送諸門顧謂生曰真形可醜幸勿告人舉殼先投入水然後躍下未幾浪湧波翻一巨鼉昂首而去生與女伉儷甚篤月餘屠復至曰素女父母願一覩快婿須速往女甚喜即拽生至岸先投螺殼而下屠促生下岸生有難色乃出龜板一枚授生曰得此則入水不濡矣生恚甚屠笑謝曰前言戲之耳此固不可為子衣巾也復出鯉魚皮一具披生體曰此不愧為儒服矣甫著體即翕然卷合化作鯉魚一尾躍入水中屠亦隨之而下揚鱗鼓鬐如御風行空不知身在水中也俄見一巨第屠曰至矣俱解服相揖而入堂上張樂以待見有白髮飄蕭杖鳩扶步者岳父母也修眉豐頰衣天人服者大姨翠娥次姨碧娥也金冠束髮貌如冠玉者妻之幼弟錦兒者正敘禮間有二人緋袍朱履昂然而入則姻壻郭索沙虹也貌甚寢郭短額濶腮沙長鬚鐵顴見生略不為禮生起拜以手揮之直入上座生有愠色翁謂二人曰馮生學富

才優允稱佳婿他日龍門躍過與卿輩寔屬同僚何各以意氣相尚也郭曰阿翁亦太糊塗邇來讀書人非輕浮子弟即迂腐冬烘可惜小姨為媒妁哄賣悞却終身屠睜目大怒曰而翁嫉汝等目不識丁囑余相攸汝敢妄肆雌黃耶揮拳亂毆沙懼急躍下皆呼曰阿翁迎合窮酸致匪類凌虐我輩曲踊而出郭被屠困抵死不脫生力救乃遁媼使魚婢進留之已不可及媼詈翁曰祇以汝故致有今日彼二人不更來矣遂哭而入蓋翁女三人二媼自擇婿以武功顯翁心鄙之後媼又欲以素娥許丁氏子丁亦顯族紆青拖紫而不通文墨翁固不可特囑屠以字生寔非媼意也生甚跼蹐欲辭歸翁不可曰卿若不得一第歸鄉僕益厚顏矣生問屠曰水國亦有科舉制乎屠曰即翁所云龍門是也龍王錄用諸臣武用介屬文用鱗部每歲鶩藝後河鯉集龍門下躍登者註名選用猶人間得中鄉會試也生乃止媼以生故並惡女使與生居外宅食以草具二姨私具烹飪以進生不知也閱數月屠至謂翁曰場期已近宜為馮生預措場費翁問幾何曰非千金不可翁疑其妄屠曰翁誠門外漢是日龍門高聳士子魚貫而登將及半風自門內出著體者皮肉作癢輒浮水面即世所稱鯉魚風也是尚無慮僕當以定風珠贈之惟雷部萬難倖免得賄者鼓鳴電閃虛

作聲勢俟已登後畧縱大焦尾以掩人耳目否則霹靂交加辟額裂腮非傷即死耳翁蹙額曰家無長物何有千金馮生留此無益矣適生自外至見翁狀問之告以故生大羨出錐以示曰雷具在此霹靂何由作耶屠大驚曰此雷部禁物君何得此生具以告喜曰天賜也君如割愛不作第二人矣曰頑鐵也何惜之有遂授屠而去後生果以第一名報捷龍王試以水晶殿賦有光爭日月夙傳玉潤冰清朗照鬚眉共頌山輝川媚之句王大悅許以嬌雲公主妻之生欲辭傍一人私謂曰公主美甚何反辭之生乃謝恩王命館生於紺珠宮與公主共諧花燭生急欲見公主容即命撤扇挑巾起視則膨然一嫫母也額凸鼻凹頤肥而黑生始悔鸞婚之失惟畏其勢焰强為侍寢一日與公主並坐窗下適宮娥將黑牡丹進公主命題生改舊句曰一枝黯黮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古人誰得似孟光初嫁作新裝公主佯怒曰汝敢調弄筆墨嘲誚我耶生伏地謝罪良久公主轉嗔作喜挽之起曰曩以君為好德之士故不敢以色事君今既嫌寢陋則所好可知即開奩取一古鏡出大如盤背鑄篆文螭蟠蠖屈合之章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公主曰此麗人鏡也背列前代美人姓名自西子訖於花蕊夫人精靈俱吸聚此鏡中得此一照肥則為環瘦則為燕無

鹽女子。立變嬌容。生請試其效。公主撫鏡略窺。即變一美人。嫵媚花嬌。不能言喻。自是水乳交融。伉儷甚篤。後生得層書。正展視間。公主自後至。見有宋宏江斅等字樣。心甚疑。固詰之。生不敢隱。公主嘆曰。吳起虧恩。賣元背義。世不乏人。即命取素入宮。生欲媚公主。不敢使素當夕。強之不可。詰其故。曰。公主美甚耳。曰。何如古人。妾應曰。可擬王嬙。一日生偶他出。公主出鏡。令素娥對鏡凝視。誡勿他顧。素開奩撫照。見一麗人與己對視。正驚疑間。忽見又易一形。較前更美。凡數十更。公主曰。可矣。衣以翠鳳之衣。束以丹霞之裳。使居碧雲宮以待。囑曰。郎至須勿為禮。以博一笑。且使謝薄倖之愆。俄而生至。公主謂曰。君謂吾貌似王嬙。何處見之。曰。從古美人推昭君第一。以是知之。曰。姊氏絳霞公主美倍於吾。現居碧雲宮。君若見之。又不知為何如人也。曰。可乎。曰。以臣禮見之無不可也。遂引生入宮。生見素。俯伏不敢仰視。公主過作高聲曰。君謂長公主美。願侍枕席。須自面奏。生戰慄色變。羣宮娃匿笑不已。有黠者拽生起曰。長公主恩准汝請。不汝罪也。與眾笑擁二人並入寢宮。生始知公主所為。明日謁謝公主。問素貌。曰。絕世仙姿。非姮娥織女。未足比擬。曰。此正秭歸遺像也。如吾則為鉤弋夫人。君自未識耳。曰。然則按名索像。盡得真形乎。曰。諸香魂在鏡中。如輾

轆轉運迭現芳容開奩時適現何形即得何像也生固不信公主即引鏡略照倏又眉纖腰細手姿迥異生問為誰曰此吳絳仙也生大喜曰古人得一美人不惜傾城傾國其何福澤獲覩歷代仙姿耶自後公主與素日易一形以悅生生嘗謂西子工嚬東鄰善笑文君之眉樊素之口實獨絕千古餘則如五侯之厨祇覺一味甘美無分彼此年餘有涇河龍謀逆甚猖獗王命生督師勦撫生舉屠為前鋒大破之生擒涇河龍以獻封生為懿忠伯公主賀設宴於萬綠園酒酣命衆宮娥各照一形為生壽衆依次撫鏡窺視一宮娥名月珠者素嬌憨奪鏡鏡墮而破公主不悅謂素曰昔人鏡破分離此其讖矣各酌巨觥奉生生大醉伏几而卧朦朧中忽聞龍王遣使至曰馮榮夙緣已盡不得再滯水府勅即送歸衆挽生坐一車中騰空而起生在睡夢中不能動擅維聞波翻浪擊之聲震盪心魄良久聲息聞眸微視身已卧於海岸第見水月相吞寒光萬頃寸心淒絕惆悵而歸

挪衣氏曰鏡花月水中一切功名富貴盡作如是觀

洛神

泰安諸生甄瑜美鬚眉倜儻好俠更饒膽力會省試歸見郊原有縱獵者鹿奔兜走

觀者如林甄亦躡於衆後注目閒覺身後有拽其衣者視之狐也身負巨創已不能履乃解衣覆置車中而去至旅店舉衣起視則一美少年也白袍銀鎧獸帶華鞾甄懼抽刃將斫之少年疾起撫劍曰君不殺於原形未歛之前而殺於已變人形之後不畏人命累耶甄悟而止問其姓曰真形已露勿為君諱僕乃渥水狐也託姓袁名復奉泰山娘娘命調征黃河水母而還適過圍場悞傷飛鏃知君長者故求援手耳甄喜其風度儒雅與之坐復問有家室否愀然曰君此問殊動吾離别之悲僕少孤無強近之親及長善騎射游於洛遇甄氏婦婦亦狐也有女二俱工詞翰長曰驚鴻適岷山狐而寡次輕燕更喜絲竹婦憐余美贅為婿焉花燭初迎符命適至匆促就道兩新人尚未識面今屈指三載音信未通不知作何景況矣語畢復出鸞牋一幅授甄曰此僕臨行時一乳娘所轉授據云輕燕贈别之筆僕不忍撇棄常帶衣袖間甄展視之乃新婚詞一篇其詞曰華堂春暖日之吉雀屏妙選乘龍匹爭看詩史結天親賓朋雜遝狐羣集忽聞天使有傳呼撿點行裝倉黃出君言從古不宿家欲愬離情不遑述念我塗山曾祖姑嫁得神禹洪水溢巍巍帝德重新婚勑使加恩留四日辛壬癸甲伴晨昏他日喜聞呱呱泣今者召役如追囚不得在家停呼吸從今欲

見君形容除非夢魂來入室恐君夢妾妾夢君關山迢遞兩相失縱或有時交臂過妾與君面曾未識勸君勿作兒女態奮勇殺賊仰報國君幸功成妾未衰歸來終當持巾櫛甄覽畢嘆曰纏綿真摯洵非凡手所能不識君何日榮歸與令夫人聚首袁曰凡供泰山職者十年之內無勅命不得擅離官守歸期尚遠耳甄曰然則仍返泰山乎曰然維若身負重傷不能速達耳甄曰僕亦返泰安與君同乘何如袁拜曰既蒙不殺之恩又獲後車之載感不淺矣袁博雅風流性更豪曠叩以經史典籍俱能剖析元奧惟問以幽冥事則不答曰天道遠人道邇君縱參透元機亦屬無用況不能乎歸後告别甄殊不忍袁曰既蒙雅愛日間不敢曠職夜靜後向空一呼即當自至許之遂不見自後月明人靜輒應呼而至花前小飲燈下圍棊水乳交融各抱相見恨晚之慨然不呼則不至也一夜甄已酣寢聞叩扉聲甚急啟視之袁也貌甚倉皇謂甄曰僕向不敢以幽冥事告者恐己獲罪於天今君有奇禍不得不為君告甄驚問何為曰今日嶽神發下雷部會稿內有君諱柰何甄大駭曰僕無不法事何遽罹雷厄袁曰僕亦疑之然所注籍貫年貌無不吻合諒非誤筆也甄曰君能為地否曰雖不能救君然已緩君稿批三月某日正法僕暗改作五月今為期尚遠君宜

遠竄以避修禍。曰。天可逃乎。曰。震驚百里。遠不能及。若藏形千里外。更高枕無憂矣。曰。廣陵可否。蓋甄有懿親在揚州。故念及之。曰。可。然此事宜速。明晚即宜速行。僕當送别河梁也。語畢。匆匆遂去。明晚甄遲袁不至。呼之寂然。甄惶甚。如失左右手。久之袁入謝曰。家寵呼。適有便鴻至洛。作家書數行。是以遲遲。甄遂行。袁送諸境而返。至維揚。主人居第甚窄。甄苦之。主人曰。後樓甚寬曠。惜為狐所據。人不敢近。甄請居之。凡五間。窗明几淨。簷牙庭寬。下榻數日。了無所異。一日晚坐。見一人自庭外入。見甄踉蹌反走。驚墮一物。視之。即袁之家書也。外另票云。即帶揚州問其府便是。字跡迥出兩手。大異之。置諸案頭。秉燭以待。將二鼓。忽燭影亂搖。陰風撲面。一物自案下聳身而起。黑質毛身。睛光閃爍。似欲攫取袁書。甄大叱之。隨聲而没。未幾風又作。瓦屋皆震。一夜又赫然躍入。藍面猙獰。齒如利刃。甄疾舉劍斫之。吱然而遁。笑曰。吾固知其無能為也。遂寢。俄聞隔房呢呢有語聲。復披衣起耳之。盡婦人也。語不甚可辨。忽一婦人秉燭而入。年約五十許。兩少婦徘徊户閒。不敢近。甄叱問之。曰。妾甄氏婦也。子婿袁郎有家書一函。據投遞者稱落在君處。祈念三月萬金之重。俯賜擲還。甄曰。向寓洛水者。即媪耶。曰。君何以知之。曰。僕甄某。家近泰山。與袁郎相識。故知之甚

悉耳即檢書授婦而去良久婦復至拜曰袁郎書中備稱大德苟非君惠久作異鄉鬼矣復呼二女出曰甄君恩我且同姓可相見也二女拜以兄呼甄甄問婦曰尊寓向在洛水何更遷居婦曰母女伶仃頻苦外侮去年族弟有抵吳之便挈帶妾等遷避於此曰曷弗遷往泰安可與袁郎相近曰妾亦籌之第苦弱質無傭長途未便耳甄曰僕歸時共媼北行何如曰何時曰據袁郎云非五月終不可婦問何為告以故婦大驚曰袁郎少不更事幾負洪恩彼阿香善御列缺能飛縱有章亥夸父之能不能走避奈何以拘迂之見輕率誤人君宜速歸妾自能免君於難甄遂偕婦及二女歸即呼袁袁見婦及女大喜問甄何即歸甄語之故且咎其疎忽甄乃糞除隙宇以留婦衣自後朝出暮歸與常人無異初甄有從弟名瑛與甄同居性佻達見女美輒生輕薄意蓋驚鴻賦性幽閒如籬落寒梅偏饒逸韻輕燕舉止窈窕似長堤春柳姿態宜人瑛以驚鴻嫈也易以動屢挑以目鴻以甄故忍之一日晝臥瑛悄然入狎抱求歡鴻拒之力且盡度不能脫乃紿之曰五月某日甄將遠行當從命信之屆期婦仗劍作法鴻止之曰瑛屢無禮於女不妨移禍令尹甄欲致問墻角間已殷殷作響甄急退避婦亦斂術瑛不知也即入鴻寢鴻方對鏡理妝瑛狂喜促鴻登榻鴻指鏡

謂曰。君試自視。消瘦至此。尚欲輕狂耶。瑛戲撫鴻肩。近奩自照。則鬚眉如戟。與甄無異。大驚。舍鴻疾走。轟然一震。斃於柱下。甄雖懷鴒原之痛。而怒其有雄狐之恥。亦不之惜。後甄婦病亡。遺二子。曰江。曰漳。俱幼。鴻代爲撫育。教之句讀。稍長授之經史。與燕更番督課。不遺餘力。甄感其義。以二子繼鴻。使自擇。適有餽同功繭者。鴻各使賦詩見志。江曰。一絲終不亂。二美互收功。漳曰。經綸原獨運。參兩亦成功。鴻曰。漳兒必成偉器。江兒徒事尖巧。非雒閣中人物。長哥世代業儒。不可無令子。以光門閭。愚妹無望寵榮。得一人以侍晨昏足矣。乃取江依於膝下。一夜衣歸。喜謂婦曰。前上帝降旨赦嶽瀆諸神。查天下女狐。以節孝著及才德俱全者。予以旌賞。神將鴻姊及燕申奏帝嘉姊節。赦授洛神。使燕佐理其職。俟甚十年差滿。即可同日榮歸矣。後江漳俱以幼童入泮。甄敬酌鴻與燕曰。閨中苟息。閫內程嬰。惟二妹足以當之。自後焚膏繼晷。責課益嚴。一日二人共讀聊齋誌異。鴻謂燕曰。使柳泉而在。吾兩人足壽世矣。燕曰。江南沈孝廉所著諧鐸。空靈藻麗。亦才子也。惜年齒已尊。不復肯作綺語耳。遂書一絕於後曰。玉骨氷姿絕點塵。喬家姊妹是前身。蘆漁已老留仙死。誰繼陳思賦洛神。

1362081 I242·I 39

柳衣氏曰。自朱郭風行。婦女亦具俠骨。珠環作報。異類亦有恩讐。一結馳想蒲沈悠然不盡。山河渺渺。知己寥寥。顧安得愛才如兩美哉。

影談卷四終

蜨階外史

蜨階外史提要

不著撰人姓氏凡四卷襍記明清兩代遺聞軼事大致雅馴終與龐雜者不同雖中如竇爾敦圓圓像及屬對四則陳因相襲未能獨抽奇秘然叙事始末犁然終勝於緣飾附會有乖事實者是在讀者之善於別擇耳

序

夫以人為鑑古者尚之記事有殊知者實之既怪力亂神之不語非嬉笑怒罵以為文事可質乎千秋説有憑於衆口正而不詭信無可疑此蟫階外史所由作也外史著作等身膾炙人口六詩三筆四達八窗好客如鄭當時不夷不惠清談勝王夷甫亦莊亦諧爰於課士之閒偶仿稗官之體我聞如是無異其詞人有不為各成厥志寓勸懲於善惡化朽腐為神奇碎亦成金聚非鑄鐵載續虞初之新志自成一家頓添日下之舊聞願書萬本

咸豐歲在閼逢攝提格陬月東洲何慶熙謹序

評跋

簡而能達清而能腴不事矜才使氣而叙事如繪狀物如生真能自成一家言者相其用筆能以徵實處翻空又能於翻空處徵實故不落窠臼而文情奇雋若此菱溪漫士孫肇儋謹識

古今稗官凡數十種能與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驂驔者甚屬寥寥斯著卷帙無多足徵博雅而筆力運掉可挽千鈞方之草堂聊齋尤堪並美而輔世牖民勸善懲惡之意即隱存乎其間蓋多聞而直諒兼焉者矣瀞溪龔其莊識

蜨階外史目錄

卷一

王原　某乙　虎口奪母
于蕃　五官殉節　范節婦
文安陳氏殉節　張節女　兩烈女
王烈婦　駱六　開福寺塔
大名府署　大覺寺　廣濟寺
水泉　靈壽縣　屬對 四則
鄉祠壁字　柏靈寺畫水　舊宅
劉永錫　劉倔子　看鼓樓人
某翁　郭名揚　王晴溪打盤
袁六先生　沈泰　華刺史教織
劉黃頭掘碑　謝生　田好謙
聽銀　查小山　侯達夫

秀　畫猿

卷二

河帥二則　郝雪海　劉燕庭治醫
賣花人　永年令捕盜　船戶妻
張立　木工第　綴子王
賣竈　萬人敵　三和尚
高二爸　檻中人　少林寺僧
拳勇　竇爾敦　紀亮
何翁　劍術二則　卿憐曲

卷三

俠女　圓圓像　蜀婦
舒鐵雲　西秀　前生
捉雞得銀　老翁贈棺　鬼仙
種沙　趙偉　李成性

柳神　王繡紱　新城寺怪
剛剛奪柔　阜城狐　黃光鬼語
西安城隍　雷神　劉某
井中女鬼　涿州狐　焦龍王
杜公　芮家塋石馬　劉四先生
祁州牧　綠毛怪　宋道人
某甲　郭某
卷四
秦翁　魏奄生祠　剪綹五則
夢兆　揲蓍奇中三則　酌中志
楮葉集　草畫　賀副車啟
君子甎　謝疊山研　北曹墨
董宗伯書入石　竇石　怪石三則
酒　瓜瓤酒　桑皮紙

歎地蘭 象尊牛鼎 工夫茶
猴兒酒 猴茶 鼓環
花瓶 又 銅鶴銅鑪
皮毬 梁葫蘆 長鬚馬
青騾 牛産麟 義雁 燕 鴛鴦附
義犬 松鴨沙鷄 鶉
魚骨廟 蘭蠶

王原

文安王珣家貧困於役逃至輝縣夢覺寺為僧法林供炊爨二十餘年去時子原在襁褓及長問母知其故跪辭母去尋父徧齊魯郊者數年一日宿土神祠夢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為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真個來好去還須去驚寤遇丈人語以夢丈人曰日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晝行夜禱逾月至輝縣雪夜宿夢覺寺門既曉僧雛引參方丈僧問其鄉貫及尋父狀呼珣使見之不能識珣呼原乳名因父子相抱痛哭僧資之歸原生男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二十有二人天貽以繁衍報其孝云李安溪相國為作王孝子詩一時和者甚衆

某乙

古北口外多山山水漲發往往漂没廬舍某乙者居半山小村落年二十餘家有老母授室甫年餘生一子某乙日採樵下山售貲養母一日斫柴山椒見白氣漫天波濤噴湧而至念水至山半村必不保狂奔至家負母疾赴山頂比至水已没足因母子憩極高處彌望滔滔

汩天無際度家人盡葬魚腹矣越日水退負母歸見他村盡墟獨所居小村無恙至家聞兒啼室中妻炊飯方熟因食母問之云他無所見惟濃陰一日昏暗如晝晦耳此事得諸販羊人言之鑿鑿惜忘其姓名

外史氏曰白波浸天死生呼吸某乙之狂奔負母非獨仁也抑智且勇嗚呼一念之孝鬼神呵護妻子獲全並澤及於一村當其負母上山時念豈及此耶吁可以知天意矣

虎口奪母

趙瓚指鄉余舍村農人也家貧事母孝一日出汲水其母向院落取薪有虎突入村直趨瓚家瓚歸村人遙呼曰虎在汝家不宜往瓚急持柴擔踉蹌入見虎方銜母來奮力擊之院宇小虎不能轉身又以銜人不舍不能鬪瓚與持益力虎遂舍其母將奔瓚會縣胥卒健勇至射殺之令旌其門曰純孝

于番

于番元城人明嘉靖中倭寇浙甚猖番與堂弟佃以精兵應募總督胡公宗憲令守定海舟山與賊戰既捷佃偶退縮法當斬泣曰死所甘心第念寡母老又無兄弟子吩吩在襁褓奈何番曰弟良苦我有二弟四子可代也因自縛詣軍門胡悉其狀義之釋其縛杖佃免其死

逾年。還鄉里。毋得終養。里人高箭義。聞於有司。表其閭

五官殉節

張加。字杠儕。崇禎丁丑進士。官萊郡。司理劉璧星。字聚五。萬歷乙卯舉人。官即墨令。范春駿。字倩美。天啟甲子。以尚書冠秋闈。官崇信令。李允樟。字若梗。副憲李建和子。官中書舍人。辛廣慈。字航海。諸生。皆東明人。甲申。明社既屋。東明令宵遁。三月。偽官王秉純入據。胥程抱六虎而翼之。荼毒薦紳慘甚。會清國定鼎。五人於五月望日。刑牲誓衆。各率蒼頭十餘人。持梃鋋擊賊。至署力引佩刀決賊首。抱六等懼禍。密與偽部總張夢熊歃血謀反。因五人送懷慶偽將軍劉宗敏營。五人不屈。慷慨罵賊死。

外史氏曰。五人雖死。至今凜凜有生氣。後之仕而鄉居者。可以興矣。

范節婦

吳橋范大司馬妹。名景姒。歸同邑王世德。以應試卒京師。范將殉。有子在襁褓。乃忍死撫孫。范請書明大義。工詩。兼通書畫。畫大士像尤精。後以避亂。卒於司馬官邸。子孫錫。歲貢。孫作肅。康熙乙卯舉人。官南宮縣教諭。曾孫履吉。康熙辛卯舉人。官中書。後人蒐輯遺稿。刻冰玉齋集一卷。

文安陳氏殉節

崇禎十年。文安兵變。西馬頭陳氏。舉族登舟。甫解纜。兵突至。舟中婦女投水死者。平度州知州陳所問妻王氏。永州府推官陳國維妻王氏。蒲城縣令陳國籌妻苗氏。生員陳國範妻王氏。並十五歲女。生員陳國算妻井氏。恩生陳國史妻劉氏。並十五歲女。崇明縣令陳慎妻姜氏。戶部侍郎陳協妻王氏。陳所有妻田氏。陳悰妻紀氏。生員陳愔妻井氏。生員陳悌妻紀氏。庠生陳陞妻張氏。貢生陳恜妻王氏。廩生陳怗妻王氏。生員陳惺妻程氏。共十八人。同時畢命。甲申之變。宛平查氏死者七人。一時題詠甚衆。陳氏死者較多。乃泯泯無傳者。然氷心烈魄。千載猶芬。故自不可沒也。

張節女

張某青縣人。康熙間。流寓東光。有女及笄。明慧纖麗。東光馬德聘為婦。張既得聘。慮無嫁資。其妻曰。女艷若此。携而逃。再受聘。且得重金。張感其言。全家逸去。女陰以為不可。泣諫父母。感唾罵曰。將行嫁汝貴家。衣錦饜粱肉。顧不安樂。乃欲從窶人子終身操作耶。女知不可挽回。乃潛易襤褸衣。塗面。為乞人婦。手足胼胝。星夜匍匐至東光。詢馬氏居。詣之。馬故有母。聞所從來。告之故。母雨泣曰。苦吾新婦矣。盥而視之。光可以鑑。乃命子鳴之官。令拘張至。訊得

背盟狀。懲之。具鼓吹送女。與馬合巹焉。

雨烈女

榮姑。文安縣馬頭村李氏女。婢曰春華。姓陳氏。相依數年。視如姊妹行。春華亦盡心事主。榮姑幼字朱氏子。朱官于浙。壻隨往。十餘年音問斷絕。女待字年逾三十矣。父母在。時撫育之。有兄無賴。畧不過問。二老相繼死。女饘粥不給。且患痿痺。仰婢十指為活。女兄以博債急。將鬻婢以償。婢戀主不肯去。撻之。女護婢。並撻女。血狼籍不能堪。主婢謀曰。與其分離而死。何如並命之為愈乎。夜相持大慟。密綴衣褌。門臨大河。遲明。偕往溺焉。梁紡仙廣文右侃。時寓王慶坨。為賦雨烈女行。詩云。友人手持烈女狀。勸我試作烈女歌。我無表揚風義如椽之大筆。對此涕淚空滂沱。東安最爾縣。馬頭寥落村。輶軒不恒到。奇事喧里門。春華其名潁川氏。質身隴西供役事。主人有女字榮姑。姊妹相看無異視。榮姑幼結朱氏姻。朱即隨仕江之濆。錦字十年沈宦海。綠窗卅載虛芳春。不幸嬌姿遘痿疾。翁媼就撫難起立。那有髭鬚視絇人。同懷經歲絕蹤跡。堂前愛日沈虞淵。榮姑從此愁粥饘。但仰女紅度長日。然萁煑豆仍相煎。惟有女奴如共命。十年不字扶姑病。賣珠歸後問興居。壓線閒時親祇奉。朝食低顏苦勸餐。夜眠擁被寒伺夢。忽忽聲鬨牆。博債急索償。謀奪執爨婢。質錢賣絹郎。諫言逢怒哮如虎。李

揚老拳捶敗皴。病姑匍匐遮以身。撲地梨花碎春雨。大杖小杖何紛紛。杜鵑啼血血染襟。鄉鄰畏事各閉戶。氣竭聲澌如不聞。婢在姑遲死。婢去姑速亡。與其齎恨各分張。何如就死相頡頏。既不能如辟家紅線走堂堂。又不能如俠女竊負偕遠颺。壓門蹈海扶幼主。吾將追逐參翺翔。風許許兮雲憑憑。天陰月黑楓林青。當門巨浪如山傾。水仙羽葆來相迎。主兮婢兮同一哭。回頭猶見繡閣燈熒熒。詰朝鄰人各驚絕。奔集河干相指說。主衣鮮好密密縫。婢衣暗敝重重結。想見從容就義時。禮數不因造次滅。可憐一水鎮空明。生者何顏死者悅。昔年我作錢塘遊。曹娥祠廟臨江頭。歲時村巫奏絃管。我亦躬薦蘋蘩羞。千有餘載得匹儔。彼蒼厚意君知不。假饒主姑無疾嫁。不過媵妾青衣流。孰若兩兩貞烈傳千秋。

王烈婦

王烈婦。平陰東門外縣吏賈某妻。年十九歸賈。時賈年四十。極樸誠。婦亦賢淑。頗相安。道光二十五年。定州張小坡明府樸來宰平陰縣。思風化所關。與邑中紳耆修節孝志。請旌立坊。復念幽光潛德。草野豈盡無遺。以賈吏端謹。使董其事。日出郭逐村訪問。晚歸具稿以呈。如是者半年。一晚燈下屬草。婦問曰。日日探訪節婦。今幾何矣。曰境内計有三百。自信可無遺漏。汝問多少。亦欲入志乎。婦一笑。無何賈病篤。臨終。謂王氏曰。汝適吾門已近三年。夫婦之

情。亦未云乖。但上無父兄。下無子姪。家無恒產。汝青年斷不必守。亦無可守。所傷者。採訪一載。成三百人節孝之名。前日戲汝入志之言。徒成虛語耳。婦聞之不答。俯首嗚咽而已。貫旋歿。親鄰來助喪。不見王氏。尋之。已縊他室。時久身寒。救之無及。張公素知其貧。急捐俸治喪。並題額旌其門。紳民不期而送者百人。時節孝志已刊竣。張公作哀王烈婦詞。並傳。急付梓續入。又命石工刻名節烈坊。人咸頌張公之賢。而仰王氏之烈云。

駱六

駱六。寶坻人。幼為陶凫香師僕。師戊辰翰林。嘉慶十八年。六從主人在文穎館校書。時睿皇帝秋獮木蘭。逆賊林清。勾結內監張泰。王福祿。劉得財等。作亂。京師震動。賊數人入文穎館。駱藏主人複室中。扃其戶而自索器。謀拒之。苦無械。乃折棹足持與鬬。賊削以刀。斷四指。暈而仆。賊入室。虛無人。遂去。時皁隸數人。伏草中。賊去。乃出。閉館門。師與諸人共守之。時賊冠白巾。持白旗。徧牆上皆是。成皇帝方為阿哥。手發火槍禦之。連斃執旗賊二名。天陡陰。雷雨交作。賊恍見武帝持刀指揮。城內外兵勇紛集牆上。賊皆鳥獸散。倉卒之間。圍立解。睿皇帝回鑾。董文恭公誥力請還宮。人心遂定。凫香師在館。與隸數人日食糜一甆。已三日矣。聞有叩門者。乃出。而駱殊未死。移歸寓。漸甦。師厚待之。後每陛見。成皇帝輒問義僕駱六尚在否。

師養之終其身。予嘗問當時形狀。述之如繪。復曰。我一細民。徒以一時報主之誠。遂忘其身。即令事命草莽。與螻蟻何殊。乃屢蒙天語垂詢。復蒙主人豢養恩。不以僕隸視。其榮多矣。其人誠樸。無他長。不能為一切機械變詐習。故臨難忠奮。有古人風。年七十。卒於家。子滿倉。家有田二頃。皆主人所賜也。

開福寺塔

景州古塔。在治西北開福寺。累十有三級。高二十二丈。濶八丈。上嵌鐵籠銅瓶。下安瑜㭨石砌。內築階磴。螺旋而登。洞門四闢。望數十里。北方浮圖。無有過者。第一層甎刻光祿寺丞知冀州蓨縣事。兼兵馬常諤臣記。時大宋元豐二年。己未歲五月初十日。同施縣君李氏等。男環琦球琥等。知蓨縣事。常諤臣書。又南面甎刻河間路蓨縣開福寺重脩釋迦文殊舍利塔記。大元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按景州在東漢曰脩縣。隋改蓨縣。宋元因之。舊志云。塔下傳有海眼通潮。故覆以大石板。近代石損。發視狀如覆斗。砌以五色石。極工緻。中有方臺。圍小石佛千數。蓋昔以藏舍利者。明正統二年。知州劉深甎刻。則云觀相輪鐵券。肇自北宋元祐某年。始克成工。豈始脩在元豐。訖功在元祐歟。經緯集云。宋與契丹畫白溝為界。守臣皆密修邊備。或治濼泊以限戎馬。或起浮圖以遠眺望。蓋不使敵人覺。特假以潛為之備。故時有

拒馬溝望夷塔之謬。開福塔之脩於元豐元祐。豈其遺意歟。舊傳隋文皇時建。則不可考矣。

大名府署

大名府治為宋北京舊城。在今府城東十餘里。明初沒於水。舊跡漸不可識。今府城建於明成化中。前清康熙乾隆時。屢經增修。城雖完固。而規模狹隘。府署在城東南隅。傳係前人墓邃。某年。署內掘地。見朱棺甚鉅。懸而窆之。無銘志年代可考。重為掩之。署中晚香堂三楹。老柏五株。蔭堂下。堂後古木尚數十章。蒼翠森疎。中有石坊。就坊建祠祀文昌。額曰桂香閣。甃階巨石。疑是華表。少後有祠。祀關帝。迤西樓兩重。高三丈許。曰鎮樓。老吏夫云。署中舊常見鬼物。太守某用形家言。起樓並祠厭之。乃絕。今關帝祠下。即瘞棺處也。祠有古印。見南皮張太復春岩詩草。今印不存。亦無知者。惟樓上庋鐵兜鍪一。甲一片。傳為劉智遠所遺。甲色雖黯敗。然不似遠年物。兜鍪重十餘斤。人戴之。多不勝。定指為五代時物。亦無可考證也。

按宋稗類鈔。載韓魏公大名府治築善養堂五楹。以為燕息之所。宏壯軒敞。府縣志均不載。舊府治沒於水。遺蹟不可問矣。

大覺寺

大覺寺。在寶坻城內東街。遼重熙時建。有張瓚碑記文載日下舊聞。寺藏貫休應真像十六

軸龍像紛綸莊嚴神妙數十代寶若拱璧秘不示人蓋恐蹈蘭亭之賺耳今尚存

廣濟寺

廣濟寺在寶坻城內西街。遺碑二。一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司徒宋璋佛殿記。太平五年立。今尚存全文載縣志。一重熙五年立。猶標記碑旁。蓋即一碑。而上下連書者。後斷其半碑。下尚有字跡。舊有二石幢雕刻玲瓏。一久廢。一在城中四達之衢。里人謂其下有海眼。俯聽輒作風濤聲。志稱中有銀合盛佛牙二。皆荒誕不足信。或曰。未有城先有寺。建城時。形家言郊外地高。至城漸卑。入城又漸高。中就極高之物鎮之。取凹中凸。凸中凹之義耳。似為近之寺中。塑三大士像及侍立諸天神。貌一一奇古。不類近代。裝劉元所改塑也。元寶坻人。師事青州把道錄。得其塑土范金摶換像法。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禮像者。嘆其慶思深遠。逼肖生人。京師朝陽門外東岳廟像。即其所塑。見元史阿尼哥傳輟耕錄亦載之。劉侗帝京景物略作藝元者誤也。又按易州南四賢祠。祀郭隗樂毅劇辛鄒衍。劉鑾塑像技精巧。見元郝經碑記。劉鑾即劉元。張船山太守有劉鑾塑像歌云。劉鑾十指恐非指。摶土為神神不死是也。

殿瓦大如箕。中硯林。堅緻潤澤。近年寺僧軒成重脩。好事者多以新瓦易去。亦畧盡矣。

寺中柱皆合抱。一柱近礎處朽二尺餘。僧欲易之。費頗鉅。聽之。又恐傾覆。一日有人憩殿上。見僧不怡。問知其故。笑曰。飲我酒。爲若易之。不費一緡也。僧爲置酒食。大啖畢。令具磉礎一。量其徑圍高下。分寸悉合。以鋸截斷朽木。即以磉礎補其缺。如推門落臼然。既畢。轉瞬失其人所在。

水泉

薊州田盤之麓。地名水泉。一名石佛寺。張氏別業也。繚垣皆用石砌。斑駁作虎皮紋。薜荔緣生。色蒼綠。葉大如蒲葵扇。迴砌以石子。內室三楹。旁有倉有庖湢。皆用黃白草苫蓋。堅樸無華。院落頗寬敞。一亭曰望雲。高出屋上。坐亭檻上。山翁立目前。天成寺近與拱揖。牆外山田二頃。藝粟米。可供八口一歲資。果園數畝。雜植蘋婆梨樹。歲收其值。可爲衣禦冬。予於己卯年游盤。一至其地。時張氏式微。業將售。索直甚廉。買山無貲。悵悵而已。

靈壽縣

郡邑命名。義各有取。靈壽取義在木。亦豫章酸棗類也。爾雅椐樻。陸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杖及馬鞭。亦名靈壽。漢賜孔光靈壽杖。唐李靖遷右僕射。乞骸骨歸。加賜靈壽杖是也。山海經。唐都之野。靈壽寶華。常璩巴志。朐䏰縣產靈壽木。水經注。來水合濤水湘水千秋

水水出萬歲山山生靈壽木縣今産此木土人刳以為杖頗堅質有致

屬對四則

歙縣紀文達參知天才宿學屬對之妙信手拈來觸口成趣如太極兩儀生四象春宵一刻值千金已見英旭齋相國思福堂筆記矣他如六味地黃丸二則天青緞工絕妙絕或謂緞對丸少差公曰古段字與緞通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可證也段對丸有何不工

一日陸耳山學士錫熊云適飲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為對公曰即以閣下對可乎兩人各大笑或謂公曰京師招牌如祖傳狗皮膏秘製烏鬚藥去風柳木牙杖滴露桂花頭油秋爽來學冬季諷經精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發賣雲貴川廣生熟道地藥材凡此者既聞之矣若書坊之老二酉以何為對文達曰汝進正陽門羅城時試於布傘上觀之其人不悟至其處賣卜者書大六壬三字也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聯懸隨園又聞純廟持脊紅鼻烟壺一面鐫蘭亭景一面刻序中十一字示沈文恪公初曰汝能對否沈應聲曰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稱旨即以壺賜之

筆墨一道聯對為最難以其為地無多需稱題又需包括尤需面面圓到所以難也西江百花洲遠景琵琶亭近景滕王閣阮雲臺相國集白詩王序為一聯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

潭影日悠悠。工切極矣。又滕王閣懸句云。奇文共欣賞。我輩復登臨。亦工。今夕止可談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楊雪椒方伯集聯。在山東歷城歷下亭廟祠聯之工切者。如磯磯廟之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蜀丞相祠之日月雙懸出師表。風雲長護定軍山。聖帝廟之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又怒同文武志在春秋。東嶽廟之帝出乎震。人生於寅。湯陰岳忠武廟之懍懍生氣。悠悠蒼天。皆久經傳誦矣。蜀中桓侯廟落成。懸一聯。輒墮。已更數十聯。神不歆也。廟祝夢神曰。明日張解元過。當求之。次日某秀才至。僧以為請。書曰。春雨樓桑無限落花悲帝子。秋風劍閣有人醞酒哭將軍。懸之至今。後某果發解。近傳洛鳳坡有龐士元廟。吳明府穗聯云。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不死。江山未必許三分。得尊題法筆意闊大超拔可誦。虎邱白公祠落成。林少穆制軍聯句代論詩人。李杜而還祇有幾篇新樂府。蘇州懷刺史。湖山之曲。尚餘三畝舊祠堂。杭州送子觀音廟。百菊溪制府聯云。我本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給你。汝須行十分好事。留些陰騭與他。後人又有一聯云。上帝本好生。求我與以兒女。不求我亦與以兒女。下民須自愛。為善報在子孫。為不善亦報在子孫。當塗太白祠。吳山尊學士聯云。謝宣城何如人。只憑江上五言。教先生低首。韓荊州差解事。肯讓階前尺土。許國士揚眉。後有吳桂卿學林聯云。　陽再造唐家。並無尺土酬

歎只落得釆石青山供當日神仙嘯傲喜妃子能讒學士不是七言銜怨怎脫却名繮利鎖讓先生詩酒逍遙。翻空易奇。不落窠臼。尤為新警。最奇者。莫愁湖上觀音閣東壁懸徐中山王像。以清涼山在對面。王墓在焉。故供養於此閣。聯云。湖山舊是女兒家。稽首慈雲。願佳麗盡生西土。圖畫令留元老像。翻身苦海。看英雄竟付東流。上聯以莫愁襯下聯以中山王襯。而中四字。各按觀世音本面。末句上聯情致。下聯悟境。情致則春風裊娜。悟境則怒濤橫捲。惜不憶其姓名。真才人筆也。

西湖茶肆。當壚人甚麗。或集句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可謂面面到矣。伶人如意。工作劇。趙雪蘿贈以聯云。如其抵掌真孫叔。意者前身是子都。上贊其技。下訣其貌。首嵌如意二字。洵聰明絕世也。

鄉祠壁字

天津關帝廟。越人造。為鄉人讌會所。俗呼鄉祠。祠後閣三楹。壁書學案字四。曰進德脩業。字畫遒勁類歐陽率更。款署胡璣書。傳為山陰人。寓祠中。無所事事。一日僧出為人家作佛事。留小沙彌居守。胡持墨瀋一盎上閣。又斂寺中坐具。悉移置閣中。半日出。謂沙彌曰。我將去。若師遇我厚。無以酬。壁上已為塗鴉。師歸。幸為我致之。遂襆被去。沙彌亦不解所謂。僧歸。告

以客言。上閣字在壁上。墨猶未燥也。

柏林寺畫水

趙州城東南柏林寺。兩壁畫水。東壁畫文水。洄波靜流。西壁畫武水。奔瀧駭浪。筆意雄潤。殆張南本孫位之流也。題名歲久剝落。志稱吳道子筆。按寺金大定中建。道子唐人。安得傳會。

舊宅

通州李達夫兵部如璋官主事。賃居宣武門內。舍旁隙地。小有園亭。夏夜露坐其中。見南牆下。光隱隱從地出。宵深益熾。初不以為異。後屢見之。使家人掘以鋤。深三四尺。得董思白眞草行書石刻數具。石質滑潤。知是新藏者。旋為主人奪去。亦即他徙。空宅扃焉。二年後。又有賃居者。夜仍見其處有光。後來者固不知前事。掘地得白鏹萬鎰。而宅主不知也。席捲南歸。遂成巨富。

外史氏曰。人生一絲一粟。皆有定數。不可強也。而人偏欲強求之。卒之徒勞無益。甚且又加損焉。古人云。富貴逼人來。富貴逼人則易。人逼富貴則難。觀李兵部事益信。

劉永錫

劉永錫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官長洲縣教諭。著崇明縣事。庭無留獄。甲申後。隱居相城大

吏强之使出。永錫袒裼瞋目大言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嗚鞘躍馬兩河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耶。拔壁上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得解。大吏駭而去。常渡江鼓枻中流。悲歌慷慨。泣數行下。歌曰。遡彼中流兮。采其行矣。思君與父兮。有懷靡竟矣。身為餓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後遂不復歸。窮餓死。其弟子輩葬之虎邱山麓。錫字欽爾。大名縣志作欽若。魏縣令裁弁入大名

劉倔子

倔子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年壽。康熙間往來通州城市中。出隱語談人休咎。事後多奇中。性倔强負氣。人爭呼為劉倔子云。溫某八十餘。遇倔子曰。前許道袍可見惠矣。溫瞿然。翌日製袍以贈。或詰溫。溫曰。余成童時。從父輩飲某所。會劉在坐。目余曰。此兒有壽。余戲答。如適八十。以道袍贈。令憶其言。如昨日也。總兵王某。引為客。王欲郵書津門。倔子請往。踰宿以覆函歸報。嘗偕里人游西山。同行者覺健步異常。時移晷而至。既登山。衆苦飢。倔子忽出釜。納石卵。拾松枯以炊。少頃啟釜曰。熟矣。徧餉游侶。味如薯蕷。衆竊其一匿懷中。及歸視之。仍頑石耳。後去。不知所在。

宋青州人劉跛子。有仙術。年年入洛陽看花。范希文子姪與往還。事頗類此。

看鼓樓人

通州劉翁守鼓樓司撞鐘鐘以漏初下為度杵一撞則獄囚收禁不能轉側劉憫之每酷暑遲撞四刻謂可少舒緩不至苦蚊蝨齧耳持此念行之數十年樓下有酒肆劉每見數人詣肆飲衣懸鶉貌奇古異之付肆主錢數緡謂數人再來恣飲勿取直數人詢知其人即約共飲高睨大談所語率世外事不可解飲畢別去劉送之郊外長跪曰某愚人然知數公皆仙願度為弟子供洒掃數人相顧笑曰子持念不忍有仙根遇我等能識亦有仙緣遂攜之去無蹟劉家有老母年近九十無以養家有櫝母啟之輒得錢米賴以無凍餒逾年劉忽自至鬚之白者盡黑時隆冬持一桃餉母腐其半母恚曰去年餘將持朱提來僅一腐桃何所用擲於地劉曰一桃不易得兒獻此亦孝心母不食數也因自掇食之復叩辭去母問返期曰待牛市行舟兒當再至牛市者通州城内通衢也去後遂不復來母死鄰人共葬之棺衾之費皆取諸櫝桃核棄落院中後生桃樹結實極甘美居人售其實猶代為上塚云

外史氏曰此事柳崖外編已志其概然與此頗異余聞潞河友人所述如此遂更志之

某翁

某翁甯河某村人家貧父子刈草售以為活村故濱海草茂時任人刈取無禁也子一日間

其父曰草叢中有土墳起何人冢也曰我居此數十年未聞有墓且人亦不肯葬海岸也子曰是必有故盍掘而視之父子持鎌往掘尺餘見箱角知有物仍掩之夜復往掘兩箱相累朱提滿中爭以簣攜取竟夜始畢仍以餘草實其中培作阜由是置海舶買田園起樓閣為富人數年一日有車騎甚都止於門車中人作四品服從人十餘皆雄偉剌入主人肅客問來意曰我某太守聞翁父子長者故來謁因留讌甚歡水陸競進讌畢漏三下車中人曰由京師攜一物來敢以獻自車捧入什襲鞏固意甚珍貴屬主人攜入內然後開視血蹟模糊鬚髯戟張蓋人頭也全家驚愕時車中人已易短後衣手持巨刃光瑩奪目從者皆拔劍虎視翁父子益愕長跪請命車中人曰翁所以起家者我友某物也今某已見法而不得贓聞為翁所得故將其頭來將殺翁一家為某洩憤然承翁款洽翁誠長者能為吾輩往來東道主我不翁讐父子諾諾不容口掖起洗盞更酌夜闌獻以千金而去後每有盜至恣所取以為常又數十年漸貧乃絕

外史氏曰方翁得盜財必大快及為盜所挾必又大戚然使翁不掘盜藏亦何至久齎盜糧也以暴易暴盜之招也翁父子有焉

郭名揚

郭名揚字賓實保定人事親以孝稱貧而介館東鹿令署邑豪某謀娶里之嫠婦不諧造蜚語蛾之不能白會公旋里豪伺逆旅出多金為壽密陳某嫠事由己乞公於令前實其事公詭應之即携金還白令令據金拘豪窮治之嫠乃白時魏璫談方熾生祠徧天下畿內諸郡縣率不日告成大府檄郡守營治甚急守不欲為抗之懼得罪咨于公公曰陽重其事而陰緩之璫敗可立待未幾璫伏誅凡建祠者皆得罪守用郭言獨全其識畧皆類此居恒授妻黨子弟經人稱為南城先生子棻順治壬辰成進士官至中允

王晴溪打盤

寶坻王公晴溪工打盤術卜人休咎術用羅盤置木尺問者預書字覆盤下令人持尺撥盤視尺押何度當作何字畢集諸字偏旁湊合之文詩詞不一格閒有似古謠諺者識之事後歷歷應公素不甚晰文義以此知非偽託嘗挾其術走京師四方所至傾動爭延致之當和相盛時或決其必敗問當在何時書一絕中有句云玉猴授首在羊年玉猴隱珅字後和果以己未年伏法其奇中皆類此也公性警敏鬚長尺餘貌偉甚如世所繪鍾離權狀欲試其術者飲以酒盡數升許乃欣然為之否雖王公不顧也卒年七十餘

袁六先生

袁六先生予外家姻戚居寶坻林亭鎮性孤僻玩世不恭好潔好茗飲每石首魚至天津必徒步往負一囊中置佳茗及具行竭日中渴則就樹陰汲泉瀹茗飲畢復行至津買石首魚大啖畢復徒行歸一日林亭鹺店賈新至高車大馬徧拜鄉人先生答拜以錢二緡雇一人負之往刺投入主人速客至庭然後下禮讓既畢大呼人來遽上其背至門拱揖如飛而去

外史氏曰予讀蒲留仙所記殷秀才騎獨龍車謂其寫孤僻人未免讕語及聞袁六先生事乃知世間自有此一種人悔向者所見之狹也

沈泰

沈泰浙江嘉興人性嗜酒量不甚宏微醺時輒呉歈越調刺刺不休極酣則曰我拚醉死有伯倫荷鍤風焉家貧無業遂為府參軍守門一日有府庫吏謁參軍值大雪未持蓋匆匆去遺洋蚨三十番泰檢存之越日天霽詣還焉吏感其義分以半泰曰若愛此即不還君亦無由索也還而受其半為名乎為利乎吏曰君不受我心終歉然請以斗酒為壽可乎泰曰諾大醉而歸聞者義之後數年年未四十以病死

外史氏曰泰非義勿取未獲福祿其將食報來生乎或謂冥冥者不可知然泰一輿臺而聲譽遍兩浙較之享大年而泯泯以沒者所孰多哉

華剌史教織

劍州民無常業。農僅知耕。婦女或編草笠售之。不知織為何事也。丹徒華惺來剌史濬知州事。自江南聘善織者至。立官機房。募老成鄉民教以織。日給廩餼。織成。貨於市。無售者。官仍予價收買之。學織者趨如鶩。學既成。乃轉以授其鄉之婦孺。行之期年。戶有機聲。抱布貿絲者成市焉。

劉黃頭掘碑

道光三年。元氏村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為唐宣城縣尉李□之妻賈氏墓志銘。十七行。銘辭四言。十八句。末另行刻。後一千三百年為劉黃頭所發十二字。劉故不識字。或讀之。乃遠近傳其異。令石移植元氏縣署。志載建中二年二月卒。三月葬。建中為唐德宗年號。用甲子紀元法推算至道光十八年。共得一千一百年。不符所題之數。考畿輔通志載明嘉靖七年武强人王洛州。發得隋河陰太守皇甫興墓碑。亦有吾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州發之十四字。興卒於開皇中。葬於咸通三年。推至嘉靖七年。數亦不合。然所差才一二百年。兩事正同。按後漢書郡國志注。鍾離意相魯。於聖人廟得古文策。曰。後世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室。鍾離意璧有七張伯盜一。又傳祖龍發孔子墓。有秦始皇入我室。上我床之語。其文不雅馴。時

代荒渺斷屬傳會他如博物所載衛靈公石槨滕公石槨二銘後世類此者正多殆讖緯家
推衍小術。偶一幸中。絕無關係。然亦不可謂竟無其事也。元氏碑。嘗拓得一紙。無撰人名氏。
字體秀勁似右軍。曹娥碑。玩其末一行。與志名是一筆書。決非偽增。文亦古雅。今附後。

大唐故宣州宣城縣尉李府君夫人賈氏墓志銘并序

夫人諱嬪字淑容。長樂人也。其先為唐叔之後。因別封而族焉。遠祖誼。以文傳長沙桓王。
漢帝膝之前席。洎王莽末。□祖復以創命功。遂圖雲閣。矜美之。□本仁義。淬文質守忠義
者。良亦多矣。祖王父藝。易州遂城縣令。王父□操。洺州洺水縣令。烈考彥璠。朝議大夫。閬
州刺史。皆種德前烈。溫溫其恭。澤流子孫。世濟於美。夫人妙閑閨壼。明練威儀。婉娩潛會
於徽容。工巧宜資於秉德。有行之歲。儀鳳於飛。聞既見之詩。而誓心永畢。公隴西人也。舉
賢良。授宣城尉。其餘宦婚列於別傳。故不書。遂能宮徵調和。塤篪韻睦。奉蘋藻而修盥饋。
朝舅姑而事組紃。雝雝喈喈。聞唱必和。豈圖□天不弔。殲我良人。夫人感恭姜之遂孤。痛
顏子之不幸。至哀而哭不在夜。居喪而動必合禮。遂其節。潔其名。守其嫠矣。以從父之弟
任於茲邑。因緣焉。又能卹孤弱以慈。睦天倫以孝。優游自得。喜怒不形。誰謂六極俄鍾。遐
齡不享。以建中二年二月十二日寢疾。奄終於趙州元氏縣之官舍。決族衛良。舉門□痛。

春秋七十有六。無子。有張氏女一人。泣血毀容。殆於滅性。以某年三月二十三日。窆於七鄭原。權禮也。合防之志。令則未從。同穴之言。他年□復。從子文則哀迫懇到。寄詞於石。銘曰

於昭祖宗。誕膺明哲。爰洎夫人。克勤禮節。人欽嘉行。族滿休聲。心存大順。志潔孤貞。嘉行伊何。合於內則。休聲伊何。軌儀不慝。物終歇滅。道有湮淪。哀哀孝子。盡我生人。一扃泉壤。萬歲千春。

後一千三百年為劉黃頭所發

謝生

謝生居京師燕支胡同。幼有璧人之目。家故饒。隨其叔賈中州。少年老成。叔頗倚任之。幼聘張氏女。豔甲姻黨。而生為石女。氷泮迨吉。生叔遣生歸畢姻。女父母憂之。以千金買美婢媵焉。既合巹。生視新婦。意尤良。得媼以媵進。道翁媼意。生揮之曰。去去。烏用是。急為我返璧可也。從此伉儷綦篤。如魚得水。若忘其不受椎鑿者。其叔促復出。生眷戀燕爾。屢請緩期。叔以懋遷有無。皆其經理。嚴札敦促。不得已。匆匆就道。女自生出。淚零心痗。寢食不甘。漸至癆疾。半載之間。奄然物化。生聞星馳返。入門撫棺。一慟而絕。廖豸峰談。

外史氏曰。生與女殆不賞于牝牡驪黃之外者耶。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彼昏于淫者。烏足

以語情之至

田好謙

田好謙。雞澤人。明萬歷間諸生。少不羈。與鄰村董士元善。董為山東順義島參將。往依之。會朝鮮兵渡海。士元戰死。好謙沒入朝鮮。國王聘以教其世子駙馬。及公卿子弟。歷官朝鮮通政大夫。龍驤衛副護軍。至康熙丙寅年沒。年七十有七。子四。有一。龍驤衛護軍。會甯道節度使。井一。監察御史。成一。杏花山都巡檢。孫曾俱貴顯。世祿朝鮮。一門鼎盛。好謙臨歿。屬門人李翊臣。寄遺像與中國族人為念。及康熙丙戌。朝鮮入貢。遇田孝廉煒于京師。好謙族也。通音問。逾年。寄所題像。像為咸世輝筆。翊臣作記。煒藏于家。

聽銀

郃公。大興人。家世業賈。持朱提一封。向耳畔搖之。擲案上。聲鏗然。曰。銖兩若干。色若干。權以衡。不差絫黍。鎔以爐。色符合。若既傾而後言也。百試百中。問其故。曰。熟能生巧耳。以是都中銀市。非公至。價不定。亦藉是資其生計云。

外史氏曰。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又曰。口不能言。若或傳之。一技且然。況君子之道乎。

查小山

查小山員外有圻海甯人官京部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京師以三臕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曾石崇不啻倍蓰喜蓄硯石質溫潤琢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贋參半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之久門下名士鑑別品評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弆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日落頗拮据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置車上騁而出歌臺舞榭一日迨遍盡散所質金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為第一人復縱聲狂笑其任誕如此稱其名或有不知者小山則中國皆知三臕子外國靡不知也然敬禮名士張船山太史以詩名延為上客太史醉後時詈之不以為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為潤筆資其誕也母夫人夢人自外庭入稱幹貫太陽穴鈎權懸兩端浴血滿面大呼而寤遂生其親串為業鹽長蘆嘗以告人云

侯達夫

侯達夫國璋新樂人僑居行唐以進士官明府性善走一日夜行八百里緩步而進駿馬不能及也每至試期浼友人投文購卷于初八日自家晚行至貢院門未封也出場後以考具寄友人寓已乃出城游西山住精藍中次日飽游畢到院不悞點名然性落拓不甚拘小節一日過余寓牽大黄犬一令令然甚拙壯談亦奇詭後官陝西某縣挂罣吏議林少穆制軍

以才能異人可備緩急用保留後補石泉縣尹嘗聞行唐張橘園岳峙云達夫兩足下各有毛一叢長行後不能自主相某處有樹抱持之乃得住

外史氏曰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夫不龜手藥用以洴澼洸則終老河滸用以破敵則建不世勳吾不知達夫將終負此絕技以老于闈中耶抑別有所建樹以上報國家也

趙得秀

明趙得秀肥鄉人工木工多巧思人謂魯班復生南游武夷得異人傳修真訣歸至林慮愛其山水陡絕練藤葛為繩橫以木兗轆轤拾級而升造三清等殿精巧絕倫人跡罕到遂通跡其中隆慶五年磁州牧羅潮徵造州南石橋橋百丈一甃而無斧鑿痕又於西涯絕渡處懸木以通鑿石函函外高揭石板丈許將死語其徒云葬我函中速出勿久留及死如言葬畢南出數武懸石以下周匝無痕常有猿守之絕澗千丈人不能至至今呼魯班塋云按趙州安濟橋在城南五里洨河上隋匠李春造奇巧甲天下土人有趙州橋魯班脩之諺豈訛李為趙訛得秀為春歟

畫猿

張船山太守問陶天才俊逸詩得乾坤清氣結響清脆尤他人所不及尊甫宰館陶時先生

兒甫四齡。出天花甚危。太夫人憂之。禱于觀世音。俄見白衣婦女。搴幃指床上曰。此非汝子也。問吾子安在。攜之出院落。仰指大樹枝上臥黑猴驚寤。兒尋以痘殤。越月而先生生。故先生善畫猿。每飲至爛醉後。索畫人磨墨一斗。潛置紙側。先生以手撕綿絮蘸墨。隨手染紙。疾如風雨。旋用筆點睛勾爪皴染林巒。張壁觀之。纍纍然連背滿山。王孫活現也。

蜨階外史卷一終

蜨階外史卷二

河師二則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師某同邑明經老名宿也。同學某甲。年少家裕。有紈袴風。師子女各一。子二十餘。略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如掌珠。素器樸園。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特未明議聘耳。樸園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樸園難之。强而後可。俄自屋上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視之鐵戈貫胸。氣已絕矣。樸園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樸園謀殺。樸園譁辨屋上有洞。然已易位故。疑不能釋。某同學亦實贊之。鳴于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誣服以謀殺寄囹圄。延頸以待決矣。女既無所歸。同學某遣冰人來。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巹。彌月。某甲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盗某為之。本欲賊栗某。何期誤傷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佯歡笑。益勸之酥。某酣卧。女藏刃于懷。徹夜不眠。向曙出。至縣署擊鼓。為兄洩冤。官廉得情。以某甲并盗抵法。而釋樸園。女大言于堂曰。我已誓歸栗。今為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樸園以由女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洊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由瓣香焉。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羅山人。初以進士令江西。上官命稽案至某縣。羊角風旋輿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導我行。為汝雪之。風果前導。至塚而沒。問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問其家。繼妻少艾無子女。以饒于財。未嫁也。喚其妻至。美而豔。問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驗之。某氏甚辯曰。驗有故。當我以罪。無故奈何。黎曰。我當其罪。棺既開。胃瘦如柴。驗無據。某氏喧號索命。黎無以難。姑懸待訪。某氏迭控于廉訪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大吏咸謂黎風顛。將參處。黎曰。固也。請賜一月限。世序訪不得實。罪無悔。憲許之。辭出。偽星士裝。周行縣四境。二十餘日。迄無朕兆。心甚鬱鬱。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門下。老媼出。闔扉問之。曰。賣卜之人。暮無所歸。乞投宿焉。媼曰。我酋已暮。無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東偏屋。出脫粟飯之。問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蕩不歸。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門聲。一男子入。携酒肴餅餌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勝。母可飽餐。媼告以有客在。導以見。因列酒肴。某乙曰。汝財星也。令日來。我博即大勝。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歸。負赤仄纍纍曰。汝真財星。因更買酒食以餉。飲既酣。某乙曰。欲與君結為兄弟何如。黎亦欣然。因勸之曰。觀子意氣不凡。何甘于下流。況有母宜務正業。畜妻子。不宜自棄如此。某乙曰。我雖賦閒。然奉養老母外。一身無罣碍。得錢多。即樂一日。否則忍飢。要妻子何為。天下婦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貲鉅萬。身不得其

死令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為黎曰聞有縣官為檢驗矣某乙曰此事除我知之雖武侯復生安能測其底蘊縣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問矣黎曰盍為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兩人交同手足保無漏言閑談佐酒庸何傷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日入某甲家掘後墻探首入見某甲卧床上其妻子與一男子各持燭持剪自甕盆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極入腹中某甲大呼氣已絶矣婦人與男子收蛇尾並剪置盎中埋牖下然後同飲同卧我觀至三鼓怒髮上指不復竊遂歸縣官何人遂能測耶既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母去賣卜村市晚歸同飲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內有奇禍無出門過此以往當交佳運終身吃著不盡矣汝在家坐守我出賣卜約晚仍會于家黎出暗會人騎馳至省垣見康訪請復審拘某乙來跽堂下視堂上賣卜人也黎曰第述實保無害某乙供如前從牖下掘得甕盎蛇尾剪刀並存再檢棺中半蛇亦出供證確鑿某氏無所遁乃供在室時通於表兄某既嫁夫有瘵疾不能滿其慾與表兄計夫死無跡貲既饒與表兄暱不嫁終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于法羣以為龍圖復生也後黎官至河帥迎某乙母去奉養若母約某乙不為盜日給錢一緡任其游瞻先母舅王泗和先生宰雒山聞諸邑人云

郝雪海

定州郝雪海先生浴以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時巨寇劉文秀雄據滇黔川中尚多伏莽各營將弁率多新附皆擁兵自固跋扈無狀聞欽使至又白面書生也意輕之一日各營盛陳兵衛邀公宴公單騎往宣諭威德畢一揖登上座各營大帥以次行酒走卒捧肴蒸至則以巨鼎盛人頭進公不俟謙讓拔佩刀割一目大啖之談笑自若聲若洪鐘壁衣中甲士數萬人瞬眙噤齘不敢動各大帥爭稽首語曰郝公真天神也自是帖服無異志李杲高陽人坦園相國族也生平負經綸胆畧思一試當公赴川時李方在都謁選得四川某邑因介相國謁公備陳才幹可用入川願供公頤指公以其鄉人又相國同族漫應之李抵川公已在保甯圍中時賊據錦屏山勢張甚公嚴兵守禦李晉謁時適命將出師甲光耀日礟火震天地白刃如墻摩戛有聲李入營公呼與語李目直視面色灰敗公命人撫之僵矣徐徐救之始甦公曰君昔自負胆畧而巽懦若此方今邊患未戢如君輩者官此徒膏斧鑕耳李遜謝遂移疾歸

劉燕庭治匪

蜀幗匪數百人為隊居山峒劫人于途勒贖逾期即淫殺凶慘萬狀官無如何也劉燕庭先生陳臬川中逾數月匪之有案者數十起已訊定大辟其餘尚多復廉得為首者若干人確

蹟縶以待。謁制軍寶巘山相國。先將有案諸人。請王命正法。復陳一紙云。此數十人。皆匪首。已訪明確。不盡剪除。民不聊生。請一並正法。相國云。人死王法。罪無可辭。既無控者。憑我等意見致人於死。來生寃債我弗結也。廉訪云。此等事中堂既不作主。本司尚能肩任。出乘肩輿。輿夫請進止。曰。赴城隍廟。並傳皁隸持大杖往至廟所。有匪徒立斃杖下。闔城歡呼如雷。市肆居民人炷瓣香。各奉茜帛一疋。擲輿頂。擲既多。輿夫足下縈繞牽曳不得行。又人持大鞭迎輿。爇之。由廟至署。儼如火龍一尾云。

賣花人

甲乙驅羣豕出售。得金歸。與賣花人同行。賣花人餂之。以情告。夜共宿沙河堡逆旅西偏屋。賣花人一担荷二箱。無餘物。先是有販沙壺客與瞽者同宿東偏屋。瞽夜聞西屋斧聲甚厲。微聞人呻聲。悄呼客醒。告以故。客無計。瞽曰。我碎汝壺。汝偽喧以覘其變。西屋三人聞喧出勸。二人爭益力。瞽者謂失錢二緡。指客竊之。客不服。逆旅主人亦來勸。瞽者請搜販壺客。搜迄無兆。瞽者曰。我無目。甚貧。賣卜積二緡。大不易。今失去。將以性命博。凡寓此者。當悉索其裝。西屋三人曰。我好勸汝。乃誣我耶。瞽曰。汝不來。吾何得相誣。既入我室。不得不搜。逆旅主人亦勸啟箱以釋瞽惑。三人有難色。衆益疑。集寓中諸客。逼三人啟箱。油紙包各一血漬尚

殷解之。赫然支解二死人也。蓋每箱預藏一人。俟甲乙熟眠。潛出斫殺。分置箱中。取其資。謀乘夜出。人數既符。逆旅主人不得留也。蹟既露。縛送公庭。一訊伏辜。賞贅者。而置賣花人于法。

外史氏曰。伏人于箱。伏人于旅。賣花人誠巧矣。孰知贅者之更巧哉。非贅者巧。天之巧也。人慎勿自恃其巧。而與天爭巧。

永年令捕盜

李時茂。字蔚之。遼東人。赤骨精悍。善左右射。馳馬如飛。順治間為永年令。邑有王昌者。無賴子也。素驍黠。從土寇張甫為盜。既投誠授職。居里門。莠民爭蟻附之。籍富人名及鄉之愿者。索例金。以時至。不則立箠撻。或掠婦女恣淫。蹋焚掠鄉里。因以所獲啗當事貴游。邑長吏為所脅。卒震懾莫敢誰何。由是益橫。李下車。持刺來謁。李疑其貌不類。已廉得不法狀。謀捕之。顧左右無可用。因佯與修好。招之飲。啟門以待。而陰令親從。藏其槊馬。蓋昌工槊刺。有馬日行五百里。為諸不法。常恃此。至是昌入。置門外。乃飲其從者。匿馬。既入。掩門。昌心動。欲辭出。挽之則疾跳走。李急掣劍。劍長不可卒掣。遂徒手搏。昌亦格鬬。持不下。當是時。左右出不意齼齗。不知所為。稍定。乃羣起捽縛之。置階下。責狀。昌大言不服。乃以大杖撲百餘。繫獄。絕脰

死方李之擊呂也或云宜上白李曰刺虎客可緩哉若爪牙多少遲敗矣迅殺之死而白未晚也呂既死明日所啗當世貴游者果以着至人尤服其先見云

船户妻

天津海河多海舶洋貨嚮集購貨客率乘小舟船户皆天津人或招洋賈來船議價一客携重貲僱船往二洋賈來議故遲至夜始船户掉舟至空曠處出刀殺客分其貲貽船户金二百船户不肯將並殺之船户思得金計亦得乃如所謀携金歸時漏再四下也船户妻問金所從來具以告妻曰此不義財胡可納也明日尸主必訟訟必獲洋客子得金禍必不免不自持此金自首尚可保身家命應得財終為我有船户靳不肯妻曰不聽良言明日必敗我不甘為賊子妻將來見汝流離且累及我因大呼四鄰船户不得已首焉遲明尸主亦至官命役從船户偵伴客立擒至伏法官謂船户明大義勞以花酒並二百金賜焉

外史氏曰瞳人色黑朱提色白言利之能動人也士君子讀詩書侈口談道義一旦見微利輒不有其躬船户妻一愚賤女子乃凜凜明大義卒使其夫脫禍安居身名俱泰何見之超也雖為之操舟所欣慕焉

張立

靜海張立。少孤貧。娶妻某氏。美而淑。寄居岳家。子方周歲。立貫于外。七年不歸。一旦攜資還鄉。埋金社公廟香爐灰中。易襤褸衣。作乞兒相。歸至家。將以試其妻也。妻曰。子去家數年。仍未發跡耶。我無以生。日恃針黹供母子饘粥。昨市得百錢。可持出易升米作糜也。某因言得金。並行李寄某所。待旦往取。鄰人朱喜。業市腐。日垂涎立妻。是日黃昏。見懸鶉男子入舍。尾其後。將執姦。既聞所言。陰趨至祠。攫爐中金。並衣裝盡取去。凌晨立往取。則烏有矣。愧見其妻。縊于祠之楣。妻久待不至。蹟之。見懸于梁。赴官訴焉。某明府素稱廉明。驗訖。命執社公笞二十。數之曰。爾司香火。乃無所事事耶。罪人不得。將再笞。俄見紅蜘蛛裊一絲下垂明府冠。問立妻曰。汝鄰人有朱姓者乎。曰。朱喜者。素無賴。以市腐為業。命執還署。研鞫盡得其情。從腐釜中搜得金。還立妻。俾營葬。而抵朱喜以法。

木工弟

孔星廬（憲階）云。某甲木工。談者忘其里居。愿而戇。妻某氏。極婉淑。母家鄰村。相距二十餘里。弟年十七。美如冠玉。讀書極聰穎。一日某甲出。妻適歸。妻妹來視姊。兩不相值。妹與某甲弟同庚。明靚幽嫻。尤勝于姊。弟為妹設饌。天倏大雨。妹欲歸。弟曰。雨幢幢不止。汝獨歸既不可。吾送汝又無以別嫌。汝宿吾家。我出寄宿鄰舍。早旦晴霽。汝自歸。妹不得已宿焉。鄰故場院。

人衆且雜。弟求寄宿。道所以。衆賢之。賊某在坐。歸述于妻。妻曰。孫女在室。盍竊諸。賊曰。乘人之虚。不義。我不為也。妻笑其迂。自往竊。時有無賴子。一村之蠹。亦在場院。聞弟言者。謀往就女求合。女已寢。見賊妻入。恐甚。伏牀下。賊妻方上牀檢衣被。無賴子突入。賊妻疑某甲弟來就女。既暱其俊秀。喜過望。無賴子暗中摸索。賊妻已移船就岸。如白受杵。方極酣暢。某甲歸推門。闖而未遂。聞淫褻聲甚穢。疑妻有外交。怒火中燒。解腰下斧。次第斫兩人。落其首。時窗紙未白。以敗衲包兩首。奔至岳家。岳見壻神色俱變。問故。甲曰。若女敗門風。已並奸夫殺之矣。岳大駭。妻亦自內出。甲驚愕不知所云。妻曰。所殺者。必吾妹與若弟也。岳偕甲夫婦同歸驗之。非是。從牀下搜出女。戰慄不能言。甦半日乃言。初見賊。蒲伏昏不知人。弟亦自鄰舍歸鳴于官。令村人認尸。賊出。直陳不諱。亦不索抵。無賴子家人亦來領尸。官廉得情。案定某甲以疑殺予杖。俾其弟與女合巹焉。

外史氏曰。賊妻之竊也。所以代女而完其璞也。無賴子之淫也。所以代男而保其命也。此豈人所能料哉。義男貞女。卒成家室。官之明也。此其中有天在

綴子王

王翁以綴肆起家。人呼為綴子王。翁京師舊家子。習書算。少孤露。遂流為丐。年弱冠。尚夜宿

鷄毛房。京師寓諸丐室。儲鷄毛盈數尺。丐輸三錢。輒棲毛中一宿。以禦寒。時同寓有旗下某公。年相若。一日翁謂之曰。我儕皆昂然丈夫。此豈安身立命之地。盍改圖。各謀生路乎。某公曰。甚善。寒陰氷雪。何逝而可。然請以改歲為期。誓不再作如此行逕。兩人因約為昆弟。焚香盟於神曰。苟富貴。無相忘。時醉司命日也。元旦。各分手去。王翁去為典肆傭。職炊爨洒掃。以勤慎頗為肆主者所倚。至除夕。主者核計簿屢舛。甚焦灼。時翁侍側。睨而笑。主者曰。子胡笑。曰。此亦無難算。曰試核之。翁持籌一核。符合。主者大喜。曰吾不能早識子。屈子久。明年與汝貲本。為我職廟市。廟市者。隆福護國諸寺。各有市。百貨雲集。典肆縑帛之屬。期滿弗贖。别有人售於市。市列攤。職此者。月俾數金。酬其勞。翁司此。和氣迎人。售速而利三倍。時太監某來購貨。談甚愜。曰。以子才。宜為大賈。何小就為。翁曰。只此已過望。敢多求乎。太監曰。汝明日辭居停。我居南池子第幾門。後日汝來。我將與汝合為賈。翁日諾。歸請假於典肆主者。交代經理事來去分明。越二日。至太監處。已張筵俟矣。太監畀以萬金。俾設緞肆于東華門。翁驟得志。然不改其度。懋遷獲利。其門如市。時乾隆四十年間事也。海外各國。年年例貢。一日純皇帝問日本高麗諸使臣曰。汝觀我中國風俗何如。稽首而對曰。中華沐大皇帝教化。不但士大夫讀書明理。雖市賈亦知信義。即如某緞肆王某者。陪臣與交易。海外遐荒。坦然。賒與。且約

觀劇。饋食物。荷囊佩刀針黹各物。厚意深情。有加無已。中華風俗。實大皇帝時雍之化所致。非海國所敢望其萬一也。小臣心悅誠服。奏畢。復稽首稱賀。天顏大悅。以國體所係。默識姓名。翌日召見。翁以布衣奏對稱旨。越日。由內務府撥銀五十萬兩。命翁司之。翁辭舊主人。仍業緞肆。時內務府諸公咸與往來。公亦極意交歡。無弗各得其意以去。越三載。有郎中某向翁假貸。翁偶未應。銜之。會某郎中司緞疋庫。以庫底舊存老緞五十餘箱。奏明發商變價。緞皆朽敗。實欲以害翁也。箱發下。啟視。果皆霉變。色如漆。質如灰。翁亦拚折閱數十萬金。乃每疋中各捲金葉若干。蓋前明籍沒魏璫物。當時大吏籍以媚璫者。閱兩朝竟無人知也。翁以此益富。業鹽于豫東長蘆引地四十八處。鹺務中推巨擘焉。後翁以查引地至河南。問巡撫何人。則旗下某公以筆帖式歷轉員外郎。已由府道洊升中州中丞矣。具柬往拜。中丞啟中門。迎于堂皇。握手曰。猶記在鷄毛房所語乎。中丞曰。唯。不敢忘。兩人各大笑。中丞留之歡讌數日而去。

外史氏曰。一寒至此。而其志不撓。一朝發跡。一富一貴。兩公皆人傑也。顧害翁者適以福翁。則飲啄良有定矣。世人亦何必為無事之擾哉。

賣甕

賣屋不賣竈。杭俗也。黄翁家素封。子某游蕩無度。翁度身後堂必不保。乃修七竈。每於灶埋萬金。冀子售居室。拆出後。或有悛心。庶足為衣食計也。又慮子不知。乃書一册。置中堂額上。計售室。必下額也。後翁以疾卒。田產典肆。什物轉售。既盡。乃及居室。既成交。售者屢促拆竈。輒遷延以得貲。故益揮霍。某故茂才。日約仁錢兩學諸生。會飲故宅。初。新主以原業假地宴賓。亦常情。後日日往。厭之。不聽入。某曰。宅雖售。竈未拆。我用我庖。何傷焉。新主浼人居間。再畀七百金。俾拆竈去。某既得金。並竈付新主。而日約諸生茗談堂上。新主又屏之。曰。額未下。猶吾堂也。又浼人畀以三百金。使下額。某得金。曰。額亦贈主人。余無所用也。新主人下額得册。拆竈得金。浮于宅直數十倍。遂為富人。某旋中副車。官直隸州判官。後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翁之為子孫計。可謂至矣。豈料厥子之不克終享哉。一絲一粟。皆有主者。人若悟此可息妄念。

萬人敵

任六先生。銜惠觀察通永時。每至我邑。館予外伯祖王啟堂先生家。觀察嘗語先生以萬人敵事。予得而志之。觀察幼師某翁。河南老明經也。品潔而學博。觀察館選假歸。過豫謁師。時師年已七十餘。白鬚飄飄。短小精悍。目烱烱有異光。置酒歡讌。師弟怡然。酒酣。師謂觀察曰。

我有絕技俾汝觀之飯罷偕至村外棗樹數萬株狹而長約數十畝行無列一童牽棗騮馬荷大刀一師忽持刀躍上馬橫刀大呼聲如怒雷從棗桁迤北突入但見樹株左右倒中開路一條食頃已由棗桁之南衝出矣下馬置刀神色不變觀察請其藝曰此名萬人敵即西楚霸王所學人生秉天地浩然之氣能鍊此氣奮而鼓之千軍萬馬皆不能禦昔張桓侯岳忠武嘗聞乎歷朝大將皆得其傳余幼遇異人傳其技生際承平無所用汝他日遠到當為文以傳俾後世知河南有貢生某死無恨矣時以童子侍側未敢詢其姓名至今有遺憾云

外史氏曰浩然之氣人人所具大都反復梏亡之耳昔之忠貞報國而大節不奪者孰不本此氣以禦侮而致身學者苟充此氣發為文章將所向披靡又豈萬人所能敵哉

三和尚

三和尚不知何許人雍正間祝髮寶坻城北宏福寺善拳勇某家延之守望自言少年為盜誓不採花（盜犯淫寓言曰採花）不竊善良故生平未破案後十八人同至關東夜盜一家墻甚峻躍而登推藝絕倫者一人下杳無聲息又推其次如之次當至三和尚和尚素執一熟銅杖杖首銜鍊長丈許遂先投杖聞琅琅有聲掣鍊已削去半段刀鋒稜稜羣盜攫如鳥獸散三和尚遂弃去為僧洗心滌慮雖大戒律不啻也夏夜宿某家廳事門不閤橫置二櫈一閣腦後一

擱足根。空其中。鼾鼾如雷。某家小公子輩戲以鐵杖擊其腹。膨脝作皮鼓聲。目微張。呵欠曰。勿惡作劇。鼾聲又作矣。某家有樓。高數丈。前後有門。令小公子面北立門中。三和尚當面立曰。汝面向南。公子轉身。和尚已從樓脊躍而過。又當其面。俄頃之間。已數十度。飛鳥騰猿。遜其矯捷。徧體傷痕鱗鱗。撫以手。膚內隱小鐵丸無數。問之。笑不言。臨示寂。始言某年走關東。官兵合圍。伏伴數人悉就擒。火槍如雨。伊身被數十創。潰圍出。每陰雨。傷處輒隱隱作痛。其徒問以告人云。

外史氏曰。三和尚可謂健者。不遇識者。失身為盜。可惜也。使得奮蹟戎行。安知不肘懸金印。與海岳諸將軍爭烈哉。

高二爸

高二爸。寶坻人。為捕役。藝絕倫。盜相戒不敢犯其境。歷任令。頗優禮之。年七十餘。屢求退。令不許。會武清有盜拒捕殺事主。案捕不能致。令訪知高。遣僕卑禮厚幣以聘。並函致寶坻大尹。以恤隣大義婉致之。高不獲已。敦迫而去。至某處。盜屈其渠迎之入。令其下劇盜二三十人。一一謁曰。爾等皆非二爸敵也。問來意。曰。二爸亦太多事。我等相戒不犯公境數十年。今又理越境事耶。二爸曰。我來不獲已。因歷述武清令禮聘狀。邑令敦迫狀。且曰。我年已七十。

既敢來此數莖朽骨尚自惜耶。不得案中人。有決一死鬥耳。渠曰。遠來大不易。且共飲羅列酒肴。延之上坐。酒三巡。獻肉一盂。一盜曰。我欲敬二爸肉一方。敢食否。應曰敢。盜持刃之銳者。刺肉置高口。高張其口承之。盜并力戳刃。顧已為齒所格。力既竭。不能進毫末。拔之亦不能出。相持逾炊許。渠曰。休矣。敢不令案中人隨公去。高張其口。盜持刀坐數武外。洗盞更酌。三更向盡。飲啜畢。卒獲二賊歸案。邑侯員家駒榜其門曰。勤公勵俗。年八十餘。卒。回部之尊稱曰爸。高。回人。至今人呼高二爸云。

檻中人

孫孟孚。邵州人。官雲南雲龍州刺史。善音律。善技擊。以髮掃地。作旋風舞。地磚碎如粉。自言幼以善病廢學。一日行大道上。見徒役甚衆。解檻車行。檻中人美秀而文。眉如劍。有英氣。指爪長數寸。雙眸湛然。意不類凶盜。尾至旅舍。問解役。知為翻供解回復訊者。夜聞歌聲清婉合拍。察之。檻中人也。因問其何如人。不答。云曰見君。亦有心人。能隨我行乎。孫諾之。偕至縣堂縣尹出問。對曰。廉訪某頗清正。且遇我厚。我不忍以去累之。汝身居民上。貪庸陋劣。何以官為。語未畢。銀鐺在地。杳不知其所之矣。官吏蹀躞。色如土。將閉城門大索。孫急遁去。至城外。檻中人坐而待。問之。知為劍俠。乞從去。至深山精舍幽雅。請其藝。口吐鉛丸二。飛作匹練光

如龍周上下四旁變萬狀旋復手中為兩丸吞之孫請為弟子曰子功名中人學此無所用傳汝拳勇可愈病兼保身遂盡授其技暇則教之度曲分刌合度崑山老梨園無以逾也學成送之出山卒不告以姓名後孫思其誼入山訪之迷不得逕悵悵而返

少林寺僧

少林寺僧以拳勇稱欲學其藝者先納貲若干拜一人為師每日服食皆取給于貲息學既成從中門出各門土木偶皆有機關即拳杖交下能敵之無恙出師設酒餞于門反其貲從此天下無與對不然仍返受業往往學數年不能成則越墻逸去貲亦不可得矣一日有瞽者來請業僧視其瞳尚在特外受膜障持青銅錢五百擲山上下俾瞽者覓之曰盡得當傳汝技初不得甚焦急漸得一枚輒喜復連得數枚日以為常兩餐外躑躅山上下荊中摸索閱年餘竟得四百九十九枚其一大索不得忽一日摸得之狂喜目頓明竟受其技去又有患痿症者兩股不能動亦持貲來學僧命沙彌拾石子盈筐置其旁山上畫大墨圈命之擊既久輒中又畫小圈無不中乃命擊飛鳥應手下後以石子小于芥者擲鳥目目穿而墜前後左右惟所納之無不如志師曰汝技成矣後每坐船頭護水標身旁置石一器劇盜咸不敢近遂業此終老焉

拳勇

大江南北以拳勇鳴者八人約為侶甘鳳池其一也王葑亭先生曾為之傳鳳池金陵人短小精悍髯如戟張手握錫器鎔如汁從指縫中流出然在八人中尚居末席第七人為白泰官常州人技不如甘而縱跳矯捷如飛猱人不能近第一為僧某第二則呂四娘僧淫覇無行荼毒善良七人咸惡之思除僧以自湔雪然度藝不能勝恐轉為所戕乃謀六人合圍之鬥半日白從空飛下以刀刺僧首僧若弗知鬥如故白倏又飛去六人麕集如是三乃殲僧于地七人各散去以技雄一方然矢不作茂理事至今談者稱之

外史氏曰甘鳳池居第八人則七人之技可知僧之技更可知矣顧不善用其技卒以自戕其身技雖絕何尚焉中四人名姓不傳益令人想像于吳山越水間也 按曹仁虎路石瞻皆在八人中路工畫鷹自題曰英雄得路當塗馬壽齡記

竇爾敦

竇爾敦獻縣劇盜也一日尾孤行客甚疾客知其盜擊馬馳馬逸越宿處至古寺日已曛黑不得已投焉竇亦尋至僧出迎貌獰惡見客裝甚喜延之食俾與竇同室宿戶既闔竇潛啟之[illegible]矣情謂客曰我初欲劫君乃同陷盜窟然無恐我救汝出火具見室西北隅有大笥中

實斂絮移之見穴有階梯實持刀潛身由遂道達院落窺室內張燈僧方據上坐少婦環侍飲甚豪旋一婦攜壺出挾之僻所問狀言某近村某妻為僧劫置秘室如某者二三十輩也實言能聽我當救汝出問賊兵器則二鐵翼排大小刀數十為羽挾以飛著人立死實言入勸以酒竊其翼彼無能矣婦入紿衆婦如實言共竊其翼出實奔入以刀刺僧僧索翼不得躍起實亦躍而從門梁闕逾炊許實以生力且持刀僧徒手又被酒遂顛于地實手刃之呼諸婦囊括僧所藏金錢待空曠處呼客打包牽兩騎出縱火焚寺火起鄰村來救實遂與客連騎馳遲明至歧路客感其救欲分以金實曰休矣若圖君金待此時耶遂分道去

紀亮

紀亮寶坻盜日夜行八百里一夜盜某所天大雪大白驢繫于槽解之鐸即當鳴主翁起紀仰伏槽下木主翁見驢繮開繫之就寢紀又解鐸又鳴主翁又起如是三翁曰是必盜也呼五子並工人皆起將大索先是翁為乘屋計院落東偏有木數十椽紀伏木下前後冥搜不獲翁曰賊必在木後汝曹速移木于是執燎者運木者往來蹀躞將露紀心急智生亦負一木趨院西偏仍伏木後運木既盡渺不見人衆皆怨主翁多事天大寒又辛苦遂各就寢鼾聲雷動紀徐出以絮塞鐸以敝履四倒縛驢蹄開門乘驢用巨梃鞭其背去如箭遲明主翁

見門洞開。失驢。視雪中。但有來人履跡。無驢蹄去路。無從追覓而罷。

何翁

何翁。永平人。居蕭家莊。距城一舍而近。家巨富。性好客。畜豚一笠。客至必特殺。以遠市也。一日。夕陽西銜。聞馬策扣門聲。翁喜客至。自啟門。突劇盜二十餘人排闥入。勢洶洶。將用武。翁曰。我識若皆英雄。承枉顧。何所需。告我。必有以應。盜曰。何翁長者。吾輩走關東。乏貲斧。願假貸馬。翁曰諾。延至廳事。衆速之。翁曰。諸君遠來。倉卒。宜盡地主誼。村醪一杯。勿辭。衆疑其緩兵。或有他變。咸猶與。翁曰。天尚早。君等去。捕人見之。將以我為藏。家必大魚肉我。諸君忍乎。盜渠曰。願拜吾惠。遂開筵。炮炙紛羅。翁必先嘗。以示無他。酒數行。漏三下。衆曰。可矣。翁命主計者獻以梓。朱提累累。衆大喜。各以囊取盈。束腰際。兩人夾翁曰。我輩不識路。翁長者。盍送我。翁不得已。送之五里外。踉蹌而歸。方徘徊中庭。又聞馬策撾門。翁皇然。意聞風繼至者。開門。仍前盜也。問故。曰。行數里。迷途。翁盍再送我。翁不得已。又送之二十里外。既歸。未幾。盜又以迷惘反。時已遲明。盜曰。休矣。翁真長者。我輩唐突。各解囊。傾朱提院落中。連騎馳去。自是盜相戒毋過何氏門。數十年來。夜無警備云。

外史氏曰。何翁以勤儉起家。銖積寸累。一旦攫去。必有不釋於心者。孰知三度往返。終為我

有哉。數為我有。攫之不去。可知數非我有。攫之不來也。彼世之謀入財而據為己有。至死卒不悟者。曾盜之不若矣。

劍術 二則

四川典肆。常質古董。一日有客短衣虬髯。持匣緘封甚固。索二百金。主者請開篋觀其稱否。客曰。此吾至寶。因有急需。三日來贖。篋不可開。開不利主者。主者曰。不見物何以質錢。客曰。必欲觀之。即亦無難。因啟篋。竹劍一。横八分許。長尺有奇。主者哂曰。此何物。直多金耶。客曰。無輕視此物。人自不識耳。持劍一晃。化為龍。乘之。夭矯凌空而去。篋至今尚存。龐玉溪談。

嘯崖大令那斯琿。甲寅孝廉。弱冠時。隨其太翁官浙。常游尼菴。遇寄居女子。自言為宋四娘。少年孤露。流落江湖。窺其居。聾嫗在焉。打包之外。無長物。問所藏何物。曰。劍耳。問精其術乎。曰。頗學之。願為君子一試其技。延嘯崖上坐。結束為急裝。竦身立。初舞一片白毫光。如銀毬旋轉。渺不見人。繼而周承塵。四隅如白練一條。倏左倏右。不可端倪。時夜漏三下。燈光深碧。方目眩神竦。疾如鳥墮。女子已立面前。亭亭如不勝衣。仍不改如蘭之息也。復曰。君子氣宇不凡。將來必遠到。能以筆墨傳予之技。感且不朽。約次夜仍會于庵。將有所語。次日。其翁訓以課。不得出。越日訪之。已逝矣。

卿憐曲

卿憐。姑蘇女。明慧婉麗。色藝雙絕。豔甲一郡。年及笄。為人購去。獻王亶望。寵之專房。秘室懸聯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後王以事被收。人以為讖云。卿憐無所歸。遇人載之京師。為和相珅所得。初不甚顧問。後有失寵姬置毒飲食中。卿憐發之。遂復得寵。逾時為同輩所譖。寵又衰。退居別室。數年後和又敗。乃歸姑蘇。而秋孃已老矣。賦七絕數章。言兩家盛衰事。哀感頑豔。或彈琵琶。自訴苦衷。尤淒絕動人。時人多仿梅村體賦卿憐曲者。李青墅鹺尹遂詩云。韶光明媚嬌羅綺。楊花搖蕩因風起。化作浮萍亦有情。三生舊恨隨流水。飄泊紅顏暗自傷。廿年兩度閱滄桑。侯門歲月渾如夢。回首春風枉斷腸。姑蘇臺畔如花女。初嫁王昌年十五。夜月教吹碧玉簫。舞腰輕鬥黃金縷。黃金作屋玉為鈿。憐卿轉自倩卿憐。那知轉瞬成塵劫。金屋凋零玉化烟。傾城誰把珍珠換。通侯年少人爭羨。芳信遙通鵲鳥媒。粉痕初拭何郎面。綺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逞豪華。拚將壯歲調羹手。妝點中朝宰相家。風光到眼仍如故。雕欄步障重重護。錦佩光搖明月珠。玉階穩稱蓮花步。瑤臺合往許飛瓊。疎箔玲瓏漾水晶。樓上花枝矜綽約。鏡中鸞影照分明。仙姿易惹羣芳妒。閒愁脈脈憑誰訴。吹殘風信太匆匆。開煞碧桃花一樹。相公才思孰能儔。領袖鵷班第一流。歌扇舞裙爭獻媚。銅山

金穴鎮持籌。錦屏十二雲鬟簇。華筵夜夜燒高燭。擬把良宵有限歡。盡消人世無窮福。身世何曾自忖量。後車那管前車覆。一聲驚落玉搔頭。（琳憐詩中語）舉室倉皇泣楚囚。離魂舊冷烏衣巷。斜日新關燕子樓。封侯頓醒黃粱夢。也知負罪邱山重。執法寧嫌瓜蔓抄。嗚罔爭賀朝陽鳳。西曹咫尺路迢迢。零亂殘魂不可招。那許痴情分賣履。枉拋心計積胡椒。可憐寂寞春宵永。猶認薰香待早朝。人生富貴如朝露。阿儂苦被繁華誤。早識冰山一樣消。何如生小蓬門住。鳳泊鸞飄痛不禁。鄉關迷望更牽情。纏綿繁語愁中句。欸乃輕舟夢裡聲。天上人間疑隔世。間事興廢都成例。蒼狗雲衣一霎空。紅綃贉有傷心淚。金谷園中事渺茫。白雲亭畔月蒼涼。呢喃卻羨營巢燕。猶宿朱門舊畫梁。孔筌溪方伯照度詩云。闔閭城下風波惡。美人遲暮傷飄泊。暗惜年華逐水流。生憎風雨催花落。花落花開幾斷腸。雲泥茵溷兩茫茫。十年鴻雪留痕在。三尺烏絲寄恨長。當年生小橫塘住。阿母嬌憐隣女妒。愛惜原同掌上珠。漂零竟作風前絮。單衫二月豔春陽。恰遇瑯琊大道王。十斛量珠輕買笑。一宵倚玉便專房。此身自分歸金屋。地久天長歡未足。繫爪春調太喜箏。折花夜按秋娘曲。按曲調箏枉斷魂。教成歌舞為他人。無端驚破文鴛夢。緹騎飛來已到門。喬松吹墮罡風劫。女蘿花早隨飛蝶。又向誰家舞柘枝。翻憐當日迎桃葉。權門有客慕程松。買得名花進相公。移柱別彈中婦瑟。挂帆高趁

大江風江風浩浩江潮潤咫尺烟波别燕越從此天涯一片雲回頭望斷江南月相公家世擅奢豪司隸威嚴戚里驕門外弓刀傳赤幘屏前環佩列紅綃朝回日日耽歡讌曲房行樂無人見五夜分薫侍女香三春頻起催花宴新妝各自媚春華誰是平原第一花自笑立羣雞混鶴敢嫌失路屬隨鴉那堪謠詠蛾眉巧有人妒殺紅顏好夢裡蘼蕪憶故夫篋中團扇悲房老秋雨秋風冷畫樓螢飛獨夜暗生愁爭知失寵翻爲福莫向空房嘆白頭炙手熏天勢如此處堂燕雀安知死內室金錢積似山私門車馬喧如市不信冰山一旦傾連宵貫索度台星中樞密勅收元載御史交章劾竇嬰九卿執法難原免八議殊恩從末減絕命哀吟枉貫辭簪纓盤水猶寬典蕭條舊第鎖威蕤零落殘妝金縷衣幸免收孥輸織室又搖雙槳渡江歸歸舟重過西陵渡記得當時歌舞處燕子都非舊日梁桃花莫問經秋樹匆匆歲月苦消磨回首平生恨若何鸞鳳換巢雙宿少琵琶别抱斷弦多玉唬香怨傷心重然脂自寫浮生夢樂府雙聲唱懊儂妝臺獨曲翻囉嗊荷珠風蕩不成圓蘭炷香濃空自煎兩度悲歡盡陳迹卿憐畢竟倩誰憐苦樂從來相倚伏傾城況少柔鄉福紅拂何由出戟門綠珠枉自埋金谷虹橋雲水日悠悠多少紅妝罨畫樓一種春江花月夜珠歌翠舞不知愁

蜨階外史卷二終

俠女

公子某談者忘其姓名里居父官楚北某挾重貲將就婚江西岳家亦巨族也既登舟聞舟子耳語夜聞磨刀霍霍覺為盜待空曠處未發也意慴慴見於面一日舟泊舟子登岸購食物某守舟開窗見鄰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姣好如仙曰覷子手采軒翥何憂之深也某曰男女受授不親且汝安能解吾憂女曰子何輕量天下人安知我不能解汝憂盍言之某以情告女曰以貲寄我舟僞為疾作若命僕作尋約狀傾筐倒篋以示舟人彼見無貲其謀必寢我父某居某城某巷子過我當以原貲反璧我救汝命非有他意某念不從禍必及因盡出所攜三千金畀之時女父及長年均上岸既歸鄰舟遂發某如女教舟子見箱篋盡露衣服書卷外無長物謀果寢抵某處舍舟問女家詩禮族也詣女父索金女父愕然女自屏後出曰良有之我為若救命非有他也父曰女子不守閨訓寄男子金詎不羞死女曰兒籌之熟矣既救某今生祇有隨某去耳三千金還其半留其半為父母娛老計父母無念兒也從我幸甚不從我有一死某曰某聘妻尚未娶屈居媵所不甘女曰我固願之父母欣然某遂挈女去抵岳家既成婚其聘妻以非女無以救其夫願下之由是二女同居誼勝同胞云

外史氏曰女子慮周志決談吐慷慨何其俠也而原配能讓尤有古趙姬之風公子何修而得此哉

圓圓像

圓圓事陸鈕甬傳及梅村一曲紀之詳矣長洲宋于庭大令翔鳳云今雲南府城五華山有延陵故王宮址周山麓皆其宮室西有華國寺寺中有樓傳為圓圓妝閣一日寺僧啟敗簏出美人像稱邢夫人小影蓋圓圓本姓邢假母陳氏當時府中仍稱邢也大令於庚申夏携至京師屬朱野雲摹一幅而題其顛末於原像寄歸寺僧此說聞之楊蓮卿夫渠按圓圓辭延陵。出家峨嵋見幾獨早留影而去蓋寓拈花微笑之旨云

蜀婦

蜀中多養鴨鴨以億萬計村設蓬蓬中人合東西南北為隊多至百餘人一村有婦人居與蓬距數武夫出外作小負販夕有客來寄宿拒之客曰我攜三百金暮無依不得已求託一席地雖戶外無妨也婦曰我孤身如子戶外亦不便留客盍赴鴨蓬求棲止客如言去至二更。聞蓬中呼救甚慘婦度蓬中人謀客貲宜速救因縱火自焚其室村鄰咸來婦曰且無顧火速往鴨蓬救人至則已支解付鴨食之僅餘一股矣因縛送官分首從問擬官畀婦百金。

俾復葺室懸額旌之

外史氏曰不納客節也聞聲思救客智也甘舍所居救人勇也呼吸之間男子意尚不及婦乃出此亦足稱矣雖無救于客卒獲醜伏辜百金之酬詎多乎哉

舒鐵雲

舒鐵雲孝廉位大興人隨王觀察朝梧黔西幕嘉慶辛酉狆苗韋朝元反妖婦王囊仙助之勢張甚雲貴總督勒保師師進討王觀察亦統兵相犄角舒隨營治文檄勒奇其才數召至軍中與計事時苗卒十餘萬焚掠村堡進犯南龍府城官兵屢戰不利水西土司龍耀者兵最健其先以討吳逆功襲職麾下將士皆其幺妹統之聞變幺妹率敢死二百人馳詣軍門願助順遂於中秋夜擊賊大敗之生擒首逆事平召幺妹賞以銀牌牛酒加耀軍功一級妹年才有十八貌姣好纖弱如不勝衣然結束上馬馳突矢石間當者辟易大小二十餘戰殺賊最多時尚未受聘勒欲以歸舒力辭事遂已僅賦幺妹詩二章以贈詩云健婦猶當勝丈夫雅容小字彼尤姝然脂暝寫將三妹歃血請行唐四姑上馬一雙金齒屐乘鸞十八玉腰奴不須更結鴛鴦隊白練裙開筆陣圖迷離撲朔辨雄雌千里明駝古有之軍令靜原同處子兵符端合付如姬脩來眉史功臣表綉入弓衣幼婦詞石砫兜鍪雲鬟贊不知巾幗定遺

謂苗呼行第最稚者為幺。故曰幺妹云

西秀

西秀大名某氏女。貌明靚聞遠近。明季流賊犯大名。城幾陷。偽將軍某素諗西秀美。願得此女即解圍去。城守文武官聞之喜甚。齎重金謀諸其家。西秀父母兄弟皆不欲。西秀毅然請曰。拚兒一身餌賊而完一城。夫復何恨。兒雖死。毋念也。遂行。圍解。入賊營。偽將軍某極暱寵之。後某歸命。授江南太平營守備。西秀膺誥封稱命婦焉。康熙間。其鄉人某游江南。與西秀遇。時守備已死。因備述兵間事。詢鄉里亂離始末。悉其父母已歿。大痛。欲歸掃墓。以道梗不果。其鄉人歸。緬述之。邑人劉六德為作西秀詞。此事大名土人多能傳說。縣志載入雜記中。因借劉詞閱之。乃如柳敬亭所演鼓棒詞。詞中情事。頗曲折詳盡。文不雅馴。故不備錄。

前生

靳某。灤州靳家營人。少孤。育於母。攻苦不輟。未青一衿。年三十。以疾卒。母哭之痛。見於夢云。母毋悲。兒將降生衛城鎮畢姓家。再世尚可相見也。次日。母命人訪之。距家三里許。果有畢姓生一子。當降生時。即靳某告終之夕。既長。自記前生為靳某。初名夢梅。更名梅。字雪莊。性温婉。狀如女子。以夙慧過目不忘。有聲黌序。試輒冠其曹。訪前生母氏。時奉養之。才情橫溢。

古文詩畫詞曲。見無不能。能無不精。善山水。尤善種花木。花時階除籬落。如五色雲霞。爛奪目。嗜酒工度曲。醉則歌烏烏。宛轉悠揚。移情入聽。游京師。大人先生咸器之。連不得志於有司。牢騷侘傺。縱情詩酒。以明經老。

高陽李文敏公國楷明相國也。有友劉某。少共筆硯。相國既貴。衣錦旋里。劉以老明經。舊雨重逢。延之談讌。命酒甚歡。既醉。留宿小齋。劉自念等人耳。彼達我窮。何造物太不情也。旋睡去。相國見劉踉蹌入內室。訝而呼之。覺。知是夢。家人報夫人生子。即文勤公霨。異之。造齋視劉。已無疾終矣。後文勤公中順治丙戌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少承遺訓。黼黻昇平。殫心獻替。不動聲色。勳業偉然。恪恭忠慎。三十年如一日。固知前生慧業。非偶然也。

外史氏曰。吳殿撰錫齡。前生為僧。募修造橋。封翁倡捐。工竣。見僧入房。而生殿撰。見石鼓齋雜錄。人之聰慧者。前生皆有根器。畢公兩世潦倒。來生當早達矣。証以李相國事。諒不誣也。

捉雞得銀

開平屬遵化州糧店傭保。夜擊柝。見大白母雞。率羣雛。色皎然。縠縠飛。念店中無此色。躡蹤攫一雛。回首啄其拇指。握益固。就燈視之。朱提一定。約十兩。有奇。而啄處一孔。血涔涔滴。藏銀就寢。翌日。創孔浸黃水。焮益甚。市銀為醫藥資。費盡始愈。

外史氏曰今之見利忘身者比比皆是何責乎傭保顧身創而利卒不為我有何如安貧之無災無害也意

老翁贈棺

寶坻王岳祝先生嵩年予族舅禮田公祖也以鹽提舉改選廣東南雄府通判先生性磊落不善治家人生產而醇謹任卹鄉里稱善人中年喜壯遊南北名勝屐綦幾徧五十後始服官時三子皆家居惟少子旭晟公夫婦偕往行至灘河先生以時疫歿時方溽暑一葉孤舟泊于荒野少年夫婦唯知引涕長號無棺以斂亦無所為計也忽有老翁登舟致唁朱履白鬚羅衫羽扇飄飄有凌雲之意唁畢問里居官閥甚悉慨然曰我有一棺願以相畀因命僕攜長年數輩上岸由山螺旋而入見村落至翁家扛棺歸舟棺輕而堅剜木為之當時亦不知其可貴方翁之去也先生以斂事匆遽未遑問其姓名斂畢亟覓翁詢棺價旋將酬以直再循舊路村落渺然羣疑山路叢雜迷於所向及問採樵人云此山口百十年前曾有一村兵燹之後久廢其趾我樵此有年矣有當知之無勞空索也停舟三日訖無端緒夫婦惘惘不得已張帆而發抵家家人視其棺楠木也香溢一室閭里傳頌以為忠厚之報云

鬼仙

周君崇福官袁強二尹後以事罣吏議居保陽佐幕為生一子某年弱冠美秀而文已入郡庠旋以疾卒後屢見乩盤詩詞清超且云已蒙柳仙度為弟子鬼而仙矣先是崇福官袁強時某曾就學邑人家後同學召仙某忽至書姓名云有事相求問之云諸君皆素封能捐五十金功德無量問何事云某父臥病保陽旅邸不可治得此具棺衾感且不朽他日當結草以報問如何寄去某乃作家書浼人代書並金封固遣役送往則其父在寓已垂危矣

外史氏曰人有生而不顧其父者矣周子死猶戀戀宜其仙也

種沙

浙江海塘所以禦潮某年塘圮壞潮泛濫為患屢築不能成功有人云有妖物窟其下當移檄龍虎山張真人治之中丞某公以為然檄去覆云能治旋遣法官二人來周視之下無妖乃沙空耳問何術云沙可種也索城內外道士二千人畢集選二百人復索大鐵牌三十六面小倍之連根大竹一百八株小舟載之待塘側築壇十里外法官據上坐禹步持咒道士輩旋繞誦經至時遣人下竹塘中每株懸牌一竹直立不仆幾沒至梢而鐵牌浮水面作法畢遣人日報竹長一尺則沙增一尺迨竹根畢露遂成沙堤而鐵牌不復見矣法官取覆檄歸報真人塘工增築不日成焉

趙偉

趙偉新城人父母老且病偉年少向學無以養恃其兄行賈為生兄一日病瘵甚劇偉念兄死父母失養刺血疏禱司命神願減已壽益兄壽泣祝竟夜兄漸愈後偉補博士弟子員娶其姪亦有聲黌序矣一日偉病見役來勾隨至署入見城隍神坐殿上色甚和謂之曰我宋某容城人居白溝河日嘗入塾訪子師子獨不憶之乎偉憶少時曾見其人老學究樸直無他長因唯唯既又曰汝命當盡今日因汝與兄乞壽前令達於帝帝嘉汝悌命增壽行當送子還偉因求視籍判官持巨冊以觀見已名下粘乞壽疏注增壽字以下字為判官袖所蔽不得見既退又呼之反曰胡獬人甚良奈何欲售火酒陰律禁火酒家罪甚重以暴殄粟米也且伊前有陰德豈非自隳其功行乎汝師王果亦良士奈何出入官府理訟詞二人與我皆有舊汝歸當戒之又曰汝南望南望見金字坊高丈餘榜曰義士胡獬之坊偉諾下階一蹶而蘇時家人已成服矣呼飲食逮明使以車召王果胡獬來告以故兩人各叱曰我初無此意何誣我咸謂偉初愈殆譫語並去後十餘年獬果行沽而王果竟以刀筆鳴一邑時偉尚未死也先是邑大饑胡獬有米百餘石嘗出以賑云

外史氏曰人生為一事意念中皆有根蒂不然王胡兩生事尚未形而陰曹已預決於數十

年前哉。是以聖門意誠之功。必自慎獨始。

李成性

李成性。遷安人。天啟間。諸生。赴省試。其父患癲症。昏憒甚劇。成性禱箕仙。仙為疏方。弗效。李再禱。仙曰。當往問華公。須臾返。索松蘿茶。面有浮沫。戒曰。止飲半酒杯許。病者下咽。大呼曰。冷冷。覺一縷冰雪氣。由丹田下達睾丸。即心清思食。仙又曰。膈間約二裹。數之當瘥矣。視之果有藥末半分許。色紫味香。又一粒如榴子大。色似雲苓。包以蔦花瓣。大如錢。仙曰。飲藥名氷盤。氷雹之母。一粒可化雹萬億。故戒多飲。數約一名雨角。乃龍吸海水氣。凝結角上。刮鍊而成。一名玉苓。為蟠桃上霜。掃而煉之。瓣則蟠桃花也。試之即日愈。仙張姑。應龍名。明天水孝廉。華公。即漢神醫華佗。俗傳藥聖者也。

柳神

嘉慶六年。河陡漲。畿南一帶尤甚。新安屬保定府。水與城平。不沒者三版。官民在城上。覘洶洶之勢。以為城沒在旦夕也。忽守城人一男子陡起。曲踴距躍。張目披髮。指水中厲聲曰。我柳神也。爾欲趁今年水勢。與吾尋仇。生死我當之。一城老稚何辜。遭汝荼毒。行將聚吾族類。殲爾大河之南。且躍且詈。水中旋露一獸首。大如輪。似龍 似獅。額端四角森立。長七八尺。觸

城西北隅。自顛至底。橫裂五六尺。水牛吼而入。柳神以手掬土。向裂處畧一鑿搦。以足盤辟其上。裂處旋合。又折柳枝指城下曰。汝真不去耶。怒擲水中。倏見千萬柳枝。逆流旋轉。勢如萬弩。轟然刺水。波濤鼎沸。西風狂起。雲霧冥濛。日為改色。食頃。水作深赤色。腥聞於天。血淋漓濺雉堞間。臭穢不可近。孤城震撼。洪濤海翻。萬目攢觀。相顧失色。瞬息間。狂波北奔。水痕頓減數丈。旋見土隍已露。新安城故臨河。又瞬息。水歸故道。特與隄平耳。回視城裂處。堅好如初。合城相慶。莫解所由。而彼一男子者。昏然倒地。灌以湯。醒而問之。茫不省憶。先是雍正元年。有邑村貧女。姿容婉秀。及笄未字。夏初。就河滸淺水浣衣。老柳一株。橫亘水面。坐樹上。浣半日。見苔紋數縷。青滑可愛。波光柳影。互相盪摩。輟浣而思。怦然心動。嗣亦忘之。而腹漸膨脝。父母疑詰。吐其實。不信。屢受箠撻。憤欲覓死。四更人靜。俯後園井畔泣曰。妾污父母門閭。為鄉里唾罵。死何足惜。然孕十八月而不生。孕從何至。又不自知。井神有靈。尸勿變色。祝畢。縱身入井。其兄突至。抱其足。力挽之。相持甚急。俱仆井側。突有綠衣人。綠面綠髮。高丈許。曰。我柳神兒也。今日誕生。將覓吾父於金沙島。兒生母死。抱恨終天。且母以冤死。誰從而白之。舅氏速起。葬吾母村東隙地。樹表以志。百餘年後。城有水厄。我當來護之。言訖不見。女兄醒。家人奔集。女已不救。以待棺。四日始殮。面如生。蓋其兄見女獨入後園。疑之。潛伺井旁

叢荻中。故聞見如是。女墓至今尚在。至是柳神為護母家城。遂獲全。獨不知四角獸為何怪。與柳神鬪。仇敗北而奔。去之何所耳。

王綉紱

寶坻王綉紱。上舍麟角。余中表弟也。己丑年病劇。已四月。恍惚見一役勾取。同至一署。城隍神坐堂皇。衣冠悉如陽世。吏白某至。神曰。案情重。宜上解。命原役押往。行大漠中。黃沙漫漫。陰森不見天日。寒風砭骨。殆不可支。每至一邑。則以鎖縛柱上。行兩晝夜。至一都會。人往來如織。間有識者。皆已故人。市肆列酒肉。烝烝然。綉紱欲買食。苦無錢。突見老僕駱達。曰。公子何得至此。因訴苦楚。且道饑渴。駱曰。公子生人。或不宜留此。倘果住此。乃可飲食。奴非靳也。俄至大署。巍峩如王者宮。門外胥吏紛紛。亦不甚詰問。有吏問役曰。來乎。曰。來矣。曰。少需待升殿。俄聞呵殿聲。呼某入。綉紱聽之。非己名也。乃入蒲伏墀下。自訴姓名里居及祖父名字甚悉。王者命吏稽簿。吏挾冊卷上。卷高數尺。當是時。綉紱仰視堂上。見王者儀容甚偉。堂柱懸聯二。一云。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一云。欺人懦。詐人財。坑人命。侵占人田地。姦淫人婦女。日積月累。恬不為怪。到我者里。睜眼看看看。歷來奸黨兇徒。到底輕饒了那箇。折爾壽。絕爾嗣。敗爾家。刳剔爾肺腑。鎔化爾骨髓。鼎沸碓舂。猶

未敢叫你自家捫心想想。從前陰謀詭計此時還容得做麼。時吏檢冊呈王者。王者怒呼役命汝勾杜某何誤耶宜予鐵杖即闢堦下作肉鼓吹聲嗷叫甚慘。王者霽顏謂綉紱曰子居心良善尚有功名一級且歸休十年後當復來。此命役送還綉紱下求役曰我來此大不易。盍道游各司以廣見聞到陽世亦可傳述俾知警惕。役導之往歷十八司。劍樹刀山鐵床肉磨如世所傳。末至一處榜曰還形司見牛頭鬼持一大盎腥血滿中。聞役役曰惡人受罰不足以蔽其辜收其血至此司仍復原身再令受諸楚毒罪少重者可三四度。重者數十度。極重者百十度不止也。倏見判官叱役曰何得導生人至此役白其故判官頷之既而曰子來此三日矣久恐殼敗不得生也。役遂匆匆導之去至一大池力拍其領倏已至門。奔入卧室青燈熒熒見已身卧床上家人扶床而泣近與迎合遽然驚悟汗流浹背而愈距初瞑眩時已三晝夜矣綉紱素醇謹不妄語凡此皆其自述後戊戌年綉紱以肺癰而歿十年之中果名隸國學云

外史氏曰人生一飲一啄數皆前定觀于綉紱益信彼營營于富貴利達者皆無事之擾耳念此可以息矣

新城寺怪

新城有古剎，正殿五楹，懸額約七八尺。一日午初，陰雲密布，風雷交馳，額忽動，振藻井有聲。雷倏至殿側，訇轟旋轉，圍繞殿庭。俄奮擊一聲，驚人心骨。額硼然墮地，一物類盛米囊，色如蚯蚓，肌膚光澤，腹二目。光熊熊，從額中橫飛而出，墀下故有老松，大可三四人合抱，聳峙蒼翠，陰森蔽空。是物據樹顛，旋如磨，雷火搭殿馳入樹上，樹深綠，天既濃陰，樹亦黑如磬。雷火轟燒，紅徹松蓋，墻外古槐，高與松埒，從槐中伸一爪出，極似世所畫龍爪，向松頂盡力攫，怪乃乘風奔，雷從之。瞬息間，聞砰砰然擊，如聯珠，響震天地。須臾，雨霽，日光漸出，簷溜間猶點滴零星也。少頃，喧傳雷擊怪在寺南窪田中，長三四尺，狀如大蛆，色紫，兩端肰與腰等，無四肢，無口鼻，腹中二目，猶瞭然如魚目。背上痕六七寸許，如以刀劈分者，滲滲浸箴水。內外皆肉，全無心肝，以手按之，輭如死蠶，不知何怪也。南村李姓，三世習弓馬，師弟往視，少年好事者，攜死妖武塾中，師命切怪肉，層層為片，曝乾，似馬韉，懸壁間，習箭，堅逾他革，數年不敗，惟夏月陰雨時，微有腥氣耳。至今剎中松幹從顛至地，猶顯然有五爪痕。王椿橋從舅隨其太翁宦新城，嘗讀書剎中，目擊其事云。

剛剛奪泰

割麥插和，郭公郭婆，看蠶看火，脫卻布袴，即布穀，催耕之鳥，方言異名，實一物也。吾鄉謂之

光棍奪鏡。濟甯則謂之剛剛奪泰云。李叙五濟人。予姻家。告予曰。濟有丐。無姓名。人以其好學鳥言。呼以剛剛奪泰。居無定所。多宿古廟中。衣敗絮。冬夏不易。肘間繫瓦甖一。斯須不去身。予孩時聞其過門。必約鄰兒數十環遶之。令其作各種聲。丐蹲墻下。良久。曰。天明矣。遂聞雄雞報曉聲。鴉雀爭噪聲。牛鳴聲。犬吠聲。蟋蟀聲。蚯蚓聲。長空雁唳聲。夜鼠嚙衣聲。餓猫捕鼠聲。蒼鷹搏兎聲。馬嘶聲。車轔聲。磨室羅麪聲。萬户擣衣聲。凡世間所有。無弗洋洋盈耳。須臾。呼呼作風聲。拔山撼樹。駭浪驚濤。一時並作。復有千百帆檣互相撞擊。舟人撑篙把舵竭力呼號。勢紛糾不可解。羣兒方噤齘不敢言。俄砉然一聲。如巨霆轟震。萬籟俱寂。丐徐徐欠伸曰。技完矣。乞我錢。人予一枚。積至百餘。即往酒家沽酒三杯。以餘錢貫酒滿甖。買膏粱餅數枚。逍遙去。初。叙五以為都下口技之流耳。既冠之江南省其從父。從父曰。汝在家曾見剛剛奪泰乎。曰。瀕行時。猶聽其技也。鬚髮白乎。曰。貌若三十許人。從父拍案曰。異哉斯人也。我幼時讀書。聞其人過。即逃塾聽其技。問其年。四十矣。今我年五十五。計此人將百歲。何不老也。得毋仙乎。叙五留數載。北還。又遇之。貌不異曩時。問年幾何。曰。四十耳。噫。仙耶否耶。抑有駐顏丹耶。予聞古之異人。嘗涸迹塵埃中。惜叙五時尚幼。未以吐納導引之術詢之也

皁城狐

阜城杜養性。萬曆時人。讀書城南廢寺。夜有處子入其室。芙蕖露滴。桃花雨潤。二十許麗人也。自言虐于繼母。願避此借一宿。杜峻拒之。曰。不去。將呼鄰人知。曰。子胡然。子非人。千歲狐也。見子讀書勤苦。聊用相試。子誠正人。福壽亦遠。子修持將成正果。特與子前生有緣。願為友。由是時與往還。言不及私。後杜萬曆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狐輒先期告以所中名次。杜仕襄陽令。以清介聞。遇疑難案。狐預為體訪明確。杜坐堂皇。訊兩造。如目擊然。神明之稱噪一時。後致仕歸。狐遂不再至。

黃光鬼語

趙君。湖州茂才。談者忘其名。竺泉中丞弟也。年方卌。以疾卒。閱數月。魂忽返。與家人語。一家皆驚。問其死後狀。云初見一役。著紅纓冠。攝之去。見妻哭甚哀。戀戀不忍行。役匿笑揶揄之。問故。不肯道。既去。至城隍署。役攜之晉謁神。命吏檢冊。云此人生前無罪。送往黃光。住二十五年。後付轉輪。命役導往。路漫漫如煙。不知幾百由旬。見沿路桁楊相望。僧尼居十之九。至一處。居如世人。人甚衆。往來拜謁如禮。問之。云此即所謂黃光者。人生前無罪。皆發此地。待輪迴。有願修仙不入輪迴者聽。人住此甚閒暇。無日夜。不飢渴。消盡一切機械爭競心。且有書可讀。惟天日皆黃色。居既定。頗思家。懇役導回。住家中數日。云有約束者。需返黃光。苦不

識路。口授家人書一詞。焚城隍神前。求命役導往。果有役來導之去。越數日。又來云識路矣。來則與其一妹談不厭。云前生從人道中來。有夙根。又有一妹絕不與語。云前生乃一擔水夫。又云其子前生為狗。曾被擊死。故今生償以貲。妻前生為男。趙為女。同巷居。目成苟合。而未成匹。故今生男女顛倒。以了夙緣。鬼役揶揄有以也。又云凡輪迴受善惡報。皆由自召。雖有主者。亦莫能主。佛云一切惟心造。信夫。緣城隍案下。吏與有舊。檢冊使觀。故知之詳。問其見閻羅王否。云閻羅王視陽世督撫。將來竺泉兄乃可見。我秀才。分懸殊。安得見乎。時其父尚在。曰我與汝是何因果。泣云。兒不孝。不能終事。抱恨終天。語不及他。又云兒現拜一人為師。學導引延年術。學成可為鬼仙。不入輪迴。至今往來如常。後不知其究竟。劉名柯。談

外史氏曰。一切惟心造。此語發人深省。奉勸世人。祇了前生果。勿造後世因也。世果有黃光其地者乎。願脫屣從之矣。

西安城隍

紹興李某由進士官貴州知縣。未得缺。以疾卒陝西。某扶櫬。李忽降乩自述甚悉。云現官西安府城隍。初涖官。不獲上欲。引疾去。人勸止之。漸為疏通。乃得不獲咎。而公事之賾。酬應之繁。送迎之絡繹。供張之紛紜。視陽世不啻倍蓰。且秋風之客。應接不暇。因之窘態萬狀。表

弟某素無賴忽來擾予以八百金乃去浼卯真人寄家書一通累累數萬言家事瑣屑不及備詳最奇者李有甥章姓賈楚北曰章恒盛市襍貨李書中云章甥甚得意我極知之然可止即止不可久戀否則恐有不測信至章不以為意一月後被回祿市貨蕩然矣

外史氏曰向謂陰曹官勝於陽世乃亦為貧而仕艱苦不堪如是耶吁異矣

雷神

銅陵縣某村某甲一妻一妾妾產子落地氣絶母亦暈死雷忽震于室母子俱蘇而大婦與穩婆俱震死俄穩婆回生手持白金二錠云主母賄之令扼小兒喉並牽產婦腸令天理昭彰矣言畢復絶衆方安置死者回視床後雷公在焉蓋為產血所冲不能飛去也某甲懼焚香叩禱浴以香湯村外立高臺擬移置供養數人移之屹然不動衆議曰擇一人生平未行惡事者焚香負之果移出衆為具湯沐日請釋道誦經忽一日大風雷凌空去友人目擊其狀雞口肉翅身生黑茸如世所繪狀云劉茗柯談

劉某

劉某楚人官刺史子某少驕縱與父為讎仇長益忤見影則瞬其目少與語即出惡聲刺史畏之而用金錢如流水不敢少拂任其揮霍而已及刺史卒其子不哀亦不成服戚友咸勸

之不聽責以大義不獲已允為供飯服長衫注香柩前指柩屬聲呼其名曰劉某汝亦有今日乎戚友咸謂其瘋癲其子曰我非伊子前生姓潘官浙江某縣伊為某甲乾沒我朱提十二萬兩我以是憤而死今我用伊錢皆有簿籍開篋衍出計簿核之已用過十一萬九千二百兩矣某復指柩曰尚欠八百金我不再索汝既死我冤解矣言畢仰跌於地而絶

井中女鬼

道光癸巳陸費芝卿明府棨以事赴紹興寓周介堂太守以齡家下榻廳事廳外花台下乃一井數十年前有婢投井死周買宅時不知也後有人宿于廳輒出嬲之芝卿宿時聲息不聞惟僕居對面室聞嗚嗚作聲芝卿畜畢行以阻風舟不得發復返周公子謂之曰君行後鬼狂叫慘呼耳不忍聞君胡驅之芝卿乃為文祭之曰惟年月日陸費芝卿以錢一陌酒一樽致祭于倩女之靈曰卿本居停我逢歧路聽中宵之悲嘯助旅客之愁懷爰寫新詩用當寶懺若覆盆之未㳂可訴閻羅埋枯井以長眠勿驚地主何況大千世界任爾遨遊丈六觀音救人苦難既升天兮有路詎悔罪之無門兩度于茲或者前因後果百年而外何妨我往卿來但如今咫尺河山請從此皈依仙佛再陳短句用代諫言東西兩屋隅紗窗棲竹蕭蕭覆短廊我詠新詩卿擊節不嫌風雨太淒涼也解蕭條是夜臺孤魂無伴倍心哀卿如欲訴

生平事。夢裡何妨踏月來寒逼重泉卧不安主人讓爾屋三間祇宜兩好無猜忌底事中宵學打鬮（時防夷兵勇初撤鄉勇無所歸肆行刦掠紹興民家門戶最堅鮮勇每于伊賊吓門應而開者輒被擄故云）卿若通靈定解詩更將一事語卿知居停縱不驚奇怪胆怯空房有小兒心經一卷誦年年不作天仙即地仙卿是主人儂是客夜深幸勿攪儂眠一陌黃錢一餅金一杯清醞為卿斟若逢雪夜來豪客更望奇形駭綠林從今安穩卧花陰要把詩篇當實珍莫道書生無寶劍夜深慣作老龍吟替生一語最荒唐竟轉輪迴自不妨若是大千多罣礙教他來鬧陸家郎方焚文時旋風捲灰扶摇而去後周公子入都告芝卿云一日院中見一鴨形狀甚異追之逃入廳中不見從此音響寂然矣

涿州狐

涿州某生傳者忘其姓氏年弱冠美丰儀見者以為安仁復生也未娶宿齋中讀書夜有女子搴簾入海棠睡足梨花妝成絕代姝也詰所從來女自言為狐與有夙分某暱其美納之女囑某謹言某素文弱自與女遇益健壯以故往來三年人莫有知者某所欲雖滇海難蹤楓亭鮮荔一舉念女悉為致之會元旦貽以雪蓮二柄花産雪山隆冬始開不常得王供齋中同學來賀者苦詰所從得某不能隱吐其實女已知之客去曰屢囑秘密今乃漏言緣盡

矣泣留之不可遂去臨别曰為若物色一佳偶某處某人女可聘也某嫌其貌不揚女曰老
蚌生明珠君毋以貌取人某以女言卒聘之後果生三子以科名亢其宗

焦龍王

東明馮禮其先襄垣人有田夫投宿求為傭貌奇古問其姓曰焦亦襄垣人遂呼曰小焦見禮留之委任悉稱意正德八年境大旱白禮往河南拾麥數日擕一小囊來曰麥至矣可冀除數屋收之禮笑囊小焉用此曰試可乃已盈三屋囊麥尚未盡會上元邀禮赴晉游燈市辭以遠焦曰試閉目負以行須臾開目則火樹星橋千影萬影已抵太原城下矣旋仍負歸三年後辭去禮問後會期焦曰見西北雷震驟風雨即吾至也感公義附近四十里不受冰雹乃所以報公者言訖霧不見拏雷聲轟然赴西北去居人至今呼龍王馮家立祠祀焉

社公

曲周河南疃社公祠舊有樓不知何時建年久漸圮諸生麻天祥素無疾忽大笑仆地移時甦云有美丈夫延之樓上命酌酒色縹碧殽蒸紛列無異世人飲次見二婦豔絶丈夫曰所居圮妻孥不得庇風雨幸為建寢生唯唯曰無明命恐人不見信丈夫曰有刺在君几上已見庭樹紡一人就視之族叔某也結繩于項呼救良殷生為緩頰得釋去生告歸果見刺書

崔某拜。字體頗端勁類歐陽率更。初生族叔某病噎粒米不能下。至是忽大咲且述見救狀如生言。生乃募鄉人建寢宮三楹中安偶焉。方丈夫酌生時鄉人蔡天保過樓下。見生據上坐賓主儼然。失聲驚走。再視遂無所覩。

苟家塋石馬

明苟總憲釗寶坻人賜祭葬。塋在城東門外。石翁仲石羊石馬尚存。近塋田禾。夜狼籍。輒至數畝。看青人憾之。夜伏禾中。見一馬來竊禾食。突以鎌削馬首去半顱。狂竄去。次日。見石馬失半首。血跡殷然。從此不復能為怪矣。至今馬首石尚赤如脂

劉四先生

寶坻劉某忘其名。少游湖南遇異人授誅邪術。其術五月五日。擇明淨黑豆百粒。設巨案覆以紅氍毹。中置一盤。每拈一豆。息諸念持呪四十九度。擲盤中。盡百豆乃已。念或少弛。豆即自盤躍出。並前豆悉成棄擲。需次年午日。竭誠重鍊。鍊成囊豆繫腰際。寢食動作不少離。名曰母砂。恃此妖不敢犯。他人或祟于妖。招劉劾治。劉別用黑豆升許。每豆持咒三度。曰子砂。匊以擊妖。妖立斃。邑朱某為妖所攝。日迓以白騾車。僕曰老安。至一宅。有美婦二。更番媟褻。朱日見羸瘠。後妖就朱家。蠱益甚。家人延劉至。擊以豆。二女妖現蛇形死。老安是日亦駕車

來蓋蟇蚖騾則白鼠也擊之並死自是名噪甚遠近爭延致之年七十餘預識死期徧别周親至期果逝毋砂一囊納棺中以殉咒失傳後遂無習其術者劉行四善鼓琴人皆呼為劉四先生

祁州牧

嘉慶初年祁州某刺史安徽人幼失學蒻冠為藥店傭工店主試其謹厚漸倚託之數年使之祁州購葯買舟而行頗安穩一夜舟初泊新月西沉江水如練船中人皆入睡鄉某坐船頭偶欲盥手俯就船唇掬水突有手大如箕執其左手冷若冰雪力奪之執愈固大呼失聲且竭全力以爭船為動搖舟中人皆驚寤冷手縮入水底拂水作潑剌聲亦不知其何怪也後某由手漸涼至腕至臂雖非疾痛害事然殊自悔及市葯反避水程由陸路歸至河南界逆旅主人疽發于背甚劇某略拂以冷手涼沁心脾痛遽定再拭之倍減更拭之痊矣明晨結痂而愈主人德之不取其直且為揄揚由是冷手之名大噪載金帛求拂拭者門如市焉會安徽中丞太夫人疽生於脇閱兩載百藥無效延致之兩三拂拭肌膚如初中丞感其誼為報縣捐丞分發直隸旋由明府擢刺史補祁州時已周甲手冷漸不如前祗十指間不似常人熱耳遇大瘡不必驗小者仍立效焉

外史氏曰。或謂水中手為冷龍。然刺史何德於龍而獲此報耶。嗚呼。今世瘍醫所在皆是。動輒誤人。安得冷龍徧執其手。

綠毛怪

豐潤曹叔和先生家正廳東偏別有廳事三楹。紫藤一株。陰滿院落。海棠一叢。本皆合抱。春時著花。爛如錦。廳中有綠毛怪。夜必出。人無敢寢處其中。有年矣。邑武進士谷某。勇藝冠一時。素以膽氣自負。聞其異。思一試。借宿于庭。弟子數人諫。不聽。弟子輩皆赳赳願同宿助師。不許。固請。命宿於正廳西廂。廂後牖鄰藤花院。可招呼相聞。囑曰。不呼勿往也。谷秉燭獨宿。二更相盡。大風撼屋宇。門倏開。燈光頓縮。綠如豆。見一怪高五尺。蹣跚至。徧體綠毛。鬖鬖如松上鬣。目炯炯類曙星。谷思先發制之。急起與相搏。力適敵。不相下。自室東至西。復自西至東。蹶而起。起而復蹶。無慮數十度。諸弟子聞相撲聲。撞臂聲。甚厲。以師堅囑。不敢入。谷與怪相持至五鼓。漸不支。乃大呼。怪亦恐人至。力掙欲脫。谷力持不釋。怪急以爪抓谷腕。去肉十痕。深寸許。谷負痛。力少懈。怪遂乘風去。手餘毛二握。細如牛毛。綠如出水藻。怪從此絕。谷藏其毛。韜以錦袱。有談異聞者。輒出示之。

宋道人

宋道人不知何許人。居京師正陽門外五道廟。身不滿三尺。日惟跏趺坐。目炯炯有光。力極雄偉。有人絙大繩。道人握其端。數十人牽之。不動毫末。道人曳之。數十人並仆於地。粤西朱刺史寓京師待銓。朱固博雅。且工導引術。訪之道人。口若縣河。廿三史如指諸掌。微及呼吸頤養之法。朱語多中肯。道人曰。子亦非凡人。期某日與會南西門外破廟中。朱往。道人先在。談竟日。天文地理兵法技擊劍術神仙娓娓數萬言。不能悉紀。及言歷代盛衰事。道人曰。大戰棋盤街時。曾親見之。如目前事耳。朱陡曰。君非宋獻策乎。乃瞑不言。再問終不答。朱辭去。道人從此不知所之矣。後有人於四川峩眉山中見之。按獻策曾為闖逆偽軍師。精算卜。謂繼明有天下者。首冠羽毛。闖下中冠各插羽。矗然向前。自此戰無不利。勢如破竹。及我大清兵入關。宋見統兵大員。冬戴花翎。駭然曰。大事去矣。蓋我順而賊逆也。遂遁去。不知所之。闖果為大兵追剿。連敗伏誅。乃知真人應運而生。自有定數。彼盜弄潢池之輩。縱能前知。卒歸敗亡。可見得天者昌。非人力所能致也。

某甲

甯河某甲有衣癖。每日檢己衣服及妻孥輩衣飾。婢珥嫗簪。斂為一篋。悉付質庫。所質錢置床上。十緡為垛。如黃標紫標故事。而一月子錢計若干。預於燈下盈貫付床頭。凌晨贖歸。

朝饔後復質焉。自奉極儉。家不僅中人產。青鞋布襪。意趣恬如。惟一日不典衣。即疾首攢眉。如負重甚。質劵到眼。則如服對症藥。通體暢然。笑容可掬矣。歲以錢十餘千。僱一奚奴。往來踪跡質庫中。四十年如一日。有腴田數頃。坐是化為烏有。卒之日無以斂。子孫竟無立錐云。

外史氏曰。某甲前生其負典肆逋耶。何其樂此不疲也。如是之人。吾亦罕見。

郭某

明天啟末年。河間郭某游京師。一日。偶過魏璫門。便旋門側。郭體壯。素有嫪毐之目。為魏廝養所窺。即呼止之。以白璫。召入。郭不測意。且獲罪。璫驗狀。乃令具湯沐。易鮮衣。携往奉聖夫人客氏所。大見愛悅。不數日。為求官兵部。得提督四門。郭識客魏必敗。陰圖自全。謂客。居鄉里時。見千夫長出。則羅仗騎從甚都。願假夫人威力。得一出官外地。以為鄉井榮。客不允。求之至切。再三云。且曰。幸暫出。便可呼還。常侍左右矣。許之。郭遂以都督僉事外補。到官未兩月。崇禎改元。客魏皆伏法。六等定罪。無郭姓名。竟獲安樂以終。

蜨階外史卷三終

蟫階外史卷四

秦翁

秦翁保定人居唐家胡同年七十餘家貧以磨麥麪為生有妻有子女有孫與常無異惟自幼未嘗睡晝則隨人操作雖老猶健夜一家俱眠秦獨醒醒亦不能逸亦不願逸也仍入磨室鞭驢添麥羅麪手無停指足無停步驢疲令驢食已乃自旋磨往來蹀躞力不遜驢妻子晨醒復隨人操作如初有人召箕仙問故仙曰秦前生好逸日晏不起既起復眠天故罰以令生不睡

外史氏曰嘗見磨室中驢晝夜旋磨少息鞭朴立至以為太苦今以此事例之皆前生好逸之報也顧秦翁者驢其質人其身意必前生所為人性尚有未盡泯者乎陳跡團團死而後已吾願世之好逸者知所省慎勿來世甘入磨室也

魏奄生祠

明魏奄方熾時生祠遍天下肅甯為其故里所建尤壯麗伏法後燬像易為佛寺然榱題輪奐仍舊也乾隆中邑令營建需材毀之材多朽蠹不任用故寺後三楹尚存蛇虺穴壁中多至數十斗攫狐尤多村民驚擾聚火焚之乃絕逆祠早應汙瀦二百年來徒為爪蹟蹯踞未

始非逆奄餘孽戾氣所鍾。經此芟夷逆迹乃絕。視西山碧雲寺奄墓之掘。同一快心事也。今後寺尚有巨石。方徑丈餘。陷地中。石理蒼潤如碧玉。因重難舉。故不能移置云。

剪綹 綹音旅 五則

剪綹。一名小綹。京師最多。不操刃。祇攫財于道。神鬼出沒。不可端倪。友人傳述數事。筆之以見若輩伎倆。亦守土者所當厲禁也。

寶坻王椿橋。從舅與通州張茂才同屬京師考遺。才榜未揭。閒步于南下窪子。時殘暑尚酷。張著新白袷衫。脫挂柳枝上。王曰。不畏剪綹乎。張曰。四目交射。何慮焉。俄見老人髮垂白。持去瓤西瓜皮二。如盂蹲于道。匊轍中土實其一。挹彼注茲。無慮數十度。王與張注目視。互相猜擬。不得其故。老人尋傾土轍中。持瓜皮逍遙去。兩人回視。衣已亡矣。悵悵而返。

騾馬市在西珠市口迤西。有客來市騾。衣甚華。類貴介。小童負匡床。手持紙裹。意是朱提。議價已定。客曰。不知駛否。試之歸付直。遂乘而馳。日夕不返。騾主問童。若主人居何處。童泣曰。我在前門外。日負枰市糖。彼用百錢僱我來。並不知其姓名。何主人為。啟視紙裹。纍纍然鵞卵石也。訟于南城。迄無蹤跡。

一人著新鞾行市中。突有人搴其冠擲屋上。回視不知誰何。倀倀立。市人云。貴友亦太作劇

市頭如此游戲也。既擲須升屋取，然無所得梯，我素喜行方便事，子踏我肩升屋，冠可得也。某然之，即欲憑肩以上。其人又曰：君太不情，己欲得冠，而不為我衣計耶？脫靴乃免泥垢耳。某果脫靴付其人，因憑肩升屋，既取冠，其人已持靴逸矣。

菜市口某布店，兼市縑帛之屬。一日傍午，有客乘駿騾止于門，市布若干疋，計錢十緡，解荷囊出百緡帖，即浼店主人代取。既竣，仍收帖荷囊，將乘騾去，忽躊躇曰：我赴保陽，往返須一月，慮錢店有失，盍市縑帛攜往，尚可獲利也。主人欣然為計直九十緡，貨束縛妥帖，某復解荷囊取帖付主人曰：盍到錢店知照。主人曰：適取錢，何疑焉。某徐上騾去。至夕，主人使人取錢，錢店人曰：此贗者，真者卓午已取錢去矣。

一人市束腰縐綢巾，議直二緡，令隨取直，攜至錢店，出朱提一兩易錢，故昂其價，評估不協，置朱提荷囊，悻悻去，易數處無一成。謂市巾人曰：銀一兩值錢近四緡，我終不愁錢店，願與子。市巾人欣然持去。後又遇于市，謂曰：子胡以贗銀欺我？答曰：我銀贗，子巾亦非真也。蓋以高麗綿成者。一笑而罷。

夢兆

余先外祖王漢桓先生，諱振榮，乾隆丁酉孝廉，不樂仕進，以孝友隱居里門，人推祭酒。辛酉

榜前。先生久歸道山。邑人有夢報錄人報先生中式者。榜發。吾邑中方有民先生振德。王慕桓榮。以先生姓名分應二公。何其巧也。

揲蓍奇中 三則

余少孤。育于外家舅氏王容崖先生教之讀。期以遠大。嘉慶戊寅應京兆試。望甚切。放榜日命余揲蓍自卜。得豐之初爻曰。遇其配主。先生曰子必售。配字合己酉。遇主謂己合考官意是年主司汪文瑞公。劉信芳先生皆己酉進士也。至三鼓。渺無耗。再筮得歸妹之四爻。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先生曰遲明必至。鬱鬱歸就寢。四鼓既盡。捷音果至。報錄人曰。崔家樓渡河。舟子見彼岸有嫁女者。輜重甚多。先渡之。半日方畢。是以遲遲。後余謁本房袁金溪師。師曰。子卷信芳先生所中。何其奇也。今余五十無聞。不能副先生期望。每憶提命。輒憮然自失。因記當日情事。俾後人省覽焉。

又是年同社會文者五人。從舅雨檣茅亭。表兄王雙松王漢章也。雨檣盼尤切。赴都之先。以一撮金易數自占。繇云。君子不和同。勞而未有功。後雨檣果未售。而是科題亦隱于內。亦奇

戊申七月。予之任河間。筮得渙之四爻。曰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當時不解。後于庚戌年因大名諭邱佩全迴避。何玉民觀察方伯以予對調。真匪夷所思也。

酌中志

劉若愚延慶州人。其先從定遠兆遷。世有武功。若愚入宮。隸太監陳矩名下。魏璫伏誅。若愚株連擬斬。後赦之。作酌中志。自明。共二十二卷。第一憂危竑議前紀。第二後紀。記皦生光妖書始末也。第三先帝誕生。謂禧廟也。第四令上瑞徵。謂愍帝也。第五三朝司禮之臣。謂司禮監諸大奄也。第六大審平反紀略。記丙辛年太監三法司錄囚事也（明制遇丙辛年命司禮監太監錄囚名曰大審）。第七先監遺事紀略。記陳矩事也。第八兩國椒難紀略。記客氏譖懿安皇后及趙選侍諸妃嬪事也。第九正監蒙難紀略。記魏璫害王安事也。第十逆賢亂政紀略。第十一外廷線索紀略。記魏黨田爾耕崔呈秀輩也。第十二各家經管紀略。記宮中諸奄職事也。第十三本章經手次第。記魏黨票擬矯旨排擠營刺事也。第十四記客魏始末。第十五記逆賢羽翼李永貞。石元雅輩也。第十六記內府衙門職掌。第十七記明大內規制。第十八記司禮監所藏書目。第十九記內臣服佩。第二十記飲食好尚。第二十一記瑣事。第二十二累臣自叙紀略。則若愚問擬後。辨明非魏黨。並自述其家世籍貫也。其書載明神廟以來宮中事及客魏專擅與他奄始末。頗詳悉。而文多不甚雅馴。按正定府志。房宗珫欒城人。萬歷中以天奄入為司禮監。掌內院文書。小心守法。以不附魏璫。求退出居九陵山中。時內監劉若愚撰酌中竑議房

與參訂成書。則此書似不盡出若愚手。志載酌中志。作酌中宏議。殆誤于憂危竑議之名。未加考訂。故牽率及之耳。

楮葉集

趙埜。字雪蘿。武清人。性孤僻。居尹兒灣。工摹印。專摹漢銅。視文三橋何雪漁。蔑如也。意所可。鐫十數方不為煩。否雖貽以金繒。率並其石棄不顧。嘗曰。漢印有格律。有神韻。有字體。今人不師古法。以意就正字通諸書配合。縱無訛字。亦刻篆字耳。何印之足云。嘗假草木名字用漢官私印式。刻為楮葉集印譜。以性嗜刻石。又號石工。

草畫

劉悳骨。滄州人。名佚。晚更名夢。明末諸生。隱居不仕。妻亡不再娶。二女。通翰墨。俱先卒。惟與一僕居家。無擔石。泊如也。博覽經史。書法瘦硬。畫山水以草勢行之。工篆隸。尤工摹印。詩蒼涼悲惋。有騷雅遺音。著有昨非今妄集。滄州故家。猶有藏其畫者。南皮張佩庚明府恪。有劉悳骨山水歌。

杜莨山廉文藏篆書一幅有草意筆畫如鐵云崔雅甫光翼所貽也

賀副車啟

甯河康隅中。某科副榜。友人倩予作書賀之曰。蓋聞力士奮椎。曾惜副車之中。美人對鏡。自憐半面之妝。康公目無全牛。胸藏半豹。看鴻才之大展。喜鶚薦之初膺。而乃將到神山。候遇帆風回引。已攀仙桂。剛逢弦月餘光。翔鸞路以飛翹。鶼原仙種。躍龍門而鼓鬣。鱠是王餘習鬐齒才號半人。喜巨魚方縱大壑。孫伯樂鑒回一顧。惜神駒僅得旁驂。加額之餘。扼腕無已。然而青桐半槁。猶望半隔歲生蓂。丹荔側生。究勝於西風落葉。咲無味而棄可惜。漫憐雞肋之虛名。尺有短而寸則長。已闢龍頭之先路。益切礪十上之策。莫灰烈士壯心。寄遊戲三昧之文。應笑狂奴故態。

君子甎

君子館在河間城北三十里。傳為河間獻王曾築館以待毛公者。今遺址已不可識。而野人耕田。往往獲甎甓瓴甋之屬。皆非近今之物。近於某年獲一甎。有君子二字。似篆似隸。波磔古雅。側刻方花紋。肅甯苗先路明經得之。攷其時代。當在魯孝王刻石之前。以為真西漢時物。珍若拱璧。先路故精小學。得此甎後。繪圖徵詩。聲譽益起。余嘗見搨本。案近人所藏甎刻多三國兩晉時物。如太平永安寶鼎泰始太康元康永興咸和義熙之類。而漢甎則僅見阮芸臺相國所藏五鳳三年海鹽甎而已。此甎雖晚出。而時代又出海鹽甎上。故芸臺相國呼

為甎祖云。後先路復得殘瓦一片。有開元二十年字。因藏為君子甎之副。署其室曰漢甎唐瓦齋。

後余官河間。學博劉子重同官肅甯。約共搜訪。子重得九甎。其一刻日華字。八皆君子也。余得二甎。皆君子。又一甎。君子字已泐盡。僅存其影。而方花紋。深刻明潤。質完好。尤古雅。

謝疊山研

天津周月東上舍。藏宋謝文節公卜卦研。後贈宛平查儉堂中丞。一時名士題者如雲。文節更有一硯。見文安紀小痴遺稿。文節自銘曰。端溪為奇。紫潤無聲。伊惟茲石。實丑其精。歸自東山。獲於南京。從茲碁墅。永儷墨卿。舊藏黃耦膚家。後歸文節十五世孫謝在寰。紀為作歌。他人集中未見。物蓋有幸有不幸云。按文信國玉帶生硯。始藏東維子七客寮。後歸宋漫堂中丞。人皆傳之。而袁簡齋先生又于江中網得綠蟾腹研。亦文山故物。以贈曹中丞賓谷。人多不知。僅見賞雨茅屋詩集。及邗上題襟集。文謝兩公。大節炳耀千古。一研之微。猶令人摩挲藏弆。傳播藝林。其研之先後出世。如出一轍。亦一奇也。今玉帶生研。已貢內府。採入西清古鑑。卜卦研。後為大興劉寬夫太守位坦所得。其二研不知轉從落誰手矣。

北曹墨

前代製墨者甚多。方程二家名最著。今皆有譜行世。當時王百穀汪太函諸人爭以詩歌投贈。刋冠譜首。在製墨者。不過借以獵名。故所刋詩詞札牘。率多溢美。且蕪穢雜陳。不加持擇。以此見明人標榜聲氣之習。即一藝之微。亦必鋪張粉飾。不遺餘力。亦風氣使然也。此外吳去塵羅小華所作。傳者頗希。不過間一遇之耳。本朝墨工。以影歙為盛。而最著者。為南曹北曹。南曹曹素功所造。即藝粟齋墨是也。北曹稍後。為直隸豐潤人。名鼎望。字冠五。一字澹齋。官至陝西鳳翔府知府。其製墨也。皆廣收曹素功墨。重加擣治。有玻璃光掌珠天保九如書畫舟五明扇珠胎諸款識。下為小印曰澹齋。其曰瓔菴者。公子鈖所作也。堅細光澤。又出南曹之上。今天津寶坻諸故家。尚多藏弆。案古製墨者。推李廷珪。其先實易州奚氏。非南唐人也。此外北人製墨者。唯正定劉法然。僅傳製墨法。石刻墨亦不傳。餘不多見。如北曹墨。奚氏以後千餘年一人而已。特以不製譜。不求售。無江湖名士為之推挽。故不甚顯于世云。

按寶坻杜相國文端。大興朱相國文正。均有墨。杜有純一子製四字款。朱則鄂不草盧也。

董宗伯書入石

明大名李司寇善正。與華亭董宗伯友善。宗伯嘗主其家。李齋中設石榻。光可鑒。董醉後。乘興書之。字大如掌。視練楮所書。更為秀逸飛舞。李子孫寶之。後式微。鬻此榻于傖父。恐其不

潔滌之字深入石理不能去因轉售與某士人珍若球琳聞今尚藏于家欲訪求觀之秘不肯出詭以久亡失對蓋恐有力者之豪奪也按右軍書棐几入木三分傳為僅事此能入石古不多見閱微草堂筆記載王孟津為趙高邑書東方未明硯銘款識書而未刻亦濯之不脫二公書法妙絕一代其精神專注筆力所至能貫金石視熊渠李廣射石飲羽為尤異矣

寶石

雲南邊徼諸山產寶石山高人不能徑至而猨居徧山往來如織人習弩以丸彈猨猨怒羣拾石擲人人往來避之倏又彈以觸其怒猨又擲石石大小不一人拾歸棄其頑者而貓睛石紅靺鞨祖母綠五色陸離羣歌得寶矣亦有蘊璞中者磨治成器售可得重貲萬物莫巧于人利之所在趨之如騖雖時有為石所中破面傷骨或至於死者亦不惜也

怪石 三則

石之異者蓬萊閣下有彈子渦石至此水旋渦相擊撞皆勻圓如珠白如肪獻陵崔次龍秀才貽予二十枚供定磁盂中養以清泉如對雪浪淪漪豁人心目其具各花紋者船山太史有天馬石扁而圓石黃色中含白馬形置水中形愈真先生詩所謂一幅小河圖也張銘一

有石作米泔色。中影一人乘蹇。戴浩然巾。鬚眉畢現。驢則長鬣短鬖。顧影如生。沈華南刻史炳章亦畜一石。與此正同。而所乘者似特。後一童肩梅花一枝。宛然襄陽風致。背面雜作梅花紋。滿其上。聞羊脂玉佩所易。不輕示人。與予交最篤。常屢出翫之。最奇者。莫如京師隆福寺古董攤頭之鼻烟壺。質錦川石。扁而大。式甚古。一面松一株。幹。楮墨斑剝陸離。枝則五粒七粒。鬖鬖作蒼綠色。下有鶴一。白身黑尾。脩翅長頸。雅步苔陂。一面蒼黑。水波雲捧紅日半輪。如初出海狀。問其直。索百緡。時以無資。舍去。友人聞之。急拉余往。則已售矣。記王椒園廉訪定柱云。在滇南見一石。狀如龜甏。陰板陽甲。紋理如生。濶三寸。長四寸。羸白紋。一若東行孛纜。反覆作井字式。濶一分有半。色如熟蕡。無濶狹。亦無斷續。尤異物也。大理石屏。間有具人物花鳥者。盧香石大令文選云。雲南會城文廟。有石屏風二。一為五老游河。一為十八學士登瀛州。衣褶鬚髮。逼肖生人。則尤不可思議矣。

龐玉溪畜空青石一。形如鴛卵而長。色青綠。搖之。中有水聲。索直千金。惜無富而瞽者一試之。椒園廉訪云。在滇見一石。黃白瑩澈。如濁水精。中空。有水不盈。水不就下而就上。向日百廻顛倒觀之。益諦。蓋水之體。倍清於氣。或即方書所謂空青。但色不作青耳。

廉訪又言他郎多奇物。一昆弟同居。凡見水光。舉網得石。絕類鴨。携歸其家。夜有光。其弟愚

而椎之破。腹中墮石如卵。復椎卵破。亦如卵黃。掃而棄於水。後無他異。又有人見水濱有光。跡之有土浮波上。擘土見石。宛然太極。兩體勾縈。並中二目。均平如畫。置室中。至辰戌則光瑩然。取者驚怪。椎碎之。或檢得一二賸礫。漫置水盂中。他日。目疾作。偶取盂水拭之。立瘥。眾始驚歎。已覓不可得矣。此皆宇宙神物。隋珠抵雀。横墮惡刦。可為悒恨

酒

酒之產於北方者。宋時最多。如正定銀光。河間金皮。定州九醞。深州玉醅。趙州瑤波之類。見張能臣酒名記。今久無聞。即周煇北轅錄所載之金瀾。桂海虞衡志所載之金瀾。鳳洲筆記所載之薏酒。亦不傳其法。惟滄州麻姑酒著名。其釀以麻姑泉。泉在滄州城外運河中。汲者探其源。乃得上流下流。差數武。味迥別。釀成。窨以甕。久而愈醇。藏一年者。溫一度。色味不變。十年者。可溫十度。閱微草堂筆記。曾言其概。將心餘太史。謝吳百榮饋滄酒詩云。泱泱滄州水。綠淨波淪漪。土人汲而釀。五齊六法施。湛熾器必良。滴滴珠槽滴。品居通介閒。弗敖弗詭隨。又云。此酒類通隱。識者罕見推。我性頗與近。再拜顯以詩。蓋深賞之。豐潤浭酒。釀用還鄉河水。不藥不煮。味亞于滄。亦清冽。易州淶雪。釀以淶泉。味甘和。無烈性。燒春則武清之泗村。寶坻之北潭者佳。若衡水之衡酒。順德之南和酒。天津之西沽市酒等。諸自鄶無譏矣

瓜瓤酒

内卯喬磐石錫官鴻臚寺叙班。夏月擇大西瓜數百枚。淨漉其汁。和以麴糵。釀為酒窨。以待佳客。甘凉芳冽。勝涼州蒲萄綠。善琵琶。家有柏子亭。年八九十。致仕家居。鐵撥鵾絃。蒼音蟠齒。嗚嗚唱伊涼調。凄豔動人。周櫟園詩所謂深巵隸事瓜瓤酒。小雪留人柏子亭也。

桑皮紙

永平之地。多老桑。居人植此為業。而育蠶者頗少。大者蔽牛中車。材柔條脆。幹摧為薪。葉霜後採入藥。能明目。而其利尤在皮。剝之劚之揉之舂之。成屑。焙釜中令熱。拓石塘方廣數尺。浸以水。調以汁。如膠漆。製紙者刳木為範。罨蝦鬚簾。兩手持範。漉塘中去水存性。覆置石板上。時揭而曝之。即成紙矣。今永平一帶。如遷安紙寨。灤州何家莊為尤多。貧民操作甚苦。而獲利微尠。後有興蠶桑之利者。庶不負此良材。而民之食利。不啻倍蓰。是所望於賢守令也。

數地蘭

天津城西南鄉村民業紙。名數地蘭。收買字紙及舊書。重漬仿造紙法。製成供市肆包裹之用。紙上往往見半字。愚無知者。以拭諸不潔物。大非惜字之義。官斯土者。所當懸為厲禁也。

象尊牛鼎

豐潤學宮。有象尊牛鼎各一。象形製樸拙。高二尺許。橫一尺有奇。甆作縹綠色。塵土膠膩不可拭。一二處未釉者。倩潤欲滴。真所謂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也。注以水雖盛暑經數十日。色味不變。鼎三足。皆作牛首形。銅質古雅。傳金建學時。有聲吼土中。循聲發得之。明時學吏置諸牆側。承屋漏水。尊復吼嘯不已。駭甚。移置几上。牆書然頼矣。二物今尚存。高麗使臣過。必詣求觀之。摩挲愛玩。恒嘆為不可多得云

工夫茶

工夫茶。閩中最盛。茶產武彝諸山。採其芽。窨製如法。友人遊閩歸。述有某甲家巨富。性嗜茶。廳事置玻璃甕。三十日汲新泉。滿一甕。烹茶一壺。越日即不用。移置庖湢。別汲第二甕備用。童子數人。皆美秀。髮齊額。率敏給。供爐火。爐用不灰木。成極精緻。中架無煙堅炭數具。有發火機。以引光奴焠之。扇以羽扇。焰騰騰灼矣。壺皆宜興沙質。龔春時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壺。需爐銚三。候湯。初沸蟹眼。再沸魚眼。至聯珠沸則熟矣。水生湯嫩。過熟湯老。恰到好處。頗不易。故謂天上一輪好月。人間中火候一甌好茶。亦關緣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銚水熟。注空壺中。盪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用器置茗葉。分兩若干。立下壺中。注水。覆以蓋。置壺銅盤內。第三銚水又熟。從壺頂灌之周四面。則茶香發矣。甌如黃酒卮。容至每人一甌。含其涓滴咀

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飲。即以為不知味。肅客出矣。茶置大錫瓶。友人司之。瓶粘考據一篇。道茶之出處功效。啜之益人者何在。客能道所以別烹煮茗以進。其他中人之家。雖不能如某甲之精。然烹注之法則同。亦嵗需洋銀數十番云

猴兒酒

永平與邊城近。地多山。山多猴。一旦羣猴移家百十為隊。攜持保抱。遍山谷。山下居民聚觀甚衆。有稚子拍手呼猴。謂人將圖己。並狂竄去。遺土盎甚多。范土而成。大可受斗許。小亦數升。渾合如鑄。居民拾而鑿焉。清汁滿中。深紅淺碧不一色。酸甘澁不一味。並芳冽。蓋猴雜采山果釀成。大風雪不能出。乃開飲之。亦旨畜御冬之意也。因名曰猴兒酒。粢浮槎散人秋坪新語。載川中猢猻酒。游山者載殽果並酒壺置山中。人伏左右。羣猴見酒肴畢集。啟壺無酒。乃各攜歸洞。啟藏醪盈壺。連隊而來。人出將掩執。猿鳥獸散。遂取其酒。亦此類也

猴茶

雁宕山有猴茶。以泉水烹之。味清而腴。蓋三冬大雪後。猴無所食。各山寺僧以小袋盛米贈之。春後猴採人跡不到處之茶。藏原袋還僧。其趣如此。趙午橋談

鼓環

通州鼓樓舊有大鼓鼓四周有環環銜屈戍屈戍內外引環以鎖釘四隅懸焉年久一屈戍脫欲易之需去皮費鉅計不如易新鼓會有人白能修之索直甚尠乃別製屈戍長咫旁安簧如壯鑰然量鼓木厚薄較其簧不差累黍置入應手簧鏗然鼓懸如故矣按冠萊公柘枝鼓事與此同一作用此匠果由讀書得之耶抑有所受之耶

花瓶

京師某乙貧徹骨然素恥干人並日而食無飢寒之色惟日坐琉璃廠骨董店中店中人亦以其誠樸時周之一日有乘車至者白騾昂藏小窗穴晶怒馬前導侍從如雲蓋太監某也買一花瓶索廿四金已增至廿金店故昂其直太監悻悻欲去某乙曰汝輩太不曉事難得售主如意偶折閱庸何傷他日不能使汝利三倍乎店中人亦恐不售許焉太監悅謂某乙曰我居內城某巷暇時可見過也攜瓶上車去俄有人衣冠甚都向某乙拱曰請間一言可乎偕至酒家飲於僻室曰我劉姓某省方伯僕也主人命我往京師職升遷項聞某省中丞缺出欲為主人營此缺非某監不可子能為主人一言事成以五萬金為謝立約券焉某乙歸破屋一椽以席為衾意某太監一面初識遽與言營幹事焉知不逢彼怒茍謝去之五萬金可惜也終夜展轉不成寐遲明念前門內關聖帝君籤極靈往卜焉購香一瓣蹀躞往至

廟門見冠珊瑚冠簪翠羽者自內出將登車又有冠寶石冠者方下車各道寒暄出者曰某中丞出缺矣答曰適已得旨僉放某方伯蓋即某乙意中人也喜極不暇求籤爇香叩謝亟歸告劉姓者曰若何慫恿乃得集事持五萬金券兑焉某乙遂爲富人不復坐骨董店矣

又

津門古董店鬻花瓶久不售瓶高與人等成窯五彩極陸離一日有人問價索制錢五十緡其人出錢付之攜至街心持石擊碎觀者如蟻咸謂此人殆瘋癲俄敲底破墜金一餅約百兩懷之揚揚去一市盡駭蓋瓶過高非金不能穩前明御用物也

銅鶴銅罏

正定梁氏家有銅鶴一中空有蓋如尊彝狀夏日置廳事蚊蚋蟲豸咸從鶴口吸入半日持向院落揭蓋放之傳爲蕉林相國所遺內廷物也後貧不知售何處又贊皇人掘古塚疑是李相國墓道獲古銅器甚多中有一罏蓋作十二辰相士人得之初不甚貴異一日焚香罏中烟縷縷自所屬口中吐出周一日夜十二屬環應無差乃寶若球璧今亦不知落誰手矣

皮毬

京師骨董肆有皮毬一渾合無縫十餘年無問者後有人問價答以五百其人即出錢付之

肆主戲曰此至寶非五百金不可其人笑曰焉有一皮毬直五百金者然愛不釋手市人評泊之以五千緡購去肆主問所用不答尾之歸寓叩再三矣無悔其人旋出刀如雪破毬乃一巨珠也大如李圓勻瑩徹光鑑數百步蓋珠產海外渡海時夜有光蛟龍見之將鼓風浪攫取船以毬乃得免水厄達中國耳後其人售珠致富按查初白敬業堂集有皮毬詩載毬中藏藏經全部蠅頭細書與此異

梁葫蘆

聒聒北地多有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鵝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為蓋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都下尤貴重之梁九公者太監也居輦下種此為業售必獲巨值方葫蘆未成時束以範方圓大小唯所欲大者如斗可為果盒嘗見一盒蓋與底各一葫蘆內外同色不見其痕亦無合縫處上下門笋渾然天成毫無柄鑿痕而堅緻久不裂尤奇極小為婦人耳璫尤精巧其他奇形詭製不可殫述文備山水花鳥之狀細入毫髮非由刻鏤空隙處皆有梁九公製小方印他人效之不能及也聒聒葫蘆尤佳人皆呼為梁葫蘆

長鬣鼠馬

豐潤董總戎果洛拓時游寶邑主華升王公家其鼠也曉起立門外見柴車入城橫塞門閭

忽一人騎長鬣馬自南而北縱轡飛馳勢不可遏柴車入猝不及避董危之馬忽超乘過人墜于車董愛此馬因走慰其人詢馬主杜相國文孫也董有馬數匹無當意者浼華升公購此馬杜以爲贈之後董以侍衛出任甘肅游擊討逆回叛苗金川俱以馬力得功征苗時爲賊追緊不暇擇路誤奔懸崖望對崖相去約五丈中隔深淵暗不見底謂必死是閒馬忽退數步一躍而過賊至萬目瞪視而已又征金川時山梁多陡有馬萬不能行處此馬忽屈前足膝行而登及下復低首審顧或木或石擇可托足處曲折而下未嘗蹶一日大帥命夜探賊營騎馬踰山梁數重下至河河闊二里許方憂以[illegible]濟馬忽躍入踏浪而渡賊據河爲險不設備董下馬潛入賊寨梟酋首繫馬鬣閒周走而呼曰天兵至矣賊夜驚自相殘殺死無算每遇列陳輒提刀勒馬乘閒馳之賊鎗砮皆不及施往往馘其渠故升至台灣總戎某賊反董與戰屢建奇勳大帥聞馬良欲之遣官喻意董拂然曰果大小百餘戰所以能不死有今日者皆馬力馬不負果果安忍負馬頭可斷馬不可得也帥怒掩其功董遂謝病歸養馬碧紗幮中鬱鬱不得志攜千金下揚州飲醇酒近婦人竟卒喪歸馬日夜哀鳴不食死其家葬馬墓側祭董亦爲馬設芻豆馬從舅代耕公埒于董曾見馬色如墨鬣長委地又見其刀作偃月狀背厚寸許光如鏡云以八百斤鐵鍊至三斤八兩鑄此刀葬時埋馬壙中噫馬

殉人。刀殉馬。異矣。

青驄

河間陳枚景明府敬獻。侯官人。己酉八月二日。以疾卒。所乘青驄不食死。予為文以弔之曰。秉房星之正氣兮。實倜儻而權奇。類穆王之赤驥兮。匹項王之烏騅。耳雙批而竹峻兮。蹄四蹴而風馳。卷青毛為菊花兮。德稱良而力不疲。主人具伯樂之明鑒兮。乃一見而賞之。出重值以相購兮。如性命之相依。時其芻豆為飲啖兮。忍聽圉人之鞭笞。主人飛鳧瀛海兮。理繫劇如棼絲。既迎送之勞勞兮。前期爪代復勒榷算於度支。往歲告祲於陽侯兮。勘災區於東漁。歷風雨而跋涉兮。爾無役而不隨。主人為民請命兮。集哀鴻而力撫綏。心血耗其數斗兮。髮霜染以千絲。胡昊天之不弔兮。忍傳說而騎箕。嗟一病之不起兮。竟束手于盧醫。爾默感夫主「忠」兮。不禁淚落如綆縻。謝水草而不御兮。鳴號躑躅竟與世而長辭。考青驄於古籍兮。實前事之可稽。定容城而曼卿以馭兮。遊浦坂而為少君之所騎。意主人乘之以叩九天兮。比丹鳳與青蠕抑爾雖獸產兮。具人性而不移。矢一心以報舊恩兮。殉明皇而象瓦[illegible]敢主而鶻悲彼負心之奄奄以生兮。具形體以奚為鄙人心非木石兮。淚濡墨以摛詞。[illegible]風義於千載兮。試看此煌煌三尺義驄之碑。

牛産麟

玉田農人某家南新莊去灤水三里崇禎己卯正月鄰人見其院落火光高三尺疑有災奔視見牛産一犢目圓舌紅眉間隱黄綠色方鱗朱文璘彬陸離上齒二下齒四未刻生申刻吼數聲遂絶邑令陳昌言有牛産麟記按己卯去甲申止六年而麟乃降生所謂今非其時來何求也

義雁 燕 鴛鴦附

明成化間灤州李氏子弋雄雁鎩其羽雌旋飛至悲鳴三日而去雄畜久甚馴常縱野以媒他雁及春其雌復來飛鳴如初者累日李異之出雄隙地雌哀鳴下盤旋俯仰鼓翅招呼若與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死鄉人埋高阜處名雙雁坨按金元好問赴府試行道中見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脱網翔空中上下哀鳴良久投地亦死元贖以金瘞汾水上壘土為印因為雁印詞雁坨之雁頗與相類惜無好事者以文字傳之也

遷安城北門麗譙上巢雙紫燕雄為烏鵲擊死其雌不別匹飛鳴數日亦死

文安勝芳鎮水泊處也漁人網一雄鴛鴦攜其雌飛翔傍船不去漁人不知也割以刀雌鳴益哀旋出釜吹火爇蘆於燖焉湯沸雌驟下投釜中漁人悔投於河相戒毋再弋

義犬

交河泊頭鎮。正德中。有崔氏母子為盜所殺。所畜犬隨盜吠不已。明日盜過其門。犬齧盜馬足。不得行。盜以刃傷犬。犬負創追數里不及。歸則守其尸。盜去家人殮尸。犬不食長號兩夕死。唐秀才理為作義犬賦。

松鴨沙雞

盤山多異禽。入饌者。以松鴨沙鷄為最。鴨鶉身鴨觜。毛蒼紫。性喜松。巢松巓。日惟以松子為食。不棲止他木。渴飲泉。泉必松下者。以浸松脂也。鳴聲啞啞然。呼羣鼓翅。百十為隊。土人網之。充饌。肉作松子香。清腴甘美。不與鷄鶩同。畿輔志物產類。及盤山志均未載。名家集中。亦無詠及者。詢之山僧云。是物開山時。即多有之。近山諸村。及他山所無。世有注禽經者。當補入也。沙鷄即鵽鳩。一名半翅。見爾雅注及朱竹垞曝書亭集。

鶉

鴻僧住持蔡村之興善寺。村隸武清。距京師百餘里。僧好畜鶉。畜鶉以萬計。最後得玉鶉。純潔如雪。長頸短尾。儼然一小鶴也。玉鶉好搏擊。每翔起高三四尺。如俊鶻。落一擊輒中。閱千百鶉。無與敵者。西賈某畜一黑鶉。色純墨。短小精悍。每與鶉遇。張兩翼伏地。如燕掠水。啄利

如雞。當者辟易。人謂玉鶉為天龍。墨鶉為地虎。云兩人以鶉故。雅相愛好。惟相戒兩鶉勿鬥。各恐傷其尤物也。久之。他畜鶉者皆不敢與兩鶉鬥。兩人不得已。倩他人持鶉下圍。而潛伺焉。所倩人固不知也。既合。兩人各變色。既已無可奈何。見玉鶉怒伏以待。墨鶉張兩翼伏地以啄。啄玉鶉膺。玉鶉已受數十創。血殷羽毛。突亦張兩翼效墨鶉狀。往來馳驟。無慮四五百度。最後人不見鶉。第見黑白影馳逐如梭。觀者千人。皆屏息嘖嘖嘆賞。以為得未曾有也。玉鶉忽躍起高五尺。突下一擊。墨鶉目精已為抉出。垂翅逃去。西賈怒。出白刃相讐。僧謝曰。我固不□口也。墨鶉敗。誠可惜。請以玉鶉償子何如。西賈慚而罷。僧從此不令玉鶉鬥。閉以雕籠。籠畔縶猰狗。有人近籠。輒狂噬。他人飼玉鶉。玉鶉不食。僧自飼乃食。時鶉為僧所勝。全已買田百頃矣。任城某公子以好鶉。負千金。卑禮厚幣。假玉鶉去。盡返所負金。僧壽七十餘。與鶉相依為命。一日僧方握鶉。忽示寂。鶉亦在僧手中死。

魚骨廟

豐潤唐兒莊近海。莊有魚骨廟。梁廇椽柱。悉魚骨。瓦則鱗也。土人云。此不足怪。每秋盡時。敗鱗殘甲爛死泥沙者。不可數計。名洗海。蓋海最潔之物。無生氣者所不容。則出之于岸。似此大魚。固常有之也。又云。每三五年。海水忽沸。作硫磺氣。隨有焦木千尺。漂海面。月必大雷雨。

水長柏隄平大木植如桅從河達海至夜必每株冠以燈祀之輒有風雷之警里人謂之龍伐木豈真龍宮需材結構耶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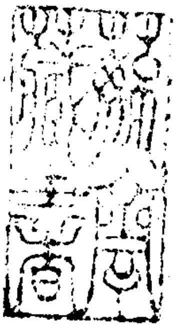
又云有劍魚能傷人有鏡魚形圓如鏡光可以鑑尤奇

蘭蠶

江以南蘭最多而吳越爲盛於閩蘭叢中生蟲大如蠶因名蘭蠶以蘭膏為食不多得閩人餉客用古瓷盛一枚獻之筵上以為加禮客肅然起主人持鹽少許灑之蠶倏化為水色縹碧注盥醯中各一滴香溢齒牙亦食譜中所未見也

蜨階外史卷四終

清　陳康祺著



燕下鄉脞錄

燕下鄉脞錄提要

鄞縣陳康祺撰共十六卷一名郎潛紀聞二筆專敘有清一代自崇德至咸同朝野间遺闻瑣事網羅散佚為前人筆記所不及燕下鄉者遼地名脞錄者自謙為細碎之詞也

燕下鄉脞錄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為郎官閉門不狎時流著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省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擷而件摭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脞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洴澼絖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瞠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愧乎否也夫程朱大賢人也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毋寧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絢虛美紲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即有矣輒姍笑叢焉傳曰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人然而指稱碻徵引富如泰山之雲潼瀨蔚薈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鬻之焦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銖之差耳哉夫脞之為言細碎也著書如君而奚細碎之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著書而曾

不獲獵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峴譔

燕下鄉脞錄卷一

清　鄞陳康祺著

我　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璽。明年四月。始　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國人初尊　太祖為聰睿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　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　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豳岐剏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不若　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俶建之初。已赫然有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天聰三年。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　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里。諸貝勒請攻城。太宗諭曰。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瞠乎後矣。

天命十一年。設八旂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

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旂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

二年。設八旂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

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旂軍制。 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

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 朝整飭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此我 朝下

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此我 朝明刑弼教

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

免丁役。此我 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 太廟薦新禮。三年。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

定內外相見禮。此我 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 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

穀令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 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此我 朝孚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勖羣臣勤職十一年勖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二年諭諸大臣勤
修國政七年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 朝誠諭臣工之始已上九則均見
開國方畧我 祖宗一隅肇造業業兢兢當周餘商亂之始基已姚典姒謨之畢備
攷其時正明國末造君闇臣煬百度寖弛無復綱紀興亡之故盖不待王師入關
眞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 聖子聖孫作求 世德念之哉戒之
哉

何文端公（按諡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璂諡端簡何貫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
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
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
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聞規過責善如是其嚴
也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洶洶為文定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　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為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矣。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　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戇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意解。即　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鋐也。先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為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正。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　特召。侍　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嗣丁憂。編修余棟以　皇太子薨。入京。被　命留侍諸　皇子。公奏　皇子

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則講
書至罕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
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不能不
謂之青冰（鮚埼亭集楊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還成命文定亦安谿高第）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
時人為之語曰前徐後顧剛亦不吐　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為主事杖某親王府
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
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雲道出袁浦兗豫二州方
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
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為廝養奉　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
僦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彭紹升二林瑞金羅有高臺
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其藩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為邏者所獲
疑為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為謝康樂之為山賊也頃讀憚子居氏大雲山

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合儕輩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爲禪語。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篤。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爲聖賢之徒者歟。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墨。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爲而甘棄其飲酒食肉之身。昏瞀叫號。靡所脅驅而遂自淪溺耶。噫。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特封　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　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爲恩厚。不降明旨爲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竊謂　本朝定鼎之初。宮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稱。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姆微勞。曆受　渥賚。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紀述也。

和碩禮烈親王。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　太宗為主　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尚少拔剕斬棘之奇勳。周公誠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天祚聖清。篤生懿鑠。忠貞神武。翼戴　三朝。史冊所書。少雙寡二者也。

天聰五年　大清兵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　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為。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　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和碩怡賢親王。聖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　旨俞允。其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朞年而有收。王屢承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偽。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難伸也。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榜於堂。四年。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析王善行。宣布中外。比甍。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為王立祠。為天潢懿

戚。振古未有之榮。蓋 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恭。善承 眷睞。亦殊足以上契 聖心。吁。難已盛已。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須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和碩鄭獻親王。為 太祖皇帝弟之子。 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 太祖 太宗遺烈。以為平治天下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 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 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 上。以統一四海為念。 上哀慟。 詔圖像宮中。

咸豐三年四月。 命大臣監視鎔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五十五年所鑄鑄鐘也。蓋是時軍饟方亟。庫藏空虛。 聖心焦勞甚矣。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例不得補。時 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 命也。於是文端兩為祭酒。儒者榮之。

乾隆間。四庫書成。庋藏 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為翰詹諸臣清要之任。朱文正公首直閣事。 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喪其女。隻身赴京師。謁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為　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為鎮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　孔廟。分特豚之饗。　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圜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復陳說己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為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即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賑之。　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噴聲若流。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

手開倉以賑甯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　先師廟即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圓蓍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佇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王在閩有鼇峯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祺敬按　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産巨人尚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為之抗章乞請也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爲臺爲諫尚非妄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謬冀有所論列私居削牘譔著成編茲則不宜復出矣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

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爲足語此。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　太宗文皇帝御鎗所獲也。歷　朝藏弆。以示服猛。

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尚書裘文達公典試回京。進呈　御覽。題詩以爲鎭滁之寶。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爲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黻卷。亟呈薦。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畧涉正意者。搜棄補薦。皆中式。

乾隆間。某太史詔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夫人爲母。如古所稱乾阿嬭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唐梁尚書家。蹤迹暱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乾孃。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淒淸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

顏只為郎，百八年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時相傳冬月嚴寒，梁尚書早朝，某妻輒先取朝珠溫諸胸中，親為懸挂，揆自來謟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事有甚於此者，然閨房隱祕，豈外人所與知，況尚書名臣，即某太史妻亦不過熱中趨附，何至為婢妾倡伎之所不為，殆傳聞者過於輕薄，甚其詞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濰縣陳文慤公官俊門下。文慤喪耦，翰林為文以祭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為許文恪公乃普之義女，有詆之者，集成語作聯，揭諸門外曰：昔歲入陳，寢苫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裯。二事畧同，一詩一聯，皆為言官登白簡，至今有餘臭焉。余之紀此，將使十鑽千拜之流稍自顧其名節，而才士之筆端剽悍者，亦當稍留地步，勿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嘉慶甲子，車駕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即席為詩，朱文正公奏諸翰林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仁宗允之，公出語諸翰林曰：君若是日即席為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文正性喜詼諧，此其一節也。康祺按乾嘉文物，慎選清班，當時詞苑中人尚不至為應制一詩，遽穿狗竇，公特慮醉後失詞耳。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為時宗仰，甍之日，卧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 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天章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原。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爲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卽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卽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腳時。卽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動身。止有賣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堂相國攸銛任滇藩。奏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爲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爲畏途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爲講銅政者之一助。

楊襲侯在滇。兩署藩篆。其時各省採銅委員。率羈留至四五年。侯訪知四川烏坡廠銅可以般運。遂呈請大憲。在烏坡採買銅二百萬斤。五省委員咸獲齎運。雖銅價畧貴。而運腳節省。合計有盈無絀。此亦留心度支所當知者。

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着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

尾八個。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鱘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　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此世俗深朋密戚之所希聞。而以　萬乘至尊。垂念人臣餔啜之需。乃至纖至悉如此。宜身受者。舉著不忘也。

文端伯相伍彌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冢宰拜參知矣。世多以伍相為和珅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甚符。或文端女為和珅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珅。公聞之。語諸公子云。既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券歸償。珅力辭。使者三返始勉受。珅之貪污。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歟。

高宗在藩邸。鄒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　內廷。令內侍持箋　命畫。宗伯以未奉諭旨。不敢應。　高宗登極。賞其謹慎。擢用卿貳。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清恪公任督撫時。禁止餽送檄也。質確如古謠詞。按又一本。大同小異。一命以上。當奉為金繩鐵矩。

張清恪生長河壖，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聖祖偶有所詰問，公即袖出地圖，口講指畫。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即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康祺敬按：書本陳言，原有迂腐不適用處，洞達時勢，方為有用之才。然傅古援今，究勝於空談逞臆。況清恪之於河道，實有心得，并非藉圖書以緣飾乎。留心書本數語，聖謨洋洋，握數奏功肅之本矣。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岳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武臣鮮以詞賦受知者。徐侍郎湛恩，明功臣中山王後也。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入皇朝，隸正藍旂漢軍。由貢生應武科，中康熙四十四年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旨，特改兵部郎中，後官至閣學，兩出治河，以廉幹稱。至今羽林佽飛之班，稍通文墨者，猶豔述其遭遇云。

徐文穆相國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競，立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曰：「防賊防奸防火燭，費錢費力費工夫。」復書一扁曰：「戲無益。」衆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鄉之軌範也。

李敏達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蒱。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按敏達與田端肅文鏡。皆雄恣不馴。純任權術。而皆立功名。雍正朝。凡二公旌麾所駐。盜賊為之潛蹤。敏達之禁網闊疏。是或一道與。

閩中蔡殿撰以臺。赤貧至孝。無以為養。將鬻妻。其夫人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爨役。主人感動。遂如指。一日。召墨客入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之。知客即蔡也。乃送還夫人。未幾蔡聯捷會狀。屢典文衡。激厲寒畯。現身說法。初不以此事為諱。見童通副師過庭筆記。康祺按。鬻妻養母。非遇大亂奇荒。萬難兩全之會。其事不足為訓。而出而教士。不諱其少歲之寒微。俾多士有以自壯。則可謂能舉其職者也。甘肅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司庫虧帑至一百六十餘萬。案牘散佚。莫知所由。武進劉文恪公於義署總督。設法清釐。不籍一家。不咎一吏。而咸獲歸款。亦可見綜核之才已。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輙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淹潤家詁。卒成通儒。

燕下鄉脞錄卷一終

燕下鄉脞錄卷二

清　鄞陳康祺著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按唐南平行執笄盥饋之儀。宋荆國以寶帶器幣為壽。傳之史冊。久為嘉談。我　朝當戎衣戡伐之年。即已敕毖閨儀。修明陰教。夭桃穠李。比王化之所由基與。

乾隆丁巳。長蘆運使粛國祥。以事謫戍軍臺。其子韶年屢求代父不得。壬戌五月。出塞省父。慟哭求臺帥。帥憐之。為奏請。果獲　俞旨。其父歸。尋卒。韶年旋亦放還。見漢陽沈郎中秋曹日錄。記之以貽表獨行者。並使後世孝子順孫。不幸遭罹家難者。知我　先皇孝思錫類。曾有此曠蕩之深恩也。

定例。京控案件。由步軍統領都察院通政司上達者。率奉　旨。交督撫提案研訊。或令督同臬司。嘉慶二十四五年。童通副師方。以勤慎受　天子知遇。上念山東積牘如山。清釐不易。遂以公調任東臬。每案輒奉　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即單銜奏結。在任一年。二十餘年積案千餘起。無復留滯。獄囚無罪者一千三百餘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天心嘉悅。有東公辦理不避嫌怨之褒。然公自此招中

外忌嫉。睿廟以庚辰七月賓天。九月即調公湖北。十一月　授通政使司副使。明
年被舊屬誣訐。吏議降四級調用矣。
客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者。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
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
旋屬尤江二君。為寫圖布景。而余為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
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
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
撫汪又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妽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
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
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
竹而立者。將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
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
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
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

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為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羼入。乃託老友崔君。為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眞。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褕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與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為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瀼淇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駢體文差強人意。（駢文才氣縱橫。洵足自成一家。惟隸事多強古就我。若劉霞裳詩序。上黃太保書等篇。佻達荒唐。未免肆無忌憚。）餘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耘菘虎帳蛾眉之檄。同時儁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焜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江甯杭州駐防營殉粵匪之難諸忠臣。余已紀之前篇矣。茲又得江南大營文武死事畧於西人所刊瀛環瑣記。爰表錄之。湖北提督向榮。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從楊遇春平滑縣賊有聲。積功至提督。粵西盜起。以宿將被命。與都統烏蘭泰分統左右軍。屢蹶屢起。咸豐三年。督師江南。始至營鍾山。遏賊東竄。時兵不滿萬。又分援揚州東

2

壩徽甯等處勢益單。六年四月。鎮江師潰。賊横溢不可制。歛營次丹陽。圖後舉。會病發。薦張國樑自代。卒。謚忠武。署江甯將軍蘇布通阿。滿洲人。隸向榮左翼。長從征江南。署江甯將軍。卒於軍。謚果勇。甘肅涼州鎮總兵馬龍。四川人。忠勇善戰。隸向榮右翼。長日夜謀攻復。不克。憤嘔血卒。謚剛愍。候補知府謝繼超。廣西人。倜儻任俠。隨向榮征江南。總理營務。咸豐四年。粵人劉麗川踞上海。官兵攻之久不下。奉令招撫。被賊誘執。脅降不屈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滿洲人。咸豐二年。由工部郎中。奉 旨以道員揀發江蘇。署按察使。嘉定民人周立春。鈎扇粵人劉麗川。連陷浦東西六廳縣城。奉督府檄。率師復其五。授常鎮通海道。旋擢布政使。駐上海勦賊。四年六月。授巡撫。斷賊糧運。五年正月。克之。 賞一品服。勇號。幫辦向榮軍務。移攻鎮江。六年四月。偽東王楊秀清。由金陵悉銳至。溥總兵虎嵩林。壘甚急。聞報。輕騎哭圍入。賊繞之數匝。糧盡。手發火鎗。洞胸卒。謚勇烈。候補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四川人。上元江甯志作山東人。入貲為刑部學習主事。咸豐三年。以侍郎王茂蔭薦。奉命從軍江南。八月。上海事起。率偏師克復青浦。功第一。以知府發江蘇補用。 賞瑚松額巴圖魯名號。軍興。文職錫勇號。自存厚始。旋補江甯府。留勦賊。上海平。以道員用。隨征鎮江。六年四月。吉

爾杭阿既死難護屍突圍出遇害江甯將軍和春滿洲鑲黃旗人深沈有將畧由湖南參將從廣西軍升總兵官與向榮分統滿漢隊咸豐三年奏派專攻鎮江一路尋奉 命赴皖督師六年向榮卒由江南提督佩 欽差大臣關防視師句容始至薦張國樑可大用俾總統諸軍壁壘一新堅城迭拔每報捷推功讓能其下樂為用七年鎮江既克用張國樑計會師搗金陵圍城築圍賊屢撲屢却勢窘甚會浦口黃池溧水甯國諸軍失利分兵往援死傷畧相當士氣稍弱十年正月賊間道陷杭州尋由廣德掠東北而西饟道中絕外圍壞環營火起與張國樑走鎮江冀收合餘燼未幾聞丹陽失守總督何桂清棄常州逸殘軍瓦解憤甚手火鎗貫脅未殊行至滸關仰藥卒謚忠壯江南提督張國樑廣東高要人起椎埋中（按原本作以降賊受撫非也）從勦兩粵土寇游升都司隨向榮東征先登陷陣戰功冠江南名滿天下擢漳州鎮總兵官咸豐六年向榮卒中外交章論薦 命幫辦軍務總統諸軍尋授湖南提督改江南會師金陵城下以恢復自任十年師再潰憤功業不竟投丹陽尹公橋下人馬俱沒事聞賜謚忠武其事實詳見碑記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人由行伍起家咸豐二年守長沙城功最從征江南分援皖南徽甯諸郡晉提督九年灣沚失守遇害謚忠武直

隸通永鎮總兵戴文英。廣東人。同死難。謚武烈。湖南提督周天受。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派援甯國。屢著戰功。督辦軍務。咸豐十年。江浙相繼失守。甯國孤懸賊中。苦守數月。城陷遇害。謚忠壯。湖北提督周天培。四川人。天受弟。由行伍從軍。累功至提督。駐守浦口。咸豐九年。師潰遇害。謚武壯。直隸通永鎮總兵虎坤元。四川人。趫捷善戰。輕財募死士。有名將風。咸豐六年。鎮江下蜀街之役。以七百人走劇賊數萬。擢總兵。年甫二十四。八年。攻溧水中礮卒。謚忠壯。總兵熊天喜。湖南人。隸和春親兵。洊保至壽春鎮總兵官。十年閏三月。賊攻丹陽。師潰中礮卒。謚勤勇。廣西提督張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曉暢軍事。屢獨將破賊。威名亞國樑。人以小張呼之。咸豐十年。杭州告急。率三千人馳援。至則城破已三日。鼓行先登。賊出不意。棄城走。既蘇常相繼淪沒。潰兵趨杭州。勢洶洶幾變。巡撫王有齡。令玉良招合亡散。攻嘉興。不下。賊趨浙東。移師克嚴州城。進拔常山江山二縣。十一年五月。賊渠李世賢自江西東犯。江常復陷。總兵李定太方統三衢軍。棄浮石渡不守。賊掠龍游。破金華。窺諸暨。全浙大震。時巡撫主兵柄。有齡貪而驕。懦而愎。以市儈竊高位。貿然自謂知兵。雖倉猝遇害。而滿營諸忠。橫被推陷。兩浙大局。全壞於一人之手。朝廷憫其死事。姑弗深求。而輿論至今嗛署。至有塗牛馬矢於其專祠者。將軍瑞昌。擁總統虛號。唯諾受成。玉良以客將

孤寄。提殘卒不滿五千。崎嶇措拄危若萬狀。省中又時時齮齕之。玉良憤歎扼腕意氣彌厲。所至挾朝衣一襲自隨。識者早知其必死。十月。杭州再被圍。由桐廬浮江下。孤軍深入。破賊壘十數。抵鳳山門。遣人請兵出禦。道饒道不應。越宿外圍合。玉良駐師江岸。猶日夜問痍傷。勉忠義。往來部署。忽飛礮集右足。折股卒。杭人至今哀之。謚忠壯。內閣中書陳克家元和人。工詩。得山谷神髓。甲辰舉人。從軍金陵。為張國樑掌書記。保中書舍人。十年。師潰遇害。山東直隸州州判吳士謨。沭陽人。己酉科拔貢生。以本班就職分發山東。奉檄解江南軍火。投効和春營。與陳克家同日被害。內閣中書馬釗。長洲人。甲辰舉人。習小學句股。喜談兵。先以籍紳。理劉存厚營饟。敘青浦功。保中書藍翎。十年。從總兵熊天喜為幕客。死丹陽之難。

瑣記又載。有思屺主人金陵問答一篇云。甯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 昭代龍興。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為異域。合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晉師城下。喪敗相繼。蠶叢么麼。駸駸坐大。傾 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復其失也。若隕籜之易。得也比推山之艱。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于積勞兵間。熟悉情

狀其能以金陵已事諗予乎密默予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萌芽乎金
田咆哮乎永安跳盪乎長沙橫決乎江漢其間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迹
利鈍之機傳聞異詞請從蓋闕洎乎棄武昌躪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艫千里直指
石頭如飛蝗蔽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廛盡空夫以江南惰竊偷玩之俗脆濡柔
靡之民倉卒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待蓍龜矣蓋賊之覬金陵非一朝取之以
積威而據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廣陵瞰中原窺半壁天贊　廟算先機謀帥琦文勤
邗上之捷向忠武鍾山之師夾江而陳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高寶一步吳
越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甲天下賊渠楊秀清以梟
桀之姿擁百萬之衆據形勝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　中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
在前芒刃久頓賊得以其隙憑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　朝命重
臣分路致討而往來有牽綴之懼彼此無聯屬之權畛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
酉間官兵挠敗江浙沈淪賊意驕氣盈酣豢淫縱無復鬬志猾虜之貫已盈元元之
禍應革　沖聖當陽疇咨方召東南再造悉畀元臣於是乘建瓴之勢鼓行而東盪
滌江滸直擣腹心而金陵始復為我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

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末既聞命矣抑吾聞之向公嘆喈宿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龔行　天罰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俛得俛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轍相尋其故安在竊然子曰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潯陽趨建業裹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捷拔鎮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南後先告警羽書日數至　國書譏讓趣令濟師良將勁兵分撥南北無虛日丙辰春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氛涌不可遏孤軍中懸肘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與疾視師屏蔽南服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搗瑕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貫隱然敵國為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芟薙孳凶迎刃斯解是為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拔采石水陸列戍蹙賊使東是為中策全軍孤注併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一當是為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淬厲其志氣而勞苦其筋力內形既充百用不頓而乃開塹築圍星羅碁置連營列柵二百有餘里備多則力單戍久則師老器窳敝而無用士醉飽而就嬉當事者且謂

卷二　五

擣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麕聚。謀所以覆其局也。執偏隅而昧全圖。狃近功而忘遠畧。僨事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張高要名震天下。厥後庚申之蹶。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歟。寗墨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膂。奉號令惟謹。和公深沈而機警。知三軍皆為彼用。且高要方膺　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賢讓能。歡洽無間。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幾制勝。一時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審緩急之序。而決成敗之幾。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和公擁饟數十萬。將士饑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寗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衆馬之嗜。甫拜　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實。嚴計水陸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藉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輦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弁目。至丹陽關領而行。閒費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賊勢披猖。饟道中絕。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為悍賊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登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喪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

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撫問答之語。綴為是篇。康祺按。余撰紀聞。不載他人詩文全作。以此作敘事詳核。立論亦平允不偏。鉛版外無傳本。故亟錄之。以補近刻官書編纂之所未及。以備他時史乘功罪之所攸歸。又按曾文正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於江南北大營分併勝敗始末。敘次井然。簡貴有法。惟意主退讓。不涉褒貶。未若是作之詞氣抑揚。功咎灼見。蓋文章各有體裁也。

順治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餉五百萬。魏文毅公奏請　敕部計軍需足用即止。　詔除已派外。並停止。康熙元年。雲南平。上疏請撤滿洲兵。還駐荊襄。扼天下形勝。消姦宄之萌。為部議所沮。復請　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吳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躡及荊湘。人以是服公之先慮。康祺按。公自臺垣至作相。先後二百疏。忠誠耿耿。上軼鄭公。此三摺尤有裨大計。孟子所謂社稷臣也。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為言官。侃侃謇謇。　聖祖呼為真御史。出任封疆。勳績尤著。嘗康親王統師入閩。公方督兩浙。移鎮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為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者予以耕種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食饑民。凡五年。活民一百二十餘萬。視富鄭公之賑青州。有其過之。按范粉平閩紀事。稱公為蠻子佛。或其時滿兵四出。滿人呼漢人。本有蠻子之稱。或吾浙人呼山東人有稱為山東蠻子者。以公籍山東而名之。均不可知。既稱為佛。則公之慈祥愷悌。必有

深入人心者，宜至今遺愛未渝也。

康熙十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　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　命公日進講。　弘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洵明良之慶也。

李文定公天馥，昔所稱合肥相國者也。康靜寬和，尤慎刑辟，每預廷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辭色，公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康祺按宋韓魏公與范文正公同朝，偶論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出，魏公從其後呼之曰：希文事豈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實同之。

李文定以母喪歸，結廬墓側，有雙白燕翔於舍前，久之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窮民歸之，遂成聚落。歲旱，鄉民憂愁，公爲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蒲伏雨立沛。及秋，飛蝗蔽天，眾復強公出禱如前，而蝗盡去，比卒於位，鄉人哭之如喪所親。夫瑞燕來巢，饑蝗避舍，及甘霖應候，一事機祥之感召，容或適然，而鄉望允孚，必非倖致。士大夫發名成業，安得不從家庭里黨間一言一動始哉。

國初崑山三徐，名位相埒，文學稱健菴尚書，而風節操持，不能不首數公肅相國公

官修撰。世祖常召見討論經義。賜鞍馬御膳。恩如家人。章皇帝晏駕。公哀痛哭泣嬴瘠不勝。康熙十九年從謁孝陵。猶悲慟不止。捐例初開。但令得官後三年稱職。上官保舉否則罷。既又令輸銀免保舉即聽遷轉。公初爲祭酒。即請免納粟入監之例。及是又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若捐銀得免保舉。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按此論與陸清獻疏廉恥可捐之說不謀而合）因堅請停止捐例。後事例既罷。而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復求開例出知州縣。其以京察大計被議者。亦謀復官。廷議時。公爭之三日。卒從其言。二十二年大計。一切餽遺無敢及門。其所彈劾。亦不避權貴。詳見長洲彭紹升測海集。康祺按郭華野參疏不及公肅。而康熙已後。諸名人詩文筆乘於徐氏子弟之豪橫聲氣之焬奕。頗有微詞。即亭林致諸甥書。亦屢以權勢鼎盛爲戒。然紹升公鄉人。其言殆可據也。

桐城張氏父子繼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長軍機時。其子姪宗族及姻黨姚氏占仕籍者至數十人。時爲之語曰。張姚兩姓占却半部搢紳。劉文正公統勳以聞。請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升轉。高宗從之。文正與文和故交。此奏可謂愛人以德。（按文正摺中並奏尚書公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任事過鋭。非懷謙集益之道。請旨訓示。上亦如所請。訥亦同領機務者。）

劉文正累主會試及順天鄉試。門下賓友。往往以暗中被擯。人無怨言。所得士雖已列仕版。公多不識其面。康祺按科場通榜。自問非宣公昌黎。不容援古人以自解。蓋無以別於因緣聲利者也。若舉主門生。誼同師弟。則唐宋以來。積成風俗久矣。而持正如公。自不可及。

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羣苗。雍正初。屢次煽動。自鄂文端公任滇撫。奏言欲保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奏上 世宗大悅 親詣養心殿鑄三省總督印授之。果成大功。

高宗登極。所布詔令。善政絡繹。海宇覩聞。莫不蹈舞。或語鄂文端。歸功翊贊。公蹴然曰。天生 聖人。天下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蓋公於是晚節彌慎矣。

陳恪勤公鵬年。官江寗知府。大着廉聲。為總督阿山所誣論死。（按阿山欲增地丁銀耗羨充公費。為公所持。大恨之。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地。與士民講演 聖諭。遂坐以大不敬。）一日 聖祖問李文貞公。阿山何如人。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遂奉 旨召恪勤入京。張清恪公撫江蘇。與總督噶禮互糾。 命使往讞。久不決。忽 詔罷噶禮職。復清恪官。文貞亦與有力焉。

婺源之大畈汪氏。有節母樓。節母程氏。家女。幼字汪鴻階。鴻階卒。節母年十五。未嫁也。欲身殉。父母泣戒之。則請詣夫家守貞。既歸汪。屏妝飾。樓居。居四十二年。不一下。粵匪至。嗣子奉以避。今相國左公。勦賊過皖。訪得實。書此樓千載四大字。褒其門。康祺按女子未嫁守義。歸震川氏謂不合於禮經。近代文人。又多引據經傳。與歸氏相詰難。余謂 朝廷有旌典。咸同至今。以貞女蒙旌者。不下數千百人。士大夫即不得故作高論。議其過中。況如汪節母者。尤閨閣中管幼安蘇子卿也。錄之以告後世傳列女者。

馮福基代州人。幼隨父焯潛山縣天堂巡檢任。九歲解周易大義。衆稱神童。咸豐七年賊犯潛山。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奮身出。賊執之。思刃其酋。弗得。隨賊至黃梅宿。藥肆夜竊藥。置賊飯裏中。賊中毒死者十七人。懼事泄。吞餘藥而瞑。賊委去。越二日。福基蘇。自度必不活。寓書訣父母。及天堂諸父老。父老得書。遣弓兵故執役巡檢署者。走訪得之。福基猝見。益悲慟。創裂腸斷。臨死猶握弓兵手。厲齒曰。我 大清人。殮以 大清服。勿效賊爲也。弓兵輿尸行。九日達天堂。面如生。歔欷是又一童汪錡矣。此與前一事。俱見吳桐雲年丈大廷小酉腴山館文集。吳文詳。余刪潤存之。

江陰縣志載。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災。鄉民相率鬨縣堂。學使景福甫下車。出而撫

慰衆即解散越日巡撫彰保統兵至欲痛勦之景與議不合歸即草疏陳饑民疾苦懸賞貸急足約七日至京師比彰保摺到以民亂聞上不直巡撫言召前學政曹秀先問故秀先具述災狀蓋天旱時曾率屬禱雨者也遂　特旨置起事鬧堂一二人於法餘皆罔治孜霄化雷副憲視浙學時浙西被蟲災無入告者副憲致書巡撫弗省遂自以聞奉　旨振恤巡撫得罪去是學政雖職在典學而蕩節親持有輶軒采風之責原不宜置民瘼吏疵於不問也若其炫才沽譽有意侵疆吏之權則又不如噤若寒蟬矣

康熙十五年科臣王光前請加練餉十六年科臣甘文焕請查漏丁均經魏敏果公疏駁

大河衞人阮給諫應商官户部郎猾吏悚息甫其到任第一日即以衰服迴制揵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户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抑拔至今猶然官吏科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纚纚數百言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　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

敷奏。衆皆屬目。嗣是連次 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康辦有節行。將大用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汶上老人。白英。前代之有功黄河者也。立祠戴村。子孫蔭襲頂帶。自入 國朝。未奉 明旨。康熙間。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公宏。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 旨允行。嗣後每遇險工。益昭靈異。論者謂江西張道陵後人。以斗米遺孽。依託鬼神。更歷年運。謬踞巍秩。核之典禮。則白氏子孫之受賞。不爲忝竊也。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按吳梅村詩王郎曲即賦其事。）及三遮和尚。淫胥無狀。皆杖斃之。臺省貴人。咸爲喪膽。李所書鐵面冰心額。今猶懸陜西道署中。

僞朱三太子一案。在康熙初。三藩叛正之時。其人實名楊起隆。令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將於元旦起事。經監生郎廷樞上書告變。 聖祖鎮靜如常。時密遣捕獲株等二百餘人。誅之。譌言始息。起隆旋亦就獲。處以極刑。飛蟲淫生。忽集於盛陽之下。固宜殄不崇朝矣。

乾隆三十五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邀綵緞珍品之賜。漢臣中同時受 賞者。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

曹秀先妻劉氏。三人。閨閣閨閫。傳爲榮遇。

燕下鄉脞錄卷二終

燕下鄉脞錄卷三

清　鄞陳康祺著

乾隆十八年。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為御史。疏請　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騰黄祭告。并稽古典。舉行蜡祭。　手敕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按文恪立朝端謹。是摺固非迎合揣摩。　純皇帝宸斷精嚴。猶必毅然謝絕。設有以封禪讖緯之說進者。其能稍淆　聰聽乎。不問蒼生問鬼神。賈長沙生不逢時耳。

純廟南巡。江浙耆老婦女。道旁瞻仰。有稱　皇帝老爺者。前驅衛士將執而治之。純皇亦驚訝。詢之尹文端公。公奏南方愚民不明大體。往往呼天為天老爺。天神地祇無不老爺者。　純皇大笑。扈從諸臣遂不復言。公奏對敏慧。為廷臣所交推。玩此數語。洵稱得體。

鄂襄勤伯容安。西林文端公長子也。家傳方畧。勇敢性成。連任疆圻。多所籌畫。乾隆

二十年。偕班第公駐守伊犁。值阿睦爾撒納叛逆。力戰自盡。 上深彰悼。及閣臣議謚。以公由詞苑起家。議文剛文烈以進。 高宗抹去二文字。取剛烈二字以賜。蓋夙知其忠義果毅。不欲復以常例拘之。

國朝賢臣。必以于清端為清廉第一。羅城非人所居。即王愷石崇到此。豈復能豪舉。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為。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北直赴江甯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數十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為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醃鴨。割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公卒之日。僚吏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操甚節。夷險一致。尤為人所難能。若夫身為大臣。但能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隳敗惰媮而絕無補救。然則植木偶於庭。并水不飲。不更愈於祇飲盃水者乎。

陳恪勤公初知西安縣邑。經耿逆變後。版籍殘缺。豪強侵佔。多至數十百頃而無稅。

其流亡歸籍者。往往無田可耕。而轉困追呼。公下車。即以清丈為急務。使稅出於田。田歸各戶。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醵錢歡飲。號陳公會。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兼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烈女徐氏含冤死。公為建祠以褒其節。邑人為演鐵塔冤傳奇。公忠清疆直。為康熙朝有數名臣。百里報最之初。固應早著循績也。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超勇公海蘭察。平定臺灣。還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公大鍾愛。為脫籍。挈之去。寵專房。公性麤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為。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公暗嗚叱咤。氣蓋萬夫。偏有此纏綿悱惻之貞姬。報公一死。英雄兒女。奇事奇人。惜無譜宮商。以流傳樂府者。按公孫女未婚守節。曾蒙特旨旌獎。芸事獨湮沒。惜哉

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於踐履。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翻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為期。經史為導。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 報

可。康熙初。退間家居。鰲拜專政。欲令一見。終不往。嗣以薦起。聖祖嘗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聖祖顧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于清端羅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既貴而後。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賑饑民也。

清端晚歲。或有以蜚語間者。公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甯。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公卒於官。康祺按　本朝名臣踵接。康熙間。尤衆正盈廷。至清貞介特如于公。不可謂非鐵漢。然憂讒畏譏。賢者不免。卒賴　天子神聖。末路倖全。公亦可無憾已。熊文端梧桐樹下數言。良臣蹇蹇。良友偲偲。全是一腔浩氣。

即墨郭總憲琇。康熙間與莆田彭中丞。並以直聲震中外。世稱彭郭。總憲鐫職家居時。佛倫為山東巡撫。劾公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並誣公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部議追奪。並奪公冠帶。逮赴江甯勘治。議遣戍。得旨寬免。後再起。督湖南。按時湖南粵設總督。入覲。具疏訟寃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衊若此。佛時已入相。上親詰問。以外錯對。命仍給誥軸。然已被誣十年矣。二十九年奪封。三十九年復給。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着函書數十萬言。聖祖屢召見。問爻象疑義。命畫圖講說。歎曰。眞苦心讀書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災。忤總督田文鏡。按時河南粵設總督。文鏡奏侍郎子胡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式。詔斥基孟。侍郎亦落職。乾隆元年。事白入覲。復原官。並復基孟舉人。然亦被誣六年矣。以　聖祖　世宗之聖明。郭總憲胡侍郎之氣節學問。久邀知遇。而佛倫田文鏡。亦尚非神姦巨慝。乃至家庭骨肉之間。橫被傾誣。至十年六年之久。不敢以一言早自白於　君父。設使人壽不及待。則其含冤負屈於地下者。當復何如。吁。直道難行。仕途荊棘。可畏哉。可畏哉。

湯西崖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癳郎當。峻嶒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馱水復馱湯。一時傳以為笑。按西溟先生。吾鄉文雄。呼疲瘦為癳。亦吾鄉土語也。

雲中紀鈔稗勻載瓜以哈密為上。上常以之頒賜。皆西陲所貢者。每見邸鈔。山右進獻有榆次瓜。閩中臘月進瓜。按紀康雍間人。今邸鈔無進瓜事。罷貢不知始何時。

稗勻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為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康祺按　本朝名臣。張文端為王敦後身。裘文達有河神感夢。河間湘鄉兩相國。亦相傳靈物降生。此外見之紀載。不可枚舉。風節文章。如文簡固應生有自來

昔有粵西撫軍。假公事謁制府於粵東。東撫面詆其非。西撫不堪其辱。云公不可獨為君子。東撫答云。那簡教汝做小人。或謂東撫是佟青村法海。

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踰城。入年大將軍宅。是月大將軍被逮。右二則。亦見紀氏稗勻。

純皇帝朝。新安曹文敏公文埴。以大司農歸養。　特賜藏佛於其家。為父母壽。天下榮之。

紫幢王孫所錄天潢之詩。為宸萼集。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自序一篇。撰於康熙庚辰歲。第一卷中。世廟與焉。蓋潛邸之作也。

鴻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過優。外間遂有野翰林之目。此舉主司。為寶坻杜文端。高陽李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憒懂遭龍嚇。馮婦癡獃被虎欺。宿構零軿璇玉賦。失拈落韻省耕詩。試題為璇璣玉衡賦。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按此必當時制科翰林所為者。妒寵爭榮。甘為妾婦。於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損乎。

吳蘭次守吳興日。崇尚風雅。延致海內名士。山水游讌。極一時之盛。解組後。梅村贈以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州人至今能誦。

施愚山先生嘗製茝帳。題詩其上。遠寄友人。一時文士多屬和。名曰詩帳。徐蝶園相國嘗創製詩枕。當世名流亦多題詠。二事極新。為他日詞賦家添一佳料。

西溟先生葦間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龔芝麓司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余為此詩以諷錢飲光。持以示龔。按飲光字澄之。桐城人。著有田間集。龔讀之。謂是有心人。數日。遂以病告。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

兩江制軍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六年守廣信時粵逆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所過輒陷公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其受　知大用肇始於此相傳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時公卧起睥睨間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易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頌慈蔭與章貢長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夙澗已（按文肅夫婦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歸美於文忠家法）

沈文肅公以知府告養　溫旨慰留擢吉南贛甯道復申前請　許之江皖軍事棘　命赴曾文正營未出境　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　明詔有云該撫雖係田籍眷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況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毘連省分授以疆寄（欽按旨意以公籍福建與江西毘鄰也）風土不殊迎養亦近知此體恤如此要任諒不至再有瀆請也公自此一出累任封圻辦舉船政武功煒耀吏事修明咸悉滂數中外翕服卓然為東南柱石者二十年即此見　兩朝簡拔之真

高宗生而神靈天挺奇表規度恢遠年十二謁　聖祖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見即驚愛　命宮中養育撫視周摯其年秋隨侍避暑山莊　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

一日。望見　御舟泊清碧亭畔。聞　聖祖呼名。即趨巖壁而下。　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林北。為　世宗藩邸扈蹕時　賜園。　聖祖幸園中進膳。特命　聖孝敬憲皇后率　孝聖憲皇后。問安拜覲。　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生有德豫信也。木蘭秋獮。入永安莽喀圍場。　高宗甫上馬。熊突起。　控轡自若。　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語　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予。厥後　聖祖聖孫至德同揆。大福亦復同符。　三聖相承。非偶然也。

雍正元年。次辛祈穀禮成。為　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　特召　高宗入養心殿賜食一臠。蓋以為他日付託之本。仰告　昊蒼。故俾承福受祚也。是秋八月。即遵聖祖故事。　御乾清宮密書　純皇帝名。緘存寶匳。　召諭諸王大臣。敬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上。

葉文敏公夙著清操。家無餘財。以斯文為己任。詩宗蘇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詩。汪鈍翁文。而公實兼有二家之長。　予告歸崑山。有密陳其居鄉不法者。　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鄉評之實入奏。　上曰。朕固知葉方藹不如是也。

鈞鄘偶筆。王西樵常語于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

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按此語頗可激厲後生。可見薰香傅粉。世所稱翩翩佳公子者。儻捫腹唇虛西樵見之有不驚其醜怪與。

華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時。以恤刑駐節雲苑。有山人得罪別駕。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謁周問之。答曰。此余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為長者。按釜山後守處州。有鶴林雲岫樵風諸藁。詩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間。有子名綸字鷹垂。羈丱之年。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客無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稾。綸子稚廉。少年作錢唐觀潮賦。為時傳鈔。下筆千言。天才雄放。嘗署門聯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窰。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按二物皆松江產 換得錢無。其不羈若此。周氏三世清才逸韻。屢見於居易錄池北偶談。今世說鴝廊偶筆諸書。可謂一門風雅矣。

秀水三李。胥以武曾為白眉。說鈴。稱武曾善為古文。間作排偶體。脫稿輒棄去。客問其故。曰吾家伯季。並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阿京武曾小字。其風趣殊不減魏晉間人。

紀伯紫。漁洋詩友。有妹映淮字阿男。亦工詩。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池

北偶談載。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毿毿。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康祺按漁洋近體詩。先選詞而後運意。意為詞縛。亦隨詞轉。詞鮮妍而意揜抑。反在有意無意之間。即漁洋所謂西川織錦坊。及所謂神韻也。此絕祇是舍不得紀阿男三字。好詩料耳。秦淮板橋。棲鴉斜柳。宜憑弔冠白門鄭妥娘一流人。干白頭孀婦何事。宜伯紫之見愠也。

鶴汀相國賽尚阿。道光朝。嘗出使朝鮮。攜彼國申緯詩翰一冊。（按申緯字紫霞）歸示朝士。筆墨嫻雅。稱覃溪先生曰。翁文達公。蓋東人私謚也。昔雞林賈舶購白香山詩。此事尤為雋雅。

中興人物。多由辟幕起家。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曾文正。左劉二公之客駱文忠。尤為表表。頃讀祁文端公寯藻䜹亭集。載文敏節相百齡督兩江。林文忠及陳芝楣中丞鑾。均為幕僚。文敏均許以封疆之才。後果不謬。陳中丞左文敏時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竿精舍。嘗作小篆牓於亭曰。个中樂。及陳權兩江督篆。復居此亭。舊同幕友顧蕙。為作个中真意圖。僚屬多有題詠。

靜濤相公柏葰。以咸豐戊午科場事被戮。世皆知肅順端華修夙憾也。按公嘗於道

光朝以少宰使朝鮮。朝鮮國王餽五千金。卻之。請益堅。攜歸奏聞。請存禮部。選其使臣清節如此。通榜受賂。良非信讞矣。

道光丙戌春闈。廣東一百三歲老人陸雲從應會試 恩賜國子監司業銜。同時朝臣多以詩筆紀述盛事。按陸廣州府三水縣人。百歲始入學。

本朝三元僅江蘇錢棨。廣西陳繼昌兩人。陳為桂林相國文恭公元孫。故嘉慶庚辰臚唱時。 仁宗尤極嘉悅 御製詩。有大清百八載。景運兩三元。舊相留遺澤。新英進正論之句。

崑山徐氏遂園耆年禊飲圖。禹鴻臚筆也。圖凡十二人。常熟錢陸燦。孫暘。崑山盛符升。徐乾學。徐秉義。長洲尤侗。何棅。太倉黃與堅。華亭王日藻。許纘曾。上海周金然。無錫秦松齡。通得年八百四十二歲。其修禊之日。則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

道光戊申正月二日。 上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 嘉獎耆臣。 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繮。時年八十。 賜大學士寶興太保。尚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左都御史成剛太子太保。年均七十以上。

澄懷八友。已紀之初筆矣。茲讀縵沈亭詩注。知繪圖在乾隆丙子歲。越九年甲申。圖

中人惟無錫張公仍內直其七人或遷或歸陸續入直又得七人則星齋陳公兆崙海住金公甡文園李公中簡抱經盧公文弨金圃謝公墉敬堂倪公承寬曉園汪公永錫也因補識之

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遷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間 召對詞臣 特旨簡用知府者鄧爾恒惲光宸劉源灝徐之銘胡正仁祁宿藻先後凡六人蓋 宣宗晚年憂吏治之日媮知承平之難恃破格求才之舉不止此也

南書房舊直廬在 禁圍東如意門外乾隆年間翰林入直之所嘉慶初復於 勤政殿東垣 賜屋三楹地逈清切而舊直廬亦不廢道光初年凡奉命交勘書畫輒留連累日諸臣退直餘暇亦時憩此有宮監守之見祁文端䜩亭集直廬槐樹詩注

國學東廂舊有丁香一株明嘉靖二十一年司成龍石許公賦詩寄興張水南王前峯諸公和韻鐫石傳為掌故 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司業昆明謝公補栽數本與司成花西坡李南屏登宣之諸公並賦古詩以繼前軌道光二十三年松岑尚書花沙納方官祭酒復補植紫白二株賦詩追和並屬翁玉泉孝濬圖以紀之詩畫精妙酬

唱偏於羣雅。許公初植時。歲在壬寅四月。相距三百年。歲月適符。亦一奇事。康祺按尚書經畫邊事。致有桂花柏葉之謡。其政蹟自有定論。若夫學種花繪圖索句。不可謂非儒臣雅韻也。（又按吳榈雲小酉腴山館贈布將軍詩注云。花文定師。詩畫之外。兼善鼓琴。將軍。文定猶子也。可見文定平生風流儒雅。但論承平黼黻。原無愧喬木故家也。）

訥親以侍寵驕倨。復貽誤金川軍務。致罹重譴。聞其人操守頗廉介。當隆隆赫赫時。門無苞苴。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必反復駁詰。見有才器出衆者。薦引惟恐後。人訥贊樞垣時。武毅謀勇公兆惠。誠謀英勇公阿桂。均為庶僚。訥即密保二人。內堪尚書外堪督撫。無一知者。迨訥身後。 高宗將原摺發出。人始服其論薦之公。然則訥雖功名不終。其識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祿者可比。宜 高宗之異常眷倚也。

乾隆初年。奏事太監。係秦趙高三姓。蓋 高宗借以示儆也。秦太監為 先帝舊僕。偶有過失。譴罰必嚴。後世臣民。皆以 高宗為寬閎闊達之主。而謹小慎微乃如此。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與。

軍機處寄信直省將軍督撫。向例於恭錄 諭旨前一行。用滿漢居首大臣掛銜。嘉慶二年。阿文成公卒。九月。 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 諭和珅曰。阿桂宣力年

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單掛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稱汝師相。汝自揣稱否。詞色甚厲。嗣後遂止寫軍機大臣。不列姓名。著為例。可見 高宗之於和珅。不過使貪使詐。如古之俳優弄臣。遠不逮文成諸公。真倚為股肱心腹也。

山陽潘解元德輿所著養一齋詩文集。與李申耆集同名。其學行亦原本經術。貧時令望。阮文達公。及朱莊恪公桂楨。周文忠公天爵。督漕運時。皆願與納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訪。潘以義無所居。徙駭流俗。力辭。文忠喟然有望塵之歎。世兩賢之。

林文忠戍西域時。南中紳民有贖鍰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銀至鉅萬。公聞之。郵書婉謝。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未幾。即 賜環。且重膺節鉞矣。是舉在三吳士民。自出於中心感激之私。不暇權衡審度。而揆之大臣事君之義。身罹謫籍。方自咎辜 恩溺職。貽誤封疆。何敢冀 君父垂憐。尚有生入玉關之一日。當公在伊江。即罄私家之財。足以自贖。度公亦必不為。況貲出他人乎。公父子忠孝純篤。能見其大。固非世俗所知。而 宣宗皇帝之明聖。雷收電霽。屢念勞臣。卒有以慰中外喁喁之望。書之史冊。千載一時已。按宗侍御稷辰躬恥齋文鈔。倡是舉者。唐夢蝶。金眉生。而遠近應之。公既命子若辭。遂以金還諸其人。

湯文端公以公廉強正受知　三朝。宣宗在潛邸。夙敬禮公。登極後。言聽計從。如石投水。屢被　命馳傳出使。七年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褒城。復奉　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閩中。英湯。所屆申枉鋤強。不可殫紀。其奏疏最有裨國脉者。嘉慶間。尚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玉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公皆痛陳流弊。其事獲寢。世多稱公為小睢州。公特無道學名耳。於睢州奚愧哉。

湯文端治川陝獄時。署按察使李廷錫。知涪州楊上容。知江津縣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罣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阿比。人稱其平。康祺座主朱文端公鳳標。公同縣後進也。嘗語康祺。此案全卷吾盡見。按係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颺溺職一事。公劾章適當其咎。不徇私誼而避重就輕。亦非沽虛譽而矯枉過正也。康祺敬對曰。此文端之所以為端。公旨肯。未半年。而吾師騎箕。易名之典。適符湯相。亦奇。

吳三桂開邸滇雲。擅選月官。時號西選。年羹堯在西域行營。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請。謂之年選。隆科多長吏部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佟其姓也。三臣罪狀。罄竹難書。皆制謬封。若合符莂。後三桂伏天誅。羹堯　賜自盡。隆科多死於禁錮

不知當時依草附木之輩。夤列長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姚姬傳在京師。與遼東朱孝純子穎。丹徒王文治夢樓。最稱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偕過黑窯廠。置酒縱談。詠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王自雲南罷官旋里。朱為兩淮運使。聞姬傳歸。三人者。相約復聚於揚州。朱特修書院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傳主講席。即梅花書院所自始。按江陰亦有梅花書院。在君山頂。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臺垣。志氣嶽嶽。到官三日。劾罷都御史彭維新。稱其很忮無學術。時論嚮之。退歸。修蘇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汙偽命者。其子孫乞為之諱飾。侍御不可。賂千金。不受。介要津求更一二字。終不許。剛耿如君。吾甚惜其歸田之早也。

燕下鄉脞錄卷三終

燕下鄉脞錄卷四

清　鄞陳康祺著

關忠節公天培，道光朝名將也。起行伍，拜專閫，官廣東水師提督。時海警方萌芽，與林文忠經營十臺，累戰克捷，奏上，公卿相賀。嗣以和戰聚訟，廷議蜩螗，孤軍莫援，公卒身受數十創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運入都，常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生當揚威，死當廟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夷難起，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及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賜衣一襲而已。蓋死志早定也。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徹防媚敵，惟恐失懽，以致窮島魍魎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諺靖節，亦否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至於陳忠愍公之守吳淞，葛壯節、王剛節、鄭忠節三公之守定海，及公之守虎門，皆以同舟匪夫，援絕鼓死，結纓免冑，顧我長城。余生庚子，世貫海東，采父老之傳聞，覩近年之世變，濡筆紀此，憤氣填膺，恨不能起懦帥殘魂，縷割寸封，充死事諸忠臣祠廟犧牢之用。嗚呼，亦何及已！按關忠節在廣，著籌海集，其奏疏亦俊偉光明，咸出公手，非假幕僚。儒生承平，亦彬彬儒將也。

裕靖節公之殉節。中外亦多異論。以康祺所聞。公之死。提督余步雲陷之。而公則從容就義者也。方道光辛丑七月。厦門失守。公得報。集兵鎮海。率文武僚屬。刑牲釃酒。誓於衆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不為備。羅兹痡毒。今乃揚颿起椗。捲衆北趨。鎮軍葛。鎮軍王。鎮軍鄭。先帥偏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兵。相機援應。且虜數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他。幕府四世上公。勳烈不沬。受 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異心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及三鎮畢命。定海告陷。公知不濟。歎曰。昔先義烈公。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謙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今先有言。凡軍中 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可以德峻承祧。又曰。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 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公等去城西數里外。觀我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於餘姚。勿顧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鎮海。不能有也。 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尚可為。勉之。公浩氣忠肝。成算夙定若此。豈猶夫智窮數極。一死塞責者比哉。而其時余步雲守招寶。早怏怏懷二心。方事亟。公與約分險駐軍。步雲忽稱疾。二十六日。公登城督戰。親援枹鼓。戰方交。而步雲單騎上城

有所謝。公不答。揮去復來。曰。我死。闔當如何。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死生情故。不免。然忠義誓矣。步雲既歸。招寶山提標兵。即潰。公遂不能支矣。投身殉逝。頃顱展轉以死。步雲雖終伏 國法。而荒裔鬼蜮。從此益輕中國。黄犬東門。朝衣西市。豈足蔽辜。

蒙古文清公松筠。嘉慶十九年大拜。越二年。緣事罷官。僅賞一驍騎校。護兵丁拔補之階也。 睿廟升遐。擇日奉移 觀德殿。 宣宗哭泣步送王公大臣以下。俯伏甬道者。自起卸當幾及萬人。 宣宗步行方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哀號失聲。跪伏者亦搶地大慟。衆遙察之。則松公也。翼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公仍得左右。特眷矣。魚水之契。殆非偶爾。

松文清公。貫能食貧。若不急事。出為伊犁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即亦不復寄貲。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拚擋。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別院中。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媼傭僱均取給焉。其內召為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即具摺。次日召見。即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

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誰家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瑣記載公逸事甚多。余節採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畧見一斑矣。

道光五年。楊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陝甘總督。六年。公子國楨。權河南撫篆。明年。即真。又明年。公征討叛回。凱旋抵京奏 諭。實授陝甘總督缺。公奏請假道豫省。與臣子楊國楨講求營伍及操兵之法。並求於陝甘將弁。對調一二員赴豫教練 宣宗許可。令在豫多任幾日。將平日得心應手處。詳告爾子。使將來好為朕出力。亦可繼爾家聲。按以武調文。及父子同時為督撫。皆為 開國已還。漢員所僅見。然忠武父子繼世忠貞。毅然以國事為家事。亦差可仰酬 異眷矣。按忠武署督篆時。固原提督以公族子勤勇公芳調補。勤勇雖與公異籍。生平執子弟禮甚謹。實一家也。

楊忠武歿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 成皇帝召見。細詢忠武染病原委。 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 諭畢。嗚咽者久之。我 聖朝篤念勳舊

恩誼綢繆。幾無異家人骨肉。貂蟬兜鍪之徒。尚不出心肝以圖報効。真犬馬不如矣。

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　召見。　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尚可見汝。顧奏云。　皇上還要南巡嗎。　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先生奏對質直。固不改經生醇樸之氣。而　聖天子優容宿學。度量與天地同符已。

雍正二年。　特旨令前明後裔。世襲侯封。姬容虞賓。屏藩永守。此三代興滅繼絕之盛典也。惟當時　諭旨。稱於篋中檢出　聖祖遺詔。因而補發云云。豈　世宗之歸美　先皇耶。抑康熙一朝。反側未定。山隅海島。往往借前朝名號。潛煽殷頑。故三恪之封。遲迴有待歟。　聖作　聖述。權衡至精。管蠡淺見。烏足以知之。

田文鏡撫河南。御史謝濟世劾其貪贓壞法。適臨川李侍郎入覲。於　上前。奏文鏡舉劾失平。　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　命王大臣嚴訊。侍御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姦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搒掠急。復大呼　聖祖仁皇帝。王大臣皆瞿然起立。乃罷訊入告曰。是狂生妄欲為忠臣。口剌剌稱孔孟不休。終不言指使者。　世宗意亦解曰。是欲為忠臣。

且令從軍。遂 命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乾隆朝。復再起。再被劾。卒獲超雪放歸。生際

聖明。直如弦者。固不至死道邊也。

雍正之初。興縣孫文定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以其言戇。召學院切責之。顧謂朱文端曰。汝意云何。對曰。其言誠戇。臣服其膽。 世宗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立 命進對。授國子監司業。

順治十年。恒雨為災。給事中周曾發。請停造 乾清宮。以錢糧賑濟軍民。 詔從其請。夫 宮殿為臨御臣民。循行典禮之所。非若離宮別館。但備游觀。 大聖人從諫如流。愛民若子。乃不惜節土木丹青之費。嘉惠窮檐。 關閭規模。豈復三代後帝王所有。

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為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為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賢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 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擾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

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為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〻文亭。槧邊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為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康熙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占驗者以為含譽星。楊侍郎雍建時官給事中。獨疏請修省。聖祖優詔答之。遂赦天下。宣赦後。紅本下二獄。因當決。楊封還紅本。有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按給諫本掌封駁。本朝名臣亦間有行之者。惜寒蟬仗馬中。孤鳳皇不恒見耳。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因田為康熙間總兵藍理所開濬也。河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土人稱為小江南。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

如此宜其習目復明年躋大耋也

本朝家法不立儲貳然亦自乾嘉以後始明宣 諭旨奉為 祖訓 開國未嘗有也 聖祖晚年儲位未定康熙五十年後太倉相國王公掞先後七上密疏請早建國本至六十年復申前請適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陳與公不謀而合或疑公指使聖祖怒發公前後疏 手詔切責 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奕清以額外章京銜往軍前効力至乾隆初始召還公雖以此舉獲譴而老臣納約之忠天下後世當共喻之

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為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銜牌讙曰魏青天至矣皆羅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或言叔琳弟叔璥為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叔璥囚服喋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為將軍目外望

諸百姓伺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徽遂得釋公後以陳臬欽輔擒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與楊名時魏廷珍同　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康熙五十九年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宣布　朝廷威德苗衆投刃拜馬前受約束而還雍正初遷雲貴總督西藏用兵公遣兵迎剿大小三十二戰平魯魁茅洞諸寨逆渠次第就擒三年調浙閩福建饑公入浙境即發溫台倉穀以賑弛臺灣米禁閩人大安平生番阿密氏之亂捷聞　世宗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公為人淵深勤於治事胸摩文案肉髀起累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奏刀砉然關節開解所至人咸懷之吾友小樵刺史文良公裔孫也為余言家世本徐姓

尹文端晚年入相與傅文忠意見未融文忠奉　命征緬甸文端獨抗奏傅恒碩德重望軍旅非所夙嫺況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萬一奏凱稍遲有關國體再四諫沮至於涕流可見韓范文富斷斷廷爭原無一毫私見也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傳之圖志　高宗南巡侍臣多稱述及之者一日　召見齊侍郎召南詢以兩山古蹟侍郎以未經游覽對　上問籍隸台州因何不到侍

郎云。山勢岝峉。谿流深險。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游。 上適奉

孝聖皇后南來閩侍郎言。遂不復廵幸浙東。

康熙三十二年。俄羅斯遣使進貢。 仁皇帝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仁皇帝又云。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為中國之患。 聖明遠慮。早洞見今日時勢矣。

康熙季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傭抵。趙恭毅公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即位。仍逮采於邊。論如律。 詔褒公。一時豪彊大猾。為之悚慄。

趙恭毅起家牧令。刻苦自厲。清不近名。開藩吾浙。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故有錢糧加平。時節饋送。兵饟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絕。僚屬凜凜奉法律。由浙撫調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輭擡硬駝。公費脚價。諸名色。時苦鹽貴。公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廵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入長臺垣。因萬壽恩詔。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奉使陝西。請蠲潼衛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

東皆　報可。公生平政蹟。難僂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抑強。助　聖天子培樹國脈。蓋古所謂社稷臣也。

常熟蔣氏。再世名相。河南學道莘田先生遺澤也。公為文肅父。康熙十八年。滇閩方用兵。征調四出。又廣開捐納事例。公官御史。繪十二圖以進。（按蔣氏世工畫學。亦自公開之）一曰。難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窗讀書圖。四曰。春耕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鬻兒圖。七曰。水災圖。八曰。旱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廢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二曰。疲驛圖。復為疏。極言其狀。　聖祖動容嗟歎。置諸左右。又嘗為五疏。論救荒之策。言切而哀。適年　駕東巡。道多饑民。　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公為學道。以經術造士。屏絕干請。居鄉好施予。多所全活。詳見公家傳行狀。三槐駟馬。益信古人之不欺。

孫文定在晉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孫嘉淦之操守。不免議罰。恐天下督撫聞而自危。為他日地步。金即文定所取士也。坐是落職。然以公之廉正。罰鍰助工。力必不逮。有言責者。分應上陳。不得疑其阿附師門也。後卒起用。益見我朝舉錯之公。

德格勒。鑲藍旗人。康熙朝官侍講。李安溪嘗薦其學行。屢　召見。論經義。德性骨鯁。
不附權勢。偶扈　駕巡行。時相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累千金為裝。卻不受。會天
久不雨。　聖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夬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上。天屯其膏。決之
即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恚。二十六年冬。坐私刪起居注論
死。遇赦。以謫籍終。按侍講志節貞亮。芥視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敷陳經義。蓋
漢之劉更生。而非明之藍道行。事雖不成。於薦主有光矣。愛賢如安溪。汲引於先。乃
不能昭雪於後。豈亦畏明珠氣燄。恐羅黨禍。姑聽懷忠抱慤之士。老死窮荒與。

國朝名人集中。多紀述孝子遺蹟。余屢擬擷錄成書。以備他日傳獨行者之采擇。既
而思之。凡已受　旌典者。其事實必已達部。即不然。而州郡志乘。亦當搜輯無遺。何
待余為。須讀石氏獨學廬稿。如蘇州呂孝子西圃者。尤難能可貴已。孝子嘗從父汎
舟吳淞。父失足溺於水。孝子即躍入洪流中。負之而出。其平日實不諳水性也。狂風
駭浪。竟獲無恙。鄉鄰不戒於火。及呂氏廬。孝子突燄而入。負父而出。纔及門。所居室
燼焉。臨險蹈危。若有神相。豈當時所及料與。

崧文恭公精相士。吳縣石琢堂太史。以諸生入謁。公即語之曰。子當以第一人及第。

嗣石六試不遇。公許之益堅。乾隆庚戌。石果大魁天下。而公適以是年　恩賜重遊瓊林。聞喜宴日。公掀髯對太史曰。殿撰公。我豈妄哉。同年九十七人。咸為齒粲。

順治一朝。漢大學士。如范文肅公文程。及應州鮑公承先。（後政吏參）貽自先朝外。漢臣應枚卜之選者。凡二十三人。其中通籍前明。以輔　新運。如涿州馮銓。南安洪文襄公承疇。德州謝清義公陞。皆萬歷年間進士。曲沃李建泰。商邱宋文康公權。皆天啟乙丑進士。溧陽陳名夏。崇禎癸未探花。海鹽陳之遴。崇禎丁丑榜眼。靜海高文端公爾儼。崇禎庚辰探花。掖縣張文安公端。大名成克鞏。皆崇禎癸未進士。安邱劉正宗。崇禎進士。吳江金文通公之俊。萬歷進士。高郵王文通公永吉。寶雞党崇雅。皆天啟乙丑進士。井研胡世安。曲沃衛文清公周祚。皆崇禎進士。共十六人。至康熙初。尚有益都孫文定公廷銓。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及正定梁清標三人。皆崇禎進士。蓋　天祚興朝。氣機鼓動。膚敏之士。不謀翩然來歸。然釋褐過早。身事兩朝。則又諸公之闕憾也。

林清之變。吳曹州瑎。實為首功。嘉慶十八年七月。金鄉縣邪教萌枿。巡撫同公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期

偈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驚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遥戴劉林為教主。劉林即林清也。逆情日恣。吳至。走詗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人。並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變。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闖入 禁闥。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賊送城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斷筋者八十有奇。而金鄉以靖。明年。曹衛悉平。 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囏為足多也。論功。 賜花翎。升署曹郡。入都。 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將來未。大臣以告。 特旨令即日入見。 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 天顏霽和。重襃乃續。深厪其病喉。慰諭至再。既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 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則 召至闕下。予復秩見。喉音未愈。 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山東大吏述職。必 咨詢及之。吳雖未大顯。而遠臣之遇主。至於如此。則亦足慰其勞勤也已。

道光朝。內閣中書舍人。多異材儁彥。龔自珍定盦以才。魏源默深以學。宗稷辰越峴以文。吳嵩梁蘭雪以詩。端木國瑚鶴田以經術。時號薇垣五名士。考中書省。地望清

要。唐宋以後。與翰林並稱華選。本朝名臣名儒。亦多奮迹其中。自捐例推廣五貢。及捐納舉人。均可報捐。於是絲綸清切之地。竽濫滋多。文章無色矣。

張文和與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諭之曰。汝遠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與興縣孫文定。本朝咸豐已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尚書濟甯孫瑞珍。一卽興縣相國。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為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悉以委之。至廢寢食。文定偶以為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見前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館閣派差。為厚其通家子姓也。

高宗嘗諭傅文忠公恒。佛法清淨。於身心亦有裨益。公餘宜肄究內典。公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皇上天亶聰明。尚有時嗔怒過節。如臣庸愚。恐學亦徒勞。又一日進見。高宗偶論魏徵敢諫。公云。魏徵每陳諫牘。唐太宗不但不怒。並有褒賞。魏徵見是敢諫便宜。故不憚直言。上頷之。偉哉文忠。得大臣納誨之道矣。

年羹堯征青海日。嘗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過堨子溝。淤泥深坑也。國語云爾。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時賊人方倚

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即寂。年急呼某叅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非鳥出之時。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罹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探信賊蹤。得擣穴獲醜。與年事畧同。

桐城派古文。望谿開之。海峯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海峯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每談文。必令侍側。惜抱幼時。即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故編修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海峯。

惜抱先生纂修祕書時。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遂決計去。既退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

語曰。姚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謂復張君書也。南康謝方伯啟昆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塵俗都盡。青浦王侍郎。集海內詩至。先生曰。姫傳藹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見石甫所作家狀。按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邃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

索綽絡氏文莊公德保。任翰林學士。僅九日。晉內閣學士。後其子相國英和。任詹事亦僅十日。晉閣學。相國嘗語人。以為 國恩家慶。亘古希遭也。

燕下鄉脞錄卷四終

燕下鄉脞錄卷五

清　鄞陳康祺著

高郵王氏理學經學代爲儒宗。初筆述之矣。頃讀宗侍御躬恥齋文鈔稱文簡公次子彥和守潯州。訪知粵逆巢藪。請大府痛勦。不聽。觀察皖南。嚴治土匪。芟鋤至數百人。自季弟殉節。痛念　國憤家仇。約束部伍。志在盪決。奉　命赴浙。委往徽州軍營。中途以勞瘁死。文簡季子忠介公壽同侍御。稱其於韻學。能契祖庭不宣之蘊。於小學經學。能補庭訓未及之端。分轄漢黃。粵寇至。力戰陣亡。仲子恩晉隨殉。　褒旌廟食。郵典極隆。一家父子兄弟。忠孝堂堂。樹節奇偉。蓋又不第仍世樸學之傳。爲足力振門緒也。

王觀察東槐。初入臺。即以犯顏自任。以鹽漕儆政。請參折中開中法。納米麥以代鹽課。兼可裁漕運。雖格不行。多韙其論。山東患盜。劾主名大小吏十餘員。斥州縣二十餘案。密按皆實。因受　宣廟知。道光二十八年。時議開礦。盈帑藏。已　允行矣。公敬陳　列聖封禁成訓。謂開採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請緩其令。事竟寢。任街道時。遇王府木器車。橫行中路。輒笞之。巡北城時。訪得惡魁曹七爲民害。迅禽治之。輦下皆

畏憚。庚戌正月。議陳　先帝硃諭　郊配　廟祀二條。讓善至孝。裁義至精。不可沿例而捨　顯謨。疏上。發還。夜半。公為哭失聲。敬按　宣宗遺命二條。曾文正長禮部時。亦有專摺議禮。精塙立論。徵婉足為儒臣言事之鵠。今存公集中。後又陳初政闕失。事關禁密。未發。其時經費支絀。言利繁興。公疏言破患貧之見。而後治本可端。元氣可培。人心可固。其正大之氣。洵足為古之遺直矣。按周禮地官有卝人。卝即今礦字。開礦之策。在今日似不能不行。而董督非人。未能無弊。公於咸豐初諫阻開採。不可謂非碩畫忠謨。噫。三十年為一世。時勢變遷。後先迥異。豈獨此一事與。

仁宗皇帝一日召見英相國和。諭曰。汝家事。朕皆深悉。惟當日和珅如何欲與汝締婚。汝父何言以謝。對曰。臣年八歲。和珅初為侍郎。至臣家。適遇臣於門外。但問臣年幾何。及臣十一歲。臣父為聘故漕督阿思哈之女。越二年來歸。此外別無所聞。迨臣父亡後。大學士公阿桂向臣言。當日和珅倩內務府大臣金簡為其女作伐。臣父婉辭。仁廟嗟歎久之。諭曰。汝父生前受和珅之謗多矣。相國因泣對。不獨生前受謗。身後遺摺。尚為遏抑。次日蒙　特恩追賜相國父前禮部尚書德保謚文莊。並文莊兄前禮部尚書觀保謚文恭。

孫修撰承恩大魁時。不肯欺君。償弟事。詳前筆。其弟亦崖孝廉賜。實才人也。以科場

獄謫戍邊外蒙　恩放還己卯　聖祖南巡至蘇州問孫暘存否賜獻詩　行在有君王猶記小臣名之句為時傳誦夫以海隅下士曾竄遐荒　湯網宏開　堯天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　恩乃事隔數年　天語拳拳猶齒及菰蘆之姓氏此則夜郎儋耳昔賢無此遭逢想一時獻賦迎　鑾儒冠萬頂當無不感激涕零矣

常熟錢錦城牧齋宗伯孫也少承家學以詩名乞其家副憲朝鼎為之序嘗攜集就正新城尚書新城一見其序即曰家有湘靈（湘靈名陸燦著有調運齋集及圓硯居士集）舍之而求副憲是欲以爵位傳也擲去不觀噫今之自刊詩文集求貴人作序其難免新城一擲者多矣

道光乙酉成郡王子載鍾病故其妻關氏未經過門情願守節經宗人府奏聞　特旨旌表金枝玉葉中亦復有此霜松雪柏足見　聖朝風教之醇化行自近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尚書金陵何恪慎公汝霖之太夫人以年躋九旬五世同堂親見七代蒙　恩賜壽於是　上命樞臣傳詢中外文武大臣有老親年屆八十以上者悉列以聞時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公官俊母壽九十都統祿公普浙江巡撫梁公寶常母壽均八十以上咸拜　恩賜工部尚書濱州杜公受田其尊人石

撫侍郎致仕家居。年亦八十有四。兩朝耆舊。三世清華。特荷良玉文綺之　賞。錫賚尤為醇渥。並　御書教忠篤慶四字匾額賜之。

大內南書房後院壁。有　世祖皇帝幼年習彈痕跡。又桐城張文端靜海勵文端二公。在南書房。每入直於阬（按阬坑炕三字。皆無牀榻義。今北人習呼臥榻為阬。故鮑氏沿用之）邊坐處。以辮髮抵壁。久而髮印漬紙。至今尚存。（按此指康熙末雍正初而言。）見長興鮑氏亞谷叢書。

汪蛟門懋麟。田綸霞雯。宋牧仲犖。曹頌嘉禾。丁幼華又旦。顏修來光敏。葉井叔封。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同稱詩輦下。時號十子。亦見亞谷叢書。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見前筆矣。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　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結埼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為刑官。今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為冤。嗣聞先師徐桺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

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横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汙其書。惟紅樓夢筆墨嫻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札。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國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猶沿明季遺習。方州大縣。立社自豪。聞一知名之士。則彼此爭鬭入社。甚至挾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椎埋道途交鬨。何其傎也。相傳海甯有二社不相下。一社徧致三吳諸名流。推吳梅村為祭酒。舟楫絡繹數千里。三月某日。方過嘉興。將以次日大會。其泊舟處質明。大書一聯於野廟門外云。鼎湖莫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蓋是日乃明思陵殉國之日也。見者氣沮而散。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中外輿論。咸歸咎制府陸建瀛之僨事。蓋萬口一詞矣。時祁文端公弟文節公幼章方伯。以守城悲憤。嘔血殞命。文端哭弟詩云。巖巖制府公。抵掌運才智。提兵扼九江。庫藏悉羅致。神礮五百餘。盡數充武備。原注。上海購礮六百尊。僅以四十尊留備守城。

京帑六十萬，併取毋遺置。（原注：部議三十萬給軍，三十萬守城，督師悉檄取之。）遺之以危城，置之於死地。又云：疆帥控上游，初議豈不壯。舳艫互千里，江皖賴保障。前茅甫遇賊，一戰總戎喪。翩然乃退飛，踉蹌棄兵仗。匿迹歸白門，吾民復奚望。城中十萬戶，湍決各奔放。大府方閉閤，猜嫌仍未忘。又云：追思僨事繇，後懦而前亢。若使謀乃進，據險審所當。縱退時猶紆，援軍勢可仰。（原注：時向軍自湖北繞兵追賊，已及九江。）巖城民氣固，內外力足抗。（原注：弟借帑各關，備糧練勇，布置周密，民不驚從。若前軍徐退小孤東西梁山，重險不徹，則向軍援至，勝負未可量也。）此錯竟誰鑄，此災實無妄。讀公此詩，可見制府之貽誤大局，實軍興第一罪魁。嗣以觧若黃巾，身膏亂刃。顯皇帝憫其一死，即亦不復追咎封疆。此正聖朝體卹之深心，包涵之大量。康祺竊謂鄭祖琛、何桂清輩，本以試帖楷書進身，騃昧空疏，游膺節鉞，猝罹禍變，顛蹶何奇。沔陽制府平日賓禮賢士，學究儒書，迹所施為，尚不肯自居庸懦，不意臨變失措，頓喪生平，以致東南門戶，江皖藩籬，盡壞於九江之一著。較張浚符離之敗，房琯陳陶之潰，殆有過之。士大夫與人家國，謀人軍師，顧可不自審量，貿然一出與。

平定張石洲先生穆，融貫經史，學窮九流。山右自閻徵君後，勃窣羣書，斷推先生為眉目。客京師，與壽陽祁相國、歙縣程侍郎及何子貞、苗仙麓、何願船、俞理初諸君子，

以絕業相切劘比年廢肆舊書遇有石洲手校之本靡不精審康祺心竊嚮之頃讀程侍郎遺集送張石洲歸里詩云逸氣凌參墟清眄徹水鏡朱邸延不赴書窟卧以詠注云惠邸慕君名懸榻以待者三年卒辭不就更可見先生之植品矣按先生初名瀛暹

祁文端公之先德鶴皋先生韻生遂于輿地掌故之學其所著　皇朝藩部要畧西陲要畧西域釋地諸書綱領秩然甄採有法穆然見　列聖綏養藩服長駕遠馭之規模洵必傳之作也先生提調史館舉介休劉澄齋錫五自代總裁阿文成公問曰此非上書某公者耶骨氣如此可勝提調任矣蓋劉官翰林時有文章鉅公答拜稍倨嘗上書規切先輩之取人以此

鶴皋先生于役西陲文端方十三歲太夫人課讀冬夜視參星西沒為度文端題朱蘭坡學士霜帷課讀圖有云世閒冰蘖何處無我亦傷心讀此圖朔風捲地參橫屋萬里闗門夜讀書令人誦之歔悒

衢州孔氏世稱　聖裔南宗而江蘇青浦縣城北亦有孔宅攷孔宅志孔子二十二代孫潛字景徽先居梁國為漢太子太傅避地會稽遂為郡人至三十四代正為蘇州長史隋末亂離奉　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立家廟以祀子孫家焉又攷

邑志云。宋淳熙間。慧日院僧疏廟陂渠。得寶玉六事。三璧。二環。一簪。藏縣庠。或云。瘞于墓側。殆即長史所藏也。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巡幸江浙。塗經青浦。貢監生員孫鋐等。籲請　御書匾云。聖蹟遺徽。聯云。澤衍魯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吳會。千秋世永蒸嘗。雍正十二年。　詔立五代王祠。乾隆十一年。禮部題準奉祀生四十四年。巡撫楊魁疏奏估修。嗣後多請帑重修。沿為故事。　聖代崇儒。至矣極矣。康祺按。青浦之名縣。以邑有青村。子游曾過此也。乃孔宅南遷。適當斯土。實足為山川志乘之榮。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鐙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　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鐙。樹於東西墀中。又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

宮中門聯。例用白絹。錦闌墨書。輝映朱門。色益鮮潔。聯語翰林撰寫。又臘日。　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桃符遺製也。

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硬黃矮紙。小楷細書。拜筆墨牋紙之　賜。

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　賜壽字。

新正二日。　重華宮茶宴聯句。已上五則。皆見祁文端公䜭䜭亭集。消寒四集分詠

得桃符詩注錄之以紀承平歲時之盛。

江西南昌府屬之甯州。毗連楚壤。嘉慶三年。教匪潛入州境滋事。經鄉團勦滅。六年春。特諭撫臣查在事出力者分別賞給職銜。並以甯州士民急公向義。錫名義甯州。

嘉慶丁卯。義甯州萬文恪公承風奉 命充浙江鄉試正考官。 上於召見時。諭之曰。汝上書房年久。操守朕所素信。浙江大省。故令汝去。又 諭曰。試官因有關防地方事無從知悉。若學差則不然。當據實陳奏也。後果於闈中拜督學江蘇之 命。蓋陛辭時。已微示 意旨矣。

江陰學使者署有燕喜堂。爲彭文勤公侍母繆太夫人之所。楹聯云。母福逮兒身。八歲辭家七旬就養。紀實也。堂內額。萱輝頤祉四字。嘉慶九年。相國劉文清公母太夫人九旬時所 賜。後義甯萬文恪督學江蘇。奉母抵署。亦居此堂。文恪思不辱齋集。有燕喜堂詩。

程春海侍郎。爲蘭翹學士昌期。晚年愛子。乾隆間。學士嘗值上書房。比道光元年。侍郎亦以編修。奉 命在南書房行走。 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時祁文端方長戶部。同蒙 召見親聆 聖訓。出語

同朝。皆榮之。按侍郎後於廿二年十二月。復被　命入上書房。課惠親王學。父子相繼入上齋。亦罕覯事。

程侍郎為阮文達公再傳弟子。例稱門人。文達入相。與侍郎結鄰。尚以暇相講習。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示侍郎。侍郎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為加一證。侍郎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七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果驗。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古有之乎。侍郎對水鬮王季墓見棺之前和。見呂覽所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當入秦仍歸。故曰蒲反。其援據博洽如此。文達甚韙之。世盛稱侍郎詩文。康祺謂侍郎。亦漢儒實事求是之學。不隊師門家法者也。

余嘗欲輯上齋南齋故實。勒為專書。以誌　本朝右文之盛。既思官非清貴。學復弇鄙。揚厲鋪張。嫌於非職。坐是中輟。前編曾記樂泉食筍齋諸典。畧存澄懷風景。苦於未詳。頃讀[石曼][谷几]亭詩。及義甯萬文恪公集。歙縣程侍郎遺集。又得數事。樂泉為乾隆

己卯歲。張文恪公泰開直上書房時。得於園廬之東。愛其甘洌。甃以文石。繪圖徵詩。公遂自號樂泉老人。比嘉慶間泉漸蕪沒。僅餘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嵩年募夫極力淘濬。深八九尺。甃石無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逾日而清澈一泓。其光可鏡。環植新柳。頓復舊觀。同直咸有歌詠。又葉棣如閣學觀儀卜宅處有一小阜。可望西山。閣學築亭其上。名之曰葉亭。戴文節熙作畫。沈文忠兆霖作記。時道光己酉。二公同直友也。又祁文端於道光辛卯。奉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　命。重直南齋。並　詔許就養園廬。因名直園屋後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士芬居之。製竹筩為恒升車。仿區田之法。試之有驗。辛丑季秋。置酒邀孫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賈文端楨。張文毅芾。何制軍桂清。觀刈稻。孫杜諸公。亦當時雨齋詞臣也。又祁文端有食筍齋十詠。曰竹徑。齋南竹三叢。當塗手植。遂以名齋。東南隅兩叢。西北牆下一叢。文端所補也。春夏雨足。筍迸地而出。交柯亂葉。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過牆而南。老屋三間。榆柳之下。園廬昔燬於火。獨此屋與近光樓。巋然尚存。曰借春陰館。館當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枝。高三四丈。花時與客飲酒賦詩其下。取放翁詩意名之。曰東峰。上有老榆。高出羣木。下有樂泉。清冷如鏡。峰在齋東。故名。曰月湖。門對

南湖。水天一碧。園木蒙密。到此豁然開朗。曰影荷橋。石橋界南北兩湖之間。荷花開時。紫紅漾碧。如畫舫然。曰見山臺。橋東北水折處。突起一小岡。出館之背。頂若平臺。登之可見西山。曰藥坡。岡自北而南。尾注於齋。奇石環之。高下雜植藥草桔梗數叢。挺秀可愛。花開如紫玉琖。野菊綠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沂。齋之後為北湖。鎖以重岡。跨以橫橋。林陰四匝。幽邃無盡。曰洗硯池。北湖之滙。藥坡之腳。爰有盤石。可濯可沿。此十景。皆文端命名也。又程侍郎直舍。在東峰下。有屋一區。侍郎題曰。樂泉西舫。又食筍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罔識其名。程侍郎辨為杻。因著杻賦。以上俱澄懷掌故之瑣瑣者。暇日終當搜討各書。分類編紀。為獲侍承明者。慶遭際也。

父子同值上書房。又有青陽王氏。其一家蒙 眷之厚。尤為志乘所無。當文僖公懿修官禮部侍郎。運府大司馬宗誠。已為侍講學士。同扈 蹕東巡。 睿皇帝幸翰林苑。父子同席。 賜宴和詩。 純皇帝實錄成。尚書方以詹事為纂修。 賜宴禮部。而文僖公適長春官。為主席。比文僖以年引退。尚書即相繼入值上齋。 奎章珍器。賞賜重疊。雖 睿皇帝亦嘉歎其兩世知遇。忠謹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

文端公顧八代精韜畧。善射。以攏牙喇從征雲南。先後參鎮南將軍襄壯公莽依圖。平

南大將軍襄毅公賴塔軍比有功游長禮部列内臣班顧公雖以武功起居家好治經義硜硜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内立朝持大節不附執政索額圖為所抑居要地數十年致仕卒無以為殮 世宗在藩邸遣王府官治其喪乃克成禮

吳三桂開藩雲南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賦籍尚留尚書范公承勛督雲貴奏除之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吾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閭閻閒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 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内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鈕祜祿氏文清公格爾古德繼于清端撫直隸疏薦盧龍令衛立鼎靈壽令陸隴其衆論翕然及詔舉賢能九卿交推公清廉莫及（按是舉登刻牘七人已見初筆）蓋正已薦賢惟廉吏能知廉吏也公與于公謚法皆以清字昔之保障畿輔者足為諸道表率如此

衛盧龍立鼎山西陽城人後行取官郎中令直隸時治行與陸清獻公相伯仲 聖祖嘗命刑部尚書魏敏果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内至盧龍治具不為食啜茶一

飫曰。今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立鼎引經準律。敏果

大稱善。

大內文源閣。藏書六萬卷。裝潢經史子集。以異色別之。仿隋唐舊制也。每卷皆各印

文源閣寶。上加　古稀天子圖璽。

黃陂姚撫部締虞。康熙十七年。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逋賦二百十餘萬。以文字之職。而議及民瘼。竟邀　曠典。故事未嘗有也。初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進言者日少。撫部抗疏請　聖祖檢閱　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謇諤。今相率以輭熟為風。恐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臨事必無肯為　皇上盡忠者。頃之　聖祖御乾清門。召諭曰。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曰。　上即不譴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諸臣方跼蹐畏罪。誰復肯發奸指佞者。　聖祖色霽。因曰。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遠者。如魏象樞彈程汝璞。亦是風聞。已而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將退。　詔以所言宣付史館。尋出撫四川。請罷蜀中采木之役。仁言利溥。撫部之謂矣。

乾隆七年。　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九卿咸有薦辟。廷試策論。　上

親取青浦胡清恪公寶瑔第一。公時官中書舍人。用大學士查公薦也。後公官御史。有敢言之目。任封疆。能持大體。卒爲名臣。相傳公將生之夕。父教授君夢王文成遺以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至吾鄉。及高宗南巡至會稽。遣公齋御書名世真儒額。及御祭文祀文成。方悟前夢。因爲題曰三不朽。懸諸祀堂。按夢境渺茫。豈可據爲典要。而碩輔真儒之魂魄。千載如生。絲綸俎豆之恩榮。九幽亦感。此則塙然可信者也。

曩於東華門外酒家晤一老叟。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歷九行省。極論兵亂以前。各省吏治之壞。滔滔汩汩。口若翻瀾。且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興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折夫馬。斥供張。勒饋贐。屬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衆。小廉大法。豈繄無人。錢唐袁枚令沭陽。南靖莊廉訪亨陽。以淮徐海道來巡。就館。餽穀蒸。受之。止袁共飲。問沭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旁及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翼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爇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廉訪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發十八人無不

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為
子教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臨去。犒以金。堅不受。後公卒於官。民
為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嗚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來巡之暮也。
亭林董浦諸先生。自云吾不如某某。吾不如某某。余已紀之郎潛初筆矣。頃讀武進
劉禮部逢祿集。歲暮懷人詩小序。有云。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
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
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明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
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劭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
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可見宏闢劼
學之士。未有不翩翩翼翼。集思廣益者。禮部所舉。皆同時一州之人。宜曾文正薦舉
人才。疏稱常州奎婁應度。人才輩生。洵不誣也。又張茗柯門人江承之安甫。受鄭氏
禮虞氏易。通大義。禮部門人潘準彥甫。夙慧嗜學。通六書九疇。經緯文史。皆年十八
卒。江歙人。為常州之學。潘亦常州人。猶惜其秀而不實。未成通儒。
劉禮部為相國文定公孫。字申受。年二十五。學使賞其文。以廩生充拔貢。時與同邑

李申耆先生齋名。號常州二申。

乾隆甲子科。前期。　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之風日甚。思痛懲之。　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子褫及褻衣。貢院內外。枷杻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時士子多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　旨盡放進。比　欽命題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　詔切責。並裁減各省中額有差。

燕下鄉脞錄卷五終

清　鄞陳康祺著

今各省鄉試官生卷。什九呈薦。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以官生應試時。乾隆庚辰秋。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時文恪公邦達在朝)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賴文定力為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自此沿為成例。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是科揭曉後。文恪公聞文定闈中排解事。退朝即率文恭踵門謝。命稱弟子。見文定孫禮部集。記董文恭公遺事。

乾隆間。故相和珅。屢奉　派預文字之役。在　純皇帝聖意。不過欲其追從儒臣。練習文采耳。而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屬意者。先視其筆誤。斡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　南巡名試。數與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諸公同閱試卷。或取或舍。珅輒專決。其謬妄可想。其氣餤亦可想。

董文恭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為之裂。人疑公與和珅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珅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

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
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　兩朝知遇歷中外垂五十年時
以　內禪禮成例得進冊珅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　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
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　召公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仁宗作詩
寄賀屬稿未竟珅取以白　上皇曰　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　上皇色動顧董
文恭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公叩頭曰　聖主無過言　上皇
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為朕以禮輔導　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
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庭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書旨而退右
見劉禮部集讀此見文恭之忠亮格天深心調護真有功宗社之大臣亦由　兩朝
聖人　善作　善述　止孝　止慈　訓政者一時罔極之心　傳祚者萬世無疆
之業卒非僉壬所能熒聽也

嘉慶癸酉秋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　上方謁　東陵回次白澗行宮猝聞禁城
盜警扈　蹕諸臣多錯愕不知所計有欲奉　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董
文恭公曰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即日進次燕郊適提督英和以所統兵焚橫村

及宋家莊董家莊賊穴。并擒賊目。迎　駕還宫。三日而定。論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英公和。皆第一。蔭襲有差。衆謂公之臨變鎮定。尤不可及云。

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章數十上。最後語侵諸大臣尤切。　世宗名元直。及諸廷臣入。歷舉中外大臣有名迹者詰之。元直抗言無所避。　上徐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實無他翼日。復　召入慰之。賜荔枝數枚出。於是都人呼為戇李。

吾邑入　國朝來史立庵先生大成。順治乙未首魁天下。鄉人至今豔稱之。徒以其科第官階耳。按先生貳宗伯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分内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曰。為子不孝。為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繪已容以寄。亦令先生繪已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怵。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滿方得請假歸。先生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陳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類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為人子。亦何以為人臣。　世祖覽奏惻然。特許終養。及中途而父凶問至。哀毀成疾。遂以養母家居。按今世說注稱先生以母病乞養。為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削籍。遇赦免。誤也。先生充講官。主貢舉。皆有建白。忠孝大節。彰彰如是。詎以一甲進士。二品京堂為輕重與。

台州府太平縣李氏女。許嫁於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喪。奉舅姑以終。林故貧族。女以鍼黹營生。節衣縮食。有餘。即置田産。積十餘年。有田六十畝。因無後可立。以其田呈請學使。每歲按試。取第一人者主之。計所入息。分為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貧不能應省試者。而以其一助武生。知縣事某。書其事入志乘。乾嘉間事也。偉哉此女。亦貞孝。亦賢達。懷清峩峩。與天台比峻矣。

幼時聞人言。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大吏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以其事無稽。姑置之。偶讀新城陳侍郎用光應 詔言事摺子。有云。臣聞湯斌為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為良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是人言不盡子虛矣。康祺按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撫蘇。嘗薦琇居心沖澹。涖事精鋭。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 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 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饜人心者。至於居臺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

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丰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徵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為墨吏。素絲已點。白璧難磨。尚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姚姬傳先生主講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名後進。先生與異趣。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門人某屬先生。願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死。人多勸先生勿為作墓誌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厲。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為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按秀水蕭山二先生。其學問有根柢。其立身處世。亦未肯隨波逐流。隨園似微有不類。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邵叔宀太史齊燾。工東京六朝之文。其玉芝堂集。淵懿鎗洋。鯨鏗春麗。駢偶家奉為鴻寶。太史溫溫不自許。嘗用陳思王語。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八字。鐫諸小印。即此見前輩之虛心。

試帖初興。多尚典贍。紀文達公始變為意格運題。館閣諸公。每呼此體為紀家詩。見

公詩集自注。

千叟宴。外史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或得　恩旨詔入。餘皆弗預。嘉慶丙辰。奉新
劉鐵樓刺史。適牧通州。獲與京職一體入宴。人以為榮。劉繪　恩宴臚歡圖。倡和成集
光山胡文良公煦。著周易函微。推闡精微。窮搜象數。與洛閩頗有異同。經河南撫臣
於采書之役。續呈　御覽。公本無謚。因是書收入四庫。始追　賜焉。紀文達公有句
云。四代經神四胡氏。原註。宋胡瑗有周易口義。元胡一桂有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明胡居仁有易象鈔。　兩朝耆宿兩
文良。原註。雍正中高公其倬。先謚文良。　公可云典切。
黃烈女。楚人。許字同縣李子。未嫁而李先逝。女誓死歸守三載矣。一夕夢李子來迎
次日往與母訣。未及返而卒。女家執古禮。葬黃氏塋旁。其舅往哭之。女墓忽自裂兩
家歎異。乃與李合葬焉。夫弟然山太史為之傳。紀文達弔以七律二章。有云。延陵掛
劍心相許。屬國吞氈志竟成。特與人閒存大節。不關兒女有私情。又云。延津寶劍終
雙去。合浦明珠解自歸。誰與重翻新樂府。古來曾唱華山畿。直寫出烈女心事。
陳碩士宗伯。為魯山木先生九皋之甥。而姚郎中其本師也。故宗伯亦以古文名。堅
守桐城新城之家法。山木宰夏縣。三年不名一錢。沒後。諸子奔走衣食。無恒產以自

存。惜抱後人亦鬻田他姓。無力以贖。宗伯於道光戊子。奉　命督閩學。乃出其養廉買田五十餘石。為舅氏祭產。復出八百金。為師門置田。俾姚氏諸子。祭掃之餘。得粗給饘粥。風義如許。足以激薄淳澆矣。

順治六年己丑會試中式四百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未有。時兩廣初定。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官四品。亦奇遇也。

順治十四年丁酉。湖廣鄉試中式百六人。捷南宮者至六十四人。世稱盛事。時典試者。檢討薛澐。給事中孫光杞也。

國初掌文衡者。間用舉人出身人員。不必皆甲科也。康熙二年癸卯。兵部主事蔡騶充雲南鄉試正主考。五年丙午。戶部主事曹首望。充廣西鄉試正主考。皆以拔貢典試。尤為渥典。首望兄鼎望。是科以刑部外郎。典試湖廣。

河南鄢陵王鳴球。順治庚子解元。康熙三年成進士。至六年丁未補應　殿試。適其子曰溫。以是科捷南宮。父子同日對策。　大廷時論稱羨。

殿試卷。先擬十本進呈。恭候　欽定名次。自康熙二十四年乙未會試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北闈有廣東貢生黃章。年已百歲。入闈時。大書百歲觀場四字

於燈。令其曾孫為之前導。以上六則見貢舉考畧。

朱竹垞官翰林時。尋訪永樂大典。不獲。每太息曰。被李自成𧰼馬踐矣。不知三百餘年。埋藏灰塵中卷帙實爽然無恙。紀文達公在翰林院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之。按結埼亭集。謝山先生嘗與臨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樂大典中秘帙。是物色此書。不始於文達。或秘閣清嚴。陳編繁冗。自二公後無問津者。故文達以為創獲耳。每直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畧。後纂輯四庫書。經文達一手裁定。宜其淵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道也。見劉文恪公權之所作公遺集序。

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間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我輩薄植。偶作一二短書雜說。輒姁姁姝姝。有亟於表襮之心。讀此能不顏厚。

乾隆四十五年。高宗五巡江浙。三月初六日。諭賞福建百歲舉人郭鍾岳為進士。並賞賚耆儒陳應騰等。御書緞匹荷包。時鍾岳諸人。俱來浙迎鑾也。

鮑覺生侍郎桂星。督學中州。當交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至京。仁宗亟稱之曰。卿疏摺已次第施行矣。後以少宰總裁武英殿。條陳殿事。劾提調及副管

不職狀。提調互許之。遂落職。逾五年。復編修。　宣宗即位。以編修奉　獨對。　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櫬其職矣。於是隆隆屢遷。復至卿貳。世但目侍郎為文士耳。不知其任事敢言。練習大政久。為　兩朝所深知。故偶蹶而終顯也。

乾隆元年正月。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為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　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　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諸臣固辭。遂長揖。　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　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　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　上又諄諄諭皇子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遺。見張文和公自訂澄懷主人年譜。我　朝青宮毓德。家法之善。較之皐陶教冑。桓榮授經。又遠過已。

令甲。凡遇更換學政之期。吏部開列與考試差諸臣姓名。候　上簡派。間有服滿病痊未與考差而奉　命視學者。衆以為異數。道光年間。商城程侍郎國仁。方以御史巡漕江淮。舟抵通潞。奉督學粵東之　命。尤為　特恩。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屆

其時。睿皇帝命部臣更例。凡在學政者。歲滿注選。其端亦發於公。比由巡撫擢貳
刑部。緣事左遷。宣宗登極。補刑部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復內　召為少司寇。仍
出撫陝西貴州。蓋公受　兩朝恩遇。敭歷中外。均不由階資平進云。
丹徒戴羲門尚書。以知縣起家。政蹟多可紀者。其知邛州時。州民黃子賢等。嘯聚亡
命。約以州試日為亂。公偵之確。屆期試士如平時。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無
漏網者。人尤服其靜鎮之度。受　宣宗知。於是乎始。
李中丞堯棟。嘉道間賢大吏也。官川滇最久。屢樹邊績。其為人實悃愊儒者。任館職
時。讐校精覈。為　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撰日下舊聞考表文。　高宗亟稱善。嘗為雲
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系以說。又嘗勑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又
嘗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又於江甯建長干橋。繕莫愁湖而誌以詩。又築
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棨文定之名蹟。宦轍雲馳。風流四映。儒臣應如是矣。
高士熙湖北詩錄。載鍾祥楊學士炳。雍正元年癸卯　恩科會元。卷呈　御覽。奉
硃批。卓識名言。不獨優於諸卷。即近科亦不見。　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即　名入內
廷。　賜廬圓明園左側。蓋不世之遇也。

雍正初元四月鄉試。按李調元淡墨錄作二月誤。以張文和朱文端兩相國主考順天。九月會試仍命二公。並名諭不拘朕定進士一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至此。

朱高安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輟。師命爨夫遺以酒肉。置座間若無覩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見余金熙朝新語。康褀讀公年譜。此乃公年十八讀書龍城寺事。

朱高安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領江西解。長洲宋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為振靡起衰之式。宋為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見吾子。是太史又不僅文章巨眼矣。

高安撫浙。崇儉奬廉。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燕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為朱公席。道見一婦人盛妝。問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厨下。問誰為夫人。時夫人與安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是浙俗一變。按童通副師槐過庭筆記。載高安撫浙。見署前屠戶妻豔妝倚門。召入署。至廳屏後。指一襤婦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試觀被服

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殺生命養家驕侈乃弱不速改當杖懲於是聞者悚然益相勉以勤儉蓋同一事而傳聞互異也又按袁隨園亦記此事隱其名而大肆訕詆隨園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真不知是何肺肝

楊蓉裳員外芳燦與弟荔裳方伯揆俱有美才工儷體人稱無錫二裳按彭文勤公爲江蘇學政以昔主試時失楊氏兄弟也因以兄女妻揆兄蓉裳初令甘肅屢膺煩劇在伏羌時值回民田五爲亂蓉裳先期募勇招降人登陴共守閱五日夜解圍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罷即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爲書癡而臨變敏決若是故阿文成諸公極器之嗣入貲爲戶部郎旋丁內艱貧不能治喪鬻書辦裝以歸遂不復出世咸笑文士如珠玉組繡不適於實用觀於君何如哉

自北宋范文正公已來士大夫多仿爲義莊 本朝崇尚風義凡以義田義產敬宗收族上聞者歲不下十百家以康祺所聞其一家父子兄弟賡續推衍立法之善尤其後遺澤之長莫如江右新城陳氏陳據高貲已百年自贈光祿大夫凝齋先生道始立義田二千石其諸子金衢嚴道守誠陳州府知府守貽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內閣中書守譽先後增益學田祭田小宗義田至七千石嘉慶二十九年詳具文簿牒於縣府行省以達於部得 旨旌獎時光祿之孫倉場侍郎觀禮部侍

郎用光曾孫工部侍郎希曾均在朝列。具摺入謝。睿皇帝召見而垂詢焉。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用光姪翰林蘭祥。及其他封胡羯末宮曹郎監司取甲乙科者。期功房從中。多至數十人。可謂極盛。余素不談報施之說。而易言福善。書載餘慶。其理則皎然可信。如陳氏者。非其明徵乎。先義行公嘗倡設義莊於慈谿東鄉田舍陳。以贍遠族。孤寡殘廢有恆給。婚嫁喪葬有特佽。訓穉有塾。聚族有祠。祀先有田。掩骼有山。規畫周詳。壹出公手。（詳見康祺所撰先型錄。）惜不肖奔走南北。宦學無成。析薪負荷。遠媿宗袞。記此為法然者久之。

初筆所載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嚴繩孫方被薦。初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為不知者所姍笑。即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時有司奉 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 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中允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 聖主素稔其姓字。 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在職五年。嘗侍宴 保和殿。和 聖製昇平嘉讌詩。稱 旨。特命撤 御前金盤菓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

人中外皆知時論謂旦夕當大用而中允拂袖遽歸此固　聖天子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而難進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聖祖朝魏蔚州李安溪諸公皆以湛深理學渥受　宸眷一時風氣遂不免以緣飾外貌高談性命為投時嚴蓀友在翰林極厭薄之嘗於衆中大聲曰吾一生所見真道學惟睢州湯潛菴先生一人座上莫不咋舌

蒼峴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入翰林以逋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婿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　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糧之獄搢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藹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余已紀之郎潛初筆矣合觀此事想見　國初憲典之嚴聞之戶部友人近年吳中風氣變本加厲蘇松膏腴之壤幾什五不為　朝廷有有官守言責者奈何不援成例以整齊之

康熙十五年冬　天子以閩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靖之　特擢吳興祚

為福建按察使吳公籍山陰時方知無錫縣也無錫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公抵任時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三十餘人公慨然力為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清丈飛詭隱匿弊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公以入官田千餘畝責為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洊臻公為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圈旗公請令箭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以故兵過而民不知其他惠政多類此宜 聖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驟遷憲長也公後撫閩平臺一役厥功尤多前筆所載未詳實政故復筆此

吳督部興祚仕宦四十餘年位一品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屋囊無贏金自兩廣還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饟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見諭德所為公行狀從古天挺偉人樹立勛伐固無不自清操峻節中來也

順治乙未會試榜發 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學命取原卷進御 覽之稱善者數四比 廷試卷進呈 世祖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傅聊城以漸曰卿知此卷為誰傅公謝不知 世祖曰此會元秦鉞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 世祖

大悅。名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

容城孫徵君奇逢。爲湯文正所師事。當明天啓中。周旋東林黨人。以節概聞天下。後日益韜晦。其學宗陽明。而歸本於慎獨。先居五公山。旣渡河。止蘇門。入 本朝。屢卻徵聘。率諸弟子躬耕。習三代之禮。人無賢愚。導以爲善。蓋孟子所謂天民也。近儒確守程朱者。詆先生淵源之不正。大非篤論。

光祿寺少卿楊馝。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汎畢。即興工。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鑱。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笞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舂。公重裘尚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 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謁宛平。 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 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 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名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第一太守

祠。累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公奉天人。隸正黃旗籍。

無錫秦補念參政鉽及其族孫蒼峴諭德松齡同在翰林。時人呼之曰大秦小秦。大秦性方嚴。同館三十餘人。讀書之暇。或聚而嬉。語涉諧謔。率相戒勿令大秦知。

燕下鄉脞錄卷六終

清 鄞陳康祺著

湯文正撫蘇。奏毀上方山五通神廟。世以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嘖嘖。攷同時漢軍郭尚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間。輒數十萬。尚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貌壯麗甲閩中。一日野火自起。燼無寸椽。火熄而檄適至。仁廉剛直之氣。震懾淫昏。公是舉可質文正矣。

湯蕭山初入史館。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游。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為師友。前後大庾戴公。鉛山熊公。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老大人皆嚴憚之。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見梁茝林中丞歸田瑣記。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門。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顯官。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史多傳為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盛京大庫藏弆 列代彝器。已詳初筆矣。富郎中泰云。 太祖 太宗所御之甲。儲

藏陪都者。長如今人一身有半。令今人極長者。立交椅上比試。猶下與地齊也。又先朝所御皮鞾(滿洲語。呼為烏拉)。長尺有二寸。可知 神靈誕生。果有天日河嶽之表。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歸獄沔陽。可謂允矣。(見前卷)項觀山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撫蔣公神道碑。復得安徽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城當賊衝。未有不為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制府既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衆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游為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衆之心俱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賊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為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褊人也。而 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又曰。賊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蕪鳳兩關徵存。一併存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為迹涉張皇。漸生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

靳不與。已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舢板船。陽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賊䑸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惑不知為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賊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賊大至。公知事不可為。草遺疏。向 闕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為家人縛入肩輿。遇賊被害。通甫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洶死有餘辜矣。康祺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累年。巡撫為古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屬相例。當全楚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儲饟。固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為長城。比狂寇突來。又不聞有畫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名文慶。漢軍人。追謚忠愍。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獨至我 朝。一二大憝巨奸。無不及身誅殛。且必宣示罪狀。與衆棄之。此天下所以咸服也。如康熙初年之公爵內大臣鼇拜。則以專權自恣。擅作威福。與內大臣飛揚古有隙。坐以怨望棄市。並殺其子。籍其家。又與蘇克薩哈論事齟齬。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遂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

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蘇納海。與直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
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鼇拜即坐蘇納海撥地遲誤。昌祚等紛更妄奏。均逮治棄市。
又遷怒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令部臣盡削世職。並誣蘇克薩哈懷奸蓄異。應磔死。
聖祖不允。鼇拜攘臂強奏。私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嘗請申禁言官不得陳奏。時
有竊鼇拜馬者。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牧長。又嘗欲文武官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
等結成黨與。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國典。　聖祖遂得降　諭旨
革職籍沒。鼇拜父子拘禁伏辜。康熙中年之總督噶禮。撫山西時。先經御史劉若鼐
疏劾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回奏。得辨釋。復經平遥民郭明奇等。列款
呈請。御史臺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太同諸處虧帑外。入己
銀四十餘萬兩。一指修廟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己。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
贓分潤。一令家人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餽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
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許以貪婪被揭。曲為庇護
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　旨又下噶禮回奏。得消弭。擢任兩江。辛卯科場。與考官
趙晉。通同售賣關節。為巡撫張清恪公訐參。兩　遣大臣審訊。始得實。罷噶禮任。未

原
书
缺
页

853-884

清　鄞陳康祺著

阿文成公云。康熙間。臺灣蠢動。閩省警報（按原作題報。恐誤。）到日。仁聖正率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諭令該部知道。旋報全臺失陷。仍如前諭。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仁聖不答。射畢回宮。始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提鎮。原為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撫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見海虞吳督部熊光伊江筆錄。錄凡五卷。有關於掌故甚多。中有余所未見者。刪節登紀。是條合下六則皆是

阿文成公云。純聖壯年。曾患癤。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可復。孝賢皇后聞知。每夕於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始回宮。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勤置不答。因浼公子文成公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間復以為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為成例。則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尚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為司讞者述之。康祺敬按世宗臨几末命有云。雍正一朝。

凡刑部辦案。比傳重典者。悉令改從舊例。可見　聖君賢相。一德交孚。其猛以濟寛實。萬不得已而為此也。

襄壯公阿里袞。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然隨即廢匿。從不示人。既稔知法和尚之奸。擒斃杖下。此外細故。不苛求一事。京城帖然。前後執金吾。罕有其比。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可漂沒。咸詫為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康祺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為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紿。

康熙間。俄羅斯貢使入京。　仁聖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俄國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俄人雖高大强壯。而兩股用布束縛。舉足不靈。偶出擾民。善撲者從其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侍郎錢樾值　上書房。適某　皇子叱辱諳達麟寧過當。麟已拜參知。侍郎以　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　皇子亟謝過。後侍郎視學江蘇。途次遇學藝處眷船。烜赫逾分。嘗附摺陳奏。絕無瞻顧。

文房佳供。以錫或磁爲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爲筆掭。實筆飲也。倡自梁山舟學士。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染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意。椓錫方二寸餘。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二。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得上潤毛穎。不至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寵之。

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爲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 高宗南巡獻之。 行在拜 賜宮錦四端。沈觀察椒園以賜錦名其堂。梁觀察瑶峯爲之書。沈宗伯歸愚記之。梁少師薌林書以勒石。

錢塘丁處士敬。韜伏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門金石之學。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世所稱鶴亭主人者。雖起家鬻筴。而頗嗜風雅。慕處士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江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雍乾之閒。杭人金冬心。厲樊榭。張畏盧。奚鐵生輩。咸以孤峭奧博著稱。而處士尤爲高絕。

樊榭先生之詩詞。與金農冬心之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髯金瘦厲。

金冬心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輩詩老聞人評詩贊美之語。文

頹詭瑋。無繩幅。而感惓知已。真氣在胸。節錄數段以存逸事。　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按名農祥閉關卻軌。著書比牛腰粗。隔月。舁輭輿過談。亦諳按亦諳杭詩僧禪宿。見予林通塋上作。謂亦諳曰。吾新營生壙。宜乞此子寒瘦詩。向師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　丙戌渡羅刹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耋。忽覩此郎君紫豪一管。能顛狂耶。　讀書吳中。秀水朱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予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乎。吾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　辛丑游揚州。謁秀才前義按名遵王江都人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予景中集。雕本搥壁發顛曰。吾目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　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撫掌曰。予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按秋谷所謂鄰雞殆指漁洋尚書。仍不忘談龍舊隙也。自成孤調。　客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即中條王屋。無處不放膽題詩。學士數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翺翔禁庭。十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鐙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兔園挾策。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綆汲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

華亭張得天尚書。按即文敏公名照。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極類建寧光和筆法。君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 予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游黃山。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君詩凌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原序甚長。未免近於自炫。然冬心高士。所記必無虛詞。亦足見前輩之禮遇孤寒。游揚雅道。非可望之今之據高位席盛名者。噫。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尚書致餽。核公飲數於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饋遺不計也。

曹文正公振鏞。性謹慎。每奏事手捧黃匣。必高於頂。屢典春官。終日危坐。堂皇盡心衡校。朝房侍漏。坐而假寐。默誦經書數十年如一日云。

義烈公納木札勒。伊犁將軍保文端公之父。乾隆間葉爾羌殉烈。至今城門上時現公像。伊犁南門外龍王廟。相傳龍神像似義烈公。或當時軍士愛戴為之也。

比年京官冗雜。內閣六部。多以輸貲得官。即翰林衙門。亦因 點用稍寬散館時。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數。視嘉道年間。不啻倍加。以致翰林之望開坊。部曹中書之望補缺。非別有差使保舉者。幾乎難於河清。一時戲言。遂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詞臣奉 旨在 弘德殿 毓慶宮授讀者。曰 帝師。凡部曹中書充軍機處及總理衙門章京者。以其襄佐 恭邸。按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近年皆以恭親王領班。故曰王佐。若鬼使則出使外洋之員。以西人初入中國。人皆呼為鬼子也。神差指神機營差使。惟滿臣得充之。四者升途較捷。得亦較難。京師多失意濩落之人。慣有此等輕儁口角。識之以見風尚之所趨。

張船山太守。在都沈酣詩酒。豪狂不可羈紲。一時朝士。上至諸王公。識與不識。稱為老船。

烟波釣徒。查翰林。已紀初筆。攷鮚埼亭外集。稱初白編修。先以澤州相國薦起 命直南書房。明年始 賜出身。由庶常授編修。時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初白為老查。聲山為少查。老查少查。與卷六之大秦小秦作對。直天然佳耦也。

吾鄉先進。與修明史者。人知有萬氏父子。季野先生。與兄子九沙太史經。五河太守言。及西溟耳。左教諭

臣黃亦嘗從事祕書並參明史館務詳見謝山先生所作教諭墓幢銘教諭古文有盛名其為人疏散任本色最重名節同縣周節山徵君容明遺民也志行孤貞皎然塵表顧以名高未絕酬應教諭累諷之一日忽詣之曰商容易代受武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不答康祺每誦此語喜其敏妙詼奇為晉宋後雅謔清談所未有尤難於微言諷諫有愛人以德之心宜謝山謂徵君大節不媿遺民而先生不失為諍友並可傳也

江陰楊文定在詞館中蕭然如窮諸生一日 聖祖問李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以公對遂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以檢討任前後均未聞也遷侍講丁艱服滿自河工還朝未補官有 旨令主陝試亦出 特恩雍正間以雲貴總督兼雲撫時於奏牘中言存誠主敬之學 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 兩聖人之褒尚儒臣誠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

湯西崖少宰右曾以詩名世者四十年其懷清堂集未及手編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是集為人賺而有之黃崑圃先生方罷浙撫僑吳中聞之悵惋為追理而仍歸湯氏並鈔副本藏於家初侍郎為掌科視學中州清

介無匹及廻翔槐棘聲名頓減歿後煩叢訾議崑圃先生曰湯侍郎勛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論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詎非後死之媿坐客聞此言皆為扵邑久之

梁鄉林相國詩正為戶部侍郎時值封翁七十壽 高宗諭賜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介祉四大字相國兄韍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 特旨免其散館授編修及相國參大政一日 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 錫以閣部之封踰年辛巳 南巡封翁迎駕扵吳江 上停舟勞問 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賜幣賜餐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封翁既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為 太后祝釐扵淨慈寺 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臺階愛日四大字又賜以白金三百兩為封翁頤養之資 高宗聖孝邁古是歲適遇 慈寧萬壽 俄臺姒幄奉以 時巡故 嘉惠耆臣尤為破格 大君之錫類臣子之顯揚至斯歎觀止已

雍乾朝士主張陸學者二人一臨川侍郎一南昌萬學士承蒼也學士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扵影堂曰不願生兒為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氏先祖知

明刑部侍郎虞愷。光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菴之門。號為碩儒者也。學士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吾邑邵學士先生基。為康雍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匭司。先後侍直　南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公卒。　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中外知交。始歎公貞操不可及。公子檢討鐸早卒。孫洪官至禮部侍郎。克繩祖誥。清恐人知。

尹文端督兩江時。嘗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見袁枚所作公神道碑。按袁文多夸誕一月攝九印恐無是事或數月中曾經徧攝已絕無僅有之奇遇矣阮文達官粵時。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稅務。時公適生孫。因名六印。見弟子記。及梁章鉅浪迹叢談。二公皆青年科第。白首耆英。儒雅風流。功勛赫奕。惟知人善任。用能曆施裕如也。

世多傳孫文定少年。嘗報仇殺人。事迹未著。幾視公為朱家郭解一流人矣。康祺按

陳兆崙所撰公神道碑銘。稱公伯兄楨淦。無故為人所戕。公父不勝忿。手刃其仇吏持之亟。公未弱冠。奔走呼籲。一晝夜行三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讀此知公之孝弟過人。知勇兼備。非貿然以血氣自雄者。按盧抱經作公傳。稱公伯兄為趙氏子所殺。既論抵。寅緣得脫。贈公憤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乘間刃趙氏子死。跳身出。一晝夜行三百里。至會城。別以事與人訟於縣。令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實非公。事遂解。先正事畧亦云然。而他書並有云公仲兄鴻淦殺人。公代承之者。三說不同。其為不反兵之讐則無異議也。

令軍機章京。無以翰詹充補者。乾隆間大庾戴文端公。初授修撰。典湖北試回。奉旨仍直軍機。扶公以舉人應天津召試。欽賜內閣中書。即直樞府。令軍機章京外放後。無入都仍充章京者。乾隆間。新建裘恭勤公行簡。初以舉人中書入直。守寧武平陽數年。以母老請內用。補戶部員外郎。仍直軍機。今大學士無為巡撫者。乾嘉間嵇文恭公撫浙江。朱文正公撫安徽。均已入相。今兩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雍正間吾邑邵學阯中丞。以給事中直　上齋。今部曹無得學政者。同治初偶一簡用。詞臣均以為破例。乾嘉已前。部郎視學。不可指數。風氣遷變。未解何繇。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十六年四月朔日也。翼日。既　命榮親王奠醊矣。越六日。世俗所謂首七之期。　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　卹終典禮之隆。為近世輔臣所罕遇

川陝教匪之役。經畧威勇公額勒登保。扼駐畧陽。以五路帶兵大臣。位望相埒。嘗引嫌上疏。請止舉劾麾下功罪。時裘恭勤公方奉　特旨犒軍。奏謂五路將士。宜咸聽經畧節制。以一事權。並移書川督威勤侯勒保。為陳廉藺相讓之義。兩帥大和。師比有功。世多恭勤論事。中機宜得大體。然亦由威勇威勤。皆名將。故正言易入也。康祺按咸豐間。粵逆初起。永安州之圍。勢可聚殲。烏武壯。向忠武。二公。亦皆名將。積有齟齬。江忠烈在烏幕。調和之苦。甚於恭勤。而向公盛氣未平。故執圍師闕隅之說。撓此事機。迨檻獸逸。而河沙飛。東南不復可收拾。忠武藎臣。至今豈忍責備。或劫數使然歟。

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　行在。　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為逆狀。對甚悉。復言昭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公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幹。環擊殺之。先是在軍諸大臣。劾董失守要隘。　純皇帝徙公之子聯轂等伊犁。至是　赦還。復聯轂舉人原貲。　賜內閣中書。古人詢於芻蕘。　聖天子乃察及俘虜。宜萬里行軍。咸在　日月照臨之下也。

董提督天弼性忠勇貌魁奇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隨征金川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溫福常索之對曰天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後與將軍同殉難志竟不遂然其言壯已

吾鄉甲第南宋以來推史氏第一世所稱史趙豐樓者三家孫支均式微獨史氏入
國朝科名不絕槐棘之間世有令人其尤異者立菴先生大成以順治乙未大魁
天下歷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其從子慎齋先生在甲亦由翰林九遷至禮部侍郎亦未及年而乞休適甲子一周也二公立朝貞亮有信史在不假鄉邦後進之贊歎即此遺榮勇退一端昔二疏父子以同時今二史父子以繼起亦足為高門儀矩矣

荊溪任釣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 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見 世宗皇帝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 恩奬人甚聰明即授檢討 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屢 聖懷賜藥賜醫至於院使無員不出日傳 天語之諄諄越月超謝 特諭繞廊而進再四慰安務自保愛並 命侍臣扶掖以出 憑御座遙望之 高宗登極仍令直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游升卿貳偶遭傾跌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 清問而且官翰詹則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追

乾隆己巳。宗丞棄世久矣。詔舉經學士。聖諭猶舉以為勸。有故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學。敦樸可嘉之褒。嗚呼。兩朝聖人隆禮儒臣。一士之身。成全至此。理學經術。如宗丞亦自無負知遇。然繩樞甕牖之士。有宗丞之學之才。而生不逢時。韜伏堙曖以沒世者。豈少也哉。

順治朝魏柏鄉相國疏糾首輔劉正宗。世祖震怒。以公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久旱。公甫出獄。甘霖大沛。嘉慶朝洪稚存太史以上書成親王朱文正公。妄言時政。謫戍伊犁。明年京師旱。上詣壇祈禱。減軍流罪。不雨。詔赦直言獲罪洪亮吉歸。是日大雨。天人之感應捷矣。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釣臺宗丞族兄也。釣臺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詆為鷹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譟。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

觳觫稽顙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齮

齕公。公廷發其姦。某矯辨。 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 詔立斥罷。公

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 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又漁洋詩翰林科道兩衙門。齊脫貂裘猞猁猻。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此雖戲言。亦足見公風骨矣。

任葵尊通政督學奉天。革生童納金之陋習。 上知之。戲示百官曰。是蛋者乃不識

錢。 天語煌煌。榮於華袞。

武進宿儒鄭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宇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

用。常與當路言民閒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先生囂囂不已。蓋

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

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

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擲筆長歎而瞑。

急舁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慎伯藝舟雙楫。慎伯即往唁之客之一

也。康祺按茲事。奇誕駭聞。爲講學家所弗道。然慎伯非妄言者。且細思其故。儒者讀

書一生。時時以濟人利物爲志。當耄期進德。欲淨理純。其耿耿不昧之精靈。收攝片

時。原可去來自主。此仍聖賢臨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竹汀詹事之家學。其兄子坫。實為嫡傳。坫字獻之。邃經學小學金石之學。篆書尤空絕前後。然在家未嘗學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痼。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翼早。詹事來視病。君尚未寤。見案上篆大驚。呼問病狀。君答曰。兒故無病。夢至石室。見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即少溫云。時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學士方綱。聞是事。索君書歎絕。以為神授。君篆書遂名天下。殆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歟。

査查浦翰林嗣瑮奉使典試粵東。午門宣　旨。恭紀詩云。敢謂　九重親試用。尚煩諸老更廷推。自注。是日　命下。復令九卿公核賢否。殆康熙間故制如此。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方扈從。既至杭州。公乞假游西湖一日。奉　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洵　承平盛事也。見查湄詩鈔。

雍正庚戌科會試。　特命廣額四百名。又會試之前。奉　諭。凡雍正七年。大臣子弟

鄉試失舉者。采中十二名。又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奉 旨每額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蓋名場曠世之 恩也。

查查浦詩集。有恭紀神靈瑞應九章。自注甚詳。皆符瑞志中史料也。別擇登之。 一天臺山民。於雍正七年十一月。見神鳥飛鳴石梯兒溝。各臣民於八年正月。見鳳凰翔集峯頂。 一 景陵碑文初勒時。即有靈芝繞石之瑞。 世宗按原注稱今上 龍興之始。 孝陵蓍英屢見。 一雍正四年。黃河六省俱清。五星聚於奎璧。 一南掌貢象生黎輸丁。西還亦皆臣服。 一四川撫臣奏。七年七月六日。捷為祥雲捧日。山西撫臣奏。十二月。保德州祥雲繞日三環。臨晉縣慶雲屢見。河東督臣奏。十二月。登萊二府祥雲互見。雲貴督臣奏。七月至閏月。有五色雲凡七次見。八月慶雲六次見。九月新嵋營亦疊見。又重建孔聖廟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卿雲見於闕里。 上命親詣文廟設奠。以申感慶。 一七年九月。雲南白崖鄉約等呈報地方少水。本年閏月。平地湧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 一湖州府。有萬繭同功之瑞。按同功繭事詳見前筆。 一磁州民拾遺金四十兩錢三千。悉候原主還之。 一七年冬。奉天將軍奏。小米一斗價三分。豆一斗價一分二釐。十一月。貴州撫臣繪瑞穀圖進呈。一穗三莖。以

至一穗十五六莖者不等。康祺敬按列聖家法。惟知 敬天勤民。從未嘗侈言祥瑞。然雍正初數年之間。卿雲甘醴鳳集河清嘉穀靈芝神鳥瑞繭。凡古來祥符上慶駢集於薄海內外者。至於史不勝書。 三聖繼興。萬葉翬作。太和翔洽。事豈偶然。則亦載筆之士。所未宜闕畧者也。

湘潭周侍郎系英。嘉慶戊辰。以侍讀學士。奉 命直南書房。保薦時。 諭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擬正陪而入侍南齋者不列。侍郎復膺 特簡。且 命之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為人居心。以忠厚為要。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為宜令 阿哥加讀資治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 上是之。

燕下鄉脞錄卷九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

清　鄞陳康祺著

海寧查慎行夏重嗣瑮查浦昆季皆負雋才少以詩文相劘切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為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鴒原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冬心徵士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傔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真庸保都養乃有如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圖文襄公海初為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擢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授鉞果建大勛

文襄公明亮少尚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　東陵道路積潦舁夫憚行公躬行泥淖嚮導舁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竊歎曰吾家

快堉。國家大將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軍營立功。

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京師無兵可調。盈廷震愕。聖祖命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公赴得勝門外教場閱畢。即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置不問。比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眾踴躍無不一當百。勝於節制之師。遂破之。歸而請谿所過租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之眾。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侯驅市人而戰。知此術矣。按魏源聖武記載此事。亦以淮陰為比。而深恐後人之藉口。意甚深遠。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為冠。邊功戰畧。炳喬旗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為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右左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比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即倉猝間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按望氣之說。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尚有傳者否。魏氏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康祺謂是直天生李晟為

社稷耳。豈獨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

川楚用兵。以忠毅公額勒登保為經畧。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齟。直陳不諱。仁宗嘉公不欺。並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後知名臣幕府。未可參佐非人。

阿文成公立功絶域。將材相業。冠絶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砉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輙登薦牘。故人樂為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駡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為用。文成洵神人哉。

國朝武功鑠千古。而將才輩出。亦頗隨地脈為轉移。從龍諸佐。蔚起關外。及康熙平三藩後。則漢臣名將。西北為多。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其子雲翼。提督男爵梁化鳳。及其子浙閩總督鼐。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總兵守乾。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廣東提督殷化行。貴州提督楊天縱。提督副將軍董芳。皆陝西人。雲南提督伯爵趙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巡撫加總督銜宏燮。提督將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予。提督岳昇龍。及弟提督超龍。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提督鍾璜。孫巡撫濬。提督馬際伯。與弟

提督見伯。總兵靚伯。副將顯伯。提督潘青龍與姪孫提督元善。提督韓良輔與子提督勳。總兵師帝賓與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與子總兵經文。又兄弟總兵康泰、康海。總兵圖形紫光閣髙天喜。皆甘肅人。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横。而閩帥繼起。至於粵匪蕩平。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勦捻之役。參以皖將。二百餘年來。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慶中十七省提鎭四川居十之九後惟福建。近年之湖南。所少者。公爵耳。如曾文正左相國。封侯。曾中丞國荃。封伯。李忠壯公臣典。劉京卿錦棠。封子。提督蕭公孚泗。今長江提督黄公翼升。封男。而又有併騎都尉。雲騎尉。爲子男之爵者。數家。蓋楚才獨盛矣。總觀前事。地脉遷變。理或有之。然苟非一二命世大人。提倡忠義。物色英雄。訓練而羈縻之。恐穰吳頗牧之材。沈淪草澤。或反桀驁。爲鄉里患者。豈少也哉。

南城曾撫部燠。今人猶稱爲曾都轉。以公官鹺留揚州最久也。紅橋竹西。賓從文讌之盛。遠踵韓歐劉蘇諸公。近接櫟園漁洋雅雨諸老輩。蓋幾幾乎海内龍門矣。顧其遭際。亦自不可及。公由翰林散館。授户部主事。甫擢員外郎。即蒙 高宗特簡兩淮運使。既洊陟封圻矣。乞養事畢。 仁宗以淮鹺疲憊日甚。 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

兩淮鹽政。公先後涖揚。皆出意表。江山勝區。文翰鉅伯。人地契洽。良有夙緣。

國家人惟求舊。漢臣中繼世入相者。凡七家。常熟蔣氏。桐城張氏。漳浦蔡氏。武進諸城兩劉氏。無錫嵇氏。大庾戴氏。武進大庾皆叔姪。餘則皆父子也。戴可亭相國。世居江蘇甘泉縣。相國祖攜子旅食大庾。始著籍焉。然則七家之中。江南實居其五。可謂人傑地靈。

長興臧壽恭眉卿。烏程嚴可均鐵橋。兩先生者。同籍湖州。同時號通經博學。顧極不相能。楊太守峴。臧先生高席弟子。亦嘗從嚴先生游。一日。太守自長興歸舟泊城外。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嚴也。詰何自。以實對。詫曰。是邨夫子。堪若師乎。它日。太守叩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粗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諷者也。文人相輕。不意經生亦然。

鐵橋少負糧課。跳入京師。用宛平籍。充鄉舉。明年會試。主試者貴人。得其卷。欲魁之。以詩失諧斥。或勸鐵橋詣謝。貴人喜。且慰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鐵橋瞠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鐵橋有一子。初墮地自卜子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吁。何其詭也。

大庾之戴。自文端公父太僕寺少卿第元始。以翰林起家。乾隆乙未。僕少弟可亭相國。子心亨。同成進士。散館皆授編修。戊戌。文端繼之以大魁。除修撰。父子兄弟並在詞垣。而主試督學之差。星軺交馳。絡繹道路。故其時階皆未崇。天下翕然稱西江四戴。

故事。內外大臣。親屬任科道者。對品迴避。嘉慶朝。戴文端公在樞府。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還都。方官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 純廟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時當 訓政。燕翼謀至深遠。見可亭相國才器堪大受。不欲使更滯郎署也。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遘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蕆。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 睿廟以斯事艱鉅。 命戴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 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卿叔父。故文端紀 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 天語到柴門之句。以朝夕夾輔之重臣。 恩予往返四千餘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為史冊紀載所未有。蓋 睿廟極重戴氏叔姪。欲並寄以股肱心膂。其儲參大政之意。已於是乎定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滿相托文定公津。漢相大庾戴公均元。扈灤陽圍甫 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內臣。檢　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定壞金鎖。發盒。得　寶書。遂相偕奉　宣宗即大位。率文武隨　瑞邸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服二相之鎮定。敬按是則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與實錄所紀稍異。

可亭相國清慎愨誠。家　仁宗破格恩。以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冀變積習。而公三督工程。皆獲咎譴。初以監修　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褫宮銜花翎。繼以　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頃。遽致蠹朽。公方由河督起病。坐是遷副都。及公既予告歸。適　寶華峪地宮滲水。被　嚴旨。與英相國和。同逮籍家產。才值萬餘緡。　宣宗意稍解。除名放還。包慎伯撰公墓碑。遂謂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良有深意。康祺以為慎伯之言非也。內務府。即秦漢已後之少府。在周官屬之冢宰。滿漢大學士。均得與聞。儻必防蠭蠆之螫人。聽漏危之旁決。大臣謀國。義不宜然。

三代賢臣。享年最永者。以召公奭為第一。春秋則推遽伯玉。　本朝宰輔。頤耋引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公年九十有五。公長子戶部郎中詩亭。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

依膝下如嬰兒人呼為小菉子。

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以管部王大臣密薦廉能第一 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異數也

乾嘉已前淮綱繁富甲天下視鹺使者驕貴簡出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斥鉅萬額少農勒布官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乃鹺賈結交勢要物聽使者主持公壹不問游客來謁自餽有疏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為揚州開一生面也嘉慶戊辰被議入都鹺賈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紙各鏹十萬公詰何為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又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計大人按臨六載衆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曰我前節官費以為今日地是攫寮案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為岸猾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掊民以益商我負疚滋重況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 聞矣是年秋公故當覲 聖例以珍玩為面貢公閲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京第及至都部議當差熱河不得面無用貢公瀕赴戍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脚價銀六千實已貲也嗚呼處脂不潤如公誠可質古人

矣。按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士人醵貲萬金為賻公一無所受事聞仁宗大嘉許可知自古名臣必於微賤時培養風節百爾君子盍共勉之

吳槐江制軍充軍機章京久。阿文成公甚器之。大學士伯和珅同掌樞府。積不平。嘉慶初政。文成既薨。純廟幸灤陽。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夕。以宣軍機大臣不得。命召章京。唯吳公已上直入對。稱旨。少頃珅至。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以助若。珅謂吳官纔五品。不符體制。按公時官通政司參議。上命加三品卿銜。珅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上曰。此豈殿試耶。珅語塞。乃承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命。而班次乃居公下。珅之奸詐如此。珅之能行其奸詐者。亦僅如此。按傅公森任侍郎久前一日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聖意疑公識度或未勝大用試而後授也

嘉慶丙辰。川楚軍興。賊氛逼荊州。州城岌岌無守禦。漢壽亭侯忽示夢於馬厰。掘獲礮九位。石子十萬斤。奏聞。錫名曰神賜大礮。致荊州大廟。即當日幕府故址。宜祚順佑民。威靈尤赫赫云。

凌曉樓先生曙。嘉慶間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

有與牧豕負薪相彷彿者。先生以一孤童。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為子弟延經義師。先生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先生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為塾師。童子從君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嫥壹。學以大成。先生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似舅。先生愛其顓悟。不忍棄之逐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齒未壯。並成通儒。觀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矣。

包慎伯作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敘述交友。多嘉道閒漢學之儒。頗有埤於纂學案記師承者。為節錄其大略。以貽學子。碑云。子韻少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及子弟季懷（按名世榮）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孟瞻孟開季懷治詩攻毛鄭氏。治易攻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為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又云。子弱冠展側江淮閒。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

鄭氏禮因學而不厭。同邑按謂涇縣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詁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寶應劉寶楠楚楨。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尤長於地理。黟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吳越英儁。畧備於斯。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訓詁者。卒莫如子韻之善。愼伯是作於近時。漢學家數。蓋已什得八九矣。

曾文正公文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

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昌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亠。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以相從學文為事。既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讀此則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按歐陽生名勳。）

漁洋居易錄云。弋陽汪少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迥異常米。問所從出。云是四川。以歲例入貢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康祺按米產鳥尾事太不經。即有此貢。殆亦如燕銜海魚。猨採山蕻物。以罕異見珍。故明代因以進御。然他處不見紀載。（錢唐張雲璈有鷓鴣米詩。亦據漁洋一言。初非實有聞見。）想幸值 聖明。從前

蜀帥。必已抗疏裁罷矣。

無錫楊明府夢槎。乾隆閒。以孝廉令四川酆都。值金川酋逆命。調赴監製礮位。屢有功。癸巳六月。大軍至木果木山。夜半。賊劫礮局。遂擁之去。環叩用礮之法。明府陽教之。而陰詭其製。反裂殪賊無算。賊酋切齒剁其屍如泥。事聞。 詔贈兵備道。 賜祭葬。蔭一子。如其官。嗚呼。烈且智已。

嵇文恭公當國。其相業人共稱之。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比公晚年予告。常膳至不能具兼味。歿未一載。嬾眠胡同第宅。即屬他姓。中外感服。始歎公之清。恐人知。公壻張雲璈詩。有云。老屋區區留不得。而今始識相公貧。蓋紀實云。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 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 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閒。忠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輙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畧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

望。爛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即書之效矣。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三次南巡。由浙回蘇。駕幸洞庭東山。有水東民人。告葑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潮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墩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 諭令查明奏免。康祺敬按聖祖德量同天。六十年中。如此偏恩。豈勝枚數。惟牛守備以末弁前驅。忽邀 清問。在他人當已跼蹐非常。而乃奏對從容。既悉舉夙所諳習之江浙水道地形。復毅然為民請命。其學識殆出儒臣上矣。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 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 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康熙乙酉五次　南巡至蘇州三月十八日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甯蘇州兩處俟回鑾日親加考試越一月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試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　行宮引見各蒙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

常熟翁鐵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余初筆亦述及之唯履園叢話稱即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嗾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為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嚷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為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昆明錢南園通政灃方為御史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營私但查亶望為藩司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所以居心奏入　上是之奪

沉爵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臺閣凜然生風。

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東撫國泰一事。甚有益當時大局。奏言山東吏治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纍纍。請　旨按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其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通政危。及抵境。和已授意國泰彌縫。輒以危言相恫喝。幸劉文清深知其弊。常與通政密商。比到省盤查。則和先揚言不用全數彈兌。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遽起回館舍。通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諸商賈以充數者。因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賈來領。大呼曰。遲來即入官。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復往盤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無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拏交刑部治罪。　高宗嘉之。許為敢言。語云。批龍鱗易。捋虎鬚難。通政是舉。若非　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為珅所搏噬也幾希。

錢南園視湖南學。不通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母

憂。聞訃之日。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齎印交巡撫。次早啟行。大吏已下。追送賻儀。皆拒不受。嗚呼。舉察廉孝者。身範當如是已。

錢南園重入諫垣。按南園以督學湖南時。荊州水災。城圮。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不行查奏。部議革職留任。後復加恩。以主事用。考令甲。革留加恩。應改降留。不應以通副堂官。反降司員六品。再擢。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末年。殆和珅與有力也。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南園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相可否。此定例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趨走多歧。恐生事端。況　內右門。近接　養心殿。不能不與內監習狎。萬有一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請　飭諸大臣。循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高宗覽奏。切責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即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已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屢加究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燕下鄉睉錄卷十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一

清　鄞陳康祺著

本朝狀元。自順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人。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縣。已得六人。蓋順治戊戌孫承恩康熙己未歸允肅庚辰汪繹戊戌汪應銓咸豐丙辰翁同龢同治癸亥翁曾源也。翁氏叔姪八年中兩得大魁。科第之盛。已無比儷。詳初筆所尤奇者。道光丁未。龐文恪公鍾璐。以第三人及第。翁文端弟子也。越庚戌一科。至咸豐壬子。楊太常泗孫。以第二人及第。亦文端弟子也。復越癸丑一科。至丙辰。文端子適為第一人。天干一周。三鼎甲蟬聯鵲起。同在一城。又同承文端公門牆。堂構之遺。衣缽箕裘之緒。談形勝者。謂虞山地脈使然。豈果專藉地脈歟。按三君在朝並以文章政術見稱益見文端遺澤之遠。

鎮洋制府撫河南。乾隆五十二年。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制府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　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兩湖總督。昔汲長孺之發倉。猶待矯詔。且所發粟數。史亦無徵。制府此舉。固由仰體　聖慈。其識量。亦不愧封疆矣。

錢梅谿泳履園叢話。耆舊一門。載畢秋帆督兩湖時。值公相和珅年四十。自宰相已下。皆有幣帛賀之。惟秋帆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梅谿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秋帆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梅谿畢氏客。固宜諱莫如深。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

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粵賊方由江西回竄田家鎮。師潰。省城戒嚴。時咸豐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巡撫崇綸懼欲逃。揚言督兵營城外。公策馬往詰。則曰。饟絀兵單。城豈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語。此時吾輩。舍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八字外。豈有他策。撫臣曰。公欲死節。博美名耳。軍興。疆臣多併節。吾二人頭顱儻再落幺麼手。如國體何。公忿不能遏。拔佩刀斫几上曰。誰再言出城者。汙吾刃。撫臣齒戰。面土色。惕惕然驚。不復能正視。公嬰城固守數十日。竟擊退劇賊。城賴以完。撫臣則大憾。所籌畫悉反公所為。檄饟徵兵。百計齮齕。十一月。公遵 旨督兵攻黃州賊。少有斬獲。明年正月。移駐堵城。（距城十里）五賊縱火焚營壘。士卒驚潰。公遂被害。公雖以同舟非人。賜恤淪沒。而建祠 錫謚。卹典崇優。彼撫臣者。旋奉 嚴旨逮問。徒

以畏罪自盡。倖免秋官失律之誅。亦足見 聖朝之彰癉矣。士君子讀聖賢書。食君父祿。時變倉卒。匡濟無功。堂堂七尺之軀。奈何不以馬革裹之。而幾使歐刀飲血哉。咸豐間。髮捻縱橫。英夷內擾。侍郎某某輩。屢駕鋒軺。囊槖充牣。遂託詞養親乞退。計將為多牛翁老矣。轉徙兵間。生事日迫。而同治初元。劇寇以次削平。還顧堂上衰病無恙。則又款段入都。疏稱大亂初已。時事艱難。臣受恩最深。臣親尚康健。不敢不出云云。朝士詫異。有改成語以譏之者曰。世亂見孝子。家貧出忠臣。夫仕宦儇巧之習。後生輕薄之談。不足污吾筆。姑錄其事。為進退失據者戒也。諱其姓名。存忠厚也

近數十年。 殿廷考試。專尚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以致空疏淺陋。競列清班。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而讀卷諸公。評騭楷法。又苛求之點畫之間。有一字古體帖體。依說文篆隸。而不合時式者。即工楷亦置下等。康祺偶見厰肆。有乾嘉年間殿試策。不爾也。朱侍講逌然。云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時。不爾也。此風不知開自何時。後詢之童少宰華。云 宣宗初登極。以每日披覽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高可數尺。雖窮日夜之力。未能徧閱。若竟不置目。恐啟欺蒙嘗試之弊。嘗問之曹文正公振鏞。公曰。 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譌誤者。用朱筆抹出。發出

後臣下傳觀知　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上可其言。從之。於是一時廷臣承望風旨。以為奏摺且然。何況士子試卷。而變本加厲。遂至一畫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評第妍媸。以　朝廷掄才大典。效賤工巧匠雕鏤組織者之程材。而士子舉筆偶差。關繫畢生榮辱。末學濫進。豪傑灰心。波靡若斯。雖堯舜皋夔之聖賢。豈能逆料。與文正晚年。頗以為悔。故少宰獲聞之。康祺嘗謂今日科舉望其得士。必自殿廷考試用謄錄始。試質之有心者。

李敏達公衛。為浙江總督時。疏言鄞縣大嵩港。灌民田數萬畝。日久淤淺。且無支河蓄水。請疏通大嵩港。於港口建壩。分濬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築土塘並石閘六。又鎮海之靈巖太邱二鄉。有浦口通流入海。閘已圮廢。應築塘修閘。以資蓄洩。並從之。吾郡僻處海東。距省會四百餘里。大吏耳目所不及。寇亂已前。凡捐輸抽釐之事。則以為商賈輻輳。土壤膏沃。所以擾民者無不至。而農田水利。及守土長吏之貪廉。大府無過而問者。敏達雖恃氣驕倨。不純用儒術。而澤及海隅。蓋猶封疆中之佼佼者。

前卷紀和珅為伍彌泰外孫。蓋滿洲人多云然。而吳督部熊光。亦著之筆錄者也。康

祺謂伍公與和珅先後入相。或是珅繼母之父。苦無確證。頃觀包慎伯中衢一勺郭君傳云。嘉公諱為河庫道大學士忠襄伯和珅。珅其外孫也。珅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饮助。嘉公資以白金五十兩。君方為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為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數。珅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嘉公怒詈遣之。珅遂私出都。詣嘉公。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語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即日為我遣之。君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為天下窮黎乞命。既為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珅以戶部尚書。為軍機大臣。扈　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為贓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從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後卒如君言。嘉公後官漕運總督。觀此。則珅實有兩外祖。且皆早識珅奸矣。郭君名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　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遇事諮決。倚為安危。蓋

振奇士也。

傳又記郭君治老壩工一事。其卓識廉操。尤播人口。當嘉公擢總漕時。開郭君吏缺。為上咨淮揚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乞君襄其事。郭既咨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僨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卧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陽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恇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廟。排闥敦延。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即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為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為少。五十日不為速。過此恐干 聖怒。罪且不測。君曰。山東匪勢披猖。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 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即辭事。吳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洪福莊。距工咫尺。宜

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即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共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日。欽使乃至浦。君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衆怒。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二十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以十五萬與衆工員共之。尚以為少耶。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康祺按老壩工一役。吳公之信任君。不可謂不專且篤也。功成入告。何未聞端牘薦賢耶。豐工一議。吏役弁兵。衆口交譖。意中事也。河督亦怫然何為者耶。然則治河之事可知已。顧才如郭君。設稍假以尺寸之柄。前明潘季馴。 本朝靳文襄。何足多耶。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按以字行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游壽州。晤亳人梁巘。始究古法。至江甯。為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覩梅氏所弆藏祕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篤志臨摹。日嘗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顧知者猶罕也。一日訪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張皐文編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編修遂篆學。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

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荒寺。修撰即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
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廿首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
及見山人書。即鳩匠斲其額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
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既交兩太史。遂輾轉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鎮洋畢
尚書相周旋。奉手而絕藝傳矣。物登明堂。喬喬皇皇士。貞不世才。豈不賴二三名公。
出氣力以提挈之哉。

鄧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以祝 釐入都。强山人同往。
山人獨戴草笠。靸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
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
望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 國朝第
一。諸公大驚。為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顧諸公共成其
志。乃率諸公送之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尚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署。裘馬都
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乃為置田宅。為終老計。而觴山人
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為減色。四座慚沮。當山人初入都。都

中作篆分者咸以畢谿學士為宗師。山人獨不肯一謁。遂蒙詆娸。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吳江陸朗夫中丞。官運河道時。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公嚴禁諸官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處良奸莫辨。議閉門。公曰。賊未至。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洞開重闉。身坐其間。稽察容納。民心以安。未幾而 天兵殲賊。人皆重公鎮靜有方略。預識為封疆大器云。

陸中丞撫湖南。最饒政績。勞悴卒官。其初涖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被其澤者。揮涕誦之。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稱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追古人。餘事通壬遁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錢嶼沙琦。屬課與分校不。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官六卿。蒙陰獄逸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交。為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簷間。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入

池。遂擒之。因蓋立水中央。手縈衆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 恩錫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得與。庶吉士亦得與。自次年辛未後元旦。多停止筵宴。於是曾與斯盛者。益自幸榮遇躬膺。獲飽飫 堯尊舜卣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例舉鄉闈。海內重赴鹿鳴宴者四人。廣東馮潛齋太史成修。湖北陳雲仲太史中龍。江西李西華侍郎友棠。浙江馮孟亭侍御浩。自來重宴鹿鳴。從未有在一朝紀元之中者。以乾隆元年舉人。與乾隆六十年舉人同宴。而四人者。又皆嘗捷南宮。陟詞苑。潛齋己未。陳壬戌。李乙丑。孟亭戊辰。潛齋最長。是年已幾百歲矣。場屋美談 朝廊鴻慶。曠不易逢。

桐鄉馮少司寇景夏。藩江左時。屆雍正壬子科秋試。總理場務。見貢院地勢卑溼。捐俸三百金。於各號舍加厚板一塊鋪地。以防雨水灌浸。後遂相沿為例。越二紀。少寇孫孟亭浩典試江南。猶賦詩追紀之。馮氏子孫。累世貴顯。康祺按此雖小事。非熱腸者不肯為。況一舉而惠及萬夫。政不得云煦仁孑義也。

雍正五年。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 世廟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 訓之日。 特賜

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五品微員。初起廢籍。仰膺　特達至此。中材以上。蔑不奮興矣。

三藩未變以前。　仁皇帝偶思營建。時李文勤相國。方掌邦計。　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幾。吳逆事起。　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　上詰以前語。公正色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　上領之。仰見　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皋夔旦奭不遠。（或曰馬文穆公齊事。考文穆康熙八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戶部曹郎。安得於三逆未變之前。先有奏對。誤。）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鮮兄弟。至於啜泣。座中有鬩牆者。為之悔感。愚山實儒者。其道學轉為詞章掩耳。

鄧宗伯鍾岳。以雍正初。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册籍書祖可法名。鄧詢之。則前明史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州。寄孥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因家焉。鄧為錄之邑庠。此與初筆所紀。湖北學政凌如煥。取明臣楊漣元孫充拔貢。部議降級。蒙世宗寬免一事。蓋不啻重規疊矩云。

乾隆五十三年。臺匪林爽文平。　純廟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

問少空奏云阿桂能指撝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 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未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為金川參贊福康安尚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為干城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 聖天子於臣僚分量洞若掌紋宜授鉞專征無不膺功迅奏也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 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大儒為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其撓衆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壓閘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

才豈獨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己過。震无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乾隆朝。回疆奠平。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阿文成言。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及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贊大臣武公隆阿。因重進此說。上遂命直督那公。馳往密議。始以除夕。擒張逆於鐵蓋山。蓋犬羊之性。驟未可以冠帶治之。文成之慮遠矣。

魏文毅公嘗侍直　中和殿。泛論史鑒。　世祖偶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矣。　世祖頷之。

紀河間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為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　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挽臣為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矣。　上悅然曰。然則朕為　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興獄矣。　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

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為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 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稱其對揚之敏妙。第聞文恪直南書房時。嘗攜金豆滿荷囊。如 上問某書。近侍以告。則酬以一金豆。即抽某書涉獵之。偶 天語垂問。無不能對大意者。以是益蒙 嘉賞。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貴盛後。頗通賓客。或謂士奇樸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可得贓狀。一日 上問之。對曰。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多有餽遺。其實 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 恩遇中來也。 上微笑。置不問。康祺按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游長安街。遭辰遇時。平陟通顯。 仁皇帝數十年之矜全培護。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權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為身家富貴之計。依恃 寬大。巧言自文。不以墨敗。幸也。視世之五諫從諷。片語迴天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 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 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 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

風者十有餘年。

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上言臣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汲黯自請為郎故事。乞辭新命而領舊秩。　聖祖鑒其無欺。乃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一時百僚震慴。綱紀肅然。人以公為不負所言。克舉其職

自有制藝來。無以舊作時文受主知者。長洲韓文懿炎。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　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注。　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　召至弘德殿。　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尚有三十二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康祺按公學問經術。蔚然儒宗。其出處咸有軌法。原不獨以制藝見長。而以是渥受　恩榮。正足為潛心舉業者勸。益可見　右文天子。曲藝旁通。即時文小道。亦莫不洞知奥窔也。

聖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蘇巡撫宋尚書犖。居官安靜。深得大臣之體。　手詔褒美。恩誼甚洽。公面奏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賜石湖二字。後世傳為美談。孝宗偏安主。我皇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不及成大。遭逢之盛。自謂過之。臣家有别業在

城西陂。乙　賜書西陂二字。　上許之。時直幄諸臣見　上顏色藹霽。競進求書。公
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臣。　上大笑。走筆書西陂二大字。立時　頒賜。明良
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還。所未有也。
康熙朝。召試鴻博之次日。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
忽問媧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也。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
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列上卷。　聖學淵博如此。　聖心復詳盡如此。昔陶士行
云。大禹惜寸陰。我輩宜惜分陰。科目庠序之士。幸生　聖朝。其無自愒矣。
太宗嘗與羣臣論邊事。當以呂尚為法。忠勇公石廷柱對曰。呂尚能專制閫外生殺。
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之比肩對簿。其何以
堪。大臣以其言過戇。請議處。　上特寬宥。
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漢大臣與宴者。以嵇文恭公領班。公年八十。與　高宗同
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口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許為知禮。因代
定八月十五日。　遣侍衛為之稱觴。時以為榮遇云。

高陽李尚書鴻藻。咸豐間以編修視河南學。按試未周。奉 特旨召還。授 穆宗毅皇帝讀。 毅皇帝登極後。 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尚書為甘盤舊學。兩宮眷倚尤專。並已令參機務矣。同治五年。丁太夫人艱。 懿旨開戶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 弘德殿及軍機行走。尚書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尚書文文忠公為之代奏。同時授 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徐尚書桐。翁侍郎同龢。亦代為乞恩。卒邀 俞允。至光緒年。高陽已官正卿。遘本生太夫人終堂之戚。以本房主喪無人。具呈禮部。請守制三年。亦經禮部議准。尚書之為人子。可謂守經盡禮。不愧儒臣。

燕下鄉睉錄卷十一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二

清　鄞陳康祺著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即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間。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卧草土。卻弗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覯也。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曾文正剏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為多龍鮑虎。

狀元雖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已來。凡廷試掄元。鮮有不洊躋華顯者。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殆由數奇。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

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歸。咸豐朝。起廢員。仍 賞主事。命來京。六也。散秩浮湛。垂垂老矣。名場顯晦。各有前因。修撰卿望頗隆。蹭蹬終身。義可無悶。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趾諸國刼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 上韙之。

福文襄屢出籌邊。功在 社稷。其生平所受 恩寵。亦復空前曠後。冠絕百僚。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 賞嘉勇巴圖魯。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為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 封三等嘉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旋 御紫光閣飲至。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 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 詔以為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 封一等嘉義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臺灣平。 賜金黃帶。紫韁。金黃辮珊瑚朝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

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　詔以為將軍。疊克賊寨奏入。　御製誌喜詩。書箑以　賜。佐以　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酋懼乞降。　詔許班師。晉大學士。　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　上復親為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功。異數七也。尋　賞一等輕車都尉。　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　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　旨命督師進勦。未帀月。立解三圍。　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毀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異數十也。吳半生降。　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　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　賞　晉公父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公薨。　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　特建專祠。以特致祭。其父傳恆。　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喪入城。　親往賜奠。　御製詩哭之。配饗　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　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十三也。其他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瑋寶之錫。　雲漢綸綍之褒。為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世臣。叨被至此。　本朝

第一人也。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公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業。不以隆隆赫赫為名。高其行誼。文章海內。識與不識。推為正人。無異喙。仁宗知公深。故在內。則長成均。直上齋。洊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不外文學侍從之任。公為大司成。選刊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為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為己為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力辨乎豪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為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偽。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

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為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恉不出乎此。　宣宗在青宮。公盡忱啟迪。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三年。　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然則公之輔翼　聖聰。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上與伊傅比燬矣。相業黯澹。何足議之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洋洋　聖謨也。康祺少時。好發奇論。嘗謂今之僧道。可編為土兵。縣留一寺。額設若干人。半月誦經。半月習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產為養贍之資。才足馭百人千人者。別異其名目。或許酒肉。或許婚娶。有事則老弱留守。壯者聽調出軍。有功。許蓄髮出籍為武弁。人咸詭之。既又曰。僧尼宜因田設額。仍其舊

產縣留二所。以別男女。非鰥寡孤獨喑聾跛躄者。不得濫給度牒。人亦以為不能行。
敬繹 聖制。蓋亦借紺宇紅牆。為安置窮民之藪澤。芻蕘之言。似後一說。猶堪備采也。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為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祺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鍥薄。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 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張稷若先生云。强記之法。每讀一書。遇意所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輒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

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自富。康祺按他書記此法。黏壁之後。尚有分為二笥者。一虛一實。今日探左笥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笥。明日探右笥亦然。其功尤為精密。余性嗜古書。記性最劣。偶有譔述。輒須尋檢。率爾下筆。難免舛譌。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汎覽健忘。致成朽腹。後生志古。尚其鑒諸。

今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駔儈。且用之矣。此物興於 國初。珍貴逾珠玉。康熙癸未。賜少宗伯孫岳頒晶鏡。時蔣文肅以庶常值 內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 上亦賜之。當世以為殊榮。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按此語。儇巧不足錄。藉以紀大挑緣始。及當時銓補章程耳。

蔣文肅官庶常。即蒙 聖祖賜第西華門右。 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 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 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 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壬子。 賜人參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

恩遇。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自勝國。典在有司。歷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閱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綈錦。尊藏於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令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識次第甲乙。又以明諸帝王冊。今貯工部外庫。慮其散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 親灑宸翰。勒石前榮。以示永久。蓋 纘承帝統。嘉惠前朝。 聖人之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像軸數。法祭酒式善陶廬雜錄。嘗紀之云。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伏羲氏像一。帝堯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太宗像一。真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甯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真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甯宗后像一。明孝

慈高皇后像一。凡冊十五。歷代帝王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宋甯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二。聖君賢臣像一冊。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葉。宋朝帝像一冊。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冊。自太祖起。至甯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冊。自宣祖后起。至甯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冊。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係。無標題。元后妃太子像一冊。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冊。上冊。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冊。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冊。孔子世家像一冊。至聖先賢像一冊。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冊。皆藏於 殿中。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 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此為向來緬王所無之事。故雲貴總督。代為奏進。

黃岡曹學士本榮。為 國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嘗應 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

平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優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禎。殁於京師。學士為之治喪。譚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為賦古人交行。學士既卒。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清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為不可易。康祺於道學家言。了無所得。亦不知程朱陸王之所以異同。如學士者。其視箕子果何如。視魯齋先生又何如。徵君所言。無能別其然否。惟觀學士之事　君待友。皭然不欺。為詞臣菜食布袍。求盡職業。恐即此便是道學。不必高語商周宋元。定與古人鼎足也。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樾陳慶鏞齊聲。號稱三直。（見前筆）又從倭文端唐確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學之統。其經術考据。則與曾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君相切劘。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異人也。粵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按獨秀峯題壁詩。訛毀觀察甚烈。康祺偏考他書。非事實也。且題壁詩本淺俗。不知世人何故傳誦。）張忠武公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觀察獨謂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卒為名

將蓋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按收降張忠武事諸説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銅山制府馮氏桂芬李氏元度集屬之勞文毅公朱後以道員游吾浙浙撫王有齡騃不知兵假籌饟名恣苛斂觀察每有言嫌其迂闊賊既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饟舉人伊樂堯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炳若日星而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饋粟一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所至百廢具舉棱棱有風骨既以母老乞病歸 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逆漸肆而林文忠公道卒 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詔以 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奧賊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共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公疾革以關防送文忠而遺表薦烏向可任其後三公皆歿身軍事粵逆奔突徧天下征討十餘載靡饟萬萬逆氛始洗盪無遺公殆見洪楊初起勢剽悍驍劇不易摧思得當鄭重一戰豈懦帥畏事比哉

海昌三異者安陽許侍郎三禮宰海甯時浙人傳為瑞應者也時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輿論美之故云然侍郎作今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趙清獻

故事。剏立書院。延棃州先生主皐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親受先生易學。稱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請定武臣守制之例。還理少。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自庶僚至卿貳。每歲必貽書棃洲問學。欿然也。康祺按侍郎少執業於孫徵君。他日有編夏峯南雷學案者。當兩收之。

南雷講學吾州。相從問學者。以吾宗為最夥。而怡庭編修錫瑕。其衛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文敏公。將特薦寄之以詩。從臾就道。南雷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文敏以編修為黃氏高業。屬其敦勸出山。編修驚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三往辭。文敏乃止。編修論格物之學。於師門不甚合。然棃州屈指門下。必首推其篤行。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尚游弋海上。上聞。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文武之譖。疏參忠毅逗留。捏報斬獲 諭密詢浙撫清安泰公。賴公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情形之難。 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 天聽。

仁和柴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也。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

迎棺歸葬。躬自負土成卯。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為之萎絕。里中有避父荅出亡者。先生過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荅非苦。我無父荅乃苦耳。為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為孝子。偷兒夜入先生室。覺其為鄰人也。默不言。掊摭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為吾禦寒耶。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予之。及素上銅器一二具。令持出。其人嗚咽去。入 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饟。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年。 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 詔。固辭。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幸無錫秦文恭公家寄暢園。秦氏子姓迎 鑾者。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餘歲。皆近房也。漢碑云。國有仁澤。民多世壽。信夫。

雍正中。太常寺卿吳隆元奏修 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語。 上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 壇廟大典。襄事者可不慎諸。

天台齊侍郎。敏悟强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

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册。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册詢之。探喉而出。不訛一字。

桐城諸生潘天成錫疇。世稱潘孝子。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一簣鼓。大聲為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天成論學祖姚江。又從荊溪湯之錡。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歷算。狷潔長貧。老以餓死。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為正宗矣。其裁成而引掖之者。實賴吾鄉一二先喆。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為古文。輒工。季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氏所雕九經解三過。為文益峻潔。西溟編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揚於衆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吳徵君農祥。學長於史。兼工詞賦。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蓋生有宿根云。按徵君與吳任臣。生同里閈。年少皆博綜。時人呼為虎林二吳。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

夫人驚絶。侍講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

山舟侍講書名壓一代。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臺灣開於鄭芝龍。順治初。其子成功。復往據之。時出沒江海為大患。厦門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見者莫能測。後鄭氏為姚尚書啟聖所殄滅。乃知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酉。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起海上。尚書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公適為閩督。遂平臺灣。執鄭克塽以歸。此謠讖之有驗者。然亦我 聖清之威德震鑠。師武臣力。有以應之。

會稽姚尚書平定臺灣。袁枚作公神道碑。謂大功為施琅所攘。謝山鹿洲亦云然。康祺按之官書及他紀載。知枚言不甚有徵。顧尚書長子儀。亦英物也。儀雄偉。與公肖。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閩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游擢開封府知府。 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雲南總兵。 本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按儀著有畏軒遺集。

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為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義對。時

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予告。陛辭。 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甫進宮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黎侍御吉雲。以翰林入臺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窺津門海口。侍御獨上疏。言島夷不可縱。和議不足恃。條用兵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咸豐改元。廣西軍事急。御史方家居。忽辦裝詣京師補官。劾湖廣總督程矞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為天下患。已而賊果圍長沙。破武漢。連陷江南。躪及畿輔。都城戒嚴。侍御奉 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謬諾之。督責益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愬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朝。以恇擾降。時論惜之。康祺謂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其詞。第被 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粵匪之變。所以狼奔鼠竄。天下無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誤之也。嗚呼。粵匪平矣。明日顧可恃哉。

貴筑黃觀察輔辰。官考功郎時。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屢忤尚書恩桂。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鐫石以贈。觀察少奇困。嘗屑糠和麥焚為粥。又不給。則就鄰生擷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充然。不廢學。蓋所蘊實深。不第以

風骨標異者。

嘉慶二十三年　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懽騰。爭造冊送戶部。安徽民欠三百萬。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公紹鏞。閱冊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姚公祖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為覈減。屬吏震公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洶洶。將上聞。姚先奏。以為官吏欺侵。造冊不實。請展限覈減　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冊上。大哉　王言。古稱蕩蕩如天。何以加焉。

燕下鄉脞錄卷十二終

清 鄞陳康祺著

聖祖皇帝八歲。 世祖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崩逝。當時呼搶哭踊。盡禮盡哀。
聖孝純誠。已為薄海傳誦。比康熙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違豫。 上躬侍寢榻。廢
餐輟寐。衣不解帶者至一月餘。復自宮中步禱 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太常宣
讀之際。涕泗交頤。文武從官靡不感泣。以上略見前筆。既遭 慈寧大喪。三日以內。悲號無
間。饘粥水漿不入於口。居廬席地。毀瘠過甚。至於昏暈嘔血。 梓宮啟攢之夕。攀輴
不勝。左右大臣固請升輦。 上堅不就駕。斷去車靷。慟哭步送。刻無絕聲。每舁校更
番。輒長跪伏泣。直至郊園。 殯宮顏悴足疲。悽感衢陌。又傳 旨。回宮之日。仍居幕
次乾清門外。並定志服三年喪。不忍以日易月。經王大臣等屢疏。乞既葬除服。祗行
心喪。臺省諸臣引經据古。切諫過中。太學諸生。咸以節哀順禮為請。 上骨立長號。
勉釋衰絰。而有觸輒痛。憂瘁慘損之容。閱三年不改。 聖祖之至德純孝。洵虞舜後
一人。已詳見崑山徐尚書憺園集。尚書蓋其時襄理喪儀者。
乾隆辛卯進士李惺。以錢唐令起家。洊升順慶守。告養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鬢彭彭。

華采熠鑠陛辭曰。上甚賞歎令赴政事堂共觀之同時以為異遇見陳太僕兆崙
紫竹山房詩。榮哉此髯真可謂絕倫超羣矣。

前卷紀朝鮮士人私謚翁覃谿為文達以為藝林佳話。茲誦張石洲月齋集。為朝鮮
貢使題畫詩。知貢使之師金正喜。前充貢使時慕 中朝儀徵相公之學別署阮堂
阮堂為彼國通儒性喜古籍朱氏算學啟蒙中國久軼阮堂於其國得之攜以來京。
展轉入儀徵手爰屬羅君次球校算付梓。道光朝士多與阮堂師弟納交石洲亦嘗
以儀徵所著詩書古訓及自撰亭林年譜郵贈詩中所云。敬以老阮書用慰阮堂情。
是也。近賢自蘇齋而後。江號鄭堂李字鄦齋各自明其辯香所在不圖此俗沿及東
瀛。

平定張石州穆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己亥。應順天鄉試。攜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
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瀝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曰。
是中便便經笥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摭筆囊中片紙有字一行誣曰。此懷挾
也。送刑部。讞白其枉然竟坐擯斥。石州淵博無涯涘。世以東京崔蔡目之。微眚見黜
固由賦命之奇。然亦太使氣已。

羅壯節公遵殿撫吾浙。坐席未暖。遽為狂寇所乘。省城被陷。公以身殉。婦稱相隨盡節。吾浙人猶以公短將略訾之。康祺竊謂公循吏也。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績。官湖北時。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籌畫儲胥。文忠倚為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亮節清風。為近代疆臣所未有。以視後此失守之巡撫。擁貲百萬。貪虐昏愚。徹衢嚴之門戶。塞明越之咽喉。象齒焚身。禍延南紀。其汙廉仁暴。豈復可同日語歟。

張石州跋漁洋草稿內一札云。佐計部七年。無所短長。徒以區區冰蘗之操。受知九重。擢總臺憲。石州謂與漁洋年譜所稱。時捐納方開。多相緣為奸利。山人一無所豫。戒司官。凡捐納事。勿以一呈一稿至前。在戶部七年。皭然如白圭。振鷺舉朝。皆能誦之云云。如出一吻。康祺按今部寺堂上官。遇事不概心者。必別摺陳奏。始免會同畫押。漁洋當時即以開捐為非。而身為少農七年之久。凡涉捐務。竟能不置一詞。不畫一諾。亦可見 國初令甲之寬。公卿中力持清議者。居然得行其志也。

本朝定制。凡以尚書協辦大學士者。不開尚書缺。既大拜。或仍預部務。則曰管理某部。不復繫尚書原銜。亦有以大學士尚書管理順天府者。曰兼尹。兼尹一職。較管部

尤繁宂易招過差。未久輒更代。惴惴以無事為福。獨華陽卓文端公。自憲長汔登揆席。充兼尹者幾二十年。羣僚肅然。百廢具舉。無纖毫干吏議。人以為難。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沾濡。攝衣而行。侍衛輩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沾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耳。自是八旗臣民無敢以褕衣華服從事者。

乾清宮敬藏 太宗實錄中。有戰圖八冊。乃 盛京舊本。 高宗以尊藏之帙。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 命依式重摹二本。以一本藏上書房。一本恭送 盛京藏弆。示不忘 先朝桓烈之勳也。

本朝八旗勁兵。善以少擊衆。蓋 家法也。 太祖以十三甲破尼堪外蘭。薩爾滸之戰。 太宗以三十精騎。敗明兵四十萬。載在琅書。千古無對矣。頃讀開國方略。 太祖丙戌四月。破哲陳部諸路兵於界藩南山。乃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衆。尤為 神武邁倫。四人者。 太祖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也。

江南人文甲天下。每鄉試合江甯江蘇安徽三布政司所屬士子。恒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唱名授卷。竭一晝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擁擠顛仆者。林文忠公為監臨。創設

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世謂文忠當官。無一事不盡心。故無一事無良法。誠然。

河工為　國家漏卮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東河總督。奏言稽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遂將南北十五廳各垛逐查。有弊者察治。所屬懍然。裁省度支無算。得　旨。向來河臣從未有如此精核者。

林文忠公以粵事議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公。微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盡其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若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按前卷紀沈文肅公困守廣信。卒完危局。並述及林夫人內助之功。文肅。文忠快壻也。然則文肅夫人微特大義素聞。抑非是毋不生是女已。

乾隆中。大庾戴第元少詹請增　至聖誕辰祭祀。　高宗諭曰。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自有常制。援据禮經。實不同於尋常廟祀。戴第元乃欲於彝典之外。輕增一祀。轉為褻越。不足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原摺發還。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十九年。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尚育咨達閩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船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時撫閩使者。為吳文節公文鎔。疏聞。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如所請行。並允令陪臣子弟。隨同貢使入監讀書。按琉球臣服大朝。最稱恭順。在我國家八荒亭毒。原望其承庥衍緒。永為瀛海維屏也。

中興名將帥。世隸旗籍者。必首數塔忠武。及今將軍都興阿公。天下無異詞。其驍果任戰。疊樹大勳。與兵事相始終。尤以忠勇。公多隆阿。為八旗勁旅中功第一。顧世猶謂公突將耳。乃其料敵審機。出奇不測。雖韓淮陰。魏武帝。不復過之。咸豐八年冬。公偕提督鮑超。禦安慶援賊。一日。賊犯鮑軍。急來請援。公辭不赴。特張樂宴諸將。酣呼達旦。賊偵知無備。遂舍霆營。乘夜來襲。公預伏兵要隘。賊至大敗之。十一年七月。賊由英霍趨太湖。連營數十里。公命佯敗。以誘之。稱病甚。不能督軍。賊至。偃旗息鼓。閉關不出。賊大詈。如弗聞也者。如是數日夕。賊終疑之。尋獲我間諜。謂公實大病。遂來

犯。公預伏二十營於左右路。賊至夾擊。皆棄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擊。捷報日聞。一夕。公登轈車遠眺。曰賊衆十倍我。連戰皆挫。今知吾所在。夜必來刼營。乃潛徙其軍。賊夜至。得空營。大驚。自相踐藉。死無數。引去。安慶之克。公功最多。蓋天授將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

多忠勇公治軍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賞健士。恤傷亡。官文忠公知公貧。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馳卒追取為戰士購征袍。方公盩厔受創時。 上發內府珍藥。敕治。並 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忠勇無家。其子絮衣葛屨。寄食親串將軍資以行裝。始得上道。忠勇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確非虛語。

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兗生平以氣節自高。與曾文正公為密友。卒殉咸豐三年廬州之難。官編修時。分校禮闈。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分試十八人。皆其門下士也。十七人者爭覓公子卷。冀得一當。獨憚太守方正。卷適在太守房。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情告。太守亟加批抹焉。穆相無如何也。

徐司寇被議放歸。欲延潘次耕於家。而亭林書尺之。其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

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讀此知當日崑山兄弟，鄉居怙勢，招致賓游，蘭艾梟鸞，雜然並進，其氣燄實不可近。故亭林痛嫉之也。

李學士中簡，值 上書房最久。 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秋， 上偶以鳩喚雨命題，試 內庭諸翰林學士，詩最先成，中一聯云：「徑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即小喻大，時皆稱其得體。

汪容甫少狂放，肆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出。孫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為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太史晉芳、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眾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詼諧皆此類。

稚存太史、容甫明經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倨，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

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頷頷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愳。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獲挽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甫為誕率。然今日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蓋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蕭山湯文端相國金釗。每遇奏事日前一夕。宿澄懷園。必靜數更籌。頻問晷刻。偶假寐。輒懼然起坐。自咎失時。其小節必謹如此。

萬古愁曲子。沈鬱詭瓌。於自古聖賢君相。信筆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明遺民歸莊元恭所作。魏叔子。元恭壽序及之。沈繹堂詹事荃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歌以侑食。黍離麥秀之歌。乃獲播於　與朝之鍾呂。亦異事也。按元恭與亭林齊名。即前筆所稱歸奇顧怪者。

陶紫笥進士元淳。崑山常熟兩尚書之鄉里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尚志節。李野。百詩。皆忘年交之。崑山領史局。李野為之任考索。而頗委紫笥以文。已而為忌者所排。與

崑山絕紫笥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何義門於衆中。紫笥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甚不直紫笥。紫笥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為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粵之昌化。有惠政。嗚呼。紫笥。設當時稍依違其間。驥尾青雲。宜可旦夕致通顯。然而冰山一頹。西江莫濯。安得復與萬閣諸老宿。追逐於文苑儒林二傳中哉。

仁和沈端恪公。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為僧。 世宗夙耽禪悅。一日。公獨對。 上問之曰。汝於宗門。必多精詣。試言之。公對曰。臣少年潦倒。偶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之學。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 陛下為堯舜。不願 陛下為釋迦。臣即有所記。安敢妄言。以分睿慮。 上改容頷之。公真受孔子戒者矣。按臨川李侍郎在朝。世宗嘗問。汝於書無所不讀。則二氏諸所盡通。侍郎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無補於天下國家。上笑曰。汝言良是。二公奏對。若合符節。前筆未詳。爰附紀之。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書云。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為法。讀此見文忠之清操。亦見文正兄弟之志趣。

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視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皇四子（敬按即文宗顯皇帝。）始代閱章奏。召見大臣。事甫畢。而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天子。篤疾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也。見曾文正公日記。（按是則與初筆引季文敏所紀互有詳略。謹補錄之。）

高要張忠武公年十五。賈廣西貴縣。為土豪所辱。怒率衆毀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墨吏。奪其貲賙羈孤旅客。戒其曹不得輒犯人。為之語曰。濟弱鋤强張嘉祥。嘉祥。公原名也。

張忠武公駐師金陵。大小數百戰。未嘗挫衄。一日偶傷指。向忠武以聞。文宗軫念。馳賜御用藥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帥驕愎忌公功。遇事齮齕。公度不濟。誓以身殉。抉一指寄家。示無還意。蓋是指。即用　御藥醫痊。不欲使落賊手也。

以翰林入直軍機者。上元董文恪公教增。其一也。（按公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出為外吏。彊毅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力矯之。務為儉約。每公宴。誡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去。勒公為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為一變。蜀人兩賢之。

何子貞太史在國史館。每日手鈔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係者。約五十字。

曾文正日記。謂為敏而好學。太史所鈔。不知今尚存否。

同治三四年。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買三十文一斤。後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慘矣。今兵事大定。年穀屢豐。願有位者。無忘在莒也。

同治間。奏裁南河各官。計裁去河督一缺。河廳十缺。佐雜六十四缺。武員七十六缺。新添總兵一缺。改二十四營為十營。留舊操防兵二千七百餘人。以修防。改為操兵。五千九百餘人。每年省工程銀一百三四十萬兩。省廉俸三萬餘兩。曾文正謂近來大政。此事最有條理。噫。承平二百年。 國家崇尚寬大。不復校及細微。自海上多故軍謨地險。時有遷改。宂兵贅吏。獨南河也歟哉。

阮文達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觶簋鼎諸器。通倉籀之學。其所輯積古齋鐘鼎款識離奇炫爛。貫串墳典。嗜古者家置一編矣。顧是書。雖由文達審定。而編釋屬稿。實出平湖朱侍郎為弼。侍郎。文達弟子也。其初稿尚世守。先署已名。後改題文達著。盩厔路慎莊。獨山莫友芝。咸有跋。路。莫亦文達門下士。言當不誣。康祺按是書。考義釋文遠駕歐薛。文達與侍郎。皆當代藎臣碩學。雖不必以之為重輕。而攤箋清塵。功不可沒也。

林文忠公服官中外。常以封翁賜谷先生飼鶴圖。珍襲行縢。徧索題詠。一時作手。闌述其先德甚詳。此舉尋常不足錄。而齊東之言。有謂文忠本徐姓。育於封翁。適籍後每自鬱陶者。可灼然辨其謬矣。

上海顧少詹。以舉人擢用翰林。官至三品。其遇甚奇。雍正七年閏月。　世宗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傳　旨詢問蔡嵩顧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詞六章。詞意悲切。　上覽之。淒然墮淚。　諭稱以未登仕籍之人。懷感恩戴德之誠悃。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詩。乃別有寄託。爲不如己意之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部引　見。聽候錄用。成天遂仰蒙　眷睞。洊陟清班。　先聖皇之慶賞刑威。不設成心如此。

乾隆三十七年。木果木之變。李恭勤公世傑。方以蜀臬總理登春溝糧臺。值黑夜降番猝發。大學士溫公戰死。糧臺在促浸者。百無一存。公聞變。集夫役。擇險踞守。遙望隔山賊衆如蟻。風馳電捲而來。四無援兵。審勢不敵。因下令曰。事亟矣。棄此不保。是資寇也。糧宜亟焚。帑則任爾曹取之。不爾罪。既以一炬罄儲胥。夫役咸擕白鏹。遁還

內地。公退保老營。今隸撫邊屯。距美諾三十里。飛檄日隆關官屬。凡逃兵入關。置第善款之。檢搜腰纏。而薄賚其行旅。資藏竟得無缺。是役也。糧不被掠。餉仍運回。夫役不亡失一名。錄功最懋。 恩賞孔雀翎。公饒權術。而有毅然任事之略。肫然愛民之誠。其由流外至兼圻。非幸也。宜也。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適林文忠謫襄河務。獨契公。時公嘗郤河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識諸簡末。未以告人也。逮公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賜環。授滇督。公道謁焉。文忠懽甚。出手籍記郤金日月。公愯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賢若渴。殆未易於今人中求之。按文忠嘗疏薦公。云其才勝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識公。實基於郤金一事。

百文敏公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皖撫董文恪教曾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文恪遺書曰。昔蒙贈詩。當更一字。為撫賊歸來也。文敏報書引咎。

百文敏壯年官京師。有子不育。屢荷 仁宗垂廑。嘉慶十六年九月。 萬壽之辰。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裨封疆。故

得上賞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為欣悅。可錫名札拉芬。敬按國語長壽也。公奏謝。手詔優答。有天賜麟兒語。　堂廉一德。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矣。

同治三年。粵匪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五鎮。官兵。首被　命膺此選者。三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隸曾文正戲下。久任軍事。力濟巨艱。功與彭楊埒。初隸水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倏忽。或曰。此黃河廟中常示現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戊辰秋。官軍蹙捻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遁也。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見。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為激昂。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為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來矣。

今長江提督黃公。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軍門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貲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酖。將與其夫人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敂門。則户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為。以實對。公喟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甯有種耶。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

由步卒起。戰比有功。官浙江提督。 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苴茅。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儗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威毅伯曾公之撫晉也。值山石大祲。赤地千里。前撫喋不以聞。公下車。即飛章請命。於是公私賑貸。集金粟至亡算。晉民始蘇。龍山典史朱克敬筆記稱公初次禱雨。未即應。下令誡所部官吏畢至壇紳士自廪生以上。皆集積薪塞廟門。誓次日不雨。即自燔。雨果應時至。晉父老感涕謳歌。乃家尸而戶祝之。論者謂公此舉視昔年攻拔金陵。平積年僭號之賊。功相等。蓋一則奪數百萬生靈於豺貘封豕之吻。一則活數百萬生靈於溝瀆餓殍之餘。前古勛臣。未有幹回元化。大任疊肩。建立如斯其偉者也。

吳文節公文鎔。自道光十八年。奉 命查辦安徽浙江江甯東河各事件。副蕭山湯相國以行。回京。即 授福建巡撫。調湖北。復調江西。調浙江。擢雲貴總督。調浙閩。復調湖廣。遂殉粵匪之難。前後十有七年。自出國門。每旦必焚香北向跪拜。雖郵程戎幕亦然。見公年譜。

楚人好鬼。越人好禨。自古而然。雲貴僻處天西。其崇信鬼神。乃復不亞中土。省城舊

有華光寺。城內外與之同名者。凡數十處。俗稱某天子廟。又曰某天壇某天臺。住持僧道。搬設無稽神像。詐言禍福。惑民漁利。道光間。督部吳文節公撫部銅山張公。深惡之。檄屬親督兵役將各州縣所供奉不經之土木偶像投之濁流。並將廟宇分別毀拆。或改為善堂義塾。或改祀正神。淫祀遂革。

嘉慶十四年殿試後。兩月。給事中花杰誣劾戴文端公營私舞弊各款。並連及狀元洪瑩。謂與戴衢亨交結情密。故援引為一甲一名。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將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核與原卷相符。上稱為真才實學。並以洪橫被誣詆。賞紗二件。以示獎異。花杰所劾文端他事。經諸大臣會訊。均屬子虛。交部議罪。按文端賢相。洪亦宿學之士。花杰乃欲以青蠅貝錦之伎倆欺蔽聖明。洵自貽伊戚矣。

嘉慶十三年。以誕育皇長孫。中外大臣具摺陳賀。侈陳吉祥。疊奉嚴諭斥責。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上益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幾。先後降旨。褫職治罪有差。

乾隆二年五月。特旨準本年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

康熙中。準夷入寇。聖祖命大學士李文貞公著之。遇復之上六。文貞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經生家之拘文牽義。終不如聖天子之應天順人也。

燕下鄉脞錄卷十三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四

清　鄞陳康祺著

平江李元度編次　國朝先正事略。搜羅宏富。其業偉矣。頃讀其文集。國朝先正文略自序。發皇　祖德。揚詡　神功。嗇最　列聖御世諸大政。提綱舉要。以類相從足為掌故者之一助。敬節錄之。三代下得天下者。以漢明為正。然亭長也。僧也於前代究有君臣之誼。我　朝龍興東土。與前明為敵國。明運告終。中原無主。吳三桂迎請入關。定鼎。葬莊烈帝以禮。令臣民服喪三日。於揖讓征誅外。別開一局。得國之正。此其一。　聖祖御宇六十一年。　高祖御宇六十年。為　太上皇又四年。各以一朝絜梁唐晉漢周五代。而復過之。自殷中宗後。無能企及者。享國之永。此其一。中國既大一統。又合以東三省。內外蒙古。前後藏。及雍正中。滇黔川楚粵改土歸流諸郡縣。乾隆中。復蕩平準部回部。拓土二萬里。為開闢以來所創見。疆圉之廣。此其一。國初平大小金川。平臺灣。平西藏。平新疆。其在內地。則平甘回。平湖貴苗。平川楚教匪。平粵寇捻寇。及黔之苗匪教匪。滇及陝之回匪。皆若炳炎火。以燎枯蓬。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　詔普免天下錢糧凡八次。蠲免七省漕糧

凡二次。其餘因　恩詔。因軍務。因水旱偏災。蠲豁民欠者。不可以億兆京垓計。蠲卹之優。此其一。康熙中。減地丁銀四十萬。雍正初。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浙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舉南宋前明之苛政。以次除之。減賦之仁。此其一。自古有丁即有役。康熙五十二年。　特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四年。　詔攤丁於地。別無力役之征。宮中有大工役。發帑雇工。給傭值如平人。乾隆十一年。停婦女編審。二十七年。并停編審。民閭益相安於無事。力役之寬。此其一。功令。死刑分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雖情實而不勾決者。勾囚之日。　皇帝賜大學士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侍。先時。繇部核定爰書。加以九卿會議。法司發商。蓋自有司定讞。至予勾決。更心目以數十。計凡肉刑。及夷三族。廷杖。下鎮撫司獄。妻女發樂籍諸條。一概革除。刑獄之平。此其一。自古宦官女禍。至漢唐而極。漢之十常侍。唐之門生天子。明之九千歲。及呂武韋諸后。覆轍不可枚數。我　朝宮闈肅穆。內官不過六品。斜封墨敕。諸敝政。一掃而空之。　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率耽安逸。明神宗二十八年。不見大臣。我朝　列聖宵衣旰食。無日不召見臣工。文自知縣。武自守備以上。一一寓目。雖在萬里外。纖悉必聞。

政治之勤。此其一。凡興朝於勝國諸忠義多讎視之 國初甫入關即 褒卹崇禎
殉難諸臣。欽定通鑑輯覽 命附紀唐桂二王事蹟。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凡
明季抗王師殉節。及建文朝殉難諸忠。並予專謚。所以維萬世綱常也。忠義之崇。此
其一。凡降將宣力興朝殷士祼將周京。皆締造時所不廢。然臣節當為之坊。乾隆中。
特命國史館編立明季貳臣傳。得謚者追奪之。雖有功不貸。又 命貳臣傳分甲乙
二編。俾人品仍有區別。以示萬世之公。袞鉞之嚴。此其一。至若 聖學淵深 天章
美富。 聖祖御製詩文集百七十六卷。 世宗御製詩文集三十卷。 硃批諭旨三
百六十卷 高宗御製詩文集五百餘卷。合詩文四萬二千餘篇。古今儒生窮年著
述無布其萬一者。 仁宗 宣宗 文宗聖製奎章後先輝映。並能超軼三五。 御
集之富。此其一。經史子集各門。皆有 列聖欽定之書。發凡起例。悉衷 聖訓至四
庫館啟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建七閣儲之。以嘉惠士
林為中經新簿所未有。右文之化。此其一。按李氏此作。可謂煌煌大文昔曾文正保
摺稱其下筆千言。有兼人之才。非阿好也。
勞文毅公崇光。宣力中外。練達堅貞。其開府滇粵。尤為盤根錯節之遇。先是泰西人

擾粵海。番舶逼五羊城。前督葉名琛被刼。洪逆依回。惜一死。粵東大亂。西人入居節署。及民廛。文武官避居佛山鎮會城。空無人。公聞　命。兼程抵廣州。從者請緩。公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諫。公曰。吾奉　天子命。來為督撫。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西人亦駭愕。遂與營弁列隊郊迎。洋酋請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論事。則折以理。不為少屈。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莫測公所為。氣奪。因退去。其督雲貴也。雲南漢回民方互鬬。黠者煽為亂。自署督潘忠毅鐸殉難後。會城為回所踞。守土大吏徐之銘輩。寖與為緣。公自勘黔案。拜總督之　命。馳抵昆明。僚屬褒衣俟進止。或尼其出入。公曰。吾嘗單騎入廣東。島夷萬計。視之蔑如也。豈懾叛回哉。遂入城。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粵時。既至。語屬吏曰。漢回仇殺。乃械鬬案。非軍務也。益開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公忠蓋。皆革面。以功名自奮。滇事始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嘗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蠻貊云。

康熙初。陝西提督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勝副將。嗣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予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甯。擒渠殲敵。詔擢用予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雍正元年。雲南總兵趙坤。　擢貴州提督。陞辭

日。請以其子候補參將趙秉鐸補貴州提標參將。 上允所請。三年冬。調湖廣提督。四年二月。復 特命坤子秉鐸。調湖南提標參將。此固由 兩聖人度外用人。推心置腹。而進寶坤以一介武夫。公忠質愨。儼有祁奚舉子之風。宜其起家卒伍。卓立邊功也。

孫文定公官祭酒。嘗舉其弟揚淦。為國子監學正。同時。侍郎陳樹萱。奏保族弟鹽大使陳大芳。為 高宗譙責。可知 聖朝彰癉無私。內舉不避之名。亦非巧詐者所能假託也。

以父舉子。以兄舉弟。前既詳之。而又有以子舉父一事。雍正六年 上命內外諸臣。各保舉一人。衡永郴桂道汪樹。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灃。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出於至誠。奉 旨。汪灃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 聖朝之立賢無方。洵書史所未聞者。

平滇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實為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公獨戒所部營城外。秋毫無所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

聞。公獨以廉潔。蒙　聖祖褒獎。蓋公雖武夫。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氣象矣。

自軍營火器之利興。凡百戰名將。躬親矢石。無不受創徧體。其臨戎日久。僅傷一二處者。蓋罕事也。獨　本朝楊忠武公。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皆陷陣衝鋒。身先士卒。冠翎屢碎。袍袴屢穿。而公身從未受毫髮之挫。公晚年。　仁宗詢及。歎為真福將。

吳文節公撫浙時。鹺商獻羨餘八千金。卻之。及殉難湖北。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為賻。公子養源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墮先公之德也。敢辭。強之。卒不受。是不愧清白吏子孫矣。

咸豐癸丑。粵賊由武漢蔽江下。九江不守。江西巡撫司道。皆帥師出防。會城岌岌。市肆晝閉。鄧廉訪仁堃。方守南昌。揭示曰。太守料賊犯金陵。志不在我。不然。敢以八旬老母為孤注乎。爾軍民其安堵無恐。示出。市立開。賊果不至。而設備益嚴。當時江右文吏號知兵者。鄧君名幾與廣信太守沈文肅埒。

咸豐間。黃縣相國遭母喪。有　詔奪情。瀏陽鄒侍御正杰疏劾之。　文宗手諭褒答云。持論甚正。已令其開缺。即日扶柩回籍矣。前代羅倫劾鄧州吳趙諸人劾江陵。朝拜疏而夕幾死於杖下。以今視昔非。　君明臣直。烏能轉圜如斯哉。

本朝特科得人最盛。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得彭少宰孫遹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試鴻博。得劉文定綸等十九人。乾隆己巳　詔舉經學。得吳司業鼎等四人。又康熙朝。兩次　南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　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　三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　四巡天津。得姚文僖田等十六人。　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藍太守鼎元。雍正初。以特薦召試。嚴方伯如熤。嘉慶初。以孝廉方正　召試。並稱　旨。授知縣。皆為名臣。而乾隆十七年。桐城黃太守良棟。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亦奉　特旨親試。立授赤城令。尤為奇遇。後亦以循吏稱。設　國家自康雍已來。拘守秋鄉春會三年一試之成例。彼特科登進諸賢。恐槁項黃馘。老死蓬衡。霾姓名於狐貉之口也久矣。噫。

湘鄉劉忠壯公松山。從征粵逆捻逆。功俱在諸將上。入秦勦回匪。縱橫掃盪。威震西陲。自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殊庸茂績。有　國史在。無庸贅矣。當公力攻金積堡礮中左乳。創甚。張目語諸將曰。我受　國恩未報。即死。毋遽歸我喪。當為厲鬼助君等殺賊。及官軍平金積堡。訊得。稱公盡節後。夜輒聞戈馬聲。如怒潮湧至。賊疑官軍來襲。莫敢解衣卧。左侯相駐軍平涼時。一夕聞大聲嗚嗚。震山谷。察之了無所見。疑

必有異。未幾捷音至。是日。馬化隆就擒矣。化隆者。公所誓不與俱生之賊魁也。見公敕建祠碑。忠義之氣。生英死靈。紀此事者。殆非神奇其說

乾隆初年。 上諭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於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於詩賦外。當留心詔敕。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封呈。朕覽。儻有切於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頒發。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庶吉士散館後。即照此例行。欽按 高宗是諭。實足以培植儒臣。俾各備經邦濟世之略。設永永遵守。則西清東觀。必無復有空疏不學。謬玷華資者矣。

乾隆十三年三月。 孝賢皇后侍奉 東巡。崩於德州水程。 上深痛悼。親製輓詩。有 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之句。因即以孝賢二字為謚。越月。復 諭。乾隆九年蠶壇成。 皇后率妃嬪行親蠶禮。求桑獻繭。效績公宮。數年來。新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皆其所供也。章采猶新。褘褕遽渺。繼自今繅盆餘縷。安可復得耶。爰命藏諸文笥。傳示永久。以志遺徽。世世子孫。其保守之。欽哉。 聖心眷念。至此則二十二年中。淑順賢明。內佐之徽音可想矣。

寬永為日本紀年。其錢文曰寬永通寶。乾隆間。以沿海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疑為私鑄。　諭令江蘇浙閩各督撫。窮治開爐造賣之人。經兩江督臣尹繼善。江蘇撫臣莊有恭疏奏。此種錢文。乃東洋倭人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因定嚴禁商船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為收買之例。當時原疏引朱竹垞集內載有吾妻鏡一書。有寬永三年序。又徐編修葆光中山傳信錄內載市中皆行寬永通寶為據事載高宗實錄。按汪大令輝祖夢痕錄稱朱徐二書。為其館某縣時所考得。尹文端公大加獎賞。遂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讀書人之語。康祺又按。尹莊二公博雅士。朱集及中山傳信錄。尚非僻書。不應專恃龍莊之考核。且讀書宰相一語。出宋書竇儀傳。儀實未嘗讀書。無論王蜀去宋未遠。紀元非細事。鏡文之識。甚不足奇。考唐初輔公祏僭號。亦稱乾德。儀既讀書。何竟不能舉及耶。詳見余貽蘧精廬筆記。

乾隆初年。大兵西征。鄂剛烈劉文正諸公。嘗奉　命考西域地名沿革。以戎馬倥傯。未能就緒。事平。開西域圖志館。始知伊犂為烏孫。喀什噶爾為疏勒。葉爾羌為莎車。烏魯木齊為車師。庫車為龜茲。闢展為鄯善。樓蘭。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談地理者。不可不知。

咸同中興。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應名世之期者。駱文忠公也。公

鎮楚蜀。經畫儲胥。論者以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為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東
南諸行省。雖勛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當舊輔賽尚阿之授鉞也。軍過湖
湘。供張獨薄。賽因奏湘撫吏治廢弛。公遂奉　命內召。時粵逆已躪及轄境。暫留籌
防。嗣以力完危城。文宗益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時局者甚大。設當日楚疆
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閒曹。即淪廢籍。二三豪傑。未必盡出風塵。舊輔一言。不幾
長城自壞歟。故大臣任事。闒冗庸闇之患輕。忮刻驕奢之禍大。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　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奪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
詩藁。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　諭謂卿貳崇階。有何途窮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
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棄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　諭
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為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
沉夜。應照長安爾我家。　諭以盛京為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却。　嚴旨斥責。即令
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旌德呂文節公嘗云。為文不經石州訶斥訂正。未可示人。又言石州學經似賈長頭。
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

瑰偉。則又似蕭穎士徐仲車。晉江陳給事慶鏞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曰。令斯人著獬豸冠。樹立過吾輩遠甚。石州即前卷所紀平定張先生也。

乾嘉鉅卿魁士。相率為形聲訓詁之學。幾乎人肄篆籀家耽蒼雅矣。諏經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訪碑碣。又漸而搜及古專。謂可以印證樸學也。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專於河間。李申耆得康顏墓專於壽州。儀徵太傅及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專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專。嘉興馮柳東著浙江專錄編為四卷。其散見近賢詩文集者幾不可殫述。亦一時風氣然也。近聞太倉陸莘農年丈歸安陸存齋觀察所得古塼尤富。惜尚未見其拓本也。

莫寶齋侍郎任倉場時。因常州武弁旗丁與州縣互控。牽涉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為屈。遂各執奏陳辦上前。 仁宗卒從公議。令通州倉場署滿漢兩寮各榜和衷報國四字。 仁宗綸音為公立也。公視學江蘇。劾署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道光二年。以通場盤米事。與戶部互訐。連拜三疏。措詞峻激。至以胡塗昏憒不通文義詆部臣。而以洞悉倉務無適於臣自詡。時戶部滿漢兩尚書皆軍機大臣。方嚮用。朝士皆為公危。 上竟不之罪。

諭稱莫晉所論。皆屬因公。惟負氣辯論。失敬事之道。僅令降一級。為內閣學士。公謝疏有云。 主聖則臣自直。仰欽 厲世摩鈍之精心。 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朝野誦之。（康祺按。戶部覆奏時。右侍郎湯文端公。獨自行檢舉。蓋信莫公素學。必不安相糾彈。故深自引咎也。忠實如兩公。足為吾越人重矣。）

黟俞君正燮。宏達淵涵。愷深經術。嘉道間一通儒也。公車久不遇。道光癸巳。儀徵太傅主會試。 命下。諸館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榜發報罷。已而知卷在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絪束置高閣。儀徵竟未見也。後十年。為人述此事。猶抚掔太息。禮部既得君。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為釀金付彫。即今所傳癸巳類稿也。愛士若兩公。士雖不遇。不足喟矣。（按俞又有癸巳存稿。刊靈石楊氏叢書中。）

嘉道名將。楊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齊勇毅公。為一時瑜普矣。回部之役。回人讋二公威名。稱忠武曰哈薩諳班。而稱公曰皦龍諳班。哈薩。華言美鬚髯。皦龍。華言虎也。忠武請老。 天子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奏齊慎材任將帥。公自征川楚教匪。征滑。征關隴。征逆回。均與忠武俱枕戈蓦馬。不啻百戰。勇名聞天下。粵海事起。 命公為奕山參贊。徒以將將匪人。束手而無所用其武。然撫夷之

議。獨不會銜。公雖武臣。不誠凜然鬚眉丈夫哉。

齊勇毅公之為參贊大臣也。事在道光二十二年。公聞 命。即率親兵馳赴廣東。比撫夷議成。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公獨自憾無功。不為麾下請一錢賞。公之得勇號也。 御筆親改為謙勇巴圖魯。世以為謙字尤不媿云。

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氣自天西南隅。絕九州殊域。直掃參旗。經五六十日不滅。御史高要蘇公廷魁。抗疏數千言。大旨以時政乖違。歸過樞相穆彰阿輩。立請罷黜。而勸 上下罪己之詔。開直諫之門。語切至。多所指斥。 宣宗覽奏動容。 特旨嘉獎。公即前筆所紀諫垣三直之一。

東河縣丞趙君學彭。武進恭毅公五世孫也。蘭陽之役。姚亮甫中丞夜出。視工員勤惰。見君額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為腥羶地。有才者尤當慎。君對曰。學彭先恭毅裔。職雖卑。家法不敢踰。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軍世傑。即由丞倅起家。君勉之矣。康祺竊謂上官如姚公。下吏如君。皆足為今之從政者法。

本朝欽卹民命。慎重刑章。大少司寇。多以出身刑部司員者任之。高平祁恭恪公。其尤著也。公自為司員。屢乘傳。隨堂上官。讞山西直隸湖南廣西諸省獄。道光五年。武

康徐蔡氏案。臬司至自引決。　特命公往鞫之。得其旁證。果雪奇冤。相傳公內召為侍郎時。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延燒為詞。公不答。徐取日記小冊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燦明。無風。君為囚地。獨不為一家數命地耶。卒擬抵自是司員不敢欺。

百詩先生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側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世但知先生博學耳。乃其內行敦篤若此。此之謂經師人師。

江筠。江聲。兄弟並學問浩博。精詣古人。時有休甯二江。無雙有雙之譽。按二江籍吳縣曰休甯者其祖貫也。聲字艮庭。尤負絕質。時又援何山大小之例。稱曰小江。

胡稚威蹭蹬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屬焉。偶攖疾。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已撤帳。盛服殯殜。舉手曰別矣。既瞑。氣蒸蒸若騰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為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

陳句山太僕兆崙書法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山舟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丈簡元龍及太僕也。

吾邑名宦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當時不知何人謬為陳請。謝山先生年十四。補諸生。例謁學宮。見二人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汙宮牆也。亟掣取棰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氣。信然。

乾隆末年。白蓮教初起。蔓污極廣。當劉之協之徒。張正謨聶人傑輩。聚衆倡亂於枝江縣。時當陽縣令聞變。坐聽事。傳集書役。語之曰。白蓮教已反。賊踞枝江之灌灣腦。與本邑界連。邑中習教者。宜先名捕。以防內訌。書役齊聲曰。我等即白蓮教也。更誰捕。令拍案怒罵。汝輩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為。令拂袖起。羣役爭先拉殺之。遂嘯聚據當陽縣城。嗚呼。世教不明。邪說蠭舞。星星之火。坐視燎原。一命食祿與有責焉。可不祗懼哉。

杭堇浦趙飴山。為百詩先生作傳志。俱稱先生。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腆。先生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既病劇。求移館。 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至城外十五里。如卧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以祭。並 賜輓章。先生子詠作行述。亦云然。惟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則謂延接先生。

乃安郡王瑪爾渾。非　雍邸事。憲皇龍潛。謹介尊嚴。不與外人相見。因安王邸。俗呼四王府。故致譌傳。及張石洲纂先生年譜。援据極精。始知嘯亭之說不足信。蓋瑪爾渾為岳樂世子。何敢擅冒　皇子。今軼章尚存。明稱　皇四子多羅貝勒。則非瑪爾渾明矣。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為實錄

康熙己未。試鴻博科時。有進三不知之說。於　上前。以毀百四十三徵士者。按施愚山年譜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譜作一百九十餘人。王氏池北偶談方渭仁松窗筆乘。及鶴徵錄引李武曾所記。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則引張石洲閻百詩年譜。仍其原文。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為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見閻百詩與陸翼王書。或曰進三不知說者。高江村也。

休甯汪舟次方伯楫。以諸生　召試一等。授檢討。尋奉　命冊封琉球。為其國撰孔子廟碑。餽贐極豐腆。力卻不受。國人為建卻金亭。嘉道間。猶嶄然翼然。丹青無恙。按冊封一役。以王人之貴。惠臨下邦。但求其文采風流。不辱使命耳。耀燕公四裔之版瞻陸生南粵之裝。取豈傷廉。辭尤得體。清節若方伯。宜東人辦香祝之。若夫關海互

市之日。金元交聘之年。存國體於衣冠。寄王靈於旌節。片言必慎。妙選四方專對之長。一介宜嚴。無忘六計弊廉之義。

燕下鄉脞録卷十四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五

清　鄞陳康祺著

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益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　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蓋敷教明刑。其難其慎。早具帝者規模矣。

初。葉赫貝勒揚吉弩。識　太祖為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　太祖曰。汝欲締姻盟。盍以年長者妻我。揚吉弩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凡。堪為　聰睿貝勒配耳。　太祖因聘焉。是為　孝慈高皇后。誕生太宗文皇帝。　堯門軒渚。代緒遙遙。　聖女來歸。實啟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竇毅輩僅識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太祖朝。環境諸國。均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蔘。紫貂。黑狐。猞猁猻。諸珍異之物。足

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靉陽設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尚有抗阻。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太祖擊敗葉赫哈達等於古呼山一役。九部合兵。分三路來侵。上遣武理堪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嶺。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告。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渾河部偵之。亟馳往。果見敵兵。

太祖聞葉赫兵來。時已夜半。恐我軍昏夜出。致驚國人。傳語諸將。旦日啟行。遂就寢甚酣。妃富察氏呼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耶。太祖曰。我果懼。安能酣寢。吾若負彼。天必厭之。安得不懼。今我順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咎。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次日。祝告堂子以行。果獲大捷。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甲千副。正正堂堂。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二萬之衆。自此軍威大震。遠邇懾服矣。

王壯武公鑫。由湘鄉團練起。勦賊楚粵江西。紀律整嚴。機神敏妙。屢建大功。賊衆駭

懽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之謠。公幼英毅自肄，[illegible]忠節門下。始折節讀書。治軍以訓練為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軍麾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為恩人。呼為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戈裹糧。佐公指撝。蓋儒將之效至此。嗣公以積勞卒於樂安軍中。年僅三十三。天下痛之。

今相國左公與撫部劉公蓉先後參駱文忠幕府。贊畫軍謨。料事切中。人皆稱為諸葛。劉公後任蜀藩。綿州之捷。賊中亦有賽諸葛之稱。壬戌八月。賊渠李泳和竄踞犍為之龍究場。楚軍圍攻累月未克。駱文忠檄公親往視師。至軍四日。克之。縛逆魁俘其黨五千餘人。皆聚殲焉。當公初至賊。即自相驚曰。賽諸葛又至矣。遂無戰志。按公在秦答左相國書。詳論時事。謂武侯所遇。尚未若今日之不幸。篇末並有嘗以武侯一席相讓。所不敢當。謹以奉璧之語。知二公亦嘗以諸葛互推矣。詳見公養晦堂集。

舊制。臺灣鎮道得奏事。臺灣鎮為掛印總兵。 王命在焉。每決囚。道至鎮署。會鞫行刑。奏事列銜。道居鎮後。決囚坐次如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為臺灣道。謂坐次不合。力爭。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鎮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為臺灣鎮時。兼嫻吏治。閱道中稿。嘗有商改。遂為葉所銜。道光初年。葉公方大用。 陛見奏。公有微詞。 上猶念公

功第改鎮天津而已見姚石甫識小錄康祺按　本朝定制司道本可奏事不特臺灣道為然鎮道皆二三品大員坐次列銜分應先文後武且武臣專閫未必皆如音公嫻雅奏摺主稿亦自以道員為宜此制不知今若何友人張奎垣單門方鎮臺灣惜客歲入都未一詢之

威勇公額勒登保討白蓮教時繼福文襄為經略賊甚畏之每戰張左右翼以降賊居左張紅旗鄉勇居右張白旗皆為前鋒賊望見紅白二旗則羣相驚曰額爺兵至矣皆奔公既善用兵尤喜以身先士卒臨陣輒以兩人肩竹兜乘之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不少避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不惜萬金而不以一錢自奉督撫饋遺一無所受用兵歲久諸將無不蓄貲財凱旋過蘆溝橋雖名將如德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蕭然行李一騎負一襆被而已

額威勇初有一子為侍衛卒公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戚容中夜歸帳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後復生一子　上賜之名甫數月而公薨　上親臨奠取公子置諸膝即　命襲封逾歲亦卒康祺竊謂　仁宗之於公恩誼綢繆直不啻家庭骨月公歿無子未免益　九閽之軫悼然以公忠貞果毅誠貫天人　清廟分配饗之榮專祠

有遺官之祭。豈若馬醫夏畦之鬼。必待子孫薦食哉。或曰。公久在行間。誅戮太過。其然豈其然乎。

額經略征教匪時。獲賊男女。付有司訊供。由翼長過堂。開單呈經略。初分三等定罪。賊目以上凌遲。持械拒敵官軍者斬。被虜者釋遣。而愚民被脅者。大抵嘗拒敵居多。經略悉誅之不赦。諸將屢哀之。始下令。從賊不及三月。免死。遂多全活。然亦有曲為開諭。而自甘就戮者不少。蓋為邪說所中。竟無術活之也。其頑可憤。其愚抑可憫已。

雍正中。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 上問張文和。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康祺按公言良是。但不知宋元以前。制義未興。大學中庸。何以久列禮記中。論語孟子二書。何以不廢。且宋元諸儒講求義理至精。皆在制義取士以前。而四子書無人不讀。

乾隆四十八年。有俄羅斯人四十餘戶。由科布多投誠。求內附。奉 諭撫慰。按戶賜予口糧。令其回國。令邊界居民。乃有願隸俄籍者。俄雖外夷。亦當追念 天朝之寬大也。

姚石甫識小錄云。衢州人言。陳總河鵬年。始為西安令。行鄉徵糧。至徐忠壯公言祠。

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為之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仆像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多興者。自杖後。留氏遂敗。乃無入庠者。按恪勤此舉。未見他紀載。其嫉邪崇正。足為士民勸懲。墨綬翩翩。已綽有名臣風範矣。

德州李源星來。順治丙戌進士。授河間令。有能稱。罷歸。為人和易謙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善談易數。崑山顧先生聞而歎曰。今之管輅也。按亭林稱源為北李家。

羅壯勇思舉。初征白蓮教。後平永州苗。為嘉道兩朝。赫赫然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驍勇冠絕儕輩。遂歷保至專閫。　錫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　宣宗以尚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帑可惜。遂違眾一戰。殲賊且盡。禧公為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為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為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　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甚怒而無如之何。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

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為副將。自撤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業數十云。所捕劇流羅某。今已為國宣力。其毋復株連。世始知其前事與此少異。

羅壯勇跂行後。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過門曰。有方可救。但得錢三十千。乃能配藥。羅自念貧窶。安得三十千錢。語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餓死耳。苟鬻汝得錢買藥。則兩活矣。妻不可。強之再三。泣而從之。病果瘳。羅既官游擊。乃遣人訪其妻。以重金贖還。為夫婦如初。報其鬻身救夫之義也。此事不足訓。然以視少共艱苦。既貴而厭棄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區。殆不可以道里計。天生豪傑。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學家之律繩之。

處州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舍人晚歲。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當阮文達輶軒兩浙。得舍人以誇示同朝曰。吾得青田一鶴矣。由是聲聞天下。及嘉慶戊午登賢書。明年。文達佐朱文正主會試。闈中相期。以得鶴為至幸。鶴竟不翔。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文達適自滇黔覲京師。遇君郊外。與之酹酒文正墓。猶言疇昔闈後文正以失鶴為嗛。惘惘者至數月也。是年癸巳三月。文達方陛辭。
宣宗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始在選。朝士驚咤曰。襬褷老鶴。尚能高飛耶。君

遂於易。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薦之。又嘗 召相吉地 賜中書。加六品秩。俸未滿。即求去。生平辭縣令至再。杜門著書。談易而外。無他嗜好。矯首雲路。斂翮山阿。皓質清姿。飲啄不苟。若君者。可謂自愛其羽毛矣。

嘉慶十一年。黃勤敏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榜首劉學霨。試前夢至一處。有古衣冠者上坐。傍一人指謂曰。此汝師也。問上坐者為誰。曰鄭康成。醒而異之。既獲解。謁勤敏。與夢中所見面貌無異。因自述其異。是科第二名徐躍。元日所夢亦同。二人。一孝感。一蘄水。相隔數百里。異事也。

嘉慶二十五年。會試。當塗尚書充正總裁。入闈時。夢兩廣總督阮公元來拜。並贈貂裘一領。及傳臚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與名字合之。恰為三元。而阮字偏傍。又為陳姓之半。阮督兩廣。三元隸廣西。貂裘則翰林所著也。又陳中解元時。本名守叡。會試前。夢報已中二十二名。名陳繼昌。二十四名則陸名沅。報者云。二十四名。亦係汝醒而悟其祥。因改名。及入場。至號舍。所坐乃二十二號。問二十四號。果陸沅也。榜發俱中式。陳竟得三元。始悟沅字。水傍三筆。為三元兆。陸字亦得陳姓之半也。此與前一則。均採勤敏年譜。按名場吉兆。屢見世俗因果之書。即夢中豫識座師。紀文達筆

記中。亦有是事。可見崇科美第。在鬼神亦殊異。其遺逢。特人不知自重科名。事業文章。絕無表見。則亦草亡木卒已耳。

國初高士。蕪湖蕭雲從尺木。工畫山水人物。具有北宋人遺軌。閉門著述。品格亦復高峻。乾隆甲午。四庫全書館進尺木所畫離騷圖。 高宗命館臣。為補天問以下。蓋尺木所未圖也。又 題其山水長卷詩云。四庫呈覽離騷圖。始識雲從其人也。羣稱國初善畫人。二王翬原祁惲壽平黃鼎伯仲者。二王惲黃手蹟多。石渠所藏屢吟把。蕭則石渠無一藏。侍臣因獻其所寫詩凡二十六句。仰見 聖人愛惜人才。雖荒江野老。一藝之長。身後猶縈甄錄。著之 天章。尺木可不朽矣。自尺木畫邀 宸賞。江南大吏好事者。遂訪其蕭家巷老屋遺址。猶存其所著易存杜律細若干卷。亦收四庫存目中。惜後人僅一擔水夫。老病不足自活。唏。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十一月。黑龍江將軍觀明。獻白雉一籠。表請 宣付史館。以昭瑞應。 睿皇帝謙德不居。 詔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為瑞。僅 敕令內廷諸臣賦詩紀之。按孝經援神契。春秋感精符。咸以白雉來翔為祥徵慶貺。自越裳進獻而後。漢唐舊史。亦復侈陳。至哉 聖人。直軼周成而過之。無論後世矣。

嘉慶五年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漢親王丹怎旺布。進海東青。

上召畫工。各繪為圖。 命供奉內廷翰林分賦。

陳恪勤公守江甯。為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為面別。從容料量。承鏁而行。其鎮定如此。公宦蹟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為亭覆之。世知公藎忱直節。理學儒臣。而不知其風雅復如此。

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為。反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君子也。

彭文勤公之先德補堂宮贊。廷訓。嘗拜 聖廟御銘松花石硯之 賜。及文勤值南書房。 高宗復以松花石硯 賜之。亦經 聖廟御銘者。時謂之雙硯合璧。公因畫賜硯圖。以慶遭遇。公在乾隆朝。所受歲時例賞。文房珍物。與眾共被者。不可殫計。其

被　特恩尊賜。亦有二硯。一為進重排千文。所　賜鳳沼澄泥硯。本秀水朱氏物。一為編類千叟宴詩冊所　賜。仿宋梁苑雕龍端石硯。文勤尤珍襲之。與合璧二硯同庋。以詒後人。至公孫邦疇。繼美為詞臣。理可得硯。然以遺命。世世傳大宗。遂歸硯於湖南知縣邦時。　國恩門緒。永戴光榮。片石璆然。與彝鼎寶珪等貴矣。

道光元年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　宣宗即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齋朱筆宣慰。　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愈七旬。氣質非十分強壯者可比。刻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為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強。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感極涕零。次日。即入　朝內直如故。康祺每誦　列聖諭旨。於二三耆舊。室家憂樂之私。略分言情。體恤微至。實有平交親串所不逮者。　泰交一德之契。靡復加茲已。

左恪靖侯。請以桂廉訪超萬。政蹟宣付史館。初筆已述之矣。廉訪晚年。以避寇至閩。徐清惠公樹人。檄署福建按察使。蓋諗其方廉強直。破格舉之也。廉訪任事。後綱紀大張。百僚畏懾。惜年已篤老。遽以疾終。方大漸。親起握筆。馳書恪靖嚴州營次。滔滔千百言。皆吏治兵事之要。並云軍中疾疫繁興。當請於　上帝。誓為神荼。啖食厲鬼

其遺書。字體端勁。無一筆懈忽。而計至之日。果陰霾烈風。山鳴潮立。隱隱若有大冠絳衣乘雲氣而東走。僉曰。康訪桂公之靈也。蓋義膽忠肝。英魂毅魄。正氣所聚。神明不淪。是說也。世之談良能者。或誚以為誕。康祺愚陋。則固深信而無疑。

咸豐三年六月。武昌不守。署按察使糧道唐縣李慇肅公卿穀。隨藩司剛介公岳興阿。臬司曹公懋堅。殉難。李公之死。自縊於寓館之後樓。屬官僕從數輩亦同死。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遂封閉之。公子武慇公孟羣。特由廣西即用知縣。積功至道員。聞變後。嘗膽枕戈。誓不與此賊同戴日月。自湖南勦賊至湖北。從胡文忠公。克復省城。武慇先縋而入。匍匐尋父屍。至寓樓。見髑髏白骨。縱橫布樓上。獨慇肅屍面色如生。毫髮無損。泣血殯之。陷賊居民。復爭述其靈異如此。文忠以入告焉。後武慇署皖撫。殉廬州之難。營破。猶持矛屹立圍牆。厲聲高罵。手刃悍賊數名。力竭死。一門大節。青史長留。祠廟巍峩。楚皖士民。椎牛雪涕以祭者。至今不絕。又按庸閒齋筆記。稱武慇有妹。名素貞。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武慇討賊楚北。女在軍中。戎裝畫策。累建奇功。武慇嘗被圍十餘重。他將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殺賊。護其兄以歸。甲裳均赤。賊衆驚為天神。後胡文忠攻漢陽城。堅不下。女與武慇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血戰死。年二十餘耳。此事雖不見他書。當非一無依據。忠孝芳風。萃於閨閣。紅顏碧血。允宜祔食崇祠。

他塔喇氏莊毅公裕泰。敭歷大圻。六七行省。鋤强去虣。匪醜必禽。所捕邪徒梟販。姦宄重囚。歲以數百計。崇陽逆民鍾人杰。新甯逆民李沅發。即公督湖廣時所勦平也。初公由藩臬入佐兩京刑部。持法寬平。世頗疑公擢封疆後。稍更其素。康祺按公為督撫。政道光季年。承平日久。綱紀濶疏。內地亂民已萌蘖。公蓋亟思以法令整齊之。而不意其身之遽沒。而羣盜亦遂蠭起也。

裕莊毅公髫年即補官學生。考取繙譯中書。家貧也。日趨內閣。必徒步。李太夫人與錢買小食。每歸多不用。其清儉為世所罕。故既貴顯。於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而自奉菲薄。澹然如老書生。

軍興以州縣殉節者不可枚舉。而上元縣劉公同纓烈聲最著。公初權吳縣。善捕盜。移治上元兩年。尤得士民心。咸豐二年。聞武昌警。嘗上防江策於總督。不能用。自九江師潰。總督畏亂歸。布政祁公憂憤疾篤。公羅掘得五千金。穀二千石。為民倡。儲粟。運石。修火械。召義民登陴力捍。三年正月至二月。守十餘晝夜。不稍懈。地雷陷城。突入賊數百人。公揮眾戮之。城復完。賊緣梯而上。如蟻集。眾寡遠不敵。守者驚散。公還署。殺二妾。朝服坐堂皇。賊望見顏色懍然。皆嘆曰。若好官。吾儕勿相害也。公大罵躍

入署後潭中以死。後潭旁每夜。見神鐙旗旐。賊甚怖之。相傳公智深勇沈。志節遠大。罵賊而賊不忍害。賊且知公好官矣。而奈何防江策之不見用也。

長洲之文。累世儒雅。待詔之書法。三橋之篆刻。世寶貴若球璜。至文肅公震孟。復以經綸氣節。領袖東林。事載前史。無庸贅矣。入 國朝。文肅之孫處士君點。又負盛名。詩古文辭書畫金石。咸不失高曾矩法。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廬。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祭日。雖風雨。必返祭。仲父秉。授命。家產破落。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凡然為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薄游京師。有貴人欲以國子博士薦君。力辭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安得受促迫。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嘗舍蓮涇慧慶寺。湯文正公撫蘇。屏騎訪之。問為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文正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存田三畝。何以給饘粥。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為君壽。請通姓名於文正。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負之。若既傷惠。吾復傷廉。奚取為。亭戶慙而退。康祺按世多重君翰墨。謂衡山三橋子孫耳。君所不愧為文氏子孫者。獨翰墨也歟哉。君字與也。

康熙十七年。仿唐制。開博學宏詞科。四方之士。待　詔金馬門下。率爲二三耆臣禮羅延致其客益都相國馮公邸第者。尤極九等上上之選。都人稱爲佳山堂六子。蓋錢塘吳君農祥。仁和王君嗣槐。海甯徐君林鴻。仁和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也。時益都預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　命下。奇齡維崧入史館。而四子者皆見遺。惟嗣槐因年老。　賞內閣中書。乃歎馮公之無私。尤服諸君不肯干進也。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僞眞。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其大戶。出靁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

汪鈍翁編修居堯峰。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峰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奬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峰。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峰之道尊矣。

無錫嚴蓀友宮允。秋水集詩文。與竹垞。次耕。葦坪名。書法亦入晉唐之室。善繪山水

仙佛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觀者歎美。以為古畫家所無。

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為南豐劉觀察衡。廣光之際。任四川牧令時所作。觀察政聲茂著。言行相符。近已奉 諭。入史館循吏傳中。按四川廣東均請以衡入祀名宦祠。允之。其事蹟宣付史館。則由同治中四川學政楊秉璋疏請。其歷官任內。於大堂旁懸鑼一面。號達情鑼。令有冤抑者擊之。即出坐堂皇。立為聽治。民用是感之尤深。到今劉大鑼之名。西川父老猶傳念不置於口。

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德清胡朏明先生渭。撰平成頌。并所著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儒者皆以為榮。後閻潛邱垂老入都。諄諄以求 御書為言。蓋深羨朏明之遇也。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 文宗皇帝手詔答曰。揚州可緩取。無并傷吾百姓也。後揚州亦卒復。 聖人之愛民深矣。

聖祖不飲酒。尤惡吸煙。溧陽史文靖。海甯陳文簡。兩公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 聖

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賜以水晶煙管。偶呼吸。火燄上升。爆及唇際。二公懼而不敢用。遂傳　旨禁天下喫煙。蔣學士陳錫詩云。碧椀瓊漿瀲灩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斂。不許人間煙火來。即紀此事。

吾鄞文獻世家宋元之世。如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冠絕一朝。明代儲藏家則天一閣范氏。至今猶甲天下。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本朝繼范氏而起者。首推盧氏青厓先生址。詩禮舊門。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摹天一閣為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也。同時越中有召弓學士。里居不遠。與青厓同宗同嗜好。亦號抱經。於是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按抱經樓書。粵匪亂後。為商人楊某所得。先叔父魚門太守。勸還故主。今已自南村歸北村矣。盧氏後人。歲於曬書日。祀楊以酬。楚弓趙璧之惠。可云古道。

江甯嚴冬友侍讀長明。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閣學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閣學大奇之。謂方侍郎及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學以大成

燕下鄉脞錄卷十五終

燕下鄉脞錄卷十六

清　鄞陳康祺著

王白田先生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一書。世稱先生為紫陽功臣。不誣也。先生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侍值華要。而先生無日不以山林為志。旣丁母憂。蒙　世宗皇帝賜內府白金佽喪葬。踰年入都謝　恩。遂以老病辭。時年僅五十餘耳。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貴人。皆前時　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未嘗以寸牋答覆也。先生名懋竑。寶應人

歡喜老人。生海甯。居海鹽。留心浙江海塘。垂五六十年。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訏。字言揚。嘗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世倕。以河南按察使入覲。蒙　世宗垂詢年齒履歷。　御書松柏堂匾額。並　賞人葠貂皮甯紬諸品。俾歸遺其親。　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聖恩。遂有是號。

仁宗之於朱文正。禮數逾涯。恩榮終始。前輩紀之詳矣。公歿後數年。公姪錫爵方為

山東藩司。而山東學政黃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薦也。 仁宗批勤敏謝恩摺云。朱錫爵才勝於德。汝應念石君師傅之舊恩。時加訓戒。毋忽。并令轉諭知錫爵。令其回奏。 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 聖天子之尊師念舊。歷久不渝。有諭教之責者。宜如何捫心自效與。

黃勤敏公自道光六年七十七歲。蒙 恩予告。十八年戊戌。猶 特賜人葠八兩。飭公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祇領。並奉 手諭云。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葠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為勤敏九十生辰。 聖心已先計及之。公跪讀祇領。感泣至不能起立。康祺按。勤敏年七十時。在都。蒙 仁宗賜額。賜銅佛。玉如意。及珍玩大緞諸品。公致仕後。遇八十九十。均蒙 宣宗賜御筆匾聯。及諸珍物。令其子祇領寄家。三次賜壽。耆臣罕有之榮也。

舊例。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摧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聞是役在昔頗為民累。竊惟京華人海。百物充牣。 聖人愛民如子。他日封疆賢大吏。必有奏請免進。以蘇民困者。

武進臧鏞堂在東。經師玉林孫也。受業於盧召弓學士。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肅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蓋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經之故事也。其弟禮堂。學亦深邃。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郭頻伽名麐。吳江才人。嘗以水利圖索人題詠。同縣女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為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亦可謂風流好事矣。

乾嘉間元和三蔣。伯華。於野。仲徵蔚。蔣山季夔布甫。皆工詩。人各一集。幾乎王謝家風矣。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游浙江。阮文達公一見傾倒。留之學使署。約為兄弟之交。公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阮文達視學浙西。賞石門吳曾卝之才。為易名曾貫。吳善五言長律。時修表忠觀新倣成。命之賦詩。吳用八庚全韻為五排。不遺一字。於工穩中時露神韻。公因稱之曰吳八庚。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適成。紈素畫筆頗極雅麗。遂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唐陳雲伯大令文杰。纔為諸生。賦詩最佳。即以扇與之。人稱為

陳園扇文達久官吾浙其識拔寒畯憐才雅舉不勝書此二事絕相似且並紀定香亭筆談爰類次之

陳方伯奉茲負人倫鑒於海內文儒老學莫不識其姓字而知其所長嘉慶紀元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直省名單至方伯與友人書曰 皇衢大亨賢人道長特科妙選竟得三君東南人望盡於此矣三君謂江蘇錢大昭可廬安徽胡虔雒君浙江陳鱣仲魚也或曰安徽當以程瑤田易疇為第一而胡君亞之知言哉

是年吾郡舉孝廉方正六人鄞袁鈞陶軒工詩古文專治鄭學於鄉邦故實尤多掌錄立品方嚴為時儀表慈谿鄭勳簡香博該多藏書門法儒雅定海李巽占有孝行授徒某姓不食館餐蓋其家貧歸侍母同食番薯不忍獨飽稻肉也又嘗受富家課子聘知友人方謀奪力辭之終受館穀之賤者他行類是是年舉主阮文達也可見上有賢大吏下有賢守令堂堂紀元特科何至不能得士

康熙朝鴻博科讀卷諸臣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拆卷日上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僅作一詩也衆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遹卷也衆對曰雖意

圓語滯無礙。 上又問。賦首有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蓋汪琬卷也。衆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以上見制科雜錄 上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莒葉小於釵。莒葉安得似釵。蓋朱彝尊卷也。衆對曰。此句不甚佳。 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以上見詞科摭說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潘耒卷 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泰卷 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施潤章卷 此何說也。衆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以上亦見雜錄 可見當時法律之寬。 聖心愛賢之篤。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跽地。華亭高太常層雲。時官給諫。抗章彈奏云。天潢貴胄。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 天子禁門。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按東華錄 說康熙二十七年有給事中高層雲疏參大學士王熙向康親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一揖。與此則引鶴徵錄者少異。未知同事異傳抑別一事也。

選庶吉士改編修。同在一年者。世已罕見。乃竟有先授編修。後選庶常。在數月中者。仁和沈筠開平。上海錢金甫越江。康熙大科。既膺薦舉。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三月。御試授為編修。五月選庶吉士。復並列其名。三閱月中再入詞曹。士林以為絕無僅有之遇。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為不日當開府。忽遭束閣。蓋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強禦矣。

毛西河少與凡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為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淒悅。又能吹簫度曲。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康祺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無復繩幅。鮎埼外集痛詆之。他書亦多訾議。是舉拒奔女於旅肆。尚不失為君子之行。特蒙難出亡。對酒家婦吹簫按節。其人去狂且幾何。況既知引避。又復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輩。則仍西河之所以為西河也。

國初儒者。連城張先生鵬翼。篤信程朱。銳意問學。自治甚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

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游。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孝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生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按先生與林赤章童玉鉉李鋭峯董若水四君友善。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獨結屋居山之深邃處。晚年與長江黃霞陽聲游。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耿逆偽將軍劉應麟聞先生諳琴律。劫至郡。强使鼓之。先生白衣抱琴不彈。應麟知其難屈。卒釋歸。凡此淵源事迹。亦宅日纂新泉學案所必及。青吳附錄之。

嘉慶六年辛酉。例舉大挑。時 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上喜極。傳 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後鴻博科。吾浙方聞博學之士。浙東推謝山。浙西推董甫。猶康熙大科之有秀水蕭山也。康祺少時。則聞董浦負謝山於死後。而未得其詳。頃讀先師徐先生煙嶼樓文集。有記杭董浦一篇。謹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為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間言也。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董浦同時為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物。亦峻拒之。而董浦則絪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强賣

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為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嶰谷。甚詰責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結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世有以徐先生言為太過者。試一考全杭交誼。並取此序閱之。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為已作者六七篇。於是知董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其後樗庵弟子。有抄結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董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考据論辯之作。頗與結埼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唏矣。按他書稱董浦性嗜博。夏月袒小衣。入茶肆。與里少年游。諍叫拍張。各不相識。適學使者輿過。偶見之。領而去。衆驚問。則曰。我舍門中後輩也。同博者始知為董浦。觀此則董浦之行檢通侻。本與謝山異趣。愛其才而與之比。仍謝山之過也。

河工之築壩護隄。以磚代石。自栗恭勤公始。是後每有大役。碎石稭埽。工用大減。數

年省官銀百三四十萬兩。而工益堅。自奏為定例。省費更不可訾算矣。然公於河實殫竭心力。體驗入微。平居河勢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中。或報水漲隄將壞。公曰無妨。或隄去水遠。公曰水將至矣。急備之。果如公言。敘乃大服。任事五年。河不為患。官吏皆慶為天幸。然前公任三年。河決祥符。公卒一年。南岸決。逾年又決。然則豈非人事哉。

錢唐吳清皋。清鵬。穀人祭酒第六第七子也。兄弟孿生。按以先生者。為兄從質家言 清才雅趣得筆得文清皋以孝廉授中書。晉階侍讀。考御史第一。未及補。 擢守江西之撫州。宣宗召見曰。汝師傅吳穀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世以為且大用。乃自撫州調南昌。僅一攝吉南贛甯道。再攝鹽法道事。卓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所遇閒劇不同。而官皆至四品。再世仍隸仕籍。人遂謂以生年月日推富貴壽夭。其說果不甚誣。而不知祭酒之遺澤遠矣。

道光朝。士無不知湖南有海秋湯鵬者。海秋二十成進士。三十補御史。意氣蹈厲。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尚書。 叱辱滿司官事。在已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原官。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海秋憤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策

夷務善後三十事。嗣西夷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條。人以是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書。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開設形勢。尋攝要眇。凡九十篇。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讀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年僅四十餘卒。康祺按海秋生胡文忠同縣。曾文正官京朝時。嘗與海秋為深友。中有違言。文正頗自咎。設天假海秋以中壽。人事磨鍊。才學器識。當益醇粵逆事起。戎幕需材。展轉汲引。未必不躋　中興勳輔之列。年少氣豪。銳意世用。一蹶不自克。卒摧頹鬱塞以死。悲哉。

吳江吳兆騫漢槎。嘗與二三朋好。同出縣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顧汪鈍翁。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為之側目。此所謂名士習氣也。康祺憶戊辰春闈後。從先叔父兵部公散步虎坊橋。適某相乘轎過。車馬雜沓。飛埃滾滾。咫尺迷濛。余舉扇自障曰。元規塵起汙人。先叔父回首斥之云。名士習氣。切不可學。因漢槎事。棖觸先訓。敬誌之以自箴。

陳碩士侍郎。家本素封。以諸父輩仕宦中落。侍郎自御史回翰林原衙門。貧益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為人客奈何。一日有貸於友人。至則奕棋賦詩。盡日暮。

忘所事而返。後驟遷至閣學。　宣宗諭之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靜退。有操守。進汝官。　天衷五字。可為侍郎一生定評矣。

道光十五年。江甯鄧督部廷楨受　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公同鄉官京師者。公子子久編修外。幾二十人。公未明入　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述故老逸事。商論文史。辨訓詁音聲。於三百五篇詩。刺取聲韻雙疊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未聞。臨別。鄉人為繪宣南夜話圖。張之以詩。此雖小事。然作宦數十年。以耄耆老宿。與後生分席談經。非記誦博洽者。不能作。客十餘日。以封圻貴官。與鄉里通宵話舊。非神氣閒定者亦不能。

合肥前相國李文定公。在位數十年。尤篤於人物。如李太史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諸君。公為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清獻公。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公為吏部時。所薦以洊至大官。為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蓋公生平。汲汲於以人事君。其所薦引。非有鄉里姻戚年家故舊之私。非有竿牘苞苴揣摩迎合之弊。蓋謀國之忠。知人之哲。如合肥前相國者。則誠不負　聖明矣。

梅村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澌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為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為詩問海內。十子。為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自子俶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為兩王子孫。

國初詩人崔不雕。漁洋房考門人也。居太倉之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祭酒。目為直塘一崔。居易錄稱崔華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為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苹。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亦目之為王黃葉。考自來謝胡蝶鄭鷓鴣。袁白燕。鮑夕陽。紅杏尚書。三影郎中之類。多以詩詞斷句。驟博高名。即漁洋賦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一詞。亦有王桐花之號。然文人標榜。數見不鮮。風雅如漁洋。抑何未脫臼窠乎。

吾邑陳莘學先生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慎獨之旨。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瑗。）座主李

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間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瞻拜月湖吾邑城中湖世稱月湖先生也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 聖祖嘉納賞賚食物時海賊陳尚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陛辭 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 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先生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為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肅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 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蓯容土蓡朕亦嘗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莩即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貯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訃聞 聖祖憫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

理少而當時 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閣中作令之政聲早達 聰聽也
康熙間吾鄉前輩有聲臺垣者二人而均出吾宗一理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
生初官詞曹即不受外僚書帕之餽入臺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
大猾鄧二皆 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
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 上語之曰滿朝為
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 諭九卿即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樗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
餘人因之降黜新修鄞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尚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楞額之庇護見明珠傳先生益感激
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見萊州府志郭琇傳在明相
黷貨攬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為之舉發者而
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秀水朱氏曝書亭久廢為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甓存獨嚴藕漁太史所
書匾無恙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或竹垞先生魂魄猶戀此土耶嘉慶間阮儀
徵視學按臨醵貲重建
甘泉江鄭堂藩淹貫經史博通羣書子及九流二氏之學無不綜覽詩古文豪邁雄

俊才氣無雙。嘗作河賦。以匹郭景純木元虛江海二作。受業惠氏弟子余仲林。盡得其傳。諸經多有發明。其為人則權奇倜儻。能走馬奪槊。狂歌豪飲。好游好客。至貧其家。儒林文苑游俠三傳。令後世難於位置。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浙學。為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前筆紀謝金圃少宰之禮下汪容甫。歎為今人所難。頃見焦里堂撰少宰遺事一篇。言乾隆丁酉。值選拔歲。所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爕。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首端綿初。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少宰違衆論特拔之。容甫惡聞磤。每來謁則戒司磤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又嘗薦容甫於鹺使者。容甫偶不合。艴然去。少宰為之謝罪云云。一片熱腸。愛才如命。爰補錄之。以告居大位者。康祺獨怪容甫受少宰曠代之知。復得儀徵相國鎮洋制府。送抱推襟。慇慇以國士相期待。乃其集中如自序弔黃祖弔馬湘蘭頌狐父之盜諸篇。憤鬱牢騷。幾若失職辱身。舉世欲殺。塊然無一人可伍者。不知世有容甫之學之

才。並無容甫當日之遇。荒山破屋。頭白無聞。其斫地問天。又當如何也。

吳薗次以順治九年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夙負才望。尤以詞曲名。奉 詔譜楊繼盛傳奇。譜成。稱 旨。即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為奇榮雅遇。薗次有入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 命譜椒山傳奇詩。或曰。今崑曲有鳴鳳記院本演椒山劾嚴嵩事。殆即薗次所撰進。後遂徧傳教坊也。第考梨洲先生太夫人。嘗有壽日見演鳴鳳記。因之慟哭一事。見梨洲子百家跋子劉子所作壽序後是鳴鳳記明末已行。薗次所撰。當別一本。試諗之識曲者。

承平將帥。專尚騎射。段提督秀林。官古北口時。扈從熱河。 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也。臣雖老。尚能跨鞍彎弧為將士先。一日。 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侯心。 上甚喜。 賜穿黃褂。

泰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公同直 內廷。嘗蒙 聖祖指授算法。已詳一筆矣。當文穆初入見。 上嘗語之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諭德侍從多年。嘗蒙 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尚為近臣所恆有。具 頒賜儀器。疇人家詫為未見。一日。又 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

如月。諭曰以助汝鉤稽布算之勤也諭德有奉　敕賦夜亮木詩懿戚勳舊咸羨其遇。

常州王君應長以嘉慶辛酉進士選四川新繁縣知縣到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饒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廚傳稱過客故上游及同列皆不憙戊辰冬舉計典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為勝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拒不見委員譟於庭君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文無以應君笑曰此亦可詐耶呼騶械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敢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大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捆君歸於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禍且不測於是四川諸州縣大譁騰謗書徧於道路頃之聞於　朝御史或摭以入告奉　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救之歸而以病風覆奏焉以飲食饋贈之微釀成如許大案固知仕途之險阸然世有諂事上官厚結寮佐下至胥徒臧獲之輩靡不各饜其私冀彌縫於纖瑣而事出意外終亦罷去或反以虧

帑累身家者。又當如何而後可。曰。事上以敬。不凌不挫。交友以誠。不驕不惰。禮無不及。情無太過。無脂韋以徼福。無矯激以賈禍。升沈得失。天焉者司之。而何預於我

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為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十八年。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公方隨扈。即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冊以自隨。會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即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歇歷封疆。於此兆矣。按此舉頗足為士大夫法。我輩既讀書筮仕。即官非樞密。時非軍務。凡海內人才。中邊地勢。及水陸兵額。多寡強弱之數。孰不當隨處留心與。

甘泉鍾明經懷文選樓。所刻葳厓考古錄。其所著也。譔述通慧制行。動中禮法。嘉慶甲子。督學劉文清公舉為優貢生。君入謁。抑抑若不自勝。自謂謷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朋友間言屢及之。嗚呼。 朝廷設科取士。使與其選者盡如君之顧名思義也科目洵足重矣。

劉文清按部揚州。江都焦孝廉循。時年十七。應童子試。取入學。覆試日。公問詩中用

韞馨字者誰也孝廉起應之問二字何所本以文數桃花賦對且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孝廉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明日復謁公復呼孝廉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為生員也孝廉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卒成經師孝廉嘗作感大人賦以識知己之恩今冠雕菰樓集首康祺年十七為秀才長沙周侍郎亦於衆中謬加褒賞謂他日當以文章名贈以書籍箋筆及京師佩用之物越二年京江張文貞公繼公視學歲科九試每出入場屋必召至案前諄諄以名世壽世相勖今年將四十羈紲冷官學問無成修名不立以視孝廉五經紛綸著述盈笥不負文清之知遇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回首師門慚惶無地

本朝漢臣以佐雜至大官者雍正間之李衛田文鏡嘉慶間之李世傑最有聲望乾隆朝揚州楊公景素以一縣丞洊躋開府總督兩廣浙閩直隸亦未易才也初投效直隸河工以精敏為河道忌嫉將笞之公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按敏壯公捷為公曾祖）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遂洊保至大用巡臺灣值漢民與熟番搆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為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官直隸布政司時山東賊王倫方煽變公奉　命防河

西賊眾兵寡。撫回人子弟而用之。得二千人。勇氣百倍。勦捕堵禦。以底於平。其他歷官政蹟。亦多可述者。蓋科第中人。按格推排。歲擢年遷。或以庸庸據高位。若起家雜流。忽膺 異眷。無問其治術之醇疵。進身之邪正。而其人必有出眾之幹局。無疑義也。

嘉慶間。平閩浙海盜。李壯烈伯實為首功。太平參將李成隆。亦有勞焉。龍王堂松門之役。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立率師往勦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以此舉就擒。時亦稱成隆小李將軍。

燕下鄉脞錄卷十六終

跋

緇士先生刊其所著燕下鄉脞錄屬命崇敬校讐事竣乃跋其後曰自南董不作載籍多誣唐宋以來是非奪於愛憎功罪淆於恩怨前代名人言之詳矣　本朝　列聖代嬗公道大明四庫所錄　御製各書皆折衷羣言垂憲百世則凡紀錄之家秉筆之士宜如何恪秉　聖裁務歸至當乃以崇敬所聞有不盡然者我　朝崇尚理學程朱陸王並行不廢乃孫承澤以方回之重臺拾陳建之舊唾醜詆姚江自命衛道其人不足重也陸清獻沈潛理窟冠冕羣儒亦復堅持門户附和同聲謂明之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此等議論其可據乎　國史館纂修列傳於臣僚功過兩不相掩所以存直道也而私家撰述猶不喻此意傳狀事實類多掩飾如張清恪謝濟世之獄張文端孫文定皆以奉　命往勘瞻徇失實得罪清議乃煌煌大傳見於名人文集中不一而足直若一代名臣絕無瑕玷者此等紀載其可信乎乾隆中川楚用兵　高宗首賞胡世顯之不欺以風動天下而積習相沿深根莫拔羅壯勇之擒熊老八參將陳弼攘其功　聖武記記之石三保聶人傑之事誣罔　朝廷李忠毅不為嘯亭雜錄記之咸豐中上海之亂首逆周立春等皆報擒斬而近人筆記有

謂諸逆多不死且有商於外洋者推此以言中外章奏亦有未可盡信者矣不特此也康熙大科得人最盛學問經濟照耀千古繼之者乾隆丙辰也是科徵士中全庶常祖望遂紹深甯近衍南雷融貫朱陸靡所偏倚其學近於湯文正桑主事調元傳餘山勞氏之學恪守師承宗主洛閩其學近於陸清獻二公其眉目也庶常之不與試或謂張文和以其負氣故齕之然主事亦未取餘若顧棟高徐文靖程廷祚沈彤牛運震任瑗陳黃中沈炳震王文清諸公皆淹通經史績學之士若厲鶚胡天游劉大櫆沈德潛萬光泰李鍇張庚黃之雋諸公文章詩賦亦堪方駕古人若裘文達方恪敏曹文恪金德瑛錢載諸公尤卓然不愧名臣當時二百餘人大半經桐城臨川兩侍郎月旦然後登諸薦牘故其中博學篤行之士幾居什九設令碧海遺珠盡收珊網豈非一朝盛事乃張文和以舊臣當國與方李二公所學異趣適奉　命主試事遂假慎重之名苛繩濫取以呈　御覽兩侍郎所舉一士不登名流獲雋者僅齊召南杭世駿輩數人士林咸失所望文和之咎大矣然前人未有言之者何歟是書與前筆皆掌故淵藪採摭之勤網羅之富所不待言至於闡揚幽滯考證得失並存數說不徇一家則知幾史通病其踳駮容齋隨筆遜此精詳矣又其論斷所施和平

嚴正無一孔迂腐之見以輔翼名教爲宗昔人嫌河間五筆以鴻才碩學評隲鬼狐
有乖立言垂教之旨如先生是書復何憾乎光緒壬午春弟子鄭崇敬謹識於暨陽
官舍之燕喜堂

清 梁章鉅撰

歸田瑣記

歸田瑣記提要

清福州梁章鉅所撰筆記三種之一是書成於解組後故有此名凡八卷穿穴百氏之精搜輯諸家之秘闡揚逸嫩臚述者德第五卷所敘滿清諸臣驕橫遺事口誅筆伐不稍諱飾猶見南史之風

歸田瑣記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擷芝蕤蓬虆而行鞅掌與使涸跡於春廡坿名於枕流情則邈矣非幹濟之才垂纓縰拖青紫振藻雲路剖符要津已彭彭其莫齡猶戀戀於華膴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勲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讌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攀丹轂而公甫綴鵷鷺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海嶠多傳經之彥枕葄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學顏孫之干祿　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歷藩牧涖官句吳駐節章貢練湖濬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黼平九邊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為霖之願無媿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鸑鷟一鳴大呂聽律難進易退古人是期　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　天子南顧桂管思得藎臣畀之封圻頒以節鉞於是五稔象郡半載胥臺勤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子瓴甋戰衡于舲艎朝知李晟為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菊　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

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唐人之閱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剿竊一家闡揚忠貞臚述耆舊小亦足以正洨長之説補華陀之書洵可綱維世風利澤羣彙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來學書為韓范之部吏隨籍湜之後塵公諉以校讐付之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則是編也為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撰

歸田瑣記目錄

卷一

歸田　歸舟
七十致仕　容園
文選樓　芍藥
南萬柳堂　兜兜巷
堵江口　謚法
宋研　天下太平四字
丙午丁未　襌服
璵璠　鰣魚
治瘧古方　洗目神方
屠蘇酒方　折骨傷方
被毆傷風方　小兒吞鐵物方
治喉蛾方　治痰迷譫語方

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止血補傷方

屏賊盜咒

卷二

致劉次白撫部書　砲說

家居　請鑄大錢

鯤鮞　飲量

食量　曼雲先兄家傳

壽序

卷三

閩蠻互稱　常成二公

張宜劉升道　陳讜

夏得海　循吏

酷吏　颶風

陳嶠　慶城寺碑

高鳳：　玉枕蘭亭
五經中式　督學屢易
荔枝　皂莢樹石榴實
鼓樓刻漏　陳實百問策
麻沙書板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武夷山志　建陽二實
承天寺　小李將軍畫卷
文衡山書赤壁賦册
卷四
黃忠端公　洪文襄公
李文貞公　李文貞公逸事
陳省齋　蕭藝菴
謝古梅先生　蔡文恭公
張孟詞貢士　鄭蘇年師

福建鼎甲　世進士
兄弟進士　少年科第
世解首　三世巍科
同榜三及第　會元
宰相尚書
卷五
鼇拜　噶禮
隆科多　年羹堯
訥親　胡中藻
和珅
卷六
文人奇遇　紀文達師
劉文清師　朱文正師
松文清公　讀書

讀儀禮　月令氣候
千字文　上大人
滬瀆唱和詩序　高雨農序
已刻未刻書目　疊韻詩
和卓閣老紀恩詩　楹聯賸話

卷七
小說　封神傳
三國演義　金聖歎
神木　釣臺詩
首縣　典史
上衙門　清客
酒令　燈謎
近人雜謎　稟賦不同
少食少睡　品茶

品泉　百歲酒
豆腐　廚子
小炒肉　奴僕
縫人
卷八
北東園日記詩　附和韻
附停葬說　附錮婢說
附厚殮說　附代吉祥說
附復廖尚書魏山長書
歸田瑣記目錄終

歸田瑣記卷一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

歸田之入詩。莫著於蘇文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潁之時。皆紀朝廷舊事。及士大夫詼諧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薄。則去之。紀事實。採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爲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　命復出。又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並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歸。回首雙塔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痾無事。就近所聞見。鋪敘成書。質實言之。亦竊名爲歸田瑣記云爾。時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量移蘇撫。受篆甫十日。即赴上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揚威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書。夜出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即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送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中旬。奉到 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浪亭行館。二月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英夷猖獗。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土匪乘機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遂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楊竹圃方伯簧 謝茶石觀察學崇 飛輿來接。晤談至上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蓋至此始愈信官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為。則此後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為限。昔人所譏冗而

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昔通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尚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囂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燈。了之而已。既思舊友張建亭觀察家極寬敞。雖甫遭八人之厄。而餘宅尚多。姑令逵兒往探之。則觀察之子松崖郡丞適來。甚有樂為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十餘間尚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阮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閒語余曰。此名容園。為吾揚州園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畹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為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燬之後。尚可曠覽。且頹垣碎礫之間。尚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尚未摳謁師宅。

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本無買園之力。即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郡人即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張園。李姓則呼為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為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即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尚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為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度於此。是日。即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坐。甚以為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即留余寓園中。

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圖爲五老會。而啖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者。不禁黯然也。

芍藥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吾師以腳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徧履花畦。真如入衆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蓋千萬朶中。一朶而已。余自詫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公應爲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爲周旋賓主起見。而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予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即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師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

避暑。自題為南萬柳堂。以別於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青湘子畫片。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予首題。余謹次自題韻。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揅經室續詩中。詩云。天然一幅水村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苦瓜畫。（清湘子亦自號苦瓜和尚。）臨流便想坐茅漁。北來戢戢投林鳥。（時避海氛者多卜宅邗上。）東望茫茫縱壑魚。安得牽船隨杖履。太平鄉裏補三餘。（太平鄉為柳堂八景之一。）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萬楊柳。主賓晤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辦。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選辭沉着。託興遙深。已如崔灝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為知言。

兜兜巷

在揚州日。聞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王漁洋為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

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徑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面又相似故人行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婦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師為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口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聞海上警報愁然憂之當官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洲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為之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尚可有為足下所籌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裏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預先調齊橫塞江口以鐵索聯為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安設槍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鹽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廢艘為前茅以捆徒為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扼隘喫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為動念正在籌畫間而焦山口早望見夷帆夷

兵。僕臨鎮江。即回指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為都轉題雪舟籌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時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把注。煮海本利溥。通海得藉手。長袖乃善舞。 上紓宵旰勤。下壯風聲樹。廢艘柵可資。捆徒勇足賈。仍願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詩論也。

諡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圃方伯。林岵瞻比部 揚祖。談及吾閩省運之衰。因歷考 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諡者僅五人。一為南安洪文襄公。一為安溪李文貞公。一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為侯官陳忠毅公 丹赤。蓋自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指不勝屈矣。有一家而得諡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 梧。及子忠勇公 芳度。從子忠襄公 芳世。襄愍公 芳泰。孫溫簡公 應纘。異數殊榮。實古今所罕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 琅。及子提督勇果公 世驃。提督藍襄毅公 廷珍。及族子襄毅公 元枚。總兵朱忠壯公 天貴。而同安提督黃恪慎公有才。林溫僖公 君陞。胡勤愍公 貴。李忠毅公 長庚。邱剛勇公 良功。總兵胡武壯公 振聲。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諡。亦盛事也。 按記此後數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

督陳化成蒙　賜謚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共事三閱月

宋研

吾閩宋研最多余齋中即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隨行舳艫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蜑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者常估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硯也乃端溪舊坑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適歲即攜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見大駭易其四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攜三十方客於金陵士大夫競買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但高宗所攜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鐫夾漈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闇谷（晉然）銘云曉嵐受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闇谷居士為之銘曰墨繡斑斑閱人幾多稜刓缺字不毀夾漈有靈式憑此六百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裘文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

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即此研否。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聞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綃方牋篆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閒書者。鄧析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傳。麟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

書此四字見賜。記予以心太平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覃溪師見而訝之。謂予曰。昔陸放翁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修為心。蓋當南渡之餘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為橫幅。而紀其前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咲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語。果于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尚未成。警報踵至。有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其說。惟徵言甲辰年有厄咎。徵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師洎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衆以為時尚遠。姑妄聽之而已。按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即有之。而丙午丁未為國家厄會。則其說實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龜鑑十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為續錄一卷。則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間。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書。歷摭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

十有一。皆有事變。後元人續記宋眞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序。引陰陽書曰。丙午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為刃煞。丁祿居午。未為刃煞。則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廈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禫服

在揚州日。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甫闋。將仍還廣西。余順口問曰。禫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知所應。蓋實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禫。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為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喪。古亦為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巽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記。稱為父母妻長子禫。據禮。妻為夫。臣為君。亦禫。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

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禫者也。為父母禫。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然。為長子禫。蓋庶子為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猶當有禫。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亦通稱三年。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為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璵璠

璵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璵璠斂。注云。璵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為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璵字注則但云璵璠也。余由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句云。濟時今枉石。比德古璠璵。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以璠璵押韻。尚

宜酌改耳。客𧶬然曰。璠璵、璵璠。惟所用之。左傳雖云璵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璠璵。杜詩高價越璠璵。蘇詩清廟陳璠璵。古大家皆如此押韻。然則皆非與。余曰。孔子之語。本是璵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璠璵耳。不得以誤者為據。而以不誤者為非也。三國魏志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潘尼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皆尚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璵者。實不可不辨耳。

鰣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鰣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柬報之曰。此鰣魚即爾雅之鯦當魱。曾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右原比部。右原作鯦魱說甚詳。按鰣或作鰣。通作時。見韻會。爾雅鯦當魱。注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集韻鯦音因。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鱛。惟類篇言其出有時。故名鰣。正韻言似魴。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為佳。余守荆州。過嚴州。皆得食之。昔人謂荆州有鰣。主起刀兵。不宜食。余以八月食

鮮。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説亦不盡然也。此皆右原説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治疝古方

僑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亦患此證。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忽得癲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葉珠。即薏苡仁也。法用東方壁土炒黄色。然後入水煮爛。放沙盆内。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即消。沙隨先生亦患此證。辛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却在何書鈔來。因即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暗室燈書載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欒景錫。失明十九年。忽有神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椀。煎至五分。洗之即愈。復為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為正月初三日。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

五日。六月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問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本古庵名。當從广字頭。廣雅。庵作廜廯二字。孫思邈特書此二字於己庵。集韻云。廜廯。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屠蘇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屠絕鬼氣蘇醒人魂之說。可笑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名為屠蘇酒耳。其方。為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兩二錢。各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者。以開通元寶錢。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

聞。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嘗刊一秘方云。以荊芥黃蠟魚鰾三味。（魚鰾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椀。重湯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須廣布之。

小兒吞鐵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尫羸。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為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鵞方

黃霽青曰。族兄秋坪室錢氏。素患喉鵞。喉鵞者。喉間起泡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為雙鵞。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呼吸氣閉。往往致斃。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恒苦之。秋坪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談奇症及治喉鵞方者云。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過壁虱（即臭虫）十個。一并搗入為末。以銀管向所患處吹之。極有神效。因關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後。則雙泡忽潰。嘔吐膿痰盈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秋坪嘆為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燈草。本喉症應用之品。至合壁虱為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處得來耳。　又喉間方覺脹滿起泡者。急以食鹽自搓手掌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即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譫語方

李蔦峰太守（景嶧）曰。凡譫語者。皆心為痰所迷。應用鮮豬心一具。將辰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為末。藏豬心中。外用牛糞煨熟。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豬心煮汁。和丸吞下。即愈。時蘇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八稜蔴根五錢輕淫羊藿與千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共八味煎濃汁配入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壜七月隨量飲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筠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壻張子畏太守寅官農部時赴圓明園畫稿車覆與夫為輪所壓傷兩臀子俱出以為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中丞錄一方見示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鬬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令與夫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箭馬踢跌傷無不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鬬毆傷可活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陰功也

屛賊盜咒

伯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盜賊呪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呪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徧。勿令雞犬婦女見之。

歸田瑣記卷一終

歸田瑣記卷二

清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鴻翱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即旋閩。因俶裝之頃。忽聞浙東㗲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莠民乘機劫掠。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艘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慎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曾為甘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趲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㗲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

月初。至浦城。本擬即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暎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為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為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鑿於 堯天舜日之中。為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為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為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亙古未聞之事。而為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況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錦州

馬頭則概將唯命是聽乎。況外番如唊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唊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唯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龕赭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燄。視十年前更甚。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況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俞旨。下洽輿情。使唊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亭督部方巡臺灣。遠在海外。省中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為太湖同知。曾以濬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　計典卓薦擢守徐州。洊至開府。以余所舉主。執弟子禮頗恭。故余不憚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為忤。而迄不能見諸施行。頃聞𠸄夷竟相挈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為。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砲說

𠸄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運大砲自三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濟。皆經奏明。今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沉於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峰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年𠸄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之砲遠不敵𠸄夷之砲。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光迸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故統軍者

驚奔。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今日軍中。全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厦門定海鎮海寶山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為夷船所得者約千五六百座。厦門之戰。我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火藥艙。大艘轟裂沉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定海之戰。葛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即欹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即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即可傷其數十船。況一船可殲數十人。壞一船可傷數十人。尚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觔者。何以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大。亦不在多。並不在專仿洋式之砲也。或言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曾親登寶山砲台。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峰提戎坐談半晌。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台。更無如此之得地勢者。而虛砲一轟。全

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乎。

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為言。因摭所知告之。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有辱駕問訊者。無不款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伻以一刺相報而已。戚好中。尋常慶賀。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為既省往來而復赴飲召。何以為守禮。余笑答之曰。禮時為大。稱次之。余本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燕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疴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為戶部議格不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

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娿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告。索閱舊稿。因並錄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山（作屏）青陽堂文集中。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非可奏事。當是為某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欵。則皆切實可行。有輔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

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令各直省州縣軍民人等。按東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毀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監督妥書。眼同該花戶。當堂稱准。隨即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支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銅觔。剋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呈控。審實按贓。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尚有不實不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所屬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西南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觔以下者。罪杖一百。一觔以上者。罪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一家藏匿紅銅十

觔以上者。審實官給首報人賞銀二十兩。五觔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予杖八十。銅收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觔。在藩庫領腳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

二曰。嚴採銅。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監採。如有透漏銅觔者。本犯按數科罪。一觔以下者。杖一百。一觔以上者。滿流。五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觔以上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分贓。計贓。准枉法論罪。停採之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貳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盜採者。准透漏銅觔律論罪。守鑛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

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 朝五代之錢。惟雍正錢間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白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奸民即欲毀小為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絕盜鑄禍本也。

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觔。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 國帑。則數無慮千

萬。一時斷難應給。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解到銅觔。開局鼓鑄先鑄當千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户交銅一觔。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共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民間輸銅一觔。即得銀六兩不須損上。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觔可鑄當千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觔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銅脚費。每銅觔去銀五分。運錢脚費。每銅觔去銀五分。共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户作銅價。計每銅觔。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家輸紅銅約五觔。每縣可得銅十五萬觔。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觔。每銅觔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且隨時開採每得銅一觔。除鑛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損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

六曰精鼓鑄鼓鑄之法。當千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當

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由户部先精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觔首要潔淨。鼓鑄必極精緻。輪廓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有侵蝕銅觔。照壞亂錢法罪。紋監候。

七曰。審銖兩。銖兩之法。每銅觔。鑄當千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六錢。計四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觔。共鑄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折半遞減。奸民即欲燬小為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無贏餘。無可為利。盜鑄之源。不禁又絕矣。

八曰。禁剪鑿。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盜磨錢質而取鉛者。重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損壞之人。准左右鄰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人當千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

九曰。廣流通。流通之法。今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二百者。作銀二錢。當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

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使。凡民間交易。皆准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納課。俱准作銀。照數輸將。其有牙行市儈。敢于把持抑阻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　十曰。慎示信。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賫銅。赴各州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一觔。給價紋銀六兩。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領價。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觔。尅減銀數等情。許該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即行嚴訊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外。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繳者。查出每銅一觔以下者。予杖責。一觔以上者。滿流。十觔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觔多少。官予賞銀。此戶部刊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匿銅不交之弊。俟銅觔清收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部刊刻頒布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

紅銅。精選潔淨。令各直省巡撫。委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千大錢。枚重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錢。當三百大錢。枚重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蠹。膽敢阻抑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仍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真足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鑄雜鉛及剪鑿諸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　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駁尚未奉有明文。因復私擬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并錄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為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為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禁。而徒嚴盜鑄之條。猶非拔本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聽其為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為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為用尚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為尤甚。如一煖手足之爐。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鏡。乃徑

寬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鉦鐃與鼓相配而鳴者。爲歲首戲樂之具。從前雖富户乃有之。近則中小户亦多有之。舉此三數端。則其餘可以概見。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華。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是省會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自而得乎。則皆銷燬制錢而爲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即乾隆嘉慶錢亦甚寥寥矣。非皆燬而爲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爲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爲厲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爲宜令牧令設局公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内。限一月。十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觔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中附貯之項。皆别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爲收銅之資。竊又以爲宜從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即照銀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既淨。遠者或令銷鎔。近者或即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

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磨礲。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費。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尚是照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賠貼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鯤鮞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云。閩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遊。請曰。鯤何魚也。師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尚不能辨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　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雅釋魚。鯤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鯤鮞。此鯤為小魚之說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為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鯤。明為大魚。庚桑楚之鯢。明為小魚。彼老師者。獨不顧

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蒲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即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杳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廡時。有黃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戶。其時李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呶。即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懋昭酒力亦驟退。惟李堯文廣文(松雲)尚堪自張其軍。一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戶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映斗)者餉客。以茶陪飲。以火酒兩杯對舉並盡。後客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洪。嘗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為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酩酊。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

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晉清曰。雲巖酒後彌溫克。是即不勝酒力。作意矜持也。驗之不謬。同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皆以酒自雄。雲巖曰。二公徒豪舉耳。揭陣喧呶。潑酒幾半。使坐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為第一。不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嶼吳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將闌。衆皆酩酊。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然後從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病予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復札曰。吾再傳有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此近今則如廣陵散。渺不可追矣。

食量

相傳。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

衆門生醵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於銅腹。以至殽胾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則以次放摺。每　賜喫肉。准王公大臣各攜一羊腿出。率以遺文恪。轎箱為之滿。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則轎箱之肉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猫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攫啖。為之一快。

曼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曼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既成書。僉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兄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悉。不可以無言。因摭拾其事。為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春中。一字曼雲。又字曼叔。晚號江田。伯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

於某日某時。必非凡格。已果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時也。幼處
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即可應童試。禁弗使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杏亭先生來督閩
學。聞其為文章宗匠。銳欲入試。諸李父私縱之出。遂得補弟子員。嗣丁叶所公憂。三
李父岱巖公作令黔中。攜與俱往。踰年為甲寅開有　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
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科功令。新舉人歸督部覆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
己未成進士。　殿試以十卷頭引　見。入翰林。是年秋。開　實錄館。座主大興朱文
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八人。奏為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僅見也。
在館日。屢被紗葛瓜果之　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　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
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　授編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敦留之。不得。
文恪嘗與人曰。梁三品學事事稱吾意。惜其不能飲酒。無以傳吾衣鉢耳。雖一時戲
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未數月。值滿洲文遠皋少宰督浙學。招之入幕。時撫
浙者為儀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節署。請業請益。所學愈進。既又以省母辭
歸。旋丁內憂。以二親不葬。又體中多病。遂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意表。六歲
學書。即能摹懷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毅論。學之經年。

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惲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人皆寶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押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為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是雷升押字驗其二三徽吟聲極清長非千年物不能因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為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詩閔之鄉里多詑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落落寡合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曾禹門奮春廖佩香英為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劘切佩香早卒公為營墓山中督工四十餘日不倦執紼者皆感激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常遣伴吟魂在京師時惟其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釗高郵王伯申引之涿州盧原山坤通州白小山鎔桐城吳春麓賡枚武威張介侯澍為道義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問數人中有持節來閩君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州府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人事於醫卜堪輿之學靡不宣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雜考據亦性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所存詩詠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許歲時

嘗自錄所作古近體一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加評論。勗之以理性情、精學問。公為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託章鉅以傳於世。見於自叙中。時章鉅方宦遊南北。公書未及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福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副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為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子王示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着。尚有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眉評。說文小箋。難經發明。兩漢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人風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尚不下數十卷。藏其壻何朓遵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澹滋味。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常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至錙銖之入。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即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交。稍不稱心。即慍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易

之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窮困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游淨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恍有所思余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舟中詰其故公曰昔曾夢游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作有僧衆讙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尚有未了之事此時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以不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白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序文為祝既又思壽序非古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去今僅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靈氣拱山河　恩持前後嚴疆節惠播東南茇舍歌白首高風疏傅少蒼生霖雨謝公多卅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教養太和　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為天救荒最著江南策達變能歸海上船論報自應仁者壽辭榮早占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按兩律矜鍊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illegible]前明以來名人文集中

此體並不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即與傳記文字無異。即如今秋福州親友公製一序寄祝。係王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為擊節。此等文自可不朽。余亦竊冀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概斥之乎。附錄於後。以質讀者。序云。今 上即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茝林先生七十誕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共謀以詩文寄祝。而授簡於慶雲。慶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敭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世儒冠之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為。而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茍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汲汲進取。履外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 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歸。既歸之四年。

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擢撫廣西。調江蘇。於是再以疾辭。可以有為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暎夷窺

我東南。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吴淞至寶山口。斥堠嚴肅。其經畫有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所知益劇談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再　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搘擊者。久之　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薦多偉人。官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吴淞孟瀆。為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失道。先生多方資送留養。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自言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為大矣。生平無他嗜好。以著述為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以文獻為己任。於經史皆有譔述。尤精文選。旁及藝文雜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先生精神強固。疾既有瘳。且惟　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　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積精以適神。蹈養天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閩蠻互稱

福建之為閩自古及今無異而今西北人或並以蠻稱之吾鄉士大夫又或並閩之名而不居而別為稱曰東越曰治南皆未詳考也莫古於周禮八閩七蠻之分鄭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芈蠻矣按此所引鄭語史伯之詞上言荆王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自立乃曰蠻芈蠻矣謂叔熊既避難居濮而從蠻俗也彼不作閩者賈疏謂後人轉寫者誤鄭氏以閩為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孫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然考史記楚世家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禮為周初之書安得先有叔熊之後分七種為七閩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紂時隨從之國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種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杜預左傳釋例直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建寧郡乃蜀漢時改益州所置其地當屬梁益在今四川雲南間七閩果叔熊居濮之[illegible]地之相隔絕遠耶許氏說

文云閩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所指東南較濮之在西南為得其實然蛇種之言實不知所據近人有據說文謬稱閩人為蛇種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駁之云漢書明言遷其人於江淮間則今江淮間民乃真蛇種而今之閩產無與焉最為痛快近人無以難之竊思今之連江羅源及順昌諸邑山谷間有一種村氓男女皆椎魯力作務農數姓自相婚姻謂之畬民字亦作佘意即漢書所云武帝既遷閩越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其逃亡者自立為冶縣此即冶縣之遺民而畬之音與蛇同豈許氏承訛遂以為蛇種歟且蠻之字許氏亦云蛇種安得蛇種之多如此豈蠻與閩名異實同然周禮又何以七八別數歟竊謂草昧之初南方閩蠻未通中國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從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從犬至犬戎則直以犬為名又如獯鬻玁狁之類字皆從犬又豈得盡以犬種稱之耶考山海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則浙西為蠻浙東南為閩審矣閩之置郡始與秦之閩中郡然秦之閩中郡地大實兼得漢會稽豫章二郡之半揚雄揚州箴曰閩越北垠夫東越在禹貢揚州域而云閩越北垠則閩越者南越也文選魏都賦吳蜀二子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是吳即閩也張協雜詩云閩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閩也

宋之問早發始興口詩。候曉踰閩障。乘春望越臺。是韶州曲江亦閩也。李白題元丹邱山居云。揭來遊閩荒。捫涉窮禹鑿。寅緣泛潮海。偃蹇涉廬霍。此蓋用史記河渠書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語。是廬九之間亦閩也。獨孤及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云。是亭也。僻介閩嶺。是嶺南西道亦閩也。韓文公送惠師詩。嘗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又撰胡珦神道碑云。至閩南兩越之界。夫兩越者。東越南越也。而在閩之南。則會稽豫章皆閩也。史記吳太伯奔荊蠻。號曰句吳。司馬索隱云。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則是古人合蠻閩吳越而一之。若今時封畛攸殊。各有管轄。則不得竟以蠻為閩也。則又何必辭閩之名而不居。而自詡曰東越曰治南以為古乎。

常成二公

韓公作歐陽詹哀辭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鳥之樂。雖有長才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涖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後人皆據此謂進士始歐陽詹。而聲教實開自常袞。然考

閩川名士傳。及淳熙三山志。則閩人之舉進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歐陽詹前。而獨孤及集中。載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歎堂室湫狹。學荒廢。懼斁籩豆之道。竊子衿之詩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勖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由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為恥。公薨之二年。太常議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此段刪節原文）按成公者。李椅也。大曆七年為福建觀察使。十年卒官。常袞涖閩。在建中元年。則華路藍縷。李實導厥先路。不自常始矣。今學宮特立常公祠。歲時專祀。以為興文之報。而成公祀典久缺。自李蘭卿都轉（彥章）始為表彰之。都轉以望族之裔。而亟力。此舉雖私而實公矣。

張宜劉升道

余喜搜訪鄉里舊事。曩有釣遊叢話之輯。因細碎不能成卷。置之篋中。茲山居多暇。

復加甄錄。存若干條。不忍竟以飽蠹鼠也。憶宋劉敞公是集有寄張宜詩云。張君於禮樂。先進野人也。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鬚眉交蒼白。被服必儒雅。故喜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間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檟。養賢須勤渠。風教隨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注云。福州人。教弟子數百人。多成進士者。今吾鄉士大夫罕能注其名。想此次續修省志。必已詳列之矣。又記得亡友福清郭韶溪學正曾以劉升道之名詢余。據云係其邑中名人。余無以答之。後偶繙宋劉翌灊山集中有題水雲亭劉升道福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臺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溪。宋香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族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此明為閩人而作。但未詳升道里貫。當時言福唐。不必專屬今之福清。韶溪欲引為邑先輩之重。故殷殷考訂耳。

陳讜

韓侂胄為相時。常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曆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容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

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馬。出一楊妃圖。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豈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丈人才士。如水心一等。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耳。胄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此見白珽湛淵靜語。按漢長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為一詩。年十六。已得二千餘篇。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為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閩書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圮時。有石讖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為忠惠事。並云

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於忠惠處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循吏

吾鄉循吏。能開風氣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袞而已。而不知六朝時。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齊書載愿字士恭。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試清澈無隱。後琅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云云。又載王秀之字伯奮。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

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云云可謂清風亮節後先輝映獨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鄉省府志所論列亦寥寥未免語焉不詳無以風動來者矣

酷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門載宋泰始六年以晉平王休祐貪虐不可涖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謂之臧獸吾邦酷吏實始於此

颶風

太平御覽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前三日雞犬為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為黑風按此即南方之颱吾閩濱海各郡每年春夏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間有者俗謂之暴或因以颶為颶謂即暴之轉聲則鑿矣

陳嶠

吾鄉相傳有彭祖命長八百歲七十猶是小孩兒之語其原甚古考全唐詩載陳嶠暮年僅獲一名還閩近八十以身後無依强取儒家女合巹之夕文士悉賦催妝詩

㦛有生美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是唐時即有此語。今小變之耳。

慶城寺碑

福州慶城寺有二碑。一則瑯琊德政碑。一則宋開寶七年刺史錢昱重修廟碑。皆備載王氏事蹟。按歐陽五代史謂審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詳卿。考審知兄弟三人。長潮。次審邽。審知。其季也。故軍中呼審知為白馬三郎。新唐書列傳。潮字信臣。審邽字次都。其兄弟既不以信字為行。且信之義通於潮。詳之義通於審。知當以碑為是。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掃。暇日至慶城寺。與僧滋亭談禪。滋亭頗通內典。並喜詢地方故實。且覼縷慶城寺源流。余告之曰。爾聞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聞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時。郡城東北慶城寺。釋迦大像頭忽斷落墜地。拜石為之碎裂。且肩項皆削平。儼如刀斫。好事者蜂擁衆觀。不知其故。陳畏民先生喦曾以詩紀之云。漫道金剛不壞身。空門色相本非真。恆河沙內無窮劫。得實頭顱亦渡人。寶月圓光笑故吾。荼毗原不判禪狐。想因未了涅槃債。更遇無情廣額屠。無有餘乘最上乘。心風動處滅傳燈。太平早付雲門棒。鼻孔於今摸著曾。豈真億萬化身多。伎倆寧殊墨頂摩。思議

已教人着落。猛回頭亦奈如何。

高鳳

閩縣有高鳳者。以善卜名。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前明宏治己酉。福州傅用養鼎求占科名。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曰。吾適剖椰子而用養至。其象解圓。當為解元。又宏治戊午科。鎮守內臣書一興字。令鳳占解元所在。鳳曰。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但所書興字從俗省寫。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曉。榜首乃侯官林克仁士元也。　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師於榜前請人測字。以餘茶書一因字於桌上。其人曰。此為國中一人之象。君必為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曰。君此科恐無分。或後此有恩科。亦必中。蓋彼因字係無心。君因字係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友。以所執摺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煩君一測。其人歛眉蹙然曰。君之扇適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終於一衿乎。後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傳其姓名。殆亦高鳳之流亞矣。

王枕蘭亭

今人熟聞王枕蘭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

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畫視之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率更洛陽二本余皆未見惟秋壑石舊存福州舊家按文待詔謂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單作立象而鬈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寬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石字帶字流字有損蕭蟄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於閩之人亦異矣近聞有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去又不知何時復能歸閩否耶

五經中式

鄉會試有五經中式者實吾閩開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選舉志載崇禎甲戌會試舉人顏茂猷通作五經文帝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為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則亦吾閩人也自是以後丁丑則江西楊重熙癸未則浙江譚貞良馮元飈終明之世不過此五人　國朝則指不勝屈然開其端者以順治丁酉

鄉試山東法若真為首次則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及吾郡林文英此後吾閩乃無繼響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　陔餘叢考引彙書載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又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則此事自宋時即係閩人擅其長矣

督學屢易

乾隆丁酉吾閩督學使者李公友棠以前臺灣御史任內罣誤被　召入都繼則范公思皇涖任數日即丁艱去莊公培因亦以父憂回籍時錄遺屬巡撫吳公士功攝其事其未經科試者尚餘福州福寧兩府九月後前汪公廷嶼復來成之 汪以甲戌督閩學丙子夏丁艱回籍 蓋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內學使者凡四易是時考試章程凌雜有先鄉試而後科考者 福州福寧兩府於己卯鄉試後十一月補科考 有未鄉試而即歲考者 福州福寧二府於己卯場後入泮者即於庚辰夏閩歲試 有未簪挂而先錄遺者 庚辰　恩旨開科福州屬七月歲試場期迫從於七月末通考合省遺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屬新生始行簪挂 更有學政以午後入文廟行香提調以初更傳即夜簪挂者 汪公牌示六月二十日文廟行香至期以夫人染恙承命候醫逗留不敢出適乞黑雲四起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出以為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監臨赴貢院驗工欲前往伺候遂於初一夜初更傳新進即夜赴府簪挂胥斗持火炬沿門呼喚率以各學人數參差不克成禮 陳畏民雜錄詳紀之

荔枝

僑居浦城日。余壻邱乙樓由福州飛寄鮮荔枝兩簍。色香味尚未盡變。曾作詩謝之云。何煩絳雪與元霜。滌暑仙丸遠寄將。挹盡西禪侵曉露。閩於西禪寺侵曉摘下。即裝籠登舟。分來南浦滿庭芳。似憐吮墨吟喉渴。巧助稱觴鞠腃行。時在余七十賤辰前數日。偏與輕紅開口笑。好添詩話筆花鄉。時以偏貽浦中親好。僉曰。此數十年來口福也。有以貢荔枝故事為問者。余雜考各書應之曰。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此粵東貢荔枝之始。唐書載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則未言貢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溫州柑。亦令不得供進。注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閩貢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撫顏惺甫檢始奏罷之。

皂莢樹石榴實

家雁北處士贊記云。稽神錄載。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

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遜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載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結實之多少。為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木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與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員榴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鼓樓刻漏

福州城中鼓樓相傳舊有刻漏壺。應時升降無爽。今則只設十二時木牌。需人更換矣。聞舊物為周櫟園先生取去。不移時亦沈於海。三山志云。熙寧二年。程大卿師孟為郡守。始作銅壺滴漏。設於威武軍門。而福寧志又以為宋末陳石堂先生所製。石堂名普。字尚德。寧德人。精律呂璣衡之學。以宋遺民不受元聘。隱居授徒。巋然為後學師表。蓋亦有程而修者陳歟。

陳實百問策

莆田陳實字吉生。負氣奇傑。為諸生日。上司某謁文廟。屬實贊禮。時天大雨。某官擬拜階上。實高聲唱曰。拜下。禮也。某官遂冒雨下階拜。已升明倫堂聽講。令實講大誥。蓋難之也。實高聲唱曰。禮讀誥律。在坐者當立聽。衆官俱起。實展誥詳緩讀之。復詳

為解說某官竟不得坐聽畢默默而行實於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員才不相下疏言取狀元不公成祖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成祖命解縉發策以七十二賢賢何德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為問成祖臨軒對試頃刻間條對詳悉文彩可觀而環亦悉對無遺乃罪實發戍三邊其事由曰廷爭狀元云云事載閩書實策載福建通志實傑構也

麻沙書板

麻沙書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擅咨禮部尚書胡濙以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即此可見吾閩書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宏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適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偽學以崇實用云云下禮部議請勅巡按提學將建陽書板大為釐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陽書板字多訛謬巡按御史楊瑞提調學校副使邵銳疏請專設官第於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較尋遣侍讀汪佃行此皆麻沙書坊故事吾閩志乘罕及之茲從禮部志稿中錄出以備續修者採擇焉

書詹元善遺集後

此浦城朱清如廣文（東鑑）所編時祝東巖方輯浦城遺書廣文急欲附見所著因尅日成此余門下士詹棒之為元善後裔欲重梓是集屬余校勘則原輯義例實未允愜如卷首第一篇為宋史本傳第二篇為真文忠公所撰行狀是矣而第三篇即次以縣志縣志係現在所修錄縣志不如錄福建通志通志為一省官書曾經進
呈
既錄通志則不必再錄縣志矣元善初後其舅張氏後乃復姓詹此大關節集中不一見其同時葉水心適為墓志敘復姓事甚悉急應錄於真公行狀之後以補史傳之疏蘇州郡學有紹熙元年同年酬唱詩刻中有浦城張體仁七律一首張體仁即元善作此詩時尚未復姓耳集中所錄數詩皆取自詹氏家譜中他無所見而此詩有石刻可徵轉未採及漏畧可知而最可笑者語錄數條中乃採及范紫登四書體注此所當急為删汰者棒之其應自知之矣 按道光戊子己丑間余藩牧吳中任蘇撫者為安化陶雲汀（澍）蘇郡丞為遵義王香湖（青蓮）掌蘇州松江兩書院者為歙縣朱蘭坡贊善（珔）華陽卓海帆京兆（秉恬）里居者為吳棣華京卿（廷琛）皆以壬戌同年往來無間遂有吳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徵余序因為搜求故實知蘇郡學有宋紹

熙間同年酬唱詩石刻屬香湖搨紙讀之按是事在紹熙元年首唱者為袁起巖說友和之者為張元善體仁時袁以提刑為浙憲張以提舉司倉庾蘇州即浙憲治所故為吳中同官且皆吾閩人餘以次和者為陳仲隣欽亮唐致遠子壽胡國敏元功王文欽藝均署胥臺趙景安彥晙中王彥衡從簡彥真均署浚儀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稀稷承勛署桐川陳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濟澥署浦城考張體仁即詹體仁宋史有詹體仁傳葉水心嘗為體仁誌墓述及改姓而本傳失書史之疎也嘉慶中浦城有輯詹元善遺集者但從詹氏族譜中錄出數詩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張之為一人其輯柘浦詩鈔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澥既與袁詹同年當為宋隆興元年本待問榜進士此石刻又明著其為浦城人而徧檢吾閩志乘選舉門前後並無章澥之名即厲樊榭撰宋詩紀事自謂蒐輯之勤而於詹元善張仲濟此詩亦未之見記載之難如此近錢竹汀先生作養新錄始於此刻有所論定惟王文欽誤作文卿又言惟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則石刻中唐致遠子春顯與成仲隣胡國敏王文欽同係胥臺何竹汀先生亦熟視而無睹耶今備錄石刻中十二人詩以補宋詩紀事之缺而餘年來蒐輯閩中宋詩又藉此補入袁起巖張元善

章仲濟三家。然則金石文字之可貴。歐陽公所謂集古為益者。真不虛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間楊雪茱光祿慶琛致仕歸田。小住浦城。獨游武夷歸。為余述游事。並問武夷山志以何部為佳。余曰。我只閱得董天工一志尚詳悉。然有不可盡信者。如云控鶴仙人名屬仁。奮駕鶴至武夷時魏王子騫與張湛等。禱雨龍潭。仙人適至。騫等具懇。遂獲甘霖。湛因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紛紛。據蕭子開建安記。載湛獻詩。乃沈韻唐體。當是宋紹聖間。禱雨於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誤為湛詩。余編山志。初亦刪削。忽一夜。夢一仙騎鶴懸空而至。黃髮東髻。面長棗色。兩夾輔有鬢。蓄鬚。全身鶴羽。問余曰。聞子修山志。湛與我詩載否。余應曰。載矣。仙曰。此真詩也。前志後志或削去。誤矣。今載便是。但聞鶴羽漸漸從空而去。按此事說夢荒唐。未可執以為據。故余所輯東南嶠外詩鈔。不錄此詩。而如類書所引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命宋小娥。遷居巢。又真仙通鑑云。呂真人鍾離先生會武夷山謝英妃撫長離。注鸞類也又武夷記。武夷君食沙紅鮓。注鰕也食石蚏膱。注小蟹也此皆舊說相傳。而董記轉遺之。

建陽二寶

黄壁庵刺史文瑄云。建陽虞氏家有二寶。其一為連環竹圈二枚。大如口杯。厚約二分。兩圈連環相套。欲析為二。須藏於衣底。得暖氣則分。欲合為一。亦於衣底連之。其年建陽火災。虞氏析此圈。一執於手。一擲於空際。頃刻有光一圈漸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圍隣家皆燬。虞宅無恙。旋執手中之圈。於灰中尋所擲之圈。合之如故。其一為絹本畫一軸。銅盆一具。其畫已霉黑。雖置極明處亦無所見。貯水於盆。懸畫於壁。俯視盆中水。則畫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現。牧童樵子皆能行動。纖毫畢露。壁庵館於虞宅。曾親見之。壁庵篤實人。所言當不妄。余僑居浦城。距建陽百餘里。嘗以詢其邑人。俱不能詳。近壁庵亦已歸里。惜卧病不能出。無由再質之。或疑此語斷不可信。余謂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見。決其必無。既謂之寶。自有非意計所能測者。說部中有載外島意達里亞之羅瑪城中。有流觴曲水。銅鑄羣鳥。遇機一發。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聲。又云西齊里亞島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嘗遇敵駕數百艘臨其島。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一時燒盡。又其王造一大舶成。將下海。牛馬駱駝不能運。幾墨得用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無阻。此自不可

信若辛棄疾南燼紀聞載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真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降天神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為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世間果有此奇物乎然亦無以斷其必無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異跡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傳一僧富異志欲掘百井以為兆後功虧其一而止井上築石塔數處凡蒼蠅飛集塔上無論多少頭皆向下無有小異者山門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隱梅影一枝每年梅樹開花時影上亦有花生葉時影上有葉遇結子時影上有子若花葉與子俱落之時則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視無物遠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圖至天將雨時石上綻出水珠亦儼然結一魁星形也此繆蓮仙塗說所載惜屢晤蘇鰲石皆忘却一問之

小李将軍畫卷

浦城周儀軒運同鳳雛家藏舊畫卷首有宣和瘦金書唐李昭道海天旭日圖九字

一條。下有御押。憶余在吳門。曾見小李將軍海天落照圖長卷。畫法與此卷一同。惟其入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義。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譜錄。只有小李落照圖。並無旭日圖之目。落照圖。亦宋秘府物。嘗入賈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劉氏歷有源流。而此卷無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蹟。卷中烟霞縹緲。鉤勒精嚴。亦純是武衛家法。決非宋以後畫手所能仿。爲惜不及數尺。即絀然而止。知尚有後半幅爲人割移。別作一卷以售。敗卷後趙松雪所書海賦。及鄧巴西袁清容吳匏庵諸跋並屬僞蹟。更不待言矣。余於嘉慶癸酉冬。攜家北上。小住浦城。曾從儀軒借觀一過未經諦勘。儀軒富於收藏。實自以此爲甲觀也。道光壬辰。得請歸田。復過浦城。時儀軒已逝。其二子芑源廣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爲今年秋。復得告歸。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與芑源等發篋縱觀。再四審睇。因覼縷書此而歸之。自幸前後三十年。眼力頗有所進。不虛此一段翰墨緣。且顧芑源昆仲。就現存之蹟。剔去卷後各僞跋。重加潢治。以無負此唐人妙蹟。庶可於無佛處稱尊云爾。壬寅十月望後記。

文衡山書赤壁賦冊

陳無軒寓賞編載文衡山前後赤壁賦行書册稱為浦城祖君義在藏本蓋即吾師舫齋先生之封翁也余於嘉慶戊辰己巳間掌南浦書院講席日侍舫齋師談讌彼時未讀寓賞編不知吾師家藏此蹟未曾請觀今僑居浦城吾師早歸道山雖知有此蹟而無由過問矣翰墨之緣即一寓目而亦不可強如此　按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　三希堂已為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　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豈朱子所見又别一本耶然　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共適作共食又不可解　又按坡公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豐三年為庚申越二年為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後二游而已

歸田瑣記卷三終

歸田瑣記卷四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黄忠端公

吾鄉黄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像則恂恂道貌。靄然可親。絶無一毫淩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爲冒不測也。衆乃泣别。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即絶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無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閲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公送喜。石齋曰。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屠舉二

公之家世閥閱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絶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即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碑云。偽閣部黃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欵至浹月。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尚如生。遂以歸葬。榕村語錄所載如此。

洪文襄公

相傳洪文襄公承疇。當明崇禎十四年。松山被陷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

朝賜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徧傳人間。歸 本朝二十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為一本。然公自順治元年入關為內院大學士。次年即出駐江南。以次削平通寇。後再出為楚粵滇黔諸省經畧。西南底定。其功亦偉矣。當順治九年九月。欽天監奏。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者內大臣等議。請 駕往邊外。迎達賴喇嘛。公率同大學士陳之遴疏稱。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與爭光。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澇。歲饑。處處入告。非 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自遠方至。遣一大臣迎接。已見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勞 聖躬親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載 國史列傳。則公當日立朝之槪。亦可想見矣。 又聞吾閩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暱。自國初洪文襄公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官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館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槪不往修賀。毋亦於鄉誼有闕。今泉館人皆欣欣向榮。且

有慫恿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閩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即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即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茶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衚衕。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拱。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叙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即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畢。徐步而回。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踪跡。惟神座前兩行絳蠟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卧床中皆安設元寶庫銀一个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咸所述

嗚呼。公之幹略。即此可覘其概。蓋寔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當耿逆搆難時。有蠟丸告變之功。吾鄉人至今德之。惟陳省齋先生夢雷。因此與公有隙。其絶交書中。斥之不遺餘力。揆之當時情狀恐不盡然。文貞學養之粹。定不出此。讀榕村語錄自記之語。當得其實。附錄於此。以待論定云。人當大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事。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冠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冠披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怒聲言。欲禍予家。彼時若一言稍靡。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即與見面矣。友曰。招之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禮。牽之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為殿下臣。必為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為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

朝之詞臣也。倘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為賢。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為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為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僨

事致禍矣。

李文貞公逸事

安溪李文貞公之先代本聚族鄉居。國初時。有劇盜亦姓李者。欲佔據其鄉。已挈黨踞李氏祠堂。索供錢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門外商議。時公方九歲。隨其封翁雜立稠人中。為盜魁所見。呼其進祠。拊摩而噢咻之。並假封翁以詞色。一日。忽謂封翁曰。你此孩子讓與我。我便挈衆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時族衆已共聞此語。羣哀懇於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為保族起見。功德莫大。況此子歧嶷。他日未必不復歸。願熟思之。封翁無可奈何。私以問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衆大懽。盜魁亦喜甚。乃擇吉日。與其妻高坐中堂。廣張燈彩。令封翁領公行父子禮。盜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歲。遂令行拜兄禮。事畢。乃送封翁獨歸。而令公以父子相稱。公不從。盜曰。適已從矣。何頓改也。公曰。適遵父命。不敢不從。今父不在此。何從之有。於是盜欲困之。扃置一室。而少與之食。翌日入室視之。公殊無所苦。復閉其窗檻。以煙從外薰之。一日夜。意必悶倒矣。啟戶覘之。則伏於地。蹴之起。陽陽如平常。盜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實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勢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

去而以我幼子轉託之自古緑林無不敗之局我既與彼同姓將來或藉以延一綫血食亦未可知盜魁以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還其子並鄭重付其幼子使撫養之刻日即統衆盜他去後盜果被獲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現在李姓族譜中別有一支附於宗圖之後者即幼子所傳也嗚乎盜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謂盜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聞諸泉州張莪圃觀察慎和

又文貞公之墓在安溪某鄉康熙間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將危道士告之曰汝為我所生而此病已萬無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風水謀之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月埋之方能有應但已死者不甚靈現活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劃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於文貞公之墓前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若干斛則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覺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中迎張大帝為賽神會緣旗導從甚盛行至文貞公墓前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能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不得已從之至廟男子據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須往擒治

之命其徒某執鍬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墓令執鍬鋤者搜墓前後久之得一羊角全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飛其角旁有字則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繩索者往縛道士時公家族衆亦至鳴之官訊得其情置道士於法李氏從此復盛而奉張大帝甚虔此事聞之漳州黃清夫侍御照今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之

陳省齋

吾鄉相傳　國朝圖書集成一書成於陳省齋之手實未核也恭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諭內閣九卿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決不可留着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陳奏楊文育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狥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　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　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

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着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　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據此則圖書集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負才跅弛讀此亦可見其概矣

蕭藝庵

雍正六年六月禮部議復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蕭震於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變與原任邵武府知府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身殉妻妾媳婢同時死節查張瑞午等俱經予卹蕭震亦應照品級致祭一次入功臣廟其妻林氏妾張氏媳鄭氏俱應准其旌表給銀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於名分停止入祠疏上從之按此事傳聞異詞尤西堂艮齋雜說云侯官蕭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貲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蕭弗從遂污偽命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籍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余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屋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婦人悲哉尤氏所記如此然余又聞亡友謝甸男言蕭藝菴知耿變將發北行至仙霞

嶺耿藩使人遺以錦步幛廣可數畝蕭故豪侈得幛即大徵斛部流連數日逆謀成遂被擒其後死以繯首在烏石山之隣霄臺先是蕭有句云但使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至是而鄉人更詩酒二字為屍首則與腰斬東市之説殊矣謝古梅閩學小蘭陔詩集有秋日登鄰霄臺弔蕭贅菴先生四律亦頗著微詞詩云秋風秋草越王城緩步登樓弔古情天為斯文留後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臺鴛鷺存遺草南土鯨鯢略盛名魂倘歸來天水黑亂峰風木助悲鳴碑傳百字擅才雄幕府當年紀殿功原注公與當事修復道山古跡鐫崖勒銘紀年月頌功德文不滿百字名曰百字碑在鄰霄臺之右能與名山開面目獨無奇計出樊籠荒臺草木千年恨樂土桑麻一夢中原注臺成之日公榜聯曰但願桑麻成樂土不妨詩酒上鄰霄惆悵功名成往事可憐文獻泣西風衰草黃沙骨已陳曾聞父老説能真陳書不憚操吾肘原注時道山就廢公與會城紳士議興復數書督撫言論侃侃士論壯之修史猶難贖此身一劍可能酬國士九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鶴如相憶侍御功名半是塵亭餘故址委蒿萊昔日風雲罷酒杯秦漢文章埋故土曹劉名姓蝕蒼苔峴山羊淚魂應戀塞上陵碑首屢回欲告巫陽招未得寒鴉數點夕陽來蓋當時尚無定論也

謝古梅先生

謝古梅先生道承。書學褚河南。 國朝閩人善書者。當以先生為巨擘。俗傳其與狐女倡酬所謂媚蘭仙子者。其真偽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勵學。實為儒宗。一時罕有其匹。恭讀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 諭云。據大學士趙國麟奏。稱謝道承在祭酒任內。訓導有方。國學諸生。因其升任。具呈懇留。朕思內閣學士。尚非繁劇之職。成均事務。可以兼攝。且從前鄧基升任之後。亦曾行之。謝道承著仍兼國子監祭酒。當時成均欽式如此。亦可謂信而有徵矣。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齡中。即以聖賢之學自奮。文勤為安溪李文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尋安溪軌範。我 朝二百年來閩人與叟立者。惟安溪與公兩人。而公相業。較安溪尤粹。朱文正師嘗稱蔡公直 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諸 皇子孫曾囊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師亦久直三天者。故能言之親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時。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亦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

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聞公歿後數年。有某典史往鄉捕人者。為公族衆擁至蔡氏宗祠中。扃門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憤極。訴之漳州守求伸冤。守問典史曰。此冤必應伸。但汝以官為重乎。抑以冤為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則我必能為汝伸冤。倘仍捨不得此一官。則請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罷。嗚呼。此漳泉之刁風所由日熾也。

張孟詞貢士

張孟詞名騰蛟。汀州寧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師試汀州府屬秀才。孟詞文為幕客校閱者置劣等。師覆閱之大加驚異。擢冠其軍。翌日覆試。愈加賞識。召入署中授業。而幕客已於前夜襆被去矣。逾年。舉鄉試第一。自是師宦跡所至。輒與偕。愛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嘗寄孟詞書云。孟詞年兄近想起居日暢。　彤廷對颺五色雲縵蓬瀛高步。一鳴歸昌。可勝頌耶。近作漫興試筆中一絕云。三千閩士校雄雌。第一應推張孟詞。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蓋紀實也。亦可知老夫之傾倒於足下矣。陛請如准。可磐積悰。諸惟雅裁不一。後孟詞於癸丑會試中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補　殿試。卒於京中。年僅三十有八。孟詞為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嘗欲取宋

章如懇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刪益之為書。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笋。有駢體文數十首。沒後為金蘭畦尚書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獨存詩二十餘篇耳。文正師得孟詞死耗。寄家人書並詩云。孟詞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氣短。然則汝輩不能望其肩背。尚逐隊會試。妄希進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詞。文如孟詞。學如孟詞。猶不得一進士出身。然則倘有僥倖成進士者。豈不媿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較之蔡廷舉林澍藩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睹。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雲臺之福慧雙全。何修而得此耶。自問我之無能為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來與知孟詞者看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云。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於斯人亦云然。果昌谷為修文之長。宋玉為朱衣之職。尚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絕不以文字為重。猶之雲霞花草而已。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呵呵。予姪孫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詩曰。不朽文誰屬。長吁天祝予。玉樓真促李。丹篆莫興徐。華暫紛優鉢。材偏耽壽樓。空羣標駿骨。伯樂痛何如。憶昔乘槎日。抽桐出爨焦。九句親拂拭。一響震空寥。（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賞之。置第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舉鄉試第一。）視爾真麟角。逢人說鳳條。鍾期猶未死。山海向誰招。心是幽蘭素。人如太玉清。五車便炙輠。三篋富遺篇。

潤色吾東里。研摩奏兩京。生為余草十全頌進呈特荷褒賚眼中真國士。一第尚虛名。生未及補殿試而卒友于憐弱弟。鄭重託遺編。魂返幾千里。生離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層天。蒼昊如求士。呼空首薦賢。慧易題三界。才難贖百身。奇文應泣鬼。苦學亦傷神。玉局來因舊。雲旂去路新。蒼茫司命意。老淚落斯人。紀文達師亦有哭孟詞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却隔蓬山一萬重。記得為君題總帳。禹門已上不成龍。自注。余為君作換聯有和璧雖珍終在璞。禹門已上不成龍之句。第二首云。魂遶棠梨一樹花。九泉應悔讀南華。誰知入眼黃金屑。緣我曾遊賣餅家。自注。君卷被斥時。余引公羊傳爭之。反激成其禍。第三首云。秋墳鬼唱莫淒涼。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文章韓吏部。哀詞原自弔歐陽。自注。謂石君詩也。阮雲臺師哭孟詞云。張孟詞志趣高潔。風儀峻朗。博聞元覽。穎秀邁倫。所為文沈博絕麗。有相如子雲之目。一時文人。鮮與抗者。既乃甫中進士。未及 廷試而卒。宜石君師慟之深也。墨卿同年。與孟詞少齊名。交最深。今恭其像並裝石君師詩翰於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識孟詞為題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難。玉山頹後玉樓寒。才欲望張文蔚。少慰儒魂請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張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干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黃仲則張孟詞等。擬乞吾師請

於朝也。

鄭蘇年師

鄭蘇年師。諱光策。字瓊河。又字蘇年。閩縣人。與先大夫為讀書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學。古心自鞭。家貧不能就外傅。與同懷弟雲軒孝廉自相師友。姿稟岸異。髫齡老成。博縱群書。規模宏遠。登乾隆己亥鄉薦第二。遂為故太傅朱文正師入室弟子。既聯捷成進士。以不獲館選為歉。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 南巡盛典。趨赴杭州 行在獻賦。與江浙紳士合試於敷文書院。監試者為故相和珅。獨於 御座下腳几坐收試卷。納卷者必屈膝。先生側目之。憤形於色。乃約閩士林樾亭王蘭江等六七人。以長揖退。和珅銜之。遂束閩卷不閱。時江浙士皆竊笑之。先生灑然返里。不以為意。益肆力於學。尤喜讀經世有用之書。自通鑑通考外。若陸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瓊山王陽明呂新吾馮猶龍茅元儀。 本朝之顧亭林魏叔子陸桴亭諸公著作。靡不貫串。如數家珍。值林爽文滋擾臺陽。詣軍門條上十二議。為福文襄節相所采用。及紅旗既報。徐雨松中丞往辦善後事宜。又條上八議。福徐二公。並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辭。中年病足。瀕危而復起。因自號蘇年。絕

意仕途。以授徒養母為事。主講鼇峯。勤於訓迪。嚴憚有法。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李石渠二中丞並欽慕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余以子婿為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為主。謂志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言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存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嗚呼。先生之持論如此。故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題為西霞叢稿而已。嘉慶乙丑。余為輯西霞文鈔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合文鈔讀之。先生之本末已見。近陳恭甫編修撰。次東越儒林文苑傳。近人如林鈍村官志齋鄭在謙陳賢開輩。皆厠名其間。而先生獨不與。因詳為論列。以為搰逸棲沉之助。或曰。編修為孝廉時。嘗修後進謁見之禮。先生素仰其文名。而欲進之於道。毅然以鄉先達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學。濟物之功。而戒其毋以風流自賞。適中編修之忌。遂銜之不釋。果爾。則編修亦褊人耳。所論撰又足據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閩登狀元者十一人。閩縣陳郊。洪武丁丑 陳謹。嘉靖癸丑 侯官翁正春。萬曆壬辰 懷安

龔用卿。（嘉靖丙戌）長樂馬鐸。（永樂壬辰）李騏。（永樂戊戌）莆田林環。（永樂丙戌）柯潛。（景泰辛未）永春莊際昌。（萬曆己未）長泰林震。（宣德庚辰）建寧丁顯。（洪武乙丑）榜眼十二人。閩縣唐震。（洪武戊辰）林誌。（永樂壬辰）長樂陳全。（永樂丙戌）連江趙恢。（宣德癸丑）晉江黃鳳翔。（隆慶戊辰）李廷機。（萬曆癸未）楊道賓。（萬曆丙戌）史繼偕。（萬曆壬辰）莊奇顯。（萬曆癸丑）南靖李貞。（永樂乙未）建安龔錡。（宣德庚戌）寧化張顯宗。（洪武辛未）探花十八人。閩縣陳景著。（永樂乙未）莆田黃陽。（永樂辛卯）林文。（宣德庚戌）李仁傑。（成化壬辰）戴大賓。（正德戊辰）晉江張瑞圖。（萬曆丁未）龍溪謝璉。（宣德丁未）林釬。（萬曆壬辰）漳浦林士章。（嘉靖己未）邵武吳言信。（洪武辛未）然登政府者。僅李廷機張瑞圖林釬而已。餘則不惟少顯宦。亦多夭死。而陳郊陳謹龔錡則又皆死於非命。本朝百有餘年。未有狀元。而屢得榜眼。鄧允庭先生（啟元）授編修即卒。吳劍虹先生（文煥）散館改部。轉御史。遽引疾歸。林青圃先生（枝春）積陞至通政司副使。亦鐫級去位。而趙秀山先生（晉）則且以科場事。病死獄中。故林樾亭先生謂科名每與福命相妨也。近則廖鈺夫（鴻荃）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狀元為林勿村（鴻年）。榜眼為何杰夫（冠英）。皆福州人。殆省運由此轉機歟。

世進士

吾閩在前明。有五世相聯成進士者。興化府一家。柯英。中宏治己未科。英子維熊。中

正德丁丑科。維騏中嘉靖癸未科。維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維騏孫茂竹。中萬曆癸未科。茂竹子昶。中萬曆甲辰科。四世相聯進士者。吾郡亦一家。林元美。中永樂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㭿。中宏治己未科。庭機。中嘉靖乙未科。庭㭿子炫。中正德甲戌科。庭機子燫。中嘉靖丁未科。烴。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進士

前明。吾閩同懷兄弟進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五家。洪武乙卯。陳仲完陳洵仁。永樂乙未。劉鳳劉麒。林文秩林文秸。成化壬辰。林泮林濬淵。嘉靖丙戌。倪組倪緝。興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節。嘉靖癸未。方一桂方一蘭。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宏治癸丑。黃銘黃鑅。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萬曆庚辰。謝吉卿謝台卿。餘則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榜無聞焉。 本朝則嘉慶壬戌葉申棨。乙丑葉申萬。己巳葉申薌。及廖鴻藻鴻荃。皆福州人。惟廖為同榜云。

少年科第

閩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樂甲午科。林文秸年十三。中永

樂辛未科。興化戴大賓年十三。中宏治辛酉科。鄭一鵬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鄭雲鵬年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檝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懷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黃日睿年十五。中萬曆丁酉科。楊元錫年十五。中崇禎癸酉科。漳州陳暭年十六。中永樂甲午科。呂昊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歲以上者。則指不勝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載宋大中祥符八年。連江黃鼇以六歲應童子舉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俙以四歲應童子舉賜出身。更為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長樂林賜。中宏武癸酉科。及子僑中正統戊午科。興化有三世解元者。黃壽生中永樂戊子科。及孫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宏治甲子科。

三試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試並擢巍科者。福州兩家林誌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李騏以解元會魁而登大魁。興化二家楊慈以鄉試第一。會試第二。而登二甲傳臚。戴大賓以鄉

試第三會試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兩家李廷機以解元會元而登榜眼莊際昌以亞魁會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閩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並得尤為美談洪武辛未科榜眼為寧化張顯宗探花為邵武吳言信永樂丙戌科狀元為莆田林環榜眼為長樂陳全壬辰科狀元為長樂馬鐸榜眼為閩縣林誌乙未科榜眼為南靖李貞探花為閩縣林景著萬曆壬辰科狀元為侯官翁正春榜眼為晉江史繼偕至宣德庚戌科則狀元為長泰林震榜眼為建安龔錡探花為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閩洵為海濱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則狀元林鴻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會元

前明吾閩登會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為閩縣陳䢿永樂壬辰為閩縣林誌乙未為懷安洪英嘉靖壬戌為福清林春乙未為侯官許穀己未為閩清蔡茂春興化一人永樂辛丑為莆田陳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為南安傅夏器萬曆癸未為晉江李廷機辛丑為同安許獬己未為晉江莊際昌延平府一人隆慶戊辰為大田田一儁

本朝則惟順治辛卯。陳常夏一人。按陳常夏字長賓。又字鐵山。龍溪人。榜後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園集。里黨罕能舉其名者。率以為吾閩　本朝無會元。失之矣。

宰相尚書

吾閩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即有十人。建安楊榮。沙縣陳山。福清葉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繼祚。黃鳴俊。漳浦黃道周。其餘李廷機。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黃景昉。蔣德璟。林欲楫。陳洪謐。劉麟長。皆晉江人。林釬同安人。皆泉屬也　本朝及今百餘年。惟泉州李文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尚書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閩縣林文安公家則有三代五尚書之盛。（瀚謚文安。廷㭿。廷機。俱瀚子。燫。烴。俱廷機子。）　本朝直至嘉慶壬申。浦城祖舫齋先生始晉大司寇。未踰年。即以病去位。近則陳望波先生為大司寇。廖鈺夫為大司空。或後此源源而來歟。

歸田瑣記卷四終

歸田瑣記卷五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鼇拜

山中故人往來。每喜詢朝中故實。以擴聞見。或問何為布庫之戲。余謂布庫是國語。譯語則謂之撩脚。選十餘歲健童。徒手相搏。而專賭脚力勝敗。以仆地為定。康熙初用此收鼇拜。故至今宮中年節宴。必習演之。或問鼇拜為何人。曰。國初勳舊。無不知有鼇拜者。迨後罪狀昭著。而　列聖猶曲加軫念。疊沛恩施。恭讀乾隆四十五年

諭曰。朕恭閱　實錄。見鼇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歷封公爵。　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內大臣蘇克薩哈等。為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　皇祖沖齡踐祚。鼇拜受事以後。即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薩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連。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鼇拜姻婭。亦以論事齟齬。積而成讎。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鼇拜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詔遣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與直隸

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文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鼇拜即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等以紛更妄奏。悉逮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為睿親王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寢得以生全之語。即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予磔死。 皇祖鑒其誣。堅不允所請。鼇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奏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鼇拜馬者。即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特長。 皇祖以鼇拜黨權不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為。文武百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國典。特降 諭旨。嚴拿勘審。並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正法。 皇祖念其効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摩佛。一並拘禁。追伊死後。仍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賜鼇拜祭葬。復一等公。世襲罔替。是鼇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册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為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況以輔臣躬承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謹慎。不可稍涉縱恣。乃鼇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亂法。邀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聖祖英明剛斷。立予拿究。

漸將跋扈難馴。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至釀成大事。 皇祖不即加誅。僅予褫奪。仍給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 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鼇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蓋于鼇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欵蹟。如 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鼇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現襲鼇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無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即行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 謹按康熙之元 上甫八齡。鼇拜正當國。恃其勞績。肆行無忌。 上早洞悉其奸。在內日選小內監。令之習布庫。以為戲。鼇拜或入奏事。並不之避。且以 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無所顧忌。一日入內。忽為習布庫者所擒。十數小兒立執鼇拜。付外廷。遂伏誅。以勢燄熏灼之權奸。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如此除之。行所無事。非 神武天授。其孰能與于斯。

喝禮

舊聞吾閩趙二令太史曾典試江南。以關節破案。實與總督喝禮朋比為奸。又蘇撫

張清恪公伯行因此事與噶禮互揭。罷幾不測。惜未詳其顛末。後詢之史館諸公。始筆記之云。噶禮由廕生。歷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禮隨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第一起兵糧。叙功升盛京戶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撫。噶禮曾以霍州牧李紹祖保題潞安守。及紹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議革噶禮職。奉旨留任。御史劉若鼐疏劾噶禮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知府趙鳳詔。為噶禮心腹。專用酷刑。以濟貪壑。下噶禮回奏。得辯釋。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禮縱庇貪婪知縣王綬。赴巡城御史呈控。事聞。且列欵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己銀共四十餘萬兩。一捐修祠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己。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人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餽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湄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連登以貪婪被揭。復曲加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請究贓治罪。又下噶禮回奏。亦以無左證獲免。旋內遷戶部左侍郎。復外擢江南江西總督。歷疏劾罷江蘇巡撫于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督糧道賈朴。知府陳鵬年等。及張清恪公撫江蘇。以事蹟忤噶禮。至是公發辛卯科

場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檢舉知縣王曰俞方名所薦之吳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審張與噶互相疏劾　上復命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查審覆奏噶禮免議張伯行革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等掩飾和解瞻徇定擬遣尚書穆和倫前往覆讞仍如所擬定議得　旨噶禮屢次具摺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之諭旨現在此所議是非顛倒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復　諭九卿等曰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又曾參中將軍副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朕于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能皆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尋九卿等議二人並任封疆互相訐參有玷大臣之職均應革任　上命張伯行留任噶禮革職於是天下快之未幾噶禮之母叩閽稱噶禮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謀害伊命噶禮妻以別戶子幹泰為己子縱令糾眾毀屋噶禮攜資財與妻子移居河西務奸詐凶

惡。請正典刑。下刑部鞫訊。得實。擬將噶禮凌遲處死。妻論絞。色勒奇幹都並斬。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得 旨。噶禮令自盡。妻亦從死。餘悉如部議。

隆科多

仁廟升遐之日。大臣承 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 憲廟恩遇極隆。 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啟奏處。皆書寫舅舅隆科多。謹按隆科多。為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尚書。加太保。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 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屋三間禁錮。死於禁所。獄詞載隆科多私鈔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大不敬之罪三。 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聚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太平盛世。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

劾知縣關瞰原係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亦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叙邀結人心。姦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姦黨之罪二。狥庇傅鼐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姦黨之罪三。比暱伊門下行走之蔡起俊。姦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倉場所奏浥爛倉米著落歷年監督分賠之案。巧為袒護其奏。姦黨之罪五。曲庇菩薩保囑托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尚書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財物包攬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因係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向人誇示。以為姓應圖讖。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將私取金銀豫行寄藏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三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

五。收受程光珠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萬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吴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勷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應斬立決。妻子入辛者庫。財產入官。疏入。邀　寬典。我　朝之恩禮故舊。仁至義盡。蓋史冊所未聞也。

年羹堯

隆科多因議年羹堯罪。狀徇庇不協。坐削去太保。革去尚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為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　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　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繮。値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

叙功次子富給男爵時四川巡撫蔡珽被羹堯劾入京得　召見因陳羹堯貪殘諸欵又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　覲以奏對荒謬革職時劾羹堯者紛起　諭曰年羹堯曾妄舉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致驚惶滋事反以降番復叛巧飾具奏又青海蒙古饑饉匿不上聞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自恃己功故為怠玩或誅戮太過致此昏聵豈可仍居總督之任念其尚能操演兵丁可補授杭州將軍嗣山西巡撫劾羹堯私佔鹽窩擅用正課西安巡撫亦劾羹堯藉口捕治鹽梟率兵夜圍郃陽民堡致死多人並下部議罪羹堯行至儀徵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飾部臣請逮問又合詞奏羹堯罪狀纍纍請正典刑並議盡革世職得　旨令將軍督撫提鎮各抒己見入奏旋據各省次第舉發復奏請速加誅戮章下所司時已逮羹堯來京嚴鞫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堯罪蹟昭彰彈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調兵捕郃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

餘奉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寧効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　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鵞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　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掛。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取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為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

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 旨逗留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衆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郃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崚等署理守備奉 旨飭駁仍不即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 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均勒清苑令陸篆接受前任王久猷虧項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賣册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尚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餉清字支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遲誤軍需一揑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為巡撫屈陷原任巡撫趙之垣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郃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猪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濟克濟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貪黷之罪十八一收受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垣罷職發往軍營囊橐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竇榮銀兩一收

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寧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葛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澐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効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麥革知府欒廷芳賄。奏隨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為己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朱尚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軍需入己。一冒銷西寧軍需入己。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己。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己。一隱匿變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己。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己。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己。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赴西寧。冒銷運費入己。一寧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寧養馬銀。並收入己。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己。一抄沒塔兒寺硼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己。一侵用紀連詔等。捐解銀入己。一斫梟子山木植入己。共計贓銀三百五十餘萬兩。罪凡九十二欵。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為奴。奏上。　恩予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

發極邊其父遐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于是就獄中傳　諭羹堯曰歷觀史書所載不法之臣有之然當未敗露之先尚皆偽守臣節如爾之公行不法全無忌憚古來曾有幾人乎朕待爾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爾實心為國故盡去嫌疑一心任用爾作威作福植黨營私辜恩負德于心忍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備兵又命于八月進兵爾故意遲延及嚴加督催然後進剿孤軍冒險幾至失機又如爾令阿剌納之兵由噶斯前進涉險惡必不可行之路豈非欲陷害阿剌納乎又如爾令富寧安將駱駝三千從巴里坤送至布隆吉爾為無用之需豈非設計欲陷害富寧安乎又私調岳鍾琪之兵至西安爾令舍近就遠紆道數千里欲使蔡珽運糧不及豈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軍務大事而爾視為兒戲藉快私忿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又如爾所奏善後十三事乎不應造城處議造城不應屯兵處議屯兵籌畫兵機如此草率是誠何心青海用兵以來爾殘殺無辜顛倒軍政朕尚未令入于廷議即就所議九十二款爾應服極刑及立斬者共三十餘條朕覽之不禁墮淚朕統御萬方必賞罰公明方足為治爾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憲典而服人心今寬爾磔死令爾自裁又赦爾父兄子孫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爾

非草木。雖死亦當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堯子。俱赦回京。

訥親

乾隆之初。諸城劉文正公甫任總憲。即疏劾訥親職掌大多。任事過銳。乞加裁抑。時訥親方為吏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奉命查閱河南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洊陞揆席。恩遇之厚。甲於朝班。因金川之役。張廣泗久無成功。命馳往經畧軍務。卒至僨事。恭讀乾隆十三年諭云。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於軍機奏對。隨衆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恒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知遇。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碉與賊共險。不思以

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碉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奏稱軍士黑夜向碉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軍務。僨事至此。尚何事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亦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於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為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請督師。朕亦

2.

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碉林立。攻取維艱。即傅恆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傅恆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恆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即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為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誤也。今令諸王大臣合詞。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於法本無可逭。但須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奪降旨。會訥親回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即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為卸過之地。將來即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況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即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

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舉動言語逐一據實陳奏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啟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斟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閫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

早已可竣何用靡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咎更何辭又或慮奏
到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
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
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
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
輙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
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
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上只慮我膽大
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葸
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冒險登陴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
戰不以為苦為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訥親聞雲梯兵
過輙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辦理得妥何致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兵受此苦累
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切同仇皆衆人所
可共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為受此苦累伊從軍營中來為此浮言搖惑軍心

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為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為消沮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為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尋　命尚書舒赫德逮訥親赴軍營會同經畧傅恆等一面訊明一面即將伊祖遏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

胡中藻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欵者率仍還以顯職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無行為朝廷所深惡痛絶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而　明諭中猶稱止欲斥禁其書並非查究其事同時之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次從寬免死乃猶與同僚寧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寧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寧以其語上聞而其時但治名夏以抹删　諭旨作奸犯科諸欵於前兩語亦置之不問蓋　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故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乃不料百餘年後尚有喪心病狂之胡中藻者謹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　上諭我朝撫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
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
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
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
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譸張大逆不道蒙　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
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狺
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
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無如漢
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
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
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
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
之稱滿人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
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又曰再泛

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㲉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雨雨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語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尚書呂刑。於咏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為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頫首同。蓋謂岳瀆蒙羞。頫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為游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渭被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歉。立加賑䘏。何乃謂佛燈之難覯耶。至如 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語。 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

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預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成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思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于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咏。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漢然為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于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為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撲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笯。又曰。雖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蜮。饞食狼張箕。賢良祠詩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于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于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

蓋以為無照之意。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為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十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　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為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為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為之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着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府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欽此。

和珅之敗。余適在京師。而尚未登　朝。無由悉其罪狀。後二十年入軍機。乃從檔簿中。得其梗概。與外間所傳。頗無歧異。此　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觀列之。以為負國營私者戒也。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　純廟升遐。和珅方為總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廣興疏發其罪。初八日。奉　旨拿問下刑部。並下各直省督撫議罪。直隸總督胡季堂。條陳其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列其薊州墳塋前。有石門樓。石門前開隧道。正屋五間。稱曰饗殿。東西廂房各五間。稱曰配殿。大門稱曰宮門。外圍牆二百丈。圍牆外設堆撥。土人稱曰和陵。墻西陽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間。定制。親王墳墓圍牆。不得過百丈。和珅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應有之物。于是始將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當　睿廟冊立為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為擁戴功。大罪一。　圓明園騎馬直入左門。過　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罪七。管理吏

戶刑三部。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大罪八。西寧報循賁賊番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駁回隱匿不遞。大罪九。 國服曾有 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槅段仿照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大內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真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為內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牆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薊地方當舖錢舖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監呼什圖時稱內劉。籍其家亦十餘萬。且為其弟劉寶梧捐納直隸州知州劉寶榆守備銜劉寶杞州同銜。則和珅之平日貪縱狂妄。除大罪外。已難悉數矣。時大學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擬罪名奏上如

胡議。上以時當諒陰，不忍使大臣棄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者，籍沒後，續查出真珠朝珠一掛，訊其家人，言往往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對鏡徘徊，談笑低聲自語，人不得聞窺其心。又不僅封殖貪黷之可罪矣。其金銀庫內帳及大櫃內珠玉等項什物賬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大監羅玉持出查對一次。女子四名，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也。籍和珅之家人劉全、劉陔、劉印、胡六家，除金銀外，當舖八座。內監呼什圖（即內劉）家得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五石，時文安、大城兩處被水，分給兩縣作為口糧籽種。又分和珅之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紳殷德尚十公主），半為慶親王府（時尚為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諱綿愍）呈出罘罳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銅路鐙三十六對，此項皆親王所不應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銅路鐙較大內所陳尤為精緻，令分設於景運、隆宗兩門外云。

歸田瑣記卷五終

歸田瑣記卷六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文人奇遇

或問古人致仕。以七十為期。亦有過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須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則存乎其人之稟賦。又豈可測之以常情乎。　本朝乾隆初。沈歸愚先生以六十六歲中戊午省試。六十七歲中己未會試。館選。七十歲散館。授編修。七十一歲以大考二等晉侍講學士。七十二歲典試湖北。七十四歲乞假回里。七十五歲還朝。直　上書房。晉禮部侍郎。七十六歲為戊辰會試總裁。七十七歲患噎疾。奏　命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七十九歲迎　駕於清江。是冬進京祝　聖母萬壽。蒙　撰賜歸愚詩序。八十五歲再迎　駕加禮部尚書銜。九十歲又同錢陳羣迎　駕常州。　賜詩有二老浙江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終。諡文慤。以一介書生暮年新進。備叨異數。復享大齡。事為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太過。身後果以文字之故。削銜奪諡。古人常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況以

文人當之能無惴惴哉

紀文達師

世傳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說殆不盡虛相傳紀文達師為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即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擊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人爭逐則見其逕入內室正譁然間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脫襪示人不之諱也又言公為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肯坐片時也又傳公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即不見說甚不一少時夜坐暗室兩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或謂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麪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猪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觔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　聽松廬詩話云姜西溟不食豕紀文達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為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

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為比。雖不食鴨。而鴨之幸。固已多矣。　芝音閣雜記云。公善吃煙。其煙槍甚巨。煙鍋又絕大。能裝煙三四兩。每裝一次。可自家至　圓明園。吸之不盡也。都中人稱為紀大鍋。一日失去煙槍。公曰無慮。但日至東小市覓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購還。蓋此物他人得之無用。又京中無第二枝。易於物色也。

劉文清師

諸城劉文清公。亦由精靈轉世。其歸道山之歲。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體態甚偉。當公未至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未敢言。及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公卒。或貓即狐也。公將卒。而神出見。然則此狐為公前身矣。

朱文正師

朱文正公觀察吾閩時。先資政公。及諸伯叔父。皆受業焉。余入都。以門下晚學生禮晉謁。公頷之。及己未。公主會試。先兄曼雲出門下。余謂兄之師。例亦為師。欲改稱。而公未之許。迨壬戌　廷試。公與讀卷之役。擢余卷為第一。後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語也。適余進謁。告余曰。讀卷所得士。

例可抗顏為師。況受知如足下者乎。以後可不必再執小門生之禮。太老師尊而不親。老師親而不尊。我於君家師友淵源之誼。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許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舊耳。時公年已逾七十。見客恆閉目隱几。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方。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多不睜目。語雜詼諧。有東方曼倩之風。嘗語余曰。頃到孔子廟。廷見左右兩人護法。一是仲夫子。一乃蔣予蒲也。時蔣方在 朝為京卿。余亦不敢詰其原委。甲子 上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皆即席為詩。公奏是日諸翰林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上允之。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為詩。諸君能不鑽狗洞乎。翰林衙門土地神。舊傳為昌黎韓公。公以為代韓公者。為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坐轎過土地祠。公自轎中回頭作拱。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除夕有門生至家。與公談歲事。公舉胸前荷囊曰。可憐此中空空。壓歲錢尚無一文也。有頃。閽人以饋歲儀呈報曰。此門生某爺某爺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自以前身為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乩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 加封號。行九拜禮。喜為人說因果。嘗言某某前生為其婦。某某為其妾。某某為其子。前世有緣。故恆結今世緣

也卒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上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賜以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談錢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青烏之術。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迍邅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即囑朱翁視焉。居數歲。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相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尚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蘆溝橋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為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即穴也。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囑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職責戍。姪孫澄守常州府。復左遷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近公之曾孫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將土山毀去。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漸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於中朝之名公偉人。有識有不識。而無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從余

得其詳者。余與公相聚日淺。公騎箕時。余已外官。屢馳信京師。索其行狀誌銘。不可得。但知公以嘉慶十五年。由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間。復起為尚書。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諡文清而已。間有所聞逸事。曾筆之書。茲錄出。以應問者。凡七條云。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初奉 安於 乾清宮。繼乃擇日。奉移於 觀德殿。是日出東華門。進 景山東門。 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員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十萬人。余亦在班中。遙見 上步行甫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跪伏者亦搶地大哭。衆遠察之。則松公也。時公僅賞一驍騎校。不過兵丁拔補之階。而 至尊當哀痛迫切之際。竟能於千萬人中。物色見之。非平日魚水之契。有異尋常。何克臻此。翌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而公仍得左右贊襄矣。 公出為伊犁將軍時。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以為迎取夫人路費。適役夫未行。而銀已他用。因即不寄路費。公家故素儉。長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亦不擇日。即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將軍夫人之已至也。署舊有別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每月與錢十千。婢媼傭值俱取給

馬。院內正屋三楹。中為堂。夫人居堂東。西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頂禮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語。半時而出。仍扃其門。而夫人每日當四更必起櫛沐以待之。公之禮佛。不間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間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於黎明。即起。頮面畢。即駕騾車傳食於同城寅好署中。亦無間寒暑。那繹堂師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入輪迴。必與閻羅相約。或再為男人。或轉為女身。或墮落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騾。及松將軍夫人耳。

公由伊犁將軍除吏部尚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州連宵至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司閽者。呼葉老爺起。公屬為具摺。葉老爺者。戶部郎中葉雲素（繼雯）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重公之為人。不敢辭。而公亦不問其姓名。即以葉老爺稱之而已。次日入見。即呈講大學首章。以為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

公身材僅中人。而體氣壯實。有莊敬日強之功。惟自邊臣內擢後。頭每涔涔動。

鎮日不已。即入　對亦然。余時以軍機章京。詣公宅畫稿。值酷暑。公以燒酒及西瓜餉余。時余方編輯軍機題名。並從公詢樞垣故實。語頗叨絮。公因令解衣縱談。因乘間問公頭動之故。公慨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時。手刃叛回至數百人。未免殺戮過重。至今耿歉於中。不覺震動於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羅漢。心極慈祥。自是活佛度世。節鉞所涖。無人不被其澤。而飲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鎮邊作用。不知者。或以殺降為公咎。豈知公者哉　公奉差往江南查辦事件。得　旨引對後。即欲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隨帶之司員。部署不及。籲公稍緩時日。公許以晡時出城。時方巳刻。乃枉途至韓桂舲先生家小住。先生尚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獨酌。並令韓家人等磨墨。供寫大字。偶聞宅門外喧嘩聲。詢之。則賣雞擔與閽人爭價也。公立取擔入。如其價全買之。向內宅借京錢四千交付訖。而以雞屬閽人曰。為我交韓太太加意喂養肥美。俟我差旋時。再來大嚼也。語畢。遂出城。住長新店。再踰日。而隨帶之司員。始趕到同行焉。　公赴江南總督時。路過袁江。時費筠浦督部淳。因防汛駐河上。款留公於行館午飯。賓主皆大戶。飲至燈時。公欲易燒酒。費從之。公謂費曰。兩人飲畢竟寂寞。此地寮屬。尚有知酒趣者否。費曰。即

有之。亦不過數十杯即頹然。求可以陪我兩人者。殊不易得。無已。惟有河轅中軍某副將者。庶幾其可。然官卑職小。何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將亦二品官。但取能飲。何較官職。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與費且飲且談。而某副將從旁默飲。一杯復一杯。不敢留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辭歸舟。且曰。黎明如順風。當即解纜。不復來告辭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曉。費遣官探之。則回報南風甚大。斷難開船。中堂已和衣睡矣。無何。而費詣公舟謝步。並邀公重至行館。曰既風大不能行。何不再暢飲一日。公諾之。早飯肴饌已陳。公曰。昨某副將飲得甚閒雅。何不仍召之來。費令人促之。則云。某副將昨夜回署。即不能言動。今晨已奄逝矣。公與費皆大驚。草草飯畢。即回舟。冒風解纜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　公喜為擘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為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不應。樞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紙。不敢求。公自謂此字可驅邪鎮鬼。蓋亦不盡然也。聞在江南督署中。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尚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為忤。且以為榮。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讀書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今人動以講學為迂濶。且以為宋人之惡習。不知聖人已以學之不講為憂。則講學豈足為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說學。而其害遂中於人心。國本殊堪隱憂。憶嘉慶十餘年間。余掌南浦講席。其時邑中士大夫。尚講究講書。院中肄業生。亦欣欣向榮。日以詩文相質證。雖所講亦不過俗學。然所汲汲在此。則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無暇兼為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調不談已久。無怪乎風俗之日偷。而可與言者之日鮮也。癸卯夏間。蘇鼇石廷尉廷玉。由蘇州回閩過浦。余留在北東園中。談讌數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歸。嘗語余曰。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從無一入耳之書聲。何也。余告以浦人近不務讀書。同與浩歎。因憶江行雜錄中。載司馬温公過嗚條山餘慶寺。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聽。今幸相遇。願得聞其畧。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不知公後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話。今日不但無此人。亦並無

此事矣王漁洋先生云嘗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附記于此以廣異聞

讀儀禮

內外孫中有稍聰穎者自謂五經及周禮爾雅皆已讀徧銳意欲讀儀禮而塾師中不必皆已讀儀禮者遂有擇師而事之意余謂不然也憶余少時與澤卿兄同塾讀先叔父太常公每課澤卿兄讀儀禮竟能背誦如流而先資政公却不以此相督責謂必須五經爛熟然後再治儀禮否則徒勞而無功昔韓文公以大儒尚苦儀禮難讀況後生小子乎嗣余出從外舅鄭蘇年師學為制義偶以俎豆之事命題時余方閱無錫秦氏五禮通考將俎豆故實分比臚列粲然大為蘇年師所激賞謂皆從儀禮中來實則未嘗肄業及之也未幾應新郡伯觀風題為端章甫時余方閱吾鄉林樾亭先生三禮陳數求義於端章甫制度頗有會心閱觀風卷者為蕭山王南陔先生紹蘭以余卷獨能貫穿儀禮擢冠其軍自是余始恥聲聞之過情而大作讀儀禮之想偶輯成儀禮節本四卷謂稍簡易可備授徒之資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陸亭廣文大經則以為中多疎舛不足以示後學於是又毀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難成也今諸

孫中。果有能讀儀禮者。此正古人所謂難者不避。豈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閱歷者正告之。竊自比於識途之老馬云爾。

月令氣候

諸孫中。有讀月令者。執簡而問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與時憲書所載亦有異同。余曰。豈但此兩書異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權輿於夏小正。此後則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所載字句。各有錯出。然亦不過小異而大同。惟王冰注素問所引呂氏春秋七十二候。則與今行呂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此皆無關宏旨。惟今時憲書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間改為麈角解。已奉　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齊蕭子範之作。不傳。梁周興嗣所次。據梁書南史。皆以為王羲之書。乃尚書故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搨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王溪清話亦云。梁武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興嗣次韻成文。所說不同。宋史李至傳。亦言是

鍾繇破碑。而盛百二柚堂筆談云。右軍所書。即鍾千文也。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曰。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周興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為人書千字文律呂調陽。作律召調陽。觀者或以召字為誤。請削易之。余曰。召字不誤。呂字乃誤也。宋吳坰五總志云。隋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至八十歲。寫真草千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者。皆是。按閏餘與律召。正是偶對。不知何時誤作呂字。余齋藏董香光手書冊。亦作召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兒三兒五兒及長女三女。悉比戶而居。內外孫十餘人。皆不過十歲上下。塾師延至四五人。有初學執筆者。每寫上大人等字。輒詢塾師以出在何書。如何講解。多不能對。余告之曰。水東日記載金華宋潛溪學士（濂）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說郛中亦載之。大抵取筆畫稀少。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孔為一句。乃孔子自稱名也。一己化三千七十士爾為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為一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

人更佳也。作仁可知禮也。為一句。作猶為仁與禮相為用。七十子善為仁其於禮可知也。此說不知所本要足以廣異聞。

滬瀆唱和詩序

道光辛丑秋余駐兵上海。防堵𠸄夷。適朱蘭坡同年珔。黃霽青太守安濤先後來訪。皆昔年宣南詩社舊侶。蘭坡別不過七年。霽青則別二十餘年。此番不期而遇於戎馬倥偬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時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館中。飲酒賦詩。乃不數日即為摶沙之散。悵良會之大難。惜勝游之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覼縷其事。而匆匆未暇以為也。今夏養痾浦城。忽承霽青以詩文集見寄。反覆卒讀。如同晤談。詩名息耕草堂詩集。文名真有益齋文編。中有滬瀆行館雅集詩序一篇。則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適有同心。為之狂喜。遂急錄之。庶幾此文傳。而吾輩亦因以俱傳也。文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滬瀆。適涇縣朱蘭坡先生。因嵇呂之契。訪崔李之交。命駕而來。盍簪有喜。時長樂梁公。方開府吳中。籌邊海上。為東道主。續南皮游。折簡而材官馳。張筵而衛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滿杯。香生九醞。邀矣達官之高致。依然京國之故情。聽晚吹於營門。方愁送客。點風燈於牙帳。倘許收歡。滬瀆人雜五方。地無重險。

戎心狡啟。蒿目多艱。前此量吏。或閉關以禁姦。或沈船以塞口。商民交病。怨讟繁興。公則秉和以輯衆心。主靜以孚衆志。斟酌於同欲。措置於無形。以故人才了而公有餘。人皇皇而公獨暇。否則朝野殊其榮橐。身世判其閒忙。又安望羽書填委之餘。尋文燕從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既罷。公顧謂鄙人曰。會無多。今日可惜時之過也。文則永之。速羨羅帳。爭砍陳於風雲之表。遲慚司馬。勉磨盾於砥礪之旁。制限七言。人各四首。鄭中公謙讓。彼七子之多。漢上題襟。即此一編之續云爾。

高雨農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歸田。暇輒類次前後所為雜文。自知體雜而辭支。不足以言載道。顧三十年來。時有紀事之作。不忍棄之。如遺。姑摭拾叢殘。就正於高雨農中翰。雨農遽為之序。且有溢美之詞。噫。余文不足存。而雨農之序則甚可傳。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錄於此。他日兒輩或編梓余文。則雨農序實啟之。不可不記序云。

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譬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絀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體格焉。又

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即不以文自名。其為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曾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覽橫貫。學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為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烜照不泯。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茝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勳勞內外。為 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既成政歸。裒其文若干卷。為退庵文存。屬澍然論之。曰。某平生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覽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歎曰。茲豈非實遂而光煜者耶。三者得一。已足自名。況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見。請質以報。敢云序先生集哉。 按雨農此序。作於道光甲午。次年。余即奉 召復出。迄茲十

年中間人事叠十年又添作雜文數十篇而心計愈粗故步愈失雨晨久已物故此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乎擲筆為之憮然

已刻未刻書目

余髫齡即慕著書之名與澤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檢陶九成說郛中所錄各小種剌取他書補之先大夫斥之曰陶書本係節錄何煩汝補此韓文公所謂無益費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從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謂有斐然述作之意者聽其所為猶勝於他玩弄耳登鄉薦後復稍稍為之先外舅鄭蘇年師又訓之曰古人著書多在遲暮之歲或出窮愁之餘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於此余皆謹誌之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師日與通儒碩士上下其議論又京秩清暇非書籍無以自娛及外官後案牘餘閒別無聲色之好亦惟徵徵闡幽抱殘守缺是務歲月既積卷帙遂多而衡諸古人著述之原其實毫無心得回憶先大夫及太常公蘇年師之訓言不覺爽然若失今年踰七十筆硯久荒料檢陳編皆數十年心血所存不忍盡棄中有已刻問世者有尚未能付梓者自憐享帚之愚難免覆瓿之誚姑錄存其目付後人知之俾無失散云爾

論語集注旁證二十卷自序　未刻
孟子集注旁證十四卷自序　未刻
夏小正經傳通釋四卷祝芳齋師序　未刻
倉頡篇校證三卷乾隆孫淵如觀察原本而校補之未刻
稱謂拾遺十卷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劉金門侍郎序　湯敦甫閣老序　劉次白中丞序　已刻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未刻
三國志旁證二十四卷未刻
南省公餘錄八卷謝鄉泉侍御序附盧文肅師戴金溪尚書顏惺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薩湘林都統達玉圃郎中各題詞已刻
樞垣紀畧十六卷宋詠齋尚書序　自序　已刻
春曹題名錄六卷未刻
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未刻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阮雲臺師序　朱蘭坡侍講序　自序　已刻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未刻

制藝叢話二十四卷朱蘭坡侍講序　楊芸士明經序　未刻

試律叢話十卷吳棣華廉訪序　未刻

楹聯叢話十二卷陳蓮史方伯序　自序　已刻

楹聯續話四卷自序　已刻

巧對錄四卷自序　已刻

長樂詩話八卷自序　未刻

南浦詩話四卷祖舫齋師序　已刻

東南嶠外詩文鈔三十卷陳恭甫編脩序皆五代以前作　未刻

閩詩鈔五十卷皆錄宋以後至　國朝各詩　未刻

三管詩鈔五十八卷輯錄廣西通省古近人遺詩　已刻

三管詩話四卷自序　已刻

三山唱和詩十卷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輯　未刻

東南嶠外詩話二十卷　未刻

江田梁氏詩存九卷自序　已刻

2

退庵詩存二十四卷 翁覃溪師序附蔣礪堂閣老劉金門侍郎陳望坡尚書曾賓谷中丞葉雲潭方伯吳巢松侍講陳恭甫編修吳棣華康訪郭頻伽董晉卿楊芸士三明經題詞 已刻

退庵詩續存八卷 自序 已刻

退庵隨筆二十四卷 湯敦甫閣老序 賀耦庚制府序 已刻

閩文復古編六卷 未刻

閩文典制鈔四卷 自序 已刻

浪滄亭志四卷 自序 已刻

滄浪題詠二卷 張蘭渚中丞序 林少穆尚書序 楊芸士明經序 已刻

梁祠輯畧二卷 已刻 朱蘭坡侍講序 為吳中新建梁伯鸞高士祠作 自序

江漢贈言二卷 黎湛溪河帥序 王槐午觀察跋 已刻

東南棠陰圖詠三卷 朱蘭坡侍講序 自跋 已刻

吳中唱和集八卷 自序 王香湖方伯跋 皆錄吳中同年唱和之作 已刻

葑江別話四卷 皆錄壬辰年引歸吳中同人送別之作 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 陳芝楣中丞作序 道光乙未奉召時所輯 已刻

疊韻詩

余作七十自壽詩。浦中人和者寥寥。每藉口於韻脚之難。其實余成此詩時。即已為和作者地。並無險難之韻也。適楊竹圃親家自揚州寄和原韻詩至。余即疊前韻答之。既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復疊前韻寄祝。雖詩格愈低。而運轉自如。並不覺為韻所縛也。因備錄前後兩疊韻詩。以諗觀者。以示家人。使知余雖老衰。而於此事。尚復興不淺耳。

楊竹圃親家次韻寄和拙作自壽詩。疊前韻賦謝云。俚言一片付鱗鴻。四十餘年過景匆。君之季父養亭先生。延先資政公主講其家。余之交君始此。事在嘉慶二年。變滅雲煙憑海上。逍遙日月自壺中。偶因陶寫詩無債。為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兩個信天翁。

歸田何事不真歸。雙塔三山夢裏違。闤闠詎堪參丹服。喫素要任白塔寺。庭階且自看萊衣。豪情君欲淩滄海。時君將就養哲嗣安豐場官之任。地在鹽城海濱。小築吾欣倚翠微。浦城新居在粵山之麓。但願故人長健在。桑榆異地共晴暉。

尚憶刊江一櫂移。綠楊深處兩家宜。二分明月空懷悄。萬朵名花春事遲。小合苔岑增感愴。謂謝茶石。無端萍水又分離。時海氛甚惡。揚人紛紛欲遷避。余初與君相約靜鎮不動。既乃各自食其言。伯勞飛燕匆匆散。從此天涯繫遠思。

朋好年來聚話難。知君一倒起長歎。卜居有願詩人老。楊雪茶光祿有詩來誇新宅之美。行水無功 國典寬。廖鈺夫尚書。舊師

仍懷忠悃赤。（蘇鰲石督部）逐臣深望　詔書丹。（林少穆督部）春明伴侶晨星似。何日團欒續古歡。

疊前韻寄祝竹圃親家七十壽云。同是乘時遇順鴻。回頭人海各匆匆。自耽儒素非寒乞。為念時艱豈熱中。澤在雲司應有報。風清榆塞不言功。（公由刑部郎出為榆林兵備道。）盛時進退原容易。林下新添矍鑠翁。　連城新道孰當歸。到處安家願不違。（公本籍連城。遷居福州新道。茲復寄居揚州安家宅。）籌筆深心消黑劫。彩纓異數稱斑衣。（公以武岡軍功蒙賞戴花翎。）倦還豈學陶元亮。戒養難留束廣微。（公甫晉卿秩。旋乞養歸。）為感　九重宏錫類。白頭猶許戀慈暉。　側聞仙侶晚舟移。無恙歸帆穩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淮上。事定即歸。）詩興多緣朋舊起。手談不厭夜眠遲。偶鑽故紙仍游戲。（暫掌安定書院講席。旋即辭去。）為曷新硎聽別離。（喆嗣四人。皆從政外出。）安得腰纏再騎鶴。稱觴一醉慰相思。（本擬再游邗上。親奉壽觴。聞公將就養于安豐。遂不果。）七十年華古所難。神交何必索居歎。介眉酒值春筵巧。放眼添籌海屋寬。（公誕辰當正月。安豐地濱海。）話舊尚能霏玉屑。延齡端不藉金丹。松蘿竹柏齋珍重。記取新開八袠歡。（古人以七十一歲為開八袠。容齋隨筆言之甚詳。）

和卓閣老紀　恩詩

余本擬年逾七十。戒詩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數日。即次韻湯敦甫閣老同年。游龍杖詩。甫脫稿寄去。不旬日。又接卓海帆閣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紀　恩詩。復

連宵於枕上成之。自笑甯說戒詩，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堅定可知。或笑予瀾年但和兩閣老詩，未免勢利。余亦無以自解也。明知此後不復編詩付梓，而又不忍聽其過若飄風，姑付錄之於此記。得嘉慶壬戌傳臚後，恭讀 聖製詩注云：庶異日卓有表見，人稱名榜。今始知公姓於四十年前早兆於 天語之中。宜其為名榜中第一人也。詩云：有喜聯翩近 聖顏，更欣新詔及春頒。 九重早日資霖雨，（嘉慶壬戌傳臚日，聖製詩有若濟求賢望作霖句。）百廿餘年重雪山。（蜀中自遂寧相公以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迨茲一百廿三年。）表見真符 天語讖，承平但望日思艱。雲龍追逐當時志，愧我衰齡獨閉關。仰鏡傾風九品銓，（公久掌銓衡，即以家宰晉揆端。）酬庸合被 主恩偏。杜房已久參丹地，（近年參知政事者以公為最久。）瓌遁由來共木天。（謂姪嗣觀溪編修。）盛可彈冠憐我老，何須擱管怵人先。（元唱于百日後始得捧讀。）寄聲三百霓裳侶，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聯賸話

余撰楹聯叢話，初刻於桂林，一時頗為紙貴。近聞粵西、湘南、兩浙皆有翻刻本，後至揚州書坊，亦欲謀翻刻，阮雲臺師為慫恿，余充成之。於是又有揚州翻刻本。返閩僑居浦城，彙檢後得者，又編成六卷付梓，題曰楹聯續話，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續

錄見寄者。則細碎不能成編。而竟置之。又復可惜。因附入歸田瑣記之後。庶不負錄寄者之盛心云爾。

粵西余小霞州判應松所錄寄聯話最多。如姜南蓉塘紀聞一條云。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為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政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裁凜然。生員之傷弓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之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遂投劾歸。恐招怨也。　又聰訓齋語一條云。圃翁嘗擬一聯。懸草堂中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　又王笠舫琅嬛集一條云。李東陽壽商文毅輅七十對聯云。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我　朝乾隆年間恭逢　高宗純皇帝壽登七十。自稱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此後普天臣子。決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尚有貿貿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程南樵樵餘詩話云。汪瑟菴先生為安徽學政時。循例至金陵試院考錄遺才。撰楹帖云。三年燈火。原期此日飛騰。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風。曾記昔時辛苦。

仍是一囊琴劍。重到鍾山。道光初。有太平廣文某。以送考來金陵。故事。廣文送考者。例向學使求所屬遺才二名。是科爲沈小湖學使。一概謝絶。某廣文戲改前聯云。三年辛苦。只求兩個遺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計哀號。不管八棚伺候。拚着一條老命。撞死鍾山。後學使亦微聞之。不罪也。 又余小霞贈汪西芝巡檢極聯云。菜根滋味知君慣。潭水交情愛我深。皆切其姓。 又壬寅罷官。舟過藤縣。温心山明府鵬翀。初建訪蘇亭。落成。代姚若虛撰聯云。萬里赴瓊儋。夜起江心弄明月。一亭撫笠屐。我從畫裏拜先生。心山以茂林中丞師所遺蘇公笠屐圖勒石。 又自撰一聯云。公是孫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爲過客。空江一曲向誰彈。蓋隱括文忠公藤江五古詩意也。 又代鶴松圃年重建陽朔縣書院講堂一聯云。文筆聳層霄。愛此間對萬壑瀠洄。化教由來先黨序。書樓崇講席。願多士做千秋事業。顯揚不僅爲科名。文筆書樓。皆陽朔古蹟也。 又代曾幼竹明府挽興靜山太守云。廿年無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劉。久而彌篤。一病猶勤官事。更堪傷危將易簣。語不及私。 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譜已千秋。是名宦傳人。最堪惜正盼遷鶯。遽悲化鶴。齊民同一哭。況平生知己。更難忘幾番說項。五載依劉。 又應松挽吳荷屋中丞云。爲名士。作詞臣。任封疆大吏。愛路近家園。小住桂

林營緤野。工書畫。考金石。著燕許文章。悵跡疎壇坫。遂閒兜率逕香山。時中丞僑寓桂林應松解組後。甫得連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館舍。故次聯及之。　又萬乙樓太守集杜句贈應松云。古來才大難為用。老去悲秋強自寬。　又憶得湖南撫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來迎謁。次問湖南有新聞乎。某猝不及對。久之。乃曰。無新聞。近時有一對甚工。有某縣令。姓續名立人者。一人戲以其姓名。演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炙人口。撫部笑而罷。及到任。竟摭以他事劾去。撫部不知何所見。實則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學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為朱筍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當時諸生所獻。每石鐫一諸生名。今尚林立無恙。筍河先生報政將還朝。適介弟石君師來代。先生撰亭聯云。偶為選地看山計。若慰連床話雨情。運化無痕自非老手不辦。

徐樹人觀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可以語上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又高唐州武廟。為山西鄉祠。觀察撰聯云。鄉人到處皆祠祝。先帝當年此官遊。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　又集唐開元泰山銘字。為楹帖云。載錫之光。百祿是荷。則篤其慶。萬福攸同。　又一聯云。積德承先。子臣弟友。虛心稽古。

禮樂文章。又濟南府江南會館云。表海瀛雄風。今樂何如古樂。明湖聯舊雨。濟南勝似江南。

林峪瞻比部。在京為其祖母稱觴。余大兒逢辰贈聯云。致歡久協曹全誥。介福長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說。重親致歡用曹全碑語。非素講漢隸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經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語。

有杭人趙京者。因病入陰司。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

廣東省城。有武陵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杭州商賈于此醵金剏建。既落成。其鄉人梁應來給壬為撰楹帖云。一闋荔支香。聽玉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荼蘭避暑鈔中載。侯官連梅耦明經攀桂。所作楹聯。多可採。如云。暗室中須問心得過。平地處亦失足堪虞。幼不學。壯無能。傷今老大。過愈多。功又少。請自乘除。始念佳而轉念不佳。見義無勇。一事錯而凡事皆錯。擇術未精。四十二年碌碌無奇。安得出人頭地。三百六日孳孳為利。何堪昧我性天。顯揚之謂何。筋力漸衰。數利名無就

教誨不可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賢。樓利名無就四字俗。近有人代改之曰。行此無據。似較勝也。

朱竹垞先生嘗為施粥廠作一聯云。同是肚皮。飽者不知饑者苦。一般面目。得時休笑失時人。此較隨園詩話所載題養濟院一聯。稍有含蓄。

貴州省某驛館中。有一聯云。滿眼盡窮黎。奚忍多用一夫。悮他舉家生活。兩頭皆險路。何不緩行幾步。積君無限陰功。仁人之言。亦積無限陰功。便是當頭棒喝矣。袁簡齋先生嘗言。神廟聯以用成語為宜。然親切渾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聞張睢陽廟一聯云。鬚髯輒張。凜凜有生氣。顏色不亂。揚揚如平常。此本傳與韓文。本為睢陽寫照。難得天然作對耳。又金陵三聖廟。祀劉關張。其聯云。若傅粉。若塗朱。若潑墨。誰言心之不同如其面。為君臣。為兄弟。為朋友。斯誠聖不可知之謂神。此聯膾炙人口。然三若字。已覺未妥。而傅粉塗朱潑墨等語。皆不見古籍。兄弟二字。尚本史傳。而朋友二字。又是虛談矣。

京師浴堂門首聯云。入門兵部體。出戶翰林身。蓋上句借音。為冰布體。下句借音。為汗淋身也。嘉慶乙丑。聶蓉峯銑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 萬壽。聶復以撰進

頌册。賞編修。有友人戲舉浴堂聯句贈之。皆以為巧合。

張詩舲方伯。知余方續集聯話。自桂林手書一紙寄來云。文遠皋先生以翰林歷掌文衡。官步軍統領。卒於駐藏大臣之任。喪歸京師。曾撰聯奉輓云。內相經文兼緯武西方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龍以前。正月初三夜。走掃下南同知王漢沈焉。越七日。求屍不得。以衣冠斂。亦撰聯弔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輕似蛻　九重賜卹王尊名節重於山。又題風洞山云。灕江水綠招涼去。常侍詩清賞雨來。又詠題三堂云。雄藩勝覽曾開囿。太守風流尚讀書。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有所撰知好輓聯。必出手製。然但抒哀恨。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計工拙也。在揚州輓淮揚觀察李石舟國瑞云。吳會領班聯。竇政真無慚益友。淮揚瘁心血。虛銜何以慰衰親。余在蘇藩。曾調石舟為首郡。甚資臂助。旣擢淮陽道。以河壖出力。加運使銜。歿時其慈親尚在堂也。又輓江寧方伯成蘭生世瑄云。望斷黔陽。可憐萬里雲驅。依然將母魂消白下。共惜半年風鶴。了卻孤臣。客冬。嘆夷之擾。余防堵上海。督部遠駐鎮海。時金陵惟蘭生一人支拄風鶴之警。無日無之。往來書問。間日必至。皆商略夷務軍情。意見頗合。自余引疾後。蘭生勢益孤。遂以憂死。聞靈船由長江回貴州。尚煩太夫人扶櫬

也。在蘇州日。挽吳縣令賀吉人崇禧云。百里舊神君。刻牘未酬舉主。顧卅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身。吉人為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涖吳門。復以同知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又寄輓歸安沈香城別駕康云。淮浦最傾襟。脫穎為君欣得地。吳門方掃榻。遺函報我已升天。余延香城於袁江署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後。改執弟子禮甚恭。近以奪官歸里。余急折簡迎之。甫得報書。旋聞化去。尚未及中壽也。在浦城輓周芑源廣文云。一鄉善人。勗哉一弟分憂。一孫在抱。兩行老淚。痛此兩年盛會。兩世交期。余到浦後。追暑消夏之會頗盛。芑源輙在座。嘗稱之為一鄉善人。同人無異辭也。又寄輓杭州許太淑人云。桂嶺蕪城。隨地齋歌衆母母。慈心蓮性。生天早現法身身。太淑人之子。兩淮分司小琴惇詩。粵西太守芍友惇書。皆余門下士。居官並有循聲云。

余解組後。戲作一篆印云。難進易退。學者阮雲臺師見而喜之。為推其意。集古語。作楹帖相贈云。難進易退。易事難說。先勞後祿。後樂先憂。余甚愧其言。謝芣石同年贈聯云。乾隆末舉秀孝。嘉慶初歷翰部。道光間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順。經史部有旁證。藝文家喜博稽。政事門備掌故。等身著述足千秋。今年為七十誕辰。福州王叔蘭

以聯寄祝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還朝。五十出守。六十開府。七十歸田。須知此後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簡如格言。詳如隨筆。博如旁證。精如選學。巧如聯話。富如詩集。畧數平生著述。千秋大業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語而衍之者也。

歸田瑣記卷六終

歸田瑣記卷七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尚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語。演為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壻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為四海神名。馮修為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

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演義

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為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為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于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按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為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為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

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　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卽無不知有金聖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溆柳南隨筆云。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得而旋棄。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

効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　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關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淨慈寺中見輦以運木井為疑寺僧云相傳為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故後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序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尚書宋禮承命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如雷吼巨石為開廣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淨慈之事何足為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是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黿魚蹲其上相傳為龍造宮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于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詣

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穴窗以窺。但見魚鼈縱橫于地。驚而退。乃進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留一物置檐間為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俱淹。此一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夏。淫雨為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三人。衣青。韈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相類。衆皆惶懼。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灘舟中。偶從蓬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攀躋一登者。船中柁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計偕者五人。齊北瀛鯤陳酉山國銓吳和庭觀樂皆不欲登。余與陳虛舟龍標賈勇陟其巔。曾有詩紀之。是科北瀛成進士。酉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與虛舟打捐鐸而回。則不可謂俗諺之竟屬子虛也。因繙示我罔行中詩句示之。謂蓋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兒問此詩有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為趙蒙齋所作。蒙齋名壁字寶仁。雲中

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名利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首縣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衢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釣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縣。交代前。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皺瘦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數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培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遇此等物。何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遠苦瘠之區。尚攀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為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興不得。曲終。奏雅。則非但雅謔而官箴矣。

上衙門

州縣衙參情狀。各省大畧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為戲齣者。尤堪噴飯。一曰烏合。二曰蠅聚。三曰鵲噪。四曰鵠立。（站司道班）五曰鶴警。六曰鳧趨。七曰魚貫。八曰鷺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獻。（謝茶）十一曰鴨聽。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鴉飛。十五曰虎威。（各喊輿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蟻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為十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圍棋。六齣崑曲。七字歪詩。八張馬釣。九品頭銜。十分

和氣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歪詩不遲。八張馬釣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令

酒令有雅而諧者。宋人郎尚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或曰。劉寬婢羹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蓋指王荊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矗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張李二人互相謔者。張名更生。李名千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高議。其日有公宴。

預擬一令。欲以窘新宜興。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從者。罰一巨觥。乃曰。兩火為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為昌。此非娼妓之娼。既非娼妓之娼。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興方令曰。令不難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為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衆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逢時事。

燈謎

韻鶴軒筆談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為最古。次莫如增損格。增損即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玟琁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魯字。餘皆做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為最古。國語。秦客為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

知其三。此謎之緣始也。在左氏。則有河魚庚癸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句。皆近乎謎。特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絕十六首。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為傳作。近時偶閱七嬉。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謎。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打赤也為之。小傳語報平安。打言不必信。紅旗報捷。打克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旦。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吃煙。打食在口。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亞元。打又是一个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為警策。余友僻耽。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纔度玉門關。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緣奁。打綿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王驩。莫把豐肌認太真。打齊環。自許平生不得志。打陳辛。巨鰲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三尸守夜。打彭更。超陞接察使。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時憲書乎。余為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為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痾吳門居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爲蘇鼇石吳棣華錢梅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次惟雜舉觴令爲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相聞者率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雅及甚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爲大夫分明周易語卻是楚騷心猜四書二句象曰鬱陶思君爾止子路宿猜四書一句季氏旅於泰山打胎猜四書一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書一句懦夫有立志四个頭八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一句牛羊父母兩个男的兩个女的兩个活的兩个死的兩个有名姓的兩个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華周杞梁之妻遊方和尚廟無人猜四書一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食之者寡睢陽城猜四書一句巡所守也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何謂信朱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平旦之氣佯猜四書二句何可廢也以羊易之核猜四書二句不連果在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猶是楊盧駱勃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敢後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斆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籩豆大房前頭吹笛子後頭敲破鑼猜詩經二句魚麗于罶鱨鯊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猜詩經一句與子成說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之聲帶見小門生猜左傳一

句。（老師貴財）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猜官名一个。（玉環同知）晉襄公猜字一。（爺）賦得假武修文得閒字猜字一。（敗）春雨連綿妻獨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到左居間却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个叫梅花一个叫八馬。猜字一。（語）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猜字一。（騷）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面起）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纔有梅花便不同）事父母幾諫猜鳥名一。（子規）浣花草堂猜鳥名一。（杜宇）見黑車王猜西廂記一句。（全不見半點輕狂）掠猜西廂記一句。（半推半就）禽猜西廂記一句。（會少離多）太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用時丟在地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珓）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三。（常山。獨活。使君子）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故退之）衛宣姜夢長庚入懷猜禮記二句。（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息上加息。猜孟子一句。（以利為本）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地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句。（先號咷而後笑）上是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是字。猜字一（交）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卧不覆首。為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有百病從脚起之說。蓋湧

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曹文恪公秀先。卧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置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墉。卧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為筒。疊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瀾後。同兩部公觴河上三大憲。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為顏惺甫漕帥檢。右為張蓮舫河帥文浩。自巳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帥微露倦容。兩目稍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帥瞿然曰。我正聽曲。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為必睡耶。滿堂為之歡噱。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哂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坐又為大笑。二公言此時。皆年已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

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睡。為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應璩詩言中叟得壽之由。日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訣。而余于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却病延年之術。師曰。我督學四川時。得疾似怯證。或薦峩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强健勝昔也。時師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每隔帳吸乳。嚥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也。余偶問曰。即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聞黃左田師談。我直　南齋。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為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即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視奏摺

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後師引年歸。甫得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于得酒。而易于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即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置為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為鳳皇山。其旁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咮硯銘有云。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孫鳳翔且嗅。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直以北苑之名鳳皇山者為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賞自蔡君謨。始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父極抑之。蓋緣山中不曉焙製法。一味計多狥利之過。是宋時武夷已非無茶。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貴爾。元時。始于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

所設焙局于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迹並存。沿至今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歲運番船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為星村。鬻茶者駢集交易于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中。每與靜參羽士。夜談茶事。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即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瀹之。其用小瓶裝贈者。亦題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香而不甘。則苦

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爲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恐陸鴻漸茶經未曾夢及此矣。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詫朋輩。直飲玉漿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索周詳。著之爲書。然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煩碎弗便。即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瀹水即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爲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傜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令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再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于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　按品泉始于陸鴻漸。然不及我　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　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遜

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二釐。揚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釐。則較玉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各重玉泉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邱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則更無輕于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積素而烹之。較玉泉斗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為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晤齊禮堂軍門慎。授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頗覺勝前。其方用蜜炙箭芪二兩。當歸一兩二錢。茯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二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十八味。外加紅棗二斤。冰糖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一炷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隨量飲之。軍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之塞上。周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逾百歲。翁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自粵西刊布此方。僚寀軍民服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孰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

一味。此所謂小無不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幾余引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癱者。乞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為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無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輕服。與粵西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為齒冷而已。余同懷弟灌雲廣文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癖。每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卻走。適其長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錄此方寄之。灌雲素不飲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日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清健較勝十年前。而豪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三斤。已五年矣。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效並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鬚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之後。白髮竟為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自見所落髮鍼。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黑髮已有可據。惟白鬚如舊。細思其理。酒氣向上。故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為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家常日用。至與菽粟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拙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犖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鱘鰉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 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今人率以豆腐為家廚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食不足之家。以為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 萬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惜此法不傳於外。記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廣文劉印潭學師(瑞紫)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城。即他處極講烹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餐。即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此人今尚在。已篤老矣。又余在山

東臯任。公暇。與龔季思學政（守正）訥近堂藩伯（訥爾經額）恩樸庵運使（恩特亨額）鍾雲亭太守（鍾祥）同飲于大明湖之薜荔館。時侯理亭太守（燮堂）為歷城令。亦在座。供饌即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二方塊。食之極佳。衆皆愕然。不辨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飯飣會。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即忘。而偶一觸及。則饞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觴客。必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尚疑其有秘傳也。

廚子

徐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學佺）與二友同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善烹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于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閩。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享大年。蓋

月餘。日飽飫天廚之敘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歡。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衆。衆因戲呼之為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為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白侍御（光繹）家。時同居者。為葉蓮山太史（大觀）。黃星巖（奎光）陳研農（羲）二邑侯。王虛谷（錫齡）陳德羽（鵬飛）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以小炒肉為最佳。衆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于口。無怪其侈為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讌閒。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彤白尚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縢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傾。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侍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苟求飲饌如此

余每飯必與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為寸炒錢繩頗不下箸。廚子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為飲食之人矣。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于前一月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為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例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抬一全豬回。姬詫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奈何。姑試之。乃勉强割取一塊。自入廚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屬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廚下。摒擋雜物。少頃入房。見秀才委頓于地。僅一息奄奄。細察之。肉已入喉。並舌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每嘗美味者。必先將舌頭用線繫住。即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發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八星命。每分十二宮。于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而頑梗如故。時余方值軍機。在家日少。留家之僕。率皆高卧。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予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須入直。五鼓即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爾尚抱病。何事早起。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去。言甚決。婢媪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須入直。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荊州之　命。翌日。即須遞摺謝　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看門。並不提及前話。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予出京。歷荊州淮海兩任司閽。甫以他故斥去。熟聞京官之僕。偶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即散。蓋工資甚薄。而又無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官二十年。則情形頓改。所用僕輩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辭者。或謂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雖不佳。而有官星照壓之。雖狡獪無所施其技倆。非僅有所戀也。自壬辰初次引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值奉　召復出。　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送閱。余方照

常早睡未起。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即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離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出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嘗戲呼之爲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而至。前蓋奴僕之服勞于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之。當外官時。我爲國家出力。爲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則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既于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尚責此輩以爲我出力。爲我勞心。豈非不恕。夫既無義以臨之。又無財以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于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劉念臺先生人譜中。有禁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泰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爲裁房。衆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爲善説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絶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群辨曰。司茶者爲茶房。司廚者爲廚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

者。亦當稱剃房。裱褙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乎。縫人之拙者。莫過于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于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此間縫匠為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為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為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為裏。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扣。且斥之曰。一鈕扣尚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為。渠狠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此係以月色綢為裏。非以為面也。自應照常左扣右絆。何得右扣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雖細。而既專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鑒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

無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諧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七終

清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向學。中歲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閒裏居諸。亦不忍竟付飄風。漫無省紀。聞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忽積成數十首。兒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則猶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為北東園日記詩。附入歸田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歸田何事不真歸。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歸不得。三山雙塔隔斜暉。事詳第二卷。

小巷深深蘇厝衕。隨方寄廡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得人皆皋伯通。吾家伯鸞高士。易姓運期。見後漢書及廣韻。

滄海橫流到處難。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是屯邅骨相寒。初到浦數日。即值城中民變。聚官詆頑民。倒抬出城。橫加凌辱。城東富紳某新宅。遭其拆毀。勢且洶洶。即在余之從門。人聲鼎沸。余茫不知其由。惟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棣華同年蘇州送行詩。有去住無安土。屯邅念老臣之句。語最沈着。為時所稱。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為今日寫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急何能擇且因循。梟鸞不礙分棲穩。燕雀終歸大造仁。卜宅之初。橫逆之來。

至不可理喻。未幾即歸我。備擾如魚鳥之親人也。

一邱一壑舊花園。（新居本宋侍制章衡花園舊址。花園衕即因此而名。）陋巷重開駟馬門。那有滿籯餘萬卷。護持昕夕祝長恩。（新宅本荒區。余築大樓五楹。貯書萬卷其上。）

誓墓高風不可尋。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轉姚岐崙。空對西風淚滿襟。（癸卯秋。始回福州拜墓。祖塋在梅亭山。先嚴慈及先室墓。在姚岐崙。相距不及一里。俗呼崙作去聲。按廣韻集韻。崙並盧昆切音論。則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歸里翻成踏雪鴻。祇有東園開草木。頻年應戀主人翁。（住福州僅二十餘日。復匆匆買舟旋浦。回首東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嶺右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花間題徧尚無詩。（余歷官江南嶺右。長女蘭省皆隨侍。余曾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離合。必題數字卷末。以存泥爪。但無詩耳。）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即授甘藩。萬里長途。蘭從隨侍。自開府嶺右。移節吳中。則無日不趨承左右也。）年來幸得趨庭近。燕寢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龍上下隨。萊衣斑後亦相宜。絳趺朱萼庭階盛。愧讀蘭陔潔養詩。

兩家眷屬一家通。惜暖憐寒卅載中。最喜琅琅聽夜讀。畫堂西畔小樓東。（三女壽箎。于歸後。仍

隨余同居垂三十載。備極扶侍之勞。今內外孫皆能讀書。已就宅中分東西就塾矣。

水複山中去住忙。曉梳脫髮曉稱觴。一年之聚何年再。夢繞君家蘭話堂。西女蘭衡別將十年。因余七十壽辰。間關到此。僅作一年歡聚。即復旋歸。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將雁序共稱觴。衹今回首千山外。但覺神馳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儀。天香也與小園宜。置身富貴何須早。用杜句。滿眼雲霞只自怡。園中牡丹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頻年春色歸金爵。鎮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護對。西峯定有夢通靈。金爵玉瓶皆名花之異種者。吳魯庭所贈也。魯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無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歸未得。青春何處醉劉靈。

笥莊佳處徧開觴。增綠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興發。鴻泥重踏息陰房。視東巖屢招飲于笥莊之偏增綠軒。環池而坐。池之東即來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榻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侁侁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無人問舊書堂。余掌教南浦書院六年。極

一時人文之盛。今名山如舊。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闢洞天。閒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樓好。釋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與東巖步遊仙樓。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紛綸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為聲名勞七尺。漫言志業在千秋。魏書李夬之傳云。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第三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靈笑。鳥自高飛雲自閒。城西夢筆山為此邦第一舊蹟。荒廢已甚。屢聞議修。而迄未舉行。

千峯百嶂轉羊坊。添作山廚鱟尾羹。更喜海鱘來突兀。持螯一例助詩情。鱟與鱘皆海族。而建寧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員擔求售者。始頻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瓜又荔枝。果許沉瓜還擘荔。惜無高會續南皮。此首為夢中所成。適兒輩好事。果為購寄西瓜鮮荔。因酌改夢中句紀之。

酒闌忽報枇杷來。白香山詩。枇作入聲。滿座齊傾太白杯。何必貪心更彈鋏。老饕已覺老懷開。恭兒自京回。過浙中。先寄到鱘魚枇杷。鱘魚雖已變味。而枇杷尚鮮美也。

循陔遠道見深情。欣聽門前剝啄聲。莫怪長筵徒大嚼。且增詩事到山城。丁兒攜眷北上。過浙

中寄到霜蟹兩大筐次日開筵觴客即用丁兒來詩韻記之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北東園裏壯詩城

餞歲居然甘蠣粉設蠣粉適達兒寄到蠣羹因仿為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覓得香螺數枚遂以充銷寒之品銷寒聞亦薦螺香頻煩子舍殷勤寄竟把他鄉當故鄉福州除夕餞家家必

南宮門巷淨無塵達生子邦玉閩儀部之子舊日臺江俠客貧史生文邦曹寫福州南臺我正大聲勸誡是麥舟應續畫圖新二生不克葬其親余皆力成厥事憶在蘇州曹助曹艮園比部壆堅葬親比部繪麥舟圖爲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誤趨歧路悵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畫圖慰我表阡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舊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于父母無不知事其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

于人世。而獨于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日未入土。則一日之體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靦然自立于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碍于兄弟之多。各執意見。以為此利。彼或不利。即間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即歸咎于主葬之人。一則惑于風水之說在己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之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　大清律中。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于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于古。則南史載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入仕。為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齒。宋史載劉昺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貶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

有一不修。則子孫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經所載猶指墳墓不修者言之。況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乎。今之官者。縱不能遵禮經。亦柰何甘犯國法乎。今之士民。縱思偉逃陽律。亦柰何忍受冥誅乎。夫既不畏國法。不顧冥誅。則不得不大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毋論官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靦面目者。將悉化為孝子順孫。于以消沴而迎祥。豈不懿歟。

齊魯晨星落落稀。借韻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蔭。我為蒼生喜不支。徐樹人觀察宗幹令泰安時。余曾以循卓薦之。近奉命鹽司。漳海實閩南之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觀之。匆匆留一詩而去。數年來過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語為小園增重。此為開山第一章矣。

附徐觀察詩

回首齊山九點烟。功收霖雨羨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銅鼓藏雷鶴夢圓。薜荔翠縈文石上。芙蕖紅到研池邊。飽嘗珍饌兼書味。喜獲珍珠載一船。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善與人同即福門。羣笑兩家真好事。留香室與北東園。余好刻書。而東巖亦同。近復輯刊。善書十種。時恭兒方刻勸戒近錄續錄三錄。余亦有雜著待刻。梨棗之煩。只此兩家。浦人咸咄咄以為怪事也。

陋巷年來藏器深。違言梱箧繼雙林。項墨林、梁蕉林。高軒過我傾家釀。竟夜紅光燭斗參。自寓浦後過客無有詢及書畫者，近黃琴山觀察德峻因查勘封禁山過此，始為發篋擇其尤者縱觀之。觀察本鑒賞家，復富收藏，窮一日之力，並几評賞，四年來第一韻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濱海忽聞民氣活。薦賢功幸在維桑。王履之太守月賓，久宦江南，循聲卓著。余于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擢守來閩。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漳州，和為漳民借旋，為漳民慶也。余于辛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履之與練笠人皆由直牧擢守，但雲湖即于是冬擢兩淮都轉，而黃石琴今已開府粵東矣。

真畏出門貪客來。柴扉頻為故人開。如何衮衮披肝侶。都作紛紛把臂回。年來故人過此者，如蘇鼇石督部、楊雪椒光祿、廖鈺夫尚書，皆留飲園中，連日盤桓，不忍舍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危詞何足算。三年五度遣楊枝。浦城錮婢之風牢不可破。余曾撰錮婢說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覺者。余到浦甫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中兩婢乃從錮婢之家轉鬻而嫁之者，不可謂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錮婢說

古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為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誠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

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于垂老而後廢。非窮于人。實窮于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于我。父母不能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則咎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覩乎。況婢女長大。情竇必開。倘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冓貽羞。本家亦難以自解。甚至生子。又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果報。念及子孫乎。吾願凡有使婢。年將至二十三歲者。必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若本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于官。而族隣爲之舉首。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報之說。猶隱也。子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文識字之家。誠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實有無籍官長之董勸。文字之激發者。否則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吾甚恐其不得齒于齊民。不得立于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果報云乎哉。子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覩見充街亦爲曾。今日裒翁偏古異。一雙朱履萬年藤。三十年前。浦城士夫無不穿朱履者。問其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萬爲晌鄉倅寄贈天台萬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筍筵開。有客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憐一紙晚聞雷。偶以花朝觴客。有最後至者。顏色慘沮。衆皆怪而詰之。則日內先墳方被掘。棺内金銀器。爲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殮說。何以付之不問。客泫然曰。此墳造于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願繼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可以收之桑榆也。

附厚殮說

有詢于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于斵棺。比來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爲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稱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棺者。率係女棺。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

其親父母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為愛之而實所以戕之無益于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為不孝在父母家長為不仁而推其原則由于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消患于無形不循禮其罪即極于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為兄問字頻來浦酒頡七十九齡尚清健老來第一老門生（史生經邦以石盆陳酒為壽今年七十九歲矣）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入北東園從來壽世關文字安得坡公雪浪痕（大方石盆亦購自唐氏者三面雕鏤頗工而空其一面茲為鐫數字為紀非敢擬定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東園中他年當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菴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狺狺起羣喙公門一紙大離奇（郭少汾邑侯忽謂余曰南浦書院至今尚未得師實深焦急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與逢兒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余兒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住此則此局斷乎不宜因別舉所知以對侯以為然乃定議後竟有以梁紳項為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韻

谿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舐掌。城中索索本無奇。後二句合用昌谷玉谿詩意。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句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懸車聊自慰。且憑兒輩補笙歌。七十壽辰。適五兒子共聚一堂。為廣徵菊部。以助稱觴。姑聽之。

偶向閒中作小忙。新知舊學互商量。更信兒輩談因果。散作人間翰墨香。恭兒方輯勸戒錄。余屢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不悔守枯株。諸色諸光照坐隅。百朵花支一月久。始知佛種與凡殊。吳魯庭以優鉢羅花一盆見贈。守之三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叢拱。一月始謝。光色異常。

邂逅城西賞菊筵。筇將再入大溪沿。烏衣亭榭重重改。觸我相思十四年。東巖招至大溪沿舊宅看菊。壬辰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愴于懷。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學。望雲兼慰看雲情。逢兒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壽辰。旋冒暑北來稱觴。今又為異族所迫。甫回福州。即復挈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話雨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頭角太崢嶸。迫我三年蹤跡輕。畫地良難遷地苦。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依然濠上寄閒情。

愛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竇桂。但期本色紹書聲。英兒頗不悅學。近與大兒同居。以怡怡兼切偲。漸可轉移氣質矣。吾鄉以五子登科為美談。然如廖儀卿、葉苣汀家。皆五兒弟連登鄉薦。而不入此數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曾霽峯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誡情。蓬麻扶護望難兄。一經世守談何易。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盡循陔潔養情。先鞭雲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贏得連牀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誇。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傳者十五世。河間紀文達師視閩學時。曾手製書香世業四字榜于堂。要向虀鹽尋事業。莫憑京秩詡清華。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由秀才進取。議叙部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衿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欒良宴會。可無詩句壓清狂。初伏。宴于韞玉堂中伏。宴于致曲山館。末伏。宴于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逭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韻

檐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冰桃雪藕涼如許。忽捧紅雲喜欲狂。風輪之製以圓木為幹，周圍插木扇，各緣以素綢，中鎔鐵為柄，而彎其受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于中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漫言歲月去堂堂。博得三旬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退。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閑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皆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陔南方視膳。敢耽酒趣託詩狂。

附蘭省和韻

人生樂事戀高堂。長日壺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繞膝學兒狂。壽研二妹，壽湘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吉金貞石護深堂。欣得長生頌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頗富，婉蕙日所用硯即大人所賜長生無極漢瓦當也。却憶大

椿當赤日。無多羣從次公狂。時家嚴大人遠在海鹽官署，惟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福地深愁地脉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抽身去。且為名園盡一杯。劉次白中丞乞歸過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為名園。

老來博弈豈荒耽。飽食終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憧擾擾。猶勝午枕夢沈沈。余素不善博弈，老境頹唐，聊借香屬柚暇為之，藉消長晷，卻午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渾無事。且把歐碑課數行。兩孫皆能臨歐陽信本皇甫碑，每于夜闌人靜後課之。

文運由來伏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雨淋日炙余心惻。無作神羞禮亦宜。浦城文昌宮久已舊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為花會匪徒憑以測夢，兩肩至受巨釘無數。余為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就東嶽所購舊地，及達兒所存新地，獨力鼎建于碩輔社之西。此舉實藉以救敗，尚不暇言徼福也。

忽聞鹺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憧憧三閱月。消寒雅集亦闌珊。自發派鹺商據到後，合邑惶惶，深山中亦時聞剝啄聲，三閱月始稍靜，消寒集為之不終，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室從今有俗聲。門下士祝岐山閣門讀書，不干外事。城中知蓄書可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發商之檄一到，不數日即督促登舟去，為之黯然。揚雄秋室無俗聲，李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甌臾止。但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花名。始由制軍訪聞。旋據鄭守申報省府。各撤。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橫加疑謗。竟有集矢于余者。今已渙然冰釋矣。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驕陽作暢晴。怨咨誰復問輿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灑甘霖起頌聲。驕陽兼旬。怨咨叢起。若非甘霖驟至。恐民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叟亦為之加一餐也。

半夜渾成喜雨詩。平明唱徧聱兒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笑衰翁局外癡。拙作喜雨詩。和者數家而已。餘皆噤不出聲。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覃溪師嘗言項墨林梁蕉林皆收藏家。惜無著錄可考。南來北至多新得。助我烟雲一室深。近日逢兒從福州至。恭兒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退庵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辰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縑片楮關文獻。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家。彙裝書畫數十冊。皆前明及國初時人。吾鄉先喆。居其大半。增入題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韻

薈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致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方輯金石書畫題跋。以尚少宋人畫蹟。為嫌。囑恭辰于北行之便。稍為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趙幹。米元暉。趙子固。各真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輒為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嶙峋虎角起長吁。他年若咎盧龍費。我亦當時士大夫。英夷佔居烏石山。大興土木。虎頭生角。形家所最忌也。聞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借用近人詩句。忘其姓名。可憐粵麓非屏麓。望斷蒼茫敕勒天。昨有傳林少穆已賜環入關者。爲之喜而不寐。實謠言也。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爲比鄰者數年。

巾幗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作山城妙吉祥。恭兒初到浦。即倡爲惜字之局。其婦婉蕙。實力襄之。近復以浦俗餽遺食物。必加剪紙吉語其上。所殘棄字迹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語。作爲花樣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爲襄善舉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吉事。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家門瑣事亦凝祥。錫如。壽生。婉韻。諸姑姊。皆助余剪鏤花樣。浦城精習。最尚茶泡。雕鏤果品。必以精巧相誇。其實徒費工夫。不如此之有裨于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尚有習而不察。竟等于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嘗見人家餽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盒。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

武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于童婢之手。再轉瞬且淪棄于藩溷之區。其能于收物之頃。即將此紙隨手檢歸惜字簍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多。今欲驟令各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之。竊令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為傳布。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紙之孽。當更為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為。而士大夫尤應互相勸懲。若閨中更能隨時襄助之。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一紙遥遥互繼聲。暮年親故倍關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得腰纏駕鶴輕。揚竹圃素不言詩。近為余所挑。既和余寄壽詩。又成自壽詩十首。想鹽城海濱。舍此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遊揚州之願。而鹽城濱海益遠。為之奈何。

鄉邦文獻共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當務急。壽山福海枉崇深。按廖鈺夫。魏和齋信。以奉大府諭令。續刊省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年間。有長沙僧寄塵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磨崖實與彼時。郡城殷賑恬熙。氣象相稱。今則名

山已歸異族。醝海正頹狂瀾。當務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鈺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久。亟應付之棗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為士夫倡。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即裁覆。以便轉達大府等語。自當凜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尚未能悉其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嘖嘖人口。衆怨未消。且通志為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遵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僚繼之。于名不正。于言不順。況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未退。醝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即以某現居浦城而論。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追呼日至。紳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于心。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躍從公。某伏處山邑。有家難歸。閉戶養痾。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尚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順璧侍謙。統祈朗鑒。不備。

1362082 I242·1 39

歸田瑣記卷八終

清長白浩歌子著

螢窗異草

螢窗異草提要

此編為長白浩歌子撰相傳浩歌子為尹文端第六子似村以一秀才終貴介而能注意著述已為難能可貴全書大段似仿聊齋而典而不俗繁而多致空中樓閣平視例看惟恐其盡較之倉山一老隨筆揮寫之新齊諧不啻小巫之見大巫坊刻多訛奪茲特校而刊之

螢窗異草初編序

稗官有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覽載籍引今證古發為偉論非第為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記載時事傳述見聞舒廣長之舌門雕鏤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探賾索隱文不必嫌夫說奇仰齊諧為談宗慕虞初而志續如杜甫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具亦足以消長日卻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無墨瀋動謂立言務黜浮華以為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史聖賢遺訓班班可考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牕異草抄本見眎欵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為何時人或稱為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駸駸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弗足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夏卻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刷印行世問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關係文字轉不若里巷歌謠足以啟發心思耐人尋味也斯言惟具性靈者乃可與共印證耳

光緒三十一年莫春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鷦鷯一枝軒

螢窗異草初編目錄

卷一

天寶遺跡　卜大功　金三娘子　玉鏡夫人　賈女

桃花女子　紅鞋　毒餅　翠衣國　癡壻

犬壻　田鳳翹　劉天錫

卷二

桃葉仙　馮壎　昔昔措措　温玉　睡姬

張仙　守一女　柳青卿　珊珊　白衣庵

卷三

魂靈　妬禍　李念三　訾氏　假鬼

銀鍼　賸殃　落花島　貨郎　化豕

縫裳女　火龍　青眉　王秋泉

卷四

胎異　夏姬　郎十八　三生夢　固安尼

無常鬼　蘇緒　衛美人　苦節　狐嫗

螢窗異草初編卷之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讀園老人評

天寶遺跡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額曰天寶遺跡。以石為扉。堅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有裂。寬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胆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嶙嶙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窈杳而深黑。一無所見。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獨瑞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燈燃炬踴躍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駟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彷彿如有繪畫。瑞五顧謂衆曰。境殊不惡。何怯為。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便得一門。其扉以青玉為之。隸書數行。墨迹猶新。其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略曰。朕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於茲五年矣。風流瀟洒。不啻神仙。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懽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問與妃子

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幾忘其身之非石也。末署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爲明皇所書。及轉身後。大可數十楹。中置寶座。僅虛位。尚無他奇。左爲曉粧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倦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匜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持之。貌甚恭謹。妃首微迴。似有所語。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鬚微捋。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然相親衆覽之。無不欣欣欲笑。其右爲浴池。以綠玉爲水。波紋瀠漾如活。旁立二人。執巾捧帨。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玉爲體。帝白身游戲水中。僅沒其臍。下坐而側首。以目招妃。妝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臍腹微露。無不歷歷可見。然而低黛雲鬟。容如腼腆。且以纖手捫綉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由裳而下。雙彎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孜孜諦視。方將深探其秘。而舉首遥睇。帷幔儼然。俄聞大聲發於其內。如崩石。且冷氣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豪邁。亦凛乎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嶺。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官訟。鞫瑞五。具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泥封其洞。且鑿其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洎乎天啟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不知其處。

外史氏曰。余嘗怪明皇爲一代風流帝王。驪宮之造。選勝蒐奇。豈無雪洞雲樓之勝。而僅

以土木傷其觀且阿環素豐於肌性必畏暑又豈無清涼世界以安此弱質哉及聞此事于瑞五後裔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補開元遺事故存其異而解之以俟世之問津者

隨園老人曰刻畫奇詭幾與聊齋相埒然曰喜事好奇兼饒胆識方可以與此則已得山水三昧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皆門外漢

卜大功

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有稗將曰馬雄飛能挽五石之弓善為左右射獻忠極寵遇之賞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涿郡卜大功相友善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即廢書而歎曰士主用武之世甯為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錐耶聞者咸壯其志馬既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為不世之遇乃使人馳書召卜卜忿然作色面叱來使曰渠以予首亦當賣耶第念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遣之其剛介如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蒞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卜被徵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斬馘甚衆究以北人不慣舟師致為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眥盡裂謂曰余向與爾狩獵山中競逐一狡兔爾顧謂我曰大丈夫立功國家得

憾當如得此曩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既從賊。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慚沮而退。終以綈袍戀戀不忍於心。因說詞以覆獻忠。請卜色厲而內荏。倘軟困之。不浹旬可得。獻忠信其言。遂囚卜於土室。守以健卒。飼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斃。夜坐室中。吟以見志。甫哦曰。去國離鄉事鼓鼙。滿拚頸血染虹霓。餘韻未已。俄聞窗外續曰。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鸞過越西。其音嬌婉。不類男音。卜以為異。聳然而聽之。又聞朗言曰。良馬一蹶。終致千里。大丈夫何不自振拔。乃欲效無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女郎。年甫及笄。衣裳甚都。麗貌亦豔絕。錯愕間。女郎斂衽啟曰。憐君忠節。敬來相救。可從妾出此虎口。卜驚喜。不暇交談。幸賊中無桎梏。女郎竟攜之行。將出。復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彤管。大書數字於壁。呼曰去去。遂悄然而出。視守者伏如沈醺。相與枕藉地下。卜亦莫辭去。賊壘許即長江。早有小鬟艤舟以待。女郎從卜同登。揚帆而南。瞬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穩如磐石。卜驚魂少定。始謝曰。感承援手。出予離羅。敢請芳名仙居。以為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睇之。微笑曰。君猶未喻妾意耶。詩所謂青鸞者。即我是也。將與君翱翔天表。永效雙飛。何謝為。卜始默會其指。喜出望外。遂曰。一介武夫。馬齒且長。烏足以當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貞媛。正合為偶。豈效兒女子沾沾較量於年貌哉。

因自白其姓氏則馬家少女無字越之會稽人也卜又詰其顛末女郎笑勿荅舟行次釆石天方達曙女郎命鬟治具來見烹炮珍饌羅几卜食之至飽飯已女郎令卜小憩解纜復行及醒而詢之則已抵錢塘江矣攬袂而起晚潮適至澎湃之聲儼然萬千鐵騎蜂擁而來卜未習此駭極女郎語之曰此子胥一怒之威君獨未聞之乎遂逆流而上雪浪拍空毫無所懼有頃曰去妾家伊邇可以登岸矣卜從之回視小鬟倏忽與舟俱沒卜益異之聯袂而行約半里得一村水環木繞風景頗佳入村而北東向一巨宅門閭修整棟宇高華檐際有青字石額顏曰忝戎府女郎囑卜曰君至妾家勿攙說任妾所云不然事且敗卜頷之忽一少年緩帶輕裘自第中出見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歸父事將若何女郎涕洟曰父不幸歿於王事廬州已陷為賊巢妹賴將軍力相攜至越此齊東之卜守府也少年聞言大慟肅客入賓館不暇為禮偕女郎入內卜茫然默坐外舍聞第中號啕悲戚爾許時方止又有頃少年出則已易縞衣素冠矣形容慘淡血淚盈眶揖卜而謝之曰適聞凶訃痛割五中慢客不能無罪今奉老母命請君一晤敬來奉肅卜從之入至庭見婢媼擁一婦人年可四十許降堦而迎曰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殊深慙赧小女子重賴提攜遠脫陷穽高厚難酬語已再拜卜知為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質言唯唯遜謝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甫一獻起曰婚媾之約

未亡人既已洞知。請郎且就甥館。俟為先將軍成服。敬當如命。卜知姻事克諧。起謝。且請以壻禮見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糞除側室。館壻於廳事之左。供張維豐。卜私詢臧獲。始知馬公諱中驥。即盧州殉難者也。蓋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歷任至叅戎府。有二妻。一携之任。一在家居。女郎即從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則其異母兄也。翌日。公子與母衰絰受弔。設祭招魂。卜為代紀喪務。戚族皆以壻目之。盡七後。夫人與子計。效楚昇竿之故事。擇吉贅卜於家。花燭之夕。卜謂女郎曰。子實生我。而謂子賴我以生。受之殊覺汗顏。女愀然曰。妾有隱衷。懼駭聽聞。未敢輕洩。今名分已定。妾不忍欺。且君亦當世之豪。言之諒無所恐。因泣白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從父涖任盧州。甫二年。遭獻忠之亂。父歿於疆場。城亦繼陷。舉室驚竄。老母投繯死。妾正欲自裁。而賊衆已集。其將有馬雄飛者。悅妾姿容。將施强暴。妾紿之。俟賊少懈。遂投眢井自隕其身。及歸地下。遇家嚴。乃知射吾父者。即是賊也。因懷忿不欲往生。感荷狐山小姑。憐妾苦節。賜以煉形之術。名列鬼仙。謂妾命中合受一品誥。且父仇可復。妾因辭姑行。出君於穽。藉手以報吾親。昨往鳳淮。賊已授首。不共之仇已雪矣。卜聞言甚驚。然亦無懼色。詢其復仇之狀。答曰。妾前題壁云。縱囚者馬也。獻忠見之。果疑雄飛與君有舊。不俟其辭而誅之。妾至賊所。渠已懸首於轅下。又問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也。不然。豈能履

水如康莊。且俄頃數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幃。解衣共枕。交合之際。闇體宛然。益為愛重。三朝。夫人為之張筵。大會諸眷。嗣是倡隨甚懽。彌月後。女謂卜曰。盧郡人來。必洩吾事。此地不可久居。乃說托卜思鄉。井買舟欲歸。母兄挽留不住。贈錢千緡。遂徙於秀水。卜宅於鄉。時有小寇竊發。卜治戎具。彎弓驟馬。連殺數賊。寇皆奔。里人藉以無虞。後撫軍召募。卜欲往。女沮之曰。時尚未可。請與妾隱。時至可以有為。卜從其言。迨本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勳。仕至總鎮。女果受封。順治辛卯。涖任湖襄。擒獻忠餘黨數人。詢以雄飛。果以卜故被戮。傷之。為設位以祭。且謂其僚屬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無瞳子耳。卜年七十。猶矍鑠。生子二人。皆成武進士。及卜卒。太夫人獨居一室。至夜忽不見。家人有知其事者。以謂從小姑仙去。遂具冠帔葬于卜氏之塋。

外史氏曰。物以類聚。良非偶然。觀卜對馬數言。至今猶凛凛有生氣。雖女之貞烈。有不降心以相從哉。顧同一人也。或為忠臣。或為淑媛。其不肖者。乃陷身於寇盜。卒為所誅。卜云目無瞳子。終屬為友飾非之論。豈其然乎。拙哉雄飛。何如雌伏。

金三娘子

丹徒周生王聲。少奉呂仙甚虔。丙子歲。將赴南闈。因禱之。旋於硯匣中得片紙。硃書二句曰。

功名祇問三娘子。不待來衣暗點頭。王聲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於燕私時。笑然問之。妻未及料。遽應曰中中。生大悅。以為聯捷之兆。欣然發軔。而不知仙意之所在也。及省試畢。揭曉竟落孫山。頗悵仙之誑己。未幾家郵踵至。則其妻病在牀蓐。奄奄待斃。遂兼程而歸。抵家。妻旛已挂矣。撫膺大慟。嗒焉若喪。又值場屋潦倒之餘。百憂交集。往事早不在念。閱數月。忽憶仙言。頓悟曰。予在雁行。雖以三稱。然列諸兄之次。則十有二矣。所謂三娘子者。或別有其人。向特未及詳察耳。乃更禱於仙。絕無影響。久之。獨處無聊。因往淮上訪所親。將以覓緣。瀕行。夢中忽見前二語。則餘字宛然。惟三字燦若赤金。覺而記憶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縣。有姊適江村民家。停舸省之。登岸獨行。未里許。葦塘中有人偶語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便偶窮措大。又一人曰。冥數果應合。措大亦正不窮。生聞而心動。視之二人。狀類漁家。跣足戴笠。自葦中出。生亟前致詢。答曰。東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當自知。我等不暇。勿能為子導。然亦相見不遠耳。語已。匆匆前去。生思其言與仙語符合。是一生祿籍姻緣。胥在此矣。遂不慮荒渺。覓路而行。前至一處。茂林陰翳。棟宇巍峨。華屋北向。朱門洞開。近而款之。無應門者。舉步遽入。越過粉垣。聞人聲叱曰。何處少年。擅入人宅第。法當笞。驚而諦視。則一媼含笑自庭中出。華髮鮮衣。目烱烱有光彩。生自覺唐突。而幸媼無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

迷途無所棲止。浼借一宿。不識姥姥允否。嫗熟視良久。徐曰。余家固有閒屋。即以寓秀才郎。亦一佳話。導之入東側一夾弄。甬數武。別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圍雜植花木。門掩簾垂。絕其幽雅。嫗自啟扃延客入。室中牙籤滿架。四壁圖書。一牀一几。淨無纖埃。恍若因賓而設者。嫗一呼。旋有老僕以茗入。嫗遂出戶去。生頗疑訝。更自笑其突如之甚。然既至此。不應去之太速。躊躇之際。周覽壁間詩畫。均極古雅。並有霞牋一聯。大書十字曰。鳴鸞金作佩。揮麈玉聞聲。其款則回道人筆也。大駭。適老僕以酒肴來。因以叩主人官閥。并其氏族。俛而不答。堅詰之。則曰。君聞所聞而來。何復諄諄下詢耶。生竊喜。以為即金三娘子者。一時都無所慮。欣欣然舉卮。肴核甘美。酒復芳冽異常。少酣。老僕以異果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願以奉君下酒。生益悅。食之。清香沁肺。麴糵無力。既喜其情。但未識其貌。不免忐忑。無何。燒燭檢書。漏下二鼓。及寢。老僕進衾枕。香綿錦綺。軟骨薰心。生反側不安。竟夕無寐。晨起。老僕殷勤奉匜。且言曰。由此室東去。有園亭頗可娛目。無憂悶倦也。生益狂喜。不俟朝饔。即往游覽。甬道一檻。豁然別有佳境。亭臺掩映。布置皆有畫意。奇花數百本。五色繽紛。異香馥郁。鬥艷於疏籬之下。因樂而忘返。益深入之。俄聞佩聲環韻。似有人來。生匿跡樹側以窺之。侍婢數人。嫣紅姹紫。或以籃。或以巾。掇採花卉。最後則前嫗隨一麗人。年可十七八。晨妝嫵媚。貌可傾城。

而一肌一容。俱爲生平所未睹。生已神魂失據。麗人自摘一花。將簪於鬢。婢即以鏡進。立而顧影。態有餘妍。行且去。方將趨出相見。嫗忽指曰。碧桃花樹後有人。阿姊宜迴避。麗人轉身卻步。生恐其遽歸。亟離樹呼曰。已現金身。使人病渴。忍竟舍之而去耶。麗人以橫波微顧。且笑且羞。乃小語囑嫗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旦晚。急色相使人頗不耐。以箑障面。曼立低鬟。嫗前致詞曰。娘子本上界謫仙。數合配君。故構宅第於此。預以相待。君能無惑于人言。當訂永好。生心已無主。欣然諾。麗人去扇相見。遂并坐於小軒之內。命婢供饌。相與對食。生此時已儼然溫存嬌婿矣。飯已。麗人謂生曰。佳偶由天。且重以呂仙作伐。本宜即成嘉禮。但前程錦片。不敢以燕爾悞郎。今付君黃金百斤。佐以幹僕。往遊帝都。當有奇遇。紈候鵬摶克遂。始能駕夢無憂。君勿以愆期怨妾也。語已。使嫗喚二人來。生視之。雖故矮帽青衣。狀類臧獲。實即葦塘相見者。訝之。亦不敢言。麗人諄囑兩价畢。促生啟行。生雖不欲。而迫於大義。不得復戀溫柔。至江。另有扁舟。供設備具。遂揚帆行。兩价雖名綱紀。意態倨侮。一切並不關白。生以相從謀事。隱忍安之。緣江北來。過門不入。生詢兩价姓氏。一解一楊。而蹤迹率多詭異。無敢究詰。一日將過天妃閘。閘自北來者語曰。某公子閣舟覆沒。撈救無從。風水當自慎。生甚惴惴。二僕顧而笑曰。此奇貨可居也。解覓跳入水中。生欲號。楊亟止之以手。舟行十餘里。見解負一

人科頭麗服跣浪而來登舟置之鷁首拯救之遂復活楊又以意授生進以新衣飲以美醞其人精爽如故詢之知係某公子其父某公為都中巨官甚有文名公子以事歸江左適罹水厄生憫之情意懇摯且曰兄既及溺復生不可再履不測尋市鎮為覓健騾數頭并招得其從者復整衣裝潤其行色約費數百金公子感激涕零知其北上乃修函與父祈以骨月善視之揮淚別去及至京以書謁公子父公悉其拯救之德延至宅內待以上賓間與之指授書義披竅導窾度以金鍼生經宗匠之手造詣日進益以公勖竟以北籍登鄉薦因益重解楊與同寢食明年將赴南宮公閱其文未嘗首肯生亦切切隱憂楊忽引一人至青袍塵漬不知誰何解先驅入室囑生待以優禮贈以巨金生從其教詢厥姓名則王孝廉羹號達人因貧而落魄者也生念係同袍亦不以介意及在禮闈中竟與比屋王感德不置生首藝甫成王取視之以為未能入彀乃舍己業為生代庖逾時三草立就囑曰君才十倍曹植但未能投時所好耳吾思報吾鮑叔不嫌孟浪可否宜自擇之生玩其所作實大聲宏坦然登之於卷俟王事竣相偕而出質之某公莞爾而笑許以高魁榜出果登上選王亦獲雋殿試首列詞林因思金三娘子之盟亟欲乞假錦旋解止之曰娘子固在燕京何假外求耶輒為之議婚於巨族則某公之姻婭也公方為撮合生雅不欲而解楊堅囑勿辭生終怏怏不樂迨

至青廬之中。新婦之姿態絕類伊人。生奇之。夜深。婦自白曰。君識妾乎。固即金三娘子是也。蒙呂仙作合。深恐有招物議。故假一帆風。使君逕登雲路。適某家之女數合早夭。妾得假此塵軀以奉巾櫛。庶幾灑然婚嫁。俾人無從置喙矣。生始大悅。益相綢繆。憮然達旦。晨起。解楊不知何往。生亟以詢之。新婦答曰。功成者退。理所宜然。況此二人皆水仙。為呂仙所命。妾本與為同儕。非能役之者也。生乃悟。因刻其像祀於呂仙之側。三娘子克相其夫。蜚聲館閣。與某公父子。往來如至戚。知其事者。甚歎羨不置云。

外史氏曰。世之為機變者多曰燒冷竈。正聲之飛黃騰達。卒皆從於冷竈中得來。仙乎仙乎。何不遠世情如此。至三娘子毫無奇處。惟保保數言。有類于晉文之姜夫人。然亦兒女怕羞之恆態。餘則貪仙之功以為己力。不亦幸乎。呂仙靈蹟。世所多有。吾於此又見一斑。

玉鏡夫人

臨淄王友直。善樗蒱。一擲百萬。無少負。以是裕其家。稱巨富焉。中年棄其博具。遨遊江海間。豪俠自喜。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人因以杜季良擬之。甲子夏。挾資萬餘。將適閩楚。舟次洞庭。阻風不得進。泊於湖上。抱悶者數日。一夕。陰晦異常。秉燭獨坐。夜將半。思欲就寢。忽聞嗽聲清越。恍在隣舟。心為之一動。方將命人伺聽。俄有二青衣。韶雅容秀。直入艙中啟曰。家主君

長夜無聊。故邀佳客。共破寂寥。王詰主人伊誰。對曰。相見自知。無敢泄。王素樂此。欣然從之。甫出艙。昏蒙無所見。青衣亦不秉燭。惟暗中扶掖而行。王覺所履者非木非石。滑軟若脂。視之。若不能辨。而耳畔洶洶。儼有波濤之狀。王心訝焉。良久。至一處。燈火熒煌。則已舍舟就陸。且有宅第如王侯。閈閎高大。棟宇巍峨。而聲從中來。即向之所聞也。甫及門屏。青衣入報。有項。即馳白曰。主君來肅客。旋見有貴官四人。狀如世所圖之神像。直前迎迓曰。萍水相逢。他鄉無事。願與君為一宵之聚。幸勿疑。王固知其非人。而天性豪放。略無畏心。眾延王入。揖讓至庭。視其居。華美富麗。不可名狀。咸遜王以賓席。辭而後坐。若已展詢官閥。首一人答曰。言恐震驚。不敢實。鄱陽君也。此三公者。亦五湖君長。因朝洞庭盟主。適遇公出。淹留於此兩日矣。今夕月暗雲陰。抑鬱勿快。聞君素饒豪興。故不嫌造次。命僕奉屈。倘不以神人路殊而拒之。實為厚幸。王愕然。亟起而遜謝曰。草莽愚夫。塵濁下士。恐不足當此寵遇。言訖再拜。二君亦各致款曲。鄱陽君即命左右布局。曰。佳會難逢。良宵易短。不可以久遲豪舉。於是坐而共博。王之興采甚高。四君之籌馬。悉為其所奪。天將五夜。王前後已致金錢十萬數。太湖君心甚不平。大呼以王鈎來。左右進一物。王睨之。雪色瑩然。長近尺許。形如倒垂之蓮。甫出櫝。光照一室。王知為珍藏。意甚歆羨。四君乃笑謂王曰。此寶價並連城。願借一戰。以決雌雄。王亦

笑而應之曰諾旣而大虧王乃變色金錢復歸四君王遂奮然曰某舟中餘資萬緡請以之爲諸君壽即以此鈎爲的再合一圍四君殊不在意遂許之及擲五子皆緋其一旋轉於盆王喝之曰亦成赤色王大喜遽起以手掇其鈎曰辱承厚貺他物無所須也乃辭歸四君皆失色時已昧爽不得已而聽其行王出二青衣仍來相送謂王曰君所得者至寶也若過越水愼爲王鏡夫人所攫切宜愼之王頷其言及返舟中恍惚若夢寤明日解纜而行亦殊無他異王入浙省將渡苕溪因憶青衣之言珍藏其鈎至夜忽喪其寶乃大恚詢之楫人咸曰前途有水仙祠不知其名客有挾寶過者必爲所取王益大怒比至祠前盛氣而入睹之殿宇整修雖湫隘輪奐尋常中僅祀一女像冠翡翠衣雲霓貌絕妖冶讀其碑記惟序其精靈不著姓氏竊疑青衣之妄繼得古碑一通文皆漫滅而王鏡二字尚可識因悟爲古之名號今特概之以水仙耳乃詣其位前長揖而數之曰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宜衛行人禁暴客靖共厥職今乃昧於不貪爲寶而輕匿吾珍殊非正直之道茲與汝商果如此請與子博勝則將去予亦非鄙吝者倘不予聽當訴爾于上帝毀爾軀火爾宇以正貪冒之罪爾亦宜引義自決勿致噬臍祝畢宿于祠內堅不出從人無如之何遂聽之正在夢中覺有人蹴之起曰夫人怒甚將縲汝以法何臥爲王睨之則一女奴年僅破瓜容絕美曼立于前笑語相屬

王徐起整衣曰。予正思謁夫人。詰眞盜。豈無心。新睡者。反浼女奴指南。女奴笑而導之。曲折數重。金碧輝映。有一廳。簾垂及地。女官十餘人。皆紫衣森立。階下。見王即通曰。竊鉤者至矣。王怒其言。瞋目叱曰。誰謂而公盜者。語未竟。簾內即嚶甯言曰。汝其無賴。此寶藏余宮中。歷有年所。洛女漢女。皆所稔知。數月前忽失所在。豈其不翼而能飛。昨者物自珠還。余不究汝胠篋之罪。亦幸已。猶敢狂言相瀆耶。王愈不服。大譁曰。余以一身之資。質於太湖君。始獲此寶。汝言乃竟無賴耳。簾內聞之默然。徐曰。據汝視詞。以博自許。余亦擅長於此。即與子角采何如。王喜曰願之。雖然。將何以為值。簾內笑曰。負則以鉤還汝。復何言。王又詭然曰。鉤為余鉤。汝悍不還。今又以此與余賭。余勝則僅得故物。汝負則莫損纖毫。豈以黃口兒視我乎。簾內沈思良久。乃曰。余技素精。隨子所欲。即以之相當。其可乎。王悅。始長謝而諾。簾內又詢王所欲。王見夫人像。久動于心。囁嚅曰。一言唐突。幸毋見怒。余聞人甚多。從無加夫人之麗者。倘得倖勝則願以金屋貯玉人。他無所欲。言未已。左右女官俱嬌音叱之曰。何太無狀。王言笑自若。簾內遽曰。此中或有宿緣。汝曹毋為我慮。乃謂王曰。欲則聽汝。博須憑予。汝不可爭執。王負其技。坦然從之。廳上即命捲簾。延王入。王視夫人。較之土木者尤為動目。益欣悅。夫人遜王坐。隨出玉鉤置案上。且命侍人取骰二枚。宣言曰。一為月。四為星。三擲皆然。始為全

勝。否則玉鈎不能還。且治汝媟嫚之罪。王無難色。即請夫人先。夫人約骰於掬。手色與玉盆相映。劃然有聲。犀婢大噪。果如向之所言。王謂倖中。猶未動心。再擲復然。氣亦少怯。又三擲有月無星。一子又旋轉未定。夫人將喝之。王遽從旁大呼曰六。已而果餘其二。夫人則粉黛汗淫。嬌羞無以自主矣。不得已。以骰付王。王已志滿氣盈。三擲皆五數。乃取盆投地。鼓掌大笑曰。星將從月。此中豈真有夙緣耶。徑舍己席。引身與夫人偕坐。夫人靦覥不勝。因呼女官語之曰。予以一念之貪。墮落色界。今將從郎去。不得仍蒞是方。汝曹可亟奏昊天。別委長吏庶幾無廢事。言已。與王攜手行。其屬皆涕泣從之。甫數武。夫人告王曰。妾不敢見他人。恐招疑怪。君亟歸舟。見瘦頭一片。其圓如鏡。其潔如玉者。即我也。君掇置牀頭。夜深妾自來薦枕席。決不後期。王信之。夫人以玉鈎與王。且擊其背。王頓寤。反側仄伸。身猶在廡下。張眸瞻視。花影西斜。夕陽將下。亟返舟。索諸水次。得一石。形質果異。秘而不宣。至夜方就枕。奇香遙發。視之。夫人早立於榻前。以纖指掠鬢。羞態可掬。曰。輸身者至矣。王懽然亟起。與之解衣。挽以共臥。是夕備極繾綣。王因叩以玉鈎本末。答曰。渠與妾實同類也。渠主雲溪。妾主茗溪。俱為上帝所命。客歲仲春。渠出遊戲。偶遭南海小郎子。兩心相悅。遂成姻契。荒淫於水宅。龍性未馴。洪波大作。淹斃無辜數命。太湖君聞而劾之。九閽震怒。命以雷火焚之。遂其本元。太湖君

乃留而玩好。前聞歸君。妾甚欣幸。意將攝之去。再加煅煉。俾以成形。今如此。其命也夫。王殊未深信。夫人令置王鈎於幃中。遂而望之。若絕代麗人。近而就之。則依然一玉。始知其言非誣。自此一鏡一鈎。朝夕在側。遂遊將返。夫人忽告王曰。鄱陽君已請帝命。令君總攝越溪。壽不永矣。王翌日果病。遺命以二物殉葬。竟卒于溪之左側。從人如其命。合葬焉。

外史氏曰。烈哉賭之為禍也。一擲而失其身。棄其位。俛首帖耳。慨然從范大夫游。非賭當不至如是。然王以賭得至寶。復以賭得美人。世間無袴公聞之。難必其不色喜。試為之語曰。若有空空兒之妙手乎。即遂擊之遂中。一識鄱陽君。將為越溪長矣。夫人尼鬼冥漠中。良不可知。又何羨焉。

賈女

部郎索公家。有廝養兒。善琵琶。尤工歌曲。每遇讌集。輒使奏技。僚友莫不稱妙。咸厚賚之。以故富甲於儕輩。年逾二旬。猶未授室。未免觖望于主人。庚午春。公家將祭壙。塋在阜成門外。距郭猶十數里。先期一日。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出都時。天已旁午。二人且行且語。所言多臧獲事。路過半。見道旁小肆。趨入共酌。酒未及酣。聞户外語曰。六三哥許時不悟。何竟不一顧弟也。蓋某之乳名。公家內外皆呼之者。某亟出視之。則同署某公之棄僕梁姓者。某

柔與之契乃挽入同飲老成者艴然色甚不悅某亦弗顧相對浮白良久無行意老成人起謂某曰恐悞主事予先行矣姑徐徐某恃主寵聽其自去笑謂梁曰梁二哥近來依傍阿誰何襤褸不如昨也梁搖首止之曰頗有奇遇此地尚不可言某堅叩之梁又曰俟罄此樽前途當悉以告某遂不再問懽飲將醉始出肆交挽而行某又曰梁二哥有言此時盍以語我梁曰然言誠有之試問汝如許大曾識人道否某靦然答曰不須語此令人憤懣欲死梁曰猶未室耶予之新主人賈姓女也孀居而美服役者多取少年郎意蓋有所屬若能隨我一謁當有好消息耳某不之信乃漫應之曰有是理哉主雖美非奴隸可調者梁曰子姑偕往當知予言不謬某欲驗其言欣然隨之乃由岐路曲折而前日暮猶未抵其家某曰子悞我事歸必受譴可若何梁笑曰居此不復渠又若之何又行二里許至一宅第重垣列屋氣象壯麗刻已漏下二鼓矣梁曰已至主家予先入子且少待乃去某視之門庭修整而闃無其人心竊訝焉良久梁始出謂某曰主者相召須以禮見某頷之遂同入紆迴歷數門始達主室巨廈五楹簾垂燭暗惟聞琵琶聲某素眈此方將側耳梁命之拜內亦停撥某俯伏閫外梁入而稟白復有頃簾內嚶嚀曰渠肯爲我服役亦甚善但慮野性未馴可令居西廊俟心安方可執事梁諾而出即引某之衣曰從予去主人留汝矣某思匍匐檐前僅得片語且嚴厲

若役僕婢。心實不甘。不得已而起。從梁行至側西一室。梁排扉與之入。其中黑暗如漆。都無所見。惟以手撫之。牀榻温軟。似有衾褥。某不悅。因詰梁曰。若言好消息。今入活地獄矣。請引我歸。梁笑曰。若何暴躁如是。請即安寢。好事固在後也。言訖。竟闔其扉而去。某不能耐。視門尚虛掩。潛出。將思夜遁。行及主者之居。忽聞人語曰。娘子膚如凝脂。雖不着寸縷。究亦莫染纖塵。主者大笑曰。予實不慣被服。然終日若此。不免厭見生人。言已。鼓掌大笑曰。裸衣國固不足道也。某駭其語。穴窗窺之。燈明如晝。見一麗人。白身立室內。膩肌如雪。妖臉若桃。纖乳酥胸。膺臍粉股。歷歷可辨。心乃大動。而欲入無門。旋見媼婢二人。侍婦就寢。某癡立移時。遂無去志。勉强歸室。暗中捫其臥具。皆以繒纊製成。絕不類寒素家物。惝怳久之。且思婦貌不置。平明即起。梁復來問慰畢。乃曰。家食難安。邀引之出。就近村沽酒市肉。饔飧皆具。直至昏暝方歸。仍宿于其室。如是者數日。某終疑訝。故晏起而究。不見旭光。及與梁出。則赤馭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匆遽。昨夕已白之主人。今夕當不虛度也。至夜。主人果令梁傳命。某至。仍謁於簾外。內温語謂之曰。聞君有妙技。今夕少暇。可爲予一彈。某敬諾。梁乃設矮座於檐下。授以琵琶。某覺其器鮮澤異常。心甚喜。轉絃按指。竭盡生平之能事。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甫一闋。梁傳語曰。主人謂若技不止此。無足奇。尚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發

聲。微聞簾內嘆息。似覺稱善。連歌數曲。內有嚾笑聲。遂命捲簾。燭光射于簾外。某微睨之。婢媼夾侍。皆衣裳楚楚。惟中坐者身無寸縷。如前夕所窺者。因大駭。竊疑其非人。而婦已命某入。且賜坐。覿面之間。絕無羞態。某于燭影之下。睹此皓皓之白。不覺動情。欲令再歌。則强弩之末矣。婦笑而起。顧謂衆曰。是兒固得隴望蜀。雙目灼灼。幾令予置身無地。遂令移燭。攜某就枕。衆皆嬉笑而出。某解衣而就婦。其軟若綿。其膩如脂。狂蕩不可名狀。遂以為生平之奇遇而不暇計及乎其他。及曉。梁來。引某廳外。飲食率以為常。婦亦善琵琶。盡以其術授某。然某自與婦狎。形神日耗。漸欲避之。無如柔曼當前。見獵心喜。不數旬。容若槁木矣。一日。又與梁出就市中朝食。飯畢。見壁上琵琶。取而撥之。梁方力止其操縵。早有數人突入曰。逋逃者乃在此耶。某驚視之。則皆公家价。奉命緝捕者也。喧囂閧。梁已失所在。衆擁某行。某力請少緩。將索梁同往見公。衆中有一人詬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見擯於某公。出居都外。為人傭作。不數月。嘔血而亡。今將三稔。若轉輪。亦已匍匐矣。汝猶藉渠為汝分謗耶。某乃愕然。具以實告。衆亦訝其憔悴。因隨某往踪迹。至則茂草荒烟。叢塚纍纍。絕無宅舍。某大驚。詰左近訪之。有土人笑曰。此殆前村賈家女也。衆詰其狀。答曰。賈前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絃縵。尤善琵琶。及笄。與里中少年私。其父聞而怒。乘其寢。掩執之。少年踰窗而遁。女乞全屍。遂裸而納之於棺。

生瘞於此。時母憫之。陰以琵琶殉葬。歿已五年。餘田間臥者。猶時聞彈絲聲。若所遇得毋是此耶。衆乃信某言。又詢梁姓。土人尚能識其冢。指而示之。曰。白楊樹下一坏土。是即梁二哥矣。衆因笑謂某曰。六三不當謝氷上人耶。乃譁然擁之歸。告主人。索公前詢。老成人。已料其有異。及見某。総知遇鬼。不復加責。後某病數月。危而後痊。遂贖其券。出家於正覺寺中。法名普通。輒覼縷爲人道之。聞者咸驚其異焉。

外史氏曰。女以情死。死後復仍其故轍。當不啻徐娘老去焉。余疑此特逃奴之飾語耳。未必誠有是事也。如果有之。洵所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夜台無父捉姦。此女正快活不少。

桃花女子

平陽鄭生。得扶鸞之術於其友。休咎多奇中。同袍有疑事。咸取決焉。其人年僅二旬。美如冠玉。且風雅能詩。暇輒與仙人唱和。雖無所判。亦盤桓竟日。仙始退。乙卯春仲。同人咸有志於秋闈。生亦以鶚薦爲望。因集於城西某觀中。懸乩召仙。以卜其售否。甫焚其符。懸毫即動。大書曰。妾桃花女子也。郎君近時安樂否。生素未睹此號。與衆友皆愕然。乩又自動。續書一絕曰。兒家舊住桃花岸。君子曾勾柳葉眉。蝶不尋香香覓蝶。曉風殘月負多時。衆以其語不莊。咸勸生速退之。生年少情癡。竟涉冥想。且愛其詩句。强以考事相叩。其乩飈疾如風。又成七

律一首曰。此兒心事為情牽。故解星璫下碧霄。綠綺抱來誰與撥。紅牋疊就或重燒。胡麻自是羞相問。靈鵲非關懶作橋。前日眉峯今淺淡。因郎饞損待郎描。衆覽詩大驚。生亦有懼色。乩又書曰。諸君在此。兒女子情事。不便細陳。且科名非吾所司。請即退。書訖。微聞麝蘭氣。乩遂不動。友中有知幾者。規生曰。兒不可再為此矣。此邪妖也。魔且將至。避之或可。迎之必不免。乃撤其壇。不再令生請。衆亦默然各散。生至家。雖涉疑忌。而心竊艷之。以為奇遇。翌日。復設壇私　之。乩又動。則素所邀致之鶴仙。即純陽所馭者也。即叩以女子蹤迹。仙書二十字於枰。即告退。其文曰。安不居官好。一了便煩惱。醜者半不知。人去他來了。意似勸隱。而實寓女子鬼也四字謎矣。生迷不悟。反謂仙為戲己。或者功名不顯之讖耳。明日。又專名女子。且祝曰。桃花大仙。如不鄙棄鯫生。請即踐前約。乩動。果復降。叩以不來之故。書曰。昨日為飛瓊姊邀去若戰。實無暇。不然。中心藏之。又誰能忘之耶。生與之酬和。句皆柔媚。能蕩人心目。更多情詞勾挑。直陳自薦之意。生遂為所惑。坦然不以為虞。至暮始去。猶戀戀不已。生亦忽忽如有所失。自是無日不名。無名不來。並無煩速駕之符矣。生托言藏修。足不出戶。客至亦不遑晉接。晝惟與乩相對。一夕。又卜夜名之。女亦至。生意蓋有所為也。徑戲詰其姿容。女答以詩曰。花作溫柔玉作肌。筆尖早已漲胭脂。郎君漫問奴顏色。初放桃夭嫩柳絲。生讀之。神魂飛

揚。頻忘其仙。賀然戲之曰。昔曾許我畫眉。迄今未睹半面。豈張京兆能向空中着筆耶。女不敢辯。又裁一律曰。久待霜毫畫。非關妾閉門。霧中花自有。泥畔絮偏存。欲種合歡樹。終須杜宇魂。何時輕似葉。飛上白羅村。生將細詢。乩已悄然。不二日。生病怔忡。絮絮如與人語。而實無所見也。然雖不再名。而牀頭枕畔。時有新詩。家人竊窺之。字畫妍麗。迥非生之手筆。其詩頗多。不甚記憶。錄其最足銷魂者。有紅豆拋殘思欲碎。青梅剖破意徒酸。閒書情字原非恨。欲佩蘐花又不忘。依稀似夢含羞覺。彷彿如君帶笑迎。裙邊豆蔻春空結。眉上蕤葳鎖不開。翠帶近來慵自解。銀缸何日倩郎吹。凡十數聯。皆綺語。醉心蝕魂。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輟也。生友聞其疾。咸來問視。皆力爭其謬。生雖默默不答。心則惝怳若寤。友去。生病少瘥。闔門交慶。詰朝盥濯。忽於匜器中見一律。則又女之詩也。其詞曰。歸去來兮胡不歸。春風春夜掩雙扉。香添帳底芙蓉豔。煖入波心鸂鶒肥。自有暮雲壓玉枕。何須朝露戀荷衣。溫柔鄉與蓬山近。莫把蓬山咫尺違。生得詩。惘然者終日。疾復劇。遂以不起。浹旬竟卒。時去召乩之日。不過蓂莢兩放也。死後。見夢於其友曰。女居重泉。而紿我以仙境。未免大言夸人。然相得甚歡。亦殊無所苦。幸語我家。勿以余為念。友驚寤。轉告其家人。莫不駭異。究不知女子為何代人。其詩草至今猶在。晉人亦或見之。

外史氏曰。乩不必真靈。而其靈者。亦未必為真仙。故凡名而即來者。大率在鬼與仙之間而已。何則。仙必不屑至。鬼又不能至。於是靈鬼獨為之。但世人習此者甚多。而生竟以之賈禍。豈其心之未克自正耶。抑亦真有夙緣耶。昔余內弟亦好為此。然即世之所謂托乩非其真也。詩即請者代為捉刀。後向余言。名乩之時。依稀若有神助。下筆數千言。揮洒立就。其間亦多有驗者。意者冥冥中果有操縱者乎。第恐為鬼所伏。則耗人精魄。為禍不淺矣。因棄其術不再名。由此觀之。余弟達人哉。而世之眈眈於此者。亦未見夫前車耳。

紅鞋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嘲謔。見即喋喋不休。其地有深溪澗。僅數丈而湍急不可以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某處游。路經溪側隔岸邊相值。一水盈盈。聊通笑語。衆中亦多相識。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謔。同遊者靡不粲然。乙忽拔所佩小刀。戲謂甲曰。忤奴勿再言。言將殺汝。甲大笑罵曰。畜生爾思殺父耶。生汝不肖。殺我固宜。語次以膺相向。嘻嘻不已。乙亦笑。挺白刃作擊刺狀。衆方為之捧腹。甲忽頹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朱殷。刀已陷胸矣。甲竟死。衆大駭。視乙猶含笑操刃。鋒鍔皆赤色。兩岸喧嘩。行人胥驚。觀者如堵牆。乙始覺其殺人。欲遁不能矣。衆奪其刃。逮以見官。邑令某公。素號神明。聞即馳往檢驗。驗訖。即令人過溪上流

俟其涸而窮其異。果有脚迹。自此岸而達彼岸。往來皆有踪。細視之。纖細如錐。不類丈夫。亦愕然。更命人深掘其泥。甫數尺。更得一篋。啟之。內藏女舄一雙。鮮若朱蓮。新然未朽。令頓悟。即呼乙當場語之曰。此夙孽也。汝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汝而死。嬉笑興戎。罪實自取。乙亦俛首無詞。遂論抵。先大人每舉其事。數數戒人。以為嬉戲無益。且有實禍。如此者可不慎與。

外史氏曰。律有戲殺一條。是其殺由於戲者。此則斷無能殺。而竟以戲成之。戲真無益於人矣。猶憶某州有一婦。年未二旬。以弒夫將置極刑。官訊之。輒赧顏涕泗。惟求速死。官不忍。命入內署。令夫人從容詰問。始得其情。則夫婦俱少年。家畜牝壯二衛。一日夫如廄見壯者躍躍。而牝者拒。以後蹄踢。不使前。夫即呼妻往觀。舉大笑。及歸室。強婦為此狀。婦不可。夫終不懌。乃勉强從之。甫一騰踔。適中睪丸。遂斃氣而倒。視之。已無救矣。此尤戲殺之可笑者。因并附紀於右。

毒餅

貢生某者。失其里族。大約秦晉間人也。年近七旬。有子數人。多游膠庠。某每出。跨一黑衛。從小溪。倘徉自如。鄉人皆羨之。偶如邑城。見有市信者。固田家所需也。某心忽動。托言植花為由。嘱經過所識者為證。售得兩許以歸。人以其語摯。故勿疑。乃某并飴糖。椎信約數錢。共為

細屑。和麪作餅餌。煩隣人婦代蒸之。既熟攜去。莫知所用。詎某置餅道周。嬉笑自遨。適近村新婦歸甯。復其夫家。從一小弱弟控蹇而行。饑見巾裹食物委路側。取而視之。熟如新出於籠。乃大喜。婦方以母家甚貧。歸無所攜為己恥。因命弟珍重捧齎。甫入門。即矯母命獻於舅姑。舉室果有喜色。餅止七枚。婦之夫他出。室中之人。適符其數。乃分而啖之。其姑不忍食。以飼婦之弟。而婦以所攜無多。力訶之使去。不令分甘。姑乃食。未幾毒作。闔家潰亂。又未知所由。無從救藥。七人竟無一生者。夫歸。乃執婦送官。慘被刑楚。細弱不勝。且不令弟食。百口莫辯。遂誣服。律當寸磔。其弟亦以知情論斬。決有日矣。忽貢生某詣官自投。兼以乾糒為證。提婦驗之。款式悉合。鞫之。則曰余忽作此想。聊以為戲。初不謂其可以殺人也。今聞婦之寃。不勝惻然。故敢自陳。究亦莫解其何心。官為歎息。謂是前生寃報。遂定以某悞毒七命。法應大辟有加。子孫雖不與謀。成丁以外皆論死。某家幾無噍類。婦乃得脫。後聞其邑人云。某素健訟。以貢生把持官府。遭其害者數十人。占者謂有滅門之禍。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

外史氏曰。突如作此想。即突然作此事。冥冥中若無鬼神。人即病狂喪心。應不至是。獨惜婦以無辜。遭此冤獄。向非某之自白。不幾受污名而遭慘死耶。故折獄者不可以不慎。

翠衣國

隴蜀故多鸚鵡。土人恆羅之以為玩具。成都人將十三畜一佳者。馴養數年矣。一日。有鸚鵡來止於樹杪。呼鸚鵡為能言公。隅籠與之語。詢之曰。君不游翠衣國。幾年矣。答曰。丙年離鄉。丁年罹羅。今居樊中。歲又三稔。通其首尾計之。已五易春秋矣。鸚鵡又曰。頗亦思歸否。答曰。胡不思歸。君不知我。我非生而羽者也。猶憶昔年為商販於湖湘間。賈嘗三倍。且頗善言語。恆為人解紛。人無有難之者。某歲春仲。與同伴航海。將謀重利。行至一島。碧嶂插天。蔚藍無際。偶拉客夥數人。登眺其上。愈入則其境愈佳。涉歷既深。頓忘歸路。島中無一人。惟有公輩飛鳴上下。不知幾千萬億。予等病不能興。又無弋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遂餓死於岩下。他人我不能知。予則渺渺然游行至一國。見宮殿巍峨。城郭富麗。其人無貴賤。皆衣翡翠裘。予詢之人曰。此海中第七島。翠衣國也。予因謁見其王。欲圖歸計。王年可五旬餘。亦衣翠服。能識義理。通陰陽。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中大夫皆能曲。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給為才。從無有不鳴者。遂館予為客卿。後以貴主下降。主貌嬌好。亦嫺歌咏。與予伉儷甚懽。明年。為予製此服之。遂能舉飛。時與主翱翔於茂樹。倡隨無間。不意為近侍所誘。將欲歸視故鄉。行至山中。下而取食。為人所獲。羈絏於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君今去。能為我致一口音。則幸矣。鸚鵡曰。願為驛使。雖遠勿辭。鸚鵡乃低吟一絕曰。雙飛何日向晴皐。每為卿卿惜羽毛。最

是舌尖消瘦盡。繞籠猶自語叨叨。詩成。俛首拳足。若不勝情。鸚鵡即振翼而飛。回翔而語曰。必不辱君命。勿過傷。遂飛去。時蔣臥小窗下。院宇無人。聞其語。甚爲慘然。乃起闢其籠而縱之。且囑曰。翠衣國路遠。子宜自愛。慎勿再罹網羅之災。語竟。鸚鵡啁啾作謝。飄然高舉。漸入雲漢間。不轉瞬而逝。蔣以此事語其家人。多不之信。且疑其故縱。蔣竟無以自明。踰年。蔣患疾疫病垂斃。迷惘中。見有人皂衣而烏喙。直前啟曰。君家之囚。已言於翠衣國主矣。命僕奉延。請即稅駕。蔣正昏憒。莫知所措。覺毅然隨之行。其人奮臂一呼。早有綠衣人十數輩。駕一肩輿。舁之前往。須臾至海上。波如山立。心甚惴惴。視其輿。輕猶一葉。去水僅尋餘。毫無沾溼。行且如飛。既至。有絕境。都如鸚鵡所言。即有人迎於郊外。俯伏路旁。引吭而謝曰。主君體好生之德。罷悅耳之具。網開三面。德並二天。使折翼之禽。無難旋里。嫌籠之鳥。竟得生還。不獨樂昌之鏡重圓。抑且若敖之鬼弗餒。感恩涕泣。深愧銜環。擁篲郊迎。聊酬翼卵。言訖伏地哀鳴。一若感激不勝者。蔣自輿中窺之。騶從甚盛。冠蓋甚都。其人年二十許。翠衣翩躚。疑即昔日所縱者。乃降輿慰勞。並駕而進。入其國。人皆衣碧。語言俱帶鳥音。將至路門。國主躬親迎迓。揖而言曰。寡人愚昧。國禁廢弛。致令金閨愛婿。辱于弋人。微先生釋之歸里。則弱女無與並棲。即不穀亦無與共治矣。語甚謙撝。蔣目之。貌古神清。被服赫奕。因遜謝。國主揖蔣入。

延至殿建納之上座將下拜蔣辭讓至三然後以賓主禮相見既坐國主又言曰兒女輩賴君完聚時銘五中無由申報適聞病在床蓐故遣剪舌侯奉邀幸辱惠臨當令叩謝因命傳語後庭使白貴主旋鋪紅毹於地俄有小鬟十餘自屏後捧一麗人出齒甚稚衣翠羽之服玉聲璆然夫婦並肩皆北面再拜蔣不獲辭卻而後受主即退國主命設宴於望禱亭與蔣帷飲且告曰此寡人跂望正平之地也異世知心今與君為二矣於是飛觴痛飲諸大夫皆在坐有獻詩者有歌曲者紛紛而前蔣亦不甚記憶國主知蔣有恙命取海中神露和酒飲之恍若沃以氷雪病遂除宴畢國主謝曰敝路褊小土產絕稀不腆敝賦未足以酧大恩聊供君之玩好幸勿揮斥乃進明珠十粒紫玉一雙約值數千緡小鬟又傳夫人命致水心鏡一圓珊瑚樹盈尺曰敬以報釵合鏡圓之德貴主夫婦又私自贈遺國主命寄於近海市肆以券付蔣令其自取仍命皂衣人送之還國主氷玉親餞於郊握手流連甚不忍別蔣思歸念切登輿而返比至家舉室號咷將殮屍於櫬死已二日矣蔣推衾而起家人大驚詢之始得其故出視庭柯有鸚鵡爰止未去爰悟所謂剪舌侯者即此是也乃設食飼之三嗅而作蔣疾大驚欲詣海肆合其券家人以為妄力止之遂不果行至今蜀人呼鸚鵡曰能言公其遺意云

外史氏曰。鳥之酬恩無足深異。異在閒關對語。儼有鄉人話舊。知己談心之狀。而吟詩一段尤為慘動心脾。宜乎蔣子不忍聞而縱之歸也。昔有達人嘗戒弟之畜鳥。謂其音淒楚人家有此。多近不祥。語雖迂而其實切於理。今聞此事。益信達者非無稽之談。惻隱君子。所宜深戒焉。

癡壻

幼時。聞老嫗常言。每及癡壻。輒為捧腹。然其事不雅馴。不足以資談柄。及長。聞某縣巨家生子而癡。其新婚之夕。種種可發人噱。而竟變化於其妻。琴瑟反以甚調。又非如聊齋之小翠。能以術易其夫者。其事在康熙初年。某家生女。貌美而性慧。少讀書。父母皆雅人也。彈琴品茗。種菊栽花。日惟以韵事相娛樂。暮年得女。珍惜之。不使苦讀。故女僅識之無。而自孩提以至成人。久居芝蘭之室。年十三。頓失怙恃。寄養於其伯兄。乃兄嫂又皆儉人。居女為奇貨。邑有大姓。知其可餌。遂以百金許聘之。又不責其奩資。伯兄喜而諾。女甫及笄。竟達之于歸。大姓之子。癡人也。不第菽麥不辨。抑且牝牡不知。女在閨中。亦耳其名。人或為女不平。女答而勿答。惟私念曰。苟知人事。似猶可夫。奚必過市。其聰明耶。比及花燭之下。衆目環矚。壻出。面不垢而若垢。口不涎而若涎。五官四肢。舉若冥頑不靈。且見女。亟自引避。如逢怪異。太

姓夫婦強之成禮。堂當拜。不知興。跪不知叩。推之前。挽之後。一時賀客。莫不掩口胡盧。女亦不禁失色。自嗟薄命。無可如何。壻且癡顛。女又羞澀。一切牽紅合巹之文章。草草而已。及入洞房。猶聞其吃吃詣父曰。面白白而衣紅紅。又是幾阿姨。蓋其父有妾數房。年僅少長於女故云云。父怒且笑。強叱之。既而又詢其母。母曰。爲汝娶婦伴。汝何猶不知耶。壻色似喜。取木牛土馬之屬。雜置于合歡牀。而自戴面具。跳舞而前。招女曰。胡不下與子戲。女且羞且憤。面壁勿答。壻竟呱然大啼。奔告其母曰。婦不好弄。娶來奚爲。闔室女眷哄然大笑。女聞之益慚。時以淚洗面。旋自解曰。幸猶知人語。事尚可爲。乃不復悲。其姑因子癡。益憐婦。屢撫慰之。至夜。壻雖被強就枕。不知爲人道。女又處子故態。不自解衣。其不成歡。可想見矣。迨閱三朝。女心計曰。業已倡隨。分定。若竟聽其癡。將終身之託謂何。因而強按羞顏。不復作兒女態。剪緒裂帛。作爲飛蔦舞蝶之類。招壻與觀。壻亦鼓掌言樂。又取其戲具共戴假面。與之憨跳於室中。婢嫗盈前。恬不爲怪。大姓夫婦見之。反喜女之不知愁。並不加禁。如是者旬日。婿亦漸稔。趾步不離。儼然伉儷。女又時嘗果餅以飼之。壻竟日不出室。女知機會可乘。每日整粧。牽之使坐於側。頻頻引鏡自照。詢以好否。食色固人性。壻雖癡。年已成人。情竇漸啟。亦笑而頷之。答曰好好。女又詢曰。汝愛否。亦答曰愛愛。女心竊喜。自是閒與之戲。暇即刺繡於牀。曳使並坐。輒

以一足置其膝。朱蓮纖嫋。請使撫摩。又詢之以好否。其答如前。女因潛擇吉期。一夕。與共寢。盡去襦褲。裸而後眠。蓋自燕爾以來。從未露體相向也。夜半。引使捫撫。周身殆遍。柔肌膩骨。着手欲融。女又詢之如晝。壻笑而不語。再詢之。始曰好甚。女潛以輕軀偎就。壻果不動。不須臾而好事成矣。侵晨。女約之曰。勿與人言。言將撻汝。壻果遵守勿失。至鏡台之側。無反目之時。綉匳之旁。皆捧足之日。月餘。女病吞酸。大姓夫婦以為異。使黠婢覗之。竊以其事告。則閨房之樂。竟較之尋常不癡者。殆尤甚焉。皆大悅。益愛憐女。女遂自此與壻。盡棄兒戲。晨昏定省而外。即坐房中。或藏鈎射覆。或博奕飲酒。壻故不解。而靈明已復。積漸能通。久之。竟與女相埒。女又教以讀書。亦能辨字。非復吳下阿蒙。且自女之入也。每晨起。親為盥濯整巾幘。飾衣裳。數日務令一浴。摩頂放踵。刮垢磨光。壻貌本非不揚。加以人功。亦翩翩年少矣。期年。女孿生二子。錦襁綉褓。玉潤珠圓。見者皆謂其肖毋而不似父。然癡壻之癡。早又乘堅策肥。周旋肆應。使自念其蚩蚩之態。當不免啞然而笑矣。

外史氏曰。瞽者無相。則將倀倀乎奚之。至於雌雄罔辨。痴已甚矣。人非有女以相之。又何能脫凡胎而成仙骨耶。然女之於此。其柔腸不知幾千百轉。始肯忍恥含酸。強為此態。否則金閨女兒。其孰無面目若是哉。余既鑒女之心。益憐女所遇之不幸。

犬婿

余友邵次彭。具生花之舌。言事極其酷肖。一日謂余曰。近有一異聞。非君莫可與語。能不濯以污滌乎。余曰。願聞其概。邵曰。家有曠室。每聽人之僦居。值之軒輊勿計也。客歲仲春。有一婦年約二旬。貌頗妖冶。來賃屋。家人與之約。每月半緡。亦不較。遂徙來居焉。家無丈夫。只一犬。獅毛獅尾。豺口狼牙。龐然大物也。初來。人無敢近之。久之覺甚馴。亦無異常畜者。惟有男子入婦室。則人立而咋之。噬衣裂膚。勢甚洶洶。家之婢媼若往。則搖尾承迎。引導使入。余以為名南之厖。能衛如王之女。居既久。婢媼皆熟識。默伺之。迹甚奇詭。夫人之畜犬。不過食以殘炙。飲以餘瀋已耳。婦則每食必呼曰。飯具矣。犬即至而入。婦遜犬上坐。敬以食置其前。犬食訖。婦乃食。窺之者不禁疑訝。謂是犬也。何相敬如賓如是哉。一夕。某僕之婦。服役於內。歸甚遲。將就己室。而適經彼室。聞窗中有犬聲。疑其未寢。穴而覘之。時正望後。月明。見婦白身偃臥。犬如人形。俯伏其上。絕類交媾者。犬狺狺然。婦亦睥睨有態。乃大駭。旋聞婦作顫聲曰。毛毿毿刺人肌膚。頗不可耐也。又曰。予倦矣。何若未饜耶。遂寂然。視犬則已伏榻下。不覺捧腹。明日言之同輩。哄傳以為笑柄。余聞之。意殊不信。至冬。婦誕一子。周身皆長毫。形狀如猱。因棄之不育。犬若忿恚。不食者累日。事益洩。嫗有與婦善者。私以謂之曰。若人也。奈何以犬為

婿耶。婦覥然者久之。蹙頞曰。此誠夙孽。姥勿言。願以實告。予生有十五年。父母將為擇婿。人既問名矣。忽得奇疾。若恚瘋癲。狂言者竟日。給以飲食。盡揮之。惟索人便。父母亦堅不肯與。一日自言曰。若置我為畜。若乃擇人而事耶。其聲音都不類予。父母疑而詰之。則曰。我某也。汝女前世為人婦。曾與我私。既而利盡交淡。乃與夫謀寘我於死。我歿後訴之冥王。冥王不以我為直。反怒我淫。謫之為犬。今且三世矣。汝女以改邪從貞。仍得為人。予大忿。又訴之冥王。冥王判令生汝家。與汝女為匹偶。以彰果報。詰朝將誕。汝女若適他人。我必殺之。語已。予頓仆。少頃即甦。舊疾如失。明晨家犬生五子。其一即是犬也。父母以予故將盡坑之。又以事涉荒誕。一覺數命。有所不忍於心。遂不果殺。次年予甫二八。犬亦成立。跬步必隨予。有執柯者至。咋之幾死。因以巨練縶之。夜深齧其索。入予室。登予榻。噬予衾褥。但不及膚。若以之示意者。父母懼。乃不敢以予字人。及秋父母皆病疫。予之宿疾又作。且發狂裸裎而奔。人挽之。亦不能止。夜恆臥土室中。堅不出。惟犬相從。未幾父歿。母愈。予又夜奔。予母往迹之。則犬俯予身。其辱不可勝言矣。母為此氣結。尋亦卒。親族知其事。遂不以人類待予。譏析予瘵。乃人甫及室。犬即往噬。無有能禦之者。家資賴以不散。予亦勿狂。而迷惘中。亦知與犬為牝。心甚恥之。然愈後自思親族且緣此不齒。況他人孰肯以予為婦。於是決意從犬。滌其垢污。

美其飲食。事之如夫。今五年矣。生三胎。皆不敢育。將隱忍以終身。夫復何言。婦語畢。涕零。媼故善謔。乃笑而詰曰。犬之樂。亦猶人之樂。與婦默然良久。亦破涕曰。今遇癡婆子。予不忍匿矣。人之樂。予不能知。乃自與犬寢處。初在病中。昏然罔覺。及愈。更蒙面受辱。久而相習。始得其樂。諒壯男子不過如是。因而愛戀勿捨。不知其他。但犬性忌妬。予若見一幼童。亦齧予身。瘡痏者數日。彼亦從不另覓他雌。朝夕相守。儼然伉儷。此係不傳之秘。姥勿聞之於人。益增予愧也。媼遂笑而去。翌日。婦竟他徙。不知所往。邵言已畢。余笑曰。此殆君之生花舌耳。世豈真有是事哉。邵亦相視而笑。既而思之。冥漠或者不爽。良有此奇緣。因以爲異。而筆之於書。

外史氏曰。槃瓠。犬也。以功竟得佳配。載之傳記。雖誕而有可徵。今此犬又以夙冤而獲美婦。似屬不經。但婦能降心事之。不以犬待犬。直以夫待犬。嫁夫隨夫。嫁犬隨犬。婦蓋有味乎其言也。嗚呼。世之以犬待夫者亦多矣。不誠犬婦之不若哉。

田鳳翹

韓城盧孝廉。某年下第。將歸秦省。從一僕。跨二健騾。行於燕南道上。夕陽在山。猶未得所棲止。心正茫然。忽聞犬吠聲。知去人家伊邇。遂疾行。然細聆之。聲在樹間。不由孔道。乃迂路而趨之。未及里許。日漸昏黃。比至。則屋宇不繁。草廬低矮。惟一家面水而居。諦視之。則槐蔭盈

門。柳綿匝地。墻頭杏子。纍纍垂熟。令人起鄉關之想。客未款戶。金鈴復吠於門中。有老翁年約六十許。蹣跚而出。詢客何為。語以故。再三始聞。笑曰。女孟嘗固不拒客者。但處湫隘。不足以容車從。若何。孝廉又言之。乃曰。俟白主人。入閨良久。方出肅客。則已月印前溪矣。孝廉棄乘從之。入門。東向一矮屋中。甚修潔。翁延孝廉入室。僕騎均止於院中。翁謝曰。暮夜倉卒。逢門市遠。不及備斗酒為客洗塵。幸勿怪。言已自去。孝廉視僕秣駒。徘徊月下。見其居偪仄。主人臥室。似與客寢毗連。祇隔一層籬落。而人聲笑語。入耳偪清。孝廉立未久。聞細聲言曰。田家小妮子。今夕不來。殊漫客。其音似一少婦。語未竟。聞小女子聲笑曰。子非我。安知我不來。婦亦笑曰。正說曹操。曹操便到也。小女子又曰。遠迢迢的陳家姨。未審來否。婦曰。渠亦好事者。將毋來。第予家適有嘉客。欲邀預席。但恐汝曹羞縮。背逃去。女子哂曰。汝自不羞。欲捉官路作人情。我輩大家風範。豈村莊小兒所能推揣者。婦乃大笑曰。婢子面皮。故銕包者哉。我真未及料也。語次。忽風聲隱隱。似又有老少閨人。雜遝而至。凡數輩。各敘寒暄。聲亦漸遠。不復聞。有頃。老翁出速客曰。家主母不揣寒陋。竊思一晤高賢。請即行。孝廉聆其言語。頗歆動。又值客況無聊。遂與偕入。院宇不甚寬廣。而花香濃郁。樹影陰森。銀蟾之下。布置舉一一可見。左側三楹。華美不類民家。疑即主人所寢者。右側一草亭。頗軒敞。中設三席。而虛其一。婦

人四五輩。笑語甚懽。聞孝廉至。皆出迎。一衣縞素者。貌甚清麗。斂衽改容曰。妾以先夫見背。僻陋村居。今幸君子惠然。頓光蓬蓽。適田妹設有薄酌。藉花獻佛。萬勿疑訝。孝廉知其為主人。乃揖答曰。不才羞等劉蕡。窮如蘇季。抱慙點額。狼狽西歸。猥以日暮途長。懼逢虎狼暴客。輕造潭府。已荷優容。更與華筵。益驚寵召。語已。眾客亦相見畢。遜之入亭。延之首席。孝廉辭謝而後就坐。筵前無燭。映月窺視。左席一媪二婦。年近五旬。狀貌魁梧。衣雜彩之服。五色翩躚。眾呼之以姨。婦容俱風格。衣亦素色。蓋與主人相埒。右席則縞衣而外。只一紅裳少女。美如圖畫。坐間恆流盼相屬。意似有所欲言。孝廉處眾美之中。深自斂抑。不敢少縱。酒甫行。即覺微醺。不勝驚訝。細咀之。其釀味濃而色淡。醇醲異常。遂不多飲。略餔蔬果。以見主人之意而已。酒方再巡。媪謂眾曰。鯨吞牛飲。雖八斗亦奚以為。請效桃李園故事。各吟短篇。以充觴政。客以為何如。孝廉唯唯。因請媪首唱。媪亦倨傲不辭。口占一絕曰。曾兆霸圖伴翩鳳。更符聖道笑冥鴻。紅顏老去風流在。每向南陽化赤虹。吟訖。眾婦鼓掌曰。興殊不淺。但不覺遽露本色耳。次及孝廉。辭讓至再。乃吟曰。一園紅杏原無我。滿眼夭桃信是誰。猶作廣寒月下客。不須臚唱再舒眉。眾盼之。謝曰。妾輩遠遜嫦娥。何克當此。再次及三婦。皆推不能。願以巨觥受罰。惟紅裳女子低吟曰。長夜無燈憐自照。斷魂誰伴月為儔。淒淒一樹白楊下。埋盡金閨

萬斛愁。孝廉見其詩有鬼氣。咄咄逼人。不禁變色而起。衆俱恚曰。婢子何敢敗人清興。遂皆不懽而散。孝廉出就外舍。心悸不寧。欲行則暮夜蒼茫。莫知所往。欲止則蹤迹詭異。深以爲虞。乃和衣假寐。方轉側間。倏聞窗外彈指作聲起。視之。歘然紅裳女子。倉皇閃入。謂之曰。非妾拙作。則君危矣。此地較虎狼猶惡。胡爲棲棲於是。孝廉愕然。驚詢之。女亟曳其袂曰。行矣。猶問耶。孝廉欲顧僕馬。女曰。身存而此可徐圖。徑攜之隻身而出。東竄里許。乃復西行。孝廉惶怖汗浹。罔知所措。至一大樹下。女曰。此即妾家。可少憩。妖來自有以禦之。孝廉坌息叩其顛末。女曰。妾名鳳翹。田姓女也。陳姊居於岐州。實一雌雉之怪。彼三人者。皆千年之蝟。專伏地底。啖人腦髓。左近之邱墓。無不罹其荼毒。妾生時虔誦金剛經。歿後以之爲殉。妖不敢近吾壠。因結爲姊妹行。晨夕同遊。實欲盜吾寶也。昨夕妾家以酒饌餉妾。渠等知之。以法攝去。强妾爲東道主。不圖君乃與食。妾不忍以口腹之故。使人肝腦塗地。以飽無饜之饞。曾數數目君。君竟漠然。幸得賦詩見志。聳動君聽。不然。此時已莫能生矣。孝廉聞女言益驚。方將研詰。瞥見火光數團。越阡度陌。疾如飛隼。將至樹下。女出袖中一卷。曼聲嬌誦。其光即搖搖不前。如有所忌憚然。相持至雞鳴。始各散去。孝廉竄伏蓬顆。屏息不敢出聲。汗蒸衣襦盡溼。比及天曙。女賀曰。君生矣。請俟日出。重詣故處。以驗所言之信否。妾陰質不能晝見。今宵旅邸夢

中。當來與君細釵。將有要事相商。言訖不見。孝廉視之。蔓草寒烟。新墳三尺。猶有紙錢以片石鎮其上。因揖而謝之。仍循故道。至客夕居停。則叢塚如佈碁。絕無廬舍。行裝緇重。散委於榛莽間。亟尋其僕。則已溘然長逝。顋門有小穴。空空然。想為羣妖吸去矣。愈大駭。物色得其騾。猶幸無恙。乘之以行。亭午始抵城市。即以告人。莫不驚異。遂止孝廉於傳舍。而白之官。至夜。孝廉夢女來。面酬其德。并詢僕死之由。女曰。是妖虎踞泉壤。非此莫得延年。然遇生人而餐之。恆勝於化者什倍。以君頗有福澤。無敢驟近。故假酒色以亂君。君倘酣臥。渠乃可逞。君幸從妾遁。而僕猶在夢中。其罹於毒手。又何疑哉。孝廉又諮以驅除之方。女曰。渠壽既長。兼具靈異。往來數百里。鬼神亦莫可如何。況人乎。因靦然曰。妾已與妖為仇。不復可以居此。知君失偶。願承琴瑟之乏。從君入秦。留經作鎮。亦可永護殘骸。不識肯俯從否。孝廉雖艷其姿。而懼為陰類。乃答曰。再生之恩。何所不可。但卿生之而復死之。予心雖無憾。不亦重累卿德。是以不敢。女沈思良久。嘆曰。言實近迂。妾不敢強。又曰。明旦詣官。恐有辯難。第亟呼妾名。當有稗益。言已。孝廉頓寤。及見邑宰。果以殺僕疑之。孝廉憤激。因呼鳳翹不置。宰駭然。亟退廳。引孝廉與語曰。此吾女也。歿已兩月。君何以悉其乳名。孝廉遂述其異。并及女之衣妝。無不脗合。宰驚喜曰。亡女好誦金剛經。存日嘗怪之。不意竟得其力。微先生言。吾不知也。蓋宰本

閩人。因道遠。屍櫬難攜。又不忍失之。故即葬于任所。亦視官爲家之積習也。於是不疑僕死之枉。僕以暴卒詳于上官。獄遂解。孝廉起女柩。浮厝佛寺。免令死者懸懸。寧亦從之。孝廉遂辭謝旋里。至家。其母適妊娠將産。一夕。又夢女來謂孝廉曰。與君終屬有緣。不唱隨而壎箎矣。孝廉醒。聞母已誕生一女。知爲鳳翹轉世。乃稟於父母。仍以字之。及長。能友其兄。不啻弟娣。孝廉年五十。猶困於公車。家又中落。其妹嫁一巨家。輒不時資助焉。

外史氏曰。世俗趨利。恒以蝟爲財星。而不知其爲禍最烈。即以此段觀之。村居洒落。言雅色姝。令人一往而深。實已屬齒相向。脫無雎田横之義。幾爲女孟嘗所啖。不亦殆哉。雖然世之牟利者。且不慮生焚其身。又何恤死盬其腦耶。

劉天錫

劉祐字天錫。嘉善人。年僅弱冠。名噪一時。歲試輒前列。同袍者咸推重焉。崇德李氏巨富家也。慕其文名。以重幣聘至。爲子弟指南。天錫齒雖稚。而循循善誘。師道克敦。主人亦心悅誠服。嘉平將解館歸省。李氏又堅約以來歲。時天錫以家貧未偶。有母尸饔。心竊以爲憂。計將歸里畢姻。俟井臼有人。然後出。遂以他故力辭。而主人早窺其隱。乃毅然曰。先生其有內顧之憂乎。然文人花燭洞房。必俟金榜。方爲快事。青燈固未可厭也。倘慮太夫人在堂。無人陪

侍。寒家頗多粗婢。即請遴選一二人。前往服役。予亦無所吝。而天錫素懷壯志。誠如主人言。今因母老而計及此。初非本心。迨聞主人語。喜出望外。而中有未安。故囁嚅不即首肯。主人因笑曰。先生豈慮予索值哉。俟貴後相償。未晚也。遽出侍婢數十人。俾天錫自擇。天錫熟視良久。皆妖艷異常。不敢祇受。主人促之再四。乃指一元色衣絳裙者。顧謂主人曰。此子願以見惠。主人哂曰。色不甚佳。先生何取於此。當副以麗者。即指一藕綠裳綠衣者曰。幷以相贈。亟起入內。自檢契券。盡以畀之。謂天錫曰。吾不使先生有後憂也。遂命二婢叩拜天錫。使以主禮事之。然天錫少年持重。見二婢均有殊色。益以名教自閑。不敢少縱。辭主人啟行。即另覓一舟以載二婢。言笑亦未嘗輕遽。歸見其母。母故世家女。訓子素有義方。一旦見此二尤物。即訶之曰。老婦力尚健。提汲可以親操。安用此纖弱者為。且汝學業無所就。便欲效寇萊公。以蒨桃自損其名耶。天錫伏地請罪。因白主人誠意。勿克辭。母終不喜。另居二婢於室。元夕甫過。即遣天錫赴塾。不少稽。且私謂曰。見可欲而心不亂者。惟聖人能之。吾子恐不逮此也。二婢。一名湘瑟。即衣藕綠裳者。一名琴心。即衣元色衣者。俱善音律。為主人所鍾愛。湘瑟尤聰慧可人意。而主人器重天錫。知非凡品。故以之持贈。天錫母茹苦自甘。饔飧皆身為之。不輕役二婢。知其素解之無。遂躬親教讀。授以內則。及女四書。課若嚴師。呫嗶終日。二婢亦

甚樂之。一夕母忽謂之曰。汝曹亦因貧致此。豈甘為人下者。旣承賢主人惠歸予家。必不忍令汝居妾媵之列。俟少嫻婦道。遣嫁良人。庶畢汝終身之事。琴心聞母言。默然不語。獨湘琴顏色慘變。若不勝憂者。及歸室。私語琴心曰。我輩奉主命。遣事郎君。意固有在。妹觀郎君器宇。純粹而高明。當非久困寒氈者。固自謂此身可托矣。適聞太夫人命意。似不能相容。命之不辰。又將安往。倘捨玉堂金馬而事瓦犬土雞。姊能之。妹實不能也。琴心亦潸然泣下曰。然遂相對忤悒。竟夕僝僽。無何。二婢皆病矣。劉母罔知其由。亟為延醫診視。云係憂鬱內傷。其情。服藥如水投石。未三月。琴心少愈。而湘琴遂卒。臨逝之日。啟劉母曰。湘琴以卑賤之軀。得侍太夫人左右。飲食教誨。恩戴高天。今不幸而長辭。亦其命也。雖然。太夫人則未諒湘琴之心。是以不克遂湘琴之願。湘琴歿後。若能葬於劉氏塋側。使得如驥尾之蠅。則素心遂矣。又顧琴心曰。姊自尋趣。不可同效無益之死。有負主人嚴命也。言已而瞑。琴心慟絕復甦。劉母亦甚哀之。為市櫬以殮。如其遺囑。葬以壙園隙地。事畢。將浼人馳告於子。而慮分其文心。遂不果。天錫居主人家館。穀較前倍豐。課業亦較前倍進。賓無雜興之嘆。主無倦教之憂。相視莫逆。儼若一家。時值新秋。淫霖數日。一夕。生徒散後。月色微明。天錫倚欄凝眺。偶吟子美對月一聯曰。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因笑曰。此老興殊不淺。語未已。身後有人低謂曰。郎君亦憐

此苦況乎天錫愕然迴身瞻視則湘瑟儼然立于燈前天錫大驚曰汝何以至此豈懷舊主人之恩通逃以歸耶湘瑟直前斂袵愁態可掬逡巡而對曰非敢如是也因述己與琴心致疾之由并己身已死之故且言今在冥途終以未得事君為恨感蒙地下主者憐婢子苦衷俾得自主乃隨風至此以了生前未遂之願言已涕泗拜伏於地天錫益驚且悲其死命之起溫顏以卻之曰聞若之言情實可憫致汝殀謝實予之辜但予有慈命在身且承先人後不敢以鍾情致干不孝幸為予諒往生他方予歸當臨穴弔汝湘瑟聞此正色答曰郎君何過疑婢子耶婢子在生猶不敢以賤軀上辱君子況今已歸泉下實為幽冥之質而敢別存邪念哉茲來亦期奉侍琴書以釋隱憾萬勿慮及其他令婢子益增慙赧天錫遣之勿去又深感其情遂留之湘瑟執帚惟謹天錫讀則瀹茗剪燭曼立于旁吟則磨墨濡毫斂袂以待與之語即肅容以對不與之語即含笑無言自始至終了無倦色夜將半天錫欠伸湘瑟拂榻佈衾敬以待天錫臥己亦不眠為之整几上未殘之編添爐中將盡之篆事已默坐於側寂無敢謦欬天錫甫轉側即來問視兼以纖手扶其衾愛護若嬰兒似慮夜風侵者天錫深感之遣使別榻就寢答曰夜台固無寐者君姑高枕勿以婢子為念天錫亦不之強而竟夜勤懇可謂忠愛之至矣侵晨天錫猶未起几屏琴劍早無纖塵及起又為之整臥具奉裳衣視天時之寒

睃而進之。未及關戶。肅然告退。曾不知其安往。主者亦有侍者。入見館中精潔。竊疑先生所為。心銜其德。而未悉其手不煩塵也。及夕又至。習以為常。天錫不言。人亦莫識其蹤迹。暇因詢其里族。對曰。婢子亦嘉善人。與郎君同鄉里。因父以賭蕩產。售婢子於外邑。家主人豢養。今已五易裘葛矣。家本賈姓。初無名。湘琴則主人所字也。天錫念桑梓。益加愛重。一日值重陽主人設宴。天錫沉醉而歸。室無他人。惟湘琴在側。乃乘興謂之曰。知汝善歌。胡不為予一奏湘琴正容對曰。婢子非敢為藏拙。實不敢以聲色惑郎君。致背太夫人之懿訓耳。不然。已為之多時矣。天錫遂不復言。即就枕。翌日語湘琴曰。予昨被酒。見汝幾不自持。微若言。能不陷為輕薄子耶。益優禮之。天錫自得湘琴。侍從有人。燈底談心。牀頭論古。雖未及私。較前頗不岑寂。祗恨其不復生。歲杪。又解館歸。以學使將屆下車。遂辭不再就塾。主人乃大張綺席。餞之於蕭齋。名優演劇。歡飲終宵。以是未得與湘琴言別。湘琴亦不復出見。心怏怏。及歸見母。詢知湘琴果卒。琴心甫扶杖而起。心感二婢。而不敢言於母。乃母因湘琴之卒。不勝浩歎遂謂天錫曰。汝宜奮志。倘得月桂一枝。即以琴心備小星。亦無不可。天錫與琴心聞之。皆竊喜。因念湘琴不置。既以盃酒澆其墓。兼作悼亡詩以哭之曰。花月雨無情。情痴僅見卿。不隨流水去。忽傍彩雲生。人既留餘恨。天應鑑積誠。倘能迴玉貌。來伴許飛瓊。自是幽齋獨坐。輒

望其來而竟不至。比及秋闈戰勝。將謁房師謝公。即崇德令也。夜宿舟中。忽夢湘瑟靚妝來
謝曰。感郎君臨弔。銘刻五中。近又折桂天邊。益愜所願。然妾向者欲圖側室而不能。今後將
處君正室矣。言已不見。天錫深以為異。及入見謝令。適有巨紳某公亦在座。詢及榜名。愕然
曰。咄咄怪事。令與天錫請其故。笑曰。事涉不經。不可以聞之儒者。堅叩之。始曰。老夫昨得女
孫。生下即能言。謂人曰。嘉善劉瑕。吾夫也。幸與之約。勿令寒盟。老夫惡其不祥。命溺之。其父
母不忍力勸乃止。今遇劉君。姓氏脗合。詎非異聞。令亦姑付之一笑。乃天錫驚喜。亟請房師執
柯。令與某公皆不欲。曰。君能為韋固耶。俟此呱呱者成立。則髫已皤矣。天錫固請。始笑而從
之。猶以為桐圭之戲。天錫遄歸告母。請使委禽。母艴然曰。汝非失心。何竟至此。且予老矣。亟
於抱孫。誰能徐徐待之。天錫力請再三。願以琴心攝閨政。誓不他婚。母不得已。乃聽焉。納采
至公家。咸嬉笑以為異事。明年。天錫登上第。歷官館閣。岳家為之語曰。三歲為婦。即受榮封。
大奇大奇。天錫既以琴心主中饋。家人亦事之如內子。凡十有五年。女甫十七。即于歸。時天
錫已去強仕不遠矣。親迎成禮。女貌既婉麗。而語言態度。無不酷肖其前生。益徵其為湘瑟
無疑。女遇琴心獨有恩。不以妾視之。雖未及事姑。而歲時祭祀。涕泣若不勝情。亦不解其何
以然。一日忽謂天錫曰。睹君狀貌。恍若熟識。絕似何地相遇者。但妾自幼至長。未離閨闥。此

中實有天緣耶。天錫笑曰。卿試思之。當亦有故。女沉吟良久。恍然曰是矣。聞妾甫生即能語。先祖深惡之。將置妾于死地。父母懼。飲以犬血。遂不復言。迄今猶彷彿一二。天錫戲之曰。若以婢學夫人。何幸如之。女始頓悟。回憶本來。一一皆如夢寐。乃命人厚其棺槨。遷葬湘瑟於南山之陽。後李氏之子佩綬佩紱。皆藉天錫教並登科第。天錫今已五旬。夫人僅二十餘。偶隨無門。不啻少年琴瑟焉。里人王紹濂。為作傳以行於世。

外史氏曰。婢之奇。至湘瑟止矣。死生不易其心。惟以不得事夫子為恨。千古侍兒。應推第一。而天卒報之以花封。志亦畢償于再世。為善降之百祥。豈虛語哉。獨惜主人如李氏而不傳其名。令人勿克識別。是亦天壤間一恨事。

螢窗異草初編卷之一終

螢窗異草初編卷之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桃葉仙

尚廷采天津人。才長而短於視。跬步之間。僅能約略人形。同人因呼為次公。蓋戲以狂者進取之義焉。一日訪友。得子建洛神賦於其案頭。讀之色喜曰。世固有佳麗若此哉。友笑曰。但恐吾兄見之。亦與嫫母無異。尚亦笑曰。君過矣。予縱未知其色。豈遂不聞其香。因相與大噱。越二年。南游吳楚。僑寓秣陵。載酒於秦淮等處。日尋名勝。偶過桃葉渡。忽忽有感于懷。比歸邸中。天已薄暮。閉門高臥。輒誦王獻之舊作勿輟。俄聞窗前低咏曰。故人不相識。獨坐為誰望。音甚姣婉。如閨人。尚心微動。啟戶視之。時正月望。清光如水。院中杳無人迹。心疑為鬼。亟闔其扉。拂榻就寢。屏息不敢出聲。無何。環佩珊珊。寢門竟自闢矣。尚於枕上駭矚。苦無所見。然而香氣遙發。嗅之而骨為之靡。未幾。聞小語曰。玉郎睡乎。近在咫尺。始能少識肌容。纖腰弱態。素面紅裙。二十許少婦也。第為目力所限。猶未深辨妍媸。而口脂遙吹。亦既心醉。乃不畏縮。起而曳之使坐曰。別來無恙。何忽我不相識耶。女笑曰。窮措大強作解事。子知我為誰。乃鬼狐來取汝命耳。尚竟坦然。惟以目抵女面。睫毛幾刺其目。且誦二句曰。施朱太赤。傅粉

太白。古人不我欺矣。女頗不耐其視曰人皆具眼。一目了然。奈何令眸子逼人如此。於是兩相諧謔。帷然止宿。明旦始別去。乃謂之曰。君寶獻之後身。妾即桃葉。雖鬼而已仙矣。情緣未斷。因以相投。君能與妾久處。當令君壽。慎勿洩之他人。使造言者疑我也。尚既喜得麗質。生死俱所不辭。遂不懼其鬼而反暱之。雖至契密友之前。未嘗微露其概。女晝去夕來。日益繾綣。即有客乘夜過訪。而女之至也無形。女之避也無踪。私語喁喁。屬垣者猶如充耳。笑聲吃吃。窺户者闃無其人。其行踪詭秘如此。尚益信其真仙。無何而尚疾矣。女時來問視湯藥必親。儼然伉儷。而疾亦小愈。獨尚之痴情不斷。每值其來。欲與之合。女怍然辭曰。妾悞君幾危。猶忍以牀笫相惑耶。尚不聽。强之共寢。明日而疾又大作。女嘆曰。予害夫子。將不可復為人矣。尚正色曰。即使今為卿死。已愈於徒生。何憾焉。女終引為己過。幸尚之艱於遠視。遂匿迹韜聲。雖日侍尚之左右。而不使之一見。尚因疑其薄情。而恨恨不已。無如疾益不起。同寓之友咸憂之。女亦數夕不至。蓋自尚之疾也。女為情所繫。為憂所迫。漸不能隱其形。尚雖不睹。而人反時一見之。甫悉其病源。與之契者。皆苦口相諍。尚猶堅諱曰無。遇適鍾山有一道士。素擅敕勒之術。驅遣最靈。衆乃相與為謀。不令尚知。造請焉。道士慨然與偕。來至則曰。妖氣甚深。非符咒所能祛。乃度地為壇。四面皆張獵網。道士隨禹步作法。且戟手而指曰。速

逮良久有黑氣一團微挾赤光自東南而來颼疾如風徑投網内視之則一白狐毛雪色口銜小草閃灼有光向之所見其赤者蓋即此也道士不暇責問急掣劍欲斬之狐匍伏乞命以喙向病室而嗥一若悲不自勝者道士驗其草為芝乃擲劍歎曰世之膜視其夫者固比畜之不若也吾幾害天下之節義矣亟命撤其網狐遂展轉仍化為女衆環矚焉見其妖冶異常因嘖嘖曰無怪予尚生之見惑也女詣道士請命且自白曰兒前身實係王家桃葉緣夙孽墮落為狐修持數百年既已悟道前一見尚戀戀綈袍遂狂惑忘其異類不意尚一病沈痾竟成不救兒籌思無策昨自靈山覓得此草實欲前來救药行至中途即被擒獲兒以妖妄惑人死乃其分祈師以此物療郎痼疾兒區區之念既遂殁亦無憾言次詞色俱慘衆中多有涕零者反向道士為女乞憐道士乃呼女而進之曰汝來前夫人之心如水溢則為灾尚雖不由汝死病實因汝而生爲得無罪乎今鑒汝寸誠不加譴責况尚疾得此亦愈痊後仍勉事君子戒以寡慾清心不獨可同成地仙亦可以完汝素志語已太息竟去衆延女入室煎草药尚一飲而瘳左近羸尫之人沾其餘瀝者亦活十數人女遂自此晝見同寓者咸得晤言女善書頗得鍾王家法丐其一幅一扇無不寶以終身乃尚自愈後益愛重女情好倍篤然不敢過於馳騁遂益堅强居半年尚乃返故里女亦與偕但不復露形而倡隨則未之

有異也。尚不自諱。極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予初視如雲如荼者。直如無物。乃迫一見之。幾不能定。彼目之灼灼者。可不戒哉。聞者咸深領其論。後尚至五旬。道士忽來。兩人闔戶飲。及夕。竟失其所在。蓋與女皆仙去也。

外史氏曰。太上忘情。特不自溺於情中。而於人之有情者。未嘗不心焉許之。觀道士見女御芝。即開密網。諄諄以節義為言。非因其情而憐之乎。至於衆人。未必皆鍾情之輩。乃為女所感。泣下沾襟。反為之居間而排難。情之動人。至於如此。然非尚之深於情。女之痴於情。吾知忘情者。終屬無情。不及情者。又何知有情也耶。

隨園老人曰。近察秋毫。遠昧輿薪。世之短視者固多也。惟此得遇麗人。香豔千古。不惟可以解嘲。抑更可以解醒。浩歎子直世間第一解人。

馮壎

馮壎字懷仲。浙西人。友于甚篤。無忝厥名。弟埜素無賴。每傲慢之。壎恆笑而不言。戚族多不平。謂之曰。渠弟而若兄。乃何無禮如是。壎曰。予少怙恃。同胞者惟此一人。若以微隙而昆季分離。庸保長逝者不掩淚泉下乎。予不忍於吾親。非為弟也。人以是高之。未幾。埜之髮妻卒。繼娶某氏。性極悍。每每以事唆其夫。埜益視兄為陌路。箕帚耰鋤。恣其詬誶。壎之婦漸不能

堪。亦忿詬於夫前。壎怒曰。若亦效長舌者耶。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予寒門不堪有此。遂與弟計。欲出其妻。堃始猶諫阻。及納婦言。反向兄前媒孽嫂短。且借端與之鬩。每謂兄曰。若留嫂。盡析吾居。於是壎去婦之志遂決。婦故名家女。誓不二夫。長跽夫之前。流涕不去。堃又以言激兄曰。我固謂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也。壎益恚。竟出其婦。堃與妻愈益得志。壎亦不再言娶。煢煢一身。盡以家事予弟。堃遂少安。然自壎出妻。飲食衣服。皆仰給於堃之婦。日漸涼薄。家故素封。堃與婦日饜粱肉。而以麤糲奉兄。壎亦隱忍勿言。堃以天性不安於中。遂與兄計。亦欲出其妻。壎聞之歎曰。家門不幸。而有離異之名。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可因吾而壞弟之琴瑟。吾盍去之。遂襆被夜行。悄然他往。堃本故為此語。以飾己過。壎既遠去。益中奸謀。夫婦乃私相慶幸。居無何。竈突火起。延及室廬。泯焉蕩焉。盡其所有。夫婦日益貧乏。不可請祝融回祿。悵悵然目無瞳子也。先是壎倉卒去鄉。茫無定向。因思舅氏某公。新任江右。遂決計謁之。獨行數十里。力少倦。息於道周。俄有偉丈夫。鬚髯如戟。騶從甚盛。疾馳而過其前。見壎即下。曰。故人別來無恙。壎視之。若不相識。乃起而揖曰。契濶日久。偶失記憶。望以姓氏見示。客大笑曰。不復念我耶。予與兄竇同桑梓。竇已識荆。今且略置姓氏。有一事亟欲語君。因即樹下。設氍毹。與壎並坐而叩之曰。昨自故鄉來。聞兄有棄婦之事。信有之乎。曰然。客曰。審

是則君以孝悌自居。而罹三大罪矣。壎愕然。亟請其說。客笑曰。君之父母以弟付君。不能導以和順。而任其滅性陵兄。將來不可救藥。一罪也。君之父母為君授室。執婦道數年。未聞蒸梨之小過。今因昆弟而棄夫婦之倫。二罪也。君之父母望君生兒以延祖脈。乃竟出妻不娶。莫續鸞膠。即令君弟有嗣。而君儼然無後。非三大罪而何。壎聞客言。汗流浹背。乃強與之辯曰。兄知其一。未解其二。自來兄弟之禍。無過於鬩墻。僕懼大傷父母心。豈反以此為口實。且兄弟。手足也。妻子。衣服也。甯為手足去衣服。忍為衣服間手足。僕嘗徧觀人世家之不和。多以婦故。世少賢女子。僕因緣而不續。弟子即兄子。渠兒即我兒。何必徒多擾擾哉。客又笑曰。君之言何不達也。昔鄭莊縱段。君子譏之。魯隱讓桓。儒林謬之。周公右王而管蔡為戮。以兄弟之有賢不肖也。若喻妻子以衣服。固已。然因手足之故而裸以為飾。即聖人亦無取焉。且使尊夫人得罪於舅姑。君又何以處之。抑更有加於此乎。將如此而止乎。原情定律。君必有以教之。壎語塞。客又曰。君謂弟之子猶己子。語更大謬。不然。父母之生子。不虞其多者。非謂含飴弄孫。一愛已足也。意將蕃衍椒聊。多多益善耳。如兄以此事委之弟。當年亦何必有兄。況子嗣皆關天命。君幸而為伯道固可矣。君之弟不幸而為中郎。又將如之何。言已。壎乃大悟曰。噫嘻。是僕之罪也。亟起再拜。客使還坐而詰之曰。君之意將圖其舊姻乎。抑別求新特乎。答曰。

舊人雖在。吾末如何。新者其可哉。客曰諾。僕有小妹。頗賢淑。仰君高義。即以之奉箕帚。壎訝曰異哉。萍水相逢。未過數面。突以千金之媛相屬。使僕聞之滋懼矣。且僕單寒羇旅。今尚無家。得毋為門楣之辱耶。客曰不然。君篤倫常。僕重品望。豈敢以門第相高哉。請即同行。無須謙退。乃以從騎授壎。並轡而前。途次自言其官閥。則黃姓。椿名。其父即現任山陽令也。行至薄暮。始抵其家。高門巍煥。僕役十數。儼有世家風。公子肅客下騎。同入。即命小奚傳報曰。速啟夫人。薄情郎已邀至矣。壎聞而心疑。亦未遑問。入則華堂夏屋。備極富麗。有婦人年可五旬。冠帔尊貴。迎於檐際。熟視而笑曰。真吾家佳壻也。壎知為夫人。參謁如禮。夫人辭讓而後受之。少坐。即令易衣。且言曰。今夕日吉時良。可成好事。壎怪其急。方欲起辭。俄而簫鼓喧於堂下。旋有姣鬟數人。扶新婦出。與成禮。送入青廬。及壎啟袱視之。燭光之下。眉目宛然。實即故婦某氏也。大駭。亟詢之。婦惟揮涕不語。有頃。夫人至。乃代白其由。蓋婦自被逐而出。父母即遣之他適。婦以柏舟自誓。矢志不從。以是觸怒父母。將強之歸。遂遁迹尼庵。欲薙其髮。適遇黃夫人。憐其志節。收養於家。公子故豪俠尚義。有郭解之風。因為物色。馮生始得完聚。夫人言之歷歷。壎亦抱慙不勝。語次。婦始謂壎曰。君以家之不和。遣妾大歸。今何以仍不見容於娣弟。而亦擔簦以出耶。妾誠不足惜。但思奉事舅姑十年。未蒙訶責。竊自謂此生無忝矣。忽

一旦棄之如遺。竟同覆水。使為梟為鴟者。得以快心而滿志。則情實不甘耳。言之潸然涕泣不能仰。閨室咸為之不平。懷更嘿然內愧。夫人乃解之曰。兒勿氣苦。薄倖人誠不足道。但今是予家贅婿。往事皆不須齒及。婦因雪涕對曰。母毋再言婚媾事。兒已被棄。不敢做他想。但得郎來一證其是非。殁亦無憾。今藉大兄力。既得表明衷曲。請死於郎前。以終妾靡他之志。語至此詞氣俱烈。即出袖中短刀欲自刎。夫人使婢嫗持之以力。公子遽自外入。止之曰。妹勿爾。予覓馮郎來。豈反以送若之命耶。乃謂懷曰。詩有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古人處家室之間。良亦有道。今一有不睦。遽出其身。宜其怨也。君欲效買臣故事。僕不敢強。若猶有伉儷之情。願早圖樂昌之鏡。懷聞夫人言。既已自悔。繼見婦狀不禁慘然。唯唯惟隕涕而已。公子與夫人又居間排解。遂為夫婦如初。明日夙興。乃雙雙入謝。夫人館於別院。外事戒令勿通。以故墊家遭灾。懷竟不與聞。年餘。公子之父。以卓異薦升某州。遣役迎其眷。夫人因置酒話別。贈以五百金。夫婦皆垂淚而謝。公子囑懷曰。倘不如意可攜妹至任所相訪也。不數日遂行。懷同婦歸里。其家已無立錐。懷甚駭然。因出金置產。召弟同居。墊見兄嫂偕來。亦覺忸怩。墊婦私謂其夫曰。我固逆料阿伯之有餘蓄也。渠實不能捨姆。故託言他往。攜金以就之。觀其偕歸事可知矣。不然。黃家縱巨富。詎肯以重金畀路人。墊以為然。遂播諸里黨。漸入懷耳。始

書曰。我念弟而歸。今反以私婦誘我耶。子不可再居於是。乃以餘金付弟。買舟載婦。竟詣黃衙。公子引謁其父。待以壻禮。使與公子司衙務。絲毫莫欺。甚重之。在任五稔。黃公致仕歸。特析官囊之半。約二三千金。與之曰。壻棄家佐我。我不忍見壻無家也。墉又驟富。甫歸。弟即來謁。夫婦又襤褸如丐矣。詢以前金。則曰屢遭盜刦。炮烙幾死。今幸有命見兄。其他尚可問哉。言已。涕泣請罪。墉乃憐而收之。夫婦遂不敢妄為私議。而卒無子。惟墉之婦二男。繼其宗祧。益服黃公子之論。往來如姻婭也。

外史氏曰。世人多重妻而輕弟。懷仲能獨矯之。可謂中流砥柱矣。然為弟出妻。又不復娶。則近於不可。黃公子侃侃正論。原非聳理之詞。而救痼疾以納石。馮氏先人冥漠中。當為頷手。又不止斷者能續。作一段佳話已也。

昔昔措措

湖南鄒士鉦。少有四方之志。年僅二旬餘。足迹徧天下。某年春。又將負販入黔。所親以蠻烟瘴雨之鄉。山川險阻。勸以勿往。鄒不信。且慨然曰。大丈夫死生有命。豈區區者之能為也。束裝遄行。比及思南等處。淫霖為患。跋涉維艱。未免有悔於心。一日迷蹤深山。峭壁巉岩。入狩鳥道。良久始逾絕險。遙望村墟。似有炊火。而深潭當路。猶須循岸而行。疲極。遂憩於樹下。餓

見對江有水筏。一人以長竹為楫。蕩漾而來。鄒大喜。以為接引者至矣。及少近而視之。其人披一短蓑。周身似無寸縷。不知爲之雌雄。立而姑招以手。乘槎者亦甚欣欣。其疾如駛。無何。即識其面。兼覩其身。則螺髻雙垂。體潔如玉。一少年女子也。大駭。詫爲異物。方將奔避。而女子早已登岸。操苗音。且笑且歌。絕不羞澀。始悟爲蠻俗。未免少見而多怪。因從之登桴。女子鼓櫂而行。共濟同舟。逢此絕艷。鄒亦不禁心動。間以手戲之。女子漫無避忌。爾許時。始渡迷津。解錢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憨笑。且舍所業。與之偕行。土語胡盧。若將導引。鄒亦喜得指南。曲折里餘。始達村口。時已天氣昏暝。莫辨物色。女子引之至一處。狀類神廟。親語其扉語。鄒曰。此猶可居。郎君非我俗類。慎勿他往也。其言則華音。絕無啁哳之韻。鄒心異之。女子即反身自去。鄒入祠中。惟一榻聊可棲息。黑暗中都無所見。亦不知所祀爲何神。方假寐而枵腹苦飢。旋聞女子呼之。則樽酒盤飧。陳於廟堦。且酒炙俱溫。啜之亦甚適口。鄒亦深感其情。兼疑其爲結蘿之計。勢必復來。私心因不忍拂。遂亦不拒。乃兀坐以俟之。漏已數下。迹竟杳然。忽夜雨大作。淅瀝有聲。聞人語曰。措措兒引了一佳客來。何不見。其音倍姣脆。全非苗語。已而熒煌內射。似有燈光。乃起自門隙覘之。則又一女。以斗笠當草身。僅及其肩。白身亦無衣袴。惟持尺木若燃藜。冒雨而行。鄒不禁駭而且笑。以爲身入蠻鄉。日與裸裎者相值。情何以

堪。正窺堂間。此女早至戶外。竟排闥入矣。鄒不能引避。直前見之。女子凝眸微笑。似有愁色。徐曰。奚如其來致以醜形為人見。令予顏甚縮不安。鄒又揖之。女子斂羞為喜。相與席地坐。而置其木於前。鄒始得瞻仰廟像。則一女神。亦絕無裝飾。披髮露體。殊與所見者無異。疑其地從無布帛。不知縫紉。故創教者如是也。因叩女子姓氏。并所居何地。所祀何神。女子自言為昔昔。與所謂措措者。俱金蠶神之侍女。即祠內所塑者也。蠶有雌雄。此神遂分男女。凡婦人行蠱者。皆是神主之。地名强硐。所居皆生苗。距海只三百程。昨夕所過之津。即所名瘴水也。語之甚詳。鄒又曰。卿既苗類。何以能漢語。且措措亦何以然。昔昔始嘆曰。妾與措措。均非此間人。實中土之所產也。本以鬚眉來黔貿易。一如君之今日。不意偶中惡蠱。死不甘心。訴之於蠶神。蠶神憐之。俾與措措俱生於苗家。化身為女。又誓不蠱人。蠶神遂收之位下。用為侍從。自蠶神擾於毒龍。數往水府。妾等乃漫無統束。故得遊戲至此。鄒因即叩其由。昔昔未及答。而措措早已入室。笑曰。姊對生人傾吐底裏。得毋使客笑我。昔昔微哂曰。婢子太不諳事。郎君實有厚福。將藉以返故鄉。何諱焉。二女遂同坐語。鄒曰。毒龍悅色。其體純陽。知蠶神之美。數數嬲之。食其種類。殆盡。蠶神懼。不得已。親詣海藏。自獻其身。緣與龍為懽。不甚主人世事。以故蠱毒亦不甚驗。鄒因笑曰。據卿言。神有雌雄。當成配偶。今毒龍恣意貪淫。神之雄者。

能無怒耶。昔昔亦笑曰。郎誠解人。妾輩所慮者正在此。彼一妖不敢與龍爲仇。將以妾等洩其慾。深懼其毒。故避之不遑。鄒曰。然則奈何。措措忽正容而答曰。昨夕渡君。諒非無意。妾等賓人身。猶可奉君箕帚。今擬相從而歸。爲君立業。苗疆非善地。願君毋思深入也。鄒聞之。俛自爲計。本已倦游。且二美同心。爰適所願。但不免尚懷首鼠。無何而天已昧爽。昔昔亟起立曰。可不可。一言而決斷。妾輩亦將束裝他往。君勿過於躊躇。反以悞我。鄒實不能捨。遂欣然曰諾。二女皆大笑曰。盍少俟。容妾整頓。即可行。言已偕出。不半時而旋。則俱易男兒裝。窄衣禿袖。狀類雄苗。相偕出廟門。又各肩一巨篚。顧謂鄒曰。持此去。吃着不盡。無事作汗漫游矣。遂行。仍循故道。以筏渡水。而翼鄒登陟。其疾如飛。過嶺數十迴環。謂鄒曰。此時神縱知之。亦莫予追矣。是夕。宿於旅舍。遂成歡好。二女皆柔媚。鄒益樂之。數日。經一苗寨。措措與昔昔耳語。俱笑不能仰。鄒詢之。昔昔曰。君勿言。今夕當有樂地。且以之洩吾幽憤。鄒益不解。措措乃先行。至一家。門庭軒敞。以爲苗之素封。措措以一物置其門檻上。視之。狀如蟄虫。蠖屈不伸。少頃。蠕蠕自動。旋即能飛。忽不見。鄒正愕然。措措又囑曰。慎毋洩吾事。從妾指揮。且倍於昨夕之樂。鄒姑頷之。俄而門皆洞開。老者少者男婦雜遝而出。見即叩首無算。狀甚觳觫。其人皆熟苗。亦嘗種蠱之家也。鄒頷悟。坦然屹立。昔昔厲聲曰。神實怒汝。可治筵以享吾客。吾當爲汝解

紛。其中有類家長者。即應之如響。延入。與二女俱入。中庭設酌。肴核紛陳。闔家奔走恐後。微酣。昔昔命以歌。舉不敢辭。少婦數人聯袂而前。雖不解所謳何語。而音韻清婉。頗可悅心。措措又擇一笄女。年僅破瓜。戲令去衣把箋。女微有愠色。昔昔即怒而起。主人甚懼。長跪乞哀。昔昔叱之如犬豕。且命曰。自嫗以外。有不去裩者。死不恕。舉室驚恐。無敢違。未幾。白鳥晏晏。環於座側。肉屏風不是過焉。措措又牽少女。使於鄒側並坐。鄒已醉。不禁其狂。交吻捫身。靡所不至。措措與昔昔皆鼓掌。遂令薦寢於鄒。主人不敢逆。昔措亦同處室內。待旦而行。其家反拜送之。過於奴隸。出村。昔昔始告鄒曰。此苗蠱數人。致貲巨萬。今若此亦足以報矣。鄒亦嘻笑不絕。自是每遇蠱家。輒鬬之如前。比及楚界。昔昔曰。今至文物之邦。不可仍前草草。出篋中珍寶。市其一二。得錢萬緡。乃買舟治裝。二女始易弁而笄。色既姝。尤衣以文錦。又覓婢僕數人。烜赫不殊富室。鄒本無妻孥。乃以昔昔主家政。而措措副之。亦彼此無妬心。至其簏中。皆珍異。取以易資。金錢萬計。市產構居。一切資用不乏。鄒既饒裕。兼對麗人。不再作遠游想。期年。各舉一男。鄒亦欣快。忽一夕。昔昔謂鄒曰。蠱神與龍媾。不勝其淫毒。昨已命盡牀第。其雄者雖在。已無能為。自今南適苗土。可以安枕無患矣。鄒姑且信且疑。或以語人。亦無致詰其言者。

外史氏曰。諸毒之蠱。無逾金蠶。雖苗人之貪狠為之。而濟其惡者。實維是物。毒龍具大法力。鑿而殺之。且因以斃之。雖近於附會。洵快人心。況載記云。種蠱之家。其婦女多為神淫。則昔措之所為。良亦有徵可信。若二女不以苟合。不以色妬。是乃居濁亂之鄉。猶具清明之氣。信乎其為不昧本來者矣。

温玉

孝廉陳鳳梧。風流蘊藉人也。祖居紹興。寄籍宛平。弱冠即掇巍科。人皆以神童目之。家在京城甘水橋。宅後有小樓三楹。即乃尊侍御公休沐處也。孝廉初猶登嘯。及公捐館。不忍手澤之存。遂閉之已數稔矣。一夕月明。孝廉訪戴歸甚遲。家人皆已熟寐。惟留小童應門。孝廉入困倦。月色不忍就枕。乃自檢松柴。命童滌器。將以煎茗。俄聞笛聲嫋嫋然。如慕如怨。如泣如訴。聳然聽之。宛在樓上。孝廉駭然。毛髮直竪。凜乎不敢獨醒。遽歸寢。平明即起。將往蹤迹。家人知而力阻。勿聽。至則蟏蛸在户。軒檻積塵。甫啟扃。有巨物奪門而去。孝廉股栗。仰視之。六翮凌空。則鵰也。蓋公歿五年。此樓未闢。物遂巢其中。然門窗封識。亦不知其何自而入。良足詫異。孝廉神少定。然後入觀。輿冊茫無人迹。又絕無可怪。惟愴懷洒淚而已。乃仍闔之而歸。至夜靜伺之。漏下三鼓。其聲又作。諦聽焉。音甚靡曼。則非復向之嗚咽者矣。翌日。孝廉具衣

冠。撖詣樓下，祝曰。仙乎鬼乎。何駭聽聞至此也。倘有妙音。請容面領。毋過吝。言已近室。叢頭即有達客東。啟視之。字達婉麗。一則溫玉。一則柔娘。益皆閨中女字也。乃大駭。以問家人。舉茫然莫知所自。闔室驚疑。靡不惴惴。及昏。孝廉欲赴其約。太夫人懼。訶止之。因假寐。俟人俱寢。悄然獨往。未至。早有小青衣妖冶非常。迎於門際。笑曰。知音人誠巨膽哉。二位娘子圖俟之久矣。遂導之同行。旋聞椒蘭馥郁。來自半天。遙睇樓頭。二美釋袖憑欄。意似徙倚無聊。月下遙之。香霧雲鬟。清輝玉臂。不欲垂憐而不能也。因拾級而登。直前揖曰。庸耳俗腸。未嫻音律。荷蒙召以雅集。能無媿乎。一美人微哂曰。既非顧曲周郎。奈何譁請妙奏。此言亦誰能信之。語次。睨其貌。一則玉潤珠圓。嫣然百媚。一則花愁柳怨。笑可傾城。均衣五銖衣。束百寶裙。環佩珊珊。實天人也。孝廉自詫為奇遇。因曰。客夕清音。遙聆之。若出兩人。而各擅所長。即於此賜教。使得饜飫。其可乎。其未言者亦哂曰。忽遽若此。豈登徒子牀頭猶有所係戀耶。乃出袖中玉笛。為奏一曲。即前一夕所聞者。恍乎若鶴之清唳。雁之哀鳴。淒淒然使人淚下。未闋。彼美一人。即舉翠袖揮之曰。妹勿作此斷腸聲。反令佳客不快。遂命青衣以笙來。倚檻和之。聲如和鳴之鳳。甚曒之鸞。哀者以喜。怨者以舒。蓋即隔夜所聆者。而纏綿過之矣。曲既終。乃展姓氏。識吹笙者即溫玉。而柔娘則作折柳之曲者也。孝廉與溫玉晤語。談及古今聲伎。無不叩之

即鳴。燭柔娘低鬟掩袂。對月無言。一似重有憂者。孝廉疑而詰之。王曰。癡妮子故常作此態。君勿深怪可也。夜既半。青衣促歸。王顧孝廉曰。有客無酒。良夜不懽。君能作東道主。當過蕭齋奉訪耳。孝廉敬諾。約以明夕。遂下扶梯。冉冉過樓東而去。不知其所往。孝廉亦潛歸臥室。毋妻皆不覺。早起。諱不宣言。旁午入齋。偽作拈毫狀。至暮。托言會文未竣。遂不入內。命僮襆被來。設裀佈衾。且密置酒饌。秉燭俟之。惟虞其爽約。直至漏下二鼓。雙美偕來。笑語生春。非復前夕之羞澀矣。入室雜坐。履舄交加。孝廉將自起煖酒。溫王。以目視青衣曰。不可壹勞主人。因命以代之。酒甫三行。少酣春色。孝廉起請盡昨夕未盡之妙。王辭曰。耳目較近。鳴則驚人。遂不復強惟浮白。惟飲射覆藏鉤。以祈酩酊而已。無何。王山盡頹。眉目蕩然。王乃離席謂柔曰。妹盍留此。予且歸。柔作羞態曰。儂不慣與生人臥。此事終須遜姊。王笑曰。汝先吹笛以邀風月。何人乃敢僭耶。遂凭青衣肩。踉蹌而返。孝廉與柔解衣。柔低聲曰。妾齒歲稚。郎君幸勿狂暴也。孝廉笑曰。敬如卿命。既合。柔不勝鑿枘之苦。猩血流丹。嬌啼宛轉。孝廉熟玩之。肌不豐而若無骨。態不勝而若爭妍。衽席之間。極人世之樂焉。詰旦。柔攬衣先起。謂孝廉曰。郎君尚有新人。妾請明日來。遂珊珊自去。孝廉因詐稱抱恙。不返內寢。太夫人與其細君咸來問視。孝廉以心神不爽。願屏煩囂。謝去之。人故莫之知也。將夜。仍藏斗酒以待王。跂望者久之。宵深果至。則僅

玉一人並青衣亦不復隨。燈下促膝。觥籌交錯。玉之倜儻。尤勝於桑。酒未酣。孝廉之情已蕩。促之就寢。玉笑而起曰。清狂如此。宜其渴病難醫也。因而銀缸笑吹。羅襦偷解。狎之。故雖處子。而枕席之情。頗為流動。抑且溫軟如擁絮。桑膩若塗脂。容則滿月生輝。態亦名花斂蕊。兩二夕。而二難並薦。懽娛已久。曙色盈眸。玉將起。乃語孝廉曰。兩斧伐孤木。君知之乎。妾去而妹已來。妹行而妾又至。君以一身當之。鮮不敗也。為君計。今且就內寢。約五夕。妾等一會。如此則君之精力已復。即妾等之情好。不更能于永固乎。孝廉感其愛已。深領之。玉既去。孝廉亦起。將延內寢。而恍惚如有失。良久乃始能記憶。儼然曰。桑約今夕來。我何可負渠也。因復臥。少頃母妻踵至。仍以病為辭。留宿於外。然心為酒色所蠱。飲食亦銳減。人遂深信其疾。太夫人將為延醫。堅謝不顧。桑至夕復來。繾綣倍勝於前。昔猶嬌而怯。今則桑且媚矣。臨別問玉姊來否。孝廉以首示之意。桑輾然。頗有喜色。及夕復至。笑語曰。妾今來代彼當夕矣。孝廉因告以五夕之約。桑忽嬌嗔曰。妖婢竟喬献慇懃耶。妾告君。渠非我仙侶。實狐也。必別有桑濮行。故以此紿君。不然。豈有相愛而能遽舍者。言已。懽洽如常。將去且囑曰。君勿漏言。反似妾妬也。至夕。玉仍杳然。孝廉亦疑之。而不知其為遜桑。故自是桑之至無虛夕。而孝廉遂憔悴不勝矣。追至旬終。玉始夜至。入室即驚曰。君豈未懸此榻耶。不然。何形神之憊也。孝廉以愛桑

故堅諱之。及寢。王覺有異。益詰之。乃言妾來太屢。且渠謂若為狐。囑予勿洩。王聞之。大恚曰。誤與鬼子同事。幾予我以殺郎名。渠乃某家小女。歿已多年。當明末時。闖逆冦都。自縊而死者。因亂中。槁葬於君之後樓下。尊大人在日。福德俱隆。渠乃深自潛藏。今以樓虛。遂據之。妾與之音律相知。以時往來。故得相偕見君也。已而笑曰。渠亦為情所繫耳。雖然。郎君則枯瘠矣。俟明夕來。妾當為君止之。雞鳴遂去。孝廉確知為鬼狐。始悚懼。欲徙而慙赧未及言。是夜。桑與玉果偕來。玉詆桑曰。妹謂我為狐。妹獨非鬼也。何事人以色。而不愛人以德也。桑赧然無詞以對。玉刺刺不休。桑則低蛾斂黛。愁態可掬。蓋桑自遇孝廉。不再如向之幽怨。今復見之。不覺悱惻。乃解之曰。渠實愛我。子何相尤之深耶。王艴然紅漲於面曰。君既左袒。妾不敢與人分謗也。拂衣遽出。桑雖仍留。亦不盡懽而罷。閱一日。而孝廉之真疾作。形色支離。神氣困憊。太夫人堅徙之內寢。而王與桑俱絕迹。病既彌留。闔家憂慼。正當沉頓之際。忽夢王揮淚而來語之曰。君不納言。幾殆矣。然祿籍固未絕也。妾為君採藥嵩山。觸怒嶽神。墮崖而死。今與桑妹同在冥途。可勝慨哉。言之慘然。孝廉亦大慟。王又曰。某醫精于長桑。亟延之。二豎子或可驅也。言已。孝廉即驚覺。如其所教。物色之。果得和緩。委以治療。病乃痊。孝廉既愈。悼感王之德。而悲其死之慘。且更思桑不置也。獨處輒冀其來。竟杳然。又明年。孝廉之內人。以產厄卒。

鰥居岑寂。益思念之。長夜淒清。寢不能寐。倏見向之青衣。款然逕入。告孝廉曰。玉娘子傳語郎君。三日後相俟于門外。見有殯女者。如是如是。則鸞膠可續也。孝廉詰其詳。答曰。娘子死訴之嶽帝。廉得其情。憐娘子之節。許令更生。因與君舊緣未斷。故將奪舍復圖耳。孝廉並詢桒之近況。青衣曰。彼愧見郎君。且冥司發牒。行將往生他處矣。孝廉方將研詰。遽斂其袂而退。越三朝。俟之門外。果有扶柩而過者。覆以紅帷。送者皆衣青衣。絕無縞素。察其女也。遂逆而語之曰。人故未死。何葬耶。衆愕然。而柩重遂不能舉。旋聞棺中嚶嚀而言曰。我已活。將復胭死矣。乃大驚。女之父。為某部郎。止此弱息。既笄而殀。深痛之。殁不忍殮。冀其復生。聞此喜出望外。不以為異也。第恨通衢無可止之所。正倉皇間。柩中呼聲倍急。孝廉乃前致詞曰。若無地息肩。此乃大好事。敝廬固可也。部郎大喜。深感之。遂舁女櫬入孝廉之門。家人咸驚怪。孝廉堅執其可。甫開棺。而女已矍然起矣。竊睨之。貌甚姣好。雖姣怯。與玉無殊。部郎又請假外舍。俾其小憩。孝廉無難色。逕啟書齋。命衆扶入。部郎益御其德。展問殷勤。知為世家子。且登桂榜。頗思以女字之。而恐其有偶。私詢僮僕。知方鼓盆。益大悅。因變薤露之歌。為伐柯之詠。而鳳卜以諧。孝廉喜。治筵相款。且命焚其柩於部。以彰其奇。觀者如堵焉。至暮。以香車送女歸。擇吉納采。而舊絃復續。迨至親迎之日。甫啟袱。女凝睇如舊相識。而未敢遽識。及齋乃歘

款言曰妾爲君兩夕之歡犯至險而隕越君亦憐之乎孝廉曰然藏之寸心無時可忘以子之靈固早鑒之矣玉笑曰使柔妹更生君視之當勝妾什倍孝廉亦笑曰子未忘情已事耶遂相攜就寢玉曰兩以女身事君人之受屈惟一妾之痛楚有二矣既交渥丹浹席女之畏縮倍於前而款洽則無異於舊焉夙興即起謂孝廉曰妾今日乃可廟見矣以前眞所謂妾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嫜也盥濯入朝太夫人因其委婉深喜之嗣是燕爾情濃夕無虛度孝廉喜詰之曰若不虞我再病耶玉赧顏答曰今非昔比也鬼與狐皆異類五夕且不堪況源源而來乎今以人身侍巾櫛則坎離交濟雖少過不傷也孝廉倍領其論一夕忽語孝廉曰曩者之讖驗矣妾昨夢柔來訣別渠羞與郎見故命妾報知渠已托生某家十五年後可至廣陵相訪也孝廉時已得隴不復望蜀惟詰曰自經者亦能轉輪耶答曰渠有德而無罪且幽沈已久合生男身因思君故特懇爲女耳孝廉感其言然亦姑置之後孝廉屢躓春闈竟以明經授邑宰初仕新蔡有政聲驟擢秦州牧十年不遷俄以卓異陞安徽守攜眷渡淮當過邗溝固已十有五稔矣玉謂之曰苎蘿村即此已是君豈忘揚州之夢耶時玉已兩索皆男孝廉雅不欲因玉固請乃從之爲留十日大索於瘦馬家玉皆曰非瀕行矣有貧嫗攜小女郎乞食於驛卒玉適從太夫人遊平山堂歸見之曰是已即告孝廉託言購婢遂得之玉攜之歸

室。法然。已。妹何一寒至此。女不解所謂。而星眸炯炯然亦注視不移。王親爲盥櫛。眉目煥然詢其年。果十五。因仍以柔字之。不欲沒其舊也。及夜定情。孝廉試其嚬笑。宛然一柔。益狂喜。謂王言不謬。歷數任後。王雖主中饋。而視柔若匹敵。每讓一夕曰。吾以補十五年之欠缺也。期年。柔亦誕一子。未幾。孝廉以內艱歸。遂不出仕。遨遊於溫柔之鄉以終老。

外史氏曰。王以溫名。取其德也。女字以此。殆無愧乎。蓋婦之美德。不過曰不妬不淫而已。女讓當夕。不妬也。約以五夕。不淫也。且能爲夫子死。猶欲冀夫子生。其賢如此。嶽帝雖震怒。亦應霽威矣。卒之碎者復全。分者復合。溫其如玉。不致徒歎於重泉宜也。若柔娘獨無可取。惟願爲女子一節。聊可解嘲。然非溫玉之淑。又烏能坿驥以傳也哉。

隨園老人曰。人謂似聊齋蓮香傳。予亦謂似聊齋蓮香傳。然非鬼狐之迹略同。人亦烏從尋針線迹也。事奇文奇。安在蓮香後。不可復有溫玉。

睡姬

某貴官娶一美妾。以色專房。而其性善睡。每每至旦勿覺。即當白晝之中。亦如三眠之柳。初未知其有異也。一日立階間。似與人偶語。入閨即就枕。竟至三日勿寤。貴官始疑而詢之。初不肯言。及詰之再三。爾自述曰。妾隸芙蓉城主爲謳者。以過見謫。雖居人世。而夢寐中時往

供役。莫贖前愆。仍居仙境。昨為石君誕日。羣仙畢集。妾以司職。不克遄返。以致見疑於公。怒之幸甚。貴官殊不信。因謂能導妾一游。以實此言。則可還。否則敲扑不遠矣。言之色怒。妾竟坦然曰。妾處此塵世。如棲弱草。去留惟公。公死生亦惟公。決不敢以天上瓊樓。為人間邀寵之地也。貴官甚恚其言。而因愛不能割。隨亦置之。居數年。妾忽病瀕。且不起。貴官憐之。時就牀頭問視。妾忽泫然曰。感公厚愛。誠未易報。昔公欲從妾一遊芙蓉城闕。今其時矣。盍就良夜以行。以償公之夙願。貴官大喜。亟詢以出游之策。答曰。公自屏人獨臥。妾能導君同往。甚勿洩。貴官頷之。及夕。宿於外齋。果夢妾靚粧如平時。而衣一五銖之衣。雜采爛然。迥非第中所有。且控一鶴一鸞。立請命駕。貴官勉跨其鶴。鞁即淩空而起。懼其墮。瞑目而行。少頃。若蹈實地。張目顧瞻。妾與鸞鶴俱失所在。遙睹重城。金碧交映。四圍皆植異樹。高數丈。五色繽紛。追近而諦視。果皆錦城所植者。香數里可聞。心益悅。遂徐步而前。方及闉闍之間。忽有披髮少年。乘小驪駒自門出。貌絕美。而駘蕩動人。貴官素嗜男色。見而悅之。因矚之以目。少年覺之。一顧即停轡與言。詢之曰。公何為者。而來此鬼域。貴官大驚。自白其故。大笑曰。石曼卿死而主此。其所治者皆鬼耳。豈蓬島瀛洲之比。亦號為神仙之境耶。貴官猶以妾言與之辯。少年曰。公之妾。將死而歸此。公未捐館。何以偕來。即此可知矣。貴官頓悟。懼不能返。少年竟棄騎

語之曰。閨中人不免悞公。請與某疊乘。當以公歸。無足慮。貴官因感謝。因邀少年居前。而己乃自後擁之。雙人匹馬。背腹相交。隔衣熨貼之餘。覺肌膚之柔靡。既足蕩心。而薌澤近聞。益爲動情。貴官於此。反不欲遄遠。而欲與少年俱逝。因閒詰其來此之故。荅曰。予居山中。久成仙道。亦慕此城之勝。潛來一遊。詎意陰風盛熾。不可以居。故棄如敝屣而去之。貴官信其言。而恍惚中行且數里。少年曰至矣。貴官舉首四顧。別更一境。重樓複閣。掩映相屬。山坳花木亦甚葱蒨。但研艷而無雅致。貴官反顧而樂之。以爲相去遠甚。少年延入。置酒歡飲。侍者多狡童。色俱殊選。少年又曰。此方丈之山。金仙所居。非公有緣。區區者烏能至此。酒酣。少年又進以媚技。漸至狎褻。貴官情不能遏。頗思爲鑽研之計。俄聞鸞聲噦噦。少年色頓變。侍者亦甚倉皇。旋有赤色如匹練。直達中極。則一麗人含怒自外入。視之。乃其妾也。鸞鶴猶翔其側。貴官大慙。回顧少年。已化爲石卵。大僅盈掬。妾掇之。迴嗔爲笑曰。是兒亦太不自重。然亦公之福薄。今請奉君歸。家人當凝望矣。貴官抱慙。復跨鶴上升。一時屋宇都渺。怪壑懸岩。凜乎其不可留也。歸至齋中。轉側而悟。且聞人噪曰。公醒矣。醒而詰其故。則臥已兩朝夕矣。大駭。方命人視妾。而妾已使婢來邀。亟起詣其室。妾即執手永訣曰。本意引公入勝。不期鸞遲鶴速。以致惑于邪妖。究亦足以釋公之惑矣。今將返妾故居。不得再充下陳。愼勿過悲。因以圓

石付之曰。此公之可人所化。剖之當獲寶玉。猶可朝夕把玩。不致以殺風景忍妾。言訖遽然而逝。貴官知其仙。厚加瘞具。題之曰睡姬之墓。即以石示玉人。破其璞。得明視一枚。朱眼霜毫。天然工巧。因寶之佩以終身。斯須未嘗去也。

外史氏曰。究是妾之狡獪。不使塵中貴人深歷瑤天勝地。不然重門擊柝。猶防暴客。豈世外仙居。竟任狂童出入哉。至於黑甜鄉中。原有樂趣。固不俟姬之導引。然後如入華胥。人患不善睡。不暇睡耳。果如姬之高枕。縱不居芙蓉城。亦平生第一快事。

張僊

人之艱於嗣者。多繪張僊以奉之。以其能衛厥子孫也。其像為美丈夫。錦袍角帶。廣頤豐髭。左挾彈。右攝丸。飄飄乎有霞舉之勢。仰視雲中。一犬吽嗥而去。蓋即俗所謂天狗也。某縣一畫師。尤善於此。所作者眉目如生。勃勃有神氣。且遇小兒驚啼。禱之輒應。人以是神之。遠近數百里。奔走相屬。其門若市。畫師遂因是致富。縣東數里許。某村有民家娶婦而美。數年不育。乃親詣畫師求之。往返再四。甫得尺幅以歸。及至家。香火奉祀。意甚虔潔。旬餘。夫他出。婦獨寢。即有偉男子。衣冠甚都。直至榻前。謂婦曰。我張仙也。夙昔鑒汝虔意。以甯馨錫汝。但汝夫瘻弱。不克播種。今來代他耕耨。庶幾黍稷可望。汝勿驚詠。言已解衣。便將登牀。婦睨其

美。亦心動。欣然容納。歡好達曙。始攬衣下榻。整肅端嚴。冉冉而沒。視之。則已身入畫中矣。婦亦信其靈感。夫婦亦秘而不告。嗣是益隆情好。夫不在即來。婦亦不拒。積漸縱恣。夫在亦來。婦遂不能諱。靦然傾吐。猶以為神之祐之也。夫察其迹。知為妖異。竟取其像而焚之。甫及頓背。有細字一行。諦視之。則人之年庚八字也。益詫其異。毀之倍亟。越數日。聞某畫師無疾暴卒。驚而偵訪。其徒有與婦之夫識者。密以相告。始得其顛末。蓋畫師見婦。心志動搖。無能自主。畫成。乃戲書其生年於軸。且祝曰。倘有夙緣。當即於夢中相遇也。後旬餘。果夢與婦狎。自以為奇遇。間與人私述為笑。其徒以是聞之。及婦之夫焚其像。畫師方在肆中。大呼曰。某人以火爇吾軀。吾無生矣。言訖遂卒。周身焦灼如燎焉。婦之夫聞而大快。益以宣播。不旬日而畫師所畫之像。早已盡成灰燼矣。

外史氏曰。張仙。本花蕊夫人捏造者。史載夫人自入宋宮。每思後主不置。乃繪像以祀之。嗣因藝師詢及。乃詭詞以對。非實有是神也。則夫畫工之神。由筆而入。似無足為神羞。抑安知非後主之風流。與丹青合而為祟耶。鄉人一炬。總足解醒。

隨園老人曰。以雋筆破俗情。幾令世間假神道無處生活。

守一女

有明中葉。山寇竊發。某村有笄女。為賊所得。悅其美。并其父母弱弟拘縶之。謂不從污。將舉一家盡殲之無噍類。其父母握手流涕。不敢毆亦不忍言也。女已有成竹在胸。獨慨然曰。兒之身。父母所生。辱兒身即辱父母。義固萬不可從。但兒不受辱。兒必死。兒死而父母弱弟無一得生。是背罔極之恩。而斬先人之祀。皆由於此。兒固含笑於九泉。以全節為榮。父母能安於地下。不以生女為怨乎。今請與之約。苟具夫婦之禮。予即事之。否則甯死不辱。無敢以父母為念。其父母亟白於賊主者。實一渠魁。欣然諾之。女請先釋其父母與弟。賊知其紿己。堅不許。女乃太息曰。天乎。予非不死。實不能死也。徑趨賊幕。俟與成婚。絕不作兒女子態。賊既納女。以兼金贈其父母。使與其弟俱歸。及入與女別。女言笑自若。惟以一布裹。縫紉甚密。付之曰。他日相見。可以此為質。且勿視之。其父母遂泣而去。乃居賊中旬日。官兵大至。合圍之。賊敗。俱駢首受戮。所掠子女。盡放之甯家。女亦歸其村墟。時賊已盡平。人皆旋里。父母將與議婚。女堅執以為不可。父母笑曰。向特不得已。豈賊也而為之守節哉。女曰不然。兒非為賊守節。實受父母之命也。父母當日。果能拚生罵賊。與兒俱死。兒即淫賤。亦不忍偷生。乃既為親而事賊。是猶奉命而嫁賊。一醮烏可再醮。重辱父母之遺乎。即索布裹拆視之。則驪珠在焉。因號泣曰。以此還父母。今後無命可從也。自是獨居一室。足不出戶。供木主於案。倩人題

守一二字。以示靡他之志。父母百計俱窮。竟不能嫁之。父母卒。已亦不食而死。臨殁。猶嗟嘆曰。遲矣晚矣。蓋恨其不死於被掠之先也。

外史氏曰。嗚呼。名節至重。吾人何敢妄言。然以情理揆之。守一身之節。殞全家之命。烈而似近於忍。此以父母之命為詞。得免父母於死。又守一不變者。差為反經合權。雖然。婦人之身。固不可如此。女子而如此。其可訓不可訓。則又非聖賢莫與定論矣。吾曹敢乎哉。

柳青卿

文安戴敬宸。學富而貌寢。偉軀碩腹。腰大十圍。且年未三旬。濃髭滿頰。面皮幾無隙地。人因以毛胖目之。康熙戊子。以明經登進士第。銓補來陽令。邑人以為士元再來。閭閻中聞宰之貌。靡不竊笑而攢眉。其見陋於人如此。涖任期年。以事赴省。暮宿於某縣紳家。紳家故有廢樓久扃。因宰至。始糞除之。以安其行李。戴與紳飲。夜深始登其樓。惟一僕從。餘皆寢於下。戴病酒不克遽寐。輾轉間。漏已三下。欻聞異香發於榻側。嗅之。有桂之清而兼麝之馥。戴以為樓前所植者。亦不之異也。而笑聲吃吃。乃亟張目以睨。則少婦艷絕。掩口胡盧。立於燭下。戴知為異類。更不呼僕。蹶然突起。將自身執之。婦倉皇欲遁。且匿笑曰。尊範若此。不亦難為佳人顧耶。即退避三舍。言已而趨。適纏微鬆。帶挂於板。竟顛躓不能脫。遂為戴所獲。牽以就榻。詢所從來。

乃赧顏答曰。妾柳姓。小字青卿。實狐也。服役衡山。差滿當歸。因喜此樓幽靜。暫僦居之。不意君之涉吾地也。語已。口脂之香。渾如百合。戴不覺心旌動搖。強之解衣。柳笑曰。凡狐皆能祟人。遇之輒死。以君之品。猶可末減。何反舍生就之。言訖。以紅袖掩口。仍復胡盧。戴素以貌自憎。今更不見納於狐。益大恚。逼近柳軀。親鬆其鈕。慨然曰。死則死耳。與其為醜鬼而生。毋甯因妖狐而死。誰復能堪此鄙薄。柳以纖指彈其腹曰。身挂五斗袋。而強人合歡。君真不自量矣。戴勿聽。益力持之。羅襦纔解。薌澤近聞。覺其竟體芳馥。神魂飛越。柳亦不勝羞赧。乃自登榻。引戴衾冒首而臥。戴亦情急。不能姑待。啟衾而入。遂相歡好。事已。柳捋戴鬚微哂曰。于思于思。棄甲當離。戴亦笑曰。于思于思。從此勿離。相與大噱。柳因轉側。又笑曰。楊家阿環與祿山為好。以今觀之。真大難事。俄而雞鳴。柳着衣先起。辭戴欲行。戴挽之堅訂後約。柳曰。倉卒呈身。此體遂為君有。去誠無所之。但君有公務。妾不敢淆。俟返琴堂。妾自趨赴。從此與鬍偕老矣。乃以香囊留贈。珍重而別。晨起。戴亦不與紳言。徑趨省下。謁見院司。事竣遄返。初慮柳之爽約也。重過紳家。未嘗止宿。乃誦毛詩兩聯。望樓而祝曰。無我魗兮。不寁好也。無我醜兮。不寁故也。祝訖。始行。抵署。宿於外寢。以冀其來。宵有未分。而柳果至。搴簾徑入。笑謂戴曰。閨人皆畏胖。我意獨憐鬍。遂引身與戴並坐。詣謔甚懽。從此夜現晝隱。渺無去志。署中人亦罕

有知者。一日忽與戴曰。衡嶽諸姊妹。皆欲賂君。兼為妾賀。明夜盍一行。戴問筵設何所。答曰天上。戴嗤其妄。柳正色曰。君以妾不能登天耶。青雲獨步。君輩胥夸大之詞。視妾之干霄直上。則浮而不實矣。語已復曰。往須易好面目。如此肉壘壘而毛毵毵。姍笑當不可耐。戴姑唯之。亦未深信。明夕。柳襆一物來。謂戴曰。為君製造。費盡匠工。可着之。然後偕往。戴展視則人皮如蟬蛻。眉目宛然。官骸皆具。乃大駭。柳令諦視。以素絹製成者。無縫紉迹。如織女天衣。始信其神。柳令戴裸而着之。膚革之充鏡。忽焉頓縮。獨至於腹。堅隆然。急不能納。柳乃笑而撫之曰。杜甫杜甫。無骨有肉。消瘦些些。兒送汝歸蜀。戴不覺大笑。腹遂小。迨及於元凡所謂美且鬈美且偲者。胥歸于無何有之鄉。即欲致毛遂處囊。穎脫而出。亦不可得。已著訖。戴於燭下索鏡自臨。見其面部頓清。復無擾擾眉宗。忽判不再蓬蓬。不禁擲鏡大喜。柳又進以鮮衣百端修飾。則儼然美丈夫矣。潤色甫畢。戴即請行。柳語曰。君至彼勿貪盃中物。適可而止。恐沈醉或洩吾事。戴敬諾。甫出寢門。夜黑如漆。戴恍惚如行雲霧中。柳時以纖腕夾持其腕。自後而吹噓之。積漸而高。身不自主。彷彿如涉層梯。不知其有幾千百級。須臾至一處。朱門洞闢。飾以金玉。有石獸二。高丈許。卧于左右。兩楹燎巨燭。毫髮畢見。榜曰。衡帝驂鸞之館。蓋即嶽主之離宮也。柳引戴入。至其門無人。登其堂亦無人。轉折而西。別有側户。又入之。迴廊曲檻。皆懸絳紗籠

院中花竹森秀清芬襲人中屋五楹燈光外射柳與戴猶未及階聞室中人語曰司香子延
客至矣即有麗人四五從簾間嫋婷而出俱宮裝畫衣備極妖豔迎迓曰過勞鳧履遠棄琴
堂一睹冰壺爽人眉宇妾輩不勝景仰戴遜謝入室則有酒香茗氣玩好紛陳彝鼎圖書極
其典重南嚮設二筵籩豆楚列衆邀戴首坐自相顧語若有所礙訝未能釋然戴會其意坦
然即席撫其裀皆以異錦製就香軟異常衆又推柳與戴聯肩坐笑曰數旬夫妻今夕合卺不
可謂非晚也柳亦答笑曰暮夜倉猝無從得酒業以香唾代之矣此夕當是與姊輩會親雖
晚何傷衆俱顏赤曰婢子亦太無賴於是履舄交錯相對舉觴酒微酣衆嗅戴身馥郁不知
其以香囊佩也咸戲曰近薰者果無猶耶柳又笑曰同器者宜爾脫遇卿輩恐亦十年尚有
臭衆大嘩曰汝今者亦入鮑魚之肆矣因詰曰若言使君貌不揚今見之何不逮予所聞戴時
已醺然乃代答曰欲妍則妍欲媸則媸固任人自為耳卿何惑乎柳急以目止之衆中有覺者
堅以詰戴且置巨盎於前曰不言以斯為罰爵戴懼量不勝約略言之衆笑剝其革劃然有
聲由及頦下而廬山之面目已出衆美凝睇亂草橫生飛蓬滿目不禁捧腹絕倒柳大有慙
色扶戴亟出曰醉人無知竟使人窺見底裏戴昏然覺其身如墜醒則臥於衙齋革已無存
并柳亦不見自是思之雖苦亦絕不再來年餘丁外艱匆遽歸里行及宜陽道上見柳偕一美

少年。從騎十數。馳騁於茂草間。使人傳語謝戴曰。青卿致意。渠非狐。實嶽帝之司香女也。自君露形。數見笑於儕輩。以故難堅舊好。今已改適郭指揮。相得甚懽。幸勿以為念。言已。俱穿榛莽而去。家人始知其事。後戴屢為人言。且出香囊以為質。有見之者。精工芬馥。洵非塵世所有也。

外史氏曰。夫不若人。媸母猶以為恥。況絕代之姝哉。今世之慧女子。亦多有譽夫之癖。每一出門。輒為加意整飾。孰知大醉狼藉。最能壞人體面耶。然使良宵詰戴。興盡而返。必無此一段佳話。柳之不幸。乃戴之深幸也。

珊珊

許季鶴太史未第時。讀書於溧水書院。有同舍生孫某。素同筆硯。為莫逆交。數年肄業。無所就。棄儒而商。隨人航海。遂不復。疑其溺於弱水死矣。太史既貴。恆思憶之。嗣遇冊封暹邏。太史充副使。遠涉海外。既竣使事。歸途遇颶。覆其舟。故事。凡奉使入海。正副使皆輿櫬而行。以備不虞。柩前釘一金字牌。題曰使某國使官某公之靈。以為識。事迫。則先臥其中。束手待斃而已。太史既罹水厄。無復生望。在柩中載沉載浮。聽其所之。不葬魚腹為厚幸。忽聞人語曰。此予之故人也。奚為至於此。命啟其棺。太史始敢展視。熟視之則孫某也。羽衣星冠。儀從甚赫。己身亦在島嶼間。無復洪濤汜濫矣。即亟起離櫬。拜謝。孫握其手曰。貴人犯險。良不易。請

即寒家小憩。杷袂以行。入島不數武。遙望朱甍碧瓦。幾埒王侯。至則高閎邃宅。閽者十數人趨前聲喏。孫引太史至一廳事。顏曰釣鼇。鋪設之華。目所未覩。甫揖坐。即命酒。曰。震驚之後非此不足以鎭之。太史稱謝。須臾苾芬旋進。珍錯盈席。食之鮮美。多不能舉其名。其酒紺碧色味甚醇。孫語曰。此即東海之扶桑露也。太史驚詢之。其地屬高麗國界。蓋已順流而東幾千里矣。益大駭。又詢孫近況。笑而不答。既而命細君來。使者即入。旋聞環珮璆然。異香襲鼻。有小鬟十數。皆艷粧。自屏後引麗人出。冠飛鳳之冠。躡文鴛之履。霞衣霓裳。貌甚姣好。當筵再拜。太史欲避之。孫摯其袪曰。以君通家之故。乃令出見。何作此驀生態。太史小孫二歲。因以嫂禮見之。麗人拜訖。另席坐。太史以其艷絕。不敢仰視。孫乃謂麗人曰。阿姨年已長。未擇所適。此我之故友。當時之貴人也。因封王罹難得。以至此。盍字之乎。麗人始睨太史。意似首肯。孫又曰。此君文章事業。當代知名。鄉勿悞人好事。麗人乃起曰。阿姨性拘。容入商之。當有以報命。遂冉冉而去。太史聞與議婚。亟辭曰。凡言固不當違。但身任大憲。恐挂彈章。勿敢諾。孫笑曰。君悞矣。此地僻處海隅。不通諸邦。凡非漂沒。亦不能至此。今即欲遄返覆命。實難。不冀而飛。若俟風帆。十餘年不至。獨居寂寞。情何以堪。且予稔知兄尚無嗣。宗祀亦重事。不可固辭。太史究以朝命為嫌。孫曰。蘇武持節。亦曾娶婦。兄獨未之聞耶。正紛議未決。麗人復出曰。珊

珊諾矣。一惟姊夫之命是聽。孫因笑指麗人謂太史曰。此即若人之妹也。君熟視之。較之故鄉人何如耶。太史意乃定。復以姻婭禮拜孫夫婦。咸大悅。呼之以許郎。蓋從女家稱之也。麗人遂同坐談讌。至夕。孫曰。今宵時日不吉。且許郎初驚危險。神氣未復。嘉禮須俟來朝。乃送太史於堂側精室。亦已命僕襆被來。曰久不與故人抵足矣。今當小罄別悰。遂聯牀共臥。蓋孫偕伴入洋。亦遭沈舟之厄。正漂流間。遇一叟拯之。以杖挽之。旋登是島。喜其風雅。贅之為壻。岳任姓。即東海釣鼇者也。有二女。長曰瑟瑟。幼曰珊珊。因厭塵囂。故以瑟瑟字孫。而屬其家乃去。遂遊六極。不再迴。孫主其家政。更從妻忝道。少知去來事。是夕。歷歷為太史述之。直至夜分始寐。翌日。發東召客。至者數十人。皆女之戚族。半為任姓。衣製極古。狀貌奇偉。堂中簫鼓教曹。金玉璀璨。太史仍以原衣冠與客相見。互致企羨。良時已屆。羣婢擁女出堂。瓔珞重遮。綰金步搖。衣翠羽氅。裝束若天仙。交拜已。送入青廬。孫自張筵款諸眷。太史與女對坐飲合歡之盃。綰同心之結。忽婢以彩牋進曰。阿姊以郎君清華貴客。染翰鳳池。催妝無詩。合巹必當有句。願賜數行。以誌今夕之勝。太史微笑。即取筆揮曰。別却黃麻駕彩虹。乘槎今入斗牛宮。不須更把支機贈。自有皇華傲粉紅。腕未及停。又一婢自外入曰。大姊有詩申賀。即出小紅牋。太史讀之。其詩曰。使星耀自九重天。金屋新看結好緣。寄語劉郎須得意。桃源還

勝杏花前。詩甚清豔。太史為之閣筆。女命侍婢取二作。流覽良久。微哂曰。差堪伯仲。均未足愜吾意。乃以目視婢。婢進彤管。女即書曰。倏為彩鳳御書去。旋作文鸞覓偶來。舊是紫薇花下客。挑燈試看海棠開。太史覽詩大笑曰。真吾敵也。然而新紅可試矣。遂命撤燭。擁女入幃。女羞澀不堪自主。已而豆蔻飄香。杜鵑啼血。綢繆嬌怯。憐倍生平。晨起謝孫。孫問夜有佳作否。太史以三詩示之。孫莞爾曰。君才十倍曹丕。吾豈能與許爭乎。太史亦笑曰。弟實不敢與諸任齒。太史居島中六年。夫妻燕婉如一日。暇則詩篇唱和。服食皆與孫供具。女誕二男一女。俱已匍匐。太史忽思歸。且臥病。孫知之。慰曰。無須惆悵。聞有使命入朝鮮。今將返棹。可附舟以歸。太史黯然。疾頓愈。孫為具小艇。載餱糧。擇吉令行。太史與女訣別。執手嗚咽。孫曰。君姑錦旋。視妻孥。無用依依。五年後當有會期。太史遂登舟。至海中。船輕而不溺。一日夜。遂抵海邦。適輶軒出境。逆旅中。有太史同年某見之。大驚曰。君之正使某公。遇救得不死。復命時。言君之屍櫬無獲。君故無恙耶。太史匿其情。惟云漂至海島。賴居民撈救。無力難歸。今聞勅使東來。故願附載。衆皆喜。為太史易衣。遂同回朝。部議以太史犯難有功。擢給諫。家人始知其尚在。平其塚。焚其櫬。闔門稱慶。後值五年之期。果有高麗之使。家人皆不欲。太史力請於朝。又乘傳以出。使事畢。暴卒於舟。既殮。棺輕於紙。舁而啟之。空空如也。蓋隨孫仙去矣。

外史氏曰。君言不宿於家。未及反命。良不宜有此事。但封王之臣。經歷險遠。蹈不測之淵。凡汨沒而死者。不一其人。今得聞此。亦必少慰於泉下。

隨園老人曰。許太史風雅絕倫。聞其使暹邏。甚持大體。迨及覆沒。杳無回音。丁令威之化鶴久矣。此殆托以慰之耶。

白衣庵

貴陽有熟苗。其名曰亞九。姓韋氏。勇力善鬥。矯捷絕倫。儼然一苗也。乃其母則非苗。實爲江左名娼。有宦於黔者。買以隨任。家室妒。不能容。乘宦他出。賜配於苗。生一子。即亞九。故其貌不肖父而肖母。及長。色冠一方。美播遐邇。時大理人某宦。有名班。因啗其父。以重金羅而致之。亞九遂爲優於滇。聲容並妙。名擅梨園。每一謳歌。座客爭爲纏頭。諸伶咸愧其不及。年十七。頗存壯志。不以柔媚自甘。一日演泣魚記於鄉。亞九扮龍陽君。大爲假楚王所窘。不勝忿忿。至夜。乘其醉。手刃之。亡命入蜀。轉折至秦。每言曰。大丈夫以鬚眉之身。爲巾幗之態。既已辱人。況復受狂且輕薄耶。因是不再業歌。人亦無知其優者。資用乏絕。乞食於市。有道者見而憫然曰。子有大難臨身。何猶坦率如是。能從予往。或可以逃。亞九故勿信。又念黃冠者鍊處。倘遇如王之姿。必將染指而後已。遂不答。夷然自行。居無何。群丐悅其色。醉以酒。將共黵

之。亞九素有戒心。因大怒。立斃二人。乘宵遁去。及明。餘丐首諸官。捕役甚急。亞九大懼。伏於榛莽中。不敢行。枵腹終日。病不能起。至夕月上。力疾而前。忽見向之道者貿然而來。亞九不及避。因其前知。俯伏乞命。道者一目即笑曰。忠言逆耳。反以見疑。今急而求我。無能為矣。亞九益頓首。道者徐曰。與若良有緣。誠難固卻。乃引與疾行。至一土窟。使入曰。此中食物皆備。可自執炊。俟髮長尺餘。當相見也。言已即自去。亦不強之。亞九自思。勿入亦死。苟得容身之所。俾免一時。固愈於束手待縶耳。因俯躬而入。其中絕寬大。約可數楹。牀榻俱以土築成。衾裀亦具。旁有側戶。窺之。米麥堆積。乃大悅。日食以三。暇則默坐。道者亦不復來。亞九心益安。惟冀其髮速長。年餘。幾盈尺。窟後固有池。因勤浴之。再越一稔。髮已披肩。又數月。道者始至。見之笑曰。以是雲游天下。乃可無患。即啟囊出一衲衣。與之着。更付以棕墊。使從己出。是歲亞九僅二旬。而頤養之後。貌更潤澤。隨道者東出函關。慕于城市。人見之。疑道者以女自隨。紛紛私議。道者不安於心。行及睢陽。遣之曰。予精于風鑑。僅能知人。非有他異術也。前見子氣晦暗。知有禍臨。遂以一念之仁。免子於厄。今以子為道侶。頗致驚疑。反將重為予累。予盡行。亞九聞言大駭。流涕不去。道者笑曰。吾視子印堂紫氣。當有奇逢。行矣。勿自悞。遂以千錢付之。使為資斧。辰出傳舍。即判袂。亞九不能戀戀。亦自行。由南而北。將及汝上。而所贈為之一

空。因效道者牀坐而行乞。自朝至于日昃。絶無一文相施者。而聚觀之人。且多頤指而目瞪。亞九反大恐。將起而去之。忽見一叟。蹣跚而行。步過其前。數數目之。亞九視其人。年約五旬。色白皙而頦下無寸髭。頗類官豎。因前而求其施捨。叟微笑不言。惟以手相招。意使隨行。如肯布施者。亞九大喜。毅然從之。出邑郭行里許。天已昏暝。叟始與之語。詰所自來。音雖蒼老。實近嫗。然自肩而前。辮髮頒白。又垂垂於後。亞九亦莫辨雌雄。姑以權詞答之。又行二里。甫抵其居。則非宅第。實蘭若。月下視之。榜曰白衣庵。乃優尼之所棲也。亞九愕然。叟即延之同入。中龕供大士像。側屋亦有十餘。甫入門。叟即大呼曰。又得一活寶來。可消數十長夜。汝曹竟坐而安享矣。語未已。妖尼五六輩。皆自室中出。說笑生第以手脫叟之帽曰。老不羞。自行覓漢。反向人有德色耶。亞九驚顧之。乃頭光如鏡。嫩髮微白。其先之垂者。係假借焉。心知為淫孀之區。殊亦不懼。反大笑。老尼又語眾曰。郎尚忍飢。可速具一飧來。眾皆嘰應。紛然自去。老尼送之入祕室。已易衣相對坐。有頃。酒肴羅列。亞九飯已。團坐嚾飲。睨之諸尼。色皆平等。惟一人獨艷絕。亞九為之首肯。因計精力無多。禿娼倘更番迭進。予身將葬於庵中。何能生返。度必臨之以威。異日乃可以自立。計定。漏下已二鼓。諸尼皆起而求歡。亞九姑從之。裸衣徵逐。往過來續。是夕狂淫無度。達旦始眠。亞九自覺憊甚。而淡計倍亟。次日。老尼與眾謀。以亞九有髮

使更女裝詭稱初來求度者亞九亦聽之且昔曾習此稍一迴思盡得其態即使有人見之亦不能料諸尼大悅益相慶幸至夕又聚而宣淫亞九已留意預藏短梃置之袖中將寢忽大言曰汝曹實類嫫母而强思與予爲歡予誠不願必欲予留惟若人差可共棲餘皆各歸乃室俟至旬日略一波及不用吾命則撻之語竟獨挽艷者麾衆使退衆皆失色大有醋意而老尼尤不服嘵嘵與爭亞九出梃一擊中其肩仆地不能起衆始知其武勇股栗莫敢前亞九又持梃驅之命負老尼去竟無一人敢復留亞九笑數聲掩其扉與豔者共枕温柔旖旎樂且未央豔者忽嘆曰妾與君禍不遠矣亞九驚詰之則曰此媼既妒且毒其徒莫有違逆者今既受君之創必將甘心於予平明既號召鄉鄰誣妾背師行穢有犯清規其擅越又皆大力者官必左袒命將斃於杖下矣亞九恍然曰是予過也然以一身當衆淫妖實有所不堪已而哂曰此尼有犯淫戒誅之當無罪徑起周室巡視有廚刀適曾用以剖瓜者即仗之拔關以出豔者猶未料其肆暴也俄聞嬌啼號救乃大驚着衣而起將出視未踰門限亞九早血刃而返謂豔者曰除予之患可高枕無憂豔者駭然詰其故亞九言如卿所料羣禿方聚而謀我已有一尼啟外戶似往馳報予先刃之次入室中盡殺無遺至此始快人心豔者聞言大怖肌戰汗淫良久始能言謂亞九曰君何凶暴至此令人心胆俱落明日事覺

將若何。亞九笑曰。與汝偕遁。夫復何處。艷者搖首曰。不可也。妾與君行跡詭異。何能行。亞九笑曰。汝誠中智以下者。向見老尼以冠服行市上。人莫能識。今其具在。汝盡效之。予仍以女妝相隨。矯稱夫婦。其又孰能辨之。艷者頓悟。不得已而從其說。破笥出衣。盡更被服。亞九視之固翩翩一美少年。因為之鼓掌。惟髮色不類。亞九剪諸頂上。製而懸之。亟焚其舊者。曰。勿使人窺見底裏。已故不煩改易。草草梳裹。即啟行。席捲尼室所有一切金帛。盡攜以去。其庵中故有蹇衛。艷者與亞九各乘其一。又以其一載輜重。比出庵門。天僅昧爽。人皆寂無知者。逵詰。艷者始自述其身劉姓。父母皆汝甯人。幼失怙恃。遂入庵中。及笄。始披剃。初亦惡尼之淫穢。既而不能獨清。遂亦失身。然所遇則止一二也。又言老尼性淫。因色衰。不克自致。因遣我輩圍結人懽。然必饜足其慾。而後分甘。其初悞入者。多不能返。因知戒。不恆來。老尼又為此譎智。喬扮暮出。遇有無籍如君輩。誘之入庵。務至死而後已。前後化者已九人。與君而十矣。非君知幾。當亦不免。亞九因笑曰。若然。則尼之死。亦鬼之假手於我。以洩其憤也。遂與劉謀。日止一食。薄暮宿於逆次。已故為羞態。先入室中。飲食皆自劉傳送。傭保者概不令入。人因竊笑而不意其為規避也。未明即行。長裙蔽足。猶有所慮。乃命劉密製女舄。盡夜而成之。已遂削木為寸趾。裹以膝褲。盛以蓮鉤。縛束於足下。踏之步履。竟能如飛。蓋其為優時熟習之長

技也。劉故未見。不勝驚奇。由是坦然前進。且不由徑而行。所過鎮市。追捕亦甚洶洶。言汝甯白衣庵殺女尼。其中有一尼竊貲而逃。必與兇身偕遁。勒限懸格。通省緝拿。見亞九與劉。亦聞有疑忌。無如雌雄倒置。女既衣冠齊楚。爲髮施巾。男又蟬鬢蛾眉。纖距宛若。遂無自究詰。由齊入晉。謀所攸居。劉因使亞九爲壻。而己仍蓄髮。返其故吾。亞九不欲。曰。予昔在陝。曾爲不法。今捕者無虛日。盜通接壤。未可以面目示人。況若髮亦難驟長。反啟人疑。何如予婦而若夫。得以長此無患乎。劉韙其言。遂不復易。卜居於綿山之下。亞九反穿其耳。加環瑱也。日處閨中。絕類小婦。蓋既柔媚其容。又復輕盈其態。以擢褕之嬝娜。作綉閣之妖嬈。不學而工。反若過之。其聲音笑貌。無一而不神似。劉又攜諸尼積蓄。不下千金。出則輕裘駿馬。入則緩帶峨冠。且幼時從師。遍歷閭閱。談笑素所擅長。故雖不勝衣。人反目爲書生本色。況已蓄留頂髮。直接弁髦。縱令落帽風前。而有目者胥如無目矣。居晉數年。產業饒裕。劉已生二子。惟臨蓐之月。托言臥疾。餘則出入如常。人遂謂其母所生。而不知實父所誕也。晉人故習於儉。亞九亦從不畜婢。家惟一二傭人。無事亦莫能入內。其蹤跡可謂隱秘。乃貴陽汝甯及陝之捕役。因亞九不獲。案莫能結。家屬多瘐死於獄。因而天怒難迴。王法莫逭。忽於丙子歲。微露其形。蓋緣二子稍長。不時遊戲於門。亞九又不能隨。又甚溺愛。遂頓忘忌諱。欲置一媪。使視

其兒適里中有售身者以十金納之劉故亟諫不聽也夜則使媼寢於外而自闔重扉不復令入媼故有心人頗為疑訝一夕夜出便溺瞥見中門失閉乃竊喜悄然徑入室中猶秉燭因前窺之夫婦方噂沓交懽兒宿於旁時正溽暑初收皆白身無寸縷初亦不甚介意及細視焉不禁駭而欲笑於是春色盡洩男婦攸分媼之惑因以頓解趨出就室深慮出疑明日反托疾不起亞九與劉果不猜忌媼後微有漏言聞者咸以為誕里某亦耳其異偶向所親述之其人頗具遠識驚曰此大盜也既居此地不首將有害里甲領之果控諸官時介休宰彭公諱應奎明察吏也知其事涉重情乃先陰拘媼至悉得其情翌日遣役守候於村俟劉出即縶之來視其喉無雄骨褫衣驗之嫩乳雙垂公大怒擬以嚴刑劉懼始罄吐其故公念亞九必勇非紿之當不可得乃命役逕詣其家詭言曰劉某犯官前導官怒置之獄中必得娘子一面吾曹當為疏通其意似索賂者而亞九聞劉有事大驚失措竟自出將細詢之役承官命各攜瓶油見其來傾於地亞九不及知步疾而中蹶眾役遂直前擒之戳探其襠盈掬者實非無物皆嘻駭以為奇亞九欲用武而兩臂盡傷肘骨亦折竟不能復逞逮至官以事無證據極口稱冤公乃下之獄榜示通衢不匝月而三捕皆至各呈文牒公始加刑嚴鞫亞九不能支遂伏罪公以罪應寸磔但死者俱以淫惡自致詳請減等論決與劉俱棄市獄遂

上憲俱色喜公因獨膺卑異亞九死其子猶在晉官為具牒解送回鄉而亞九之母猶存焉惟汝甯白衣庵迄今猶如故行人每指以為戒

外史氏曰自古男女雖分要皆蓬飛其首以故冒為男而僭為女者不一而足今則不能矣倘則雌雄之分實在于首也髮垂于後望而知其為男髻掩于前見而識其為女豈不明著哉奈倘道士無良潛蓄宄人之髮尼師不法全光美女之頭更有作俑之官使混履舄於紅褕且多似瞽之夫莫辨僧俗於白日而亞九之譎詭得逞劉尼之變幻難知矣向非天奪其魄縱集羶之蠅可以徙死豈逐雀之隼皆宜無生諸捕能無顧屈呼天耶獨是亞九之得行其智實出於為旦之時穴處之際故宜與道士俱當坐其罪也

螢窗異草初編卷之二終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魂靈

京都有老儒。失其名。傴僂猥瑣。侏儒可笑。且自耳目口鼻以至四肢百體。無一不似有如無人。因以魂靈目之。居某巷。以授徒糊口。丙戌夏秋。都中大雨。其室為淫霖所壞。無所依棲。左近有凶宅。無人敢居。曾懸鍾馗像於壁。究莫能驅。以故曠之甚久。因造請焉。欲假數椽為懸榻計。主人故曠之甚久。曰。先生休矣。以君狀貌。雖似與鬼為隣。然亦宜避而遠之。何更趨而近之乎。勿聽。益固請。固許之。遂移居於其內。夜將半。果聞鬼聲啾啾。毛髮盡豎。惟勉誦救苦咒不輟。無何。有二人排闥徑入。睨之。黃瘦臃腫。不可以目。乃甫入戶。即返身退却。駭曰。咄咄怪事。若有所辟易者。驚怖稍定。更聞其語曰。此真僬僥國痴癭丈人。吾曹不可以復還。又似一人揶揄之曰。汝不畏魁梧丈夫撫劍疾視。而畏此瑣瑣者。是真吳牛喘月矣。雖然。吾亦胆碎。勢難復留。遂長嘯而俱去。初以為佛經之力。既而知其為己。不禁引被而竊笑。竟夜安眠。聲響寂然。明日出以告人。罕有信者。而居之旬日。餘絕無他異。乃詰之主人。欲留為久計。童蒙皆畏葸不來。爰繪其像。撤鍾馗而懸之。後有居人。無不安堵。厥像至今猶在壁。山東徐明

府蓋曾見之。

外史氏曰。人而以之鎮鬼。非極兇殺者不能。此獨以傴僂侏儒使數年盤踞者走而且儡。直舉天下硃判投畀炎火矣。韓子云。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安在僬僥國病瘻丈人不足以收牛溲馬勃之效乎。一笑。

妬禍

家有老嫗。其先都中某家婢也。每言在京服役時。以其黠。頗蒙主婦寵。主翁家巨富而世職。惟以無子為憂。納一妾。既懷妊矣。主翁適以差出。瀕行。顧妾謂妻曰。此假腹之事。宜善視之。乃主婦忌妬者也。偽應曰諾。夫行。即自計曰。此隔腹之子。吾安用之。於是百計墮胎。幸不下。迨將坐蓐。密囑此嫗。無論男女。輒棄之。嫗素以迎合為事。及產。果乘間攘去。視之。男也。即交閽者某。使棄之於外。某初亦不平。而無如之何。適值運煤者空車驅過。委置其中。御者揚鞭去。竟不及知。主婦既得嫗報。反誣妾房婢媼不加防護。致失吾兒。哭而詈之。然亦不甚究詰。轉瞬而罷。反以妾為不利。甫及彌月。遣嫁出門。比及主翁旋歸。則兩望俱絕。忿極頓踣。遂以痰疾暴卒。主婦初猶不恤。洎乎喪葬事畢。別支承廕。嗣子又橫暴不善遇之。恒曰。假腹之事媼不為。而責我隔腹之子耶。親族皆惡其妬。又併凌之。主婦乃大悟。密囑前僕。使覓棄兒。無

由可得。時已六旬餘。兀坐一室。白首低垂。悔而愧。愧而哭。未幾抱恨而殁。旋聞是兒為西山素封所得。蓋即煤窑主人亦患乏嗣者。初傭人售煤而返。見車中棄兒。唖而且詈。既而熟思得兼馳歸獻之主人。主人大悦。厚賚之。以兒為子。及長聰穎。遂以游泮。棄兒之僕既老。始遇煤户訪得之。然已無及矣。惟嫗在吾家。年逾七十。以老疾。裸而後死。兩股糜爛。如被重杖。殆亦奴絶主祀之報歟。

外史氏曰。自古妬之為禍。原不止有此。而讀此能不心寒。欲寢妬婦之皮而食其肉耶。雖然。如若人。不啻億萬。尚無杵臼之義。必致若敖之餒。奈之何哉。夫綱不振。而責效於銀鹿樵青。恐亦過苛之論。不足以深服其心。

李念三

詩言商人重利輕别離。大抵晉人為然。其生也。髮猶未燥。即從人商販於外。輒數年不歸。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即為之納婦於家。名之曰娶空房。習俗不改。未知昉於何人。孟縣一民家。亦沿而為之。婦年二九。美姿容。性且倜儻。于歸以後。徑以中饋為己任。親順翁姑。諧和里黨。絶不作兒女態。第翁以書去。初猶望子遄歸。既而鱗往鴻來。則言肆主將畀以重貲。使主會計。得利什分之三。因貪此。不忍遽舍。故不能旋歸。期亦未定何年。婦竊聞之。心志頽廢。然在

鄉人。則不以為異也。里中有李念三者。不知所自來。蹤跡詭異。傭於人。未嘗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飲食衣服。未見其經營。無少缺乏。然其貌甚粗鄙。城中女羞與為婚。以故求贅於鄉。然亦無應之者。乃某家之婦。未嫁而既怨摽梅。至此又心傷楊柳。牀頭枕上。太息時時。翁姑因子不歸。遂不忍過責。早眠遲起。舉不復詰。婦亦習以為常。一夕。挑燈獨績。夜已將半。忽聞人語曰。寢乎。其音甚低。顧之。戶竟洞開。有人悄然入。婦大駭。先疑為盜。無何立於榻前。則故布衣草履。狀貌可憎。即所謂李念三者。婦故熟識其人。瞿然立起。遽詰曰。汝來奚為。答曰來就寢。婦益大怖。幾出聲。強叱之曰。此中無汝寢也。可亟歸。念三笑曰。歸固無難。但惜娘子玉貌。久虛花燭。徒擔新婦之名。未識藁砧之面。愁雲怨雨。渺渺無期。驚老花殘。行將指日。殊令人為之長嘆耳。婦聞其言。適中隱衷。不覺潸然泣下。遂復坐。亦不揮斥令出。念三又言曰。僕本陋貌。不堪陪侍房幃。然得識春風於荊棘之畔。猶勝抱枯蕊於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僕願竭盡其材。當亦無殊於兩美之合也。語次。竟逼近其身。乃婦終羞澀。情雖動而意尚游移。且係處子。無敢承迎。惟拈帶微嚬而已。念三知其易與。直前持婦。覺肢體頓軟。遂任其緩帶鬆裳。相與登榻。既念三之身如礪石。磷磷然著肌欲破。婦殊不能耐。推之使起曰。去去。予寧無夫。不敢與汝為好矣。念三笑曰。客既登堂。忍不醉飽而去。強之竣事。婦益莫支。嬌啼欲號

念三微哂曰。他山之石。猶可攻玉。汝真不可磨礱者。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攬衣一振。渺焉無蹤。蓋不獨出不由戶。亦無足音。婦更大懼。幸未甚至狼狽。晨起井臼如常。亦不敢洩而心則惴惴焉。恐其復來。嚮晦閒立。閭見念三。忽忽經過。絕不顧瞻。遂竊喜其忘情。自以為無患。至夜將寢。有一人排闥直入。又不勝張皇。視之。則非念三。又易一人。年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風華。婦當驚弓之後。草木皆兵。不欲再經風雨。惟語曰。若何人。昏夜過此。寧無瓜李之嫌。請即旋返。其人笑曰。名花吐艷。通國皆知。卿猶為此飾詞。豈李念三未嘗同榻耶。婦默然。其人又曰。若既嘗膽。宜乎不忘其苦也。雖然。予非莽男兒。令人號泣求免者。幸勿推拒。言訖。引身與婦並。溫柔軟欵。偎倚多情。婦之慾心已動。然以創深痛鉅。究不敢輕許。其人溫存至再。始與之解衣為歡。其柔膩溫婉。迥殊念三。惟藍橋玉杵。尚仍前矛。而在情蕩之餘。亦遂不甚艱楚。既喜其貌。兼樂其情。至此婦亦幾無以自主矣。歡娛達旦。其人辭去。甫下榻。粲然而笑。謂婦曰。子姑視我。孰與念三美。時婦已倦甚。強應曰。念三何能及君也。迨凝睇一觀。則依然念三立於前。其婦益駭然。念三早穿窗而出。猶聞其聲曰。癡妮子枉揀精肥。彼烏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婦猶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眠。遂閉門高臥。直至日中方起。及啟戶。其姑見之。大驚曰。新婦何所苦。而形神頓失。得無二豎為災乎。婦始心疑。而覺私處暴痛。墳起

如墟。其熱炙手。然猶不敢告人。臃腫以行。因益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漿。遂病不能起。翁姑懼。始告厥父母。咸來問視。婦終恥於言。僅私告其父母曰。悞兒至此。誠不敢怨。然兒已不貞。歿後請勿葬於某氏之塋。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殮尸於棺。則腹穿膚裂。黃水汪洋。益莫得其病由。乃自婦死後。念三之毒始肆。凡遇巾幗者流。閒行隴畔。即以重賄誘與之私。不從。輒强致之。遭之者恒病即死。與婦之狀略同。人始悟彼婦之疾以此。因戒其室家不令出。如是旬餘。念三忽不見。後值迅雷。有樵者歸。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蟒。已生角。角端有亦字。曰李念三。好事者爭從往視之。信然。而娶空房者。則猶不一而足也。

外史氏曰。此事非常。固屬娶空房者所不及料。顧吾謂婚嫁大倫。與其娶而候歸之日。何如歸而後娶。紅顏薄命。遭逢晉人。即無蚺之毒。亦不免於婦之嘆矣。況夫娶已有日。歸尚無時。耽蠅頭之微利。悞鸞聚之佳期。丈夫志在四方。竟至此乎。篇首曰。商人重利輕別離。良有慨乎言之也。

訾氏

大兵初定新疆。市廛尚覺寥落。洎乎歲久。商賈雲集。有號義聚者。與肆之所肇始也。肆中傭人失其名。年僅二十許。傭於肆主有日矣。戊子秋杪。因內急出肆。大解時。當初創城郭而外

無居民荒榛斷梗之旁。隨在皆可。某方踞地而遺。俄聞叢莽中有笑聲。視之。一美婦人紅裳而綠衣。亦蹲踞與之相對。且嗤曰。予在此。渠何旁若無人。某愕然謂為民家婦。不及竣事而起。行後卻顧。見婦亦冉冉徑穿荒草而去。心始安。數日又往。婦仍先在。與某相視而笑。絕無羞縮之態。某揣其可挑。先投以言。欣然容納。遂就城隅僻處野合而散。某歸肆。至夕。獨臥一室。夜半婦忽自至。悄然無聲。某已為所蠱。遂不審厥由來。共歡好。倍極綢繆。詢其姓。曰訾氏。叩其居址。堅不肯言。惟曰。君得與婦相伴亦足矣。何問其他。及曉披衣先起。匆匆自去。肆中亦無人知。自是無虛夕。來輒歡合。旬日後。典中諸人。視某容漸枯槁。飲食亦銳減於前。頗疑之。而不意其有是也。已而遂病怔忡。少記善忘。某初司簿籍。凡典物之入出。纖悉必登。至是棼如亂絲。又多所遺漏。肆主始疑訝。將遣之行。某哀懇再四。姑留以覯其後。乃未二日。故態復萌。遂決意去之。某有兄亦傭於他肆。聞之。亟來乞留。言次輒泣下。肆主哀之。遂不復遣。置酒與其兄共飲。眾因詰某以致疾之由。初猶隱諱。及兄呵責至再。乃吐其情。眾聞之駭然。以為鬼也。但查戶名。從無訾姓。益更惝恍不定。至夜。乃留其兄伴弟。婦竟不來。及兄以事歸。婦又夜至。相見倍加款曲。某不能拒。仍納之。晨起。眾見其顏色有異。知又為鬼迷。遂共謀徙其臥具於神廚之下。所祀者關聖帝也。婦之迹果渺然。次夕。主人慮肆後空寂。議令他人宿其中。

至夜。金驚雷鳴。門窗風吼。竟夕不能寐。又更以一人。懷刃而臥。聞聲即起而捉之。都無所見。臥則笑聲吃吃。兼擊艇杖作揶揄狀。又復不勝其擾。衆中有黠者。謀使某仍臥故處。婦若至。以嗽為號。衆往逐之。必得其蹤跡。某不得已。從其言。衆皆不寐。靜以俟之。至夜。聞某大嗽。乃明炬持械。喧而往。及戶外。猶聞調笑聲。破扉徑入。則惟某偃息在牀。室中更無一人。益驚異之。衆退而婦返。含慍謂曰。予雖犯多露至此。然亦婦人也。何來妄男子。使人心胆俱落矣。因剌剌怨恨不休。某撫慰之。乃解衣同夢。侵晨始去。某亦不再隱。詰朝悉以告衆。衆曰。我輩太忽怯。反悞乃事。今夜須俟其就寢。子始嗽且力揪其衣。予等往捕之。渠白身將不能遁。怪可以獲。某又如其教。宵深婦來。某與之歎洽。倍逾曩昔。迨其寢定。乃大嗽。且攬其裾於裀褥下。而婦身以壓之。竟若熟寐者。及衆闖然前往。聞室中作惶急聲曰。暴客又來。亟以衣予我。奈何鼾睡如死耶。衆聞而益噪。婦聲益急。良久。嗤然如裂帛。則已絕裾而逸矣。衆人視某猶力挈其衣。驗之。得紅裳半幅於衾側。蓋以楮為之也。某因咋舌不能收。明日傳示於人。多有見之者。其兄又浼人為文。投首於城隍司。怪遂絕。某亦尋愈。

假鬼

余師馬佩琛先生數從南來。道經某地。失其名。御者輒迂道而過之。亦未暇詰其故。己亥仲春。

自粤東羅定迴轍。將赴京。復由其處。御夫則揚鞭徑過。不再趨避。先生因微叩之。笑曰。舊傳斯地有女鬼。頗能為祟。故避之。比年已嫁去。徑行固無害。先生益怪而詢之。御者指路側一古塚答曰。鬼居此中。衣色緋。被髮吐舌。面顏無血色。每遇行旅一二人。輒出現。人恒棄其輜重而奔。如是者數年。殊不知其何怪。客歲有某者。未稔里居。中歲無妻孥。因赴淮北訪所親。少潤囊橐而返。踽踽焉獨行道中。頓忘是地有此異。比至。始憶之。遂股栗不能前。既而僥倖其匆匆疾馳。勿顧。蓋乘鬼不及知也。俄聞塚中有聲。啾啾長嘯。心益惴惴。視之。一鬼自墓出。狀如人所傳。乃大怖。欲竄。鬼行如風雨。嗚嗚然相逼而來。其人即欲棄所荷脫然而走。轉念奔波千里。甫得此蠅頭。一旦擲之。殊為扼腕。且鬼不過祟吾身。豈利吾有。因逡巡不能捨。鬼且咫尺。吼嘯倍急。更嗚咽作啼。致其人毛髮胥豎。而終莫割所愛。踉蹌思遁。鬼亦僅迫之。無敢前。其人急計頓生。思以老拳嘗之。寧為鬼死。不甘財亡。爰出鬼之不意。直前搏之。隨手而仆。一若荏弱不勝者。益得志。揚臂奮擊。鬼早嬌啼乞命矣。其人訝甚。諦觀焉。紅箋數寸。飄揚緣涉。飾狀如異鬼。其人不禁大駭。乃停腕詰之。則泣告人曰。某家距此里許。身實女也。徒以老母在堂。終鮮兄弟。無已。靦顏而為此。以備甘旨之需。今已小康。但此身孑然。未偶。曾黙祝曰。有能識吾迹者。吾即夫之。不再作此醜態。幸與君遘。其命也夫。其人聞言驚喜。意猶未信。

遽將其標而驗之。雞頭半枲。宛然閨範。益大悅。釋之令起。女醜然整衣。導以同往。須臾抵其家。茅屋低矮。離落洒然。隱有殷實之象。初入。見一嫗龍鍾殘疾。女告之故。嫗欣然曰。固沮兒勿再出。今竟何如耶。雖然。郎君之胆。亦較升斗為巨矣。因謂其人曰。老婦孤孀已久。藉此女得以存活。向因無以養生。適古塚留一巨穴。渠遂作此狡獪。今且十稔。待緣未嫁。君若琴瑟尚虛。盍贅此為吾婿。小妮子亦無顏業此矣。其人敬諾。是夕。即結為伉儷。女家頗裕。某亦心安。旬餘遂移去。不知所往。御言次。猶遙識其處。廬舍儼然。先生至都。每舉以告人。靡不驚異。

外史氏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自倉皇。鬼何能為祟哉。而世之狡者。又故借幽冥以相以嚇嗤嗤之氓。吾不知真鬼聞之。其亦揶揄否耶。猶憶京師某巷有鬼。夜深輒出。宵行者遭之。每遺棄衣物。與此事頗相類。巷中邏卒王某。醉中見之。其首如栲栳。紙條飛鳴。周身皆白毫。約寸許。朱其目。赤其口。形狀可怖。王已沉酣。莫懼。反嫚罵曰。若鬼耶。應避人。汝反逐人耶。鬼聞之。折身卻走如辟易。王察其有異。疾趨而前。捽之以力。鬼亦仆。王審知為人。剝其面。褫其革。徑抱以歸。燈下視之。則羊裘一襲。亂毛如蝟。面具乃以汲水器為之。塗以硃墨。敗楮亂粘而已。明日傳視。見者俱大笑。王至今猶衣其裘。但未稔其人雌雄。

銀鍼

故明天啟中，桐城孫大廉，以孝廉舉於鄉，將赴南宮，因疾不果。及榜下，聞某某皆成進士，心益不平。蓋其素所輕者，於是厥疾益增。太孺人深憂之。醫曰：舊恙已平。此所病者，乃情鬱所致。必得勝遊，開拓其心胸，病或不藥而愈。生言之於母，深然其論，乃為之買舟束裝，使游二水三山之勝。生辭母啟行，從以僕一僮一，以備負書擔囊之用。及登舟，有一叟堅求附載，視之年約六旬，狀頗矍鑠。生以其老也，憐而許之。叟入艙，與生為禮，自言胡姓，號悅庵，北直人，將往金陵售其術，故願附驥。生叩其所業，笑而不答。徐曰：此非儒者所樂聞也。生意為房中秘戲耳，遂不復詢。舟乃發。翌日，生以病臥蓬窗下，有歡笑聲，諦聽之，則其僮僕似捧腹不勝者。心異而潛跡之，見叟踞矮几，袒胸露臂，以筆繪人形於上，即能自起，宛一裸裎之軀，且有聲如小鳥，嚶嚶然歌唱，僮僕驚喜，故歡聲達內。生知其異人，不相驚，屏息自退，詰朝治具延之，欲求其術。叟早知其意，謂生曰：君飛騰有日，不宜效江湖餬餟者流。雖然，共濟之德，老夫不能無報。約以五日別時，舉以相贈。今尚不暇。生乃不再請，歡飲而散。及期，將抵南京，叟乘夜入見曰：來朝別矣。前所云者，老夫不敢食言。敬來拜納。生致謝，詰以所在，答曰：在予腹中。生笑曰：叟誑我。披肝瀝膽，胥假設之詞耳，豈腹中之物果堪持以與人哉。叟笑而弗辯，惟自解其衣，露腹向生曰：君試呼之。此中當有應者。生益笑而不信，堅不肯呼。叟乃自附其腹呼曰：

銀鍼速出見客。何作三家村兒女子態耶。生更笑不能仰。俄聞叟腹中作嬌嬾聲曰。予故厭
見生人。何相逼至此。其音細如簫管。婉而且清。生大駭。輟笑視之。叟又呼曰。子業以汝字孫
君。非鶩生者可比。妮子慎毋懼羞。再不應。叟又促之。乃曰。如此聒絮。足見阿翁老悖矣。幸啟
半扉予出。生是時形如木鷄。注目呆視。見叟以掌擊其腹。忽裂寸許。並無微血。益大驚。倏然
異香習習。聲震如裂帛。生亟顧瞻。則一麗人縞衣紅裳。掠鬓微嚬。立於燭下。而叟之跡渺然
生不覺大怖。詫為妖異。視其容色又豔絕。不忍遽捨。乃正色叱之曰。汝誠何怪。敢以詭異惑
人。予故宋廣平。不為色動者。盍速退。不然。吾刃將斬矣。女無懼容。斂袂致詞曰。妾實狐仙。父
奉上帝遣將往長陵。為高皇守墓。慮妾無依。攜以隨行。昨至江干。為水神所覷。慕妾之色。强
委禽焉。父以其蘧蒢同陼。雅不欲。故匿妾於腹。藉君福蔭渡此津。今且至。仰君清德。使奉箕
帚。兼酬卵翼之恩。非敢為禍。幸勿疑。生詧其意不惡。心微納之。惟曰。予搆痼疾。急未能痊。何
心復作他想。女微笑曰。此易辦耳。君姑高枕臥。請為君先驅二豎子。以驗妾非禍人者。生大
喜。詰曰。卿亦知醫耶。倘能祛此沉頓。予固不惜為情死。女不言。生甫臥。欻已不見。惟覺有氣
如火。入自臍中。上達肝膈。下行臟腑。須臾汗出如蒸。神思頓爽。因而厥疾盡瘳。重負既釋。鼾
然熟寐。竟罔知女之所在。旦起。舟已泊岸。僮入白。叟已辭去。遺書一緘。生視之則囑生善視其

女者生不得女亦未敢深信舍舟就輿入城寓於其友家談讌之間絕無病態知其病者咸稱慶生亦私心竊喜語至漏下始歸寢室生冀女復來乃令僮僕別宿及寢竟杳其踪怏怏就枕方轉輾閒聞耳畔小語曰妾來相伴矣君真鐵石腸不一動耶口脂之香近在咫尺撫之則膩然之玉已在衾中生遽不能自持歡然相狎晨起謀所以醫之女固言無庸果泯其迹將寢生自言其遊覽已徧歸思頓萌適懷帝踐祚詔舉賓興遂旋反女送至江畔垂涕告曰父在斯不克隨郎同去矣生亦戀戀強之勿從竟分袂明年生下第再詣秣陵冀遇之以續舊好迄無消耗

外史氏曰詩云出入腹我非謂妊娠之先蓋言鞠育之意耳今此狐竟直腹之矣且能出己腹而入人腹矣生與叟可謂腹心之交女與生可謂知心之交又不徒東牀坦腹作一段佳話已也

贗殃

人死而回煞其有無不辨可知而世俗咸信之京都一富家新喪子婦亦屆其期於是閨室戒嚴雞犬皆徙而竊慮胠篋者乘間為患有騃僕潛使居守閉置於立櫃之中囑曰若有殃屏息自能免禍無之亦安枕而臥何懼為僕頷諾眾俱匿蹤至夜深風聲淅瀝未免戰栗勿

寤。俄而堦前窸窣有聲。未幾而履閾矣。無何而入室矣。僕從隙閒竊窺。燈光微閃。昏慘不明。見一人。衣飾面貌。彷彿化者。乃大駭。已而據案而食。齒聲格格然。傾樽而飲。唇聲漬漬然。又有頃。紙衣窸窣。繞室巡行。益大怖。而竊幸其不己覩也。乃遲又久。傾耳若有所聽。舉首若有所覓。嗚嗚而前。徑趨此櫝。僕不覺心胆俱落。惶悚閒。倏已逼近。視其面。白如雪。劃然啟扃。豁然洞開。駭然俱驚。頹然皆仆。不獨內者無生氣。而外者亦相對死。蓋兩敗俱傷。已平明。室人呼僕莫應。即而視之。僕尚奄息於中。殃早絕倒於外。衣裳楚楚。儼然生人。惟髮際著紙條一束。實子婦之從嫁婢也。主不禁愕然。以湯灌僕。逾時甦。具述所見。視婢既已莫救。蓋婢有去志。思假此以竊主資。且捻子婦之儀狀裝束一如在生。及夜入室。冀飽貪壑。初不聞主之留僕居守也。比見之。不勝驚駭。遂仆於地。主詧得其故。乃笑而殮之。明日事傳都下。迄今京中人語曰。殃能死人。人亦能死殃。嗚呼。殃即有真。豈亦能死人哉。

外史氏曰。從來懼殃者無如婢媼。每言之。輒搖腕變色。慄慄乎如見其形。此婢何勇也。而究為鰛櫝者驚怖以死。要亦利欲居中。天奪其魄耳。吾恐真殃若出。彼二人者。又將何如耶。

落花島

申無疆字仰錫。路鶴維揚。歷有年所。一旦。遇海商於市肆。與坐談。款其獲利之美。乃以數千金畀其子若姪。使合夥焉。子名翊。頎而白皙。且善謳。年僅廿二三。海舶人咸喜之。比入大洋。舟如一葉。翊年少。未慣洪濤。因驚遂臥病。欹枕呻吟。恍惚若夢寐中聞有人語曰。落花島中花倒落。翊素不能文。覺而語其侶。雖熟歷海境者。莫能舉其名。一客頗嫻吟詠。笑曰。何不云垂柳堤畔柳低垂。句雖佳。猶有對者。衆與翊皆稱妙。翊因默識於心。無何。病益劇。未及抵岸。竟卒於舟。其從兄某大慟。草草殮訖。載柩而行。而翊則因知其死。頗覺身輕。都無窒礙。因思效列子御風。遨遊水面。雖風濤洶湧。毫無沾濡。不禁大喜。猶憶落花島之名。竊計其境必不凡。頗欲往遊。轉瞬即得一山。形如覆盂。懸於波際。其色若蜀錦。五色繽紛。且香氣濃郁。馥馥數里。心愛好之。奮身以登。旋已舍水就陸。西行里許。見若山口者。遂入之。則坦坦康莊。無復嶢巖之象。山徑皆落花。約寸許。別無隙地。蹋花前進。滑軟如茵褥。而香益襲鼻。神氣為之發越。環矚皆茂樹合抱。花即生於其上。細玩之。諸色具備。濃淡相間。香如庾嶺之梅。而馥郁過之。尚有存於樹杪者。則低枝似墜。繞幹如飛。亦多含苞欲吐者。意蓋四時咸有焉。欣然前行。約數百步。花益繁。而落者益厚。且四望並無屋宇。即山之層巒疊嶂。亦隱現花中。不以全面示人。翊至此。心曠神怡。小憩於梅花樹下。發聲一謳。花益簌簌自落。若細雨然。俄聞嬌音叱

曰。何來妄男子。此仙人所居。豈汝行樂地耶。翊急視之。則一美女子。通體貼以落花。宛如衣錦。手一小竹籃。亦貯落英。徐徐自樹後出。翊起迎致揖。告以所來。女微哂曰。汝一齷齪商。何福至此。雖然不可謂為無因。予有一語。久無能對者。汝能則留宿於此。且有佳處與若棲身。否則宜遠颺。不容再溷仙境。翊既臨勝地。兼戀麗容。頓忘其拙。毅然請命。女因朗誦一句。則回夢中所聞也。翊喜出望外。即應聲以客所屬者對之。女稱善。良久慨然曰。此才殆由天授。吾不能恝然於子矣。直前笑把其袂曰。請行行與妾歸。花密處即是予家。翊悅而從之。至則離落四圍。遠望亦綺綰繡錯。蓋皆以花片砌成者。遶巡間得其門。乃巨樹二株。柯交於上。儼有門閎之象。女遂翊入。中無數椽之屋。几榻皆以彩石。畫鋪以落瓣。仰而窺其上。幕天日。亦茂幹為之庇蔭。花葉周遮。恍一天造地設者。女未延坐。即治具曰。郎餒矣。楞腹不可以晤言。於是盡傾筐筥。而湘之烹之。及進饌。花之外。無兼品。翊疑慮不敢食。女笑曰。此仙人所餌啖之。無傷也。翊試嘗之。甘香肥美。視人間粱肉如塵土。女又進百花釀。味又芳洌。吸之如醍醐。欵洽神清氣爽。飄飄欲仙。翊固不自知其鬼。遂竊幸長生可以立致。食已。始相欵洽。漸及諧謔。女情不自禁。一褫衣而群花皆落。皓體生輝。乃與翊歡合於石榻之上。備極綢繆。而情深相繾綣。已而女覺其非人。詫曰。郎何有形而無質也。幸早語我。毋使自悞。翊亦自思。予何得

至此。且海亦何可浮。因撫膺大慼。女止之曰。慎勿悲。鬼而仙。猶愈於人而鬼也。況有術在。子何憂。因出一瓷甖。內貯清泉斗許。徧沃翊身曰。此百花之液。妾晨起收之。實天漿甘露之屬。人浴之而成仙。鬼浴之亦成形。加以服食。更採花之精英餌之。則鬼仙不難立証。第妾數百年之積蓄。一旦為郎耗矣。語次。翊覺沃處肌骨堅凝。非若向之虛而無寄者。此心乃釋然自視其衣。則本屬烏有。女以花為之被服。而粲兮爛兮。兩人相對。不啻錦羽鸂鶒。女晝與翊出採花共餐。暮與翊歸。席花同夢。其所衣者。臥則一拂而盡。無事解脫。醒則繞樹徐行。瞬息曳裹。其地無寒暑。亦無晝夜。以花開為朝。花謝為夕。衣食一出於花。寢息即在於花。方丈蓬壺不獨擅勝焉。數年。翊忽謂女曰。賴子再生。宜諧永好。但親老弟少。欲歸省視。子其許我乎。女正色答曰。此君之孝也。妾敢不勉成君志。第以鬼出。以人歸。爾墓之木拱矣。誰其信之。翊曰。姑試一返。予亦不克久留矣。徑聽其行。且以花葉為翊製衣。俄頃即成華服。臨別贈以一匭。囑曰。飢則飲此。慎毋食烟火物。食則神氣日薄。不可以生。酒盡宜速返。勿再留。翊約以匝月。即行。至海。仍復如蹋平地。遂不假舟楫。直達越省。比至揚。仲錫已老。弟皆成立。翊突入。咸疑其鬼。驚避之。獨仲錫抱持而泣曰。予憫兒。兒歸。其憾我乎。翊乃詳其顛末。人皆愕然。郡中有杖者。少曾航海。聞島名。恍然曰。是誠有之。島在東海之偏。人罕能至。予曾經其處。聞係神仙

所居。無徑可入。至今猶彷彿其風景。人因稍釋然。厥感仲錫在揚猶客居。翊侍膝下。數日不飲亦不食。浹旬。忽失其所在。

外史氏曰。百花之精。人餌之可以延年。不謂鬼服之竟以登仙也。申翊借人成事。遊香國。得佳耦。且以躋壽域。何事桃源中人。不以鬼為憎。反羞與鬼為好哉。是誠吾所不解者。

隨園老人曰。世真有此樂境。吾何樂有身。寫落花島之景。令我時時神往。

貨郎

耒陽之地亦多竹。蓋即黃岡之一派也。民資其利。種植成園。在在有淇澳之象焉。近邑某村有農家所植尤夥。方圓數畝。密葉陰森。日色無光少入。其家喬梓繼三。兄馴而弟劣。且好游蕩。父深惡之。鳴諸官。曾示薄懲。以覲其後。而猶未之悛也。先是鄰縣某貨郎。時來村中。售其花繡之屬。與某家習熟。遂以贏餜目其父。輒信宿不行。家有女。年長而猶然待字。貨郎以親押之故。積漸與之通。故一門皆罔覺其事。一日。其父返自田間。室中適無人。瞥見貨郎與其女挽頸交吻。狀甚猥褻。遂大怒。即以力田之器。突前擊之。貨郎不及防。破腦而死。父究不忍於其女。且懼揚醜聲。乃呼其仲子。舉而瘞之於竹下。更慮為犬狼所搰。翌日托言失筍。亟築高垣以圍之。計策周密。里中皆莫能知。事隔數年矣。適值熊公某來宰是邑。政令綦嚴。而遂

惡猶如鷹鸇之鷙。其子賭無資。又私伐園林而市之。父知而大恚。將復控之官。且撻之流血。其子深怵官威。窘極而呼曰。阿翁何以呈爲。若用寸鐵斃子命。仿若人埋之竹園。夫誰得而知之。其父益恚。驅而撲之。其子遂狂呼於市。閭里無有不聞者。比鄰某素與之有隙。聆之曰。嘻異哉。其子之言也。向曾有是人往來市貨於此。彼家尤與之稔。稱父子焉。後忽不見。疑其自歸。以此言觀之。得毋爲老悖所戕哉。於是白諸里甲。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遂具狀投首於官。熊公猶未之信。拘某父子至。俱不承。具隣證之曰。若某日爲若父所撻。不嘗云云乎。其子乃俛首無語。公以刑之。仍强辯不言其實。公乃關行鄰邑。詢貨郎之有無。以定眞僞。閱數日。貨郎之弟至。衣巾登堂。則已入泮矣。泣陳曰。某年十三齡。兄即行販不歸。今又數載音耗渺然。某又少未更事。不能遠涉尋兄。老母爲此血淚盡枯。或存或亡。惟父師憐而鞫之。熊公既知有其人。益嚴訊某父子。加刑者屢矣。而狡供不一。莫得屍之所在。案久不結。因逮其女到官。則嫁夫有年。亦既抱子。公並不一詰。惟令與其兄同繫一室。而獨懸其兄之拇指於梁。且密遣幹人伺之。竟日。亦不提訊。至夜分。其兄不能復耐。乃呼其妹曰。若貪淫貽禍於父。而凡若我肌膚。誠何忍。其妹赧不言。其父訶之曰。汝耐片刻。我可復生。爾妹亦免爲人笑。何嘵嘵如是。其子益忿恨曰。若父女晏然。而官獨窘我。豈謂我獨非人乎。其妹亦溫言慰之。絮語

至旦。盤吐其情。幹人哭出曰。招具矣。看汝能翻供耶。父與女皆失色。及公升座。俱服罪。始得貨郎屍。其弟痛哭負骨而歸。公以某子不得無罪。乃援筆判曰。既不及幹蠱於前。而竟同登羊於後。雖鬼神若或使之。亦王法所不恕矣。竟論從與其父同械於獄。其女亦杖釋。夫醜之遂與離異。踰年再醮而去。

外史氏曰。嘗怪人家恒與妄男子結為親眷。任其出入閨闥。多致墻茨不可掃。何其疎於計也。而賣花人與貨郎。尤易與閨闥相近。以其所售者。舉非丈夫所用。故得假此以進身。非閑家者所宜禁乎。即如此獄。貨郎固有死之之道。而不能徙薪於竈。妄思撲滅於原。一旦敗露。身名俱損。愚夫之不智。一至於此。其亦可哀也夫。

化豕

西藏佛國。其地故無君長。主之者。惟番僧。即所謂大寶法王者是已。余聞之某公言。後藏距華極遠。曾有女僧主之。貌綦美。術且通神。亦觀音大士化身為妙莊公主之類。某年有侍衛以差入藏。往參達賴。僧適來前藏。與談禪機。故在座。侍衛入見。輒膜拜無算。遲久不起。達賴不言。僧惟顧之微笑。及出。人詰侍衛。則曰。予閱閨人多矣。未有如若人之艷絕者。因假和南以飽秀色。豈為僕僕如是哉。聞者笑而去。乃侍衛啟行未及半日程。馬逸墮於巖下。深且百

尺。雖無所毀傷。苦無棋徑可尋。百計不能出。從人知為僧故。亟反見達賴哀之。僧故未去。達賴乃正色諍之。僧又微笑。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益從人甫返轡。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不惟天壍絕無。抑且平沙一望。震驚其異。遂亦迴驂。謝過見僧。則肅然致敬。如對神明。禮畢趨而出。其異類如此。後值西域某部兵來。絕雄健無能禦者。前藏人衆幾無孑遺。後藏人情洶懼。咸謀奔竄。僧乃集衆語之曰。逋能免乎。有我在。必不使汝曹罹於兵燹。因率闔藏人衆至一山。聳峭摩天。中有隘口。僧盡麾之使入。己乃趺坐於要衝。無何敵之前鋒猝至。見僧舉嗢噱不止。將奮往擒之。僧忽化為野豕。隘通百騎。豕以一身塞之。別無餘地。而剛鬣烏喙。又復醜惡駭人。敵衆辟易。適其渠酋亦至。競往白之。笑曰。此妖術也。以矢攢而射之。若屠彘然。何懼為。衆頷諾。控弦數萬。一時畢集。弓矢未張。豕身自崖而墜。刹那間。百千萬億。舉如前豕。蠢蠢然平川。復無間隙。敵衆大潰。渠酋亦莫可如何。歛兵自退。僧亦不傷一騎。收法趺跏。其人出。視之。則故胡然天帝也。故當是時二藏之中。惟後藏歸然獨存。迨聖朝撫之。生聚始各復其舊。

外史氏曰。佛稱象教。象固獸之巨擘也。此豕直可吞象。大且無倫。況益以恒河沙數乎。其消虎狼之威。而保鯨鯢之衆。其有大造於藏。即有偉伐於佛矣。至於聲輕薄而威嚴自見

又非聊齋之織女所可同年而語也。

縫裳女

京都有縫裳之業。蓋皆負郭貧家出為市廛補綴者。以其所作多衲衣襏襫等物。故又號之以窮云。東直門外。有母女亦業此。女年十六七。貌頗嬌好。雖蓬鬓布衣。人恒覷焉。女性貞靜。惟低鬟縫作。不輕交一言。人亦無敢犯之。一日。其母病。經旬不能如市。薪水之費俱乏。女不得已。踽踽獨行。縫紉終日。薄暮始出都門。攜一小竹筐。內貯剪刀棉綫。無他物器也。村居去城較遠。行及曠野。塚樹叢雜。人跡杳然。正倉皇急步間。忽聞林中語曰。若歸乎。予有垢衣可將去為予滌濯。女愕然。蓋母女業亦兼此。遂疑為市井熟識。趨就之。入林則一惡少年箕踞茂樹下。袒裼露體。形甚兇暴。女驚懼。反身欲迴。少年突起直前。提其領如捉鷄雛。女無如之何。乃赧顏詢曰。若有滌衣可亟付我。我將歸。少年笑曰。予紿汝。衣服附在吾身。汝何能將去。女曰。既無所事。盍釋我。日已暮矣。少年曰。予實以情告。予悅汝美有日矣。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將與子為好。何歸耶。女聞言。面如土。又急不能脫。遂亦紿之曰。我女也。從未與男子處。盍先以具示我。果非偉且長者。乃敢諾。少年大喜曰。若勿恐。予固無兼人之具者。因釋女。將自將其袴。女又麾之曰。止止。我女也。必去其羞縮事乃可為。若宜偃息樹下。待予自尋佳處。摩挲良

久。漸以親狎。始無懼。少年以女為釜中魚。諒不至潛逃於淵也。欣然從之。女見其臥。將遁去。又懼其追。乃寘笥身側。坐而撫之。隅衣捫探。觸手崩騰。因覗然裸其下體。更以纖指把握。大可盈掬。女偽為睥睨。不忍釋手。少年早慾熾情炎。不暇瞻顧。女乘其隙。即笥中潛取裁翦。如斷弟布。齊其陰而翦之。憤激而力猛。血直溢。少年大嗥。頓化為狐。竄鼠而去。女益驚悸。目眩兩時許。然後歸。抵家。猶血殷衿袖焉。

外史氏曰。雄狐綏綏。遇者多不免。女能於倉卒中。以計闔之。可謂能事矣。且其節亦足風世。脫非然者。之子且虞無裳。能不含縫裳而褰裳以赴哉。

火龍

某撫公觴客於園亭。觀察以上皆與席。其地故近山。有佳木幽壑之勝。因屏優樂而尋雅集。忘分追歡。選勝自得。良亦一時之快舉。乃飲未半酣。天氣薄陰。烏雲生於巖岫。始如片席。漸且盈空。未幾而甘霖大澍矣。時方微旱。舉座皆顧而相慶。然而電光熠熠。雷聲反鬱而不揚。久之。繞亭不去。豐隆無停聲。而雨益傾注。衆方心疑怨。撫公連詫奇事。召衆視之。撫公故首座。祇一人。其几有二異物。閃閃有光。其一如宵行而巨。緣案疾馳。其一長兩寸許。細如綫狀類蛇。蜿蜒逐之。行亦甚迅。所經處几為之灼。宛似線香繞刻者。深入膚理。蠹篋之旁。縱橫莫

計其數。眾皆茫然。如臬司某公素博物。亟言於撫公曰。請公少避此席。是殆怪異藉公之威靈以免雷劫耳。神龍亦畏福澤。不敢攫拿。所謂投鼠忌器者也。撫公深韙其言。冒雨出亭。後行未數武。忽震雷一聲。軒楹擺簸。盤盂瓦碎。竟揭亭之一角而去。雨亦頓止。撫公與其僚屬耳目震眩。有類聾瞶。良久始復其故。遂罷飲。蹤跡二物。皆不見。因收其几入內署。用以誌異。幕中人多有見之者。

外史氏曰。龍之變幻。莫可端倪。傳紀言之甚夥。而雷之為異。其不測亦多類此。且更有神於此者。昔在都中。寓於某寺。一夕過隣友閒叙。大雨滂沱。疾霆不止。倏聞震響聲似在左近。心疑吾寓。而急不能歸。清晨入寺。夜返其家左廡則非吾寓。而實人寓也。其人皆射夫。俱京營食餉者。晝聚於寺。夜返其家。室固虛無人。然壁有僕姑數枝。斬然新製。雷之所擊者。竟在於是。余亟就而視之。凡五矢。皆類懸絕不絕如縷。字中都無所損。亦無焦灼痕。不勝驚異而退。

青眉

皮工竺十八。邑之鄙人也。年僅弱冠。貌姣好如女子。雖居市廛。里之美少年。莫之能掩。以故有俊俏之號。其室曰青眉。色尤殊麗。見者疑為畫圖。初詰其所自。堅諱不言。後乃稍稍露之。

則實北山之狐也。益竺少傭於鄉。始學裁皮。年甫十六耳。師嗜酒。夜出恒不歸。肆中惟竺一人縫紉。至中宵然後就寢。率以為常。一夕師又出。竺方夜作。聞彈指聲。意為比隣取履者。隔扉詢之。則答曰儂。其音絕嬌細。竺大駭。且慮為市中惡少偵其師不在來尋斷袖歡。心益惴惴。乃紿之曰。已臥矣。容請明日來。外又曰。儂非暴客。實鄰女也。盍開我與若一言。竺不得已從板缺覘之。果似女人垂髮立於檐下。因啟之。女徑掩笑入。竺視其貌容光照映斗室。雖少小。心亦不能無動。遂靦然詰所自來。答曰。家居距此咫尺。緣夜績燭為風滅。特來乞取新火。非有他也。竺素靦謹。慨然與之。不敢交一言。女亦持炬徑去。竺雖未通情話。而心頗愛好。冀其復來。乃師歸。女竟不再至。日夕坐肆中伺之。亦杳無其跡。無何。師又他往。女則又來乞火。兩情漸稔。欣然延入與坐談。女以年歲詢竺。答曰。一十有六矣。女微笑曰。阿儂適與君同庚。竺亦詢女之居址。答曰。久當自悉。絮語移時。猶無去志。竺亦貪其貌。眷戀勿捨。四目凝凝。將不可解。女忽迴顧牀席。謂竺曰。此即君之臥榻耶。恐偪仄不足以容二人。竺會其意。乃答曰。卿試先臥。看能容否。女笑而起曰。來夕當試之。又復去。竺終靦覥。弗能挽留。然已心志蠱惑矣。晨起無心操作。惟冀其師不歸。得以成此佳會。而師果為麴蘖所羈。嚮晦不復。心益悅。及昏明燈兀坐。形狀類癡。亦不再捆屨。漏下二鼓。女果來。款戶啟之。入。則靚妝艷服。迥異昨之樸

素詢之。笑而不答。徑登竺榻面壁臥。竺知其懼羞。乃先解己衣。熄火就枕。暗中摸索。手戰情癡。女忽佯拒之曰。市井兒同衾已足。復望其他乎。竺笑曰。予意同衾者。未能無事。已而嬌香流溢。帶緩衣鬆。女若戰戰勿克勝任。而繾綣之意尤濃。竺初近女色。顛倒神魂。不須臾而玉山頹矣。於是柔肌互貼。夢寐皆春。及寤而東方已白。竺尚流連。女早攬衣先起曰。樂正未央。不可使他人窺見底裏。乃去。竺起而師迴。女絕不來。竺亦不以為訝。閱數夕。乘師之出。又復歡會。款洽且倍於初。起謂竺曰。儂自見君。頓為情繫。以故不以自堅。致有前宵之事。今幸兩相歡愛。生死勿渝。君能不棄。即以妾為糟糠婦乎。竺囁嚅良久。始答曰。阿誰不願。但予幼失怙恃。育於凡嫂。令從師習此末藝。將來尚未知若何。誰有餘資為予納婦耶。且年齒尚卑。尤未敢漫然啟口。女曰。然以儂計之。君能辭師出遊。妾自能相君立業。奚為仰人眉睫。使我燕爾不安。竺恍然。乃詰之曰。若言有家在。豈無父母。而可自主耶。女笑曰。妾初紿君。今乃悟乎。儂字青眉。居北山。實狐也。羨君玉貌。故假鄰女以相就。豈真有高堂為予縛束者。竺年幼。且貪新歡。茫不知懼。唯曰。聞狐恒為人害。信然否。女曰。亦信有之。而妾非其倫也。妾不愛君。亦不肎至此。愛之而復殺之。寧能見容於天地乎。因侃侃鳴誓。竺亦相信不疑。臨去。授竺以策。竺如其教。啟於師曰。昨聞里人言。予嫂病且甚危殆。予少受其撫育。請給假一歸省視。言已泣

下師亦微聞其嫂病見其悱惻心甚憫焉乃自營肆務遣之行笠出肆未及里許女早迎於道周問之曰君將奚適笠曰將赴子家女大笑曰君誤矣若往汝家有凡嫂在其何能從之笠曰為之奈何女曰儂視之君業雖未能游及有餘而尚可以進乎抜妾幸有薄資請與君遊於外郡自立生計必有以愈於為人傭君以為何如笠本漫無主裁欣然從之女出白金一錠覓舟南行笠與女倡隨甚樂亦不念及鄉族舟抵常熟女猶欲前進笠不願乃僦居邑之北門女又以金半笏為營肆具遂開設於市中其後為居室女以笠齒尚穉不令合人生理凡笠所不能製者女皆代庖為之式甚新奇名乃大噪邑中之履咸歸焉女親操井臼治饔餐暇則織屨相夫子怡怡然無怨色笠益心德之明年笠已十七家小裕志遂少荒數從無賴游女禁之弗聽適常熟有富家子性佻達尤好龍陽君時來肆中市履見笠之色深悅之會笠與無賴交乃以重金啗倩無賴值望後月色甚明置酒於邑中慈覺寺邀笠為長夜飲笠以他故紿女遂從無賴行至則富家子亦在座極致款曲笠素限於量飲未半已不勝酒力眾引之別室俾其小憩實則以計賺之也笠方轉側欲眠忽聞人小語曰捨妾孤棲君乃在此高臥耶笠亟張目視則青眉立於榻側因詰其何以至此女曰君之危若履虎尾猶問乎請即從妾歸笠內慚因詐以醉辭女以氣噀笠面冷若感粟之風酒頓醒強起隨之行女

曰。君未得其實。歸將怨妾。盍少留。當有笑柄供君解頤。隨捉一矮凳置牀頭以待。屢之。倏成人形。衣縷面容與竺無差別。竺亦莫測其意。惟佇伺之。有頃。見富家子與衆嬉笑而入曰。啜醨之魚可捉矣。徑以手啟臥者之衣。潛捋其袴。狎褻之狀不可勝言。竺面赤汗流。始悟衆等惡計。女頓以纖腕相握曰。去去。遂悄然出走。恍若夢寐而身早在室中矣。既歸。女延之坐。長跽且數之曰。妾攜君遠離故里。雖不敢望君大成。亦宜自愛。令君數作游蕩。幾以丈夫之軀陷入妾婦之隊。使狡謀果遂。不獨妾羞為彌子之妻。君又有何面目歸向桑梓乎。語甚悲咽。泣下數行。竺愧悔無以自容。顏色沮喪。莫措一詞。女恐其過慙。乃起以溫言慰藉曰。後勿復然。過貴於能改也。遂仍歡好。不再言。乃富家子為歡良久。頓覺有異。視之。則裸伏凳上。竺之跡渺然。大驚。疑竺為妖。與衆共首於縣。時巴陵蘇蓋臣以進士宰常熟。素稔富家子有邪行。不欲究其事。然因馬朝柱一案。逮捕妖術甚亟。爰命役拘竺。竺至。公見其少小。且事涉曖昧。略加研詰。竟笑遣之。竺歸肆。女忽謂之曰。是地不可復居。將有禍至。遂貨其器具。束裝北行。徙家於瓜步閒。爰卜山陽之南郭而居之。女以竺少不更事。前因多貲。致蕩其心。遂不復設肆。日令竺荷擔入市。所得者僅足糊口。已乃茅屋數椽。紡績相助。此外別無贏餘。竺漸不能堪。每出竊與市兒賭。始以獲彩少助杖頭。遂欣欣以為得意。故女知而不問。一日女出汲。突遇

同巷某瞥見之，驚以為神仙中人。益某素業賭博，以得罪於勢豪，方切憂懼，見女居為奇貨，頗思假此為釋憾之計，獻媚於豪，因乘閒以言餂笠曰：子業此，欲贍兩口，勢必有所不能。且男子遠離鄉井，當思奮身立業，始可歸見里族。若僅日覓蠅頭，竟同株守，不第不能歸，歸亦何顏也。笠聞言，適中所患，乃咨嗟曰：君言良是，但無處措貲，業何由立？某又佯為躊躇，徐曰：此事亦非大難。某同輩中某某均以博起家，獲貲巨萬。鬮子采興甚高，戰無不利，蓋為此不母而子之策，白手可致素封，猶愈於坐操會計多多矣。笠本以此自負，又不禁歆羨之私，遂攘臂曰：君能貸我十緡，我當試一為之。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某慨然許諾。暮又偕一人來曰：予適小匱乏，貸於此兄，幸如數。請即署券。笠素不能書，女雖能，又不敢以告，即倩某捉刀。其名實即某豪，笠不及知也。其一人得券，即以資付笠，怱遽而去。笠亦未及致詰，徑攜資就某家賭。其始小勝，後乃大虧。比及雞鳴，早已萬錢立罄，衆鬨然散去。笠亦垂首而歸，抵家倦臥。女故悉其所為，亦不致詰。又明日，笠詣某處，與商背城之策，數往皆不遇。瞬息月餘，某忽偕數人至，衣帽甚都。前人亦在內。某謂笠曰：積欠猝未能清，其子可償也。笠為此故，已私蓄千錢，毅然曰：息錢何矣？答曰：五十緡耳。笠駭曰：其母僅十千，其子何反數倍耶？衆譁曰：語都不類。亟出券令笠自閱，則已千緡實書其上矣。笠不覺頸赤，與某力爭。某亦不相下。手口

交加。衆咸怒曰。逋欠者亦敢肆虐耶。遂摩毆之幾斃而後去。隣人有憐竺者。扶掖入室。女為之撫摩瘡痍。無詬誶。人益賢之。詰朝。豪僕又來取索。且風示其怡曰。能以婦償。百緡尚可得。竺大詈之。其人即返。又引前數人來。撾門辱。比隣俱掩耳惡聞。女背竺出。亟止之曰。若勿爾爾。若之意。在人不在資。儂已知之。但竺為儂夫。今甚狼狽。伉儷之情。不忍遽絶。肆與若主言。果相悅。俟竺愈。徑來相迎。儂固不惜此一身。豪僕聞之。皆喜。敬諾而去。里中聆其言者。俱以女為緩攻計。即竺亦不疑其有去心。浹旬。竺已復初。惟憂豪家來索逋。已而果至。女出與之約。竺亦不能盡知。晚間。女置酒室中。為竺處少酎。女起滿酌而語之曰。妾為君婦。三載於茲。不克有所裨益。既致君離其鄉里。骨月不通。笑言。今又以蒲柳之膚。姿辱君於狂奴之毒手。心實怍焉。刻下積逋無償。進退維谷。君將何以處之。竺嘿然。既而歎曰。予誠不肖。重負吾鄉。豪家之事。情甘與之涉訟。他復何言。女泫然曰。君真固執若此。君以異鄉之身。與豪右相較。危可翹足而待。若整裝急旋故土。上可廣先人之祀。下可酬兄嫂之恩。計誠莫逾於此竺已喻其恉。因曰。我賤子。將若何。女曰。豪之所圖者色也。妾以色事君。即以色事豪。渠必不追吾夫矣。竺艴然色異曰。是何言也。予寧死。不以妻抵債。女遂不再言。及寢。又以利害說之。竺方首肯。女即起為之治裝。促之行。曰不可緩。遲則禍至矣。竺尚留連。女強之出門。以手麾

之。笠遂不能自由。大奔若狂。直至百里外。始復其故步。暮投旅店。計去山陽已二日程。笠終以女為念。止不復前。將以探其耗。閱五日。果有自淮上來者。且其熟識也。見笠。即尤之曰。子誠負心。捐妻子而遠遁。令其死於强暴。情何以堪。笠故預料有此。乃大慟。詰其顛末。人曰。尊閫至豪家。涕泣不食。夜出縊於其門。屍重不能舉。官知之。檢其懷中。得血狀。具訴其冤。官將逮子。莫知所往。因置豪於法。並誘子者亦得罪。隣里咸稱快。子來時。獄將具矣。笠心又少慰。乃市楮鏹祭之野。痛哭至嘔血。臥病傳舍。時時飲泣。旋復迷悶。沉頓間。女忽欻然入。就榻撫視。且笑曰。妾已得生。君何為欲死耶。笠愕然曰。聞卿已殉節。今至此。得毋學桂英來索王魁命乎。予誠負心。殁亦無憾。女又笑曰。年已如許大。何猶叔麥不辨。呱呱作小兒啼哉。妾本狐仙。寧無自全之策。向之殁者。特江間一片石。豈儂亦效癡婦人。作投環鬼哉。笠夙知其靈異。欣喜不勝。而病已甚憊。女投之以藥。遂霍然。女又謂笠曰。妾不可露形於此。致人疑怪。當仍往前途候君。君亦毋久滯。乃先行。笠至次日亦就道。至夕。與女重圓於旅次。笠謀他適。女不可曰。前因一時孟浪。屢躓於他鄉。今而知安樂莫如故土也。請即偕歸。不再與君作汗漫遊矣。於是出金為笠製衣履。并己之粧飾。遂返本邑。初。笠之兄不見弟。欲訟其師。鄉人有見笠遠行者。力止之。而兄嫂恒思憶不置。一旦見笠攜艷妻復其邦族。咸驚喜。笠詭言娶於佗邑。

人亦不疑。女以貲授竺。使仍設肆於市。而迎其嫂與兄奉養於家。曰。為我約束狂郎。婦雖智。究難箝制夫也。自此竺與女力作。家以日裕。余初見青眉。殊異其非人。因再三詰。竺甫肯細陳其概。更謂予曰。微君之文。予妻將湮沒畢世矣。余亦喜其相夫之智。持節之堅。遂援筆而為之傳。

外史氏曰。青眉固功之首。而亦罪之魁。其非誘竺速出。何至屢瀕於險。幸而歸老首邱。差可自益。然亦竺之嗜飲嗜賭。自貽伊戚。豈真婦有長舌。為厲之階哉。溫柔鄉不慕而慕醉鄉。宜其有兇脫之厄。恩愛海不貪而貪苦海。宜其有鼠竄之危。故罪不可不專責之青眉。究亦不能末減於竺皮。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適治某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惙。謂其子曰。吾寧得一晤王先生。雖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頓首敦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為壽。秋泉飲大醉。歸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蚤踊躍解維代搖櫓。至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客。秋泉謝暮夜。請得詰朝櫛

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櫛沐為。強之入。診脈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餞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遂舟解衣臥。雞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惰奴曠乃公日。某富人邀我。父當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嘗與藥乎。吾真大醉。必殺之矣。頓足促解維。謂不去。必受辱。家人忽遽解維。主人已遣僕伺秋泉。聞去。即入報。須臾門啟。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為。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舟頓顙。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紿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怦怦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獲而歸。吁。為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青鳥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豈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螢窗異草初編卷三終

螢窗異草初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胎異

粵東之俗。女生十二三。即結閨閣之盟。凡十人。號曰十姊妹。無論豐嗇。不計妍媸。簪珥相通。衣飾相共。儼有嚶鳴之雅焉。及嫁。緩急相扶持。是非相袒護。凡翁姑之不慈。夫婿之不睦。叔伯妯娌之不相能。父母凡弟所不敢問者。惟姊妹得而問之。故閨門之內。蒂固根深。莫能搖奪。而獅吼之威。即在司牧者。亦為之屏息。矧其下者哉。某縣紳家有女及笄。字於巨族。忽病吞酸。腹亦震動。父母咸疑之。然而家禁森嚴。內無五尺童子。唯同盟一女弟。係貧無所依者。女白諸父母。留養於家。晝則共一繡筐。夜則同一繡榻。此外別無一人。疑不及此。遂目為疾。延醫診視。之舉不能辨。無何而彌月不遲矣。且居然生子矣。眾論訩訩。醜揚中冓。婿家巨族不堪其辱。遂訟於邑宰。欲罷其婚。女家亦慙赧不能白。將致女於死以滌垢。惟姊妹行不忍。具牒於縣。言女之誣。嬌鳥羣啼。閧堂號泣。宰亦無能判決。事聞中丞。委員同鞫。究不能定。時少司冦某公出司臬事於粵。諳練詳核。强記多聞。乃謂其屬曰。盍使穩媼相女。若係閨體。則斯獄無難立斷矣。其屬竊笑。以為生子者不副不坼。容或有之。未聞既生既育。而猶珠暎璧合

者也。因奉憲令勉使驗之。果皆以處子報。猶恐其妄。遂各遣其衙眷同往查勘。又俱以女體為言。始信之。而獄愈滋。因復命於公。公聞之。嘿然良久。遽詰曰。胎豈有異乎。對曰。向曾視之雖無生氣。具體亦人。但四肢百體空空然。如蟬之蛻。如革之囊。一似全無骨肉者。惟此為疑耳。公乃太息曰。仕優勿學。幾殺人子。諸君固有所不知。此二女同居。重陰交感之象也。眾請其說。公笑而不言。命吏詣庫。取某年部案與眾觀之。中一事若合符節。眾乃頓悟。蓋女年已長。情事漸知。私與女伴效其狀。雖兩雌無異。而真炁流通。固亦有孕。第無雲雨之私。究非絪縕之正。遂令碩果雖結。宛同鑽核之李。職是故耳。僚屬歎服。乃定案。婿家亦無異言。後數月迎女于歸。倡隨無間。至今生子數人。則骨肇膚立。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

外史氏曰。胎之異者。履迹吞卵而後。載籍指不勝屈。固不止有此異也。惟以二陰之交。竟成坎離之濟。人多未之前聞。遂不免震駭耳目耳。然無公之博洽。孰敢臆決。而倡聲者。當戲以語人曰。亦有學養子而後可嫁。得此。可補賢傳之未及矣。

夏姬

金陵某宦。素貪鄙。生女而美。且能詩。嘗取政於郡中某夫人。以其為閨中之尊宿也。一日春暮。女偶得詩曰。花落花開總是春。惜春何必怨花神。別餘一種春光好。柳絮如花亦惹人。吟

戚錄小篆遺婢詣夫人郢政夫人閱之戲額曰是兒欲狐媚終身耶評跋深示不足婢肄述其語女乃強自歛抑取關雎葛覃諸篇日諷詠之期年少洗其靡曼之習未幾宦以夤緣起復又出仕於晉女將隨父之官往辭某夫人夫人因指壁間紅白二梅圖求贈言女即吟曰南枝不比北枝寒漫把丹青一樣看倘共紅芳孌笑日更無人倚玉欄干蓋以高潔相望而寓箴規之意焉女聞詩黙然及歸愈知儆省於路時佩教言無少縱雖江山儘多風景而舟車之內不一窺簾信乎漢南游女沐周文之雅化幾同喬木之難息矣獨是女初生時宦即夢巫大夫來謁詢之則春秋之屈臣也從一美婦雖皮猶膩蔓髮將星貌且妖冶異常稱之曰夏夫人屈臣謂宦曰吾兩人幽冥相聚幾二千年今上帝有命以此長春花持贈君家宜善視之言訖留婦將獨去美人擘其袪意甚流連嚶嚶嬌泣宦驚覺聲猶在耳使人視之則女誕生於側室方落蓐不久宦聞而惡之心知夏姬為不祥尤物欲棄之而猶豫未忍比長遂密為防閑戚族男子惟十五以下者方許入內雖託言家範實為此女故也及抵任所又夢巫大夫貿然而來延之坐相與晤語大夫遽起曰閨愛及笄分應字我不然恐無以安其心宦以幽明阻隔意不欲許大夫拂衣而起微哂曰予亦不敢違天特以舊愛難忘強以相請耳豈真向汝家坦腹者徑出勿顧宦寤而愈憂然見女頗貞靜遂以妖夢無憑慭置之惟女

微聞其事。恚曰。何物淫鬼。敢以邪說惑人。即令有之。豈人定不可勝天耶。忿欲祝髮為尼。家人力止之。乃洗脂粉為女冠。日惟靜坐一室中。即婢嫗亦罕見其面。且為書致某夫人曰。自蒙清訓。益以洗心針黹為常。吟咏並廢。雖經過瓜揚淮泗之勝。遠峯聳秀。近水澄鮮。亦若視為無物。不意突遭鬼謗。謂兒為夏姬後身。夫姬生於千載以上。兒生於千載而下。安在轉輪之必係今日哉。兒誓以女貞自守。不字終身。以仰副垂教之雅。庶幾使鬼物無顏。徒逞鑠金之口。閨人生色。長留抱璞之軀云云。夫人閱緘色喜曰。是兒果能迴心。前因固不足道也。踰年。聞女死且身首異處。乃大駭。而亦莫知其故。又踰年。聞宦以事去官。無顏歸其桑梓。寄籍於他省。女之事實益不可知。時康熙之戊子也。及庚寅之歲。夫人之長君。涖任於晉。即女父之舊治。迎母奉養。以盡子職。夫人往見衙署半虛。加以筦鍵。怪問之。對曰。此中有鬼。嚮晦即現形。風雨之夕為尤甚。故無敢居者。夫人聞之。恍然曰。得毋某家之媛乎。試啟其封。吾為爾以理遣之。長君雖悉其事。但恐禍及母。極力諫阻。夫人勿聽。強闢之。攜一幼婢。露坐其間。舉家無敢從。夜未分。即淅瀝作響。有頃風威陡作。其寒竪人毛髮。久而始息。即亦無所睹。惟聞墻角有聲。似微吟者。傾聽之。則五言絕也。其詩曰。舞蝶應難覓。花枝不久留。可憐今夜月。空照舊温柔。咏嘆再三。音甚淒婉。夫人稔知為女。乃笑曰。是兒之情。殆不死矣。因和其韻曰。三

疊音應記雙魚令尚留但能懷窈窕何事泣温柔女聆之驚曰是吾師也趨而前雖隱其貌實聞其聲欷歔曰夫人無恙耶五年闊別鬢髮斑矣曾不念兒死之慘乎言次近在咫尺小婢雖幼見其相逼而來大怖欲啼夫人神色自若微詰其致死之由答曰前寄寸緘敬陳心迹想在照鑑之下不圖蓮性難胎藕絲易縛書甫去而兒之諸姑來以其君子亦任陝中將赴京候陛留眷屬於父任所不及攜也姑有幼子貌甚姣好年僅十二齡耳以中表姊弟至親無嫌時入內室兒因愛之與同寢食居無何以暴疾卒父與姑大慟究其病由羣婢之狡者譖兒於父言與之有私父素疑此毒加拷掠遂誣服幸醜聲未揚仍為兒議婚於某尉事已可成忽有劇盜夜入深閨斷兒首而去歿後始知其人蓋即尉之所使耳冥冥之中每思報復奈其人有劍術不可以近是以覊屈清夜有駭聽聞幸勿罪語竟悲楚不勝夫人微哂曰若欺予哉予未聞申生孝己有鬼神不為代白之冤紅線隱娘有一時枉殺無辜之事若性如水勉就隄防稍遇橫流便成泛濫寢食既與同素絲豈無染安得以小弱弟為詞乎彼縣尉者家有劍仙詎容室有蕩婦想畏若父之威婚不敢辭意豈無怒橫加白及於紅顏特以此耳夫人言未及終女似甚慙者徐曰雖然有之夫人其何以教我夫人知其可遣乃正色曰聞汝前書合以近事若真再世之夏姬矣株林之醜流穢篇章今既未至於濫觴不污

3

清化。是亦汝之大幸。為汝計者。正宜遠遁荒野。與草木為伍。必有夙世鍾情。仍來相訪。或能携汝以逃。亦未可知。若猶涸迹官舍。倘遇正人。運彼慧劍。將魂消魄滅。永墮沉淪。益不可問矣。予言止此。汝宜自思。女聞言若有所悟。悲歎許時。肅然請退。行數武。少露其形。則鵑血飛紅。寬衣盡赤。儼然一無首之屍。婢遂驚倒。夫人亦目眩者久之。忽夫人之長君哭出於側。益慮其母之被祟。潛踪相從。及見從容諭遣。不勝歎服。故未遽出耳。乃扶夫人歸寢室。明日。遂絕女之迹。衙中始安堵無擾。詢之吏胥。鮮能言女之姦狀。後遇尉來晉謁。留心物色。從一人虬鬚虎面。瞻視非常。疑刺女者即此也。長君履任未久。尉即掛冠歸。似知其事之洩者。夫人又夢女冠帔來謝云。從巫大夫作三湘之游。復得相聚矣。

外史氏曰。淫根於性。猶難化誨。況為三生之夏姬耶。故始雖唯唯受教。錚錚矢節。卒不免歿十二齡之子南。過此以往。又何所底止乎。幸劍仙奮一時之威。杜無窮之禍。舉凡貴介如陳靈浮浪如孔儀。皆得僥倖。豈僅先拯一將危之御叔哉。某夫人數語。尤有烈丈夫風。亦足與劍俠並傳。

隨園老人曰。不細述於前。惟約略於後。深得龍門敘事之法。亦以事關閨帷。特為委曲之筆。詩人之忠厚。吾於此又見一斑。

郎十八

客窗夜雨滴滴愁人聞有歌郎十八者即而聽之音甚淒婉初莫解其故詰朝訊之旅人則湖襄之近事也其人宗姓酉名字蘊之桂陽青衿善詩賦能文章知名於當代益亦楚中之秀出者嘗晝寢夢一麗人柔媚嬌小語之曰郎十八妾十七夙世相逢成姻契近而就焉霍然頓悟時宗已屆四旬漠不介意自是每夢必見之云云如前欲詰之有口若瘖旋復驚覺聞者或以為妖戒宗正心以祛而究不能絕丙子仲秋赴試省垣棘闈矮屋之中偶向同人話其異一人愕然曰此吾女弟之讖也女弟年十七而殁未卒之先輒夢人語曰良緣真不偶可惜郎十八醒則悒怏未幾而亡生時頗能詩因作長歌以禳之此其起句也言之泣下同人皆驚異宗自以生人遇鬼壽將不永亦鬱鬱弗快遂無心詰其全詩秋闈事竣宗每憂慮乃是科竟獲售中五經第三人欣幸之餘頓忘前事明年丁丑下第歸距家僅百餘里舟行次公安泊於小渚月色甚明宗乘酒酣興豪登岸小步甫數武俄見一雙鬟自蘆荻中出遮道致詞曰夫人聞主君南返潔治一樽糞除三徑遣婢子奉迓文軒幸即枉臨為望宗駭曰夫人伊誰笑對曰主君之內子何不識耶宗大驚竊疑其室有變雙鬟氣強之乃從之行曲折至一處朱門碧瓦彷彿貴家雙鬟引導以入門庭雖故有司閽亦莫敢究詰且恭謹如

侍主人。宗亦不問。至廳事。鋪設綦華。別無賓客。雙鬟顧曰。夫人在內室。想凝盼久矣。復歷門

二重。始達閨闥。則繡戶香深。翠樓春鎖。又別一佳境。雙鬟搴簾延請。更宣言曰。主君來。宗入

其室。有麗者承迎。諦視之。花貌嬌羞。冠帔莊整。是即夢中人也。歛衽肅容。淚含美目。慘然曰。

紅顏黃土。不獲早踐前盟。婦職有虧。惟君子憐而恕之。宗心知為鬼。而貪其姝麗。不甚驚。徐

徐言曰。素昧平生。從無婚媾之言。辱承見召。既已懷疑。更聆清詞。益用滋惑。惟夫人明教之。

言已長揖。女延之上坐。答曰。君之前生。與妾同居此宅。實夫婦也。設有盟言。願再生仍偕伉

儷。今世郎十八。妾十七。好事無成。無如妾以夙孽。數合早殀。不獲共君琴瑟。私心憾恨靡有

窮期。歿之後。訴於地下主者。許妾待字冥途。仍居故第。今又廿有餘年矣。語至此。宗又竊疑

已殀。駭然曰。予將於窀穸納婦乎。女笑曰。非然也。昨日冥官牒下。許妾轉輪。與君踐此舊約。

適值南旋。因以奉屈。特達此情與君子。庶幾早偕鴛侶。豈望君光我泉壤哉。宗聞言。驚疑少

定。乃笑曰。卿誤矣。予之馬齒。將及强仕。再俟卿十有七年。花甲將屆。復何顏再結花燭乎。況

室人共苦同辛數十餘載。脫有不諱。當守義以酬其功。忍更思人間少艾耶。女又笑曰。是有

數在。彼月老之姻緣簿。豈人世之如意珠。且婢子既奪我原配之名。享我青春之樂。報亦慘

矣。烏有久假不歸者。宗詰其詳。女曰。君今之室。即我前世之婢也。從妾媵君。以聰慧多得君

憐妾處分房帷之愛借小事撻之數十渠氣結而死冥司因錄妾過轉世當殀所謂孽者即此也渠根基淺薄得此已足諒不能偕白首而兼富貴耳宗猶豫未信女又曰渠有心疾歲時一舉發即前生遭毆之故惟此可証足徵妾言非謬語未終忽一婢進曰機事宜密夫人勿深恃主君而易言也女遂默然遂命酒令歡僕孌十數人或歌或舞紛沓盈前宗亦不覺心醉女因謂之曰此即君日前之樂也好自奮勉令生將復享之矣於是飲酒暢甚方思繾綣以慰其情俄有倉頭兩輦馳白曰瓶嬰使者已至矣女乃起與宗為別欷歔不勝既而曰後晤猶遠君能伴妾一往庶識其處為異日覓緣之地宗亦欲覘其異欣然從之出門即有油壁小車駕以良馬使者凡兩人面目獰惡而侍女頗恭女指宗語之曰若人即我之夫子將隨往視我門閭幸勿阻使者唯唯宗遂與女共乘車馳如風途次似有城郭皆不及注目女在車中謂宗曰凡人轉生必昧前因至死乃復悟妾此行當亦如之他日相逢恐不免以少長為憾郎十八舊作君尚能記憶否宗答曰雖得其概未詳其詞女乃自誦其詩凡數十言語極哀豔強宗識之遂弗忘有頃至一郡邑絕類趙國近市有巨家閈閎高大車至門外使者促女降輿女執宗手涕泣曰勿相忘此亦吾鄉貴人門第甚相當也言訖下車宗亦將躬親送之南離輪轅金聲大作恍如五夜晨鐘張目顧瞻則身臥於蓬底舟子方始揚帆也

亟呼從者詢之。客夕並無登眺事。且泊舟之地。斷岸千尺。宗始自悟其夢。不禁訝然。及歸室家幸無恙。因陰勸其積善。以冀大年。詰其故。直告之。乃笑而不信。自是宗試輒不利。凡五戰春闈。皆敗北。以返。究以大挑銓補黃岡教授。時已五十有二矣。內子亦屆五旬。偕隨俱健。可望偕老。竊謂前夢盡妄。乃履任二年。忽喪其偶。宗心為之甚戚。誓不再續。且有子二女一。皆成立。足娛晚景。一無他志。明歲湘南大疫。死者相繼。宗之子女。又俱歸於冥漠之鄉。孑然一身。形影相弔。初亦慘怛無所思。繼念無後為大。自揣康強。乃圖嗣續。而頭童齒豁。人皆羞與為婚。亦徒懷此意而已。一日出郭迎上憲。乘馬過一巨宅。頗似誕女之地。因詐稱口渴。命從少貸壺漿而已。立馬以窺之。俄有長者自門內出。見宗訝曰。文光射室。果有異人。請即少憚蓬蓽。宗視之。則邑中梁氏曾任副元戎。其子數人。亦多有顯者。惟公致仕居家。此其別墅也。宗亟棄乘為禮。翁延宗入。笑謂宗曰。君單老書生。只合擁臯比。訓誨生徒。乃亦傴僂奔走。得毋憊甚。宗憖其言。亦笑而謝曰。為此一官。未能免俗。必如翁。乃可東山高臥耳。翁因詰其家事。宗歷言之。翁亦為之扼腕。旋聞上憲將至。遂辭出。翌日。有媒媼詣宗。議婚。則即梁翁所使也。宗怪之。即請其故。蓋翁有弱女。年僅二八。甚鍾愛。不輕以字人。方宗有細君之喪。翁即夢女于歸。其婿即宗也。初猶笑其不類。及與宗邂逅。又夢如之。且夢諸子俱縲絏。惟宗盛服據

一堂。少緩頰而桎梏盡脫。覺而異之。私念宗必通顯。能拯岳家之溺。故有此使。宗詰之。媒乃具白其事。宗笑曰。老書生詎有此一日。雖公有命。竊恐諸郎相鄙薄也。媒又固請。議乃諧。擇吉納聘。邑人皆笑。以為翁之耄昏。而女之薄命也。乃許字本幾。宗竟以上考擢縣令。人始驚異。明春親迎。賓從之赫奕。儀仗之炫耀。迥非青氈故態。益嘖嘖稱羨不已。青廬之中。宗視女貌。宛如同車入夢之人。始信定數。惟女以妙齡貴族。適此耆艾。頗以為憾。雖不敢懟其父母。而空閨靜處。時有粉痕淚迹焉。宗知其意。乃以郎十八一詩私授侍兒。令其按節以歌之。其詩曰。郎十八。妾十七。鳳世相逢成姻契。奈何金閨月易沉。朱陳未締先相失。雨瀟瀟。雲密密。巫峽陽台都未悉。縱令楚客夢中來。亦必巫娥花裏出。並蒂蓮。合歡橘。世間草木猶親暱。天公應是獨憐花。人當美滿遭妖嫉。白面郎。態飄逸。玉人何處新婚畢。紅顏空向卷中求。須臾鶴髮如太乙。孀帷人。倍啾唧。嬋娟無鹽反超軼。銀瓶落井玉沉埋。不許摽梅歌迨吉。叩元穹。憑彩筆。願將百歲易一日。但得于飛十二時。花殘月缺良不恤。且調琴。並鼓瑟。孤鴻浮寄雙鴛室。艷李穠桃亦自春。白頭吟詠曾何必。蝶尋香。蜂成蜜。前程由來黑。似漆鶼鶼惟望占枝頭。甘心蘭夢輸燕姞。歌澗槃。樂衡泌。何必黃金千萬鎰。翠鈿珠串遜卿卿。我先荊布奉巾櫛。合皇親。即輔弼。朱輪畫閣人安佚。非關薄命覬花封。假取名兮汝取實。千百言。心專一。

迴天祇恨無神術。雖鶯乳燕果同棲。信是紅裙運不窒。樓十二。橋廿四。吹簫望月翻書帙。歡娛恰遇少年時。此樂何人能究詰。彈箜篌。吹觱篥。悲歡自古原不一。此中別有斷腸聲。嬌歌未已珍珠溢。適值家讌。婢遂奏於筵前。女以夙慧頗通文。聞未及闋。早涕泣不能仰。曲終。呼而詢之。婢不能對。宗乃從旁緬述纂詳。女恍然大悟曰。噫。妾知之矣。因破涕為笑。歡好異常。自此悲歡不形。較之賈大夫射雉之後。尤為好合焉。閱數月。梁翁病卒。諸子俱奔喪歸。頗不以宗為意。閫問勿通。迨宗以廉能。累官至方面。妻族始敬禮之。獨翁所蔓排難一事。迄今渺然。意者德可勝妖歟。或時有未至歟。且安知非冥冥之中。鬼神為之撮合。而特假此以怵翁也。女令祇二旬餘。生子已能讀父書。而宗之矍鑠。無異昔年。則信乎緣之夙定者矣。余既得其大概。爰就芭蕉新雨而附記於斯編。

外史氏曰。老夫耄矣。之子猶少。非以夙緣乎。其感鮮有不抑鬱終身者。然女本為青年佳偶。齎恨重泉。究乃因白髮藁砧。再遊人世。死死生生。要皆妬之一字。自貽伊戚也。故古今療妬之方。應推此為第一。

隨園老人曰。余每謂老夫少妻。似亦造物者之過。令乃知天之報施妬婦。必如是始快人心。第憶江氾之詩弗作。而桔楊之梯。幾遍天下耳。郎十八一篇。吾安得家喻而戶曉之。

三生夢

涇水之湯有異人。傳者失其姓氏。家無長物。懸一囊空空如也。然過旗亭酒家。攜囊以入。飲必盡醉。醉即探囊與值無少乏。人因以為異。一日飲於某肆。既已醺然。有丐者就而行乞。微汚襤縷。狀貌可憎。年且三旬而上。某忽驚曰。王人何憔悴至此。豈其千金一笑。猶不足供汝溫飽耶。丐者愕然。一時當壚滌器之人。靡不粲然。某亦不顧。索酌與丐共飲。且命之歌。丐辭以不能。某笑曰。汝之腼腆猶昔。又何怪予之心醉也。相對浮白。意甚狎暱。直至日晡而後別。又傾囊中一緡與之曰。聊以備花粉之需。毋固卻。丐者大悅。頓首稱謝。某若有惻然不忍之容。丐既去。某遂寄宿肆中。亦其醉時之恒事耳。翌日晨起。有好事者爭詰其由。某笑曰。是前世之佳麗人也。諸君欲詢之。當偕予往訪之。衆皆踴躍相從。出肆半里許。即丐廠。則一廢祠破屋頹垣。見丐獨臥於廡下。就視之。藉草枕石。病且危。衆乃大駭。未及發言。丐早張目而視見某即曰。仙師來乎。三生一夢。非師之神力。予尚迷不知悟也。衆益錯愕。交喙致詰。某揖衆列坐。使丐自白。因悉得其梗概。蓋丐自遇某後。心亦疑訝。然以酒力不勝。遂鼾睡如死。夢入一宅第。金玉羅列。錦繡堆積。私心頗愛好之。繼見守者無人。貪念頓起。乃擇其精者。隨意攫取。已而悟曰。噫。予殆盜也。人知之。必將不免。盍歸乎來。及出。則崇垣丈許。高不可踰。倉皇間

是忽去地竟能不翼而飛遂大喜而迴瞯第內火光熒煌適有持炬追逐者其聲且洶洶不絕圍度屋而趨雖隔越丈尋視如無物比歸則有妻有妾方明燭相俟非復了然一身矣見丐至皆慰勞之煖酒炙肉奉侍殷勤丐遂沉醉而寢明日起攜金如市乘馬從僕邑人皆致敬自視其衣高冠盛服實大盜不同穿窬者志益自得由是每夕必出出必重獲而後返人固未能相難也年六旬妻妾數人子女亦皆成立資用肥饒儘足娛老亦棄盜勿業矣一夕乘醉又出至一家閨闥深邃惟少婦二人侍婢三四而已欺其荏弱竟突入一婦甫就枕一婦既解衣見丐俱噤不能出聲丐視未寢之婦素體瑩潔不覺色心萌動更揭臥婦之衾則白身如玉恍然落葉之花隨風動搖四肢無著益勃然情不自禁徑登其榻將就而狎之婦亦無敢峻拒忽回顧彼婦已渺乃大疑方起而索之俄聞戶外喧噪聲且甚夥蓋即婦所號召者也猶恃其能坦然無懼既已奪門欲奔旋見一物如寒霜直沃厥腦應聲而仆耳中猶聞人語曰盜已斃矣誰謂我劍不利耶丐知已死魂遂飄然猶將歸家視其眷屬乃丐甫入門屏即有人鼓掌笑曰以盜去固應以娼來也丐不自悟心則孔悲及聲發室中闃然曰兒落草矣女也丐驚而四顧身在次兒室中其婦方坐蓐云心知再世不敢自明然在襁褓中家事無不歷歷聞其長子次子俱為被盜者所訟官私交迫家室一空二男皆以慘刑斃於

獄底。次婦携其女隸母家。未幾再醮去。竟棄其女不復顧。丐居舅室十餘年。比長。貌甚麗。而
舅姈遇之苛。役如僕婢。一日有老嫗踵門而入。謂姈曰。郎云此中一株栁。俾予移栽。盍指以
示我。姈解其意。白甥相見。嫗喜曰。若舅言不誣。老婦植之。足敷半生乘涼矣。言已將去。姈囑
曰。渠非我種類。實劇盜某之女孫也。汝宜誌之。勿令人以予家為笑。嫗唯唯自退。閱兩日。即
有肩輿來迓。丐知為娼家。堅不肯往。舅姈以鞭扑逐之。痛極始行。至則濃粧豔抹。嬉笑倚門。
即不欲娼而不得已。數旬以後名乃大噪。箏笛琵琶。素所未解者。而儼然能事。在己亦不得
自由。且其色藝既精。單寒者遂莫能問鼎。而惟巨家富室。得以攀折。獨是溫柔軟欵。雖勝於
穿窬穴墻。而苟賤卑污。尤甚於鼠偷狗竊。既朝張而暮李。人盡可夫。更換斗而移星。客猶未
寢。翠眉朝畫。面如燕市之帘。錦被宵溫。身同射圃之鵠。昔也傾囊胠篋。惟貪橐內之精金。今
也躪綠蹂紅。誰惜牀頭之美玉。丐雖故盜心頗恥之。如是者十年。以鬱疾而卒。甫死即有獠
牙巨角。非獸非人者凡數輩。縶之以去。俄頃抵一衙署。意即世之所謂冥司也。入見冥王。面
黑而有光。烏珠雙炯。貌聳神清。狀如包龍圖。袞冕尊嚴。高拱於殿上。少致研詰。遽曰。是有恥
心。可貸之。仍令為丐。且命吏諭以所指。吏即引丐與語曰。汝自令三世以前亦丐也。行於市
上。見物不無貪心。而究無術以致之。乃悒怏而死。緣此一念。墮落盜中。輾轉相因。益以莫救。

令得復爾本來。實出冥王大德。汝盍鳴謝。丐頷之。方將跪拜。忽一巨鬼以骨朵自後擊之。大痛失聲。驚悸而寤。醒時了然洞澈。惟腦痛如裂。遂不能起。丐既為衆細述之。莫不為之駭汗。因言邑有積賊號曰飛手張。殁已數十年矣。取物如寄。人莫能禁。後為某官家以妓為餌。斃之室中。又有蘇五金者。名娼也。風月十年。傾動數郡。云是盜之遺孽。以丐言驗之。良不謬。已遂相與慨息不置。某因謂丐曰。爾生受享一時貧乏。幸獲清白之名。遠勝汚辱之實。丐固無病。病亦不在丐矣。乃大笑。引衆俱去。丐亦頓痊。後人見丐於市中。深自歛抑。若有所感動者。偶見行人遺數錢於道周。丐呼而止之。其人故不知為丐。一顧而笑曰。若丐也。胡不自取而猶告我耶。丐默然舍之遲去。知者以為丐得道也。未幾。某提其囊詣諸肆。言將有遠行。遂别去。不數日。亦失丐之所在。咸甯陳仰舉。上元許輔仁。皆與聞其事焉。

外史氏曰。盜既為盜。固不憚於娼。以盜實危於娼也。盜思為盜。必不樂於丐。以丐遠遜於盜也。不知丐苟不盜。且以潔白之行。傲然於紅粉黃巾之上矣。冥王愛人以德。故其予賞罰如此。

隨園老人曰。夢之為夢。所以兆其將來。今乃鑒其已往。孽鏡高懸。後車因以不覆。目之曰異人。良不愧已。

圓安尼

圓安小邑也素無尼有之自靜定始靜定姓王氏其初為某大家婢色甚殊主人納之後房寵冠同列主人卒遂請於主婦披剃為尼以報厚恩實欲脫羈絆而遠颺也主婦善其識為築庵於近郭所費不下千緡極其壯麗獨供一南海大士像因號之曰觀音庵靜定既闡法門香火極盛又收女徒數人日益縱恣距庵僅半里為法祥寺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無虛夕然靜定自建此庵門戶日扃白髮黃童莫或能入而壯夫無論已且朝饔夕飧凡有所須日倩一貧嫗購辦此外不再啟閉已與徒非值齋醮絕不輕出入圓以清淨稱之鮮有疑其纖者上元汪秉鐸以孝廉來宰是邑以尼與僧居相近心竊訝焉詢諸紳衿又皆力白其孤潔汪究惝怳不定乃遣幹人密偵於左近旬餘有土工許二醉臥庵前嫚罵不絕語語皆侵靜定靜定亦閉門不敢答幹人以為疑翌日矯宰命偏名木土之工而獨陰厚許許心感之一日醉以酒而詰之曰若某日於某庵前何暴怒乃爾許笑曰淫婢子許我重賕每日五貫令竟悍不肯與故小辱之幹人佯訝曰靜師素有清德以何事而賂汝得毋誣乎許怒曰禿娼何清何德惟予深悉之近寺僧皆其所歡也慮為人所蹤跡乃以五十緡浼予為地道自某家墳側直至庵中凡四十餘丈號為方便門諸僧來夜蛇行於其中或五或三均未

可笑。老娼入於朔望率女弟子夜行赴寺。作大歡樂道場。深恐予有漏言。故加賂焉。渠但能欺聾瞶耳。豈能欺予哉。幹人得實。即以白汪。汪召許。以刑擬之。盡得其奸狀。乃於是月之望。五鼓出邑。詣法祥寺行香。既至。僧始知。亟集所樂。出迎守官。汪紿主僧曰。汝寺之衆約幾何。可悉告予。予將普施捨。主僧倉卒以數對。中實缺一二人。汪指數之。陽怒曰。何竟誑予。是必貌我之職有髙枕不出者。命役徧索於各房。得諸尼於臥榻。禁之以出。了裸如也。汪笑謂主僧曰。阻汝佳會。頗殺風景。然世尊則攢眉久矣。主僧頓首至流血。汪命盡拘之。而尼中獨不見靜定。詢之。則因病在庵。亦捕之。至。實則私産嬰孩耳。汪鞫之。僧尼皆伏罪。惟靜定不承。因出許二嫗之。嫗兼挺具地道乃成格。既而得二屍於陵畔。則諸僧以妬相殺者。遂定重罪。流僧尼於嶺表。而褫主僧與靜定之衣。束以大布。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貯以巨籠。積薪而焚之。汪戲為之偈以送之曰。咄嗟二師。四大相依。聽我一語。携手歸西。由空入室。設想雖奇。剎那敗露。信有天知。借此三昧。急早脫離。莫沈慾海。永証菩提。生既掌風流之教。死亦化連理之枝。嗚改換皮毛猶牝牡。秋風道上。每僂騎誦訖。闔邑為之粲然。俄頃毘盧盡成灰燼。庵遂廢。迄今闔邑之俗。緇流尚無雎伏者。汪公肅清之力也。

外史氏曰。尼之為尼。至今愈不可問矣。肆慾宣淫。恬不知恥。如靜定者。猶存羞惡之良者

也。脫非許二漏言。依然清水潔玉。孰得而議其後哉。余友郘次彭曾作解冤經。幾數百言。令撮其畧如左。經曰。伏以白馬馱經。原非用牝。奈何青獅秉教。反為求雌。夫勤面壁之深功。眼底空花易過。脫少參禪之定靜。泥中敗絮宜沾。如引摩登同躋極樂。難辭佛國頓改溫柔。故既形判陰陽。自合禮嚴男女。乃有若而人者。非稟乾健以生。洵足超凡入聖。實抱地柔以處。祇堪獻供拈花。縕玉含香。自有仙郎描翠黛。欺桃笑柳。不應少女謝金釵。茍賴天全。奚為祝髮。倘非病廢。何事披緇。竊嘗叩厥由來。不禁啞然言下。蓋緣婆心佞佛。掌珠輕擲於空門。月老主婚。花燭忽陳於梵宇。既髡其頂。安知為尚為尼。茍秘其蹤。何必非夫非婦。況近春風之面。孽海難清。且敲夜月之扉。逢山不遠。以致梅嬌杏俏。好花終上道人頭。暮鼓晨鐘。私語頻留老僧耳。冤之當解。莫此為尤。想其燕乳鶯雛。隨緣可度。洎乎苞含蕊吐。齋恨難消。人盡有情。惟我木魚敲五夜。誰能無慾。輸他錦帳價千金。因太息於蒲團。徒悲鳥道。遂流連於蓮座。暗許鴻溝。於斯時也。三千偈諦恨難言。八百金剛降不住矣。迨至琉璃燈火。乘暗談經。不免紙帳梅花。因昏入定。袈裟濕露。更帶些雲雨之痕。芒履尋春。不再問鶯花之徑。可笑者藤牽蔓引。牀頭結一對葫蘆。堪憐者水盡烟空。月下散幾雙鸂鶒。當解之冤。信居其二。無何惜深愛久。時貯甘露於鉢盂。又難乞藥尋方。早祛愁根於臟腑。

法軀懷甲。祿山之腹難藏。禪室添丁。貴妃之錢誰賜。於是祇園隙地。埋盡姹女嬰兒。顛令靈鷲奇峯。陷在盂盆阿鼻。究乎宜解。又屬其三。是故幸而丸全。清淨已非清淨。不幸而玉碎。風流忒不風流。方盤薦有頭之瓜。彌勒佛難開笑口。苗條吃無情之棒。比邱尼莫按羞眉。如何斬斷情絲。永清法界。反可跳出慾海。免落迷津。不望菩薩之慧刀。割開並蒂。惟求如來之寶樹。辭卻旁枝。佛法不度閨門。陷人坑早已打破。仙娥請迴蓮步。迷魂陣俱各勾除。從此後錫杖無塵。衲衣少垢。大雄寶殿。方可號以大雄。不壞金身。乃能終於不壞。唉。願求一滴楊枝水。洗盡人間老婆禪。經語尚多。此尤解醒。

無常鬼

易郡人吳可久。嘗宵行驛路中。循表道之樹。徒步而疾行。時正月明。見前有白光直立。搖搖動蕩。彷彿雲影徘徊。遠觀之。亦不甚惡。有頃至前。則非雲氣。實一巨人。白衣衿長。與樹杪等。往來蹀躞。路濶可並馳三車。其人跬步越之。似無餘地。乃大駭懼不敢前。初猶俟其去而後行。久之。其蹤如故。且兩袂暴實。纍纍然有物蠕動。漸作鬼聲。遂不復立。反身就道。另覓曲徑而歸。竟亦無恙。後以之語人。或謂為無常鬼。似亦近是。

外史氏曰。野曠深宵。鬼魅現形。固所宜然。昔先大夫之宅。多怪異。嘗於中夜寤。見後窗間

巨影。大於丈尺之牖。而窓窣剌紙有聲。叱之至再。甫徐徐縮足踏地。其響甚巨。儼擲千餘斤重石。比屋皆聞。人以為魍魎。亦一異也。

蘇緒

汝南蘇緒字道基。風雅士也。元皇統中。以事羈迹於燕。久未得歸。適遘疫癘。臥病於城北之翀霄觀中。勢已危篤。道衆慮其死。扶而委置於廡下。蘇迷惘亦不自知。恍惚中。見其故友某生匆匆來。謂之曰。諸務告竣。可行矣。蘇正鄉思迫切。欣然從之。甫出觀。早有二衛繫以相俟。友扶掖使乘。同行出郭。約數里。天已昏暝。友白曰。夕陽西下。盍停驂明旦啟行乎。蘇亦頷之。於是共詣一村。桃柳夾植。紅碧相間。行次落英繽紛。長條搖曳。絕似暮春風景。蘇顧謂友曰。斯何地也。時屆三秋。何卉木繁盛若是。友笑曰。凡勿問。至時自有佳境。須臾抵一門。狀甚烜赫。如王侯巨家。僮僕出入以百計。蘇覺精神陡健。迴顧其友已失所在。乃自下騎而入。甫及門側。俄聞宅第中金鼓大作。如演弋陽劇焉。心亦歆動。潛往窺之。即亦無人訶止。歷門三重。直達廳事。堂上銀燭高燒。賓主十餘席。優人隊舞而前。亦莫辨為何曲。簫管敖曹。間以笑語而已。蘇鵠立諦視。賓席皆男。有黃冠者。有緇衣者。有冕者。有弁者。亦有草衣卉服者。貴賤老少。形狀不一。惟主席二筵。坐四美人。瓔珞垂珠。半遮嬌面。均衣五色宮衣。席前巡酒者。亦皆

二八妖鬟。絕無三尺之童。心竊艶之。立許時。不聞驅逐。一時麗色驚眸。酒香襲鼻。不覺宿疾若失。而膈燥喉乾。頻忘顧忌。忽抗聲大呼曰。如此高會。而不一波及旅人。為之主者。不亦吝甚。語未畢。突如而前。笑謂主者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徑趨上坐。便將就席。一堂舉愕然。主者微有怒色。偏召門者詰之。咸以不知跪白。賓席者俱笑曰。此狂客實有夙緣。夫人幸無怒。乃命以巨著進。蘇遯之首坐。仍復徹飲。蘇連浮三爵。微如甘露醍醐。煩噪頓蠲。益大悅。方將旋聞宮闕。俄而鉦鳴若雷。鐃喧如沸。優人扮鬼十數。共執一人。當場而支解之。手足割裂。臟腑狼藉。血雨腥風。撲鼻慘目。蘇素未覩此。不覺大驚。以袂自障其面。汗如雨下。耳邊惟聞斷痛之聲。股慄欲走。良久。張目視之。寄身廊廡。蓋已霍然愈矣。始知其夢。且歎其奇。因匍匐往尋道衆。飲以粥湯。不旬日而復初。後過嶽廟。見寢宮塑四美人。酷似夢中東道主。但不知所延者為何客耳。又半年。始歸故鄉。病瘦者。每樂聞其說。比諸子章髑髏云。

外史氏曰。酒色薰心。鮮能祛病。凶殘觸目。反可愈疾。甚矣安不如危。而困危得安者。難以更僕數也。若僅以夢中佳遇。解其彌留。吾知其疾必增。即盧鵲罕與奏效。況神乎。神之為神。當亦深悉乎此已。

衛美人

京師某公家有老僕。曰李某。性樸實。然諾不欺。從某公。居積數年。少有餘蓄。年且老。乃退閒自設一肆於市。以屠驢為生。一夕宿於家。夢一美人。元衣而白裙。粉容憔淡。珠淚悽惶。直前再拜曰。妾衛姓。突遭強暴。命在須臾。非君莫能拯救。望垂援手。敢效啣環。李夢中粗解所言。惻然許之。及寤。始夜分。不寐。五鼓始起。如市。亦循其常。所疑固不在此也。比至肆前。聞眾喧笑曰。腹膨脝。奈何無孕。又一人曰。果有之。正不知為誰氏種。言次哄然。李訝之。試從板隙窺焉。燭燄搖紅。鑊湯蒸霧。眾方鼓及而屠。樁上縛一婦。白身挺立。絕似睡鄉所見者。然已破腹流腸。腥紅滿地。不可以復救。李大駭。懼禍及矣。悄然復返。抵家。尚戰慄。日高不敢出肆中。操刀者不見主人。亟往覘之。李審知無恙。方肯偕來。至見肉陳於砧上。依然是驢。始悟前夢以未得救。秘而不言。閱三日。即闔其肆。不再業屠。其人改業後告人。每舉此事以戒殺。猶以食言為憾焉。

外史氏曰。香閨繡閣之人。安有披毛戴角之日。審此夢中風景。謂是閻羅老子。鐵石心腸。又烏知香溫玉軟中。放佚驕淫。苦惱皆自惹耶。而顧天下恒河沙數美人。讀此皆合猛醒。與其搖尾以求生。何如懺悔於未死。不但可免於屠。且可無焚琴煮鶴之事。奈之何迷而不悟。

苦節

燕趙古稱多佳人。以予所見。都城而外。其邨居而野處者。苟非黃面瞿曇。即屬黑頭包老。鮮有一白晳可觀者。抑且癭瘻擁項。何問蝤蠐。複履撑舟。可知蓮瓣。益亦風土淳樸之故也。惟玉田一少女。盈盈十五。貌頗軼羣。雖非瑩光之玉。尚存夭桃之色。乃余再經其地。聞已適人。且守苦節而死。心竊憫之。詰其故。則其翁聶姓。曾業儒。迂腐執拗。為文三十載。莫博一衿。因棄而肄農。生一子。頗有父風。亦屢試而未售。即女之婿也。喬梓之間。互相標榜。人謂子為芝蘭。予以父為薑桂。父之所可。子亦從而可之。子之所否。父亦從而否之。創立臆說。譏刺短長。人有美。且鰓鰓不許。人有惡。則刺刺不休。是以取憎於鄉。同井者胥為之側目。自女于歸。家益貧薄。藜藿新樗之采。皆女躬親任之。媪又病廢在牀。不克偕往。以如玉之姿。行中林之地。保無有誘以死麕者。幸女性貞淑。言笑不苟。而鄉風近古。王法綦嚴。人固無能犯。而亦無敢犯焉。乃翁有妻姊妹某氏。其家與翁居相鄰也。生一女。曰二姑。貌媸而性蕩。施粉塗朱。巧笑輕顰。里中少年。咸以口舌相嘲弄。因與翁家為瓜葛。凡女之出作。姑必與偕。而任其輕佻。亦各執其事不之顧。時值新秋。秸秫茂密。女將往采菽荳以供午餐。盖燕薊之地。田間雜植蔓引於粱木之上。如附喬之蘿。結莢可茹。農家以為常品。女欲呼姑。既已先往。乃獨行。披禾

而入。采未傾筐。俄聞笑聲吃吃。似在左近。因大驚。疑有惡少窺己隻身。將為掩襲之計。及撥密稽視之。見姑鞠躬如磬折。隱約之間。狀如大解者。初不意連理之枝。僅覩其半也。因笑而相喚。兩人舉大駭。謂女已窺見底裏。姑亦不敢應聲。徑穿阡陌倉惶遁去。女猶不悟。訝其避己。尚以為匿迹禾中。聊相嬉戲。遂躡采往從之。竟不見。比隷遇姑於微行。乃笑而謂曰。亦太踈狂。獨不畏人之見耶。姑面色紅白。心益疑懼。爰乘間謀所歡曰。春光洩矣。可若何。渠姑與吾母。姊妹也。渠翁性乖戾。鄉里有小過。輒齗齗而道之。況姻婭而有是事乎。子父母必置予於死地矣。言已嬌泣。如喪考妣。其人齊姓。故無賴。非鄉中人。家於邑城。甚饒裕。緣視佃人刈穫。始來此。見姑與女偕。妍醜攸分。恍辛夷之與桃李。心大動。既而聞聶父子嚴厲。而女又端重不佻。似不可猝得。遂假途於姑。原以圖女。非止得隴而始望蜀者。聞言大喜。乃謂姑曰。若懼乎。是在人謀。倘以計兼致之。則弭其口不難矣。姑以首示之意。徐曰。是誠不能。渠夫年正壯。琴瑟綦調。非如我無人操縵者。且言不涉邪。與之語房帷中事。輒頰赤而疾趨。於女伴猶是。妄男子可知矣。齊曰不然。渠家甚貧。婦性如水。倘以利誘。而更以情慾動之。渠將自衒不遑。奚難耶。姑勉從其言。齊以千錢授姑。且授以策。嗣是有貨物來鄉者。凡閨人之所需。及一切餘食。姑必呼女共觀。市以相遺。女堅不肯受。而訝其揮霍。或微問之。姑笑而不答。閱數

日。齊於新築場上。集邨中牧牛兒為蹴毬之戲。琢石為之。以雙丸相擊為勝者。嘗見女與姑冉冉而來。時將往挑野蔬也。齊止。姑立而與語。授以腰橐。冀女見之。女早疾行而前。相去不止數武。姑因故以示女曰。若人太厚情。得之羣兒者。悉以畀我。將何以酬。女自是疑姑有私。稍稍遠之。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陰謀。倍亟。無何。塲功伊始。女奉翁媪命。往舂麥。以己荏弱。不得已而借助於姑。及昏未竣。女懼翁責。晚食後。乘夜復往。乃姑與齊已造謀預伏碓室。且闔其扉。女既知姑先在。呼令闢之。寂無應者。女不得入。麥不得出。遂徘徊不能去。旋聞姑笑曰。若具粗壯如蘿蔔。其樂真難言狀。女駭然益信姑與人私。抽身欲返。而慮麥為人竊進退彳亍之際。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間雜聒耳。女羞忿畏怯。不知所出。遂不顧其麥而歸姑久之。不見女入。知其堅不可動。瞰其去。遣齊遂之。已不能及。二人益惶悚。告齊曰。前日之目。既不可掩。今夕之耳。愈不能捫。弄醜當塲。究無濟於大事。子真誤予矣。齊思之良久曰。事急矣。非强致之。必不可挽。嚮晦聞聶翁飲於隣家。醉已不起。其子猶在田畔。今夜亦不得歸渠家一嫗。因病早入睡鄉。何能為。子盍導我一往。務隨吾心而後已。姑忽遽不知所為。徑從之。既抵聶家。疑懼猶未敢入。靜偵之。聞其無人。姑素往來甚稔。潛啟其扃入。聞病媪詢曰。若來乎。收貯宜先。須防鼠子潑散也。蓋在恍惚中。謂其婦歸。而不意棄其麥先返。姑肖女聲微

應之。徑達女房，燈猶未燼，知已就寢，低喚曰：「嫂何舍之遽，鍊予亦將之來矣。」女聞姑聲，意其以齊至，坦然啟扉。齊先入，姑始繼之。女驀地見齊，知懷惡意，大怖欲號。姑亟以手掩其吻，齊遂極力擁持，致之於榻，將行姦。女心甚恚，突以手爪刺其額，血跡殷然。齊亦怒，兩不相下。乃命姑持纖腕，而取牀頭敗絮，寘諸櫻口，啞其聲。女不能支，力亦稍卻。齊大悅，將解其衣，女又撐持如前。幸衵服牢繫，猝不可解，而無瑕之璧，深護櫝中，青蠅不得遽玷。相持既久，姑力微疲，甫一縱，而女已墮地。兩人又力致之，再登再墮，漏下已三。姑懼曰：「母將覓我，我宜歸，豈此時齊猶未盡耶。」齊究不甘，不再致女於榻，將席地而就之，少遂其私。女手足力盡無少餘，齊勢益猛，且探手纖腰，欲斷其帶。女忿氣中激，反較前愈暴烈。姑鬆懈，十指自如，又突起，以柔荑掌其面，並傷及眼眶眉稜骨。齊覺痛不可當，亟釋女，反身欲行。已而恨恨曰：「婢子無情乃爾。」心實不平，又遽反蹋之，以足中其肋。女亦負痛不嘶。姑乃勸之，又去女口中阿堵，溫慰數言，然後與齊俱歸。蓋知事已決裂，聊借此修補者也。乃女雖未盡傷，心則火熾，將起而就榻，又病莫能興，困瘁支離，慘難言狀。有頃，聞門前剝啄聲，旋即逕入，大吐狼藉，且責問夜戶不閉故。則其翁醉臥比閭鄰人，往呼聶子，扶掖而歸，因而在田者。又將入室，脫令齊與姑少延頃刻，亦邂逅相遭，謂非天哉。聶子侍父寢，遂睞己室，吽吽然猶以啟閉不嚴為怒。及入戶而視

之見女臥地上雲髮蓬飛花容搵土乃失色驚詢其由時女已能言因縷縷敘述其事聶聞之勃然震怒初亦憤不能平及徐以手探女衣帶其編矣固未絕也聶素迂嘿然內念轉以生疑反不以完趙為功而竟以誑楚為慼卒然問曰若婦人也遭一壯男子庸詎能免女初佚夫至得愬之以鳴其寃突聞此言氣塡胸臆乃復曰妾果不免君何以知之聶忿然作色曰天下惟處子可辯其貞淫汝曹既已適人則不能矣衣服附在汝身尚宜慎之矧帶履隱微之地令乃不絕如縷自謂能免誰其信之女益恚因曰若之姨妹瀕我於危我力禦强暴為君守此全軀乃反謗我耶聶聞女言至此亟搖腕止之曰此毋之至戚也汝何倡言若是予亦老吏直以斯帶斷之矣女因負屈極口與爭聶終以帶為論且曰持此以示路人渠言無疑予又何疑哉其堅僻如是女以不平之氣更被此不白之寃情難隱忍乃舉姑之名而痛詈之至於流涕聶既懼母聞又素以愛護母黨為孝見女醜詆其姪愈大怒即取室中短梃將以撻之女見其用武不勝憤激言益不能少默籲屈呼天比隣皆聞而醉中之翁病中之媼則固不能不覺也聶因女不屈已撻之十數忽聞父醒厲聲詰問乃舍女趨出約畧述之而獨隱姑之一節翁遂大賛曰明鑒哉予之子也否則幾為所蔽哉女聞翁嫗已寤欲出陳訴而負傷起立不能因匍匐出室自牖而泣白之語稍侵姑媼即發聲叱之曰是何言耶

二姑一女子。不日將以字人。汝以片言悞人。終身能無深痛我心哉。乃作呻吟之態。謂其子曰。棄之去。勿嘔老婦。翁又囑曰。吾兒大義深明。予無多贅。盍善處之。勿令兒女情長也。言已遂寂然。女猶良陳聶恐大傷父母心。曳以入室。拳杖交加。且以斷帶為據。令女誣服。女既遭齊踢傷。又復試聶毒手。創深於外。氣結於中。遂慙不能堪。乃大呼曰。聶某天日在上。予不負汝。汝誠負予矣。竟瞑目不語。視之則已氣絕矣。既而大怖。自惴無罪。覺妻律應論抵。於是狡計頓生。周視屋宇。左側之壁將頹。又以磚石堆砌者。乃扶女屍於其下。亟出室外。推而仆之。始往白其父母。翁媼莫之疑。而反感稱其子之智。則其別具肺腸可知已。昧爽即馳報岳家。闔門悲泣。獨女之父側首曰。秋無淫雨。何止壞垣。宜亟往視之。及至。號咷而入。始起土展視女屍。則為破壁所壓。瘡痍辨識良難。惟二目熒然。淚猶含眶。其為生前受創。證據昭然。女父亦不遽聲言。痛哭一番。反慰安其婿而後去。即日就控於官。翁父子知之。亦補牘申訴。官拘鄰右研訊。有五夜夢迴。聞女聲之悲慘者。即據實以對。蓋亦聶父子所不相能之故也。官詣翁家。命檢化者。無如肢體糜爛。幾莫能明。仵人有謝二者。精於其術。揣求木石各傷之異。並生前死後受創之殊。証以洗寃錄。無不脗合。官加以嚴刑鞫聶子。得其致死之由。而究不肯言逼姦之事。人亦無從知之。亦幾於天庇淫惡。使二凶得以漏網矣。案既定。以聶子毆妻至死

又不以罪。合論絞。下諸獄中。聶深痛其子。不免漏言。少露二姑之穢。其父素强悍。聞而大恚。初猶以翁為汚蔑。及徐詧之。見姑時立閭閈與一男子相嘲笑。則即齊也。遂大疑。夜起前往掩執。二人果並頭高臥。絶類倡隨。忿極。即踰窗而入。手刄其女。并殺齊。及見二屍裸然。乃益憤懣。斬為數段。携首赴縣。具白其由。比見官。哭然憒亂。作女聲哭泣曰。妾今得假手屠讐。死無憾矣。然不可竟爾泯沒也。遂當庭傾吐其冤。並齊與姑謀姦之狀。一一緬訴。無少遺。官役皆駭。署之內外觀者如堵。言訖頓仆。仍復其舊。而人之聆之者。靡不怒髮上指。已官又提聶子鞫問。始肯言姑所為。而己實疑信叅半。且因母族之惡。無敢暴白。故隱諱至今。殊不謂死者猶多此嘵嘵也。官聞其言。因笑曰。汝誠愚孝。然法之所在。身命俱捐。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為乎。聶子乃號泣服罪。官以事涉荒誕。且齊與姑已授首。竟薄責二姑之父。存案遂出。而聶之子死罪。究以莫逭。明年。鄉人請於官。為女立祠。歲時禱祀。頗著靈祐之名。余既得其概爰作長歌以悼之。限於篇幅。不能具載。然女之大節。足與日月爭光矣。是為傳。

外史氏曰。余初見是女。溫柔嬌小。似不宜錚錚如是。及聞其事。益慕其人。古所謂貞姬烈媛。其必非無鹽嫫母也可知。故又曰。節之苦者。不於常而於變。女之誓不二夫。不少概見。惟此誘之以利若弗見。動之以慾若勿聞。且愓之以威若勿懼者。為閨閤中之不易有也。

孰謂得婦如此竟甘心斃之而不惜則傳其事者為無罪而聞其人者亦足以風矣

狐嫗

樂部掌祀祭之事雖為巡狩而亦扈從蓋亦以所過山川并及古帝先師之祀焉旗員某公職隸太常號曰贊禮郎六品秩也辛未值大駕南巡公與同署三人皆備其選隨車駕廻鑾抵濟上暮宿於民家其居停亦巨族宅第軒敞有廳事五楹局之不以寓客公問焉則答曰有仙居之無敢擾叩其蹤跡實狐耳公與僚友皆大噱時正清和下旬天氣暄熱殊不可耐以其庭屋高爽竟不聽主人言破扉而入視之雖無牀幔裝飾清潔乃大悅主人力阻再四究不見從呼僕假懸榻數張並設於內相與呼盧浮白盡醉而臥其二人膽少怯不安於中托言畏暑陳臥具於廡下惟公與一友宴然就枕一眠於中庭一棲於西側眺其屋五楹而為三故也公寢至夜分酒力微醒忽覺臥榻搖搖肢體震撼初亦不甚介意已而牀忽自起乃大駭睨之有四人侏儒短小青衣各執牀之一足以力舉之積漸而高幾與屋樑相埒公大懼隱忍不言無何上抵屋頂其榻均以板製成月光之下丹雘燦然面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公方慮昇者釋手而細語嘈雜果商所以撲之屋高數仞隕越實為所憂正倉惶間俄見屋上有小門豁然洞開中一嫗年可六旬高髻白髮衣褐色衫掛念珠半露其身視公而

笑。亟叱曰。兒輩勿恐作劇諸公。皆從天子至此。風塵跰掌者。速詣故處。寧一夕亦不可忍耶。四人聞其言。無敢違逆。榻漸低去上漸遠。良久始復其故。公覺榻已至地。僅著一袴。不及覓衣。白足而奔出户。即大呼兩友及僕輩。皆驚寤急起詢之。公為具言其狀。汗流浹背。衆皆大笑。未幾西側臥者。亦奔出大呼。衆視之。面塗濃墨。如厲鬼。益為捧腹。令其自白。則亦婢為戲止。嫗側一少女。色殊忿忿。因以掌擊其面。淋漓如漿。初不意其為墨也。語次。以衣自拭。驚定而笑。亟命僕掌火以入。移榻於外。甫少憩。天已達旦。遂束裝而行。亦不復見主人。懷慙自去。

公歸。每舉以告人。且曰。非藉聖主威靈。嘆跌當不小。

外史氏曰。陳蕃設榻以待徐孺。未聞既至反懸之者。狐兒慢客。且欲撲之。無禮一至於此。賴嫗以片言解紛。不至獲罪於嘉客。可稱賢母。足與陶公之堂上者。並垂不朽矣。

螢窗異草初編卷四終

螢窗異草二編序

且天地大矣四海九州廣矣人物之形形色色怪怪奇奇繁且賾矣目非瞶而似瞶者動謂有目所親見者為真將天地之大四海九州之廣盡排呈於吾目耶耳非聾而似聾者動謂有耳所親聞為實將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之繁且賾又盡交集於吾耳耶浸假而紛呈於吾目殆熟視若無睹焉浸假而交集於吾耳殆習聽焉若不察耶嗚呼噫嘻庸耳俗目之流殆不足以謂天地之大四海九州之廣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之繁且賾耶長白浩歌子有螢窗異草一書出焉其理入窈冥者可斷以理之所必無也其言歸諷諭者可信為情之所或有也初編既印行問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兩編有不知見之者咋舌凡幾輩耶有不知聞之者蹙額凡幾人耶又不知謂為真謂為實者待親見親聞以語人咋舌蹙額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廣大繁賾者將盡泯沒於咋舌蹙額之流耶嗚呼噫嘻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歲清和月古吳縷馨仙史序於鑄鐵齋

螢窗異草二編目錄

卷一

瀟湘公主 紫玉 古塚狐 崔十三 白雲叟
遼東客 弱翠 考勘司 杜一鳴 酒狂

卷二

祝天翁 暢生 鏡中姬 程黑二 拾翠
小珍珠 屍變 黃灝 徐小三 花異
鬼書生 于成璧

卷三

綠綺 痴狐 燈下美人 梁少梅 定州獄
任任 仙濤 陸廚 豔梅

卷四

梟煙 鏡兒 翠微娘子 徐之壁 女南柯
于都 大同妓 虢國夫人 姜千里 畫廊

窳婁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瀟湘公主

侯鼐字仲鼎南陽人倜儻少年也與同邑邵生相友善邵故貧惟仲鼎深知之二人遂為管鮑交學文不就同入武庠蓋皆仲鼎之力焉仲鼎有胞舅莅任湖襄因署中經理乏人馳書召之仲鼎將往而慮邵無以資生予以五十緡囑曰以此為弓馬費善自肄習來年兄歸可同赴武闈奪錦標也邵涕泣送之顏色慘淡若悲不自勝者仲鼎為之怏然淒淒就道恒以邵生為念抵舅任所衙務棼如亂絲仲鼎一一條理之半載甫能就緒因思邵且欲為圖南舉力請歸省舅不得已乃遣之仲鼎素輕財與皆不受仍以一僮一劍相隨囊橐蕭然絕不類已飽豬肝者舟抵淮上避風泊於小港是夕月明如水氣肅若秋仲鼎方倚窓閒眺適有艨艟巨艦逆流而南行甚緩舟中方夜宴簫管嗷嘈嬌歌宛轉疑為瓜步巨家殊不介意無何已至舟前忽聞人大聲語曰月色甚佳何為行也亦當停泊於此言未竟諾聲如雷船遂止仲鼎聆其音絕類邵蓋時在心者故一觸即動有頃笙歌頓止鷁首嚴聲有人先出辟除曰貴主同粉侯出觀江景盍避之船中一時皆肅然須臾異香馥郁飄越鄰舟撲入腦髓

旋見紗籠數對自艙中出望之狀如列星即有紫衣貴人烏巾犀帶儼古之王侯携二八嬌艷宮妝如畫圖容奪皎月之光甚姝麗侍婢十數皆衣錦繡設小榻累席重裀二人乃並肩而坐仲鼎遙覷良久知為鬼神然諦覷之下紫衣人面容舉止酷肖邵生不禁大驚曰吾弟其死乎益因之注目未幾麗者凝睇瞥見侯舟駭曰俗客在此胡不早言使人窺見宮儀從者當有罪乃艴然俱起入艙未久有人厲聲詢曰泊者何人舟子代答曰南陽侯相公將歸故里耳其人驚曰是吾家都尉桑梓也即入稟覆旋有貂璫二人來詰里閥仲鼎隔舟告紫衣人遽出船頭大呼曰吾兄今日始還乎固不意弟在此耶仲鼎審視果邵生益愕然邵請過舟仲鼎從之比入艙中則異彩奪目奇芬襲衣窗横孔雀之屏座隱芙蓉之褥備極人世華侈仲鼎未及發聲邵手一揮金鏞大作瑤笙錦琴急管繁絃嘈雜乎一時雖有言亦如充耳矣邵乃施裀再拜禮甫畢玉磬一聲八音俱寂即伶工亦不知其安在樂闋仲鼎始得展詢詳詰其由邵微笑不答惟命肆筵相待曰且盡一夕之歡勿言舊事使我故人倍增忉怛也仲鼎益疑固詢之無如綺席張矣珍錯獻矣籩豆楚列肴核旋陳邵把盞為仲鼎壽而樂音復發其響益繁盈耳洋洋前席者能不緘口哉無已就坐樽俎之品率多不知其名行酒皆宮監仲鼎愈覺不安邵又曰吾兄非他人可令婢子來言次外樂盡停晶簾微啟早有麗姝

十數輩。皆殊色。撥阮擫箏。敲金戛玉。各獻厥技。奏於筵前。繼又發繞梁之音。作驚鴻之舞。於是飲酒樂甚。而仲鼎則竊有勿願也。乘間謂邵曰。觀止矣。尚有欲言。請輟雅奏。邵即以素箑揮之。餘音頓息。仲鼎因促坐。叩其顛末。邵笑曰。兄欲聞此。當滿飲三大杯。弟與兄爲竟夕談語已。即飛一觥來。仲鼎慨然飲之。連盡三爵曰。杯罄矣。可得聞乎。邵乃盡屏左右。祇留二小鬟捧觴。已與仲鼎合席而醵。始自述曰。弟與兄別後。竊思學劍讀書。與吾兄成名當世。因厭城市紛囂。從居表兄之別墅。其地頗多竹木。且閒曠。可爲矍圃。乃以兄所賜之半。構精室二楹而居之。晝則馳馬試劍。夜則簡練揣摩。誠吾人藏修之所也。今歲仲春既望。月色薄晦。暮靄冥冥。弟夜坐。正將秉燭宵讀。俄聞窗外小語曰。貴人寢未。音似巾幗中人。啟視之。則中官數輩。皆着紫羅衫。謂弟曰。王與后將以貴主下嫁。某等奉命。特來糞除。弟驚曰。王何人也。素昧平生。何所見而以棣華相屬。中官曰。衡山大帝。貴人豈不聞耶。弟以生人而爲神壻。語近不祥。乃固辭。中官竟不聽。排闥直入。鋪設一新。然後去。弟入視居室。則書劍弓矢。不知歸於何處。唯有錦幔低垂。繡几羅列。今館之所陳。半皆吾家之故物。向覺所居湫隘。一旦雜陳諸物。反增其閎。且未審從何運入。即弟亦至今不解。禍福未卜。靜以俟之。又許時。中官以氈囊至。出今之所服者。代弟服之。又去許時。引小鬟四人來。皆五彩宮衣。執金蓮炬。周視室內。相

語曰。喜無武夫氣。尚可以敵體鳳台人。言畢含笑俱反。則又一中官坌息而來。報弟曰。請整衣。公主至矣。邵語至此。又屏去小鬟。低告曰。閨房猥褻之事。本不當穢清聽。然凡知我者也。故不忍於自匿。因接叙前詞曰。主將至。弟逞睇之。年可十四五。風姿綽約。天人也。從婢益夥。駕輜軿。張翠蓋。威儀甚都。甫下車。中官令弟以臣禮迎謁。弟有難色。主旁一小鬟亟搖纖腕止曰。王有後命。以駙馬為陽世人。非臣。即覲吾王。亦行主賓禮。況與貴主為伉儷乎。弟乃不拜。以匹敵禮相見。小鬟輩擁主入室。弟始與主對坐。近覘之。玉肌花貌。窈窕端凝。且羞澀不敢仰。俯首無一言。適几上有楮穎未及收。主微目之。小鬟即進曰。主欲與粉侯奪文壇赤幟耶。恐赳赳僅能以矛戟見長。未必辨此。主乃微哂。弟恚其言。即搦管而起。大揮一絕曰。倚天長劍吐虹霓。一嘯何難退鼓鼙。翻笑終軍無志氣。僅能弱冠脫雞栖。蓋自言其志也。主覽之。自覺目笑。且與鬟耳語數四。鬟乃告弟曰。主云詩則佳矣。何催粧無麗句也。弟赧然。因命鬟請之於主。主不辭。即命筆自題一章。弟捧讀之。蓋和前韻曰。何事王姬駕彩霓。丈夫猶自志征鼙。封侯無骨君須記。且擲長纓入鳳栖。弟諷誦再三。益悅服。方倡隨間。小鬟以紅巾拂几。使弟與主並坐。珍饌自外入。其氣騰蒸。若新出於鼎。鬟以小犀杯。繫紅線一綫如合巹。其色甚赤。飲之醲釃。小鬟語弟曰。此酒惟合歡用之。所謂瀟湘之鸂鶒紅也。主不沾吻。弟亦不能

引滿。無何。玉漏三滴。中官入促。髮歸。鬟乃代主脫簪珥。鬆襟衣。肅然告退。弟與主歡洽無異於常人。弟主性貴。不苟言笑。閨閣中蓋庶幾焉。好合之餘。始自述其本末。蓋衡山大帝第四女。初封瀟湘公主。年甫十五耳。侵晨鬟即至。起居於榻前。為主整衣易履。仍捧之登輿而去。弟室中遂無長物。一仍其舊。即弟之衣服。亦不知其安往。已至夕復來。則不再乘車。中宮亦不相臨。唯小鬟三四輩夾侍之。主坐。則共扶其肩。主行。則互持其腋。以主之弱不勝衣也。主耽翰墨。典籍無不涉獵。尤長於陰符。謂得元女之傳。迥非儀秦所習。兼善手談。弟當之輒披靡。良夜相對。頗不岑寂。如是彌月而禍作。仲鼎聞邵言至此。色變而起曰。弟有何不測。答曰。兄姑坐。待弟緬陳。弟自與主遇。飲食服餌。仰給於岳家。日用既裕。不免稍侈。主每戒弟曰。慢藏誨盜。大易訓之。君不可過踈。弟不之信。自恃其武。猶肆為大言。一夕。果有數賊入吾家。弟猶未寢。格之。遂奔。追諸野。殺一人。餘皆遁去。及歸。主適在家。謂弟曰。禍至矣。亟首之官。則可免。叮囑而去。弟以邑門既扃。坐以待旦。昧爽往視之。屍已無存。妄意群小欲脫累。故徙之以滅其跡。遂不關心。且錙銖無所失。亦何必履公門。事竟寢。主至夕不來。惟遣鬟寄以寸簡曰。速至侯某處。事猶可為。蓋知兄與弟契。故令往投良友也。弟終不信。猶豫至終宵。弛然而臥。雞鳴而捕人至。破扉壞室。勢甚洶洶。弟疑盜來復仇。黑暗中又格殺其一。及呼乃覺。弟已無

以自明矣。邵言及此。仲鼎驚甚。毛髮俱竦。瞿然曰。弟無生路矣。然則何以得免。且至此地。邵
歎曰。兄且勿驚。願終其說。弟繫然出官。具陳始末。詎羣盜移屍路側。反先鳴之於官。言宵行
至某處。有武生邵某持劍行刼。殺死客夥一人。掠去錢物若干。官拘比隣。又皆言弟暴富狀。
官反覆勘訊。謂弟追盜不合遠至於郊。又不即行控禀。且拒捕傷差。其為殺越於貨無疑。弟
末由置辯。竟論死。比入狴犴。拘攣甚苦。及夜。見主悄然來。謂弟曰。不早為計。今危矣。盡賤
歸寧父母乎。弟亦姑頷之。一戟手。桎梏盡脫。遂相攜出獄。潛至江邊。中官早艤舟相待。今將
一帆南去。弟不知何日再向故園歸耳。言已淚下。色遂慘然。仲鼎知其有異。不敢復詰。雖中
心悱惻。而強忍與言。惟歎其所遭之蹇。慶其今茲之遇而已。時將五夜。仲鼎之舟。因風駛將
發。倩小童敦促。兩人不忍遽別。依依不已。忽小鬟以一簪至。附耳白邵。邵笑曰。此豈足以報
我鮑叔。雖然。亦姑為之。因舉之以贈仲鼎曰。微物臚兄。聊備舟楫之費。大德尚未酬萬一也。
仲鼎欲辭謝。見其質不甚重。諒為可受者。遂弗郤。天已將曙。乃執手嗚咽。相視涕零。久之。始
過舟。邵仍送之篷底。情話殷勤。及仲鼎反首。再欲有言。則煙水蒼茫。邵之舟已渺。一船皆驚。
以為遇鬼。仲鼎亦為駭然。迨啟其囊。明珠千粒。價固萬金不逮。始信邵為遇仙。比至家。未及
卸裝。即詢邵生近況。果以事下獄。至夜卒。且述其異。死不於監而於門。趺坐如生。身旁有書

一㮚語甚怪。有見之者。竊言其畧曰。曾參非殺人者。乃以殺人告其母。則真殺人者也。毋不究真殺人者。反以傷差之故。自戕其子。忍乎哉。今傷差之罪。予以論抵殺人之罪。誰職其咎。夫虺蜴入室。猶思碎之。況盜乎。盜移盜屍而証殺盜者為盜。官竟目之為盜。非故出故入乎。欲求盜真。則首盜者是。末鈐巨印。則故銜山大帝篆文也。官驚秘其事。而捕羣盜。遂究移屍之狀。盡置於法。時邵之屍。仲鼎父已具狀領出。殮之以棺。仲鼎欲覘其異。啟柩視之。則惟衣冠在焉。舉家駭歎。後數年。仲鼎重遊湖襄。遇邵於途。車馬儀從甚赫。懷一兩歲兒與之曰。敢累吾兄。以此延先祖脉。仲鼎喜曰。弟何時得此甯馨物。邵曰。已兩獲其雄矣。此其幼者。唯吾兄尚義。故敢以相託。遂付兒於侯。乘軒而逝。仲鼎懷之歸。詐為己子。使繼邵後。及長。以其産之半。析之。人咸頌其德。而不知實邵子也。仲鼎自得邵珠。家益裕。聯捷武榜。仕至協鎮。一夕。夢邵以輿馬來迎。竟無疾而卒。邵生名承先。字履武。亡年未冠。同邑人至今猶惜之。

外史氏曰。古人云。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其侯與邵之謂乎。方侯別邵而去。固不料其死。及侯遇邵而歸。亦不信其生。竟之生者竟死。死者復生。神之力歟。不可謂非侯之功。何則。交情不深。則不必遇邵。不遇邵。則一段奇緣。誰與傳之後世哉。侯不媿於亡友。邵乃不匱於良朋。兩人之交。於以不朽。

句容民金二。怙恃俱失。有弱弟曰金鏞。附學於近村。年未舞勺。姣如好女。每從塾中歸。輒有一嫗與之偕。笑語之曰。小郎君大好相貌。將來宜偶天上人。世間蠢女兒。恐非汝匹也。如欲物色。老婦當為執柯。鏞時稚幼。不解所言。然聞其語頗歆羨。如是者數月。見輒云云。鏞終靦覥不答。踰年。鏞稍長。漸通情事。遇嫗又言如前。乃赧然詢之曰。天人在何許。可容童子一識乎。嫗曰諾。予不可偕往。為子指南。自往覓之。倘有意。可以語我。因示以其處曰。距此三里許。有桃花當門而植者。其家即是也。語已。分袂。鏞朝餐入塾。即詭詞以告師曰。家外祖疾甚篤。兄命往省。乞假一日。師以其敦謹。深信之。鏞離近村。雀躍而往。至其處。果有一家。紅英數枝。掩映於門屏之內。鏞終少小。突然徑入。甫及閾側。旋聞人聲譙訶曰。誰氏小兒郎。髮猶未燥。便效偷花賊耶。鏞驚視之。則一雞皮翁。年近古稀。含笑自內出。鏞本聰慧。解人意。並無恇怯。直前揖之。翁以左手扶持。以右手撫其頂。哂曰。是兒來意頗不善。鏞朗然答曰。聞此中有天上人。特來一晤。亦何不善之有。翁曰。是又劉家痴老嫗饒舌。雖然。來意不可虛。盍從我入。遂攜之入門。草堂三楹。面桃而建。瀟洒無纖塵。中列琴書。饒有隱居氣象。翁與鏞小坐。即呼紫玉將茶來。俄見布帘半起。果有垂髫少女。年齒微長於鏞。以漆盤貯琖。捧茗而出。鏞孜孜而

花。艷如出水之蕖。風神究麗。娟娟動人。雖童子無知。亦不禁為之眷注。翁命玉酌鏞。竟茫乎不覺。翁乃大笑曰。情固生而有種也。因詰之曰。汝見天上人。此心亦即少慰乎。答曰。心慰矣。而願故未酬。翁又笑曰。必如何。始滿汝願。鏞曰。得與若人處。志乃足。翁又曰。談何容易。既而曰。此事亦非大難。汝能居此不返。當令玉日與汝戲。鏞欣然許諾。無戚容。翁乃大悅。便出果餌。俾二人同食。玉亦甚愛鏞。喁喁推讓。如賓主然。翁顧而樂之曰。阿玉得此。庶不憂其煢煢矣。徑任其嬉戲。不之閑。鏞夜則與翁同榻。日則與玉同遊。或鬥百草於花前。或捉迷藏於月下。疊肩交臂。攜手牽裾。雖無牀第之私。不減倡隨之雅。嬰年兩兩。絕少爭心。弱歲雙雙。儼有樂趣。蓋有天性然也。居年餘。飲食衣履。一出於翁。然兩年皆漸長。情竇亦漸通。眉目之間。各有狎昵之意。一日玉晏起。隔牕纏足。鏞從由牖外窺見之。其潔如雪。纖如錐。嫩藕半枝。嬌蓮一掬。遂不勝情動。逕謂之曰。予得阿姊為妻。此生實無遺憾矣。語未竟。翁自外入。色似甚恚。訶之曰。犢子不可畜。乃欲竊我掌珠耶。鏞因踧踖不安。翁又禁玉不得與鏞戲。怒目相加。將施夏楚。鏞益懼。託為旋溺。逃竄而歸。及至家。門閭頓更。景物非故。垣邊手植小柳樹。既已合抱參天。大驚。亟款其戶。即有杖者出應門。品貌酷類其父。而年踰六旬。似又非是。因詰以金家。愕然曰。即予是也。孺子何來。與予家有甚瓜葛。鏞乃述其大端。杖者笑曰。何謬也。予父母

沒已多年。聞有叔名鏞。童時赴塾讀書。至暮不復。已飽於豺狼之口。故生平不令就學田間。以老叔卒於某歲。距今足有百年。即令尚在。亦既八表頭童齒豁矣。豈猶婉好如是哉。鏞不信之。猶力與之辯。金家莊者。皆杖者子孫行。聞之怒曰。何物乳臭兒。來冒人祖公耶。欲飽以老拳。鄰翁亦八十許人。聞其鬨。乃自籬落窺見之。遽出呼曰。是誠有異。汝曹不可妄為。因語杖者曰。若叔與我同塾。面容猶能彷彿。此兒頗相肖。得無若叔遇仙乎。杖者曰噫。以何為質而信之。鄰翁曰。予信知其脇下有黑子。狀若七星。長者以為仙人相。如有之。當是若叔可無疑。鏞即袒以示之。果符翁言。且述凡嫂行事及面龐纖悉俱合。杖者乃率眾羅拜。以為真仙。鏞亦自笑而不信。姪乃延叔入家門。鄰翁與鄉里咸來造訪。話幼時事。宛在目前。直至夜深。始散去。鏞獨寢一室。鼾睡達旦。晨起。覺頦下有物。捋之。則鬚長寸許。白且如絲。乃大駭。身亦暴長。與成人相埒。不勝歎息曰。久居仙境長若嬰童。今處塵世一宵。鬚髮皓然。無怪乎碌碌者之易老也。遂不別姪而行。仍詣翁處。則滿目松楸。無復宅第。方躑躅間。俄見曩昔之嫗蹣跚而來。心乃大喜。直前揖之。嫗茫然竟不相識。鏞又自白其名。嫗粲然曰。使爾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何以金家小郎子誑我耶。鏞又剖悉言之。嫗笑誦毛詩二句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痴老子揖我。豈尚欲煩我作伐乎。鏞歎曰。予髮如此其種種。何心奢望。但得附仙人驥尾。或

能長此蒼蒼亦幸耳。嫗正色曰。欲覓仙緣。當求佳偶。良姻尚在。子不可自棄厥志。因出紅綾丈餘付之曰。持此向東南。見有林木。望空拂之。其人固宛在也。鏞究以耄老為嫌。嫗袖出一鏡照之曰。汝又童矣。視之。果翩翩少年。自拈白髭。倏已盡脫。益大悅。向嫗再拜。嫗與鏡頓失所在。因如其教。行未數里。果值平林。鏞即以帕揮之。中裹一物。及地。忽化為麗人。掩笑整衣實紫玉也。驚喜如狂。急前把袂。玉哂曰。水上人始終無賴。強主婚姻。令人煩不可耐。鏞又拜而乞憐。玉甫與之握手。東行數百步。恍如雲霧。旋得一巨宅。峯環水繞。棟宇巍峩。未入早笙樂大作。翁與十數人皆吉服出迎。不再齒及前事。惟盛張錦筵。舉行嘉禮。鏞亦由此辟穀得成地仙。後數年。降乩於其族中。補述其梗概如此。再附以詩曰。情緣引到洞中天。再到紅塵已惘然。鏡裏長春無白髮。枕邊短夢少青年。瑶笙不羨秦樓鳳。錦瑟休揮趙女絃。直上雲霄最深處。幾回含笑話桑田。嗣是不再降壇。旬日。事傳白下。

外史氏曰。人謂仙家日長。人間日短。固已。然以七十餘年。僅博得山中一歲。其多少尚可數計哉。幸而遄返。乃得成仙。使竟居此不復。不幾以十數齡之黃童。轉盼為八旬餘之白叟。其去夜臺。猶有幾日耶。余因謂仙家日短。究不若人間之日長。隨園老人曰。幻極矣。而言之若鑿鑿可據。生龍活虎。直令人無從着手。

古塚狐

易州之西有古塚不知幾千百年無碑碣亦莫詳其姓氏俗以為荊卿之墓疑即當時以衣冠瘞處也一日有鄉民送妻歸寧夫婦各跨一蹇衛道徑塚側因來路已遠頓思溲便乃棄乘趨荊莽間夫騎正駛莫之能知行半里許始覺相失在後乃駐俟之久且弗至心乃疑亟返轡蹤跡之則惟有所乘之驢散齕於草間人竟渺然夫大駭莫搜墓畔見婦之衣袴紛掛於蓬顆蔓草間時正有狼患疑其已飽饞口遂收其遺服慟哭而歸乃婦實未死方溲畢而起俄聞人語紛拏有二隸自塚中出鬢毛如蝟狀甚怖人直前欲執之詈曰何處狂婢褻我主人門庭摯之去敲扑無恕婦驚而奔衣縷忽若蟬蛻不轉瞬間已自裸婦羞縮不能步隸追益急不得已而伏於叢棘以冀倖免旋聞隸笑曰只此足以辱之毋苛求言已寂然婦究不敢出匿跡終夜肌革盡傷及曉不能歸返索故衣則皆烏有正惶急欲覓死所適行人數輩褰裳而來至其前見婦白身狀若瘋癎因驚詢其故婦乃忍辱詳告之雖能少掩其私然而尻骨之隆隆臀肉之纍纍莫不瞭如觀掌幸衆中一人聞言駭曰是予妹也亟解衣使蔽其體婦始敢回睇則其兄方奉父命來迎妹初不意相值於此也婦不禁涕出兄乃以所控之驢載之遄歸且馳告其夫始釋厥惑後人時見有二狐出遊於塚上其色已蒼黃執之即不

見。乃知婦所遇者。蓋即此耳。狐豈有慕於高漸離之義。而為悲歌。特保其冢歟。噫。亦異矣。

外史氏曰。村婦無知。擅污高士之壟。裸而辱之。狐亦善解人意矣。猶憶少時。聞諸父老云。直省多平屋。每值溽暑。民家之婦女。輒寢於其上。倘逢陰晦。或與龍交。嗟乎。彼何人斯。褻衣且不可向日。乃敢露穢於星月之前。龍非性淫。特以懲創之也。有家者。不宜知警耶。

崔十三

杭人有賣海鮮者。其名曰李念一。湎酒而漁色。尤好龍陽君。雖産僅中人。而耽耽逐逐。惟此是求。妻子之飢凍勿恤也。同里崔十三。恒依之。十三年僅成童。貌逾好女。母早卒。惟父在。又以病廢。家甚貧。以故念一常拮据相助。冀圖片刻之歡。而未遂所欲焉。蓋十三聰慧。善揣人意中事。雖以家寒。親老。借潤匪人。而刻意防之。守身如處子。念一遂不得染指於未夏。念一以事如海寧。往返數日程。力請於十三之父。欲與十三偕。意固將決一死戰也。十三之父不欲。曰。童子何知。君亦自往可矣。念一益固請。而十三弱。即好弄。樂於遠遊。又從中慫恿。父不得已而遣之。瀕行。密語十三曰。若人素有輕薄名。兒之家倚之。不得不聽汝往。但以全璧去。以全璧歸。吾可以見先人於地下。兒亦可謂克孝矣。否則。我人也而不能知。而鬼則知之。必不容汝入崔氏之廟。十三領諾。即辭父行。鄰比多有竊笑者。以為崔父貧病失心。特置子於虎口之下。其不被咬者。未嘗有矣。乃十

三自負已知。欣然與念一同舟。與之飲則飲。與之謔則謔。了無畏忌。即念一亦自謂魚游釜中矣。舟行至暮。十三出蓬底閒眺。時念一酣卧。未暇相從。十三目視水光波流。倏忽上下。慨然人不自立。瞬息下流。殆與此水無異耳。有觸於懷。因竊念曰。今夕與若人同艙。彼若以力。將如之何。豈我一嬰童而能與壯夫相抗哉。且適聞言語淫邪。幾於矯手頓足。我果何策以禦之。籌思無計。因而自悔。方且四顧彷徨。潸然泣下。忽上流一扁舟御風而行。載一中婦與一少艾。狀類母女。女蕩槳而母撒罾。殆漁家也。舟行將近。少艾顧十三而笑曰。個兒郎隻身如葉。陷於泥沙。能救我遠避暴狂耶。同病宜憐。母不可不有拯之。婦亦笑曰。兒之言。可謂既登彼岸。不忍溺人者矣。況是兒亦孝子。不宜坐視。乃即懷中取一册。其巨如掌。僅十餘頁。裹以他物。投於十三曰。孺子得此。可以保身矣。舟如奔馬而去。十三驚顧之。早已相隔里許矣。輾轉之頃。帆影已沒。十三幼從父讀。頗通文。亟啟其册而閱之。則皆閨中戲術。無他。十三乃攢眉曰。予焉用此。媪殆紿我為笑乎。既而思之。若運以機智術。亦良得。遂秘之於袖中。而念一已醒。遽呼十三。十三入。詰以焉往。答曰。適在鷁首觀江景耳。念一乃笑曰。以汝之容光。不懼蛟龍捉去耶。因又嘻嘻言曰。今宵能共榻。當以所得之半贈若以贍親。不然。三尺水即汝安宅。將葬爾於江魚腹中。不得復返矣。汝父老病。詎能向我索人。言之咄咄相偪。十三聞之。

甚有懼色。頓憶册中移燈就火之法。頗可以救燃眉。乃朗然曰。兄之愛我。苟非木石。皆知感但予稚年。不諳情事。且畏羞。倘得沉醉。任若為之。予亦不惜此身。念一大悅。慨許之。自出登岸行沽。十三亟覓褚潁就燭。取册觀之。則急口令耳。凡三令。舉十數言。備極男女狎昵之語。且令曰。能誦如流水而無哭容者。乃免罰。十三一一書之於箋。而自為默記。亟藏其册。未幾念一復入。置酒將飲。十三曰。無令不歡。且今日之事。更非可默然相對者。昨自鄰家得口令數行。頗可以司政觴。請與若行之。念一自恃捷給。毅然而應之曰諾。即各滿引三爵。索令共觀。十三又曰。若年長我一倍。必不予欺。若不遵予令而索予歡。予甯赴清流。誓不汝從。念一亦允之。無難色。十三始出令相示。約以一大白。念一甫寓目。已笑不能仰。十三又自請先行。每一發聲。更故作睥睨以動之。念一之情已蕩。心遂無主。不得已而亦誦之。未及一行。早已粲然。十三執觶行罰。又不姑恕。再誦。又復如是。三誦。益不能成。俄頃之間。連嚼十餘爵。念一既已酡酮。遂不作他想。誦之愈急。愈不能如令。漏下二鼓。念一竟玉山頹矣。十三又連勸數盞。已不克啟吻。知其深入醉鄉。心始少放。此蓋以所欲蕩其心。復以所難箝其口。不必滅燭從薪而烈炎頓息。管子所謂因禍為福者耶。十三既已智醉念一。別無憂虞。方能拂榻就寢。忽聞彈指聲。自啟牕門視之。燭光之下。一人掩笑而入。迴顧焉。則頃者所遇之少艾耳。喜而

致謝。兼叩其突然之故。女笑曰。恐君未易辨此。故來相助一臂。今既潦倒。此夕無虞矣。明日敬效吾法。必當有驗。十三始得諦觀女貌。淡艷幽妍。自覺形穢。殆天人也。十三情竇已啟。適與念一戲。慾火久熾。見女返身欲歸。乃笑而留之曰。姑少坐。容我酬恩。其可乎。女覺其意。微哂曰。子尚已躬不閱。猶妄思魔障人耶。飄然出戶。倏忽遂不見。十三驚詫良久。復取其冊展玩之。倦極而眠。不覺東方之已白。晨起視念一。兀自朦朧。且被酒不能起。乃甘言以慰之曰。昨夕所飲無多。兄尚酩酊若彼。冥然漠然。深為弟憂。言訖巧笑承迎。念一究不悟其以趨為避之計。是日也。念一病宿酲。至夜方愈。誓不復飲。十三亦不能強。乃用冊中反客為主之謀。挑之以言曰。兄今者深為酒困。不可再為所戕。客夕之約。能姑俟之異日乎。念一側首以示之曰。不能。十三曰。予昨者亦為情擾。竟夕不眠。此時亦憊甚矣。兄能容我小憩。夜深自來就兄。弟信人。決不爽約。念一弗即諾。十三又曰。否則兄來就予。予當假寐以待。但不可着衣驚弟使寤。則忸怩或至於方命。亦未可知。念一又不禁色喜。輾然從之。十三密索於艙中。得短挺。長可尺餘。藏諸衽席之下。竟與念一分榻而卧。乃潛攤此挺於懷中。挾持利器。念一固不及知焉。慾熾情炎。反側不寐。傾耳即聞有鼾聲。知十三已入黑甜。急不能待。遂悄然以起。白身赧顏往就之。潛啟其衾。亦不之拒。且膚香襲人。情亦莫遏。方將共枕攤持。而十三之身

忽已轉側向外。仍復鼾眠。念一如其所教。不敢驚。因解履登榻。自趨裏床。乃身甫貼席。而十三若夢中忽覺者。遽呼曰。可人來乎。以巨物少避中堅。直搗後隊。檻門皆破。幾及睪丸。其痛不可當。而前徒之精銳者。不覺倒戈莫舉矣。念一痛極大呼。而手足儼如縛束許時。十三始偽為乍寤之狀。顧而視之。殘燭未燼。因急藏其梃。佯笑曰。是吾兄耶。予適夢與美人戲。彼嗔我無偉具。手於暗中摸索得一物。頗粗壯。因以戲之。不意兄至。夢囈無知。負罪良多矣。遂故為親昵。欲與歡。念一驚定痛生。外腎似有洋腫。厥臀更暴痛如割。不及問鼎。喏喏而退。呻吟者遲旦。此又閨人與女伴相戲。乘其無備而中傷之策也。念一始疑十三。謂其有心規避。乃十三夙興即起。奉事益謹。言語益甘。儼有呵脬舐痔之意。念一疑復少釋。第負重傷。損及不毛。雖仍前不悛。亦幾於用武無具矣。忍痛二日。已抵海甯。扶杖市中。索其前逋。信宿而子母皆得。十三思歸。促之啟行。念一亦不獲耽延。遂復登舟。創亦漸平。色念復動。初猶不敢即逞。將及杭界。忿然曰。此行乃實為是人。非祇圖此戔戔。今去故鄉伊邇。而志不克遂。何以生為。雖潰爛而死。亦命也。務畢吾願而後已。然亦竊疑十三。遂陰謀亦欲醉之。使其無能脫賺。暮泊鎮市。泥檝人沽酒割雞。而已仍前作狼狽之狀。乃十三。聰覺者也。早已如見其肺肝。因取冊暗中覽之。又得良圖。名曰移花接木。其法用圓竹一節。滿貯蒜汁。而以生麪和膠封其口。

盜置瓮底卧。先後澗以津務令如脂如韋無少窒礙。彼衆故不予以門戶。俟涗之再三。然後自爲指南。急以所備者。自前而後承迎之。膠着執肌。固結不解。汁浸厥物。痛入心脾。誠懲淫之奇計也。然須預伏白刃。防其反噬。以爲不虞之備。十三得其術。心益喜。覓之舟人。得膠少許。惟竹不能猝辦。忽於榻側獲之。則因念一所截。用以貯其碎金者。因笑曰。即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大快大快。遂一如其教而預儲焉。念一又茫然不知。及昏。歡然共飲。托醉先眠。布置已盡完密。俟其至。請嘗試之。念一果暴痛。如觸蛇蝎。亟取燭自視。則纍纍者雖故偉長。然已代之以竹英。急以手脫之。又牢不可拔。媿忿交集。將致命於十三。而十三早挺刃而起。數之曰。汝觍然人面。而務爲狗彘行。敗人家風。汙人子弟。罪已在於不赦。汝數數誘予。加以强橫。予念同鄉人契。少懲於前。汝不知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今宵仍萌故態。予因聊試小術。俾汝革心。竟沈迷而不悔。怒目視予。予已置身度外。不復作桑梓之想矣。言已。欲自剄。且號呼殺人。盈艙鼎沸。同舟共泊者皆驚起。須臾畢集。視二人則裸如也。知爲逐臭之故。爭笑而詢之。十三且泣且訴。歷陳其狀。衆皆咋舌以爲奇。環矚念一。既已面無人色。痛不能言。戲視其腰。則松不生於腹上。而竹乃產於臍下。遂不禁鼓掌大笑。爲之鬨堂。又無人肯於援手。唯舟工懼其隕命。貽累於己。始代爲脫之。盡力而後落。其必擁腫不中繩墨可知也。衆命十

三骨着衣纏。而後以正言責之。念一俛首知罪。客中有尚義者。將代十三鳴之官。念一泣懇數四。眾人為之居間。始令具一伏罪狀。而以所得所載者。盡以輸之十三。聊示罰過之意。遂旦即驅之罄身離舟。另覓小艇歸里。永不許擾十三家。擾則執狀赴縣。眾將鳴鼓而攻。必不恕。念一一敗塗地。莫敢與爭。遂垂頭自去。抵家猶卧牀蓐者匝月。蓋滛心亦既少戢焉。舟中人以十三為智。咸愛重之。競市酒餚相餽問。乃十三深慮念一。恐其報復。心欲遄歸。無如距家僅一日程。而風色少逆。至夕猶泊於昔日遇女之處。十三心識其地。乃笑曰。黃石公猶在乎。報韓者已歸。可以從赤松遊矣。及寢。有人欵戶徑入。視之則贈書之媪也。喜極趨迎。延之坐而謝之。媪謂之曰。憐子純孝。是以相救。令日子之恥已雪。而我之事未終。故深夜特來與子議。十三無難詞。直諾之曰。再生之恩。無不如命。媪曰。予居此水數百年。縱橫自得。近有無知孽妖。强欲奪吾宅。兼思[illegible]吾女。故避迹他鄉。且多構奇策以禦之。其中利害。尚有甚於子所行者。幸為龍王鑒察。屏渠遠方。並召我母女。前此避迹。正予旋歸之日也。因自奇其計。遂以授之於子。果能免患。然予有女在。不遂遠遊。意將委之於人。非子不可。倘得子之金諾。則我可脫然無累。往南海成其正果矣。十三聞言。喜出望外。亟以婿禮拜見。媪大悅。起曰。今夕頗良。可使迨吉者來事夫子。遂匆匆亟去。未幾。侍婢數人。捧麗人自外而入。裝飾如貴家。絕

非向之落魄者比。睨之。果即前者少艾。益慰所懷。於是懽欣與語。女終靦覥不答。其母又來
促之寢。乃屏燭下帷。解衣同夢。海棠濕雨。杜鵑啼春。竟不知夜之幾何矣。昧爽媪即至。贈婿
以赤金二笏。曰。多與。恐汝不任。然已可吃着此生矣。徑留女自返。女亦不甚流連。妝訖。輒與
十三對坐。他人往來。皆莫之見。即十三亦倏然不見其妻。乃怪而問之。笑曰。妾實神人。彼齷
齪商人。烏能見予哉。將至鄉里。女與十三謀。別舍於外。而使十三馳告於父曰。舟中皆謂兒
智。有媪願以女嫁兒。兼贈重金。適有遠行。不獲親來講姻誼。先遣其女于歸矣。敢請父命。崔
父聞子言。念一事。喜其智足衛身。不負父教。因慨然許之。草剏婚儀。令子迎婦歸。始合巹也。
鄰比聞十三完璧而歸。且知念一為所傷。病不能起。皆嘆息以為異。竟不疑女之自來。女事
翁孝。事夫順。理家有則。且以藥痊崔父之疾。病良已。十三又出金置產。儼然素封。夫婦承歡
數載。父歿。遂棄其業。不知所之。唯念一尚在。則已貧病交迫。家無斗筲矣。

外史氏曰。予不矜十三之智。而矜十三之孝。且不為十三幸。而毋為十三危。何也。向使不
遇授書之人。則十三已為砧上之肉。雖智足自衛。又烏能出庖人手耶。抑安知非天鑒其
孝。陰令賢母為之造謀。俾其全璧歸趙哉。故念貧家子弟。與其學保身之十三。毋寧為不
輕身之十三。苟無十三之孝。念必將飽飫秀色而歸矣。僅僅作門外漢。竟至焦頭爛額乎。

孝矣哉十三。危矣哉亦十三也。

白雲叟

錢塘山水。爲天下之冠。聞者多不能遊。恒引以爲憾。宰是邑者。又以功令森嚴。簿書冗瘁。鮮克與湖光山色。接晨夕杯酒之懽。亦宦游憾事也。臨清盧之椿。以孝廉銓補浙省。去錢塘僅咫尺地。乃爲公務所羈。即有事謁院。亦倥偬不及一游。每抱昌黎滕王之感。盧有幕友。失其姓名。號曰白雲叟。叟異人也。居恒輒謂盧曰。大丈夫得展驥足。出宰百里。苟非名勝之邦。斯已耳。脫遇六橋三竺之勝。不能駕一葉之舟。與畫舫簫鼓。競逐於湖上。則不免唐突西子矣。盧深頷其論。然以簽通如蘭亭。接壤如耶溪。猶以一官匏繫。不克身親。而西湖又安望哉。朞年。叟忽語盧曰。君有湖山之興乎。明日撫公麾下。使君繼樂天坡老之任矣。速理征棹。遂可壯游。盧以爪期未及。且政聲未登卓異。不信叟言。詰期方據堂理事。果有隸以紅箋至。則已調補令錢塘矣。乃大喜。服叟之先見。因與之謀曰。君言雖中。我事倍煎。三鼓放衙。五夜退食。晦猶奔走於道路。明即傴僂於戟轅。即有淡妝濃抹者。可能駕言出游。以適我願乎。叟微笑曰。君自不欲暇耳。果能概從吾言。即以孤嶼爲家。以冷泉爲室。以淨慈靈隱爲客座。以兩峯一水爲園亭。吾未見有廢事也。盧猶未信。及攝篆者至。乃啟行。抵杭。復任三日。叟即請於盧曰。

湖船已具。來朝當與君徧游佳勝。盧訝曰。新硎初試。游及未能。我與君皆有司。何暇及此。且
令上官聞之。彈章將不遠矣。叟笑曰。予固謂君不欲暇也。事果有碍。予豈敢以孟浪貽君憂。
盧曰。然則君將奈何。叟曰。君無漏言。翌日。仍戒輿馬。飭吏役。起居如常。予自能偕君一往。盧
惝怳不定。姑諾之。次日午後。盧方出衙署。將謁撫公。忽輿側有人啟曰。白雲叟先生靜候。盧
不自由。身已降輿。見騶從十數擁一小犢車。趨迓道左。執事甚恭。亟引盧登之。欻然遂發。疾
如風雨。不轉瞬。即出錢塘城門。盧心竊訝焉。自計未竣公事。即作嬉游。益非善策。然已無如
之何。甫至湖干。果有大游船。艤以相待。盧方下車。叟忽從蓬底出。俟其登舟。即握手笑曰。吾
兩人皆有代庖。亦可置身。不妨作十日游也。盧茫然。視其船。蘭槳桂檝。華美異常。驚愕者久
之。及入艙中。早有歌兒數輩。明眸皓齒。朱履鮮衣。趨蹌乎左右。盧顧問叟曰。此輩何來。答曰。
廝養也。既坐。綺席高張。珍饌羅列。放乎中行。且行且飲。又有美人四五。皆妙選。羽衣星璫。麗
容稚齒。自簾中出。為主人捧觴。盧益莫測所自。詢之。叟答曰。家樂也。盧因笑曰。先生館穀於
予。頗亦拮据作客。未聞有此。今忽紛致佳麗。誠所不解。叟微哂曰。君視寒士如死灰。竟不能
一燃也。適過賢地主。舉此以贈。不敢獨享。願與君共之。何以疑為。盧默然。酒行數巡。已至湖
心亭。因捨舟登眺。亭中早設錦裀。盧與叟藉地而坐。觥籌交錯。歌舞雜陳。遙望游舸如蟻。泛

泛於蘇隄之下。或聽鶯。或觀魚。或憑欄而懷古。或即景而敲詩。前喁後吁。左絲右竹。簫管浮水。珠翠迷煙。而南北峯之變態。既有萬千。西子湖之澄波。又復四映。誠人間巨觀也。盧至此百慮俱空。一絲莫挂。唯與叟浮白痛飲。良久。叟又邀盧過岳廟。繞南屏。訪幽於林逋宅邊。探奇於蘇小塚側。侍者皆從。香風里許。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少焉月升於東。照徹萬頃。游人盡返。盧亦思歸。叟笑曰。約以經旬。何遽欲返棹耶。盧曰。其若官守與衙務何。叟曰。渠自能辦此我與君不消送慮。仍返舟。命泊於絕勝之處。對月張筵。開樽重飲。清謳妙舞。眩目醉心。直至酩酊始寢。凌晨。又換小艇。不携裙屐。尋幽索勝。靡所不經。每至一佳境。即有人設飲。亦不知其誰何。暮歸。仍宿於舟中。衾裯之華。供具之備。猶勝衙齋遠甚。但不遣美人侍。將臥即紛紛各散。莫解其為何。私以問叟。叟笑而不答。自是終日泛湖。或巨艦。或扁舟。山行以騎。陸行以輿。決酌而足跡殆遍。盧亦沉酣其中。樂而忘返。一夕又飲。漏下已三。叟忽謂盧曰。攝事者過勞。我等盍暫歸。盧曰。門扃矣。歸恐不獲。叟曰。姑盡三爵。有子在。乃以巨觥進。盧相對大酌。盧不覺沉醉。隱几而臥。及醒而轉側。則宅門已發梆矣。張目審視。身固在書室榻上。僕役趨侍。徑起看衣。亦不以為異。時宅眷猶在舊治。無可與言。方灌盥。有小吏奉叟命。以一冊進。曰。適日之事。略具其間。請公強記之。庶幾應對無失。次盧草草一覽。恍然曰。噫。予前此殆非身往

也因秘而不宣。仍出供職。照所登者行之。百不失一。及謁上憲。見同官。皆嘖嘖贊其明敏。已亦竊笑。乘間以故詢之。叟終不肯言。嗣後時出一游。或三日。或五日。雖不若向者之久而樂亦無殊。以故山水之勝迹。靡所不探。盧以其事近怪。即親知無敢少洩。未幾眷屬至。仍游如前。年餘。甫向內子私述之。驚曰。無怪乎有時如木石也。君自履新任。多宿外寢。妾往覘之。昏睡若無所知。即撼之亦勿能醒。心竊懼焉。以為鞅掌所致。侵晨即起。涖事如常。又復索解不得。且聞僕言。某先生亦恒如是。今而知此中有術也。然宜慎之。倘去而不返。妾將奈何。盧亦微笑而罷。由是事頗漏於署內。人多窺測。叟遂不再相邀。盧請之。亦不携往。唯曰。恐夫人滋懼也。又兩月。盧以循良。驟擢州牧。叟乃請去。曰。西湖已有東道主。不可再司刀筆矣。强之行。終不聽。遂為買山於湖上。築茅而居。未數旬。即遁跡不見。盧至州治。所屬有邑丞明察吏也。忽得奇疾。鼾睡輒竟日。至夜深始醒。則曰。予病矣。為真君召去。代庖紀錢塘縣事。煩劇殊不勝。明晨仍須一往。言已瞑目。雞未鳴。早入黑甜。人皆以為異。旬終乃愈。後竟不時舉發。一臥數朝。幸不甚久。然叩其巔末。則曰。真君囑予勿言。言將有禍。瞥盧下車。丞來庭謁。視盧之左右。皆若熟識。且能呼其名。盧聞其異。與己符。乃屏人與語曰。君之越俎以代者。實我也。君才實倍於予。行當薦剡。必不使久屈於下僚。因言其異。相視駭嘆。丞果藉盧力。遂綰銅章。但不

識爲叟捉刀者何人耳。

外史氏曰。長材屈於短馭。疇能試以鉛刀。雅吏困以闒茸。鮮克親乎島嶼。叟之此舉。可謂兩平其憾矣。尤喜其爲幕中人揚眉吐氣。不致以寒酸之態。見量於食肉者流。不然。雖與之游矣。安知不謂爲彼之福。而非我之力耶。流連再三。輙爲之喜動眉宇。

隨園老人曰。功名與印璽相左。祗爲不能分身耳。果有此術。即爲五斗折腰。亦所不辭。矧夫出宰名都。坐膺厚祿乎。搢紳先生有山水之癖者。能不神往於斯人。

遼東客

先大父宦瀋陽時。遇一僧。狀貌奇偉。談吐有英氣。不類緇流。而自額以上。肌削皮落。嗒焉若喪其首。怪而問之。僧亦不諱。蓋當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徒。聚於萑苻者。尚餘什一。僧固其間之巨魁也。聚黨千數。某執牛耳。某次之。僧又次之。下此者。咸聽指揮。伏於遼東道上行刼者屢矣。一日。有販珠者。結伴十餘。來自海上。所攜皆值千緡。暮投旅舍。屋數楹。寥落無他物。惟一敝囷置屋隅。則故盛米者也。客視之。俱不介意。衆中一人。貌聳而神清。負一劍。斯須不釋。俯而窺此囷。微哂曰。噫。鼠子之死期至矣。衆未及詢。以爲李斯之偶有所見耳。將寢。此客忽言曰。今夕當有胠篋者。諸君不可以不備。衆愕然。始詰其故。客乃剪燭啟扉。移去其囷。屋

隅有巨穴。窺之深黑。其中洞然。並敢其困而驗之。儼一無當之危。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衆皆震驚。謀欲徙居。客曰。徙果能免乎。愼勿恐。有某在此。必不使君輩喪其寶。因命衆枕貨而臥。即震響亦勿張皇。乃已掇矮几。坐穴側。帷燈伏劍。屏息而伺之。衆亦股慄不能眠。假寐以待。覩其劍光。芒射一室。凜不可以相近。誠利器也。乃傳舍主人。果與僧等劇盜爲表裏。奸見客即馳往報。羣寇畢集。將俟其寢而襲取之。客舍之後。地勢卑下。兼有坑坎深丈餘。臨空旁出。登土爲階。以上通其隧。蓋皆盜所預構者。於是盡入塹中。然後議進。其首賊以爲無患。毅然先登。約鑽至穴口。有聲如裂帛。其人早墜於隧外。撫之腥血污掌。已失其元。舉大駭。依采有風。人心惶惑。而盜之舊規。長者亡。次者必繼。某居其次。義不容辭。逡巡而復登。未幾又隕。則頭顱亦棄於室內。盜者大譁。繼之以入者。非僧誰屬。僧於此時神氣沮喪。欲不入而不能。欲入。而又甚恐前車既覆。後車仍往。其心惴惴無已。始奮然入隧。趦趄良久。彷彿有光。既達穴口。不敢躁進。窺探倉皇。旋覺寒氣侵肌。毛髮仍豎。戢戢然欲返。而又慮爲人嗤笑。姑以首爲嘗試。甫露其頂。未及眉睫。恍若有物如冷雪。遽沃其腦。早已冥然無所知。而身隕矣。羣盜燭之。驗門以前。天庭以後。削去者三寸。而人尚微餘殘喘。後無繼者。從賊大潰。僅舁二屍及僧去。僧至翌午始甦。敷以藥。半載乃痊。因慨然曰。草木餘生。不可再作孽矣。亟散其衆。出家

於某寺中。後數年。邂逅遇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為。始得其梗概。且言某某之首。次日客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目予而笑曰。夕來多感玉成。異時當有以報。言訖徑去。予亦懸懸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僧為緣矣。僧聞主人言。亦為之生嘆。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乎。僧遇先大父時。既已六旬。此其壯年事也。比及先大父秩滿回都。東道之民。竟有夜不閉戶者。而行人之無虞。又何待問哉。

外史氏曰。使盜盡殲于隧。其奇必不傳。仙其留意於是乎。不然。人皆及肩。此獨摩頂。何不擊之胥中耶。卒之猛放屠刀。遂登彼岸。非藉慧劍之力。有以斬除貪痴。烏能至此。當為之榜曰。決其二以示威。留其一以警衆。仙之意深矣。又舊傳一婦人。寡身夜績。有偷兒穴壁將入。婦聞其聲。視其賊已仰臥隙中。濡首而進。婦覩之笑曰。若欲眠耶。不可以無枕。乃以紡磚藉其首下。賊遂不能進退。挺然於穴隙間。天明。呼鄰人執之送官。噫。此婦之智。亦客之流亞歟。

翦翠

固安王立猷。以才長。屢中副車。年三旬。猶未售也。居恒輒鬱鬱不樂。庚午。復入場屋。考事既竣。以母病遄未遑候捷音。抵家。母亦小愈。王親視湯藥。棘闈之事。固未嘗去心。一夕母寢細

君亦倦臥。王獨坐誦頭場三藝。津津不自勝。慨然曰。如此佳文。擲地當作金石聲。豈朱衣猶不首肯耶。語未竟。聞墻角唖然。似有竊笑者。因大駭。疑為穿窬。而笑聲嬌細。不類衣冠者。亟起往視之。則一二八女郎。眉目如畫。碧衣朱裳。手拈菊花一枝。冉冉而去。忽不見。王詫為妖。心甚怖。不敢復誦。遽就寢。閱兩日。將近揭曉。興復勃然。篝燈展卷。孑然一室之中。恬吟朗誦。剌剌不休。女郎忽然而至。匿笑入室。直前以柔荑掩其卷曰。如君此等文。止堪供覆瓿用耳。絮絮不置。聒人好夢耶。王大驚。燈下視之。容光滿月。鬢髮如雲。誠絕色也。心雖悚懼。然夙以名流自負。竟見嗤於婦人女子。意甚不平。因起而揖之曰。卿亦知文耶。恐覆瓿者正未易遽此。女郎微笑曰。以予聞之。將毋同。王益忿忿。竟牽其袂。使坐曰。試閱吾文。黃絹幼婦。而不以桂枝相許。姮娥竟盲矣。女郎坦然就坐。仍笑曰。姮娥不盲。君心自盲耳。即取案上丹鉛批閱之。嬌波不瞬。纖腕不停。鉤之勒之。不須臾而三藝皆徧。末署八字曰。桂枝半枝。擬取為幸。王見之。於邑無色。取而視焉。披窾導窾。無不切中。乃悅服。亟請其名。女郎笑曰。若當執贄為弟子。何汲汲詢人姓氏耶。王又固請。乃曰成氏。小字弱翠。家固與君相近也。遂與王談論古今文藝。皆一一能指其瑕瑜。王益心折。因索其吟咏。即以手中菊花為題。翠援筆疾書一律曰。採菊東籬學隱淪。指尖猶帶露華新。奇擎掌上鵝黃淡。笑數風前鳳嘴勻。摘去秋光寒翠袖。

分來佳色艷羅巾。不因把玩香盈手。錯認金釵欲贈人。王流覽再四。贊曰。清新秀艷。香奩集得未曾有。翠又笑曰。此與君文。差堪伯仲。不意俱蒙欣賞。王大懟。欲留之宿。辭曰。與君為文字交則可。若及其他。君家床頭自有人。誰能保醋娘子不攢眉耶。言已徑去。旋失所在。王心竊愛慕之。每夜獨居。以俟其至。而跡竟杳然。數日後。通邑喧傳某州中某。某縣提某。固安祇一副車。詢之則已也。蓋服翠之藻鑒不爽。至夕。私具酒果。屏人孤處。祝曰。翠娘子盍惠顧乎。語甫畢。身後吃吃有笑聲。迴視之。則人已在室中。因延之坐。謝曰。法眼不差。卿真我師也。翠曰。偉中耳。豈真先見哉。乃並坐讌歡。翠漸忘形。夜既深。猶未言去。王遽挽之就枕。讙洽之情。退避逡巡。猶然處子也。翠因嘆曰。本圖與君為嚶鳴。今乃與君為伉儷矣。筆墨中亦有魔障。信乎女子不可多事。及曉乃去。自是無夕不至。蹤跡詭秘。王不言。家人亦不覺。一日謂王曰。妾家距此祇數步。而君竟不一謁丈人峯。似亦缺事。王曰然。即浼其携往。翠曰。君明晨託言訪戴。步出村東。妾來導引。乃可行。生從之。詰朝具衣冠。趨赴村外。翠果相俟於野。見王曰來乎。王曰來。急奔就之。翠即袖中取紅巾至障王面。笑曰。請郎移玉。王舉趾如踏敗絮。柔不勝履。心甚恐。勉隨之行。有頃。聞翠語曰至矣。揭其巾。則竹籬茅屋。風致蕭疎。早有一老翁扶杖候於門外。見王拱揖曰。遠涉勞苦。翠猶而告王曰。此翁也。王視之。龐面古眼。矍鑠非常。遂執

子婿禮。翁遜王入。草堂數椽。絕修潔。似無烟火。寒暄畢。即有垂髫女童捧茗至。酌之。清芬。茶已。翁乃謝曰。小女子幼失所恃。煢然無依。令以之累君子。老夫慙甚。王唯唯遜謝。翠即趨入內。躬親視具。咄嗟之頃。殽核羅列。王起執盞為翁壽。翁亦相酢。交酢甫畢。翁呼女童曰。請姊來。王郎非他人也。翠果含笑而至。促坐共飲。翁因叩王場中作。王慮為翠嗤。囁嚅不敢言。翠笑曰。父勿問。好然亦在孫山外矣。翁怒之以目曰。此豈事夫子之禮耶。翠乃默然。酒既少酣。翁指庭際芭蕉。丐王珠玉。王酒後興豪。頓忘埽眉才子在坐。遂口占曰。清陰如柳碧如苔。翠顰黛曰。擬不於倫。着想妙在能俗。王不顧。又吟曰。伴盡紗窗翠色裁。翠掩口曰。前既溝中着泥。此真水面抛石矣。蓋譏其文通不通也。王有媿色。乃不復作。翁强之。況思良久。始續曰。剪剪春衣秋雨裏。結句急未能就。翠遽曰。予已代郎得之矣。因朗吟曰。綠毛獅子到階來。言訖大笑。翁亦不覺粲然。王不堪其謔。變色而起曰。妻不以我為夫。予何能居此。翁亟謝過。王不聽。拂衣出門。則四圍青山。茫無人徑。莫能辨其來路矣。正棲皇間。俄一牧牛兒獨驅犢横笛而來。王亟迓而詢路。兒曰。若非我家新婿耶。何惶急至此。王因憤訴其故。兒曰。歸無難。但乘我牛背。可返也。王勉從之。兒令王瞑目。彷彿行雲霧中。不一刻。而抵其家。王張目。始知為村外。遂棄乘。兒乃辭去。王挽之。問其稱。答曰。君所至者。四川峨嵋山也。因以川連一裹貽王。

人與牛皆不見。王駭然。歸家亦不宣言。竊自憤曰。夫不若人。匹婦猶以為羞。況女中之仙乎。於是深自刻勵。下帷苦讀。期年業大進。自取前作。玩味久之。笑曰。予自視亦如嗃矢矣。益奮厥志。而每思翠不置。究不復來。壬申。魁於鄉。癸酉。復捷南宮。在京供職。旅邸正無聊賴。翠忽搴簾入。王驚起迓之。翠斂袵莊容謝曰。妾侍帷房之愛。偶爾戲言。觸怒夫子。又累君迷踪陵谷。幾不能歸。負罪卯山。不敢復見。今聞聯捷蕊榜。喜不自持。不得已而靦顏趨賀。自此一別。遁跡故園。無面目與君偕老矣。語竟欲行。王笑而曳之曰。勿作態。夢想眠思。誰以汝為憾耶。翠乃笑曰。思則有之。不憾妾烏能中哉。王怪而詰之。翠曰。妾固日侍左右。君自不知耳。因並坐。為王緬述。父怒女辱婿。訶逐於野。遂化身為牧牛兒。以紅巾為牛。送君歸里。又無以所棲止。偕居君齋。但不敢或現其形。何嘗一日離側哉。王猶未信。翠言某日讀某文。某日作某藝。纖毫不爽。皆別後事也。王乃不疑。亦謂曰。非卿嘲哂。無以致此。今之飛黃騰達。胥吾卿一激之力也。樂羊之妻。不得專美於前矣。翠亦遜謝。至夜。人別新婚。懽倍往昔。翠因口占賀王曰。一聲臚唱展娥眉。忘却臨歧雙淚垂。今日與君重舉案。御香好向鬢邊吹。明日。翠與王某移寓他處。矯稱新娶之妾。翠遂晝見人。亦無詰之者。王後以二甲觀政。因家於京。王妻亦尋卒。乃以翠為繼室。生子一女二。數年。託言思父。欲歸省。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仙之成姑。衹一智瓊。此殆狐也。其詼諧之妙。具有曼倩之才。而能於戲謔之中。相厥夫子致身青雲。豈長舌之婦可侔哉。乃翁亦風雅。於所居足見一斑。且安知非父女協謀。使天壤王郎。因激而為令時逸少耶。吾故不敢目之為狐。而以為真仙。

考勘司

刑曹多公。掌數司之篆。斷獄明敏。本朝淑問之臣。為之首屈一指矣。某年決一重獄。既行刑後。公臥私第。夜半聞剝啄聲。絕似署中隸役。方將展詢。僕即以一緘入。公覽之。蹶然而興。隨索衣冠。命僕馬。乘騎出門。隸為前導。行甚駛。但不趨西而就東。公心訝焉。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居恒赴部。輒西行。今反東嚮。然亦疑之而不能詰。無何。抵一門。重樓赫奕。雉堞巍峩。則京之齊化也。益駭然。且慮門扃無由飛越。比及闉闍間。封鎖依然。隸引之。竟從棖闑之間。策馬而出。毫無窒礙。公更為之震驚。出城又行里許。至一大署。金碧交輝。彷彿如嶽廟。隸白曰。至矣。公棄騎。隸導之入門而南。至一所。亦若部之分曹。隸止公於門外。遂入報。旋有人來延請。公從之入。甫達門屏。早有官人十餘。降階迎迓。冠帶亦與己相類。詞頗謙抑。視之。皆漠不相識。衆揖公入廳事。遜以賓席。公固辭。然後坐。仰視堂額。粉地朱文。榜曰。考勘司。亦不解為何署。衆俱列坐。左右獻茗。啜已。公詢衆官閥。且詰見召故。東側首坐一官。品秩與公埒。答

曰。君陽官。某等皆陰吏也。冥冥中與君為寅友。今已有年矣。嘗閱案卷。見君斷木。不勝心折。近因一死獄。微涉不平。故特屈君至此。幸勿疑訝。公聞言驚怖。疑為身死。亟起立請命。衆延之復坐。笑曰。君壽算正長。何遽慮此。命吏以一卷呈公。則即近日所斷獄也。其事屬一宦家妾與僕私。為主所覘。痛撻之而未忍遽遣。僕乃持刀夜入。弑其主。夫婦皆遭慘死。究之。開門揖盜者。則一小鬟年甫十二齡耳。公治斯獄。寸磔僕與妾。而並誅鬟。鬟死控之嶽帝。因有考勘之命。冥司以故拘公。公覽訖。微笑曰。好生雖上帝之德。逆倫實神人之忌。鬟之死固近於刻。然以春秋律之。非過也。遂自誦其讞語曰。戶不開則主不死。豈云引虎無妨。少既稿而長亦梟。寧謂待年可恕。語未及終。衆皆首肯曰。是其罪也。僕等雖見不及此。然亦知非無辜。前已遣之往生矣。第懸案未結。故煩公來一證。令闡明斷。益令人無從置喙。言已。公起致謝。將辭歸。衆亦不留。惟曰。此中固有君之坐地。但宜好為之耳。公敬諾下階。衆欲相送。力辭乃止。公出署。隸即控騎相候。乃循其故道而返。至都門。仍從隙入。將抵私宅。早漏下五鼓矣。馬忽欲溲。且遺矢於地。公棄乘入室。訝然頓寤。則一夢也。亟呼僕往視。天街寂靜。馬之溲迹宛然遺矢尚蒸騰有氣。並視其騎。汗血微濡。公乃駭嘆不置。

外史氏曰。甚哉。刑官之不可為也。一女之死。鬼神具為之留心。矧其重於此者乎。多公具

老吏之术。極庶獄之慎。猶不免一番考勘。彼喜怒任己。曲直從心者。能由此出。不能由此入矣。考勘司中既無坐地。杜鵑枝上。絶少歸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杜一鳴

西商杜某家巨富。生子而啞。因名之曰一鳴。蓋取驚人之義。以致其屬望之意。及長頗聰慧但不能言而已。延師教讀。授以書。注目不移。翌日。即能默寫。點畫無訛。師以是奇之。漸能吟咏所作有大家風。不落尋常窠臼。曾有粉蝶一絶曰。聊將春色作生涯。宿盡園林幾樹花。不媿吟香渾似我。却疑春裏度年華。詩出。人皆傳誦。父母將為議婚。一鳴雅不欲。乃書數字止之曰。兒不肖。病瘖失音。疇肯以紅絲畀此啞婿乎。即勉有應者。其女未必佳。又誤兒終身事。願父母徐以待之。俟兒自覓緣。或者得償夙願。容未可知也。杜夫婦祇此弱息。不忍拂其意。見字簡從。遂罷執柯之使。明年。一鳴已十七。父又將商於他省。一鳴作書曰。父言兒功名無望讀書亦類弁髦。盡從父出遊。少識關山之路。縱以啞廢。猶可以商世其家。不愈於默坐井中而箕裘亦墜哉。父喜其志。遂為治裝。使從行。一鳴欣然就道。所過名山大川。輙有題咏。其尤膾炙人口者。莫如函谷關一律。其詩曰。雄鎮固金湯。眈眈視六王。地吞百越盡。祚翦二周長雉堞存餘烈。丸泥少異方。青牛背上客。長笑過咸陽。由是以筆代舌。罔知一鳴不鳴也。其父

將往漢口。行及淮上。遇風舟幾覆。一鳴初涉江湖。未諳趨避。風甫定。即私出船頭。將窺瓜步之勝。十八姨又至。波浪兼天。帆檣上下。一鳴立身不住。遂顛越於江心。舟中人既未及覺。一鳴又不能號。須臾順流而下。不止百里。及至風威稍霽。其父尋兒。竟歸烏有。明知葬於魚腹。長江無際。何自冥搜。惟招魂設祭。痛哭而返。遂不復有南游之志矣。乃一鳴初入汪洋。心膽皆落。亦不作再生想。詎意少飲西江。遽沉水底。旋有捉生替死紛沓俱來。譁曰。代予者至矣。俄一道士。竹冠布衣。携杖疾趨。熟視一鳴而駭曰。此啞進士也。汝曹意將奚為。乃叱散羣鬼。握一鳴之腕。分水徐行。江皆壁立。及岸。以杖為指南。示之曰。由此而西。自有佳境。更探囊中以一卷相授。囑曰。此素女之術。與汝衛身。非誨淫也。須慎用之。言已不見。一鳴甫經奇險。神魂瞀亂。不能問。即欲問。亦不能言。惟有心志之而已。少頃神甫返舍。視其書。皆有字一行。五言絕句曰。百卉原無主。孤禽寧有聲。三春雖寂寂。遇貴自長鳴。一鳴知為佳讖。手不敢釋。幸天時盛暑。衣履淋漓。尚無所苦。一鳴依水而前。猶憶道士之教。不復嚮東。乃行未里許。見有巨宅一區。勢甚壯麗。一鳴素不習步。甫及墻陰。吻張足耎。因小憩於樹下。翹首四望。正當坐處。有垣圮因雨。未及修整者。窺之。綠苔茸茸。別無花木。恍似人家廢圃。一鳴少年鹵莽。頓思藉此為晾衣地。竟踉蹌而起。乘缺以入。內果闃其無人。有一亭茅覆其頂。四圍皆植瓜蔬。其

前又別有崇墉。高竹半出。茂樹拂垣。知為主人游觀之所。一鳴審視良久。乃即亭邊盡去衣縷。擁而曝之。計俟燥而後行。驚定神疲。不耐危坐。遂白身臥於簷際。倦極思眠。不一時覺熟寐。半枕初廻。嬌音羣譟。一鳴張目視之。則一二八姝麗。束薄縠之裙。衣輕羅之服。紈扇半掩。立於目前。從婢數人。皆怒曰。何處莽兒郎。敢裸裎寄人廡下。一鳴不能出聲。惟以手示之意。衆乃笑曰。是兒固生而啞者也。然美人微睨其具。意似不勝歆羨。忽與婢耳語數四。婢皆有笑容。美人遽反身曰。羞殺阿儂。目既為人所污矣。遂冉冉先去。一鳴懼禍。將起着衣而奔。婢知其意。直前曳其臂曰。娘子怒汝唐突。將白主翁。治汝罪。汝乃思遁耶。一鳴猝不及脫。又一婢坌息而來曰。娘子命將賊去施鼓扑矣。衆婢皆笑。推挽以行。一鳴媿懼交并。不得已而從之。歷門數重。都未暇視。至一室。珠簾低亞。翠幔高張。彷彿似深閨。益不敢入。婢擁之履闥。又不見美人何許。心少安。衆寘一鳴於曲室。反扃其戶。笑曰。以此為裩。不消着袴矣。遂皆嘻嗃而去。一鳴頓悟。仙言所謂佳境者。或即此歟。乃不復懼。屏息俟之。日既暮。婢以榼至。推戶入。以酒食與之。且笑曰。娘子慮汝饑損。不任鞭笞。以此與汝果腹。汝可食。一鳴知無虞。坦然舉箸。婢又笑曰。此中置鴆矣。汝竟敢食耶。一鳴不顧。啖已。婢攜殘殽去。一鳴裸臥。惟思其父。暗自隕涕而已。漏下三鼓。聞婢相與語曰。娘子已不勝酒力。歸即思睡。可先令狂郎臥。即牽一

嗚出暗室。閨中椒蘭紛郁。銀燭輝煌。綉帷錦衾。絢爛不可名狀。衆簇一嗚登榻。語之曰。大好福坦腹此中。不愈於荒亭露宿耶。一嗚既卧。覺衾枕香奥。神思不禁蕩然。又許時。有紗燭一對。引前之美人來。入室即自語曰。痴老子不羞。若纏阿儂酒。幾誤儂好事矣。因問婢曰。裸體兒安在。答曰。已在衾中。美人乃笑。親啟其奩。取金分俵諸婢。悉麾之使去。自起闔扉。解衣就枕。甫入帷即笑語曰。郎寢乎。儂來伴若矣。一嗚不甚解南音。但聞肌香流溢。口脂俯吹。亦既情熾。美人遂以纖腕探其私。笑曰。君貌絕文雅。是物何其武也。因挽之共枕。合歡之際。一嗚材既兼人。美人又葳鎖半啟。初覺艱楚。久乃流通。美人不覺嘆曰。使儂株守雞皮。罕識此樂矣。因為一嗚緬述。蓋美人生於蘇郡。淮商某翁之第三妾也。翁無嗣。廣置後房。粉白黛綠者五六人。極一時妙選。翁正室早卒。諸姬各司其一事。惟美人所居最後。故以蔬圃屬之。適因病暑思瓜。親往摘取。得與一嗚遇。遂攘為己有。他姬固皆不能知。晨起。仍匿之暗室。三餐皆婢為餽送。漸亦有與私者。美人知而怒之。婢懼其撻。投首主人。翁大恚。執鞭入妾室。搜諸隱秘。果得一嗚。捽之出。將施扑責。一嗚指口。作乞憐狀。翁始覺其啞。且睹其容。美如冠玉。益大喜。棄策遄歸。美人因未識翁意。惴惴然肌戰汗淫。持一嗚哀泣曰。儂誤郎。百身莫贖。一嗚亦觳觫垂涕。正倉皇間。翁使人來呼妾。且囑曰。莫驚若人。美人覥然隨去。俄頃歸房。眉目間似

有喜色。挽一鳴就坐。斂衽起曰。主翁將有所浼。郎其勿辭。一鳴以手詢之。美人亦以耳語之。兩俱欣幸。則主翁深喜其啞。將借以播種。庶幾無漏言。於此乃悟道士賜書之由。並其詩之前二句亦驗。美人又白翁命。欲為改易女妝。免人涉疑。一鳴亦頷之。無難色。美人大悅。乃命婢報翁曰。事諧矣。少頃。即易弁為釵。來見也。美人遂親為一鳴綰髻。施朱粉。淥鄰澤。粧猶未竟。忽聞簾間笑語曰。偷花賊既已敗露。羞殺溪婢子矣。又曰。分我一杯羹。不愈於獨嚥吒嚇耶。音皆嬌脆。入則美人四輩俱妙齡。長袖濃粧。顏色盡絕。見一鳴。美目睾矚。均有欲奚之色。美人遜之坐。亦笑曰。非儂則若輩皆枯瘠以死。何能為。眾復槃然。一鳴粧訖。美人又為之更衣。眾目諦視。則絕代之姝。良無以過。益懽忭。導以同見主翁。翁開言撫慰。命婢呼以六娘子。因置酒與諸姬飲。謂之曰。有此好替身。不須怨我老特矣。言已大笑。眾為閧堂。及夜。翁命以次當夕。勿開爭端。乃笑而避去。諸姬擁一鳴。另入一美人室。戲曰。代耕人至。黍稷可藝矣。自是習以為常。不數日而徧。一鳴已諳素女術。盡得其懽心。諸姬親之如骨肉。愛之若珍奇。呼以啞郎。凡啞郎一衣。眾為親製。啞郎一食。眾為親調。爭妍獻媚。惟恐啞郎不懽。妙舞清歌。惟恐啞郎不悅。而啞郎亦遂顛倒於百花中。無復有桑梓之念矣。至此。又悟粉蝶一詩。亦為語讖。期年。同日舉二雄。翁冒之。無媿色。賀者盈門。猶以為積德所致。未幾。三索又得男。人乃疑

誑竊議其不經。繼馬弄瓦。旋復弄璋。比歲之間。已男五女二。里巷喧傳。路人勿信。而親族之惑益滋。然以有翁在。不即發。又踰年。翁以病卒。訟乃興。訴之於某直指。明時嘉靖五年也。直指以議禮忤旨。出為兩淮鹽道。翁之族皆商。故愬之。直指覽狀笑曰。老翁得子。一夔足矣。何藝藝之若是哉。乃拘諸姬至。一鳴雖故女粧。究莫能掩。至案。欲械之。忽發聲籲屈曰。久被幽囚。今覩天日。何反欲刑我耶。諸姬見其能言。舉色駭。直指怪而詢之。具以實告。官吏猶未信。一鳴乃緬述顛末。直指聞遇貴長鳴之語。色甚喜曰。予固治啞之御史也。竟不窮詰。憐一鳴文弱。且事非本心。不科其罪。惟判令諸商盡收翁之遺產。而以諸姬母子悉歸一鳴。翁族無敢違。一鳴遂携眷僑寓淮上。諸姬詢之曰。君向者不鳴。今何不顧驚人耶。一鳴曰。予亦不自解。頓覺欲言即言矣。諸姬皆歎異。直指有女美而才。及笄猶未字也。會作咏燕詩曰。非向金閨惜羽毛。雙飛祇處近蓬蒿。雪衣籠內終嫌媚。霜爪風前亦憚勞。吟至此。苦思不就。因自矢曰。有能續成者。吾郎事之。直指出其詩以示紳士。踵至者凡數十人。悉揮去。後聞一鳴能詩。召使續之。意固有在也。一鳴援筆立成曰。落月屋梁眠自穩。飛花簾幙舞偏高。香泥啣罷清波靜。又逐爐烟傍袞袍。女覽之喜曰。郎在是矣。直指從其志。遂贅一鳴為婿。且勸之讀書。為納粟。遂捷南闈。將赴都應試。携家西歸。時杜翁夫婦失兒。互相惆悵。父母思子。漸喪其明。一

日。門者報曰。郎君歸。皆怒訶之。及入拜於膝下。迨視之。果一鳴。驚詢其故。細為緬述。咸大喜。無何。諸美畢至。拜謁舅姑。益大悅。嘆曰。向思其一而不得。今且數矣。吾兒覓緣之言。良不謬。由是含飴弄孫。目復其初。一鳴安置妻孥。遂赴公車。竟於是歲成進士。鄉士盡知其疾。因以啞黃甲目之。一鳴旋點詞林。迎父母奉養於京。克盡子職。諸姬藉直指力。挾貲數萬。皆翁家物。杜益大裕。迄今西人論富。猶推巨擘云。

外史氏曰。人之英華。多以言洩。啞則克全其天。然則何以能鳴也。曰。聲色當前。真元剝蝕。雖欲不鳴不得也。迨至登蕊榜。騁雲逵。本來之面目。無復存矣。故人之為杜賀者。余深為杜惜。何也。一鳴驚人。固不若不鳴之為愈也。

隨園老人曰。守口如瓶。啞之謂也。乃瓶亦有洩時。翁遂徒貽笑口。不亦哀哉。

酒狂

秀水梁生。膽最細。醉後乃巨。居恆對客。恂恂若處子。及酣。拔劍斫地。慷慨悲歌。旁若無人。人因以酒狂目之。中歲斷絃。將覓鸞膠。急切未得。一夕同人會飲。酒既微醺。或戲之曰。聞某太史女既笄而夭。貌則美甚。今寄櫬於五聖祠。風清月白時。一現形。君既鰥。盍往就之。梁已半酣。即起曰諾。且笑曰。兄等執柯。予不敢辭。明日祈携一樽至婚所。為予稱慶。言已趨出。同人

皆鼓掌。以女無現形事。往固無妨也。乃梁趁月色。踉蹌而行。抵祠已子夜將半。恐為祝知。乃踰短垣入。稔柩在西廡。趨就之。陰風砭骨。酒已微醒。膽遂怯。逡巡欲返。俄聞酒香襲鼻。躡之。則佳釀一瓶。陳於廊下。就而飲焉。其味香冽。竟沉醉。頓憶前事。直詣柩所。叩棺而祝之曰。鯫生不才。適虛琴瑟。聞卿時出游戲。曾不使予一晤乎。言訖棺內寂然。梁又笑曰。是所謂槁木灰死。不可復燃者。予何慕焉。反身欲歸。因足輭。復顛於地。俄聞棺中嬌語曰。郎勿旋返。妾來矣。語未已。劃然震响。女早立於身畔。睨之。面瘦如黃土色。肌膚削盡。無復人形。且以纖手相握。冷侵骨髓。梁醉中罔知畏避。惟大喙曰。友誑我。何不逮予所聞。以手麾之。使速去。女以赧然良久。乃曰。君蓋好色者。妾之斗酒徒具矣。悻悻而退。棺復作牛鳴。梁亦驚汗。宿醒不沃而自解。顛蹶而奔。歸家即卧病牀褥。詰朝。同人以酒來。詢其新婚得意否。梁瞑目搖腕止之曰。勿復言。君等幾以此殺我。因細述其事。衆不之信。羣往祠中驗其實。及至廡下。視女棺已裂寸許。窺之。果如梁所見。不勝驚異。咋舌而返。梁亦因是解。飲不復狂。

外史氏曰。人必因疾而後殁。殁之時。必羸尫。無甚可觀。乃傳記多豔稱之。似乎非物之理矣。此書一出。可證羣言之謬矣。近有鶯鶯灰一文。頗為哀豔。附錄於左。文曰。惟娉婷之豔質。固宜久貯於金闥。何荏苒之韶華。不能獨寬於玉貌。徐娘老去。豈盡風流。蘇小殀亡。終

歸枯槁。非株林之夏。難言三少難皮。縱博陵之崔。詎免一抔馬鬣。故當其鏡鸞照影。我見
猶憐。迨至於釵鳳辭妝。誰能可喜。免轉於鮫綃帳裡。骨亦支床。呻吟於翡翠衾邊。肌難盈
把。雞頭無剩。此鄉不號溫柔。秋水徒存。阿堵惟傳慘淡。既已香消粉褪。翻疑濃染鵝黃。荷
堪垢漬塵污。漸覺斜侵黛綠。春纖瘦盡。鷹爪時藏。雲鬟掠殘。蓬頭莫釐。此李夫人特匿病
態。而喬小青故留生容者也。洎乎繐帳風寒。佳人難再。鴛帷夢斷。好物弗堅。楊柳纖腰。恍
如强項之令。櫻桃素口。儼同久舌之禽。龍玉腕於紅綃。莫聞寶釧。齒金鉤於百練。怎步金
蓮。黃土傷心。銀瓶固哀其落井。青燐怵目。翠鈿亦共此埋塵。松柏青青。空思眉膴。風霾黑
黑。枉冀足音。夜臺無再返之香魂。泉壤多將銷之豔骨。羅衣化蝶。不掩冰肌。錦衾成灰。難
藏弱體。蓮蕚值彫零之日。剝面不僅無皮。橫波當立涸之時。刳目何嘗有肉。香溫玉軟。祇
留雞肋根根。臉杏腮桃。惟見皺犀落落。燒殘劫火。蟬鬢飛烟。貼近寒泉。雪膚化水。無論玉
環飛燕。同此紅粉骷髏。一任花蕊梅精。未必綠窗滿目。興言及此。奚為掩卷神馳。結想於
斯。無事披圖意亂。苟向百年而慕色。誰能千載以偷香。噫嘻悲哉。倩女久成蘭麝土。嗚呼
朽矣。才人莫斷雲雨腸。不信予言。請臨彼穴。

螢窗異草二編卷一終

長白浩歌子著　武陵隨園老人評

祝天翁

渭南有鄉民祝姓。失其名。性樸訥。以農為業。每遇耕穫熟。輒祝曰。天盍佑我。人遂謂之祝天翁。暮年鰥居。有一子。亦學稼。年已而立。猶未偶也。父子煢然。出作入息。比鄰多憐之。或勸曰。翁之髮短矣。為兒納婦。不有人饁彼南畝耶。翁笑曰。天佑我筋力尚健。予俟衰老。伊婚未遲也。聞者皆嗤其貪吝。一日翁他出。子獨力作。忽聞叢莽中有人笑。丈夫之髭出矣。猶未授室耶。盍援我。予為爾婦乎。子驚迴顧。野無人。因復耕。旋又聞聲語曰。不援我。將鰥此一世矣。子頓悟。前此某家有女。未嫁而夭。父母怒縊之。草瘞於此。大怖而奔歸。至家猶慴慴然。股內戰戰勿寧。及翁歸。詰輟耕故。子以實告。翁不信。叱曰。汝惰農自安。以妖異相誑耶。驅之使就廬舍不予之歸。子在田中。自計鬼若來此。誠無地可避。盍納之。少識裙下樂。死亦無憾。因不復懼。假寐以待。向恐麾之勿去。今且慮招之勿來。俟至宵深。倦極思睡。儼若有人小語曰。我來矣。何寢耶。子起視之。星月皎潔。女果豔妝如平生。掩笑而至。子故熟識。不再問名。遂擁之就枕女本蕩婦。子亦偉男。遂相得甚懽。事訖。子詢女曰。若言為吾婦。其信然乎。女曰。業已婦矣。何

問也。子曰。不然。所謂婦者。事吾親。育吾子。操吾家計。良不止為一夕之懽。女曰。此亦非大難事。妾為父母所賤。歿後厝之淺土。霜露沁骨。草莽纏骸。更怕為豺犬所攫。徒飽饞口。君能掖妾高阜。且深埋之。當為君鬼妻。一切如命。子疑其罔己。詰曰。鬼亦能誕育如人耶。女答曰能。凡人暴卒者。魂氣凝聚。不即散。能施能受。妊娠如常。此自然之理也。病而後歿。則不能矣。子因笑曰。然則汝之所懷者。亦將臨蓐矣。女赧顏久之。始曰。君毋誚妾。疇昔良有此事。但貽隨人死。且在屍中。令之許君者。魂也。子信其言。益深眷戀。直至村雞羣唱。女乃辭去。子歸。不敢告父。夜則荷畚插而往。俟候良久。人跡渺矣。徑詣女子塋處。且祝曰。若無誤我。甫啟尺壤。即得女屍。月下諦視。面色如生。猶未朽。子乃極力負之於嵐。為深坎而瘞之。插柳其上記認而歸。比至廬居。女早曼立相待。見子喜曰。君信人也。掩骼之德。百身莫贖矣。子曰。盍先犒予。因挽之懽會。謀及長策。女曰。阿翁凡事皆諉之於天。君即以此紿之。隨所見。皆曰天佑。翁必不疑。翁不疑。則人亦可以無疑。從此饔外嗣續。妾請任之。但不克顯然并白。並代君乳哺耳。子欣然從其計。女復別去。無何而翁來。語子令返。言偷兒欺予耄老。將踰墻。汝仍歸宿我處。於此。蓋翁心多疑。非實有是事也。子心竊喜。遂復歸。女果夜至。命之寢。則曰。婦職宜先盡也。遂為予縫紉。夜分始寢。雞未鳴。即起。操箕帚。躬炊煮。約足一日之需。乃皇然去。翁歸就食。見其

整潔異乎平時。甚訝之。疑子所為。都又不類。躊躇問子。乃笑曰。父勿言。此天佑也。兒歸物已具。亦莫解其由。既而思之。非天意而何。翁果釋然。嗣是遂以為常。而不之怪。後數旬。女雖不晝見。亦不歸。恒就暗室。為子操家計。飲食以時具備。無煩預辦矣。子詢之。答曰。得君陽氣。晝亦可居。但畏見人耳。及秋農忙。父子偕作。女雖不親饁。子至即具筐筥與之。一菽一水。極其苾芬。村中有室家者反媿之。翁信為天佑。不之詢。每欲以此矜人。子恒止之。乃不言。又囑子私為市棉。暇則紡績為禦寒計。衣之污者滌之。敝者新之。未及飛霜。絮衣咸備。進之翁。知以天佑。勿問也。惟比隣稍稍疑之。而父子純謹。亦不敢妄為臆度。朞年。女誕一男。寘諸空室。子奔告翁曰。有一襁褓物。不識所從來。今在子室中矣。翁亟歸視。門戶悉扃。呱呱者果在榻上。驗之。貌類其子。乃笑曰。此天慮我無嗣。而錫汝以寧馨也。即覓有乳者字之。坦然無疑。然自此比隣之惑益起。默相窺察。覘子所居之室。晝則有機杼聲。夜則有刀尺聲。食則有烹飪聲。寢則有歡笑聲。將不詰其父而詰其子。衆又未發。女已知之。謂子曰。妾與君子緣盡於此矣。子驚詰其故。泣言曰。妾以生前不淑。為天所怒。雖投環未足以蔽辜。上帝以阿翁純樸。事皆聽之彼蒼。而君又命中無偶。故假手於妾。以延此一脈。妾亦得藉以懺罪。今既似續有人。是妾之事畢。即君埋骨之德亦報矣。行將往生他處。何必戀戀枕籍。駭人耳目哉。言訖欲行。挽

留之。終不肯止。且囑曰。翁享兒婦之奉。祇宜有此一年。速備後事。恐倉猝不可為。乃去不復來。及比隣詰查。祝子徑以情告。衆殊未信。跡之實然。惟翁反以為妄。慨然謂衆曰。鬼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人咸笑之。明年。翁果卒。子服闋。欲婚。忽病瘵。遂以疾廢。祇女所生者承其祀。而椒聊蕃衍。不數傳。竟成巨族矣

外史氏曰。女子來蓋為翁。非為子也。觀其能修婦職。翁乃又得享人子之奉。不然。拮据一生。有子無婦。猶之乎之嗣矣。曾能含笑於泉下哉。事皆誘之上天。已得多少便宜處。而天仍報之以此。善善從長。天乎又何異於聖耶。

隨園老人曰。一片空花。仍踏實地。南華有誕而無其真。是殆經營慘淡而成者。

暢生

暢生名正。字無畏。秦之三原人。初為黃冠。後乃棄而歸儒。能文章。獨參理解。嘗謂老氏五千言。人猶索悟。豈尼山之道。反不若西度函關者耶。以故所為制藝。頗能揮發聖賢義蘊。而詞藻則有未逮。其人事母孝。家僅溫飽。每食必具甘旨。承顏順志。奉養有方。年三旬。母卒。哀毀過度。竟成骨立。未幾亦死。乃生實不知為死。魂輕若絮。飄飄然御風以行。欻見白光亘天。盤地旋轉無定。生逐之。瞬息數百里。光忽頓歛。即得一山。其高幾千萬仞。嵯峨怪狀。無路可登

躋。方將攀援。黯無天日。生自念我何以至此。將毋世之所謂陰山者歟。因悟其死。不禁大慟。忽憶母在冥途。藉此定省。計亦良得。遂轉悲為喜。因循山而前。覓路登躋。方將攀援而上。遥聞金石絲竹之音。若拊雲璈。若鼓錦瑟。聆之。聲在半天。俄有羽葆二簇。來自絕頂。五色陸離。儼如阿閣之鳳。覽德輝而下。倏忽已達平地。及近視之。則幼童數十人。年皆六七齡。絕無衣袴。惟着錦肚兜。下繫竹馬。其肌肥白如玉。各執樂具。持旛幢跳舞而至。生方錯愕。即已來前。以四輪蒲車。延生上坐。生勉從之。而笙樂大作。諸童夾持上昇。早已飛越險阻矣。無何。即至一處。瑤宮璇室。雲霞蔚然。其門高大而軒敞。金漚浮户。玉獸當階。榜曰。九天文衡之署。生將下車。童子止之。竟蜂擁以入。歷門數重。甫達廳事。早有紫衣貴官約十餘。趨前迎迓。扶策而下。捧黃卷。狀若誥勅。南面立讀。生始俯伏聽宣。則非天帝玉音。實西王母之詔也。文約數百言。不克記憶。其意則以瑤池諸侍者。各晉仙階。法宜更換。玆於人仙鬼狐中。遴選數百人。以供職役。而從前女侍。率皆文浮於行。致以風流香豔。為世譏評。故令力挽其流。不用玉樓諸修文。典司考核。以生學正品優。特加徵聘。並勉其留意採拔云云。生乃稽首而謝。諸官進冠服貂蟬豸繡。赤舄朱衣。儼有欽命氣象。旋列綺筵。天廚供饌。諸人皆側立。惟捧勅者。主席相陪。詢其官閥。則清華上仙鄭康成。酒數行。旋即撤去。生覺微醺。而氣骨堅凝。精神爽朗。與在

生時無異。心竊喜。須臾。衆官稟曰。天符不可久羈。且君陽錄未終。仍宜旋返。闈中已鎖院矣。請即命題。生以故事諮鄭。鄭以詩對。生曰。近體律絕。多近浮薄。乃擬題曹娥祠。過露筋廟。令作五七言古各一首。題下數刻。諸卷皆集。生一一披閱。共取十人。鄭少之。又益以十五人。其餘皆落第。及唱名。其一。為吳靜婉。本中州士人女。守貞而歿。令年僅二十。呂純陽憫之。薦以為西王母侍兒者也。其過露筋廟詩。有肌膚可糜心不靡。海枯石爛天為泣之句。生取以冠軍。外此。則王曇影。宋修華。皆人仙之翹楚者。天祇有二。亦俱積行數千年。不墮色界。鄭因為生慶得人。榜甫發。鄭即齎卷赴西池。旋有嬌玉女官。馳馬偕來。宣王母口勑曰。師生分定。見固無妨。諸媛先謁門墻。然後赴闕。生辭謝。不獲。已而香風拂拂。彩袂翩翩。靜媛率衆美俱入。天樂鏘鳴。羅拜堂下。生視之。玉筍一班。遠勝狄門桃李。肅然即退。女官又傳王母命。酬生以文星一枚。書香成束。且告之曰。此係無形清貴。非比人間玉帛。可以承筐是將者。君得享此。子孫翰墨綿綿。與世不絕矣。生再拜祇受。鄭亦稱賀。試事告竣。仍命竹馬兒童。送生回陽。生念母。亟叩之。女官答曰。尊堂在世無大過。且有善行。昨已往生富貴家。無相憶也。生乃掩淚更衣登御。出署。都不由舊徑。俄頃已達里門。生悅諸兒秀美。時尚無子。思以得之為嗣。乃以手挽扶輪兒。堅不肯放。兒大啼。生亦霍然。恍如夢寐。蓋死已一朝夕矣。家人因時日不吉。未遑

就殮。見生起立。大駭而奔。生力止之。語以故。衆始欣然。生三日而杖。五日而趨。不旬日而全

愈。且能知隔堵事。兼丼丈餘之屋。皆前所弗能者。人始信其遇仙。但生以儒道自閑。不甚矜

炫。忽一夕。乘月小步。聞空中嬌音語曰。夫子別來安否。生知為鐵網明珠。仰詢之。忽然下止。

則雲輧二乘。各坐仙媛。一即吳靜婉。其一不甚稔者。自通姓名。則宋修華也。舉葉輿。亭亭而拜。

生大喜。延之上坐。命坐與談。靜婉致諸姬意。以金丹雪藕數十品。拜獻其師。生不受。曰。陸氏

之莊。誠不宜荒。但此非塵世物。有而匿之。是自私也。出以示人。惑衆滋甚。決非吾儒所宜為。

無敢祇領。無已。日前公宴所飲仙漿。並裂巻佳紙。覓得見賜。叨惠良多。修華笑曰。師言誠細

事。行將奉上。語未絕。即有青鳥一雙。翔集砌下。一負朋酒。一束錦囊。啟視之。其酒紺碧色。溶

溶如春水。細玩其箋。淡紅若新花。膩不著指。因詢二妹。以所製。靜婉對曰。酒即瑤池玉液。不

須醞釀而成。紙則十丈蓮花。搗而製之者也。兩人又請見生妻。生初不許。再四固請。乃呼之

出。俱以師弟禮拜謁。靜婉以金步搖。修華以玉條脫。敬以執贄。生亦令妻却之。咸嘖嘖嘆服

其清德。晤語良久。始辭歸。仍駕其車。冉冉升空而去。初生妻瞥見二美。宮妝如畫圖。駭懼不

知所出。及知是樂籠中物。乃始謂生曰。君有此高弟。無難立致仙班。即不屑。亦可望作富家

翁。何為盡辭所餽。得毋近於硜硜。生笑曰。予愧刑于。此固非卿輩所知。因並戒以勿洩。自是

二女不再來。然生家凡有所需。生妻一動念。翌日即於妝次得之。金帛珠繡。如數而予。資用因以小阜。蓋二女知師之介。不欲顯致之也。閱兩年。生舉一子。克肖所挽之兒。諸姬咸來稱賀。無勿至者。皆以文翰為儀。生始笑納。而金錢洗兒。幾以萬計。則固不及知也。兒長絕慧。十齡即通五經。人以知文星輝映。書香綿延。固方興未艾也。

外史氏曰。人世主司。端藉天上。不謂天上鑑衡。有時亦取諸人間也。蓋其孝足動天。學足型世。原與玉清諸仙卿無異。因而修文院濟濟多士。反覺頭腦冬烘矣。惟是材衡玉尺。既崇寔而黜華。忽焉花鎖棘闈。不揀金而拾翠。朱衣有眼。董雙成寗落孫山。彤管無靈。李易安終居康了。載賡柏舟之句。婆耀龍頭。摹染柳汁之衣。仙接鳳翅。宜乎傳來衣鉢。不在蕊珠宮中。一經品題。感倍芙蓉鏡下。已至於理學文藝。久矣殊途。其能以風雲月露之篇。竟闡道德仁義之縕者。正寥寥不堪數計也。

鏡中姬

俞遜字仰之。淮上人也。贅於戍歩巨家。妻沈氏。美姿容。喜塗澤。頗有獨擅一代之想。自贅俞。琴瑟甚調。從無脫輻事。姻婭中家室失宜者。多稱羨之。岳家故甚富。舊藏一古鏡。云是唐宋時物。不輕以示人。俞欲見焉。索之妻。數數不能得。心恒歉然。一夜有盜入岳家。所竊無多。而

此鏡並失。家人以為異。竊意偷兒為知其實者。浹旬。俞行市上。見貨鏡老人。持一鑑。體製極古。不似近今所鑄。詢其值。衹二緡。遂易之以歸。攜入室中。妻適對鏡整妝。乃戲以投之曰。若家一廢鏡。視為希世珍。不令人少照容鬟。今鬻於市。價衹百錢。絕無有過而問者。予且袖之來矣。蓋俞故未覩此鏡。因紿之云云。乃沈一見即驚曰。是吾鏡也。君果何由得之。俞亦愕然。始以實告。沈持鏡自照。忽大駭叱曰。若何人。鏡亦朗然曰。若何人。徐曰。予為郎君姬。宜參正室。不然。醋娘子詎能容。言訖。沈忽擲鏡自仆。曰。嚇殺予。鏡亦曰。撲殺予矣。俞大驚。取視之。鏡中立一美人。修眉廣頤。豔麗獨絕。以視妻。不啻徑庭之別。因詰其由。鏡曰。予五代時。朱全忠之寵姬也。全忠為後唐所滅。予遂歿於亂軍。後遇仙師。以予血鑄鏡。魂乃附焉。今又數百年矣。鬪郎君古雅。願備妾媵之數。俞曰。毋乃為禍乎。鏡曰。不敢為禍。衹以供君把玩。且不與爭枕席懽。無須多慮。俞乃喜。叩其所能。曰。少習歌。於是立鏡於榻側。夫婦並坐聽之。其聲嬌細。而嫋嫋可動梁塵。且其曲亦工雅不羣。遂相對樂甚。已而鏡中之影。自解其衣。體潔白如玉。先裸而後舞。折腰曲腕。獻媚呈身。覩此嬌旋之態。夫婦皆情不能禁。竟下帷懽好。置此鏡於勿顧矣。自此習以為常。不數日而俞病勢且危。殆岳知之。亟索此鏡。叱女曰。曩者不與兒輩見。正為此中有妖異。禍人者屢矣。予以祖遺。不忍碎之。豈堪朝夕摩弄耶。因置之鐵櫃中。加

緘封焉。延醫視俞。半歲始痊。後岳卒。竟失鏡之所在。

外史氏曰。此鏡可與畫屏美人並傳。殆妖物也。然助他人之歡。不足己之慾。竟以此見讖翳獨何哉。且安知非陰附閨軀。故夫婿不禁其蕩也。若無鏡在。奚為燕婉之好。未至十日而失形。博物者必深知之。

程黑二

國初。遼東有無賴子。其名程黑二。勇力絕倫。趫捷善躍。嘗升百尺竿上。疾若猿猱。然藉此而為盜。罕有能禦之者。里中素封。不堪其擾。因嚴為之備。黑二闢而自計曰。予藉此為業。聚財散去。所存無幾。且年近三旬。妻子俱無。此生半為虛擲。今又見防於人。何能鬱鬱復居此。於是罄其所有。分俵於所識窮乏。一竿一囊。蕭然遠引。頻行向諸富家辭曰。向之竊者。皆我也。今將他往。不再擾君清睡矣。幸毋以予為念。遂發。人既異之。且喜其遠去。可以高枕無虞。咸置酒相慶。黑二倉卒出門。罔知所適。竊思京師富庶。且廣大可以藏身。遂由東而西。道途資斧。皆取給於竿。無少乏。一日。行及山谷。曠野無人。日已暝。無所棲止。黑二素習宵行。亦漠不為意。跋履夜半。忽見谷中有高第。頗宏壯。有似巨家。因自語曰。沿途類丐。殊亦不堪。胡不借潤道橐。以壯行色。乃揭竿疾趨。至則鳥革翬飛。屋以百計。較之故鄉之富者。猶過之。益大喜。

倚竿於垣。攀援而上。窺之。燈火半明。猶有未寢者。此則其宅後也。黑二見無行人。方越踰。又因路不能穩。伏暗中。靜伺良久。歘聞有人低語曰。參橫斗轉。銀漢將斜。夜深矣。那人多勿來又二人曰。果爾。則蘭姑真僥倖。但恐不免耳。語畢而笑。及近視之。則二小鬟出自夾弄。吃吃而去。黑二知有側門。跡之。果得其處。因潛啟雙扉。入則花氣襲鼻。竹聲聒耳。恍惚似有佳境中屋三楹。綉簾半揭。燭光直射於階除。心怯。無敢前。仍伏於墻角。須臾有人如好女。出自房中。倚檻而嘆曰。可人期不至。專結惡姻緣。已而低曰。令夕倘再來。予不能生矣。言訖。以袂掩面。狀若淒楚不勝者。黑二莫解其指。亦不甚關心。俄有物疾如飛鳥。自檐而下。及地頓化為人。狀貌雄偉。怪音如鴞。笑而謂女曰。勿作望夫石。予已賁然來思矣。遽擁之入室。女似畏縮不前。其人竟推背以入。戶遂闔。黑二知為妖。將窮其異。悄即窗下聆之。聞其人笑曰。汝勿怖令宵固王良遣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又聞女曰。華門湫隘。究不足以容車。可奈何。其人又曰。姑嘗試之。汝固强而後可者。未幾。聞女作呻楚聲曰。妾已不堪。願留其半。其人恚曰。昨夕已令人不滿。今仍作態耶。女似哀懇再四。無何嬌啼惻惻。慘不可聞。黑二義結於中。頓忘己身實盜。大呼曰。何物忤奴。若人閨媛。當以老拳饗之。語未及終。旋聞室中驚詫曰。其聲甚勇予不敢當。盡去諸。黑二方排闥。物已拔關欲奔。擊之中目。戛然長鳴。視之。修耳偉腰。宛然一

衛。早起屋而逝。黑二踴躍從之。忽不見。仍復緣棟而下。則女已整衣迎候矣。直前謝曰。弱質葳蕤。突遭強暴。非君則命盡於今夕。將何以酬。黑二始悟已為梁上人。即亦無懼色。竟從女入閨。燈下視之。花貌幽妍。丰姿妖冶。實為目所未覩。而餘淚盈眶。啼痕界粉。固甚可憐人也。因詰見辱之由。俛而不答。徐曰。此誠夙孽。愧不可言。黑二笑曰。阻子歡會。得毋怨我鹵莽。雖然。免子於危。予亦不能不望報。女靦然曰。殘柳良不足攀。然果不見鄙棄。亦願藉此以酬高厚。黑二又笑曰。予故不較此。但恐吾子曾經滄海。難為水耳。於是挽以懽好。女始告黑二曰。君勿見疑。妾家皆狐也。妾小字勝蘭。隨父母居此谷中。將近百年。茲有長鳴侯者。驢也。見妾美。強委禽焉。父母懾其威。勉從之。甫一夕。妾已狼狽矣。今蒙相救。恩戴二天。倘不見憎異類。願事終身。黑二故饒膽力。且喜得美婦。殊無所懼。惟詰曰。狐獨畏灞橋所跨者耶。答曰。不然。此聶隱娘之黑衛。非邯鄲道上者比也。其主為劍仙。能百步取人首級。我輩尤畏之。故不敢與之抗。黑二駭然曰。若是則我亦甚危。女曰。無慮也。君前生即空空兒。與聶師同列劍仙。斷不加害。不然。怪亦極有力。使非有所震驚。何至聞聲遁哉。枕畔喁喁。俟已達旦。女先起。往白其父母。有頃。男婦羅拜盈屋。遂為黑二易新衣。張樂治筵。懽然合巹。女知黑二為穿窬。勸使改業。入武食餉。常乘一騎回岳家。獨往獨來。人莫能測。踰年生一子。長面如驢。黑二欲殺

之女不忍刀斷乃止黑二後以軍功擢把總以酒罷官遂返谷中不出。
外史氏曰狐性之淫非此獸中之嫪毐不足以破之惜乎黔驢無技又為黑二所奪向使長鳴傒得志彼天下之被狐蠱者亦當舉酒稱賀如黑二去鄉時矣奈何一喝披靡令勝蘭得婿快意耶。

拾翠

上元湯汝亨令時之柳七也工於詞亦善詩賦獨至於文則猝不能辨當風簷寸晷中猶時構小令泊乎納卷滿紙餖飣絕無一語可取以故年屆三旬青衿猶未上體日逐逐於童子試帖不為憂同人咸惜之然其詞名噪乎左右雖婦人小子莫不挹其餘芬似亦人生得意事丙寅歲小試又北兼亡其雌獨居無聊乃赴丹徒某公召流連多日遂入籍而仍前不售士林益加笑之落拓之後其詞愈工曾有剪刀臨江仙曰買自并州光似雪般勤玉手擎將縷縷絲絲吐吞忙燈前輕放處尺寸費思量慢道春風如汝快秋來伴盡宵長銀釭影裡燕低翔裁成猶有待古塞莫飛霜由是丹徒之士女又復膾炙於口傳誦不休一日郊遊過邑紳孫姓負郭巨家也以某公故頗盡地主儀盤桓至暮而後去孫有笄女貌絕美尤嗜詞偶得湯緒諷咏勿哀時置一帙於綉篋凡有所吟悉和湯韵雖切依劉之念而未稔為何許人

女有貼身婢。拾翠其名。貌亦與女相伯仲。是日窺客。得識湯。見其丰神秀逸。雖中歲而美擬羊車。因陰以語女。女遂思慕不置。竟以此致疾。女父母探知其意。俱嗤曰。湯生老大無成。將以曲子名家者。何足以當雀屏之選。亟為之議婚於豪家。而紿諸婢。使報女曰。郎即卷中人也。翠識女心。果以湯告。病尋瘳。既而知其非是。翠乃自咎曰。予誤阿姑事。阿姑其謂我何。予必遂其志而後無憾。翠有外家居城中。其舅為邑諸生。因翠父鬻女作婢。斥絕之。音問不通然。翠猶能識其處。遂竊女詞一卷。中夜潛出。奔外家。月色路暗。跋疐而前。寸趾為之盡裂。至邑。門猶未闢。匿跡叢莽間。宵露沾濡。勿恤也。門啟而入。物色而至舅家。適姥倚閭待菜傭。翠乃哭拜於地。偽言主人狂蕩狀。將以予為小妻。不從則撻楚。予恐貽外家羞。故急而投。言已。涕泗交下。悲不自勝。姥故憐翠。撫慰之煦煦焉。亦流涕不止。攜之入。謂曰。若父直畜產耳。累吾家一塊肉狼狽至此。夫復何言。有頃。舅亦自外來。翠起拜謁。舅詰之。得其故。乃奮然曰。汝值止十五緡耳。予雖單寒。貧田二畝。可以之畢事。奚忍以姊之遺體。為人畫屏姬。翠復泣謝。舅乃與姥謀。暫質於人。如其數。浼孫之近族。往贖券契。且明告紳與衿等耳。辱吾甥。猶辱吾也。如不與。勢必涉訟。乃已。某諾而往。時孫氏失翠。聞其舅在宮牆。深以為慮。及某至言之。始知翠在外家。乃大喜。慨然與之。無吝色。然在孫女已如失左右手矣。翠居姥室。易侍兒妝。為

貧家處子。姥與舅為擇所適。翠私謂姥曰。兒命薄。不足以當金夫。聞有湯某者。本上元人。貧而鰥。年僅而立。或可婚。姥以翠言語舅。舅亦薄湯。而姑難其詞。翠乃以一卷授舅曰。持此謁湯。事必有濟。舅未及覽。置齋中而他往。甫出。遭湯於途。二人故熟識。因拉之歸。而翠適在書室。見客至。如嬌鳥驚弓。翩然而逝。亦未暇審其為湯也。舅揖湯就坐。入而呼茶。湯見案頭集。取而翻閱。開卷則行香子一闋。恍若為己作者。詞曰。窗外風清。窗裡烟清。一爐香暫且消停。閒憑玉案。懶閱金經。看蘇家髯。辛家幼。柳家卿。捲卷思生。展卷春生。個中人忒煞關情。吳頭楚尾。徒仰芳名。待坐君床。捧君硯。與君賡。湯吟哦。手不停披。見集中譽己者什之三。和己者又什之五。其他蓋寥寥焉。乃柏案大呼曰。女鍾期固在此耶。因而目不瞬。腕不輟。口無停聲。茗既至。而客誦如故。舅遂戲撲其肩曰。得意哉。吾兄也。湯始驚顧而起。謂舅曰。僕生三十年。文字之知。固無一二。而巴人下里。和者為多。然未有相愛若此者。願得作者香名。庶他日可報知己。舅取一覽。即擲去曰。此閨中斷編耳。兄何辱問。湯不平其言。忿然曰。勿論其情。即此詞與僕齊驅。當亦香奩之少游矣。兄何大言欺人哉。舅見湯意垂涎。乃坐而告曰。小甥女初學拈毫。妄有所作。弟已屢呵之。兄為大巫。胡揄揚至此。湯聞驚喜曰。吾兄宅相得人。惜乎女也。若得門楣如我輩。不依然魏家之舒哉。語蓋亟於自薦。舅默然。徐曰。即令雄飛。亦不過與君相

婷。且小女子年纔二八。對客猶憨跳。未可以任人井臼。語蓋誚湯而陽拒之。言已。間以他說。
不再齒。及湯知所見即其人。心益動搖。不克自主。遂托故辭去。翌日。徑浼所契向舅求鸞膠。
舅本不欲。而慮拂翠意。惟謝曰。甥女出身寒賤。恐異日有棄捐之羞。勿敢諾。湯又倩某公言
之。婚乃諧。閱兩月。湯即納采親迎。既卜吉矣。翠忽謂姥曰。舊主人固可不使知。但阿姑素厚
我。聞渠亦將于歸。盍往視之。姥以語舅。舅不許。姥爭之力。始與姥偕往。時女以聘非所願。抑
鬱勿舒。疾復作。輾轉床蓐間。蓋恒有淚痕焉。豪家亦既下聘。擇日。竟與湯暗同。翠至。聞其期。
心甚喜。入謁主媪。以舅故。甚蒙優禮。及入閨闥。女見翠。低鬟蹙黛。嬌嗔者久之。甫曰。若舍我
而去。何復來耶。翠謝過。女遜姥坐。因詰翠近日何作。姥代答曰。近將事人。針黹亦大忙。女問
婿家阿誰。姥笑曰。曲子湯相公。何堪垂問耶。女艴然。粉容頓異。向壁臥。不復言。又許時。姥將
携翠歸。翠曰。兒與阿姑尚未通片言。宜少留。俟吉期。姥來相迎。不已得綢繆旬日乎。姥許之。
竟先返。翠晚夕。請女屏人。相與語。翠曰。姑亦知翠之來意乎。女愀然。翠乃嘆曰。翠因阿姑。此
心碎矣。向側聞阿姑言。李易安朱淑真事。每為之泫然。竊意姑非没字碑。可以隨俗俛仰者。
因見姑慕湯某。亟為慫恿其成。不意主人竟許豪家。豪故胸無滴墨者也。姑與為偶。保不為
二古人之續乎。今來敬獻良策。願姑一言而決。女聞翠言。意甚聳動。亟詢之。翠曰。湯之落魄

與年齒之長姑所知也。翠令之與締姻實係阿姑故姑若思踐前言以圖兩美之合翠願以此姻讓姑倘辭長就少辭齒就豐翠請明日返自往事之惟姑裁處翠無贅言女至此頗解翠意知其以彼易此也不勝感激無復躊躇毅然曰若以好事讓予適如我願雖然其如豪家何翠不答女亦會意但為己所樂坦然不疑惟詰曰相易固大佳然計安出翠耳語數四女乃喜動顏色由是日處閨中彼仿此之態度此摹彼之聲音不數日合同而化習見者亦辨不能辨人固莫測其意女疾既痊閨室歡然浹旬姥來迎翠女紿之曰翠侍我有年近將嫁衣飾不可後於人我已代製尚未竣俟佳期媪薄暮來則人與物皆可將去矣姥素近小利喜而諾之竟復歸舅雖怪之究無如姥何至日女與翠故晏起食餘盡遣婢媪坐一小閒中相對整妝務極華麗均以垂珠遮嬌面衣無異彩復少殊紅非逼視罕能識別日過晡始闔其戶而姥早蹣跚而來入閨即語曰老特無知為若舅嘔死矣盍亟行翠命女立而己坐且肖女聲謂姥曰痴老姥亦大忽忙誰慎若家小娘子事耶因顧女曰翠可從姥去他日相思不妨任視予乃指一巨箱示姥曰以此贈若甥慎勿憎其薄姥稱謝翠命婢舁之同姥出女亦尾之行絕不迴顧亦不再入辭主媪姥故以肩輿來乘之遂往人皆訝其返然翠既遣女仍闔戶兀坐不見一人未幾而城市夕嚴邑門早閉豪家亦居城外距孫祇一水地故亦

及昏始行禮。吉時將屆。女父母雙來欵戶。翠料魚鑰已下。往者莫追。欣然旋入。女父母把袂話別。頗覺有異。乃駭然。蓋前此整理奩具。舉家若狂。婢媪匆匆。亦未暇留意。且女性執拗。父母慣聽其自然。故閉戶獨居。無敢擾。及夫燈前覿面。結帨施衿。則鷹鼎無能盡掩。而春光洩矣。女父大恚。厲聲責問。翠從容而言。情詞慷慨。且云自知有罪。待死於此。請即畢命主前。以報姑之大德。語竟。出袖中短刄。即欲自刎。女父母皆懼。亟止之曰。若勿爾爾。待予熟籌。正言間。而豪家人已至。簫鼓喧鬧。門庭若市。孫因與妻謀。竟以翠代女嫁。以結此局。是無女而有女也。乃慰翠曰。賤妮子含甘就苦。予不復盡。即以若為吾女。往適其家。慎勿忘我老夫婦。則幸矣。言之淒然。翠亦垂淚而謝。孫嚴飭婢媪。並所親。亦不與聞。翠竟拜別女父母。頂巾登輿。豪子御輪奠鴈。迎娶以歸。卒無人知其偽壻。翠貌既姝麗。性又幽閒。夫婿姑嫜。罔不親愛。孫亦隱忍無言。待之如己出。女至翠家。彩輿早迎門而俟。舅不及辨。促使登車。既至婿門。牽紅巾入。湯故一面之識。莫判其孰珠孰玉。至夜定情。各有新詩。益憾相得之晚。晨起對操不律。倡和勿輟。女益自慶得所天。亦不以父母為念。三朝。舅來視甥。女羞縮不出。湯強之。及至晤面若不相識。舅駭曰。此非吾家阿翠而誰也。湯亦驚。女遂陳翠意。二人皆嘆異。舅歸。使訪諸孫家。始知翠亦嫁去。乃皆秘其事。無敢宣。然翠慮湯貧。女或不安於室。託以舊婢。使人餽以

金帛。且覘之。婢嫗還報曰。湯娘子與官人。如一對小書生。共案咿唔。了無倦色。案頭積楮盈指。互以彩毫揮之。揮已復哦。相對大笑。貧固非其所慮也。翠知女意。心始安。明年湯攜女歸里。遭際制臺高公。為搆昇平樂府十種。以備大駕南巡。公酬以千金。且言於學使者。薦之入泮。女家既裕。而翠家中衰。子以淫賭蕩其產。恚癆瘵而死。翠無所出。復歸於孫。孫夫妻念女甚切。乃以翠為介紹。始與女晤。女因言於湯。娶翠以為副室。以酬其作合之美。女生子數人。翠生子一人。湯先卒。女與翠猶在。吾友邵次彭作湯太母合傳。行於世。

外史氏曰。斯事有二奇。湯不以芹桂為念。而獨嗜乎殘月曉風。甘為士林非笑。一奇也。女不以華膴易心。而願適乎蓽門圭竇。甘為父母捐棄。二奇也。翠以女之心為心。遂以女之才為才。中宵逃竄。大費苦衷。銜玉求沽。備極譎智。始亦不冀其成。卒乃適如所願。甯武子之保衛君。何以異此。是三奇也。雖然。以恒情論之。則必謂女為翠賣矣。何也。己處豐盈。而使人甘淡泊。玉成人事者。顧如是乎。及觀女與湯相得之樂。又安能不爽然自失耶。

小珍珠

杭有蘇李二生。皆納北監。入都應秋。以其科名較易也。抵京。則槐黃已迫。遂僦屋於棘闈左側。以為入場地。不再謀居。然京師之俗。每當計偕之年。其邇於貢院者。不第房值昂貴。非近

十緡不得貨。而物值亦甚騰涌。二生試後。計去揭曉又遠。且不勝其繁費。遂議他徙以候捷音。浙僧某駐錫都門。其鄉人也。因托以覓寓。僧曰。東城外負郭三里許。有白石精舍者。清淨地也。二君欲之。吾當先容。二生欣然。即以之相浼。僧往返祇半日。而二生之裝已束矣。相偕以往。至則松花滿徑。竹影半窗。誠屬祇園雅境。因擇東廡一室居之。僧將告歸。耳語曰。地近荒羣。勿出游。戒之戒之。言訖別去。二生方幸得地。足快登臨。僧言甚拂其意。口雖諾而心實不然。次日食後。隨喜本寺畢。即詢之諸僧。求所以騁目處。皆默然。惟一齒稚者答曰。距此里餘。地名留雲觀。頗可游。盍往乎。他僧皆怒之以目。似怪其云云。二生亦莫解其意。午後便偕幼僧導往一觀。主僧知之。奔語其徒曰。汝勿引相公後邊去。性命可憂也。二生駭然。以問幼僧。則笑而勿答。仍引之行。轉折茂林中。許時始至。其處垣墉盡圮。荊棘叢雜。有三楹略似門戶。視之。舊額猶在。蓋即向之所云。幼僧導之入其中。古木半朴。如怒龍夭嬌草際。草深二尺許。幾無人跡。撫之前進。及階而瞻仰。正殿五楹。金碧剝蝕。門牕傾欹。虛靜無人。神像猙猛惡可畏。然已面目黧黑。無從識亂。荊叢雜有三楹。周啞然失笑曰。此即師言可游者耶。何不逮所聞耶。幼僧赧然曰。佳境不在此。然吾師有言。不敢私引二君入。二生又笑曰。入亦未必果佳。第若師不在。何妨使予得窺全豹。幼僧欲實其言。因從之。由殿後不過數步。即得一門。僧以

手啟其扉。豁然別有天地。草妍木茂。亭台掩映。遥聞水聲潺湲。似有池沼。二生喜。舉趾欲前。幼僧遽止之曰。只此遠觀。已足領畧。深入則禍作矣。二生嗤其妄。方將移步。俄聞亭中有人語音如怪鴟驚詫曰。誰家痴郎子。私窺人園。意欲作穿窬盜耶。諦聽之。頗似壯婦。乃大怖。幼僧亟曳之曰。行行。狐夫人惡作矣。不可留也。二生皆有懼色。亟反身。循其故道。倉皇而遁。於路詢之。幼僧答曰。此某貴人廢園也。為妖所據。封閉不開。然遇狐夫人不在。猶可游覽。今值之則勿能矣。二生驚愕久之。及歸寓。主僧問往後園否。皆隱諱不敢言。至夜。二生就主僧閒叙。漏下二鼓。始散歸寢。行及廡下。月色盈窗。遂不復索火。入室解衣登榻就寢。主僧突如其來。隔牖詢曰。二君晝游。倘有所聞。可亟言。勿自誤。二生仍堅諱曰無。僧乃去。二生枕上乃哂曰。此禿何膽怯乃爾。即有妖魔。敢傍我蟾宮客耶。竟熟寐。一夢初回。蘇先寤。覺懷中溫爽。彷彿有膩人。疑為李生。而素不詼諧。試以手捫之。肌滑不可著指。乃大驚。張目審視。則二旬少婦。既已衾中同夢矣。因撼之醒。致詰焉。婦惟曰。敬來薦枕。何詢耶。蘇已久曠。莫能致詳。須臾衾枕鳴動。好事已成。雖卧榻有人。勿及知。歡好有頃。酣然沉睡。夢中聞李呼聲大詫奇事。及醒。則抱中琵琶早不知其安往。因詢李驚怪之由。李曰。予夢初覺。枕畔聞鬟雲香氣。似有婦人共卧。視之果然。予心微動。既而思功名事重。且女亦不解其何自而來。爰正心以卻之。渠

3

乃軟欵糾纏百計求合于正漠然不顧忽牕隙間巨目如燈直射室內呼曰小珍珠不可溷正人盍歸乎來其音即晝之所聞者予甚恐大聲呼兄而兩人俱不見蘇聞李言大駭曰予殆將死矣不能正心如兄已為此妖所惑可奈何因緬述其事泣數行下李姑寬解之仍復就枕及明李起盥沃喚蘇不應廹視之眉垂目閉已溘然長逝矣李悚惶急呼主僧僧至見蘇暴卒頓足曰不早言禍果及矣然存其一猶幸也李請其故僧曰二君所遊廢園中有妖曰狐夫人實非狐也以其能役狐故以是稱之狐有小珍珠小珊瑚等名恒能魅人遇之從無生者聞其攝人精血供養狐夫人狐夫人因為之物色若遇少年登眺不遘狐夫人則可以生偶爾相遭勿可活也李遂悉陳客夕事僧曰君心正當有後福然早與予言置經一卷於室中則蘇君亦可以無死因共相慨息李市櫬殮友即日徙居南城是歲李以俊秀領鄉薦明年攜蘇柩歸浙鄉人多歎惋不置云

外史氏曰邪不干正古語信然況儒者緊要關頭尤在於正心一語心既正則三藏靈經且可不用何妖之有乎苟或不然衾中之温爽既已氣絕於鴻溝枕畔之香雲難免魂消於烏道泉路有良朋桂榜失吉士矣一死一生讀書養氣之功其淺深於此可見

屍變

涿郡有陰陽家。善妖術。凡里中素封有死者。必重幣邀致之。肆筵相欵。乃可晏安。否則禍作矣。某村一富翁。有二子皆入武庠。翁以老病卒。戚族皆言某有異術。務得渠來。乃可厭。蓋藉以免禍。非僅為送死也。二子亦聞其人。心怵之。果以幣往。某適構一宅。不欲出諸己。稔知翁家巨富。將令代為落成。見其幣。以為薄。揮去之。翁子又加幣親往。某猶少之。且哂曰。若非市井儈。可以戔戔了事者。必欲予往。非百金不可。翁子素負氣。遂反唇曰。若勿太作意。死生亦有命在。若能魘我全家殺耶。乃悻悻而返。戚族咸以為憂。且覓術者。通邑無一人敢應其召。而事不可復挽。聞某與某契。因浼之一行。願如其數。某聞而笑曰。渠恃富家郎。尚氣遄歸。今復求我耶。予觀翁死之時日。令夕子亥之交。當有屍變。故索渠重酬。為渠鎮伏。既區區者而不予畀。欲我往。非三百金。我亦不屑言。已遂揖某出曰。傳語諸郎君。性命非若草菅也。某歸述其言。衆益憂。屍在床榻。且將腐。有襯不得斂。子心淒然。不得已而仍議加幣。倩某再往。忽衆中一人忿然曰。如此貪饕。情實不甘。予薦一人。或可以蕆事。衆詢之。則其人亦業堪輿術甚奇。但為某所掩。技不得售。今居左近。可邀而至。翁子實莫能降心。首從其指。遣人往。不須臾而來。狀甚襤褸。衆僕偃蹇不為禮。竊以為誤乃公事。必若人薦者與之言。其人入視亡者。輪指良久。毅然曰。今晨甚吉。故百無禁忌。衆乃紛述某言。其人笑曰。是兒固作孽久矣。今若

此是死期亦迫也某遇異人得一術令夜請嘗試之翁子大喜許以聘彼者酬此其人曰此事予亦不較惟冀諸郎君安逸庶見予非今大者乃索烏椀三素毫一丹砂錢許時已初鼓其人就燭下書符椀內蜿蜒如蛇影囑曰各宜閉戶寢勿驚禍至予自當之不相累於是裸其上衣披髮跣足且藏所餘丹砂於裩際猱升而上至屋梁命人以椀與之亟麾之曰去去但聞予號則渠生而我死矣衆始駭然悉屏其跡其人偃息梲側更籌忽已兩易竊自念曰殆未乎俄而村柝將三寂無聲息亦倦欲寐欻見燈影幢幢風聲淅淅駭曰至矣因凝神起坐未幾紙衾析析自鳴屍骸蠕蠕自動甫轉瞬而臥者已起其人即以椀擲之割然震響應聲而仆心少安無何屍又復作未取椀倏爾離床又急擲之又仆地竊恐其變注目直視無敢移忽然崛起長嘯有聲若知梁上人怒目相屬勢將攫拏其人自揣餘此一椀勿效予亦莫能生矣急取擲之屍遂顛冥然許久竊自為無患方轉側欲下屍又蹶然較前益暴至是其人之技窮矣震慴間屍已能步直逼屋梁距踴而前其聲嗚嗚若悲切遠邇皆聞其人亦股慄欲墜少頃屍至梁下仰首奮身疾如飛隼將以手爪攫其裩其人大怖因思非我則伊勢不俱生遂摸腰間丹砂幸而尚在乃悉納於吻復自齧其舌和血噀之屍不能支頹然而倒且大呼曰予與若無郤何竟死我耶遂無聲其人徐徐轉動而筋骸麻痺有類不仁已而

雞鳴。衆來入視。屍已不在榻。烏桅瓦碎。散布如星。因相與咋舌。其人方下。取衣着之。且命衆舁屍還故處。語之曰。亟往覘某人死矣。衆如其言往偵之。嗷啕之聲。果已達於牆外。蓋某至夕。不見人至。恨恨曰。若藐我。我必報之。豈術猶有神於我者乎。乃抱忿而寢。比及五鼓。其妻聞夫大呼云云。即翁屍之所言也。撫之。氣絕。闔家驚惶。此時已就正寢矣。偵者歸述其異。咸詫嘆。翁子遂舉金酬其人。屍乃入木。後某之子有所聞。因以其狀首之官。訟某以術殺其父。官竟不之直。某死未踰年。妻溺子賭。家產蕩然。惟某以此聞於人。咸異其術。至今名噪一郡。已富埒素封矣。

外史氏曰。甚矣哉。人之貪也。亡者本無事。而故詐其財。百金亦云厚矣。猶靳之。漸增至三百金。吾知即以三百往。彼人之心。當未盡饜耳。迨至人極計生。捷足者起。不獨褫其魄而斃之。且如扼其吭而奪之。貪壑未滿。遺產如焚。又不止術之殺身也

黃灝

太學生黃灝。吳中之巨富也。受知於邑宰。欲報莫由。恒以為歉。宰好內。後房佳麗數人。猶未足以滿其已志。黃知之。多方羅致。將假比翼為卿環。而物色尚未有得。一日盛夏。巡行田畝。見一美婦人。被服羅縠。行日中。絲絲見膚。瑩白如玉。心竊喜。突然詢曰。視若之衣。諒非寒素

之家。胡為獨行草露之間。竟不畏桑濮之譏耶。婦聞之。色似不懌。乃以美目睨黃而答曰。何處輕薄郎。強預人家事。此非汝所宜問也。言已。竟穿溝洫而去。不復顧。黃慙而退。然竊討得此以獻我公。當不啻瓊瑤之報。第未稔其何如人。無自而致之。悵悵而已。翌日。又遇之隴畔。則珠淚盈頰。形色倉皇。不復若昨之暇豫。黃不自禁。又揖而詢之。婦始肅容曰。子事非貴人莫能了。覩君狀貌。似與貴人有素者。盍覥厚顏。一陳顛末。黃即亟叩其故。婦曰。予家距此五里。夫早歿。徒有翁在。予父母則居東鄉。憐予少。欲歸而嫁之。昨自母家還。以此意告翁。翁竟悍不許。且使予往告父母曰。若女能嫁邑尊。則不得而聽之。其他必以訟。予思父母一齊民耳。何能識邑尊。君果有素。幸為一言。勿敢忘。黃大喜。適符所願。乃毅然曰。邑尊。吾師也。謹當任之。諒渠田舍翁何能為。但邑尊甚貴。子雖美。恐不能正位。若何。婦因破涕為笑曰。蒲柳之姿。得備金釵之數亦足矣。敢奢望耶。黃益喜。力任其事。婦乃申約而去。黃即日星馳入謁邑尊面陳。宰固漁色無厭者。聞亦欣悅。但慮娶部民妻女。有玷官箴。未甚許可。黃為之謀曰。門生假父師之名。以鎮伏鄉愚。父師亦假門生之名。以成全好事。與其父母言。則門生自娶。與其夫家言。則臨以父師。事縱滅裂。證者有人。無慮也。宰喜。從其計。黃甫歸家。婦即來偵探。示以宰意。無不敬從。明日。偕其父母來。授以百金。成券而退。薄暮。婦即自至。攜一小篋。封識

甚密。然自始至終。究未與其翁晤。黃亦怙勢。坦然不疑。更為婦置衣飾。約費數百緡。始擇吉送之赴署。宰見其色。果異尋常。深以黃為感。及久。入房。情好甚篤。晨起視之。忽更一人。姿貌亦甚平常。宰大駭。詰之。乃泣曰。妾本黃監生之姬也。昨看新人升輿。被渠捽妾同來。公入室。渠即遁去。公强妾寢。遂承恩寵。欲辯不能。惟有啜泣而已。宰益驚。躊躇良久。亟命輿送之歸。且詭言曰。公昨染寒疾。遂虛洞房。今晨始見其異。敬以完趙。勿敢留。黃見姬大驚。亟往視婦。則曉妝甫畢。對鏡簪花。果宛在室中。黃甚恚。面數之曰。子以何術攝我愛姬。幾令予不復為人。要還予金。子自去。婦聞言。略不為意。徐答曰。聊與君戲。何怒也。公輿尚在。予令即請親往。冉冉出門。登輿而去。黃慮其再逞。徧視眷屬無少缺。因共鍵所居之戶。固自以為無患。詰朝方兀坐。其叔自外入。吽吽然笑。以首觸黃。瞋目大呼曰。汝害我。誓不與汝俱生。黃茫然不解其故。長跽請教。叔忿定。始言曰。予年半百。祇生一女。將以贅婿。養此終身。汝以何妖術。送入縣衙。致令狼籍而入。不堪適人。非害我而何。黃始驚愕。心知婦所為。而姑先叩其狀。叔曰。予已就衰。起甚遲。將出門他往。忽見一輿。爰止戶外。啟視則吾女也。持予泣告。言方對鏡簪花。被汝强致之輿中。瞬息至一處。富麗不似民居。飼以美食。飲以旨酒。夜則有官人來共寢處。予詢其儀表。則邑尊耳。又言官人至旦見而怪之曰。咄咄。此又異事。略詰數言。即令駕輿送

之還。非汝害之。又誰咎。黃乃述婦之妖異。舉家詫之。叔始緘口隕涕。黃以溫言勸慰。叔甫去。而婦即來。入室笑曰。黃官人。汝之如君。豈無瑕之璧耶。黃頓悟宰之誑已。忿氣中激。將致命於婦。婦不顧。笑入所居。取其奩以付黃曰。持此赴縣。委折盡明。予不屑絮言也。拂衣徑出。早有肩輿候於門。婦即乘之。旋失所在。黃深以為異。訪諸東村。亦並無其父母。明日賫篋往邑中。將共驗之。抵署。吏役喧傳宰病。不能視事。黃詰其由。益駭然。蓋宰屢遭訛誤。心覺其妖。遂扃新婦之室。宰至。晚偶過其傍。忽見婦靚妝冕立。招之曰。甫承雨露。即棄妾如遺。秋風團扇之詩。獨不能為公作耶。言次巧笑承迎。宰不能自主。與之偕入。解衣交歡。枕席之情。遠勝疇昔。將曙猶擁之酣寢。陡覺臂痛如割。張目視焉。則一猫毛巨犬。蠭目豺口。正在抱中。驚絕亟起。將出戶。戶寔反扃。犬逐之。白身繞屋而走。被創無數。幸婢媼聞其號。破扉相救。犬先奪門出。有識之者。則吏典之獵狗也。宰驚定痛生。臥不能起。黃固請入見。視於榻前。言及前事。相對赧然。黃出篋共啟之。中無所有。唯尺素一幅。大書曰。我本南山狐。偶來塵世內。驀遇脅肩徒。強入參帛隊。賺爾貲百金。勞我神三昧。一汚畫屏姬。再戲金閨女。受者尚無傷。令與眠猧配。以色悅長官。應得風流職。居位思邪行。當遺韓盧吠。勸君各洗心。良言莫予懟。長歌歸去來。不復語汝輩。宰與黃覽訖。皆汗下濕衣。後宰遷官。黃遂以叔妹嫁宰。以結其未結之局。嗣

是足不履公門。竟以中壽終。狐之棒喝亦靈矣。

外史氏曰。獻笑乞憐。已鄰於妾婦之道。又復借妾婦以博其歡心。黃之不肖甚矣。狐子可兒。即以其妾與妹為嘗鼎。苟具人性者。能不媿怍死耶。第狐性皆畏狗。此獨能役之。則又狐之仙。而非唱雞之狸可比也。

徐小三

京有歈者。其名曰小三。本徐姓之子。貌韶秀。嫵媚動人。其父在日。不使歌。父卒。無以贍母。乃就師學之。甫一緩頰。則纏頭盈坐。名噪一時。師惜其音。跬步曾不離。深恐為淫浪者誘。以故年十五。猶從師宿。非晝不得歸。一日。小三之外氏以病卒。其母力請於師。始聽其往。然猶親與之偕。若懷保者。亦極其慎重之意。外氏居郭外。距城猶十數里。小三至已旁午。哭奠者久之。外家久不晤甥。強之信宿。師不許。小三亦不敢留。僅飽晚餐。忽遽而返。及出門。則已夕陽西下矣。其出也本以車。比及歸途。馬忽僨轅。遂不克乘坐。師徒步行以前。頗蹇緩。天早就暝。懸揣魚鑰已下。其師顰蹙曰。門闔矣。將安歸。小三亦云。無已。思投旅舍。而去闕猶紆。乃疾行。未及里許。夜已初鼓。時正下弦。無月色。陰晦異常。遙望表道之樹。恍惚如人形。小三大怖。緊依其師肘下。莫敢遠離。正倉皇亂步。俄見火光閃灼。穿林而來。及近視之。則一人執梔燈。青

衣綾帽。絕類優人所扮之。蒼頭師弟皆大驚。稔知為鬼。欲避之。其人嘗見小三。若熟識。直前執之曰。逋逃兒亦得相遇耶。亟隨我去見都尉。予為汝受創深矣。言次。徑挽之行。疾如風雨。小三懼而啼。其師不及奪。亦不及追。轉瞬間形聲已泯。有懊喪而已。乃其人攜小三行。俄頃至一處。始慰之曰。若勿怖。此間大好。遠勝汝家。小三甫敢展視。則朱垣碧瓦。彷彿王侯。小三素游大家。亦不以為意。唯驚恐逋逃一言。且慮歸受鞭扑。他無所戚。行及門庭。閎閎嵩高。宮吏蟻聚。燈火星羅。錦衣花帽之人。雜以僕數。見其人皆聲諾。亦畧不顧瞻。徑引小三入履限數重。至一堂。庭燎輝煌。仰見匾額題曰儀鳳雙棲。小三固不解為何所。第見晶簾垂地。畫棟凌雲。文窗玉映。燭焰生輝。有頃。簾中似有人影。俄而樂作。笙管敖曹。堂上屨滿。旋有一宮妝婦人。搴簾問曰。歌者來乎。其人亟對曰。來矣。即把小三之袂以付之。已乃趨出。小三隨婦入簾內。庭中設二筵。一南向。一西向。南向坐一人。珠翠重遮。雲衣半露。如廟中所塑之聖姥。西向亦一人。則金貂朱紫。狀若古之勳戚。左右皆美女。凡十數人。咸執樂器。或持酒具。俱肅然無聲。婦人命小三俯伏參謁。側坐者詢曰。聞汝善歌。汝能歌幾何。小三股慄不能答。正坐者遽命賜酒。少壯膽。加其音嬌細。畧可辯。曰粉兒勿相嚇。尚搖搖如懸旌也。已而果有二鬟。披髮垂髫。年約十三四。一捧樽。一承榼。笑而觴之。其一衣杏紅衫淡綠裙。貌尤嬌好。小三睨之。

心微動威儀之下。賜爵勿敢辭。乃跪而飲之。衣杏紅衫者低語曰。今係貴主千秋壽曲。勿可少也。遂趨去。迴眸匿笑。意頗相憐。小三益覺傾慕。酒力微酣。膽氣頓壯。舞蹈向上。抗喉一歌。細如囀鶯。高若鳴鶴。堂上皆鼓掌稱妙。曲終三闋。皆壽詞。中坐者益喜。嚶嚀而言曰。是兒何善解人意。顧侍者。以白金二錠賞之。小三頓首以謝。起請貴人命。因歷數曲名。西向者曰。汝任汝意。我固未之前聞。小三性狡獪。乃擇其素所擅長者。及家莚可謳者。隨意歌之。每一曲輒稱善。時夜過已半。中座者微有倦容。乃顧側席欠伸曰。粉侯且自娛樂。子體憊矣。側坐者曰。今因貴主誕辰。特以介眉。餘興未盡。何遽起也。因强之終席。復歌二曲。因對主曰。是兒若無所覊。必思歸。盍籌所以留之。主曰。君將柰何。答曰。觀渠聰慧。當非不知情事者。若以一婢為藕絲。則鵾鵬之翅。尚可縛。況燕雀乎。惟貴主命之。主笑曰。是兒好大福。駙馬為汝執柯矣。因顧小三曰。都尉將使人伴汝。汝盍自擇。勿致怨月老不公。遂命侍者環列。聽其自覓佳偶。衆環均喜。小三靦然鵠立。小三謝訖。就衆中諦觀殆徧。獨指一人曰。竊欲此。未敢以為可也。衆視之。則衣杏紅衫者。堂上粲然。主與駙馬亦笑曰。是兒固留意久矣。乃命於堂側小室設床帳。使定情焉。遂皆起。侍人以絳紗籠燭。導引而去。祇留杏紅衫者伴小三。小三請其名。赧顏答曰。我貴主貼身宮婢。四喜也。素承恩寵。左右勿離。今以之犒子。賞亦厚矣。言未已。向者

宮裝之婦。又偕二婢以衾枕來。笑曰。雛兒亦竟能成對哉。可喜可喜。鋪設欲返。喜使小三拜之。曰。此宮中劉院君。妾之恩母也。小三拜之如婿禮。劉大喜。含笑而去。小三爲喜解衣。喜小語曰。妾尚幼。固不諳此。小三笑曰。予亦試爲之。詎諳耶。相攜就枕。潦草成歡。然已海棠紅褪矣。事已。喜謂小三曰。君以駙馬爲何許人。小三曰。予初至烏能知之。喜曰。妾亦未得其詳。但聞鞏姓。明末人。闔家死難。今已百年。上帝憐其忠。命其司薊北一帶之禍福。此其佳城耳。子何爲而至此。小三乃大驚。涕泣欲號。喜急止之曰。勿揚聲。屬垣未必無耳也。妾既從君。不敢不以實告。然果以妻視妾。亦不至久留於此。小三輟淚目之曰。汝獨非鬼耶。喜曰然。但從君出。仍可爲人。小三詰其故。答曰。妾家距此半里許。固儼然人也。因病時疫。不能汗。竟暴卒。父母不忍棄。葬於公主墓側。駙馬查妾死籍。祿未絕。然亦不可以生矣。因以藥活我。留爲侍婢。妾蓋半生而半死者。小三深疑其言。喜曰。凡鬼皆無血。有亦淡然。君試以釵刺妾股。乃可信。小三猶豫未忍。喜徑拔簪自刺。潸然血出。色且赤。小三因信之。商所以偕遁。喜曰。今尚未可。迨夕。當與君計之。遂披衣先起。囑曰。是地陰氣盛。慎毋他出。乃去。小三遵其教。足不離戶。有頃。聞人語勢甚喧。即有謁者入報曰。都城隍來祝壽。內曰請迴輿。來朝踵謝。又報曰。都土地來介禧。答曰。勿敢勞。請即返署。以下都邑城隍土神穀神之類。惟聞傳呼注册而已。都亦不甚

記憶。小三益戰戰勿安。與之食。無敢下咽。與之飲。無敢沾吻。默坐垂涕。形如木雞。日將晡。喜從外來。以二桃與之曰。此人世物。尚可食。見其餘淚盈眶。面色慘淡。蹙額曰。若勿作此態。累人敲朴也。言訖復出。小三咬其桃。味甚甘美。即亦不饑。未幾天又昏暝。堂中早燃巨燭。劉又來引小三入。更至一堂。較客夕所見尤為輪奐而軒敞之。見主與駙馬並坐一席。如伉儷。先令小三與喜並肩參拜。而後命之歌。駙馬覺小三面容有異。音韻非昨。訝之曰。婢子得毋洩吾事耶。又笑曰。予實自誤。外間人固不可留。乃與主耳語數四。急以手揮之。使勿歌。且呼喜與小三並跪語之曰。予以忠節成神。非鬼也。汝曹事我。壽將不止於期頤。今既有異志。亦不汝責。盡偕歸。小三甚喜。而喜有懟色。主命婢取釵釧數事。並黃金一笏賜之曰。將去作人家。勿再習賤業辱吾婢也。二人俱稽首泣謝。駙馬即令劉引之去。即交向之蒼頭。使送出。夫婦甫至府外。宅第頓渺。小三始一迴視。古墓巍然道左。益信喜言之不謬。因與喜謀將奚適。喜曰。此間不可復居。居必致人駭怪。可往附近州郡。擇地安家。然後迎母。此策庶乎萬全。小三從之。因暗不能行。坐憩樹下。聊以藉庇身軀。恃以無恐也。昧旦。始趨村鎮。以主前賜白金。覓車治任。載喜啟行。東去二日程至薊州。出黃金置產建屋。頗類素封。始遣价奉迎其母。初。其師範因失小三。懼其母訟。不敢歸。小三之母哭泣思兒。又貧病無以自給。日漸狼狽。至是得

小三書。始知其在薊立業。安然無恙。師始來往如初年餘。有人自薊入都。詢以徐小三。則抱子矣。

外史氏曰。明末國戚畫節者。惟鞏君永固一人而已。是蓋其英靈不泯。特借歌者以傳之。非真學楊越公裴晉公。作此一番豪舉也。獨喜之本末。頗近不經。而疾疫傳染。死者未必皆無祿之人。如是則塚中之活鬼。又不止一喜已也。可發一噱

花異

湖商汪仲鋐。有花癖。園植名花數百本。皆上選。自春徂秋。爛漫無已時。而濃淡相間。爍若雲錦。主人亦未嘗判以盼睞。一夕。與友宿於泉香亭。蓮漏已三。汪鼾然。而友尚反側。忽聞閙聲伊邇。且嬌細絕類閨人。心訝然。披衣起聽。有人語曰。長夜無聊。願與君之士戲。君姑憑軾而觀之。又一人曰。不腆敝賦。敢犒從者。幸勿退避三舍。言已。大閱。友從窗隙窺視。月色甚明。見有卒伍二隊。一樹赤幟。旗旆亦無雜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幢。衣甲皆類霜雪。瞻之如荼。然詳覷之。兩軍皆束綠裳。修眉媚眼。色艷香肌。實屬閨中麗質。軍中各築高臺。上居魁帥。披金鏁子細鎧。內襯錦袍。亦分赤白色。冠于一軍。執小號旂。指揮而進退之。其徒皆挺白刃。與月爭輝。喧呼酣鬥。園故不甚修廣。而儼若古戰場。不覺其隘。友大駭。疑為鬼狐。連詫奇事。外聞

有人聲。遂紛如嬌鳥各散。已而寂然。友呼汪與語。汪以為妄。友遂寢。晨起啟戶視之。園中之花。赤白各成一隊。無復爍若雲錦矣。始信友言非妄。相對駭然。友亦不信宿而去。

外史氏曰。此友絕俗。全無雅態。若能屛息作壁上觀。當下不殊於垓下。惜乎小鹿心頭。遂令花營頓撤。安知兩隊麗人。不詈彼為啜豬腸兒。敗人清興。

隨園老人曰。花亦能讀左盲邱明。將香艷千古矣。於此覺康成婢子。解誦毛詩。真非人間僅事。

鬼書生

故明成化中。商州民有行二者。忘其姓氏。以負販為業。晝出夜歸。獨行無侶。豺狼鬼魅。舉不關心。一夕歸倍遲。時正深秋。白楊風起。道旁叢塚。彷彿如有嘯聲。實是林中落葉。與封家十八姨互相唱和耳。二方徑行不顧。忽聞書聲咿唔。隨風聲而上下。或疾或徐。似斷實連。訝之曰。予日夕過此。未見一瓦一椽。此誦聲胡為乎來哉。因立而傾聽。聲響宛在左近。心知非人。乃大叱曰。天青星皎。何物死魅。敢在此作聲。驚我行旅。會須以老拳飽之。語未已。其讀忽輟。須臾。非烟非霧。出自塚中。因伏於草間覘之。見有人如書生。博帶峩冠。約畧可辨。既而聞其言曰。宵深路僻。不宜猶有行人。適聞吠聲。似怯乎呫嗶者。當以火燭之。其音頗類楚咻。遂呼

曰。徐家可速將一炬來。旋聞嚶嚀響應。即有火光自墓內出。幢幢然。其色甚青而慘淡。當是鬼燐無疑。無何將近。則一少艾持碗燈閃爍而來。又宛然人世物。絕不類幽壑所吹者。心竊異焉。書生語以故。將肆冥搜。忽聞少艾笑曰。予欲人斯人至矣。何反震驚如此。書生亦笑曰。卿言良是。草中人固不異水上人也。於是徑趨蓬顆。揖二使出。曰。君既不畏吾輩。何為匍匐於茲。幸勿懷疑。即出相見。二果坦然無懼。起立拱揖。其貌美如冠玉。年僅終童。少艾執燭旁侍。意頗肅恭。而衣飾之淡艷。容色之殊尤。則固目所未覩。二知非俗鬼。因謝曰。歸途過晏。忽聆清吟。竊意揶揄我者。不意乃士林君子。讀書以消此長夜。予囈語唐突。幸勿苛責。為感。書生又笑曰。我輩何人。豈能為祟。君似不免多慮。雖然。有事敬求。亦不虛此一遇。遂揖二同坐於林下。始自白其由來。蓋書生本襄陽人氏。商牧某公。其父執也。書生以小試不利。心竊憤懣。將赴北京。援例以冀科名。故紆道過此。思飽豬肝。以望雲路。惟因少年行邁。裝馬甚都。乃為奸人所覬覦。至此林中。天已昏暮。方將疾趨赴州治。一時伏甲盡起。蠭擁而前。書生與二僕。遂皆畢命路側。某公固未及知也。賊既瀉囊。大失所望。因慮捕盜者踪跡。遂潛啟窀穸。納屍壙內。方始瓜分而散。書生言至此。潸然淚下。少艾蹙額曰。若勿絮絮。使人如割寸心。書生因指之語二曰。此子即予之地主。生前亦遭妒婦身死。先葬於茲。余與之邂逅九泉。見其幽

閒風雅。又復同病堪憐。甚相愛慕。兩美旣合。兼之同穴。但乏斧柯。抱媿鶼鶼。今得君。可以赤繩對繫矣。言已。又起長揖。二敬諾。因詢其何以主盟。答曰。予有控牒一紙。內言某與某願爲姻契。卽署君名。言爲作合。祈君代焚於城隍司。則無媒之嫌可免矣。外有白金二錠。係在腰橐深藏者。况爲置材一具。暮夜來此取塚中屍。將予殘骸入櫬。與若人同厝於斯。予當數世不忘是恩。未識君肯援手否。二一一力任。無難色。書生乃出金與牋。再拜而付之。然後與少艾和燭而滅。二亦目炫移時。四野蕭森。凜不可留。遂懷金亟返。至家視其物。粲然白鏹。眞金也。乃笑曰。痴鬼以此與我。將以望棺槨之美。與倡隨之樂乎。開壙者死人誰不知。予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得此生殖足矣。其他何恤焉。竟私其金。不爲市櫬。又匿其牒不以焚。蓋當受金時。貪念已萌。旬日。金將用盡。仍出負販。途遇州役。繫之去。茫然不知其由。至案。則積賭某某咸在。二曾以鬼金償其債。尋變爲楮。故以妖妄訟之耳。二初不肯承。及證佐昭然。乃不能諱。因述其金所自來。官怒其誕。將笞之。忽首者一人。張目直視大叫曰。死襄陽某者。卽此曹某也。官可加刑於二。官聞之駭然。蓋卽書生所云父執者。初知某將至。心甚喜。日使人迎候於郊。已而寂然。方以爲疑。至是聞其死。故大驚。亟詢其狀。對曰。詳在牒中。二實執之。我城隍司之急足隸也。不能面述。請卽退。言訖。其人頓仆。官視羣小皆變色。乃佯笑曰。鬼何爲者。此

二以妖術遣之耳。命將二另錮一室。以犬血糊之。明日當嚴鞫。實則陰之使取牒也。衆果心安。官又語之曰。事未能白。汝曹亦不可返。盍居此俟。償爾金。亦命散禁于室側。而潛以健卒邏守之。夜分。二始以牒至。官視之。非婚牒而實血狀。歷陳劫殺之慘。不勝勃然。亟升座。令役往械各犯。多在夢中。驅至庭。嚴加拷掠。乃盡服。無一漏網者。案既定。官乃親往起其屍。面色如生。猶未朽腐。因二言。感其義。具與女柩同厝於一邱。既竣。始判令二歸。臨遣。官笑謂之曰。善為執柯。勿再誤人好事也。庭之上下皆粲然。二乃歸。自是膽力雖猶昔。義利亦稍分明矣。

外史氏曰。始見書生緩於復仇。而急於圖婚。未嘗不心焉鄙之。及其假偽金。首真贓。笑談復仇。而佳偶之有無。竟不必問。始嘆圖婚一舉。亦假途滅虢之計耳。智豈出荀息下哉。若二以貪敗。乃公事。而究為撮合之山。直是庸人僥倖。

于成璧

于成璧。瀋陽人。少時從其兄商於他鄉。壯歲將歸授室。其兄付以千金。囑曰。於路多花柳。慎勿浪費。速歸故鄉。洞房花燭伊邇矣。成璧果有心於狹邪。雖諾之而實若罔聞。辭兄徑行。途次已所費無算。將抵薊門。秣駒市鎮。因內急。獨出大觧。一望田禾鬱葱暢茂。時值夏耘之時。阡陌無隙地。乃就其隴而遺焉。便訖。帶猶未束。俄一物突起於前。狀如小豕而長毫。奔逸而

去。成壁以為異。遂逐之。其物由曲徑而馳。絕不反顧。成壁足力不能及。約半里而止。物亦失其所在。將返故道。忽見二麗人姍姍碎步。自微行而來。一衣茜紅裳綠衫。翠鈿金翹。貌甚妖冶。一則荆釵布裙。雅淡修潔。而容光尤照映左右。竊疑一主一婢。未敢詢也。成壁素性耽此。遂躑躅田畔。不能行。二女且行且語。至成壁逐物處。貧女忽四顧而言曰。姊昨約桑中人。實在於此。今竟不見。須知渠非尾生之流。富女微笑不答。徐曰。若勿饒舌。適從遠處望一似小不才鼠竄道左。醜態畢露。想又為過客所窘。言之殊令人赧然。貧女大笑。亟搖纖腕止之曰。不可說。追奔者尚在。聞此益令姊無處置身。語次漸近成壁前。皆以橫波流盼良久。始徐徐過之。徑甚偪仄。成壁雖側身避路。而嬌香流溢。鼻尖領畧已多。縱非蕩子。亦情不禁矣。二女又迴眸匿笑。毫不作羞澀態。愈令人魂銷。美人既去。成壁猶木立不移。其御候久不至。蹤跡之。見其如呆。不禁竊笑。促之歸。將以啟行。成壁曰。予身適不快。即此棲息。明日行。當無不可。御人以非止宿之時。頗有違言。再四强之而後可。遂近覓村店小住。成壁不飲亦不食。惟孑身徘徊於隴畔。冀其復遇。而竟杳無其踪。日將西下。俄見富女獨來。驚喜曰。佳人至矣。忽聞禾稈簌簌然有一男子。烏衣元冠。侏儒短小。自茂密中直前擁女曰。午以為期。日之夕矣。得毋怨我負約乎。女似不悅。以袖揮之曰。子如不思。豈無他士。誰復念汝薄倖也。其人笑曰。子

勿大言今人。目前故無可褰裳者。女即捎成璧而目之曰。彼人是哉。狂童之狂也且。其人聞女言。掉頭一覷。即駭然曰。咄咄。何偪人至是。意甚倉皇。遽入禾中。竟不見。成璧亦無所疑。女以翠袂招之。遂舉趾相就。女先行。亦入叢禾。成璧尾之入。則別一天地。重樓複閣。畫棟雕簷。非復綠縟爭茂者矣。怪而詢之。女笑曰。君但得佳處棲身。何必問堂構之所自哉。於是展錦縟於綉榻。設鴛鴦枕於翠衾。解衣為歡。肌柔態媚。成璧雖數過狹邪。曾不若是蕩而逸也。事闋。女詰之曰。君以何業而至此。妾覩玉貌。非以牽車服賈者。成璧因告以歸鄉之故。女曰。婚有人乎。抑擇而後娶乎。成璧曰。尚無所聘。歸始謀之。女又笑曰。歸即善謀。不過蓬頭葆而黧黑者。烏足當君伉儷耶。誠能予我千金。當為君致一美婦。君囊中能足此數否。成璧喜甚。亟叩以伊誰。答曰。即向之女伴也。不幸早寡。孑然無侶。伊里中惡少。又數數窘之。倘得侍奉巾櫛。不第渠免斯飢。即妾亦無所縈繫矣。成璧既失主。遂不較價軒輊。惟默計所攜雖少。然貸去衣裝。不難如數。因徑以手額之。且曰。予與卿好合方新。乃不為己謀。而汲引他人。得毋以此相餂乎。女曰。不然。妾性蕩。不能困守閨中。恒多外遇。又不能為君作家。君亦安所用之。渠果相從。妾亦得以姻婭往來。依然有此一綫。第不以其新而棄我故則幸耳。語已。促之使起曰。旁觀者不無怒目。君且歸。能為妾留二日。則好事可諧。成璧起而整衣。舉目四望。屋宇一空。

不惟衾枕俱為烏有。即所立之地。亦祇町畦間。乃大駭。女早不知所往。心知其為妖異。而少年貪色。不以為虞。歸途。日已暝。瞥見土人張弓持械。如有所追逐者。迫視之。則一牝狐。毛深黑。顛躓叢莽間。獵犬羣咋。勢甚危急。心憫焉。乘眾未至。取石投犬。犬少却。狐乃得遁。初不知其即貧女也。及獵者追及。成璧已去。遙聞眾語曰。此畜原來甚黠。屢將獲之。奈何復遁耶。成璧竊笑。亦不為意。歸郵。鼾然熟睡。翌日仍托疾不行。食餘。又往候之。富女果先在。喜曰。信人也。鍾情如此。又復直諒不疑。予妹所適得人矣。因詢以金。遽減二百之數。成璧大悅。約以次日交納。女許之。成璧欲與為好。女辭曰。姑留精力以待來者。勿使人言我狂蕩也。竟不顧而去。成璧返寓。傾囊祇得大半。蓋已耗之什之三四。不得已而售其貨。賤其直。以與人不足。又典衣物。幸地介通衢。受者頗眾。拮据一日夜。數始能敷。然已囊空如洗矣。御人本僱倩來者。早已得值。亦不聞其理亂。成璧以多金難攜。罄身往候。竚候有頃。富女果偕貧女俱至。其衣飾猶荊布也。及見成璧。玉容微頳。似有內愧者。成璧以為嬌羞。不之異。富女遂使之交拜。且謔曰。佳兒佳婦。歸家善事高堂。予羸老矣。不堪任受謗詈也。三人皆大笑。富女別無所言。吃吃自去。成璧將呼止。令取其金。貧女始出言曰。郎慮金不生翼也。歸而視之。床頭之物已盡矣。成璧猶未能遽信。扶女同歸。女笑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今日之謂也。及至郵亭。尚未嚮晦。

然他人舉莫能見女。成璧徑與入室。啟視橐金。封識如故。其中則空空矣。乃信女言。亦絕不驚異。置酒共女合歡。女善詼諧。每一言。成璧輒笑不能仰。旅中人聞之。咸謂其患痼疾。欲至漏二下。成璧微叩其由。女以囁嚅不肯言。惟笑曰。君召客至而不具餐。以妾為不能味乎。試告君。我輩非鬼子母。即鳩盤茶。君既畏之。何勿過之。語竟。鼓掌大笑。成璧亦為之粲然。遂相攜而起。羅襦偷解。畫燭羞吹。樂固可想。侵晨同起。女謂成璧曰。君橐中諒無餘資。此去猶近千里。何以跋涉長途。且妾纖纖弱質。亦不任風土之勞。妾不如自歸。君可脫然無累。君其許之乎。成璧猶以為戲。佯聽其行。女搴簾而出。遂無影響。成璧不勝張皇。再往候之。富女亦不復見。懊喪而歸。御人已懸車數日。不能復留。不得而就道。資用乏絕。行色困頓。遂不敢再為豪舉。兼程至家。其母已為訂某氏女。則其兄預有家郵故也。其女新自關中來。貌絕美。奩具又豐。主婚者乃女之伯姊。約已定矣。成璧聞而喜。然以浪擲多金。母與嫂皆不悅。不欲速竣其事。延至歲中。其兄又有信至。兼寄百金。始為成禮。比入青廬。新婦之貌。宛然熟識。蓋即旅邸寓者。乃大驚。叩之。始自陳曰。妾姊妹皆狐也。彼居燕南。妾家隴右。偶詣渠處游戲。蒙君垂顧。不覺初心頓易。又恥自獻之。益借彼先容。幸侍君子。望勿以異類見拒。成璧愕然。始悟前此詭異。果狐所為。向特墮其術中而不省耳。因詰曰。既結同心。何竟潛遁。答曰。妾慮以不經

駭君鄉里。故不敢與君偕行。今日顯然婚嫁。莫起羣疑。不可永以為好乎。又詰曰。何為昔樸而今華。答曰。凡狐之供具。皆以術攝取於人間。故豐儉因乎其地。妾向者修道終南。居甚野荒。前此藉君福力。斯能潤色如斯。所餘者。猶在匳中。姊故一介不取也。成璧不以為然。女遽起。自啟其簏。白金充牣其中。驗之。果夙昔之物。乃大悅。女因喟然曰。為此數百金。遂虛我半載歡好。妾初見君。知為重色輕財。道路揮霍。歸家必遭憎惡。將來亦無以營生。乃與姊合謀。暫出君囊。存於妾笥。今日始得為君有。言已。以鑰付之曰。敬以完趙。善自經營。兄嫂豈可長恃哉。成璧聞而感悟。稱謝不置。亦自述其艱窘。不勝怨艾。是夕。懽倍疇昔。明晨。出見親族。皆驚為畫圖中人。女善持家。成璧以前金私營市肆。獲利不貲。富幾與兄埒。富女不時來視妹。亦間與成璧敘濶。女後連舉二男。忽辭成璧。欲還隴中。堅留之。覥然曰。妾等與人居。皆以採納自益。故壽永而道可成。自與姊遇君之初。意欲以妾為餌。竊君之英華。兼釣君之貨賄。非有心為姻好也。適值妾厄於韓盧。賴君驅斥。妾因銘刻不忘。曲成燕婉。令在此數歲。兩索皆雄。雖可以報君。而妾之前修盡棄。將歸山存養。不可復留。萬勿以妾為念。言訖。富女至。相偕以返。遂不復來。成璧始悟所救之狐。即其室中人。由此戒殺。亦不言娶。後竟以布壽終。

外史氏曰。狐亦有無鹽異矣。而此則狐中之徐吾也。乃借穴壁之光。竟成橫金之婦。以狐

之黠。奈何碌碌因人耶。及觀奢儉因地之語。始知富者。亦借潤於人耳。獨貧婦也歟哉。旅其小者也

螢窗異草二編卷二終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綠綺

高郵李生。風雅罕匹。年二十。琴瑟猶虛。竊自矢非夸光之美。弗與問名。有知其志者。咸勸曰。佳人未必真有。若何遲好合而待毛施。恐鏡臺未下。潘鬢將星。九十春光。不亦大半虛擲乎。生笑而不答。終夷然不屑與雞鶩偶。如是者數年。迄無所得。而堅持如故。一日清明。親往掃墓祭畢歸。路遇亡僕忠。蓋其童時已歿者。猶彷彿記憶之。恍惚中且忘其死。遽呼曰。若承夫人命來迎我耶。家中亦無事。事何太忽忙。李時惟母在堂。父已早卒。故云然。忠曰。老主人欲見公子。非主母也。李甚驚愕。重以父命。徑隨之往。同至一巨宅。閈閎高大。甲第連亘。生欲入。忠止之曰。主人甚怒公子。將施扑責。此地無人可解。若得新姨一緩頰。庶幾能回雷霆。待忠入懇之。公子始可進見。生茫然罔知所措。惟詢曰新姨何人。對曰。主人新納之妾也。乃入內。良久方出。告生曰。新姨諾矣。見即為公子解之。遂導之入門。生知父怒。心頗忐忑不定。趑趄而前。屋宇美好。絕類公侯巨家。有一堂。額曰鶴棲。闃其無人。而輪奐之華。倍極壯麗。有頃。其父出。從者祗二三小鬟。父衣冠無異生時。呼而進之曰。若來前。汝為人後。不以嗣續為念。而惟

佳麗是求。是誠何心。言已就坐。欷歔相向。生伏地屏息。不敢仰視。父將命忠行杖。生甫頓首
白曰。兒不肖。誠負父恩。但思室家為人生重事。既非所願而曲就之。實同附骨之疽。望大人
寬其罪。使得遂其私。則罔極之恩。益同天地矣。語竟。崩角至流血。父愈怒。呼杖愈急。忽屏後
一麗人妝飾甚盛。含笑而出。謂生父曰。適聆公子之論。亦年少恆情。公勿過于苛責。如果伉
儷未諧。妾家娣姪頗有佳者。請即執伐。不亦喬梓俱遂乎。生父怒猶未解。忠又從旁慫慂
之。乃曰。任若為之。予終不樂有是子。拂衣徑入。忠引生拜謁麗人。如庶母禮。即命坐。且語婢
曰。速召諸娘子來。請公子自擇。若可。予即力任之。婢去未移時。俄聞香風拂拂。發於庭側。有
好女子十餘人。或衣鮫綃。或披翠氅。淡妝艷服。紛沓盈堦。年皆十六七。容色殊尤。端肅斂衽。
向麗人而拜。麗人歷指其名。俾生遴選。生已五色眩目。罔知適從。至一垂髫兒。年齒尤卑。獨
著綃縠之衣。容光照映左右。麗人顧之謂生曰。此綠綺。予之猶女也。公子以為可否。生熟視
之。綠綺含羞斂袂。態更動人。生即首肯者再。麗人目忠大笑曰。公子巨眼。故不差。遂麾諸女
使退。惟留綠綺。使伴生坐。曰。汝今為吾家新婦矣。善主中饋。無貽厥父母羞。綠綺慚赧若無
以自容。而數以横目矚生。意似許可。麗人即起。趨入報生父。有頃復出曰。痴阿翁怒故未息
也。遽命忠治青廬。又出新衣一襲。俾生與綠綺俱更其故衣者。周匝纘袞。無異慈烏。至亦心

竊感之將夕堂中皆燃巨燭生父始出受禮謂生曰此皆婢子好事老夫頗不耐此已而交拜成禮送入庭後一華屋供具豐美錦繡燦陳均出麗人之賜生促綠綺就枕代為解衣鶯雛燕乳不禁啼紅歡畢生始展問里族答曰妾與姑皆胡姓父母遠任劍南妾姊妹賴姑以生故婚媾一唯其命不必與聞也平明將起早有小婢來牕下相喚生與綠綺盥濯訖綠綺易髫而髻往謁舅姑生亦入省見父與麗人方共坐謂之曰兒已有婦宜遄歸恐若母倚閭腸斷矣生不忍別父長跽涕泣不願行父始笑曰痴兒子此豈可以久居之所耶生乃悟父出白金二笏與之曰將去奉母贍妻多與恐不勝任也麗人亦囑綠綺善事乃姑勿倚痴嬌如在我處亦贈簪珥一匳衣襦數十事亟遣之歸生與綠綺皆泣不能出聲父與麗人亦有慘色無何忠入勸駕曰車馬已具少主夫婦可行矣父乃變色叱生曰畜產戀父竟不念而母耶生不得已始泣拜請行麗人親送之出門果有僕相候綠綺坐油壁小車生亦乘小驪駒夫婦行半里許回首顧視猶見宅第宛然麗人與忠倚門遙望若揮涕目送者既遠遂不見及歸其家母果思縈甚苦生偕綠綺入登堂拜見母乃大驚詢所自來生具以告母恍然曰嘻新婦之姑殆狐也汝父中年讀書外室夜輒有美女來相伴詰其姓氏俛而不答與談古今詩文其應如響兩情眷眷漸及於親女辭曰使君自有婦妾不忍己嬖而令人嫠也

必欲相歡。請俟一紀之後。遂去不復來。及汝父易簀之時。忽謂予曰。若人來相迎。我死得所矣。予問伊是誰。答曰。十年前燈下共語者也。言訖遂歿。時兒尚幼。故不以告汝。今以斯言斷之。當是此耳。生亦述其顧復之恩。母曰。渠以吾子為子。吾即以渠姪為姪。報稱庶幾不爽。遂撫綠綺如己出。綠綺亦婉娩善悅母心。同人聞李一朝有偶。咸竊笑曰。李子果飢不擇食矣。聞之。微哂。乃張筵設飲。妝妻使出拜之。一座盡眙。謂非塵世所宜有。由是群喙遂息。明年即舉一子。頭角非常。生郊行。又復遇忠於途。拜而言曰。主人聞公子弄璋。不勝欣慰。新姨亦令傳語。此子穎異。必能光大門閭。宜好撫之。語畢遂失所在。生為詫嘆良久。今其子年僅八齡。即通毛詩左傳。對客酬答無失序。人皆望而卜其為他年之偉器也。

外史氏曰。甚矣。父母之劬勞靡盡也。冥漠之中。猶念及其子之塊然。况生居堂上者乎。乃父有狐妾。厥子亦有狐妻。李與狐殆世為秦晉者矣。而非狐之賢淑。其父既長負向平之債。子亦終乏范蠡之緣。其不為良朋之笑柄也幾希。

痴狐

痴狐者。同郡吳公之寵妾也。性憨而善媚。故號之以此。實非狐也。公諱晥。戊辰進士。以冏卿致仕。年僅六旬。頗以聲色自娛。而極意搜羅。終鮮尤物。心不免歉然。一日暮春。游於郊外。獨

携二小奚。親賓子姪。咸莫之俱。意蓋有所冀也。行及負郭。桃英將落。菜花漸開。公因口占曰。
結子桃花顏色失。沿畦蔬菜蕋空香。可憐一様閒風月。難向枝頭覓海棠。吟訖。四望悵然。忽
聞籬落間有嘻笑聲。且恆探半身以相望。公視之。花不屑妝。柳不勝衣。一妙齡絕色人也。公
大悅。偽言口渴。遣小奚丐茶。兼詰其姓氏。小奚將公命。籬邊人笑曰。個老子口無停聲。宜其
渴也。雖然。予家亦無閒爐灶。烹苦茗。以待子不時之需。小奚又以姓氏叩之。答曰。予不復記
憶。我父母容或知之。即呼曰。阿母。我家亦如人有姓耶。渠來問我。我則無由知。公不禁大噱。
童亦粲然。有頃。見一媪出。荊布修潔。蓋其母也。問客何來。且曰。痴兒固無足與語者。幸勿見
哂。公因致揖。親叩其里族。則王姓。夫故農業。家甚貧。見者乃其少女。年十七。即痴狐也。公知
其可餌。絮語移時。乞茗一甌而飲之。復自白曰。予郡中吳太僕也。與若夫為桑梓。不忍坐視
若貧。異日可令渠詣我。當少為資助。母憎非薄語已。稱謝而行。女猶在籬畔自言曰。東家小二
姑。誑予鬬草。那得竟弗來。無何。怒曰。人各有目。而獨孜孜視予。又臨去。幾回頭。白髮將不臏
矣。母呵之乃止。公歸。語閽人。有王某至。當亟為之通。翌日果來。公厚欵之。出十金以贈。且囑
曰。尚有不給。亟來商。勿以造門為嫌。王欣然返。公家人舉莫知公意。由是不時周恤。十旬已
五六十金。王小康。舉家靡不感戴。公乃遣冰。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既慕其利。兼懷其德。

遂許之。鄉里咸為女不平。女獨漠不為意。及婚。公以五百金為女父母壽。始迎女歸。其父母流涕送之。女之痴態如故。謂其母曰。胡不隨予嫁去。吃者不盡矣。母大恚。唾其面。比至公家。引謁夫人。並賂其同列。靡不笑其痴。遂不復與之較禮。至夜。公入其室。女絕不羞澀。直前捋其髭曰。此物更蒼於阿父。恍疑汝凡而渠弟矣。左右皆竊笑。須臾闔扉。公與之解衣。亦不之拒。惟至裀服。遽以手格之。曰。予生平未嘗去此。豈至汝家。反令予裸體度日乎。公笑而諭之曰。汝既嫁。則此衣宜去矣。女終不從。公強之。乃呱焉大啼。呼其父母不置。公不忍以力。竟擁之。和衣就枕。俟其寐而後去之。甫能成歡。女又嬌啼大作。幸其性柔順。公復以甘言誘之。始得竣事。然已流丹浹席矣。詰朝同起。女妝成出見。賀客皆驚嘆其艷。女則時時私語同輩。告以夜來情狀。并述所苦。鮮有不捧腹笑者。數日後。漸入佳境。又津津樂道之。聞者又不免生妬心。女亦不覺。公知其痴。故聽其言。不之禁。女則事公益謹。且媚甚。公豐於髯。晨起多見擾亂。女蓄盂水於枕畔。以香口溫而梳理之。公儉於服。重裀猶惜堅硬。女舖新絮於榻上。以柔肌轉而暱就之。公飲則茗必親嘗。公食則肉皆經箸。公坐則以掌撫其席。公行則以腕持其腋。公喜則無戚戚之容。公怒愈有藹藹之色。公是以愛若性命焉。女養手甲最長。一夕衾內誤傷公。公不忍言。憤恨不寐。挑燈獨起。盡剪之。公止之。亦弗聽。公誤唾其衣。此衣遂不更。

公聞之。慘然不荅。公知其意。乃嘆曰。汝非全無心肝者。謂而痴誰也。因贈以詩曰。抱璞誰知美玉感。人前故作太憨生。衹因一語留情後。始信聰明盡遜卿。由是益暱之。同列罔不妬。唯夫人獨憐之。每曰。汝曹誰無枕席情。可能學渠熨貼老翁耶。然女竟以此得痴狐名。蓋亦出於憎者之口。獨是女寵雖專房。無所不用其媚。惟至牀笫之事。則不少曲徇。公欲與之狎。輒辭曰。少者固樂此。老者將何以堪。豈可以予少而不念公之老。其言益不痴。公愈賢之。因而百夕之中。僅得以遂。而不以為歉。公得以頤養。公年七旬。屆誕辰。戚族畢賀。家人亦無不稱觴。女不知慶。獨茹素彌月。曰。願公再延一紀。無敢奢望。未幾。公病。女奉湯藥。衣帶未之離身。公病益劇。竟不起。女忽辭公欲行。疑其有異志。詢以焉往。荅曰。願先公行。為公驅狐狸於地下。言已。頓仆於地。七孔殷然。則已飲酖半日矣。公太息許時。復大笑曰。若不負我。我何悲為。亟呼諸郎君至。遺命以女屍合葬。瞬息亦卒。諸郎君克成父志。不敢有違。迄今詢吳氏之塋。必曰痴狐墓。女之名。與公皆不朽。

外史氏曰。狐而媚則有之。媚而痴。吾未之見也。媚而痴。則必不痴。痴而媚。則極其媚。古今來愚忠愚孝人。未必不以為痴。媚亦何獨不然。苟從肝鬲中流出。而惟恐不適其意。不悅其心。是即痴矣。況正色以閑之。捐軀以殉之。豈止媚者能之乎。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人

則不堪。以如是之人而加以狐之號。狐亦與有榮施矣。狐乎。爾亦能蚩蚩如是乎。

隨園老人曰。吳太僕立朝所行者。猶在人意中。今其如夫人。迥出人意表。孰謂巾幗中竟無人。榮及夫子。

燈下美人

瓊州余舜章。少時讀書於某寺。每當風清月白之頃。輒有良夜如何之慨。蓋僅約而未婚也。一夕。篝燈展卷。方將肄習。忽燭光閃閃如人。意為寺僧。視之無所見。良久復然。余心疑。掩卷伺之。又許時。其狀若烟而慘淡。倏有倏無。莫能摹擬。余素以膽力自雄。審知為鬼物。益伺之。久之較前益真。但具體而微。又久之。甫露半面。至夜分。全形現矣。余亟視之。綠鬟翹然。紅姿綽約。美人也。余即起揖而進之曰。鬼乎仙乎。何示人以詭異如此。余狂生。余舜章是也。如不棄。當剪此短燭。少賜晤言。美人微笑曰。何遽唐突至此。予實鬼也。知君有渴疾。敬為相如來獻良方。豈以陰濁之質。而更冒自媒之恥哉。余聞言。以其貞鬼改容詢之。美人曰。妾生前少有薄德。上帝鑒之。命掌祿籍。近來因月老耄荒。所配多失閨人意。勅妾贊襄其事。於是赤繩所繫。鮮有朱淑真李易安之事矣。余驚曰。若然。則卿固氤氳使之流亞也。豈予亦有案固之緣。煩子預告耶。美人曰。非也。老人口刻。幾傷人伉儷情。妾不忍為。但妾往來雲路。竊見郎君

對月臨風。時有不豫之色。蓋緣洞房有待。雖庶士不免摽梅之嘆耳。妾有良策。故來敬陳於郎君。余聞之色甚喜。因祈節求之美人。出一硃符曰。撥琴之挑。良非君子所宜。妾亦不敢於導引。然郎君之婦。非始生三歲者。未嘗不可以相邀。欲速則速之。早爾數年婚嫁。固不妨也。余又細詢其說。美人笑曰。郎君勿絮絮。第置此於枕函。若所請者。即至矣。徑置符於牀頭。倏忽如烟而逝。余正無聊賴。姑試之。甫就枕衾。即夢其父母為卜吉期。遣使親迎。俄而彩輿至門。牽紅入室。而嘉禮告成。比視新婦。貌甚麗而酷似美人。欣幸之餘。亦不以介意。歡然同夢。樂且未央。春色已酣。交頸而息。及轉側而寺鐘聒耳。山僧已來送茶。呼曰。余相公作何好夢。日高猶不明睡也。余笑而起。晝猶念念不忘。心益不在讀。及夕早寢。婦亦親狎。不再如昨之羞澀矣。蓋余所問名者。為邑中某家女。耳食其有殊色。故信之。自此溫柔鄉深入。益慕睡鄉。朝冀暮。暮怯朝。恨不得中山酒為千日醉。久之。當晝而寐。婦亦刺綉其側。語笑甚歡。遂不復欲覺。未幾。某家以余綦貧。且鏡台久而未下。竟別字。余生之父母亦無如何。余亦為之悒悒。而夢則未絕也。第形神精魄。咸為所耗。漸以瘦憊。遂終日昏昏。皆夢矣。一日。强起如市。見鬬者二人。一人被毆幾殆。環如堵墻者。僅作壁上觀。竟無人能為之解。余見不忍。前詰其由。毆者素識余。忿忿言曰。渠售婦與予為小妻。既而悔之。所欠者。又悍不還。予故毆之。以洩吾忿

3

余詢被毆者值幾何。答曰。因葬父無資。祗貸渠青蚨五貫耳。婦不忍別。日涕泣。惟願死。誰賴渠也。余躊躇自念。事關節孝。當思有以保全之。因計囊橐尚餘二金。暫貸於寺僧。可足其數。甘淡泊半月。亦無害耳。乃謂毆者曰。汝欲金乎。欲人乎。毆者捻余為寒儒。諒不能豪。遂姑應之曰。渠婦貌不揚。予亦不願成好事。但不得金。情實不甘。余笑曰。若然。請從予去。償若金。觀者皆踴躍曰。余相公為此義舉。陰德無量矣。因極力慫恿毆者自悔失言。而迫於衆議。亦帖耳相從。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誓以死報。相隨入寺。余為僧言。僧亦重余義。慨然相假。并出所有者。傾囊付之。因焚其券。被毆者稽首流血。其紛既解。余至夕就寢。竟無所夢。心疑焉。竊怪其符不再靈。默祝美人。思以詢之。宵半果來。赧然謂余曰。向昔所云。皆誑君也。妾一縊死鬼。何由司人間婚牘。緣知君祿命淺薄。不久亦入鬼道。妾欲結未死緣。以為泉下伴侶。特慮見疑。未敢冒昧。故假君家新婦。得以夢中為歡。近日相會者。實妾也。日者君以一時惻隱。保全孝子貞姬。土神上奏。福祿俱崇。壽且耄耋不止。妾不敢再為君祟。斂迹伏藏。今承召詢。醜顏自陳。言之不禁忸怩。因更太息曰。欺罔之罪。固已無辭。燕婉之情。猶希垂念。妾將為君返去珠以成雙璧。慎毋別覓鸞鳳也。言訖。再拜。自披髮吐舌而去。生悚然汗如雨下。神以頓爽不再思睡矣。居無何。某家果挽人來曰。向以一時狂瞽。幾背前事。今願仍諧舊好。永無二心。

其納之。幸甚。余偵之。得其實。則女為鬼祟。時時引帛欲自縊。且狂呼曰。此余少卿妻也。誰敢奪之。因而後所字者索還原聘。不敢締姻。故復修好於余。余心知美人所為。以權詞白於父母。乃許之。期年畢婚。女貌亦亞於美人。余持秘之而不言。又明年。余果連擢巍科。成進士。仕至光祿寺少卿。壽至八秩。故至今里人。凡執柯者。咸易月下老人為燈下美人。以相謔云。

外史氏曰。溫太真慕其姑妹。因嫁名於友而自訂之。美人殆師其遺意矣。而以避為趨。以離為合。頗類策士所為。其狡甚矣。但恐余生無回天之喜。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使當日聞之。必將欲唾其面。

梁少梅

邑人梁少梅。年僅廿四五。美丰姿。善談吐。有雅人韻致。一日中元。隨人往城外法覺寺觀施食。時主壇者為寂禪師。持戒清高。秉教虔謹。壇前恆有怪異。好事者咸樂觀焉。少梅與其侶二三人出邑門。比及寺中。月已上矣。見小兒輩。或以絲荷籠燈。或以青蒿燃炬。跳躍如鬼。不禁莞然。須臾。鐘管嗷嘈。幡幢接引。眾僧擁法師登壇。說妙法。散天花。以成盂蘭盛舉。看者如市。亦都無所見。少梅胆素巨。頗思人烟叢集。鬼何敢來。即來亦莫能覿。止倘往僻地候之。則法之驗否。當立辨。因而舍其同行。徑趨寺旁小徑。潛身以伺。立未久。俄有黑氣數十百團。其

巨如斗。源源而來。皆從目前經過而去。隱隱有聲。洵奇觀也。少梅復登高以望。其氣至壇即
滅。杳然無蹤。後有繼者。不知幾何。少梅立許時。宵露濕衣。漸不可耐。思回寺。前見其佔。謀
所難揍。忽聞笑語聲。如花陰羣鳥。足遽止。及近覘之。則婦人十餘。靚妝淡服。貌均妖艷。有小
鬟二。以龍燭導之行。最後一少艾。色尤姣好。獨持荷燈一。珠碎步而前。瞥見少梅。即以翠蓋
招之。儼若熟識。少梅神魂顛倒。不克自持。遽尾之。婦人欻疾如風。盡其足力。始能及。追至一
處。峻宇雕牆。巍煥如神廟。婦人盡入。亦絕不顧少梅。少梅倦極不能追。小憩於牆角。良久。有
人自門內秉燭出。語曰。適一風狂兒。逐姊至此。胡不見。因以火燭之。照見少梅。喜曰。郎固在
此。誰云返也。請即隨予入。少梅視之。果挑燈之鬟。乃欣然起立。與之偕。歷門數重。彷彿若有
神像。亦不暇細瞻。繼入一小院落。其中花竹森秀。別有洞天。而所見之少艾。早在廡下站俟。
見鬟即詢曰。逐臭郎得之乎。答曰。得之矣。少艾即笑而逆之。偕入中庭。室內鋪陳華麗。目多
未經。燈下睨少艾。年可十八九。姿態橫流。容光肆映。真麗人也。少梅心益悅。因致詞曰。倉卒
相遇。未遑趨避。不加呵叱為幸。乃復引入房闥。倍增慙悚。少艾微笑答曰。適見君子躑躅草
露間。知必黑暗迷途。無所投止者。不揣荒僻。冒昧奉邀。草榻一宵。少光蓬蓽。何反承撝謙若
此。少梅復遜謝。少艾延坐。且語鬟曰。好事勿令人知。懼相溷也。鬟亦笑而諾之。少艾又命治

具對坐行酌。殽核羅列。珍錯多不知名。少梅正飢渴。得此甚慰。徐叩其姓氏。匿笑弗言。惟曰情好未篤。無敢遽陳。統俟諸異日。少梅遂不再問。歡飲既久。雨心蕩然。鬟啟曰。良宵遲晤。鷄且將鳴。請就寢。二人乃握手起。及入卧室。衾褥綦華。少文自解其衣。内外皆嶄然新製。惟著紅綃抹胸。與少梅就枕。枕撫其肌。豐若有餘。膩難著指。交合之際。媚態紛呈。少梅早置身魂夢中矣。遊仙一枕。漸入黑甜。及醒。聞嬌音羣噪曰。淫婢不羞。偷與狂郎戲。吾輩可鳴鼓而攻之。張目驚視。少文猶在抱中。毫不羞澀。惟笑曰。知情者。固當連坐也。衆譁然曰。婢子無賴。竟下手拖人耶。言已鼓掌。少梅心始安。竊視婦人四五輩。皆容夕所見者。乃起著衣。婦人皆孜孜凝視其私。若欣羨然。少梅亦起。衆以手理其鬟。曰。髮蓬蓬。狂已太甚。少文又笑曰。卿等欲狂不能耳。因引少梅徧拜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媒妁之言足當矣。衆默然。已乃歡然相與偕坐。諧謔生春。有頃。均以酒炙來。為二人扶頭。飲少酣。中一衣綠綃者。年齡少長於衆。少文呼之以姑。忽謂少文曰。若能與郎君言之乎。答曰。邂逅相逢。未敢輕洩。姑笑曰。郎君祖豪富無慮。乃語少梅曰。一言頗駭聽聞。妾等非人。實狐也。渠為故明中丞毛一鷺寵姬。年十九而殀。毛因民變獲罪。忽遽中遂葬於此。是地為聖姥行宮。妾等時來服役。見而憐之。援以鍊形術。雖鬼而無異於人。今既得侍君子。願即攜歸。庶不至汚濁聖境。妾等亦得以全其始終。郎

君以為何如。少梅初聞而驚。亦弗懼怯。毅然應之曰。敬如尊命。衆乃相顧大笑曰。個男兒胆故不細。姑曰。予固深知之。乃敢言也。因共為少艾賀。始得其名姓。則王氏小字阿憐耳。衆又為之治奩具。彈指間。錦綉珠玉。紛沓俱集。外各封黃金一錠為賀儀。憐與少梅一一致謝。姑又曰。晝不可復。恐招疑怪。盍俟昏夜。乃羣起而散去。憐因謂少梅曰。非妾命君拜。則君危矣。少梅詰其故。憐曰。渠性皆蕩。昨夕特來瞻君。故容妾得之耳。今晨相值。不無垂涎。賴妾以禮縛之。姑又憐妾成此捉足義舉。不然與少樂樂。君可勝任。與衆樂樂。君將不堪矣。少梅聞其言。不禁捧腹。又詢鬟之所在。答曰。渠皆紳家少婢。叢葬此土。妾愛而撫之。收供十指。但堪侍於黃昏。不能晝現也。因引少梅視其所居。卉木蔥茂。不類窀穸。間憐告曰。此皆若輩所為。妾無能致此。妾自與若輩遊。飲食衣服。莫不仰給於彼。數日前。姑忽語妾。謂妾眉宇間有喜色。當有奇遇。不可仍著故衣。因為妾徧易新者。今之所御。皆姑賜也。若妾之死。襯乃在此。後既已臭腐。不堪回顧已。喁喁細述。少梅深嘆其奇。及暮。衆又來為設祖帳。前二小鬟皆至。惘惘有不忍別之狀。酒行數巡。姑拔鬢邊釵。擊按而歌曰。有女婉婉兮。共我翱翔兮。今茲別去兮。予心憂傷。願汝倡隨兮。如鳳凰。何時重晤兮。在仙鄉。音節甚古。且凄婉。憐乃再拜答歌曰。一杯久棄兮。冥然可知。肉我白骨兮。匪藥所思。今夕別離兮。烏夜啼。深恩未酬兮。步遲遲。聊祝眉壽

兮與天齊。衆亦歌曰。女蘿附木兮得所依。留君不住兮心孔悲。子兮子兮無久違。歌已。四座皆泣下。飲將達曙。姑曰。邑門將啟。盍行乎。乃取衆所贈遺。分置兩人袖中。殊不重累。始送之出門。憐與衆又把袂珍重。少梅視其地。果即近郭之碧霞祠。距城未里許。因扶憐歸其家。少梅無父母。兼未受室。候門惟一老嫗。訝之。亦無敢問。憐與少梅究不自安。翌日竟徙於鄉。出金治産。家頗素封。後每張筵召狐。絶不至。憐今出世十餘年。猶妍艷如昔。所親多有見之者。

外史氏曰。狐有毛者也。而以毛之姬適人。似不恤其族矣。且毛初莫姬於此。原不意其有狐。狐竟奮作主張。不復問毛姬。亦擅誘少年。不暇畏毛。則毛之爲乞可知矣。少梅之胆巨於斗。阿憐之面厚於革。非此二人。狐即多事。亦不得不爲毛也。

定州獄

直省定州。有村民婚於近村某家。民有孀母。素嬰疾病。井臼惟藉婦操。婦年二九。頗風格。民更密於防閑。以故歸寧之期絶少。婦與其父母皆不滿。時屆秋成。其岳家村中演戲侑神。適民母疾小愈。岳浼人言欲迎女歸。母許之。婦遂盛妝而往。民固雅不欲淹留。未久往促之歸。翁媪愛女。皆不聽。及社事將闌。民又往。爲言母以勞疾作。理宜遄歸。絮絮不止。婦貪觀劇。甚不願。乃曰。盡此一夕耳。姑即抱恙。暮夜亦無所事。請俟戲終。明晨旋返。良亦無所誤。媪亦贊

助。民亦不能强。遂悻悻自去。賓亦新婚未久。燕爾情濃。非有惡念也。於路竊自憤曰。賤骨呆不念。枕席情祗圖歡笑。吾必辱之。抵家飲已。乘夜悄然復往。稔知岳家有矮屋。鄰於演戲之所。婦與姑姊妹。列坐於撘篷以觀。遠望婦果在。指顧笑語。意甚歡。民益大恚。乃於人叢中。委蛇而行。潛身廊廡。旨暗中絕無知者。時雜劇正盛。金鼓齊鳴。滿場喧哄。婦凝睇已久。漸忘形體。頻以一足垂下。民知其無備。仰而企之。竟褫其隻履而歸。猶漠然弗知。夫遂懷之。亟返至家。閉户高卧。亦不與母言。計俟其晨歸。痛辱之以泄積忿。乃婦失履未久。頓覺足冷。捫之。則蓮瓣已脫。心疑猖狂者為。不勝愧悔。兼慮諸親咸集。聞必嗤笑。遂不俟戲完。亟下屋。自覓尺帛。縛束之。白於父母。將歸其夫家。翁媼皆驚訝。叩之弗言。留之不可。惟托足輭。命人揑一蹇衛送之。蓋圖夜歸易履。免致播揚。及至。姑猶未寢。啟户即訝曰。若婿言若明日歸。何深夜而返。得毋令阿翁怪耶。婦曰。兒聞母又病。是以亟歸。不暇俟翌日也。姑笑曰。予病亦習慣。烏足慮。婦俟姑寢。然後趨就己室。恐夫覺。不敢燃灯。及夫問以伊誰。始答曰。予來家。夫微哂曰。予以汝從優人逝矣。竟歸耶。知夫怒。無敢言。夫又曰。大好戲文。詰朝聞將復演。汝何遽歸。婦益默然。竊思俟夫寢。始可取履以更。乃夫又詢曰。既歸。何不以炬來。婦甫對曰。夜闌火盡。暗中固可寢也。夫知其意。忽起曰。待予為汝燃燭。婦力止之。不聽。燭既燃。纖毫畢露。婦懼。亟匿其足。夫

早見其無履。乃佯笑曰。汝以足來。迹殊有異。婦伸其有履者。亦笑曰。若孜孜疑視。豈有人跣而行耶。夫注目良久。遽曳其右足曰。是何獨無。婦大慙。低鬟無語。夫謾罵曰。不從我言。致出此醜。雖醢汝身。不足洩忿矣。固詰其履。婦無以對。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見。其事可知。子猶以汝為室耶。喃喃詈摑。怒罵不休。且言明日迹得之。決殺却。遂復臥。意蓋愧作之而已。輾轉累眠。不覺熟寐。婦惶恐無以自容。又慮為鄰里笑。竟縊帛於梁而自縊。及夫聞聲驚寤。起而撫之。體已冰矣。大怖且悔。復計婦夜歸。當無知者。若潛瘞其屍。且誣其父。禍可免。因斷其繯。負之出戶。投諸鄰寺井中。寂然反室。思婦之情好。不禁悽惋。侍旦而出。不及見母。竟往岳家逆婦。翁媼言已送歸。瞀力白其無。前送女者適以事他出。共疑之。具控於官。州牧胡公素聰察。亟拘送者至。鞫之不服。惟舉姑婦相語狀。公頗心疑。拘婦之姑審訊之。所供與送者同。因以嚴刑擬其夫。始吐實。公命加以桎梏。押往覓屍。令善泅者出諸淵泉。則闃然一髡。無所謂朱顏綠鬢者。公與吏民皆大駭。審視之。顏爛身殞。即寺僧某也。蓋婦屍墜井。適罣於坎。未至投水。縛少緩。竟以更生。忽覺冷砭肌骨。不可當。且暗如昏夜。仰視之。又見天光。竊意身殞冥途。故其境如此。迨以手捫之。寒泉浸溢。始悟入井。乃曬呼望救。適寺僧起。五鼓時桔槔灌園。聞井中有聲。疑失足誤墜者。俯詢之。則鄰婦某氏也。僧故識其夫。亟引修綆拯之。井深九仞。婦

手臧力怯。多方竟不能上。正惶急間。俄一少年貿然來。亦鄰家學圃者。見僧鞠躬用力。乃笑曰。大師何作此態。豈金繩中斷。以致淨瓶不出耶。僧語以故。少年曰。不仁哉吾師也。寧有慈航普渡。而高居彼岸者乎。若素能沒井。予縋汝下。渠乃可上。何計不及此。僧曰。然。予亦熟籌之。此時值乏人。故作此拙態。遂浼少年執綆。己乃縋繩而下。既得婦。解綆束其纖腰。號曰。亟提之。少年用力。婦果出。睨之。雖衣裙沾濡。貌頗婉麗。心大動。紿之曰。娘子以綆予我。請就高阜憩息。予出吾師。婦解付少年。少年四望。有巨石。其大如缸。力掇之。下諸井。適中僧顱。竟斃於水。少年慮其復活。乃再取石連投之。寂然無聲。知其已死。始止而不投。突牽婦衣。曰。去之。此處不可以復留。婦見僧斃。知非好相識。大懼欲走。少年脅之以力。不能脫。始勉從之。曲折里許。至一土室中。少年語婦曰。僧與予言。意頗不善。予故力救汝。今將送汝歸。但衣濕恐不可耐。予他出。任汝自便。俟燥而後行。予實無惡念。言已趨出。婦信之。反感其德。亦覺衫袴盡在水中。遂不勝其寒冷。乃起堅扃其戶。裸而以手挼之。正白身無備。少年早破窓突入。直據要津。婦遂無以自主。事已。少年謂婦曰。汝欲歸乎。盍行乎。婦答以欲歸。少年曰。不可。僧以汝死。歸將涉訟。予必誣汝同謀。況予送汝返。汝夫益疑。汝有三命耶。婦果懾其夫。乃詢曰。將若何。少年曰。予籍新樂。在此為人傭。擬於明晨旋里。汝能從我去。予無室。即以汝為妻。汝亦頗

願否。婦沉思實無所歸。遂許諾。但曰。一履又陷泥中。汝丏得之。乃得可行。少年頷之。啟扉復出。仍下鑰焉。至暮。以飲食來。婦從之乞履。答曰。履在人趾。實無由得。婦曰。弗得履。難行。遂同寢處。益相歡好。明日少年又出。婦以履之事堅囑之。少年口諾。而心以為難。旁午。聞僧屍已現。益用張皇。薄暮乃敢返室。獨行野田間。見有赤鉤兩隻。頗纖婀。似合婦足。疑為他人所遺者。喜極。不暇顧慮。掇而疾趨。抵室即以示婦。婦熟視訝曰。此予之故物。何由得入子手。少年方言其故。忽有二役破扉入。以鍊縶之曰。殺人賊果在此乎。少年失色。詰其由。乃知胡公檢僧屍。并得婦履。疑婦未死。且不能遠翔。與之偕者。必左近孤男。無敢向人乞此物。因命婦之夫徧搜笥中。取婦履悉以付役。使役散置於幽徑。潛伏以待。遇有拾遺者。尾之去。則婦可得。婦得。而僧死之本末自明矣。役如公教。果獲犯。語之以故。俛首伏罪。解之邑。以抵僧命。村民亦以誣罔論。徙婦遂別嫁。以是案。公驟擢美任。人咸服其明斷。

外史氏曰。一履之微。遺禍至此。要皆歡場實厲之階也。蓋婦不貪歡。則夫不至於竊履。夫不竊履。則婦亦不至於投繯。婦不投繯。則僧與少年皆可以無死。然非賢宰官得此一鈎。則僧以救溺而死。婦且背夫而適。獄將不鮮矣。以履之故。覈此疑團。古人有繡履傳奇。猶不若此事之詭異。

長安谷氏巨族也。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以故馳怒馬。試長劍。不一其人。而撊三寸毛錐者。則寥寥無幾。一日。春雪初霽。會儺於城北山中。闔族畢往。少長咸集。較騎射。逐飛走。意氣發揚。甚自得也。天將薄暮。所得雉兔以百計。倦而思歸。遂皆返轡。有維藩者。年甫成童。亦嫻弓馬。諸凡均愛之。携以俱往。至是人騎擾攘。乃獨相失在後。維藩膽素豪。亦無戒心。自跨小驪駒。牽一細犬。徐驅於平原枯草間。新月初生。寒烟四野。方見故道前行。忽二小狐驚竄路左。維藩心甚喜。縱犬逐之。己亦策騎相隨。狐行絕駛。犬與馬皆不能及。未幾黑暗中。又亡其犬。狐亦不知其安往。不勝懊悔。乃緩轡徐馳。更不辨其何地。約行數里許。馬力亦疲。將借宿早行。倏見樹影參差。燈光明暗。遂疾驅就之。至則巨宅如王侯。重垣列屋。棟宇雲連。所見之熒熒。乃其牆角守夜者。明炬以防暴客耳。聞人聲。即叱問之。維藩下騎與言。答以迷途。願求棲止。衆以火燭之。笑曰。個兒即纖纖之年歲。深夜獨行。曾不畏虎狼耶。當為之白主翁。遂止維藩於茅舍。一人奔而入。少頃復來曰。主翁已起延客矣。維藩繫駒隨之往。行約數武。即見高門洞啟。紅燭熒煌。宅第頗深邃。邏者引謁。閽人凡三四輩。皆鮮衣花帽。狀類古之蒼頭。略加研詰。即導以入。歷門凡兩重。皆有守者。見之俱笑曰。失路兒來乎。主翁固候若久矣。維藩心

頗詡之。入門而西。至院宇。精潔如客座。未及檐楹。主人早搴簾而出。年約五旬餘。高冠盛服從以數人。降堦即言曰。住住輩偶爾游戲。君何相逼之甚。既而笑曰。幸是稚齡。猶可恕。維藩不解所謂。心更恧然。惟灼灼以目相視。主翁又笑曰。童子何知。老夫反與有過矣。因延以入室。其中圖書燦列。彝鼎雜陳。繁華不可名狀。主翁與之坐。微叩里居。即起敬曰。是吾鄰世家也。密邇桑梓。未遑展謁。然仰慕久矣。亟命呼住住。來使者往返數次。始聞珮聲璆然。有小女子年可十三四。顰眉妖臉。披髮慵妝。自簾外而入。瞥見維藩。神色頓異。亦似慙怯不能前。主翁笑而語之曰。是亦有夙緣。兒勿深相畏也。女甫近翁側。低鬟嚲袖。曼立無言。維藩偷睨之態若流珠。神侔秋水。雖童年。情亦不能自制。聞女小語白父曰。狂暴相凌。心胆幾碎。何復引賊入室。主翁怒之以目。徐曰。小兒家竟不慎言乃爾。女遂不敢言。主翁因指女謂維藩曰。家有三女。兩俱適人。此幼者。與君年齒頗相若。竊願附為婚姻。不識能俯就否。維藩見女。心實愛好。且罔知為狐。靦然起謝。女聞翁言。赧顏注目。亦似愜其素心。兩人之情。已默相好合。少頃。主翁起曰。郎君馳騁過勞。姑請小憇。明晨再當定議。遂遽出。從人早先趨出戶。惟女行步微濡。以致獨後。將及簾際。維藩情不自持。乃戲牽其裾而留之。女迴眸一顧。低笑曰。荼蘼刺未長。便解抓人裙帶。即因以纖手解脫之。肌膚微親。滑膩莫狀。維藩益覺勃然。即直前擁抱

女倉卒即欲出聲。翁早復入。維藩大慚。遽釋手。翁呵女曰。不速行。又使老夫見汝。妮子直恁騫緩乃相與俱去。維藩既失所望。神亦頓瘦。牀頭設有衾枕。就榻鼾睡。至曉未覺。翁來呼之醒。少致慰問。旋出一碧玉環與之曰。此即住住所御者。郎君持以為信。明春挑夭之吉可來此親迎也。言已。即遣之行。曰。恐尊親縈念。宜遄歸。早饔不及留矣。遂送之門外。命還其馬。仍令人導之。示以周行而返。維藩就道。日中方抵邑門。家人已張皇尋覓。見始欣然。詰其止宿之所。具以實告。其從兄維垣。粗涉典籍。聞即駭然曰。此狐也。幸而汝幼不加害。亦既足矣。猶望其他耶。遂不再齒及。且為維藩議婚於豪家。以絕狐念。獨維藩係懷不置。鬱鬱至明春。族中將祭掃。維藩復得出郭。因稱往謁翁。物色至其處。則芳草如茵。人跡且杳。絕無前之輪奐者。兼之鳩鳴鵶噪。樹木陰森。凜乎不可獨留。方將旋踵。忽見二美人淡妝豔服。攜手而行。及至。維藩前顧而問曰。誰家黃口兒。何事躑躅於此。維藩因告以情。一衣絳綃者。即紅漲於面曰。汝果薄情郎乎。住住實予之妹。因汝家以異類相訕。阿翁甚恚。將遣之他適矣。奈何復來也。一綠衣者亦怒曰。阿翁自憒憒。輕以掌珠許匪人。玉環若在。可亟以付我。維藩寶佩於身而堅不肯與。二女乃恨恨而去。維藩抱悶亦自歸。迴踪甫里許。遇一貧老道人。貌清癯有菜色。乞錢於周道。維藩憐之。遽傾腰橐中物舉以相贈。道人謝訖。忽謂維藩曰。吾視郎君之色

似重有憂者、正當英年、不應若此、維藩苦衷、正無可訴、乃為道人縷述之。道人笑曰。此屬易事、但恐君家不能相容。或致麗人失所、貧道反為多事耳。維藩堅以自矢。道人乃探袖中。出三符曰。以焚於郎君室中。某翁即自至。與之約。令送其女子歸。及期不至。再焚其符。必得如意。末以清水一盂。焚第三符。令尊閫吞之。即有真仙下降。不克折爾鸞儔。但須撙節。始可綿長。勿令人歸咎於撮合山。則幸矣。維藩致謝。因拜道人為師。轉瞬即失所在。驚愕而返。及見諸兄。紿以他故。亦祕而不告。歸至家。急不能待。獨坐己室。候至夜分。焚其符。有頃。聞風聲颼颼、俄而赫然震响、儼似巨物擲自檐端、出視之。一狐色甚蒼黑。縛束如奉祀之家。目光若炬。帖耳乞憐。維藩知為翁。故叱曰。若以女餌我。繼又背盟。今吾行法拘汝至。汝復何言。狐委地求生。嘷呌似不能答。維藩笑曰。今姑貸汝死。與汝三日期。倘送女來。姻好猶在。不然。予不任受若欺也。遂釋其縛而縱之。狐搖尾自去。不復迴顧。維藩知其未服。恃有符在。翌日語其家人曰。三朝後。新婦當來。可為予安排臥室。時維藩已失怙恃。即依從兄維垣同居。兄又他出。惟嫂在。怪之曰。雖經締姻。尚未納采。小郎言何無據也。維藩不辯。惟指揮僕婢。營其居。牀帳几席。務極富麗。家人皆以為狂。屆期。狐果不至。維藩怒。又焚一符。是日晴明。正當卓午。俄陰雲陡生。霹靂大作。院中雨如翻盆。旋見一老翁。攜弱女。自空而下。衣縷絕無沾濡。徑入洞房。

謂維藩曰。君無香火情。秪一味惡作劇。衣奩未備。是以稍遲。奈何即遣豐隆相召。維藩正色曰。翁反覆無信。不如是。則事必不諧。翁慙而退。留女在室。目之。年已稍增。嬌艷似倍於昔。見維藩。甚含愠色。自語曰。強暴兒終非好相識。維藩因温語慰之。女曰。君家自憎妾。非妾家棄君。何不留面皮至是。維藩乃述其懷想之苦。女始赧然迴嗔。語次天已開霽。晴明無片雲。婢媪紛集。皆見新婦。咸以為畫圖中人。而莫測所自。維藩始隱約告嫂。嫂驚喜且憂。不得已而聽之。為治巹卮。設花燭。使交拜成禮。女貌嬌美。嫂亦甚愛憐之。及夜定情。維藩雖弱於年。實偉於器。女不勝其枘鑿。太息曰。無一不狂暴。宜吾輩皆懼見武夫。維藩亦大笑。詰朝焚道人符。強女吞之。女自覺精神強固。亦心喜。以是相安。伉儷倍篤。午後。有肩輿數乘。止於維藩家。及出輿。則翁媪及前二美人。皆華服徑入。與嫂講姻婭禮。見女執手涕泣。不忍別離。維藩始執壻禮參拜。翁終慙憤。不甚交談。贈女衣飾十數箱。富家無以過之。欵留至暮而去。後月餘。維垣自外歸。聞此事。深以為患。勸弟遣之。維藩不聽。偵知某縣有異人。頗善劾勒之術。聘使驅之。其人至。即入女室。周迴一視。語維垣曰。毫無妖氛。殆仙也。吾術不能祛之。竟辭去。維垣弗信。復與諸弟維城等。故牽獵犬數頭。突入維藩之室。女坦然殊無懼色。惟笑曰。伯伯亦甚無禮。言已下堦趨迎。犬見女。反皆辟易。如有所追逐狀。諸客無如之何。遂懷慙而散。踰年。

女舉一男。無異於常兒。羣議方息。嗣遇御前某真人。以事過陝。維垣終以女為虞。復卑禮延至其家。真人結壇行法。女在室中。亦甚惶懼。方與維藩訣別。忽維垣等見有金甲神人。屹立天半。持黃絹丈餘。披示真人。共視之。朱書五字。巨如斗。其文則葛仙翁作伐也。倏不見。真人即起謂衆曰。吾師命也。不可以遣。遂亦別去。初嫂與女善。屢諫維垣。因是益力爭之。族中始無異心。女連孕三子。而容色不衰。閱數年。維藩寄子於兄嫂。與女入室。遂不出。衆闢其户。入闃其無人。蓋皆從贈符者仙去矣。

外史氏曰。有此硬媒人。何處好事不就。葛仙翁夫婦多強主人世婚姻。於此又見一斑。且維藩亦甚豪粗。既迫之於途。復窘之於室。南山隱隱。翁幾隕身。斗帳嚶嚶。女更受劊。莽男兒絕不似溫存嬌婿矣。何更有助虐之師。與煽惡之族哉。宜乎女為之寒心。而以暴客目之也。

仙濤

仙濤者。廣陵貧家女。父杜某。素無賴。郡人咸不齒之。仙濤生而聰穎。及長。色更殊。先維揚故以瘦馬馳名。蓄女之家。自中人以下。鮮不居為奇貨。因而自揣薄命。懸知不免於畫屏。情實不甘。遂日夕禱天。以祈早殀。厥志良可哀也。年十七。斧柯盈門。咸為豪家作伐。知必無望於蘋蘩。聞其父已首肯。不勝悲怨。幾以白練自戕。而不忍捨其母。一夕中夜獨起。躊躇於疎籬

之下。秋魄微明。見一物烏毛白喙。目睒閃如灼金。狀似貍奴。仙濤素珍此畜。雖憤悶之餘。不
禁破涕。迎而就之。且甚馴。乃臍之以衽。抱歸綉閣。時已夜闌。頗然思睡。遂不及解衣。竟就枕。
方轉側。如寐覺前物暴巨如牛長。驚而欲號。已身忽不自由。飛跨於其背。畜即咆哮作威。
奔突出户。益虎也。仙濤心膽俱碎。而又無如之何。因瞑目聽其所之。有頃。虎忽蹲伏不前。少
甦而展視。則非城非郭。半水半山。面溪有屋數椽。野花岸柳。圍繞柴門。幾何時而日已正午。
仙濤恃有人家。嬌嘶以乞救。虎竟踴身。置之地上。掉尾自去。仙濤自慶幸免饞吻。存息爾許
時。見此家絕無人出。乃強起而入之。其中草堂三楹。頗幽潔。而松陰當檻。竹影橫窗。迥異人
間俗境。疑為仙宅。無如升堂入室。不但無人。且無饔飧之具。心益大疑。有藤牀。坐而偃息。驚
定。不覺苦飢。而前虎復來。以首枕藉其爪。臥於樹下。仙濤甫知其異。乃祝曰。承若攜我來。雖
脫火坑。將為餓殍。可若何。虎似解其言。即出。旋歸。背負鹿肉半肩以遺之。仙濤笑曰。此地無
由舉火。我豈能茹毛飲血者哉。盛意殊不敢拜登。虎又知其意。又去許久。啣蓮房數十枚歸
而委諸檻外。仙濤剖食。味絕甘。竟以果腹。自此與虎漸稔。不復畏忌。虎暮出朝歸。盡日不他
適。若相伴然。且時覓佳果以備糗糧。仙濤遂不絕口實。惟慮秋飇凜冽。莫具絮衣。而一榻宵
眠。片毡罔有。將不啼飢而號寒。詎意世外桃源。別有天地。不第草木長春。亦從無陰雨涼飇

史虞習之既久遂以相安繼而甚苦鬱悶初猶恇怯僅倚荆扉積漸遠出竟不時為騎虎之游始知其地環山帶水祇餘一徑相通廣袤約數百里嵐光溪影樹色花香靡不絕佳仙濤領畧殆遍且自辟穀以來紅顏若有羽翼身輕於葉雖不諳吐納之術已不啻地上游仙暇輙擾虎為戲役如奴少忤即撻之十數虎亦伏而不動居約五六年虎忽出而不復仙濤既自能遐舉亦不甚仰給於虎惟遁迹已久無由再覓衣襦況乎時當秋初尚衣單袷既空山無以縫綴布縷漸盡遂無可衣雖以深閨之麗質竟不免裸以為飾亦茫然不覺其苦一日忽動鄉思念母綦甚恃其不翼而飛頓欲一歸省覲乃甫經涉想虎即自來且作人言語之曰子前生實施厚德出予於陷阱縱予於山林得以享年至千歲之久予故化身脫子之厄成子之志將與子同證地仙今乃塵念頓生孝思不匱予不能更留子請送子歸然自茲富貴可期蓬瀛則不可望矣仙濤聆其言意頗少悔究迫於鞠育之恩絕不係戀兼因地無居人性同野麋忘身無寸縷坦然馭虎以行時已昏夜恍惚在風雲中不知幾千百里比及天曙已抵江都則山川如舊風景依然不禁凄然淚下而千行夾郭萬雉籠烟昔人所云綠楊影裏是揚州者又舉目即見矣仙濤方悲不自勝虎忽大吼而躍彈指之頃早已隕越於下晨光四照身落郊坰遙見行人紛如不覺頓萌閨態究以無衣自沮幸有葦塘藏嬌終日至

夜。甫敢飛出。將返其家。又不甚記憶。黽勉而行。約里許。自謂已至。則非莫愁村中。實在辟疆園外。倉猝欵扉。履聲几几。有人出應。仙濤猶謂其母。及披闥覿面。冠服翩翩。竟屬儒林吉士。銀蟾皎潔之下。仙濤遂無地自容。因亟飛遁。知若人已睹之也。聞伊人詫歎良久。唾為妖魅復自入。仙濤既路迷鄉井。歸望雲山。進退維谷之餘。不禁因悔生痛。涕泗滂沱。猛悟曰。身為目染。歸亦安之。斯人殆我夫也。頓思就之。而諒其疑怪。并耻於自獻其身。俄聞虎嘯聲。有布裹擲自空際。乘月啟視。則女衣一襲。袍袴咸具。乃大喜。遂益德虎。身已就衣。深宵亦不他往。藉草眠至旦。蹤跡至家。適父以賤業遠行。惟母在。失女而得女。把臂號泣。仙濤亦失聲。母言前失兒時。門户盡扃。不知焉往。疑兒不屑小星畢命荒野。不謂猶在也。因細詢之。仙濤盡白其異。母殊未信。驗之。閨體宛然。乃釋厥疑。仙濤居家旬日。不復火食。日惟啖果數枚。兼綦白雲鄉。將出家為女冠。究以裸體之恥。白之母。使訪其人。則許姓名靖。青衿中之秀出者。因更注念不置。母知其意。聞許方鰥。反倩冰以干之。初時許未諾。循得佳夢。合以吉卜。皆謂娶婦得若人。當遊玉堂金馬。而杜父不在家。杜母又不計聘貲。許家乃以金釵訂盟。仙濤慮父返或有扞格。使媒妁慫恿之。匝月。即涓吉成禮。比及杜父歸來。早無及矣。燕婉克遂。魚水倍歡第仙濤之始末。惟母知之。他人皆莫之與聞。許益末由得知。絕不疑月下飛去者。即此牀頭

人也仙濤慮以怪異見溝於夫始日食一餐究亦見意而已惟弱體輕盈輒潛以距躍為樂恒至數十尋不止數月之後漸以不能飲饌竟復其故期年許以鄉魁登桂榜未及三載又捷南宮館閣數年出為某郡太守仙濤憶虎言果驗繡像祀之因并祀元壇以掩其迹

外史氏曰虎知報德無足奇也惟以剛猛之質而軟款溫柔絕無粗莽寅使君何遽能辦此至仙濤以矢志之高享洞天數年之樂宜已雖裸程踦虎頗失閨箴而世外芋蘿不同人間帷闥或不妨少越範圍況念切春暉即圖歸計以世無不孝神仙也杜陵云絕代佳人幽居空谷吾猶得以此況之

陸厨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之以厨而已煎熬燔炙滋味深諳相國尤喜之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寥而厨又嗜酒歸即酣臥以是脫輻為常遂出之然厨欲藉此出游秘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鰥者一日中秋節後宴會少閒厨又給假歸途中遇公之廝養某兩人素莫逆因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嬋娥不能為汝重圓也時厨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故厨既失口不能諱遂白其棄妻之由某即不信又詰之厨更正色以言鑿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

奈何耽糊糞而捐鸞鳳。因拉之如肆。與共飲。盎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厨之妻。心頗豔之。今聞其離異。欲浼厨為玉成。故假杯勺與之議。酒數巡。遂以言挑之曰。阿嫂既被兄出。以渠姿容。早當再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破鏡未易圓矣。厨側首曰。予固不屑於此。但前返敝村。風聞其花奴以予為鑒。揀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厨曰。果爾。則弟有所懇。兄其毋辭。厨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為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可取。況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盍為予以成此好事。厨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既見逐。人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義。第予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稔。若欲倩水。非兄不可。否則洩兄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厨微笑。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餂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賡續乎。厨曰。然。予年正壯。詎能久鰥。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彼舊者固可耳。厨不能解。詰其故。某囁嚅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寘於此。雖是弟之新婚。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為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厨大笑曰。弟欺予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

惜而以之誑兄廚見其實然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杖頭況續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予何尤計畫有項又陽為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即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為賤役不能常時歸家恐虛令愛青春故以之返璧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竊慮令愛仍適匪人不免甚為係念茲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托終身翁倘垂盼某願執伐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委婉姑頷之廚退又浼人從慂明日某潛來訪廚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喜遂從廚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諏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既甚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惟廚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峻拒初猶借端支延益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雀廚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詈某負心聞者為之噴飯某知之乃大恚指廚為誑己廚益忿忿間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斃婦於室面被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即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姦後死者某以廚有夙恨必其所為遂言於相國聞是廚者咸証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既有前隙不能復辯竟成招其實誣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旅邸之費緣與某相識假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

寢。聞有人啼曰。予面雖毀。亦宜細檢予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睹其形容。始疑厨為枉。翌日見某。為述所聞。某不聽。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冤。當復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厨不類。因謀與吏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厨於獄。同至葬處。啟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厨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厨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因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以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衆俱返至署。先以刑擬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愚。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某鄉。來即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歸。此外固無人也。宰知有因。乃繫衆於獄。關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拘到。出衆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色者。遂皆目之為是。宰以嚴刑鞫邢。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被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為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遄歸措辦。而厨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者善。因賂之。使為崑崙。竊婦以逃。而終慮其事之洩。邑某婦亦與之歡。其家故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即共醉後。寘婦於囊。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昧爽始引

刀斷喉。恐其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因寂無知者。邢乘暗携婦遠行。更置廿金於案。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犇邢。未悉姓氏。莫能聲言。亦携金他適。伺微究冤自白。竟無人為之昭雪。不數日。拘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杖之。通邑哄傳為笑談。此相國未入閣。以內閣丁艱時事也。洎乎大拜。廚復從相國入京。其足微跛。亦受刑重之故云。

外史氏曰。庖人不治。祝史皆起而越俎。固已。若陸廚者。既不治庖。又思代庖。舍其田而欲芸人之田。貪鄙無知。宜乎有奇禍中之也。邢之計。直可瞞天。而究莫逃於鬼怨。抑何補哉。至某無恥喪心。反復變詐。既計共有其實。旋思獨匿其踪。是又小人之尤而無足論也。

艷梅

滇南于伯玉。以三考起家。歷官丞簿。官於浙中有年矣。晚歲弄瓦。尤鍾愛之。及長。貌姝麗。且聰敏勝人。因生於紅梅開日。遂字之曰艷梅。延師課讀。內則既已成誦。將授毛詩。伯玉以女將及笄。不宜與諸男伍。思得女儒如大家。使卒其業。而難乎其人。一日。有秀士款關請見。自言有姊知書。兼通藝。因貧老。子又不肖。欲售其才。為餬口計。竊聞女公子另聘閨師。不揣冒昧。代為蹇修。不識能中所選否。伯玉視其人。年僅而立。姿容秀逸。談吐風生。甚相欽重。秀士

又出一卷曰。此即媪之近作也。伯玉覽之。詩文大雅。卓然名流。益大悅。與之訂約而別。越兩日又來。為下關書。詢之。夫家茅姓。云係巨室中落者。伯玉故未及詳核。屆期。掃除別室。鋪設精潔。而杳不見至。心疑其異。而又無從速之。已而艷梅凝妝齎書。徑赴新塾。怪而問之。對曰。父為兒別設青氈。已開絳帳。敬往執贄。又何詢焉。伯玉大疑。心知有異。乃尾其後與之偕甫及室。外異香遍發。馥郁氤氳。絕非人世所爇者。足未踰檻。即聞老婦人聲。逆而語曰。東翁來乎。予恐重煩車從。故潛蹤自來。幸勿以枉道見笑。伯玉大駭。驚顧之。闃其無人。知為鬼狐之類。亟曳艷梅使速返。不聽。徑入致禮。喁喁然對面接談。似曾相識。又聞媪笑曰。東翁不以予為衰朽。使備師席。似不宜見惑至此。於是開卷授關雎三章。音流清越。訓詁詳明。艷梅遂受業自讀。伯玉亦不得已。入與寒暄。而後坐語。詢以古今女史。歷歷如數家珍。不禁心折。雖未親瞻道貌。而聆厥聲音。則五十許人也。媪又謂伯玉曰。予本塗山氏之裔。寄居貴治百有餘年。因與令閨愛有緣。是以猥屈若此。决非為人禍者。幸勿疑訝。伯玉唯唯。而私心實以為憂。退而命具饌入。媪與艷梅欣然舉箸。雖未見其餔綴。而四簋空矣。家人私以詢艷梅。詰其見否。亦笑不肯言。伯玉將覓術士驅遣。艷梅聞而止之曰。父所以特延明師者。俾兒學也。今既幸逢大匠。可以裁成。何更計及其他乎。且始以禮幣。而終以兵戎。亦大非風雅之道。伯玉素

受女。遂從其言。艷梅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不三月而即通一經。伯玉聞之喜。益豐其供帳。有加禮。媪感其意。又授艷梅以命卦諸書。語之曰。兒命薄。多才反非厚福。習此可以相夫御窮。筆墨究非汝事也。艷梅受教。精心學之。數旬而盡通其奥。媪忽辭去。曰汝業有所就。當習女紅以執婦道。予教無所施矣。今將他往。十稔後再晤汝於邯鄲道中。慎毋相憶。艷梅不忍別。牽衣戀戀。粉淚縱横。媪為勉留一夕。詰朝遂失其所在。蓋自媪下榻於此。衙眷侍從。皆未之覯。獨艷梅見之。至是亦茫然無睹。知其已逝。悲不自勝。始為人言其狀貌。則少好如處女。唯鬓髮顏白而已。恒衣褐色衫練裙。寒暑不一更。暇則搦管為詩。若與人倡和者。吟成即有物攫去。其草渺不可得。然味其詞旨。或天狐而暫謫人世者。又言自幼至長。夢寐輒見之。故相習熟。無所猜忌。曩謫人世者。執經實由於此。今忽不見。能無悽慘。言之每泣數行下。家人皆勸慰之。艷梅自媪去後。始稍稍衒其術。奇中如神。伯玉欲為擇壻。辭曰。父在此履任數年。政績卓異。當有升喬之喜。寘兒於此異鄉弱質。保無有仳離之歎耶。時伯玉雖耋猶以色篆為望。聞女言欣然。詢之則愀然不對。初亦莫解其意。未幾伯玉忽遇寒疾。竟以不起。遂卒於官舍。家人始服其先見。殯畢。將扶櫬歸里。艷梅沮之曰。父歿後始行厄運。恐有无妄之災。不可以驚我桑梓。諸兄皆嗤其誕。竟啟行。舟至滇界。已有風聲傳揚。朝命下。將籍其

家。蓋當康熙初年吳藩悖逆。伯玉之仲弟實在幕中。吳敗漏網。至是獲之。律以從叛禍故延及於乃兄伯玉若在亦不免於死也。閤家聞之不勝震驚。益兼程比及故鄉。裝猶未卸。而緹騎已來。盡沒其家產。禁錮眷屬於宅中。州縣又慮有挪移株連根及。以至戚族。諸兄始悔其遄歸之謬。幸中丞某公。稔知伯玉純謹。特疏代為辨明。嗣聖恩寬大不盡加誅。僅流其三子於邊。以示薄懲。而于氏遂家無立錐矣。艷梅之諸兄欲奉母同往戍所。艷梅獨不欲曰暮年風燭何堪遠涉山川。且生子與女同一罔極。妹雖閨閣。獨不能菽水奉親乎。竟不聽其行。諸兄亦以母老不任風霜。遂携眷自去。艷梅當籍沒時。私匿百金。至是置田供母。縣大夫又憐其煢獨少助薪水之需。家以粗給。明年。艷梅已十九。里中聞其賢。咸思聘之。母又繼於遠族得一子。頗稱克家。使承伯玉之嗣。固勸艷梅擇所天。艷梅初猶不願。欲奉母終此餘年。以踐昔日之語。及有螟蛉之兒出入扞格。乃首肯。然以年庚來者。一覽輒屏棄之。曰此曹非貧即殀者。烏足以當雀屏選哉。最後得一人。艷梅曰可矣。母兄素信其數。遂不及詳。竟字之。其人陸姓。名學洙。父本邑中豪士。已早亡。惟老母在。擁貲巨萬。富甲一鄉。人皆為艷梅欣慰。及嫁琴瑟甚調。美食錦衣。婢媼環侍。即艷梅亦竊訝其師御窮之言。以為弗驗。居無何。其姑誕日。賀者盈閭。戚族之婦莫不來。陸母酬酢已畢。乃命新婦代為娛賓。艷梅稱觴。至一媼。年頗高

大昏憒聾鍾。忽笑而謂之曰。新娘子亦太忽忙。明日又阿婿生辰。雖無賀客中饋。亦豈能無事。語未已。座中多怒之以目。乃不復言。艷梅心疑。然亦未敢研詰。及夕入室。堅叩學洙。學洙以佳耦已諧。因愛且不能諱。微露其情。則媒氏以斧柯無成。徒勞跋涉。因竊與陸母計。重改時日。擇古人全福之造。偽為贗鼎以往耳。艷梅大戚。亟索其真者。學洙出之櫝中。其實少艷梅三歲。而懸弧之期。果在來朝。乃知媼言非謬。初猶冀其稍可。及就燭下推之。則視向之貧殀者。殆有甚焉。艷梅遂泫然出涕。究亦無可如何。甫周歲而學洙病矣。蓋學洙體貌雖偉。實係童年燕爾。既已孔嘉新婚。又值絕艷。花月之態。儘足銷魂。斧斤之伐。能無剌骨。加以天資薄弱。血氣未堅。遂患瘵疾。臥牀不起。初艷梅既知夫命。首慮其殀。諸事撙節。兼勸姑使之出外就傅。雖不見聽。家人皆稱道其賢。至是危篤。乃竊自洞曰。非我死。夫子。夫子實由我而疾。我則何心而忍於坐視。因自製疏文。乘夜密禱於上帝。其畧曰。甯為餓殍。同塡溝壑。於他年不願孀居。獨守閨房於此日。情詞悱惻。約數千言。祝訖遽引刀自刲其臂。羅袂盡殷。香肌零落。痛極遂仆於地。迷夢中聞有人大呼曰。上帝有命。已許汝易殀而貧矣。聲巨若雷。驚悸而甦。人尚寂無知者。扶創起立。入室視夫。病勢似覺稍減。乃以肉和藥。煎而進之。翌日竟小愈。浹旬大安。彌月遂扶杖而起。艷梅既不自言。夫壻姑嫜亦罔知出於新婦之力也。學洙既痊

益更束書不讀。時或出外游蕩。小試飲博之端。然賴其母束縛綦嚴。尚不敢過於馳騁。又越二年。母已病卒。學洙乃肆無忌憚。日出與無賴者游。舉手有千金。纏頭有百貫。凡祖父之經營。豈親之積蓄。幹僕之生殖。藏鏹近千。朽索論萬。盡輸外府。而家室為之一空。浸及田宅。人盡寒心。獨閨中者漠不為意。所親咸咎艷梅。以為同牀秦越。痛癢弗關。豈異日竟能獨富哉。艷梅聞而太息曰。雖非世上金夫。幸免塚中枯骨。何勸為。並聽其浪游。且出奩具以供其揮霍。學洙以為賢。每向人津津樂道之。人以是亦薄艷梅。未及二捻時。家無斗筲。夫婦遂徙居陋巷。桑戶棬樞。竹屋低矮。學洙始杜門不出。乃自落魄以來。一衣一食。學洙皆仰給於婦。艷梅晝則補綴。夜則紡績。日夕為常。毫無慍色。學洙生於富厚。身無寸長。惟供炊火而已。默然內愧。仰屋咨嗟。艷梅反溫言慰藉之。聞者多美其安貧。而不意其知命也。如是三歲。滇忽大饑。當米珠薪桂之年。艷梅十指。不足以贍二人。并日而爨。浸以飢凍。適學洙之舅。以京秩出宰中州。聞甥家剝落。無以資生。欲助之。深慮其浪費。乃封舟車之資。馳書召之。學洙欣然欲往。謀與婦俱。艷梅始諫曰。家散萬金。依人四海。妾固未見其可也。況官署如郵亭。舅既過客。我輩復往投之。倘一朝相左。當更有旅人之憂矣。學洙久困思蘇。遂不納妻言。覓舟治任。強以偕往。艷梅亦頓憶芳媪之約。或能邂逅他鄉。隨亦從之。而長途近萬。跋涉維艱。比及汝蔡

之間。月已三易。未入縣境。舅處已有伻來。則又陞任趙州牧矣。轉折而西。又將千里。艷梅素質荏弱。不耐馳驅。遂病於旅次。急未能前。舅之使者乃先返。夫婦躭延匝月。方始啟行。抵州治。衙署一新。吏役將出迎刺史。驚詢之。前任果其舅氏。下車未久。即遭揭參。以涖縣多受暮金故也。舅解赴省。衙眷知有後灾。避何都門舊居。蓋召甥之价未回。去趙之旌已遠。而莫可追矣。學洙至此氣絕心灰。始悔婦言之不用。既無所之。又不能返。資斧將盡。告助無門。不得已而謀諸婦曰。悔不納子言。今已至此。進退維谷。去死無幾。然予亡。子亦有不利也。盍籌其所以處之。答曰。君將奈之何。此地非如故鄉。可以手爪養此口腹者。其他則妾何能為。學洙曰不然。聞子有妙術。昔在家園。良難輕售。今日失路於茲。胡不為予一試。不愈於束手坐困乎。艷梅頗有難色。學洙再四強之。乃許諾。亦緣其師有相夫之讖也。擇日設肆。出餘金賃屋治具。且懸一幞於門。以敵春色。艷梅默坐其中。學洙往來傳送。就問者輒書片紙批而荅之。即欲闚榔外之鶯而不可得。矧其他哉。趙人初猶觀望。漸且雲集。旬日而外。戶之屨滿矣。艷梅一一批斷。盡決所疑而去。由是喧傳。名噪遠近。幞中仙之譽。傾動簪紳。蓋不止士庶已也。乃艷梅安於天命。晨起坐幔中。以十人為率。餘皆辭以翌日。又不多索命金。日惟青蚨百數。僅足饔飧。此外別無贏餘。學洙疑之曰。以子之能。富可立致。非予敢存奢望。何不多取錙銖

早還鄉里。而乃自為限量如此。艷梅不欲言其意。因權詞以對曰。命之理微。聖人且罕言之。以妾之神明。祇足應此。多則不驗。不亦虛人來意耶。學洙實貪於得。乃笑曰。此子之飾說耳。術苟甚神。安在不多。多益善哉。益固強之。艷梅亦思自驗其命。乃增其數。且倍其値。次日占者詣門。悉為判決。自朝至於日昃。得錢近千。學洙乃大悅。詰旦。夫婦猶未起。暑雨滂沱。竟午天始稍霽。來者甚稀。至暮。重陰凝閉。遂成淫霖。十餘日無少止息。溪流漲溢。市中水深數尺。絕無人乘槎問卜者。夫婦坐食其貲。所得盡耗。又枵腹一朝夕。方始晴明。艷梅益信有定數。亟欲復其故轍。學洙不甘。仍強之。三日。又獲貲數緡。夫婦欣幸。至夜高枕而眠。有偷兒潛入室中。席捲所有。且并其衣物。盡攜而去。蓋緣陰雨壞垣。未及修整。故宵人得以肆其志。究亦造化使然也。學洙大慟。憤不欲生。艷梅言笑自若。徐曰。君不知命。宜其不免於貧。妾遭媒妁之誤。至今猶深恫於心。誠以君之稟賦。非貧當殀。微妾禱於天帝。予今已少寡久矣。安得一寒儆。當猶然倡隨至是乎。君無怨焉可耳。因述其夢中天語。學洙益慟。以為所造如斯。愈無首止之望。艷梅又解之曰。君知善可回天心。彼蒼固任人轉環者也。誠能力行陰騭。天將別注祿籍。以妾之能。固可相君旋里。且還爾素封矣。語本寬其憂。乃學洙即從請教。艷梅沈思良久。忽憶一事。言曰。妾從君來時。渡一溪。猝不能過。水深湍急。而其地距此里許。別無橋梁。

君倘立志。即於朝夕之暇。負土擔石往營之。妾再以所得者。助君鳩工加木。終歲之間。人即永免衣濡之患。利濟誠宏。善不在此乎。學洙即慨然曰諾。遂與艷梅謀。每日食餘啟肆。日晡便休。暇則前往營建。水浸脛骨。勞不知疲。嚴寒之龜手皴足。盛暑之雨笠烟簑。舉所不恤。人有樂助者。反揖而去之。夫婦又自茲茹素。口食而外。悉以庀材。物集而後召匠。攻木攻石。斧鑿之聲盈於路。通計經始至此。凡閱十月而橋成。初是溪雖深。有時亦僅沒膝。而人恒不能涉。原其水性峻急。即盎盂之石。皆可激之使行。臏脚則足立尚顛仆。遂無有擬此議者。自學洙之盡曰。立於水次。往瀾洶湧。究無損傷。人因以為神。徒杠已就。行旅歡然。因號之以慢仙橋。紀其靈也。學洙亦由是小康。遂有薄積。又越兩歲。致錢百緡。乃作旋歸之計。市二蹇。衛載妻以行。艷梅自至趙地。深自韜晦。從未以半面示人。至是返轡。人甫識荊。雖年屆三旬。而花貌儼然。舉驚為神仙。不敢仰視。夫婦遂就道。不再徘徊。乃行未三日程。學洙忽得暴疾。昏睡無知。撫之若冰。竟卒於旅舍。艷梅慟甚。自恨其生之不辰。百計維持。究無望於偕老。且居異鄉。隻身誰倚。遂哭之嘔血。絕而復生。旅邸主人。又以其死之甚遽。不免干連。將首之於官。而累其可脫。正紛然聚訟。觀者如堵。忽一人排衆直入。以寸緘予艷梅曰。前村一媼聞娘子命理綦精。敬以此相浼。衆聞而大恚。以為當此搶攘。何來是不急之務。將拳石交下。以洩其不

平。艷梅揮之曰。是必有異。展視焉。則其師茅媪之造也。因雪涕急詢曰。媪安在。答曰。已與某偕來。渠行甚緩。是以在後耳。艷梅乃趨出候之。曼立遠視。見一人從容步履。儀狀如昔。媪猶未至。艷梅遽伏地嬌啼。宛如失乳之嬰。忽睹其母。嗚咽不可名狀。媪近前。以手曳之曰。兒勿悲。美玉泥沙。亦其命也。宜先拯吾壻。扶艷梅起。與之偕入視學洙。艷梅涕泗交頤。謂其已死。媪笑曰。此特好因緣。豈真長逝耶。即索片紙。書數行焚之。學洙哭然欠伸。有頃。蹶然起坐。若夢魘乍寤者。艷梅喜。叩其由。答曰。昨夕與子同夢。忽覺身體飄然。獨行。旋至一洞天。朱戶丹楹。居甚赫奕。有主者年僅三十許。衣冠尊貴。儀從甚多。見予降堦迎迓。又聞堂上有呼卿之小字者。其音甚細。曰艷梅之壻至矣。主者揖予坐。且謂曰。君以一橋。免千萬人之厲揭。厥功偉矣。適奉帝詔。以至寶賜君。君其拜受。言訖。縛一物至。周身蒼毫。狀若貍。口吐一珠。赤光四映。主者令予吞之。三咽而後下。臟腑如經炮烙。寸心火熾。刻不能安。歷許時而後稍可。則神明一時洞達。已主者命置酒為予賀。又出二女。即為予捧觴。云是卿之姊妹行。曰見越水茅媪。當自知之。盤桓竟日。忽有人一札至。主者閱之。笑曰。姊亦多慮。乃辭。因遣予歸。出門。頓覺。孰知死生俄頃哉。艷梅乃引之拜媪。媪謂學洙曰。子即茅姓是也。向曾荐予於乃岳。今又十齡矣。學洙頓悟。媪又曰。渠亦大慎懶。使非予草數行。渠或奪艷梅之婚。妻汝以二女。未可知

也。言次旅邸主人與衆皆心安。始各散去。學洙設具款媪。聚飲甚歡。媪忽詰陸夫婦曰。仙鄉樂乎。故鄉樂乎。二人同聲俱以仙鄉對。媪乃探囊中取出刀圭之藥。令艷梅服之。而少與學洙曰。渠身故自有實也。更以餘藥餉二蹇。遂亦不煩芻秣。淩晨同出逆旅。媪與艷梅叠跨其一。惟學洙另乘。媪叱之。冉冉上升。瞬息入雲中。形若紙鳶。倏不見。男婦聚觀何啻千百。行者居者咸下拜。因更里名為三仙。與黃粱之鎮不朽矣。

外史氏曰。信哉。人之可以造命也。艷梅以一念欲殉其夫。而殤子轉為老彭矣。學洙以一事克從其婦。而餓骨不難羽化矣。二蹇並舉。何異雞犬同昇。若媪之事雖不經。然玉成終始。殊不愧為人師。獨荐西席者。幾奪東牀。不免令人不滿耳。

隨園老人曰。此當與聊齋細柳傳參觀。彼成厥子。此相乃夫。皆蒙惡聲而不辭。天壤間惟此二婦人耳。彼三家村蠢老媪。少有不白。便將指日矢天。涕泣分訴。是真所謂婆子氣。

螢窗異草二編卷三終

螢窗異草二編卷四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梟烟

高郵諸生鄧兆羆，侍御公兆熊弟也。築一精室，四壁圖書，晨夕坐臥其中。非韻友罕得至。一日深秋，天空雲斂，生誦讀少暇，命小奚橫長笛，自倚歌以和之。於是飲酒樂甚，不覺沉醺。乘醉命騎將出遊，時蓋求鳳未遂也。恍惚出門，馳騁街市，過曲巷，似有人家，其外户飾以丹漆，不甚軒敞，大書一聯曰：舞罷雲停岫，歌成柳囀鶯。字迹柔媚，語氣酷似青樓。生遂駐馬不行。忽一蓬頭婢軋然啟關而出，且自語曰：予梟烟豈屑此馬者，任汝百磨，傲骨終不可折。生異之，覘其丰姿，儼然絕代，唯眉目間少存積垢。見其投東，將往從之，所乘忽中蹶，倏然驚覺，則在蕭齋榻上，實一夢也。其心竟歷歷不置。明年太夫人為娶於巨室，賢淑而美，然將以梟烟為念。至秋赴京省其兄，所寓在正陽門外，閒行偶經一巷，彷彿夢中舊遊，及過一門，又酷似，且雙扉緊閉，依然赤幅烏闌，而十字聯珠綴於其上。生因心訝，及詢之人，則故名妓玉蘭之家也。少時頗有盛名，今老矣，車馬稀疎，畜一假女名梟烟，又為惡少誘與偕遁，迄今踪跡未獲，以故深鎖院門，不復見客。生既得其詳，疑梟烟必以不屈而死，此皆鴇妓之飾說，人未及

覺察。且歸見其兄。請諸南城巡視者。公以事涉影響。不之聽。生究不平。乃與其僕私計之。使僕冒為裊烟之兄。先往蘭家索人。不與。遂訟之。兩造俱備。生乃自具公服。補牘申訴。內言有婢裊烟。服役數載。即是僕之女弟。為奸人拐掠。不知所往。僕至京師。以事過妓館之門。見婢立戶側。瞥見乃兄。即避入。其形容服飾。鑿鑿可据。懇祈德差搜捕云云。時司南城侍御為某公。捕奸發伏。甚著直名。又悉為寅執之弟。華胄英年。必無誕妄。因以嚴刑擬妓蘭。懼始吐其實。果緣裊烟不從。鞭撻至屬。一夕忽自縊而死。人命非輕。威逼有據。遂不敢聲言。私瘞於客座院中。又懼事洩。托言逋逃。而不知猶有其兄也。今對烏臺。情甘服罪。公命役往出女屍。則面色如生。猶未朽。一時觀者如市。莫不嘖嘖歎息。忽一人高冠盛服自外入。撫屍大哭。衆皆驚愕。役詢之。則其女弟也。役乃大詫。爭詰其詳。自言陸姓名仲昇。曾掌案卷於某部。以吏員考授雜職。今已及選。有妹年十四。適陸他出。其妻性素悍。凌虐之。及夫將歸。懼其憤訴。乃乘其寐。捲以席。使人棄之於野。陸歸知之。怒逐其婦。而其妹究不可得。事閱二年矣。是日陸僕往觀相驗。一見即遄歸。告其主曰。蘭家縊屍。當是我家裊烟。陸大驚。趨往觀之。果其妹。故哀慟如此。役乃馳白某公。公甚疑訝。命价延生來。姚叩之。生見真鼎已出。遂笑而緬述其由。而獨隱遇夢一節。公為歎服。由是都門任俠者。感慕生好義之名。願得納交。陸更稱謝不置。

往來契密。如舊相知。生居京數月。辭兄旋里。行及郭外。基田叢雜。適柏署之役。以公命送生。乃指一新塚告生曰。此即陸女也。乃兄為營此窆地。喪具甚盛。生聞之。心動。遂命僕於近村覓得杯酒。而自下騎酹之曰。予為卿洩此。況冤卿故漠然無知耶。語甫已。覺襟裾有物纍纍下垂。回顧之。又無所見。乃復起乘而前。至旅次。步履闊旋。輒如此。及寢。則伏於衾側。捫之渺然。生心以為異。而不肯宣。凡數十程。皆如之。亦習而不復介意。及歸見母。室家相聚。因述其前事。太夫人及細君莫不稱異。閱數日。細君坐蓐。生遂宿於精室。夜已過半。聞榻前窸窣有聲。詢之。則曰晨烟也。生素相慕。竟不之懼。惟笑曰。暮夜無燭。安知非汝以紿我者。語未終。燈光四射。燼者復燃。果見女立於燈下。花貌嫣然。容妝富麗。迥異夢中之慘淡。且斂衽再拜曰。晨烟以薄命之身。初遭惡嫂。次遇淫娼。備極摧折之苦。竊慮有玷先人。縊梁自盡。不意豪俠如君者。為妾大白此冤。久思圖報。抱愧無媒。復辱弔臨。是用忘恥。前自京師附驥。至今始敢露形。幸毋以陰濁為嫌。使妾得少酬高厚。則又不世之惠矣。生聞言甚喜。微詰曰。鬼固無害乎。女靦然答曰。害誠有之。亦視乎其人耳。以恩義而結綢繆。鬼亦人也。逞色慾而忘軀命。人亦鬼也。況妾以一念堅貞。久已趨出鬼道。君何患焉。生遂欣然納之。及命之寢。女固羞縮不前。生強之。乃笑曰。抱白璧於生前。而碎明珠於生後。微君之大德。妾亦等於淫奔矣。於是解

夜共枕。交合之際。退避逡巡。已而流丹浹席。無異生人。翌日晨起。遂以環堵之宮。為藏嬌之室。女雖白晝亦現形。與生聚處。唯不洗濯。不飲食。是其所異。他如倡隨之樂。談讌之歡。生亦身親享之矣。然以女故。不與人通。僮僕亦無敢踰檻。幸生有靜癖。舊常如此。故人亦不甚疑之。女不善歌。因微問之。對曰。昔在妓家。雖未肄習。而聲容節奏之妙。亦心領意會。但不屑為之耳。今對知己。故不復藏拙。亦情之所使也。生以是愈暱之。女故識字。生教之。即能通文。暇輒浼生為市金剛楞嚴諸經。跏趺坐誦。恒至子夜不休。及細君產後身健。女乃義不當夕。曰妾在此。如塵棲弱草。而可奪人並蒂耶。生不之聽。女忽不見。生乃入內寢。然值三五之期。必宿於外。與女為歡。如是者年餘。女忽笑謂生曰。鬼亦生人。豈不大異。意者天許妾以此酬德乎。然不可復居於是矣。生亦駭然。而情不能舍。亟叩其所之。女曰。妾賴佛經。洞澈本來。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緣過失墮落至此。幸能矢志。不甘風塵。已為故主所鑒。將令仍還供職。祇為君一脈在身。是以少留。明日君適近郭。白楊樹下一襁褓物。是即君之遺體。君抱之歸。如是云云。人必信之。君命中無令子。是兒尚能象賢。毋自誤。言訖揮淚訣別。荏苒之間。化為淡烟而滅。生悲痛不勝。如其言。果得甯馨以反。詐云棄兒。命人乳哺。亦無疑及於此者。比長。耳目口鼻無不肖生。戚族始以為異。生乃稍稍述之。聞者駭嘆。生後位至顯宦。細君所生三

兒舉不勝克家。惟梟烟之兒名夢錫。能繼書香。登上第。時仲昇宦遊數年。致仕家居。生父子皆官於京。乃牽甥往謁其舅。並告以故。悲喜相交。夢錫始識其外家。自是鄧陸往來數世。如姻婭云。

外史氏曰。女以不磨之貞。而獨感生一語。不能復堅。情以義生故也。情可制而義不可泯。故以鞭扑之威。當之無申色者。竟能溫柔嬌媚。呈身奏技於夫子之前。義之有所以致之非初貞而後渝也。然無生之俠腸。生之上舉。而徒思與鬼為好。不第貞魂不屑。來淫妖且立至矣。欲求免於鬼手得乎。而況居然生子也耶。

鏡兒

高僧邵本一。卓錫靈隱。戒行精嚴。初名某。陝人也。少時為邑庠生。慕吳楚人文之盛。游學江左數年。忽有所悟。竟削髮逃禪。輾轉至越。為釋門尊宿。杭人仰其名。延至寺中。即今之所稱定心大師者是已。其子曰續。師出時方始匍匐。及長。每以不識其父為恨。間關兩江。數數求之。又往往相左。比聞其在錢塘。遂附舟南下。共載者為一少年。貌姣好如女子。自言龔姓。由京歸。將返山陰。聞續之孝。甚敬禮之。兩人頗相莫逆。迨至杭。續得父之所在。亟往謁焉。龔亦請從。許之。乃偕往甫及寺門。早有一僧逆之曰。大師出定。已知法嗣遠來。但不宜與鏡兒俱。

請止之。續茫然。而龔忽變色。續覺其有異。而思親念切。亦不暇詰。遂止龔於門外。獨入見。及至法堂。師方趺坐。續本不能識僧語之。曰。此即若翁也。續乃嗷然大痛。哭拜於膝下。師麾之曰。止止。孽種勿爾。汝父甚安樂。汝宜生歡喜心。何作此態。乃命之坐。畧詰戚族之長者。并同學諸故人。續一一敬對。師每攢眉曰。汝跋涉不易。亦徵孝心。第來則自來。如鏡兒輩何携之來混老僧。續亟起俯伏跪白不知。兼請其故。師曰。龔即鏡兒之夫。鏡兒乃其眷屬。實一野狐也。愛慾牽纏。兩不能舍。即藉汝之孝。得以渡江。又思窺伺老僧。冀吾片言。以成其好。鏡兒實在渠身邊。以汝凡軀。烏能見之。既而曰。是狐頗風雅。且識孝子。吾固不惜此寸楮也。命取黃紙一條。書數字付侍者。囑曰。持此予之。勿令渠久混淨地。侍者將命以出。龔得之。即再拜而退。續居寺中匝月。師即遣之曰。歸奉汝母。猶之乎奉父也。此非塵境可以久容俗跡。續不欲旋返。師訶之。乃行。歸見其母康健猶昔。承歡數載。又念父。復詣浙江。則師已掛單而南。不知所往。續因罔極思深。遂亦南行。忽於山陰道上。遇一人裘馬翩翩。騶從甚盛。視之則故昔年同舟者也。龔見續。即下騎拜伏道周曰。孝子別來無恙。續亟下拜相扶曰。故人何撝謙至此。龔起曰。喬梓之德。若同天地。每恨中報無由。而敢傲慢自尊乎。因固請過其家。續之私心。亦思深求其異。欣然從之。爰假驂乘並輿而前。乃班荊之地。去其居猶半日程。途次續微叩之

龔亦不諱。始悉龔本浙人。其季父官於京師。携以之任。肄業西北山中。結廬數楹。地絕幽雅。一日冬初雪盛。龔方携卷圍爐吚唔攻苦。俄有一物如火團。其色正赤。烟焰尺餘。自梁而下。就地旋轉無休。一室生温。較前益熾。龔大怖。方疑祝融肆虐。將起奔避。其光忽頓斂。遽化為人。則一白髮媼。衣裙樸素。拱立於前。益駭然。知為山間妖異。避之倍亟。媼直前止之曰。郎君勿惶懼。予非為人禍者。兒子讀書岑寂。家有弱女。曰鏡兒。頗耽翰墨。意將遣奉箕帚。少領教益。故爾倉卒請見。未知肯容納否。龔更愕然。心滋憂懼。乃辭曰。不才下士。學未有成。恐誤媼之閨愛。且來踪詭秘。惕惕於懷。燕婉之求。益非所願。惟媼憐而恕之。媼性甚暴。似不見聽。即怒曰。我女。天人也。以耦小子。自謂無可推拒矣。而乃喋喋若是。豈以適纔之威。不能付汝於煨燼乎。言次忤目相向。睒閃如牛。龔益惴惴。正無如之何。又見一婢。艷妝冶容。自外入笑曰。如此硬主婚。反損人伉儷之情。殊非善道。請即歸。鏡姑當自至。又曰。予固知媼之風厲。不克辦此。扶而去之。媼猶怨。出門數武。俱不見。龔心胆幾碎。將下山而雪迷蹊徑。馬不能行。且僕之長者。奉命入都取薪米。寓中自龔而外。祇一十二歲之童子。復何能為。不得已而靜候之。死生在天而已。及夕。雪少霽。故掩扉高臥。權度此宵。計將明日他徙。然當驚悸之餘。寢不成寐。旋聞彈指聲。有人叩窗作歌曰。嘆空閨兮掩孤檠。望伊人兮邈素誠。伐柯伐柯兮其音丁

丁。果得相隨兮我願卿卿。聲甚嬌婉。而餘韻悠揚。儼有繞梁之致。龔知為鏡兒。穴窗窺之。雪色明於皎月。則一小女子辮髮垂鬟。盈盈然立於檻外。天寒翠袖。暮倚修竹。差可髣髴其一二。龔心竊憐之。但為前事所驚。不免首鼠。究不敢出一言。又聞女歌曰。雪欲晴兮雲黴。鳥不宿兮雙飛。奈有人兮願孤棲。我不見兮又空歸。歌闋。退步欲行。意甚悵悵。龔遂不能自禁。大呼曰。卿之所嚮者在此。將安歸耶。女乃中止。隔牖語之曰。屢遭峻拒。妾實汗顏。故不得不歸。豈真悻悻欲返者。龔即披衣起。搦啟扉延之。俓携素手以入。時殘燭未滅。燈下玩之。肌不豐而玉膩。貌不飾而花嬌。一顰一笑。婉婉可人。閨中實罕其匹。因詢之曰。所謂鏡兒。殆卿耶。使非惡撮合。好事之成已久矣。鏡兒笑曰。君固色胆巨者。非妾自來。好事真不可望。龔遂挽之就枕。辭曰。妾尚待年。君姑毋躁。因出一卷曰。此妾之塗鴉。愧無師授。乞君為我郢政之。三日後。妾來拜領。幸毋以謏碑見還。言已再拜而退。旋失所在。龔閱所作。風流秀艷。語語醉心。詰朝早起。濡硃展卷。評騭端詳。因是無遷喬之意。越二日。鏡兒果夜至。龔以卷授之曰。幸不吝命。但卿之珠玉。令人不謏不能耳。鏡兒翻閱數四。輾然曰。名下信無虛。仍欲去。龔遮留之。代解衣帶。鏡兒乃赬顏笑曰。人當十五。即嫁王昌。豈得謂非孽事。已而海棠枝上。得試新紅。鏡兒雖嬌啼宛轉。態若不勝。然已極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龔因詢媪為誰何。答曰。此妾結義

之母。渠自古姓野人家也。龔曰。其威頗令人震怖。今言之。尚覺股慄。鏡兒哂曰。以君今夕之威較之。恐猶相去遠甚。語次皆大笑。遂並頭熟寐。侵晨前婢叩門而入。龔因謝其觧紛之德。婢笑曰。痴老媼故不諳此。予固謂非鏡姑自至不可。俟女整衣率之以去。自此無夕不至。繾綣日深。鏡兒既嗜詩文。兼饒韻致。以所居湫隘。且有僮僕。不獲暢所欲為。往往枕上推敲。牀頭辨難。或採雅言以相謔。或取妙句而同吟。語笑有聲。閶至通宵不輟。時年長之僕已返閶而許之。昧爽伺於户外。則主人倦臥。門忽自啟。且珊珊小步。裙際風生。窺之。茫然無睹。乃大懼。以為地無居人。此必鬼狐者流。遂力勸龔歸。龔不納。僕又入都白之於龔之季父。知為妖惑。遣使召之。未發而鏡兒已知。是夕忽涕泣謂龔曰。歡不克永矣。可奈何。龔驚詢之。對曰。僕已洩吾事於主。使來召君。君歸當不復來。將焉置妾。龔亦悲嘆。因要鏡兒偕行。辭曰。妾實不敢。身本狐也。吾儕各有畛域。況今聖天子所都。無能擅往。君不棄妾。必也南旋而後可。龔已深入溫柔。亦難遽舍。惟問計將安出。鏡兒曰。妾有薄蓄。足任舟車。君但如妾所言。則故鄉可返。何必戀戀於茲土。龔竟毅然從之。乃與鏡兒謀。不攜一物。悄然夜行。僕本久留都中。童子又垂頭而睡。遂無有挽留之者。行約里許。草際似有燈光。隱隱雙炬。旋暗復明。龔指之以為人家。鏡兒笑曰。君之所畏者至矣。亦太剎人面皮。何竟咆哮於此。龔猶未觧。俄聞虎嘯聲震

山谷。龔乃大驚。幾墜崖下。鏡兒掖之曰。有妾在。何震恐乃爾。乃呼曰。兒與壻將他適。承母玉成異日歸。當敬反哺。言未已。虎忽潛踪。龔心少定。反戲曰。昔假虎威。今日威可伏虎矣。渡抵山麓。有村落。暫假朝饔。遂顯稱夫婦。人亦無自究詰。鏡兒又出白金。覓代步。置衣裝。竟紆道由京而南。直抵通郡。不日解纜登舟。一帆南去。迨其季父之召來。龔早出山三日矣。舟中龔與鏡兒志始得暢。或滌甌茗戰。或剪燭手談。或舉詩書為觴政。或紀風景於行罰。而分題限韻。更唱迭和。較前益為豪放。龔初猶强而後可。繼且樂此不疲。雖良友之晦明。無以異焉。行及下江。將入浙界。鏡兒忽愀然曰。此地水神頗作梗。妾不能渡。須俟大福之人。布帆乃能無恙。龔詰其故。則曰。伍相范伯。威靈素著。非他神可比。妾實憚之。龔不之信。乃未及揚帆。巨浪坌起。陰霾匝地。翳不見人。龔大恐。為留五日。適以續扁舟至。鏡兒色喜曰。有大德者至矣。猶愈於厚福者也。君能與之共濟。雖百江神。妾不惴也。龔從其言。適續正值易舟。遂從中慫恿。使當謹避之。故續與龔共載一舟。究不知其攜眷而游也。比入大江之中。波平浪靜。如履康莊。榜人格接之。然自此鏡兒不復晝見。語龔曰。此人孝子。諸天擁護。妾若肆然無忌。恐有不虞。數日。遂抵杭。續將登岸。鏡兒先告龔曰。若人之父。高僧也。妾至貴邑。土神尚慮不容。得師一言。為吾緩頰。庶可與子偕老。龔又唯唯。因力請於續。偕往謁師。鏡兒又囑曰。君之素箋。妾所

化也。務寘袖中。向師時妄自能言。切記不可僞說。龔亦領諾。乃未入寺。師早知之。龔故不勝惶悚。幸侍者齎送片紙出。視之有十字。則一切水土諸神。不得攔阻。究如官府之勑令。龔乃大悅。亟與鏡兒歸舟。果無扞格。至其家。託言季父為娶於京。戚里莫不信之。龔故早失怙恃。於是以鏡兒主內政。頗能持家。且出金錢數萬。為營田宅。龔以驟富。向未見其携一文。今乃取之不竭。亦可異已。是日龔為續言。極盡其詳。薄暮始抵龔處。則門庭巍煥。儼然素封。揖續入。盛筵相款。鏡兒所誕之子。歲已三周。携出見客。眉目之秀麗。迥異恒兒。由是可想見其母。飲至夜分。龔始別去。供帳之豐美。益不待言。翌日辭行。龔亦不再援止。惟曰道里遼濶。尊翁恐不克相值。還時祈再過我一敘。續唯唯。龔送之郭外。贈以百金。續不獲辭。乃拜受。南行至海。不遇其父。遂悒怏旋歸。復至龔家。龔適他出。僕承主婦。奉以一襲。出之。雪色晶瑩。則一越王如意也。僕又致詞曰。藉此畧酬高厚。且取白華之義。但君宜遄歸。否則太翁未遇。而反失太母。則抱終天之恨矣。續聞言甚驚。不及俟龔。兼程而返。歸至家。其母果在牀褥。病已危篤。見續歸。一笑而逝。續始服鏡兒之先見。每向人稱述其異。聞者咸駭異事。後龔有書來言。因鏡兒憚於津梁。遂不復求仕進。優游畎畝。以盡天年。獨本一之信杳然。意者雪山成道。已歸忉利之天。續雖至孝。竟無由偕之以昇。不亦人生一大憾事耶。

外史氏曰。聞常觀劇。至雷峰塔傳奇。事雖不經。而每恨法海老僧。敗人情興。及聞此事。老和尚甚諳人情。當是第一尊活佛出世。而究其源本實出於儒。乃有此惻隱仁恕之心。不然心既定矣。又烏知鏡兒之為鏡兒。為成此一段奇緣。使之流傳千古也哉。

隨園老人曰。兩事逈不相謀。而合成一片。幾於無縫天衣。高僧孝子傳中。乃得此旖旎文字。足稱奇觀。不獨奇事。

翠微娘子

時有跛叟精醫術。應手如神。所活者難更僕數。生二子。甲已授室。乙尚孑然。叟卒。甲納婦言。遂其弟不與同居。乙怒。控之於官。甲之岳家。又巨族。為之苞苴。官竟不直乙。斥為傲弟。笞之十數。乙愈不能平。夜挾白刃。將往殺兄而兼屠其嫂。行及閭側。見其父策杖而來。厲聲訶之曰。畜產意欲何為。豈丈夫竟不能自立耶。汝父幸有薄積。汝等乃鬩牆至此。倘無立錐。若又將如何。乙見其父。大慟哭。拜於地。嗚咽不能言。叟撫其背曰。兒勿悲。西去數百里。有翠微娘子者。曾受我再生之恩。汝往依之。當不止於溫飽也。言已不見。乙乃揮淚而歸。不再作拚生之想。明日。即襆被而行。亦不往辭兄嫂。即兄嫂亦不意其有所之。乙行數日。詢之人。咸不識翠微娘子為誰。乙亦自謂父誑己。天下必無是人。遂止於旅邸。不復前。然已貲斧告竭。進退維

谷矣。正倉皇間。聞旅人相語曰。明夕宿處。當有劇可觀。蓋遄行。因咸稱其聲容洋洋盈耳。乙時方抱悶。頗思一往以暢鬱懷。乃復早旦啟行。跋涉又將百里。及至其處。天尚未暝。亦不諜所棲止。先往觀焉。適演千金記。霸王揮戈。韓侯命將。場上幾無隙地。而鉦鼓雷鳴。敖曹聒耳。原可洩人幽鬱。乙鵠立眾中。看至終場。甫思往覓郵亭。忽一人揖而語之曰。郎非跋翁之子乎。翠微娘子固命予相候久矣。乙大喜。實出望外。視其人青衣矮帽。狀若僕人。亦不暇細詢。惟詰曰。娘子安在。予實奉老父命。來敬晉謁者。其人亦大悅。請與偕行。由村後約行半里許。別有巨宅。閈閎高峻。棟宇巍峨。門外立健卒十餘。皆披堅執銳。環立森嚴。又有小園。簿檀幬雜色。雲軿攢花。咸云。娘子將往赴勝會。乙遂震竦不敢前。其人先入稟白。有頃復出。遽拜伏不起。謝曰。娘子未有明命。我輩小人。擅行儕伍禮。冒瀆尊嚴。恕之幸甚。乙愕然。罔知所措。姑頷之。其人又跪白曰。娘子適將他往。乘輿已駕。不能因佳客弗行。請暫居別館。即進晚餐。娘子去當即返也。遂導乙入門。曲折至一院。華屋嚴整。圍以崇垣。其中燈火之輝煌。鋪陳之富麗。非巨家莫能有。內設一纓牀。錦裀累寸。其人延乙坐。乙覺足下溫輭。不類磚石。俯視之。則以氍毹飾地。五色燦然。益驚詫不已。未幾。車馬喧闐。轆轆遠聽。娘子已出游矣。乙坐未久。即有妖鬟十數。咸來叩稽。而前之接引者。遂亦辭出。比及進食。侍婢益夥。且作樂於堦下。簫管

悠揚。不知何曲。席前燃巨燭。每供一饌。婢輒報其名。爲數甚多。備極珍錯之品。乙至此反若無下箸處。在己亦不覺茫然。乃乙少從夭戒。不善飲。略進一卮。即已微醺。遂命飯。食之至飽甫起離席。閨房婢譁曰。娘子歸矣。又許時。有人來邀客曰。娘子請相見。乙從之而行。由院落而東。曲廊宛轉。花徑縈迴。良久始達內第。皆燭燃紗籠。而光明如晝。第中一花一木。無不瞭如指掌。已而深入閨閤。益更氤氳。香霧空濛。燈光輝映。巨室五楹。徧垂綉帳。其堦以美石爲之朱闌旋繞。兩廡盡掛珠燈。可以鑒人眉目。乙未入。娘子早逆於簾外。嚶嚀而言曰。前承阿翁不棄。以寶釵爲聘。許主蘋蘩。妾守此盟已久。而君竟未蒞臨。幾令妾有白頭之歎。今幸惠然肯來。願無廢阿翁成命。乙茫然。都不解爲何語。惟凝睇娘子。美如畫圖。冠五鳳之冠。衣七寶之衣。裝束一如仙子。且云翁意。脗合叟言。遂唯唯。升階。徑入其室。呆立四望。鋪設俱新。而光華奇異。舉不能識其物。中檻設沉香小榻。娘子邀乙對坐。又謂曰。適爲本境諸官長以妙部見招。辭。遇郎至。又不獲辭。是以未即摳迎。褻慢之愆。諒亦鑒原。乙復唯唯。莫措一詞。侍兒皆掩口竊笑。居無何。自外傳報曰。土穀諸神咸集堂上。候見新貴人。乙始大駭。娘子乃起曰。君勿驚駭。妾因相禮無人。特語諸公。願來相助。此皆翁之友執。君當以禮謁見。即命諸婢中一齒長者曰。汝引郎去薰沐更衣。少習揖遜之節。予出前庭陪待衆賓。少頃即來相請。婢領諾。

導乙入屏後。轉折至一室。排闥而入。香氣蒸騰。蘭湯馥郁。婢侍乙解衣。見其私。不禁胡盧曰。鄉閭人果具雄材。但何不雅之甚。乙亦為之失笑。浴竟。婢進衣履。皆華美異常。乙著之。如負芒刺。久而始安。婢又引至內堂。俾乙習禮。口授而身示之。至再至三。然後步之促者徽緩。腰之勁者稍柔。婢撫掌曰。此亦可謂風流佳壻矣。於是羣婢看者。皆笑不能仰。儀節既嫻。漏下三鼓。娘子已命人速之數四。衆婢乃簇乙出。廳事以上。紅燭高燒。乙亦不遑諦視。娘子命與衆賓相晤。其衣冠亦類時人。絕無所謂簪紳袍笏者。凡四人。娘子一一指示。一司農。一田祖。其二則社神山神也。衆神少致欵曲。即請乙與娘子並立。細樂迭奏。交拜成禮。賓即告退。娘子亦不欵留。惟送至簷際曰。暮夜不恭。詰朝再當申謝。賓既盡去。娘子始偕乙入。至向者相見之室。東側一楹。早已肆筵相俟。乙覺深邃勝前。而華縟尤難名狀。帳以鮫綃。席以蜀錦。衾褥之香。奚蘭桂之氤氳。實屬人間天上焉。少飲卺卮。婢即撤去。娘子忽嬌羞無主。乙強之入帷。緩鬆綉帶。既已雲低。及解襄裳。不禁玉栗。乃忽忽先入衾內。乙亦去衣就枕。方將好合。織闥羣婢大噪曰。妖將入室。一時啼聲號聲哀哭聲。乞命聲。紛沓嘈雜。由遠而近。乙大驚。將起奔逸。既不忍捨此麗姿。娘子又牢握其臂。戰戰無片言。乙不得已。自身負之而走。娘子始呼曰左之。乙遂趨左。娘子又曰右之。乙更趨右。幸室中皆有門戶。灣環而出。至一園。別設雙扉。

乙啟之出。則菁葱徧野。對面似有闤闠。娘子猶曰行行。乙乃力負娘子冉彼大阜而後止。回望第中。赤焰燭天。且格鬭之聲。遙聞數里。娘子垂涕曰。妮子輩皆為我死矣。乙驚定。始詰其由。答曰。妾非生人。實本省城隍之第三女也。父生時。曾任貴邑。闔家病疫。而妾尤危篤。賴阿翁投以良劑。得以全活。此德已時銘肺腑。及父陞任某處。經過大江。遭水厄。舟覆俱溺。上帝念忠直。且歿於王事。俾得為神。而妾又以生前好道。邂逅一女冠。授以伏狐諸術。因承父命。鎮撫此方。使羣妖不得逞。妾之婢御。皆狐也。其所供具。亦狐為妾致之。今竟為狐所據。情實不甘。乙又詢曰。妖何為者。獨不畏子乎。答曰。是亦一狐。無怪乎君子相誚也。此妖盤踞山谷千有餘齡。道根深重。妾至此。羣小懾伏。而渠獨強項。且大言欲求予父。附為姻婭。妾聞而益怒。治之以法。尚未帖。然適尊翁過此。以寶釵為君納聘。言君不日當來。妾感生死之恩。頓忘忌諱。馳白父母。預治喜筵。不意此妖乃抵隙而來。大肆猖獗。然亦行當殲滅矣。乙因詢以己父之所在。娘子曰。阿翁為某邑社神。前已赴任。無須思念。語未已。忽聞空中言曰。阿父知妳遭盜劫。業已委員擒治之。但阿妳既墮慾界。不合為神。可與郎同返鄉井。創立家室。無負跛翁之雅語。竟有一囊。憑虛擲下。且笑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予不耐與裸程者相對。亦從此逝矣。乙大怖。叩之娘子。則其妹玉華小姑也。娘子因笑曰。為郎絮絮聒人。渾忘却兩無寸縷。

今為妹見罝曰相遣。當憖赧死。遂啟襲。出衣分著之。天方昧爽。娘子謂乙曰。去之。此地已無托庇。不足相依。請與郎歸故土。乃把袂欲行。乙雖得婦。而悼其失家。并慮己之無家。勉從之行。未數武。娘子曰。足力有幾。恐未能遠。非代步不可。指顧田間已有雙衛奔突而出。控坐俱全。娘子命乙共乘之。其馳如風。轉瞬且數百里。而已門在望矣。乙甚駭然。及至外郭。娘子止之曰。此地不城不村。儘可卜居。無須前。因棄騎相與胥宇。路側有一家。屋為雨壞。人盡從去。娘子曰可矣。入視之。郄席地幕天。唯四壁巋然屹立。乙不覺大噱。娘子正色曰。是可棲也。俟吾婢來。固居然輪奐矣。乃强乙僐驢於市。得數金。以供朝炊。比及乙歸其室。倏改舊觀。雖無昔之壯麗。亦修潔非故。乙乃悅。入則果有二婢。侍於娘子之側。第皆縞衣綦巾。無復向之妖艷。詢以往事。同對曰。妖已殄滅。我輩不舍娘子。故跟尋至此。餘人仍居故宅。幸無恙。乙遂與娘子對食。笑語歡然。及夜定情。則牀帳臥具。嶄然新製。亦不解其從來。晨起。娘子語乙。使覓屋主。以百金易其産。屋主樂從。娘子乃鳩工建木。營造一新。凡亙月而就。然梓匠雖司其事。而結構之奇。落成之速。舉莫能測其由。娘子出入無異恆人。始亦荆釵布裙。與乙指畫於其間。入視之。故一田家少婦也。洎乎第宅已成。則深居邃處。美食華衣。僕婢已百計。食指日繁。而既不求田。又不問舍。乃取之裕如。即乙亦竊神之。初甲知乙返。且聞其娶於外鄉。與婦皆

笑之。既而聞其置産。乃以爲奇。數月。闔邑喧傳。咸稱巨富。遂且信且疑。謀之於婦。因假餽問之名。使婢往探之。婢去。竟日始歸。告其主曰。奉命往偵二娘子。比至其門。閽者禁不許入。乃白主人姓字。閽者恍然曰。主人之兄是也。令婢子少俟。往返再三。甫得入。其屋宇之華。什倍於我。役使之衆。亦什倍於我。入見二娘子。方坐一榻。用綠帕引白雪猧兒閒戲於紅裀之上。見婢子。即笑曰。阿母亦太費心。遠迢迢使將若來。殆思窺我夫婦也。婢子因再拜。敬陳主人意。二娘子乃不復言。婢子竊窺玉貌。邑中實少其儔。而衣飾之艷。又目所未覩。忽失聲曰。阿叔大好福。竟得偶天上人。若髮在桑梓。曾何有耶。二娘子色似甚喜。因留婢子飲食。其肴饌之精美。舉不識爲何物。飯訖。叔自外來。迥非昔比。其容潤綽而豐美。其衣輕爽而光華。從者皆小童。其年約十三四。鮮衣秀容。及至中門。俱散去。叔見婢子若不相識。婢子乃亟起拜見二娘子又從旁語之。叔哂曰。兄富翁。嫂貴家。何勞惠顧於我。昔者數椽之屋。既不我容。今日盤飧之餽。胡爲見賜。豈謂蘇季子終於貧賤耶。請即璧還。無勞驅斥。言之色甚怒。二娘子止之曰。君勿爾。若論兄嫂之前情。理宜請絶。但阿翁之像在焉。君爲人子。既婚而未告父母。妾爲人婦。既嫁而未謁舅姑。此心不免歉然。方將隨君廟見。以全大禮。今竟杜絶往來。能不令九原心恫乎。叔乃默然。其色亦少解。以婢子覲之。亦如我家伉儷焉。叔始笑謂婢子曰。視子

家所有者。較之兄嫂為何如。婢子因極口贊美。叔亦大悅。共留婢子盤桓。乃得徧覽其居處。屋宇百餘。有園亭足以娛目。至暮。又賜酒食。始令婢子歸。臨行。叔語曰。為告兄嫂。三日後當率新婦一往也。婢既縷縷述之。甲與婦皆驚異。意其必來。乃徧邀戚族。張樂設飲。至日。拱伺於門外。俄見駿馬香車。倡隨而至。男婦從者數十人。及門。娘子降輿先入。見者皆詫以為異。目為神仙。乙見兄。棄乘拜謁。甲不覺慘然。把手偕行。乙遂與婦恭謁遺像。乙頓觸心事。大痛無聲。良久。始哭而起。娘子又參諸尊長。具贄見之儀。球綉凡十餘篋。又別餽兄嫂。甲與婦赧容受之。事已。娘子即告乙曰。新婦素嬌貴。不耐煩劇。願先歸去。乙即聽之。甲婦亦挽留不住。登車而去。乙亦不再流連。杯卮弗沾。辭別遺像。與婦俱返。因而里黨之眾。皆不直甲。議論詢詢。夫婦幾置身無地。乙歸。娘子即言曰。今日之舉。足慰阿翁之心。而吐郎君之氣矣。然世人少見多怪。羣疑滿腹。妾與君不可復居於此。異日可致兄嫂來。以此區區者畀之。妾請與君遨遊六合。效陶朱之事。君以為何如。乙亦欣然願從。遂折柬邀甲及其婦。果偕來。乙亦治具相款。酒酣。乙起曰。新婦實仙人。不願久居塵濁。弟將從之遠遊。敢以此中之所有。為兄嫂壽。幸勿固辭。甲與婦胥愕然。因堅留之。乙遽出白刃長尺許。擲地有聲。慨然曰。微父之戀。此刃已飽兄嫂之血。因娓娓詳言。悉其顛末。甲與婦俱惴惴不能出聲。娘子即謂乙曰。裝束矣。乙

乃長笑與娘子同出從以向者二婢共四騎南向而馳不知所往甲視其所居雖無金貝而倉箱之富服物之華猶不下千鎰遂從而處之乙之臧獲咸歸於甲及生子不肖專務游蕩夫婦俱嘔氣而死子遂售其宅於人仍復業醫家以粗給人以為跛翁之遺澤猶未泯焉耳

外史氏曰兄嫂忘親弱弟慓歿叟之靈蓋惻然矣因為之遠訂姻盟陰結眷屬俾孳子得平其不平非正直為神何能至此而翠微娘子又女中之錚錚者也不以粗鄙為嫌唯以恩義為重遂令天下之惡兄嫂聞之莫不心灰而氣絕故雖乙手之庸庸見嗤於康成婢子竟能拔劍斫地慷慨於判袂之時柳亦豪矣余謂雁行中斷不宜仍號以壎篪故以甲乙別之亦竊附於春秋正名之典云

徐之璧

明末有徐之璧者閩之巨商也常販生藥於湖湘間思宗十年遭獻忠之亂囊橐如洗竄跡荆南山中攀藤附葛忘其遠近偶見平坦之地因憊少息自念資本全虧歸鄉無路臨風長歎者久之遥聞木魚聲格格然似有梵宇時正苦饑因思就而乞飯餘少延殘喘遂力疾而起隨其聲響蹤跡之曲折半里許路轉峰迴似有佳境視之則荆扉半啟茅舍清幽乃人家非蘭若也踦聽焉聲出於戶內因近而欵之即有小童啟扃出問客何為徐語以故隨入而

復出並以壺飧來語之曰主人云此非善地宜速遷不可遂止於是徐駭其言且笑彼木魚誦經唄者竟出此語則世途之險仄可知食已還其器稱謝而退將返舊路又苦無可棲乃奮然曰與其飽於虎狼毋寧犯乎魑魅同一死也且袪予心之惑庶不至為迷惘之鬼竟止於樹下不即行視童子已闔扉入矣天將向晦木魚之聲益急童子亦不再出比及夜深山風刺骨徐正寒不可當俄見火光熒煌其巨如斗及門忽化為異物朱鬣赤毛形狀若豕臨張而入徐不禁股栗戰戰欲走又有黑氣若栲栳自北而南疾如奔馬及門亦化為夜叉電目血口吽吽直入徐益大怖既而思命之罔極與死為隣復何所惴惴更屏息以覘之旋有白虹長亘數十丈極天際地矗立而來至則縮小化為美丈夫白衣星冠猶長丈餘俯躬而入徐連睹數異漠不動心反若穆王魚龍之戲一時聊作場上觀亦奇人也已而木魚絕響門忽洞開遙聆笑語之聲宛似閨中弱質心竊訝之須臾小鬟四五輩貌皆妖艷以絳紗籠燭引麗人出自門中睨之年可十八九雲衣寶髻裝束若仙色尤冠乎其衆甫出籬落即聞一鬟語曰如斯良夜奈無明月何麗人微笑有聲隨掣小鬟所持之燭舉袂一擲空際洞明光輝如白晝徐稔為真仙將出拜求其拯救而鬟有黠者早瞥見之亟白麗人曰有俗客在此姑奈何遂炫其技麗人駭曰老父之占果應耶不然山中三異阿誰見之不踉蹌而遁哉

遂斂其法。燭仍入小鬟手中。抽身亟返。門庭寂然。徐方懊恨緣慳。而向之小童早拔關而出。呼曰。客故未去乎。主人相待。可亟入見也。徐大喜。亟整衣冠隨之。入草庭三楹。花竹深秀。木魚經卷。尚在案頭。有頃。主人出。年可七旬。厖眉星目。神采煥發。扶杖而謝曰。適儆小法。竊恐震駭嘉賓。故命小童謝客。不意君胆自足包身。反令老夫慙赧無地。徐亦拜伏曰。逃竄餘生。無可投止。感蒙一飯。恩戴二天。第以暮夜無歸。故且瞑目待死。非敢自詡其膽也。過勞獎嘉。益切悚惶。主人乃扶徐起。延之賓席。晤語甚歡。徐因請其姓氏。答曰。老夫元時訪道居此。不出已歷三百餘稔矣。歲久自忘其族。亦不復憶其名字。近來龍鍾特甚。人因號之曰。懵懂公。老妻弱女。相偕同居。久無塵世之想。今晨偶起一數。主有婚嫁之喜。心竊不欲。因儆術以魘之。孰意天定勝人。君竟流連不去。其命也夫。徐聞言竊喜。而故詰之。公大笑曰。君非懵懂者。而乃索解於老夫耶。此事當不言喻矣。徐因含笑遜謝。公命媼出見。年若四十餘。容猶少好。而自云小公十齡。眞奇人也。見訖。肆筵款饌。珍錯之品數十器。而公猶自謙曰。山家愧無兼味。重貽老夫羞。觥籌甫交。媼即入妝女。遣之于歸。悲泣之音。徹達於外。公正色曰。終不失為地仙。何戚戚如是。因告徐曰。本意留郎夫婦。但此非俗境。不可以設青廬。故遣小女隨君去。渠母子不舍。是以啼耳。徐本意得此息肩。聞公言。大失所望。亟起白曰。婿已四海無家。願待

晨昏不欲返。公搖首弗許曰。去去。自有佳處。無何。女妝已成。小鬟擁之出見徐則即頃之麗人也。交拜成禮。公乃取巨觥置於中霤。謂女曰。以此送若夫婦出山。家園汝自能稱。予不屑代作馬牛也。女尚戀戀。公與媼皆從之。遂掩淚躍入。倏已無踪。徐大駭。公又遣壻。不得已而登之。恍惚中若墜重崖。驚怖欲號。張目視之。此身已履坦途。麗人早迎面而立。因笑謂徐曰。君一齷齪商。何修乃作仙家壻耶。實與君言。予父母皆已千歲。妾之壽亦僅少廿餘年。今以夙孽不免配君。異日不得與二親同證天仙者此也。言之又浩歎再三。徐遜謝。覲其地則已在汀漳閒。蓋去故鄉伊邇矣。徐欲歸里。麗人不可曰。兵革未厭。即此亦非我輩所可居。乃與徐東行數十里。擇一山僻之區。麗人相視良久曰。可矣。拔鬢邊小釵指揮之。旋成巨宅。無煩堂構。徐益信其仙。攜腕同入。牀帷皆若夙備。麗人一呼。僕婢紛集。亦不識所自來。命之供役。無不恭謹。有頃。喜巵既具。相對共酌。始悉其姓名。則陶氏。小字采春。至夜歡好。無異於常人。而交合之際。宛轉不勝。固一歲雞弱質也。徐自是不出戶庭。日唯與麗人坐語。所談皆黃老之術。徐習之既久。漸能吐納。後遂辟穀不食。而自居此。一理亂不知。兵燹莫及。徐亦自忘其故我。約十餘年。麗人忽謂徐曰。滄桑大變。妾與君幸在壺右。今逢大聖人御世。天下雍熙。可出為盛世氓矣。徐亦不解其言。相偕出門。行未數武。迴顧之。屋宇渺然。侍從皆歸於無有。乃

大詫詢之。麗人笑而弗答。比至通衢。辭徐欲返。曰自侍巾櫛。久虛定省。今請歸寧父母。五年後再當相晤也。徐時已見道。竟不挽留。唯叮囑而別。歸至故鄉。桑柘盡廢。親故無從尋訪。執途人而詢之。則明鼎已革。海内歸於聖朝。已五易春秋矣。徐不勝嘆惋。遂無意人世。結茅於九仙山。日坐一室。不食亦不出。人問之。頗不自隱。且盡其詳。於是者五稔。一夕居民皆聞木魚聲。侵晨跡之。其室則存。其人已杳。遂相與嘆息。以為仙去。

外史氏曰。世無懵懂神仙。其自謂懵懂者。皆不懵懂者也。徐以一時胆力。遂結仙緣。使見異而思遷。舍之徑去。又安得有此一段佳話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徐之膽最巨。故亦得為懵懂神仙。

隨園老人曰。世外桃源。何咄咄偪人。此仙乎鬼乎。吾不能無疑於是矣。

女南柯

悟枕道人者。杭州諸生。黃履誠之季女也。初名婉蘭。幼聰慧。三歲即能辨之無。黃愛之若掌珠。躬親教讀。九齡授以杜詩。一日即朗誦無遺。若夙識者。其宿頴殆由天授。然善病。自春至冬。恒卧牀蓐。數次即愈。亦孱弱不支。行則如柳絮風中。坐亦若梨花雨後。父母咸憂之。及長姿態益妍。臉艷朝霞。眉橫遠岫。遥而睇之。畫中人也。且嫻詞章。善吟咏。有林下風致。黃為擇

婿。多未許可。年二九。標梅已屆。不免悵然。一日寒食。隣母楊夫人約遊花港。諸女伴率皆閨秀。載以蘭橈。從以簫鼓。見者俱眩目。詫爲謫仙。至則畫欄同倚。翠荇俯觀。旋見金鱗出沒。五采繽紛。諸女或以香餌擲之。或以花片戲之。嬌音嬉笑。依稀擲浪之鶯。唯蘭凝眸不語。遥視衆魚。倏則並鬣而去。倏則啣尾而還。與波上下。意甚恬適。不覺喟然曰。魚水之樂。竟如此乎。頓觸情懷。不能自已。俄有一巨魚。長近三尺。隱然若露頭角。揚鰭鼓鬣。色似赤金。他魚見之皆辟易。諸女方錯愕間。魚至蘭前。昂首如有所睹。良久乃悠然而逝。諸女譁曰。黃家姊爲魚相去矣。蘭赧然。而心竊以爲異也。已而興闌。返乎舟中。張樂設飲。順流而東。一時觥籌交錯。簫管嗷嘈。不須臾而解語之花。無不少酣春色。於是暫停杯箸。隨意遊玩。諸名媛有對兩峯比黛者。有臨一泓整妝者。有纖手搦管。即景賦詩者。有素箋藏春。凭舷笑客者。蘭素質孱弱。三箸後。即托故而起。小憩蓬窗。侍兒以綉被覆之。此時如海棠春睡。夢境沉沉。倏見二小鬟。一衣緋。一衣素。皆婉婉善迎人意。夾侍榻前。低呼曰。君夫人醒乎。寡君相待久矣。蘭不自由推衾而坐。方將詢所從。一衣緋者代爲掠鬢。衣素者代爲整衣。皆極其恭謹。既而斂衽啟曰。乘輿已駕。請即行。蘭起欲辭主人。而衣素者微笑曰。何物老嫗。亦勞貴人爲禮耶。蘭默然。衣緋者以目怒之。似怪其失言。乃更詞以對曰。人正歡飲。小君去。恐海留也。能不重使人罪

乎。語甚温婉。蘭乃欣然。甫出艙。衣素者即呼曰。倌人來。即有金甲武士十餘。擁翟茀。上張繖蓋。向前迎迓。小鬟左右扶掖。擶衣捧履。俟蘭升輿訖。乃自乘小川馬隨之。蘭竊思。豈父母為我締姻。今夕親迎耶。第不知是何門楣。竟炫燿至此。正惝怳間。見所行。皆非故道。恍惚如在雲霧中。耳畔水聲潺湲不已。不辨為何地。行許時。垂簾之外。似有城郭。小鬟即搴帷稟曰。諸大夫奉命郊迎内主。蘭詑然。旋聞唱名曰江湖大使臣某某。掐文學士臣某某。敬謁小君。蘭不得已。以首頷之。小鬟即傳曰。諸卿遠迎勞苦。請平身。少頃。又稟曰。諸勳戚承制候迓貴人。又聞唱名曰。骨鯁侯臣某某。浪噴都尉臣某某。謹叅君夫人。小鬟即代勞曰。將軍跋涉艱辛。請即退。其餘則丙穴太守。楓葉令。不下數十員。小鬟僅以策麾之。不屑報也。蘭從幔中窺覘。或衣鯊魚服。或披細鱗鎧。簪紳俱分五色。亦有赤白相間者。印綬纍若。皆魚貫而退。又許時。聞呵殿聲。則已行乎國中矣。有一衣緋者啟曰。已至路門。請夫人面見寡君。蘭是時始覺羞澁。小鬟挽之降輿。歷朱戶。凡數重。至一處。雕楹刻桷。堂陛巍峩。即聞殿上言曰。不穀待子久矣。來何濡也。小鬟命以俯伏。蘭亦無敢仰視。殿上又言曰。寡人。依蒲國主也。適出游戲。得睹玉容。竊欲以中宮之縕。奉屈美人。未識肯許我乎。蘭赧顏悚惶。不能對。小鬟從旁贊曰。君夫人諾矣。古詩不云乎。盡在不語中。殿上即命平身。小鬟乃簇蘭升階。蘭始展視。其君冠明月

之冠衣龍鱗之服年約三旬風姿瀟灑神仙中人也左右皆小鬟衣以五采亦數十餘人王乃命酒合卺設宴藻香殿肴核紛陳錦玉輝映王左蘭右比目共筵教坊奏樂金爵羣紅交互而飲嘉禮告成對酌歡敘又有梨園一隊以劇目呈上王揀南柯記數折梨園乃即席搬演蘭嘿然王笑謂之我與卿今日亦同此奇遇者也蘭不能解無何蓮漏已催霓裳罷舞小鬟報曰三星在窗可以寢矣乃以絳紗籠燭引王與蘭歸寢殿王執蘭手曰卿慕魚水之樂耶寡人得子亦如魚得水耳因先解衣就枕小鬟等從蘭卸妝蘭猶靦覥眾遂代寬衣縷擁之入帳與王勉成歡好王因口占以贈曰艷自生前得情從夢裏來早知魚水樂不羨楚陽台蘭性敏捷亦口占以酧之曰雨露花間過恩波枕畔來莫教紈扇冷勝築避風台吟訖王大悅益深眷愛挽其項曰卿故今時之道韞也早起晨妝小鬟進飛鳳之冠明珠之履翠鈿玉瑱錦衣繡裳妝束一如妃主且藏其故者於笥曰敝帷不忘況君夫人微時之服乎三朝王乃大饗羣臣號曰魚水宴賀者皆以詩其中一律尤工麗詩曰星軒降自木蘭舟魚貫宮人咏好逑水國舊傳龍並戲湖邦今喜鳳來遊雖欣在藻君臣樂莫為忘筌伉儷憂千古蘋蘩羞煽處禹門從此近河洲蘭諷詠再四深喜之而未明所指王命蘭次其韻遂援筆立成曰深宮毋愧濟川舟須信干城亦好逑彤管不堪勞枉史卷阿何事擬仙遊漫言同夢無人

戒也解司晨有客覓顧把脫督風折檻好將磐石固滄洲王覽之贊曰喆誠得體無愧乎古
之賢妃矣因出之以示羣臣皆嘆服具表以賀蘭居宮中旬餘燕婉之求雖遂毛離之愛難
忘間時輒思憶父母王每出巡小鬟皆從去掖庭闃寂無人益覺岑寂閱數日舊疾復作王
憐之親視湯藥遂荒國政羣臣咸有諫章蘭乃力勸王出且曰昔之詩王不復記憶耶盍出
視朝勿使外廷之人執我咎也王惟太息曰佳人難再得蘭見王鍾情實甚恐貽宮闈羞力
疾而起王乃出見臣僚不崇朝而傾城之禍作矣烽燧告警上下憂虞王袖其疏入告蘭時
蘭初病起視小鬟滌藥鐺而自拈象牙管鋪烏絲蘭將和王建宮詞第二首即樹頭樹底一
絕也見王即起顏色沮喪出袖中疏與之曰我夫婦何緣之慳耶蘭驚詠展視之畧曰湖壖
守將骨鯁侯臣某為強鄰壓境飛章請援事前接呑舟國來書一緘內云吾王新得麗人擅
漢臯游女之姿具洛浦神人之美隣封想慕甚為垂涎欲仿明妃遠嫁故事否則致動干戈
如是云云臣因其不遜叱去來使因敢以聞今彼傾國興師惡等鯨鯢大如魴鱮鱣鮹督其
後鰍鱔舞其前且有擁劍之士三千兼饒升木之卒半萬安瀾頓攪噴沫成波巨浸難容兩
腮起浪唯唯而至鏡湖為之不明嘍嘍而來斷橋因之復續臣無任公子之智既難遏彼凶
鋒空懷史大夫之忠秖慮搖我宗祚願王速决奇策奠國家於涸轍之時萬勿坐昧先幾索

臣等於枯魚之肆。其表語多類此。不勝搖尾乞生之狀。蘭聞詫。霞暈於面。粟生於肌。泫然曰。王將奈何。王嚬蹙曰。我國實尺澤之鯢。安能與人量江海之大哉。然渠雖有挾而來。吾寧葬於江魚腹中。不能割所愛以餌敵也。蘭沉思良久。毅然曰。妃有一語。王請勿疑。王之視妃。與先王之宗廟孰重。王曰廟重。而妃之敵體亦不輕。蘭曰。不然。妃在國中。不過一婦人耳。非有子孫承祧血食千載之重也。為王計者。與其國破而妃擄。毋寧棄妃以存國。請為王郤萬乘之強敵。保一邦之黎庶。竊比王嬙以報主知。留取塚草之青。更表貞風於不朽。王以為何如。王大慘色變。拂衣而出曰。何來此不祥之語。蘭遂不敢言。未幾。羣臣惶惶。交章請退。願挂冠歸里。以避釜鬵之危。其意固在蘭也。王不得已。與蘭計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王實深之。又若何。若納妃言。割衽席之愛。寇早斂甲退兵矣。王見其意決。乃允其行。馳書報敵。仍宴於藻香殿以餞之。蘭謂小鬟曰。我不可以艷妝往。因索其故衣易之以出。王執掌嗚咽曰。妃行矣。欲如向者合歡之宴。豈可得乎。願妃善事新主。勿以予為念。言已泣下。蘭正色曰。王是何言也。豈猶不諒我心哉。小童為社稷。有此一行。恨不如虞美人刎頸王前。以明己志。然而此心可表。異日自知。王勿以漢王好色語妾也。王憖謝。蘭雖詞色激烈。然已淚溢杯盈。左右皆涕泣不能仰。相對淒其。離樽莫罄。蘭因起辭行。王將送之。蘭沮之曰。妃之往。褻體已甚。不可以

再辱國君。王乃止。祇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且曰。別恨之深。方寸已亂。但恐鴻飛遵陸。雁
字難憑。勉成一章。為妃作念。遂吟曰。一曲驪歌送畫輪。鮫綃無復夢中春。龍宮亦有毛延壽。
又把丹青悞美人。蘭愀然曰。昭君使人疑。妾不可不使人信也。因口占以和其韻曰。百結柔
腸似轉輪。羅衣難望漢宮春。君王只待香魂返。莫費黃金贖美人。吟成。俯伏於王前。涕泗交
頤曰。妃不復生侍左右矣。王亦把袂訣別。悲不自勝。蘭强起再拜。辭王而行。甫出路門。武夫
已駕輿相候。掩淚登之。不敢回顧。小鬟仍策駒相隨。至來時所税之農郊。諸大夫早望塵拱
俟。遂借驛亭小憩。羣臣匍匐而前。合詞以謝曰。臣等胸無鱗甲。腹少藏書。不能為王乘長風
破巨浪。致令逝梁之冠。辱及君夫人。死罪死罪。蘭亦權詞慰勞之。因命筆大撑一律於壁曰。
故國辭雕輦。他鄉怯舞衣。雲深宮樹遠。木盡雁書稀。欲墮鮫人淚。羞隨介士旂。惟留香草在。
仿取漢明妃。更附以一絕曰。强將眉月渡滄波。肯負當年得寶歌。雲雨若歸別响去。畫圖人
靣媿如何。題畢。羣臣爭閱。皆有慙色。蘭遂行。易車而騎。亦乘小驪駒。車仗趨從。俱已返旆矣。
悽愴就道。唯二小鬟相從。又行許時。似西湖放生池。衣緋者啟曰。不敢越境。請從此辭。蘭悵
然。乃脫左手指環與之曰。以貽王。無相憶也。俄有皂衣人。巨口碩腹。凡數十輩。見蘭踴躍曰。
妃主來矣。吾王固終日望之也。蘭此時義激於中。奮不顧己。叱之曰。汝國不道。折我鸞鳳。猶

妥冀綢繆。即因以騎授鬟曰。不可使敵秣我駒。語未終。輕身一躍。遽赴清流。恍惚中。猶聞小鬟號救聲。凝睇四望。則枕藉乎舟中。已霍然寤矣。驚悸久之。香液濕襦。始知其夢。時衆復散讌。左右無人。蘭因自嘆曰。薄命如斯。夢固使人覺也。遂萌出世想。推枕而起。斜日盈窗。去臥時亦俄頃耳。侍兒入見蘭已醒。遽報主人。復强之就席。飛一觴來。不飲也。哺一箸來。不食也。諸女伴叩之寂然。嗤之漠然。筵未及終。適遇小艇。竟與辭。乘之先返。歸至家。卧而不起。父母詢其故。靦然不言。惟請出家為女道士。父母怪之。固詰焉。竟以實告。父味其所言。遽誦毛詩二句曰。魚在於藻。依於其蒲。兒游花港。殆有所思耶。此固頒首者莘尾也。蘭詳其詩文。果似於淵之類。而靡他之志。愈堅。仍因請之。父笑曰。此夢也。兒何鰱鯉不分。蘭曰。然。斯固非真。柳知其不似夢。且兒既為夢中羅敷。又可作使君新婦乎。父仍堅執不許。遂負氣絕粒。勉從之。始食。竟以女冠入棲霞觀中。而自易其名曰悟枕。言從枕上得悟也。起居一室。不見人。惟閨中良友得謁焉。錢塘令陳公蒞任時。內子陸孺人。亦閨中閨秀也。慕其名。時一過從。因得其梗概。作為魚水緣傳奇。至今猶膾炙人口焉。

外史氏曰。嘗讀玉茗南柯。惜其似幻而不似真。蓋凡人夢中啼笑。不可謂之無情。夢固由情而生也。女之始遇。則苧蘿西子也。繼則帳中李夫人也。一變而為王嬙。再變而為綠珠

夢中之憂樂身實受之猶可謂無情乎惟其有情故臨池而感推枕而悟總不出情字之中而樂則極其纏綿憂亦不勝憤懣夢中人既不自禁醒時人亦不自解於是超出情關猛登道岸豈真曰魚我所欲也而以其身殉之哉

隨園老人曰昭君當殿請行千古為之隕涕今讀此傳覺女荊卿之壯逵勝於燕荊卿之悲世固無此事而閨閣不可無此人

子都

河南某邑宰素有龍陽之癖門役侍從多擇美少年內署經旬不入人多病之辛巳歲奉憲檄飭委巡視河隄凡有餘桃愛者無不攜以隨行曰惟學魏公子多飲醇酒但不近婦人而比頑童隄之潰與不潰工之堅與不堅弗問也風聞於上官督誡者屢矣而不能奪其所好將行參劾又事涉曖昧乃令守河南吳公盡拘其廝養而易以面目可憎者宰迫於憲命無如之何強起視工藉以排遣一退食則黧而黑麻而鬍籧篨戚施者夾侍左右較之曲眉豐頰便體清聲其妍媸尚堪數計耶於是一石始醉者一斗亦醉而潘河陽復為陶彭澤矣一夕新魄懸鉤屏人獨步有酒無歡復萌月白風清之感忽聞叢竹中吃吃似有笑聲以其地為公廨或有郵亭女子雖無心之遇合可以舍後而趨前及撥踈竚視之則二童子隱身於

檀欒深處。捋袴為歡。彼此相嬲。益覺喜動顏色。因悄然而前。思為一箭雙雕之計。其一聞修篁簌簌。知有人來。早蒼橫如脫兎。穿竹而遁。其一方俯躬踞蹐。旁若無人。及宰至。始赧顏欲避。則已罹網不遠矣。宰牽其腕。同出琅玕。就月諦觀。年可十四五。蓮花生面。美玉琢肌。乃大喜。如獲拱璧。問厥姓名。俛首而不答。徑擁致於室。久踈情事。不暇溫存。續尾之餘。較前而尤覺鮮美。益大悅喜。因問之曰。彼狡童兮。亦有此樂乎。赧然答曰。我子都也。君為寤生十世身。故假此以溫舊好。豈真有所樂而為之哉。宰喜其言。益孌之。至旦辭去。曰恐貽官箴羞。我且歸。自是無夕不至。與談東遷事。歷歷了如指掌。愈信其非誣。又詢彼其子何人。欲兼致之。對曰。渠為申侯。自楚至此。今歸矣。後數月。公事告竣。宰將歸。童來辭曰。相聚無久。又將判袂。人生固多別離也。願公無苦憶。予宰欲強之同行。童曰。新歲自來望公。今尚不暇。言已徑去。宰遂發。吳公盡還其艾豭。歸途不能無事。抵署則形如槁木矣。未幾遂病。漸以不起。明年春。忽夢童來曰。衛靈公當交代。可行矣。宰遂卒。繼任某公。亦多斷袖之好。尤嬖某班中一旦。人以為子瑕後身云。

外史氏曰。宰既沒。可埋之後庭。以遂其喜臀之性。昔有人好掉文。謂雞為鳥。謂屙為糞。謂撈為取。謂坑為窟。他語多如此類。僕婢畏其鞭扑。遂習慣以為恆言。一日雞雛落於淨坑。

乃一僕見之。倉忙入報曰。龜窟中有焉不敢出。則死矣。聞者為之噴飯。嗟乎。斃於此窟者多矣。宰何迷不知悟耶。因戲為文以祭之曰。維公生性惡濕。素心喜燥。背亦為營。嘗冀得竅。擊破玉壺。生開鳥道。舐痔多時。頓臻佳妙。潤灌醍醐。洞穿丹灶。直搗黃龍。隱微俱到。水火抽添。陸舟盪幕。無如何郎之粉。對面難沾。令史之香。反脣甫要。與君並頭。直如顛倒。與子同夢。詎免暴跳。迨至披靡。空勞匠造。不能胚胎。盡付坑窖。樂此不疲。自稱篤好。漸且嚴鞚。參苓莫效。一旦罹白虎之殃。須臾來青蠅之弔。後庭玉樹。轉瞬丟開。滿縣名花。撒手拋棹。中山之饒。得意疾馳。鏡台之鸞。渾身素縞。倘有遺孤。尚堪卵抱。若無似續。阿誰倚靠。湍泣窮途。呼天莫告。更有狡童。胠篋為盜。何不早回心。尋彼糟糠。貌生則同衾。死亦共嶠。綿厥子孫。長奉祠廟。公竟漠然。手空悲悼。嗚呼哀哉。付之一笑。

大同妓

大同某妓。貌極妙選也。自言曾遇異人。能知人前世事。妓因自述生平。果何孽而墮落至此。異人授以一函。使枕之。即可自知。妓如其言。甫假寐。身忽矯健。輕捷如猱。自顧則毫長寸許。蓋狐也。正得意距躍間。忽一神鷹蔽天而來。盤空疾視。突以利爪碎其顛。奄然遂斃。乃魂甫離軀。即有急足隸。以黑索縶之去。從至一府第。狀如公署。同類者十餘。咸在焉。隸驅之入堂

陛森嚴吏役羅列又有冠男子數十人形消骨立面色瘦黃惟巨目如斗敫敫然相視而已睨之似有識者乃與衆狐皆搖尾作乞憐狀須臾堂上大告曰若不合魅死某某今宜償之狐同聲吁屈言其實貪淫非盡我輩之辜願稍從末減堂上又躊躇良久始宣言曰是誠有罪但令彼爲鴇而此爲妓報施庶乎不爽即命虎役以巨爪褫狐革血流殷地吁號乃寤異人索其囷袖之自去始知今之施鞭箠而責財利者即向之被祟至死者也今之逞狐媚而供脂膏者即向之祟人莫生者也隱報亦巧矣

外史氏曰妓亦狐也狐而妓其伎倆必多將來又不知若何償還矣使僅知狐以蠱人而爲妓獨不思蠱人之妓又將爲何是猶鑒於前車而聽其後車之覆不亦徒多此躊躇也耶

虢國夫人

唐季祿山之亂六軍不發貴妃縊於佛寺三國夫人亦皆没於亂軍至宋元祐間洛陽張生因赴隴西省親道出馬嵬古驛憑弔遺跡大書一律於壁曰金屋香消艷色空可憐羞對上陽東當年鳳鳥徒懷恨此日金車不再逢虢國蛾眉悲曉月太真羅襪冷西風衹餘行容題詩處賺得幽魂淚點紅題畢出驛既已夕陽在山策馬而行蒼皇失道闇路旁低語曰尖嘴

生來矣。驚視之。時已昏暝。見一青衣妖婢。自斷烟叢棘中出。斂袵致詞曰。夫人辜辱承珠玉。愧無以報。請枉駕郰作竟夕之談。生曰。夫人為誰。答曰。即虢國姊妹是也。生素不羈。雖心知其鬼。絕不惴惴。慨然從之。行約半里許。果見高第連雲。如王侯貴人家。至即有蒼頭數輩。接策縶駒。募如也。青衣入報。少頃即來速客。整衣隨入。重門以內。徧燃巨燭。第火色青熒。絕不類人世間物。及至於廣庭。則珠簾低垂。椒霧氤氳。青衣又入稟。復始延生入庭中。設四筵。先有二美人在座。一衣碧綃。年約四旬。而丰韻猶存。一衣藕色衫。齒甚稚。貌亦殊麗。皆以羅巾護項。青衣曰。此秦韓二國夫人也。生再拜。夫人俱答拜。三讓就坐。美婢即以茗進。生飲之。味絕清芬。茶已。秦國首言曰。愚姊妹自遭天寶之亂。避居於此。雖時殊世異。賴有賢地主。頗不寥寂。適閱壁上佳章。又添忏悒。故屈尊客來一談。幸勿疑忌。生遜謝曰。囈語盲詞。唐突殊甚。不責狂生幸甚。反賜寵召。實出非望。謙抑間。韓國微哂曰。詩則佳矣。何獨遺我二人。豈真為張祜一絕所惑耶。秦國亦笑曰。渾忘卻佳客辱臨。奈何意中人反不一晤。遽命青衣速請虢國夫人來。因告王曰。渠以君詩有金車不逢蛾眉曉月之句。竟慙赧不欲相見。生笑解曰。此正狂生歆羨處。豈夫人反不見諒。語未已。香風冉冉。自屏後出。則虢國夫人至矣。獨衣素。亦以紅巾圍領。含羞再拜。掩袂無言。睨之。素面嫣然。修蛾淡掃。古人果不相欺也。生目眩良久。

秦國以賓席遜客。三四夫人主席相陪。以玻璃爲盞。其酒與之同色。韓國語生曰。君試嘗之。此西涼之葡萄釀也。俄有雙鬟十餘人。衣羽衣。簪柘枝。簫管競奏。不辨何曲。虢國始言曰。此霓裳第二疊。予從阿環索得原譜。費盡心力。教習此數人。一旦變起。遂不復作。今夕爲客奏之。猶令人淒其欲絕。因泫然泣下。秦國止之曰。妹勿作向隅態。使客不歡。吾聞李三郎在沉香亭賞牡丹。青蓮學士應詔作清平調三章。譜之絃管。妙絕一時。今夕佳會奇逢。幸有張君麗句。何不亦使譜入。又增一段佳話耶。虢國稱妙。乃以詩付眾鬟。少停樂作。即壁上律也。音韻哀婉。舉座歎賞。既終一闋。虢國酒酣情動。眉目蕩然。似有憐才暱就之意。韓國覺之曰。張生酷好蛾眉。阿姊宜酹采筆。壁上詩即溝中葉矣。因笑而起。促使二人合席。兼以巨觥强生與虢國接吻。秦國亦大笑。乃命婢以絳紗籠燈。引歸寢室。始自去。生此時不克自主。相攜登榻。而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復知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虢國太息曰。昔在家千年。爲妖婢所誘。明星謂我曰。何私藏男子。孰知今果然耶。時更漏將盡。方起著衣。欵聞人語紛拏。青衣婢倉皇入報曰。將軍來。虢國香肌汗淫。舉止失措。促生出戶外避之。旋見一人。虬首狸身。目光射電。周身皆白毫。無寸縷。吼叫而入。生匿於短垣。屏息無敢出聲。聞室中怒叱曰。吾以汝曹無依收充下陳。何淫心不死耶。決殺汝以洩吾憤。已而聞虢國哀號乞命。生不忍。乃大呼

曰勿傷夫人有罪身願當之語未終砰然有聲如山鳴谷應須臾寂無所見惟松柏陰翳鴉鵲鳴噪東方日出矣驚愕良久遥聞蕭蕭聲踪跡之得其馬乘之以出及遇土人詢之則故楊國忠全家藁葬處也因惶恐而去

外史氏曰自古名姝艷鬼多有風流話柄供人劇談而多情如虢國反獨無之似乎網漏於吞舟矣今得此事足見夫人亦未能忘情於地下亟登之以補舊聞之缺

姜千里

姜驥字千里閩之武孝廉也以輕財任俠取重鄉邦而里中無賴之徒懾其威不敢肆者因已側目甚久孝廉自恃武勇亦殊不戒備一日遇相者於門謂之曰君有橫禍者三盍避諸孝廉素不信數哂之而不答相者慙而退且自喟曰惜哉萬夫之敵而困於狐鼠也人皆莫喻其指居無何有偷兒踰垣夜入盜銀器數事去家人以告孝廉大恚曰若敢盜我姜千里耶將窮致之而猶未獲其人未幾姑媪引夫婦二人來言欲投靠為僕婢孝廉視其夫則虬鬚虎面絕類健兒婦亦粗壯異常堅强有力詢其名曰吳姓行四婦則馬氏女濟上人也因歲飢至此貧乏告絕故願質身為主人傭作希冀果腹他無所望孝廉坦然留之其實則劇盜也於是易名為吳吉殷勤服役男女皆力作孝廉深喜之旬餘後孝廉偶抱微恙夜深熟

寐。聞鬭聲。驚覺視之。火光灼牖。人語喧嚣。詢之。則吳僕禦寇。已鬭於院中矣。將起親往。細君夙饒智慧。亟止之曰。暮夜倉卒。主人不可獨行。俄聞叩戶聲甚急。語曰。予夫受創將死。主人何獨高臥耶。細聽焉。果吳僕之婦。孝廉深恥其言。披衣起。暗中覓得一器械。拔關將出。細君又止之。弗聽。出見吳婦。持梃屹立於戶外。謂孝廉曰。主人先行。予將從往打賊。孝廉壯之。抵鬭處。賊眾十數。方捽吳僕於地。拳石交下。孝廉挺械而前。叱曰。寇勿肆虐。若不識我姜千里乎。語未竟。如有物痛擊其踝。頹然頓仆。蓋即吳婦之所為。孝廉固不知也。賊眾既得孝廉。毒手痛毆。體無完膚。孝廉強忍不嘶。眾數之曰。若即姜千里耶。何憊也。吾曹與汝無涉。乃強預他人事。比余於毒哉。孝廉始知為銜怨者。更禁口不號。賊眾爇火於灶。將以炮烙。細君聞而懼。遣他僕以金帛奉之。凡三返。始飽其欲。鬨然如鳥獸散。孝廉則已昏絕於地矣。細君方命人扶掖。而吳婦竟力負孝廉入。置之榻曰。好看視主人。予往視予夫。看猶餘殘喘否也。徑趨去。細君心頗感之。視孝廉既已能言。舉家為之額手。明日使人視吳僕。雖亦臥牀不起。而實無所苦。孝廉夫婦咸信其忠。餐以酒食藥餌。他僕即有言者。細君怒訶之曰。渠不恤其夫而顧吾夫。且一男子。誰肯負之於背。即益寵遇之。孝廉小愈。恥為賊黨笑。秘而不宣。尋亦痊可。吳僕健後。輒夜出。囊橐充牣。資用豐饒。藉主人庇廕。亦無敢言者。明年。孝廉將赴公車。以諸

僕為無用。獨携吳與二僮行。朱提論千。綵繒無算。皆付吳。以為心膂。腰弓矢。乘騅出。意氣甚盛。行未二日程。至某縣之野。林深地僻。行旅絕蹤。孝康頗有戒心。呼吳僕曰。前路險巇。宜疾馳。吳笑曰。主人今何懦耶。某熟悉此道。絕無苻萑跡。即令有之。我主僕豈無拳勇者。孝康喜其言。遂按轡而進。時已夕陽西下。欻聞草澤有嘯聲。孝康驚顧。盜已蜂起。凡數十人。窄衣濶笠。聯騎而前。謂孝康曰。姜獷。汝今赴都取應耶。囊中千金速借我。即聽汝行。不然則砧上之肉矣。汝何能為。孝康怒。即取魚服所懸者。將以金僕姑試之。矢在弦上猶未發。俄一利鏃如飛隼。直貫左臂。痛入心脾。遂不能執弓。賊因譁然大噱。迴顧之。則吳僕控弦縱馬。風馳而來。遥謂羣盜曰。大哥輩坐收成效。予為此千里駒。心力俱殆矣。眾皆聲謝。孝康頓悟其奸謀。恨恨不已。然自度莫敵。遂棄其行裝。亟返轡。眾賊逐之。孝康之騎絕駛。賊不能及。乃以其背為的。攢射之。孝康負矢而馳。雖不及顛。已森然如蝟。賊見去遠。嘆惋而回。罄其輕重。并二僮。悉掠以去。孝康疾馳十數里。馬亦重傷。不克負荷。蹶於途。孝康不知。猶奔。亦嗒焉仆地。瘡痍盡潰。項背朱殷。竟昏然不復人世。迷惘中。聞有蹄躈聲。似有羣騎馳騁而至。猶疑為追者。竊自謂弗可生也。及近睨之。騶從赫奕。中一人冕而盛服。狀如貴官。見孝康偃於路側。顧其僕曰。伊何人。僕視之。駭曰。姜孝康也。為盜刦死於此。官曰。姜孝康。當今之郭解也。且祿籍未絕。不

可令其死。乃探懷中。以藥授僕。僕下騎。以手盡去其矢。因褫其服。敷以藥。呼曰。本邑城隍活汝矣。言訖。起乘而逝。孝廉頓醒。微覺背如負芒。無甚苦。仰觀於上。則明河在天。子夜將半。乃起整衣。視馬。既已氣絕。遂踉蹌而行。約里許。遥見燈光閃灼。似有人家。疾起而就之。至則茅屋數椽。人方聚語。其一酷似吳。吳大言曰。役婦不從。吾已殺之。今函其首在是矣。又曰。一日縱敵。數年之患。汝曹何不善了事。孝廉審知為仇寇。且痛妻死無辜。憤塡胸臆。不復顧身。索之腰。祇餘一劍。乃拔而伏之排闥而入曰。鼠子何敢為此。已甚。賊衆愕然。方欲遁避。及見其孤。犀闘之。孝廉力誅一人。以創傷。不克抵敵。棄劍而走。賊虞黑暗。亦不復追。俱返室。孝廉奔竄數百步。見一小籬落。徑踰之。中有草堂。燈火未熄。主人猶夜績也。坐息未定。即聞戶內言曰。若係偷兒。即夜色已深。吾劍不屑再試矣。孝廉奇其語。因訴曰。予中途遇盜者。扶傷至此。敬求一席地。非為胠篋來也。內又自語曰。予不懼此瑣瑣者。既急而相投。盍納之。其音清婉。似類婦人。及啟扉。果屬二八處子。邀遜孝廉入。視其室。獐鹿之革。幾盈四壁。女方坐皋比而績。意不過射獵之家耳。女貌絕麗而神清。睹之稜稜有霜氣。詢其姓氏。曰顧家。小字阿惜。母他出未歸。因辟纑以待之。不然寢矣。乃謂孝廉曰。視君之面。儼然人也。視君之背。恍如新剌之豕。創深若此。何以能生。孝廉備述所遭。女忿然作色曰。不斷此輩之頭。為飲器。情何以堪。

孝廉甚壯之。女復詰孝廉何如人。答曰。武舉人。女大笑曰。以武科而不克弭盜。其如溺管者
何。孝廉大慙。女又曰。本擬往禱搴凶。為君沒忿。適老母不在。無命。不敢徑行。客既重傷。不可
耐。請即下榻於此。妾別室俟母歸。乃以畀匕為稇。請孝廉臥已。乃持藥而去。孝廉倦極神疲。
昏睡達旦。及覺。忽聞院中語曰。阿惜兒。速來褫其革。潑毛團直勞我攘搶一宵。音似壯婦。匕
入見孝廉。驚曰。虎兒亦作此犬彘行耶。予必殺之。因厲聲呼女。孝廉知其疑。亟起揖。以背示
之。且語以故。婦乃笑。視之。年約四旬。狀貌魁梧。不類巾幗者流。而睫毛甚長。尤其所異。亟敬
而禮之。婦亦答拜。出視廡下。班班然。果有死虎。女正銜刃開剝。益駭然。詢所自得。婦曰。西北
山中半夜。始獲之。孝廉知其處。蓋已負之百里矣。愈為之改容。因思大仇未雪。孤立無援。將
借助於女中賁育。乃以言挑之曰。姥居此。雖無所虞。顧寂寞。如肯遷喬。某有先人之敝廬。幸
不淺隘。似可以居。薪水某自任之。不愈於長宵跋涉哉。婦微哂曰。君不言。予亦有意。今晨入
室。見君高臥。意是輕薄兒。誘吾女為不肖者。不勝忿怒。及見君背。乃釋然。第吾女幼。不堪任
家事。予晝出。必得夕歸。今欲以之累君子。俾予得徜徉山谷間。不識肯容納否。孝廉聞及婚
媾。涕出交頤。慘然曰。姥之命。不宜辭。但室人矣貞不渝。為寇所戕。亡未旬日。此事良不忍議。
婦默然。瞑息有頃。笑曰。君誤矣。尊夫人宛然在室。何來此不吉之言。孝廉堅執所聞。婦曰。然

君姑旋返。如瑶台果須。予亦不送小妮子于歸。語未已。女遽赬顏怒曰。毋勿絮絮聒人。予自樂與母處。誰能隨一懦男子。與人爭牀第歡耶。婦訶之。乃不敢言。孝廉疑信參半。勉以壻禮見婦。婦取衣衣壻。即烹虎肉為餐。食訖。囑之曰。郎且歸。故婦若在。新婦亦將往矣。孝廉感其言。再拜而奔。一日夜始抵家。足踵盡裂。及門。視僕輩舉止如常。見孝廉退若錯愕。孝廉亟詢曰。娘子在乎。答曰。在宅中。入宅遇婢。又詢之。答曰。在室中。孝廉入室。則細君與阿惜。方對坐見孝廉入。起而逆之曰。姥來送新人。妾即知君返旆矣。履險復夷。可悲亦可慶也。孝廉始信婦言。因詢曰。家閭固無事耶。細君乃緬述之。蓋細君有爭婢。已配孝廉之僕某。以其親信畀以筦鑰之司。財賄胥在其掌握。孝廉遠行。乃令婢與吳婦值宿壺中。吳婦以計餌婢。欲令盜主貲而兩人瓜分。婢不從。且將曰不可。吳婦怒。殺之而竊其匙。席捲珍玩。乘夜而遁。及曙。細君呼婢。而婢不應。出視之。吳婦杳然。而婢已喪其元。細君大怖。亟首之官。勒限緝捕。尚無影兆。是孝廉之所聞不從者。以財而不以色。且在婢而不在主也。詰得其實。心乃安。亦自陳其顛越。閭室震駭。始知吳與馮皆巨盜。向特墮其術中耳。於是決策復仇。孝廉將控之邑宰。女獨毅然曰。此曹何能了人事。妾請易妝一行。不經旬而盜皆可得。孝廉知其能。故不復沮。細君亟止之曰。妹弱質。何堪任此。且好合在邇。俟過吉期。乃可行。女笑曰。姑留此身為異日之

娶若婚而後往。其誰信之。至夜忽失所在。門戶未啟。罔知所之。衆皆疑詫。孝廉獨欣然。始詢細君以女至之狀。答曰。自婢死。人心惶惑。搖搖如懸旌。又未悉君之吉凶。日夕縈念。昨日侵晨。忽有僕輿止於庭。謂僕曰。郎未歸。新婦來矣。妾出覷。則母女也。其母先陳婚約。次為妾言君事本末綦詳。且曰。郎亦將返。我女從茲累君矣。語畢即行。妾實不解其何自。正惝怳間。而君果至。孝廉亦述其異。因曰。此殆紅線者流。渠既去。吾事濟矣。閱五日。女果攜二僮負兩革囊以夜歸。入室笑曰。幸不辱命。罪人皆得。啟其一。則吳夫婦之首。并婢子顱骨俱還。驚詢之。女曰。妾易男兒妝。從此閒夜出。即往從賊游。盡得其詳。則皆里中無賴。與郎君有隙者。非積盜也。惟吳夫婦久居滬上。以欒人聞於時。號稱吳一椎。馬娘子。凶暴異常。近因官司嚴捕。逭跡於此。羣小依之。遂謀竄身為內應。而君乃受其荼毒。妾知其實。究未悉渠魁之所在。因以劍術動羣賊。浼其援引。俱大悅。即令一賊導妾至一墳莊。則吳與馬及二僮共歡飲。妾試之以劍。三冠皆墮。二僮力白。知為君家人。始攜之。完趙。不然亦斃於劍下矣。二僮乃述如君之神勇。衆為咋舌。爭視之。玉貌昂藏。雖香閨之秀。實不啻萬夫之雄。咸悅服。女又啟一囊。珠玉充牣。則不徒家之故物。即盜之積蓄。亦攜同歸。衆益踴躍。孝廉欲齎首赴官。且報諸盜名。女曰。不可令人知妾。且君今日。亦當使反側子自安。孝廉遂止。僅以其首祭婢。並所乘之駒。而

後痊之涵側曰。此亦足當溺器矣。後兩日。有人報官言殺死無姓名三人於某村。官以為盜而不知真盜已獲也。孝廉始與女合巹。及寢。女笑謂之曰。向從姊言。君今夕能無惑哉。孝廉深服其智。時已孟秋。孝廉以場期甚迫。遂不赴京。唯使人訪問顧母之所在。踪兆俱渺。詢之女。亦靦然不答。數月後。偶過鄰邑。遇一顧姓。問以女母詰之。并舉女之乳名。愕然曰。是此某之從妹也。先季父狩獵山中。邂逅一婦。睫長而貌美。且孔武有力。遂悅之。相攜以歸。結為伉儷。期年生一女。即阿惜。嗣因親族喋喋。婦怒。化為野熊。負女而去。今計阿惜之年。殆十有七歲矣。君之所遇。得無是耶。孝廉見其脗合。乃大喜。要以至家。使以兄妹禮見女。女亦不拒。阿惜自是始識父家。時一歸寧。兩姓竟成姻戚。乃孝廉自遭三敗。壯心頓灰。不復干預人事。人亦不知其室有劍仙。懼不再逞。此故明天啟五年事也。孝廉至國初。猶鬚髮皓然。而精神矍鑠。每語人曰。馬援傳不可不讀。

外史氏曰。太史公游俠一傳。慨盡多少偉人。究不若馬伏波畫虎一語。如晨鐘棒喝。令人猛省。孝廉以少年多事。屢遭挫辱。使非得遇仙人。其不類狗也幾希。孝廉之武勇且然。矧夫爾勇伊何者耶。

畫廊

昔有行旅數人長途跋涉偶經一廢寺小憩其中殿宇皆傾圮瞿曇之像亦約畧而知惟兩廊屹立煥然如新壁間繪事絕精而皆奇詭不可測眾歷觀之有美婦人濃妝跨虎者有粉骷髏豔服對鏡者有縛少年於桐柱而剖其心肝者有捽男子於火牀而烙其手足者有以金針剔丈夫之目者有以綉線紉良人之耳者有女首蛇身雙雙而糾纏一雄者有獅面狼牙眈眈而訶逐一雌者其衣冠者俱俛首帖受其巾幗者率意氣自得他如剝膚吸髓刲肉舐癰不能悉數錯雜紛沓盈壁皆然不識為何人所繪客中有好事者欲窮其異適有士人在側因詢之答曰此廢寺也已百年予生也晚莫能深知但聞之長者云寺建於故明正德年間有一空上人即其始卓錫者也募於邑中巨族凡三年始竣其工寺成親繪其像於壁見者攢眉香火因此以寥落僧徒皆歸咎於上人上人太息曰迷者不悟徒費婆心老衲深受其荼毒故以筆代舌言之最悉今竟褎如充耳可奈何眾以其僧也乃有親歷之說不禁目笑上人曰若輩疑我耶是本有因予三世以前為貴官廉隅自飭而聲色猶未能遠因一愛姬之故誤出人死罪以致投閒及歸田後又過聽姬言强預一訟事致遣剃面之辱雖心竊銜之然當其至前一笑回嗔至死而不悟再世為書生悅一隣女渠亦目挑而手語之往再遂與之私夜無虛夕斲喪過多遂患癆瘵不起牀褥之間猶以情詞往來未及予死早已

別嫁。予亦齎恨而亡。今世為僧。其始則非僧也。童年隨父遠涉江湖。邂逅一女鬼相隨不去。亦既油枯燈燼。賴吾師以葯救之。甫得更生。又以雷震其妖。頓化骷髏如白雪。因悟而從師。苦修三十載。禪定之中。照見本來歷歷如此。因以為愛河之寶筏。慾海之梁津。既彼岸莫登。予亦從此逝矣。言已。散其徒眾。以錫掛鉢而行。瀕行。以水一盂。徧噀兩廊。祝曰。寺無百年。廊宜不朽。人不回頭。畫難罷手。遂飄然自去。去後有他僧思新剎。惡此阿堵。欲去之。鍬鋤交加堅如鐵壁。百方莫能毀。乃廢而不修。又百餘載。毫無漫滅。非佛力而何。眾聞士人言。靡不三嘆。及出寺門。天已薄暮。因倉皇就道。後不再過其地。竟不知廊之所終。

外史氏曰。禍水厲階。自古為烈。歷覽載籍。輒為寒心。有國者且然。有家者猶細事也。然而大則殞命亡軀。小亦敗名虧節。可不慎乎。吾鄉有一巨家。擁資數萬。累世單傳。至某。幼失怙恃。親族魚肉視之。賴老僕夫婦克相主人。得以成立。年十六。即為畢姻。內人頗有殊色。琴瑟甚調。未免過於操纏。日漸羸尫。老僕深以為憂。甲午夏。某患時疫。病暴危。僕為延某名醫療治之。既得汗矣。醫囑曰。郎君先天既弱。後天復虧。今值大汗之餘。真元盡失。宜謹戒色慾。方可有為。不然。弗可救。僕如其言。奉主婦出居某家。躬親藥餌。加意調攝。不三日即杖而起。乃某正屆壯年。不耐岑寂。舉目言笑無與為歡。遂不信醫言。而思婦不置。初猶

忏悒於牀笫。纔乃見之於形聲。輒自作。王使人迎婦歸。僕沮之。怒且訶曰。若欲使我離異耶。僕不得已。迎王婦復還。深慮僨事。因命老妻伴宿。實邏守夜。分二榻使之各寢其一。然後明燭默坐。目不交睫。如是者三夕。防閑可謂愼密矣。某不得少縱。乃竊與婦謀。買酒市脯。徧犒諸侍者。而尤力勸僕之妻。不覺沉醉。昏睡無知。及醒。則鴛鴦已在被底矣。力爭之方始異牀。未及平明。舊疾大作。一目上視。血色盡枯。急延醫至。診之大驚曰。房勞不愼。內生邪風。疾不可爲矣。竟不立方。嘆息而去。僕不敢斥主婦。惟怒其妻曰。予使若守郎君。今何至此耶。因撻之流血。而某竟以此不起。甫一晝夜而卒。家資瓜分於族姓。婦亦他適。僕每與人言及此。輒流涕曰。使先主人不血食。予之過也。聞者盡爲惻然。又有宋姓行六者。服役於州郡。爲人牛馬走。有年矣。故鄉妻孥棄之如遺。年六旬。積有餘貲。又復納妾。未三月而喪其明。主人擯斥於外。同列亦多不齒。年餘貧居一室。無可聊生。僚僕爲之語曰。六娘子不狂。六阿公不盲。傳之以爲笑柄。此二事皆近所聞。因妄以論語語改數字以著戒曰。及其病也。血氣未復。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色。嗟嗟病老。固不可不戒。未病未老者。顧可漫不知戒耶。

竊妻

廣州西南鄉。有異姓兄弟兩人。甲讀書而乙行賈。乙善居積。故甲貧而乙富。乙周其不足。甲甚感之。以爲管鮑不啻也。一日。乙爲西國友招至漢口。代司出入。計非三四年不得歸。遂以家事托甲。臨行。置酒爲別。并令妻出見。以伯呼之。甲睨之。艷麗絕人。不禁心爲之動。席間强作莊容。乙頗爽直。不之疑。乙去後。甲時至其家。謬爲殷勤。久之。往來頗密。顧未有間可乘也。凡乙寄歸竹報。皆由甲處轉遞。甲因心計一計。習作乙書。以旅中不便。托甲陪妻偕來漢口。乙妻以思夫念切。信爲眞。遂偕至香港。附舟而行。詎意甲所往者福州。非漢口也。既至。甲先上岸。訪尋回舟。告乙妻曰。尊夫殊大誤事。渠於半月前。已往天津購貨。約至歲杪可回。爾我只得暫住此待之。遂賃屋南台居焉。寓中挑以微詞。入以游語。竟與之私。一住年餘。乙妻問夫何日可至。則百端支吾。乙妻漸知其詐。而孤身異鄉。絕無一人可告語。含忍而已。甲妻自甲去後。屢得乙信。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心甚疑之。因托人至香港探問其人。因鄉懸遠數月前。有船至漢口。中途被溺者。遽以爲甲所乘。即是舟也。回告甲妻。甲妻素蕩。本不能獨守空牀。既得惡耗。遂琵琶別抱矣。乙以家中久無消息。頗不可解。適西國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銀。將便道歸里。偶至南台作狹邪遊。忽遊車中。見倚門一婦。貌類其妻。回盼數回。神狀舉止皆酷肖。心疑焉。因命輿人暫停。遂於其左右覓一小茶寮啜茗。問隣左係何處人。答以

自粤中來未久。旋睹一人。攜物入門。審視之。甲也。心知有異。卽喚集數友入門詰問。則甲知事露。已從後門逸去。乙妻自房中出見。悲喜愧交集。直訴其故。乙備詢顛末。知妻誤墮術中。非其罪也。連呼恨恨。以甲爲非人。控官究追。而甲已遠矣。

外史氏曰。余嘗謂文人之無行。有甚於負販者。以其積慮之精密也。然入其室而不見其妻。甲之謀人。正甲之爲己謀耳。孰謂報施之或爽哉。

螢窗異草二編卷四終

螢窗異草三編序

夫古人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終以立言儒者著書立說必上覩千古下覩千古動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徒逞才華於淹博已也余以為文章根性情而出者也至不獲著書立說論議古今策畫時事而抒寫抑鬱之氣成小說家言則其性情大抵憂思多而歡樂少愁苦常而忻愉暫積其憂思愁苦以萬言十九而行文之時又不欲直寫怨憤必借徑於風華綺麗之詞是其經營於楮墨閒者固非若伸紙疾書之所為矣故歷一生之歲月以有著述乘著述之餘閒以成異史其書每不可多得而是編乃裒集眾多至不獲割愛將與留仙之志異隨園之神怪灤陽槐西之著錄後先頡頏則其他著作直等身耳使披閱者必卒讀其書盡帙而後快是非窮目力於數日之閒亦幾幾愛不忍釋矣故爰誌數語以為序

同治甲子仁和許康甫識於武林之徽雲仙館

螢窗異草三編目錄

卷一 唐城隍 智媼 挑繡 田一桂 瀋陽女子
晉陽生 春雲 折獄 隔江樓 談易狐
田再春
卷二 宜織 遺鉤 奇遇 繡鳥 輿中人
麗眉叟 詩妖 變鬼 續念秧 生生袋
窺井 巨蠍 梅異 童子杰
卷三 楊秋娥 笑案 戲言 銷魂獄 訟疫
秦吉了 龍陽君 范公 銀箏 董文遇
馬元芳 瓠下賊
卷四 蛇媒 續五通 玉洞珠經 阿玉 鬥蟋蟀
狐判官 鍾馗 鬼無頭 秋露纖雲 蕭翠樓
盧京 蘇琄

長白浩歌子著　武陵隨園老人評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神頎著靈佑初不知厥姓為唐也夏月某日相傳為神誕辰數百里之人莫不竭蹶奔走祠故亦甚修廣一時祈者禳者償願者賽神者雜還而來香烟絡繹寶炬蟬聯前之人甫爇於鼎後之人早拔而去之跪者弗克跪跪則人躡其肩叩者不遑叩叩則人踄其項男子長揖婦人斂衽擁塞不得前者惟望神座首肯而已且廟以外陳百貨演雜劇人更流連不去以故行者擁背立者側足氣噓成雲汗揮致雨郡外近郭有翁以酒為業而茶亦類及之每值其期恆有儒士一人素衣而美儀造肆獨酌酌已繼之以茗輒竟日盤桓於此如是者經旬往事將闌是人亦絕迹不至明歲又如之決不失時翁心驚之迨叩其姓則曰唐氏日漸狎熟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皆極淹貫翁故少讀書且樂於為善語次兩相愛重每娓娓不休一日翁少飲薄醉其人適來乃以言挑之曰視君狀貌自是城市中人曾游膠庠否邇日郡中祀神大舉勝會珠繡眩目笙樂聒耳莫不奔赴恐後而君翩遨於郊外沽飲茅柴且過此旬日又將一別經年老夫惑之敢請其故其人聞翁言忽太息曰緣

豈此乎。良有數在乎。固非人。即郡神也。此數日之行。蓋為避囂之計。豈真欲平原十日飲耶
翁訝其言。疑其戲己。因詰曰。人以神之靈。趨蹌殿庭。耗散物力。所以為神壽。而神乃棄之出
遊。豈辦香而來者。意皆不識乎。人神雖殊。不越於理。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神笑曰。予何欺
也。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不在草根木皮。雜以壇胥。而後謂之馨香也。即如翁之明虔。每
值會日。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又何嘗親詣壇墠。予始降若以福哉。翁聞神言至此。色然
而駭。蓋翁以肆事之人。因感神庇。每如此而人未知也。因信其真神。將起跪拜。神止之曰。居。
吾當語翁。夫予之遁跡於斯。實有所不能耐也。來者既多託致。至者不盡憑誠。冥冥之中。既
已洞鑒。而此曹之嘈雜擾攘。又瀆男女之防。并廢公私之務。觀之更有所不忍。況村野之夫。
值炎暑之日。汗出如漿。衣濕如漸。以經年不濯之垢。鬱積而升。縱薰以荀令之香。聞者亦罔
不掩鼻。兼之入喉三寸。酒蒜之臭猶存。果腹崇朝。穀食之性漸化。當稠眾之中。口不能緘。嚮
不能掩。氤氳而來者。大抵皆是也。將何以堪。言未畢。翁亦粲然曰。是誠有之。神曰。未也。是猶
可耐者。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閫之訓。以焚香為神可媚。以頂禮為福可邀。塗粉施朱。莊嚴
其外相。而適足以誨淫。靚妝炫服。竭潔其儀容。而不免於藏垢。升階入殿。瞻像褰帷。以五尺
之軀。隱難言之垢。白髮之婆。猶可恕。綠鬢之媛。最堪憎。其度良宵。詎免春藏玉洞。未絕天癸。

難保月淩鴻溝神之所躍者尤在於此而村姑田婦衣麻紵之裙衫清嬰兒之溲便骸垢莫浴足繭不脫其暗者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夾雜而迭作蓋惟木偶者能堪之有像即有神人且避之惟恐不亟豈神獨能安享哉因謂翁曰翁有善心壽當再歷十稔念故舊之情必令急腳相召東廡一判爾時當更易其中即翁之坐地也言已出白金一錠曰以此償連日酒值但為我宣播此語予實受若之賜且凡有廟而神者亦錫若以福矣翁猶有所干請轉瞬竟失其所在

外史氏曰偏是閨閣中人專好舁神入廟而不虞神之攢眉已久也至於舉大會賽大社則呼姨喚姊引女攜孃攘攘而來者直不知其幾千百輩無論苧蘿西子或蒙不潔即此陰濁之氣妖冶之形早令明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於以邀福不綦難乎昔京西有異僧斲二石磴晨則登絕高之峯自崖而推之徑達其麓已乃下而掇石再登再推操縱終日人因號之曰魔而欽其道行者來者接踵僧於丈夫猶見禮獨至巾幗者流則謾罵曰汝家法露面出頭直供三家男子看殺耳豈真為老僧哉味僧之言可知神之於此更有惻然於中者不止臭之不堪相逐也已

智編

舊傳燕南有一媪不知何許人蓋富家也附近有劇盜聚黨十數覘其貲夜入其家時媪已就寢風聞人言盜首與己同鄉井且少失其父母遂坦然無懼披衣起將覿逆之聆其履聲知至戶外乃操土音呼其子曰兒曹何貪睡至此若舅來竟不一迎耶盜聞而駭意猶未深信媪已自出涕泣而言曰數年不晤弟已魁然大夫奈何不一念姊令夕始來相視哉語竟掩面欷歔悲不自勝儼若骨肉重聚者盜為之動容因曰弟少不肖早背椿萱不知有姊非敢恝然相忘媪又曰弟幼時予猶歸寧後從汝姊夫遠出至此遂不得返豈意怙恃皆棄弟仙逝弟已成立如此耶言已大慟盜竟信為實然勸慰到再隨媪入室媪命婢爇燭盜復出約束其衆曰此予之姊家非路人也慎勿騷擾乃命盡屯於外媪心竊喜又呼其子出見舅其子知為盜舉股慄不得已而參謁之盜笑曰甥皆長成姊真厚福人也媪又命子婦出參舅翁時媪之中子方授室新妝出拜恍若一家人盜亦自忘其盜惟曰不知吾甥嘉禮舅竟未備一芥將如之何因呼從盜以一襲入傾囊出珠十粒以為答拜之儀媪固辭而後命婦拜受亟命其子治筵款舅大犒其從者子已心安家又素裕咄嗟素筵立辦媪與盜對酌絮談鄉俗咸中肯綮盜益信為同胞醉飽始去瀕行媪曰姊家幸有餘積弟如乏用數百金不妨將去盜大笑曰弟已白手游四海反來耗姊家物耶徑行媪與子送之門外呼嘯而返是

日也。嫗家自飲饌而外，未嘗少失錙銖，舉室慶幸，亦不敢以告人。越數日，盜又夜至，以千金置嫗榻上，曰：以此為姊壽，累衰弱弟之誠。嫗不復辭。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約值數百緡，厚賚僕婢，大肆揮霍，復與媼子歡飲，達旦而後去。自是習以為常，每至輒有饋遺，嫗家益富。人固不及知，抑且不及料也。媼又囑盜為己芘蔭，盜予以一劍，曰：綠林之豪見此，當無敢犯者。嫗大悅。後年餘，盜遠行出掠，嫗與子謀，徙其家於晉，蓋慮盜之貽累也。及遷於河東，植此劍於寢戶，有小盜夜入，見之，輒咋舌不敢肆虐。自是數年無盜患。信乎嫗之智，實絕天壤而非人所能及也。

外史氏曰：指鷹準為鸛鶴，化荆棘為棠棣，非憑此一副急淚，實以天性動之也。夫盜必甚黠，豈甘為嫗所籠絡，而嫗之籠絡，一本於人情，盜即自悟非親，亦不忍拔下面皮，況嫗有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故嫗之智，既不可及，而所以行其智者，尤不可及。

挑繡

長洲諸生郟大任，年僅弱冠，美風姿，貌白皙，而性騃愚，咿唔一室中，牝牡不知，時藝文字外，無所曉，同袍咸笑之。一日如市，見有送女者，簫鼓喧闐，實從絡繹，茫然莫解其故，以詢友，友紿之曰：兄不識耶？此郡中某家初得官，誇示於人也。生信而不疑，且素以功名為念，欣然尾

之任至其門見新婿奠雁御輪儀節繁縟心竊好之久立而不去已而彩輿復出哄然啟行微聞第中有悲泣聲生乃鼓掌大噱曰此亦大好事何感為觀者皆怪而相顧生殊不自覺翌日復出遇送喪者其狀顚髮鬅而哭益哀生愈不平謂人曰當喜而感此行必近不祥聞者無不捧腹其呆率多類此庚午夏讀書於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魅寺僧不勝其擾皆徙去同人以生痴故慫慂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懼入其室蛛網罩戶蝠糞盈堦生洒掃而處之足不窺園其讀益苦居三日殊無他異同人以為痴福遂不復勸從乃生自居寺中每夜讀輒闃有笑聲生亦不顧數夕後天氣炎熱生袒裼就月執卷而讀之曼聲長吟深宵不輟俄而閧然作響院門闢矣生愕然四顧則二婦人新妝如畫圖均衣薄縠各執白紗小扇飄然竟入生不以為意誦如故二婦逼近生身戲以纖指撫其肌笑曰個而郎體固如玉哉言之似甚垂涎生若不聞讀倍亟二婦捫搎良久見生漠然反斂手抱慚而退出門忽不見生亦莫之訝祇曰山寺夜深何來女娘指爪且尖瘦令人頗不耐言已掩卷欲寢旋又聞人聲其音較細笑曰予來視郎寢未入則一女子年可二八綠鬟纖鬆紅腮帶豔白身無寸縷掩笑立於生前生視之容如花綻膚若脂凝亦冥然不為動念但笑曰汝效禰衡以清白之軀傲我予予體亦非不潔者因將已裩與之對立皎然如雙舞之鶴女反羞縮障面自返自語曰若

人只合偶痴鬼。當今挑繡來生言笑自若。徐徐着袴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玉之白。拂榻就枕。了無怖畏。其愚誠不可及。詰朝無訪戴者。生仍安於肄業。及昏驟雨滂沱。砌下水深尺許。生方篝燈展卷。復聞笑語紛然曰。予等送痴婦來伴痴郎。幸勿再勞壁謝。生於燈下瞻視。則客夕二婦更偕數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則既衣裳楚楚矣。衆擁一少艾者近生曰。以此為若婦。若顧之乎。生亦莫之拒。反詰曰。婦之說予殊不解。衆曰。達道之三。非夫婦耶。生即取書翻閱一周。恍然曰。是誠有之。予為夫而渠為婦。其此之謂歟。衆因哄堂大笑曰。然。生遽呼少艾為婦。絕無所虞。惟曰。予正讀書。欲究臣子之道。夫婦之義尚未暇及。學不躐等。汝曹可仍將婦去。衆不聽。嚶嚀一聲。青衣數輩自外入。肆筵設席。强生與少艾並肩坐。飲以合巹之杯。縮以同心之帶。生熟覦少艾。容光如珠玉之潤。體態若花柳之妍。心頗愛好。慨然曰。得婦如此。於願足矣。少艾亦絕嬌痴。毫無靦覥色。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且笑曰。予夫忒無賴。予身幾被看殺。又語衆曰。予夫即若夫。胡不均此一杯羹。而使我一人獨享耶。衆皆笑不能仰。大禮已成。衆始列坐。浮白痛飲。諧謔甚歡。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四目交注。不飲亦不食。吃吃憨笑而已。衆呼少艾為挑繡。生亦呼之。杯斝之側。猶以一卷自隨。時復呫嗶曰。夫婦之義。予當與繡共參之。須臾二鼓。衆皆半酣。起曰。新人夫婦當合歡。我輩且退。遂紛紛俱出。旋有二

人復返，曰：小兒女未諳情事，予得代為操持。乃為生展衾襆，掌二人衣，使皆登榻，以手撫其枕曰：今夕共此，明年抱子矣。語畢，含笑而去。疾雨烈風，亦不知其安往。生與繡並頭而眠，究未解床笫之事，上少卧即起，曰：夫婦有別，予不可以無禮。乃向東而坐。繡聞生言，亦起，西向而坐，瞑目存息，莫通片語，倦極思睡，倚壁鼾然，睫甫交，而東方明矣。蟲飛薨薨，衆又早至，入見生繡垂頭對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蚩蚩者果無情耶？繡見衆入，即起離榻，欲從之返，曰：悶殺阿奴，與夫處，固不若與姊戲也。衆又粲然曰：婢子亦太憨，生汝已有夫，從予歸將奚為？繡乃垂涕不已，嚶嚶作小兒啼，衆匿笑為之整妝，事畢，自去。繡自是在生室中，日為生縫衣履，主饔飧，瀹茗煮酒，迄無倦容。暇則掘土和泥，學為兒戲，絕不類閨閣成人。其所作多玩器瓶彝罇鼎，巧擅人工，亦未卜其所用。生並不詰，誦讀如常，而自與繡處，雖盛暑未嘗露臂，相對如賓，繡亦如之。夜即共卧一榻，而東西異向，恆虛其中。如是者數夕，未及於私。生固寒士家，惟寡嫂，因僦居於外，旬日一歸省視，出即遇友於途，詢生近業。生遽曰：兄宜為我賀，學有長進，邇來又悟得夫婦也一句意義。友驚問之，歷歷數陳，不少諱。友素與人忠，亟曰：此係鬼狐能為人禍者，君宜速避之。生猶未達，惟應曰：諾。遂不復往嫂處，遄歸寺中。入室即謂繡曰：友言婦為鬼狐，其信乎？繡炯炯相視，無一言。生取書證之，至鬼神無形與聲，大恚曰：友

誤我此固有形與聲者又讀至狐狸食之益恚曰友欺我此固不能吠人者因不復信友與繡處如故乃自此友皆與聞相約偕來以覘其異入所居繡適不在內以詰生生又詳言之友乃堅請一見生曰適往後園移花少頃即來矣未幾果至以紅巾冪首貯花于裓珊珊而來衆睨之神仙中人也繡見客絶不驚避委花地上踞坐而以手植之旁若無人衆見其衣有縫其形有影且不匿踪銷聲亦不敢臆定為異類坐談至夕繡亦不時入齋但不與客交言中饋之事固其所司也客去而兩人相歡仍如往日友有善謔者一日謂生曰兄與尊嫂處亦同衾處否答曰未也友笑曰奚為不同生曰予讀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況衾乎友赧然曰嘻君誤矣夫婦非男女比也詩不云乎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同衾胡為怨其獨旦耶生即莊容謝曰謹受教歸而謀諸婦曰友令我與子同衾子其勿辭繡亦無難色第詢曰書有之乎生曰書不言而詩則有之盡信書固不若信詩也是夕遂合被而寢而衣縷各未去身轉側殊多不便生晨起即詣友處相告曰過聽子言使我永夕不能寐友詢之以狀對友又笑曰同衾而不去衣猶異衾耳子焉能寐生駭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聞也友因紿之曰子不善讀書宜其愚也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袒裼裸裎於我側故由由然與之偕袒裼等字皆去衣之謂不如是寧能由由偕寐乎生亦笑曰審是則雖字與焉能

句也。皆何文耶。友亦忍笑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適遇他事歸已昏暝。不及閱書。又謀諸繡曰。友令我去衣與予同衾。其可乎。繡始有難色。又諭以書言若何。生數曰。讀書而不明句讀。從前皆浪擲居諸。徵友言。吾不知也。乃强繡盡解其衣登牀覆寢而寐。膚肌交擁。神魂蕩然。遂熟睡達旦。明日遇友。即謝曰。君言不誣。黑甜鄉予既近之矣。友曰恐子未近溫柔鄉也。生復詰曰。溫柔鄉猶有異乎。友乃緬陳居室之道。生聞之。津津入耳。惟曰。夫婦大倫若此者。無乃褻甚。友笑曰。君又未讀易矣。大傳有云。夫婦媾精。兒女化生。不然。予之先祀且幾斬。生矍然揖曰。僕甚愚。見不及此。非僕也。敢專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賜。言訖。茫茫然歸。友又為之絕倒。生入寺。天猶未夕。即又謀之婦。便共寢。繡曰。晝可寐乎。生曰。晝眠夕寐眠與寐可也。繡從之。生如友教。甫一合。而繡即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殊不懷好意。予不再與夫處矣。生又堅持之。繡不勝其創。泫然淚下。生素未覩此狀。悱惻不忍。力少縱。而繡逸。生裸逐之。倏忽不見。方呆立。而他友適來見。即大笑曰。是何形狀。生正色答曰。予欲與婦媾精。以延先人一脈。此亦倫常中要務。君何哂為。友不禁鼓掌。强之入室。俟其衣而後坐談。既晦乃去。生既失婦。不勝懊悶。已及漏下。前之衆婦復來。擁繡入門。笑曰。若我家妮子。情實不甘生朗然應曰。昔未婦予。汝為政。今已婦予。我為政。不甘將如何。婦皆喜曰。痴兒亦甚強項。乃

並力納繡於襆。顧謂生曰。適逃者既已還君。再遁勿予問也。釋手而退。生闔戶解衣欲與繡狎。繡退且不敢復近。生强之。鵑血啼紅。倍極呻楚。迨至芙蓉露下。夫婦俱有味乎其中。生乃怡然曰。予今日乃識此真樂。自是無虛夕。繡亦漸入佳境。不再如向之推拒矣。生既與繡爲歡。自謂佳趣過人。輒道之。聞者皆目笑。偶詣嫂處。言之綦詳。嫂之兄適在座。艴然色變曰。是何言也。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豈嫂獨不可談耶。竟恬然不以爲怪。後因繡有娠。謀徙於家。繡令生盡將所作者移歸。嫂見之大棨曰。予家宛若奩具。乃如是之豐。繡亦不禁嫣戲如故。而事嫂維謹。明年繡舉一子。家益赤貧。繡命生以泥器如市。索價甚昂。嫂又以爲病狂。生至暮竟携千金以歸。而貨猶未售其半。始大驚。視之乃古銅也。嫂由是奇繡。而生與婦亦不再痴。連舉三雄。家益巨富。處五年。繡忽辭去。曰。夙緣已滿。當別矣。生驚詢其故。答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以痴故見棄於人。鬱鬱以死。賴諸姊妹以術授予。漸覺聰穎。而痴情猶未盡絕。因以冥數與君配合。今將轉輪往生富貴家。望君勿以妾爲念。生詰其何所術。而不答。顰眉曰。再來人似不必相識。輾轉而殁。化爲淡烟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屬其嫂。遨於湖湘閒。不復言娶。究不知爲繡作合者。爲鬼爲狐。每以未及問繡爲憾。

外史氏曰。痴者天全。以其痴絕無所欲也。故雖艷質當前。淫妖觸目。而彼無見無聞。其此

賀地可以仙可以佛並可以聖賢所全不亦大哉乃自燕朋失志導以情關後遂不能復痴如此之反最能壞人心術切宜遠之在人以為救痴之藥石予以為禍生之疢疾良不可不辯。

隨園老人曰刻畫痴狀筆筆如生而一管寫二痴人尤擅絕技吾每望而畏之

田一桂

田一桂大梁人父為洛中陶朱至一桂始中衰然猶擁萬金之產里中單寒之族莫敢望一桂幼失所怙惟母在為聘於同邑巨家岳盧姓女名四孃天姿綽約人也一桂年十七即行親迎四娘色既殊尤兼饒機智當新婚之夕即心竊計曰富室之兒驕傲性成非有以縛束之少縱即逝矣於是溫柔旖旎之中別寓峭厲稜角之意拒之而不峻拒予之而不輕予覘覘之餘微加以色笑柔順之內隱示以端嚴而或推或挽忽送忽迎女兒情性令人不可捉摸只此一夕丈夫之氣既奪已三朝廟見婉嫕倍於尋常且善窺姑意候其喜怒察其心情視寒煖潔飲食孝婦之名以著又善處戚族間無纖毫失禮人因賀一桂為得賢助獨是當閨帷之地操縱良多自花燭以後晝遇一桂從不以笑語相通行必異路居必異席若反目者然及夫寢門已閉一室燕私一桂言或涉邪則必正色規戒責其輕浮甚至泣下沾襟自

嗟薄命。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粉澤無輕沾之日，衽席甫就，笑面即無，衾枕雖同，羞容時有。較之結褵之始，殆有甚焉。至一桂絕望欲寢，則又絮談家事，故攪其眠，隻轉腰肢，陰破其睡。洎乎蝶夢難成，花枝欲戲，又必強而後可。而繾綣之下，倍極綢繆，柳既宛轉迎風，雲更低徊戀雨。一顰一笑，盡態極妍，使一桂得之不易，舍之實難，其顛倒于情中，不可言喻。四娘又善於修飾，每以晨省為名，盥濯絕早，恒呼一桂與之偕。既起，令坐於側，觀其梳裹，間或使之掠鬢，或役之簪花，雖不必代畫眉嫵，而朱粉之濃淡，釵鈿之高低，無不含笑與商。及昏復如之，益窮艷冶，髻則散挽濃雲，更添膏澤，容則淺勻臙玉，另染鉛華，雖不副笄六珈，從未慵妝草草。至此必命一桂捧鏡於前，已乃徘徊顧影。值深宵密室之中，當銀燭金釭之側，見此麗人，遇此韻事，即以宋廣平當之，鐵石心未能不動，況一桂乎。以故房帷之愛，惟恐不深，積漸而尾大不掉，四娘之威，乃日肆。初一桂之迎娶也，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婦人女子，所以挾制其夫者，以色故也。君少年不免好色，但莊以涖之，正以率之，可以無患。若狎暱無忌，則婦綱將倒置矣。一桂不能從。彌月後，以事觸怒四娘，面有爪痕，祝見之，即笑曰：好色者果不免此，曏從予言，何至於是。一桂殊不介意，歸且以之語四娘，四娘甚恚。適祝來過訪，一桂呼茶，四娘以飴和椒，塗其琖使餉客。祝不知，徑啜之，吻若膠黏，且麻不可耐，及視其器，始悟四娘

怪其言將使學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耳大笑而去後亦不再嘵嘵來幾一桂之母卒四娘執喪既畢乃自言曰吾無蒸梨之小過渠即欲出之無名矣由是益横一日以烹調失節遭怒一桂突以羹椀擲之曰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一桂幸未被傷嗣是庖人之職恒親臨之而稍有不潔不甘四娘輒取以飼犬兼碎其盛且自此四娘之室數夕不容鼾卧矣一桂甚懼惴惴焉惟慮䡾攖其怒然遇脱輻之頃猶常反唇相詆未遽至俯首帖耳也四娘每不平以為籠絡未至復借端與之爭自茲竟不再與言及夕亦納之不至如前之閉門一桂心竊喜及入室中早已别設一榻以朱繩界之偏懸和鸞一翮之卽洋洋盈耳復命婢值宿廊廡有聲則告警不言則答婢亦莫敢不承四娘既安置一桂訖乃自明燭晚妝倍加塗澤蘭膏之氣盈室襲人及寢復較前孜曠遑花換瓣不必燈昏玉樹流輝何須月皎繡帶有親鬆之日錦衾有緩覆之時此皆數年伉儷未經閱歷者一旦遇之當亦情不自禁無如鴛鴦枕畔白刃雙横凛不可犯四娘又怒目言曰予既拚此弱質偏無恥者鑽穴踰牆縱不戕其生命亦必殘其肌膚誓不再與薄倖兒同眠此榻一桂備聞其言不禁惟怯雖摇目蕩心無敢妄動隨分獨眠轉側未安四娘忽若驚覺伏枕偏覷曰鈴似有故予不可疏於防閑竟不索衣而起繞室巡行其所以射入卧者之目而儇以動之者當非一肌一容已一桂果大動

亟起而就之視其腕則森森霜鍔猶然在握遂懼不能復前旣而見其復卧且嘆曰遭際狂夫使我心悁不然值此良宵斯時可以同夢矣言已似有欷歔之聲一桂因以怨艾反不答四娘而自答無何夜風入牖鐸韻微敲戶外即羣呼曰室中有寇一桂亦不覺失笑四娘仍前周視良久始眠又戒羣婢曰人行則鈴必大震尔警固不必告也但宜瞿睡勿偷安犯之撻無算婢皆敬諾四娘徑滅燭熟寐益料其夫無斬關之勇也如是三夕一桂不能復耐俟其巡視即長跪於闥中哀懇曰予知罪矣盍貰我使得同衾乎四娘弗之顧一桂俯伏不起詞益卑漸至於流涕四娘稔其誠服乃數之曰若以男子而凌虐一女流疇能與若抗衡也如欲復合非從予三事不可一桂請其說四娘曰予性不耐繁言但能無動手無動足且無動口而已予豈多求耶一桂究不能解四娘始為剖晰曰若夙昔亦旣帖服獨恨若怒即弗恤耳嗣後小杖則受大杖弗走無挽戈奪戟之心呼之即前麾之不退無突圍破陣之念至于齒牙之際為害無多唾面可以自乾惡聲不容或反果能兢業如斯且老死而後已予當不念前愆收若同榻否則此生不必奢望一桂唯唯受命堅以自矢四娘乃語婢使退盡撤其懸鈴一桂與同寢處是夜極意歡洽一桂樂甚譬之枵腹之夫忽遇閶門大嚼嘑爾蹴爾又何能不受不屑哉自此奉法惟謹尔有所犯四娘即呼婢笞之固強忍不嘶也四娘或加

意辱之亦跬步弗移也呼之為牛不敢應之以馬詈之終日不敢費之片言而巾幗之勢益張衣冠之氣盡矣其流極不可問矣一夕四娘以事怒一婢縛之於楹以雄狸實其襠中而痛毆此狸狸怒以爪傷婢股間及私處幾無完膚血流至足褶袴盡殷婢號呼惟求速死一桂不忍從旁解以婉言四娘益忿遽褫此婢之裩冒于一桂之首狼藉面目餘血沾濡一桂弗能堪究不敢與較亦含笑受之翌日出過其從弟憤訴之弟因戲曰嫂之性淫兄必欲報復之必也枕席而後可一桂遂赧然不語四娘聞之輒笑曰我固水也阿奴火攻真出下策矣是夕仍與一桂異榻防禦如前已亦不再妝飾洗粉滌朱儼如嫠婦及臥恒以線密縫其衣至旦而後去之且曰渠敢輕戲我我豈若渠家小娘子終夜而無饜足者守貞經月一桂不能近身而又密於防閑晝禁遠游夜慮潛遁一桂遂大窘託故少出又以告弟弟毅然曰兄無深慮待弟親往說之徑詣嫂處見四娘即太息俄又長笑四娘喻其意佯問之曰叔何前悲而後愉也叔曰予聞兄嫂異處宗祀將斬心是以悲詰曰然則何為而笑乎叔曰予不揣欲為吾兄置妾而虞阿嫂弗容今嫂既不再當夕可以成吾之志能無喜也四娘忽笑謝曰得叔如此田氏之幸也但宜早為之阿兄急不能待矣言已徑以他事相語色甚溫和弟退而大悅即言於兄且以重金為覓妾旬日得之一桂初猶首鼠四娘反正言慫恿以勸其

成。及迎妾入門。四娘忽靚妝受禮。堅令侍坐于旁。一桂諦觀其新孔嘉。究遜其舊遠甚。獨值飢渴之餘。勢不可望。而思寵得之。亦甚欣慰。乃四娘親起引妾入室。使更衣。周身皆易以新者。衾褥嶄然。即命同居於內寢。不以側室相處。一桂不可。則曰。予以退閒。明日。即以家政相屬。使即居此。容予長齋繡佛。亦人生一大快事。若不必故為撝謙。一桂雖疑之。而得其洗心嚮道。亦知妾背上之芒。遂溫語數四。四娘曰。予倦矣。若不必在此絮絮。徑起下帷。解衣安寢。而故留燭不息。以俟其望。夜未半。一桂果來。蓋艱難納妾。如獲百朋。及緩其衣。拈氣味。如鮑魚之腥。而下體尤甚。既不可堪。比入衾裯。又復如是。一桂不禁欲嘔。亦不及詢妾。裸體而奔。室內別無床。因就四娘。而獨慮其醒也。披帷伺之。鼻息宛然。亟啟其衾而入。覺溫香如薰蘭麝。撫其體。又柔膩絕無寸縷。情不能禁。將習抑之狼狽。瞑若驚寤。大詫曰。予有利劍。賊何膽巨如此。一桂因白曰予。四娘笑曰。若何無厭。豈是宜新花向雨。又肯覓此枯枝耶。殊令人莫解。一桂乃以實告。四娘曰。予既微聞之。但思薰以百合。蟯螂亦或可抱耳。微哂而罷。亦不甚拒。第一桂欲為歡。則辭曰。予以淫為人譏。萬不敢再萌邪念。暮夜倉卒。容他半榻。亦過矣。他事決難奉命。一桂不從。以力相強。四娘始容納之。而久別新婚。不獨一桂醉心。四娘亦情蕩。惟所納之妾。捱此長宵。亦覺床褥有穢氣。知為正室所算。垂泣而已。無敢言也。晨起。一桂欲

遣妾四娘止之曰如斯磁物焉能別嫁將凍餒死矣予家猶或可容耳因覩其華衣命主滌廁之事少惰即以鞭扑隨之妾遂無復人面四娘與一桂歡好如初而法之峻厲猶昔一桂失新猶幸得舊亦以天命自安數日後弟來省兄嫂一桂適他出四娘與叔語偶詢及於妾四娘即紿之曰承叔作合新人頗得意但思家不置須叔一臨慰之叔信之應曰諾有頃叔歸四娘隨以詰婢誑指曰此即如君之室也叔乃傾憶嫂言命婢導以入中甚黑暗忽有婦人自內出面目黧黑衣更藍縷視之即兄所納之妾駭而致詢妾未及答四娘俄自外掩入詈叔曰若以誘我若何淫盜兄之妾耶叔大慚趨出四娘遂毒毆其妾使招姦狀妾不能支竟誣服一桂返四娘以為言且命妾證之一桂怒竟絕其弟妾亦轉售於人以是知四娘之留妾正所以魚肉其叔也明年四娘忽抱恙淹苒床蓐竟以不起而值屬纊之時猶力疾自起對鏡一桂在旁偶不謹即以鏡投之呼曰天予不仁何死我四娘使懦男子得志也言未及終嘔血升餘而卒亡年祇二十有六焉婢嫗之畏威者甫敢言其隱事蓋四娘賜妾衣衾皆以魚腥曝乾為細屑散置絮中而錦繡襤褸倍加增益侍者皆見其製作第不敢告人耳一桂既釋重負旋即續膠亦里中巨家女貌既遠遜尋又同然一桂習於懼又懦不能飾亦鬱鬱而死希年之婢實出於田每舉其概以告主希年又曾分杯羹知之最切以故里人哄

傳其詳如此。噫。㚷娘其女中操莽乎。何弄夫於股掌之上。而不可測度也。

外史氏曰。天下好內之人。未有不懼內者。維其好之。故人得以中之也。漢成不納歌者。何以燕啄皇孫。唐高不嬖才人。何以武移唐祚。以天子之威。不能行於宮闈。要皆好之一念發之耳。況夫人生授室。非當情竇初開。即值寒窗久寡。其欲之也汲汲矣。故其始也。寤寐反側。其既也。琴瑟鐘鼓。由是婦不必才。而以為才。婦不必美。而以為美。即以孟[illegible]道蠱語之。彼固笑而未信焉。既寵而未能不驕。既愛而未能不縱。婦必以敵體為詞。夫又以如賓可法。其初小有言。隱忍受之。其後大無禮。度量包之。而獅子之吼可試。牝雞之晨無妨已。詩或難堪於眾矚之地。有觸於羞忿之心。未嘗不忿而思逞。少戢其咆哮之威。無如婦怨已深。夫情已動。黃昏人靜。難當紛界啼痕。黑夜燈殘。詎敵簧生巧舌。於斯時也。男兒之剛腸已輭。能不折五斗之腰。女子之煞氣頻添。能使屈千金之膝。已而嬌嗔少減。被底猶恃割雞威怒。已迴枕邊。尚須插血誓曰。夫婦之恨不隔宿。非婦之無恨也。實夫之不敢恨也。其險阻艱難有如此者。其孰敢輕於嘗試也哉。是以訶責擯斥。不甘於父兄師長者。獨忍於室內之佳人。姍笑怒罵。姑聽諸鄉黨州閭者。尊媚此閨中之少婦。苟具肺肝。何以至是。原其弊。惟好之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懼之也亦深。不必玉軟香溫。惟慮迷桃源之路。不

必花愁柳怨，祇憂閑月夜之門。那以小信小忠，卿獨憐我；更有扶賢挾貴，我最違卿。迨至理繡窗前，小試鴆盤之毒手；漸且合歡床上，痛遭鬼母之沉椎。麟夢無徵，庭堅不祀。螽斯有詠，周姥羞聞。全軍既已盡覆，捲土詎敢重來。然使才美盡如四娘，懼之猶可解也；獨奈何遠遜四娘者，而亦愛之如一桂，懼之如一桂也耶。

瀋陽女子

瀋陽一女子，年甫及笄，貌美，而且祟於狐。攝其精氣，日漸羸尫。父母甚憂之。郡中有趙三公，精於驅邪之術，自言得之仙傳。其法以銀鍼五枚，以次刺病者手爪甲及其拇，怪即哀號求生，與之約而後縱之，無敢再犯。疾亦尋愈。趙故世家子，且樂於為人療治，絲粒無所取，行之有年，人益重而趨之。女父耳其名，具卑禮延之至家。乃趙未入室，怪即附女體，言笑自若，謂人曰：久聞趙三爺，今日姑面試之。趙聞而恚，排闥直入曰：死老魅，既知趙某，當遠避。女作狐言曰：敬來觀君絕技，何避為？趙益怒，嘗詢家人，知怪之與女稱姊妹，稔其為雌，遽出針來刺女子手，貫其一指，血出如濡。女猶呻吟而笑曰：技止此乎？余固無恙也。趙愕然，知其非常，復貫其二，女色變，似不能堪，而盛氣猶未相下。趙又取針將貫其三，不禁大嗥曰：予與若無郄，今何故欲斃予命？趙笑曰：若既惜命，何祟人？不顧而針猶未貫革，女即宛轉哀鳴曰：予不敢

矣。趙曰。不敢。當去。女發諸趙。令設誓。始去其針。室中猶聞狐語曰。可惜可惜。徑去。女亦仆。趙語女父。使延醫療。以藥餌已。遂退。踰年女既痊可。趙有子未婚。徧閱都城。無一當意者。因於病室見女。以為佳婦。乃倩冰焉。女父感其舊德。欣然許諾。親臨成禮。伉儷甚歡。翁姑亦甚愉悅。未及旬日。女疾又作。且發狂。倍於曩昔。嚙趙子肌。無完膚。趙適他往。家人莫可如何。乃閉諸其室。及趙歸。聞而笑曰。日為人驅賊。今賊反入吾室矣。亟往治之。女見趙。怒目如炬。嫚罵曰。死老畜。若遣我去。乃以女歸汝家耶。予情實不甘。縱死不容汝得婦。趙頗內慚。乃溫言遣之曰。汝有誓在口。血未乾。何自背之。女懸跳如故。且醜詆曰。汝欲去釜底燼餘耳。不然天下多女子。何獨屬意於若人。趙因大恚。治之以術。女三指血殷。詈猶不輟。趙忿然作色。取針刺其無名指。女方斂戢。曰。予知汝矣。幸宥我。趙思怪絕悍。且患在室中。必剪滅而後已。遂叱曰。汝反覆無信。今日決斃汝命。不少貸。女百口求生。嚶嚶惟呼趙三爺。誓不再犯。趙毅然弗恤。又以針貫其五。女髮盡上豎。張目直視。大詬曰。五百年基業。壞於崇朝。趙三。真狠心哉。然為鬼。亦不容汝。言訖。三踊而踣。趙亟命人索之。得牝狐於積薪之處。巨如初生之犢。毛已蒼黑。針在其右爪。口吻盡赤。而死矣。趙令褫其革。以藥醫女。女乃復初。第自行法以來。未嘗殺一物。今以子婦故。而斃此狐。心實怏怏。因未幾遂病。漸無起色。狐又不時來牖外涕泣。而詈。作

鬼聲向趙索命家人恐怖不敢宵行趙愈急狐亦愈縱室中財賄無故自亡笥内裳衣無故自燬延及於所藏券契票成煨燼若以馮雖自居者而狐既為鬼鬼又為狐趙術亦窮於所試矣無何趙卒又祟其子子亦亡家緣日以消耗煢煢姑媳至今猶存則已貧無立錐之地人每述而歎息之

外史氏曰趙不為子納婦狐必不敢復還妖由人興實由心生也以公始以私終而又恃法以祛之狐不死固不甘心狐即死寧肯瞑目哉泊然寡營神欽鬼伏又何畏乎如鬼之狐更何慝夫死狐之鬼

晉陽生

晉陽生者其始非即晉陽人也乃翁宦游於太原納妾得子取古人以地名名之意而字之曰晉陽生生既生於晉育於晉飲晉之泉食晉之粟聲音笑貌遂無一非晉即晉人亦忘其非晉矣年甫十二而父歿以未秩且薄於宦囊遂不能歸因家於晉之榆次而寄籍焉生性佻達不嗜書及長輒出與無賴游母不能禁乃出私蓄百金使販于他省命之曰汝父宦位雖卑亦宦也汝今弱冠未授有室余心竊憂之第我異鄉人此數恐不能得婦今以與兒權其子母如貲三倍可出歸為汝納聘不然將鰥此一世矣兒宜好為之言已為之治裝遣

之行生承母命欣然發軔里人有顧二者售貿易於京因與偕往生意在得婦每事斂束
無少縱顧怪之叩曰若素豪爽今何拘拘若守財虜豈眞以慈命爲重耶生覥然答曰否否
予母將以予金爲余娶婦而慮其不敷故遣予賈以勸好事若出而浪費致少贏餘則寒窗
之寡將不止於十年吾故愼之顧既得其詳茂生孜計乃撫掌笑曰迂哉子也吾未聞臨渴
掘井而能速飲者以子之年正當撫而有室今乃長途跋涉冀得蠅頭以圖鴛侶予恐元霜
未搗潘鬢將星老去劉郎誰能以桃花付汝乎生瞿然亟請其說顧曰子以微金往謀重利
縱使糴賤販貴不過什一而止耳若欲倍之必俟十稔而後可子能待之乎生顰蹙曰不能
子將何以教我顧曰子之志在伉儷原無望作富家翁何爲徒取勞瘁距此數日程其地爲
清風店實多佳麗且娶一婦祇需數十金衣飾一惟子命予至彼處擇其可者而聘之婚而
後歸儼有家室不愈於長途之役役耶生信其言乃大喜曰早我十年婚嫁者吾子也若從
母言幾悞予事遂益與顧謀終日津津不離齒頰非姻事弗言比至其地顧止生於傳舍不
令窺戶已乃與熟識者聚飲於市日晡始反命報生曰事諧矣某家有女色絕麗予浼所親
與其父母言約以六十金爲聘釵釧衣裙廿數在外以子在客即贅於其家彌月後偕返故
里敬俟吾子金諾佳期當訂在明宵生喜甚亟起拜謝如其數以予之惟求一面以安寸心

顧悵然曰誰家閨閣竟使路人輕窺哉予以麗人許兄豈其相誑者生遂不復言顧懷金去
有頃引一人來年甫成童貌極狡好云是若人之弟生熟覩之心神飛越與之歡然講禮訂
約而別顧笑謂生曰摩厲以須其妹之美尤遠勝其弟也生益信之再拜而謝翌日顧又令
生出數金為市衾褥嶄然一新生之所存遂十無其一矣至夕顧先以臥具往然後引生同
行既至視之屋宇低矮而修整異常生既初涉江湖絕不知其為狎邪處入門即有翁媼承
遮呼生為貴客而不以壻稱生以其土俗不之疑欲執子婿禮翁媼皆固辭延入室中酒胾
羅案顧少座即行謂生曰明晨欲來扶頭今夕尚未敢相溷生亦不解所云挽留弗住歸即
束裝乘夕北遁杳不知其所之矣生送顧返室翁媼亦避去旋有美婦人袨服靚妝年可二
旬餘掩笑自外入生以為妻之姑姊揖遜而後坐婦獻酬自若狂蕩不類良家生始疑酒酣
婦以美目盼生備極狎昵生對之反覺汗顏呆坐如木雞婦遂時時竊笑已而漏下三鼓婦
不言歸生漸不能耐遽起曰翁媼安在敢請新娘子即此合歡婦笑曰家無姊妹即妾是已
郎猶未知耶生驚愕曰若一婦人齒且長烏足以當此婦曰章台之柳適與為佳君何過於
苛求生大恚曰予以八十金娶婦不可以此言相戲婦亦正色曰閫金五星尚在予袖君何
以此言誣我生始悟其落局厲呼翁媼寂無應者婦乃笑曰郎毋躁事或有由此地南北通

衢如妾等錢樹子。不可枚舉。今晨君友辱臨。言君客途寂寞。無以為歡。命妾相伴一宵。明早即行。從無婚媾之約。況妾自有夫。又誰敢以綠巾移贈哉。生又問翁媪何人。婦曰。皆君友浼來承應者。君友既去。渠亦潛歸。實不知其焉往。生益驚。不再詢。婦隻身而奔。及歸旅邸視之。室中一空。顧不見。再趨婦所。門已下鍵。不獨美人化為彩雲。并己之衾枕餘貲。俱已携歸別岫矣。生乃大恚。而諸人姓名寓所未悉。因思顧必赴京。盍躡其蹤追襲之。庶得而甘心焉。於是奮不顧身。宵行十數里。天已達曙。倦極小憩道旁。忽見一蹇叟襆被蹀躞而來。瞥覩生貌。若甚驚異者。遂顧之言曰。不肖子乃竟在此耶。生聞之怒甚。將飽以老拳。而念其耄不忍發。惟瞠目注之。叟操西音曰。汝之橫逆猶昔耶。雖然。子之腸幾為汝斷矣。語已泣下。生覺有異。遂偽為悚懼。拱立不言。叟又嫚罵曰。畜產無須喬致。可從予赴省。代紀肆務。明歲與汝偕歸。生竊為誤認。乃委蛇從之。故為追悔之狀。代叟控衛。徐步而前。叟心悅。於路絮談家政。喁喁若父子。生本晉音。叟故不疑。而生遂謂他人父矣。迫至保定。止於北門之錢肆。生於此已得其詳。蓋叟亦顧姓。世為平陽富家。生子游蕩。屢戒不悛。父逐之於外。三易春秋。思之綦切。而竟弗歸。前遭生於途。耳目口鼻。無一不酷肖亡人。遂目為己子。而復收之。携歸肆中。寢食與共。生亦狡獪。更乘機附合之。遂無人識為它姓子。居半載。叟得家郵。讀之色甚不平。閱日。呼

生至寢室與以三百金語之曰汝岳近有信來言汝數年不復將以女他適汝今可亟歸以金與汝母畢汝姻事俟明春再來經理吾視汝醇謹勝前愼勿再萌故態則家門之厚幸也言訖又出寸函曰榆次有汝從兄行二名某者鄉因汝浪游族中公議以渠承嗣今汝既在膝下可以此書覆之亦係要務汝勿憚於馳驅生一一領諾聆其從兄之名實即所偕之顧二私心竊喜又兩日辭叟啟行即策叟之前驢仍就故道途次自計曰欲歸叟家而不捨在金且慮春光或洩勢難存身因決意旋里行及邑境距家僅百里雨驟驢不得前乃止於村舍主人出見客衣冠樸實面有愁容及與生為禮又極盡東道情生心惑之主人辭入即聞閨中詢言曰渠既薄行今得此人盍可夫也有間主人復出謂生曰聆君土音實吾桑梓似此青年曾諧鳳卜否生不欲詣平陽因答以無主人大悅曰婿在是矣亟入以一襲出啟之衣雖韋布皆新製甫成者主人言曰家有息女貌頗不陋欲以侍奉巾櫛幸勿峻拒生驚喜出意外略為推遜遂以婿禮見翁主人曰本宜少緩俟擇吉期但為匪人所紿嘉禮濡遲至今貽笑鄉里心所不甘請即以今夕成好合遂以衣衣婿生亦不辭主人又馳召戚族徧邀鄉黨鼓樂旋集花燭頓興生恍惚如夢而究不得其所以見字之由也入青廬女有殊色而齒微長於生及夜定情兩相歡洽女忽長歎謂生曰予不意失顧而又得顧也時生猶冒叟姓

女固云然生正懷疑因詰之女曰妾自彌歲已許字君之同姓行二者其人久出為商前歲一歸又不完娶父促之顧反怨悵客夕有書來言將在京娶婦徑絶妾婚父甚怒適君辱臨遂毅然成此好事豈非天哉生遽叩顧居址里即前所偕者乃慨然曰冥漠中良有鬼神耶何不爽之若是也女亦驚詢之生以實告遂相對歎惋不已由是琴瑟甚調彌月後女請於父母從生歸拜姑嫜皆許之生遂以驢載妻而自徒步以控之不一日徑抵其家率妻見母舉室皆驚生乃歷述所遭無不額手稱慶女事姑以孝處室以和且善自塗澤年雖長而罔覺其長生又以曳書致顧家大失所望後三年生以事至太原遇顧于稠人中見生負慙即欲避去生呼而止之曰顧二兄別來無恙何遂無故人情耶顧不得已與生見謝其欺罔之罪生握手大笑曰兩憾俱有人代平吾於君復何尤顧驚詰其故生借市肆與之言悉陳顛末顧面赤汗淫良久歎曰蒼蒼者誠不可欺因言其季父某賈于保定有子失而復得不詣即君也客歲又寓書來言逋者仍逋且以重金潛逃因以此致疾而死嚮本議予為繼及得弟遂毀成言今歲叔亡予適出外乃以遠族承其祀此中殆有天意焉叔所遺簿籍有云白金三百與于姻某君之所得其即是歟曩不議我負者叔償今又知予棄者予娶矣生因為之鼓掌既而念叟之恩不覺流涕乃與顧約事畢迂道過平陽哭拜於其塚并謁顧媪以母

事之家人環矚儼一顧叟之子也及歸生又强顧至家妝妻出見顧大慙遁去生自是折節讀書後以選拔佐某縣夫婦竟以稀壽偕老

外史氏曰顧之施不奇而生之報則奇然亦天實為之非人之所能及也向使以生見欺遽歸所損不過百金而宵人終不免得志今竟以此報復使知失金得金失婦得婦而金即顧之金婦即顧之婦有不爽然自失者哉而句詐之風其亦可以少息矣亦以見天之報施正自不爽

春雲

沔陽之北有畢應霖者少失怙恃依其叔居其性敏捷不甚苦讀而詞章詩賦綽有可觀人以為鍾靈使然某年季秋與人游菊圃衆皆對花命酒惟畢素戒於天乃設竹爐於花深處探其落英和以芥片坐而品之一時茶香花氣別具會心醉翁故不及知也畢正流覽未已吟興欲發忽一人短節扶體徐徐而來迫視之眉霜鬢雪古朴衣冠儼然高年逸士知其非常人起立拱俟叟笑謂畢曰衆人皆醉而獨醒郎君品必不俗乃以杖棄地曰龍鍾之人不能為禮請復居聊當班荊少領玉屑遂掘衣先坐畢亦席地與談甫叩姓氏叟即笑曰雅人相值不宜絮絮俗事難韋之鸞鳴必驚人幸即賜觀佳篇以洗老耳其他非所願聞畢唯唯

遜謝。而值技癢之餘。不容自秘。因請命題。叟指畦邊二種目之曰。此亦東籬之美人也。菊詩之作。代有名家。恐易落人窠臼。如此香艷。敢請各賦一律何如。畢亦微笑曰。翁之意甚善。但隱逸當前。憐及脂粉。究處未能免俗。乃今西施菊曰。不共五湖游。偏逢三徑秋。露凝歸浣洗。烟罩捧心愁。吳苑香何在。莊園艷獨留。近來添傲骨。無復舞腰柔。又詠楊妃菊曰。忽訪陶彭澤。因憨李謫仙。亭中原殢酒。籬畔且偷眠。月映殘妝懶。風迴睡態偏。倘逢新雨露。絕似浴溫泉。詩成。叟大悅。遽起以掌撲畢肩曰。真吾家快婿也。言已。忽不見。畢大驚。自謂遇鬼。踉蹌而歸。茗椀茶鐺。狼藉於地。弗顧也。眾方大嘩。見其倉皇失措。駭問之。喘汗以告。眾猶笑而未信。畢又自誦所作。眾始悚然。以為地近荒僻。且懼且疑。竟不及盡歡而散。畢歸亦不敢言。越數日。畢之姊忽病。自鄰邑使人來告。叔命畢往省之。至姊家。信宿淹留。俟姊小愈。始得歸。則已旬餘日矣。及至家。其叔適在堂上。見即訶之曰。雅畜少長。便不由老夫作主。婚嫁大事。竟不以聞。何復來面我耶。遽操巨杖從之。畢驚而卻走。其叔母自屏後出。勸止之。畢乃匍匐請命。叔猶恨恨怒詈不已。叔母因語畢曰。自汝出門。斯逝不返。汝叔頗疑之。昨者薄暮。有老嫗送新婦至家。登堂展拜。予夫婦驚詢其由。嫗自言陸姓。其主翁居近村。悅汝聰穎。以女字汝。成婚已旬日。因思汝歸。故先送新婦來。汝懼叔責。遲遲始至。迨言訖。遂自去。汝果今日還。足徵

不誣新婦已留于室中可證也畢愕然乃力爭之叔母即呼曰若婿來矣春雲胡不出見耶俄見一女子新妝炫目亦出自屏後匿身含羞立於叔母座側畢睨之麗容稚齒玉潤花妍目中實罕其匹心大動竊念事必有由若明言指證叔性素暴必拒絕而不容是自蠹其佳偶也盍姑承之至夕研詰可知遂伏地自誣曰誠有是事因翁命萬不獲辭不告之罪百口莫逭惟叔念昔先人寬兒重責何敢置辯叔母乃大笑曰予固謂春雲不我欺也於是向叔關說叔究忿怒命治東廂數小室析畢使居之徑擲杖於地拂袖而出畢不敢違命叔母又慫恿之令往冀除閱時告竣畢遂偕新婦移居東偏叔母又遣一媼一婢代供十指一切器具咸資焉蓋春雲初至叔母甚愛之納為己女故呼以名而勸其事殷殷然不能已至暮又餽晚飧俟夫婦食訖婢媼乃告白而去既夕人定畢始語女曰與若家素昧平生未稔宅第所向今忽矯稱婚媾加我以不白之冤識所不解女聞畢言赧然者久之徐曰此大人之命妾實不能與知語已背燭而坐不復有言畢青年未偶頗不能自制三問莫對不復詰徑強之就榻下帷歡好交合之際流丹浹席則固處子也畢見女甚苦鑿枘乃戲曰豈有花燭經旬而猶感莚未啟者足徵子之善誑矣女亦微笑而終不肯言晨起闢戶視院中什物堆積幾無隙地蓋即女家贈嫁者竟莫解其所自來畢以詢女仍不答唯唯指揮婢媼室中鋪設一

新凡叔母所賜者概令璧還曰新婦家已自將來無重煩慈顔傷悠也畢會麗質且年少罔知畏忌反覺欣然獨其叔父母深憂之疑為妖異因走伻詣其姊家并就近村偵訪姊家言畢稽遲之故及攀留日期與畢初言脗合且近村亦無陸姓富家益大懼究亦無可如何居數日女白於畢將歸甯畢諾之兼欲偕往女亦許之詰朝有肩輿二乘止於門前曰前村陸翁來迎春娘子並新郎君者幸即行畢欲告其叔父母女力止乃各乘一輿悄然命駕畢本思竊跡其異而輿中嚴密莫克闚觀不知行幾里許已抵其處輿止而不前畢始搴帷瞻之則已嵯峩插天巉巖俯地已息於萬山之中不禁大駭而諦觀之下鳥啼花落林木蔚然又似別有佳境心甫少安及視翁之門第日蔽雲連壯麗不可名狀女先降輿招畢同入畢趦趄從之應門無丈夫惟童子數人披髮垂髫年約舞象見女即笑逆曰阿姊來矣翁與諸姊皆凝望女令先入告乃與畢握腕徐行重門內外茂樹干霄且蓊鬱日光莫入再進則疎竹倚牆幽蘭盈砌奇花數百本概莫能舉其名人未至眠猧即驚起隔花繞柳吠聲與鈴韻相雜女因笑曰去幾何時猧子竟不我識耶及至廳廡翁早扶杖出迎視其狀貌即菊畦相遇之叟也被服赫奕迥殊疇者童子擁之降階且揖且笑曰吾家快壻果來乎老夫唯慮若不至耳畢憶往事頓覺震悚勉以壻禮見然已跼蹐不勝忽聞畫屏之側嬌音聲嘈似有人鼓

掌曰姊昔謂市井小兒俗態可掬今新婿竟如何耶言已一堂粲然畢顧有慚色矚之麗人四五貌皆亞於女而妖冶過之叟揖婿升階且謝曰鄰家諸猶女阿雲之姊妹也素相嘲謔幸勿怪又叱諸女曰嘉客初至而喧笑如斯何不遜之甚衆始斂容擁女入內叟與婿坐談畢視堂上金玉交輝而布置亦絕閑雅第懷疑懼終不自安叟乃自白曰若勿駭異老夫實狐仙居此千五百年矣愛女擇婿每難其人遂望貴鄉其氣森秀應有吉士生其間故任訪之前見郎君嶔若臨風儼然芝蘭玉樹翹然於荊棘之中更聆瑤章字珠句玉老夫心竊依慕歸與阿雲謀乃作狡獪結此良姻非有所禍於若也語竟又謝欺罔叟雖鑿鑿剖陳畢仍憂怖於內因强起申謝力求先歸叟不懌哂曰詎有遠謁泰山而無杯勺之敬者言次爵蘭遙發諸女復出叟一一指曰此為艷雲膩雲等皆吾族也又指一人曰此名春柳本他族僑處於此今已拜予膝下矣畢稍稍目之見其倜儻風流別具丰韻頗為之意釋有頃諸童供饌肴核雜陳叟親起觴婿畢以不能飲固辭乃命別設醴酒使與雲偕坐唯叟異席相酬諸女俱列坐於雲側粉香繚繞口脂頻吹畢竟樂而忘返間與諸女角采爭勝觥籌相交竟罔顧叟之在坐正嬉笑間似聞叟微嘆曰人不易知此亦俗不可醫者也遽起入屏後不復終禮須臾杯盤狼藉女與艷雲等亦先去畢不善飲雖薄醻早已沉醺輒與春柳互相嘲戲

醉中。見其貌殊覺動人。乃以言挑之。笑而弗拒。竊視諸童不在。遂就堂側合焉。較春雲倍覺流動。畢益迷惑。柳因謂畢曰。君固知渠為狐。亦聞妾非其類。但人與狐處不三月。當有死道。翁所言。皆紿君也。君宜慎之。畢本預懷首鼠。聞柳言。益大恐。乃詰曰。渠固狐。非其類者。豈亦人耶。柳曰。然。妾即居此山下。實人也。因屢為狐祟。勉從歡笑。豈真螟蛉於此哉。畢大喜。謀與偕遁。柳亦首肯。遂同起整衣。相携潛出。叟家寂無知者。轉折而下。約里許。果至其家。茅屋數椽。圍以短籬。雖遠遜叟之所居。畢自樂之。柳將命酒。畢辭以量。遽促衾裯。覓其餘歡。乃畢自與柳交。小腹隱痛。若以冰雪相沃。初亦不以介意。至是復作。而因愛不能遽捨。情事甫闋。覺冷逼丹田。徑透臟腑。遂昏然不復人世。魂既離舍。縷縷如絲。彷彿聞柳笑曰。妖婢不羞。竟能獨擅佳婿耶。畢心甚銜之。又有頃。火光大作。震雷有聲。畢乃恍然若夢寤。猶未欠伸。耳畔似有人嬌泣曰。予引夫子至此。非予死之。而誰咎。又有人嬌嗔曰。薄情郎。固不足恤也。細語嘈雜。畢張目一視。則春雲伏屍而啼。艷雲等亦旋繞于側。畢不覺心怍。且四體裸然。遂復抱慚閉目。女見其更生。取衣與着。因微含慍容。數之曰。君以妾為異類。不念舊姻。亦當別求新特。何甘心與鬼為婚。中夜逋逃。自蹈死地。今日非妾父子。郎豈能生下此山乎。畢益赧然。衣訖自起。微詰柳之所在。女指巖下。白骨示之曰。此即君之可人也。渠本故宋時淮南一名妓。因

隨商人至此。偶患心疾死。即藁葬於此嶺之側。歷年久遠。精魂不消。間出為行旅患。老父慮為妾玷。治之以術。渠乃極口求生。父不忍。命與妾雁行。朝夕相依。春柳之名。亦父之所字也。昨夕嘉會。本不宜令渠干預。但念郎君高雅。必不見惑於淫妖。故亦容之與席。疇知竟為所誘哉。幸父上說豐隆。擊破其塚。更以丹藥活郎。不然。弗可生也。已語次。畢視其骸。髑髏如雪。益為胆寒心悸。因啟於女。將復謁翁。以酬德而謝過。女搖腕曰。翁謂郎有俗骨。不欲再相見。命妾伴君遄歸。勿致叔父母滋惑。言未已。前輿即自來。女與畢仍各乘之。女忽顧謂衆云曰。妹等少俟。姊當復來矣。畢雖聞之。猶不料其有歸心。輿行絕駛俄抵里門。女又招畢同下。把袂而泣曰。郎自此遄歸。父有嚴命。不容再侍裳衣矣。幸自愛。無庸念妾。畢聞驚絕。面無人色。悲咽曰。賴子復活。方期相守白頭。何忽生去志。豈猶以前郄為念耶。女曰。不然。老父薑桂之性。在昔已然。自生妾。即期以雅人相配。前見君子。一旦傾心。故不惜百計營求。成此好合。不謂會儀頃之歡。折百年之偶。竟在此日也。畢知不可挽。復以言激之曰。如卿所論。識予自貽伊戚。然必有風雅過我者。翁故以此敗盟耳。語未及終。女早色變曰。何來此薄倖之言。豈反不諒妾乎。妾雖迫於父命。終身或可自主。但自入君家。人情詾詾。怪異所可恃者。唯君耳。今君心又添疑塊。不去。將禍起于衽席矣。前車可鑒。君不嘗惑於邪鬼之讒耶。畢語塞。女又嘆

曰。天壤雖大半。皆未有之王郎。妾即歸。實無他志。然以君之才貌。雖具俗腸。猶鍾秀氣。不可謂非佳配。今既減裂。其命也夫。乃留玉釵為別。兼脫珊瑚指環一雙。曰。以獻叔母。見物庶幾相憶。竟揮淚登輿。去如飄風。瞬息即杳。畢懊喪而返。步及所居。啟扃而入。則室皆壁立。不知所自來。亦莫知所自往。惟束古書數卷。於案頭上。黏錦箋一幅。大書九字曰。勸畢郎宜苦讀毋過俗。畢因三嘆。往告叔父母。反不為畢弔。而為畢慶。惟其叔母見環。猶深思憶。餘人莫不色喜。女之言。良非無見也。其叔亟為議姻。畢不願。而力不獲辭。成婚之夕。忽一急足踵門曰。春娘子以一緘致郎君。啟讀之。則七言一絕。其詩曰。大雅從來絕世塵。奈何相見即相親。知君俗骨因難換。莫對新人話舊人。畢方咽悒。旋失急所在。自此刻意求雅。談吐襟懷頓異。故昔龔芝麓先生。蓋嘗稱之。

外史氏曰。雅人深致。近世頗難其人。更欲止於立談間得之。談何容易也。既已輕擲其珠。旋復亟懷其寶。狐之行事。究屬迂疏。況當舄交錯。又不閑之以禮。翁先自失雅道矣。婿寧得有雅士乎。惟其女侃侃數語。不第得婦之正。抑且得雅之真。

折獄

某進士。少登黃甲。年秖十八齡。榜下即授某縣令。雖聖朝有心籲俊。實重任不易仔肩。封

君某心竊憂之皆以之任薄書案牘靡不身親宰唯升座簽行而已暇更與之講求吏治指
陳弊端封君固浙中宿儒兼工刀筆言之皆中肯綮宰本素慧亦積漸能通蒞任周歲政聲
大著自中丞以下舉不敢以年少輕之一日因公出郭適遇某大戶之喪執紼者約數百人
幡幢鼓樂儀采甚都舊例吉兇大故雖上憲亦辟其途宰因止於道周以俟其進一時靈輀
既過其後有孝輿嬌泣嚶嚶固即未亡人也忽值暴風素帷高揭婦之衣盡露於外則斬縗
之下別有紅裳且色甚新艷宰瞥見之心頗異訝因命役諮訪哭於輿者何人猶不意為其
室也反報則某監生新逝別無眷屬輿中人實惟其妻宰乃大疑知必有異呼羣役使沮其
行且命停櫬於某寺以俟檢驗究亦不言其故乃亡者之戚族半係巨紳其次亦無白衣者
聞之愕然亟面宰哀懇至再終不聽惟正色曰諸公與化者似非路人詎忍其死不以命如
不從予相予寗掛冠歸誓不再蒞是邑衆不得已姑聽之且私議曰俟無實跡再當反唇看
此乳臭官以何面目相見宰既力止其喪遄歸告父封君側首沉思曰汝能體察吾心甚快
但係巨家非齊民不得玩視倘驗而無傷便難收拾必須先探本源得有確證然後一發破
的欲明此事非予親行不可宰時已有成見竊謂不然且不欲勞父踪止之封君笑曰予雖
未登仕版而為民跋履亦猶為國馳驅非一家之私也汝何阻為於是易裝謂卜人秘密出

署瀕行授宰以箋且戒曰事涉閨闥勿以一夜之微而召禍也宰始悟一一敬從翌日遂托疾不出視事諸紳聞而大窘謂宰以兒戲阻喪既而知悔因埋首衙齋不改孺子之故智乃故具公牘促其出驗宰竟置若罔聞越數日又疊催之吏溟然漠然有棺不得葬有穴不得掩眾皆含憤不平即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不咎宰事聞太守不忍嚴檄姑先馳書切責欲其謝過於眾紳宰不引咎惟稟覆云云以為人命至重緩葬無妨願假旬日限疾愈即出相驗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語直而壯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為憂乃封君周行數日絕無人訟某死之冤心亦忐忑一夕孤蹤郊外無所棲身因借種田之處小憩旋有人來叱問之封君起與為禮偽稱異鄉失足賃卜餬口路暗不能前進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廬甚隘不足以容二人其人由田主僱倩為之守望者亦不敢寐相與絮談以消長夜封君故有心諮詢不欲或遺微以言挑之曰今歲田禾如此脫遇賢長官百姓可以無憂其人忽嘆曰君勿言此使我心戚戚敝邑數年來頗遭悍吏之虐今邑侯年雖甚少獨能體恤小民昨入城市聞將不能久任後有來者恐未易克繼美政也封君聞之心喜又故詰之答曰聆君土音似與邑侯相近無敢洩封君佯答曰一貴一賤何論鄉情乎謁之且若登天言亦何從洩乎其人乃曰我輩皆在草野言固無礙某太學者予之佃主也甚強壯聞其

猝死。心頗疑之。及任職喪事。詢其死由。家人皆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則太學之妻夙與其內兄有染。內兄適斷絃。思斃其夫。因以嫁之。好事且將成。不意為邑侯所疑。留屍候驗。又不即發。族中覬其巨貲。將羣起與邑侯為難。事果上聞。欲不免官得乎。封君聞至此。不勝私幸。又故為咨嗟曰。是眞黎庶無福。但邑侯此舉。究亦不免孟浪。其人大言曰。君誤矣。以予論之。當斷而疑。邑侯實屬畏葸。若破棺出屍。獨探隱處。則秦鏡立照矣。封君益固詰之。其人耳語數四。封君亦鼓掌而笑。遂不再詢。將晨作別即行。其人又叮囑勿言。封君唯唯。侄返內署。時宰以父冐星霜。又未決公務。寢食俱廢。封君一見即笑曰。痴兒欲作大好官。何太瘦生也。因備告之。宰得父指。次日。即出堂。延至旁午。始簡精細仵人。隨往檢驗。且囑曰。予云視汝即視之。愼毋有悞。仵人領諾。既至。諸紳咸在。且不以笑面相迎。宰微哂曰。予為公家洩憤而反讐予。豈金資不即瓜分耶。語中隱微。衆皆色變。宰坐後始命啟覩。屍已臭腐。不可近。其族多有泣下者。則其怨宰可知。宰亦弗恤。惟聽仵人如法細檢。迨至下部。宰遽指曰。視之。仵人會意。應手而出。則銀針五寸。血跡猶殷。隱伏于厥具之內。衆乃大譁。靡不匐伏稱謝。至親又號呼。愬寃。宰笑曰。諸公何前倨而後卑。幸無懸懸。兇人手已得之矣。因問某。亦來否。同聲以對。果在衆中。則其內兄也。視其色如死灰。衆始悟。宰命役拘執。即起出寺。且命殮屍候

詳回署。並標一火票。往逮此童與亡者之妻。薄暮咸集。宰乃當庭研訊。先以嚴刑擬童。童慴。盡吐其實。蓋童故某之腹心。薦於亡者。以遂其私。婦因與之同謀者也。某日。亡者飲于某家。大醉而返。童扶掖入室。婦即命童縛以革帶。然後自捋其裩。遽以針刺其具。深入無遺。亡者醉不能支。大吼而卒。童與婦始緩其縛。扶置榻上。以暴疾赴于人。人固未及料焉。童旣鑿鑿供招。某與婦遂皆伏罪。宰大笑。命褫婦之麻衣。紅裳宛在。諸紳時莘訟庭。罔不髮指。宰又詰婦。則自其夫化後。深慮不祥。時時密着此裳於內。亦不自解何心。豈非天哉。宰更大怒。立命笞之。而後同械於獄。具讞上詳。大吏皆喜。將飛章薦揚。宰嘆曰。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成人子。即日。以養告歸。奉父旋里。今其人猶在故鄉。年僅廿五六。而據事論斷。老吏弗如。他年重履琴堂。又烏可限量耶。

外史氏曰。此婦必深諳銅人之法。故以鍼奉其夫。迨第婦之所悅者。孰愈於此。今乃去之而不惜。豈以其疲憊不職。因懸鍼以懲之歟。無如人琴俱亡。婦亦隨殞。曾不得與所歡者。仍致金鍼之暗度。則謂賢宰官眼底紅雲。直是閻摩王堂前孽鏡。當無不可。

隨園老人曰。老成持重。年少聰察。喬梓均可以傳。

隔江樓

江南某縣有醫劉姓失其名居近江岸每赴病家診視獨棹一葉之舟橫流北渡恆繫纜於隔江樓下習以為常樓故某姓宅後其家有女曰大姑此即其妝樓也嗣因大姑緣忿自縊而死其樓遂閉而不登劉亦有戒心不再泊於其地將數月矣一夕留飲於病家酩酊而歸歸艇徑由樓側望見江面月光晶瑩一色不禁喜而長嘯俄聞樓上低呼曰劉先生暮夜始歸哉劉醉中頓忘之仰睇樓上則大姑凭闌獨立風鬟霧鬢綽約如生劉故數視其疾笑貌聲音無一不稔且見樓有燈光一時恍惚不復憶其既死停舟問訊女以啜茗招之劉正需此遂舍水就陸緣梯而登女遜之入閨室中香奩器具陳設如昔少坐即親獻茗殘飲之芬馥異常劉甚悅女因啟曰兒家夙費清心時叨妙劑既已沒齒不忘今因痞塊不消又成鬼病一死不堪再死敢煩良醫為我療之劉欣然許諾而試把其腕冷如冰忽焉記其亡化身在醉鄉竟不知懼惟詰曰人死矣何猶患病乎女曰然鬼之病正無異於人之病第皆生前所積非由死後所染如妾以負氣投繯其氣究盤踞於胸即其証也故雖以人醫鬼實屬以人治人語次切視以周劉為立方因詢冥中有藥乎答曰地藏王廣施慈惠立局於枉死城今已千年矣於是坐而閒敘劉談甚豪偏及九幽風景女一一敷陳多異於人世所傳劉忽戲曰聞縊死鬼頗可畏怖今日見子何殊不然女正容答曰恩義當前劣形何敢頓現劉弗

信。迫欲觀之女終不肯劉適吸烟在口遽噴之且數噴之女不能耐呼曰迫妾驚君非妾之罪也語未終鬼聲哀鳴劉視之髮披愁雲舌垂慘血帛上懸而腕下縊目瞪睛突醜狀百端不覺驚倒於地而宿酲解矣足輭不能步强起而奔暗中似有人掖之甫克下樓竟不及登舟臥於蘆花深處昧爽始甦浼人操檝始得渡江而歸自此隔江樓下遂永無問津者

外史氏曰鬼者積氣也宜乎生而氣鬱者死猶不免於病非若瘡痍殘疾長逝既捐其形夜臺必無呻吟之狀然則氣之為患若此女雖數言不可喚醒一切哉

談易狐

天下學宮率多寬廣所以妥先師也陝省某郡廟倍宏敞其後有樓屋數楹棟接甍連非常壯麗有狐居之時時遊行殿廡朔望洒掃之人恒見其蹤迹咸以為異其地初無書院太守某公始命諸生於習禮之暇就此講肄捐俸構屋使居於櫺星門外以便修養亦崇儒之雅意也一日諸生會講經義列坐于奎樓下互相辯難惟至易理深微罕通奧旨相與攢眉者久之俄聞有人鼓掌笑眾驚顧則一杖者褐衣草服年近耄耋立於諸生坐後含笑謂曰諸君才質皆不凡惜生於邊地頗乏師傳欲明周易何弗下詢衰朽眾大喜邀之中坐亦不辭即舉諸生所疑者一一剖析之莫不披竅導窾且証以名家諸說滔滔如懸河眾皆心折

間有不平者。又故以古今疑義與之相質。翁復應答如流。始各肅然起敬。願請受為弟子。翁微哂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徑起別去。眾亦散歸。已空。自是數日。輒一來。眾又益之撝謙。翁甚悅。悉心指授。漸至晨夕與共矣。年餘。六爻十篆。諸生無弗通曉。惟叩以他經。則辭不敏。偶遇諸生邀飲。必欣然赴招。沉醺始返。忽一夕。月色甚佳。賞心盡醉。欲去。眾力挽之。良久始得脫。綏綏徑入殿後。月下微露其尾。眾大駭。始悟其非人。狐尚不自覺。明日復臨。有尖嘴生請曰。敢問小狐汔濟何謂也。翁乃大慙。拂衣振杖而起曰。鷗巢不可育。育將啄其母睛。其諸君子之謂矣。倏不見。後遂不復來。然而府庠諸生。每遇學使者下車。易經一藝。微奧宏深。猶能冠河隴諸郡。

外史氏曰。易蘊至深。宣聖嘗韋編三絕。區區一狐。何能竟通大意。要亦性靈不昧。能窺天地闔奧。故能識性命精微。蓋猶修行家獨能悟黃庭南華諸至理也。惜乎。青矜挑達。甫見其尾。而即相向鼓唇。以致易道有不東之歎。

田再春

閩商田再春者。瀕死而復生。因號以自警。非其名也。丙子仲秋。余遭之於逆旅。為竟夕之談。自述其易名之由。不少諱。再春本名某。販於江湖。孑然一身。無妻孥。亦無昆仲。洒如也。因以

傳舍為居廬，以舟車為宅第。往來水陸之區，致貲鉅萬，嘗不一歸。而生性能達，貌復白晰，所至恆多穴隙，行且善房中術，從不以涓滴與所歡。人有勸之娶者，輒笑曰：予負人債多矣，若計錙銖而償，為予妻者恐不任受也。遂決意不復納室。第其為人輕財任俠，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以故多得人歡心。癸酉孟春，商於吳郡，適罹疾疫之災，卧于市廛，病甚危篤。夢一皂衣人，鬚毛如蝟，狀若捕差，以巨鍊繫之去。飄然至一衙署，巍赫異常，初未疑為陰司也。而重門洞開，遙見公座，有紫衣官吏紛紛抱案牘，從東西側門入。未幾，自內傳呼，不知何語。皂衣人遽牽再春如奔馬，凡歷門限三重，始達廳事。左右號其鍊，令跪于庭。皆竊視堂上貴官十數，皆側坐，好醜不一。中一道者，冠雷巾，衣雷衣，狀貌魁梧，勢甚尊貴，每一言，則堂之上下皆聳然聽之。迴視己後，跪者已數十人，頗有熟識，亦未敢遽通片語。跪未久，西向一貴人叱髯虎面，命檢再春祿籍，即有吏以案進。貴人覽之，愕然曰：是未合絕。因起白道者，道者頷之，命稽其生平。又有吏以卷呈閱，則盈堂傳視，舉艴然變色而作矣。堂上因大聲呼田某，再春匍匐而前。道者怒目叱之曰：汝縱一人之淫慾，致玷百十人之家聲，彼婦之父母翁姑，靡不痛心疾首。汝又狡獪無物可償，將若何？再春惴慄不能答。東向一貴人起曰：是宜絕其祿，罰使為娼，庶合乎？允之意。道者曰：不然。凡世人淫債，必報於生前，方可懲一而儆百。若待轉輪之後

3

則死者何知生者何罪。雖娼不如無娼也。吾欲釁適其間。諸君必有以處此。衆官皆唯唯。敬謝不敏。道者笑曰。此固無難也。適接直北某城隍申。詳某村有女。貌媸而志潔。因伊叔售為土娼。氣結不食而死。昨已葉葬於郊。吾今行鍊形之法。即以田某代女之身。以旬為期。少償前逋。然後仍令更生。不已足以垂戒乎。衆皆雞然曰。真君之策誠盡善。但恐污女名。可若何。道者又笑曰。予自有兩全之術。且必使作惡者靦然涉訟。不難立判其貞淫。寔至重為女累哉。言訖。以黃紙書數字。如符篆。命役火之。和水以噀再春。再春竦然。頓覺膚革充實。前者虛浮如影。今則固結有形矣。然在廊廡之下。竊聞衆議。心甚張皇。未幾。堂上又傳聲呼。令閽之。即有數役縛之於凳。反接而去其勢。再春大痛無聲。役又以水噀之。乃復甦。竊視私處。臚肉墳起。則儼然一雌矣。道者即命驅之去。限滿復來。再春遂仍從皂衣人出。因詢以真君。果誰何。答曰。許旌陽真人。奉帝旨來主疫政耳。其左列者皆瘟部之神。其右列則冥王也。及出署外。仰視牌額。果榜曰瘟癀之府。益大驚。意不欲行。皂衣者又呼二人來。獸首人身。甚可怖畏。以巨椎迫之。乃前。歘急如風。瞬息至一處。茅屋低矮。圍以短垣。聆之頗有喧聲。似一老嫗誶曰。汝匿吾人。乃欲以死鬼詐我耶。又有男子聲低曰。渠實不願而死。杯土未乾。予豈誑汝。旋有數男子怒詬曰。既無人。曷償予金。聲乃大哄。皂衣人諦聽曰。是矣。乃以掌擊再春之背。

心遂迷惘、突然徑入。俄聞室中。羣噪曰、錢樹子。故無恙耶、謊老龜當盍死矣、皆有喜色、獨一
男子、驚懼失措、遽呼有鬼、形狀如鬼、奪門而去、衆不顧、竟擁再春以行、視之、男婦數人舉兇
悍可懼。已欲言、則有口如喑、不得已而從之、約行數里、至一家、土室而茨牆、居甚湫隘、甫入
門、再春已能出聲、謂衆曰。我、闖之商人。田某也。汝輩何人、研爲殺我於此、衆俱驚愕、方將發
詢、惟嫗謾罵曰。此皆若叔所預授、將以怪異賴吾金耳。世豈有女身。而負販者、再春聞言、自
視、則上衣下裳、皆類巾幗、而乃徘徊顧影。既已雲鬟蓬飛、俛首瞻蓮、又復難距、宛若、遂不復
能置辯。嫗因詢其從違、再春終、以爲恥、默然弗答、嫗詰之再四、乃怒曰。是尚未知吾感也。遽
呼健男子。折柳爲箠。浸以盎水、將裸而撻之、再春始懼、且自計曰、業遭冥譴。數無可逃、何爲
更試此毒手。遂靦然而應之曰。諾。嫗始欣然、引之入闥、顧謂再春曰。爲汝賤妃子。羣婢皆虛
此一日矣、再春方欲舉趾、覺室內。蒸騰如霧、且若鮑魚之腥、懼不敢前、嫗訶之、方始踰檻入。
見婦人四五輩、貌俱不揚、猶調粉塗脂、狀如泥塑之鬼、遍身惟着一短襦。自腰以下、皓皓乎
絕無寸絲。心益驚怖、嫗又向外呼曰。重勞推挽、無可以酬、今夕盡早來、當令小花奴先伴諸
郎宿也。健男等、皆嬉笑而去、至夜果來、嫗以咸膓再春、衣帶含淚而解。擊刺之初。學操刀而
割者。又復及鋒而試、其痛深創鉅、不可勝言。已而漬丹決席。血流標杵。嫗與衆婦、俱鼓掌曰。

黄花孜矣。繼之以二，漸不能堪。嫗恐其有失，乃以他婦代之，甫得小憩，漏下已三。晨起欲著衣襪，嫗奪之不許，曰：汝見他人被服耶？并不予以短襦，四體裸然，其羞愈不可耐。仍令盥櫛施以朱粉，日甫晡，而戶外之屨滿矣，源源而來，率皆褐被頂笠之儔，絕無一文雅者。見再春皆頷而笑曰：其新孔嘉。遂爭新而棄其舊，以致再春之所遇尤多。噂沓交歡，幾無停刻。初尚可以容受，迨至數人，小腹脹滿，口喘目張，向不欲以涓滴與人，今則欲減其涓滴而不可，仰承甘露而飲之，瀼瀼者悔不挹此注彼矣。賴媪以沸湯沃帨代為按摩，花徑微清，名園頓爽，無如吐陳納新，踵門者又至，蹂躪之慘，不可名狀。一日之內，狼狽者三，幸而夕陽西下，問渡者稀，再春方得安枕而臥。夜深，輒與衆婦言其情，咸笑而不信。明日復然，客至益夥，以其雛而喜之，徑有坐俟其旁摩厲以須，此刃出而彼刃將斬者，再春以一人當之，其憊甚矣，況客皆壯夫，頗能持久，昔已以逗留為歡，今人亦以濡遲為樂，其報施可謂不爽。始苦終朝，幾死花下，屈指旬日，竊幸得生，乃於朝午之後復來一猛夫，夫陽道偉岸，鑿枘已不可當，又復兼擅所長，如以再春之矛，刺再春之盾，堅銳莫比，自午至酉，不少披靡，再春已目閉頭眩，汗淫舌冷，奄然垂斃矣。昏亂中見前之皂衣人已至，徑趨榻前呼之曰：冥限已滿，盍竟行乎？携之出。人亦寂無知者，但聞屋中作驚詫聲而已。又至向之衙署，則中袛一貴人面南據案坐，

謂之曰。風流之況味。汝已深嘗之矣。本不宜貸汝死。但奉眞君命。賜汝再生。汝當亟圖自新。痛爲改革。不然。將十世娼矣。乃命以貝還之。厥物復得出門。而自爲按捺。未及釋手。豁然頓醒。時已昏睡十日。不食亦不言。諸相好邏而守之。投之以藥。冥然弗瘳。及寤而言其故。人皆駭訝。遂不藥而瘳。自是改行從善。不再涉邪。後以販入粵。聞某縣有土娼。其行事頗相類。就而訪之邑人。問何以有此。因某家女。爲叔所賣。抱恨而亡。既葬。而鴇至。告以故。不信。坐而索之。旋見亡者。自外而入。强攫以歸。爲娼已數日。方與客接。音跡杳然。客與鴇互許妖異。官鞫之。廉得其實。啟棺視女。尸體宛然。知女之冤抑使然。遂重責其叔與鴇。而流之遠方。今則絕無此人矣。再春乃自述其夢事。跡脗合。聞者又莫不咻然。是夕爲余言。悉其顛末。余以爲深足警世。因筆其畧於書。

外史氏曰。花營柳隊。容有漏網之夫。孽火罡風。亦非報淫之典。償之妻妾。妻妾無辜。禍及子孫。子孫何罪。惟雄飛而雌伏。頓待來生。庶暮報於朝施。不昧天理。許旌陽準情定法。田再春革面洗心。不然。即令十世爲娼。綏綏者。未必能當前立悟也。讀之汗下。可稱貫頂金針。

螢窗異草三編卷一終

螢窗異草三編卷二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宜織

柳生名家賓，山陰人。其生也，祖父母年高，皆愛惜如珍，因以命名。比長，風神蘊藉，俊逸絕倫。且童年即游泮水，邑中巨家有女者咸屬意焉。賓父母苛於擇婦，每曰：吾兒人中鸞鳳，豈可耦世上雞鶩？以故媒氏踵門，俱未許可。蹉跎將弱冠，猶虛琴瑟，心亦為悵然。一日，以父命往郭外省其姑。少叙家事，即與姑之子閒曠門前，無何婢來呼其弟，賓與偕入，則姑以事赴近村，命子隨往，且留賓少待，歸來猶有所言。賓不得行，而心頗怏怏。蓋姑子年甫舞象，已訂盟於某家，此行蓋為姻事也。既見姑率其子欣喜自去，一時倍覺無聊，仍立閭間遙望西南林壑，似有佳境，頓思前往觀之，遂踽踽前行。閽者止焉，則曰：予不耐此岑寂，少行當自歸，勿懼也。徑去，莫能挽留。乃行未及半，至一溪，足力已疲，因憩於水次，俯視清流，意頗恬適。然聞隔溪嬌語曰：如此丰姿，那得不令人看殺？賓驚視之，則一女郎，約當及笄之年，玉容嫵媚，花貌幽妍，將一片絳紗浣於溪內，指爪映水，雪色瑩然，衣飾亦甚淡雅。賓不覺心醉，將欲通問，而靦腆不敢啟吻，狀甚囁嚅。女郎見其木立，乃笑曰：覷我何為？一芋蘿村女兒，正恐未易勝汝也。

竇聞而心喜。女郎即招之曰：盍渡此溪，當與爾言。竇以首示之意，答以不能。女郎指曰：西側有紅橋，癡郎何竟病涉耶？竇遠立而望，不數武，果有徒杠，爛然赤色，遂欣趨就躡之，以過。比及對岸，女郎早輟洗相俟，見其至前，歡言與語，謂之曰：妾處閨中，頗以貞信自守。今見郎竟不能復堅。此中復有天意。因挽之共坐於柳下，綠莎茸茸，宛然錦席，絕勝班荊相對者。女郎因詰其里族，竇終以口訥不能言。女郎頳顏而起曰：丈夫猶如是，妾輩復何堪。請從此辭，不敢再與郎見矣。竇猶擘其裾，強白姓氏，究以吃吃不能暢。女不禁鼓掌曰：艾艾果有幾艾。乃自陳曰：妾家居此近村，父姓令狐，有女名宜織，即妾也。君如不棄，當造訪焉。垂楊門巷，偏東一帶，疏籬固無難識。言已，即舉所浣之紗相贈曰：此亦足當綉幞之絲矣。方將繾綣，上流似有笑聲，女郎亟起曰：女伴將至，妾不能復留，須記妾言，勿使人望穿此眸。遂冉冉緣溪而去。尚以橫波迴顧，眷戀不勝。竇亦憮然，如有所失，竚望移時，直至不見，始能舉趾而歸。忽忽過橋，則夕陽在山矣。比至姑家，新月已上。時姑久已旋返，俟之不至，心以為憂，業遣僮僕徧覓之。竇至，入見，姑怒詰其焉往，答以閒行。姑叱之曰：孺子亦太不曉事，邑門已閉，汝將安歸？汝父母為汝倚閭，幸在予家，猶無慮，不然腸斷矣。竇亟謝罪，姑父亦力為排解，姑始霽顏，即命婢進食相款。是夜遂宿於姑家。明日辭歸，假他事對其父母。父母素愛之，竟不窮究。竇至己室，

始出紗玩之闊數寸長僅尺餘兩端綴以金紐縫紉已成者狀如婦人之訶子然思蠻腰即細不應如斯及嗅之雖經浣濯嬌香猶在果即是物寶乃驚喜如狂慮為人見秘之笥中夜臥輒擁之衾底如對麗人自是每至姑處必往蹤跡無如溪水泛溢並無橋梁寶因心竊訝之每不得渡悵悶而還數旬後聞父母已為問名即同邑陸升之女素以美色聞於鄉父母因聘之寶心亦少安而究思女郎不置一日偶過陸家適陸女出游倚輿憩於門外蓋陸故寒微所居湫隘輿中人之升降途中人皆可旁觀寶故得以矚之見其貌雖姣小而豐肌弱骨抹粉塗脂不第視浣紗之艷大有妍纖之分即較鄰家之容尚有黠哲之別私心遂竊有不願然迫於親命亦是無可如何乃忿然出郭仍至溪側雖故無舟可航幸其水勢清淺於是不暇顧恤徑去其履襪白足而涉之寶本素未習此溪水森森涼欲沁骨彳亍及岸而登衣袴盡濕因笑曰褰裳涉溱褰裳涉洧予今乃返而用之也整衣而前約里許果得一村其中屋宇儼然桑麻森秀似不止一二人家寶因徐步而入東偏有小巷綠陰垂蔭彷彿女郎所言及入而望之籬花璀艷黃蝶紛飛旋即得其門戶寶猶未至見有杖者科頭箕踞獨坐於籬邊樹下視其年已古稀而瑰瑋奇特不類田叟疑即女之父也直前趨謁杖者頗傲慢徐起為禮詢所自來寶忽自覺唐突吶吶有頃先以姓字相告而來意則未敢遽陳杖者忽

愕然曰是吾妻姪也數年不晤今成立矣然果何由至此實竊喜疑其誤認而藉此或可入門遂謬對曰久失音問父頗思憶故遣姪來省視耳杖者大笑曰汝父詎能識予此適詞也雖然有勞遠涉且係瓜葛當非突如其來請即入徑揖之行實以失言故其色赧然勉隨之登堂其居亦甚幽雅假以活水極盡村墅之致而琴書瀟灑案無纖塵其人之風韻可見一班因請以子姪禮見杖者亦不辭居然受之始與坐談曰山妻為乃尊遠房之姊物故已久遺一女老夫攜之村居未入城邑至今莫識其外家援其心竊以為恨予既辱臨可使一面俾知母族人物不同瑣屑者小妮子庶幾無憾矣實唯唯適有雙鬟捧茗出杖者遽令呼之來次又詰曰姪幼時余至若家曾見汝父實未嘗握手耳前所云云竊疑相紿可明以告我實不得已起白曰父實未及作念姪聞人言令孤叟世之偉人隱居於此故願望見以求教益幸無疑杖者乃微笑遂不復詰無何環珮璆然則女郎盛妝至矣實睨之衣飾已更美豔倍勝於溪畔迴憶陸女彌若霄壤女郎低鬟佇立凝睇無言杖者語曰汝之大兄來自邑內即若從舅之子也汝既為妹當以禮見女郎即向實斂衽實亦致揖而當覿面之間女郎之色頓異若羞若恨如怨如怒一似深憾其來遲者杖者又笑曰宜纖與乃兄貌竟相若使非育於兩姓盡足生一家之光惜乎男不從姑而女徒似舅也言次數數目實意頗垂青實固

無敢自媒而戀女又不能去荏苒間陰霾陡起驟雨滂沱寶乃倉皇失措杖者慰曰姪勿慮此雖初遇亦至戚也即留宿於余家當無不可寶大悅益出望外視女郎以手攜帶默坐於父側眉目間無復慍色乃以言挑杖者曰妹年幾何矣曰十七歲矣寶又曰祇少姪二齡乎杖者似解其意不復答適值饌具餚核雜陳寶乃重發不安言詞爽朗忽聞女郎低哂曰何對長者翻無丈氣口舌亦因人利鈍耶寶亦為之匿笑食已雨猶未霽杖者命設榻於東堂為客館且辭曰老夫耄矣不能久陪唔語姪自便息慎勿擾家經率女郎入屛後而去寶私喜曰東牀坦腹予今亦儼然右軍矣未幾雙鬟以燭至小語曰阿姑寄聲俟翁寢當自來也寶益欣悅因取案頭書翻閱之不敢即寐俟將半女郎果出則已殘妝半卸態愈動人入見寶即正色責之曰妾為一時柔情不顧千秋笑柄偶爾邂逅即將近體之衣攀以贈君意固有所受也乃君竟棄之如遺一別三月玉趾弗勤令妾愧悔交集忿且欲死以君少年英發不宜無信至此今特見君萬祈還予故物不必再有他言言訖珠淚盈眶潸然欲泣寶知其怨已深挽之就坐自白其爽約之由並陳徒涉之苦女郎佯不信寶又褰裾示知濕痕宛在女郎始靦然迴嗔而猶絮絮不已索取前紈寶笑而出之於懷曰物則猶是也然已近我肌膚恐卿不可再求矣因緬述偎抱之狀女郎顏亦不禁嬌羞亟起而避去寶將止之已不能

及迨過畫屏猶聞其語曰亦太無賴幾令人無地置身俄而人語嘈雜其聲忽出於堂後有
若忿詈有若哀泣又有若解紛者寶心大疑傾聽之苦不可辨爾許時方寂然寶即解衣安
寢晨起將見杖者陳謝然後辭歸且少露求耦之意忽女郎肌容憔悴神色悽惶疾趨而來
謂寶曰妾以袒衣在君處勢難挽回不得已而告父以冀俯從不意家嚴震怒大奮雷霆將
置妾於死地幸婢之婉言代解甫蒙俞允限君以旬日歸告父母即當親來定議否則君不
來之日即妾畢命之期須臾弗緩惟君憐而許之妾固無能自主也寶聞言大驚且自晤女
郎早置舊姻於度外一若未有其事者今更覩女之狀深恫於心惶急中益不暇顧慮慨然
曰諾女郎又要之輒指皦日自矢流連再三女郎直送至門側方始揮淚而別及至溪邊水
已平添尺許似不能涉逡巡久之前橋暫現於波上屈曲如虹寶甚喜乃指而笑曰世稱無
定河此獨非無定橋耶因得徑渡遂登彼岸於路忽自計曰陸女既已納聘且命於親此女
未稟高堂豈容遽就前盟不可寒後約必不能踐王魁李益之事將見於予身其若之何寶
念及此心始躊躇而究無良策且至家陡生譎計曰舊姻若就新特難求倘失此佳人不如
死矣吾聞父母將諏日為予畢姻盍重賂卜者詭稱陸女之年庚實於翁姑不利吾以孝義
諫親誓死不娶父母素憐我必毀前盟然後往說令孤不難矣籌思定歸家以雨游為詞云

宿於姑所父母亦不之疑翌日遂行其計邑中知命者咸私其金父因予媳俱長思擇吉
遂其事寶知之亦請隨往凡過數肆皆攢眉曰誰令君締此盟者婦入而君之伉儷俱殆矣
寶之父乃大駭然蓋聞女美急於遣永真初固未卜之也然已成言難毀強之定期而歸至
暮寶忽涕泣於母前曰生兒授室雖出罔極之恩實以盡奉養之道今新婦有礙於父母而
兒竟知娶之不孝罪莫大焉縱令卜筮之言無驗此心既已不安如其果驗兒不為名教之
罪人乎請罷此姻昧死以告母聞之大驚亟語其父父不肯曰信荒誕之言敗已成之約人
其謂我何事關名節而兒戲至此陸必不甘勢將構訟如之何其可哉且予夫婦既羸老苟
得佳婦配此佳兒即死亦無所憾況未必死乎堅不聽寶又長跽於父前以死自誓斷不忍
就此姻且曰兒請往見陸翁索取前聘倘有訟事兒自當之必不至貽累父母也父終溺愛
其子雖不逕許亦姑頷之不過安慰其心耳詰朝寶入邑庠拉密友數人徑詣陸處求退婚
陸訝之寶與友皆侃侃正論以綱常為言又曰孝與義孰重即令翁訟之於官予亦死不敢
就陸本粗鄙莫能強詞且憚士林諸君子祇喚原媒責讓之竟還其原聘莫敢與爭此一舉
也持論甚正人反以寶為賢而不知其計也寶志益得而屈指決句慮女有失因先思往踐
言然後歸告父母勸使委禽庶幾周匝遂復獨行以往幸溪橋尚在跋履無難乃甫至村中

即遣杖者於道歡然握手延之至家遽曰姪來甚愜吾意將有一事相浼寶叩之答曰老夫故燕吏也退守於此有年矣昨承帝命以幽薊之衆俟職者每私出畋為民患特簡老夫前任統攝今將遠行而弱息斷不能隨正以為憂子乃適逢其會忝在葭莩敢以付託妻之因可嫁之亦唯命老夫從此弗問矣姪即攜去幸勿固辭寶因驚且喜毅然受教杖者旋起入內促女來裝別離之慘達於外少頃攜女郎出美目尚含餘淚對寶再拜曰妹今日惟兄是依矣色甚淒然杖者又曰宜織好從兄去欽限甚迫宅已轉售於人不可復留也遂指箱麗數十盡以贈寶器具書玩咸畀之立命起行不容再緩寶乃與女郎泣拜於膝下及出則肩輿數乘人百餘相候於外亦不解其何以立辦女郎攜二婢各乘其一寶亦乘一輿為引道杖者目送於門女郎痛哭失音杖者慰之曰兒勿自苦父雖官守羈身然欲相見萬里且無難況僅數千里者寶更不解其語行裝既發勢難復停一時絡繹於道上村人皆翹首以觀或歎曰令孫翁之富乃如此何居乎未之前聞也既而渡溪寶心自計曰驟攜若人歸家父母將滋懼乎亦惱不告之罪盍往姑處暫居使姑為我設策當無不濟遂麾輿從直抵姑家姑適與夫閑坐談及寶之辭婚皆嘖嘖共贊其孝寶忽偕麗人入裝束如仙且輜重無算舉止於庭乃駭然詰問其故寶始具言其實姑忽驚曰是女吾姊所育耶然寶出於狐非人也

妨之夫亟詢之。姑曰。妾有從姊。未嫁而殀。其疾則為狐所祟也。病已成頗。乃肯自言云。當十五歲時。必有美丈夫來同寢處。醉後每見形。實一狐耳。今已懷孕將產。死後勿即殮。恐狐來覓其子。闔家將不安。語終而歿。父母如其教。是夜大風雨。家人有膽巨者。私覷之。見狐來扶屍起坐。壯如生人。坐蓐者。俄頃呱呱有聲。竟抱之去。天復開霽。視姊則血殷床席。依然僵卧。乃舉而殮之於棺。姊生十七年而卒。今又十七稔矣。以年歲計之。是女尚二九。未足。姑既言詳。室中人皆駭異。獨女郎聞其母死之慘。泣不能仰。姑又熟覩其貌。酷肖姊之儀容。因握其腕。同坐曰。甥勿悲。予即汝之姨氏也。汝見予不猶之乎見母耶。即又笑曰。予向以家寶為朴實。今乃知其狡獪矣。予曾親見陸女。果去吾甥遠甚。無怪乎以彼易此也。但以此為詞。父母國人。皆為所罔。其計不亦譎乎。姑之夫亦大笑。寶色甚慚。姑命女郎與己處閨中。而盱其細耎於內室。粗重者。又另置之。且語寶曰。予為汝成此美。不然。汝願未遂。汝罪且莫逭矣。因授以計。寶乃大喜而奔。抵家。告父曰。兒往觀姑。姑念兒母綦甚。不可不一行。父果遣妻覘其妹。既至。姑令女郎出見。言係鄰家寄養者。乃父遠宦不能攜。故以之見屬。聘嫁亦皆在予也。寶之母諦觀之。實遠甚於陸女。因孜孜注目弗移。乘間請於姑。欲求為子婦。姑佯笑曰。若家小郎君。二三其德。不可。今此女又抱棄捐之恨。寶之母又固請。且索女之年庚。姑又笑曰。不勞

嫂慮子已合之矣，不意有妨於賢夫婦也。婚議遂諧，其母亟歸，悉以語寶之父，父亦喜，擇日即納采於姑家，不半月而親迎。合卺之夕，寶與女郎深感姑德，姑與女父所贈外，又復補其不足，衣飾奩具，踰貴家無以過之。寶之父母皆大悅。寶至夜始以紅紗還女郎，堅令求之，女含羞解衣著之於臍，猶寬然，因低笑曰：妾為君渾消瘦矣。寶乃知楚宮細腰非古人妄傳者，愈覺得意，歡好倍深。三朝出見，戚黨咸以為玉人有雙，殊不負擇婚之苛。女郎自此克供婦職，舅姑皆深喜，惟時時思父。夜寢即與寶語，備其所欲，墻中贈遺，女郎遂無所憾。間或為寶言其數齡時，父始自山中攜至此，稍長教以女紅，兼授以書，督課如嚴師，無少間歇。父自居此地，不耕不織，衣食裕如，且閉門不與鄰宣通，但知其姓為令狐而已。今歲之春，忽令妾日渡於溪畔，婢子相從，亦各任其游戲。妾所云女伴者，即此非他人也。每出即予妾一紅箸，囑曰：有少年郎欲渡者，汝須以此渡之。還授妾以口訣，妾以是少通神術。今在夢中相見，輒曰：為汝夫婦跋涉，良不易，然在我祇須一日功，不甚勞苦。因囑妾善事翁姑，克相夫子。郎竟究耳不聞耶？寶遂嘆息其奇，並悟橋之無定，皆狐翁之術焉。初陸升知寶另聘，以為邑中無出其女之右者，所娶必非絕色。及宜織歸寧於姨氏，陸之族姓間有見者，莫不心折，以陸女實有弗如。後寶所賄之日者稍稍漏言，人始知寶前求意者特其託辭，寶之名遂以少

減竟困於青衿不克騰達咸謂為棄妻所致惟藉女郎之貲加以世家餘蓄迄今猶富甲一邑其姑至事定後時或語其兄嫂親族甫得女郎所自出閨中宛若相與嘲戲恒以靈狐呼之

外史氏曰浣紗西子千百年後竟不一見亦兩間恨事也不意柳於倉卒中遇之且其人之美艷既不少遜於夷光而一室偕隱百年偕老勝於吳之為沼蠡之泛湖多矣獨狐翁以術餌其婿柳生以智蔽其親冰清玉潤者曾如是乎微姑之高義好合雖可成人言良可畏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兩美之合又無非蒼蒼之意也夫

隨園老人曰武夷九曲使人歷盡方知初見之但有奇峰壁立耳似無可轉之境也何物文心竟與山靈爭勝否於此又得其不可解之一

遺鈎

京師有邏卒高二者性嗜酒醉則杖一白梃行歌於巷以其端有鐵堅銳下曲狀如壺喬之柔謂之曰鈎夜巡者恃以捕盜之具也一夕夜甚深高二又酕醄持鈎出邏一家燈猶未熄諦觀之則某人之室新婚未久也二心偶動屬耳於垣聞婦與夫語其聲甚低而狎昵之狀可想二不覺大動蓄思無可與者遂悒快而前強見一人蠕蠕然行來甚遲緩近視之衣裝

約略可辨婦人也。竊思深夜獨行，必非良家，似猶可挑，乃尾之。徑入一巷，有蓬門甚低矮，婦即側身入。二一猶不敢肆，屏息伺之。幾聞羣兒嬉戲聲，見婦皆依依孺慕，似無壯夫，心乃安。窺有短垣，因踰焉。婦即叱問伊誰。二一乃倚鈎於壁，突入其室曰：高二也。婦驚詢曰：以鈎來乎？二一笑曰：鈎誠有之，已植於牆下矣。婦乃巧笑承迎，若不峻拒，惟曰：稚子輩未免頑擾，請君與妾升此壘。二一欣然從之。既登，果甚平坦。婦即解衣先卧。二一撫其肌，絕豐肥，而近就之，若抱甕，若擁腫，頹不可耐。然在飢渴之殷者，殊不計此也。為歡良久，甚愜素心。而宿酲未醒，遽擁之酣睡。及寤，似有人語曰：此高二一哥之物也，胡為乎在此？又有人怒曰：此偷兒欲盜予之小靶，故以鈎投之，豈高二一哥而亦為此？既而諦曰：是果高二一哥矣。未見其人，先見其衣矣。二一乃大駭，張目則旭日滿天，已身卧於人家圈上，蓋豢養之牢也。俯而窺之，有巨彘大且百斤，黝然假寐於牆角。己之鈎實在焉。不覺大驚，而身無寸縷，慄恐不勝。幸衣猶在側，取著之，赧然而下。初主人見其為二一，且形狀如狂，亦愕然，呼而與語。其儕二人亦先在，爭詰之。二一實內怍不能言，惟語主人云：是豕老矣，不烹之，將為妖。眾始知其與豕為好，不禁大笑。二一竟不顧其鈎，叙遠而遁。翌日，主人果烹此豕。二一夢前婦欣欣而來，謂之曰：賴君片言解脫，今則轉輪為人矣。二一驚覺，始舉以告人。聞之者莫不捧腹也。

外史氏曰。孟野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二既以身為艾豭。則婁豬不難定矣。第恨主人。當時誤從一言。徑投之鼎鑊。不然。予朝方來。甯子未老。其所生。又必有異矣。惜哉。

奇遇

余又聞之某公言。西陲盪定後。有軍將。秩且四品。部其衆。往戍回疆。兵弁百餘人。臨溪配渡。軍將與其目長約十數。獨乘一舟。有回人。年且耄。為之操檝。偶聞軍將鄉音。忽操漢語詰詢曰。公等俱自華土來。風景近復何似。闔舟聞而駭。競詰之。乃泫然曰。予雖居於此。種類實異。身本中州世族也。少年入伍。隨征殊方。一時偶失利。遂陷于準噶爾部中。渠役之如奴隸。嚙雪吞氈。苟延殘喘。渠又售我於回部。遂習其俗。不能復變。今又數十年。竊幸皇威遠震。復覩大邦人物。不禁感而失言。萬勿見過。衆既悉其顛末。不覺惻然。有至泣下者。軍將忽動念復以里族叩之。則姓氏鄉邦。實與軍將若合符節。及自言其名。軍將瞿然甚驚。起立以詢曰。若去鄉之日。曾授室否。則曰。娶某氏。琴瑟甚調。又問抱子也未。則曰。年週歲。襁褓未覓。再詰以其子之名。則言未及終。軍將早噭然大慟。膝行而前矣。其人始愕然。亦釋棹而跪。堅不敢承。同舟多有知者。又覶縷言之。更質以祖禰名諱。無不脗合。其人亦哭而失聲。與軍將相抱而泣。時已抵岸。軍將曰。父棄其所操之舟。出笥中衣冠更易之。奉之同至戍所。具牒於上官

鰥陳其資釆級官詰贈父罪上官憫其情奏其遇歟爲具奏奏旨宥而弗問兼聽還其鄉里
軍將銜命人送其父歸太夫人猶在堂夫婦豐享湖秀則皆年逾七十矣。

外史氏曰遇之奇者惟在倫紀之地蓋令人可泣可歌可哀可喜一時而七情具焉誠莫知其所以然也以天涯之遠而聚天性之親其至樂乃出於至苦愈有其至樂異方悲無予之伯道翠遇班衣失怙之丁蘭旋刻青李倉倉者何巧耶不然秦越同舟又何人與之自言耶。

繡鳥

德安莊士玉妻女紅暇輒爲細君精傳洛繡數辦妍艷如生有窺聞其事者毎笑謂京兆眉嫵猶非鍾情之至焉一久就燭經營夜已過半乃置業履於牀上同覓黑甜翌日晨起求之弗得遂疑侖兒攫取而室中都無所失因而駭然即亦不甚介意及昏與細君共話其異忽梁上一物疾如鷸集撲面飛來亟視之墜於楊上則所繡之鳥也附以片紙細楷簪花雅閒之則七言一絕曰設施針管弄銀鍼織盡文鸞幾許心自是深情憐一縷誰知寸趾價千金語意似譏細君之足下而不知鄙嗇爲之者亦付之一笑然心則竊竊然不滿於閨中之覆矣細君固不及覺惟以語夫爲懼明日遂託故歸寧久而不復務俟還寓而後返良亦有

故而然莊不聽獨處一室輙祝曰寸趾者肯容人一觀乎言之數四併聞梁上笑曰赤足婢似亦可好奚用纖纖者爲莊愕然早見繡履半彎縋梁而下尖瘦如初生之月束以鮫綃纏以錦帶度之不及三寸洵爲尤物且自下而上裙袴儼然皆以薄縠愈足令人魂銷莊旣得其一斑益思窺乎全豹又祝之旋聞嬌音哂曰措大亦渾不解事此正動人情處也奈何務覩其全耶莊益哀懇轉瞬徑下則一二八麗人綠雲雙軃玉容百媚信非人世所有廻念其妻不啻糞矢矣因邀之坐微叩由來麗人低鬟不答徐曰君只合與蠶東施捉足捧履耳又烏知天上西子哉莊亦笑曰西子果肯枉屈亦願效圯上之故事遂相與鼓掌歎洽許時麗人絕不羞澀徑投莊懷任其緩帶解衣扶入衾底一時好合之樂有倍勝於伉儷之歡者事訖麗人解所御之履以贈莊曰留此好樣倘值筆墨微暇可爲妾一拸針黹也言已翛身而上倏不見莊玩其履則以五紋織成者雖纖弱如錐亦隣於敝矣莊會其意爲更製之且備極工巧甫成而果至出以與之欣然有喜色是日歡好倍初天明易之以去復囑曰妾爲君跋涉不易每來即納履踵決君能時易以新則朝夕可以相晤已莊諾之由是屏絕外務並日而營惟恐其不逮旬日之間麗人之所得已不止五緉之多而卜宅之舉益杳細君不能待乃旋歸見莊忽大驚曰別未匝月何形神之困悴一至於此詰之堅不肯言細君勝

諸床得隻履迥非故物試之方柄圓鑿果不相入蓋即麗人所遺者不禁勃然遂至脫輻細君投此履於火且以死要莊始移居乃莊自此抱恙漸以不起未半年而卒後邑人誤開古壙有北狐疾馳而遁衆視其中衣奩備具敝簏存履數雙制度精妙好事者袖歸示人則皆莊之手製也

外史氏曰代閨人製履韻事也而卒罹非常之禍者豈以巨屨小屨亦有利害之殊而纖纖蓮距方在掌中渺渺幽魂旋歸泉下曾不如大脚阿婆屢為之而無患耶東昏為玉兒做步步金蓮竟以之亡國況其下焉者乎人之沾沾於大小肥瘦之分者其亦莊生之續也已

輿中人

京師輪蹄絡繹行者多以輿故雖曲巷華門皆有車轍馬跡而繡閣之姝畫屏之豔其出也香車寶馬固不外需下此者則非賃不能矣有某公子者性佻達尤好冶游遇色如集羶之蠅輙營營不去父死益無稽竊慮美人隔重帷嚬笑不能親炙乃與所交惡少謀變服為人執鞭凡少艾之登車降輿纖腰弱體眉黛唇朱無不以目淫之而貌之妍媸粧之濃淡又不時津津齒頰僦車者固不及知也丙子夏又乘人之車如市方將覓緣以飽饞目俄有一老嫗蹀躞而來口中且絮語曰地將廿里青蚨祗百文誰肯載之往耶瞥見公子之車即呼曰

賃與公子詢以所之答曰八里莊去上新塚往返皆汝車祇載一小娘子盍行乎公子笑曰個老姥止叙家常值果如何耶嫗曰不虧汝整百黃邊可肯一往公子少之嫗顰蹙轉身色似重有憂者公子自思小娘子必新寡未久者予雖閱人多究未能通笑語今遇此弗可失也乃呼曰姥轉來車賃矣嫗姬欣然引之往曲折數巷方抵其家亦未辨為何里窺之牆卑室淺嬌語嚶嚶不免時達於外蓋不過二句人也嫗入有頃以楮錠出又復挖裲車內蹣跚往來而珊瑚之步已至矣睨之容如桃綻膚似脂凝縞衣元裳衆一新婚佳麗益竊喜婦流盼謂嫗曰好看家慎啟閉日晡即歸矣嫗笑諾闔扉自入婦始登輿且謂公子曰若勿馳驟予質孱弱不任顛播也其音嬌脆如新鶯公子心益大動私計曰如此孑然諒非大家閨闥若至野劫之以力事當可成因即韁端小憩微叩之曰娘子所往者先人之邱墓乎答曰亡夫之塚耳又問曰歿幾時矣答曰百日猶未周矣語次漸以親狎口脂之香咫尺飛越未出闤闠公子之情已蕩矣比及郊坰道路岐出公子故熟識幽徑乃策駟就之婦在車中覘認良久駭曰誤矣此非予往來之故道也公子答曰若勿言此固捷且便者若何由知之仍共語言漸涉邪婦亦不拒惟以微笑答之已而潛索其手則以纖腕承迎戲牽其衣則以輕磋暱就公子之慾盛熾正思請間為歡婦忽攢黛自語曰可若何有頃又云公子詢之婦笑曰

此事不可令人知然而不得不告予忽遽出門未遑如廁今小腹脹痛矣若視前路地可停
車公子喜適其願笑而頷之須臾至一林密葉周匝四無人跡遂叱控而止顧曰娘子請往
予不能從也婦下車周圍審視謂曰此間險惡予心惴惴然若可偕往遠立似亦無妨因以
橫波示意公子大悅徑從之婦至茂樹下忽變聲謂公子曰汝視我猶為可憎耶然觀其面
則巨口劉耳目光如炬倒一生夜叉也駭極而奔夜叉奮臂擊之應手而仆猶是柔荑已不
啻巨靈之掌夜叉搏之如匹雛縛之於樹叱之曰汝父一生宦達生汝不肖目不觀詩書惟
瞷入閨闥律應眇於是出腰間白刃剜其左眶爲珠隨手而出夜叉啖之如食蔗公子嘶鳴
夜叉又叱之曰汝既目淫又復口污律當瘖但留舌為人言宜去唇以代因割其吻公子益
號夜叉再叱之曰汝有手文不能握管武不克張弓而甘心為之僕御辱已甚矣律合去其
一看若能揚鞭得意耶乃斷其右腕公子之袖盡殷夜叉乃鼓掌笑曰閨人之恥予今為之
一洒矣言已復化為美婦斂衽而拜曰累君相載媿無以酬但歸途迢遞孱弱難行車馬可
暫假也竟出林升輿鞚縱而去莫知其所往公子痛深創鉅號救無人始自悔所為之謬既
而剝膚日烈枵腹雷鳴愈知自艾幸有行客數人至疾聲呼之眾至其前咸驚怪公子緬述
顛末靡不駭然乃解其縛求送之歸公子自是以疾廢然而狂態盡斂醇謹老誠非復向之

輕薄于矣後二年又行遇一婦彷彿共載者而未敢復視也聞婦遙語曰我輿中人也君能改行從善壽亦增長矣公子大驚視之竟茫無所見

外史氏曰狂且之惡王法所不能禁非不能禁私暱之辱身受者且不能知又烏可繩以國家之典哉幸活菩薩現生夜义之身刲之割之卒能使之回心向善不終於蕩檢踰閑眞具大慈悲者矣輿中人乎閨中人咸當繡像以祀之

罷眉叟

閩臬陳公治績素著有幕下生曰盧某實左右之公亦敬禮弗衰時時與同寢食盧年未三旬斷獄精嚴令人無從置喙公之僚屬罔不誠服盧遂傲睨一世適邵武來一異人罷姓芝名字眉叟壽登七秩而少好如弱冠挾有異術能與鬼神言悉生人去來事某太守薦之於公遂驛送來省其言如響公甚尊信之亦致之幕中罷既入署得與盧遇輒數數目之色若愀然公疑焉然以盧素倨慢待罷無加禮故如此亦不甚介意一夕與罷夜坐聞鬼聲甚慘似在左近公與侍者皆聞因駭然以詢罷罷笑曰此盧生之夙孽耳於公固無害也公叩之初不肯言詰之再三乃曰公憶蒲葵扇之巳事乎公愕然曰頗憶之而非予任內事也罷曰公雖未逮盧生實司其事渠以片言致戕二命昨閻摩既巳發勘禍將作矣公詢其期答以

三日。公遂默然不樂。然猶將信將疑也。侍人有善盧者。聞而驚。轉以相告。時盧正因惡警。神思弗寧。聞之。益更怵惕。遂治具邀龐。敬求良策。龐已覺侍者漏言。堅辭不赴。盧乃移樽過龐。儀節謙恭。笑語歡洽。廼非向之倨侮者。龐亦竊笑不言。酒酣。盧以言挑之曰。君居閩地。亦知蒲葵扇一獄。誰實斷之。龐佯笑曰。此前司某公事耳。君言及之。當必有故。盧因慨言曰。予時已司刀筆。就事論情。祇見至隱。乃人或以為口實。心殊不解。龐聞此言。遂變色而作曰。君至今日。尚猶以為精當耶。二品顯宦。九閽震怒。君之危若朝露。顧乃詡詡如此哉。盧大怖。離席而伏。一時侍者皆驚愕。蓋閩中素矜男色。詩禮之家。生子而美。其防閑尤甚於閨人。某縣一巨紳。生子女各一。皆有殊色。紳故崇尚名教。閑之維則。男女既及冠笄。尚猶中門未出。家之僮僕。並未少識烏衣而紅顏者。更無論已。一日紳他出。見僕執蒲葵小扇乘涼於門側。紳亦漠不關心。閱數日。過女閨中。案頭適有此物。取視之。上題五言絕。墨跡猶新。而詩鄙俚可笑。紳心猶未甚疑。及詰其女。則曰。弟適攜來云。係某僕者。不知何人所書。讀之令人噴飯。父亦曾見之耶。紳微頷之。而疑乃頓起。時內外隔絕。僕之物無因而至。致以為訝。然思僕之婦服役門中。物或有所自來。遂不復根究。乃父出而子入。姊弟又以為笑柄評騭。時女因語弟。使更之。弟初不欲。既而念少年章甫。忽等巾幗女流。亦深閉而不得出。不覺抑鬱。乃以清

水滌其墨取筆大書一絕曰雄飛原有志雌伏固無妨倘借春風力飄颻出畫堂吟成紳弟
又笑語良久而懼為父見遂並是扇藏于中即紳亦不甚記憶矣明年紳將有遠行以門客
某綜理外事即館於家其素所親暱者也時值溽暑蚊聚成雷客索一物為驅逐乞之於內
紳子無以應偶見此扇即以付之亦領忘扇頭所書矣客揮箑竟夜晨起僕暫見之詫為已
物及讀詩則又非是遂置之乃客當未冠時實以色寵於宦致今猶以家寄託是日見僕錯
愕取扇觀之不覺大慚遂疑紳子為嬖已思以報及紳歸故以肩置其前且言公子所贈者
紳本有疑於是見之大恚客又言公子每夜出未知焉往忝在心腹不得不告紳益怒入內
呼其子將施鞭撲幸女說身自任極力辯白書扇有時與扇有據宵行又莫須有之說紳乃
釋然反下令逐客客遂無顏鼠竄而去又踰年紳遂為其子締姻於某宦既納采矣客知之
因銜舊怨搆扇造宦鑿鑿言之宦又迂腐異常者乃以乞書為名向婿乞字數行紳不知命
子與之宦比觀字跡脗合竟遣媒約絕其婚紳不能平爭論數四遂涉訟然在主新獄者猶
以詩有可解事有可疑聞之中丞蓄鼻亦命為之調停而盧適入幕見之即笑曰此地素有
此風已不可長況紳家而亦為之耶因命取扇入署草書一行於上曰既甘雌伏何必雄飛
其人之品從可知其人之婚理宜絕但存宦體仰即斷離云云紳得此慙赧無地歸即痛撻

其子。逼使成招，竟無以明，刎頸而死。女恫曰，予實使弟為之，今若此，是予殺之也。女遂亦投繯。紳救之弗及，氣忿成疾，竟以病廢。而人猶喧傳其醜，罕有識其寃者。是獄已隔數年，盧忽夢已持蒲葵扇，將有所書，身側一女鬼項擁素帛，哀哀而哭。及寤，寸心驚悸。又聞人言，故折節於龐，以冀倖免。龐既責之，更力辭曰，此獄既已定案，亦如君之鐵筆，不能搖動，但因遂言之客。時近大貴之人，鬼不得前，故君亦少延殘喘。今渠已南下，覆舟於江，命無可逃，豈君尚能獨緩乎。言已太息。盧又流涕以請，兼以老母為言。龐不覺惻然曰，祇餘一綫，君自為之。乃屏去左右，耳語曰，某客為鬼所廹，因投於相國門下，乞為親隨，朝暮侍側，故得苟免至今。刻聞閻君將轉生人世，地府缺員，限以三日之期，盡結舊案。君能得我公卿翼同宿數宵，或藉以免，亦未可料。此係洩天地之秘，深有罪愆，明晨亦將他適矣。盧聞此語，深信弗疑。及陳公退食，即號泣乞救。公詰之，乃具以告。公以語龐，對曰，以公之福德，不難庇覆此一人。濟與弗濟，請從之。公乃慨允，命人移卧具於盧室，與之對奕，直至夜分始寢，果無一事，即鬼聲亦不復聞。達旦而起，階頭砌畔，儼有繩索痕，侍者以皆為異。及公出，龐即來迎，將辭歸邪。武公留之，堅不受命，不得已而餞之衙齋。臨別，龐語盧曰，騰此兩夕，君亦切勿自誤。盧敬諾，龐遂逝發。乃公至次夕，手談既倦，因與盧坐語，夜半將眠，侍者亦多偷安。俄聞簾鉤微動，公固有戒

心亟視之則黑氣兩團恍若淡霧森森然直衝臥內暨人毛髮視盧已木坐如痴公駭然厲聲訶逐其氣頓斂彷彿如人侍者皆見之則一男一女年約十六七分跪於公之坐側公未及詢女即稟白曰蒲葵扇一案公亦當洞鑒其冤今盧某已罪無可逭請公出此戶勿庇凶人反使震公左右公時已氣餒强詰其名則某紳子女者是也公乃徐曰亡其命矣夫遂起而趨出盧雖迷惘猶思挽留公以更衣辭之亟返內署少頃使人覘之則傳報曰盧先生已長逝矣公益震慴不敢復履其室惟命紀綱以衣衾斂之已而詢其死狀則長跪中庭宛如向人乞命者且口鼻有血痕及殁而膝猶未伸筋骸拘攣遂拳曲而納於櫬馳書浙右召其眷屬厚賻之令載以歸然在公已如失左右手矣幸即報陞方伯倉卒離任復遭龐於途公知其異挽之晤言因詢盧之所在並兩夕頓異之由顏加怨悵龐正色曰初某以公之德政綽有可觀故以節鉞卜之謂不妨庇茲小醜詎意庭訓弗嚴盧殁之日公之長君受人暮夜之金誣一良婦永沉囹圄上帝因減公之祿籍以父子至親故也以是匿跡之鬼因而現形且冒瀆而不顧微公知幾亦將抱恙非某誤公實公之自誤耳今盧已遍歷冥罰轉輪人世不再如向之得意已語竟辭去公甚愍然時公之冢子已位任某州因走伻以書諭之堅諱曰無公因此鬱鬱勿快無何以公務降補鹽道未任而卒

外史氏曰。甚哉福必以德。而後能神欽鬼伏也。陳公為子識祿。鬼即相逼而來。德者福之基。可不務乎。至蒲葵一扇。雖可招風。苟非盧專主其事。亦未必無由昭雪。任性失出。尚當顧羅陽刑。僅受冥罰。猶為僥倖。惟閻君亦轉生人世。當亦授何職。殊屬不經。每欲起眉叟而問之。又慮九天十天。莫定所居。亦徒懷索解之意而已。

詩妖

濟南湯敬一。素業詩。所作有杜陵風致。一時苦吟之士。皆慕其名。每獲佳篇。如逢拱璧。汶上李子藏其稿百餘首。非契友罕得一觀。然李之所為。不第絕不似杜。抑且絕不似湯。囈語盲詞。讀者欲嘔。而李輒大言曰。湯以杜為師。子以湯為師。古今詩學之傳。祗此一綫。區區元白。直將奴隸視之矣。同袍者無不竊笑。一日誦湯吟草。方且狂呼。聞有人笑曰。湯居杜下。子實高出杜上。何為擊節如此。李大喜。視之。見一物挺立於前。巨角劍牙。高逼屋梁。形狀醜惡駭極。欲仆。强叱之。物忽不見。乃由是李益自負。舍湯與杜。別成一家言。且大書於門曰。子美若生。應下拜。敬一雖在。敢齊驅。見者亦嗤其狂妄。忽於深夜。有二八少女款李之齋。李啟戶諦觀。貌絕妖冶。而態更駘蕩不羣。私心愛慕。延之入。叩所自來。答曰。兒家居浣花溪畔。與草堂為鄰。昨自蜀中流寓山左。生平酷嗜杜詩。欲得彷彿者而事之。聞君子又高出杜上。倘賜一

律。領侍終身。言已。斂衽而拜。李愈大悅。遽請命題。女袖出紅巾。色甚嬌艷。隨鋪於几上。曰。以此代楮。即景可賦也。李不自揣。信筆塗之。甫一起。女即顰蹙。連喚奈何。次句復然。竟不俟其終篇。攬巾入袖。曰。壞兒家羅帕矣。此等劣句。祇宜以廁中敗紙書之。所謂翹然柱上者。竟如此耶。李大慙。心雖忿忿然。因愛不暇為嗔。反笑而謝過。女意似流連。徐曰。君欲學步篇章。盍與妾共處三伍夕。或可成詩。否則。遺失地上。犬且置之矣。李愈忸怩。而幸其下塌。遂無一言。惟從之解衣。兩相歡好。及寢。李忽頓憶前事。因舉鬼物所贊者。聊以解嘲。女乃戲握其鼻。曰。君不知耶。渠言高出肚上者。殆即此耳。李亦大悟。不覺失笑。女雖鄙李之才。而情意浹洽。備極繾綣。因囑曰。君無詩腸。但有妾在。柱老誠不能繼及。李尚不足道也。萬勿輕洩。洩則不祥。李亦姑領之。晨起。旋失女之所在。李猶似信復疑。及有所觸。將欲揮毫。恍惚中如女在側。吟成。則句新語雋。非復吳下阿蒙。自視亦覺刮目。又出以示人。咸驚曰。子今者雖仍柱下。已儼然居夫湯上矣。李乃知女言非罔。自此與女寢處。幾無虛夕。後值同人高會。湯適遠來。亦與席。主人出一軸。求衆題詠。展視之。則美人春睡圖也。湯乃遜李。李亦固辭。衆議令各賦一章。先成者書之。李竟一揮而就。曰。遮莫春愁重。終宵有醒時。卻因香夢遠。故向畫圖欹。百囀鶯難喚。三眠柳不移。但憎舒又卷。睡損海棠枝。稿甫脫。衆皆撫掌。湯遂為之閣筆。既題。復飲。湯

故有心。乃以言挑之曰。君才敏捷。夙所服膺。第不能工穩如是。今日之事。僕竊有疑。惟君其教之。李時已半酣。乃笑曰。君亦故為撝謙。豈落霞孤鶩。遂足綴子章之管哉。雖然。僕以前所為。亦殊夢夢。近有奇遇。始覺揮洒自如。因述女之蹤跡。且極其詳。衆咸駭異。座中一達者。忽愀然曰。君之禍不旋踵矣。此女必詩妖也。夜攝君之精氣。晝復往君之靈明。英華盡洩。津液將枯。冀享中壽。猶難。矧夫長年厚福哉。李乃大恐。敬求良策。達者與衆皆曰。遠之自可以免。李為首肯。歸即移臥具於內。不敢復宿蕭齋。蓋不入閨中者。已三月矣。細君大悅。剪燭晤言。女忽現形而來。咄咄然。戟指而數之曰。妾何負於君。而洩吾事於廣衆。使迂儒目妾為妖。妾誠妖。詩人嚋不稍予。竟相與鄙薄如此耶。語次。面目頓更。李視之。則故巨角劌牙。形狀醜惡。即謂已高出杜上之恠也。大駭。與妻俱仆。家人力救之。有頃始蘇。猶嘔血數升。病極危。殆延醫投以參苓湯。半載始愈。然有時一觴一詠。又依然向之覆瓿物矣。李遂抱憤終身。絕口不言一杜字。

外史氏曰。東施效顰。竟掩西子。非筆下有神。腕底有鬼。將必不能如是。但女以才色惑人。庸鬼斥之為妖。不然。得一日之名。烏用享期頤之壽。達者具曠世之識。當不以危言相聳動也。

變鬼

黔楚故多妖術。其事皆肇於苗。以人化虎。以木易足。變幻不可名狀。故明天啟年間。荊南有無賴子十餘。奉一苗人為師。其術則曰變鬼。奇詭異常。毒流閭闠。初小試於某縣。幸黃岡李如龍道士。識其蹤跡。白之官擒而治之。遂未至於大肆。及究其變鬼之法。則風聲鶴唳。人實自驚。初非鬼之能事也。某縣有富家。居近城市。有壯男三人。皆已授室。乃翁早喪其偶。惟攜二少妾。別居一院。奴僕之健者十數人。素矜拳勇。劇盜猶望風思遁。一日值翁誕辰。子媳皆稱觴介壽。苗人因乘其夜宴。啟閉徵舒。乃聚其類擇四人。各授以符。與已皆變鬼以往。及抵翁家。夜將三鼓時。深秋天氣暴寒。頗不可耐。翁與子陪侍賀客。倦而思眠。遂各歸寢室。鬼亦分秩尾之。始則窸窣作響。繼乃嗚咽發聲。闔門已戰戰靡甯。翁膽獨巨。猶大語言其妾曰。鬼陰質也。當畏火光。可明燭以待之。我輩三人為衆。陽氣盛熾。復何所畏。其論若甚侃侃。乃聞長嘯者相逼而來。白鬚早毿毿自動。如風際之竹矣。鬼亦不禁竊笑。及鬼入戶。形果駭人。其一斬衣涼冠。面無血色。其一烏珠雙努。體無寸縷。燈下視之。翁與妾俱已倒地。鬼乃姿其所為。天明。始吼叫而去。翁少醒。燭未燼。周覽室內。箱簏盡開。始悟鬼而實盜。初未虞其妾也。追觀榻上。兩美裸然。尚猶白身偃臥。疑而詰之。則泣曰。始以為鬼。妾等遂昏然。比蘇。實二少年褫手衣而相嬲。其辱不可勝言。直至數度。方起榻。妾輩遂狼籍不堪矣。翁因愧忿不已。亟扶 3

杖往呼其長子。慮婦未起。自牖召之。聞其冢婦。乃嬌泣曰。子今者復何可為人耶。翁遂大疑。呼之益亟。子甫啟門以出。則面目黧黑如漆炭。恍即深夜所見者。翁幾欲奔。強詢之。則有蠻首屬鬼。直復其閨。子甚怖。適有無火之灶。因埋首其間。理亂固不知也。翁遂不詰其詳。惟歎曰。壯夫如此。固無怪乎老夫矣。又往視其仲子。婦已着縷而起。延翁入。涕泗而言。亦有一鬼血污周身。突入其室。婦驚仆。及寤則床頭有鬼。身上無衣。因哭訴不願復生。翁撫慰之。及詢其子。則指曰在榻下。翁喚之至屢。始匍匐而前。許時甫見其面。蓋已污垢深漬。無復人狀矣。翁益太息而去。比出見其季子。裸裎狂走而來。忿然曰。空畜多人。鬼來即瑟縮不起。脫使遇盜何如乎。翁壯其言。亟叩之。對曰。鬼至時。兒與婦已就寢。聞其聲甚可怖。乃以衾冒首而臥。不敢出息。詎意鬼竟弗容。以爪捽香衾。兒一覩其面。鬼髮赤眉。幽冥劣相。乃恐懼避席。不及着袴而奔。迨出寢戶。頓思人衆可援。往呼僕輩。輒皆託醉未醒。間有寤者。聞兒言。反各觳觫乞命。儼若親見鬼形。兒不得已。俳佪於外。幸而頓忘其寒。將曙。見前鬼肩荷巨囊。纍纍然不知何物。徐徐而行。兒亦莫敢究詰。故急奔來告。兒不圖先已遇父也。翁因慨曰。孺子少有志。汝歸。今竟何如。答曰。兒行時。婦故無恙。翁曰。亟往視之。鬼殆竊婦而逃矣。其子趨而入閨。果失其婦。乃大號。翁亦倉皇命僕物色之。至午始得於郭外。盛以麻袋。氣息將絕。負之歸。嚮晦

始活。則鬼喜其少艾。自碣而貯之於囊。荷之去。將以永好。苗人懼洩其事。叱令棄之。故得以珠還合浦焉。翁心恥其事。反重賚臧護。使無漏言。僅以盜劫首諸官。及鬼事洩。歷供前案。凡攫取數家。皆驚之。使避以快其胠篋之私。惟翁家畏鬼殊甚。且室多麗質。故不免於包羞。案定。人遂喧傳。翁病之。命子各出其婦。又皆不從。乃徙於鄉。未及十餘稔。而獻忠之亂作。粉黛從軍。為禍尤酷。變鬼者。或其兆之先見乎。

外史氏曰。人而鬼。乃其常也。鬼而實人。則其變矣。夫以如是之鬼。見之者固應動色。至於搜囊篋辱閨人。則雖猙惡當前。誰能堪此。忍不起而與之爭乎。乃一老無論三子。皆壯夫。何竟伈伈俔俔。低首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迨夫受侮不少。予且遷怒於僕。父且命逐其婦。亦徒貽笑柄耳。抑何補哉。抑何補哉。

續念秧

聊齋言念秧之事。隱括其奸。既已如犀照怪。迄今行旅所傳。又有數事。亦足寒跋涉者心。因擇其尤奇者。用以當禹鼎之一。足與客子知所趨避。欲窺全豹。猶未也。浙東某方伯。以引年致仕時。已簪紳濟濟。諸公子皆宦於京。惟一幼者留奉晨昏。已弱冠有餘矣。方伯以功名為重。遣之赴都。與其諸兄謀將以求仕。瀕行。予以千金。僅資路費。以京所需自足。猶慮其少未

更事屬之曰。途次念秧者頗多。汝此行不淫不賭不多事。可以無患。切宜慎之。公子謹受教。紀綱數人。載以巨艦。非如一介之士。從以老僕。乘以疋馬。可以垂鈎而鈎者也。行乃漢口。棄舟而就輿。又已數十程。公子既恪守家訓。繁費無多。而公又掛冠未久。門生故吏幾徧中途。具飽豬肝而贈縞帶者。不一而已。足即從者亦益潤行色。於是慢藏之戒。倍嚴將抵京。已使人先往馳報。公子與其僕駕輕車跨駿騎。輜重絡繹。馳驅於畿南道中。雖非朝發夕至。亦既信宿匪遙。心皆漸放。是夕宿於安肅。小邑也。僕夫卸裝。公子散步於旅邸。因與郵亭主人閒話道里之遠近。約數日可達。主人未及對。旁一人華服鮮衣。貌頗修偉。代答曰。明夕宿涿州。二日可抵都門。貴客按程前進。道亦不遠矣。公子以首頷之。微詰其姓。曰田某。審其音。亦浙公子。頗動鄉情。方將細詢。適僕來請盥濯。遂入室。及昏。田忽以盛饌入。浼僕稟白。言係公子兄長。現在某部。斥革之吏。以故閑居在此。倘公子肯為緩頰。仍復厥役。則不啻再造之恩矣。因敬以盤飧上獻。公子頗疑。召入問之。鑿鑿敘述。則其事甚細。其情可原。及詰其何以出京。又對曰。吏之兄實亦小吏。現掌案卷於縣。故來依之。公子又私以詢僕。則逆旅內外。人多識之。因亦坦然不疑。三辭而後受之。更加慰勞。許為排解。田色似甚喜。頓首至地。感激不勝。公子遂獨酌於旅舍。因與羣僕呼盧浮白。亦樂而未央。酒將半。又有客至。人騎喧嘶。問公子宿處。

主人導以入。其一人鬚髯如戟。服冠不類齊民。其一則形軀短小。年僅成童。美好如處女。公子私心計曰。念秧者至矣。强起詢之。髯者操浙音笑曰。弟與兄同一桑梓。君竟不識我耶。某太常為予季父。現任都中。與諸大兄杯酒盤桓。弟不才亦常叨陪侍。至於浙中故鄉先人之敝廬。與尊府相距祇一衣帶水耳。弟雖未獲識荆。昨大兄言。知已北上。不意果得相遭。實出三生之幸。公子聞其言語仍涉疑忌。而依稀記憶故里。若有其人。因叩其官位。並詢以所知。則曰。弟一武夫。叨登鄉榜。因丁艱未經部選。客歲服闋入京。守候至今。始准保府試用。宦途可謂蹭蹬。然藉此遇兄。頗覺大快人意。語甚洽比。公子因恍然曰。君非武孝廉某耶。景慕久矣。竟與之歡然講禮。無所疑蓋。公子邑中有武科居士。雖寫遠。曾耳其名。節太常之猶子也。所言脗合。方深信之。且以揖入席。某笑曰。易云。不速之客。殆弟之謂矣。徑就坐。公子又詰其少年伊誰。某耳語曰。此京中一妙齡旦也。弟以數百金致之。故不使離左右。兄前敢胆顧賜一坐何如。公子不拂其意。果待坐。少年亦不謝。岸然即席。公子頗怪之。既而睨其貌較傅粉而增光。視塗脂而益潔。俯仰嬌羞。宛一閨中弱質。公子遂信其為優。未幾。某之廝養亦入。具白旅中人滿。無地可容。謀將他徙。某對公子笑曰。弟自北來。適遭兄之前驅。知今夕當宿此地。故報犇而至。冀得一席之地。可以少領清談。今竟不能。殊覺悵悵。言訖。作別欲行。公子不禁

動念。竊計同鄉又登仕版。既承物色之殷。更荷流連之雅。一時遂頓忘遠慮。慨然曰。弟不圖兄至。先占枝頭。置兄無地。下榻。殊爲負罪。然不以褻尊爲嫌。弟一人竟苦寂寞。何不共居此室。祇足談心耶。某大喜。謝曰。暮夜良難轉移。但弟武人。鹵莽。或不便於兄。反取罪戾。既蒙盛誼挽留。弟亦不敢自外。謹受命。即呼從人將衣裝盡卸室內。竟不復遷。公子瞯其豪華。迴殊寒素。與己亦不甚相懸。愈無所猜忌。乃洗殘更酌。又有頃。田入行酒。公子之待從踵至。公子命欵某之僕。某又起而謝。忽見田駭曰。二兄何得在此。公子詰其相識之由。則某之毋黨遠族也。公子推某之愛。亦令與席。田三辭。始敢隅坐。某與之閒敘家事。刺刺不休。公子得注視少年。竟不復憶庭訓。少年又時時流盼。倍覺銷魂。四目交矚。漸有不可解之勢。知已上餌。故飛一觴來曰。兄須盡此爵。是兒有絕技。尚未及一售也。公子竟滿引之。某以箸代板。命少年清謳。初猶靦覥。辭以喉啞。强之而後歌。乃一發聲。梁塵氣簌欲動。於是四人豪飲。均已酕醄。邑城早漏下三更。田乃辭公子。與某皆命僕佈衾。各據一榻。少年果隨某同臥。儼然伉儷。公子因竊笑之。及寢。某忽發惡。欲嘔。做諸醉態。故攪清眠。公子本不慣此。加以宿酒在胸。遂不能寐。遙聞骰聲清越。喚采奪雉。公子知僕輩共博。亦屬長途。漠不關心。而伺彼二人。則已共入睡鄉矣。公子轉側亦漸已朦朧。聞某又欠伸。彷彿病酒。不能即安者。少頃。遽以呢語喚少年。

少年弗應。又許時。方覺微聞之。某低曰。轉背向予。奈何。帶亦弗緩。旋聞少年曰。卧榻有人。何又做作此態耶。某笑曰。渠被酒甚深。此時早應熟寐。何能知。若乃故爲阻我。少年遂不言。須臾榻上窸窣作響。枕席亦有聲。鼻之呼吸。口之嘔啞。皆不止。約略間。公子之情大動矣。惟恨不舍彼而就此。無何鼾聲聒耳。某似熟眠。且聞少年笑曰。誤人黑甜。旋又醉夢。爲歡幾何。公子頓思招之。忽憶父命。遂復强忍。鈴柝已四敲。因假寐思睡。俄而耳畔有人小語曰。君盍少寤。敬來荅垂盼之情。語未及竟。身已入衾。公子覺膚香襲人。若薰蘭麝。及撫其下體。則又如脂如韋。温膠堆綿。值火灾祓廟之時。寧復有舟返剡溪之事。未及片言。山僧早叩門而入矣。少年又極活潑。百倍閨人。公子初嘗試之。能不神魂顛倒哉。事已。共枕交吻。少年始言曰。僕以一時狂瞽。誤從此趕趁者。使酒尚氣。殊不留人面皮。兼之武勇可畏。倘違逆之。敲僕不遠矣。寄得如君輩儒雅。使人乍領而已爲之醉心。公子已有意於此。乃以言挑之曰。某兄亦甚愛吾子。何遂不滿如是。少年又曰。若人清醒。亦極能温存。無如性耽麯蘖。醉後益豪。雖當僕役之前。亦强人爲此醜態。君知我輩。豈遂無恥。至是。即如今夕與君共室。何可復生慾心。致以猥褻。悉入君耳。即此可見一班。公子因笑曰。胡不舍之而相隨遠出。子亦自有所樂者。少年乃低訴曰。渠止二百金爲予償債。遂誘予相伴。至任再酬十鎰。予年幼誤信之。於今甚悔

於心。然亦無可如何矣。宵來晤君。不勝仰企。故敢竊以豚犢君。倘留意付渠原金。僕自從君返京。朝夕侍從。我輩中尤有妙者。則汲引同來。不難盡入彀中。豈止僕之一犢哉。公子見其滑稽益更適意。徑許之。少年亦不復起。竟任公子擁背高眠。不覺東方之已白。詰朝。公子猶寢。忽聞某詬誶聲。及醒。少年已為捽去。將飽老拳。公子心實惻然。乃著衣下榻。赧顏而排解之。某益忿忿。兼詈公子曰。以若文人華冑。且係鄉誼。倍致慇懃。何倚勢奪人所愛耶。斯事無足涉訟。予祇撲殺此獠。公子寔內作。某卽奮臂毒毆。少年號救。勢甚洶洶。郵亭主及兩家臧獲。皆排闥直入。正難解紛。田忽自外來。遽止某曰。弟毋躁率。公子實予恩主。有言宜緩商。遂力勸某出。某猶作色。田乃把臂同去。旋覆公子曰。渠實不甘。可若何。少年又涕泗橫流。不願從某。田因為之居間。勸公子出金相易。公子亦心肯。田與某言。初猶不許。及言之再三。始允從。但索少年衣履。並飲食鞍馬之需。公子亦靳之。直至日中。甫能定議。以二百四十金付某。某猶恨恨不絕口。方將束裝啟行。忽又聞鬬聲鬨且倍前。公子怪而出視。郵亭主人早顛躓奔入。為公子言。責价與某弁之僕。博負二百金。償未及半。因而忿爭。迄今猶詈於市上。倘彼邏卒見之。功令森嚴。予將不能業此矣。惟公子憐之。公子亟呼僕詞叱之。果有一僕負重不能償。而衆僕怒。某又不肯代還。以致相毆。及公子垂詢。皆無言。而索逋者益急。公子責慈祥

𢡟下又出百金命主人代償之某與其僕始揚鑣而去公子雖失數百金然得少年甚愜所願故亦不以為憾僕又因耗其主貲更無敢面諍而腹誹乃就追田亦策蹇相送公子固辭不獲姑聽其行至某鎮日色將晡始治飧田又以歲饑入公子深感其意與少年對食於室中田與僕皆在外也忽又數人徘徊庭除皆青衣狀類應捕嘈雜細語良久始出旋見田奔走張皇入室即言曰敝親識不肖又負累公子矣因指少年曰是兒非即某王府中之旦也受王身值若干俱已浪費故從敝親遠行王怒仰京畿追捕急如星火僕誤勸公子納之今被京差窺見以公子為逋逃主將逮去見王公子宜速為計言未已洶洶者盡入已至廡下公子聞王大怖神色盡失田又出與衆語安慰之已有二人牽少年出室加以肘鎖如重囚公子益駭呼田與謀思所以免禍田又難色曰此曹眼孔大區區者何能濟事姑試之出果遣捕人揮斥且掌其頰田不敢言公子又浼之田往復至三捕人始有允意然索重賂金且論千公子雖震恐力實不能田又為之關說耐盡叱辱議至八百方首肯公子所攜之數半耗於舟車前事既已告罄因以餽贐為苞苴不敷者更質其衣物囊槖半空甫能如數捕人猶爭執不已田懇之乃縶少年北行在公子則已人琴俱往矣鬱鬱不快而天已薄暝即宿於此地翌日起程田早不辭而去公子惑焉視僕之行裝俱若輕減亟叩其故多不敢置對

惟一僕答曰。前夕與某之僕博。獨田所負不貲。及田寢。吾儕始落下風。夜闌宿此。因共計取償於田。以報公子。不意局勢忽翻。田竟大獲。約資數百金。又不敢闌之公子。遂各瀉其槖。畀之。令去。渠實飽載而歸。公子幸無責。公子聞此。憮然有間曰。噫。予知之矣。此真念秧者也。乃不復怒。翻戒其僕曰。予奉大人訓。不能恪遵。致為宵小所愚。今我輩實犯淫賭。倘大人知之。罪亦莫逭。可慎言。予苟騰達。此數亦無難立致。從者皆喜。倸請曰。倘諸公子垂詢。將何以應。公子曰。託於盜刦。猶較愈。僕皆敬諾。抵都。其諸兄已命价相候。疑之曰。約於某日可至。何濡滯若此。公子不言。而先行之僕。又訐其蕭索。頓改昔觀。後至者即偽以遇盜相告。衆咸驚歎。公子至寓。見其諸兄。亦以被刦為言。諸兄欲窮治之。則又沮止曰。吾兄位皆清秩。捕者烏肯盡心。且所失無多。奚必為是介介。諸兄納其言。反矜其量。而不知其別具隱衷也。公子遂洗心寂處。而使同病之僕。密為諮訪。其大兄署內。並無田姓之吏。某太常之猶子。現居京邸。未聞授職。諸王府班中。又無少年其人。知其皆妄。益不敢宣播。即僕亦無有洩者。居二年。以助餉授晉省州倅。始出京。再過其地。傳舍已更三主。前事不問可知。乃太息而去。念秧之詭譎如是。宜乎墜其雲霧者。不僅若聊齋所云也。

外史氏曰。以藩宣之子。買笑千金。曾無所大損。獨羣小為此區區費盡心力。殊無異於拔

牛一毛。不禁令人失笑。雖然。汲水西江。挹流行潦。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力。稱此而求谿壑可滿。苟如公子固無傷。稍遜公子。即可虞。吾因特著其奸。而以戒夫世之行過者。

生生袋

京都一婦。以癆瘵病入陰司。見一山堆積小兒外腎。不啻恒河沙數。旁有老嫗百餘人踞地紡線。而不知所用。婦問之。一嫗答曰。此名生生袋。凡轉輪者。皆於此領取。故如山而不厭其多。吾曹家貧。苦無衣。冥主憐之。俾得在此縫級。每枚三錢。藉以資生。其中壽殀彭殤。則以單線雙線別之。汝歸驗之小兒。即可知也。言已。婦猶有所問。忽一人飛馬而過。見婦即叱曰。汝不應死。盍去諸。提其領若捉鷄雛。驚悸而蘇。其病若失。因舉以告人。始悟世俗所傳嬰兒腎囊有縫邊鎖邊之異。証之婦言。似猶可信

外史氏曰。人多以呵脬為活鬼。又以縫腎為資生。生生一袋。直令人間地下無不營營於是矣。第不識此等老嫗。亦有更代與否。不然。所縫者不啻恒河沙。其錢又可數計耶。惜此婦未及問之

窺井

京西易州有古剎。曰興國。元所建也。三世尊皆梵覺像。高約二丈。以故殿宇崇峻。圮廢。後無力

能修。然當每歲重陽。邑之人士。猶於節前十日。辦香奉佛。陳百貨焉。一日歲夏。有老圃數人。與寺僧乘涼殿上。忽聞人呼聲。四顧都無所見。駭極欲奔。其呼倍急。一人胆微巨。仰觀焉。則天花之版。本皆外方而內圓。一處脫落如井。有人俯首其間。且呼曰。渴病難醫。井中大哥。盍予我一勺水。以濟殘喘。衆又大駭。而視其面貌。似曾相識。蓋左近佃人某也。於是共許首諸官。令人重梯。攀援良久。始上破殿瓦以入。取其人出。則已形狀如呆。官命靜攝一晝夜。始取訊之。供言某日入寺中。遇美婦人。延至樓上。其居絕華美。飼以肥甘。與同寢處。每出必誡曰。院中有井。慎勿窺。窺則有禍。昨因渴試一窺之。乃見人而不見水。是以呼。而不知何以竟在殿上也。官知為狐所惑。召保逐出。至今郡人猶傳以為異。

外史氏曰。古云坐井觀天。此人竟窺井知地矣。夫以如是之狐。其伎倆正自有限。然使鄉人得此。奚啻劉阮天台。乃因文園之渴。仍為眢井之蛙。良亦人生一可恨事。

巨蠍

薊郡一石橋。傳言下有毒物。行旅相戒。莫敢休息。一日有販生椒者。驅二蹇衛。駄椒遠來。時正清和月杪。苦熱。小憩於橋梁。卸其椒籠。置諸石欄。驢亦散齕於草際。初不知其有毒也。披襟偃息。倦極熟眠。夢中似有風聲。又窸窣作响。疑有人攘其椒。而猝不能醒。良久始晤。起視

之。椒故依然有巨物懸於欄側。狀如琵琶。灰青色。乃一蠍也。大駭欲奔。既而見其不動。近之諦觀。則已為椒麻斃矣。其人異之。歸併其椒以一驢載蠍而行。首尾皆拂地焉。

外史氏曰。傳稱椒房。謂其能辟除惡物。然惟皇后居之。豈他人獨無所畏耶。惟是椒之為物。其氣甚烈。巨蠍如此。當之輒斃。況小於是蠍者乎。審是則蕃衍盈匊。蕃衍盈升。竟為家不可少者矣。

隨園老人曰。此一段簡潔可喜。

梅異

吳楚為靈秀之區。人文蔚起。而掃眉才子亦叢生其間。亦山川之氣所鍾也。吳郡丁廣文林姓。失其名。無錫人。家本儒素。學亦迂疏。青衿三十載。以拔貢補授斯職。時已耆艾之際矣。內人名嬛。吳氏女。少從毘陵吳太母受學。詩成謝絮。文紹班香。一時閨秀罕出其右者。曾咏送春一絕曰。預煩小玉為留春。倦倚飛花餞故人。此去莫教鶯語老。再來好囀柳條新。其風韻可見一斑。父亦邑庠。因林補官有日。適虛中饋。求婚於吳。父以其將官。竟許之。花燭之夕。婦尚摽梅不足。夫知命有餘。從任數稔。署冷官閒。而林又庸腐異常。制藝而外。無所解。倡隨絕少。益覺無聊。幸姑蘇諸名媛。耳聆其名者。咸備珠繡之儀。前往執贄。而明倫堂後。又增一班

玉筍。吳之心始少慰。林以官守無多。亦任其酬酢不之禁。癸未仲春。林已年逼耳順。因年老癃病。乞休上官。亦無留之者。擇吉遂行。諸女伴聞之情不能捨。舉攜酒餞之江皋。是日也香輿溢岸。彩纜盈堤。珠翠迷離。桂蘭四射。較之二疏解組時。反以妍艷勝之。林亦與有榮施矣。離樽甫罄。祖帳未收。正當握手言別。吳忽昏絕倒地。衆大驚。圍繞呼號。竟莫能醒。舟遂因之不發。乃吳方與衆申謝。俄見一老嫗蹣跚傴僂而來自蓬底。貌甚醜惡。突前以氣相噓。其寒如觱栗之風。吳遂莫知人事。迷惘中嫗猶在目。且把其袂曰。孺人無懼。我奉諸姊命相屈一叙耳。豈真以鹵莽相禍哉。言已。曳之使行。其力甚猛。吳不得已而從之。因復登岸。又有妖婢二人。姿容娟秀。擁一五色雲軿向前迎迓。見嫗即笑曰。如此速客。亦太惡。嫗亦笑曰。老婦固善於勸駕者。若兒曹輩斂衽百拜。未必能屈玉趾也。即促吳登車。吳心惴惴。不敢前。嫗又强之。然後挽綏以上。猶未安席。居忽飄然。彷彿若在半天。吳大駭。欲墮。嫗與婢左右夾持之。且笑曰。小膽如此。豈廿年以前未嘗御風而行耶。幸少安。行且至矣。瞬息果至一處。島嶼瀠洄。樓閣重疊。絕似虎阜之西。而山林花卉之勝。棟宇輪奐之奇。若別有佳境。吳心始少定。仰見雲居軒敞。其牌額皆古篆文。不可識辨。其車停於閣側。更有小鬟狀若司閽。貌尤妖冶。見吳皆含笑相迎。扶策使下。一如夙昔所親狎者。吳方降輿。異香遍發。馥郁清芬。直達於門。引之

外。及入而覘之。則老梅數百株。合抱參天。花繁幹密。簇植垣墉之內。始悟香所由來。益入而深樹且益夥。中一堂。連亘十數楹。烏革飛翬。朱甍畫棟。吳未及階。嫗早入報。倏見湘簾啟處。有麗人十餘。挨踏而出。笑語曰。婆子草草。幾驚予妹。我輩尚須負荊。吳覘之。衣素者十之九。衣綠者十之三。衣緋則一人而已。其衣愈淡。其貌愈妍。皆非目中所及覩。衆既降階。遜吳先登。入其室。遠勝芝蘭。而古雅絕倫。一琴一書。亦自有孤標別韻。而麗人之妝束。皆又不濃不淡。風格天然。至於衣之肥瘦。袖之長短。無不體裁盡善。信非慧心莫辦焉。吳於此自覺形穢。愈加謙卑。衆推之賓席。三讓而後坐。方將侵詢一衣碧綃者。遽啟曰。適有館娃宮見諸妮子。為妹折柳。張筵設飲。意氣甚都。大為閨中人生色。迴憶疇昔。頓思良晤。因遣孟婆奉屈。幸勿以唐突見罪。語竟起謝。吳本具林下風。不作兒女子態。亦遜曰。郢中三曲。惟下里和者為多。白雪陽春。反未之逮。姊言之能勿令人顏汗。遂亦答拜。衆聞其言。相顧而言曰。欬吐自是我輩個中人。固不昧其本來也。因笑曰。卿二人。勿甚撝謙。我輩當以情告。昨大姊自錢塘郵寄賦題一紙。我輩短才。竟莫能就。聞妹以妙文屈抑羣美。致乘行旌未發。邀來為我操刀。幸勿峻拒。語次。婢早捧硯而前。吳起辭曰。深閨倦繡。短詠尤艱。若屬以大斧長矛。鮮克奏續。況古人十年不就者。而欲妹一朝成之。不亦鄰於苛耶。衆笑曰。妹自敏捷過我輩。脫遇女左思。則

不敢以此相强於是布白玉之卮進綠沉之管碧衣者又曰盞少爲作者潤筆勿使人手勁
腸枯遂以金叵羅進酒大可數升其酒紺碧色香清且腴衆勸曰此梅花之精即妹在羅浮
以之飲趙君者今還奉觴子妹矣吳始恍然知前身亦在晴香疎影中也乃欣然强盡其半
索題視之衆使出錦箋細楷端研有序曰客夕對月偶有所思昔先徵君在日值此蟾魄清
瑩彼詠我笑恒至子夜不休今徵君往矣復覩此境幾令孫山三百樹一時欲化杜鵑枝傷
何如也故予亦不能遽睡致效海棠婢子長戀黑甜因取舊句爲賦猶未操觚即遣鶴兒銜
與諸妹倘有清興請先揮毫庶幾世外佳人又添一段佳話耳羣署愚姊林門梅氏斂衽拜
其賦題則愛月夜眠遲也吳已技癢遂不復辭染翰搆思摛華抒藻不半日而賦成衆疊肩
誦之其中警絕者有曰縱高潔以自憐亦團圞之可愛又曰欲蹤言外誤香夢於凭欄羣玉
峯頭騁花魂而入戶又曰月姊可憐人須念今夕之眷眷素娥真好我必無來日之遲遲約
二三百言比偶工整衆皆誠服贊曰洗刷殆盡擲地金聲我輩宜拜下風因復命酒酬謝且
將肆筵相款吳亟止之曰荷蒙寵召聊爲蹇賫頃領玉液已醉矣揚帆者實不能再待請即
遣歸是所切望衆笑曰妹猶戀冬烘夫子哉雖然既已久羈不宜復留俟明歲梅花國中再
當相晤遂喚前嫗併二婢仍送之還家衆亦送之門外且囑曰妹以師難之故有涉凡情因

遣帝譴。墮落人間。雖不得意於痴翁。亦既旋歸有日。努力自愛。慎勿過於傷悲。囑訖。吳登輿。始退入車。行較前倍速。俄頃至舟。吳將攝衣自下。忽颶風大作。所乘頓覆。吳大號。恍若夢壓。及寤而視之。袒餞者還在左右。謂吳已死。將與之更衣受含。吳乃緬述其故。更誦其賦如流水。人皆驚異。蓋死已閱三時矣。諸女始告歸林。乃入艙戀視。明日解維。遂爾長往。期年錫山人至。好事者爭詢之。則吳果彩雲散矣。所謂一歲之約。不爽若是。但恨無驛使來自嶺頭。竟不知群花相見。更自何著作。足以膾炙人口也。

外史氏曰。梅花賦。出自廣平。今竟自欲賦矣。且倩人賦矣。究之所倩之人。即屬廣平賦中人。而又不屑自賦。且借愛月以為賦。其賦遂相艷千古。其人亦香艷千古。其人之事。更香艷千古矣。然非梅之香艷。其人雖足傳。其賦雖足誦。其事究不足異也。惟孟婆一舉。似乎孟浪。而因落梅之風。少緩山陽之笛。亦既有功於吳。況為梅之所畏者。一旦見役於梅。又不足為群芳吐氣也耶。

隨園老人曰。梅之含酸。宜其薄命。然自羅浮夢後。紀載無聞。得此猶堪補入賦科。

童之杰

武生童之杰。欒州人。嘗蓄一利劍。自云能斬鬼狐。人固未之信。某年秋。負之行山東道上。旅

人有詢者。輒津津道之。且曰。吾持此刃。雖不能學萬人敵。然遇魔鬼邪妖。不難一一斷之。彼區區誅軍斬將者。猶是人間鈍器耳。言之數數。即有好奇者。欲試其能。因先與結好。行止皆共。時濟上有巨家。所居宅第。為妖所據。曠之而遷於邑中。其人深知之。一日合宿其地。乃紿童曰。溽暑猶蒸。旅邸人滿。有一清涼國。君能從我游乎。童詢焉。則曰。知交有別墅。實在於是。倘偕訪之。今夕東道主有所在矣。童欣然從之。並跡而前。至則天已嚮晦。其人導以往。戶猶未閉。闃無其人。蓋巨家緣有怪異。知無敢入者。遂不慎筦鑰也。兩人襆被徑入。甫及中門。其人佯驚曰。何洒埽亦無一二。君姑處此。待予往左近覓之。童視地中頗修整。故亦不疑。且恃其武勇。慨然曰諾。其人即趨出。至外。即闔其扉。且以革帶繫雙鬟。諒童無能飛越。喜笑而去。童久俟不至。心竊訝之。欲出則門已扃。悟曰。若人殆欲試我術也。幸有劍在手。何懼焉。於是即庭側一室。拂其塵榻而處。時已昏瞑。亦不遑深入。按劍良久。寂無見聞。遂倦而思寢。甫及安枕。窸窣有聲。窗牖故無片紙。伏而窺覘。淡月之下。見一人長尺餘。侏儒肥矮。往來巡階而走。狀似狐。因厲聲叱之。倏不見。童遂以為無足慮。弛然復臥。俄而火光熉熾。可鑑鬚眉。有異物高與檐等。面瓜色。雙眸如盌。灼灼然火光即從此出。周身皆綠毛。約長數寸。甚可怖畏。童不覺股栗。强掣其鋒。虛聲相向。物笑曰。此劍儘足割雞。奈何大言欺人耶。其音如鴞。响震屋

守。童之劍早已墜地。正倉皇間。忽聞環珮之聲。物竟斂迹。童因定性視之。遙見紗籠數對。出自庭後。比及所臥室前。則一中年小婦。靚妝炫服。導以小環十數。咸衣紅紫。童心詫異。妖舛息無言。婦人排闥入室。命小環以燭照之。微哂曰。香竹亦聞主人。何擅作入幕之賓。無怪乎厮養不容也。言訖。北面就坐。呼童以禮相見。童既無能逃。强起而揖之。潛睨其容。黛綠粉白。猶存風韻。因竊計巨鬼畏此。此必其中巨擘。手受此劍。本來一試。頃因氣餒。致為鬼所揶揄。今值是為。猶不用武。豈真束手待斃乎。見婦人指揮從婢。似將不利於己。意殊莫測。乃俯掇其劍。挺而刺之。婦人忽迴眸一笑曰。汝猶以劍俠自居耶。予以好生。不戕汝命。且欲講濟世之術。汝乃包藏禍心。反以手試此刃。是誠不可救藥者矣。汝既有利器。請斷予首。倘不能致弗可去也。言次。側身向童。命其嘗試。童懼。復棄其劍。伏地曰。予不敢矣。婦人又笑曰。孺子尚知分量。似可教也。乃令起坐。與語曰。予實紅線之流。神於劍術。非若予之碌碌者。因此地鬼狐為祟。特來居之。怪皆遠遁。向之試子者。皆予之僕隸為之。非真妖也。而主人不知予仙。猶以為怪。遂亦久無人居。適在後庭。聞僕言子有重寶。而其氣不揚。故宵行而來。將授予以異術。豈有他哉。童聞言大喜。長跽請教。欲求為師。婦人命取所擲之劍。拂拭再三。謂之曰。此道家蕩魔劍也。非吾輩所用者。故須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雖然。

子實負此劍非劍之負予吾授子口訣再以符水煮是劍則天下之魔不難盡蕩耳童益踊躍請教婦人遂言曰天心正大吾法正直蕩滌邪穢肅清一世授訖即令小鬟持劍去以某符和某水煮之以光起為度且謂童曰劍非不利但遭世塵埃亦不免鈍矣因與童坐語歷言劍俠行事並戒童以正心濟物不然劍雖通靈其為寶也幾何童一一敬諾又許時婢以劍出則精光迸露非復向之黯淡無華童遂再拜祇受婦人又叮囑數言始返內時以漏下五鼓童少寐天已侵晨亟起整衣將詣庭辭謝而小環已出又以一革囊相付曰夫人有命人神路殊不宜數數相見君持此囊去盡收天壤魔妖十年後始可尋晤於武當山彼時再傾囊細敘也童又拜受小鬟即入童甫出給之者早候於門笑而詢之曰此中頗安樂否童心甚恚然遵正直之教不敢違為緬述之末曰子實殺我而予之劍賴子以神恩怨可以兩忘矣遂別去不再與言其人亦疑信參半嗣聞童在江右頗著神奇且出家為道士代人驅遣不受一錢始為之駭異余在刊江時曾聞童之神術奇蹟甚多姑舉其一二即足慴人揚州有一婦初患瘵疾既而夢與鬼交其鬼面目擁腫毫無血色且體冷如冰每至婦即沉頓頗不可當其家延童袪之童詰其形狀笑曰此一覆舟之鬼也乃不入婦室攜衆直至江干夜深鬼果出童突前擒之剸剢剖剁流水滿地其臭不可聞相偕者皆掩鼻童遂納之於囊

鬼猶嘖嘖作响。荷之而行。婦始安。半年而愈。又某縣富家有女亦為狐祟。晝則白身臥閨中。夜則凝妝以起。侍兒窺之。都無所見。惟衾枕時有長毫數十莖。則狐之所遺也。童聞之。佩劍而往。至即於富家門側拔劍揮之。應手而倒。得一狐長近三尺。血殷然。已垂斃。童乃剖狐之心。用以療女。病良已。仍以囊貯此狐。徐徐而去。人視其囊約二尺。盛諸異物。無不包容。不禁咋舌駭嘆。童既為黃冠。不歸故里。至戊辰歲。作武當之游。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或疑授童之訣。寥寥數言。必非蘭亭真本。余謂即正直一語。可當百千符籙。并劍亦可無。庸呪訣乎。何則。胆之巨細。由於氣之盈虛。而氣之盈虛。原於心之邪正。正而以直行之。即孟子所謂浩然者也。仙佛人神。不外此二字。劍俠更無論矣。獨是同一劍也。懦則試輒不利。勇則所向無前。劍固靈於人也。故夫天下有大勇者。不必有劍。而亦神欽鬼伏矣。

螢窗異草三編卷二終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讀園老人評

楊秋娥

晉省有書院，未詢其名，蓋司牧者所建以振鐸之地也。邑諸生朱燮，年僅弱冠，肄業其中。醇謹嗜學，主是院者舉刮目焉。丁巳冬杪，將歸度歲，院中人咸束其書。朱亦自理殘編，忽得詩箋，大如掌，草書者若簪花。諦之，其句曰：道旁留蓮子，蓮子不肯住，一旦入金盤，空房泣秋露。語極哀艷，頗類古樂府。朱因愛玩不釋手，及抵家，黏之壁上，暇即吟哦，初不知為閨人之作也。時值除夕，酹酢頗繁，迨至人日以後，漸能約儕出游。唐魏素勤儉，婦人女子，間或荊布微行，所云如雲如荼者，得未曾有。朱遂隊遨遊，偶過一巷，忽見平屋之上，有婦人以面巾冒首，荏苒而行，雙鉤亍亍，似甚纖細，不覺觸目。及近，則練裙布衣，俱甚精潔，而素絲朱履，益更動人。但未望見顏色，頗以為憾。乃積雪雖消，春冰微滑，婦竟捉足不定，延至眾前，竟如片雲飛墜矣。眾大譁，婦適落朱懷抱。朱亟以兩腕夾持，幸無損傷，而蹉跌之餘，面巾自揭，眾眺之，蟬鬢玉顏，天然絕艷，則女子也。眾矚之地，不勝羞澀，竄去其家，伊邇如青鸞垂翅而遁。眾既為之醉心，不暇瞻顧，惟朱見紅牋一幅，委於地上，知女子所遺，亟拾而袖之。同人又皆茫然。女去

已遠互相嘲戲以朱未有室爭謔之朱惟含笑不答意中亦頗覺自得洎乎與衆分袂不俟至家即出牋於袖展視之墨蹟猶新則故蓮房一詠也朱甚駭異及返室中合諸璧上又復筆仗宛然益為錯愕不知因而頓起痴情更思女子態度竟至終夜不寐晨起潛往其處物色之盡得其實女楊姓生於桂月父母因字以秋娃其舅為山右通儒以娃字雖近古而於今則俗因易之曰娥及長貌姝麗性且聰穎即從其舅受學工書能詩所作有晉唐風味其舅戒因而閣筆但產於寒素且韜晦其光遂絕無知者年十七守字閨中前歲因讀古有懷擬作此絕今往就正於舅因顛遂返憨赧不勝初不意稿之遺落更不知旬日之前何以先在朱手也然朱亦僅得其姓字且出自鄉鄰之口亦未盡悉其求惟慕色之念日攢於胸遂忽忽如有所失上元已度勢將入院肄習朱之形狀如狂祗默誦女詩不絕於口時且顛首頓足曰是耶非耶果其所作耶硯石之同者莫不聞而訝之詰以其故堅不肯言閱數日院師開講衆皆肅聽朱獨漠然不聞時時如與人偶語師怪而詰之乃緘口木立少間復然有與之同日游者因陳其事於師師歎曰此子殆病狂失心也可扶歸其家延醫施治不然當瘋痼因此輟講命人伴送使歸備述其辭父母皆垂泣朱獨搖首止之曰兒無疾特氷上人約我為父母撮合佳婦言已瞑目耳如睡竟夕鼾然闔家益惴恍不定殊不知朱自入院即

祝曰。疇以詩牋畀我。即當以月老自居。何累人相思。而身處局外乎。蓋書院素有靈狐。朱曾聞之。疑牋為其所致。故禱之如此。已而寂然。遂心口作念。有類於痴。實則性靈未昧也。當在講席之側。有一人高冠峨服。年約五旬餘。揖而與言曰。前彷御溝流水。預以紅葉屬君。非無意也。良緣具在。君宜自圖。奚為怨悵於僕。朱知其為狐。大喜。詰以詩所自來。并所以圖之之策。絮絮不休。維時人不見狐。祇覺朱有所語。且未聞所云云。是以疑而且駭。乃狐謂朱曰。女雖育於楊。其前生實我族類。猶有母在。盍以婿禮往謁之。此姻良可望。朱心已失所主。欣然曰諾。及朱歸家。狐從之。相俟於庭戶之外。至是朱覺身輕如葉。悄然出門。與狐偕行於市上。須臾至一巨室。燈火熒熒。錦衣花帽之人。司其啟閉者不止一二。見狐即聲諾曰。丁員外來楊家阿姊之事。當有濟。狐以首頷之。其人即入稟白。少頃出肅客。朱從狐入。廳事五楹極高敞。中設白玉屏風。鏤壯丹。宛然如生。下置胡牀。朱茵累寸。旁有繡杌四。光華炫目。周視室內金玉之彝器。映帶左右。舉為朱所希覯。因竊念曰。得為渠家婿。當不慮富貴矣。乃賓已履闥主人猶未出。謁者告狐曰。太孺人以老疾不能疾趨。恐慢客。請坐以相待。言已自出。狐引朱耳語曰。此媼性抝。亦不輕於許可。人以君之才。深慮未能入彀。予有室稿君錄之。則雀屏不難中矣。因以一紙授朱。朱益喜。俄而異香遍發。有紗籠四引。一媼冠帔而出。侍婢十數。妖冶

絕俗。狐導朱執子婿禮。媪止之曰。否否。婚嫁非細故。無敢鹵莽言次。竟據中坐。亦不少遜。狐與朱翻北向而坐。朱以色為重。亦不以禮為怪。媪語狐曰。年來亦大忽忙。竟不一顧。狐起謝過。又問朱以姓氏及所業。朱一一敬對。媪笑曰。泮水中自是化龍之地。玉堂金馬。俱基於此郎君以青年釆芹。將來良不可限。狐亦從旁贊揚。謂與朱比鄰。咕嗶之聲無少息。故敢於先容媪之色。以甚喜。既而曰。老婦龍鍾。耳目之聰明大遜往日。兒女姻事。無敢自作主張。俟小妮子來。與郎君旗鼓相當。渠之意中。則老婦之意亦中矣。狐因請曰。姊安在。媪曰。已遣婢想當即至。於是命婢進茗。啜之。味甚香冽。無何。婢報曰。阿姑至。朱與狐皆避坐遠立屛後。又見紗籠有女子。繡衣錦帶。翩翩而來。見媪即斂衽再拜。朱睨之。裝飾雖異。姿態如初。實即女也媪握其腕並坐於牀。且撫其肩曰。兒近來頗念母否。答曰。云胡不思。但隔世已久。非母於夢中見。亦兒何能知。媪又曰。既念予。則予之命。亦若父母之命也。母慮兒家綦貧。或輕許蚩蚩者流。誤兒一生。今丁員外來。為一朱公子執伐。其人頗才俊。可許乎。女聞媪言。俯首不答。色雖赧然。而意似重有憂者。媪笑曰。母不强兒。故召兒來自試之。臧否在兒。月旦瞳子。當不誤人。奚為躊躇若此。女色少解。而不語如故。媪又强之。卒默然。媪因謂狐曰。妮子忒怕羞。題自老婦出。詩乃畀之自擇。或可也。狐即慫恿曰。然。媪指屛間花。令賦七言一律。且曰。崔屛猶未

若花昇之艷也。於是羣婢設几於柱下。進水晶之硯。鋪浣花之箋。朱旣有所恃。坦然就坐。以狐稿置紙下。揮兔毫運象管。俄頃而就。倩婢轉呈於媪。媪命女誦之。其律曰。國艷依稀落筆端。玉山添媚彩雲團。圖成信有千金價。張去還宜百寶欄。雲母開顏堆繡被。花王笑日倚琅玕。兼葭果入黃荃畫。也許當筵學鳳鸞。媪聆之意先首肯。女亦微哂曰。道在是矣。乃起而先入昇後。媪始延朱復其故處曰。郎信天才。與吾家秋娥可稱匹敵。歸宜亟覓執柯。好事固可諧也。狐又起白曰。微媪有命。鳳卜固屬無徵。然亦何能使人必從。予僕意擇吉即招朱郎入贅。婚而後吉。庶無扞格。媪以為然否。媪又側首沉思。徐曰。本不當强預人事。但欲得快婿。老婦亦不恤人言。因顧婢曰。速取十丈紅先為大娘光彩。異日再治筵相酬。狐令朱起謝。媪始含笑受之。狐徑披紅與朱出。直送朱至其家。乃別去曰。俟訂吉期。再當敬以相報。朱入門而覺身在榻上。父母猶環守其側。朱具以告。闔室俱以為顛譫。進湯藥以飲之。翌日朱起。神氣如舊。且赴院謝其師。仍其講貫。以非儒者所樂聞。遂不置之齒頰。旬餘忽失朱之所在。院師與其家俱倉皇。浼人迫尋。究無迹兆。而楊家亦於是日户牖未啟。失其掌珠。闔邑始傳以為異。年餘有朱之從叔。家巨富。為賈於京。始致書。並朱之書來。則朱以納粟坐監。且登鄉榜矣。蓋朱在院數日。又見狐來奔告曰。媪家已以輿來。予以院中人甚夥。故止之於予家。新郎可

住矣。朱欲歸告父母。而以前事為鑒。懼其弗信。將不得娶。乃鍵户從狐行。及抵狐處。門庭瀟洒。絕無纖塵。累有輿止於外。狐揖朱入。朱因謝其玉成之德。狐笑曰。子非他。前生亦一女也。遭吾祟而死。恩情惓惓。子縱忘之。予不能忘也。故百計圖維。成子佳耦。亦聊以為報耳。何謝為。朱頓悟。狐又出衣。衣之。華美異常。朱雖無羊車之貌。亦既神采不羣矣。乘輿啟行。天已嚮晦。簫鼓敖曹。里人竟如充耳。既至。儐相僕從。蜂擁而入。堂前大賓肅立約數人。冠服不類於今。貌皆奇偉。媼亦出。扶杖候之。朱降輿。禮人鳴贊。婢始擁女出。裝束如仙。以帕重遮。嬌面生忽疑非楊女。迨及交拜成禮。啟袱視之。花貌儼然。則疑秋娥者。是朱乃大悅。及寢。燕婉之求既遂。而魚水之樂。因以靡加。浹洽之餘。朱又疑信在夢境。且以楊氏之妹。何以聘嫁由媼。細詢之。女初赧怍不言。徐乃自白曰。妾生有夙慧。襁褓即洞見本來。但懼惑人。不敢妄語。比長亦漸昧前因。客歲忽夢媼自云是妾前生之母。妾緣母病。出覓仙芝。為獵犬所咋而死。蓋一狐也。因母痛念妾。適父來游於晉。攜母至此。始得根尋相見。不勝劬勞。衣食珍異。時自暗中饋遺。妾亦在睡鄉。日來省視。今春語妾曰。若父母與乃舅謀。以兒適劉郎。予此人文名誠藉盛。而福澤綦薄。吾當為兒覓一佳婿。曩日因丁公得讀佳什。母與妾皆心肯。檢君祿籍。又仕版中人。故以妾奉箕帚。朱曰。然則卿今至此。其猶是漆園之蝶耶。且兩次未瞻泰岱。係何銜

名。而媼遽稱太孺人。女曰。妾亦不自解。日前母云。以妾字君。妾心甚覺猶豫。以為未奉父母之命。再生之說。究屬不經。遂婉言以辭。母甚不懌。昨夕妾在深閨。忽二婢入室。夾持妾行。若在雲霧中。至此母始告妾則已不能歸矣。又聞妾前世有兄俱在　帝京供役。授有微秩。僕婢因以此尊母。至於父亦往都中。久出未返。其大概如此。妾實不得其詳。朱既得女叙述。心下霍然。亦自言兩詩之異。並邂逅相遺。遂致懷思之苦。因戲曰。卿即墜樓人也。非予。雖不玉碎。恐難瓦全矣。女亦得悉其顛末。笑曰。覩君壯貌。似曾相識。想以妾失足之故。言已。哀顋而眠。明日早起。入謝媼。媼忽言曰。婿與女究非吾道中人。不能久居於此。乃以輜軿一乘。駃騠數騎。婢二人。僕三人。送女與朱俱北上。瀕行。授以千金。曰。婿自能騰達。厚貲反以相悞。況乃父若兄俱在京邸。薪水固無虞不給也。朱與女泣拜膝下。勉强發輛。途中女與朱倡和。朱覩顏辭以未諳。女怪之。朱以實告。女歎曰。丁公為所愛悞。人閨媛。為得無罪。既而見朱所為文。始瞿然曰。妾雖未解為此。然詩文一也。英銳之氣。自宜早發。惜未斟酌盡善耳。朱甚服其論。抵京。婢僕皆辭去。朱乃以金自覓十指以代之。閱數日。翁至。議論淵博。絕類老儒。朱遂執經受業。學乃大進。惟二兄以職役為言。從未一覿。而贈遺其妹不啻同胞。朱又謁其叔。叔大駭而詢之。朱為緬陳。叔亦且信且疑。因勸之納監。適值秋闈。賴狐翁度以金針。遂攀月桂。明春

下第將歸。女適坐蓐誕生一子。彌月後。始得西還。引妻以子。入見父母。具以情告。朱父母無子。忽得媳且已抱孫。乃大喜。女始得歸寧父母。惟其舅疑女淫奔。有玷閨訓。屏斥不與通。女因此內媿抱恙。數月。幸值孤翁倦游。與媼偕至朱家。視其女車馬喧闐。溢於門巷。邑人皆見之。而羣議以息。舅之惑不言自解。始與通訊。女疾隨痊。然自此孤翁夫婦。絕不再來。朱與女皆若夢寐。莫識所居。惟時時額手以當瞻拜而已。韓城皮景休曾遇於書院。為予言。青青子矜。猶口傳而心艷之。

外史氏曰。嫗之慈。女之孝。丁之多情。均可以傳。惟媼強主婚姻。竟不於所生是問。丁為人媒妁。乃至於其類售欺。而朱以一線紅絲。背棄鄉井。竟不念厥父母。似不可訓。不知其舅既通儒。自謂秉衡一世。勢必許劉而不許朱。向非媼之大力。丁之委蛇。與朱之鍾情過甚。此事何可易幾。但惜翁媼不偕臨。朱固不辭為相如。女亦何卑而為文君。瓜李之嫌。又誰能為之解也。不亦寃哉。

笑案

閩粵有二命案。均可發笑。其一為強姦致死。審其實。則死者非牝。乃牡也。致之死者非雄。乃雌也。蓋粵東地雖苗疆。有燕六者。臬署之承差也。貌白皙。年僅廿二三。棒檄催某縣案卷。行程

苦熱小憩於樹下袒裼偃臥俟涼而後行適遇苗家婦女姑嫂宛若共三人挑菜而來見燕肉色如雪咸悅之本省皆熟苗可通情語燕以走卒素習此浮詞相挑遂野合於綠陰深處娣姒爭先姑以女子獨落後然覩媟褻情狀早不自禁燕自負色中下莊可刺三虎無如精力已竭至女竟委頓不起女情極百計撫摩究難振作憤懣益增一時忿忿不已謂燕薄己以刈菜之鎌狠割厥物隨手而落其嫂皆不及防燕遂死於牡丹花下二婦大懼方尋女思遁而行人踵至見血漬詰得其狀擒以首官燕雖少甦踰日竟死官因以戲殺置女於法至於鬮案可笑而尤奇某縣邑宰檢驗一屍項下胸前致命數傷固其當惟後庭方寸地以刃穴之而去洞然無餘肉宰愕然詢之兇手不少諱竟毅然曰剜之矣訊以安在又毅然曰烹而食之矣宰駭且笑詰曰此何物而可啖得毋欺甚對曰非敢欺也死者年十四吾悅其色誘之以利遂成姦自是飲食衣服無不取資於吾吾猶惴惴焉恐不當其意以此耗散於家父母詈我妻子怨我戚族不齒於我維渠之故今未弱冠而棄我如遺欲與之歡始猶規避漸且拒絕再強之則老拳將奮矣情實不甘給以他事與之游乘其無備刺而殺之既而思敗家之由見絕之速剜此歸付釜鬻而烹下酒始洩此忿今日雖萬死不辭供訖公堂上下無不粲然庭鞫再三矢口不移宰因事甚猥褻刪之弗錄僅以姦殺具詳而責令尸親掩其

骸。迨今入幕之賓。囊琴而游兩地者。相對劇談。猶舉此以為笑柄。

外史氏曰。獄獄重事也。姦殺奇慘也。有何可笑。獨至此而捧腹不已。誠以懷春處女。竟成殺命姦夫。斷袖男兒。忽做嘗糞流亞。懦男子三鼓氣竭。難當摩厲之須。拘小官一旦情乖。突受抉剔之苦。情關未斬。先教折戟沉沙。孽海難清。早共餘桃入口。且也兩婦狠貪於始。一女虎視於終。與輪姦有以異乎。既已搗穴於前。何更犁庭於後。較鬪殺固不同矣。閱案至此。雖哀矜之君子。不禁解頤。況身處局外者耶。又聞某縣一邑侯。下車未久。有民以忤逆控其子者。其子以薙髮為業。即世之所謂待詔也。拘之至。而訊之。以生意微細。養贍全家。父好賭。不能多得錢。因是見控。供情頗侃直。官怒。置其子。欲杖其父。幕中人知其非也。亟請官以他事退。休語之。曰。例本倫常。未有因子而刑其父者。官若夢寤。瞿然曰。杖其子可乎。友曰。可。官即出坐衙齋。不升公座。唯曰。速喚待詔來。從者謂其薙髮也。即召平時之待詔。待詔裹刀而至。官不詳審為伊誰。叱之跪。且呼役杖之。笞二十杖訖。待詔起請命。則曰。若不孝。若父法宜責。待詔轉懼為笑曰。公誤矣。民固幼失怙恃者。豈鬼以忤逆控我耶。官因張目注視良久。曰。適間搆訟非汝乎。答曰。非。官又若夢寤。赧然曰。誠誤矣。胡不早言。賚以千錢。使自去。邑中遂傳以為笑。此官之夢寤。又較之笑案。尤令人為之絕倒矣。

戲言

京都某公宅有狐能攝到人物。公固不甚覺也。家人輩咸知其異。遇有遺失輒祝之。次日或珠還於原處。遂習以為常。獨一黠僕不深信。且戲曰。若多絮絮聒聒。狐之所攝皆以供吾飲啖。汝輩所祈之亦徒勞。嗣後某僕之婦失其簪珥。則又戲曰。阿嫂須大量。狐知我無偶。借此區區為予聘婦。新人入門。我當代狐拜還。如是云云。衆初亦目笑其戲。乃自此所失之物。縱祝之竟絕無還者。衆因心厭其戲。漸且面斥其戲。而其戲益莫可究詰。每曰。狐引予至其處。食以珍錯。飲以醇醪。相與寢處如常人。備極歡好。語次搯摹情狀。聞者幾至掩耳。則狐之寒心可知已。一日秋雨新霽。與儕僕共話。又涉戲言。忽謔曰。虧狐情厚。使得與新嫂為歡。但惜天氣微寒。予之兩股如冰。諒嫂亦未能遽煖也。語已大笑。蓋此僕結縭未久。適見其婦坐搗衣石上。與女伴長談。故謔之如此。詎意其人有疑癖。托故即起。將歸房。黠者猶笑而送之曰。若驗明自腰以下。倘不如沃冷水者。當以造謊唾予面。此僕聞而益疑。入則婦已旋室。不暇詢問。即探手於衿中。婦猶羞避。夫更滋惑。強捫之。果如所言。則肌不冰而如冰。膚非雪而類雪。其疑遂不可解。遽批婦頰。使招姦狀。婦既摸頭不着。無由與辯。而黠僕甫分襆袂。即奉公命差出。翌日旋歸。是僕之婦早已懸梁自縊矣。公詢其情。亦知其為戲。而不得不並令出宫。衆

僕又頓憶前言。私發其囊篋。則充牣於中。無非所失之物。間亦有公之器具。僕愕然白之主人。始大怒。補牘公庭。僕雖黠而無以自明。竟律以誣良竊盜。罪不至死。問發黑龍江。不日即發差起解矣。乃行未二日程。有婦人靚粧俟於路。逆而言曰。久侍巾櫛。何忍遐棄。胡不發妻同配。將焉置妾耶。役方疑其有室。而僕早知其為狐。亦笑答曰。累若扶持。既舍縲絏。又荷戍戈。今吏依依弗捨。然欲偕行赴配。予實無計資生。若能為錢樹子。則可共瞻否。即請廻玉趾。狐聞言紅漲於面。唾曰。是兒尖嘴。竟至死不改。直前以手捫其吻。血即如濡。視狐已不見。二役驚顧倉皇。亟視僕。則唇之上下。割裂半寸許。如十字然。駭而且笑。相偕東行。歸為公家人述之。始悟前此之事。皆狐之報其戲也。後數年。僕以大赦還。得仍為公家服役。但絕口不敢言狐。而公家之狐。早不知其安往已。

外史氏曰。僕與狐可稱對手。僕不緘口。狐亦不肯甘心。然僕非有剛正之氣。足以服狐也。直不過輕薄口齒。藉以肆其雌黃。宜乎狐之思逞。而有以中之也。唯末幅雖近醜詆。而不為狐屈。正不得以唾壺口缺。而少之。

銷魂獄

宜陽董生年六旬。為冥中走無常。恆為人言。凡少年多情。必墮銷魂獄中。大是苦事。其獄即

在人間言之若鑿鑿可據同邑周生聞其説而大笑曾面闢之董生微哂不與爭惟曰君名正在此獄中何得遽姍老夫不出三年予言驗矣周生益斥其妄蓋周巨富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又數作狹邪游偎紅倚翠視為固然且自謂人患無厚貲何憂不得佳麗以故正室物化漠不關心曾有一絶曰花落何嘗減郄春東君歲歲駐紅塵多情自有忘情處情把銷魂説向人譏董言之謬也年餘以事游三吳猶載二姬以從同人餞之董亦與焉私囑曰此行將近銷魂獄君宜慎之周為之捧腹且褰二姬出見客衆皆嘖嘖董獨正色曰此等庸蠢婢子不第苦處無可銷魂即樂處亦無足銷魂予所謂銷魂者非即此也君往矣閲三年而返不以予為師予當北面執弟子禮聞者皆愕然周益不信竟揚帆而行甫數日周在舟中夢一人持牒與閲曰周某當落銷魂獄宜速勾致周覺而心惡之鬱鬱弗快忽零陵宰折柬相邀以周文名藉甚所過之地每多傾蓋交宰尤其莫逆者也周往赴其約置酒園亭頗為幽雅其側則某巨商之所居亦有臺池足供游憩周與宰即席歡飲酒未及半一時内急宰命小奚導之就牆角便溺忽見粉垣之上叢竹挺生其上有紅巾因風飄挂者周素嗜風流因以物捎致之展視馬上題如夢令一闋其詞曰愴煞碧桃牆外更有柳綿無賴鎮日惹人愁與盡一春詩債眉黛眉黛都被風花愁壞周得此大喜玩讀良久適宰命价視客攬入袖中

亦無心終席辭以腹疾而返歸舟挑燈諷誦夜半不輟羲獻名銷魂周已非門外漢矣明日晨起擬往訪之第不知為商之何人無敢達次及入城謝宰遇所舊識微詢之則商有一女酷嗜文翰此外並無能詞者益為神往晤宰即托言妾病不能遠行乞為致意於商假其地暫安行李宰適懷投轄之念喜其留而諾之周又挾刺謁商商夙仰其文譽歡然接見宰更為之關說竟得暫假一枝周遂舍舟就陸不復前行及入園中其地絕寬敞修竹媚秀落英繽紛迴異塵俗境界而亭臺掩映布置絕佳又可見雅人深致寓之頗適人意而終慮女之妍媸未辨也雖信人言知其美且未字然無由見之乃女聞周名士嗜才之念亦汲汲懸思其母往覲二姬意固有所為也詎周逆料已久每托他出匿身室內俄而女隨母至周窺之則莫增莫減怯粉羞朱妙麗天然不第室中二美遠若天淵即身之所遇者皆類瞠失抑且珊珊而來亭亭而立入室則芝蘭散馥即席則珠玉生輝欲不醉心而不得矣已而顧盼生春容光肆映其母詢二姬之年一答以十九女即笑曰九十春光倒誦之光且春矣以此姬之髮微禿也一姬體頗肥以十七對女又笑曰月圓三五至十七渾未消瘦耶周暗中不禁絕倒而私心又以為恥又聞女母與二姬言瑣敘家常女似就案頭翻閱得周詩集嬰嬰細咏至紅梅一律不覺曼聲長吟曰誰點羅浮靨濃脂次第勻嬌紅疑殢酒膩綠訝含顰月浸

丹應熟霞侵雪倍春不妨隣玉照共媚朧頭人讀至此即以香鈎點地曰處士虛聲聞此正自不虛也意甚賞心二姬因以箋乞詩女亦不辭瞬息即成一絶曰乍見瀟卿玉不如麗華欣與太真俱祇愁鬟伴花羞落十琲由來話盡虛二姬亦不解其指欣喜拜受而已女即起含笑與母離席橫波四顧許時方出門意似戀戀周更目眩而神往自是視二姬如塵羹土飯不復饜飫數日莫得當時而胸頭眼底恍惚皆有美一人因而不嫌自媒貿焉直陳於宰宰知其琴絃未續婚牘又難自官出乃使人授意於商商甚愛女不欲締姻於外鄉且周之齒微長又不胥應以桃夭之于其議遂扞格不能成居三月渴病難醫而王孫久未首肯周已肌削骨立宰勸之亦將束裝忽女子表兄自北來與周為杵臼交一見即驚曰兄素豪何作此態周即直言其故某笑曰此大好事何猶豫至是即入見商夫婦歷陳周之才品為三楚第一人異日玉堂金馬妹亦與有榮施不可以失此佳偶商始有允意某又反覆開解底孩之羣議以息遂以某為月老旬日之間周備千鎰之聘納之於商商家大喜又月餘即以園為甥館涓吉成禮新婚之夕女之一顰一笑均為周所未經而枕畔之嬌羞衾底之柔順縱西子毛嬙當無異致其樂境之銷魂誠有如董生所云者乃女旣因才而愛才又幸與才遘積漸而稔覼覶遽更或交頸填詞或並頭聯句窮極韻事不可勝言而白晝之偈隨深宵

之縺綣更無論已且生平好為綺語即拈一小令亦靡曼動人推而至於齒牙之慧每耐人才日思曾謂周曰琴瑟靜好豈操縵獨不樂耶又曰管夫人小詞儂中有你你中有我直如是分拆不開周喜其語書而黏之於壁日夕觀玩而其南鄉子詞自咏其定情之苦樂則曰未慣雨雲鄉小鹿心頭忒煞忙饒是才郎多款款注洋鵑血啼殘妝枕旁幾度怯蜂狂又覺貪歡別有腸玉軟花慵晨始起郎當小步艱難倚象牀周由是伉儷情濃分飛意少銷魂獄中亦既安心坐地矣不數月有周前室之叔虎視眈眈以猶女之亡周不以訃心甚銜之適觀察某公下車搜剔屬邑隱事乃具狀以殺妻控周且言其富於貲本縣官吏將左袒乞親鞫公竟批准知周在零陵檄行該縣逮之質審周雖自知无妄然數百里之行詎能免於是別離之狀頗見於顏色之間維時邑人喧傳以為周實有其情商夫婦且悔且恨遂視婿淡然即女亦聞風懷懼謂夫未必能歸而其心益苦瀕行置酒於閨中而餞之曰郎行矣莫須有之事諒難以魚肉正人然三人奔告慈母猶疑正不可不慎也今君就道之時即妾凝眸之日望穿秋水離緒又復如麻妾固善病當此多愁恐君一帆南來將不及再奉巾櫛能不傷心言之淚盈嬌面周亦不禁黯然強詞慰之女拈踏莎行以贈別愁苦之中兩俱不能記憶周遂行宰情甚厚為具舟楫更預以書為請託東道主人頗不惡惟周不以訟事縈心祇

以離愁在抱、江草萋萋、時吟斷腸之句。山雲瑟瑟、難忘折翼之悲。九疑三湘、尤增愁緒。及至觀察、適以公出、守候月餘、始得對質、詞內又干連多人。往來提喚、坐費居諸、荏苒將半載、訟事始結。控者雖得重罪、而周亦耗盡心神、雀角鼠牙、猶可撥雲見日。獨至於藕絲蓮性、擺脫維艱、且數得女書。言已病在牀蓐。益覺寸心如焚。幸而定案。扁舟早待於江干。解纜而行、數日即抵零陵。直趨岳家。妻幸無恙。然已憔悴支離。好花如將萎謝矣。見即握手涕泣、淒惋不勝。蓋女自周行後、甫兩月、以憂成疾。今聞其歸、稍有起色。因勉強離榻、扶病出迎。其實積重難返。二豎子究未遠遁也。悲定喜生。女亦神思頓爽、始言其懷思之苦、及致疾之由。周感其情、益深眷愛。於以卜鸞鏡之常圓、知寶釵之永合。謂已無庸遠慮。乃未及二日。女以事怒其婢、將親撻之。婢故愚悍、以手推女而跌之。女遂氣結、不能言。周適他出。二姬與諸婢皆大驚。環視而救之。商夫婦聞而怒。取婢痛加捶楚。轉售於人。視女雖幸已甦、而精神委憊。因而舊疾復作、勢轉增劇。旬餘竟不能出閨闥。然在沉頓之中。每晨必力疾而起、加意修飾、使人不覺其病。而楚宮之腰、倍形其細。趙燕之體、日見其輕。心以捧而增妍。目以倦而添媚。抑且黃昏切切、籌及屬纊之餘。黑夜淒淒、言皆蓋棺之後。恩情眷戀、則曰不舍惟郎。心口嗟呀、又曰薄福如妾。斯時枕畔之人、能不銷魂欲死耶。周因奔走尋方、竭蹶乞藥、而延醫續命、作福求

神。漫無暇日。甚至甫入閨房。淚痕時有。即當廣衆笑面全無。女益憐周。周益不忍於女。其牽纏百狀。莫可言容。一夕女自夢中驚覺。流涕語周曰。妾將不能侍君矣。適夢君折一花紛紛自落。妾問之。視妾而笑。此不吉之兆也。周時已竊筮皆凶。知其不起。姑强詞以解之。女竟怏怏終夜。明日起命婢取絹。臨鏡自摹其形。因懍然謂周曰。女爲悅己者容。君識悅妾。請玩此歿後之容。言次皆泣下。圖成氣促。竟未及閣筆而歿。周大慟。頽然欲仆。幸二姬侍側。扶掖就坐。始失聲而哭。至午不輟。二姬經理喪務。商夫婦早嗷咷而來。一時之慘目傷心。覺鶴唳猿啼。猶難擧似矣。女已就殮。周遂木坐如呆。不言不笑。惟誦毛詩。謂予不信二語。時宰猶在任。知其神傷。勸商急遣壻歸。商因百計勸慰。周始諾載女柩而行。商夫婦送之水次。執手嗚咽。痛入心髓。凡歷三時甫判袂。周在舟中。擧目無歡。寢食俱廢。在柩側既悵無返魂之香。又恨少蘅蕪之草。二姬雖在左右。久已視同糞壤。今值痛苦之餘。少有所忤。則敲扑隨之。絶無愛惜之意。及抵本邑。以女棺廟見先靈。葬之於祖塋之側。周臨其穴。昏絶復生。返至家。以一室供女。遺像對之。泫然自朝至暮。弗肯去。戚族咸諍之以理。惟答曰。佳人難再得。蓋已形銷骨鑠。與死爲鄰。家人深以爲憂。忽一日董以札至。啟視之。絶無寒暄語。惟大書銷魂獄三字而已。周因惺然惕然。若聆晨鐘。亟起命駕往謁。董入見。即拜伏不起。願請受爲弟子。董大笑扶之

就坐曰君固我之故人何撝謙至此周乃歷陳巳事並謝其指迷之德董太息曰斯即所謂銷魂獄也君既幸而得出何復欲入之耶周益大悟董與之浮白竟日歡然語笑歸即撤女像以妾生之二子囑其從兄盡散諸姬出家於某寺中為善知識人詢之則曰賸此殘魂不堪再經剝蝕也後董生年七旬徧辭里人謂冥王知其就良命以刀筆往供役遂無疾而逝又十年周亦示寂銷魂獄之名至今著為炯鑒然女之詩詞好事者梓以行世則又為之銷魂不置云

外史氏曰人生不能無事因不能無情此銷魂獄之所由設也故不獨柔曼當前能失精魂嬌痴生側易蕩心神斷腸於南浦之花愴懷於北郎之柳如周生者比比皆然試為推而廣之北山詩成則孝子之魂銷矣西河明喪則慈父之魂銷矣東征三載則兄弟之魂銷矣南枝一寄則朋友之魂銷矣至於巫峽啼猿衡陽歸雁足以銷仕宦之魂山風到面海月驚心足以銷行旅之魂又豈止陽關三疊河滿一聲肌霏霏其如墜耶然而得妻如女即為之銷魂良無所恨奈何董生饒舌周子誤聽竟使塚號鴛鴦樹名連理不復見於今哉隨園老人曰過此人不得不銷此魂浩歌子之言真是情至之語可見情之所鍾猶在我輩

訟疫

富平劉某素健訟。恃其刀筆之能。慁干守令。咸莫能屈。某年關中大疫。死者莫數。其父叔亦以疫卒。劉大恚。投詞於城隍。備詆疫鬼之暴。凡數百言。詞語激切。一日夢城隍召之去。當庭責問。色似甚怒曰。天災流行。實亦人所自致。汝何喋喋如此。况瘟疫掌之神明。具權操於上帝。予且不能左右於其間。草莽小民。竟敢以狂言相懟耶。劉即抗聲而對曰。然言者識為有罪。但人生壽夭有命。豈於疫而獨無命耶。若有命在。何死者命皆當夭。夭者偏皆遇疫。如云無命。又何以有造生造死之說。豈先造疫而後造命乎。抑不必造命而獨造疫乎。是不可解。因以興訟。惟神有以教之。城隍似無以答。徐曰。此皆強詞。予不屑與汝辯。可逮之往見疫神。以正其狂吠之罪。劉亦不懼。有鬼以巨練縶其項。即毅然從之行。微聞城隍歎曰。倔倔哉丈夫也。乃未及出祠。忽見愁雲慘霧中有青衣童。狀貌醜惡。持牒自空而下。謂劉曰。疫神以汝論。似亦近理。部下諸鬼。止知行疫。而傳染者。或失輕重。未免濫及無辜。已命瘟癉大使。覆加檢查。妄言訖。以牒示城隍。命鬼褫其練。縱之自歸。劉心竊以為得計。欣欣出門。莫謝來路。方貿然前行。俄有同里數人。聯袂而來。面容大有喜色。揖劉而謝曰。賴君片言。吾曹皆免鬼錄。將何以酬。蓋俱一二日中物化者。劉亦以失路告之。衆乃導以同歸。甫行半里許。突遣厲三四輩。鬼虬筋鶻目。吼聲如惡鵝。見劉皆甚怒。相屬。爭以巨爪攫拿。衆遂如鳥獸散。劉獨坦然

揖之曰公等即疫鬼耶吾父死於是吾叔死於是與某而將三矣所以忘死而與公等訟者誠以好生者天正直者神公等奉行不善罪且莫逭予縱死亦不為公等屈鬼聞之相顧愕然其感頓霽劉因曰公等奔波亦良苦且時致人怨莫能血食誠舍予則雞犬之祀亦易易事當死者固不能生可生者亦聽其禱不亦一舉而兼善乎鬼乃大悅重致不安反與之訂約而別劉歸至里門俄亦頓醒使人視某某則已就飯舍旋得更生劉遂神其事每至病疫之家輒先與鬼謀凡命之不當絕者即令稚牲致祭疾果痊愈其當絕者亦預以告之人因誠信而弗違閱五年春疫復行劉固無恙忽見鬼來告之曰子之名已列疫牘矣在愛厚敬以相聞可預囑後事殁後與我輩伍亦不憂岑寂也劉如其言旬日果疾但頭目發熱而已家人强投以藥竟不獲瘳而卒死之後里人祀為疫仙迄今猶祈禳不絕

外史氏曰甚矣哉利口之足畏也既以理爭於神復以利誘其鬼而疫之權衡遂宛然在其掌握雖然當天厲之時良亦有氣血衰薄因而致死不盡為天災所中者故其事似近無稽而其言不無可採況稗史所載有疫入甕中等事則知疫之權固在神而行疫者實鬼為之猶可取以相證也

秦吉了

劍南巨家。畜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頗寵之。不使與羣婢伍。時某太守將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贈。絕巧慧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飲啄。此外無餘事也。一日婢飼鳥。鳥忽言曰。姊甫我當得一好姊夫。婢羞撲之以扇。鳥亦不驚。自是鳥有所語。婢或戲而荅之。或笑而詈之。習以爲常。婢亦不甚介意。蓋婢獨居一室。鳥即懸其闥。喁喁小窗。儼然伴侶。人亦莫得問焉。又一日。婢浴於室。忽聞鳥呼曰。姊故好身體。愧我非男兒。見之當銷魂欲死。婢大恚。白身往撲之。適鳥亦新浴。因馴未閉其籠。竟振羽而出。繞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鳥忽洞穿窗紙。翱翔而去。婢遂倉皇無措。深懼主責。頓生狡獪。著衣後即籠移於簷下。徑詣主前泣訴曰。婢子偶不謹。開戶澡身。不意爲人所中傷。竟放鳥去。情甘罪責。死無怨。主人素憐婢。且恐衆有妬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計亦譎矣。既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旬日後。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孺人。其子名緒。猶未婚。方晝讀於齋中。俄有鳥飛集其案。作人語曰。爲君覓一佳配。盍往視諸。緒驚而諦觀。則一秦吉了。因釋卷而逐之。鳥飛甚緩。甫出院門。見有二八妖鬟。青衣紅裙。冉冉自外入。鳥忽失所在。緒睨女貌美麗不羣。乃託故尾之以行。直入內室。與母絮絮話言。始悉爲某巨家婢。而恣容態度。嫻雅動人。婢見少年郎。亦時時顧之。兩情頗眷戀。但不能通片語。良久婢自歸。既覆主命。言旋其室。空籠故在牀側。瞥見前鳥。瞑目拳足。憩息其上。太

喜。如獲拱璧。將執之。復寘諸樊。鳥大噪曰。予為姊奔波幾殆。幸得好姻緣。何猶欲以此困我耶。婢奇其言。詰之。鳥一一緬述。婢頓悟。遽斂其手。鳥亦不飛。止於檷上。謂婢曰。予雖不能如崑崙。出姊於重垣之外。然姊之心事。非予莫與之傳。姊果有意乎。婢靦覥不答。鳥作笑聲曰。兒女之態。固如是。慮有人來。予且去。言已。振翮而飛。旋不見。婢故慕緒之丰采。且恥為薑屏姬。反側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鳥瞯無人。又復爰止。婢招之即下。因言曰。主人甚愛予。必不忍以珠彈雀。況梁生青年才俊。縱慕少艾。詎肯以婢妾充好逑。費予苦心。恐事不諧。可奈何。鳥解所言。兩翼旋作。至夕始還。乘昏覆婢曰。梁生之情。見乎詞矣。因誦其所吟曰。不妨團扇白。衹喜玉顏紅。倘遂乘鸞願。終應跨鳳同。婢聞而心喜。遂以意授鳥。侵晨復縱之去。乃緒在蕭齋。日夕注念於婢。朔起仰視翔禽。頗似曩昔之鳥。因戲曰。卿能語我可人乎。當為汝立傳。俾與蘇武之雁並傳。語未已。鳥忽垂翅而下。集於粉垣。與緒對語。致婢相思之意。並所慮之深。緒大悅。因詰婢知書否。鳥答曰。頗識之。緒即立草數行。備叙渴衷。兼矢永好。緘封而置之地。鳥即飛而啣之。徑飛去。緒益駭。歎其奇。乃自此數日。不再見鳥。而婢之音耗頓絕。正悵望間。忽傳巨家有婢死。既已稾葬。緒心動。疑而詢之。果即意中所屬者。大慟幾失聲。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鳥啣箋去。婢見之。愧不能書。乃撒玉瑱一事。畀鳥賫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況汝物

色之。諂以重金。則蛾眉不難續。鸞儔可立致矣。鳥唯唯聽之。高飛至中途。突遺惡少。試以彈丸。中其類。鳥遂殞越。身命俱捐。居無何。而婢之禍作。初巨家以色寵婢。將以列之小星。婢頗不願。退有後言。迨婢以失鳥之故。嫁禍於人。雖未遭箠楚之威。而同列者。靡不側目。且慮其專房恃寵。行將長舌為災。遂羣起而攻。聞其在室與鳥言。夜半不輟。乃誣以與人有私。播之主耳。主聞之。甚懷醋意。搜諸室內。得緒書。益為勃然。毒加拷訊。婢以事涉荒唐。無能自明。徧體瘡痍。奄奄待斃。主亦不待其死。生納諸棺。命僕瘞之野。此婢之絕命本末。在緒亦未深知。惟有愴懷埋玉。坐而傷神。不禁隱几而臥。忽夢一女子。羽衣蹁躚。直前斂衽曰。妾即秦吉了也。與某家婢本同類。渠以善行。得以轉輪為人。妾與之邂逅。復繫。慮其辱於庸夫。敢以先容於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婢竟遭爍金。負屈重泉。良堪扼腕。雖然。幸有生機。非君孰與援手。緒夢中大喜。起而詢之。女子戟手一指曰。郊行百步。薛濤墳固不遠也。頓撲地化為孤鶴。凌空而上。緒驚寤。即命僕馬訪諸邑外。偶憶北堡村名。似合隱語。徑詣之。果得婢之葬處。而未敢遽開。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諂僕。同往啟之。所瘞故不甚深。及棺靜伺。似聞呼吸之聲。亟破之。婢果復活。緒遂驚喜如狂。左近有尼菴。舁禮叩之。緬陳其故。尼亦樂於為善。慨然許之。相與扶婢出穴。緒親負之以行。寄養菴中。資以薪水。然後歸。月餘。婢竟光采如初。緒

乃說尼為撮合山。託言貧家之女。力白於其母。母往視之。雖一面之識。頗能記憶。婢因泣訴其情。母素愛子。不拂其意。徑為之迎娶於家。且因婢故。不與巨家通。巨家亦以婢故杜絕往來。婢之蹤跡因以秘。惟緒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獲者。必市而縱之。人咸疑訝。至巨家中落。尼乃洩其春光。說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外史氏曰。青鳥傳言。古今佳話。此婢獨何福消受。然以司鳥為職。其事甚雅。其貌亦必軼羣。安在掌箋之紅線。不足為舉案之孟光乎。但非深生之情痴。縱令巧言如鳥。麗色如婢。恐未必念念不釋。況為青衣之下。竟蹈發塚之嫌。幾罹開棺之罪。如此哉。如有鍾情之士。必以緒為異人。

隨園老人曰。鸜鵒能洩人言。此鳥獨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圖有此俠氣。

龍陽君

黎定國。隴西傑士。勇健有力。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然當其微時。人或與之爭。輒斂手避之。曰。渠非吾敵。斃之則枉殺一命。且悞我一世功名。其志不可量。後入伍食餉。屢著奇績。以軍功擢都閫。莅任粵西。苗人咸懾之。一日奉憲檄巡視海洋。乘艨艟。建旗纛。勢甚烜赫。夜寢於舟內。漏下三鼓。忽聞唱名曰。龍陽君謁。黎疑其夢。然已披衣起矣。侍人明燭如晝。見有整

冠服者入拜。衣製甚古。而年且耄耋。拱揖而言曰。不穀受楚王大恩惠。列諸侯之次。雖以色進。亦一時之盛遇也。自歿後。謫居海上。垂今二千餘年。近有二恥少年。冒予名色。蠱惑良人。予已盡拘之。來給以職役。不圖南海孽龍。瞷其秀麗。輙欲强行奪取。竊恐先輩一散。又將污蠲天光。濁亂世宙。且隳予之聲聞。苟得威力。如將軍前往鎮撫之。庶幾可以無患。黎聞其語其誕。乃辭曰。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對曰。予已設飲宮中。將以大義責之。而予素乏拳勇。慮彼不服。微將軍特竝是盟。後必有悔。非敢以戈戰相勞也。倘蒙見助。感戴靡涯。黎遂慨然許諾。佩劍與行。出艙。即有人控騎相候。乘之登岸。約數里。旋見一城。雉堞巍然。而不及一邑之廣。入門而東。有棟宇。亦似輪奐。黑暗中都不甚悉。龍陽君先已棄騎揖之。同入門庭。皆燃巨燭。雕鎪刻畫。亦在恍惚之間。其居之內外。侍從百數。皆以美童充之。有披髮者。有弱冠者。亦有近人裝束者。要皆妙齡。無一老醜者。相遜至庭。龍陽君揖黎上坐。席未溫。有人遽報曰。龍主至矣。龍陽君出迎客。黎亦起立視之。珠燈數對。引一人冕而盛服。貌絕。陋即如世所繪者。歷階而升。見黎即顧問曰。客何為者。龍陽君答曰。黎都閫適來巡徼。亦奉屈至此。龍王色似不懌。遽曰。我輩之事。亦何與於陽官。龍陽君殊多事矣。龍陽君未及答。黎即正色曰。並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設官。所以治之也。海中一洼水。余得巡查。則公私皆當與聞。豈可以幽明

為界。遂謂為農之越畔哉。龍王聞其言。亟改容致禮。且謝過。因共邀黎首席。而後賓主分坐。酒行數巡。龍陽君乃言曰。前承龍王馳諭。欲以海中珍玩易諸童。寡人何敢有違。然自後庭開鑿。古聖王列之三風。永垂世戒。後之帝王君公。或以睇乘見譏。或以餘桃遺臭。龍王亦何取於此。且計龍王宮中美人。充下陳。狗馬實外廄。亦已足以自娛。萬望收回成命。無貽海若之羞。波臣之笑。實為厚幸。言已。龍王艴然不答。黎乃接談曰。此論甚正。以余聞之。龍陽君曾泣前魚。豈不樂後人之繼起。今乃滌膚洗髓。思以盡革其餘風。意亦甚美。況龍王之職。秪宜霖雨蒼生。而眈眈於碩童之比。九閽聞之。能無怒乎。即某亦竊為龍王滋懼矣。龍王又默然。黎遽按劍而起。謂之曰。君有三大罪。其知之乎。龍王亦毅然曰。不知也。黎曰。君雖尊水府。實已南面稱王。竟不顧大褻體制。而宴然留此孌童。一大罪。龍陽君受封於楚。曾為貴臣。君乃以威勢壓之。倚衆暴寡。恃強凌弱。二大罪。龍陽君盡收陸海慮人寘淫。而君猶競南風。導人縱慾。非三大罪而何。語至此。鬚磔目張。劍已離室。厲聲曰。某受朝廷之職。奉幕府之命。雖居末秩。實仗 天威。凡有梗化者。無論鬼神。皆得問罪。制今日之舉。將以扶弱鋤強。誅讒去暴。即以三尺之鋼。濺汝頸血。諒不為過也。挺劍而前。龍王色撓。長揖而謝之曰。將軍坐。何至於此。寡人知過矣。如再思斷袖之歡。當遭醢身之禍。所不應者。有如此燭。黎乃擲劍大笑曰

吾固謂龍王豪傑必無不斷之事也龍陽君又請為盟黎笑而麾之曰以盟為有益乎吾恐口血未乾即有龍戰之事矣盟既如此不如無盟龍王亦辭而不歃遂復坐飲相對甚歡直至雞鳴龍王先辭去龍陽君謝黎曰非藉將軍神勇此事正未易決也因獻明珠一斛黎堅辭不受依然乘馬而歸比及舟中天已昧旦從人皆不知黎出見始駭然黎詢之對曰我等聞公命燭及燃之公復偃臥竟未見公他往也黎亦笑而不言詰朝揚帆見一蛟蜿蜒海面從以小魚約數百且稽首作謝狀黎知為龍陽君遣言慰之旋失所在黎後位至協鎮恆向人述其異如此

外史氏曰蛟字從交毛詩以狂童為狡孟氏以艷麗為姣音雖殊而字形相類則龍陽君之化蛟也宜矣但無虎豹之威不免蛟龍之鬪黎將軍侃侃正論立解其紛何其豪也至以中山之魏為南溟之鯤似乎寓言不然衆維魚矣何復有漏網者獻笑爭妍致短鬚眉之氣耶

苑公

巨璫苑公直省人談吐雋妙有文士風王公大人恆以其閹而惜之然苑公之閹非猶蠶室也苑公家巨富父亦仕至別駕苑公之生錦綳繡褓豈等於貧苦小民淨其身以求顯達哉其父年屆六旬猶無子感族勸之始納一妾期年生苑公其父甚悅急覓乳媼使字之彼婦

呂姓少寡性妖淫其夫之死不可知孀兩歲又舉一男因不見容於姑嫜遣歸母家母家又貧勸之嫁又戀所私不肯聽乃以其乳售於人意蓋藉此以自便庶不至如再醮者受夫箝制也公父不及察竟以千金質其身約以三週後予口食而後去婦敬諾視公亦甚愛惜初公父緣有少妾治家綦嚴雖五尺之童罔敢入中門及見乳媼少艾且妖冶異常防閑益密而性復剛暴婢妾小忤即行款撲而餘人可知婦既入樊籠所歡者三秋莫見即通一訊而無從又懼官勢不敢自斷其乳因而由悔生恨積恨成怒思斃其所哺之兒而後可脫然事外無如苑公幼即健壯曾無纖微疾痛婦益計窘適公父遠出公之嫡母生母均以時疫病在牀婦乃得逞陰以生絲一綫束兒外腎日以加緊兒痛甚啼號人亦莫測其故婦又以醴酒一盞置枕畔乘兒呱呱即濡指潛抹其吻兒醉輒熟寐婦八移易其扣如是者兼旬兒之母病始痊而兒之人道已隨手而墜婦初冀兒死而兒痛則啼啼已復食婦於此不覺智盡能索矣既而聞公父將歸心更大懼一夕伺兒寢自縊室中比及人知早已救之弗及舉家震駭幸公父旋返雖未悉其致死之由而緘書邑宰檢驗無傷事遂寢閱數日其妾視兒便溺忽大驚曰予所誕者豈女也耶嫡室聞而趨視則非女非男在二者之間闔室皆變色聞之公父乃大戚始悟婦死之故重責婢嫗而兼及其妻妾究亦無如之何惟時時隕涕而已

比長恥使為闒亦教之誦讀年十二而父卒猶學為文及應童子試邑人攻之竟不得考公乃忿忿求裝入都漸致通顯每言之猶欷歔不已

外史氏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兒固以乳為母者乃不第不有其子且并其所有而去之窮兇極惡要之皆淫之一字實為厲階淫則必陰陰則必毒吾因以告天下之為父母者

銀箏

故明鼎革時天下遭流氛之亂烽烟匝地羈旅者多不能歸甲申以降本朝大聖人出海內永清民始得返其鄉井鴻雁哀鳴旋集安宅甚盛事也涇陽商人李元爕久困于吳楚間亦將復其邦族策一蹇衛徐驅于邯鄲道上重覩山川風日之勝不禁快然薄暮宿某縣旅舍主人其鄉人也挽留信宿不忍遽別旦起閒觀市上往來絡繹依然盛世之況心益欣悅立未久聞市人譁曰穢物來矣多奔避唯恐不及李愕然以問主人笑曰行且至子試覘之李因竚俟俄見一人身無半縷僅以尺幅蔽其私竟體污穢若負塗泥迫視之髮毡面鬼氣如新遺之矢十步之內漸不可耐人有不及避者輒掩鼻而趨李强忍而覷其雙鈎纖弱一婦人也乃大駭徐察其貌容雖不潔其目則灼然如秋水之波其腰則嫋然如春風之柳低鬟斂恨俯仰生姿苟且深心者莫不知為尤物李諦視良久驚曰此固非常品奈何污辱

至此因不避其譏。晉尾之女至人家。即呼曰。銀箏來。隨以敝器置食委之地。而與之。女手一小竹筥。即傾於其中。再詣他處。乞約足一人之食。返其故道。不再履人門戶。飄然自去。李躡跡相從。女至一廢宅。入遂不出。李默識其處。然後歸。及見主人。亦不復齒。至夜始往伺之。聞破壁中。似有人吟咏。音甚嬌細。傾聽之。則七言律也。其詩曰。黃金滿地翠娥羞。媿向風流作楚囚。吞炭不緣讐未雪。文身秖為美堪憂。敢辭泥滓十分涴。略避綸竿一旦鉤。幸遇安瀾還淨俗。何誰刮目到滄州。詩雖不工。語甚明顯。已而又吟曰。故鄉咫尺似天涯。遺臭流芳念不差。玉骨縱甘埋糞壤。翠眉寧忍映荒沙。石中自蘊無瑕璧。樹底誰憐薄命花。試向燈前欣把臂。守宮依舊色如霞。李素知書。聆其音韻清瀏。不禁雀躍。大呼曰。刮目者至矣。守宮砂可容一驗乎。女聞聲。懸知為日間尾已者。乃隔堵牆與語曰。君真有心人也。不為俗目所拘。能識妾於污濁之內。洵為獨具隻眼者。但暮夜之間。幽僻之地。嫌疑易涉。不敢呈身。竊自恕。李笑曰。百體無絲。隄防盡潰。卿此言無乃矯乎。女曰。不然。妾雖裸程人側。人實不以人視妾。妾遂不以女自女。今者君既知妾。妾猶以此相見。是人與人相值。而無男女之別也。妾即衣履不全。猶不敢見君。矧無禮之若此哉。李因詰曰。然則終已不見乎。答曰。妾望豪傑。如望歲焉。詎忍交臂而失之。曩者見君垂盼。知必辱臨。故吟拙律以見志。君果剖石取玉。披沙揀金。不

以污辱而收之。妾請俟於前途。永執箕帚。君以為何如。李大悅曰。是予所願也。遂叮嚀而别。

詰朝李起如市。潛置女衣一襲。袍袴咸具。歸即束裝。主人留之不住。匆匆辭去。約行半里許。

聞叢莽中小語曰。郎來乎。妾固料無爽約也。窸窣而出。李視之。泥垢猶昔。薰蕕已少異。益喜

其有心。乃即驢背取衣與之著。女止之曰。不可。三年積垢。一旦逢君。當還我廬山面目矣。西

僻有小溪。尚可滌濯。倩君隨予一往。李從之。攜手同行。絕無儇惡。女深感其情。因自述其顛

末曰。妾名銀箏。鄰邑紳家女也。年甫及笄。即以色美聞於人。適遇流寇兵起。父母深以為憂。

逆知不免於包羞。將置妾於死地。妾悲父母夭嗣。乃跽而言曰。賊之所悅者色也。兒有毀容

之術。使賊不可以近身。不愈於舍親而就死乎。父母亦不忍予。遂聽之。妾預儲人犬之矢。及

穢污等物。聞賊將臨。先以炭漆其身。斷以垢泥。重以溲便。徑扶父母出奔。雖亂軍之際。白刃

交揮。見妾以為狂。曾不一盼。嗣是父母失其產。又染痼疾。常在牀蓐。妾以此親往賊營求乞

以養。賊恆憐妾而從無邪心。呼妾曰癲人。時以口食與之。如是者半歲。賊退而父亡。妾負母

丐於四方。深懼宵小。因以不更。今春母又見背。孑然隻影。愈不敢稍露其形。脫非有心如君。

妾亦不欲輕洩。李因贊之曰。卿固曹娥一流人也。但值栗烈。將何以堪。女曰。是亦有故。妾少

時遇一女尼。授以異術。日飲冷水半升。運氣三刻。雖盛暑無憂其熱。隆冬無慮其寒。日行風

雪中。體常溫煖。人以是目妾為仙。而不復狎視。職此之由。李弗信。試以手撫其肌。時當秋盡。其燠不類無衣。乃奇之。語次。已至溪邊。女笑謂李曰。醜形將露。媿實難禁。君姑少避三舍。李故弗肯。女不得已始躍入溪中。沉浸時許。方加澗洗。李從岸旁睨之。塵濁盡去。膚亞新霜。掩映清波。不覺心醉。既而掬水沐髮。髮雖短而如漆。挹注盥容。容不滿而似月。芙蕖出水。華彩煥然。李於斯時。難免見獵之喜矣。女既浴訖。逡巡不敢登岸。李從之。甫覘顏露其半身。笑曰。日裸逐於市上。反不如郎前之可羞也。李至水邊。戲牽其臂。女登。始全體已現。倍覺魂消。李將擁之歡好。女堅拒之曰。野合非禮。君豈不知。必相逼妾。寧懷沙而死。不敢從君。李乃止。以衣畀之。女始著訖。曰。妾復得為人。君之惠也。李遂以騎載女。而自控以行。至夕宿於村舍。兩始定情。則猶然處子也。相偕至家。李之妻亂後已不知所往。因以女為室。尤善居積。尤多智慧。相夫立業。家以稍豐。某縣數日不見銀箏。疑其仙去。猶嘖嘖稱異之。是真不知濁水之珠。而妄以為延津之劍也。噫。

外史氏曰。闖逆跳梁。人民塗炭。閨閤之被禍尤烈。歷覽明末已事。不勝慘然。女獨有潔身之智。反以不潔為潔。抑亦奇矣。使當日惡其不潔。必以治容為潔。其不潔猶可浣乎。惟能達變。可與守經。穢污既除。依然故我。以視深衣護玉。華服藏嬌。一旦受美面之辱者。其相

懸又何啻萬萬耶。又曰。女子之義。當處常時。雖尺寸之膚。亦不可令人見。至於患難。則與其為人汚。毋寧使人見。見可言。汚不可言也。達哉銀箏。庶幾其子之亞矣。

隨園老人曰。苟延性命。所以為親。倘遭僇辱。適以辱之矣。女之可貴者以此。其可傳者。亦以此。

董文遇

齊東董文遇。粗鄙不文。而近狎聲色。往往游平康。使酒尚氣。以致躙柳蹂花。曲中以其世家且豐於貲。會得纏頭。反畏之無敢怒也。一日初冬。將飲於妓館。聞有胡媼攜二女賣歌於市。色藝皆妙選。齊之勾闌無其匹。人因從之如蟻。董甚歆羨。走价召之。遲久弗至。遂勃然怒不可遏。盛氣以待。及媼至。布衣練裳。引其女亦絕無華飾。被服素縞。而態動神流。容妍骨秀。早如彩霞入座矣。董不覺降心。威嚴頓霽。惟作色以詰之。媼不答。二女從容應對。若流鶯之巧囀。董遂無從置喙。翻大喜。命坐共飲。一時妙語嬌歌。得未曾有。因更為之顛倒。歡然引滿。不禁酕醄。又以事怒妓家。舉盞擲之。誤中一女額角。血流如注。媼早變色而作曰。村人不可與處。乃至是耶。麾二女去之。出戶即飛躍登屋。鴛瓦無聲。而彩雲頓逝。妓家及董之僕從。罔不咋舌。視董已大吐狼藉。倒於席上。醉鄉侯之故態。人所習覩。惟扶之使臥於榻。越夕即自歸。

乃自此媼與二女不再見於市。知之者莫不咎董。無何，董與所親鄒姓同赴近郭，裘馬翩翩，意氣甚都。忽縣役挾刺相迎，致曰：大尹命將有要語相屬。董雖矜貴，究不免於趨承，亟詰以大尹所在。答曰：在某家園亭公燕。役又語同行者曰：鄒相公非他人，請亦偕往。兩人皆大喜，從役疾馳，若恐不及。既至，果係邑中別墅。役請先入稟白，久而始出相延。董與鄒繫駒而入，歷門兩重，固見大尹形影，即從役亦無一二。鄒與董皆疑，詢役，俛而不答。須臾得一亭，始曰：止此相候，大尹當自出也。遂亦踱去。二人拱候良久，絕無跡兆，乃就欄檻小憩。日將西下，枵腹雷鳴，董欲去而鄒翻留之，鄒將行而董又止之。輾轉昏暝，甫聞人聲嘈雜，如在左近，靜聆之，笑語嬌婉，又若婦人女子。始大駭，方思趨出，忽前役引二人來，素衣白冠，高幾與園樹等，面目猙惡，狀如世之所繪無常者。大驚而踣。二人出巨練繫其項，若犬羊行。不數武，有公廨絕寬敞，紅裙翠裙者幾盈廳事，見董與鄒之形狀，莫不掩口而笑。強視其堂，珠箔四垂，飾以金玉，而雕題繡柱，輪馬奐焉。遂迷惘不知所為。又有頃，蟾魄高照，紗籠徧燃，廳上大呼曰：速牽酗酒賊來。白衣人驅董以前。廳中設高座，皤然者坐於其上，翠冠而錦衣，則故市上之媼也。董亦不甚記憶，威嚴之下，僅俯伏聽命。媼數其罪曰：汝以白丁紈袴，而妄思倚翠偎紅，一事拂心，早聞狗吠。青樓中固皆薄命，復何堪汝之踐蹋耶？且因恃醉傷吾掌珠，誠為擢髮難

數。今既縶來。罪應莫逭。董聞媼言。始悟前事。不得已而謝過。豪氣盡靡。媼又宣言曰。此輩不足污吾刃。婢子。可為我摯之。語未已。早有垂髫數人。攬彩袂。舒柔荑。以掌加董面上。董猶觳觫畏避。頓覺襟袖中香氣流溢。且不甚痛。膩指着肌。柔若無骨。雖當驚懼之餘。尚覺形神俱爽。旋見一婢。以媼命酌以危酒曰。此酖也。可飲之自死。董又大怖。不欲下咽。衆復夾持而灌之。芬馥襲鼻。絕無他異。而入喉以後。如冰雪沃心。精氣頓爽。董始念媼非惡意。方自喜。又聞羣婢鼓掌曰。自茲不再作高陽酒徒矣。衆正哄然。歘自屛後有籠燭照二人出。新妝如畫。霞佩雲衣。諦觀之。則即二女者。是甫至几前。媼即命以董退。詢曰。鄒君安在。白衣人又復驅鄒。媼熟視。怒曰。蠢僕真不諳事。何恩怨不明。而亦縶累以來耶。叱使去縲。復下座。迓之。且謝曰。老婦龍鍾。指揮不克明爽。以致開罪於君。恕之幸甚。乃邀鄒賓席。二女亦斂衽相見。色似赧然。既而媼命張筵。俄頃水陸畢具。鄒因為董緩頰曰。同游仙壇。而獨為堦下之囚。渠即罪所應得。在某不勝踧踖。請宥之。庶不使風月笑人。媼似未首肯。二女又言之。語細不可聞。媼始赧然。命去董縛。亦令入座。白衣人遂皆不見。於是鄒董偕坐。媼之母女。亦以主席相陪。酒香肴味。盤盎蒸騰。媼親起勸酬。獨至董則曰。醉態不堪承教。請代之以茗。董亦似不勝酒力。嗅之即惡作欲嘔。惟鄒歡然大嚼。且與二女互相諧謔。若舊相識。酒數行。媼即命止曰。夜闌矣。

不可以再遲好合。鄒遂起席。與二女同入屛後。知有夙約。媪與婢亦不稍留。但聞怪鴟啼樹。寒月照懷。廳上既未留燭。鬼燐時時輝映。值清醒之時。無卧席之地。其苦又難言狀。幸而良宵易短。早已月落星稀。見鄒自廳後出。笑容可抃。拱曰。誤登樂國。致君獨享清福。貪花人誠不免有罪。董亦不敢有言。默默俱出。馬猶繫於柳下。乘之遂返。途間始詢鄒以見厚之故。鄒猶囁嚅。董叩之倍亟。始肯吐露。則媪之母女挾技來齊東。已匝月。鄒故酷好挾邪。因以居室送之。並資其薪水。靡不周至。媪以是德鄒。二女亦與之相得。頗有自薦之意。自媪攜女遁去經數旬。鄒猶思憶不置。故是夕獨留。鄒枕席之間。倍極繾綣。鄒亦以蹤跡詭異。宛轉詰之。二女皆不諱。自言其身實狐。適間伎倆。亦其母之小試道術耳。語已。董始驚愕。益為愧悔。歸至家。方各分袂。董故不欲宣播。鄒亦秘密。他人絕無知者。乃自此董之於酒。向也親之若命。今也嫉之若讐。盃勺不復入口。强飲之。涓滴落腹。不啻烈燄熾心。必卧病經旬。危而後安。遂不敢少為嘗試。且於花柳之鄉。足跡不至。猶可以面目向人。苟一涉其藩籬。則眉稜眼角。自生粉墨。拭之終不可去。人見之皆笑不可仰。又必數日始返其故吾。而豪情頓減。不再履章臺咫尺地。翻以此得為醇謹之士。而人之異之者。不免博加諮訪。經歷歲月。董始為人道之。聞者又靡不捧腹。余聞此事時。董年已强仕。軀貌偉然。恆自述其少壯豪舉。蓋既閱十餘稔。青

樓翠館之中久無天遇之跡矣

外史氏曰。酒為狂藥。豈不信然。大則以之賈禍滅身。小則以之招愆市怨。至若買笑追歡之地。雖以縱酒為豪。而數斗沉醺。實殺風景。奈何叫號怒詈。幾以溫柔鄉為解酲之具。是真村牛之不若矣。旨哉醉態不堪承教。一言可作賓筵全詩讀。而曉風殘月之旁。又可書為座右銘。媼固解人。其言亦甚解頤。

馬元芳

馬元芳淮右人。大史介菴公之猶子也。介菴疾篤。元方為禱于嶽祠。既歸。遇一急足隸貌頗獰惡。逆而語之曰。郎君勿旋反。奉公命來相召。即請同行。元芳茫然。疑其為父所使。遂從之去。出城東門。至一處。絕類郵亭。官役百數。見元芳皆聲諾曰。公子來。隸導之。見一紫衣吏。貌亦奇偉。謂元芳曰。尊大人相俟已久。亟從予入。時元芳之父。猶在堂為邑庠生。名位俱未顯。心甚訝之。及入。從者數十人。皆披繡鎧。手闊戟。或衣錦袍。捧文書。分列堦下。堂上巍然高座者。果其父也。旁有二八姝麗。狀如畫圖。捧符劍而夾侍之。元芳頓悟。父子哭拜於地。父語之曰。兒勿悲。帝命汝叔為濟南府城隍。方伯鉅任也。天符已下。因其典試楚中。有顛倒優劣一事。為文昌所劾。查予生平不復公門。不談隱惡。頗為上帝所器。因以予代之。倉卒起行。未遑

與汝別。故召兒來一面。功名皆身外物。陰功勿或缺。勉之慎之。歸語爾母爾妻。此行甚安樂。毋須悲悼。元芳聞父言。益大慟。伏地不起。父命人扶之出。且曰。告爾叔父好改革。相見有日矣。元芳作兒啼。霍然頓覺。視之。日方卓午。身實臥於天齊殿前。大驚而起。甫出祠門。家人已竭蹶來報。則其父果歿。顛躓而歸。尸猶未冷。因撫之大哭。嗣聞母妻言其父晨起。猶扶杖游小園。呼童汲水。躬親灌溉。身體毫無疴癢。既而往視厥弟。及歸。忽語家人曰。速覓元芳來。天帝有命。以我代何定之任矣。蓋即太史小字也。有頃。又曰。候送者多。予不能復待。盍行乎。言訖。索衣更畢而歿。元芳亦述其所夢。闔室駭異。往視介菴。則已汗出如蒸。不旬日而疾愈。

外史氏曰。旨哉馬公之言。曰功名皆身外物。陰德不可或缺。初味之甚屬平平。及讀孟氏天爵人爵之論。始歎功名之浮而不實。誠不若陰德之實而可據也。馬太史一生耿介。洵為不媿厥字。而究以一事倒置讓天爵于。乃兄不可或缺一語。良亦有所見而云。此康熙戊子事也。余聞之太史令嗣。其伯父諱穌字立齋。先太史五年卒。所云相見有日者。殆不負其屬望乎。　又曰。正直為神。固不限於資格。然亦有歿後晉階者。舊聞某府一通判。舟行赴其任所。行及江中。目有一巨艦。與之偕。晝隱晦現。其龍燈牌額。則亦某郡分府也。乃大驚疑。為奸人冒贋。而行藏都又不類。至夜泊舟。因具官服往拜之。亦欣然延入。視其人

年屆六旬。岸然道貌。舟中亦載細弱。遂不敢疑其他。坐次微叩之曰。公之所之者。某府之倅。予答曰。樗櫟之材。實忝此任。曰。然則將焉置予。答曰。不知也。遂不勝憤懣。亟索其憑慨然相示。閱之與己無殊。而所銓者則東嶽大帝之篆也。駭然詢之。始自白曰。公所蒞者人。予所蒞者鬼耳。生前為某邑掾職。以清介得擢斯任。何竟不相容耶。疑雖盡釋。心倍悚然。亟告退。强留之飲。歡然竟夕。次夜。徑來答拜。由是往還莫逆。直至江干。帆影乃沒。

瓢下賊

魯人王某為余言。其邑中一積賊。則竊偷兒中之黠者也。覲某村一婦家小康。而夫適他出。遂宵行以往。莫飽其囊。既至。徑踰其垣。兼闢其牖。佗然入其室中。放手槅前而立。時婦猶清醒。燈故未熄。見賊乃大驚。强詰曰。若何為者。答曰。予欲貲。婦度不能禁。乃曰。由若取之。予家亦僅溫飽者。賊不胠篋。而易其可欺。復戲曰。予欲眠。婦大恚。不應。賊出短刃。長尺許。雪色與孫燦相映。晃耀一室。婦大怖。方觳觫無能自免。而賊因枵腹適苦飢。忽謂婦曰。予欲食。汝為予炊。飽或即行。婦大喜。頓得良策。以庖廚之在異室也。亟衣而起。且笑謂賊曰。飢者無能久俟。予藏斗酒。原以備不時之需。子固自酌。予往執爨。不一時而腹可果矣。賊聞有家釀。亦大悅。而慮婦叵測。携酒同往。就炊火。釃而飲之。婦揣其意。亦不遽發。殷勤為供具。及賊將食。突

出扃其戶鍵以巨鎖且大號鄰佑有未寐聞聲咸驚起競持短梃聚者十數人婦啟外戶迎之入眾亟曰盜安在指答曰即在此中方鋪啜予防其遁業以嚴鍵守之矣因賊無能遁遂縷陳其狀意頗自矜眾視其室黑暗都無所見先以二人守戶防賊冲突甫命婦取鑰排闥擁入乃賊聞婦號初無懼色亦不奔竄僅以其食物置之竈底而熄其火蓋已得藏身之固矣及眾入室以炬燭之室中物俱安堵凡婦所云式飲式食者舉無迹象惟甕中一瓢漂搖水面而已眾固疑不至此而屋僅一楹舉目可見亦無待于冥搜因反以婦為舉烽相顧儆哂默然散去婦竟無以自明眾去乃大疑曰予豈夢耶炊具猶溫所炊者亦安往耶語未終甕中震響劃然瓦解見一人淋漓徧體衣水而出且謾罵曰予不汝戕汝反戕予真犬彘之不若矣眾去時室復掌火婦見賊大驚口未及啟乜首早陷其胸婦遂倒賊復審視徑斷其頭然後履其閨闥席捲所有并覓乃夫之衣易其濕者而後去平明眾知婦死乃大駭及見破甕始悟水面漂搖者其下實即盜藪也因以其狀首之官而賊究不獲後數年賊以他案被逮方拷掠間忽昏憒自供如此亦婦之幽魄不散也夫

外史氏曰此事凡三易局固不僅賊之急智足奇也方賊之入室婦已為在檻之猿及婦之出號賊又如入樊之鳥究之請公入甕眾竟茫然婦遂奄然而賊反翩然一纖細之事

不可逆料若此。不亦足以借鑒耶。

螢窗異草三編卷三終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蛇媒

蛇媒者。媚術也。兒時竊聞先大父言。遼東某縣有一執鞭。其人固不諳風月者。一日驅車偶過大澤之側。時屆夏秋交。草深禾茂。忽見雙蛇長尋餘。糾纏若飴。牢不可開。彼固不知其媾也。戲以長策揮之。蛇即分頭而去。其人亦不為意。暮歸。過比鄰之孀。偶揚其策。孀忽夜奔其家。百計求合。其人遂納之。事訖各散。私為慶幸。而不以為策故。乃孀素持雅操。既歸而清夜自思。惶然曰。我何以為此。因愧而泣。頓欲自經。翁姑聞聲亟拯之。堅叩其由。具以實告。所親有知者曰。此必蛇媒也。偽以他故假策。其人竟慨然與之。攜至家。沸油於鑊。斷而投諸其中。其人遂叫號。竟夜肢體糜爛而死。孀因貫恨亦尋卒。

外史氏曰。嗚呼。不知而誤用。猶亡其身。況知而故用者哉。故此事先大父諄諄言之。用以戒人。予小子弗敢忘也。愼之愼之。其勿以余為導淫而妄思一試。則幸矣。

續五通

五通邪神。聊齋及諸書言之詳矣。近今奉祀者少減。然而舊聞猶有可嗤者。因並附錄於左。

故明天順中錢塘民戴小一。鄙而有力。其室某氏。雖村女頗具冶容。齒且甚稚。小一防閑綦密。人固無能問鼎。即婦亦未敢自衒其玉。一夕夫婦已就寢。忽聞窗外呵殿聲。即有人叱曰。戴小一何物小人。神聖過而猶然擁妻酣臥耶。小一大驚。穴牖窺之。紗籠十數對。鹵簿紛沓中擁一貴人。紫衣而金冠。跨小驪駒。蓋邨中所祀五郎。即神之二也。杭人素畏此神。小一躧然起視。婦則已熟寐。將呼之醒同往禮拜。神忽隔窗止之曰。勿驚麗人。予之來亦正為此。小一性素妒。聞神言頗不能平。且知近村之婦。多有為神憑者。因奮然不顧曰。淫鬼耳。何足為神。豈真能加禍於予哉。徑弛然復臥。若不知有神者。外又呼之。小一漫應之曰。予已寢矣。神何為者。予婦恐不若他婦之易致也。語未竟。神即哂曰。予固謂渠倔強。非可以理化者。汝曹姑待之。乃叱其從者行。如風雨疾馳而去。小一始撼婦醒語之。婦大怖。小一笑曰。予有力如虎。神即能。亦無如我何。子勿以為憂。明日小一出田間。而心繫其婦。往返數四。婦故無恙也。里人莫知其由。咸戲曰。若今日足趾何勤也。豈向嫂亦緊待播種耶。小一怍不能言。及昏而歸。與婦謀所以備禦之策。乃以巨石鎮其戶。且牢鑠其牖。令婦戒嚴而臥。衣袴皆親以密線綴之。室中不燃炬。而自荷一鍬。摩厲以須。其防維可謂密已。如是者三夕。而竟杳然。婦亦漸厭其為。唾曰。豈若夢魘而妄有所見耶。脫令有之。寧以神之威靈。而遂憚此不來者。小一終

不釋然。仍前戒備。夜未深。而神果至。其來也聲勢遠遜於前。惟聞蕭落間有躑躅之狀。蓋其所乘之駒也。小一心知有異。蹴婦使起曰。來矣。卧必不免。婦悚然毛髮盡矗。手足亦無所措。未幾而猛風大作矣。瓦礫紛飛矣。應門者自移。而司閉者自啟矣。一時戶牖洞開。向所為閉關謝客者。又儼若開門揖盜然。小一心亦驚。木立而視。頓忘利器在身。反束手以待之。俄而燭光自外而內。衾枕易故以新。室中之什物。須臾一空。鍬固不可得而知也。神猶未入。捭者復闔燈火之下。小一自視其婦。則衣之弭縫者。既以不解解之。袴之聯絡者。又以不斷斷之。俄頃為無葉之花。轉盼非在櫝之玉。小一於此不禁心灰氣絕已。又有頃。神始含笑入室。袞帶翩翩。非復向之嚴肅。而溫雅過之。顧謂小一曰。若婦誠不易致也。因叱曰。卧榻之側。不宜有此僉人。盍牽去之。果若有物徑驅小一行。足不踏塵。旋出戶外。而雙扉旱闔。然復扃。小一立檐際。他無所覩。惟見青燐隱隱而已。膽力益怯。足不能移。旋聞窗中調笑聲。押昵聲。婦默然。神則歘然移時。零雲斷雨之聲。漸達於外。婦亦不再緘口。則其蕩然情狀可想矣。小一驚魂少定。忿氣復激。思以報復之。而茫無善策。幸燐火盡息。妖物稍遠。因籌所以同謀者。而鄰比皆素畏此神。惟左側一老教授。頗饒於膽。且居恒時詆五通。或可借箸於彼。然不敢由門出。懼為神知。遂踰垣而就之。適猶未寢。款關而入。方孑然一身坐於短檠下。整理殘編。見其

突如。眾禁詫異。亟起而詢之。小一吶吶以告。且言其詳。教授色然愁曰。以神而行穢。其若人何。予固惡之久矣。請與子偕往。為予面叱而退之。小一猶豫未信。教授遽攘袂欲行曰。子勿慮。不從則打之。諒渠亦無能相抗。小一不得已遂偕來。仍踦牆而過。甫及戶側。已聞室中神語曰。此老至。吾當謹避之。不然血食胥不得享矣。教授聞言大呼曰。二郎速出見我。汝亦人頭畜鳴者耶。內寂然。外更厲聲相召。良久神始逡巡自出。匍匐於教授前。若請罪者。小一心異之。以為何倨我而恭彼也。教授責數之曰。汝為一方保障。而擅污部民之妻。怙勢宣淫。無所忌憚。豈謂我筆刀不利耶。予將上訴九閽。下控十地。使汝尊榮不享。廟貌無存。除神籍而落鬼道。汝謂我能否。神不敢辯。頓首至地。唯唯而已。教授又曰。不重警必將復逞。予無杖可以叩脛。祇憑此夏楚聊以示威可也。神又伏地乞免。教授不從。打之數十。神亦不敢拒。僅嘶痛而無片言。教授杖訖。謂之曰。念汝居位。稍從輕刑。此亦周官議貴之典也。可速去再犯當不宥。神又唯唯。忽遂不見。小一究不解其故。請於教授。教授微哂曰。此非子所能知也。渠豈畏我老書生。畏我浩然之氣耳。子可入視尊閫。事非得已。琴瑟仍宜如前。毋以一眚而棄永好。子亦行矣。遂別去。小一入室。諸物又皆珠還。惟婦白身偃臥。形狀如痴。以湯灌之始甦。晨起視砌下泥皮盈地。即神所受杖處也。往謝教授。生徒對曰。師於昧爽即束裝啟行。我輩後至

者。猶未得見實不知其馬往小一嘆惋疑其為仙復趨五通祠私入覘之其次坐者自腰以下顏色剝落數片。餘俱如舊。

外史氏曰。小一一壯夫耳素以力聞而究不免氣餒於神使當時奮梃以擊未必遂為所污何其臨事而懼也及觀教授侃侃正言。其勇也大矣於此見勇怯實由於養。而老壯弗與焉。第傳者欲神其事故言教授彷丈人之行其實可以無庸獨惜薄責不足示懲遂復有罹其荼毒者。

又

康熙初年吳縣一民婦美而寡將議所適猶未得其人也其叔知嫂有異志以幼姪非其所出携之他徙婦獨居負郭祗一小婢執爨故改醮之謀益亟一日歸寧其母家實欲速竣其事留婢守家喁喁獨往以相距不過里許故也路經五通祠時為淫雨傾圮神像亦都破壞里中方鳩工尚未營造婦過之以事關半生將入而禱焉足甫及門見一丐者敝衣藍縷且眇而跛一足自祠內出相視而笑意頗涉邪婦遂不敢入疾趨徑過行數武聞丐鼓掌曰美哉人也婦大恚輒欲反唇而虞已隻身隱忍自去至家語其諸兄使往覓之將飽以老拳則已不見婦居母家二日心繫其產及暮復歸諸兄以農忙婦遂仍獨行重過其地則丐已先

在。且不止於一。其數有五。率皆鶉衣百結之徒。婦大恐。苦無歧路可避。又自恃白晝。無敢誰何。不得已趨而過之。迨及其前。丐者皆聳睨不捨。大有輕薄之色。婦益恐。幸猶未措其手足。祇以唇舌相嘲笑。亦聽之而已。歸至家門。天已嚮晦。婦已見戲於羣丐。鬱鬱弗舒。命小婢闔戶早寢。乃婦方假寐。恍聞牀頭似有人聚語者。一人曰。我輩衣服不備。恐見笑於玉人。請俟之他日。又一人曰。渠思嫁頗亟。倘更有夫。未識道里遠邇。盍據之於未嫁之先。渠固無能再嫁。眾似曰善。其音微細。裁可辨識。婦察其非人。心大驚。俄而聲且扎揚。歡呼曰。今夕姑遜大兄弟輩以齒為序。自此美人之良宵。不虞虛度矣。語訖。如有飛隼一一破窗而去。婦心旌動搖。肢體俱軟。亟呼婢。則已深入黑甜。強起燃燭。室中闃其無人。自以為幻境。或心虛所發耳。因更整衣而臥。眠席未煖。早入睡鄉。夢寐中頓覺下體有異。驚寤而視之。獨燭未息。向人盼而跛者已裸然纍乎其上。婦大慙。自視其身。不著一絲。不罣早且百體俱呈。益腼腆無以自容。旋聞丐者附耳語曰。予實本境之福神也。昨於祠前覩卿玉貌。不覺傾倒。願假一夕之歡。卿其毋拒。婦疑而未信。然竊窺門窗。實無所啟。始決其為五通。已而念垢污可恐。倘五者迭來。則身同傳舍。將何以堪。若能以計制之。退其一。餘者或不復逞。第鮮良圖。庸詎能免。婦正存想間。神又伏軾𨍭衡。極其馳騁。且具又甚偉。婦頗不能當。忽憶人言。仙神皆懼穢物。雖此

神淫邪不類聊以試之不成祇博一笑諒不至遂攖其怒也適小婢天癸初至落紅狼藉因就寢見其納污荐底曾怒呵之猶未遑移去正可備不時之需乃於暗中索得之腥猶污手心暗喜神方噂沓交歡不暇瞻顧即舉而實諸其顱神果暴驚連呼曰何惡作劇使將遁去婦忿極不復慮禍思以重警之極力以纖指深入其眶烏珠隨手而出毫不見血而彼目亦眇神乃力掙而奔出門如仆堵牆卧不能起婦白身自起以燭驗之則一土木偶人即祠中所塑之大郎神而繡像凋殘宜其衣履不整也返視裯間厥目猶在宛如彈雀之丸亦迥殊人之眸子婦因大快復其衣纔呼婢起盡其所有分佈床第而後就枕心究惕惕不寧深思遠慮惟懼神之相讎忽自悔曰此殆予負夫子之報也棄幼子而他圖要皆慾心所致故神得以乘之世豈有堅貞之婦而見祟於邪鬼者乎於是矢志不嫁頓易初心詰朝使婢召其叔并其諸兄衆至見像咸大駭詢之婦匿其污祇陳其大概且告之悔誓以靡他衆俱服其智更重其節乃號召鄉人舁像入祠里中亦怒神之淫盡毀舊像以其地為土穀之祠惟婦猶懼神來以清水漬其穢污如紅泉赤瀋貯於溺器以備不虞而神竟絕跡後里人於祠側昏夜聞人相與語曰絕乎祭饗良可恨但渠家近有義神相護祐將不克復報此仇矣奈何里人驚視之則無所見婦年至八十乃終屬纊時猶命以月水置棺中蓋其戒心猶未忘云

外史氏曰。神何能為。人靈之則靈矣。神固因人而靈者也。第婦欲改節。而神即至。婦一矢志。而神不來。甚矣哉。節義之重也。不然。以神之五。豈不敵婦之一。安在蒙不潔。遂足以保全西子也。可怪者神依於像。無此像即無此神。人亦奚為設此像。反令邪神得志哉。余故曰。神何能為。其靈者是皆人實靈之也。

玉洞珠經

閩人杜景行。壯而佞佛。嘗獨處一室。不與妻子俱。嚴戒葷酒。日惟淡飯一盂而已。戚族皆力爭。終莫之聽。持齋三年。自謂道可以成。將不日拔宅上升。雞犬亦同登極樂。於是諄屬家人皆沐浴以待。咸匿笑諸之。杜趺坐至暮。目不交睫。倦極而少寐。夢至一洞。天中有魚尾冠者數人。見杜至。即歡然起迓。曰。來矣乎。吾曹待之亦甚苦。因延之坐。授以一束書。使自披閱。視其額。則玉洞珠經也。杜覽之。開卷第一義。即曰不生亦不滅。不滅何以生。輪迴自有理。强漢與天爭。謂空即色。空何以是色。謂色即空。色何以是空。當夫色空後。渺然無此形。如幻如泡如電如露。不久留于世上。何以長住於山中。翻覆數百言。皆闢釋教之謬。杜素厭聞此言。一覽即擲之。曰。此邪說也。若輩必非箇中人。故言之紕繆如此。即起辭欲行。衆笑曰。箇中人至矣。何遽別也。言未已。有麗人年可十七八。明眸皓齒。錦衣繡裳。自外入。笑語承迎。曰。妾來

為君解此經胡不少待徑就杜並坐以柔軀偎倚妖臉熨貼兼以膩指把杜腕相與翻閱一肌着膚骨節酥酥而剖析言之口脂之芬咫尺飛越杜神魂索亂意在女而不在經且因愛生憐惴惴焉恐拂其意女遂去因唯唯於口莫敢出一詞忽聞衆大粲曰心未死尿那得成佛我自經中出火光攢手驚覺始知其夢亟呼妻開戶同寢人皆莫測至旦始言其故聞者皆笑自是飲食男女一仍其舊今且有子數人每言及佛則赧然不答

外史氏曰心未盡死佛便難成一旦入紛華而靡由其腳跟不牢耳雖然為杜之室者必感此一番棒喝不至長齋沒世徒為佛座之蓮夢之有益於人竟若此

阿玉

薊郡有薛端者敝褐之士也家貧好友而苦無其齒因書數語於壁曰淡交無酒鄉須憐我之貧深語惟茶予亦知君之餒果腹而來枵腹而去固無妨也麥飯一盂葱湯一殘烏敢薦焉如是云云人咸誦而笑之然其人絕風雅縉紳大夫咸樂交之以故其門如市未嘗以貧而減也一日行于郊天寒雪霽見枯莽中有物毛蒼黃伏而不動視之乃一狐為獵者所中流血殷然垂斃矣薛忽自念曰聞狐能致富足以供人之求盍攜之歸倘能活即使佐我樽中寧愁無酒乎竟直前裹以綈袍且祝曰予非食肉寢皮利予之有者可無懼俚梏之以桎

歸其家。人見而問之。亦笑而不答。時薛已失偶。室無二人。置狐于榻。撫之猶溫。亟覆之以絮被。其鄰適有醫。託言雪中失足。乞得活血藥。一刀圭研而灌之。狐微微轉側。似有生氣。薛大喜。明燈相俟。以覘其變。夜將半。神思少疲。乃甫一交睫。狐忽化為麗人。素面嫣然。衣裳楚楚方將離榻欲下矣。薛故無所驚詫。已而聞狐笑曰。妾係鄰女也。君何致我于此。得無為穴隙行耶。薛始駭然曰。端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誣我之甚也。狐又笑曰。妾名阿玉。與君同里。君自不相識耳。偶出嬉遊。誤中流矢。奔竄十數里。幸免韓盧之口。然非道力不能也。蒙君拯救恩戴二天。竊思侍巾房帷。以報厚德。故出此言。以相戲。君慎毋恐。薛又愕然曰。聞狐蠱人必死。卿之此舉。毋乃仿中山狼。欲飽子之一嚼乎。阿玉頗遽。亦因曰。狐豈恩怨不分。而必欲禍人為利者。且君實有所為。幸得與聞。薛遂欣然曰。予生平最喜交遊。而因貧莫能治具。往往劇談至暮。使客忍飢而歸。心甚歉然。卿能為我平此憾。是即所以報德矣。阿玉乃大笑曰。審是。則中饋之事。尤為妾所宜司也。但恐震駭鄰佑。必得翩然婚嫁。然後君有伉儷之名。妾與酒食之議。當得盡如君意。至於衾枕之同與否。其權在君。妾亦不敢相强。薛益大悅。即與之謀。阿玉曰。君可揚言於衆。言聘某村女。假人僕輿。親往迎妾。至彼。妾自有家。第見紅燈懸戶者。即是也。背創猶甚。妾不能久留。君不使妾辜恩。願速為之。是幸。言已。忽不見。薛信此語。果

如所教而行。輒言於知交曰。僕已覓聚蠱之勝。特以拮据。不克成禮。諸君盍助我乎。衆聞而竊歎以為誰家季女。行將不免於斯饑。皆笑而許之。至期。薛以一輿一馬。前往迎親。從者盡豪僕。踴躍爭先。將以覘其岳家為何等。乃薛憶懸燈之約。日晡始出郡城。豪僕初以為甚邇。迺曲折十餘里。悵不已。薛亦默然。既而得其門。閈閎高大。懸紗籠數對。表裏洞赤。儼然巨家。未幾僮僕歡迎。親賓延接。華衣盛服。人亦甚夥。豪僕窺其居。重屋複閣。備極富麗。遂不敢相輕。其家肆筵於庭。從人亦承厚款。且因魚鑰已下。留壻歡飲。五鼓。新婦始登輿。薛導之。平明偕入邑門。及至已家。賀者早已駢集。阿玉降車。徑入室內。袖中千金。與薛曰。以此犒騶從。賓客辱臨。統俟酬諸異日。薛喜出。而俵分之。豪僕俱歡欣而去。薛又謝客曰。叢咏車牽。愧乏吉筵。俟新婦少諳羹湯。當有以報。僕未敢懸定也。賓亦含笑而散。薛入與阿玉晤言。見其貌愈妖艷。而荊釵練裙。裝束樸素。若貧家。因詢曰。視卿之居。當非淡泊者。其中亦有術乎。阿玉笑曰。君真慧人也。妾輩巖穴處棲。烏能輪奐如人。特為君少祛羣疑。故作此狡獪耳。薛又詰曰。然則胡為乎易裝。答曰。居君之室。自當以儉約示人。詎可任妾之意耶。因亦詰薛曰。君今者對妾。果無燕婉之思。而祇為代庖之計乎。薛不覺大笑曰。情不自制。亦思兩兼之矣。阿玉鼓掌曰。妾固知君。猶然假惺惺耳。於是沽酒交杯。歡然笑語。至夕。阿玉語薛曰。衣飾可以從儉。衾

觴不得不豐。勿使人笑貧家夫婦。僅能藉草爲歡也。遂出戶外。攜卧具數事入。皆以錦綺爲之。鋪設一新。且極華美。始與薛解衣就枕。衿合之際。固猶處子焉。薛撫其背。創痕宛然。因笑曰。非子則卿眞凡上肉矣。阿玉亦笑曰。非子則卿非涸轍魚耶。相與吃吃。被底嬉笑不絕。三朝大酬賀客。阿玉爲治庖。凡十數筵。靡不豐盛。人因疑薛得婚於富家。然而行炙之人。仍以諸家臧獲代之。內室障以布幔。外設一几。至則肴核早陳於上。應如裕如。從無立俟者。咸以爲異。自是阿玉以烹飪相其夫。客至輒留飲。飲而復飯。斗酒八簋。無不咄嗟立辦。即薛亦罔知所自來。顧而樂之。其心乃暢。但阿玉深慮人疑。每晨必浼鄰兒爲市魚肉少許。其餘珍錯。率皆取諸室中。雖座上客滿。無不醉飽而去。一夕。薛與客飲。忽思魚羹。入而謀之於婦。阿玉笑曰。此時何能得。幸妾預儲於井中。君須自往釣之。因授薛以短竿。上亦懸丈尺之綸。薛故笑而弗信。强垂其鉤。引之甚重。盡力而致之。鬣撥刺有聲。則一赤鯉。長三尺。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目猶睒閃也。持歸庖廚。有頃即呼曰。魚具矣。取以饗客。莫不稱美。薛亦驚歎其奇。如是者有日。薛既好客。一時名士。又喜與之納交。因而客至益夥。薛之名譽遂益彰。即薛之學業亦益進。俄而登桂傍。旋又捷南宮。皆阿玉治庖之力也。薛無他眷屬。攜之都中。將授職。忽辭去曰。君之大德已酬。妾之事畢矣。請從此歸山谷。再修本眞。不然。碌碌紅塵。日以汨沒。

行將與草木同腐。豈能尚有所為哉。薛聞其去。乃大驚。挽之曰。賴卿得有今日。正思報我糟糠。何卿言別之速也。阿玉堅執弗留。薛强之。忽言有病。至暮奄然逝矣。其面目固依然人也。薛大悔。遂具衣衾。至夜忽失其屍。家人皆駭。惟薛知其故。具棺槨納衣履於中。以禮殯葬。同人聞其空櫬。咸來詰問。薛始娓娓為衆道之。

外史氏曰。四公子致客數千。以其富也。豈貧無立錐者。可以髣髴一二哉。乃竟致之。且多以致之。享榮名。膺厚實。飛黃騰達。胥根於此。非其一念之慈祥。并其無窮之痴想。有以作其基耶。阿玉之嚴密。自是妙人。若徒羨其烹魚。則猶是口腹之輩。而非深知阿玉者矣。

鬬蟋蟀

促織之戲。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來。遂流為賭具。日出為市。好事者多從之。釀錢合鬬。踰至數十緡不止。都人有楊姓者。專其利十餘稔矣。生子頗聰慧。貌且秀美。楊故習於市井。不使讀書。日惟携貲從己游。因而蟲之材力。蟲之性情。靡不知。耳濡而目染。童而習之。較乃父為尤勝焉。年弱冠。適有宦於杭者。亦酷好此戲。以楊之豢蟲有法。募令從行。楊以老辭。遂令其子從之。往居杭年餘。楊子無他技能。所獲無幾。頗失所望。一日。聞淨慈靈隱等處所產頗佳。乃

白於主人。往覓之。從以二隸。携篝持筒。縱跡於茂林芳草間。迄無所得。薄暮將歸。緩步於白
沙堤上。忽見一肩輿。後有二婢從之。其行如駛。及至楊子前。輿中人突以素手搴其幔。小語
曰。蟲伯樂竟在此耶。楊子故莫解其語。然睨之。微波橫溜。娟臉半呈。迥非目中所習見者。神
魂頓失。蚩然木立。輿早疾馳而過。乃行未數武。一婢忽折身旋返。迎而語曰。清波門外。顧家
娘蓄有佳蟲。頗健鬬。請往一觀。楊子會其意。遂給二隸曰。汝等亟歸稟白。渠處蟲果佳。吾當
售以報命。隸不敢撓。竟自去。楊子從婢行。因詰其家官閥。答曰。主人亦大好官。歿已多年矣。
無何抵其處。天已嚮晦。楊子視之。高門華屋。雖不甚修整。而寬廣異常。閽者數人。皆圓帽青
衣。絕不類時世裝。見婢亦莫交片語。楊子心頗駭異。不得已而隨婢入。至於庭除。婢未及稟。
慶其人早降輿而出。命婢肅賓。全身已露。則烟鬟雲鬢。霞臉蛾眉。年僅二旬餘。綽約人也。楊
子習為人役。覩此烜赫。不免震驚。乃直前半跪。婦顧之微笑。止之曰。勿作此態。子有絕技。奈
何以斯養自卑。遂斂衽遜之入。楊子幾措身無處。覥然而行。庭後高屋五楹。花竹繞砌。遙聞
嚶嚶之聲。清如戛玉。即所畜之蟋蟀焉。履未及堦。湘簾高挑。又有美婢四人。閧然出迎。歸延
楊子入室。處以賓席。楊子更跼蹐不安。婦因謂曰。聞子之於促織。頗得家傳。且來自 帝都。
見聞應廣。故特屈來與子戲。消此永夜。言未已。偏室皆燃巨燭。輝煌如晝。楊子竊窺四壁。皆

以文柟為架異錦裝潢上列細泥陶器數百具製絕精工皆蟲也婦一顧指侍婢即施紅氍
於地上設錦裀置鬬盆以瓦為質而范金於外刻鏤雕文更極匠巧婦先起語楊子曰子之
於蟲不第鳴之而適其意當必聆之而識其材架上物唯子自擇子亦以一蟲當之姑先嘗
試可乎楊子欣然從之於是婢執燭婦導以行盆盈于架皆嵌小牙牌鏨銀為字楊子故不
識之無疑即蟲之名號焉斯時采色炫目蘭麝薰心楊子即善於品題亦無能月旦流覽數
四罔知所從遂貿然指一盆曰得此足矣婦微哂亦命婢取其一偕返中庭兩人席地坐明
炬張燈婢又進金絲罩玉筒諸物楊啟奩見蟲早已氣沮及鬬婦之蟲三躍楊之蟲果已披
靡婦與婢皆鼓掌鬨然盈室楊子少年負氣起請再易一蟲婦亦笑而取之楊子乃自往物
色得之於西北隅屏息良久側耳傾聽大喜自捧之來及燭下啟視之銳喙勁足鐵背金頭
昂昂然真英物也婦一諦觀即掩其盆曰此非凡質不可以空言鬬願以一物為采楊子慨
然請命婦曰子蟲若負當以盆罩贈予無所吝予蟲若負其如之何楊子頓悟已實罄身無
所攜遂不敢答旁一婢笑曰昔主君與娘子較娘子負即得當夕今反其道而用之楊子之
身豈其一無所有乎婦聞言面赬而意似首肯楊子亦解其指心竊喜即起曰敬諾遂復鬬
甫入盆中新蟲鼓鬣一鳴故蟲早趨足而遁楊子亦大笑輒取盆罩以自與婦哂曰妝豈兒

喳利是視何竟如此汝既轉負為勝予當大敗請復語次日婢令別取一蟲來蟲至鬬於盆蹕厲良久相持不下婦乃顛更莊態始而掠鬢支頤指顧笑語繼乃嚲身移坐媚態紛呈款以螓首枕楊子之膝旋以柔荑撫楊子之腕楊子慾燄已熾遂不暇視蟲未幾聞婢羣譟曰楊蟲北矣楊子視焉蟲果出於盆外則婢之黠者乘其意之不在竟以纖手出之而楊實未及知也眾因請曰天緣可卜蟲實良媒楊子固無辭娘子亦幸毋固辭婦不言手撚裙帶而首之枕楊如故婢遂不再言亟撤鬬具促婦起擁之以行屋側另有臥室衾褥綦華楊子與婦解衣就枕婢乃以燭去婦既柔媚而枕席之情又倍加恣肆楊子遂顛倒於情中自以為不世之遇矣倦極方眠羣婢復至啟曰明星煌煌固難俾晝作夜也婦乃携楊子起垂涕訣別曰一夕新歡三生深幸但妾非生人實故宋平章賈似道之寵姬也生時以色專房緣渠好鬬蟋蟀妾輩亦以此逢迎之幸先平章而歿遂并戲具納之窀穸昨見子風流玉立不覺醉心因借秋蟲復沾春色惟不敢久留吾子謹將盆罩二事少誌歡悰幸勿棄捐為囑言訖取以相贈仍命婢導之以出楊子雖不通文然知身在鬼蜮不勝戰兢甫出門略一迴顧則荒坟三尺屋宇杳然益股栗不能舉趾踉蹌而前幸逢隄畔約半日始返本署乃主人得隸回報既已懷疑及詢之又都類誕妄楊子無以自明始出盆罩以獻主人細玩之土色斑然

果非今世物。方釋厥惑。居數日。楊子患河魚之疾。彌留匝月。主人慮焉。畀以百金。命僕送之北上。其物遂留於越。余在錢塘。曾見之於某巨家。則已珍為玩器矣。

外史氏曰。蟋蟀微物。以似道之奸雄。何竟嗜好如此。及閱是事。乃悟記云。似道在半閒堂與姬妾為促織之戲。亦明皇婕妤之遺意。為色荒之所致歟。獨惜楊子不文且膽落於鬼語不克詳詢其梗概。然窺此一斑。亦可助風流之談柄。而膾炙人口已。

狐判官

新城杜梧。少時習刀筆。為縣吏。宿於公廨。每值雨夜。即有美女來與共寢處。却之不能久而尫羸。一日昏然如死。夢至一衙署。絕類縣治。諦觀之。則邑中之城隍祠也。出入皆公役。亦多熟識。但忽忽不憶其姓字。繼見一老吏。侏儒短小。鬚髮皓然。乃其同案某。以老疾而卒。殁猶未久。頗能識之。因就而諮詢。老吏駭曰。若正少壯。何由而來此。杜以情告。老吏曰。此狐判官之所司也。盍往謁之。亟引杜就東廡。見一人。鬚毛如蝟。形狀極醜惡。老吏代白其由。且為之緩頰。判似有難色。老吏又曰。人鬼雖殊。實同桑梓。況案牘是司。彼此均屬吏道。君可不念乎。判無以辭。乃引杜入室。親檢簿籍甫一目。即慨然曰。子以少年色狂。思污一孀婦。狐因抵隙而來。病雖可為。但狐無能力祛。可奈何。杜自揣並無是事。遂力爭之。判取籍與觀。則大書曰。

某月日杜晤見鄰婦王氏心竊念曰渠夫新卒倘踰牆而摟之為歡可期矣杜始怵然判因曰斯時予幸以差出遂寢此念不然禍且不止於此今受某兄重託更念道之相同當為召狐以禮責之或可以免於是以片紙書數字顧室中一人曰速召東城破廟狐來持帖去有頃果見一狐大於犬徐徐而來判引之與語狐似桀驁不馴判麾之使退復語杜曰狐固無禮宜以法懲然妖由人興幸予廣有餘算今歸正心以祛之且延醫治療病尚可已至於意念之惡尤所兢兢宜慎之老吏亦以此相囑相送出署未及半途而寤則家人將躃踊矣自此杜以義理自閑又延某名醫投以妙劑疾果愈後值獨宿狐輒來與之調笑備極欵洽漸且以白身暱就杜惟誦妖由人興一語不為少動數夕狐亦漸厭因自語曰三日不見非復吳下阿蒙遂去不復來杜又棄吏讀書以明經入泮迄今嘉言懿行邑中猶推宿儒云

外史氏曰意念之惡人所未知以故受譴尤重古人言之屢矣奈人不能誠意遂不免妄念詎知狐之伺之且將乘間竊發乎旨哉狐判之言不必懲狐惟期正己非明於聖賢之道者不克臻此冥司慎選吏掾所得皆正人如老吏之侃侃已可想見況聰明正直如狐判者詎可以鬚毛如蝟而少之哉

鍾鼎

寧波袁太守，故明之循吏也。有二客昆季，長曰鍾鼒，次曰鍾鼐，皆舉司衙務人，因以大小鍾別之。方公為某縣令，大鍾即從公，及公歷任丞救，小鍾適來省兄，見其醇謹，亦留之。公任之如左右手，兩人事公以忠，待人以禮，苞苴不行，於冷面關說莫移其剛腸，公雖未以賓禮待之，而置腹推心，不啻骨肉，僚友咸慶公得人。時郡中有疑獄，久而不決，公將揭寧而不忍，因謀之於大鍾。對曰：「士人攻苦十年，始克出宰百里，某令非無才者，但事屬曖昧，倉猝難明，請公予鼒旬日限，或可以白。」公知其俠且才，笑而許之。大鍾故多髭，慮人識之，乃截鬚拔眉，衣敝衣，乘昏出署，變姓名為人傭。未及期，果得其奸狀。蓋邑有豪家，素習強橫，以其居近清溪，託言鑿池引水入園，凡奴僕及佃人有不適意者，輒生而納之溝中，既斃而後棄之溪內，急流迅下，瞬息數十里，人因莫測其致死之由，斃者且不一人矣。一日，主私美婢，主妻見而怒，乘主外出，撻之無算，亦如其法淹斃之，遽投諸清流。邑人見屍，投首於寧，寧驗之有傷，無敢判為自溺，且係外鄉人，絕無屍親，因榜於通衢，而行路皆知。於是前所受害諸家，咸疑死者之不明，羣赴愬起，又不知婢出豪家，莫敢指為怨府。豪益自得，所為愈暴，而獄更經年不結。幸大鍾見及於此，出署即投豪家，以金賂其左右，為之先容，使為糞除之隸。暇與豪家羣兒戲，誘之使言，遂如屏燭，並悉婢之姓氏由來，遁歸告公。公以他事命役馳召婢家，既至，躬親聽

訟姆之寃雪衆之死遂可類推豪因盡伏其罪案定公以功歸宰宰得無患深感大鍾之德餽以百金義不受乃自大鍾以此案外出小鍾代紀其事署中人深嫉其寵思以中傷遂僞爲私書讀陳公許有重賕乘公將出遽然投之於小鍾蓋冀公見而訊之使之無從置喙也詎小鍾少年持重見公出輒以獻之公果一覽而笑曰此跖之妄思汚患也旣而熟覩其名若不釋然則其牘尾所署者爲某縣大尹公素薄其人因疑其有所干求强以賂請一時微有怒容小鍾見公色動謂公疑已遂亦不敢有言及公退休即長跪力辭請以他人更易公乃笑而曳之曰若勿爾爾予之所惑者非在若某貪濫素著今竟以不義之物妄思嘗試耶小鍾始悟公意復跪白曰鬼蜮之奸旣已難逃洞鑒豈能汚鼎者獨不能汚宰乎盍以宰之稟牘比而觀之當悉其非出一手矣公如其言驗之信然更思窮治其事小鍾又力求寢息惟曰雋不疑且不自辯公乃代爲辯之是直樹鼎之敵也公解其意遂不問及大鍾返署公乃專任兩人而郡中大治如是者數年而禍作初公以久任不遷頗懷觖望時值政在嚴氏父子擅權黜陟在其掌握適浙西某令以卓薦入都公之故吏實嚴氏之私人也過郡謁公公見之語次頗以瓜期爲慊令即以夤緣說公謂得萬金可以謀遷一秩公時已熱中將欲曲從而大鍾已側聞其論不勝勃然及令出即面叱之曰誘吾主爲不義者汝也東樓父子

走肉行屍。若輩詩此氷山。赤日一出。勢將壓覆。何更思煽惑正人耶。令聞言大慚。抑亦無如之何。抱恨而去。大鍾既斥某令。又與弟力諍於公。公始悔。遂不致齮於令。令亦無顏再謁揚帆北上。而心並銜公。至京藉嚴力。竟登烏臺。閒與世蕃述此言。世蕃大恚。致書浙撫。以陰事劾公奉詔解京。並逮大鍾兄弟。闔署倉皇。罔知所措。惟大鍾笑曰。予已預知有此禍。然使吾公踵椒山之後。不致人目為嚴黨。不亦榮乎。因與小鍾謀曰。今使吾兩人。與公同入虎穽。固足以報公。但吾公老矣。而夫人年少。兩地皆需人。不可以徒蹈湯火。竟置大事於不問也。遂乘緹騎未來。悄然夜出。不知所往。公覔之不得。既已切齒痛心。而上而僚佐下而吏卒。亦莫不髮指。至於署以內之唾其負恩。郡以外之詈其責主。又復難更僕數矣。公因俛首。就逮囚服赴京。夫人亦幽於住所。奇慘深痛。莫可形容。公至錦衣。毒加拷掠。亦不俟其誣服。輙以獄上。公論棄市。妻子流徙。勑下胥如吏議。幸值大酺。公得緩死。須臾而夫人早已簽名遠配矣。惟時大鍾兄弟。慮人偵獲。匿跡山谷間數日。大鍾謂弟曰。公事減裂。手職其咎。向特留此身。以為外援。非可理首不出也。今日之事。與弟分任之。其可乎。小鍾曰諾。因請其良策。大鍾曰。公之所重者在身命。而其次即在嗣續。吾將北行。以圖全吾公。而夫人勢將南去。實所隱憂。倘公幸脫天牢。而不能復圓鸞鏡。其如之何。小鍾即慨然曰。此實重務。弟不敏。敢請當之。大

鍾不語。惟熟視小鍾。色似愀然。小鍾疑而詢之。則曰。非兄疑弟。夫人小艾。而吾弟又在青年。倘成不世之勳。翻抱不白之怨。弟亦何幸。吾將往從夫人。而公之事。非吾莫辦。是以不禁傷愁。蓋袁公久亡原配。夫人以閨媛新續鸞膠。是時僅廿二三耳。小鍾聞兄言及此意。亦躊躇良久。忽忿然作色。詰兄曰。父母與公孰重。答曰。父母生我。公固不啻生我也。又詰曰。公與身孰重。答曰。身有重輕。於公則身亦可輕也。小鍾乃岸然起。自拔佩刀。且以手捋其衣曰。弟嘗涉獵傳記。竊見豫讓聶政。皆能以身報主。彼非無父母也。況弟幸有兄在。父母血食。可以無斬。今請以此身報公矣。於是自捋其裩。以左手執勢。以右手舉刀。儘力割下。義激而力猛。血出如泉。小鍾早昏絕於地。大鍾悲且喜。急掬土為之按捺。且祝曰。天不殄吾公祀。則吾弟可生。否則從此逝矣。言未絕。小鍾已呻吟復甦。語大鍾曰。適見一白衣人。以柳枝醮水徧洒吾身。意者其觀音大士乎。因視其私處。既已結痂。亦絕無痛楚。遂自起同兄頂禮。大鍾始授以策。且曰。公之獄若成。勢不能庇妻子。夫人將遣戍。計時亦啟行。弟自壯而南。即得遣之於途。後事好為之。兄固不煩多囑也。遂分其囊橐。分袂遄征。絕無戀戀之容。其義烈概可想見。小鍾已留髭。至此。皆自落。緝者既未易辨識。況某令之意在鍾。而嚴氏之怒。獨在袁公。既身陷大辟。法網遂亦少疎。小鍾因得徑行無懼。直抵黔楚之交。始聞袁公之產。已籍沒眷屬解配。

不日可止荆南。遂傭於傳舍以俟之。夫人惟隨一嫗，果於旬日顛沛而來，暮宿逆旅，適與小鍾遇，幸解者數人，飲於外肆。乘間進謁，哭拜於地。夫人故不識，惟嫗尚識之，而訝其無鬚。小鍾一一細數，並請從行。夫人疑而固辭，嫗重其義，代言於夫人，請自驗之。遂與小鍾如側室去衣一視，痂猶未脫。嫗為之太息，亟白於夫人。夫人亦為感動，始與小鍾謀，以重金啖差，謂是母家因有遠行，遣來服役者。差因受公僚友託，莫之敢拒，遂許以偕行。然猶僅司外事也。及抵配所，未三日，嫗因暮年重染烟瘴，以疾亡。居惟斗室，四無垣牆。小鍾露宿於外。夫人憐之，曰：汝猶婢也，何妨共此室處。小鍾初猶力辭，乃晝出入山祈薪，至夜復重冒風雨，漸不能堪，始肯入。然必夫人先卧，而後以束草置地，枕藉而眠。且事夫人如母，下氣柔聲，承顏順志，惴惴焉惟恐少拂其意。於時夫人幸有餘貲，衣食粗給，無虞匱乏。無何而歲饑，歲饑則盜起。滇南六詔，以次稱兵，居民遂不能安枕。小鍾白於夫人，將徙以避之。未及，而寇來，人咸奔竄。夫人素嬌弱，弗能舉趾。小鍾乃負之以行，北走崇山，日百餘里，足踵盡裂。夜宿空室中，夫人安寢，小鍾慮有不肖，持梃徼巡，目不交睫者浹旬。幸獲樂土，小鍾乃伐竹營室，草刱數椽，奉夫人而居之。夫人憫其勞，呼使同榻，則辭曰：形軀雖異，然在上下之義，猶不可廢。明日之縣，具言避寇。僦居之故，蓋恐袁公倖生，或有赦來，無從偵訪故也。乃自此夫人之所携既蕩，小鍾又

無敢遠出惟有晝織蒲夜捆屨以供饔飧抑且滌釜炊食一切自任夫人倘助之即跪而謝曰有鼎在而主母勞動不免罪戾究不使夫人勞居近三年祇如一日夫人得小鐘侍養雖甚念公幸猶安佚惟公自抵京師棘圍深錮桎梏纏身而且百憂煎其中四肢傷於外詾詾傳播不日即明正典刑亦既心灰氣絕矣忽一日獄吏來視公引與密語曰某公主使人傳語謂君與粉侯為中表之戚囑余善視君幸自寬慰公茫然無以應徐詰粉侯姓氏獄吏乃自耳而白之則亦實無瓜葛然處急難之時遂偽應曰是誠葭莩初不意猶念及予也獄吏大悅重與公為禮因曰此地穢污不足以處遂命隸粉除一室盛其鋪陳狀若上賓之館移公而居之至夕獄吏又來具酒饌餉公因與對飲微酣復屏人語公曰君之事似有可為公主欲為君乞恩而礙於嚴老昨已浼朝天宮法師為上言星象不吉宜緩刑獄其人實上所親信已勑法司各加覆勘矣公心竊喜亦姑頷之閱數日獄吏復來報公則公主已囑法司令將公罪末減且某侍御有忤嚴府嚴府頗疑其言故稍稍忘情於公惟原參甚重寬典難於遽還緩留詔獄再當徐圖今已定議白嚴相嚴相無詞法司且往覆公主吏因此為公賀公益弛然於心然自佚居以來日恆有人以酒食餽亦不言其所自公問之則以獄吏對公乃深德獄吏遂成莫逆交迨事局既定又有人以成衣進公長短直如身度公頗訝之由是

鮮衣美食。逍遥獄邸。雖不克撥雲覩日。亦已身逸心安。囹圄數年。而嚴氏忽棟折榱崩。籍其家。得所與浙撫各書。始悟公冤。以原秩出諸獄中。既已五閱寒暑矣。乃公甫出獄。即有人乘堅策肥。舁一輿迎公。且直前俯伏。持公足而號泣。公視之。其人雖眇一目。跛一足。而形狀宛然。實大鍾也。公在昔從未斥其名。今值盛怒。因叱之曰。燕爾猶來見予乎。泣而對曰。此地不敢稟白。請公至嘉家。再當上告。公時無所歸。勉從之。而猶悵恨不已。初不知回天之力。舉皆出自大鍾也。蓋大鍾有內兄。服役於公主府中。歷有年所。其妻又代主乳哺。積有勤勞。公主故學遍之。夫婦每盛稱二鍾才智。公主以府事廢弛。每恨不得二鍾而為之代紀。其內兄曾以書召之。二鍾因從公久。不忍捨之遠去。此其本末。大鍾已歷歷在胸。故當日毅然北行。實有所恃也。比至途中。深慮人識。乃以灰瞽一目。石損一足。亦已備嘗奇苦。及至府中。見其內兄。又仿秦庭之痛。涕泣通宵。勺水不入於口。其內兄乃命妻白主。悉公冤狀。并述二鍾自殘之苦。公主素重其能。且憐其義。遂許為經畫。大鍾始肯為主用。所有諸務。一切井然。益蒙公主寵任。公主本世宗胞妹。少而寡。晚年以郡主晉封。世宗素教手足。公主遂乘間用事。朝紳多出其門。大鍾假主威力。營謀斡旋。半由己出。公主亦知之不問。故得出公於陷穽。公故無由得知。迨至其家。大鍾正位再拜。始泣訴其原委。公由悟生感。亦持之大慟。繼視其屋宇。都

類素封大鍾久無室公主以侍兒賚之孿生二子是年已過歲矣大鍾張筵賀公公感主德欲往謝大鍾曰祁奚不見叔向叔向獨可見祁奚乎公乃止鍾又言弟事久已奏夫人南行迄今魚雁隔絶尚猶未遑存問公聞小鍾自閹倍深感激而意中猶未遽信大鍾又以致仕勸公公從其說遂以病狀赴部竟得冠帶錦旋公之事既已弃湮雖奉還產之詔所償者百不及一大鍾以千金命人為公治第更以數百鎰潤公行色臨行送公河干跪而言曰分宜從公再効犬馬但為公事主之恩尚有未酬今請暫留為借臣抑更有請者鼐之弟形體既殘筋力亦瘁願公致之北還渠已不克誕育鼐以一子嗣之繞膝韋裙庶可以少慰其意言已哭不能仰公諾之感觸心事益更流涕不止蓋公年六旬因値多難尚未誕育令嗣也揮淚揚帆至家夫人雖經遇赦以路遠未至又數月始達本籍小鍾先驅入見公公一覩其形狀面縕聲雌儼然宦豎始信大鍾非謬言心乃大動返迎而拜之曰袁氏倘有嗣實若鍾氏之賜也小鍾亦泥首辭遜及夫人至少叙離悰即極表小鍾之忠藎公更服膺呼之以弟小鍾究不敢承盡禮事公公憶大鍾言為之整裝使其北上辭曰所以歷艱險負羈紲以從夫人者實為公也此公盛德必將有後今夫人已歸鼐請俟公子誕生少啖湯餅即自行公飲聽之朞年夫人舉一子公大悅名之曰鼎錫以誌小鍾之德歡宴經旬小鍾始束裝就道及

至京見兄引謁公主公主知其閹命為都監總提郎中事大鍾乃以家授弟慨然曰公之屬陷實啟於予而累弟至於虧體予又安享妻子之奉於今數年弟所未有也今汝旋反吾子即若子叔嫂其共處教以義方吾將往從吾公圖報其未盡之德幸勿我念言訖欲行小鍾挽留之即不肯聽遂往袁公處公以老友待之杖履追隨益徵相德惟小鍾撫育兩男及長教以躬耕誡曰慎毋干預人事汝父與若叔良可鑒也迄今數傳子孫皆以農夫沒世焉

外史氏曰觀大鍾行事光明自是偉丈夫且能幸脫袁公豈其辜恩不報者比但叱座賓頓忘鼠器實為公之禍基似不可訓獨小鍾温柔敦厚絕少圭角即偽書一節已足徵其氣度而自宮從戎奮不顧身茹苦事人毫無倦色凡其所處又較乃兄為尤難予故為小鍾立傳并附大鍾於其間

隨園老人曰熟讀此傳余頗疑之蓋目中固未見鼎亦並未見鼐浩歌子猶不滿於大鍾談何容易也

鬼無頭

宛平謝紫蕃有墳莊距都門十里有奇甚邇也其猶子數人率多游蕩以其地產鵪冬月輒往覓之恆數夕不歸比閭又多其類亦以墓田在彼兼有居停皆游而忘返故萃處每十數

人晨則踏雪羅禽夜則圍爐飲酒即漠不相識者其情同其事同遂言笑同亦紈綺之積習使然也一夕又羣居藏醅既罄鷩材未得相對無聊乃劇談以消長夜言涉怪異樂且不疲時夜色已深眾中有膽怯者已毛髮徵豎忽一人曰舊傳謂鬼無頦究亦憑虛之論曩曾見之又一人曰予試驗之我輩中有無頦者即鬼是已因戲以己手遍探座客至一人轉背匿笑堅不許摸眾共强之突以厥首反向短檠之側眾逼視焉則自唇以下無所有絕類小兒面具不禁大駭狂噪而奔舉室不及俟僕甫出屋門頹然皆仆猶聞鬼聲嗷然益大怖而號村人聞喧出視則纍纍如貫珠疊臥地上笑而扶之其下有物尚狺狺不絕燭之非鬼一獒夜之犬耳不覺大噱眾驚定亦為粲然始詳言之翌日皆歸蓋自是無復弋鵜之志矣

外史氏曰青燈黑夜談鬼為佳而不知鬼即在其中也當諸人快談之頃鬼必不能默然奈何膽落於無頦竟使說鬼之鬼不獲罄吐其說能不詈嗷豬腸兒敗人清興

秋露纖雲

郁生名琥號秋軒毘陵紳家子折節讀書通五經能文章郡中衿士舉不以膏粱少之然試輒不利三躓秋闈於是學益苦鄰有廢圃買而居之少置花木草創數楹蓋為藏修之所並非作窺園之計者也寢于斯食于斯定省而外莫入中堂即時遇細君於寢門亦不少通言

笑。在琴瑟之素睦者。且如是而燕游之朋。談讌之舉。更一切屏絶。居數月。時值新秋。槐黃期迫。生已科試有名。計日將赴省。因攻苦倍亟。儳聞身後有人。小語曰。如此用功。那得不中。驚顧之。寂無所見。乃大駭。猶以為耳音之誤。及復讀。又語如前。不禁悚然。而業不忍輟。因移坐默誦。意蓋靜以伺之。無何復語。雜以笑聲。則不當生前。仍居生後。生因毛髮俱豎。亟呼僕適值他出。不得已而納屨以奔。比出戶外。又聞室中言曰。不識秋露纖雲。那得便中。其音絶嬌脆而清。如佩玉之鳴。心忽少動。且行且思曰。飛瓊綠華。二傳古人果不我欺乎。遂躊躇不欲歸。及門。又將旋踵。僕適自外來。遂相偕返室。岑寂依然。生諱之。竟不告僕。仍前肄業。至夕將歸內寢。恐致父母疑。且慮僕婢笑。遂復下榻蕭齋。幸而竟夜無擾。心乃安。生故五夜起讀。是夕因悸不能寐。起倍恆時。僕惟侍主盥濯。別無事事。覷其展卷。亦齊就睡鄉。生頗有戒心。誦不能暢。久之。俯伏其間。而嬌韻嚶嚶。在耳廂大作矣。生不勝震恐。輟業靜聽。其音實在几之左右。近且咫尺。恍若兩人對賡者。調協聲一。絶無抑揚高下之殊。初猶駭而呼僕。嗔其弗覺。及徐聆之。則又別更一藝。迥非已所習者。義與筆妍。金科玉律。其題則唐棣之一章也。生本嗜文。如命。遂以不懼。竟舍已業而從之。共案咿唔。儼然益友。惟是衣香襲鼻。口脂頻吹。使人頗不可耐。然而生具夙慧。數過。即能熟一藝。比及成誦。冥冥者又頓易新篇。迨至漏盡聲息。

生已得佳文五首。不禁悸躍。揖而謝之。祇聞笑聲吃吃。俱入壁中而去。生至晨遂不復讀。折紙濡毫。盡錄其作。於時久不窺户。因此復出訪友。舉以相示。見者皆咋舌。謂是飄飄欲仙。取元魁直如拾芥。生益喜。歸齋不忍釋手。益更熟讀。至夜分不寢。且為詰朝計。托言晨飢。命僕具菓餌。蓋將以酬其金針暗度也。乃生方恬吟。吻邊忽有名一壺。香冽異常。且笑而語之曰。那使如此苦讀。解元郎寧不患口渴耶。生驚視之。未見其人。先覩其手。纖瘦而潔白。儼如玉色。而蟬鬢花腮。雲衣月態。早已逼近其側矣。生雖熟識。不免愕然。洎乎舉首。又有一美人以朱盤貯菓數枚。笑置案頭曰。啖此當連中三元。生因釋卷起謝。而深慮其妖。乃整衣以禮相見。兩美不荅。惟相顧而哂曰。迂儒故態猶昨。生復遜之坐。詢及姓字。一美人笑答曰。昨因不乎。已將小字入君耳。渠即纖雲。而妾實秋露。本書仙侍兒。謫居人世。已近百年。以冥數當奉巾櫛。故根蒂至此。幸勿郤。生故解其來意。聞言而倍懷首鼠。惟謝曰。鯫生不才。敢有仙眷。況拋金閨少婦。實因月桂一枝。冥數難知。盛愛似以不敢領。祇以文字交。不致墮於慾界。差為厚幸。語未已。纖雲即從旁贊曰。使乎使乎。求錦而行。可謂詞林妙品矣。雖然。不慕悲航。何以頓懷張碩。遲遲門外。欲去仍留。司馬昭之心。豈路人竟未之見耶。生語塞。秋露乃剖析曰。君固有志圖南。惜乎重染腐習。將不免為斥鷃笑。夫欲成不世之名。原不關數行闈墨。矧務舉子

業以冀首肯於朱衣。即今晨五藝。已如操券。文心患不活潑耳。一以貫之。達道不遠。奚必青燈獨宿。皓首窮經。始能居孫山以內哉。生尚猶豫。纖雲復笑曰。三科康了。一枕孤眠。倘潦倒場屋。勢將繇此半世。文章真悞人不淺。生亦不覺捧腹。秋露即就案上取前文。為生指迷。一一提其要領。因曰。君之積習沉錮。斷不能聯捷甲科。然從此貫通。縱場期伊邇。今秋可以獲雋。切不可亟赴南宮。自覓劉蕡之恥。歸來與妾等處。不出三年。玉堂金馬。可以立致。但當去此陋室。別構名園。快目爽心。自足伐毛洗髓。幸勿以妾言為謬。語竟。與纖雲俱起曰。君猶疑息。俟鹿鳴宴後。發當以衽席奉賀。遂就燭下冉冉而沒。倏不見。生時已司空見慣。不以為怪。亦就枕。自此日惟即秋露所言者。殫心揣摩。少通閫奧。及為文。頓異故吾。同人亦莫不稱許。因而變其拘迂。出而與人酬酢。雖未接杯酒之歡。而逐隊隨行。亦不甚埋頭於書本下矣。迨赴省垣。將入闈。忽有小童以漆盒至。詢之。則曰。纖娘子之所饋也。生心知為雲。啟視焉。則桂圓百枚。初以為嫦娥之代祝而已。將語小童。旋失所在。乃分其半。而攜之。搜者以巢結於樹。絕無可疑。竟聽其將入。即生亦罔知其有異。次日昧爽。題紙飛下。頓思以圖佐茗。剖之。與恆巢迥殊。生就燭諦觀。實以綿紙團成者。細楷如蚊翼。極目力始能見。乃時下才人之所預構也。生大喜。乘暗破丸。得文數百首。兼有目次。就題物色。則首場書藝。雖未脗合。亦既不中不

遠。生有此可恃。遂就卷揮毫。無殊宿構。固不俟於脫藁。而三作立成。沿及經藝。順流揚帆。瞬息直下。明晨首先交納而出。同考者就而索觀。又靡不氣沮。二場又瓜分其巢。攜入鎸梓。表判既莫不工麗。三場五策出之丸中。又典核超羣。是役也。生未少費心力。已可望巍科。甚感雲德。恨不一晤。且不解其果中界限。何以判然不淆。益信為真仙。惟慮不得為眷屬。而猶疑因以盡褪。已榜下。則以文有謬字。置之亞元。主司猶為之扼腕。惜其全璧微瑕。實則冠場之作也。生益感雲玉成。瞰即祝於斗室。冀得一見顏色。而竟杳然。一日忽於書中得小柬啟之。字迹柔媚。蓋即二美之札。特以之申賀者。其意惟勸生勿北上。行且不吉。更願得郡中名園。以為藏嬌之所。紙尾數行。則曰。君夫人久虛鸞馭。今幸折桂人。仍返狀頭。妾等不敢以陋質溷。俟燕婉少伸。再當抱衾裯以事君子。今尚非其時也。云云。生乃倍欽其賢。然以少年高捷。不忍韜晦。竟不聽所言。束裝赴都。乃行未數程。從人沈猶狂恃主新貴。毆某縣隸役。令怒作牒通詳。置之於法。以生為蹤縱。削其科名。生遂垂翅復返。深悔不聽秋露。而服其先知。思晤愈亟。且當新黜之後。愧見戚族。聞無錫董氏有別墅。花木森繁。地更幽邃。乃白於父母。以重價徵而居之。入園之初。適當季春上巳。生薰沐更衣。若有所俟。僮僕皆竊笑。且枣書不讀。惟雲露二字。不絕於口。亦多所不解。居甫定。盡驅從者就外宿。非奉使不令入園。一切添香烹

茗之事。皆自任之意。蓋有所為也。閱二夕。生正對月懷思。而環珮琤然。兩美早聯袂而至。生大喜。下堦逆之。纖雲先賀而後弔。秋露獨先弔而後賀。生亦不甚介意。相攜入齋。生因向纖雲申謝。雲曰。自是妾强作解事。致君得而復失。不然。君縱不中。亦不至於白衣。何謝為。秋露因微哂曰。婢子誘入懷挾。論罪尚宜連坐。生與雲皆粲然。生復向秋露自咎。并服其灼見。秋露正色曰。初以科名許君。妾猶惴惴不定。乃君竟擬高魁。且重負妾約。行將看上苑之花。不復念梁園之舊。果遭蹉跌。鎩羽歸來。此其所以宜弔而不宜賀也。今幸深繹妾言。別開生面。既不坐枯寂之禪。自宜有生花之筆。從茲扶搖直上。九萬鵬程。不難一蹴而至。則又宜賀而不必弔矣。況君家聲赫奕。當抱王蔡元之憂。縱使纖妹計行。億則屢中。將流言四起。重累清名。實亦妾所逆慮。生聞其言侃侃。益覺心折。乃悟先弔後賀之故。於是相對敘闊。絕無畏忌。已而剪燭促坐。置酒合歡。雲露皆善清歌。兼工諧謔。每一曲。梁塵欲動。每一語。玉屑紛飛。語笑聲音。時達於外。而僕輩究如充耳。亦可異已。夜將半。生微醺。託醉先起。雲又飛一觥來。謂生曰。今夕何夕。情難自已。請以一語為觴政。能則先占枝頭。不能則退之殿後。倘中原並驅。則一箭雙鵰。君亦慎勿峻拒。生不禁大笑。因亦酌一卮。屬雲出令。雲即一飲而盡曰。烟雲滿紙。君宜先賦行雲。露亦朗然曰。月露盈簾。朗豈遑揮垂露。一時大噱。幾翻酒殘。遂同起拂榻

解衣共寢。左珠右玉。拂柳穿花。晨起。生頗感爲僕見。詎意奔走服事。若役暬蹀。偎偎然莫能觀止。露與雲。亦秖默坐而已。及僕出。歡然群處。露以手談教生。雲亦以白描之技進。生皆悉心學之。而且酒兵茗戰。鬪於宵。鋤花種竹。娛於晝。生室中故無樂器。惟古琴一張。露撫之。聽者忘倦。雲自携有箏笛。時一彈弄。又復妙絶人寰。至於詩文典籍。無時不共相涉獵。探奇索異。殽難析疑。蓋不聞誦聲。而生之業已大進。生雖深入佳境。久而忘歸。然至三朝。露必勗之歸省。至旬日雲必勸之家居。而床第之私。露與雲舉不甚重。每曰。郎君將飛黃騰達。忍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耶。其賢淑類如此。若是者二稔。既無人覺其形聲。且兩人俱不火食。唯哺佳菓數枚。絶無所需於生。而美醞佳茗。又皆有術以取之。以故內藏麗質。而外靜浮言。生既博享韻事。集益閨房。因之心體流通。不啻脫胎換骨。初猶待露爲之削。雲爲之斷。相習已久。不費斧斤。已偉然清廟明堂之器矣。露又勸生以文稿行世。廣致揄揚。人益信其前非倖中。名譽日彰。是歲改籍游泮。再入秋闈。遂冠南省。中式第一人。明春將赴京取應。雲與露忽辭去曰。久曠職司。將歸天上。不得再捧君硯。可奈何。生大驚。强之復留。繼以涕泣。露不從。而雲頗戀戀。露曰。織妹不能忘情。已墮色界。可以無返。郎君宜善處之。俾得出以見人。匿跡藏聲。究非長策也。生乃喜。猶將留露。露即趨出。湧身向上。轉瞬直達重霄。倏不見。雲將繼之。甫去地

丈許。雷聲殷然。乃懼而復下。喟曰。孽緣自作。書仙良不可欺。生雖失露。喜復得雲。乃少慰。因與雲計。使先行。僕之中途。生至維揚。託言乏嗣置妾。納為如君。僕人莫知其詐。雲自此飲食無異恒人。相隨入都。贊襄場務。生因戲之曰。蠟丸密丟。卿當為我預辦矣。答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妾不敢以魚目混珠。生竟聯捷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一。將受職。雲謂生曰。人之魁名金榜。所以悅親也。大人以家累實不克北來。君可無念乎。生曰。然。即乞假南旋。抵里。雲始廟見舅姑。謁嫡室。細君妒其色頗苛遇之。生因私述其默助之德。並白其異。細君以為誕。一日。生與雲皆在細君處。忽細君之弟來省。姊意蓋瞷雲。雲亦絕不驚避。迨客及階。雲乃以身就生。旋合為一。侍婢環矚。皆見生而不見雲。舉室駭然。及客去。雲故在生側。跬步未移。細君始信生言。懼而修好。及生限滿。攜眷來都。閨中之雍睦。不啻尹邢之相遇焉。

外史氏曰。適有巨家延師課子。年餘。而學未增益。主人亦知名之士。因叩其故於師。師曰。此子材器誠不凡。然使之困守寒氈。所就祗可如此。若能予我千金。攜之遠遊。三年當一鳴驚人。主人服其論。慨然從之。資以舟車。豐其囊橐。聽其攜子出行。戚友皆竊笑。乃師導其弟搜奇覽勝。南盡閩粵。北極燕齊。足跡徧歷數省。每值通都。則購異書供讀。而參考勝迹。音謁名流。又無虛日。期年。弟倦於游。請於師欲返故里。師曰。游興闌乎。書可讀矣。即就

舟中。指授。聊當下帷。及歸。鍵戶肄業。出其所作。先達皆為稱賞。因以成名。竟登高第。從可知坐破蒲團。未必即悟上乘。文人之臟腑。務須剔透玲瓏。始可以筆墨為如意珠。題名雁塔。走馬曲江。但不宜為浮薄者。別開蹊徑耳。故如雲露之蹤跡詭異。尚為理所應無。而化鈍為靈。化板為活。頗得此中三昧。至於贗鼎。終成虛話。貪痴竟列小星。則雲之去露。不啻徑庭。書仙之側。尚有人。吾願閉戶潛修者。皆當馨香以祝之。

蕭翠樓

苑之縉者。燕之諸生也。有鄰人子。蕭姓。不言其名。性挑達。頗多穴隙行。里中蕩婦。咸與之私。邑人因以切齒。以其恆居妓館。遂私以翠樓號之。苑少未更事。間與之游。章臺楊柳。攀折外則無所染焉。無何蕭以瘵疾卒。苑因鑒於前車。少加撙節。忽夢蕭來謂之曰。僕案未結。須兄一往對質。幸勿憚於跋涉。苑寐中頓忘其死。疑其以花事搆詞訟涉於己。勉從之行。出門約數里。過一溪。水色黑腥穢撲鼻。苑欲止。蕭固強之。乃褰裳以渡。又里許。始見屋宇。則闃若絕非衙署。苑心頗疑。久之。闃其無人。有巨像當門而立。幾與檐等。亦金色。面目絕不可見。蕭即跪拜於地。苑亦俯伏。像忽發聲曰。此案結之已久。老僧以婆心度世。故待苑生來。今渠至矣汝盍行乎。蕭猶囁嚅。似有所言。像厲聲叱之。蕭忽不見。像亦歸於烏有。苑大駭。不敢深入。反

身却退比出時則行者肩摩往來如蟻非復向之寥寥者矣苑茫不解其故遂隊而前忽一人短衣陋貌狀若鵝奴拱之曰苑相公故多豪興何竟來此一游苑以簫事語之其人笑曰大好大好請從我去不第可以釋惑且可快觀苑喜徑從之偕往旋至一處粉垣四圍有側門其人導以入且語曰欲窺隱秘當非正路可由也及入而視之華屋數楹皆內向旁開月窗障以紗燭光外射頓悟易晝為夜俄聞笑音室中似有數人語雜猥褻苑故習於此心微動其人使苑伏牖而窺之內方肆筵豪飲一長髯者據中坐旁四客皆甚粗鄙袒裼露臂相與大釂侍者惟一美少年執壺而立祇可十四五姿容娟秀靦覥向人美目中恍含餘淚時時潛拭以巾及視其衣綠襦紅裩當是孌童苑方靜作壁上觀忽見長髯者顧謂客曰翠樓尚多做作今宵當試以毒手庶快素心眾皆笑諾苑聞之愕然熟視少年雖妍媸不類而眉目態度果肖簫心始懷疑既而燭爐酒闌坐客皆起有二人以事辭去長髯者復命易燭輝煌如晝三人作醉態皆嬲少年或挽其頸或交其吻少年嬌羞無主莫知所為未幾客皆自解褻衣襦垂盈掬俱甚偉岸蓋不獨室中者寒心即室外者亦為咋舌視少年大有懼色眾捉之置諸牀榻捋裩狎玩莫不鼓掌曰美哉臀也翠樓乃以之餽我聞者不禁竦然而方鑿圓枘漂杵血流嚶嚶受創之聲與擊刺之音間雜而作三虎啖羊其無餘肉可知已眾方背

水夾擊斃之。壯男子排闥直入。攜提白刃。怒不可遏。衆驚避。惟長鬚者挽之以力。狀若解紛。堅不聽。以刃擬少年。少年觳觫不勝。壯男竟決其首。血噴屋隅。苑在恍惚之中。見所殺者非少年。實即蕭也。驚悸如寤。耳畔有人語曰。何竟睡去。張目。則即前所導引者。己身仍伏於牀下。靜伺室中。鼻息齁然。已滅燭寢矣。其人曰。去之。君亦當自尋佳處。遂仍從側門中出。天忽開朗。似有曙光。其人謂苑曰。聞君頗好挾邪遊。予家近得麗者。盍往觀乎。苑已驚定。見獵心喜。又許之。其人引之至一門。垂簾低下。朱戶盈盈。物色果類妓家。苑乃徑入。及返顧。蕭亦自外來。面容慘淡。見苑甚有愧色。苑竚立俟之。呼而與語。竟不答。疾趨而過。苑怪之。亦隨入。蕭入內房。即有一垂髫婢。自側屋出。呼曰。阿姊來。末客來矣。內遽應曰。予適易衣。若可延客坐。婢即搴箔邀苑入。苑視室內。頗精潔。但無美人雅態。四壁所懸。惟琵琶箏笛而已。因疑蕭適婢取茗。乃自簾隙窺覘之。見蕭果白身立於內。以手舉一物。肉色瑩白。徐視之。綠黛朱櫻。乳陰畢具。則婦人之軀殼也。駭極。更窮其異。蕭振衣著之。如蟬入蛻。轉瞬即變女身。苑始大怖。亟奔出。行及外戶。有數人欣欣而來。操土音。都類已相與語曰。不費半文。得瞯美妓。亦甚快人意。又曰。感煞佛力。使我輩一洗此辱。不愈於生啖其肉耶。遂相率入門而去。苑始頓悟。身在冥途。所遇者皆鬼也。正惝怳迷路。急不能歸。俄見其亡祖扶杖而來。苑即匍匐。直前涕泣

請命。其祖曰。畜產汝見冥罰。亦已有悔於心乎。苑因悚懼不敢對。其祖太息良久。命之曰。從予行尚可以生。然宜洗心改過。否則。壽既易矢。報亦無可追也。已乃携苑入一夾弄。初黑暗漸次明。然而行不數武。即聞哀嘶之音。痛入心髓。及近則兩旁皆崇廊。高近二丈。男婦無算。倒懸於廡下。舉裸無寸縷。由胯間如抽絲。腸出丈餘。求其雙足而弔之。間有僧尼。遇之倍酷。頂下自生烈燄。爛額焦頭。故號聲尤慘於衆。苑以問其祖。答曰。此即屠腸獄也。汝之罪不至於為變為娼。此中恐所不免耳。言之三歎。苑亦潸然悔且愧。及將出弄。其祖又囑之曰。歸宜好自為。汝前所見巨像。乃淨穢金剛。故不識時臨穢地。亟求是經唪誦之。尚可倖脫法網。苑欲叩其詳。旋失其祖之所在。一時頓觸孺慕。大慟失聲。撒手而覺。則身在榻上。漏下已五鼓矣。苑因歷歷記憶。自誓改行從善。明日起。即購金剛經。薰沐奉持。月餘又夢美婦人。靚妝艷服。貿然而來。謂苑曰。淫人一婦。其伯叔戚族。莫不予毒。倖得孽債少清。以淫行。仍將為娼子。如有意。廿年後。可訪我於吳山楚水間。苑知其為蕭。挽之。晤言不及而寤。於是齋心益誠。又聞蕭內外兼好。每誘人子弟。更以斷人之醜。致其人之兄。賷恨而亡。乃悟操刀而割者。亦非無故也。苑既易輒不再。再履青樓。學行以優聞。竟得食餼。年五旬。聞江淮有名妓。亦號翠樓。頗嘖嘖於人口。擬欲訪之。以尋夙約。究以道遠而未果。

外史氏曰。余前於田再春傳中。已三復於孽報當身之義矣。及聞是事。倍歎金剛之捧喝更捷於桴陽。蓋凡死者受報。非生者莫與之俱。見者驚心。諒聞者亦當悚念。況夫牝牡轉圜。均遣實革之射。人鬼同趣。得施反戈之攻。甚至百體莫贖。一夕之歡。縱下愚不移。難禁變色。則在中材如宛者。有不翻然自新也哉。

盧京

盧京本名京兒。以妙齡絶色為優於都中。名噪一時。秀水某孝廉以候選在都。見而悦之。恒流連不去。孝廉甚貧。囊空如洗。不能出纏頭費。惟於演劇處所攜百錢。日往一遊。篤言觀場實則意有所為也。京師名園數十處。每以班名揭於市。孝廉偵之。得其所在。輒詣場頭物色趨恐後。雖遠弗辭。至則息慮凝神。木坐於場側。盧出則翹首以觀。盧入則曲肱以卧。且於其來也。若覩名畫。注目弗移。其去也。若送飛鴻。神往不已。場上一顰。孝廉亦為之一嚬。場上一笑。孝廉亦為之一笑。雖諸伶紛沓盈場。而精神有所專注。耳之所聞非盧若無聞也。目之所見。非盧若無見也。或問所演何劇。則答曰。予烏能知。於是戲痴之名。同鄉人咸傳為笑柄。乃盧以色藝擅長。自矜得意。目中初未有此一人。比及年餘。竟無虛日。其坐則尺寸不移。其態則初終不易。目孜孜而神戀戀。祇專注於己身。盧亦微有所覺。始猶竊笑。久而以為奇。益陰

何知孝廉之若送若迎。直將性命之不恤。盧亦不禁感動。既而不得其名。叩之園主。則笑曰。此戲痴也。隨子有年矣。子故未之知耶。盧深以為異。更物色之。得其詳。則雖登桂榜。實守寒氈。非能向梨園中買笑者。心益憐之。躊躇數日。竟棄其業。席捲所有。歸孝廉。見即泣拜於地。請為僕。孝廉雖鍾情有素。初不虞其自來。不禁駭然。力辭之。而并詰其故。對曰。非敢有他意。感君之青盼。使人不能自已耳。繼以號泣。卒不肯去。孝廉因留之。盧晝則青衣。若廝養。代孝廉執炊。夜則市斗酒。易女妝。歌舞於氍毹之上。以悅其意。及孝廉將寢。則辭出曰。非愛此殘軀。深慮損公盛德。孝廉習之已久。亦愛而重之。而賦性聰明。倚之如左右手。迨選期將屆。盧又出己貲數百金。為孝廉營幹。得銓大邑。孝廉素鮮積蓄。一切赴官之需。舉出於盧。倍深感激。𢮎任命總衙務。輒辭不諳曰。從公本以酬知。若如此。是以為奇貨可居也。況優人用事。上憲將為之寒心。竟不受。故從宦十年。翻不若綺筵數夕。及孝廉卒於官。代紀其家。扶柩歸里。臨穴一慟。始辭歸。晚年至京。貧且老。以教歌為活。有浙人知其事者。或以孝廉語之。輒流涕不止。以為失生平第一知己。

外史氏曰。人謂孝廉為情痴。而不知盧之情痴。視孝廉為尤甚。何則。辭紛華之境。甘淡泊之天。惟讀書明理者能之。此曹何望焉。乃因一顧之知。從以十年之久。事出優伶。殊為可

異。若孝廉者。以青白眼待早。未聞以青白眼待人。尚不免見笑於步兵。抑余聞之。有陶公名某。以甲科授張掖令。下車之始。謹飭時聞。且年逼耳順。簿書而外。祇以一卷自隨。終歲始召優演劇。蓋亦周旋僚友之故也。甘郡某班有旦名悅生。陸姓。貌頗秀媚。一日奏技於署中。公瞥見之。情不能遏。竟留為近侍。朝夕弗離。所賞賚無算。悅生又媚諸公子。中冓喧爭。人為掩口。後公將離任。悅生以萬金免脫而遁。公亦因色致疾。幾不起。嗚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陶公者。猶不免於陸沉。豈孝廉之佳遇可以倖致也耶

蘇瑁

郡人蘇瑁。棄儒而醫。頗諳於岐黃之術。延請者接踵而來。其家居負郭。暮不能歸。即借棲於邑內。習以為常。多宿於上元觀中。焚修者甚莫逆也。一夕。又值下榻。道士置酒與飲。談讌甚歡。因謂蘇言其地近多祟。東廡某真人位下一執拂女子。頗出惑人。又閻君殿內有赤身女囚。夜間聞嘻笑聲。深以為憂。且謂蘇曰。君出蹤弱。切自慎。蘇乃戲之曰。法師縱無符。亦真無福。此誠佳遇也。言已。大笑而罷。及蘇就枕。即聞窗前作彈指聲。駭而問之。音絕嬌婉。答曰。儂蘇每至輒獨居一室。披衣起坐。連叱之。外竟寂然。蘇因此竟夜不寐。晨起恥之。不以告道士。惟致謝而去。遂不敢復宿觀中。乃奔走盻袱。復無定蹤。閱數日。又為重關阻隔。即留宿於病

者家。寂處無聊。頓思所親。居左近。欲往探之。竟忘其與觀爲鄰。悄然獨出。恐主家迎送。主家亦渾未及覺。及晤所親。盤桓情話。漏下二鼓。始旋歸所親。命小奚伴送。力辭之。自持碗燈。孑然而行。至觀前。忽憶往事。心已不免忐忑。將過觀門。瞥見一物。如積雪立於簷下。驚而注視。彷彿如人。漸近而形狀宛然。不覺股栗戰戰。不能趨。强以所持之炬燭之。聞其笑語曰。痴男子膽既芥子大。何復欲孜孜視儂。將嚇殺矣。挺身而立。則婦人四體裸然。披髮垂手。相逼而來。蘇因大怖。失聲棄炬。狂奔。婦復追躡其後。蘇躍而號。通衢皆聞。邑人有未寢者。出視之。頗多識荆。見其狀如瘋癇。止而與語。蘇猶反首顧瞻。絕不見鬼。方始全息。以告衆。既密邇於觀。咸耳其異。亦駭然。因曰。先生既知此。似不宜踽踽夜行。乃相與伴送直至主家。而返。主人聞其遇鬼。亦出問視。蘇時已驚定。少話別去。蘇甚困憊。亦遂滅燭解衣。乃甫探手入衾。早有人偎枕而卧。膚香入鼻。蓋鬼已先據牀頭矣。蘇不勝惶懼。亟欲反身。勢將拔關出屋。號呼求救。詎臂爲所牽捽。不能脫。因向之乞命。婦笑曰。何遂無香火情。儂實慕君高雅。忘恥相就。豈能爲君祟者。而竟觳觫如此。蘇仍哀之。婦因嗤曰。君誤矣。豈闔摩當殁。竟有潛出之鬼哉。儂本仙人。時出游戲。前所云執拂兒。亦即是儂。人以楚楚衣裳。判而爲二。而不知其實一也。蘇故未深信。而膩指着肌。媚言入耳。且半窺皓體。暗室流輝。一時頓釋忌憚。遂去衣與婦共枕。其

肌骨之柔靡。意態之顛狂。舉非身所經歷。蘇因深入穀中。反恨相見之晚。侵晨始起。反致叮囑於婦。婦笑而諾之。課程自去。時已赤馭當天。蘇益信其非真鬼。越二日。蘇宿於家。其妻率子往省母。蘇孤眠。頗涉冥想。俄而室門自闢。有人悄然入。初以為盜。亟起視。殘焰未剔。蘭氣遙吹。其人早立於榻側。蘇又意其為婦。覩之則一垂髫少女。衣銷金之衣。冠翡翠之冠。容色傾城。嫣然微笑。視婦相去遠甚。而麈尾輕揮。衣香肆溢。頓憶道士所云。某真人位下者。此其是已。蘇既習於見怪。蹶然離榻。身固未及着纕。女即以袂障面。曰。羞殺阿奴。耳可洗。目不可濯。深悔多此一來。意將反身。蘇徑攬其繡帶。俾不得行。且擁而置之於膝。叩其所從來。女低鬟斂黛。羞若不勝。曰。作盡諸醜態。夫復何言。惟有委身事君而已。因置拂几上。連衣入衾。蘇近之。見其踡曲如小兒。憐而撫摩。加以軟款。須臾羅襦衿解。薌澤近聞。及合。火齊澀丹。猩紅漬席。而呻吟嗚咽。宛轉隨人。溫柔鄉別有佳處。覺前之淫妖。又直將糞土視之矣。歡已。女始自白。來意。曰。初聞蠱狐冒妾。以為二郎即是一。使君謂我輩露體宵奔。且將句闌之鐵樹子不若。因而覥顏夜至。分訴其偽。孰意遭君狂暴。古云。光而效之。則又妾之謂也。蘇乃悟前疑為鬼者非鬼。實狐。遂疑今之言狐者非狐。即鬼。稍涉猜虞。女即覺之。因笑白。君亦有疑於妾耶。妾輩誠多鬼仙。渠實狐之醜類。試留拂為質。君姑訪妾於觀中。益驗予言之非謬。言訖。披衣

起曰。君心未堅。請以三日為約。再當詣君。愛慾所牽。妾今亦無能自主矣。甫下牀。倏然無跡。而餘香未息。衾褥猶芬。蘇早信其為真仙。翌日。袖拂詣觀。為道士言。欲窮前之二異。道士欣然導之。先游十殿。果有一女囚。無袴無衣。俯身地上。旁立一巨鬼。以鋼叉擬之。將入油鑊。視之。果肖所遇之婦。方注目間。道士已聞其遇鬼。忽笑曰。適君於途者殆此耶。然非本偶者之能為。亦非冥王之疎縱也。因言某月掃殿。見有狐迹。又於深夜。遂一白狐入此。即不見。始知向之嘻嗃者。狐實為之。於鬼乎無與。蘇聞此益信女言。道士又引至一殿。有真人踞獅而坐。侍以二女。貌皆殊尤。蘇因凝睇。細觀其左者。面容衣飾。與若人無少異。心竊駭然。俄聞道士訑曰。執拂者。拂竟安在。蘇不覺捧拂。出之袖中。寘諸女手。竟宛然。遂笑語道士曰。李藥師嶽來返璧。但惜此真人。獨無楊越公之雅度耳。道士愕然。固詰之。蘇不肯言。徑笑而趨出。亦不辭道士而反。抵家。其妻已歸。方將揃製其衾裯。見蘇勃有怒色。蘇叩之則泣。而請去。蓋婦歸寧母家。尚未思復。忽有一婦人。素衣纂巾。突至婦所。語之曰。若夫太不自重。誘良家處子。相與為歡。子歸而覘之。杜鵑枝頭。赤痕且宛在矣。婦聞而疑。果遄歸。展其臥具。艷迹信然。且香猶未息。因忿忿裂被出綿。將以浣濯。而良人固未之知也。婦既訕之云云。蘇乃悟。力為分解。并述其相遇之奇。婦不信。詬之倍亟。因以脫輻。竟至數日之久。而琴瑟方調。旬餘。蘇以脖視

出暮歸。遇女于委巷。迎而言曰。孤搆吾黨。使不得終事君子。雖然。君家娘子。當亦是醋炙者。何竟悻悻如是耶。蘇欲挽之晤言。旋失其所在。自是不再遇女。而閨訓綦嚴。不能復宿于邑內。遂亦絕不過緑。此蘇壯年事也。至其裔孫。始舉以告人。而上元觀傾圮已久。蔓草荒烟。竟無有驚其異之所在者。

外史氏曰。不有雅俗之分。幾使洛陽好女兒。與河間蕩婦同譏。夫以狐之行類媚猪。所惡者。當非一二。而僅傳其嘻笑。女之婉麗如此。乃以嫡處持閨。又不獨醋炙娘子。怒目於衾底之流矣。而忘情於牀頭之作備也。蘇子瞻竟失朝雲。當亦生平第一恨事。

螢窗異草三編卷四終

鸝砭軒質言

清 戴蓮芬著

鸝砭軒質言提要

是書乃清李南通戴蓮芬氏所著以鸝砭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顒雙柑斗酒聽鸝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人道措辭亦雅絜可喜篇末數則尤與世道人心有關係鍼砭俗耳此為良藥石歟

鸝砭軒質言序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日盛志怪諸書習襲剿而鄰於淫言情之作貌風雅而涉於夸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謂何也余不敏少為帖括所困其於經世之文稽古之學茫乎未知而又俗冗紛紛放其心而不返偶涉筆墨輒苦不文閉門藏拙者數矣顧自五上長安以來光陰荏苒半消磨於輪蹄馬足間每當客館孤燈伏枕不寐則取夫半生閱歷與夫良友之清談野人之傳述凡可以新耳目者一一皆隨筆紀之以當揮麈清談之助本為消遣無取潤色以為工假此勸懲奚事經營以示巧特以中無一物未免博衆口之胡盧然以樸人作樸語似猶勝於貌為文者之令人作嘔也有諒我者節取其事弗苛求其詞是則余之深幸也夫

光緒五年十月望日霽峯戴蓮芬自敘

鸝砭軒質言目錄

卷一

錢中丞　薛執中
嫁妾得子　繡鶯傳
三姑娘　命婦屈盜
任柱　計十官
洪梅孫　三世四節
黃崖教匪　亢掌櫃
都天靈籤　騷狐
太平鼓　書燈自走
狐打甕　花妖
蛇異　祖宗示兆
危症獲救　兩杯茶教匪
長生猪　江慎修

卷二
阿中堂　好兒
張忠愍公　僵屍三則
賣蒜翁　狗報冤
郭恭閤　劉松山
狐船　洪承疇九世後身
鬼梳頭　凶宅二則
揚州旅邸鬼　趙甲
記族叔祖避亂事　周石工
湯文忠公軼事　王孝廉
雷提龍王像　純孝通神
燒車御史　某中丞道友
卷三
賣薑翁　打人王

楚北異人　胡殿元
王文愼公　五子登科
五代進士　吳應和
某翰林　撫署狐仙
鬼拜人　一真和尚
姜生　彭宫保軼事
王二太爺　西來庵滋事紀畧
孟先生　孟鍾仁
呂祖祠靈籤　夏顧氏
程大人　詩僧
姻緣有定　記丁卯闈中事
周成　五色蟒

卷四

玉皇殿衣怪　陰兵

靈山雷祖真傳　無首兒
辣手除奸　鄉會公費
儒醫　拐匪
禁烟原委　李先生
玉哥　龍瞎子
胡佃　失物有定
開路神　騙子二則
李升　破鏡重圓
無子有子　錢大令
官詐　明太太
魂辭行　任叔振

鸝砭軒質言卷一

淸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錢中丞

粵逆之亂江以南所在陷賊同治改元不二年巨憝授首重覩太平人咸知曾文正公與左李二相國盡心戮力克成大勳而不知其端實發於錢中丞鼎銘鼎銘以舉人教習得訓導援例爲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艱遂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存吳中士大夫多攜眷僦寓賊謀上海愈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賊卡星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船從賊中直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爲通商埔頭貨物充牣一旦資賊則全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公爲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僦洋船五破浪來迎潛師直越賊卡一千餘里安抵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匪魁與曾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將東旋文正慮所募

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粵賊平。撤淮軍北勦捻。鴻章日夜逐賊不得息。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咸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廣道。擢按察。遷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公抵任。以綠營兵弱。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也。後薨于任。卹典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文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舉某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執中。挾其術遊東三省。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算。時邊外將軍某。亦好道。聞其名。重幣招致。築百尺浮圖居之。而己膜拜其下。顧薛亦實有異術。非徒為大言者。住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求異人。薛欲往。將軍不肯。薛大笑曰。某行豈將軍所能禁哉。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健僕兼程至京師。某如後期。非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文相秉燭坐。忽簷端如飛鳥墜。一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文相驚詢之。薛言口外將軍。係某弟子。聞中堂慕神仙術。故不遠千里。獻不死丹耳。文大喜。叩方術。薛口若懸河。談論玄妙。

文相乃闢密室奉養極奢。明日。招福相及諸同志俱師事之。薛導以運氣採精。及斬三尸諸術。娓娓不倦。部務幾廢。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閧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若仇。會太夫人疾篤。醫藥無効。有薦薛者。痛訶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診已。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益蚩其妄。姑試之。果然。左右嘆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道旁門。聖世所禁。況輦轂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哉。具疏劾之。薛下刑部獄。嚴刑鞫問。盡得諸弟子職名。于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市。刑之日。談笑自若。弟子棺殮之。輕若無物。啟視。屍不見。究不知是仙是怪也。

嫁妾得子

吾邑孫孝子晉林。僑寓如皋。四十無子。謀置妾。其族有貧而鬻女者。豔晉林富。偽爲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妻詰得實。告孫。孫曰。言幸早。否。禽獸矣。子孫何有。吾將女蓄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沙。贈奩田五十畝。伉儷甚篤。孫後納妾。得子三。長桐軒。庠生。次理齋。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繡鶯傳

繡鶯字玲玲。本大家女。體纖弱。臨風裊裊。常如欲傾。足下繡履僅容指。秋蓮着地。瘦
絕可憐。貌清癯。如雨後菊。風韻天然。脫盡脂粉氣。幼慧工詩。性奇傲。有為所鄙惡者。
輒冷語刺骨。雖至親弗顧。女伴咸規之。則曰吾胸懷落落。盜下拔舌獄。不能容此輩
齷齪也。由是忌者日衆。髮纔覆額。許婚同郡侯氏子。侯以賤業起家。讀書十年。迄不
能操觚。終日握籌計母子。其精明乃過于人。口瑣碎若老嫗。既成禮。鶯勸其讀書明
大義。侯不聽。營營如故。鶯自嘆命薄。另室居。焚香煮茗。以詩自娛。詩成。泣而焚之。侯
夢夢。亦不過問。其表戚宋生香白。可人也。少年掇巍科。性不耐與俗人語。嘗謂塵世
碌碌。皆無足語者。惟巾幗中稟清淑氣。近之令人翛然意遠。吾將求解語花作益友
耳。偏遊吳越齊魯燕趙。無所遇。遂歸。一日過侯門。適鶯亭亭出。喚買花。宋猝覩。雙眼
為明。趾重不可舉。鶯略一注目。急反身入。侯與宋交故疏。鶯又不時出。故不識。逾月。
鶯至其娣家。遇宋。尚羞避。竊竊攬娣衣問姓名。娣笑曰。此表弟宋郎。至親尚不識
耶。導與見。生起揖。鶯還禮。依娣身畔坐。俯首拈帶。時一舉目。恰與宋眼光相射。紅暈
粉頰。嬌羞不勝。宋欲攀語。顧舌若澀。將吐復茹者再。亦不覺面為之赤。娣周旋其門。
雜以諧謔。宋鶯愈不能立。各辭別。次年上元日。又遇于娣家。筵散。門葉子戲。宋雅不

妖。以鶯姣異。近香澤。欣然入坐。鄰婦馬。屢凌宋。鶯代為解。宋感入骨。偶伸足。觸蓮鉤。不怒亦不動。他顧而哂。少間。覷無人。微語曰。忝在至戚。獨不能至妾家耶。宋頷之。明日。宋遂托故往。與侯談會計。大相得。往來日密。鶯漸不避。一日忤鶯。鶯嗔曰。儂自憐無一知己。以君風雅。故多涉嫌疑。然君宜諒儂也。宋慚謝。月餘。有以蜚語聞者。宋懼絕跡。鶯泣不食。命媪伺宋于道。強致之。宋有慚色。鶯泣曰。儂自問無罪。君何見棄之决也。宋曰。予非真負情者。恐情深或累卿爾。鶯曰。士為知己者死。君尚畏累。猶自命為深情人哉。宋曰。予知罪矣。鶯要之誓。乃已。自此踪跡益密。偶半日離。皇然若有失。宋每曰。吾不知天下更有何寶。如卿乃真至寶。功名富貴。時代人作傭奴耳。鶯曰。恨今世身已屬人。不敢犯非禮。死後魂無拘束。當從君。君獨處。可默呼儂名。勿令冥冥中不敢近也。宋曰。何至是哉。曲慰之。宋每歸。必訂後約。或失期。鶯輒怨形顏色。宋規之曰。天下事節之則長。縱之則短。萬一意外。奈何。鶯曰。君心變耶。儂豈不知此理者。顧心不自主耳。雖然。相思長生。反不如相聚速死之樂也。宋於是不忍復言。又年餘。蜚語益起。鶯娣故貪刻。乘間重貸於鶯。鶯不得已。如所請。娣一月三至。鶯不勝其煩。稍拂之。娣遂大張其事。且遣子辱鶯。鶯泣謂宋曰。娣逼我良苦。我死。君肯澆一杯酒否。宋泣勸。鶯意少觧。乃去。是夜鶯仰藥。明日始知。以嫌疑不得一面

訣痛急欲身殉妻責以大義始止明年遂束裝作北地遊謂天下從此無知己矣

三姑娘

載廉漢軍廂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衚衕為烟花藪蜂蝶出入其中載徧覽無佳種恒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廟香塵滾滾寶車絡繹不絕隔窗粉光脂豔彷彿皆絕代麗姝也至門扶蓬首婢蹣跚下車則時世粧平三套長幾盈尺纖腰十圍婀娜作嬌態闖裙下閣閣聲蕩心魄諦視則紅菱三寸根乃盤空蓮步微展不知芳心受幾許委屈也載匿笑幾至出聲復前行至大殿見男女雜遝聚觀者以千百數異之趨入稠見女郎着紫紗半臂杏黃衫碧羅裙扶一垂髫婢向佛盈盈而拜裙下雙鉤如新月貼地紅鮮拜已嬌喘細細倚卍字欄小憩則見玉容莊麗雙眸欲流嫣然微笑千百人癱軟如中酒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搴衣隨之女隔簾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粉面窺外載愈神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憊甚汗揮如雨女即似憐之囑御者緩轡焉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臙脂衚衕也大疑私念北地胭脂流覽殆徧天仙乃在濁世何無半面緣踟躕間見女郎下車獻白

板門。扶婢顧載笑。婢亦笑。旋入。載神魂失舍。欲隨入。轉念未携索笑資。恐弗諧。遂穿曲巷。過所歡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適某觀察。携之任。以嫡妬遣回。今其姊將居為奇貨。即所過白板門。即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門告。惆惆返。終夜反側。雞初鳴。趣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闢。默揣主人此時。春睡方濃。烏雲半嚲。不知添幾許香豔。待侍兒扶起。慢理殘粧。徐呼見客。耐狂生有半刻等耳。俄一老媪啟扉。訝客何早。載具道誠意。媪搖手曰。客請半月後來。三姑昨日受風寒。病容懨懨懶見生客也。載情興索然。歸而不懌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為佐治。而胭脂衚衕之望遂絕。次年。友入覲。載俱歸。前事亦強半忘矣。花朝日。月初上時。信步出櫻桃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侑酒。強載書箋。載惡喧鬧。又不能違眾。姑書三姑娘名以應。蓋逆料天上雙成。不能輕至人間也。俄而報接局。眾爭視。載轉淡然。湘簾乍起。一淡服人款款入。竟傍載坐。眾先注然後咍然。一座無語。載猶疑是夢。偷視翠黛灣蛾。蓮鈎蹴鳳。比初見時尤豔絕。粉頰微渦。靦然帶笑容欲語還住。載此時。如鄉里兒坐顯者席上。且慚且愛。半晌強笑問。卿識我否。三姑笑答識久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既而眾美咸集。相

視蔵不如三姑。不樂而歎。自是載每日一至三姑家。惟笑語。不敢萌妄想。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踪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為聯芳會。言于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既張。推載三姑為盟主。鴛鴦對對。蛺蝶雙雙。極一時裙屐之盛。三姑微吟曰。姹紫嫣紅三月天。春風春雨畫樓前。樓前花落春歸去。蝴蝶痴心瘦可憐。載知三姑感前事。點首嘆息。衆拊掌曰。向者蝶戀花。今日花戀蝶矣。三姑赬面不語。席撤。載獨留。携手步回廊。斜月挂海棠梢上。街頭更鼓。且三敲矣。於是移燈曲室。紅偎翠倚。呢訴去年相思苦。甜香醉人。骨髓肉化。嬌花困後。風味另自可人。載伏枕細玩。三姑微覺。哂曰。郎不睡睡。眈眈視妾。豈不識耶。載曰。儂此時千金一刻。正恐朦朧睡去。將好時光夢中過耳。三姑笑曰。郎太痴矣。遂亦不寐。款語至天明。携手出羅幃。殷殷訂後會期。乃別。甫至家。而任邸令事畢出都。促同行。期迫甚。不及別三姑。三姑亦竟不知也。嗣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方。特馬首重回。而楊柳青青。已不知折在誰氏手矣。噫。

命婦屈盜

北方風氣剛勁。任死不屈。然得其正。為忠臣。為義士。否則必流而為盜。盜雖肆刼。苟能激之以義。則皆俯首帖耳。甘為我用。非如南方錦帆之徒。不畏王法。不順天理也。

故刑部每繫盜禁卒皆尊為好漢雖日在犴狴無手足拘攣苦蓋其風氣然也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宅本湘人之官於京者蓄積頗厚其命婦麗若天人一日夫當直攜二僕襆被去家留一媼一更夫守纔三更命婦已熟寢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入更夫呼救媼匿竈下不敢出命婦徐起整衣開正室南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揮之曰止止盜相顧驚異皆卻立命婦曰諸君皆自命豪傑欺一婦胡為請問明火執仗為妾身來乎為妾財來乎盜曰夫人全體生妾想天且不容聞府上有餘蓄求兄弟借盤纏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屋白箱有白金念觔可自取之勿壞我室也言已擲鑰匙于地盜顧衆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擾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啟箱袖十觔餘扃如故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畧取些須謝夫人賞也衆羅拜而去自後中門不閉永無盜患云

任柱

同治時捻黨曰幟黠猾以賴汶光為最而悍慓則莫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劃運河而守捻衆盤旋於濟青沂海之間其蹤飇忽官軍尚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戰獲一酋訊知為任柱帳下人將殺之酋大呼曰赦我我投誠哨官唐其勞也願保

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畀鳥鎗一。曰。成功。花翎一。守備一。金二
百。不能。勿返也。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
擊柱。斃于陣。賊喧駭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潰。其人馳馬白軍門。賞如約。賴文光
遂以勢孤被擒。捻乃滅。又山東軍興紀畧云。銘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
傷任柱右耳。由腦際出。賊狂奔。入贛榆。銘軍追及之。柱憤急裹創死戰。集馬步賊伏
城南林落。銘軍分路進。天忽大霧。昏不見人。賊衆且悍。官軍幾不支。先鋒死戰。賴汶
光牛遂先敗。柱自率馬步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驀出官軍後。銘軍知捻技。回軍擊
之。捻氣沮。柱馳馬陷陣。死傷狼藉。莫敢退者。忽賊中自驚曰。魯王死矣。官軍乘間擊
賊。護柱尸奔降。賊言。柱槍子洞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密書致銘傳
願斬柱贖罪。銘傳允為奏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
殺。又一說。有營官參軍鄧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待之殊禮。某感甚。曰。吾何以報
將軍。長安曰。何言報也。待愈厚。某又言之。再。鄧窺其意誠。乃歎且泣下曰。難言也。某
請益堅。出誓言。長安乃曰。非為我斬柱首不可。某拜應曰。諾。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
之。即日奔陣而出。直抵柱前。棄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逃歸就死。柱曰。但

歸何害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令之從柱顧視方屬某洋槍中之踣遂率五十騎馳而出莫敢拒者賞某萬金擢參將賞花翎至今猶存按三說互異並錄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即返以為常妻賈氏性悍奴視夫稍拂詬誶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喚渡既濟遺其袱啟視纍纍皆黃白物急呼客已渺初念甚喜轉思客殊匆促似有重憂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貧不可強富得之焉知非禍我乎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葬今從千里外謁故人丐得阿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泥首問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為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抵家叩柴扉妻絮聒不已計具言拾金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發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十年喫黃虀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秘之猶虞其索乃拾之反俟其尋乎知君乞丐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反奪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財甯死弗僭不相見亦易事卿勿悔妻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悔何為

計大怒。徑奪門出。妻遽閉門。尚呶呶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發。遽請附載。舵人引之登。坐船頭。饑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贍妻子。俾凌辱至此。今孑身飄泊。食宿且無。不覺泫然涕下。艙中一皓首客。衣履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計歷告之。並述婦見逐狀。翁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挽與共飲。既而曰。僕有銀號五。其最盛者。為武昌之乾豐。以司會計無端人。耗母銀以萬千計。近為吾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者。君往。僕可紓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篙櫓外。無他長。恐負翁託。客固言無妨。延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雍容。即稱乃職。何辭焉。計始受命。明日至漢。客為置冠履。命賫札至武昌。易姪歸。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進見翁姪啟書。知代姪者。衆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課盈絀。黠者以言餂之。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頓整。踰年。翁至閱冊。無絀。乃有盈。喜曰。我固知計公可大任也。酬千金。計不受。翁曰。雖然。當更為君謀之。遽代收附己肆。並權子母。利乃倍往日。未十年。蓄至二十萬。翁書諸冊。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肆增十五所。未敢忘大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纍纍者無堆積處。乾豐號中數適符。敬當歸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讓為。計乃受。鑒翁前轍。不延客。盈絀仍自操

又數年富竟與翁埒乃置美第畜豔妾終身不娶買自計出後適屠者日大嚼得飽貪饕顧夫性殘酷婦稍萌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膝行哀求乃免後聞計富日悔泣夜仰芙蓉膏死

洪梅孫

洪梅孫茂才名祖詒徽之歙縣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郡列肆徧江南裏下河家於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科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爲拔萃優行如操左券否則亦必食餼于庠矣復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已名昂然排衆入倉猝間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恨文思頓澀草草交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廚星禀米當不能奪蓋歙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二也甫出院見牌示高懸諸生蝟集有扼腕爲惜者有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視始知己名已降劣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喪縮頸疾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額滿見遺從此文運日蹇前茅無梅孫名矣予與梅孫有一面緣曾讀其舉子業與一切著作才思横逸氣象光昌決爲投時利器乃以一念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尚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三世四節

孟光舉案。少君挽車。家有賢婦。誠三黨之光哉。至不獲已而柏舟明志。冰蘖矢貞。遇固艱。心良苦矣。然而旌表及於茅廬。事跡光於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榮也。

余嗣曾祖攀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妣湯太孺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綦貧。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閉戶刻苦無虛日。太孺人針指佐菽水。雖瓶罄不以語公。恐瑣瑣亂公心也。公年甫壯。積勞致疾卒。太孺人守節自矢。嗣次房飲和公長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孺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逾年。病益危。參苓罔效。太孺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腕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進。姑立痊。又數年乃卒。太孺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尋亦卒。含斂日。尸如生。香三日不散。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賫志歿。誓苦讀復舊業。繼見學宗案出所素鄙者冠其曹。乃絕意功名。慨然萌出塵想。聘白浦顧太孺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徧訪無知者。太宜人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紡績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讀。既長。走長安。以供事議敘。得試尹。太宜人書訓不絕。俾壹志仕途。勿我念。茹苦七十年。壽幾期頤而卒。

先府君長庚公謁選之年。本生妣已先卒。繼妣氏范。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戚黨。愛諸孫甚至。然有少失德。譴訶之不少恕。待臧獲輩。則恩有加。憶故奴李廾嘗竊煤

爲宜人見懼欲遁宜人故他視縱之去後卒得其死力同鄉有告貸者皆竭力未嘗有德色裙布外什襲爲空先府君性純孝數諫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藉此舒筋力且以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妣及芬兄弟回籍壬戌大兄以瘵疾卒宜人大痛逾夕亦暴疾卒守節逾四十年

自嗣曾祖至先兄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然府君究次房出次房范宜人雖亦冢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豈眞風水之說獨不利於冢子歟同治癸酉芬兒出痘夭亦冢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益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堂叔壽昌猷和公孫也賈于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女聞訃毀容自矢先府君以季子蓮馨嗣其祀同治末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　旌擬入祠附湯孺人祀云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頗讀書屢試被黜遇術者周太谷導以鍊氣辟穀取精元牝諸術積中惑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益修師術愚鄉人謂師尸解去欲證道者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由是惑者寖衆往往踵門破額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根先令其作諸小善

而陰詗其隙謂某事惜財某事惜力為太谷所擯其人懼因請乃許之僞使葦金于
庭謂無道根固不納裝女奴使人引而出曰多塵障也反與虬髯傖父蓬首婢同寢
處于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鹺務變
法天下奇士如周谿甫馬元林關恭李輩俱集揚州積中慮為所毀乃取論孟大學
衍義近思錄諸書日相討論谿甫信之為表揚當道聲頓起咸豐六年避粤匪適之
山東肥城縣黄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黄崖北黄崖惟北黄崖界長清山形三面環抱左右危
峯若門戶中廣百畝積中築室其巔炫其術引諸避兵者不旬日山成市乃壘石為
兩砦築大砦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為武備房又建祭祀堂祭以夜檀燭光
數里非其黨莫能窺也收太谷寡孫婦素馨女甥吳萏裳為女弟子列屋居不輕見
容見則必先叩抗不荅禮其傳教則高弟吳某趙偉堂劉耀東等轉相授受五日一
聽講不能誦習者聽之從教者袒右臂戒惜財戀色子女玉帛毋許顧鄉愚賙動白
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銕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
縣等處皆列市肆千里之間奉其使令鄉愚呼張聖人吳劉輩則稱七先生而不敢
名同治四年濰縣民王小花盡室徙黄崖知縣靳昱怪之捕小花詳上臺閻撫軍敬銘

委肥城令詣黃崖見積中鬚眉囂囂事乃寢五年九月益都民冀宗華等謀作亂事洩供同黨姓名師積中為首約期陷省會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內搜之果然已而其黨次第獲供俱同報聞丁布政寶楨檄照捕唐文箴與長清令陳恩壽入黃崖令積中赴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家無意殺之也既入告吳某吳以先生游五峯對言未已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趣文箴速歸文箴等絕馬而馳尾追者殺謙從黃紳肥城令甫入城聞礮聲亦返馬豎被殺時撫軍在東平疑之檄諭其子山東候補知縣紹淩同藩司員弁入山奉父至省而紹淩已先期乞回籍假實已入黃崖矣遂繕諭令吳某示之復出示張岩門外二十六日山巔矗紅旗一岩牆徧立尖旂緣道運薪糧煤燭者相屬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肥城各鄉莊又武定鹽梟載兵仗由大清河抵孝里鋪入山岩中各隘安巨礮撫軍猶檄潘道員駿文招之終不出越四日寶楨至長清令吳某與林令入山被阻反跡大著于是撫軍率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並進駿文率千總王萃騎兵勘入山路徑十月朔騎兵先克匪水裏鋪紹修乘勝入山縱巨礮轟賊卡斬劉耀東王正起由東山街尾進焚其卡柵獲火器軍械旂幟號衣諸軍皆登山奪隘絕其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

日。積中回函至。詞意悖慢。撫軍怒。出示招諭。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予重賞。砦中卒無一人至者。賊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忿甚。撫軍恐玉石俱焚。命緩攻。是日紹陵出謁。撫軍許以不死。命造官僚居民冊。熏夕。積中書來。言人心洶洶。造冊宜從緩。而民間傳言。匪已遣諜召武定鹽梟。各州縣來書。亦云河西捻匪。將渡河救黃崖。撫軍撫膺長嘆。令進攻。于是東西並進。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雨流注。呼聲撼山。成謙軍縱開花砲。斃匪甚衆。砦中燔燒四合。紹脩軍由砦西攀牆上。參將曹正榜。鑿懸崖為隧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由砦東鑽牆登。匪磚瓴殆盡。槍砲不絕聲。千總萬年清張福興。頂踵浴血。致死。猱升牆。匪徒手推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脩正榜。西路亦進。匪不支。持械巷鬥。諸軍合擊之。奪路出者。為扼隘軍所斬。墮崖顛谷無算。積中紹陵。戚屬男女。均焚誅。無一生降。寄居官僚及弟子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穉四百餘。婦有形色灑然。笑語如恒者。弟子韓美堂等。皆願從師死。吁。可異已。出積中首于灰燼中。梟之。撫軍入山履勘。檄州縣查封逆產。均于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扃遁千里響應。若是之速。歟。敬銘奏畧有云。積中本無才名。衹以偽託詩書。乃至縉紳為之延

響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産蕩家挾資往赴生為傾家死為盡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率稱讀書之士臣自慚聾瞶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

亢掌櫃

京師大賈多晉人猶之江南多徽人也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櫃者雄于財而人懦其遠戚平姓素無賴恆嬲之亢雖不常破慳然為所窘者屢矣一日亢載米進城牛車數乘絡繹于道遥見平施施來亢欲避平笑以手挽之曰卜者言予今日南行利不謂適遇兄前途挑青帘者酒家也盍飲乎亢辭以有事平曰即有事遇我則無事矣固邀之亢不肯平大怒曰邀汝飲叙親誼耳不飲是無親也無親者何顧惜為非家中適斷炊君有米數車當借石許為卒歲計也亢窘請緩期平曰君家妻子飢亦食能緩期否亢辭窘揚鞭揮牛行弗顧平急解衣卧車轍中叱曰老慳能斃我驅車壓我不能予十石米亢無計婉求之不聽請少其數不許時日色銜山亢恐誤行揮汗如雨淚亦如雨聚而觀者如堵牆俄有驢車轆轆來至此亦停轡一峨冠丈夫下問故亢具告之丈夫遽厲色叱平曰是汝言耶平怒曰是也何預汝卧不動丈夫

不答遽奪車夫鞭鞭牛轟然一聲大車壓平腹而過平腹裂死衆大驚坊保咸集丈夫曰渠自求死生之胡爲趣亢行曰汝勿恐我自殺之不爾罪也坊保將縶丈夫忽忽南城御史至叱保退跪請罪丈夫曰此皇城御道而奸民横行若此需巡城胡爲者御史唯唯面如土丈夫又曰有效尤者此爲例壓死勿論言畢登車去御史責坊保不早報撻之見者皆咋舌有胥役曰此某王爺也

都天靈籤

張睢陽遭安賊之亂攖城固守誓死殺賊千載凜凜猶有生氣吳中處處祀之尊爲都天時著靈異甲子五月州試有日矣予禱神問雋否得一籤云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善人終不得黑夜聽雷聲予以爲必無望乃次夜即有會匪王朝陽之警因之停考所謂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也王擬十六日舉兵投書江南髮逆約爲内應使返至港爲土兵所擒獻之大局盡得其反狀並獲人名册一本時牧通州者黄君金韶素以廉明稱不動聲色按名擒獲悉斬之亂遂平所謂終不得也

驗狐

甲戌會試後寶坻令管君近修延予閲縣試卷端陽後一日就道僕楊大隨宿香河

曉夢將殘，覺耳旁有毛茸茸然，初以為貓耶，揮之去。陡聞臭氣逼鼻，擲不可耐。余亦就醒，見殘月半規從破櫺中透入，析聲猶未絕也。楊大亦匆遽起，啟門呼車夫開車。余問何匆促乃爾，楊大囁嚅半晌曰：早走亦好。予知有異，遂不言。既就道，楊始言被狐所困，驅左則右，驅右則左，雖不礙人，而騷味令人不可耐也。余謂此狐之未成道者，不然，何不變化氣質，投人所好，而乃以臭氣未去之身，強欲近人，討人厭惡也耶。

太平鼓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鼓以鐵條為廓，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盌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石甕者，則羣不逞結黨成羣，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鬨鬧聲，耳為之聾。道光中，有結為太平鼓之會者，聚衆百數十人，各著大羊皮袍，遇粲者，則羣圍之，以袍裹而奔，婦女號，則衆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返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察院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得為首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現曹老官觀、呂祖祠等廟集，當上元前數日，遊人如蟻，尚有擺地攤賣者，然皆不過如盌如鏡，供小兒玩矣。

書燈自走

先君子景西公初入京。館輔國將軍祿智家。晚課散倦甚思寐。俄見燈自走入室。若有人持之者。既而烟壺眼鏡等物。皆蠕蠕然動。窗前晚香玉一瓶。倒植空中水不滴。大駭。呼童。童醒復大譁。將軍趨而入笑曰。無恐。此我家仙爺作祟耳。别啟精舍舍公。明日。具香詣空室禱曰。仙爺勿復爾。師爺南邊人。膽小也。空中聞笑聲。後遂寂。

狐打甕

京師通州會館。舊有狐。戊子。余南旋有日。權住其中者兩月。小妹嫂珍。甫六歲。與婢輩戲後院中。歸即發熱不止。出痘。勢甚危。家人環守。夜三更。聞後院擊甕聲。咸大駭。故僕李升。膽素豪。奔至後院大詈曰。鬼子敢爾。以足踢數甕。皆倒聲遂寂。明日。小妹以變症卒。

花妖

孫吉雲茂才錄。與余同赴省試。闈後日盼捷音。家故有老海棠一株。不花數載矣。是秋忽枝葉叢生。開黃花。鮮豔可愛。花落。結木瓜八九枚。香味遠勝常品。傍有桃樹二。亦盛開如春時。觀者接踵。門成市。羣相賀以為瑞徵。孫亦欣欣然自負。繫紅綾樹杪

誌喜。未幾榜發。竟失望。怏怏終日。然則花開何關衰盛。特不正之氣感而成異耳。

蛇異

凡物之返常者。不足為妖。亦不足為瑞。惟視乎家之盛衰以為感召。憶吾戴氏蛇凡三見。而興敗各異。國初。吾族最盛。世居州南門。戴氏桅杆。一日家宴。猝見巨蛇頭如栲栳。枕大廳檻上。身屈曲。穿房過舍。直至宅後溝中。尾細處猶如巨盌。家人見大駭。焚香祝之。身暴縮。蜿蜒入溝中沒。未十年。此宅遽為族中鬻去。又咸豐丁巳。先君子卒于京。先姑在家早起。忽窗上掛死蛇長丈許。姑見而嘆曰。吾兄蛇屬也。今死。吾兄其有不諱乎。泣不食。至夕。而都中之訃至。姑痛哭成疾。逾三月亦卒。及同治丁卯。芬赴友人飲。醉歸滅燭登床。甫交睫。聞唧唧聲與咯咯聲交作。異之。啟帳潛窺。見巨蛇逐鼠。鼠竄從案頭竄至地。蛇不少捨。且鳴且逐。皆窸窣入床下去。晨覓無迹。惟一蛇蛻委床下云。又一日。芬歸遲。內人挑燈獨坐。聞簾鈎搖動作聲。出視。髻觸蛇尾。尾鞭門。聲逾厲。仰視大駭。乃一蛇蟠門上。昂首吐舌。如欲噬人。內人大號。蛇旋去。明年。芬遂有南闈之捷。

祖宗示兆

庚午秋試之年。余由長江掛帆逆流而上。家中每日落時。鬼聲啾啾然。近鄰皆聞之。咸以蹈險為余危。月餘予歸。聲乃止。報前二日。余內戚洪嫗住予家。患氣痛。夜輒不寐。坐見窗外。一皓首翁。蹀躞庭中。又一翁倚柱望月。撚鬚點首。若有所思。尋皆不見。轉瞬間。又見戴帽者五六人。自二門魚貫入。雁立庭中。三拜乃起。復魚貫出。明日。嫗方食。又見一矮人。著白衣。自門外匆匆入。趨竈下不見。予惴惴未知凶吉。踰夕而報至矣。

危症獲救

症至乳癰。危矣。乳癰至發于七十歲血氣已衰之身。則尤危乎危矣。當無解救之時。而忽遇絕不相值之人。又適操生是使獨之技。此非有天馬以默佑于其中。斷無如是其至巧。如是其至奇者。如吾祖母范太安人之事。足述焉。安人幼適先大父克昌公。克昌公以力學早卒。安人紡績。供先府君讀。愛如己出。先府君既成立。奉安人之京。治家井井。晨起。率家人操作。待僮僕無厲色。有以窮乏告者。必盡力賙之。雖典質弗顧也。先府君棄養。太安人乃率諸孫回里甫一載。忽患乳癰。甚危。醫禱迄無效。時江南全境。淪賊。唯吾通獨存。蘇常難民。紛紛渡江。有鎮江名醫某。率妻子奔避。覓居

停。予大兄春池遇諸塗。延至家。為埽榻焉。某聞呻吟聲。問故。大兄蹙額唏嘘。述安人病狀。某笑曰。太安人定無恙。不然。何遇我之奇也。我以醫自活。然實無他長。惟乳癰乃三代秘傳。可百發百中耳。兄大喜。急延入視。見癰已潰爛。臟腑膈膜歷歷可指。嘆曰。病至此。無怪庸庸者束手也。幸遇我。猶可活。兄拜求療治。醫出刀圭藥敷患處。踰夕瘡口漸合。未十日而愈。後歷十數年乃卒。噫。奇矣。

兩杯茶教匪

江蘇裏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匪。其初。肇于某寺僧。僧死。傳揚人盛廣大。而通州之黄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斂財聚衆。愚民為惑者幾數千人。然初無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素性桀驁。已由軍功保五品銜。食雙糧矣。心未滿。仍多所要求。總鎮抑之。遂怏怏懷怨望。潛濟江通欵于福山髮逆。云願獻通州。逆酋哂曰。吾為若輩誤者屢矣。是不可信。果誠也。當自破通州為贄。陸陳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黄茅輩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黄。咸言髮逆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衆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酋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黄信之。函致諸教首。斂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

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六官尚書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為朝將空劄已遞致勿自悞眾愈惑爭出銀買空劄僞職徧通境賓則皆陸陳私刻髮逆不知也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宜家置旂一槍一編隊如行伍黄内怯私議曰太平紙職名劄秘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弗强也然事後必勿悔黄終猶疑陸出一冊厲聲曰君輩已受僞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黄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耳陸陳邀黄至賊壘實其言乃昏夜偕渡江見其酋盛席款之後送天京朝天主温語慰納留住十餘日偕返于是教中信益堅買糧置器駐隊軍山將于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文署差吏武營勇弁半教黨奸細徧布街市官夢夢也十二月黄下令户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黄黄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即率眾焚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先是僧已寢夢神以足蹴之曰起起兵且至吾與城隍為殺賊日奔走履幾穿矣僧驚起視神額汗涔涔不止泥履果剝落啟門遥聞山下呵殿聲紅燈隱隱官銜則通州城隍也僧知有變即探之見軍山旌旂蔽天戈矛林立洋銃聲不絶乃從間道得至

城云通州牧黃印山先生有幹才急命三門嚴守禦札各沙董擒首事者明日沙董縶四人至殲之各沙搜捕羽黨盡得其軍械旂幟號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于是按籍訪獲次第就誅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稱黃逆為玉皇上帝餘如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各從其好被拘咸神色瀟灑不刑自承有憐而飼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葷食累我被讁乎至死卒不食其愚惑如此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署前樹上見人狂詈適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尚虛左待我獨羈我凡界何為持刀者牽之去乃喜十四日各門戒嚴總鎮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謠言不能禁捕得數人斬之乃少定雞鳴徹隊人心粗安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于是局中皆色變旂牌某泊荷亭總帥心膂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婉言為請命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教中戚黃皆胥遁百計不能得戚潛泰州撐巨傘偽為賣藥者為黠差物色即泰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鞫問斷其脛以大畚舁之市刑後無血流黃油斗許其子解部宮之給披甲人為奴其黨始稍稍息有司入奏頒匾額懸狼山及城隍廟

黄公升蘇州守。紳董亦叙功有差。

長生猪

如皋城内某茶肆。有猪五六頭。同治十三年秋。當其時。屠者將宰之。甫就縛。豕忽咬索斷奔西門。直至余同舍生沈育才家。以首觸門。沈出。豕跪泣。若求救者。沈憫之詢知為某茶肆物。贖之命仍豢其家。迄今已六載矣。腹彭脝。卧地不能起。重四五百斤矣。毛盡白。余光緒五年親見之。

江慎修

江慎修。安徽歙縣人。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尅。按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兀坐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家厭之。辭焉。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為茱萸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饅首。遂起辭。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厨後。見有徑寸帖。書云。三年賓主。歡一日。遽分手。尚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邀我賞茱

莫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喚兩饅首衆大訝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程翁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程曰月色大佳盍乘興入城乎慎修曰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大言坐石旁驗之俄有擔酒者以擔後輕載石去明午果載回棄舊處于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擔簦往學慎修適他出戴徑入室據案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戴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戴言盡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戴曰未也異日偕戴游隴上見黃牛與黑牛觸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于今為孟冬于日為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于一定而學所以貴于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戴大悟學業日進名遂與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薦慎修于朝上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戴戴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上大悅問卿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于師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耄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讓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遺書得慎修周易釋義為梓之行于世

鷗砭軒質言卷一終

鸝砭軒質言卷二

清 南通州蔚峯戴蓮芬著

阿中堂

京城有姚先生者。以館爲業。冬夏唯著一衲。與人言休咎。有小應。以是人咸異之。如皐胡佛生太史。方覲政刑曹。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拜諸門。願執贄爲弟子。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共登壽域。區區修鍊小道。豈希聖希賢者所宜道哉。胡悚然。起敬。延至家。敬禮備至。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不異常人。住年餘。忽蹙額謂胡曰。君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愕然問故。曰。阿公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館某氏。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學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將信將疑。明日閱邸抄。阿公果請病假三日。胡神之。至第二日。阿公薨。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吝此術。顧讖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恒河沙數。然究之費公長房。今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烟雲杳渺之中。反

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彼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關乎大臣。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爲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歸見招。亦當從此逝矣。胡曰。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粤逆之亂京師米珠薪桂。京員有斷炊者。而胡幸以差得無恙。

好兒

孫少谷同年。言其伯祖某考取供事。在玉牒館當差。某朝貴延之課子。書室近荒園。樹林陰翳。一夜秋風微起。明月在天。披衣坐海棠陰中。悄然興離家之感。忽聞假山後有女子嘆聲。私念必主人眷屬。趨避入房。闔扉徑臥。少頃。聞蓮瓣細碎聲。漸近窗外。作小語曰。如此良宵。昏昏醉夢。固知非風雅兒也。某不應。則又曰。南蠻子慣粧道學腔。適才對月長嘆。想阿誰也。某心大動。舐窗破窺之。見二八女郎。北地粧束。清瘦如帶雨花。臨風欲顫。驚喜出意外。徐應曰。誰粧道學。但心怯耳。幸暮夜無知者。卿肯慰寂寞否。女郎曰。南蠻子發天良矣。含笑推扉入。擁之。身輕如燕。百媚橫生。自言名好兒。主人寵婢。慕郎君姣好。故相就耳。孫亦不疑。自是每夕必至。某日就尫弱。面黄

于菊主人心疑之治酒飲某婉言曰先生孫身作客當珍體如金倘有所思僕當效命勿久鬱鬱也某赧顏曰蒙君厚愛敢秘私衷願得紅袖作添香人耳主畧無難色盡出美婢俾自擇某徧覽無好兒疑主人愛弗肯割遽言曰君果見惠必得豔冶如好兒者主人力白其無既而怳然曰先生誤矣吾園素有狐此必彼作祟耳不早絕禍必不測某始懼求策主人為薦諸王府擇美婢贈之狐遂不至病亦旋瘥

張忠愍公

寶山蔣敦復作張忠愍公國樑行畧云公姓張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噩立材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賈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鬪雞走狗與羣少年遊輒以氣懾服群輩儕偶咸兄事之會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怒率衆往劫破其質庫土豪訟諸官捕弗得而公之義聲已震為群盜所推有衆萬人不妄殺掠人為之語曰拯弱除强張嘉祥前廣西巡撫勞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尋捧檄剿土匪顏品瑤潘七大李樹青等境內肅清入謁幕府部撫深器重之使執贄居弟子列乃改今名曰國樑字殿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奇功答知己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檄公募勇往勦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

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破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開舖賊竄湖北復追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旨賞戴花翎補守備至是升都司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後逐賊楚南北直抵江甯省城均與提督向公相倚如左右手賊聚太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衆聞公至大驚棄城走公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日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後奏捷晉階洊升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于是向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幇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擣秣陵關馳往江北復揚郡儀徵復渡江圍江甯城外賊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洑洲正當賊衝亦為我軍所踞先是公平鍾山賊壘被炮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復句容賞穿黃馬褂復鎮江升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秣陵關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儀蒙恩世襲三等輕車

都尉。復九洑洲。蒙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間尚方珍玩。恩賜絡繹。 先帝聖訓。勇猛之中。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雒誦感泣。日夜圖報。是時向帥已積勞薨于軍。欽差大臣某貴人。不諳軍旅。餉不時給。公功名既盛。忌者益多。方沮撓。先後屢失事機。度賊未易滅。誓以身殉。挾一齒。畀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賊受圍日久。勢愈甚。城垂破者屢矣。為出押計。乃集各路劇賊。思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洶洶。脫巾一呼。危在旦夕。以公故猶未忍。公不得已。躬詣某帥所長跪告急。繼之以泣。卒弗許。退而念此饑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冀相與戮力一鼓下省城。擒賊首。出萬死不顧一生。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常郡何制府尼之。羽書七往返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譟于營。某帥遁。師大潰。公聞變。搏膺而呼。墜馬幾絕。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探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報。下馬向闕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歿于水。時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均相繼淪失。江南數十州郡。十陷八九。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豈淺鮮哉。先帝初得奏報。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恤。八月。奉上諭。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贈太子

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原籍地方。立專祠。予諡忠愍。

僵屍三則

武清縣濟顛村。相傳有僵屍為祟。許某本農家子。婚于隔河王氏。一日赴岳家飲醉歸。時紅日銜山。深林陰翳中。杳無人跡。猝見荒塚上有披髮頭陀。面目猙獰。齒巉巉如鋸。持小兒足大嚼。許驚極。急策款段。且呼且馳。頭陀棄所食。大吼奔逐之。陰風陡起。樹葉墜如雨。離丈許。幾為所攫。正惶遽間。忽見白波一片。阻騎不得越。許自料必死。不顧。逆流渡甫半。陷泥濘中。力鞭之。突起。幸水才沒腹。得喘息到彼岸。頭陀怒伏身作欲涉狀。甫及水。意似怯。羣犬環而嗥。愈窮。從聳巨爪指許。唧唧作鬼聲。返身遁遠。望入叢塚間乃沒。許回家大病經旬。終身不敢過濟顛村云。

順天老人王姓。夫婦皆七旬矣。一子二孫。以力田自給。咸豐中直省所在荒饉蝗虫徧野。老人以疾卒。既葬。其子祭埽歸。聞後有呼其小字者。諦視真其父也。驚甚。問父何復活。父言冥王查我陽祿未盡。放歸與兒輩團聚耳。子不疑。奔告其母。母亦喜。率二孫出迓。相見慰藉再四。起居如平時。才半月。攜二孫遊西頂。泣而回。云我老且昏。將二孺子失去矣。子急往覓。竟不見。心頗疑。一日行市肆。見江南客坐畫輪車。忽停

翁呼子審視之訝曰君住何處滿面鬼氣得毋有祟于室者乎子力白其無客曰君不明言十八日闔室皆鬼籙矣子言兩月前家父重生二子忽亡去耳餘無他異客曰此即為祟者君察其食時不動下頦待妻子異曩日滿百日屠門大嚼矣子泣求救客曰歸儲犬血一盂令家人各持黑驢蹄誘其出齊擊之不勝我當自至子請偕行客許之既歸呼父父出猝見客色變子毋各以蹄擊其肩怒甚伸掌遽攫其子喉以血稍却客出袖中寸許鏡照之曰孽畜爾屋子已燒却且藏形不得尚祟人耶父返身急遁客奪子手中蹄遽擊之伏而仆客壓以鏡索草石許焚之唧唧作聲臭氣不可嚮邇母子謝客且詢姓氏客微笑不答徑拂衣去未旬日遂大雨焉

蘇人有喪其婦者殯之日與從繁盛癩道人顧而笑曰痴兒拋金若泥乃舁空棺作戲也其家嗤其妄道人固請開棺一視從之果然乃大訝道人曰屍已伏君家樑上今夜必為厲其家大懼跪請救道人欣然往至家直入內室指一樑曰在此矣家人駭觀見尸衣飾如故雙手抱梁懸空際目熒熒直視道人出炮寸許轟之尸墜奔擲人道人喃喃誦咒作劍訣指尸乃僵復斂棺桃釘釘之發引日喪儀如前云

賣蒜翁

賣蒜翁。直隸大興人。劉姓。住城外之龐各莊。時天氣酷熱。翁趕廟集回納涼槐樹下。鼻衄血不止。泥爲之濕。翁塞鼻已。戲以血團泥。作人馬形。置樹蛀孔中。肩蒜歸。未數月。民間喧傳樹下有紅衣怪。騎馬出逐人。行旅過午。不敢隻身往。尤好祟婦女。遠近村各持械相守。稍疏防。即被黝去。明日得之槐樹下。已昏然如中酒。各戶苦之。顧無計驅之去。適翁施施來。復憩大樹下。見路人結隊過。皆觳觫作懼狀。翁怪之。詢其故。不顧而奔。翁愈疑。隨之行。逾里許。諸喘始定。曰。翁見騎紅馬怪乎。是能祟人。翁不死樹下幸矣。翁細詢怪狀。大笑曰。是固我之嫡血脈也。不圖靈活乃爾。爲若除之可乎。衆不信。丐翁往治。復至樹下。翁取孔中人馬出。數之曰。汝以骯髒物借人餘氣。便橫行若此。好形骸空付爾矣。碎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狗報冤

吾通東門某。蓄一犬。甚馴。一日偶竊食。某痛撻之。必欲致之死。犬逃入某之女夫家。女方食。見犬奔匿榻下。嗾之出。狺狺若畏懼求庇狀。已而某持杖來。犬匿榻下如故。某問見犬否。女頤指榻下。某遂出而殛之。日春甫下。女忽發狂聲。言犬討命。家人問與女何冤。曰。我竊食。罪不至死。主人撻我。我匿汝家求庇耳。汝不言。我可活。汝助紂爲

虐。是汝死我矣。我死肯令汝生耶。家人百計爲解。卒不允。曰。錢債可贖。命債不可贖也。問何不祟主人。曰未及時。且我恨主人不及恨女之深也。踰夕竟卒。夫人之生死頃刻。有在旁覩一言者。言而生。其感之倍于主人。言而死。其仇之亦深于主人也。噫可畏哉。

郭恭圖

自捐輸之例興。各省之需次者。多于慕羶之蟻。顧美缺祇有此數。優差不能徧及。大憲即欲調劑之。疏通之。恒苦于力不從心。苟處夤緣奔競之場。而猶守進禮退義之節。恐邊鄙簡缺。賠費苦差。且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揚州東鄉郭生。一附貢耳。才敏給。工書善畫。壯歲遊長安。戰失利。易士而商。爲質庫司會計。頗不慮寒餒矣。復由監捐大令。竟將以孔方兄爲文章吐氣焉。偶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僧。知爲蜀督愛子。以瘵疾卒于京。郭頓生奇策。曲意交其僕。盡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言回籍。齎金走成都。素服往弔。制軍俾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考妣無此哀也。奠已。出袖金。徐曰。僕識公子矮屋中。闈後往來無虛日。下第援例得邑令。假公子十笏金。今需次有日矣。驟聞凶耗。泣血椎心。千里完宿欠耳。敢以人不知者負故人哉。制

軍泣曰。君誠端士。恨亡兒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棄。當屈君蓮花幕中。即奏留四川可也。郭跪謝。自此權傾一署。橐囊充盈。歲輦金至吳中。大啟閈閎。居然貴族。制軍亦稍稍知郭橫恣狀。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還金之義。高其爲人。遂畧其小節。後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帶予告歸里馬。嗚呼。亦孰知其以黃金爲餌從宦海中試空空兒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曾無半面緣哉。可謂神乎技矣。

劉松山

陳宦山農文鈔。劉松山傳云。松山字壽卿。湘鄉人。王壯武部下。軍行特著精整。壯武興鄉兵最早。故號老湘營。鄉以三百人爲一旂。自壯武歿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謀勇兼備。行軍慮事。尤識大體。有唐李愬之風。戰勝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驕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逆回。自督大軍。由中路涇涼進。檄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綏進。陝邊北山千里無人烟。土賊扈彰董福祥等。擁衆十餘萬。梗塞軍行。松山籌餉轉戰。撫定土賊。得其死力。克回砦數百。抵靈州回巢。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酋僞降。伏地暗鎗中之松山。負創誠姪錦棠曰。速攻之。毋反吾骸。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絶。錦棠屠馬

八條褰撫柩而祝曰兇酋已寸磔叔父忠骸盡歸乎軍中勝負未可知金積老巢非旦夕可下叔父盡歸乎選壯夫四十人爲長夫舁之不動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柩有聲如泣將士皆哀號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營逼金積八人舁之輕如中空將士悲感戰勝九閱月卒拔金積堡甯靈悉平剮回酋馬化龍祭之其時帷幄輒自動弓刀皆鳴十年七月始返其喪

狐船

稗官野史多載狐異然其幻化媚人往往在深山窮谷否在多年殯宮久曠空第耳從未有烟波浩渺之中借脂粉以耗人精血者有之自田生所遇始田生海陵人將赴金陵試見溪旁繫小舟甚精潔買之鼓棹去行里許適渴甚思飲呼奚奴煮茶艙後一美婦搴簾出睨之麗絕持玉椀囅然曰儂有佳茗當解郎渴也啜之香沁脾胃心旌蕩不自持問妙齡幾何矣不荅持椀入回首流波嫣然微笑田惑之毋有所需皆先意至若預知者一日抵石浦感舊事伏枕長吁婦察之以所吸淡巴菰進且微哂曰如此風月胡鬱鬱爲郎君其有所思乎田曰人各有心豈卿所知者婦迴眸曰儂不痴何不知也遂搴簾欲入田强挽之問卿知奈何婦粉頰紅暈默不語田魂搖欲

飛絣問卿見憐否。仍俯首久之。佯指云。奚奴來。遂遁入後艙。田悵悵如有失。是夜月白如雪。田伏枕不成寐。似聞隔板彈指聲。擬壁隙窺之。見婦挑燈支頤坐。殘粧未卸。乃低吟古詩云。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婦噓氣作小語云。儂豈忘情。恐奴知之。添笑柄耶。君佯睡。俟月上蓬窗。當慰郎岑寂也。田遂捲衾卧。半晌。簾有聲。時新秋嫩涼。月光中見皓質霜潔。瑟縮作寒狀。悄然啟帳入。田慰之。冷煞卿矣。婦搖首笑不答。遂相纏綣。雞鳴乃去。田昏然入睡鄉。既寤。見婦華粧坐枕側。因問船外莫有人否。婦搖首。田因俏言。昨為卿幾至骨醉。卿何術。令人消魂至此。婦顏赬。以手擊田口輔。作小饗。自取雨前茗哺田。殷勤侍田起。自是每夜必至。田憊甚。越旬日抵家。訂後約而別。春殘。田過紅板橋。見婦坐綠楊陰中一小舟舫上。以手招田。急就之。婦遂搖柔櫓。咿啞入藕花深處。繫纜蓮莖上。笑指云。此非鴛鴦雙宿處乎。取花瓣。藉舟作茵。綢繆竟夕。田曰。卿江湖飄泊。花月誰憐。肯偕歸作白頭人否。婦曰。儂固願之。蒼蒼者不肯也。田問故。婦凄然不答。且曰。君心頭人將至。好珍護之。然恩為怨始。愛即恨胎。莫到無可挽回。才回首也。田愈不解。因問卿其仙耶。婦曰。非仙。狐耳。先媚大腹賈。致破家。上帝怒。幾誅之。儂泣訴未傷命。乞釋我。自省愆。帝命錮終南山五百年。限滿乃得出。偶

遇君動情魔耶。今緣且盡矣。當別去。牽田衣。嚶嚶泣。田為唏噓淚下。問後得見否。婦指田心曰。看此間誠不誠耶。少焉月漸低。復搖櫓至綠陰中。以錦袖遮面。推田上岸。田返顧。惟見烟波一片。秋月無聲而已。

洪承疇九世後身

吾通沈文清公峻由左都予告歸里。年已七十矣。其封翁夫婦猶健。子孫繞膝。五代一堂。鄉里榮之。長孫善慶以舉子大挑需次浙江。次錫慶由翰林官湖北監司。善慶無子。以錫慶子慎齋嗣。慎齋故不羈。遵例捐同知。為皖省釐局幹員。會善慶卒于浙。慎齋由皖奔喪。扶櫬歸。明年。聞曾伯國荃入覲。國荃文清公友也。慎齋謀往謁。由申江附洋舶。破浪直去。甫抵燕台。時已薄暮。黑浪掀天。黃霧四塞。適對面有洋舶來。隱隱聞吹號聲。洋人急轉舵避之。舵壞。轉瞬間霹靂一聲。人聲鼎沸。船中裂。水汩汩入。初及脛。漸沒腹。洋人急放小艇。衆爭上。落水無算。慎齋時在中艙。尚吸烟。二僕即掖之下。甫及艇。艇上纜忽忽未及割。輪船沉。艇亦遭覆。于是向以為獲救者。復被波臣苦延去。幸來船停輪撈救。獲活者二十餘人。而慎齋渺不知其所之矣。二僕得援。其一氣已絕。腹隆隆然如鼓。洋人裹以氈。持木杵按節擊之。逾日蘇。隨來舟返滬。至家。述其

狀家人具衣棺赴燕台水潯招魂而葬焉其同母弟刑部副郎仰韓名景文素篤手足誼痛兄之死為文告諸神時其家奉乩仙甚靈判云閱沈子疏知為暗水獄也爾兄本前明巨奸洪承疇九世後身勝國貳臣以洪為最死後入泥犁獄一世為牛宰祭思陵再世為本朝鄂爾泰坐騎立功塞外三世復人身官佐貳以功過不抵復入泥犁一十九年四世為豕五世為羊六世為蛇未嘗噬人七世八世俱為僧頗持戒行故九世得為官家子因平生剛愎隱惡多端例于同治癸酉入黃沙獄以扶嗣父官柩回籍遲至今年入黑暗水獄不知者以為文清之祀忠厚留遺何以至是殊不思天道無私禍福皆由自招嗚呼孽緣未了讐報將來不能顯為示也判訖仰韓不勝悲歎夫輪迴之説儒者勿道然承疇以前朝大臣身事二姓毫不知恥所謂地獄之設正為此輩也使必以渺茫折之則彼小人愈無所忌憚矣

鬼梳頭

先君景西公幕游貴州某大僚署中夜半秉燭閱文卷忽聞窗外閣閣聲細碎若女子蓮鉤然私念署中焉有此疑懼參半俄陰風起室中燭幾滅公知有異急滅燭登床覘其異時月明如晝帳外纖忽畢現見一絕色女子由門隙蛇行入據公所坐椅

上翻閱宗卷數四。袖中出一梳。長嘯一聲。手捧頭置案上。卸簪珥。以梳理髮。理畢。徐徐盤螺髻。復戴項上。公口若瘖。手若縛。惟默誦金剛經。甫動念。鬼似知。懼漸縮小。公神氣亦漸清。索大聲朗誦。未終卷。而鬼已沒。慮其復至。誦不輟。適僕李才宿房外醒。公呼之起。燃燭待天明。述其異于人。咸不知是何怪也。後遂扃閉。無有敢下榻者。

凶宅

京師順治門外鐵老鸛廟。一宅最凶。先君子甫入都。僦居于此。外祖母王孺人。喜後院幽敞。偕先妣陸安人寓焉。未踰月。暴疾相繼卒。殯之日。家人往送。祖母范太安人獨留。甫晌午。祖母至後院。猝見一少婦。立靈案右。初疑僕媪。審視面紙白。披髮蹙眉。目直視。熒熒作碧光。舌拖頤下寸許。胸以下隱約不可辨。祖母殊不懼。索近前覿其變。鬼入壁中沒。晚告先君。遂遷去。他日詢之鄰人。始知先居是宅者為富商。以有外遇。逼妻縊浴盆。斂之。瘞是室。迄今剛三歲云。

又

業師周雲樵先生。工舉子業。綺歲冠童子軍。顧命蹇。不能副其志。學者惜之。同治初。買四步井湯氏宅。既遷。意頗自得。未幾。僮無故縊死。意惡之。欲售。無敢問價者。後生

3

徒盂敦。屋隘不能容。廉價得宅後廢屋三椽。畧加葺飾。奉母居之。愛女隨侍焉。踰年。母以瘋疾卒。甫殮而女疾作。又卒。弟媳揚。少寡性傲。盛氣遷入。初無恙。期年竟終不免。噫。宅眞可以禍人耶。予聞德能勝妖。先生誘掖後進。終歲無倦容。妖鬼豈敢侮之。或曾逢其適。庸庸者遂歸咎于宅耳。不然。使窮凶極惡。竟卜居于吉地祥門。天遂不得而殛之。且加以厚福焉。有是理乎。有是理乎。

揚州旅邸鬼

通州石港場朱虹橋。名醫也。自言居揚州時。孤宿旅邸中。秋風破屋。據短榻吸芙蓉膏。一燈冷對。熒熒如晤故人也。漏三下。聞履聲橐橐然。自外來。竦然起聽。布簾已自開。一老叟枯鬚入。衣冠古樸。步視清高。朱疑旁舍客。拱之。叟答禮。問客何姓。不語亦不去。徐行室內。主客默然。有頃。啟簾出。送之。復一揖別。明夜又至。朱私念客殆癖烟者。以具進。拱而謝。固請乃就。榻燈驟縮。光閃如螢。朱倦欲寐。恍惚中。聞叟吸有聲。三吸乃起。欣然一揖去。朱如夢覺。如醉醒。燈乃明如故。心知異。天明質居停。居停哂曰。叟岸幘而深衣乎。曰然。黧面而鶴髮乎。曰然。居停曰。是嘗宰吾邑。竊此不知歲月矣。游行自若。不虐吾民。客敬而遠之可也。朱矍然曰。其鬼耶。請覩其迹。居停引至後院。

見破屋中。一朱棺塵積寸許。拂視有字。甘泉令梅君酉銘之柩。朱牲醴祭之。移寓去。

趙甲

咸豐粵匪之亂。天下一大劫也。然可逃不可逃。則仍視乎人心。莫謂冥冥者真無知也。吾通趙甲。與錢乙善。以貧偕往江南充幕。踰年並返。甲暴富。篋中白鏹累累。金條脫皆數十計。妻子相慰。乙則行李蕭然。月餉外無餘蓄。乙妻恚曰。儂薄福。適君昨見甲婗項珠翠。被羅綺。視儂婢媪不若耳。君所以不為床頭人吐氣者。必囊中金被牆外花耗盡矣。不然。豈有同入寶山而君獨空手者哉。乙長嘆無一語。未幾。又偕往又踰年。乙獨歸。妻問甲何在。乙嘆曰。卿向者謂我不如趙甲能。趙甲前在大營日久。民家肆劫。遇難民殺之。奪所有。此髮逆行徑也。卿但見眼前得意。輒誚予。予不必辦。辦亦當不信。今天網不漏。趙甲蹈前轍。會賊北竄。帥遣趙登臺瞭之。失足墜洋銃機洞侯死。賊過屍蹂躪無覓處。嚮使予效彼所為。猶得與卿團聚茅屋中。作柴米夫妻耶。妻感服。夫先見。欣然作泰。開舊釀。歡飲竟夕。恩愛倍篤。甲妻自暴富後。頓改氣習。日與巨室婦作葉子戲。積資耗殆盡。尚望良人挾重貲歸。還所負。聞乙返。趨詢夫蹤。乙述之。甲妻大慟。欲自縊。乙勸慰。假微貲。俾度朝夕。後卒以無依倚。嫁去。乙亦買

數畝田與妻子力耕。不復荷戈作封侯夢矣。

記族叔祖避亂事

錢蘭臺大令文偉。以名進士宰河南靈寶。粵逆北犯。城陷。公衣冠坐堂皇。罵賊不屈。死之。其族兄某。攜其女公子匿民間。遇賊。問何業。以茶商對。賊漸散去。有黠者見女公子指甲長二寸許。欲之。女公子啼不肯。賊怒。脅以刃。女公子懼。啼愈急。其族兄憤曰。死即死耳。淩女子胡為。賊遂盡殺之。于是錢公全家殉節矣。時予族叔祖西賡方在公幕。與刑席某偕匿王氏廢宅。未刻。賊前隊薄城下。皆驅良民為之者。不輕刃人。猶令西賡速他匿。待老賊至無及矣。西賡以輜重故不忍棄。傍晚。後隊大至。搜殺無遺類。入廢宅。西賡觳觫哀之。問降否。曰降。與紅巾一。手銃一。令明日隨隊行。既夜。賊分踞宅中。以一榻置西賡與某其中。而以二老賊夾之。虞其遁也。西賡謀于某曰。得間走。勿顧。驚之並死矣。三更許。西賡醒。視某已亡去。遽潛起。出戶數武。覺後有尾之者。摳衣作欲溲狀。賊不疑。復折而出。時月涼如水。空城屍積三尺許。西賡蛇行過衕東。群犬吠逐之。伏屍側不敢動。宅內賊又驚出。持炬遠燭。頃復入。又聞馬蹄得得從南來。鈴鐸聲雜。愈駭。分必死。既而過。驚喘少蘇。急竄入僻巷內。見一破板門。徑掩

入殘灶無烟人聲四寂藏洋銃紅巾甑中復循曲徑得小屋三楹葦席覆有物揭視赫然無首屍駭極入房一竹榻亂草堆積倦少卧隱隱聞牆外角聲知賊將起隊去少頃窗外作微響起跡之出對面屋內門扃不可入舐窗覷之屋角漆黑似有人長吁者懼退卧旋又聞千百馬蹄聲疑賊已出境然仍不敢出時無更鼓度月色近五更矣又久之街衢聲寂整衣起將出忽有持械踰垣者懼欲逃轉計彼孤門或勝取所藏洋銃將擊之其人諦視曰君戴師爺耶問子為誰曰予署中担水夫也此予家地下屍是予兄嫂潛北屋內已一日夜不得食予匿鄉家覓得餺飥食嫂畏賊故持兵耶西賡具述錢公死事狀相與痛哭出門見屍縱横礙行路其人歷指此何人此何人近廢宅一屍浴血卧視之某刑席也蓋逃出時遇巡賊殺之入宅箱篋狼藉蕩積一空西賡大痛其人挽以歸潛中州年餘幸繼是任資以金乃僦笨車奔江南而飄零剩一身矣

周石工

京師周某與黄某合夥開石行歷有年矣周樸而黄黠黄陰侵其資過半反誣周周不服互控于刑部黄賄刑部部遂左袒黄繫周獄三年不放黄頗盈業且日慼周桎

梏久。病瘠欲死。央獄卒喚妻一往訣。既見泣曰。我負沉冤三年矣。今且死。萬無伸理。吾子好撫之。必報吾仇。勿忘也。妻泣諾。已而周竟死。黃喜曰。莫余毒也已。益出資廓其業。數年。周子漸長。以勇聞。一日嬉于庭。母訶曰。偌大兒。父仇不知。尚作童子戲耶。周子茫然。母泣述之。周子忿火中焚。覔利刃。趨而出。母止之曰。此何事。冒昧乃爾耶。事敗奈母何。周子遂變姓名。詣黃求師事。黃許之。周子勤謹。得黃歡。許旬日一省母。踰年母卒。周子葬畢。毅然曰。今而後可以伸吾志矣。會黃妻壽。周子登堂拜。甫起抽刃遽刺。黃大驚。欲擒之。周子從後刎其首。黃三子。大者纔九歲。皆被殺。其弟升屋。周子從之。遽砍其肩。負痛墮地死。其弟一。幼子二。女哭而詈。周子怒。盡殺之。蓋一食頃。男婦老幼死九人。其弟婦抱一稚子匿鄰舍。得免。周子開門大步去。坊保欲縶之。周子曰。我自到刑部耳。豈有畏死而殺人者哉。慷慨赴鞫。具述父被冤狀。司員閱舊案。良然。問有仇何不早報。曰。以有老母在。官嘆息。既而曰。報仇孝子。滅族已甚耳。周子供氣忿莫遏。願抵法。遂如例擬磔。赴市日。至死無怯色。

湯文忠公軼事

湯文忠公為相日。乘車過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擔坐。前驅者誤觸之。菜傾于地。

翁不知為相國也。猝長隨下詈且毆。欲索菜値。公啟簾笑曰。値錢幾何耶。我償爾。翁言一貫。長隨曰。此數文耳。何詐也。翁愁曰。即一文。誰使觸我。復欲鬥。公笑止之。且曰。索錢我家何如。翁不肯。曰。官無良將愚我至家送我也。償則此地償耳。公為之窘。適南城指揮至。請安已。稟曰。此小人卑職帶回重懲可也。翁始懼。叩首乞哀。公謂指揮曰。無庸。假貫錢足矣。指揮請自給翁。公不許。乃如數攜至公所予翁。翁觳觫謝。固予之。乃叩首去。公停轡。故與指揮言許久。意翁行已杳。乃別指揮叱馭去。

王孝廉

王孝廉忘其名。粵之瓊州人。赴禮闈。寓崇文門外。偶進城閒步。迷路不得歸。徘徊間見道旁有畫輪車。將僦而乘。以告御者以寓。御者笑曰。我知之。促之升。鞭騾狂駛二里許。至一巨第。王言非是。御者不答。遽以鞭撾門。俄一雛鬟啟關。見王嫣然笑且招手。王愕然不敢進。鬟曰。蠻子多無胆也。强推王入。歷重門。至一大院落。竹樹森森。湘簾垂地。玻璃窗中。隱約露粉黛影。王問此內宅。莫誤入否。鬟微嗔曰。業誤矣。雖嗔便放出耶。啟簾推王入。亦旋閉。房中環珮聲。一三十許麗人出迎。豔穠凝露。波溜涵秋。遽攜王手。入別室。悄詢郎何省。到京幾日矣。王赧顏述之。問宅上何姓。麗人笑不語。

顧問王。此間樂否。王點首。麗人笑曰。樂即住此耳。不必思蜀也。既而爛淚搖紅。酒香泛碧。王骨醉神迷。佯倦據綉榻。麗人遽起。掩關入幄。狎未已。忽雛鬟倉皇入曰。主人歸矣。王戰栗。麗人囑勿聲。倏一偉丈夫推門入。紅頂翠羽。著麒麟補服。竟傍粧台坐。呼鬟爲更衣脫靴。既竟索烟具坐吸。久之。徐步出。若不知帳內有人者。麗人笑曰。賊退。將軍好出頭矣。王曰。此何人。幸未見我。不然。幕中賓爲階下囚矣。鬟與麗人相視笑。自此綢繆竟夕。居久之思歸。麗人亦不甚留。遂仍乘車返。述之同儕。咸嗤其妄。王後自往尋。仍迷路。復僱車則送回旅次矣。每念前事。輒疑是夢也。

雷提龍王像

如皋東鄉岔河鎮。舊有龍王廟。殿基湫隘。門壁僅存。非土著者。不知爲禱祀地也。廟無僧道。無賴男婦。溷集其中。倚龕作竈。藉案爲床。兒女穢物狼藉。臭味至不可近。光緒戊寅六月。天大雨。風馳電擊。中霹靂一聲。擊廟壁成穴。提泥像立廟外。男女皆震仆。久之蘇。夫污穢神明。罪固不赦。而反活之。蓋謂禽獸不足污斧鑕也。潔身引避。不與同處可耳。處小人之道。如是如是。神聖所以爲神聖也夫。

純孝通神

胡比部錫藩常熟人事母純孝母病衣不解帶者逾月醫治既窮泣而禱于神割左腕肉寸許煎湯進母張目曰兒以腕肉啖我耶錫藩力白其無母曰勿誑我適金甲神語我矣以兒孝我可中壽錫藩欣慰母病竟愈未幾錫藩病幾不起昏迷中見青衣人促之行闤闠喧闐似熟經路入一官署兩廊縶赭衣者纍纍恍惚憶是城隍廟也俄聞堂上傳請胡孝子青衣人導胡由丹墀升伏謁不敢仰視神霽顏降位手挽之曰孝子天神皆敬況邑令乎揖就客位胡自念身入冥曹堂上不知悲痛奚似戚然涕下神曰古今惟孝可挽數君勿過憂所以延君者將賞一以勸百也顧吏出冊胡繙閱見己祿已盡硃書延年一紀四字胡拜謝神曰孝無死理非神有私于君也何謝焉仍命青衣導之出瞬至門青衣者遂推胡入霍然蘇病若失自言神貌殊溫雅藍頂花翎衣飾皆近今制度也胡兄弟三人伯季早亡皆無子錫藩為似續計訪美于雉城與余遇友人鄭鶴汀述其感德余不覺起敬錫藩潸然無語淚涔涔落襟袖噫如斯人者真可以為薄俗風矣

燒車御史

御史湖南長沙人謝其姓立朝剛正不附權奸巡街至北城遇相府豪奴坐後擋車

擁衛而至。御史問左右。伊何人。曰。安三太爺也。問安三何人。曰相府閽者也。御史大怒曰。閽者乘朱輪。中堂將乘鳳輦耶。命拉之下。左右不敢。御史曰。有事我自當之。不拉且並汝。左右不得已。啟安曰。某御史請爺。安三降與揖御史。御史不動。卒然曰。爾某相府奴。胡見官不跪也。安三怒曰。御史何官。敢屈我。遽走。御史叱止之。厲聲曰。國制唯大臣得乘朱輪。汝狗奴。敢僭名器。罪宜杖。命左右杖之。左右視以目。御史趣呼杖。左右不得已。撻如數。已又命取薪。積輿兩旁。燃以火。烟焰蔽空。霎時成灰燼。叱安退。且曰。此小懲。不悛。且及汝主。吾不懼鬼蜮伎倆也。安三狼狽去。御史私念權臣必見擠。遂上疏乞養。星夜出都去。安三果泣訴乃主。明日。將計黜之。見御史疏乃止。雍正初。諸奸伏法。御史孫成進士。傳臚日。上見履歷喜曰。汝燒車御史裔耶。置一甲。後孫曾鵲起。及今尚有登第者。

某中丞道友

某中丞督兩江時。有天狐佐其治理。每事必先期報中丞。呼為道友。他人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或僚友宴會。偶亦衣冠出。笑語如恒人。無少異。一日。有狼山千總袁文魁求見中丞。遽命入。狐適在坐。大駭。身暴縮不及尺。躍入中丞袖中。化為筆。少時袁出。

狐乃落地。轉瞬復人形。中丞笑曰。不懼一品官。而懼一武弁。豈赳赳之氣。直足壓倒神仙耶。狐曰。不然。天上諸部。與人世同。惟雷部瘟部。威嚴不可犯。公等雖天上貴神然非其統轄。敬之而已。不必畏也。彼袁君職只么麽。前世為雷部侍者。狐正所屬。敢以位小而忽之乎。于是中丞趣袁速赴任。狐乃安。又三年。中丞陞見。狐辭去。公挽留狐曰。京中此二部尤多。君勿以愛我者害我也。乃聽其去。後絕不一至。意其證正果矣。

鷃砭軒質言卷二終

鸝砭軒質言卷三

賣薑翁

清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泰興黃橋鎮有賣薑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弟某貧絶挾恃勇忤人鄉里街之一日至西市與市儈閧衆皆靡鳴金四鄉兵械麕至某度不能脫飛身上屋迅若鷹隼衆舉洋統擊之飄然墮及東市鄉人圍之數重某持梃運如風電光炫睛利器不能入猝為銃子所中仆地復起衆乘勢紛擊之刀石雨下某乃偃黠者慮其詐舉鋤盡築其腦者三撫之冰矣衆始散遣健者十數人守將報官請驗而發焉日春甫下有耄者策節至腰背擁腫步履甚艱鬚鬢如銀帶眼鏡似鄉塾童子師從衆中擠而過健者叱之老捽非無目者何與鬼物爭道也耄者以繞道路且遠衰之衆易其老許焉耄者從容至屍前數之曰吾曩嚴誡爾恐以負勇攖衆怒今且死自取復何尤衆聞大駭知其凡也然夙稔賣薑翁無勇名輕之羣以械擊其首耄者揮杖徐應觸者踣相繼復鳴金衆又集倏見某尸蹶然起奪鄉人械隨耄者衝道出當者輒仆死無算至河濱皆亡入水衆呼聲相應終無敢逾時見二人從容出趨泰州大

道去眾不敢追自此黃橋無二人迹矣

打人王

打人王黃橋農夫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踰重屋履數丈宮河若平地履不沾濕泰境好勇者與鬥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為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傳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搏也南京甘鳳池以拳勇聞江湖間一日過黃橋行囊告乏售技於市東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憒雞鳴奔甘寓叱曰何物狂奴目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荅遽觸以首甘退身避且曰窮途行乞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荊可乎王搖首復力觸之甘猶退讓既見觸不已乃腹禦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踉蹌踣敗牆側牆壞顛糞窖中力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鬢髮如蝟持酒榼入門問姓名打人王之兄也甘大駭疑必負絕技為乃弟報復者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爾予非角力者劣弟屢戒弗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尚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為禮明日詣其家謝罪打人王慙弗見

楚北異人

楚北有異人焉。少習舉子業。能為擘窠大書。又嘗習技於少林寺。遠近無敵。粵匪起。全家遇害。異人幸免。手足皆割斷。成廢疾。賊退。無以謀生。縛筆於腕。書法遒勁若平時。求者接踵。衣食得自贍。楚人故好勇。異人臂縛雙刃。市勇於漢陽。跳躍飛舞。雀燕無其輕捷。觀者歡如雷。金錢雨落。三年。集資巨萬。繼族人子為螟蛉。買宅娶婦。居然大家。異人晚年。穿鞾據胡床。腕繫木掌。錦衣被身。非素識者。不知其廢疾人也。享福數十年乃卒。噫。亦異矣。

胡殿元

吾邑胡殿元長齡。幼歧異。相傳其封翁某為刑吏。郡紳以盜告。失甚夥。呈有由大門而入之語。封翁念由大門罪且決。潛加一點。易成犬。竟以竊案上呈。盜獲減等。又一盜案發。擬大辟。錄供時。扳仇家十數人。將籍逮治。封君私焚其籍。以災告。郡尊怒革之。而十數家得免禍。其後子大魁。由卿貳躋大宗伯。封君猶及見之。冥冥之中。誰謂無報施哉。

王文慎公

吾邑王文慎公廣蔭。與方伯公藻同姓而不一族。未遇時。約偕北上。方伯公捷預館

選，文慎落第，思留京圖再舉，苦無仰蓄資，遂鬱鬱偕方伯歸。文慎公家屋三椽，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即釜竈也。父狷介，館穀外不一毫妄取。適卧疾，聞子失意歸，大怒。文慎亦慮父譴，留行李舟中，輕身歸，進門諱父不應，反身面壁卧。文慎公愈懼，跪榻前不敢動。父忽回首哂曰：汝從王四回耶？蓋方伯行第四也。文慎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慎泣失聲。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慎退見妣母，以糲食啖之，令避舅家。舅固富族，憐之，予百金，屬曰：明年恩科，毋遠返，安見不狀元歸乎？文慎公遂行抵京，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策卷萬計。試前，出所習焚香祝之曰：某屢躓不能得二老歡，今殫全力為背城戰，敗則身殉之耳。祝已，痛哭，繫巾梁上，示必死。揭曉果巍然前列。殿試以第二人及第。先是閱卷某大臣定名次，公第七，置前十卷枕側，假寐，將以侵晨進呈，覺枕少動，知有異，急檢視公卷，已抽出寸許，蓋黠僕欲以賄者易之也。某大臣遂不寐，移置第二，懷卷待天明，及臚唱，竟依所定名次。及第馬捷書至家，太夫人方支破釜作早炊，報者足觸釜，釜壞，太夫人泣曰：斷吾炊矣。以泥金帖示之，乃喜。公後官至大司空，以恭送御容至瀋陽，積勞薨於京，予謚文慎。

五子登科

吾通科甲之盛。道光中瑞事尤多。城西平湖鎮馬姓。凡弟十二人。九入泮。登鄉科者五。登甲榜者二。登明經者一。惟末三人廩出。以太學終。聞其累世有隱德。祖襄司鐸徐州。督士綦嚴。文風蒸蒸日上。有諸生五人。以非罪羅法網。尹移牒拘之。襄匿五人樓上。課之讀。是年省試。捷三人。明年恩科。又捷其二。事乃寢。襄子芬亦名諸生。食餼於庠。謙光可挹。鄉里無間言。晚年送子孫赴試。三科捷五子一孫。其第七子映辰。九子毓森。俱以進士為郡守。餘則司馬大令。簪笏蟬聯。及今尚方興未艾云。

五代進士

通州科第甲一省。惟孫氏世澤最長。其始祖閎達榜後得知縣。宰太原。政績卓著。曾人呼為孫佛。以放囚被議歸。孫兆鼇主政。兆鼇子廷元知縣。廷元子銘恩。由翰林官閣學。督學於皖。死粵逆之難。謚文節。世襲騎都尉。銘恩子登瀛亦翰林。以團練積勞卒。五代皆貴。為通望族。光緒丁丑。登瀛弟贊清又相繼成進士。其世德之遠如此。

吳應和

吳應和。如皋富人子。其父善居積。家小康。無子。祈禱備至。一日。有僧自五台來募修

梵宮吳慨然施十金與之食而遣之僧去復回曰雲遊七省集款一千子身挾重資
恐蹈禍君長者敬以相托五年後過此當取去其父大喜收其金僧飄然去其父資
僧財營運及期富逾十萬忽閽者報僧至其父矍然驚沉吟久整衣出見卒然曰前
已勉力助善緣今又至何數也僧愕然曰千里行乞悉聚君處苟食言神且不佑其
父變色曰行脚僧千金何有詐我鳴之官叱左右驅出僧號屈市人蟻集咸不平顧
無左證勸其父出半數遣去其父曰吾非吝金與之無名人將怯謂我矣必不可出
僧忿忿掉首竟去其父私喜翌日僧縊於叢林內官驗葬事卒未發明年婦有身產
之夕其父伏几假寐見僧瞪目入厲聲曰予得請於帝矣其父哀之不答入內室俄
小婢撼之醒曰夫人育矣男也父無喜色名之曰應和謂應在和尚也既長性悍戾
奴視父稍拂詬誶百端父知前孽忍之每食必四簋費千錢猶謂無下箸處見父有
肉食則怒碎其案一衣輒數十金製不時壞之易新者父漸積成膈氣死應和愈無
忌家置刑具撻臧獲如懲重囚有佃租不時納箠數百氣絕佃家訴之宰宰素稔應
和不法狀縶於獄問如律應和賂當道不得免光緒改元大赦減等折責發放既歸
田產罄盡性不少悛會祠祭宗族畢集應和後至品服炫赫有驕色族某哂曰縲綫

亦衣冠耶。吳祠中無着籍子孫也。應和懇投池死。

某翰林

京城最重相公。妓家絕少。金魚池等處特輿隸涸集之地耳。咸豐中。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衚衕。家懸紗燈。門貼紅帖。每下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至消魂真箇。酒醉留髡。溫柔鄉風味。固非親閱歷者不能言矣。士大夫相習成風。毫不知怪。身敗名裂無論。且有緣之褫官者。則甚矣風流藪之為害烈也。有某翰林者。學富而遇貧。嘗貸於同鄉兵部某友。友曰。區區當如命。能從我遊平康乎。翰林重違其意。姑偕往。至則有富賈四五人。亦聚飲其所。兵馬司偵知。羣圍賈。叱集。賈已去。遂執翰林與友。求賂不肯。繫南城署中。官斯地者。不知為清貴客也。會放考官差。某得雲南。報至。尋不獲。南城訪實。懼。詳都憲移交刑部。部不能隱。入奏。翰林與友皆褫職。時人惜之。夫友一老部曹。得失尚細。翰林則以十年辛苦。甫掌文衡。前程正未可量。而卒以貧故。為友人所累。可憐亦可惜也。

撫署狐仙

浙江撫署中有狐。常幻作美女。容貌甚都。往來花柳中。不甚避人。然亦不為祟。故亦

安之。有幕友姚。年少佻達。聞狐美。時萌淫念。中秋夕。月皓如銀。荒園獨步。望空悄祝曰。如此良夜。美人應苦寂寥。儂自比漁郎。肯令桃源鼓棹否。祝竟四顧。荒凉淒然。欲返。忽如有拿其裾者。回顧一雛婢。年纔十二三。眉目姣好。顧姚笑曰。癡子。美人喚汝矣。問美人何在。又笑曰。我道汝癡。既喚汝。怕美人飛去耶。促之行。度花叢曲折入幽徑。訝曰。我向時不見有此徑也。婢不答。俄迎面一畫樓。綠窗半啟。一淡粧麗人倚闌立。見婢笑曰。來耶。曰。來矣。引姚拾級升。見樓中鋪陳華麗。焚香醉人。美人攜手笑迎曰。感君綺注。願締同心。勿負今宵好明月也。姚神魂顛倒。不知所云。耽耽癡視而已。少傾。酒饌雜陳。婢持壺酌姚。笑曰。癡子在外。作如許態。今怯飲裝老實耶。姚面頳曰。乍覩仙容。饞腸已飽。雖珍錯不能下箸矣。適聽鐸聲。莫已三鼓否。婢曰。設我不喚君。君孤燈坐守。便四鼓何如。美人亦笑曰。狂生亦可憐生。癡婢絮絮何為。將盞子收去。婢故遲遲。促之始去。既而啟繡帳。展羅衾。姚挽美人寢。美人言將卸晚粧。命姚先就枕。甫入衾。覺身體拘束若就縛者。寒風砭肌骨。不可耐。急呼美人已杳。牀帳皆不見。乃身卧石罅。四面為石逼。僅露其首。手足皆不能反側。呼救聲且澌。迄無人影。適撫軍延客玩月。命請姚。徧索不得。有從後園見之者。奔告撫軍。撫軍大詫。率衆往觀。

詢其何以至此。已昏不能言。撫軍知狐所爲。爲焚香力請。聞空中驚聲嚦嚦云。吾大人面。饒此輕薄子。言未已。姚已匍匐出。石縫復合。見撫軍。身尚赤。汗顏不敢仰視。撫軍亟命衣之。問得罪大仙之由。姚益愁。囁嚅不能吐。空中又語曰。速自陳。否則還卧汝石衾中。姚懼。乃吐實。撫軍曰。輕薄至此。宜仙人之痛懲之也。翌日。姚不辭去。

一真和尚

如臯城内定慧寺。裏下河第一叢林也。僧徒數百衆。延杭州一真和尚爲方丈。道行高妙。能背誦梵經萬卷。日坐禪床說法。邑紳士皆頂禮焉。居數載。忽惑於旁門。邇之北鄉某庵。買二溪娃。意在取丹。狎褻竟夕。聞者愕然。浮言四起。爲邑令某拘去。將盡法治之。胡太史佛生與一真善。爲緩頰得出獄。遂蓄髮游吳楚間。蹤跡詭異。倏行倏藏。同治中。復至如臯。雙目忽瞽。赤足行市中。遇太史子子威。遽拍其肩曰。子遇蹇矣。盍從我遊峨嵋乎。子威謝之。大笑而去。武生冒某異其人。長跪街前。乞度脫。遽攜手去。去八年。乃回。膂力頗長。能手擧千斤巨石。從大軍征逆髮。以功屢擢至都司。人問一真何在。據云。一真行最捷。書符予足。日馳五百里。旬餘抵四川。結茅峨嵋山頂。與蒲團。盤膝對坐。飢煑松子爲食。渴飲石洞泉。甚甘冽。山下有野草。葉似□結實。嫩紅

色。日吞五六枚。甜香適口。一真謂是生力草也。然當時殊不覺。月餘。見一真漸不食

歷時許。鼾呼吸。又旬日。呼吸俱無。盤膝坐如故。身不冷。予欲去不忍。姑守之。三日後

偶倦卧。張目。一真已不見。疑必羽化矣。予乃附估舶還。然則一真其真有道術。而挾

娟故作仙人之游戲乎。彼黑索來拘。胡不肉身飛去。而猶待現宰官身者之代為解

脫耶。是真是幻。吾不敢知。但既六根清淨。四大皆空。彼善男信女。竟可以無礙無遮

也。恐佛國無此極樂世界。是究不可以為訓。

鬼拜人

光祿寺署正某。揚州人。攜眷之京。寓粉房琉璃街。某宅傳聞甚凶。而某初不信。就賃

後驅車謁大僚。家中留一僕一媪。夫人方曉妝。忽大門自闢。一駝背媪傴僂入。貌枯

黑。衫裙敝垢。見夫人遽拜。夫人噤不能聲。已而拜漸近。夫人色變。冥然。死。俄健僕舁

而入。白某歸。媪乃滅。灌夫人薑湯。醒。某大悔且懼。徙他宅。有日矣。會某宦招飲。辭不

獲已。鄰媪二人偕。乃升車行。夫人述其異於鄰媪。方咄咄稱怪。忽倉皇奔鄰媪衣。失

聲曰。彼又來拜我矣。鄰媪身互護之。果見怪拜不已。叱之不起。亦不去。夫人已踣地

氣漸絕。鄰媪舉銅盂奮擊怪。怪大笑入地沒。某適歸。見狀。憤且痛。灌治卒不起。草草

殮訖徙居去後扃鎖無敢宅此者或謂此必寃魂討替生者余謂討替生必在黑夜豈有白日青天鬼魅敢橫行之理此或是夫人前身孽耳不然宅眷亦多矣何他人安然而夫人獨當其咎也

彭宮保軼事

彭侍郎玉麟湖南人其未貴時曾寄跡某質庫粵匪事起曾侯奉旨練民團以乏餉勸捐各大姓質庫首先出資彭往謁願代辦軍儲侯壯之遂命與楊公岳斌分統湘軍營時承平日久兵惰不可用彭紀律嚴明百鍊成勁旅由是所向有功五年餘妖氛掃盡而湘軍之名聞天下彭以功洊升兵部加宮保銜見天下無事解組歸廬徵皆不起先是各省皆陸營彭創立水師內河外海鈴鐸聲相聞南北洋無盜賊患朝廷知公忠直且熟諳水營利弊遂聽其回籍仍令按年巡閱一次准專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彭受命恒微行察勤惰懲一儆百水師為之肅然沿途關吏卡員亦惴惴相戒恐不職為公知憶某處釐卡駐札者監司也差吏多不法行旅寒心一日彭駕小舟至命兵詣局請驗行差不應逾刻又請則哂曰汝心躁耶奈我不樂驗何兵覆命彭大怒趨至厲聲曰請驗所以遵功令也今有意羈我豈空船亦索

賄耶。差亦怒曰。便羈汝。敢控我。彭曰。我不控汝。直殺汝耳。頤少動。兵遽擁至河干戕
之。觀者失色。趨告監司。監司急出見彭。大驚。長跪請罪。彭怒色訶責良久乃去。自此
卡咸稍減。不敢如前傲很矣。噫。抽釐助餉。聖朝原非得已之謀。而營營於是差者。遂
使寸地皆成陷阱。斗米亦列捐條。行旅裹足而不前。物價乘時而陡漲。卒之億萬人
愁苦之氣。不過供數十輩烟酒之資。安得各省大府。皆彭宮保化身。一一聲其罪而
誅之。使天下拍手稱快也哉。

姜生

姜生渭其名。幼負儁才。尤深於詞賦之學。宗師李小湖先生案臨試經古。拔冠通屬。
姜入謁。學宗與語。知其博。益器重之。姜對門有老吏徐姓生三女。皆中下姿。大女年
及笄。見姜悅之。姜亦心屬焉。一日有間。相約為夫婦。堅以誓。機不密。頗有知其事者。
姜倩冰人執柯。徐惑於蜚語。不許。且有諷言。姜大怒曰。吾士人。甘為賤壻。唯女故。不
然。豈無大家閨秀。而顧向鴉羣中求鳳鸞哉。雖然。不欲已耳。我欲矣。老狗胡能為。會
女與諸妹立門前。姜徑前捉其臂。諸妹遁。女嗔姜佻達。赧然遁。徐微聞之。詈曰。是酸
子欲辱吾女。使通州無問名吾女者。吾寧老女閨中耳。閉女幽室。不復出。州小吏某

偵其事。艷徐富。求婚徐。徐以債姜。徑許其女。聞。斷裙帶自縊。帶絕女墮。家人救得活。徐曰。汝求死。將背父從所歡耶。女曰然。父舍鳳麟。許豚豕。兒寧死。兒誠知違父不孝。私約不貞。然已誤於初矣。儻鮮克有終。將狗彘吾餘不食。徐曰。婢子拗至此。然婚以强合。吾恥之。終不適姜。女曰。不姜適。誰敢違親。親恤女。終不適可矣。徐笑諾。女自此閉門誦佛。雖至親罕覯其面。人亦無與論婚者。姜聞女求死事。感女。益思得女。遂渡江謁小湖先生於舟次。先生爲薦之浙江學宗。司校閱。學宗愛其才。待益厚。公餘閑談。叩姜不娶之故。姜詭言幼聘徐氏。以貧故。岳中悔。女守貞不字。已不娶。報之也。學宗義姜。曰。此事我當任之。致書江督。由督札州。州牧傳徐至。述督意。徐曰。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云聘。未聘何爲悔。一貴一賤。彼甘俯就我。不甘仰攀。人各有志也。天下無我生女必適姜之理。則無不適姜即罪我之理。兒女婚姻。父主之。部堂大人親至。且余何。牧不能强。詳督。督復學憲。學憲以書示姜。姜嘆曰。命矣夫。先生可勿復拘拘矣。爲別議婚。姜終不就。竟鬱鬱死途中。女得耗悲痛。守約益堅。聞近今鬢垂白矣。閉門如故。噫。姜非磊落奇才。儒巾中儘多佳壻。女亦尋常香粉。閨閣內不少麗人。而何以情重三生。客邸淒涼。白骨頻拋於異地。盟堅一諾。空房寂寞。紅顏長守夫孤燈。我生

不侵。之死靡他。噫。異乎哉。亦傷乎哉。

王二太爺

城隍不知始於何時。自省會以至郡邑。處處祀之。京師有都城隍廟。在順治門內西南旁列各省城隍。數之得十七。獨缺江蘇一尊。或曰。國初時。各省城隍來朝。江蘇後至。故獨居城外。即今南下窪子城隍廟是也。或曰。國朝沿前朝舊制。南都為陪京。當別建都城隍廟。而不在各省之列。其說近理。北人傳都城隍為楊公繼盛。頗著靈異。其偏殿又塑一像。紅頂翠翎。若世顯宦。謂之王二太爺。則愈不知其所自。而要之聲靈赫濯。真有如人世所云者。咸豐中圓明園燬於火。同治改元。將葺而新之。或謂都城隍廟殿材美。可取用。殿易新木。當時以為然。會某大臣子病。禱王二太爺。良瘥。詣廟謝。既返。有持刺來謁者。則王二太爺。大訝。姑出見。形容如所塑。寒暄已。正色曰。聞當事欲以殿材充園役。此關係甚鉅。乞止之。某謝不預。神曰。姑言之。機或可轉。否亦盡君職。某曰諾。遂別去。甫升輿。飛塵迷天。倏不見。翌日。大臣勸止。不可。覆於廟。禱竟見神鼻孔起白烟。氤氳滿殿。火突出。自神身達殿梁。紅焰捲風。瓦飛磚落。鑼聲振天。水龍雲集。一時許。正殿及兩廊成灰燼。餘燄未衰。勢且及兩旁民舍。極力排壁倒。乃

免。熄後。止餘大門儀門兩進。廟僧焦頭爛額。吏破蘼。倚樹食宿。棲神木主於儀門右。搭茅屋。安王二太爺其中。各省城隍宰兇。參差錯立木主旁。此予甲戌所目擊者。未知何時議修復也。

西來菴滋事紀畧

天下唯忍之一字。一生受用不盡。先君子景西公。虛懷處世。所至無爭。僚友服其偉量。晚年以之訓兒輩。分時十三。拳拳守之。弗敢忘。年既壯。乃往往為氣所動。欲遏不能。此由涵養未深。故器量太狹。追維庭訓。未嘗不自怨自艾也。軍興以來。各省抽釐助餉。蠹員緣之為奸。私卡徧大江南北。行旅苦之。歲庚午。偕黃君笠溪。顧君晴谷。王君臨之。三同年。赴江陰填親供。道出西來菴。阻於卡。舟人久為魚肉。思藉以紓憤激客怒。促卡放行。差不理。黃君厲言數之。差懼禍。啟鑰放舟行。時月色昏黑。不辨路。舟觸橋板落。差揚言舟客毀橋。令居民擊舟。西來菴本沙地。民頑梗不畏法。聞聲響應。磚塊紛飛如雨。鷁首壓寸許。眾進艙避。黃稍後。中額。血被面。舟人不平。拾塊回擊之。俄岸上一人倒。民閧愈甚。予思橋斷。碍行人。令舟子泅水取板。不見。蓋已為黠者匿民舍。遂泊舟。命僕往覓。王君隨之。甫登岸。卡衆擁之去。徑持刺送巡檢署。任舟諸人

不知也。俄有悍差二。持鉄鍊查艙。見無物。索然去。嗾岸上傷者裹頷至。板舁之。家屬閧鬧。兩岸民山立。登舟無數。舟顛播欲翻。問傷者。乃前村秀才子。過路被擊。啟裹視皮纔破分許。血已凝。知其詐。勉慰之。其妻妹以為怯也。潑愈甚。先是卡員送主與僕至司署。司官高。故徽人。家於通。見帖。以為鹽梟也。將鞫問。其僕李。素黠。出問狀。急白司曰。此新貴赴江陰者。黃其小人舊主也。豈為販者乎。司曰。然則奈何。李請邀黃至。為調停。高許之。至是。籠火至。達主人意。黃乃登岸至署。適卡員先在。高調劑其間。婉頷釋。卡員去。黃言傷者肆鬧狀。高請同往解之。既至。觀者閧傳官驗傷。人擁愈眾。高入艙。慰解再四。其妻益哭。傷孰治耶。高曰。傷者醫。惟我。死矣。抵唯我。妻終不聽。李忽偕一皓首叟至。詢為傷者翁。高禮待之。翁恍。叱眾舁之去。舟少安。眾索王與僕。高佯驚曰。其迷途未返耶。當遣人覓回舟耳。遂別去。俄而王與僕自至。問何往。王故樸直。曰。予初入一古寺。門外有柵欄。殿上供神象。無香燭。坐階下。悶極欲出。眾強留。至是有青衣導予歸耳。眾大笑。遂鼓棹行。

孟先生

孟先生名春融。安徽廬州府合肥縣廩生。敦品篤學。為鄉里重。家貧。一介不苟取。素

精地輿之學。然非其素契者。延之多不往。晚年性愈傲。有姊適通州牧梁小曙師。乙丑。姊壽六十。孟往祝。適吾通試童子。軍梁延揚州吳蘭溪先生校卷。而不及孟。孟不平。詠感懷詩二首。為師見。師笑曰。詩佳甚。但嫌郊寒島瘦耳。孟曰。詩以言情。我本寒酸。君乃臺閣。各行其志可耶。師知其意。謝之。並延與吳同閱。初場得予卷。謬加稱賞薦之。時案首已定周君少墀。遂置予第三。案發。知予寒畯士。喜甚。覆試日。孟出。讀予文。首肯者再。慰勉數語。始入。予感之。初不知其何人也。晡時交卷。門者獨導予入內置紙裹。考具中。囑勿聲。異之。至家展閱。佛餅八枚。副以箋。其書畧云。蓮兄如握。予孟姓。春融名。屬皖籍。食餼於庠。姊壽至通。甫旬日。姊丈延予閱卷。得快讀兄文。案發知近況清貧。與予同病。乃不勝嘆寒畯未遇之苦也。姊知。贈不腆。作試費。關防最重。勿洩是祈。後會非遙。前程自重。予閱竟。感極流涕。明年入郡庠。南闈被放。而同案之周君少墀已哀然中魁選。予愧甚。庚午。始僥倖一第。孟聞之狂喜。癸酉。復至通。相見甚歡。勉予當自張。勿倚傍他人門戶。窮極必返。斷非久居人下者。第書卷勿輕拋也。予謹受教。然四赴春明。依然席帽。不知區區微名。能終如知己所望否。噫。

孟鍾仁

孟鍾仁字蕉生黃梁鄉諸生也父禪富甲一鄉而慳吝特甚里中有善舉任唾罵弗不解囊顧無子禱於五通廟夜夢神賜以花骨頭一枚母吞之有孕遂生鍾仁鍾仁幼穎悟讀書過目輒不忘既長文思益進才名藉藉雖宿儒無以難遂掇邑芹自謂奪高魁登翰苑囊中物耳族有孟伯省者貧無賴妬之誘與博招名妓為點籌鍾仁以為樂恒竟夜不返負債纍纍父以愛憐故不忍禁踰年與益豪一呼盧輒至鉅萬父產罄典質付之少遲怒目叱曰老特不名一錢生我胡為者不空手不回首也奈我何禪忍聲聽之後竟憤死鍾仁不哭草草殮已聚衆鬨飲大言曰向者區區不足為會須以萬貫作孤注耶衆和之未旬日罄其家嘗有王行者艷鍾仁婦美故假貸以逞其欲鍾仁不能償輩慫恿以婦歸之婦自縊死其家怨訴之官適將甘心焉鍾仁懼遁之他鄉左持盌右攜籃作伍子胥吹簫狀適有老丐顧而嘻曰子非黃梁鄉中衣錦衣食美食旁若無人之孟郎乎胡為焭焭然與我輩伍也鍾仁述其故且告以悔丐者曰予少從術者游得揣骨法願為君相之揣摩良久浩然長嘆疾行不顧而去曰無怪無怪君固乞丐子骨也

呂祖祠靈籤

京師靈籤以前門關帝廟為最而琉璃廠之呂祖祠亦其應如響憶隨先君子住京日故僕李升偶有慝商之於友曰吾將禱神關帝廟乎呂祖祠乎友曰近則呂祠可耳李笑曰靈恐不如關帝友責其不誠明日終以近故詣呂祠得一籤云夫夫夫爾非世上大丈夫求無驗為甚謗毀于吾李面無人色詣神前謝過此事已隔二十年矣同治辛未予偕顧比部蘭陔同年赴春官試舟泊淮關夜闌予談及此相為嘆異顧僕楊三者哂曰木偶耳詎有是哉奴不信也顧叱之去及抵京楊三患頭疾窘甚忘前言自詣祠求方既歸顧索觀罵楊曰奴子狂言無知今竟何如楊目不識丁茫然顧大聲誦之仍前籤語也楊慚懼自掌責數十

夏顧氏

夏顧氏本名家女父兄皆庠生幼聰慧貌艷如花性嗜葉子戲結閨伴往來無虛日每興發秉燭夜戰往往有踰檢處父兄教甚嚴母溺愛不苛責之也同郡問字者踵相接皆不許南城夏之時年少知名風度冠絕一世悅女美遂委禽焉既嫁伉儷甚篤惟與葉子濶別久技癢難撓隔旬日必推故至母家伺父兄出約舊侶一暢所欲夏故館大姓不恒至岳家以故數年得不洩會秋試夫將行涕泣話別囑妻好事姑

勿戀住母氏家。氏諾。夫甫解纜。即肩輿徑歸。適父兄亦就道。膽愈肆。晨昏圍坐。惟恐輟場。晨起。遣媪走延客。女伴缺。以男子補之。但得琴中趣。不計李下嫌矣。城中少年。美其容。多假葉子為介紹。冀得近玉人。而物議遂不能遏。秋深。士子紛紛回里。夏亦逐隊歸。登堂見母。訝問婦何在。母具述之。夏怒。奔婦家。及門。聞錢聲錚錚然。葉子聲察察然。男子喧聲。女子笑聲。與旁觀者爭論聲。紛紛然。愈大疑。門隙潛窺。見己婦與三少年同席博。作壁上觀者。拍婦肩指點。狀頗褻。夏忿火勃勃。氣為塞。體為冰。木立一時許。欲前復止者再。私念鬥無力。控無証。忍無顏。勸無用。徑大步歸。袖利剪。復往叩門門闢。遂奔入。婦方得采。有笑容。猝見夫。愁且懼。無置身之地。股栗不能聲。眾大驚。起欲匿。夫立階上。笑以鼻曰。好好。氏母挽生入。口囁嚅欲辨。急不成詞。生遽出剪刺喉。眾力奪。刃痕已深入寸許。血溢不可止。暈地卒。眾奪門遁。氏母遮之曰。諸君自不防致愛壻非命死。今趨避。將獨坐小女以凌遲罪耶。死則偕死耳。逃不可。眾正窘。女之父兄施施入。見狀詫問故。母泣言之。且求父思所以庇女者。父叱曰。喪恥女。尚可留耶。我先首耳。反扃其戶。叱二僕坐守。徑詣縣。請尹驗壻尸。送女抵罪。尹拘犯齊鞫明。詳大憲。於是女與諸少年。皆入獄。京詳回。眾議罪有差。氏坐剮。未決前數月。坐囚床

繡錦兜肚遺獄卒出售得錢誘諸囚婦博歡笑如平時獄卒悅其美刑具不恒用監者至凝眸注目强與攀語吏促之始徐起亦忘己所查者何犯所司者何事矣後赴市曹愚民嘖嘖嘆佳麗絕無一人議其罪者反若夏生死無謂累婦受極刑也世情顛倒無怪乎人不知恥也可哀孰甚焉

程大人

士人伏處田間鄉里無賴皆得揶揄之一旦奪龍頭登鰲背光寵及於姻戚封誥榮及祖宗大丈夫得志固如是矣自捐例興牧豬奴積得阿堵物便混迹士大夫中峨冠博帶儼然長官讀書人一不自高有求于彼便粧起無數身分作出許多面孔直使人欲笑不能欲氣不可此如暑月糞窖惡氣薰蒸掩鼻過之可矣必從而挑撥之勢不至使人作嘔不止揚州程姓以負販起家開質庫祖父世習其業延名儒訓子弟厚修儀而薄禮貌子弟仇詩書終年吚唔時恐用心致疾病偶捉筆作蚯蚓形師紅勒之父適見謂兒筆力遒勁師宜獎何看朱成碧乃氣辭師去傳五世不能得一着青衫其曾孫光宗恥之偽為嗜學日講求懷挾術文宗案臨夤緣得入泮士論大譁將攻之而光宗死事遂寢光宗子稱香自謂書香裔仍業讀甫識之無慨然曰破

3

頭巾何足榮。吾將作貴官顯父母耳。齎萬金走京師。捐主政。甫分司。加副郎。甫領照。捐正郎。未逾月而花翎矣。未兩月而道銜矣。又未半載而三品頂戴矣。厚賂某中堂之閽者。以千金作贄。拜諸門下。日乘輿謁顯宦。顯宦亦稍稍禮之。同里諸君子。反有不屑意。同部李君以病歿。鄉之人將醵金歸其喪。蘇州洪某首事。派程百金。程不肯。强之。乃半其數。洪怒。語同部。無以程為友。程冀託某中堂。中堂允。逾懽。聞繼相者賈公將行故智。賂閽者二百金。丐其先容。閽者持刺入。公笑曰。是欲老師我也。甚將文來。閽者曰。程不能文也。公曰。然則字課乎。詩詠乎。閽者曰。不能也。公怒曰。不能門生胡為。閽者呈金。公擲之地。訶曰。吾豈奸賊。能貴者乎。汝受人幾多金。代人行齷齪也。并閽者逐之。程戰慄出。閽者隨之行。日作鬧公館中。又許二百金乃已。程乘夜潛逃。抵揚。乘輿拜客如初。遇鄉人。歷數所交顯貴。無識者。往往為所愚。居鄉久。鬱鬱不得志。復捜所餘金。抵省捐道員。留本省當差。夤緣入捐局。自備薪水費。日乘輿至公所。大事仍不預。延二人入幕賓。司筆札。遠近省凡登縉紳者。皆具請安帖。回函卒未有一人至者。買美妾四五人。自揚州至清河。沿途市美宅。各置妾其中。而以長隨司日用。皆相安若夫婦然。程數月一歸。至家。從役呵堂。終日衣冠面南坐。親友不獲一面。或有

告之者施一錢如剜心肉而凡有顯宦臧獲至皆敬之愛之若顧復我者門下羅敗類數人終日講宦途得失名場辛苦諸人咨嗟歎息搖首吐舌備種種醜狀纔三年質庫閉矣良田售矣美宅空矣門客隨家運去矣美人挾蓄積亡矣括遺資投向所交結者皆以不識絕之而程反依其親某窮諸生終其身焉

詩儈

詩以天籟為上漁歌樵唱節短音長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然使限以題窘以韻彼空空洞洞之胸安得有如許墨水倒出耶蓋業非素習偶然者乃以陶情強然者適以以尋苦矣吾鄉王荔君孝廉瓊澤方伯公萩原先生子也負異才不拘小節其為文由純而肆真得力於古大家者古今詩尤膾炙人口嘗執牛耳主騷壇集詩人十數輩吟咏終日適城中有市儈畧識之無忝提刀人於肆已乃搖首閉目作種種醜狀坐肆中如魑魅伺人有所遇即牽衣強留丐和丐改使人不可耐聞荔君社開欣然持近作往謁求入社荔君故好異喜儈詼諧又重其解音韻不暇閱詩徑許之衆附和待以高人儈亦居之無怍色於是騷壇扳幟孔方兄竟自成一軍矣久之黔驢技見兔園冊乃雜古錦囊中雖衆口胡盧儈大度忍之力驅終弗去社為罷他日詡於

市曰。某孝廉厚我。某明經厚我。且虛言狀。市人亦稍稍異視之。歲暮。僧登債臺不得下。思以文字緣為將伯助。丐勞勞子賦二絕。從門隙投入。謂斯文骨肉。當戀戀有故人情也。荔君方食。見詩。揮筆和二絕。吒閽者持出。僧見空函。知無望。頷不解詩意。復丐勞勞子述之。其詩曰。梅花原不怯清寒。知是冬風逼歲闌。不是此中無俠氣。自來從井救人難。十年久醒黃粱夢。欲學昌黎送鬼文。枯盡硯田髠盡筆。君須憐我我憐君。僧聞慚忿。逢人斥王無良而已。

姻緣有定

予慶遭家難。年弱冠。尚學。太原公木蘭寺寄食。同學孫生為執柯。將聘於里中袁氏。袁翁試所學。決為必售。允焉。歸而疾大作。易簀時。囑妻如約。目乃瞑。鄰翁王。嘗為子求婚於翁。弗許。啣之。聞翁死。經理其喪。數短予於媼。媼意移。徑許王。將聘於六月之吉。女聞。憤不食。媼解勸。終不懌。嘆曰。戴固貧。父命也。且有發時。王特牧豎耳。乘人之喪而困以行譎。兒豈奸徒能賣者乎。死歸之耳。會翁百日。王攜子往奠。聞幃中嚶嚶泣有刺語。漸且詈。聲愈厲。王父子忿然。遁。婚事遂中止。明日。媼復遣孫說予。予感女將議成。媼終惑某無賴言。㧞女歸某大賈去。予為悒惜屢日。作再誤緣傳奇以誌恨

是年予補博士弟子員。女覓死者再。又三年。領鄉薦。女愈痛。母亦悔恨而已。光緒改元。禮闈被放歸。距聘袁時。已十易春秋矣。偶進城閒步。見後有少婦亭亭至。縞衣素裳。翠眉雙蹙。睨之。袁女也。訝甚。逾夕。過其門。嫗強予入。見茅屋三椽。頗精雅。女端坐軋軋撥紡車。見予。徐起。斂袖作禮。神色穀然。予答揖。嫗肅容坐。命女煎茶。徐言曰。老婦素慕君子。以讒人所構。墜妮子苦海中。然罪皆老婦罪也。君子能憐其少寡。為妮子一援手否。予驚問故。嫗曰。向者誤適匪人。幾十年。曾不得一餐飽一席煖。夫死斂無具。妮子負兒行百里。從夫兄乞阿堵。槀葬荒塚中。今兒又殤矣。夫兄欲奪妮子志。故來此避之耳。予惻然。欲有所言。女已捧茗至。含涕曰。兒薄命。夫復何言。君子憐我志。死瞑矣。予慰之曰。卿守節。鬼神且欽敬之。區區日用。當謀諸二三同志耳。女曰。細務不敢勞君子。家有負郭田十畝。為夫兄吞去。悍不還。能完璧歸趙。則涸轍可蘇矣。予曰諾。遂辭出。翌日。余適有江南之行。數月返。訪其廬。已遷去。自後杳然。不見。予常以食言為恨云。

記丁卯闈中事

丁卯鄉試之年。天氣暴熱。坐矮屋。如蒸籠。病暑者十之五。死號中四十餘人。其死之

奇者有三。一為揚州某生。初八夜入。揮箑坐衙中。生獨酣寢。夜既深。聞窸窣聲。不之異。猝見生銜簾出。手擲盆碎。以片磁劃腹。血泉湧。抓五臟擲之地。厲聲曰。不信視予心。言已。倒地絕。衆胆驚碎。白官舁之出。其老僕曰。死晚矣。主人兄弟三。死其伯。仲早卒。遺子僅週歲。主延其產。逼孀醮。不從。命少僕强之。孀哭詈主。乃陷以奸。出之。又鬻其孤。產乃歸伯。今自殺。得非二主毋索命乎。衆驚嘆。一為某旂生。無故縊。書其事巻首。蓋生年甫十六。美風韻。家有婢珠兒。生逼之私。為妹見。奔告母。母撻婢。婢服毒死。生自是惘惘。恒如有失。入闈夕。見婢掀簾入。怒詈曰。狂郎辱人死。尚捉筆望功名耶。捉腕使書前事。結繩於梁。引生縊。生迷惘。任播弄。不自覺。遂斃。一為安徽李生。得題後。疾書三藝。搖首哦不止。同號厭之。至夜寂然。衆以為入酣鄉也。初十。號已罄。生仍無聲。瞷之。僵矣。巻上四藝已脫稿。濃圈密點。墨淋漓未乾。末草書二行。讀之。成絕句。記其結云。分手不如攜手好。夜臺從不病相思。蓋亦被歡喜寃家把臂去矣。

周成

徽州多異人。某中丞撫皖時。有周成者。攜莧菜盈筐往謁。撫軍異之。問先生操何術。莧菜何用耶。周笑曰。吾術固在此菜矣。撫軍思良久。愕然曰。冬至矣。何有莧。周曰。最

者仰觀天炎帝過牛女度此時下覓予得數莖供清玩耳撫軍曰然則先生奪造化乎周笑不語撫軍遂延入幕凡有疑與諮言輒中然有大故終不輕洩惟隱語相諷而已後撫軍致仕周乃歸大吏慕其術爭延致周曰吾惟有緣某公故相從且久吾術豈傭於衆人者乎拂衣去竟不出

五色蟒

四川鹽道署有五色蟒焉居花園皂莢樹中一日恒三四出不見形惟見五色光過屋上而已園故有觀音堂最靈異禱者趾相屬一日廉訪女公子攜二婢來焚香甫歸閉門嬉笑人至則狂詈嚮晨見五色光出窗隙中女少安問其故赧不言逾時狂又作廉訪憂之百計驅遣然不去乃為文禱之神忽大風雨霹靂擊皂莢樹攫蟒去空中擲五色鱗如掌大異光閃鑠女乃瘥後道署失慎某幕友避火藏身樹孔中得免監司德樹祀之嗣是著為例有弗祀者輒予凶咎今園中又有烏蛇長四五丈亦日三四出人見慣不為異亦不為祟

鶴砭軒質言卷二終

鸝砭軒質言卷四

清　南通州霽峯戴蓮芬著

玉皇殿衣怪

如皋城北玉皇殿院宇宏敞樹林陰翳光緒丁丑六月天酷熱如張火繖空中隸卒五六人踞階前爲葉子戲一人脫布衫壓股際忽衫角躍躍自動若有物附之者駭甚棄之地動更不已胆壯者欲捉視之衫飄然離地旋舞衆大譁持物閧逐舞乃愈高一時許絆樹枝不動梯取下不敢衣曰石壓之薄暮人散僧從階下獲徑寸石印文曰胡廣德印篆法高古異近人鐵筆遠近怪之又三日天大雷雨以風轟然一聲震殿東南角碎硫磺氣經日不散究不知是何異也

陰兵

東台兵燹之後怪異疊見南門外人烟寥落一望皆叢林荒塚陰雨之夕鬼聲啾啾然不斷友人吳楚珩光緒初以事至邑聞每夜有陰兵之興偕同人出郭登高橋望之時月色慘淡撲面風酸陡見極東如寒星數點懸搖不定先如排燈一雙後綴小燈無數甫過又有大燈前導綴其後者如前甫逾一時許過隊至十數始滅相傳每夜

皆然以為陰間過兵理或然歟

靈山雷祖真傳

徽州歙縣靈山供雷祖極靈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焚香者絡繹於道山項村民百餘家皆好善佈施客民食宿不取值家置茶具一人入飲不禁有竊物者輙自携不能挾以逋也對山有高崗頂橫竹筒長尺許空洞無物是日自出卷軸懸筒末金身朱喙宛然神容愚民瞻仰以萬計咸跪拜無息容至一時許乃没同治中髮逆擾徽屬僧夜夢神語曰亂人且至盍埋我山崗下深三尺當免刧僧驚寤如神指己亦避亂山中未幾賊大至寺院焚燬殆盡聞靈山異掘之甫及尺霹靂出地中掘者盡仆筒飛去入黃山不見逾年賊平僧始歸又夢神語曰我在黃山某崗下今事靖可迎我歸也衆具鹵簿往覓筒果在迎之歸至今靈如故

無首兒

徽州某孕婦懷孕十四月産之夕水湧滿下盛數十木器溢不止一晝夜乃娩手足如人而無首五官皆生項上口紅色巨如盌吐清水有聲家人錯愕繩縛柱上承以石甕三日滿八九甕水乃止兒亦尋斃

辣手除奸

同年友顧蘭陔比部其行幼穎異文名藉甚每鄉里有義舉毅然獨任直聲重一時為諸生時其戚馬嘗受侮於書吏孫成弄告顧顧大怒邀同學人三五告之牧時署是篆者為滿州依勤通阿正與吾鄉徐清惠公宗幹對席飲辭不見顧以為庇成堅請依坐堂皇對鬧者辭甚厲依懼乃徐為調停徐令僕挽顧出顧愈怒訶之曰爾主為鄉里望今士子為胥吏辱不平極矣爾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乎衆轟然和聲振一堂依見事不能已惴惴出顧挾之登坐厲聲曰孫成倚官勢侮正人當繫之來依唯唯如木偶手標票筆幾墮少時拘至顧袖出狀朗聲誦之數其納賄弄權諸大罪請牧杖之觀者以萬計歡聲雷動依欲退顧曰公祖明鏡高懸不可留此賊害公清政黜之是依猶未言顧遽命吏書革條請依硃標已懸大堂上衆始散依退汗徹重衾嘆曰不圖書生膽畧若此他日有作為人也顧以庚午中鄉試丙子捷南宮官刑曹愈留心政治思作良臣而吾鄉書吏經此一懲氣燄稍斂抑云

鄉會公費

庚午未報之前顧君為公費一事義聲亦卓卓可稱焉先是通州有鄉會貲王方伯

藻。吏捐巨款存質庫。具數。視他郡為獨優。委蠹紳某董其事。侵蝕過半。咸豐中。粵匪
踞金陵。屢停科。費不發。同治甲子。曾侯特請開科。士子紛紛赴省。吾通觀光者逾五
百人。及領費。數仍如前。衆論不平。庚午。數又減。顧乃集諸生。権查質庫所入息。并學
田所入租。列狀告諸牧。牧初准查飭。紳懼。浼學師求為地。學師委曲陳其寃。且言顧
好事。喜干詞訟。素不守學規。牧固庸庸者。信之。明日。顧仍集諸生具聯名狀。乘牧斷
獄時。投之。牧覽竟。怒形於色。微哂云。君省試在邇。當從桂宮爭魁首。問閑事胡為。顧
厲聲曰。蠹紳以公費飽私橐。令數百讀書人無進取資。何云閑事也。於是諸生皆大
譟。牧怒曰。然則人不首而爾爭。何也。顧曰。公祖但問事之公不公。不必究我之首不
首。況公祖私事猶問。豈公事反不能問乎。蓋牧曾受一富家賂。而枉法以狥其情。故
刺之。牧怒極。又無詞可折。衆見牧左祖紳。齊聲以糊塗詈之。牧推案退。心恨顧切骨。
思中傷之。而顧素知名。終不得間。會牧以事登白簡。權是篆者為孫君雲錦。新舊相
見。孫問士風。牧即指狀上前十人為健訟。孫為所愚信之。問學師。學師言亦符。而孫
信益堅。遂月伺十人過。十人亦自危。九月。金陵之報至。顧裒然舉高魁。予亦幸附榜
尾。事乃解。夫公費非一人之事。諸生乃畏首畏尾而不敢發。以至含糊者十數年。侵

蝕者百餘萬。非顧之毅然。獨前紳且肆無忌憚矣。聞諸生書狀時。有自抹其名者。有自請居後者。有貼匿名紙。白己之不預其事者。其後牧堂皇震怒。去者且大半。有仗義者。以義責之。始稍稍回。事既平。公費倍往歲。諸生各滿所欲。顧亦猶之人耳。不能以首事故。羣讓而多畀之也。而榜上無名。前十人禍且不測。彼袖手旁觀者。必有冷笑而譏其多事者矣。聯名同告者。必有變色而訶其累人者矣。顧亦何苦自居其拙而讓人以巧。自為其難。而讓人以易。若是哉。雖然。顧君固第矣。吾見夫世之為其巧為其易者。又未嘗不羨顧君稱顧君矣。噫。世情可畏哉。

儒醫

蘭陵有尤名其本。亦名諸生也。顧命蹇於科。屢薦不得售。課暇喜讀方書。論醫理甚精。不自炫。人無知者。其友王樹仁。本賈人。畧解吟咏。遊士大夫間。窮不能舉炊。借風雅為乞貸地。一子甫垂髫。愛若拱璧。中元夜見盂蘭會上紙鬼怖而啼。歸即寒。暑大作。面如柴。腹乃蓬蓬然如鼓。庸醫指為脹。投攻劑。迄無效。而大便反絕。呻吟枕席兩月。瀕危者數矣。樹人心痛子。又乏醫藥資。坐視其斃。質衣飾作斂具。將成。見子氣欲絕。自往衣匠家促之。過其本。詢所苦。王涕泣言狀。其本憫之。偕至家。展衾諦視。嘆曰。

是兒為庸醫殺矣。我姑一試，活汝福，死我不任怨。創方用人參五錢，佐以萊菔子、出佛餅。命市藥，坐視其飲。飲已，厚衾覆之。才食頃，聞腹中作轆轆聲，喜曰：尚可活也。命王掖之起，予大瀉，下紅白如痰升許，腹漸平，目轉動，能開視。王泥首謝，問何術神妙乃爾。其本曰：是有至理，豈庸庸者所能識哉。夫水澤腹堅，至春自解，無目者以攻劑投之，是猶以尺斧而伐大澤之冰，無怪人力窮而堅凝之氣如故也。吾以人參溫其中，而以萊菔開其路，春風洋溢，嚴厲化於無形。此以書理參醫理，天下無不奏之效矣。雖然，此亦會逢其適耳。死生有命，必欲操券而獲，不能也。王大感佩，並求後方。其本曰：無庸，日投參二錢，補元氣足矣。復厚贈而去。其子未旬日，嬉笑如初。

拐匪

庚午春夏之交，自甯波、上海以至金陵、鎮江等處，拐匪最盛，童男女出市，往往不見。民間譁言洋人以藥迷人，皆剜眼剖心，以備鑄藥之用。既而北至天津、京師，無地無之，民心惶惑。保定某翁，年六十餘矣，業屠。一日，忽木立城闕，自朝至暮。人怪而問之，瞠目似無知者。水沃其面，乃蘇。自言操刀待割，有市肉者拍予肩曰：取錢去。余不覺隨之至此，惘然如在夢中也。蓋拐匪買肉，恐翁索阿堵，藥迷之，特小試其技耳。

禁烟原委

自鴉片流入中國而中國出洋之銀歲以千萬計當事者蒿目拮据明知禍水當絕顧軍餉接濟內外以洋稅為大宗吏治因循上下視禁烟為故事以至罌粟種於腴地土肆蜜若繁星銀價日昂公私交困而番舶之銜尾而至者且日有所增不知其所終極吁甚可嘆也考烟土產於南印度暹羅英國乾隆中海船間有食者嘉慶中葉管場上下成嗜好矣至道光一二十年為愈盛黃樹齋爵滋有聲諫垣首請嚴申烟禁以一年六月為限滿則加以大辟宣廟意動趣各省大吏議奏疏言至人人殊未愜上意仍照黃原奏飭刑部定律頒行直省令各疆吏月具一摺以報烟犯之多寡為殿最盡革乃止林文忠得上眷其例報烟犯片中幕友諸姓端時尚故危其詞曰此法不嚴則數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云云宣廟硃圈賞趣文忠陛見定大計道出直隸遇直督琦善矯文忠無起邊釁蓋文忠任江臬時琦為督曾薦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論似公而意則私也文忠漫應之抵京召見十九次賞紫禁城騎馬旋命以欽差大臣辦粵事沿海水師一體歸其節制此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文忠破格得之樞相亦為之動色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搆有識者已為文忠

危。顧上意方殷。勢不能已。抵粵。簡卒伍。核軍實。檄英國主。入口船無更夾帶鴉片。因
義律於洋館。責其繳土。義律懾文忠威。不敢大吏吾。洋行總商伍某。廣府余。皆擅心
計。知文忠持議堅。而使節不久駐。陰說義律。使繳二萬箱。粉飾了事。仍分年分月償其
值義律。曲允之。奏入。上悅。樞相密言。粵事非林某勿竟。遂調文忠為粵督。洋商廣府
計大阻。文忠復勸洋人出切實結。載此後如帶私土。貨即入官。人即正法。洋人堅不
諾。相持數月莫決。文忠出奇計。黑夜乘潮。火攻其兵船三次。皆挫之。英人大駭。求計
於本國。本國不知我虛實。咸不敢主戰。有綠商某。獨擁厚貲。以販烟獲利。違眾議。決
計興師。集資千萬。調兵輪船數十隻。畏文忠。不敢犯粵。於十九年七月。直犯定海。陷
之。定海名舟山。故荷蘭人所駐地。乾隆中。英人請照澳門例。為屯貨所。廷議未允。至
是為所據。八月。即至天津投書直督。慫恿琦公。本不善文忠所為。又文忠任江督時。
具上漕務疏中。末及北直屯田水利。有培本源中之本源云云。琦善以其越俎代謀。
尤憾之。及洋事起。上微慍粵事之不善。樞中以顏色告琦。遂力陳羈縻之說。以琦赴
粵接辦。而文忠褫職。交琦差遣。矣琦至粵。盡撤防務。乘小舟與洋人議。款償兵費二
百萬。洋人請香港。又諾之。官紳大譁。皆以割地為辱。撫軍怡良。飛章入告。力詆琦之

失策。朝廷乃命奕山為靖逆將軍。統各省兵二萬。起宿將果勇侯楊芳為參贊。聲罪致討。逮琦入都治罪。粵中內外扼塞。自林去。洋人盡知虛實。直攻虎門。提督關天培死之。粵中大震。適楊侯以川兵至。勢稍定。奕山隨至。初猶互拒戰。至次年春。洋船環集。我兵不支。廣府余竪白旂乞和。允償兵費六百萬。兵乃退。先是江督伊里布奉旨充欽差大臣。按兵不動。至是乃由粵議退定海。而以所獲安德突畀之。蘇撫裕謙以議和為非策。屢攻伊短。閩督顏亦主剿。廷議又搖。乃以裕代伊。督浙師議防務。獲洋兵剝皮為馬韁。洋人大怒。是年秋。復陷廈門定海寗波。裕公殉於水。乃命奕經為揚威將軍。統兵入浙。經營數月。卒為洋人所紿。倉皇奔杭州。遂不復振。尋破上海。直抵松江城外。六月。陷鎮江。向金陵。牛督耆英伊里布。仍議償兵費二千一百萬。以粵之六百萬抵入。餘按年給與。而香港廈門寗波上海。皆設口岸。吸烟之禁。祇存其名云。

李先生

吾通李先生。忘其名。少年落魄。徒步走京師。性怪僻。飲量極洪。彈琴種花外。無他嗜。好談鬼。終夜不倦。語及世故。則冷語刺人。使客無容身地。輒怒去。以故年五十。無所遇。破帽緼袍。獨來獨往。其假館時。薄暮必一出。持沙壺沽酒。且行且飲。袖中藏餘肉

噉不止。人竊笑。先生如弗見。或以盛席款之。反不能一下箸。不終席。必逃去。會歲暮先生羊裘質酒家。將貸徒十金贖之。徒白母太夫人。曰。師爺需者夥。區區易竭耳。倍其數餽之。師反怒曰。欲十金。十金可耳。今倍之。是暴其富也。且貪視我。我不慣受無名物。遂挾琴徒步去。徒跪謝不可。泣挽亦不可。太夫人惟自恨多事而已。又明年。復館於某藩王家。禮師益恭。每食皆膳夫進食單。請所欲。李傲性不少撓。一日。命膳夫切膾和腐作羹。直北不諳南味。碎而煎之。爛如糜。李大怒。碎其案。厲聲訶之。且飽老拳。王聞趨出謝罪。不聽。咆哮如故。且逼王逐之。王進退維谷。姑命膳夫避外舍。逾夕李知之。愈大怒。謂其右膳夫。遽辭去。王不肯。長跽懇留。復叱膳夫出。乃首肯。晚餐已李暢飲十數觥。醉極。觸前事。大憤曰。逐僕不能。適我願。辭館又欲羈我身。是令我作忍氣先生也。不如死。徑解帶縊。僮見。急白王。王驚出。趣僕解救。得不死。天明。晨即延其同鄉友某挾之去。自此無敢延聘者。住逆旅。鬻文自給。炊烟恒斷。有憐之者。反以怒語相詆。後從同鄉某返故里。半途落水死。

玉哥

輔國將軍祿肯。嘗撫養一孤姬。名玉哥。少暴戾。不務恒業。然好作詩。間有可誦者。嘗

記其述懷詩云我本關東人還向關東去云云予時亦髫齡粗解文義見之訝其不祥後予以丁外艱回籍不見者十有三年辛未予赴禮部試詣將軍家則見門庭如故舊人大半凋零詢玉哥則以銀鐺鎖馬厩內就視之衣衫藍縷形容枯槁瞪目不發一語家人大聲道予名問識否玉點首屈一膝作請安狀予向之道契闊若不解訝之詢其故於將軍將軍歎曰家運也復何言予無子蓄之本為宗嗣計曩酒醉極妻傷其目睛突出眶外寸許其家痛女欲訟予哀懇乃止近是兒藏利刃欲弑叔有是理耶不錮之與君不得見矣予慰藉再三別去越二年甲戌又入都將軍遇諸塗邀至家具雞黍焉談次復詢玉哥則云死矣余不覺長歎將軍曰信死當為我賀惜乎可死不死也余茫然將軍為述其事蓋玉哥被錮久亦漸知悔岳家送妻還將軍於後院闢一室俾棲止恐其萌舊性遠之也一日反目刃刺婦腹死自投宗人府獄成發吉林逾一年矣余因憶少時感懷句竟成讖語為將軍述之共相歎惋

龍瞎子

通州西門地步灣素有鬼行人戒弗往里中無賴龍瞎子自負有膽邀其徒三四人冬夜籠火經其地遠見螢光幾點閃鑠不定其徒曰冬夜烏有是為異物也懼而卻

步。龍睛子笑曰。見鬼哉。怕者非夫也。語未竟。陰風驟起。吹籠滅。泥沙飛如雨。皆抱首鼠竄。龍睛子故迨急攜手銃燃油繩獨往。見螢光尚在。遽擊之。頓滅。往窮其異。見地下光熒熒碧如豆。滾不止。拾視則枯葉一片。小虫一枚而已。

胡佃

湖北武昌張煥亭言。其鄉有佃胡姓。赴城納糧。早行殘月未落。見前有古廟。思憩足俟天明。推門入。見正殿三楹。半傾倒。席地小坐。伸足觸一物。輭甚。異而視之。則有人蒙衾卧。私念己身瑟縮。何不藉彼餘溫。少俟日出。遂啟衾入。少頃。訝其無息。撫之冰冷。推之不動。大駭。急起取火種燃。視其人。蹶然起。直攫胡。胡大號奔出廟。屍亦奔逐呼救聲且澌。迨無人應。遠近犬爭吠。皆狺狺作欲噬狀。胡力盡氣窘。不擇路。望見僻巷急竄入。才數武。土牆前阻。回視屍已相離尺許。膽震碎。竭力踰牆。牆高。丹甫登。屍徑從下挽其足。履盡落。力掙不得上。聞遠雞喔喔。屍乃僵。不復動。胡亦憊極。斃牆下。天明。人見之。灌薑湯。胡醒。足為屍持。力劈不得解。斷屍指始脫。指痕深入肉。青腫不能步。告其家舁回。治數月乃瘥。屍為鄉人某。瘵疾卒。停古廟。將翌日斂。胡不知。誤與之卧。屍得生氣。故為厲。衆欲焚之。其家不肯。斂以棺。四旁加鐵屑。赤豆。魘之焉。

失物有定

吾通西鄉石碪場。胠篋者甚夥。稍疏防。即墮其術。予於庚午冬。買舟往同舍生沙君介福。招夜飲。甫登岸。有冠紅纓者上船。偽託沙君介。假表裏。船主疑信參半。命篙工挾包。偕之登。穿兩條委巷。冠紅纓者遽曰止。至矣。盍與我。篙工不肯。其人竟批其頰。奪之去。篙工負痛。追弗及。回船述之。船主怒。逐之。責其償。篙工懼。奔向所失物之門。伏地號寃。欲自盡。觀者雲集。予歸經其地。詢之。篙工歷言被騙狀。予曰。無畏。衣則我衣也。我不責船主。汝誰責。乃收泣隨歸至舟。舟人環訴。予不語。舟人請送篙工鹽使署。予曰。勿爾。失物命也。苟逼篙工。使懼而死。豈非以微物致命乎。我報官。當自任之。翌日。赴場白諸官。大索三日。竟無獲。乃開舟至馬塘。泊石橋下。午後。倦而假寐。鄧君韻珊。促予起。邀晚酌。余懶懶從之。行抵通衢。見一衣肆。懸皮套。確係予物。詢肆主所自來。肆主失色。云昨早石港客售者。詢餘物。云已買至岔河矣。乃交肆主人里保。偕鄧行。是夜有獻策者云。肆主人有厚貲。盍罰倍數。予笑卻之。明日。同年友陶君功美。諭肆主利害。偕肆主持原物來。售者亦贖回。余稍酬其值而受之。並信知石港場主徐公。畧云。物已得。可免比差。不告其究竟。懼累肆主也。噫。失石港。得馬塘。隔三十里。

祇四日而一物未少。仍歸趙璧。得非數之有前定乎。嚮使嚴追篙工。竟致逼命。而余物復得。如此無辜一命何。然而有進一解者。曰。篙工果致死也。此物必不得。余不覺首肯者再。

開路神

吾通關廟後有一人巷。常有開路神出見。然不恒作祟。相傳胡大宗伯長齡。馬部元有章。未遇時與一友赴飲。醉歸經其處。倏見神高二丈許。戴長白巾。髮兩肩蓬蓬垂阻巷中。狀可怖。宗伯叱之。神暴縮如小兒。跪道左。馬至則旁立讓之。至某友阻如前。友亦叱之。神笑曰。勿裝空架子。不畏爾老貢生也。果大號逸。後有人至相伴歸。其後胡大魁。馬亦會試第一人。友僅以明經終。

騙子二則

辛未會試之年。予同年友王君逢春過琉璃廠。見丐者持藍呢馬褂求售。意是竊來者。問其價僅二兩耳。王以為廉買得之。喜甚歸語人曰。誰謂長安居不易。是二兩非賤物耶。衆不信。啟視之。爛泥一包而已。衆撫掌曰。是物耶。二兩固值矣。王訝曰。明明見是馬褂。如何此時成爛泥乎。衆曰。彼原說是賣呢馬褂也。君買呢得泥。又何憾。王

啞然自笑。蓋騙人者預將泥巴好藏暗處，然後以真者廉其價使速成，既成於包時潛易之。王不知誤墮其術。或曰：使黠者於買成時力持之，不使潛易，彼不將反為人騙乎？予曰：彼固防之矣。此計不成，則另遣一人來偽為認贓者，強奪之，且坐售者高贓罪，作欲控狀以駭初至京者，賂之乃已。總之吾輩不可貪小利，見此等人不顧之，自無事；若一問，則始終不能出圈套矣。

某孝廉清晨入黑市，冀便宜得物，見羊皮袍而湖縐似新製成者，價四兩，遂買歸，炫于衆。衆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甚，安知非偽者乎？某不信，諦視，果以皮紙作箭而粘毛於上者。恨甚，既而笑曰：鼠輩詐予，予不能詐鼠輩哉？明日復入市轉售於人，得六金歸，而大笑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衆又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之又幻，安知非偽銀乎？某曰：何至是也。出銀，一鉛錠而已。此亦見京師騙子之奇矣。

李升

僕李升，直隸棗強縣人，受僱予家十數年，頗為先君子所信任。李亦鯁直，尚義氣。先祖母范安人在京日，待下素寬。一日早起，猝見李持煤簍倉卒出，蓋竊以奉其叔者。叔李起，亦在予家，適新娶，家甚貧也。祖母恐其愧，急徙旁室避之。李升知祖母意，私

謂叔曰今日事他人不繫縛之笞辱之幸矣誰肯捐物於盜而反避盜也此而不知
恥者非人也此而不思報者非夫也自是事予家愈勤或在外與人鬬往往性命相
搏惟祖母一言叱之輒止任受屈不與較先君子晚年由山海關回京李升送關外
故多盜行旅有戒心每宿逆旅先君子年踰耳順不任勞輒熟寢李升獨秉燭危坐
達旦比登車呵欠不止顛而仆者再以故行千五百餘里無失事先君子益重之後
以父病回其籍不復來踰六月先君子卒予將奉先祖母及先慈由陸路南旋李升
忽自至願隨行先祖母慮其滋事李升跪先君子靈前誓痛改乃命之從履危蹈險
皆以身先一路頗咨其力至通表戚馬卓亭茂才聞其義請之力李泣涕去予年甫
十四五經成誦已挺筆能作文以家貧幾至廢讀李言於馬馬延予入家塾為備脩
脯受經學於如臯名諸生張李晨昏侍讀無異曩時不以新間舊也夜必婉言勸見
予讀之奮則欣然喜見于顏色一日予偶倦嬉于庭李正色曰千里有未埋之骨一
家無隔宿之糧惟冀子身復舊業耳今優游若是是忘先人甘貧賤矣奴何望焉因
泣下予悚然復讀知初見有掇巍科者則又勉曰是亦從辛苦來也不然巍巍黃金
榜豈荒廢者所能僥倖哉予畏之如嚴師三年未嘗倦乙丑李以暴疾卒又明年予

幸獲售旋捷南闈夫區區一第何關榮辱然追念微名所自非義僕且以鄉人終身矣如李者朋友中不多得臧獲云乎哉惜乎棄世太早未及親慰其苦衷也筆之以誌其義焉

破鏡重圓

余少讀紅綃紅拂諸傳竊歎兒女英雄千古佳話區區窮措大不揚爾貌不臧爾才雖則如雲蓋無思存我者矣然而事由志成緣以因結戀三生石上之魂洒七載枕邊之淚義俠千金贈妾美人萬里尋夫由苦而甘既斷復續此不特今人所艷羨亦古人所罕聞也爰吮枯毫以誌榮遇歲辛未余計偕至都試事畢友人有欲納姬者偕予至媒家相之入門粉黛笑迎衣飾鮮艷友人饞腸易飽遂美其長而肥者坐談久不去予心哂之獨散步院窗外忽見西廂有精舍三楹茜窗下坐靚妝女子年可十五六翠黛彎娥蓮鉤惑鳳衫裳楚楚秀雅宜人余不覺睛為之眩聞友人喚相與乘車返翌日詣媒氏詢女世家始知女張姓育於許母卒父博負將鬻女予聞心惨切思傾貲娶之慮值高不果別媒歸商於外戚吳吳曰是不難盍以重金啗其父先畀百金就婚而不娶速歸謀如數期一年迎婦事或濟予善其計浼媒達意父果諾

婚之夕。愛憐備至。女泣謂予曰。蔡君非薄倖者。顧去後。一年如百年。永擱不能設法使儂早出樊籠耶。予曰。邀天幸。獲儁或可濟。女每夜焚香禱天。期捷報。未幾。榜發。予落第。女泣下如雨。强揾淚作歡容。具雞黍慰語再四。予唏噓曰。負卿心矣。女曰。有志者事竟成。君不過遲一科。何傷。為第君歸。籌得阿堵物。宜早至。勿拘拘於及瓜也。予誓以日。逾三日。予就道。折玉簪各藏其一以為驗。乃揮淚揚鞭去。女自此閉門卻粧。日刺繡作消遣。花前月夕。珠淚恒漬羅衫。父益厭之。會博負。謀背盟言於女。女不可。乃賂鄰嫗。俾作大妵。爰江南蔡觀察硯農。豪士也。時為兵部郎。為娛老計。以七百金載之歸。寵專房。女背人嚶嚶泣。蔡至。强為歡笑。蔡察之。數詢所苦。終不言。固詢。則曰。問宋先生而已。宋名琛。吾鄉孝廉。嘗偕予至女家。知其事。時幕蔡。蔡駭詰女故。宋茫然。請覘女。乃偽為女病。延宋入診。既見。趣出。矍然曰。是吾鄉翦峯人也。胡為來乎。蔡神沮。既曰。果若是。吾當成其志。宋亦力勸。計乃決。會甲戌部試。予挾貲皇皇至。聞女事。大慟。無意進取。草草終場出。宋來達蔡意。予以為戲。置不答。四月。蔡得四川鹽茶道。行促。遣女不果。載至蜀。予既再黜。念女去益遠。亦遂歸。此緣已來生付之矣。又三年丁丑。予館錫山。蔡忽飛札至。促赴京迎女。朋且廹。予喜且訝。顧羈于館。去不可十

一月。蔡已遣僕送女至。畫艤船河干。予趨往迎。相見淚簌簌。噎不能對。坐無一語。翊日。僦西城某大姓舍寓焉。先是女在京聞蔡與丙帥語。私喜得予。至京耗日。卧悁泣不止。蔡百計慰藉。終不懽。既放道。女念予空乏。盍斂蔡資津貼。欣然從之去。二載少有積蓄。泣言於蔡。蔡慨然曰。佳話也。厚贈遣之。遠近咸稱其高義。

無子有子

如皋康某忘其名。中年抱鄧攸之感。思修德以挽數。凡里有善舉。身先之。傾其家弗悔。如之育嬰堂經理無人。廢不舉。康變產充費。募殷戶成巨款。延公平者司其事。堂差十數輩。日核察無有玩。乳媪米日一升。錢月二貫。堂外減其半。嬰初入。發繈褓衾枕維新。早起司事。巡各房一周。堂外繃而至。越三日。保抱勤。賞之。否有罰。瘦且病黜不用。病有醫有藥。長男塾約之。女媬訓之。愛而蜾負者。官無禁。蓋自康育事幾二年。呱呱泣者二千有餘。其自死而之生者。更不止倍其數焉。康之婦不育。數至是。乃一索再索三索而不已。噫。誰謂數定者真不可挽哉。吾於康信天道之不爽矣。

錢大令

吾通錢大令文偉。字蘭臺。丁未進士。初宰河南靈寶。調繁得商邱。寬嚴相濟。士民帖

然時粤逆北犯令省戒嚴商卯當衝途旦夕不能安枕藩司某錢同年友也虞錢蹈
不測調錢省垣代以宋至交卸已摒擋行囊將展軫于四月之晦邑紳耆集署前
丐公留辦團公不可固請緩期公不忍拂少駐度月朔卅日晡時賊入境距邑城不
百里炮聲相續火矢及重樓民大駭公馳出彈壓集文武官紳議固守西門扼要以
公得民責之公南東次險別遣紳弁分其伍唯北門最荒僻無民房宋自守初一日
賊太至圍縣城數重先攻西門砲闖雉堞裂尋丈勢且危公奮力率勇堵禦自燃巨
砲擊之衆感奮矢石雨飛賊傷頗夥勢漸卻自初一至初六公露坐城頭不交睫日
諭衆大義同甘苦衆足皴身皸有歡容賊見無間懈且走北門宋令坐敵樓不敢出
日遣偏裨巡埤堄聞砲聲戰栗欲逃為弁阻不得下淚湧至失聲初六夜乘弁他巡
潛啟關輕騎遁弁知馳追已去遠急令閉關附近富族聞官去皆惴惴羣擕眷先後
出男女擁擠門不得闔賊聞信急攻三門賊隨至一鼓入公方立西城見賊後隊動
意且去矣忽探者報北門啟公問誰主者曰宋公去矣公大驚向北再拜急策騎北
行至中衢遇賊酋公揺手曰止勿戮百姓我縣官也請殺我賊馬上戟搠之中公腹
墜馬卒有武生某聞變持械巷戰斃賊三力竭踣地死公宅中男女九人皆被戕女

公子與婢入井。婢先女公子。女公子立婢背。不死。賊去。昇之上。家人送回籍。事聞。賜卹有加。贈道銜。本籍及死事地方。立專祠。廕雲騎尉。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

官詐

吾通王大司空廣蔭。肩輿入朝。行至正陽門。見前有舊泥後擋車。疲騾駕之。從者亦寥寥。按轡徐行。阻王輿不得進。前驅者以鞭揮曰。某馬疾。且欲入朝。君等稚時落後何如。從者大怒曰。爾倚官勢。敢打世家僕耶。言未已。忽車中一戴珊瑚頂。八團補服者。搴簾露半面。徐睨手揮從者退。是工部王大人。紅人也。爾等不可犯。避路讓之。便攬轡路左不行。王知某世爵貧而狡。急降輿謝罪。世爵某亦拉手問訊。無怨容。乃分道去。下午回寓。有青衣持帖。送一僕至。云適在路獲罪。送府領責。但此奴體羸緣尊紀捶傷。咯血數矣。祈藥石無恙也。王知其詐。顧無如何。贈白金二十笏。命從者致辭曰。敬呈藥資。小介已痛懲矣。事乃已。自後同僚相戒。無敢與周旋者。

明太太

先君子初入京。館輔國將軍明家。課其子祿智。將軍早死。夫人未婚而寡。嗣次房子襲其爵。即祿智也。夫人明大義。家規肅然。雞鳴即起。端坐督僕婦操作。皆具衣冠請

晨安。垂手侍立。命之退。始退。午膳。復衣冠視餐。至暮亦如之。娶婦亦日三至。無惰容。
無厲色。粧竟乃粧。食已乃食。寢安乃寢。漢官家無此家範也。大約尊長室。無卑幼坐。
弟見凡。尤必屈一膝。兄頷之而已。奴婢有所白。則免冠跪窗外。不能入堂門。如尊長
世僕。子弟亦必加禮。但內外之分嚴耳。予童時。住明家屢月。親見其元旦祭祀。及家
庭拜年禮。真不愧天潢世冑。除夕辭歲團飲。猶之漢人。三更時。婦即臨鏡嚴粧。傅粉
已。挽髮作髻。插徑尺金簪。戴髮子。形如箕。前高後低。上圓下平。乃鉄絲結就而麻絲
纏之者。珠翠密綴。作雲福花鳥諸狀。前後垂細珠十數串。略如鳳冠式。金釵十二股。
花樣新奇。釵首垂珠。又各三寸許。勻插冠前左右。寶光的鑠。愈顯嬌容光豔。兩旁戴
時花或紙花兩枝。行步不搖。自顫。耳綴玉環三。大一小二。粧竟。服繡袍。長覆足。僅露
粉底。有馬蹄袖。亦如我輩。特寬盈尺耳。長亦七八寸。外罩長褂。與袍齊。補如其品。寶石
鈕如便頂。或黃蠟。或水晶。上銜小翠花。纍纍如五星之相貫。粉頭旁亦圍卷領。其鞵
欵式不一。底高四五寸。而削其下。底正方。着地纔一寸許。俏步閣閣。似較弓鞋別有
天然嫵媚。太夫人粧亦彷彿。而首飾純以素金。衣飾亦淡雅。姑媳團聚。姪婦女孫隨
侍。天嚮晨。即見祿智紅頂翠翎。貂袞豹裙。率諸子侄至。跪請正廳行禮。於是輕步逐

隊行。至廳門。僕左媪右。雁行立。猩簾垂地。寂若無人。太夫人獨率家婦。肅容入。立香案左。其正案供先王。像高丈許。儀表瑰偉。鬚眉若生。朝冠綴紅肫膳。服四叉蟒袍八團補服。表其外。靴藍色。緝金三縫。皮以緣。端坐虎褥。可畏可感。旭無影。據云入關時落水也。王以下貝子貝勒。俱木龕分供左右。祭品則山珍海錯。異狀奇形。俱民家未經見者。一時香烟繚繞。燭焰輝煌。氍毹貼地。步履都不聞聲。已而僕以銀椀持酪至。媪接入簾。婦承之。以首跪奉于姑。不傾涓滴。姑獻正案前。其餘分獻亦如禮。然後水陸分進。約兩時許。纔已。姑徐攝衣跪。俯首。以右手略撫右鬢角。為一拜。三拜。乃起。總繼之。姪娣女孫又繼之。始斂容退。祿智率子弟進行禮。則如漢官儀。禮畢。收供具。以次遞而出。門閉。外人無敢擅入者。入則輒病。其靈爽若此。祭後行拜年禮。其正室七楹。偏懸燈綵。貼地亦鋪紅氈。大銅鼎二。熾獸炭可數十斤。正中設皮褥靠枕脚榻。太夫人端坐煖炕。執漱盂蠅拂二人侍。祿智先拜。子姪次之。婦率諸女相繼進。男親族至。智答拜。女則婦答拜。太夫人不起立。以皆卑幼行也。如同輩。唯齒長者。夫人先拜婢僕拜院外。不上階。太夫人放賞訖。乃回房。諸幼輩拜智。亦如初。晡時禮乃終。明日又祭。三日乃已。噫。使我漢人行之。有不以為煩耶。

魂辭行

明家事師禮甚恭每晨子弟皆冠帶至揖至聖先師神位畢揖先生乃就坐展卷除其冠如背誦冠如初放學復揖退終年如一日後先君子有滇黔之行乃辭館逾五年回京將軍已罷讀然待師加厚眷屬往來無虛日憶一日先君子乘輿入城至中市行人轂擊遇將軍乘朱輪儀從煊赫隔窗見師車急叱御停轡下車拱立先君子與問訊在在徐應俟師升輿去然後行觀者嘖嘖其恭敬如此咸豐中先君子以疾卒未及訃智及從兄禮同日夢先君子着衣冠至云爾兄弟好自為予回南去矣醒後各述其異嘆曰辭行非吉徵先生得毋不諱乎急出城師果逝衣冠胥如夢相痛哭至失聲守素幃半月餘殯已乃返次年予回籍又十二年以公車至都詣將軍見太夫人矍鑠如故家人亡其半予亦述所閱歷相為唏噓嗣是每年必一往視小府如舊戚丙子復至則太夫人已物故將軍亦稜稜瘦骨病殆不支尋向所憩畫棟雕梁蛛網塵封幾不可復識倘再閱三載又不知作何景象矣可慨也夫

任叔振

中庸三達德以勇居知仁之末古聖賢成知成仁全在一毅然直前所以高出庸愚

萬萬士人讀書明理見一善亦知當為見一惡亦知當改無如玩愒性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及事後追悔已成不可收拾之境矣所以人當中年最是要緊關頭不患從前作錯不患日後無成但從今振作此後自有一番效驗但徒勇在口頭無庸也

江西南昌任生名叔振少倜儻不拘小節弱冠補弟子員自謂狀元魁首指顧間事矣喜狹邪遊誘委巷諸蕩婦與之狎恒經夜不歸家人屢戒弗悛十年失檢事不能枚舉五踏槐黃未售任心知惡報亦遂灰志功名又明年所同類者魁於鄉任大謔謂冥冥固無足信耳適友人以扶鸞術進者任固請一試焚符已乩飛動大書呂某至任因請同類者得魁故乩判云爾不服耶爾今世功名顯於彼彼日前罪惡重於爾具所以一榮一辱之懸絕者則以回頭勇不勇之故也彼幼時曾奸婦如七且多見利忘義事祿籍已削盡去年忽立誓行善見人有難不俟天明披衣起必行然後已見活物必救之如是幾一年無知者今年特小驗彼善不已福且不已矣爾頓悟心地有明白時然試思當作事有一事痛快作去否優游姑息髮星星且將斑不振作禍且至尚福之期乎任痛恨汗透重裘歸即誓於神力改前失未三年鄉會連捷宦於燕子孫繼起不絕

1362083
I242·1
39

鸖砭軒質言卷四終

清俞樾纂

薈蕞編

薈蕞編提要

此書為德清俞曲園先生采輯清代諸大家名著而成計二十卷其中多忠孝節義等事蒐羅宏富去取謹嚴疑似之處悉為攷正足以感發人心有裨世道匯淺先生自序稱唐之鄭虔嘗以薈蕞二字名其書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今先生襲用之其亦自謙之辭也歟

薈蕞編自序

國朝二百餘年來人才特盛其大者見於金匱石室之書次者散見於名家碑傳之文道光閒嘉興錢衎石先生有國朝徵獻錄一書亂後散佚而平江李次青廉訪乃有先正事略之作近者湘陰李黼堂方伯又有耆獻類徵之作蒐羅宏富誠著述之盛心也雖然子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愚以為諸巨公之磊落軒天地者不患無傳惟匹夫匹婦一節之奇往往淹沒不著誠私心悼之流覽諸家文集隨手摘錄積久遂多不忍遽棄篋而藏之昔唐鄭處來輯異聞成書四十卷名曰薈蕞言多小碎之事如草之小而多也輒襲其名題之簡端云

光緒七年實沈月曲園居士書

弁言

吾浙俞陰甫先生著作等身才華蓋代久已在人耳目間無煩贅述今年秋謝君斤香持先生手輯薈叢編若干卷走商於鏞欲付手民繙閱一過皆捃摭各書所有忠孝節義等事之可歌可泣者薈萃成書搜羅宏富去取謹嚴大要總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不啻詩三百篇於溫敦柔厚中寓筆削褒譏之意讀是編者當令成仁取義之志油然自生誠當代之完書斯民之極榘也憶先生主講武林詁經精舍亦既有年戊辰歲鏞在精舍肄業半載雖未獲向先生執經問業而挹齒牙之餘芬已令人心脾俱沁厥後饑驅奔走由蘇而滬囊螢死守不得親炙於几杖間而獲讀春在堂全集及小品耳郵隱語等書亦足以盪滌胸中塵俗益復自喜願竊附於私淑之班今復得是書而快讀之其敢私為己有而不一廣先生覺聾振聵之苦心也乎急商諸尊聞閣主人仿聚珍板排印問世校閱既竣附誌數語於簡端佛頭着糞之譏所不遑計也

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小雪後三日山陰後學何鏞桂笙氏識

畬叢編目錄

卷一

雙孝　雙節
奇窮子　趙登
謝萬程　宜興民曹姓
郭老僕　昝僅齋
邢瘋子　毛癱子
黃洪元　顏中和
耕者王清臣　潁州匠
王廣文　徐元英
王都閫嫁難女　劉梅塢
呂雲奇　徐三痶脚
釆巖子　一壺先生
朱長源　楚壯士

奇奴　田鈍庵
丁公子　錢一本
卷二
沈應奎　吳嘉紀
孫默　申自然
李篠甫　吳伯宗尋弟
黄廷璽尋兄　三烈
劉公言　王次泉
顧繩詒　傅鼎卿
吳野翁　陸周明
雲夢山人　申子純
竇成　陳朗生
劉泰齋　周光綬
髯俠　雪蓑

吳錞庵　汪渢
卷三
俞節孝　卬維屏
餅庵　顧耕石
趙希乾　彭賓
孝烈張公　李一足
白衣先生　殷岳
戴山人　費大受
馬羽長　邰山人
吳湛　馬雲翎
雪灘頭陀　吳雍鶴
牛太初　李栩
東海處士　孫頖庵
二俞

卷四

劉宏甲　徐仁寰
瞿秋崖　張麒
王將軍　秦舍人
高文彩　李若連
王百户　陳衷壹
王大本　諸天祐
王義士　劉長庚
五公山人　胡穆孟
某千總　劉龍光
陳繹思和本初　東江先生
王冰庵　毛鶴汀
嚴孝子　白雲先生

卷五

孫將軍　陳鷗沙嚴弓父
華豫原　李復新
韓晉之　齊望子
鄭澹居　楊安城
呂尚義　孝義吳君
盧必陞　王獻我
謝隱君　李永昌
慶州老人　沈貞孝先生
楊氏雙孝　東氏三節
卷六
曲阜顏氏事　郭海若
咸默　滄浪水樵
高查客　楊藝
王默城　顧玉停

邱天民　隨州牧瞿侯
田贈公　范芝巖
李孝子　阮世恩
趙萬全　李晉福
戚弢言　盧象晉
何靜山

卷七

汪龍　桑文侯
陸德本　姚孝廉
倪懋功　石哈生宋石芝
宋釋之　王時翔
康續　薛孝子
王恩榮　王元趾
佚老人　夏羽王

仲子　胡上琛
吴子方　吴隱君
義烈黄公
卷八
周貞靖先生　吴重光
馬生　陳曹二子
張三愛　程士章
吴虚銐　黄孟通
榮小兒　葉尚臯
坦然先生　蔡湘
金文　八大山人
唐太史　胡孝廉
陸承祺　俞老僕
卷九

金隱君　草廬先生
夏士友　貞憲先生
蓟隱先生　唐復思
黃道本　義行李叟
寒支先生　丁隱君
孫夔臣　鐵脚板
唐肇虞　蔣適園
侯夷門　劉牘庵
張士仁　謝振宗
卷十
祝曰三　嘯莊先生
汪霖　姜瑢
儒者誰　鄭賓日
翁運標　項為楷

王林屋先生　王仲穎
袁昌齡　張乞人
姜元凱　牟康民
和州二薛　張淑旺
吳憲　許四先生
芮處士　顧童子
曹起鳳　盧太公
蕭曰曠　許永科
銀查子

卷十一

徐驌　邵如椿
吳漫公　張若鈞
董十先生　郭六
張瑛　王緻

董丙齋　　洋和尚
温熊水　　王次瑶
跣足僊　　李松亭
李仲謀　　彭梅谷
董靜芳　　趙雨亭
葵湖先生　　滕家瓚
張星象

卷十二

壽先生　　吴鈞翁春
錢繼升　　鄧觀瀨
周書昌　　吴大姑
吴祿堂　　許剛中
僧如鵬　　何梅生
沈屺望　　吴星萃

樵煙野客　王瘦山
許所望　白廷英
魏興　徐金霖
汪良緒　壽州某孝子
浦近倫　呂德興
戴兆苓　程永傳
江廷爍
卷十三
俞鎭璋　方錦全
徐有章　陳紹蕃
孫傭　孫福
沈仁業　李文淵
周顥　胡其愛
張子焯　陳黃中

高士楨　吳氏兄弟
莆田僧　補履先生
打卦者　海老人
汪初　汪楊嚴三文學
葛大賓
卷十四
沈起　蔣之翹
史以慎　藍忠
徐夢麟　盧和
楊老痴　方召
劉日陽　金俊明
翁天章　王武
沈通明　張霖
劉任　曹永鼎

詹夢符　劉宗洙劉恩廣
霍亮雅　沈頤
孝賊　汪魏美
王征南
卷十五
周夫人　沈雲英
畢著　王秀女
廖氏　李孝貞
林氏雙烈　張氏五烈
女奴景　濮氏女
蔡氏　董嫗
項淑美　馬烈婦
張有　王孝女
阮貞孝　嚴烈婦

黄氏　　　　　　　　潘氏

秀水張氏雙節　　　　常孝女

王太華　　　　　　　王節婦

傅節婦　　　　　　　宋烈婦

謝烈婦　　　　　　　海烈婦

卷十六

泰甯三烈　　　　　　秦節婦

梁烈婦　　　　　　　沈孝女

唐烈婦　　　　　　　蔡烈婦

郭烈婦　　　　　　　卜氏

郭孝婦　　　　　　　魏烈婦

王氏姑婦節烈　　　　徐烈婦

吳烈女　　　　　　　張烈婦

閩中三烈婦　　　　　李貞烈

徐烈婦　冬青女
王氏女　金壇三烈女
梅節婦　仲烈婦
張烈婦　朱貞女
孝婦李孺人

卷十七

陳烈婦周氏　陳烈婦李氏
羅烈婦　節婦陳氏
宋景衛　蔡蕙
王烈婦　朱如玉
曹借姑　姜桂
烈婦馬氏　茅貞女
廖氏　馬孺人
殷烈婦　文鶯

章貞女　蔡孺人
林烈婦　貞節林母
龔烈婦　冷節婦
桐鄉諸節婦
卷十八
朱烈婦曹氏　沈烈女
黃烈婦　陳節婦
俞秀　吳珏
孫秀姑　陳三淑
史八夫人　樊烈婦
曹六姑　魯巳姑
馮母　洪烈婦
薛坤　孝婦吳孺人
趙氏老婢　江南二烈婦

蔡貞仙　韓烈婦
卷十九
劉烈母　章孔榮
吳節婦　李氏
五烈　司貞女
許福弟　唐鳳鸞
葛蘭娥　周孝貞女
徐催　宋烈婦
李貞孝　顧節婦
武昌縣某節婦　吳節婦
陳劉氏　伍五姑
張貞女　黃氏
鮑烈女　段烈婦
卷二十

林烈婦　陳貞婦
黃氏　楊烈女
張烈婦　林娃
胡氏張氏彭氏　王貞
支貞女　蔣貞女
袁烈婦　林貞女
朱烈婦　張烈婦
萬節婦　祝貞女
江小娘　朱節婦
沈貞婦　許謝氏
史烈女　姚烈婦
王貞女

[藏書印]

清　曲園居士纂

雙孝

秦鄒王君新畬。篤行長者也。厥配陳。先刲股療姑疾。後一載。新畬又刲股救其父病皆愈。新畬夫婦歿。鄉人榜其堂曰雙孝。見李瀅敦好堂集。

曲園居士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可謂盛矣。而左傳以潁考叔冠首。重純孝也余撮拾舊聞。託始於此。亦左氏之義歟。此事不記年月。李瀅字的庵。順治乙酉舉人。則此事必在國初也。

雙節

郝生名奇遇。字會明。世居栢鄉城南之西汪里。甲申之變。都城失陷。郝生聞之。不勝痛憤。謂其妻趙氏曰。我欲死義。爾其能從乎。妻曰。夫子將蹈高節。妾請先之。其夜即飲藥死。郝生不舉哀。不成服。次日。舁而瘞之祖塋之側。令兩弟召其親舊與之永訣親舊咸止之曰。政不及己。不蹈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捐軀殉國。奚益乎。郝生悵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有志身死則心安。且吾將以愧夫今之士大夫懷二心而事其君

者也或又以無後為言郝生悽然曰忠孝豈能兩全哉吾志決矣衆知其志不可回同兩弟更番坐守生舉動談笑如平時旬日後防衛稍疏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啟妻趙氏之穴窆焉樹碑於道左曰郝生忠義雙節墓見魏裔介兼濟堂集

奇窮子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栢字象南生而穎異美須髯貌磊落有丈夫氣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馬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性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則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搆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摩弄手譜數曲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彈罷抱琴而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後以草廬敝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嗟乎若象南眼孔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為莫予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見魏象樞寒松堂集

趙登

趙登者。真定農家子。爲趙學博家僕。學博謁選。得肥鄉。登隨之。拮据行李。頗艱苦。有學博同選某子甲見登服勤。欲誘以役己。乃借役於學博。謬爲恩甚渥。且許以妻孥田產。登不肯。怫然辭歸。仍事學博。學博再歷任。倦游挂冠。登服勤如疇昔。學博家漸落。登乃設筵酌醴。奉學博居上坐。己奉白鏹數百。長跽以獻。學博驚曰。此何爲。登曰。老僕數年所積。願供主朝夕。學博辭之曰。汝所積。吾忍取之耶。登泣數行下曰。僕身主之身。則物皆主物也。學博辭益力。登泣愈甚。不得已。取半。無何。學博念其役久。遣還鄉里。登泣而去。每值歲時伏臘。若學博初度。登必具雞酒爲壽。日未出已及門。如是者又數年。學博謝世。登具衰服。披髮自其家至。哭如喪所生。襄事乃返里。人曰。子何苦如此。登曰。主恩未可忘也。見梁清遠祓園集

謝萬程

謝孝子。南陽唐縣人。名萬程。娶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死不克殯。夫婦號泣。擗踊里巷慘戚。亦不克助。萬程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爲殯具。鄰村董宦僕有王全者。先有子。七歲。而寇掠之。遺唐縣道中。有翁媼拾而養之。遂以爲子。義

不得返。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李歸焉。泣而請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而出。願早夜供績紝。全妾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許之。越明年。全子所養其家之翁媼皆死。得歸。全凡大有。以為進人也。懇於觀察使。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陽張公名三異。有奇政。屬之捕王全。至。偕少男子曰。非進人。我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曰此是我妾。非我妾也。唐縣謝萬程之妻。鬻我為妾。妾來惟涕泣不從為妾。從織紝而已。召萬程。康之。萬程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親者。世傳至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笞王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夫婦完聚如初。而旌其門曰。節孝雙奇。見孫宗彝愛日草堂集。

曲園居士曰。謝之孝。李之節。是固奇矣。乃王全者。亦天下之義士也。不旌其門。何歟。陳書徐陵傳。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為夫婦。徐孝克之賣妻養母。與謝萬程之賣妻殯父。其事正同。乃孝克之妻不克完節而歸。則以買者非王全也。故余反復此事。而歎王全高義。尤不可及。

宜興氏曹姓

宜興民曹姓者。有侄通漕八十餘斛。無償。其妻已聘未婚。委而他匿。叔氏代爲繫鞭笞備至。無以償。私計曰。當彼之妻不少補乎。已而復念曰。吾兒亦有婦將婚。其存侄婦。而當吾兒婦乎。戴尹岳修如司漕政。得其情。慨然歎曰。吾不忍無辜士女。仳離至此極也。雖然。公家之賦。不可缺也。于是計常俸外多方稱貸代償之。曹氏子姪之婚姻如故。見周啟雋濬木齋集。

郭老僕

郭老僕者。明戶部尚書侯恂之僕也。尚書之子方域。有郭老僕墓志銘。其文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

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爲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詗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叛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見侯方域壯悔堂集。

昝僅齋

昝宏祖。字寅谷。自名其齋曰僅。學者稱僅齋先生。世爲懷甯人。阮大鋮之母。先生姑也。以姑命召致先生。欲官以同知。則謝曰。親知邀光寵多矣。留賓筵中一布衣高歌謔浪。不所得更多乎。遂告歸。卜築桐江之梅渚。五十後復避地于龍山之杏花村。自

書斗室曰愼無憂忍無辱靜常安儉常足卒年七十八於是大雪深數尺先生擁被起曰吾生也大雪今去亦大雪吾行光潔中至樂也遂瞑見梅文鼎績學堂集

曲園居士曰先生書室四語極有味余喜誦之故錄於此至昝姓不詳所出廣韻四十八感有昝字子感切姓也是古有此姓矣說文日部㬜篆下臣鉉等曰今俗有昝字蓋㬜之譌然則昝即㬜字也梅勿庵先生乃以為系出漢相國酇侯即酇之省則字當作酇不當作昝恐未足據

邢瘋子

邢瘋子清苑人賣菜傭也無名字不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草花或歌或哭童稚羣姍侮之不為意崇禎壬午癸未閒行市中口嘵唶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尉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閫帥能一一舉其姓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擾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偽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醜詆詛呪之鮮所顧畏且語且泣目眵口涎交下手揮涕人衣聽者恆堵立咸嗤以為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苦是擔乎是非我

不任。今朝中宰相閫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嘖嘖不休。莱常不當。當則買酒肉奉其母。母兄謂非久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雜引王祥孟宗事。以譬解。母始釋。一日倩人書一紙。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啟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甲申流寇破城。不見。或云死兵。死水。又云削髮去為僧。不知所終。見郭棻學源堂集

毛癱子

毛癱子者。天長縣人。胎而癱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然雖乞人。竊好義。順治十六年。海賊陷江甯。天長亦為鹽寇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門數日。暴其屍。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斂於演武廳。寇平。新令至。聞其事。大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為養濟院長。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者肩。若騎而行者。羣丐屬目。甚榮之焉。毛既為丐者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癱也。不設几榻。薦草為席。妻卧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羣丐上壽。賤而尊。寠而樂者也。一日當除夕。妻妾置酒已。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竟循牆走。妻驚起。以火視。曰誰歟。曰我。曰

何爲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然而幾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日乞市例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鋪遞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相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歟。命一丐者曰。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僵卧息絶。一微喘者。而呵呵者則一壯者也。曰爲何者。曰以雀角訟縣役索錢。寘於此。於是毛命丐者曰。疾與酒。丐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絶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丐者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爲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焉。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已而天曙。羣丐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大驚。語夢於市。宋子曰。昔齊人以乞驕妻妾。而毛則以乞行義。不又可驕富貴耶。後數年。有人見之。且鼓腹挺挺。有昂藏氣象。噫。乞人也。能自立若是哉。見宋和橋酉草堂集。

黃洪元

黃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歡

而私遣惡少年詗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知庠所為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毎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好言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為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我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摘之。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眾驚。二子橫斧揮其眾。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遂去為浮屠。易其名曰光空。見汪琬堯峰集。

曲園居士曰。太倉陸世儀桴亭集。有丹陽二孝子記。亦即此事。惟黃國相為王國相。虞庠為虞翔。吳音王黃不分。而庠翔又音同。未知孰是。國相妻虞氏。洪元弟福元。則可補此傳之缺。又以兩孝子報讎。為奉母臨終遺命。亦小異也。

顏中和

顏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屍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為昌。遂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稿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此為稚子戲耳。即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籍有膂力。汝弱小。何能為。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趨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凡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盍偕我詣官首罪乎。衆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

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曰。騃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中和怡然曰。父讐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録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父也。明天啟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見汪琬堯峰集。

耕者王清臣

天啟初。張元度賈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元度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瞳聞。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清臣其名。世為潁人。舊有田。畏徭役盡委之其族。今來為人傭耕。差自適。少曾讀書。略識字。客有遺一書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常歌。亦不詳杜甫為何人也。問能作詩乎。曰閒為之。遂留共飲。吟一詩。傾榼而去。異日。元度過其家。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為詩。經亂。不知所終。見劉體仁文集。

潁州匠

萬曆末年。詹公懋舉。爲潁監州。召一匠入。公方彈琴。匠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公問知其能。使之彈。匠即據坐鼓。前曲。詹大驚異。問所自。匠曰。家在西門外。往見賀新者入城。則易酒而出。擔頭常囊此。因請解而諦視。及聞其聲。心復甘悅。遂往來受學。公贈之金。不受。曰匠。賤工也。受匠之直而已。詹公時時邀之入。更學其法。匠曰公琴皆下材。匠有琴。即賀新者所貽。今獻公。某良琴也。如是久之。人終不知匠爲監州揖客。見劉體仁文集。

王廣文

王孝子名廣文。台州黃巖甯溪人。農家子也。其父王興。就母夏氏生子三人。孝子居其長。康熙乙卯秋。大兵恢復黃巖。其母并兩弟。爲披甲所掠。歸于杭州南新橋營中。孝子年十七。乞食尋省。識其所在。計所以贖母與弟者。靡厥貲。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羸腹露胸。沿街募化。血淋淋滿頭項間。見者酸心銷骨。競爲醵貲而解其鎖。奈主者高其售。三解而三穿之。舊瘡再合而再創。痛哭顛連。至不能進飲食。一日。藩臬閫諸宰官。羣過而遇于途。廉其狀。共相嗟歎。須臾得六十金。持至營。缺兄

者尚三金有七。執不放。孝子仰天長號。絶而復蘇。營中有義兵者。不知姓名。解被中索。知數給之。孝子乃得偕其母與弟而歸。見洪若皐南沙文集。

徐元英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爭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毋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有富家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於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卯。次崧。次艮。華國曰。吾惟一子爾。卯艮果殤。惟崧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有一子。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爲。遂卒。年四十三。見唐甄圃亭集。

王都閫嫁難女

龍眠王公家裕。以都閫守常德衛。事多惠政。軍民信之。康熙二十一年夏。偶至廐中。別門有老漁伺于外。公謂其獻魚也。呼之。乃前跪曰。民前日捕魚荒洲。聞呼救聲。望之乃一女子。縛覆舟上。急往解其縛。飲以湯。徐問之。乃曰。妾本南寗張氏士人女。年

十八。避亂山谷。大兵克滇。搜獲。欲肆辱。妾翦髮毀容。堅拒獲免。猶百計窘若。周防。求死不得。師旋。從馬上縛來。及登舟。復縛之舟尾。次桃源白馬渡。風逆舟覆。橫浮水面。人盡沒。妾獨以繫在尾。出水上。不死。流至此三日矣。翁若再遲至。寒餓死矣。今遇翁。實再生我。旋解身中所餘簪珥見貽。民不受。女曰。既活我。盍攜至翁家。徐寄信父母來迎。當有厚報。民云。我非望報。但生涯一葉。草廬半間。置汝其中。人必猜。報官詰治。則汝我皆受累矣。女曰。翁處既不可。抑思善良有力之家。可轉送收養乎。民曰。人難深信。非畏累。即計財貪色。倘以為側室。或轉鬻求利。是我負汝矣。今守常衛王公。君子也。好行其德。必能全汝。女首肯。故民夫婦同載以來。民先詣治前。不得通。因伺於此。果得見公。亦此女之緣也。王公立命家人迎至。則端潔婉娩。雖久在兵馬中。閨範凝然。問之。以遭亂故。猶未字。公乃與夫人命女拜為父母。而手持十金。出給漁者。漁曰。民今年七十餘。夫婦二人。并無子女。一簑一笠。終老煙波足矣。初不望報。于後何用。知姓名為。終不肯言而去。王公既畜女同己出。又數因人寄信其家。卒無人至。心念女籌長。欲為擇配。會有貴州武舉原籍常衛人周名臣侯者。來常祀祖。晉謁王公。見其年少倜儻。即意屬焉。叩之尚未婚。及他日再來。遂留飲。同坐有趙某者。周中表

見也。公以意語之。趙驚曰。此殆天緣矣。乃言周於數月前。夢授職歸。拜香火堂。都不見一切神位。惟小屏上硃書一天字。入內拜其尊屬。則見一女子。持紅絲侍側。飲食甚盛。同飲者為王公玉。相與劇醉。讀史適至東漢秦嘉妻小傳而寤。次日以夢告。我等羣相賀。謂授官必得上缺。授後當有締姻之喜。豈知先有此遇。而我公之姓。又適符所夢耶。語罷。又一友驚呼曰。王姓非應在公。乃我也。我固姓王字公玉。天其令我作合哉。蓋此友自岳陽來。公雖與久遊。亦不知其字公玉。周就視公玉。貌與夢中無二。乃拜求執柯。王公欣然報允。以女歸臣侯云。王公施德於不相知之人。張女以九死全其身。卒得正聘。漁人救女於死亡中。引見王公。而先後無所取。皆可以風矣。見李念慈谷口山房集。

劉梅塢

劉倍字武功。晚號梅塢先生。蜀之某邑人。登崇禎壬子科賢書。就天官試。得州大夫秩。授滇建水。建水為臨安郡附郭首州。臨守缺。公以司馬攝府事。會所屬阿迷州土酋沙定州襲破省城。遣勁兵還攻臨安。公竭力捍禦。凡三晝夜。城中土弁內應。不克守。公預以少子付鄉人王之蓋。令急去。遂與妻楊氏何氏。率家人大小告天。北面拜

畢。以序就縊。一時署中同赴義者。男女二十六人。公因喜曰。闔室得死所矣。遂自於堂棟之中位投繯。氣將盡。而寇猝至。刃絕其繩。爭抱而灌之。逾時乃甦。寇相謂曰。公胡自苦。土帥素服公廉威。令城下勿驚公家。今胡闔室至此。各解所縊者二十六人。皆已絕。不復生。公瞪目大罵。以首觸刃鋒。血流被面。復前奪寇所執刃。欲殺賊。賊怒。遂反接之。置空室中。次日拔營去。郡民號泣奔視。傳呼劉父幸尚在。公曰。吾守此土。而不能禦寇。致寇內變。躪入吾室中。且盡死義。吾不幸獨生。雖符印完庫。俱無恙。今百姓仍奉我約束。縱朝廷聞而寬我。我何以對諸父老。又何以對室中就義之二十有六人耶。屢覓死。左右護之甚謹。公乘間封印綬遁去。隱姓名於石屏山中。旋落髮披緇。深入雲龍山。獨自往還。童子亦莫知所適。第時見衣袖為淚漬濕。亦竟不敢言。朔望或於峯頂北望拜。號哭失聲。如是者一年。忽危坐禪榻。數日足不履地。但飲水合許。亦不言病。一日忽跏趺坐。口占一絕句云。風雨正迷津。南天仗劍人。此身應已度。花老故園春。吟畢而逝。時戊子年五月某日。（見姚文燮無異堂集。）

呂雲奇

呂孝子名雲奇、字石英。太倉沙頭人。少有至性。談古忠孝事。悲憤激壯。髮上衝。嘗標

立冰雪中。氣勃勃。膚理不為動。讀陳情出師二表。必反覆流涕。日手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集。心慕其為人。往往中夜起立長嘯。聲悽愴如鶴唳。乙酉七月。清兵眛爽至。奇與父偕匿叢薄中。兵得其父。欲加刃。奇跳身出。乞父命。兵不聽。奇環抱乞代死。父子皆被殺。及死。奇猶垂首著父胸。若吮乳狀。見者悲之。妻龔氏與奇同志操。倉猝殮其舅。棺衲皆盡禮。夫次之。曰。此我夫志也。及夫殮。引刀斷一指。血淋漓悶撲地。徐拾燒爐中。曰。我誓死如此指。左右皆泣下。州守白公旌其門。曰節孝雙奇。（見黃與堅願學齋集。）

徐三癲腳

徐三癲腳。瀛之野民也。世業農。未嘗知書識字。少時獨知不喜奉釋氏。閭有釋氏至門。持椎逐之。覯於塗。必毒詈之曰。懶奴懶奴。及長。因痘疔癲其腳。故以癲腳渾其名。行三。人皆曰三癲腳。值明之末。耳聞紛紛起義。泣對其父曰。我家胡不起義。父曰。痴兒子。我鄉人也。而安於農。起義胡為。癲腳大蠢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村學究所。問忠義二字書法。學究寫二字與之。歸即裂白布一幅。照前點畫。大書二字於中。明日揭竿標諸宅前。父知之。驚墜於牀下。裂布折竿。大唾其面曰。我一家幾死於爾也。癲腳氣懣。襆被臥於牀。日無言。喚之起。不應。與之食。傾於側。積五日。母探之。癲腳已僵

矣。告其父曰。痴子胡以死。啟其牀。五日之飯。粒粒猶在。見沈寓白華莊藏稿。

采薇子

國初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摭野菜。入沙罐煮食之。鶉衣百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見汪有典文集。

一壺先生

一壺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欷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嘗往來登萊間。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輙曰。行酒來。余為汝痛飲。叩之不答。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僧舍。每夜半。即放聲哭。閱數日。自縊死。年垂七十矣。見汪有典文集。

朱長源

朱長源。大興諸生。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僦宣府人姜納吾居。性佞佛。王賜以婦人。輙辭不受。掌科楊某死於難。夫人華。墮德姬隊王嘗以賜人。夫人雜髮以距。王既賢長源。滋欲賜以婦。遣入德姬院。恣所擇。長源既

聞楊夫人墮是院也。遂弗辭。見裹佛巾者。知其楊夫人。大言曰。予夫興故殉難迎撫米之馮子也。若道裝予亦道裝。大興達毘陵。程易與耳。毘陵者。夫人故里也。夫人知其非常人。亦弗辭。長源以夫人歸姜家向夕。夫人叩長源曰。君脫難人於危哀難人否。長源曰。為全夫人節。非特哀之而已。是時姜納吾伏童奴數輩偵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至曉不輟。納吾異之。抵夜。復令童奴以班伺。長源誦如初。三夕伺之。又復如初。納吾晨興盥洗更衣。候門啟。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君既不近婦人。何贅疣此一受為。長源曰。此搢紳婦。吾非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同室。然非誦佛。無以明心。不意為君偵得。幸為我諱毋敗機事也。納吾曰。君義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為治別室。遣老姬侍楊夫人。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源曰。君誠異人。吾為公合浮屠尖。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示微疾。跏趺而化。見汪有典文集

楚壯士

楚壯士。年未二十。質績然。甚弱也。甲申秋。奉母來避亂金陵。或問其姓。曰我楚人也姓楚耳。問其名。曰我壯士也。名壯士耳。家貧。不能事生業。時乞食市上。以養母。市上

人笑其顛。壯士亦笑曰。我顛也。冬十月。京營大閱。士卒摟攘。馳射擊技。直羣兒戲耳。閱畢。士卒奔散。壯士鼓掌大笑。笑罷大哭。哭罷走入場。場中列石鼓二。各重四五百斤。挈而疊之。雙手挾二石鼓走場中。周數匝。還分列。再走堂上。取架上刀。可六七十斤重。提走場中。盤舞。舞罷又大哭。哭罷又大笑。有言於馬士英者。召之。或曰。可得之以養母也。壯士笑曰。國賊耳。將取其血以淬吾刀。或曰。不如因之。壯士笑曰。既事之。何可刃。為亡去。後母死。或勸之走淮徐。謁督師。以貧故不能往。乙酉春。興城伯趙某募勇敢。潛應募。頃又匿去。江東張國維者。起授戎政尚書。建節開府金陵。壯士欣然來謁轅門。有偉男子鬚眉戟豎。繡服錦幘。佩刀。坐轅門。主謁。壯士敝衣冠足蹋蹀破革舄。揖偉男子而進。偉男子顧而笑曰。是積然者。奚謁焉。壯士奮起。取壁上勁弓二。並握一開。二弓俱折。見者莫不驚羨。偉男子竟不與晉謁。至日晡。壯士忽發大哭。取所折弓弦疾走去。次日有人云。功臣廟樹底。壯士以弓弦自縊死。見何絜晴江閒集。

奇奴

康熙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夜短後。無冠。跪道旁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

愁曰。是爾所宜言耶。杖而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奴仰天歎曰。吾為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為此耳。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適為人奴者言耶。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眞奇奴也已。

見馮景解舂集。

田鈍庵

田鈍庵名世亨。字子貞。鈍庵者。則以生平所往多與利反。故用之以為號也。先世以武功。為睢陽衛指揮。父時暢。中崇禎辛未進士。為盩厔令。鈍庵幼而失怙。復不見慈於母。家業飄零。一切人世易致之事。至鈍庵而所謀輒左。布政使邱公茂華。盩厔公同年友也。撫州守徵鈍庵狀。州守多方延致。至則親具湯沐。更衣磬折。備主人禮。鈍庵私念曰。以往衣食。不復足慮矣。既而曰。邱公得毋以此去乎。坐未定。邱公左官之問果至。曲周李公。繼來臬豫。鈍庵以年家子上謁。李公存恤周至。許援其子入庠。入

年爲賀。鈍菴曰。命乎命乎。會當有變。已而學使者以遷去。歸德遂不果。試鈍菴每出。難晴。則曰是必雨。人皆笑之。已而果雨。每訪人近村。則曰是必不遇。人且不謂然也。已而果不遇。持錢入市。則曰是必不得所需。人猶疑其未可知。已而所求之物果告匱。久之人始共信曰。鈍菴拂逆之遭。誠如所言。非誕也。見田蘭芳逸德軒集。

曲園居士曰。此等人古亦有之。太平廣記引異苑云。有人姓劉。人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惟一士謂無此理。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卹。須臾火發。資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鵂鶹。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耳奔避。又引獨異志云。淮南有居客盧嬰。氣質文學。俱爲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衆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幷幼女入火。時元伯和爲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伯和戲問左右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兒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衆君不勝故也。是日軍吏園宅。擒伯和棄市。此二人。視鈍菴更甚矣。

丁公子

丁公子之出亡也。乘一驢而去。念四方無能匿我者。惟故客某。食於吾家久。今往依

之。必能庇我。遂疾驅而抵其家。相見輒流涕。匿公子於其內。曰。姑深藏。吾入縣察之。翌日還。謂公子曰。吾家村落耳。不足隱公子。縣中某家可居也。乃與公子徒步而詣縣中。途中公子倦不能行。客忽瞋目怒罵曰。汝猶恃汝勢力耶。吾今送汝于官矣。汝不行。吾笞汝。公子大恐。伏而泣曰。公在吾家久。事急相投。公乃作此態耶。客不聽。忽一樵者負薪至。客呼曰。此丁公子也。其與我執而送於官。樵者曰。丁不丁。何與吾事。吾市我薪耳。客曰。痴奴。汝薪值幾何。獲丁公子。有重賞。吾與若公之。樵者曰。信如公言乎。恐有誤。客曰。吾在渠家多年矣。朝夕讌集。熟且久。不誤也。樵者倚杖而問公子曰。汝識此人乎。公子涕泣不能言。但曰唯唯。樵者色忽變。鬚張髮上指。舉杖擊客首仆地。遂斃之。謂公子曰。去。吾亦逝矣。問其姓名。不答而去。見鄭廉柳下堂集。

曲園居士曰。丁公子不知何人。明史丁汝夔嘉靖中為兵部尚書。以俺答入寇斬於市。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所謂丁公子者。殆即汝夔之子歟。

錢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武進人。世稱啟新先生。明萬曆癸未年進士。除江西廬陵令。擢御史。按西粵。會部傳建儲改期。抗章不避觸諱。又疏論輔臣罪十條。疏俱留中。明年逮孟

給諫養浩。杖闕下。株連一本。削籍為民。其學凡經史濂洛關閩書。無不窺。而尤深於易。居家凡二十六年。一日。忽謝友人。之鄉營治兆域。以寄高道客自誌。啟土。得宋紹熙錢。背復鐫一元字。臆之。當是紹熙元。其年為庚戌。以日易月。是歲九月為庚戌。因作詩。有庚戌年還未易逢。今年九月便相從之句。已歸。果九月庚戌卒。人皆以為讀易前知云。（見陳玉璂學文堂集。）

蒼巖編卷一終

清 曲園居士纂

沈應奎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為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曆乙酉孝廉。公車經費縣山中。與山人舁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楮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揎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為也。拂衣去。河間邸舍有騾食人。觀者環列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簡入目尺許。乃仆。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頭狀。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土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輒被噬。土人家釜甑罌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攀道旁古樹。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於空。有頃。復楮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仍乘之歸其家。蓋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義士也。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

獄論死。父老聚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躪朝鮮。交河輸歸四援。盜賊白晝刼行旅。公何不以誤殺貰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於君。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曰。非吾釋君也。吳中沈某實教之。及應奎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飧餅上食。兒子持土瓿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叉手代孔禮稱謝。又三四少年。持尊酒炙雞至。願與沈公共飲。應奎狂飲大醉。持簡起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叩頭。誓為沈公死。孔禮再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既以身許公。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後官刑部主事。出知汀州。稅監高寀播虐。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寀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歸。復起南光祿寺少卿。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夫椒山人曰。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見陳玉璂椒峰集）

吳嘉紀

吳處士名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家州之安豐場。地濱海斥鹵。居人煮鹽為

桀性剽悍喜鬬。遇凶歲。即起為盜。平居無事。口吻憤怨輒殺人。處士獨以溫然儒者。居其鄉。初事科舉後。遂棄去。閉門窮居蓬蒿土室。名所居。曰陋軒。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晚年善病。或并日一食。不以告人。里人不知也。近海多暴風。疾雨水湧數丈。處士廬舍窪汙。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竈盡塌。苦吟不輟。其為詩。工為嚴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尤悽急幽奧。近代嚴棲之作。鮮有過之者。周櫟園。王阮亭。兩公。雅重之。有陋軒詩若干卷。版行於世。見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

孫默

孫處士名默。字無言。人無識不識。皆稱無言。因以字行。休甯人。遊於揚州。居一椽。從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飲。鄉人多大估。居積於揚。競尚居室衣服。飲食伎樂。處士望見。輒搖手閉目去。見通人大儒。即折節願交。而於寒人畸士。工文能詩。或書畫方伎。有一長。必委曲稱說。令其名著而伎售於時也。然後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歸之。朝一客至。即叩諸閒人之名。曰某某來。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處士長身高足。深目朗眉。被服甚古。見其遇風日。以扇障面。疾行衢巷。或蹴蹋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處士為之來叩也。見即出卷帙。闊袖中纍纍。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

壯至老如一日。不事生產。終其身於交友文字中。未嘗涉毫髮私。死之日。猶啟敝笥。理四方友朋書疏。授其子。其重交好文。固如此。見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

申自然

申自然。松江人。故明博士弟子。豐於財。明亡。自然棄制舉業。散家財結客。欲有所為。未發。謀洩。有司捕得之。同坐者六七百人。皆論斬。自然已押西市矣。忽有從衆中易之者。雖自然亦不自知其故也。於是自然得亡去。既亡抵家。而其家人七十二人。以自然為必死。皆先期縊死。自然之妻孕。既懸於梁。而胎隕。犬守之。鄰人之犬欲噉其胎者。守犬輒鬭殺之。凡殺犬者四。而此犬之力竭。亦死。自然既坐法亡匿。家人又盡死。子身奔走天下。然善畫。以此餬其口。轉徙至徐之沛縣。有陳昭大者。其叔任沛縣教諭。昭大從之。見自然之畫於準提庵壁間。善之。叩之庵僧。而識自然。性嗜酒。必極醉。醉則歌呼之聲不絶。至學為犬吠。而後已。昭大詢之。不答。至踰年。然後泣然告昭大曰。往者吾婦死於縊。而胎隕。鄰人之犬爭噉之者。吾之犬輒殺之。凡殺四犬。而吾之犬亦死。吾每念之痛心。故醉而為犬吠也。吾家貴賤七十二人。無一生者。吾嘗赴西市矣。忽有易吾於衆中者。而吾不知脫我於死者之為誰也。吾於明時。為博士弟

予。不忍故主之亡。破產結客。今雖家破身亡。不悔。吾名自然。則自然之。不必叩吾之名諱也。吾為松人。則松人之。不必悉吾之里邑也。然後昭大乃知自然之為人。後自杭州貽昭大書曰。吾之友陷大獄。得三千金可免死。吾賣書於杭城。幾得半矣。將之金陵。脫吾友於獄。則還就予。以遂終老約。久之自然所謀脫獄者。竟論死。自然亦於是日扼吭死。見儲方慶文集。

李蓀甫

李蓀甫。名日熑。福建安溪人。以諸生高等。貢入太學。能文章。有幹畧。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二邑接壤。巖谷深險。箐篁叢簸。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申間。海宇輯甯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索厚賂。蓀甫有弟。携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人。為賊所獲。蓀甫徒步入賊營。以情告愬。更慷慨陳禍福。賊感動。將盡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間。蓀甫弟婦及一從子得出。十人者終無還理。蓀甫練鄉兵。謀刦得之。賊所居地名摩頂峰。三面皆可攀援而升。置邏卒戍守。惟山後絕壁峭立。非猿猱不能至。賊不為備。蓀甫募得樵采二十人。由山後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筩。吹之如觱篥。聲振林木。蓀甫則身率

鄉兵。自山下鼓噪。天將明。雨驟集。泉聲頊洞。氛霧瀰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大驚。相奔觸逃走。葆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然尚有八人在賊中。賊恚恨。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脅從者萬人。日夜挑戰。葆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破砦以數十計。葆甫兵嘗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留四十人守柵。賊聞之。率其衆八百掩至。咸相顧失色。或勸堅壁勿戰。葆甫曰不可。賊驟來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柵。吾必盡兵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人者分為二隊。以二十人守柵。二十人迎賊。隔溪水而陣。相距五步許。賊列礮百餘齊發。人皆倚樹間避之。賊礮窮。渡溪水徑前格鬭。二十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仆其纛。賊驚竄。葆甫益麾兵合守柵二十人前進。格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無算。賊宵遁。葆甫直追至其所。遇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賊動靜。必知之。君第為我言。李葆甫安溪男子。誓不與若曹共生。盍早出決戰。毋自逃匿山谷間為也。秀才具以告。賊懼。偽許還其家口。而縲繫如故。蕭恥失信於葆甫。率其族人子弟。與葆甫合兵破賊。壘盡舁其子弟八人者以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於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將不次擢用。而賊某某降於大帥者。為讐所殺。賊黨恨葆甫刺骨。誣以同謀殺人。欲深

文入豫南罪事。雖得白其功。亦竟未敘錄云。見徐乾學憺園集。

吳伯宗尋弟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為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為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為子善撫以待。子訪求次弟有行。來時可并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塔將軍所部下。甯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胛失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并吾之妻子屬子矣。至則其弟果在。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為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因相待。是以不服。將領意悟。白將軍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僮仆幾不能起。嗚呼。其艱勤可書也。見李光地榕村集

黃廷璽尋兄

黃梨洲有萬里尋兄記曰、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趣。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還士人占之。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太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見黃宗羲南雷文約。）

三、烈

濰陽于生。攜其妻館穀於益都劉氏。生弱冠。恂恂雅飭。妻新婚纔踰歲。修潔明靚。嘗愛豔妝。書舍去濰陽近百里。抵秋。婦思歸甯。劉以道弟。懼多莽伏。尼之。婦兒女子情不聽。愈欲往。計即往當縕服避暴客。婦豔妝一如平時。生妻各跨一驢。與劉家一僕持梃行。不數里。秫田中忽呼哨聲。五六賊露刃出。生跳而逸。伏數步外以伺。賊急持婦。僕奮梃擊之。賊叢刃焉。遂斃。婦大呼曰。吾父吾夫皆諸生。義豈爲賊奴所辱。以手抉賊面。血濺衣襟。生聞之。奮而前。徒手搏賊。遂遇害。賊恨甚。乃支解婦。糜其體。詰旦。劉氏聞行路籍籍。往視之。收殘屍。具棺衾瘞焉。其父老諸生。來會葬歸。痛哭以死。踰年。流寇陷京師。賊羣糾爲大盜。與一女巫言。戕婦時。截雙足歸置簷間。已乾腊。取而玩之。碧繶緗絇。色澤黯淡矣。慘哉。婦死於夫。夫報婦死。僕爲劉氏僕。亦奮梃鬭死。使三人者。幸而膺國家之任。卒有非常。勢必扼吭決脰以報君父無難也。于生名陞。字霞舉。婦夏氏。僕名三傑。見安致遠安靜子集

劉公言

劉先生諱公言。字德白。父瑜。世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先生其仲子也。生有異徵。少爲文章。空明駘蕩。一洗程式熟爛之習。乃數踏省門。不見收。輒謝去舉子業。專肆力

於詩古文詞。汲古之餘。旁及方術諸家。而尤邃於星命之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星辰。推人壽夭貴賤。不失豪髮。留川韓允嘉累困鎖院。先生謂其一生科祿。皆會於戌。當於是年得舉人。以戌非鄉試期疑之。迨順治三年。山左再開省闈。實為丙戌。韓果舉於鄉。及戊戌始成進士。其信而有徵皆此類。自推命數年七十當死。但不至欒裏糾纏。牀蓐淹頓。差異世人耳。歲在辛卯年數適符。老妻借舂鄰家。先生閉門獨坐。及啟扉。先生死矣。先生詩最富。所著五行之書。亦數種鏤版行世者。惟投老吟一卷。斗數九辨一冊而已。（見張貞文集。）

王次泉

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既去於有明。喪厥師。凡陵寢所在。敕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而憫其亡也。嘗祭於其陵。而為文以告之。于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闖賊之禍。帝后既崩。以車一乘載以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旁。久之。偽符下昌平。令葬而不給於見錢。時皆偽官。無有為意者。于是有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啟懷宗故妃田氏之墓以葬。既瘞。復痛哭。各散去。十人者既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之者。康熙十有四年。有王生潑者。狀其父之行曰。方偽符下

州州藏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之州州官吏益怠吾父聞則日夜泣倡九人者各傾其貲產得錢三百有五十千為請於官迎梓宮而合之于妃墓凡畚鍤斤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翼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既下帝居中后居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槨以妃之槨承之后與妃竟不及槨也于是始知十人者有王君而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王君諱政行號次泉世居昌平之福會里祖父皆業農不仕君當崇禎末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歲饑全活人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見韓菼有懷堂集）

顧繩詒

明仁壽令顧公諱繩詒字敬承故大司馬少保公諱其志之仲子也崇禎庚午舉鄉薦是科得人最盛榜首楊公廷樞次徐公汧張公溥陳公子龍鄭公敷敎盛公王贊諸賢皆宿負譽望時論翕然一日大會於虎邱諸賢畢集言論風采各各自得酒酣楊公離席起大聲揚觶而言曰吾兄弟中有能為方正學楊椒山其人者舉此爵楊公蓋自謂眾亦共目之顧公應聲起端拱趨出曰小弟能為引爵一飲而盡一坐大驚公生平豈

弟多智詼諧滑稽嘗一言傾其坐人人皆解頤指之曰此後物非龍逢比干也及崇禎末公官成都之仁壽令獻賊破蜀據會城以公循吏得民心因遣人招公公慷慨指天誓不辱即馳馬入學宮縊而死嗚呼公之言讐矣此甲申七月事也見徐枋居易堂集

傅鼎卿

臨朐傅國字鼎卿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升部郎督餉遼左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黃山人以石為門鐫雲黃山人自序文其上望之如阡墓間綽楔云內置一樓顏曰凝道以木為複道直通寢室外築土為牆垣僅與眉齊每春和出遊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襜帷其女先適平壽張氏貧不能具嫁裝乃迎歸大為治簀珥衣服具鼓樂擇吉日令其壻復行親迎禮其任誕多類此見安致遠安靜子集

吳野翁

吳野翁名光字與嚴江南武進人自為野翁傳以見志其略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為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所諧於世然又平易近人雖樵夫牧豎相對歡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閣編茅插籬於中田

桑柘之間。十畝閑閑。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間世。亦不復知有人間世。人或謂翁胼胝之業。田家亦以此為苦。而翁獨甘之。無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作苦之餘。把壺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閒居靜坐。曰。吾於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曰野翁。人亦因而稱之曰野翁野翁云。見李容二曲集。

陸周明

陸周明名宇𤇆。鄞縣人也。少與錢司馬肅樂讀書。慷慨有大志。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及卒。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奉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游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

是日乎。拔刀擊之。纏斷墜地。周明明山。巳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譟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羅綢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至是而春明始瘞之。見黃宗羲南雷文約。

雲夢山人

雲夢山人孫斯億。字兆孺。華容人也。生而慧且美。未齔。以疹眇。七歲能賦詩。年十四。補弟子員。聲稱籍甚。久之。上書督學。棄巾襤冠。垂陽巾。渡江。如淮。覽京口三山。歷姑蘇。汎錢塘。徘徊會稽天目之間。返憩金陵。歷豫章。再遊京師。日與世外人交。不袖一刺。還訪鹿門。登參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游蘇門。百泉。嵩高。所至徧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歌。時人莫之測也。於時若王元美汪伯玉諸公。靡不倒屣延致山人。山人傲然無所屈。意有所適。往往不謝去。浪游數十年。未嘗以私干人。山人曰。吾五十年來。雙履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名山水十之七。所交賢豪大夫士十之九。今其休乎。遂歸里。入元石山中。頹然自放。以終。遠近問字之士。日無虛席。天下無知不知。咸稱雲夢山人。山人殆古詩人之狂者也。見嚴首昇瀨園詩文集。

申子純

申氏自按察公天益以下。世有文筆。子純者。按察之孫也。甫周晬。母顧病歿。子純啞啞悲啼。人以爲嬰兒故。然及臨殯。號泣不休。始知其爲孺子慕也。父異之。乃名之曰孝。十六歲補博士弟子。父嘗病癱幾殆。子純朝夕吮其毒。穢惡之氣。浸淫臟腑間。遂悶絶。恍惚至上帝所。帝曰。以汝孝。特生汝父。賜之青冰。乃蹶然醒。嘔出毒涎數升許。父喜曰。吾名爾孝。不虛矣。（見朱長孺愚庵小集。）

竇成

竇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千防桐。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盤居六皖山中。數出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賊攻之益急。應登輕騎出。請救於廬州道。出舒城。方解鞍飯。賊騎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受圍久。糧且盡。守者皆倦。有異心。賊知之。命應登擇卒中能言。爲營中素信者。使招諭城兵。廖舉成。成許之。賊夾以精兵二人。加利刃其頸。追至城下。成紿曰。爲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與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竇成也。主將爲賊劫回。適我招汝等降。幸堅守城。勿生異志。賊中甚苦。西門掘地道穿城。令掘皆遇石。不能穿。且糧盡。火藥盡。賊本無多。餘皆烏合無能爲也。城中宜速請救兵。我拚死報汝城中人知。賊急以

利刃破其腦。且破且號。至死號不絕。城上人望見之。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而拜。迄斬剖既盡。乃止。相與哭泣設主。即日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陳朗生

陳朗生名昉。樅陽人。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為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宅故倚山。山石磽确。塊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黄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相傳宅後山為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焉。閣後為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罄矣。顧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名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當產稱貸為之。以是益貧。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創。砍未殊。賊去

復甦。自顧頸血滿地成塊。撮而吹之。復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究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欬。猶可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欬。喜曰。可救矣。為合其頸。取汗污氈帽燒灰傅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媼家。以所掠簪珥絲枲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媼視惟謹。已稍愈。舁歸。卒不知二小賊為誰氏子。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即其地遽廬卧焉。是時賊去。諸子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際得金數鋌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君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命諸子隨孺人俱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梧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曆址次第結搆。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謂君性怪癖。故遘奇禍。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為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于君。君方鬻産。餘三十金。即持付之。皖人范生。於通市遇邏。時犯禁。為市人裸縶幾斃。君以歸。為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為之。亦不常為也。樅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有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

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追。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閉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卧。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由此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為鬼神所畏。又復遊戲鬼神之間。豈非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瓶。挂樹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過棄去。以為常。改革後。禿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髼鬆。望見相識。即引去。紙窗壁上。徧書為天下真逍遥叟。得世間大自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臨終自為墓志。只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為石舫喪制。誡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為閒翁石舫老人之柩。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劉泰齋

劉若宜。字宜之。號泰齋。皖之潛山人。故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國變。公遯跡浣花庵。薙染為僧。賊物色得之。縶至營。會賊敗。倉皇西奔。遂得逸。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是閉門卻掃。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貧病。不欲以高尚為名也。室如

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傖僮晝謀生於市則自挈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携手一至其上以是爲登眺云自爲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爲鋪薦爲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戶庭直游造物皆實錄也見錢澄之田間文集

周光綬

崇禎十年丁丑永新周孝子以刲股死邑侯閔公命諸生採事實以聞諸生具狀上言孝子名光綬字弱生爲邑博士弟子幼有至性父宏謨負才以老抑鬱善怒箠楚或非其過綬怡然不敢懟父寢疾浹年綬晝夜調藥餌坐卧牀側再拜向醫者乞方醫知其不治謬曰人肉可療也綬信爲然刲股肉熟而獻之負痛傷筋憊甚寢於别室父急呼綬兒安在綬恐傷父心聞命踴躍跛而來血淋漓不止噴之父病篤綬憂痛不能起遂先其父三日死當刲股時父初不知爲子肉食之頗快綬喜復刲其左臂家人覺爭奪其刀竟以此爲憾云見賀詒孫水田居士集

髯俠

髯俠者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綹甚美人呼爲美髯艄公目光

如炬。獨操一舟。往來吳越間。崇禎時。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於金陵。賃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舫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歸。擲岸上。如披鼠雞。數擲而盡。其行止隨地。不擇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嶼。急難迅流。留連而止。大巖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過壇廟。輒詬責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八女郎。嫻雅似士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曉起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顧謂髯。而能為我市酒乎。髯曰諾。即索百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人。胡從髯游。髯何人耶。試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泫然曰。妾杭人。從父宦於粵西。及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妾父母一家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為汝殺盜者。今汝父母讐已報。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為汝擇佳壻。吾義不汚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所語云何。但見哭笑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妾不知為何如人也。語畢。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吾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髯

曰萍水相逢一言為驗可乎君雖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為嗣兄子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甘心焉髯曰無能為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處女有福相知君喪偶可配為繼室此女當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為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巹成禮忽以前盜所刦千金歸焉大巖既婚思歸髯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之不可絕袂履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兄子果夭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見賀詒孫水田居士集

雪裘

僧雪裘不知何方人亦不自言姓名國變後所過題壁稱雪裘子遂呼之為雪裘雪裘不誦經不持戒蒻笠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閩越間意氣豪上詼諧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飲必極醉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儒生樽酒談文終日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為七言詩搜奇抉奧好用險韻僻事見者驚為叔獲而雪裘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搆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則捲為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甕其詩不知所感何事

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沈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愁濤崩石。如凄風慘雨。知為英雄失路無可奈何之詞也。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官某中丞家。值其衆飲。安于挽之共飲。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酒罷。忽指堂上所懸壽軸。熟視主人曰。誰搆此文。安以愍孝許君。君亦儼然安受。顧何學也。主人以安于故。忍慍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抵郭天門先生家。先生一見。即抱頸共哭。促膝細語。語罷。相持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岳。下武當。自是江楚間無復雪衰矣。郭氏子弟問郭先生。雪衰何人。先生默不應。再問。强答曰。雲間陳卧子其故友也。吳人戴翁客永新。自言識雪衰。揚州興化人。姓李名仕魁。崇禎壬午舉人。魯王監國時。受翰林院官。見賀貽孫水田居士集

吳鋳庵

吳鋳庵名琛。字滌元。歙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席豐。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以來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匜圭璧之屬。兄弟鑒賞。籩豆之間。雖鼎革之際。燕如也。己亥寇亂。伯珍魯罹于難。先是族有無賴子。驕獷負勇力。號千觔者。嘗有憾于伯。陰附寇。寇至村里。咸空舍以避。君趣伯避。伯謂烏合尋撲滅耳。而意殊戀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君携其琴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觔之媾於賊也。至則盡

掠室中。毀器玩殺伯。焚其廬而去。君號哭返。乃殯伯灰燼中。訴之有司。誓必報。及賊平。千觔逸去。君乃夜短衣躡屩重繭。偕一二邏卒。徧大江南北不得。乃北濟河。憔悴旁皇。面無人色。有識之者憐之。告曰。爾仇在汴陽。君則趨汴陽。遇族子尚木。尚木者。幼為伯所厚。知仇所在。憤曰。我願執兵以陪。顧夫夫勇。不易繫也。君曰奈何。曰有六人可與俱。六人者。嘗因亂殺人。亡命江淮間為駔儈。予習之。於是相與見六人。而告之故。六人弗許。君出橐中金。人畀之五十。泣以請。六人曰。譬弋焉。吾羅之。汝繳之。譬獵焉。吾穽之。汝牲之。六人者乃佯謁千觔。與納交。千觔不疑也。一日。六人飲千觔酒。酒酣。猝起乘之。千觔驚而仆。急抽刀韡中弗及。猶踣蹶人。六人者繩縛之。以授君。君竟以弟顧。君告汴陽令。請繫之獄。汴陽令曰。仇耶寇耶。徽之人。吾何越俎焉。君怒。尚木謂曰。不早自決。徒生得失耳。何然為。遂夜半手利刃。凡所以戕伯狀。悉償之。焚香酹酒。呼凡魂而哭告成事。千觔垂死。臂縛皆裂。見吳肅公街南文集。

汪渢

汪渢。錢塘人。字魏美。初為諸生。試輒高等。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

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鞶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渢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渢私為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婣欲彊渢試禮部。出千金。視渢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受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為渢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渢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林蓮具紙筆。自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閟塗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見魏禧叔子集。）

薈蕞編卷二終

清 曲園居士纂

俞節孝

俞塞字吾體。號無患。婺源人。性孝友。好讀書。遇有得。顧影獨笑。坐達旦忘寐。肌膚柴立。嘗曰。使我為伊周難。為孔顏易。或疑且怪。塞曰。士不得志。必不能為伊周。我欲為孔顏。孔顏即吾心。孰能禦之。又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往年將之邑。計里槖少錢。具饔餐甫出門。遇道上餓夫。輒捐槖予之。已念我餓若何。未幾渴就泉飲。掬水。見遺金一銖。撥視之。適如鄉予餓夫數。塞於是得不餓。比歸。念古不拾遺金。復出友贈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嗤塞迂。塞自信益堅。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方避亂信州邂逅楚別山同敞。與塞語。奇之。同敞故江陵相國裔孫也。一日問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若史氏深文何。塞曰。世詆相國姦。過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姦。間不容髮。惜當日不勉為賢相。貽世口實耳。同敞默不應。居白下。窘甚。會巨猾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歲致脯資百金。塞目攝所親曰。若豈能以金餌俞子哉。卻不報。適妄人蜚書螫塞。有友謂塞曰。是非至今日淆亂久。奈何以口舌爭脂韋。弭謗可也。塞裂

皆曰予誤矣。是非不明。故爭。爭而後。是非始明。不然。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皆亂世。非治世也。塞不意予獲罪仲尼深也。友人慚沮退。塞少工戈法小楷。草書頡頏鍾王。揮毫立就。以善病。涉覽岐黃家言。輯醫易。自謂不研易理。不能精醫。決諸症治奇中。儕輩雖侈稱其能。非所好也。塞以古大儒自任。恥章句學。天假之年。馴致曾閔無難。不幸年五十死。葬長干破山之南。爲勒其碑曰故處士俞塞吾體之墓。同學私謚曰節孝先生。見張自烈文集。

邱維屏

魏叔子邱維屏傳云。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八禧之姊壻也。父如泰。直諒好學。與先徵君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啜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瞯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

不倦。至爭辯事理。輒高聲氣湧。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絫。嘗與予爭辯時文體製。及繼統者必為之子。至坐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為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所居室。若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所著易勤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為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為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甲申後。棄諸生服。隱翠微山中。死年六十六。見魏禧叔子集。

鉼庵

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稱曰鉼庵。或曰。守口如鉼。取謹言之義。或曰。鉼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鉼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墨士。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於我乎養生送死。於是士君子皆賢鉼庵。嘗艤小舟。

問舟子曰。幾何錢。曰。若干。餅庵曰。朮貴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直。故負販人亦曰餅庵盛德長者。餅庵年六十。家人將觴客。餅菴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為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於此時一拜先隴。更何待耶。於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舊之隴而酹之。不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游黃山而後返。識餅庵者曰。餅庵姓吳。名傳鼎。禹存其字。或曰雨岑。蓋徽之休甯人。見魏禧叔子集。

顧耕石

顧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龍章。府學生。早卒。家難蠭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幼。嘗同兄出門游。有數人擁之行。乃擠墜大澤中。母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補弟子員。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祖禹亦棄舉子業。日侍君卧起。見君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汝能以身為機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復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更名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為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不敢忘。君曰嘻。汝何

見之臨。吾家數傳以來頗盈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我乎。吾苟有力。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無以前事為念。且夫同室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汝謹識之。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與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見魏叔子集。

趙希乾

趙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也。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人嘗觀優為劇。見安安事。即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瘧。希乾念父之死於瘧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遽瞯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瘳乎。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浴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即取刀坐牀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為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劍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既明。其仲父出見。以為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血出處悶絕於牀。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予怪希乾腸

已斷不復屬。而噉飲如恒人。求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筩置腹間。筩腰鼻皆有帶。懸繫於頸及背。承所出腸。筩既解。而腸端瀝濡濡下。如是不死。死洵不以刃刃哉。見邱維屏邦士文集。

彭賁

彭賁字茗柯。狀貌古樸如愚。平生少喜慍色。對人終日非問不答。祖志尹。厄於場屋。嘗三副鄉元。卒困窮以死。父兄力學。亦竝不見於當時。以此遂絶意不令賁就學。故生平未嘗從師受書。未嘗應童子試。家多藏書。私竊學焉。然資質過人。好學。通五經博覽羣書。一遍成誦。不遺一字。如洪武正韵。箋字彙小注。亦能誦其八九。邑貴胄子弟。各執一經問業。皆析義滿懷而止。為文章。極簡潔秀逸。雖小品題。其轉運結搆游戲滑稽處。無一不從子長韓歐中來。以自成其為古人之文。詩自漢魏至唐宋。皆得其意。而未嘗專學。家貧。拙於治生。年三十未娶。親友斂資醵贈。始得贅潢溪龍舌村廖氏。外舅予磽田五十畝。因學稼。有學稼詩。歲儉賦煩。不免凍餒。稍教授童子。取稍自給。不足則結網罟為業。有為罟詩。一襪著十年。既破不能再製。有赤脚詩。見彭任文集。

孝烈張公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即公。次清憲。次清寀。皆業儒。清寀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八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塞。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挾父起。父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舁棺具衣冠以斂。賊將至。滿趣公去。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奉茶叩頭乞免。賊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尚知禮。一賊抽刀進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旁躍出。泣求代伏公背。賊舉刀斫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主屍。長號不食死。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李一足

李一足名彜。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銜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梃為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為令於兗。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速避。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鐫其梃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樸。喜文。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盡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繇遂西

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游白帝緜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嚢也。兄書已得。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塗。短褐敝屣。須髮皆白。同至瑯琊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言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昇垂玉筯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梃佇立觀水。若有思者。(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白衣先生

新安有隱君子。曰吳浩然。諱道配。休甯臨溪人也。當明社變革之際。徽郡烽燧四起。鄉先輩正希金公。既以孤臣誓死。而閭里豪猾鱗集。先生知其勢必終潰。與其玉石

俱焚不若潔身適世。乃築廬山家焉。自是身被白衣。雖至市衢。未嘗變服。素不喜酒。後忽嗜之。飲輒醉。醉輒哭。識者悲其隱衷。非酒狂也。先生湛深經學。尤留心於世務。當明之季。慷慨然有所為。既以易代隱居。遂絕口不言時事。門弟子問業者。趾相錯。惟與講說經義。若及帖括體。睥睨不屑也。先生行既高。邑中遂以白衣先生稱之。識其名者。往往為之格邪悔過。謂鄭康成王彥方復出也。有司欲舉鄉飲賓。先生固卻。乃止。臨殁戒勿立墓碣。以許平仲識得葬處之語為恥。先生介然特立之志。信可表白於後世矣。見彭定求南畇文集。

殷岳

殷岳字伯巖。先世自山西遷鷄澤。父太白。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楊嗣昌誣以違令。當坐法。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弟淵討賊。事洩。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於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甯縣事。布袍皂帽。騎驢至官舍。為政持大體。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大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

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晝與之。仍布袍皂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碧。草屋三間。與涵光晨夕唱和。甚樂也。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龕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於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鬻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傴僂若奉教狀。既成。為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意欣然自得。見朱彝尊曝書亭集。

戴山人

潘耒戴南枝傳云。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祖明此術。當為君求之。先師沒。僅一嫠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某業為俟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徧歷諸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經年。乃得地於鄧

尉之西真如塢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來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曾未有黃盧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來遠遊歸驚喜過望既得地則葬費猶易舉來於是力任之親故閒有助者而先師竟葬矣山人非有葭莩之親簦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豈非天下之高義哉見潘耒遂初堂集

費大受

費孝子名大受字任宇世居吳江西操里父九湖母陳氏甲申乙酉閒盜寇蠭起盜入人家輒執其主加楚毒焉以求貲或縛去施酷刑要重賂乃免賊至西操孝子扶其父母以避而父老憊為賊所得孝子匿其母而奮身詣賊曰此吾父也老不任事請釋之而以我代賊不聽劫其父求藏金父無以應將兵之孝子以身蔽父賊怒將刃孝子孝子延頸受刃賊脅之數四終不捨父賊亦感動曰真孝子也難得難得併其父免之後十餘年邑令霍勳以綽楔旌其門將白之上官聞於朝孝子堅讓乃已見潘耒遂初堂集

馬羽長

馬鳳毛字羽長。世為揚州如皐人。前朝正德初年。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馬繼祖以忤劉瑾致仕。直聲震天下。先生其五世孫也。高祖孝廉公紳。祖進士公洛。復相繼以顯。德馬一族。幾幾乎甲天下。德馬者。始御史公同朝三馬。時有德馬駿馬惡馬之謠德馬則公也。先生才氣蓬涌。頃刻數千言。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所不蒐習。所為文。世或往往不解。應小試輒躓。嘗扼腕大言曰。大丈夫讀書慕義。以名公卿子孫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何必起而為吏乎。生不為將相。得以布衣然諾。為里閈所恃。是亦足矣。四方賓客。如吳門金申之。鹽官陳則梁。俱稱莫逆交。他若丹青繪畫。方外伎藝諸人。絡繹而歸之者不絕也。性喜潔。蕭然一室。度數百卷書。日吟哦其中。審歌曲。解聲伎。歌兒舞女。一曲入微。手按其分寸。酒闌月落。猶流連其音拍而不自已城外十五里。有一別業。曰新莊。四面花木楚楚。日焚香啜茗於其中。泊如也。年六十有六卒。卒之前一日。語其子世芑。世芬。曰。吾生平讀書數萬卷。今死矣。他無所愛者其以杜子美詩六本。李義山詩二本。而殉我焉。從之。見陳維崧湖海樓集。

邵山人

邵山人名潛字潛夫揚之通州人也生即聰敏異常兒顧授以經生家言則恚甚不肯讀或授詩賦古文辭則大喜晝夜疾讀不輟閒操筆為之則大工山人雖名家子孫然家實貧性又不善治生產婦里中小家子也庸奴其夫日求去婦既去山人貧益甚拾椽剉薦以自給性卞急與人語稍牴牾輒謾罵食物多禁忌閒會食食器中有非山人所素食者輒叱去不顧也里中兒爭匿笑之山人亦不樂居里中則去而客游居南中為李本甯先生上客之梁溪則鄒彥吉先生客之來吳中而與王百穀稱登談詩一晝夜也客久不得志閒一歸通州而屬有世變里門蕩析則轉徙於皋之委巷中山人既無婦老又無子僅覓一里媼給晡食室中止度書數十卷門無牡戶無扊扅或瞰之則繩縛其樞耳生平槖數十金貸諸胃脯灑削家息子母錢以餬口或紿之卒不償一錢者縣令嘗餽以金一夕為小偷胠篋去立盡山人悵且恨與客語輒詬罵不絕云山人於周秦兩漢六朝書無不習尤善者文選詩則工五言古詩精繇篆善八分書最攻字學點畫不少舛著書數十萬言多為人取去殘失過半已刻者州乘資失儷志邵山人詩集（見陳維崧湖海樓集）

吳湛

吳湛字濟明一字又鄴又嘗自謂匣吟子陽羨人也自祖父來業農有兄四人皆農家者流獨湛幼即穎慧年十八應邑侯校奇之置第一遂補博士弟子員家居食貧久鬱鬱不自樂則從其族子禮部主事吳貞啟游於粵東粵東多佳山水一時名士如黎孝廉遂球陳公子喬生梁孝廉祐逵羅孝廉大賓無不與訂莫逆交暇則狎遊虛覊閒摘其風土人物幽麗可嬉者錄為粵遊日記自粵歸遭甲申之變上書臺使者棄其諸生而與里中任元祥吳帝賚諸人隱於詩酒間自吾黨一二人外希識其面燕坐一室時見其讀王陽明龍溪兩先生書或與之談乾竺家言則津津不置又好言丹鉛黃白之術語多蟬連不可曉然卒以死年三十八（見陳維崧湖海樓集）

馬雲翎

馬翀字雲翎文肅公之孫也君就外傅方課以識字頗有自解其義者不知其所由得也稍長喜為詩詩類李長吉而多為餐霞御風之言嘗夜漏下三十刻不寐臥得詩五十章旦起疾書題曰鶴上謠蓋古小游仙之類也吳大司馬留村為縣令知君才拔以冠軍每高會賦詩必速君於坐以誇賓客嘗曰吾令無所得獨得一才子於忠臣之門至今言之輒自喜也壬子舉江甯鄉試兩試禮部不第當在都有欲致君

門下者。使人微諷意。君謝之。作靜女吟以自寫。好陰行善。凡饑粟而寒帛。疾與藥。而死給之棺。下及鳥獸蟲魚。歲所縱放不可勝數。乃至白死獄之非其罪與活道殣之未殊死者。其事至今多在人口。靈巖毅菴禪師一見君。爆然曰。噫。此吾二十年前同參某師也。師臨寂自言當生此世。且必在江南數百里忠臣孝子之家。吾心識其言。冀一遇之久矣。乃今見君舉止性情皆類。君亦忽忽不自以為非也。後卒依毅菴禪師於邑之柏城菴。得領悟。及病。一夕索筆書曰。刀斫虛空。于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遂卒。年三十。見嚴繩孫瀨漁文集。

曲園居士曰。此傳所云文肅公。乃馬公世奇也。以左庶子死甲申之難。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本朝賜謚文肅。

雪灘頭陀

雪灘頭陀者。東吳文學顧有孝茂倫也。生而長身玉立。秀出人表。自少。游於陳大樽先生之門。為諸生。有聲。甲酉之交。焚棄儒衣冠。與山陬海澨之客相往來。然意氣甚豪。擣摘博簺。窮日夜不休。用是業益困。而茂倫固夷然不屑也。嘗竊慨於唐人之詩選者承譌踵繆。千百年來未能洗剔。為之揚搉論次。擇其真實者。命之曰唐詩英華

捃摭新舊唐書以及紀事藝文志人自為傳臚而陳之虞山宗伯稱其不立阡陌不樹籬棘分曹迭奏煥然復見唐人面目書成凡扶餘日出之國無不爭購於是茂倫詩名及於海外然其自為詩每矜慎不苟作遇有分題擊鉢者恒終日不成一字而閒出片語必雋永傾其坐人人以是益推服之至其訂證經史左圖右史丹黃錯互必窮究根柢不泛泛為漁獵故事故名益大起四方之士有過松陵者必停橈問茂倫起居而茂倫家故貧或不能治鮭菜必具脫粟與之對飯客每欣然一飽而去間有留者嘗至下榻經旬雖甕無宿舂而歡笑宴如人有窮孟嘗之目其郵筒往返所得投贈之作悉登梨棗如所謂驪珠歲郵諸集往往不甚持擇世或以是訾議茂倫而要非茂倫志之所在也晚而鬚鬢蒼然長眉皓齒幅巾布袍儼如圖畫經生執業者日益進抉摘字句搜討典故之餘必為之追話前輩風流逸事令人聽之娓娓忘倦先自號雪灘釣叟雪灘故在垂虹亭畔為少伯浮家天隨泛宅之鄉海內同人賦雪灘釣叟歌以贈者盈數十百首其臨歿也夢陳大樽先生招之語頗近怪不足傳自為遺令屬門生勿擬私謚親友勿作祭文并令諸子以頭陀殮因更號雪灘頭陀

見徐釚南州草堂集

吳癯鶴

癯鶴先生名亮思。字幼睿。姓吳氏。廣濟東鄉石港山人也。歷試鄉闈不第。學宮餼滿。貢入春官。崇禎十三年。有詔搜才。歲貢額外。更試百人。進先生年甫踰四十。大宗伯林公欲楫。耳先生名。且以應選。而權貴人私其子弟親戚。先生無與援。擯不與。輦下物議洶洶。先生發憤上疏。言皇上求賢逾急。而臣下奉行逾緩。皇上求賢愈公。而臣下奉行逾私。上命指實覆奏。疏言臣楚人言楚。大學士姚明恭。以其弟居恭進兵部左侍郎王道直。以其親戚龍納箴進。背公狥私。尤為可歎。三疏言指斥逾切。閣擬吳亮思挾私妄奏。俟任官日罰俸。當是時吳貢士三疏稿。郵傳徧天下。甲申京師陷。先生時客金陵。馬士英阮大鋮表裏亂政。日畫計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先生仰天歎歔曰。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已矣。遂歸隱石港山。不出。客至飲以酒。酒酣。談往時耳目所覩記事。至更闌燭跋不休。追論梃擊紅丸移宮顛末。皆歷歷指諸掌。嘗作山居謝客篇。論國家陰陽倚伏之故。而追始禍於神宗靜攝之季。後人無以易也。先生居約好飲。偶攜族子飲鄰舍。拇陣角勝負。族子醉。拉鄰人脅仆地。詰朝死。訟之官。族子逸。先生就理。掀髯談笑若無訟。然司理潘君恚。且以先生抵會王子雲客司理

所言吾老友嘗三上疏發大臣陰事者歸田憊矣禍寬博安能殺人速平反引為上客茶酒內猶得聞所未聞司理許諾事乃解歸而窮益甚然吟詠不絕口性戇不能容人過然語及孝子順孫義士節婦輒紀述淋漓跌宕不啻親見之也有兒女適姚踰一年寡誓守節歸依先生石港居寇至渡江僑居沙洲癸未寇警女晨起呼家人擔松柴瀕江盥沐更衣輿往柴園坐及眉目火起焚死鄉里數千人聚觀太息以為難先生作節姑吟邑人到今傳焉所著有石巖子集若干卷見金德嘉居業齋集

牛太初

牛翁名位坤字調均別號太初世居澤州高平邑父某倜儻磊落好賑施一方推為長者翁生而英穎喜讀經史百家言癸酉挾策試太原會流寇起張甚剽鄉井翁聞中道亟還翼其父避南山之南猝遇賊翁度不獲免策其父疾趨身故遲遲而行委以餌盜父得脫翁遂被執刃及頸者四斷未及喉強以肘衛項血淋漓佯僵臥得免寇稍戢益發憤卒業肆力古今文冀一第為父歡父尋卒事繼母以孝聞未幾　皇清定鼎翁遂混迹博徒酒人里俠以興自豪絕不復言科舉事生平慕陳同甫為人晚復愛孫太初因為號葺一亭顏曰六宜偃臥其中且讀且耕且賈以餬其口與賢

豪長者語道理。衡古今事當否。人物高下。則雄談橫辯。慷慨激直。不一字少借。以故鄉先生臧否。得翁一言為輕重。里井中為不義者。不畏有司畏翁知。翁真不愧太邱云。翁生子三。長兆捷。進士。仲兆甲。季兆鼎。皆鄉學生。方翁之脫父患于南山也。父潛匿古廟假寐。夢神賜青獅二。忽一人蒙髮濺血持而去。覺見翁來。被賊刃創甚。如夢狀。因鑿石獅子二。期翁顯。翁不顯而顯其子。人嘖嘖以為祥。見許汝霖德星堂集。

李栩

李栩字蘧籧。戶部尚書精白子。潁川人也。以明經貢入太學。崇禎八年。李自成將窺潁。栩預畫戰守計。與當事者相左。栩歎曰。潁不可保矣。吾先人止二子。弟巳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一日逸去。人不知也。已而賊屠潁。人皆謂李公子死矣。忽挾數騎從山東來。韎韋跗注結束精嚴。人見之驚喜。諸避賊逃竄者。皆歸倚栩團結。栩散家財。募壯士三百。親教之。無不一當百。監司謝肇元至。始奇其才。是年九月。賊東奔至茨河鋪。栩率兵截殺之。賊夜遁去。又至焦陂集。栩偵其出沒處。設伏待之。擒賊首白虎神閻塌天等。督臣朱大典署栩潁營都司。栩謁上官。抗言曰。前賊屠潁時。吾父柩殯於火。吾妻子皆伏節死。吾誓不與賊俱生。聞者壯之。十年八月。賊左衿王等突至潁

東門。栩城門不開。出謂賊曰。識我否。賊渠帥伏短牆下。駭視不敢逼。栩選健兒乘夜四面砍賊營。賊不測其所至。比曉渡河走。栩提全軍縱擊。生擒跳澗虎油葫蘆草上飛等。溺死二千餘。賊奪回男婦七百口。驢牛千餘頭。潁城獲全。捷聞。授參將。當是時。栩威名大震。賊相戒不敢犯潁。逃賊叛將。附栩無虛日。然上官請事。須賄而後報聞。否則阻不行。故栩不得盡其所為。十五年九月。栩已招降賊首袁時中。會汴梁陷。時中思跳去。而狡賊李奎。恨栩前殺其黨過多。勸時中叛栩。因邀入營議事。遂害之於王老人集。潁人聞者。無不流涕。當事亦失所倚。為之氣短。栩生平喜讀書。交天下名士。每晨具數百人食。延客分飲賦詩。聲伎滿前。酣飲達旦。遇有警。即介而馳。有古豪傑風。栩雖功不成。然數年間河洛陸沈。兩淮宴如。栩之力也。見范光陽雙雲堂集。

曲園居士曰。據明史流賊傳。則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尚書李精白子也。投自成。改名曰巖。說自成勿殺人。收天下心。又造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是李精白之子李信。即李巖。乃賊也。此所云李栩者。何人歟。又史云杞縣人。而此云潁川人。則亦不合。宜更考之。

東海處士

處士姓郭。名士髦。字斯士。號覺海。太倉州劉楊堡人。幼多病。年十三病愈。始就傅肩笈入城尋師而受業焉。學益進。文譽隆隆起。而省試屢不利。疾復作。還居海上。編茅結廬。朝夕海潮聲與誦讀聲相應。和意自得也。甲申之變。妻孥避居他所。獨偕其父守舊廬。見舍傍池水汪洋。指而歎曰。此余死所也。一夕披衣起。見月光滿地。潛啟户而出。欲自沉於水。適其父睡醒。驚呼曰。大郎早起何之乎。因遷延復返。蓋處士之欲以身殉。而隱忍不決者。徒以親故也。及移朝改朔。舊居屯兵。無所歸。遂寄居茜涇。時家業蕩盡。以授徒自給。未幾父亡。自此無意人間事矣。年六十五卒。弟澥婦未遇亂避兵海南。望見兵至。恐被辱。遂赴海死。後見夢於澥曰。上帝見憐。已得為水神矣。附著之。亦見處士之家風。其清貞義烈。萃於一門也。見唐孫華文集。

孫頫庵

孫頫庵。名和鼎。字九實。頫庵其別號。中丞火東公長子也。中丞以援勦兵譁見法。國論惜之。先生痛父以忠勞勤王事。死非其罪。比晉王裒之傷其父儀。而又奉中丞遺教。以伍員為父讐君之為非。孤憤鬱塞臆恥須冤。蓋無一日釋懷抱也。中丞知兵。乃其天禀。而又精於西術。凡衝堅陷陣。制勝設伏。遣間用諜。運若神鬼。至於繕城垣。製

器械。咄嗟辦治。人莫窺其際。以書生贊軍事起家。歷職至登萊巡撫。所在有顯功。為勢家所激忌者所撓。功罪不白。齎志以歿。所著水一方人集。其生平英謀勝算。及所歷勞績。略見此書。而卷帙繁重。先生撮舉要領。以子美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分十四卷。纂言紀事。以類相從。枯坐水亭。足不踰閾。稿凡數易。年未及耆。病轎結以死。既彌留。呼其子。不及他事。惟以先集不得行世為憾。中丞死忠。先生死孝。蓋亦不忝前人者已。見趙俞維寒亭集。

曲園居士曰。明史莊烈帝紀。五年春正月。孔有德陷登州。巡撫都御史孫元化副使宋光蘭等被執。尋縱還。秋七月己未。孫元化棄市。此所云中丞。即其人也。登州之陷。咎由元化。安得云死非其罪。趙豢泉乃孫氏之壻。故有曲筆耳。若頊庵者。固不失為孝子。

二俞

義興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紱。字佩兮。其弟曰綰。字又申。佩兮之為人也。仁而明。强而正。早孤。事母孝。敬待又申甚有恩。又申外若疏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兮不為貌承。中心恭謹甚。佩兮能知人。人賢不賢。一見決。事始萌芽。曰。後當如何。成敗

利鈍。無不驗者。又申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詼嘲微中。此其所長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兮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相繼為達官。今門戶中落不一奮。無以答前人。晝夜刻勵。不問家有無。日用不足。促家人鬻產以給。曰無溷我。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盡棄去制舉文字。自城邑徙居洞山。師蔣偉萱人。學為詩。三年盡得其法。帶經絶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圃甚勤。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行畔間。呼叱指揮。汗注如雨。神色弗倦。山居十餘年。壬子歲。遘疾幾斃。秋稼被畆。螟、食其心。公祖私用無所出。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已不得志。鬻產幾盡。二人自此困於饑寒矣。又申病中受氣訣。病起益喜養生家言。終日鍵戶默坐。廣衆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曩時詼諧嘯歌。邈不可得。佩兮既窮困。縱飲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蓰。頹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蹋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神以火導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謂曰。吾墓勿題茂才。稱醉鄉老人足矣。又申如其言。不數年。又申亦死。年五十。並不盈佩兮。無子。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為賢也。佩兮嚴于臨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

堅。不賢而能之乎。又申既熟神仙方士之說。冠箬冠著道士服。日以出家為念。緣佩兮病。不果行。及卒。周身附棺以及葬埋。勻貸自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也。觀人於大且難者。大且難者然。斯無不然矣。見儲欣在陸草堂集。

薈蕞編卷三終

薈蕞編卷四

清　曲園居士纂

劉宏甲

劉宏甲。字天繩。單父之城南人也。父字曰具瞻。以康熙十年經歷雲南澂江府。道遠故。宏甲及其弟宏基。奉母趙氏留於家。及吳藩難作。不通問數年。寇平。道復通。宏甲與其弟。亦已先後為弟子員。乃以尋親事。請於母曰。宏基可任子職。願無以兒為念。於是以壬戌七月。攜一僕渡河。越二月。達貴州平越府。及其僕病於旅次。無何僕死。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為。會居停主人王良梧者。素慷慨好義。聞哭聲。訊而心憐愛之。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事吾將為若謀。於是良梧為營葬其僕。而宏甲病亦少差。因以言察其意曰。甯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澂江者乎。良梧唯唯。有間。又問曰。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欲求可與俱。殆非吾所知。可知獨有吾耳。宏甲感極而泣。因以酒酹道路之神。約為兄弟。離平越而去。是時越州土寇起。城鎮戒嚴。常露宿而幸無虞。良梧力也。又宜良縣裁軍。劫略路人。大哨坡遇數騎持刃怒逼。良梧哀告以尋父事。賊義之。得不死。腰纏外舍衣被於地。曰汝好人。留此禦寒冬。而良梧所分挾

金。獨以智匿得全。故可資以達激江。然激江經歷司已有別員。詢舊胥。始知其父住永昌數年矣。宏甲念當更行二千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為德不卒。吾嘗以為惡行耳。他無可言者。及至永昌。始聞其父實在騰越州之界頭鎮。州過府治三百餘里。界頭又西行百二十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皆在其北。有永昌張媪買一山居焉。而具瞻為其贅壻。宏甲喜。倍道重趼至其門。疾入而呼。有長須出曰。來奚自。且何音似山東。蓋此疇昔從任之僕從也。有頃。父亦出。宏甲跽捫其足而哭。父愕然曰。子為誰。曰我子某也。乃亦撫其背而哭焉。於是問家事畢。命宏甲以諸母之禮見張氏。張故賢。亦為慶勞云。乃婉言開導張。意以癸亥十月。奉親還單父。王良梧至鎮送始別去。其籍本山西平陸。後一年來省。分以田宅。並其弟有妻子於單。成土著。以嘗與宏甲約為兄弟。不忍離也。其後具瞻卒。張氏與趙氏居甚歡。及既葬。亦以疾卒。宏甲附其柩於父。使張之義男宏兆主祀事。以昔母子之養田三百畝盡予之。見盧錫晉尚志堂集。

徐仁褱

徐安世。字明倩。號仁褱。考諱廷錫。號穀我。以長子韶階貴。封中憲大夫。君齒居季。天性至孝。輕財好施。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明天啟朝。魏璫用事。令其黨崔文昇來江南。

名為督漕。實則乘閒抵隙。借以排陷搢紳家。而穀我性嚴毅。素不悅於里胥。遂以官戶誤漕。羅織穀我名以上。於是文昇疏入。緹騎猝至。急命縣令逮人。赴淮就質。穀我不得已。拂袖欲往。君牽衣泣曰。大人老矣。奈何遠行。且遡者魏璫柄權。擅作威福。舉朝士大夫俱橫被刑僇。官署一空。而佃兒居官久。為羣小所側目。大人往知必不免。兒願乞哀緹騎。請以身代。死生聽之。穀我強留之。不可。乃行。抵淮。文昇几坐堂上。詰責君堂下。君反復抗辯。不少屈。文昇怒杖君。君隨杖下斃。家人輿尸出。悲動行路。猝遇黃冠道者從東方來。熟視之曰。死者尚可生也。爰取袖中末藥。置創處。君立醒。黃冠倏不見。或者歎為神助云。文昇信君死。事得解。君扶創歸。父子相抱大泣。繼復引觴大笑。由是邑中咸稱君孝子。名籍甚。厥後懷宗即位。魏璫伏誅。然國脈已大傷。君遂棄舉子業。鍵關遁世。時時以詩酒自娛。入國朝。與鄉黨二三君子唱酬往還。嘯傲山水。論者謂有陶阮風致焉。見儲欣在陸堂集。

瞿秋崖

瞿秋崖。名士履。字緌雲。上海邑庠生。性孝友。父病劇。夜籲天乞減己年。以益親算。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後遭母喪亦如之。其篤於至性如此。初江南巡撫朱國治

性殘刻。尤與士大夫為讐。命守令查逋賦者。臚列其名。以上聞。且謂不重懲。無以示警。於是閣省搢紳之官於朝者。居於鄉者。或宦於四方者。自科目貢監以至諸生。其甲戶之名。有欠一兩或五錢。下至於三五釐者。無不被褫革繫囹圄。而郡邑庠中文學之士。無一二存者。秋崖之長兄青岑。時為粵西岑溪令。有政聲。而竟以逋糧幾被逮。秋崖與仲兄為皐相對泣曰。伯氏曾邀恩典。榮及父母。家之賴也。我名可黜。兄名不可玷。于是為皐代其兄下獄。秋崖盡鬻其田。代償厥逋。卒之青岑以降級免。而秋崖竟坐詿誤。其孝而能友又如此。庚子辛丑間。士之抱奇才負積學。而以此案終其身淹沒不彰者。不可勝數。而秋崖則以友愛得之。於是江東之人。無不嘖嘖。操觚之士。無不出其門。咸謂之江東夫子云。秋崖有子曰標奇。其文品一如秋崖。秋崖父子之在里門也。各館於某氏家。歲時伏臘。從館歸。父子相聚談。燭不再跋不休。及臥。不歸私室。父子必同寢。父抱子足。子抱父足。一若慈母之戀嬰孩。嬰孩之戀慈母。雖頭白未嘗有異焉者。嗚呼。孝子之後。必生孝子。於秋崖父子信之。（見張永銓閒存堂集）

張麒

張孝子名麒。字瑞徵。山陰人也。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闖賊之變。城陷時。孝子父楚遊

未歸。急匿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刎其首。仆復橫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遇賊縛之。榜掠無完膚。罵不屈。紿賊登樓。自後竄踊身下。悶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劃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跪請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免。又間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怨。又為夫置側室。乃前十年死。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將軍

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將軍繼光游。戚甚重之。教以兵法。中萬歷某科武鄉試。歷任邊疆最久。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年已五十餘。累功至副將將軍。為人高顴長須偉幹。沈勇多力。挽弓八鈞。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後文龍以譖死。將軍懼得罪。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漁獵自給。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甯武關。遂往依焉。當是時。李自成勢甚張。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尚能盡一豬首二鵝。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

周將軍曰止。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祿。胡為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吾曩不食君祿乎。今得効死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更何求。言罷目閃閃。慷慨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為奇兵橫擊之。賊列陣十餘里。將軍揮鞭大呼競入。賊披靡。殺數百人。顧賊衆。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麾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懸市上。見者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即馬傍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誌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奉其臂。與將軍之孫永命。招魂而葬之。見王源居業堂集。

曲園居士曰。周忠武死甯武關。事跡甚著。而毛將軍事無知者。不可不表而出之也。俗傳周忠武為亂箭射死。殆即由王將軍事而訛。

秦舍人

秦舍人敬傳字公麟京師人勇敢多智畧人有急則毅然出為排解力護持之孫某者布政使子舍人姊壻也夙無行與舍人有隙闖賊陷都城孫為賊獲索金十萬縲其腦孫謬曰吾有金數萬匿內兄秦生所得秦即得賊果繫舍人舍人至見孫縲轉哀號睛突出寸許遽呼曰秦實有金付我釋渠即有金賊喜釋之顧舍人曰金安在舍人笑曰安所得金賊怒曰若適言有金誑寸磔矣舍人復笑曰非誑也實有金顧危城中我貧士土垣敗牖數萬金匿何所我蓋受而藏之百里之外公請釋之去身在過十日無以獻鼎鑊惟公命賊渠共十八人方擁婦人飲酒嘖曰此秀才亦邁爽雖然而公烏能待而以十日三日可舍人即曰三日可賊大喜縱孫去而與舍人飲酒大醉期三日後納金無爽舍人歸念計無所出惟罵賊死耳俄道逢一賊從百許人呵而過顧見舍人大呼曰若非秦郎耶今將安往視之則故孫氏家奴從賊為裨將者下馬握手慰勞舍人泣告以故奴問十八人名曰此妾耳此甚微何得索人金郎君無恐即引以見一賊魁請令往縛十八人者悉斬之舍人乃得脫舍人為文縱横奇宕名重庠校及鼎革益貧文益高癸卯始登賢書甲辰成進士丁未授內閣

撰文中書舍人。見王源居業堂集。

高文彩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為信王書堂官。龍飛。授錦衣衛百戶。晉千戶。闖賊陷京師。文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為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國。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闔門男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甫數歲。乘間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向自剄。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骸相枕藉。驚哭謂為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耶。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棺殮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見王源居業堂集。

李若連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衛千戶。掌北鎮撫司。坐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賊犯京師。與駙馬都尉鞏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于几曰。上林李若連。為官不愛錢。身名豈肯辱。清白及黃泉。冠

帶縊死。後賊居其室。見絳衣人奮拳毆之。賊畏之。他徙。人謂李公為厲鬼殺賊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百戶

王百戶。逸其名。亦京師人。官錦衣。與庶吉士周鍾善。鍾主其家。賊圍城。百戶知不可守。與鍾約同死。鍾佯許諾。城陷。百戶繫兩繯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俯首默不應。百戶又曰。君名重當時。死即千秋。不則不值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端乎。鍾唯唯嚮。頃之易服竊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我。國家設科目取士。所得乃若輩。亡國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縊。（見王源居業堂集。）

陳衷壹

陳衷壹。逸其名。以字行。鳳陽諸生。幼喜兵。好奇計。岸異負大志。鄉里一男子。忽款衷壹門。直入叩頭求赦死。衷壹叱曰。若狂耶。我初不識若。何罪。我何力赦若死。男子曰。我夜夢鬼卒攫去。曰汝應死。某惶泣籲生。過一廟。卒曰。廟中神可活汝。某曰。何神也。曰。此汝邑陳君衷壹也。遽挾之入而覺。言罷。復叩頭流涕。固以請。衷壹大笑。書赦汝

二字擲之。曰吾赦汝。其人欣然謝去。遂無恙。衷壹由是益自負。巡撫鳳陽朱大典。聞其名。聘之。不能用。三上書閣部史公。亦不用。汝甯大俠劉扁子者。聚鄉勇數萬。保山砦拒賊。獨與衷壹深相結。會南都潰。扁子自盡。其衆亦散。久之衷壹不自聊。歎曰。吾不能為將相封侯。當作神仙白日超舉耳。遂棄家為道士。游五岳。徧歷九州名勝。求神仙。涉海數萬里。訪三山。西過洱海。北出嘉峪關。東北越松花江千餘里。乃神仙卒不可得。而衷壹且老。歸語人曰。神仙必可得。但未遇耳。使我壽百年。神仙豈終遠乎。衷壹後頗得延年術。服食導引。年八十餘。精力不衰。（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大本

尉氏有王大本者。諸生。為賊帥封伯。京師陷。大本與他賊四人。共得懿安皇后。四賊不遜。大本怒曰。此一代國母。胡可干也。手刃之。懿安死而未辱。潁上高澤生為余言。澤生字孔霖。留心當年軼事。其言足信。（見王源居業堂集。）

諸天祐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倜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賊遣

萬人攻之。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閒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即馳下。乃單騎緩轡進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擒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十七年賊長驅渡河向京師。分遣僞權將軍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亡走山谷閒。三月。賊陷京師。天祐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號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尚惜死乎。立起謁天祐。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岩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即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天祐大笑。擲與之。至是其將適在軍中。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

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陣。虎頭為賊獲。大罵不屈死。闕中豪傑聞之。皆流涕。（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義士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毋聲。盜聞將刼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即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畧過人。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躡屩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為兄弟。部署既定。大衆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為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强擐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為兄報仇。乃撫其妻子。並傾橐。括四方

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劉長庚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尚義。有士望。崇禎十六年。督師孫公傳庭戰殁。賊乘勝陷西安。關中望風降服。長庚歎曰。勢不可為矣。乃趨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拜辭祖考。登樓痛飲悲歌竟日。題詩滿壁上。妻黨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為我撫二子。顧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敢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揖之。指樓前地謂妻曰。葬我於此。於時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聞之。皆流涕。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賣餅。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為娶婦置產。以延其後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五公山人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

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初山人父延喜。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産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即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闖賊陷京師。山人父率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擒偽官郝丕績等斬之。大清師入。山人父為仇家所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遂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率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為解。乃免。山人於是隱易之五公山。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喆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嘗集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三十二卷。其為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曰。王先生命世才也。

見王源居業堂集

胡穆孟

胡穆孟。閩人。其先以武功世襲衛指揮。父上琛。當唐藩亡國。率家人朝服北向再拜。仰藥自盡。闔門殉難。僅餘二子。穆孟其長也。穆孟少遭變故。孤苦無依。右衛守備王邦鎮。有女素聰明。知大義。以穆孟忠臣之後。因許字焉。穆孟將門子。韜畧騎射。少成習貫。鼎革襲除。無以自効。勉應武科。捷鄉試。而連江沈廷棟。以同年友雅善穆孟。嘗讀書山寺。旁有荒寺。至夜。輒聞人語諠。穆孟潛往窺。見燈燭煌煌。數十人列坐左右。分校簿籍。若掾吏狀。穆孟竊疑荒山中。豈有長吏期會簿書如是其急耶。徹詢。故有對者曰。通者刦運將興。四方有亂。民遭兵戈刑獄之厄。不可數計。凡劫中人悉已定。此其籍也。穆孟試取一帙就視。則已名在籍中。倉皇自失。衆忽不見。穆孟自是始戒心。淡然無復功名之志矣。甲寅靖南王反。徵武甲武科。以為車騎驍騎諸帶侍。穆孟堅辭偽命。逃之連江。就廷棟家。廷棟房師為某縣知縣。某以事至省。廷棟具書幣修候。已入緘。未發也。穆孟竊視其書中。述靖藩舉動乖亂。人心不屬。難成大事。駭曰。此何等語。豈可形之筆札間耶。往必取咎。因取書潤色之。稍隱約其辭。自為吏書。入故

緘。而廷棟未之知也。以付使人至城下。為門者所詰。索得其書。涉誹謗。發書刑曹逮廷棟窮治。伏辜論死。穆孟聞之。直奔還。謀諸婦曰。沈七罪固當。然其母老妻少。煢煢未有後。若救之。痛可念。為之奈何。婦曰。沈母春秋高。臨年見愛子受戮。必無生理。其妻無依。亦必偕亡。是沈君一死而三人俱斃也。君素善沈君。安容坐視。穆孟曰然。今惟吾可以代沈君死。但未知卿意何如耳。婦曰。殺身取義。此烈丈夫事也。君為奇男子。妾甘守愚婦乎。君忠臣之後。有呱呱在膝下。天道不遠。必不使胡氏無後。孰與沈君有滅族之慘耶。君勉之。毋以妾為念也。顧策將安出。穆孟因語之故。即赴刑曹具狀自伏。刑曹疑之。召廷棟與質。廷棟實不知易書由。爭死甚力。穆孟曰。書實吾所為此易辨耳。今第使兩人各具書。書跡同者坐。復何辭。刑曹然之。使書果穆孟筆。乃釋廷棟。而辟穆孟。論決之日。王氏設奠西市。哭極哀。取其首而縫之。具衣服殮。且市兩棺。屬其子於廷棟。與穆孟之弟。令撫視之。而自縊于尸側。觀者數千人。莫不感激泣下。傷穆孟之無辜。而歎王氏之烈。明年王師復閩。贈穆孟官。蔭其子。而沈廷棟亦以武科需次授永定門千總云。見方邁集。

某千總

京師有金剛寺。蜀僧友蒼居之。萬曆末。一男子配遼東過寺。友蒼壯其貌。飯之。贈之金。國變後。友蒼南游。過徐州。泊舟登岸閒行。至一寺。時初冬天寒。寺荒落無人居。友蒼徘徊太息。見廡下一瞽者踞而暴。問曰。公何自來。友蒼曰。自京師。曰京師有金剛寺。曾過未。曰吾所居也。瞽者矍然起。曰。友蒼和尚。公識否。友蒼怪之。曰。吾亦與究但予何由知之。曰吾曾配遼東。友蒼飯我贈我金。我不忍忘。友蒼始追憶其事。大笑曰。我即是也。瞽者驚喜。直前捉其衣。曰。公真是耶。伏地拜且哭。友蒼且答且掖之起。而挾之舟中。曰子何以至此。瞽者曰。我至關東受知經畧熊公。拔為千總。後熊公被逮。久之。閒被戮。予仰天哭曰。國家失熊公。不可為矣。晝夜哭。月餘。淚盡血出。遂以瞽。既廢。又遭亂。流離輾轉無家。行乞於此。友蒼欷歔泣下。飲之酒。大醉曰。我今其可以死矣。夫。薄暮別去。次日訪之。自經死矣。見王源居業堂集。

劉龍光

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卒。其伯子龍光。即孝子也。為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抉策至盱。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人語曰。寄居石

溁巻。醒求其地不得。傍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溁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綫天。皆山谷窮絕處。蒲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雲漢。阪道陿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溪。捫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豹。攢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阽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嘗攜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閩關與撫復侍母而歸。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歲戊子。母時聞歎聲窸窣出篋中。啟鑰無有。闔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自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矣。其所居村。曰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孝子字參藩。蘇之長洲人。見姜宸英湛園未定稿。

陳繹思和本初

陳確。字繹思。金陵人。從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為人尚大節。不治生。工詩字。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與北方人和本初友善。本初者。其父由武舉官守備。而

本初事文藝隸善化庠。名籍甚。繹思好游。歷九嶷。登滕王閣。走山陰道上。歲以為常。本初連試有司不得志。亦下舟淮揚間。康熙癸未春。有官粵者。羅本初幕下。本初曰。吾有友陳某。容永新。不相見數載。能迂道訪之。從公游。其人許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新。未至。誤墮水死。時繹思從夏葛民幕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則吟。搖筆如飛。間狂歌拔劍。呼故人姓名。葛民莫省其故也。本初訃至。疾走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甦。有間曰。本初為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將從好友地下矣。不食卒。兩主人各厚殯之。買舟送歸長沙。人無識不識。皆太息云。見曹耀珩聽濤園集。

東江先生

先生姓唐。名孫華。字實君。江南太倉人也。別號東江。晚又號息廬老人。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恒為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二派。曰慎交。曰同聲。各植門戶。張旗鼓爭欲致先生。慎交得之。而彌振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先生坐園中。順康之間。文風初變。操選政者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視行否分贏絀。先生乃衷名流傑構。評騭為學山園選本。自是而諸本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針寶筏。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

先生負浮沈諸生中。且三十餘年。省試入場屋。常自晦匿。不欲人知。鄰舖中有問字者。竊窺先生卷端。見籍貫姓名。驚曰。乃唐夫子耶。招手相告。語傾號舍。聚觀羅拜請教益。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健庵司寇。一見禮重。時健庵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為宗工。既盡出所緝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讐而梓之。謂先生曰。惜未與君一一商榷也。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年。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為師。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鋭。慧辯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質難。先生引端竟緒。答無留滯。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者。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為刊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草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當丁卯之在北門館也。先生初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年五十有五矣。念太翁春秋高。遽歸侍。時健庵司寇亦去官歸。奉詔修一統志。以書局自隨。開局洞庭東山。廣集賓從。招先生往同事。一時湖山詩酒。縹緗翰墨之樂。望而生羨者。歎為神仙中人。健庵卒而局散。北門復移書固邀先生入都。甲戌。太翁趣就選。得陝西朝邑令。上咨訪實學。廷臣多舉先生以應。遂召對乾清宮西暖閣。稱旨。改授儀曹。兼於翰林院行走。蓋異數也。明年調吏部考功。又明年典

試浙江。撤棘。有考功司註誤處。公即翛然而歸。自是不復出。太翁號丹崖。湛深經術。為復社眉目。先生歸之明年。為太翁舉九十壽觴。先生年六十有四。斑衣華髮人謂老萊子復見也。先生之殁也。年亦九十。父子大耋。若秉符券。致可異云。先生為諸生。蓋三十年而贏。登第仕宦。不及十年。而優游林下。則亦近三十年。既歸田。謂人曰。吾結髮受書五十餘年。而於經學未歷其堂奧。吾將從事焉。吾以縣車之年。為鼓篋之始。其可哉。由是學彌邃。癸未上南巡。先生迎蹕於吳門。納蘭愷功以掌院學士在左右。私於先生曰。上注意先生。先生亦有意復出乎。謝曰。吾年七十矣。即在位義猶當退。顧且出何所求耶。先生不講道學。而見徹名理。踐履平實。不誤宗乘。而深達諸相空諸一切。飲酒不能盡一卮。食恒不令飽。嘗云。吾見人腰腹偉然。善噉兼人。率不過中壽。衛生要術。肥不如瘦。故先生雖末年。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或云七十以後。令少女同起居。長則遣之。皆宛然處子也。見顧存塀集。

王冰庵

太倉詩人甲吳會。百年之中。名家輩出。推厥領袖。皆曰唐王。唐謂東江吏部。王則冰庵太守也。公名吉武。字憲尹。別號冰庵。公生三歲。不好弄。惟與之書一冊。則反復不

厥。五歲痘疹發。瀕危而蘇。大父作痘吉志喜詩。就塾後。授以唐律。誦如素習。師出句索對。應如響。而句輒新異。壬子與經師周韋庵同發解。丙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陟民部郎。出守紹興。治用寬簡。迕大吏意。甫二年。中計典去。年五十耳。敝廬數椽。汙萊二頃。日匡坐雒誦不輟。公於詩固由天性。亦稟家風。祖孫父子兄弟。人有集。而母吳夫人及三女。咸工詩。家庭無事。輒命諸子女拈題分詠。夫人為第其高下。以為笑樂。既嫁至老。猶詩筒往來不絕。明季若趙凡夫陸卿子。沈君烈薄少君。夫婦唱酬。擅婁江佳話。未足多也。公與唐吏部東江。詩名相埒。交亦相厚。然不為苟同。每集公所。若燕會。東江劇談今古。掀髯抵掌。蟬聯不斷。公則凝神定息。不發片語。有當於心。聽然而已。公艱於子。養子宗驥。猶子安國。安國為諸生。傳詩學。（見顧存埒集）

毛鶴汀

毛先生名健。字今培。號鶴汀。江南太倉人。弱冠補諸生。祖中書公。欲令專事三場。為援例入成均。先生於科名得失。殊不介意。數年。選得貴地訓導。其地有齊山九華之勝。欣然命駕。未匝歲。丁外艱。服除選望江。以母老不赴。又數年。選祁門。以疾謝。竟不復出。婁東詩社甲於江左。論先生之世。首尾康熙六十年間。其初年則有十子之目。

十子以後。名流益衆。唐東江王冰庵為之祭酒。而先生巳綴其列。其晚年則有蕙帶涇東洗桐裴山敬亭之屬。而先生猶儼然臨其壇。建其旗鼓。初太原王秀才漢舒工填詞。詞曰香雪無敵手。王涇東顧洗桐繼以填詞相頡頏。王詞曰香濤。顧詞曰片香。三香若鼎足。詩家皆謂餘事。因推讓焉。二子頗自負。獨下漢舒。王蕙帶效作。輒病語硬。舍去。先生笑曰。吾老於詩。不律耄矣。請嘗試之。後遂取王洗馬所輯歷代詩餘攻之。踰兩月不出戶。一日讌集。出所填詞數闋示二子。二子色然駭曰。何工之速也。相顧歎異。（見顧存拙集。）

嚴孝子

山陰嚴某。於康熙甲戌乙亥間。挾貲入粵東。轉客瓊州。往來貿易於海北。貲漸饒。寄籍樂會。置田園。娶婦生二子。歷三十載。未嘗通音問於家。方出門時。有子纔三齡。其婦教育婚娶。得為諸生。授徒以給食。一日。其婦呼子而謂之曰。汝父客外久。我向不令汝往尋者。以汝尚幼。且無兄弟也。今幸有孫矣。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其子承命往廣州。遍問於人。或傳在高涼。或傳在粵西。於是由高州入嶺西。無蹤跡。復回廣州而資斧巳竭。遂入海珠寺為僧。欲陰以訪父信。主僧憐其孝。許之。一切文疏俱委焉。雍正五年。嚴某攜貲由海舶往省城。遇大風濤。禱於神而安。及到省。酬神於海珠寺。

其子為書鄉貫姓名。心頗訝之。急問其客游歲月。知即父也。泣跪於地曰。兒生三歲父遠行。今三十年矣。尋父兩載不獲。流落為僧。日夕禱祝。今果得見吾父。而某復詳問家中事皆合。於是相抱大慟。出五十金謝主僧。而攜其子歸寓。售貨得千餘金。偕歸山陰。惜忘孝子之名。（見沈元滄滋蘭堂集）

白雲先生

張怡字瑤星。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流賊陷京師。遇賊將。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之曰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四方冠蓋。日往來茲山。不知山中有是人也。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或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甓。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槨。閒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斂。雖改葬。親身之櫬。弗能易也。吾忍乎。趣易棺乃卒。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見方苞望溪集）

會蕞編卷四終

薈蕞編卷五

清 曲園居士纂

孫將軍

孫將軍名守法。字繩武。陝西臨潼人也。家酷貧。廢書務農。然多智謀。膂力絕人。性復任豪俠。喜交游。嘗飲於市。酣醉兀兀。輒撫膺奮歎曰。不掃妖氛死不休。市人皆大笑。以為狂。時流寇猖獗。將軍仗劍入行伍。為制府洪承疇戎旗健卒。每出。輒敢當先。以單騎擒賊首點燈子。不沾泥。斬獲甚衆。授守備。又與闖王高迎祥力戰。迎祥棄馬入溝中。將軍亦棄馬逐之。迎祥故壯悍。將軍與之手搏。卒生擒以歸。收其軍。餘賊為之氣奪。授叅將。轉升護藩練營副總兵。威望日隆。所向無前。高傑者。號翻山鷂。雄勇有才略。為賊羅汝才副將。將軍知其可用。單騎入傑壘。慰降之。傑感將軍恩。為泣下。以父事焉。歲時必西向拜。誓死報朝廷。後封興平伯。將軍力也。李自成僭號西京。將軍仰天慟哭。棄家保秦世子。以孤軍退守興安之五郎壩。自成招降。將軍數殺來使。豎義旗募兵。約總兵賀真。為恢復計。會我朝定鼎。孟公喬芳督關中。悲其志節。屢以書招將軍。將軍以未得手刃李賊。抱志不出。慷慨悲歌。有妻子可殺。君父之仇不共戴

天等語。聞者哀之。尋為土人所害。始將軍鎮長安時。歸葬其父。偕里中父老浴溫泉。解其衣。偏體創瘢。幾無完膚。人為將軍泣。將軍意落落也。為人嚴重雄威。而和平坦易。性至孝。篤於友誼。每好與儒者遊。及臨陣遇敵。則猛如虎。兒見者以其面黑。稱曰孫竈君云。用兵如神。善撫士卒。能得人之死力。廣西提督吉公孫略。副總兵孫公麟。皆將軍義兒。湖廣提督胡傻子。瓊州總兵高進庫。皆將軍門下裨將。其他千百夫長以功名起者。蓋不可勝記也。而將軍竟以抱志死。悲夫。論曰。吾為童子時。聽人言孫將軍戰功忠勇事甚悉。及後讀諸家紀流寇事始末。乃若不知有將軍者。甚矣史傳之缺也。將軍事。今關中人人皆能道之。蓋其出身如狄武襄。敢戰如李英公。而退保深山。孤軍誓死。則又田橫之客也。而泯沒無聞。忠臣之血。千年化碧。可勝慨哉。見康乃心莘野集。

陳鷗沙嚴弓父

陳鷗沙先生名所學。字行之。鷗沙其別號也。家世籍江浦。性耿介。不苟合於人。獨與同學嚴弓父交最善。一切括帖家言。皆弗屑。力鑽穴諸典籍。有疑義。必與弓父究極其指歸。弓父喜為詩。而先生晨夕與倡和。弗輟也。先生故與弓父居浦口城。鼎革後。

則手裂其諸生巾。舉巨椎椎碎其家具。命奴僕折毀其所居室數十楹。盡以其棟椽瓦甓施道士為東嶽廟。而遯跡於窮鄉數十里地曰三汊河。編黃茅屋三間居四十餘年而卒。卒時年八十九。有詩數十卷。風調類香山。大率多與弓父倡和之作也。嚴先生亦江浦人。名天表。字弓父。其先有明時為黃海衛指揮。先生長子當世襲。乃讓其季。而己自為諸生。先生瀟灑絕羈束。諧謔似魏晉閒人。陳先生鷗沙。居三汊河。而先生亦棄城中居。卜築高橋灣。去三汊河五里而近。凡一月必與鷗沙數數會。會則欷歔各涕泣。已而操筆各為詩。鷗沙性不飲。先生則豪飲無休時。閒或袒韝臂。縱酒淋漓。而鷗沙則怡然堅坐相對也。嘗得檟材。自製藏槨。凡有得意句。即書而刻之。久之槨內外皆滿。年六十餘。嗜酒如故也。一夕。自鷗沙所醉而歸。忽無病而卒。見劉巖集

華豫原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即訊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中。甲而守之。生獰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既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役傳呼來。帶弓韃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馬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

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即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為者。始吾以客為從官人來。故不詰何客。乃令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至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今張公雖就逮。萬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索筆大書其爵里姓名。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為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乃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為祠於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頗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讎。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為。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

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於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撤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榱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世。其人斂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此。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職。見方楘如集虛齋古文

幽園居士曰。所云部使者。乃張文端公鵬翮也。曾以兵部侍郎。視江蘇學政。文端亦一代名臣。而此事不能無遺議云。

李復新

孝子李復新者。襄人也。世居城之東村。崇禎十四年歲饑。復新出糴於郾。土寇貫成倫劫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復新歸。痛哭絕而復甦。裹刀衣縫中。日夜謀所以報父讐者。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行。控告無所。而成倫強悍。所以防衛甚嚴。復新伺其隙不得。且恐其他奔。即又謬為懦弱狀。揚言於衆。以示無復讐意。成倫聞之。信以為然。安居如故。國朝定鼎。復新潛之省城。訴於太守。逮問具服。繫成倫於獄。會大赦。減為

徒。還裹起解。復新先伏道旁。俟其過。舉大石擊之。中其腦。已死。復連擊之。解者欲羣執之。復新曰。吾報父讐耳。豈畏死者。乃自詣縣願就死。令憐其孝。不忍寘刑。乃手自為狀。以具白所以。且曰如復新者。宜表其閭。以旌其孝。到府。太守難之。駁其議曰。貫成倫事在赦前。業已降罪為徒。而李復新斃之。宜如殺人之律。事下。令不能對。縣有掾。老不視事。素巧。詳文案牘。一出其手。無能易者。令强起之。乃復議曰。蓋聞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古云殺人者死。未聞復讐者死也。又云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復新固已屢訴矣。且赦罪者一相之仁。復讐者千古之義。成倫之罪可赦於朝廷。復新之讐。難寬於人子。成倫且欲原赦。而復新不免極刑。平允之論。以不如是。父子何辜。並遭大罹。凡有人心。誰不共憐。伏願貫以無罪。且旌其孝。太守不能難。卒如其議。表其閭曰孝烈。見劉青藜高陽山人集

韓晉之

韓廷錫。字晉之。保官人。幼聰慧。九歲背誦六經。略無舛訛。未弱冠。舉止如老成人。家素貧。菽水不給。而臨財毋苟得。膏火不具。而開卷必衣巾。當萬歷季年。補博士弟子員。時習經者。類鹵莽滅裂。晉之必研究終始。條理貫通。又嘗以字學壞於鍾王。故悉

力於大小篆。終身不作行草。雖朋友往來短札。無非大小篆也。執親之喪。三年未嘗見齒。或親戚情話。不能斷絕。則衰麻隨身。親攜草墊。在處據地以坐。識者以為今世之王偉元徐仲車也。少時見其所讀漢書二十六冊。手注與史記異同詳略之處。細加評騭。皆作蠅頭斯籀。朱書日久。吐鉛斑剝陸離。可愛可寶。見余句集。

齊望子

齊莊。字望子。閩縣人。世居齊坑。幼嗜學。家貧不能具膏火。為人夜舂。手足操作。而置書其旁。注視之。舂事未嘗不辦也。弱冠以五經領袖童子試。當萬歷季年。閩習漸尚軋茁。至天啟初愈甚。科歲試場中。有諸生自命不作第二人者。搖筆苦吟。改竄輒數行下。旁生問之。曰。君文早完矣。為苦改處不冠軍耶。曰。然。文章早就。看來逐句可解。如何能出人頭地。須臾苦吟改竄如故。旁生復問故。則曰。經改後。學使者不得其解矣。然吾猶能解之。必至於不能自解。方可一不可二也。爾時風氣如此。望子獨原本六經。不稍雜縱橫家語。前後衡文者。莫不以國士相賞。累十數試。輒空其群。從游數百人。往往擬科第而去。旋躋膴仕矣。望子棲遲窮巷。自甘貧賤者三十年。暮年著史論四十卷。自西漢迄於元代。見余句集。

鄭澹居

越有隱君子。曰鄭澹居先生。高曾祖父。奕葉光顯。有聲先朝。先生恂恂儒雅。不啻單素。早棄科舉之學。一意以棲遁為樂。豪於酒。遇飲輙醉。春秋佳日。喜出遊。所至主人觴焉。輙留。未嘗拒。先生工書。吾郡自徐青藤。王謔菴。以書法名海內。先生起而繼之。幾與之埒。求書者踵至。先生皆無所靳。凡士大夫名園甲第。高樓曲榭。必以先生書與琴尊彝鼎相錯。扉窗几案。醉墨淋漓。獲之若珍寶。故知與不知。咸熟其姓名。嘗隻身游京師。時朝廷開館閣。招四方文學士繕緝祕書。于是四方之士。雲集京師。皆思以其技自獻。幸為主者所錄。隆恩異數。幾出制科右。先生苟欲於此時干進。彈指石渠金馬矣。而先生浩然襆被以歸。戚友扣其故。漫應曰。吾不忘紹興家釀耳。嗟乎。非隱君子。能若是乎。（見金懋杞東武山房文集）

楊安城

安城楊公。故山陰處士也。少喜讀書任俠。年十七。為諸生。思陵末造。天下多故。慨然有濟世志。與里中高才生及四方豪俊交。名日起。然生是流離絕域數十年而歿。始公與朱伯虎吳佩遠魏雪竇游。奴視齷齪士。士亦莫之敢近。及伯虎死。佩遠入滇。雪

實為怨家所搆。稱與張煌言交通。罪不宥。詞連長興錢允武。允武妻貸千金。屬公營救。書為邏者所獲。嚴拷允武。索公甚急。允武死不承。公遣人謂允武曰。吾名在牘。詎能免。我出則君冤自白。毋自苦也。遂詣獄。與魏錢坐死。公流甯古塔。康熙壬寅仲冬也。時大雪。出塞。膚肉凍結。耳鼻手指觸物輒墮。過混同江。入那木色齊。喬木夾道蔽日月。老根穿裂石罅。氷雪灌積。馬行輒踣。豺虎囧兩。白晝嘯呼徹山谷。同行者慟哭。惴惴不免。公獨周覽山川險阨。歷書所見。作詩歌紀其事。不異平日。明年仲春抵甯古塔。為金元上京會甯府。地近冷山五國城。距京城三千里矣。土人及駐防將士皆樸魯。衣魚皮。漢人以罪至者。多依為生。傭使之。公至。獨為屋以居。入山伐木。壘土石為炕。皆身自壁畫。土人初奇公狀貌。至是益服其才。公稍出漢物與市。土人貴漢物。爭出菽粟來易。遂約漢人共賈。菽粟漸饒。土人既仰給於賈。不敢輕漢人矣。公曰。未也。尚不知禮教。於是教之讀書。崇退讓。躬自養老撫孤。贖官奴婢。同難蕭山李兼汝。蘇州書賈朱方初。沐黔國忠顯弟忠禎。皆廩焉。贖朱大典孫婦劉振英。河南李天然及其弟諸生希聲夫婦。湖廣衛守備王某。皆罪隸也。凡貧不能舉火及婚喪者。公為倡率周之。富人感其義。爭助公。以不與為恥。曰。吾不可以見楊長者。公居甯古塔數

十年。安其俗。嘗奉巴將軍檄。練水師混同江。禦俄羅斯。移家小烏喇。既而罷歸。性至孝。母喪年餘。訃至。哀毀骨立。杜門三年。子賓出塞省公。公年六十八。鬚未半白。善飯步履如飛。燈下能小楷。語至夜分。以爲常。賓歸。訟寃闕下。南巡。復叩閽。請率妻子代戍。衛士箠之幾斃。卒格不行。公竟歿戍所。年七十。公黑而長。修髯偉幹。娶范氏。公出塞。例僉妻行。或請代。范夫人毅然不可。三子賓寶寵。皆夫人出。公歿。不得返。賓寶泣請兩曹。幾二載。憐而許之。夫人扶柩入關。土漢送者。哭聲塡路。公初名春華。出塞更名越。號安城。其所居鄉也。見余懋杞東武山房集

呂尚義

大庾縣呂尚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閒。土出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亡爲盜賊。剽刦村庄。人莫敢居。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尚義與妻。俱善用鳥槍。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放三槍每遇賊至。夫婦二槍。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尚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槍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尚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贛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

則賊已為尚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尚義妻已歿。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尚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尚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尚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槍即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尚瑛召尚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為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尚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為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即逃矣。于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見李紱穆堂初稿

孝義吳君

晉江吳君歿二十年。安溪李侍講清植。始為之傳。而私謚以孝義。君諱鴻錫。字允康。生七歲。而海寇亂。考諱萬佑。挾以避居浙江。適兵部車駕司郎中滿洲噶公尼布奉命來造戰艦。延君考於幕。數月。君考卒。噶公挈君歸京師。命其家人忠樸者父之。君請呼以叔。曰父一而已。噶公大奇之。曰七齡兒能辯此耶。噶公清宦。家漸困。君亦稍

長。助任牧芻。精勤勇猛。芻恒有餘。因以易錢。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果酒。就能者質焉。數歲。遂通滿漢文。精騎射。一日噶公閱射。方怒拙射者。君從旁指導。噶公謂汝能耶。汝手弓。君徐進。縱送合法。三發皆中。噶公益奇之。歲癸□君從兄雲麟以平臺灣功。授溫州營參將。引見至京。因就噶公乞之歸。噶公喜。遽諾之。君獨潸然流涕曰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所。我壯而公老矣。三子始扶攜。安所恃。必俟公子成立。我乃可歸耳。噶公聞言。持君大慟。遂不果行。正紅旗謙郡王之孫。鎮國公海清。噶公婿也。高君義。請隸其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從之。明年噶公果。歿夫人以哀毀得狂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鼎六歲。和麟五歲。族中之豪與隸人悍者。眈眈欲蠶食其家。君信行素孚。文材且武。諭以義。懾以威。咸莫敢如何。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贏縮。歲入恒倍。日以饒。延良師課噶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感之。並盡心。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為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不怠。歲時慶祝。君盛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中外翕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擢為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以從。夜直則露坐終夕。人莫敢加害。顧念非通仕籍。無以免廝役。而噶公故交無能相援者。惟大學士阿公蘭泰。曾同

任兵部。又以事相失。君獨謂阿公長者。可以義動。日率三子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惻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優。公諾。以中書用之。既而首輔索公額圖欲用其族人。君即爲書言和順孤苦狀。伺索公出。跪而上之。索公大怒擲書去不顧。君跪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口。困垂斃。索公大驚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順就内閣試。果補錄。乙亥歲聖祖親征厄魯特。君勉順曰。國家有事。正臣子効命之秋。亦子發跡地也。亟爲治裝。請從征。遂從大將軍伯費揚古。由西路進。君結束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攘攘蠭起。使人追君還。君泣謂順曰。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死生命也。戰陣無勇。非孝即非忠。子必勉之。怒馬抵家。宵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自力矢石間。得功牌二。凱旋議敘。升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觴政。君知其匪人也。拔刀衝座。執其人數曰。飲博非居官所宜。順孤子。汝何得以此誘惑。必殺汝。刀觸席鏗然。其人大呼乞命。叩頭不已。使捽而去之。引順而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者不過死耳。吾已許噶公撫諸孤。而坐視其溺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死而諸孤加勉。則死賢於生矣。然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大饑。朝廷遣官往賑。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從以往。分賑武城。廩未發。君即以私錢市米。因

逐戶稽册先量給之。念民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中地。得南魯集為散賑所。又懼民饑久不勝任負。日為蒸餅萬計。人給大餅二。然饑腸驟飽有致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患。亟為湯。蓋日活民無算。事竣歸。武城泣送者數千。有送至京者。歲丁亥。順奉命收密雲關稅。君贊曰。負販小民不可取其稅。倘額不及。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悅。競趨之。額亦贏。噶公次子和鼎習舉業。遇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涕泗交頤猶懼其怠。穴其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鼎驚謝。請脫繫。不許。讀益力。遂中式。以微誤抑置副榜。君怫慊。為送例律館任校錄。鼎弟和麟年十六。君即攜赴永定河效力。為通籍資。河故名無定河。水怒上疏。潰壞無常。君為親督畚挶。隄成而水驟漲。君晝夜守視。增卑培薄。直隸巡撫于公成龍。夜出視隄。遥見有拜於隄上泣籲河神者。召詢之。則君也。于公歎異。脫襲衣贈之。是歲隄壞者多。麟所占獨不壞。以功議敘補筆帖式。蓋噶公三子皆賢。而君所以成之者。為尤力。君卒。三子去纓席地。婦皆披髮去璫如居父母喪。葬之日。皆徒步扶柩至塋。蓋君所以感之者深矣。初君以噶公育己恩矢扶其孤。不得歸。念父母卯墓。南望輙隕涕。募良工追寫父母像。遇忌辰及歲時伏臘。率妻子泣奠。竟日。檢篋得厥考遺衣冠。就噶公墓相近地。招魂葬之。寒食拜掃盡

哀。每歲除。尤嚴餽奠。終夕欷歔。徘徊殿考及嚐公兩墓間。達旦始返。或謂屠蘇辛盤君不歸。家人何以安。則泫然曰。吾少孤。不逮養。義不當受家人之養也。年五十有八。長子世久仕至王府親軍校。次常德。丁未科進士。見李紱穆堂稿。

盧必陞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諱必陞。字宸臣。號玉若。世居姚江。後遷山陰。祖諱樞。生子五人。長諱芳。字南江。孝子之本生父也。次諱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焉。孝子始生時。祖母張太君病甚。本生母朱孺人。禱天自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汝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嘗從學舍歸。懷江公以新學生屬對。即應聲曰古君子。懷江公大奇之。九歲。南江公病。思得蟚蜞炙。孝子潛攜一筐採沙口。為風潮所漂。得漁者救以竹筏。筐終不釋手。而蟚蜞滿貯。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公負俠氣。常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聞。即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箐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驚跣疾奔。兩足為沙石所齧。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血。遇一山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日。得奉父以歸。壬子土寇竊發。懷江公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為引至父前。

時賊首毛袁二人。欲得懷江公降。脇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刃環向。刃欲下數次。孝子冒刃。叩頭血流。大呼丐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山黨震駭。乃得釋。時賊中有倪姓者。因而歎曰。真孝子也。乘間逸之。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必追。已遣人馳報張太君。盡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縱火而去。先是孝子為繼。時懷江公有女。忌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徐孺人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爾死毋我讐。我奉某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遇富陽支姓者救之。得免。人或勸之訟於官。孝子泣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且母只此一女。故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徐孺人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他。徐孺人亟召之歸。母子相孝愛如初。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公。請旌於朝。見蔡世遠二希堂集

王獻我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霸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歷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歷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歷庚子鄉試。為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本朝兵圍文安。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孥出。公獨毅然曰。

同為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倡逃可乎。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凛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曆城。次礪燕。三添丁。曆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嫠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詭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縋城去。公既知。怒甚。遽為書絕之。縋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茍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徹後廳材。為三十餘櫬以斂。葬焉。茹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見徐用錫圭美堂集。

謝隱君

隱君姓謝氏。名琳。字爾翼。號恕園。浙之會稽人。幼負大志。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遭時鼎革。甲申乙酉間。所在蠭起。浙東山寇。以白巾裹首。號白頭兵。焚掠諸暨嵊縣等處。隱君廉得其可破狀。糾合鄉勇。夜渡七沙河灘。擊潰其衆。所獲輜重。盡散里人。是年為丙戌。隱君甫十九。以孤童子率一旅之師。用計智克敵。由是知名。明年王師南下。徵隱君至軍。參振武軍事。督武林諸道糧餉。强而後行。事竣論功。擬授殊職。隱君辭不就。浙閩總督姚公啟聖。與隱君少同里閈。以意氣相友善。後開府福州。帥師駐

厦門。進討台灣。遣使迎隱君。隱君爲悉心贊畫。澎湖既克。姚公欲以名上聞。隱君笑而謝之曰。吾覬得官耶。當督餉東南時。富貴可早致矣。本欲故人成不世功。故輕數千里而來。豈故人知公。公不知故人也。及姚公歿。隱君哭之慟。悼世無知己云。家素豐厚。急人之難。無少顧惜。嘗言吾爲友三破家。今其人皆將相矣。問其姓名。終不答。其高義類如此。戊午自京師徙居江甯。己巳再遷江都。因占籍焉。而桑梓之思日切。每語子弟。吾邱墓在越。願爾輩終爲越人也。工吟咏。六十以後。雅不欲與人間事。惟日哦不絕口。凡其有所紀於外。有所動於中。悉著於篇。辛卯冬。一取而焚之。存者僅二三百首。閒適之作而已。後目昏。不能視。日命諸孫誦有明一代之作。據案莊聽。欣然而喜。愀然而悲。家人莫能測也。善草書。入懷素之室。所著有尺牘鈔四十卷。中朝疏稿二十卷。甲乙新聞五卷。素無疾。庚子七月。一病不復起。戒子孫曰。聖朝重遺老。他日吾墓道上。書賜粟老人足矣。年九十有三。見唐紹祖改堂文鈔。

李永昌

吳三桂叛滇中。東南騷動。江右界在兩湖閩越間。三面鄰賊。李將軍名永昌。號鳳山。奉新人。以從譚固山收江西。起行閒。積功至把總。甲寅。檄守南豐。五月。閩賊犯城。將

單鼓勵士卒。同長子世芳、三子名芳。奮勇出戰。自初八至十四。轉戰七晝夜。斬賊四百餘級。乘勝追逐至沙洲。近賊巢。將軍所將百餘人。酣戰分擊。所向披靡。賊衆數千。從林谷中猝出。撞搪衝擊。我軍不得合。名芳以馬陷汚田中。爲賊所害。將軍戰益力。絃絕矢盡。猶手刃數十人。乃顧謂其下曰。事無可爲。吾惟以死報國耳。遂遇害。世芳將數騎從間道突圍出。尋父弟不得。而將軍戰馬。忽從賊中歸。哀鳴躑躅。若有所訴。而後知將軍殉。馬後三日。購屍以歛。猶握刀甚固。英氣凜然。見者咸哀之。奉旨贈永昌參將。名芳都司僉書。見帥我墨瀾亭集。

慶州老人

慶州老人武平宇。不知其眞氏名。年七十餘矣。康熙戊午後。來福州。寓居余西園東偏。嘗步臨池上。與予兄弟游。爲予誦尚書禹貢甚熟。自言弱冠爲慶陽諸生。任俠好酒。嘗因醉殺所愛婢。因亡命爲賊。時天啟六七年也。又言闖獻皆後起。闖獻盛時。已革心歸明。宏光後隸興平伯高傑軍中。腰玉矣。本朝兵南下。遂遁跡入河南。入粵。其門下人從新朝。往往有至藩臬都帥者。語未竟。泣數行下。自是數來書室。輒繙吳祭酒梅邨所著綏寇紀略。案其語日月不失尺寸。如孫督師傳庭出關敗師狀。及四鎮

爭揚州時事。所語尤詳。其貌不踰中人。平居恂恂。不妄發一語。不知其爲武人者。遇有所感觸。輒奮袖起舞。意氣激昂。顧影自詫。謂尚可一用。燈炧話寂。則兩淚龍鍾。問之。復不肯自道也。丁卯冬。將送其女於汀州。與予兄弟來道別。云此去。將與君永訣矣。平生一腔熱血。今灰心矣。亟挽問其姓名。堅不肯。應曰。吾子尚不知。君勿復問也。明年果卒於汀州。見林佶樸學齋集。

沈貞孝先生

貞孝先生者。沈留耕先生之私謚也。先生諱澈。字亦清。晚廬留耕草堂。又號留耕。本生父諱麗。本生妣潘氏。嗣父諱鈐。早卒。母姚氏。以節孝旌。先生少失恃。本生父不甚愛憐之。童時常從父至會城。城中肩摩轂擊。不能辨路歧。誤走入旗下。旗下人留以爲子。遇之厚。已而欲妻以女。先生以未奉父命。固辭不得。遂潛歸。是時本生父欲爲弟鈐立後。思先生方亟。節孝亦賢。先生歸。爲之娶於董而立之。先生偕董孺人事節孝。朝夕惟謹。節孝愛之若己出。時有節孝戚某代理家事。忌先生得母心。思間之。然節孝素嚴。所居有銅墻鐵壁之謠。雖至戚不得常見。會節孝病。與婢阿都。謀所以間先生者。以節孝管鑰。付先生。先生故質直。爲母病固當代母勞。遂不辭。某因譏之曰。

姊以為澈孝乎。殆甚利若死耳。節孝驚問狀。乃婢與同詞。以執管對。節孝怒命先生夫婦出居外。屏不與見。先生自傷幼失愛於本生父。至是又失嗣母歡。憂懼不知所出。每中夜呼天。願減年以益母。又徒行數百里。禱九蓮華山。一步一膜拜。足以重繭。已而母漸愈。初母病時。先生雖屏居外舍。日往節孝所候安否。不得已私問婢。婢所對。率不實。至是聞母愈。而未敢信也。會母欲檢點奩中物。先生竊喜曰。母能檢。母果起矣。然以前曾代持管鑰。中咸與婢譏。節孝疑終不解。一夕大風。節孝方獨坐。忽有呼母聲。入耳甚悲。節孝心動曰。何其聲之似澈也。驚問婢。詭曰弗聞。先是數聞是聲。亦數問婢。婢輒如是對。至是心意其為先生也。婢復對如初。因恍然悟婢之詐。而先生無罪也。叱婢立召先生。先生至。涙猶汪然。跪節孝膝前。痛哭不止。節孝亦哭。責問阿都。阿都具白前事。則皆咸其利節孝所有。誑娶阿都為小妻。而為之用也。遂為母子如初。然節孝自是默默不自得。未幾董孺人病亡。節孝益不快。舊疾復作。節孝知病不可為。而先生未舉子。即命先生續娶陳氏。數月。而節孝卒。先生痛哭幾絕而蘇。未期。即營宅穸於里之樓軍兜。親負土畚。為傭者先。奉嗣父之喪合葬焉。去墓數十步。有丙舍。曰留耕草堂。先生即廬於是。墓旁有田數弓。著麻衣。荷耒躬耕以祭。既終喪。

而先生亦病矣。益嘔血若膿者及百日而卒。年四十一。孤子樹德未及三歲。後二十年。乃克葬。是歲陳孺人與姑姚。同表門閭。稱雙節云。見楊繩武古柏軒集

楊氏雙孝

楊氏有孝子。曰有貞。孝婦曰唐氏。有貞名士選。蘇州吳縣人。唐即有貞婦也。有貞六歲入塾。塾師講古孝行事。同舍兒多倦聽。有貞獨詰問原委。並為人解說。見者異之。或啖以果餌。必攜歸餉母。母嘗暑夜課績。有貞手扇驅蚊。仍口講所業。人咸謂是兒孝顓性然也。父公瑞。故業儒。家中落。乃謀治生。行賈中州。屢耗其貲不得歸。鬱鬱致病。病且殆。有貞年甫十六。獨行省父。道經長江。風雨暴至。白日為晦。鄰舟覆者數矣。有貞泣禱曰。某數應死。但願一見父。扶歸故里。死無所恨。禱畢風漸微。雨亦漸止。舟竟得全。人呼為孝子舟。時父病日久。家耗隔絕。自分無生還期。忽夢人告曰。若有孝子。行且至矣。當即歸無恙。已而有貞果至。父驚喜過望。病頓愈。有貞遂奉父歸。而身代父勞。出經營四方。從此家漸裕。父有所欲。雖遠必致。嘗思食龍眼。時遷居下堡。去城遠。而洞庭東山稍近。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同舟數人皆落水中。適有救生船至。數人者為風浪衝激。不知所之。獨有貞得救。人謂此亦孝感所致也。唐氏相有貞

事舅姑。初有貞家貧。脫簪珥佐朝夕。復遇歲歉。身食糠粃。而甘旨不缺。隆冬寒甚。以針指所得。置棉衣四。父子姑媳。各衣以一。氏謂有貞曰。舅姑年老。非重棉不能禦寒。吾與君尚壯。可忍耐也。因解衣衣姑。有貞亦解其衣衣父。夫婦俱單衣卒歲。卒無悔恨。姑多病。常沈迷牀蓐間。一日雨甚。雷電繞屋不止。氏跪階前。禱曰。氏果有罪。不敢逃死。但勿驚吾姑。已而雷止雨收。姑忽起曰。媳安在。吾病行愈矣。姑後病疽。醫者咸謂不治。氏抱姑大慟。親以口吮之。出膿血數盌。明日醫來曰。毒已盡去。今可治矣。數日而姑愈。聞者以為奇孝。古未有也。居喪哭泣盡哀。目腫出血。歲時祭享。夫婦盡志。淚下霑衣。年老不衰。人以是稱為雙孝。見楊繩武古柏軒集。

東氏三節

三節者何。東氏三節也。東氏者何。河南光山縣人也。光山縣人。何以祀於通海。東氏有婦曰盧氏。死於通海也。盧何以死於通海。以其舅東旭謫戍通海也。旭何以謫戍以官御史也。官御史而謫戍。其以言得罪歟。其非以言得罪歟。不可得而知。而考其時。則當有明洪武年。旭謫通海。遂死通海歟。非也。死於中途也。死於中途。盧何以死通海。旭既死。有司起其家以續戍也。起其家以續戍。於是旭之妻。旭之子。旭之女。

無一免焉者矣。東欽者。旭之子也。爲光山縣生員。率妻及妹。奉母以行。未至戍而亦中途死者。其母也。既至戍而謫海外者。其妹也。未幾而欽亦死焉。欽之死以戍兵調征和泥。殁於陣也。于是乎東氏所遺。惟欽妻子然一身矣。其妻痛一門喪亡俱盡。子身無子女。日夜號痛。誓守節終身。以奉東氏祀。困苦窮阨。衣食常不給。然志彌堅也。俄而某姓者。謀欲聘之。欽妻峻拒之。言者不已。遂縊於室。鄰宽而救之。得甦。遂不食。鄰婦勸之屢。日氣稍平。某姓又强致聘。與欽妻棄其物門外。拊膺大慟。仆地欲絶。復不食者三日。適欽妹自海外來。勸使從己。避於其家。欽妻許之。行及海畔。令欽妹先行。度相距遠。遂躍入水中。欽妹急還救之。則死也。即盧氏也。死之日。洪武辛未七月二十八日也。嘉靖丙戌歲。立祠于湖上。盧氏之死也。以念夫也。欽之死也。以代父也。旭之死也。以承君也。婦以夫死。烈也。子以父死。孝也。臣以君死。忠也。三者天下之大節也。而萃于東氏一門。于是顔其門曰。東氏三節云。見趙城集。

舊曇編卷五終

薈蕞編卷六

清　曲園居士纂

曲阜顏氏事

曲阜顏檢討光斆。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光斆同母兄弟三人。伯光猷。由翰林出為安順府知府。稍遷河東鹽法道。光敏由中書為吏部考功員外郎。父某。母朱氏。魯藩近屬也。明崇禎十五年冬。我師入內地。郡縣失守。時光斆祖釁明以河間太守。闔署自焚。家人吕某。從烈燄中抱主少子逃匿。後為壽州通判。光斆父聞亂。急省親河間。我師已下兗州。道梗不得前。父踰城傷足。為邏者所及。見偉幹修髯。不忍殺。詰所藏。以實告。即共輿至家。發藏果然。旗長知為亞聖裔。乃大驚曰。亞等聖人。後固如此其不欺乎。遂詢一家老幼所在。答以親守巖疆。妻子逃散。生死皆不可知。旗長始言河間守已焚死。或言近郊一少婦。不肯入伍。被斫。父曰。此必吾婦也。往視。猶未殊。急裹創載歸。則又驚曰。二等聖人家男女盡如此節烈乎。已而圍解。吕奉主少子歸。獨不知光敏所在。光敏甫二歲。孫嫗抱走被擄。嫗固黑而有力。汲水負芻糗。兼二男之力。營中利賴之。不殺其兒。或更相嗢抱。至關外始得間脫走。距兗州百餘里。嫗一日

盡氣奔回。則巷無居人。蟰蛸在戶。以為主家已喪亡。倚墻悲哭不能止。曰吾重趼至此。祇為顏氏一塊肉。今安所置之乎。良久。得一人。告以顏氏已歸曲阜矣。此空宅也。嫗聞。收淚遽起。時日將暝。嫗又狂走三十里。抵曲阜。顏父在庭。嫗無所見直入內室。以光敏置朱氏懷中。曰還主嬰兒。拍地大笑不止。朱曰。汝顛耶。嫗笑既久。乃徐言亂離後情事甚悉。朱曰。自今以後。嫗永子之可也。後光敏得官。常迎養嫗。逮嫗死為持喪三日。光猷光斅。皆先母十年死。朱氏享年九十。一日沐浴冠帶。與家人訣曰。吾可以逝矣。端坐而瞑。朱夫人族某遭亂散走。婢張氏抱嫡子流離旁郡。行傭不給。一巨室以朱氏子為嗣。已用巨室籍。為諸生。會今上初載。下寬大之詔。俾先朝苗裔得復本姓。歸其田廬。張氏乃為朱氏子泣言所以。朱氏子既復姓。乃置酒召耆老及諸所與游者言。欲為張氏加冠事之如母。張氏艴然曰。吾朱氏之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婦何在。而吾敢乘時竊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終。願勿復言。見張符驤依歸草。

郭海若

先生姓郭氏。諱允觀。海若其字。山陽縣學生。少持重。跬步不苟。學者皆尊事之。游其門者數百人。閣都御史子。弗閑於教訓。都御史弗能禁。先生以歲首謁文廟。遣閣子於

途衣婦人衣怒號之予杖二十且曰闔氏子非吾徒也都御史踵門固請乃爲麾之蓋見絶於先生之門懼鄉里終身以爲貶議其言規行矩風度凝遠者不問而知爲先生弟子也鄰災延燒數十家先生親殯在堂卒不得動火及門先生號泣徬徨闔門伏棺上欲與親骨俱燼四圍盡爇而先生居舍巋然獨存令表其廬曰孝子之門海州一老先生與先生同姓避亂攜妾僑山陽有子八齡而同姓病困妾苦啼慮無以送死存孤同姓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義士也亟請以往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先生深念久之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惟命耳遂去旦夕復往謂同姓曰公可以瞑目矣吾闢舍旁一室以閒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吾令人穴其窗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八歲兒吾教之不令絶公讀書種子其區區衾歛更不足爲公憂同姓遂瞑先生殯葬之成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館餼之久不廢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學官弟子於是同姓妾閒置已十年先生乃破戶出之俾與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絶之託吾家貧本不足以贍若母子顧義不得辭耳今若長宜自供母而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爲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爲生也同姓子與其母感泣乃謝去先生行誼卓卓可稱道多此類見張符驤依歸草

咸默

咸參軍名默字大咸山陽縣人也少補諸生負氣節用邊才薦為左懋第參軍先是崇禎末懋第奉使察核左良玉軍未報命而北京陷宏光襲位懋第請往哭寢園通盟好默以執事從既至燕懋第辭氣不撓困留不遣江南尋入版圖所在嚴薙髮令懋第從事副將艾大選率先應詔懋第怒笞之大選愧憤自殺懋第遂論死棄市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同日就刑于時默慷慨流涕曰不有死者何以報國不有生者何以報公乃負懋第骸骨葬之萊陽又歸葬用極於崑山皆哭之成禮一斌以下四人為埋屍燕山潛識之默既沒人莫知其處晚託業青烏芒鞵所至人有識之者曰故參軍辛巳秋始識默于淮陰讀所作哭萊陽詩以為此皋羽之徒也相與抵掌易代時事默言南中爭王之明時已親在燕都知烈皇之無嗣亦已決矣而廟算之巧欲渙敵國之人心故與之以成方遂使自為瑕釁而奸臣不察區區用僞不疑之故智何其愚也又言三百年之天下時文壞之嗚呼豈不然乎見張衍驤依歸草

滄浪水樵

滄浪水樵者。逸其名。父為隆武顯官。與鄭芝龍不協。仰藥死。水樵傷父死國事。易代後。不求聞達。惟以名山水自娛。五岳四瀆。遊蹤幾徧。貝勒初定七閩。下教錄用故明大臣子弟。水樵不出。則使索之山中。水樵蓬首披麻。出見使者曰。哀哉天乎。奈何僇然哀絰之中。而靦顏衣錦臨民者乎。使者感動。終喪後。屢辟不起。或徵其辭。水樵慷慨出涕曰。吾極知興朝用人不次。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即令某提三寸管。與諸少年角。亦未必不博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逆溯而上。世為亡國師保。受恩深重。非他族比也。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生子不令就試。但知書識字。諳於大義而已。海甯張子聞而高之。欲邀與語。水樵囂然鼓枻滄浪而去。或曰。此前孝廉興化李季子也。見張符驤依歸草。

高查客

高君不騫。字查客。世稱小湖先生。松江華亭人。仁皇帝南巡至松。詔求名士可備顧問者。提帥張侯雲翼以君對。以布衣召試行在。稱旨。是日閱射畢。命獻詩及駢體序。日已晡。不創稿立成。經進大悅。賜帑銀百兩。又命張侯贍其家。俾扈從入都。既至。賜第西華門。供奉內廷。偕翰詹諸臣纂書南薰殿。累朝祕書。多貯皇史宬。人莫至。命君

乘廄馬入歲檢書。御衣御書御硯。內府珍味。賜賚與諸臣班。紀恩詩屢奏。未嘗不稱善也。如是者九年。上以君劾力久。欲予翰林官。諭掌院事揆學士敘。有現缺。以高不騫補授。時中允缺官當補。而事關銓曹。不下。君亦退讓不願躐取通顯。遂授翰林院待詔。兼三朝國史館收掌官。纂書如故。君乞旨。赦所司引行釋褐禮。許之。人以為榮。居官二年。因乞假葬母。遂予假歸里。不復出。幼多疾。十三始識字。十五畢四書五經通其義。不屑習舉子業。著述程古作者。挾詩文遊吳越間。朱檢討彝尊。高學士士奇。咸推轂君。太史何焯。張大受。輩交莫逆。所至文壇騷幟傾其坐人。然不求聞達。自署蓴鄉釣師以見志。是故行年將五十而後受知天子也。及其歸也。年及耆矣。園廬數椽。從深竹間入。俯臨荷池數畝。敗壁頹垣。圖書充積左右。蕭然自得也。問字求詩筆書翰者。限幾穿。肆應勿霍。歲不滿志去。亦以是給朝夕。與搢紳文學。說古今典禮。據經援史。紛紛不已。大吏涖斯土。及四方使輶至者。恒造廬。君必延見。精力健。王善劇談。騎從饑疲徙倚。窺賓主方促膝抵掌。民事損益。邦邑利弊。留連未能別也。林下二十九年。如是者以為常。娶徐氏。生二子。俱前卒。六十四。側室生子羽翼。府學生。八十生子為人後。八十四生子本李。君教子。以窮經博古。勿專尚舉業。羽翼十六始冠行

筵日醮客之禮。近代未聞也。君食椒而壽。冬至儀。無病卒。年八十七。所著商榷集。羅裙草。傳天集。松圩書屋集。晚歲為詩。尤典奧。必自注釋來處。見黃之雋唐堂集。

楊藝

臨桂楊義士。名藝。行二。字碩父。福王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客也。少年落魄任戇。言人休咎頗中。動無所忌諱。幕中人稱其痴。藝因自號楊二痴。終已不合去。順治六年春。定南壯武王孔有德。帥師入湘潭。執何騰蛟。傳檄至粤。粤人懼。時式耜以閣臣留守桂林。而張同敞督師以禦我。七年十一月。王破永及全。直抵靈川。入嚴關。諸偽將遠遁。同敞乃乘夜獨泅灕江。入桂林。見式耜相對泣。相誓以死。王既下會城。執瞿張。令降。不從。幽之月餘。而後殺諸市。式耜被執時。家屬匿藝所。事發。並執藝。藝不屈。王義而釋之。式耜死。藝服衰絰。懸紙錢滿衣。行窸窣有聲。號哭營市閒。見纓弁袴韠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王。收斂主人。王聞之曰。瞿某有客。義若此乎。并同敞屍許之。遂得葬。時有釋性因者。永明王時給事中金堡也。謫戍不赴。為浮屠於桂之茅坪庵。亦上書定南王。言收斂瞿張事。其略曰。古之成大業者。必表揚忠節。殺其身而愛敬之。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元世祖之祭文天祥。明太祖之祠福壽。是

也。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以分任乾坤之事。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王既殺兩人。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抑又王見德之時也。夫殺兩人於生。王所以為功於本朝。禮兩人於死。王所以為德於天下萬世也。請具衣冠。為兩人斂。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王播仁義之譽於無窮矣。侍者詣府將投書。遇藝。知己得請。遂不上。後以其書貽瞿氏。式耜予梓其書以行。而不及藝。由是楚粵間但知性因文字有力。而藝泯泯也。堡後從粵東。更名今釋。號澹歸。有集百餘卷。其言藝事甚詳。且曰。以吾書掩藝功。吾為竊名。瞿氏子為負德。或曰。藝。式耜同邑人。見黃之雋㫆堂集。

王默城

王君諱之麟。字對揚。默城其號。常熟人。庚子舉於京兆。雍正六年揀選知縣。君願改教職。遂補淮安府安東縣學教諭。明年淮屬大水。上臺檄君分查安東飢戶。時一望瀰漫。君乘小舟行田中。舟膠。乘馬。馬躓。乃騎牛。衣履霑塗。徧歷村戶。得飢民二萬餘口。以報縣令。令愕眙曰。君所查一隅耳。多若此。如合縣何。請減之。君曰。吾所目擊皆旦夕死。孰當賑。孰當死。不知所減。爭不得。馳訴於府。府難之。適布政使白公按行至

君痛哭陳所查災民寒餒待斃狀。力懇全賑。白公心動。許之。旋委君倶賑。時無穀。以銀代。君計銀經胥吏手。災民十不得五矣。乃按戶口。親自核析。為萬餘封。三日夜始竟。目眶盡赤。是時飢民洶洶。縣令出賑。裂其輿。丞往。脫其鬚。君至。則老稚歡呼曰。活我者。師爺也。於是他所未經君勘者。胥怨當事。因并檄君覆查。自東邑及鄰境。凡十八處。復得應賑者數萬戶。當事重君。悉如所報。全活甚衆。乾隆二年秋。邑復被水。君奉委查賑。自八月至十月。冒風雨霜露。跋涉沮洳泥濘間。無晷刻息者。自十一月嚴寒。疾疫方作。君感之。卒病。僵臥轎中。星夜舁歸。遂不起。（見沈起元敬亭集。）

顧玉停

顧陳瑸。字玉停。號賓陽子。太倉州鎮洋人。乙酉舉於鄉。康熙間。以薦入湛凝齋。纂修六壬易課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書成。議敘補行人司行人。君資稟超卓。讀書必詣微。多冥契創獲。不主故說。為詩詞。數百言立就。逸趣坌溢。然以為戲。其傑構必窮日晷。力追古人而後止。詼諧跌蕩。善談言。於義理精奧。是非疑似。以單詞剖。晝然洞然。聞者頤解心折。遇所不可。持論齗齗。賁育不能奪。乙酉計偕入都。常客相國西田公所。公以國士目之。癸巳萬壽加科。春鄉秋會。常熟嚴僕少虞惇與湖北鄉試。君故交

也。邀君往。閱事畢。而嚴公病劇。執公手。欲有託。君許以送喪歸里。嚴額謝而瞑。君經紀其喪。弔者至為之拜賓。送柩東下。中道。嚴公長子至。或謂嚴公子來。君從此入都。尚及秋試。君曰。吾已許嚴公矣。可食言乎。卒送抵家。遂不會試。輦下公卿聞之。益以是重君。安溪李公。虞山蔣公。爭欲羅致門下。君不可。在湛凝齋也。所纂修皆出君手。每書上。聖祖必嘉獎。屢得溫旨。總裁於是契君。禮遇出同館右。時總裁館事者。皆藩邸也。邸貴重。館中人惴惴將事。承意恐後。君氣和而守介。非館事。邸有所委。輙不應。廩餼外。邸有所贈。同館皆受。君獨辭。某邸有著作。必屬君點定。一日。盡駁其稿。邸怒擲稿於地。君徐拾起曰。王何怒為。去取在王。邸復詰。畢竟誰是。則曰。陳垺說較長。既退。衆為握汗。同館方學士苞曰。君奈何捋虎鬚。君曰。吾所守者。是非之正。守正無罪。阿則罪矣。明日。邸卒從君說。愈推重。稱為顧夫子。未幾賜第京師。飭官津送封公。來京就養。封公至。君方在熱河。聖祖遣官護君回京省視。諸異數。皆邸轉奏之力也。然竟不得一第。每榜前。胥謂顧玉停作會元。乃稱。及榜發。主試者以不得顧玉停為恨。及第者亦憾。榜無顧子。及就館職。議敘以去。諸邸咸惜之。而君顧不以介意。為行人。頒詔於浙。浙撫方監臨鄉試。移文欲止詔書境外。以俟撤棘。君移檄。接詔重於監臨。且

非內艱比使臣不敢宿君言於荒郊也。撫軍遽出迎詔。人謂君得使臣體。性至孝。先居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麻衣草屨。未嘗一日去身。末俗。吳喪衣墨。見君衣如雪。婦豎嗟歎。曰為真孝廉。自行人假歸。侍奉封公益謹。家故貧。閒出負米。不踰百里。復不踰一旬。乾隆元年。詔起官。辭弗應。尋詔中外舉博學鴻詞。顧公琮巡撫江蘇。欲以君應。君力辭。而王宮詹奕清。已以名聞。部檄敦迫。竟以親老辭。封公歿。君年已六十有三。哀毀一如居母喪。余時官河南。欲延主大梁書院講席。援范文正公憂中掌學睢陽故事以勸。君執象山責呂東萊故事。堅謝不赴。少讀皇極經世書。至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四語。憬然汗下。後讀參同契。首楞嚴。謂性命之精。在此二書。實一貫也。手自箋注。晚讀象山集。掩卷歎曰。先生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謂其近禪者。妄也。自命為象山後人。有以程朱之學諷之者。君亦無所迕。然所心得。所服膺。則在是。君生平絕學有三。曰字學。曰算學。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末。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手運目存。則皆有數焉。惠學士士奇。孫通政勷。得其書。置酒延君。請其說。君為言經聲緯音開發收閉之旨。及每矢實義。一矢未發。則聲不能出。字有所遡。八矢盡而音定字死矣。二公歎為天授。在湛凝齋。外

廷送算學三百餘員候試。主者令君與試。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内廷呼為算狀元。君於字學算學。溯流窮源。遂通樂律。兼精醫術。所著有洗桐集九卷。抱桐集三卷。八矢注字圖說一卷。鍾律陳數旋宮知義各一卷。無益之言一卷。讀四書偶見三卷。讀内則一卷。内則音釋一卷。合注龍虎上經參同契二卷。注首楞嚴五卷。癸巳治疫記三卷。見沈起元敬亭集

邱天民

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次衡。襄陽宜城人。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太學。次補教職。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以知縣用。君得與選。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化。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旋調陽信。時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東直隸間。為行旅患。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昵客同止宿。誑客早行。餘賊為坎道旁。俟客至。蜂出縊客。破其腹。裸而埋諸坎。攜贓以逸。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屍迹。死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即得。乾隆五年。巡撫朱公奉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焉。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駢脇。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證。不可以刑。好言語之。潛令人

取其家所藏贓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諜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屍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法。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時沂水有曹黑三人。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君鞫瓜賊時。賊具言殺沂水二人狀。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二人在獄。衆護前人。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耳。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讞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忌者遂衆。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被揭去官。見沈起元敬亭集。

隨州牧翟侯

翟侯名枚吉。浙之秀水人。治隨十年。凡為民去害興利者不勝述。其最大而奇者。丁酉平逆一事。初湖南人萬育生。自言有妖異術。能致神兵。奸民附之。陰結為渠帥者六七人。偽造劄四出煽誘。連河南旁近郡。聚徒至數百人。謀於隨之光化鋪起事。康熙五十七年四月某日。燒民廬舍。持梃刃大噪。趨據獸山。居民出不意。無以禦賊。至山半。風雨大作。砂石飛擊面。賊驚潰。民乘勢發壘石擊之。賊不得上。乃徑趨州城。呼聲

聞數十里。沿路焚剽。而隨素無防守將卒。變猝起。州民大恐動。侯見事急。親跨馬。將左右數十人。大呼吾民勿怖。第從我立取賊。民喜躍。立聚數千人。擁侯馬而前。賊望見稍卻。侯馳入賊中。叱從騎。縛其魁六七人者。諭其餘曰。賊魁已得。汝曹皆脇從吾當言上官。宥爾命。有敢抗者。吾縱騎殲爾矣。衆皆崩角稽首曰。公幸活我。是日也。賊以辰來。至申而定。縛七人外。餘數百人皆散。不知所之。蓋侯素嚴保甲。賊初入境。即廉得其跡。侯故密有備。故倉卒出此奇。當是時民咸以爲神。先是獸山寺中。舊藏兵器若干。夜中居民望寺內火光燭天。爭趨救。則所藏刀箭鎗礮皆起。赤燄熊熊然如是者三夜乃息。及賊發。縱火燒民舍。勢甚洶洶。總督滿公。率諸監司。急勒兵趨隨比至。州事已定。侯俘七人以獻。滿公大喜。即以囚畀侯。命竟其獄。獄上。督撫杖七人斃之。見王汝驤集。

田贈公

田贈公名雨時。字霖商。陽城諸生也。明末流寇入山西。所至州縣。多附賊。陽城人聚而謀曰。賊所過以城坑者。必盡殺乃已。今旦夕至。且若何。贈公曰。舉城畀賊。城中人皆賊矣。與爲賊。毋甯死。然徒死而城終勿完。死無益。不如避之。賊何利吾空城。且無

所肆其毒。與其以百萬衆攖賊鋒也。衆曰善。陽城得弗殘於賊。亦無一人從賊者。方賊之逼也。贈公盡室行。當是時幼子年幾歲。兄之孫年五歲。及郊。猝遇賊。公度弗兩全。遂棄幼子。而負其兄之孤入風神嶺。竄崖谷以免。賊去。贈公、返而求諸塗。則幼子匍匐深草中。望父而啼。擕以歸。俱免於難。鄉人高其義。多以鄧伯道事歸之。贈公曰不。然。吾子與兄子均耳。顧當倉卒時。念伯氏所遺。止此子。此子死。是死伯氏也。吾不忍。以吾子易伯氏。終亦不忍必死吾子也。屬有天幸。果不死。藉令竟死。若謂我忍棄吾子。博名高耶。願諸公勿復言。迄終贈公世。竟弗言。故相國文端公者。贈公仲子也。未嘗知有存兄子事。久之。文端公令英德。少宰甬江仇公過焉。前所存兄子曰慎典者。與少宰縱談生平事。具道五歲時。從叔父避賊。始末。少宰作而起曰。是史氏之責也夫。翌日為文表贈公之墓。其事乃大著。見汪由敦松泉文集。

范芝巖

介休范君。諱毓馪。字芝巖。明初有至剛者。自介邑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國朝定鼎初。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為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君代其事。承祖父

遺業。曉暢邊地阨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君名。親戚內外。藉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君一見。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材而授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君口授指畫。雖生其地者弗能易。生平坦肝膈示人。人樂為用。康熙丙子丁丑間。聖祖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饟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為準。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饟萬石。贍察漢叟兒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雍正五年。世宗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饟孔亟。怡賢親王知君前運饟有成效。以君名薦。立報可。君感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叟爾。而以科卜多為最遠。其值自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叟兒官倉存購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君益得自展布。車輪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韈。率先期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

軍得沾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萬矣。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君以軍興急。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既撤。所運科卜多米。嘗改輸近地。計部概以近值核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君曰。運戶悉窮乏。所受值隨手盡。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即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部。乾隆三年。奉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命採參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為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議。以應折參價。及所逋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島。賈舶風帆出沒洪濤巇嶼中。倭夷居奇留難。承辦官羈十餘年。不得如額。指為畏途。君曰。吾受恩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特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國家因才器使。善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覽有如此。而君之智力。誠亦

有過人者。蓋兩得之矣。見汪由敦松泉文集。

李孝子

李孝子。名維煌。字裕光。江南寶山人也。生十歲而父歿。哀慕逾常兒。終三年。不離柩次。人呼曰小孝子。家貧無以養母。乃棄舉子業。任門戶。力求甘脆進母。而自食藜藿。母偵知之。呼與共食。遂長齋淡食。以慰母焉。母得喉閒疾。醫不能療。孝子籲天三晝夜。母夢道者授以針曰。以汝子故。爲汝治之。汗流浹背而愈。又嘗患背瘡。醫言當用艾炙。孝子恐母不勝痛。先自試。輙以大痛乃止。稽顙北辰。願己壽以益母壽。尋亦獲愈。雍正十年七月。海上颶風大作。孝子所居江灣。距海不二十里。水至屋將圮。孝子舁母匿几下。俄鄰屋俱毀。而孝子屋獨全。從兄錫泰巡撫廣西。欲招孝子偕行。孝子曰。吾安能以一日而違吾母哉。遂謝之。先是孝子喪父逾年。又遭祖喪。數年無以營葬。常布衣屏居。不與宴會。人或勸之。輙流涕曰。禮不葬不釋經。吾有痛于中也。及卜地饒浦。隆冬氷雪。手運灰土。僵卧垂絕。有匠人過之。煴火灌以湯。乃甦。體素羸。竟以是劇。將卒。善屬二子事祖母。奉母手大慟。瞪目而絕。見彭啟豐芝庭文集。

阮世恩

阮君世恩。字聿修。桐城人也。父曰暉吉。兄世忠。兄弟兩人。生而相友愛無間。相對則懽甚。一人以事出。則皆終日傍偟不寧。夜常同榻而臥。有疾病則親視湯藥。未嘗須刻離。世忠讀書佛寺。忽嘔血。世恩時以爲憂。丁卯之春。世忠自爲棺。而世恩監匠者髹漆其上。漆者言。兄死當在七八月。世恩即慘愴悲懷。自以二子小百。曉日。皆成人。而兄一子。無母。且幼未授室。願以身代。禱于上下神祇。凡刺血書詞十七紙。而世恩是年遂得疾。踰年世忠病甚。醫多言不治。世恩與同榻臥。而使其二子更迭侯夜間則復禱如前。又刺血書詞十七紙。世忠尋愈。而世恩遂於是年七月四日卒。然不以告於世忠。既沒。而曉日出其父書詞。然後知之。烏乎。世恩可謂善事兄長者矣。見劉大櫆海峯集。

趙萬全

明莊烈帝時。會稽人趙應麟者。爲書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遊北。旅與其家約。幾年當復還。後絕無有聞知留所者。應麟有子萬全。始二歲。依母丁以居。及年十許。問父何忘返。今爲何在也。丁持萬全泣曰。兒知憶爾父。安使爾父誠得歸。卒撫汝乎。萬全遂大痛。食飲臥夢。若不甘者。至十九。請於丁。願出求父。丁勿許。萬全曰。母固憫兒獨。

4

兒去。無奉母者。雖然。顧即行。勿顧時月。幸必以父還。始應麟困敝甚。走之京師。冀以獲富貴。久客。益流落挫折。崇禎末。大盜入國都。天下鼎沸。干戈棘道路。客游者多不得歸。應麟自咤意失。竟轉徙趙代之間以死。棄其家二十年矣。萬全既獨行求父。遍淮南北。環齊魯秦豫。返燕薊。嘗數日乞不得食。裂跰乳血。髮肉脫易。枵然如斷榴。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覩骸骼之殘委溝野者。劙膚血滲之。堅不入。乃舍去。復號呼於塗。萬全之始出也。懼己不省父狀。取牘書應麟鄉里名氏年歲。張于背以行。久之乃至馬邑。邑故山西邊。萬全旁皇邑中。不得去。張文義者。邑人也。聞之歎曰。豈為趙君兒乎。急走來視。誦所負牘。良契。文義趨萬全。過我。過我。勉具客。我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稱何從來。五十餘耳。顧已耄。即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為我主書。方且哀其旅死也。而瘞之。手樹之柳。亦拱於原。得示子矣。萬全擗地哭。奔之瘞所。仆地不能起。已太息曰。吾初誓求父生迎使還。天實靳毒予。雖然。固甚不安于藁。痛若罪腰膂。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於其家。萬全既歸。極勞勤養其母。母亡。舍於墳三年。以康熙乙巳歲卒。後四十年。大官有廉其事者。表萬全異孝。為祠之廟。琢石旌其門。見胡天游石笥山房集。

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為僮。崇禎中。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懽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為。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即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為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為己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斫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戇負氣。不能為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為人戮。而尚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福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為代遵譜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相持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己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見胡天游石笥山房集

咸弢言

戚孝子名玆言。字魏亭。德清人。父麟祥。康熙己丑進士。官侍講學士。以納故禮部尚書蔡廾元妾被劾。學士故隸尚書門下。部議援卑幼擅娶尊長妾爲側室例。發遣寗古塔。時孝子已登賢書。隨父往茹氈齧雪。萬苦畢嘗。孝子朝夕左右。無倦容。渠帥咸敬禮之。歷五年。雍正庚戌會試。孝子欲弗往。學士强之行。道出賀蘭山下。驢逸去。襆被盡失。孝子徒步走。會日暮。迷失路途。有老人持燈火導之。追及驢。老人倏忽不見。孝子嘗言宵行時。北風捲沙。林木怒號。狐嘷虎嘯之聲。不絶於耳。自分幾無生理也。及至京師。襪穿履脫。兩足僵裂。沃以溫湯。半日始醒。赴禮部投名。去試期僅二日。主者憐之。得入闈。竟以是科成進士。分發福建學習三年。令連江有聲。乾隆初。詔刑部行文赦諸罪人戍邊者。學士格於吏議不果赦。孝子聞之。頓足泣。欲去官。或告之曰。不念得少俸以爲菽水計乎。且機會尚可俟也。孝子不得已。視事如初。未幾。制府郝公玉麟入覲。孝子往送。伏地不起。叩首乞代陳。郝公難之。孝子膝行前。持郝公裾號泣言曰。玆言所以緩須臾死。靦顏而食祿茲土者。冀得一當明公意雪父冤耳。今明公置勿理。復何望哉。引佩刀欲自裁。郝公眙愕。亟止之。孝子旋取所上書出袖中。皆刺指血爲之。郝公素愛孝子能吏事。及是惻然動容。許諾。比入告。天子憫之。特旨放

學士還。學士以迎養至連江。部民擔酒為賀。孝子與之飲。盡歡而罷。益勤厥職。明年學士病卒。孝子與櫬歸。哀毀骨立。未終喪而卒。時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有四。（見章有大集。）

盧象晉

宜興盧象晉。字晉侯。在天啟崇禎間。與兄象昇。弟象觀。皆以氣節顯名於時。象昇殉難死賈莊。國變。象觀起兵事敗。死震澤。時母李太夫人年已七十餘矣。有何姓者與其族某訟。辭連象晉。趣象晉急薙髮。毋相累。不聽。守驗視其頂髮偏寡。謂已薙復生。象晉厲聲曰。未也。守怪之。趣薙髮。象晉曰。我先朝遺老也。兄弟俱死國。吾頭可與髮俱斷。吾髮不可薙。守怒。榜掠之。具獄當大辟。巡撫疑之。詰責郡守。郡守懼。綏象晉死。乃遺書脇其母。象晉不薙髮。罪且死。太夫人自詣獄。持象晉而泣。守猝入。縛象晉而髡之。既而釋之。既出獄。則辭其母。投佛寺為僧。太夫人卒。象晉視含斂。會葬畢。即棄去。遊名山大川。所至一宿。又去。人無識之者。長子勵。徧求之。僅一再見之上。郡鄱陽間。一日。忽返宜興。其弟之子以尚止象晉。象晉曰。我將死矣。我歸。我告爾葬處。乃自題其碣。曰委骸磯。且戒之曰。慎毋棺。盛以缶。遂終。（見胡宗緒環隅集。）

何靜山

何鼎。字夏九。號靜山。其上祖當宋南渡。從自河南。元武宗至大三年。始卜居浙之山陰。自六世祖詔以下至公。世居山陰。其著籍於湖廣之靖州也。由公之再從祖希公。以康熙丙午舉湖廣。授河南長葛縣知縣。歲旱蝗。禱於神。蝗滅。某甲殺人。辭連乙。屢鞫不就理。公怒。擲刀於地。佯笑曰。甲豈殺人者哉。甲即起持刀去。還詰之。甲伏罪。上官奏循良。公第一。擢江南安慶府知府。調浙江嘉興府知府。公越人。例不得調越。天子曰。朕知子山陰人也。雖然。何嫌何疑。而引避哉。遂之任。與其鄉人訣曰。今日不越人也。明日嘉興太守矣。初太恭人之有身也。有道士款門而語曰。汝家任子二年而生。生而秀挺。絕貴顯。家人異之。已而果然。蓋公任二十有四月而後生也。公子五人。皆仕宦。經亮。經文。經永。經襄。籍從楚。起貴。籍從越。見胡宗緒環隅集

會蕞編卷六終

汪龍

清　曲園居士纂

汪孝子龍。歙縣人。祖容死。蘇。柩頓舍。父之鳳斬往迎。溺采石。當是時。龍六歲。哀慟如成人。母偕祖母止一室。龍日夕侍。無違禮。比稍長。詳祖柩頓寄狀。大慟。拜祖母與母立起如蘇。會撫軍禁淹柩。令無主者趣焚之。龍徧索柩。無知者。復大慟。自分柩已焚矣。歸邸面燈坐。偶繙卷帙。行間忽忽現徑寸字二。曰以京。以京者。龍祖名也。龍驚起諦視字輒隱。已而忽忽復現。悟曰。神其以銘旌兆予。復往訪。倏遇灌園叟前告曰。是役吾所隸也。略悉從柩顛末。龍偕叟往。諸頓柩縱橫錯置。陰風颯颯射毛髮。在晝猶昏。秉燭下上不可得。復匝諸室柩左右前後視。又側臥地仰視。卒不可得。最後一室。叢柩紛如。柢拒撐拄中。拂塵睆視。斜隱露漆字七。幾漫滅矣。再三諦審。祖名良是。撫柩痛絕。絕而蘇。當是時限叢柩不可出。議毀牆。倏雷雨大作。牆外崩。柩出。見者以為孝感也。龍謝叟。奉柩還。色養祖母母終其身。方龍之奉母以居也。一夕疽發於背。委頓甚。秘勿使母知。入侍譚笑。揚揚如平常。漏再下。告退出寢門。輒仆地。舁牀側臥。始

徐徐呻吟。曰。醫至。割腐肉。以藥裹創口。復徐步整冠入侍。越數旬而始復。母竟不知。孝子時年六十三。後五年卒。康熙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見馬紫祖集

桑文侯

桑翁。諱天顯。文侯其字。世居餘姚。遠祖仲才公仕於唐。歿為明神。載在祀典。族姓環廟而居。悉安耕讀。自翁遷錢唐。嶄新其堂構。督其子孩甫。辛苦問學。學成名立。卒光顯其前人。世咸數翁有子。翁童時。以孝聞。後以捍衛鄉井。辭功不受賞。遂以孝勇大著於時。家酷貧。無以為養。廢書治生。力為善行。至老如一日。翁行三。昆季相繼歿。十三喪母。十八復喪父。父患反胃。飲食鮮進。謀所以療父疾者靡不至。五六十年來里中有稱善養其親者。其人輒顰蹙曰。吾何敢望小壽伯。有不善養其親者。其父母詈之。即曰。若奈何不效小壽伯。小壽者。翁小字也。甲寅。耿精忠反。翁年甫冠。衆服公義勇。請於官。推翁為練長。翁默禱於祖廟。即誓衆廟中。導以進退更番之節。約束既定。一軍凜然。九月一日。海上賊舟大至。忽遥望空中。火炬燭天。旌旗紛簇。如雲擁左右翼。擐甲突出。戛摩鏗然。中一人威服勒馬立。揚鞭指麾。遂驚遁海上。居民具見之。皆咋舌以為誠感。至今海頭高阜矗立者數處。潮上不能嚙。即昔日防哨出沒地也。土

人因呼桑公璥翁。既學治生。尤精岐黄術。窮探古方。自以意斟量損益。望色洞臟腑。立起奇疾。風雪酷暑中。一聞剥啄。披衣遽往。所全活無算。不取直。即有與者。緣手散盡。覥盡或無以卒歲。意恒晏如。一夕里人入戶。四顧無人。取物納懷中。翁與子從屏隙窺見。亟搖手屏息任恣取。既去。戒子勿洩。曰。吾不能早周急。今至此。可愧也。又偷兒連夕入戶。坐守驅之。後夜分穿穴者再。翁以鐵器擊地厲聲曰。偷不可爲也。其人躍出。伏於地曰。自今死不敢爲偷。顧無資以營生。奈何。翁憫之。給以十緡去。卒改行爲良民。發甫業以文章發皇其篤行。同學生無以抗行。或謂翁曰。翁積德生此高才郎。即惶遽却立曰。昔人種德。謂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吾不德。亦庶幾後世必有爲端人者。高才能文章。兒何遽能爾。然亦非所蘄也。年七十。有司議舉翁鄉飲賓。力辭謝曰。吾何德以堪之。後九年而卒。翁雖遷錢唐。未嘗一飯忘故里。尋常與人語。語皆錢唐。至歲時享祀祝告。則喃喃操土音。每至餘姚省墳墓。顧發甫泣然曰。他日幸葬吾先人側。吾魂魄應惓惓此土也。發甫泣受命。大殮之夕。雨如注。號奔而來者塞衢巷。哭立雨中。良久不忍去。則昔日受恩與起奇疾者也。見馬榮祖集。

陸德本

陸紹源。字德本。荆溪蓮溪里人。幼倜儻若成人。當明季政衰。賦役煩重。父濱洲。又不善治生。致逋賦。役急逮之。而諸子皆他適。惟君最幼獨在。慨然曰。吾雖幼。亦子也。奈何使擾攘者溷吾父。則隨役以往。不令父知。至縣。縣令方怒甚。坐堂皇督逋賦。階下鞭撻聲如雷。人人股栗。次及君。君徐行前曰。民逋糧。罪當死。死杖下無辭。願謁一言。畢命無憾。令見君年小。霽顏曰。若亦何言。曰。公欲糧完耶。逋耶。令曰。國課安敢言逋。曰。公為民父母。欲民生耶。死耶。令曰。吾亦欲民生耳。曰。民有兩言於此。一者民生而賦入。一者民死而賦逋。夫民積歲而逋之。安能一日而入之。公緩其期。寬其政。令自今粟自石至斗。銀自兩至錢。皆續入而不加責。則民生而賦不逋矣。不然。民且死杖下。安能使杖下之鬼供賦哉。令曰。孺子言是。與定納期而返。時甫十有二歲。聞者翕然稱曰能。年十八。則又有北解之役。北解者。明時所謂白糧運者也。明初都金陵。內膳米皆民所供。後遷北平。詔蘇松常嘉湖五府。供內府白秔秋米。及各府部秔米。凡十六萬石。俾民運不以軍。而運道出長江。越金焦。泝黃河。經呂梁上候遷頓莊十有六閘。過北海口入通惠河。其險阻既非民所素歷。而運軍又數凌壓之。爭道。故遇險輒覆。覆則身葬魚腹。復於其家責償。鬻妻及子者無算。以故聞僉為領解。舉家號慟。

君聞發。慨然曰。父兄勿憂。源願往。期年畢運而返。聞者益翕然稱能。爭欲一識其面。鼎革時。土寇掠其村。挾君去。至其寨。魁大驚曰。此陸公也。鄉里被公澤多矣。我何敢犯禮而歸。見任啓運清芬樓集。

姚孝廉

孝廉姚之琅。字樹西。號梧軒。漢陽黃陂人也。姚故世族。當孝廉時猶未衰。顧無貴介氣。布衣蔬食。淡泊自甘。性卞急。不能容人。遇有非禮者。輒面爭之。嘗居京師。其鄉先達為詩會。大集鄉人。招孝廉往。至則高會飲酒。孝廉進而言曰。盍拈韻。其曹曰。姑緩。巳而酒酣。孝廉則又進曰。盍拈韻。其曹曰。苟藉此以聯桑梓。申款洽耳。奚以詩為。孝廉艴然曰。我以諸公為文會。是以詰朝來。今若此。此佚遊也。何以會為。拂衣竟去。孝廉方居鄉。其所受知者適為令。孝廉不一私造。令召之。輒託故辭。及令去官。候代。則日踵其廬。雖大風雨必往。讀書不屑屑訓詁。好為詩。時有奇氣。尤熟二十二史。郡縣多聘主誌局。森然有法。與人談古今事。慨慷持所見。雖羣非之。不少回。至口沸目赤。必伸其說而後巳。自少時慕閔仲叔范史雲之為人。一介不苟。妻冷氏。荊布操作。能成其夫子之高。見邵大業謙受堂集。

倪公懋功。諱國珍。其先江南人。我朝定鼎。有邦俊者。以勦撫十三家賊。為成都撫標游擊。家焉。公其孫也。寡言笑。尚氣節。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壬子。揀發粵西。授義甯令。義甯之東北。曰雙江。苗民雜處。與楚城步綏甯二邑紅苗接壤。計千餘里。凡口十。堡七十有二。大小寨凡數百。鳥言露居。不通教化。百年來僅設雙江巡檢。以羈縻之而已。公既至之明年。楚人黄順英。吳萬全。煽惑粵苗。偽稱名號。公捐金。令堡目密入苗峒。誘出擒之。諸苗覺。中道劫還。合楚苗為奸。公牒文武諸大府。請兵防衛。提督譚某。發兵四百駐之。苗稍靖。當事者意在撫。公力陳利害。勿應。知府張永熹巡檢蔡多奇。迎合上官意。曰。小醜何能為。但得一二人。往陳大義足矣。當事者以為然。遂撤防衛之兵。而遣公與多奇及縣丞吳嗣昌等諭之。公歎曰。此所為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然業奉成命。不敢辭。數日近苗穴。遥望苗人蜂擁蟻聚。喧聲震林谷。多奇潛易衣逃。衆俱股栗失色。或告曰。虜逆已决。不去禍將及公。公曰。吾固知犬羊之性。不先於威。不可以德化也。去則示以怯。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惟朝廷印篆。不可失也。付健役自閒道還。曰。諭我義甯父老。堅壘城垣。以待援兵。無復念我。言畢。正襟危坐。顏色不

亂如常。俄而苗突至。取弁官及隨行隸三十餘人盡殺之。禁公於土窰。絶粒六日。縛至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強之降。公罵曰。逆虜。吾汝父母。汝速死吾。敢辱吾耶。苗以紙筆付公曰。若能為書大府。償黃金萬斤。得不死。且歸若。公裂紙擲筆於地大罵曰。逆虜。國家失一縣令若毫毛。汝類當無噍類矣。苗怒。刳其齒。血流被衣。公罵聲益厲。齒盡截其舌。公不能言。猶仰面噴血作罵狀。苗衆爭擊死。沈其屍於潭中。事聞。當事者護前非作公罪。上復遣貴州總督張某經畧楚粤。與提督某合兵勦之。殲其魁。得公屍。并公前後狀具奏。賜祭葬。贈奉政大夫。按察使僉事。廕其子。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石哈生宋石芝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愠色。人莫測其為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為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萬溪。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

而行。旗軍見之。撫掌笑曰。是尚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為賊諜。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器兼下士。特為百萬生靈塗炭而來。獻破石萬溪之策。勇奇之。以禮貌。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溪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故為將軍計。利在速戰。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閒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兵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閒道步行。沿嶺攀葛以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萬石溪。勇以為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生平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為公知己邪。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趺坐對飲。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革冠褐衣草履。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傍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傍若無

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其為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為殯殮之具。哈生曰。待吾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為痛哭竟日。厚葬成禮而去。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石芝一出而為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過人者。乃為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故明宗室子。以石為姓。有託焉爾。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宋釋之

宋釋之。家富平。好讀書。貧無以資。有渭南石哈與者。傭於釋之鄉。見而奇之。縱令學。以其值給之。發憤鍵門。徧讀諸經史。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衰。每丁夜。居鄰睡醒。猶聞度紙聲。顧不為章句學。學成。賣卜長安。靖逆侯張勇。方少賤食伍。常從卜。輒效。心奇之。屢立功。至建牙。欲偕往。釋之不可。乃以千金壽其母。迫與俱。事必諏而後行。其秘謀密計。人莫得聞。然勇所向制勝。皆本於釋之。故秦人諺曰。勇之功。釋之功。無何。吳逆蠕動。勇督師鳳翔寶鷄間。是時三藩聯絡。勢猶猖獗。自大散關以西。皆屬於逆。逆屯兵關口。有驍將馬三保。在滇素所委任。傳令三保至。兵始出秦隴。諸戍卒洶

洶無鬬志。日夜望三保來。即欵附。勇雖擁重兵。而部下解體。一日迴翔輿室。釋之潛至。拊其背曰。嘻。公無以逆故。勇愕然曰。將若何。曰。安坐封侯耳。再問。不對而出。勇思居恒遇機要。釋之不盡言。而半語隻詞。靡不奇中。乃一意堅壁。嚴斥堠。申約束。士伍肅然。既而三保爲予娶婦。遷延不至。七月。淋雨浹旬。軍皆黑痢死。勇鼓行擒之。不交刃而蕩平。逆授首。盖天祚聖朝。而釋之先見若此。事定。勇受上賞。封靖逆侯。勳高傲睨。獨嚴憚釋之。釋之視一切世故。泊如也。以師事哈輿。於是歸。大陳金幣。邀哈輿至。欲拜之。哈輿瞪目厲聲曰。始吾以若爲非常人。乃爲他人作嫁衣裳。反以是啗我耶。不顧而去。釋之奉母老。青鞋布襪。徧游名山川。勇蹤跡不可得。或云訪王無異於華山。入不返。當靖逆侯時。天下初定。呼吸風雲。凡珍奇瑰異。王侯卿相所不能致者。皆歸於勇。勇必爲釋之壽。釋之曰。若功成。吾去矣。勇固留。防衛甚周。一朝扃戶不啟。勇排闥入。則釋之遁矣。几帳依然。所餽金寶珠玉。皆扃之土牀中。籍記分寸不失。夫天下衣冠方幅。藉藉稱自好。而錙銖成市。所爭毫釐。反顏相向。視釋之爲何如。哈輿。卒無聞。士論尤高於釋之。釋之能前知。世多異之。或伺其出。竊發其篋。亦無他奇。惟多有太一占。見劉紹攽集。

曲園居士曰。劉繼貢所為宋釋之傳。與彭樂齋所為石哈生宋石芝傳。互有異同。敘宋事。劉不如彭之詳。而石宋張三人交誼本末。則劉傳較具矣。故並錄之。惟石哈生為石哈興。宋石芝為宋釋之。音近字訛。未知孰是。

王時翔

閩之建甯。屬縣二。曰建安。曰甌甯。境域遼夐。民多山居。竟歲或不入縣。令是者。率季冬歷村落。督逋賦。名曰鄉徵。雍正十年。鎮洋王公時翔令甌。將舉是。約以一僕輿一僮一役往。客爭之曰。君行日主進。夜必會之。民多道遮行乞判狀。須二記室與俱。僕從胥徒數十人。毋省輿馬。飲食問甲長。意重煩之。俾知吏來不易。早急公也。建令亦期往。盛騶從。且偕牙儈廝丐行。太守聞之。急召公曰。國家惟正在此一役。君儒者也。約己懼無以集事。何弗詢建令。公皆謝之。太守賓客。相與笑之曰。迂。比出舍。甲長道見公。色大沮。呼之逡巡。甲長歛賦者也。令行責供具。甲長藉肆侵吞。聞公捐舊例。則無以魚肉。公知其意。諸人聚。集父老子弟曰。鄉徵所以便汝曹。無跋涉。省糧糗也。顧輿從𠩄役。梁肉芻茭。供自甲長。甲長于汝曹取盈。視糧糗費數倍。吾故單車弗挾客。會計判狀。力能辦。則決不待時。否則歸而治之。非晚。日需飯一盂。蔬一盤。令自治之。

安事屬民為。于是甲長束手。不敢譁于鄉。父老子弟。固已心感公矣。而建令到鄉重繇楚。民憚之。皆亡走山谷巖石間。令不得民。則掊鎖啟扃。搜取雞豚牛馬米鹽之屬。牙儈估以入賦。巨室則令癘丐卧其戶。罵之。甌民益相戒爭輸。是時甌民德公。而建民畏其令如螫。既匿不復見。令停數日。無所施。及歸。雞豚牛馬米鹽之屬盈庭。而不可作賦。儈持適市。則市滿酬賤。癘丐卧其戶。卒無得。亦竊散去。賦終虛。而甌民攜錢持鏹來者。踵接肩摩。至道不得行。甫浹旬而賦完。公上考。建令坐下第。太守賓客乃相與嘆公之不迂。儒之可用。見劉紹攽集

康績

義士姓康。名績。字方陸。陝西人。有文武才。而豪於義。見不平。怒從中出。弗自禁。方國家有事西陲。其王督邊事。募能效力運糧糗者。績慨然應募。至半道。會歲荒民乏食。無以自存。績即盡以所運賑貸。而歸白其狀。願自償所運也。王愕然。而重其義。軍法當斬。乃上狀云。績法宜死而心宜生。上異而赦之。王知其賢而能也。留帳中參機宜事。王或過飲。以女樂自娛。輒諫王改容謝之。一日。復極飲為樂。績驟踰垣入。立王前。王悚然。績指羣飲者曰。皆若輩導諛耳。持拳縱擊。拳之所下。筋絶骨折。號痛不勝。王

震懾。為踞乞乃已。有縣某好富暴橫不義素矣。弟死孤幼。欲逼其婦嫁而奪之財。婦堅不從。網以計。將不脫。績與其儕飲。或數息。訊得其實。弟故某庠文弱生也。績忽不見。行逵中。遇乘馬者。假之載。乘馬者難以不識也。績推之。奪其馬而馳。至治者家。不言所以。取重斧而去。踵暴橫之門。鼓樂喧闐。人馬蹂雜。以彩繒橫縛輿甚固。將肩之行。績近而呼曰。輿中為某嫂乎。內聞呼聲。亟口喊救不絕。碎輿而出之。蓬首涕洟。寃慘不可名狀。暴橫者出不意。率羣暴奔至。績提斧迎擊。輒倒。衆奔潰。婦奪績斧。復擊暴橫者頭如泥。曰毋以死累君也。之官。績曰。吾惡其不義而殺之。婦曰。渠第仆之地耳。碎其首。塗其腦。我也。會邑人臚不義者暴橫纍纍上。官曰。如是猶未足伏其辜耳。遂皆貰其罪。得不死。又某邑宰。貪虐甚。民蓄怨久。會旱不雨。宰弗顧。民請於遠方能禱雨之道者。至。應祈雨降。宰怒。鞭道者示於市。民狂沸。宰出。績自肩輿中曳出。衆叢毆之。瓦礫如山。而屍為虀粉。大府憤宰之不職。為民殃。而又素愛績仁義之士也。俱弗深究。而與衆薄其譴云。嘗他出。宿於逆旅。見老嫗攜小兒至。兒戲仆傷面。一少婦出。撫其兒。批老嫗頰者數。績以為此主母也。然兒自仆耳。無與老嫗事。何不審耶。既有告以此乃阿姑者。績怒甚。氣從頂中熖起。直入。捽少婦出。捶之無算。幾死。夫自外

至。惶悚。怒責其大不孝。叩首求免。至再四。久乃得解。其義氣之不可犯也如此。見葛祖亮汚閒閣集。

薛孝子

薛孝子陽生者。名有年。常之武進人也。孝子之父。晉申。年五十。生孝子。家貧而好施。常苦不給。孝子甫就塾。即慨然曰。吾當成父志。既冠。力田治生。麤給饘粥。有從弟某。孤弱不能自存。孝子飭為完配。且置產以贍之。族黨閒有匱乏者。父所欲周卹。靡不遂也。父嘗病目。幾喪明。孝子走數十里外延醫。嘗百藥不效。乃子夜跪而舐之。久之翳盡。得復見天日。父又遘疾。勺水不入口三晝夜。孝子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父。夢神降。稱巫咸曰。汝子孝。上帝許活汝矣。驚呼家人進粥。啜之盡二盂。明日病良已。優游里閈。以樂餘年。孝子時屬親朋具酒肴。閒進博弈諸戲具。逋錢纍纍。稱貸以償。父不知也。日進杖頭取適以為常。父壽七十八而終。孝子廬墓下。天寒月黑。悲風蕭颾。孝子拊膺夜哭。與嘷狐啼猿相應和。如是者三年。其後遭母喪。孝子痛母如父。目失明。耳失聰。血枯骨立。見者以為人臘也。積哀成疾。疾亟口念父母不置。嗚咽而卒。論曰。毘陵朝京門外。蓋有兩孝子云。何孝子者。幼失父。即外出求之。走萬里。歷十餘年。卒

得其父以歸。而辭孝子則依依子舍。委曲承歡。服勤至死。先是有陳甲者。以府佐攝邑篆。建生祠於郵亭之東偏。竟以墨敗。紳士仍其室為一龕。祠兩孝子於其中。春秋合祀。（見吳龍見蔚帷集。）

王恩榮

王恩榮者。字仁庵。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置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於市。傲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殍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屬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囈歔。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途。揮斧急

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强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
立門首。又為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於官。時
已年遠。吏胥案牘無可稽。恩榮出母故所斲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
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
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為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噭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
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强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逢萊縣人有患病者。力
延奇强禱治。奇强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俄而恩榮突
出扼之。奇强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
其心而絕。于是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
遂自縶赴縣。會奇强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
人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於介
衆。皆曰。恩榮言是。遂徑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
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成
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況其視死如飴。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

釋。役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給還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邀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見全祖望鮚埼亭集)

王元趾

王文學元趾。名毓蓍。紹興會稽人也。幼時樸吶不慧。就塾師受句讀。若不甚記憶。年十六。才學為文。即遠過作者。尋補邑諸生。聲聞日起。多四方之交。其所至賓朋高讌。好挾小史歌兒。彈絲品竹。雜坐命觴。呼盧投壺。酒酣以往。調笑跌宕。竟日夕忘倦。素出念臺劉公門。最契重之。甲申之變。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敗。遇越人有自白下歸者。從訊時事。輒搤腕浩歎曰。休矣。吾恨不立磔柄人肉。啖吾家豚犬也。大兵南渡。比戶醵金。具牛酒迎犒。元趾以大義白兩兄曰。弟已矣。身為越國男子。豈蒙面活耶。兩兄意稍難之。元趾笑曰。舍生取義。吾不食言。願以稚子為託。既而復為致命篇。又上書念臺劉公曰。門人某。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蓋聞公赴水不汲。餓十日。未瞑也。肅衣冠出。榜其詩文于宋義士衛士唐公祠。趨文廟四拜。曰。君殉國。士殉泮。正也。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家人聞。以報兩兄。兩兄曰噫。死矣吾弟。哭而迹

之柳潭。見元趾端坐水一方。衣冠如故。顏色不變。同邑有儒士潘集。字子翔。聞元趾殉。為文慟哭之。竟出東門外半里許。袖二石。自沈渡東橋下死。（見柴紹炳省軒文鈔）

佚老人

佚老人姓顧。諱大信。字成之。一字天目。晚年乃更號佚老人。嘗言吾靜觀世人。熙熙攘攘。非役於名。即役於利。莫不終其身焦愁其心思。耗敝其形神。奔走於萬物。而不能自休。而吾幸無慕乎彼。得優游閒適。以老佚矣。以此自稱佚老人。老人不絕物為高。亦不苟徇時俗以為和。人情所共為。不必不為。人情所共好。不必不好。但涉而不著。每於其中蕭然焉耳。既著身黌序。已而上公車。一再不售。即棄去。獨注意古文辭尤專精於詩。雖疾病危苦。幽憂拂抑。艱難困阨中。未嘗一日輟吟咏。所存稿塡委篋笥。至莫可清錄。於古人書。多所涉獵。悉曉解大義。刋訂譌舛。箋評音注。丹鉛不去手。四方有高僧逸士。騷客詞人。及挾醫藥卜筮諸方技來者。人人厭其欲以去。性通透疏脫。冬一裘。夏一葛。裁取足蔽體。鄉故多先達。衣冠輿笠。烜煜一時。老人時方袍幅巾。掀髯抵掌於其閒。詼諧謔浪。若不知其為顯貴。飲酒不能多。有設具以招者。亦欣然往。往輒先醉。醉即頹然假卧鼾齁。座客號呶。主人拏曲。或優伶歌妓。婉轉雜沓於

前。弗知也。善鑒別古器物。真贋立分。一切法書名畫。及種種諸玩具。儲蓄多有。值好友相對。時出品題高下。遇知交能賞識者。輒持以贈人。故家無長物。老人於世間。既淡然一無所營。其性情所寄託可得而指數者。於業嗜為詩。嗜著書。嗜點定簡冊載籍中疑誤。嗜名理清言。嗜作書。嗜鋤泥種竹。於花嗜梅。嗜菊。於禽鳥蟲魚。獨嗜鶴。謂其聲清越激揚。似異人長嘯山谷間。於境嗜雪。嗜月。嗜舟行。嗜空林遠眺。於味。嗜茶荈。為著書一編。曰茶約。品泉瀹具候火貯湯諸論說。補茶經茶訣所未足。老人著述甚富。今梓以行世者。如茗鑪隨筆。夢萱堂稿。白門社刻。梅菊新篇。蠶響茶約諸集。其一班也。見王大經獨善堂文集。

夏羽王

公諱其。字羽王。棠邑人。幼倜儻有大志。既就外傅。喜讀先秦兩漢文字。作舉子業。發明大旨。不以絺章琢句為工。每就試操筆疾書如宿搆。名噪一時。周藩延為世子師。先生據皋比。闡經義。世子北面執弟子禮。王亦虛懷折節。不敢以食客視之也。流寇圍汴。城堅而守固。王既捐金募士。畢力防禦。而公更從中指授方略。以是屢敗賊。乃夜占星緯。知不可守。遂辭王冒雪歸。公歸。而賊決黃河以灌城。城潰。人服其見幾之

早旋以明經考上第授武昌司李未赴而國變公微服南遷卜居南郊芙蓉山之側自號芙蓉老人葛巾野服不入城市與二三老友談經味道暇則課諸孫學業丹鉛考訂而已素履康勝不嗜飲乙丑冬忽抱微疴因自念洗腆酌爵古以養老亦以養病乃小飲數杯每歲時伏臘花晨月夕輒陳觴列豆兒孫侍坐或擊案高歌或持杯長歎甲子春不豫滋甚仲夏望前三日召家人語曰此月之十七吾將逝矣乃命筆作絕命詞及期晏坐而逝年八十有四見張怡白雲集

仲子

辛巳冬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烽方急公以傷臂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愈散步驛舍見貯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若胡為滯此解官荅曰主臣有之但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纍纍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不納奈何公懣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閒頗有俠士可與語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里有仲子者仲由之後也豪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則就見之公曰諾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難公以木天貴客為國事下交士為知己死已矣三日後當為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善甚須護騎幾何當

謀之邑令。仲子掀髯笑曰。若輩何用。用若輩何為。某自有所與游者。公以名紙全福二十。單帖二百來。公曰諾。塗費幾何。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謁曰。人力集矣。公與解官語之。乃同至驛。則櫜鞬而魚列者。約二千人。裹甲裹糧儼若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同人家子弟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所與游者。命取餉出。皆緘木鞘中。曰。是不可以遠行。亟碎之。分攜以往。解官恇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我。遂碎之。分置槖中。上馬馳去。時多為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不返。奈何。公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迓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犒之。仲子笑曰。此輩豈屠酤。須酒食耶。幸事畢。各返村舍矣。公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怫然曰。此非知己之言也。我以公憂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豈容我輩耶。幸勿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輿往謝。則應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為泰山游。昨暮即行矣。見張怡白雲集

曲園居士曰。汪文烈公名偉。字叔度。休甯人。寄籍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入翰林。擢檢討。都城陷。自經。贈少詹事。謚文烈。本朝賜謚文毅。明

史有傳。此事不特見仲仲之才幹。亦見汪公之識力。然餉銀在塗。逆旅中一翰林官。碎其鞘。而分授之不知誰何之衆。解官不敢爭。縣令不敢問。亦可見前代法令之疏闊矣。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始祖某。佐高皇帝有功。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舊制。勲衛得與試武科。丙子中式。甲申闖變。公倡義勤王。乙酉典禁軍。授御營都督。為鎮國將軍。未幾閩兵撤。公自延平步歸福州。寄老母及妻子吳舩。獨與妾劉慧娘留。曰。城破我殉國。慧娘曰。公死妾亦殉。公於是豫求毒草蓄之。及大兵入城。公易朝服北向拜。次拜其先人。次拜老母像。乃設案危坐。坐慧娘於側。供具如常。既酣。索所蓄草根。搗入酒。各飲巨觴。毒未發。公起步數巡。復坐。笑曰。藥豈不靈乎。又嚼其葉吞之。須臾終。慧娘亦終。俱端坐不動。見薛鎔南窗草存。

吳子方

吳榕。字子方。閩縣人。性樸直。不容人過。輒謾罵。始為郡諸生。至丙戌當為歲貢生。閩關將不守。自榕城移鼓山。為終隱計。是冬關界撤。乃祝髮稱冒僧。鼓山固名勝。距郭

三十里。逸人韻士。載酒游。則訪冒僧。冒僧與語極歡。間有所錯愕。必唾罵乃已。或貴人至。則謝不與通。永和尚者。開堂鼓山禪院。為天下僧俗敬禮。時接見護法諸貴人。冒僧不悅。罵永和尚。永和尚亦輒謝。戒其徒毋犯冒僧云。見薛銘南窗草存

吳隱君

吳隱君威克者。孝子也。父華元。以誠慤交於士大夫。崇禎末。有丁員外郎。奉詔採銅滇蜀。與華元善。挈俱往。病卒於黔。凶問至。威克年甫十八。麻衣芒屨。辭家遠奔。行次潯陽。值左良玉兵敗于賊。舳艫相銜。沿江殺掠。威克不得進。甲申六月。南都李博士頒詔往蜀。威克從之。張獻忠既屠楚犯蜀。黔粵滇雲皆震動。督師李若星駐偏橋衛。扼五省要害。將軍方國安屯常德府。殘破後。涉江乏渡。一翁駕小舟至。熟視曰。子何為者。抑似重有哀者。子將何之。威克泣曰。僕歙人。籍居儀徵。將求父柩於黔。失路。恐客死不得與父柩相見。翁曰。毋悲。老夫方將軍幕客也。可隨吾行。至常德。以屬副將王某。抵偏橋。距黔尚六七百里。王曰。前此不能相伴矣。地險多苗。其慎之。威克泣別。所過萬山矗立。有狖無鷄。犵狫乘亂截劫。遇棺輒疑藏金。必破之。威克叩頭流血。得免。掠衣糧槃錮。夜逸去。跣走十五日。抵貴陽。見親柩。擗踊氣絕。經日始蘇。徐乞募舁夫。

跪而告曰。吾曹遭斯亂。姑同寸進覓食。衆曰。吾曹感君誠孝。忍不助力。於是取道義山中間道。無煙火。拾橿栗充食。晝則同衆舁棺。夜則相與擁肩露坐達旦。二十晝夜。至漢陽。乙酉三月抵金陵。以世亂不用術家言。竟瘞葬焉。見顧景星白茅堂集

義烈黄公

黄公名明邦。字君亮。敏之孝行里人。父桂。以繪事顯名一時。公夙具巧慧。善詼諧。能世父雅藝。遂耕硯自給。壯不婚娶。所需日用飲食。皆手自庖爨。汲名泉。煮佳茗。供客談笑。終日不倦。乙酉九月。大兵入郡。公掩扉絕食。示諸子弟曰。余雖山澤癯夫。衣草茹菽。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安忍復見此事。子弟勸慰者。多嚴謝之。居恒所御紙屏竹榻。皆分布諸子弟。是夜引被僵臥。引匕首自刎。漂血盈席。諸子弟奔奪。不得。截喉篝燈諦視。公猶瞑目張鬚。抵夜午。抉脰而長逝矣。其族之儒者。相與議公。私謚曰義烈先生。見許楚青巖文集

耆獻編卷七終

清　曲園居士纂

周貞靖先生

周貞靖先生齊曾。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為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歿也。里中謚為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生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為童子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注。率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注。諸生競為揣摩場屋之文。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會試吳磊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中進士。是其為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尚標榜。先生漠然無所向。是其於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為順德令。治行第一。當事使攝香山。香山時為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即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為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鋤。蒼松一筮。同年生有為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朝失守。浙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所。從此無更費八行。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即審視

其法。自彷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於盤谷構山房。束竹覆茅。盡出己手。得懸厓一奇木。製為養和。日坐臥其間。拾燒餘以為爐。狀絶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嘗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即須竹。須舟即須版。須篙須梁。即須編柴。即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屩。先生謂沙石齒齒。芒屩質柔。不及吾足版。竟跣而涉。萬悔庵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為設麪下以虀汁。麥甚麤。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時諸公避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蓋久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避於釋門也。蓋不附釋門。間為詩古文詞。未嘗有所擬議。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為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黎洲黃先生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並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者。吾負不須戴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見李鄴嗣杲堂集。

吳重光

吳重光。桐鄉人。幼失父。侍其祖成立。祖尋故。與幼弟居。粗知書。以家落不竟讀。好氣任俠。先是光外姑。絶愛憐光。苦其貧。出若干金為營衙胥。作門戶。一日。衆胥剖與例

金。詰所自。衆告之故。擲諸地曰。此業錢也。安所不得一盤飯。乃從地獄中覓衣食乎。自是絕足不入官。甲申春。官征三餉甚急。挈弟之鄉理蠶務。完官稅。提筐桑於野。風聞燕京不守。棄筐走入城。問京城壞乎。衆雖曰然。皇帝奈何。曰與城同壞。帝二子何在。曰闖賊自帝。安所得二子者。捫腹曰。痛甚。繞屋而啼。踰牆入。仰天號曰。一至此乎。小人草命。遂伴皇帝死。足矣。作數字。押硯底。遂自經。弟以蠶飢桑不至。覓兄不得。入城跡之。鄰母曰。頃聞哭聲。戶出。而扃如故。可疑也。急排牆入救之無及矣。其硯猶濕。見周拱宸傳。

馬生

馬生。甯夏人也。幼工騎射。讀書曉大義。不喜為經生制舉藝。見天下方亂。歎曰。誤天下事。制舉經生也。以任俠流落山東河南北間。夙善羅汝才高迎祥。李萬慶輩。羣賊渠作亂。屠掠。馬生輒棄去。弗與游。嘗過朱仙鎮。拜岳忠武祠。為文祭告忠武時明崇禎十三年也。是年河南諸土賊蜂起。開州袁時中者。衆數萬。最雄傑。所部年皆四十下。健壯標悍。號小袁營。壽州賊蓋有袁老山。時中故號小袁營以自別。十四年。時中度可衆二十萬。羣賊多懾附焉。自成攻陷洛陽城。尋圍開封。破歸德。諸土賊多來附。十

五年。朝廷命兵部侍郎某督援勦兵援開封。自成復陷歸德。開封亦遂陷。時中以其衆合自成。自成許配以女。除歸德城外地。豎高臺十座。列騎張繡。徵梨園伶人十部。臺並奏樂。伎演曲其上。馬生乃往說時中曰。將軍視闖王何若也。附之為尊。安乎。兵興以來。王嘉允被誅陽城。高迎祥。劉哲。獻俘闕下。混天王授首於祖大樂。黑殺神。飛山虎擒殺於盧象昇。他如顯道神。爬天王。獨行狼等。悉以怙逆昧順。身蒙顯戮。將軍視闖王何若也。附之為尊。安乎。時中躍起曰。作賊豈本願。我獨不得傅汪二公歸命耳。孫督師阻域遥闊。丁公恐未足以共濟。君其為善圖。無兩相負。生於是走援勦軍門。拜伏侍郎前。力為時中乞降。侍郎乃索輸賂百萬為代請。生因極言時中實無有委積。且須四五十萬。生更反覆陳說。慷慨涕泣。候軍門數日。因大言曰。時中為自成軍鋒。素有郄。且冠雄諸賊。將儳不並立之勢。若諸路官軍進蹴其前。時中從中起擊其堅厚。自成可一戰擒也。異時閣部不從萬監軍說招納羅汝才。俾賊至是。可為近鑒。今失此機。生見神州陸沈矣。侍郎終以弗輸賂故。竟不為受時中降。十六年。自成殺賀一龍羅汝才。奪其軍。汝才大呼。恨未能從馬生言決降。固當至此。時中聞之益不平。蓋當許女日。時中已引軍去潁亳。開別營矣。至是復用生計。斬自成偽官。並游

騎頭送河南巡按御史乞降。自成以軍攻殺時中。而小袁營以滅。自成部曲至百萬衆。馬生曰。我不忍獨負時中。因自縊岳忠武祠內。馬生嘗導李萬慶降。萬慶者。賊中號埽天者也。襲城之役。卒能臨危致命。賊非盡無良。在御之者耳。馬生生平惟稱生不自知。（見河紀晴江陰集）

曲園居士曰。考明史崇禎十五年春正月癸未。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救開封。六月庚申。詔孫傳庭出關。兵部侍郎侯恂督左良玉軍援開封。此云援勦。某侍郎。蓋卽侯恂也。明季政以賄成。并軍前事亦取辦於賂。烏呼。朝政至此不亡何待。

陳曹二子

陳子名允昌。字允彝。鎮江丹徒人。少為諸生。薄制舉業。從事天文地理律歷。旁及太極六壬奇門諸書。與同縣曹子去非相友善。陳子學旣博。人鮮窺涯際。乃語去非。獨解領。明崇禎時。徐相國光啟。推定歷用勾股測弧法。主黃道緯度。陳子顧言未悉合。參取劉基郭守敬。一折衷利瑪竇。閒以占候。罔不驗。吳姓將出師。先事向人言。輔臣行出綫帶及寇決還。已而言果中。大兵未渡河。輒數語人某時渡河。某時且渡江。生平所著天文地理圖說卦變論星辰躔次歲時占驗教學參同辨正凡若干卷。曹子

去非。名廷傑。家貧善讀書。更喜飲酒。以跛坐卧一小閣。元日拜先聖廟。與師景城何公神主。終歲不再出。酒後搦管。立草數千言。家人告薪水匱絕。咿唔弗顧也。陳子數諷止其飲。曹子笑曰。遭時濁亂。我當希與陶阮仙遊。子達者。顧止我飲乎。明天啓閒嘗一至京師。代諸詞臣館試。輙擢高等。館都御史楊漣家。時漣疏糾逆奄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草出曹子手。曹子閉以示陳子。陳子覽未畢。色勃然變。數咄咄曰。謀害皇親一案。引督師輔臣為徵。此大錯。國家方倚高陽公為安危。致奸璫日媒孽君側。其不壞我長城。倖矣。然璫還已促。諸君留身為新主資。甚踰於捐軀無濟也。初。奄黨疑疏出繆昌期。陷之獄。曹子心竊恨之。是後遂杜門不出。見何犁晴江閣集

曲園居士曰。楊忠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世莫知其出曹廷傑手也。宜表而出之。然二十四大罪。實無謀害皇親。引督師輔臣為徵之說。此所云云。又可疑矣。

張三愛

張三愛。歙人也。年四十。不妻。受役於其主。主貧。或告之曰。妻之可乎。張曰否。愛主在。不並受他人恩也。主固老縣令。逋租。令索租急。當予杖。愛屢代主受笞至百數。不少懟。愛為人修長且健筋力。多種蔬售之。以其貲歸。輙充衣肉於主。且曰主老。不忍一

日衣肉缺也。獨養母所充衣肉與主同。一日母病且篤。愛家貧。自度力難置藥。乃乞牛羹於道路。路人曰。若愈母。便可以肝愈之。趨而禱於神曰。母病。人告我以肝愈。我且以肝愈母。乃出短匕首。自劃其胸。五臟皆見。不見肝。復默禱之神曰。久矣哉。愛之不誠也。須臾肝墮出。愛急仰右手。以匕割肝如指許。徐以左手。緩緩還其破肝納於腹。東以白麻。以肝和羹奉母。母一飲而輒愈。先是愛恐自昏憒。默祝於神。至是不大痛苦。明日。其兄聞諸醫。醫七日而創亦愈。愛主老。未受允。以弟之子嗣。嗣為人性黠驁。數恚。嫗主易簀時曰。若事我。我且逝。女可便逃去。愛弗肯。事兩嗣如事主。且曰。不敢受主遺恩。輒遶茵平人自大也。嘗與其里人修荒墓之約。凡里中貲乏不能以掩者。無主暴露者。愛自度貧無力。悉相率其鄰近。荷鋤畚以封築完固之。見王鳴雷中秘文集。

程士章

孝子姓程氏。名士章。伯達其字。世為歙巖鎮人。生未識父。父巖註以太學生操鹽筴。閒種遼陽外。未幾卒。所交馮都司者。葬之高達子阡。付牒守焉。語蒼頭識其地而歸訃。於時孝子生六年矣。母王得訃。慟幾絕。孝子亦慟絕如成人。其祖拊之曰。兒至性如是。他日歸骨有望矣。蓋姑語慰王耳。孝子聞。輟哭瞠立。問遼陽道。人嘖異之。二老

暨王相繼厭世。孝子年十二。稍長。惴惴懼不立。王前已為聘鮑氏女。既受婚。謀之比鄰翁。將為父歸骨。翁語孝子。遼陽八千里。徒御風而往乎。因言之方司徒任子以巽而授計焉。以巽心重孝子。常語人吾當成其志。孝子用是依之十四年。適以巽暴卒孝子大慟曰。天不欲吾歸父骨。而奪方公乎。巽子士達。慨然曰。父志也。諭諸同志而身捐其半。以三百金假孝子。孝子感泣。遂辭行。蓋是時蒼頭可法。八十猶健也。挈之從。孝子附舟入漕。夜夢天坼。若有神謂之云。覺而水發舟中。衆譁莫措。孝子泣禱。水忽退。舟衆弗測。至直沽。發裝則魚首鱗。競謂孝子異人。不知為孝子也。歷八月。始抵其地。訪高達子。已久下世。主僕惶惶莽曠。一路人眺法不去。法就詢。則高子世勳。故童時執役註者。因相持泣。出牒證墓所。孝子具棺啓窆。則儼然冠服眉鬚也。伏之慟再拜起。遂失所覩。惟聚骨而已。孝子以生未識父。不敢誤萬一。嚙血濡之。良然。手其骨。諸指如或撫之者。集而失一膝。孝子慟曰。是其安之也。忽巨蛤吠不已。且若乘物焉視之。即膝在焉。易殮。以一羸載骨。南道山海關。羸躑躅不進。孝子持註出關故符焚而號之曰。父可入關矣。欻若掣而羸從入。自是道無留。凡四月抵家。未至一夕。孝子妻鮑。夢偉衣冠丈夫偕王坐堂上。明日註骨至。合王葬焉。見王焯鴻逸堂集。

吳虛壑

王不庵有吳虛壑小傳云。虛壑吳氏名懷。始安人。早喪母。從父寓齋公南雍。落落鮮合。寓齋公卒。虛壑遂孤身狂走。西登嚴子陵釣臺。默坐竟日去。乙酉春。予游天姥。獨踞峯頂。有風自東北來。山谷鳴吼。亂雲如擲絮。偶誦太白句。失聲長號。虛壑聞之曰。是奚為者。循聲而至。相見則大喜。一語連日夜不休。自是浙東千里名山大川。毋論昔人扣舷伐木之地。即古今共棄。人所不道者。予兩人無不歷險窮支。往往落日孤峰。徘徊不忍去。時有蔣生者從予遊。每佳處。輒為吟詠以示兩人。但願笑而已。蔣生竟不得意趣所在。月餘先舍去。虛壑乃出所經山川險隘遠近諸圖數十繙示余。余以各得辨證之。虛壑復大喜。酌酒慷慨謂予曰。予有父兄在。非可同余浪游。余將舍子孤往。苟慊吾懷。熱骨寒泉無恨也。未幾去而復來。來又去。數載始聚。予曰。可已乎。曰未也。又忽去。後予遁於禪。聞虛壑在吳。吳中人莊事之。有以詩文贈質者。一日即棄去。諸人則日置酒擊鮮為奉。虛壑傲然曰。爾將尸居吳懷乎。竟馳去。詣余。余固止之。而虛壑是時亦倦游矣。友人曹生謂予。虛壑奇男子。既鮮兄弟。不可使無嗣。予語虛壑。虛壑良久曰。必貌陋無一能。非處女。則可。生不測所謂。予曰第從之。得曹氏女

曾滴淇者。姿首既拙。僅能事中饋。閒則兀坐如立楹。予過虛壑。必聯牀夜話。往往達旦。燕至亦時時來。驂杳不聞帷內聲。食具即自供。午夜炙酒瀹茗不倦。予因歎曰。此眞吳虛壑婦也。虛壑喜讀史。至是益肆力焉。嘗於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騰哭去。叢薄作摧裂聲。簌簌動人。次日見籬下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犬豕。皆爲虎攫去。虛壑貽予柬云。中夜忽感舊游。放聲一哭。林間葉落不已。山婦執壺起立助予哭。聲震空山。虎豹聞聲遁去。此時況味。恨不得王生共之。予賦空山哭紀其事。又數月。虛壑竟去。期於次春還。不至。前所從遊蔣生者。有故人自衡山歸。言虛壑臥病山寺。予念甚。屢於夢中哭之。又越歲竟不至。亦無從通一字。後有識虛壑而自楚來者。曰。聞有狂生久病山寺中。後不知所往。或云虛壑已歸粤。或曰猶在衡永間。予曰。虛壑安所歸哉。殆死矣。其婦還依母。則猶曹生授餐也。見王煒鴻逸堂集。

黃孟通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即無賴。年十三。誤殺人。逃之嘉定。日糾里中小兒爲搏戰戲一日羣衆聚大塚間。命羣兒列於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曰。孺子喜是乎。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拜於臺側。師之。盡得其技擊。嘗附一商

船舟人。盜也。縛其商沈於水。語孟通曰。汝自投死耶。孟通視諸盜中。一人持大斧。獰甚。因偽伏哀請。遽起奪其斧。斫之。盜墜水死。餘皆驚遁。孟通起商於水。得不死。操艤急去。易舟。匿蘆葦中。羣盜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謝。不受去。既復以殺人下獄暨得出。乃從吳淞千總張裔興。捕鹽徒出沒海洋。裔興敗。孟通潛適太倉。值觀察沈公選將材拔用。孟通矯捷過人。每從檣上窺賊。能相去數丈。持刀躍入賊舟格殺之。賊覘知孟通。即避去。又嘗入嘉定訪舊。已醉臥。主人憑程訴其仇。孟通默無語。數以空拳擊斃。既得其里居。曰吾欲睡。卿可去。主人去。孟通踰垣出。抵所讐之居。急叩門。以他事引出。拳殺之。明日傳其死。主人奔告孟通。謬相稱快。竟不言也。賊犯安慶。孟通隨總戎許自強進剿。宿松之敗。自強僅以身免。孟通獨將三十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馮公。奉巡撫張公命。選將材。孟通復就選。諸藝過人。而不諳策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倩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時。馮公稱其文武材。孟通以實告。公益喜曰。此即英雄舉動也。白之張公。授把總。後以訐某副將貪污。為自強所惡。斃之海舟中。見王焯鴻逸堂集

柴小兒

桀小兒者。古遂城人也。父凱歿。家落。母趙氏。雖不出貴族。恥依人作臧獲。久之。竟無棲止。乃假市廛中邏卒半舍以居。草簾葦薦。鵠面鶉衣。苟延已耳。小兒幼痴聾。父母以其痴也。不命名。但以小兒呼之。人呼之亦同。自壯至老不易。小兒既痴。不能貿易。兼無資。日乞於市。性至孝。每出門。必向母叩頭。歸亦如之。食必跪進。擇其旨者食母。餘自給。母食之甘。則起舞。否則泣。或值所乞無幾。母留之以啖子。小兒見食不如常則泣。如是者終身如一日。小兒雖行乞。土人重其孝。無空者。或間以酒肉饋之。坐是小兒得養其母。至七十餘。以無病終。死之日。小兒痛不欲生。時人哀之。為助棺。葬於邑西之二郎山。自是小兒日則叩頭於母之舊坐處。歸亦如之。擇其乞之旨者。不得跪進。每傍徨瞻顧。泣不已。冀北舊俗。清明前三四日。爭挂紙錢於邱隴。麥粥杏酪以祀祖先。趾相錯也。小兒走墦。饋遺盈篋。攜之二郎山祀母。遂卧古樹下。為狐狸鴉雀食之。比醒。疑母之果食也。踊躍起舞。既而覺其非。伏地大慟。土為之溼。鄉之耆老聞於邑宰。邑宰縣孝子扁旌之。小兒不知。行乞拜跪自若。每思母。哀哀而已。年七十餘亦以無病終。土人義之。為附葬於其母旁。見陳僖燕山草堂集

葉尚皋

永嘉狂生葉尚臯。字天章。順治丙戌秋。甌始歸附。尚臯婆娑市上。或歌或泣。如優人狀。家有妻女。皆棄不顧。夜則偃卧市旁。或數日不食。如是者八閱月。丁亥仲春上丁。狂益肆。陳詞孔子廟。橫甚。郡伯朱公。執白兵使者。雜治城隍廟中。時尚有欲活尚臯者。曰且繫獄。在獄三月。多作詩歌。一日。取毫楮作自敘。賦絕命詞。以手扼吭而斃。時端陽前一日。故其詩有未斟蒲酒腸先斷。不沐蘭湯骨已香之句。見朱鴻瞻竹園類輯

坦然先生

先生姓周。諱文煒。字赤之。祥符人。素行屹立。人稱為如山先生。先生曰。吾如山哉。吾乃坦然者耳。因以自號云。少以文自豪。尤喜賓客。嘗數至千金。輒為人緩急立盡。而先生固安之。游太學久。以例補諸暨簿。諸暨令某貪而善鬻獄。每以意旨諷先生。先生固爭之。有妒婦以炮烙斃其妾。令屬先生驗。邑人觀者傾市。先生逮婦痛笞之。人無不稱快者。其夫詭曰。是婢也。毆婢死。法不至抵。先生曰。創非刑斃人。家自為律。其罪甚於殺人。奮筆擬死。比復令。令已入其夫重賄。庭質婦。觀者隨往見令。反杖妾父所引斷。乃如其夫所言。遂相與譟于庭。謂令乃不若簿。令方抱慙憤。及先生至。又屬詞色與令力爭。客乘閒謂先生曰。先生自屹然如山耳。安所見坦然哉。先生曰。噫。此

固吾之所以坦然者也。當爭則爭。于吾正為平易。而子何疑哉。今日夜銜之。而先生初不以為慮。方日與其邑人陳洪綬者為五洩游。歷七十二峯。且徧往返至六七。每當奇曠處。洪綬作畫。而先生自為詩。卒以忤令。左遷王府官屬。會母喪過哀。竟以病去官。家金陵。教其長子成進士。出為濰令。歷官中外。至戶部侍郎。人以為先生榮。而先生自若。于所居為普有園。與向時賓客觴詠其中。謂之秦淮釣侶。又豫置一棺。當風日晴好。被酒入卧。使諸孫羣繞呼之。或擲梨棗出。使競相奔拾。以為笑樂。更自撰為墓志。無何而侍郎被讒。詣詔獄。客為先生憂。先生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吾子。而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如先生言。子二。長即侍郎。名亮工。以德業文望著。學者稱櫟園先生。次亮節。見董以寧正誼堂文集。

蔡湘

蔡湘字竹濤。松江上海人也。幼穎敏。讀書日數行下。里有董先生者。授湘學。悉以藏書畀湘。因得縱覽博通。年十八。治裝別其父母曰。兒居海濱。終無所成就。願北學中土。庶從賢豪閒游。歸侍大人未晚也。遂渡江踰淮。客齊魯。已而轉入京師。南海程職

方見湘詩。大為延譽。於是萊陽宋觀察。新城王考功。皆迎致之。湘才既高。性又忼爽。不肯脂韋從俗。醉輒詈其座人。人目為狂。沛縣閻山人。飲合肥龔尚書坐。尚書酌山人曰。君名能相人。此閒誰定奇士。山人睨視良久。掀髯曰。吾所知布衣一人。殆異才。公曷致之。問其名。曰上海蔡湘。尚書立騎邀之。湘敝衣冠。惘惘而前。一座為改容。已各賦詩。衆客方沈吟閣。而湘泚筆疾書。不加點。尚書擊節。歎其敏且工也。經歲西去。踰井陘。將歷龍門太華之勝。經太原。會嘔血。太原周郡守館留之。其友潘稼堂見湘稿向作多削去。問之。曰。燔矣。君其謂我畫地而趨乎。即此亦烏足存。庸詎知異日之不為灰燼乎。未幾之交城。謁趙令君。令君與語相得。館之邑署。旬餘始出。龔宗伯程職方兩手書。訝其初不以通。曰公賢。無須此。所以出視者。不可沒兩公愛也。在交署七月。病劇。潘自太原往視之。執手泣曰。君來吾瞑矣。問所欲。曰吾負大人。吾負大人。為吾謝職方君。不及報矣。須臾氣絕。年二十六。見周篔採山堂集。

金文

金文者業販鹽浙中。為東南財賦之藪。而海濱斥鹵。鹽賦輿焉。給引於商者。曰官鹽。舍是悉為私販。賣及買者兩罪之。文少與仲氏出沒江湖閒。凡販鹽之徒。遇輒相邀

奪爲利。獨文兄弟所至。人無敢攖者。既而仇家縛佛。刺兩目縱之。文益稍戢。來家木之梅墅。歲丙戌。鼎革之初。愚民多相聚爲盜。距梅墅半舍。曰嘉會都者。爲其藪。四月下旬。盜率黨來劫。居民狼駭。各奔竄。且挾人擄。是夕。文載鹽五六艘歸。近市。望見火光。知有變。乃部署諸艘。退伏支港。約曰。賊歸。繞出其前後。呼應相接。并力擊之。賊可殲也。乃率四五人往橋。移寶橋。橋爲賊歸要路。文持槊。餘人彎弓貫矢以俟。羣盜舟方滿載。首尾銜次。相與謳歌笑樂。是夜雲霧塞天。相對昏黑莫辨。而賊舟炬火燭明。將至橋所十餘丈。大呼詰曰。來舟何爲者。盜錯愕罔對。矢發貫賊手。賊遽擾亂。後舟詰之如前。不能對。輙注射之。餘舟擁擠不敢復前。賊數十人。乃執炬持器械。舍舟登岸。適伏舟衝賊前至。呼詰相應。文輙持槊從橋上躍就之。左右刺賊前二舟。舟覆。後賊皇遽。亦多赴水以逃。文躍入賊舟。橫刺之。是時伏舟出。賊後者亦衝至。相與呼應。遂合力奮擊。聲震四野。賊不支。愈擾亂。顛仆落水。溺者甚衆。其登岸散走。竄伏榛莽葦荻間。都村人又搜括之。皆反手縛送至文所。文至西塘口。南面坐。諸人持刀斧繩索。立其旁以聽命。列羣盜於前。驗其衣溼及體裸者。多推入水中。間或擲火焚之。其強武有力爲賊首。及偵探爲賊耳目者。疑似間不能悉辨。死八九。方是時。兵燹猶熾。

盜賊多有。故文以匹夫得生殺之。莫有非者。羣盜就戮。率恣意以逞。或繫樹仰射。或斷手足。或截腰剖腹。血肉淋漓。而觀者方恨賊深。不以為怪也。是日有一塾師晨出。露草沾裾。疑盜也。縛而焚之。頃其徒來。始知故非盜。其他寃抑者。可勝計哉。是役也。盜約計五百人。自溺死者三之一。縛而投水者五之一。斬斫焚燒死者十之一。餘則散走村堡。擊掠以死。其得免歸者。不過十數人而已。里人多其功。向所載臨大室。斤率以百計。小戶以差減。咸五其償償之。并所入盜遺金錢衣飾。充溢棟宇。家大殷富矣。初文少壯無室。窺酒家女新寡。有姿容。且能持門戶。求焉不獲。至是强擁負歸。人不敢問也。時有曹某者。曾與文角訟不相下。一日出郡。人舟皆失。蓋文陰賊之也。其縱恣如此。方其擊賊也。當事異之。欲招致麾下。文謝曰。某一介無他能。會賊自潰散。因擊之。某何功焉。卒不就。顧謂其曹曰。吾少無家室。嘗觸法犯禁。不以為慮。今幸有妻。且衣食粗給。又安能趨走俯仰。為人驅役耶。乃大治其室宇。華美越常。凡服用器具。務求精麗。日與其曹縱博劇飲。妻為擊鮮割臑佐之。未幾晨出近鄉。竟為人磔殺。莫知主名。後鄉人有疾。常憑依焉。禱之則愈。見周賀林山堂集。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為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薙髮為僧。
不數年豎拂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
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衣服焚之。
走還會城。獨身徜徉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蹁躚行市中。兒隨
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
公。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畫家町
畦。人得之。爭藏弆以為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酤邀山人飲。輒
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雛僧爭嬲之索畫。至牽
袂捉襟。山人弗距也。然貴顯人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以故貴顯人欲求山人書畫。
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
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
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欷歔泣下。山人有詩數卷藏
篋中。秘不令人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面微赬。豐
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個。後更號曰人屋。曰驢屋驢。曰書年。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

人云。見邵長蘅青門麓稿。

唐太史

太史唐公。名夢賚。字濟武。淄川人也。生有異資。二十三歲登上第。入詞林。三年授史官。章皇帝初親大政。一日。有中涓奉三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繙譯以進。乃玉匣記元帝化書也。公曰。此非聖之書。何由得瀆御覽。詰旦拜疏。陳說孔孟之道。謂不在六經之科者。不當並進。越數日。又爭御史張煊給事陰潤事。侃侃數千百言。甚切直。惡之者。必欲得而甘心焉。卒賴聖明。僅罷官去。閉戶讀書。益肆力於詩歌及古文詞。世皆推服。性耽山水。日與司寇高公念東。宮詹李公吉津。徜徉嘯傲。爲林下遊。歷燕趙吳越。悠然忘返。在廷諸大臣有欲薦之者。公遁跡惟恐不深。雖姓字亦不輕示人。桐城方樓岡學士至廣陵。一大吏問曰。公同年生有方吉者乎。方愕然。大吏曰。旦有懷是刺見顧者。問何自。曰自山東來。微聞其從者曰。己丑進士也。故問公方曰。此必予友唐濟武也。拆其唐字爲姓名耳。追之不及。見王晫霞舉堂集。

胡孝廉

胡孝廉名貞開。字循蜚。生而夙慧。九歲時。父仲宣國博。同叔休仲庶常。攜之過苕溪。

溪有施竹楗截流而窒魚者。庶常戲問曰。楗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楗當別去。何依於此。為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投窻紙乎。求進太猛。求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比長。補杭郡諸生。游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鏤版行世。孝廉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蕭塘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攜婁東貢家紫騮來。孝廉以百五千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會樊學使致虛讌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肴核既具。意氣方豪。孝廉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為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有仆地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輿臺廝養。羣執梃杖截馬首。禁不得行。孝廉乃退馬。違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喝。一縱徑過。度葛嶺。迤邐循城而東。涉沙河。出皋亭之背。穿林越莽而歸。日尚未暝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孝廉聞之大笑。年三十八。舉於鄉。為崇禎己卯歲也。流寇起關右。朝廷從大司馬議。令今年鄉試舉子。於中式後別試騎射。如果超距破的。該撫按即行咨部。擢以異等。顧天下承平久。士大夫恥言介胄。佔畢家多不識決拾為何物。九月上旬。監臨王侍御同

主考銜宮諭願兵諫泊提調監試諸司。升武帳。集舉人於壇下。張侯較射。衆謝不能。孝廉騁馬。挾大黃括。弦三發。皆貫革。主司大喜。明年下第南還。遇賊於汶水之西。同行者膽顫不敢進。孝廉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逐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牀。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歎為天人。甲申後。將以孝廉老矣。新令。仕官者不應詔。禍且不測。制府聞孝廉名。强出之。署嘉興府刑官。兼攝鹽官縣篆。選湘東司李。謫商邱丞。罷去。所至具有實政。然皆非其志也。嘗謂耳體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孝廉本無意於時。既歸。乃鑿宅之西北隅為池。卷池土而上。為岡為嵁。為絶壑。為磵道。為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轉而入閣。閣旁複道。架小屋五椽。蝶叟藍田叔。倣南宮父子雲山一版。因顏曰木山堂。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牀木凳。石盌瓦鑪。不使有塵俗氣。虛閣望遠岫平疇。四時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經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壘塊。客到則烹岕茶。劇談世外事。小住即與蔬食濁醪。為秉燭之歡。興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近市廛。閉門風雨。如深山然。故仍稱孝廉以明志。見王晫霞舉堂集。

陸承祺

陸孝子名承祺。字又祉。父夢蘭。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煢煢走萬里。道乞食。其閒疾風盲雨之所飄搖。懸崖絕壑深溪仄彴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猩𧲡豺虎。睢盱而上下。而又有烽烟戎馬關壘譏訶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跽問父柩所在。老嫗指叢箐中云。彼累累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耶非耶。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乃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皆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醒。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孑然。匱兩骸。左擔以出蠻煙瘴雨之鄉。繭足黧面。還家報母。母已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母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夫柩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歿。見馮景解舂集

俞老僕

馮山公有俞老僕墓誌曰。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義。身長八尺。廣眉修

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為讐家所陷。因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為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行山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袂。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袪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戒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秫為矛。與鄰兒十餘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幾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薪。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敝廬大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新價低昂云。老僕在余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于余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爺。予游京

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歎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歛之如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見馮景解舂集。

薈蕞編卷八終

薈蕞編卷九

清　曲園居士纂

金隱君

金隱君名光。字公絢。義烏人也。少好學。凡天文地理奇門遁甲歷律醫卜等書。靡不畢究。性好遊。居家歎息曰。丈夫固跼蹐戶庭邪。時熹宗時毛帥鎮東江。金君附商賈至其地。縱觀海外形勢。大喜。無何。政府惑處士策。授謀殺毛帥。帥麾下枕戈泣。又數見疑斬餉。麾下舊部憤曰。大將軍死一書生。吾屬安向。遂掠定長山五島。率民兵萬餘。航海歸朝。而金君始羅難矣。時崇禎甲戌七年。即大清天聰八年也。南望輒淚下。南人為將領者。客金君。時諸道統帥智順王等。求操觚客。卒不得。智順王廉知之。召金君。智順王者。平南王始封爵也。金君佯為許諾。典書記。惡西僧多雜處。弗與言。乘間逸去。國法嚴。笞之百。又逃。縛而大創之。又逃。督捕者請於朝。將斬之。坐金君纛下。帳下爭以酒肉進。金君醻酒啖肉。大笑曰。速殺我。吾生不能歸。魂歸矣。智順王大驚。馳馬至。若非金某。君誤矣。別以他因殉。舍人子流涕謂金君曰。王愛公。奈何負王。金君悟。入謝王。王大悅。凡十年。王倚之如左右手。然南望必淚下。喜登高山。觀日瞳瞳

升。則大喜。或悲哀雪涕。以頭頓地。人不測其故。一日又出游。西僧躡其後。稍遲。騎相並。望其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也。金君驚將返轡。西僧曰。愼無恐。吾命之退。馬上嗚嗚作梵語。蟒如疾風駛去。金君歸語人曰。吾向恐若曹。繼自今毋輕捐天下士。順治元年。王從攝政王及恭順王懷順王入山海關。會平西伯兵大破賊李自成。走之。遂入京。金君與俱入關。時策馬歎息泣下曰。吾曩日冀魂歸。今生歸矣。未知較魂歸奚若。大淸定鼎。都北京。更從王定太原克延安。明年下九江。左甯南全部降。品隲諸降將。數與金聲桓語。聲桓欲得金君。王不許。其後聲桓敗。王笑曰。吾從其請。汝敗矣。金君亦笑曰。聲桓不得光。故至於敗。又明年取湖南。王與諸王會師。咸重金君。王入朝。改封平南王。王欲叙金君功。固辭。己丑。王始與靖南王取廣東。攻南雄。取韶州。龔清遠降從化。始抵廣州。運籌發策。敵無不知有金君者。諸將欲屠城。必勸王戒止。凡二年。始克廣州。又二年。定高廉雷瓊等州。戰取疾徐。咸受成算。又明年。大破李定國於橫州。叙平粵功。當同三品。固辭。不拜。金君欲歸隱。王卒不許。王以其子尚郡主。三辭。不允。始成禮。金君歎曰。王遇我厚。失我初願。奈何。吾航海北渡十有一年。從陸入關。當時不能退。今又幾何時。言未已。淚下。文村者。故明虎賁將

軍王興所踞地也。處萬山中。左峭壁。右大海。陽為順而實不臣。羊腸鳥道。刺竹叢雜。即步兵短刀。卒不得入。思持久困之。一日。興遣卒謾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汝軍中金先生自來。吾降矣。守陴者以告。明日。復謾罵如故。金君聞之。慨然請行。王及旗帥督撫大吏驚曰。蠻無信。奈何失金君。金君揖列座曰。光應去。令一騎釋甲前導。傳呼曰金先生來。村口卒馳告興。興曰僞耳。令素閑諜者覘之。急奔告曰。果金先生。興命輿以入。徑數里。甲兵糗芟山積。興出迎問曰。君護騎幾何。金君曰一騎。興曰。君何信我。金君拱手曰。汝先信。吾安敢不信若。登堂磬折如客禮。王將軍從容言。吾祖宗受約束。為藩籬外臣。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藉兵雪故主仇。感泣至再。雖然。興豈為降將軍耶。語未竟。忽一人啟扉突出。則故明侍郎。前兩浙督學臣王公應華也。與金君有舊。相持拜跪。哽咽卒不能語。王將軍設席。呼二人曰。且飲。一飲凡三日。王將軍把臂歎曰。君來。興宜踐前諾。命五子出拜。指金君曰。汝曹善事汝父。更酌金君酒。眦目燃鬚。降席請曰。興死矣。興毅魄不死。藉汝大書冢前。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足矣。金君瞠目錯愕。應曰諾。王將軍召妻妾登層樓。自爇連珠礟。轟然雷震而沒。越三日。金君攜其五子出。納敕印土田册籍。降者次第出。金君曰。興獨焚。亦忠臣也。吾

不負死者。勸王請於朝。恤其五子。蠻裔感泣。而金君名益著。金君佐王幕。始終不受官。然金君隱軍中幾五十年。王欲官其子弟。卒不許。登粵王臺。凌風長嘯。謂吾曩時濱海觀日出。今又濱海數數觀日出。吾得跳天門。依日月足矣。臨死。嘆息曰。吾少時幾死而不畏死。今老矣。顧遲須臾死。顧齷齪以死。隱忍五十年。竟死矣。金君未死時澹歸大師。為君作留須子傳。見林璐歲寒堂存稿

草薦先生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氏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鐵冶嶺。經歲不出戶。一日。客訪其居。童子曰。方臥薦上。未敢通。日移晷。徑披其帷。闃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謦欬覓唾壺狀。始盤旋下牀立。帳啟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衷氈幘加以布帽。帽束悅望之。頭上高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鎧。袖臃腫。手不得卒把杯。望其床薦。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牀高五尺耳。受薦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卧只二尺餘。扳而上。如登山。傴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卧。案上詩文。高與薦等。竊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游。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跼蹐戶庭。固於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踞薦。不得坐。忽下牀

曰客恐知我吾束髮以還日與名公卿賢豪長者相把臂迄於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髫頂為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盡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卧薦上迫季秋輒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卧於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

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唐人見林璐歲寒堂存稿

夏士友

夏士友江夏人孝子也居保安門外家故寒微十餘歲喪父業薙髮以養母唐氏不足則減己食母之養未嘗缺鄰里有邀食者必先為母市肥甘然後往不忍背母獨美食也每天風寒晨起自炊溫語慰母曰天寒甚無遽起炊熟爇炭置床前溫語奉母食食畢則又溫語曰兒出市即返老年人須善自愛護無為風所襲如是者二十年不少懈凡力所獲悉以養母故年四十而猶未有室邑某姓有妾不容於嫡欲嫁之或謂之曰夏某事母孝盍贈焉遂以贈士友士友欣然以為可以代母之勞也居半載士友自外歸婦與姑詬誶於室士友淚流滿頰嗚咽而言曰吾安用汝為吾有汝以慰母也汝不能慰吾母吾安用汝為攜至某姓家涕泣道其故而出之後年餘

士友以疾卒。母痛士友亡。而悲己七十之年之將擠於溝壑也。日夜哭之哀。有張姓者晉人。憫居於鄰。聞之曰。此老嫗何哀若是。人告之故。曰嘻。世固有孝子其人哉。世固有孝子其人。而母不得終養者哉。我養若母。且我得與孝子為弟行。幸甚。趨詣其家。匍匐母前。願為義子。月供薪米。奉以終身。見傳以成集

貞憲先生

貞憲先生姓王氏。諱泰際。字内三。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與黃陶庵先生為同邑同年友。陶庵集中有答王研存書。商畧處患難。為隱身不出計者。即先生也。其書中之言曰。吾輩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一事不與州縣相關。絶迹忍餓可也。又謂此大關係處。不得不以真語就正。前世如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而在其商略不過如此。噫。黃先生與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爐。士之有君。猶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終其身守之不變者。貞也。士不幸而遭國家喪亡之日。所出惟有兩途。與夫既嫁而孀居者。何異哉。黃先生既所處在必死之地。而死之得其所矣。先生適當可以無死而完其終身不改之節。一如黃先生書中之語。亦復何憾哉。先

生所居。在縣之六都。家本崑山。遷至嘉定。三世皆隱而不曜。先生三子。兩孝廉君霖汝。褠汝。皆居於城。然人罕有於城市見先生者。縣屢舉鄉飲大賓。曰。吾第不死而已。奈何以此困我。食淡衣麤三十餘年。以丁卯之冬。無疾而卒。殮以深衣幅巾。如平日所服。邑之學者。私謚曰。貞憲先生。見張雲章樸村文集。

菊隱先生

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嘉定新涇里人。初就傅。即知向學。既長。取十三經注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寒暑晝夜無所間。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明亡。兵至嘉定。陶庵以下。相與抗節。先生脫去弟子籍。分將潛深伏興。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己於前朝未有祿仕。出亦無害。而以貧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寧王公宏澤。皆虛己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既皆

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宏覽。每擁皐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徹。又往往徧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魁士名人。咸欲就先生質經義。天子嚮意儒術。累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生為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即檢書以驗。無一誤者。士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束修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既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所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續經籍考。明季爭光錄。蒯隱紀聞。及文集各若干卷。先世本姓王氏。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見張雲章樸村文集。

唐復思

宋介山有唐復思傳云。唐復思閩人也。不知其出處。國初往來嚴州之淳安遂安諸山寺。康熙十九年。余嘗遊遂安。見僧舍郵亭。多有唐復思題壁。書法老縱。詩怨悱孤放而不自容。知其為高隱者矣。明年。余復至遂安。一日過同鄉程廷周家。見席中一老人豪飲。而巨顙豐頤。長目顧盼。程更出圖畫十許幅。請老人南嚮坐而題詠。老人則執筆崛然起。視之則真七尺古丈夫。署紙尾則曰唐復思題。余始驚即唐復思也。為人嚴立不倚。惟放廢於酒。遂人言其初入懸南門也。已沈湎矣。僧伽帽。插花裸臂。欹倚歌道中。而人既闐塵鳥言嘵嘵。時山谷猶多警。門者以故縛之。縣令則陰察其非常僧。而陽以為醉僧也。笑釋之。由是遂常游食於淳遂之諸山寺。至甲寅。滇閩亂。而淳遂之地。年餘忽不見唐復思跡。及歸。乃云自秦中來。縉紳之徒因疑其志異。稍稍謝絕之。余自程廷周家識先生後。明日過訪之。往還既數。而先生有攜杖童子。漸與余習熟。因微以先生事跡之童子。曰。我不知吾先生。但常見其中夜起視星氣。有時或哭。而其枕匣有大銅章一。閒嘗啟匣手弄。秘之。不知何為者。余意童子則未睹官司符篆耳。然則先生固前朝仕官者耶。又一日過先生。先生病。更暴作心痛。見

余至。瞠目而視曰。復思死矣。恐死而世不我知。然復思非我名。而唐則我外家姓也。余為烈皇帝御覽進士。言至此則淚。又曰後任宏光語未絕而適痛稍差。遂不復言固問其姓名。亦終不答。先生病愈乃去遂而之滈。二十九年先生又在臨安。臨安之廣文某謂先生即莆田之進士林鐸云。見宋和雪晴軒集。

黃道本

黃孝孫道本者。武昌人也。字羽南。始名士鵠。以夢其祖母易今名。當其祖母死孝孫目泣血浸至嘔血病三年矣。其祖母夢之曰孫易名道本則壽可五十五。是時孝孫年十九也。年十六。即刲股療祖母病。著孝先是父母舉孝孫。輒夜啼。母抱之久且怠一夜啼更急。母與父時皆年十五。至是其祖母過而讓其婦曰。老姑豈易得孫而少婦殊不難其子也。遂自抱乳孫至去乳能言。即口授孫論孟。孝孫年二十。即以幕游今四十矣。嘗曰。道本以貧而託於幕。雖寡學問。然頗知大義者。以從乳口中熟祖母訓也。當祖母病篤時。其母亦病。孝孫思刲股以療祖母。乃私草一疏告。母竊見疏草泣曰。我婦兒孫也。吾當割。欲抽刀以割。孝孫泣曰。母病何堪割。且兒即母也。請易割於是母子皆未割而心相防。頃之。孝孫託宿外館延醫。覓割股當引刀下肉時。則頭

目昏昏仆地。一人俯而曳之起。鬚尚被其輔頰間蕭蕭也。反顧。忽不見。明日和藥以進。而祖母夜已死。以館宿去家遠。不知也。至則始聞號泣聲。入視之。尚微一息。乃以藥投之。竟甦。孝孫念曰。吾股一割且起死。再割不愈病乎。遂夜宿城隍廟案間。漏再下矣。抽刀割。若有物肘之者。遂撲地不省。及覺則五鼓曙。孝孫喜曰。神不我割。病當愈。因復筮卜。亦云愈。至家。其祖母果稍愈。無何。忽病篤。竟死。孝子痛神之誤之也。故目泣血。浸至嘔血病三年云。見宋知雪晴軒集

義行李叟

李叟振陽。諱生春。商邱人。薄有田廬。力耕而好義。有從伯者善治生。銖累所積至八百金。比疾革。趣召叟。叟至。則無所語。如是者數。終不及語而卒。叟奉諱往赴。則管遺者迎哭戶內。已而指槖中裝。謂叟曰。此汝伯終身所蓄也。遺命畀汝。與爾兄平分之。向之所以屢召汝而終無言者。為此耳。叟聞之。哭曰。伯雖無子。固有女在。此八百金皆伯父忍嗜欲。瘏手足。所經畫而積貯者也。豈不欲有子而遺之。不幸終無所出。而至於大故。顧以義割恩。不畀其女而畀某兄弟。某何心。私擅之。昧義而傷伯之隱。向之所以數召而終無語者。固命我矣。顧以某所應分者。均之二姊焉。及兄至。奉其半以

進。而告之故。兄曰。汝能是。其以我為獨匪人耶。其悉輟以資伯女。勿更言受金事也。人嘗售宅於叟者。價劑既立。予之直矣。乃不責以移居。逮數歲。聞其家有鬩牆變。察知其由。蓋以移房故。叟置酒召其兄弟曰。野人幸有數椽。避風雨。忍使同氣異宮。而交相為瘉乎。因折其券棄之。曰。汝兄弟其終有此。毫末之值。鄉供伯仲一日歡。其後留還嘉善。有負其貸至數百緡者。計無以償。謀鬻其子之夫婦以辦。叟遽止之曰。奈何以抵債傷父子恩。勿庸其人謝曰。公德我良厚。無以報。即輟子夫婦終事公。叟曰。欲完人骨肉而自有之。是陽義而陰為利也。余豈忍出此。揮去不顧。叟之重義輕財多如此。見田蘭芳逸德軒集。

寒支先生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也。甯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為文。沈深峭刻。雄偉淒麗。奧博離奇。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時當天啟崇禎間。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未嘗不慷慨欷歔。惓惓有所屬望。大清定鼎。閩中尚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

罔何指。並薦寒支尚志博學。徵拜翰林博士。不赴。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絕迹城市。有齮齕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寒支復之曰。天下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有命。甯遂縣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為動。疑謗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過盡乃行。粵寇至。燔民屋。大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乙卯。耿精忠反。遣偽使敦聘。絡繹踵門。寒支嚴拒之。自春徂冬。堅卧不起。乃得免。寒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晚號媿庵。顏其齋曰但月。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丁隱君

丁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蘖自給。身則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壑。披荊榛。剔苔蘚。手自模搨。證以

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秦漢銅器。宋元名蹟。入手即辨。性躭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資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駐。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屆足滿室。皆異册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紲。農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廬。號歙邨。老棲荒江之上。亢傲自負。敬與酬和。疊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為詩國。閒房冷利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詠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蓄皆盡。而樓亦燼焉。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晚買宅於張紗街。將遷矣。而以母柩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為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見杭世駿道古堂集。

孫夔臣

孫孝子夔臣。先世居江南休甯之桂里。父學詩。遭亂數遷。定居常熟。遂為常熟人。孝子生三歲。生母程沒。育於女兄。稍長。隨父讀書虞山中峯寺。冬歲盜入攫衣物。孝子驚起。獨身追之。盜顧曰。兒不惜命耶。孝子曰。父涑且死。敢惜命耶。盜聞言。擲一被去。

父病水蠱。孝子日為父摩腹。口就臍吸之。歷數月。病良已。已復病泄瀉。中裙廁牏。皆親自澣濯。不以假人。先是孝子母沒時。其父未有定居。既家常熟。乃使人改營宅兆。承事者。詭云遷葬已畢。及孝子往省。竟不知母墓所在。於是慟哭行求。哀感行路。有告以桂里宗祠栗主。例書生卒年月及殯所者。孝子匍匐入祠。祠主積多不可辨。而亡失者。亦往往有之。存否不可必也。且拜且慟。慟絕不能出聲。宗老急呼之甦。曰。墓在墓在。孝子張目持告者曰。墓安在。即謬應曰。主在東廡。得主即得墓矣。至東廡拜捧一主。果孝子母也。族衆咸歎息稱異。既啟視。知母厝東門路旁園中。孝子悲號撫膺。捧主就壙。露處者累日夜。又以去家遠。乃即其地買田。供祭祀焉。孝子生不識母。哀思特切。有從母金。與母相依久。每命畫師畫像。質之於金。歷久弗克肖。孝子念從母老矣。脫不諱。誰省識者。中夜徬徨。涕泗交下。詰朝畫師持畫至曰。昨夢一婦云。至自桂里。醒憶所見。亟繪以來。金見之曰。似矣。目未肖也。孝子喜且泣。越數日。畫師復夢前婦曰。我孫女貴孫。目肖我。貴孫者。孝子同母兄之女也。旦述以告。即重畫示金。金顧孝子泫然曰。此何肖汝母之甚耶。孝子泣。家人聚觀者亦泣。鄉里聞知。僉然稱為孝子孝子云。見劉鴻章南雲書屋文集

鐵脚板

鐵脚板者。眉之鄙人也。姓陳名登皞。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斬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皞曰。呼我甚當。於是足不着履。行縢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偽將耿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勦。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搜戮四方居民。登皞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為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皞持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棓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立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已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皞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偽為投順者。賊帥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乃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為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皞。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皞勢弱不敵。力戰

死之。成功駐兵石佛跕。修木城。鑿濠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乃散。見彭遵泗蜀書

唐肇虞

吳縣唐孝子肇虞。字順江。父歿時。孝子尚幼。執喪如成人。晝夜哭不絕聲。母止之。孝子曰。母哭能禁兒勿哭耶。家故貧。母以女紅佐薪水費。孝子見之。心怦怦焉。恨不得致甘毳以養母。使母自勞苦也。稍長。治生理。晨夕色養。母樂而安。明政不綱。四方盜賊竊發。甲申。世祖皇帝定鼎燕京。而江南土寇。獨未寧靖。所過刼掠一空。孝子奉母避山谷中。行數日。倉卒遇寇。失母所在。孝子呼天號泣。誓不獲母不獨還。遂徧訪村墟邑井間。無影響。旁及他郡縣僻地。亦無知之者。時兵燹四起。孝子宵行晝伏。屢與寇遇。僅而獲免。渡江而北。復從北而南。足跡所經。凡數千里。再歷寒暑。風餐露宿。艱苦備嘗。孝子體素羸。至是憔悴骨立。非復人形矣。會天下已定。避難者稍稍復城市。一日孝子過金陵。衆以其形之異也。詢所自來。孝子泣以實告。有一嫗前問曰。若母非戴姓耶。孝子曰然。嫗引之歸。則其母在焉。且喜且悲。相持大慟。旁觀亦為之墮淚。孝子侍其母歸。又十餘年。母以壽終。孝子壽亦永。歿之時。年七十有三。子若孫。皆克

有成立。見倪承茂峒塘集。

蔣適園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精法家言。諸侯爭迎之。代州有大獄。因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往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八。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騋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瞯之。一兒覺異。拍髯者肩告之。衆咸喑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馳歸。白甘公。簒取鉤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蠓。樹鉤鉏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爾等良也。為奸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歸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廷。民礫山積。令從夕室出。捽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罵。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次日四鼓。率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居。七歲。隨叔父詣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

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訶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晡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燋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彊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欋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為我報蔣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見骸已焚。闞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盍析半惠老身。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嘖嘖扃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

知我。斧之。覆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歎老嫗目眯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公有神力。而敏於為善。遇盜許昌雨騎截路中。五人行刦。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刦者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刦客為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嵩嶽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塗人應聲往。皆救之起。送甯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公捐館時年七十一歲。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見袁枚小倉山房集

侯夷門

天台侯嘉繙。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為主簿。調江甯丞。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吹。窗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為鬼神異物。不敢逼視。酒既醒。雷雨亦息。

觀其詩奇字奥句不能讀也舉其句重二百斤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見袁枚小倉山房集

劉剩庵

劉先生永錫字欽爾號剩庵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栗氏子臨女貞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謁祖宗邱墓責在汝麾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生死存亡不可知留其身為大人累無為也遂自經死其子同老奴歸傷於盜墜車折臂歸即死女死之日問適至先生既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

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甚遒。聞者哀之。某尚書念其窮。招之往。先生曰。尚書為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邪。卒不往。志老而彌堅。訖窮餓死。弟子徐晟陳三島。友人陸淞。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淞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淞無家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見沈德潛歸愚文鈔

張士仁

孝子姓張。名士仁。字奉田。崑山雪莊里人也。父文元。母蔡氏。孝子方六歲。母病篤。號泣籲天曰。願減兒壽。活我娘。娘叩頭流血不止。見者哀之。母病旋愈。年十三。與父同寢。父醉臥。有仇家預伏牀下。孝子忽心動。起剔燈。仇露刃自牀下出。孝子呼父不應。遽以手當之。指欲墮。度不能免。乃涕泣延頸求代。仇感動。擲刀於地。呼其父醒曰。爾有此子。吾不忍害爾也。父惶遽如夢中。良久始定。兩人矢天日。釋怨如平常時。母歿。孝子哀毀過禮。三年中枕席血痕斑然。已而父娶後母李。母性卞急。小不可。洸潰疊加。孝子跪而解。不得即不起。母怒解。乃起。久之。母化而慈。撫之如己出。孝子嘗於冬夜遇火。哭。從鄰起。延及寢室。倉皇中負其父出。復冒火入。負其後母。母復抱幼子。力既

不勝。煙焰迷目。幾不能出。忽返風回火。俱無恙。先是孝子父以力農為家。家漸起。能恤其族黨里人。然以不能徧及為恨。至孝子治田。尤有法度。每歲入倍於尋常。家稍贏。凡姻族婚嫁喪葬。力不足者助之。無力者代之。鄰里有以無業及急難告者應之。至於賑飢者。衣寒者。藥病者。棺殣者。至老不衰。當事行憲乞之典。時論謂有孝有德。盛世所重。欲舉孝子。以光大典。孝子堅謝之。年八十五歿。沈德潛歸愚文鈔

謝振宗

謝孝子名振宗。字奕超。會稽人。山西稷山令雨亭公兆龍子也。雨亭公去任。囊無賸金。亦不負人錢。平陽守馮國泰。奕超婦翁也。居官豪放。病卒。侵官帑二十萬有奇。傾家資不足抵。株婣黨乞貸者。馮氏媳誣指稷山三萬金。按無左驗。媳曰。婚家耳。通財需左驗耶。牽連質證。時護晉撫高成齡鍛鍊之下。雨亭公稷山獄具。奏立限追繳。踰期予大辟。限將屆。禍不測矣。奕超年二十餘。誓以死救父。瀝陳寃狀。莫為省視。擁正七年三月某日冒死進天安門。攀石柱。柚椎擊落石獅首脊。守者驚起。執訊之。奕超曰。無慮我逸也。父寃不伸。來觸禁死耳。甯避禍邪。出寃狀累累數百言。即日上聞。天威大震。越日。命任黑龍江充當苦差。議者謂奕超無生理矣。聖恩寬處若此。其有以

感聖心也。踰年。馮氏所訴奎。邀恩免。出雨亭公於獄。奕超抵配所。上自將軍都統下訖小吏旂民等。知奕超以救父得罪。稱謝孝子。謝孝子。奕超心懷父母。無一日釋。乾隆七年。雨亭公以間至。奕超哭曰。天乎。父死不得奔含斂矣。煢煢老母。誰為供菽水者。悲痛之聲達戶外。聞者無不泣下。將軍傅公森康其事。憫其情。謂都統卜公巡察富公曰。謝某以孝得罪。與眾殊科。皇上孝治天下。我不忍孝子老死沙漠也。無慮格於吏議。具疏代為陳請。疏上。奉旨。謝振宗准其回籍養親。（見許朝集）

薈蕞編卷九終

清　曲園居士纂

祝曰三

祝曰三。佚其名。故相國高公宏圖家僮也。明亡。相國時已致仕。寓會稽野寺中。聞變不食。家人環泣請。不顧。已而開目索飲。祝年十二。侍於旁。進曰。大人幸復食飲。祇可惜枉餓過三日。公頷之。遂閉目。絕粒九日卒。相國之支族將軍文燭。微時與祝兄弟交。命子孝廉某。呼祝為丈。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將軍都統江西。孝廉初得舉。偕貲家居。廣闢亭館。置姬妾。日夜飲酒高會。將軍年老。思子不時至。親友皆勸駕。久之。未有行意。祝聞之。晨往。孝廉飲。倦臥。欲枕。使兩女子捧臂。召見祝。坐對床。都不言。但吭喉高歌蔡公思子一闋罷。遂趨出。孝廉即日束裝。祝隨至南昌。將軍歎甚。贈衣一襲。精於繪事。寫人物如生。鄉人重其義。所至延為上客。見法坤宏鏡野文集

嘯莊先生

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即墨人。晚慕阮嗣宗之高致。自號嘯莊。世父副都御史琇。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慧。立為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

聲震天下。公殁。二子方提抱。權貴黨戚。謗譏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飲王郎黜聰明。一意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為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舁牀以隨。日暮大醉。舁而歸。以為常。乾隆某年。天子錄用故大臣子孫。先生仲弟廷翥。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翁。舉辛酉孝廉。公去世久。謗餘息。先生亦積然老矣。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為至慎。余於先生亦云。（見法坤宏鏡野文集）

汪霖

汪君名霖。字雨蒼。號榆園。歙西嚴鎮人。身長不滿七尺。英毅精悍。雖强武者遇之皆自失。常游武林之西湖。衆無賴子弟數十百人。方劫持一新安客。勢洶洶。張甚。薄視之。則故人也。君怒。奮臂直入。翼故人。縱横出數十百人中。數十百人咸自盪擊顛躓。股栗匍匐。有僵不能起者。君顧視大笑。徐把臂去。又嘗渡錢塘江。潮怒舟沒。君攫身入巨浪。左右騰躍提擲。盡出溺者。排岸觀者如堵。呼聲若雷。皆以為神人。於是人爭傳君材武。有願奉千金請授技者。君麾之去。自悔曰。以拳勇名。非夫也。終身不復言技擊。性好客。善飲。飲酣。縱談前代興亡治亂賢奸義烈事。輒抵几慷慨。若不自勝。坐

客皆竊竊詫歎以為狂君既不遇生產日薄一日婦脫頭上簪易斗粟市人倍與之君曰誤也歸其贏冬夜行市中見裸臥而呻於途者即視且覺急歸持所覆衾覆之然家故無餘衾也晚歲縱情詩酒山水間或童冠者舊雜坐竟日燕笑無倦容時復曳杖獨出意行無定向偶過村巷籬落間聞吟誦聲輒低徊駐聽聲寂乃去葺一椽劣可容膝課其子手書為善最樂讀書更佳八字顏之指謂其子曰此吾志也汝其識之年七十有二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卒於家孫百名乾隆癸未進士見鄭虎文吞松閣集

姜瑢

滇有孝子曰姜瑢其先江南人愛峨嵋山水築圃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瑢父文柄詩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瑢痛母早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闃寂瑢感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為養先儘父酒資餘膳家晨出採薪必挈壺置肆間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間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為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

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奚自苦為。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酣飲。嗣日習以為常。及親没。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前。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圃謹事瑢。瑢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為孝子圃。（見周於智集。）

傭者誰

郭昆甫有傭者誰傳。云。北平傭者。不傳其姓氏。但號為傭者誰云。傭為人勤。誠實寡笑言。氣力過人。日所食亦倍於人。甚見重於主人。主人者。都御史魏公也。傭有兄一人。貧失業且老。不能自存活。往依之。食主人食。既數日。傭心獨念兄非己。無所得食。已且為傭食於主人。主人以己故。暫食兄。兄食主人食。無功。義不以己兄故多食主人食。而已非主人食。又無所得食兄。乃亟請於主人。計其常所食之數。出衆自爨減其食之半。以為兄食。又時取其傭之直。節省之。具肉食為膳。常少。度不得皆飽。膳具則託以事出。令兄前食。食已乃至。啖其餘。兄或不留餘。輒以草具自飯。其兄安之。久之。兄乃以肉食可常繼。閒一不得。則怒且詈。人所不能堪。傭前謝焉。顏色愈和。事之數年。終不改。兄亦如故。於是人皆稱傭之賢。而以兄為非人也。宗伯方公曰。彼兄乃

真賢者也。夫外人德之可也。吾弟德之不可也。彼惟不外人其弟。故以食之得肉為常。其得之。是弟之能事我也。安之也固宜。其不得之。是弟之不能事我也。怒且詈之也亦無不宜。如傭者。豈不謂賢乎哉。猶全乎人者也。全乎人之與全乎天者。相去遠矣。見郭跋集。

鄭賓曰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二十三世琢庵公章。為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罘。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為武進人。六歲大父留耕公授以小學。間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留耕公之妻惲。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為昏姻。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痾。右肱折。右足跛。欲辭婚。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肯。琢庵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為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為繼室於卜。廟見後。即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卜氏以田六畝歸君。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為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

弟之子。為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妻卜卒。遂不娶。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宋沖素為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庵公力爭之不得。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嗜學。工古今詩文辭。與同縣劉文定公為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見朱珪知足齋集）

翁運標

翁孝子曰運標。父惺庵。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遊。其後遊死於楚。而家人不知。以為遊故自若也。孝子無他兄弟。有姊一人。其家恐并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經年不遇。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去。求父五年。無所遇。徬徨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新塘。遇老父焉。老父有弟遺舁。幸附流屍不死。德而葬之。留屍物為驗。老父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分巡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祠。（見朱仕琇梅崖居士集）

項為楷

項孝子名為楷。字端培。歙南文公舍人也。父一溶。字鑑亭。客荊州。產素豐厚。性豪俠

谿達好施。母程氏。誨子尤嚴慈備至。是時孝子年僅十四齡。其兄為模。年僅十七。壬申春。母年三十八歲。病且殆。呼兩兒而泣曰。嗟乎。吾兒慎自愛。吾佐汝父經營堂構。恨不及享其成。且恨不及見吾兒之樹立也。是時兩兒晝夜侍榻前。及母歿。欲偕居墓側。曰。吾兩人不能隨吾母於地下。忍使寒煙冷露。棄吾母於荒原乎。既而孝子沉思良久。謂其兄曰。吾兄弟皆依母塋。善矣。顧念吾父客游。誰歟司管鑰。吾父在室。誰歟侍晨昏。兄年稍長。可以延賓客。護門庭。弟幼。無能為役。兄侍父。弟侍母可乎。其兄泣而諾。既而殯母於卉山隅中。孝子縗絰至墓前。即留宿不忍去。使人謂其父曰。兒願侍吾母終三年矣。父強之歸。即誓以死。父命人百端勸慰。皆弗從。父亦憐其孝。乃構數椽於殯旁。延師而授讀焉。廬中僅留一老僕。供炊爨。給茗漿而已。孝子朝夕焚香。呼母而泣。終歲不一歸。惟元旦還家。至父前跪拜畢。即返墓廬。當夫返照將斂。愁雲密合。四山皆亂冢。啾啾聞鬼哭聲。或震電晦冥。雷雨交至。孝子則跪柩前而泣曰。兒在此。母無懼。每夜分篝燈。則吟誦聲與悲泣聲相間。行路者皆惻惻動容。非至性之感人。能若是歟。見曹學詩香雪文集

王林屋先生

先生姓王氏。名愫。字存素。林屋其號。世居太倉鎮洋縣之東鄉墅溝。祖諱玠。始入城居南園。父香濤公。性倜儻。喜賓客。先生少穎異。讀書園中。賓至則侍杖履。談文考義必中理解。老宿咸心折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顧性不好帖括。嘗下帷默坐。為深湛之思。暇輒作畫。寸縑尺素。皆有態度。既念香濤公年邁。冀以科第顯其親。乃屈意揣摩。至廢寢食。入闈日。苦心孤詣。不苟下一字。恒以嘔血污卷被放。壬子主司歸安吳收園。得先生卷。欲以魁麟經。卒以後場一二字駁目見遺。自是先生知窮達有命。澹於進取。益以詩畫自娛。詩宗王孟。高簡駘宕。超然町畦之外。畫於諸大家臨摹殆遍。瓣香尤在吳興富陽。重江疊嶂。長林古木。鬱勃滿紙。而不失清遠秀潤之致。京華故交。有欲薦入畫苑者。先生笑曰。余自知才不足用世。故寄意丹青。奈何借胸中邱壑為終南捷徑耶。晚患失聰。於人世事都不掛念。乃一意作畫。請乞者戶外屨滿。先生亦樂此不疲。煙雲供養。神采清劭。卒年六十有八。見毛詠集。

王仲穎

河間王仲穎先生。諱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苦心焦思。深自淬礪。愛中

庸齋明戚服語。書揭卧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郡。以課講受知。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之。使從游。既攜之直撫幕下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文貞入相。招至京師第邸。與景州魏大司空廷珍。交河王少宗伯蘭生偕。一日語三公曰。盡從我往迎駕熱河乎。於時內廷新立東書房。集文學才技之士。先生心知將薦己也。不欲以捷逕仕。辭。文貞心重之。不復強。已而魏王入內廷。癸巳魏捷鼎甲。辛丑王賜第。皆入翰林。先生怡然安之。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為務。文貞常語人曰。從吾游者不啻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其為文貞推重如此。館於恂邸。王雅敬禮之。一日小疾。王遣醫來。醫著方必首蔘。復出王府。先生曰。吾疾果非蔘弗瘳乎。醫曰。此故事耳。復出可弗用也。先生笑。命去之。以纂修周易折衷。敘廣東陽春令。甫數月。不能桔槔獲上。改教職歸。雍正六年。里洊饑。先生家餒困。依所親河南確山令。適有旨召詣京師。將有質。豫督不知所緣。逮之。銀鐺送刑部。至則以固無罪也。一訊罷遣。除萬全教諭。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已巳冬。詔舉經學之士。梅總憲瑴成何少司空國宗並以疏舉。壬申上詢國子耆學。祭酒以三人上。先生

與焉。召之見。病不能行。其二人皆超擢司業。而先生竟以明年謝病。卒於家。見戈濤集。

袁昌齡

烏程有刲肝以療母疾而愈者。有司與其國人。咸稱曰袁孝子。孝子名昌齡。事在乾隆四年。時孝子年已五十有二。其母年七十有一矣。方母之疾也。孝子婦已前死。一切煩縟之事。皆孝子親執之。至是醫療百方。卒無效。病且殆。徬徨無措。昏悶中若有告之曰。服龍肝湯。疾可瘳。顧龍肝安可得。忽念已生之年。歲在辰。辰龍屬也。得非神命我刲肝乎。乃潔誠虔禱。夜半扃戶。以刀刲胸之左偏。深寸許。以指剜取。中熱如沸湯。不得入。昏暈而僵。旋似有趣之起者。驚視創處。肝已突出。遂割之。作湯以進。疾良已。人無知者。越數日。近出。過橋失足。顛於橋下。創裂暈絕。子宗耀亟往把持歸。解衣見胸次束以帛。血斑斑然漬其上猶新。請之不言。泣固請。始言之。子倉黃延醫。用善藥敷治莫效。夜又若有告之曰。服藕汁可愈。如言而創始合。令甘泉羅君悰聞之。親式其閭。他日人有訟其子不孝者。有司訊於市。延孝子並几坐。指以示其子曰。此刲肝袁孝子也。居同里而不知所效邪。杖之。孝子憮然不甯者累日。越十二年而卒。其母後一年乃終。見盧文弨抱經堂集。

張乞人

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為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答曰。今日我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與其殘盃冷炙。日夕沿門也。答曰。殘盃冷炙。我母安之久矣。且無所汚也。我愚民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為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強授焉。為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知所終。見趙佑清獻堂集

姜元凱

姜孝子名元凱。華亭人也。五六歲。往來親黨間。與之棗栗。輒勿食。問其故。曰。我以奉父母也。父游京師。奉母家居。晨入學。必執書囊依膝下。既問安。然後去。暮歸。牽衣侍側。或誘以嬉。不一動。比歲祲繼疫。孝子默禱于神。一夜讀書。闃空中語曰。里中有孝子。勿可犯。時道路死者相枕。與孝子為鄰者皆無恙。一日隨父渡江。中流暴風。舟幾覆。孝子哀慟籲天。忽若有挾之以登岸者。人咸以為至行所感焉。聖祖南巡。內大臣

馬公扈蹕至松。館孝子家。欲挈之往京。以親老辭。未幾其父失明。孝子迎醫療之。百無一效。竟嘔血死。其臨終詩曰。但願曾西養曾晳。誰知顏路泣顏回。聞者莫不悲之。見黃蓮一樓集。

牟康民

牟生康民。當天啟初。蜀中安靜無亂形。牟生遽投牒告於巡按御史吳公曰。明年蜀有難。定之者方伯朱公。朱公者名燮元。號恆岳。山陰人也。方是時。吳公老。將挂冠歸矣。而朱公亦適以齎捧行。吳公率群僚餞之郊。既畢。乃屏人流涕。謂朱公曰。公此行。毋久稽。是閒生齒。何啻百萬計。將寄命於公。且夫牟生者。年雖少。天下奇士也。他日即有事。宜與牟生謀之。朱公大駭。不解所以。姑唯唯。及奢酋之難作。朱公始大悟。急具禮幣聘牟生。牟生辭不至。復書累累數百言。大約謂朱公宜竭力守禦。毋憚百日勞苦。賊今走矣。果百有二日而圍解。先是牟生居內江山中。上官無知之者。而賊故知之。奢酋既至成都。即遣數騎往跡之。謂之曰。牟生在者。為我捽以來。至則牟行矣。他日聞牟生坐室中讀書。徹晝夜如故。又遣騎往跡之。則又行矣。賊亦以為奇。其後天子命朱公巡撫蜀。又命公總督滇黔楚蜀兵。討水西賊。牟生不肯一至軍中。然軍中

有大進止。必飛書問年生。年生坐山中。懸斷數千里外。歷歷不爽毫髮許。普名聲之將叛也。年生豫以戒朱公曰。天將雨。穴中蟻且鬬。年生語皆奧不甚可解。而驗之輒奇中。崇禎十一年。年生書至曰。公今年剋度不佳。當尋赤松之約。某亦塵緣將斷。不久留人世矣。已何。朱公卒於軍。而年生亦不知所終。見茹敦和集

曲園居士曰。明史朱燮元傳。初官陝西時。遇一老叟。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别。語燮元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年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乎。是年生之事固見史。惟所謂老叟者。又不知何人也

和州二薛

和州二薛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為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瀡滫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是無子矣。母側不可不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絮絮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旰。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甗酒一

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臠切熟烹。酌酒奉飯。跪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頷之。則跳舞以侑食。日以為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皸瘃。母為之不饜。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為侏儒斑斕。郎當作態。以博母笑。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所傭主家怪二傭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為逡巡留護。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為作贊。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薛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奈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薛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迺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為二薛孝子立木主。祔祀云。見朱筠笥河集。

張淑旺

張淑旺。海豐人。年九歲。父存心。商於塞外。既行。絕音耗。淑旺依母以居。旋卒。乃營葬其母。為姊弟畢嫁娶。移居宛平。冀近父得遇。知父蹤跡者也。已而聞在瀋陽。往從之。既至。無所遇。慨然曰。我不能徒返也。塞外縱苦寒。然商者麕至。彼以利。我以尋親。畏

道遠而徒返。是視親不如利。將何以子為。於是裂素縑。書為零丁。標於背。遂行。兩年歷古北口熱河土城子諸險。屢瀕死不為阻。然卒無所遇。最後至錦州。禱於神。詞甚哀。有門而聽者。趨告曰。奚乃肖昌黎張存心邪。存心僑昌黎。故齊魯間人也。自言有妻子在鄉里。足不良於行。老矣。不能歸也。子盍求之。如其言往。詢之土人。言悉驗。閭里皆來觀。曰。此張存心子也。孝子也。然而爾父前死矣。導之登北山坡。得其冢。乃召其弟淑啟同奉骨歸。與母合葬。更為制服三年。見宋筠觀河集。

吳憲

明天啟中。吳氏有名憲者。始自歙遷於杭。為杭之始祖。憲字叔度。一字無念。明制設科之法。士自起家應童子試。必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郡。即不得就他郡試。而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竈籍。士或從其父兄遠役數千里或千里。歲歲歸就其郡試不便。則令各以家所業聞。著為籍。而就試於是郡。杭為南方一大都會。故未有商籍也。憲與同邑汪生文演。上書當事。力言杭所以當設商籍者。臺臣以聞。報可。於是憲遂得試於杭。而為商籍諸生。杭之有商籍。皆憲倡之。憲與一時知名之士。考地吳山之陽。建書院以祀朱

子。歲時朔望。則咸來登拜。以其暇日。更立期會。為文章相礱錯。今所謂紫陽書院是也。方熹宗朝。諸郡爭為魏忠賢建生祠。而杭州之祠。巍然與紫陽書院相逼。處其黨謀取書院地更拓而大之。憲聞。令長子瑗。招同學諸生數百人。會祠下。瑗慷慨曰。鸞鳳不與鴟鴞同巢。麒麟不與狐狸同野。今日是矣。諸生皆慟哭。既發憤爭門而入。守者不得禦。則更指忠賢像大罵。罵已。則共擊碎之。投溷中。盡撤其祠。書院賴以不動。閹黨以憲名聞。時方起大獄。因羅織之。主者構憲廷訊不服。即逮京師詔獄。少子奕從行。將以身殉父也。明年忠賢伏誅。事得白。放歸。遂不仕。而獨肆力於詩書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來書畫可珍玩者。既作樓以貯之。又刻水晶徑寸。以小篆法書樓名虛白室。憲日日讀書。則必手書書一卷。書成。必取虛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於樓中。不復讀。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據。至秉燭而罷。有子四人。伯瑗。仲琦。叔璠。季瑛。皆不仕。年皆過九十歲。未嘗析居異爨。或偕行出游於兩峯三竺之間。衣冠顏色。典型儼然。好事者。或畫商山四皓圖以傳其事。琦之曾孫名祿乙。字鎦闇。孝友君子也。避雨於市古貨器者之次。買水晶小印。持歸家。於故書卷首合之。宛然虛白室章也。見朱筠笥河集。

許四先生

先生諱某字季覺。海甯袁花人。行四。皆曰許四先生。少以俠聞。既而折節讀書。以聖賢自任。親歿。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後能起。自呼復含斂。以及殯葬虞祔卒哭祥禫。皆依古禮。世俗不知喪禮。有非笑之者。不顧。卜塋兆於某原。躬自畚鍤。負土成墳。廬舍朝夕號哭不輟。何商隱。姚鳌菴。兩先生往弔。相謂曰。吾輩當盡禮慎毋倉卒為其所陋也。約日至墓所。使介通命。先生固辭不獲。始受弔號泣降自墓門東階拜其辱。然後升哭拾踊者三。兩先生出。先生送於墓門外。拜而稽顙。姚何兩先生歎息曰。近世以來所未見也。先生身長七尺。白皙。鬚眉如畫。吐欬作洪鐘響。稠人廣坐中。議論鋒起。即遇甚口者。無不折其角而去。出而交游四方。公卿大夫聞先生名。爭致之。海昌頻遭饑饉。先生致書當路。議甚剴切當路韙其言。海昌多巨族。先生籍記其姓名。下注某出粟若干。榜於通衢。以片紙責取巨族素信先生無有難者。共得粟數萬石。又籍記饑民村里年貌并戶口多寡。按日到城隍廟。以次而給。人人得所欲而去。初先生與同邑查某投契最密。查掇巍科躋貴仕。先生杜門隱居。甘貧食淡。查沒賜祭歸葬。葬地侵許氏祖墳。兩家子弟交搆。先生曰。吾終不以死友責祖父也。訟之

官。連年不決。查許本通家。姻戚居閒者以十數。先生誓曰。頭可斷。此地不可讓。聞者乃止。後查以通海客誣先生。大吏鍛鍊周內。置先生於獄。會有知其誣者。營護得解。仇者百計必欲殺先生。先生乃走山陰避之。數年卒蹤跡得之。使幹役十餘人鋃鐺縶以去。先生知不得復生。義不辱。因於獄中碎磁器作屑吞之而斃。見黃璋大俞山房集

芮處士

溧陽處士芮城。字巖尹。農家子也。幼隨父過村塾。聞羣兒讀書。纔一徧。各為覆誦如流。乃令就學。補縣弟子員。旋食餼。是時明社將亡。流寇訌海內。惟江左半壁晏然。知名士方盛修壇坫。而城獨與同邑陳名夏・趙理之・吳穎・彭旭・史燧・馬世傑・世俊等。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節相切劘。稱瀨上十三子。甲申之變。聞朝臣或遁或降。而名夏官給事中。亦汚偽命。則益悲咤。爰賦滄浪吟數十篇。且歌且泣。聞者擬之謝皋羽西臺之作云。福藩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歸里。詣城。城面壁卧。曰。君已不死。安用予見為。名夏跽且哭曰。嘗再縊。不幸為救者誤。城厲聲曰。胡不三。亟麾令去。及我朝受命諸人多以文章勳業奮跡自庸。而城已謝諸生服矣。名夏柄中樞。屢專使以大魁招城出。不應。隱居荒野。幅巾衷衣髮。終身弗變。初名夏之歸自北也。彭旭率同學攻訐之

過後修郡。將中旭以危法。既成獄。適奉赦來江南。城乃乘肩輿往而扃其外名夏喜。遠出迎。叩何言。城隔帷語曰。從公乞彭旭耳。名夏立應諾釋旭。訖不一見而返。城於書靡所不讀。嘗有賈挾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城應聲指卷頁無一錯。賈不取值而去。一異僧自遠方來。博辨罕對。比推七十三甲子溯歷元。僧大歎服。乃下拜。或曰。僧故崇禎朝名進士。隱於浮屠者也。城之學博而能精。經史疑義。具載匏瓜錄。他著述半為人更名刊布。其卒也。前一日。階前紅牡丹花盡白。見彭光斗雲漢草堂文鈔。

顧童子

顧童子。吳縣人。年九歲。遭母疾且殆。藥不效。童子窘。從鄰家賃薙髮刀歸。止戶外。爇火煮湯。握刀割肱肉置鐺中。方沸。母呼湯急。遂傾盞中以進。母飲之盡。而童子袖間血漉漉出。母驚問故。以實告。鄰家聞者。爭來觀。為裹創。母病起。童子創亦合。於是吳人嘖嘖稱顧孝子。居無何。孝子以家貧隸樂部為伶人。逐隊至安慶。按察使王君聞其割肱事。召見童子。出金八十兩贖之。名之孩良。字以九齡。館之內署。令從師讀書。迎其母而養之。居三年。王君遷布政使。以詿誤去。童子惘然無所依。遂奉母歸。巡撫楊公前在安徽時。故相識。因令入平江書院。從學於講教平先生瑶海。先生為言之

太守李君。與其同官四人。醵金二百五十兩。以其息膳母朝夕。復屬縣令。為買屋以居。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曹起鳳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徽州人。父子文。遷崑山。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問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為縉。好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願自往挈其去。久之。無所獲而歸。孝子既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之金四十兩。遂就道陸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所由無知者。逾年金盡。返成都。乞於徽蘇人之為客者。合助之。得二十金。禱於諸葛武侯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匐伏失道。七日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土穴中兩日。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而鳴。即之見僵尸焉。而氣微屬。視背牒。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拍手大笑語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遂辭去。兩人止之曰。此處逼苗疆。天寒地凍。前行且餓

死。盡度歲乃行。不得已從之。一日隨兩人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淚下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徽人胡生者居此日久。盍往問之。從之。胡生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客死。殯于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引訴之酉陽巡檢。巡檢告知州白君。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一棺獨無。啟棺見骨。孝子瀝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乎。遂拊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為設祭。祭畢以餕肉食孝子。曰。向之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孝子起再拜謝。兩人交餽之贐孝子遂負骨行。既歸。母見牙牌而哭曰。嗟夫。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是者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殮。而納牙牌焉。葬崑山之郊曰朱提村。孝子收骨時。在乾隆十四年。既老尚健飯。月必再三詣冢上。灌所植樹。刈藤蔓。徘徊久之然後去。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盧太公

太公諱存心。字敬甫。其先為范陽盧氏。隨宋南渡。五世祖臺。始遷杭州仁和之東里

太公少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家有書數篋。桑先生弢甫。每來就太公談。至夕。挾兩冊去讀之。太公亦夕讀兩冊。明夕又更互讀之。且相見。各舉所得相考證。如數指上紋。如道家常瑣屑事。相與拊掌稱快。因名其居曰三益堂。已而兩人同補諸生。皆第一。太公為文。下筆輒數千言。為詩輒累百韻。桑先生亦然。有倡必繼。繼必務出奇以相勝。桑先生語太公曰。吾兩人生相得。死當相鄰。他日峙雙冢於湖山之畔。一題曰大清文人盧君之墓。一題曰大清詩人桑君之墓。不亦快乎。桑先生素以詩自雄。尤以文推太公。故其稱如此。已而桑先生自悔其所為。一以躬行為先務。太公嘗應博學鴻詞徵。弗就。晚日益韜晦。粥粥若無能者。子文弨。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蕭曰瞶

蕭孝子。諱曰瞶。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剖腸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曰瞶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見姚鼐惜抱軒文集

許永科

許孝子名永科。婺源許村人。初就塾讀書。遇天地君親字。必起立莊誦。父起碩嘗役甲催科自塾歸。知父往邑當受責。夜奔赴。願以身代。邑令嘉之。父獲免。或赴宴會。父母所嗜不敢食。必懷歸以進。父病。醫欲驗糞。科嘗糞。母臧氏病奄牀第。衣不解帶者閱四旬。父母沒。廬於墓前後六年。既歸。遇生辰及伏臘。則設饌為位。枯香往墓請父母歸饗。途遇牛馬輒引避。曰母或驚犯也。有榛荊剔去之。曰。毋刺衣履也。經里閈門闑。祝曰。無傾顛。迎至家。請即席上食如平生。久之乃餕餘。既畢。如前導復於墓。祝寢息乃返。鄉人或愍之。或疑其矯。科行之如故。歷三十年。或以他事出。其妻代行之一如禮。初習舉子業。親沒。不復應試。乾隆癸酉。郡守何公達善。廉知其事。大書因心篤孝四字贈之。科大驚。痛自責曰。不能揚名以顯父母。乃以父母博名耶。甲戌補博士弟子員。案發。嘖嘖人口。爭聚觀許孝子。壬辰旌表建坊。見王佩蘭松翠小苑裏文集。

銀查子

銀查子沈氏。諱鶴齡。字海籌。德清縣之新市鎮人。慕張騫乘查入斗牛事。故又號銀查子。幼不慧。日讀書三四行。刓喉咿唔。頸面甚赤。及掩卷。卒不能誦一字。好以片紙置書下。作繪事。貽同塾兒。畫人人肖。畫蟲鳥蟲鳥肖。師威以夏楚。弗止也。後移家杭

州。悅寫貌者陳蒼霖。遂往受業。既卒業。不敢自炫鬻。曰。奈何奪吾師衣食耶。尤善臨摹古人仙佛神鬼士女。及龍虎鸞鶴之屬。或自出機軸。亦深得古人妙意。出藍之譽日起。益不自安。去游嘉禾姑蘇。所至輒爭致。然不受迫促。一圖或數年不成。有欲速就者。紿之去。閉深齋中。而扃其外戶。焚香瀹茗。飲饌惟所欲。多陳列名畫佳硯。其摩挲贊歎者。即奉為潤筆資。然後伺閒語之。初甚艴然。既知不可出。遂留二三日。為成之而去。性好游。稅駕地必窮極佳勝。衣履喜奇古。不久即棄去。更為之。故所得緣手盡。有金陵富人某挾萬金來新市貿絲。耳銀查子名。因所主者延之往。儀節頗闊略。中作設飯。又不具賓主禮。銀查子怒。推案起曰。來來。爾貌不敵一駿驢。顧欲畫我耶。又讓所主者曰。君誤我。令筆墨數十日臭。遂袖所畫紙趨出。明日富人欵門謝禮益恭。卒不顧。有以銀查子名聞上游。致書勸駕。銀查子曰。一富兒尚辱我。況青油幕下面孔耶。竟不往。丙辰秋。右體忽不仁。臥牀第久。性益卞急。時欲引刀自刺。曰。方恨不能乘查泛天河。乃使我至此極耶。竟鬱鬱死。時丁巳六月八日也。銀查子天性放曠。口吶吶如不能語。又善忘。有詢其年者。輒瞪目不能答。及其含毫舐墨。心靈手敏。古畫過目。終身不忘。與其人殊不類。異矣。見沈赤然五研齋文鈔。

薈蕞編卷十終

清　曲園居士纂

徐驥

徐驥蘭溪人。七歲失父。及長。有巧思。其俗設祭。每刻楮作魚龍花鳥。置盆盎間。驥為之。工不與他人等。以是鄉里報賽。輒多得錢。市肥鮮以奉母。必損值以告。俾食而安之。已常蔬食。弗之共也。母疾。禱於神。刲左肱和藥以進。疾良已。母歿。葬費龍山下。乃築及肩之墻。度木為覆。以稻草。上漏下濕。非人所居。迅雷大風雨。則終夜起立。篝火燭之。蝘蜓卽且之屬。纍纍也。時見雄虺猛獸。近墓輒避去。旁近人或來與語。必諄諄勸其為善。久而化之。禾稼既熟。周數里不設守望。歲時。有攜菜茹拜驥父母墓者。因以遺驥。驥弗受。卽傾筐而去。驥嘗掘地作潭汲水。人稱為孝子潭云。邑令左君聞之。乃詣墓所。揖驥出。為沐浴易衣。導以儀仗鼓吹。觀者如堵墻。驥猶不欲去。號哭乃行。左君使從書院肄業。歲給麥八石。驥曾祖介昱。曾祖妣余氏。年二十而寡。撫其子依母家以居。為諸嫂執爨。終歲勤苦。未三十。而傴僂如老婦。兒年十三。復攜之以歸。歲大饑。哭曰。天乎。與兒俱死矣。夜夢神語之曰。有雞可賣。何泣為。詰朝視時桀。無雞也。

見籍床草在門後。試屈折之。宛然鷄也。悟曰。此豈可賣耶。復翦紙為冠距。傅之翼。命兒攜以適市。人競取之。一雞得三錢。母子藉以俱飽。蘭溪阮長姜炳璋作母有雞詩曰。阿母饑。饑兒啼。兒毋啼。母有雞。有雞無饑神告之。母青年。貌若媼。索雞不見雞。乃見藉床草。屈草作雞形。翦紙翎與爪。一雞三青蚨。百雞一束藁。雞乎雞乎饑母飽。母有曾孫。其名曰孺。三年藉草。二親墓旁。白日晴黃壚。雞聲號曉霜。一門節與孝。千秋揭其芬。見莊炘集。

邵如椿

邵君諱如椿。字莊園。浙江紹興人。考南之。挾申韓之術。游陝西最久。君遂占籍咸寧。補弟子員。能世其父業。攜挈就通渭知縣之聘。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甘肅逆回田五由鹽城南竄。距縣城信宿而近。諜者以告。知縣將逃。君曰。子宰一邑。而使城中生聚皆陷於賊。其可乎。且逃則死於法。守則死於賊。與死於法。寧死於賊耳。縣令許諾。然恇怯不任事。君乃立於門閫。袒而大呼曰。好男子當從我守城殺賊。俄頃應者數千人。乃令壯者執刀矛。老弱運甓石。並集城上。而身率猶子曾燮登西墉。以當賊衝。十一日。賊至城下。城垣庳薄。又倉卒不能具火器。賊蟻附而上。君手短刀。格鬪良久。不

支被執。見賊方屠戮。乃曰。首議守城者是我也。何多殺他人為。賊遂斫額。批耳。斷頭。洞腰腹。劖左右臂。凡十三創。而曾變奮力捍衛。亦被十一創。偕君罵不絕口以死。知縣匿旁舍得免。事定。逮入都。以失陷城池論如律。見莊忻集。

吳漫公

漫公。清諧而性狷者也。少時讀書不成。然通六書之義。事之所指。形之所象。與夫形聲會意之趣。轉注假借同異之説。有號為文人者所不能知。而漫公一一知之。由小篆而上溯之。至於大篆古文。鐘鼎款識之別於時代者。靡不徧觀而盡識焉。既知之又學而能書之。故他人之書。由真行而通於隸篆。漫公書則濫觴於篆籀。已乃順而撥之。於是行楷八分。皆有法度可觀。然家貧。必自食其力。乃曰。雕蟲篆刻。豈壯夫果不為耶。遂肆力於繆篆。工摹刻。售其技。而因以名於時。江寧沈君凡民。權徽州府同知事。以篆刻知名者。久有天下圖書第一之目。見漫公所作。嘆曰。藝蓋至此。漫公喜。將往謁之。一日。沈君至府。漫公望見之。華顛白鬚。面斑斑如凍梨。乃囅然而咍曰。吾觀若長我且三四十年。我如其年。藝或當過之。遂不復往見。其自矜而善謔也如此。人無識與不識。欲求書分篆刻者。苟見其面。舉延之。未嘗辭。至或數日不歸。思歸矣。

或援而止之。則遂止焉。巨室富家知其如此。以為易致之也。冀其一來。要之。且至於再三。往往終年不見其至。其家有吉祥喜事。賀客滿堂。坐中必無漫公。初漫公為汪氏學生子。一母既不能乳兩子。而家貧又不能致乳者。會吳氏佩蘭翁。亦貧家也。無子。遂抱歸乳之。而翁旋卒。母氏青年守節。撫之育之。俾至於成人。母卒。格於旌例。漫公乃請於郡守徐公。縣令張公。並給匾額以褒之。合於名律養子從姓之條。遂成室於吳。娶王氏。而漫公所自出之母年老矣。思念之。因言於吳。為娶曹氏。已而漫公所同產之兄死。死有一子。亦相繼而亡。於是漫公寢疾。自念不能起。乃親書遺言。付二子士懋。士慎。而命士懋承汪氏祀。蓋士懋曹氏所生子也。此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亦禮之善物矣夫。漫公名兆傑。字儁千。號曰漫公云。（見程瑶田集）

張若筠

張君諱若筠。字竹鄰。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重價購之。或手迻謄校勘。矻矻不少休。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君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illegible]。則為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家。君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人。晚年。益屛人事。掃一室。日坐臥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

前。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為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竹木之勝。兄弟並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為樂。坤子銮。堂子鉉。及君之子銓。亦能詩。銮兼工畫。揚州某氏藏書。為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君聞。即冒風雪渡江。購得宋槧書數部以歸。銮為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士。皆為之題詠。京口多佳山水。君興至。即出游。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徧。而杭之西湖。凡七至。君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婣任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為書院諸生膏火資。邑有留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君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三年卒。年六十四。見劉台拱集。

董十先生

先生名懷書。字邃學。世居宜興縣西南山中胥井村。號胥井董氏。父啟峯公舉五丈夫子。先生其季。行十。學者稱董十先生。生有異稟。跅弛不羈。五六歲時。鄰家釀酒。仰臥其下。以口啟之。大醉。淋漓濡首。顧聞讀書聲則喜。竊聽一二過。即背誦如流水。九歲就鄉塾。穎悟絕人。年十一。瀏覽左國漢史諸書。輒捉筆為文。勃勃有奇氣。尋丁父

喪以貧故。廢學業農。兼服賈。伯兄某。以百金命之潤州貿易。數月。傾其資而歸。兄大怒。先生雅不屑意也。然緣此益窘。乃更折節砥行。發篋陳書。晨耕夕讀。或采樵山中。高歌秦漢人文字。尤嗜韓昌黎。吟誦不少輟。里中課藝。常荷鋤往。援筆立就。每冠其曹。名震一邑。工文士爭先結納。於是輟耕樵業。教授生徒。而所得脩脯。輒以沽酒。垂手立盡。貧益甚。酒興日益豪。每醉。則哭。或放聲長號。儕輩胥怪之。以為狂。平川蔣公以詩古文辭伏一世。猶心折先生。謂其子楚誦曰。此振古豪傑士也。年垂三十。尚困童子試。一日。自塾中歸。聞縣試期迫。即夕秉燭夜行。試畢。復夜馳歸。往返二百里。深山峻嶺。高吟長嘯。聲震林谷。竟冠一軍。即於是年籍於校。先生長身鶴立。慷慨負大節。以古人自期。家徒壁立。而揮財如糞土。意氣浩然。公正事。輒發憤。遇豪強黠桀。不少懾避。而山棠升科一事。有德於民滋鉅。其他義激公憤。挺身犯大難者數矣。卒得無恙。亦屬有天幸云。生平尤篤友誼。應試澄江白下。輒沽酒置精饌。招同志諸人痛飲。雖金盡典衣。不顧也。嘗曰。考試甚苦。余獨甘之。非為沽名。樂與素心人共晨夕耳。先生歿後。頗著靈異。聰明正直。死而為神。理或然歟。墓在寒墅祖塋側。過之者。雖樵夫牧豎。必肅拜。殆類江都相之下馬陵云。見儲研瑺編園古文集。

郭六

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將令青神而艱於裝。吳之僕有紿六者曰。若居積於市。拮据所得。日百錢耳。曷以所有奉我公。隨官人高車駟馬。且償而息十倍。六是之。乃罄其貲。得百金以獻。而隨入蜀。既至青神。六無一長。居署中。執爨而已。久之。吳公亦已忘郭六之所以入蜀也。而役使之。其公之子若猶子。下至臧獲。胥役使之。而六亦不自言。日執爨事惟謹。久之。吳以侵冒軍儲落職。於是諸子諸猶子。下至臧獲。各席據其貲。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比吳入獄。挾襆被從者。郭六一人耳。吳公性仁而闇。諸子用事欺之。以至於敗。既敗。諸子爭擠。厚貲歸。而吳公特貧甚。六忍饑寒事之彌謹。時獄中謫官凡數人。常詩酒過從。六竊私念。我公數飲食諸君。而諸君閒至。醴酒不設。非報稱禮。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公與客談且久。而敬進之。客既去。公問。以情告。則怒而詈之。六直受。不敢出一聲。詰旦竟去。去久之。突以僧服至青神。復謁公。泣拜階下。公且喜且泣下曰。若胡以僧為。余所虧項頼僚友相周。十有六七。俟諸子鬻産至。可千金。幸而集。猶有首邱想。而胡以僧為。袖出一金。若持去。伺逆旅中。朝夕當入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次。忽病。略不省人事。沈沈如醉。凡十日。而吳

卒以限滿不償論斬。斬之日。逆旅主人彊扶六起。椎其胸。號而告之。六瞋目直視。忽疾趨出。至市中。伏公屍而哭極哀。一市人胥出涕。既殮。葬城外隙地。凡知公者咸來唁。六衰麻被體。執杖匍匐柩前。稽顙答拜。慟如孝子云。儲玉閣者。故嘗之青神。交吳公。雅知六。因勸之歸。且曰。爾有父母。曾聘妻未娶。豈得憎終異鄉者。余不久南還。盍隨我返。六不應。既而餞玉閣於寓。泣而告曰。六不歸矣。黃連二舫。幸致六父母。為贍老費。囑六妻速嫁。六不歸矣。則再拜號慟而去。異哉郭六之為人也。無故棄其垂白之親。已聘未娶之妻室。捐百餘金。隨人於七千里外。而為之賤役。為之子。甚而為僧。其無乃非人情。然以其人親所生之子若姪。暨用事童僕。籍其財。掉臂去不顧。而一鄰人之子。又愚其破家自隨而訖患難。生死以之。則又何也。不亦異乎。見儲研齋偏園文集

張瑛

張瑛字玉昆。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中之貧者。以為常。康熙三十六年饑。瑛既出財粟助賑。而賑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弟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田且千畝。明年大熟。瑛偏榜各村曰。願贖者聽。匝旬盡贖去。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年。

姜瓌之亂東官村趙姓者衆乘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穉子奔至瑛所瑛納之衆來索瑛曰是不可得也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鬬視強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穉子白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蠭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賊瑛曰賊至知而先離散能保即獲全乎孰若為守計衆以村故無堡寨未可難之瑛曰堡寨誠不可猝為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為溝廣一丈有奇深約倍於廣東西設吊橋各一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物其中既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右指麾急趨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石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至是泉忽大湧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持械出大呼擊鬬賊奔潰方是時瑛年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視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見戴震戴氏遺書

王敏

王敏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斷餐二日得一飯弟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敏

正色語弟。奈何干人敗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衆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殆君之物。雖入於内耳。敏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袖百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之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生平勇於為人。衆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達。敏至。徑入陳。衆方疑畏。而敏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一友人觸官長。在縲絏。親戚畏避。而敏往來省視。官長訪知其名。不加怒也。敏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納以為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年。尋有不惜三百金來購此婢者。或以勸。答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其所。彼之生死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為。於是即為擇配嫁之。敏嘗徒步赴省試。旅舍中。遇一稚子。察知為被誘者。走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此兒。忽失之。正遑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酹謝。敏曰。吾憐稚子無依耳。何謝為。遂行。敏狷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稱道。年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見戴震戴氏遺書

董丙齋

董君諱達存。字華星。號丙齋。先世自歙授公博古官於毘陵。因家焉。君七歲就外塾。矢口成文。家故貧。且體羸多病。而刻苦自厲。不閒寒暑。中乾隆庚午科舉人。登壬申

科進士。授國子監學正。以太孺人裔高。遂請終養歸里。太孺人壽九十六而卒。君哀慕如嬰兒焉。家傳青囊書。少即有神解。後出游。復獲異人授。凡形家日者星角壬遁諸術。無不洞達其奧。然顧自秘。惟以相宅墓請者。率應之。所至為人審決衰旺。更易向背。克期輒有神驗。以此名日隆。東南自大府以下。每營廨宇。必得君一臨相度為幸。所聘遺亦不貲。而君受之灑然。行囊及家。未嘗自潤。購吉壤為先人改塟。建宗祠。置田百畝。以供歲時祭饗。所居數椽。僅蔽風雨。冬夏衣故裘葛。塵垢色黦弗厭也。嘗鄞東郊欲建普濟堂。贍老疾之無依者。久未經始。君慨然獨捐千金倡之。乃得集事。君譪易近人。而遇所不可。夷然弗屑。嘗有淮陰鹺賈。具重幣延君。中道忽不就。單車徑走二千里外。為故人卜兆域。以踐宿諾。飄然而返。其孤介如此。見錢維喬竹初文鈔

洋和尚

洋和尚。南豐瑶埠村人。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顱綠睛。頂髮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為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塞上。壯遂趫勇雄其曹。能馳驟馬。挽強弓左右射。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身歸里。聚子弟之壯健者。陰部勒之。尤有智能料時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謀築砦保鄉民。先控賊鋒。得三百

餘人。椎牛軍山神廟。灑酒歃血。慷慨諭大義。綠睛光閃閃。衆感泣怒憤。願效死力。仰見神面微醺。衆喜曰。神助我。神助我。軍山者。南豐邑之鎮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嶂奇石。上有天生城檣可砦。其最險者。曰虎頭砦。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綫如穴。縋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砦兩翼。可出守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屬器械。備井竈。陂瀦泉流。指畫戰守計。徙闔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第固守。吾必盡剿之砦下。已而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勇聞江閩間。賊計啗以官。作鄉導。及至。仰望砦形猙惡。斗絕如虎牙。下闞四壁。皆欲攫人。猿猱無敢踰。旗幟鉦鼓殊森嚴。賊既膽讋。雲梯呂公車不可試。砦中飛石標弩如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材。薪其下。思燔砦。而石壁皆含泉脉。天生滋潤。水恒淋漓。火不能爇。賊計窮。請其渠曰。砦險而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遂掘塹守之。乘間出他村焚掠。洋和尚佯與衆賊歌飲。俟賊少怠。率死士二百餘。從他嶮縋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擊銅器助鉦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嘯。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為。自戕蹈戮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刄。令

汝敢逆戴其頭來。既歸砦。謂其衆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支一月耳。寄遣健足齎血詞。間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偽帥李。以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渡左崖穴。俟賊半渡。標弩突發。射殺前隊數將。賊駭。多墮盱江死。氣為奪。指砦切齒罵曰。吾不血此砦。醢洋和尚肉喂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砦糧盡。乃屠之。洋和尚每出奇計射賊。相持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援兵至。偽帥迎戰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却。洋和尚盡其衆下砦。奮力夾斫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全。帥召洋和尚至。給牛酒慰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之朝。予以官。洋和尚叩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即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社厚予白金彩繒。洋和尚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草屨。漁釣射獵為樂。春秋佳日。擊鮮提瓮。登舊砦。狂呼酣飲。逍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像。甃而鎧。祀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舁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尚來。洋和尚來。天果雨。洋和尚終身無妻子。老猶自製竹扇。易錢沽酒。醉作擘窠草書。甚怪也。（見張九鉞陶園文集）

温樵水

樵水姓温。名廷鈞。字右衡。樵水其别號也。祖籍浙之長興。高祖美如。遷仁和。樵水生

及睟。因厭其啼。置其祖膝上。季父世珍。讀書其側。啼遽止。遽頷頰。爲讀書狀。已乃咿唔成聲。日爲常。五歲。其季父語以讀書樂。則欣然。偕白其祖。就隣塾記誦之。捷常兼他童子。年十五。入邑庠。二十赴省試。貢於成均。其學業始嗜詞賦。熟精於文選。所作又手立就。奇字爛如。觀者嵬目。才名播一時。久之。乃謂所業弗善。取六經三史熟之。條其疑義。作古今體詩文。率行以唐宋大家法。雖應試不易也。雖蹭蹬不悔也。嘗語其游曰。讀書不第。自不折閱。不汲汲於經史。而以兎園册子老乎。同里陳翁寅。以窮經論史爲業。名流就攷問者。日無虛。年倍樵水矣。而相得如等夷。每著經說。必俟其過從商校竟日。每詠史。必索和焉。樵水性貞介。氣清可畏。人以是多望之。見其來。稍稍引去。然語崖岸嶄然之行。則莫不推樵水第一。語能詩之才之浮於名者。則莫不推樵水第一。年二十八。病心血耗卒。卒前三日。猶寓書陳翁。論韓詩商頌說。翁議刊其遺稿。屬其季父蒐輯於其家。苦散佚不多有。見蔣師爚敦艮堂集。

王次瑤

當世多治鄭氏易。網羅放失是正文字彰矣。德清王君南湖攷證之作句櫛字比疏通證明。使北海微言。復闡於既絕之後。厥功偉焉。君諱琨字次瑤。南湖其號也。晚又

號退思。乾隆甲午科舉人。丁未會試。大挑一等。分發直隸。補成安縣知縣。少嗜易。著易集解。備究衆說。又能研窮形聲訓詁。作集韻正。以糾曹氏刊本之失。作說文編韻讀各從義。以補徐氏朱氏之音。作爾雅足義。刊誤。以匡邵氏之違。既而覃思畢精於鄭君注易之意。心知其故。攷經以釋文為主。不言鄭本者。舉所標他本參訂之。攷注則汎宋羣籍。擇善而從。旁及異義。以附鄭說。因推所存。知其所佚。引伸觸類。以達厥指。官成安時。以風俗教化為己任。聽事之暇。召邑諸生。以講經說義。吏胥子弟能文者。咸進與焉。有師氏兄弟。爭田相毆傷。置之一室。使不傷者養傷者。而身譬喻之。兄悔悟泣拜。讓田為公產。上官以為賢。將換授繁劇。意不樂。引疾去。讀書終身。君世居德清千秋鄉之闕山。六世祖權。移居於南莊。祖繼聖。父元鼎。兩世居杭州。君仕而歸。卜居秀水之秋涇橋。葬於錢塘長壽鄉白沙山仙家隴。見王宗炎晚聞居士集。

跣足傭

跣足傭者。楚人也。隱其姓。才高其名。少孤。鮮兄弟。窮不得活。去之寧州東南長茅里。終歲傭人。以脫於饑寒。跣足役作。雖巉巖荆刺中。履蹈如坦途。無所苦。人以是羣呼跣足傭者。傭狀甚癯。蓬頭垢面。膚如漆。擁敝衫。補綴針紉。纍纍若蟣虱然。嚴冬無床

褥。複稻草藉地而寢。嘗暑月從客宿館舍。客張帷。夜半苦蝨。不得寐。起燭之。則傭方倚墻壁齁鼾。俾睨炯炯。讼蝨嚶喝唱咀噬客。叱曰。獃子何不揮之去。傭笑頷之。睡如故。生平不葷。不飲酒。不畜妻子。其傭於人也。日取十錢。多與之。不受。暇則閉户捆屨。三四日不食。亦不饑也。掘土納積。月檢視。遇廢疾饑寒者。出授之。往歲傭冒暑踰毛竹山。喝甚。求飲不得。幾死。適刈蘆者憫之。斷節揉汁以甦。傭歸。盡發所藏。即其地搆亭。日煮茗飲行者。又廣其惠於他地焉。一日。傭被髮持長鑱。雜衆中芟人田。衆再休。獨傭俯首痀瘻。刬鋤不輟。衆固止之。固勿聽。衆怫然。既相與斥之曰。吾儕與子。俱傭也。傭無常主。吾儕食倍子。取又倍子。而人卒不聞異視子。然則子何太自苦為。傭曰然。子輩所求乎人者。誠是。雖然吾性拙。又衰。得飽一日腹。即窮一日力。猶懼怠事獲天殃。敢舍業嬉乎。今子輩不已之求。而使吾效尤可乎。言訖。愈執業不輟。見萬承風恩不辱齋文集

李松亭

李君諱鏞。字異凡。號松亭。其先范氏。自宋世居登封。為著姓。迨明中葉。有諱尚者。遷魯山。遂别族為李氏。君姿貌沈毅。目炯然射左右。望之屹不可犯。然性獨樂易。好與

人酬接。庭前時老梅數株。多叢竹菊雜花卉。身自灌溉。有老松僵偃如龍。蒼鬣壓屋脊。君顧之而嘻。輒盤桓其下。號所謂松亭。由此也。暇則摹繪事。酒酣引筆。落落自喜。或劇飲懽甚。與好事者校拳勇。大相娛樂。以故人多愛從君遊。有梁蕘者。依門下未幾。以他事被繫。君身在任。而蕘潛逸去。蹤跡莫可得。幾為當事者所中傷。君益不置意。而好客如故。他日。君獨游縣之東山。遭羣惡少。脇掖一少年。少年左右顧。顛躓不肯行。詢之。則羣惡少出穢言。欲行強污者。君大怒。徒手搏數人。盡仆。奪少年以歸。遣僕護送之。固近村田家子也。君負氣而尚義烈。其遇事奮發類如此。見武億授經堂集

李仲謀

李君坊。字仲言。後易字仲謀。籍祥符。入開封府學。為廩膳生。方十五六歲時。伉俠慕交游。然性尤簡易。奴視其儕伍。居嘗佯佯不適。欲得友有風烈者。或以某告。君趨見而返。恚曰。向殊妄聞。此曹徒一行尸耳。乃勞某過從耶。他日。君在京邸。鄉人官廣平者。慕君。邀君主某幕。不合意棄去。閒從李西村官所。前後幾五年。自西村初署縣事。及得補實。君恒不避嫌怨。為之左右。其僮奴僕御胥吏。外內聽役。日有常約。違輒痛繩之。或有驕頑。君手扑其人。一署飲喑。莫不屏懾。後西村以憂去。君於交代委籍悉

強力綜練，條分簽疏，事覈其實，以故與後事者怍，至詬厲不少顧，俾西村幸無累。然後自謀歸，策蹇走三千餘里，轉貸以抵里門，至是亦倦於游矣。初君在京師，謝弔者當過一顯人，自具小柬書名投其門竟去。人多以是非君，君曰：吾祖野習，安識所謂士大夫禮，且如公等指，即謹易手本，亦與今外司道府謁尚書同儀，獨非僭耶？禮不下庶人，吾諸生，何殊於庶人，幸勿復言。聞者羣服其辨，而不知君固負氣以詭詞辭也。見武億授經堂集。

彭梅谷

彭梅谷，名遐齡，明末奇士也。家河南魯山，生十月能言，十歲通毛詩、禮記、春秋，比長益博綜羣書，下筆千言立就，兼嫺武略，能騎生馬駒上坂，馳左右射，發無不中，自謂辛稼軒、陳同父一流人。崇禎丙子，年十九，應省試，以五經格於例，置副車，改就武闈試，裒然為解首。撫按以文武才薦，而廟堂循資格，寢不報。己卯，再以五經試，仍置副車，自是遂罷舉，益務為任俠行。總兵陳永福招之，遂暫留參永福軍。潼關兵敗，永福降賊，梅谷陷其軍中。先是，賊相牛金星本寶豐舉人，授經魯縣，館梅谷家，梅谷幼師事之。及金星從賊，往來河南，嘗蹤跡梅谷，梅谷深自諱匿，至是聞在永福軍，大喜，趣

召之曰。若我弟子也。來則立富貴。不來且死。梅谷大言曰。若已為賊。即死豈從賊邪。金星命收之。而梅谷已竊騎逃。一日夜馳五百里。越天行。乃得脫。間行至江南。度時事無可為。謀歸夏邑。中途遇盜。刦不得已。由故人薦。入直內院數月。出主江浦簿。忤上官。拂衣歸。順治八年。卒於百尺河之野。年三十四。先卒時。自撰年譜。謂生平流離奔走。無日不在憂患中。遺詩一帙。亦多感時念亂。識者讀而悲之。見戚學標鶴泉文鈔

董靜芳

董靜芳。祝魯齋壻也。為人孝友。勇於義。自以幼失怙恃。既贅於祝。傾貲為外氏養生送死。最後有信陽負骨事。初魯齋祖廼前公。由副貢令清苑。有五子十孫。皆登進士舉茂才者八。先後殂謝盡。君皆塟之。獨魯齋之伯中調公。病卒莊浪官舍。叔愚亭公。客死信陽。骸骨久未歸。魯齋老貧無子。言輒涕泣。告其女以為大憾。君聞而心識之。會游秦。偏訪得中調公後人。以告。魯齋喜曰。吾祖其不餒矣。顧叔向為異鄉之鬼。可若何。魯齋沒後十數年。君有武昌之役。遂取道德安府。貽書應山令莫公子捷。告以收骨事。給文沿途查訪。由應山至信陽州百餘里耳。州城北有瑚璉書院者。乾隆丙子丁丑年。愚亭公嘗掌教於此。院側伴書庵老僧。猶能言之。而未詳死狀時知州事者

諸公以謙。鄉人也。投以文。翌日遣役來。得公之去妾春梅。嫁後復寡。言公有殤女。曾許字醫官吳棟之子。又紹興徐書紳者。久負公之銀。乃共謀葬瑩於城北三十里許梁家墳。時徐已故。吳年八十餘。偕之出城。荒塚纍纍中。見羣鴉噪一大樹。跡之。得土中小碑。鐫曰。浙杭海寧縣歲貢生祝諱溎字愚亭公之墓。吳曰。此徐所立也。三十餘年矣。請於官。收骨貯橐中。歸瘞之祖塋。告祝氏家廟。此癸丑冬事。先是君之伯慕梁公。歿其長嗣曰可大。無子。而久客於楚。君喟然曰。大宗何可絕。乃乞其弟虎文子善餘。攜之武昌。後之。蓋其往也。為董氏綿宗祀。其歸也。為祝氏殮旅魂。數月之間。兩舉孝義事。厥功偉矣。見周廣業蓬廬詩文集。

趙雨亭

趙雨亭名瓛。安徽桐城人。少讀書。性倜儻不羈。輕財重然諾。有古俠士風。丁未歲過表甥大名尹葉君暘署。甫踰月。暘緣事戍伊犁。戚友倉黃星散。奴僕脫身去。暘父母老且病。痛子孑身投荒。日夜憂泣。雨亭毅然曰。與人共安樂而不與共患難者。非義也。玉門關界不能生度耶。余雖老。尚堪一行。遂偕往。躍馬鳴鞘。略無難色。至伊犁。將軍愛暘才。置幕中。甚得所。雨亭始告歸。曰。汝居此安。余且歸。復汝父母。當再來。終不

使汝寂寂萬里外也。歸一載。暘母卒。雨亭慮暘聞訃哀毀。復往慰之。至關外。聞暘隨將軍移駐塔爾巴哈台。改轅而北。將軍聞雨亭至。降堦執手曰。義士果來矣。敬禮慇重。由是雨亭之名大著關外。將歸。將軍厚贈之。俾同貢馬者行。重其義也。先有葉椿者。暘族孫。河州牧中之子也。以監粮事久戍伊犂。雨亭再出關。椿母以金託寄。伊犂在烏魯木齊西。塔爾巴哈台在烏魯木齊北。相距遠甚。音問阻絶。雨亭歸。路出呼圖壁。遇巡檢陳君栻。陳亦皖人。因述椿。始知椿死伊犂久。雨亭曰。椿家無三尺童。白頭老母。日望其子歸。今椿死遠域。旅魂飄泊。情何忍。且余既挾若貲來。當攜若柩歸。因與陳君貸貲助費。迂道八千里。載其柩以歸於桐。（見李符清海門文鈔）

羹湖先生

先生姓王氏。名繼統。羹湖其別號也。生有異稟。神寒而貌癯。幼從塾師講肄經學。稍長。即旁通諸史百家。以名諸生。丁明之季。乃絶意仕進。退而放浪於荒墟絶嶼之間。扁舟草服。自樂也。未幾明亡。乃益頹然自廢。不求聞知於人世。世亦無有知之者。一日。停舟江上。擊檝作歌以自娛。其聲鏗然若擊金石。鄰舟皆起坐驚視。是時海宇初定。值英王巡行江上。亦於舟中聞之。心奇其人。欲致不得。因以請而後就見。憮然談

笑如生平交。偶及世故。且喜其才。因給劄。命出為丞佐。對曰。臣故村野鄙人。但得具雞黍課漁稼。以終其天年足矣。安能有豪毛之利益於國家耶。其奚堪此郡佐為長。揖。不受而歸。日鍵其戶。足不履城市者且二十年。著有蘘湖文集若干卷。見王灼集

滕家瓚

滕家瓚者。麻陽縣人也。居高村。與苗壤接。乾隆六十年。苗民石三保等叛。大掠麻陽。家瓚悉出家財數十萬。招集鄉里丁壯數千。以禦苗。殺賊無算。苗深讐之。一日。家瓚率衆守溪口。苗賊驟圍高村。曰。出家瓚乃已。於是家瓚之族弟家泰。挺身出而語其村人。豈可惜吾一身。而延害一村。遂大罵賊。我即瓚也。賊剝家泰皮。家泰罵不絕口。至死不更一辭。又執其家口。始知其非家瓚也。瓚聞而馳歸救之。已無及矣。家瓚屢以殺賊有功。大吏具聞。上命賞以八品職官。一日戰歸。福督部親見勞之。家瓚曰。瓚既受國恩。敢顧家變。且家已破矣。苗讐也。有殺賊報國而已。便慷慨往溪口。與數百人共守之。賊大至。急攻之。家瓚力鬬。絕援。其從者曰。賊指名索夫子。殆難免矣。盍易服而行。以求援也。易服而死。賊去。官軍至。求家瓚所在。以易服故。賊不識。其屍遂收其屍瘞焉。家瓚仗義輕財。好施與。又善撫衆。有信行。遠近之人。一時皆慕家瓚名。不

舉其姓。但稱瓚也。瓚有力。嘗負一鐵礟。擊賊輒殪云。見徐鏻慶玉山閣集。

張星象

張星象。字介萬。古田縣學生。生有異稟。嘗作書數千言。抵龔進士景瀚。願受業爲弟子。龔奇其文。言於督學朱文正公。歲科兩試。拔冠其曹。試事既竣。公選九郡諸生之尤者。福州十人。外郡二十四人。肄業鼇峯書院。親課之。寧化張騰蛟孟詞最爲公所賞識。介萬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闈中因有二張之目。時閩藩雨松徐公與文正公同號知人能得士。嘗謂朱門之有介萬。如韓門之有劉叉也。癸卯鄉試將揭曉。文正公置酒招致門下士。孟詞輩皆在坐。介萬葛衫躡高屐最後至。公目笑之曰。昌黎詩有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可爲孟詞詠。又有云。雖作乘閒騁。交驚舌牙鬌。非介萬其誰。既而孟詞領解。在坐者多獲雋。而介萬報罷。介萬文詰屈生澁。不可句讀。一題入手。狂搜險覓。得未曾有。非文正公莫之奇。介萬亦淚簌簌然落。謂從此長已矣。新督學至。公薦士十人。介萬與焉。且恐其文不得當。以爲是實神駿。當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新督學惡其言。書院初課。故抑之。且面加誚讓。介萬弗能堪。自念居深山。讀史漢。莊荀揚十數年。不遇。一遇矣。又不能及時自奮。道師方行。而齮齕之者

踵至。惟一旦遭黜辱。為當代大賢羞。時方寓龔家。早飯罷赴書院課。而是日實未作文。嘿嘿不樂者終日。次早獨行。出西門。至虹山橋。徘徊橋上再四。遂自投於水以死。年止三十有一。龔使人尋之書院不得。啟其卧室。於案上見其訣父書。及與己訣書。拍案驚叫曰。介萬死矣。三日。得其屍於白沙鋪。端坐沙中。面如生。其下有清泉一泓。先是介萬喜扶乩。有白泉沙者附焉。辨論相往復。文思益奇。至是而其讖乃驗。龔既買棺以殮。呈其書於徐公。且述其死狀。公喟然署其紙尾曰。嗚呼。生真死矣。自石君去後。余不能早為扶植。致生益孤憤。余不能辭責矣。介萬卒之十年。孟詞始登癸丑會榜。為忌者中傷。乙卯赴補殿試。卒於京邸。竟不得成進士。與介萬皆酷貧無子。詩文皆散佚。見朱東巖茹吉堂文集。

薈蕞編卷十一終

會蕞編卷十二

壽先生

清　曲園居士纂

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反臺灣。不旬日。有衆數萬。於是陷彰化。陷鳳山。所嚮如破竹。獨淡水城不下。淡水圍竹木為城。無土石。自其年十二月至明年五月。攻最久而城獨完。民不為賊。文武官莫在。惟諸暨人壽先生為之守。先生姓壽名暈。字同春。以字行。而壽先生之稱為著。以習文法。佐人治吏事。至臺灣。當是時。淡水同知潘凱前沒於生番。代者程浚。方按捕大甲。城中空無人。爽文以其衆入。程浚子倉卒攜印走。而浚別戰死。先生與其輩數十人。俱縛坐堂皇下。賊故聞壽先生能識官事。顧不知孰為先生。一一詰何之。已乃從先生求計畫。先生曰。而屬以烏合之衆。頡兵荒城中。何以食。官軍至。聚而殲旃。靡及矣。凡兵分則見強。合則示弱。而奚若。賊故搜城中無積儲。則皆曰然。因脫先生械。留其黨守城。而自出四掠。於是壽先生容淡水久。其胥徒皆故熟習。其士民皆故信服。頤指目語。精神響答。潛糾義兵。風雨倏合。出不意。就同知廳事。斫斬留守賊三十六人。即日閉城門。為朝廷守。賊聞大駭。悉衆返攻。先生部

勒其民。日夜登陴。樵蘇既斷。發屋掘鼠。得閒。輒出選鋒擊賊。有死者。明年五月。賊稍
稍引却。道路通。署同知徐夢麟始以印至。次第招安白石湖。勦洗金貂尾寨。擒叛官
彭喜。一切犄角先生為辦。是時奧文負隅。據大里杙自固。我兵環營其外。疑莫敢入。先
生不勝忿。謂夢麟曰。賊介恃其衆。今日戰。明日戰。可勝殺乎。不如入也。速入取其首
餘將瓦解。夢麟以其言上書軍門。不報。三請。然後得。指麾由大甲。分六路進攻。先生
別以若干人由西路入。而鹿港之兵。遷延失期會。既入。無援。馬蹶被獲。賊恨先生久
至是大喜。相與攢刃支解之。時先生年七十有一矣。又明年。嘉勇郡王渡海。檻奧文
斬京師。臺灣平。有旨贈先生知縣。蔭其子聰一官。見王芑孫淵雅堂集。

吳鈞翁春

吳鈞字陶宰。自號曰王田生。江蘇華亭縣人。其曾大父懋謙。以能詩。有名國初。世謂
之華萃山人。至是百餘年。而鈞復用布衣稱詩。鈞生平不應舉。不知家人生產。所好
讀書。旁通天文勾股金石篆隸刻印之術。而尤自力為詩歌古文辭。其於文。好深湛
之思。於詩。不苟作。務自矯厲。不同俗。性介潔。時時為人教小蒙童以食。有一子三女。無
完衣。所居梅花書屋。在城東委巷中。詭垣塌井。鈞處之浩然。不輒受人一錢。人亦不

敢輒餽之華亭自明入本朝代有聞人文章氣節翰墨昭一世鈞生衰絕之後憫傷鄉先生風流墜地文獻軼亡乃日曳敝履蹩躠閭巷間訪尋遺文渝墨故紙手自編寫人各為傳欲用漢唐人總集之例悉錄當時撰着勒成一書以為掌故未及成而卒年五十四鈞雖静退足迹不出數百里交游不過五六輩無由自發其忼奇然既讀書考論天人之際究觀今古其氣耿然不可下又頗近酒酒酣謢唶輒以誚其坐人人莫識也既以窮死縣人乃掇拾其所為獨樹園詩鼠璞詞各一卷為刋版以行鈞故寡與獨與其同縣翁春交善翁春字曙鳩一字彝登亦字滄生別自號石甑不知其家世小時與母沈居北郭外菜花涇挑菜自食偶過里塾門外里塾兒負課春為誦之如流水塾師怪問則曰顧常往来聞師教讀習之耳指其字初不識春便從塾師乞問大義歸而以意推測句讀遂自能讀書又别丐市肆棄筆從牆壁間畫字人以是誇詫之聞於縣貢生姚培謙姚故以著述自名家多藏帙奇愛春畀以所宜讀書且周給之使卒學已而里人沈大成致之門下講以所聞遂能詩於詩好元人不言李杜於作字好孫過庭其為人耿介與鈞相似博覽感激豪宕不如鈞而周謹亦過之對容清坐如木佛寡言笑有招之飲靡不往歲常拜培謙大城墓下與其里人沈

梅相交懽餘三十年。生館其家。死殯其室。梅亦雅操士也。先時大學士諸城劉公。以侍郎督視學政。行縣。聞其名。欲見之。不可。公乃手書為卷以贈之。旁縣王侍郎昶中歲假歸。禮先於春。春亦莫逆也。性篤孝。善事其母。不娶無子。有同產弟。不知書。其故人門弟子。相與葬春。并葬春母。又裒校其所為賞雨茅屋詩四卷。與鈞詩。皆行於世。

見王芑孫淵雅堂集

錢繼升

繼升。錢氏。昌其名也。居吳江之保障里。今屬震澤。崇禎八年。以選貢授郡通判。不就歸。是時天下多盜。而含山盜最桀惡。繼升家饒於財。一日。有二人踵門云。奉主命。貸銀數千兩。必得以返。詢之。乃含山所遣也。繼升勞以酒食。為好言慰之曰。銀不能卒備。幸緩數月。當齎至山中。其人約期而去。繼升念曰。盜不可藉之銀。且豺狼無饜時。不如以家之所有。募士守禦。庶幾全吾鄉里。因具狀請於官。得便宜從事。乃立格募兵。歲方饑。聞者先後至。家有大木仆地。繼升言於衆曰。能舉此木者留。未幾。有崇明武舉生黃扶搖等四人至。皆黃姓。號曰四黃。遂命訓練曹伍。里人吳彥康等。亦別集壯丁自衛。皆聽繼升指麾。含山盜惡繼升負約。率其黨至。鉦鼓喧闐。若甚可畏者。里中武

士皆持兵彀弓指之。盜惶駭。詭言吾曹欲往木瀆取糧。不過假道貴邑。何紛紛為。繼升使謂之曰。爾既無意侵掠。何不藏爾兵器。盜不得已。舉兵器斂之。繼升縱兵奮擊。盜殲焉。久之。盜有沈判者。乘大舟。擁黃蓋。駐野泓蕩。聲言欲為含山報仇。繼升兵少。力不敵。時職方主事吳公易。以兩都失守。倡義起兵。有衆數千人。因抵職方借其兵。職方初難之。卒與舟師二百。而黃扶搖等率之以歸。繼升偵判船設砲。患之。遣人偽為乞人。至其船丐食。潛以鹽滷滴礮中。及判發礮。皆不起。繼升用砲壞其船。遂獲判。先是扶搖獻計。謂盜來必乘舟。舟必敝以葦席。若用緜附篠。而灼膏射之。則糜爛矣。從之。於是盜船盡焚。煙焰四起。李膏藥者。判黨之勇者也。繼升與搏戰。幾殆。有許某者。斬膏藥。懸其頭溪橋。繼升乃徐訊所獲之盜。殺其素為盜者。赦其脅從者。頃之。盜復夜入里中。不遂。自是不復至。閩藩聞繼升名。使以禮聘。謝不往。而吳職方敗走。大軍購之甚急。跡及繼升。繼升與吳彥康皆被逮。繼升有辭。得免。并彥康亦免。繼升與弟威皆能文。威中順治丁酉鄉試。以同榜有事。謫寧古塔。繼升亦牽連至京師。病卒。

見張士元嘉樹山房集。

鄧觀灝

鄧君觀灝。評鄉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悔庵公官京師。師授詩至蓼莪。輒泣下。人異之。父還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逮還論死。賴朝恩矜綏。繫圄三載。灝夙有匄贖志。父慮其無濟也。漕督楊勤敏公。諗乃公為吏郤清介。官當不以貪敗。為灝謀者屢。乃徧走齊鄭燕趙閒。嘗夜墮叢莽。狐鬼嘷嘯相逼。一僕劉章。阻勿行。弗顧。遇擭火出焉。閒關抵京。訴步軍統領阿果毅公。叱曰。爾擅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縶暗室。君度父無生理。誓自殞。守者一武弁。聞哭聲。詢故。義釋之。他日。復伺閒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前。傅語阿曰。稚子冒譴救親。難能也。宜上請。阿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旨准贖。傅遣飛騎為孝子賀。蓋深重之也。納鍰入。父獲免。見劉鳳誥存悔齋集

周書昌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即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

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士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燈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指畧盡。觀其大義。舉章不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見桂馥晚學集。

吳大始

吳君諱宗元。字大始。號岱芝。浙江石門縣人也。少敦至性。砥節勵學。以歲貢生終。嘗遊省會。天台齊息園師。主敷文書院。執經從焉。書院居萬松山頂。有一樓居。極高虛。君禢其上。每日讀經史雜文。至午刻則始去。取工部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遍。隨以丹鉛。率至夜分屏止。次日復然。先是君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崆峒諸家。嘗錄以正於息園師。評點訖。謂曰。詩儘佳矣。百尺竿頭。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家外。勿寓目可也。自是遂專志杜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儔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諸先生相唱和。餘弗顧也。嘗言吾少時。曾作一圖。橫劍三尺南華一翁居左。指說之。一虎士類荆軻者。居右聳聽。己居中央。作撫掌大笑狀。名曰說劍圖。其雄致如此。既專精讀書。不下樓者月餘。忽憶意有所會。輒入西湖山中。經宿

不返。每談及浙東山水。如天台。雁宕。赤松。四明。諸勝。輒勃勃然欲往。然卒不果。以老親在堂故也。自壬午至甲辰。迎鑾獻賦者三。受知於竇東皐。李鶴峰。錢稼軒。諸學使。復攜詩質於沈歸愚先生。名稱藉然。屢擯棘闈。一不以介意。謂子侄輩曰。吾以勵汝曹耳。通塞之故。命也。亦時也。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年後頗出游。南浮嚴瀨。北抵燕臺。東至登萊瀕海諸郡。游蹤所至。慷慨懷古。一寓於詩。客囊如棄。不計也。歲戊申。子丈照領鄉薦。赴都門。君欣然東裝同往。泊舟京口。抵焦山。大雪忽作。遂冒雪登岸。冰凝路滑。截雙竹作杖。歷崎嶇而上。懸崖冰箸長二三尺許。拂之鏗然有聲。乃觀周鼎。讀瘞鶴銘。謁焦先生像。俯眺海門。周覽崖壑。比返舟中。已濕透重綿矣。其豪曠好游。蓋天性然也。鄒曉屏先生聘入山右學使幕。得一佳卷。輒朗誦不去手。素不諳律。而明敏有斷制。鄒公每以大案相質。未嘗不心折。晚歲家居。栽花課孫。里中以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有片長。津津樂道。預修嘉興府志。表揚節義。不下百餘人。精醫理。頗諳內典。耽心禪悅。手輯四十二章經。施諸寺院。蓋閱歷既久。進詣益精。從前雄傑之氣。爾時淡泊之神。不知者謂為殊趣。在君則一以視之而已。歲庚申七月初十日。微疾。正襟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有南樓稿若干卷。見戴殿泗風希堂集。

吳祿室

吳翁名祿室。字在中。涇縣茂林都人也。父一橋。早卒。母楊氏。遺腹生翁。家貧廢讀。有戚某攜之至南邑。為人襄質庫事會計。旁午無少閒。然念念不忘母氏。一夕薄暮陰雨中。蒼頭持書至。翁色變。以為吾母病矣。啓緘讀之。信然。即擬疾馳歸。其肆主慰之曰。君固當速歸。奈大雨如注何。翁不聽。持燈就道行。至次晚。則前溪阻隔。大水汪洋。求一筏不可得。天忽昏黑。居人動色。以公無渡河為戒。翁曰。不念母。何以子為。燭跋。易以新。光散亂不甚明。遂脫衣履。挈諸手。徑衝波去。初祇沒脛。愈進愈深。至中流。燈失。水沸騰。直際頸頷。翁號泣曰。天不使我見母耶。俄而身體上踊。浮出水面。兩足跟如有物度之立者。忽撞入淺瀨。則安然登岸矣。旋着濕衣履魁行。踉蹌抵其家。叩門入省母。母曰。若我兒矣。日者言我年盡五十一。今已及矣。忽得腫脹疾。飲藥無效。殆將不起耳。有頃醫至。診視訖曰。疾不可為也。翁聞之。痛迫於中。俯首雨泣。旋閃入廚下。袖一刀。詣無人處。以口嚙左股。刃之。得肉寸餘。攝切如泥。暗投烹鼎。雜諸羹以進。母啖之。疾頓瘳。自後更二十有一年。至乾隆乙卯。母始卒。初翁受創後。痛而踣。半晌時。強起。漬血痕。裹以布巾。甫畢。鄰人見翁神色異常時。詢之。不告以實。嗣後見翁舉

臂無力。且不時病。伺而觀其裸。堅詢始知之。仍戒勿洩。見朱寵集

許剛中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為海甯人。早失父。家貧。乃輟儒業習賈。無一椽之居。賃屋於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間。嘗雪夜步行百里。幷日而餐。母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麗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萼樓。塾曰汲修。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為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返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搆釁者。潛以骨一甖。寘其下。君見之。惻然。命改地瘞之。加蓋薦焉。其人大慼愧。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孰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隲。又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羣以為陰德之致云。見張惠言茗柯文集。

僧如鵬

如鵬。不知其何處僧。宋先生大樽。遇之天台。則以為台山僧矣。舊傳台山中虎不噬

生肉。麋鹿見人不驚。古以為佛國。諸老僧多聳身居之。狀甚癯。問其年。搖首不答。與之金帛。無受者。是既可怪。今閩如鵬。偉然七尺軀。目如巨星。語纚纚。喉音如古吐。今何為而亦於是耶。入其茅。不設門戶。聞其吟聲。石裂而谷響。紙稿投大鐵甕。人鮮得見之。天下僧寺。天台方廣。尤多度前代大藏佛書。如鵬借之觀。期月以徧。茅中無食具。日或飲一瓿水。盡一溢米。或數日否。其貌益壯。豈不更怪矣哉。見陳斌白雲文集。

何梅生

君名承先。字梅生。甘肅武威人。幼而爽曠。邈然高厲。嗜讀書。熟于注疏。尤精綜史漢。凡鄭賈之說。顏李之注。皆言之鑿鑿。如以丳貫肉。乾隆乙卯鄉試經題為詩小戎首章之前六句。典試者苦不得佳構。從落卷中搜獲君文。考據獨詳覈。激賞之。視所謂四書制義。皆超逸。非俗手可辦。乃拔第一。為解元。時典試者。湖南羅翰林修源也。得君喜甚。延譽公卿閒。而其名日起。嘉慶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知縣。官福建長泰。君於事。御之以簡。時或登山臨水。賦詩自娛。而尤湛于酒。庚午調南安。未抵任。病卒。攝君任者。曰鳳。有神降其署。畫字槃沙中。為詞一闋。署梅生。衆惶曰。梅生先生來也。先生喜飲。曷飲乎。則又書曰。予為廬江城隍神。將至某處鞫案。忽遽不暇

見張樹養飩素堂集

沈屺望

沈祖惠，字屺望，號虹舟，烏程之馬要人。父在峩，贅吳江平望李氏。祖惠生而母卒，育於外王父母，仍為外氏贅壻。外氏無嗣，因冒李姓。乾隆壬申，領解第一。其秋會試第二，改復沈姓，除江西高安縣知縣。祖惠殫精帖括，弱冠有聲，屢困場屋。年三十四，游陝甘學政幕中，始銳意詞章，為西征賦，兩年乃成。賦既脫稿，并自注合一萬五千六百四十許字，賅洽閎深，上掩潘岳。交河王侍郎蘭生曰：千餘年鉅製也。其詩亦各體穩稱，五律尤高渾峭拔，逼真唐音。年四十一，而倦游，以帖括授徒鄉里，潛心理學，厭薄詞章。先時業本棄之，傲睨與並世名流絕不通聞問，並世名流亦鮮或稱道之。登第後為四書講義，自負理學正宗，復不為時論所重，以故祖惠畢生無詞章名，亦無理學名。及卒，其高弟子王元文蒐輯遺詩，得三秦游草四卷，洞庭游草一卷，拾存草二卷，經進草一卷，謀付梓，不果。余得之，合編為虹舟集。見嚴可均鐵橋漫稿

吳星萃

吳君諱星萃，字東聯，陽湖馬蹟山人。父桂枝，以名進士為經師，受業弟子數百人。修

撰金先生椽。太保大學士董公誥。其尤著也。君未冠。即補學官弟子。已而依董太保於京師。凡客京師三十年。屢試不售。欲南旋。因循不果。年未三十。即喪婦。無子。亦不更娶。有友人姚君者。官曹縣令。請於太保。偕君而東。嘉慶十八年。林清之黨將爲亂。金鄉令吳堦。捕得崔士俊。即羽檄各縣緝賊。至曹。姚令不之信。君力陳利害。並爲設鉤致方略甚具。姚意稍動。而吏役多賊黨。弃告其魁。知事洩。遂先期攻縣署。入之。急求得君。叱曰。勸令捕我輩者汝耶。君曰然。恨令早不聽我言。使汝曹猖獗至此。吾年七十有二。豈畏死耶。賊益憤。攢刺之。被數十創。姚令一家亦遇害。賊去。有營兵數輩至。君臥積屍中。見之。呼曰。吾已無生理。幸加刃。令我即死。兵憐之。爲斷氣管。乃絕。吳堦既得崔士俊。旋誅其黨數十人。金鄉獲全。遣人間行。求得君屍。棺斂如禮。請以君名附奏。得旨。入祀忠義祠。（見陸繼輅崇百藥齋集）

樵煙野客

盛子履有樵煙野客傳云。樵煙野客者。居於韜光靈隱之間。丙子秋。余過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峰下。聞呼猿洞口。有吟聲。攀崕入。有屋數椽。童子倚門。余問吟詩者誰。不對。請見。不許。固强之。乃導余入。松毛爲籬。籐蘿屈曲。屋小而深。筆牀茶竈。位置整潔

一客凭几而吟。年六十許。頎然秀削。清而不枯。鬚髮蒼然。衣冠甚古。揖余問所從來。余曰。聞吟聲。故來。客曰。余不知詩。何能吟。且請坐。命童子煮茶。談吐極清遠。其音吳音也。叩以姓氏。不答。亦不問余姓氏。余心異之。見几上真山居圖卷。自題樵煙野客。即呼之曰樵煙客。客喜謂余解人。見余扇頭自書秋草詩。頗欣賞。取別紙手錄。字法秀勁遒逸。於宋大家中。絕似山谷。余更異之。客呼余為秋草君。薄暝。余辭去。客亦不復留。越三日。余復造焉。則客已先坐冷泉亭。邀至舊所居處。瀹茗溫酒。摘園蔬烹池魚。殷勤勸餐。笑語歡洽。酒半酣。縱談史傳。上下千古。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詞賦。升降源流。羅列淹貫。而於近人著述。皆似無足當意者。余大驚。索其詩文。則皆隨手散棄。惟示和余秋草詩四首。讀之。琅琅然。瑟瑟然。而頗有哀悽之意。余屢詢之。客曰。僕非逃世者流。少年亦嘗弋獵浮譽。中年人事多故。鬱鬱不樂。所居近市。往來皆駔儈。無可談者。余乃攜書一簏。放懷山水。作詩文以自娛。此處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六七年不歸矣。余為黯然。客曰。君可作竟日談。遂欣然留宿。自童子外。別無他僕。門庭闃然。一樽相對。意致閒暇。余又以里居姓氏問。客曰。君何俗見之未除也。竟不告。明日余歸。客吟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一笑而別。翌日。余復往。則落葉滿

階。蓬門深掩。立於叢篁雜樹中。見水聲潺潺過澗。一僧從澗後出。余問客何在。僧曰。容為誰。曰樵煙。曰樵煙為誰。余指其廬。僧曰。是僧童子。買小舫載書篋移居於雲棲寺後矣。余悵怏而歸。夜不成寐。晨起策蹇孤往。歷梵村。入雲棲深處徧問之。茫然不知山中有是人也。見盛大士蘊素閣集。

王瘦山

瘦山王氏。諱熺。字緝熙。華亭人。家赤貧。瘦山刻苦讀書。為學官弟子。授徒養其母。道光三年。夜霪雨。江以南。皆澤國。松江尤甚。斗米錢五六百。瘦山脩脯不能餬其口。然堂上甘旨無少缺。未幾疫大作。母遘疾不起。不克斂。貸三十鎰。始成喪。然後不盥洗不寢息。埃垢積首。泥生髮膚。搏膺而呼。悲酸結塞。一日。天未明。憑棺慟哭。退而自書曰。不孝子王熺。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以親喪故累人。不如死。即潛入後舍。啓其扉。扉臨河。自投於河而死。平明。家人起視。後舍扉啓。庭中闃無人。大駭。適買棉紗人來曰。吾見南門大張涇東岸白楊樹下。有一尸麻衣草屨者。此其是耶。急覓之。則瘦山也。面如生。戚族賻以斂。皆痛哭。買棉紗人亦大哭。有吳司訓惕菴倡義葬其母。并葬瘦山。卹其寡稚。月如千錢。見盛大士蘊素閣集。

許所望

許所望字叔翹。安徽懷遠縣諸生。工為詩。而通兵法。喜慷慨趨義。嘉慶壬戌冬。宿州亂民王朝民、李勝才、破宿州。所望嘗率其戚屬王冠英。出積粟三千石餉軍。且助平賊於陳家集。嘉慶癸酉秋九月。河南亂民李文成據滑縣。內結林清。驚京師。其黨走山東。林清既伏誅。山東平。王師方會圍滑縣。兩江總督百齡駐徐州。安徽巡撫胡克家駐亳州。為江南防守。亳州有歸德人楊七郎者。盜魁也。擁衆引河。集其黨洪廣漢據保安山。與潁州亂民沙占魁等互勾結。伺隙未動。胡中丞知所望名。以書招之。使帥鄉勇助防勦。所望集邱惠齡、張國綱。謝崇訓等十一人為隊長。率八百人至亳。乃畫策曰。楊七郎猛且狡。聞吾在軍。備且密。宜計誘之。命張國綱、謝崇訓率健兒八人。偽為逃丐。投諸楊。楊果喜。越五日。誘至邱家集。楊忽疑曰。若為許所望來耶。時楊衆百餘人。崇訓出不意。斷楊左臂。衆大驚。張國綱疾呼曰。吾張國綱也。立刺殺數人。國綱萬人敵。與邱惠齡同攻破宿州城者。賊素震其名。遂大潰。所望率兵至。賊黨擁七郎奔。或謂七郎死于路云。於是保安山洪廣漢衆亦大潰。沙占魁等竄至永城白廟。所望追殺數人。會滑縣平。其餘黨來合。與亳賊南焚會亭。所望戰於公基湖。令列十火

鎗土埠上。曰。賊至二百步發。令衆伏地勿動。曰。鎗發。乘煙突擊之。賊大潰。追數十里斬獲無算。亳州罷防守。蓋不煩五營一弁一卒也。當百制府防守徐州時。儀徵縣層倬。率河南人張永祥團練鄉勇三百人。將助徐州防事平。解去。張永祥嘗以鄉勇四百人。擊破川楚賊於盧氏縣。議功補外委。張永祥不知書。而恂恂如讀書人。人呼之為張鐵鎗云。謝崇訓以功授練潭汛。所望而辭盧鳳道珠隆阿及胡中丞之敘功。以諸生應鄉試。見陳用光太乙舟文集。

白廷英

白君諱廷英。字嶽鍾。始祖貞。興平人。前明漢中教授。遂家洋縣之仙里村。君讀書通大義。率妻子耕作養母。中年家漸饒。七十後。復閱舊書不倦。數為適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建宗祠。延師訓里中弟子。纂族約家法。意嚴嚴不苟。乾隆乙卯。君年六十八。縣廷舉鄉飲酒之典。君力辭未與。鄉人咸謂君之齒德固無愧也。是時湖北教匪縱橫。嘉慶丁巳臘月之末。由蜀渡漢江而北。約十餘萬。蹂躪終南之南。近山幾無完村。明年戊午春。督鄉人築村後之張家寨以避寇。二月二十四日。賊陷城東雍家寨。使人馳覘之。歸報狀。君熟視己寨曰。吾寨庶幾免乎。厥後賊數萬突從東來。鄉人望風

股栗。多不敢居寨上。寨上人不二三百。賊急攻。鎗矢雨下。君戒寨上人堅守。而賊衆大呼曰。逃為善。否且屠。衆莫固志。丁壯悉由塞而墜去。賊蟻附而登。君知不免。大罵遂遇害。君之次子。筐君頭負去。賊逐之。筐倒。頭落山下。從弟廷才。廷揚。亦抗不屈。俱戕。且焚之。明日。舉家號哭求君尸。尸焦爛不可識。以右手駢指辨得之。頭不可得。諸子號呼禱祈山靈。得於谷底。次子婦李氏。同日刺死。又殺其二孫。寨之將陷也。有健者以石碎賊之腦。立死。或曰。君之姻黨張清。或曰。君之從孫德助之。從子文翠。被脅不降。至寨西廟壑子。縛梧桐下。剖其腹。梧桐由是立枯。見岳震川賜葛堂集。

魏興

興安新城城隍廟旁。有孝子。曰魏廾。父成祥。母張氏。生二子。長魏興。次繼宗。成祥早歿。皆充伍鎮營。嘉慶二年。繼宗戰死龍王溝。興以母年將八十。貧不能娶妻。遂退伍樵傭以供母。嘉慶五六年間。歲凶。斗米過千錢。嘗易米為母作餐。而私食糟糠。腹常不果。今興年六十九。無以養。拆屋半間。賣瓦木易米。又賣屋後柑樹。安康廩生張鵬翼聞其事。欲親見狀。晨訪之。託言買柑樹。將入門。興阻之曰。毋。母尚未起。令鵬翼從牆外望見焉。入門炊爨。了無欸曲。鵬翼往新城。每日自塾歸。過其廬。輙私窺之。見

魏興侍母左右扶持問燠寒如孩提狀因問其鄰童子魏叟與其母日何食童子曰與喫包穀麪其母所食麥麪也鵬翼訝興目不識丁人方厭其聾惹事母乃能如此方其壯年能樵傭易食今年衰不賣屋樹何待賣屋樹後又何物奉母耶知府上元葉君在任鵬翼上書言其事請以粟周之葉公從所請每月禮賜之粟繼又捐廉為之區處作長久計使興母子飽飫以為常見岳霞川 鵬萬堂集

徐金霖

徐金霖字翔千號湘坡爲長洲諸生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里人以徐夫子稱之欽其行也居父喪哀毀骨立母嚴太孺人以悲痛成心疾往往喜怒失常嘗終夜不勝惟聽人歌始睡去公於是令諸婢皆習歌時或怒盡斥諸婢去命公及其弟讀文聽者歌公不能歌取古詩曼聲誦之弟爲之和又以弟體弱恐其以勞致疾因請曰是愍且音不佳不如我善歌太孺人頷之於是命公獨歌每夜深諸婢睡熟公獨嗚嗚不已輒至達旦或命之舞輒奮袖低昂作拍張狀見顧竑集

汪良緒

孝子姓汪氏名良緒字纘武吳江人世居城中其父邦楨以好博破家母張氏直諫

忤意。為所逐。孝子日夜號泣。求返其母。父怒。并逐之。於是奉母至平望之戰河。依其妻父王某以居。久之。父窘困不能自存。亦來依其子。初汪氏本素封。張亦饒裕。母雖被逐。尚攜其奩中物。值數百金。孝子為置田四十畝。以供養饍。至是父又盡斥去其田。乃貧無立錐。惟賴孝子館穀以養。然孝子奉事惟謹。卽與他人言。未嘗一語以父為非也。暑月多蟲。為父置帳。輒鬻之。以償博進。孝子撤己之帳以與父。父又鬻之。如是再四。孝子無如之何。則亦裸臥飽蟲。晨起。蟲跡斑斑然。徧其體。其妻欲為之假帳度夏。孝子蹙然曰。吾父無帳。吾其忍安寢乎。其母抑鬱多病。孝子親侍湯藥。未嘗稍離。母發之歲。適館他所。聞母疾作。亟歸。而河冰合。舟楫不通。徒步數十里。值津渡處候冰而過。見者皆股栗。蓋急于視母疾。不自知其蹈險也。其居母喪。哭泣無常。朝夕則寢地。不稅絰帶。雖寐必屢覺。覺則連呼阿母不止。鄰人聞者皆為流涕。如是久之。遂以毀致病。未及終喪而歿。歿後。人視其衲。則以麻布包土塊也。年二十有八。無子。一女尚幼。孝子能為詩及古文。有遺稿若干首。見顧汝敬研漁莊集。

壽州某孝子

壽州某孝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既貧。且足跡未嘗出里

閒。漠然無可為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於人靜後。登野橋四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耶。爹安在。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得也。明日。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達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已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母方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焉。嘗授州中人。令補載州志。久而忘其姓名矣。見李北洛齋集卷一

浦近倫

浦孝子。名恒。字近倫。常熟縣東北鄉。曰福山鎮。瀕海而俗獷悍。浦氏獨柔愿。至孝子尤恂恂如不勝衣。家貧。販於江北。一夕心悸。曰。吾父殆病矣。急航海。颶風陡作。檣帆摧折。前舟俱覆。撈人不知所為。孝子自操舟。徑渡。父果病亟。孝子事醫禱。目不交睫者十晝夜。刲股進之。竟獲瘳。又數年。乃卒。孝子縛草墓側。日負販養母。夜則宿草舍中。值風雨。嚴坐達旦。人多憐之。孝子弗顧也。孝子年六十餘。每祭。奉桮棬。未嘗不泣下。嫁其兩妹。析家具三之。曰。女弟猶弟耳。方父病亟時。鄰夜火。既延及矣。孝子以身蔽父。風猛甚。火忽越廬而過。左右鄰蕩如。而孝子家獨無恙。孝子父士瑜。善事母。數歲

時。侍母食。曰此粥一餐。士瑜食故。繇所持實空器。母察而憐之。近倫之孝。有自來矣。見孫原湘天真閣集。

曲園居士曰。王執齋家相。名香堂集。亦有浦孝子傳。言父病割股以進。母病復割股。妻王氏竟以哭姑死。其妹當母病革時。亦割股。一門純孝。尤所難也。附著之。以補斯傳之缺。

呂德興

旌德廟首呂氏。有樵而孝者。曰德興。以鬻新為養。性質直。與人無猜。有不可。雖衆强之。弗能得。人號之曰冷面。惟事親則融融然。所居先世遺宅。與衆十數家分室而居。一日。宅中火起。衆盡出。孝子不見父所在。亦出出而求其父不得。則冒火復入。見其父於煙焰中。欲負以出。而火延無路。父麾之曰。我已老。不得出數也。爾隻身犯火可脫。顧我俱死何益。孝子泣曰。父在火中。子焉有出之理。遂以身擁衛其父於所居室中。俄而室之四周盡燬。而此室獨完。孝子與父均無恙。人見其冒火入也。曰是必死。相與歎息。見室未壞。異之。既得其狀。則皆曰。天相孝子。天相孝子。事在康熙十七年。今其室尚存。村人咸目其地曰火羅圍。室曰孝子居云。見董桂敷自知室集。

戴兆苿

旌德留村。有戴孝子。名兆苿。縫人也。少隨其父以縫衣爲業。年十三。母歿。哀毀異常兒。以父故。時自節抑。每忌日生朝。則慘泣踰日。事繼母如母。既娶。常執業隨父。不離左右。父病噎。孝子亦自減飲食。百計求所以療治者。不得。則刲肱肉糜以進。卒不起。孝子慟甚。既葬。廬於墓。朝夕稽顙哭。聞之者爲之感愴。墓距家三里許。念繼母。時歸省視。止於中堂。不入內。妻出見。但戒以善事養。語無他。及居墓者三年矣。其情如一日。里人時於暴風苦雨中。見墓所若有神物來降者。又有芝草之異。以爲孝德所感云。（見董桂敷自知堂集。）

程永傳

程孝子名永傳。字子亮。小字八十官。世居婺源城西。父宗裕。服賈楚蜀間。十餘年不歸。無音問。死生莫知也。當父出門時。孝子甫四歲。家貧。年十二。即隨祖父習賈江右。既而母及祖父相繼卒。孝子年二十。乃孑身走數千里。尋其父。旅食或乏絕。既盡楚地。入蜀。抵重慶府。詢之鄉人。客其地者。則其父實死於是六年矣。孝子慟絕。亟叩求其墓。人曰。初葬江南義冢。後有故交石某。以其地卑濕。移至高原。未審其處也。孝子

則日泣。從故葬處躋山越阻。徧求之不可得。返守故葬處。晝夜哭。有老僧導以禱神。如其言。依方步祭以往。距義冢蓋十數里。高阜蔓草中。一碣露出。逼視之。則其父姓氏里居具焉。孝子跪而抱之曰。吾父在此耶。哀號不自已。觀者為隕涕。遂啟壙視棺前和字符合。乃扶柩附舟東下。舟中坐臥不離柩。朝夕食必奠。遇三峽大江彭蠡風濤之險。輒撫棺哀籲於天。既歸葬。服喪三年。於是邑中人皆稱程八十官孝子也。見董桂敷自知堂集。

江廷燦

江先生諱廷燦。字英三。號蓮峯。系出蕭江。先世自邑之江灣。遷城東。祖父以上。皆未列士籍。先生少讀書。貧不能從師。諸經皆自誦。年十八。為邑庠生。乃肄業郡城紫陽書院。從方還涪鄭炳也諸先生。學為時文。具文以前明隆萬啟禎諸名家為宗。尺寸理法。芟除枝葉。獨樹質幹。試輒黜。終不改。為人介直。自生徒束脩外。不妄取一錢。先生為塾師。神恵氣肅。終日不出館舍。督課有常。講書詳盡。無燕談之友。歲首末離塾不過十日。故生徒無曠業。邑中稱良塾師者。僉曰江先生江先生云。見董桂敷自知堂集。

耆舊錄卷十二終

清　曲園居士纂

俞鎮璋

俞君諱鎮璋。字佩廷。號素園。世居安徽婺源縣東鄉永川里。遠祖臯。宋末以春秋經學著聞。入元。不仕。君少孤。有兩兄一弟。同鞠於母。家壁立。衣食皆母倚。母晚病。君夙夜侍。旣歿。常思。旣遷居。顏堂曰思恩。雖耄。述母。常泣下。初。母命服賈。無資。後以才實著。或貸之金。乃鬻茶於粵東。自後歲常之粵東。粵東人士。及諸商旅。接君者。咸信悅君。稱曰大伯爺。大伯爺。里諺尊稱也。君老。不粵遊。寄聲問俞大伯爺者。猶歲時相繼。商人重利。君以義。初鬻茶。主於某。後某虧洋人金。諸商恐累。易主去。君曰。故交也。獨不去。而是年洋總商事者適更代。代者至。與某前厚。令諸洋人毋促其金。售茶必自其出。於是諸商去者復來。某薄之。而益重君。君於是利亦倍。家寖裕。履約如寒素。而豊於義。里中立義倉。君命諸子捐白金數千兩以倡。大吏上君名。予獎。見董桂敷自知堂集。

方錦全

旌德方君錦全。世居隱龍。方氏故旌望也。國初。有字季玉、五玉者。兄弟皆好善。君自隱

龍從居版書。家不逾中人之產。而湻樸惻隱。有其素風。年七十。偕妻汪氏進香九華。過太平縣許家磡河口。見山水驟漲。木橋被衝。縛筏以渡。有隨而漂沒者。衋然傷之。即欲易木以石。歸而省嗇衣食。計日儲資以待。至道光二年。思償宿願。而其地已有先君而為之者。今所建仰山橋是也。君乃慨然召其二子大廷、大成謂之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人既為之。而我獨無所效乎。於是其所居村口。有長楓樹河。發源績溪。水勢較許家口稍殺。河身亦稍隘。而每逢春夏盛漲。其奔衝漂沒之患則略同。君自以年老。舉所積資畀二子建造石橋。且令速成之。以及身親觀為快。次年值大水。隄岸頹壞。工費更繁。君慮事之不集。遂得狂易疾。大廷等尅期於五年二月興工。橋成而君疾愈。蓋時年八十一矣。君之欲建許家岸橋也。志在必成。徒以歲之不易。力之未有閒。不成於彼。而卒成於此。太平麻川。一名仙源。令以名是橋者。從其始願而稱之也。見胡承珙求是堂文集。

徐有章

徐孝子。名有章。字子簡。其先名履泰。自崑山縣移居吳中。考曰明。字自遠。明崇禎初。選拔貢生。遊都下。甲申之變。孝子生一年矣。明之兄吳庠生曰時者。挈孝子隱居靈巖山之象形巷。不復出。順治初。方需人才。令勝國貢舉人。並就吏部常調。孝子父明。為人所

持。度不免。就注廣東瓊州府某縣教諭。寓書於兄。以妻子為託。時怒詢之。曰。生無相見音問遂絕。而廣東為桂王據。洎其滅。尚可喜鎮之。後連亂不定。明之作止不可悉。久乃審其棄官為僧。蓋激於兄之言云。孝子稍長。壻吳江金文通公郎弟。朝夕南嚮悲戀。曰。吾父何往乎。遂裹糧若浙若閩。而廣之瀕海。若員山流土所治。靡不至。觸戈矛。犯蛇虎。三十餘年無所聞。自是終身慘切。無伸眉日。傳遺迹之士。往往萃滇蜀。然二方尤荒憬。孝子年六十矣。益令家人縫氈。製衣跋蹻。為萬里行計。會婦家金氏授四川松茂道。招孝子往。則喜曰。吾自此穿褒斜。入劍閣關。由江油左擔。窮黑水。入番境。不得父。將自越嶲涉大渡。至兩林。盡滇界金沙之源。雖足之所至。必有遇。不則僵仆霧露。不空歸矣。呼畫師圖其貌。與家人訣而行。至松潘。未幾。病卒於城西南之大悲寺。其二子某某。挾圖迎其喪。臨發。往辭金氏。返見圖像。有書數行云。形容憔悴。獨坐何為。紙上相逢。令人傷悲。又系七言詩四句。不署姓名。墨漬未乾也。驚問寺僧。曰。適某寺老僧來書此。自言亦姓徐。吳人。二子大駭。浼寺僧往跡之。曰。日暝。且城下鑰矣。比曉。叩其廬。應者曰。乍出未歸。歸無時也。二子欲止柩期必遇。金氏再使人探之。則已打包去。因止之曰。爾祖已離世網。度必不歸。且知爾父歿於此。適來即逝。豈而兄弟所冀遇乎。二子不得已。奉孝子之喪而

歸。明竟不知所終。見沈欽韓幼學堂集。

陳紹蕃

陳翁名紹蕃。字翰亭。世為常熟右族。父廷安。既歿。奉母益虔。隆冬必溫被俟寢而後即安。夏日。則以井水貯盆。徧涼牀簀。數易不懈。或遘疾。則衣不解帶。手治湯液以進。兄弟兩家。父析爨。各欲迎養。翁卻之。蓋其母非翁不樂。翁不見其母。亦不樂也。壯歲鰥居。有勸續娶者。輒堅拒之。常謂人曰。我雖無婦。必不令我母甘旨有虧。正恐續者不能如我母之意。反累我母不適耳。嘗清曉謁廟。為母祈福。路過石梅。滑入深淵。攝衣上岸。衣不沾濡。人以為神明護祐。興福搆造祖塋。督率工匠。晨出暮返。一夕。夜半獨步歸。大風炬滅。時星月無光。迷失道。纍纍叢薄。傾跌數四。忽見燈光遠映。如有在前引之者。遂循其光而行。抵家。雞二唱矣。人尤以為孝感云。見王家相茗香堂集。

孫俌

孫先生名俌。字仲山。幸西。其別號也。武威人。祖詔。官湖北布政使。先生少孤。乾隆庚申。學使嵩大司馬拔貢成均。先生年未冠也。而劣於文。既以高等為貢生。鄉人竊議之。以為大司馬與方伯有舊。故膺此選。先生聞而媿焉。發憤為學。適遭母喪。廬於墓三年。晝

夜讀書不輟。學漸有成。而是時山左牛木齋先生運震宰平番。木齋號博學。士多就之者。先生喪既除。往從之學。同門為吳進士墱。吳孝廉鎮。吳秀才懋德。皆負儁才。善詩文有三吳之稱。先生來學既晚。質又魯。木齋未之奇也。而先生勤學。心專容寂。物不能搖。木齋每於課期。張盛宴演劇。約諸生先納卷者入座。文不就。不得與於酒課。每吳墱先納卷。文且佳。先生深思力銳。成文甚艱苦。終木齋之世。未獲一與於宴。而文亦佳。木齋嘗曰。吳趨溪氣輕清而上浮。孫仲山氣重濁而下凝。固皆奇士。而孫之品。視吳為優。趨溪。墱字也。其人不羈。故木齋云。先生學既成。於制藝所造尤邃。以乾隆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是科狀元吳鴻雅以制藝自負。見先生文。欣賞焉。欲彙梓其行書。為孫吳合稿。先生以吳文肥重。不之許也。而先生文名。自此噪四方矣。官廣東翁源知縣。性坦率。不能事上官。未幾罷去。浪遊江湖。凡數年。落拓以歸。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而導之文。各就乎範。往往擢高科以去。嘗語及門。制義代聖賢立言。非體會聖賢之理。文未有不駁雜者。以駁雜之文弋科第。幸得之矣。其人亦必駁雜。此世之大患也。先生名譽日崇。至今陝以西。言理學。必曰孫酉峯。酉峯名景烈。武功人。乾隆己未翰林。而言文學。則曰孫仲山。其為學者所推服如此。見潘袍奎集。

孫福

孫孝子名福。元和縣人。生三歲。其父游雲南。久之。絕音耗。孝子稍有知識。從母索父知其故。則唏然曰。是豈天上耶。兒當別母往矣。母以幼小之妄語也呵止之。年十二。家日窘。急養母計。不得已而傭於人。積貲十數年。遺嫁其妹。娶婦奉母。乃泣下。長跽請曰。兒終不能爲無父人矣。婦侍姑。兒尋父矣。母亦泣下。止之曰。兒父之出。廿餘年矣。雲南路一萬餘里。父即生。兒能識耶。則是終不得遇。父兒不得父。兒且不歸。老身將寒餓死。孝子大慟。又一年。有赴官雲南者。復請於母。母無如之何。遂受傭往。抵雲南。徧問無知者。孝子於無人處。仰天泣。又時時從睡夢中躍起。或憐之。或笑之。一夕。忽夢有人如神人者。命孝子往見父。孝子違父時。方三歲。實不識父。而夢中神人爲孝子言。從予往。當見父。則果見一老人。貌類己者。攬裾欲言。一哭而醒。以爲積思所致也。後二日。於城南市肆。遇一老人。如所夢。詳問姓氏及鄉貫。眞其父也。喜極而慟。慟定。言所夢。父乃定期偕孝子歸。蓋其父初至雲南。拙治生計。稍後。貨骨董爲業。有所積。方切歸思。而又恐廿餘年中。人事變遷。歸且無以爲家。比孝子至。知妻尚存。女已嫁。子有婦。則欣然欲歸。孝子辭其所傭者。奉父就道。而父於途中感危疾。死。見朱綬知止堂集。

沈仁業

沈先生諱仁業。字振先。吳縣人。父某。服賈安南。娶於會安地之林氏。林氏生二子一女。先生為長子。年八歲。隨父航海歸。而常以母羈海外為憾。父歿。先生年已長。乃圖父生象。渡海省母。凡二年。竟奉母及弟妹以歸。初賈人至安南。娶彼中女為婦者。不得攜婦入中國。先生之至會安。又值兵亂。林夫人攜子女竄山谷中。不食七日矣。先生求得之。而無所為計。有彼中人翁隊祿者。義而陰脫之。具舟。舟及海。颶作。觸五指山。舟人恐。手足失措。先生抱母泣。仰天而呼。有東風自空來。挾舟過山。達廣東之瓊州境。瓊州故海口。凡與安南貿遷者。皆由是入內地。國家設重鎮於此。譏察甚嚴。先生至瓊州。而外洋女不得入中國。上下傳聚。稽留久之。涕泗以請。莫應也。有老吏稔其狀。謂康熙間。曾有是事者。檢故文書中。得前案。乃得如例以歸。見朱綬知止堂集。

李文淵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早孤。嘗詈其師。母邢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為師。視流輩鮮當其意者。事母孝。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我何生為。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己身。覺以

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彊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病遂劇。自為文。志其墓。又月餘死。既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矣。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經斂。年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為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為性者五。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義理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為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何也。又言唐詩於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為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既歿。同學私謚之曰孝悼子。見錢大昕集。

周顥

周山人顥。字晉瞻。號芷巖。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

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肖。嘉定自朱松鄰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為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痴。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即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與人無吝色。人有延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即辭去。嘗遊齊魯間。與單縣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朱去任。卒於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持多此類。少時常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冠甚異。出一丸。啖之。五臟皆煖。忽失叟所在。經夕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遊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鄉人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見錢大昕集

胡其愛

孝子胡其愛。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罷癃之疾。長臥牀褥。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于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

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辭叩。則行數里外。遥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褻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所傭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優伶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為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歿。負土成墳。即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卒。見劉海峯集

張予焯

張翁予焯字潛文。崑山陳墓人也。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祭祀必涕泣。及病垂絕。喃喃呼父不置也。篤於三族。患難共之。出私財葬族人棺凡六七。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不娶。翁與之金。勸之娶。祁諾。受金而去。明日過祁。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肯告。詢其鄰。曰。嘻。是以金歸而道遺。翁反具金如前往。語之曰。適有遺乎。曰否。如

是者二。翁笑曰。汝欺我邪。出金袖中曰。此非汝遺何。邗大喜。以為誠然。道見賣菜傭。失百錢。忿欲死。翁呼傭至家。令家人平秤。而陰置百錢菜甲中。錢墮地。翁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一夕歲除。慨然語其妻曰。吾往歲除夕。每懷金二十兩。饋貧交。未嘗有餘。今饋損於前。而金不盡。言未既。有相訪者。出餘金予之。年饑。平價糶於其鄰。不計直也。陳墓人至今思之。見彭尺木集。

陳黃中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自少通敏。為學長於史。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務。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被黜。乃客遊。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山間。當是時。上即位數年。銳意賡續列聖治績。紹往古絕業。中外大臣承明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和叔為大學士海寧陳公所知。乃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折制。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征榷。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治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韙其言。頃之。詔求

骨鯁質樸之士。陳公欲舉和叔應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沈椒園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土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閩撫王公。先後聘主章奏。援古證今。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尊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為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也。自諸公先後殂謝。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不肯循尺度。為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有節槪。審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失平。删其繁累。搜討先正舊聞。成宋史稿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謚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甚。不能治喪具。姻黨或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儥居以葬。

見彭尺木集

高士楨

高士楨。字建三。山陰縣之梅里人。早孤而貧。與寡母弱弟居。稍長入里塾。棒書泣曰。亡

不葬存不養豈與羣兒咿唔時耶遂舍去從其鄉人之服賈者業於杭不數年母棄養念所業惟杭土宜遷地勿良也始卜居杭之泥孩兒巷留其弟守墳墓里中歲時伏臘度江拜掃望松楸蔚然泣數行下又慨同產異居相對欷歔輒數日不忍別幼既失學中年頗悔恨聞人讀書輒傾耳聽即不解亦欣欣自得尤喜談塞翁失馬張公藝書百忍事得意時曳杖高歌雖詞涉淺俚率皆勉人為善語笑之弗顧也有鄰家屋將傾謀以木楮之而正當其門礙出入咸謂弗可許笑曰不能助之新更速其壞耶脫不虞安知被壓者非吾與若耶卒許之又數為輕薄子所侮後其人無俚甚來稱貸慨然如所求而亦無德色人以是咸呼為高佛兒云其初至杭也衣被單寒嘗雪夜臥破屋中殘殞不能堪曉視被上已積素二三寸故後雖豐膴常舉往事語人不敢浪擲一錢以自奉至義所當為雖數十百金不恡又早失怙恃風木之痛不去於心家人偶為製一鮮衣設一美饌輒揮涕屏去曰吾先人未嘗衣此食此也生平未嘗使人滌溺器曰奈何以不潔役人遇老疾者乞食必手自付與視他丐獨多曰吾敬其老矜其疾也或詣以過自朘削輒操土音曰吾土老得至此顧不知足耶年七十有五無疾終乾隆某年月日也士楨年四十時若溲溺不通諸醫皆束手有戚某夜夢人曰活高某者湯打彈也

明日物色之。得其人於花市街。一賣藥庸叟耳。語之故。湯曰。吾知賣吾藥而已。烏知醫。雖然有鄭某者。余友也。盍往致之。如其言。一劑而愈。見沈赤然五研齋文鈔

吳氏兄弟

合浦縣張王墟。多大岡複嶺。地幽阻。產介獸。居民掘土取之。乾隆己丑歲。吳氏兄弟仲叔季。持器入山。發未及穴。虎突至。搏仲。齧其肩。口半張。叔以鋤擣其喉。鋤柄短。手入虎口。虎齧手。叔踣。季惶急。挺鍬柄連擊虎背。骨折。弗能奮。季益力疾擊。鍬柄折。虎伏地吼。震林木。季力竭。手柄喘虎旁。仲叔負痛匍匐號村人。糾衆趨視。見季與虎交困。前搏虎。虎驚起。血淋漓。踉蹌曳尾遁叢莽中。會日暮。衆莫能蹤。舁季歸。後數日。邑侯汪公龍岡過其地。召視創。且詢人虎相搏狀。感其篤兄弟義。給貲療之。復免其徭役焉。見李符清海門文鈔

莆田僧

莆田有官家子。年少出家里之某寺中。寺前多龍眼。僧衆資之以自給。已而爲里中無賴子百十人所撓。龍眼熟。盡而取之。寺僧弱。不能與爭。寺遂零落。是僧既出家。得其故。憤然棄去。不知所往。閱三年。復歸寺。寺僧怪而問之。是僧曰。吾入少林學拳勇。將以禦暴也。及龍眼熟。無賴子數人復來取。是僧執之而不擊也。叱之曰。吾知若輩成羣有百

十人來嬈吾寺。若輩恃衆也。若輩敢與我一人鬥力乎。若輩能勝吾。一寺前後龍眼惟若輩取之。我一人勝若輩。若輩當服我。數人叩首去。約於某地鬥力。至期。無賴輩執兵械以待。僧以一棍入。揮之如折枝也。於是無賴子盡伏地。誓不敢嬈寺。並戒以勿嬈里中也。于是拳勇之名震蒲田。然其技一試於此。後遂絕口不道。有少年。嗜拳勇。且自負其技甚高。慕僧名。欲一得當於是僧。既見僧。絕口不言拳勇。少年曰。吾嗜拳勇甚。以是游於世。所游之地。莫余敵者。慕師久。敢以是謁師。師其以是教我。僧堅拒之。少年請益力。僧不得已。乃曰。試若技。或能當吾意。略以吾法示若可耳。少年大喜。踴躍試棍法。僧止之曰。若技甚俗。不足以進於是也。少年心不服。大言曰。師欺我。僧曰。我何為欺汝。汝棍圓而不方。濯而無毛。少年益不服。曰。棍本圓而濯者也。奈何以為俗。僧曰。圓者方之。濯者毛之。進乎技矣。少年曰。奚為而方。奚為而毛。僧曰。是難言也。若與我交則知之矣。少年踴躍。以棍與僧交。僧執一竿坐迎之。棍交竹竿。竹竿東。棍隨之東。欲西不得西。竹竿西。棍隨之西。欲東不得東。若膠之不可解。若風絮之不自主也。如是久之。竹竿忽上掮棍入雲霄。僧曰。是之為方。是之為毛。少年乃自愧其俗。不敢請。（見汪縉汪子文錄）

補履先生

蘇州府治東。舊有學。廢為文信國祠。祠之西數十步。有儠屋半間以居者。補履先生也。人持敗履往。則為補治。得錢以自給。先生少未嘗讀書。目不識字。以補履所入。從人問字。識一字。則餽以一錢。後遂能徧讀羣書。門內橫白木板三四尺。置亂書。雜舊物其上。其屋壁間。亦多古書。以是從之游者。慕其好學。皆稱之曰補履先生。其讀書。略觀大意。未能深造也。然一言感觸。輒黽勉服膺。大要以不欺為本。與人言。輒引之於善。娓娓然若懸壺而瀉水也。里中童子。有來就學者。不問修脯。往往多至二三十人。然不加督責。任之而已。以是未久輒散去。散則補履如故。卒年七十有五。姓錢名近仁。崑山人。見汪縉汪子文錄。

打卦者

華先生兄弟。忘其名。儆儻不羣。家無錫之蕩口。日晡微行。至某里東。見衆方圍聚一人。使打卦。其辭旨精奧。類有元解者。異而尾綴之。比歷數家。益信。其人出。華自後曳之問焉。張目答曰。打卦者。固問。答如前。華曰。儆廬咫尺。能一見過乎。遂邀歸。問答間。意殊傲睨。尋復持其具欲去。華彊之坐。使子弟出拜。願受業門下。打卦者顧而嘻曰。乞子固足任臯比哉。不可。良久乃許之。頃之。華姻親某。持盜刺來。華詳言夜且被刼。盜刺者。盜將

刼巨室。先書名紙。使人投之。以為信。蓋緣古先禮後兵之意。且以耀其威武也。某述之。窘甚。華為言家有子弟師。異人也。若請之。其可。當有效。某從華往請。打卦者俛首自循其髮。久之曰。事亦易易。然使人。慮不足任。必親往乃可。某曰。先生與若有故邪。打卦者唶曰。彼盜安得故我。我豈與盜故哉。怒欲弗往。某跪而泣。華亦前謝。乃往。既至。相其宅居曰。盜當從某至。取甎甓。列門外。為數疊。誡家人但闔戶寢。勿聲。家人陽諾之。實不敢寢。而打卦者寢自如。俄聞門外有人馬聲。隙窺之。見盜怒馬列炬。劍戟摩戛。聲錚然。前後約三五百人。及甎疊。而騁旅繞之。自初更至達旦。迄不進。盡異之。打卦者亦寤。問盜來乎。曰。來矣。來馬在。曰。在門外繞甎疊。曰。然則吾當出。遣之去。衆於門外設坐。擁之出坐定。舉麾麾。盜若寐。盡仆。顧曰。繩縛之。來。衆出繩。次第反接之。驅至前。跪。打卦者大言曰。男子負膂力。不能為國家效命。反棄身匪類。以汚辱鄉里。誠一死不足以贖。吾今貰若。謂某可畀而百金。若再。終不汝宥也。命解其縛。叱之去。打卦者亦取道歸。自館於華。饋遺贄幣。悉不受。彊之。則曰。吾今無事。此姑留於君。俟異日有用。當即取也。一日。趣華治具饌。以米四斛。云旦有客至。華如言具。至則二僧。儀狀雄偉。操閩音。始見。皆拜伏。起而肅立洪侍。命之坐。不敢坐。有問則跪而對。打卦者語之曰。止。今豈可以昔比邪。吾之

在此。汝具知之。汝之蹤迹。吾亦自無不知。各以心喻。不在瑣瑣也。可即去。勿再至。吾已為若一供矣。因出所具以食。僧袒衣大啖。俄頃而盡。摩其腹曰。徑飽。自此至彼三千里。可弗再餐也。起而為別。再拜。皆飲泣。打卦者亦黯然。僧遂行。打卦者留居華氏。凡十二年。後值九日。生徒盡散遣去。打卦者獨與華兄弟俱。逍遙隴畔。自得也。已指一地。問近屬誰氏。具答之。曰。後可即葬我於是。華以其言為不祥。笑曰。何為修短有數。吾已盡明日矣。華兄弟驚而泣曰。自蒙先生不棄。承視杖屨。有年所矣。然終不獲一識先生里居姓氏。實所遺恨。令日月淹迫。先生甯忍竟無一言邪。打卦者亦泣曰。薄劣誠不足為長者道。必欲識者。吾腰帶間藏有小佩囊。歿後可取視之。翌日竟卒。啟視果有小佩囊中帛書徑寸。語皆隱約。玩之。蓋鄭氏故臣。而隱憫以遯世者。僧當即其屬將。故在播遷。猶不失禮如此。乃具棺殮。禮葬之。如其指。別構特室。奉其主。世祀之。囊頗秘。不肯示人。聞至今尚存藏於家。見毛燧傳味蓼初稿

海老人

昔傳海上翁。乘槎入天漢。見織女。得支機石而歸。迹涉虛無。初不深信。後有人從番舶還。訊所經歷。云航海。先至崑崙山麓。陟岸取水。賽神。乃發。仰眺崑崙。半入雲表。人罕至

之莫測高廣。山半飛瀑。從天而下。奔流入海。去百里。砰訇聲如震雷。不可逼視。相傳為天河下游云。意其迂。猶未之信也。及游珠崖。與鴻合鉛。日夕盤桓。各述異事。合鉛云。郡中有海老人者。子無家室。來往聚落間。相傳百有八十歲。貌如少艾。行步如飛鳥。不食不饑。多食不飽。叩其術。曰。無之。自言其故則甚誕而不經。曰。壯時曾為海船舵師。一日。航海。連十二艘出港口。黑風暴作。漂泊星散。各不相知。老人艘入陰霾中。不計日夜。同舟大恐。籲天丐免。須臾風息波靜。遙見一島。兀立中流。艤舟就之。島上有尊官。下車擁蓋。竚立。持冊候來船。既維舟。尊官勅吏唱名。舟中估客無一遺者。各令登岸。乃點檢貨物。按籍貯庫。然後領衆見其國主。主大怒曰。若前許送十二艘來。今惟一至。得不大誤公事乎。遣人促之。還報曰。已逃矣。不可及矣。左右請曰。貢期廹近。不容少稽。盍選其最貴者。約而獻之。三請而主乃可。下令搜於內艙。次日。百珍七寶。絡繹登舟。明珠拱把。珊瑚專車。未嘗見也。將解纜。操舟之徒。皆用彼人。來者無一與焉。老人止之曰。此吾舟也。爾國借之。爾人操之。萬一有失。將誰問乎。必吾與乃可。否則有死而已。舟不可奪也。使不得已。還白其主。三復而後許之偕。然亦間於舟中。彼人操舵。出沒巨浪中。如履平地。老人善之。行一日。見海中洲高聳。石碣大榜其上曰。河海分界。弗解其義。遂順風揚帆。

溯流而上。遠矚水勢。如疊嶂。如層灘。如梯階之待登陟。漸近漸平矣。行一日。乃得安流祥風搖曳。卿雲縹緲。夾岸居人。碧闌朱戶。男女耕織笑語。無異人間。老人茫然不知所屆。欲往問之。風迅帆疾。舟不為駐。行一日夜。曉起見日光發海底。隱隱聞鼓吹聲。仰視城郭。金碧迴環。貝闕瓊宮。香雲靉靆。舟既泊岸。復有尊官檢視如前日狀。惟按籍呼名。老人弗與耳。尊官叱曰。此何地耶。凡夫乃與俱來。使者曰。此舟主也。不肯捨舟與我。以死請。主弗獲已。乃許之耳。尊官回奏。可其請。偕之升殿。殿上垂旒袞衣。儼若至尊。老人戰慄。頫首不敢視。須臾命坐。賜饍。衆皆坐。惟老人久立。布末席。乃令之坐。坐定。上食行酒。皆冠冕貴人。飲食非人間有也。老人跼蹐不自安。酒三行。乃辭出。尊官引至鷁首。謂老人曰。汝得至此。天幸也。食天廚食矣。既活汝命。且獲長生。老人諾諾致謝。究不知其所屆也。既發舟。瞬息還至其國。國主不復見矣。老人索還前貨。及同舟之估客。使者以實告曰。此龍宮也。昨朝貢者。天帝釋也。與汝同舟。盡入水族。不可復還。惟汝幸食天食得歸人間。延年住世。善保汝體。可成地仙。否則無病脫去耳。老人疑懼交集。固請不已乃引至海濵石竇中。諸估客咸在焉。面目猶人也。四體已為魚鼈。相視墮淚。不能語矣。老人恐。乃乞歸。有人操一葉舟。招之使渡。遂附焉。令閉目。少頃抵岸。失舟所在。問其國

土。則交趾海濱也。恍惚其事。如夢初覺。值鄉人之商于交者載之歸。越三甲子矣。其自述如此。他無可驗。惟食天廚膳。至今毛孔常有香氣。鄉有病癩者。與之宿。輒得瘥耳。始信天河下游。與海相接。逆流而上。復入天河。容或有之。因為之傳。用釋乘槎之疑。見擇跡剩集。

汪初

汪君名初。字絳人。先世徽人。遠祖某。始從居杭。刑部主事名憲者。君之祖。候選大理寺寺丞名瑜者。君之父。君自少儁爽。未十歲即耽吟咏。稍長博習經史。十七歲入邑庠。君母梁安人。山舟學士女姪也。學士精鑒賞。君數從譚論。學士喜。收弆前人題尺。而君獨愛詩幾。門攤書肆。有所見必購得之。裒成十數巨冊。國初諸老輩手蹟。皆得之。遇佳風日。輒焚香展諷。意脩然甚適。偶拈筆為山水小幅。清拔似元人。風雅士多樂與君交。君亦灑落自喜。大理君家素豐。既而中落。鬱鬱不自得。從居吳門。又屢失意於省試。遂慨然入都。謀諸友人。輸貲為庫大使。試仕於蜀。君少工詞。所為滄江虹月詞。少司寇王蘭泉先生見而激賞之。入蜀。攬山川奇險。則詞益進。黃天蕩。馬當潯陽驛樓。諸懷古作。峭蕩蒼涼深得騷雅遺意。廉使方公績。愛君才。招入幕中。文酒娛讌。不以屬吏待也。嘉慶十二年

六月。四川馬邊廳猓夷作亂。總督發兵勦捕。君從廉使往。凱旋。上將吏功。君名在焉。以縣丞補用。而君遽歿矣。君體素羸。善病。能食酒。而飯不過一甌。其歿也年纔三十有二。見許宗彥鑑止水齋集。

汪楊嚴三文學

諸生汪家禧。仁和人。楊鳳苞。嚴元照。歸安人。儀徵阮侍郎元督學浙江。三人並以高才生受知。嘉慶四年。侍郎巡撫浙江。立詁經精舍。招致三人在其中。家禧年最幼。而沈篤銳敏。好學尤甚。性謙下。常若不及。六一泉有神位數百。類皆前明湛族破家之遺老。莫知其蹤跡。家禧一一鉤考得之。撰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餘種。其他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鳳苞早以西湖秋柳詞。有名於時。為人性僻。不樂至城市。於經學小學。皆有根柢。尤熟諳明末事。嘗為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終身不娶。六十外卒。元照生而識字。四歲能作大書。八齡據案作諸體書。求書者盈戶外。江南以為奇童。性倜儻不樂市井。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娛親雅言。爾雅匡名等書。三人者。皆方聞彊記有守君子人也。楊許宗彥為之傳。見許宗彥鑑止水齋文集。

葛大賓

葛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為湘鄉人。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微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灃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毫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耻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為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積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為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適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即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則庇其喪，無子為之立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

以躁求邪。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纔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見曾文正公集。

沈起

清　曲園居士纂

沈君諱起。初名方。好學。善屬文。工詩歌。通經史百家言。不拘箋注。能自出意解。皆成確論。家貧。冠折巾。衣襟裾不完。往往至日暮不能舉火。饑寒益自奮。時海甯查孝廉繼佐負重名。傾動天下。士爭歸之。君一日叩孝廉之門而請見焉。孝廉與語。奇之。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君者。君亦曰。是真能知吾者。君之名於是大振。會閩中許公豸為學使者。君應試卷越幅。乃揭編號餘紙書曰。身本孤寒。年幾三十。無所見知。公人倫水鑒。方遴選真才。而身又累越幅。良用自悼。然愛才如公。幸勿以微眚。束之高閣。許君得君卷奇之。及見此紙。尤奇之。遂錄補博士弟子員。覆試日。故呼君怵以威。君應對不屈。許益奇之。時年二十有八矣。自是試輒高等。查孝廉操選政。君實佐焉。已而孝廉曰。君當自出手眼。與世共見。書賈亦遂聘。選有臨秋等集。學者宗之。君素好奇。有直指某者。橫甚。按嘉禾。郡守以下皆膝行怵惕。謁文廟。命君講。君進攻乎異端章。曰。太祖高皇帝云云。直指倉皇出位。旁立。鞠躬屏息。終講不敢忤視。既欲搆君過。不可得。又以知名士。乃止。

甲申變聞。君痛哭出血。既聞馬阮所為。益憤甚。顧無可一用其奇者。乙酉六月。君病劇。乃走東禪寺。慨然賦詩。若將以緇服終者。因更其名。而字曰墨庵。世遂稱墨公云。君既棄世。益肆力於文。以自成其一家言。拔新領異。探幽抉奧。莫不羽翼六經。而文勢縱橫。不可方物。江左名士。咸推重焉。君常曰。明之亡也。不亡於闖賊。而亡於東廠。因作明書傳集。更原禍始。絕筆於成化十二年秋始設西廠。又學園集八卷。大易測詩逆春秋經傳引四書慎思錄各一卷。測杜少陵詩一卷。今國語八卷。續集一卷。詩存資暇錄各一卷。宗門近錄二卷。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天水法嗣如庵。經理其喪。葬某都某鄉。莊東禪寺之東南隅。題曰。故明秀才墨庵沈公之塔。見魯道扶集。

蔣之翹

秀水聞溪。為江浙接壤。其族大者。為陶氏王氏。若蔣氏。無閒焉。至啓禎朝。有蔣處士者。與俗殊尚。孤清刻苦。家多藏書。博古自好。而不遇於時。當弱冠應小試。為姦人所誘。遂陷於縲紲。誤終其身。益杜門讀書。通五經之學。裹糧至南都。遊於焦弱侯先生之門。學益進。而處士務自韜晦。海內未有知之者也。年三十。注釋離騷。鐫行於世。識者翕然稱之。而處士之名始著。復訂定晉書。乙注其謬誤。漳浦黃石齋先生見之。嗟賞。于是天下

成購是書。而處士之名益著。及年四十。復綜次韓柳集據文箋注悉考之新舊唐書適
年。書成。俄當鼎革。其板質之他郡。成帙鮮少。學者求之不即得。價益騰踊。處士之名復
大着。自兵燹以後。閘溪災。資業傾廢。遷處不常。漸至貧困。困下帷以授生徒。生徒豔於
時尚。處士必教以經史。及先輩名文。生徒相率適去。而處士益困。旋始變計。志圖貿易
念先世以貿絲為業。遂操作於權衡之中。凡貿易之術。主客往來。主人務為權詞詭說
曲致殷勤。以誘致羣客。處士恥之。立言必誠。必信。欲以移風易俗。未幾。巨商大客皆散
去。就他賈。而處士益大困。久之。欲盡棄其書籍。自念非天下名流能通羣籍者。我不輕
授也。俄秋嶽曹公以憲副歸里。夙慕隱德。下交於處士。言論相洽。隨以所藏書歸於曹
公。公得書。報以兼金。得免於困。處士既受金。即閉關不與世往還。同里陶孝廉子襄筮
仕景陵令。將之楚。欲就問景陵風土人物。及為政大端。不得入。乃縋垣而與語。聞者怪
之。揵戶二年。蒐葺槜李一郡諸名集。自洪永訖啟禎。采定詩歌若干卷。題曰槜李詩乘
郡之高賢大良。貞夫隱士。得藉以表見。其有功於槜李人物。為甚大也。自詩乘告成。始
啓關延客。繕寫副本藏於家。越兩年而處士歿矣。處士名之翹。字楚稱。別號石林。生於
明萬歷甲辰。歿于今康熙丁未。年六十有四。其詩歌。自甲申以前。名曰甲申集。後之所

作名曰甲申後集。處士自注騷後。欲髣髴三閭遺迹。襜簦入楚。游南嶽。覽三湘七澤之勝。隨所感觸。往往見之於詩。故集中楚詩為多。見沈墨庵集。

史以慎

史孝廉諱以慎。字真常。任邱人也。幼穎慧。日誦千言。年十七。中前明庚午順天鄉試。數上公車。不第。甲申後。絕意進取。顏其堂曰粥若山房。讀書賦詩其中。累旬日不出。苦介寡合。同邑惟劉常也心一兄弟。及殷擴四李性符相友善。聚則分題命酒。不及世事。晚慕竹林諸人。高自脫略。使酒作達。遇飲必醉。醉必發狂。或歌或哭。跳擲拋擊。傾杯倒瀋。淋漓霑濡。人厭避之。呼為酒狂。或露頂行街市間。逢人輒問我醉否。或言醉則怒。未醉則曰與我飲一斗。同殷李諸人飲醉。乘城見丈吏。吏大呼曰。殺殺。卒以為賊也。奔告邑令。令倉卒偕數役弓刀來捕。至城。悄然。惟聞鼾聲相和而已。乃以燭照。劉枕戶限臥。樓中吐痕宛然。殷坐倚窗下。孝廉伏城垛。垂頭向外而睡。令曰。飲何乃至此。命役分扶歸舍。他日過徐金吾。呼飲。時釀熟未壓。就瓮挹而飲之。孝廉曰。牛欺吾醉耶。以糜作酒。傾之馬槽中。即坐槽上。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慷慨悲壯。未有也。又入張別駕舍。延客未集。陳設甚都。主人望見避去。孝廉徑詣鑪取酒。獨酌。張僮過。强牽問客。僮以某對。

孝廉大罵曰。往延史公。不如是。以彼位高多金耶。掀衣出醜穢。灑溲堂中而去。其醉狂多類此。然性至孝。事母劉孺人。依戀如嬰兒。家甚貧。供母務求甘旨。夜必上堂問孺人安。侍婢答曰安。然後歸寢。雖極醉。不失常儀。親友知其然。值狂發。詭以家嫗出呼曰。孺人安。君醉可睡去。孝廉輒俛伏。移時成眠。亦足見其天性矣。歲荒。家用不繼。隔日一舉火。未嘗告人。邑令翁年奕。賢者也。聞而餽之粟。孝廉曰。此活阜田院中人物也。甯可入史公腹。辭不受。其介若此。歲乙巳。以疾卒。生平著作。多乘醉為之。醒亦略不收檢。散失不存。惟李性符齋中。藏其粥若山房詩一册。雜文十餘首。見麗雪崖集。

藍忠

藍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卓孺人。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横。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為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踉大叫。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內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咬泥像碎之。居民閉户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銜撲附近人家。倒某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

中。防虎患。門內植二柱。衡橫木拏之。虎竭力衝撲。不可以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屋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直前鬬虎。卓孺人攜杵從之。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及入腹中三尺許。拔刀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雙手搤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數下。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斧。竭力連劈之。比雞唱。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死矣。急視父。尚臥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翌日。元章公竟死。公及孺人哀痛急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請以上聞。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倖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為名。是幸災而樂禍。忠尚得為人類乎。請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尚留以有待焉。公長于韜略。後為武諸生。以卒。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徐夢麒

徐夢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徽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

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脩脯。悉與輟子均分。事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為諸生。教授達濠。有寒士陳某。邑之華里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昔有某蛋婦。一男頗佳。願為某嗣。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殮。麒拮据為之經營窆焉。訪所謂蛋婦男者。則陳外遇產也。笑且詈曰。豎子。此不切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為大。猶愈於他人子也。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親朋。得金六。取其子。躬抱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呱呱而泣者。以為女客來矣。至門停輿。皆駭愕。不知為誰氏親眷。麕趨視輿夫揭簾。見抱兒出者。則麗然長鬚。昂藏一大夫也。里人皆大笑。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畀之。里人皆感激泣下。相謂曰。此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今兒已成立生孫矣。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盧和

盧和。潮州靖海廳人。居惠來縣東郊塗城。身長七尺。黧面長須。為邑壯丁。順治乙酉。林學賢為寇。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息不相通。縣令沈維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召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諾。胸藏血書。懷二鴿。從城南縋出。夜暗如墨。人

對面不相見。和匍匐膝行十五里。至神前。遵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為號。夜或遇賊。則蹲伏如狗。又或似棄屍。賊竟以此紿去。書得達。如是者二十四次。援兵至。圍解。見藍鼎元鹿洲初稿。

楊老痴

老痴。姓楊氏。名貞。字彥恒。宣城北鄉人也。晚自號老痴。人皆曰老痴老痴云。老痴少孤篤學。獨喜為詩。不干仕進。顏其堂曰慈壽。奉母濮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褐。與農人餉婦。課耕田閒。意有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琢。略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成化間。翰林簡討莊昶聞老痴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野老荷鉏。問老痴何在。荷鉏者微吟自若。莊笑曰。公即老痴耶。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痴嘗暮春見窶士游學。有飢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後子規啼。聲聲叫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痴驚問姓名。曰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以老痴嘗愛古琴劍。自京師致琴一劍一。而老痴已卒。左輔官行人。册封海外。既返。為迂道哭祭其墓。感動行路。先是。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限呵字。不成。召問老痴。輙續之云。回思拜別寒窗下。凍手縫衣帶線呵。賀叫絕。厚為之禮。其為

詩。任真捷給。多類此。所居曰斗山。有斗山集。藏於家。又愛橫塘山水。遂移家焉。其地一名燕窩。卒年六十有七。子絅、綧。世其業。族益繁。今號燕窩楊氏。見施閏章愚山集。

方召

方召。字虎鄰。宣城人。為諸生。貧寠失志。明亡。山谷兵起。召輒集鄉里。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父老。寬征斂。自謂官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騎使。毋暴民。毋橫索廚傳。民呼真父母。時清師定浙江。金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師次江山。人皆震恐。召謂事已去。毋徒殘民。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冠帶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井死。丙戌八月七日也。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今置亭井上。曰冷香亭。蓋縣齋之西偏也。晝夜常形見。官為位祀於署。民像祀於廟。左右二楔。大書不愛錢。不怕死。蓋其視事時。常牌書此六字。出則使人負以前驅云。墓在城南景星山。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方公之墓。康熙七年。同里施閏章過江山。至井所。弔以詩曰。濯骨寒泉迴絕塵。為全黎庶不全身。誰知一月江山令。竟作千秋俎豆人。見施閏章愚山集。

劉日陽

劉生日陽。字若木。宣城北鄉人。父大生。為諸生。知名。早卒。生依母氏。體羸貌寢。鄉人不能識生。生亦不往干人。獨族弟祖琨善之。嘗借書讀。午夜不輟。已習為詩。所居臨溪。躬爨無事。獨吟修渚大澤間。不知者以為狂。而其人實恪謹。貧甚。為童子授句讀。間與郡中諸詞人往來。業日進。焚其舊稿。益肆力學古。日有常課。毋敢缺。順治辛丑冬。娶某氏貌亦寢。夕將婚。俄中疾。若斷股劇臂者。不能交禮。移宿召醫。醫皆愕然。就醫於郡。疾革載歸。及門而卒。年二十有五。貧不能殮。祖琨為經紀其喪。其詩清新瀏爽。余嘗得數紙誦之灑然。如疏鐘江岸寺。細雨板橋村。葉黃山下路。霜白渡頭船。荒村羣鳥亂。破屋一燈昏。市近魚蝦春入饌。時危鼓角暮關心。古杉抱閣日光碧。芳蘂垂階露氣涼。鷄聲一徑竹風內。煙火數家梅雨時。皆警句。為人所傳。然所積詩頗多。歲常成帙。或數易稿。死而零散不見其全。為可惜也。日陽奉母謹。母死。日夜哭。已夢來告曰。兒夙世戒僧也。以心動墮此。法不當婚。若不婚。猶可數年活云。見施閏章愚山集

金俊明

金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官甯夏。往來燕趙間。馳騁游獵。頗任俠自喜。

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之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于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詞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志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詑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書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詞。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為幸。間喜畫樹石。皆蕭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為況。蓋其為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名。願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絕俗。雖古之沈晃不過也。壽七十有四。見汪琬堯峯集

翁天章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為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竟棄君去。更歸他氏。而君猶

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為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有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豪邁尤與君類。客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苑中。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為外婦。已復游臨安。輦橐中金二千於廣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得復稱俠矣。遂徧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艤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智數武斷山中。當明愍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甍畫棟。制如掖庭。為怨家飛章所訐。下廵撫。捕置於獄。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閒久之。始得解。蓋翁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令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死。彥登老且病。而君亦濩落長安中。迄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真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見汪琬堯峯集。

王武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也。以諸生入太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踘彈棊馬射。伎擊之術。與夫蓺花種樹。養魚籠禽之方。

無不通究。而尤長於畫。素善鑒賞。當王氏家門鼎盛。其先世所遺。及平時購獲者。率多宋元明諸大家名蹟。往往心摹手追。務得其遺法。故其所寫花鳥動植。信意渲染。皆有生趣。家本饒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產。數爲傜賦所困。又性好施予。親故閒或有負之者。亦概置不問。計一歲所入。輒緣手盡。以是其家遂落。甫壯乃屏絶諸好。獨以高潔醞藉自持。所居爲文恪公故第。其旁怡老園。有亭榭花木水石之勝。恒與賓從及諸昆弟。具蔬果酒食。觴詠其閒。值其空無時。亦必清坐相對。談笑移日不倦。家既益落。而所作畫益工。諸好事者。評王先生畫。雖前輩陳山人道復陸處士叔平。不能過也。前太常王翁煙客。亦善畫。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苑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其聲譽大噪。四方士大夫走書幣造請者。日夕相屬。寸縑尺素。流傳遠近。莫不鄭重藏弆。甚有作贋筆以售者。京師貴人爭慕王先生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內閣宋文恪公。即王先生姊婿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先生入京師。先生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著者也。有如文恪公諸客。況徵君。唐解元。文待詔之屬。其人皆能爲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蓋晚而自號忘庵。或徵其說。王先生告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今余

之補劓息機於此也。世忘余乎。余忘世乎。兩相忘。則去道也近矣。其寓意超卓如此。年僅五十有九。卒於家。居平善病。晚歲病屢發。不復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王先生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年老有孫女。不能嫁。王先生復力疾為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客有以病諫者。王先生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是積藏諸名蹟。及他玩好。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米。幾罄矣。疾既革。又命諸子盡出篋衍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復存者。見汪琬堯峯集。

沈通明

淮安沈通明。字克亦。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並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數斗。裂帛束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耶。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為浮屠。已

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乎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任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矣膂力雖稍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之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見汪琬堯峯集

張霖

張處士霖者字杏穡世為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歷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秔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并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

終其身。始余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欣然倒屣出坐于池上。指松謂余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即日入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為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如此。見王士禎漁洋山人集。

劉任

劉任字宏父。一字繹弦。潁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嘗著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或目笑之。先生弗屑意也。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當設醴相待。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鳧之句。遂瞑至日。空中聞羣鶴聲。香氣冉冉下。人稍稍異之。後十年。先生故人客燕中者來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蘭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題。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實先生也。逮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每問及見先生者。曰。承平時士大夫高自標持。先生居東郭門。檻內置棊一局。有過者。輒留與戲。販負傭保。皆得掀髯攘臂。其閒。其於世

無眕眭。皆此類。（見劉體仁文集。）

曹永鼎

曹永鼎。自號真陵子。汝陰人。予於己庚間。年少氣盛。妄意當世之略。真陵謂予曰。世將易矣。宜勿事事。眎一圖。記乾象之變。問其期。曰殆不出十年。因慷慨歎息。真陵家故饒。招致四方士。談天文遁甲風角鳥占諸術。善騎射技擊。又妙解音律。好彈琴。下及絲竹匏革。凡器之可以成聲者。無不觸手調諧。其與世若嬰兒。每羣聚使雜占射覆為笑樂。率易其語。又嘗夜與步中庭。真陵曰。火在斗。當有主兵大臣當之。以日占之。在內不在外。未閱月。大司馬陳新甲。以泄禁中語。坐他罪死。甲乙間。依余居。己丑春。余出遊。真陵忽盡焚所藏讖緯諸書。獨留一冊付侍者曰。以此貽劉子。越日卒。蓋文數篇。皆論琴理。（見劉體仁文集。）

詹夢符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甲寅山寇之變。景明病足。匿居旁草樓。篆文則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至此樓必為灰燼。盍亟去。景明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無益。汝慎為宗祧計。篆文號泣不忍舍。竟負父以逸。未里許。為賊所

及冢文被數創死而景明以老病得免聞者皆為泣下初冢文誕時景明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以志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重名海內景明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箕以諸生死國難而冢文卒冒白刃以身殉父豈忠孝之氣上為列星先後固以類感耶見毛際可安序堂集

劉宗洙劉恩廣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人四沖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搆亂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四沖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罵賊死並執四沖身被數創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難往赴賊怒截其耳鼻後數載四沖遘疾宗洙取糞嘗之事甚秘鄰人郭景儀妻從壁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令海內傳襄城有嘗糞孝子者是也父歿破產營葬同季弟宗泗合爨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六燕共巢又芝生於寢門者三人以為孝友所感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學當得官皆以母老不仕及母卒結廬墓側毀瘠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歐血疾學博馬奪錦至榻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吾五內裂矣尋卒宗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歐血遂不起里中私謚其兄弟曰孝友曰

純孝云。見毛際可安序堂文鈔。

霍亮雅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竒。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亮雅與友人刺。署字蓋以為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為慢己。亦以字答之。後聞之。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為參政。好飲。早休致。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細事。與人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肯覆額向人。貌清癯如鶴。語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為河朔間人也。生平好尚屢遷。好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持準提戒。勤須菩提象虔事之。好仙。奉呂純陽。憑箕語。倡和談謔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翻閱。閒為詩。清迴脫俗。尺牘隨手。類蘇黃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古玩。能鑒別真贋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為卷帙。瓦尊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於邑。多叢臺複閣。吳越之士。至者如歸。供其館穀輿馬之費。無夕不高會。家以是中落。不恤也。好歌。常自蓄優伶。其自遠方至者。必窮其技。好博。作博蹤摹畫博事。曲盡酒闌燈灺。呼聲動天地。常負。負益豪。不以勝敗為意。好遊。遊不出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自攜酒。所至有招之者。輙出己酒飲之。或

贈以金幣。聽人自取去。好潔。日輒數浴。几案無纖埃。令兩童子執箕帚隨之。涕唾必掃除。客謂其庭一草一木。皆有六朝風致。晚多病。諸好悉罷。獨好客益甚。不能飲而卧觀客飲。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別。談笑而逝。年五十歲。見申鳧盟集。

沈頲

沈頲字朗仲。美鬚秀頎。自幼不肯治舉子業。喜神農氏之學。黃帝扁鵲之書。受學於徐恂庵。李士材。切脈處方。為人治病。決生死多驗。崇禎十一年。授太醫院吏目。不赴。居數年。而天下方亂。兵駐蘇州。無貴賤主客文武悉就君。及錢唐人劉默生所治病。兩人齊名。後默生將治病太倉。鬼嘯于病者之榻曰。劉生來吾事不濟矣。其一曰。不如先殺劉生。明日。默生入室。將診。暴病卒於是。獨有君。著有病機合論若干卷。付其門壻陸其清。藏於家。庚戌十一月。受戒於靈巖儲和尚。修出世法。明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九。君寫字賦詩。畫山水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他長。見顧云美集。

孝賊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為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為捕者所獲。數受笞於有

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老僧。寺中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已反。僧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僧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無何。强釋之。厥後不復作賊。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汪魏美

汪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唐。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始返錢唐。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淡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也。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懽。惟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庵。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

年四十八。臨歿。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存者。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為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惟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託於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為其所甚難者。（見黃宗羲南雷文定）

王征南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外家。蓋起于宋之張三峰。三峰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峰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王宗為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為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為吳昆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昆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為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

枚窺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事。奉為美櫝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為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為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為賊也。聚眾圍之。征南所向。眾無不受傷者。嘗歲暮獨行。遇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者。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刃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為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蘇。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為人報讎。然激於不平。而後為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讎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閫。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句致島人。藥

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以為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殷勤。而征南漠然。不動。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弦。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為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睨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被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為麤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厓。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炫燿。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見黃宗羲南雷文集

奮最編卷十四終

周夫人

清　曲園居士纂

前明周忠武公遇吉之忠勇。世多知之。乃其妻。亦奇女子也。世則未有知者。山東李纖齋煥章有周夫人傳。今錄於此。云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麗姣好。纖小盈盈。有異力。善騎射。挽弓數百石。讀兵家言。傳李衛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甯武帥幕中。李自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寇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統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為也。忠烈公是之。不果行。明年正月。寇分四將軍兵出河懷蒲津。自分兵四十萬。由西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庸。犯京師。是時忠烈公在雁門閒。諸鎮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甯武。寇至。忠烈公迎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榆林甯夏兵。共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鬭。俘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忠烈公拔佩刀自殺。夫人貫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莫敢當。自成至。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

兒盡矣。夫人怒。自鞍間。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遁去。陣潰亂。夫人乘亂攻之。所擊殺近萬。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乎天乎。將軍死。戰何為耶。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軼之。余來趙城學博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為予言其本末。為之傳。附忠烈公傳後。見李煥章文集。

曲園居士曰。按明史周遇吉傳。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是公之夫人為劉氏。其勇健誠有之。如此傳。則并能持矛陷陣。力戰捐軀。凜然烈丈夫矣。錄之。亦可補史傳之遺。周遇吉謚忠武。此云忠烈。何歟。

沈雲英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士。為道州守備。雲英性聰慧。工書。旁涉經史。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入湖南。湖南郡縣皆靡。惟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既而再與戰。馬驚仆。隕於陣。雲英聞父變。奮呼持矛。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湖撫王聚奎疏聞。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而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父為守備。守道州。雲英所適。四川人賈

萬衆。為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扶柩歸蕭山。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子兆陽。受春秋胡傳。為知名士。卒年三十八。（見汪啓譔文集）

畢著

歙縣畢氏女。名著。字韜文。亦國初人。布衣王聖開之妻也。年二十。隨父官薊邱。父與流賊戰死。屍為賊所得。著身率精銳劫賊營。手刃其渠。衆潰。輿父屍還葬金陵之龍潭。夫婦偕隱以終。有紀事詩云。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邱。父馬為賊乘。父屍為賊收。父讐不能報。有媿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漉漉。手握仇人頭。賊衆自相殺。屍橫滿坑溝。父屍輿櫬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賊同仇。蛾賊一掃盡。國家固金甌。又有村居詩云。席門閒傍水之涯。夫壻安貧不在家。明日斷炊何暇問。且攜鴉嘴種梅花。（見國朝閨秀正始集）

曲園居士曰。畢著事。與沈雲英相類。故並錄之。正始集中。又載許夫人。奉天鐵嶺人。鎮平將軍一等男徐都治。謚襄毅公之妻也。精韜鈐。善騎射。偕襄毅公出兵。每自結一隊。相為犄角。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犯湖南。襄毅往援彝陵。夫人駐防江口。

十五年。鎮將楊來嘉叛。夫人脫簪珥犒師。沿江勦敘。慶卹之。八月。倅祀鎮署。夫人中礮歿。將軍蔡毓榮等以聞。特旨優卹。予雲騎尉世職。以次子永年襲。何國初奇女子之多也。朝廷一例哀榮。以命婦而從陣亡。恩例賞延於世。亦非常曠典也。而其時之師武臣力。即可於斯徵之矣。

王秀女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浚儀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為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擗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事舅姑。之瑞令妻與女。伺其臥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己為娶妻。生子輅。妻死。遺孤就哺外戚。烈女思自撫之。為于氏宗祧計。王堅不與。烈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見毛際可安序堂文鈔。

廖氏

廖氏者。河南開封府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誠。美容儀。善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高緪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嘗至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即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為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後十年。移家嘉興。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為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誠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為。長而悔焉。所為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肎復為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臯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見李良年秋錦山房集。

李孝貞

李孝貞。名鳳。秀州李夢康女也。事父。終身不嫁。夢康士而貧。夕不再炊。女織絍以佐尸饔。吟誦與杼聲相間也。父疾。禱於天。有鳥銜果墮藥枰中。嘗而進之。脫然愈。里中世族。爭束帛儷皮徵孝貞。孝貞益不自安。一日。請於父曰。女孰賢。佯曰。善事舅姑耳。女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竟不可奪。閭巷聞而化之。諸婦女有

爭言詬誶相恐嚇。戒勿令孝貞知。時復為之語曰。生女愼勿嗔。養父不嫁有孝貞。孝貞何私議也。先父死。年四十七。見丁澎文集。

林氏雙烈

林氏在太平為望族。孝廉君楚惟之長子有茂。娶同邑崔氏女。甫二載而茂卒。崔以娠故未殉。予生而殤。崔於是仰天長歎曰。吾所以忍死待者。為未亡人植遺腹耳。今已矣。吾何求哉。盡出其奩中資以奉姑。以分娣姒。給奴婢。初取鉛粉咽之。弗死。吞金簪。又弗死。俟家人防稍懈。投繯而死。孝廉君有女。字石埭方生。未歸。聞方生病篤。女減食輟膏沐。若欲與同生死者。比卒。家人匿其訃音。女疑之。究詰侍兒。乃得實。即衰請往奠。弗許。哭三晝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孝廉不得已。與期曰。奠畢即返。依舅姑。不若依父母便。女唯唯。於是輿送方生塋所。哭奠如禮。歸拜舅姑畢。乃引鏡自刺其面。湟守忘二。遣輿返。不肯返。曰。凶服在身。不敢侍父母側。迨明年。翁復歿。姑李氏自刎以殉。人意此時女必死。女泣曰。兩叔幼。伯舅姑老。我死。誰為翁姑殮者。於是凡附椑之具。纖悉治具。無不至。越十日。命侍女具湯以沐。湯至。紿侍者出。而雉經於寢矣。任繩隗為作太平雙烈傳。見任繩隗直木齋集。

張氏五烈

甯晉張來鳳兄弟。以詩書世其家者也。戊寅冬。闖賊陷甯。來鳳之母李。率其妻劉暨弟起鳳妻霍附鳳妻章徙弟嘉猷妻王死之。初賊薄城下。勢且殆。諸婦謀諸母。母曰。吾輩婦子。有死無二。相與亡匿文廟中。見古井泓然。指而歎曰。吾一家得死所矣。我先之。若等從而後。諸婦請曰。婦輩年蓋少。不死即辱。姑老矣。其何爲。母曰雖然。終不潔。褰裳而趨。諸婦挽之力。咸跪請曰。姑老矣。不死終無憂。母熟視良久。賊洶洶迫牆外。紿曰然。若志自行之。我當反。諸婦泣且拜。以次挾稚子投井中。母仰天呼曰。吾豈貞舍兒輩生耶。躍而入。有婢名秋湄。救不及。亦死之。越日賊去。來鳳兄弟出。諸婦及母屍如生。劉及章猶抱一子。未棄也。道旁觀者歎泣。命其井爲第一泉。謝令鼎新易名曰五香。顏令子成。又改稱五洌。勒石以紀其事。見程可則海日堂集。

女奴景

澤州陳文貞公。有記女奴景事一篇云。女奴景。嫠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遥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

益不堪。謂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主邪。諸柴愈匈匈。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笞之。後令行柴境中。柴遮道訴。又數而笞之。愈笞愈虐愈慘。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益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下。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豈非出於至性者歟。（見陳廷敬午亭集。）

濮氏女

沈昭子有桐鄉濮氏女傳曰。余姨母朱。適於濮。其家財萬金。無子。姨悍。夫不敢畜媵妾。止一女。計以萬金遺女。為擇壻吳生。吳生貧。置利田宅予之。給奴婢什物。夫妻美衣食。娛佚遊。如富人居。女獨自念母以女故。斬濮氏祀。義不忍。從容白母。阿母即百歲後。安能饗異氏一杯羹。且令濮氏世世宗祠不血食乎。母怒罵曰。吾用萬金餉汝

犬豕猶知人意。況人乎。女於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心。父所知也。女為父置箕帚婢。父時至。令侍巾櫛。生男。存濮氏祀。女死瞑目矣。父喜過望。感且泣。與女約。生男而長。萬金共女中分。女笑不答。歲餘生。果男也。女度不可隱。載而之母家。會濮氏一二長老。廟見男。具白母。母有子矣。為母賀。母見之大驚。疾怒次骨。不可忍。然已不可奈何。行復自念。女逆我如此。何用逆女為。不若長養此兒。誓不予女一錢。是固女命絕之時也。於是收其田宅奴婢什物。驅就他舍。勿復相見。吳生日窘窮愁苦。鄰里親戚。故所與遊者。皆誚笑之。生憤恚婦。欲刃之。婦度無所容。遂自經以死。見沈珩耿巖文選。

蔡氏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為里人張廷祚妻。少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廷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王師既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有方祐者。大舉兵。兵經廷祚里。廷祚與語不合。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死士。為夫報讐。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耶。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數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祐。一日。聞祐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

首袴靴。衣短後衣。藏利刃。突至祐壘。未及數十步。反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宗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祐悔禍投誠。自束縛詣郡縣。郡縣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户。已而娶於蔡。為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祐。每見益恚。髮髻反裂。然不令祐覺也。祐且為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寧獨夫也。君縱勿相慰。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勵。齧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轉展牀第。或起立闢門。左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嗚嗚。握利刃刺壁。既穿。刃刺猶不已。如是以為常。踰年為戊子春。氏偵祐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林。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裂。挾刃以俟。日午。祐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祐。祐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氏急持刀斫祐。墜馬。祐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麕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為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讐雪。妾當就死於官。且言且馳。祐攀松枝與鬪。中氏額。血被面。鬭愈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鷙若飛鳥。俄而祐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提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撟舌不能下。氏又揚言於衆曰。吾夫為賊所害。歲餘目

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弃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以不即死者。為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邪。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見陳玉璂椒峰集。

董嫗

董氏者。江都韓文適先生家嫗也。嫗給事韓久。有恩。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其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哭拜嫗。嫗泣受。裹諸懷。即夜遁。當是時萬馬屠城。城中火起。照鋒刃如雪。天大雨淙淙。與戈甲聲亂。殺人塞坊市。嫗匍匐蛇行刀頭馬脚之下。伏死人中。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啼。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竇出。匿江灘。拾荻穗啖兒。得不死。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有成。名魏字醉白。醉白將婚。嫗病甚。熟視新婦。泣曰。婆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善事爾夫。爾夫昔抱持從萬死中活。有今日。其為人賢且才。雖貧勿戛。後必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爾夫也。婦敬謝之。嫗即沒。年八十有三。見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

項淑美

項烈婦。諱淑美。湻安東錦溪里人。適荼坡方希文。希文好學。烈婦獨總家政。年三十。未有子。為希文置一妾。未幾。烈婦生子瑞合。人謂賢婦之報云。丙戌春。潰師駐湻安。沿江數百里。皆屯兵戍守。所在縱掠。希文攜家避諫村。烈婦念田畝遠廢。無以自給。會親族姨姒皆居西坑山。谷險峻。去家近。得以兼綜諸務。遂徙依焉。希文雅好古。圖書萬軸。悉載以往。五月四日。妾子病疹。希文攜瑞合。延醫百家坪。烈婦與一嫗一婢俱。是夕兵驟至。因風縱火。火將及。婢泣挽烈婦衣。欲俱出。烈婦正色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者不辱。若能死。從我。不能。亟去。時嫗已先逸。見火熾甚。復奔入呼曰。火封舍矣。又呼曰。某某已出匿他所矣。皆不應。積書左右。坐其中。火焚書燼。烈婦死。見方象瑛健松齋集。

馬烈婦

馬烈婦闞氏。青州安邱人。適同邑馬元成。元成遘瘵疾。烈婦晝夜視藥餌。見其夫痰悶。喉中喀喀作聲。輒豫以手承之。疾可歲餘。咳唾未嘗至地。迨元成病革。損及食飲。烈婦如之。已而日僅進一粥。烈婦如之。屬纊之前。絕水漿者六日。烈婦亦如之。元成竟死。烈婦形神慘淡。有求死之志。家人知之。防閑甚密。欲呼鄰嫗伴寢。婦曰。東家小

姑可與共話。何必攪老人夜眠邪。其意以少女易寢。俟其睡。可自裁也。姑覺。竟以老嫗伴之。又更八日。其姑偶出。爲姻家送葬。烈婦取粟。令其弟磨之作糜。復紿其舅覓菜市中。反闔向嫗於別室。乃繞出孝堂後。由北扉入。躡棺而上。先以繩自結其頸。復繫椽間。足甫離棺。烈婦死矣。烈婦年十五歸元成。二十七喪夫。後其夫十二日死。時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六日。見張貞文集。

張有

張氏者。高唐朱母劉孺人侍兒也。名有。鄒平農家子。其父以歲祲乏食。鬻之孺人。時女才十歲。性柔順。孺人絕愛憐之。及長。欲爲議婚。女聞色變。詢之。掩淚以對曰。妾幼曾許字某氏。今改適。是渝前盟也。死不敢從。孺人嘉其節。亟覓原壻付之。及得其人。已有妻子女纍纍矣。以語女。女曰。渠雖別娶。亦須相從。不願更事他人也。壻以兩室非貧家所宜。終不肯。女守義彌堅。孺人益重之。撫若己女。服食居處。不令與儕輩偶。年三十。以疾卒。康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也。見張貞集。

王孝女

王孝女。慈溪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

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磬水。稍聞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為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古來火逼親棺。守死不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炎。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翱。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然皆男子。以弱女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見黃宗羲南雷文約。

阮貞孝

貞孝姓阮氏。鳳陽天長人。諸生阮振聲女。許字王博士璠之子道聲。未嫁而道聲死。阮氏年十五。告於父母。服喪服。驅車詣王之門。登堂拜夫。不哭。拜舅姑。遂留守夫喪。誓不復嫁。其初父母未許。舅姑亦辭。已而知志不可奪。遂從之。既力行婦道。侍姑費氏疾。至於刲股。姑卒。喪之如禮。始歸寧。舅再娶林氏。阮曰。吾可歸家矣。歸事林如費。林復遘危疾。阮衣不解帶。每夕禱於天。願以身代。林病良已。於是即縣以阮氏貞孝之行。白於巡方御史。上之朝。以待旌。見歸莊恆軒集。

嚴烈婦

洞庭東山有嚴烈婦陳氏。于歸未幾。而嚴生夭。乳哺孤兒。不三載。亦不育。於是日夜冀其翁之葬嚴生凡七年而後葬。烈婦貧。奩資悉傾於夫之病與喪。女紅自給。未葬。即檢諸為人刺繡奩飾者歸之。自製附身服物。皆極整辦。葬之三日。往奠於墓哭盡哀。歸而於其夜自經死。見朱用純愧訥集

黃氏

黃氏。應山明經黃思閔之女也。少學書。略通古史。受涂氏長男鵬。年十七。而涂氏子病且篤。女請命於父往訣。因袖刀至涂宅。竟日而涂氏死。遂欲自刺。思閔故無子。泣下謂女曰。禮。女未嫁則從父。汝父況無子。汝為夫死。如汝父何。女乃止。周身素衣從容經理纖悉必謹。然後歸。再請父命。以其妹許涂氏次子。期年父死。遺貲可千金。女三分之。以其一治父後事。葬祭皆成禮。其餘分半與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為父後。條理井然。區畫無遺。告家眾曰。某乃今從涂氏子於地下矣。於是擇期歸於涂。初思閔有時。客有為女改嫁地者。言未畢。女即於室中。舉刀截指數指俱斷。客驚走出。故人皆知女志不可奪。至是莫有阻者。屆期。族黨皆具素冠。以喪禮相送。女拜別。更

拜父墳。哭盡哀去。觀者塡路。無不泣下。至涂宅。不食七日死。死之前一日。應山令聞而奇之。亟詣涂宅。入室求一見。是時女奄奄垂絕。循引被覆面不見。邑令僅見其手。無左指。兀然一掌。歎息良久。爲之泣下。涂氏厚殮之。與其長男同穴而封。應山令爲勒石紀其事。見嚴首昇瀨園詩文集

羅氏

羅氏華容。嚴循閑之妻也。循閑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善滑稽。開口而笑無虛日。羅氏年十八。歸循閑。貌寢而拙。期年生一女。無何爲循閑所棄。不入其室者十餘年。羅氏獨與其女共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奉中饋無闕。每客至。循閑未嘗入謀。而杯盤應時具。雖黽勉同心者。容未逮也。於是循閑母及祖母及伯仲母。咸責詈循閑。爲羅氏不平。久之。循閑病。羅氏就侍床側。煮藥進糜。夙夜不稍懈者二百餘日。循閑病漸不可起。羅氏私自泣。目盡腫。抱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以身殉。願姑視此女如子。勿但以爲孫也。比循閑死。羅氏哭盡哀。兩手掊地。十指冰裂。爪甲殆盡。姑令婢子輩防守。是夜漏盡。同守者倦。縊於棺側。同穴而封。里中人爲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誄之。頃之。其女亦死。循閑竟無後。見嚴首昇瀨園詩文集。

秀水張氏雙節

秀水諸生張三錫妻許氏。儒家女也。孝而賢。嘗封股療姑疾。居數歲無子。媵高氏有二子。儁發儁升。乙酉三錫攜室避兵相家蕩。盜劫其貲。縛三錫沈諸河。許氏將殉之。高氏止之曰。二子在。未可以死也。許氏挾二子與俱竄而免。亂既定。偵得盜。攜二子哭訴兵備使者佟公國器。收盜抵法。人咸稱許氏之智也。許氏復為二子拮据。皆授室。凡十四年而許氏歿。高氏教二子有成。儁發有名諸生間。儁升治生以養母。益擴其先業。又十餘年。高氏年已五十餘。人咸稱二氏之苦節。一死一生。皆不愧亡者於地下。列狀上有司。學使者李公廷桂采之。表其閭。見彭孫貽文集。

常孝女

孝女姓常氏。毘陵農家之弱息也。幼失恃。依其父以長。年十二。父病且殆。撫其女曰。吾不及覩汝成人矣。奈何。女悲父言。誓不嫁。募地半畝。負土成墳。窆其父。即墓側營草廬。棲修其中。墓地為不肖弟鬻之者三。而孝女三贖之。歲大饑。盜入其室。被劫幾死。卒守父墓不為動。壽六十餘。郡人孫文介公慎行。特造其廬。敬謁之。斬然衰絰。益終身如一日也。又恐歲月漸遠。一抔蕪沒。乃度女弟子二人。嗣守之。里人哀其志而

欽其行。就草廬為祠宇。名貞孝庵。在郡東二里許。毘陵薛少公先生為之碑。載其與人決休咎如響。人稱常孝女。亦曰仙女。此明萬歷間事。見張光緯息廬賸稿。

王去華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若水王公孫女。嫁諸生陳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咸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噪縣西諸村落。殺老弱亡算。將近咸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元亭先生。生平癖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諤。諤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眞筆。常自裝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衣樸。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離鄭家源。晡時。兵噪呼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箴。而翰卿以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挾之。稍前行。得一池。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娘老矣。疾走。毋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地。急置其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者載路。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乎。吾姊前與母發咸塘。語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亡有。衆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惟箴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

斂。肌顏玉雪。惟十指甲盡脫。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衣帶漂水面。輒長戟鉤取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喪之。加於禮一等。見傅占衡湘帆堂集。

王節婦

節婦詹氏。年十七。且笄而字。其壻王朝宷儒生也。抱羸疾。不克親迎。節婦欲往省。而難其家人。朝宷母命輿舁至。勉合巹焉。亡何。朝宷卒。距其合巹三旬有七日耳。此三旬七日中。罔非辛苦悲惕之夙夜。而無所謂燕爾靜好之晷刻也。般以糜羹。涕淚以和湯藥。而朝宷竟不起。無已。剪縷髮納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而莫為之喪。三年之喪畢。不相從於地下者。有如此髮。聞者皆哽咽泣下。自是勤女工。時慰解其姑。嘗歸甯。母勸之易慮。輒以死拒。久之。服且除。而勿除也。或疑其緩死。緩死者。憚死也。憚死而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以還母。而次第薦其常服。詰朝寢不起。姑及諸姒排闥入。則衣盡紉結。擁被宛轉。若創痛不可忍。而息微屬。曰。死若是難歟。枕側梳有餘瀝。視之鹽滷也。嘗屑豆為腐。故私貯啜之。遂絕。時丙子四月之十二日。朝宷之死。以癸酉正月。至是凡週歲者三。而又逾三月。服闋而勿除。非緩死也。推其意以

三年之喪為三週而又三月禫也初不諳禮制之為廿有七月耳抑賢者以過期為厚邪見吳肅公街南集

傅節婦

節婦吳氏年十七適黃池傅生光箕時傅生抱病矣踰年傅生死父母以年少諷之旋因歸甯留婦而責贍於傅且訟之頻噪逼節婦節婦託鄰媼潛舟往傅傅以訟故怨弗內節婦大窘欲自沈嫌野死無以自明隱忍掩泣而返請自食無以朝夕累父母因力為紡事車聲軋軋霜月淡宇飲淚悽魂而已顧媒姆恒窺其戶向父母剌剌不休節婦覺輙覓死數數也於是更僦舍以居崇禎時歲頻歉扃戶而餓鄰媿之弗受族姊魏母亦廢也遺之米乃半易糠覈或怪之問故曰雜糜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積紡資買女雛十歲許拾穫供爨事日購腐屑女雛對咽之率以為常女雛者曰春蘭先是有自鬻偶之者不耐餒尋去春蘭亦善自衛里媼或呼春蘭食節婦必審所自戒毋輕受食春蘭自是即不受里媼食今年四十餘無他見吳肅公街南集

宋烈婦

吳門宋實穎母葉氏以名族歸子堅先生嫻於內則為子婦為妻為母皆有法度乙

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顯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況兵乎。於是實顯奉父出。而夫人閉户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刃觸門者。門未啟。夫人遽同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牽袂奮身赴井死。仲子實栗。號泣井旁曰。母死。兒何心獨生。亦赴井死。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栗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見魏禧叔子集

謝烈婦

謝烈婦。甯都諸生葉芊妻。性好潔而弛緩。時避兵某村。天大暑。將浴。兵驟至。亟揮手指芊負幼兒間道逸去。謝為部將所掠。悅其色。將妻焉。詢其家世及夫。謝應對惟謹。因斂手致辭曰。今日從將軍無疑。然須澡浴畢。惟命。部將大喜。聽之。久之不出。趨室中視。則引鬟刀自刭死矣。部將大感動。歎曰。此真烈婦也。特植木表屍旁。大書其夫家世姓名。趣令收葬。三日後兵退。色如生。衣私澤無一亂者。芊藁葬之於西郊淨樂僧舍後。易堂諸子。並為詩傳。誄而祭之。易堂魏禧妻。與烈婦從兄弟也。禧之詩曰。婦既烈。火義如從水。人智也。生婦智也死。蓋人之節烈。固亦有非智不能成者。謝氏死

如是。可無愧禧言矣。見彭士望恥躬堂集

曲園居士曰。此傳所謂易堂諸子者。詳見魏叔子集翠微峰記。曰翠微峯距甯都城四十里。邑人彭氏於山之中。幹闢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遠近之賢附焉。即此所謂易堂諸子矣。

海烈婦

烈婦海氏。徐州人也。其夫曰陳有量。家貧甚。而海氏有姪。為江陰卒伍。訖傳姪得志乃夫婦過江投之。及至。姪亦貧甚。勉贈二金以別。是時江南漕艘方集常州。運軍皆徐淮諸衛。海氏夫婦欲歸徐。而不能自達。居常州逆旅。冀覓親識附艘歸。久之未得。而所贈二金者。稍稍費盡。旅食錢無所出。旅主楊二。見海氏有艾姿。以為奇貨可居。會運軍伍長林顯瑞。饒資好淫。酒中輙肆大言。則楊二因而囮之。顯瑞窺見海氏則心益迷。乃相與設謀。紿其夫入艘。非惟附行。且得直也。海氏覺耳目有異。不肯從。而楊二故逼索旅錢以劫之。顯瑞若得為同舟而代償者以要之。其夫故孱人。無聊。又為二人所持。乃強海氏登林艘。海氏不得已。居梢艙。堅閉艙門。顯瑞欲一窺而不可得。使舵工婦誘之。不聽。顯瑞失望。尤楊二。楊二曰。既在君艘。君為政。何怯也。於是為

必得之訃。使其夫往蘇州買萱索去。因借酬神名。聯三艘演劇。冀以蠱海氏。海氏不視。然而顯瑞已視氏為几上肉矣。海氏自夫去。度不免。密聯其上下裏衣針縫無隙。及顯瑞中夜破門入。强海氏。海氏悉力拒之。且罵且泣。乘間縊死。時康熙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也。顯瑞急呼人解屍。雞已鳴矣。遂與弟林四謀。匿屍米中。而欲追殺其夫以滅口。水手藍廷九不平。乃紿請追夫。而赴司理密首。司理朱公。立委經歷繆公檢驗。林顯瑞、楊二。皆伏其辜。海氏小殯於娘娘廟側。弔者如市。今立廟。與龍興寺對。香火頗盛。見任源祥鳴鶴堂集。

曲園居士曰。海烈婦之烈。非藍廷九。則或淹沒不著矣。藍廷九亦義烈之士也。錢唐馮山公鮮舂集。有義士藍九廷序。今附錄於此云。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避雪宗人藥室。有壯士。瞤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予。腼然欲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戲覷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懅而退。時雪霽。予乃躡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為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予窮親故立盡。隨予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予

憐而止之宿。醵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太息曰。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義。少時卻賄。為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决不塡溝壑異鄉。果遇公獲濟。予因問烈婦為誰。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艙強奸。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賄。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袒衣窮袴。皆牢綴如裹革。言未旣。予離席鞠跽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藍九廷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起。爇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予去。按此序。與任息齋先生所載海烈婦事。微有異同。海烈婦傳。稱事在康熙二年正月十六日。而此序則云康熙六年。或藍九廷所追述偶誤。二為六耶。傳云運軍林顯瑞。而此云林九功。殆運軍亦有名有字。顯瑞其名。而九功其字耶。至傳云藍廷九。而此云藍九廷。則當以此序為正。此乃藍所自述。不容訛也。至周青士釆山堂集。亦有海烈婦傳。但云藍九。則更為不畱矣。

薈蕞編卷十五終

清　曲園居士纂

泰寗三烈

泰寗縣諸生廖愈達。妻李氏。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毋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纑以侍。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為妾。數年。又無子。更為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閒。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東西向。為講章句大義。旁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供菜果餌以為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瘧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為厲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於右。夫人縊於左。夫人既引頸

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為何事。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岩。岩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搢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岩門甚急。礮聲震天地。岩中人欲竄從他去。愈達亦牽妻妾至岩口。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顧愈達曰。君何必出岩門出。岩門者。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後門入。李氏即從岩口。展兩手。投厓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厓巖中。巖多棘刺。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起發仆地。而張氏投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遥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槍梃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狰獰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從身投崖石。石右擊。搏於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崖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巖中者。皆得免。見魏禧叔子集。

秦節婦

秦節婦劉氏。年十七。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疾癈。又踰年而卒。前子四符。方九

歲。子四採。一歲節母艱難以教二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嘗訓二子曰。年荒。衆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衆人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見魏叔子集。

梁烈婦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至糜爛。公語烈婦曰。吾為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拒守。既夕。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礮石。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貲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人頗死。鼓音四向不止。相驚以賊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刀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婦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日白衣。繯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乎。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

罪莫贖矣。村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燮。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邱人立烈婦祠。春秋祀之。昏夜嘗見白衣人矗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見王猷定四照堂集。

沈孝女

錢塘沈孝女。父人驥。母周氏。嫁陸有奇。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兒願代母死。樂於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伺夜鼓深人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濡縷。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仆著凳。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曰。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殞。及將殮。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裹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疾者無效爾。於是母病乃旋以甦。身代之志竟符。奇孝格天。信哉。見毛先舒思古堂集。

唐烈婦

烈婦曹氏。海甯唐之坦妻也。夫病。婦奉湯藥。半歲不解衣。病益亟。志殉以死。預治殮

具毋物必以副。為夫繒象。已亦繒象。家人固怪之。夫且死。毋勸之食。曰夫絕粒矣。我何忍獨食。夫食乃食耳。比夫死。將服砒毒以殉。娣姒見而奪之。稍間。更嚥灰水。腹痛終夕。不死。復取三錢呑之。母急奪其一。而兩錢已下咽。又不即死。乃哭以殮。殮畢歸寢。潛以酒置牀下。中夜服之。碎其杯。家人覺而不及救。有頃大吐。臟腑如欲裂者再。忽大吐。竟不死。砒灰水錢酒四物。皆能殺人。要非可探手即得。婦悉畜儲以待。以此知欲殉其夫。非一日也。既盡服四物不死。乃大慟曰。天乎天乎。死固若是難乎。毒固不殺人乎。雖然吾必死。吾且以水死。舅姑與母更勸說之萬方。度不可奪。則戒之曰。與其水死。甯絕食死。遂復絕食二十二日。而猶不死。乃夜啟牖。自投於河。鄰婦救出之。氣絕復甦。水汩汩循腸下。所呑錢隨而出。衆更強之食。乃曰。諸大人能強我食。不能禁我死。無何。夢其夫迎與俱去。曰百日為期。夫死之日。丙辰九月二十八日也。遂以十二月望。拜訣舅姑。復絕食。家人見其然。且敬且憐之。既已無可奈何。則曰。婦要當死。無久困婦為也。於是不復勸。又十五日。為歲除。內外倥偬。忽失婦所在。行視柩側。麻衣纍然。懸帨在梁。烈婦死矣。見潘耒遂初堂集。

蔡烈婦

蔡烈婦孫氏。福州侯官人。父諸孫穀詒。有高操。與同里蔡其聰相好也。烈婦有姊。嫁其聰次子以仕。而烈婦歸少子以位。家酷貧。以位棄其業。與鹺商同事。至順昌。遇羣行販私鹺者。呵止之。起而格鬬。以位被創死。婦聞悲慟。勺水不入口者數日。潛自縊以救解。迎喪江干。奮身投水。有持之者。不克死。其姨以義責之曰。若幸有子。即死如立孤何。乃不復求死。官捕得私販者。法當抵死。而律令須檢傷乃定罪。檢傷者。洗肉見骨。慘不忍言。婦曰。是重傷吾夫也。痛不欲檢。而非檢則冤不伸。理官悲其意。為杖斃首惡二人。婦感理官剌骨。每夜焚香祝天。然茹恨銜哀。終身未嘗露齒。足不踰戶閾。同產兄舉子。迎之暫歸。終不往。有疾。不肯服藥。其姊慰勸之萬方。終不解。語次嘗以孤屬其姊。喪且再期。謂其姊曰。吾兒幸稍長。襁褓可取諸市。不煩手縫矣。兒向苦瘖。今愈矣。不累吾姊矣。有言既祥而姑在。當具淺色綦履者。婦曰。無庸。姑緩之。姨察其有異。陰守護之。大祥之日。顧從容如平時。哭奠畢。就寢。稍休久之不出。姊趨視之則闔戶引經自經矣。時康熙乙亥七月十三日也。年三十有九。（見潘耒遂初堂集）

郭烈婦

郭烈婦林氏。閩縣人。嫁為郭繼汾妻。繼汾聰穎。善讀書。工楷法。然嗜飲。喜遨遊。得病

嘔血。猶弗改。婦數數苦諫。謂宜節飲擇交。繼汾怒。寢不見答。婦弗怨也。脫簪珥為湯藥費。斷髮誓天。夫病篤。屬兄嫂善事大人。毋以我為念。夫歿。撫屍慟哭。即日投井死。後蔡烈婦一日耳。年二十四。(見潘未遂初堂集)

卜氏

卜氏。周孝廉妻。孝廉名宗彝。字五重。別號青蘿。海甯硤川里人。崇禎己卯。舉北闈。甲申之變。宗彝絕粒數日。卜氏强勸之食。曰君亡國破。死固其宜。然竊聞江左尚有推戴事。未可知也。盍俟之。宗彝復蹶然興。盡傾其家貲。募勇敢練鄉兵。水陸設重關複柵。以捍衛井里。未幾。南都不守。大兵且下浙。宗彝與弟啟琦。同蹈兵而死。卜氏號而召妾張氏王氏曰。吾固知有今日。但張也生男。尚在孩抱。孰能為周孝廉作程嬰乎。二妾相顧曰。死易。立孤難也。卜氏遂束其子明球於懷。躍池水中。二妾從焉。乳母輩赴水死者十餘人。越數日。從姪明俶具棺殮卜氏及二妾。猶屹立不仆。面皆如生。里人遂名其池為節義青蘿池。(見許汝霖德星堂集)

郭孝婦

孝婦。開封郭鍾琇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間。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

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衆毀四郊麥。百計攻城。城中乏食。推官黄澍。括民粟三次。麪一斤。直銀二十兩。纓絡草。小紅蟲。瓦松。蜣螂。每觔至三緡。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麪水一盌。繼以糠覈。庭前蒲萄。啗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懷有乳嬰。乃以湩哺姑。如是數月。嬭日減。嬰餓損。呱呱泣。孝婦撫之。亦泣接頭也。猶强笑語。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九日。賊灌黄河水入城。家衆號。巢木上。乳絕。湩涓滴。僅奉姑。嬰竟殞。已而水益漲。僕高福。得一小桴。鍾琇扶母上。命孝婦亟擁樹。長兒圻。隨而身與弟別。出桴漂巨浪中。隨波湧。竟達涘。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髯皤垂。曳杖來曰。爾郭氏妻孥邪。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爾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擗胸泣曰。天乎。吾願貸年活姑。以乳哺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哺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遥指鍾琇曰。爾家主至矣。遂不見。（見李塨恕谷集。）

魏烈婦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韞石。姑田氏。

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擗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邪。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即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茹荼攻蓼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摯。髫齔。督就外傅。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營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怦然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佯為歡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無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牽裾不去也。及夜。視兒寢熟。乃盥漱櫛縱。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雉經而卒。見李恕谷集。

王氏姑婦節烈

王烈婦。登州衛訓導周天顧女。性貞敏。通孝經列女傳。有殊色。適王永命。崇禎五年。毛文龍之變。將耿仲明等。據登州叛。縱兵淫掠。將汚周。周大罵。賊將逼辱之。周乃紿曰。我不從。有親喪耳。今設祭釋服。當更妝從賊。信之。已而閉戶自縊死。賊怒。支解之。

當叛兵之逼烈婦也。永命匿不敢出。烈婦紿賊去。倉皇出。持烈婦泣。烈婦曰。我死耳。君欲攖賊刃。而使我為賊汙乎。走也。胡泣為。乃逸。事平。結少年偵賊所在。斬其首以祭烈婦。鼎革後。從入關中。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同知府。子業昌。康熙癸卯科舉人。濬縣知縣。娶彭氏。名德貞。德貞喜讀書。明大義。其先江西廬陵人。祖士宏。為南宮知縣。闖賊陷南宮。士宏將死之。顧謂家人曰。奈汝曹何。德貞方八歲。應聲曰。國而忘家。翁夙訓也。庸再計乎。士宏瞿然曰。孺子言是。遂死之。業昌卒。彭方二十四歲。矢志不再適。力學讀書。著有毛詩義疏。諮旌其門。子二。曰爵。曰鴻。女子子一。曰玠。皆負異才。彭自訓之。鴻不仕。工詩歌刺劍。精伎擊書數。所交多奇材俠士。爵為人負氣。好譏罵。玠嘗作短劍行諷之曰。西風激射。劍鳴中夜。周君子身。柄不輕借。百練之器。折則弗迴。苟非大故。納鞘勿開。母見之曰。女顧出兄上邪。家赤貧。母安之。二子介然自守不稍屈。今家通州。人呼王節婦家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曲園居士曰。周天顧即周忠武之兄。而王永命者。其祖王好智。與忠武同死甯武關。即所謂王鐵鞭者也。世稱忠臣義士。往往無後。王鐵鞭之後。奇才畢集。不已多乎。

徐烈婦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允夫人。年十七寡。無子。錫允廢。伯應坦襲其爵。夫人屏鉛華。坐臥一樓。讀書學書法。善彈琴。每月夜闔庭户。焚香獨奏商調激楚。聞者悲之。事姑孝謹。姑憐之。時與同臥起。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家人聞難驚避去。保姆曰。夫人避。夫人笑曰。我何避。保姆曰。夫人即死。如太夫人何。太夫人曰。吾婦且不避。吾何避。皆不避。於是夫人奉廟主至中堂。積薪於庭。再拜太夫人曰。請與姑侍廟主同以火。太夫人曰。諾。乃取命服漬油服之。太夫人西嚮坐。夫人東嚮侍。命舉火。火舉。太夫人倉皇欲避。不得出。繞屋而號。夫人堅立不動。頃之逮乎火而死。夫人侍婢四。皆聰慧。教之習書彈琴。愛之甚。夫人將火。揮之去。曰。若毋火。四人泣曰。夫人死。婢子焉避。死請皆火。火發。烈燄蔽庭户。忽一婢若有物挈之出。擲鄰屋瓦上。膚髮皆焦灼。半日甦。方避去。事定始出。見故人。為流涕述其事如此。見王源居業堂集

吳烈女

烈女吳氏。吳人也。少失母。弟妹四人。俱幼。烈女撫之甚篤。許字宋氏。未嫁。宋氏子死。泣自盡。顧弟妹無所依。弗忍。乃請往成服。父色然駭。叱曰。若室女也。胡為此辱矣。若

翁更為若擇嘉耦爾女痛哭累日。夜欲赴井。家人持之。吞金約指。宋所聘也。將死。父憐之。且悔。急藥之。得不死。慰之曰。兒毋死。我成兒志。特不得往成服耳。我養若終其身。不亦可乎。女頷之。乃復食。女故慧。婉事父母孝。長讀書。識大義。至是。吳下競傳之。閭里莫不稱歎。而其父乃更納他氏聘。親迎有日矣。女聞之。太息泣下。乘父他出。侍兒寢。乃繫帛於梁。置二金鳳釵於几。皆宋聘也。手書繫衣帶。請以釵易棺。歸屍宋氏。遂自縊死。宋氏聞之。大驚痛悼。并請其喪。與宋氏子合葬。吳下士爭為詩文以誄之。時丁丑四月也。見王源居業堂集。

張烈婦

婁縣烈婦張氏者。農家女。嫁魯氏。夫家故非良。姑與夫廹使為私以為利。婦恚不從。姑大怒。箠撻之。凍餒莫之恤。凡三四載。志終不變。閒語所親。涕泣以死自誓。既而其夫劫之他往。婦知不免。夜啟户。躍入萬安橋水中死。越八日。里人獲其屍。色如生。時丁丑三月。年方二十一歲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閩中三烈婦

三烈婦。其一為陳東生妻李氏。雍正乙巳。東生弟大生卒。東生傷之。其明年春。東生

復卒。李氏誓死相從。既成服。即自經。其奴急救之甦。委曲解勸。佯為聽從。越旬餘。忽梳洗靚妝。盛飾以出。奴怪而問之。則曰。哀極無聊。將出游以寫我憂。奴信其語。弗之防也。既而入戶。自以羅帕經卧榻中。蓋越夫卒甫十五日云。其一。為岐江林氏女。適澄沙唐氏子。唐為巨族。而氏夫業操舟。往來江湖間。歲一歸家。處數日。其母輒詬氏蠱其夫。丙午冬。唐氏子病瘵卒。林氏解髻結夫髮。擁屍臥。至日中不起。姑呼使起。氏大聲曰。此纍者屍也。即竟日寢。庸何傷。既而延唐族諸明經列庠序者。語之曰。為我備兩棺。余越三日。將從夫死。是日天陰無雨。利於觀者。諸族人咸勸諭。堅勿聽。則為之市新衣一襲以進。且白其事於官。至期。結高臺。具鼓吹。氏服新衣。登臺四拜。南向立。母家夫族。次第行奠。氏笑容可掬。立而受之。至其父奠。則答拜如禮。奠畢。撤饌。取五穀扱衽拋四方。祝曰。令吾鄉時和年豐。毋為厲也。轉身。即次就鏡臺。解髮。取一銀簪。綰所懸繩。復取兩珥。呼其嗣子與之曰。以是作留念。遂手挽其繩。稍短。呼父攜机杌之升。解所佩帕纏繩。引頸以入。即伸手長逝。姑急登臺撫屍。踴且泣曰。甚矣。吾之不知人也。曩者誤詬若。若無恫老嫗。是日天陰曀。無雲雨。臺下觀者數千人。皆嘖嘖稱奇。共牒令請旌。令以格於例。不許。其一。為方氏女。許配林氏子。家素貧。賣餅於市。

别僦屋以婚。結褵之次夕。延客未散。卒中不起。林有義父。語女曰。新婦甫一夕耳。奈何。女泣曰。吾自有處。死吾分也。居停主人知女志不可奪。即謬為大言曰。吾債若屋不利死人。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女不應。即趨市。就餅肆自經死。時雍正丙午歲之十二月。見方邁集。

李貞烈

李貞烈。江南太倉人。父李蘊石。夫黃繼姚。未嫁。夫卒。奉舅以侍嗣。嗣立舅終。遂以死殉。原其始。貞女也。要其終。烈婦也。彼君子易名美必重書。倣其義。核其文。駢貞烈。不目女婦。庶乎其可。貞烈自髫齔別席。性岸然異。不苟言動。無巾幗態。兄浩。以才氣冠其儕輩。當女弟。猶憚之。年十一。江夏黃永思為子委禽焉。十九。瀕行矣。而黃氏子卒。康熙丁酉孟秋也。貞烈辭父母。赴哭殯絕。既視殮。拒户自經。舅鮮其懸。慰之曰。吾失子得汝。吾子視汝。不女視汝。吾稗子失母。吾使母視汝。不嫂視汝。他日。次子有子。則汝後也。貞烈俯不應。舅令二女謹伺之。重陽日。貞烈夕奠畢。乘間復自經。舅又覺而免之。父兄聞。馳至。責曰。汝何舍難而苟為易也。汝不當代夫子事君舅乎。代君姑畜諸稗乎。待孫子生而育之教之。以續死者乎。貞烈蹶然起曰。敬諾。麾二姑去。吾不敢

死。無相守為矣。無何。二姑相繼嫁。季旦初亦娶婦。雍正乙巳。季生男。舅名之曰仲康。命貞烈子之。貞烈喜且悲。告於繼姚之靈而誓之。引刀斷一指。寘奠筵曰。所不盡心力以鞠此子。所不酬吾初志者。有如指。指先往矣。見者大驚。聚哭失聲。其庚戌舅歿。貞烈曰。吾其可從夫子侍親地下。躍入井。旦初亟綆而下。出之。跽博顙號泣曰。親未葬。嗣未成人。前後事綦嚴。非夫人莫之。如隕越何。願且留。貞烈頷之。乾隆丙辰。葬舅姑。以繼姚附其兆。既虞。聘兄浩女。室仲康。即命從浩就業。時仲康生十二年矣。明年寒食日。貞女省墓。徘徊松楸間。顧嗣子曰。吾事無餘矣。初姑適某氏者。早寡。有腴田二頃。夫之昆弟裂而攘之。至是歸甯。其嫂慫其事。切齒揮涕。貞烈曰。尊章在乎。曰。亡矣。有兒女乎。曰。無有也。然則安所用田。曰。無田。何以生。曰。汝生亦贅也。盍死乎。死易。不死難耳。如不信者。吾爲汝先。語訖。從容如平時。薄暮。有見貞烈立梅樹下。久不移。呼之不前。逼視之。縊胆死矣。乾隆丁巳孟夏也。距夫死二十一年。見顧陳垿集。

徐烈婦

烈婦張氏。居上海黃浦東川沙城堡。其夫徐俊。以病疫死。里中有豪某。素窺烈婦姿。而莫敢以犯也。烈婦夫死。時仲夏天驟熱。烈婦馮其尸。哭五日。而卒無棺以斂。豪乘

其急。以貲畀之。烈婦勿受。乃鬻其女。以買棺而斂。而烈婦之母。悍而貪。有周某。為豪計曰。是可以貨餌也。於是厚以遺其母。其母逼烈婦改適豪。曰。汝改適則汝生。不改則汝死矣。烈婦痛哭曰。吾死可也。而何以改適為。持刀截其髮。劈其面。血淋漓駭人。周猶唆其母逼之。勢終弗肯已。烈婦遂自縊死。其長女已鬻於人。其乳下女。方呱呱然也。見劉巖集。

冬青女

冬青女。和州陳氏女也。初名冬。女性喜冬青樹。冬青者。女貞也。於是請父名曰冬青女。冬青女年十八。而死於其夫黄氏子之家。黄氏子曰彝鉉。冬青女笄而未歸。而彝鉉死。冬青女聞之。泣請於父母。欲往焉。而彝鉉之兄曰元棪者弗許。將葬。請於父弗許。已葬。乃堅以請。元棪不得已許之。往一夕。而冬青女以髮纏帛自勒其頸死焉。元棪則以為禨虐也。急除之以桃茢。而轝尸而歸之。至陳氏門。則烈風自轝中起。飄轝蓋至空中。啟轝而面色尚如生。陳氏之父母。遂棺而斂之。臨弔者數千人。無不下泣者。有司往祭之。越三年。乃得聞於朝。旌黄氏閭。而卒與彝鉉合葬焉。見劉巖集。

王氏女

女王氏。亳州人。襁褓中喪其母。其父許同里李氏子曰殿機者為婚。俄而殿機父以犯法死。母沒入旗。給象房校尉為配。殿機方三歲。隨母入象房。後復鬻身於廂紅旗巴牙喇厄爾庫為奴。執拾糞役。厄爾庫買蕭氏女配之。殿機與王氏女家絕不相聞者。二十餘年矣。初王氏女稍長。而其父死。死時。執李氏所納聘珥而泣曰。此李氏家物也。數年。人傳殿機已死。女之叔與兄迫女使改適人。曰。殿機沒入旗久矣。或云今已死。即不死。當必不得歸。即歸。而汝乃為旗下廝養婦。吾恥之。女泣曰。殿機縱不歸。甯為殿機死而已。幼已許為殿機婦。雖廝養。其何辭。而叔與兄所以奪之愈益急。女嘗數數欲自求死。既而泣且曰。吾與其今日而遽死也。吾不如匍匐赴京師。得一殿機消息。然後死。鄰有范翁者。年七十餘。故與其父為莫逆交。而女素以父行呼之者。女乃哀乞翁。求挈之赴京師。抵殿機所。其叔與兄知其意。乃使之升樓。而去其梯。女暮縋樓下。賃騾車與翁晨夜走達京師。入象房。而殿機母死已久。問殿機。皆不知。女大號哭。諸校尉大驚。而老校尉知殿機鬻身處。引之至厄爾庫所。呼殿機出。則殿機荷畚自馬棧中出。翁趨而語之故。女以父所遺聘珥持示之。則相對大號泣。諸市行人如蟻而至者。皆流涕觀之。而厄爾庫大義之。亦為之下涕。於是捐直使殿機挈

蕭氏與女俱歸。巡城御史以聞。時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也。下部議。議允其歸。且令王氏叔與兄以裝奩給之使無失所。時女已年三十有四云。見劉巖集。

金壇三烈女

出金壇郭門南徑三十里。爲長蕩湖。濱湖有墓高四尺。木數拱矣。黝然如銅鐵。而樞椏皆以三相繆。覘其肄。亦如之。詢諸長老。長老曰。噫。此三烈女葬處也。烈女者。王氏其二爲同產。其一爲諸姊妹。當大兵之初下江南也。曲阿以東賊猬起。而金壇倪文炳爲之魁。其掠人也。嘗以晝。過晡則攻剽。倪曰。吾不似諸君之似鼠者。當是時。烈女家濱湖。年各十六七以往。三人相從紡績。已而相從避寇。隨母兄延緣葦間。日且入。則相率歸其居。旦起復避去以爲常。一日。遣僕渡岸西市小食物。而遇賊方晝掠。歸欲兵之。問誰與主人翁者。僕怖。道而之葦間。賊掠無所得。而顧有三女子在焉。遽劫縛登筏以去。中流。三女則大呼。泣且詈。而覘賊方持己急。因跌蕩不自止。良久。筏傾。三女子死焉。賊數輩亦胥溺。無一脫者。方賊之劫三女子去也。離而行。每一女子。輒兩賊夾之。背反接。牢甚。明日屍浮水上。縛盡弛。三女子攜手如平生。而髮相縻類有綰結之者。家人歷諸湖濱。表以樹。於今甲申。六十年所矣。烈女之斂也。無棺。其家以

故匱之級三重者。藉乾而見榆之。初所遣僕。阿寄也。後死於牖下。無他而賊之渠魁倪文炳者。去烈女死一年。遂殲於豐義儲氏。見方枽如集虛齋古文。

梅節婦

節婦姓李氏。安順梅運昌妻也。運昌崇禎己卯拔貢。知四川江津縣。氏攜子赴任。而流寇張獻忠搆亂。道梗不通。遂抵平越。寄居母家。已而訃至。則運昌死城守矣。氏仰天號泣。業不欲生。而子建方六月。女三歲。念無可依以活者。乃忍死為撫育計。丁亥。流寇餘孽。蔓延黔中。氏毀容剺面。倉皇出走。使老婢負其女。而自抱其子。復挾利刃。以防不測。至貴陽。城陷。旋奔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騎充斥。大路崎嶇。山徑中攀崖踰澗。艱險倍甚。其間望塵起立。匿身叢箐。以脫須臾之命者屢矣。及抵竹亭。疾呼寨下曰。吾安順梅宦婦也。急啟關納我。先是有譚姓者。嘗避亂寨中。以遺橐屢挾勢索償。居人苦之。以故聞氏言。輒拒不應。氏計無所出。恐賊至。痛哭欲自刎。有張氏婦見而憐之。語云。若勿云宦家也。當得入。遂劄所居舍之。糧盡。翦衣製履。使老婢易米而食。未幾寇至。寨人降。日肆搜羅。氏復挾子女潛匿巖洞中。時既逼寇虐。而荒山豺虎出沒不時。輾轉遷徙。寄生者七十餘日。始得返安順焉。喪亂之餘。家業蕩然。氏甘淡泊。

習勤苦事。屢值兇荒。而家計不匱。子女婚嫁。卒能成禮。安順地雜苗蠻。苗俗好畜蠱蛇之毒。陰以啖人。名曰下蠱。中者無久近必死。又或取人服飾之類。為妖術以詛咒之。終氏之身。子建食飲。不無出己手者。其殘衣敗履。必深藏篋笥中。凡所以保護之者類如此。然其教之也。則又嚴而有方。午夜篝燈。呼起坐。督雒誦。無間寒暑。閒則道其祖父遺事。及流離奔竄之狀。以相勸勉。康熙庚申卒。年六十一。方運昌之沒於蜀也。氏年僅二十有五。距其卒凡三十六年。其間兵火盜賊饑饉。天人家國之變。叢集交困。氏以孱弱幼婦。出入萬死一生中。既能保身全節。而又教育稚子。克有成立。聞者無不難之。見劉青藜高陽山人集

仲烈婦

烈婦姓年氏。仁和諸生萬安女。年十五。歸仲氏。踰年。仲氏子卒。烈婦慟絶。自言無子。當從夫地下。其家大窘。守之。母氏泣撫曰。汝出閣時。汝父游學京師。今將歸矣。不能少緩一見父乎。始勉存視息。既父歸。就慰且勉曰。慷慨從容。為節雖一致。然難易則有間矣。阿子信賢。當為其難者。且若翁早世。若夫又至此。太翁姑春秋高。若能節。不能兼取孝行乎。烈婦反復竟日。始泣拜受命。自是素衣蔬食。為孝養計。益篤以嚴。太

翁嘗患危疾。視者咸謂不起。烈婦涕泣。夜焚香告天。祈代。越日竟愈。荏苒十年。太翁姑皆逾七十。憐烈婦年猶盛。終無所依。密謀嫁之。有日矣。烈婦驟聞。哀慟達中夕。明日姑往視。發扉闃然。閣中橫一几。跋燭燼。香猶在。地布氈罽。若祭告之設。急索之。不獲。家背河。啟後戶。及岸。得其常服屨及簪笄諸物。始知烈婦自沈也。沿河尋訪數里許。無有。忽有人自上流來曰。某溪中。一女子僵立。疾趨視之。則烈婦也。蓋烈婦既死其屍逆溯。又刺入旁溪里許。止焉。溪上山。即烈婦夫所葬。其靈異如此。舉歸就斂。則衣袒齊及裳相屬。至襪履。皆綴縫無隙。當事自大吏以上。聞之駭歎。設奠。奉主祀杭故忠節祠。水性上漫下激。入焉即仆。自非烈婦正氣之盛。烏能以弱質抗洪濤逆溯。所宜依歸而卓然若是哉。見李紱穆堂稿

張烈婦

烈婦姓劉氏。漢軍某旗人。鄉貢進士張子四維妻也。張子字若仲。浙江錢唐舊族。少失母。父某。以微貲賈於粵。挾若仲與俱。至潮州府。有中表某在知府劉某幕中。來過訪。見若仲髫年端麗。聰慧絕人。數稱於劉守。劉有數女。無子。因令入見。大愛之。以次女許字焉。即烈婦也。既若仲隨父歸。貧窶不售。盡喪其貲。若仲又以疾。跛其一足。劉

守有弟官浙江。見而恥之。寓書其兄。諷使負婚約。劉守夫婦慼焉。將別字他官。字烈婦以死自誓。父母勸譬百方。莫能奪。乃召若仲往就婚。烈婦既失愛於其父母。又其姊贅壻為顯人子。同在署。榮悴相形。受侮益不堪。烈婦勸若仲挈己歸。若仲念家窶濡忍不能決。烈婦恚曰。君少負雋才。乃無丈夫氣邪。遂辭以行。奩具一無所取。既歸無以為生。烈婦工繡。習繪事。晨起作畫。夜刺繡。給薪水。若仲感其意。力學。補弟子員康熙庚子歲。余典浙江試。得一卷。絕整雅。自破題至結語。皆排對。而讀者不知為排。亟取之。即若仲也。明年。計偕下第。卒於京師。柩歸。烈婦號不絕聲。未幾竟死以殉。哀哉烈婦。歷志艱苦。佐夫未嘗隕穫。至夫沒。遂以死殉者。謂絕意而無可復望於世也。亦烏知世猶有為之文以傳其事。重欷累歎而不能已邪。彼其父母之鄙。與所謂贅壻顯人子。不過與草木同腐。固不足復道。即若仲或不死。備名位。烈婦與被顯榮偕老。亦不過聊以愧世俗鄙薄而已。烏能發志士之悲。至於如是哉。烈婦亦可以欣然於地下矣。（見李紱穆堂稿）

朱貞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冢宰公軾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冢婦也。李公子家

駒實聘貞女。未娶而殀云。貞女初惡華綵服加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燈繹誦不輟。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性至孝。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事諸母。咸得其歡。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呰謷。戒勿使知。或詒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娩。不知何以見憚也。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歔泣不食者三日。家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愛兒。兒志決矣。不得已。許之。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廟見後。執婦禮甚備。家人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侍盡而已矣。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家宰。我羈京師。不能終事吾母。賴家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請於姑。達之李公。峻拒乃止。且書告家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恧矣。已而不茹葷血。家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喜耳。然以是終其身。家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奉詔

奪情。再疏請終制。賓友勸阻萬端。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于彼姑息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於火。勢甚烈。家衆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覓避火求生者。衆惶駭莫措。熊夫人破戶入持之出。火遽息。是夏之季。家寧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人診視。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絹我。既卒。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雍正二年也。年三十四。見蔡世遠二希堂集。

孝婦李孺人

孝婦李孺人者。武定翰林院庶吉士丹書先生之正室也。系王氏。年十六。歸於李氏。君舅封公。先相國文襄公介弟也。繼姑劉太君。性格嚴峻。孺人嫺於禮法。奉其規條。靡有失墜。太君晚歲嬰痼疾。輾轉牀褥。歲月滋深。動息須人。雖婢獲中號為忠謹者。氣衰力殫。不能無怠。惟孺人躬自執勞。至竟日終宵。寢食俱忘。如是者七年。病之劇也。孺人祈禱誠懇。計無復之。一夜人靜後。孺人獨趨神堂。閉門久之。出。而手自烹藥以進。病良已。當孺人趨神堂時。一僕婦私躡其後。從窗櫺竊覘。見孺人向神前跪袒

左臂。彷彿似持刀封割狀。徐脫裏衣。燭影下鮮血淋漓滿袖。裹刃而懷之以出。孺人面不改色。動作如常。豪無悽楚之容。餘人莫知者。僕婦亦勿敢言。數年後。乃稍稍為人述之。見蔡世遠二希堂集。

薈蕞編卷十六終

清　曲園居士纂

陳烈婦周氏

烈婦周氏雍正七年正月。歸陳國材。九年三月二十日戌時。年二十六。殉夫死去其夫之死五十日。夫既死計為夫將來立嗣。盡二月。待其夫之姪男至告以故付以嫁時衣飾曰。以是累君。其父隔江來白其志訣別焉。其父勸無死烈婦曰。陳氏無舅姑子女。將何依隨父歸。人必曰。陳某妻謀再醮去矣。辱孰甚。議既定明日。遂沐浴。紉綴其衣裳極周緻顧語人曰。殮時幸無以寸絲易吾衰麻也。吞金至五錢不死羸憊久。餌大黃若干。莫暴下氣脫。反下所吞金。又不死。粒米勺水不入口。已十日。自勒手弛不死。凡前後二十日。卒餓死。烈婦。上元醫士鑑侯女。國材。江都縣民。見徐用錫圭美堂集

陳烈婦李氏

烈婦李姓。父楚人。從軍家閩。既老。貧困。鬻女於洪塘林氏。林故官宅。憐烈婦慧而少。養為己女。稍長容色端好。眾莫不賢之。先是林有女。婚於陳無子歿。至是林以烈婦歸焉。年二十矣。陳素患羸疾。與烈婦處五年。僅生一女。有姑嘗病。刲股進不能活。夫

病亦如之。家人莫知也。夫垂没。語烈婦曰。吾病度不能生。所念者。汝而已。將若何。烈婦泣曰。夫何言。亦惟有死而已。夫領之。及夫没。棺殮醫藥諸費。負逋數十金。又有幼女在。度未可即死。乃日夜勤女工。取充饘粥。以其餘。償諸貸家。又念老父無人養。乃迎父於家。父病没。為喪葬。皆從十指辦之。不以累夫家也。幼女得痼疾。久之卒不愈。時已踰祥。烈婦欲殉之。或勸之曰。若夫未葬。堂中柩數世壓封。即若死。骸當何時歸土也。烈婦艱苦彌厲。久之。銖累黍積。得二十餘金。始辦身後事。遂以四月二十八日治棺。二十八日卜穴。五月三日卜葬。布告諸戚屬。會送者咸集。烈婦治酒食。如平時。夜既寂。乃沐浴更衣。謂其姒邵曰。妾死期近。特來相別。藐諸嗣孤。更以為託。邵姑應曰諾。烈婦出堂。見家人皆熟寐。帷燈熒熒然。拈一香。對夫靈前叩首。徐曰。時可矣。步入房前小廳。家人覺有聲。起視。竟縊死矣。時年三十。康熙之三十三年五月三日子時也。周身衣袂。皆豫嚴辦。家人因舉而納諸棺。即日與其夫陳及前婦林氏合葬於西郊之洪塘山。郡中聞者。或拜於墓。或弔於家。無不嘆息泣下。見林佶樸學齋集。

羅烈婦

烈婦姓李氏。歸於羅。死於羅。故稱羅烈婦。浙之龍游人。文學璧之女也。歸仁美。為繼

室。性沈毅。遇事一以義自裁。順治乙酉年。王師下江南。抵揚州。人情洶懼。仁美思奉母盡室以行。虞不能兩全。徘徊未決。烈婦泣語夫曰。事迫矣。全母與子。君之責也。君當行。我當死。毋以我為慮。遂先戒所使婢。積薪樓下。屬瀕危即舉火。未幾城破。烈婦登堂拜別其姑。偕與家人訣。抱所生期歲女登樓。婢遂舉火。火發。婢亦登樓。衆感泣從之者十人。烈焰赫赫。勢如天崩地塌。仁美知無可奈何。乃撫膺大呼。負母挈子以奔。時四月二十有四日也。與烈婦同難者。其姒劉氏。仁美側室梅氏。李氏。前室所生女宜姑。舉火婢菊花。餘六人。身與名氏俱燼矣。烈婦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遺燼合葬西華門外。見王澍集

節婦陳氏

節婦陳氏。福建福清縣庠生峻生女。年十七。適本里林其默。逾年。其默病。氏日夜侍湯藥。不解衣交睫者數月。既而大漸。氏泣謂其默曰。君即有不諱。妾惟相從地下耳。其默曰。固知若能為此。顧我上有祖父暨兩尊人。且無後嗣。若其可竟死乎。氏號泣承命。其默卒。氏纔十九。強存活。冀以踐遺命。俄而夫翁逝。又值耿逆變亂。流離奔竄。與祖姑劉氏。姑陳氏。相依為命。幸而獲全。家居攻苦食淡。而奉三老。則甘脆畢備。二十餘年不少怠。內外咸以孝稱。自其默沒後十年。諸弟未有子。氏日夕憂之。已

而長叔舉一子。因念嫂青年守志。繼嗣不宜久虛。請於尊人。願即以此子繼兄後。氏感泣拜謝。立為嗣。命名嵩基。焚香告夫靈曰。君今有子矣。撫育顧復。不啻所生。少長即延師授學。夜歸則篝燈一室。躬績紡佐讀。輒夜分始罷。嵩基年十六。即補弟子員。為邑名諸生。又為擇婚配。無何。長叔卒。無他子嗣。族黨咸以嵩基出繼於先。且節婦撫育恩甚摯。義不可背。次房當議別繼。氏曰。奚為迂迴若此。嵩基於長叔所生也。於未亡人。繼也。生者還所生。繼者復別繼。不兩得乎。眾皆感動。即日命嵩基為所生父成服。別擇某叔子立焉。恩勤一視嵩基。而於嵩基仍厚遇之不衰。氏幽閒淑慎。自為林氏婦。聲不出戶外。六十年如一日。以雍正六年卒。年七十有七。（見甘汝來甘莊恪公集）

宋景衛

貞女宋氏。名景衛。長洲人。性敏慧。讀書工詩。言語舉止。動中禮則。十歲喪母。父以家政委之。井井有條理。許字程玉生樹。樹母宋。與貞女姑姪行。見貞女才且淑。遂為樹委禽焉。樹年十二。通十三經。應試使院日亭午。三藝俱就。講說易文言及觀漸卦義。覆誦周禮左傳爾雅如瀾翻。學使者奇之。遂擢前茅。未及婚。遭其大父比部君喪。痛哭遘疾殞。貞女聞變。即不食。誓以死殉。諸父昆弟咸勸止之。父曰。與其輕生。毋寧守貞。

議擇日送歸程氏。持喪以終其志。踰年。未及舉行。會其父復有事越東。貞女乃上書於父。其畧曰。自去春驟聞慘變。遽欲以身殉之。自明從一而終之義。緣大人諄切曉諭。苟延殘喘。偷生視息。實非衛之初志也。許便料理過門。不即入於九原。猶得侍姑嫜於一日。豈料一載於茲。事多周折。進退維谷。衛之立心行事。非若尋常女子。遷延歲月。可以改絃易轍者。今亦豈欲遠離膝下哉。奈昊天不弔。降此荼毒。抑鬱自傷。久而成病。愁多食少。日甚一日。恐非藥石能療。終歸泉壤。當此之時。前後失據。齎志以沒。未能立一事。未能成一行。同一死也。豈不惜哉。豈不痛哉。父愛重貞女。過於諸子。其遲之又久者。實以他事間阻。非過違女志也。既還。自越遂送貞女歸程氏。時姑亦前歿。初姑病亟。貞女以不獲侍湯藥。刺指血書疏籲天。請減算以代。人尤重其孝。而姑竟不起。貞女既歸。於陳益讀書。以禮自固。間遇節烈事。作為歌詩。有西河陳烈婦詩六十四韻。窮穴經義。發抒己志。讀者既歎其志節之堅。并驚其學術之茂也。論曰。女子未嫁而以節著。義何昉乎。昉之柏舟也。柏舟之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鄭仲輿釋之曰。兩髦。丱也。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顧麟士申其說曰。髦。童子之飾也。內則。未冠。拂髦。禮。男子冠而後娶。共[illegible]兩髦。故知共姜未嫁也。未嫁之女。能以節著。固不悖於經

義而為聖人之所許矣。後儒不察。輒謂非禮之正。豈不固哉。（見楊繩武古柏軒集。）

曲園居士曰。儀禮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又喪大紀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然則親在之時。子雖既冠。猶未脫髦。玉藻云。親沒不髦。可知親在必髦也。此據髧彼兩髦之句。為共伯未冠之證。似於經義猶疏。然共伯之死。自是千古疑義。以睿聖武公之賢。而有弑兄自立之事。一可疑也。共伯既立為君。而詩序猶稱之為衛世子。二可疑也。共伯自殺在其父釐侯既葬之後。則久已脫髦矣。而詩有猶髧彼兩髦之言。三可疑也。武公九十五。猶能箴誡。則其薨也。年近百齡矣。在位五十五年。則其即位也。必四十以外。而共伯又為其兄。齒必長矣。共姜年齒。亦當相若。何父母猶欲奪而嫁之。四可疑也。史記此事。未可盡信。索隱固已非之。然則以為未婚而死。或亦一說與。

蔡蕙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孕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為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既長。許字監生繆澥。未出閣。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即絕嗜

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籲天。為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烏烏。蕙不設鑪火。寢苫枕塊自如。滸度孕琦不可活。欲完婚媾。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己巳春。上復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冤。上曰。是女子也。而為父乞命。嗟嘆久之。有司希上意。以為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蕙歸滸。未一年。病卒。見張符驤依歸草。

王烈婦

烈婦湯氏。適太倉王既遙子均。湯居海濱。為富民。均入贅。薄其貧。不禮焉。婦即與均辭去。均授徒。婦勤女紅以自給。節脩脯。奉舅姑。雍正壬子七月。大風海溢。均夫婦被漂。婦得登岸。均死於水。湯氏翁媼幸均死。得更擇佳壻。不復求均屍。婦泣命其僮阿午曰。汝為吾求不得屍。吾有死耳。午遍歷港汊三日夜。從數百積屍中得之。馳報。婦被髮徒跣赴哭。幾絕。既棺殮。湯氏欲火之。婦不可。均有所置田十二畝。湯攘其十。餘二畝。婦埋均棺田畔。誓守志。時以粟麥錢布。陰餽舅姑。次年遺腹生一女。於是湯氏日夜謀嫁之。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夜。紿婦內戚某家相迎。婦覺之。則麻衣要絰。抱其嬰繞場而號。遠近驚起聚觀。無不歎息酸鼻。湯竟刦婦納輿中行。婦急以布自纏。周上

下無隙。至嘉定某家。哭不止。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遂自縊。湯氏逼婦行時。奪其嬰。將碎諸石。阿午從旁篡得之。夜奔入城。以歸。既還。貧不能乳。謀於其戚顧行人玉停。行人令其妾育之。名之曰潮音。四歲痘殤。阿午者。均家僮也。均死。仍傭於湯。烈婦之死。獨午知之。湯切屬勿泄。既遂老瞶。亦謂婦死於瘵。午心實憤湯氏所為。念均夫婦僅留一孤女。在時入城。至行人所省視潮音。則抱而之。既還家。或嬉他所而後去。潮音之殤也。阿午夜心動。不能寐。若有促之入城者。清晨及門。則潮音已死。午痛哭極哀。曰。吾主人夫婦孝烈。乃天絕之若此邪。行人訝而詰之。午頓足嗚咽。具言婦死狀。且曰。烈婦棺尚在嘉定某家墓旁。午屢欲盜與主人合葬。畀者憚。不敢。行人曰。盜不可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湯氏聞之。即密令某家火婦棺以滅跡。午詭稱湯使往視。斂其骨。以空罌易之。奔告行人。行人令以其骨與潮音同瘞於均墓。噫。湯固市儈。既薄貧壻。又因壻而致殺其女。何不仁甚哉。然以湯之翁媼而有是女。異矣。非午。則均屍不復得。非午。則潮音亦不全。非午。則烈婦之死。遂無知者。烈婦之骨。亦不得與均同穴矣。其篡嬰兒。勇也。詭收婦骨。智也。謂之義士可矣。見沈起元敬亭集

朱如玉

孝婦姓朱氏。名如玉。字又寒。仁和朱久亭女也。嫁同邑魯君旋長子縣學生宗鎬。宗鎬家故貧。孝婦黽勉事舅姑。得甘旨必先以進。解己衣衣其姑。斥己裝以資遣其夫之妹。嫁時物蕩盡。人為之不堪。孝婦無纖毫苦難意。戚黨某挾訟來求貸。宗鎬謝不能。則恚甚。孝婦曰。若情急耳。勿與校。檢衣襦質白金四笏畀之。其人欣然去。或以重賄求宗鎬為關說勢家。孝婦勸勿受。宗鎬曰。我度是無關利害耳。孝婦曰。世上不義事。皆從無關利害處做起。奈何以貧故。隳素行。宗鎬感悟。謝不與聞。其舅聞之。謂宗鎬曰。兒婦真若嚴師矣。戊申六月。宗鎬感疾。幾殆。閱兩月。始愈。婦晝夜侍湯藥。遂以勞悴致疾。是年十有二月丙申歿。得年三十一。女生九歲。名學班。孝婦體弱。素多病。顧强自搘柱。不以貽舅姑憂。己不食。猶力疾執爨。其舅課生徒。讀書過午夜。孝婦亦坐候具茶餌。不就寢。其歿也。舅之及門士。為痛哭失聲。中表兄子姚虞士喪之若親叔母。其賢能感人如是。姑有胃疾。間數月輒發。孝婦身不去牀第。酷暑。汗下如雨。不敢揮扇。以袂拭面。衣裾霑浹。日夜為姑撫摩。稍間。為誦彈詞稗史。以解姑痛。比孝婦歿。姑疾作痛苦。輒長號曰。吾媳若在。此時不離牀右救我矣。善詩。工屬對。能為設色花鳥。死之日。預知時刻。見汪由敦松泉文集。

曹借姑

孝節婦姓曹氏，小字借姑，一士之從姑母也。父天策公，為擇對里中，得陸君翰。未成童，入府庠，有能文名，遂以字之。年十六，歸陸氏。陸氏姑孀居，有節操，婦事之惟謹，中外稱其賢。未幾，夫病瘵，累年卒，孝節婦年纔二十三耳。舉子女各一，子不育，至是乃立嗣子，嗣子則又不育。族人無肯以其子嗣者。有陸尼者微諷曰：少寡胥絕，姑老女弱，將奈何？孝節婦恚甚，立搥胸嘔血，尼驚走出，自是終身不復見其面。康熙八年，姑疾，日侍榻前不去。已而疾大漸，乃中夜焚香祝天，引翦刀翦左臂肉，無血，創甚，不敢出聲，還入房為羹以進。姑不食者數日矣，曰：此何物，乃有異香？飲之至盡，遂愈，并不使小女子知之。後乃曰：世傳為此者，遲閱一日，則病者多活一年耳。紡木棉以養，閱十五年，姑乃卒。女字邑右族張氏，贅而依焉。壻家亦貧，族兄弟共迎養之。卒年七十四，距喪所天時計五十有一年，三黨咸尊之，稱曰節孝婦云。節孝婦年三十三時，母楊老疾，醫者云不治。孝節婦復中夜焚香祝天，引翦刀翦臂肉，血溢手腕，創甚，不敢出聲，還入房，雜米湯中以進。母哺米至盡，餘一粒大如豆，曰：此何物？又汝肉耶？哽咽淚下簌簌然，推去不竟食，遂卒。初，節孝婦往來一士家，士年尚幼，輙牽衣問姑前後所割臂

瘕處。欲一覩概然不悅曰。郎君輩何自知之。此自愚婦計無復之。姑出此耳。郎君輩安用見之。（見曹一士四焉齋集）

姜桂

貞女姜氏桂名。芳垂字。孝廉本渭之季女也。世居萊陽。今籍元和。年十歲字於張。未行。而張以瘵疾卒。女年十九矣。訃聞。泣三日。遂自經。昏迷中。若聞有呼者曰。爾當享大名。何為是。乃甦。而縊已解。時父以應試在京。女即告其母曰。女子從一。改適不可。可改字乎。為白父。勿萌他念也。父以書援禮經曲折諭之。女曰。父言誠是。但女賦性如此。不可變。富貴福澤。非所好也。拂其性而為之。無生理矣。居三年。戚黨爭言。不宜聽女守。父母亦意其志少衰。復垂涕為言。女曰。女不悲。母何悲也。人生適性為樂。遂女志。則樂甚。何悲之有。夫言有可忘。有不可忘。既許字矣。雖終身其可忘哉。父知其不可奪。强齋沐而禱於神。神示吉兆。遂聽之。貞女乃畫蘭。漸乃繪山水。父假諸名迹示之。畫日進。駸駸逼雲林黃鶴矣。而端靜之意。亦流露豪素間。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其尤可貴重也夫。（見陶正靖晚聞先生集）

烈婦馬氏

烈婦馬氏。故福常把總馬成功女。適福山章揆蒼。生子。輒殤。揆蒼病且殆。屬以奉舅姑。涕泣受命。揆蒼歿久未克葬。殯於某所。舅學洲貧老且病瘋。或為之謀。謂婦艾而族姓少。即嫁之。聘錢可獨有也。營將某。致重幣。及富人嚴某。先後來逆。皆死拒得免。學洲固深惡之矣。章有族孫曰小五。土豪盧某之甥也。説盧。謂能致之。與馬相卿者定謀。使其姑。紿以俱往省某親。婦覩姑升輿。不疑。遂舁以如盧氏。及門。覺有變。顧不得脫。乃散髮踞地。坐哭且詈。盧大驚愕。俾嫗為好言。許送歸。婢女日夜謹伺之。誘譬萬端。大陳金綺為餌。氏厲聲曰。吾翁與若為姻家。胡無良至此。吾所以求歸者。為夫骨未埋。且遺言不可負耳。若必欲見迫。即此為吾死所矣。焉用金綺為。悉擲之庭。盧度終不可犯。顧重惜聘財。又恐一旦致死而破家也。踰三月。始送歸。而小五等以償錢脅學洲。復為學洲謀。築室于田。使獨居以守。實盧之別業也。居數日。盧盛服至。婦憤觸柱。抵几折一齒。盧益懼。乃陽白縣。聽歸。而使學洲戒門。絕之。烈婦呼搶哀求。方嚴冬。屏營戶外。風雪僵凍。卒不納。寄居舍旁尼庵。又不許。亦小五等謀。冀其困而改圖也。婦有妹在楊氏。將為訟寃。盧又恐。授意學洲。迎還。畜以奴隸。食以犬豕之食。烈婦安之。無怨言。尋復逐之。守備陳某。見而問狀。俾其族之隸麾下者。諭以大義。學洲不

得已納之。未踰月。又怒而擯之門外。烈婦乃拊膺曰。非一死無以明我心。或勸為尼。烈婦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吾向以憤怒折齒。至今悔之。且吾違翁命。不孝。從翁命。不節。不孝不節。茍活何為。孰與全而歸之。見故夫地下。即走其夫殯所。哀號徹日夜。逮潮上時。拍手連呼曰。盧賊殺我。盧賊殺我。跳波中死焉。時雍正六年十月二日也。年四十有二。屍隨潮上下。後十日。獲之蕭家橋。邑侯親殮。觀其裏衣。皆密縫紉。佩一小囊。貯所折齒。侯歷詢鄉老。具言其節烈不污。萬口無異詞。嘉歎良久。捕諸凶鞫治。而章小五者。竟匿不出。見陶正靖晚聞先生集。

茅貞女

茅貞女。通之泰興人。年十六。許適張氏子。張貧窶。棄家為僧。致詞於貞女之母。母許之。貞女素嚴重。不遽以白。越二載。復字他氏。歸有期矣。乃遣乳媼白貞女。貞女聞之泣。徐謂媼曰。吾女子。安敢逆母意。然聞張氏姑。老且病。窮餓不能自存。吾心怦怦然。今欲有遺於張。非汝莫可使者。汝為吾密致之。吾無恨矣。媼許諾。出。貞女即閉戶自經死。方媼之諾而歸也。金藏諸笥。為不肖子胠去。甚皇遽。徐聞貞女死。即隱不發。忽數日。媼狂叫自責曰。汝尚為有人心乎。盜吾金而負吾約乎。數自批其頰曰。若子所

盜金。今具在。吾為汝往取。立起如指所。金果在。特詣張氏姑。長跽泣曰。吾不得事姑。罪通於天矣。今以此為姑壽。遂奉金進。伏地號哭不能起。張大駭愕。無何。媪甦。具以白。乃悉其故。異哉。事在康熙初年。見夏之蓉半舫齋集。

廖氏

廖氏者。蜀江津縣民戚成勳婦也。成勳僻居山中。值獻賊變。倉卒奔竄。廖弱不能從。不得已。置之去。廖堅閉重門。自誓以死。避數月。賊不至。倉中積穀頗饒。資以食。數年。荆棘叢生。蔽其宅。遂與外隔。其後食漸不繼。向宅池邊種穀。績之以草為衣。四十餘年。亦不知成勳之存亡生死矣。成勳竄入黔中。久之。別娶某。生子二人。年六十餘。歸訪舊里。是時天下甫定。川中土滿人稀。田園半沒深箐。虎豹豺狼。出沒縱橫。人跡罕到。無從覓其故居。但識其向而已。因倩人力持斧斤。斬竹伐木數日。望其宅頹敗尚存。大樹如圍。自屋中出微烟。出沒異之。固不知其妻之猶存也。及近宅。廖忽從樓上呼曰。汝輩何人。成勳惶怖失色。倉卒厲聲答曰。吾此宅主人戚成勳也。廖竊視良久。覺衣冠迥異。昔時而聲音容貌彷彿似其夫。泣語曰。君妾夫邪。妾廖氏也。可將君身餘衣褌與妾。得蔽體相見。成勳怪之。然聽其言。似非無意者。即解衣擲樓上。須臾

氏自樓下。面目黧黑。髮亂如蓬。成動恍惚莫辨。廖備述其由。兼言當日事歷歷。夫婦相泣如再世。偕至鄰家復自黔挈其妻子還。年各九十餘始卒。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馬孺人

孺人馬氏。河南郟縣人。繼室於同邑古村之劉翁。生一子而寡。崇禎末中原流寇起。孺人嘗指後園井語家人。脫有不虞。當索吾於是。比寇氛益急。里戚婦女皆出避。要孺人與偕。默弗應。固要之。則曰。吾計之熟矣。吾閉門不出。猶冀匿籬壁以免。出而遇賊。身之不免。且重辱。凡所為婦女遠丈夫也。而吾又羸也。蓬首垢面。雜稠人中。匿草間求活。雖幸免。為辱已甚。吾弗為也。乃令奴機警者伺門。而身恒不出堂帷。無何盜至。見堂宇頗壯。即縛門者施拷治。索財物。且訶問主者為誰。門者惶遽曰。主翁死郎君適遠出。家惟主母在耳。孺人立堂後。微聞其語。曰。嗟乎。誠不免矣。趨自沈於井。覩駴。

殷烈婦

殷烈婦胡氏。殷士膺之仲婦也。士膺長婦汪氏。以節稱鄉里。而仲婦胡氏。乃復以烈聞。汪氏之寡也。姑亡矣。而舅衰叔幼。家貧甚。其母氏欲奪之使來。汪引刀激謝使者。

歲時泣拜其夫衣冠於堂上。督家政。及胡氏夫亡。有遺腹。汪以義諭之。不死。且得男。未及百日。而孤又亡。汪氏曰。嗟乎吾孀。乃今死矣。強慰之曰。孀與吾俱寡。顧忍令汝姆獨活耶。烈婦曰。姆獨活。持殷家門戶良難。吾且為姆報伯氏於泉下。於是家人衛之徹夜。婦益故攝事。衛稍懈。而戶忽扃。乃驚相告。爭曰毀門。門毀。婦固從榻後立。衆笑曰。娘子何驚人也。爭前持諦視。項有組下垂。頸痕寸許。而一小刀血淋漓地上。嗟乎。蓋迫於救。援環不及。而急自刎也。時雍正十三年。年十九。閱一日。母家來視。猶植立面色婉孌如生。汪氏哭曰。孀。汝亦殷家婦。獨以死謝耶。見張尹石冠堂集。

文鶯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崇禎癸未。選庶常。京師潰。乘間南奔。起兵浙東。結寨上虞之東山。大兵以全力壓之。遁至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復合衆於夏蓋山。由健跳移翁洲。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帑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為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而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吾死。曰。小不忍。最害事。

逮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說。拜吉甫。且拜文鸞。文鸞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鸞去。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痛哭。為言文鸞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鸞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稍屈。莫不以為真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啟城門。命吏以文鸞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鸞。寄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焉。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見全祖望結埼亭集

曲園居士曰。結埼亭集載明季遺臣事甚詳。以全集具在。故不備錄也。文鸞事。附見李公研齋行狀。摘錄其事。亦不賢者識小之意耳。

章貞女

貞烈女章氏。錢唐醫如里人。六歲。同里蔡松。為其子九經相攸。貞烈女年十九。九經

以不得志於有司。病且死。貞烈聞訃。引剪刀自刺。亟救則生。生則紿其母。請弔於蔡。母則與偕往。及至蔡。哀慟行婦禮。遂辭母。登姑氏樓。勸之歸。則截髮以誓。已而閉門苫坐。寒暑不變。所卧榻。不張帷。立兩扉。晨昏持鑰自啟閉。其嚴整如此。姑疾篤。貞烈刲股以進。未幾。乃其翁相繼亡。貞烈執二喪。皆冠縗倚杖。隱拜帷內如人子。不忍以無嗣恫舅姑之心。斯所謂禮以義起。蓋其孝也。家甚貧。倚女紅自辦。晚乃賴諸姪稍稍致饔飧。歲大祲。里中賢者。奉粟米致堂下。必再拜。强而後可。諸有司貴人。命隸人齎錢帛到門。往往不受。其天性高潔又如此。生隆慶庚午。卒於順治丙申。穿蔡子之穸合葬焉。（見孫治集）

蔡孺人

孺人蔡氏。閩縣西仲林先生雲銘元配也。先生以順治戊戌成進士。授江南徽州府推官。明年。海寇犯江南。偽諜四遍。至徽營兵叛。先生與刺史蘭矢登陴死守。慮為家累。屬孺人歸閩。孺人指劍誓曰。苟不測。從君伏此劍耳。惡乎累。越數月。偽諜擒叛兵亦逃去。先生急治行。嘗額其署曰。焚香告天處。當夜焚拜。孺人從先生曰。此吾職。汝何為者。孺人曰。吾亦有祝。願與君生入仙霞關。灌園為食。不願久作吏也。丁未裁缺。

先生自藏奉封君居建寧。耿逆反。繫先生籍家。三就戮。復獄。與子沉。皆殆。孺人灼香禱。左臂爛寸餘。弗恤也。王師入閩。先生始出獄。計在繫十有八月矣。孺人憂懼久。吐紫血多。且斃。女瑛佩。刲臂肉煎飲之。乃甦。瑛佩者。閩清諸生鄭郟室。初孺人年十六。歸先生。孕輒女。欲得男。為先生嗣續計。時時勸納媵。自孺人年二十有五。至卒年四十有八。凡納媵七。孺人素孝謹。善容下。所納媵。必開誠撫遇。恩視姊妹。分與妯娌均。先生或督過諸媵。孺人必多方解。至釋乃已。以故諸媵亦恭順。無閒言。每當夕。皆惟孺人命。及媵生丈夫子。孺人保抱攜持。同卧起。如己出。所親有婦異妬。而五十無子者。孺人延至家。使視己治家狀。三日請歸。為夫置妾。舉二子。於是諸所親婦。或忤其夫。共指孺人以勸。皆媿悔曰。勿使孺人知云。及遷武林。越壬戌冬。孺人卒。諸媵哭之哀。有嘔吐血瀕死者。見薛鍇南窗草存

林烈婦

烈婦翁女也。年十九。歸林雲禧。雲禧以嗜學病危。烈。籲天割股糜之以進。病遽愈。久之復作。死。烈哭絕而甦。引魂帛經柩側。以婢救免。乃取雲禧絲縧繫腰際。婢告姑。姑屬烈母伺甚密。烈謬謂姑曰。兒今不死矣。屬婢滌房帷。茹素焚修。示無死意。月餘。

晚沐浴。早起盥櫛，紿其母出後，檻衣縞，密縫結。扃户自經。先是雲禧與烈決，許以死。其翁曰，我兩老人方哭子，不能再哭婦也。姑與家人俱以翁意勸。烈曰，固也。吾曩者以死許之矣。且吾姊未婚而殉夫，吾婚兩載，猶偷生，不愧吾姊哉。竟死。有遺詩四章。烈姊名茂宋，所殉夫林燿祖，雲禧宗也。烈名永宋，與茂宋皆明經翁輔女。翁林皆福清大姓世婚也。(見薛鎔南窗草存)

貞節林母

母，三山陳公泗水女。年十八，以繼室歸培生林公。以嗜學病瘵卒。時母年十九，甫舉孤九閱月。號慟幾絕，而甦曰，是誠不可以死。乃畢喪，攜孤及前母所舉幼孤與女各一。依泗水公。撫教備諸艱，縫刺以給事泗水公，尤謹。泗水公卒年七十。遺一孤，甫六月。以屬母。母撫教如孤，長為置婦，視如婦。前母孤某先母卒，婦某舉一女，或諷婦女固有姑在，婦何自苦。婦泣言為死者育女以事姑，亦欲學姑耳。舍姑與女，奚之。竟不奪。而泗水公所屬六月孤某與婦某，朝夕養甚恭。曰，吾姊乎哉，吾母也。卒年六十有三。(見薛鎔南窗草存)

龔烈婦

烈婦謝氏。揚之興化人。夫龔行。縣頻年被水。室廬蕩沒。貧無依。隨其夫攜女客京口南城外河干。腐豆為生。時京口設重鎮。分屯戍卒。雜民居處。無賴子竄入為曹。每憑藉聲威。吞螫細民。江寧人田五者。勾屯卒。朋放息錢。肆舍與行居相望。窺謝及女姿屢覬之。嚴拒匿其女不出。一日。行晨以外事。田即挾羣少過謝。佯酒後索茶。乘醉遂犯謝。謝倉皇號呼。田怒。即仆謝地。掌毆之。女出救。隨犯女。女急走脫。猶憤憤欲入內。值鄰眾集。擁多人。始揚揚去。謀之黨何三。何三者。狡黠。為黨渠魁。乃教田作偽券。即羣過索負。因痛毆行。鄰並實知之。素怵田。莫敢為行直者。行不能伸。乃奔訴之官。官漫弗省。反笞行。勒償田負。且逮謝庭訊。行歸語謝。謝與女仰天呼曰。冤哉天乎。此誰控乎。已隸復擁行去。暮。謝猶篝燈候行。夜深不返。乃持女手泣曰。以吾故陷汝父黑冤中。即吾死不足恤。獨憐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獨生。即生亦蒙不潔名。願相從得仍為母子。謝曰。悲哉。恨汝父不即歸。痛無一言與相訣耳。言訖。復相持哭。哀號之聲。慘動鄰室。比舍莫不聞者。迨雞三唱時。遂不復聞聲。乃以敝赤帶繫身及女臂。開門。連袂投河。津死。及曙。鄰媼往視。室無人。因共奔告行。隸猶謂行匿妻弗出也。及行至河濱。屍雙湧。從水中出。時盛暑。踰五日。殮。面如生。莫不驚以為神。謝時年三十四。

女十七。名巧。或曰。烈婦時已有身。蓋殞三命云。前二年。有趙氏婦亦死於烈。邑紳士里民感其節。千餘人為文肅祭。鼓樂白衣冠奉柩送葬釜鼎山下。道經謝戶外。謝閭之。特與女出視。吁嗟歎羨。重以為榮。曰。人生如是足矣。及凶既伏辜。奉命坊表。邑紳士里民為文肅祭。鼓樂白衣冠一如前趙時。舉二柩復送至釜鼎山下。與趙墓並叙列葬。表其坊墓前而歸。見冷士嵋江冷閣文集

冷節婦

節婦夏姓。父處士君。有文學。立身方嚴。不苟尺寸。節婦年十六。歸冷君二與。二與少浮放。日湎於酒。節婦屢規之。不從。卒以此積病不起。歿時年二十七。二與未死之前二年。即已病。節婦私念。既諫莫入。而又身未嘗娠。脫有不諱。冷氏將何承。乃日夜促其夫置側室。夫不可。節婦曰。君縱不自為計。如先世何。乃強為之。未幾孕。是時二與病已劇。節婦每私祝曰。使生男。冷氏其有祊矣。已而免身。果男。節婦喜不勝。甫十月而二與歿。時節婦年二十六云。私謂庶曰。我矢志保此兒。存冷氏。汝將安從。庶泣對曰。母尚爾。敢有他耶。因共相要以一節。然冷氏自二與時。家已落。節婦與庶日夕惟仰給於其指。姑性尤戾而苛。不以子婦禮禮節婦。詬誶聲時相聞也。兼復有他侮。橫

逆之來無日無之。狼狽顛倒，非復人理。節婦與庶，特志意諧協，無少怨言。每風雨夕，一室中影相弔也。燈前少倦，即抱兒置膝上，與庶輟紙相對欷歔。初，二與歿時，有勸節婦謀他計者，節婦輒恚責曰：吾誓為泠氏保此兒，人有志，何相黷也。父處士君素知之，乃取枇杷一枝插階下，識歲月於壁曰：此木晚翠，使汝志果堅，後當實，否則萎耳。後枇杷長日益茂，不數年，蒼翠蔚然，結實盈柯，條纍纍凡數十百顆，遠近聞者莫不相諮嗟太息曰：此節婦徵也。節婦歿時，年六十有五，而十月，子已年四十矣。庶陳氏長節婦二歲，子名利德。見泠士嵋江泠閣文集。

桐鄉諸節婦

室女守制兩人：戴禹功妻陳氏，莊大成妻蘇氏，未婚守制兩人：朱辰宿妻楊氏，朱康妻茅氏，夫聾誓嫁一人：陸廷璋妻倪氏，夫赤貧誓嫁一人：張沖和妻周氏。陳之值戴歿也，聞訃，謂父母曰：不容往送，當自經也。至則抱屍大慟，剪夫髮及夫爪甲為佩，告舅姑曰：此吾夫也。已遂對屍成夫婦禮，挾老婢與俱，坐臥一小樓，四十年如一日。蘇氏則甫十四耳，聞夫歿，毀形衰服，矢志靡易。翁姑感其義，迎歸守制，拜廟受笄，修婦道終身。楊之歸朱也，未婚而夫病劇，翁利其有，紿之來，來三月而不成婦，夫卒，遂拜

棺成禮。翁姑尋亦卒。力營三墳。皆就緒。茅歸朱。以夫病亦不成婦。侍夫湯藥。祝以身代。卒不起。其翁姑迫之他適。勿聽。詬厲之。飢凍之。亦勿聽。爲是悛而止。陸之聘倪也閱三月。旋贅陸。請辭婚。氏言曰。古有男室贅女。況吾夫乎。卒歸陸。周氏生四歲許張氏子。父母死。育於外大父。張酷貧。更許他姓。及長議婚。奔歸。抱父木主而啼曰。吾父在。聞字張。張即亦貧。奈何廢死父之命。挾利刃。訴之官。官爲動容。得配合焉。又有徐洣妻祈氏。陳斂才妻施氏。朱一豹妻張氏。費可學妻張氏。倪大緯妻嵇氏。皆弱齡于歸。皆有子。皆砥孀節。而皆玉子於成。諸婦俱桐鄉人。外史氏周拱宸葺之郡志。復爲之贊。見周拱宸集

薈蕞編卷十七終

清　曲園居士纂

朱烈婦曹氏

曹氏者。武進縣新塘鄉曹昌女。嫁無錫富安鄉朱承宇爲妻。承宇業農。以穀賤苦貧。賴氏紡績以食。生二子一女矣。承宇死。弟甫利秦傭聘金。詭言兄在時負債。今責償。逼氏嫁。氏以死拒。傭聞之。則向甫索所輸金。金已盡。甫乃與其族叔某者。益逼氏。不容他往。多端恐怖之。奪其懷中兒。提擲於地。身盡血腫。氏痛兒。言終喪當如叔命。而甫先是已詭傭。言氏允贅。且有期矣。故不許。至請期。又不許。氏乃好言謂甫曰。是固當以身償。安可累叔。但須容我一見吾姊。甫喜。許諾。氏即於一日夜。取兒女敝衣裳補綴浣濯畢。攜而詣姊家。姊迎之曰。聞叔禁爾足。乃許來耶。氏曰。本不欲從叔者。以吾夫魂魄應在吾左右耳。今已矣。固當聽之。特不能纍纍抱女兒去作新婦。故暫以累吾姊。三日後取歸。慎毋以與吾叔。姊意頗不悅。而謾許之。因顧其子女曰。姨今固是爾母矣。復問以家事。不應。徐曰。姊日後自知之。適兒啼索乳。氏泣曰。痴兒。母豈能長乳爾耶。時面如死灰色。已又青赤。若有痛割不可忍者。既辭出門。復回顧子女。再三

屬姊。姊曰。三日耳。何言之數也。氏始別去。至夫墓。墓即在舍旁高岡。氏號哭至暮。始入門。而秦傭所遺鄉村酒至矣。鄉村酒者。娶婦家以熟食遺婦家。即日聚鄉村劇飲者也。氏遂投環自經。姊聞之。即擕其子若女往視。見目猶注視姊。姊乃撫屍長慟曰噫。誰知爾昨日之言。皆誑我耶。非真耶。然則向者請終喪。請及期。亦不過以子女之故。冀得遷延。以稍緩須臾之死耳。爾豈真許叔以嫁耶。則豈肯以子女遺爾叔耶。遂許養其子女成人。不負氏託。氏目遂瞑。至殮。見左臂有刀創未愈。凝血尚殷紅色。始知承守病時。曾為割股云。父昌。訟於縣。縣令吳公論如律。附祀慧山貞女祠。見董以寧正誼堂文集。

沈烈女

沈烈女。吳江望族沈秀才之女也。秀才名樞。家居傍城牆下。登城望之。其家之戶牖井竈屏帷衣桁之屬。無不悉見。女以故深自閉匿。而鄰園鄒氏子。竊聞其美也。茜褌炫服。日登城以窺之。久不得見。一日。會女病。推簾欲唾。遂得一見。適覘秀才他往。竟踰垣潛入臥所。夜將二鼓矣。見女從燈下刺繡紋。向前抱之。遽撲炬。女驚呼捉賊。恐力不能拒。取架上翦刀自刎其喉。婢僕來。爭持杖擊賊。賊就擒。舉火視之。則固鄰園子也

平時茜褌炫服於城上往來者也。繩牽之。無何。闔戶内仆地聲。急往視女。見水喉已斷。湧血如泉。方爭救女。而鄒氏子脫矣。女竟死矣。死時。雷電水雹。里人震異。鳴於官。越五日。丞往驗。色如生。洗視頸領間。翦刀痕凡八。鄒氏子倚其家貲。不少憚。仍茜褌炫服。揚言於眾曰。是向與我有私。所以死者。羞婢僕耳。揮其金。屬吏張挺偏賂。幾脫於罪。挺歸廨啜粥。忽顧見女形而驚。急語家人。即挾箸含粥而死。事聞。縣始再讞。論如律。女生於順治庚寅年。死節於康熙丙午。見董以寧正誼堂文集。

黃烈婦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為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為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痛哭。躄踊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為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為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林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般紫逾月。既念夫在獄。饘粥縫浣。誰其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為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

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蟁虻聲營營。樸緣遶目。曰吾逆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死。比覺蹤跡至池上。則屍已浮水面。舁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語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斂環俱質錢。亟取錦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剸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鞫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卒獰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引袂障面。左手抽刃自刺喉。如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作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一時好事者。釀金治木。為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既心動。又值天變。見輿情洶沸。暫釋。而上其狀於按察。烈婦創甚。臥淨土庵。庵主涵輝。晞姊也。為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無恙。按察得太守所上文書。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庵

索周氏。聲洶洶。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絶。若輩第持片紙去。即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經死。烏乎。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頃之卒蹋戶入。見烈婦帶經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於順治庚寅。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尚頌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顛詳晰。晞坐沒入輸旗下為奴。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孑身授徒。毘陵大室爭延致為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亹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新。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毘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觀鄒長

陳節婦

節婦姓陳氏。嘉之西里陳某之女。年二十一。為沈君宣繼室。四年。生女二。又二年。生子一。子三歲。君宣攖疾不起。惓惓以鞠子屬婦。婦諾。君宣卒。無升斗儲。節婦貰楮鏹以自給。誓不改適。某某者。脅之去。節婦志益堅。死亦甘耳。不為失身婦也。某曰。何不

遂死。節婦曰。孤子幼。我責也。我任之矣。於是率二女。勤織紝。久之。購田三畝。俟子壯學耕。謂本業可資生。其叔某。又兄之。有田不得耕。節婦竊自語曰。我不讓田。胥我且益甚。竟棄其田。子既長。務誠慤。不負其母。節婦明義理。言動有矩則。吳之俗。好巫覡。節婦秉正志。諸不典祀。弗奉也。當沴氣流行。牽纏病患。爲害連里巷。節婦恆不染。或姑姊娰姪家。苦疵癘。卧於牀。莫有視湯藥者。節婦調視累日夕。無纖毫病。從者塗黃嘆。胡葱。心神猶恍惚。節婦不少怖也。見陸時隆郭亭三編。

俞秀

烈婦名秀。宮闈之融人也。父俞長祚。素有膽略。遷長以武事死封疆。婦爲兒時。常恨非男子。不得從父以死。年十六。而歸翁處士鑛。鑛好學。家貧不能卒業。將客遊秦川。以父母老。語其妻曰。父母疾。將汝倚。汝必能代我。去之明年。而姑有疾。婦念前語。百聲疾呼。願以身代姑死。及姑愈。而鑛客死秦川矣。已亥夏。凶問至。先是。屋有三烏集於堂。其音如鴞。又夜有牛喘於婦前。其日黃昏。婦哭曰。翁郎。是妾盡頭之日也。夜半。忽陰雨從天撲下。婦大哭曰。翁郎。若者行相見邪。乃徐取所佩小刀。向領喉一剚。氣暈不絕。婦曰。未拜姑嫜。未辭慈母。可乎。乃洗去血鹹汗者。以左手中指。曲剔入。旋以

食指側抽喉橫筋。縷縷潹淨。觀者為之股慄。婦舅鼇聞而止之。婦曰。兒不孝。使兒得見亡夫。兒願足矣。翁郎豈無伯與叔氏者。有之。矧其室尚餘婦也。顧謂其姒曰。若善事姑。毋以余亡。余且瞑目。數尺之棺。毋以余身而見恐。毋見余而哭。徐謂母曰。兒不孝。負母。將死於夫。則不得不背兒母。若戀兒母。則兒不得死於夫。且不得見兒死。父語畢。鄰媪皆來。婦無慼容。唯取少時所誦盂蘭經。誦畢。雞鳴。斥侍兒出。割正喉。血盡氣絕。遷入廳事治斂。且復蘇。吁聲曰。翁郎。是使余再留耶。則不得一見耶。未幾氣絕。見王鳴雷王中秘文集。

吳珏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襁褓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笑曰。汝亦欲作女博士邪。凡刺繡織紉。見無不能。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悉大義。年十七。歸邑子鄒翥。翥素尪羸。好學。比合巹。益讀書不輟。疾作。經年竟死。節婦痛哭欲殉。母氏曹。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今兩老人亦死邪。節婦乃頷。強起。旦夕臨。母欲且歸寧。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服闋。鄰媪微煽之曰。守志良苦。曰。此定命矣。若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

在家之貧富邪。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邪。有子則守。是守子。非守志也。於志何有。尼有欵門請謁。指柱間琴曰。無絃不理幾何時。曰。未亡人不理久矣。不計其時。曰。長齋甚善。不事佛。不薙髮何也。曰。未亡人不舉酒肉。為吾夫非為佛也。於是年纔二十。會族子鵬生。立之。念翁姑老子幼。食貧無資。非治女紅。無以為生。初學繪事於凡工。特甚。乃布繡紋。點絢增華。人人爭購得之。以是持針線。往往達旦。倦不自支。燈火燎椎髻。稍覺。僅僅拂去。紉繡如初。歲儉。自食雜糠覈。舉精鑿奉姑。餘以飯兒。姑一日病。醫弗效。剮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娣范氏從絺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歎。起熟視痕。且有兩。蓋在室為母劑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娣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為女為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見梁份懷葛堂文集

孫秀姑

孫氏名秀姑。浙之錢唐人。少喪父。十一歲。歸楊鼎元子文龍為待年婦。楊父子常遠服賈。家止秀姑。依姑侯氏。居候潮門外之三角地。室湫隘甚。與鄰舍共椽柱。僅一版隔。右偏有閩士積者。素悖虐。日與不逞之徒。胡起龍數輩相徵逐。窺秀姑而美之。至是秀姑年十五。士積一日假求火。徑入廚下。强捉秀姑臂。秀姑大恐。齧其手。血出。始釋

去。秀姑以語翁姑。鼎元畏士積。不敢發。既而楊又走販衢州。士積度其家無人。瞷秀姑晚浴。暗以手度檻下。驟把其足。秀姑驚起。泣訴之姑侯氏。呼鄰里共責讓士積。士積不能辨。約詰晨詣門自謝。厥明。偕胡起龍以來。秀姑怒。舉杯擲士積。不中。中起龍面。破創。起龍大恚。罵不絕口。士積益咆哮。謂吾不致汝於亂非夫也。秀姑恐甚。是夜。密縫上下衣裾。陰懷死志。次日。又聞士龍輩惡聲。意愈決。入房。漬鹽水中。盡飲之。出奉羹湯饍畢。瀹茗以進。心痛殆不可支。侯氏詰問。吐實。有頃遂死。蓋戊寅六月十九日也。鄰里挾侯氏控於官。士積計免。乃殮以薄棺。時當盛暑。屍數日不壞。無蠅蚋敢集。人以是歎異。撫軍廉其事。擒士積。置之法。並杖起龍。死。自為文。遣官致祭。遠近來觀者數千人。或云士積嘗自言十五年前。因姦不成。蹴死一尼。疑秀姑是其後身。然則秀姑堅貞之性。固有由來。而士積強橫。至死不悛。其斃於法宜哉。見王畤霞觀樂堂集。

曲園居士曰。袁子才新齊諧亦載此事。頗有異同。此云秀姑歸楊鼎元之子。而彼則云歸李氏子。此云閣士積。而彼則云嚴虎。恐當以此為正。閣與嚴音相近。其云虎者。殆失其名。而以虎目之。謂其凶暴之行。人而虎者也。自當以此傳所紀為得其實。至此云撫軍廉其事。擒士積置之法。則於情事猶有未備。果誰以聞於撫軍

耶。新齊諧則云。秀姑既死之後。無為具呈告官者。忽有異香發於秀姑所卧處。達於道路。嚴虎置死貓死狗於其門口。欲亂其氣。而香愈烈。有總捕廳某路過其門。聞香而異之。遂訪得其實。頗可補此傳之缺也。

陳三淑

貞女陳三淑。杭州錢唐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也。自兒時不喜偕羣兒嬉。每不可於意。輒快快累日。人悅之萬方。終不啟齒。以是羣兒憚與游。亦坐是失母黃氏歡。十歲通孝經。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詠古史節義事。每成一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燒其稿。香爐烟勃勃。疏櫺間與香氣雜。如是有年。并焚其筆。不復詩。歲丙辰。杭城為採選訛言。一時嫁娶殆盡。貞女年十九矣。父倉卒用媒妁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家貧廢業。客游雲間。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滇。母操家事。復用前媒妁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為。富家聞。亦卒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後其姪。則貞女兄。兄貴人。惟嫂言是聽。貞女雖有姊。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親。於是一家之中。咸憎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

也。勸其母改字益力。母與兄決意字富家子。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為者。貞女聞之。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不復再適人。徑起引刀截其髮。兒首以眎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壬戌冬。病益甚。或累日不飲食。焚香危坐。與之語。不答。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泠者。俠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造沈煜門。告以故。煜適歸自雲間。意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泠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即貧。吾能為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為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寢。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寐。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寤。手自下帳帷蔽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為又他娶也。煜辨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袂掩淚。煜睇幗巾。其自知向所傳非妄。顧貌雖瘠。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歎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并藥不御。越一日死。時為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殮時。身輕如蛻。面目猶生。胸中熱氣蒸衣外。見馮景解春集。

史八夫人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則之妻也。可則早世。文
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人屬詔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
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為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眾莫
辨。召三夫人認識。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為眾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
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三。娼少宰某。蠱八夫人。強為委禽。八夫人遣婢拒之。不聽。詈
之。又不聽。須臾。一婢奉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恣若所為。聶視之。則一髮髻。一
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見汪有典集

樊烈婦

烈婦姓張氏。襄城人也。家世忠貞節義。闓於遠邇。及笄。適同邑樊廷桂。生子二。曰盛。
曰茂。而廷桂卒。烈婦撫二子。誓守。足不踰戶。廷桂父沒。與廷桂弟宣。同居以養其姑。
七年矣。同里有王荊州。王習武者。皆兵家子。素無賴。兇暴橫里閈閒。聞烈婦美色。蠱
悅之。不得閒。康熙壬申四月。宣與姑同赴村穫麥。二子方就塾師。因與二子居城中。
二十四日巳刻。荊州窺二子入塾。知其家無他人。乃與習武直入其室。烈婦大驚。急
走避。曰。若何為。荊州直前持之。烈婦大呼且罵。習武扼其吭。嚇曰。從則活。否則死。烈

婦曰。死耳。强犯之。時惶急。烈婦取菜刀揕其面。荊州奪擲地。烈婦疾入寢室。合扉不及。乃抽牀頭刀。刀長。操其室方出鞘。而習武從後掣其肘。又奪之。於是兩賊共曳烈婦伏地。伏輒躍起。屢伏屢起。捽其髮。髮縷縷脫。而烈婦呼罵聲益急。輾轉逾時。終不得犯。將舍去。荊州固恨甚。又恐洩。遂以所抽刀斫其額。血迸出。淋漓遍體。倒於地。猶罵不絕口。習武復以菜刀斷其喉。烈婦死。且走。恐或復甦。更以巨石壓其胸。踉蹌出門去。時日方午。二子自塾歸。見母被殺狀。號哭奔告地方曹青雲。來驗視。青雲亦知其被殺。而恐累己。遽以自刎鳴於官。時令襄者為金溪許子尊。遂置不問。事且已。宣歸。與烈婦兄本淞。憤其事。訟之。至五月四日。令乃率仵作至其家檢驗。距烈婦死旬有一日矣。天且溽暑。啟其棺。面如生。鮮駱如新。額上刀痕直貫其頂。喉橫斷深寸餘。決非自刎者。令不得已。乃令青雲蹤跡賊。方烈婦被殺時。其鄰人有見荊州習武身帶血跡。倉皇自其家出者。然不敢訟言攻之。而里巷閒嘖嘖私語。咸指目兩人。青雲乃以荊州習武供。比逮詢。兩賊各不承。將刑。而荊州父故悍卒。突前瞋目咆哮。以為無端誣其子。搶荊州去。令無誰何也。因罷訊。自是都司康宜壽守備劉伏振力持之。曲為庇護。加以囑賄。令素怵營弁。不强爭。久且依倚為奸。於是宣。本淞控於各上憲。檄

下嚴訊。令定訊期。約在十餘日後。邑人咸計日而望。不能待。比及期。則改期又十餘日。期凡三數易。而詭變百出矣。及訊。忽有戍卒黄應魁四人。證習武是日同在靈樹堡戍所。去城數十里。又王雲等五人。證前數日與荊州同持羽檄赴南陽。在三百里外。宣本淞力辨其詐。青雲亦詰習武荊州。言是日與兩人凡數見。在何處作何語。皆鑿鑿有據。兩人語塞。而應魁等九人鬨於堂上。會日亦暮。罷訊。令遂以靈樹南陽及應魁等姓名。具詳於上。宣本淞益憤。而烈婦英靈不死。風雨晦冥。家人恍惚若見其出沒。或時聞其歎息聲。昏夜無形有聲。與家人述其遇害事甚悉。且言賊終必正法。宣本淞志益銳。屢控屢奉嚴檄。務期得賊。令乃與營弁謀。不坐張氏及宣罪。以杜其口。則控不已。於是令颺言曰。此必張氏有淫邪行。故致此。且殺人者。非他人。必宣也。已而訊於城隍廟。邑搢紳若士聞之。大譁。數十百人共前爭之。令仍執前說。衆曰。張氏累世忠貞節義。且烈婦貞潔之操。里黨所共聞知。安得以此相污。吾等願各以百口誓神。白烈婦冤。令慚汗不能答。衆又曰。坐宣殺人。何據耶。令曰。按律有叔殺嫂罪。則為宣殺無疑。衆曰。律之罪。何所不有。律無強盜逼奸殺人罪耶。律無故縱強盜殺人失出罪耶。語侵令。令惶謝曰。公等退。行為緝賊。自是不復為此言。遷延二歲餘。緡

紳若士。或懇請。或憤爭。令惟以婉言相應。然卒牢不可破。自此獄益解。荊州習武且釋去。其後令緣他事被劾。以罪罷署篆承審。皆以事不由己。一仍前轍。及黔中劉公子章來令襄。則事已四載。且注銷矣。常憾其事。欲復理之。會河道周公銓元署臬司事。翻閱前案。曰。此事何為疑獄。城中殺人。非荒郊比。且日午非昏夜比。賊有主名。非捕風捉影比。種種弊竇。置之不理。令死者含寃。生者漏網耶。遂檄縣嚴覆。劉公立逮諸囚。而荊州前兩月間。忽發狂大叫。歷言與習武通奸殺人事。已遽曰。天殺我。遂自經死。獨習武就鞫。劉公方嚴毅。且久為營弁所憚。不敢以私干。及廷讞。營卒亦無一人敢相窺者。習武勢孤氣懾。未及刑。一訊即伏。獄具。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為烈婦建貞烈坊。而斬習武於市。見劉青霞慎獨軒集。

曹六姑

曹六姑。餘杭縣舊市曹女。錢唐縣餅窰洪婦也。未歸而夫夭。求奔喪不獲。誓曰。我生不洪氏婦。死終洪氏鬼耳。絕食數日。不死。啟窗見庭前秋海棠曰。此花名斷腸草也我畢命於是矣。扃戶擣汁。家人知之。急排闥入。頃又不死。因共慰曰。母在。奈何使母傷苦。女感泣。遂不死。輒持所聘幣。展對哭泣。母陰謀反洪。女曰。此非聘兒物耶。不可

灰。又不忍留。盡製為經蓋旛帳。以施供佛。康熙壬子五月。陸病。女刲股以進。不應。燃香於臂。稽首籲天。請以身代。不應。陸死。女遂決死。諸姆兄嫂日環守。諭曰。盍送斂乎。旣又勸曰。盍終葬乎。不可。則又曰。明年正月上旬。母百日也。盍居期乎。臘盡。水漿不入口者十日。舅家命婢往。女聞。絕而復蘇。蹶然曰。我終不能死乎。元旦。縫衣衾治殮事。泣告兄嫂曰。吾當死十餘年矣。遷延至今。徒以有老母。今母死。我將從夫地下。以終吾志。遂縊於母之室。其日。疾雷震動。是為癸丑正月四日也。女五歲而喪父。十五而字人。十七而夫殞。三十而母終。蓋守節十四年而後死。見唐靖前溪集。

魯巳姑

魯烈婦。生康熙丁巳年。故小字巳姑。父君貞。母姜氏。會稽縣皋步魯家涇人。年六歲許字徐鉅卿子世茂。康熙三十一年。越郡訛言起。一時嫁娶殆盡。俗謂之荒親。姑年十年。歸於徐。方姑約婚時。世茂固無疾。比年十三。染瘋疾。姑之歸也。世茂疾大作。强被成禮。後各告寢。不通衾席者二年。世茂父鉅卿卽世。姑髽而哭甚哀。又三年。姑父君貞亦歿。姑聞訃。遽行。姑張泣而送之曰。好新婦。兒誤女。女姑返。返而兒脫愈。迎女各相向哭失聲而訣。姑返哭其父如翁。卽蔬食。朝夕膜拜。誦佛號。報父母恩。居母家

者逾八年。而世茂疾終不起。姑張令妁婚者來諭姑改適。姑泣下。即不食。凡聖瑞聖用。弟國瑞。咸慰姑。終不觝。康熙四十三年十七日。夜赴涇水死。年二十八。家人跡之涇上。露其髻。立水中。衣斬然。色如生。世茂家寠甚。不能歸其屍。聖瑞殯之門左。見許尚質釀川集。

馬母

母丁氏。馬叔顧配也。揚州舊城人。夫兄弟三人。析產而家。獨夫伯兄以訟家破。母義不已食。雖壺酒豆肉。亦分箸以養。然有養。姒必有謝。母語夫曰。伯氏不謝。安我養。內之也。姒必謝。不安我養。外之也。本以家養。奈何使外之。盍致家於伯氏。夫曰諾。致家後。事姒如姑。伯如舅。鹽米瑣屑。一歸姒手。即嫁時衣裝首飾約臂。皆不私。讓之盡也。其家服賈。伯更善賈。既有其家。奇贏累積。家漸饒富。而母無家矣。夫或有所請於姒。姒不時給。夫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與。母曰。讓而怒。是爭也。奈何以讓而爭乎。人笑我讓矣。母之行己。皆以退。退富而處貧。退智而處愚。退匹耦而處妾媵。生一子一女。其女亦能退而處下。子亦雅量能清濁不撓於胸。見宋和雪晴軒集

洪烈婦

烈婦葉歙人洪志達妻順治二年歙四郊未靖葉從志達避亂淳安縣鄭家邨明年二月邨人譟曰兵下青溪矣於是居民皆竄匿而葉之色奇麗也乃匿藩溷中草蒙其面無何游騎至睨溷中曰草中何蠡曳出之曰蠡哉草中人乎迫狎之志達年雖稚然長軀而拳勇憤然扶一騎仆地眾怒挺刃起志達拳白刃疾聲呼眾且仆且起不勝則環射之中數矢猶張拳鬬最後一矢貫其睛洞顱死葉奮前抱其屍眾挾之上馬去葉美而智馬行平坡廣陌間踏草弄花不哭而嬉騎擁之閑閑也望遠將至一峻崖臨不測顧持己者曰兒嫻轡矣乃縱馬峻崖騰身崖下死居數日有徐禺孝廉過崖下見一女子坐溪畔石倩妝而愁徐睨之曰神與曰兒洪婦也曰刦而遺者耶曰死此谿矣為語兒家取兒屍其淵岸斷谿深嶄崱杳渺莫測屍跡家人祝曰昨娘神語徐秀才果神無自溺也祝已屍浮色如生未殮其體香三日既殮則三日臭縣志載其事勒石祠之自是卜禱皆應康熙四十四年淳安大水葉夢徐孝廉曰洪波驟來斷碑嚙廟矣視之果然復新其廟里人云神既墜崖死自是谿上見月明風細衣綃衣戴霞冠流水中時時聞環佩聲珊珊也神乎見宋和雪晴軒集

薛坤

諱坤者歸德虞城人生而端慧少長能於父母言之所命與色之所向取父母歡父母奇愛之擇同邑耿懿之子升許字焉卜以康熙壬申十月二十八日適耿氏而升先期以病亡坤慘變常度灼灼然有死志矣父母覺之語曰婚禮未親迎則不成為夫婦欲殉過也坤默然意蓋弗從也母復命其姊以婉語譬之曰妹未為耿家一日婦而欲為之死義與情均無處無處而死是為徒死且辜父母恩古者當婚而壻若婦或遭喪則使人告曰不得嗣為兄弟蓋請其別配也夫在且可以別配而無嫌未婚不成其為婦故也今委曲以順父母命於禮又何愆乎何慕乎衰世戔戔好名者之所為哉坤曰耿氏之婚命之父母納采以來國人皆知坤為耿家婦矣親姻則共指而稱之為耿家婦矣即坤之心亦久自期為耿家婦矣今不幸耿氏子死父母欲留我豈能聽其白首閨中邪若改行是將轉以身繫他姓一身而使名為二姓婦心竊恥之且父母命為耿氏婦而坤終成是命正為順非為逆又可以為辜恩邪姊難其辭正不復更有所說坤終自縊死年十七見田蘭芳逸德軒集

孝婦吳孺人

孺人姓吳氏世武進人父母撫愛之如子不忍遠遣婚擇配邑東馬蹟山許翁次子

宏度為贅婿。宏度習奏記。歲游幕外出。孺人性至孝。嘗遘母疾革。刲肱肉和藥以進。母為少差。尋復不起。繼念翁年浸高。徃佐饋山中。宏度脩脯之入不時至。孺人苦營針黹。翁膳必精腆。而自與二幼子尚忠遵恩同糲食。每哽噎交勸。雍正壬子秋。翁病瀕危。醫不肯予藥。孺人倉張無措。獨爇香中庭。嘿若有所禱。還拊二子背。夜深。兒且卧。娘瀹翁炒米湯。訖。來看兒。翌旦。二子寤。驚問娘脣血何漉漉出。曰。誤搶壁瓣耳。即挈之走省翁。翁言天嚮曙。我神爽勝常。趣醫覆診。訖曰。脈頓起。乃今可勿藥。嘻。異已。尚忠突出。丐傅脣疮。訊所用。以孺人告。約少選過舍取劑。叩之曰。日者心駴而翁症忽變。而娘得毋割股乎。尚忠謝不知。然齱記孺人在室時事。忡忪歸。拉弟索母於房。則方裂幅布複裹肱創。血益漉漉出。二子哭且叫。孺人急手堵其口曰。勿使人知。人知翁弗效。猶汝外婆。娘白喫一痛矣。白喫一痛。蓋孺人前已刲左肱。至是當刲右。而左手澀。又齒齧肱肉。引刀急刲。遂并及脣。因語兒。吾曩救母。裁延一月息。吾孝不至。方慟不欲生。有世母來慰諭。說割股者。須聶切如星子碎。病者嚥一星。可一年活。而以全臠貯藥汁。固無濟。昨吾滲翁湯少。不滅十數星也。時翁病瘳。年政六十一。逮乾隆己未。得壽六十有八。孺人常追悔昔。請呷湯不盡甌。常恨恨焉。孺人既貧困。早衰。

庚申。猝得宏度粵中訃。銜恤治裝。促尚忠奔迎。而首塗遺槖。半爲惡奴狗兒者乾沒。孺人愈不給。越辛未五月。竟卒。年五十。見劉綸繩庵集。

趙氏老婢

婢失其姓。少鬻於趙氏。始有名。繼而趙氏憫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輒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珞琭子之學干趙氏者。趙氏則戲爲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祿命也。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衆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爲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面。澣衣以自韜晦。媒氏至。罵詈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搶首乞哀。願終役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乃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嘗足彳亍不肯前。客自外至。蒙面睉目。不肯視辨色而興。治醴酏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既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綿惙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棺櫝衾殮悉從厚。葬於祖兆之域外。立碣以表。比於王大令爲保母李意如壙志例。見杭世駿道古堂集。

江南二烈婦

烈婦顧氏。江南泰州人。夫張世英。日誨婦淫。而欲因以為利。婦不可。則與母韓氏共迫之。其瀕於死者數矣。鄉人某。瞯婦悅之。貸世英錢。世英陰計婦與私。可無償也。私許焉。某至。出錢沽酒。與世英飲。韓氏呼婦出。婦不應。與之酒。覆盃大慟。某驚逸去。不敢犯。乾隆十六年十月。世英私語婦。冬寒無衣。盍如我言。即得錢衣汝乎。婦應曰。我寧死不辱也。世英恚甚。搤其吭以死。婦年十五歸張。夫與姑凌辱萬端。自飲鹽滷。不死。而卒死於其夫之手。年十七。烈婦張氏。江南丹陽人。適萬城民陳彭年。十載矣。彭年貧無賴。勸婦更嫁。可兩活。婦泣涕不應。乃紿婦出。而密約媒者一人偕行。婦覺之。號慟求死。有邏卒過。偵知之。執至官。官杖彭年。而令婦歸母家。婦不肯。曰。吾適陳矣。死生以之。居無何。彭年復逼婦。婦度彭年意終不已。從容言曰。我無如何。今任君矣。起隨彭年走出。至村外。時塘水方盛漲。婦奮身躍入水死。死之日。為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見廖鴻章南雲書屋文集。

蔡貞仙

貞仙蔡氏。父無子。自教之讀書。每日請其父。說忠孝節義事。字於同邑之于氏。年十九。將嫁。夫大病。卜者曰。迎婦則吉。時父方歿。母難之。貞仙請於母曰。往而吉。違之不

仁。且無義也。母然之。遂往。夫死。分所簪如意釵。簪其一於夫首。脫一釧。納夫之腕。哭而絕。復蘇。初聘時。夢金釧入手。斷為草質。取銀釧。復斷如初。珠翠皆成紙花。至是驗云。及殮。截髮納棺。縊於柩旁。救之不死。旋墮樓。弗克。夢其父示以節孝二字。曰宜兩全。於是和顏事舅姑。時姑尚未舉次子。乘其喜。常為說古今賢婦人為夫廣妾媵獲福報者。姑從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譖之。貞仙辭於姑曰。媳不才。家事弗能理也。忌者又譖之。謂其有他志。貞仙乃泣曰。節孝寧復能兩全耶。於是取所讀書并自書手迹與所作詩詞。泣而焚之。啟匣檢所存如意簪手釧各一。泣玩良久。戴而復脫者三。嗚咽俯仰。悲不自勝。從老嫗先寢。更衣對鏡掠鬢。取素繩纏如意簪於髻甚固。抹釧欷歔。顧女婢曰。以託汝。倘死。勿為人所脫也。旦起。襲故衣。問安於姑所。辭色和婉如平時。午侍食。既撤。入房而縊。時乾隆丁巳六月五日也。年二十有五。貞仙父字斗南。其叔字秋巖。秋巖館句曲。每歸必視之。問曰。聞舅姑以讒常撻汝。有之乎。對曰。否。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古賢婦有訟其舅姑者乎。即死。切勿有他言。見史震林集

韓烈婦

烈婦姓李。濰縣李斌女也。性至孝。年八歲。會歲饑。斷炊。父食以餅。留不食。問之。曰。須

母出。歸來當餞。為副室於同邑諸生韓君夢齡。佐大婦事堂上。堂上安之。凡爨汲舂揄。績紡紉澣。諸瑣屑事。必身必先。凡八載。夢齡沒。哭撫其所生子若女。以勉自活。未幾。復相繼殤。遂絕哭。念韓氏有主者。義可以死。慮家人覺之。佯理故絮。作禦冬具。坦坦如平常。父斌來。則泣謂曰。兒不得終事吾父矣。痛吾母沒。不及見兒今日。父不悟。慰諭而去。越日。遂自經磑室中。室卑。懸繩長跪。承以項。卒。面如生。殮之日。有香盈室臨者異之。見鄭虎文吞松閣集。

薈最編卷十八終

清　曲園居士纂

劉烈母

烈母姓劉氏。郟縣臨渠劉翁妻也。翁居鄉。多惠愛。盜伐其屋後樹。翁望見。輒屏匿卻走。盜得從容捆載去。舍南有蔬圃。里中兒日往來採擷。或詰曰。若何從市此。對曰。吾取劉臨渠家菜。不為盜也。其厚德如此。烈母為翁繼娶。能與翁同志。翁好施與。母無忤色。翁或遭謾欺。相顧益喜曰。非君盛德。其何敢然。翁既沒。中原盜起。郟汝之民皆空屋以走。家人來告曰。寇至矣。請亟去。母織不顧。則又請曰。寇大至。不去。禍且及。織仍自若。已而呼告曰。寇及郊。又告曰。寇及郛。又告及門。遂連呼曰。寇入矣。不亟去。以及於是。母罵曰。豎子。賊捲地至。吾婦人。去將安之。雖然。義不可辱賊手。趣走後圃。沈井以死。家人曰。奈何母獨死。即俱死。賊無所發。怒下巨石壓之。盡燬其廬乃去。其子自宅邑歸。出母屍井中。瘞其旁大椿樹下。鄉人呼為劉烈婦井。見王大岳青虛山房集。

章孔榮

孺人姓章氏。諱孔榮。陝西秦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為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

孰人。雍正中。避事至秦安。因為章氏贅壻。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篤。頃之。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尋解。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無居舍。孺人盡鬻妝具。得百餘金。贖屋三間居之。夫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前以擬倉卒。生二子。俱殤。最後生一女。名催鳳。乾隆九年。廷桂病歿撫甯。明年二月訃至。孺人哀慟隕絕。柩歸既窆。孺人欲投穴中。家人共持止之。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兄。孺人乃鬻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焉。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貲戶部。牒授主簿。夫歿或購其牒。覬以冒銓。孺人曰。吾以貧故鬻牒。欺罔國家罪也。況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奠畢。闔户自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次日既夕。守者稍懈。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比曉。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往率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旌。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久遂通解。畧涉傳記。將歿作絕命詩辭數章。詞旨哀惻。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沾巾。想當年兮妾病沈惛。感君愛兮信誓殷勤。云妾歿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歡

忻。十七年兮夫婦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爲君兮此外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訃。即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無別事。前議俟叔生子爲夫立後。勿誤我無後孤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田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費。使我心不安。有許氏屋價十金。乞將我埋先夫塋次。愚嫂章孔榮手留。孺人卒時。年三十四。僅鳳始七歲。明年亦夭。夫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桂有老僕。數嘗營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渭。吳慶長等。始葬孺人廷桂墓中。因共立碣表墓。見邵齊燾玉芝堂集

吳節婦

節婦朱氏。父爲鹽邑庠生。居本邑之澉浦城。五歲。許字同里吳生。吳生年十八。謂其家人曰。男兒立世。固不能如賈生誼係單于。終軍牽致勁越。老死牖下。胡爲者。我父母死矣。不爲千齡萬代計耶。請從此辭。志不立。不歸也。節婦家固窘甚。父以傭書餬口。迨老。鄉之人以其耳廢也。固辭之。節婦朝辟纑。夜業屨。以贍其親。天寒十指裂。血漬布衣。甚至兩臂班駁如霜皮。弗顧也。父數憐之。節婦每徼匿。勿使見。凡悍甚。以節

婦之不肯改適也。屢辱之。節婦笑而謂之曰。我固不識所謂吳郎者。特以兄之貧。力不能食我父。我父良廢。勢不得不就兄食。姑留此助我兄耳。兄固利節婦之能養父也。計稍寢。若此者有年。節婦年五十八。父且死。吳郎不歸也。吳之族於時喟然興歎曰。婦有苦節。家之福也。老而不歸。胡以訓也。迎節婦以歸。為立嗣焉。節婦歸吳。後早起晏息。勤操作。率勵後嗣。後嗣得藉成立娶婦。節婦且抱孫矣。而吳郎者固未歸也。

見祝華鼎集

李氏

李氏。蜀之鄰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而性沈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傭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密。若假室而同居。與氏宇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間與語。多不答。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為鄰里之所聞。則紿榮曰。某寺之田肥。賃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焉。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實瘠。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紿己。將還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還之夕。氏方篝燈為組紃。聞其室有大聲。特異。趨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

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得聞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拉而閉諸房加扃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既埋榮屍挈婦若子與俱遁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賃田而耕則復無左右鄰居者也居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出暮歸出則扃戶佩一刀甚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吾與讐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讐者不如死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則晚矣矧讐終不可復且吾伯氏不知不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乘間以白吾寃遂與之言且款洽子儒果大喜解佩刀啟戶竟出氏度其遠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悉愬其事令拘子儒至訊之得實遂伏法見錢維城茶山文鈔

五烈

平山堂右有列冢纍纍然是為五烈之墓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也池烈女故貧家子早失母及笄父以女許嫁吳某子廷望廷望從軍死於粵吳請於女父欲以改配其次子有成言矣女偵知之伺其父出自縊死霍九女者事父母以孝著年十九許嫁李正榮問名旬日正榮死女聞之自殺里人義之葬於池烈女之墓右

稱雙烈云。其後有畜氏為孫某婦。姑及其二女。皆不潔。他日歸。具白母。且矢曰。弗死懼及吾。無以視人世。既而還家。則姑及二女。方共容飲。婦恥之。乃扃戶紉其衣。自祖而往而裾。綴連不解。乃以青白綫二縷。經其脰死。事聞。郡守孔毓璞歎之。為立墓於雙烈之旁。程氏者。項起鵠妻也。成婚三月。起鵠賈於外。死粵西。諱至。氏哭辭舅姑。且屬其叔以善養。遂自經也。周氏者。江甯人。適程國材。移家於揚。國材暴疾終。氏誓以身殉。父往慰諭之。泣曰。兒有宜死者三。上無舅。下無子。且貧若此。衣食安所賴。兒志決矣。卒不食死。見張增南漪遺集

司貞女

司貞女者。高唐司氏女也。受聘禹城縣諸生于竺養。年十九。聞夫病。泣於父母。請視夫病。不許。既而聞夫病益危。復請往。且曰。地下相遇。幸識面也。不許。然則女縊而死耳。乃許女往。當是時。竺養臥牀蓐。氣將絕。其父呼竺養。汝婦來視汝矣。竺養瞠目視婦微笑。貞女親奉藥。進夫藥三匙。嚥之。舉手婦面。若為婦拭淚狀。遂卒。棺斂畢。衆勸貞女返。不返。遂守制夫家。竺養父慮貞女無依。取堂兄幼孫梭子為之子。貞女紡績易粟。恒不給。乃躬荷鋤刈園地。多植野菜。日摘菜葉。雜糠麩。煮羹自食。而以所易粟

食梭子。癸亥。鄉疫癘大作。有巨眼鬼長二尺許。結隊吽嘯。諸病家或夜聞巨眼鬼相戒明日日晡時。碧霞宮宮娥當來。我等散去。毋犯也。病人家使人伺宮娥。至期。見婦人攜幼子。就立門檐下。問之。則貞女歸甯母家而避雨於此也。於是避雨家病人竟愈。越數日。貞女歸。衆男婦執酒漿遮道。挽碧霞宮宮娥過其家。卻巨眼鬼。貞女曰。吾鬼婦。而鬼畏我乎。何誑也。不顧而去。先是貞女許嫁。竺養父母。製衣裙贈嫁。及貞女守志夫家。悉舉以遺女。十有四年。而其鑰未啟也。竺養父後舉明經仕。始足食。造貞女生壙。竺養家右。樹女貞木數十本。一歲成林。見韓鍚胙滑疑集。

許福弟

孝女名福弟。徽之歙縣許氏女也。年十八夭死。而歙之人士爭以孝傳云。女年十三。能割肱以療母病。因並道其祖許櫃齡。素有割肱事。其女孫蓋觀型有自云。孝女少孝謹。乾隆八年夏。母病。病既久不痊。念父客外。閨中弱女無能遠求醫藥。聞人肉可治病。遂引刀自割其肱。雜飲食以進。內外人無知者。閱五年。女疾且篤。母撫摩其手。得一凹形。急詢之。俯首嗚咽不肯言。母徵問益急。乃垂泣道狀。母相持慟哭。而女竟死。見陳道凝齋先生遺集。

唐鳳鸞

唐氏女者。湢安人。唐介五繼室所生女也。母孕時。父夢鳳與鸞交舞於庭。及生女。字之曰鳳鸞。許字歙縣章岐人汪榮泰。女幼讀書。知大義。事父母以孝聞。暇則端坐小樓竟日。善女紅。襪履衣裳藏於笥者。皆手製也。歙與湢雖接壤。而媒氏他出未歸。故納采未通。而介五死。母惑於讒。更許字河村他姓。女聞。即嗚咽不食。晝夜泣。及行納采禮。衆方諠於室。而小樓中有碎綺零紈。紛紛而擲。則女方悲憤。而剪裂其手製之襪履衣裳也。衆方色然駭。俄而樓上砉然有躍而出者。衆大驚。奔救。則女已墜樓死矣。榮泰聞女死。哭而迎其柩。母不許。厝淺土者數年。而小樓陰晦夜。時時聞悲泣聲。或見女倚欄垂淚。舉家敬祀以為神明。母驚且悔。未幾亦死。乾隆丙辰春。榮泰夢女泣曰。妾不幸。不能生登君堂。猶願死同君穴。令母已死。君曷由青溪至湢迎妾柩以歸乎。榮泰哭而寤。烈女之姊。嫁於青溪某者。榮泰之姻也。是夜夢如之。其姊夢亦如之。而烈女之幼弟學旭。夢亦如之。於是其姻某日夜盼榮泰之來青溪也。而榮泰果至。俄而幼弟亦至。各敍其夢。愕而歎。且泣。榮泰乃至湢迎女柩。其幼弟願留柩三日。祖於郊。湢邑遠近人士。環觀者數百人。爭設酒奠。且賦詩贈其行。鼓吹與旌旗相導。

儼然新結縭也。見曹學詩香雪文鈔。

葛蘭娥

葛孝女名蘭娥。揚之江都人也。幼讀書。工詩文。性婉順。父母愛憐之。父允堅。為仇陷害。傾其產。恨且死。三子皆幼。顧而泣曰。嗟乎。予以憤死。藐孤未成立。無有能雪予仇者。予目不瞑矣。時蘭年十八。痛父言。遂以復仇為志。家已盡貧。不能葬父。柩藁揚之城西古尼庵。蘭與母及弟。咸寄食其內。乃控郡。鳴父冤。仇家以利賄。吏不為理。蘭晝則赴愬。夜苫塊柩旁。得食。先進母與弟。而己或忍飢。夜俟母寢。乃撫柩旁痛哭。孝廉黃君正學。真州人也。客庵中。見其母子哀慘。詢其故。悲其孝。惻然。贈之金。母感之。有窘輒訪孝廉家。告急。孝廉即他出。必屬其室人周之。母益感孝廉德。願以蘭許字焉。孝廉謝。吾憫若母子窮且孝。故竭力助。豈靳以婚報耶。且吾已有室。奈何以困急婚孝女哉。吾義不為。若勿復言。然母終感孝廉甚。念舍此無以報。於是伺孝廉出。投蘭庚帖而去。當是時。蘭日夜以父仇未復為恨。守令莫為理。因赴會城控大吏。往來金陵廣陵間。冒寒暑。忍饑渴。困頓萬狀。如是者數年。既而母以病死。諸弟或逃散。或為黃冠。蘭獨攜幼弟仍處古庵中。而復仇之氣不衰。仇家畏之。伺其再赴金陵。嗾梟趙

某伺於中途。聚惡少擁之去。蘭行。故常持匕首。乃截髮毀容罵曰。吾已許嫁有夫女也。若將何為逆。令歸。否則吾先斷若首。後自畢命。鳥不敢犯。留月餘。令老媪勸之。蘭誓志不移。求死者數。不得死。復自念身死而父仇終不能雪也。乃竊書片紙。遺幼弟夜走真州。求救於孝廉。不相值。蘭乃自書牒。復潛命弟控江都令。令為追捕。鳥大恐。乃縱蘭出。令枚鳥遺蘭歸。蘭終以父仇未復。無意就婚。而孝廉亦始終無婚。蘭志及趙公為制府。蘭復持牒控車下。容色淒楚。詞氣激烈。公憐之。乃命江甯府為伸理。兼廉得其許字孝廉始末。檄召孝廉證其事。時孝廉以南宮近。入都甫三日。檄至。憮然歎曰。吾偶以熱腸救若母子。乃牽率至此乎。雖然。予不歸。蘭究終不雪。遂馳返。白其事。制府嗟歎蘭孝。而衆嘉孝廉之慷慨尚義也。明日。復召孝廉熟訪其顛末。益嗟歎。賜以金幣書籍。且書額旌蘭。一曰閨閣完人。一曰堅節經霜。復檄江揚兩守。以蘭父母柩還葬真州。取仇家。繩以法。追其產還蘭。蘭於是至柩前哭而祭曰。兒已雪父仇。父可瞑目矣。葬後。制府命孝廉娶蘭。孝廉堅辭不得。乃聘為側室。制府導以儀仗鼓吹。搢紳人士皆造賀。夾道觀者萬人。嘖嘖稱異事。見曹學詩香雪文鈔

周孝貞女

周孝貞女。幼端淑。習孝經列女傳。明大義。及笄。父義戴傳。避仇遠出。弟升巖甫四歲。大父母俱垂老。越二年。母蔣以憂殁。免喪後。戚黨有為女議姻者。女矢志不嫁。奉大父母躬治甘毳。纖悉必周。病侍左右不暫離。督弟升巖讀書。篝燈至夜分乃已。大父母相繼殁。含斂封窆。無不中度。升巖長。為之娶婦。既婚。即促弟出尋父。令二老僕隨之。女在家焚香籲天。祝弟早與父遇。比父子相見。升巖請父歸。父曰。吾已為世外人。家中有而姊在。吾其老於山水間矣。毋累我也。升巖返。述父語。女痛哭數日。尋復遣弟往。父已殁。乃扶櫬歸。女迎於江干。哀感行路。洎奉父柩合葬母窆。而女年適四十矣。遂長齋皈佛。依弟以終。年七十有九。先是女有叔父曰震亨。嘗聘雙鳳里李氏女。未及婚。震亨病殁。李年十九。聞訃。即飲泣不欲生。父母苦勸之。且嘉其志。不復他許。舅姑憐之。將迓歸。女曰。守。義也。往。非禮也。竟老於家。年六十有八。時周女在室聞之。乃請其柩。與震亨合葬。見毛詠集。

徐催

徐氏女名催者。秀水人。父曰邦彥。母孔氏。孔氏連乳二女。及催之孕。日夜望其生男。而又得女。意頗不樂。一老嫗進曰。取其胞衣反之。後舉必男。第恐此女不育耳。孔氏

意在得男。遂反其胞且呼之曰催男。後三歲。果得一男。而女幸無恙。長遂以催為其名云。催年若干歲。其父客游京師。數年不歸。故時僮婢皆散去。惟催與二姊一弟。奉母以居。姊年稍長。足不踰閾。弟在襁。凡出入奔走之役。悉催任其勞。室無經宿之儲。一切芻米蔬菽。必資於市。隆冬沍寒。一童女子往來負任。跉竮風雪中。鄰里莫不憐也。年十八。歸葉氏子芝山。事其姑。以孝聞。越歲。來省其母。母愛之。不忍令遽去。俄而芝山以暴疾死。催倉皇奔赴。既恨不及送其夫。又不敢咎其母之留己。茹哀飲痛。一慟幾絕。未幾姑亦死。遂大歸於徐。已而其父復以客死。乃偕其母。來依叔父以居。催性婉淑能執勞自下。勤於操作。工力兼人。事其母。藜藿之外。時進甘鮮。一皆取給十指。戚黨交頌其賢。有來求聘者。孔氏憐其少寡。令叔母微諷之。催黯然下淚曰。催亦念之。留此不肖之軀。始終貽母以憂。請從先夫於地下可乎。語已。即起入室。叔母急抱持之曰。何遽如是。為涕泣數擬。加撫慰焉。其議遂寢。先是催父自京師歸。復得一弟。長者客死西蜀。幼弟三娶無子。亦遂遠出不歸。凡孔氏生養死葬。悉催為經理。人謂催始生之日。孔氏恨其非男。然其奉母。實無愧其為男也。見王元啟祇平居士集。

宋烈婦

宋烈婦。父俊卿。母沈氏。山陰人。嫁諸暨宣拱之。初。沈母多病。拱之療之。遂妻焉。時拱之老矣。旋遘癘疾。室人交憎之。婦奉事惟謹。無何拱之竟死。人始見婦婉好。謂拱之非耦。死輒為婦幸。而婦號慟不欲生。觀者異之。比葬。乞其夫兄名君修者子為後。君修弗肯。而陰以婦許一富商為室。商復厚賂其姑為主婚。行且有日。婦聞之大驚。度不可脫。乃佯喜。改裝為適人狀。使其家不疑。十一月十三日夜。天大寒風冽。姑與夫兄皆熟寢。室無人。婦密紉衣履。潛出戶。攜所用剪尺。置隣嫗窗檻。轉至屋側下堰塘。取巨石鑿冰。冰破。投入。死時年十七。隣嫗者。婦所善。嘗見婦剪尺。心愛之。故臨死以為贈焉。及明。夫兄蹤覓之。得剪尺。責嫗家匿婦。索無獲。則疑隣人之他適者挈以逃。諸族人爭唾之曰。是何言。婦必投水死耳。遂共之下堰塘。時婦穴冰處已凍合。冰厚不可鑿。其老者前祝曰。婦苟盡節此池。盍遂穴冰以出。祝未已。有聲磁然。如雷鳴。自池底上。冰忽裂。屍起僵立。色如生。夫兄驚走入室。尋發病死。諸族人乃相與葬婦於何山之麓。後二十餘年。里人白其事於有司。為建祠以祀。且碑其死所。名之曰盡節池。見王元啟祗平居士集

李貞孝

李貞孝者。海甯李家勳字紹衣未婚婦也。姓楊氏。父某。監生。母某氏。家世殷富。而李族貧。居袁花里。賃種監生田。恒不給租入。監生性褊急。頗重文。一日。躬下田。見童子赤脚供饁。資格清秀。問之。即李翁子家勳也。九歲矣。異而勸之學。使入所立義塾中。資給之。數年。讀五經畢。以應縣試第一。監生喜。欲妻之。妻若子恚曰。是老顛。甯患女無家。而棄之佃人子乎。乃館生於家。俾其次子學。積不合。生年十五入泮。時女年十四。監生乘李翁踵門謝。袖女庚帖示之。遽出女。與生拜於庭。衆愕然。不及阻。監生亟營妝奩。具甥舍。期一舉成禮。顧連不得志。家人日相靳薄。女忍之。父竟以致疾不起。而婚期益眇矣。于時。勳已二十外。性倜儻不羈。好游學。日進游益廣。出入無時。一夕連呼燈。無應者。女自帷激之曰。丈夫不自處高明。何依人受慢為。生故識女聲。大警悟。徑出門不顧。女初不意生之不復顧也。乾隆庚午。生年二十六。領鄉舉。女母兄將擇吉。生獨以不官不娶辭而北。留滯又數年。越甲戌。始考補內廷教習。益發憤。忽得咯血症卒。年止三十。信聞。女知母兄且有他議。欲自引決屢矣。既而思徒死無益。乃泣告母曰。李郎所以不歸而死者。皆女故也。憾深矣。願暫容持服。待其喪還。一臨奠。懺悔已。然後聽所為耳。母信焉。比櫬至。女哭迎之郊。倉卒要母以歸李。不可。則又泣

告母曰壻為女死而翁姑老且瞽無別子女欲得當以報九原也母誠愛女與其迫之嫁而死曷若縱之歸而生女閨中所有皆父賜唯母與兄命之足給養勿女慮矣皆不得已許之廟見卒哭朝夕起居於舅姑一切經紀操持如禮於是內外矜式之咸相呼曰貞女曰孝婦而貞孝之名達城鄉矣貞孝性婉順而用心沉毅其委折有非丈夫能到者莫大於為翁納媵一事嘗請於姑曰婦所賴以守者子也今族中鮮可繼盍選侍天幸生小叔待其長而生子即婦有子不虛耳已而姑歿遂大斥所有成其事時翁且七十果生男德茂二歲而繼室又歿乃躬撫教之翁壽幾八十瞽忽開親睹晚子之嬉嬉十齡遺命呼嫂娘笑而瞑翁平居見貞孝必起拜必答曰非但吾德若吾先世咸賴若之繼絕也越數年德茂已婚生子貞孝已得旌矣貞孝歿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壽六十有四守貞三十六年事翁歷二十一年以其坊價佐兩世葬畢而後終或曰州志稱貞孝姓徐氏見趙佑清獻堂集

顧節婦

蘄州顧節婦者蓋顧景星之姑初嫁時其夫墮水死既而舅姑及夫之兄弟皆死無所歸則仍歸於顧而顧之長兄弟亦皆死惟存一小弱弟父病篤流涕屬之曰守汝

之節。撫我之孤。可乎。節婦應之曰可。顧氏之在蘄也為中貲。父既歿。族人欲瓜分其產無日不利孤死。鄉里無厲亦相顧起。屢以梃刃者數矣。節婦不懾也。挺身出與之搘拄涉訟廷益侃侃發舒。郡縣有司皆高其義為痛繩無厲者。無厲者乃相顧朒朒曰。女虎不可犯。以故卒全顧氏之家。比張獻忠之亂。節婦年七十矣。所謂小弱弟者。亦已四十餘。并其妻及景星以及他婢僕共七人出走。有賊酋騎馬來從奴賊十餘。皆持刀。六人者皆向賊叩頭號泣。乞代節婦死。賊不之許也。頗怪之。方詰難間節婦坐於地大聲曰。止。我白頭老寡婦。受朝廷旌表恩。今日事至此。死不為枉。何至向賊乞生。因顧騎馬賊罵曰。汝楚言。非吾楚人乎。少年好軀幹。不出力殺賊為將軍。乃作賊倚賊勢荼毒鄉里。豬狗將不食汝餘。賊憮然。刀墮於地。良久曰。聞母言。使人大慙。雖然吾豈甘心作賊者。母且休矣。急騎馬去。須臾又騎馬以脯糒來曰。頃母教我最可念。此少物。姑為母一日糧。但母當東行。慎勿南。三日後拔老營。此地無寸草矣。母可微語諸同鄉。使知之。於是節婦遂沿江東下。止於崑山。蘄州之顧祖崑山故里也。其後節婦終於崑山。而景星讀書崑山。有聞於時。入國朝。始還蘄州。見茹蕺和集。

武昌縣某節婦

武昌縣節婦某氏。田家也。生兩男而寡。無姑。與翁居。張獻忠將至武昌。人洶洶。其翁買一舟。載所有。挈節婦并兩孫。逃之湖。湖者距樊口十餘里。葭葦叢雜。煙水瀰瀰。頗曠窅。縣人向所避亂處也。節婦至。則見避亂者纂纂來。抵暮而前後左右且萬舟。節婦乃微語其翁曰。吾之來以逃寇。今逃寇者萬舟。是召寇。非逃寇也。此不可處明矣。然是時。節婦舟為他舟所裹。不可動。其翁方戀其所載。次且間。節婦大聲曰。事急矣。乃各抱一兒。輾轉緣他舟以出。另覓一小舟夜去。孤泊港汊間。無何寇至。先以鐵騎列湖干。斷四走之路。然後按舟殺。無一免者。而節婦之家。以小舟孤泊獨存。節婦有田數十畝。亂後二子耕之。以小康終其身。見茹敦和集

吳節婦

婺源吳節婦。吳亨之女。王文熺妻。乾隆癸酉。文熺遇疾。篤時舅姑並在堂。文熺氣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孤有母。敢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即瞑。越二年。舅又死。獨姑存。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弟兄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且不給。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毋太自苦。若不忘弟之孤者。幸毋狗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

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飢孤寒。勿相累也。從兄退。從嫂日日來噂沓誶語。甚且手批之。鄰婦為之不平。吳勿與校。里人爭數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滑甘白粲以薦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為之卒一饗。曰。若後毋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萵苣。秋蒔菘。周畦半畝。旁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提甕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溉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暴。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惠及於鄰母。鄉人詫之。指其園為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溉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禱計無所出。則避人刲肱一臠。投藥沸之以進。姑病頓瘥。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姑自顧病已失。則嗚咽呼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邪。他日若婦必若若順若。恒不病。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自吳當室。為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書通禮經。有閒。所居懸畫竹一幅。晉小時輒見之。二十年未嘗易他幅。晉閒請曰。母何以恒懸此。曰。有節者不易也。見朱筠笥河文集。

陳劉氏

孝敬堂孝婦陂記曰。集令鄖之七載。己亥冬。坐聽事。有投牒者。蓋鄖東鄉棲士保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幼為養媳。翁陳際亭。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文世。力田為生。二月。姑病噎。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間。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鷄。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砉然自劃其胸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割其半。遂暈絕。久之。若有人挾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汝矣。乃起坐。以布束胸。刀口遂合。不覺。幾持肝雜鷄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即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孝婦無恒產。雖終歲勤動。恒不給。令作而歎曰。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里許。得大陂。約三頃。陂之麓。有水田七區。其南屋十一間。前有門三楹。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房。咸樸綴完好。得場圃約十餘畝。可蒔梁黍蔬果。陂之周圍。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曰孝婦陂。見李集願學齋集

伍五姑

五姑。秀水伍氏女也。父某。業牙行。居市。五姑明大義。嫻女紅。能得親歡心。及笄。許字王氏子。歸有期矣。王暴卒。姑知之。即誓死不食。母強之曰。若婉順。能佐母。母善病。倚

若爲命。今若死。母不獨生也。於是五姑復食。素精敏。能理內政。家多遠商。中廚繁劇。又諸弟稚妹。竟日諠呶。織紝履絇。一手紛應無少倦。然窺其燕居時。多淚容。衣飾釵珥悉屏去。日食止菜果。羣居不一露齒。蓋隱然如未亡人。母憐之而卒無以解。踰半載。親知爲議婚。行問名禮。是夕。姑闔樓扉自縊。垂死矣。計救之。得甦。哽咽告母曰。女志決矣。救女何爲。由是絕粒十日不死。更服鹽汁。吞鉛銅。不死。咲斷腸花根。不死。夜坐露臺。受寒霜連夕。不死。引小刀自刺。不死。凡所以速死之具。無不爲也。而卒不得死。每當引絕時。母抱置膝上。一縷氣微微噓噏。因大慟曰。兒不聽母。何自苦若是。稍醒。輒長跪引罪曰。女不孝。誠負親恩。然女志決矣。於是伍氏內外無安寢者。家傍市前。臨通衢。鄰欒肆。後戶枕溪水。曰斜匯。居樓三楹。樓西爲灶。灶庭有井。乃鍵戶塞井。戒女鬟往肆中。禁刀尺巾帨之屬。防慎無所不至。有時破檻以入。決戶攘以進。甚且撤牆垣爲備。稍一聞警。奔救恐後。於是伍氏房窗無完繕者。五姑乃喟然曰。不肖女若是重我親憂也。遂起事事。母寢處與俱。見其坦坦施施。朝夕有愉色。心竊喜。久而防稍懈。一夕。母熟寢。已失女所在。起視之。則裂衣襟續若綆。懸樓下。瞑目死矣。時乙亥六月盛暑。貌如生。三日殮。蠅不敢近。蓋距王氏之歿一載云。見李集願學齋集。

張貞女

張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即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為父浣炊為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為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為子聘姪張氏為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見姚鼐惜抱軒文集

黄氏

金匱梅里黄氏年十九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布言德星性疏曠不治生黄倚姑以績織為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布言死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孫相繼歿黄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黄仰天哭曰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為也則盡斥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死黄復仰天哭曰嗚呼天尚憫予志願以男畀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黄大喜告於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而去黄自兒殤後乳絕湩已二年矣日抱鑄於懷哺以糜啼則以乳就

之亡何而漣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間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於家資之學既冠通文理為童子師黃乃於乾隆三十四年買地陽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夫旋為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矣見彭紹升二林居士集

鮑烈女

鮑烈女祠在山陽縣南門外二里許烈女葬處也祠三楹祀烈女以王媼配碑記烈女字李恪未娶而恪卒父母為改嫁將歸烈女曰吾得一祭李郎墓願足矣許之家故業楮鏹烈女黏楮為衣漬以油衷之襲以素服偕弱弟與一老嫗適墓所至則令弟犒輿夫他所以故遣老嫗乃大焚楮鏹縱身入其中油楮熾衣焚肉焦而死時明萬歷四年也逮我朝乾隆六年歙人程鍾為請旌得旨建祠先是烈女墓為人所鬻王媼鳴於官得復故以配祀云見韓夢周理堂文集

段烈婦

烈婦盧氏少歸段籍隸河南延津縣夫傭食他往久不返氏獨撫子女紡績為生所居泥棚二堵堵以外皆隙地也同里有無賴者瞯氏孑處數數往挑不應遂於昏夜

穴牆入氏驚起叱之急手掩氏口曰非偷也勿叱氏怒齧其指無賴者負痛猝而搤之壁隅氏氣結徐吐詞云姑釋我及起則抵捍益力無賴者知不可奪憤甚攬繩束其喉三匝之復取絡柱針連刺氏腹乃死迴顧小兒女踞炕嗚嗚慮其嗥焉並斃之牀未幾事露負獄建坊旌氏而磔無賴者於市時乾隆十八年季秋也氏死在是年春里民走報縣尹尹驗知非盜顧莫得殺者主名為默禱於神會月食與同官禮護畢隱几聽哭見一馬人立而語矢貫其胸覺異焉適奉文派夫濬河乃往取村戶版籍按名數之至第七人曰許忠尹心動得非若耶蓋許為午言午言為馬語矢貫胸則忠字也諦見許兩手伏地其一踡曲袖中令出視有片絮裹指嚙痕宛然裸其體觀之則自項及胸脊股掌間爪痕參錯莫可數詰一訊吐實始悉氏死時反覆抵拒狀而獄定矣（見彭光斗雲漢草堂文鈔）

薈蕞編卷十九終

薈蕞編卷二十

清　曲園居士纂

林烈婦

烈婦王氏。侯官人。爲林守仁繼室。守仁以優行貢太學。卒於京。無子。一女汀哥。前妻出也。始烈婦聞訃時。即欲誓死。或勸之爲立嗣。因稍稍自釋。強嬉笑爲樂。顧日獨望守仁之喪。期年。喪始至。烈婦理喪事備。復自言必死。誡家人以白衣斂。一日。呼老嫗浣衣曰。潔之。過此。不再相煩也。遂談笑至夜。衆視其色歡。不之疑。越明起。爲汀哥製履成。歎曰。生一日。當作一日事。語已。顧汀哥曰。母去。兒勿恐。但歲時具杯酒一塊肉。母即歸。不相嚇也。頃之午食。託言覓茶飲。起入內。不出。視之。室扃鐍如故。破戶而入。經死矣。藏香屑袖中。避屍氣也。見林樹蕃集

陳貞婦

陳貞婦。侯官人。林沂雲之妻。生二子。賜振。而沂雲沒。婦年少。貧無以自存。凡公欲嫁之。乃陰與媒人謀。將受聘。婦聞。則大怒詈曰。誰爲是言者。吾將與之拚死。凡公懼。乃止。時賜僅數歲。振在襁褓中。婦晝夜勤女紅。育二孤。顧牀上一繖。絜衾兒先寢。乃獨

篝燈。忍寒縫衣裳。徹夜不寐。終日一餐饘粥。兒聞飯香。則囅然笑。既稍長。令賣餅果為食。天黎明。則自起執爨。促兒起入市。當歲暮霜風寒冽。兒跣足走市中。鼻涕滿面。見者憐之。或起時稍晏。惠縮不欲出門。輒笞之曰。嗚呼。兒之不肖也。兒泣。婦亦泣。鄰人聞之皆泣。性嚴毅。未嘗容人過。人無敢犯者。里中惡少年見之。皆避去。見林樹蕃集

黃氏

順德縣倫教村婦黃氏。年十九而嫁。夫性憨。為人佐刺船。與乙角戲。乙失足溺死。法論擬減死戍。貴定官符下。妻免僉。婦搏膺呼曰。妻從夫。義也。焉有官府而陷人不義者。不聽。從吾當自刎其頸。譁諸縣門。官改容增婦名。遂盡鬻嫁時物。奉舅姑。自製竹擔。荷具隨夫行。黔去粵四千餘里。有九谿七盤之險。夫中途患痢劇。婦侍湯藥。滌帬褕。拭拳桔。掖之行。薄險則以身負。兩公人聳敬。不忍促。貲罄。沿村唱勸孝順木魚歌。貸錢易肉食奉其夫。木魚歌者。粵廣土音也。聞者酸楚。爭醵錢以贈。夫病尋瘳。達戍所。居十七年。生一子二女而夫歿。初婦私計邀恩赦。奉夫歸。及死。聞舅姑尚在。急以負夫骨歸。詣縣請。舊例。戍所死即瘞其地。不聽。返婦。髽而跪縣門。顙連連觸地。血流被面。伺官出入。輒哀籲。凡二十餘日。官許曰。剛哉。婦。吾當成其義。力白上司。得報可。

即日懷牒文裹夫骨負筥置小兒女子身行長女嫁農家子者牽裾泣揮之不顧時黔東多虎患白晝出官道傷多人捕之不息而俗禁骨殖不許入旅店婦日汲澗水燒松枝以爨夜宿古廟躡虎所殘人骨血狼藉中昂然不少動路人爭呼好勇婦好勇婦竟歸倫教村婦齒既長面黧黑醜惡又語雜羅施音鄰里駭為鬼各走避忽野外有老叟熟視之曰兒歸耶指道旁纍纍而翁冢也而姑僵牆陰不食已一日婦奔至牆陰得姑兩目眵暗尪甚婦引其手拊裹中骨及筥中兒女姑抱而咽婦大號筥中兒女亦號聲震林木風起鳥皆悲鳴鄰里稍稍來始奉姑僦屋以居順德人士以其事入詩社賦者多至五六百首讀者為泣下羊城馮孝廉公侯者勇義人也聞其貧無以贍姑走告同儕炎日中鬚張目如炬五日而斂番鏹三百枚使授婦有儆廬薄田矣而順德李侯歛其允人士請給扁曰節孝含辛導鼓樂旗幟金字大書周子寬之妻節孝黃氏旌其門人遂名其詩曰含辛集婦入黔十九年而歸人或呼之曰女蘇武云見張九鉞陶園文集

楊烈女

偃師女楊氏父為縣廐卒母與兄皆沒依嫂以居字李恒子嫁有日矣一日大雪

嫂歸甯。遺女獨居。鄰屠蕭諒。兇暴無行。素豔女色。覷知嫂出。挾刀踰牆排闥入。女坐燈下。罵曰。汝何人。敢夤夜入吾家。屠出刀恐之。掣其衣。女左手牢持衣帶。而以右手奪屠刀。叫罵益厲。屠知不可犯。大憤。以刃斷其頭。并截右手五指。身仰地。霍霍躍。屠懼。越牆去。父眠廡中。忽聞窗外女聲。連呼蕭諒殺我。大駭。起。城門久扃。父踰城濠深積雪。不敢躍。若有擁之下。弗苦。抵室。女屍橫室中。頭及五指在地。左手猶牢持衣帶。不可解。號之鄰。遂雪中血跡。入屠家。得血衣及刀。羣縶屠訴於縣。官至。驗視。女左手衣帶乃解。鞫屠。屠作女言。盡吐狀。下獄中。獄未上。屠俟守懈。雉經死。官竟從吏言。寢其事。女葬隄兒頭。洛水流經墓前。每旋轉作悲咽聲。四十餘年矣。會天子登極。詔直省大吏搜遺行。襄城李緝者。以明經任縣訓導。廉知女烈。欲上其事。今以伊父死無實證。且年久。執不可。緝憤怒。自臚女死狀。懷牒赴大梁。訴河東制府白公鍾山。公憐而韙之。具疏入告。天子特命旌其閭。入祀節孝祠。祠臨市衢。數年後有醉者衝戶入。仰臥地下。恍惚見羣婦女皆冠帔肅然起。叱逐之。有一女厲聲曰。吾隄兒頭楊大姑也。醉者驚覺。急奔出祠。顛踣至家。發狂疾。鄉人醵牲醴詣祠。為連連叩頭乞罪。久之乃蘇。見張九鉞陶園文集。

張烈婦

烈婦巢縣雙槐村民王思周女貧居土窯足跡不出戶外年十七歸里民張良善事舅姑以孝聞父傭於外母孫氏迎烈婦歸其居族姪王保子者無賴人也常驅驢負煤過思周門是日瞯知烈婦母出未歸夜獨與幼弟二體宿窯萌淫念三更潛移刀排窯門門固閉以刀穴門旁土轟轟落烈婦覺疑為賊也呼不應披衣起將躡之土崩門塌保子入烈婦驚問為誰保子求姦烈婦熟其聲叱之曰我爾族姑也禽獸何敢為不義速出免死保子拔刀脅之烈婦厲聲曰刀何為者任爾殺不懼保子憤不從己以刀刺烈婦中左脅血從襦中噴出數步益怒罵保子連連刺左右肋乳烈婦躍奪刀刀劃烈婦掌掌裂捽之於地而二體亦驚覺連呼保子殺我姊保子并斫其臂僵於牀烈婦奮身從地起血淋淋滴奔出窯門外大呼殺人而鄰居殊遠保子追出烈婦創重躓於石顛棟樹下罵益厲保子攙其髮刀抉其口烈婦口齧刀齘齘有聲保子搖刀出割頬及腮至耳烈婦不能言矣吽聲猶不絕身霍霍躍勒其喉斷乃死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也保子歸匿刀滅衣血跡驅驢煤行天明有鄉約過見烈婦被殺死奔告其父與夫入窯中裹二體創少甦哭述姊被殺狀衆擒保子

入縣。驗鞫得實。弔而哭者日千餘人。獄具。詔予旌建坊。祀節孝祠。誅保子。暴屍於市。見張九鉞陶園文集。

林娃

林烈女名娃。閩縣人。少失父母。撫於叔父。許嫁同里張天章。未婚而天章咯血死。死之數月。媒氏來議姻。其叔父叔母方密語私室。女行竊聽之。得天章死狀。驚而失足。叔父出問。笑而謝。衆不疑也。次夕。既寢矣。忽起束髮。作高髻。其妹問故。以他辭對。丁夜視之。則女自經死矣。初女聞天章之病亟也。微以詞問其叔母曰。咯血可死人乎。叔母知其意。漫曰。是多不死。死者偶耳。久之。有言及未同牢為不成夫婦者。女長歎曰。有是哉。嘻吁而起。至是遂死。天章之死以八月二十六日。而女死於十一月三日。天章死旬日。女猶浼所善鄰媼往問疾。媼不以實對。故其死相去數月云。見龔景瀚澹靜齋文鈔。

胡氏孫氏彭氏

胡氏者。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熊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質。質卒。女請於父母。守志於蕭氏。時乾隆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

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高郵孫氏者，己卯江南省解元同敞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為為母故，莫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治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為然，許之。既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尚何歸？遂留王氏。南昌彭氏者，兵部尚書南昌公第四女，許禮部尚書新建曹公為子婦。曹氏子殤，女尚幼，已確然有志操，非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為議婚，女乃言曰：母也何不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曹公薨於位，既殯，髽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喪子失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天子聞之曰：可憐可憐。每尚書進，輒問貞女，天語褒嘉不置云。見劉台拱端臨先生遺書。

王貞

王烈女者，太倉璜涇里東鄉人，馮生筞勳之聘室也。名貞，字慕貞。自其欲從夫氏之

喪而不得也曰先祖錫名曰珍吾改稱貞以厲志也女四歲而孤與伯父諸生香同居幼學於舅氏通訓詁汎覽諸史皆曉析與生年亞舊有連生字又琦幼穎出能應試矣許聘烈女三日卧不食泣血斑斑母强之糜乃稍稍起欲歸馮母不許將婚他族輒宛轉號呼欲速盡聘者浼嫗蠱以金珠烈女擲之地且泣遂止屢屢然矣久之聞生且葬堅欲往兄曰爾去奚為曰吾但一見郎柩尸其旁彼宗人喈曰此吾馮氏人也憫其誠得蓐螻蟻足矣兄曰若然且俟吾死遂止乃謂其同[illegible]戚曰郎柩既不獲殉獨無即像乎戚為竊贖烈女謹襲之流涕益哀母瞯得之故終母身未改字也無何母殁烈女曰而今可以歸馮矣楊甲者馮舊蒼頭奴也往來為鏞烈女圖言於馮以誠告曰自吾遭殞所天母持之牢若決絕歸馮危懼不測故隱忍逮今十二年矣今當得馮一廛織絍為生足畢此生馮不許哉我則效死於馮不再歸矣楊持其說閭里媪有處子嫁死夫者乎皆笑曰無之乃不訴馮也而是時香老病為香後者女之兄也前死獨恃烈女在亦幸其有家耳會里有問名者香漫應之烈女察知之諗戚曰死於聘前完然王氏女也死於後即非完人矣遂賦詩五章人定後扃户縊家人覺之排闥持火入烈女奮袖撲火火滅家人益駭愕遍號鄰婦復持火入結牢

甚解之。則既絕。救之。夜半轉甦。蹶然曰。曷為而復活我也。時乾隆戊申臘月八日也。烈女既甦。風聞播騰猶熾。則兩移書於媒郤之。媒其外兄也。畧謂貞不幸遭罹大故。三年之內。寢苫枕塊之罪人也。而可以議婚姻乎。某子年方少。宜擇對相當者。不可坐失盛年。幸寢其事。則肉骨之恩也。蓋烈女圖以通喪緩婚。潛一肩輿詣馮。則求者不郤自息。而市儈憒於禮。且遂納幣。故烈女卒自戕也。於是楊至。則哭讓之曰。吾召汝不來。今朝暮人耳。不可歸馮矣。授楊詩一帙曰。示戚懿通文者。悉散遺其廝養。假疾臥。不食臥八日而殁。距母喪四月。其夫之從兄偉。在虞山。感噩夢歸。往奠祭。題曰。從弟又琦聘室。遂迎其主歸。與生之主謁祖。布筵受奠焉。君子曰。亡於禮者之禮也。猶義也夫。見馮偉仲廉文集。

曲園居士曰。此文敘次錯綜。且辭亦甚繁。今刪節如此。惟中間兄曰爾去奚為兄曰若然。且俟吾死。兩兄字。疑皆母字之誤。以無可校。故不易也。

支貞女

支貞女者。常熟農民支見龍女。幼字金匱朱燦。燦夭。貞女年二十四。奔其喪。誓死不嫁。燦所居地。名羊尖。距城八十餘里。其俗多姦頑。逞強為雄。然言及貞女。無不賢貞

女者。衆議立貞女後序推其夫同祖兄文耀子應埈。時貞女姑尚在。有田二十餘畝。屋八九楹。貞女上事姑。下撫稚子。無閒言。逾四年。姑歿。又三年。應埈死。衆議為貞女他立嗣。文耀乃謀諸其族曰材任者。材任曰。嗣殤以母。無母何子。乃賄女媒而勸之嫁。且言汝不嫁。將納強人污汝。貞女皆不答。文耀又謀諸材任。百計辱貞女。貞女日對夫棺泣。族有舉人汝霖者知之。召其族人。具貞女狀。聞於學使。學使下學校官。康之。累實書額以獎貞女。文耀既莫可誰何。材任豈一指示文耀曰。黨。黨者擊也。羊尖人方言。由是文耀屢糾其衆擊貞女。貞女泣赴淵。將投淵。遇其弟支錫昌。而告以故。且曰。爾邑宋氏暴。不敢過羊尖。而坐視我死。我死而白諸天。錫昌曰。邑有令公在。不生白之。而死白之乎。乃偕入金匱縣而訟諸令。方貞女之拒女媒不嫁也。文耀有姊。嘗假貞女穀。而貞女母家舊傭人黃催。又假其姊穀數相等也。其姊謂貞女。我負若穀。而催負我穀。請以催穀償若穀。而令而弟索之催。甚便。貞女諾之。文耀乃揚言貞女陰以穀贈催。冀以污貞女。材任率文耀男婦。捽貞女。隴劫貞女出嫁催。貞女大呼取剪刀。欲自戕。鄰里聞貞女呼聲急。急擁入救。貞女得不死。貞女訟於令。口訥不能具狀。令捕文耀。不至。三捕之。始至。既吐實。衆跪階下。詈材任非人類。堂下環視者數

千人。皆眥裂。欲唾文耀面。令先以大杖杖材任文耀。案朱氏譜。擇其族文熙子守信母貞女。無何。文耀轉訟於學使。下郡守鞫之。郡守議材任文耀當流竄。以事在赦前。從寬典。荷校通衢。覞（秦瀛小峴山人集）

蔣貞女

貞女。師濱蔣氏子蒼女。三歲喪母。既長。貞靜寡言笑。家貧。所居陋室數楹。以葦箔徹一椽。為寢處所。貞女操井臼。習女紅。寂不聞聲。非至戚比鄰。莫知子蒼室中有女也。年十五。許字胡氏子彥喻。越三年。彥喻夭。胡故塘世族。而彥喻幼孤。依孀母以居。亦貧甚。貞女聞訃。告於父。請奔喪。不許。貞女飲泣不食者三日。子蒼百計慰解之。貞女曰。兒業受胡氏子聘。雖未成婚。夫妻名分已定。曾有夫死而不哭臨者乎。父乃與約。奔喪遄返。既至胡氏。謁夫墓。縮酒酹地。號慟幾絕。徐起拭淚。去衰麻。易素服。入室拜姑。姑泣止之曰。余老矣。家四壁立。無可為生計。徒累賢女。無益也。貞女曰。姑老矣。又喪子。有媳在。猶拮据以養。若并遣媳。姑真無活計矣。乃哭告其父曰。兒不返矣。兒受胡氏聘。即胡氏婦也。死此耳。父兄強之。女折箸以誓曰。兒志決矣。有姑在堂。未可遽死。事姑天年終。所不從夫於地下者。有如此箸。子蒼乃不復言。胡既室如懸罄。而

子蒼父子。復貧之不能自存。貞女躬紡績。易粟米以養姑。而拾野蔬雜糠粃以自給。於是胡氏族中義之。公祠歲給米數斗。而彥喻從兄瑞聲。亦時有佽助。貞女胥節嗇以奉姑。而自食菲惡如故。彥喻貧。未克葬。權定屋後隙地。貞女稍暇。輒至其所。手除荊榛。一日。見敗瓿破缽。即以新瓿調灰傅之。歸而假寐。見一少年語之曰。吾不祿。以重累汝。汝業苦如是。乃不我怨。而汲汲顧我乎。室後隙地蔓草中。有藊荳。試往採之。可充數日糧也。女驚寤。以告姑。姑曰。吾子也。相持悲慟。如言往。果得豆盈筐而歸。貞女歸胡氏。凡十有八年。辛訖。克如前誓云。（見儲研琦編圍古文集。）

袁烈婦

袁烈婦邢氏。河南濬縣人也。嫁同邑袁興旺。興旺故馬姓。為袁顯合我子。顯合繼妻任氏。老而淫。其適袁已先死一夫矣。及顯合死。與里中牛文錦。唐謹存。唐有會。唐可法。私。烈婦遇惡少往來。輒詬厲。文錦等與任氏商。謂得新婦共宿。則吾輩可恣行無忌。調烈婦。烈婦峻拒。乃屬任氏百端折辱。冀其順從。終弗挫。一日。烈婦過任氏室。閭文錦竊令肆毒手。懼而逃匿母家。其父邢有才。貧且懦。仍送女還。諸惡少與任氏責其私歸。說有才曰。苟欲留若女。則雖死于邢無與。強有才書一紙為據。有才不識字。

可法竟代書之。是夜初更，文錦邀諸惡少至任氏家，可法病，未往。時烈婦已就寢，赤身牽曳下牀，繫其手，繫其項於扉，使興旺先擊之。烈婦痛而呼，興旺釋手，則任氏接擊之。烈婦不勝痛，呼益甚。於是文錦疊繩為束，令衆相助，勢洶洶。興旺欲號救，禁不使聲。有會緊烈婦縛，令不能稍轉側，謹存持所束繩遍捺其體數十處，無完膚，遂死。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也。自為婦至此逾一年，年二十一。烈婦既死，文錦等令興旺以刀斷其顙，飾為自剄者，召有才視斂，乃散。興旺初雖屈於威，終不平，遂鳴之官。獄具，烈婦得旌於朝。文錦論棄市，任氏、謹存、有會皆繯首，可法戍邊，興旺論徒，援赦減杖。見趙懷玉亦有生齋集。

林貞女

太平林氏，自幼許字同里田某。先娶之一月，而田某病，女聞之，則憂形於色，夕必私焚香祝曰：願以身代田某死，天其尚聽予。無何而田某死，女將之乎田氏而臨其夫喪。田某有兄，妄人也，不哀其弟之死，而幸其速死，以為莫與己分貲也。而女乃斬焉衰絰，哭而來於田氏之門。妄人則謂女曰：爾夫為吾弟，婦不當為吾弟也守，幸去，毋溷我。女固不肯歸，妄人則又固拒。女乃斷其髮尺，拜而繫於夫之殯所，曰：此以志也。

遂哭而歸。里之人嘖嘖曰。是女也其知義矣。因又竊竊然議妾人。妾人病人之議己也。請歲餽穀十斛。女則辭之曰。彼義而留我可以食其食。彼不以我留為義不可以食其食。雖然不可以累吾兄弟。幸幼工組繡。吾仗吾十指以活矣。女終身不嫁不茹葷食肉。以人則女。以事則貞。故謂之貞女。見國學標鶴泉文錄

朱烈婦

烈婦姓姚氏。農家女。年二十一。繼室桃源里朱崧。崧老且貧。屠沽為活。烈婦安之。四年而崧病死。烈婦腐豆自給。舊嘗貸兄錢。因過責償不得。輒走持旋磨牀去。不得腐。索逋者往往幸其嫁。烈婦悲憤甚。因提三歲孤。檢室所有。呼娣屬曰。幸撫若長。延宗祀。我固不可獨生也。娣為寬譬。不應。乃拉諸姒娣陰防護之。數日不即死。人遂疑其偽。或竊笑之。既忽晨起治飯一盂菜一器。陳崧靈次。哭極哀。退吞滷而死。時雍正十年某月日也。見周廣業蓬廬文集

張烈婦

張烈婦姓徐氏。山東嶧縣人。監生淳女。年十九。歸同縣監生張承之季子士景。三年而士景死。烈婦從死。烈婦為人端謹寡言笑。與士景相愛。又能使士景行加修而學

加勸。侍士景疾。三十餘晝夜不一步離。士景疾甚。目無睹。頻呼婦安在。他人雜指婦曰在。婦飲泣曰。君所在。吾焉不在。君往。吾斯往矣。已而士景沒。家人知婦必死。遮守之。婦雖摧毀斷飲食。猶故洋洋作不死狀。欲以懈守者。伺其間。不可得。既三日矣。乃肅容詣舅姑前長跪。若有所啟。舅姑知其意。慰諭之。防守益密。又明日。天將曉。烈婦欠伸謂守者曰。若等環以守吾。不勝勸。即吾亦勸極矣。今第欲少息。指旁一婢曰。姑令若伴我寢何如。眾果不疑。遂與婢偕入室。扃其戶。指卧榻承塵語婢曰。此上有圓扇。亡人物也。吾欲取。苦不能及。汝暫蒲伏。以背承吾取之。婢童昏。莫省所謂。如其言伏。逡登良久。戶外守者呼婦。婦不應。呼婢。婢不應。乃羣譟排戶入。赫然見婦自繯承塵間。婢為所壓。氣閉不得語。解視婦衣間。刀一。金剪一。蓋先時所藏。欲以伺守者之間者也。烈婦之死。後士景四日。見王芑孫淵雅堂集。

萬節婦

萬節婦蕭氏。事孀母孝。母老病。刲股進藥。勿使知。十七歸萬。一載姑亡。又一載夫亡。翁衰羸。夫家無彊昆弟。一子甫五月。忍死以節誓。翁故治醫。窶不給。歲丙午。大祲。晨夕澠粉糜饋翁。自奉未嘗飽。夏疫。力疾侍翁疾。翁趣引避。輒愀然曰。老人至此無子

也。婦即子。忍暫離左右。翁歿。無以斂。躬提汲。寒其寢。手椰枝。揮逐蠅蚋。訖兩晝夜。既葬。家益困。孤稍長。責之讀書。且曉之曰。若學不成。孽固失望。如若祖父地下何。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娶嫁。咸任之。有適沈者。患癱廢。迎歸。悉力療治。宅苦心慈行類如此。嘉慶庚午。有司表乞旌如制。癸酉。以明經拔萃科。薦其子於朝。見劉鳳誥存悔齋集・

祝貞女

貞女祝氏。世居海甯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咏之。許字海鹽徐生杼。生勤學。得瘵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秘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母啟扃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於女。以不得入祠為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絶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齎恨以終乎。遂諏日成禮。於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遘疾。女醫禱罔效。含斂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為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故貧。女與伯叔析居。

受膌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饘粥恒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為窀穸計。晝夜操作。指為之皴。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於家。歡奉之。紉綴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為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稍間。又念年力尚壯。或可後圖。力疾强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即欲為立嗣。女曰。壽夭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為。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瘥。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於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為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夭。所隱忍至今者。為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弟又夭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於盜。再耗於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孑身焉。蓋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鬻産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杪。絶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illegible]絶。年四十三歲。嗣子鳴珂。乃女歿後所立叔子也。見洪亮吉集。

江小娘

烈婦江小娘。合肥縣梁鄉人。休寧縣學生黃某妻。黃父貿梁鄉。家焉。崇禎甲申。流寇猝至。一家人悉走。小娘守夫病。堅不去。寇入室。見小娘美。欲犯之。小娘急掣牀頭刀自刭。脰絕身不仆。賊大驚。羅拜去。見左輔念宛齋集。

朱節婦

節婦俞氏。涇縣朱安多妻也。年十六。歸多。翁慶桐早歿。姑胡氏守志歷年。忽嬰痿痺疾。手足不能舉。多以家貧。出外謀生。無兄弟姊妹。凡姑食息起居。婦一身任之。年十八。多忽以疾卒。氏欲以死殉。慰之者曰。女固不自惜矣。姑老病在牀。家徒四壁。將奚賴。氏頓悟。遂收淚茹痛吞聲。於姑前絕不作悲泣狀。嗣後事姑愈謹。姑體素肥。氏羸疾。扶掖恆不勝。然勉為之。無怨色。夏則移姑向風。冬則負姑就日。遇族黨有吉慶宴會事。逕將姑扶至坐間。氏旁立進羹。不欲使姑寂寞也。或姑不願往。則又撮取各肴。攜歸以獻。姑憫其少寡無依。欲嫁之。氏長跪泣告曰。婦去。如姑何。其母亦微授之意。氏正色謝曰。從一之意。豈以貧更。且獨不欲生我姑耶。自後無敢言者。以針黹易米僅能餔糜以奉姑。且朝不給夕。其伯祖慶昂者。六十餘無子。以採樵自給。讓祖遺股

分米三石與之。始可繼饔飧。又念亡夫乏嗣。血食將斬。皇皇為承祧計。適族中有二歲兒。其父母以貧不能育。遂以其兒為多嗣。氏撫之如己出。兒稍長。日令嬉笑姑前以為娛。姑亦幾忘其老且病也。居無何。婦以憂勞成疾。越三載。益劇。將其子寄養外家。而於姑晝夜服勤。視未病時不改。會天暑。姑欲沐。氏自竈前提水器。將至室。力竭仆於地。湯淋漓徧體。幾不免。半晌方能起。亦不令姑知也。姑於枕上聞僵仆聲。偵之。得其情。淚涔涔然下。久之。復以湯進。頮畢。抱姑大痛曰。已矣。婦今生不能再頮姑矣。姑亦泣。既而曰。汝苦如此。天其佑汝無恙。不數日。氣息漸微。遂瞑。屬纊時。惟以目視姑。口呼姑者再而已。見朱龍集。

沈貞婦

沈貞婦王氏。名阜。浙江嘉興人。幼事二親。動循禮。則以其暇。留意書史。輒能誦記。妙解其意。年二十三。字沈惟梅。惟梅嗜學攻苦。蚤得瘵疾。嘉慶乙丑秋。昏有日矣。卒白氏家。氏父客粵。母驚惋未言。氏即毀容自誓。或沮之。時惟梅新游庠。名紙在楹間。氏指而言曰。曩誰為賀。今誰為訃耶。吾父壻之矣。吾不夫之乎。雖然。在家從父。禮也。匾匾之意。願得以請而終焉。乃馳書於父。父母咸許之。遂歸於沈。既衰而見。乃收涕言

曰。惟梅不幸死。婦不幸後惟梅死而來歸。命也。舅姑其無憂。自今當竭力甘旨。以佐娣姒。以侍兄公與叔之子為惟梅後。而撫之成人。然後從惟梅地下。婦志畢矣。自後茹泣承歡者。歷二十餘年。戚黨率遣其女子子來師氏。設內塾。焚香潔几。諸弟子推髻執經而前。里中比之宣文君云。平生所作。秘不示人。族人得其所與父書曰。卓未笄。奉父母教。少知大義。不幸家中落。父遠遊。煢煢依母。又不幸遭此。隱伏念卓為女子。白華之養。已不能申。庶幾少答劬勞者。無父母遺罹而已。庭訓昭昭。至今在耳。敢不篤志守貞。為我二親羞耶。卓讀禮。有齊衰往弔之文。故於訃至日。即從南枝叔父奔喪。躬視含斂。以明為沈氏婦之死靡他爾。當此之時。摶膺裂髓。不敢隕生者。恐傷母心而重父命也。是以弔已而歸。奉書竦竚。幸無以不辰之女為念。倘鑒其誠。哀而許之。卓在王為從教之女。在沈為守義之婦。兩得之矣。夫復何悲。見沈寶麟雙琴齋集

許謝氏

廣州番禺謝氏女。早孤。字同邑許某。某病咯血甚。氏母臨問。知不起。歸而戚。氏含淚默然。陰屬婢子製朱衫衰服藏之。未幾凶問至。氏涕泣求奔喪。母驚曰。兒未嫁女。何往焉。婉諭百端。不聽。則告其家長。危詞厲色禁之。又不聽。哭且訣曰。兒受若聘矣。如

死者何兒不獲往死耳其母知不可奪許之於是籌所以往服者氏乃命婢子出所藏則朱白粲然備矣遂行至甯匐稽顙姑前姑訝且拒之曰汝何為者婢具以告姑心動然終拒之曰汝何為者汝完然女也且守節難吾家薄汝舅見背嫡庶子女婚嫁多故未知他日汝年少一轉首樂地多矣何自苦為汝速去無自誤氏泣曰薄命人失所天尚何去乞留之連頓顙於地顙肉隆起高寸許觀者咸感歎姑憫其誠益心動乃手起曰果爾尚何言氏入室櫛沐服朱衫出拜祖及姑畢易衷跪詣屍傍哭之慟聞者涕落俗禮必子若妻乞水沐浴然後冠服氏冒雨出汲往返泥濘中數里氏自辭尋至訖迨殯殮凡三日夜不食不飲哭不成聲姑强之始歠粥飲水許番禺之望族也越日尊長咸造且弔且賀為之約曰某已矣有妻如此他日諸弟娶妻誰先子者必以嗣不如約一族爭之諸弟曰諾許氏廟祀故事頒胙紳者是歲祭畢特致氏胙歲為例見盧集

史烈女

史烈女秀水史家村人年十六許字仁和沈守坤守坤為觀察世熹次子觀察罷官後僑居於禾而以官遊四方守坤年十七赴童子試於杭州以疾歸旬日而死訃

之女家。女方刺繡。聞變。即以剪刀盡碎之。七日不食。痛幾絕。泣請於父母曰。壻雖死
兒誓不為他氏婦。曷令兒即歸乎。父母度不可奪。移其志也。姑以觀察未歸安之。女
日夜飲泣。見守坤於夢。守坤足微跛。舉足示女。言自杭州來。女驚寤。徵之姻親而信。
於是求歸之意益急。先是守坤死。厝柩於茶禪寺東僧舍。女廉知之。乃請其祖母。禮
佛寺中。寺故多舊棺。女顧老僧。歷問其姓氏。若無意者。至守坤柩。遂色變。不復詢。歸
而謂其婢曰。吾必歸於沈。否則我必死。我死無易我衣履。慎誌之。毋洩。蓋女自聞變
後。即衣素衣。麻結髮。雖令節不易。如是者二年。女年已二十矣。既而觀察自楚返。女
之隣。有卜嫗者。數往來於城。女聞觀察歸。即促母倩嫗以己意告。沈嫗未往。觀察微
聞女意而未悉也。召媒曰。禮。女未嫁壻死。斬衰往弔。葬而除之。未嫁守節。非古也。汝
曷為我以禮辭之。女知媒來。急出聽闈所語。黯然白父母曰。兒實自願。沈豈必不欲
兒之歸乎。且兒歸。猶得與父母見也。父母不以女言告媒。媒竟去。女乃歎曰。已矣。勿
復言矣。時日方午。女攜水入卧室。頃之。不聞聲。婢疑焉。排戶入。則浴畢整衣。投繯氣
絕矣。媒所居。距史十餘里。急追之。猶在中途也。觀察命僕婦馳視。殮天酷暑。一晝夜
而女貌如生。死之日。為嘉慶元年六月十七日。越三日。舁其柩同厝寺舍。見錢寶甫恬齋遺稿。

姚烈婦

烈婦。金女也。父秉中。以許姚氏子之季。曰聖天者。錢塘郭北同里閈人也。及秉中沒。乃依其兄。移居仁和之打鐵關。而壻於是時遘勞疾。且以兩家貧。各不能舉禮。故女之待嫁及二十年。金族人嗾其母。令絕婚者數矣。女拒以父命。謂不歸姚氏。吾無死處也。歲既久。先時媒妁無在者。其從兄裕堂。再三趣姚。戚曰。妹壻病朝露。吾妹之志即昏成。婦且稱未亡。得逮事老姑。不怨也。殺禮舉之何忌。婦遂以嘉慶二年二月十八日歸於姚。姚氏子。曰統天。應天者。婦兄公也。先喪偶無鞠子。以弟聖天病廢久。故亦不願其昏事。比婦入門。頗以女功佐助醫藥。聖天得少延矣。三年八月。病又劇。乃吞聲私語婦曰。汝何歸哉。汝何歸哉。吾終且負汝。能學他家節婦。吾死姑益老。奈吾家獨居者何。婦益心痛。借他語闓之。遂數日出入不言語。至其月晦日之夕。坐視聖天呻吟楔齒。婦閉目不忍視。伺聖天聲息。竟闔戶。詰衣襟。服滷死。聖天甦而慟。且以掌擊床木者再。曰吾有婦矣。繼亦死。見陳斌白雲文集

王貞女

貞女者。富平縣西鄉民王生輝之女也。家貧甚。幼字科子村温振邦之孫繩武。温亦

貧甚。有妻高氏。年俱七十餘。子早歿。止繼武一孫。年十八。為人傭作。苦未能親迎也。
嘉慶二十三年二十六日。繼武病殁。女聞之。欲奔喪。其父阻之。女堅欲往。彊阻之。既
而念己貧。温姓子單。謀以女適他人。女知之。愕痛。潛詢温氏之居址何許。徑路何嚮。
於二十四年。乘間奔赴温氏宅。痛哭柩前。極哀。畢。即拜見祖舅姑。言己終身奉養祖
舅姑。決不願他適意。振邦夫婦曰。吾家貧。身且老。旦暮謝人世。無所依賴。恐誤汝終
身。汝其往汝家。貞女則泣曰。兒甘心食貧。堅守志節。若有變。歿死不敝辜。温氏夫婦
方旁皇無可奈何。會其父蹤跡至。呼女返。女堅不肯。其父彊欲挽回。貞女望井投隕。
鄰里觀者咸感咽。良久。勸其父從女志。勿彊也。其父乃旋。是時女年十三歲。昔王蠋
未擯齊王而死於燕師。魯仲連固布衣而不肯帝秦。貞女之束身温氏。即此志矣。明
洪武初。諸暨孟氏女。為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官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條
奏時事。忤旨賜死。孟氏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禮宜往弔。不許。請往事舅姑。
又不許。乃瞷柩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仍歸家。築一樓以居。名曰柏樓。宣德中旌之。我
朝康熙時。仁和諸一姑。許同里陳桓為妻。桓從軍閩海。身歿於陳。一姑過桓家。親為操作。且絡
絲鬻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一親。廷議亦予旌。何嘗非時王之制乎。見張澍養素堂集。 卷二十終。

清 張燾輯

津門雜記

津門雜記提要

津門密邇京師五方雜處地狹人稠素稱繁侈俗尤澆漓清錢塘張赤山先生本其耳目聞見身所經歷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其中探奇訪舊問俗采風摭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卧遊洵乎史乘之外篇也

弁言

古人之采輯不遺於下里謳吟風俗之轉移必驗諸隨時觀感吾友　張君赤山以客居誦讀之餘留心津門民物三十年滄桑之變興替之殊目覩身經不憚煩瑣旁搜遠紹援古證今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將一方之風俗人情事蹟原委爽列卷中附錄文人詞翰俾閱者醒心豁目其用意之苦不止功寓勸懲更補前修邑乘之所不足追欲以此卷挽回地運人心也津門濱海　京師久沐　熙朝雅化休養生息二百餘年人雜五方素稱繁侈俗易澆漓而災患叠經雖不乏好義急公之舉自中外交涉後雲屯星聚踵事增華格局又一大變藐兹蕞爾盛極堪虞科第連緜培成匪易幸生斯土者士固窮知自愛婦女中尚節烈者為最多故兵燹頻仍尚未遍遭蹂躪蒼蒼者似不無區別於其間當道者起而振之或因或創範流俗以性情之正教養厚則風氣湻庶幾家裕戶饒同樂太平景象當以此卷開其端也豈不巍歟

津門羅浮夢隱

敘

自昔志與史合陳壽志三國志即史也後世州有志縣有志而府又合州縣以為志誠以志也者記事載言凡以備故實資考鏡也顧志或百餘年一修或數十年一修歲殊世易文獻無徵往往傳播異詞真偽淆混讀書論世之君子常惜之於是志之外世又有記畧雜記之作以近今論之津門雜記亦其一也張子赤山世隸武林幼寓津郡博學多才工書善繪知岐黃識洋字誦讀之餘每每留心時事凡耳目見聞身所經歷事有可記悉登諸簡積久成帙名之曰津門雜記舉以示予兼索序言展而讀之見其所記踵故增新闕疑徵信凡城邑河渠衙署祠廟以及海防軍政國俗民風數十年之興廢因革自鉅及纖燦然明備雖據事直書不加軒輊而因文見義善者自憬然以思頑者自悚然以懼所謂論世即寓拯世之意者也吾津素稱畿輔要地領帶六城中外萃聚花樣日新嘗欲筆記竊恐聞見未周貽譏大雅因而中止今讀此編博考典籍參以見聞彰遠昭來有徵而信使讀之者不下堂而周知四境吾知斯編一出自必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將必有爭先睹為快者爰濡毫而為之序

光緒甲申中秋杪津門如孩老人書於虛白草堂

自序

僕籍隸虎林生居燕市幼年隨侍僑寓津沽迄今將卅載矣嘗考津門為　畿輔喉襟之地人雜五方繁華奢侈習俗使然昔年漕運鹽務盛時生意勃勃異常熱鬧迨後屢經災歉市面蕭條不無減色惟逢歲時令節尚不致十分冷落然較之於昔亦大有懸殊也乃自西洋通欵各國來津貿易者既夥議准於距城五里之紫竹林地方設立關榷建造房屋中外互市華洋錯處輪艘懋遷別開生面為北洋通商要地由是益臻繁盛煥然改觀各省宦商晉京者四方人士來遊者接踵而至咸喜留連以騁風景余以課餘之暇仿都門紀畧滬游雜記留心採訪輯成一書聊備考證其風俗人物有抄於志書者有採諸新報者僅就現在見聞所及隨筆錄之事維紀實語不求工並附錄今昔題咏篇章藉資潤色爰名曰津門雜記不過拾人牙慧以供談柄耳至於世風人事瞬息滄桑知難詳盡尚待大雅增修以匡不逮則幸甚矣謹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重陽節燕市閒人張燾書於紫竹林寓齋

題後

津門從善擇三甫草

雅俗兼該致不同。激揚書法異雕蟲。小儒莫但誇談藪。盛世文章備采風。
費盡搜羅著述才。牙籤縹帙卷初開。洛陽紙貴渾閒事。多少雞林使者來。

閱書畫家一則有作

筆墨因緣盛一時。傳人無限畫書詩。最宜風雨挑燈候。開卷從頭半故知。

津門為　畿輔咽喉之地。五方雜處。地狹人稠。富麗繁華。埒於燕市。泉唐張赤山先生作客於七十二沽間。歷有年所。見聞既熟。紀載斯成。近撰津門雜記一編。鏤板行世。並託申昌書畫室代銷。暇時取而讀之。覺其中採奇訪舊。問俗采風。擷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卧遊。洵乎史乘之外篇。冶游之實錄也。為書數語以廣流傳。

光緒十一年乙酉端陽後二日申報館主人識

津門雜記目錄

卷上

考略　形勝
交界　城池
河渠　海口
七十二沽說　濠牆
各衙門行館住址　書院
稅關　新設兵營
會館　浮橋
古樓　倉庫
鹽坨　古蹟
專祠　龍亭聖廟
各廟宇　清真寺
烈女墓　芥園

豔雪樓　天津劉寇紀畧
附天津縣謝公誄　歲時風俗
婚娶　喪禮
出大殯　鄉甲局
水會　義學
迎春　扶犂
卷中
各善舉　採訪局
輿祭會　灑掃會
燈牌會　官書局
備濟社　施種牛痘局
廣仁堂　名宦
附碑記誄文　近科甲第
書畫家　藝術

機器局　水師學堂
挖河船　電報
輪船招商局　開平礦務局
時令　燈節
煙花盒子　天后宮
皇會論　四月廟會
峯窩　金頂妙峯山
盂蘭會　登高攢斗
巡更下夜　年年在此
祭竈過年　姑娘子
混星子　有門坎
化緣　仙家搬運
冰牀凌鞋　妓館
小班　下處

卷下

戲園　雜耍館子
唱落子　天津論
花廠　雪彌勒
敲詩　錢帖
食品　厲壇寺
減當利　打印子
津門雜咏　新修官道
官道條例　脚驢東洋車
高麗館　外國租界
租界例禁　駐津各國領事官
洋行　租界工部局巡捕
施醫養病院　郵政局
北洋水師辦公處　天主教堂

醫養病院　耶穌教堂
婦嬰醫館　西歷
禮拜　外國節期
賽跑馬　灑水車
衣兜煙捲　外國花園
外國墳地　廣東神
盆湯　叫賣
客棧　脚行
中外國異俗　附勸戒鴉片煙詩
由津出口貨物　税則水脚附畧
輪船搭客價目

清　錢塘張燾赤山氏輯

考畧

天津肇端立衛所。元以前無可考。元時稱直沽。前明始立為衛。按明志天津衛在靜海縣之小直沽

國朝雍正三年由衛升州。九年改州為縣。設府置防。聲名文物之盛甲於冀北。附郭三百村。

形勝

津地為九河下游。合衆流滙歸三岔河。皆由直沽入海。

天津一城。三面臨河。大海在其東南。三角淀繞其西北。為河海之要衝。畿南之屏蔽也。

天津在北京東南二百四十里。地當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車。南運數百萬之漕。悉道經於此。舟楫之所式臨。商賈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雜處。皇華使者之所銜命以出。賢士大夫之所報命而還者。亦必由於是。實水陸之通衢。為畿輔之門戶。冠蓋

相望。輪蹄若織。雖大都會。莫能過焉。

附詩

畿南巨鎮此稱雄。都會居然大國風。百貨懋遷通薊北。萬家粒食仰關東。市聲若沸魚蝦賤。人影如雲巷陌通。記得銷金鍋子裏。盛衰事勢古今同。　慶雲　崔　旭念堂

初到津門　武進　朱　岷導江

潞衛交流入海平。丁沽風物久聞名。京南花月無雙地。薊北繁華第一城。柳外樓臺明雨後。水邊魚蟹逐潮輕。分明小幅吳江畫。我欲移家過此生。

交界

天津一縣。東西長九十里。南北寬七十里。東至海一百十里。東南同。西至靜海縣界三十五里。南至靜海界三十五里。西南同。北至順天府武清縣界三十五里。西北至武清界五十里。東北至寗河縣界七十里。

城池

城垣於前明永樂二年建築。周圍九里二分。共得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六尺。計東西長五百零四丈。南北長三百二十四丈。垣高二丈。東至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衛河

三百步。門四。東曰鎮海。南曰歸極。北曰帶河。西曰衛安。

河渠

城東北二百步。為白河衛河之尾閭。交流滙入於海河。名曰。三岔河口。

白河。即北運河。其源來自邊外。達入密雲縣。石塘嶺關。由牛郎山而來。兩岸皆白沙。不生青草。故名。見通州志。又名潞河。由天津舟行北上。曲折至通州。計水程三百五十里。由通州晉京。陸程四十里。

衛河。即南運河。人呼御河。古名清河。由天津溯流而上。向南經山東。通河南衛輝府。再過黃河。由江蘇越揚子江。至浙江杭州為止。蜿蜒四千餘里。

北運河分派。有東河。即蘆台河。由賈家大橋。錦衣衛橋。陳家溝。東去。入塌河淀。一名大河淀。距城四十里。北運河。藉以蓄洩者也。上無來源。下通潮汐。東南有小河。入七里海。

白河分派。均在城北數里。有下西河。即子牙河。由虹橋。通冀州。深州。廣平府。磁州等處。又有上西河。即大清河。由西沽。通三角淀。達保定府。

海口

大沽海口。距城百二十里。河流入海處也。兩岸壁陡。一域中橫。土人謂之海門。又曰攔港。按潮汐所至。北抵楊村。南抵程官屯。西北至王慶坨。二百餘里皆淡水也。蓋鹹潮抵海門而止。無岔入者。若天設之以限內外。斯亦奇矣。

七十二沽說

天津有七十二沽之名。實只二十一沽。曰丁字沽。西沽。東沽。東沽今名窑窪見淨土院磬文。三汊沽。小直沽。大直沽。賈家沽。邢家沽。鹹水沽。葛沽。唐沽。草頭沽。桃源沽。盤沽。四里沽。鄧善沽。敎家沽。東泥沽。中泥沽。西泥沽。大沽。此念一沽。從西潞河名也。餘則在寶坻寧河。兩縣境內。

濠牆

咸豐九年。統兵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在津築建濠牆。深溝高壘。距城三里至五六里不等。營門凡十一。圍長共三十六里。人稱牆子。同治七年捻匪北竄。畿南各州縣多遭蹂躪。而津郡賴以安堵。

寇警

前浙江藩司沈兆澐雲巢

曾經風鶴上元辰。入夏匆匆寇至眞。馳逐競來千里馬。擣虛誰護四鄉人。貔貅隊整

城郭固。（郭爲僧邸舊築）鎗礮機靈火藥新。（宗少司馬新練洋鎗隊得力）顧我登陴嗟老矣。幸逢頗牧靖煙塵

寇退　　前人

來從雍豫去山東。奔突經時畿輔中。蔓草衰餘除易盡。哀鴻多處繪難工。膏融麥野呼庚息。水挽星河洗甲同。脫劍凱旋農器鑄。鏡清寰海頌綏豐。

各衙門行館住址

提督學院衙門。即貢院考取七州縣文武生童處。在東門內迤南。

總督行署。在河北。先爲鹽院衙門。咸豐十一年。裁撤鹽政。歸總督兼管。遂改爲通商衙門。至同治九年。裁撤通商大臣。現爲直隸總督行轅。人稱中堂衙門。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每年自仲春節駐津門。至十月冰凍後。輪船停行。無復往來交涉事件。即回保定節署度歲。

津海關道衙門。在東門外。舊爲小直沽鹽分司衙門。於同治九年。設立津海道。監督新鈔兩關。兼海防兵備道。辦理各國通商交涉事件。

長蘆運司衙門。在鼓樓東大街路南。人稱鹽道衙門。

天津河間兵備道衙門。在東門內大街路北。

天津府衙門。在北門內。儀門西大街。

清軍府衙門。在鼓樓西大街。人稱二府衙門。

天津縣衙門。在鼓樓東。舊倉廒基址。

府縣學官。住東門內。府縣文廟旁。人稱文學。

總兵衙門。在鼓樓西大街。人稱鎮台衙門。

左營遊擊公署。右營守備公署。城守營都閫府。均在西門內迤北神機庫汎地。

河營守備公署。在東門內迤南李家大院。

鹽務分司各員。均係公館。

總理營務處。在東門內　軍械所。在南門內水月菴。

大沽副將公署。在城東南百里新城。即大沽協台。

大沽營遊擊。都司。海防同知。均駐大沽。

大沽營中軍守備署。在城東南七十里葛沽。

鹽關廳。在東浮橋迤南。為鹽船過關兌碼之處。

督糧廳。在河北鈔關東。督催南運糧船。

浙江糧道行館。浙江海運公局。在東門外南斜街。
江蘇糧道行館。江蘇海運總局。在城東南閘口

書院

問津書院在古樓南大街。掌院山長二位。分官齋兩課。每月考生童二次。膏獎需項由運庫支發。年終報部。乾隆十七年。邑紳查為義捐地基創建。有盧公見曾碑記可証。

三取書院原在三岔河口南岸。今移於東浮橋之東。乾隆二十年。盧州同知王又樸捐修地基建立。每歲束修膏獎。皆由蘆商捐資支給。嘉慶六年。重加修葺。今同歸運庫支發。生童課與問津同。額數稍次。

輔仁書院在城西北文昌宮。每月二次。課生童文藝。山長由本籍延請。膏獎需費有捐化生息銀兩。至官課獎銀一項。由道府分府知縣四衙門輪流備發。道光十年。邑紳侯肇泰舉人梅成棟創建。

會文書院在城內義倉前。係舉人考課之處。光緒初年立。由署運司祝公塏倡議。始責任運司如公山。酌定由運庫每歲支領京蚨二千吊。以為經費。歷任津海道並運

司天津道捐資除修造工程外餘錢六千吊發典六釐行息為士子每月膏火之用兼山長通城現任官輪流月課皆捐廉備獎歷任司道施存書卷甚富經理書院及義塾董事為邑紳婁君每歲立薪水三百六十金由運庫支發

稅關

天津鈔關在北門外河北浮橋旁人稱大關征收水陸出入貨物稅銀每年秋令來往商販雲集出入貨物為數更多俗謂之秋頭子

天津海關在城東南閘口河沿征收由海入河貨物稅銀

工部關在三岔河口徵收木料等稅

新海關在城東南紫竹林河岸專司火輪夾板洋船進出貨物稅課各有定章並募西國人為稅務司時給餼廩協同稽查

附詩

津關高設在河干一到河冰收稅難只盼新秋風色好洋船廣到百憂寬

咸豐壬子舉人津門楊光儀香吟

又

鈔關橋上人如鶩商船打鼓馬頭住偷漏不愁長官怒關吏來鈔關關榷算弄威福

雜坐半輿臺長隄歸去飛塵埃歸去對妻孥妻孥笑相索珊瑚枝大蠙珠白今日故船何所得

新設兵營

大沽海口兩岸舊有礮台峙立威鎮海門鞏固無比真有一夫當關萬人莫能入之勢而又有兵船往來巡哨自制軍駐節天津隨設護衛營及練軍前後左右中五營又有親兵水師營親兵開花營親兵馬隊其駐紮處則在三岔河口河東賈家大橋河北窰窪大悲院大直沽機器東局左右西門外教軍廠及新城大沽小站馬場軍糧城等處俱有營盤屯駐重兵以資鎮攝其鎗礮隊間有習德國法英國法者操演認真不遺餘力陣法嚴肅步伍整齊真如銅牆鐵壁不啻如火如荼軍容之盛可云備矣

練軍即洋鎗隊每營五百名人稱一亮子設總統一員翼長一員帶管官一幫帶官二正副令官二帶隊官十分帶官二十薪水以及兵餉分別行坐支發所用器械俱是新式後膛者

會館

山西會館有二。在河東雜糧店街者。為西客煙行聚議之所。一在鍋店街。凡山西鹽當雜貨等商。館內各有公所。棟宇巍煥。局面堂皇。內祀關聖帝君。無僧道住持。該館存項甚鉅。皆本省人捐納。

閩粵會館。在北門外針市街。係該省官商捐造。館內專祀天后聖母。無僧道住持。俗呼洋襻會館。

嶺南棧。潮幫公所。均在針市街。

江西會館。在估衣街萬壽宮內。

紹興會館。在城內鄉祠。

山東濟寧會館。在北門外西崇福菴。

當行公所。在北門外迤東。

邵武公所。在麵店街。

懷慶會館。在北閣外迤東。

吳楚公所。在河北大王廟旁。

盧陽公所。在城內曬米廠丁公祠。

浮橋

天津城外浮橋原有四座。近年因有營盤。又就北河添設一座。名曰新浮橋。餘則謂東浮橋。在東門外。北浮橋。又名大關浮橋。在北門外。院浮橋。在督院旁。西沽浮橋。在城北五里。

古樓俗作鼓樓

樓居城中央。高三層。四面穿心。通四大街。磚穴最古。上懸大鐘。晨昏各撞一百八杵。城門早晚啟閉。以鐘鳴為準。歷有年所。聲聞十餘里。可預卜晴晦風雨。東面額題聲聞于天。頗雅切。北面有本城名士梅小樹寶璐題聯云。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鐘聲。句甚奇警。樓上供大仙像。居人因保護一城。頗着靈感。朔望香火最盛。

附詩　　菜根仙史唐尊恒之九

古樓高聳在城中。南北東西四路通。一月兩回香火盛。此間供奉是仙翁。

倉庫

倉廒在城北十八里。名曰北倉。計四十八座。每座五間。共二百四十間。為屯糧之所。

有大史官駐守。又城東南五里梁家園。近年添建倉廒一處。計三座。每座長十二間。寬三間。共一百零八間。以備海運存糧。名為海運官棧

運庫。在鹽道署內。鹽商納課之銀。歲約四十餘萬。存貯其中。以備解部。及支發各種公項。

縣庫。是收存徵收地丁銀。按天津實在地畝。共計八千五百餘頃。歲徵銀九千六百餘兩。運解藩庫。例應四千三百餘兩。其餘留庫。備發本邑祭祀俸金工役匾坊零費之需。

鹽坨

天津產鹽甚富。上裕餉需。下應民食。直豫兩省一百八十餘州縣。皆賴之。鹽由海灘運津。堆積之地。在河東。名曰鹽坨。鹽包累累如山。呼曰鹽碼。地佔數里。一望無際

河東幾甲號鹽坨。堆積官鹽近更多。贏得綱商佳子弟。花天月地會消磨。唐芝九 尊恒

堆鹽坨。河流東去無停波。地無青草不種麻與禾。家家饜梁肉。奴子曳綺羅笑指玉山高峩峩。道旁一叟淚盈把。曾是當年鬻鹽者。楊香吟 光儀

津門之地本斥鹵。第一生涯惟鹺賈。鹽坨堆積崇如山。遂使後人不知艱。祇道鹽坨

終可恃雙瞳何必識丁字學人衣食競豪華精英棄擲等泥沙一朝化去成烏有公私交迫真債藪夙不憂人人孰憂親朋避之胥吏守吁嗟乎自古有餘則為患安用坨鹽堆如山君不見東家散財濟窮貧至今人稱李善人又不見西家居奇矜獨智子孫曾無立錐地吁嗟乎堆鹽坨堆幾多終不可恃奈若何李采仙雲帽

古蹟

天津衛舊有巡漕御史駐此至今猶有戶部街儀門口倉門口護餉關帝廟等名目尚存

城東南七十里地名軍糧城相傳為元朝海運屯糧之所

掛甲寺在城東南十二里古名慶國寺相傳唐尉遲公凱兵過此掛甲於寺

鹹水沽在城東南五十里該處左近舊有蚌殼滿地深闊無涯至今不朽想昔日之海灘即在此無疑也

城內鄉祠相傳有異人僑居一日辭去曰後樓墨污幸見諒出門不知所往僧旋視之東西粉壁平書進德修業四大字下遺墨盆又竹竿繫敝帚墨汁淋漓餘無他物壁高尋丈不知其何以書也筆法秀勁結構謹嚴如率更體末署乾隆十一年四月

五月。西署晉安胡御璣書。圖活光潤。另具一格。至今已歷百餘年。墨色如新。塋墁無恙。亦一古蹟也。

行宮舊跡。距城六里。在海河東岸。　皇船塢舊跡。在紫竹林北海河西岸。今俱廢。

思源莊一畝園。問津園。篆水樓。在城東五里錦衣衛橋。為遂閒堂張氏別墅。款接名流。讌游觴咏之所。今亦廢圮不及備載。

費宮人故里。在東城內。今名費家衚衕。明季闖逆之弟李虎。曾被宮人刺死。天津名人追弔宮人詩最盛。謹錄其一於左。

明費宮人故里歌　嘉慶庚申舉人津門梅成棟樹君

析津之水東南流。逆之則剛順之柔。渟瀠正氣生女子。能為君王執國仇。龍登天。虎犯闕。御溝流水流成血。萬朶宮花葬碧苔。一枝勁草淩紅雪。明家養士三百春。殺賊乃出費宮人。大才小用滄桑變。此恨蛾眉總未伸。蘭釭錟綠陰風慘。刺虎不畏遭虎噉。想見金釵下手時。射虜將軍無此膽。吁嗟乎。青史模糊考未真。人言故里在瀛津。門楣想像今何在。委巷猶標姓氏新。地以人傳名不朽。斷非出自悠悠口。銀瓶留井將母同。石砫流芳真有偶。吁嗟乎。地不必羣山萬壑赴荊門。宅不必浣紗溪近苧蘿

桂美人白首終黃土。宮女丹心有烈魂。廟祀千秋久自乾。詩人載筆蕩芬芳。至今奇氣鍾難竭。奕世猶傳殷鳳娘。殷氏亦節烈者。

專祠

謝公祠。在西門外永豐屯驢市口。咸豐三年。與謝公同時赴難之營古都統佟公。鑑並祀於祠。顏曰雙忠祠。邑紳張公錦文奉　旨入祠。亦附於內。又天津縣城隍廟前。建謝公祠一處。供木像。香火不絕。乃縣役私奉者。

僧忠親王祠。在西門外大道北。

曾文正公祠。在河北大王廟旁。

丁道祠。在城內曬米廠。

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節孝祠。俱附祀於文廟旁。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怡賢王。昔年興修水利。懋著勳勞。祠在河北金家窯。舊址尚在。久未重修。

愍忠祠。在閘口下溜米廠大街。為光緒元年。漕運委員由海道北上。遭風波歿於王事。奉　旨建祠。以慰幽魂。

龍亭聖廟

萬壽亭。在北門內迤東。又名龍亭。內供　當今皇帝萬歲牌位。歲時朝賀。慶祝　萬壽。及宣講　聖諭廣訓。皆在此行禮。

府縣文廟。即聖廟。在東門內大街。又名文學。有牌坊二座。額曰德配天地。道冠古今。

春秋二祭。在二八月上丁日。禮文悉遵古制。

各廟宇

城內東南隅

草廠庵　水月庵　藥王廟　行宮廟　彌勒庵　韋馱廟　關帝廟

城內西北隅

城隍廟　觀音寺　三皇廟　準提庵　三聖庵　白衣庵　武學

城內西南隅

小雙廟　火神廟　達摩庵　湧泉大寺

城內東北隅

三義廟　朝陽觀　護餉關帝廟　甕城關帝廟　財神殿　鄉祠　無量庵

白衣庵　福德祠　奎星閣

東門外
天后宮　玉皇閣　崇仁宮　太虛觀　白衣庵　東嶽天齊廟
西門外
關帝廟　九天廟　慈惠寺　呂祖堂　如意菴　雙忠廟　古皇菴　稽古寺
崇福菴　龍王廟　西大藥王廟　永明寺　黃姑子菴　河神廟　花神廟
育德菴　韋馱廟　玉清觀　板橋寺　火神廟　紅衣寺　白衣寺　海會寺
雲霞觀　大覺菴　福壽宮　維摩菴
南門外
大悲菴　慈航院　念佛菴　恬佑祠　風神廟　弘仁寺即龍王廟　寶林菴
福德禪林　蘆莊關帝廟　元會菴　閘口西關帝廟　三官廟　帝君廟
藥王廟　海光寺　五聖廟　娘娘廟　紫竹林　延壽菴　準提菴
峯山藥王廟　八蜡廟　厲壇寺
北門外
龍王廟　茶棚菴　泰山菴　清淨菴　老君堂　火神廟　天安寺　文昌宮

海潮菴　南閣　北閣

河北

先登寺　獅子林　水月菴　白衣菴　大悲院　望海寺　崇禧觀　香林院

甘露寺　仁天寺　藥王廟　毘盧室　三官廟　大王廟　北極寺　火神廟

祇樹園　玉皇廟　直指菴　龍泉寺　白衣大寺　三太爺廟

河東

三官廟　大佛寺　文殊菴　火神廟　小聖廟　祖師廟　觀音過街閣

鹽坨關帝廟　娘娘廟　元帝廟　太山行宮廟　水梯關帝廟　準提菴

西方菴　地藏菴　白衣菴　三元廟　小雙廟　大藥王廟

津城內外真君彩居道士。約二百餘衆。和尚共三百餘衆。尼僧共三十餘衆。本邑僧官住持西大藥王廟。道官住持天后宮。內管束不法僧道云。

清真寺

回教清真寺。謂之禮拜寺。共四座。一在小彩巷。一在西門外迤北。一在金家窰。一在穆家莊。教中人約有六千餘戶云

烈女墓

墓在西門外。俗呼烈女墳。原爲陳氏、諸氏、袁氏、丁氏四烈婦之墓。嗣有奇節奇烈者。皆葬於其側。樹碑建祠。曰節烈祠。以垂不朽。

附詩　崔旭念堂

墓前石碣一行分。憑弔城西烈女墳。雪虐風饕松柏樹。敢將蔓草比羅裙。

芥園

芥園又名水西莊。在城西三里。爲康熙解元查蓮坡心穀別墅。其間樓臺之勝。花木竹石之幽。爲津門園亭之冠。昔日如朱竹垞彝尊、朱導江岷之輩。嘗館於此。至吳穀人祭酒、張船山太守諸輩過津時。亦嘗在此遊賞。今則遺蹟全無。惟見荒烟蔓草。碧水東流。夕陽無語。滿目凄凉矣。

芥園高傍衛河旁。樓閣參差映綠楊。曾是當年詩酒地。行人猶說水西莊。慶雲崔念堂旭。

水西莊上水禽喧。水西莊下水拍隄。詩客酒豪零落盡。渡頭楊柳尚依依。津門陳亞閣珍。

艷雪樓

艷雪樓在城西御河之北。卽水西莊對面。國初詩人佟鋐字蔗村。妾趙氏字艷雪。

工詩。樓因以名。刻下遺蹟湯然無存。人猶呼為佟家樓云。

附詩　　梅成棟 樹君

水西莊外綠波生。欲訪佟家買棹行。春草已蕪高士宅。畫樓猶諡美人名。琴奩鏡匣空塵蹟。殘礎荒榛動遠情。一樹海棠花落盡。迴風舞雪撲流鶯。

又　　陳珍 亞閣

雪散黃金盡。空傳七字詩。野花如有恨。滿地落愁思。

天津勦寇紀畧　　吳惠元

咸豐三年粵逆北犯。運使楊公霈。為防禦計。捐廉倡率。製造抬槍五百桿。招募壯勇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蘆團。嗣奉　旨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前任湖南郴州知州吳士俊。前任良鄉縣教諭汪鼓。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寶常等公約廩生王鏞與闔邑紳民鋪戶。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募勇五六十名。按期訓練。自春徂秋。屢奉
廷寄。僉知寇竄漸近。防守愈嚴。八月朔夜。風雨大作。城西北芥園河隄決口。天津道張公起鵷。督率官弁堵築。河神恍現。再築再決。芥園隄高與城齊。津邑地勢。東凹於西。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夜間紅燈隱約。奔流隨之。於是靜海滄州一帶。瀰望汪

洋。岐途皆為水淹。僅餘大道。津城西南亦然。衆皆驚異。九月二十六日戌刻。瞥見城東閘口迤西之南窪中。隱隱似木筏停泊。諦視若有人潛伏。急報義民局。鬨然鳴鑼立聚千餘人。而筏倏不見。時探報寇已竄至靜海縣屬之譚官屯。鹽政文公謙傳令二十七日黎明。闔郡文武齊赴教場。屆期官紳兵勇咸集。將出探。衆曰。誰帶隊者。邑侯謝公子澄奮然曰。我何如。衆踴躍曰聽命。公即去長袍。持槍上馬。民要遮之曰。公民之父母。不可輕身。我等願為前趨。行至城西小園。前途無耗。遂暫休息。先是邑人賈獻堂慶萊恐賊於水淺處鳧渡。城北八里宜興堡。弋鳧之雁戶。善於水中用佛郎機。技藝精熟。百發百中。宜扼要設伏。以備不虞。梁君寶常等皆以為然。乃招集之。是日甫募齊。即令慶堂率往伏於得勝口之東南。而礮臺浮橋濠溝。亦均於是日畢工。適邑紳張錦文。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不期而合。赴小園操演。維時寇已竄聚於距城五十里之良王莊各村。而我衆不知也。二十八日巳刻。突有老人報信云。寇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隨登礮臺瞭望。寇果蜂擁而來。邑侯謝公率衆迎勦。運使楊公親率盧團堵截。邑人數萬。持械相助。即童稚亦制梃以隨。賊首名小秃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為開山王。手握黃旗。左右指揮。奮迅剽疾。鋒銳

甚我軍以火鎗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翻空鎗甫住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詫曰是賊狡滑非巧取不可乃以兩鎗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猶豕突而前至伏處呼渡且誘以利號鑼一鳴雁戶鎗排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為水雷遂大潰是役也斃賊約五百餘而我兵勇無一傷者自逆匪犯順以來縱橫數省至此而凶鋒始大挫焉時援軍未到賊衆我寡不敢跟追賊先遁於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聞賊敗後憊甚沿路枕藉僵臥識者云倘有追兵一鼓而殲矣惜哉十月七日督兵大臣勝保始由深州至津旋赴獨流剿賊邑侯謝公隨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公聞副都統佟公鑑被圍帶勇馳救身受重傷赴水而亡越日有陣亡役余鷳龍者負公尸而出面如生次年正月十日賊乘大雪回竄山東荏平縣屬之馮官屯 欽差參贊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築長圍困之生擒僞丞相林鳳祥等解京伏誅焉

附編 咸豐癸丑秋津邑剿寇獲勝其間天人感召良非偶然是年八月朔夜風雨大作城西芥園河隄陡決天津道張公起鵷再築再決夜有紅燈隱隱引水南趨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一片汪洋俟成巨浸後乃知雖十萬兵力不及此蓋津邑無險可守數千團練何以禦七八萬之强寇九月二十六日戌刻南窪之木筏二十八日

已刻來營之老人報信。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此其中殆有天焉。邑自春間奉　旨飭地方官會同在籍前浙江巡撫梁寶常等舉辦團練。邑紳張錦文捐資助經費。並上守禦各策於鹽政文公謙。公善之。遂發令箭一枝。令錦文照辦。錦文悉心佈置。獨力捐練鋪勇三千餘名。自春徂秋。雖寇警漸逼。而迄無確耗。錦文於九月十三日募勇士劉姓者。出境偵探。二十六日回報。始知賊竄入滄境。是夜關傳逆匪已到。人心大震。錦文夤夜入縣署。謁邑侯謝公子澄曰。寇近矣。計將安出。公曰。妙手空空奈何。錦文曰。已備辦矣。隨以票錢四千串交公為募勇費。錦文以賊勢鴟張。非有以遏其銳氣不可。二十七日黎明。募夫萬餘。於小稍直口。挑挖長濠。複以蓆裹土如鹽包然。堆累成礮臺。又將預造礮盤六座。設於礮臺。（錦文以礮位不能轉移。乃創為之。可盤旋施放。）俱即日工蕆。復入署見謝公。商議機宜。謝公曰。昨夜獄犯喧嘩。恐生變。何以處之。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公以為然。請於各憲。鹽政文公謙曰。誰作保者。錦文挺身任之。內有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之奔聚者千餘人。遂飭其率赴教場聽用。適錦文豫引運課銀二萬餘兩至。錦文盡數易錢。分寫四百文一紙帖票。為發付勇糧等用。二十八日寅刻。同城官齊集教場。正擬差探。突有老人來營曰。

賊距十餘里矣。隨登礮臺瞭望。暫見賊蜂擁而來。奮迅剽疾。至濠而沮。邑侯謝公子澄率勇迎剿。津鎮特公克慎親燃大礮。運使楊公霈督率蘆團抬槍。一齊轟擊。我衆繼之。而邑人之助戰者。復數萬人。遂敗賊於稍直口。（因改名得勝口）先是邑人貴慶堂獻策。以城南如澤國。不能紮營。宜伏排槍。防賊偷渡。排槍者。以佛郎機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村民用以弋鳧者也。（呼為雁戶）各官皆以為然。倉卒募齊。即令慶堂率往設伏。是日。賊果分股東竄。至伏處呼渡。雁户佯應。推舟而前。距賊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嗷然返奔。遂大潰。錦文見我軍大獲全勝。恐兵勇飢疲。火速回城。將預備之饝餅數千。飭輦送大營。城中住户效之。亦爭送焉。謂之得勝餅。是役也。冥漠垂佑。衆志成城。官民紳董。戮力同仇。錦文捐資數萬。運以智謀。乃克共奏膚功。而事機湊合。不可思議。說者謂倘逆匪先一日竄津。戰守之具未備。有不可問者矣。天耶人耶。迨後戊午庚申海口不靖。錦文於事勢危急之際。權宜維持。力顧大局。幾為讕言蜚語所中傷。錦文不為動。而卒無患。戊辰捻匪之擾。復與闔邑官紳力籌防禦。邀天之福。盡其人事。均得化險為平。里人感錦文保衛功。前後贈匾凡數十方。旋經大吏入告。温詔褎美。賞給一品封典。欽頒尚義可風四字匾額。以光其閭。子汝霖因

在事出力由道員　賞加二品頂戴孫鴻壽　恩賜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人咸以宸眷優隆艷稱異數不知錦文禦災捍患自軍興以來闔邑倚為長城豐功偉烈雖婦孺亦樂道之其人傑矣哉夫天道遠不可知而當時之人事有不容沒者附記篇末以為好義急公者勸

城西芥園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須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咸以為異次夜隄潰即所指處也西南有廟曰雲霞觀正決口之下游乃水至觀後忽分東西流繞至觀前復合流南趨以至滄州之捷地彌望汪洋惟大道僅存匪因水阻東竄迂緩故稍直口得以預備

邑生王某者在城西十三里姜家井訓蒙九月廿八日巳刻忽一人闖入塾中貌皙白而溫雅曰汝弗懼其速具食詢以此村何名距城幾里屯兵若干城已謄出否正探問間突有匪報曰頭陣敗繼報曰二陣敗俄頃又報曰開山王陣亡其人拍案而起匆遽出門西竄有識者曰此即逆首李開芳云

天津鎮協各兵歷年調外防堵存城無幾九月二十八日之捷僅賴運署抬鎗五百及所練義民鋪勇數千人而已

十一月廿三日。邑侯謝公陣亡時。有縣役佘鵬龍。賈平五等四人。甘心親隨。一步不離。同時殉難。及邑侯尸身入城。比戶男婦老幼。無不痛哭。如喪考妣。路祭接排有三千筵。按癸丑歲髮逆竄擾津門。劉傑之功其最著者。官則雲舫謝公。子澄 已奉 旨追贈布政使銜。照銜議卹。世襲雲騎尉職。並於天津及四川原籍建立專祠。紳則秀岩張公。錦文 迄今人艷稱之。亦人願聞之。二公駿烈。已載入府志焉。

天津縣謝忠愍公哀詞並序

津門 楊慎恭 醉六

嗚呼。津邑賴公而存。而公卒不免死於戰。天耶人耶。嗚呼哀哉。粵寇流毒。郡邑被其害者。指不勝屈。或不戰自潰。或戰而不支。 天討雖嚴。賊勢亦熾。未易盡殲之也。而且嘯聚巧竄。軼捷偵伺。狡其敢於直趨天津。蓋稔知津鎮之現兵無多矣。津民固多勇敢。而團練未久。招募未齊。紀律難施。似同烏合。期其殺賊如私鬬之健也。戛戛其難。公。文吏也。披赤心。明大義。身先士卒。以死自矢。津民原皆不頋褒獎勸。咸爭。莫不以一當百。稍負口一戰。賊鋒挫。賊勢蹙。 國威壯。民心安。內外數百萬戶。靡不忭舞欣幸。慶 縣尊之免我於鋒鏑。且靡不祝公以邀福也。而公今竟罹於鋒鏑之慘。嗚呼哀哉。天道無乃茫昧乎。賊之敗而遁也。諸上憲以守城之責。止公之追。繼而大帥

至。繼而 朝命降。公遂義不返顧矣。賊據獨流築木柵。不易攻。不可誘。公屢衝其壘皆捷。賊固甚畏公。茲之敗也。非敗也。人事多參差。嗚呼哀哉。公之禦賊也。在季秋下旬之八日。公之致命也。在仲冬下旬之三日。兩月之間。勞悴辛苦。不問可知。況兼亦手措辦。拮据萬難。士卒尚有時而逸。有時而甘。公則極其勞。極其苦。心血更不知消耗幾許。即不至戰而死。亦必由勞苦而病。病且必沉痼。沉痼終亦難醫也。嗚呼哀哉公本一寒儒。官十年。仍然故我。而公毫不介意也。惟知報 國。惟知保民。肩人所難不欺素志。即使生而獲報。榮陞之際。亦必扳轅環送。泣數行下。矧今死於行陣耶。嗚呼哀哉。方今大兵四合。妖氛計日可淨。將見歌凱者。賀勝者。飲至者。策勳者。解嚴者。安堵者。紛紛焉皆樂境也。而公竟何往乎。 特恩之賜。公果死而有知乎。史官能詳以記乎。否乎。然婦孺亦誌而傳之。夫何庸縷悉以述乎。而利之當興。害之當除。患之當防。又皆待公經綸於成功之後者也。今復何所望乎。公之莅任於天津也。凡二年。不侵事。不立威。似因循。似文弱也。人皆忽之。臨大事。乃見奇節。嗚呼哀哉。節則奇矣。死何太慘乎。爰綴哀詞。參諸銘誄。

賊飛來。公不驚。文而武。民皆兵。賊滔天。恣騰凌。驟勝之。攙槍。功如此。公不矜。公之

志安民生。賊不殄。心不平。獨一隊。壓賊營。戰屢捷。功將成。猝遭變。命難評。公保境。歡聲騰。公捐軀。哭聲轟。萬萬古。鳴英聲。

輓聯　天津　華長忠葵生

化洽津門。使斯民有勇知方。家學無慚晉太傅。
魂歸蜀版。似此日鞠躬盡瘁。祠堂宜近武鄉侯。

又　天津　梅寶璐小樹

赤手挫欃槍。慟閭閻頓失瞻依。沽水生寒凝血淚。
丹心光俎豆。知靈爽不忘捍衛。蜀山含憤返忠魂。

天津縣謝忠愍公誄并序　獻縣　牛元愷芸階

維咸豐三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晉贈通奉大夫天津令。成都謝公卒於軍。嗚呼哀哉。初粵西之地奸民不靖。衆雖烏合。勢實鴟張。天師降討。固不難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百姓流亡。塗炭半天下。武昌之地險不可憑。金陵之城堅不可恃。若夫裨將偏師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而剖符專城。紆青拖紫之司。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癸丑秋九月下旬。匪徒突至。蝟毛而起。人馬縱横。絡繹數十里。旌旗蔽天日。豺

狼蛇豕搶搶擠擠於道路之間沽上之民有死心焉況彼時營伍之中頻年徵調去者十九存者十一重以蕞爾孤城久即彫敝臨時補葺亦屬徒勞軍弱城危郡人愈駭公乃召集黎庶三日之內衆志成城裂裳爲旂脫耒爲兵以不教之民當慣戰之衆率熙穰之子禦倉猝之兵而賊蜂擁直前奮勇十倍干戈如林礮石如雨彤珠四射白矢亂飛衆寡不敵步馬相懸孰勝孰負不待知者而明矣然能斬將搴旗殄其梟帥致賊紛紛亂竄望風而奔津郡內外數十百萬之生靈藉安袵席者實生於我公一人之手也迨其後醜類受挫退守會川王旅駢闐雲屯霧集大將專征於閫外小醜遠隔乎境中若公者職非武臣身居邑宰似可守此一隅無事任干矛冒矢石追逐乎疆場鋒鏑間矣爾乃矢公忠之念消畛域之心慨然率所募丁壯自成一隊身經三十餘戰高勲鴻烈炳焉與日月爭光兩月之間衣不解帶食不兼簋褌蝨盈掬鞍馬膠身時值嚴冬天氣栗冽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雖健兒勁卒有不勝其墮指裂膚之苦者書生病骨其何以堪而公殊自若也其肝膽意氣古所稱忠臣義士不在茲乎而孰意彼蒼夢夢事竟有不可知者日者賊衆出巢渡河北向經畧大將軍命所部將官迎擊賊勢大潰便欲引還行抵河干見所造浮梁已爲官軍焚燬歸路

斷絕。遂乃沿途東走。豕突公營。而公以六百餘人與之擊搏。斯時也。河流有聲。日薄無色。天地為之震動。風雲為之變遷。刀矛之聲。錚錚滿耳。自淩晨以至薄暮。屍骸枕野。互有斬亡。竟以援救無人。衆皆枵腹。小挫於頃刻之間。公猶奮不顧身。有進無退。賊人抗拒。刺以長戈。身無完膚。血流至足。而公失馬矣。猶且張空拳。冒白刃。手斃數賊而後已焉。何其忠勇果毅。視死如歸。竟若是也。豈不壯哉。豈不壯哉。嗚呼。津郡之民。死而公生之。津郡之民生。而公死之。宜其耕夫輟耒。桑婦下機。致劈面之哀。深罷市之慕。城府颯然。街號巷哭。一時有何怙何恃之思也。悲夫悲夫。昔者司馬叔持手劍父讐。死而無悔。漢明帝命班固為之誄。關中侯馬敦死於汧獄。而潘岳亦誄之。馬若是乎忠孝義烈之流。慷慨立節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天子既策而贈之。受公生我之恩者。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嗚呼謝公。其德如天。生有自來。死有固然。蠢茲醜虜。西侵我邊。危如累卵。急若倒懸。惟公仗義。渠魁是殲。民賴以保。城賴以全。逆氛既挫。亮節愈堅。忠義克奮。英武畢宣。昂然七尺。身為國捐。騎彼箕尾。歸於星躔。弔者接踵。哀者比肩。婦孺掩泣。矧曰知賢。名榮山岳。氣塞天淵。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明明天子。嘉乃功焉。登之廟堂。祀之豆

邊司勳頌爵與世相延忠魂有知慰於九泉

謝公祠迎神曲　　津門楊光儀香吟

杜鵑啼兮蜀道長欃槍照夜兮海天蒼旌旗黯兮鼓聲死大星落兮刼灰凉流水今日兮血碧風吹古壘兮雲黃廟貌兮河上祀事兮孔明叶芒撞鐘兮伐鼓豆登兮升香我隍我城兮蕩蕩我稼我穡兮穰穰神之來兮我享津之人兮樂康

東望蓬壺兮海漫漫南指箕尾兮夜將闌神歸兮何所靈斿轉兮連蜷佩長劍兮御虎符射天狼兮帶星弧孫忠毅魄兮雜遝馭長風兮前驅蕭光兮若霧車馬兮有無念我故侯兮心煩紆眷茲土兮其少留叶閭欲少留兮不得晴光滿兮雲衢

右送神曲

津門梅寶璐小樹

祠堂聯

破敵扶危肥水舊勳同一轍

鞠躬盡瘁錦官崇祀並千秋

歲時風俗

天津無沃壤腴田民多以貫趨利人雜五方俗尚奢華禮教日興科第接武富者多

好倡為善義行。其貧者就死不悔。勇於赴難而不屈。習使然也。更有歲時俗禮小節多端。畧記於下。

立春日。食紫色蘿蔔。啖餅。謂之咬春。

正月元旦昧爽。長幼皆起。盛衣冠。設香燭。拜天地先祖父母。以次而同食角子。取更新交子之義。親友詣門互拜。數日交相宴會。名曰請春酒。

元日至初五日。不以生米為炊。謂之忌破五。

上元日曰燈節。通衢張燈結綵。燃放花炬。遍地歌舞。食湯團曰元宵。諸寺觀作天官會。

二十五日。羅灰於地作囤形。名曰打囤。中置米穀少許。曰填倉。預卜豐兆。

二月初二日。以百蟲皆蟄。謂之龍抬頭。以穀糠引錢龍至家。是日食餅煎糕粉。並祀土地神。

三月初三日。文士祀文昌帝君於城西廟中。人以所撿字紙是日送入廟中焚化之。又謝公祠賽會。

清明日。男婦各上墳。陳祭品。焚紙錢。增土於塚上。曰添墳。哭新鬼尤慟。

二十三日。天后誕辰。預演百會。曰皇會。備極熱鬧

四月初六初八兩日。府縣城隍神出巡。賽會赦孤。

初八日為佛誕辰。以蠶豆飼行人。曰結緣。是日斷屠。

二十八日藥王誕辰。各廟作會。

五月端午。有龍船戲。比户貼葫蘆門符。插蒲艾。食角黍。飲雄黃酒。繫兒以綵線。曰長命縷。又採百草為膏

十三日。相傳為關公磨刀赴會之期。是日必雨。諺云。大旱不過五月十三。

夏至日。以東風為水徵。曰夏至東風搖。麥子水裏撈

榴月。俗謂毒五月。凡死傷人命各案。每於此月。層見疊出。須先事預防之。

六月六日。曝曬書帙衣服等件。鈴鐺閣作晾經會。

初伏日。食麪。飲綠豆湯。是日雨。為旱兆。曰。初伏澆末伏燒

十三日。曰。分龍兵。有勤龍懶龍之分。是日雨。為久雨之兆。不雨。為久晴之兆

二十日至二十八日。為諸神誕期。連日必雨。居人謂之連陰天

七月七日。女子以花針浮水面。覘其影。曰乞巧。

立秋日。以雨爲秋澇之兆。俗呼秋灑。不雨爲秋晴之兆。俗呼秋弔。
立秋之時食瓜。曰咬秋。可免腹瀉
中元節。祀祖先。作盂蘭會。放荷燈。燒法船。
八月朔日雨。爲旱兆。諺云。八月初一下一陣。旱到來年五月盡 初三日祀竈神
中秋節。陳月餅瓜果。拜月。曰圓月。
二十七日。至聖孔子誕辰。學校中人士。敬致祭於文廟。奠獻如禮
九月九日。重陽節。食糕。登高。作北斗會。
十七日。祀財神。最盛
十月初一日。祀祖先。作五色紙衣焚之。曰送寒衣。紙名蠟花紙
二十五日。曰皮襖生日。俗云是日晴則一冬凌。是日陰則一冬溫。
十一月冬至日。繪消寒圖。食餛飩。
十二月初八日。作佛會。清晨有施豆者。先於夜間跪佛前。每捻一豆念佛一聲。曰結緣豆。又以米豆棗栗雜煮之。曰臘八粥。兼飼行人
是月。多嫁娶。如古仲春會男女。俗云趕亂歲

二十三日祭竈。謂竈神昇天。

除夕。接竈祭神。祀祖先拜尊親。曰辭歲。夜飲不寐。曰守歲。爆竹聲通宵不絕。

婚娶

津俗婚嫁。不拘六禮。但以通媒為定。男家備簪飾數事為定禮。換帖。娶之前一日。女家舁送粧奩。至期娶親儀仗有明角燈串燈旗鑼傘扇文武執事銜牌鼓樂等類。又有公雞涼蓆。宮燈雙明然燭如臂。名曰子孫燈。彩輿八擡。高如塔。鏤金為花。作麒麟送子。諸式貧富禮同。親迎者少。女則冠髻入門。設弓箭拜天地。飲合巹盃。名曰交盃盞。三日。謁家廟。拜舅姑伯叔以次。謂之分大小。婦家三日內多饋禮。唐芝九尊恒竹枝詞云。婚喪總是大排衙。不論紳民士庶家。宰相官銜狀元第。教人未看眼先花。

喪禮

民間親將歿。擇吉方停逍遙牀。置親於上。歿後。請陰陽生擇時成殮。俗傳三日魂靈上陰府望鄉臺。孝眷均痛哭於靈下。是日送路。五日成服。首七誦經。紳士家行家祭禮。開弔。殯期發引前一日。行祖奠禮。焚燒紙絹紮綵。親友送輓靈綾幛對聯甚夥。

出大殯

津郡每遇喪事。輒高搭捲棚。門豎牌樓。開喪受弔。雖在平民。其氣象居然大家。每七延請僧道禮懺誦經。尤重出殯之舉。窮奢極侈。過分越禮。且隆而重之曰大殯。前用鑾駕半副。黃亭兩座。次則官銜執事百餘對。開道鑼。清道旗。開喪鼓。依序而行。然後爐亭・香亭・影亭・靈亭・彩旛傘蓋。朝服鮮花。僧道行香。魂轎魂旛。銘旌等事。送殯親友相間徐行。一路長吹細樂。香盤提爐對馬旂槍。不下數百人。最後引路神童。玻璃繡金高槓棺罩。以數十人舁之而行。其後則送喪車轎多至十數乘。其幢幰旗幟之賃價。執事夫役之工食。一切費用。恒有糜千金者。殷富之戶。尚不足深惜。其左支右絀東挪西移者。亦難以屈指計。謂不如是。不足為宗族交遊光寵。惟出殯既如此奢華。落葬宜如何鄭重。乃誇外觀之有耀。昧入土之為安。親朋執紼。送喪自郊而返。大都則棺柩委之路隅。津人名之曰坵。遂以為畢乃公事。求其馬鬣早封。牛眠預卜者。十不一覯。往往柩上金字某祖某妣。赫然如新。而棺木已為風霜剝蝕。狐鑽獾穴。觸目悽然。是皆當年出大殯者也。

附詩　　王韞徽 淡音

不論商賈與平民。每遇昏喪百事陳。簫鼓喧闐車馬盛。衣冠職事一時新。

觀送葬有感

嘉慶庚申舉人津門梅成棟樹君

誰家鼓吹出城西。翠幙紅旌上大隄。柩內形骸千古夢。路旁兒女數行啼。親朋相送臨歧返。翁仲無言落日低。華屋山邱彈指事。人生未有不黃泥。

又津俗凡遇幼殤。謂不宜棺殮。並不得附葬祖塋。祇以蓋墊包縛兒體。投之中流。或置之曠野。蓋墊者。津人覆釜之物。以葦葭編成。形式八角。意謂兒殤得此。即不辨東西。轉世託生。不復前來溷我。任飽魚鼈犬豕之腹。而不之顧。忍心害理。此亦習俗之最可怪者。

鄉甲局

天津民風好鬬。趨向不端。光緒戊寅歲。吳中王樸臣明府炳燮宰是邑。敬刊 聖諭廣訓直解。聖諭廣訓十六條附律例易解。又參考成法。修訂鄉甲約一書。約規二十則。在菴觀祠宇設局宣講。扶持正教。以期潛移默化。使人心風俗。一歸於正。法良意美。頗得為治之要也。嗣因相沿日久。紳董習為故事。講生奉若具文。復蒙 督憲出示曉諭。飭令認真整頓。照常辦理。務使闔津軍民諸色人等。恭聽宣講。身體力行。

改過遷善焉。憲示照錄

太子少保署直隸總督兩廣總督部堂張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為政首重訓民。善俗莫先興教。津郡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民多囂悍。動輒鬬爭。俗尚浮華。鮮知節儉。尤非教化不可。光緒四年原任天津縣王令炳燮。議稟舉行鄉甲。宣講　聖諭廣訓。業經　李閣爵部堂批飭照辦。委員戴令華藻。會縣率同紳耆。認真經理在案。恭查
聖諭廣訓。係本　世祖章皇帝欽頒六諭。　聖祖仁皇帝衍之為十六條。　世宗憲
皇帝又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皆孝親敬長。講信修睦。重農務本。惜財節用。戒訟息爭之要道。所以崇正黜邪。化民成俗。不使踰閑蕩檢。作奸犯科。意旨深遠。凡讀書明理之士。固應敬謹熟讀深思。其兵民各項人等。尤當恭聽宣講。俾可改過遷善。昨據委員戴令。會同張丞恩霨稟稱。近來講者頗少懇切之心。聽者難動信從之念。殊屬非是。現飭員紳認真整頓。咸願推誠勸誘。仍於寺院寬曠房屋。照前設立四十五處。按期宣講。合行出示曉諭。此後務各實力奉行。講者無視為具文。聽者宜加意體會。庶人心一歸於正。而不陷於邪囂悍浮薄之風。化而為仁厚敦龐之俗。本署督部堂有厚望焉。特示。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示。

恭錄邸報

李鴻章片 再據天津府紳士四品銜吏部主事李世珍。聯名呈稱。原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劉秉琳潔己愛民。政平訟理。光緒二年直境亢旱。竭誠祈禱。捐廉助賑。施衣施藥。全活饑民無算。津郡創設備濟社廣仁堂。勸勉紳董實力奉行。扶正黜邪。不避嫌怨。原任天津縣知縣王炳燮講求理學。文教聿興。崇儉黜奢。風俗立變。救荒挑河諸政。必躬必親。舉辦鄉甲。禁暴鋤奸。勸善規過。津邑强悍之風為之斂戢。採訪節孝建立善堂。凡有義舉。不辭勞瘁。以上二員。清正廉明。閭閻至今感戴。呈請附祀前督臣曾國藩專祠前來。臣查劉秉琳王炳燮。皆由進士出身。品學端詳。饒有風力。在任數年。地方政事。綱舉目張。無時無事。不以休養民生扶持名教為己任。茲已先後病歿。臣接見紳耆。道及該員等善政遺愛。莫不同聲感佩。歷久不渝。無愧循良之選。茲據合詞呈請。相應籲懇天恩。准將前任天津兵備道劉秉琳。前任天津縣知縣王炳燮。附祀前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曾國藩天津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而彰治行。伏乞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光緒九年九月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水會

津郡人煙稠密店鋪毗連有時不戒於火為害甚烈一經燎原亦有乘機搶奪者本城各紳商舊有捐立水會四十多局置造救火各樣器具詳立章程遇警鳴鑼傳遞名曰串鑼各局頃刻奔集撲救並不私分畛域分疆劃界無論晝夜弗辭勞苦救火人名伍善半屬負戴貿易之人身穿號衣捍患禦災爭先恐後情願急公分文不取災場附近之家多因未及延燒以點心數百觔相助者火既熄乃緩其鑼名曰倒鑼按道里遠近分次序而散一方賴之常例於每年春秋兩季捐[illegible] [illegible]呈供演戲敬祀赤帝真君設席酬勞伍善名曰擺會餘項公存會首經管以備救災時爉燭茶水零費支使會中定章意美法良然而在會伍善間有少年喜事之流常因救災擁擠不相遜讓往往與別會角勝以鬬毆從事此亦美中不足可供人指摘者

會名附 天安 衛安 郡安 衛普 聚勝 普濟 清安 逢源 上善
聚善 靜安 壽安 衆善 天澤 永善 普安 天泉 公善 永安
保安 從善 同安 湧泉 澤濟 同善 天一 勝濟 湧濟 沼濟

庚濟　丙安　助水各局　勝水五局　鹽坨六局　每會。俱有首局。分局。

附詩　　　　崔　旭　念堂

結社同防回祿災。登時撲滅賸殘灰。鑼聲幾道如軍令。什伍爭先奮勇來。

又　　　　唐尊恒　芝九

祝融何處忽為災。百道鑼聲遠遠來。富室最宜多犒賞。點心滿盒酒盈盃。

義學、

天津義學。向不多見。即有之。亦如晨星落落。貧家子弟。大率以賣糖豆為生。日賺數十文。或沿途爬草拾柴。以供炊爨。無以讀書為當務之急者。近自鄉約盛行。敬謹宣講

聖諭廣訓。津人始以不識字為愧。當道因勢利導。各捐廉俸。設立義學。城廂內外。共有三十餘處。由長蘆運司設者九處。經費由鹽務中籌措。塾中各事。由綱總主持。而聘請塾師。尤其專責也。由津海關道設者十二處。由府設者兩處。由縣設者四處。定例。一館教育寒畯子弟十六人。塾中書紙筆墨茶水及塾師修脯。冬日爐火。夏日涼棚。一切支銷。皆由公項撥給。又津海關道。設有正副稽查義學委員。月給薪水。核其功課。法至善也。近由天津道偕海關道兩觀察。又加設義學四所。名之曰正本。務本。敦本。立本。蓋以小子為成人之本。詩書為風化之本。其塾中章程。凡富學及小

康之家子弟。概不收教。委係寒素。無論遠近。儘可送塾觀察。給各童四季衣服。俾隨時更換。又日給麪十二兩。以充口腹。月之朔望。又躬詣各塾。面加考試。與以獎賞。洵可謂恩周童孺者矣。其外。並有看取文藝之總塾。曰會文。崇文。崇正。崇敬等名目。河北趙紳士。河東李紳士。皆就該處。立有義學數所。又大關總辦設立者五處。一切費用。由大關自備云。

清真寺義學二處。均在城西。為回教中人捐助設立者。訓迪本教寒苦子弟。規條亦善。

迎春

立春前一日。曰迎春。是日辰刻。地方官自府縣以下。皆衣朝服。乘煖轎。全幅儀仗鼓樂前導。恭詣東門外天后宮。致祭芒神春牛。祭畢。將春牛舁至府署。俟明日鼓瑲應律之時。照例行打春之禮。觀者甚衆。

扶犂

春耕盛典。每歲清明節後亥日舉行。在紫竹林北上園之先農壇。一名天壇。有司官自道府以次咸集。朝服致祭。文東武西。三跪九叩。祭畢。即卸冠裳。作農裝。從容舉止。按例而行。扶犂驅犢。凡數推數返。播種而回。此重農禮也。是時黃童白叟。環而觀者以千百計。群希豐年多稼。大有頻書。閭閻之樂利無窮焉。

津門雜記卷上終

津門雜記卷中

清　錢塘張燾亦山氏輯

各善舉

北方民貧地瘠災歉頻仍窮民無告者往往凍餒以死塡於溝壑殊可憫也

附詩

清晨步街市見有流氓在襤褸行彳亍菜色面龐改肥人料已瘠長人似亦矮有婦抱幼兒草標乞人買垂泣告路旁聽之語可駭家住文安縣被淹無稻蟹逃荒赴關東數口小車載鬻兒冀投生免被奸徒拐當此饑饉年流離況苦海 梅樹君成棣

又

哀鴻歲暮滿城邊衣粥還憂賜不全話到年年文大水北倉穀盡也徒然 唐之九尊恒

又

水患年來多難民紛紛蒙袂聚三津捐金為粥延殘命四廠分沾五萬人 崔念堂旭

津郡素稱善地人情急公好義官紳所立善堂不勝枚舉凡賙恤窮黎無微不至推廣皇仁而功德莫大焉

育黎堂即養病堂在西門外收養老年男婦及病廢殘疾等人道憲經管有官莊子
出產發給需項
育嬰堂俗稱娃娃堂在東門外收養貧苦無依幼孩堂中乳媪醫藥全備運司經管
需項由運庫發給
施饘厰延生社在西關外散給三冬無食窮民每人日給饘一個計重一觔百日為
度其貧户姓名里居由鄉約查報每歲約有三四萬口需項出於官商捐助
東延生社在河東元帝廟東前通商大臣崇公厚以西關一社不能普被復立一社
於洋藥釐捐項下歲撥銀約二三千兩為施饘之用有碑紀事
粥厰每遇荒年開設賑濟外來災民由籌賑局辦理活人無算
施放棉衣每歲嚴冬放給無衣窮民需項由運庫發銀置辦
恤嫠會專養寒苦孀居月給口糧由洋藥捐項按每箱收銀一錢五分解呈關道照
發並有鹽務衆善捐助
救生會預備船隻專救溺水之人東北各浮橋均有此會衆善樂捐
施捨棺木衆善士備送擡埋均有助力者

掩骨會。在西門外。有義地數處。葬埋異地貧民。每年春秋。並著人各處撿取暴露骨骸。以土掩埋。

寄生所　清修院　存育所　收養殘廢。周濟困旅。皆紳士備立。

施送各色丸散膏丹。津城內外各善士家往往備送。

施送善書。如陰騭文。感應篇。覺世經。各種善書。俱有善士捐資印送。分文不取。

敬惜字紙社。曰崇文。曰廣善。曰德文。曰拾遺。每社分地段。散給各家簍子一個。以備尋常收放。不時斂取。焚灰送入海中。並收買破書字紙。按觔給錢。各有定章。有捐項生息充公。

恤產保嬰局。在西門外。凡極貧之家新生子女無力撫養。准其報名。聽候查驗。如果係赤貧。月內給津錢一千文。小米二斗。後每月給錢五百。小米一斗。三月為止。冬令並給棉衣一套。初由善士創辦。現移歸廣仁堂經理。

採訪局

天津紳士。援照蘇州府新定章程。設立採訪闔郡七州縣忠孝節義總局。稟由道憲丁。請於　督爵相李。於同治十年八月開局。將天津闔郡七屬。詳為採訪。造具男女

姓名事實清册取具親族隣里切實甘結禀由府學官移縣轉詳督學兩憲彚題入

奏按每年四八兩月分為起造報敬候部議奉　旨旌表建坊入祠所有經費前

津海道黎捐欵生息支應至今七屬已請　旌者四五千人實屬爽便廣　皇仁而

闡幽光以此為最今局在會文書院

輿祭會

文廟至聖先師每年春秋兩丁除官項照例備辦祭品外闔學人等按月出資添備

大小燈綵隨班執事輿祭以崇祀典

灑掃會

文廟朔望行香除官長照例展謁外闔學人等立會出資掣簽值月每朔望前派廟

丁灑掃殿宇值月者親焚香燭於各神位前以昭誠敬應用鎖鑰掃帚笆子簸箕等

器均廟丁置買由帳支銷

燈牌會

天津院府考試文童每遇試期積習擁擠前後名次顛倒聽點者易於悞名同人特

立燈牌每五十人一牌預於點名之先齊集場前建有單棚數閒設有板凳茶水靜

候按牌送入轅門聽點既不錯悞並可避風雨且能魚貫而入較為體統用項由學校中人等公出

官書局

總理海防支應總局奉　爵閣督憲札飭籌備成本購運南省官書來直原價發售以惠士林現擇問津書院設局發賣已將各省官書局書籍一律運齊安放並於局內懸掛總書目售書章程又留存刊就總書目一本所有價值照南省十足制錢劃一不二定於二月初九日開售士子欲買購到本局查閱書目照章付錢取書無悞其各府州縣尚未由地方官運書發賣者各士子亦可轉託親友赴津照買　光緒八年二月告示

備濟社

津郡設立備濟社籌集公捐凡天津甯河山東奉天江浙海船販貨來津者無論所裝何物均按該船裝糧數目合計每清斛一石捐銀五釐交備濟社紳董司事經收業已奏明立案以作濟貧之用實為備荒善舉總局設於河東關上孫家衚衕為光緒二年二月李紳士建立集船捐紳捐共成斯舉捐欵發典生息本銀不動所得息

銀按以三成濟貧七成備荒地方縱有緊要公事概不得動用此欵專為濟貧備荒之需均經呈明各大憲在案並呈明此次捐輸為久遠計樂捐者不妨從豐日後無論何事勸捐不得援此項銀數為例亦在案倘有好善仁台樂為補助望交備濟社總局應付收條為證

施種牛痘局

保赤堂牛痘公局在城內鼓樓南為華紳士創立經費由鹽商捐助每年春月引種至夏月天氣炎熱暫行停止其種法美善百無一失凡求種者但到局掛號給以票據預定時日至期風雨不改持票為憑攜兒挨號種訖並與以痘後宜忌章程一紙分文不取全活幼童無算此誠保赤者之一片婆心也

廣仁堂

堂係南中善士捐資設立收養孤貧婦女撫教流落幼童所以存名節而普生成德莫大焉其住址章程詳於 爵相奏疏恭錄於左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 奏為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婦孺分別教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嫠婦

往往無以自存。情甚可憫。必須創設善堂。兼籌教養。前於光緒四年旱災後。據南省
勸賑紳士。前署陝西藩司王承基。候選道鄭官應。主事經元善等。集捐洋錢一萬元。
經臣商屬前督辦河間賑務。今太僕寺卿吳大澂。候選知府李金鏞。先於津郡東門
外南斜街。暫設廣仁堂。收養天津河間兩府屬遺棄子女。貧苦節婦。一面倡勸捐資。
多多益善。飭道員盛宣懷等。督同紳董籌經久之策。嗣因經費集有成數。遂於西門
外太平莊卜地建堂。共蓋屋二百八十餘間。將南斜街原收婦孺歸併太平莊。於堂
中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男孩。初收則為滌垢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
蒙養所。設義塾。整齊擇聰俊者。延師課讀。三曰力田所。於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
木棉稻黍菜蔬。擇粗笨者。雇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籐織蓆
刻字印書。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
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為之擇配。六曰戒煙所。廣延良醫。妥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俾
吸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設。各所均派誠實司事專管。其敬節所係婦女
終日扃鎖。以慎關防。飯食等項。悉由轉桶出入。公舉年高有德之節婦在內管束。俟
守節年例相符。由在堂紳董出結移縣轉請　旌表。現計開辦三年。屋宇一律竣工。

章程亦皆妥定耕讀紡織成效昭然而戒煙除癮者亦有二千餘人實於風俗人心
大有裨助嗣後應責成紳董遵照定章實心經理以垂永久溯查道光年間保定省
城創設全節堂其時只收養婦女五十名今津郡廣仁堂定額七百五十名之多各
所收養窮民亦衆歲需教養費用生息之款無幾誠恐未能持久除督官紳隨時設
法募捐接濟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設廣仁堂經順天府尹奏奉 諭旨每年
賞給米三百石欽遵在案津郡創設廣仁堂實為北省賑撫善後一大義舉與京城
善堂情事相同相應奏明 敕部立案並援案籲懇 天恩准自本年起每年賞給
南米三百石於江蘇海運漕糧項下在津就近撥領以廣 皇仁是否有當理合恭
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八年四月奉 旨著照所
請該部知道欽此

名宦

王大猷湖南舉人道光十七年由獻縣知縣調任天津公正勤明案無留牘長於聽
斷折獄如神無論若何疑難立即剖晰肺肝洞見兩造無不悅服士庶獻白日青天
匾額人咸稱為王青天後擢通州知州未任歸至今津邑故老談及猶津津樂道不

衰。

石贊清貴州進士咸豐年時任天津府知府居官嚴毅化險為平真可謂中流砥柱好惡同民者矣已請旨入祀名宦祠

丁壽昌任天津道性至孝持平秉正明敏勤能循聲遠著凡有裨於民者悉心區畫務使各得安全同治十年大水百姓顛連設法撫卹實惠均沾人咸感戴十三年在任丁外艱闔郡士庶紳商遠鄉農民以及各色人等不約而同往弔於署恭送德政傘計三百餘柄足徵道憲平素愛民其感應之效如有此者

天津河間兵備道丁樂山觀察壽昌政績去思碑記代紳書士庶作

梅寶璐小樹

從來名哲挺生一旦出而應世為霖雨為舟楫為師保干城必先老其才於危疑震撼之交然後置此身於艱鉅紛投之會以實心行實政恩周羣命功冠一時宜其感召人心神君共戴此非常之運量固由山川靈秀之所鍾而要非厚德深仁積累久者必不能間出焉以顯揚於日下我津地瀕海澨為京師門戶九河天塹三輔津梁人雜五方繁劇甲於天下咸豐三年粵匪犇境八九十等年疊罹寇氛同治七年捻

逆北犯中外紛擾雖未全遭蹂躪而十年十一二等年雨刼水災互相加厲民皆湯析俗益澆漓非有濟世之賢回天之力未易奏效而成功也恭惟我 大公祖籍隸皖廬合肥學深養邃時值粵匪擾據大江南北蒿目時艱不獲已奉親命棄讀從軍十數年內屢著奇勳同治九年前直督曾保薦觀察天河兩郡涖任伊始諮詢地理民情以興利除弊為急務維時津人士練達老成均已凋謝一二有志者避干進之嫌不便輕謁率瀆故一方利弊未易周知我公智珠在握心鏡當頭半載餘清勤自矢親曆艱虞更值督爵相李駐節沽上察看輿情相洽以我公為能隨時參贊竭力宣勞地面人心立形整飭恒以上慰 宸廑下孚民隱為念其抱負為何如也所最難忘者十年夏秋間霪雨侵淋河水暴漲城隄漫溢村墟頓成澤國公急分派舟楫各處接濟為之區別不使一人失所隨請巨帑施賑生與衣食死與棺木病與扶持纖細無弗周備當洪波駭浪奔騰之際萬民哭號震天我公匹馬孤身屹立水次不分陰晴晝夜露體塗足親督危工寢食弗遑往來梭織於隄上者數閱月濟民艱如己事轉浩刼為康衢全活不下百餘萬衆尤恐隄工不固連年接續補築綿亘三百餘里加高培厚保障無虞此禦災捍患賑飢荒嚴河防之尤著者他如

正風俗。勸農桑。惠士林。闡貞烈。恤窮黎。慎刑訟。率僚屬。開水利。理海運。裕餉源。勵清廉。戢強暴。五年間創立廢興。良安莠化。教深養厚。俗易歲登。無非為民造福。我津民均以性命依之矣。詎料我公以外艱卸任。萬民震悼。如失所倚。臥轍攀轅。挽留無計。謹將在任五年諸政績。逐條臚列。以志去思。嗟乎。使天不生非常之人。誰則能任非常之事。以公之不憚勞。不玩事。不畏難。量大能容。智大不畧。力大能任。功大不矜。誠如我皇上以才大心細。寵錫綸音。足徵義方承訓。投筆從戎。時殲渠魁。抒妙策。決勝於烽煙慘淡中者。其偉績豐功。已不可及也。我兩郡人民。何福而得遇我公。一旦去此。凡有血氣者。能不泣涕頌禱。以冀再蒞斯疆。永依覆幬也乎。頌曰。皖廬之間。天生哲人。奮志投筆。克奏殊勳。伊傅之志。范韓之倫。溺飢猶己。舟楫瀛津。扶危捍患。造福無垠。戢強除暴。寃獄頻伸。教養兼盡。恩澤彌綸。挽回地運。仰洽天心。夙夜匪懈。終始清勤。萬民頂感。生佛神君。巍巍功德。永勒貞珉。

道署大堂聯額

瀾挽天河

簡命駐三津。感頻年捍患禦災。創者立。廢者興。教者深。養者厚。寢食弗遑。純以救民

盡臣職
使君統兩郡聽億姓歌功誦德良已安頑已化刧已轉歲已登賢勞備至力能造福
契天心

直隸臬司前天津道丁樂山方伯壽昌誄言　梅寶璐 小樹

大星殞燄三輔失瞻功昭史册望重范韓靈鍾肥水秀衍皖山殊尤間出學粹品端
家傳令德時際多艱棄繻投筆執鋭披堅快抒義奮疊破烽烟成功唾手決策登壇
名騰日下跡起行間天河駐節勤愼居官心存風化教本淵源士林沐澤科第增妍
重庇廣厦力挽狂瀾鴻嗷頓息鯨燄全殲營標樂字澤變良田歲登俗易隄固堵安
興利除弊翦暴鋤奸胥吏奉法僚屬砥廉恩周惸獨惠及廢殘風行草偃蔭普棠連
辛勞萬狀寅畏三年不期奉諱祖道攀轅去思曷極政績碑鐫翹瞻服闋蒞任海關
慈雲重隸商樂民歡職司榷算交涉煩難兢兢一載啟臬開藩迢遥上谷豹節忽遷
灤泂沽水鼇戴逞殫容光必照福曜高懸柏臺霜肅鐵面冰寒民寛胥白臣悃原丹
作舟作楫維屏維藩不施不伐無黨無偏全畿表率十府旬宣封圻指顧頌禱心虔
矧當軍國大計萬全長城保障蒼赤攢觀陡聞薨逝震悼何堪哲人萎矣天道茫然

風淒日慘雷動轟傳悲增婦孺慟澈閭閻恩銜再造實政難湮無慚衾影可對帝天
溫和在抱艱鉅敢擔才大心細曾荷天言臚陳遺烈誄成淚漣鞠躬盡瘁亮節能完
一朝千古絕後空前嗚呼噫嘻神其鑒焉

天津士庶共製輓聯

兩度駐津門息鯨鯢慰鴻嗷憶前番力瘁心勞手挽天河回浩劫
霎時超宦海失瞻依傾保障痛此際魂歸羽化悲填里巷哭完人
君之心膂國之屛藩仰對帝天俯臨蒼赤
儒曰全歸釋曰圓寂名垂竹帛氣化星辰
九重倚畀五夜辛勞廿載奏膚功不負大名垂宇宙
上谷津梁全畿表率一朝驚羽化長留遺烈壯山河

祠堂聯

有難必拯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轉浩刼為康衢保障三津眞父母
比儒能恕比釋能慈比道能澈濟民艱如己事勤勞兩郡頌神君

近科甲第

查道光三年癸未科。賜進士及第五名。即郝善。劉鐸。王用賓。梁寶常。張映暐。崔念堂旭詩云。天津科第好文風。二百年來運大通。癸未春闈尤鼎盛。五人一榜捷南宮。

光緒九年癸未春闈。獲雋者亦五名。即嚴修。齊學瀛。曹寯瀛。徐謙。李銓。庚辰進士二名。沈士鑅。高淩霄。丁丑進士五名。王恩湛。孔傳勳。卞翊清。趙世曾。李士珍。

甲戌傳臚華金壽。

乙亥解元張彭齡。丙子解元高炳辰。壬午解元黃耀奎。順天鄉試。津門得舉孝廉者。每科不下二十名。科甲聯翩。亦云盛矣。

附詩　唐尊恒芝九

一枝文筆插雲青。科第年年衆若星。乾水汪洋巽水曲。由來地傑使人靈。

書畫家

析津文運。較昔日新。即翰墨生涯。亦各擅其長。邇來書畫家著名者衆。北方風氣最以收潤資為不雅。而求教者踵相接。每苦酬應甚煩。間有不得不破格擬立仿帖。酌收潤筆者。亦局面一變。各從所願。不掩其長之意云爾。謹將藝苑翹楚。附記於左。並妥綴末語。用備采擇焉。（外縣人及作古者。皆不及載。）

孟繡村毓梓　畫花鳥山水人物　筆墨蒼秀。悉依古法。
張和庵兆祥　畫花卉翎毛　着色清妍。備極工緻。兼通西洋照像法。
辛蔭圃樾　畫花卉翎毛　揮灑縱橫。天然生動。
梅韻生振瀛　畫蘭竹山水。善篆隸行楷。尤喜畫金魚。書法精工。詩畫三絕。
趙子仙仝　畫山水人物。尤精鐵筆　派宗南北。書味盎然。
金龍節達清
金雨文雯　俱工畫山水　善承家學。蔥蔚可觀。
梅環洲承瀛　畫士女人物寫真　神腴骨秀。迥異凡工。
劉小亭陳　畫山水工鐵筆　南宗嫡派。詩更清奇。
張若村樾蔭　畫蘭竹木石　淡蕩秀逸。書生本色。
徐小雲鴻儀　畫花卉禽獸　落筆豪放。潑潑生機。
穆楚帆倩　畫花卉兼翎毛草蟲　師追正叔。別具風神。
馬景韓家桐　畫山水花鳥　仿古亂真。其筆可想。
王鑄九鼎平　畫花鳥蟲魚　規行矩步。體韻精妍。

趙菱洲鍾靈　畫山水　石峭林枯。滃然雲意。

欒硯卿徵緯　工篆隸行楷。兼鍥筆。畫山水花鳥。

劉子粲廷彬　畫花鳥工行楷法。晉宗元阜稱巨擘。

孟志青中翰繼壎　尹澄甫孝廉淮　于澤九學博克勤　釋麗清字省泉　皆擅蘭竹。臨池寄興。高致絕倫。

善書者。邵鏡波瑞澄。張栁堂紹緒。陳潤璋毓瑛。梅子駿元捷。嚴香蓀振。諸公俱精八法。揮毫落紙。氣足神完。又陳紹卿恩培。卞靜波寅清。善擘窠書。尤長遒逸。

藝術

津邑各工藝。及醫卜星相各術。近日無多出類拔萃者。惟城西張姓名長林。字明山。以捏塑世其家。向所捏作戲齣人物。各班角色。形像逼真。早已遠近馳名。西洋人曾以重值購之。置諸博物院中。供人玩賞。而為人作小照。尤其長技也。只須與人對面坐談。搏土於手。不動聲色。瞬息而成。面孔徑寸。不僅形神畢肖。且栩栩如生。鬚眉欲動。觀者莫不歎絕。

附詩

絶頂聰明妙手誇擅長一技足名家風流老子婆心盛黄土摶人效女媧

機器局

機器局即製造局一在城南三里海光寺工匠六七百人以機器製造洋槍礮架等物兼製小火輪船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氣機管放氣為號響聲遥聞數里一局在城東八里大直沽東北人稱東局地廣數百畝屋宇機器全備規模宏大井井有條工作者約二千八日費不止千金專製火藥及各種軍械均有道員總理其事並有洋匠及閩廣江浙人為之監製云

水雷水師電報各學堂併附於東機器局肄業考究洋學道憲出示有飲食教誨皆取給於公家事業勳名望後來之繼起云云將見為　國儲材自必日新月盛當有用之不竭者矣

附詩　　唐尊恒芝九

水雷電報成功後洋務於今最擅場若有能文佳子弟及時送入水師堂

水師學堂

水師學堂設在機器東局之旁堂室宏敞整齊不下一百餘椽樓臺掩映花木參差

藏修遊息之所無一不備另有觀星臺一座以備學習天文者登高測望可謂別開生面矣其章程詳見於　爵相告示內謹錄如左

欽差署理通商大臣督辦北洋海防事宜太子太傅前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　為招考事照得本大臣前因北洋兵船陸續增置駕駛管輪兩項需才甚亟光緒六年七月　奏設天津水師學堂培植北地人材以供器使在案玆距開館一年有奇學生造詣漸有端倪惟額數未滿投考者或資質平庸或年紀過大終少出色之材細揣情由似由贍銀稍薄未足招徠今本大臣將該堂原定章程學生月給贍銀一兩改為月給四兩俾一經入選八口有資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奮從前閩省水師學生半皆世家子弟學成之後皆任各輪船將領洊保二三品官階並有加勇號者此間學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當從優　奏獎破格錄用合行示諭並將章程撮要開列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無論直隸本籍及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歲以內姿質聰穎能作論文或小講半篇情願投考者開明年歲籍貫三代自赴水師學堂報名由該堂總辦隨到隨考秉公錄取爾等須知今日之學生即他年之將佐優予之餼原思亟得美材大張吾軍是本深期繼起勿仍

觀望其各奮興特示

計開

一學生選定後取具本人家屬甘結及紳士保結方准入堂試習

一學生入堂試習只與伙食三個月後分別去留留者月給贍銀四兩

一學生在堂以五年為期於甘結內聲明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告退及請假完娶亦不得應童子試致妨本業

一駕駛學生專習管駕輪船管輪學生專學管理輪機在堂應授功課畢後均上練船歷練

一駕駛學生在堂每七日中兩日習漢文歸漢文教習課導每日傍晚由洋文教習帶赴學堂外訓演外國水師操法

一學生每年春夏冬三季派員小考秋季本大臣親臨閱校考列前茅者獎賞有差其歷次優等者遞加贍銀並賞功牌衣料

一駕駛學生每月十五日放假一日管輪學生每月外國首次禮拜日放假一日准各生父兄來堂看視端午中秋各放假三日年節放假十五日父母及承重之喪准

假十五日。葬假六日。其祖父母及伯叔兄弟之喪。概不給假

一學生患病。在堂醫治。藥費由堂發給。疾重驗准給假回家。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示

挖河船

濬河機器。其狀如舟。大亦如之。名曰挖河船。以鐵為之。底有機器。上有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觔。置之岸上。旋轉最靈。較人工費省而工速。誠講求水利不可少之器也。已於光緒初年。在機器局造成試用。名曰直隸挖河船。議濬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現已開濬至獨流鎮後河。計百餘里矣。頗著成效

電報

天津電線。設立於光緒四年。小試其端。由大沽逕達津城。不過計程百餘里。復於光緒六年。經　李爵相奏准推廣電報。天津總局在東門內路南。即問津行館舊址。又呼楊家花園設陸路線桿。達通州。達保定。沿運河而南下。通臨清。濟寗。清江。江寗。鎮江。蘇州。上海。再達閩粵各省。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傳消遞息。轉瞬萬里。所以通軍報而利商民。異常捷便。此誠開闢來之創舉也

附詩　　　　康讓居士

中國古今重馳傳。驛亭分設各郡縣。海外偏多縮地方。天半往來如掣電。大臣謀畫操勝算。軍民通報稱利便。洋師聘自丹國來。製造此技素獨擅。從此千里爭片刻。無須尺幅費筆硯。雁帛魚書應共妒。聲氣相通快勝箭。枝枝節節環四海。地角天涯連一線。

又　　　　古潤招隱山人

消息通靈異等閒。巧憑電線露機關。不須山海嫌修阻。千里音書一瞬還。

輪船招商局

招商津局。在紫竹林南。同治十一年間創立。總局設於上海。仿西國之制。由眾商集資彙辦。故名招商。置備輪船多隻。載客載貨。南北往來。以便商民販運。並可裝糧載兵餉。　國便民。兩有裨益。

附詩

報單新到火輪船。晝夜能行路幾千。多少官商來往便。快如飛鳥過雲天。

開平礦務局

開平在津城東北二百餘里。其地多山。近灤州永平。山產煤鐵甚富。自光緒初年招股設局本銀一百餘萬。仿洋法以機器開掘煤礦所出煤觔極為精美。可與洋煤並駕齊驅價值又廉銷路又廣。況章程頗善。機器甚精。現在日可出煤五百餘墩。一千六百八十觔為一墩將來更當日新月盛。取之不盡用之不絕。是真中國之利也。目下已開新河一道。徑達天津。又建鐵路一條。由礦直接河頭。規模大廓。氣象一新。運煤之火輪車。絡繹於途。該處曩為蕭瑟荒村。現已成為大市落矣。

章程附畧 督辦 總辦 幫辦 公事房 銀錢房 外帳房 材料房 庫房

考工處 繙譯處 撫醫所 雜務處 監工 班頭 秤手 機司機器有提龍提索夾錬等物 掌爐 管工 掌燈 監提 監號 拋手工人等 牽夫推子馬夫

板子即作路之人 司册 看門

洋匠司事 煤井正副總管 生鐵廠正副總管 熟鐵廠正副總管 機器房總管 煤井管工鐵匠 鍋爐機器匠

開平煤河起建十橋。均由督辦唐景星觀察酌定。每隔十里。建築一座。稟由 李傅相錫以嘉名。附近居人皆歡喜無量。第一橋名利涉在蘆台至寧河大道。二曰通

津在斐莊子三曰濟眾在大田莊四曰拱辰在趙雞翎莊五曰咏唐在唐坊子六曰履泰在泰來號七曰望豐在侉子莊八曰滙通在胥各莊九曰阜民在王家河十曰慶成在唐山煤井南

附詩　唐尊恒芝九

攉利頻年起礦工銀煤金鐵又鉛銅阿誰能把苗頭識還要西人注綠瞳

時令

天津氣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絕少二三月間猶寒氣不減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體著重綿明日手則揮扇其立見炎涼如此且有乾風吹揚塵土其勢甚狂幾幾乎無日無之人目盡瞇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勢稍大又防冲決濕蒸炎熱異常中秋節後人猶袒背以行無幾日又行冬令朔風驟起木葉盡脫便覺寒威徹骨溪水結冰矣居人非臥暖炕擁煤爐不足以過冬

清明日大風　梅成棟樹君

百花寒未吐孤負此清明窗黑風將至雲黃雨不成冬衣綿又著春墓掃難行薄酒陳家祭聊伸寠子情

又　　楊光儀香吟

東風料峭互陰晴。春草池塘生未生。鶯燕無聲人意懶。圍爐煑酒過清明。

苦熱　　前人

飲水如探湯。倚壁如負曝。舉足地如焚。脫巾髮如沐。羽扇箑無風。氣熱並煩溽。腕痛不生涼。少歇汗盈掬。當門坐小犬。舌舚喘而伏。炎日可一窗。疑焚柴萬束。

苦寒　　前人

地爐不暖狐裘薄。環對妻孥坐深閣。筆僵試寫苦寒詩。硯反當窗冰凍坼。風吹短晷懸冷光。丹烏瑟縮海底藏。布衾如鐵耐清夜。有客橋頭凌曉霜。

燈節

津地俗尚奢華。元旦至元宵。城廂內外。肇燈出售者。密如繁星。十色五光。鏤金錯采居家鋪戶。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張燈五日。銀花火樹。如遊不夜之城。鑼鼓喧天共慶昇平之樂。沿途除路燈外。又張掛壁燈。人物寫生。竟有出自名手者。並有騷人編懸燈謎。倩人摹射。以遣雅興。遊人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或品畫工。或猜文虎到處流連。誠樂事也。更有婦女出門踏春。紅顏綠鬢。三五成羣。俗謂之走百病。且滿

街燃放花炮者。尤難屈指數云。

附詩

時新實炬嵌紗綾。比户同遊約舊朋。萬巷兒童呼賞月。滿城樓閣盡懸燈。花開火樹三千本。地湧鼇山十二層。今夕人天同不夜。晴雲未掩一輪冰。

煙火盒子

城內東南隅。地段荒僻。人家寥落。靠城有草廠菴。其中供奉大士像。二月十九日。俗傳為觀音誕辰。居人向於是日醵錢施放盒子。盒子者。津人之謂煙火也。屆期白晝演戲。上燈後。陸續然放花筒。即點盒子。花樣有太師圖。八仙上壽。海屋添籌。魚龍變化。對聯。寶塔。蓮燈。火扇。牌坊。襄陽城。草船借箭。又有葡萄架。高糧地。四面斗等類。各色飛潛動植人物樓臺。隱現空中。錦簇花團。陸離閃爍。遠近來觀者。無不嘖嘖稱妙。車馬颷馳。冠釵雲集。近因擁擠傷人。性命攸關。奉禁停放矣。

天后宮

三月二十三日。俗傳為天后誕辰。天津係瀕海之區。崇奉天后。較他處尤虔。東門外有廟宇一所。金碧輝煌。樓臺掩映。即天后宮。俗稱娘娘宮。廟前一帶。即以宮南宮北

呼之。向例此廟於十五日啟門。善男信女。絡繹而來。神誕之前。每日賽會。光怪陸離百戲雲集。謂之皇會。香船之赴廟燒香者。不遠數百里而來。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檣林立。如芥園。灣子。茶店口。院門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泊船之處。幾於無隙可尋。河面黃旗飛舞。空中。俱寫天后進香字樣。紅顏白鬢。迷漫於途。數日之內。廟旁各鋪店所賣貨物。亦利市三倍云。

附詩　　王韞徽淡音

三月村莊農事忙。忙中一事更難忘。攜兒偕伴舟車載。好向娘娘廟進香。

又　　津門沈存圃明經峻

鳴鉦考鼓建旗纛。尋橦擲盞或交撲。魚龍曼衍百戲陳。更奏開元大酺曲。笙簫箏笛絃琵琶。靡音雜遝聽者譁。老幼負販競馳逐。忙煞津門十萬家。向夕燈會如匹練。燭天照地目為眩。香煙結處雜福神。儀從繽紛圍雉扇。白晝出巡夜進宮。獻花齊跪歡兒童。慈容愉悅默不語。譬彼造化忘神功。別有香船泊河滸。攜男挈女求聖母。焚楮那惜典釵環。願賜平安保童豎。我聞聖母奠海疆。載在祀典銘旗常。初封天妃嗣稱后。自明迄今恒降康。津門近海魚鹽利。商舶糧艘應時至。維神拯濟免淪胥。策勳不

朽宜正位在昔緹縈與曹娥皆因救父死靡他雖云純孝澤未遠孰若仁愛照山河復有靜波稱小塋立廟瀛壖禋祀敬未聞報賽舉國狂始信雖虞關性命伊余扶杖隨奔波歡喜笑作迎神歌康衢擊壤知帝力闕里猶記鄉人儺

皇會論

乾隆戊申舉人 楊一崑 無怪

國泰民安時移歲轉春光明媚豔陽天只聽得鑼鼓聲喧又見那兒童歡喜婦女爭妍卻原來是皇會重興第二年月未逢三早將會演有一等遊手好閒家家去斂口稱善事手拿知單有錢無錢強派上臉圖了熱鬧賺了喫穿這勝事直辦到三月間跨鼓聲喧中旛耀眼看會的來到街前喫了早飯換了衣衫行走閒先問門旛買賣齊聲喊喧譁有萬千亂嚷嚷早聽見冰糖梅蘇丸一羣村媪跕街前河沿上早來了香火船手持竹竿身穿布衫靠定闌干人人等把檯閣看急忙忙莫容緩來復往不憚煩數杆黃旗在會前上寫著掃殿廷精明露強幹薄底靴亦穿武備院夾套褲襪新月白緞腰巾兒長帽渠兒短青洋縐綿袍把齊袖挽無事呢揚揚得意有事呵磕了個頭山好和歹出了些汗通綱檯閣是新演今年會勝似去年節節高乏人辦蓮花落不耐看猴扒杆亦有限槓箱官委實可厭稍可的是侯家後抬不開秧歌高蹺

數見不鮮。惟有那溜米厰高蹻。人人稱讚。不論女。不論男。顛倒爭把青蛇看。貌似嬋娟。名勝梨園。是何時結了喜歡緣。他面龐兒俏。意思兒甜。一架嬌癡墨牡丹。掩映在紅綠闈。舞花本自戲中傳。四海昇平見一斑。說甚麼長亭𡟖娜。繡毬燈爛有一等結綵鋪氈。假充官宦。廊簷外派下跟班。會一到。將閒人趕散。點心包拿在眼前。有幾個老斗。團著小旦。詢饑渴。問寒暄。殷勤體貼。不怕心煩。叫管家時把茶兒換。到晚來。下了個名慶館。意翩翩。美少年。有那些良家子弟雜其間。好叫我難分辨。風動簾角。時來偷眼。靜悄悄。不敢言。細留神。遮遮掩掩。側耳聽。嚦嚦鶯聲花外囀。你亦看我亦看。簾外簾中隔不遠。碧玲瓏。不是萬重山。野花時卉偏爭妍。兩廊下。穿紅掛綠。抱女攜男。脂粉膩。笑語喧。花兒朵兒插。鬢邊。自覺得好看。不知是憎厭。未語人前先腆臉。一見人。把頭還。羞容滿面。都是些濃眉大眼。高擁髻鬟。晚粧樓上杏花殘。風過處。應怯衣單。夜兒黑。影兒暗。氤氳馥郁。不辨釵鈿。又不是輕雲薄霧。惟有些人氣香煙。半掩香扉半捲簾。出頭露面。不怕春寒。又見燈火高懸。清煙四散。寶塔仍是章家辦。花瓶會。到底讓口岸。店打頂馬的。數周家。露臉。衣帽新鮮。頂戴齊全。人物體面。勝似當年王壽田。還有管事的。雙雙對對。黏穿的是大鑲大沿。小馬夫。温昏善面。跟班的光華臉

旦似粉團茶挑子。亮光光。淨素玻璃片。耳邊金鼓震連天。會兒多記不全。法鼓還算大圓小圓。一到茶棚敲的更熟練。翻來復去離不了七二么三。夜色漫漫行人緩緩一更之後衆會蟬聯。一夥子清音大樂聲悠遠。兩當子河南雅樂喧。後跟一行道士調笙管。西洋德照前後光懸。少不了老鶴齡在和平音樂前。不知不覺已過了四駕輦。法鼓聲猶近。鶴齡音不遠。提燈傘扇來到跟前。手執請駕羊角燈。說駕到了。轟後罷。一個個俱都氣靜神安。有那女眷拈香拜街前。一種情思無兩般。無非是求子育男。霎時間夜闌人散。攔輿拜罷各回還。香消粉減漏盡更殘。好似神仙歸洞天。難消遣。怎留戀。夜深門掩梨花院。繁華都在眼中收。記不清珠簾掩映芙蓉面。

四月廟會

四月廟會最夥。初六初八日。天津府縣城隍廟賽會。自朔日起至初十日。香火紛繁。而燈棚之盛歷有年所。尤為大觀。各所分段搭造蓆棚。或三或五。兩廟相聯。燈綵陳設。備極華麗。文玩字畫。鼎彝尊罍。相映生輝。俱係大家所藏者。皆能借用壯觀。兩廟戲臺純用燈嵌。晚間請有十番會同人。在縣廟戲臺上奏古樂數曲。隨有崑曲相倡和。皆舊家讀書人也。府廟後樓罩棚亦有戲臺一座。於正會之次日。有祝壽會演戲

一天。為神祝壽。燈綵尤精妙。戲臺上有梅君寶璐題聯云。善報惡報。循環果報。早報晚報。如何不報。名場利場。無非戲場。上場下場。都在當場。頗寓勸懲。使他處梛移不得。又寢殿題聯云。惟神則明。無慚衾影。夫微之顯。不爽毫釐。凡出會正日。熱鬧排場。不亞皇會。下午隨駕。有裝扮各色鬼形者。或身高丈餘。或身矮三尺。面貌猙獰。搖頭擺手。奇形怪狀。不一而足。令人可怖。並有書役皂隸。文武儀仗。旂鑼傘蓋。斧鉞金瓜。寶扇提燈。對馬執事。蟒袍獸補。按轡徐行。爐鼎纓絡。旃檀繚繞。鼓吹音樂。清韻悠揚。又有因病立願者。是日身扮罪囚。衣以赭衣。繫以縲絏。名曰紅犯。亦復不少。俱隨城隍神出巡於西郊。赦孤。遊人格外紛沓。

藥王誕辰。自四月二十日起。各廟賽會。二十四五日為河北河東。二十六日為楊柳青。二十七日為城西。二十八日為城南土膝。其香火最盛者。則距城三十餘里之峯山。亦有因親病立願者。披髮赤足。以紅布裹脛。右手爇香。左手攜磚。匍匐翻之。一步一叩首。望廟而拜。名曰拜香。

峯窩

峯山廟在城南三十里。俗稱峯窩。供奉藥王。頗著靈爽。相傳聖誕。係四月二十八日。

廟門於二十一日預啟至二十八日始閉其間香客最多遊人最夥者係二十五六日肩摩轂擊擁擠異常凡天津廟場皆百貨畢集而峯山廟則羅列求售者農具居多饒有古風沿路茶棚數座以便憩息乃廟宇則頹敗不堪尚待修葺惟中有一聯曰澤加於民庶幾無疾病援之以手如見其肺肝集四書句頗覺渾成

還願峯山去進香人疑李子為萱堂神前禱告低聲語却是嬌妻病在牀

金頂妙峯山

妙峯山頂距京師西北八十里去天津計三百餘里上有廟宇供天仙聖母靈爽式憑香火極盛每年於四月開廟朔起望止此半月中道上行人如蟻車如流水馬如龍猶未足以喻也廟在山頂故名金頂妙峯山進香者曰朝頂天津士人信之者篤赴之者衆按此山寺所奉實為碧霞元君昔人有遊山二絕云十里城南綠滿川春風春柳自年年名園幾廢靈祠在孤負看花穀雨天都人士女競喧奔花市闌珊廟市紛已見田田好荷葉風流憶煞趙王孫

盂蘭會

每年中元令節衆善循例延致僧道建醮設壇賑濟孤魂燒法船放荷燈鐃鈸喧闐

旃檀馥郁。或謂之水陸道場。或謂之盂蘭勝會。津城內外不一其處。近來以紫竹林之梁家園為最。按該處舊有義塚一區顏曰閩粵山莊。俗呼洋纛墳地。因閩廣之作客津沽者人多。每到七月既望。莫不恐後爭先。醵資作會。高搭蓆棚長有數百步。懸列燈彩無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紮成粵戲數齣。人物如生。掛向壇前。延僧設醮。放燄口。拋施食物。鑼鼓喧天。錠帛徧地。歷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動遊人。不下萬計。車船轎馬。流水遊龍。傾城士女。空巷來觀。熙熙穰穰。幾於聯袂成帷。揮汗如雨。至夜晚則月白風清。新涼正爽。兼之香花鼓樂。悅目怡情。遊人之興。仍復不減也。

附啟　敬啟者。閩粵山莊盂蘭勝會。諏吉七月十六日。開壇建醮。搭園演戲。結綵張燈。擬三晝兩連宵。越四日而蕆事。凡我同人。務祈踴躍捐金。多題益善。倘有未經簽助者。請至公所。添註尊銜。庶幾神人共慶。福有攸歸矣。　閩粵盂蘭會值事謹啟。

觀盂蘭會感賦　白門程仲承開繼

金錢買得紙錢飛。慰及幽魂亦善機。早識黃泉多鬼餓。那知大地有民饑。九京未敢歸虛幻。一體尤當為禱祈。但祝婆心移此念。解囊莫吝萬千揮。

登高攢斗

重陽節以東門外玉皇閣為登高處士女咸集城内水月菴禮北斗攢香高丈餘焚之歷晝夜氤氲馥郁芳騰數里按聚香作斗江浙間於中秋用以供月天津則重九用之亦風俗之不齊也

巡更下夜

天津冬令向來派有員弁督率三營及練軍於十月初一日起分段守夜攜械梭巡必俟天明然後回營歇息人謂之下夜保甲各局亦分地段添設民更每段橫插一旂上寫更燈守夜盤查匪類字樣此外並有地保支更每月向居戶歛費使人應接不暇案民更夜擊大鑼地保則擊柝兼擊小鑼喧聲相應達旦不休雖則宵小潛蹤然未免擾人清夢耳

年年在此

東門外宮南宮北及估衣街一帶萬商雲集百貨羅陳雖道旁隙地亦為小本經營者擺攤交易每當臘月初間店鋪門前隙地均貼有紅箋上寫年年在此四字為賣年貨者佔先地步沿途一望遍處皆是亦有因佔地相爭者所謂年貨即香燭紙鏷

鞭炮門錢歲朝清供各品

祭竈過年

津俗每到臘月二十三日晚間家家送竈神昇天備年糕飴糖糍𥹳供之祝曰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此後便易桃符無論大小人家均貼春聯門神及錢紙等類並購彩畫數張糊於屋壁五色絢爛點綴新春亦牢不可破之俗也

津門王敬熙蓮品

祭竈

爆竹聲中笑語譁今宵祀竈徧家家一年一奏人間事天網如何尚有差

唐尊恆芝九

過年

大家小戶貼門聯一色猩紅分外妍字跡滿街人不掃為除舊對過新年

驚人爆竹震遥天似覺更新又一年處處桃符書吉語壽如山海福無邊

姑娘子

天津女巫自稱頂神能看香頭治人疾病人稱曰姑娘子鄉愚無識遇有疾病多召之來彼即炷香於爐喃喃作囈語俄而謂所頂之神下降或稱白老太太或號黃少奶奶或謂胡某姑姑所立名號大抵婦女居多磁石引鐵故婦人易被蠱惑小家眷

屬恒信之。其治病之法。或給藥丸。或施聖水。病愈則竟自居功。不愈則諉為命盡。所索香資樂費頗饒。所稱之白。即是刺蝟。黃即是黃鼬。一名黃鼠郎。胡即狐狸。更有蛇鼠二者。津人合之稱五大家。即胡黃白柳灰是也。比戶供奉惟虔。言之殊堪捧腹

混星子

天津土棍之多。甲於各省。有等市井無賴游民。同居夥食。稱為鍋夥。自謂混混兒。又名混星子。皆愍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擾害商民。結黨成羣。藉端肇衅。按津地鬬毆謂之打羣架。每呼朋引類。集指臂之助。人亦樂與効勞。謂之充光棍。甚至執持刀械火器。恣意逞兇。為害閭閻。莫此為甚。如被拿到案。極能耐刑。數百笞楚。氣不少吁。口不求饒。面不更色。不如是則謂之摘跟頭。其兇悍如此。幸蒙前大憲奏准嚴定條例。拿獲訊明後。照章稟請就地正法。自辛未年以來。曾將鍋匪羅仲義馮春華魏洛先後處決。又將張慶和丁樂然站籠立斃。若輩知所儆畏。而此風因之稍戢。然積習由來已久。正未易旦夕除根。若非時用重典。恐難永絕後患也。

又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易。每見有醉人。上不衣。下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昂然而至。一入局中。便肆口謾罵。博

徒羣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喃喃罵不絕口。於是羣嘆曰。好漢好漢。以童便飲之。又以温水滌其血污。負以歸。開局者自此月有規例矣。是豈所謂北方之強者與。

憲示照錄

天津河間分巡兵備道裕　為嚴拿匪棍以靖地方事。照得津郡地處海濱。為水陸衝途。華洋雜處。民俗逞強尚氣。易滋事端。查有無賴鍋匪。結夥羣居。包娼聚賭。把持街市。動輒糾衆械鬬。持械尋毆。殺傷人命。甚或挾嫌拆房放火。倚衆搶掠。擾害商民。情勢兇悍。尋仇報復。儼如對敵。即被獲案。尤復不畏棰楚。熬刑忍痛。希圖誇耀匪黨。以資衣食。殊屬愍不畏法。曾經前督憲恆察悉情形。　奏定典刑。暨丁前道詳奉督憲李申明定例。凡鍋匪聚衆械鬬滋事。拿獲到案。即照土匪例訊明。就地正法。查拿時如敢持械拒捕。照律格殺勿論。出示嚴禁。並經先後拿究懲辦。該匪等頗知畏懼。斂跡潛藏。近因年久。故智復萌。其風漸熾。如從前之聚衆持械逞兇滋鬧之案。層見疊出。殊堪痛恨。本道蒞任以來。時有見聞。本應盡數嚴拿。按例懲辦。不遺餘類。以期除惡務盡。而安善良。唯念該匪等愚悍無知。蒙染惡習。身蹈法網。不自知覺。若概

予刑誅。究屬不教而殺。除將著名匪棍開單移行各局營縣分飭勇役按名查訪外。合行申明舊例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津民人等知悉。爾等各有身家。勿恃血氣之勇。倚眾恃強。一朝逞忿。罪干大辟。遂致父母妻子永無依賴。爾時俯首就戮。追悔莫及。何如安分營生。勉為善良。知過改悔。以圖自新。自此次出示以後。如再執迷不悟。怙惡不悛。則是自罹法網。一經告發。或被拿獲。定即照例究辦。決不寬貸。勿貽後悔。本道愛民如子。疾惡似仇。法在必行。勿謂言之不預也。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示

裕觀察長在任寬猛相濟。仁義兼施。愛民如子。煞費苦心。曾刊發混星子悔過歌。令其誦習熟背。誓改前非。其歌言近旨遠。以期革面革心。知悔知懼。足能化其頑梗。而立挽頹風。併錄於下。

混星子。到官衙。多蒙教訓。混星子。從今後。改過自新。細思量。從前事。許多頑梗。一樁樁。一件件。自己問心。想當初。父母恩。一言難盡。受盡了。辛和苦。養育成丁。原指望。為善良。可以上進。原指望。承祖業。可以守成。原指望。孝父母。報答養育。原指望。保妻子。買賣營生。誰知我。喪天良。全不務正。交了些。壞朋友。狗黨狐羣。有的是。圈賭底。不安本分。有的是。挑鮮貨。假託良民。倚仗著。眾潑皮。一呼百應。吃娼賭。佔市口。訛詐錢文。

有時節在街頭持刀弄棍打羣架立鍋伙一味橫行打傷人生和死全然不論只顧得不義財按股均分只道是結黨羽無人敢問卻原來鍋伙會律問斬刑縱然間逃法網一時僥倖終有日被訪拿捉到公庭披枷鎖上鐐銬五刑受盡千般苦萬般罪難熬難撐有的說能忍刑纔成光棍那知道饒受罪好漢不成沒奈何亦只得從實供認纔知道錯走路後悔難名亦曾見作混星立斃杖梃亦曾見作混星發配邊城亦曾見作混星站籠喪命亦曾見作混星身首兩分連累了父和母一家餓困連累了妻和子孤苦零丁這都是耍混星收緣結果千人唾萬人罵辱沒家門自古來有血性忠孝為本那有個作匪類誇耀鄉鄰世界上謀衣食豈無門逕何苦來當混星身犯典刑這都是染惡習被人誘引這纔知念歌詞感動良心從今後發誓願回頭猛省不為非不作歹不作混星倘若是不悔過天誅地滅望恩官速赦我去作良民

有門坎

在禮者又名白衣道教原異端之流亞直隸山東奉省皆有之惟天津尤盛入教之人身上皆帶有白色衣飾夏則辮繩袴帶冬則軟領腰巾如有服者然此在禮之名所由起也教中設立大公所首領主之尊之曰大爺亦曰老師甫其次曰首座曰陪

座。曰引師。曰催總。亦分設小公所。以會其徒。每歲必聚會數次。即四月初八。九月初九等日。所謂大爺者。於堂中憑桌而食。狼餐虎咽。厥狀頗豪。其徒以碗盛食。伺於背後。食者一器垂盡。背後之人即覆而益之。不準謝止。然投箸後。勿許再請。聞有盡數十碗者。且有食後默坐數晝夜不便不溺者。教中規矩有秘訣。非入教不能傳授。惟禁烟酒甚嚴。犯則為叛教。擯絕之。遇賓朋燕集飲酒之處。入教者公然以在禮告。或言有門坎。親友亦無誚之者。蓋習見故也。其人多修偉壯盛。諒因啖食兼人之故耳。此外尚有五祖教。太上門教。紅衣門教。天地門教。並代人驅邪療災。又有大成教一名無為教。亦名密密教。因地方官禁止綦嚴。入教之人。不肯對人說知。

化緣

語云。强求惡化。原係奸僧俗人不察。偏好佈施。遂使若輩奇形怪狀。層出不窮。天津數年前。有僧作俑。燃指募化。嗣有河東大佛寺僧自斷其手。相率效尤。更有腕下插刀者。以香燃臂者。袒坐街頭。經卷木魚。南無終日。又常有行脚僧。披髮束箍。作頭陀狀。背黃布募啟。或手拖鐵鍊。長約丈餘。或頰貫鐵針。長約尺許。蹣跚而行。有一鄉愚托鉢敲鑼。為之前導。每到大街小巷。婦孺羣聚而觀。佈施不少。殆亦自尋苦惱。何異

皮肉生涯。

仙家搬運

北方妖異。多於繁星。有所謂大仙者。即胡黃白柳灰也。居人供奉惟恐不謹。有與仙緣者。仙即來福人。謂之作仙家。買賣一切商賈則利市三倍。莊農則富有千倉。且有銀錢無故自來。倉廩糶糴不盡。恃有一仙而席豐履厚者。然緣盡則散。散必取償。或家出敗子。或時遇飛災。且憑空搬運。必至毫末無遺。然後已。俗云富貴無三輩。悖入悖出。理或然與。

冰牀凌鞋

冰牀。又名托牀。俗呼冰排子。其形如牀。可容三四人。高僅半尺餘。上鋪草簾。底嵌鐵條。取其滑而利行。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撑之。馳驅甚速。每到天寒水凍。冰排盛行。往來密如梭織。四通八達。攸往咸宜。撑排者例備皮袄一襲。無客則自衣禦寒。有客則奉客鋪墊。隨地僱坐。其價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遙。所費不過京蚨數十文而已。貧民食力於風天雪地中如此。

又有所謂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鐵。遊行冰上為戲。兩足如飛。緩疾自然。縱横如意。

不致傾跌。寓津洋人。亦樂為之。藉以舒暢氣血。甚妙。

冰床

駛於走馬。小於舠。滑滑歌中亦足豪。上下不交人自冷。風波一息枕方高。但憑堅腹消行險。略藉横肱寫夢勞。直似遊仙塵境裏。瓊壺咫尺忽周遭。

節錄楊香吟光儀冰泛歌。等閒渾欲隨飛仙。不帆不檣飄飄然。一牀穩坐擬春船。衝風短褐不知寒。千頃萬頃迴出夕陽外。但見飛鴻滅處漠漠天光圓。

跑凌鞋

往來冰上走如風。鞋底鋼條製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頭南腳北手西東。

妓館

天津女閭。自稱曰店。北門外侯家後一帶。為妓館叢集之處。其龜鴇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住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者。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價亦稍遜。人地多半不潔。春風幾度。最易染毒。每當客到。男僕相迎。讓客歸坐。即高挑簾櫳。大呼見客。隨見花枝招展。燕瘦環肥。珊珊而來者。幾目不暇給矣。或選中某妓。開煙盤。打茶圍。名曰坐。過收夜度資之一半也。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走者。謂

之打糠燈。每晚遊人甚夥。東出西進。彼往此來。營伍中人居多。人稱大褲腳。間有以打糠燈為事者。且欵待稍踈。即大肆咆哮。又有各項索陋規者。按圖索驥。應接頗形不暇。因時見爭吵等事。此外又有大小房錢之別。小房錢以給房東。大房錢則給諸無賴。即俗所謂混星子。如遇花叢荆棘。興醋海風波者。一告混星子。則擦掌磨拳。前來報復。儼然以護花鈴自居也。温柔鄉時為用武之地。訪豔者其慎諸。

等而下者。則在西城外。人稱西關及紫竹林租界外之地。亦有土娼數處。所居多矮屋泥垣。迎風待月。則皆半老徐娘。地獄變相。頗難令人寓目也。

粵妓寄居紫竹林者。衣飾簪珥。迥異北地胭脂。俗稱曰廣東娼。或伴洋人。或接廣客。就中亦絕少出色者。

附詩

楚館秦樓勢利場。金多金盡見炎涼。殷勤情意皆虛假。穢氣熏來染異瘡。 異瘡一染最為殃。妻子相傳盡受戕。漫說宿娼無罪過。這般薄罰已難當。

小班

檔子班。一名小班。亦妓女之流亞也。堂名在侯家後。蓄雛姬數人。王貌綺年。頗能度

曲所唱名曰檔調鶯歌燕舞傾倒一時誠堪引人入勝也

竹枝詞　　唐尊恒芝九

小班檔子著芳名別有優伶骨格輕若使論才兼論價拙於滬上貴於京

下處

優伶美其名曰相公即像姑之訛音言其男而像女也向居侯家後其寓所曰下處主人曰老板多半亦梨園子弟出身積有餘資遂蓄雛伶自立堂名教之歌舞或唱老生或作花旦後來之翹楚為本色之生涯凡張讌請客有以清宴不歡者必書小紅紙傳喚歌童來侑觴曰叫局童應命赴局謂之趕條子來則執壺勸酒情致纏綿大有翠袖殷勤捧玉鍾之概或拇戰或高歌談笑詼諧差强人意令人如飲濃醪醉不自覺按京都狎優不過徵歌侑酒逢場作戲無傷風雅彼此尚知自愛不必實事求是而天津私坊品格較低供人狎暱任所欲為後庭一曲真箇魂銷其命薄無奈如此

叫局　搴簾省識主和賓偏酌富筵酒一巡斟到郎行杯更滿兒情濃似玉壺春

轉局　拇戰腔疑百囀鶯西皮唱罷意將行只因轉局難終局無限傷心落箸聲

津門雜記卷中終

津門雜記卷下

清　錢塘張燾赤山氏輯

戲園

天津戲園有四。一名慶芳園。在東城外襪子胡衕。一名金聲園。在城內鼓樓北。一名協盛園。在北門外侯家後西首。一名襲勝園。在北門外大關橋口迤西。所有戲班向係輪演。有京二簧。有梆子腔。生旦淨丑。色藝俱佳。鐃歌妙舞。響遏行雲。足動人觀聽。每日賓朋滿座。嘗有雜伶三五成羣。周旋座客。秋波流媚。粉膩衣香。旁觀者不覺延頸舉踵。目光灼灼。昔人有咏官座云。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概可想矣。惟座後看白戲者。人數甕塞。環繞如六曲屏山。揮之不去。致足厭也。各班角色。聚散靡恒。不能備載。

小伶上座

賦艷詞人

輕移玉趾步翩翩。數語寒暄對客前。一握柔荑無限喜。好花相映各爭妍。

裝煙　莫負殷勤美意虔。纖纖親送幾筒煙。笑他老大生涯賤。慣向人旁聳兩肩。

雜耍館子

津門茶肆。每於歲底新正。添設雜耍。招徠生意。其名目有絃子書。大鼓書。京子弟。八角鼓。相聲。時新小曲等類。茶錢不過三五十文。小住為佳。亦足以消閒遣興。但時新小曲有如藍橋會。十朶花。新五更。妓女自歎。媽母好糊塗等牌名。皆淫褻粗鄙之詞。留枕窺簾。鋪排任口。斷雲零雨。摹擬盡情。未免少年情竇已開。血氣未定者。易於移惑耳。更有兩人合唱者。作為一男一女。彼即自居巾幗。不特淫聲入耳。絕類妖鬟。抑且眼角含情。一如蕩婦。誠樸者為之顏厚。輕猾者為之神馳。其引逗子弟。害有不可勝言者。

唱落子

北方之唱蓮花落者。謂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戲也。係妙齡女子登場度曲。雖於妓女外別樹一幟。然名異實同。究屬流娼。貌則誨淫。詞則多褻。一日兩次開演。不下十人。粉白黛綠。體態妖嬈。各衒所長。動人觀聽。彼自命風流者。爭先快覩。趨之如鶩。擊節歎賞。互相傳述。每有座客點曲。爭擲纏頭。是亦大傷風化。前經當道出示禁止。稍知歛跡。乃邇來復有作者。改名為太平歌詞云。

附詩

盈盈嬌小女彈詞。別有風流絕世姿。一事令人惆悵甚。下場容易上場遲。

茶寮酒肆額紛題。逐隊呼朋東復西。知否嚴閨燈影下。嬌兒和淚伴嬌妻。

天津論

津門舉人楊一崑無怪

天津衛。好地方。繁華熱鬧勝兩江。河路碼頭買賣廣。看風光。人疑是囤積銀兩。那知道內裏空虛。皆無實在項。不種田。不築廠。赤手空拳即可把錢想。第一是走鹽商。走久接地方。一派綱總更氣象。水晶頂。海龍裳。大轎玻璃窗兒亮。跑如飛蝗。把運司衙門上。店役八九個。圍隨在轎旁。黑羔馬褂是家常。他的來頭可想。賣的鹽。任意舖張。賠累了。還須借帑帳。其次糧字號。買手最吉祥。年深也。把船來養。一年四趟。錦州牛莊。荒年一載。大沾光。一隻可賺三隻。糧錢來的湧。職捐的狂。藍頂朝珠。皆可想。又次開糧店。洋貨雜貨行。認客投主。有帖應行。拿用也。穀加一帳。穩是當舖利久長。此外別行。總是本大利廣。一種風氣不可當。舖子一荒。即請光棍來較帳。敬治彩觴。三成五成。較妥當。分年分月還上。至於講聲勢。書辦可當。經承到了手。諸事任主張。不但告狀趨蹌。闔郡人人景仰。三年五年報滿。議敘候選吏目。堂再為當衙役。也見重於鄉。一得班頭開賀。收銀幾百兩。執簽執票。氣吐眉揚。差帳煩好朋友來講。不用費周

張片時得銀多少兩。又有不作衙門者。老君老悅各霸一方。四海九如。各稱一黨。似虎如狼。或立鬬雞坑。或開鵪鶉場。混星子。無二鬼。也跟着學走。創小帽歪衣襟敞。提眉橫目慌裏慌張。這個說你這一回不穀板。過節兒全不講。那個說甚麽事。我全不聽過堂腔。有人犯了他邊界。聚夥成羣來打仗。鐵尺斧把竿子烏鎗趕上房。開水礴頭往下淌。那顧生死存亡。打倒了。擡着去驗傷。鐵鎖啷噹。套在為首的脖子上。帶到當堂。打靴底。碍何妨。打板子。說不解癢。幾百竹條。打不出一聲嚷。從此把名揚。寶局上來送錢。各行陋規皆有量。打虎撲竈。坐地分贓。茶館酒肆任意為。王窰子小班。誰敢抵擋。這等熱鬧場。即有寃孽秧子來挨上。你請我在天興館。我還席在環佩堂。大喫大喝大唱。尋一個冷不防。設下灌鉛骰子場。開首下堆。後來大撬。現錢輸光。下欠若干立字樣。加一八扣以為尋常。一月不到即換票一張。滚利疊算日久長。自然銀錢廣。也捐頂。也講衣裳。也蓋高樓瓦房。也把文話講。發財發在秧子身上。秧子借他的人物。逛到處有觀望。可以信馬由韁。大呢袍褂。狐裘煌煌。京靴衛帽。得意揚揚。說衛話。帶京腔。狼狽為肩。問游蕩。跟班俱是俊兒郎。這個說我的鼻煙壺價兒大。那個說我的搬指價兒昂。說着來到竹竿巷。上林齋內佔定上房。高聲叫跑堂。乾鮮果品

配八樣。紹興酒。開罈嘗。有要炒雞片。有要溜蟹黃。有要泡肚燒腸夥計敬菜十幾樣。還嫌寂寞不歡暢。把相公寶玉小紅叫來同歡賞。進門請安坐在旁。豁拳大聲嚷不住的灌蜜湯。漸漸入醉鄉。喫完了。把帳搶。到櫃上。亂嚷嚷誰賭咒就寫誰的帳。出門來滿面紅光。一口檳榔。東倒西歪在街上恍。又把侯家後上。進入雙翠堂。點煙燈躺在炕。女班先唱兩個曲。後問爺點甚麼樣。有點普救寺。有點盼才郎。有點八月十五敬月光。誰點曲。朝着誰唱。眉來眼去弄巧腔。叫好不住的嚷。錢票費幾張。聽罷曲出房。滿口唱二簧。纔入殼。難散場。再到煙花柳巷。會一會新來的姑娘。一人挑一個。各自入各房。顛鸞倒鳳。對鴛鴦。一夜情意難講。不知不覺東方亮。家人來回話。柬帖拿幾張。今日某人開賀。明日某廟開光。還局是老祥。請會是老廣。終日無事忙。帮嫖看賭隨着逛。崩騙是尋常。花到空囊。不得不借閻王帳。還不上。要遭殃。年節下。更難搪。更帳的。一行一行。估衣舖來鬧。靴帽舖來嚷。不乾不淨。破米糟糠。裝不聽見內裏藏。那知帳主工夫長。自然撞得上。掀袍攜帶。舞馬長鎗。拉着喊究去告狀。審一堂。押在班房。吩咐變產去還帳。向熱親友盡冰涼。又有誰來探望。這是耍人兒的下場。原是由自取。不必代悲傷。最可悲是教書匠。命苦作何商。既不肯調詞架訟。又不會說地

說房。更不能爭行奪市把光棍創。只好把館商量。大館六十金。小館三十兩。不彀喫飯。只可喫糠。半飢半飽度時光。家有三担糧。不作孩兒王。如蟲進羅網。如驢在磨房。偶然有點事。人說工不長。學生不用心。就與先生來算帳。幾個銅錢事。一年一更章。一交冬至把心慌。定了館。方纔坦坦蕩蕩。如何是長方。如何是長方。

花廠

津沽極目無寸山。絕少遊覽之地。惟城西四五里村名芥園。小園大覺庵等處。人多藝花為業。所開花廠甚夥。千紅萬紫。燦若朝霞。聊可供人玩賞。花農於每日清晨擔花售於市。人爭購之。

大覺庵看芍藥　陳珍 亞蘭

猶憶嫣紅映晚霞。東風憔悴曼殊家。此花怪底名婪尾。不過春時不見花

柴門西對水西莊。牆內花枝明夕陽。花本無心風解意。向人吹得十分香。

賣花　梅成棟 樹君

玫瑰入市春花盡。芍藥簪瓶夏景來。又是一年容易過。櫻桃紅映掌中盃。

晚香最愛玉為肌。秋色先看蠟綴枝。晚香玉。北地最多。藍菊俗名江西蠟。清曉小窗人乍起。隔牆聽喚

賣花兒　王渼音韞巖

風流子女喜相逢。耳鬢廝磨笑語濃。袖手旁觀真羨煞。幾生修到賣花傭。

雪彌勒

津門往年。每遇大雪。有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佛像。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膨脝。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作侍者一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

敲詩

敲詩即以紙條約四五寸長者。摘錄時下新刻詩句。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用信套籠插。即在詩句之旁。添擬大意相通者四字。並紙尾原字則為五字。另攤方紙於桌。劃為五度。以便押錢。射中者每一文賠三文。其五字中。大抵極不通者。即其所隱之字也。向惟考試時為多。輸贏亦甚微細。今則到處皆是。圍繞爭射者頗不乏人。託名風雅。實則賭博也。

錢帖

天津市面盛行錢帖。彼往此來。無非一紙流通。除殷實錢鋪以外。俱謂之外行帖。諸

多滯礙難行。更有等名換錢局者。資本無多。全靠出帖以資周轉。既無以償便以閉門羮謝客謂之荒錢舖坑人財帛累萬盈千相習成風殊為可惡。所以市道常有戒心不敢久藏錢票如取現錢又攙和小錢無算每串有數十之多。民間吃虧甚重前經憲示。每開一舖必着殷實錢舖五家聯保法良意美。無奈商定多時未見議覆不過徒託諸空言耳。

食品

津沽出產海物俱全味美而價廉。春月最著者有蜆蟶河豚海蟹等類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冬令則鐵雀銀魚馳名遠近。黃芽白菜嫩於春筍雉雞鹿脯野味可餐而青鯽白鰕四季不絕鮮腴無比至於梨栗棗桃杏蘋果葡萄各品亦以北產者為佳

燈火樓臺一望開放懷那惜倒金罍朝來飽啖西施舌不負津門鼓棹來。米人楊映昶

故人多感促南轅旅味緘書優指論二月河豚八月蟹兩般也合住津門。西顥汪沆

津門三月便持螯海蠏堆盤興儘豪轉瞬又看秋稻熟重陽時節好題糕。秋吟蔣詩

凍豆腐

崔旭念堂

菽乳溫柔不耐寒。凝霜凍塊入朝餐。切來巧露蜂窠密。煮出渾同羊肚看。徹骨玲瓏

堪下箸。嚼冰滋味恰登盤。黃虀白飯先生饌。正好冬廚飽冷官。

鐵雀銀魚　唐尊恒芝九

樹上彈來多鐵雀。冰中釣出是銀魚。佳肴都在封河後。聞說他鄉總不如。

各色酒　前人

茵陳玫瑰五加皮。酒性都從藥性移。還是高粱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

婆羅葡萄黃芽白菜　前人

市上葡萄徑寸長。題名馬乳豈尋常。大頭白菜論觔賣。一二文錢價不昂。

孩梨蘋果糖炒栗子　前人

孩鳴高兒梨小皮何白。美女蘋香面盡紅。更喜街頭多栗子。帶砂炒到十分鬆。

厲壇寺

光緒三年直省旱荒。各縣災民赴津者衆。遂設粥廠於東南城角。婦幼若干聚集於此。所居是席棚葦壁。席地而臥。鋪草盈尺。突於十二月初四日辰刻失火。時西北風大作。其勢可想。煙燄漫天。不辨門戶。倏時間燒死約計千人。黑皮白骨。慘不忍言。復有焦頭爛額身受重傷者不計其數。為從來未有之災也。當經營地置埋後。就該廠

地基。建造廟宇。曰厲壇。按時誦經。超度陰靈。後殿有 冠九都轉手撰楹帖云。振錫演盂蘭。願火宅孤魂。味甘露慈。証寶筏覺。途全翻貝葉。持水輪一字。轉黑暗地。為光明天。並識曰。光緒六年庚辰七月撥天津籌賑餘欵千金。就丁丑被焚婦孺粥場地營厲壇。及地藏殿。附祀九百災黎栗主。嗟乎。流金爍石。忍讀大招之詞。法雨香雲。幸際給孤之會。伏願爛人焦土。頓成依佛道場。開火裏金蓮。給燄中慧果。爰識顛末。無限酸辛。歸來歸來。魂其託此。 長蘆鹽運使司鹽運使曼殊赫舍里如山敬譔

減當利

天津縣屬城鄉典當。凡四十餘家。每年冬。有減利之則。由藩司出示。恩及貧民。平時利息。綢布衣服金銀首飾。每兩二分。羽紗絨呢皮貨。每兩三分。十兩以上。則仍二分。若銅錫器皿。無論十兩內外。概係三分。年例於仲冬十六日起。至年底為止。原利三分者。讓作二分。原利二分者。讓作一分五釐。在典商所損無多。而貧民大為方便。一進臘月。則爛其盈門。櫃上夥計。已有應接不暇之勢。櫃外人聲鼎沸。亂如紛絲。從日出起直至日昃。迄無寧晷。至歲底數日。人數尤多。事情尤瑣。大除夕。城鄉當鋪。一律向不閉關。紛紜一夜。竟有守候終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數始稀。其中大都轉利者居多。因

一逾此日。利息如故矣。

打印子

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逋。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天津民貧地瘠。有無緩急。非此更無法設施。且有貧民日中所入。僅敷餬口。而謀食之外。不暇謀衣。是以春夾秋綿。兩季衣襟。但借印子錢製造。如借錢十千。或八千。則分一百日清還。每日還錢一百。或一百二十文不等。如遇陰雨。翌日補足。春借則秋已還清。秋借則春已掃數。春秋兩季。周而復始無之。則民不稱便。是雖利錢不菲。然零星歸欵。子母雙清。負販小民。尚覺輕而易舉云。

津門雜咏　崔旭

往日鑾輿曾此臨。津東勝地柳成林。宮門深閉花千樹。應抱春風望幸心。

咏津門　崔旭

滿眼繁華看逝波。肩輿塞路走如梭。沈檀珠翠來閩海。花鳥樓臺繞衛河。商賈競趨鹽筴利。優伶紛逐酒筵歌。笙簫聒得遊人醉。未省津關暮氣多。

大悲院

大悲舊院幾重修。朱記竹垞初碑可尚留。欲向窰窪尋故跡。蘆花野水四圍秋。

又　蔣詩 秋吟

大悲院在北門外。河北窰窪樓一層。幾度登樓抬頭望。開窗但見滿河燈。

咏芥園　康堯衢 達夫

琵琶池上起龍臺。曲曲迴廊近水開。每到紫藤花發處。游人都問芥園來。

又　楊光儀

西沽桑落酒。南郭蓼花洲。芥子園荒後。蓮坡跡在不。空廊頹夕照。流水送行舟。

城西花廠　汪沆

重紅複翠接村畦。比屋都居花太醫。劇愛小園蜂蝶鬧。籃輿日日掛偏隄。

大覺庵看芍藥　梅成棟

花國遙臨水。東風撲面香。千畦封暖翠。一逕豔斜陽。蝶惹紅圍寺。鶯啼綠過牆。村僧解迎客。半日足徜徉。

又　崔旭

大覺庵前野徑斜。千畦錦繡爍朝霞。游人漫說豐臺好。百畝先開芍藥花。

棹歌　沈峻

家家戶戶對篷窗。白鷺飛來照影雙。楊柳桃花三十里。罟師都慣唱南腔。

又　楊光儀

桃花水暖長魚苗。曉市浮梁宿霧消。大沽打槳小沽賣。葉葉蒲帆逐晚潮。

竹枝詞　楊映昶 米人

海國波濤接杳冥。趁風番舶正揚舲。東沽水合西沽水。楊柳青邊楊柳青。

臨水人家傍岸居。門前秋水映芙蕖。臨流結得千絲網。網得雙雙比目魚。

鸂鶒艓子小於萍。販得鮮回盡入城。青鯽白蝦充饌好。登盤須遜女兒蟶。裙帶蟶女兒蟶俱產泥沽葛沽等處。

生計惟憑舊釣車。會魚網罷網羊魚。更臨葦岸烹回網。便啜西施乳不如。回網魚不受釣餌漁人以叉得之味美冠水族。

海邦七十二沽傳。賤賣魚蝦不論錢。一自年來水荒後。頓教價值倍於前。津門向多魚蝦有時亦少而貴。

今歲真逢大有年。蝗蟲飛過海東邊。不愁魚貴惟躭蟹。一個團臍僅一錢。梅成棟樹君

蘪蕪楊柳綠依依。檣燕檣烏立又飛。賺得南人鄉思緩。白魚紫蟹四時肥。失名

桃花口　康堯衢

酒旗風影向人斜。畫意猶存點點霞。醉裏不知村樹盡。尚逢牧豎問桃花。

楊柳青　崔旭

滿釜魚羮氣味腥。小船偶傍樹陰停。儂炊香飯郎沽酒。雨岸春風楊柳青。

織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紅襖淺藍。小轎一乘船載過。郎家河北妾河南。

放響鴿　崔旭

清脆鈴聲箇箇圓。臨安舊俗說當年。近來響愛葫蘆好。斜日微風放鴿天。

又　楊光儀

未許輕寒到被池。沉沉簾幕夢醒遲。鈴聲清脆晨曦上。恰是人家放鴿時。

竹枝詞　唐尊恒芝九

繁華要算估衣街。宮北宮南市亦佳。東北門邊都是水。晴天也合着釘鞋。

水波渾濁是城河。惹得行人掩鼻過。更有矢遺滿街路。須防鞋上踏來多。

街道寬平店鋪齊。洋場新闢竹林西。紅塵十丈因風起。不是驢蹄便馬蹄。

鵪鶉蟋蟀鬬輸贏。猶是南邊覓利情。游手也知閒不得。擎鷹駕雀滿街行。

火燒（餅名）已熟肉還生。都仗抽簽賭箇贏。可笑朦朧初睡起。呼盧喝雉靠窗聲。

鴿子（俗名風箏）高低冬使旋。冰牀來往夜無停。客中莫忘營蘿蔔。煤火薰蒸未易醒。

廣仁堂設廣施仁。教養津河兩府人。近日官場興水利。怡賢王位請來新。

議和詔降九重天。為受生靈要保全。請看析津人第一。張家門口匾新懸。（謂張公錦文）

詩家

崔　旭

津門名勝足詩家。沽上題襟事已賒。前輩風流搖落後。獨留清韻在梅花。（謂梅樹君）

畫史

墨竹昔稱吳念湖。雅村健筆近時無。訪舟青文工山水。迥與尋常畫史殊。

竹枝詞

津門　梅寶璐　小樹

生涯海國足勾留。十里魚鹽美利收。好是船山詩句切。二分煙月小揚州。

九河天塹近漁陽。三輔津梁著水鄉。海舶糧艘風浪穩。齊朝天后進神香。

水西莊圮蓮坡老。艷雪樓空憶蕨村。提倡宗風誰再振。梅花社冷愴吟魂。（城西水西莊。艷雪樓。）

（夾運河兩岸。為國初查佟兩先生結天下名流讌集之所。道光年間。先君子樹君公。立梅花詩社於水西舊跡。一時南北詩人唱咏最盛。）

環城三岔水瀠洄。旌節花繁不斷開。誰信貞魂銜燕土。屢經浩劫未成灰。（津邑女子節烈者多。）

丁字沽邊柳萬條。青青一帶鎖紅橋。帆檣縱借東風力。消息全憑子午潮。

桃花寺外桃花口。楊柳村邊楊柳青。七十二沽沽水潤。半飛晴絮半飄萍。

念年風鶴嘆頻驚。水旱交侵逼一城。億萬人家生路仄。既開夷館更屯兵。

保障危城抵萬軍。令威功德口碑存。長隄近衛生民命。能創能因仗使君。（謂天津道憲丁樂山觀察。創築隄工。拯飢救溺。活民之功。）

闕很風强最可嘆。相延無計挽狂瀾。雖然挺險終稱順。不畏嚴刑畏好官。

夷樓高枕海河涯。科第連年詡國華。不重文風重文運。榜花香鎮外洋花。

粧束花鎖重兩餐。南頭北脚致時觀。家家遍學蘇州背。不避旁人後面看。

書香束手已堪嗟。銅臭揚眉氣燄奢。安得西江一掬水。洗他風俗尚繁華。

上元觀燈有感

人海喧闐駕海鰲。上燈時候到通宵。笙歌逐隊春雷響。粉黛傾城夜月嬌。不惜金錢輸鬼窟。妄將寶炬燭神霄。繁華自昔相沿慣。浩劫如山尚未銷。

懷天津舊遊　　船山張問陶

記曾孤艇送殘秋。潞水盈盈繞郭流。十里魚鹽新澤國。二分煙月小揚州。衣冠誰醒繁華夢。江海遙通汗漫遊。欲指三山揮手去。只愁風力引飛舟。

新修官道

津城外自院浮橋而下。直接紫竹林。為衝途要道。先曾地甚逼仄。未能一律平坦。於壬午歲。經當道諸公立工程局。築修馬路一道。其法先將舊泥鋤鬆中間鋪墊磚石。厚約尺餘。令小工以鐵鎚擊碎。上加土沙一層。用千觔鐵軸。以數十人牽挽壓實。中高外低。形同龜背。兩旁則砌石成渠。以便卸水。如租界官道式樣相同。早已蕆事。又主捐款。名曰碼頭捐。年中收銀數萬兩。用備歲修。並設夫役逐段灑掃。又由工程局出示。著鄉民備車輛。每日載污穢糞土傾於下流。恐人阻止。並發給諭帖一張。小旂一面。蓋以印記為據。道路砥平潔淨。行人稱便。咸感周行之惠我也。

補天煉石豈尋常。碎石修途計亦良。築罷登登三萬杵。沙鋪一道碾輪忙。

今歲又擬興修城內街道。及城外單街。估衣街。竹竿巷。針市街等處。所有通衢。俱作石路。並將郡城內外溝渠。一律疏濬。現經天津縣　陳邑尊。以開辦之初。係用人之

際。因念管押匪賊人犯衆多。一室羣居。穢氣熏蒸。易致疾病。擬令在押人犯充役。隨時挑挖。勞其筋骨。以勵其愧奮之心。每日飯食錢文。按照雇價減半發給。分别取具鋪保。身穿號衣。且派役看管。不使脫逃。及在工次滋事。如能安心挑修。日後准其保釋。如此則各有自新之路。不致廢棄終身。而工程得以速成。經費亦可撙節。洵一舉而數善咸備焉。已稟奉　督憲批准。出示遵行矣。

官道條例

城外官道修成曾於百丈內外。分作一段。派兵役二名。身穿號衣。分班看守。晝夜輪流。每六點鐘上段十二點鐘換班。由工程局特派候補千總督率。不准兵役偷閒坐卧。擅離職守。並設打掃夫二名。隨時灑掃。以期潔淨。應用器具。由局給領。官道行人衆多。難免是非。遇有口角爭鬭。該兵立即阻攔。如勸阻不聽。即將爭鬭之人扭送來局。以便送究。如地面寬展之處。設有擺攤賣貨。不碍官道。准其設賣在官溝以內。不准擺攤。看街兵役如有隱縱勒索情弊。查出立即責革。並將該攤逐去。一併究懲云。

脚驢東洋車

自官道工竣。人慶康莊。趕脚驢者。及拉東洋車者。尤稱利便。兩項約以數百計。尚陸

續增添有加無已。人以價廉隨地雇坐。每來一客。而若輩不分次序。儘先搶奪。爭攬之聲。鬨然莫辨。趕脚者。執鞭飛跑。追隨驢後。拉車者。促促如轅下駒。汗流浹背。東來西往。馳走如風。是雖食力為生。頗不容易。然尤須瞻前顧後。倘於行人稍不仔細。致有衝撞之虞焉。

高麗館

朝鮮公館。建於閘口下風神廟旁。不獨朝貢往來。藉停車馬。又因朝鮮現與各國換約通商。必須商務委員常川住此。遇有與各國交涉重大事件。可與中朝官憲會商籌辦云。

外國租界

天津開設通商口岸。始於咸豐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諸國永租地基建屋貿易。自紫竹林前至東北沿河一帶。為法國租界。房舍尚未蓋齊。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碼頭以下。地名杏花村之處。為美國租界。居中之地。為英國租界。東以河為至。西以海大道為至。街道寬平。洋房齊整。路旁樹木。葱鬱成林。行人蟻集蜂屯。貨物如山堆曡。車驢轎馬。輒夜不休。電線聯成蛛網。路燈列若繁星。製甚得法。清雅可觀。亦儼如一

租界例禁

禁煙館　禁娼妓　禁乞丐　禁聚賭酗酒鬭毆　禁路上傾積灰土污水　禁道旁便溺　禁攀折樹枝　禁捉拿樹鳥　禁驢馬車輛隨意停放　禁騎馬在途飛跑

駐津各國領事官

英國領事官　俄國領事官　法國領事官

德國領事官　美國領事官　日本國領事官

奧國領事官即奧司馬加英國代理　和蘭國領事官英國代理　丹國領事官俄國代理

瑞國領事官法國代理　比國領事官即比利時仁記洋行代理

附詩　邘江李默菴

峩峩公廨壓河干。絕少威儀似漢官。樓閣不殊商賈宅。獨標旂桿插雲端。

洋行

英商　怡和洋行　仁記洋行　寶順洋行

廣隆洋行　新泰興洋行　新載生洋行
滙昌洋行　馬記洋行　滙豐銀行
大英藥房　高林洋行　飛龍洋行
老德記藥房　新沙遜洋行　屈臣藥房
俄商　阜通洋行　阜昌洋行　益利洋行
順豐洋行即薩寶實　恒順洋行　貴平洋行
裕順和洋行
法商　啟昌洋行　亨達利洋行兼賣鐘表八音琴寒暑風雨表顯微鏡等各色洋貨
美商　豐昌洋行
德商　信遠洋行　世昌洋行　世昌機器行
德昌洋行　森裕洋行兼賣鐘表玩物　利順德洋行
增茂洋行兼賣琴物如亨達利同　信利洋行
租界洋房
工部局　醫生住房　大昌和客寓　打球房　天主堂

崇德堂　養病院　講書堂　戒酒樓

紫竹林前公地

會訊公廨　津海新關　新關稅務司　電信文報處

開平礦務局　平泉州銅礦局　大清郵政局　北洋水師營務處

租界工部局巡捕

工部局亦曰巡捕房。以分派巡捕。平治道塗。是其專責也。看街巡捕。衣有左右圓圈。內有中西號碼。使人易識。手持木棍。晝夜看守。分段巡查。風雨無阻。每六點換班。遇有小竊及爭鬬等事。立即扭送捕房。以憑究辦。總捕頭為洋人。其等級在衣袖上。有金線三環四環者。人因以三道四道呼之。其平治道途。僱用夫役甚夥。每日掃除街道。灰土瓦礫。用大車載於曠野傾倒之。夜晚則點路燈以照人行。立法皆善。巡查賊匪。宵小潛蹤。人得高枕安居。清理街道。無穢氣薰蒸。不致傳染疾病。為益甚大。何樂如之。

半車瓦礫半車灰。裝罷南頭又北來。此例最佳誠可法。平平王道淨塵埃。

施醫養病院

新建養病院碑記

竊以四然察疵，惟醫方克達徵六氣感人，勿藥焉能有喜。此周禮所以有醫師之設，月令所以垂蓄藥之文也。津郡素稱善地，育嬰有堂，恤嫠有會，患民善政，無不備舉，獨於施醫一事闕如。爵閣督憲李　推民胞物與之懷，行濟世患人之政，俯念民瘼，爰思拯救，乃延英醫馬君根濟假館　曾公祠，施醫捨藥。求診之人，絡繹不絕，或投以丹丸，或與之針砭，痿痺則起以電機，贅疣則施以剸毅，瘀癰盡起，微腫全除。凡局內之經費，皆　中堂之仁施，萬姓謳歌，四民感戴。而　中堂仁患之心，有加無已，念沉疴之孱弱，赴局維艱，惆宿疾之阽危，就醫宜邇，乃復　命於紫竹林醫寓之旁，捐建養病院一所，每年經費，悉出　中堂恩施，闔郡　官紳，亦各解囊襄助。於是量地布基，鳩工搆宇，經始於己卯九月，落成於庚辰季秋。大厦宏開，登瘡痍於衽席，善門廣闢，起疾病以刀圭。將見三津蒼赤，共樂春臺，四境黎元，咸登壽域。是皆　爵閣督憲之殊恩，　樂善諸公之盛德也。爰勒文石，以垂永久，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是為記。

龍飛光緒六年庚辰秋九月穀旦敬立

又記　斯院工竣於光緒庚辰之九月，至十一月朔，行開院禮。是日　李爵相親臨，中西官憲咸至。中國自　運憲　海關道憲而下四十餘位，西國自各國領事稅司

而下三十餘位。馬君援泰西例。上　爵相德政頌。英俄諸領事。亦皆頌　爵相之德。而　爵相虛己不伐。歸功衆善。主賓酬酢。極為歡洽。洵有中外一家之概焉。爰勒於石。以誌盛事。

斯院在紫竹林後。海大道旁。其中掛號房。司帳房。診脉發藥之房。割症房。養病房。無不畢具。另有學習醫理之塾。在院肄業。顏曰醫學館。其房屋之軒敞。規模之整肅。藥品之精良。器具之美善。可稱完備矣。兼施種牛痘。戒除煙癮。廳前有楹對一聯。為合肥相國手書。其文曰。為良相。為良醫。衹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

郵政局

華洋書信館。於光緒四年設立。今改為撥駟達信局。由海關稅務司經理。開設在紫竹林新海關旁。專寄送京都。牛莊。芝罘。上海等。南北各口岸來往信件。及內地各處亦可代交妥實信局投送不悞。每信一封。計重四錢以內。無論遠近。衹收銀三分。合大錢四十八文。再重者信資遞加。若寄外洋之信。務須將信票粘在信後面。其信票有三種。每一箇。有值銀一分三分五分者。每種以二十五箇為一張。可預向本局買

用。在冬季封河後。輪舟不便行駛。即由陸路用馬馳遞。例價照加。妥速而無遲悞。亦
裕　國便民之道也。

北洋水師辦公處

北洋水師營務處建於紫竹林法國公廨。於癸未五月落成。衙署宏深。堂廡軒敞。又有洋房兩所。樓閣崢嶸。美輪美奐。殊耀外觀。名之曰迎賓館。以備各西官過津憩息。爲授餐適館之區。屋中一應器具。華麗整潔。皆選購西國精良之品。使人取攜如意。可謂於柔遠之道無微不至矣。

天主教堂

天主教傳自法國。傳道師稱曰神父。（一作神甫）紫竹林租界。有天主堂一座。氣象壯觀。前曾在三岔河口建修教堂。樓高三層。於庚午年五月因謠起事。經土人焚燬。後改爲法國塋地。蓋天主教傳入內地。年代已久。信奉者衆。良莠不齊。禮拜誦經。亦虛演故事。因屢招物議也。

謹錄庚午六月　曾中堂奏疏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侯臣曾國藩兵部左侍郎通商大臣臣崇厚跪　奏。爲查明

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國藩。於六月初九日靜海途次。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等因欽
此。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
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明公道。臣國
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
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寧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
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
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
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遺失幼孩
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
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
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
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採生配
藥。野番凶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天

主教本係勸人為善。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亦意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䘏窮民為主。每年所需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嚴秘。莫能窺測底裏。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為地窖。不過隔去潮濕。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又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女在後院。女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由是浮言大起。本自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以為據。而又積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而眾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詢。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噪。同時並舉。猝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懇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

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盡屬虛誣宜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尚不失為義忿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拿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乃風尤不可長記名臬司丁壽昌現署天津道缺即以緝兇事件委之該署道督同府縣辦理當可勝任至武蘭珍犯供既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為解釋羣疑起見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謠亦即如此辦理其後豐大業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化導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現已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由臣國藩揀員署理其毆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數惟仁慈堂尚有女屍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為棺殮交英國領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國之人已由俄國領事官孔氣驗明掩埋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法國公使羅淑亞業經到津議及賠修教堂事宜臣等擬即派員經理餘俟有端緒續行陳奏其悞斃俄國之人命悞毀英美兩國之講堂亦俟議結另行具 奏所有查明大

概情形。謹恭摺先行會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醫養病院

醫養病院亦曰仁慈堂。現在紫竹林前。為法國教堂建立。司其事者。為法國童貞女數名。每日施醫捨藥。病重者。取保住院就診。男婦有別。衣食鋪蓋。院中皆備。樣樣精潔。早晚侍奉湯藥飲食等事。周到之極。謝儀絲毫不取。可謂不愧仁慈二字。

耶穌教堂

英美二國所傳之道。為耶穌教。其中禮節。與天主教迥別。傳教者。稱曰牧師。聚會之所。曰禮拜堂。又曰講書堂。津城內外。計有七八處。每日開門講道勸人。其教之大旨。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贖罪救靈為切要。一切戒訓規條。尚合情理。欲使人人為善。諸廢俱興。有維持風化。左右儒術。救正時弊之心焉。今信奉之人尚屬不多。緣人信教與否。各隨己見。概不勉强。而牧師輩皆彬彬儒雅。抑抑撝謙。廣有見聞。善於言論。識見甚精。心思最細。如講究理學格致諸書。多半出自傳教者。精益求精。有裨實用。凡利人之舉。莫不樂為之。而人世之毀譽。所不計也。

又英法美國各教堂。立有義學數處。本地子弟就傳者。不乏其人。課讀四書五經。並隨同聽道云。

附詩

榕城 楊春芳

梯山航海不辭勞。重譯西來道路遙。欲化同風歸至善。發騰振瞶志原高。

婦嬰醫館

婦嬰醫館。亦建於海大道旁。由美國士商捐建。復承李爵相捐助過半。院中司其事者為美國閨秀某醫士。每日施醫捨藥。婦幼雲集。病重者。住院就診。無論新舊內外各病。無不應手而愈。爵相夫人贈匾一方。額顏姮娥仙藥四字。該館規模。亦井井有條。秩然不紊。遠近皆感戴之。滿目瘡痍。行將登仁壽之域矣。

西歷

西歷無閏。故以三十日為月小。三十一日為月大。核之三百有六旬又六日。仍與中歷無異。每歲元旦。總在中華冬至後十日也。東洋日本國。正朔亦同。惟俄國則較晚十二天。

禮拜

七日一禮拜。爲西人休息之期。即中歷虛昴星房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藝事。商停貿易。西人或赴堂禮拜。或攜眷閒遊。緣人六日操作。必精神倦怠。以此日遊目騁懷以均勞逸。是養生之法。殆亦七日來復之理也。

外國節期

外國清明節。在四月首次禮拜之五日。相傳爲耶穌教主受難之期。冬至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華冬至後三日。爲耶穌降生之期。寓津西人皆停辦公事。海關亦封關一日。七月初四日。爲美國華盛頓立國之期。七月十四日。爲法國立國之期。是日。其領事公廨閒讀當時記載之書。或奏西樂。或放花炮。懸燈掛旂。跳舞唱歌。窄袖纖腰。相與爲樂。以記勝事。望之絢爛異常。殊足娛目。以上皆西歷日期也。如遇中朝元旦冬至　萬壽各令節。外國船隻。亦照例高懸五色彩旂。以申慶賀而敦和好之誼云。

賽跑馬

紫竹林下。有村名梁家園。環村有圍牆。名曰牆子。其外即係西人跑馬場。一片郊原。寥廓無際。每年春秋佳日。寓津西人。必循常例各賽跑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

或三四騎或六七騎並轡齊驅風馳電掣中立標準以馬至先後分勝負第三日增以跳欄跳溝等技捷足先登者得彩甚鉅西人咸拍掌落帽歡呼相賀是日也人聲譁然蹄聲隆然各國之旂飄飄然各種之樂嗚嗚然跑馬棚邊不啻如火如荼矣傾城士女聯袂而往觀者或駕香車或乘寶馬或煖轎停留或小車獨駕衣香鬢影盡態極妍白袷青衫左顧右盼聽奏從軍之樂暢觀出獵之圖較之錢塘看潮萬人空巷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焉此數日各洋行皆杜門謝客海關亦封關停辦公事云

草色平鋪賽馬場驊騮開道競飛揚西人角逐成年例如堵來觀舉國狂 古潤招隱山人詩

湖州吳益三詩

千金爭使馬群空風入蹄輕迴不同八駿驅馳分勝負三乘上下定凡雄逡巡半屬揚鞭響踴躍全憑捷足功奪得錦標饒喜色歸途笑語夕陽紅

青浦姚茂才歌

天公特放三日晴驅馬出城馬陣成馬群千百縱復橫黃驃紫騮非一名馬車壓陣轆轆鳴六轡在手塵不驚一騎突出霜蹄輕十騎百騎紛逐争以人習馬馬骨平馬慣騎人眼不生短衣穩坐獮猴精長鬣濃垂氣崢嶸一鞭頃刻十里程風馳雨驟送

且迅宛如樹上跳鼯鼪。又如煙外流黃鶯。忽若電閃激火星。忽若水面行雷霆。長竿奔過駿足停。馬立四野皆無聲。徐行緩轡細柳營。伯樂於此窺全形。我朝尚文久息兵。西人安分不變更。回思天驥下神京。共樂承平四海清。

灑水車

灑水車惟官道用之。外國租界俗呼官道。車上駕方木櫃。可儲水數十擔。櫃後橫鐵管一。遍鑿細孔。其管上通水櫃。內設樞紐。用時以索掣開。水即從管孔噴出。勢如驟雨。驅馬疾行。約可灑半里許。按北地風高土燥。鎮日驢蹄馬蹄。大車小車。往來如織。塵沙隨風而起。非此不足以撲滅也。

飛沙漠漠日炎炎。白袷還防汗雨霑。車過忽成清淨界。看他灑遍水簾纖。李默菴

輪轅轆轆馬騑騑。不使紅塵十丈飛。灑出簾纖如細雨。踏青緩步去還歸。招隱人

衣兜煙捲

紫竹林通商埠頭。粵人處此者頗多。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在先。類多效泰西所為。嘗以紙捲煙葉。啣於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裝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則津人習染。衣襟無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鋪所製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

馬夫輦。英語呼僕曰百了廣語呼曰細崽。窣。率多短衫窄袴。頭戴小草帽。口啣煙捲。英語呼煙捲曰司個而。時辰

表鍊特掛胸前。顧影自憐。惟恐不肖。殊難索解。可博一粲。

咸豐己未舉人津門馮向華杏林

衣兜

衷衣裏面作方兜。舉手探囊逐件投。包括一身多少事。取攜甚便勿旁求。

煙捲　　前人

寸餘紙捲裹香煙。指夾欣嘗吸味鮮。倘使延燒將近口。舌焦唇敝大連牽。

外國花園

園於庚辰歲構於海大道之西。地廣百數十畝。路逕曲折。遍栽花木。小橋流水。綠樹濃陰。規模畧具。每當夕陽欲下。西人挈眷攜童。徘徊其間。為消遣之地。而華人散步閒遊。亦概不禁阻云。

外國墳地

海大道西。有地數畝。環以矮牆。中植樹木。為外國塋地。旅櫬難歸者。即於此叢葬焉。各立碑碣。以記姓氏。

附詩　　邗江李默庵

誰澆杯酒到棠梨。强弱同埋綠草畦。七萬里人三尺塚。旅魂歸否大洋西。

廣東神

粤人供奉神位。在桌台下。曰福德土地神。又於門旁作神龕。書貼曰某某神。早晚炷香祀之。比戶皆然。亦風俗之各異也。

桌臺下神位　馮向華杏林

不從高處敬尊神。地下行仙自在身。疑是清修嫌世擾。故藏案下避凡人。

大門旁神龕　前人

神仙專傍此門中。佛號新書紙貼紅。半燭兩枝香一炷。耳邊慣聽往來風。

盆湯

津城浴堂。計有數十家。皆稱盆池兩便池塘則終日熱水。洗浴者。日約一二百人。類多肩挑背負之輩。價不過銅錢七文。每日雖云換水二次。然穢氣難堪。人皆掩鼻。而盆湯亦有名無實。近惟紫竹林之新園盆湯。可推巨擘。房間雅潔。陳設華麗。內分三等。曰客盆曰官盆曰官雅盆。尤為清潔。盆是西洋式。湯如蘭蕙香。煙茶胰皂。無不精良。梳髮剔脚。無不如意。彈冠振衣之人。別有神清氣爽之概焉。另外兼有清茶座。茗

碗小叙幽雅宜人。堂為孫主人創設。主人通洋語。並能操吳音。慷慨好友。酬應周全。每日高朋滿座。大江南北仕宦商旅到此不須興鄉思之感也。

叫賣

拍賣亦曰叫賣。凡華洋傢什貨物俱可拍賣。先期粘貼告白。定於何日幾點鐘。是日先懸旗於門。屆時拍賣者為洋人。高立臺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價。彼此增價爭買。直至無人再加。拍賣者以小木槌拍案一聲為定。即以價高者得貨耳。俗名賣叫貨。

客棧

天津為水陸通衢。舊有客店。在西關外及河北一帶。約有數十家。自通商後。紫竹林則添設輪船客棧十餘家。粵人開者居多。房屋寬大整潔。兩餐俱備。字號則有大昌。同昌。中和。永和。春元。佛照樓等。每有輪船到埠。各棧友紛紛登舟接客。照應行李。引領到棧。並包攬僱馬車。寫船票。及貨物報稅等事。此外又有山東客棧。如人和。協和。信合。四合等字號。專接登萊青東三府商旅棲寓云。

初登海舶到天津。土語糢糊聽不真。紫竹林邊多客館。名韁利鎖兩般人。（唐芝九 尊恒）

脚行

天津扛抬報謂之脚行。向係分門別戶。把持街頭。每以爭奪生意構釁。動則揮拳持械。兩不相下。謂之爭行市。已經地方官憲為分清界址。釐定章程。不得攙越爭執。而今凡有搬運貨物挑抬行李者。當按地段召僱。視道里遠近言定脚力若干。然遇異鄉孤客。亦屢有多方需索之習。未免欺生耳。又有推貨小車。任重可載千觔。橫衝直撞。絡繹於途。尤屬強橫可惡。

中外國異俗

津地華洋雜處。互相交接。茲將中外國習俗不同之處。畧記之。中國人梳辮。以剃髮為修容。西國人以頭上髮短為美。只剃面而已。中國飲水沐浴。俱用熱水。而西國則俱用冷水。中國人讀書寫字。自右至左。西人讀書寫字。自左至右。中國羅盤曰定南針。西人曰指北針。中國人以指甲長為修飾。西人以指甲短為修飾。中國人見親友。以戴帽為有禮。西人見客。以脫帽為有禮。中國人尚左。西國人尚右。中國人於肆筵設席。每先茶點而後飯。西人則先飯而後茶點。中國人鞋頭高而跟淺。西國鞋跟豎而頭低。中國人以紅為吉色。以白色作喪服。西人以黑色作喪服。以白色為吉服。中國茶碗有蓋在上。西國茶碗有盤在下。中國人娶妻。一從父母之命。聘定之餘。美惡

不能更改西國人娶妻尊行自己之志聽其自擇兩情無不和睦中國人當迎娶之曰新人涕淚交流西人當迎娶之期新人欣喜交集中國人以男爲重養育教誨男先乎女西國人子女並重養育教誨女與男同中國人請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視女如僕西國人請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語待女如男中國人生女裹足終身艱於行步西國人生女無此習一生隨意遨遊中國人謂意會藏諸心內西國言意思聚於腦中此外尚有多端不勝枚舉大抵中西習俗懸絕者居多往來交際亦不可不知也

附勸戒煙詩　嘉定　宋書卿

婉勸休嘗鴉片煙不惟無益費金錢吸時可笑迷雙眼癮到堪嗤聳兩肩貌若鳩形神易耗毒如鶴頂壽難延人間煙火君休食莫誤青春美少年

勸戒鴉片煙詩　福建　謝錫恩

當年底事設迷津失足堪憐了此身無病健軀偏惹病傷神毒物要留神只緣暫服療微疾誰料長餐作廢人藥圃叢中罌粟子問天生此究何因

遊戲無妨癮已纏通宵風月不論錢如何都作牀中客豈得長爲夢裏仙弱足遲遲

艱鶴步。孱軀漸漸聳高肩。韶華一榻消磨盡。如豆孤燈伴枕邊。

心如明月被雲遮。眼似離魂不識家。滿榻煙霞空好夢。一床富貴是虛花。懶啖永晝思長臥。禍始良宵走狹邪。日日難離茶飯缺。急於饑飯渴求茶。

太息浮生夢一場。醒來尚未熟黃粱。人間那有還魂草。地下難尋續命湯。如鬼現形慚面目。行尸走肉病膏肓。贈君不必長生藥。此即千金肘後方。

勸戒煙黃鶯兒　半覺子

苦勸要君知。急回頭切莫遲。喫煙一事如尋死。難續宗支。難延後嗣。這般報應皆由此。快尋思。聽吾苦勸。不改待何時。

蕩產又傾家。鬻兒女。棄爹媽。朝朝伴臥煙燈下。眼已如花。心又如麻。知交那有真情話。實嗟呀。執迷不悟。猶自樂堪誇。

終日夢昏昏。賣妻子。騙弟昆。親鄰朋友私談論。白晝懵騰。黑夜精神。情同盜賊真堪恨。陷人坑。膏粱子弟。難進正經門。

明是借精神。該六十。只卅春。都緣入了迷魂陣。無益於人。有損於身。短肩縮項真堪哂。破衣巾。形骸消瘦。自與鬼為鄰。

何必太糊塗。雖人世實冥途。分明就是陰曹府。名利難圖。祖德全汚。一家骨肉何能顧。悔當初應酬兩口竟把終身誤。

此累竟長拖。漸郎當受折磨。有湯有水猶還可。滋潤無多。汚穢為窩。女人也吸尤堪惡。自投羅網常敗壞。欲恨欲如何。

文雅好名頭。消白晝。入青樓。吞霞吐霧心先逗。小土溫柔。大土濃稠。輕挑一葉誰能彀。不憂愁。五更待漏。枕席尚彌留。

喫大說噴雲。買黑土。棄黃金。如花家產全消盡。耗卻光陰。減卻人情。和他約會時難定。為何因。如斯形景。還不急回心。

此輩沒人憐。癮來時。心似煎。垂頭喪氣真靈驗。鼻涕漣漣。眼淚涓涓。聰明人也糊塗變。被魔牽。若能轉念。立地即神仙。

休怪我嘮叨。聽我說。實在高。望人改過回頭早。煙具如刀。煙館如牢。急須細想抽身好。要求饒。除非戒了。苦勸肯辭勞。

勸戒鴉片煙歌

無名氏

何物名鴉片。流毒徧宇宙。每看吸食者。往往多減壽。明知毒似砒。胡乃人紛就。世皆

易犯者。只緣迷花柳。假彼作纏綿。藉此閑情竇。所以受癮深。黑夜當清晝。嗟爾佳子弟。詩書懶研究。嗟爾商賈人。從此懶貿易。父倡子偏隨。相將承堂構。不思營本業。全仗家富厚。雖云祖業殷。家財似卮漏。轉眼幾年來。漸把田園售。悠悠自心甘。饑寒猶在後。到頭不自支。何以保老幼。敝履還決踵。捉襟更見肘。此際對親友。罔顧形沮忸。喪身並敗產。人棄天不佑。況且國與家。兩法不寬宥。譬之萬丈潭。一溺何堪救。勸爾佳子弟。立志嚴自守。賭場莫去探。楚館莫去走。內遵父母訓。外交擇良友。執玉捧盈同。勿使奸徒誘。終日苦埋頭。書裏黃金有。勸爾吸煙人。及早宜回首。此身父母身。莫把劬勞負。勸爾悔悟人。關心莫沾口。彼岸既云登。戒之如防寇。各將本業勤。勤儉能致富由來數十年。可鑒前車覆。奉勸世上人。勿謂吾言謬。

由津出口貨物

古玩　銅磁器　駝羊毛　馬猪鬃　牛驢騾馬皮　牛羊骨角　各色皮貨　蠶繭　亂絲頭　棉花　土布　土酒　靴鞋　草帽緶　毡絨毯　毡帽　羽扇　椒　參　藥材　金針　紅棗　桃杏仁　花生　瓜子　大頭菜等類

稅則水腳附畧

出進口貨物稅則大概估值百兩者。徵稅銀在五兩之內。出進口各納半稅。惟洋藥

I242·1
39
1362084

每百觔徵稅三十兩。貨物出口水脚價銀。各輪船公司自有定章。大約按照估值價算。每千兩者。收水脚銀在五六兩之間。外計玉石古玩等物。照估值每千兩收水脚銀十二兩五錢。騾馬每隻水脚二十兩。洋土每箱水脚三兩。壽材每具水脚十五兩。靈柩二十兩。

部照誥軸。按估值每千兩水脚十二兩五錢

如各貨物代裝轉口船。去九江漢口福州廈門汕頭香港粵省等處。按估值價算水脚。貨照例價另加。每千兩水脚銀七兩五錢。如代裝轉口船去鎮江甯波。另加水脚銀五兩。土酒水脚。每擔加一兩。

輪船搭客價目

由天津至煙臺。官艙每位銀二十兩。如隨帶跟人一位。加收銀三兩。餘外照大艙客位照算。

至上海。官艙每位三十兩。跟人一位加收五兩。

由天津至煙臺。大艙每位三兩二錢五分。

至上海。大艙每位十兩零八錢。

如在船面房位。由津至煙臺。每位收銀六兩。至上海每位收銀十三兩五錢。

如帶孩童一名。十二歲以內者。收價減半。三歲以內者不收。

津門雜記卷下終

清 錢泳輯

履園叢話

履園叢話提要

清虞山錢梅溪輯自舊聞至雜記凡二十四卷舉凡人情物理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載昭文孫君原湘曾敘之若云遺愁索笑則淺之乎視此書矣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為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為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論。警頹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序既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貴於邱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戔戔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即以為遣

愁索笑可也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總目

舊聞　叢話一
閱古　叢話二
攷索　叢話三
水學 救荒附　叢話四
景賢　叢話五
耆舊　叢話六
臆論　叢話七
譚詩　叢話八
碑帖　叢話九
收藏　叢話十
書畫　叢話十一
藝能　叢話十二
科第　叢話十三

祥異　叢話十四
鬼神　叢話十五
精怪　叢話十六
報應　叢話十七
古蹟　叢話十八
陵墓　叢話十九
園林　叢話二十
笑柄　惡俗附　叢話二十一
夢幻　叢話二十二
雜記上　叢話二十三
雜記下　叢話二十四

右履園叢話為　先君子手輯計得二十四卷合成八集前經流傳海內嗣因庚申歲遭兵燹後原板稍有遺漏今壽等集貲補刊藉以問世并誌先澤之幸有存焉爾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春二月朔男曰壽重修謹識

履園叢話目錄

卷一

舊聞

有福　天道好還
沈百五　血袍
席氏多賢　吳留村
王永康　儆異
小韓都堂　欠糧
善知識　康熙六次巡江浙
鬭富　南州逸事
測字　題壁
騏驥詩　人心刁詐
鐵面御史　明哲保身
陸清獻公　御舟即事詩

重遊虎邱詩　燒坯
水鑑　為政不相師友
獨力捐辦御道　失一知己
安頓窮人　田價
米價　銀價
卷二
閱古
周舀鼎　周邢叔鐘
周太簇鐘　周散邑銅盤
秦權　漢量
漢陶陵鼎　漢銅洗
建昭雁足鐙　漢長安銅尺
古泉　錢范
秦漢銅印　秦漢瓦當

古磚　銅鼓
銅帶鉤　玉昭文帶
古鏡　唐鏡
鐵券　金塗塔
宋宣和銅器　宋磁器
岳氏銅爵　秦檜鐵鍋
元石礎

卷三

考索

動　錯簡
出母　苟
仁　三歸
亳　舊周
寡公　廋詞

元堂　並爲倣

草書　老先生

名士　古今人表

親家　大長公主

關侯世家　打跧

海市蜃樓　請雨

水車　土地之神

潤筆　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爲錢　札樸

北音無入聲　古韻

鯤鵬　梅梁

補天射日　顔淑冉子

繖　扇

轉蓬　宗譜

墓碑　四金剛
孟蘭盆會　宋儒
時藝　題目
紙錢　七七

卷四

水學

總論　太湖
三江　來源
枝河　水利
水害　建閘
圍田　濬池
專官　協濟
附救荒附稟帖稿
公督私藏法　附稟帖稿

圖賑法

卷五

景賢

鄉賢一　　鄉賢二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書南園先生事　　書周孝子事

卷六

耆舊

安安先生　　隨園先生

抱經學士　　覃溪閣學

山舟侍講　　響泉觀察

西莊光祿　　竹汀宮詹

蘭泉司寇　　二林居士

秋帆尚書　　夢樓太守

竹嶼中舍　穆堂侍御
蘇潭中丞　耘松觀察
筠心學士　秋室學士
杜鄉宮保　榕皋先生
二雲學士　黼堂少宰
芝巖太史　魚山比部
杜蚆觀察　秋史侍御
平階中丞　淵如觀察
蘭士太守　宜泉太史
仲子教授　香杜舍人
鶴侶比部　十蘭判官
蓉莊都轉　香洲先生
艮庭徵君　懋堂明府
端慶刺史　子居明府

春噓叔訥岡明府　大紳先生
青湖先生　謙士侍郎
味辛司馬　滌飲先生
晉齋文學　曼生司馬
杖庵先生　二陸先生
雪樵總戎　秦參將

卷七

臆論

五福　三教同源
天道人道　君子小人
寬容密察　富貴貧賤
五穀蔬菜　鳥獸草木
潑墨入儒　忠厚之道
覆育之恩　烘玥注斗

恩怨分明　貧乏告借
為善為惡　不多不少
不貧不富　官久必富
收藏為旺　治家
早起　種田
水利　產業
子弟　立志
吃虧　無學
謹言　所業
利己　習氣
拒客　凶器
驕奢　醉鄉
收成　名利
神仙　貪巧

雅俗　培養
夤緣　順逆
寛逆　貧富
刻薄　同此心
不足畏　關學問
不會做　大才智
回頭看　人身一小天地
凡事做到八分　厚道勢利之别
得氣長短厚薄　過
儉　苦
慳　累
醒
卷八
譚詩

總論　以詩成人
以人存詩　紀存
摘句

卷九

碑帖

周石鼓文　秦泰山石刻
秦瑯琊臺石刻　新莽天鳳石刻
漢燕然山銘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熹平三年　漢熹平石經熹平四年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中平二年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　漢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
漢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　漢小黃門譙敏碑中平四年
漢圉令趙君碑初平三年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漢酸棗令劉雄碑　漢楊氏四碑

兩晉六朝碑

唐觀音寺碣

唐化度寺碑

唐孔子廟堂碑

唐九成宮醴泉銘

唐磚塔銘

唐郎官石記序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麻姑仙壇記

唐滑臺新驛記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四唐碑

唐石幢

後梁征東軍牆隍廟碑記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蜀石經

馬楚銅柱銘

宋高宗御書石經

宋表忠觀碑

墨妙亭詩刻

宋刻

明刻

本朝帖

偽法帖

論刻帖

家刻

卷十
收藏
總論　唐
五代　宋
元
卷十一上
書學
鐘鼎文　小篆
隸書　書法分南北宗
六朝人書　唐人書
宋四家書　趙松雪
總論
卷十一下
畫學

總論　　畫中人

卷十二

藝能

書　　數

射　　投壺

彈琴　　琵琶

著棋　　摹印

刻碑　　選毫

製墨　　硾紙

琢硯　　銅匠

玉工　　周製

刻書　　裝潢

成衣　　雕工

竹刻　　營造

治庖　堆假山
製砂壺　度曲
十番　演戲
雜戲
卷十三
科第
種德　立品
孝感　求籤
夢　鼎甲
元　異事
武科
卷十四
祥異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彩雲

水牛　聚寶珠
道士鵞　邱三近
烏城　銀變蝦蟆
一座四子　珠光
小蛇　搏虎
魚鬭　牛腹中人
魚吐珠　塔裂
天然大士像　錫杖禦盜
鶯粟雞　鼻中人
見祥為禍　樑中出血
抉目魚　貓作人言
失金釧　食鼈食龜
食橘化蛇　背生
雞作人言　大石

蟲荒　牛背書
紅雞蛋　失印
潮來　螢火城
醃蛋有光　古樹自焚
異僧　陰兵
黑土　風龍
小牛　貓異
雪中人蹟　雙面人
一乳六男　神龍攫珠
老母雞　二龍
大龜　鐵人
龍皮　海獸
无亘雷雨　棺影
異事　錦江巨龜

白虬　星異
地中犬　蛤中珠
迎涼　搶米
墨線　板櫈自行
龍帶石牌坊　漢口鎮
天不可測　山鳴地動
妖言惑衆　村牛搏虎
八月十五晡　龍鬬
風暴　大木
老鸛　蛟與龍鬬
塺霾　黑雲
龍見　蟾蜍
火毬　羣鼠渡江
暢春園虎　六月雪

雞異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巨蟒　環雲
卷十五
鬼神
張撫軍退鬼　鄒二癡
緋衣神　鬼戲
錢蓮仙　乩仙
打青神　送涼
聞角庵相士　董庶常
誦大悲咒　春杏
馬公宋相　城隍
鬼迷　滕縣遇鬼
神人呵護　瞽目見鬼
鬼皁隸　彭半壺

鬼婚
淨眼
關聖顯靈
鬼差救人
鬼燒天
陣亡鬼
大娘娘
喚鴛鴦
嫖鬼
無常鬼
還我鬍鬚
鬼說話
買乳
神州廟
逆子冥殛
討債鬼
鬼物憑臨
王大王二
三善
祭品用熱
兩指
倒划船
陳三姑娘
王老相公桑三姐
人面鬼

精怪

鼠食仙草　張氏怪
朱方旦　石妖
小三娘　石虎
寄槖致富　龜祟
蛇妻　妖人
黄相公　蜒蚰精
桃妖　狐老先生
天狗　男女二怪
有聲如牛　管庫狐仙
鼈精　猪首人身
投井　狐報仇
高柏林　樹神現形
蜘蛛網龍　借窩

放火　採蓮朱桂
獺黿　賴堦
毉狐　火怪
佛雲夫人　老段
卷十七
報應
德報　寃報
孽報　忤逆報
刻薄　殘忍
折福
卷十八
古蹟
萬歲山　豐臺
樓桑村　董江都讀書處

直沽　九河故道
岱廟　泉林
趵突泉　南池
艮嶽　吹臺
相國寺　梁王城
汴故宮　夷門
梅花堂拱奎堂　黃鶴樓
赤壁　廬山
馬當山　石鐘山
潯陽江　磈磯
太白樓　識舟亭
滴翠軒　烏江
天門山　濡須
孔子臺　芍陂

淮水　潁水
錢塘江　煙雨樓
檇李城　魏塘
石尊　墨妙亭
王右軍別業　東府
清白堂　越王臺
柯亭　蓬萊閣
雷門　窆石
蘭亭　智永禪師書閣
江文通宅　天台山
桃源洞　桐柏宮
李太白書堂　石橋
白雲山　嚴子陵釣臺
九仙山烏石山　延平津

卷十九

陵墓

夏禹陵　商吴泰伯墓
商仲雍墓　商大夫彭祖墓
周延陵季子墓　周先賢言子墓
周先賢曾點澹臺滅明二墓　周先賢閔子墓
周要離冢　漢高密太守錢咸墓
漢富春公錢讓墓　漢太子洗馬錢京墓
漢孝女曹娥墓　漢東海孝婦墓
三國吳王夫人墓　吳大將軍丁奉墓
晉謝太傅墓　晉永安侯錢廣墓
梁臨川王錢伯仁墓　梁妙嚴公主墓
陳黄門侍郎顧野王墓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工部郎杜甫墓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

唐遜璞先生墓　唐贈尚書右僕射長城令公墓
唐贈尚書左僕射檢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唐宣州旗德縣令贈尚書禮部郎右諫議大夫洪勝王墓
唐贈尚書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水邱太夫人墓
英顯王墓　武肅王墓
廣陵郡王墓　文穆王墓
忠獻王墓　忠遜王墓
忠懿王墓　會稽郡王墓
宋六陵

卷二十

園林

澄懷園 京師　惠園 京師
萬柳堂 以上京師　隨園 江南
張侯府園 以上江南　樂圃
獅子林　拙政園

歸田園　息園
繡谷　懷雲亭
瞿園　涉園
逸園　靈巖山館
寒碧山莊　水木明瑟園以上蘇州
東皋草堂常熟　壺隱園
燕谷以上常熟　康山揚州
小玲瓏山館　雙桐書屋
片石山房　江園
靜修儉養之軒　樗園
平山堂　九峰園以上揚州
錦春園瓜州　樸園儀徵
珠媚園通州　文園如皋
塔射園松江　嘯園

右倪園　豫園上海
日涉園　吾園
從溪園　三泖漁莊青浦
南園太倉　平蕪館嘉定
澹園清河　長春園蕪湖
玉玲瓏館杭州　皋園
潛園　長豐山館
倦圃嘉興　曝書亭
南園　二十五峯園嘉善
青藤書屋紹興　寓園
造園
卷二十一
笑柄
太無竅　閙玻樓

五兩輕　打生員
雎雉　但顧娥娥
性畏蟢子　蝎子太守
王老虎　侮聖人之言
溺於聲色　糊塗人
牡丹亭脚色　喜對
什麽東西　交相拍手
臣愚不敢妄對　平上去入
雁行　小字
打兔子　何須畏
勢利　此亦妄人也已矣
情癡　讀時文
又何加焉　陳見仙
識字　出題

5

小姐班頭　張都轉詩
館　醬
打油詩　兩槐夾井
畫猪　文王課
賦得詩　戲言
三百銅錢　陋吏銘
圈文章　不准
木蘭詩　鑲邊酒
二婢　狗醫
長隨　孝經通四書熟
緋仙　面貌冊
和相　朱玉
素不相能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繡閣英才　官妓

陞官圖　王良善馭
兩耳太聰　者者居
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先為閻羅王定案
惡俗附
出會　賭

卷二十二
夢幻
汲古閣　楊貴妃
許昌　傳聞之甚
鬼胎　自矜埋葬
改名　夢中判囚
文敏公逸事　永和銀杏
陳太守　夢斷龍獄
損陰騭除名　寫婚書

鯉魚求救　賀氏第
先伯桂山公索嗣　沈肯松
夢董思翁　司馬達甫
曹方廣　擊蛇
十神人　枯骨託夢
詩人黄達　鬼神弄人
秦檜鐵像　四十一
三十三　南遊夢
紅面金甲神　注蘇詩
冥獄　西華山神
王太守　東平王馬夫詐人
自挽詩　松雪翁入夢
夢神狡獪　和神國

卷二十三

雜記上

三教　兄弟和家之肥
天人異論　情
可知　戒殺放生
徒陽運河　不可少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廿一經
蔣都督　父子大拜
席宗王　率由舊章
峨嵋老僧　修志
八體　性恭謹
袁簡齋　蘇東坡生日會
改嫁　金石文字
算盡錙銖　布衣可貴
南北氣候　水倉

大歸四事詩
吳書𢾾
朱文正公逸事
易于傳播
福慧庵
紅白盛事
詁經精舍
畢
茂林
莲香校書
楊蜿春
趙梅卿
定數
岑巴雞
機神廟
烏槍打雨
五雲
換棉花
刺史新聞
刑罰不中
奇案
富賊貴賊
經訓堂帖
悟情
裹足
卷二十四

雜記下

阿文成公　示子
得隆慶失隆慶　知音犬
蘇小妹　劉王氏
秀才　小棺材
大蛇　前世事
難得糊塗　東澗老人墓
豪侈　四字
紅裙　尺
貧官　一品夫人
孫春陽　形家言
陳狀元犯土禁　命中缺水
樟柳神　治賊
琴心曲　唐竹莊

牛汝原　喪子
言過其實　滄江虹
陳定吾　浮簽
豔雪山房稾　題壁詩
釋道詩　閨秀詩
做詩阿娘　穆慶能為駢體文
優伶能解韻語

履園叢話卷一

舊聞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粤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梃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歴十有八年剪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叛于粤東孫延齡叛於粤西吳三桂叛於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刼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於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黄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

賞[illegible]儕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修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黄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為章有詩云擒人即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嘗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為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為西席即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為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横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尚圖結援為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為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

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挈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甯。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謹藏於家。珍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繩武。文叔生石埭教諭慶孫。教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嶰山先生。其時易亭尚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既設帳於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果。俯伏大哭。命啟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為忠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諭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楨。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為山中巨富。擾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選危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絃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殁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為尤甚。康侯以為畿輔重地也。不可飢饉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為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不數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刦。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鄖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為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本朝蘆政既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為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聞兖東被燹。暴露骸骨數十萬。募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逋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迮窮討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

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甃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黌宮傾頽朽壞，堅淤而丹艧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尋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説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欽賜舉人世臣，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村民。其頭目曰吳麓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百，出沒於鵝湖茭菱華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兵斂迹，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瑛、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此，與康侯為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略，乃相議曰：民之銜賊也深矣，擄其資，淫其婦，火其廬，恨無人為之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為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興衆，即為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於是荆生入城見邑侯瞿公（名四達，河內人），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荆生曰：然則起一城之衆，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從旁

相助。今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掠貲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攖。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費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即給旗委札。出庫兵。恣荆生所取。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為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為助。日給錢米。為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迭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為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廿五日。賊知之。哭擊羊豕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聖主賢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適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刀出。勒衆唯唯。廿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火

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華甫大呼曰。前近兖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為萬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垓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茭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進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剪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啟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入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甯死賊。毋媚役也。縣官出為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塡港。舟不得行。而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是時蘇州鎮總兵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貌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甚。銜恨刺骨。悁悁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楊營者。誣荆生窩盜。入曹營者。誣華甫宗玉謀叛。入徐營者。誣席氏

一門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辯難。偕友徐敬賓挺身見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凡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其寃。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況宄莫懲。窮詰連引。親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夜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為傾身護持。賄通折獄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劉賊功。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既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慴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令暴者縱之。安者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士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寰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煙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為甚難。亂之則甚易。況鋌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涖茲土。處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内則湖蕩。

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
兵來盜去縱使刦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於賄脫真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
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為盜三府之民不謀同起械船飛
擊徧布洪濤建幟立囤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
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
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為請鎮兵庫竭而粮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鄙儒
畧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剿賊是務捐貲竭產卧甲枕戈凡
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作輸賦稅是非為身謀而為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
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謀誣窩盜又誣造偽札
買偽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而滅族有餘矣瀝肝碎首無以鳴冤誓日指天莫
能伸曲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鞫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死亦瞑目也令生
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
保釐江左嘉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既切淚下交頤土公
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

始雪。即棄集文書。發本縣一獄。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匏山陸四已為鄉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為之出結保護於當事者。士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即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即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為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為姚公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入閩既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既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

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為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為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尚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唫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為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為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為張士誠壻偽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即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於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有傳其事者。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於太湖。沉一大礮於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鐵。夜靜時。袖椎捂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漆虎頭。府籍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於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為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隝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樾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為微員。有事當刑。尊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擲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於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

呼為小韓都堂。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宮牆為之一空。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適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康熙六次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滸墅關。先於廿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為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

馬進閶門士庶夾道至闐塞不得前上輙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部屋極目無際上為睠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封門駐蹕織造府

第二次　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滸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上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庶進萬民宴上頷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飯喫士民復請上又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福也

第三次　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駕俱有黃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迓聖駕字樣自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屬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進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聖詩若干帙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聖道場

百姓歡呼塗路。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顧汧。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賜賞各有差。又賜彭孫遹。尤侗。盛符升御書匾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甯張鵬翮。江蘇巡撫爲商邱宋犖也。上問云。閶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鰷魚銀魚兩筐。乃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到岸。而隨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上升輿笑曰。到也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尼豔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沒有來。具時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寺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上分付衆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

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墩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即由蘇起鑾北發

第四次　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犖尚在任一切行宮彩亭俱照舊例犖扈從時見上勤於筆墨每遇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兩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為不朽盛事上即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臣取入重書賜之上勤於筆墨如此

第五次　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為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甯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　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蜜瓜松子榛子蘋婆果蔔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溫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愼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鬭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即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鬥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届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强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挽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於雅園顧吏部予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

壻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於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為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衖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飢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飢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閶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須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

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為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為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涇宿關帝廟。題二絕句云。昔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亦奇士也。

騏驎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驎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驎之良。尚為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為盜賊。欲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為逆臣吳三桂將領參謀。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畧將軍趙

良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子。竟以壽終。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實。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為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鈕家浜富家乳嫗。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緝凶無着。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即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即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取。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

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銜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為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為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尚書，一閧學，直聲振天下，稱為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尚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閹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陸清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即出示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兄弟不睦，倫常大變，予為斯民父母，皆予教訓

無方之過也。遂自蹺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為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御舟即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於巡撫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即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搆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犖奏曰。將到吳江。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楨寫擘窠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注冊。復還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翮薦。出知江寧府。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為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還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噶禮。以為誹謗。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托。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旋陞江甯布政使。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闈號舍逼窄。請

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禮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着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即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雍正初年。田公文鏡。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遂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宴會。隨到隨見。見後即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禀見遣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為人上者。毋為民鑑。當以水鑑也。

為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軾。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担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公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蒱。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為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為。所謂敏則有功也。

獨力捐辦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桂。馭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

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白梅弟刑部員外蔣揖姪內閣中書蔣應焜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參劾廷桂一摺奉旨嚴行申飭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捐惟揖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朝廷於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以利地方果能罄家爲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辦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揖字濟川諸蔣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疎財官刑部十年明慎練達囹圄有頌聲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爲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爲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干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安頓窮人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爲蘇藩禁開

戲館。怨聲載道。金閶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於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為游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臯農部遊虎邱冶坊浜詩云。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為幸。每畝祇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諸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

米。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為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為常價矣。

銀價

顧亭林日知錄。記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則當銀七兩五錢。萬歷中。猶只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矣。國朝康熙初年。亦不過十餘換。乾隆中年。則貴至二十餘換。近來則總在十八九二十換之間。至於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

履園叢話卷一終

履園叢話卷二

閲古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周曶鼎

鎮洋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此鼎高漢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兩耳三足中有銘文二十四行共計四百又三字銘分三節第一節葢因王錫曶赤環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究伯也第二節則小子㪤訟于井叔以金百爰贖五夫曶受五夫而為誓詞也第三節匡衆寇曶禾十秭曶告東宮因與匡季為誓詞也案說文曰部曶出氣詞也象氣出形籀文從口今無此字皆作曶余謂象人言時口中出氣易於散也春秋傳曰其亡也忽焉楚詞忽而來兮洛神賦飄忽若神漢樊敏碑奄曶藏形皆言易散之義古人命名自有意見不必定取吉祥語如論語之仲忽春秋之鄭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經訓堂之東樓余嘗請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廟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周邢叔鐘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前後面俱十二乳滿身青綠間有

硃砂斑真寶物也。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母曰䵼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得屯乍魯永終于吉毋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鐘。此器曾聞頁單奏進。以斤兩太重。難於擡運入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遽以進宮。遂發還。先生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

周太簇鐘

金陵司馬舍人亶。有周鐘一具。高一尺五寸。銘文中有鸞字不可識。遂將搨本質之歙縣程瑤田先生。以周尺度之。曰此太簇鐘也。瑤田深於小學。當必有據。

周散邑銅盤

散邑盤舊藏揚州徐氏。今歸洪氏華秋嶽。嘗繪圖其形如盤。盤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蝕其半。共計三百五十七字。山陽吳山夫。紹興俞楚江。嘉定錢辛楣。儀徵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蘇州江鄭堂。皆有釋文。阮雲臺先生為浙江巡撫時。收入積古齋鐘鼎款識。嘗命工仿造一個。可以亂真。

案商周之器。西漢時已有出土者。得之以為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張敞鄭衆皆能辨識。其來尚矣。魏晉六朝隋唐之間。無有明其學而為考訂者。自宋劉原父刻

先秦古器記。遂有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踵其後。而趙明誠、董彥遠、黃伯思、薛尚功、王子弁、翟耆年亦有著錄。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將諸集錄證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鑑。尤備千古未有之奇。近時阮雲臺宮保。又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洋洋大觀。愈精愈博。不特可補經傳之所未備。且可益許氏之所未及者。豈僅足資考訂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見商周之物。如鼎鐘甗卣壺爵盤觚觶敦匜鬲。以及戈劍弩機之屬甚多。以有款識者為上品。無款識者次之。亦如看書畫作雲烟過眼可也。

秦權

余於嘉慶甲子。在邗上見一秦權。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共一百字。雖青綠遍體。並不剝蝕一字。心竊疑之。自後又見兩枚。與甲子所見者無異。乃知皆仿造也。

漢量

漢銅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兩。其文云。律石衡蘭奉（蝕二字）。容六斗。始建國元年正

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藏桐鄉汪硯畦家。今不知所歸。又見長白斌少僕家。亦有銅量一具。容米四斗許。亦是漢物。說文斛字。𡋡委注云。米一斛舂為八斗。又云米一斛舂為九斗。據此則量有大小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為一斛也。

漢陶陵鼎

是鼎為揚州阮雲臺宮保所藏。蓋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兩。又云重十斤。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秤之重四斤十三兩三錢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今官斗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權量之不同也。宋陳無擇云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五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當漢唐十兩。故今之升斗尺寸斤兩。皆後大於前也。宮保云器與銘辭不相應者。恐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互錯耳。鼎今藏焦山方丈。嘉慶十九年冬。余從高郵回吳。適遇王南陔中丞同遊焦山。撫摩一過。

漢銅洗

漢銅洗。余所見者。不下十數具。即古盤匜之屬也。有陽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貴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孫大富貴洗。大約皆本朝出土者居多。

建昭雁足鐙

青浦王蘭泉司寇家。有雁足鐙。其鐙槃似雁一足立起。上撚以燈燭油並用。製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輔為內者造銅雁足重三斤八兩云云五十九字。阮雲臺宮保考為大將軍王鳳之物。鳳於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陽朔元年。成帝所賜也。嘉慶廿五年春。余嘗仿造四具。贈斌笠耕觀察。觀察自為製銘每當夜宴四鐙爛然。頗令人發懷古之幽情也。

漢長安銅尺

銅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銅質堅貞。青綠可愛。上有文云長安銅尺卌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計十有八字。篆法精緻的是漢人。與曲阜孔氏所藏慮俿銅尺相等。惟此尺作陽文疊起較之慮俿尺短六分。按慮俿尺。造於後漢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漢成帝元延二年。不過九十二年。已長短之不同如此。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為領縣第一。今文云長安銅尺卌枚。當是在長安鑄者三十枚。此為第二十。未必鑄三十枚以頒郡縣也。晉書律歷志。載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為尺者。

今慮傂尺既流傳人間或又疑此尺為劉歆所造然案宋秦熺鐘鼎款識搨本中有晉尺上有文云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十九字今將此尺與晉尺較之又短八分則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於工部營造尺猶之宋三司布帛尺大於晉尺晉尺大于漢建初尺建初尺大於元延尺元延尺大於周尺是也時代既殊尺有贏羡難以定論云

古泉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泉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考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逌俱有泉譜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幣考翁氏宜泉有古錢考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為天下也葢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即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圜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

泉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壯泉三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
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
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
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
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
之類。陳有太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
有開元通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咸通元寶之類。而開元通寶
最為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兗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
宣廣荊桂藍之字。猶如本朝順治通寶。幕文有同福臨東江宣原西薊昌南河荊雲
浙陽華陝延襄是也。即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
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
嘉慶三年。海州嵇家溝鄉民濬池。得巨甕二。發之。中實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皆滿。土
花剝蝕。蒼翠可愛。

嘉慶戊寅春。紹興西郭門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磚砌成。狀如隧道。其中空洞無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古。中貯五銖錢數萬枚。並無青綠。郡人陳圭堂親見之。攜以示余。余謂漢蜀兩晉時無窑器。唐宋無五銖錢。皆事之不可解者。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窖。深不逾丈。下見墻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歲。荆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歷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崇寧重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元寶。靖康元寶。建炎通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熙重寶。淳祐元寶。皇宋元寶。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元寶。德祐元寶。皆有宋一代之錢。余為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朗齋。方子雲。

孫香泉輩見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用。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叁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

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攩軍樓後。為加築河工隄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枚。並古鏡刀劍之屬。又有銅盤磁梳甚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同元筆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六春十四紹熙春元春五春三同二春四同五慶元春二漢三漢四同六嘉泰春元同二開禧春元春二漢二漢三嘉定春四漢二春十一漢十三春十三漢十四漢元紹定春三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計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按宋史食貨志。兩宋錢幣。本有銅銕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銕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入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蘄州有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

治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大小鐵錢通行於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曰春曰漢者。即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錢笵

翁宜泉太守有錢母說。即朱竹垞所謂泉笵。以銅為之。所以鼓鑄也。今官局鼓鑄皆用翻沙。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錢笵亦不等。有五銖泉一板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兩枚者。笵必兩塊合成。中有二小筍。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動也。惟古來博古家總未及此。余所見有四五種。近亦漸少矣。

秦漢銅印

集秦漢印者。莫備於顧從義之集古印譜。雖宋宣和印譜。趙子昂印史。王俅嘯堂集古錄。皆所不及也。余少時最嗜漢印。所見官印私印。不下千萬枚。皆能鑒別。尤留心於官印。以為漢人繆篆紛紜。參雜隸法。不足以引證說文。而職官之因革廢置。古今不同。實可以表裏史傳也。嘗欲專摹秦漢魏晉六朝職官及蠻夷諸印為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秦漢瓦當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當兩仰瓦之際。爲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筒瓦是也。云當者。以瓦文中有蘭池宮當。宗正官當。宜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秦漢時本名。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卮無當。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璫。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璫。注家謂當卽底也。故謂之瓦當。按瓦當之文。歐趙洪氏俱不載。蓋當時人猶未之見。逮元祐六年。寶雞縣民權氏濬池得古瓦。文曰。羽陽千歲。其事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又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有益延壽三字瓦。自是而後。闃無聞焉。國朝康熙間。侯官林佶人。得有長生未央瓦一。一時名士俱有詩。見於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楓者。以其子官關中。又得瓦當之有文者三十餘種。因作秦漢瓦圖記。至四十八九年間。鎭洋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嘗着關中金石記。採瓦當文字十餘種入記中。幕府諸客。如張舍人塤。宋孝廉葆醇。趙大學魏。錢別駕坫。俞太學肇脩。所獲瓦當最多。後靑浦王蘭泉先生爲陝西廉訪。亦獲廿餘種。而海內通博之士。依兩公以遊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時陽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補長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見諸

君所得。有異文奇字者。皆為雙鉤。用舊甎摹仿。較之原本。豪髮無遺。故特備于諸君。而歙縣程彝齋敦。為作秦漢瓦當文字一卷。逮畢王二公。相繼遷擢。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益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齋申大令兩家所搨本錄之。較畢公之關中金石記王公之金石萃編。為尤備焉。

（十二字瓦）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此宋芝山趙晉齋得於長安市中者。諸君斷為秦瓦。

（蘭池宮當）此瓦晉齋得之咸陽。攷漢書地理志。渭城有蘭池宮。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夜出。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據此則始皇因池以為宮。又即以名宮也。

（衛）此瓦晉齋獻之皆有之。俱得自漢城長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也。彝齋謂漢百官表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當為衛尉寺并宮內周垣下區廬瓦也。

（長樂未央）張宋趙錢諸君俱有之。皆得自漢城。漢書高帝紀。五年後九月。關中治長樂宮。史記高祖本紀。七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此

則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宮即用某字瓦也。

（長生未央）此瓦最多。諸君俱有之。皆出於漢城。蓋亦未央宮瓦。亦取長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長生無極）此瓦亦出漢城。當是未央長樂宮瓦也。

（與天無極）此瓦當與長生無極同意。頌禱之辭也。

（億年無疆）此俞太學得於長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謂王莽妻陵瓦。非也。攷秦漢宮殿。以年壽命名者甚多。率取頌禱之辭耳。

（延年益壽）此瓦趙錢俞申諸君俱有之。亦得於長安市上。當是甘泉宮益壽觀瓦。

（延壽萬歲）此瓦俞太學所得。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瓦也。

（千秋萬歲）此瓦亦諸君所有。出於漢城者。長安志引三輔黃圖。謂未央宮有萬歲殿。此即其殿瓦歟。

（長毋相忘）此張舍人所得。亦出自漢城。不知何宮所施。案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殿者。不知所在。此疑為後宮所用也。

(永受嘉福)此瓦四字俱是蟲篆。蓋漢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學得於長安肆中。引董賢傳為椒風嘉祥。或又引揚雄傳為迎風嘉祥。細審之實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無疆)此瓦錢俞中三君俱有之。皆得於漢城錢別駕定為漢太廟上所施。

(便)此瓦惟一便字。作陰文。申大令得於長安市。引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據此則為便殿所施。

(飛廉)此瓦作飛廉形。俞太學得於漢城。攷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觀。當是飛廉觀瓦也。

(朱鳥)此瓦作朱鳥形。錢別駕得於漢城。案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漢宮闕名。有朱鳥殿。又長安志。未央宮有朱雀殿。一名朱鳥殿。此其所施也。

(元武)此瓦作元武形。上蟠一蛇。趙文學得於漢城。引史記高祖本紀。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云。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即元武闕瓦也。

(鳳)此瓦作鳳形。俞太學從漢城仙女樓下得之。攷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建章宮有鳳闕。此其瓦也。

(萬物咸成)此瓦申大令得於長安市肆。攷三輔黃圖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為名。今云萬物咸成者。當是長秋殿瓦

(上林)此瓦錢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楊雄傳及東方朔傳。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門署衞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書。乃俞太學於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其所由來。或謂天鹿閣瓦。非也。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有二十二觀。有衆鹿觀甲天下者。言其多也。豈即衆鹿觀瓦耶。

(三鳥)此瓦有三鳥形。俞太學得於長安道上。長安志二十二觀中。有三雀觀。此其觀瓦也。

(黃山)此瓦惟黃山二字。俞太學得自興平。漢書地理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長安志云。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十里。其為黃山宮瓦無疑。

(宗正官當)此瓦申大令得於漢城。案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親屬。史記文帝紀注。正義曰。漢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當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此瓦趙文學得於漢城。案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
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此趙文學得之長安市中。案漢書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
以給供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此當是右司空瓦。

(上林農官)此瓦錢别駕得於長安市中。據史記平準書。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
置農官。則上林之有農官。當自此始。此即農官治事處之瓦也。

(宜富貴當)此瓦亦取吉祥語意。中有二小字。或說金旁作刀為劉字。非也。余嘗
見古鏡上有小印曰千金。細審之。實是千金二字。

(高安萬世)此錢别駕得自漢城。别駕據漢書佞幸傳。董賢封高安侯。上為起大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窮極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大)此瓦俞太學得之漢城。不知所施。

(有萬憙)錢别駕於漢城得一殘瓦。惟萬憙二字。後申大令在長安市。亦獲瓦
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觀之。上下文藻相合。實有萬憙三字耳。漢碑憙喜二字通用。

(八風壽存當)此瓦程彝齋得之漢城長樂鐘室舊址南百步埃塵之間。因攷漢

書郊祀志。王莽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此當是八風臺瓦也。

（丰丰）此瓦嘉定錢既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雲臺先生定爲豐字瓦。

（仁義自成）此瓦程彝齋所得。不知所施。

（虎）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義。或曰。此眞白虎觀瓦也。

右秦漢瓦當三十六種。其中有重文者。異文者。殘闕者。共記所見一百二十餘塊較諸家著錄爲多。

古磚

按古磚題字。亦不載於歐趙著錄。惟洪氏隸續有永平及汝伯寧諸磚。自後無有見者。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出日多。老友海鹽張芑堂徵君。作金石契。山陰陳雪樵騎尉。有古磚題字攷。又吳興陳抱之太學。作金石圖。俱載有漢魏兩晉六朝諸磚。又借搨他人所得者。計三十種。傳之藝林。亦可備嗜古之一助云。

（漢萬歲磚）此磚乾隆辛卯。吳興華芹圃得之桐城胡雒君。又於長興得一磚。亦

有萬歲二字。隸續載汝伯寧磚曰萬歲舍。曹叔文磚曰。千萬歲署舍。部君篆磚曰萬秋宅。觀此則知漢人尚吉語。如瓦當文曰千秋萬歲萬年無疆之類。必是漢磚無疑也。

（漢五鳳磚）此磚揚州阮雲臺先生案頭見之。文曰。五鳳三年四字。海鹽張芑堂所貽也。

（漢竟寧磚）文曰。竟寧元年歲五字。下缺。上端作大獸面。形模古異。吳興陳抱之太學所得。按元帝紀第四改元曰竟寧。歲字下當是在戊子三字無疑。

（漢建平磚）文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紀元曰建平。磚右側有一宜字。上有廷尉書三字。文獻通攷云。廷尉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改為大理。知建平時猶未改也。

（漢永建磚）文僅永建二字。下缺。按後漢順帝紀。順帝在位十九年。紀元五。初紀曰永建。凡六年。

（漢本初磚）文曰。本初元年歲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字。按後漢質帝紀元本初祇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漢中平磚）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計六字。其左側有萬歲富貴四字。按後漢靈帝紀。帝在位廿二年。紀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漢亭長磚）揚州羅兩峯有一磚。畫像車騎外貌一人。方面豐頤。鬑鬑有須。兩手執旗干而立。上有八分書亭長二字。宛如漢石室畫像。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衞士。一歲為材官。五十六乃得免為民就田。合選為亭長。亦漢磚也。

（吳寶鼎磚）康熙四年。吳之村民於小雁嶺掘地得之。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計十一字。書法在篆隸之間。一面有螭文。筆勢勁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載此磚。以為宮殿上所用。引孫皓起昭明宮為證。然魏晉以前。磚上大率皆有文。不獨此磚也。

（吳潘冢磚）文曰。嘉興象西潘儒南父母墳塋磚十二字。又兩頭有曰潘塚曰潘墓。皆篆書。共十六字。浙江嘉興海鹽諸處。委巷頹垣中。往往有之。其書法非隸非篆。絕似國山碑。張芑堂金石契定為孫吳時磚。引赤烏五年。避太子和諱。名改嘉禾為嘉興。亦一證。

（晉太康磚）太康磚。余所見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居民於

太湖中掘井。得數百塊。皆太康磚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吳寶申作。十三字。又吳興陳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臨安□彌制萬年十一字磚。磚右側有萬歲不敗四字。又一塊曰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吳門陸黙齋舍人所藏也。

(晉蜀師磚) 蜀師磚。嘉興之海鹽揚州之平山堂。皆掘有蜀師磚。或以為蜀都城磚。非也。然蜀師二字。義終未詳。嘉慶六年冬。浙中陳南叔得一磚。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所作。計十二字。則知蜀師為陶人也。

(晉永平磚) 嘉慶丁巳歲。南康謝蘊山先生為浙江布政使。闢東園屋。得永平磚八塊。先生大喜。定為晉惠帝時物。遂名之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至數十家。或以為明永平廠所造。非晉磚也。先生怒曰。爾輩嗜古家每以穿鑿附會為長。區區瓦礫。何足深究耶。

(晉元康磚)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按晉書惠帝第三改元。歲在戊午。

(晉永寧磚) 文曰。永寧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計十字。近嘉興張叔未解元得有一磚。文與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載芑堂金石契。又一磚。文

曰。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蔡作。上下兩端。作蕉葉文。亦惠帝改元也。

（晉永興磚）文曰。永興二年八月。下缺。計六字。亦惠帝改元。當在乙丑歲也。山陰陳雪樵所得。

（晉永嘉磚）文曰。永嘉二年歲在。下缺。計六字。按晉書永嘉懷帝紀元。此云二年。當是戊辰歲也。此亦抱之所藏。

（晉建興磚）文曰傳世富貴。左側有建興三三字。當是建興三年也。按晉書愍帝改元曰建興。攷三年是乙亥。即蜀漢建元元年也。

（蜀漢建元磚）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張申明仲和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漢年號也。亦雪樵所得。又東晉康帝秦苻堅。亦曰建元

（晉泰元磚）晉泰元磚有數種。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字。一曰。晉泰元九年十月。又一曰。晉太元十六年。又一曰。卜氏墎太元廿一年。皆陳抱之所藏。阮雲臺尚書有跋語。又嘉慶四年。山陰蘭渚山土人。掘地得一穴。大逾甕。有好事者縋入。昏黑不可辨。地寬廣約一間屋許。以火照之輒滅。以手捫壁。得古磚五。每塊長一尺六寸。厚二寸。博一尺許。上有晉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陽文。凸起。四磚皆同。其

一磚尺寸相仿。文已磨滅。惟存君諱堅字君實。會稽山陰人也。長子琬次子玫。凡廿二字。則陰文。五磚皆楷書。今藏吳氏比部蘭馥家。

（晉咸康磚）此磚搨本。在吳門陸謹庭孝廉家見之。文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東晉成帝年號也。

（晉永和磚）余見者有兩磚。一曰。永和四年陸謹庭所藏。車氏搨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張芑堂曾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講嘗題一詩云。頑物千年遂不磨。不知湯滴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甓猶傳晉永和。

（宋元嘉磚）文曰。宋元嘉六年太歲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陳抱之所藏。

（宋泰始磚）此宋明帝年號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陳雪樵得於山陰。

（梁天監磚）文曰。天監八年五月六字。杭州萬氏營葬於西溪。掘土得之。磚藏丁龍泓先生家。載金石契。

（梁臺城磚）本朝康熙中。江寧民人。於臺城舊址。掘得一磚。計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調官。下缺。都昌縣提調官。下缺。總甲曹才。下缺。窑匠鄧。下缺。共十九字。車氏

搨本也。

（隋大業磚）乾隆五十八年。紹興府城蕺山下居民商姓於住屋清暉軒下。掘土得之。磚旁有隋大業九年太歲癸酉哀凡十字。磚頂上又有遲珩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磚）文曰。太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號。後人誤作太和耳。

（唐大中磚）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號也。此二磚俱陳抱之所藏。余曩在吳門。又見有柳磚二字。筆法顏魯公。想亦唐時磚也。

右漢魏晉唐磚。合重文異文及殘缺者。計四十餘塊。又有無年月可攷者。如功曹史磚。左將磚。柳磚。崔氏造磚。李氏磚。王宥磚。東遷磚。潘氏磚。孫氏磚。大泉五十磚。五銖磚。可久長磚。長樂磚。壽考磚。安富貴磚。大吉祥磚之類。不能盡記。皆漢唐物也。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扣之有聲。面圓而多花紋。其上隱起。有四耳。作蛙黽之狀。無鑄造年月字樣。有徑二尺餘者。有徑尺許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見。不下三四

十枚。惟晉陵趙甌北先生家所藏一枚為最大。今雲南、四川、廣東西俱有之。國初趙秋谷有銅鼓歌。朱竹垞有銅鼓考。謂皆出自諸葛孔明所鑄。其實非也。後漢書馬援傳。於交阯得駱越銅鼓。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是在孔明之前。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為大鼓。以黃金飾之。又在孔明之後。惟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新唐書云。蠻人讌聚則擊銅鼓。則銅鼓者。實苗蠻之所造非孔明也。

銅帶鉤

古銅帶鉤。余見者有二十餘種。形如螳螂。要皆是漢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語。如位至公侯、長宜君官、大吉祥、富貴昌之類。考者謂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鰈螳螂鉤以相拘。是也。金縷者。即今之嵌金銀絲也。

玉昭文帶

昭文帶本名璏。說文。璏。劍鼻玉也。所以鼻劍者也。今人謂之昭文帶。古玉者固多。後人仿造者亦復不少。余見有漢玉者十餘條。其色有紅者。白者。黑者。白質黑章者。白質紅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古鏡

余三十年來所見古鏡極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黃帝治鏡於西方。青龍白虎辟不羊。朱鳥元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為保長生富貴昌。一曰。鍊治銅錫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光照天下達四方。長保二親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紀從竟始。諫鍊同華去惡滓。刻竟均好置孫子。長保二親樂毋已。壽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東西市。一云。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兮。又云。人鑑以形。我鑑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臨。又云。得月之光。長毋相忘。按洪氏隸續所載鏡銘。與此亦大同小異。余謂諸鏡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盡漢鏡也。

唐鏡

嘉慶己卯三月。錢塘趙晉齋來吳門。攜有一鐵鏡。徑六寸許。背有嵌金飛龍兩條。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鑌鐵鏡十二字。其銘文云。☰乾卦鑌鐵作鏡辟大旱。清泉度祈甘霖感魃孽當前驚破膽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嘍畧垂長頜。回鋒睢盱威早斂。共四十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鐵券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先武肅王鐵券。嘗爲吾家至寶。泳拜觀者凡兩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紹興府與修郡志。李曉園太守專札台府克公借觀。第二次則道光三年三月。泳省先世墳廟至浙。親往台州觀之。券藏東門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莊。皆錢姓。地名裡外錢。其守券者。曰錢永興。兄弟三人。皆務農。輪流值管。有小樓三間。專爲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遺像及忠懿王草書真蹟。並宋元明人題跋極多。惜鄉城遠隔。未得裝池。爲可惜耳。謹案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濶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釐。重一百三十二兩。蓋鎔鐵而成。鏤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衛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擡連後官銜一行中書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剝蝕者已十之三四矣。鐵色如墨。並無銹澀。而金書爛然。光彩射目。尚如新製。按自忠懿王納土後。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誥百餘函進呈。詔賜忠懿王嗣子惟濬藏之。汴京賜第。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左右。帝聞券。欲見之。晦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於昭化坊賜第。神宗元豐四年。特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呈。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

屬焉。券遂安於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詔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間。紹興元年還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於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有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一村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售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宗子叔琛之凡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氈復還。誠為異事。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開國大臣勞烈。將錫之以鐵券。前一月。下禮官議立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時。嘗賜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實寶藏之。遣使者訪焉。尚德即世珪子也。奉詔。櫝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定國公李善長。禮部尚書牛亮。主事王肅觀之。鏤木為式。敕省臣宴于儀曹。恩意有加。陛辭日。命還券像。劉基。宋濂。王褘等。咸贈以詩。尚德併其祖王手跡。各裝演為卷。歷代名賢。俱有題跋。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上以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尚存。尋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見奉天殿。諭孺子前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

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將土地歸附。爾之祖先忠孝好處。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禮部奉旨。差行人曹閏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於宗子鳳墀家。世守不墜。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書裔孫錢陳羣。率台之族孫武進士錢選等。進呈乙覽。當奉到御製七古詩一首。臣陳羣進表稱謝。一時隨駕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搢紳。如莊有恭、范清供、齊召南、沈德潛、蔣士銓、沈初、費淳等。皆有恭和御製詩原韻。為一時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

金塗塔

先忠懿王造金塗塔事。不載於吳越備史。故自宋元明以來。人無有知之者。雖嘉泰會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輿地紀勝及程孟陽破山寺志。俱載有吳越金塗塔。而未見其物。故亦未詳其制。至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竟視為塔之瓦。誤矣。乾隆壬子三月。余遊蕪湖。忽見於吾友陳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頂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鏤金剛八位。下層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層。即沙門德

清所謂釋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內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時所編記目耳。余始為之作考。曾經供奉案頭者累月。一時士大夫賦詩。傳為佳話。後聞是塔為朱文正公所得。陛見時。作面貢矣。嘉慶己卯歲。常熟劉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門縣田野中掘土出之。與前所見者無異。孫子瀟庶常。為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傳聞不如親見。信哉。

宋宣和銅器

宣和年所鑄銅器甚多。據所見者。則有銅瓶。銅香鑪。銅爵。銅壺。銅如意之屬。雖製作精妙。大約總不如周秦兩漢之樸而華也。

宋磁器

陶穴成輟耕錄。謂磁器始於五代。非也。嘗讀杜少陵乞韋少府大邑磁盌詩云。大邑燒磁輕且堅。則唐時已有之。至五代兩宋而始盛耳。明永樂宣德以及成宏正嘉諸朝。皆稱極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製作尤精。實超出乎前古。惟質地頗鬆而脆。不比宋明之堅且結。可以垂久。

岳氏銅爵

乾隆甲寅歲七月。余屬西湖監修表忠觀。桐鄉金雲莊比部。示余銅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鐫精忠報國四篆字。爵右邊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為武穆王孫。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寃。訪求裔孫。賜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時也。比部云擬將此爵歸之岳廟中。以垂永久。武進趙味辛為作賦紀之。

秦檜鐵鍋

浙江藩署。南宋秘書省也。著作郎石待問。嘗書蓬巒額于省中。謝蘊山先生為方伯時。命余亦書此二字。以名其軒。軒前有大鐵鍋一具。可煮五石米飯。相傳為秦檜之家中舊物也。

元石礎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舊宅。故今尚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為元紹遺蹟。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臯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遊拙政園。園西有粉墻。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為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並往遊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

喜之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為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為榕臯先生取去。亦置之須靜齋中。余嘗有詩云。七姬塚上亂鴉翻。駙馬堂上秋草蕃。留得蒼苔蟠柱礎。任人移置別家園。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開宏文館。設官屬。首立為吳王。妻劉氏為后。以女夫潘元紹為駙馬都尉。視同腹心。元紹好治園圃。聚歛金玉及法書名畫。日夜歌舞自娛。凡搏蒱蹴鞠遊談之士。無不羅至。及元紹敗。士誠俱置不問。世所謂七姬者。皆元紹妾也。余得礎後。友人賦詩者甚衆。吳門陸君果泉又為賦石礎歌。用韓昌黎石鼓歌韵。尤妙。附記於此。錢君新得元石礎。命我試作石礎歌。元季偽周潘駙馬。謀畫自謂同蕭何。（事見明史張士誠傳）出兵邀請美田宅。搏蒱蹴鞠慵提戈。（皆元紹事）大興土木駙馬府。石工朝夕相礱磨。結客少年曳珠履。藏嬌金屋皆綺羅。回廊曲榭何深邃。雕甍畫棟真巍峩。豫章楩柟遠搜取。武康文石搜巖阿。石破天驚金鼓震。檄飛入罪空譏呵。皂林一敗勢漸孤。西風黃葉謠非訛。摧坊倒碣作飛礮。羅雀掘鼠搜池蝌。（平江被圍九月。兵食俱盡。至取坊碣充礮石。取水蟲食之。一鼠直百錢）府中礎石偏完固。堅比金鐵蟠蛟鼉。書畫收藏更充滿。豈藉鑒定丹邱柯。三獸刻鏤猛如虎。六龍圍繞飛如梭。風雲

際會思航海。熟知海運路委蛇。趙家舊[illegible]禪。後房妝飾同宮娥。（士誠改至正十四年為天祐元
年。皆元紹謀也。元紹本為趙宋子孫。改[illegible]潘氏。其國號曰大周者。思繼周也。後降元。去偽號。由海運漕粟十一萬石于大都。[illegible]城被圍。元紹等又勸士誠即用海運船饋
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蓋元時安南亦以壻受禪。）誰知一朝心膽碎。七姬涕淚流滂沱。銘留墨寶稱三絕。（姬
墓志張羽撰文。宋克書丹。盧熊篆蓋。世稱三絕。）盤薦紅顏調六和。（元紹後房妾有蘇氏者。才色俱絕。元紹醉後殺以饗客。楊鐵崖作金盤美人行歌。）
殺妾何辜饗士卒。加租有額私壟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沒元紹及周仁徐義等田產。取私租簿以定田賦。）郎君投溷
鬢眉動。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誠既死。太祖復慮元紹叛。殺而投諸溷中。其妻張。城破後摩笄自殺。）亭館淒涼存石礎。何
異荆棘悲銅駝。回想當年全盛日。朝歌暮舞常經過。周仁徐義同筵燕。宋克盧熊相
切磋。或倚雲根斜點筆。或乘畫舫浮清波。勒石銘勳誇衛霍。投戈立馬輕剪頗。石人
無眼已如此。石城有國難如他。（元末有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明太祖以金陵石頭城為都。）堂呼都尉尊壞像。廟傍
宰嚭鄰姘嫛。（駙馬府堂塑潘元紹夫婦像。在盤門麗娃鄉。是鄉相傳為吳伯嚭舊宅。）至今尚有潘氏巷。竭來弔古三摩
挲。玉冊流星鐙影散。太平新曲今誰哦。（士誠盛時。嘗于元夜張鐙。有玉冊流星萬點金百花圖諸名目。與其母曹氏。其妻劉氏。登
觀風樓。召元紹等閱賞鐙宴。賦望太平諸曲。）齊雲樓廢啼烏鵲。金女墳沈來鴨鵝。（士誠既厚葬其妾金姬。復用其父李耄為隆平
府丞。立廟建碑。命饒介撰文。周伯琦書丹。其後墓陷為湖。今俗稱金姬湖。）滄海桑田五百載。石火電光一剎那。礎底尚鐫
天祐歲。痕疑銅柱七中軻。君因訪碑得四礎。如聞漢碣來東河。（今年河決山東。聞有新出漢碑。）珍藏

不殊鐘與鼎我欲來看常蹉跎

履園叢話卷二終

考索

清　句吳錢泳梅溪輯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愼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入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嬾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宮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然。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皆屬有理。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證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為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為三年喪耳。其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謂也。必白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問。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之古禮。父在為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為子之服又當降也。乃

迂執者拘於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即亓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為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為出母之喪哉。況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為出妻。亦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即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為庶母矣。何曲為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衞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衞。則母之從子於衞。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衞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為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

然則夫子為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於周櫟園。南匯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茍

說文部首有茍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茍。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勹口。勹口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寁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茍。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按燕禮賓為茍敬。鄭注云。茍。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為茍敬。鄭注云。茍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茍矣。鄭亦遷就並解為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為論語茍志於仁矣。大學茍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為茍。誠也。亦誤。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為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儿。或變作尸。隸書亦作亻。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

用。猶之井有八馬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据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為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亳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亳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秦甯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

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郼薄矣。高誘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岌之教授嘗著推經齋劄記考之甚詳。

巂周

爾雅釋鳥。巂周。注。子巂鳥。出蜀中。下云燕燕鳦。案巂字音規。巂周即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巂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注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窮。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

也。故曰度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薏苡。度詞聊復託芎藭。或作庾詞者誤。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並為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靠並依並是也。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恆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稿。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稿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稿。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

前乎。雖淳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為典據。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為尊。而以為賤。何也。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顔師古以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於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

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雌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着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親家

今人呼婣親為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為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按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親巡遠方。親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為親家者。其來久矣。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按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於唐貞元十八年。為玉泉伽藍。有董侹為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為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為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璟者。為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為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恩錫致祭典禮為一卷。頗為詳備。惟稱周將軍為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打跧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跧。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帣韝鞠腃。徐廣曰。腃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跧。蹴也。一曰。卑也。絭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驪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即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為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為湖者。即如泗州舊城。亦為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為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嘖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為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

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即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於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為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為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即可以為農。農即可以為兵也。後世分兵農為兩途。言兵不可

以為農。農不可以為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為錢

余年二十七八。館於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籛鏗第二十六子孚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籛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瑚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銚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為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坫。凡為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坫。亦尚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為泉。亦覺無謂。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馥。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未有。畧記數條於此。

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於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鄭注所

謂翕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黄。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刀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書藩臺為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即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為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脚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脚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即根脚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為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鄺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注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觧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於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於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粟占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鯤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數語。為之大駭。以為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剜去。計長

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埜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為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滙縣志。載國初有大魚過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即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梅梁

禹廟梅梁。為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為梅樹屈曲。豈能為棟梁乎。即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顏淑冉子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搯芒續之。顏淑字叔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子字子我。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裴駰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予。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繖

古有簦無繖。說文。簦字注。蓋也。笠字注。簦無柄也。然則簦即今之繖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繖入。此為繖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繖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為曲蓋。亦即繖也。故今吳人呼繖為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具行軞。疑亦是繖。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於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轉蓬

漢書貢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即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坺兒坺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飆舉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即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雕雖有慙於松柏近秋俱敗亦無愧於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乙勒為成書有譜者為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

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為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為第一世。黃帝為第二世。其畧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為諸侯。八傳而生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為一世。黃帝為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為昆吾氏。惠連為參胡氏。永言為鄶人。安為曹姓。季連為芊姓。而籛鏗即彭祖是也。商時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為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後。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籛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泳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尚是沿襲貞觀初所頁之氏族舊本。即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祇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閱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為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

祭神堯者。高祖諡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釿者為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畧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尚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為典據。謬矣。宋狄青不認梁公為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於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為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況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為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為證。亦不足以為典據也。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畧。或彼詳此畧。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為煩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浙江之錢氏視他省為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為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與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

鹿園支。至方伯為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為祖。則忽長五世。為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為文僖公第十子景容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為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為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即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畧著於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

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氣求銘。然後敘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藳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即以原藳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即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譟。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蘭盆會

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奉佛。縉為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今盂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覈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即理。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菴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為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為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篇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三變而為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為詞詞之餘又變為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尚書一變而為左國再變而為秦漢三變而為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為時藝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為忠為孝為奸為佞宛對古人為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淩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暘學為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須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

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璵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開元二十六年。璵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鏹。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眞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稿。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即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履園叢話卷三終

履園叢話卷四

水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貺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擢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瀦蓄者。則有龐山、陽城、沙河、昆城諸水。宣洩者。則有吳淞、劉河、白茅、七浦諸水。縱橫聯絡。如人之身血脈流通。經絡貫串。蓋血脈不和則病。經絡不舒則困。然一人得病。無傷于天

地之利。一方得病。實有關于萬民之命。

昔人于溧陽之上。嘗為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州。則開江湖以導其流。並疏塘浦以通其脈。又備規制以善其後。惟是上源之來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滯。潮汐往來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淺夫開江卒。以時濬治。水不為害。而民常豐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洩而已。蓄以備旱。洩以防潦。旱則資蓄以灌溉。水則資洩以疏通。

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裏田。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故郟亶言水利。專于治田。單鍔言水利。專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析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則開濬池塘以蓄水。低田則挑築隄防以避水。池塘既深。隄防既成。而水利興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為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于籌劃。則當事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

派其膏腴之田而爲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爲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説。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爲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爲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爲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谘者爲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岍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

太湖之爲震澤具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衆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荊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宣歙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苕霅兩溪之水。以入。滙爲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

橋。入吳淞。一由長洲出崑山。入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濫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為民興利除害而已。

徐貫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為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為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下民窮。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為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為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茭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既築長隄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襟江帶海。淤潮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

宋元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水監諸官，又有所謂撩淺夫、開江卒者，并治月修，故得豐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為水患，況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為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昌為是。余以為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為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為第二義。蓋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茅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為害，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為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為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卻有故焉。一塞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為利，而不知屢開屢塞之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黃浦，近沙河

5

者使入婁江近民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為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瀦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茆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為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為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為急劉河白茆為次三吳諸水眾流所歸總滙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汛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來源

三吳水源。天目為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為苕霅。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滙而為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為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為濠。分布諸河。至得勝諸壩為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為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簰。東入兩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紿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荊溪。而滙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為下流患。引宋單鍔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荊溪陽湖之百瀆烏程長興之七十二漊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而獨山門吳塘門為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為之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為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港而長橋為之大皆所以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為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郟亶曰譬諸一人之身五堰為首荊溪為咽喉百瀆為心震澤為腹旁通震澤枝河則為脈絡衆竅而吳江為足今廢五堰使宣歙諸水不入于蕪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滿而氣絶矣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厎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為首務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為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為急若不量其遠近視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枝河

三江為榦河諸浦為枝河榦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

水利。盡力溝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幹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內。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幹。皆附一本而生。開花結實者。則從枝幹而發。若僅治幹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利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己田。水遠路遙。一時尚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水利

郟亶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蓋江南之田。古為下下。今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吳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漑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瀦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為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

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洩而為田害也。水之利在渟泓。此旱年之所資灌漑而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田自稔。故曰善治農田者。必資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遡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之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引而導之入于江。入于海。俾無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即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賑撫之。一出一入。其費增倍。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興于一時。以多兩倍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為要務。築圩岸為急需。究其本源。則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為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即為圩岸。築堤者無從取土。而即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堤高。泛溢無虞也。故郟亶曰。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潦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為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

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流。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鵞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三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為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為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閘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啟閉。有圍田之屬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為豐。化瘠以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為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錢公輔守全

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禾生于水。溺之則死。禾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間。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為利。水溢則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隳。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其不為三吳之害者幾希矣。

或謂自海塘南隳。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閭。已失其勢矣。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滿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茭蘆以引沙土。而享茭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爲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寖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爲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鍔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嚙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爲田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爲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漊。皆湮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爲平陸矣。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決他何處去耶。嗚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為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蓋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為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決。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及勞　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圍。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為三江既濬。建閘為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岡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潮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為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

一浦。大者閘。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闊。且有石閘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

或謂設閘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扃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以資灌溉。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閘設官。盜賊易于斂蹟。嚴啟閉之規。添疏導之夫。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衆鍤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塘浦既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既高。則低田不湮。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鑒也。

范文正公嘗言江南圍田每方數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啟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為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為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為存亡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暵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戶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為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臿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吳之田最低下衆水所歸為民利亦為民害大約畏潦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既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茭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為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鬭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為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

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茭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蕩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或謂每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築之或蕩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車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瀦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瀦蓄以備暵旱可以宣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

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則滴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為豐者，上浜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潦，高鄉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蓋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濬，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畝畝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溉，常豐稔矣。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為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濬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上浜一濬，為利無窮。旱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為利，淺者種荷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罱泥取污，即為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浣紗，兼為飲食之利。今常鎮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不濬，而反皆填塞，或築為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專官

王叔杲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既若于政務之繁。而遑計其農政之瑣。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遼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漲之泥。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吳之利。而責于三吳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家。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為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

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瀕。灘漲不一。坍則速為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為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吳韶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縣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即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隷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栢曰。專官非難。得人為難。修舉非難。經費為難。蓋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即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瀹決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強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為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唫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者乎。病既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

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潴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閒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横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吴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滙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壩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既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既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為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協濟

東南水利。為　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資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為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　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閒款。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聚賢才。或起發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為表裏。蓋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謾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為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為緩事。然水利為民生之本。鄉閭之休戚賴焉。　國賦之盈縮系焉。協濟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閘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舖戶。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

捐遠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圍圩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嘗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 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即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夫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請有司上 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牽算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冊取其連環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加之以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

多。既省　朝廷治河治漕之努。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實此太倉日積。　國課日
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衛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濬之
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
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
一歲。後不為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途
一也。隨處捐納。　國帑豐盈。二也。所取甚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倖進。多造人才。四
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
湖田有坍漲。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
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
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

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為尤甚。或以官逋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窵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為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為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芰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茭白。茨菇。荸薺。芹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

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蓋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此闢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冊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為量丈重畫圖冊田段一準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即以治田之利為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因天之時盡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鋪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鋪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闡明數目立一

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為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耆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耆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須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為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鋪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鋪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鋪不滿四五十金者不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鋪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己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即取其典票贖回給發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為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稍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毋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為買藥之費十日
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為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
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為頭強橫之人送官究
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家有田有鋪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
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
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
之以作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為止
或所捐錢米尚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為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
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

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爲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爲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爲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爲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爲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劫爲能，豪強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饑而卧，今冬明春尤爲可慮。某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舉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鋪之家各捐錢米，注明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即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鋪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

設施實爲德便上策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徽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爲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 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

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為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為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圖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足令圖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即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為之調撥而已某圖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鄉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槐書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

行其德復於其閭為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漓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為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為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圖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履園叢話卷四終

履園叢話卷五

景賢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貲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廷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為遊騎劫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為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誠為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貲允誠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洶洶利其家產者甚衆景輝為掌護之歷二十年既授室景輝乃為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為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遯跡蠡瀆閉關獨處擁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暑祁寒必衣冠點勘

至老無惓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
爲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爲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爲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秦。或無過。鞭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爲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爲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飯

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有以居屋售於世楨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為之惻然。焚其劵。仍令安居。而不責其值。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并為之請　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為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齊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為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皋輩。對酒賦詩。以為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為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齦齦為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為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評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若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閒言。家甚貧。以館穀為生。伯嗇少于仲。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憚氏聞之。即出見二翁。斂衽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

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雨來傳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有逋負人者雨來出己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為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雨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為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為食父母死後盡築為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衛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為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侯傳贊謂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鄉賢二

顧大任字永肩號价任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

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閒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途傾倒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汚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閒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頊字君徽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鋮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毁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慈公維張弟凡宦在都公孝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守挺字理平父廷宣名燁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罣誤謫戍新疆守均萬里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即孑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遇　恩赦乃侍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繭足黧面備嘗艱險途中懸崖絕壑豺虎蠻箐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者屢矣從姪大

鎔。徵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守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為拉雜摧燒之。守均為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莫。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蹶。其莫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煢煢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遂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昏黑。未幾風雨大作。鄰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人呼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唐氏。值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饜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

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疵。楊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醫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椀而愈。而己亦病疽者三載，不令姑知。後遇村嫗授之藥，疽以痊。李容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為屋，環以疏籬，興至吟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啟微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書注解、山居閑集，為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為世外人，尚欲品題天下士耶。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嫗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燄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栗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壙，即廬居墓側。母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

名上　闡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績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為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穎悟切志於學因父遠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哀毀成禮尋父歸僦居甪直向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風雨亦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迨父病數月不解帶蟣蝨滿身生母陳患瘋癩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笑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芟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炊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幕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奮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

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墉字韓望齊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墉亦耆耄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氏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民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民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為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廛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為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為我註腳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為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

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即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即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即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為治天下不可耕且為。文公亦以為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闢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闢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其兄早殁，撫其孫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殁無子，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殁也，為制喪服葬而除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譌，淹經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為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元和人，少讀書，刻厲為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繼，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

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為士民所悅。會寧為關中衝要。其東北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為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盆黄家坳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山。山以西為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為黑莊郭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内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南為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為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岡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衆起事。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時陝甘總督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田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黄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劫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為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

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為煨燼惟存禮拜寺初九日賊直抵渭城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動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炬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當是時會寧為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即令四關廂居民拆毀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焚刼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貯粟萬石堡懼為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鋪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欵馬且欲問訊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箐路更崎嶇人馬一隋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

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遇有司馬荊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聞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為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迨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之不至也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為指示機宜堡隨送啟行而忽聞報至賊即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即傅公壻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願効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興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　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

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底店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 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為巢穴。築壘開溝。為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為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穽。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尚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僅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皖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荊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寬。適為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欷歔欲泣。而不能自已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且喜放鷴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嶔。

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臯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氷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幘如蘧盬回首邊城飲水廉計拙真同洴澼絖譚高欲捲雪霜鬚冬烘病愈頭風擻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院談兵膽尚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薪木期無斁曾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鑄者本籍浙江為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鑄恥之避居滇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八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勵為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為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　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

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亂法營私但查亶望為藩司
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
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
是瞻狥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臺
諫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事廢弛借
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
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澧對曰御史例得
封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親等
前往查訊當是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先生危及抵山東境
而和已早授意於國泰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
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珅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
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底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
鋪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
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為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

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拏交刑部治以罪 上嘉之以澧敢言擢通政司參議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 上常召對便殿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尚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為湖南學政到任後絕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歲科期滿有 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齎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啟行各官有追送賻儀者俱拒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學湖南時適荊州水災城圮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捏辭參奏以為諸事皆己所發也 上責以錢澧近在隣省不行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 上曰澧為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主事用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 見奉 旨以員外補用即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後奉 旨授湖廣道御史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

惟阿桂在軍機處。或在 內右門。或在 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皆趨走多岐。將來必生事端。況 內右門近接 禁寢。向來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 皇上加恩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稔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維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 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上覽奏。遂切責諸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頗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六十年乙卯。扈 蹕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珅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為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為知己。適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為賻。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吊。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毋却也。其風義如此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即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葬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為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為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遠征必至京隨宦者以從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傭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為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暇學書作畫[illegible]收官僚中啟事尺牘晨書夕寫以為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

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秦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惻然歎息。許為覓楚館。初意江漢為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素筆幕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為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傔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蹤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為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閽者導入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賓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處。耿適至。為詳述其故。賓德掖芳容起曰。汝即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儽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即下飽魚鱉。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

之望何其難三也為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即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賢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為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齎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贐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沖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扉屨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為某郡司閽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為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為潁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燠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爍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徧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

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留。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頹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即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為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潁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鋌。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即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慫恿主人相留。不復議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餔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潁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煦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為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遣齋夫徧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三四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自潁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閒。一路人烟

稀少。崇巖巨嶺綿亙千餘里。為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轎。轎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過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為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為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過雨。水勢洶洶。赤腳行石齒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愬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俟多人為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艤。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

凡值一錢半鏹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誡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閧觸舟舟漏幾沉沒江中既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為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蹤節淵目與民生聚由是閻閭闤闠較舊制更嚴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慼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即十年前事知者甚鮮況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為谷為陵矧旅櫬耶汝既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閒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為役總董卒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直與

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為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髣髴。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坎。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為導。求其壙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為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為界。為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傴僂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趣。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閒。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掊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棨。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既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為助。鍾亦遣人來。須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

約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攜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啟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爛。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顱。齶閒。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甫訇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纏。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為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為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壚。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跼蹐。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識。當為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為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宴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賻白銀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三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賻錢十緡。遣旗牌撥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

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為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
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洽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
為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即達漢口作書
託旗牌謝張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柁樓祀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
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
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為酸鼻既而卜兆於祖塋
之旁營治井槨即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
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顧詫為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煒
葬既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為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　朝
旌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蛇虎
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即往歸
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
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窀穸得報
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

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黄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記之以傳
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幻吳錢泳書。

履園叢話卷五終

耆舊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乙酉以國子生薦舉引見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理軍務　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濟南府知府擢濟東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金閶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棐几瓦枕藤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繙閱書法自幼摹虞永興繼從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曰惟儉可以惜福惟儉可以養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硯火熒熒為苦志明經所不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

為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泳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門。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隨園先生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為文。嘗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叔父於巡撫金公幕。金公奇其狀貌。命為詩。下筆千言。遂大為賞歎。適是年有　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　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應是選。乃送入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手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抱經學士

盧抱經先生名文弨。餘姚人。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邃于經學。所著有儀禮新校、羣經拾補、鍾山劄記諸書。平生最喜校正古籍。為鍾山

書院山長。其所得館穀大半皆以刻書。如春秋繁露。賈子新書。白虎通。方言。西京雜記。釋名。顏氏家訓。獨斷。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封氏見聞錄。三水小牘。荀子。韓詩外傳之類。學者皆稱善本。

覃溪閣學

大興翁覃溪先生。名方綱。字正三。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歷官至內閣學士。降鴻臚少卿。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攷諸書。所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嘗得宋板施注蘇詩。海內無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為文忠作生日會。即請會中人各為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慶十六年。重赴鹿鳴。其明年。又重赴瓊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為歐趙焉。

山舟侍講

錢塘梁山舟先生。名同書。字叔穎。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官翰林侍講。引疾歸。以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家居六十年。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

日本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縑以為快余少時遊幕杭州嘗修士相見禮謁先生於竹竿巷里第必縱譚古今書法源流以啟迪後生有董思翁老年風度年九十餘尚為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法見道者也

響泉觀察

吾邑顧響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以監察御史出為寧夏府知府旋調平涼府知府擢鞏秦道俱有惠政總督文公綬知其賢奏請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罷官歸田後為東林書院山長善誘恂恂培養後進能詩工書著有響泉詩鈔十二卷求書必索潤筆亦甚廉即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為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里稱善人焉

西莊光祿

王西莊先生名鳴盛字鳳喈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第二人以內閣學士降光祿卿尋丁艱歸遂不出還居蘇州閶門外之閶德橋余年十六七時始識于金安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嘗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尚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榷蛾術編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為苔岑集自刻所為詩文

曰西莊始存稾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又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
以先生為圭臬云

竹汀宮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
銜卹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
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全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
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為大成者也余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
南北學者莫不推尊先生為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為太學生嘉慶元年舉
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辯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趙損菴曹習菴黃芳亭為
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儤值 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
藩躋秩卿貳邊陲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樾續與 千叟宴 予告歸田年八十三
而卒先生嘗東至 興京西南至滇蜀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

賞戴花翎。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即錄其姓名籍貫細書小摺。盛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坐談。一聞佳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菴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為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啟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　殿試。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不復與人聞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皆釋氏勸世普濟衆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內有　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入揮麈譚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歿。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　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為河南巡撫。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

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即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　聞。　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為有督撫才。不數日。即擢授兩湖總督。兼理迴撫事務。泳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將莘畬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為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戇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甆數物為公相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衆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即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既平。尚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尚食其利云。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爲侍讀全公魁幕客冊封琉球有海天遊草太守旣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入骨高唱淩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即之未免流入輕挑一路然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竹嶼中舍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爲吳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尚書同年二十七年召試進內閣中書先生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著有硯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尚書爲河南巡撫延先生爲大梁書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穆堂侍御

許穆堂先生名寶善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於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宋塡詞譜吳中

諸樂部莫不宗仰之者

蘇潭中丞

南康謝蘊山先生名啟昆乾隆庚辰進士通于史學嘗補西魏書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時余時在轉運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來甚密著有補史亭詩浙東小草蓬蘂軒草諸刻所交皆一時名士如胡萊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後擢廣西巡撫又著粵西金石記十二卷卒于任

耘松觀察

陽湖趙耘松觀察名翼幼聰穎年十二學為文一日成七藝莫不異之以直隸商籍入學乾隆庚午中順天舉人辛巳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編修出守廣西氏淳訟簡人民悅服適緬甸用兵奉命赴滇贊畫軍事調廣州監司未幾擢貴州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讞事鐫級遂乞養歸田十年母既終不復出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侍堯奉命赴閩過常時邀先生為參贊事既平李公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辭之遂由建寧分道遊武彝九曲過常玉山遍歷浙東山水之勝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唱酬以為樂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餘叢考四

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皇朝武功紀略四卷。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甌北集。共若干卷。學者稱甌北先生。

鈞心學士

吳門諸鈞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為先外祖華嶰山先生受業弟子。始以明經教授太和，旋入為中書舍人，登癸未進士，入翰林，至侍讀學士。嘗奉 敕纂修西域圖志，暨西域同文志，於回部山川風土，最為熟悉。三典省試，四校禮闈，舟車所及山水之勝，人物之奇，莫不發之於詩。王蘭泉司寇謂過於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鈞心詩鈔十二卷。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生為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告歸，為大梁書院山長，既又為婁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沒於吳門。

杜鄉宮保

元和姜杜鄉宮保名晟，字光宇，為前明給事中埰四世孫。家亦貧，忍饑勵學。中乾隆

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宮保與韓桂舲兩尚書云。宮保官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雋。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鄉榜。己丑成進士。及　殿試名列第七。以引　見不到。降附三甲末。迨　御試保和殿　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畫評詩。遊心物外。怡然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己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銛奏陳。奉　旨加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年適遇　覃恩。胞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貤封光祿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戶部主事。兩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　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者甚衆。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余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為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深。嗚

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橫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爲人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尚爲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鞴堂少宰

嘉善家鞴堂少宰。名檖。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翛然而逝。余見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回丙舍者。三日而去。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爲宋文正公後中乾隆乙未進士入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逋累累不能資族中咸推先生爲主奉清釐整頓一秉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洽園詩藁十八卷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中乾隆戊戌進士入翰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回籍爲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阯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爲南方之學云

杜邨觀察

吳杜邨先生名紹浣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爲業寓揚州已百餘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

甚多。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頁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應真象。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初年。余每到邗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　恩科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過從。語必終日。不知誰爲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琢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石。以傳德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爲碑讖云。

平階中丞

清平階中丞石安泰。滿州鑲黃旗人。中乾隆辛丑進士。爲人謙雅能詩歌。清新有法。

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熸其毫也。中丞殁後，公子尚幼，其青衣李某為刻其詩，箌溪相國序之。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為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于懷，因以名之。幼聰穎，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為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姬傳、趙雲松諸先生，亦莫不嘗異之也。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對策稱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以刑部主事用，旋陞員外，除郎中。總辦秋審處，每有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為山東兖沂曹濟道，權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係幕誤之也。是以山左吏治為之一變。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為終老計。當

道延為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蕺山西湖之詁經精舍造就後學問字者千餘人一時推為學者嘉慶八年為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衛河以滋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學宜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後劉學使鳳誥又以邱氏為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書刻書為事他如伏犧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鎮搨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人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鐫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烺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為人也溫純縝密其行事也胷襟爽朗其為詩文也磅礴渾灝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為山東巡漕御史道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

酒賦詩為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為快其天性然也後 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遂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為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欣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為異物無一人與言者皆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

章之妙。遂謂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窮甚。竟無子。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普楎。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井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七歲。當時已為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清臣。吳玉松石竹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 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棣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為兒童嬉戲時。今且為大僚矣。擬取廷恩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乙卯 恩科。果中進士。 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舍人少聰穎。十一歲。嘗謁沈文慤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晚風之句。遂大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詩餘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泛遊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搢升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為歸精于三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為龍城書院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于鳴鸍號觀亭以孝廉為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

十蘭判官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坫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畢公奇其才奏留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率非深信確據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冰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痺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關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躪盩厔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

河嘯聚任來焚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餘人分據要害賊觀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生急啟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衝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諭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為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謄錄得議敘授山東臨清州判值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為動凡十七晝夜會欽差大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勦適是夜大霧哭聲震野城中執火視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為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啟門納之苟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溷入也乃使勁兵數百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餘留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

廟任宿給以食全活者無算賊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仿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櫂宗字思彥俞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榤子以國子生遵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湖南知縣陞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知州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鄉親勘忽命輿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尸門中役適踵至詭言告貸冀欲其作証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蔣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惇培官廣西桂林府通判

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寧。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掄。字德昭。亦積學儷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尚見其在學舍中誦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泰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艮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艮庭先生。先生為惠松崖棟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尚經學。余嘗雪中過訪。見先生着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尚書集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為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尚書聞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填詞。有烏雲。春山。櫻桃。藕絲。金蓮諸闋。柔情旖旎。人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皋農部云。觀艮庭所學。決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尚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樾堂明府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卜居吳門。時相過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攷證音韻。定古音為十七部。條分縷析。成為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為之注疏。且以發明六書。為說文解字注。從諸家之說。去後學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聲。

端卿刺史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為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顏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盎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為漢平通侯楊惲。因名為氏。惲之子梁相。遷毗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學教習出。為浙江富陽知

縣。其為官也剛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奧。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為莫逆交。兩人俱以古文自命。而于居之文。尤為傑出。以韓歐為宗。以理氣為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為上官所忌。詿誤後。隨一僕遨游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言。如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良可歎也。

春嘘叔訥兩明府

陳春嘘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為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嘘素不信。為駁詰數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為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修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凛凛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嘘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言。真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嘘為立書院。涵濡教育。不二三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年。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咸感德為

立生祠。卒於官。年未五十耳。

呂叔訥。名星垣。為毘陵七子之一。國初呂殿撰宮之後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為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早知富貴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為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尤長於詞曲。嘉慶乙卯 萬壽。嘗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為世所稱。

大紳先生

吳郡汪大紳先生。名縉。其先休寧人。入籍為吳縣學生。好為古文。覃思與賾。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嘗為建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為莫逆交。三人皆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為指歸者也。

青湖先生

抗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記若干卷。搜羅頗富。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

火。惜哉。

謙士侍郎

侍郎為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沖。字硯懷。號謙士。由國子生 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 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 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戶部右侍郎。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摹印。尤好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 卹典。

味辛司馬

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為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刻厲為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皇帝南巡獻賦 賜內閣中書。擢侍讀。出為山東青州府同知。以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勵。發為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雅。一以韓歐為宗。所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集若干卷。

淥飲先生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為世業。而喜讀書。

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詔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貴浙江學政王杰上進奉　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　賜廷博鄉里榮之。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　禁中。　仁宗見之。傳　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書。亦名知不足齋。為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　呈。有　旨欽賜舉人。傳為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晉齋文學

趙魏。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誠也。家貧。無以為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　朝考得知縣。揀發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奏留南河効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畫。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襼。所在成集。迨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為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十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余嘗書楹帖贈之云賣賦卅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為尋詩晚年家居仿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印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鷗盟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喜八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為抄錄成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擇雲寵烟記之類皆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尚書以千金購得之

雪樵總戎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難蔭世襲雲騎尉洛部引　見著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東廣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左營守備象山在東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詢乃西洋暎咭唎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兵刃如雪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　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　朝之意宣畢就賓席賠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讋服頻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所受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為保薦廣寧力辭不就曰盛名非所宜當今供職軍門報　恩有藉豈敢與耆儒競進耶是歲溫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撫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徃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蕆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賑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參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海嶠劫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門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阻徧歷島嶼隨壯烈伯李公長庚剿滅

賊計。目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廣寧有文武才。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八年。有 旨擢安徽壽春鎮總兵。入 覲。 仁宗召對。詢廣寧出身履歷。 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兗州鎮總兵。其明年。兗屬洊饑。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匪倡亂之信。即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曹縣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即分兵派守。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數驚。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興。提兵亦至曹州。奉 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窺東明。據滑縣。圍濬城。勢甚張。毘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路兜剿。自髮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誹于經略某公。遂參劾之。 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營。俟大

功告成再赴新任奏　旨依議適拏獲偽知府王學禮偽總兵朱文獻等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　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兖交印信星夜進京　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　旨又　賜克什等物　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即日出都兼程遄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廣寧孝悌性成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雪山房稾一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舲黃左田兩尚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貽人少爲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無子如我行君爲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白於官改供自認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敍爲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半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陞儀徵參將秦通文墨有將畧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然一書生真奇人也

履園叢話卷六終

履園叢話卷七

臆論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五福

洪範五福以壽為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為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為神仙為人瑞已視之則為匏繫為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為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尚義隨手揮霍銀錢易散不能富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令之吏役長隨包

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答之曰子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氷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圍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令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零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為災或盜賊時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為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為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為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福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

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卻有實。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為宗。釋家以虛無為宗。道家以清靜為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為。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為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清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為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之一兩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為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強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孫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

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夭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為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會也。

行仁義者為君子。不行仁義者為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為善為惡必報。帝王者。即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亂。人臣者。即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宄縱橫。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

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暗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為富貴者吾不願也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余每為留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為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為上上也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辯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

鳥獸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莓幾莖，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為之一筆鈎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為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入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為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於漢口見其寓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獼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為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為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為真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於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官固有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

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為終非君子。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為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為善道。

為善為惡

大凡人為善者其後必興。為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余謂為善如積錢財。積之既久。自然致富。為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於運用。少則難於進取。蓋運用要禁心。進取

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羨以為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答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僧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汩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

官久必富

語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為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洶洶霎時俱盡可歎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籍聽羣奴

收藏為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

為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為旺之義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為主。即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於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於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為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真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

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蓋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錙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荆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為主，便勝於區種矣。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為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為有秋也。然歲

之豐歉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為之父母者將何以為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先糶米以納糧後糶米以為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為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為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

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於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為上，市廛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廛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官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是也。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覬覦。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謹言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駛舌以取戾。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為座右銘。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為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即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衆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為遊惰之民。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皂隸。為盜為娼者。豈有種

耶。

利己

令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尚是汝物耶。就其看中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子弟開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為優伶。某孝廉乞食於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時號為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古而然焉。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為禮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

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樓侍講出為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於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為鳳翔判官。陳希亮為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相傳袁文達公為尚書時。最喜提獎後進。體卹寒酸。是以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朝回。請賓朋聚於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怙齋為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為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為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為非禮乎。余答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孺悲之流。為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

寃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為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即為客責。至於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攖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為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為善。用之不得當則為惡。非特為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

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裙。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諠譁雜遝。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真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即棄之。至於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為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旨哉言乎。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

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於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行。見利思義，以義為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為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為兩途，則愈況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

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為仙佛定似禽獸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為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於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復能逍遙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為神仙耶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巧而明於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貪巧而憒於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為虎狼也避之可也鸚䳇能言吾知其為鸚䳇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為堯舜之臣宜特流放殺殛而已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於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叢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為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叢竹蔓藤，安能强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夤緣

每見官宦中，有一種夤緣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廹，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為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即是來時路，枉費夤緣一片心，蓋為此等人

說法耳。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艣上縴。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縴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輙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遙乎中流。呼嘯於篷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脚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於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寛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寛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為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輙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為賤相。余則謂動輙言貧。其人必不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

真富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即為孝子。

童蒙初入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惑亂其君。且謂天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為小

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為人子。

關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無關學問也。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輙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輙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為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為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真有學問者不能。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

遇大臣貴戚及豪强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諫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况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柏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夭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辨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个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儉

晏子春秋云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

無爭則閑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於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輙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於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於官長也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為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秘訣焉問何訣曰慳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尚清靜也佛家無累

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

田為利之源亦為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為利天下不治則為累以田為利大富將至以田為累大患將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即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即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即謂之聖賢可也

履園叢話卷七終

履園叢話卷八

譚詩

總論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為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薄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於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於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為主。有氣即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踶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即為格。詩之中節者即為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

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即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即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為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為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為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臏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為此如以張王元白為宗梅

村為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詩之為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為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於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亙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

也。沈文慤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為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於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欒於三五。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為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於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而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為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

事終身行之便為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槃溪弟之未免有情終靦覥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於造作難於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為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為自然也

唐竇泉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於歐虞司空圖論詩入微不聞其詩學過於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以詩存人

唐璹字仙珮一字儒含常熟之葑溪人為明諸生工歌詩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為使陸務觀范致能而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遺集不

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
絕。峯回壑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遐越。摩挲古檜庭。挑蘚讀殘碣。如
聞老龍吟。叫窱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暝命迴轍。桃源澗
云。羣溜爭有托。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窮杳渺。潛
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濺濕芒屩。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蔦。閒心淡
忘歸。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落日
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
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
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里心。仙珮又自號雪井老
人。
吳喬。又名殳。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
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力追豔體鬪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
正不僅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僅見其七律一卷。寒
食虎邱云。王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

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韉寶轂相娛賞。肯信江淮只兩層。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拳。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志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氣。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冱何時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韻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秋雨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云。細雨迷征騎。涼颸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錯山邱稻。青葱石徑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興先飛。懷俞心在符又魯蒹寄紫霄山二首云。俞子眞同氣。符生實妙才。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溯洄。窮愁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蹤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剪燈同聽雨。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泠富篇什。早晚遺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飯。紅

醱醉老禪烏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傷懷負花期好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膩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離態衰羸祇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人跡少洞庭水濶雁行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烏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吹落儂頭兩鬢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於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雅調惟孤瀹筆下陳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濶衰楊遠映水亭踈相思一見為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頹逼暮年況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鍵户計取譏真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為大瓢先生正因問先著為何如人皆

不知也比長讀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
或云是明季遺老也
華氏為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馬家見華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
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己卯春日偶於友人破書中得一册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
人康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題友人園亭云小築
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鶴護花關松老鱗方窋梅欹蘚自斑南華初讀
罷蘺月照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月明生楊柳離
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
排檻入遠水接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目是神洲和友云雨
過江皐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閒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
尊酒訪菊扣花關湖上云何處堪棲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拂石
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
識生前面難移死後心惟知因義重非是為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閨淚滿襟僧舍梨
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雲影幽窗外詩情曉夢中

翻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云遠水殘村外爭飛噪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葉愁霜冷驚棲妒月明孤琴幽韻遠猶似隔林鳴喜晴云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明紅橋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村嬌鳥酬歌韻香風散霧痕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村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時荔村方客如皐吾鄉陶學博國果正為校官其夫人顧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不歸耶盍為謀焉於是夫人自典簪珥為倡同學諸生聞之亦醵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閨秀宋蘅皐名之淑李輪霞室也輪霞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燒殘啟碧窗閑庭風起露華涼梧桐影裡秋如水蟋蟀聲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低頭怕見團欒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為厚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園詩也案庚子山遊獵詩有

石闕魚貫上。山猰雁翅行。似即本此。然余以為和相未必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為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見壁間所挂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恥說為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寒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豔陽時。麤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颿。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棲霞放舟云。青

山入夢成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殁後雲伯為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沖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束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於此放詩於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為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即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采香待月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靨淺玲

姍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益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棱仙侶有方干。謂子山。聯袂尋春扣綺闌。時復中之音嚦嚦。翩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事。金筒玉椀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可稱絕倒。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巍。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三年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此詩蓋公當日為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為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富東南之衝。其時川

楚未平羽書押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葑町錢裴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禊之會賦詩云昨得蘭亭春禊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春禊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冶春詞句令傳謳漁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知己相賡酬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禊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況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碧我攜禊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為我禊硯開此峯為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客（謂陸曉峯）明朝寫出秋禊圖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閬齋孝廉一詩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禊故事千年人

不記。魯都賦手建安才。臨河叙錄蘭亭字。蘭亭繭紙昭陵收。此丈未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氈碑打蛟龍愁。秋褉主人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羣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軍修褉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擕春褉硯。新詩揚州忽傳徧。今朝又作秋褉會。觀者人人盡稱羡。殘醉江皐寄采牋。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花裏新吟秋褉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閬齋同客秋帆尚書河南幕府。其年七月。尚書擢兩湖總督。余回江東。閬齋以與修衞輝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我留黃河邊。送君黃河口。黃河八月浪連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報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飡。春來更望長安去。愁絕天涯行路難。嗚呼。以閬齋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入詞館。卒以從軍功試為縣令。鬱鬱以歿。可悲也。

阮雲臺宮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有長於一藝者。必置高等。賞歎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為一時之盛。宮保嘗試湖州。賦秋桑詩。和者數十家。有諸生胡名敬者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蕭疎蔭華門。材美早需當世用。價高留

侍巽時論禦寒祇為蒼生計歷久空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何曾根本與酬恩西郊昨夜有霜侵減卻茅簷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閨自昔相須急寒士於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凡頗有霖雨蒼生之志不數年果中鄉榜成進士今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為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慶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道駐劄常熟署後即虞山也有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畫論詩殆無虛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有溫李詩才荃熙繪事高樓占西北把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二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輔座蛾麋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化絳雲紅躑躅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為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悅簡棲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村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醫至杜村與其兄蘇泉俱中進士入翰林杜村詩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遒峭嘗記其舟中感懷二首云楓葉兼蘆荻紛紛滿客舟

水雲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寐剪燭數更籌江湖天地濶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響僧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黯誰橫笛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輔國公裕瑞為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有亭臺花木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遊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卷十額駙豐紳殷德稱其詩清華幽豔是能鎔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家者記其灤陽道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荒林雪山鳥斜銜古寺煙雀舌宜烹疏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無眠靜對寒燈影起視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贈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甚長未錄也

婺源齊梅麓彥槐庶常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即賦歸田遂卜居陽羨為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為刻坡公種橘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首云撫字催科兩弗堪八年竿濫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只不貪苗長但須除一莠馬蕃馬用禁

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泉百甕甘年年清興在春深局戶重將舊業尋校士可能持玉尺論文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驥騰雲路莫遣鴟鴞集泮林畢竟詞章總餘事讀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旱稻苗枯火急符書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終賴鄭公圖聖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敦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老哀鴻安得命全蘇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思賑外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一橋一墓五年修點綴青山與碧流俗變荆蠻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鴻山歲久傾圮予募貲修葺名題豐樂憶滁州自注云望亭橋舊名能濟久圮予以賑餘之錢興修改名豐樂平川日落漁樵渡寒食花開士女遊俯仰之間已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已筍東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清靜尚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

又鉛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謝能詩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於王古靈席上有題小紅雪樓詩卷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小草每依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叟醅贏得詞人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戲京性修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

白[illegible]試舍人甚愛寵死時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裡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徧九泉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閒接洞房瓶水浸開紅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蟲聲鳴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墻即用綠春舊句佳句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櫂影迢遞夢怯打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紱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急勸拋微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衣香小立飄隋苑泉味同嘗愛惠山輸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尚人間孝女以賣畫養親五十餘年帶圍寬盡舊湘裙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為愛梅花猶强坐寒香禁受雨三分夜半天風沸海潮仙舟縧伴似相邀歿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買山只道成偕隱臨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漁家曬網每於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山每為所掩亡友蔣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

長洲諸生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即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於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圃名志傑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為一時所稱毓圃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為補淺澗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椿送友人云雙鶴去不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為書題褱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為雲臺宮保之弟年未弱冠即能詩歌為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澹川南野堂筆記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尚未脫藁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烏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即於是年十月死不

意竟成詩讖。

顧西軒名銑，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

張鐵琴彰，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彌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先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閨云，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十三，隨先高祖避難陽山白龍廟。至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自寄，即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實一山也。公有詩云，一巢重結古荊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

身雲外作孤飛。故園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絶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着煙。記得曲江春日裡。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恠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絶世聰明。余以為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輙以醇酒婦人為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為知縣。簡發江蘇。歷知沭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為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為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尚為秀才。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

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剪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侍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面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為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受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神尚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寄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先生為之擊節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師言。輒呼負負。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粱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閨秀張文嫫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緼袍已敝還思典。土竈生塵久絕糧。多少閑愁何

處寫滿庭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家亦枉然。破屋

正愁連日雨。荒厨已斷昨宵煙。鷗園窮海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蒿人過

少。臨風獨立聳吟肩。嗚呼。安得廣厦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詩。快樂以

終其身耶。

一官匏繫。妻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顧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

反以為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閨中别兄一首云。十載

離家音信稀。間關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不知。舊里半凋聞欲

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别。立馬斜陽塗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採入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

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拈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

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聲閣閣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

辨官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冢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為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

驚。遂謂草茅下賤。何敢妄議時事。偶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也

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歎息。然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之為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簑翁獨坐看。程魚門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汪春亭詠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一朶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那有蝶飛來。吳野渡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風雨歷滄州。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頭。吳信辰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村詠牽牛花云。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

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幬子。倚如長城。而一蚊闌入。則不寐通宵。其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實難為懷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擬留詩卷才難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為傳親故莫相譏。因誦

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墻」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為失也。偶賦前舟歎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其指天邊月。須臾月暈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闌變追前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躑躅心煩憂。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腳石，後舟反過前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為吉為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於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即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還停水上，山已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搖春雨暗，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得秋先」，范履淵

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巢當午鬧。蚓壤趁涼歌。俞楚江之紅𦶜花別樣綠愛柳當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臥空田。黃星巖之竹銳穿泥壁。蝸酣落酒樽。許子遜之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之落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輸獨鳥閒。趙味辛之水清魚入定。山古樹無花。吳象超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有態。山活翠難名。莊印三之寒烏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子之門臨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竹船之帆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敉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青。李少白之一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瀨江之病因看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逕草。紅露半墻花。龔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漣水之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衣。使阿麼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於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國初諸公無論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汪澤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湔裙人去水如煙。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即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即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舊恨縈三月。細雨斜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魚淺渚翹雙鷺。侍渡斜

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為詩留。劉春池之道在己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莫雲抱郭霾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後雁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卧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雨行臨曲水。天青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挂右邊樓。湯衎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燈來黠鼠。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紅葉夕陽村。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燕子磯。黃賸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陣。曲為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知。冒甚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烏

相呼。汪可堂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煙沈遠浦。潮聲挾雨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劍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籬人語一燈紅。王耔園之報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腳底白雲雙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煙迷古塞晴疑雨。雲擁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山。常賽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翔鄰富。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算殘棊。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擬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履園叢話卷八終

履園叢話卷九

碑帖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師太學儀門内。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廣徑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臼。相傳為周宣王獵鼓也。初棄陳倉野中。按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陳倉有石鼓山鳴則有兵並非上有石鼓舊文也今金石家輒曰陳倉石鼓者恐誤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汴京國學。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國學。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僅存者二百八十餘字而已。謂為周宣王鼓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為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為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為成王鼓者。程琳董逌也。謂為宇文周物者。馬定國也。故王伯厚皆駁正之。至楊用修云。得李賓之家唐人搨本。全文。恐是升庵偽造。令陽湖孫淵如觀察竟取楊本刻諸虎邱孫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純皇帝以乾隆庚戌親臨辟雍。見石鼓漫泐。為立重欄以蔽風雨。即以原文集為十詩。

再刻十石。並御製石鼓文序。仍從韓愈定為宣王時刻。聖訓煌煌。垂示萬古。真藝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時已亡。今所傳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據宋人劉跂模搨。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讀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據集古金石二錄。猶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廟災。則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慶乙亥歲。前泰安令蔣君伯生。賦閒無事。獨遊岱頂。聞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車水尋覓。果得殘石兩小塊。審之僅十字。即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搨數十紙。以貽海內博雅君子。則有翁覃溪閣學阮雲臺宮保梁茝林方伯孫淵如觀察。俱賦詩作跋。為一時佳話。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琊臺刻石

琅琊臺刻石十二行。計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三面臨海。即琅琊臺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載史記。凡七處。嶧山。泰山。琅琊。之罘。東觀。碣石。會稽是也。惟嶧山之文獨闕。故宋時鄭文寶補刻之。元至正間。魯人申屠

駉又以會稽刻石模於紹興府學余又嘗得徐鉉所模碣石門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實可補史記闕文而學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過也

新莽天鳳刻石

山東鄒縣野田間新出王莽時天鳳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後有後子孫毋壞敗六字似是墓間石也今五經博士孟公繼烺移置孟廟嘉慶庚午春山東金鄉縣馬進士又於鉅野縣之昌邑聚田間得殘碑一段僅存銘丈上下亦不相連續有云宣仁播威賞恭糾慢又云奮旅揚旌殄滅醜類勳烈煥爾聿用作詩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顯者惜無紀年可攷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漢燕然山銘

吳江翁海村徵君惠余雙鉤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搨本真如景星慶雲世未易見余細審之謂必是後人重模如西之作卣豆之作氏冠之作寇鑠之作爍夏之作夐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於漢隸必有精鑒即是重模亦非近時人所能為之案此銘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漢隸字原俱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模數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孫克宏金

石志皆謂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絕無傳搨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是碑舊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片石無存。海內所傳惟有兩本。一為商邱宋氏漫堂所藏。一為華陰王無異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搨本之先後。近阮雲臺宮保。又得一本。云是寧波天一閣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後矣。宮保嘗自刻一石於雷塘祖塋。并將歐陽集古錄跋語真蹟。附刻其上。可謂嗜古者矣。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熹平三年

是碑舊藏吳門蔣韻濤學博家。前闕四十八字。後有豐道生題跋。知明時與夏承碑。同藏於吾鄉華東沙氏。即真賞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從韻濤姪春皋明經雙鈎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

漢熹平石經 熹平四年

熹平石經。見於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單

颺等奏求正定諸經而刻。至光和中。尋遭董卓之亂。焚燒洛陽宮府官舍。碑已殘闕。後魏武定四年。由洛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從鄴城移至洛陽。隋開皇六年。又從洛陽徙至長安。轉移遷徙。碑益漫滅。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洪氏隸釋所載不過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偶於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部。中夾雙鉤五六紙。率皆殘闕不全。細心尋繹。得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不詳何人所摹。惟視管子第一本上有國初徐樹丕印記。則知為牆東老人所鉤無疑矣。故翁覃溪閣學有詩云。熹平石經紙摹十。錢子得自徐牆東。蓋紀實也。自余模勒之後。南昌學宮有重模本。紹興學宮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編亦載之。五十七年。余北行。過濟寧。錢塘黃小松時為運河司馬。又藏有舊搨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小松屬余并刻之。均為藝林罕見之寶。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趙氏所藏。世無第二本。洪氏碑圖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有陰者。是題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張瘦銅孔葒谷孫淵如諸先生俱為考證。實存四百九十九字。較隸釋少二十五字。此本卻多出七字。審其用筆之妙。較張遷結體相似。而蒼勁過之。漢隸中能品也。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 中平二年

是碑係舊紙舊搨。亦是人間希有之物。據隸釋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書惠兩字。洪氏所無也。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 建寧二年

郭有道陳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謂無媿辭者。惟兩碑久亡。歐趙亦未之見也。今山西介休驛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國初傅青主重書。後鄭谷口又書一碑。與傅書並峙。故顧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譏。陳仲弓碑世亦無有。洪氏所載惟有大邱長陳寔壇碑。嘉慶元年。余偶書一本。贈山陰陳雪樵騎尉。騎尉遂以刻石。因推搨數百紙傳播坊間。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日本人視為原刻。戊辰己巳之間。寄信中華海舶。一時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書翻刻以應之。海外人以耳為目。不知真偽如此。

漢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年

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叔、楊景西二跋。即吳山夫雙鈎之所自出也。王虛舟所見亦即此本。明嘉靖間是碑與婁壽碑俱吾鄉華東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漢成陽靈臺碑 建寧五年

此碑是黃小松司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為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數與隸釋相符。惟筆畫閒稍有譌處。江秋史侍御嘗釋出數字。可補洪氏之闕。

漢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額曰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審其結體用筆。其為重刻無疑。洪氏亦載此碑。優游下似是氏字。蓋借作京卽之卽也。喪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驗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證隸釋之誤。

漢圉令趙君碑 初平三年

往時見海鹽張芑堂徵君案頭有此碑。是全張未裝者。既復見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張。洪氏云碑在南陽。即今河南之南陽府。數年之內凡兩見。似此碑猶在人

5

間或隱於荒山窮谷間難以尋覓耳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 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吳門春暉堂陸氏友人王晉康示余樊敏碑視其搨本的是原刻為臨一過而還之以為坊間尚有也後數年欲購不得當面錯過至今猶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蘆山縣後山陰李松雲先生知雅州屢有書託其尋訪終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節署晤武威張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蘆山完好如舊又知高頤碑在綿州之德陽縣城外大路旁則諸漢碑之存於人間者自亦不少特無好古之士為之傳搨耳

漢酸棗令劉熊碑

酈道元水經載酸棗城有縣令劉孟陽碑即是碑也曩時見歙縣巴雋堂氏有雙鈎本既又見揚州汪容甫家有宋搨原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於洪釋之外者後江秋史又為雙鈎以巴汪兩家合參之然總缺上半截後見明州天一閣舊搨本有君諱熊字孟陽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等字則知江秋史所鈎是下半截也

漢楊氏四碑

太尉楊震沛相楊統繁陽令楊君高陽令楊著四碑。歐趙洪氏俱有之。惟罕見搨本。嘉慶元年春。青浦王蘭泉司寇遊西湖。攜於行篋。時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司寇出以見示。觀其刻畫顯著。神氣不侔。且字多別體。與隸釋不合。當是宋人翻本。

兩晉六朝碑

兩晉六朝之間。最重書法。見於晉書南北諸史。而碑刻無多。今所傳者。惟刁遵司馬紹高植高貞高湛元太僕。以及孔廟乾明賈使君鄭昭道啟法寺龍藏寺諸碑。最為烜赫。其時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論之。大半為俗工刻壞。故後人皆宗唐法。而輕視六朝。殊不知唐初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則口譽諸友朋。但擇貞賢可交而已。遑問其乃祖乃父乎。

唐觀音寺碣

陸德明為秦王世民撰觀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謂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班師凱旋駐驛廣武。值夜雨作。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畢露。王頓首拜瞻。乃建此寺。觀此已開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謂德明著經典釋文。世稱儒者。何乃作此語為後世口舌。援儒入墨。當自德明始。

唐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藥撰文。世無全本。宗解大紳春雨集載河南范諤跋語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憩南山佛寺。見砌下有石。視之。乃此碑也。歎為至寶。既而寺僧誤會石中有寶。破而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問之。僧以實對。石已分三段。乃取數十縑易之以歸。置於里第賜書閣下。遭靖康之亂。范氏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罷後。好事者始搨之。已而碎其石。又分為數片。今世所傳宋搨本皆是也。宋潛溪集謂當時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乏率更精絕之氣。則今世所傳宋搨者。恐未必盡是原石耳。

唐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有兩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武城縣學。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彥超所刻也。至元明時。已剝蝕不全矣。往時見商邱陳伯恭學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嘗縮臨。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書醴泉銘。自宋元明以來。為藝林所重。幾至家絃戶誦。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搨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殘闕。又經俗工洗鑿。滿紙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時

聞吳門蔣氏有佳本據唐搨刻之一字無損然未見原搨不敢信也惟吾鄉秦氏有舊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堅者遂取翻刻以售於人謂之秦板今坊家錦裝檀匣轉相售易所稱宋搨者大半皆秦板也

唐磚塔銘

磚塔銘明末時始出土石已分為三塊近則愈搨愈壞又亡去百二十餘字無全本矣然得片紙隻字猶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勁有法在歐褚之間故學者紛紛遂為名碑可見古人用筆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尋也撰者為上官靈芝其下惟有敬客書三字學者謂敬客當姓王氏或又以敬容為方外者余獨不謂然撰文為上官氏則敬客亦姓上官無疑與李輔光碑巨雅書同一例今吳門重刻有十餘本皆以西紙搨之以充原刻可發一笑

唐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以草書得名世謂之草聖惟郎官石記是真書太倉王敬美家有一本為天下所無董思翁嘗模入戲鴻堂帖者是也嘉慶乙丑歲余在京師南海葉雲谷農部以此見示後有王濟之元美敬美諸跋余為雙鉤一本藏之近日吳門顧舟湘上舍

又取雙鈎重模一碑立於蘇州府學尊經閣下以存長史舊蹟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有二一為李思訓一為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礎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於署中掘地得之後為王京兆惟儉取去今所存惟二礎康熙中有宛平令吳涵者移置順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載之詳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吳門蔣春皐氏一藏歙人羅養芝家相傳俱是唐搨余猶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慶元年六月余嘗雙鈎蔣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報以詩云觸暑吳閶蔣選閒手模唐搨李碑還心馳六礎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對湖山盟北海肯隨董莫跋張寰（此碑莫是韓得自張寰各有手跋）石經重晤中郎後扁二邕齋侍我顏（梅溪嘗手模蔡中郎石經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題其齋扁）燕山名蹟幾人知郭逸鈎模復許誰借問摩鴻戲海意（董文敏模曾入戲鴻堂帖）何如衣帶過江時（畢澗飛跋稱惲南田蓄一舊本嘗縫入衣中以防失墮云云）貞珉元氣憑君得落筆精微不我欺今日錢君新拓出重開仙鶴伏靈芝越四年余至京師毘陵胡蕙麓為宛平令即以余所雙鈎者刻石署壁仍書李蔭舊題曰古墨齋蕙麓聞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與法梧門祭酒共觀新刻兩公又賦詩見贈為一時佳話云

唐滑臺新驛記

李少温滑臺新驛記。不載於諸家著錄。似碑亡久矣。吳門貝簡香氏得一舊本。有元人吾衍跋語。遂摹之磚板。可以亂真。又縉雲縣城隍廟記有重刻本。在今常熟縣城隍廟戲樓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鄭公刻。邑人徐栻有記。

唐麻姑仙壇記

南城縣有麻姑仙壇記。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為魯公原刻。其小字者。則趙明誠所云慶歷中一僧所書。黃魯直猶能道其姓名也。自歐陽集古錄稱之。咸以為魯公親手書。至陸放翁比之羊叔子峴山故事。亦過矣。試觀魯公書碑。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敬之家廟。臧懷恪中興頌。宋廣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顏氏家廟諸碑。有書大小兩本者乎。則永叔所謂愈看愈妙者。不過一時興會語。不可遂為典據也。今曾賓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舊搨。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余家有開成石經舊本。其用筆絕類歐陽率更。可備書家一格。舊唐書譏其字體頗乖師法。言其與經文相淆雜。非議其書法也。故顧寧人尤詆之。而不知原刻殘闕為

後人修改補綴以至魯魚莫辨顧氏未見原刻但憑修改之本而駁詰之誤矣乾隆壬辰歲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見諸碑率漂榛莽瞻顧歎惜始議興修賴以不墜第卷帙浩繁椎搨之難裝池之費不能家置一部也茲記其目錄於此周易九卷計九石尚書十三卷計十石毛詩廿卷計十六石周禮十一卷計十七石儀禮十七卷計二十石禮記廿卷計三十三石春秋左傳三十卷計六十七石春秋公羊傳十二卷計十七石春秋穀梁傳十三卷計十六石孝經一卷計一石論語十卷計七石爾雅三卷計五石又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國學石經即仿開成舊式也

四唐碑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唐碑四種其一為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為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開元廿四年）其三為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天寶十三載）其四為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載）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岡口登舟乘黃河南下曾將四碑帶回安置樂圃之賜閒堂至嘉慶四年九月有旨查抄為錢塘

馮鷺亭編修購去道光六年又為嘉興張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唐石幢

吳門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漢唐之碑絕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會昌二年九月僧契元書又一幢無年月與前幢東西對峙又一幢亦無年月座上有宋開禧乙丑閏中秋續刻題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呆菴道人法住偈語按朱長文墨池編載有咸通五年于僧翰書在洞庭山者似即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正書亦東西對峙其三在甪直鎮今元和縣所轄大中八年秋崔渙書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樣其四在常熟北山興福寺即唐時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陸扆行書年月剝蝕不可辨後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樹幢僧智峯等名一京兆全貞書亦無年月按錢叔寶續吳都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間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閱縣志竟以為宋時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鎮胭脂墩菴中上刻乾符五年歲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當弟子許亮李帖代贊各捨三千文云云計五處余皆椎搨之又一幢在虎邱劍池顯德五年高陽許氏建則

五代周時物矣。

後梁鎮東軍牆隍廟碑記

乾隆辛亥歲余在紹興興修府志於卧龍山上城隍廟搨得此碑前載表奏次列敕旨最後作記時在梁開平二年先武肅王撰文有官階甚長碑以城隍為牆隍以戊辰為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陽墓前三百餘步地名頭城門玉皇山即龍山也東坡表忠觀碑龍山之陽歸馬新宮是也碑甚豐大約高二丈許龜趺螭首上有一穿額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書本文五十行行九十字剝蝕過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餘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無悞撰文者為丞相和凝書丹篆額者則司農卿權令詢也余嘗命石工護之作護碑圖碑西南三百餘步名玉屏峯峯下吳氏墓茶園之內尚有王子忠獻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畧小據十國春秋太常卿張昭撰文則剝蝕無一字矣相傳為明時太常吳誠尚書江瀾先後佔葬時所毀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訪得

之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是碑在臨安功臣山下淨度寺桑園中。碑載普光號令因。為武肅王第十九子。幼通禪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國羅漢寺。時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師。封安國羅漢寺主。加兩浙僧統龍德三年。改授吳越僧統賜號慧因普光大師。寶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衆諷經。乃為遺章申辭王父。圓寂於真身寶塔寺。時年二十有四。王命歸窆於錦里功臣山南營建塔院。是碑撰書系銜。皆磨滅難辨。惟有鎮東軍節度使六字及文內業職忝詞林五字。十國春秋載皮光業以文字受知武肅。特賜進士第秘書郎右補闕。尋遷兩浙觀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雖殘闕。而詞句清麗。其為光業無疑。光業即日休子也。

蜀石經

福州梁茝林先生。為江蘇方伯得孟蜀石經春秋殘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計三頁。共二十五行。皆昭二年傳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後有翁覃溪閣學。家竹汀宮詹跋語。攷之甚詳。定為孟知祥廣政中。據蜀時所刻。曾宏父石刻鋪敘謂

為皇祐元年。樞密直學士田況刻。非也。先生既賦詩於後。復以示余。眞古刻中之秘寶云。

馬楚銅柱銘

嘉慶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搨得五代時楚王馬殷銅柱銘至京師者。銘文為李宏皋所撰。吳任臣十國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記注皆引之。南昌相國為裴池巨冊。以為至寶。余題其後云。楚王樹國建功多。銅柱鐫書繼伏波。欲識五溪平復事。誓文墨搨好摩挲。八百年來瘴雨零。行人指點一痕青。吾家鐵券今還守。敢勝溪州柱上銘。相國見之。笑曰。此的眞錢生詩。不可移易他人。

宋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石經。在今杭州府學欞星門內左右兩廡。計周易。尚書、毛詩、中庸、論語、孟子、左傳七種。僅存八十七石。余於嘉慶初年。嘗館於兩浙轉運使署。府學即在其西南隅。每當春秋佳日。輒同二三知己步入學宮。徧觀石經及李伯時所畫七十二賢像贊。曩余倣熹平石經體書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刻石。即於是時始也。案元史載申屠致遠為杭州路推官時。有西僧楊璉眞伽欲取高宗所書諸經石刻。築浮屠。賴致

遠力拒之則今之僅存者寔致遠力也

宋表忠觀碑

蘇文忠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即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孫壻左朝散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倓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模令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觀廢遂露立於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本朝乾隆四年諸暨余懋棅為府學教授其同年友趙石函者來視余忽於齋旁隙地得之計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時名士如傅玉笥桑弢甫厲樊榭周穆門丁龍泓諸公俱賦詩以紀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諸兩浙轉運使秦公震鈞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糧道張公映璣暨錢塘知縣蔣公重耀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於時翁覃溪閣學梁山舟侍講阮雲臺中丞亦各有詩文以紀其事俱刻於三石柱之側真藝

林佳話也。楊文襄一清記云。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徙於欞星門北之兩偏。疑此兩石之外。尚有十餘石。不知淪沒何所矣。案紹興舊刻所云曾孫埍楊僎者。即楊和王沂中子。代州崞縣人。見宋史楊沂中傳。惟稱曾孫埍殊不可解。據榮國公忱墓志。僎娶榮國第三女。其系銜尚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榮國為武肅七世孫。實是第八代孫埍。何云曾孫埍耶。考古亦無此稱呼也。

墨妙亭詩刻

宋孫莘老嘗知湖州。彙集漢唐諸賢名蹟石刻於郡齋。署曰墨妙亭。東坡為作記。並賦詩刻石中。有云。吳興大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座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蓋記實也。吳興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漢唐諸刻無有存者。惟存東坡詩一石而已。後此石亦斷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陽明守仁謫龍場驛丞時得之。曾琢為硯。存十二字。見裘文達公曰修記。一時朝貴俱有詩。蔣心餘七古一首。尤為絕妙。其一片。天啟初黃石齋道周得之。亦琢為硯。存十七字。為吳興姚玉裁所藏。後歸桐鄉汪氏。當時如厲樊榭、丁龍泓、蔣心餘諸公。亦各有詩紀之。載吾友張芑堂徵君金石契中。余幼時猶見搨本。今戲鴻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舊刻

重摹非真蹟入石也

宋刻

古有碑無帖隋開皇時嘗以王右軍蘭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猶在人間唐太宗既得蘭亭真蹟命供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四人各鉤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者如歐褚諸公皆臨搨相尚又樂毅論相傳為右軍親手書刻者其餘皆紙素所傳太宗裒集二王墨蹟惟樂毅論為石本當為刻帖之始自賀李真手模右軍書十卷為澄清堂帖以開其端至南唐昇元二年李先生又出秘府所藏右軍真蹟刻為四卷為昇元帖則刻帖成部者實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諸鎮四方圖籍悉輸內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遺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詔命翰林侍書學士王著鉤模三代秦漢魏晉六朝唐人諸名蹟彙刻為淳化閣帖又有秘閣前帖然大半皆仿書或唐人雙鉤隨意集成未必盡是真蹟也米元章黃長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後法帖盛行仁宗慶歷五年乙酉僧慧超與希白臨模諸帖刻石長沙謂之長沙帖皇祐中廬陵蕭太傅汝器與其弟汝智相繼宰和州之含山得劉楚公丞相被賜閣帖重模載以歸廬陵謂之廬陵帖哲宗元祐五年秘書省鄧洵武

孫諤等請旨乞以淳化閣所未備取前代遺墨刻之至建中靖國元年畢工歷十二年而成凡費緡錢一百十五萬是為秘閣帖十卷元祐七年壬申劉次莊得呂和卿閣本臨模為戲魚堂帖有釋文十卷因刻於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詔旨以淳化秘閣二帖未有之蹟入石為秘閣續帖十卷實居長沙廬陵清江三刻之後大觀初徽宗以淳化閣帖漫漶且王著標題率多舛錯有詔出內府所藏真蹟命龍大淵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題名大觀帖又增八十七帖書譜並他帖總二十卷因刻石於太清樓下為大觀太清樓帖三年己丑汝州守毅陽王寀又採集晉唐五代名人書刻石置於郡齋之坐嘯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記謂之汝州帖會稽有翻本黃長睿深譏其謬又駙馬都尉潘師旦所刻之絳州帖劉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令人謂之絳帖潭帖是也又黃山谷所刻之臨江帖山谷自有釋文刻於後紹興初有國子帖又米帖紹興十一年辛酉郡守張斛集秘閣潭汝臨江諸帖參校而成為武陵帖又鼎帖亦張斛所摹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師說為鐫薛尚功鐘鼎款識帖後郡守譙令憲又別鐫王右軍之十七帖置於庾樓淳熙十二年修內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閣帖謂之前帖又集王右軍樂毅論不全本與黃庭經

起及唐明皇、歐陽詢、褚庭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真卿、李陽冰、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書，共為六卷，每一卷後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字樣，謂之秘閣續帖。紹熙慶元之間，太師平原郡王韓侂胄刻閱古堂帖，開禧二年，以罪死籍沒其家，石入內府，改名羣玉堂帖，計十卷。他如吳雲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寶真齋法書，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岡軍重模之武岡帖，前後總二十卷。湖州張氏之烏鎮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灃陽所刻之灃陽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陰陸放翁之荔枝樓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漢熹平石經殘字以及黃庭、樂毅、曹娥像贊，并歐虞褚顏小楷，謂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間，曾宏父所刻之鳳墅帖及續帖，前後共四十冊，置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云鳳墅者，刻於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畫帖、時賢題詠帖。宋宣獻之賜書堂帖，廬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書彥約之星鳳樓帖，王曼慶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寶晉齋帖，賈似道之世綵堂帖，太平府學之姑孰帖。嘉定間劉元剛集顏魯公諸書為忠孝堂帖，又留忠宣與曾無玷二帖。又宋人集諸家法書刻石為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觀為祖本，而遞增遞改者，亦有采集諸名家法書在諸

帖之外者亦有專刻一家者凡此之類皆謂之宋刻其中優劣之各殊椎搨之先後真僞之混淆無序帋墨之濃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語也

明刻

有元八十餘年中無刻帖者雖知趙松雪之工書亦惟究心二王於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無當於意臨模亦鮮即虞伯生鮮于伯機鄧善之柯丹邱張伯雨輩善於賞鑒亦未聞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閣帖祖本重刻之為泉州帖周憲王為世子時又以閣帖為主而參之以秘閣帖又增入宋元人書為東書堂帖晉靖王為世子時又以閣帖大觀寳晉為主而益以所藏刻為寳賢堂帖肅王又翻刻淳化閣帖舊本謂之肅府本成化間長洲文徵仲父子刻停雲館帖章簡甫再模之今謂之章板校原刻畧瘦嘉靖中錫山華東沙刻真賞齋帖章簡甫又刻墨池堂帖歙縣吳用卿刻餘清齋帖天崇間華亭董思翁刻戲鴻堂帖金壇王太史肯堂刻鬱岡齋帖宜興蔣一先刻淨雲枝帖雲間陳眉公聚集蘇文忠書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書刻來儀堂帖莆陽宋比玉集臨蔡君謨書為古香齋帖漢陽太守孫克宏刻東皋草堂帖崇禎庚辰陸起龍又刻片玉堂詞翰十二冊皆陸

深書莫方伯如忠及其子雲卿刻宗蘭館帖雲間顧從義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蘭亭松雪十八跋後周東山又翻刻之又曾見有國朝名人書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記何人所刻也海寧陳氏刻玉煙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書為小玉煙堂帖四卷蓮華經七卷他如銅龍館帖大來堂帖來仲樓帖鷓鴣館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寶鼎齋帖清暉閣帖皆始翁一手書也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將內府所藏舊人墨跡遠自晉唐以迄本朝編次模刻題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軒法帖二十卷又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九年諭內閣命成親王刻詒晉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戶部侍郎劉鐶之刻其叔父相國劉墉書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又成親王自刻所藏晉唐宋元舊蹟為詒晉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於前代涿州馮相國之快雪堂帖刻始於崇禎末年至本朝順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僅有五卷而題頭亦未全也自是以後真定梁蕉林相國刻有秋碧堂帖八

卷王孟津相國有擬山園帖華亭沈氏有落紙雲煙帖又賜金堂帖陳香泉太守有予寧堂帖虞山蔣相國子名洲為山東巡撫時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笪解元重光刻有東書堂帖四卷江西曾觀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揚州江氏有潑墨齋帖唐氏有秀飱軒帖曲阜孔氏有寶鼎齋帖孔舍人繼涑刻有玉虹樓鑒真帖十六卷又取張文敏照平生所為書曰玉虹樓帖十六卷舍人孫昭薰刻舍人手書為隱墨齋帖十卷長白鄂公西林為陝西巡撫時刻有環香堂帖嘉興唐作梅大令刻有綠蓑山莊帖大興李味莊觀察刻有平遠山房帖雲南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陽湖孫淵如觀察刻有平津館帖吾鄉秦蓉莊都轉刻有寄暢園帖嘉善謝若農編修刻有望雲樓帖吳縣謝氏刻有禊蘭堂帖錢塘金氏刻有清嘯閣帖南海葉氏刻有貞隱園帖揚州鮑氏刻有安素軒帖近崑山孫少迂刻壽石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霽堂帖余與戚松雲員外先刻有詒晉齋帖四集十六卷皆詒晉齋主人書也

僞法帖

吳中既有僞書畫又造僞法帖謂之充頭貨舊有含翠亭僞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詩爲米南宮詩後有元豐壬辰米芾書字樣考元豐紀元始戊午終乙丑而無壬

辰其為偽蹟可知矣更有奇者買得翻板絳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以新紙染色搨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絳帖即原刻也二曰星鳳樓帖三曰戲魚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買者紛紛其價甚賤不過每部千文而已遂取舊錦裝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林高江村之類印於帖上以為真宋搨而官場豪富之家不知真偽竟以厚值購之其價不一有數十金者有百餘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總視裝潢之華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實皆偽本也嘉慶初年有姪德姚東樵者目不識丁而開清華齋法帖店輒摘取舊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題跋半石半木彙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雲居米帖十卷皆偽造年月姓名拆來拆去充舊法帖遍行海內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

論刻帖

張懷瓘書斷云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蹟無論可法不可法輒刻之帖中以為備則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國以功顯以忠著非書家也王荊公陸放翁以

文傳以詩名非書家也藏其墨蹟可也刻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國朝名人尺牘成大部者費至數千金殊覺無謂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為之非如二王真蹟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書有名家書有託名書有同名書又有並不善書而隨手屬筆者亦有他人代書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書斷之所謂法帖者也

家刻

余生平無所嗜好最喜閱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蹟見有佳札輙為雙鈎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總角刻碑似有來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間始出門負米初為畢秋帆尚書刻經訓堂帖十二卷又自臨漢碑數種刻攀雲閣帖二冊便為海內風行嘉慶四年己未遊京師鈎刻成親王法書為詒晉齋帖四卷十年乙丑復至京師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書一鱗片爪集成小冊為詒晉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劉鐶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墉平生所為書余時在京師為之鈎勒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進上十三年戊辰為長白鐵冶亭宮保刻惟清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兩兒曰奇曰祥

將余歷年所臨漢碑五十餘種模刻名曰攀雲閣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爲相國英煦齋先生鈎刻松雪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蹟或舊搨本擇其尤者輒爲模刻命曰小清秘閣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十八年癸酉爲雲間沈綺雲司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謨諸書帖刻爲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門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時二公俱鎮閩中爲督撫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寫經堂帖起於鍾王終於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爲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四卷皆取蘇東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諸公書而殿以松雪華亭二家時太守正攝篆秦郵是年蕭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臨漢魏隸書大小數十種刻成四卷曰問經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黄兩峯嵋爲昭文令介余選集山谷大小行書六册曰黄文節公帖蓋蔡蘇米三家各有專刻而文節無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令吾邑偶見前英相國所刻松雪齋帖而愛之視相國所未備者又續刻松雪齋帖六卷是年冬鍾祥彭毓圃志傑爲烏程令余爲刻吳興帖六卷贈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臨本黄庭顏魯公竹山連句及宋四家趙榮祿俞紫芝張伯雨吳仲圭郭天錫倪雲林等書

合而為一。計八卷。以續寫經堂帖之後。是年九月。摹雲閣帖刻成。計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為長白斌笠耕觀察。取趙董兩文敏墨蹟刻為抱冲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兩年之內。為歙縣鮑讓齊觀察。刻余向所縮臨唐代諸碑三十二冊。至四年而始成。是時儀徵巴樸園宿厓昆仲。索視余所刻諸帖。余因檢得六十四石贈之。藏之樸園壁間。命曰樸園藏帖。八卷。次兒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時成焉。七年丁亥。為嘉善周又山觀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遺墨大小楷行草書六冊。為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為膚施張河帥芥航先生刻文與可。蘇東坡畫竹題跋。計兩大冊。分裝四卷。曰澄鑑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學古有獲之齋帖四卷。自鍾鼎欵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諸書。各摹數字。畧備體格。本為課孫而刻。亦以便初學觀覽。為書法之源流也。其餘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傳誄。有詩刻題名。如秦會稽刻石。與碣石門刻石。泰山琅邪之罘東觀諸刻石。漢熹平石經殘字。郭有道。陳仲弓。楊伯起。曹娥諸碑。及縮本漢碑。定武蘭亭。褚模蘭亭。舊本樂毅論。九成宮醴泉銘。磚塔銘。孫過庭書譜之類。不可枚舉。俱別載寫經樓金石刻目錄中。

履園叢話卷九終

履園叢話卷十

收藏

清 句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收藏書畫與文章經濟全不相關原是可有可無之物然而有篤好爲性命者似覺玩物喪志有視爲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醫余嘗論之其爲人也多文雖不知書畫可也其爲人也無文雖知書畫不可也大約千人之中難得一人愛之即愛之而不得其愛之之道雖金題玉躞插架盈箱亦何異於市中之骨董鋪耶

考訂之與詞章固是兩途賞鑒之與考訂亦截然相反有賞鑒而不知考訂者有考訂而不明賞鑒者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疎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諸人始兼考訂若 本朝朱竹垞何義門王虛舟輩則專精考訂矣然物之真偽恐未免疎略

收藏書畫有三等一曰賞鑒二曰好事三曰謀利米海嶽趙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爲賞鑒秦會之賈秋壑嚴分宜項墨林等爲好事若以此爲謀利計則臨模百出作偽萬端以取他人財物不過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與論書畫耶

看書畫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為上等。妙而不真為中等。真而不妙為下等。上等為隋珠和璧。中等為優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須見聞。又須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詩文有一日之短長。書畫有一時之興會。雖真而乏佳趣。吾無取也。

清河書畫舫謂看字畫須具金剛眼力。鞫盐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為不然。看字畫如對可人韻士。一望而知為多才尚雅。可與終日坐而不厭不倦者。並不比作文論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氣和。至公無私。毋惑人言。便為妙訣。看得真則萬象畢呈。見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間。並不在學問之深長。詩書之廣博也。

晉唐名蹟品題甚少。即有品題。不過觀款題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題詠。題得好。益增名貴。題得不好。益增厭惡。至明之項墨林。則專用收藏鑒賞名號圖章。見長。直是書畫遭劫。不可謂之品題也。余見某翰林題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筆比擬之。是隔雲山一萬重矣。

國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

谷踐後其物大半歸黃崑圃家而散於海內者亦復不少如記中所載之唐僧懷素小草千文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黃山谷松風閣詩朱晦翁城南二十詠貫休羅漢易元吉猴猫圖宣和御題十八學士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榮祿書陶詩小楷及枯樹賦余皆親見之

高江邨嘗言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貲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饕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觀其有小印一枚曰江邨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銷夏錄中之物亦有真有偽如蘇文忠送安國教授詩有陳石磵跋者今藏家蒲堂侍郎家的是僞鈎廓塡而江邨亦收蓄之視為至寶何也

收藏書畫是雅事原似雲煙過眼可以過而不留若一貪戀便生覬覦之心變雅而為俗矣試觀古來收藏家從無有傳之數百年子孫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書家前有三宋二沈後有文祝董思翁諸公此其最著者其餘如吳匏庵李貞伯陸子傳王雅宜張東海婁孟堅陳魯南王百穀周公瑕之流亦稱善書可為案頭珍玩大約明之士大夫不以直聲廷杖則以書畫名家此亦一時習氣也

有明一代畫家盛推文沈唐仇為諸家之冠然而可傳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進杜東原姚公綬陶雲湖呂廷振周東村陳道復王仲山袁叔明陸包山宋石門王酉室錢叔寶謝樗仙趙文度張君度孫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楊龍友陳仲醇李長蘅輩亦卓然成家近時收藏書畫者輒曰宋元宋元豈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冊條幅又為海內士大夫家珍祕反不如降格相從收取明人之易為力耳

唐

元宗鶺鴒頌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五尺八寸紙凡四接歧縫內俱有開元二字小印結構精嚴筆法敷暢迥非唐以後人所能為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後俱有宣和政和小璽蓋宋時曾入內府者相傳尚有黃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謹案 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語云唐元宗鶺鴒頌宋時藏於秘府徽宗朝有鶺鴒千數集於後苑龍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題於後宋亡卷遂流落民間為指揮方明謙得之佑謂元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鴟梟蔽日鳳皇遠避之時雖有鶺鴒數萬何益於治亂存亡哉據此則知卷後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經訓堂帖者即此本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計七十八字宋時曾入御府有悅生圖書則知又是賈秋壑家中物也後有趙子昂郭天錫二題乾隆戊申歲太倉畢竹癡員外曾購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夢奠二字非吉語旋復還之余時在先生河南節署一見後不知所歸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東陽莫是龍王世貞毛澄王鴻儒陳繼儒文嘉嚴澂諸題又錢穀張鳳翼獻翼觀款相傳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謂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蘭亭頭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樹賦上其稱重如此張氏清河書畫舫則定為米元章臨本余亦未敢視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戲鴻堂帖金壇王肯堂太史又摸入鬱岡齋帖經諸賞鑒家品題自足寶貴耳

顏魯公竹山書堂聯句詩真蹟書於絹素雄古渾厚用墨如漆迥非後人所能模仿國初藏真定梁相國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歲為畢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殁後圖籍星散又為揚州吳杜邨觀察所有嘉慶丁卯歲粵東李載園太守來吳門攜有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墨蹟卷其書皆狂草如張長史筆意而杜邨觀察

適至顏册亦在篋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蹟。同觀於虎邱懷杜閣下。余笑曰。顏杜生於同時。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後。使兩公真蹟聚於一堂。實吾三人作介紹也。按新唐書天寶十二載。安祿山反。魯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後魯公以元載謗貶湖州。在大歷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時也。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蹟。在上清瓊宮陰陽通真秘符之前。即海昌陳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後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闕也。按靈飛經為唐開元廿六年。玉真長公主奉敕寫。元袁清容始定為鍾紹京書。其說蓋本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一語。然亦未能斷定為鍾書也。明萬歷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於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册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已。太常之子湖廣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於家。意作雷煥留劍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於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

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為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祕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於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為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豪髮不爽。至於精神奕奕。自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為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偽跋於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為吳餘山文學所購。令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於若農齋中。摹泐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摸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白麻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八寸六分。計三十二行。前後有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璽。蓋宋時嘗入內府者。其鮮于樞、張可與、張宴三題之後。并書新唐書本傳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即戲鴻、快雪祖本也。余在畢秋帆先生家見之。後為豪貴所索。遂入京師。

范隋告身絹本高八寸長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十四字即文正公五世祖也後有宋人跋語二十一人元人跋語二人今藏吳門范氏義莊有石刻

懷素小草千文卷黃素絹本高九寸長八尺七寸六分筆法嚴密字字用意脫去平時劒拔弩張之習而一趣於自然後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年六十有三字勢略偏側正其晚年作也後有宣政三璽即宣和書譜所載四卷之一卷用黃素八方每交接處用軍司馬印印之相傳素師居永州龍興寺即吳呂蒙故宅寺後浚井得軍司馬印故素師每作書必用是印後有文休承一題具載始末嚴分宜本山錄中物也　本朝康熙中為商邱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時歸入明府乾隆丙午歲吳杜邨太史購於京師以贈畢秋帆先生余嘗模入經訓堂帖較停雲所刻有過之無不及處

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跂及者唐代至今千餘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雲

聞沈屺雲司馬記。余集刻晉唐小楷。為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即此雲所藏。一曰鬱單越經。歙鮑席芬家所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謹庭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絺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蕘圃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經。吳門葉氏所刻。律藏經。王夢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悟靈飛經之非鍾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羅昭諫嘗為先武肅王鎮海軍掌書記。昭宗賜王鐵券時。羅正在幕府。則謝表必其手筆也。余年十九。在吳門清嘉坊書肆中見昭諫手書謝鐵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後書乾寧四年月日臣羅隱代脫十二字。代脫者。代為脫稿之義也。後有劉青田一跋。考之最詳。 國初藏勵宗萬家。不知何時流落吳門。當時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後為粵東一客所得。屈指四十餘年。至今猶在心目。

張僧繇沒骨山水一幅。絹本。上列兩峯青綠相間。其下蒼松三株。白雲一道掩映於紫翠之間。落筆雄奇。出人意表。舊為宛平王相國家所藏。畫之上方。有禹鴻臚之鼎題記。尉遲乙僧天王像。絹本著色。真唐人筆法也。本立軸。作袖卷。裝池橫看。自宋時已然。後有宣和紹興小璽。及內府圖書之印。並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聖旨審定及

内侍盧道隆等官銜。又元張金界奴上進題名一行。項墨林家物也。畢秋帆尚書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進呈。今藏 内府。

五代

先武肅王賜崇吳院長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帥五大字。後題龍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後又大書都元帥吳越王六字。下有押。猶今之畫稾也。文作駢體。字徑六分。絕似蘇靈芝憫忠寺碑。蓋晚唐書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來。世藏台州本家。與鐵券並守。憶於乾隆辛亥歲。余在會稽同修郡志。嘗借觀。為雙鉤一通。刻小清秘閣帖中。至道光癸未歲。余再至會稽。則知為家薪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蘇志。崇吳寺在今吳江縣充浦。前臨太湖。兩洞庭山在望。惟地僻鄉隅。鮮有至者。他日擬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猶見五代時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於草書。見之史册。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狀七行。後具押字。余前已雙鉤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樸諸跋。皆為人竊去。惟存熙寧、元豐、元祐題名而已。中有賈平章觀欵。書法極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觀鐵券。又復摩挲者累日。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凡八行。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題。阮雲臺宮保嘗以

示余余頗疑之末為雙鉤其後卒以刻石有跋記於後

王齊翰挑耳圖卷前有徽宗御題勘書圖三字又王齊翰妙筆五字畫一貴人自挑其耳坐於屏幛之前衣紋精細設色甚工儼然吳道子法也後有蘇東坡穎濱兄弟及王晉卿題跋舊為吾鄉安氏之物嘉慶壬戌十月在揚州吳杜邨太史家見之

世稱唐小李將軍之畫今所傳者絕少余嘗在吳盤齋大令畽城署中觀五代時衛賢所畫廣寒宮圖樓臺殿閣細逾毛髮中有一宮門上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離宮別館用筆若絲刻劃精整幾無剩意其欵兩字在一石隙之間恐小李將軍亦不能過之也鑲邊絹上有梁蕉林鑒賞印記其上又有一小璽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瀟湘圖思翁舊物也藏畢秋帆尚書家卷長丈許神采煥然具有遠山蒼翠江水瀠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烏帽一人旁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漁人布網漉魚者蓋取謝宣城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為境耳思翁一生畫學得力於此前後有三跋隨筆中亦載之後為豪貴奪去今不知所歸

宋

高宗賜岳忠武璽敕草書十四行在硃色雲龍箋上有皇帝上用書詔之寶兩璽此敕舊藏西湖岳廟為奉祀孫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門先生為浙江布政使始為裝池題一詩一跋刻諸石上嵌於廟壁時余在轉運使署因將搨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賦詩見寄余乃請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內之士題詠遂遍近已滿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蹟一高宗草書在團扇上書芳草西池路柴荊三四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一首後用德壽硃文璽當為高宗晚年筆一孝宗書春雲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風度碧岑既解從龍作霖雨油然出岫豈無心廿八字合裝一冊為仁和趙晉齋文學所藏近時士大夫題詠甚多余亦題二絕云石經剝落長苔痕遺恨冬青不足論留得二陵真蹟在蓬門猶識趙王孫焚香再拜啓題封想見揮毫德壽宮龍鳳昇天陵谷改尚餘文翰扇清風

陳簡齋詩卷紙本凡一百零一行計詩二十三首舊有張宣公標題今不存後朱晦菴劉西臺危太樸諸跋具在案宋史簡齋名去非仁宗時為資政殿大學士太樸跋語具詳始末

蔡忠惠謝賜御書詩表字如指大結構精嚴後有文與可米元章二跋按續書斷載仁宗深愛君謨書嘗以御筆書君謨兩大字并詩以寵異之君謨乃作詩表謝即此卷也往時見雲南周氏刻入春雨樓帖後見墨蹟在五柳居陶蘊輝家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

又忠惠自書詩稿計八頁每頁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書詩之三下書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紀行之作也其第二頁題龍紀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極有古人風格九字則歐陽永叔親筆也是冊南宋時曾入賈似道家前後俱有悅生葫蘆及長字印記又有楊龜山張正民蔣璨張天雨張樞胡粹中諸跋其書雖草草不經意實君謨妙墨也

蘇文忠書余所見者不下十餘種真偽參半按崇寧大觀間蔡京用事以黨籍禁蘇黄文詞并墨蹟而毀之至政和間始弛其禁故後世傳者少也曩在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家有大書偃松屏贊乃其謫惠州時為書示其子過者第絹本毀濫不全余集其數句刻入小清秘閣帖又有九歌六段是從家恬齋方伯處得雙鉤上石未見真蹟

又文忠書四十二章經真蹟余於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觀於汪筠莊明府齋中

書在絹素。織成朱絲闌。高九寸許。長七尺二寸。小楷微帶行筆。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數行破裂者。而後幅完好無闕。有宋僧悟靜元王原吉跋。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陳無軒載入寓賞編。茲不復贅。後為笥莊子元度攜於行篋。在晉陵舟中遇賊竊去。越二十餘年。京口楊子堅忽於友人家見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橘頌卷。有趙松雪題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偽書。以售於人。遂借以雙鉤。與原蹟無二。以示畢秋帆先生。時先生為河南巡撫。竟以千金得之。實偽蹟也。

黃文節松風閣詩卷。高九寸餘。紙本三接。長六尺三寸。無款印。元至治間。為皇姊大長公主收藏。不擇人而題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銜。乾隆己酉春三月。觀於鎮洋畢澗飛家

又文節書劉禹錫伏波神祠詩卷。明時為嚴分宜舊物。有張於湖范石湖兩題。今藏諸城劉文清公家。信芳尚書嘗以示余。生平所見山谷墨蹟。此為第一

米禮部書宗室崇國公墓志銘。鄭居中撰文。幾二千字。余所見者。有大小兩本。絕似褚河南哀冊。後有袁桷鄧文原黃溍柳貫揭傒斯葉盛吳寬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齊梅

麓員外家其一藏揚州鮑氏按米襄陽志林當時臨摸米書酷肖可以亂真者有二人焉一吳雲壑名琚一陳伯修之子陳寺丞禮部俱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或兩人所臨也

又禮部虹縣舊題真蹟卷無欵有儼齋秘玩圖書是華亭王氏之物後有金大定間劉仲游元好問兩題雲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鈎摸入帖

又禮部書杜詩王宰山水歌墨蹟卷絹本後有徐守和兩跋雲南周氏曾刻春雨樓帖今藏吳門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註經草稿真蹟余見者有二種一為嘉善謝若農中翰所藏易繫辭自无咎者善補過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計六十一行一為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論語顏淵問仁至司馬牛問行計五頁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約相同當是文公一手書者

朱文公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北平孫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賓之篆書晦翁手澤四字後有千文傳黃溍于淵李東陽吳寬周木陸簡何喬新董越李士實張元禎費宏十二人題跋楊鐵崖和詩後又有陳白沙謝肇淛徐渤三題其黃溍書城南齋詠

稱常熟錢君伯廣早從其鄉先達尚書千九先生遊先生守婺源時得朱子手書城南齋二十詠而寶愛之卒乃歸諸伯廣遂即所居東偏搆一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號焉按虞山譜伯廣諱廣千一公七世孫柳溪先生寬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趙李由太守於吳門寓齋出示吳雲壑書歸去來辭真蹟筆飛舞全用米法後有董思翁一題傾倒殊甚惜其物已經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國書蔥幼堂三字為吳中顱頤醫陳仲和所得即以名其堂後有陳繼王鏊劉吉邱濬費誾吳寬楊士奇胡濙楊榮金幼孜李東陽楊翥馬紹榮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陳鎰朱仲陽張昇靳貴劉忠毛澄楊守阯吳儼李傑楊廷和陸簡宋𢿱二十九人題跋此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嘗倩同邑陶君名廣者諸人名號爵里甚詳有小記附於後

馬遠松陰高士圖吾鄉李芥軒先生所藏閱百年矣嘉慶庚申從子有𣪍持以示余按遠畫本師李唐用焦墨作樹石筆力矯矯千古獨絶吳小仙所從出也

李營邱秋山行旅吳門繆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畫絹素狹俱是雙拼此僅存半幅

矣。乾隆戊申歲。畢秋帆先生為河南巡撫。聞其名。為物色之。有客攜至汴梁者。余時在節署。因獲觀焉。

米元暉雲山圖卷。紙本。欵題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懶拙米元暉戲作十六字。後有元人韓性、王逢、楊遵、顧祿、宇文公諒、朱文瑛、陶九成諸題。道光乙酉四月。偶於汪氏見之。

元

趙榮祿書壽春堂記大楷書。是絹本屏幅。剪裝巨冊者。嘉慶元年。余客兩浙轉運使幕中。雲間陳古華太守。攜以見示。同海豐張穆菴都轉、烏程陳無軒學博披覽一過後。阮雲臺先生嘗刻石武林。

元妙觀重修三門記。烏絲方格。字大逕寸。前有篆書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計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華兩跋。錢塘梁文莊公家藏物也。嘉慶元年二月。余謁山舟先生。始觀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鑒真帖。而長白興齋相國見而愛之。因介余往錢塘雙鉤。又收入松雪齋帖。

二贊二圖詩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後有卞華伯、王弇州、董思白、陳眉公、文湛持五跋。

思翁謂是卷學顏魯公送蔡明遠敘兼米海嶽用筆迥異平日之作洵至論也向藏畢秋帆尚書家余嘗鉤刻入經訓堂帖嘉慶己巳偶遊京師知為劉文清得之今又為煦齋相國所有矣

汲黯傳小楷用歐筆爛漫千餘言當為松雪平生傑作惟余近年所見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補書絹紙相雜真贗莫辨甚矣哉作偽之人也

天冠山詩本廿八首今陜刻祇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間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學江西得一本紙墨完好後松雪自題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為作此廿八首按其時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師官集賢學士未嘗至此山也陜刻跋云予昨遊天冠山且謂山在丹陽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貴溪丹陽乃道士號足證陜刻之不真然用筆自佳非近世人所能為之或曰文待詔少年作也

小楷過秦論三篇刻於戲鴻堂帖者惟一篇耳嘉慶乙亥婺源齊梅麓員外宰吾邑偶談此卷云真蹟在其同鄉董小槎編修處越數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後當惠贈也梅麓賦詩云鷗波妙墨世原稀況復香光論入微趙璧竟從千里去吳鈎令許五年歸來頗豪奪真無賴李布盟言豈有違寄語山靈好呵護莫教化作

朶雲飛他日此卷竟來余當為員外一并上石以與戲鴻滋蕙兩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賦松雪平生臨本最多相傳松雪曾見過王子敬墨蹟者余曩在京師見司馬達甫中翰家一本紙墨如新今為孫制府平叔氏所藏粤東吳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數行乃詒晉主人補書之其餘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尚是真蹟至經訓堂帖所刻楷書本則偽矣而學者甚多有翻刻盛行於世異哉

頭陁寺碑文吳門蔣氏所藏余於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觀察舟中見之用筆在洛神枯樹之間可寶也

神仙篇五首一張正見二盧思道三王融四陳思王五郭景純後書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宮道人書字如中楷大靈和峭拔當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筆然觀其卷中如億之作憶娥之作蛾阿誰作何誰進趨作進趣恐松雪未必至此其為偽本無疑今在英相國家

舊聞當湖家夢廬處有松雪臨黃庭經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見道光丙戌春日偶於梅麓員外寓齋閱之後無年月可考審其結體用筆實松雪早年書殊乏英俊之氣有鄧善之楊載等十六人題跋皆真

臨褚河南枯樹賦卷。白宋箋本。長洲宋小巖編修所藏。後歸畢秋帆先生。有趙孟頫
白珽。陳深。龔璛。周天球。黄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貞。文伯仁。黎民表諸題。最後有太僕
寺印及撫治鄖陽等處關防。是明時王敬美家舊物。
快雪時晴四大字。乃是題張伯雨臨右軍帖前者。後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
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與壽春堂記相等。前篆額六行。計廿四字。內兩行為後人重補。此卷
今藏笠耕少僕家。惜文中闕數行。失去仇公諱字。後有倪鉽一跋云。仇字彥中。又見
虞道園書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鍔也。
嘉慶乙未春。余在京師。過質郡王府。見松雪畫陶靖節像。淵袖幅巾。手攜一杖。翩翩
欲仙。上書歸去來詞小楷十二行。真妙筆也。郡王薨後。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見矣。
孫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歸去來詞。是畢氏廣堪齋舊物。余嘗摹入集珍帖中。審
其用筆。當為中年之作。
松雪所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余嘗於吳杜邨太史家見之。所謂獨孤長
老本是也。尚有吳傅朋。錢舜舉及柯九思二跋。為商邱陳望之中丞所藏。後德清談

韜華觀察得之。談沒後被火圖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數字。今在英相國家。

吳門陸謹庭。嘗得松雪畫李太白廬山觀瀑圖。青綠山水一紙皆滿無空隙處。而一種幽深元遠之趣。溢於尺寸間。非松雪妙筆不能傳之也。後有元明人題識甚多。其姚公綬一跋最長。惜為後人妄加趙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為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婁東在畢澗飛員外家。見魏公自繪小像紙本長尺許。濶七寸。作一鏡像居其中。僅畫半身頭戴一笠身著月白氅衣。面圓而俊偉。丰神奕奕。微鬚。真元世祖所稱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書贊兩行。又在友人處見一像。有自題七律云。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霅水頭。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從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後題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趙孟頫自題。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裝。觀魏公此詩。其出山服官。非素所願。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趙松雪嘗拜中峯和尚為師。為畫一小像甚妙。盤椅一張。師横臥其上。朱履一雙脫在椅前。此種畫法。古所未見。後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見贊不可得。為師作贊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

子吳興趙孟頫焚香謹贊。此幅往在吳門陸白齋先生家見之。曹倩南潯陸梅圃臨過一幅。後為友人攫去。觀此兩像。皆畫於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世所傳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絕少。憶於甲寅三月。余在錢塘晤鮑綠飲先生於西湖寓中。見一卷。當是夫人生平傑作。後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於姚。居南潯。一詩一跋。寫作俱妙。題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揚畹畝間。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數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慢結貽佩纕。重之青琅玕。寫真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渺難攀。況有斐然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於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磨墨。寫此幅於軒中。夫婦人之事。箕帚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歟。為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丈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杲識。

趙仲穆書畫。昔人稱其克紹家風。然用筆太重。重則近俗。無復有乃翁秀色。因知筆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間。雖父子不能傳也。余弱冠時。在吳門見仲穆手書長卷。所錄古今體樂府小詞。共計三十五首。後題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吳德璉姊丈一觀

云云。後有文衡山、許初、雨題，皆精。衡山跋謂德璉者，即王國器號德璉，公長婿也。德璉長於新樂府，當時為楊鐵崖所稱，故此卷所書樂府為多，豈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書其先世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文所撰誅蚊賦、桂花紋白綾本，共計七十二行，最後十七行，參錯書在紙上，蓋應其方外交開上人所請也。後有魯成、柯九思、蘇大年、王敬方、鄭元祐、楊椿并元祐書刻石疏，共七題。此卷明時藏沈石田家，後歸吾鄉華東沙氏，至　本朝又為梁蕉林所得，畢氏經訓堂帖始刻之。

饒介之號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亂隱居姑蘇，跌宕自喜，嘗與雲林生往來，工草書，宗懷素。余嘗見其蕉池積雪詩卷，董梧岡侍郎所藏也。後有金問、魏瀚、呂憲、吳昂、王淮、朱應祥、蔣宗誼、姚公綬、鮑浩、馬時正十人題跋，並卞令之、安鹿邨書畫印記，惜為後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

張伯雨書實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種逸韻，與柯丹邱異曲同工。曩從王夢樓太守案頭見所書台僊閣記，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縑短幅，平生所見甚多，一時難以悉記。

趙大年江邨秋曉圖，絹本，無款，前後有元初人圖書印三方，後有龔璛、吳訥、趙孟頫

陳敬宗四題真蹟也

高房山山水簡澹超逸可與二米相伯仲余嘗見其墨竹一幅亦可與吳仲圭頡頏之相伯仲矣有趙松雪一詩題其下云高侯落筆有生意特立兩竿煙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

黃子久與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俱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煩簡得中不特為三公之冠實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時所見畫幅甚多惟在京師 內務府胡某家見浮嵐暖翠一幅為最妙

王叔明為松雪外孫畫宗李昇而皴法少異其品在松雪大癡之間萬壑千巖長松修竹又是一種谿逕余嘗見叔明畫紫雲山圖真蹟出筆奇古與平時所作迥異固知名家一邱一壑無不臻妙境也

叔明嘗為陶九成作南邨真逸圖余在秋帆先生家見之高八寸長三尺許紙本不著名款惟用黃鶴山樵印一方後附孫作撰傳王褘撰序胡儼撰記金聲跋語皆一時名手張丑題云萬歷戊午春獲於長洲吳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與九成為中表兄弟每過南邨輒流連不忍去興酣落筆穠郁深至可一埽丹青故習非

松風閣。聽雨樓。琴鶴軒諸卷。所可比倫也。舊時尚有叔明自題篆書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懶遊窩圖卷。紙本。高六寸五分。長一尺四寸。後有記二十行書法類右軍東方先生畫像贊題款曰。壬寅九日。句吳倪瓚為安素先生寫。最後有彭敬叔徐彝二詩。按雲林集載此文。文中所謂金君安素者。實先世永謙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薦辟以人材科。將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讀堠山之陽。以終其身。距雲林所居甚近。家譜所載是卷。昔嘗見於陸白齋先生家。既又見一幅。有記無圖。畢秋帆尚書所藏。曾刻入經訓堂帖者。贋偽本也。

又嘗見雲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題丁未五月東海倪瓚畫。後有吳匏庵。卞華伯二詩。吳云。聽松庵裏試茶還。第二泉邊更看山。獨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閟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遠山。老我今為亭上客。啜茶閒試鷓鴣斑。俱是真蹟。

梅花道人書畫俱妙。余所見不下一二十種。畫竹尤多於山水。嘉善家獬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則斌笠耕少僕所藏之絹本雨竹。皆仲圭生平傑作也。又道人有草書心經一卷。為詒晉齋主人所藏。後贈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與道人同里也。少宰

遂屬余刻石梅花菴，有跋記之。

顧安字定之，善畫墨竹。吳仲圭以蒼老勝，定之以秀色勝也。揚州吳杜邨觀察有小幅立軸，余曾雙鉤刻石，贈江元卿員外。又吳門王月軒所藏長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錢塘趙氏見一幅，後有屈生題云：海內人傳顧定之，生平畫竹發清奇。披圖記得湘江夜，翠影參差月下時。

僧大祐書七寶泉開山順菴主行實，並道衍書順菴主塔銘合卷，有錢仁夫、李應禎、戴冠三題，吳縣光福寺中舊物也。按道衍即姚恭靖，書時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見成祖之前。

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橋龍壽山房。相傳金華宋景濂是善繼後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後。明人題跋觀款散題於諸卷上者，凡數十處，不能盡記也。

有元一代書法，大約俱由松雪門逕，如柯丹邱、白湛淵、郭天錫、張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獨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鮮于困學、康里子山、鄧善之、周公瑾、楊鐵崖、陸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畫家，全講氣韻，不名一格，實能超出唐宋人刻畫之習。黃、王、倪、吳無論矣，生平所見者，山水則朱澤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壺、曹雲西諸家，花卉人物則王若水、王元章、錢玉潭、孟玉澗諸家，蘭竹則鄭所南、李仲芳、蘇昌齡、顧定之、李息齋及其子遵道諸家，如過眼雲烟，不能悉記，皆所謂以氣韻勝人者也。

履園叢話卷十終

履園叢話卷十一上

書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鐘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傳，所傳者惟大禹岣嶁山碑、比干銅槃銘、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壇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詛楚文之類，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鐘鼎款識刻本，載有夏琱戈鈎帶銘及商器各種款識，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鐘、周鼎及尊、彝、壺、爵、卣、角、斝、觶、觚、敦、簠、簋、盉、甗、匜、盤之文，尚有可據，雖後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後人所能偽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為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鐘鼎文，為書法之源流也。

小篆

學篆書者，當以秦相李斯為正宗，所謂小篆是也。惜所傳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臺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為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為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會稽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

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於宛轉，遂將鍾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鑪，不可以為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為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為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恆傳。八分者，即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為方而為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於此。迨鍾、傅一出，又將漢隸變為轉折，畫平竪直，間用鈎趯，漸成楷法，謂之真書。隸篆之

遒發洩盡矣。自此而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爲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穀、趙凡夫之流，猶勦襲元人之言，而爲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曾元而問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 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爲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久，羣豔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侍御，關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小松

司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隸書生於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於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蟊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蟊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為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弟為真行汩沒。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為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即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即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元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

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迴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 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於隸書。近人所學。賴為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攷。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徵。鍾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為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陰。謁阮雲臺先生。時先生為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於古。蓋由篆變為隸。隸變為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

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南派不顯於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竇臮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相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於啟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於碑榜。宋以後學者昧於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為確論。余以為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於此。皆以啟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啟牘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

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啟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聖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槩而論。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病。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為創格也。今六

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篆山谷學柳誠懸而直用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晝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阿娜眞能得書家元妙者然其戈法殊偏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蹟有偽蹟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

惡札何嘗是坡公眞蹟耶。故友蔣藝萱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萱不以爲然。余聞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贊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處也。藝萱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病百出，幾復去之，迺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爲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見詠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爲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崑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況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　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着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讚。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書。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

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為碑榜者。郵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於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過之。此所謂僧讚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徵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於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為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匀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於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丑云。子昂書法溫潤閒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於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為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為大病者。非

也

思翁書畫俱爲大作手。其書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勝，尚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款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纔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為諸城劉文清公，一為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為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於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笪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蹟，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為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為竈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為滕公佳城，太守笑

兩公。兩公亦笑太宗。雖丈人稍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畫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苕霅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肖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逵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畫當以山水為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為工。元明之法。以氣韻為工。本朝惲南田則又以姿媚為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為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不可以為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尚難於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為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簫。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討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偽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偽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偽褚河南。不過以此游戲。未必以此射利也。 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偽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穰、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冊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款。余少時。尚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買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偽日多。就余所見。若沈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辨。

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為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中舉人進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書者。稟而記之。各為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籜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於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為余臨宋本李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之以秀潤。當時與張墨岑齋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球璧。余與竹嶺為忘年交。有膝

5

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尚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為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為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己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為作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氈。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為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峯。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倩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硯園。吳縣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撫印皆能自闢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宗陳老

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於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　御容其弟子

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為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　高宗南巡嘗

獻畫冊　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敔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貲籍事去官遂徧遊海

內工於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健歌推絳樹二牘有黃華真近

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摹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至邗上

識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為貿府賓客官四川司馬　仁

宗在潛邸識其人　召寫御容　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

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

云。仲綠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為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州人。為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華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棋圃學畫於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楷。號棋圃。其學與芹圃略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棋圃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鬚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尚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於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亦工花卉。

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渾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為余作前舟細細張空水從有蓑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為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為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椒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椒畦為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為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於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為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脊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次不第余在京師

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醇號芝山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於賞鑒流寓揚州為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璕號崑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宮保為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煜號鏡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畬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為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為太倉李大合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藥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鍾號蘭川江西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匯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於山水蒼秀有法書

宗趙董為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為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於粤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外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為秘寶亦以海物為潤筆余睹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徵號南鄉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眞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 闕上書奉 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愼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塡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為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剃髮不披緇

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為人豁達不羈而豪於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於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於吳門其故人周勗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澣雲休寧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梣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裴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為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於司寇嘗

為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為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為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絶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為贈，知其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貲為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為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絶世，至於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孜琦號七薌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為余作尺幅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戴惇大號甫山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隖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書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楳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為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鉽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酉室山水追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於是競相傚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於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於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著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為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於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入署繪圖時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為指示之又命臨摹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為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鶴泉吳縣人少為木工喜於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於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為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　高宗愛其筆墨嘗　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　命供奉　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　內府所有　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於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於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傅主雲吳興人為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尚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尚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於鄭板橋。亦胥休齋已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余為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為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庵。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履園叢話卷十一終

履園叢話卷十二

藝能

書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為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為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遝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資皆為其師汩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　道但令其臨模已書合己意而後為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為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為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竆年几几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為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為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為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工夫如無天分少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為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 國朝尤精賢超出於前古 聖祖仁皇帝有 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高宗純皇帝又有 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圜歷儀象璣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射

射為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令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 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為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

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為詐人。武斷。包漕。說訟之事。

投壺

令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即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弈。飲酒。唱曲。皆可以賊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今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為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鵲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弈飲酒遠矣。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焉。其時有俞宗灝號梅華。滕璧號古明。潘奕正號月池。孔繼洛號沛霖。田英號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嚴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

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於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藝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絶少吾鄉有揚文學廷果精於此技然所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袍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揚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江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卿間亦今之賀老也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弈論遂深惡之以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廢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為一時國手所刻桃花泉棋譜弈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

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於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

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甓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弈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李權為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弈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聲乎。荷擔而去。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卻無時習。輒以秦漢為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後落墨。嘗謂畫家無胷中邱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

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峰啓淑。歙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貲為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訒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為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峰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峰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為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雨槐。是專學顧雲美、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兩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酇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為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漢。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激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鄒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版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儈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為。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為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贋本轉轉摸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胡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今人刻行楷尚不精。況

篆隸乎。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為佳。其所謂狼豪、兔豪、羊豪、兼豪者。各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并為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乃無有鋒穎。以此為厚。不亦謬乎。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為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晋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

不論卷冊大小幅皆糢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礬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推千礬萬礬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牋紙近以杭州製者為佳礬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礬太重不能垂久

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衍波牋浣花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

有印花砑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為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賤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硺硯

石之出於端州者。槩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鸜鵒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宮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阮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坑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龍尾。蘇之[illegible]邨。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為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為硯者。皆出於通州福山一帶。人家墻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為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為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硺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為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寗衛息溪手段卻好。惟所硺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斵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於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為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為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寧人馮錫與者。為余鑄如意百柄。蠟鐙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鋏簫。鋏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於西洋。本朝康熙間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鷟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一層。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於日中。月晷用於夜中。

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於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北定極象星旋轉玩二十八宿於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為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為三百六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豪髮不爽令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而知是開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間開鐘對定時刻然後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線）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間開鐘對定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為最精而 本朝製作較宋尤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硨磲青金綠松螺甸象牙蜜蠟沉香為之雕成山水

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於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槅、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眞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於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二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上所親頒。

刻書

刻書以宋刻為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裝潢

裝潢以本　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潔淨。運帚匀。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　高宗深於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為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於此者。日漸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甯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甯波人也。昔有人持匠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舉。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傴。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為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覷覦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　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　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為鬼工。能將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蓬快船。兩面窗槅、梳杆、兩槳、頭梢、篷及桅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巾袍而鬚者。為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為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臥。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　高宗聞其名。　召至啓祥宮。　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　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　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為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　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為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

臂擱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基。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幾進。衖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為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闊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於領略。而又必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衖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為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為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即低。非濶即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為主人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既造而

木料尚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屋既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槅扇。最忌雕花。古者在墻為牖。在屋為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為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玲瓏剔透。尤為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為。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為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密室要參錯。如園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為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

裝修非難。位置為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款奧。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於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如何。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茆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汪春田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籬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為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雞猪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為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奇為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侍郎家為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千錢。咸稱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為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於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猪為十三經。山珍海錯為廿二史。葱菜薑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為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饌豐點

5

食多為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品鮮為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飪。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為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間。時候得宜。譬如鹽菜、至賤之物也。上之於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於酒肴之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亞於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以黃河鯉為佳。江南以螺螄青為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鯽魚、時魚、連魚、鰱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鰻、太湖之龍與鼈。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飪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蔞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鰣魚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閏則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之者能殺人。惟橄欖汁可解。雞味最鮮。不論雄雌。養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蠏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即死。刀魚本名鱭。開春第一鮮美之有。而腹中腸尤為美味。不可去之。此為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為穢汙之物。輒棄去。余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鱭。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菓子為菜者。其法始於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蘋菓。炒荸薺。炒藕絲。山藥。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為菜者。如胭脂葉。金雀花。韭菜花。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有餚。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贍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咸宜。但期適口。即是嘉肴。

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臠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臠肉。而無珍饌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為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治民。珍饌嘉肴。自較臠肉更鮮。雖出之家廚。亦足以供客。

堆假山

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為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于。張國泰。皆為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於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皐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榭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於傾頹。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鉤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製砂壺

宜興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為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

雯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陳曼生司馬所製為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於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為最著。聽其悠揚跌蕩。直可步武元人。當為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為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即三絃笙笛鼓板亦嫺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端。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於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於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

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墻。

演戲

梨園演戲 高宗南巡時為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為絶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為崑腔中第一部。今絶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為絶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為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為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雜戲

按文獻通考。雜戲起於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椀。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 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

椀雜以詼諧為佐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覆覆清言欲笑人說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踢毬弄椀真無匹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攷元吳淵穎有椀珠詩云椀珠閑自宮掖來長竿寶椀手中迴似即今之弄椀也可補古雜戲之缺

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球鉛彈攢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扯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為衣食者也

履園叢話卷十二終

科第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種德

吾鄉鄒于度忠倚前身相傳為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狀元舟過金山者觀者咸歎羨之老僧曰狀元亦人為之耳有何難哉崇禎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兑金者挾重貲赴金陵鄉試泊舟京口忽起大風行舟多覆鄒君啟其篋指謂人曰吾財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於是人爭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盡矣老僧於山上見之曰此人有德吾可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鄒君中式歸見老僧入室而于度生 本朝順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狀元及第

陳理山陰人字厚菴康熙初官廣西平樂府司獄因入籍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回籍幸獲無恙後長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進士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三十九年庚辰進士官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賢良方正科歷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歡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賢陝西鄜州知州次齊芳湖北監利縣知縣次齊庶刑部直隸

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綫。 恩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陜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縣丞。殉賊匪林爽文之難。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玄孫廣寧。以襲雲騎尉世職。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官。與余為總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為常熟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決。筮之。因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三子。元文。中順治己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秉義。中康熙癸丑探花。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嚴曉山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祲。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即起。始終理其事。不假手僕從。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

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歲。榮子良悳。又中舉人。良悳胞弟良訓。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又入翰林。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冢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達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即以言達於各房。爲憲副公改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尅。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允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熙丁卯。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　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繆鰈書名慧隆。吳縣諸生。父國維。由進士歷官貴州右參政。嘗平蠻寇之亂。民德之。鰈書乃叙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稱公孝行。子彤自幼穎悟。中康熙丁未狀元。孫曰藻。乙未榜眼。曰芑。戊戌進士。曾孫敦仁遵義。俱中甲科。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之父名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販者索僕所負賑。因僕已更他主。告之故。販遽肆咆哮。公即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賣帚者既去復來。云失其一。公償以錢。賣帚者睨視謂曰。使汝不匿帚。肯與我錢耶。人咸誚之。公怡然也。其

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文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尚書。

張映葵。字筠亭。長庠生。好學能文。敦行不怠。賴硯田盡心教誨。貧無脩脯者。無異視也。從學五百餘人。成進士者濟濟。後以拔貢任天長教諭。旬課月試。寒暑不倦。成就甚衆。嘗攝縣篆有廉聲。以賑荒積勞成疾。卒於官。祀鄉賢。子允焯。孫鳳翼相繼科甲。

石琢堂殿撰。為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録。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毋欺君。竊權樹黨。幷及閨閫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竟敢形諸奏牘。以汚衊之。此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僞譔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人蔣氏。時菴侍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釧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燼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太倉李塈。字仁山。父維德。以節儉起家。力行善事。塈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而推誠相與。益以積德行善為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嘉慶辛酉同登鄉榜。

姚秋農總憲中嘉慶己未狀元臚唱之前一夕京師人有夢迎天榜者見金牌二道上書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八大字蓋姚高祖陳臬江南曾以事活萬人知其有陰德之所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錫金兩學儀門前明時有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兩匾志一邑科名之盛也　本朝順治丁亥己丑兩科皆中十一人自壬辰至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鉽己亥榜眼華亦祥甲辰探花周弘）三元備焉（解元范龍會元秦鉽）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學有欲易此二匾者一士人爭之曰匾不可去也九進士中有高忠憲三解元中有顧端文皆一代名賢豈可去乎至今尚仍舊額

康熙初有人見趙恭毅公申喬應童子試儀容肅穆言語安詳寓一樓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欬之聲後中進士官至尚書立朝謇諤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學問也梁溪雜事載明初開科時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縉紳三老保舉生平無過方准入試其結狀分欵至十餘條永樂初邑中有徐紹德者以曾共

倡女飲酒為鄰人所詰降廩不與試其遴選人材如此其重云

狀元會元解元雖三年內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婦人女子皆所健羨一隔數年便茫然不復能記其名矣須其人有功業文章膾炙人口者方能流傳即如三元翁景溪先生嘗考過自唐至今計有十三人所傳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輅而已

馮鈍吟先生嘗言子孫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長者與其出一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陰有某進士者少無賴不齒於人中式後鄉人不禮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誤矣凡人中過進士原該稱呼老先生譬如呼牛為牛呼馬為馬勢不能稱其為牛馬也故讀書人必先立品

孝感

彭一菴名瓏字雲客長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服闋補長甯令潔己愛民以不善事上官受誣被揭其子定求聞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如此後定求中會元狀元曾孫啟豐亦會元狀元官至兵部尚書啟豐子紹觀紹升孫希濂希洛希鄭曾孫蘊輝俱中進士科甲不

絶。

吳編修廷珍。字叔琦。吳縣人。幼孤。奉母極孝。十八歲遊庠。後夢神謂曰。汝壽止二十。汝知之乎。吳夢中驚泣曰。修短固定數。但無以報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須努力行善耳。驚而悟。即奉立命功過格。實力奉行。閱六年戊辰登鄉薦。忽夢遊神廟殿閣巍峩。旁有人謂曰。汝得鄉舉。乃力行功過格之報也。從此益自奮勉。奉行愈力。并將功過格諸善本。參酌採輯。刊刻行世。嘉慶辛未。以第三人及第。

求籤

康熙己未編修徐逸少先生。公車北上。禱其鄉大乘菴土神。得一籤。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沉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徐大喜。以為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而先生亦捷南宮。授庶吉士云。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鄞小山教授雲倬。為諸生時。祈得之。乾隆癸

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癸丑會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嘉慶己卯鄉試。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于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中六十六名。

蘇城蔣騰越公配黃淑人。懷孕時。遣嫗禱於韋馱神。得一籤云。懷孕生男已有期。後來金榜掛名時。旋生長子曾圻。越十年。復懷孕。又得是籤。生四子曾煌。後兄弟俱中甲乙科。曾圻為長沙知府。曾煌為郴州知州。又是籤旁註有綿長寶貴字。曾圻於長沙任題陞長寶道。尤驗。

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祈得一籤。有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為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文後比即用此句。下股對無黨無偏無反側。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夢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拔胡任輿領解。初胡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試後謁其房師趙恒夫於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果第一。

吾邑趙舜儀寄居東洟。康熙乙酉春，夢有人告曰，今科解元，教場巷趙姓也。趙訪之巷中，並無趙姓應試者。舜儀乃重價得巷內數椽，遷居以應所夢。及榜發，解元為黃晉果，居巷內，岸姓趙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曉。

康熙戊子科，蘭谿鄭孝廉集系，有弱疾，入闈復發，倦極朦朧，夢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子題，乃由堯舜至於湯三節也。甚喜，揮毫如意，遂與鄉薦。

雍正癸卯，以　登極連開鄉會　恩科，范浣浦咸先一歲夢泥金報捷，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范遂聯捷入翰林。

甯河崔解元鳳集，乾隆庚辰赴試，祈夢，有功名祗在草橋頭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記趙解元事。是科果掄元。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嘗宿關帝廟，夢一人屠狗而去其心，又一人殺牛而去其首，皆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戌去心為戊，牛去首為午也。

蘇州蔣古愚學博秉鐸潁上督課諸子甚嚴時潁上人有兒童都識孔夫子祖父當如蔣老師之句古愚子國華乾隆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官至永平守國萃庚辰辛巳聯捷官中翰惟長子學文富於學屢躓南北闈古愚憂之甲申元旦夢家中廳聯更換上聯長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聯二人同心頌詩讀書落欵鍾離子彭籛書古愚醒後以告學文學文愈加發憤每日三文一詩寒暑不輟明年乙酉舉京兆試書經房南元次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從弟禹邁同榜以詩經房中式主考同鄉彭芝庭大司馬為正滿洲鍾公名音為副也

吳香亭玉綸登乾隆辛巳　恩科進士先於戊寅年除夕夢竈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鳴金伐鼓見洪濤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觀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謂公必中蛇者巳也金屬辛其歲適　聖壽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至是果中會榜時公年纔三十耳見湘舲閣學所撰年譜

李石渠先生名殿圖嘗官福建按察使少時祈夢卜科第夢神語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劉侍讀亨地房丙戌會試盧學士文弨薦中撥入紀

太僕復亨房夢始驗

蘇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夢中得詩云第一才名第一仙聲華好並李青蓮世人莫笑詩腸澀匹馬秋風落照前後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館欽定一等第一授編修及翰詹大考以詩中錯字列下等改授中書何下名即李重輪也則秋風落照前五字悉應矣

涇陽怡廷相鄰居有村學究夜夢城隍廟前有大紅緞金書云庚子科解元柳邁祖八大字遂以夢告之廷相廷相即於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邁祖也

鼎甲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吳縣繆彤一長洲韓菼石公召韓謂之曰予文元氣渾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欲太藏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菼果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評如此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興七句會元秦鉽卷本房以為平而棄之會世祖作此題典試官探知破題為詩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

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進呈　世祖大稱賞。硃筆濃圈。擊節不置。臚唱日。一甲至二名不及秦。　世祖色變。至第三名為秦鉽。　世祖乃大悅。拍案曰。吾意此人必鼎甲也。　賜袍服特比狀元。一時稱之。以為異數。

順治戊戌狀元為常熟孫公承恩。　世祖甚器重之。時公生子。入朝　世祖問曰。爾子曾取名乎。公對曰未也。　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為元。既而曰。狀元是爾已做過。將來必為宰相。當名曰相。後公隨　駕。冒風寒。未幾卒。其子相坎軻終身。

蘇城吳氏始祖塋。明時葬在胥門外桐涇。與七子山相對。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為吳壻。天啟壬戌。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為吳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中探花。彭為吳壻。乾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為吳甥。嘉慶壬戌。吳裔孫棣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道光壬辰。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

韓文懿公菼。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為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不蹈天崇决裂之習。補博士弟子員。以欠糧三升。為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見其

文以為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要門。其屋盡被圈封。為屯兵之所。其裝摺尚欲著房主辦理。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為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見。收為門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為師。徐非韓不可以為弟。誠千古知己也。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捷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兄。後果中甲戌狀元。潘芝軒尚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翰。咸為名諸生。有聲黌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余書楹帖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為易去之。皆讖也。

乾隆辛巳　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　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者即佳也。將軍撿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

折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卷逾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　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　上即以三卷互易趙為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趙獨帶數珠　上陛殿遙見以問傅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　上心識之其明日　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著

吳中有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唯亭鎮名也去郡東四十餘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日夜東北風大作海潮洶湧直至婁關明年辛丑長洲錢湘舲解元棨果中會元臚唱第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過唯亭其明年壬辰吳縣吳鍾駿狀元及第是科會元馬學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治戊戌科則常熟孫承恩順治己亥科則崑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科則吳縣繆彤康熙癸丑科則長洲韓菼康熙丙辰科則長洲彭定求康熙乙未科則常熟歸允肅康熙乙丑科則長洲陸肯堂康熙庚辰科則常熟汪繹康熙壬辰科則長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則崑山徐陶璋

康熙戊戌科則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科則長洲彭啟豐乾隆丙戌科則吳縣張書勳乾隆己丑科則元和陳初哲乾隆辛丑科則長洲錢棨乾隆庚戌科則吳縣石韞玉乾隆癸丑科則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科則元和吳廷琛嘉慶戊辰科則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科則吳縣吳鍾駿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為常熟嚴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為吳縣繆曰藻嘉慶乙丑科榜眼為長洲徐頲嘉慶辛未科榜眼為吳縣王毓吳

順治乙未探花長洲秦鉽也順治己亥探花崑山葉方藹也康熙庚戌探花崑山徐乾學也康熙癸丑探花崑山徐秉義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長洲彭寧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吳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吳縣潘世璜也嘉慶辛未探花吳縣吳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來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寘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　本朝則錢棨陳繼昌二人而已

吳中會狀連元者凡六人韓菼彭定求陸肯堂彭啟豐錢棨吳廷琛也惟彭氏一家

祖孫會狀。其餘則寶應王式丹、儀徵陳倓、仁和金甡、嘉善蔡以臺、秀水汪如洋。及近時陳繼昌六人也。

相傳蘇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場事斥革後，總不利。長洲范龍、吳縣申繇、施震銓、崑山王喆生、吳縣張兆鵬、長洲惠士奇、施陛錦、薛觀光、元和梅鐵、常熟仲嘉德、崑山孫登標、昭文李景訢，惟錢棨中會狀。顧元熙官翰林侍講。其沈清瑞、張祖勳、陸仁虎俱不甚顯達，亦異事也。

吳門蔣時菴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會元。圓妙觀道士有李仙隱者，戲謂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與字已占兩元耳。初侍郎會試原擬第七名進呈，高宗御筆親改第一。殿試卷以重寫策字不得進呈。高宗每折一卷，必問會元在那裏。問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對以不在內。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折。甲午典試浙江，陛辭請訓。高宗謂元益曰：你是狀元乎。元益對曰：臣是會元。高宗曰：你很可做狀元。可知凡人命名之與遭際，竟有暗合者。後錢湘舲閣學棨為侍郎門生，且館於侍郎家最久，竟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吳門顧梅坡為龍泉令，入闈分校。至九月初四日，各房薦卷俱已中定。

將出榜矣諸房考相聚飲惟一令尚在房閱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謂此卷可中魁惜首場第一藝已用藍筆抹荼何諸人取閱咸稱善第已抹無復薦理顧公曰如果欲薦吾能洗之其法將白紙襯用淨筆洗去有微痕加密點焉隨呈薦主司擊節嘆賞即發刻因魁卷已定置廿餘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鳴宴見房師某某指梅坡謂潘曰此汝恩師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謝稱門生焉至辛卯會試潘首場遇同鄉友抱病擬曳白潘勸之且示以己作囑其運化其人喜直鈔之餘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場闈中兩卷俱薦此人定魁而會元即潘也後以雷同並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後仍捷禮闈入詞林官至御史其孫恭壽中道光辛卯 恩科解元 嘉慶戊午科江南鄉試揚州出文武兩解元黃承吉江都人張金彪甘泉人其明年會試會元又江都史致儼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蘇州正誼書院講堂前有喜鵲數十飛鳴往來山長涇縣朱蘭友先生親見之以為祥是年會元為馬學易狀元為吳鍾駿俱肄業於正誼者

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 呈題名錄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前此無有也

異事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禎己卯科。秦欽翼及子汧也。 國朝康熙乙酉。則秦道然與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則周永禧之與子日萬。皆南榜也。日萬與弟某同入泮。與父同舉鄉試。與季弟日瓚。乾隆辛未同捷南宮。亦科名異事。

有寧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發狂鎖禁者。已數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試時忽愈。遂進場。及揭榜。中魁選。赴鹿鳴宴。憶及策內脫寫第三問。心恐磨勘罰停會試。仍發狂。復鎖禁數年而死。

康熙中。有長洲周某。年纔舞勺。應院試。遇一癡道人。謂周曰。功名有路消寒會。喜氣全憑一字中。不解何義。及十八歲入泮。則九九也。應鄉試數科。始中副車。聞報日。值重陽。亦九九也。八十一歲。以老生 欽賜舉人。亦九九也。歿後。以子貴贈官。適九十九歲。亦九九也。消寒之數。無不相符。亦奇矣哉。

吳門蔣西原。中康熙癸巳科鄉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會榜第四。虞山孫子瀟。中乾隆乙卯科鄉榜第二。至嘉慶乙丑科。又中會榜第二。又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為童子試。縣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

西鄠縣知縣摯甄亦第五名人稱為楊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園殿撰為秀才時曾入韋蘇州祠祈夢終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覺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為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夢神之巧如此

吾鄉有蔡瓊枝者曾遇日者言予當得科第然必為僧乃中耳後入泮學官索贄儀蔡奇貧無所贄學官乃拘而閉之一室瓊枝讀書不輟時場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會學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聞讀書聲問何人曰生員也夫人曰今試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試將入城門已閉寄宿僧寮是夜衣冠盡被偷兒竊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訪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應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為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藝尚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己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為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

充經經緯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為帖括題所束縛耶即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録絶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汲縣林午橋司馬溥乾隆丙午鄉試詩題山呼萬歲因書帝謂為三擡詩經帝謂文王乃天帝也遂貼出時畢公沅為監臨偶見林卷曰 帝謂原該三擡豈可貼耶遂送彌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會試捷南宮覆試詩中出句有從心應莫踰又為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用適和相來見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咸以為此人必有囑託而林茫如也隔數年後讀 高宗御製詩有從心不踰矩斯貞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和相記此詩以為證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狀元長洲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狀元蘇州徐陶璋榜眼繆曰藻傳臚李錦也雍正庚戌科狀元錢塘周澍探花梁詩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進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也乾隆乙丑科狀元武進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也嘉慶辛未科榜眼吳縣王毓吳復姓吳改名英探花吳廷珍傳臚毛鼎亨也

祖孫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縣有甘汝來與其父萬蘧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舉於鄉惟汝來官至尚書

國史有傳父子同登進士者乾隆乙未科烏程費瀛子蘭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大興邵自鎮子庚曾嘉慶甲戌科仁和陸堯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丁酉科順天榜吳□蔣曾煌與其弟業謙姪元復姪孫榮也嘉慶甲子科蔣榮之子景曾與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順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進士者順治三年丙戌科膠州法若真法若貞六年己丑科烏程姚延啟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儲郁文儲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興儲方慶儲善慶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歸安沈涵沈三曾且聯名入翰林二年丁巳科歸安潘汝誠潘汝龍十三年戊辰科涿州劉湘劉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長洲張學庠張學賢大興黃叔琬黃叔璥山陰沈詩李沈詩杜二人本孿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長洲彭紹觀彭紹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甯賈策安賈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興邵自昌邵自悅五十二年丁未科靈石何元烺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烏程王以鋙中會元胞兄王以銜即中

第二。廷對狀元嘉慶四年己未科。大興俞恒澤。俞恒潤。滿洲廉善。廉能同登鄉榜。
同中進士。十六年辛未科。國始祝慶蕃。祝慶揚。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崑山徐乾學之子樹穀。烱。樹敏。樹屏。駿兄弟五人。俱中進士。長洲張孟球之子學庠。紹賢。應造。金齡。景祁。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學庠。紹賢同榜進士。應造亦中進士。大興金澍。金潞。金潢。金洪。金瀛人。邵自昌。邵自華。邵自悅。邵自本。邵自和。邵自巽。邵自彭。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嶺咸。馮履豫。馮履泰。馮履豐。馮履謙。亦同中甲科。又鄒平李鵬九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內中兩進士。太倉李錫恭兄弟五人。亦俱中鄉榜。惟錫恭中進士。

弱冠登第者。順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六。戊戌陳廷敬年二十。辛丑□□年二十。康熙己未。李孚青年十六。辛未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鼎年二十。甲辰蔣攸銛。文□年十九。嘉慶辛未侯官李彥章年十六。長洲一邑中。蔣埴。彭紹升二人而已。

道光乙酉科。廣東鄉試有陸雲從者年一百二歲　欽賜舉人陸赴鹿鳴宴房師戲謂之曰。三場辛苦還能耐耶陸對曰。百歲蹉跎竊自慚耳。詢其何年入泮。陸曰。鄉先達莊有恭中狀元之年。門生已應童子試第二次去年歲試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會試。又　欽賜國子監司業銜實年一百又三歲京師哄然咸往觀之貌如六十許人。耳聰目明步履甚疾

吳門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句云。儻若乘龍去還以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不佳忽憶放鯉詩因以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光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喜東床有後賢一代賓興傳異事外孫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賦詩呈先生云騷壇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毋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翹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曾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武科

馬全初名瑔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墮濠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譁事聞制府俱

為參麸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歸安胡某。恂恂為善人極風雅。勉子弟讀書。不許馳射。所生四子。長元龍次躍龍三虬龍四見龍俱中武進士。元龍官廣西左江鎮總兵官。躍龍官江蘇揚州營遊擊。虬龍官陝西新安鎮總兵官。見龍官山東濟寧衛守備。元龍次子開璉。以武舉官廣東龍門協副將。躍龍二子。亦中武舉。胡某四授誥封。年八十餘而卒。以同懷四人而俱中武進士。大江以南所罕見者也。

泰州劉榮慶劉國慶。同胞兄弟為武狀元。古今未聞。亦可為熙朝盛事。

履園叢話卷十三終

履園叢話卷十四

清　勾吴錢泳梅溪輯

祥異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并繪圖進呈御覽，宣付史館。案漢書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史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遇也。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距宋時又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應已五見，實我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縣亙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十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夭矯，日出始散。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入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鬬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刀繫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為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瞎字否則風濤立至矣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州志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燭之得一大珠藏妝匣中匣惟一簪明日啟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啟壙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道士鵝

嘉興紫虛觀　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為含山盜所刼索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鵝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王澹人有化鵝堂記

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爲僧，名正誼，學問淹博，工書法，何義門先生總角時業師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戶牖儼如城堞，土人毀之，計柴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還銀十兩，即置於麥囤中。一傭工人見而竊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銀解視，則盡變蝦蟆，躍入草中，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共跡之，則銀固儼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賣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豬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潞家莊人，其婦六胎

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互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為蚌所啣嚙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聞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開忽闔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雲伯嘗為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關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即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而估船竟無恙

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於石鴨見之，虎臥草中，莫敢攖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鴨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眾逐虎，利獨擒得之，揮眾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即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為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魚鬭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鬭於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祈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

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為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為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為善之報

魚吐珠

康熙中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户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盍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觔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閃爍絢爛五色氤氳頃刻而滅蔣即以此魚饋其内兄韓東籬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百頭亦異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為二癸卯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為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山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衆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鶯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為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結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鵓鴿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聞篋中啾啾有聲啟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鵝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目擊作文記之甚詳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臥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攫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見祥為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黃埠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為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為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者也。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下。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折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追而死。

抉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鼉之屬。隨潮而上。遂膠於灘。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

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為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睛為明月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為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衆說。以未谷為長。

貓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貓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即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鋪。一日友來假貸。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翦刀。觸手即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

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鼈食黿

吾鄉葛友匡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於甕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蘇州有某富翁者。致貲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黿。庖人將殺之。見黿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臠。即日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黿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黿來嚙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人食黿者皆無恙。

食橘化蛇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橘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

過山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酒甚採擇其巨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目發赤徧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橘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為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為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見三岡志畧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句當後倭冦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為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動不解其理　高宗庚午西巡駕臨試之果然上為霽顏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葑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

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書

朱明經雲翔有佃戶蔡鳴臯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四字一時觀者甚衆汛兵牽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濕其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 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經自撰年譜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

失印

諸城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曰綸扉重地豈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 奏請交部議處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來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為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為湖南巡撫，其弟照為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錫熊為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聞名。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方滅。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千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為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墻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於

五月十四日巳時忽於樹節內生烟即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潑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楓樹亦如之并有火星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潑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為并言曰雍正年間磨橋之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為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即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鴿每食後鴿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通寶喫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陰兵

乾隆乙巳歲太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illegible]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譟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

矣。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黑土。其色微黄而帶白星。可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蕨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御製詩。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瀆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在田中種豆。俱隨風飛去。至數里而墮。卻無恙。青石一塊。重二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臥房内。忽發大響。墜一包裹。内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脚。更有奇者。即於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遮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為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畧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

所未聞也。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寓於東華嚴寺。來觀者，每人索錢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皮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猫異

乾隆庚戌年，閔峙庭中丞鶚元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内陞之望，署中畜一猫，潔白如雪，爲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猫尾上漸有硃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爲祥。且曰：此得花翎之兆也。未匝月，爲高郵巡檢陳倚道叩閽入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啼，咸爲不祥，棄置野田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常熟西南鄉羊尖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眉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頭面相向，四臂共胸，即此類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菜區南四圖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入縣志。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爲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獺，從椽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

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此蕭縣劉君竹一爲余言之甚詳。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髙家橋顧姓爲兒期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劃然自斷。人皆訖之。及烹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葢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於蜀之犍爲。一夕旋飈哭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聞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爲風所挈。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篷門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時。有鄉人見二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畚貨爲業。於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塡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即持去。無累我也

沈懼仍曳上船放入於海始舍之固圍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黿頭一伸放白光三丈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為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尚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鬬於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茶盃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為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廚夫皆赤身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入　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綵。壽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髙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棺影頓滅。其次日某

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三日。是歲即有黔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摇土築城。隨時頹圮。後有大龜從潤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則是龜由來久矣。

白虬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虬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

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虮。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為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為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虮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衆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覩。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日初更。有大流星隕於南方。光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墮於地。其聲如雷。

地中犬

嘉慶八年。畯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瑶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於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

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題。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為祥。其明年乙丑中進士一甲第二。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婁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閑居。苦於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夜暴卒。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於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羣。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

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為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紮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雜沓。歌曲滿街。即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板櫈自行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埜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舊第。已下行李。叔埜起如廁。廁上有板櫈一條。無端自動。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廁上已遠。忽見板櫈亻亍而來。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龍帶石牌坊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為龍帶去。去數十步外始落地。石為虀粉。並未傷人。廿三年三月。離槐塘四五里地

名潭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三抱大樹一株。從地拔起。落於三里之外。樹旁居民甚密。亦無所損也。

漢口鎮火

漢口鎮為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尚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號。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户八萬餘家。不能撲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廟。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雹。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為之紅。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為明年必又旱。詎於正月起至十一

月。零雨間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山鳴地動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閿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為尤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關帝廟大殿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運城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條山大鳴。綿亙黄河八百餘里。十二月。甘肅省又有山移之異。

妖言惑衆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雀星寳霞佛下降。有四□□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為一月。十八月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為七行。並指通行正字為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併為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録。並所用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為九等。以花紀官。

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為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逕。捏畫十圖。並造腳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造□□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詫為天授。深信不疑也。前□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為九蓮□□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啟用。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就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眾於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眾咸深信之。有二醮婦李玉蓮者。本有氣癥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眾。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榮升亦稱玉蓮為□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備錄。時節相百公制府兩江。遂奏上其事。於九月十一日。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

刑時猶顧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其謬妄如此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車矣衆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為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卧其旁醒而見之以為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盡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為晡屋為宅妓女為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為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詳遂告鄰近於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

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妓舟。皆為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謡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龍鬬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鬬。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上布。皆飛上天。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於大江原處。漂没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三十里。城臨磯陵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　聞。奉　旨豁免。一月之内。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葑門外道

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滙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即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即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於世也。

老鸛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鸛巢於庭樹。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於後園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鸛庭樹。亦俱燒死。

蛟與龍鬬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鬬。

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者一兩時。拖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人隨風而飛。為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欄。一齊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即起於此處。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鬭良久。旋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親見也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 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處遍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霾幛翳。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錕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聞有雷聲。風氣即散。小有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滂霈。自宵達旦。亦無雷聲。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時。大雨竟日。極為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謂千里不

同風。是其明驗也。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沖雲際。一晝夜而滅。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於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高田乾涸。農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尚為祈雨。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徙狀。人莫知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火毬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干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滸墅關雷擊旗干。並擊漏稅房庭柱牆壁。與火毬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羣鼠渡江

案明史藁。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五月。瓜州儀徵一帶。亦羣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鼠渡黃河。或言鼠屬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許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間。草房一萬六千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為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園為余言之甚悉。

暢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圈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　旨命三額駙殺虎。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於雪。三人曉起看花入。涼風吹鬢巾

袖畜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池裏一人已爲虎所餌　至尊頻蹙催賜金
有旨賞銀五十兩與死者　一半殘骸付妻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豪雄虎知當死伏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撟舌軍吏賀此勇真能不膺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此太白欃槍安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邘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西大道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有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南顧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子不已更可異者江陰有一家雄雞一隻重五六斤忽不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飧剖腹中有小人一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為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不用洋錢。銷毀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數云。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縣城內。忽狂風拔木。白晝晦冥。大雨霹靂轟然而來。滿城人無不驚駭。是時學宫左右。風雨尤甚。有魁星閣最高。屋梁瓦石。皆飛上天。見火龍一條。從閣下蜿蜒而起。斗入雲中。拖坍民房樓觀寺廟數千餘間。直至城外。向東南入海而去。是日黃浦客商。漁戶等船四百餘號。漂沒者三十餘隻。亦見有黑龍四條。追逐火龍。適時而沒。後聞學中老門斗言。魁星閣下。向有大蟒一頭。其長數丈。每於春夏之交。蟠據閣之絕頂。仰天吸露。已有年矣。此火龍者。或即其化身耶。

環雲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見日傍有暈一重。須臾暈左右。又加兩重。如連環然。須臾連環上。又加一小重。日在三環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環。環之。其光如火

燄。有五色。正貫於日之正中。千百條白氣。俱向東北。未起酉止。是年正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先之外。又生兩暈。亦如連環然。日之正中。大環貫之。直圍於兩連環之外。其向亦在東北。其大環四角有耳。如小月狀。兩明兩暗。至酉而散。不知是何祥也。

履園叢話卷十四終

履園叢話卷十五

鬼神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張撫軍退鬼

張清恪公伯行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為監臨故例將點名先召恩仇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沐浴　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　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關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誣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尚稱鄒二癡為名筆也其父廸先中萬歷甲戌進士為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為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為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
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幬臥於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憺心知為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耶以足蹴之遂墮樓

下。從人驚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絶。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為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鐙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晨視燈光低處。花禾悉壞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於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滅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不欲鬧。豈所畏

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倏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謖謖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於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皐之女。按太倉州志。鶴皐。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皐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為變。入嘉定。與送松江獄。會以兵至。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即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為諱。至丁卯歲。形蹟漸疎。一去杳然。陳著仙妹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猫蹲於旁。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

吳乃拜服

打青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青回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繐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鉤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兜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捌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凉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毘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凉無事胡不上樓代為驅暑於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

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於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而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既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為之拂暑而獨不至李道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為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卧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尚多祟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為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為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為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暫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荊棘刺衣而已。為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瞀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遂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壻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己身臥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

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於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為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歿。今其魂尚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酧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為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為業。每晨擔出閶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騫之類。不

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既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為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為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為轉詳東嶽神。其準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闇為余言。

惠山黃埠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也、、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褻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按都城隍生日係四月十五日。此言三月廿八日。恐係傳聞之誤。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為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即為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 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為名官。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

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篆。有藩署書吏部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突見皁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為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璈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為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臥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臥其榻也太守疑為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為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為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曛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閽人曰不意迷途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為何大官閽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踟躇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廕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

且有此美酒佳餚盡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即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祗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於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卧於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惛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曾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迨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虛緣學博霈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

見霈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皁隸

錫山北門外有衆安土地廟鄰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入廟燒香見泥塑皁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皁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時以竈墨塗其面次早瞷之果然其父乃持梃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皁隸如此淫惡爲土地神者何在耶。

彭半瓠

彭半瓠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即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遂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官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即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即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筩二披青布道袍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筩三擲三立觀者驚

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累。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為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貸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為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為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即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絶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瑔。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薌。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為陜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為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薌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

不見。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為關聖顯靈云。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為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天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曰。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元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為鬼差耳。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宛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為一燈。天為之紅。士人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半共有甯宗王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尚有陰魂未散耶。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抄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為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哮。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踝跣婆。以其赤脚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即入臥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鬼弄人也。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無常鬼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七八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即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踠。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

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耶。

還我鬍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旛。見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挽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發狂。作囈語云。還我鬍鬚。不絕於口。莫解其言。適與夫來。知其事。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鬼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買乳

濱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竟乏乳。因僱乳嫗哺之。一日妾忽作囈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

某審知其為故父詰也。因以妾乏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遣乳媼去。且命多焚楮鏹。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媼去。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於何時。其神為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臥榻於殿上。一友頷之。一友止之。聞於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頷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逆子冥殛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無子。死。遂立某為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賭。不顧家。及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并歲時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父母以梃擊之。某大呼逃避。復來擊。立時死。家貲蕩然。

吾邑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為不善。宗臣怒之。子亦苦父之拘束

也。乃取墨匣為小棺。揑泥像置棺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天之誅逆。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為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即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為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為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為。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即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鬬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坍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

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為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吟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為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即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閶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峩。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為虀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為教匪所扳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為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痰疾。嘗持刀欲殺王大、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為之斷。卒狂死。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元愷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囈語云有北固山神偕鎮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熱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成衣亦降乩曰我為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為我具熱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為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熱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熱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粢盛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若今之煖鍋然所謂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煖鍋即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於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二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麽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為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倒划船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敞口船。載一木像。以艄倒行。紗帽袍笏。鬑鬑有鬚。邑中無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為居。言神愛其家。居住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不以為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元齡。字房伯。（即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　聖宮前落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為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快焉。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遝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為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為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檢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為響應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為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為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拏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為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譫語自言為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

也言訖寂然即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為祟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雇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即解纜搖到大河空闊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為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尚聞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為祟鄉閭至刻畫像俗稱為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為人挑棉花入市其時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毆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哉

履園叢話卷十五終

履園叢話卷十六

精怪

鼠食仙草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扃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于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儐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鐙綵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鸞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于隙間探之不半月聞呱呱聲生子矣又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纖長烏喙白鬚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歷如人間里中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曰君家有妖氣當為驅除之但須以犧牲穀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强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噓氣成雲旋繞空際即有金甲朱冠者視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許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

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為施神術而求一飽不可得。吾曹日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者。即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即烏喙白鬚之蒙師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橐嚙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訴張真人。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悞食仙草。變幻為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啟樓視之。見腐鼠千餘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即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曆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睡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即以此也。

張氏怪

吾邑有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繼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鬟。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巢。几榻悉具。怪僅長寸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稾也。適客至。熙伯方咨嗟無以為餽。怪云。吾當為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五品。墮於桌上

賣主咲之極歡。熙伯故貧士。無錢糴米。忽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人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家。作歇後語云。君家索隱行尚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為言於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浼令公再懇真人。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即去。但須遲我三日。即收拾筐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醯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曰。大江以北烽煙甚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即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錚錚有聲。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于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其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迴非凡境

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巹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為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慫朱出教以法呪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于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　聖祖因召見賞賜甚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為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即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　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闌上一夕月色甚明

黃昏人靜。欲喫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啟。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臥書館。思之不置。忽聞叩門聲。啟視之。即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宮家人女。見君留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繾綣甚篤。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事者。咸謂學官家人並無此女。恐為妖所魅。華以詰女。女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徑。覺異人間。又挾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為妖。而遠之無計。一友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蹟于學宮。見碑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衆碎其首。中有小圓石。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餘。一夕女復至。衣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為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人無為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門。一粘于臥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為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

旁酒肆中。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臥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絕我。華寂不為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旦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胡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聞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于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杖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遶劍而上。插于胡蘆內。遂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後子旦年至八十餘而歿。康熙初年事。

憶余于嘉慶二十年秋。偶拜無錫校官郭晴川先生。於明倫堂後。見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嬰孩。舉止閑雅。衣妝亦華麗絕俗。意謂是門斗之女。余時正欲買妾。使人訪之。僉云並無其人。異哉。或此怪尚在學舍中耶。

小三娘

湖廣麻陽縣方壽山中。有女妖白晝現形。空中行語。自稱小三娘。為民厲。民懼。多遷徙避之。縣令設醮禳之不去。時蘇州蔣敬夫名燾。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數十人。操一豚蹄。一盃酒。親履其地。詢妖所在。土人曰。山陰有一洞。時聞異聲。窺者輒暴

死人莫敢近。蔣曰，居官不避難，遇難而死，無所悔也。況吾為聖天子命吏，為忠臣孝子之裔，雖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顧驚愕，紳士再三勸阻。蔣曰，諸君豈不知韓昌黎之驅鱷魚乎。諸君視吾為何如人，而慮吾不能步昌黎後塵乎。即至其處，吏胥勉強相從。洞口極狹，投以豚酒，焚檄呪之。俄頃，洞中黑風旋起，草木皆鳴。蔣曰，妖能作祟，現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無所見，率衆歸。路旁見繡鞋一雙，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蔣曰，妖已遁，民可無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石虎

蔣光祿公塋，在婁門外壩基橋。康熙四十年間，有墳之鄰近一養媳買麵過蔣墳，稍佇立，倏失去，覓之不得，歸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誑也，罵之。養媳哭泣，至蔣墳向天拜禱，回視兩旁石獸，有石虎口吐麵一縷，因拉姑觀之，然始息。是夕，有人見塋前神燈照耀，逾時滅。明日視之，虎已缺其口，後不復怪矣。

寄槖致富

吳門有某行賈虧本，抑鬱無聊。一日，有老翁來寄槖，甚重，一去年餘，並無蹤蹟。因發之，盡黃白物也。暫取運用，致貲鉅萬。越數年，翁忽至，詢知其故，如數還之。翁笑曰，我

欲此物何為。我實仙也。汝命應富。但須祀我一室。每晨以大酒一盃。雞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數十年。後其子孫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屢患火災。不十年而大敗。

龜祟

嘉定外岡鎮錢又任。途遇人攜一小龜。背穹窿如塔。詑而市之。畜諸甕中。或取置之地。龜亦時行時止。不背人。亦不行他處。鄰人吳鼎之妻。頗有姿色。嘗坐檐下績。以口擘麻。亂者即吐棄之。龜時至。食其吐餘。未匝月。吳妻忽見一客。衣黑衣。軒然而來。方趨避間。客突入。抱吳妻。宛如夢寐。遂為淫褻。自是無夜不來。婦日就尫瘠。詰其由。乃知龜之為祟也。遂殺龜。婦忽大呼曰。是不可饒也。氣頓絕矣。無何而鼎亦亡。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為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于牀。遂

驚呌反走回視則毋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貲為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于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宪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酆都如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逭矣須以其道士來收治之其道士者善符水精勑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需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咒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黃相公

余舊居金匱泰伯鄉之西莊橋東北半里許有村名新宅者鄒氏世居其旁舍有俛

姓為木匠。娶一妻。頗有姿。一日忽微笑曰。黃相公來了。遂入卧房。自此每一月。輒來五六次。其夫無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見有白面書生從內出。急將大斧刃之。人隨墮地。視之。一大黃鼠也。自後寂然。

蜒蚰精

閶門葉廣翁。精于崑曲。有納書楹曲譜行世。其族子某。年少能文。頗好狭邪。一日獨坐書室中。有女來奔。頭挽雙髻。曰西鄰某家女也。遂與同寢。膚柔滑如凝脂。生竊自喜。惟此女每來。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團。如泥銀者。莫解其故。越數月。生得疾以瘵死。或謂此蜒蚰精也。

桃妖

嘉定外岡鎮徐朝元家。舊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曝衵衣於樹上。一日忽見美男子立於旁。調笑者久之。遂通衽席。女益嬌豔。而神氣恍惚。家人密覘之。疑桃為妖。鋸之。血蹟淋漓。妖遂滅。而女亦尋斃。

狐老先生

山東兖州府城樓上。相傳有狐仙。好事者欲見之。必先書一札焚化。并小備餚饌。至

期而待。夜半必至。稱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動作。絕似村學究。問其年。曰三百歲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語言文字。無所不曉。獨未來之事不言。人有見者。因詰之曰。貴族甚夥。傳聞異詞。每見有以淫穢害人者。何耶。先生嘆曰。是何言歟。世間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穢害人者。不過如人間娼妓之流。以誘人財帛。作謀生計耳。安得謂之人乎。又詰之曰。然則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聞者為之聳然。

天狗

蘇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墳旁老嫗陸姓。月下見一物如狗者。從空而下。躍水中。攫魚食之。如是者旬餘。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遥見華表上少一天狗。過數日。天狗如舊。或疑此物為怪。擊碎之。

男女二怪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熯焦洞。有村民夫婦俱年少。婦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婦偶于門首佇立。見一美男子。俊服麗容。過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適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闥入。即日間所見之美男子也。擁婦同寢極歡。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

覺也。未幾，其夫亦見一女子至其門，美甚，疑近村無此女，迨夜將掩扉，而女在室矣。即與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後夫婦男女四人共臥，彼此各有所私，似若無見聞者。然夫婦日漸羸瘦，心知為怪，而莫由窮其源。里中父老聞之，乃言村南數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為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眾掘之，迫以火，繼灌以石灰水，訖無所見，而怪終不去。有道士葉某習驅妖術，乃延之，設醮三日，遂不復至。

有聲如牛

先君十餘歲時，常侍先祖母顧太孺人寢于貽燕堂之北廂。一夕，聞堂中有聲如牛，猛厲欲絕，急召家人持燈燭之，一無所見，惟半窗殘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紹美公忽發痰疾，越五年而終，不識何怪。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二女作形，借寓人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髫，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盂，茶二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即令童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宣淫之書，不足觀。即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

學善考據。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 聖駕南巡。吾等護 蹕而來。王曰。何不護 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獃。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為優。何者為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也。越數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庫銀五兩。

鼈精

世傳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陽節。輒歸寧銷夏。輿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急至家。氣已絕矣。舉

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問之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為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播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黑衣者乃鼉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為猴、為蝴蝶、為蝦蟆、水雞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既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為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悞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為婦。有蝦精者。亦佐鼉精為祟。鼉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圓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其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鼉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未訖。女忽瞑。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者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

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豬首人身

甘肅張佩青先生。乾隆辛丑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未第時。同其友人王元堂。攜二僕俱在蘭州皋蘭書院肄業。路經豬嘴鎮。是日適有大官過境。大小店住宿俱滿。惟西口一小鋪。尚有空房三間。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張王兩公不得已將就借宿。至三更時。四人俱熟睡。忽訇然一聲。元堂先驚醒。見有一物。高七八尺許。豬首人身。藍毛垢面。彳亍而來。一見大駭。恍如夢魘。佩青亦驚覺。大聲呼僕。皆不應。店主人聞之。亦驚起視之。一僕死矣。不知何怪也。後元堂僅舉於鄉。得大挑。為校官耳。此膚施張芥航河帥為余言之。

投井

吳門陶汝恭。曾受業於族兄嘯樓明經。嘉慶元年。年三十許。為鬼怪所惑。自投於井。賴家人救撈得不死。問其故。據說是日垂晚。有素不識認之藍衣婦人。領至一處。洞門齊開。燈彩炫目。甫入門。遂覺身在盥井。無他異也。自此如醉如癡者累年。遂狀其事於張真人。適真人有事來蘇。命其法官鄒姓者。結壇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

刻。乃獲之。藏其怪於甕中。是早余自杭州回蘇。聆汝恭言語如常時。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甕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條。貼於四邊。兒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狀。乃揭開。未半時。癡如故。越年餘遂死。其家道亦蕭索矣。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須髯。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為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即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叅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中秋為正宮。而讓二女為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為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為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匱者。欲脇之以為將。史不允。一夕。聞二高與王將割滿匱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禀上司。而以滿匱為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寶巖先生為陝西巡撫。狀其事於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子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签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為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鋪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為此人是幹僕即令跟隨嗣後勢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為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透蘭譜出入衙門延為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為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聞有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即此老人往託其公為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樹神現形

陽湖洪大令飴孫為翰林編修洪稚存子中嘉慶戊午舉人選授湖南某縣知縣署中廳事舊有園池古木參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樹素有神

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樹枝。明日再斷其根。是夜洪夢緋袍者數十人。皆折臂流血。訶洪曰。汝家福祿盡矣。尚敢肆毒耶。洪驚覺。晨起至廳事。但見池水盡變成血。樹皆人立而啼。洪大駭。因得疾。越日死。

蜘蛛網龍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其風如黑煙蓬蓬。人皆嚴閉戶牖。行路者則面牆伏壁。不敢觸。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學究。喜與嬰兒嬉戲。人盡見之。習以為常。並無他害。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兩龍來擊之。蜘蛛吐絲布網。縛住兩龍。兩龍窘。格鬬半時。濱海皆漫。又突出火龍兩條。焚其網。前兩龍始遁去。須臾雨收雲散。龍與蜘蛛皆不見。居民於數十里外。拾得蛛絲。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質堅韌。或長丈餘。或數尺。兩頭皆有焦痕。真奇事也。大興舒鐵雲孝廉為作蜘蛛網龍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東南四十里。秦漢時謂之伊閭。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閭是也。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尚書。為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

有富家某者。其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内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閒見小官人在房中卧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鐲一雙。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開質庫。因橫鄰屋。見有小狐三頭。遂斃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乙亥冬日。質庫大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忽聞空中人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之甚明。程不信。仍買其包。丁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

採蓮朱桂

清江浦有採蓮者。本倡家女。風騷絕世。一夕有美丈夫來宿。並無纏頭。每夜輒來。驅

之不去知其為狐仙也鴇母哀求之曰仙來此間已八十餘日無一客上門者豈仙必欲餓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慙而去又有朱桂者為茶坊傭工每夜有好女子來與桂狎甚其女稍稍周濟之後桂母欲為娶妻其女不許桂與爭之遂批其頰如此者二三年一日忽不見此二事清江人傳為奇談

獺鬼

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每為延接或私自周給之父大怒以為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將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治或云獺肝可療也乃重值尋覓得一小獺取其肝未及服而獺鬼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計禳禱卒無效顛癇以死而家道貧矣

賴壻

有鄉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臨河浣衣忽見水中躍出一少年大驚疑為鬼物次日有客來議姻事周未許客既去而案頭留紅紙一張乃賴氏求親帖也正怪鄉村無此姓擬待客來還之隔月餘忽一少年趨庭感服自稱子壻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壻實姓賴翁何得賴婚耶遂據房屋設茵榻餽儀物并謁親鄰方擇吉期忽一

人來告曰。老安人死矣。亟亟歸去。少年大慟不止。入水而滅。或謂此少年是獺精也。云老安人死。遂不敢娶。亦奇已哉。

醫狐

膚施張子涵茂才。閱余所輯履園叢話精怪一門。因言其先世東白公。善岐黃。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路村。每至市中輒醉。戴月而回。率以為常。一夕。忽遇美少年。若素相識者。欲請診視。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約二里許。入深谷中。及入門。見童僕如雲。往來不絕。問所診者何人。少年曰。內子臨盆三日矣。診其脈帶弦而手微熱。似受涼者。視其面則雪白如玉。絕色也。因開一方。囑之曰。市上惟王姓藥鋪為道地。遂辭歸。次日至藥鋪。果見所開方於案上。不知從何來。而藥已空中攝去矣。共異之。其地故多狐。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見山色空濛。蒼苔滿徑。血蹟淋漓而已。

火怪

長洲縣北鄉居家漾諸處。忽於嘉慶乙亥年冬。有火怪。從荒墳中出。如煙一團。滾于地上。凡腐草枯葉。無不拉雜摧燒之。居民驚懼。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愛看戲。地方上倘能唱戲敬我。我即去矣。于是鄉人咸醵錢演戲三日。其怪寂

然。

佛雲夫人

錢唐王疏雨觀察第四女。名穀生。號佛雲。年十七。德容兼備。尚未出閣。偶遊西湖花神廟。似見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訝詫間。忽有白雀飛入袖中。覓之不得。歸而夢與花神相見。自此得病。如醉如癡。自言自語。觀察患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減。隔一二年。嫁於介休馬方伯書欣之公子名鑑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擊其背。公子驚而病。二載而沒。佛雲柏舟自誓。至今嘉慶庚辰已十餘年矣。並無恙也。佛雲能詩。工書畫。彈琴弈棋。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音律。初佛雲年六七歲。其母夫人鍾愛之。送尼院拜為弟子。有老尼酬以銀鎖。歸而變金。問老尼。尼曰。實銀也。殊不可解。

老段

陝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餘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為樂。時殘月初升。見一人長數丈。頭大如栲栳。口濶二三尺。卓卓然來。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畢。長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聽聽。樵者復唱。長人復笑如前。每一笑。時山鳴谷應。樹木颯颯生風。中有一惡少年。以樵斧燒紅投之長人口中。大吽一聲而去。明日。

樵者四處尋覓。惟見枯樹一大株。節隙處樵斧猶存耳。此乾州馬岡千言之。其事與石濤和尚相同。相傳石濤在黃山夜坐。見一藍髮紫面長人。張口哭入。石濤適圍爐火。遂將鐵箸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負痛疾走。閱三日。石濤偶出山。忽見路旁核桃樹一本。杈枒如人狀。鐵箸與炭俱在焉。此皆山魈木魅之屬也。

山魈木魅之屬。在處都有。總出于深山中。婺源齊梅麓太守爲秀才時。嘗與同學讀書大障山古寺。一夕。聞窗外窸窣有聲。須臾漸入室。喧嚷殊甚。不知何物。幸臥房緊閉。未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書籍筆硯字畫。以及桌椅器具。無不爲之顛倒。寺僧曰。此山魈也。又吳門張泳卿。隨其父宦閩中。聞某縣官署後有鬼物。人不敢近。泳卿素膽壯。夜宿其處。從梁間偷看。至三更時。果有數物。非人非獸。往來於庭砌之間。又有龐然而大者。一頭長七八尺。亦無首無尾。私念曰。必山魈也。其次夕。戲將鞭爆五六串。以藥線相聯。復以火藥三四斤。布置周遭。仍從梁間以待。看所謂鬼物者復來。泳卿炷以火。鞭爆齊發。火藥亦飛熾滿地。但見數物從火中跳躍大叫。移時而去。及天明。並無蹤蹟。後遂寂然。

履園叢話卷十六終

履園叢話卷十七

報應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德報

元末明初有張某江西人積德累世人無知者嘗卜一地葬其父母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必當為三公張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為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最先發其一居四川入　本朝為遂寧相國鵬翮諡文端其一居江南為京江相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慶為桐城兩相國英諡文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即菊溪相國百齡諡文敏也一支五居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蟬聯數世不絕古今所無而文和弟廷璐為禮部侍郎廷瑑為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靄若澄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若渟為刑部侍郎尤為　門之盛

長洲韓宗伯世能與清流令蔣育馨同發隆慶丁卯榜宗伯之祖永椿居陸墓家貧早起持箒掃兩岸螺螄盡入水中四十年不倦蔣祖京義居婁門外敦倫慕義家貧稍有蓄必助族人讀書膏火送弟士修入城應郡邑試徒步往來雨雪饑寒不顧也

後永椿以孫貴贈一品京義以曾孫若來貴贈一品韓蔣兩家三百年來為吳中望
族。
蔣皆我公。名育馨長洲人。年十八。領隆慶丁卯鄉薦。萬曆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
錄其陰德尤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蠱毒。人至輒死。公親自按捕。殲其渠魁。且以
治蠱良方刊示通衢。人賴以生者甚衆。又清流民俗。女婢鬻於人者。日椎髻赤脚負
汲道中。過時弗嫁。健兒多鰥。鰥自處終身不得娶。公下令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
罰。能遵令者各贈以銀。一夕而畢願者數千人。民感其德。為立生祠。迨公去任。老幼
攀轅。以豆一石置公車前曰。願祝好官子子孫孫發科發甲也。公之子燦即中崇禎
元年進士。孫德垓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垓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埴中順治十八年進
士。俱以文學宦績著名東南。自此曾元以下。登甲第躋顯秩者至今不絕
李明整字山顏。號夢園。明末補嘉興縣學生。順治元年。舉鄉試。授福建古田縣學教
諭。受知於巡撫佟公國鼐。時閩有流民數千。或疑為寇。將殺之。夢園力白其冤。得免。
嘗上佟大中丞詩云。閒嘗從行閒。歷歷摩高壘。慷慨談世事。興酣掌每抵。海上揚風
波。柙中出虎兕。書生佐軍威。毋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閭左竊姦宄。城南數千人。如

肉登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類遷徙。一時反側徒。渙然釋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貴知心。如公寧有幾。平生一片心。士為知己死。長吟以報公。詩人歌樂只。蓋紀實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圍累月。及事平。則徼按士子之脇從者。人情洶懼。公謂中丞曰。此邦初定。猶新國也。宜用輕典。惟亟請廣招徠以消反側。於是諸學生畢出復業。他邑效法。全閩以安。後蓼園引疾歸。生子五人。長琇。官處州教諭。次我郊。官廣西鹽驛道。次陳常。中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兩淮運使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車。次維鈞。附貢生。初授江西都昌縣。歷官至直隸總督。門第之盛。一時無兩。皆積德所致也。見嘉興李金瀾明經所記之天香錄。

韓誦先公。名崧。長洲人。至性過人。父治。由舉人知黃巖縣事。有政績。卒於官。公奔喪千餘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被累。公盡衰所有以濟。兄家雖破。絕無幾微憾也。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氏。夫婦相繼歿。撫其孤成立。其篤於倫誼類如此。子菼。康熙癸丑會狀。仕至禮部尚書。謚文懿。孫曾俱占甲科。

沈韓倬公。名世奕。長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積德累仁。世奕登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培植寒畯。賞識韓文懿公於未遇時。人咸服其精鑒。子旭初。

康熙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康熙己未進士。官侍讀。朝初子曾純。康熙庚辰進士。官義烏縣。俱以文學政績稱。後裔入館選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學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節事未彰。乃叙巡按山東狀伏闕上書。得贈卹。弟殁。撫孤女踰己出。凡宗族貧者。必竭力周之無難色。中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大學士。子駿業。大業。俱顯貴。孫曾科甲。至刑部侍郎銘。七世顯貴

蘇城蔣公表。名維城。由歲貢　廷試第一。授學正。生平敦厚好施。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於南翔甫里。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元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其餘善行。不能殫述年六十。隱居洞庭。尚未得子。往來太湖。買生物放湖中。三日為期。其夫人袁氏。為先生置蓬室二人。五年之中。連舉五子。先生殁時。其弟公遜先生已卒。甫里人請于當事。為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廣東欽州營遊擊阮公。名玉堂。為今雲貴總督阮雲臺宮保之祖。少善馳射。中康熙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改署苗疆九溪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民為亂。時雲貴總督張廣泗為經略。總制全軍。阮

隨各營官兵進勦殺獲甚多苗民糧盡不能支乃乞降近營跪哭阮察其誠為請于經略經略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衆賊乞降經略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即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受降當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横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而各營官兵由左路奮登突殺賊之精銳殆盡生擒男婦子女三千五百餘人解赴大營經略欲盡誅其生口阮為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殺者當誅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經略始可其請阮既出營為分別男女年歲苗民環跪哭聲震于山谷先擇壯年强項者斬之其餘全活給以口糧阮之德也至宮保中乾隆己酉科進士入翰林現官雲貴總督晉宮保銜　賞戴花翎以文章經濟稱于時咸以為積德之報云

吳縣潘大冢宰世恩其先世歙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摴蒱家盡落且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為胠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

難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予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為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即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為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欵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為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之。皆以為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冢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冢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吾鄉孫春臺中丞。名永清。未第時。嘗佐廣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為友值土司以爭蔭襲相告訐。驗其文。皆明時印璽。總督某公。將擬以私造符信律。當斬。株連者甚衆。春臺先私具一稿。懷袖中。見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襲。無反狀。豈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奈何。春臺出稿示之。方伯讀竟大喜。陳于督撫。從之。得活千人。後中丞以中書舍人起家。官至廣西巡撫。第三子爾準。中嘉慶乙丑進士。入翰林。歷

官至浙閩總督。

常州費歐餘觀察濬之父。故府中書吏也。為人肝膽有智略。狀貌奇偉。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行私將文書名籍。詐稱失火。盡行燒燬。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至觀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陝西督糧道。其公子開綬。中嘉慶庚辰進士。授庶常。年纔弱冠耳。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為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尚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為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間。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鹺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聽

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人無償。將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亦何必尋此短見耶。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隔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

夏源泰在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鋪。與茅廁相近。一日在廁上得遺金。約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後。亦為夥計。遂發財。傳其子。傳其孫。至今猶盛。

無錫東門克寶橋。有某姓者。偶入茶館。拾得一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為。坐有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為一。咸驚異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至今尚存。家道小康矣。

吳江縣皂隸石魯瞻。居心甚慈。清閑無事。輒取竹板磨極細。或浸糞缸。使人不痛不傷。有私託打重板者。石嗚咽不應。曰。吾不忍為也。如是者五十年。聞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

冤報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宦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既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匕首於膝褲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即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箧，值千金，藏於某處，即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

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余鄉張墐橋有某甲種田為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一妻甚美某甲見之嘗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為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每俟其飽食後令之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為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遊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為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嚙其足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數圍鉤之不去而甲已憊矣因將前謀告人一村老幼咸來且覩且駭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為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偽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

縣周公慕。又為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擰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為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髮皆豎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為買棺殯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昧良之報應如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為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為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覩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為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為父死。尚不顧。何惜為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曰。此未為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為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

此尚得為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汚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檢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余同鄉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姙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强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方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求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遂將鹽水攙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如是者數次。自云已到陰司審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報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

餘之悔。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欵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施佯為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鰣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為奇貨。施即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鰣魚已滿廚矣。又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計奪也。其勢燄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與人鬬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欵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為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擡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

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公新命斷結辨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手六指知為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為盜問立斬亦天報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達妻顧氏頗美縣役某催科至其家瞯君達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入房自泣曰此頸為人加手豈可洗乎遂縊死越兩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見顧氏上其舟役作魅語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適遇來船緯纒其頸不能脫立時流血死報應亦奇

崑山徐健菴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豆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悞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盡

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惟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先生嘗館於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昔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烈之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覺羅雅公巡撫江蘇。奏准不許濫膺。遂使陋巷窮簷。向隅飲泣。雖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當為。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而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不可泯滅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當。恭逢　聖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為此省區區小費耶。後公以征庫車城失機　[illegible]公。安知不以此一事之報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一徐氏婦。荷鋤往田。忽為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為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碎。人爭拾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此慢褻字紙之報

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鑿真元。患癆瘵夭死。其父悲慟不已。祖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刻淫詞及春宮圖像。易於銷售。積資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目旋盲。所刻諸

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散。此編造淫書之報

湖州某姓。為人陰險。有刀筆才。凡非理之事。經其飾說。便足奪人之聽。平生所害不一人。後得一奇疾。發時輒自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傷風而死。此刀筆害人之報也。

有某翰林。簡放學政。取士頗不公。盈箱累篋。滿載而歸。遂為富翁。不復出矣。營造大宅兩區。一在故鄉。一在京師。二十年後。同夕火起。燒盡無餘。

吾邑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靡惡不為。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閫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間事。

乾隆初年。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遊山。見一婦美艷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為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大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有巨

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姊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恠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面具即土豪某也遂鳴官緝捕得其實問立斬無不快之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鈺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譚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 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綬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為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

常熟黃草塘有須姓者以屠牛為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為美味一日將牛刀安置門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斷舌死

又魚行橋有一獵户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忽得一夢。夢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須將稻柴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呌而絶。

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為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病。病愈後面成羊狀。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糶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傘。從后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嚙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

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為食。其術甚秘。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雄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曰。此吾偷雞之報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頗有姿色。而冶容放誕。不異青樓。其夫憤之。未得間也。一夕。聞妻房中有人聲。即持刀入。但殺其妻。而脫逃其姦者。其夫懼罪。即時商於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難。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無可奈何。即書借票與之。棍乃為之計曰。爾急急回家。勿動聲色。點燈室中。而半掩其門。俟有人來即殺之。是已。果如其言。

天明辨之即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間事

婁門徐生某者少聰頴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即去第囑家人勿哭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囈語耳至次日晚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舉家大驚師亦駭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兩三時始甦生自言暈絶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誆其財物致鬱死訴冥司削其籍轉身為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恆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告其事及期諸丐譁然至其家已有備咸為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入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即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定奪可也近因偶萌惡念故被拘執耳生與婦力辨是和非強渠先來奔而婦執以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果得淫奔狀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婦與生仍

譁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仍作丐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一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索賄其母又為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遊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言之甚悉

蜀中有一無賴子夏日大醉裸體仰臥文昌殿前道士勸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無賴猶訕謗不已且對神像遺溺忽風雷大作霹靂一聲削柱木一片鋒銳如刃適破其腹劃然中開腸流滿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皆為雷火所燒惟兩柱上所挂金字長聯雷火燒處逐字跳過無一筆燒壞者時吳門周勗齋太守適官叙永廳親自往驗目擊其事

余見有某太守者家蓄美麗甚多選其精於一藝者號十二金釵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絲作籐穿碧玉翡翠為葉取紫晶綠晶琢為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鋪設宋錦為褥褥上置大紅呢繡花坐墊旁列古銅尊彝白玉鴛鴦洗官哥定窯瓶椀及圖書玩好之屬與諸美人彈琴弈棋賦詩飲酒或並觀唐六如仇十洲所畫春冊調笑

百端以此為樂不數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蕭然又有某顯宦者好優童豔婦不惜重費入其室者兩行侍立朗如五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視怦怦心動而已後宦敗出戍死於黑龍江家事亦顛倒不可問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門外有七圖張姓者兄弟四人無惡不作皆力田頗饒裕新造廳堂一所費至數千金尚未進屋也道光元年五月忽染時疫兄弟叔姪以及老少婦女接踵而死者至十八人僅存兩歲幼孩而已聞者為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潤州自其祖貿易吳門遂為吳人年少美丰姿見鄰有好女兩小無猜目成心許求姻不諧生已別聘女將嫁矣生又誘與為亂復設計破其婚姻擬納為妾而復不果女遂抑鬱死未幾時見此女為祟生遂患羊頭風每發即暈成婚後延親朋演劇讌會生忽仆地口稱潤州城隍同吳郡城隍欲會審須往聽訊遂瞑忽聞號泣聲又聞杖責聲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書未到不能出闕潛伏貢布船至本籍告准始會審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閶門崇真宮橋左右失火時有鄉人搶刼一箱未至家適其弟自賭博場見之遂奪去計值百金一夕而盡鄉人恚憤致病醫藥半年賣田去屋始得就痊枉

費勞心轉破其産

東臺姜又白言其鄰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樸誠娶一妻美而賢事翁姑惟謹初生一子頭頂尖出數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則更高以為怪而斃之繼又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中間缺寸許可望其喉亦以為怪而斃之後生二女皆嬌美如其母嗚呼豈天將斬翟姓嗣故隱其惡而顯其報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郵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觀詢之乃分發廣東候補知府阜齡阿與其妻關氏並本船舵工一人其僕言主人在京伉儷甚篤獨不孝於其母分院而居有黃泉相見之誓母知子將出守使人謂阜曰吾母子不見久譬如與汝為鄰今日遠遊亦當來一面而阜與關竟驅車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惟舵工同時震死不知其故或言阜在京時負人七萬餘金債主十三人皆山陝放賬者跟隨坐索阜不得已即與其妻同謀差舵工郭元良買砒霜欲藥之也時州刺史某為驗其尸下棺交其僕從回旗而以放賬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報

吳門蔣榮祿公塋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于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紅綾衫與之換。婦歸家。姑喜示其衣。婦又奪之。初著身。忽然墮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豬。鄰人咸集。不孝婦猶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故變豬以示人耳。言訖。而竟成豬呌矣。獨其前腳猶似人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為余言之甚詳。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藥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鬚髮俱燒去。尚未死。其人係遊手棍徒。日以賭博為事。家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陝西城固縣鄉。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

早起。不孝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於口。姑竟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開。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姑聞之。欲入房視。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門。惟見不孝婦臥于地。一腿變成驢。越數月死。

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為猪。入廁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是猪終日在汚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案南部新書有河南酸棗縣下里婦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婦人首。而以犬頭續之。其事相類。

刻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節署。胷無墨水。而善於罵人。偶將閫署賓客。出具考語。每人定以八字。無不形容絕倒。嘗謂人曰。吾見世之所謂經濟文章。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傲歌度曲。掃地焚香。以及書畫琴棋。風流儒雅之輩。一應著即處斬。其議論類如此。其治家也。事事親裁。不經奴婢。而一錢如命。恐人侵蝕。不利於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積有良田萬畝。大屋一區。計每日進門。可得百金。而猶以為未足。後以奸事為人告發。自詣縣中。靦面行賄。縣官怒。立坐堂皇。取所置庫。一面通稟上司。關提收禁。自

此花消二十餘萬兩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調有餘。而言語尖辛。必欲勝人以為快。後官縣令。積資數萬金。惟有一子。亦總明絕世。遂將所有官囊揮攉殆盡。至於客死他鄉。一孫癡呆。不識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寧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禍云。

殘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鵝掌。以鵝置鐵楞上。其下漫火烤炙。鵝跳號不已。遂以醬油旨酒飲之。少焉鵝斃。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無倫。康熙二十八年。賊匪夏包子起兵謀反。以鐵楞炙死。慘酷異常。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驢香館。蓋借鱸為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樁。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于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

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其餘俱遣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為余言。

浙中有搢紳寓吳門。御下最殘忍。性好淫。家中婢嫗無不汚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卧。一箠數十。有號呼者則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頭。其有强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攜。千態萬狀。難以盡述。後有傳其事於鄰近者。咸為憤憤。率衆詈其門。主人大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殆盡。因成訟。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據。僅辦提解回籍。而案始結。然其家已破矣。有僕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確。將來又不知作何報應也。

折福

戴堯垣春水居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廁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即問此事。學士曰。有之。可見堯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廁上看書最為可笑。

雲間蔡禮齋者。為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孫。通才也。最喜在圊桶上

看書。鄉試十餘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歿。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廣陵有鹺商女甚美。嘗遊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認此女為娼也。不由分辨。遂笞之。女號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之曰。汝平日將舊書册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卧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事遂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雍正初年事。

履園叢話卷十七終

履園叢話卷十八

清　勺吳錢泳梅溪著

古蹟

余生懶惰，憚于行役，紀游之處不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省而已。足跡所到，畧志鴻泥，以備遺忘，不可謂之閱歷也。江蘇為父母之邦，習見熟聞，則從其簡。

萬歲山

萬歲山在皇城西北隅。其南為太液池，中駕以金鰲、玉蝀之橋，橋之北為北海，橋之南為南海。樓臺掩映，金碧交輝，松檜連雲，秀出天表。嘉慶十年七月，曾隨前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與文穎館提調官孫平叔、徐心伯諸公，由西苑門至萬善殿查道藏諸經。紅蓮綠水，瑞日祥雲，恍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京師

豐臺

豐臺在京城西便門外，為京師看花之所。鑿池開沼，連畛接畦，無花不備，而芍藥尤勝于揚州。相傳即金時之拜郊臺，當時有豐宜門、遠風臺諸名，故曰豐臺也。京師

樓桑村

余出入京師者數次每過涿州求所謂劉先主之樓桑村渺不可得惟黄沙撲面而已按蜀志先主涿郡人少孤與其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童童如車蓋皆謂當出貴人因號曰樓桑村即今之涿州也涿州

董江都讀書處

董家里在景州城西南廣川鎮相傳為仲舒讀書處成親王有詩云何人自有春秋對下馬應尋董學村即此景州

直沽

直沽在靜海縣東北丁字沽小直沽俱大禹治水時疏導之處天津

九河故道

余嘗過南皮訪之土人云九河故道渠岸形蹟猶有存者徒駭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西南覆鬴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俱在城西鈎盤在西北惟鬲津即今之天津皆為當時注海之處南皮

岱廟

岱廟余凡三至在山東泰安府城中南向進泰安門半里許至遥參亭即岱廟前門

廟五門三闕東西角樓五層如天子宮室之制進廟門則老樹參天古刻林立東西兩傍有穹碑二座一為宋宣和間立一為大中祥符間立迤北而行上丹陛九級登峻極殿殿壁皆畫東嶽帝君出巡回鑾儀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門東有漢栢五株皆枯朽無葉西有巨石如石浮圖而無一字相傳為漢武帝時所立殿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時置此出二門轉西進延禧門有唐槐枝葉凌霄蒼翠可愛槐之南為右闕門攬衣而上北望三峯所謂南天門日觀峯者俱在指顧間矣　泰安

泉林

泉林在山東泗水縣泗水出焉高宗南巡常幸於此其地竝無高山大林水由平地流出勢甚洶湧真是奇觀論語子在川上相傳即此地也　泗水

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東濟南府西門外呂祖廟前三窟突起聲如殷雷相傳此泉自王屋山來為濼水之源也乾隆壬子六月余入京為遊第一次自後每過濟南必往觀焉　歷城

南池

山東濟寧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而得名也故今

東偏小室中。塐一工部像，而以許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樓，前工部尚書和公為巡漕御史時重建。嘉慶庚申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時靈石何蘭士亦為巡漕御史，錢塘黃小松為運河司馬，同在南池會飲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圖書，與州人李鐵橋、山西劉鏡古、吳江陸古愚同觀，為一時佳會云。濟寧

艮嶽

艮嶽舊址，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隅，約畧計之，在今鐵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未有子嗣，聽方士劉混康言，京城東北形勢增高，當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之東築為山，林象餘杭之鳳凰山，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搆求天下奇花異木，太湖靈壁，以及珍禽異獸，佳果丈竹之類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于平江，每歲所費以億萬計，調民夫發運，皆越海渡江，至于鑿城穿山而至。時東南監司郡守，亦有應奉。又有不待詔旨，但行進物，王都通宦官以獻者。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飛樓傑閣，瑤島瓊臺，雄瓌偉麗，於斯極矣。宣和四年，上自為記，以此山在國之艮方，故名艮嶽。至靖康中，金人犯闕，城門

不開。大雪盈尺。凍餓以死者無算。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以炊飲食。是日百姓入艮嶽者。以數萬計。臺榭宮室。為之一空。則當日之所謂芳林園。玉津園。同樂園。宜春苑。凝碧池者。更無從蹤跡矣。令相國寺尚存湖石數峯。相傳為當時舊物。畢秋帆尚書巡撫河南。營築嵩陽吟館于內署之西偏。亦有數石峙于窗前。每進宴會。必在此間。余親到也。祥符

吹臺

吹臺漢梁孝王築。在開封城東南二里許。即師曠繁臺。梁孝王增築之。一曰平臺。坏然高聳。鬱然深秀。阮嗣宗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是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在畢秋帆尚書幕下。嘗偕方子雲。洪稚存。徐朗齋。凌仲子輩登此臺。惟一望平疇。黃沙撲面而已。上有禹王廟。故土人又謂之禹王臺。又有三賢祠。祀李白。杜甫。高適。三人。今又增李崆峒。何大復。為五賢矣。祥符

相國寺

在開封府城內。齊天保六年始建。名建國寺。唐睿宗時。改為相國寺。明成化間更名崇法寺。崇禎十五年。賊李創以黃水灌城。遂湮沒。本朝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漢復

捐俸重建。今仍曰相國寺。百物充盈。游人畢集。為汴梁城勝地。

梁王城

在今開封府城西北二里。即戰國時梁惠王故城。唐高常侍詩所謂古城蒼莽繞荆棘。駐馬淒涼愁殺人是也。

汴故宮

在開封府城內正北。本宋之大內。金人廣之。明洪武十二年。即故址建周王府。今之貢院是也。當時之所謂太乙宮。景靈宮。玉清昭應宮者。皆不可問矣。

夷門

在府城安遠門內。亦曰夷山。即汴城東門也。為魏侯嬴故蹟。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日。南歸。有出夷門詩二首。刻稾中。

梅花堂拱奎堂

梅花拱奎二堂。俱在開封府治內。先世翰林侍讀學士藻及文肅公照。先後知開封事所築。今廢。以上皆祥符

黃鶴樓

黃鶴樓在湖北武昌府城外。臨江。以唐崔顥詩得名。其樓高七丈。飛簷畫棟。八面瓏璁。登樓一望。帆檣千樹。烟火萬家。真大觀也。乾隆己酉八月十日。余在畢秋帆尚書武昌節署。將回江南。方子雲、洪稚存、徐朗齋諸君。設餞于樓上。吹笛賦詩。月出而罷。余亦書兩絶云。倚樓橫笛未成音。雲影飛來似有心。黃鶴不歸雲不去。一詩傳誦到如今。晴川閣上月初環。鸚鵡洲邊對別顔。惟有大江流日夜。不知何處是鄉關。武昌

赤壁

赤壁在黃州府城西門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夜過此。是時月色甚明。因泊舟城下。賦詩云。東山初上月。江水自中流。赤壁固無恙。雪堂猶在否。孤舟留枕席。人世總浮游。兩賦傳千古。光芒射斗牛。志所稱東坡竹樓、橫江館、寒碧堂、快哉、臨皋亭諸勝。俱付之引領而已。黃州

廬山

余自幼夢遊廬山。未得一至。道書所謂第十八洞天者。有香爐峯、五老峯、康王谷、白鹿洞、石梁瀑布之勝。余過九江。舟中望之。若隔天表。嘗有詩云。朝發潯陽江。遥望香爐峯。百里連青蒼。千巖勢寵嵸。境幽罕人蹟。雲迷訝天通。奔悅未能往。亦足開我胸。

其二云嘗讀石門詩渺若登靈闕想見諸道人拂衣步空碧此事十餘年應與仙雲絕惟有鮑參軍淩風幾探閱南康

馬當山

彭澤縣東北有馬當山橫枕大江唐王子安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者即此彭澤

石鐘山

石鐘山在湖口縣城外臨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從楚北回吳偶泊舟北門外楊港遂由西門乘一小舟遊石鐘土人謂之上鐘崖下鐘崖者也初見巨石無數如樓閣然汩沒中流而又有如牛馬如虎豹者盤踞於樓閣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許作彎弓引箭之勢上題英雄石三字時東北風甚急仰見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濤搏擊石罅其聲果如洪鐘正駭愕間忽見紅墻古廟隱隱有人舟師指曰此觀音崖也乃攝衣而上登一小閣閣之左崖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深不可測曰黃龍洞憑閣而望但見風帆亂飛半入九江半入鄱陽湖也余急登舟更欲遊所謂下鐘崖者舟人且櫂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對白沙洲但聽江聲日夜流入家富貴無三

代每有清官不到頭其聲宛轉亦可以見風土人情之一班耳頃之回過城西門繫舟普陀菴下循逕而上登懷蘇亭亭中有碑刻東坡石鐘山記亭右即為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瓏瓏俯聽鐘聲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狀石上題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題在白雲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陽明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參政徐璉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詩一首不復記憶似即記擒宸濠以後事也讀畢而下復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亞上鐘崖而兩壁如剪夾一小閣則奇險更甚于觀音崖也是時日色已晚風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燈矣余生平所歷佳山水若江寧之燕子磯鎮江之金焦兩山和州之天門彭澤之小姑黃州之道士洑嚴州之釣臺紹興之繞門山與吼山皆不足奇得此而嘆觀止矣 湖口、

潯陽江

九江府治後城上有庾樓庾亮刺江州時所建樓下即潯陽江也城西半里許有琵琶亭以白香山詩得名前權使姜公開陽所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垂晚余嘗停橈亭下時江波漾月柳影翻風南望廬山青蒼不斷江上時有小舟載婦人彈琵琶真江行絕景也友人周竹珊詩云琵琶一樣聽來慣聽到潯陽便有情 德化

碣磯

碣磯在安徽蕪湖縣西七里大江中。高十餘丈。周圍十畝有奇。上有靈澤夫人廟。相傳為三國吳大帝妹孫夫人殉蜀主。以黃武三年薨于此。余友王仲瞿孝廉嘗作碣磯孫夫人廟碑。典雅可傳。余為刻石廟中。可補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闕。蕪湖

太白樓

太白樓在太平府城西南采石山。亦名謫仙樓。樓上下墻壁間。題詩幾徧。有蕭尺木畫壁甚妙。咸以為畫勝于詩。近亦刷去不存。當塗

識舟亭

亭在蕪湖鶴兒山頂。俯瞰大江。帆檣四列。相傳為謝宣城天際識歸舟處也。壁間有前明方逢時王思任題詩石刻。蕪湖

滴翠軒

滴翠軒在蕪湖赭山廣濟院塔旁。宋黃山谷讀書處。舊名檜軒。為鳩江名勝。蕪湖

烏江

烏江在和州東南。距江口三里許。有土山甚峻。叢木鬱然。山下有項王廟。遺像在焉。

兩側以亞父范增、司馬龍且配享。後殿塐夫人像，是為虞姬也。又有項王墓在廟後。據史記葬項王穀城，安得復有墓在此乎。想前人附會耳。讀汪佃碑記，知舊時有唐李少溫篆額，今不存。又一碑，刻王畫像半身，石光瑩然若鏡。余有詩云：不渡江東忍自亡，天心人事本難量。英雄已足稱千古，香火還留祭一方。叢木秋風餘殺氣，鬼燐墓雨落星光。我來艤櫂寒塘晚，惟聽江流悲未央。和州

天門山

天門山在和州東南，與太平府之博望山東西對峙，中隔一江，今人謂之東梁山、西梁山。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廿九日，余泊舟山下，因登岸，攜一僕造其絕頂。山形秀削，石路盤紆，俯瞰大江，聲喧足底，即李青蓮詩所謂天門中斷楚江開是也。山下設遊擊一員，以備守禦，距蕪湖關不過四十里耳。和州

濡須

濡須山在巢縣東南，濡須水所經也。方輿勝覽云：濡須山謂之東關，七寶山謂之西關。胡三省通鑑注：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當三面之險，相傳為夏禹所築。按東關之名，見于三國志魏書、陳書及水經注、唐書地理志云：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

東關是也。其地高峻險狹。實守阨之所。余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六日。扁舟過此。又行數里。過踟躕山。春秋昭五年。楚子觀兵坻箕山即此。乃披衣而起。回望濡須龍洞諸山。已在微茫烟靄之間。秋林墮葉。半紅半黃。落日暮雲。忽青忽紫。宛如一幅徐崇嗣沒骨法也。巢縣

孔子臺

孔子臺在巢縣西北五十里。土名栢界。名勝志云。孔子南遊至橐皋。與弟子憩臺而反即此。按巢縣即夏商時南巢地。周為巢伯國。後屬楚。秦置居巢縣。史記項羽本紀居巢人范增是也。其云橐皋者。春秋時為吳邑。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漢置橐皋縣。屬九江郡。三國吳志朱桓傳。及杜預左傳注。括地志。俱有橐皋之名。不知何時訛為栢界。想橐拓音相近。後人又因拓字類栢而再訛也。巢縣

芍陂

芍陂在壽州南八十里。春秋時為楚相孫叔敖所造。陂周三百二十四里。横徑百里。陂有五門。上承淠水。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水北流。經孫叔敖廟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為黎漿。一水曰葛瀆。又北流入壽春城中。又北逕相國城

東。又北出城注淝水。壽州志云。西自六安州龍穴山。東自濠州横石。東南自龍池山其水胥會于此。按後漢書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郡界有故芍陂稻田。景率吏民修起蕪廢。灌田可萬頃。境内豐贍。魏書志建安五年。劉馥修芍陂堰。宋書高祖遣毛修之復芍陂。灌田數千頃。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使參軍殷肅。因舊溝引淠水入芍陂溉田萬餘頃。自唐宋元明以來。或濬或廢。本朝順治十二年。壽州知州李大升又修之。真萬世之利也。壽州

淮水

淮水出桐栢山胎簪峯下。有禹廟。廟前有三井。是為淮源。自漢以來。治淮者嘗禱之。余至正陽關。必渡淮水。是年淮水大決。淹没民田。以數十萬計。為歎息者久之。乃作詩云。淮瀆滔滔控數州。東馳千里未能休。幾看禱廟尋三井。安得探源溯上流。秋潦漲時成窟窿。阪田没處有浮鷗。我來問渡斜陽晚。白草黃沙漫野愁。壽州

潁水

潁水出潁州府城北。余自乾隆丁未十月。將之汴梁。道出潁川。由太和至周家口。舟行者數日。遇如皋林鐵簫。有詩云。潁水流不息。楓林落日黃。扁舟獨西走。羣雁向南

翔。兄弟經年別。關河去路長。遲留無限意。還見野鴛鴦。水邊鴛鴦甚多暮寒泊邨店。沽酒認青旗。犬吠閉門早。樵歸生月遲。喜聞鄉國信。況有故人期。相對挑燈坐。舉杯聊酌之。

阜陽

錢塘江

余以乾隆乙巳歲春三月。始遊錢塘。嗣後往來于浙東西者。幾三十餘年。其山則有南高峯。北高峯之峻險。其水則有西湖。玉泉之清洌。其寺宇則有淨慈。靈隱之雄壯。其洞壑則有飛來。金鼓之幽深。古蹟之多。名勝之雅。林木之秀。花鳥之蕃。當為海內第一。惟八月之濤。最為奇觀。其來如三座雪峯。其聲如百萬軍鼓。心搖目眩。頃刻而至。則天下所無矣。按錢塘之號。先于周秦。見史記始皇本紀。至先武肅王築塘捍海。而名益著耳。錢塘

煙雨樓

嘉興府東南。有煙雨樓。五代時武肅王第六子元璙。為中吳軍節度使。築煙雨樓于瀫湖之上。即此。又名鴛鴦湖。嘉興

檇李城

按史記吳泰伯世家吳伐越句踐迎擊之敗于檇李據府志云在桐鄉濮院之西濮院即檇李墟也其地有范蠡鴨秀水

魏塘

嘉善東門外有河一道通清風涇曰魏塘亦名武塘相傳魏武帝經此故名嘉善

石尊

石尊在湖州府城南二里峴山上是大石一塊中窪可以貯酒故又名窪尊唐開元中李適之為湖州別駕每挈所親登山酣飲後顏魯公為湖州刺史偕賓客門生弟姪輩作窪尊聯句詩即此今石尊上有一亭未圮而所謂逸老堂者已片瓦無存矣烏程

墨妙亭

墨妙亭在湖州府署後嘉慶癸酉初冬余始至吳興時陽湖趙季由為吳興太守遂與尋覓漢唐諸刻竟無有存者遂賦二詩云苕花正浮雪橘林新著霜謝公到郡久令始來斯堂握手招殘碑一笑傾壺觴墨妙已無亭寒花尚餘香羲獻不可作顏徐亦難量俯仰感古今緬焉暗神傷坡公來吳興嘗晤孫莘老酬贈詩最多當時和者

少屈指七百年此事誰復詠青山依然在古刻蹟如掃乃悟金石質年壽猶不保何如飲美酒令我顏色好烏程

王右軍别業

按嘉泰會稽志即山陰縣東北蕺山下之戒珠寺寺門有右軍塑像青巾道服坐于正中王梅溪有詩云欲弔右軍千載魂祠堂荆棘斷碑存老僧相見話遺事問我蘭亭幾世孫山陰

東府

吳越備史云唐乾寧三年先武肅王平董昌敕改威勝軍為鎮東軍以王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遂有越州之地梁開平二年陞為大都督府謂之東府周廣順元年大元帥吳越國忠懿王即越州東府又築宮治園圃即今之紹興府治也山陰

清白堂

紹興府治中有清白堂宋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知越州時所建并自作記乾隆五十七年余與修郡志太守李公屬余隸書刻諸堂上山陰

越王臺

名勝志云。蕭山縣西九里。有越王臺。李太白詩西陵拱越臺是也。祥符圖經云。種山東北亦有越王臺。種山即今之卧龍山。在紹興府城內。其山盤旋回繞。形如卧龍。相傳越大夫文種葬此。故名。府志云。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綱。于卧龍山西南又築一臺。有曾耆年篆書三大字刻諸石。今不存。山陰

柯亭

柯亭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今亭已廢。即為柯橋寺。按郡志。千秋亭一名柯亭。又名高遷亭。漢末。蔡中郎避難會稽。宿于柯亭。仰觀椽竹。因取為笛。今詞家所謂柯亭辨笛是也。乾隆十六年。高宗皇帝南巡。有柯亭詩。山陰

蓬萊閣

閣在紹興府署後。名勝志云。錢武肅王建。即五代鎮東軍節度使官廨。今府門前有鎮東閣。尚其遺址。其名蓬萊者。取元微之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也。宋淳熙元年。武肅八世孫端禮知越州重修。自元祐戊辰。郡守章楶修之。又四十八年。汪綱復修。由來久矣。乾隆辛亥壬子之間。余嘗盤桓于此。啟窗一望。千巖萬壑。畢呈案前。幽鳥閒雲。時親坐上。又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山陰

雷門

雷門即今紹興府城之五雲門。元和郡國志云。句踐所立。以吳有蛇門。得雷而發。表事吳之意。會稽記云。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每一鼓聲聞洛陽。孫恩之亂。鼓為軍人斫破。有雙白鶴飛出。後遂不鳴。會稽

窆石

會稽禹廟後坐鏡湖。前對宛委山。地甚宏敞。而無唐宋舊碑。惟窆之石為最古。石在廟之左偏。狀如稱錘。上有亭覆之。圖經云禹葬會稽。取此石為窆。上有古篆不可讀。王順伯金石錄以為漢刻。或以為三國吳告祭文。有宋元人題名可辨者。惟會稽令趙與陞及元人貢嶠真逸李倜兩題而已。會稽

蘭亭

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其地相傳為越王句踐種蘭處。因名。晉王右軍曲水詩序。即于此作也。由婁公埠舍舟而途。約行五六里許。即天章寺。亭在寺東。右軍書序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暎帶左右者。至此始信。國朝康熙三十四年。聖祖仁皇帝臨幸于此。有御書大字蘭亭穹碑一座。上覆以亭。乾隆十六年。恭。高宗

純皇帝南巡又有御製蘭亭即事詩一首即刻其陰癸丑三月三日郡守李曉園亨特嘗邀袁簡齋太史平寬夫宮詹輩二十一人作脩禊之會余亦與焉今五十餘年矣歲月易遷歡情難再可為太息者也會中有桐城姚秋槎觀察仿西園雅集圖作記一篇刻于郡志會稽

智永禪師書閣

書閣在會稽縣之雲門寺後即王右軍七代孫智永禪師臨池之所也隋唐閒禊帖真本即藏此閣閣凡七間甚高敞閣後皆植竹直接山頂世所傳退筆塚即在竹中今無其蹟矣乾隆壬子三月余嘗與袁簡齋太史平寬夫詹事徐朗齋孝廉陳斗泉文學一宿其中會稽

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蕭山縣城今為覺苑寺寺前有夢筆橋相沿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蕭山

天台山

天台山在浙東三百里自古來遊天台者要皆得之耳食或蹈前人紀載未必皆親歷其境也惟本朝王太初王季重潘稼堂齊巨山四公為得其詳然此山周圍數百

里。一丘一壑。一溪一澗。風雲之出沒。花木之興衰。古今不同。隨時變幻。移步換形。即四公者。亦不過領畧其大概。豈能窮幽歷險。一一筆之于書。余遊天台凡兩次。所到之地。百不得一。如讀史漢選本。不可謂之讀過史漢也。即如石橋之瀑。險怪百出。桃源之山。壁立萬仞。豈語言筆墨之所能盡。然古人記載。往往言過其實。適于所見孔靈符會稽記曰。懸溜千仞。謂之瀑布。臨海記曰。飛泉懸流千丈如布。啟蒙記注。謂天台去天不遠。有石橋。澗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者。皆傳聞之誤。即如李太白詩所謂天台四萬八千丈。又誰為之量丈耶。天台

桃源洞

桃源洞在天台縣北二十里十四都護國寺之東。相傳漢永平中。劉晨阮肇。遇仙于此。攢峯疊嶂。左右回環。中有一澗。隨山曲折。水窮道盡。則有一洞。潛通山足。仰頭一望。但見諸峯插天。殆非人境。道光五年九月。余以重修先世會稽郡王墓時。過桃源。真奇境也。天台

桐柏宮

桐柏宮在天台縣西二十五里。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其路

曲折清幽。至宮門。則一望如平疇。四山蒼然。九峯迴抱。別有天地。縣志云。唐景雲二年。為司馬承禎建。然梁沈約有桐柏山金庭觀碑記。則唐以前先有之矣。至太和咸通之間。道士徐靈府。葉藏質新之。元微之。劉處靜為記。五代開平中。先武肅王重建。名桐柏宮。至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名崇道觀。觀中有上清閣。閣藏宋太宗。真宗。御書。及高宗所臨晉唐法帖。共五十三卷。又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十位。連金銀銅所鑄火燄臺座。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區。玉花八株。銅三清像。金銀字經二百函。睦親宅昭成太子宮聖蹟四十軸。歷代珍襲供奉。至明吳元年遺火。化為丘墟。惟存檀香像一區而已。洪武間重建。永樂中又加新之。其時尚有唐人碑刻。如崔尚碑頌。韓擇木八分書。本朝雍正間又火。一椽無存。大吏奏請重建。乾隆初年始訖工。今觀基雖宏壯。不過十之二三矣。天台

李太白書堂

唐李白書堂。在華頂峯最高處。相傳太白嘗遊天台。讀書于此。今為拜經臺。高僧修道結茅其上。四圍累以石城護之。防風雪也。其下有積水。為王右軍墨池。天台

石橋

石橋在天台縣北五十里。橋之上下。有上方廣下方廣兩寺。其橋在曇華亭之下。如一龍橫臥於兩崖之間。其上則雙澗合流。俱由橋下衝激。遂成飛瀑。一落數丈。聲如殷雷。眞奇觀也。天台

白雲山

台州府城東北隅。有白雲山。宋紹興初。有先世賜第。賢穆大長公主所居也。道光三年三月。余往臺州。拜觀唐賜鐵券。曾一至焉。惟有祠堂三間。左右皆菜圃而已。臨海

嚴子陵釣臺

七里瀧在嚴州府東北二十里。乾隆甲寅乙卯之間。余往來者凡數次。其所謂釣臺者甚高。臺上有嚴公祠。兩側配享者。爲唐之賀知章。宋之謝皋羽也。臺下急流洶湧。怪石嵯峨。綠樹青山。四圍環繞。祠旁有嚴氏子孫數家。以奉祀事。多以漁樵爲業。余有詩云。直鉤釣國曲鉤名。富貴原無足重輕。我亦久忘名利者。合來祠下拜先生。祠堂傾側草蕭蕭。奉祀雲礽亦寂寥。猶有先人家法在。多因避客混漁樵。建德

九仙山烏石山

福建省城藩署前。南行里許。曰獅子樓。即五代王審知還珠門也。又里許。過保泰橋。

其東為九仙山有定光塔其西為烏石山有堅牢塔九仙山大石縱橫登初樓閣磨崖題名甚多其可辨者小華峯之側有熙寧元年光祿卿直昭文館知軍州事程師孟及沈紳劉彝等七人題名又廓然臺後有紹興壬子程晉道題名平遠臺左方有淳熙丙申陳休齋分書兩題又紹興二年鄭滋德篆書其郡志所載野意亭丹井醉石杏壇諸勝俱無從蹤蹟矣烏石山上有李少溫篆書般若臺三字摩崖其旁亦有宋人題名不暇細讀堅牢塔凡七級其第五級有林同穎造塔記有永隆紀年今俱鑿去尚露筆尖第七級又有偽閩王延曦宮嬪官屬題名此朱竹垞吳志伊輩所未搜求者余嘗賦詩云瑯琊建國太忽忽兩世兵戈一霎中負海自居天子座因山猶築梵王宮至今殘石留名姓細辨題年記永隆極目孤城思往事塔鈴無語怨東風

閩縣

延平津

延平津在福建延平府延福門外相傳為雷華沉劍處山上有明翠閣景雲樓鳳冠巖諸勝余以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六日過此是日東北風甚急松杉怒號桃李無色與山僧坐話者久之有建河歸櫂詩云建河天下險說起便生愁衆水趨崩壑羣山

夾亂流。身居烟靄國。家在木蘭舟。最怕前灘急。停橈更綰留。落日張湖坂。奔流勢漸平。急鳴巫峽雨。又激海濤聲。對飯誰能食。推篷暗自驚。仙霞望不見。惟有暮雲征。夜泊延平驛。津頭月一彎。悲風號獨樹。野火燒空山。千莫何時出。斗牛不可攀。我來憑弔古。歎息水潺潺。南平

履園叢話卷十八終

陵墓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夏禹陵

禹陵在紹興府城南十五里見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漢書正義皇覽諸書嘉泰會稽志云禹廵狩江南死而葬焉猶舜之陟方而死遂葬蒼梧古聖人所以送終事最簡易非若漢世人主之豫自起陵也案自先秦古書帝王皆不稱陵陵之名實自漢始今名禹陵者是後人尊之之辭也陵有禹廟甚巍煥背湖南向自唐宋元明以來春秋祭祀不絕明嘉靖中閩人鄭善夫定禹陵在廟南數十步時知府南大吉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以亭攷古者不封不樹後之人何能定其故處恐附會耳今廟旁有姒氏者數家守衛之相傳即禹之苗裔廟中無古碑皆有明以來所立惟窆石一塊甚古上有篆書隱隱可辨說者謂當是三國吳告祭之文也乾隆五十七年春余嘗與修郡志偕平寬夫侍郎徐朗齋孝廉親往拜之

商吳泰伯墓

吳泰伯墓在吾邑之鴻山舊名皇山南徐託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按

史記世家正義注云。泰伯居梅里平墟。在無錫東南三十里是也。漢桓帝永興二年。詔吳郡太守麋豹修之。周以垣墉。給五十户守衛其墓。晉肅宗太寧元年。詔祀泰伯。用王者禮樂。具王者冕服。建廟於塋城南三十步。命晉陵太守殷師領焉。宋武帝永初元年。勑泰伯以太牢祀。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重廣泰伯門殿。遣禮部尚書韓太沖。祀以太牢。賜金銅香爐一具。十五年。賜泰伯六十四世孫駙馬都尉吳世偉苗田千頃。永充廟祀。宋太平興國三年。勑朝散大夫梁周翰。賜墓旁田二百二十三畝。令歲收供奉灑掃。仁宗天聖元年。勑賜繞墓田一百畝耕種。併入墓倉貯用。哲宗元祐七年。有詔吳泰伯以至德廟為額。遣官致祭。元符間。制封至德侯。崇寧初進封王爵。元仁宗元貞元年。命祭三讓王吳泰伯於姑蘇至德廟。英宗至治二年。詔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耳致祭。明洪武二年。改封吳泰伯之神。春秋祀之。宏治間。邑人楊文建亭表墓　本朝康熙中。巡撫吳存禮。邑令吳興祚。先後興修。後為山民侵削。樹木殆盡。雍正四年。邑令王喬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又給帑修葺。邑令王允謙增建享堂墓門。至嘉慶初年。墓之前後。皆為近民開墾。墓門亦頹圮無餘。僅存一小碣。有高忠憲公題字。向例有泰伯廟道士。東西兩房。輪流值管。而終年未嘗一至。蓋荒廢久矣。

十六年，婺源齊公彥槐來宰吾邑。先余嘗畫一圖，請翁閣學方綱、曾中丞燠、吳祭酒錫麒、吳學士鼒、范編修來宗輩作為詩文，面呈齊侯，且請修墓，以發其端。至十九年，邑中大旱，侯勸賑鄉閭，始謁墓所。其明年歲大熟，尚有贏餘，即取造豐樂橋，且以修墓。凡費白金三十兩有奇。自此垣墉復整，墓門復立，植以松柏，栽以梅花，添置守墓道士一人，田八畝，時加防護，侯之力也。後侯以忽忽去縣，未立碑文，他日當為書刻之，以傳諸後來云。

商仲雍墓

按史記索隱注，仲雍冢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太平寰宇記云：虞山有仲雍、齊女墓，即簡文帝招真治碑所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壟蒼茫。蓋齊梁時猶不廢也。唐宋元明以來，無有為之表者。國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孫有周姓者，相傳為仲雍之後，又立墓門於北門大街，由山麓甃路直達墓所。五十四年，裔孫等又建石坊，學使曹秀先題曰南國友恭四字。近來邑之士大夫輒有訟官，謂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發一笑。

商大夫彭祖墓

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嘉靖臨安志云因彭祖壽年八百故號其山曰八百山里曰八百里昔武肅王禦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即此東坡詩集有彭祖廟詩云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鬬蚍龜空餐雲母連山盡（公自注山有雲母彭祖所採服）也不見蟠桃著子時（施注老彭善補導之術并服木桂雲母麋角常有少容）子由亦有詩曰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而朱文公雪心賦亦引用之云天柱高而壽彭祖名山勝概云八百山踰橫碪次彭安有孤冢如堂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旁有一碑仆且泐不可讀據諸說則彭祖實有墓在臨安矣案水經注彭城有彭祖塚又續漢郡國志武陽彭亡聚引益州記注云亦有彭祖塚二蘇之詩恐是彭城或武陽兩地之墓未必在臨安八百里也

周延陵季子墓

吳季札墓在江陰縣北七十里地名申港墓前有石碑古篆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徑尺相傳為孔子手書體勢奇偉舊志載唐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然則唐以前已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模勒石今廟中所存者是宋崇寧二年常州太守朱彥立益慶次重刻矣今丹陽驛前及金壇之九里鎮

俱有一碑。未知孰是。

周先賢言子墓

言子墓在虞山北麓乾元宮下。史記索隱及吳地記皆載之。宋元以來不廢。明宏治中。知縣楊子器為表其墓。崇禎初。巡按御史路振飛再修。 國朝康熙間。參議王儒重修墓道。雍正間。方伯鄂爾泰又建石坊。題曰南方夫子。而蘇松糧道王澄慧。又築墻垣。衛之。乾隆三十三年。裔孫襄陽太守言如泗五經博士言如洙等。屢為修建。規模宏敞。松楸鬱然。為吳中古墓云。

周先賢曾點澹臺滅明二墓

山東費縣舊有曾點澹臺滅明二墓。碑志久闕矣。嘉慶十三年九月。余入京。曾偕孫淵如觀察。同過費縣。訪得之。遂以隸古書丹。付縣令郭志青刻二碣。一立於曾點墓前。一立於澹臺滅明墓前。以垂永久。

周先賢閔子墓

閔子墓據太平寰宇記。在范縣東。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嘉慶癸亥冬。陽湖孫淵如觀察。為山東兗沂曹濟道。以查賑按行范縣。知墓所在。時以河決。不能詣謁。及官糧

儲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騫。覺而異之。因出俸錢。屬縣令譚文謨訪視廢基。申禁樵採。嗣以縣令屢更。事未施行。至華亭唐晟宰是縣。始捐廉重修。栽種樹木。乞觀察為文紀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并致其原委。以存志乘焉。

周要離冢

余少時。在閶門內十廟前沿城脚下。見水潭邊有石碣。上刻古要離冢四字。橫卧荒草中。據後漢書注。梁伯鸞墓在要離冢北。却無碑碣可考。道光七年。福州梁茝林方伯。為訪古蹟。僅於潭水中得一碣。即是刻也。後有成化十年渤海高出題字樣。而伯鸞墓終無踪蹟。

漢高密太守錢咸墓

成化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五里。浙江通志云。咸為彭祖四十七代孫。墓在長興縣西五里。其山名繖蓋山。西吳里語云。墓柱上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

漢富春公錢讓墓

萬曆湖州府志云。富春公墓在長興縣西五里。按公諱讓。字德高。高密太守成之曾孫。順帝永和元年。舉孝廉。除歷陽。章安。二縣長。後從太尉趙峻辟爲西曹掾。遷黃門選部侍郎。九江寇盜周生。范容作亂。詔授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討平之。桓帝建和元年。拜廣陵相征東大將軍使持節。都督江東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夫人徐氏合葬長城縣平望鄉西北梓山。乃江東錢氏第一代祖也。長城卽今之長興縣

漢太子洗馬錢京墓

案先世大宗譜。公諱京。字仲恭。富春公第二子。仕後漢。歷東宮舍人太子洗馬。葬長城縣吳概山。

漢孝女曹娥墓

按嘉泰會稽志云。在縣東七十二里。後漢書。元嘉初。度尚設祭之誄之。改葬娥於江南道旁。卽此。余於乾隆嘉慶間。嘗三過其廟。廟之東偏有雙檜亭。宋張卽之書。亭後有大小兩塚。其大爲娥之父母。其小者卽娥墓也。余爲補書一碑刻石墓上。

漢東海孝婦墓

余曩嘗入京。過郯城縣。路旁有東海孝婦祠。香火甚盛。嘉慶廿三年夏。偶遊海州之雲臺山。過新縣北二里。亦有孝婦祠。祠後有二塚。相傳孝婦死。祔於姑墓。士人為立祠焉。然案沈括夢溪筆譚。今東海縣即漢之贛榆。屬琅邪。非古之東海也。廣輿記謂孝婦是郯人。一統志云。冢在郯城東十里。又似以郯城為真墓云。

三國吳王夫人墓

華亭南二里許。有屋基廢地一塊。近處居民有劉叟者。每見有紅裳女子。徘徊其間。人有見者。旋入地中而滅。甚怪之。疑土中有異。發之。不數尺。獲一磚甚古。下有巨櫬如屋。旁有穴。以火燭之。有石榻。上卧髑髏一具。前植短碑。有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十二字。非篆非隸。左列石几。供一瓦盆。其色如玉。乃取出貯水。甚清。經年不竭。後見紅裳者復來。或隱或見。其人隨感疾死。盆為好事者取去。並無他異。此乾隆初年事。

吳大將軍丁奉墓

華亭新橋鎮東市。有丁奉墓。嘉慶八年。農人墾田。見一石。攜歸。石上有大將軍丁奉墓六字。餘俱漫滅。今墓尚存。高三尺許。案三國吳志。丁奉安豐人。以斬孫綝。遷大將

軍。迎立孫皓。擢大司馬左軍師。

晉謝太傅墓

謝太傅安墓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地名三鴉岡。今尚有子孫守墓者。按晉書。文靖卒。本葬於建康之梅嶺。至陳始興王叔陵淫暴。好發古冢。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地。叔陵乃發謝墓。以葬其生母彭氏。時文靖裔孫名夷吾者。適為長城令。徙葬於此。立廟祀焉。有大觀三年墓田碑可攷。嘉慶三年。吾友邢佺山太守。來宰是邑。重修其墓。幷賦詩云。謝公原上夕陽斜。華表巋然樹半遮。雷雨元功高百辟。風雲荒塚護三鴉。古陂已泐唐人石。野草猶開晉代花。賴有烏衣賢裔在。蘋蘩重薦不須嗟。錢竹汀宮詹。秦小峴少寇。阮雲臺宮保。俱有詩紀之。為一時盛事云。

晉永安侯錢廣墓

宏治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二里。按先世大宗譜。公諱廣。字敬仲。西晉舉孝廉。除上將軍。平賊石冰。封雲等有功。徵補軍諮祭酒揚威將軍。領江州刺史。使持節征虜將軍。都督江洪二州諸軍事。封永安侯。謚忠壯。夫人周氏。合葬長城縣胡陵山。按晉書永安侯廣。名見周玘傳。

梁臨川王錢伯仁墓

按臨川王伯仁字仲方。宋明帝泰始中舉孝廉。除王府兵曹參軍員外散騎常侍。蕭梁革命。義不再仕。遂挂冠歸。天監二年。詔舉世家勳德之士。郡守柳渾表薦之。拜揚州刺史。卒葬高密太守墓西二里。夫人吳郡張氏。子五人。肅之。樂之。邕之。敬之。和之。有女名寶媛。歸文瓚陳公。生子覇先。即陳武帝也。永定初。追贈臨川王。見陳書外戚傳。又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云。錢氏長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時。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為昭皇后。墓曰嘉陵。在縣北五里。

梁妙巖公主墓

蘇城閶邱坊巷。有息園。今為錢氏家廟。族弟槃溪司馬。購顧氏依園地。增築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巖臺者。即梁時妙巖公主墓。府志已載之。案徐柯妙巖臺詩序云。考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嬛。令嫕。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巖主何封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巖為簡文女無疑矣。舊志以為梁武帝女。誤也。公主之墓西去數百步。今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故老相傳。尚是墓前物。今俗稱石馬鞍頭是也。墓上建一亭。登亭南望。有傑閣。即禪興寺閣。

上有公主像。戴毘羅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有宮女十人。侍其兩旁。相傳公主曾下降郡人孫瑒。瑒死。梁亦旋滅。陳高祖以先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十八年。槩溪濬池。得宋時舊刻。似是界石。有東至王從事地云云。則此墓唐宋時猶存也。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墓

案吳地記。顧野王墓。在橫山東平陵。橫山今在吳郡西南十八里。隋書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故名橫山。顧炎武詩序。亦以為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之東越來溪上。今三吳顧氏。皆其後也。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褚中令墓。據河南府志在偃師者誤也。案新唐書本傳。遂良貶死愛州。即窆於彼。二男彥甫、彥沖。一孫俱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喪。歸葬陽翟。唐人有詩紀其事。安有葬在偃師之說。且宰相世系表云。褚氏出自漢褚少孫。後裔孫重始居陽翟。又褚亮傳云。亮父玠。玠祖湮。皆錢塘人。是其先並無居緱氏之說。自史載遂良自愛州貶所歸葬陽翟。亦應在今禹州。不得云偃師也。乾隆戊申正月。余在開封。偶閱河南府志與

洪稚存論及此故記之

唐工部郎杜甫墓

案河南通志云唐工部郎杜甫墓在河南府偃師縣之土婁村元和八年元微之志其墓劉煦舊唐書載宗武子嗣業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首陽山之前墓志亦云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祔者祔當陽侯墓也是墓在偃師土婁無疑矣自河南府志有鞏人興事之語遂沿司馬温公詩話誤載入鞏縣反駁元微之祔葬偃師為江陵迻次懸擬之詞豈舊唐書亦不可據耶以嗣業數千里乞丐焦勞遷柩歸葬豈不知其祖平日不忘本不忘仁之言祔葬當陽以慰泉壤禮也乃去土婁咫尺遷就葬鞏既違祖遺志而又悖元公襄祔之言斷無是理乾隆初年為村民所侵耕為麥地邑令朱公訪出造營碑記以復舊制閱四十餘年又復侵削舊時墓前本有杜公祠為鄉民改祀土穀神欲復其舊不可乃於城西五里堡專建焉前臨通衢過者易識後洛水暴漲棟宇摧頹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湯公毓倬又為清理廣其兆域崇其冢封環以牆垣前開墓道樹碣大道邊至今不廢湯公又於城西五里堡以舊茶亭改建其地軒敞足以棲靈即以舊祠僧奉香火五十三年余遊河南深悉其事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

顏魯公墓。在偃師縣東北之邙山。明嘉靖中。先世祖樂閒公。曾任偃師。嘗為清理墓前。有米芾書碑云。公之使賊也。謂餞者曰。吾昔在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服之。可以不死。且云七十後有大阨。當會我於羅浮山。後公葬偃師縣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見道士弈。託書寄至偃師顏家。及造訪。乃塋也。守墓蒼頭識公書。大驚。乃卜日開壙視之。棺已空矣。其事甚奇。附錄於此。

唐邈璞先生墓

按先世大宗譜。先生諱師竇。字道圭。隱居不仕。武肅王六世祖。始卜居臨安。卒葬臨安縣石鏡鄉大錢邨。世稱邈璞先生。

唐贈尚書右僕射長城令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仁昉。字德純。邈璞先生子。武肅王五世祖也。卒葬大錢邨父塋。

唐贈尚書左僕射檢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碩。字文甫。武肅王四世祖也。高隱不仕。晦蹟邱園。夫人陳氏合葬於臨安縣石鏡鄉。

唐宣州旌德縣令贈尚書禮部郎右諫議大夫洪勝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沛。字仁澤。武肅王高祖。梁開平中。追贈吏部尚書左僕射。建廟於臨安。春秋致饗。追封洪勝王。配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改封趙國太夫人。合葬於臨安縣錦南鄉石鏡溪祖塋。

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宇。字道古。武肅王祖也。幼承庭訓。精習詩書。而性尤至孝。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贈檢校司空彭城侯。追封建初王。墳廟記云。建初王墳。在天目鄉官田橋中沙里。去縣五里。計十三畝二角。墳容宋德。東至畝自福桑園。西至衆戶行路并水田。南至大官路。北至墳後直上大巃分水為界。

水邱太夫人墳

墳廟記云。在錦南鄉上錢王堡。計一十四畝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墳客李承禮。東至官路。西至錢照田。是錢壽田為主。南至朱仁佑田。是俞宗貴為主。北至戴照田。是錢長兒為主。康熙舊志云。水邱夫人墓。在縣南水邱隖。旁有定安院。慶系譜云。水邱太夫人。為武肅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勅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

夫人。愍封楚魏梁陳四國太夫人。累贈晉國許國太夫人。九華太夫人。年九十餘而薨。準勅祔廟配享。生子一。諱寬。即英顯王也。

英顯王墓

吳越備史云。皇考諱寬。字宏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子吳越王功高。勅授威勝軍節度推官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加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進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乾寧二年夏四月乙巳。薨。贈尚書左僕射。累贈特進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太尉太傅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至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葬皇考太師於安國縣錦北鄉清風里之原。初。太師薨。王因受制討董昌。而淮帥楊行密。遣將臺蒙等。圍我姑蘇。嘉禾等處。以應昌。又遣安仁義田頵等。攻我鎮戍。昌。復搆湖州刺史李師悅。率兵四千人。侵我封境。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討昌。進圍越城。遂拔之。昌既死。至四年四月。我師復從海道。以救嘉禾。破賊寨十有八所。擒賊將魏約。張宣等。及士卒三千餘人。嘉禾平。秋八月。王再命顧全武等。復姑蘇。而昭宗賜鐵券。適至。其明年。我師救蘇州。生擒淮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膚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屯無錫。我

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餘皆散走冬十月乃克姑蘇淮將臺蒙等皆遁蘇州平其年閏十月婺州王壇抗命而衢州刺史陳岌復貳於我光化二年春我師復大敗陳岌黨於龍邱而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其次年正月淮將康儒徐從臯等復攻婺州王命從弟銶率師討之遂大敗賊徒于軒渚并絕其糧道王壇急奔宣城陳岌降王以岌為浙東安撫使是年冬十月勅遣中使取王形圖於淩煙閣五年之中王未嘗有一日之安是以緩也英顯王配水邱氏即太夫人姪女勅封越國秦國太夫人天復元年九月壬子薨累贈太元太夫人與英顯王合葬焉墳廟記云墓在錦北鄉去縣五里計三項六十六畝二角四十步看管羅青東至官路見有石云云 泳謹案縣志錦北鄉即今之縣治也宋時始建則今縣治二堂之後有錢王墓者其為英顯王墓無疑矣 國朝乾隆十年滇南李公名元來宰臨安見縣治二堂時有異鳥翔集且循歷巷道空洞有聲因令一人持炬就空穴處入丈許則石屋寬敞行數十步磚甃堅固見有一碑模糊不辨疑為武肅隧道既出遂蓋淨土就堂改祠以奉香火其後綘州趙公民治涖任謂神人不並治墓可存疑而堂不可為祠也因移建於舊墓前工垂成調去嶺南嚴公天召繼之立石存焉今士人俱誤視

為武肅王墓，而實非也。以上先世七墓，臨安縣志俱失載。

武肅王墓

先武肅王墓在今臨安縣城內安國山下。備史云：長興三年壬辰春二月，唐主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三月二十八日），王薨於正寢，年八十有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廢朝七日，哀悼不已，詔謚曰武肅，命將作監臣李鏻、光祿少卿臣張褒宣命。夏四月庚午，奉靈輴殯於衣錦軍，即今之臨安也。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敕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命工部侍郎楊凝式為碑文。墳廟記云：武肅王墳山并祠堂，在縣城內，計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步。看管羅青、吳贊。東至縣子城，西至縣牆，南至官街火星池，北至大溪。廟基計一十一畝。祠堂基計九畝二角三十步。廟後墳山地計一百四十畝二角。又云：裏城東桑園地計七十畝。祠堂西桑園地計一十四畝二角二十步。墓南向，後坐安國山，即茅山也。前對功臣山，山上有一塔，為功臣塔，甚聳秀。墓營左右有龍虎沙兩條回抱。前神道碑已倒，一字無存。華表一對，石馬、石羊、石虎俱全，石翁仲兩對，石將軍一對。享堂五楹，其中供奉武肅王木主，以文穆、忠獻、忠遜、忠懿四王配享。享堂之東數

武有關帝廟即吳越之太廟也今居民尚稱之曰太廟山廟後有石室即所謂五祖祏也墓門之前即是大街泳謹案武肅王墓載於浙江通志杭州府志臨安縣志及吳越備史十國春秋五代史記諸書宋時墓基并祠堂據碑記載有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步其四至餘地皆歷歷可考元明以來如舊宏治間邑令王公翔鳳毛公忠相繼知縣事嘗為置立屋舍柵門令人看守禁止作踐春秋設祭後被土人將墓上東西龍印二山及甬道左右各築墻垣佔為園圃鋤犂耕種放牧牛羊正德十二年五月經臨安縣省祭官陳天顯高倫等十三人稟呈於浙江按察僉事許公讚批發臨安縣查勘申詳得侵佔人犯戚金等三十四人即會同署印知事王儒及儒學掌印官丈量清理追出山田地蕩共四十四畝五分零不許佔種立石為界即將戚金等分別治罪其各地上原造小房令其拆卸仍將丈量細數并招情繪圖備行儒學收掌飭本縣知縣廖瑜支給官銀於冢前臨街建立大門三間周圍築衛牆垣又造享堂三間拜臺一所著本縣城隍廟護印道士梁元崇看守給帖付照嘉靖十八年二月裔孫刑部郎德洪等又請于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公即批本縣查勘清理又命會稽裔孫生員班守墓以舊時祭費不敷於本縣祠典內每年增設祭儀春秋

二仲致祭。每祭照鄉賢名宦品物外。加帛四端。共計銀四兩。議將種地山民。編為塋戶。專管護其荒穢不治。坐之以罪。墓域地形周圍五百一十步。并令多植松柏。以壯觀瞻。至隆慶二年間。又被土民吳阿五等三十人佔據。并毀壞石器。私刱淫祠。役經裔孫彪題呈於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公。批准清查。逐限侵佔之人。立書退狀。將所佔之地還官。著守祠人照址管業。其久住房屋并山田魚池等。俱令納租。以為祭費。崇禎初。又被土民趙應元王七等盜斫松樹。裔孫簡討國本。受益等。又呈於欽差督撫軍門張公。勒石禁約。以懲侵盜。又批准下縣。　國朝以來。墳廟無恙。子孫雖散處四方。未能年時祭掃。而春秋享祀不絕。泳於嘉慶元年。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往臨安瞻拜第一次。道光三年。由吳門至杭州瞻拜第二次。十一年。又偕族弟懋溪瞻拜第三次。則知於七年七月。為住祠人唐阿七勾結縣書張德銓等盜伐墓上大松五株。本邑裔孫振禮錦昌等具呈縣主。詎德銓朦混。謂以此為變賣充公之用。反將振禮等七人管押勒結。於是裔孫生員丹陛大聚等又上控經杭州府知府成公親提嚴訊。追價在案時。泳以惠山家祠未曾竣工。因循至十二年冬。始與族人松坡蔭軒懋溪佩之硯茶葦酬貫興修。而太倉宗人伯瑜觀察名寶琛者正為浙江糧儲道。將除

雲南按察使亦有所捐共得三百餘兩重建照牆石庫門上署錢武肅王神道六字而再立墓前大碑題曰唐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謚武肅錢王之墓三十字又於東會錦門口立一碑曰錢武肅王故里六大字時以經費不敷僅將祠堂添瓦小修神牌更正而甬道上之蒼苔瓦礫神宮前之積水潦洄未能挑濬一律擴清此十四年四月事也至十五年春泳偕諸宗人祭掃則知伯瑜廉訪又擢浙江布政使矣是時地方大吏正入 奏大修海塘其 欽差大臣爲歙縣吳退旃都憲與泳本舊好遂面遞一呈請修先墓至次年海塘工竣奉 旨欽頒朝宗致祉四字額恭懸祠內而都憲還 朝先捐白金百兩爲倡自是撫藩臬運以及兩浙諸觀察各有所捐合一千七百餘兩正欲興修而爲伯瑜方伯借挪先修會稽祠墓至十六年方伯始飭臨安縣知縣馮雲祥再修清出胡姓所佔東南角竹園一所於東邊照牆上再建一石庫門稍肅觀瞻而已

廣陵郡王墓

廣陵郡王諱元璙武肅王第六子石晉時爲中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天福七年五月薨以王禮葬於吳縣南宮鄉楞伽山之原即今之南橫山玉濟之姑

蘇志及蘇州府志俱以為忠獻王者悞也墓久湮沒並無碑志惟存翁仲石將軍麒麟數事而已嘉慶初年為廣東嘉應州軍犯張樂真盜葬至十五年春余與族弟槃溪不忍坐視首發其事控諸縣府自此涉訟二年卒為清復至今祭之而廣陵嫡支子孫居浙江之象山縣者最盛而未之知也余嘗賦詩云薦福山前落日遲我來祭掃又何辭蝸頭有石眠荒草馬鬣無封記斷碑小子尚能清譜牒時泳正修廣陵王一支之譜及廣陵王墓城志諸孫早為建崇祠槃溪新建五王祠堂以廣陵王威顯公為配饗王靈赫赫今如在為祝山神好護持

文穆王墓

先文穆王墓在錢塘縣龍山之原今名玉皇山後晉天福七年二月十九日勅葬舊時墓基有三百餘畝前案登雲山外案浙江會稽諸山歷歷可數墓前二百步外有神道碑一座龜趺螭首地名頭城門蓋當時尚有墓城也宋熙寧十年郡守趙清獻公抃以錢氏墳廟蕪廢奏改廢剎妙因院為表忠觀即在墓左蘇文忠公軾為作碑文終宋之世墳廟無恙元時燬於兵火則觀廢而墓存明正德十二年浙江按察使許公讚始為清理已被土豪江氏佔葬圖蔽所侵謬指他向十餘年不決至嘉靖十年裔孫德洪大經應揚邦祥楞等復呈監司請掘壙志以為驗於時御史王公繼禮僉憲

王公臣移文杭州守婁公至德發士夫百餘人而郡佐敖公文瑞劉公望之躬執畚
鍤以從事十日而志見乃命七日不掩築縱民來觀以示徵信遠近相聞扶老攜幼
焚香羅拜觀者塞途其明年德洪請諸高陵呂柟大書吳越國文穆錢王墓八字而
浙江提學僉事林雲同暨錢塘知縣王釴為之刻石即今墓前所立者是也　國朝
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而舊時墓基所有三百餘畝者惟存十之一矣雍正六年間為
土民先後盜賣至九年又有土豪孫蘭臺之故父貪涎風水盜葬其親并將墓前石
人石獸及華表并天下兵馬都元帥牌坊石柱等盡皆毀埋以圖滅蹟爰有二十六
世孫志成者於乾隆三年四月控縣為吏胥得賄蒙蔽遲延不結志成憤而成疾鬱
鬱以死旋有二十七世孫時號心湖者體志成之志竭力擴清又為弓算經承與管
墳人王君瑞父子及族逆錢在中等通同作弊訟延至二十六年心湖抱憤無告忽
奮然起曰明春車駕南巡吾當叩　閽與孫氏權輕重耳孫故富家聞之大懼而當
事亦恐負廢弛之咎俾通省理事同知納公興安治其事即鎖押王君瑞父子及錢
在中孫蘭臺等一訊而明立限孫氏及盜葬者三十餘家統於十日內起遷清出墳
山二十八畝九分有零另請歸額其案始定今之得以春秋祭掃者心湖力也嘉慶

初年。泳遊兩浙都轉運使幕中。歲時往拜。至十三年春。又捐錢三十千文。而與任杭諸宗人。勸資增築石冢。計周圍十六丈。高八尺餘。上覆以土。亦四尺許。而請巡撫阮公元書碑立石。冀垂永久。道光十七年。宗人寶琛為浙江布政使。瞻拜墓下。命族人建烺、建燻、治增等又修之。

忠獻王墓

忠獻王墓在文穆王墓西。兩墓並列。僅隔一山。其神道碑一座。在今玉屏峯下。明成化間先為太常吳誠佔葬。由吳墓北行數十步。為江氏墳堂。墳堂之後。有一澗。水甚清澈。再上數十步。有平坡。即忠獻墓域也。松楸鬱然。並無封冢。又上數十級。為嘉靖中宮保尚書江瀾之墓。相傳江氏佔葬時。既將神道碑文燬滅。而墓之左右前後。皆為江氏所有。其時子孫亦有控縣者。而江氏勢焰甚威。既不能復。又生誣告。流戍金陵。士人至今尚目為江半朝。舊有墓基三畝。 國初猶為錢氏辦糧。雍正八年。江氏一併盜賣。竟無從識認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錫山裔孫天球、文炳、俊選等。同來祭掃。見平坡上有洞穴。疑為隧道。即呈之杭州太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諭錢塘知縣鄧公雲龍親勘立界。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計二百四十步。

忠遜王墓

忠遜王墓在會稽縣南秦望山北地名昌源今誤為桑園嘉泰會稽志亦云在昌源坂流光譜云在石繖峯大石屏之下今土人謂之田螺石是也案元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將發宋諸陵浙東西騷動大家之墓各將石器埋藏伐松平塚恐罹此戹墓之荒廢當在是時宋末林景熙詩云牛頭一星化為石千仞峻增垂鐵脊隆隆隱隱佳氣藏列峯環拱效圭璧又裔孫養廉詩云零落穹碑春雨裏埋藏卧馬夕陽邊細味二詩其墓在田螺石下無疑矣 國初為邑人屠氏所得造為墳墓松楸已高幸正域尚存惟存兩石柱道光三年三月初六日冰遊天台回路過會稽嘗同宗人雲亭剌之輩放舟入山至昌源坂拜墓下紀以詩云扁舟出城南雙槳如輕翮乍過樵風涇悠然入深碧攜我綠玉杖著我遊春屐來看射的峰更上田螺石峭壁何崢嶸飛泉亂噴激祏室已無踪墓門亦殘闕憶昔先讓王踐祚方六月禍起碧波亭一朝棄簪笏猶幸骨肉恩愛護同毛髮遷徙鎮東車竟入神仙窟詩酒樂餘年子孫滿朝籍至今越州民思念猶未歇以上諸事俱見吳越備史遥遥七百載幾見滄海易何況古墓田松楸異今昔翁仲既無語桑精豈能白亦有父老言此中是真域清酒誰薦芳鳥啼自朝

夕四山落蒼翠滿路生荊棘一顧三回頭行者咸歎息我來昌源坂憑人問遺蹟徑窄滑蒼苔馬鬣終難識古寺留斜陽鐘聲送行客謂顯聖寺款款信歸橈鏡湖水流急至十六年冬有宗人寶琛為浙江布政使泳遂告之始知是墓所以荒廢之故旋命紹興太守及山陰會稽兩邑宰勘明清丈表志立碑

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據宋史在河南洛陽縣邙山賢相里之陶公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載何也案靖康之亂吾錢氏合族俱隨高宗南渡居於江浙兩省者十之八九紹興元年榮國公忱奉母賢穆大長公主定居台州時金人盤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於天台以便春秋奉祀惟舊時譜牒無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錢塘袁簡齋先生遊天台見有一碑大書宋秦國忠懿錢王墓八字卧於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孫德洪立先生有詩云天台路旁古墓欹大書忠懿錢王碑更書南京尚寶呂為十七世德洪題其壙旁隆中窪陷頗似發掘遭赤眉在昔錢王堯逝後宋王恩禮無少衰賜葬洛陽賢相里不聞此地曾興機或者子孫衣冠葬七百載事難參稽從來正史與碑碣往往傳聞多異詞崇韜枉哭子儀墓安生誤受熊光欺

我非成精老桑樹難呼翁仲說是非且題數行書所見郢書燕說存其疑道光三年泳遊天台遍求不得問山僧亦無知者他日當再為尋訪扶其碑而樹之

會稽郡王墓

先六世祖宋駙馬都尉會稽郡王暨賢穆大長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護國寺東五百步鳳凰山之陽泳謹案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於汴京賜第年七十二未幾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即位於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長子榮國公忱等奉母賢穆與郡王靈輴奔江南權厝於丹徒縣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即奉賢穆避浙東旋還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即台城賜公主營第紹興十二年冬皇太后鑾輿北歸賢穆歡呼大喜乃求入覲或謂主年高恐攖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獲春秋時見今國有大慶可即安不一賀天子乎遂行既至臨安見上并見太后相為涕泣上與太后遣使勞問相望於道居數日主寢疾上趣國醫診視疾少間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湯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還郡王靈輴與賢穆合葬焉事具家傳道光三年二月泳遊天台親拜墓下荒涼不堪墓前石坊已圯僅存兩石柱中間甬道有巨碑上刻會稽郡錢王墓五字

明嘉靖間餘姚裔孫刑部郎德洪立而郡王塚封已窪陷如坎窞似久無人祭掃矣為感歎者久之歸而告諸宗人適是年江南水災莫有應者至五年九月始往重修凡費白金三百兩有奇半皆出自宗人捐助亦以十三日築成並訪得郡王長子少保瀘州軍節度使榮國公忱墓在護國寺東北山之麓及三子德慶軍節度使贈咸寧郡王愐墓在護國寺西半里許大嶺山之陽即泳本房祖也又榮國第三子觀文殿大學士忠肅公端禮墓在護國寺前山其子越州安撫使筥墓在桃源山與其孫左丞相贈太師魏國忠靖公象祖墓在忠肅墓東偏凡五所俱高其塚封立碑表志祭奠而歸嗚呼先世自武肅王以布衣提三尺劍鎮十四州保民立國傳子及孫至忠懿王順天納土澤及雲礽功德著於史冊自古莫有倫比故　國家有祀祭之典官吏有防護之冊而為之子孫者豈忍聽其荒廢不治而漠然置之耶且武肅王後惟忠懿一支子孫最盛忠懿之後惟會稽一支子孫最盛今江浙郡縣奚啻數百萬家皆郡王嫡支也竟無一人為道之而祭之者亦奇矣哉

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也俱在會稽縣寶山今名為攢宫山乾隆

五十七年三月余隨紹興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順帝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者恃恩橫肆為江南總統與會稽天衣寺僧福聞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澤帶同西僧及部領無賴人等詐稱朝廷有旨以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羣擁陵上時有陵使中官羅銑者拒之兩相爭執羣夫擁而毆之羅大哭而逃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刼取寶玉極多而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啟棺之初有白光竟天蓋寶氣也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及孟韋吳謝四后之陵浙東之民莫敢言者時有唐林兩義士於暗中醵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識葬於天章寺旁以冬青樹識之後真伽事敗其資皆籍沒入官理宗頭顱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偶燕見備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詔下北平返理宗頭顱葬舊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歸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即有旨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於是浙江行省繪圖奏上始行建復終明之世禁人樵採　本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　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故春秋祭祀至今猶不廢云

履園叢話卷十九終

履園叢話卷二十

清　句吳錢泳梅溪輯

園林

澄懷園 京師

澄懷園在圓明園東南隅。每年夏月，車駕幸園，尚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參差，綠槐夾道，真仙境也。余嘗於嘉慶十四年七月，相國英公有筆墨事見囑，小寓於此。時公為戶部侍郎，兼副提督，適姚伯昂、席子遠兩編修新入南書房，同在近光樓盤桓者四十餘日，而上海趙謙士少農亦在園中。讀畫評書，徵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門外十丈紅塵也。余時將回江南，因賦七律四首云：樓前車馬響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百頃池臺因地起，千年雲木傍天開。久欽二妙同民部，恰見雙星列上台。惟我清閒無一事，獨隨野鶴步蒼苔。有鄰園仙鶴常來樓止，飛翔樓下。蓬萊十日小句留，喜共羣仙會一樓。太液蓮華猶自發，薊門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鄉淚，鄭衆偏多為國憂。別院笙歌聽未歇，雞人傳唱月如鉤。一番秋雨一番涼，立馬重門夜未央。謂英公也。玉露珠圓雙闕曉，宮槐花落四蹄香。明朝綵仗應無事，昨夕銀河倍有光。我亦相思千里道，欲憑行止費商量。從今歸去聽秋聲，恰與飛鴻結

伴行。雲水偶然留雪爪。江天何處覓鷗盟。回思舊事千腸結。乍覺新涼百感生。邵美昆明池上柳。世間離別不關情。

惠園 京師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有幽致。相傳是園為 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後為雛鳳樓。樓前有一池水甚清洌。碧梧垂柳。掩映於新花老樹之間。其後即內宮門也。嘉慶己未三月。主人嘗招法時帆祭酒王鐵夫國博與余同遊。樓後有瀑布一條。高丈餘。其聲琅然尤妙。

萬柳堂

萬柳堂在京師廣渠門外。今為拈花寺。余嘗往遊數次。 國初為馮益都相公別業仿元時廉希憲遺制。亦名萬柳堂。當時如毛西河喬石林陳其年朱竹垞輩皆有詩文紀之。然昔之所謂蓮塘花嶼者。即今日之瓦礫蒼苔也。成親王有詩云十日春陰五日雨。崇文門外無塵土。寒草回青趁馬蹄。越陌度阡成漫興。居人猶自說馮家。指點荒亭帶殘堵。野春無門關不住。鎖綠惟憑萬煙縷。老僧灑掃 御書樓。滿壁雲龍照騰翥 國初筆蹟此間多。竹色牆邊無片楮。不知秋井幾回塌。莓苔掩抑雙猊礎

故老風流杳可思詞林句律能從古賦詩飲酒樂承平攬迴臨深愴爵旅豈無葫蘆嘲學士亦有蓮華歌相府敝車羸馬江南客眼明到此思洲渚孝鴉剩有後棲啼雙燕如看舊時舞希憲崇情且莫論淡對悽如別南浦落花紛紛已覺多回首東風真莽園以上京師

隨園江南

隨園在江寧城北係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遊焉時簡齋先生尚健同坐蔚藍天看小香雪海梅花盛開讀畫論詩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月偶以事赴金陵則樓閣傾隤秋風落葉又是一番境界矣其舊僕某尚識余姓名真所謂猶有白頭園叟在斜陽影裏話當年也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枝又葺而新之遊人雜遝矣

張侯府園

張侯府園在江寧府城東 國初為靖逆侯張勇所建今為劉觀察承書得之園不甚廣大廳東偏有賜書樓一座最高可以望遠萬家烟火俱在目前亦勝地也其他如邢氏園孫淵如觀察所構之五松園皆有可觀邢氏園以水勝孫氏園以石勝也

以上江南

樂圃 蘇州

畢秋帆尚書為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圃舊地引泉疊石種竹栽花擬為老年退息之所余為輯樂圃小志二卷贈之尚書殁後家產入官無托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圃中可慨也已案樂圃五代時為吾家廣陵郡王金谷園遺址伯原增築之元時為張適所居明成化間又為杜東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後又購得之有賜閒堂鑑曲亭招隱榭諸勝嘗賦詩云棲遲舊業理荒蕪徙倚叢篁據槁梧為圃自安吾計拙歸田早荷聖恩殊山移小島成愚谷水引清流學鑑湖敢向明時稱逸老北窗高枕一愁無又有園居詩云樂圃千年跡蕭齋五畝身蓬蒿常謝客花竹總宜人清曠懷長統風流屬季真臨溪時獨釣吾自老絲綸其二云投老身猶健探幽興未闌花神催爛漫竹使報平安茂樹禽聲合高樓蝶夢殘不知人世上何處有風湍嗚呼文定之與尚書同是狀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不相及也

獅子林

獅子林在吳郡齊女門內潘樹巷今畫禪寺法堂後牆外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

朱德潤、趙善長、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而元鎮為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近人誤以為倪雲林所築，非也。明時尚屬寺中。國初鞠為民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純皇帝南巡，始開闢雜草，築衛墻垣。其中有獅子峰、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湖石玲瓏，洞壑宛轉，上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園。後為黃小華殿撰府第。其北數百步，有王氏之蘭雪堂、蔣氏之拙政園，皆為郡中名勝。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余二十許時，嘗往遊焉，作獅林竹枝詞云：蘭雪堂前青草薺，蔣家三徑亦荒園。尋春閒說獅林好，借問誰家黃狀元。虬鬚園子倚門邊，分得秋娘買粉錢。入門疑到天台路，且避前頭兩少年。蒼苔新雨滑弓鞋，斜倚闌干問小娃。曾記飛虹橋畔立，不知誰拾鳳頭釵。一雙繡襪污泥濺，日暮歸來空自憐。不是貪遊生小慣，明朝還上虎邱船。

拙政園

拙政園在齊門內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築，文待詔有記。御史歿後，其子好摴蒱，一夕失之，歸於徐氏。國初為海寧陳相國之遴所得，未幾以駐防兵圍封為將

軍府。園内有連理寶珠山茶一樹。吳梅村祭酒有詩紀之。迨撤去駐防。又改為兵備道行館。既而為吳三桂壻王永康所居。三桂敗事。乃籍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旋復裁缺。散為民居。後歸蔣太守棨。改名復園。春秋佳日。名流觴詠。有復園嘉會圖。太守殁後。非復舊時景象。嘉慶中。為海昌查憺餘孝廉所得。修葺年餘。頓還舊觀。今又歸當湖吳菘圃相國家。為質庫矣。

歸田園

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牆。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中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尚居其中。相傳王氏欲售於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或呼嘯達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常見侍郎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書中言小園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即歸道山。宜一靈之不泯耳。

息園

息園即顧氏依園舊址。族弟槃溪。購而葺之。中有妙嚴臺。相傳為梁簡文帝女妙嚴公主葬此。嘉慶十三年。濬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時尚有防護也。十六年。又

添建先武肅以下五王家廟於前。北向有江蘇方伯慶公碑記。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閶邱坊巷。有藏春園。或即其地也。其東為秀野園。康熙中。翰林顧嗣立所居。有秀野草堂額。一時名士。如朱竹垞。韓慕廬。輩俱有詩紀之。

繡谷

繡谷在閶門內後板廠。國初朔州刺史蔣深築。初刺史之祖垓。成進士後。隱居讀書。偶課園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繡谷二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頗有法。相傳為王石谷手筆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嘗集郡中諸名宿作送春會。坐中年最長者。為尤西堂。朱竹垞。兩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徐澂齋。諸先生。尚為諸生。畫師則王石谷。楊子鶴。方外則目存上人。是時沈歸愚尚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賦詩作畫。為一時之盛。刺史之子仙根。亦好風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後己卯送春會。則以尚書為首座矣。世傳張憶娘簪花圖。即於是園作也。嘉慶中。為葉河帥觀潮所得。道光初。又歸南康謝椒石觀察。作板輿之奉。今又為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蔣氏欲將是宅出售他姓。猶豫未決。為問於乩仙。仙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則上句應矣。後葉氏

轉售於謝，謝又售於王，則下句應矣，異哉。

懷雲亭

懷雲亭在東白塔子巷，乾隆間，郡人沈觀察某，估買大乘菴舊基而造為園宅，未及三十年，而售於周晶齋太守，太守復拓而廣之，頗有幽趣，改名樸園，有一峯名歸雲甚峭，其東為蔣氏種梅亭，春時百花齊發，羣豔爭芳，係樂安全盛時四十八第之一，今歸潘氏，為古香亭。

瞿園

瞿園即宋氏網師園故址，嘉定瞿遠村氏增築之，其西數十步，即前大宗伯沈歸愚先生舊宅也，嘉慶戊寅四月，余曾同范芝巖、潘榕臯、吳槐江諸先生看園中芍藥，其花之盛，可與揚州尺五樓相埒，范有詩云，看花車馬聲如沸，誰問尚書舊第來，今又歸天都吳氏矣。

涉園

涉園在新橋巷東，郡人陸閣亭太守所築，園不甚廣，東近城垣，有小鬱林、觀魚檻、吾愛亭、藤花舫、浮紅漾碧諸勝，近為崇明祝氏別墅。

逸園

逸園在吳縣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煥廬墓之所。右臨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諸勝。每當梅花盛開。探幽尋詩者。必到逸園。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鍾。即孝子孫也。少工詩。同邑顧退山太史。擇為佳壻。太史之女曰蘊玉者。自號生香居士。亦能詩。與在山更唱迭和。較趙凡夫之與陸卿子。殆有過之。在山嘗有詩云。空齋盡日無人到。惟有山妻問字來。可想見其高致也。當時如沈歸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馬金安安康訪諸老。入山探梅。輒留宿園中。余年十二三時。嘗隨先君子遊逸園。並見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曰生香閣。閣下為在山小隱。琴尊橫几。圖籍滿牀。前有釣雪槎。其西曰九峰草廬。白沙翠竹山房。騰嘯臺。下臨具區。波濤萬頃。可望縹緲莫釐諸峰。雖員嶠方壺。不是過也。嗣生香沒後。在山亦旋卒。一子尚幼。為地方官買得。而造 行宮則向之亭臺池館。皆化為方丈瀛洲矣。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駐蹕於此。有 御製詩五古一首。其結句云。園應歸故主。吾弗更去矣。 回鑾後。此園遂廢。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礫場。無有知其處者。

靈巖山館

靈巖山館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築菟裘也
營造之工亭臺之勝凡四五載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門曰靈
巖山館先生自書下有一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卧游終
古定何年二門曰鍾秀靈峰乃阿文成公書又一聯云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
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 御書樓皆長松夾道有一門甚宏
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樓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 御筆扁額福
字及所 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樓下刻紀 恩詩及謝表藁凡八石由樓後折而
東有九曲廊過廊為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
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洌遊魚出沒可數其
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
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與張君止原嘗邀王
夢樓太守潘榕臯農部暨其弟雲浦參軍及陸謹庭孝廉輩載酒攜琴信宿其中者
三日極文酒之歡至嘉慶四年九月忽有 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此園尚無
恙也自是日漸頹圮蒼苔滿徑至丙子年間為虞山蔣相國孫繼煥所得而先生自

出鎮陝西河南山東兩湖計二十餘載平泉草木終未一見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余偶過是園回思庚戌之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為題四絕云賣去靈巖一角山園門已付老僧關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來鬢亦斑憶昔春遊花正紅曾隨杖履殿諸公坐中最羨三松樹依舊掀髯倚碧空（謂榕皋先生）雲壑巍然絕世奇當年亭榭半參差此中感慨誰能卷試問牆間沒字碑（舊時石刻俱已磨去）眼前富貴總堪哀世事無如酒一盃郤喜今朝風日好山靈應為故人來

寒碧山莊

寒碧山莊在閶門外花步洞庭劉蓉峰觀察所築園中有十二峯皆太湖之選道光三年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

水木明瑟園

明瑟園在上沙初吳江高士徐介白隱居於此後郡人陸上舍稹增拓之遂稱勝地秀水朱竹垞檢討為作明瑟園賦後復荒蕪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孫萬仞嘗得王石谷所繪園圖見示余為補書朱賦於後忽忽三十年又為畢秋帆尚書營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以上蘇州）

東皋草堂 常熟

東皋草堂在常熟大東門外明左少參瞿汝說所築子稼軒先生式耜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貫清堂鏡中來諸景稼軒官戶科給事中 本朝順治三年以議立永明王事留粤東西數年此園遂廢其子伯申守之吳梅村祭酒有後東皋草堂歌七古一首為伯申作也近為趙叔才文學所購亭臺樹石猶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縕山弟往遊烹茶坐話有滄桑之感焉

壺隱園

壺隱園在常熟縣西門內致道觀西南明左都御史陳察舊第嘉慶十年吳竹橋禮部長君曼堂得之築為亭臺頗有旨趣其後即虞山也越數年復得彭家場空地亦明時邑人錢允輝南皋別業舊址造為小築田園種竹養魚亦清幽可憩

燕谷

燕谷在常熟北門內令公殿右前臺灣知府蔣元樞所築後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購得之倩晉陵戈裕良疊石一堆名曰燕谷園甚小而曲折得宜結搆有法余每入城亦時寓焉以上常熟

康山揚州

康山在揚州徐寧關口，兩門之間，相傳為明狀元康對山讀書處，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遊康山，作半日清談。其主人為江鶴亭，名春，初為儀徵諸生，能詩，工於制藝，當時與天台齊次風齊名，風格高邁，一時名士皆從之遊。余於嘉慶二年始到康山，鶴亭已沒，見其子吉雲，今閱三十年，復見其孫守齋矣。

小玲瓏山館

揚州馬主政，名曰琯，字秋玉，住東關街，好古博雅，考校文藝，評隲史傳，旁及金石書畫、鼎彝、古玉、玩器諸物。與其弟曰璐，俱能詩，好客，為東南壇坫。所居曰小玲瓏山館，有看山樓、紅藥階、七峯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梅寮諸勝。今亭榭依然，惜非舊主人矣。

雙桐書屋

雙桐書屋，即王氏舊園，關中張氏增築之，在左衛街。園門北向，進門轉右，有竹徑一條，由竹徑而入，小亭翼然。亭中四望，則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徑長廊，奇花異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余於嘉慶初始至揚州，園主人張丈琴溪，輒來相招，極一時文酒之

樂。今垂三十餘年。則亭臺蕭瑟。草木荒蕪矣。豈園之興廢。亦有數歟。

片石山房

揚州新城花園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廳之後。湫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傳為石濤和尚手筆。其地係吳氏舊宅。後為一媒婆所得。以開麵館。兼為賣戲之所。改造大廳房。仿佛京師前門外戲園式樣。俗不可耐矣。

江園

揚州江畹香侍郎家。有一園。在闕口門大街。回廊曲榭。花柳池臺。直可與康山爭勝。中有黃鸝數箇。生長其間。每三春時。宛轉一聲。莫不為之神往。余嘗與中丞之姪元卿員外。把酒聽之。未三十年。侍郎員外叔姪相繼殂謝。此園遂屬之他人。余每過其門。不勝惘惘。

靜修儉養之軒

靜修儉養之軒。在齊寗門內。鮑肯園贈公所築。四圍樓閣。通以廊廡。階前湖石數峰。盡栽叢桂。繡毬。丁香。白皮松之屬。余於壬午。癸未兩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卧窗前。致足樂也。

樗園

樗園在廣儲門內。嘉慶甲子乙丑間。吳門王鐵夫學博爲儀徵書院山長寓此最久。同時汪浣雲華吉崖亦嘗寓焉。

平山堂

揚州之平山堂。余於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時九峰園倚虹園篠園西園曲水小金山尺五樓諸處。自天寧門外起。直到淮南第一觀。樓臺掩映。朱碧鮮新。宛入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今隔三十餘年。幾成瓦礫場。非復舊時光景矣。有人題壁云。樓臺也似佳人老。剩粉殘脂倍可憐。余亦有句云。畫舫錄中人半死。倚虹園外柳如煙。撫今追昔。恍如一夢。

九峯園

揚州九峯園。奇石玲瓏。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園。相傳皆海嶽菴舊物也。高宗南巡見之。選二石入御苑。止存七峯。近又頹廢。不過四五石而已。高東井有詩云。名園九箇丈人尊。兩叟蒼顏獨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以上揚州

錦春園 瓜州

錦春園在瓜州城北。前臨運河。余往來南北五十餘年。必由是園經過。園甚寬廣。中有一池水甚清淺。皆種荷花。登樓一望。雲樹蒼茫。帆檣滿目。真絕景也。高宗純皇帝六次南巡。俱駐蹕於此。成親王有詩云。錦春園裏萬花榮。媚景熙陽照眼明。百里蜀岡遙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獨憐廢砌橫今古。頗見幽篁記姓名。來日江船須早放。倚闌愁絕莫風生。

樸園 儀徵

樸園在儀徵東南三十里巴君樸園宿崖昆仲。以其墓旁餘地添築亭臺。為一家子弟讀書之所。凡費白金二十餘萬兩。五年始成。園甚寬廣。梅萼千株。幽花滿砌。其牡丹廳最軒敞。吳山尊學士書楹帖一聯云。花候過丁香。喜我至剛逢穀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雲。有黃石山一座。可以望遠。隔江諸山。歷歷可數。掩映於松楸野戍之間。而湖石數峯。洞壑宛轉。較吳閶之獅子林尤有過之。實淮南第一名園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遊。與童君石林、張君石樵輩信宿其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嶺、芳草垞、含暉洞、飲鶴澗、魚樂溪、尋詩徑、紅藥闌、蓮葉軒、宛轉橋、竹深處、識秋亭、積書巖、仙棋石、斜陽坂、望雲峰、小漁梁諸名目。各系一詩。刻石園中。

珠媚園 通州

珠媚園在通州城東北隅。有州人王景獻者。嘗為廣州太守。得前明顧大司馬舊第。為增築之。極池臺花木之勝。其正中為花對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內罕見。明時植也。壬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杭城時。泗州陳雨峰為狼山總鎮。嘉興馮椒園為州刺史。置酒園中。歡會竟日。因書四絕句云。辟疆舊有小峰巒。築就平泉滯一官。斯事原來千古恨。空留花木讓人看。萬箇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將軍。探幽莫訝淮東少。如此名園自不羣。一灣春水曲通池。池上桃花紅幾枝。為語園丁好培植。再栽垂柳萬千絲。朱廊寥落莫雲多。滿徑蒼苔絆薜蘿。置酒怱怱人欲去。紫薇花發再來過。

文園 如皋

如皋汪春田觀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訓。年十六。以貲為戶部郎。隨 高宗出圍。以較射得花翎。累官廣西、山東觀察使。告養在籍者二十餘年。所居文園。有溪南、溪北兩所。一橋可通。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於邑不樂。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遊狼山。將至揚州。繞道訪文園。時觀察年正六十。鬚髮皓然矣。余有詩贈之云。問訊如皋縣。來遊豐利場。兩園分鶴徑。一水跨虹梁。地僻樓臺靜。春深草木香。

水中。置有機關。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丈。輪逢逆流。即轉。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畔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橋旁場圃間。建祠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酆都甚遠。冥中纖有恩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數千年。受盡苦楚。蒙君薦醮。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添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郎驚悟。復作醮事。後夢前人來曰。冥府已添轉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訓。令世世子孫。禮佛不衰。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雲。山白路迷。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爪長八九寸。徧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異再拜。訪問長生之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一聲。響振山谷。俄忽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其人。謂之曰。女患腳瘋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熱如火。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數十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膿流而成穴。樵子朦朧睡去。醒而疾愈。回

視無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夏則見其狐裘蒙茸。嘗聽其歌曰。非圃非農。無夏無冬。餐霞飲露。逝水淙淙。至真可樂。富貴庸庸。彼薄幸者。莫躡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某布客過之。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煌。有人衣緋衣。戴金幞。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伍整齊。舁輿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行。伏於林中。比曉。問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則脫衣變為斑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戒途。予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為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弈之形。何至脫衣幞而食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賈評。賈諭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為業。娶妻而賢。諭素以浪蕩為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匪僻之為。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諭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清水澆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為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密。僅

留兩眼小孔。以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遇富室。則越牆穿窬。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邀劫。遇空手則作鬼聲踴跳於地。人見其毛衣蒙茸。信以為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為害。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布。聞庭中有悉索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詢恐識破。無顏見嫂。開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詢不應。猶以為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過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衆逐之。詢情急飛逃。黑暗中。失足跌入路旁池內。衆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深。身不能動。叢擊而斃。舁屍上岸。乃詢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為匪類。雖死由於擊。究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控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貫詢以雞毛砌身。復護其面。使人不識。尚有恥心也。設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一老僧。龐眉素鬓。像貌奇古。言自峩眉山來。法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

柴枯樹。人以為炊煑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運歸。不許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衆曰。我將西去。可以火化。自將柴疊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無僧身服袈裟。拳援上坐柴上。時圍繞觀者。不下數千人。忽一僧突出曰。我來我來。代為舉火。俄而烈焰蔽空。火及其身。焚及於鬚。僧端坐不動。隨手將所帶觀音兜覆蔽其面。烟焰上升。柴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嗣索舉火之僧。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丙齋目覩其事。為予言之。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即北史所載高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縊死。齋醮七七。即能通靈。後易木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布袋約五寸長。備待貓用。每竊人物。至四更許。雞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生辰。同僚餽乾麵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後。守遣人分貯。見桶上麵懸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空然。驚白諸守。命役訪治。時府廨後。有祀此貓者。役摟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笞其民。笑而遣之。後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晦庵朱子曰。神之靈。由於民之

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一人向背則靈亦散。故衆民向崇之神。守舉而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尚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流病。延視病源。徐言遇怪。理宜厭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蛙。置空桑中。以為取信於人。方戚張某。往見之。以蛇易蛙。是日。徐率弟子至。婆娑夜半。華妝偽作仙姬。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呪喃。取童子以為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戟指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呑噬大指。鈎牙呐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羣擊蛇斃。毒發血污。僵於樹旁。弟子舁至徐宅。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傷其肱。延醫調治。皮膚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病者延之。喃喃斂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為之焉。彼夫世之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畧得皮毛。即欲輕試乎哉。

文姓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兒。次歡兒。兄弟牧牛。喜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捷如猿猴。獲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為常。數年。四方雞犬。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劈而食之。或見之曰。茹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既濟之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偕歡去。遊戲深林。曰。百獸百禽。味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餒。可能為我一果腹乎。手撲歡兒。以尖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秧針至。曰。弟兄如此。長大尚博戲為耶。初不疑其戕害也。遂解其厄。歡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閒逸。攫歡兒至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尚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尋至歡兒屍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死。拋入深坑。水化其屍。以償弟之冤。一夕。其父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冤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歡乃狡兔。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狗趨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歡喜冤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圍峭壁。無路可通。山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從。風姿娟秀。豔色輕盈。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探者。女方驚愕。即有數人如飛鳥之飄落。恍惚偉去。見高堂大廈。曲廡嚴廊。巨燭煌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籥。音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焉。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女呼號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緣羅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竊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育也。因命左右呼女為娘娘。令嫗出扶女入。始而驚恐。久而安定。室中金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及布帛菽粟。無不完足齊備。惟無寒暑。以花卉開謝。草木零落。為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輒有事出。令人邏守之。惟恐女去。數日始返。女至洞口。遙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咫尺。雖見父母在下。濯溉浣濯。女極口大呼。聲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從僮可遣。一日。夕陽將頹。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時。桃花又開矣。有事又當去。洞中人不足供使。令盡隨去。惟留老嫗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與其背親而生。不如見親而死。飛身崖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恙。惟頭眩目暈。匍匐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見。

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側曰事已至此尚何諱周始實告婿變色曰非匿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杳無踪跡婿父以子年幼尚可待聘亦不窮追事乃懈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女詳述之周急奔告婿家乘夜靜偷娶之若恐石洞中美男子聞之者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雲表牽蘿攀藤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石壁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無堂奧而野花紛郁盤岫斑爛迴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斤強曳登舟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包裹珍藏若密啟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見陰曹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盡在其中相詫異間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墜沒水求之杳不可得後有土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類秦漢文鐫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茆舍。讀書其中。值春作興。男耕女餉。率以為常。一日。遣婢採薪。至夜不歸。尋訪無踪。人以為飫虎腹矣。如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啟閉。有一女子入跪神前。諵諵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言曰。爾既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入山時誤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覆。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叢。飢則餐之。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令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婢入坑中。逾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爇火欲擊之。婢始驚懼而下。携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怪

欽州守戎署。花圃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經過其樹。仆地遂絕。其妻急以熱水噀面。良久始甦。詢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相招。後遂昏然。時守戎李某方涖任。丁白其故。闔署咸疑有異。偶於春夜讌集。酒闌人散。李見白衣婦立簾下。

徘徊左右。却顧逡巡。大喝一聲。即不見。後頻頻作祟。心甚惡之。一日。同城州倅至。談及鬼最畏火藥。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一夜。守戎署中。倅聞爆竹鎗聲絡繹不絕。火約硫磺之氣。如霧如雲。黎明倅過問。李談昨夜遇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狎褻。由是夜靜必至。目一交睫。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卧不離。人亦不避。伉儷情深。形容悴甚。延醫招巫。竟無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巴蜀。陣亡。噫。李之以鎗藥轟擊者。是欲遠其鬼也。胡為手見其褻狎之形。而又親之。胆小心邪。其不於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吳都閫

吳都閫。諱傑。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都閫。為人不矜細行。常獨坐園中。聞牆外笑語。初不為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而上。楚楚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悅其斌媚。神往心迷。攜手空齋。綢繆甚洽。雞鳴即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之。旋吐丹丸。表裏通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匣內。突起大光。驚即取去。女笑杳之。家人恒於夜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窺之不見。慮吳為鬼

魅所迷。竊勸吳絕。吳攜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刀遽絕之。斷其左手大指。女嘆曰。忍哉子乎。誓必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羣相告誡。時總戎方燕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吼。取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女至。怒嚙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俄聞吳卒羣見虎來。係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遣弁邏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魁星閣以鎮之。

瓦盂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流。跳珠濺石。清澈可飲。一日。有田婦出汲。見有瓦盂流下。蘚痕侵蝕。塵埃蔽翳。取為飼犬之具。犬食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粲青精。充牣其中。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為怪。攜棄泉上。見盂逆流徐入洞去。傳為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盂。夫以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為飼犬之器。以穢褻之。不如藏之深山。韜光養晦。故由洞而入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橫寬數丈。平坦空濶。入洞里許。溪濶三丈餘。不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藻搖漾。石筍嶙峋。深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喜事。可假器具。以供客饌。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祈假之物。置於洞口。入自取之。貧者或待舉火。拜跪宣告情。次啟神廚。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也。

稻稭化鼠

天地間所何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鯤化為鵬。小則蟻化為蚕。未親見者。常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為論。予嘗至戚家。見渠田間堆積稻稭。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蠹。命工鋤而去之。見草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草尾者。有草足而鼠腹者。記曰。腐草為螢。田鼠化鴽。物因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邊將

豫有郵署。至夜分。恒聞空中有言語歌謠。不能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遂成廢廨。有邊將膂力過人。路過共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

如麻。豈畏鬼怪哉。屏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粗莽大漢。手持洞簫。按孔吹來。工商合拍。唱則左手如蟬翼鳴。音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曰。如此吹簫。實為鬼物。其怪大懟。顏色遽變。拔劍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簫在地。乃一蘆管。豚肩一具。血痕星散。尋至古墓。從有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豬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穎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借閱。僧以水陸齋會名魂施食等咒與之。回齋朗誦。忽見蓬頭野鬼。大小數十為羣。聚集階下。滿室魑魑作聲。咸謂蒙師薦拔。羣來領命。沈大驚。思欲退鬼。茫然無法。窘極而病。急名僧作道場。而鬼乃寂然。病亦尋愈。予素不信鬼。一夕。起議劇錢招僧放燄甫。陳祭筵冥物。即有人於南樓見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蹬壇而滅。僧念散孤咒後。忽聽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予。而樂助者在人。衆皆竭其誠心。餚必潔盛。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質鈍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領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僧禮佛。人或誹之。對曰。吾資質魯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雞鳴時。焚香占卦。工深勝開。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拈。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及應試經題。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遂獲儁。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靈敏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為鑒可也。

焦女

何深。湯溪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往戚家。攜有酒餚。學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意。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臥山中石上。見小山上。有酒肆。尤潤潔淨。信步而行。屋房廊舍。四壁鋪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揖客而進。窗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曰。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簾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曾知。儂到春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子。殷勤寄取繫紅絲。歌罷。雷雨大作。陰雲騰沓。瞑霧迷漫。風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旌。何大恐。美人曰。無畏。久晴故也。倏忽

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侵人。零雨未止。遥望林梢。若有鳥巢懸於樹間。驚視之。乃鵂鶹居也。對巢溯夢。寔即此以生幻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舖繫一線縐袍。藍色鮮妍。愛而鬻之。時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歸寓所。脱袍置諸帳内。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悉窣之聲。問之莫應。方謂暗蟲打窗。不以為異。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户外吟詩云。飢驅棄學過漳泉。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魂飄泊賴攜旋。綠袍且作綈袍贈。桂榜高棲杏榜懸。免死狐悲敦古誼。啣環結草自年年。問其姓名。答曰。姓吴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刦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篳瓢之室。朽骨雖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種此福田。騰茲雲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寃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决此一行。以副其所托。翌日出首。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

托鄭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兇手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時憶前事之奇。後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私字。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間。忽聽吟聲云。欲匝光纔滿。推輪影漸移。太清原不滓。普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魁天下。閱兩載。果放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因憶黃蘊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叱。問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即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辯。不認即送法司拷覈研求。黃聽言皆有因。事難隱諱。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拏送按辦。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中丞。飭領完案。嗟乎。民之為盜也。由于貧至於富為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幕府。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夢。而學使幾為朦混矣。夫乃歎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鄒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鬥鵪鶉。見有佳者。不吝重價。羣居終日。論鵪鶉之貌。決相鬥之奇。此外即置之淡然。提籠出門。全決輸忌。殆無虛日。數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土一幅。無力倩傭。自耕自耒。妻提榼往田餽餉。至道旁。見草中有鵪鶉。紫羽。對鬥。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巳至午。二鵪鶉力倦。息於田間。乃掩取之。藏於榼內。生飢回家。方轉山坳。見妻行草間。訊之。告以故。生啟榼取視。曰。此鐵嘴鵪鶉也。世希有之。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鬥。飼以壯食。日夜把持。縱兩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出典。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遂入省鬥。適遇族中少年喜事者來店。生先以白金出賭。詎鵪鶉猶未復元。數嘴即脫。翩然飛去。衆笑其怯。輸白鏹三十。猶存一鵪鶉。不敢與鬥。即攜回加意調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曰。今可出鬥矣。與妻商曰。吾家僅剩土與牛。焉能養活。不如沽之。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妻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賭之。屢鬥屢勝。以一敵百。不數日。即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茶客出重貲來鬥。生以為唾手可得。開籠而視。鵪鶉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回至鄒。田土盡復。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得。不

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覩門鵪鶉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名

劉君名。旌德覓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於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所用之鎗。桿用烏木。飾以細花金絲。所養獵狗。喂以牛肉拌飯。遇獵時。帶狗而出。狗則亂竄搜尋。人即飛跑跟亦不及。每每覓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箇。獵時。將狗以袋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咬。用鎗擊之。獲獸更捷。劉性喜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夕。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即醒聽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為憑。未幾。又睡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須緊記。即醒。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下人曰。若有客來。為我盡復以外出。至日午。有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能阻。而劉亦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回此擾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奉陪也。友曰。不遠行。即在此後山。何必固辭。數人拉之同行。劉强從之。友見劉許同行。又欲帶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彈。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適有巨鹿走出。友即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持鎗向天而放。誰

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衆人舁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專劉分肉而共食。友人曰子不擊於鹿之來。而中於鹿之去。視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皮為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稱適體。至天暑。命僕易褥而晒之。毛間有彫。僕持藤鞭擊之。而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鹿毛盡飛劉身。粘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毛處肉即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大。久之而遍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殞人曰。此乃鹿之為祟也。吾以為不然。夫劉之得夢也。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從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過其擊也。於劉何與焉。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也。

新酒起痘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痘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于歸後。亦思麴蘖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聞幼弟患痘。即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舁之廳旁。眠椅上。用席掩之。父對僕曰。余家為痘症危險。一連五六

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衆皆敵倦是予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已死看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予將席移開以酒灑死者之口緩能潤下因自飲一杯灑死者一杯直至酩酊自縮至桌下橫睡而置死者於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臥之席已去罵曰酒鬼酒鬼今爾管屍而任屍露睡糊塗極矣呼之不醒急至屍開見臉上陷下之痘顆顆分明起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週身上下痘竟密洒如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命醫者無能為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子變為爛臭麻子矣此皆由於是子之氣體弱而痘毒重不能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灑之得助其氣而托其毒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甦矣今之為醫者第以毒重者其火必旺於是用寒劑以瀉火峻藥以攻毒殊不知體弱者非內托不可攻毒則體愈虛瀉火則毒愈陷是不死之人而速使之死也庸醫殺人深為可慘余故載此一事以為痘家準繩焉

咫聞錄卷一終

清　慵訥居士著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寺。一夜。月光如霽。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為同寓寺中也。由是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謫居此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異日君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即有童子來迎曰。吾奉主命。掃徑以待。士曰。爾主何人。曰。吾主即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同入深林。見有宮殿嵬峩。老人已拱候門外。迎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既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逢舊雨。更覺綢繆。每食豐潔異常。固辭得歸。老人送至林外。呼童子取豆一盂。曰。僻處山林。無物為敬。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視夫豆。隨行隨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覓尋。但見壑湫深邃。潭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即是神也。士人撮土為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

別時。已露謫居之言。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過。見宮殿嵬峩。儼然貴胄之家。而猶漫不為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食苜蓿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蚩蚩焉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跖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難識其歹。圖財於至秘。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馱本獨行。往來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銀則自出。布客見其慷慨揮霍。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為同里富室子弟。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欣得意。以為此次途中可無弔影數孤矣。入歷數日。復有客六七人。雕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停驂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子之姻婭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衆為伴。又過數日。至半路山中。風雨凄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驅。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三更。店主見客房中燈大煌煌。照透窗櫺。從隙相窺。布客捲帳獨睡於牀。諸客圍燭踞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

詼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辨色可行也。諸人答以即欲睡也。旋店主腹疼如廁。仍從窗隙窺之。燈已滅矣。廁中聞大叫一聲。回復問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以為客夢中顛倒之聲也。亦不為意。迨雞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店主查點出客入店內少一。曰。昨宵入客共十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諸客曰。爾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誰乎。店主不能應。即上車去。店主細想昨夜之異。報於捕役。通於地保。白於鄉鄰。入觀其室。並無蹤迹。迴環審視。板廂有指頭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悉是盜也。盍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隘口。同聲齊集。圍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攜一團濕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僉供少年為綠林之魁。稔知布客負重貲。獨自往還。約盜先後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灰醃之。不致血溢。分攜其肉。藏帶於身。擲之靜窯坑中。以掩其跡。初不虞店主之疑而查也。官得其情。寘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衛秋橋自晉遠來。聞諸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瘧疾復發。困頓欲睡。秋橋遂去。驚歎久之。惜此事忘問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藪。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嶧之間。故略而記之。以為東

西作客者。使之聞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靈驗一時喧傳。細民黃達。業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難免。黃達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耘田。忽驚腿上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也。倏忽浮腫。疼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剜其肉。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盃餘。而疼止。毒亦散。達以為已應術士之言也。難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肉。膨脹如斗。用竹刺之。暴裂。潰水。水入眼中。疼痛異常。倩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閱時憲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王阿乙者。穿窬之雄也。夜則出入富宦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挾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為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花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往往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

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略知一二然未蒙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
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稀今夜同往一試之夜深人靜後師徒至徐牆外
先開一竇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即出來若以
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入乙以荆棘塞竇肥於黑暗中
摸取牀頭草帽戴之鑽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遂問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鷄籠乙曰
主人可吿知爾置物之處乎肥曰心藏深收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爾至雞籠前
將身上破衣緩緩撕裂如鼠嚙物狀肥如其教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沽來棉
布放置何處聽鼠裂布之聲恐為所傷婦曰無妨布在褥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
人取與爾肥又請計乙曰爾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我隱入門後拔
關牽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必共起視爾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驚曰
野貍拖雞夫令婦取火然燈婦曰籠已移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貍雞去逾遠肥竟
席卷捆布匿于牀後俟徐夫婦睡熟仍由竇出乙曰孺子可教也彼挖竇而入予已
知之矣然賊徑甚偉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挖竇當以木人頭進試之恐狼心人
俟賊之進而以刀殺之也又開門而進要放膽大開有響聲可探若家之或醒或

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攙橫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倘可攜贓跑走。主人由門追出。攙攪其足。必跌。俟其起而復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文人。一跌喊疼。亦不復追。得贓而出。必驚醒他家。使之知覺緊防。免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追贓。彼看失竊情形。即知何方之賊。贓非伊得。其肯認刑。不招出我乎。招之。案被伊破矣。至於身邊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少。逢有鎖處。摸其鎖門。而即以鐵線鈕成一匙。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歇足。此乃躲閃之地。設在樓上撬牕主人聞聲而起。倘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牕檻推開。只可乘其勢。而兩足翻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欲取人食物。將筯數枝用手搓之。其聲恍如貓之食物。主人必告之。此其道。總以心靈妙想。不能一一教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案必破。吁。穿窬之道。密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燕

閩中甯洋縣。鄉婦劉張氏。有姑無翁。姑年老多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燕。耕種為家奉母亦孝。婦產子甫及彌月。家畜一母雞。殺而烹之。以為資補。雞尚未熟。婦出溪浣

夜。夫亦出田芟耘時。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抉人之隱。揚人之短。捉影捕風。起鄉鄰之口舌。指鹿為馬。嫁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加誅。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因見無人。不停足而適戚家。周姓之婦。亦不在家。聞知失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爾尋雞耶。適見劉家烹雞。不知即是爾家雞乎。盍往觀之。周婦即入劉室。不見婦。即見兒在牀啼。開鍋視之。果烹雞。周婦疑劉之攘雞。否則予之雞錯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兒已糜爛矣。大哭失聲。氣咽而絕。姑在牀聞聲。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痰湧仆地。亦斃。其夫自外至。見庭中閴寂無人。進竈房。母與婦俱死。兒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觸階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稠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見劉家門外。有二婦人跪在簷前。衣裂見體。背上有朱字。一書搬弄是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兒絕嗣。害人滅家。衆驚視之。即鄰婦王氏周氏也。階前有一死野貍。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衆驚問劉家。何無一人出入。視其室。始揣其情。而報之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挾仇謀害之事。雖有雷擊朱書為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鄰受苦刑。竟無確供。

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即以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綱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往泰山販油至山下悞入一巖行五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尋木藤葺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也陳徘徊躊躇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舉頭見一藍面人擲寸許楮包取視得白金一塊權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岔而走見磚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愛之忽踏一磉磚步重磚翻露出元寶一福喜極挨次啟磚而視俱有元寶路尾有銀牌一面福脫衣包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為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尚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遍賞銀牌一面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惋惜者累日又廣西宣武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屈曲而進內有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牢祭而求銀者銀藏於身即目冒頭眩難以出洞擲之即神清氣爽出洞必

有碎銀可撿。撿之。祇可當牲禮之值。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土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劈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醫愈其女。官恐將來為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入必一日。且黑暗難行。即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人不復思此銀矣。夫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定。彼蚩蚩者。可不必妄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僱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簞瓢。以故鈎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予。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

控富者訐子以覩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偽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二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禀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禀於官又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禀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壽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訐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禀官即坐堂審訊曰予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為姓以養父之姓為名應考赴試念其恩養已久其子仍留義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義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為義父持喪期年為生父斬衰三年着義父須擇立繼子為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義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關切者莫知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富毛雖裏都迥不同矣是案也分二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偽言死而辨其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為後世法矣

人參

宜良山有廢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巒。異草怪木。冗雜非善。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攜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廚。褫衣用水洗淨。至于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山。俟我回來食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為本。今道長如此殘忍。諺云。忍人住善地尋之。即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救之。又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然無聲。想已煮死。逾時已久。師尚未回。恐鍋中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澎激一聲。小兒躍出而遁。其徒駭然變色。即追無蹤。適道士自外來。手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歎曰。汝悞我矣。我創此寺三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為此物。此非小兒。乃千年人參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尚留其衣。食之可得上壽。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衣。已失所在。水為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護守寺門。我去矣。後聞犬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返。人以為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骨。加

以正心修煉乃能成仙。是道也。既無道骨。又不加靜修之功。而徒思食天地至寶之物以昇仙。悞矣悞矣。無怪得而復失。不如犬之心無嗜慾。而得食此參也。從知心有嗜慾。即非清淨。其何能得道而妄思昇仙耶。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庵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富而驕。日肆飲博。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空。只餘瘠田二十餘畝。十年二收。賦役甚重。脫售無人。因思族姪有容。臃腫多病。家殷忠厚。商同族長有寬。勸與售之。有容念係一脈相承。不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轟聲如雷。石中涌出清泉一股。環繞此田。可藉灌溉。至秋禾大熟。較之往年。則加二三四倍。由是無呼旱號涸之苦。而瘠壤竟成膏腴矣。時同族有安。心羨之。遂與子壽言曰。爾賣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價賤。今則腴而價昂。爾可往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爾收贖。轉賣與我。總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遂如其教。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不願接售。因族長再三勸說。通情買受。今我不能加價。如有人售。還我原價。有安照原數給子壽銀贖回。加銀二三百兩與之。賣之。遂當官立契納稅。以杜再有翻異。時維九月。轉瞬

春耕忽一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瘠田未幾有安家業漸替與予壽等矣而有容安富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纖巧得世間呆子吸西風即此之謂歟予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予壽只此瘠田一賣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决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貪者起慾有安殘刻人也其銀豈易出乎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予壽得增其財巧莫如天想予壽平日祇知化銀而無惡跡矣

治狐

昔汶上縣令諱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之稱其邑之北門底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女子已娶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廈屋渠渠閒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為怪一日盧女啟檢衣篋見三寸許長小兒眠于衣上呼嫂視之突來巨貓遂啣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為讐矣倏而憑空吽罵有時糞置食中甚至兒媳織物常納翁衾舉家驚悸盧翁聞某宅有女狐稱九姑者從不為害於人時與婦女隔壁談笑且喜代人調和競事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畜名吽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肇釁耳其雌者在麒麟臺下迷人害命已被雷擊彼匿在比干墓裏賢者寢陵雷亦矜式獲免其劫今復敢來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為復命次日九姑寄口信云

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為妻。以汝後樓為巢穴。樓中尚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怒曰。城隍理一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爾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城隍至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熒熒。中至一穿紅袍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屬狐言語。盧知狐扮為神。以巨石擊之。一閃而散。盧女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輟。母與嫂急扶起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值縣尹傳衆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畢。獨指盧而問之曰。年兄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耶。盧悉陳顛末。公偽怒曰。凡人奚可與仙爭配。且仙以喪子而要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傷未愈。一二日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整潔。即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酒醴。以供奉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為是。臨别又以目授意曰。汝勿憂。我非刻舟求劍者。盧歸。即遵諭恭敬位置。精潔具獻。狐樂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戒。次早閉門辦案。不令人知。至晚傳集衆役。親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輿入拜。取懷中牒文焚之。出諭衆役曰。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安在。盧引登之。公手指狐位。怒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將牌

位取擲樓下。命用稭草包似人形而杖之。杖下三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額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板擊之。不多時。草潰而木爛矣。焚之有燒毛臭味焉。公復詣廟謝神。巨聲請曰。還乞神恩。於三月內。將狐黨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庇矣。祝畢。返署。至夜。滿城狐狸嗚嗚四起。有哭黑胡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怨及大令者。凡令所涉之處。而哭聲頓息。三月後。寂然無聲。九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所往。而盧女無恙焉。盧貢生項香詣謝闔縣紳耆。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邪不勝正耳。均皆待之以禮。而汶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汶上逐狐之事。心羨慕焉。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告示。遣役賚至彼處張掛。役乘月色而往。行至中途。足疲。憩息于白楊樹下。戲罵曰。何物妖狐。作祟為害。累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乃紅紙包。啟得元絲銀二錠。役納之歸。由是太平集之狐。亦斂跡矣。

乾隆年間。浙之甯郡。有某姓者。家有狐妖。其媳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將夢中少年纏繞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邀壯而有膂力者。夜必三四人。秉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即倦。力士即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餓至大缸取粥而飲。啟罐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化。臭惡難聞。而缸中之大猶溫。衆皆喧罵。有憑空而碰傷其額者。有在牀卧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經。使狐之不敢近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攪擾異常。其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燒其鬚。而道士變為太監矣。翁乃控城隍。並控于縣。時有邑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呈而齋戒三日。親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視之。即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内乃城隍牒。附有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即傳某翁來。示以文。給以符與鐵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埋鐵牌于病婦之房。夜即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詫事之奇。後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從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覘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相通。陽可以理陰。陰亦可以理陽。狐之秉天地之氣而生也。本屬陽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尚未蹈殺身之罪耳。然為害於民。咨嗟閭巷。官廳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遁匿矣。而城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由官之公正為懷。是以捷如影響。傳曰。苟有明信。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耽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子。有子三人。長已肆業庶常。次與三同登賢書。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矣。時屆麥秋。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穫焉。先時。有一丐者。名允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允兒悉陳致丐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殷勤。喜而留為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允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聚飲于垂楊之下。俱入醉鄉。適有拾麥婦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即某翁令嫒。尚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變色曰。三位公子。俱已婚娶。我門第雖不敵。公豈

肯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家無人。允兒是我同宗。嗣為第四子矣。某翁曰。公果繼之為子。我即妻之以女。傍一翁曰。我執男斧。又一翁曰。我作女柯。正在哄議間。允捧餚提壺而至。衆鼓掌曰。新壻來矣。速拜岳翁。岳翁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姻。毋貽後悔。令人議論也。衆曰。此言是矣。衆遂立扯允跪於封翁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為四子。聘某翁女為爾妻。待爾同親生一般。並無屬毛離裏之分。允即首謝。衆又扯允行求媒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飲至夕陽已晚。盡皆倒掛接羅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因酒在牀。兩媒至。呼因猶未起也。甯以昨日之事。猶有變卦。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予甯不知我諾如季布乎。況偶然遇之。卒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媒拜謝。擇日備禮行聘。而某翁因醉中已與允兒有翁壻之稱。人所共聞。遂受聘焉。的餘收穫事畢。允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還。翁悉言允事。三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矣。友愛如同胞焉。次年為之完娶。對年即生一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直上。政蹟文章。膾炙人口。仕為名宦。没祠鄉賢。宗族戚友。亦無議論。犂牛之子騂且角者。當其抬也。允不過藉此以餬口。故矣勤矢慎。初未嘗計及終身之託。

即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為歛集者友。調笑以樂暮年。孰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世之論其事者。以為允之誠謹之報。吾謂允之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以貴適賤者。收僕為子。嫁女與漢。此人之難能之事。而二翁能之。是天之顯貴於允之子者。正所以彰二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斯之謂歟。

李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樓觀台。相傳即老子騎青牛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往來。不計其數。有一道人李老者。不言何處人。聽其言語。似北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時即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咸稱為赤腳李半仙。其所談多明末及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各省之要隘嚴區。以及五方之民情土俗。歷歷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於紅布街武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槽上打坐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數日不食。或一食而兼數人之餐。鋪中見其異。向占一[illegible]之子母。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懷中。不與。亦不索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illegible]往還。交無貴賤。不解禮儀。侃侃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答。或

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旋即散去。不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極為宏闊。照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咨嗟。且間有覆車傷人之事。老人陳于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北。時有競言風水者阻之。老人遽請曰。大人以愛民為心。幸無以術士之妄言。而息便民之美舉。縱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其請自開工後。一夜所修。捷於日間百倍。不日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輸子之流亞歟。至今往來此街者。車聲轔轔。莫不誦老人之德也。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羸弱之症。百醫無功。聞半仙名。延之。醫坐於炕。悉陳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聞之古人云。氣愈行而愈暢。力愈用而益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不用耳。因將一大指豎直於炕棹上。全體空懸。離棹數寸。而盤膝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某翁驚曰。憊甚矣。焉能為之。老人曰。尚有易者。遂立身庭中。謂之曰。汝見戲臺上裝霸王乎。始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之。勿懈。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

如其教。初則勉强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後竟壯健如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候補某。由議叙分發關中者。上無門第之交。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聞見多踈。典盡衣質。而饔飧無措。四處張羅。一無布置。情急倉皇。老人偶遇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名官職。及現歷景況。為之別尋公館。博置衣裳僕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為之延譽營謀。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徧西安。微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繼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謁之。而終不遇。若逆知而預避者。友人問之。老人曰。我久前生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請某公自為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為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舊雨。一日。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去。且須兼程而返。尚可無誤耳。臨別。又贈一囊。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親人。囊可開看。公果於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醫者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而返。太夫人已昏迷數次矣。公寸心如割。呼天搶地幸而子偕醫來。衆視之。即舉城所稱催命鬼者。男婦均以為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

命醫之藥。二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兒果來也。我在昏迷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餉。我病愈矣。公感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本中人。而性嗜談道。與老人頗親近焉。一日者。老人請至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矣。遂納書於袖。令僮移榻於天井東牆下。公子曰。今日夏至。天氣炎歊。稍遲。日光移照。奈何。老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冰之冷。搖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厭物又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二叟。皆老人素所厭惡者。扯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曰。明日絕早。汝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署也。次日竟不獲往。命司閽者覆之。老人曰。此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夜坐化于石洞之中。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得信而至者。以萬計。當道亦過而奠醊。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遇老人。見面貌衣冠。依然如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不知然乎否也。

雷彩霞

昔年緬甸有事。大師督師征勦。有州牧劉公。北直人也。專辦糧台。携僕雷彩霞者。年未一十。貌如張子房。而勇如顓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者。大師令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往。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從。行至荒山。霞縱馬先登。遥見猓賊數十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霞。霞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返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騎駭反奔。又抽箙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軍糈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覩其勇。而愛其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質。竟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舊主零落沙場。心何忍焉。若能代主敘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教。敘劉功。而告於父。大師列奏薦劉晉銜。返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女無人識。子是男兒螺黛匀。我受一言安爾主。也應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挈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縮頭戰慄。賴我奮衛險途。於安吉。所以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好龍陽君之流與。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山中猓矣。兩旁觀者如堵

無有一人敢與之攖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衆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迹。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為廝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即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圖財以輝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胄之子。不憚斧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氣隱身。莫蹤其跡。是與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鞫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寘于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為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即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閧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禀之于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闔郡喧傳為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

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扑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痴。予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于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强横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踩緝。弋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鋪內柳斗相若。遂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于官。葛公諷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鋪。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民也。即抽籤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蔴。問曰。兩家誰賣芝蔴。雜貨鋪曰。小人鋪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為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負成臥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

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為善于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二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雷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懸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墉。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楣。紀名昀。號曉嵐。三人先至寺。候王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祭。未幾。黑雲蔽天。轟雷震地。駭電繞棟。傾雨盈階。曉嵐曰。吾三人中。當有一人應際雷劫乎。此時大雨阻道。幰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待。余腹已枵矣。家居最近者。雲楣先生耳。當命价過宅。令之烹羹作餐。以饗朝食可也。雲楣曰。吾心亦作如是想也。二人脫帽露頂退居宴室。候食至而飲。忽見曉嵐珊瑚頂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頂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簷指彈而去。雷即擊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變身長五尺有奇。寬二寸許矣。雷聲即止。雨氣立收。紅日當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為怪也久矣。其化小而依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不可逃。仍然擊斃。從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宿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

廣信府署。所稱三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已化龍而去。其三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有奇異。以為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即供三大王之位。朔望行香。歲時薦牲。牲之外。多陳雞鴨卵為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開中門而開角門。地即震動。屋搖牆傾。乃循其舊。而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遣家奴至廣。葺署整飭。宿于門房。夜聞響聲不絕。如殿中打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三大王也。告以故。遂沽香燭楮錠。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迨官抵任。奴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託蔭郡署。全在大王。今聞王之名。願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鄙眼。命即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明燭。晝夜不絕。守至五更。人皆倦卧。官乃晨起。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斗。遍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木葉之落。恍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令人站立不穩。顧即驚仆。家奴扶之而歸。薑湯灌之而蘇。旋即丁艱。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今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為不祥之物。後顧服闋。升至廣西廉使而止。蓋是蛇之得見。亦由顧之爵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即決吉祥之兆矣。

咫聞錄卷二終

析擊狐

清　慵訥居士著

黃溶小字邦懷。兗鎮沙溝營之邏卒也。有馬生疏。守將屢欲擯斥。而憐其老。令重門擊柝焉。一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暾漸出。遙見城半懸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吸日影。以柝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君非黃邦懷乎。曰然。揖之曰。予姓蔣。訪數日矣。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何事。曰。此處不便徑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蔣同請於營守。限三日回馬。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固請曰。有事不妨明告。蔣曰。予嶧山人。只有弱女。恍恍惚惚。為怪所迷。怪畏君名。請為我一驅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既行矣。姑試之。忽憶彼家妖怪。即是前擊城半懸狐乎。悔應蔣命。惴惴然猶慮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蔣女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為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

狐曰。家有符咒。爾將去矣。狐曰。我白公子也。世俗勅勒。傳訛已久。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可畏者。獨黃邦懷耳。女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為利害。前年幾為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幣。請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中。令群婢守之。黃橫寢門而坐焉。俄聞門外如風吹隕木葉聲。即有少年至。驚問曰。爾何人也。遽集於此。黃厲聲曰。予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駭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嚎嗥而遁。怪遂絕。越宿。黃告別。蔣苦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蔣乃厚贈以歸。

郭介

桂林萬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惻然。用藥鏟破土瘞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綠襖黑裙。踵門告曰。予郭介也。悞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尚有難。明日。有人攜竹籃謁君者。籃中物即予也。倘能再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鄉徐生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木竅間有兩蛤蚧。思廐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捕之。得其雄者。將為藥醫馬也。萬曰。舍之。徐不允。遂詳述夢中之託。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步山林。忽出一蛇。昂首閃舌。飛越

過來。萬情急。欲思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於蛇首。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即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轍。舟楫需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風生。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盂。頗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賣。時西洋入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漁子希增高價。遷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妙。尚須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五百。

狀元姚萊

姚萊。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即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纍纍。至臘底。債主帶衾枕臥索者甚多。嚷嚷鬧。萊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萊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了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萊又向

母棄之。母向父曰。即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柰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奎星。我在樓讀書。爾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柰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讀。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于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奎星站後。若人下樓。即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某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邀諸公至此。照券完楚。衆皆散。如期。某一一為其代楚。柰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壻。吾當延師教之。柰父曰。爾肯與女兒為婦。實為萬幸。擇日納徵畢。接柰過家。聘師教讀。後點狀元回。柰曰。我微時承小花面裝扮奎星。伺候三宵。得債主成就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攬輿跪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求開恩。柰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高成

關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歿。官橐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歊。一夕。皎月映户。與友坐街納涼。忽見一黄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為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

趨避不及悞竄入成衣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濃烟一縷緣領而出取衣視之自背面以至足下線縫裂斷層層皆然急為紉綴針不能入竟成廢衣同伴咸謂不祥成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為予言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丞牧以下均有餉差惟滇省最遠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有鹺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彝縣境山巒高峻林木蔥蘢忽一陣狂風輿夫棄官而遁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為仰首見一黃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胆落寂然無聲虎即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羣訝曰官雖無恙而魂胆已裂矣亟負至廨用湯灌之始甦曰青蓮所詠劍閣之險亦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聞響即驚驚則遍身汗出色藍如靛醫云其胆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風捲經旛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徒衆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廳事懸佛像設供具

門外建立高旛一竿。旛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者迴避。將至日晡。陡起大風。截其竿。而旛如紙鳶飄去。直騰雲中。夭矯如游龍。約二時許。倏然西下。踪之。得于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即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延高僧。胡為以玩秃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致天風示警。亟請無慚于空門者。延令再誦孔雀明王佛經。方得超寃脫孽。并多化楮幣以數冥用。言畢。夢醒。徐如其言。另招僧禮誦焉。予于傳異記。見崔元徽遇數美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每苦惡風。常求十八姨相芘。處士作一朱旛。圖日月五星。則免。崔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苑中桃李無恙。是旛可禦風。胡為反遭風刼。蓋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旛上所圖。又非日月五星。風姨視為詫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比。故折竿裂旛焉。未知然否。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于山川。非建衙署。即多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後設副將。嗣因承平日久。地非緊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金易之。鳩工改葺。煥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廣二丈許。四圍俱方。土工起石。將施版

梁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愕然竦然。某亦為之改色。遂命仍以石掩之。不復居住。轉售焉。說者謂防風時之骨與。或異獸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前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途。其門不一。有鬪牌估標者。有擲色開寶者。鬪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入其場者。奸盜詐偽居多。即其人本中正。一入此場。即變為狡猾。昔有父為尚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家本素豪。寓中無事。日與賓朋賭醵消遣。所愛者惟有開寶。日在私室。裝成寶匣。令親信小子來福捧出。安置客廳几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得意。既開以後。有識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為重輕。專以鬧熱為開懷。有張姓者。常出入其門。寶主極稱相得。一日。見福携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衆見其平日胆怯畏輸。下注謹慎。茲何胆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各如其門買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曰。以開閙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

附和情殊可惡。觀察令照數賠償。給公等銀票。令各赴舖自取。局踆。約費二十餘萬。觀察曰。諸公請進書房。一叙衷曲。行至一處。高軒敞亮。讓次坐定。觀察色莊厲聲曰。我與諸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必是來福攜匣洩漏機關。命僕撻之。來福泣告其故。觀察云。張某在吾家往來數年。每年給渠千餘金。情分不為不厚。我閒時聚局。不過取樂。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遊之誼。請從此絕。即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母領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霹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横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嬌慣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疊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即長跪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籲求神赦。倏忽天霽。彭延僧至舍。誦經懺悔。先跪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誓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廩生。崔曉秋。久困棘闈。援例輸納鹽曹。來粵。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

甫入境。吏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袍飾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官面目衣裳皆同。衆皆驚異。到任公座。職事人役。見有兩官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崔不知也。咸相告。崔驚懼。莅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延道士祈禳稍愈。後吐血而沒。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魂也。魄也。始則魂雖出而猶附于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至魂遠于魄。則殁矣。豈另有鬼作祟乎。故醫生道士均不能治之也。

木匠魘咒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筭法。合其意。用好筭。不合其意。用惡筭。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箸數十枝。遍插土上。以土掩之。蓋欲其速敗。得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喜如麻。人間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誇。嗣以後門壞爛。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思前此幾為看破。先為魘魅。遂刻木人一。木馬一。碎米一撮。置于門限之內。周于窗櫺見之。急出問訊。匠爲禹步戟指。看見主人。遂噀水而咒曰。吒咄。赫赫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翁。米粟盈倉。輿僕畢至。騾馬成行。自求多福

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勑。百餘年來。竟如匠視謗曰。人有千筭不如天筭。正此謂也。

喃蛇

廣西多喃蛇。必以至大者獻之于官。有其縣官到任。民獻喃蛇。官見而懼之。令舁去而民求收。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閒數日。又以大者來獻。官見之更怯。曰。吾非嫌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識吾音。爾等當傳諭知之。又滕縣雞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睡樹下。適喃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雞頭者覺遍身包裹。漸漸緊切。目不能開。亟取肚囊中雞刀。向前開割。裂腹而出。蛇已死。而若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盡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雞頭為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咸以為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喃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剝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悉以友說。故合而載之。

瞿鋒式

瞿鋒式。瀟灑豪俠。弱冠補弟子員。寓京師前門外。少年老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于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其

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餼。某年秋闈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墻倒壓斃于

為異人傳授。深得柳庄妙訣。毫釐不爽。子其志之。後鋒式食餼准貢。年月悉皆脗合。

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墻下。追念前事。凜然大懼。見一少婦携幼子哭泣前來。行

色倉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吾夫病歿。不能市棺。行將相從于地下。欲

携幼子赴水而死。鋒式止之。遂將齎火銀五兩與之。忽見墻外有物如球。光怪陸離。

滚滚而出。急趨避之。纔舉足數武。墻忽倒于身側。幾為所壓。回首見前術人在旁。笑

曰。異哉子乎。陰隲紋滿面。且延壽矣。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為善。

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即起惻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

意。乃真善也。故免其墻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

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土厚而鬆。有一游僧至新嶺涼亭。棲足三宵。忽揚言見嶺上放光。當有異事。越

日。果見金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以為活佛降世。日夜誦經。

勸人施舍。落成殿宇。哄動愚民。聚衆數萬。衆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出。真佛欲棲此

土也。借又雕木如意簪數千枝。凡有善心施捨者。投之以錢。即拔簪而與之。曰。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像。在新嶺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于上。用土埋之。早夜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于人。雖至靈之人。亦以為奇。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尚書公子。生而穎悟。倜儻不凡。日以僕從游狎為事。尚書屢次訓誡不悛。一日有王舉人。春闈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擁簇過去。目送之。曰。國器也。問諸途人。始知為某公子。次日。即持刺投謁。閽人拒之。時尚書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費。欲我佽助耳。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對以某見公子聰明俊傑。偉貌超羣。目作閒遊。不讀書。殊可惜耳。尚書曰。此子嬌橫。吾屢教訓其奈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荷不棄寒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為公子師否。尚書曰。善。即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命是聽。遂將公子與

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及詩書。如有弓矢。即以技射教之。如有管籥。即以音律教之。隨其所欲。即引今證古而開導之。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書。何不讀之。舉人曰。孺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即白尚書重拜為師。尚書喜甚。舉人即以師長自居。不妄言不苟笑。畀以周易使之熟誦。讖緯術數。盡測其蘊。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尚書曰。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為之師矣。請從此辭。尚書挽留不得。翩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廕生補官。出為監司屢主軍前。著立奇功。為大帥焉。予幼時聞人言。尚書失其姓。即以某公子言之。舉人失其名。即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予幼時。聞人言。某公子為大帥時。凡有異客。供給甚豐。視其才藝。分為三等。聽其去留。門下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床前土牆應仆。遂勸客他從。客哂曰。不妨。此牆寅時因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為若人之學。甯勝于我耶。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

適自某公子軍營來。鄧曰。汝有霸術。何復行之。客曰。勝于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啻千百在彼矣。不入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鄧聞之。爽然若失。晨與同客而返。

狗報恩

某商家養一狗。兇惡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晚猶緊。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竊從後院逾牆而進。是犬領衆犬將賊圍住。隨吠隨咬。勢甚兇勇。無可躲避。見有一高桶在院。賊即覆轉。藏躲桶中。詎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人見狗圍桶。究屬何意。啟之。乃一人也。賊以實告。良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賍而釋之。後是犬豢已多年。毛落殘。至更深。犬對主語曰。前生我貧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銀。以致逐出。復以此爲恨。在外昏黑冥府罰我在汝家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斃。主人念其守夜甚勤。而埋之。

吴洪

德興吴洪。魁梧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飛。獸之奔逸。一發即中。一日晚間。忽然遍身發腫。咽喉噎膈。譫語喃喃。室中拋磚擲石。敲户擊扉。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

徐道士演茅山法。延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連響三聲。見一蓬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手一提。裝入紙瓶。携之屋後埋之而去。從此室內安甯數月。一日。午間洪又見前蓬頭鬼引千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攘更甚于前。家人仍延徐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此皆冤孽所致。不可救治矣。宛詞謝去。洪形臞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夫洪之學矢也。初未嘗期于獲禽。不過借禽以為準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腹。遂至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膨如有孕。父母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讓。惟恐醜聲外揚。婿家知之。逼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甘自戕。欲俟分娩。視何妖孽。可辨己之貞。而解親之疑也。如是數月。婿家諏吉欲娶矣。田見女如此。計無所出。怒謂女曰。今日即汝畢命之期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于地。臧氣而出。並訕其妻。妻愛女。割雞為黍。令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床。始淚已之死在寃枉。繼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陰中習習作癢。有蟲接續出。由股而

下。醒即解裩視之。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田歸。妻告其故。知女非有污行。始悞女腹脹由蜈蚣。今爇雞香出也。病可除矣。令妻置雞于木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奠雁于歸。魚水和諧。接壻過門。戲笑閒談及此事。壻亦驚甚。而指妻為漏網之人也。咸呼為漏網夫人。

冷先生

祁昭。淮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廈。一日坐月下。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祁訝素昧平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髦。髮身偉長鬚。飄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子宅寬敞。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污穢。若承允諾。刻日即至。祁辭以逼近家堂。同宅居住。早晚不便。客不答。怫然而去。祁以客何為粗率乃爾。無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悟冷先生已攜眷來。然不見其形。群相驚疑。恐其為害。戒家人勿往後宅。遂加鑰關斷焉。頗覺其靜。年餘。炊夫取柴。瞥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即出告于衆。群相喧譁。舉械亂擊。忽空中有人喚曰。勿相擊。此非他。乃後房冷二爺也。適從何來。胡醉至此。幸

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祁恐獲罪。乃謝過曰。庖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為賓主。尚祈原諒。祝罷。冷忽至。曰。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柴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主人畏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一 蔡十

甘肅甯夏有蔡十者。家貧遠遊于黔。僑寄鎮甯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漆木棍作挑細小有力。可駕二百餘斤。驚訝久之。俟其止足停薪。細視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喚入。飲以酒。其人將棍豎戧門首。見棍尖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一兩與渠換之。蔡即舞弄良久。負薪者以為合意。思欲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痰症。急請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增價。次日上山尋取新柔堅潤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價。遂往山尋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蔡見之。歎惜大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故。對曰。我在山中採薪。居人以牛犂田。見山中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有毛在棍頭上。揮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仟肩覺輕。蔡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蔡十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矗矗。秀色參天。多栽黃果。此處即以黃果樹名之。下

有溪闊五丈許。水聲汩汩。屈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水至此直衝而下。成方池。池闊十丈有奇。四圍高五六十尺。瀦水成潭。遥見對面有亭。傍山倚壁。廻峯若城。層巒錯出。令人慕想無窮。詣亭環視石橋。見瀑布二道。疋練飛灑。而橋石玲瓏。若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難采鮮妍。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即西遊記之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露岫宜生露物。無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霞光五彩。水面騰輝。知是水牛出也。近此者時見之。蔡十于峭壁巉巖腰有石洞。常產露芝之處。伐節結廬于旁。愛其清靜。坐臥其中。日候犀牛。設有入無出之機。關裝易進難退之堅壘。總欲得牛。取其皮革。以為至寶。服其露芝。得以上昇。守逾三年。一日午間。蔡十濃睡。逾時方醒。起視石洞之芝。為物喫盡。遍地牛迹。循跡而望。入潭而止。望之涕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犀牛也。行亦犀牛也。夢亦犀牛也。今以半晌之閒。失其出沒。我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首。其詩曰。曉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何日巖前見牛尾。逍遥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淨無泥。捨卻田園舊侶攜。幻想雨塵能不隔。依依巒壑待露犀。九光三秀影離離。此物人間信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

又進時。癡守三年失一朝。神羣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彩。怕聽溪流過石橋。葱葱佳氣滿烟鬟。羈絆癡人住此間。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紫華搖動等閒香。潭影澄鮮行帶長。望水亭臺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日渰渰着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難覓解歷年多。辟寒辟暑歇生涯。鳳腦無期遇合乖。鹿鶴連蹤花滿徑。空留放蕩此形骸。茫茫大地等浮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洲三島客。長生未得此生休。文犀芝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彷彿舍身崖下路。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即葬于山腰石洞中。至今傳為古蹟。吁。人之愚也。莫如蔡十。寶之生也由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妄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殞其身。是欲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祥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博聞强記。乾隆中邑庠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黑犬。高三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噬之狀。轉瞬不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倏然從身旁飛過。方驚異間。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鬚。曰。汝兩世冤孽。數應

死我已救此一刲矣明夜犬還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麪作人首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間不可作聲梁如其教由板穴中窺之至漏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至床將衣啣下咬碎面首犬嚼其羊食畢欲出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舉頭仰視似如有人號喤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来曰汝今世犬厄已脫不應言語致犬知覺来生尚須相報尚有一厄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置于床覆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視見一巨蛇粗如桶雙目如燈呑噬木棍徐徐而去俄見方巾者出曰予前生口利抉人隱過均遭殺身之禍一化為犬一化為蛇尋仇以報今難已過矣還當懺悔以消之梁頓首拜謝曰兩蒙垂救未知何路神道祈指示方巾曰汝祖父有德于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瞻仰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楮再拜叩祝詢之土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逸也

鄉場事五條

乾隆年間。京官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例入官號。北場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于東。一試於北。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何如。公深以為是。酌命長君東旋。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闈東場二紙。黎明。赴前門外關帝神前跪祝之。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兄。父曰。汝兄由廩生捐貢。錄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中舉。何憂錄科之難。父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祠乞夢。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高脚牌。上寫童子六七人五字。稟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尚像。大場斷不出此等題也。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子退而依題作一文。浼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題是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為夢應于錄遺。而於三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也。熱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畢。親友攢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于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者。善戲謔。舉觴謂公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卻與夢應。衆問之。對曰。公子妙齡十九。尚未完姻。猶童子也。六七人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大笑。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之。揭曉日。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

也。長君北場未售。旋就教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網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尚未明。尋至號將場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道矣。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即不見。出廁歸號。問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此矣。有人時少為安靜。無人則公然哭詈不休。問之。言要向某縣顧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即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邀入己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為妙。顧然其言。即求巡場官引至龍門。稟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干休。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條對。忘此事矣。中秋夜正在寫策。忽見纖纖女手。並掩卷上。公吐氣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為。顧以情詭奴。即顧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污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彼於矮屋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冤銷矣。公許之。女

鬼再拜而沒。公場畢而出。往尋顧。知出場日。已匆匆歸去。榜發。公果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摹歐陽詢。而得其奧。人咸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焉。某科奉調入簾。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末。草榜已定。專候拆號揭曉。衆房官聞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一曰。我所取某號。可謂有義必搜。無筆不透矣。又一曰。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影。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對曰。諸公所取為人。老王所取為己。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喜也。或謂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於卷中而羨其書法也。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公曰。硃卷。因悟字乃謄錄之筆。而悟薦中之悞。思欲別取一卷以換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佳。而忘謄錄。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比榜發。生如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貲。復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可支。

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簾章公。秉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以備薦。偶閱一卷。文氣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開窗外巨聲曰。燭花已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窗外呼者。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入。將卷與閱。袁笑曰。此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處。薦之亦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兄典制乎。何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途。亦曾夢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弟。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耶。生不解公言。愕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女於八月初間生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身為婢。五載聞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喜其誠實。留之服役。恩師下問。因具陳之。公亦將場中燭

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誤對之中。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契所為。真可為天下用奴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恃質敏。怯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强完卷。常居三等之末。己亥復值恩科。蕭于是年歲考。幸居三等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晉鄉試。今以歲作科。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寓。日日清晨。隨筆成篇。旋即焚之。飧後外游觀劇。適有演扮關帝單刀赴會者。魯肅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語。蕭聞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夜。猶誦之。黎明見首題子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籌奇別。忽想單刀赴會。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意。三場畢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房而得蕭卷。覽之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惜前後奮筆直書。尚少警策。不能列為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後數試禮闈。年逾七旬。得當

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應試也。年適五十矣。自以為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為有目者賞鑒。較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夤緣于當道。或乞伎於同人。自存必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來。離山四五里。已聽水聲。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是山。忽起大颶。船欲覆沒。各客驚慄。而綢客焚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願。求救于神。須臾風止。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即過局織蟒袍。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售備牲醴香花。到廟酬願。隨行隨治神供。烹魚已盡。而小孤山將近矣。起箧更衣。候至廟登舟上山。倏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客即焚香跪禱曰。弟子自蒙神祐後。刻刻感恩。故于數千里外。已備繡袍金環。今之動神怒者。蓋以修餚未潔。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餚再薦。即將金耳環投之於江。風頗稍緩。適時乃息。綢客又叩頭謝恩。船即順流

而行。未曾登廟。行至半里。見漁艇。網中獲一鱸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即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即藏諸篋中。後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宰牲設餚。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薦牲餚焚楮帛而歸。噫。長江。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之於江。安望再得。乃入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後客舟過小孤山者。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

咫聞錄卷三終

清 慵訥居士著

飛雲

天下蕩心佚志之區夥矣最著者北路之邯鄲西蜀之蠻營此不過行雲流水宿霧棲霞耳惟潮州之六篷船早識遊人之底裏盡羅豪客之資財能使鄙嗇者忽然慷慨亞老者化作少年相傳嶺南有王先生忘其名浙江人老而遊幕其為人也溫厚簡默學問優長案有疑難裁度決斷無不周詳度支出入纖毫無遺雖倜儻揮霍而見友人有寄情雲夢之事輒正言勸阻是以縉紳士大夫重其品行爭相聘延所得束修亦豐年餘七十橐有萬金晚景可怡歸行已決對主人而辭帳與朋友以賦離見其留別詩集杜句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徒傷未拂衣石笥街前却歸去五陵車馬自輕肥又集白香山句云七十無家萬里身一時歸去作閒人風香露重梨花濕野外庭前一種春此得意還鄉之景也又見其謝餞集杜詩云一臥東山三十春天涯風俗自相親更為後會知何地錦里逢迎有主人不嫌野外無供給邂逅無端出餞遲一飯未曾留俗客風流儒雅亦吾師漸老逢春能幾回別家三月一書來滿

堂賓客皆嘆息。且盡生前有限杯。正在應酬唱和之間。一日。有舊僕楊貴來曰。某有下情。欲以上達。第念相公在廣三十餘年。足不踐溫柔之鄉。目不視豔冶之色。言之恐拂大怒。先生曰。寧有人詆我以非乎。寧有人謀我以財乎。子姑言之。楊貴曰。相公接人以禮。待人以德。又誰誹議。相公名昔一時。威震四海。又誰謀財。某之所言者。因昨見紅妓飛雲。極慕相公盛德威儀。謂我能請先生過飲其茶一抱之光。以五十金為酬。小人不敢應許。未識相公肯賞駕。使小人稍肥家計否。先生哂曰。借此以幫爾財。亦可使得。第天下未必有如此便宜之財。恐成畫餅。想欲圖我良金。我已行程在即。過而不留。去亦無礙。因謂楊貴曰。必俟順道而往。不能為此特行也。越日。有同鄉張梧庵來訪。班荊道故。翦韮話情。楊貴在旁同候。張出。楊貴曰。相公答拜時。必須用船。可順道往飛雲船上一行。王曰。是日爾來隨去。楊貴應命。至期。引登妓船。飛雲接進奉茶。招楊貴入。即以所許之金。如數與之。先生即行。雲亦不送。先生回。即吟詩云。卅載已忘孫壽粧。茲為勸僕入迷津。偏逢白髮掃良興。一諾千金此婦人。又過數日。楊貴至妓船。飛雲詢曰。王先生回鄉否。餞行者尚少何人。子能邀至我船。我備餚核。於餞者不費一錢也。子盍為我先容之。楊許諾。逕到張梧庵家說曰。王相公行期已

定。公應餞之。一敘鄉誼也。張曰。我有此心。然居窘鄉。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楊首曰。船妓飛雲。昨云能請王相公來船。桂酒蘭餚。只作請客者備之也。張大喜。使人邀約曰。閣君有遠行。行者必以餞。旅寓褊窄。不堪容膝。故席設飛雲妓船。聊作平原之歡。請勿辭。先生笑曰。我與爾主同鄉。義難却。謹領命。隨作詩曰。莫辭塵土污袈裟。兩鬢蒼蒼興倍加。天若無情憐晚節。夕陽應不照桃花。至期。飛雲治酒以待。主人候舟以迎。舟大水淺。不能近岸。舟人架木為梁。渡客登舟。正在渡時。船移而板脫。滂濞一聲。先生跌入水中矣。飛雲急跳下水。抱先生起。兩人衣衫盡濕。取出錦衣。長短適稱先生之體。深歎飛雲之周到。而誇舟中之富麗也。張曰。以一飯而授先生大驚。心實不安。先生曰。身雖勞而氣猶壯。偶然失足。何足為意。又吟詩云。闇淡衫緋稱老身。滿江春色一時新。無端失足尋常事。水性養花花護人。未幾。鋪筵設席。飛雲把盞進獻。曰先為壓驚。次為上壽。先生興來。換盞交杯。拇戰決勝負。酌沆瀣酒。酣耳熱。不覺紅日西沉。繼之以燭。而黑雲隊隊起矣。倏忽風雨大作。逾時不息。酒闌宴罷。諸友各就所歡之船而去。惟先生獨存。急欲回寓。奈雨聲不止。張梧庵曰。天雨有情留晚客。密雲深鎖到陽臺。先生正襟危坐。俯首不答。飛雲自歸後艙不出。先生為酒所困。斜枕而

寢。至夜半。風雨更驟。篷漏牀濕。溜滴頭上。驚破其夢。大聲疾呼。竟無人應。惟飛雲依聲。裸體持燭而出。娉婷嫋娜。蓮步輕盈。先生見肌膚如雪。不覺情移。持其右臂。飛雲乘勢縱體入懷。邀攜同入房艙。綢繆意洽。午晌方起。于是日一至焉。或間日一至焉。至必飲酒吟詩。晚留而回。飛雲亦頗能詩。一唱一和。竟忘晨夕。而於回家之言亦不題起。其集青蓮句云。南湖秋水夜無煙。歌舞淹留玳瑁筵。此度別離何日見。人疑天上坐樓船。我向淮南攀桂枝。不知霜露入秋衣。美人一笑褰珠箔。問我西行幾日歸。集杜句云。頭白昏昏只醉眠。青娥皓齒在樓船。綠雲清切歌聲上。楚女腰肢亦可憐。來傳纖手送青絲。酒肉如山又一時。語盡還成開口笑。渡頭翠柳豔明眉。茗飲蔗漿攜所有。此生已媿須人扶。紅顏白面花映肉。物色分明待老夫。懷抱何時好一開。隔籬呼取盡餘杯。影遺碧水潛勾引。一日須來一百迴。集香山句云。笙歌杯酒正歡娛。鄉思銷磨逐日無。莫怪氣粗言語大。骰盆思共彩呼盧。亂蓬為鬢布為巾。且喜新正假日頻。從此萬緣都擺落。人間少有別花人。早潮纔落晚潮來。連擊三聲畫鼓催。此地二年留我住。平生相見即眉開。飛雲亦有集青蓮詩云。江水東流猿夜聲。棹歌搖艇月中尋。相邀共醉杯中醁。但願君恩顧妾深。孔雀東飛何處棲。楊花落盡子規啼。為君

留下相思枕。月下沈吟久不歸。羅襪凌波生網塵。今傳尺素報情人。風流肯落他人後。欲歎離聲發絳脣。集香山句云。日高猶睡綠窗中。欲作桃花上面紅。自入春來未同醉。停舟一望思無窮。重開離宴貴留連。一半春消風雨前。忽忽眼塵猶愛睡。愁凝歌黛欲生煙。感物思君歎復歌。正抽碧線繡紅羅。雙蛾解佩啼相送。漠漠紛紛不奈何。先生因病。數日未至船上。忽飛雲遣人問安。並送詩。先生讀之。乃集香山句云。江頭相見日黃昏。雨露猶來一點恩。兩地也應相憶在。門無宿客對誰言。燈前合作一家春。倚石攀蘿歇病身。自是命卑如紙薄。每勞存問媿交親。潛烟疎雨間斜陽。獨自騰騰入醉鄉。尊酒未空歡未盡。薰籠亂搭繡衣裳。兩人眷戀甚繁。不能備載。常自歎曰。誰謂風月場中。勾欄佳麗毫無情義哉。當我前此失足落水時。家中縱有妻妾。未必能援之以手。何其歡愛若斯也。由是愛之慕之。日用飲食。以及纏頭等項。凡有所需。必如其願。未嘗違怫。未及年。而金盡牀頭。飛雲一啟齒。始猶借貸以充其欲。繼則典衣以赴其請。至於無可借無可典。而情淡意冷。猶不捨此而他適。前此當道好友。亦不為禮。謁母厭其無資。白眼相覷。後竟加以詬謫。飛雲猶念其癡情。畀以二百金。先生不辭友朋。悄悄搭船而歸。夫物之害莫如蠱。人之害莫如妓。天下人斷無有不

好色者。其不好色者。皆強以抑之。其或欲附於君子之名。而不敢入於温柔之鄉者。有之。或生成鄙吝。視財如命。而不肯絲毫輕棄者。有之。或身本孱弱。而畏死守命者。有之。均非出於情之自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曰。食色性也。聖賢尚如此。況蚩蚩之民乎。今王先生重視財帛。積之萬鎰之多。守之三十年之久。年餘七十。猶為迷而失守。可知性不可改。愛不可移。然潮邑以舟作居。裝成豔冶而笑春風者。不知凡幾。王先生獨不喪於他妓之手。而獨捐軀以徇於飛雲者。亦由飛雲之巧於鑽營。工於討好。水火不避。故能使之墮其術中。非若他妓之專以粉面而賣錢也。吾想王先生雖得脫離苦海。他日回鄉。入荒荒齋。登危危樓。難告家人婦子以情。倘問在廣得志斂財之景。其將何辭以答之。此事予故不便載。載之以勸將來爾。

楊舟

楊舟。會稽人。勤於誦讀。艱於功名。而簡練揣摩。未嘗間輟。倦則引錐自刺其股。一夕齋中。三更人倦。忽見燈影閃隱約有人。擡頭視之。乃絕色佳麗也。駭之。疑以鄰女。問曰。何家女也。女曰。吾非鄰女。與君有夙昔之緣。故來耳。楊曰。怕被人知有壞顏面。女曰。更深靜寂。又誰知之。楊愛其娟麗。納之。黎明女去。次晚又來。竟至不斷。楊曰。夜來

明去。又勞跋涉。心實不安。女曰。與君緣法不少。何必掛意。由是更靜必至。楊曰。子來茅齋。已月餘矣。到底是何家女子。須實告我。免我常常起疑也。女曰。君不可畏。當實告之。楊曰。伉儷情深。又何畏懼。女曰。我乃九尾狐也。因君雖沈潛於學。非特不得功名。且恐有絕食之憂。特來相救。楊曰。將何以救之。女曰。須教爾學畫。日得微銀。可以餬口。明日開賬與爾買顏料畫筆。以教之。於是女不回去。竟如夫婦。先教以用筆之訣。次教以襯托點苔之訣。三四月間。楊亦知畫法矣。兩日畫鹿一張。而鹿睛必須女點。天然精神意致。恍如生成。無不愛售。由是楊舟頗得畫家之名。而食豐履厚矣。朋來憧憧。皆以為楊得能畫之名。而楊之戀女情切。亦不歸家。致妻怨恫。始則請楊回家詬讓。繼而吵鬧到門。而女總低心下氣。逆來順受。故其妻亦不蹭蹋於女。後楊舟以受氣難忍。以女之來歷。一一告諸妻。妻曰。既是狐狸。已改女形。見人並不避忌。不妨接至家中。同受其益。楊然之。於是同處一室。已有年餘。楊固愛狐之豔麗。又喜其服事周到。無不合意。竟不至妻房。妻恨益深。訴於父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是有夫而等無夫矣。大哭於庭。其父慰之曰。此乃狐也。鬧之必遭毒。子姑容之。我自有道。勸女歸。囑其不可聲張。其父備銀。密往江西天師府控之。越日。女乃淚向楊

曰時勸汝與妻和好不可切近我身而蓄妻之慾也爾不聽今我命喪於爾之手矣楊曰變莫如我胡為出此言也女曰爾岳父告在天師府矣已遣神將圍住不能逃此一劫楊猶慰之女含淚梳洗天光皎潔紅日無雲只聽霹靂一聲地若震動而卓上水碗中浮起寸長狐狸也女亦不見楊大哭失聲備棺收殮將狐之平日穿戴服物盡入棺中造墓以葬而楊坐亦哭臥亦哭人慰之亦哭兩目失明醫治乃愈今所畫麂形雖如前而神全無楊亦苦之無極至今有人向問楊仍然哭而訴焉

野史氏曰妖之為害也天宜擊之是狐知楊乃餓夫化女教技使之餬口以延其生可謂仁矣天復以雷滅豈天師之輕信人詞枉於施法哉蓋楊本餓夫自得此狐幾成巨富狐已犯違天之條故不能全其死焉得此一斷楊當釋然安其命矣

養鳥報

予聞之外祖母言山西安邑縣有一富室萬姓性甚慳吝好養雀鳥凡禽中之百舌畫眉鸚鵡別哥之類俱以金絲璧籠貯之每當春夏之交園林深處翠竹菁密之間愛其閒關調舌聲韻悠揚提籠懸杪挈酒攜柑靜以聽之獨領天機之妙竟忘人世之情偶有客至從不殺雞為黍而食即貴冑到門使子弟迎之亦不現形露面真所

謂泉石膏肓。煙霞錮疾者也。庭中懸一綠鸚鵡。設以銅架。繫之金索。能作人言。名曰綠衣娘。靈慧異常。凡耳有所聞。即口能學之。而且毛色鮮妍。鼓翅而舞。綠羽襯以紅毛。萬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此禽中之嫦娥也。一日夙興。萬往視。撲架而斃。扼腕歎惜良久。命小奴用木匣貯而埋之。忽報邑宰往鄉相驗。路過其門。遽入拜之。萬使其子見之。宰怒。萬不得已出見。鄉間人從未見過官長。且以地方官蒞此。儀仗鮮明。騶從吆喝。更覺顯耀。一家忽遽。奴僕慌張。忘收木匣。宰啟視之。見有嬰小手一隻。血色鮮紅。宰大驚曰。此乃採生折割之家也。害人不淺矣。我素不輕入鄉紳之家。今忽至此。得破其案。殆有神助。當治之以除民患。即正色厲聲吩咐關門。追起屍身。萬愕然。不能自白。宰令役趨上。褫衣。械赴縣獄。寘諸深室地阱中。加以桎梏。萬不勝其苦。宰反復推求。不得確情。加以三木。萬畏刑招認。總不得其屍身。不能定案。宰又拘其家人婦子到案。逐一細跟究。亦無端倪。宰曰。有手必有身。又復提犯鞫之。文卷木匣。俱在案上。忽聞匣中有翼翼之聲。宰命吏開匣視之。見嬰兒小手。宛轉而動。仍化鸚鵡。飛立匣上。呼曰。萬某。爾知罪乎。爾在囹圄。猶鳥之在籠也。爾用徽纆。猶我之索拘銅架也。怨已報矣。遂飛去。一堂喧然。共訝養鳥取樂之報也。案始釋。萬雖得回家。而家產

已破。悔無及矣。

野史氏曰。禍之來也由於孽。初以膏粱可恃。而輕視禽族。取其能啟耳目之歡。以消閒遊之日。殘不加痛。死不加憐。不知天之生是物也。何嘗有巨細之分。而其界是德也。亦何嘗有厚薄之殊。奚可恃人靈於禽。張羅以收之。樊籠以揵之。生而育之。死而棄之。其殘忍刻薄。蔑以加矣。無怪拂天之怒。化其形而陷其罪。天不置之於死者。究由人貴於禽耳。然身罹兇妄。蕩盡家財。天故示之。以為愛育禽鳥者戒。

賣監生

世之以貧而起家者。多由節儉。善估便宜。因以便宜。致有喫虧。浙人有姓陳者。始為佃傭。有子四人。同力合作。春則鋤雨犁雲。冬則樵山漁澤。妻孥織席袓衣。漸成小康心思體面。欲托京客代捐監生。既懼銀之過大。又防吞之不捐。朝夕躊躇。游移未決仍然一老農夫。其鄰居監生王姓者。深知陳意。將居除夕。無以卒歲。欺其不顧利害。只圖便宜。將計就計。以監照與之賣之。彼必受餌樂從。吾可安躭過年矣。謂陳曰。子欲捐監。必托京客。今之可信者。寧有幾人。見銀圖吞者。往往有之。且部價難減。不如將我監生賣之。我願讓價。子怕吞銀。我將監照交與收執。老靠已極。我為民子為監

生何如。陳曰。要銀多少。曰。一監生須捐銀一百三十錠。今讓三十。予與我百金可也。陳曰。八十金。幾罷。王曰。如命。陳曰。年內先交三十金。餘俟新年二月付畢。王以挪措無門。得此三十金。亦可度歲。又許之。陳曰。爾將監照賣我。必要立券。免生後悔。王遂寫據。並監照。交與陳娘。陳取銀三十兩與之。餘銀王亦欲其寫立限字。陳亦邀人書據。而畫押交之。王得安逸過年。至元旦。陳戴頂欣欣得意。敬神拜祖賀年。鄰居問曰。子何時捐納功名。吾輩竟不知也。陳曰。王某已將監生賣與我矣。爾等往看王某已不帶頂矣。鄰眾笑曰。他物可買。功名不可賣也。陳曰。功名以執照為主。今王之照已在我手。亦不怕其翻悔也。眾曰。執照載明三代履歷。子能買照。不能改其三代履歷。若使官知。或被告發。非特不能戴頂。并欲治冒濫功名之罪。由此爾家業恐不能保矣。速還之為是。陳曰。我已付銀三十。奈何。眾曰。棄之為妙。陳即往王家曰。憑照帶頂眾以為不能將子之照作我之照也。吾將照還汝。即還我銀也。王曰。賣買分明。不能翻悔。尚有五十金。吾已抵用。爾有票在。至日不可延緩。陳曰。眾說買照有罪。吾以農夫受刑。何足為羞。子寧肯丟臉乎。王曰。我貧寠甚矣。監生尚欲賣人。焉懼丟臉。子賴銀。吾將控之。陳見事不諧矣。挽鄰居說情。又與王銀二十兩。始得還票納照。以致喧

傳一時競為美談。吁。目不識丁者。當守故拙而已。乃竟自忘出身。而妄欲附于青衿之列。致手胼足胝之資。輕送于異想天開之事。從知儒與富本為相忌。故王以監生而至貧。陳以買監生而喪財矣。

虎拆家

乾隆己酉四月間。浙寧西鄉。大虎失倚傍之山。而迷行平疇之所。四野橫跨。爪印如盤。民皆慌張。罾湖鄉有王永春者。為富不仁。醜名滿邑。其廬前後皆河。園栽綠竹。房雖靈瓏。而人甚齷齪。早起從後籬門出過橋。遇人。指虎爪印而視之曰。虎已至境矣。永春急閉籬門。忙趨至前。欲關門以杜虎患。誰知虎見林箐深密。認以為山。逕由進屋。其廳之西室。延一蒙師周秀才居之。以作書館。館外有衚衕一條。鄰居幼子。攜書上學。虎見之。即縱身撲去。虎力過大而逾幼子之頭。驚倒仆地。旁有一人。手持棍擊之。虎用爪抓去。而若人之頭面皮肉盡脫去。而流血漂杵矣。未幾而殞。虎入書館。向牀坐視。而周秀才蒙頭裹衾。魂不附體。未幾虎出。周秀才即裸身踰牕而逃。虎至廳入廳後間。滿房皆酒。三層高疊。虎倚酒壜貼身搔癢。壜側跌地。而聲響如炮。虎驚亂跳。一間醞釀盡如泉湧。百餘缸甕盡為瓦裂。慌入左門。進王永春內房。陳設輝煌。金

光爍爛虎見異境又復亂跳跳入牀上虎身重而籐牀已穿虎陷其中虎用力縱之而牀架在虎頸虎帶枷橫行直撞衝至東則東物盡衝至西則西物盡迨虎脫枷而陳設俱破裂如柴虎出院中遇牆則倒折壁則穿王永春見虎勢兇湧入城報官官會軍門委營弁二員圍鎗兵十六名躲身施鎗彈至虎身而不能穿其皮虎亦不知也鄰居之強有力者俱登瓦上穿穴而視思欲以計斃之總無善策一人見虎昂首開口而坐用三寸許大毛竹直插其口虎嚙竹如蔗以石擲之不驚不動虎則口還地而嘯地皆震動偶而施威背高丈餘官兵皆退民亦無法可致傍晚虎進衙衙倚壁踞之一人輕步入室從壁隙力施長刀穿去虎覺身疼直縱出來一層戶一棍擊去適中其鼻頭眩頸屈衆棍齊擊而斃虎雖除而若家之渠渠夏屋盡爲瀸瀸涼亭矣舁虎入廳量其身長九尺尾亦長九尺重八百觔四方士女雲集而來觀者如蛭如蟻二畝之宅焉能容數萬人之足於是高豎數丈杉木繫之屋簷虎懸木上夜然巨燈以灼之觀者如市三日夜乃稀剝皮以獻神作爲座褥剜肉以贈鄰各嘗異味肉色如灰而臭氣如烟味帶鹹而韌如革雖有利齒不能碎其一臠也其鬚可作牙籤齒長三寸餘可作石墊是虎之大極矣酬神演劇答謝力士葺治房宇已化數

千金。居之日。倀鬼失虎無依。日夜鬭擾。又延僧建醮驅之。乃安。安未幾日。官欲虎骨永春不允。官許銀二百售之。永春貪財而送。詎知官收骨而負銀。永春又上控各憲。批准給領。乃散家去其半。是虎之來。為拆其家而來也。永春平日刻薄成家。而安如磐石。不畏官勢。不懼民害。破其家者。惟有虎也。是永春應以虎而破家。虎應以永春而死矣。兩者之害。神使之也。

延安府署樓

壬戌夏月。予時病瘧。杜門懸車。大雨時行。終夜不止。天曉晴霽。日上三竿。起而坐食。適姚農山來訪。予曰。良友遠來。有異聞乎。盍為我言之。以供他日西牕翦燭之談劇也。姚以事有奇異。喟然曰。先嚴官陝中時。刑名幕友張玉齋言。延安府署。西有小院中有樓三楹。對面有廊廡。扃鑰有年。逢太守新蒞此任。加一封條。按任黏加。而條堆成寸矣。乾隆年間。太守某。延金先生號抱谷者。入主講席。賓主極稱相得。夏月苦暑思欲得一涼處。與太守言曰。西樓宏敞。扃不啟之。太守以多年扃閉之室。前人不敢居此者。必有故也。與其居而不寧。不若順其舊而得安也。先生氣豪胆壯。曰。室應人居。有人閉之。必有人開之。此一定之理也。閉之。知其從何而閉也。即有怪。吾不畏矣。

請即啟之。太守命僕開之。見枯枝敗葉。累滿階除。鴿翎鼠糞。平鋪堂構。蓬蒿塞其徑。蛛網當其天。又鳩工拂塵去垢。剗草洗苔。自日上三竿。開門整潔完畢。而夕陽已頹。月上東牆。塗墍飾壁。鋪案陳几。與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納涼。恰有一種情致。忽伺候者。仰見對面樓上。有少年婦人。將頭取下。置於膝上。持櫛梳洗。項血漂流。灑如細雨。沾入人身。冷如霜露。一股冷氣難受。衆皆譁然奔逸。太守亦為毛竦。起而出。牆見奔逸諸人。仆臥于地。有咬牙擊齒者。有鼓寒戰慄而聲唏噓者。太守即命扛臥于房。設法醫治。惟金先生不出。太守曰。真胆大也。令人入視之。不見。尋至樓簷後廁中。倒仆于地。急扶持而出。昏昏然不知人事。以薑湯灌之。移時乃甦。問之茫然。亦不解何入廁也。太守勸曰。先生不信我言。致鬼神戲侮。令仍閉之。越日皆愈。先生又曰。妖由人興。予立心正直。何懼鬼物。吾有法以治之。次日。先生用爆竹火藥。轟然擊之。烟結其房。不見人面。太守令人舁梯。率壯丁健役數十人。持械執戟。一擁而登樓。逮進樓間。中列古畫。兩旁陳設樽罍。雖是瓦缶。悉由古制。片片剝落。左邊一房。牙籤玉軸。縹上隱隱有字。皆蝌蚪文。人莫能識。後至小樓覷之。見繡簾垂掛。簾絲半脫。室內箱牀粧臺椸枷。無不整潔。啟帷視之。見翠被錦衾。似有人睡。觸手成灰。中有無頭婦人。裸體

乾枯。不識何代屍身。太守具棺而殮。葬於北邙山下。文以祭之。詩以弔之。文已無傳。惟詩尚記得七律結尾一聯半軀骨肉今猶在。獨臥高樓數百年之句。金先生命僕灑掃潔淨。攜衾下榻其上。後聞居之亦無他異。查延安府乃陝之邊疆。或疑即李華弔古戰場處也。是女之屍。蓋以兵燹傾陷其家。賊逼不從。願以身殉。保全名節。治後蕩平。室改為衙。見有女屍。扃而封之。白骨閑戶。無怪作祟。而官之居此者。不過三年五載。祇求避凶而已。故歷加封條。今金以避暑而開。太守整其房。瘞其骨。則死以入土為安。住之者自亦適然矣。

呂大生

黔之四方井。有土地祠。甚著靈異。鄉有銀會。用骰搖之。以點多者得銀。鄉人呂大生遇會期。思想得銀。夢中竟出囈語。其妻聞之。次早勸呂赴祠。焚香點燭。許愿求得。呂如其言。拜跪禱告。祠中設有盃珓。分上中下三等。凡祈求者。擲之以驗神之許不許也。呂亦擲之。得上上美籤。以為神已許也。欣欣得意。及至搖會之家。眾人已齊。骰子入盒。令呂先搖之。啟視則共成六點也。見如此少色。焉能得會。暗思競傳神靈。何於我獨不施靈。後諸人以次搖之。俱成六點。眾議准先不准後。呂得五百金。益感神之

靈而奇也。刑牲虔酬。喧傳一時。香火更盛。自後土人敬神。宰雞瀝血。用雞毛沾在神檻。神像亦為雞血糢糊。是雖為敬。而似乎褻之。鄉人議令人酬愿者。只以雞冠瀝血而奠。隨即放之祠外山上。廟祝無須喂養。雞亦不往他走。惡獸亦不食之。更徵其異。前以一草亭而供此神。近則改建祠宇。金光燦爛。炫耀奪目。予奉差過此。停輿而望。山亦秀媚。是蓋由於山之靈氣而結成靈異之神也。

送鐘

廣東為富庶之區。重在洋物。民間凡有喜事。莫不鬭麗爭華。昔有大憲生辰。官紳士商。各獻奇珍。迎合趨逢。洋商某思內地寶物。衙中都有。惟以洋貨為重。遂出重貲鉅萬。購得西洋自鳴鐘。高五尺。機關靈動。八音克諧。按時呈牌。不爽毫釐。至期呈送。為顯者壽。斯時僚采畢見。和容愉色。忽見家人手持紅柬曰。洋商送鐘。請謁拜壽。大憲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極人臣。欲享期頤之壽。他物俱可送。何獨送我以鐘。鐘與終字不同而音同。使我心驚肉戰。是該商明假此以咒我也。情殊可恨。即令人將鐘擡至大堂。用鐵杵擊碎。將商發縣訊問。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人求饒。不准。後情與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鐘而見長。今反以鐘而賈禍。從知話言固當謹慎。而餽送亦

愬審音。吾故載之。以為刻意逢迎。漫不警心者。作勵頌焉。

海中巨魚

海中巨魚。名人說部。已言之詳矣。予聞湖州澄海縣。有泛海貿易。姓金名鏞者。駕洋艘出樟林鎮口。放大洋。浪高風急。水如飛立。横衝直擊。左傾右側。舟中人顛仆頭眩。嘔逆不絕。忽見水若藍色。突起一山。横於舟前。約長千丈。乍沉乍浮。至夜始消。又一日。滿海無風。而船浮水面。膠滯不前。倏而水面高百餘丈。咂水有聲。舟如横側入深洞中。昏黑不測。舟子曰。入魚腹矣。相聚而泣。忽聞大潮聲起。將船湧出水上。高十餘丈。飛至山前沙灘而墜。舟子曰。吾生矣。此乃巨魚噴水。帶舟而出也。遂與舟子上岸行至山下。見有居民。問曰。此伊藍埠也。地屬琉球。去閩廣萬餘里矣。遂易薪米。將船修補而歸。夫天下之大。而莫測者。莫如海。而物之大。而莫測者。莫如魚。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者。不知其幾千里也。千里之魚。而遇數丈之舟。吸而入。噴而出。魚亦何嘗知也。噫。世之人自誇為大者。蓋亦井底窺天也。

山和尚

浙之於潛縣。嚴巒谷錯。草木茸蒨。怪異恒多。邑有大村。離城百里。村人有譚昇者。入

城探親。行至半途。夕陽已頹。禽鳥歸巢。遥望前山林掩烟光迷離。急趨赴之。乃茅屋一椽。圍以柵欄。燈火熒熒。中有數人。據地而飲。見客起立。訊問何來。昇告以迷路至此。乞暫借棲。遂同入室。數人飲畢。匆遽而去。孤栖獨宿。不能成寐。夜半。月色皎潔。照見山腰。有怪緇衣露頂。青面獠牙。直趨而下。至茅簷。穴隙相窺。知內有人。即伏地膜拜。起即開口。吹開柵欄。正欲穿屋。昇恐甚。欲匿無由。適有數人回。其怪遂遁。齊聲喊追。至山灣。隱形不見。衆回曰。此怪名為山和尚。盤踞此山。百有餘載。喜食生人腦。我等燒炭者。人衆氣旺。喧擾其巢。前月來某等入窰。將炊夫吹食子不遇我。幾飽怪腹矣。昇聞之。坐以待旦。急同窰人擔炭而回。夫怪陰物也。人陽物也。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滅。茲怪之畏燒窰者。以其陽之盛也。今昇以一人而遇大怪。陰盛極矣。適遇衆回。乃免。亦由若人之不飽怪腹而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物難自主矣

驟長人

廣西宣化縣署中。有一更夫。力大人懶。誰倩為傭。迫于饑寒。因充是役。一日病傷寒。周身骨節疼痛。呼號五晝夜。而身長七尺餘矣。肩不見寬。腰不見廣。所長者惟骨。故站如竹竿。前之能肩二百觔者。今祗肩三十觔。左江王總戎聞之。招入隊伍。教以弓

箭。僅能決拾三力之弓。教以鳥鎗籐牌。轉身固慢。進退亦遲。縱跳更不能矣。竟為無用之物。于旗、鑼、耀門。出而拜客。登場操演時。令其掌傘。官坐馬上。若人站于地下。頭與頂帽齊。撐傘當日。甚為合式。王總戎亦深喜之。夫人之生也。骨格天成。長者不能使之短。短者不能使之長。今若人于壯年時。一病而長加其半。且能于五日內。筋骨皮革。驟長三尺。皆非內比。如何能長于一時焉。雖博于古。精于理者。不能窮其所以。此真怪事。可書之以博聞也。

泥皁隸賒酒

維揚瓜州有一廟。中設神像。兩旁置判官之外。又塑皁隸。身繫腰牌。內有一皁隸。常至酒肆沽酒而飲。肆中人問之。乃曰。作寓於廟內也。一日。向肆中賒酒一壺。肆中以常常交易。熟認其面。與之。問其姓名。而記之於簿。次日又賒一壺。三日又賒一壺。自後不來沽酒。亦不還酒錢。攜去酒壺。亦不送來。肆人往廟問之。並無其人。心甚異焉。出至神殿上。見旁立泥皁隸。面目逼肖賒酒之人。酒壺在於足旁。肆人疑曰。寧賒酒者。即此皁隸乎。因視腰牌姓名。與賒酒者相同。提壺啟視。酒剩半而皆水矣。喧傳一時。惑起羣心。於是有燒香點燭者。有以圖事而許願者。求之頗應。自後香煙盛於中座之

神。夫廟之塑皂隸也。不過好事者為之。初不計其活而靈若是也。然物之成也。必有其數。有其數。必有其運。昔者袁柳庄見一時塑成四神之像。為之相之曰。富貴貧賤也。後一廟里下。科甲不斷。一廟里下。倉滿箱盈。一廟里下。蓽輅藍縷。一廟里下。跟官著役。數百年來。竟無變遷。此蓋由神之數而定也。是皂隸蓋亦數應靈。而運亦應與也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興湖州。凡城隍廟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貲鳩工。自塑形像於傍。高帽皂衣。腰牌書己姓名。望死後可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以王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有皂役吳太者。即塑己貌於旁。書名姓於腰牌之上。是皂隸也。平日心極慈祥。見竹板之厚者。必磨刮以薄之。枷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說。而吳太亦相繼而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必應。土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旁南面而立。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舁出燬之。眾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多矣。安其靈。即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今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着即顯靈破之。其案某

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媳，不甘再行穢事，令兒輩忿恨，力拒之。某於中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敘舊，婦堅不允。婦亦嘗節，大飲醉臥。某即攜刀潛至其房，將婦連戳三刀，即斃。某即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即着皂隸護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即燬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氏？曰：金邑人。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衆客曰：某婦好好在家，案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趁船歸乎？衆曰：爾乃鄉親，有何不可。某即附船回里，甫上岸，差即獲。回首視之，客無船無矣。送之於官，官問之，曰：能收犯于千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由是民間祀神者，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歲時伏臘，祀享者絡繹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酒飯，監其肉，曬其皮，節其酒，運之家，可食數月。夫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直為神，皂隸亦可以神也。然觀其平日忠厚為懷，自無惡跡，無惡跡可依神為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餕餘者，亦忠厚之報耶。諺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高淮齊人。有内姪某。十五歲時。曾得一病。每小遺則陰囊疼痛。如有人闇割者。溺中有紅白牛毛數十莖。後數月。不藥而愈。又新村劉乙。盛夏有事赴郡。還延月餘。忽腹中痛不可忍。房主恐其病斃遺累。令兩人扶出。劉亦無計。急買肩輿馳歸。延醫治之。醫念劉久客他所。炎歊暑炙。鬱火内結。用大黃芒硝等劑下之。三劑。忽瀉黑殼小蟲升餘。水乾則羣然飛去。病雖治。而醫者不知何症。後亦無他異。書之以俟扁盧叩焉。

鬼悞

安徽八卦門外。尤劉二姓。比屋而居。尤常外出。妻在中庭低頭縫紉。日午。有美婦人風致娟然。飄忽而進。遂於庭前問是劉家否。婦猛答曰。間壁姓劉。我家姓尤也。美人羞縮逡巡曰。是我錯悞來找他。是我錯悞來找他。遂出。尤婦責幼女曰。誰開大門。都不關閉。趨出。見門扃閉如舊。母女驚異。是日。劉宅亦見美人進門。夜靜。其妾無故自經。脚不離地。惟以細紅絨線。扣套頸上而已。鬼既以冤孽索償。而猶未辨其姓氏。萬一誤索。不知閻羅何以處之。

某中丞

一官家子。遠遊滇南。與大中丞某公有舊。留居于署。款洽頗優。夏日苦暑。偶與諸友

談及鬼事以銷炎悶正在喧笑間而中丞適至聞之曰諸君喜談鬼耶曾見鬼否衆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我在粤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為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没子幼家貧我即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初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閽對曰某亦心駭已自焌閣後窺看見某爺立馬侍於堂簷之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來拜必有異也即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平日曰世上人在情在者居多兄乃死更加憐運我骸骨遣我妻孥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問曰吾兄已應修文之詔得無誤耶對曰不悞上帝念我一生無欺人事簡為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往念兄情同骨肉不避嫌疑故來之余曰聰明正直為神閣下可稱無愧未識庸庸碌碌如我者終何如也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書紳終身佩之言畢茶至喚之而不飲立身告辭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因即專人赴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修葺見新開光未久詢之土人神極靈顯余復焚牒以賀嗣後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

之。將近二十年矣。自忝擢封疆以來。恒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二語。實我居官良方。故無論官衙私居。以及旅傳舟舍。必將此二語鉛槧座右。上下內外。不議我為刻者。皆好友諄切相告之功也。言畢。一友人曰。夙聞大貴之人。鬼神畏之。公有一命之榮。而白晝鬼與周旋。何此鬼不畏貴人耶。官家子曰。鬼神何可概論哉。陰陽雖無二理。邪正自分兩途。使司馬而為邪鬼。將避正之不暇。寧敢分賓抗禮相與話舊乎。如司馬者。既以事無欺人。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其陰陽雖隔。而正直相同。故得此二語。即為終身之金石。是二語即以報中丞之德也。眾皆歡笑而散。官家子在滇。深荷中丞噓植。稍得膏腴。次年冬。中丞以疾而終於節署。官家子為之清理公私。送歸舊址焉。

狗哺嬰兒

有狗而哺嬰兒者。嘉慶丙子事也。李生從欽州來。見余誌近日怪事。閱至狗報恩一節。曰。狗之奇。無有奇于欽州之事者。此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史所未載也。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名曰並妻。以長為尊。欽州某鄉士民家康過佚。有三妻。長妻妬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遠出。日謁羣妻。咸凝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見子

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穢室。次妻歸不見兒。出而喊曰。誰抱吾兒以往。鄰曰。並不見他人之入爾室。出爾室也。尋之無蹤。私想之。必獨婦藏而欲害是子也。不敢過問。惟日夜啼哭而已。旬餘日。夫忽回。驚知之。即向長妻跟追。初猶不吐。痛擊三四次。刑楚難忍。方告前情。忙入穢室。見牡狗俯息草窠中。乳小狗。兼乳嬰兒。急抱而走。喜告次妻曰。兒已得矣。次妻曰。兒在誰家。夫曰。余家之狗。慈于余婦。昔者令尹子文。生而棄于野。虎乳之。今是子棄穢室而狗乳之。他日必出人頭地。須珍護之。對長妻曰。狗尚知憫人之死。兒子不死。乃命也。命難奪矣。何苦用此毒心。以成惡名乎。且殺子有條。子其改之。長妻默然不應。相安數月。夫復出。辱逼更甚。次妻避其鋒。抱兒歸母家。其兄恨極。控之于庭。刺史唐直圃。亦早聞狗哺嬰兒之事。准其詞。而傳其長妻至案。大加呵斥。即將次者所生之子。交與長者。令好好撫養。諭曰。子之惡已成案矣。如再起惡屋惡烏之心。而暗滅是子。當重治以罪。不再寬恕。夫獸之中。依人為食者。狗也。以其性之近乎人也。故能管家。能知報恩。今能知主人之兒而恤之。分其乳以飼之。是超乎衆狗之外。而實賴乎人也。吁。世之欲食人欲殺人者。不知凡幾。則是曾狗之不若也。可恨也夫。

咫聞錄卷四終

清 慵訥居士著

秋豔

錢勝。好種海棠。灌溉不失。每當秋色盛開。邀朋縱飲。忽忽八月。海棠含葩。尚未吐豔勤以栽培。可稱惜花之史。欲其開放。苦無羯鼓之催。正徘徊間。見女郎紅衣綠襯。穿花而出。嬌豔異常。風神絕世。錢若忘所自來。亦不知是何家眷屬。欲相問訊。恐嫌孟浪。目注神遊。女嫣然一笑。身後老嫗催女去。女乃輕移細步。秋波轉送。錢不覺神魂飛越。回至書齋。顛倒夢想。寢食俱忘。一夕。月朗風清。憑欄思想。忽見花間隱約有人。冉冉前進。視之。乃日前後園所見女郎也。頓解心胸之悶。竟忘瓜李之嫌。遂問女郎曰。僕本癡人。自見花容。病同君瑞。既之東廂可借。又無燕子傳情。今何幸而得光降鄙園也。女曰。妾秋豔也。感君重恩。故來相報。錢曰。昔日隨侍老嫗。可同來耶。女曰。無。錢曰。露冷風寒。恐殘玉貌。請入室。女曰。內有人否。錢曰。空齋。既携手揭簾而入。女曰。花中菊有鴛鴦之名。蓮有並頭之號。何以海棠獨無也。錢諳其意。竟懷抱登牀。擁衾而卧。雞鳴而起。早去晚來。已將半月。錢覺身體輕鬆。精神暢爽。有仙人風味。自喜遇之

奇也。轉念室後無隣。何家情女來此。秋豔已知其念。哂曰。郎君疑妾乎。請從此別。錢苦留之。女曰。緣已盡矣。留亦無益。郎若有情。後當留意。至花深處而潑。次早到後園。見海棠兩朵並蒂而開。燦爛若錦。適合秋豔所問之語。即以秋豔呼之。無風自搖。每至節序。虔設酒果爲文奠之。文曰。嗚呼。予美云亡。幽愁孰訴。憚佳期之難再。嗟良夕之已虛。維彼海棠。厥名思婦。恒寄生於庭院。復吐豔於秋風。嘖嫌有色而無香。洵足娛朝而永夕。忽訝幻奇工化。俄驚色相天然。彼姝者子。實獲我心。有美一人。願言思伯。姗姗其來。宛若星娥之下降。娟娟不絕。渾如月姊之重逢。步芸閣而容與。倚翠帷而綽約。一夕定情。薦陳枕席。百年偕老。託締絲蘿。覩褊䙴之舞袖。鶴立鸞迴。聆宛轉之歌喉。鶯啼燕語。信同海誓山盟。指望天長地久。無如好物不堅。恩情易斷。請從此逝。無端影滅而音沉。悵莫能留。不禁食忘而寢廢。漫憶儀容於洛水。空懷雲雨於巫山。自是三生石上。相見無期。連理枝頭。徒悲獨活。愛而不見。傷如之何。猶幸一叢燦爛。還忻靈爽之式憑。此處勾留。再冀芳魂之相接。薄具園蔬。聊供杯酌。伏祈來格。用慰離衷。讀文時。海棠躍躍而動。若受享焉

大能、

大龜山在應山縣城外高峻可二十里陝人有力士余子恒者善鳥鎗戊子冬雨雪方霽裹糧入山至綠竹萬餘之處見葉密枝阿四圍團結若駕重物狀細細仰窺隙際有大黑熊深目而猳喙長三丈餘將竹梢用手編如滿團踞坐其上開鎗一擊急遺鎗入避小石穴中但聞穴外破竹裂木山崩水決之聲吼如雷震久而寂靜伸頸窺之洞口光明寬敞石已磨平幸未穿不然幾遭害矣前後三里餘竹木俱為蹂躪推聚於小山之側遺鎗圍而成扁急行十里許見黑熊仍在對面山腰大石上低頭坐哺其子子亦長五六尺子恒膽落不敢逕過蹲伏於巖此物忽然將子擲於石上立身騰躍大吽而儼予恒匍匐繞徑而出兩日始達大路詢之居民咸曰深山大澤實生怪物予所見者乃熊羆之屬也幸擊其牝若遇其壯必為虀粉矣予恒蹌踉而返曰我欲殺人人必殺我我欲食獸獸必食我將軍難免陣中亡此言真不欺也由是畢生不復獵較焉

張生

黔省乾隆乙卯科鄉試頭場已畢二場點名時巡綽官見宙字號中先有一人長鬚白皙佇立而泣問曰誰也號卒對曰入場侍中之舉子也使問泣以何事不答啓而

見之問係何學生員再拜稽首而對曰陝人也巡綽官曰陝人何得混入黔闈對曰狂者張生殺予幼子今特來索命耳官曰然則子乃鬼也今爾子已死矣不能復生念張生終夜勤求數年辛苦姑令完結三塲能延僧誦經以消懺悔則捨之不能則滅之未晚也對曰絕人宗祀此過之大者已請於帝許我報怨矣遂不見至午果有張生持卷蹌踉而來官與號卒詳言之生曰予少時讀書山莊喚幼僕有義取飯來遲以硯擊之應手而絕公所見者必僕之父也即跪而求曰吾非有意殺爾子也不過一時之忿擲之以硯喝之使改誰知適害其命今願延僧誦經以超兔子其全我祝畢立於號外總不敢入時已封門塲規甚嚴勉強歸號至夜半而卒號卒報之於官官為相驗并屍收殮見號內牆上題有一詩云迴憶小年性過剛一朝忿恨命難償未招王法申寃枉冥責無遺天道彰予見世人廣刻文昌帝君勸世文雖屬後人附會細味其言實足以持身立世也觀張生之事念奴僕待以寬恕之句玩之而實有味焉

泰山

泰山為五嶽之尊在山東泰安縣山之上廟觀聳叠古蹟重重神靈赫赫登臨遊玩

者寄跡吟詩禮拜燒香者摩肩接踵春夏尤盛山頂有東嶽廟聞有虎豹守護山門入其廟當肅然起敬不可慢以招禍也昔年一士人閒遊此山見諸人從山下手執香楮三步一拜匍匐蛇行趨至山頂入廟進香跪拜之間無情容亦無懈骨士人曰此真所謂必恭敬止也忽見一美婦弓鞋寸許跪於神前士人遂在婦後亦作跪拜之形以兩指量婦足分寸其婦起立而士人兩指黏於地若生成焉士人失其形如癡如迷口之所言者皆神責之語廟中人聚而視者不下萬目半日手乃脫已不醒人事矣扛移至家三日乃甦後聞士人閉門坐省不敢見人坐而待斃而已又有夫婦在家齋戒數月入山許願至山下宿店一時情起遂犯不潔次早不起叩門不應店主劈戶視之夫婦赤身摟抱僵於牀上同時又有蘇州香客攜妻及子媳四人亦往山進香至妓店其子與妓苟合行至半途衆見大石自山頭如飛而來由香客腦頂擦過直至山腰而墜視之乃其子與妓之頭後聞蘇州香客回時得夢云是神懲其淫也於是遠近士民聞神之靈來者無不誠敬齋潔焉夫嶽神乃福神也彼齋心向慕齋戒沐浴而來者原為求福茲神之異乃加以禍可知福非可求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神不能以子之求而概與以福也況一心舉動天地皆知彼欲

求福者。猶敢自臨殃地。是罔民也。其能不加之以殛。殛之正。所以使人改惡從善也。

黑虎

開縣深山谷中。有張獻忠墓。懸流千仞。人跡罕到。昔有行人。日旰過之。忽聞腥風撲鼻。木葉蕭蕭。突見黑虎自墓咆哮而出。搏一人去。自後無人敢入此山者。嗟嗟。獻賊遺害。不可勝計。豈數百年餘毒尚在乎。不然。年久朽骨。何能化虎。

宰豬無血

大理伍家。世祀壇神。三年一醮。謂之慶壇。巫人張掛神像。例用牲血對門。有屠。遂招致之。將豬綑絆。迎於案前。用尖刀向豬項下一攛。刀出無血。如是者三。衆見屠頭上黑氣一團衝出。屠撲地。與豬同斃焉。屠家興訟。邑宰驗屍無傷。責令事主買棺掩埋之。

韓生

乾隆丙午。淮北大饑。道殣相望。有書生韓姓。年甫弱冠。讀書鄉塾。離家百里。廢學而返。蹇以代步。天晚。行至十字路。驢蹶而起。視之。乃一餓莩。橫臥於路。大驚。急急南去。口渴心燥。鬼燐狐嘯。毛髮竦然。策蹇疾行。約更許。月落參橫。至一朱門。門啟不閉。生

幸有人居。逕歷階趨進。乞求水火。無童僕應門。隨喊隨行。直至後院。聞樓上有少女嬌情聲。生曰。失路借宿。女曰。可在左首樓房。拾級而上。女於牀頭取出火具。令取火燃燈。生燭之。見女年輕。容雖病色。乃畫中人也。愛之慕之。女曰。我饑矣。幕後有米炭。為我煮一甌粥。生如其言。煎熟進之。女一飲而盡。坐而言曰。子何人斯。寅夜至此。生曰。予讀書人也。由館至家。路隔百里。驢乏力行。不能趕歸。並述路上之景。女涕泗漣如。曰。吾父死於痢。吾母死於疫。一家百口。盡為癘死。大廈百間。剩我一人。生聞之大恐。擁女而臥。黎明視之。上下積屍橫牀。女曰。我名門華冑。積鏹巨萬。尚未許字。亦無葭親。今病月餘。一生九死。昨夜君來。汗出而愈。此乃天緣。請速議婚。詣鄰居。延老人作伐。即日委禽。迎己之父母。登市置棺槨。瘞葬積屍。天生以咿唔之人。倉卒間居然素封之家。是若人之置富成豪者。為韓而積也。家盡斃而遺一女者。欲使其女攜財於韓生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彼夫以黠婁之命。而望與石崇相埒者。真可為愚而好自用矣。

歐陽貫

浙西歐陽貫。素販棉。同夥八人。一日至三楚界。日已晡矣。遙望大路旁。有大寺。門穿

牆頹東傾西倒因奔走乏力遂憩息殿中廊下有柩塵封寸餘不以為意同行七人倦而睡睡即鼻息如雷惟賈不能寐背上習習作癢忽聞柩中㩳然作響棺蓋自開見有男子起立目光炯炯努口箕張齒舌猙惡偏近床前徧吹卧客伏嗑其首次吸其腦賈懼亦身出戶極力竄去尸亦奔追至小橋見有白鬚翁倚欄玩月遽謂賈曰子忙迫乎曰然曰子畏行僵故如是乎急過橋去賈念此翁必遭僵尸攫去迴視翁手似披符而口誦咒尸乃回奔天曉報官詣寺驗明七尸取柩焚之臭血腥聞聲若牛鳴賈告官曰八人同出一人獨歸雖有官案鄉里何知即以實告未必遽信牢為之具牒書其事之始末交令投於本邑而了其事此與聊齋志異尸變一則所載畧同

太原賈生

賈生名化太原人疎狂瀟灑寄居肇慶塔腳寺對岸南去百餘步有觀音庵住尼僧內兩尼姿媚年輕清雅精潔賈目擺心動歎其何故削髮為僧也時進庵於隙穴窺之一日老尼外出賈入庵中諸尼款留素餚甚美賈愛尼之豔而勸飲甚勤覓酩酊大醉醒則闌麝醲溢繡幕朱帷有兩麗人一抱持一擁被鬢視之乃尼改妝也大駭

欲逍。環視壁上。無門可出。少頃。尼䛷笑曰。先生休矣。對此佳麗無慮不樂也。晝夜宣淫。不堪其擾。兩餐之奉。自壁穴中入。惟淡白肉湯。白飯兩碗而已。數月。始則身體肥壯。繼則尫羸骨立。拳曲臃腫。不敢供尼使令。苦求去。尼曰。俟子有代或可去。如是月餘。忽於複壁中來一少年。尼曰。子有疾病無能為役。本欲毒死。念汝異鄉人。可急去。歷曲室迴廊。紆徐而去。賈遂星夜兼程回里。不敢復至閩廣焉。

乞婦

潛山某婦。其夫家貧。負母攜妻乞食而行。至紅花埠。厭日負母行之累。時時嗟嘆。一日。妻落後。拋母於土穴。泥塞其口。妻至見無姑。細詰乃知。詘其夫曰。人得母以生。汝不孝母。我忍背姑乎。恩斷義絕。不可以為汝之婦矣。尋至穴中。見姑兩眼猶動。婦用竹簪挑去泥沙。姑賴以活。夫至。母與婦詈曰。狠子野心。背母不祥。天不佑汝。神其殛汝。將出深林。震雷暴起。擊死。火燔其衣。背有朱書字。行人謂婦曰。汝夫為雷擊斃矣。婦無慘容。唯唯奉姑而去。嗟乎。世之不善事親者多矣。而雷不加擊者。蓋以尚無致死其親之逆也。而婦人能知大義。直訐夫之不孝者。必出自巨家大室。專言詩禮者有之。今以乞婦而能若是。余特表而出之。惜乎失其姓氏焉。

鸜鵒管見

鸜鵒一名別哥。又名叭叭。小而慧。常憶萬公家畜一鸜鵒。五月五日。斷去舌尖。翦圓。飲以雄黃酒。雜以硃砂拌米飼之。遂能學人言語。領會人意。命掌倉箱之管。即啣去深藏僻處。非公呼喚。不能取也。一日。秋涼蚤起。鸜鵒飛至牕前。以啄梳翎。自言昨夢凌飛青霄。翱翔迴舞。樂意舒心。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興困躬。未識主吉主凶。願公卜之。公曰。蚩蚩之物。亦有夢乎。姑置勿論。頃聞號聲甚急。鳥云。霜隼戕我身矣。公所交匙鑰。在西櫥上第三溜屜縫。託取勿忘。公驚視之。見高樹巔棲一蒼鷹。攫鸜鵒劈而食之。急覓弓矢。不可得。乃取鐵銃然火擊之。一發而鷹斃。悼惜不已。為文祭之。文曰。蓋聞庸庸者多厚福。矯矯者遘奇殃。人誠有是。物亦宜然。是故雉耿介而離罿。雁雝和而遇繳。緬羽蟲之孽。占飛鳥之凶。得毋慟念於相戕。愴懷夫同類。如別哥者。最爾寒鳥。貌茲黝鳥。調八八之音。慧能解語。張矍矍之目。明可燭幽。啣鈎告兆。於行功。取火徵奇於雜俎。而且日習傳呼。允堪肅客。職司莞鑰。無忝守藏。靈過僕童。能高巘獲。倘假鵲巢以息羽。迥異鳩居。迺遭鷹摯而殞軀。幾如燕拆。彼鷹也。一飲一啄。宜因同類而相親。載飛載鳴。詎以並生而致害。大肆兇殘之勢。橫張搏擊之能。嗟彌

強大小之殊形。慨上下東西而莫避。訊于霄之綺夢。安不忘危。聆垂翅之遺言。殁難棄守。傷哉。千般巧舌。遽絕崇朝。累載丹心。頓亡俄頃。而今而後。誰傳賓客之來。如櫛如墉。自顧倉廂之積。念爾服勤之力。築塚以埋。表予惻怛之懷。綴詞以告。骼惟可掩。無處黃土之一抔。魂若有知。佇見紫蓮之幻化。是夜。夢別哥哥曰。蒙君設祭。當效啣環以報焉。

野史氏曰。鳥之靈莫靈於鸚鵡。茲之鸚鴿。亦猶是也。因夢而進。質其臨危而不忘所守。視夫見近忽遠。徇私廢公者。有間矣。蠢多壽。靈多妖。自古爲然。第死之不應如是之酷也。鷹爲鳥中猛摯之禽。勇有餘而靈不足。是蓋妬其靈而殺之也。

滇南李參軍

滇南李參軍者。北平人也。年四十有一。頸後生疽。病勢垂危。一夜。覺有二役迎之去。曲道陰翳。至一處。人多浙語。見有簇簇人夫。畚沙掘土。若濬河狀。又見一中年官人。形神清雅。迎李揖曰。兄至矣。李答揖。問姓字。對曰。弟名江樂鄉。爲掌案吏。今四十年矣。適符更换之期。兄之來。乃替弟耳。李思家貧子幼。賴誰籌養。不禁潸然淚下。江曰。兄欲歸耳。吾儕叨列曹椽。去留難以自主。少刻入府叩謁。姑瀝陳苦衷。倘邀恩恤。亦

未可定。弟在旁。當亦為兄相機而進言也。李心感之。相與同行。進府門。兩旁役隸多人。皆垂手立。而寂然無聲。江引李由東角門進。肅步升階。望見白鬚尊神。南面而坐。江立於神側。李稽首陳情。乞恩賜返。神曰。爾自某年隨我北遊。由濟上岸。托生在何刺史家。計年按例。爾當替回江吏也。命江取記冊來覽。曰。爾有未察罪犯有可救之機。為一過。又有保全命婦無終身之玷。為一功。可相抵乎。江曰。未察究屬無心。且罪犯無枉其過小。全人名節。乃風化攸關。其功大。神曰。功浮於過。可允所請。莫若從此改為六十年一更替。何如。命江登冊。李叩謝而退。隨江入東廊一小門。迴環曲折繞道而行。至一院。有一大石甕。綠水盈盈。水中一塔。四面玲瓏。有光烱烱而動。李方注目視。江低聲曰。此般宮也。李大懼而醒。周身大汗如流。瘡口血流。呼婢燭之。婢曰。紫血變白膿矣。自此瘡有起色。飲食大進。不兩月而愈。迴憶神廟。尚記得頭門匾額上有謹嚴二字。至所言未救罪犯保全命婦二事。亦終不知其何所指云。

錯吞馬蝗

江南周令。幼時讀書蘭若。暑月渴甚。就飲山泉。覺冷氣一條。直衝胸膈。由是面黃體瘦。飯前必用清水一盞。以生雞子調飲之。胸腹乃安。雖公忙未嘗輟。常於朔望行香。禮祝

城隍。出有攔輿喊告毆斃者。值令欲食生雞子之時。不能問供。即命差帶至署中。時役送膳中途相左。令怒極。回署欲責役。役曰。爺食生雞子。腹有蟲也。若釋小人。可治之。令怒稍解。驚詢何藥。役云。不用藥。仍用生雞子一大盆。俯臥昂首。可以氣味引之使出也。出則病解矣。令異其言。如其法而治之。初覺香氣甚濃。殆不可忍。强制之。逾時。喉中嚅嚅而動。癢不可遏。旋哇。有一物出墜盆中。一捲雞子已過半。再捲則無矣。屈曲遊盆中。半日而僵。視之。則馬蝗也。粗如巨擘。長五寸餘。紅色斑爛。曝之化血水。役復以雞子送至。令前覺生腥之氣。難忍入口。不能下咽。由是病若失。而重賞其役。可知食必火化。生冷宜忌焉。

畢發

畢發字長發。湖廣貢生。年少苦讀。嘔血瘵疾而亡。遺子尚在襁褓。妻于氏矢志堅守。家貧。縫紉苦哺。冀兒之長成。而有倚也。年餘。白晝見畢自門外來。于驚喜問訊。若忘其已死也。畢曰。冥王以我生前無過。死不拘束。游行自在。惟心痛難堪。少有錢使。須誦金剛經。方可銷病。我生前有膏火銀二兩。貯書簏中。可取買楮錢。焚於門外。呼我名姓。不然。即為惡鬼搶去矣。于曰。造錢用紙。亦是異事。畢曰。噫。何見之不廣耶。冥中

以紙為錢。猶陽間以銅鑄錢也。何異之有。陽世錢有大小。猶冥間錢有好醜也。陽世造錢銅七鉛三。而歹用猶可回爐。冥錢則陽間所造。若破爛楮錢。并紙多錫少銀錠雖多多焚燒。冥中不用。錢棄於破錢山。銀棄於爛銀山矣。且陽間金錠銀錠。冥中視之。極為低色。小錠算為三分。中者算五分。大者所算。不過一錢而已。言訖不見。于廷僧超度後。見畢來曰。我已托生。現在王家為長子。在彼甚好。無須念我矣。遂去。後不復來。

汪誠軒

汪誠軒對予說。渠年十歲。隨叔父往巴蜀糧道任。尾舟而行。於無人時。出蓬艙遊。墮水中。初聞兩耳雷鳴。身如翼飛。上下數次。心恍惚若失。忽至一處。前有兩山。花明木秀。泉響流清。瀑布倒灑。音韻悠揚。行入村落。彷彿桃源。有老叟攜杖迎曰。來何遲耶。引予過竹籬。曲徑幽深。見一宮巍峩壯麗。邀予入登其堂。額書水仙殿三字。乃蝌蚪文。几榻縱橫。圖書滿架。叟以麈尾指之曰。此萬國九州水經也。童子以冰盞進飲。色如白脂。入口即覺涼氣透心。神清目朗。兩腋風生。叟掀髯曰。此乃靜心水泉。子飲斯塵俗氣盡消也。忽聞金鐘一聲。百鳥飛舞。堂前鼎爐香煙噴出。如雲龍。如飛鳳。蜿蜒

而上，直入霄漢，風藻屏開，叟攜手而入。池荷映日，游魚撥刺，轉過竹林，瑞草滿徑，鶴鹿連踪。就石而坐，童子報曰：果熟矣。翹首林端，如棗如瓜，躍躍搖動。叟以手招之，果落懷中，芬馥襲人。與汪食，味如甘露。正飲間，聞雷聲而醒，身在舟中。驚問家人，咸曰：幸墮淺水，救半日，今始蘇矣。時雨霽初晴，層巒疊翠，如在目前。

巨蝎

乾隆丙午，予隨家大人至淮，將之金陵，阻風泊舟山坳，忽見上流飄下一物，長數尺，形類琵琶，衆莫能識。時風微潮順，舟人解纜，約行數十里，見東岸少長叢集，心疑何事。令灣舟，見沙灘遺一蝎殼，頭如車輪，尾如魚鉤，身體失去，臭爛不可近，始悟前所見者，乃蝎體也。見上有禹王廟，散步登岸，入見梁柱洞然空靈，如鏨匾額對聯字跡，未損筆畫空處，亦朽壞。詢之土人，稱蝎藏廟柱，歷有年所，出沒無常，雷轟電閃，遁跡淮河。今灘上遺物，想是此怪也，為害已不淺矣。此事予親見之。

買黿放生

江蘇上海縣獲一巨黿，重千餘觔，十六人擡於市，議解割分售。時學使李公因培，歲試於郡，聞而異之，令舁至署前，蹲伏不動，見李公出，則昂首曳尾，若求救狀。公欲以

銀易放之。漁人故昂其值。公令舁出。即前十六人。不能稍移寸步。衆皆駭然。乃受公值。公命即放。役稟曰。必俟大潮期。方可放之於海。在考棚前數日。兒童有登背抑之者。有敲首曳足者。鼉皆若無所知。至潮期。李公鐫一鐵牌。誌年月日。穿於鼉肩。用巨舟載赴大洋放焉。時風浪大作。波濤鼓盪。悠然而逝。倏忽逆潮昂首。如謝恩狀。乃沒水不見。此乾隆二十六年八月間事。

驅蛇書

吾鄉城南。有石洞焉。羣丐居之。以蛇為業。聞有伏蛇之咒。俗名驅蛇書。如欲有用。開卷讀之。凡蛇巨細。都來聽命。直立前後。如架木椽。屋宇瓦石。悉蛇為之。丐處中焉。取其大者。用指捏之。則不能去。煎剝烹煮。任人而已。如不合用。振振有詞。蛇始散。有村究於道旁拾得一冊。喜而誦之。忽見羣蛇如風而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行至二十餘里。不能動履。蛇乃纏繞其身。固結不解。丐尋書至。開卷讀發放咒。蛇遂去。而村究已受困憊。匍匐而歸。

巨鱔

河東劉家老而生女。鍾愛異常。方及笄。忽有裙屐少年。捲簾而入。衣杏黃衫子。眉目

清秀。笑曰。良夜寂寥。其如几坐何。女驚欲號。口不能語。任其輕薄而去。每夜少年輒至。父母知之。不能驅逐。而女病奄奄。一日。有市糊臉姓朱者。遇雨求宿西廊。劉諾聽宿。更許。將泥魂磊等物。橫擔膝上。手提面戴。燃竹烘之。突見一人來。驚跪曰。弟子不知鶴駕仙臨。多有冒瀆。伏罪地下。不起。朱以戲言嘲曰。汝孽已滿。適從何來。其人曰。弟子黃鱔化身也。居主人池中。百餘年矣。修道將成。不合烝汚劉女。祈仙超拔。朱叱出。天明入謝。遽問翁家有怪。奈何。曰然。朱曰。我能驅之。遂假作法事。書符誦咒。引翁至池邊。用桔槔車水。水盡見有黃鱔粗如巨桶。睡淤泥中。數人拽起。用斧斫成數段。烹肉和血以進。翁命女啖之。病即霍然。劉謝朱。與馬以歸。

牛聽誦經

黔南諸姓。販牛為業。頗有蓄積。市有老牛。諸買之。詣屠轉貨。用繩捆縛。刀將下矣。牛忽掙脫。口銜刀去。奔至黔靈山大佛殿中。四蹄端跪。眼中有淚。頻頻點首。似有求救狀。諸尋至。牽拽不行。僧乃作偈曰。牽牛至堂下。霍霍牛刀冷。欲生不得生。佛殿先馳驟。已入佛空門。便是慈悲境。解爾前世冤。夙債消除盡。遂對諸曰。還爾原貲。牛捨廟中。乃一好事。諸許之。持銀而去。僧將牛取法名曰餘生。至今牛尚存。聞僧誦經伏耳

跪聽焉。

酆都府

酆都縣城外三里。平都山頂有閻羅廟。屋宇巍煥。俗云。人死必到此地輪迴。入山。石級甚高。有從此登仙及天下名山總真福地、諸額殿門有幽冥九五額。迤東為關帝廟。門前有鐵獅二。殿前枯井。深黑、數十丈。行人至此。僧以竹纜燃火燭之。杳不可測。相傳能通冥界。再上為二仙樓。塑王方平陰長生麻姑對局像。額曰。千古一局。有對云。環機事於兩盤。那似空盤更妙。兆爭心於一着。不如勿着為高。又東為達天樓。凌虛閣。可以望遠。江光水色。盡歸几席。殿廊列十碑。俱漢唐宋人題詠。旁刻王漁洋麻姑洞詩。山上寺宇。計七十餘處。不能遍歷。山下有沙。每晨則自上流下。終日不息。所流之處。亦無沙堆積。俗傳每夜有鬼負之上山。又聞山有洞。相傳即地府也。康熙間。有何舉人。選授酆都縣知縣。到任。見須知冊內。開載平都山洞。每年官備夾棍拶子。手拷腳鐐。木枷竹板各刑具。於冬至前。舁置洞內。冥府自能搬去。何曰。此誕也。陰陽兩隔。冥中官豈用陽間刑具也。必丐戶攜去。易銀消化。吏固請曰。歲歲皆然。難廢舊例。何曰。既如此。吾當親往查勘。越日。吏到平都山。果有一洞。洞口石上。刊酆都殿三

字。何竟入洞。黑甚。扶壁緩步而進。忽露一隙之光。隨光進去。漸漸明亮。逾時見一井平地。似有行人來往蹤跡。隨路順行。至一衙。局面宏敞。何逕入。阻曰。子何人。乃擅入此。何曰。吾酆都縣知縣。曰。地方官須通報。須臾開門邀請。何由二門進。至大堂。見開屏門。一人出。面色斑斕。衣前朝服飾。鞠躬相迎。揖讓而坐。何問何官。曰。吾乃冥府之主。畧通款曲。待茶畢。何辭出。冥府主曰。既荷光降。當申地主之誼。已設蔬餚。聊作暢敘。何固辭不允。只見戲具擡來。請何至東廳。庭燎晰晰。筵宴隆隆。遜席上座。即有二旦執筆送帖。請點戲齣。見一旦面熟。何問曰。子何名。何時入此班也。旦曰。小人喜兒。去年到此。家有老母。俞歸時。求憐老而賞以食。冥府主曰。今日敬客。汝須小心伏侍。不得以家況在席上相求。旦乃退。所演之戲。與陽間不同。何曰。此皆新戲也。冥府主曰。戲中多忠臣義士事。若輩均授冥職。不便再演。故另演仇德相報之戲耳。席畢。天已曙矣。何辭謝欲行。冥府主曰。此間境界不同。請閒玩之。見刀山丨池。油鍋血磨。凡幻想之形。無不齊備。而呼號啼泣者。不知凡幾。偶過小屋。見一僧跪地。頭頂大鍋。鍋中盡炭火。呼救。何視之。乃家居鄰寺僧也。問犯何事。曰。上年募捐修寺。僧匿銀千兩。故受此罪。求信知尊府。令小徒在牀下起出辦公。庶幾可宥。何諾之。遊盡冥王命侍

人送出歸署。已換官矣。問諸屬吏曰。何換之速也。屬吏曰。此去已一月餘矣。地方緊要。是以另授。何見冥中情形。已看破紅塵事。即歸家走。至寺中。見僧頭頂生瘡。皆遂不醒。其徒已張羅後事。何告曰。某僧偷貯修寺公銀。故有此病。銀埋牀下。盡出之。仍作公事。可期其甦。其徒掘之。果得銀千兩。凡寺之修葺未盡者。悉鳩工究之。病乃瘥。後喚小旦喜兒之母到。賞以銀來。後何逍遙事外。不題世務。

黃客

忠州黃客。挾貲萬餘。買舟東下。船夫利其財帛。約水手十二人。以酒勸客飲。酒闌更盡。客入醉鄉。扛兩石將客綑縛。如夾衣箱。沉於江心。即放舟順流而下。至小村落。泊舟。糴米市菜。返即解纜。連夜偷渡夔關。正值水漲。順抵宜昌灣泊馬頭。籌貲分贓。先市酒肉。恣啖皆醉。速至萬縣。有水手一人。沿河探望彩船。縣有捕役。見其東探西望。形跡可疑。獲而白諸邑令。詢出前項始末。飛檄行查。宜昌郡守方相驚詫。忽水保稟報。江岸有巨箱飄浮波面。撈取看之。乃兩石夾人。呈官查驗。一石重百餘觔。郡守查馬頭所集商船。至客被難之船。覺腥臭逼人。舟子皆醉。都言有鬼索命。望役叩頭。役異其言。密稟郡守。全獲厚究。無一漏網。遂置之法。異哉。重石墜水。豈能飄蕩。乃流至數

百里而起。此冤魂不散。夙憑石起。官爲申理。亦天道之昭彰也。

某提督

某提督不傳其姓名。陝西人。幼失怙恃。貧苦不能自存。傭爲人工作而食。量素豪。常不能果腹。伶俜無聊。窮途困躓。亦無有憐而濟之者。有一老兵出差遠覓。肩行李約重三百餘觔。公承之曰。不必多夫。給三人之價。而我以一人挑之。行至尖所。欲支錢三百。兵曰。甫行半途。欲支盡力金。則不能也。公曰。非此不飽。兵曰。爾一餐能食幾何。我請爾食之。公一餐而盡四人之食。大奇之。曰。看汝相貌魁偉。膂力過人。入營食糧。應有出頭之日。公曰。我早有此心。苦無援手者。行至兵家。留公教技入營。不數日而鎗法成。保之考糧。營主取其漢壯而錄焉。未久而得戰糧。有善相者。謂兵曰。某燕頷虎額。萬里封侯之相。須善遇之。因復妻之以女。次年。岳老病沒。舅兄惡之。側目而視公。知而不言。惟日逐在外搏戲餬口。偶而早歸。舅嫂閉釜作炊。候公出而開。以致飯成黑炭。公妻亦一言不發。隨夫拜母而去。棲於破漏營舍。窘迫日甚。適值營主涖任。弁兵均應着號衣迎接。而公已典當。因思舅兄有新舊兩衣。向岳母借其舊者與之。營主陞座。舅兄以公貪盃好賭。典賣號衣。復敢竊取其衣。稟之於官。營主問其所穿號

衣。實其勇物。細責四十。皮開肉爛。鮮血直流。賴衆羣求。齊口稟稱妻因郎勇不睦。號
衣乃岳母借與。始免革糧。公負杖出。恨而言曰。苟富貴。毋相忘。日間忍飢而臥。夜則
緩步而出。偶過酒鋪門首。見露晒酒飯。飢極食之。杖疼神倦。就此而睡。酒鋪老翁夢
一黑虎。臥於酒案之側。起視。見公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夢寧即應若人乎。于是待
其醒。邀之入室。殷勤延坐。煖酒陳餚。公得醉飽。以歸。嗣後常領接濟。公深感之。次年
西夷犯順。大帥督師往征。調取陝兵。而公與焉。酒家老願濟薪水。免公內顧之憂。行
抵軍前。山路崎嶇。新到之兵。初戰不利。公左執牌。右持刀。獨立於最要隘口。賊至即
刺殺之。始懼而退。公大呼曰。此刻正好追殺也。官兵踴躍爭先。大勝回營。大帥在高
處望見。立傳進帳。賜以五品官職。嗣又屢立戰功。而官陞三品。大兵追賊至王爵峯
上有刁樓一座。長大而固。截住山口。連朝攻擊。尺寸無功。帥甚憂之。公請曰。此樓非
可以力取也。願請假十日。親往勘之。得有破敵之策。一鼓而進。庶不致徒費歲月。帥
欣然令往。旬日覆命曰。前山四面懸崖陡壁。上似羊腸屈曲盤迂。凡三十六迴。始至
樓根。樓中盡貯軍火。前面左右兩傍。堅壁無洞。雖擊以巨炮。亦難成功。惟後面高處
有三石洞。均寬尺許。某請親率健勇三百。改裝潛往。繞伏樓後。夜間擊開洞門。將子

母炮擲入樓中。燒其軍火。彼必驚亂。大兵望見火起。乘勢擊殺。此樓必破。前途別無險要。大功可蕆矣。帥大喜。依計而行。賊以為火從天降。不戰而服。不數月。而西域盡歸版圖。帥奏凱北旋。奏公功為第一。以提督甘肅節制各鎮。而駐劄固原焉。命人回陝。迎接夫人。及戚誼故舊。其岳母老難遠行。舅兄送妹而至。酒家老亦遣子同來。安居帥府。日餚盛饌。公待舅兄以禮。從不提昔日之嫌。舅兄曰。不念舊惡。竟有大人之度。宜其為一品官也。相處數月。代修衣裝。厚贈金帛。遣歸奉母。行至中途。忽見數騎自後趕來。討取衣裝金帛。驚問之。對曰。奉大人之令而來。欲報昔年索取號衣之情耳。舅亦羞愧難容。閉口無言。沿途向同伴告貸而行。及入家門。見途中討回之物。盡在室中。問之。方知索取後。即專人由小路送至家。曰。不忘岳父之恩。以養岳母之老耳。後遵例請封。以為岳父母榮。酒家子留西入伍。着意提拔。官至都閫。以報其義。公中年無子。偶見轅門外。有一年幼乞兒。貌甚奇偉。收養為子。後亦以軍功仕至提督之位。古今來賤而為貴。貴而為賤者。多矣。其能真識之者。百無一二。然失於賤而為貴者。其害猶輕。當其賤也。不過輕之。而無傷於財。及其貴也。不過悔之。而自歎失眼失於貴而賤者。其害自重。當其貴也。多方招致。以求其歡。即破家蕩產而不顧。迫其

賤也。大失所望。而受人指議。山窮水極。而無可告貸。故智者守其道。愚者安其拙。不非人。不諂人。斯得之矣。

江恂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即錄其供而理之。恒于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微資作客于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戌亥之交矣。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戲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蹉跎。然作客已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影。乃與婦同門分東西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影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令青年婦女當夜沽酒。于理不順。言未必真。吾將瞰也。影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旦夕。何命之不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曰。子不必悲。吾乃業以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飲畢。吾往取之。小影聞此言。即往是處。挖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飲。飲畢。夫

即往取見樹下成一空墟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為他人掘去矣其妻疑夫本無銀餙言有銀不然胡為乎埋哉其夫疑妻有姦故不以虧本為意而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斂跡必以不遇而姦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兩相爭角控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也應拘土地問之即差扛土地到堂緊用繖纓裹之于旁次早衙等小影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猜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挖取也小影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贓給領將小影枷責完案又有一肩箱搖鼓販賣碎小綢緞紙線者寓于飯舖將日逐售獲之銀寄存舖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若人物已脫盡又欲往販向舖主起取存銀欺無票據吞之客與舖主捐命舖主匿身而令妻與客敵客乃情急奔至旌德縣堂見官坐于公案一一跪稟江公立傳舖之夫婦到案先問其妻竟供為客之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問其夫供亦如是江公訊案素不刑求凝思半晌命差將其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傍命伸手提硃筆畫一銀錠于掌著差押跪日中諭曰不許收掌如果客銀非爾吞賴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爾吞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

以刑。矢口不移。江公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即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銀在。爾尚敢狡賴乎。其夫聽妻已供認。即吐真情。立追繳案。給領將鋪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類皆如此。此所謂虛衷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詐矣。昔者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駟馬其門者。後聞江公之嗣君名德量者。選次榜眼。位居卿貳。亦由江公辯理冤枉所報也

咫聞錄卷五終

咫聞錄卷六

清　慵訥居士著

蜂幻

陳内亂幕遊練水。有友人貌如子房。與予偕同赴省。舟次長樂縣境。水淺舟滯。悶而就枕。忽見三遊蜂張翅撲面。手揮不去。因思時當小陽之春。蜂出採花。誤入吾舟。已迷路境。用扇驅出蓬牕。須臾睡去。夢見舟尾坐三女。一衣黑。年三十許。一衣青。年二十餘。一衣黄。約十六七齡。俱娟麗端好。幼者更覺娬媚。黑衣女向青衣女曰。妹來吾心安矣。然為此弱息。尚無所托。終日為憂。妹為我物色之。青衣女遂商於陳。陳笑曰。老夫髦矣。豈堪為東牀之選乎。對曰。先生年高德劭。何敢以兒女之情。冒瀆尊顏。緣見某少年英俊。願托絲蘿。妾輩廖廖。未便唐突。敬求先生一言。以為介紹。藉執斧柯。陳笑諾之。商於友。友窺青衣女。心早躍躍欲通一語。未得其便。一聞斯言。喜出望外。曰。正所謂嘒彼小星。三星在戶也。第以舟狹。侍從人多。奈何。陳轉覆之。黑衣女曰。既嫌舟小。蝸居不遠。可屈貴臨。既承金諾。一切部署。皆吾責也。今日吉期。臨庭即屈光降。陳慫恿友人冠帶往。黑衣女對青衣女曰。當請陳先生同往。此間俗禮婚嫁事。必

擇老翁為壽星。名曰祝遂。今陳先生鬚眉皓白。會逢其適。乃天作之合也。青衣女邀陳同至一竹林中。房屋高敞。外有小屋數十間。圍繞正宅。張燈結綵。鼓樂喧闐。俄而黃衣女華妝出。陳為贊禮。同拜花燭。送入洞房。陳出。見廳上設筵排宴。黑衣女曰。承先生盛情。完小女大事。薄具蔬餚。聊申鄙意。請先生上座。青衣女托盤持酒。黑衣女執杯進獻。後皆跪謝。退曰。妾乃女流。不便陪席。請勿見怪。陳曰。獨酌更妙。乃退。然出一餚。必青衣女托盤。黑衣女親進。陳念其禮甚恭。餚亦整緻。乘興而飲。不覺天已曙矣。友人出曰。昨宵以燕爾之新。竟遂商山之皓。乞開恕。陳曰。到日定催斑鬢白。歸心時趁朔風船。子在此。吾先歸矣。友曰。吾以作嫁衣裳。安可戀此溫柔之鄉。忘却青山之靠。吾將攜女同往。後進內商確於女。轉告其母。不允。出謂陳曰。宅倚舊山歸未得心期流水向誰彈。女聞此言。亟使青衣女邀友進。女私謂友曰。郎君前程遠大。何可以妾故廢公。願背母偕行。甫登舟。母與姨追至。互相哨嚷。正在喋聒間。篙師努力。高聲號起。陳倏驚醒。情景猶在目前。笑問友人。情夢相符。回首見舟中一蜂。非萋於友幃中。少頃。二蜂追之而去。時予坐船頭。聽滄浪聲。睹蓮島色。陳喚曰。兩人同夢。真奇也。予其誌之。

土地放火

粵俗尚鬼。凡狹巷短街。建一小廟。拉石焚香。以為土地。西隆州城。傍石倚山。有土地祠。自嘉慶四年。兵燹後。添建營房。將祠移置倉底。隙其基。有屠戶在廟基上。新蓋瓦房。將還居焉。忽於屠之舊居草房。起更時。有人撒火進內。屠有妾驚喊。鄰壁集視。果有火滿地。四處尋覓。並無人蹤。次夜亦然。以致哄動一城。屠疑妾有姦情。密糾暗守。忽有紅火撒進。見一人。只着藍褲。赤身奔逸。追至山上火藥局旁。見撒火人入溝。羣即下溝。搜追則無。營弁等以藥局為慮。帶兵上城圍巡。仍見撒火屠房。聞喊齊追。而赤身之人。又奔入藥局溝內。圍搜仍無。由是遇夜。營則率兵守城。民則點燈守街。更深火撒茅房頂上。沿燒鄰房。喧言城中出怪。僉銀齋醮。以遣之。屠想非怪。必以廟基造房。土地不依。顯靈出祟。次早。鳩工拆屋。移造城外。乃安。夫土地為一州要緊之廟。安居有年。原不應移奉倉底。是褻之也。褻之有不怒乎。然他處未必有如是之靈。茲其靈也。亦由粵俗尚鬼故耳。

兩世緣

王某。甘肅人。失其名。父早喪。母撫成立。勤誦讀。妻生一子。善經紀。家亦小康。雍正年

間。鄉會聯捷。授湖北縣令。未到任而卒。其母痛悼。家有書樓。不忍登視。下鑰而扃閉焉。晨夕至家堂前炷香而泣。二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白衣大士曰。汝思子切矣。吾當指示。下月朔旦。由東門外。從旅廬中。乘黑騾而來。經過爾門者。即汝子也。次早告媳等曰。予老且病。事多健忘。昨晚之夢。明明記憶。是蓋神鑒哀衷。故指示之。遂述夢中之言。令閤室緊誌。至朔旦。捨棄他事。振衣倚門而視。日午。果有一壯年。乘騾前驅而來。將至門。童子見之。載驚載喜。母自扶杖。牽衣大哭。失聲不能言。李大驚。隨行五六人。認以為強丐索錢。大事吆喝。示以欲毆之勢。李憐其老而叱退之。問曰。子之攬馬者何故。老嫗淚而言曰。請勿驚。我有一段疑事。乃神指我。非出己意也。日已昃矣。寒舍聊可停驂。當詳告之。李下騾入門。見屋頗精雅。恰似熟遊之地。知非貧而無藉之家也。登堂。揖老嫗而坐之。老嫗呼指幼婦稚子曰。此予媳也。此予孫也。予子某忝曆甲第。選授邑令。未赴任而旋亡。只遺此一子。予素誦高王經。念子甚切。欲見無由。菩薩示以今日可見。今駕驅而來。情形悉如神告。故攬輿耳。聽尊顏恰似某子。故悲切耳。現今家中肆筵設席相待。李睨視而想。因問曰。左邊有小樓乎。盍啟視之。開戶。則塵封數寸。拂拭淨潔。隨手取視。得課稿一冊。閱之。乃王某中式程墨也。時藝試帖題目

一一皆同李作。因思我身乃王某轉世之身也。對老嫗再拜曰。此予前生地也。母應我事。媳即我妻。孫即我子。但已隔世。不能再還故土。今以伯母稱母。以嫂稱妻。以姪呼子。某已微幸鄉榜。今北上。倘能如前生之聯捷。銓官得地。當遣人來迎。後聞春榜中魁。出為山西太和縣。猶恐仍蹈前轍。不旋踵而殞。初寄銀照應。及調府谷等縣。方將前生母女妻子。接同至署。認為表親。此眞奇事也。李公有詩云。移花接木亦天然。今日團圞先後全。前屬王家今屬李。不知此去作何躔。夫然。則人之生也。必有所自矣。吾曰不然。凡人之顯榮高貴。以及學海淵源者。自具夙慧。大禍滅身。傾家陷族者。亦有陰過。其他生生化化。乃天地自然之理耳。如必以生也類皆有因。現見生齒日繁。則一人之死也。即分其靈於三四人而生之。亦未必有如此之多也。此亦關乎盛衰之故而已。勿以此事。而拘泥夫陰陽之道也。

兩世人

余聞中州李參軍言。其鄉有胡姓者。文頗佳。鈍於試。年逾三十。尚不能博一巾。時屋旁有大橋一座。乃通衢要道。往來行客不少。船隻不絕。年久橋圮。胡起意修之。於是設簿標簽。歲餘。竟無一人願樂從其善者。胡忿怒曰。此橋不修。必遭大害。吾既倡義。

不能因衆人之不樂從而止之。吾尚有地數十畝。鬻而修之。以完吾願。於是鳩工搆料。竭力葺治。橋成而家已傾矣。家有妻子三人。始猶可以餬口。繼竟朝不保暮。時至炎敲。一夕。攜席至橋上卧而納風。自思天道難憑。吾修此橋。一家將作餧而之鬼。而狠心鄙嗇者。反得享徜徉之福。先人所謂果報不爽者何在。正思想間。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人持刺相請。即上轎去。擡至一大衙門。見有一戴團翼紗帽穿元色圓領者揖而進之。胡隨行至東廡。彼推小門。拍胡肩。命之曰。汝胸中自作主張。切弗亂言。恍惚間。魂入卧病少年身中。見牀外坐一中年女子。牀裏坐一少年女子。胡不知何地亦不知何人。意欲相問。因悟戴團翼紗帽之言。只可靜以待動。逾時。有報外老太太前來。問好些否。忽又報。外老太爺進問可爽快否。胡俱不應。又報老太太過來。即摸頭細視。問昨晚病勢若何。忽聞請少奶奶們迴避。老爺陪醫生進來。退出。挈帳坐而診脉。曰。今日少爺脉有起色。恭喜。胡乃知魂入於其子之身也。胡魂在此而胡之身死矣。次早。胡之妻子。見夫不回。往橋上視則身已僵矣。袒括髮躃踊而泣。竭蹷籌棺殮埋。胡亦不知也。胡至次晚。假作糊塗之狀。因問二女子曰。爾等何人。一在牀邊一在牀裏坐也。牀邊女子曰。吾乃子之妻也。指牀裏坐者曰。此乃子之妾也。二人咄咄

以為病重極矣連妻妾都不能認兩俱淚下如珠胡又知二女乃妻妾也閉目睡去三更胡欲食二女即喊醫嘠以粥進之連日醫來診視稱病無妨矣胡問醫生可食何物醫曰病初醒食當慎清得宜厚難運胡曰吾思薰鼠以送餐醫曰少食則可誰知胡因數日耐饑而餓並未病後加餐也故逢飯時胡貪啖二女子常常阻之迨病瘳後胡出署閒遊見大門匾乃知府衙門始知作太守之子也此乃修橋獲報使我享安閒之福前之帶我入門時胸中自作主張都必係東厨司命也我已安矣但不知家中妻子若何每憂慮時形署中人咸曰少爺病後若有心事而官與夫人恆相勸曰我只生汝一子在此做官何物不有何思不得子有何慮寧身上復有病未除乎胡曰無一日胡問家人曰署中為何並無書房家人曰前因少爺不肯讀書老爺恨而拆之衆皆以為病後失心也當須藥癒胡對太守曰父親我欲讀書太守喜極即命修整書房延師教之師出題命作文胡半時而成之師視之居然名作師對太守曰公子乃大器也吾才不如望另擇名師以教太守以並未讀書何一旦豁然貫通也疑有物襲出題面試文情文體迥異尋常師固辭乃去太守托人訪師胡曰不必延師所有詩書兒自讀之逢文課期太守命題面作無不精佳遣送回籍應試

即採閎泮之芹。旋赴鹿鳴之宴。太守大喜。返署北上。與以盤纏千金。胡欲二千。太守如其請而與之。胡負篋前行。繞道而至舊家。入門登堂。無有認之者。謂子曰。吾乃爾之父也。其妻聞之。壁隙窺望。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胡歷敘前事。妻猶心疑。胡曰。我書房廚內。有某稿一部。某稿內夾有某文幾篇。某詩某首。汝可往取之。對則真。不對則偽。妻開廚檢之。悉如脗合。於是雨下大哭。胡曰。吾不能再還家也。有銀千金。付汝以為養口之費。若能博取功名。當助汝成家。後果連捷。銓授外任。年寄銀兩回家。竟成巨富。吁。天地機關。非人所能料也。天欲報胡之善。不使自起其家。而必欲借太守以起叔。何也。蓋是太守非不善者。而年已老矣。絕其嗣不能復生。胡以咿唔之人。僅能餬口。焉能起家。於是致其魂於太守之子。庶幾太守有嗣。胡得成家。由是知巧莫如天矣。

王姓

近俗喪葬。必延有爵位者。題木主。以為體面。且為大禮。山左王姓。人多狡獪。家暴發。乾隆年間。遭父喪。葬之後三日。延同姓貢士某。為大賓。過墳山。點父木主。又延儒者數人。作為副賓。共執其事。親朋畢集。鼓樂喧闐。禮生邀大賓至公案登座。孝子跪捧

木主副賓執而啟櫝只見三寸黑物一團滚於大賓之身並無木主大賓驚立物墜於地拾而視之乃一斗角陽具也大賓怒曰子以角先生作令尊主子乃褻父乎抑慢客乎褻父之罪固大慢客之罪亦不輕矣王見木主變為角先生亦不敢辨惟有磕頭求恕山鄰聞異而來觀者蜂湧而至忽有一人擲一布包小物於王之頭檢視之則婦人脚帶纏裹甚緊解開即其父木主也衆皆駭然不與攘斥各親友亦皆散究其禍從何而起也先是王之妻有妹美而艷適鄉間李門年餘而寡王心愛之往其門恒以褻言挑之妹若無聞亦不加斥惟其不斥也而王之癡心未已一日妹倩王代沽衣布王喜不自禁自往肆售之陰以陽具包藏於內以試其心令妻交送妹回家開布東尺量之掉出其物深恨曰姊夫心起不良計圖壞我名節恨已極矣吾不能舍之必有以報至葬前一日備香楮往弔俟靜寂時暗啟其櫝將其父木主易以所送陽具而歸告伯叔曰姊夫無禮吾已將計就計以報之矣今有一物包裹已定毋開視請送至王之墳上於衆耳衆目開擲之看其舉動再來知我其人回述以前事曰吾之恨釋矣後聞王愧悔羞忿鬱悒數日而卒至今傳為話柄夫王之乘機而送陽具者當其時心喜得計誰知即以陽具為父較之忤逆其親者其罪尤重無

怪其死之速也。禮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古人之自持。何其嚴也。今欲污人名節。敗人門楣。是已忘己父母矣。直至大辱其親。悔亦無及。世之狂悖無忌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一言害三命

昔有一言而害三命者。乃乾隆年間溫州事也。若家有二子。長已納媳。少者年甫成人。似癡非癡。時值天暑酷熱。汗如蛤漿。腥臊難聞。日已轉西。其嫂閉門沐浴。自玩自耍。以湯屖陰戶。隨屖隨說曰。喫開水。喫開水。癡子聞其聲。由壁隙窺之。見嫂之在浴盆處樂也。洗畢。開門而出。癡子兩眼迷離。對嫂哂之曰。嫂嫂喫開水。其嫂忸怩。面色如赤。即回房。坐而思之。今日浴。癡叔能覷。昨與某苟合。安知彼不從隙處見乎。癡者胸無經緯。苟一隨口說出。醜來彼為無心。吾將何以作人乎。不如先尋死路。以掩其醜。遂臥牀不起。呼之食。詐言有病。其姑命婢進以粥。亦不食。詰以何病。癡子又突然曰。嫂嫂洗澡喫開水。姑查知其事。進問媳曰。寧怨小叔之窺爾浴乎。抑浴時冒風乎。媳不應。出責癡子。又慰媳曰。此乃閨中常有事。癡子何知。吾已責之矣。不必以此介意。詎知當晚縊絕。次早驚視。報於其父母之家。聞之。飛奔而至。號跳大哭曰。必有致

吾女自縊之由。當實以告。我婿不在。惟向二老是問。翁姑答不知情。即以拳擊不得已。吐露實情。愈增其怒曰。此乃愛憐小子之言也。必爾子褻語調戲。致媳羞忿自盡即欲鳴官。親戚咸集勸解。與之言和。許與田三十畝。厚葬其女乃已。翁因喪其媳破其家。終日自歎。而子又返家。朝夕哭妻。廢寢忘食。老翁憂鬱更甚曰。何遭家不造乃爾也。吾素享上人之福。安閒過日。今老而顛連若此。不如速死之為愈也。至夜潛出後門。投水而死。其妻起不見夫。曰。何出行之早也。至晚不回。差人往尋無踪。越三日屍浮水面。撈之始知。其妻不依。趕至媳家。大加吵鬧。對其父曰。爾女之死。自盡耳。並非有人毆之。有人逼之。吾兒癡已久矣。若个不知。癡無情欲。其能調戲人乎。爾訛我田。致我夫破家而死。我亦不願為人矣。與之決生死於公庭。遂抓其鬍鬚而牽之同行。媳之父畏其兇勢。願退前訛之田。田已退。而女之姑更加橫潑。群畏女流莫敢與攖。無奈。亦挽人勸慰。斷送喪葬貲。歡女姑曰。如此豈足以舒我心乎。乃議照樣送田三十畝。女姑歸葬其夫。媳父曰。吾平日從未受人訛詐。今遭悍婦訛去。心實不甘。吾欲控之於官。乃我訛在先。法必加之我身。若忍受之。寃從何釋。與妻商曰。吾將懸之彼門。爾即報之於官。其家拆矣。其妻曰。禍由自取。子起之。而人效之。木已成舟。棄之

而已。人生世上。焉肯以身殉人乎。且事近圖賴。譏議難泯。即死亦不能瞑目。不如順守為妙。其妻防之亦密。一日。有請赴宴者。欣然而去。至三更不回。其妻遣人往接。設宴家曰。不終食而歸矣。急使往看死女之門。夫已懸首於梁。而屍身隨風轉搖矣。其妻不能不報之於官。官未驗。而兩鄉父老曰。彼以死而訛。此以訛而死。一死一訛。一訛一死。訛無盡。而兩家性命。不旋踵而盡歸萬里矣。某等不可坐視。當為之公平調處。以全兩家之命。於是令死媳者之家。還其訛出。禁登門懸首之家。不許再起惡意。出具悔詞。赴縣攔驗。官為取結立案。各無翻異焉。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記曰。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內言者。閨中處樂之言也。外言者。游民調戲之言也。蓋婦多愚昧。而所重者在羞。無羞便不成女矣。是婦也。以自己處樂之言。乍聞於外。即能愧悔。雖有敗行之事。尚為可取之婦。而其父即藉女死以圖詐。心術不正。無怪亦受人訛。而送於非命也。其事本奇。吾之載此者。不可以其奇而笑之。當味其所以取禍者。刻刻為鑒焉。

情格

謝有毅。黟鄉細民。夫婦勤謹。具兼人之力。工作恒倍於他農。以是富家爭致之。三十

餘年。汀積工資二百餘千。生子二。長曰恭。次曰順。均已成丁。各分錢百餘千。娶妻竇氏。耕種自食其力。恭事親至孝。謹守田園。順日事飲博。數年。將分析之田。祇餘其半。又輕聽婦言。乖離骨肉。日與兄詬譪。無如父母溺愛小子。並不斥其忤兄之非。亦不教以敬兄之道。順得藉此強佔兄田。不遵親命。父母不能為左右袒。任其興訟。多年。官亦以田土細事。不與訊斷。嗣父母相繼病歿。順益肆橫。頻頻訐控。一日。恭路遇黃二。手攜鮮菌一筐。恭足素弱。步履維艱。蹣跚而行。黃二先行。售於順之門。順妻見菌肥嫩可愛。喜極買之。檢摘洗淨庖烹。陳於几上。方欲舉箸。聞恭入門。順遽起藏匿。恐兄見此佳味。欲共啖之。恭曰。我見黃二攜菌來此。我至石橋上。見人掇菌已盡。余因病。屣足不前。略坐憩息。見草中熱氣如煙。騰騰而上。土中蜒蜿糾纏。乃黃二原採菌處也。倏而突起白菌數百莖。因其異。俯曳手移步視之。有一烏稍蛇蟠屈於旁。張口吐沫。流涎結成也。余見黃二來此傾筐而去。莫非弟家買此菌乎。當速棄之。順妻聞言。將熟菌用銀簪試之。果黑。又試以白蒜燈草。亦黑。遂以菌傾於地。湯流處。土為之墳。順夫婦乃極口謝之。又逾數日。恭往田間。荷笠耔耘。見路上古木一。大蛇懸於枝間。俄跌於地。宛轉盤旋。化為巨鼈。時有漁者過而獲之。攜入市。恭思吾弟貪食鮮庖。

見之必買也。急趨而至順宅。見釜鬵內有物。纍纍如珠。凡覺有異。順亦為之毛戴。恭問何物。順以鼈對。恭曰。鼈又不可食矣。我親見此鼈乃蛇所化。食之恐傷其生。不如兇將一臠。與雞犬食而試之。順妻喚犬食。喙嘷而斃。雞啄仆地。立化血水。順曰。葉底鶯聲。蹤茲雁影。悔無及矣。相與泣於中庭。跪於恭前曰。弟得無恙。皆吾兄再生之德也。兩救危命。心難圖報。兄之愛弟若此。弟寧同木偶乎。他人雖稱至交。未必有如此之關切也。弟兄能和睦於家庭。父母得安寢於泉壤。吾當悔此訟。以息此案也。由是友愛如初。夫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雖為物欲錮蔽。能格以至誠。則昧者復明。世之人當以恭之待弟之道。奉為圭臬。雖鴞鳥破獍。亦可化為馴鴿攸鹿矣。

教子

懷慶多遠商。父攜子。子攜孫。使識經緯。可接其業。而天下市鎮之大者。莫如蘇州。無物不有。無客不到。昔有懷慶人。作客於蘇州者。已二世矣。至髮蒼蒼而齒搖動。攜子同來。其子年輕心逸。見蘇妓之豔粧喬扮。已攝其魂。與之親近玩狎。不顧己家。終日纏綿。迷而不悟。其父悉其情。不加訓責。去銀不少。不加查考。居之半年。貨已售盡。與各號畫數斂銀。將次還家。謂其子曰。吾與銀數百。汝於愛妓處照料一番。彼欲衣須

如其法以成之。彼欲養。須如其口以與之。使之長慕癡情。勿令過後譏議焉。其子以為父之恨其化消也。低頭不敢開口。父曰。非惜此財而出此言也。正以造就爾作客之才也。即與子銀數百。其子取銀。為妓成其衣。安其家。聚宿三宵。并以父待情形。一一告妓。妓曰。何時可旋。曰。半年耳。妓曰。我今得子。不復接他客矣。添與百金。當閉門守汝回來。其子諾之而歸。父曰。銀可敷乎。子曰。尚須百金。父又與之。曰。過五日。即欲起程。與妓多住幾宵。吾當整治行裝。候汝同往。子又往妓家。與之銀。告以行期。妓即淚下。似有不忍分離之意。治酒餞別。留住五日。彼此大哭而散。父已上船。候子開行。出鎮江。次金山。其父開篋。取敝衣殘履。與子穿之。令其轉至蘇州。仍往蘇小之家。子瞪目趑趄。父曰。吾非恨化銀而逐出也。亦非欲出子之醜也。子於此可識世道人心矣。子不得已而上岸。父曰。見妓言。在揚子江遇風。破船失水。遇鄰船救起。父之存亡尚在未卜。勿以實情告也。子如父言。至妓家。其守門者。阻不容入。與之相嚷。妓聞聲而喜。以為不隨父去。在蘇坐庄守貨也。令其進。視藍縷異常。面遂變色。訴以失水情形。妓亦不聽。令僕驅之。不得已而至停貨銷售之行。亦不收留。遂出街而走。遇一他行熟認而不深交者。曰。某相公去未幾日。何落魄乃爾也。具以遇風破船告。其人即

留至行。易以衣。食以飯。贈以銀。而囑其尋父。歸告於父曰。今知世態炎涼矣。妓之愛我者。圖我財也。行之媚我者。藉我之貨以厚彼也。吾知改矣。古人云。患難見朋友。洵不差耶。吾知擇人而友矣。後至懷慶。父曰。吾老矣。不能遠行。子可自作客矣。命子裝貨復來蘇。即投雪裏送炭之行。而絕錦上添花之區。妓知其前之受難而來者。乃裝以試我也。悔無及矣。由是不能誘之以色。動之以情。一心向業。致富巨萬。而與衣與食與銀之行。亦漸成富有矣。夫人之成器也。必閱歷而後成。世之教子者。何徒以嚴酷為也。嚴則祇能謹於一時。不能絕其將來。惟隨其情而導之。初則以我之真情。而合其假情。繼則以我之假情。而破其癡情。則假者還真。方能守其真於不失矣。若懷商者。可為善教子矣。

偷嫁觀音

越人有一妻一妾。其妻老而妾多病。思欲再娶一女。以為進室。常與人言。能與我作伐。得一美麗嬋娟。願出重價。厚納媒禮。里中有矮婦。黑如熟藕。肥似東瓜。身不滿三尺。人皆呼為矮婆。專以媒合為業。能使女之矢志不失者。改其心。以身分自重者願為賤。其機械變詐。令人莫測。因聞若人之欲娶妾。設計以騙之。隨於十里外村中。有一絕

色聞女。與其父母說通。送銀十金。假作影子。移藏他室。邀若人過視。若人見是女之姿色出衆。心極歡樂。鬧價千金。許銀五百。矮婆串出歹人。作為女父。至師姑庵立券交銀。擇日迎娶。先期三日。忽稱女昨病瘧。瘧病不多日而愈。求緩期。病少瘥乃娶。若人愛憐此女。許之。至期。又遣人來。復請展限。矮婆不依。曰。彼女買以為妾。並非聘以為妻。不能再限時日。吾當往說迎回。以完其事。去未幾而返曰。事不諧矣。即備船。吾當糾人往搶。若人從之。買船兩隻。矮婆邀健徒十餘人。至夜前往。將近女家。矮婆令娶妾者在船。停于僻處等候。自帶健徒上岸。奮往直前。至三更。見健徒抱衾捲人而來。安臥艙中。矮婆囑曰。正在發瘧。切勿驚動。俟瘧退神清。彼自醒呼。爾可開衾照應。某等在後船跟行。若人依言。靜坐船中。默默伺候。若賣油郎之事花魁。將次到家。女寂然不動。亦無抱病聲氣。用手摸之。面冷肉硬。疑為已死。急取火燃燈燭之。乃一白面木頭觀音。驚呼矮婆。艙後舟子應曰。他船在後。當停舟待之。若人曰。有此奇事。竟以觀音嫁我為妾也。忍亦極矣。俟其來而與之拚命。誰知候至曉日飛騰。不見其來。心慌意亂。思以載回。非特受人取笑。且以褻慢神靈。衆皆不依。願央船友。囑其停泊冷巷。重送船銀。自即往尋矮婆。誰知矮婆各分贓銀。躲開異地。覓至十餘日。並無踪

跡。而矮婆乃一孀婦。並無子女弟姪。可以跟追。不得已。四處到庵堂寺觀。挨查失觀音之所。冀圖密送歸座。查至東村師姑庵內。有觀音立像一座。某夜被人竊去。是庵門戶素不謹愼。因失觀音。而防範甚嚴。不能寂然進去。若人無法。將實情告訴師姑。姑拂然不悅。即欲喊同十方紳士。與之理論。若人着急。願送銀十兩。師姑訛得銀三十兩。約至夜靜。接進安置。正在扛擡上船之際。又被赴宴醉歸二人看見。立即喝住曰。庵內觀音。因何在於河干。將若人捉獲。追問緣由。嚴詰師姑。盡得其情。醉者曰。吾不管汝之受騙也。慢神有罪。子願送官。願受罰乎。若人曰。吾願受罰。醉者命師姑邀請十方紳士。公議罰訂花銀百元。以為修理之費。其事乃已。後若人往鄰邑探友。途遇矮婆。扭與理論。矮婆曰。世間美婦人。寧有若觀音之可愛乎。養妾傷財。不如供佛延福。吾之騙。正所以教爾回心也。此事私言之。我是騙。官言之。我必言爾見女之美。欲我說合通姦也。是女乃殷實端家之女。父乃體面著名之人。若令知之。彼必控告。且是晚寫書受銀者。並非伊父賣券。何妨言爾假造。爾有幾許家當。恐不能抵此一場官事。我係單身女流。不過吃些小苦。我不犯姦。官亦不能加以杖責。銀已化消。從何籌還。不如認作晦氣為妙。若人聞言。低頭歎氣。竟聽其去。吁。富者當守其富。雖云逸則

淫既有妻妾已可供其慾矣又復思國色天香無怪人之乘機而圖去銀之外又受訛詐是真妄人也矣余故載之以為好色者戒

秘戲圖

關中馬振近時畫家之著名也善工筆一時風氣凡饋大憲禮必有秘戲圖冊而馬振之所畫者即景生情能窮閨閫中之媚態極其微妙喧傳一時其值增至六六之數二十日乃成一冊馬振以工之省而值之肥喜畫之人以振之名而工之往亦向求之於是日夜摹寫兩目成瞽夫藉鼠毫以養家者全在於目目盲而筆停筆停而家危矣心焦意急醫治不瘳朝夕禱神齋戒沐浴詣壇扶乩乩云名號丹青品至清如何穢筆繪淫形戒人以色人知戒滋慾焉能不瞎睛馬又求曰嗣後當痛改前非并勸友人亦不繪秘戲圖矣求神救之又乩云子非害病瞎雙睛藥石何能挽此盲七七靜修斷外慕雲收霧去月光明焉乃設壇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坐至四十九日前之不知朝暮今見往來人影矣乃懸手舉筆筆自能動初則滿紙畫圈復靜坐月餘一日懸筆試之見筆滾滾飛舞作圖一箋數千圈乃已次日又試之又復作圈數千連試十八日目竟明視之乃天神天將之像也其眉目頭面手足身體盡是

圖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粗細真鐵筆也即白描名手亦不造於至極是蓋神鑒其悔過遷善之誠而特降其壇以圖之使之凜乎不敢再犯從此馬振不圖淫形不談淫事年逾七十尚可不用瞹䁲馬予曾親見其神畫并親聞其所述前事書之以為畫家喜繪秘戲圖者戒之馬

妓報

珠江多妓浮水而居簪花抹粉紅袖倚樓其容舟行過此者見翡翠掠波鴛鴦棲露莫不為之心動神移焉然而茍砌雖厚雨洗即空前為石崇今為黔婁者不知凡幾是妓猶盜也盜則明正王家之刑妓應墮於亞鼻之獄亦天道之循環也昔有沙面阿高寮妓名銀喜者嬌豔出衆歌喉遏人門花爭豔者滿於珠江而得親其一宿之臂指者即為萬幸於是若人與以四金彼人又與八金總欲是妓之惟我獨親而後已然銀喜因愛之者多即十倍其價處之淡然應接之間亦不以厚薄分其高下以故破家喪命之孽多於他妓一日炎暑在船沐浴忽有一蛇從艙中出逕至浴盆圍繞其身銀喜急而喊之候舟婦進艙而蛇已從其陰處入即時眼直牙緊裸身斜倒口不能言是婦用力拉之不能出又喚強有力者拉之亦不能出其分寸死之日恍如生

成一屋買棺與蛇同殮此真奇事也後聞有一客心愛銀喜日費數十金以湊其趣而竟不得共枕紓情銀喜人亡臨終時猶呼銀喜人曰此蛇即是人所化也予曰然夫精結而為神邪結而為魅彼生前情種於妓死亦靈附於妓予壯年時為公事進縣見有人荷菜而入公庭置之公堂將菜撲出見有兩頭一男一女皆少年也而女之頭兩耳猶帶金環值堂者問之稱以殺姦旁有一人說情之所種者死不能解可試之若人即提一男一女之首入於水缸一頭面向東一頭面向西離水三寸挈其髮而映之須臾男女頭皆轉而為對面矣歷試數次如前此兩情相結而然也今若人之情朝夕在妓死肯忘此妓而安於泉下乎故謂蛇即若人所化者亦想情度意之言也

吳興仲子

河北吳興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城者雖星散辰移而相距不出百里外邑者丁繁族衆郡中者祇伯仲二人其伯者食廩仲者充吏每逢科歲兩考外邑來郡應試即棲伯仲家族情咸為敦厚而仲者倍屬殷勤某年試畢仲治酒延族衆曰某自廢書作吏以來積貲約千金有餘今行年四十尚無子嗣久有歸鄉依祖之

心。以全木本水源之意。有銀數百。懇乞攜往代置莊田。我願自耕自食。不願再作刀筆吏也。衆以為能棄臺榭之依。而栖烟霞之寂。其志可嘉。欣然從之。嗣因其妻有娠又將數百金交妻。攜赴新莊。先居焉。仲在郡清理公事。辭退而行。伯見其急流勇退深以為然。而仲行囊僅剩三百餘金。道經某鎮。見人擁簇擠街塞道。車不能行。見一西老。雪鬢銀鬚。厲聲叫罵。一少年女子。滚地哀哭。又有夫婦二老。含淚勸女登車女寧死不從。仲細看勸女之老。面似熟識。問之。其人回看曰。久不見仲兄矣。我因充當庫吏。虧缺公項。受刑不過。因作無顏之舉。將女賣與西客為妾。完公免罪。今日接女過門。女嫌其年老路遠。不肯相從。仲曰。縱有難處之事。原不應將女賣與此老也西老怒曰。我之老買女為妾。與汝何干。我為此女。身價媒資。首飾衣裝。已用銀二百五十餘兩之多。汝能全數還我。我情願讓汝。何如。仲笑曰。此易事耳。立即啟篋取銀三封。悉如西老之數。易回原契。焚之。又將剩銀五十兩。給女父曰。女已長成。即為擇壻而配。留此以添嫁資可耳。女父曰。提女以免賤役。恩難圖報。焉敢再領厚贈。仲曰吾為同道相憐。非望報也。而是女仆地碰頭。額已腫而不知。仲安慰曰。獃女兒何必若此。作別登車而去。抵家數日。仲適外出。夫婦攜女來仲家。其妻問之。備述途中贖

女之事。舉家感激。女更拊戴。自以爲身乃仲贖。即仲之身也。願終身事之。故送之來。仲妻亦愛憐之。願留爲副室。日暮仲歸。詢知來意。大駭曰。我與某舊識也。以同道故代贖。女非豔其女也。若收爲助。遂此心尚可問乎。令之往。而女不從。仲回顧妻曰。我去矣。此女不回。我終不返也。仲妻勸慰交加。贈以什物。囑其攜女而歸。女勉强而行。途中慟哭不已。母勸之曰。彼不納汝。非汝忘恩。當尋一乘龍。以遂汝志。使吾二人有所仰賴。均得安焉。女曰。我身已屬。非父母之身矣。父笑曰。汝垂耳銀墜。非我打造與汝者。女怒。即力扯右耳墜。墜落而耳已裂開。擲於地曰。請父收去。適由急水橋過。投水而死。救之無及。仲妻遣女去後。書招仲回。仲見書。即起身而歸。天已近暮。信步趲行。見途前有女。形似代贖之女。追之不及。將近家莊。轉瞬不見。仲甫入門。聞房中呱呱之聲。急進而問。方知乃生男子。仲喜甚。次日。抱而視之。右耳垂有裂痕。初不知女有扯環裂耳投河之事。次日。傳聞此信。自凝思曰。寧所生之子。即某所贖之女。投胎轉生於我家也。友人因名曰報恩。仲心時時憫惻。遣人迎其父母。養之於家。以終其老。至六歲。啟蒙課讀。敏慧異常。年尚未冠。名列膠庠。未幾。以選拔而出。授江南縣尹。仲享封翁之福。壽逾八旬而終。古今來性之執而烈者。莫如女。而尤易結其心。當其

初嚮於人也。悲其老而羞為妾。迨仲贖其身。又感其義而願作賤。仲年四十。韶華過大半矣。非可愛之時也。而女欲從之。孟子曰。出乎爾亦反乎爾。似有近於此者。而此女之心不然。蓋見夫世之輕財重義者。百無其一。而仲能以偶然見之。即剖囊而全其身。心厚而多福。故願從之。以終垂老之志。誰知仲堅不收。惟有殉身以後托生於仲之家。以紓固結之心焉。然仲以公門中人。不恃勢不貪戀。能以區區微貲慨然就夫大義。亦罕有焉。宜受子貴而享遐齡也。

張燮理

張燮理。安徽名庠生也。敝席敝門。葵藿療饑。朝籌暮策。求一日之飽而不得。風聞乩仙最靈。詣壇問終身事。仙乃批曰。目前之苦不為苦。且看來年五月二十五。姚期馬武雙救駕。斯時之苦總是苦。張曰。寧復有苦於今日者乎。其中言亦費解。總之命難挽。聽之而已。至次年五月二十五日。睢陽張公誕辰。張公在唐時為節度使鎮守長江。盡忠抗敵。身雖罹難。而恩普於民。沿江立廟崇祀。千餘年如一日。每臨誕日。家家宰牲以薦。處處演戲以慶。男女禮拜者。挨肩擦背。張詣廟觀劇。適見臺上扮演姚期馬武雙救駕。張驚憶。適符乩言。恐遭其禍。急移步出廟而回。過一巖牆。牆倒壓死

又粵東士人請乩仙問功名乩盤忽動批曰觀子之貌圓而又圓扁而又扁一團和氣可笑可憐士人曰所問非所答也仙亦不肯洩漏天機到時自知端的不必懸以臆斷至下場三日以前士人乘肩輿往拜友人路過演劇之所人擠難行而臺高底空行人俱由此來往肩夫即舁從臺底過去正演武劇跌打興豪忽聞大震一聲臺底坍塌戲子衣箱俱落於地輿亦壓爛肩夫盡斃士人壓成肉餅又廣西宣化縣張明府已題陞百色司馬部覆未到問於乩仙批云定定定還須定在在在終須在子月花飛催曉箭春去秋來人不在當是時羣謂不得升官內有一人曰官必升恐有禍至十一月部文回准升百色同知卸事交接張明府前有改盜作竊揜飾處分一案被控發覺即委接署明府查訊遷延未結而補授之員蒞任上綱認真平盜加委鄰員同查得實不能徇庇參革治罪次年八月張明府遣戍伊犂此三事乩言一一應驗余嘗見世人恆議乩中多偽蓋就假此斂錢者而言之可也若夫正心修身之子靜練以成者其誠可以感格神明仙必附焉觀此三人之事使余肅然起敬古云莫謂無神其然歟

陰騭舉人

諸生周某。東郡人也。年將五旬。家務付與子姪經理。獨處曠樓。惟用老僕供灑掃。性躭於酒。日非七八飲不快。案上常陳樽酒。飲雖無定。而酒有數。向者一樽可敷二日之飲。忽一日一樽。周曰。吾喜酒而飲不過量。量亦不加。胡樽空之速耶。心疑有異。乃於夜間假寐以竊視之。三更時。果一白鬚老人。貌極古雅。以口就樽而飲。周笑曰。快哉飲也。轉瞬不見。周整衣舉酒。凴檻而祝曰。某與翁雖有仙凡之隔。而性好相同。倘蒙不棄。聯杯酒之交。周某幸甚。端守至晨。不復再至。次晚供以花酒。而又不至。隔夜恍惚會於夢中。又隔夜老人出。邀飲於燈下。談古論今。相得甚歡。仙謂周曰。君相雖非大貴。亦不應以諸生終焉。今年加科。君何不應秋闈。我當代為周旋。以報君嘉釀之賜。周欣然從之。臨期相約至省。及録科前一日。忽謂周曰。來早入場時。君覺衣襟偏重處。即我附君體而入。萬勿驚懼。至點名。左襟果覺偏重。周照號而坐。出題凝思搆想。見卷中夾紙寸許。取視之。即此題之文。蠅頭小楷。筆筆清真。照録而出。榜發名縱第一。總不見仙來。至頭場點名。復覺衣襟偏重。而心竊喜。次午周在號外淨手。忽聞霹靂一聲。而號房頂塌大半。稟官移號。受驚後心悸神怯。不能完場而歸。亦不暇顧仙之下落矣。是冬邑中修理文昌宫。公舉學校中數人為首事。周專司錢幣出入。

一日。有某官攜捐銀拾兩來。周見而納諸櫃中。是晚。有事歸家。次日返。而此銀失矣。內有一人曰。昨宵無人至此。銀從何失也。衆人聞之。各欲解疑。遍處搜尋。忽於同事少年被中檢出。少年顏有忸怩。周權之。將銀還少年曰。此非所失之銀也。輕重懸殊。奇零各別。我昨晚已入醉鄉。或者未納於櫃。收諸懷中。遺之於家。亦未可知。俟我歸家尋之。周又返家。旋謂衆曰。銀已有矣。忘在舍間牀上。是酒後悞臆也。後不復言。偶一日。獨行郊外。見仙人俟於路旁。賀曰。公來年定當中舉人矣。前之塌坍號房者。因我盤踞頂上。神道知之。遣將驅逐。縱身逃走。故坍房頂也。周問今科何故得中。對曰。天榜已有名矣。十兩頭換一舉人。尚不便宜耶。周曰。縱有此事。奈我久荒何。仙曰。不難。昔年揣摹誦讀何人之文。對曰。專摹王罕階。仙曰。汝將舊讀者。於最喜之篇。朝誦夕維。不拘何題。仿其章法筆意。熟能生巧。何荒疎之可慮也。況天榜有名。此所謂居易俟命。非前次行險僥幸矣。周如其法而試。以功。是科果列鄉魁。後為司鐸。臨終。聞仙引之。羽化而去。

陶木椿

山陽民謠云。南城汪。東城方。中間隔一陶木樁。此謠何也。三家皆淮安巨富。方姓名

彩。援納府司馬。囤積黍米。年為常業。遇青黃不接時。減價平糶。故有長者之稱。乾隆間。改造花園。夢衣縞素者四人來云。有夙緣。特過相依。次日。開掘魚池。獲銀人四。憶與夢符。移寘庫內。晨昏焚香虔奉。二十年如一日。忽銀人不見。舉家疑竊。司馬曰。此非竊也。焉有不竊拳大之銀。而竊百鈞之人乎。其來也有由。其去也有因。家將敗矣。當修德以復之。司馬設有義渡四所。募舟子四。守江以濟。免人厲揭。一朝。天方曙。渡子見縞素者四人。倩其引至方宅。許謝青蚨三百。遂領至方門。入。久不見給謝。因問門丁。詳其言之奇。而告於長者。司馬即隨手挈錢五百與之。即命開庫。見四銀人仍在焉。遂宰牲以薦。是年業無不順。至冬。稭桿木椿多而賤。有陶宦之後。起意囤積以俟春時黃河水發。昂價而售。冀沽厚利。商資於方。不答。陶亦不怒。臘月。適山東販柿餅者過淮。沿街肩售。過方門。歇肩呼售。方之小孫見而取其一。客以手拂其面奪之。兒哭。撫是兒者怒而翻擔撒餅。扭而拳來足去。司馬聞喧嚷聲。出阻問由。責奴以解爭。盡沽以息事。客乃抱愧認過。怡顏而散。陶聞之曰。可乘此設計以假資也。私串城隍廟祝。暗將木皂隸抱回。以繩懸於司馬後園門首。轉至大門。急叩之。見門役曰。速請家長出來。有要件相告。方猶未睡。聞聲忙出。陶即攜方手。同至後園。啟門而見縊者。曰。

此即山東客也。月色朦朧。不能辨是何人。而身長衣黑。似乎山東人形。方膽戰心慌。不敢近視。陶曰。威逼致死。罪原不大。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一經到官。恐費不少。乘此無人知覺。消彌其事。我歷受厚情。願自負屍棄于黃河。漂流滅跡。如有人撞見。我自擔罪。斷不吐出宅上也。方重託之。約閉門候信。陶急出門。將木皂隸解下。抱回返告於方曰。一路行走。並未遇有一人。是公之福也。方雖暫安。而日日探聽。將近半月。毫無影響。心乃安。設席酬陶。謝五百金。曰。昔日所商預售木樁事。有益無損。可亟為之。倘不敷。再可商議。陶即往鄉。將各村稍桿木樁。咸予豫定。村民欲度殘年。果願落價。陶思來春若果黃河決口。吾不能禁。官之不恥。必得假有勢者之名可耳。乃假南城之富而有勢者汪宅字號訂售。次年黃河果決。計工程七萬有奇。委員購採料物。到處皆稱汪姓已豫定。回明大憲。云汪某豫定居奇。高擡時價。大憲將大工令汪一人經理。汪聞之驚愕。查知陶捏其名。與之大鬧。陶亦自悔不應。然憲令難違。不得已出名承認。慫汪力保。汪亦知事不能已。而保之。詎禍轉為福。水勢日緩。不三月而工成。獲利數萬。陶將方前贈之銀歸趙。并說假吊皂隸之事。今成巨富。致有陶木樁之稱。吁。人之發富也有自。必居心公正。天乃降之以澤。今之人見利即茹。茹之猶為不

忍其肯依理而吐之者誰乎。今陶以詭而取其財以理而完其本。逆取順守。此詐而不失其正也宜其亦成巨富。而與汪方比肩而馳驅矣。

咫聞録卷六終

清　慵訥居士著

屠赤水

屠赤水。名濬。浙鄞之名士。前明之尚書也。與徐文長最善。為諸生時。喜於閒花野草之中。採香尋趣。然必名妓。乃能戀之。一日。夕陽將頹。散步晴皋。過心愛妓女之門。欲止宿焉。妓曰。他人以金為重。吾以詩文為重。出一題。刻能成則留之。不成不留也。赤水曰。只要有題何難之有。妓曰。即以地支十二字為題。并欲以今宵之事。作詞一首。赤水搦管立就。其詞云。了相思一夜遊。子敲開金鎖門前鈕。丑正值黃昏夕陽收。寅柳腰兒抱着半邊。卯紅唇兒還未到口。辰口吐舌尖軟如鉤。巳還有玉杵在身邊。不是木頭削就。午二八中間直入。跳起脚尖頭。未呻吟口罷休。申壺中酒點點不留。酉倦來人似干戈後。戌只恐生下孩兒。子非我有。亥赤水曰。纔卷。妓笑曰。吾當作上官昭容高坐綵樓。一紙飛墜。評沈佺期宋之問甲乙也。赤水亦哂而言曰。予非昭容。余亦焉敢以沈宋二公比也。妓示其詞。擊節贊賞。由是妓之愛。過於赤水之愛。竟欲以終身相託。然赤水恐人計議。含糊答應。及至貴顯。妓倩其友。屢請踐約。赤水曰。吾無

白香山之不帶小蠻腰樊素耳。妓念乃絕。

婁真人

婁真人。靈蹟人所共知。及尸解去。其法不傳。至今墓址猶存。嘉善縣高王廟側。相去五里。有小亭。往來遊人。時憩息焉。一日。客避風雨於亭。久坐神倦。據地而卧。夢真人衣衫襤褸。赤脚露頂。呼客曰。來來。候子已久。攜手同行。入廟。見神像莊嚴。客欲下拜。真人挽之。以袖拂牆而開。自牕躍入。客不能過。挾之起。如履平地。四面空洞。棟梁屋宇。表裏通明。如行鏡中。授以袋。小僅三寸。曰。中有千萬鑰匙。戒勿開視。隨手取出。自然合用。引至一處。玉鎖金環。緘封甚固。啟扉而入。書厨林立。如倉。金光耀人。多異香氣。真人拱手。厨自開。有童子捧盒出。內貯五色果七枚。如新鮮荔枝。真人取白色如水晶珠者。納客口。令吞之。頓覺心境空潤。氣爽神清。偕入後院。高臺聳峙。攀援以上。遙望歷世皆在足下。惟西牕封鎖嚴密。客問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池。紅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否則過此以往。茅塞之矣。遂取袋中鑰匙。開鎖推牕。倚檻同望。客方凝眸注視。不覺心從口出。躍入池中。游濯數次。大驚異。長跪請還。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一片冰心換卻矣。客大悟。乃拜從學道。真人曰。道不離人。惟人自造。子自

有道。何必從學。其善誌之。客遂醒。醒後棄業雲遊。不知所終。

阿三化虎

廣州東莞塲有陳姓童子。小名阿三。父母使遊村塾學習灑掃應對之道。一日。塾師歸家。六七童子。相與為戲。曰。山村僻野。頗思肉味。三曰。何難之有。我能致之。遂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適時荷死豬至。任意恣啖。諸童喜悅。閱半載。師又外出。童曰。先生歸去。尚有數日。若能再得生腥。何妨肉食。子盍為我致之。三以為然。時方盛暑。館近山中。旁有土地祠。三遂焚以香楮。以首據地。脫衣。化為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為。忽見一虎。颷然奔去。呼號駭走者有人。膽裂不前者有人。或曰。脫形化虎。若有人見。不能復化原形。諸童遂詣阿三家。告知其事。大相驚異。其父次夜。見虎蹲踞門外不去。亦不傷人。衆曰。若是斑哥。理宜遠去。若是阿三化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走。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為常。鄉人見之。呼名即避。二十餘年。尚有人見之者。

鬼死

東郊韓姓。素遊蕩。不事生業。其鄰姚氏有寡女。矢志堅貞。不出戶庭。勤操女紅。數年。囊蓄百金。韓知之。夜靜踰垣。潛入寢室。將為席卷之計。奈女終夜紡績。旁有皂帽人。

怒目如牛。站立機牀。或左或右。韓陰念是婦有貞節之名。何以藏有男子。姑細審之。見皂帽人。以手勾斷機絲。女若不知。續而復織。如是者三。乃投梭起長歎嗚咽。淚如泉湧。自痛夫之早死。而家之窘也。意欲棄世。以完名節。皂帽人急以紅絲帶作一圈懸挂梁上。以手招女。引頸而縊。斯時。韓忘其行竊。大呼解帶。拔關而出。女若夢醒。回顧壁上。隱約見皂帽人。形像變色。詫之。眉髮竦然。身不為動。以水濯壁。面目若繪。時有碧色血水流出。顆顆凝如露珠。次夜。女見人擡棺至。收壁上皂帽人。其薄如紙。咸曰。陰陽道隔。鬼為陽氣所衝。魂魄破裂。不能救矣。荷棺而去。

野史氏曰。韓之起盜心而踰垣入室也。由於氏之守節。而神使之也。鬼之欲致氏死而反死於氏之手者。邪不敵正也。唐之時。出有生佛見魏徵而僵者。亦猶是矣。

支離叟

馮先。鄞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為不平。往來旅店。遂同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梯男子笑罵謔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未及答。道士已杳。少頃。提兩人頭至。腥血糢糊。陳於几席。馮曰。殺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頭必

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不難。於腰間皮囊取金丹一粒。嚼而唾之。兩頭化為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吾舊居也。君至無須問人。大呼支離叟。予即至矣。别馮西去。果至真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四圍。黛色參天。矯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與笑語。出松子數十粒曰。服之長生。遂去。馮意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想此即赤松子。支離叟乃變名也。

牛鞭驅鬼

滕陽王恪勤於力田。家遂小康。時當酷暑。行至溪邊。就松陰鋤草。飼牛而歸。用鞭撲地。口中嗚嗚然。雜唱秧歌。忽鞭一過。如裹重物墮地。一團黑煙。冉冉而沒。時前村有儲姓女。美而豔。每夜夢中若有人牽動被角者。驚呼不能出聲。見一年少書生。形容清麗。曰我鬼仙也。子有仙緣。行將度爾。慎勿與人言。日久神氣耗散。容色漸槁。父母疑女有病。延醫治之。初不疑為鬼魅也。一夕。女至牕下。對鏡理妝。鬼亦在室。忽曰。咄咄。今年衰前村牛鳴至矣。凜乎其不可久留也。遂逃去。女驚異之。時儲自外歸。遂問有人在外否。儲曰。適王恪到門索湯耳。女以鬼告。卒不解其何以奔去。後出語恪。恪始悟曰。噫是矣。其牛鞭所擊之黑煙乎。不然鬼何畏我哉。儲知恪未聘。遂以其女

妻之。是牛鳴鳴之聲。數定而鬼特為之媒。牛鞭也。即紅絲也。

臭蟲

山西某驛。馬號多怪。斃馬甚多。驛丞以此罷職。一官新涖任。即訊圉人。屢年倒斃之故。答曰。不知。驛丞疑與風水有礙。意將移廄別所。然。此念一轉。而此夜馬斃更甚於前。丞患之。遂與妻子別曰。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而馳驅王事。今馬多斃。予司郵政。咎其奚辭。今夜我與怪物戰。勝則萬幸。敗則攜予骸骨歸里耳。羣相勸阻。丞不從攜衾帶僕。操刀往宿。至三更許。初聞窸窸聲。自空而下。馬即踔蹶。燭之。毫無所見。既滅燭安寢。耳中聲漸緊如密雨。由東而至。廄馬盡皆踶蹶嘶鳴。復燃火徧視。則白馬盡成紫色矣。終不識是何怪。相顧錯愕間。忽見地下一線如蟻往來。約有億萬許。皆臭蟲也。竟有大如棋子者。尋其歸路。至廄東之古井而沒。天既明。丞集薪焚之。臭聞數里。怪遂絕。

石馬精

黔省水西城內。金山下。有巨石狀若馬。因名石馬溝。傳聞昔時。左右近處。畦田禾稼深夜時常失去。農人多守之。見巨物如牛。乘風而至。舉鎗擊之。金光四散。倏不見。或

疑此石為妖以火爇之果見口內猶餘稻粱身上青草泥痕畢露遂以鐵錐鑿其首中有硃砂十餘觔從此田疇如故

尚鎰

尚鎰黔省北門人麴糵生涯父訥中年生鎰鎰年四十婦賢無子訥謂之曰行年八旬兒尚無子不識我能見此呱呱否鎰慰曰黔俗尚鬼兒去求神或可有嗣遂至三聖宮禱於神曰弟子年已四旬尚無嗣續求賜兒以慰老父想念之情果爾敬以陽戲酬荅後婦有娠生一子喜極圖酬前愿奈家素寒不能立辦因節儉食用日剩餘貲聚而不敢便用數年積三十金時兒已三歲矣擇吉延巫門外酬神戲演過半巫覺有異而未敢告也三日後鎰婦口吐涎沫狀如瘋顛晝則熟睡夜則唱曲凡戲之始終本末悉能傳其妙若平生熟習者乃祝神曰演戲恐不精潔求神赦佑行當再演也神若許之先時中表某同理演劇事於未獻之前竊嘗一臠而鎰未之知也聞神震怒不敢便往鎰驚訊得其詳細於是再演陽戲而婦始愈夫神既怒於竊嘗臠肉則怒應加中表胡為加於其婦是蓋欺其弱也今之神蓋有之矣

廣南許信

許信。廣南人。年四十餘。素業漁。夜靜臨流深處布網。投以香餌。獲魚恆多於人。一夕。忽見水面燐火成團。逼近船前。似有人在水吹沫。終夜不獲一魚。尋思鬼物弄人。一至於此。如何布置。憶幼時。曾聞老宿談鬼。鬼近船左。則舉網向右。近船右。則舉網向左。鬼雖通靈。不能脫逃。次夜。如法試之。果獲鬼。鬼在網中自供。我名吳大。本村人。過河溺死。毆魚遠去。原屬不合。今既見獲。求為寬宥。下次不敢冒犯。信不倸。繼之以唬。已而東方漸白。開網視之。臭不可近。乃朽敗棺板一片。急用巨竹夾而燒之。血流滿地。有聲啾啾。延至黃昏。信在河上修網。忽聞滿河人聲嘈嘈。若與為仇者。急歸家。至二更許。有數十人搥門敲戶。曰。吳大偶然相戲。罪不至於燒死。爾心太忍。吾儕捉至金龍大王前抵罪。群遂譁然。忽若有攔阻者。衆云。門神不容我等進去。明夕再來。次晚。瓦礫石沙。紛下如雨。良久始散。信汗流浹背。衾枕皆濕。惟冀天曉。時當夏月。覺夜甚長。追悔前事。往來於心。忽聞門外有人過。曰。此何人居。前後堆滿沙礫。信戰栗強起。推牕見紅日當空。時已過午。抉石撥沙而出。不復捕魚。移居改他業焉。

冷姓

蘇州冷姓。富已久矣。聞其祖上起家甚異。肩貿度日。至除夕。債負固不能還。而於柴

米油鹽一件俱無。計圖自盡。因思元妙觀乃靜寂之所。從有小池。投之無人得見。逕至觀中。有術士正在捲席回寓。見冷貿貿然來。曰。足下豪貌發財。應在今夕子時。冷告以情。術士曰。吾讀麻衣相經。深得其秘。今日我賸錢數千。足下且攜回二千。姑售食物以度殘年。第致富後毋相忘。冷固辭不受。術士曰。非見爾言欲死。故以好言勸慰也。亦非見爾之貧窶而分助之也。照相定斷。毫無虛獎。冷負錢拜謝而回。其妻問曰。錢從何來。冷曰。相士說我今夕子時即發財。故相持贈。妻曰。彼相面者。一日能有幾多出息。肯分錢二千。得毋以貧難受。而行不義之事乎。冷曰。實乃術士所贈。遂往街市酒餚。敬神過年。其妻忽指牀下曰。我聞常有響聲。或者此處有銀藏乎。予兩人飲至夜靜時掘之。冷然其言。過鄰居假鋤。移牀而掘之。初至三四尺。瓦礫相雜。又掘尺餘。先之以沙。繼之以泥。見有大石一方。妻驚起曰。在是也。適鹹魚行主經過。聞言從穴隙窺之。見其房中牀帳斜移。旁有泥沙堆積。夫婦用力開掘。信其得藏。歸為歡喜。冷忽聞牕外有人履聲。急滅燈燭。畧為寢息。起而復掘。掘至天曉。不獲一物。竊議術士之言不驗。徒勞心力也。次早。冷出門。瞥見鹹魚行主來。懼其開口索賬。與之揖。行主曰。爾已發財。冷笑曰。財從何來。行主曰。不必相瞞。我已知之矣。新正無人肩貿

我行有鹹魚。儘可去賣。冷曰。前賬尚未歸楚。今焉可再空取乎。行主曰。無傷也。冷即往取鹹魚一捆。折而裝。擔內有銀百兩。沿門售之。一日而盡。盡付魚價。又向賒取一捆。拆之亦然。遂過行而問曰。此號鹹魚。積有若干。行主指示曰。棧房內。約有萬餘捆。冷喜不自勝。竟陸續取而售之。獲金數萬。乃迴術士歸家。厚養之。聘好經紀。分成商業。利息百倍。遂成巨富。至今已三四世矣。家尚饒裕。予聞之錢蔗軒先生所云。其言徵而可信。故書之矣。

孫仙

孫仙。不知何許人。予童時聞人言。仙常往來秦晉間。士大夫每延致之。有富室生辰。仙至。用手濯水於壁。畫大黑圈。凡鋪陳筵宴。悉取其中。三四十席。可以立致。或疑其妄。曰。席無美女。何能暢懷。君能致之乎。曰能。遂彈指壁上。啟扉。出一麗人。對客勸酒。細視之。即疑其術之妄者也。時坐中有一妓。常以言語相狎。大相齟齬。忽腸絞腹痛不可忍。急如廁。突見臀上陡長青茸尺餘。若蘿蔔出土叢生者。力拔之。逾拔逾多。或曰。此必孫仙所為也。急為請罪。可去諸。於是羣為妓請。仙曰。已盡之矣。妓撫之。果無。後十年。攜徒八山。不復再見。

騾償前生債

友人徐笠庵云。有戚某貿易關東。客久未歸。弟尋之。遇諸途。悲喜交集。兄以客賬未收。念及家園。不能遽去。留弟盤桓數日。作家書。封白金五十兩。交弟先歸。為婦薪水之資。弟回家。陰念兄來尚須時日。將銀暫作別業。嫂問爾兄有信來否。弟以尋兄未遇為詞。一日。弟往岳家。借村人壯騾代步。鞭策不前。騾忽言曰。我小五阮氏也。欠某五十金。冥王罰我為騾。以償前生之債。某借爾騎。情也。今爾受兄攜銀歸里。瞞嫂欺兄。所得銀數與我相符。行且為我償債也。尚何加鞭乎。弟聞之愕然。不敢至岳家。牽騾而歸。親還村人。即取前攜之金與嫂。而告其事。是騾以負債而為畜類。能勸人吐金而全手足。冥府知之。當以是騾而還令為人也

姚家婦

饒平姚姓有婦某氏。芳容韶齒。風雅絕倫。伉儷甚篤。舉一子而夫亡。會閭中有花會之局。以宋時嘯聚三十六人。日標一名。視資本之多寡。勝負總以三十倍為準。由閭蔓延至饒。婦聞之。欣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貲。不數月而家業無存。忽想對門屠家有千餘金。人亦倜儻。不如借貸。以為翌日賭本。遂詣屠門而告曰。貸予五十金。局勝則

加息相還。否則身與子歸君矣。屠素知婦賢。且利其色。好事者又從旁慫恿之。署券而去。婦歸。夜至夫塚。哭而祝曰。花會害予。衣食無資。夫若有靈。幸以魂夢相助。不然。明日妻與子。俱屬他人矣。祝罷。恍若夢夫曰。子之心。予知之矣。明年。予陰助之。可盡出借銀。賭之當勝。惟將來不免官非耳。天明。婦如其言。果獲大勝。婦將銀加倍還屠氏。屠大譁曰。前乃聘金。並非借用。頗有强娶之意。即鳴之於官。時饒平某令。訊其始末。問婦意。婦曰。願守節耳。判曰。借銀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强奪人妻。慫恿等張閻法難寬宥。將屠重責枷示。追銀入官。起券給婦。嚴禁花會。以除民患。又訓婦曰。婦人以安室為善。茲爾混入賭場。亦有不合。念情願守節。心尚可嘉。姑免從法。勉之。

玉魚

李氏西園。有井。水極清澈。雖旱不竭。忽井欄坍塌。磚石破碎。填塞其中。李命石工淘之使淨。匠於泥礫中。獲一白玉魚。表裏溫潤。置於水仙花盆。以供玩視。入夜有光照。徹書室。後西園之井。涸無涓滴矣。或疑井失玉魚。水不能生。李不之信。前有枯井。原無泉脉。試以玉魚埋之於井底。約一飯許。一泓秋水。清澈可飲。仍命石工修復建小椋亭。傍置茶器。邀友消夏。共議玉魚。不過一玩物也。何以沈之水來而清。出之井涸

而廢雖有博古搜奇者。亦不能窮其底緼焉。

古桂知榜

水西城內。文廟兩廡前。有古桂二本。開花時。一黃一白。逢鄉試年。於揭曉前。左邊金黃色盛發者。文多中式。右邊淡白色花盛發者。武多中式。若其年文武脫榜。則有葉無花。屢試屢驗。故應試者。見有花發。無不欣欣得意焉。

巧騙

浙省有一人。相貌魁偉。衣服華麗。攜銀兩封。上街。先買攕鞋五對。令店主送鞋至寓取錢。店主着小子跟送。攜鞋而去。行至銀樓。即進換赤金。店中取金。約有三十兩。交與觀看。若人曰。予不識金色高低。取往相好鋪內。看明言價比兌。若人有銀二封。置於櫃上。吽攜鞋小子管顧。店主見有衣穿體面。又有銀兩。似二百兩光景。現放店。且伊小子坐此。諒非誆騙。許其攜往估值。誰知去已二時。不見回來。因問小子曰。爾主人去已久。何不回。小子曰。此非主人。我是鞋鋪傭人。着送鞋取銀而來。店主心驚。即開若人銀包。乃銅錢二百文。知受其騙也。四路追尋。天已晚矣。次早。又遣夥往找。遇一人曰。爾等荒張形象。莫非找騙子耶。對曰。然。人曰。頃在戲場見此人。要花銀四枚

可能領我其夥即如數許之人曰必帶花銀同去見之指人付銀其夥在熟識之鋪借銀四枚跟往戲場若人指樓上看戲人其夥見面貌相似即與花銀直上戲樓捉住羣皆閧然被捉者曰我是某行之夥誰不知之子敢誣我以騙予反為誣騙欲扭送官從旁有人呼曰子誤以某為騙賊也吁人如何下臉其夥見是鄰夥方知貌似而非揖之求恕看戲人曰我等作夥須以端正為主人肯容留今於衆耳屬目之地無故誣我以騙知之者謂爾誤認不知者謂我騙貨若使行主聞之必復出矣予亦難以依人養家也必到官伸冤方可明我心跡其夥情願認罰邀同過鋪告知主人即備酒邀其主同洗前冤乃已吁既被騙去多金又受騙去花銀至終猶備酒求饒一事而遭三害若往占之必元武朱雀二星同進是鋪矣

烏蟒

廣西螺螄山層巒疊嶂林菁深邃溪流成河溉田千頃旁有峭壁千尋人跡不到下有平地兒童牧牛閒玩之所每日午時諸童跳躍足能離地數尺憑空而立移時始下俱以為身輕有仙骨矣一日有李姓童子之父耕於田間瞥見山頂洞中有烏蟒頭如斗大豁然下視張目燜舌噓吸有聲口開則童子躍高數尺飄然若仙口閉則

童子輕身。如墜雲霧。游行自得。諸童嬉笑。不自知也。駭極。曰。將來衆兒童必遭其毒也。離城不遠。奔報營中。適武弁捕盜回營。即帶用餘火藥觀之。蟒未入洞。築砲轟之。一擊而中。臭聞數里。

菜葉治病

王奉楚人。所居在滇之委巷中。旁有藥店楊五者。不甚通醫。畧記數方。聊以應濟。然事神最誠。一夕。夢藥王降臨曰。爾事我甚虔。即以五十金賞之。而醒。後因天寒。應大室姻席歸。以深夜瞌醒。喉忽疼痛。滿口起泡。渴甚思飲。急尋買漿之家。時當半夜。家家閉戶。只有菜傭尚未關門。揭菜汁飲之。次早霍然。數日。忽有富室獨子。偶患喉症。延請名醫。治之無效。粘帖於門。能治好兒病者。願以五十金為謝。楊五見之。揭帖進視。囑以菜葉搗爛。以汁飲之。應手而愈。富人饋五十鎰之外。又設宴而謝。醫術遂行。諺有之曰。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其斯之謂與。

裁縫做褲

粵西有本地裁縫。忘其姓名。一長隨姓鄒者。攜布二丈餘。喚令做褲。囑曰。儘布裁做。多則還我。裁縫誤會其言。將布縫成大褲。越日送來。鄒視之。大笑曰。是褲乃四大金

剛所着也。令賠之。裁縫曰。我奉爾命。照布裁做。並無尺寸落為私己。鄒怒極。罵而裁縫對天立誓明心。衆見裁縫如此愚昧。勸鄒認作晦氣。以止其事。本官聞之。大罵鄒曰。汝寧不知土人之愚。而令其成衣乎。我衙署向來嚴肅。今以小事而紛爭若此。成何體統。立即驅逐。鄒見官怒。挽衆同事求之。得免。次日。裁縫來索工價。鄒懼拂怒於官。與銀一錢二分。詎知裁縫大不悅。曰。如許大褲。費我幾日工夫。工銀必加兩倍。方可銷賬。鄒雖氣極。所礙者官。只得勉受其訛詐而已。

下蠱

廣西近安南之區。家多畜蠱。入其室。無灰塵蛛網者。即是有蠱之家。其類不一。有魚蝦之蠱。有牛皮之蠱。有蛇蠱。布蠱。狗蠱。蛤螞蠱。難以備載。予於太平府。見一友在鹽埠中。性情耿直。與人一言不合。則唾罵之。土人以此啣恨。遂下蠱焉。一日。友腹忽疼。遂以薑湯飲之。痛稍緩。次日覺臍旁有硬塊。隱隱作痛。認為癥瘕。醫治不效。形容憔悴。日加瘦顇。而硬塊漸腫若瘡。粘以膏藥。亦不見銷。一夕。塊裂跳出小狗一隻。約二寸大。在地奔走。狂吠半時。狗死而友甦矣。又有友在武緣署中。一紳衿請宴。酒闌入撒回。至中途。見本地素相熟識者。攔住曰。先生被人下蠱矣。身邊取藥數粒。囑令回

器。即用水吞之。友如其囑。至夜分。腹內雷鳴。逾時洞下。燭之。乃蝦數百枚。跳躍皆生。又有宣化縣一友。寄寓銀絲巷。鄰有一婦。自鄉間來。其貌甚醜。其口甚利。友惡而詬讓之。婦恨。下蠱。友亦時常腹痛。似有硬塊。久而大腫。裂出蛇首二三寸。友即嚇癱臥牀三日而卒。後聞此婦用剃刀自割足底流血而死。是乃惡報。吾勸世之遊客謀養家者。總以寬厚和平為主。莫欺其愚也而辱之。莫恃有勢也以凌之。物極必反。舉世皆然矣。

羅誠

貴州清鎮縣。離城二十里。山高路狹。峰巒蜒蜿。兩山夾溪。溪濶二里許。土人以竹筏濟人。溪有沙洲。圓浮如荷葉。環洲皆石。洲有高低起伏。水有深淺順逆。邑人張姓。新喪父。不知洲中有葬穴。所延堪輿。亦咸以為浮沙。有何風水可尋。於是日在山訪尋。總未得地。一日。忽有老叟羅誠來謁。曰。去此不遠。當有真穴。為君指點之。然不利於己。損吾眸子。吾衰矣。他日賴君養贍終身也。張喜許之。便與偕詣洲上。指穴而葬。張見左右前後。照應相若。即憑心葬焉。葬後。誠果失明。逾年。張之父子聯第。出為縣令。攜眷屬去。只留幼子經理家務。頓忘前約。且以誠瞽目為廢人。使碾米舂穀。下倫僕隸

誠方悔前之待人過好。然事已如此。隱忍不言。如是。又數年。一日。悶坐門前。忽有人拍肩耳語。移時而去。次日。張之門。有一堪輿周安。來請觀祖塋。幼子引至洲上。先為詳視。曰。此魚跳穴也。惜少龍門。須建長平橋。培補風水。方出鼎甲耳。幼子遂致書於父。凡陳其始末。不數月而橋成。羅誠雙目光明如平昔。瞭然無恙。從此張姓家落。出仕者亦緣事鐫職。是洲當時水大不淹。水小岸不見高。自成橋後。常逢春水驟漲。即為淹沒。誠後不別而去。有人途遇。同周安在江西。為人行山。相告曰。吾等幼時。均師事異人。凡與人指地。若畏某穴妨身。則必迂枉避就。今誠以小過獲罪於師。師遣下山。臨行謂予曰。羅誠獲譴尚輕。限滿日。爾其救之。張之祖塋。乃鯉魚上灘穴也。橋為魚網。不死何為。張刻待吾友。吾奉師命。是以破風水而救之。言畢遂去。夫誠以不試人之心迹。而即以坦腹將之者。此之謂不識人。故天加以瞽。張以計取誠之精術。而反以仇寇報之者。此之謂非人類。故天使以敗。然昧於明者。心本無他。光終可復。刻於心者。天良已絕。孽無可回。嗟乎。世之有挾而求者。往往於事未成之先。餂言蜜款。雖吮癰舐痔。亦願為之。追至已得之後。變色厲聲。雖簞食豆羹。猶誶語之。卒至公道在人。暗施破計。此亦天道之昭彰也。吾特書其事。以醒當世焉。

三橋夢

古有蝴蝶、邯鄲、黃粱、南柯、四夢。近時又有紅樓夢。人生何事非夢。何必以五夢為奇。而贅以記之也。吾鄉士人王仲懋。又有三橋夢。篇幅甚繁。成之而未付剞劂。不能記憶。予記其大畧云。仲懋乾隆年間。赴試不售。歸興。還家路過三橋。宿於旅店。房西一帶。皆及肩土牆。牆以外。秋草滿地。霜葉盈階。牕前有老桑一株。仲懋對之。悒鬱無聊。沽酒消遣。飲至半酣。酒闌身倦。就黑甜而濃睡。馬思欲遍走天下。以圖進取。於是卷裝出門。南走吳越。北至瀟湘。所至之地。悉如陳文子之言。去而違之。乃駕千丈舟。撐百幅帆。決意泛海。乘風破浪。長嘯開襟。曰。今而後東西南北。惟我所適矣。須臾過大西洋。登鷁頭視之。一望無涯。曰。今知天地之大也。睫眼間。又過大弱水洋。水勢洶湧羊角當舟。滯而不行。白沫倒灑。衣皆盡濕。舟人大恐。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聽之而已矣。遥見兩大峯。舟子曰。幸有靠矣。併力假風駛去。見山有巨洞。高聳如橋。下流若沸。心疑架鼉為梁也。急阻之。以避其患。口未止而舟已近矣。適有舟自洞中出。問曰。欲保無虞。須向洞行。即依言而進。深黑閉悶。瞻天無隙之光無由。晰晰燃燎。纔見面目。寒氣逼人。毛髮豎立。但聞篙聲丁丁。泉聲汩汩。無晝無夜。

醒而睡。睡而醒。饑而食。食而饑。不知晦朔在於何時。及達洞外。問知匝月有餘矣。行未幾時。陡起颶風。掀翻傾側。飄至一山。石級層層。似有人居。停帆覓食。人皆上岸。仲懋亦捷足而登。曰居水已久。登一曠土。便生樂趣。信步尋肆。圖暢鄙懷。忽見黃髮黑齒。深目曲鼻。奇形怪狀。已心驚膽怯矣。又見虎頭人。身長二丈餘。赤髮直豎。眼突如卵。綠光炯電。鼻懸如膽。口大齊耳。唇若丹砂。齒參唇外。利似刀鋸。腰繫豹皮。裸手足皆藍。聲音如梟。見人捲唇而笑。圍而擒之。劈而食之。仲懋急趨山洞。從匿旁出。疾趨歸舟。舟子上蓬瞭望。上岸之人。已狼藉殆盡。大驚曰。此乃夜叉國界也。凜乎不可久留。急起風蓬。而夜叉已至。幸風利不及而止。歷過海外諸國。飄至祇樹國。舍舟登陸。時值深秋。燕巢深林。雞棲高樹。一路荒涼之景。方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行路之難。豈僅蜀道。獨行數日。方至國門。入其城。見憧憧往來者。衣多單絞。見我相貌文物冠服不同。凝眸而視。又有冠高冠衣寬褐者。問曰。子非吾邦之人也。胡為乎來哉。曰中朝人士。航海失風。飄流至此。其人曰。吾國六十年一試。今值開科取士之期。不論東西南北之人。能七步成章者。俱可應試。子之來。真如王子安之過滕王閣。一賦壓席。殆有神助。誠有福也。可去報名。仲懋然之。至期。國王親臨考院。士子如雲。局門面試

俄而出題。賦得百川赴巨海。得收字。五言六韻。仲懋作詩云。浩渺長川赴。滔滔巨海收。汪馬寧或滿。逝者幾曾休。脉絡難分派。朝宗總舊遊。惟虛能翕受。不約自同流。萬里趨鮫室。千波滙蜃樓。會將天塹水。直入蚕人舟。國王見此詩。擊節賛賞。又出對曰。三塔橋頭三塔水。仲懋應聲對曰。六洲山下六洲花。王大喜曰。眞天才也。得此大器。吾國有幸矣。遂親點狀元。授為內閣學士。勅林西侯高梓有女螓蛾。年已及笄。美如玉犀。招之為壻。國王錫以緞錦袍玉如意鳳冠鸞釵。雲裳霞珮。並古迎親重重儀仗。節節音樂。宮花簇簇。朱幘鑣鑣。街必懸燈。巷必結綵。士女兒童觀之者擁街塞巷。仲懋揚鞭於馬上。螓蛾拭淚於輿中。登門揭彩。羨桃李之爭妍。入閣輕粧。歎芙蕖之減色。屏開孔雀。壁映玻瓈。銀燭分燃。玉卮交飲。月移花影。步步金蓮。笑剔銀釭。纖纖玉手。翻鴛鴦之被。登雲雨之臺。浹意綢繆。已忘朝覲。一日宣旨。召仲懋進見。國王曰。祇樹褊小。逼近紅毛。民知耕耘以為家。士識禮讓以為國。雖有三墳五典。不能窮究精微。卿乃中朝偉傑。當為我振興文教。仲懋曰。三墳五典。已遭秦始皇燬之久矣。國王曰。秦所焚者。乃內地所存之書。未曾燒我國表頒之。當命崇文閣大臣檢交仲懋會回閱之。曰。洋洋乎五帝三皇之遺模也。遂日夜鑽研。旁批直註。三月乃成。進呈頒

行國中即命仲懋出使觀風前之以對出題者改為策論詩之外加以表判初試之時士不知法仲懋自作數篇令士庶揣摹則傚文風盡革士子歡騰試畢改三邊總制在任五年臥治無事時有右丞相出缺王乃枚卜特選仲懋召回大拜供職忽報西蜒國入寇分紅白黑黄四隊兵馬數千潮湧而來侵犯邊關官兵莫能當衆皆駭然惟有堅壁守壘兩關節度花勝飛章入告王命仲懋計議軍機仲懋曰相地度宜隨機應變加封征西大將軍栢林侯尅日出師仲懋亟下庚牌難安丙枕星馳至彼探賊營曰此必效田單火燎平原之法方能取勝遂命各兵採樵堆薪塞其要隘用牛萬匹尾繫乾蒭沸油漬之一時齊燃縱之使去光燄燭天敵皆驚潰棄甲遺兵而走仲懋又命各隘盡燒堆薪絶其歸路賊兵盡化為灰仲懋飛以報捷撫慰居民班凱還朝晉爵柯南公寵威一時侍妾十餘人歌妓數十人食豐履厚竟以郭令公自許嗣與左丞相黑翼意見不合凡議政事恒與睚眦乃奏柯南公威權太重請暫罷兵權以抑其志由是仲懋事簡心閒得買附郭曠土創蓋第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處土產有人蔘粟色紅紫而微黃食之益壽又出自然錦布不織而成用以遮陽鋪地食必珍錯宴必歌妓優游林下侈奢極矣忽見場外黑花野牛數十羣甚為肥

壯。使人圍之。用以犁田。又有荒山曼土。教人力耕火耨。開闢成田。連綿千頃。深得林泉之樂。忽門外閧傳郊外來一妖異之獸。身長千丈。頭如山岳。口闊耳長。所畜之牛。盡遭啖食。管牲之人。無法可治。仲懋心急而醒。谿眸而視。日已臨牕矣。出見臥牀正對牕前古桑也。上有土彈數丸。泥窪六穴。嚙桑蠓蟲數十枚。舊蟻封一堆。根下有蜣蛣殼十餘枚。旁有小豕。睡眠草中。仲懋吁嗟噫嘻久之。午雞鳴晝。大笑而去。

鬼宅

粵東有一客舍。軒昂敞朗。扃閉多年。有順德士人。喜其僻靜。賃而居焉。適故友來訪時已起燈。呼童煮茗。款坐談心。逾時而茶不至。主人覩客之容。似有驚疑。遽起告別固留不得。送之出門。回視燈已滅矣。入廚呼童。見童猶添薪。曰子纔汲水烹茶乎。童對曰。一堆之薪。焚將盡。而湯無沸聲。非貪懶。乃奇事也。曰客已去矣。且停烹。點火而燃廳燈。俄見蹤綠熒青。不覺毛骨竦然。退至書室。正欲推門。忽聞內有人拍案厲聲曰。吾作客數十年。為人排難解紛。世所敬服。一旦殂於暴病。事有未了。難以歸家。故延居於此。吾喜靜而不許人入。人亦畏吾靈而不敢入。爾何膽大如斯乎。當速去。否則恐不利於爾矣。士人揖而祝曰。人鬼殊途。幽明一致。固難與踪躪。吾賃此房。初不虞

君之止於斯也。當易宅而讓之。然須緩日。請與君約。月以為期。即分一室灑掃精潔。設祭安神。旦夕奠酒焚香。日至時。即拜辭矣。鬼笑曰。言亦近理。遂寂然。士人乃另尋館。依期而去。後有太守某聞之。氣粗膽壯。喜其賃價之廉。曰。彼福薄者。不能鎮邪。吾以堂堂太守。何懼此鬼。即有鬼。見我亦當退避三舍。昔者范文正公作無鬼論。心疑即鬼。胸坦則無。古人豈欺我哉。吾何畏此而不居之。時有食客在坐諫曰。天下理之所無。恒為事之所有。城廂內外。瓦屋鱗鱗。何恃威氣。與鬼物爭此一室乎。太守不從。遷居三日。漸出妖魔。眷屬相繼而病。僕隸兒童。如見其人。偶聞其聲。太守雖不遇害而闔室不寧。不得已而他徙焉。至今空房隙院。蓬蒿鋪徑。燕雀栖梁。竟成廢宅。古人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語誠然也。

薛長隨

長隨薛姓。杭州人也。專走巨門。跟隨闊部。財如泉湧。至京都。遇一寧波生員周姓。學問頗為當道器重。而性高氣傲。得交甚寡。落魄都門。薛憐之。招與同寓。言語投機。許其捐一微員。未幾。薛出京南走。帶周同行。至蘇。薛年過五十。因以無後。而納妾圖嗣。化銀千兩有奇。娶一年甫成人。能琴棋書畫。吟詩彈唱女子。愛之甚。而為之置首飾環

服飾。又化銀二三千兩。一日。有友邀薛飲。因周同在。亦並邀焉。周雖帶邀。而究係讀書之子。尊坐首席。弟主人之心。所重者原在於薛。不在於周。似有輕視之意。周見主人於薛之前。分外熱鬧。忿而自思卧碑中人。反不如目不識丁之長隨。得擁厚貲。而任意奢華。到處逢迎。何天道之難憑也。席散歸夜。闌人靜。舉筆作不平論。以抒鬱勃。又慮人見招怨。在燈下燒之。登牀就枕。夢城隍傳去。諭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子雖貧。安閒過日。並無風波。即子之幸也。至某月某日。汝到靈隱寺看榜。便知端的。後薛攜妾返杭。周亦同往。仍居於薛。候城隍所指之日。至靈隱適中丞設席在寺。宴新科狀元。扈從守門。不得入。周思榜懸山門之外。吾即在路亭候之。見有永帶小枷。身負鐵鎗頭拖石礅。見衣錦繡而討賞者。有無手無足。裸體睡於沙場。大喊求乞者。有雙目俱瞽。號求布施者。並不見有榜出。至晚進城。隨行隨思。城隍豈欺我哉。何言之不驗也。是夜睡去。又夢神傳去。並傳薛至。又諭曰。子見彼居一二品之官。與中狀元之士。因其謹言慎行。別無他過。而且數世積德。故能如此。彼帶枷負鎗拖石之徒。乃近日惡報。能改悔自新。猶可望宥。其脫手足。瞽雙目。呼寒號饑者。乃前生之孽。永不與赦。此即榜也。子心可平矣。神呼薛曰。子之一不善。已交王小嬌矣。次早。周以夜夢告薛

薛曰。吾亦同此夢也。嗣後當刻刻留心。於是贈周銀二百。送之歸。凡姓王者。盡與絕交。而且閉門不出。日對鹽妾以取樂。妾欲建造花園。十倍其價搆售鄰房。以成方圓。毀屋築基。疏泉壘石。仿山象洞。綺閣虛樓。綠沼碧亭。雕欄畫檻。丹堊藻飾。植木栽花。工成日。帶妾遊玩。妾曰。此亭不美。薛即如妾之心而改造之。妾曰。此閣少臺閣薛即呈樣。添建之。十易十修。剩資已化大半。妾有厥疾。進以參。乃甦。月或一發。或再發。藥不驗。惟參乃驗。薛愛之甚。不惜重價而貯參。且無乎不遂其欲。不數年而資竭矣。薛乃長吁短歎。恒記夢中神言。不敢服役於人。偶問妾有何名。對曰。幼時名小嬌。問其姓。曰氏本王女。貧鬻於李。得價百鍰。今李以妾而得千金。薛曰。神言已應矣。吾無好日也。書啟於周。遂懨懨而病。賣房易宅。逾年而死。妾典質收殮。周在家設帳頗為安適。聞之趕至梳。與之妾葬。曰。今知天道之公。而神鑒在茲也。吾知安命矣。後妾失依而復歸蘇。竟抱琵琶。取樂過日。馬夫人之生也為虛。死則為實。故始而視人。氓隸之子。極欲窮奢。反勝於杏壇之友。似乎天道難憑。迨其末也。烟霧消而即發見浮華去而樸真還。涇渭分明。方知天道不爽。古云。蓋棺論定。此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朱翁

朱翁。名國桂。號丹園。鄞邑廩膳生也。以教讀起家。擁資百萬。乾隆十六年。歲大饑。翁自設廠以賑。其救生靈。不下萬計。是年。鄰人一宅。仍賃之居。不納租金。翁亦不索。或問其故。翁曰。彼之破家。實由於饑。與受華妄奢者懸殊。吾非豔其房而鬻之也。原以療其生也。雖無租。尚有房。聽之而已。越五年。若人退房於翁。往視之。僅存椽與瓦矣。翁亦不怒。其僕曰。既負租銀。又毀牕壁。情亦可惡。翁曰。生米難食。拆室為炊。苦亦極矣。彼肯讓之。尚不背於情理。恕之而已。翁乃鳩工。盡拆而歸。拆之日。翁在門首坐。而倦。耳聞人曰。此老正睡。可攝魂去。以索其食。一鬼阻曰。此財帛星中之正人君子也。攝之不得。恐惹其禍。翁即醒。入查人數。內少泥水一匠。命僕尋至廁間。橫臥於地。口吐白沫。似鬼迷狀。即舁登舟。載之歸家。翁曰。此必若家之祖宗。怨我拆房。不能祟我。而遷怒於匠也。當晚即設餚以祭之。不愈。鄞俗土風。凡有懨懨久病者。以為魂不附體。備牲延巫。到城隍廟享神。用雄雞一。將病者衣裹於雞身。呼病人名而歸。名曰追魂。翁亦從俗為匠追魂。命僕抱雞一路呼匠名。歸至家。將雞放於病匠牀前。匠即起自拊胸曰。今得回矣。因問之。曰。昨有數人。詐我錢文。不允其詐。與之爭鬧。即捉胸拉

手。扯髮推背而行。過一大衙門。喝散數人。令我歸。望之不識歸路。懇其引之。若人曰。坐在東門房候之。自有人來。領爾歸也。房有狹桌。桌有抽斗。斗有竹牌一副。少么六一張。悶坐無聊。自玩其牌。忽聽呼我名。孜孜出門。見有鳳凰毛彩鮮明。隨看隨行。不意即回宅也。翁奇其言。又入城詣城隍廟。進東門房。果有狹桌。抽其斗。果有竹牌。檢之。只有三十一塊。視之。果少么六一塊。翁曰。匠真魂在此也。鬼神之道大矣。歸命多市楮錢焚之于拆屋之所。而匠病脫然。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遠者。非遠而避之也。必其立心以正。行己以恭。不必遠鬼神。而鬼神自遠之矣。故鬼之不敢纏繞於翁者。亦由於翁之正耳。

咫聞録卷七終

陰陽太守

清 慵訥居士著

有一新選太守而之新任者由水路前進行三日而見鄰船旗上官銜與己相同此必前任回籍詢之乃亦赴新任者疑是假我之官沿途打抽豐騙財禮然見我旗彼必收旗而走胡為竟與我並行也未免膽過大矣至晚收纜灣泊一處太守持刺往拜居然邀見索看赴任部憑名姓異而任所同自思部既選我因何又放彼來寧我有他案罣悞乎因問之答曰予赴予任我赴我任不必以此繫慮也由是開則同開泊則同泊夜必聚談心亦契合將次抵任若人曰子乃陽間太守我乃陰間太守吾見子之誠也是以告情於子也陽太守曰同事一方民間詐偽可朦於陽難朦於陰有疑事可仰指教幸哉民間可無冤獄矣未幾各有役來迎接迨筮期上任陰太守忽不見矣到晚陽太守往城隍廟拜會又邀見之其陳設布置資待伺候儼同陽署問曰吾不見公到任也曰只可我與爾見之不可令外人見也次晚回拜民見神燈而不知出入在於何處也陽太守恭迎各盡其禮後縣有謀死親夫一案死者家有

老母領養一女為媳。而女已長成。適月即欲完姻。母有一嫡姪。業裁縫。善誘人妻壞人名節。常來母家。防之甚嚴。裁縫亦不敢起妄念。而不端其行。適其母值父家有大事回。托鄰居妯娌照看媳婦。適裁縫過來。一轉而去。其母是晚不回。其子宿樓上。媳宿姑房。三更時。聞有人扣門。其子起而開之。被人一棍打死。其妻聞聲。起而燭之。見夫身倒仆門扃半在門內。半在門外。驚喊四鄰起視。疑日間裁縫來過。必與女有姦約也。趕其姑回告之。其母曰。吾之所防者。惟吾姪。昨吾出門。而姪來。吾子夜遭打死情有可疑。即控之於官。官驗棍傷致死屬實。即提其媳婦與姪到案訊之。不得真情畧加其刑。二人即認有姦。而於通姦情形。究有未確。連訊十餘堂。案多疑竇。將近一月。幕友曰。此案必須通報。再延處分不少。官曰。我亦作此想矣。當晚友叙詳稿。尚未成就。坐而假寐。俄若倦起。忽見一男一女。站立於前。似有哀泣之狀。一驚而醒。醒則尚有恍惚之形也。友意搖動。曰若以姦辦。必有冤抑。若再延挨。東人難免處分。躊躇未決。心緒不寧。呼童煮酒銷愁。正在舉杯時。東人出來。入友房同飲。友曰。夜深人靜。何猶未寐也。東人曰。適在睡眼朦朧之間。見一男一女。淚眼跪求。吾想此案有冤。難定主見。是以出來。友曰。吾夢亦如是也。故借酒銷愁。東人曰。明日吾當傳媼婆探其

紅。而辨女之處不處。則案之究不究定矣。先生請緩敘詳稿。次日驗。果處女。男女哀哭。官亦淚下。謂幕友曰。吾寧去此官。而不辨此冤案。以陷無辜也。子為我作稿稟。請另委賢員訊辦。府接其稟。晚謁城隍曰。某屬有一疑案。請查之。城隍曰。吾已知之矣。此案乃賊毆死。非由姦也。四路查訪。半月獲犯。破案矣。府即修書飭縣訪查。縣乃着親信家僕。帶役改裝。四路察訪。自亦下鄉訪之。其一少年家僮能說土音。行至某村。進小菴歇足。坐於佛前蒲團上。聞間壁房內。有人言語。起而細聽。其人說此案縣已詳出。可安心矣。若未詳。某等當避開為妙。家僮即出菴。密招所帶差役。獲以帶回。其案即破而定。又有某縣。殺卑幼圖賴人一案。其人與鄰居有隙。思欲報復。見媳在水缸汲水。以手向後撞之。其媳翻入水缸。殞命。誣為鄰居推入身死。以一年輕少子為證。縣以命案為重。見有証供。即以鄰居擬抵。招解到府。訊之。極口呼冤。府提全案人証質訊。少年一口供是眼見鄰居致死。是子年未成人。不便加刑。以刑嚇之。不畏。喚進入署。以食騙之。亦不吐實情。太守又請於城隍。次晚赴廟訊之。城隍令將大堂之鐘。暗以煤塗黑其裏。訊之半堂。命統案人証。將手懸入鐘內。昨晚神已吩咐。能將殺人名字。寫在掌上。不許將手按鐘裏。而死者之翁。懼神寫字。手掀鐘裏。逾時過來。伸手

而視。衆皆白而死者之翁獨黑。太守曰。是爾殺媳圖賴人也。案即誣服。自後各州縣疑案不少。賴城隍以決者十餘起。太守大得聲名。一夕城隍過太守。面帶愁容。太守問之。曰。訴之是洩天機。秘之是寡朋情。太守再三問之。城隍曰。令堂命在劫內。想是前生之過。太守跪而求救。城隍曰。吾已躊躇多日。並無他法。須多購美食錦衣。孝敬令堂。使之用盡命中之祿。得早遊仙也。太守遵言。日獻鹹饌。逾月而母死矣。城隍曰。令免劫矣。逾月。雷雨交作。至五更。雷將城隍神像擊開。吁。爲友母之劫。而設法以移之。乃移其劫於己之身。是神也。何待友則靈。而自處則昧也。蓋是非曲直之間。難差毫釐矣。

陰隲地

浙鄞文淵。前明大學士也。住居府城。其祖某翁。壯年時。下距城八十里之小溪山會友。次早還家。有山民私與船戶約。趁船而來。到門時。街燈已起矣。山民欲寄宿于船。船戶不允。癡立岸上。翁憐其山僻孤民。詢無親友在城。止之宿。食以飯。山民黎明而起。正城民熟睡之候也。欲謝主而走。候之已久。主人不出。自思昨晚宿而食。心已不安。茲晨不可再在此過早也。遂出門。進飯肆食之。再來作謝。誰知轉回。忘其門戶。又

未通姓名。無人可問。往來上下三四次。不得其門而入。翁起。告僕曰。山民即與之飯路遠可使早歸。僕登樓而望。不見山民。告主人曰。已去矣。翁上樓視睡處。枕旁有一布包。啟而視之。白鏹百兩。納糧單一紙。曰此必小溪地保。承催錢糧。進縣完納也。今遺在此。苦人焉能賠之。當買舟送去。以解其結。其僕曰。不知若人姓名。送歸何處。主人曰。糧單內載有都圖。到此即知地保之名也。又思悞糧違公。必受官責。即進縣照單。為之代納。得有糧照。即上船飛駛而去。更後上岸。詢之村中。問得其名。及其住處遲至其門。但聞號咷不輟。叩門而問之。其妻曰。吾夫上城完糧。忘銀于止宿之家。因貧而充役。不能賠此重銀。畏禍懸梁。幸已救生。翁曰。汝夫昨夜宿在寒舍。吾為此特來送還爾。地保聞之。出而叩謝。翁出糧照曰。路途遥遠。代完以省往返。地保益感其情。命妻子同出叩謝。因通姓名。殺雞為黍而食之。自此山民進城。必到翁家。時饋山鄉土儀。數年。山民歇役。亦不來翁家矣。後翁年邁。擇地為身後計。延堪輿。串吏載路度其陰陽。尋至小溪某山。師稱佳城。翁見山下有種植者。往之指山而問曰。誰氏之業。可與售否。若人曰。長者乃某處之某翁乎。翁曰。子何以知之。曰吾即遺銀在府之地保也。翁曰。爾之老何如此之速也。山民曰。賴翁之恩。值役三年。頗堪自依農業。不

進城已近二十年矣雖少過尊府而戀念之忱未嘗稍息今何幸而又得瞻慈顏也請至茅舍暫為小憩既愛是地亦易商量翁見門景不同曰子已富有乎曰可無慮饑饉矣告妻子曰救命之翁復到吾家即治飯翁曰爾為我壽地已感深情豈可作擾山民曰食此飯即有此地不食則無翁然之食畢山民曰是山乃我新置之產撿券捐而送之以報昔時之恩翁曰吾乃有錢之家豈肯葬無錢之地以博人笑翁看契價銀十六兩即照數與之曰我家離此過遙將來造葬統煩襄成得意而回後鳩工購料悉藉山民就近經理所省甚巨至嘉靖時文淵顯達實出此地而來也

野史氏曰無心為善乃是真善觀若翁之待山民可知之矣當其遺銀也不遣送以還之不書字以招之必欲親至其家又必待為完糧是真樂于為善也其初何嘗望報治後偶然會合不過圖一安土又何嘗以和羹期許誰知天鑒其善之真而報以大顯則後之視翁者體念前事全其性命解其危結一善足底萬善也即此可為為富不仁者戒亦可教人以改惡從善焉

嫌貧害壻

謝芳津蘇州常熟庠生也具玲瓏之筆操決斷之才凡有冤抑難伸倒懸莫解者投

而求之。一詞入庭。即能脫茲羅網。其或心起詭詐。即事生情。出人意表。甚至蜃樓海市。平地風波。能使假者認而為真。曲者變而為直。四鄉士民。咸推尊而畏懼之。名曰老大官府幕友。亦慕其名。然救人多而害人少。以故官不加法。邑中有徐姓者。富如石崇。惡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字。壻家亦是華冑殷門。迨後漸替彫零。竟成篳門圭竇。女已長大。迎娶鮮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驕養已久。今嫁黔婁。竊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至時受饑餓。我死將何以堪。意圖退婚。壻家未必肯依。此言一出。倘被告發。官見我富。必遭詭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于是交結亡命之徒。計議毒害。絕壻性命。即可全女大事也。布計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壻至家。商酌迎娶。其壻以為岳之美意。欣然而來。見即逼其速日迎娶。壻曰。家無擔石。結褵非易。當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間。時已三更。忽有數人扛出衣箱金銀服物。將壻抱住。用煤塗成李逵之臉。劈破大門。喊醒鄰居。投鳴地保。綑送到官。誣為黑夜搶刼。官問之。其壻供出實情。亡命之徒。羣皆挺身硬質。以致官無主意。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辦盜之事。賄之吏。起官疑矣。徐乃賄通臧獲幕友。竟欲以莫須有三字。煉成冤獄。其女與漁

婦最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顦顇。鬱鬱不樂。問之。女曰。吾與某既訂偕老之盟。未舒伉儷之情。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叛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爲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與之商之。彼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今晚乘無人知覺。我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如何。其女然之。夜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即飛駛。至黎明。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入而訴之。謝曰。以女控父。是叛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跪于地。痛哭求救。謝廵簷繞屋。數回而定。呼女起曰。寫一詞與女。投之于官。可兩全也。即轉至縣投之。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橫逆也乎。女曰。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尚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害夫。告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乃情真理確也。即傳其父等訊之。得實。將徐唾罵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于壻。當堂完姻。黨惡等各枷杖完案。其斷語云。禮重婚姻。律嚴謀害。女雖過愛難違。海誓山盟。壻或極貧。奚厭簞瓢陋巷。茲某嫌壻貧窶。而設陷阱。惡過綠林。幸女識夫仁義。而首窮奇。貞如霜柏。一詞剖案。四語動情。得辨公冶之羊。始認昭奚之虎。罰銀充賞。壻家可免飢寒。完娶于歸。女心亦得安逸。若按情而定斷。應科誣死未决之

條。幸代首以從寬。聊治得相容隱之罪。徐某薄責三十板。聽糾棍徒各與重杖枷示。此判。女與壻團聚歸家。即邀漁婦過飲。送銀五十兩。以報一夜舟行之恩。其夫至謝莊。饋銀百兩。以報一詞救命之德。蘇郡喧傳一時。有水調歌頭一闋云。燕燕差池羽。鶼鶼比翼飛。鸞書相訂。一許終身難改移。忽焉閶門掛席。公子袍敝。雲翻雨覆悔佳期。退婚猶愛臉。圖命又誰知。獻惡計。毒心起。王法虛塗面栽贓命自除。幸生貞女識義。恰好漁婦勸起。一席清風到謝居。辨此莫須有。罰銀完聚歸。又有孺子歌曰。嫁女兮須擇壻。莫擇其家富。難久恃才堪誇。成六禮兮難改。適安命為佳。胡為乎嫌其貧兮欲折珈。縱然愛女情深。何妨以女作子。兮資與其奩。設計害命。自生禍孽萌芽。父心毒。女貞嘉。正氣能破吮人邪。幸遇好官。全夫全父。剖斷情明理不差。罰銀三千兩。當堂拜燭成其嘉。徐老吁嗟。滿城喧嘩。多情桃李夕陽斜。

海鰍魚

渤海有魚。厥名曰鰍。鰍之大。不知其幾千丈也。逆而來。水擊數十里。怒而去。潮吸數十丈。雖孟賁之勇。戴宗之捷。不能抵一尾之摇。況欲擒而剝其肉。以作蠟膏之燭乎。然巧莫如人。猶有不知其海之濶。魚之大。能使其力之疲。死之速者。粵東平海乃出

洋之口。鰍有時至。予曰。浩浩淼淼。淵淵穆穆者。海也。其來也無形。其去也無踪者。鰍也。從何以窺。客曰。予不知夫沿濱海若靈于內地神祇乎。當春夏之交。漁民蝟集於廟。焚香禱祝。擲筊而知其來。又必筊卜可捕。以為神之許也。則捕之。於是集漁艇數百。一艇選識水性。熟水境。習鏢法者數人。駕以快槳。備以鐵鏢。鏢有眼。穿以繩而繫之於艇。船必陳柳木槨。以待鰍來。蓋天生一物。必有一制。鰍之所忌者柳也。又使善觀海色者數人。登山而望。見海面百餘里外。憑空突起高阜。白浪輕浮于上。墨雲鋪映于下。水勢滔滔。潮聲隱隱。知是鰍來。爆竹為號。舟人賈勇而待。數刻間。揚鬐鼓鬣波湧如山。譬猶千軍萬馬。飛騰而至。口噴水沫。光天化日之下。倒灑大雨。非特艇中人衣髮盡濕。即岸上人亦濕透衣襟矣。但聞羣擊柳槨。聲滿於海。鰍遂勢蹲而尾垂下。艇人齊心盡力。搖槳飛水以迎之。鰍近艇。鐵鏢齊放。鰍負痛。疾捲而去。漁艇漁子。具隨鰍勢。捲匿波中。舟皆不見。須臾一舟昂首而起。各舟亦漸次起矣。一漁人拭臉而出。各漁人亦次第出沒矣。登舟各收鏢繩。得鏢而嗅。其氣腥。則已中。鰍可得也。蓋鰍皮損則鹹水入之必死。歇息間。又見鰍來。亦復如是法以禦之。三近三去。而鰍已死矣。漁人復以數十鐵鉤。挽札鰍身。易以數十大舟。千人負纜。繫帶近岸。但見蠔黏

為數十里大山以塞海口不知鰍之身乃千萬蠔黏之也民取其蠔而見鰍之形口寬十丈頷下有鬚宛如平條牛尾外有微皮而內有軟骨漁人以丈餘杉木撐開其口腥臊之氣難聞深黑如洞攜大燈燃燭懸於喉雲梯置于喉即由喉門進而割取脂膏百餘人以蒜塞鼻盡入其腹割劃不輟月餘乃盡一鰍可得膏油十餘萬觔先躋公堂而後瓜分之其肉任人割取作羹脊骨可為臼問之漁人曰鰍既受鏢傷寧不畏而復來乎漁人曰以此制魚他魚受驚而去不復來惟鰍魚可能以此捕之蓋鰍為海患已獲罪於天矣天遣之使來以刳其身故雖受傷而猶來是亦數之不可逃也或曰事近於誕難令人人而信之可不必載不知凡由平海而來者咸曰捕之時必請如海而觀子之文情形脗合非亡而為有之海談也書之亦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可以開坐井觀天者之胸眼也

徐凡李弟

昔有異姓二人約為兄弟一姓徐有子業為經紀一姓李無子勤於讀書道雖不同心甚契合遂訂金蘭之交竟誓死生之盟即以姓為名一稱徐凡一稱李弟朝夕往還無分彼此內外亦無間言一日徐謂李曰聞吳中絲價甚平意欲往販而獲利稍

為潤家。吾將托妻子於弟。李諾之。去未幾時。妻子相繼病歿。年餘。徐歸。李見衣裳垢敝。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李問之。泣曰。吾至洞庭湖中。遇風覆舟。同行諸人。盡飽黿鼉之腹。吾得漁人相救。沿門托鉢而歸。此時枕畔無妻。膝下無兒。形單影隻。將何所托。李曰。暫居弟舍。逆來之境。當以順受之。自嫂與姪去世。凡家之物。一一檢存弟處。若肯變賣。猶可收拾餘燼。背城借一。徐如其言。變湊百餘金。販藥赴荊襄。兩月而返。曰我命不由。實命不猶耳。前次至洞庭而遇風。此次至瀟湘而遇盜。正在驚惶。陡起大風。觸石船裂。貨遭沉溺。人漂于岸。倩人撈物。雖獲其半。已大虧其本。命也如斯。予亦不作出門想矣。遂館於李舍。徐好飲博。李曰。凡雖一身。而無家累。飲博豈可終身。當圖良業。以為生計。忽對李曰。周友約我合夥開肆。但無米之炊。巧婦不能。弟盍為我圖之。李即將田數畝。典金與之。徐得銀。欣然而出。數日不歸。問之人。方知徐將此銀償博進。完酒債。遁入遠方矣。從此李日漸貧窶。無以自給。仰屋興嗟。莫可如何。潛詣屋後山下土地廟。思欲自盡。適有客過。敬神焚香燃燭。李躲匿神旁。坐而假寐。恍惚間見。神下座。笑而言曰。深山荒僻。乃惡獸出入之鄉。速上我樓。自有好處。醒見廟中無樓。忽悟曰。神言未必無因。雖無樓。我姑上屋。遂從牆旁古樹。攀援而上。如矯猱升

木馬方升屋。忽見林下颯颯有聲。滾滾而入。有一虎跪於神前曰。多日不食。饑餓難忍。求神賜之。神曰。翌日午刻。村西有一缺耳豬在田芟草。爾之食也。然爾命當餓。難以食也。虎拜謝而去。又有一陣陰風。神曰。老魅何來。即有婦人聲對曰。弟子居東村山後。荆棘滿巖。巖有隘洞。僅可容身。村近何姓。有一子。年十六歲。聰明姣秀。綽約如婦人女子。常近之。飲食起居。亦頗適意。惟此處依山成村。近無井泉。村人遠涉他岡汲而供飲。苦亦極矣。村中一嶺。上有峭壁。壁有小洞。確是泉脈。為片石所阻。畧施斧斤。泉流涓涓。不惟養人。亦可灌田。無人知之耳。神曰。爾道將成。不合魅人。須當謹慎。狐遂出。次日。李至某處。果有東村。遂對村人曰。近聞此村有妖。吾有善術。可與降魔。然吾渴思飲。乞賜茶以潤口。村人曰。此處汲水。往返十餘里。李曰。吾亦有術。使山有水。無須遠汲。李如狐言。至石壁之洞。運斤擊開其石。果源泉混混而出。又至山後洞中。多積柴草。燃火燻之。有黑狐突出奔逸。村人子疾遂瘳。合村作謝。合得銀三千兩。車馬十餘輛。隨又至西村。見荒寂無人。惟街尾有古井。見一婦人左耳缺半。挈瓶出汲。李急牽婦衣。婦驚欲逃。李就抱擲於室中。村人譁然。拳棍交集。李素習少林學。隨抵隨喊曰。我乃救此婦也。幸勿亂毆。衆皆住手。李即以昨夜神言告之。旋聞虎聲繞村。

三巡而行。婦在家中。聞其號聲。彷彿似牡豬音。遺穢滿地。逾時復還為人聲。適婦夫歸家。衆告其事。夫婦拜謝。飲酒而去。次年。李入都應試中選。出為縣令。方到任。赴鄉查勘邊隘。忽見道旁一人。拱立於前。視之。乃徐也。遂下車邀至署中。歷訴前後之事。款飲數月。贈以銀。令其回里。徐辭後。思弟之言。驗神之靈。亦至山下廟中祈夢。將至五更並未有夢。遂自援樹而登廟頂。忽驚腥風陣陣而來。聞神曰。妖狐斑子。何處相約而來耶。狐對曰。弟子前次拜謁而去。次日即有人至村。將泉脈透出。汲飲甚便。弟遭火厄。幾為燻斃。虎曰。公命食缺耳豬。為人救去。幾為所擒。茲山中有生人氣。神不之應。狐與虎共尋之。虎則四處瞭尋。狐則上樹而視。見徐仰卧廟頂。推墮石階。虎大吼嚼而食之。後徐托夢於李曰。予生前作孽。不踐盟言。已為惡獸所傷。哭泣而去。李驚而寤。至退歸林下。設饌招魂以奠之。此事予童時聞諸人言。雖近於誕。然誠偽之分。善惡之報。昭昭不爽。亦可為嗜友騙友者戒焉

痲瘋

兩廣多痲瘋。以其地多卑濕。天氣過暖之故也。然染此症貽害無窮。人襲其氣即發之。發之而生子孫。均是痲瘋。故官于城外偏僻處設一院以收之。禁其入城。惟女瘋

可賣而男瘋不能嘗聞有絕色女子鉤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即過是女之瘋即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眉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賣與外江之客不能種于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然亦有能自脫者余在廣西時聞蘇廣文說伊藤縣有一富翁麻瘋頓起不知從何染來恐害移子女另于一園造屋居之其妻子早晚送飧已五六年矣適子娶媳客滿酬繁竟忘送飧其妻忽憶夫飢將雞一碗命僮送去而僮即放牀邊椅上又以客忙忘送其飯其妻又憶無飯進而視之見椅上白糠堆積如毯此何物也細視之乃蟲數萬萬其夫濃睡心思此必夫身之蟲聞雞氣而出聚食此雞急取布掩而包裹至院用火燒之不逾月而夫眉復生肉色如舊麻瘋即退此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之蓋有鬼使神差存乎其間焉夫濕熱生風風生火風火生蟲理固然也醫之者祇知祛其風收其濕而不知殺其蟲故百無一愈今以雞而引蟲其出亦一善醫之法也余故載之

黑旋風

有朋自遠方來見予志怪坐而言曰予在山西時聞有選授沁州牧者辭京門而至太原將之任次于徐溝宿于同戈驛廨月明如晝花陰之下隱約似有人影倏有倏

無笑至室中。几下有冷風起。牧以為室少居人。猫竄鼠逃。初不為異。雞鳴曉發。甫出門。見有黑旋風一團。在馬前捲土而行。日日如是。至入沁州境。十字路口。牧之車馬由東南而行。黑風則由西北旋而去矣。牧異之。及接篆任事。是夜。見堂外有一幼童。年約十餘歲。面目畢露。次早拜客。即有王姓攔輿。以甥在叔家生死不明來告者。牧恍然曰。是也。前之所見黑旋風。即此案之冤氣也。遂帶吏役到某村。將李宅前後圍搜。不見蹤跡。正在查訪間。黑風又旋轉於地。牧曰。爾有冤。領我去。黑風即先旋行。至一土阜而沒。時天雨雪。牧令倩工起土。尺餘。見一屍身。頭已傷。肉未腐。驗明回署。方詰其實。初。王姓有姊。適李。生子壽。五歲而父母俱亡。叔名李三。如癡如獃。壽則依食於叔。其舅王安。設館課蒙於鄉。帶壽課讀。以甥舅之誼。不議束脩。年終辭館而歸。歲歲皆然。新正。壽過拜年。王將開館日期告壽。命其仍來課讀。至日。壽不來。王疑壽之另從他師也。往問之。李三曰。壽有病。俟其愈。乃來。月餘。又不至館。王以壽為獨子。刻刻關心。又往問之。言語支吾。王疑之。入室尋壽。不見。跟追其故。指東畫西。盡是疑竇。於是訟之於官。爰知嬸之母王氏與巫師有姦。並淫其嬸。立春之日。壽從內室過。聞男女談笑聲。從花眼女牆窺之。嬸與巫師裸體交歡。嬸見牆外有人探望。攬衣而覷。

乃壽也自思織行已露倘或壽吐其賍將何以復立人世乃與巫師計滅其口密白於母母笑曰是不難夜間詐言壽暴病延巫師視之揚言厲鬼作祟必須禳解用木盆盛水令李三頂於頭閉目跪于門外告之曰壽病甚暴盆水不漏則病可治如盆漏水則舉家難避禍矣遂將壽用藍布蒙首以鐵秤錘擊死巫師將木盆拍水淋身曰冤仇甚深難以相救且犯重喪宜遠瘞之李三乃癡而無慧之人聽其言必依而行也計議已定告於叔從之未慮及王有甥舅之情而控抉其隱也牧得其情將王氏縲首巫師杖斃重鞭其壻次日亦死笞李三完案夫人受色迷膽之至大者也因姦殺人計之至密者也不有王而誰與訴究不有風而何從破案隱惡天彰洵不謬矣

郭佳

一鎗獲一虎兩豪豬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隨父貿易遂家餘姚貧無立錐弋獵為生一日携鎗入山深處見叢薄間有兩豪豬思欲擊之蛇行匍伏至偏石下將施火具忽有水滴頭上腥臊難聞舉頭仰視見石上蹲一斑虎只露下頦蓋虎欲食豪豬涎垂下流也佳驚悸自思若被虎兜命已了矣是欲得豪豬以嗜我口反送身命以飽

虎腹也。令虎不殺我，我當殺虎。遂取鎗照準虎項，引火開鎗擊之，適中其額，聞大吼一聲。虎即聳躍從佳頭上過去，直前搏囓豪豬，相持良久，力盡俱斃。佳奔告家人，舁至縣堂前。某為邑令，重賞之。留其虎而還以豪豬，諭曰：爾等之來獻者，專以虎為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則懌。出銀賞之，以酬爾等之力。吾收此虎，以誌郭佳之勇。二豪豬當與民等烹而食之，共領野鮮之味可也。

殺兩姦婦

僧與尼同無髮也，服式亦同，日可辨而晚則難辨也。浙江黃巖縣有僧客于外，聞家妻與人姦好，收業旋里，以伺其隙。居之半年，不見所聞之姦夫來家，而女亦安靜端正，毫無佻達之氣，半信半疑。思欲試之。一日，又欲遠商，配物整裝，辭別親友而行。行之時，妻猶墮淚。甫出門，姦夫即來飲酒，開心留與歡宿。至三更，其夫回，在房外靜聽，正在雲雨交媾之時，急敲門。其妻問是何人，不答。妻起而開門，姦夫恐有人來捉姦，隨婦同起，站在門旁候。開門，尼即在門後躲之。其夫持刀直入，即捉妻殺之，關門趨進房中，而姦夫即開門跑走。夫在房尋之不見，聽開門聲即趨追，已不及矣。因思殺姦殺雙，今殺其一，必有罪焉，將何以解。即出大路，俟一來往人，拉進室中殺之，以作姦

夫可掩其罪。守至五更。見對河佛廟。有一僧提燈而出。過橋。逕由其門而來。即拉進室殺之。俟曙報官驗殮。而近地居民聞殺姦。羣集觀之。見和尚兩乳突起。一人曰。從未見男有如許之大乳。啟其胸而視之。如婦乳一樣。人皆疑之。摸其褲。乃一尼姑也。衆皆駭然曰。焉有殺姦而殺兩女乎。夫聞之。心急欲逃。鄰居不依。無奈自投于案。而白之。差獲姦夫。及廟中和尚到案。究出是廟和尚與尼姦好已久。是晚過廟宣淫。至五更放出。路過其門。致殺之。官得其實。照律治罪。完結。夫尼乃無人管顧之婦。誰殺其姦。即有好事者。聞而追之。或捉住其姦。起意訛之。不知竟假手於入而殺之。真異事也。此本佛地。而汚其清淨之區。神怒已極。故遣之來而斬其頭也。不然胡為如此之巧也。吾願世之閱此者。當傳知僧與尼。使之凜然守戒焉。

醫者

醫之道精矣微矣。奚可淺試乎哉。必其平日有絕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摩練。得其旨奧。庶不至殺人如麻焉。浙鄞有徐姓者。住居罌脰湖濱。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閒遊。繼有妻子而號苦。思欲養家。爰記醫方。懸牌療疾。計得蠅頭之利。人知底裏。誰肯寄之以命。冬衣敝絮。裹以棉袍。夏衣草衫。蔽以葛衫。日逐遊獵。尋病而醫。人見

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踞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朱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貿貿然來。入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按其胸曰。心口尚熱。可醫也。朱之家屬。以天氣炎暑。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于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楮筆。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弟姪速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已危乎。子非純陽。能起死以復生乎。子饑難度。不如與我幫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尚熱。死馬還須當活馬醫之。予與我錢百枚。我往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算我假用此錢也。其弟姪厭其纏繞。與之。徐自劑自煎自熬。以藥湯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滿堂哀哭之聲畢止。於是復舁至房。調治數日而愈。咸以為此神醫也。不可貌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曰。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況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醫。即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人拷打數次。醫道仍然不行。而朱復活二十餘年。是蓋朱之命不應死也。天遣徐以醫之。救一人而殺十餘人。亦由天遣而殺之。從知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矣。醫之者。但能醫不死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

失火酬神

吳地煙火相連。民居稠密。瓦屋鱗鱗。俱以木成。非若廣東之有牆無柱也。一至冬寒風烈天旱。物枯。所慮者惟火耳。不燒則已。燒必百家或千家。故遭回祿。從凡幸免之家。必斂銀演戲。名曰謝火安神。首有金匱延祥鄉。歸家壩頭。毘鄰而居者。百有餘家。一時失火。焚烈其半。彼受驚而未遭火害者。均議各出分金。演戲酬神。衆皆樂從。內有一老嫗不允。曰。吾以僅可容膝之居。所值無幾。火能燒我蝸房。其能燒我老陰之物乎。吾不出銀。又有一強橫少年曰。吾素不信神靈。爾等畏火。吾不畏火矣。亦不出銀。各鄰不能強以相從。聽之而已。越月。天寒。老嫗挑燈紡棉。以缶爐養火。蒸於裙下。煖氣薰薰。體暢神怡。手不釋棉而紡。忽火燄燒裙至褲。遂立亂跳。火得風而燄起。裙褲竟燒。下身盡受火傷。號疼呼苦。月餘乃愈。而少年一夕聞某處起火。圖搶財物。直前赴場。已獲微贓。猶不足慾。復又進搶。火勢燎原。一捲而盡。少年不得出。避入後園。直豎於牆而斃。移屍驗埋。而人印在牆。儼同生形。雖洗刮殆盡。而猶不能絕其跡。是蓋以少年一身之脂膏。逼透磚內。後聞時時作祟。令建房居此者。不能安閙于暮夜焉。夫守正不阿者為神。非欲盡人而敬之也。彼人信神之靈。自必肅然起敬。彼不信

者不敬則已何復以褻語慢之無怪加之以禍令即如其褻語而報應之神欲使人知天報之奇凜乎不敢再犯焉世之言出招尤者當知奮然自改即無心談笑亦當慎而出話可也

薛之桐

臨安人薛之桐世居陋巷貿易起家售一舊宅後有園林綠葉扶疎清陰蔽覆夏月納涼頗得佳趣中有古桐一本一夕薛見桐下有古衣古貌虬鬚雪鬢者倚桐而立歌曰嶧陽靈産淵淵深深遺物無言至音無聲相依為命五柳先生閱人成世閱世成今辱在泥塗那得知音歌罷而沒凌晨薛即在人歌之處掘土尺餘獲古琴一張洗滌塵滓冰紋滿面懸之壁上亦不知為何代物也一日有應試舉子入門避雨薛見其貌文物邀之登堂而坐其人見而驚歎曰此無弦琴也數百年靖節先生手跡猶存請以十金易去薛以為破琴而得此重價也後聞舉子遇識者竟得十倍其價第不知落于何氏之手也

貞節婦

河北貞節婦者李宦家僕鄭姓之女也年十一二時已知自重主家名令服役似恐

而歸。且堅執不往。父母雖撻之流血。而終不從。主人憐其志之高。而聽之。十四五時許字於同伴劉姓之子。未迎娶。而劉子已匪蕩矣。因樗博負人索償而逃。不知夫之所往。惟勤女工事。父母年二旬有五。同邑某宦。由部郎出授山右刺史。任治濱劇。內有一小丑。言語是河北音。呼而問之。始知即劉姓子也。訓以母老家貧。責以流蕩忘反。賞給路資。着役押送還鄉。詎行至沁河。失足落水而死。女聞之。慟哭不止。父母勸之曰。汝尚未至劉門。何必如此悲傷。且此乃蕩子無成。正恐悞汝終身。豈愁無郎君勝劉十倍者。女聞之。落淚不言。夜乘父母睡酣。潛至劉家。叩門而入。跪於姑前。撫膝大哭。女向袖中取白布笄。求姑簪於己髮。復立身整衣。向姑行子婦禮。又拜其宗親及亡夫之靈。姑媳同哭至曉。其父母尋覓亦至。罵女曰。夜靜更深。私奔到此。女曰。兒已受劉聘。即劉門女也。從一而已。豈可復有二心。吾欲守節而來。非私奔也。其母扯之返。女滾地而哭。尤甚。比鄰聞之。接踵而至。有說應在此守節者。亦有說應從父母之命者。亦有說守節固為美事。其如家貧何。正在紛紛議論。而主人李宦亦至矣。問知其由。女叩頭乞請作主。李宦曰。爾等隨我到宅細講何如。女曰。重服在身。不顧進宅。李肅然曰。汝果若此。不但劉鄭兩家有光。連我李宅亦與有榮焉。問其姑曰。有姪孫可為

汝媳承繼予劉曰。老奴三口。逃荒至此。夫亡子喪。無一族親。李宦曰。我去歲北來。買一小廝。年八歲。賜汝媳為子。我曰濟米薪。以成貞節之志。衆皆謝。自後人人以貞節二字呼之。貞節孝以事姑。勤以持家。貴冑富春。亦多慕其貞節。而餽遺之。家頗安適數年。姑及父母。相繼而沒。貞節哀慟。葬祭盡禮。惜繼子自比匪類。以遊蕩為生。屢訓不改。始猶朝出暮入。繼則數日一歸。後竟不知去向。挽尋無踪。貞節自傷命之不良。兩目哭成昏花。是時李宦已沒。安人迎之入宅。待以上賓之禮。內外大小皆敬禮之。至四十九歲。沐浴謝主。瞑目而逝。臨終時。滿室馨香。殮時易其下衣。猶然處子。安人婦女。環繞而泣。卜葬於王屋山前。遠近聞訃而來唁送者。不計其數。惜與例不符。未得旌表。次年夏。大雨連朝。山水漲發。王屋山前之墓。多受沂壞。獨貞節墓後。急水壅沙。積成土崗。高圍數丈。而貞節之墓。正居其中。雖加意工築。未必有如此之堅固完好。觀之者咸頌天之保護完人也。於是尚義君子。為之立碑表節。植木成林。募捐祭田。擇一劉姓子。使耕種而奉祀春秋。並述其貞節行狀。呈於大尹。續載邑誌。至今貞節之名。猶稱頌不朽。人曰。已表於邑誌矣。何必復載之。余曰。天下貞節之婦不少。而吾特表之者。表其幼知賤役。長識婦道。及其老也。能使貴者尊之。是女未必讀書。而

竟貫通於聖賢之道。可與姜嫄太任。並駕而馳驅矣。

鬼截路

北直某縣。有賀姓者。居邑之南關。世事肆業。有一鋪。在住宅之側。夥有二人。一年老者。一年少者。又一鋪在十里鎮中。逢月杪。老友必往鎮盤鋪盈絀一次。一日。老友病。少者請行。賀曰。我久未過此。將親往焉。天將晚。以木棍作杖。恃其路近而行。次日午刻。有人自鎮來城者。談及賀某並未到彼。舉家驚惶。約人尋覓。見所携之棍。撇在古墳灘下。趨赴而視。至一石橡。見賀屈身卧於其內。眼耳鼻口。皆塞沙土。不省人事。撫其胸尚溫。舁歸。洗其沙而救治之。半晌方醒。問之。曰。昨夜行至墳邊。見燐火迢迢。似塞其路。中一鬼頭面目畢真。以棍擊之。分而為二。逾時復合。愈擊愈多。無可往逃。被衆鬼扯倒。土塞口鼻。忽聞一巨鬼遥呼曰。急拖至我前。必親手斃之。方消我多年之恨。衆鬼齊應曰諾。霎時將我扶去。如風吹之狀。巨鬼確視之。曰。錯矣。如何此次徧是他親來。倒須小心防護。即寂然無聲。我亦不知身在何處。祇覺心跳氣喘耳。聞者無不驚異。少者返鋪。謂老友曰。幸老兄未往。備述賀之所言。老友大驚。忽隳牀下。氣遂絕。究不知其巨鬼有何宽仇也。

賊截路

山右陽城裘某在濟州久開行業兩載一回欲省路費單騎獨行衣褡被囊縛于驢背自恃手中明白毫無忌憚歸心如箭晝夜兼行一日五鼓自沙市起程不數里突出一賊舉棍從旁打來裘順手接棍急跳下驢即伸一腿而賊已俯跌矣裘罵之曰棍有棍法發必揆情爾全然不懂敢做此買賣耶爾起吾當教之夫騎牲口而來者他身在高處從旁打去非但無力而且他順手奪棍更覺便捷莫若迎面打去彼見棍來必用手架格即用棍頭照準胸膛盡力點去他在驢上急難閃躲必仰面跌下矣此法何如說罷棄棍騎驢而去賊刻從沙崗背後趕至裘前即遵所教之法而行之裘果翻身墜地隨解驢背衣褡負于肩上曰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連聲稱謝而逸裘已受傷不能與鬬惟有目送之而已等候天明始有行人往來見裘臥地問其故告以顛末人無有不笑者央扶至店調養數日始能轉動如常或有勸其興訟裘曰我教之而即能行之是自取之也且傳道得吾徒吾有幸矣裘後時向親友談及此事不但無怨罵之言而止頗覺得意吁世之為賊者多矣一遇强予即時畏服不敢動手而受其刦者雖破其敵亦痛恨切齒不肯復道其致敗之由教以取勝之

法令裴竟一一指示事已奇矣彼賊心靈神慧即如其教而於教者之身試之果中其訣竄不慮有一法必有一解乎胆亦大矣然裴之技亦淺矣祇知一法而不知法中之法又復以道有傳人而欣欣得意可為愚之極也余不取客之明于槐而取賊之受教甚速也

兩姓祠

義烏有兩姓祠者王與鄔也溯其姓從何來也王本寒微父母龍鍾妻賢子弱聽雞鳴而起磨荳腐為生不苟為好行善稍有盈餘分濟窮鄰一日肩售腐同途遇募金僧人盛揚佛法無邊極稱施捨有功聽言起慾將售獲銀捐助八錢歸併計數僅剩三錢乃深愁不敷本則業止業止則家危若以情告父母必責一時結不可解將剩銀塞于門隙自縊而死訴于閻羅王曰慾起倉卒命送須臾懷念雙親賴誰養活乞救之閻王命掌案吏檢册查之曰王某數世清貧並無惡跡念其孝可嘉令還陽誰知魂回家而屍已爛矣閻王又命掌案吏查無惡端而甫經身死者借其屍而與之還魂吏查鄔姓迄可小康庸庸守分其子甫死即令小鬼引王至鄔身而入其魂其家大小咸哭之哀見屍動而生停哭大喜詎屍起而出舉家攔之復生曰吾非爾家

之子也。皆以為傷寒轉經發狂。嚴管之。王見不能脫身。卧而假寐。俟其疎管。乃奔歸原家。呼父母。喚妻子。曰。吾生還矣。其家咤而驅之。遂跪而請曰。吾實子之子也。訴以自縊之由。告以還魂之故。如不信。吾有銀三錢。塞于某門隙處。可取之以為徵。其父母命其妻過門隙視之。果有銀一小包。數亦符。然貌非己子。正在半信半疑之間。而鄔之尋子者俱至。強欲其回。堅執不從。王家信借屍還魂之情。而羣與鄔爭。鄔曰。魂雖爾子。身實我生。焉可歸于汝家。爭執再四。鄔乃控之于官。訊之。斷為兩家之子。令半月在王。半月在鄔。王氏所生之子。從其王姓。鄔氏所生之子。從其鄔姓。夫然遂斷完案。後王之家。賴鄔家潛濟得安。兩家以續以似。繁衍成族。合建祖祠。名曰兩姓祠。至今春禴秋嘗。各賽其富。余得之方人傳說而誌之。恐王鄔之譜。尚有曲折焉

咫聞錄卷八終

清　慵訥居士著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字。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于粵東。依其署。以代筆墨之勞。與邑丞某公善。一日。丞置酒邀盛飲。隸進饌上餚。忽失手墮碗。羹污盛衣。丞怒。呼閽入。以鐵索繫隸項。諭拴之大堂。俟筵畢而後杖之。盛愉然無怨色。且從容進曰。失出無心。法為可貸。衣雖染污。濯亦無損。且公今日為某開筵。而彼受責。是某貽之禍也。某心何安。幸勿怒。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盛立促喚隸至。解項索。釋其罪而後已。後逾年。盛從族兄載裝移莅他郡。行至三日。忽山路崎嶇。行人稀少。日暮停驂逆旅。視傳舍湫隘。鄰居無幾。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來望門窺探而去。夜靜衆皆熟睡。盛猶秉燭未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熟視。盛方驚問。即反身出。告同侶。咄咄不知何語。但聞應聲諾諾。閧然散去。盛不敢睡。守至天曉。相與登程。有一人立道旁。伺盛至。尾行久之。盛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污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為盜矣。盛尚未知。即夜所來者。復詢其何為。其人曰。此處多盜。慣

刦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先有數人。見官客休止。邀約同夥十餘人。謀刦行裝。某視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某在戶外護守至曉。今宵投宿之區。尚有暴客。送君再過一程。方可無虞。君亦不可說與他人知也。須臾不見。次日早行。其人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盛欲持銀酬之。其人即辭而去。盛告諸同人。咸歎盜中之有義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嘗收田租。非惟不加以刻。且見有難者則免之。盛將往山東。夜艤舟江口。有盜爇大破扉入艙。盛方寢。自衾中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為盛。即搖手止衆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掉頭而去。盛急問曰。子何人斯而認我也。其人在艙外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可無慮饑矣。蓋盜之中有佃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由是而知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而人之在世也。當行厚道。莆田林亨大先生。臨終訓子孫曰。但願汝曹時時學一喫虧。爾味其言。鑒盛生事。真聖賢見到語。彼夫以苛刻為能者。當猛省焉。而痛悛可也。

劉嫗

劉嫗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傳籍隸無極云。初嫗對門黃姓。家資豐厚。有女幼字保定柳芳華之子和為妻。柳亦素封。迨芳華死。家遂貧。和不能具婚資。

且難度日。徒步詣黃。冀其念翁壻之情。而周恤之。詎知黃聞柳貧。早有悔心。見和往投。嚙閽者拒不納。保定至無極。相距數百里。和之來。未裹三日糧。衣履敝穿。彳亍門外。冷風刺骨。饑火燒心。進退無路。惟欲覓死。媼見之。問其所來。和告之故。媼憐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詣黃所。謂黃曰。貧富命也。富者有時而貧。豈貧者遂不復富哉。柳郎既為君家壻。不能因其貧而改婚于女。今迢迢遠來。理宜收恤。若以貧而棄之。則為不義。且難逃鄉鄰物議。予覩柳郎。境況雖苦。而相貌清秀。厄運退。自有佳趣也。君即不訂婚期。亦宜贈資以遣之。反復開導。黃終不聽。媼歸。檢篋中所獲錢三百。授和令歸。黃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適。後黃遭盜劫。室中席捲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訟。家遂蕭條。謀貨女于西賈。議聘五十金。已交納矣。女聞之。夜遁。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詣夫家。與和合巹焉。黃覓女無耗。資財已散用過半。西賈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黃赴官。黃有口難辯。只得券宅作償而後已。和自女合婚後。家忽暴富。且登賢書。車馬盈門。較昔年父在。猶烜赫也。念媼舊德。爰命駕詣無極。報以百金。衣裝華麗。僕馬美都。塡溢街巷。黃夫婦聞之。懊悔自傷。恐其來訂婚期。女已無存。從何答應。閉户不敢出窺。媼初不知女之已歸和也。亦防其借媼傳情。訂期迎娶。遂殺雞為黍。沽

酒話舊。細述黃氏家貧。質女于賈。女適無蹤。深爲欷歔。和但側目而聽。亦不實告。促嫗治裝。載以俱歸。入門見女大駭。女細陳其詳。嫗曰。有此美志。應有此善報也。女又爲嫗製新衣。上下華好。留數日。遣僕馬送之歸。嫗詣黃報女耗。黃私喜女有下落。而無顏見婿。且難入女之門也。因令妻僞爲賣花者。偕嫗詣和家。母女相見。而不敢使和知。一日。黃妻方與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詈。嫗急進曰。此老身戚葛賣花者。和始霽顏令坐。嫗急同黃妻回家。其妻怨夫之不應質女于賈也。致女不敢認母。終日嗟嘆。嫗念黃妻之無他也。過和。再三勸導。始命嫗引黃夫婦偕至保定。而認翁壻焉。吁。未來之事。難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終身。則失之遠矣。故史載朱翁子蘇秦二傳。專敘其貧苦輕視之狀。後敘富貴諂迎之況。以醒當世之昏迷。和之事。蓋近之矣。故記之。

夏夫人

夫人姓夏。東昌人。適同邑虞小思。虞以貿易。衣食粗可溫飽。後以子貴。封夫人。邑有王心齋。臣裔也。有女紉針。自襁褓中。論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爲妻。後孝廉移居。宦于閩。音耗久淪。王貧無以爲生。貸金于鄰居富室黃氏。作小負販。途中遇寇。貲

盡掠去。黃積算子母。約三十金。黃豔王女級針。謂王曰。貸已久矣。當速還。能償即償之。不能。以女級針質作妾。王妻范氏聞之。即携女赴母家求救于兩弟。兩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過虞氏之門。值夏自外來。憫其哀而問之。范嗚咽以陳。夏欵邀至室。知母子尚未朝食。便為具餐。且許代謀償金。訂以三日。范母子感泣而歸。越二日。夏典質兼至。方滿其數。未敢告諸其夫。至夜。裹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來相付。詎知盜入。他無所亡。惟級金去。夏思既無以應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寃難申訴。即自經死。其夫駭妻之經由何異。思平日伉儷之情頗篤。並無齟齬之事。會與鄰居饒舌。正在查問間。適范至。驚泣。虞詢知其詳。方知有借金之事。級針聞夏之死也。晝夜不食不寢。哭不絕聲。夏既殯。級針出而哭諸墓。一慟遂絕。忽然天雨。大雷擊破夏棺。夏甦。級針亦甦。而北村有馬大者。被雷擊斃。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賊。村人鳴于官。官赴驗。殮畢。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追足二十金。給虞領歸。夏仍如數付范償黃貸訖。級針留居夏室。事夏。恩愛過于所生。無何。阿卯入闈籍。領鄉薦。回里。成婚後通籍。為貴官。迎養夏氏。且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人以為天道之昭昭也。而吾為不然。夏一婦人。而能聞難必解。見危必救。一言之下。雖千籌萬託。必欲踐其諾而後已。是

真丈夫所爲。豈以一雷擊惡人。遂足以報其德哉。蓋天不示以刼惡。則賍不破。賍不破。則紉針之結終不得解矣。迨後夏子成進士。爲顯官。封夫人。此乃報夏之德也。于此乃見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婦

烈婦呂姓。掖縣人。邑之士人女也。年十九。歸同邑鞠良棟爲室。良棟父名標。爲武孝廉。家本不豐。當婦入門時。孝廉父母在堂。婦事祖翁姑。一如事翁姑。中饋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適歡。暇則勤針黹。以佐兩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盡婦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歡心。妯娌親戚。咸相敬愛無間言。迨後祖翁姑翁姑相繼逝世。哀痛毀瘠過于諸婦。未幾分家。良棟業儒未成。去而服賈。常貿遷百里外。婦代夫經理家事。無纖毫廢失。己未春。良棟得伯牛之疾。委頓牀褥。刀圭無靈。年餘大潰。婦侍湯藥。濯垢污。願寒暑晝夜不少懈。恒籲天默禱。願以身代。謂良棟曰。妾從君十年。未能爲君育子嗣。此不祥之婦也。君如不起。妾必相從地下。不作未亡人也。良棟瘡創濃潰。痛楚難忍。每欲自盡。以婦伺侍嚴。而未得其間。一夕。婦偶倦。良棟即帶懸梁上矣。婦驚起解救而已無及。婦引帶自經。家人排闥入。見夫婦俱殞。正欲移寢。而良棟忽甦。具道婦之

生前誓死相從。及已投環。解救。狀語畢而仍逝。時嘉慶庚申。五月二十五日。婦年二十有九。此事非異。而記之何也。余聞之友人。而未知其應得旌典否焉。記之。以發潛光。即得旌之而知在一邑。記之播傳天下。且可以勵為婦焉。

嫁禍自害

嘉興某典肆中。一日。有青衣輩數人。袍服整潔。侍從皆小奚。入肆。問有朱提幾何。答曰。若有物質。不拘多寡。具質之。奚必問資數也。其人去移時。舁一篋至。延之入。啟視之。皆黃金所製衣重器。燦爛耀目。約值不啻萬金。對肆人而言曰。此乃某府之物。緣主人有要需。欲質銀三千。肆人知若府之有是物也。允其質。而如數書券平金交訖。既去。細視之。乃銀胎而金衣也。然已無及矣。肆中定議。凡質偽物而虧其本。攤償于肆中執事人。此物虧金過多。而執事修工無幾。即終歲停支。非十餘年不能清此賠項。而依肆度活者。家口賴何養贍。咸皆瞪目呆癡。肆主出。見衆執事之形。問之。具以情告。肆主亦以賠金數多。不能令其枵腹從事。因念彼以偽物誆金。必不來贖。乃生一計。令各執事不許聲張。命另書偽券。密棄諸途。俾行路者拾之。必將利其中之所贏而具資以贖焉。則嫁禍于人矣。早起。有某生赴市。拾焉。視券中之質本甚大。意必貴

介所遺。若贖而當之。獲利必厚。無如家僅糊口。並無餘資。遂欣欣然謀諸親友。咸皆念某生平日之清正謙和。樂與湊銀以贖。使之得利。以豐其家。均皆允諾。生邀親友同至肆中。持劵向問。請開篋以視。肆中人曰。當僅兩日。即來看物。足下能當買此劵乎。曰然。肆中人即發篋陳示。且炫稱物之貴重。以歆動之。歸即湊二千金與生。生加子金。依劵贖回。載而當諸五都之市。歷視數家。俱曰偽金。竟無售主。欲而驗之。乃白金為胎。外裹黃金許厚。計所值不過數百金。某生計當以肥家。今傾家不足以償貸號哭而回。次早。徘徊河干。赴水覓死。忽有過而問者曰。子非贖偽金者乎。曰。子何以知之。曰。吾見子之形而知之也。子即回家。攜所贖偽金。隨我而往。必獲償子之資。毋戚也。我在此候汝。然勿令人從而來。生思當偽金。死也。不當亦死也。不如即併其偽而棄之。因從其言。回家攜偽金而從。聽其所為。攜生同登小舟。行一晝夜。其人先登岸。入門。有頃。數人出。向舟揖生登舟。引進其門。見堂高數仞。廊廡華麗。蓋即向當質金之家也。昇進質物。驗視無訛。謂生曰。子之累不少矣。設筵款待。留數日。計償質及子金外。又贈資斧遣之歸。生於是得無恙。不數日。前青衣者。忽挾資持劵至某肆中。取所質物。肆中大驚。肆主無策可解。願受罰賠。或賠數萬。乃完其事。肆中資本一空。

肆主曰。吾憐衆執事之不能受此重賠。而設此計也。誰知自折其肆。此亦數也。付之一歎而已。後逾年。金陵某典肆。亦有質僞金器。一如禾中故事。肆主曰。禾中肆欲脫己害而陷人。其心尚可問乎。不如隱忍焉。其失也猶小。既而密搆金匠做其物而為之。輕重大小。一如所質無少差異。越月始成。因號于衆曰。某質僞金。費本已多。是物恰可以僞亂真。然難逃識者之目。與其見是物而欲噓。不如燬此物而免害。約某日攜赴報恩寺。邀郡中各肆商同往觀之。衆商閱畢。即熾火于鼎。而冶鎔之。衆商不知其計也。郡中喧傳其事。質金者聞物已燬。心起詭詐。具資持券來贖。肆中人裝若慌張。執券故為遲遲。質金者逼其平銀而納諸匱。須臾舉篋舁之。質者再四熟認。喪氣而去。吁。同此一轍之事也。同設計以沽其害。一以喪肆。一得安全。蓋視其心之正不正耳。天下欲嫁禍于人者。不至害人性命。或可幸而免鋼。若欺人以貪。而設陷阱。彼墮術者。幾至身家不保。冥冥中豈無照鑒在茲乎。況禾商之計。祇顧目前。未曾慮及事後。此下愚之智。禍之旋踵。已早見之。何足為詐也。若金陵之商。可為譎而不失其正。足真詐也已矣。

巧脫

有婦人與村中某甲通。無何甲父亦與有私。夫皆不知也。一日。甲偵夫他出。詣焉。方狎暱間。甲父至。甲匍匐隙竄。見急匿牀下。婦出迎入。甫展敘。又遥見其夫自門外來。婦急以門傍木杖授令向持。立于門中。作怒形。婦舉手作攬勢。囑勿聲。夫入。見而問之。婦即逆而告曰。伊云子竊其銀。入賭局。又負博進。索擾至家。欲絕其命。子懼而逃。云是奔匿我家。横來搜尋。我家非收藏捕亡者。宜勸令去。夫聞之。好言勸道。甲父聽婦言。而偽作不肯已之狀。夫又婉轉力解。釋杖而去。婦回首向牀下呼曰。小畜生。汝父去矣。賭乃敗家。原不應為。子畏死。擾人閨闥。幾驚怖煞人。非我夫婦何以解此圍也。甲出。向夫婦展謝而去。此事不便記其姓名。故虚之。吁。是淫婦之巧。可為極矣。惜乎不用于光明正大之區。而用于暗昧不明之地。吾恐此巧一行。則胆愈大。胆愈大則禍即至。况其為色慾乎。彼其夫雖愚。必有以悉而破其巧者矣。

鬼賊

適有李麗亭來談。及乾隆年間。廣東電白縣鄉村民開小肆。晚則併錢計數。納諸櫃防以管。次早啟視。則缺。初疑家人婦子私使也。咸曰。鑰掌汝身。睡則同睡。起則同起。誰來私使。肆者以言近情。不加深究。越日。又復如是。而刻刻防範。誰知防之緊。而缺

之者。日日不斷。或少一二百數。或少七八十數。肆者曰。家人之竊。吾防之深矣。委無其事。若他人之竊。甯不盡掠以去。何取之廉也。此乃鬼與怪也。于是坐臥櫃上以守。至三更。見一披髮赤足。隱約而來。大喝一聲。影散無踪。因思日者所説小耗星入其家。則財漸失。以禮遣之則去。隨宰牲薦餚以祭之。焚香爇燭以禱之。失仍如前。一夕其妻入房。鬼竟挾眠。驚喊而散。由是舉家不敢安寢。有髫齡子熟卧于牀。鬼拉之起。子哭。鬼即拳擊。其母亟喊而抱之。子已斃。殮而埋諸野。肆乃控之城隍。不驗。不得已控之于官。官以捕風捉影。事從何申理。收其詞而擱諸案。適有道士衆踵門而告之曰。予家有鬼。吾能捉之。然必酬二百金。獲後乃攜。肆者曰。吾盡肆貲而與。不上二十數。君抱道以安閭閻。毋存私以起利欲。觀者如堵。鄰居曰。果能捉邪。彼不能如命以酬。某等當集成百金以贈。道士諾曰。必須四十九日。并邀百人夜必塡滿室中。乃得也。道士遂進肆。約夜靜作法。至夜。鄰人悉至。而道士既無法衣。又無法器。惟燈燭煇煌。對衆誦經而已。誦至半月。忽見村中大爛葸站雜于中。道士即起而捉之曰。予爲患久矣。當受法。爛葸倔强不服。道士曰。予學掩身法也。掩身之法。有隙可掩。無隙即不能掩。故吾以百人塡房。使予無可掩處。則眞形露矣。予第知掩身法。而不知破掩

法也。若人俯首無辭。遲送之官。一一供認。究其毆死幼子。曰其子並未死。現在潮州某家。可往提之。官曰。子何以知其在潮也。即嚴刑窮求。爛崽始吐實情。曰。吾攝其子而竊之。官乃移關果解來。傳其父母至堂。子即歡笑而認父母。其父母心反游疑。向官稟曰。吾子明明遭鬼打死埋葬。其屍何復有子也。又詰爛崽。曰。此乃迷眼法也。吾以斃死狗易其子矣。官不信。帶肆夫婦往埋之所。掘而視之。果一斃狗。官曰。地方出此大患。將來播傳蔓延。害實無窮。吾當盡法治之。立即帶至衆居稠密之處。杖斃完案道士得酬之後。不知何往。吁。妖法之為害不淺矣。彼以一身而僅學二法。迷害一家幾至不可救解。若非此道。則肆者身家不保。然是道亦非正道也。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一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士固如是道。豈有貨殖之道哉。

許姓

昔有賈人許姓。貿易于杭。僑居望仙橋下。其妻面黃肩瘦。初以為負疚也。藥之。勿瘳日輕夜重。倩嫗命婢。坐以伴病。未幾。皆仆首斜身而倦。病者不寐。驚醒其夫。急呼嫗婢不應。起而喊之。則醒。曰。爾等何愛睡若斯也。總之事不切己耳。次晚。自與嫗婢同

家。三更。陰風拂面。口即欠伸。急起而視。媼婢又睡眼朦朧矣。命爐煮茶。見幔帳風動。而其妻吚啞吭唖。即呼口乾。婢進以茶。乃甯夫疑有怪。乃邀友作伴。假棋守夜。忽聽瓦上疾捲橫來。聲如桔槔。聲止而房中陰風起矣。一友持劍起舞。覺陰風從門而出。許乃延道作法。更甚于前。控之城隍。亦復如是。日夕思何制治。許與城都閫最善。聞其妻病。過謁以問。許細陳之。都閫曰。是不難。晚撥兵八名。持鎗守視屋上。果見一怪物。身長四五尺。毛似狐而無足。由瓦上飛滾而來。齊向放鎗。只聽得大喊一聲。回滾而去。次早遍找踪跡。在土牆垛上。得回鉛彈七丸。尚少一丸。當晚復如前夜守之。忽見瓦上滾來者。有十餘怪。形恰短小于前。急齊放鎗。回滾而散。後遂安靜。望仙橋與鹽院公廨相距不遠。越日傳說院內有怪抄擾。延道醮遣。又越數日。院之花園巖中。有一死怪。頭尖而無眼耳口鼻。且無尾無足。身圓長四尺。毛如狐狢。腰傷一鎗。好事者剝皮分臠。煮而食之。味無他。酸而滑。夜聞嗚嗚之聲不絕。蓋即許姓所擊之怪也。其次晚成羣而來者。乃怪之子孫也。院中吵擾者。乃怪受鎗而養其傷。衆怪失驚而不安于穴也。剝煮分嘗。夜聞嗚嗚。蓋傷類也。然此怪有頭無尾。有身無足。不知何獸。余故載之。以俟博物君子。

水蓮洞

粵西多洞府。水蓮洞尊第一焉。洞在泗郡。郡無城墉。峭壁層豪。懸崖崟巖。非無猛獸也。而無天棧可通。非無力樵也。而無雲梯可駕。聽潺湲之活活。覩砂磧之鱗鱗。倚淺壁而疏衢。傍險溪而築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山之高也。朝見日來。午雞已鳴。晝至暮觀月。上危峰。恍若雲升。其首邑為凌雲者。蓋即其狀而名之也。洞在城幅之西。昇輿而行。膏壤平砥。盡成榛曠。荒蕪沃野。腴境均作蔓壚。牢落低聞湍湟汩汩。潏決淙淙。輿人曰。洞將近矣。回灣崎嶇。鳥道百折。又聞混漏淜澔。電激雷响。輿人曰。至矣。下車而拾級以升。渡板橋。憑竹欄。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巨鱗潑刺。赤尾鼓腮。興來者逆流而上。興盡者順潰而下。余也昭察其間。已洗盡胸中磅礴矣。緩步徐行。天然石壁。充塞洞門。不知誰施大手。而劈成崇垣也。進洞而覩。玉磊高砌。綠茵平鋪。千膝可容。一聲大喝。響震巖谷。應徹洞虛。私喜今日之聲。何其雄也。覺氣猶未衰。尚可遨遊天下矣。左有窄溪。下參巨石。其狀如龍。迅瀨增澆。湧湍疊躍。逆捲而登石巔。倒灑而成瀑布。幼時曾見神龍吸水布雨。亦猶是也。左則坦漫十畝。玉柱貫頂。天若懼洞之崩。而故撐之拄之。東西倒垂千層。白蓮兩朵。花大如缸。余命輿人覆水坳堂。影照如

生。雖巧匠琱琢。亦不能有如是之精且都也。韓文公曰。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今可不必詣太華峰而玩之矣。輿人曰。子可于花而擊之。聽其音而知其妙。余乃持挺而向左擊。彷彿鼓音。向右而扣。儼然鐘聲。因與友人盡力叠擊。何異叢林之勤功課乎。天地生物之奇。于今始見之矣。輿人曰。循壁而前。旁有小洞。更有奇焉。余因奇以求奇。不避艱險攀援。逆足而登。至洞而窺之。見丈大飛鵠。白羽翩翩。奮翼而倒棲于頂。令人愛慕無已。惜乎右軍遠矣。若使尚在。耳聽播傳。必攜硯而來接流洗墨。對鵠作書。亦不肯復作山陰人也。輿人呼曰。洞雖黑。可進之百步有光。內勝桃源。行七日可通南滇矣。余曰。情興未除。其如足疲神倦何。留待後時之遊可也。嗚呼。乾坤絕大。一望而知。石室至微。變幻不測。莊子所云。千里鯤鵬。寸許芥舟。擬作逍遙之遊。不過幻想天開。何嘗實有其事。今也龍盤于水。鵠掛于巖。蓮垂于地。目之所見勝于耳之所聞。余何幸而得此快遊也。然天之過于韜徽也。僻壤窮陬。誰來賞鑒。茅屋荒居。誰來點綴。鬼面豕頭。誰知吟咏。信可惜也。友曰。此乃天之所以全其佳也。鑒賞之中。未免殘蝕。點綴之中。多近村俗。吟咏之中。恒起牢騷。與其逐世浮華。不如長守真璞。余曰善。載之以記遊事。且徵予論之高也。

三戒

粵西河上。多三戒廟。最靈異。廟多蛇。大如指。碧色鮮潤可愛。從不害人。或繞于梁。或踞于樹。喜食雞鴨之卵。民人進廟行香者。呼蛇為青龍。多以卵敲一小洞懸之於樹。蛇自食之。其神姓馮。潯州貴縣人。馮之子孫。世出一活三戒。何以知之。幼時已具不苟笑不苟嘗之形。及成人。忽而睡。忽而醒。睡則不可呼。呼多厥逆。醒則面紅如醉酒氣噴人。過廟視之。必有獻牲酬神者。問其休咎。笑而不答。惜其壽皆不滿三十。死之後。復有馮之子孫。睡而受享。醒而如醉者。至今不絕。詢諸粵人。並客居于此者。嘖稱實有其事。且云蛇上于船。逆化為順。客無不利。屢試屢驗。奇哉。死而為神。轉世為人者有之。胡為不轉於他族。而必世轉于馮姓者。蓋欲其子孫不忘本耳。

顧友

未可園先生至。見余假傳奇消閒。談及蘇友朱楚翹。在天井醝使幕中。時有內務府薦来顧姓一友。延居記室。詼諧調笑。恬雅嬰甯。一日。有饋醝使翡翠帶鉤。碧透于身。鮮浮于面。令人珍愛不已。邀友共鑒賞之。咸為希世之珍。不敢輕動。惟顧友視若淡然。執而玩之。失手下地。跌成三段。眾皆失色。醝使似有怒意。顧友曰。不必驚惶。吾見

公等甚美之而故玩之也。即仆身撿起合之。口吹氣而還原物。一無傷痕。羣訝其異。顧曰。此迷眼法也。何足為異。越日。又以茶杯撒為磁片。命僕童撿于几上。亦如前法完之。然其飲食之量。減人大半。衆曰。先生之術精矣。何量之儉也。顧曰。食中無飽腹之味。與其食而不飽。不若不食之為愈也。衆友曰。先生能食百饅否。曰能。衆曰。能則陳洛濱戲沽洞庭春以請。不能。則戲與席皆先生也。顧曰。諾。于是作百大饅頭以進。對衆一啖而盡。羣駭而退。密議之曰。視其身僅三尺。腹不容升。奚能藏此斗許之食乎。此仍迷眼法也。不知移度何處。某等當就狐半仙問之。可也。狐半仙者。善風角占。能知過去未來。名噪維揚。向占之。曰。物尚在。不便逕說。衆懇之。半仙曰。某日某時。能使其不動一物。不行一事。可破其術。衆曰。一時幾何。欲其寂靜。何難之有。半仙曰。饅在畜牲處閣上。急還往視。果然。持向顧友曰。饅未食。子以迷眼法而加搬運法也。顧哂曰。我輸矣。攜銀請衆招戲脩餚。以了前約。衆曰。即定于半仙所云之日。扮戲衆飲。某等可觀其動物。且彼亦無暇行事矣。誰知正在觀戲間。顧退進房。衆即隨視。見其手持水烟袋。引大紙出。衆以為噴烟無事。任之而已。誰知忽將紙煤扯分兩條。先燒一條。頃刻墨雲隊起。大風席捲。又燒次條。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空墜一鼠。其大如狗。

屌衆驚喧。回視顧友不見。進內細查無踪。衆思發雷之後。正半仙所云莫動之時也。遂即往觀半仙。物在房空。不知往于何處。詢之房家。曰雷響時見一物飛出。衆云大鼠即狐半仙也。醝使翰至內務府門下落。覆顧友無入京。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此事過近誑誕。異可載入。然訪朱楚翹。嘖稱誠實人也。素不行子虛之事。不談無影之言。且自揚而來者。余嘗過而問之。竟實有其事。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矣。

元寶飛

王麗明。行十五。粵東右翼鎮總兵王浩江之孫。籍隸杭州。恂恂然長厚人也。永粤中煤商。歷有年矣。攜眷居佛山鎮上。嘉慶四年初夏。晴空無雲。忽有元寶數百對。憑空飛舞。響聲盯瞠不絕。市儈賈豎。與子肩夫。引領羣喧。須臾飛至王十五屋上。似欲下去。衆皆爭趨其家。填街塞巷。擊碎大門。十五見勢洶湧。恐殘民命。急燃燭焚香。叩頭跪告曰。天祐寒家。驟賜金來。煌煌衆目。攫取難禁。況在繁鎮。居密民稠。庭院擁擠。蹂躪可危。若寶下地。命也有殃。乞神照鑒。收寶歸藏。禱畢。寶漸漸高飛。往東南而去。迨今二十年來。而十五安業如故。家不見豐。此乃藏寶之家。悖逆妄行。運轉困否。寶盡飛出。天鑒十五之古道夙敦。則助之。然于夜靜宵寂之際。飛到其家。無人知覺。乃于

通晝達旦之時。見寶飛來。有不攫奪乎。一經致命。是助之而反以害之。故十五跪禱寶即飛去也。吾聞十五之照人以誠。博施濟衆。其後必爾昌爾熾矣。

金二

金二。浙東山陰縈紅山人。年半老。耳微聾。司靈山縣鹹單事。與鄭友錢寶海同室而居。分東西而睡。金棲東房。錢棲西房。乾隆四十二年。時維夏五。蚊蠅成市。夕陽將頹。驅牀上之蚊。而緊閉其帳。一夕。金如廁回。見帳懸鉤上。疑為錢友娛玩。趨責之。曰。余耳雖聾。不聞蟲音。然一蚊在牀。即不能睡。子之玩未免過矣。錢高聲應曰。閒則圖玩玩以取樂。余自晚輟箸以後。作書應人。未曾停筆。無暇行玩事。且啟子之帳無以取吾之樂焉。肯挾人忌而動人惱乎。金猶疑。錢乃誓。始各就房而寢。次早金醒。啟目見牀前竪一寶塔。皆磁玻器皿堆成。約高七尺有餘。毛骨悚然。急起開門。呼衆友齊視其架搭之精細。堆砌之靈瓏。雖非神工。恰是鬼工。莫不駭其異而訝其奇也。錢乃作詩以戲之。曰。邑號靈山佛國名。磁堆寶塔令人驚。從今雖把狐疑解。聾子中宵難合睛。此事不能辨其是鬼是邪。書之以待來者。

杏樹

浙江錢局前有古杏二株大可三圍嘉慶二年五月五日巳時忽見烟從左杏樹中出初以為奇也人皆望之繼而烟光漸大大星直出急扛水龍四座吸水噴去水愈湧而火愈熾竟不能救至未時而杏成灰炭矣夫杏性具火故古人于夏時取火于杏今杏有三圍火性自旺火由心發水龍只可治其外而不能息其心中之火故燒盡耳

虎口餘生

浙甯鎮海縣姚墅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抓其面走投窪下虎含柴掩之而去移時若人死而復甦雖負疼胆落猶冀躲避逃生抉柴撑起急升大樹上蹲踞密葉中見虎同一豹至視柴開人無虎與豹若失所望豹即動身欲走虎咬其尾而留之虎乃東西四望縱身上山凡有凹曲之區尋覓無踪虎回豹怒目張牙向虎頷一口血流滿地而死豹即跑去蓋虎以得人邀豹同嚙豹不見人怨恨肆怒故嚙虎焉若人見虎斃豹遠心甯下樹盡力負虎而歸剝皮獻廟以作神禱割肉分鄰以嘗野鮮療傷月餘乃愈然傷雖愈而顏面五疤猶存咸呼為虎口餘生夫虎獸之至烈也人虎之最愛者也今已入其穴猶得其生是若人之必有善可錄故使虎邀豹得脫其災是虎

必咬人不少。故遣豹殘命耳。後聞之土人。咸稱姚墅山人。貧而至孝。窮不改正。死而復生。即此報也。

某巡檢

直隸有邑令某某者。讞獄未周。憲鞫平反。挽情求全。上司不屑獲過而致究。如案達部邑。令亟入京都。與曹椽吏商救。吏細閱原案曰。官可保。酬必重。邑令力薦。不如所索。竟至鐫級罷退。後請捐復。選至貴州黔西縣。逾年。吏亦役滿議敘。選貴州巡檢。束裝來任。謁見堂翁。狀貌似熟。而姓氏各忘。及呈履歷。縣閱而問曰。子即昔年以某案而索重酬之某吏乎。子之才大。可佐我而治成盡善也。吏面有忸怩。心起戰慄。然事到其間。只可低心小意。倍加恭敬。以盡屬僚之禮。吏又于同寅中。問知巡檢駐劄之所。衙房坍塌。烟戶疎稀。前選此任者。俱館邑城。聽縣差遣。以供口腹。吏亦如前。至三朝後。堂翁正聲厲色曰。國家畫野分區。設官定職。不能因地劣而虛之也。子其速行。吾惟秉公執政。稍遲即直揭之。毋貽後悔。吏不敢違拗。一騎一從。勉強至彼。非無衙署。且無胥役。遣僕稅居。一無隙室。亦無廟觀寺院。惟有魁星閣一座。于是官居閣上。僕居閣下。風雨堪虞。腥鮮無思。秖圖冬去春來。假疾回籍。怨連日大雨。夜以繼朝。寂

冥淒涼。輾轉反側。攬衣而起。挑剔銀釭。憑窗俯視。見簷溜滴處。白光烱烱。黎明。用竹簽挑之。得金豆數十顆。乃于滴溜處。挨次挑去。合得金豆一筐。心思命危境困。焉能發此巨財。恐金不真。因裹二三十顆。命僕進城。就當質銀。在肆易錢。購售用物。僕領命入城。如當向質。當主曰。子欲當銀若干。答曰。一金十銀。曰。此生金也。必煅煉八折而成。當則減六折可也。僕如其言而當之。易銀購物而回。史見僕去後。又自遍掘。竟得五六筐。積于閣上。曰。果真金也。吾祇知若無可解。今喜出意外。遂假病乞旋。安享在籍。此事失其姓氏。以初事而論。亦不便載其姓氏。從知人各有命。失馬得馬。何足為意焉。

陳秋巖

陳錫光。字載之。號秋巖。浙甯鎮海人也。乾隆辛巳進士。其兄石麒故後。秋巖思其不已。悲哀時切。一夕夢兄曰。修短有數。過戚傷情。某弟兄尚有相見時也。醒思幽明永隔。不及黃泉。從何相見。是殆思之切。而形于夢也。後秋巖揀發嶺南。路過英德。探知執是縣之政者。乃辛巳同年劉某。遂登舟往拜。將近城隍廟。雷雨大作。入避。焉見神貌。恰似兄形。迴憶昔年。夢中兄言相見。乃在此也。淚如雨下。須臾晴霽。進署。謁劉某

曰。古榜同年。嶺南偕仕。初膺民社。政治沱然。型式當前。抑何幸也。適聞避雨邑廟。覘神貌恍似先兄。抑何奇也。秋巖將舊夢一一告知。并乞假金以祭之。劉爲之潔修牲牷同往酹奠。秋巖大加痛哭。劉慰解而回。曰。吾與爾同年。爾兄即吾兄也。今得同蒞一方。將來遇疑案難決之時。可叨冥冥指示。留秋巖小住一宿。亦備牲醴祭奠而散。後聞劉得賢聲。賴城隍默誘之焉。

揚州王姓

明末時。揚州富室王姓。兵燹逃難。舉家離散。至國朝定鼎。雖漸次回籍。而不得全歸。後王之幼子長成。讀書入庠。家徒四壁。眷口日繁。餬活不暇。功名無及。康熙戊午科友人邀赴鄉試。王辭之。友曰。學也祿在其中。若得名登秋榜。則家自可春矣。王曰。安家非易。試費亦難。友曰。吾囑吾家以應爾家。子隨吾行。以供試用。晉省後溫故收心抹風試筆。何如。王乃同至江甯。喧傳相士其術如神。友與偕往。相士曰。公等功名尚早。指王而言曰。先生乃石崇再世也。王曰。吾與黔婁相若。求一日之飽而不得。呼唔人何來巨富也。相士又仔細觀曰。子之運應在八月三日起。當速回。過此即無往機矣。王乃附舟而歸。至八月三日。浙閩制軍官眷過揚。挽舟訪覓王某。鄉人指引至家見

王曰。老夫人相請。王始駭之。繼念相士之言。審應在此。姑從之。登舟。須臾揭簾請入。王叩見。老夫人曰。兄弟暌違。已二十餘年。家居何地。家景若何。王一一述之。老夫人退取白鏹五十鎰。曰携去安家。爾即隨我至署。王歸告于家曰。事亦奇矣。我何曾有姊。亦何曾有此顯戚。今既呼我為弟。我姑隨至幕府。或轉否為泰。亦未可知。遂同至督署。制軍相見。竟行甥禮。王益疑之。然不敢問其由。住居三月餘。不過酒肉薰蒸。並無令掌執事。王思徒善口腹。難沾滋膏。相士之言。未必盡驗。惟有作渭陽之行。可冀瓊瑰之贈。乃告辭。姊曰。弟亦應歸矣。即令制軍饋贐二百鎰。明日備舟送行。王又思區區二數。奚可致富。相士之言。不過虛譽耳。當晚老夫人密邀王進。就耳低言曰。吾乃子家丫鬟也。賊亂逃散。投托旗府。收以為婢。制軍乃吾親子也。時念主恩。無從通信。今天假我緣。由揚經過。邀汝同來。認爾為弟者。欲避嫌耳。今贈二百金。聊足濟汝之家。幸舊宅未改。昔年逃難時。先人在某某處。埋有銀二十萬。起之。可享安閒福也。爾時尚在襁褓。未知其隱。吾故密以告汝。王歸。悉如其指而掘之。果成巨富。夫人能終不忘始。貴不忘賤者。天下鮮矣。而況于婦人乎。今是婦居至貴之位。而猶念極賤之地。使舊藏仍歸故主。不懼識破出身之微者。其心地之厚。無過于此。宜其受一品之

榮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設王處極困之境。而舊宅當人。則銀歸他姓。是婦雖有善心。亦不能使王仍復舊璧。蓋王之富貴。由天之成。夫人之善心而致之也。

海馬

嘉慶二年二月。廣東南海縣所轄九江。有海馬浮潮而至。長可九丈有奇。高可丈許。鱗甲蔽身。甲縫生毛。毛若青絲。頭與臁肋疎毛鮮甲。蹄大如斗。耳下有鬃。尾與穿山甲相埒。色黑。古人謂馬為鐵連錢。或即是也。九江河不甚淺。而是馬立于河中。全形具見。居民喧異呼奇。胆大者擲石。拂其怒。乃翻身滾去。而傍岸百家盡沒。河化為湖。馬即登岸嚙禾數頃。不驅則僅傷禾。驅之則又翻身滾去。田成大池。結繩而測淺深。沉索至十二丈。方得至底。九江主簿李敬思上告撫軍。朱石君先生作文祭遣。安逸歲餘。次年復起新甯。殘蝕田禾。化田為池者。不下百頃。邑宰李安吉。四面設炮轟擊乃斃。剖肉分獻上台。肉似犧牛。味亦相同。氣腥。此魚所化也。並非海馬。若海馬氣稟靈淵。受精皎月。追風逐電。越影超光。何至殘虐為害哉。

鬼書

劉東政湖南人。學刑家言。度支法。就廣西遷江李明府幕。未幾。李公病逝。接任者乃

李公例頸至好。咸謂交代易易。誰知格外轇轕。期滿而猶未清。李公子幼無知。劉受故托。不能違之而去。一夕。初漏已起。忽聞扣門。司閽者啟扃。見頭戴殘紅緻帽腰繫黃袱。乃遣江故差某某也。心驚目呆。差曰。吾奉官命。特來投書。別無他事。請放心。解袱檢書。交與閽人。執而就燈視之。眞主人親筆。面開送劉師爺啟。閽人益呆。差又催曰。求帶進書房。尚有主命。應須面回。閽人戰戰兢兢。帶至書房。劉尚未睡。將書呈上。劉亦驚曰。奇哉。幽明永隔。書從何來。閽人曰。專差送來。候在門外。求見。劉揭簾命入。差叩而起曰。吾奉主命。求篤完結各事。夫然可歸。并求賜覆書。劉曰。官任何處。曰仍在署內東齋。差出。劉折閱之。其書大畧云。接任某。前有難時。吾曾竭力周全。曾假金應結。立有約劵。今忘恩抹借。苛刻糾纏。明欺我子幼小。婦女無知。現存約劵。在于書簏。煩檢以理算。則交代自然明白。并懇將某大女許與某為媳。兩世交情。亦必允從。將來賤眷歸與不歸。尚有依傍云云。劉作書以覆。給差賫回。令閽人告知主母。檢查書簏。果有此劵。次日。劉持書劵。細訴觀察並太守。羣責接任之非。接任者亦胆落。抵算。交代後。又贈銀送李眷至省。劉又執柯。將其大女許嫁而歸。此乾隆五十四年事也。現在鬼書尚在劉手。夫無形為之鬼。今非特有形。且有其書。是盖接任者欺死瞞

生。今人難覺。非書無以破其奸。壓其詐矣。此乃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也。

咫聞錄卷九終

清　慵訥居士著

瞳神失一

南陽白生。性耽清靜。不羨繁華。不喜行動。一日。神倦坐寐。聽二人低聲商曰。吾等願守此眶者。不過假其勝遊。而同處於樂也。渠竟一無所好。何異日坐牢籠。趁此春光明媚。花鳥依人。吾與汝自尋樂趣。庶不虛此一生。白醒而兩目失明。曰異哉。吾素無目眚。亦無疼痛。胡為驟然若是。呼家人扶至黑甜就寢。須臾睡熟。耳聽兩人欣欣然歸曰。今日之遊。信樂也。後惟彼守彼心。吾行吾樂而已耳。忽又醒。視壁間書畫架上縹緗。目仍無恙。由是忽明忽昧。已有年餘。恒為精神不足而有此疾也。益加靜養。又一日。白半省半睡。朦朧之間。聞一人訴曰。行不如坐之為愈也。吾輩遊性過重。頃過花陰。遇花妖。始以禮邀吾弟兄。不肯入。呼羣妖捉弟而進。吾奔逸乃回。自後不敢再出矣。第不知弟命若何。白驚而起。放眼左視。朗然如故。右視昏昏。是更奇矣。延醫治之。醫曰。黑白分明。一無翳障。乃水虧也。應補水益精。藥石百投。而閱物觀書。竟成側面。白猶未解何故。而成此無形之疾也。夏日炎歊。避暑廠室。友至。視其睛曰。子之瞳

神。祗有一焉。白曰。今知目疾之由也。是蓋我愛静。瞳神愛動。前之忽昏者。乃瞳神之出而遊也。明者。乃其縱遊而返也。今之　明右眛者。乃一返一失也。隨將前之半醒半睡間所聞之言。一一告之。幸矣。夫瞳神雖一不敢復出。一目之明。可至老矣。然失之者乃我身之物。記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茲我身有缺。孝道有虧。將何以補之哉。

賈十

國初時。盜有取寢陵數千觔重大金爐者。近緝無蹤。乃詔行天下。能破獲者。官加三遷。民給萬賞。山東力士賈十聞之。踵北部而請曰。吾能之矣。求賜文憑。限年三載。并咨天下。隨時撥兵。隨處支庫。盜可得也。部曰。子欲藉文而沿途誆銀乎。不允所請。賈曰。吾以家眷十口。留獄為質。得則釋之。不得則聽罪而已。部乃奏　聞。如其請而收其眷。給文令緝。賈十鏤空履底。藏文憑於其中。周行密緝。至福建。訪有巨跖巢穴。扮作落魄形狀。徑由林深箐密。屈曲羊腸而進。忽有阻道者。截而問之。賈曰。性成豪俠。禍起無端。家室仳離。特來皈命。若人曰。子言未必真也。賈曰。鄙曾至闕。路有半萬舍近就遠。我豈迂拘。即此可知其心也。邀入酒肆。談心暢飲。賈大醉。若人用綢輿舁賈

至十里外放下。賈醒而視。已失所在。舁賈者引賈同行。須臾。見廈屋崇垣。門高駟馬。邀飲者已先在門俟焉。攜手入室。長者下堂而迎。揖而坐。長者曰。壯士遠來。自必超羣。此牆高有五仞。子能縱身出入三次。吾留之。賈即如命。縱身五踰其垣。而面不改容。氣不加喘。長者曰。可矣。待為上賓。檢佳室與之居。越日。赴教場操演。長者居中。左男女右。各試其技。此間以縱跳舉重為上。賈之縱跳可推第一。而舉重列為第四。長者令擇右邊之女為妻。賈辭之。長者曰。毋。此吾之重子而許擇配也。賈從之。結褵半月。女曰。冰谷易消。綠林自敗。非久居之所。東有杳道。可通海濱。吾與爾乘間而逸為善。賈曰。吾一避難之人。而以上士相待。棄之。悖義。守之。全信。不可。女告長者。益加尊重。次日。赴場派差。獨不與賈。賈請之。長者曰。差有三等。上等盜內府寶器。中等盜大院珍物。下等盜民間財貨。子之材在上等之末中等之巔。此時人多。留待後派。吾非不用子也。請安之。賈曰。必求一差。以報厚恩。長者乃派令隨一等一名者同行。一等者。常自誇能舉萬鈞。即如盜寢陵金爐事。非我不能。賍猶在。回時可往觀之。賈頗羨不已。行至邯鄲道上。留妓飲酒。一等曰。吾輩飲酒取樂則可。貪淫縱慾則不可也。賈曰。因盜而淫良家之女。自在天禁。彼妓則賣也。吾以銀買。何罪之有。一等從之。賈密

賄妓令以酒困之妓如其囑一等果酩酊就枕而寢初一等身藏雙刀起臥不離往往於睡時持刀掩護其面今醉而忘之賈禁妓不許聲揚一劍砍其頭飛馬入都詣部而訴盜爐之由藏爐之所巢穴之險殺盜之策求咨會閩中發兵為應計擒智取部即咨閩調兵圍住要隘之口賈入見長者曰已得內府金錠千枚藏於深山彼守而我回必加發壯士可也長者曰吾親帶人同往交情頗篤沿途自有照應賈同長者出官兵擒之一鬨而入收其餘黨得其金爐且搜出金珠寶物不計其數攜妻而返授賈為天下總捕釋眷重賞夫盜爐者以力勝賈十以智勝者也力多敗智多勝柔能克剛若賈十者可稱剛而能柔矣

查三

查三海寧州人也食客於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於後查聽吟詩云千里長江一日晴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鷺鷗翼采石磯頭劈浪迎查迴首視之乃嫣然一少年也邀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業儒尋父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文人也何可褻居於後今舟人移其枕衾居於正艙生曰吾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日生曰先生有銀三萬聊為惠假某月日

加倍奉還。查曰。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曰。起行時已知之矣。查曰。此餉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然。不復提及。查夜醒晝寐。刻刻防之。至采石磯。生攜衣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至揚州起銀。篋皆空。查心驚惶。然銀已失。人已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懇限以某月日。如果還來。是吾之幸也。倘或不來。監守者難辭其責。惟有籌補而已。至期。生果至尋查曰。吾惟信以行世。義以待人。前借如數奉上。即在懷中一一取出。權之。果加倍趙銀六萬。衆駭其異。相與邀約輪飲。而試其技。生均不辭。於是或扮猢猻。或招豔冶。而犒勞大豐於衆。且無佻達之氣。衆益奇之。飲盡生欲返。衆曰。子取銀於無形。藏數萬金於小懷。是何法術。請言之。生曰。此小術也。何足為異。衆又曰。請試大術。生曰。不能。衆皆固請。生拱手上舟。自持挺篙。一撐而不知舟往何處矣。送行者皆坦胸。俯視衣扣。盡落。議之者。有稱俠士。有稱邪術。吾則曰無論其邪與俠也。彼以邪。吾以正。則正可敵邪。彼以俠。吾以禮。則禮可收俠。若查三者。前以禮敬待生。故失而後得也。

生變猪

余於是書將付梓時。攜請銅陵名士選拔章澧南先生斳訂。先生閱而憶及。厥祖在

曰。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癱瘓三年。忽自呼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貸。今三年矣。雖為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了此前愆。或可冀轉世為生。其妻詣章門。而訴以夫言。章翁曰。家畜肥腯。留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寧獨於佃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困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不爽。於今見之。吾當招屠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嘷。佃在牀亦大嘷。儼同豕音。沸湯刮膚。豕不嘷。而佃又大嘷。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臠時。佃又大號。須臾聲低而斃。世之載冥報夥矣。大半在影響之閒。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可見財者非特欲辨清白。且當分人己。彼訕訕者。猶云假貸勝於詐。負亦無傷。余聞之熟矣。故誌之以為當代鑒。

方姓

嘉慶乙酉歲。京都失去金鐲不少。比捕嚴緝。捕至蘆溝橋。天已晚。止足而栖於旅肆。步街密查。街盡有小房一所。絲竹絃管之音。達於戶外。捕思富室子兒清雅高居。奚甘聚此陋室。其中必有不良人也。守之於門。三更。一小年出而遺矢。美如女子。捕曰。何人居此。小者曰。入問老者。便知之矣。捕入而問。老者曰。子來緝失乎。吾姓方。居桐

城鐲盡在聊假一用捕以寡不敵衆返身入都詣提督府直告添捕以往至則行矣追問房家曰黎明捲裝而行不知往何處也捕即趕至桐城訪至方姓岳家曰吾女嫁彼有五年矣嫁之三日即攜女移往異地從無歸寧方壻祇來二次亦不肯說出住處親鄰共知之半月前曾到我家一轉即去實不知其下落桐城至京快行須十八日捕核方之由蘆溝橋至銅城只有三日雖身具兩翼亦不能有如是之速也捕不敢追求府通緝而已此蓋麥鐵杖之流歟捕之不追亦可為知機有識者矣

二老爺

粵之韶州有南華寺乃六祖宏忍修心成佛之地離郡六十里聞有歌云若要南華遊須帶膏粱酒二語何也六祖在時收蛟為徒亦成正果六祖懼其悍性復萌封窆之其殖復鑄七尺鐵塔鎮之木刻其像供奉於前極靈異善嗜酒韶下土民咸稱為二老爺其寺不過古剎壯而不麗本無可供遊人之目玩之者無非請二老爺飲酒耳然木像虛形焉能飲酒而二老爺之飲酒實有奇焉遊者至此沽上等膏粱酒二斗斟甞而陳其几上須臾化水一無酒氣換而復獻復成水三次換獻而木像面色漸轉碧桃酒盡帽歪身斜不必為之扶整翌早自然帽正身直矣嘉慶初年南韶王觀

察施捨千金倩叔往修其寺。見諸羅漢金身。光華燦爛。以爪剔之。金落。厚有分餘。盡剝其金改繪。王采得金不少。並將觀察施捨。亦寢其事。一時行囊頓潤。華服齊鮮。臂束金環。未幾。身上起泡。顆顆若痘。破之則爛。一泡未除。而又生一泡。不逾月而遍身潰爛。儼同羅漢之去金身。臭不可聞。醫亦徒然。急渡南嶺而歸。至江左而僵。人謂六祖之靈驗也。吾謂二老爺之顯應也。佛以慈悲為本。含宏為度。六祖慧能。乃羅漢中之第一者也。奚忍以區區貪利。而置之於死乎。二老爺既成正果。仍復受飲膏粱。則其烈性未失。佛面刮金。有不深惡而痛絕之耶。

龍搶珠

池州石埭縣六都。為李族世居之所。依山傍水。烟竈成千。地無名勝可供遊履。不過霽岫晴巖。散步醒悶。眾兒童無非涉嶺趣巔。尋花鬬草而已。乾隆年間。一童登山入嶴。過石隙。有光炫燿奪目。俯而覷之。有一珠。大如雞卵。拾之而歸。喜笑玩弄。行不離手。至晚。童擎珠由暗室過。滿房雪亮。恍如秉燭。對父母曰。此物可以代燈。其父母向其掌取。就燈視之。曰。世上焉有如許大珠。試其光。果如童言。由是喧傳一時。鄰里鄉黨無不競來鑒賞。嘖嘖稱希世之珍。聽諸言之贊美。防小人之計取。收而襲什藏之。不

敢輕以視人。即其子記憶索取。號泣相隨。亦不與閱。自後事事奉適。葉葉亨通。不久即成富室。一日有道士龍準虎頷蠶眉虬鬚。踵門募化。稱係扶風黃山宮來。初則不願施捨。任其盤踞坐誦。及至七日不食。信為三清變化。慷慨助金。不覺疑其嫌少。又加助之。仍然不受。問曰。子不募金。募何物乎。道曰。清門中無珍不備。無寶不全。只少頷珠一顆。請捨之以補宮缺。以增神光。即獲之曰。他物均可施捨。惟此一珠。乃吾起家之寶。寧甘輕以施諸。道見意決。不復啟唇。飄然而去。族衆見其得珠。而家驟富。思欲共藉珠光。而同臻樂境。羣往其家。說曰。汝之藏珠。天下已共曉矣。故道士遠來募化。企慕紛紜。終必落人之手。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倘風聞於　朝。奉文逕取。爾亦不得不獻。且恐加以懷寶之罪。不如歸於公祠。某等同湊千金。與汝售之。使族衆均沾其潤。則他人不得覬覦。即或　君上知之。不過獻之而已。不能治衆人之罪。況珠雖歸公。而子仍有分。豈不大美。子意以為若何。若人聽其言近情理。得利且可免害。許之。衆乃湊金出其珠。而入之於祠。議歸族房長專為管守。是年童多入庠。農獨加豐。商賈倍利。迨後登賢書。入詞選者。相繼迭起。喧笑之音。溢於衢巷。羣商大慶。俱各如分出銀。並日。編棚建醮。設供演劇。用雕鏤玉盤供珠於神前。派令十人看守。醮

事已畢。正在演劇。天色澄清。四際無塵。倏然黑雲隊起。雷電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二龍。凌空飛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雲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覓珠無急轉頭飛去。但聞風聲怒號。雨勢驟灑。兩龍互鬬。不多時。而兩尾下地一掃。民房去其大半。地化為湖。遠近河中。桁椽木物。與死屍漂流。擁塞水道。舟楫難行。見之者莫不慘惻。此蓋龍搶珠也。吁。李氏之興也。由於珠。而其敗之也。亦由於珠。當其時。小子得之。老者自應還之。乃反以為發祥之具。欲銀歸公。彼道士者。蓋即其龍之化身。遠來募化。又復慳而不與。致滅害半族。自取其禍。是亦不足惜矣。

缺耳遊擊

雲南昭通府李司馬。乞休回籍。言其同城呂遊擊。山東人。相貌魁偉。缺一左耳。初問其故。笑而不答。迨後聯絡往還。酒餚報復。成為知己。乃說缺耳之由。呂之幼時。遇一術士。批其相云。耳大面方。起舊閭。風波不少。似難舒。必須有缺。始登貴。三品堂堂。虎豹居。當時以為江湖套言。擲之而已。及壯。不務恒業。日飯斗米。日肉百兩。小康之家。變為窶室。無以養生。因恃膂力之過人。乃入胯刀之隊伍。早探行商。夜圖旅店。一日。見少年華客。侍從者十餘人。挽車十餘輛。裝載輜重而來。尾窺投宿之區而圖之。傍

晚入曹家店。卸馬停驂。呂密遣夥擔粉過店。故作失肩狀。將粉潑地。以為記驗。適少年之侍從者在門看破其情。進告少年曰。今晚須整頓防備。少年出視笑而入曰。此非真有本領之寇。不過因飢烏合耳。何足介意。爾等安睡。吾自有法制使之不敢動手而自退也。至三更。呂引夥二三十人。劈門擁入。直進後房。巨蠟分燃。統室皆亮。少年見多人進。手提雙劍。舞於燈前。雪白如毬。人在劍內而不見。呂等恃衆站階觀舞。並無劍刃過來。須臾一人辮落。一人落一指。一人落一肉。而呂落左耳。負疼膽怯。均奔逸焉。此不知學何術。而能出神入化若斯也。因思强有强手。寡可敵衆。與其貪利滅身於不正。不如卧薪嘗膽。以成名。於是投營充為戰兵。月關之糧。不能抵五日食用。惟有於操演之暇。行街肩謀。以支日用。迨拔補千總。纔敷服食。保升守備。送部引見時。　皇上問耳從何缺。隨口奏以段文經謀為不軌時。充當鄉勇。打仗受傷。未邀議叙。奉　旨以都司超用。俸滿保薦遊擊。回憶相士之評甚驗。年已老矣。諸惟守命。亦不再起紅頂之想也。吁。世之自稱為英雄者。類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未有不滅其身。若呂公者。可為知進退存亡。斯真所謂英雄也。彼洶洶者。曷不效呂公之為耶。

老實翁

翁謝姓。字子敬。浙寧鎮海縣人。少入庠。後以訟事牽連。恥登聽事之堂。走避杭州姊丈淩某家。淩曰。為一公堂之跪。愿舍衣巾。品過高矣。爾素性老實。又執不聽勸。吾無復言。然既避之。必俟風息而後可歸。我在松江。有一布莊。正須老實端重之友彈壓。爾盍去之。翁曰諾。抵莊。衆人聞信稱其老實。遂以謝老實呼之。竟成綽號。翁先娶小江胡氏。無所出。繼娶沈氏。亦無所出。而年已四十八矣。是年夏。問往鄉收賬。橐貯二百金。路過村莊。見道旁人擁擠一門。引領而望。翁問所以。云若家欠官項。監比緊急。將十八歲小女。鬻人為妾。母女不忍分離。哭倒於地。翁曰。生離死別。情有難解。乃排闥而問。可退婚否。身價若干。旁人曰。二百兩已繳官。媒妁曰。退聘不在於理。旁人曰。只要有銀不怕不退。翁曰。銀可相商。正在喧嚷間。富家公子。因良久不見迎婦轎回。自蹝而來。衆人傾倒訴翁之言。公子曰。刻能交銀。我便准退。翁曰。一手交婚約。一手退身價。公子看翁之形。欺其未必有現銀。遣人到家取約。當時有笑翁之癡者。有褒翁之仗義者。有貶翁之好事者。誰知約到。翁銀亦出。衆皆拍掌大笑。依議而行。兩邊交割清楚。閧然而散。母子二人。轉悲為喜。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次年

秋。從此路過。有壯夫當頭長揖。翁答禮。其人攔住。固留至家。抵門已解前事矣。勉強入門。夫婦帶女。出而拜謝。款飲表心。且如陳遵之投轄扃門。辭既不得。走亦不能。且灌醉假寐於書室。夜半醒。則燈燭煌煌。一婦旁坐而候。翁駭。婦曰。非為別也。伺恩人醒後盥洗耳。其夫持湯進。請盥洗畢。見堂上張燈結彩。須臾。率女淡粧出。說已探翁年將五旬。尚無嗣息。是女命當為造室。查今日尚吉。即晚合巹可也。令女拜謁。翁權詞許允。但不告而娶。有三大礙。第一恐東人之責荒唐。第二防吾繼室之怨不義。第三憂姊丈之咎非禮。必寄信知之。待月餘而後婚。否則不敢從命。其夫曰。有名謝老實。諒不食言。遂已。清早回莊。算明一切數簿。交可託之友。云昨接家言於路。須回鄉一行。今夜起程矣。行至武林。正值鄉試將完。遇族人二。約伴同歸。二人者。一告假知府。一富甲邑里。均年近五十。無子。聞劉鐵嘴相法如神。同往其門。延坐便言。福祿壽三星。不約而齊爭。詢之。果一一合。唯翁壽最長。問子息。則曰。三位依相而談。均無嗣續。惟此翁面上。陰隲文現。曾為好事。當於五十一得子。有三丈夫。願志吾言。二人問有甚陰功。翁亦不以為意。旋里後。逾二年。五十一歲連舉三子。風鑑真神矣。松江某家。待之不來。查問則已回里矣。某家說出前事於店。寄函詳達於淩。淩亦達之於族。

族中人聞於縉紳。脩邑志入焉。可不必再載。然此事實可為人之表率。誌書所行。不出郡省。天下之人。未必盡目之。是集通行自廣。余故抽而書之。使人見而倣法之焉。

狗知朔望

粵西新寧埠。畜一烏犬。強囓異常。飼時。烏犬不至。羣犬不食。惟朔望。讓羣犬食之。而烏者一日不食。黎明。四足跪於神佛供前。頭踏於地。似作叩首狀。蓋其前生茹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憂。則黑者低頭垂尾。歛聲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身。膝間虛繞一日。主人遇得意事。掀鼻大笑。烏犬亦跳躍大快。衆皆異之。且能不侍筵宴。恐干主之怒叱也。不吠華冑。恐嘉客之受驚也。後聞其主死。嗚咽七宵。絕食而斃。雖為家畜。實具人性。故以敝衣裹而埋之於郊。曾有詩以記其異。詩云。搖尾搖頭室裏穿。吠星吠月曉風眠。能知朔望禮神佛。生死相隨人性全。

廖某

汀州永定廖某。學星家術。周行天下。其事親也孝。其處世也信。其出也有時。其歸也有候。恒聽其言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故歸必蜡祭之先。出必清明而後臨行拜囑鄰居曰。家寒遠出。母老子幼。倘有不繼。萬望應急。報無失也。至歲暮回。凡綴長

補短之家。權其子母而還。年復如是。無不相信。有一年。命途乖舛。病延數月。既不能遊貴顯之門。又不能博蠅頭之利。行裝食盡。衣履淒涼。自思自歎曰。命也如此。回則羞見父老於江東。不回則誰解依閭之遙望。與其在外寤寐反側。毋寧趕回。母子團圓。遂托鉢而歸。其母笑顏大開。其妻愁眉益結。曰。鄰居之有惠於我者。望夫之來。殷殷矣。皆藉我之還以解臘也。奈何。廖曰。非我欲負人。命不如人耳。吾當以禮約之。誰知負無幾。而貸者有十餘家。無俟廖約。羣起逼索。衆口呶呶。廖難忍挨。遂呼妻問貸數而計之。共十四兩五錢。隨對衆曰。明日設法以還。請暫退。至五更。塗面執棒而出。走至大富岁山頂。伏於通衢之旁。適有運城木客。由潮州收值。促歸過年。徑走而來。廖即舉棒邀截。客慌曰。爾無非要我銀耳。勿傷我也。遂解褓啟而攜銀百兩與之。廖曰。無須如許之多也。只十四兩五錢足矣。客曰。何取之廉也。廖以情訴。客聽其自取。廖抽身佩象衡。權銀十四兩五錢而去。越數年。廖過汀。與木客同舟。笑對客曰。子不識我。我卻識子。某年某月。在富岁山邀銀十四兩五錢者。即我也。正欲思還。無從覓跡。今得幸晤。是天假我緣也。啟篋權銀兩迋曰。此乃本。此乃利。請留之。客曰。些些微之數。何足介意。廖曰。昔之塗面改容。由鄰逼也。取之不多。解鄰結也。前玷難磨。心時感也。

有而忘無天更絕也請留之客曰子真君子也吾將聘汝同為行賈廖曰吾以一歲奔波之積僅供一家糊口之資餘無望也奚可共業客曰本在我出盈矣均分絀則獨受何如廖許之於是倩雁繫銀回家而與運烟至浙不十年廖亦富客益豐同時均納半刺銜加級請封汀郡傳為美談而廖亦不諱前非焉

野史氏曰貌似正而心邪者真惡也貌似邪而心正者真善也此其間惟天知之而人不識也觀廖之事則顯然矣當本客處愛命不愛銀之時百金僅去其微不過數盜之竒而私為己幸迨後子母悉歸乃意外之事在他人雖識廖之盜由飢起而諒非真盜而已迴思蒞面之形終非正人必不與邀同業乃本客竟收而用之無怪兩室完美各耀鄉里焉此天之所以全其善亦以策勵不正者當反而為正也

普依祠

粵東女子往往於未嫁之先結拜姊妹誓以十女盡嫁方與夫同房名曰金蘭會盟後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燭夕拒歡牀其夫欲講伉儷結束衣裳坐以待旦三朝即吵歸寧與之歸則隱否或投水或懸樑或餓或刎舍此一命而後已死之日羣姊妹哭

哀盡喪設牌醮薦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具死者此等惡風父母雖嚴加訓誨而不能革其癡心有司雖剴切示誡而不能挽其惡習惟聞香山小黄圃司瞿小尹調理茲土見石巖上樹蔭下類多木主風雨飄零螻蟻剝蝕詢之甲長曰誰家木主雖無子孫亦有族姓胡為任其拋擲郊野也甲長曰此乃金蘭會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當其死時結盟姊妹以其有義而隆祀之迨後姊妹俱亡歲時伏臘誰記憶之其兄弟子姪皆厭惡之於是棄諸郊野日積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瞿小尹性本慈祥始聞其言深為痛恨繼想其形心起惻怛爰捐廉創建小祠飭役於治里之中盡檢而入之於祠名曰普依陳餚設醮且為文以祭之曰女歸男室遵禮守常輕夫重盟背經壞綱焉有十女齊作鴛鴦一言為誓鐵石心腸亦知許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燭夕拒歡牀保茲潔體結束衣裳欲歸不與乘隙懸梁衆女聞之同赴陌場烈非所烈例難表揚封窆而已了此癡腸既無夫婦胡異後昆雖設神主歲時何望無怪日久棄茲道傍號風嘯雨情殊可傷昔因倔强今有淒涼九原抱恨追悔莫償我心惻然爰創小堂孤魂無主憑式有方默醒愚昧安樂中央謹具庶饈束帛焚香靈其鑒茲來格來享敢告瞿小尹復為置產添設春秋臘底三祭此嘉慶十九年

事。迄今已四載矣。鄉鄰無復有投水縊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處有房一所。盛傳有縊死鬼。無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焉。睡至三更。聽颯颯有風。視燈火轉碧。燈前立有豔粧絕色婦人。心思是房久空。婦從何來。此即人云縊死鬼也。吾當瞯其如何迷人。自縊逾時。婦近帳前。生啟帳出。假作哀苦狀。鬼即持竹圈一。令由圈中視之。內有樓臺殿閣。畫棟雕梁。奇樹曲欄。靈池碧沼。真勝地也。鬼令入。生以手進。鬼曰。樂豈手能取乎。生挑左足進。鬼曰。伸頸而入。則樂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之寃。吾不受子之餌。替子消寃也。忽不見。但聞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為潔室。此乃生之黠醒其愚。而寃魂始散也。今讀翟小尹祭文。句句皆黠醒語。故寃魂自散。魂散則不為祟於鄉。亦不輾轉覓替。何復有橫死之事。可知陰陽一體。無不可以感格之矣。

兩頭人

余在粵東。與友散步閒遊。過華寧巷。見挨肩接背。擁巷塞衢。近而引頸視之。乃一岁年子也。裸裎袒裼。胸腹前粘生一孩頭。而手足眼耳鼻口悉備。啟其眼。閉而無睛。捫其口。虛而無氣。手足軟而無骨。有乳無臍。臀向前。生無魄門。有陽具。羣呼為異。有一人。儒冠儒服。搖摺扇而言曰。更有異於此者。余因日採異事。拱手而問其姓氏。答曰。

姓胡名之鰲湖南寶慶秀士也遊幕來粵賦閑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樓品茶問異若人曰昔在滇南出門答客途遇魁梧漢子服飾華麗金頂煇煌惟帽似皂帽較人所帶者高三四寸訝其高躡足凝眸而視土人曰此乃吾鄉武秀才也其帽之高者頭上生一小頭髮清眉秀眼有珠而口有舌日則倦睡夕侯生熟寐而小頭乃醒與之言則能答遇强梁穿窬而入則能喊余曰一人而具兩靈日夜皆醒武生可為大將矣伏甲奇師可藉小頭而知之矣胡曰小頭之靈不屬於大頭也曾試之矣當時聽土人之言而疑為誕因與武生交留之宿而偵覘之更深欵武生睡須臾鼾聲起而牀中童音作自言自語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其言無非兒童戲嬉之事見余則喊之告非强梁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武生茫然不知也余曰此非奇事乃奇形也載之可見天之生人亦變幻不測耳

北虎青衛

相傳雷州古怪驚蟄時蒙布鼓置於崇臺之上越日無之僉謂雷公攜去作天鼓也此說本近荒誕余居雷幕經年訪之非無其事且雷亦不震所怪者郊而稱神一曰北虎元帥一曰青衛娘娘隨時作祟徧戶受殃其為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

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然其害何分於北虎青衙也。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即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遂刻青衙像。供奉於堂。朝祭暮享。餚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宜之。最愛觀犄羝聽洛濱諸戲。或三日一索之。五日一索之。其有貧不能搆劇。則延士歌以替。無笙簫鼓笛。亦可稍解其慍。必至傾陷其家而後已。余與東人咨波高司馬。散步晴皋。見有天后木像。拋於林下石隙。雨漸日暴。歎濱民褻瀆神靈若斯也。命僕收而供諸倉中。詢之胥役。曰。此青衙娘娘不可惹也。胡收之而歸。是神也。始因其為害而諂媚之。彼得諂而纏繞不去。若家產盡人亡。則棄之於野。鄉人非不敬神也。往往收像招禍。故見而遠避之。然青衙之害。在於一家。而北虎之害。在於一方。新正欲占休咎。默禱神前。束草為人。腹中滿裝雞卵。仆於地而滾之。卵有一碎。有一婦墮胎。若盡碎。凡是村孕婦。無不墮胎。即牛羊犬豕。亦皆胎落。北虎能扶乩。青衙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盤扶乩。但聞瑟瑟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讀知何鬼為祟。何過成災。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扶乩。必責貢犧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祭。如再有不潔不誠。為祟益甚。歲逢春秋。二廟土民。扛像相間出遊。排對齊整。儀仗鮮明。恍同王后之制。村落烟

莊編綳結彩。張燈奏樂。恰似憲駕來臨。舁坐一小輿。兩扛護者數百人。其間人忽目瞪口呆。流涎騰空。登杠旁。持鐵筋與之。若人執筋。從左頰插出右頰。竟似中箭。不見血流。仍直立扛上。輿即飛行。扛上人終不跌地。迨神駐劄。抱其人下。昏昏不知人事。拔其筋。頰有洞而無血。養三日而洞彌矣。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青衙廟設牀帳置巾櫛。舁北虎于青衙廟中。住宿一宵。青衙出巡。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待舁青衙之像至。詢其故。以為二神私相狎暱久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于青衙。故供青衙于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患可免。吁雷正神也。闡隱惡而誅心。因書載雷祖出于雷州。是正神所生之地。既有此邪。雷宜擊之矣。胡為任其為害茲區也。蓋地以雷名。好事者即以雷祖附會其說。而世傳雷州古怪者。即此是也。

夢難信

杭州沈濟之。安逸人也。一夕。夢金甲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大甕。可往掘之。沈問園寬。何處可得。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下即是也。醒而思之。適夢金甲神者。必財神也。明指財路。寧有是乎。夢之真與不真。要視後園有繩縛錢否。坐以待旦。急往後園覘之。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至晚更深。掘深丈許。廣幾及畝。杳無所得。由

是如癡如癲。狂歌喜笑。怒罵悲哀。踰年而終。柘城李少司空。李子繼遷。戊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沒後。繼遷追悼日深。成危疾。夢太夫人教令服參。因以告醫。醫者曰。參與疾相忤。不可服。繼遷猶疑未決。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欲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醒告諸妻。探之果得。繼遷曰。母之愛我也如此。靈在九原。尚復顧恤小子。醫乃庸工矣。服之。夜半發狂而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宅穸內。為水所浸甚苦。皋亭山頂。有地一區。召售無人。曷往買之。而移葬於此。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乃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還葬後。徵君日就困蹶。子孫流離失所。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為舉子寓。六合張生員者。主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已故。張以獲雋之難。心灰意冷。數科不應試。忽一歲。老僧託夢於徒曰。速買舟過江。請張相公來應試。今歲應登秋榜。其徒告之。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因設祭懟之。夜夢老僧曰。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散給。一名不到。僧無處開銷。檀越命中。尚應吃三場冷粥冷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弛我譴責。非誑也。吁。夢寐之事。災祥本難預決。史册所載不少。如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

混一。而次日納景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而終。宋史藏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丙。字夢壽。及其死。壽止五十一。可知夢之不可信矣。古語云。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即有夢。仍以無夢過之。未嘗於夢寐之事。留之於心。而決休咎焉。

顧子孟姜

江寧顧生。有神童之名。未冠而入泮。旋食廩餼。其妻學亦超羣。自比蔡文姬。家無擔石。惟望夫榮。嘉慶己卯科。臨場時。顧生病不能起。妻倉皇曰。吾夫今科不第。一家無仰賴也。躊躇躑躅。是夜夢筆生花。思欲裝男代試。懼難混進。會點名時。天雨滂滂。戴雨帽。服男衣。入闈登號。有鄰生與之同號者。素熟認。見而駭之。問曰。嫂何以入此闈也。顧妻手拂之。輕告以故。鄰生哂歸己號。已而顧妻倦臥。雨帽脫落。一生過之。風吹其簾。髻光照眼。竚立而視。致同號各生。擁站其簾。號官知覺。回明提調監臨。訊顧女。得其實情。監臨命其為詩。顧妻掃筆而成。其詩曰。良人丱角稱書囊。陋巷簞瓢苦備嘗。患病臨場羣失仰。扮男入院代爭光。昔時已有黃崇嘏。今日豈無顧子孟姜。夢筆生

花先具兆。乞恩終卷渡慈航。監臨閱而歎曰。此乃才女也。可即其詩而入告。惜終違例恐干 聖怒。遂發上元縣看收。闈畢發落。邑宰留養於署。以為女師。榜後。中丞命方伯率屬集銀二千兩。助以送歸。其夫因妻招禍。病日深重。及妻歸訴。激上官之仁恩。歎刑妻之胆大。病日就痊。而益潛修。聞已鵬搏直上矣。

改惡報

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為生者。日於臨宰時。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而不為。然他業未能。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為養。強而行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即放下屠刀。茹素誦經。聞雷聲起。雖至嗜嘉餚。必輟箸潄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適遙於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告。屠乃過去。入其庭。闃無人焉。但見旁舍母彘産畜。吚吚喁喁。正欲呼老婦。而問所招何事。并告以畜産之情。頓時頭眩目冒。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克。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為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咸傳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即黑雲矗天。雷電交加。霹靂一聲。擊斃小豕。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彘已産矣。鄰屠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

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予庭。焉亟喊鄰左。邀其室人至。號咷大哭。屠丶徐起。若睡醒狀。詢其故。訴諸前由。老婦曰。吾未招子之來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閱今已二十春秋。適有自康州而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即母彘也。其魂之轉胎爲豕者。殫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耋者。取其洗心革面。而能痛革其非也。孔子云。過則勿憚改。眞大聖之格言歟。

人頭蛇

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巨族也。乾隆初年。胡承璘與姪蛟齡。幼時。好登山陟嶺。二子恒約同遊。非暮不返。一日。行至深嶴。見熊羆結隊而來。無隙可避。忙作矯猱升木匿於樹上。緊抱枝間。熊羆至此。仰窺樹上。有二人。思欲啖之。是獸足直而不能上。守其自下。二子戰慄驚惶。汗流脊背。倏一斗大白蛇。飛奔而來。昂其首則人頭也。伸其身高過於樹。二子益加兢業。蛇注目良久。對二子曰。請毋驚。吾當驅之。迴首叱曰。此貴人也。爾等不可害。熊羆即退。蛇亦逶迤而去。二子下樹。歸告父母。其父母咸嚴禁不許出遊。二子亦不敢入山。潛心肄業。沉緬詩書。期年學成。承璘登進士。官至雲南方

岳。蛟齡入詞選。官至京畿道御史。此事非異。異之者在蛇身人頭。蛇身人頭何異。異在蛇而能言。物中能言者有之。彼頭乃人。自能人言。亦何足異。異在能知貴賤。并能使不知人言之獸。而能聆其言。從其命。而即退之。蓋是蛇已脩煉而成正果。守此山而主宰一方。救人塗炭。此山神也。不可以怪蛇目之。

王三

王三。京都人。未識其名。乾隆終年。從榷部來粵。派守行後稽司征務。五月間。令賷奏至灤陽。路過東平州。晚進傳舍。拂塵濯垢。聽肆後婦女。悲啼淒楚。問諸店子。曰。此乃張二家也。其母孀寡。依媳為命。室如懸罄。賴子客進寄贍。偶遇不繼。向秦人以銀盤放為生者。假以濟急。俟張二旋日。權子母而完之。絲毫無負。此次張二外遊十二年。音耗杳然。而秦人因受信在前。再四繼貸。月計其餘。子大于母。積成二十四貫之多。朝逼夕索。計無所出。惟有嫁媳以償。州中人知其有夫。不敢逆之。秦人利婦猶青艾。願質以抵貸。約詰朝迎娶。姑媳分離。哭哀盡變。王眉蹙良久。對店子曰。張二與予莫逆。臨行曾有銀函託寄。煩為先容。店子領言往告。王解攜行囊。檢絲鏹三十顆。替張二作書。封固炙乾。藏身。邀店子引踵張舍。禮見其母。設言謂曰。吾與令嗣。誼訂金蘭

同地而不同事。彼望家甚殷。僻處乏便。致絕音耗。聞余北上。挽余先寄函。請納之。渠亦隨後言旋也。希勿恐。王三返肆。秉燈跨馬而行。至灤陽。投上奏摺。寓肆候　批。是夜夢遊至城隍廟前。見高懸一牌。上寫王三壽元已盡。命數應終。因路過東平州。贈張氏絲銀三十兩。救其夫妻團圓。雖慈豈惻隱。實大功也。該土地稟請奏聞。　上天嘉之。准加壽一紀。賜兒接嗣。該役等即回銷差可也。看畢。心默奇之。回首見二人。對王三揖而道喜曰。某等乃冥府差役也。因爾壽數應終。遣某等出京查招。至廣東城隍廟。呈票掛號。知爾領差來灤陽。忙返熱河。詎想汝行善增年。懸有牌示。某等應回銷差。第自京至廣。自南至北。往來路資不少。乞助之。王亦許之。醒已天明。起而思曰。區區小惠。寧可邀大功乎。同館一友。起談夜夢。亦如之。王乃售楮錢。焚於門外。以實已諾。越日。文已發下。即轉程至東平。仍棲前肆。店子喜見於色曰。公來矣。肆後張二。於駕去後。三日還家。行裝潤色。非往時比也。囑余勿任寂然過去。當往告之。須臾。張二來肆。抱頭仆首曰。恩同泰山。感難盡矣。余遊地不少。諸多忘憶。足下說訂金蘭者。在何地也。王曰。吾聞令堂與令嫂哭之甚哀。欲稍助以解仳離。非說與兄極好。恐令堂不納。故為兄作書耳。張歎息曰。世上訂金蘭者。多半有名無實。足下真君子也。請

過寒舍。聊申鄙悃。甫入門。請毋呼妻出而謝曰。尊公說余子隨後即來。此乃虛語也。今果然矣。悲而轉喜。天作之合。雖為天數。實君德也。款留設席。張攜三百鏹饋王曰。秦人盤息。割妻足下。贈鈔全妻。相去天壤。余頗蓄滋。可不十倍以報乎。王曰。吾憫情而輸金。豈望報乎。張再三呈之。王終不受而歸。後王三果得明珠二。壽考以終。吁。善之不可不為也。以三十金之義舉。而能挽命之缺數。彼視一錢而如命者。殘刻為上。擁厚資。終遺子孫。消化於無何有之鄉者。覩此事。應亦知所悛矣。

混報入祀鄉賢

嘉慶二十年。粵東有洋商入祀鄉賢一事。已載入條例。通行天下矣。其事可不必載。而茲之所載者。實有可以昭烱戒。省愚昧焉。凡報鄉賢。由學而起。其初准結報出。詳後。正司鐸疾嗌風牽。眼耳鼻口盡向於左。副司鐸目眚為患。幾至失明。二人雖迅調平復。已苦不自勝。及牌位入祠。當晚。 文廟中有唏噓浩歎之音。拍案喧嚷之響。在外過者咸聞之。致司鐸夜不成寐。三眠三起。查無他事。次早。洋商牌位仆跌下地。與之扶起。夜仍仆地。如是者五。乃命齋夫密將牌位晚間放倒。早則豎起。以省口舌。然怪聲異響。無夕不有。結報中首列名者。一夕赴宴歸。秉燭而行。忽翻入糞窖。侍從者

急撈上道。已蛀從鼻孔中出矣。洗之又洗。其臭猶存。詢其如何入。客曰。似有雞冠劍佩者。怒氣冲冲而來。趨旁避道。失足而下。由是神昏氣濁。如癡如迷。而同聲附和之各紳士。或抱怪病。或起惡瘡。或遭家不造。或肇禍無端。未有一人得逍遥自適者。惟新會進士譚別駕者。結報雖有其名。彼實不知也。夜夢先儒陳白沙先生曰。子幼而潛修。壯而出仕。尚未審是商之出身微賤也。彼少孤而貧。拜銅工為師。學習管鑰技其貌洵美且都。得引進於西洋夷館。收充小厮。夷人豔其美而恣情溺愛。是子利其財而曲意逢迎。始為厮。繼為夥。終為洋商。十餘年。竟成巨富。厥後好善樂施小惠不少。雖鄉黨中之貧難者。嘖嘖稱道。究為市井小人。　國朝定例。學問純裕。品行端方。持躬孝友。方准入祀鄉賢。是商曾以毆兄案擬荊笞。已失孝友之評。且從未讀書。豈得黙污黌序耶。查子確無其報。而詳內則有子名。當速呈明。整頓文教。亦以申捏列子名之非也。又番禺劉孝廉者。亦夢一人。章甫縫掖。拊其背。瞪目而言曰。吾乃增城湛甘泉也。子不知新邑鄉賢祠中。新立洋商牌位。自古迄今。可有目不識丁之商人。得崇祀鄉賢也。其事雖在新邑。與他邑無干。然此端一開。將來雞鳴狗盜之徒。皆得夤緣而入。戕戕　文廟。變為藏垢納污之區矣。嶺南人大半畏首畏尾。惟爾鐵中錚

璞。庸中嬌矯。可領衆攻擊。他皆不能也。此乃公事。不必以干預二字避忌。當速之。譚別駕得夢後。過學查視。原報結內。果有己名。亦不與之剖論。邀約同邑紳士胥省賢遇劉孝廉。各訴夢事。夢雖異而事則同。即列名具呈攻擊。中丞接詞駭然。一面行查。一面奏請　欽差讞明。掣出牌位。　文廟寧靜。癡迷忽醒。痾瘵亦脫然矣。夫士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豈得以末等之商。加於士人之上。當時其子弟妄起入鄉賢祠意。應正言叱阻。乃反阿諛曲從。列名混報。區區小災加身。尚為輕罰。蓋聖賢之絕惡不過於嚴。牌位出則　文廟清。事亦可以已矣。

咫聞錄卷十終

咫聞錄卷十一

清 慵訥居士著

換身

聞贛州一老僧傴僂瘘瘵嘻吁龍鍾對壯僧曰吾之室欹斜剝蝕不堪再栖欲假子之室以居未知可通融否壯僧曰可次蚤壯僧起而身則老僧也意氣如舊行動非昔曰吾非昨日之吾矣老何速也至析拈聚齋少一壯僧查之老僧應曰吾在是也衆僧曰子乃長老何以壯爲聽其音果若壯也奇之住持命衆僧遍尋壯僧不見訪之無踪壯僧悟曰昨者長老欲假余室而居非假余室也借吾身也吾應之而彼換身以去彼之身委難延之吾當追己之身以還彼身可也控之於官官以事近妄誕不准噫彼僧蓋已得道矣不然胡能脫敝體於人而假壯體以行乎此中年修心功已成而年老故假未朽之身遨遊名山大川佛法無邊克躡其踪焉

天妃廟

海豐鮎門天妃廟最著靈異海艘出入無不禱焉居民歲於八九兩月魚期興時斂錢詣廟懸燈結綵薦牲陳牢演劇設醮其期請神自擇先期一月鄉人書成鬮紙以

供於神前。拜跪禱告而拈之。開視何月日。祭乃定嘉慶二十五年七月間。拈鬮在十一月初六日。咸謂從無有若是之遲也。此必有故。至八月二十三日。禮部行文到粵。知　聖駕崩於七月二十五日。百日孝滿。方許民間笙歌鼓樂。而神之所定。恰在國孝滿後一日。無犯禁令。天妃之靈。一至於此。可不肅然起敬哉

憑空行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有守隘防禦之友。自宜昌來。談及壬戌仲秋望後三日。夕陽將頹。四際無雲。左村忽見一人。肩擔兩囊。席帽草履。憑空而行。離地十餘丈。衆皆引頸駭異。嘖謂教匪之真有邪術也。村有武舉。平日專攻手彈。取隨身被帶泥丸彈去。適中其肩。翻身墮地。趨往望之。祇有兩囊。人不見也。啟囊視。盡白布。無他物。即攜回收貯。當晚鬼聲嘈嘈。羣來索布。衆皆驚惶。窺之無見。啟之。不敢。武舉曰。聽之而已。彼有邪術。看其動靜若何。再作區處。合衆堅守。以防。須臾閒撒沙擲石之聲。如雨冰雹。至天明始釋。門內外沙石積有尺餘。次晚仍如前。守聽衆鬼號咷曰。某等畏教匪之屠戮。已作餓莩。雨洗白骨。日照青骸。百計千方。售布以掩之。非邪術也。可由山左登高而望。自起狐兎之悲也。早起。村人盤山越嶺。攀援逆足而上。高巔見白骨敝野。

心甚慘怛。返至家村。已天昳黃昏矣。將兩囊𢹂出門外。未幾。但聞號咷之聲。變為喜笑之音。曰。無以為報。惟有護兹村莊。不致教匪蹂躪。後大兵凱旋。是村安居如堵。村人感其情。為之埋骨成塚。從知陰陽一體。以有形而明恤無形。自無形而默護有形。彼欺死瞞生者。可不知所戒哉。

夏士古

夏士古。蛟川城西憩橋人也。其父以膂力入庠。年四十無嗣。納遣有孕。家無餘貲。賴小賈以補歲用。未幾病故。旋生士古。腹痛三朝。暮厥而復甦者四。臨盆若有人𢴤其背。撫其腹。舒而不覺胎下矣。生後妻與妾曰。家僅儉可糊口。添一子。自增一子之用。若良人在。吾輩可不必計。當勤操作。庶有多乎。於是督婢同工紡織。一日。婢女手執絲綿。坐而倦寐。忽然舉手自擊其頭。曰。我自後不作懶人也。偶或功懈力弛。非腦如刀裂。即傾一物以驚之。又一夕。爐有餘燼。風吹入薪。烟焰將起。妻妾受辛熟睡。粧臺上大鏡翻倒下地。聲響如雷。驚醒而起。疑有強梁入室。急披衣起。啟戶入廚。燃燈。燄勢逼人。廂鄰汲水灌滅。親朋過其舍。闔家況顧小子。則闃然安若。談近玩褻。空中起柏案聲。人在外則響在內。人在內則響在外。聞之者無不毛骨竦然。初以為柩在堂

而然也。既葬於山。而亦如之。由是親鄰不敢妄蹤其家。妻妾不敢稍懈其事。然其顧小子也更切。晚間母哺子安寢。密起挑燈課作。工畢入房。恍惚似人形。或坐交椅。或坐牀旁。呼之不見。兒或醒。呱呱索乳。恆手推母使醒。不醒。必以冷手撫母之額。常若如是。不以為駭。迨士古能咿啞言笑。妻妾遇有事。布席於地。坐兒於上。祝曰。請看看兒。舞手笑語。如對人玩。能行。令往父前去。即呼爹而往。恍若抱之在膝下者。士古漸長。靈亦稍衰。至成人而靈不見。今士古常言父形猶在目前。凡逢祭祀。哭哀薦餚。必誠必敬。儼乎靈爽式憑焉。吁。古今來生而赫赫者。死多冥冥。況士古之父。不過一武生耳。何赫赫之有哉。乃反死而昭昭。能顧遺子。督女工。整門楣。斯亦奇之至也。蓋彼雖為武生。曾讀幾行書。知無後為大不孝。門正為最要事。豈若今之武家不識之無之可比也。

嚴舟子

浙寧鎮邑。泥灣村。嚴姓。聚族而居。多牛駕舟為業。康熙年間。有嚴舟子送袁生進館東人迎師於堂。大開筵宴。恭而且敬。坐舟子於廊。惡草具陳。輕而且慢。舟子思一衿之榮。勝百城之富。若有子。必令讀書。以吐吾氣。踰年得一子。苦積汗資為讀書本。甫

五齡即就塾五六載不過識數字而已或告之曰爾子非讀書器不如學他技毋令躭悞青春作無用之物也舟子默然良久曰天地生人五臟具備斷無有教之不成者此鄉無名師故耳次年延城中師教讀數年欲其書一便讀而不能彼總不認子之魯鈍惟怨師非真良四處訪求具重修聘宿儒費師教之初來時怕有失禮邀鄉黨中之有文墨者侍宴食則察師之嗜好者而頻進之已與妻甘嚼菜根愈勤駑駛見美味必沽以歸逢時食先修以為望子濃而事師重師亦感其情而勤於課與之講解左引右徵開其智竅而是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師對舟子曰子之待我如此其忠且敬也敢不盡心力以課之奈頑石難化不能如子之願他人見子乃門外漢利脩厚膳豔為令嗣粉飾粧點媚東人以固館吾素不作欺人事不安白食揖而辭之嚴曰下賤人諒無上達子先生若即辭歸恐外人議我不諳禮貌獲罪于師屈終其歲以光顏面先生聽其言近於禮因循而止由是師之望弟益深於父之望子雖三隅不反而猶復之一日問以粗淺之文答竟大錯又諄諄講之覆仍無當怒極用楚夏擊之流血暈而仆地師駭絕呼其母至而適遇舟子於途師迅行氣促面拂神務問曰必有冒犯于師者答曰無無曰何形之不同於昔也請言之師惟搖首唏

噓固請。始告以情。嚴曰。師之甕徒。亦猶父之甕子。有何大罪。況欲好吾子而重擊之。非惡吾子而故殺之。吾亦不肯恤頑子而禍名師也。邀之同歸。師知難脫。心驚膽戰。勉同回館。嚴聞妻之哭而叱阻之。曰。是子不良。死何足惜。須臾子甦。哀聲止而笑聲起。子徐行下樓。對先生拜揖。轉又拜父。問其如何而甦。曰。初以頭暈而仆。繼有一人。丹顏綠鬢。與我藥丸兩顆。投諸口而吞之。覺神清氣爽。師東欣慰殊甚。自後頑化為敏。智識頓開。年二十餘。入黌序補弟子員。食廩餼。設帳授徒。舟子歇業而安享焉。吁。彼駕舟餬口者。有誰望子榮吐氣。嚴則力舟聚資。崇師隆禮。觀其對師之言。語語驚天動地。而費生之盡心施教。講不厭煩。亦足以感名神靈。甕投二丸。雖冥冥難憑。而頑化為敏。實彰彰可考。語曰。心誠求之。無不與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斯之謂歟。

題主

慈水後山北葉氏。富如石崇。官同崔烈。其母死。卑禮厚幣。請姚江邵御史題主。其意原為尊親顯母。炫耀鄉里。誰知硃筆點下。而木主劈分兩半。其子捧主而哭。哀倍至古來原有刀筆之稱。豈其筆真如刀哉。不過於字句之內。輕重懸殊。可置人於生死之間耳。若御史之筆。掌生殺之權。可談論王公大臣。奚可輕動。況硃筆乎。茲則筆真

如乃甫一點下去。而木主勞開。斯真奇事。蓋冥冥中有至理存焉。余嘗玩朱子家禮載題主一事。須請鄉黨中之有德行。與年長老成者。切勿請有爵位而無德行者。否則寧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閱葉氏之事。而益有味焉。吁。與其抱主而大哭中庭不若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自無是變。為人子者。當遵禮守樸為是。胡可虛圖炫燿。而反增悲戚也耶。

蕭某

兩廣風俗。門粘神容。巷供土地。吾浙罕有所見。惟寧郡之定海縣。亦有是風。而土地祠多設於井上者。何也。乾隆戊戌歲。定城蕭某。年二十。洵雅。況潛。寡言笑。父擇李友之女為其偶。未娶。正月三夕。治餚命邀岳飲。岳聞壻有以布帛貽鄰女事。酒來興醉對筵客直斥其非。父本長者。聞之。不容子辨。而怒詈之。席散。猶荆撻之。某負楚悞裂水缸。奔叩李門洗寃。不納。赴四眼井自盡。母使人遍尋無蹤。當晚。魂返於家。搴兄足而言曰。天已晴。屐難履。夜過黑。燈可行。兄朦朧許之。次早。汲水者見之。撈認蕭某。報其家。舉室號咷。往收其骸。羣痛是兒之含寃慘。乃父之絕嗣。其堂兄為之焚燈易屐因知昨宵非夢。乃弟魂歸擾也。初。父恨子之不良。繼歎身後賴誰。迴思仕多覓政何

老境若是。亦不願自生。夜靜解帶作懸梁計。死者訴於母。請速援。母驚起入父寢所。下帶哭哀勸解。且不離左右。魂亦恆附於身。有時牀前溺器。忽移牀左。寬帶整置。加結層層。常聞空中吟詩云。陌路誰分寬黑白。哀腸難解鬢蒼霜。兩句。一日。蕭妹憑牕針黹。忽呼曰。哥哥來也。霎時手披其面。寒冷澈骨。笑曰。小賤胡多言。妹目盲匝月。有隣婦芮李氏者。素患胸痛。卧於榻。聞坐竹椅聲。婦問伊誰。曰我也。婦恐。曰。蕭叔何踵吾家。曰。佳爾貞節。來療爾病。婦口遂塞。手足如縛。已何。曰病瘥矣。吾當去。婦病若失。幷為告其母家。三年來。或聞其聲。或見其形。不以為怪。問其致爾死者爾岳。何不尋之。曰門有神阻。不容入。又問門前有井。何遽赴四眼井而投之。曰有土地守焉。緣李門粘神。蕭井旁建有土地祠。由是定俗成風。恍如粵俗。此古潮劉生易門度嶺南來。見外籍人常譏雕題俗鄙。有花不香。肉無味。家家門前供土地之詣。因述此事。囑余記之。知土俗所尚。必有相因。而仍勸世人。不可以俗近不倫。作謠以誹之焉。

鐵人為邪

南越番禺所轄茭塘司。有地名新造者。濱臨大海。巨岫排門。山形如鼠。俗呼為老鼠山。依山而居者。航海漁魚為業。得綱澤與齊民一體。失綱澤。遂邀海運商船而刦之。

後甜獲利之易。竟棄漁爲盜。結隊成羣。遊掠道遥。成爲海患。乾隆中年。李撫軍嚴令巡洋弁兵奮往力擒。痛加懲治。一案屠戮三百餘人。頗風稍息。其時有堪輿者云。是處之多盜。乃山形之似鼠。宜在山上。鑄鐵貓鐵人以鎮之。撫軍如其言。鑄大貓一。巨人一。貓制鼠。人牧貓。數十年來爲盜者雖有幾人。而結隊成羣。明目張膽者無之。地方可稱寧靜矣。惟傍山之青年婦女。多患邪魅之病。說者以爲狐祟作亂。延茅山道士醮禳。依然作怪不休。一日。有遊冶子登山觀海。見鐵人一手空提。以己所攜破白面摺扇。開而插其手中。是晚。病邪者舉家挑燈坐守。二更將盡。見空中懸搖白扇。羣皆驚喊。扇落於地。拾之觀扇上字款。乃遊冶子之名。次早持扇向問。駭曰。此昨遊老鼠山插於鐵人手也。何來汝家。作祟者寧即鐵人乎。守以待之。是婦寧而漸痊。亡何。鄰婦正在熟睡。忽有數百觔重物壓其身。手難動。氣難轉。口惟唏嘘。大聲呷啞。驚醒同房睡婦呼之乃甦。自後或夜至。或間夜而至。婦乃面黃痟瘦。不能起牀。羣議鐵人作祟也。不然。何重乃爾。惟有釘其足。使之不能行。則患可已矣。於是鑽其足而流血不少。始信爲害真在鐵人。即釘之。並鎔生鐵將足鑄沒。由是青年婦女鮮有邪壓之病焉。夫鐵人有何靈哉。蓋得日月精華之氣照之而成也。其能靈守疆圍保護寸

土。使一方崇祀香煙不絕。即可為是山之神。乃作邪迷。為害未久。故釘足以示小罰。若任其為怪。其禍愈大。天地不容。當必有雷擊之輿

張通判

張通判。榆次人。家素封。嘉慶初年。援例授官。分發廣西。昧泉幣之艱難。擔寅舟之虧缺。契洽上司。屢署州縣。不攜妻女。專嗜怡情。侍從者雞鳴狗盜之徒。蹋踘狷狋之類。必年在二十以內。形如敬新磨。張好好者。錄用。其他雖部院薦留。不過礙以巨臉。賃以栖居。給以工食。不令供役。管理門印倉號者。皆毛髮未乾小兒。羣呼為孩兒署。民間詞訟。除命盜外。概置不論。署中非博弈。即飲酒。絲竹管絃之音。朝夕不斷。日就荒佚。啓閉誰司。官廨堂堂。竟等平康門戶。一日。有青艾小子。直進上房。衣不華飾。面似桃花。張見而胸開眉展。笑而問曰。子何許人也。曰。某姓談。籍隸安徽。伴父作客於此。過大灘。擊破行舟。父遭沉溺。屍漂無蹤。某憑鄰舟拯起。得存殘命。異途偶落。誰憐顛沛流離。嬌養已成。未識東西南北。適繞過絃歌之署。忘教化之門。茫然前進。求開恕。張曰。子肯充我下走否。曰。此乃再造之恩也。張即派附跟班。學習節禮。為之製衣。增衣。談伺使殷勤。勝於他子。且工於烹飪。善體主心。張深愛之。張風聞門印輩有貪婪

妄索事。大聲厲斥。談勸解有方。而官怒遂止。偶或門印盜爲鬼蜮。談必指破。以絕其路。自亦不作苟且。行門印輩惡談之肆愛。而無隙可尋。懼官之怒言。而有心退後。凡遇事應陳官。邀談代陳。官無不聽。是談雖作跟班。實掌門印。官亦喜其周到。非惟令其同供門印。且大小諸事。銀錢出入。悉歸談手經理。昔所重用小子。均各垂頭喪氣。管絕蕭條。熱鬧之場。變爲冷落之區。張思百變齊陋。無可逍遙。一官絆羈難離職守。悶坐無聊。談忽進茶。張昂首受茶。見壁鏡模糊。令談拂拭。談去垢重懸。忽鏡中五色牡丹大開。燦爛異常。張思何處照來。迴視庭院。秋景蕭條。一無花卉。復向鏡窺。牡丹開處。居然臺閣崔巍。亭廊曲折。雲山斷續。綠樹濃陰。信足樂也。爽玩正豪。司閽者持刺說同寅拜會。更衣出迎。面雖對客。而心在鏡。忙送客去而回。但見鏡之光芒。不見花之粉郁。對談曰。鏡裏之襯來何易。去何速。令人大失所望。奈何。談曰。人生際遇。一如鏡中之花。何必流連於此。張終悶悶不解。談曰。樂趣可尋。散步後庭。始得之。張與談行過東廂。見池内紅鯉。潑刺晴空。竚立以觀。五色俱備。就淺者泳之遊之。就深者方之舟之。須臾黿魚起淵。張曰。池内無黿。誰放之。談曰。行雲流水而已。何必問所由來。張所寶玩者。惟翡翠攀指。日夜繫於手上。越早指空無存。翻衾整牀無獲。向衆僕

追尋羣各矢誓禀差嚴緝談曰門壁依然並無破綻似非外盜飭差未必還贓徒滋民累不如止之張曰此吾最愛之珍肯棄而不追乎談曰緩以圖之急則贓速消也張寤寐反側終夜闢墨蟊花驚令析牀移院日以暄之湯以灌之牀移而擎指在張曰得還此寶勝有此官談曰寒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為食何寶之有張以其言近唐突而心有齟齬遂露冷淡之形適交趾阮王自相殘蝕叩關求援羽書絡繹不絕發印甚繁開錄而印不存官與贓獲舉手無措官欲自尋短見贓獲輩均圖逃逸談則左尋右覓見花臺綠苔掩土惟東旁小許若有人摳告諸官呼衆共掘印在其中張喜極曰僕人之靈莫如談也談告辭張曰吾正賴子之扶我也何即去之談曰吾非若輩之人肯長為下賤乎某之來也特來點化癡愚耳鏡花非真有之奇池魚乃自然之樂君亦可以從此而醒矣乃視翡翠而寶之視印信而失之失而復得焉知不得而復失能於四事中參破機關自有相見之日也決辭而去後張往巡卡過觀音廟停足見神像旁塑童子恍似談形味其辭別之言亦退歸林下從來遇異人者必有異勳今僅點化退官何足為奇然知足知止乃聖賢學問非易事也張本富而且驕其能使之猛省知退談之教真神而明之也故記之

徐尚書墓奇四則

嘉興秀水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號元伏有明萬歷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生平耿介自操羞與趨炎附勢者為伍卓卓有清名公論在人故死得崇祀鄉賢葬於秀水屬感六都樂道橋其墓之奇事有四

一康熙年間春盛時月明星稀晴魚潑刺漁父乘小舟灑網於樂道橋畔聞招舟呼渡聲此行方便事且得蠅頭利何樂不為遂返棹至岸朦朧見人曰醉矣跨足下舟而鷁首沒身眠於河漁父曰何重若此急赴水救乃一巨石曰明明是人何化為石非溺水底必漂他所三沒三尋而東方白矣仰見高岸猶有兩石人巍然峙立負耒耜而出者識是尚書墓上翁仲過墓現之四翁仲僅存其一羣駭石人能行而遠離且能過河守墓者報其家數十人舁回仍置墓所探知是晚前村禱神蓋翁仲代享之騎

一乾隆初年尚書墓鄰曝來年粉忘收而睡覺始記憶攬夜出視有大黿昂首濃嗤見人趨逸蹦足迅追跑入墓門覓無影響次早復往精視碑屭口上粘有粉迹昔之碑朝外者今朝内矣屭亦向内其子孫留以為異不復更向於外矣

一乾隆終年。盜賊蜂起。居民擊柝巡警。夜不安枕。一日。巨虎橫行。民皆蹙額曰。盜未絕而虎起。某村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誰知萑蒲聞有虎而不敢入境。盜風頓息。有一壯年。劈見虎來。矯猱升木。虎至樹下。捫口於地。而嘯聲震地。小年子膽落。墮於虎身。緊抱虎頸而坐。虎亦驚而跑。途中遇一人。懼虎害。見人騎虎。疑以爲神。跽求救。若人曰。吾亦命難保也。虎即過去。至尚書墓而人安身不動。其人細視之。乃墓上石虎也。下身趨歸。告知村人。咸謂尚書遺虎除盜也

一嘉慶初年。陰雨夕暝。守尚書墓者。聞喊盜聲。闢戶聽之。聲在墓中。秉燭往覷。乃前村農夫。經繫樹上。釋之若昏。初疑其遇盜也。飲以茶。始甦。問之。知即其盜蔭木。圖作農具。甫起鋸。忽來巨人二。某止鋸急逃。四面若圍。即將其所攜草絪反手縛之。縊之於樹。問何自罪。自鳴。對曰。不知。當請尚書子孫送官。哀求乃止。以後莫有再盜蔭木。輕進其墓焉。

考徐尚書。萬歷年間之正人君子也。生而正。故死而靈。聞之嘉禾人曰。近見夜靜吏深。恒有神燈出入其墓。而感六都民。邁延道設醮冠婚祈福。道於名請諸神時。同名尚書。雖習以成風。亦由尚書之靈致之也。翁仲受享醉回。焉知非奉尚書之命也。碑贔屭

食鄰粉追回向內不復向外者焉知非責之而不敢再動也荏蒲蜂起遣虎驅盜盜陰繫樹自鳴自罪者明顯尚書之赫濯也登其墓者可不肅然起敬哉

徐婉

明末秀水徐用宇可楫太醫院判艱於嗣旦夕焚香求子者三年生女甚秀穎极因名婉五歲喜操針線七歲讀閨訓烈女傳輒求解解即唯唯若有悟許同邑金光奎為妻及長父母欲謀歸嫁無如壻家益落孤哀無依不得已為納壻荊布一無所措婉心自若顧弟惶惶為父母糊口憂將二月夫竟病亡日夜哀慟欲絕仰天自矢如不欲生者數日既而慨然曰死不能從夫地下生當終養父母耳於是日夜操作不輟其父母見其勤苦與之謀改適婉聞之泣然不語久之入臥父母以為更衣也移時不出視之竟投繯矣亟解下氣已絕撫額猶溫乃禁哭忽聞空中車馬聲自牖入香氣滿室婉甦起坐曰嬢嬢來也汝輩肅若口中喃喃唸咒偈如宿誦兩手作印諦如梵唄狀不輟父母及家中人俱駭異視時夏五夜也炎暑蒸灼蚊蚋糾擾遍苦諸室人而婉身一無所著亦無汗黎明復言曰頃者蘇感觀音來度我教念咒偈及金剛經我前世觀音侍側童子也因見艷色倏起邪心降謫人間今已罪滿不久當

去。姑且留。更遣童子相守。名紅綫。喚即至。求去甚易。凡近人有遠。昔所為。不經與聞者。歷歷言之。如親見焉。問以未來。不答。曰、怕人議我為妖耳。自是持咒誦經。凡內典梵語。一覽輒誦。茹齋不食葷。不食亦不饑。元日。忽語弟宏貞曰。予今日死矣。死亦甚樂。且女喪其夫。義當死。顧父母貧。須汝讀書為父母地。好做男子事也。言訖。談笑自若。父母家人。不以為意。是夜。持印諦誦經。雞鳴。竟寂然逝。但聞空中車馬聲。殮時香氣滿室。夫世之所謂因果者異矣。如金粟之為青蓮。玉源之為冲之。五戒之為蘇學士。胡沙門之為王家兒。每多見於富貴光耀之中。未必出於節烈貧苦之際。蓋以覺世之宿修。而蘊徵於異世之富貴。其德報固宜矣。若乃齊文宣之好殺。王萬年之忘歸。紅蓮之塵網。則又多於富貴光耀之中。幾昧其本來。蓋以異世之凡胎。而沉淪於富貴光耀之地。其昧本來又宜矣。乃徐婉以二十年之貧苦。報其三生夙慧。且以隔世之夙慧。而能不昧節烈大義。嗚呼。其大乘之定慧耶。其吾儒之義烈耶。

百菊溪

百菊溪任全楚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年積餘資。歸家置産。漸成完美。其弟在家誦讀。虞無楞腹。書可專心。博一衿之榮。起萬惡之念。兄年近杖國。思家可養生

免遠道以馳驅。借墳麓而樂育。誰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所增產業。儘為己進。一股全吞。致兄無依。訟之於庭。屈無可伸。不得已挾微資重蹬漢口為賈。而日恨弟之不仁。喧聞百制府之神明。能伸生民之冤抑。作詞呈控。訊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前年甫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案大概。收其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諭令想方辦理。江夏以案關兩省。既難傳人訊審。又難往彼察訪。延之三日。方無可想。案無可辦。求教於百制府。曰。此亦甚易事也。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為窩家。斯得之矣。江夏即遵諭照辦。具詳申覆。百制府即咨江西中丞。事關盜情。中丞飛速行府飭縣。嚴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辯。繫以黑索。加以桎梏。選差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聲呵斥曰。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供明家產。乃兄作賈增來。實無與盜窩贓情事。問其兄在何處。覆以現在漢口立傳抵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自知敬兄之道。即或兄老貧窶。為弟者亦應奉養。茲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為己業。又復恃衿終訟。將兄逐出。致兩鬢蒼霜。仍然沐風櫛雨。天良喪盡。莫之為甚。幸而被盜攀窩。提解至楚。爾欲保全性命。供明產乃兄增。實為深玷宮牆。相應咨請褫革。判答。斷令即將產業推與兄管。不許再行妄佔。取具遵結

解啓中丞飭行遵照完結夫以隔省之案諉為不理者多即或理之不過文檄往還空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關提且能使一言兩語之間真情畢露判斷於至隱之中制伏於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真可為國家大臣矣

天井山

鄞邑天井山高有數百丈深巒重封龍所栖焉自麓至巔開有五潭下二潭平坦無奇足供民飲屈曲盤繞攀援而登三潭寬僅過尋淺可揭涉尺泓清澈石見沙明滂不盈旱不涸半倚於山視之者咸謂杯水坳堂豈藏龍所乎旁有樛木腰巨十餘圍其葉若垂天之雲擔來薪樵者聚足於斯雖六月阻暑忘其為炎歊也老幹分枝間青蠅畢集薨薨之聲不絕於耳腥臊之氣充塞於鼻驅蠅而視樹皮磨礪滑潤緇光詢諸土人胡為而若是也耶曰炎暑鬱蒸時龍騎於上而擦鱗作戲焉上二潭高不可攀飛鳥絕跡人鮮能登鄞鄉農民遇天大旱禱雨不應則上天井先期三日家家齋戒人人沐浴潔治犧牲虔修餚饌不戴草冠不持擋陽烈日曝身而進延道開壇道有邪行者不輕承此舉輕詣此潭誦經高朗不敢差失修檄專心不致錯落誠心感格焚檄於潭旬有蛇浮水面蛇具四足五爪金鱗形非蜥蜴狀似蛟龍呼為金線

蛇。相傳即龍之化身也。任民捫手入甌。從不嚙人毒人。得蛇。民皆歡忻鼓舞。恭置龍亭。儀仗鮮明。鼓樂喧闐。舁歸供廟。朝夕焚香。俟沛大澤。演劇酬謝。送還於潭。乃畢其事。乾隆初年大旱。值前村為首請龍。虔誠修儀。詣天井三潭。請得金線蛇而回。大獲甘霖。河未通而蛇死。以為此非龍身也。龍豈能殭哉。將殭蛇拋擲河內。因以不信。亦不演劇酬謝。踰年。天又大旱。值左村為首。亦往天井三潭祈龍。供物少饅首一色。嘿責是村之造次不誠。道正誦經。忽潭中浮起饅首二枚。以大鑼感起。散而為粉。眾見靈奇。寂然無聲。道更莊肅跪誦。焚檄於潭。龍身未起。而浮起一檄。字畫顯然。視至年月。乃前屆焚化之檄也。均膽裂魂飛。棄儀奔逸而歸。畏縮不敢再往。議欲停此祈龍之舉。內有老成長者曰。神降我禍。無從退避。前屆褻慢神靈。罪在鄰村。其浮前次焚投之檄者。使某等不可效前屆之所為也。於是各起虔心。齋戒三日。另修誠供。三步一吅。登潭。道領眾祛。跪誦跪求。仍然浮蛇於潭。恭舁至廟。敬設香案。雨澤盈溝。送龍回潭。演劇恭酬。自後旱農祈龍者。始終敬事。莫敢稍存忽畧焉。夫然而知龍之為靈昭昭也。龍能代天行化。即與天同。彼急則求之。緩則棄之。施之於人。尚為不可。況可施之於龍乎。茲第浮舊檄於水面。彰罪而不降罰。誠求而仍沛澤。蓋其好生之德。淵

乎其淵曰不以一二人之非而加禍於全村也

幕友

一人任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輿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心許體面用重贄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修於司府幕友多攜舊案還案翻閱其情節相似者摘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學自覺無味告假言歸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刮目相待諸事請教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保進學幕之家教令報官保曰誰家不死父母從無報官之事曰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熟讀律例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翻律與觀保即至縣稟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保曰此某幕友教令具報也怒極嚴拏彼往後門奔逃聞化鈔不少始得寧靜此事非奇載之可解人頤醒人目焉

雷一鳴

江西雷一鳴高安之閒人也筆敏心靈恢諧調笑乾隆戊午科秋闈晉省有同伴背尚如弓名為傴僂予踵館遨詣城隍廟同祈籤詩卜桂榜之進取雷曰昨已祈之矣

同膇曰。與我觀之。爲子詳之。雷曰。背誦與聽。曰。羨君受屈已多。秋曲折文章孰與儔。莫道後來無伸日。翻身便作濟川舟。尚有解曰二句。婚姻難合。失物易尋。同膇曰子嗤我傴僂而作此也。雷曰。子乃識貨人也。今科必中。無庸再祈詩矣

高某

高某。讀書難開一竅。而於奇技淫巧。繪畫像生之事。無不精工。清明時。風從地上。見人以禽鳥花卉人物戲齣作風箏者。高某曰。佳則佳矣。靈巧則猶未也。密以西遊記七情絕慾一節。作爲風箏。七女有裸體而入水浴身者。有浴畢而裸體登岸者。而猪八戒之見色起貪追豔鬬趣情形。繪妍畫醜。喜笑天然。且毛髮畢具。令人贊歎靡已。放之於郊。較之他人所作風箏。高飛分外。於是多續引線。趁風儘放直上霄漢。不見其蹤。須臾火如雨下。燒髮熾肉。奔避不暇。竟成焦頭爛額。醫至半年。傷雖就痊。而人非昔日之人矣。議者以爲淫巧之報也。余曰。然。夫天上有風火輪。故能輕清不濁。其初之直上者。已入風輪。得風勢而直上不下。上至火輪。則風箏燒矣。燒自火落。人自受害。無足爲奇。惟是風箏祇有高而遠。高某所作風箏。乃能直上霄漢。火之落。不落於他人之身。而獨落於高某之身。是則可以爲奇矣。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資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擇貨之可以居奇者。運售往還。數年來。雖無所失。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常載明月而歸。田園日闢。並無趲眉之狀。衣履時華。自思經商之才。無遜於彼。而持盈之道。遠勝於余。是蓋別有妙道存焉。乃踵其門而請曰。子於周計然授范蠡七策之中。深練而熟揣之。故億則屢中。賤意欲與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未知可許否。張曰。吾無他技也。不過想是物之無虧折者。則販運之。至於貨到居奇。獲利數倍。乃會逢其適。亦人之時來福湊耳。吾雅不與人合作。難應尊命。馬曰。是君之運。正行其時矣。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曰。可。遂約日同詣佛山。左顧右商。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來往行費。惟有洋錫一項。乃萬家之物。途中不怕風雨。亦可稍獲蠅頭。使行貲有着。重往他鎮。籌運為善。於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挽則同挽。開則同開。誰知度梅嶺而過十八灘。馬舟擊破。水從艙滾。藉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洋錫沉溺水中。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懼也。倩人沒水撈之。即得矣。吾候子同行。馬曰。吾今付之於命而已。子為我躭延。心抱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蕆事。請

先行張曰所貴乎朋友者急難相濟也我安忍先行乎馬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廠停足暫棲固請張行張始開鷁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水中錫者一條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泅取而獻三日所沉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而取馬仍納之不言所以十日乃盡檢其數多逾四倍裝舟運至蘇揚售之盈貲五六萬張先歸里告其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歸忻顏對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揚遂詣張告慰從此不與張同行矣後馬復至十八灘探識十年前有客過此擊破巨舟客與舟人無一生者鄉人没水獲其行裝貨隱分而化之至廣談及前客在十八灘碎舟傷命所裝洋錫不少鄉人不知故儘撈儘獻也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矣初馬之欲與張合作也自以為張之運勝於己矣故攝其尾以依其運何嘗計及財巨於張哉至十八灘而遭刼心亦灰矣誰知刼之來即運之至破舟於前客喪命之區沉新錫於舊錫之上使人不知頓然大獲且不沉張舟而獨沉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癡心妄想者閱此一節可醒愚昧焉

洪二

江左洪二作客嶺南納寵築室寄居穗城高第街生三子洪二哂而對寵曰子之貌

洵美且都。惜足與子同。夜殘無燈而起。恒著子之屨而不知也。造諂夫意。囑媒構纖足美丫鬟不得。乃鬻美秀者。年已過十。日與裹足。負疼而號。荆楚倍加。苦不自勝。時尋短見。防之甚嚴。無從得間。適有將笄小女。家貧招鬻。面似桃花。足同芽筍。洪二喜愛異常。出重值購之而歸。新整廠樓。深栖後院。大選即命丫鬟前去伺候。令其如法裹足。是女曰。裹足之法。必自幼為之。使骨不長則成矣。今骨大而散。焉能矯揉造作乎。大選不明其理。一心癡想。怒其不遵教令。詈其懶惰偷安。不得已與之強裹。負痛之聲。終夜不絕。聽之實覺心酸。密令夜放日收。一夕三更。大選呼丫鬟有事。不及纏裹。跣足而至。見而大怒。詬讓管顧之懈。嚴責私弛之非。將其足緊裹密縫。倍痛難忍。寸步難移。暗持利刃。乘間蛇行柴室自刎。爨夫構柴見。橫卧於地。血流滿室。驚喊主至。救無及矣。遣僕亟請洪二回。設法商彌其事。洪二曰。殘忍者莫如婦人。畏葸者莫如婦人。此事烏可彌。彌之有不可解之患。遂氈包其屍。舁停後院河旁。找其父母至。實告以情。許給白鏹。令舁屍歸家殮埋。其父母痛女之慘死。疑主之故殺。欲報官申理。洪二曰。吾亦慘爾女之死於非命。故許給銀。好為安葬。若涉公庭。爾女死乃自刎。例載勿論。吾當請官驗殮。可遏子之異念也。其父母聽其言厲。出與慣訟者謀。知其

言非勢壓。轉求厚賞。情願領屍歸葬。洪二給白鏹五十鎰。始寢其事。後大莲有孕。粵人謂醋薑能去淤生新。產母必需。洪二沽薑一筐。大莲洗曬切片。一加刀而薑流鮮血。易而切之。亦復如是。薑切盡而刀砧血污矣。棄而復沽。切亦如前。洪二曰。此不祥之兆也。必有奇應。至臨盆腹痛下墜。異於昔時分娩。搖首瞪目。呼痛嗟苦。兩朝暮而胎包破。噴血似射。凡在房者。衣皆濺血。地無不紅。須臾厥起。恍似了鬟自刎之形。半晌乃甦。方知經血不通。淤積似胎。延醫調治。參餌並進。懨懨不振。卧牀經年而殞。洪二雖早續有鍾愛之選。可以趣樂。然念其劬勞有年。鞠育三子。香火之依。猶藉是婦。治喪同於正妻。虞祭時。請粵東翰林題主。使含笑九京。江左題主之法。用大盤盛米。卧木主於米盤之上。命長子捧盤。次子捧硃筆。三子捧墨筆。跪呈大賓。次賓執盤安置几上。遞筆與大賓。一點下去。而木主跳於地下。大賓失色。舉家大小哭不輟聲。洪二曰。此吾一人之過也。吾不論足之大小。彼不當了鬟而强裹其足。吾既重納纖足之婦。應斥其裹足之忍心。而禁其强為。則了鬟不死。而是婦無血崩之報。彼雖生子。出身究屬微賤。不應邀顯達之士。為之題主。虛圖體面。致有意外之變。恐天有大禍降於予也。危矣。吁婦人心無妬忌者。百難選一。是婦以夫嫌足大一語。即購小女裹

足以湊夫趣。迨真納纖足。任其寵愛。並不通令退回。可為難得者矣。乃以執性强裹其足。致令自刎。遂有血崩之報。已足蓋辜。洪二自知其過。亦商賈中之出色人也。然變起於淫。厥罪維大。天未必肯以知過而即恕之。洪二真可危矣。

雷州太守程咬金

陳癖夫。南京人。名景壎。回回教門。由縣丞累升雷州府。性伉爽。愛民若赤。愛酒若命。為海陽令時。清勤甚著。其醉即呼民吏曰。我的兒。顧擘畫分明。不因酒亂。項多髭而碩大。言語直白。一以率真。無所謂世故者。人皆以程咬金呼之。聞之曰。我何幸而得斯美稱。上司亦知之。寅好至直呼程咬金。亦無忤意。精明强幹。四境肅然。稱神明焉。文筆摹半山。書法自成一家。大小字都别致。如道冠法服。久視令人起敬。得之者珍如拱璧。以同知署惠州肇慶等府。所至輒起頌聲。遇佳客與談愜心。有不衫不履。送至街上。或必至寓館。暢談而後返。忘其為官也。民亦相與忘之。為徐聞令。用一差役服事治館。出必帶而隨之。迨任雷州。又提至府署。如父兄子弟。兩年所。因公晉省。事未了。輒辭回署。大憲留之。不别而行。離郡一日路。無病卒於旅店。蓋其先知之。達署開喪。百姓如喪考妣。彼差役者。到家三日。焚香執紙。三步一拜。向靈前哀求。磕頭不

起。謂小的有兩兒。一兒未娶。有差使也求告假兩月。救之起。若病瘋顛。久之乃甦。曰昨夜蒙大老爺吩咐。差小的到寗波府。賫紅示去。剋日到任。謂我已奉命作寗波府城隍矣。必須爾去。限三日動身。不得遲悞。是小的命在旦夕。故此哀求。越三日果死。此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六月事。鎮海友人謝愬眞。適詣寗郡城隍廟。見整理廟宇。另塑神身。尚未開光。七月聞。愬眞航海來潮。管海陽書記一席。至九月。接雷州府訃聞。作扎慰唁。既而到五羊城。假館於陳氏。其長孫陳竇。談雷州差役一事。詢其年月脗合。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成語不信然歟。唯此一差役。生時愛其治餚潔淨。既為神。又必與之偕往。抑又何歟。

咫聞錄卷十一終

清　慵訥居士著

劉士範

劉士範浙東定海庠生乾隆年間人也家承祖父之豐絕鮮紈絝之氣忠厚慷慨迥異恒流恤困拯厄不事俗尚甯都瘟疫其傳染也如水之趨下其蔓延也若火之燎原一人起病一室攢眉一家抱疾百鄰蹙額親戚避不來往友朋遠似讎敵害是症者鬼魂附於病體或笑或歌或怒或詈聽其音盡屬北音審其言無非索食食之不逞其意猶假病口責其輕慢禱之須滿漢嘉饌豐潔勝餼延道祈禳招優歌舞陳必恭薦必敬不敢稍有懈弛庶幾退而就安適劉之至友其妻寢瘟糊言亂道滿口北音劉聞之急趨過探衆阻其行劉曰所貴乎朋友者無非疾病相扶持耳今病而不往愈何見面且瘟疫由五運六氣旋轉而生此天道之恒也病是家焉知不病我家我避人焉知人不避我乎於睦姻卹鄰之道大有關係遂逕謁之見病勢洶湧劉祝曰某乃寒士力艱享客吾當為代舉之歸家即整備滿席五漢席五肥爾犧牲潔爾粢盛彩勝盈壇堵儀咸備招優邀道掃徑潟門如宴大賓狀劉焚香過病家請鬼踵

宅必恭敬止。目朝達旦。始竟其事。友之病妻。忽呼夫曰。某等已受劉生厚席。當即去矣。彌態往謝。友即彈冠整衣。過劉深謝。次日。妻病若失。後劉延鄉師教讀子孫。師患藥不能回之症。家人婦子。議送師歸。劉曰。其病固[illegible]。病之者猶冀其痊。若即送回。恐益增劇。或曰。人各有家。尊宅雖博。不便治外人之喪。劉曰。既為我家師。即與同居相若。何必以此避忌。遣迎師之妻室過家侍疾進藥。不踰日而亡。劉為之置衾成棺。殯殯於庭。開喪出葬。化消亦夥。一無難色。又一夕。跖進劉院課讀。未已。跖候其睡而進之。倚門躊躇。倦極所以。鼾聲大起。驚聞者告知父兄。輕啟而視。跖竟安眠。劉禁勿響驚其寐。今廚夫煖酒。畧治小食。攜錢五串。秉燭而呼。跖醒眼朦朧。鞠膝求饒。劉曰。子不必驚惶也。夜深已久。露臥受寒。吾有酒可飲之。子因貧而行此末計。有錢五串贈為撥資。尋小買以糊口。毋再為不良以干國法。跖伏地叩謝。飲酒領錢而去。自後遂時鱗初出。劉之廚室洞門。恒檢烹之。初亦不解其從何來也。亦無處訪查。至劉年六十。跖饋壽禮。同錢五貫。劉以素未謀面。不甘輕受。跖陳前由。始知跖得錢後。痛改前非。力作細買。已成小康。以禮報德。並知廚洞嘗有鮮鱗。即跖為肩買。順過其家。感情而時獻也。聞劉之孫。以總兵官於閩。他皆入庠食廩云云。夫天下仗義疎財者。類皆

好名就義。而於趨利避害之心。終不能移。若劉生者。觀人之裁若已裁。擔人之事若已事。交人以誠。格人以德。斯亦三代後罕有見者。眞可為賢良方正者矣。惜乎不逢其時。未邀徵辟。余特記之。以為當世法。且恐其久而泯沒無聞焉。

謝應龍

乙謝應龍者。非眞應龍也。山陰人。本田家子。目不識丁。年三十餘。尚未娶室。祇知耕耘以圖飽煖。奚冀錦繡以炫鄉鄰。一日。詣郡納糧。憩於茶室。有相士見而奇之。輪眸三四次。拱手而對乙曰。相君之面。必有異遇。小亦得四五品之官。胡猶從事畎畝。曷不棄耒北上。歸而謀諸族侶。戚友敵面。皆湊其趣。而稱其必貴。退後皆笑其癡而譏其妄想。乙更忻忻得意。寤寐反側。憶及輦下有從叔應龍。為部曹椽。盍往投之。與籌進身計。於是摒擋所有。裹糧入都。至則應龍已役滿議敘。退居候銓。家景蕭條。老婦及僕。三四口。數米而食。應龍見乙至。顰眉蹙額而問曰。子來何為。曰赴功名。應龍曰。談何容易。小功名雖以辛苦得之。然非金不可。數年前來。尚可為也。今自顧不暇。增爾一口。已屬費事。何能為爾籌進身之階。乙泫然流涕。媪曰。既遠涉來京。我與君弔影孤單。情同伯道。彼與君年齒相若。行居姪班。視其人尚誠樸。曷留之以觀其行。果

好若數年得銓一官。俾作繼子。未始非計之得。因留寓焉。乙悔悞聽相士之言。致離家廢業。作為閒民。居數年。僅習京話一口。畧識之無二字。仕宦之心。不特頁成死灰。且欲如農家之作息。惟我沾塗泰然。竟不可得。無何。應龍得選四川某縣巡檢。偕赴任。道出荆襄。應龍病卒。乙嗚咽向鷂首。思赴水以盡。老僕見而阻之。謂主母曰。事至此。生不能為生。死不能為死。甚無張皇慟哭。方有活理。否則將為異地乞人。無葬身所矣。此間幸靜僻無人。莫若埋屍於近處以誌之。即將姪替為官。誰其識者。倘一年兩載。積有盤費。便可告休。扶柩言旋。鄙見若是。乙曰。儘可使得。僕曰。設不幸而事發。為之者肯自認主謀。伸首受法乃可。否則吾三人要領難全。又何值焉。乙思暫得一官。雖死何憾。且死於無名。不如猶得一官。遂信誓自認。履任後。竟無一相識者。越二年。槖囊充潤。僕商歸計於二人。而有新觀察瓜代者。真謝應龍至好也。甫下車。各官叩謁。獨傳謝應龍。見而詫異。問曰。爾是真謝應龍乎。與履歷相符乎。曰是。俯首不敢仰。汗流浹背。叱之出。一經旋署。毋問見本道乎。因述答問語。毋叩本道姓名。乃爽然曰。幸巳幸巳。當晚。攜老僕同入郡城。晚漏二下。遣僕投名求見。觀察喚之入。見係謝應龍老僕。令畧陳所以。觀察咋舌良久。且令明晚主毋進見。事乃大白。涕淚撫循。命

速回。恐事洩累重。計無所出。時關外苗人多自扭。上網遣官為之調和。歸受賍儀。寖久。使者索擾不貲。苗厭苦而銜之。其年偽為內擾。意俟遣員來時。殺官謀叛。觀察未之知。視為常例。委乙充和使。意在藉手得贓。即令告病旋里。以滅偽官之迹。乙亦欣然而去。初乙無室人。有土司女主。以寅好與乙通。是夕。往叙別。女司偵知顛末。謂乙曰。君此行以為美差。孰知是大害。苗子者。將因委員需索而反。其自扛假也。顧君幸與吾好。可無慮。且以永今夕。明當為君點土兵。雜土人梟健者數萬人。隨君伏關內。不十里。某山之隘。君到察言觀色。一宿即奔入關內。彼兵必追。而我單兵出。當其衝。可盡殲之。事定非徒無害。當有功焉。乙惴惴往。果幾入虎口。先機逸至某山。而苗兵逼至。伏兵盡起。苗出不意。竄者不敵殺者之多。擒其渠魁。復於觀察。郡境上下。莫不服其神速。督撫叙績報舉。 上命引見。乙本粗率。述及得意事。忘其所以。手披口道。指陳形勢。侍從叱以不敬。 上曰。彼一巡檢小官。能預事設謀。無煩一旅之師。邊疆賴以畏帖。姑容暢說毋禁。嚴寒。 賜貂皮褂。披而陳奏。 聖心悅豫。發回以同知用於路加陞知府。是役也。全省風靡。邊苗惴懾。上游善視同僚憚心。謂應龍有出人不測之機。居然一省能吏。數年間。富不可言。而所謂真應龍者。已還歸故土。孀及老僕

均為異物。女司泊觀察。亦因是晉級。乙恒以 御賜貂裘。炫燿同官。無不領之。緣事掛議。乃賦遂初。田居十載。鄉人盡以應龍呼之。無有議及眞假者。田園遍都邑。列壁則美妾狡童。雞豚速客。任邱鄉里外。惟物色相士。思一酬之。久不能得。乃遍訪西湖天台雁宕諸名勝。紅塵之路。亦忘之矣。某年

上南巡。應龍以曾蒙不次恩。隨例迎 駕。 上見其名似甚熟。然命宣履歷。加特恩謂如此人才。詎宜以小被議。即置投閒。顧諭大臣遇知府缺即補用。明日。接揚州府報丁。遂以授之。居方面者。又十年。復繁華荷寵遇。年六十餘。乙休歸。此乾隆年間事。然行險徼倖。論其命之佳則可。效其事之為則不可也。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外。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女呼其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呼誰是某者。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婦女入號曰。爾可認得我是爾母否。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將我忽忘。爾有姊嫁某處。孀居貧苦。爾胡不相顧。謂非同胞所生。爾罪滋大。我於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今我遇祭祀。不能與與座。旁立待餘。爾其忍哉。答曰。姊氏不周濟。是

子之罪。至像則無從繪起。且亦不知陰間之事。曰。然則爾懸父形。而獨遺我。不之肖憶。且爾母為繼。我為嫡。此而不省。具無人心。何讀書想中之有。我雖没。姊在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汝。否則休想功名。某乃叩頭悔過。一一依從。娟忽不見。言時聲聞同號。下科獲雋。付此生逢祭祀。僾乎愾乎。儼若靈爽式憑。肅然起敬焉。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八角石亭。外俯海塘。名虎皮塘。內倚城角。建觀音庵。尼僧居之。人踪罕到。田禾雜樹蔽焉。恒有帶髮脩行之婦女。裹糧住庵。名曰修靜。其來往者。無非僧道。蓄髮與祝髮者。若姊妹行。一日。時當溽暑。園坐晚膳。陰雲雷作。忽霹靂一聲。一蓄髮婦人。探臀坐板櫈。覺一物驟入陰處。顛蹶倒地。不醒人事。姜湯灌之。良久能言。云不知何物。被雷追入私處。今肚內發脹。不可忍。延醫不解。飲食不進。肚俄然大至一石瓢。親夫暨家屬集焉。唯有待死而已。越四日。延道士設法。不效。內一道者云。此必係鬼魅為雷所擊。慌張失據。得縫而入。雷乃無可奈何。聞者解頤。正在發笑。女肚內作聲。嚶咿細語。漸漸可聽。說我係城隍廟監獄內鬼某人也。是日修監。我乘虛

而出。逃至海塘躲匿無可依栖過一宿。偷上城八角亭伏住遍卒無地捉我歷有十日。被雷追急。跑到菴中。投入此腹悶氣不堪不能過不能遂今又五日。我情願出來但有惡氣重重漲急蔽住。無路可走。道者乃曰。得之矣。可急被香燭紙馬我作訴文僱轎使親人扶之。到城隍廟。焚燒禱告。當於事有濟。到廟扶之跪訴。文燒起而病婦啞唷一聲。便液滿地。昇之歸而病愈。婦人三十外。計離城二三十里。滿城如沸觀者如堵。廟内廊廡。果在修葺。陰府有獄。能不信歟。婦人出醜。亦莫甚如斯。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鐘。頎而長。武生也。人爽朗不覊。兄應旂。一榜為山西縣令。清風兩袖。故應鐘亦不隨任。兄死。家業蕭條。食指頗衆。不得已。為操舟業。出資造船。販貨營生。其年船至下浦。風緊浪簸。難以到岸。恃已有力。便立船邊持篙督同駕駛。被伙伴聳脚。船側落水身死。衆伙圖財。將船拆燬。賣貨朋分。報官查勘。寸板無存。但有信轉。無一人回里。後有風聲。貨且有人買去。伊子疑而控之官。本縣為雲南周霄亭先生。准其詞。牒諸城隍。應鐘入夢。告其子云。吾已控之閻羅。准其此案自行聲雪。但陰魂不容易到。只此一回。恐不能再來。爾可在水門外。逢節燒紙錢銀錠及沉飯菜等。使我不餒

我伏在水中，以城內邏卒利害。不敢入城故耳。待我緊定。不必投食水門。明日。向縣主稟呈此夢。縣又牒至城隍。人犯總不得到。將近三年。洋山廟酬神演戲，多出船戶。一日當午。忽於稠人中。一人倒斃。自言我是薛應鍾也。被你推我下水，我三起。你連打三篙。將我沉沒。竊我貨。拆我船。良心何在。我今奉城隍爺帶我到此。拿你言畢。已被伊子趕到。捆送至官。一訊而供出實情。立正國法。後其子又夢父來云。我在水門下匍伏三年。真好苦也。虧你有錢有飯。不至於死。今出頭。且超生矣。此事謝友憇貞與之同城。目擊無虛。

周大司農

山陰大司農周諱長發。登賢書。偕同年及武舉某三人北上。道經山右。投逆旅。只樓上下二間。主人謂樓不可住。剩一間嫌窄。奈何。周姓褦襶而貌寢，朴愿人也。因覷樓上牀几畢具。無纖塵。似未斷人。乃居兩人於樓下。襆被登樓。攤書獨坐。夜深方倦，見壁間冉冉雙翹下。繡履珠襦。年可二十許。風神嫣秀，明眸烱烱。若將施禮。又羞澀若不欲前。諦視則恍然。另一間精室。坐而請曰。妾誠女子。非妖非鬼亦非狐魅一流，居此已二十年餘。先生博學端方。盍移步入幃。一談今古。周本口訥。不覺技癢。乃步入

房。致相見禮。女舉止端雅。無一些輕俗態。周肅然起敬。女曰。古人之書糟粕耳。先生所知。然不讀不知其事。誠去其跡。存其神。事去而理留。人往而事傳。其中有天馬弗滯斯得。竊謂自開闢以來。陰陽定位。男女何分之有。唯能分而為二。亦能合而為一。人也。而天斯在矣。俄見小鬟自壁中出。焚香爇燭者。執香若安置者。望壁間。居然門也。裏室百事具列。出入雜遝。皆童男女。韶媚都麗。非人世妝。肴核酒醴。陳設麕至。頃刻一新。飲之啖之。皆不自主。疊疊清譚。出入經史。辨駁出人意表。周方私念。如得此人時常晉接。實為良友。女輒曰。緣止此耳。或復續一宵。尚在未定。宵分既久。命各安寢。就寢而旦矣。主人知周獨臥於樓。侵曉來覘動止。問樓上人無恙否。與二人者同叩門。周方熟睡。力叩不應。主人云。命之畢矣。乃破門入。撫牀則鼻息如雷。急喚乃醒。周曰。我寐方濃。何相驚至是。主人訝然去。二孝廉問所聞見。周為其道宵間事。天雨不能就道。武舉欣然曰。今晚讓我上樓。如復來。當效楚襄王陽臺之會。并誚周郎貌陋。不解事。此奇緣可惜。晚乃某獨登樓。秉燭待漏二下。瞥見香閨洞開。佳麗娉婷。倚燭坐。某思念不與之近。不決也。步入月門。女如不顧。啟之以言。若不聞。謂可狎也。將偎身於其側。甫移跡。麗人亦起曰。獨脚鬼。命將亡矣。何敢無禮。然時昏黑。若被執

持者乃猛力覔無所施其技。皇遽狂喊。樓下人固未之寢。急上。見某粘諸壁。無能動移。拉之不開。用姜湯灌之。漸漸乃甦。移時下樓。周以逼仄。仍上樓睡。意亦般旋。方坐定。而彼室明光如月。奕奕射人。則彼姣婉孌而來。問何以易獨脚鬼至。周不解。云何。女曰。昨所云陰陽之道。一而二。二而一。惟君足以語此。須臾雙鬟具茶菓。几間羅列無算。香美得未曾有。周本善啜。啜之不完。心以為異。而席間空矣。人亦杳不知所之。諦視。則仍屬己所坐之所。因唏噓歎其幻妄。悔己心不誠。致纏此祟。此番北上。良非吉兆。早起趕行。恒悒悒焉。試畢。擬高第。入詞館。而武舉某者。過場舉刀失手。壓足斷折。跛而抵家。不逾時而卒。

張封翁

山東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現部大臣名映璣者。為曾孫。初翁單丁。耕數十頃地。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割時。出召賣地人。以其地倍收。田良而價重。六人價後。麥乃登。隴庾庾穰穰。如坻如京。翁將所得地值。築場墉建倉廩。窨之不糶。姻婭有議之者。翁曰。非爾所知也。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必歉。有財者鬻其地。價必善。若待荒而售。又何人過而問之。此是余為己之學。積之不糶

又非圖利。我地歉。未必他人之地不歉。則是荒歲在目矣。設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設不幸而中吾言。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饉。豈非一件大好事。人生百年。息息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一子讀書。所用幾何。子孫飢寒不足慮。所慮者無德以貽子孫耳。明年。果赤地千里。籽粒無收。道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選直隸某縣。清正無比。真乃不染一塵。家計將落。少君在任。計無所出。明年大比。跪告曰。兒看署中日積虧空。將來奈何。今年大比。思不歸鄉試。願往京師。求某年伯力。得邀倖一中。可以出身。兒意如是。不識父意如何。父曰。可。年伯旗下大臣。一見甚喜。問父安否外。此來何事。答以將就北闈。曰吾姪此來。甚合吾意。吾三日後即有命下。將為河督。吾無親人。在在須用妥人。功名不必三考。爾同我行。不愁不富貴。但須努力自愛耳。越三日。果命下。即啟奏以張鎮假主事銜。為前驅。先三日往。半年許。河工大僨。　聖祖純皇帝委大臣親往勘督辦理。一日。正會諸大員。從長計議。都無妙策。張以小委員跪陳指畫。侃侃中肯。各大臣喜。依議行事。河乃治。功蕆后。保奏以同知用。薦升至河南藩憲而終焉。不知河工難於熟諳。張効力半年。胡能盡曉。半月前查河遇雨。偶避村莊。雨不止。門者報主人。留宿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近河居數代。謂

之曰。老朽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一事。今已繪成圖冊。待其人而後行。看你官兒雖小。品可不凡。今授你以書。可細細揣摩。洎會議時。得此書才半月耳。此真天為之。豈人力所能得哉。封翁一舉。科甲不絕。子孫綿綿。並膺異數。余見其圖書一草。曰。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科甲之家。噫。盛矣。其由來厚矣。

義犬

四川江津人某甲。身繫四百金。清早出門。幹辦急事。行路亦急。一氣跑十里外。回頭見家犬尾之而來。謂犬曰。因爾每行必跟我。殊屬多事。今我須遠走百里外。是以將爾閑置房中。且不教食。爾今如何又能同來。將來必力乏而死。斥之轉不去。猛踢兩腳。狗乃解意。帖帖然去。甲又走十里許。回頭見狗仍在。因解橐中所藏乾糧飼之。銜食尾行。緊慢相從。行至百里外。甲力疲而倦。因將次可到。乃少弛而坐。犬亦旁侍。兩蹲。無何。甲乃悠悠睡入黑甜鄉。固不知日之將暮也。已而日已沉西。野火倏近。甲鼾睡不醒。任犬號跳。終不之覺。犬乃跑入溪中。滾入水中。一身濡足。上主人睡處。四周攪草使濕。如是者不知幾次。甲仍不知覺。火將及身。大嚙其辮而曳之。甲乃醒。翻身起視。幸月色微茫。急急趕路。犬暴躁而號。甲不審何為。忽記銀包尚在草堆。拾時始知

草四處皆濕惑犬之義不覺淚涔涔下呼犬同行犬走不十餘步嗷然一聲倒斃在地甲乃推入坑中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

起家不正報

浙某甲家室數口日不聊生杭海至乍浦數年不歸家無音信妻小凍餓亦不知其所之忽一日挾資而歸稱富有馬置田產起屋宇本無子是年妻得孕生男其驟然亨也里黨親戚本亦疑之家瀕海門對江流生子之夜有撐渡者見一女子呼渡亦不詢其誰家眷屬船攏岸停舟索渡錢而女起忽奔逸舟子追俄見披髮跣足深污泥中行履如飛疑而尾之不敢作聲頃之由甲門而入聽屋內人聲達外亦不揣其所以怪之明日登門探望則知是夜三更產一子及其長也頑梗無狀家遂敗落十八歲而此子以病死凡所有蕩然一空鄰人知此怪事有在乍浦經紀者詳知甲負婦之約罄其家逃歸乃有此報又湖北孝感縣某乙放官債至潮州海陽縣丞署本已清還利尚不足因此遲遲不行初冬天冷隨身小子以嫖妓到子然一身屢求帮助盤費回省不但不允且辱罵隨之以至對打對罵習以為常同處者見慣亦不之勸勸亦不依一日小子持刀候門傍晚相逢連戳十一刀遍身血污如豬鳴狗吠一

夕而至。明日。縣令委捕廳點驗。衩箱內有小脚紅繡鞋。雙聯荷包。相思錢。鴛鴦帶。白玉手串。精工之極。另裝一小箱內。餘皆猥褻之物。時聚觀者十餘人。咸疑其資本來路不清。必有茍且勾當。此兩事。友人謝愬真目擊耳聞。均屬信有。為連書之以昭天理。

珠姬

校書珠姬者。公子畊香寵妓也。姬雅淡好靜。見人恒羞澀不語。而一種溫柔態度。若近若遠。迥與佻達者不侔。客多憐愛之。有望之不得近。近之不得歡。相與歡而未得其意。或自謂得其意。詡詡鳴於人以自矜者。均非姬意也。以故名稍稍動韓江。韓江妓多舟居。姬固陸處。門庭燗然。然而姬心厭之。有擇栖之志。以受束於鴇。恒恨不能自主。忍不添兩翼云。年十九。恐節過芳菲。倉猝得一人偕之逸。機不密。為邏者所獲。染淚春花。傷心夜雨。單鴛獨鵠。恒悒悒焉。鴇目瞀。姬姊妹行者三。會一以私逸未遂自縊死。鴇慮二人者終非其有。謀出鬻於人。姬得穊䊮于薄有家資而人不韻。委禽而去。姬何去何從。正如飄風之隕籜。落絮之隨緣。雖非心得。梗只隨流。此中正猶豫不決。而公子忽遇於不先不後之間。初亦未甚浹洽。繼密甚。籌諧匹計。欲悔前約。蓋

雖先訂猶可卻。公子未之決。而前約者來踐盟焉。姬與公子跡斷心連。跡連事阻。嬛泣漣洏。於邑於牆東窺竊時。有不能自勝者。兩心如一。姬謂公子曰。抽刀斷水。水自成流。倘一日者。作合浦之還。卽其匱諸舍諸。公子謂姬曰。掌中珠墮地仍圓。有不拾之而更憐重者。誰歟。無何。瀧纖人載姬去。芳訊之來。唯言珍重。而姬入門匝月。受制於姑與大婦。不唯不諧琴瑟之好。且甫入門。卽去其紈裳。易之布素。置之暗室。作廝婢看。公子聞之。恨不得崑崙奴挾之而出。顧徒悶悶。未有銜馬出火坑入火坑。姬之謂也。愬眞謝生。感其事。爲記其崖畧。且綴之以詩云。深巷重門小玉家。朱朱碧碧一叢花。春風不鎖桃蹊徑。誤賺牛郎醉赤霞。赤霞高處赤心傾。白日丹城不可更。但使同心結莫解。黃金雖好妾能輕。一任東西溝水流。安牀支枕漫重頭。妾如勒馬懸崖住。卿似卬須我友不。不慣迎人頗識人。誠求默默已多春。羌無邂逅虬髯客。倘有沙門辟易行。知音千載憐紅拂。故轍難承勢莫能。空抱兩心天地久。薰家風味我何曾。好歹因緣強笑迎。誰知轉轉似三生。侯門遮莫深如海。肯禁良宵一夜行。誰是憐孤徹肺腑。也知爲我意忘餐。如鴻如月君休擬。併作陽臺未會看。一種愁腸萬種懷。蛛忙蠶縛爲誰來。出籠未得西來計。宛轉歌成弦不開。又八首。春歸猶自覓芬芳。如意

初還閻淡藏。誰遣巫陽眞入夢。鶯看滿室有輝光。吹蘭氣果有奇芬。那不黃金屋裏藏。若使大秦明月比。應憐照乘有餘光。已教邂逅得卿憐。牢綰同心結子圓。但道珠孃珠樣白。不知心與石同堅。故故生愁故故憐。憐佗月缺復重圓。暫時離索猶難遣。怕不膠粘金許堅。珊瑚樹碎被誰敲。無復鴉兒護落巢。忍使智城都作淚。啼痕點點為蘭交。琴焚鶴煮唾壺敲。未許良禽擇木巢。卿自傷心儂自悔。不如當日不成交。說來儂也覺心傷。搔首關情幾斷腸。象網貝珠何處覓。頓教陸海各分張。不是多情不解傷。風風雨雨轆轤腸。此生此夜煩牢記。悔却當初欠主張。

城隍娶妻

嘉慶初年。合浦縣宰李某。翰林出身。有幼女。纔十二歲。秀雅靈慧。恒自尋趣於花木陰深之處。一日。忽不見。命僮僕奴隸。四路尋索。三日杳無蹤跡。第四日。有詣城隍廟燒香者。見神龕石手旁卒旗裏一物。揭而視之。乃一幼女。推之不動。撫首尚溫。問之不答。不知誰家子女。衆皆喧嚷為奇。守廟者知縣有失女事。報之官。遣丁僕往看。認是小姐。官親詣廟。攜抱而歸。灌以薑湯。始甦。問何為而然。答曰。吾在後園閒遊。見一婦人。以時菓招我。我隨之而去。帶至敞廈危樓。朱欄碧檻。伴我逍遙。且時時有食啖我

問何物。答以麪食皆有。言未畢。嘔吐而出。皆泥土。人遂發熱。面赤神昏。舉室皇皇。李縣之妻。詣廟行香。求神庇佑。是夜更深。忽報城隍爺拜會。李某整其衣冠。出堂迎接。儀仗服飾。如陽官狀。彼此行禮。各通款曲。茶至請飲。似啜而茶仍盈椀。心異之。思陰陽相隔。何意公然晉接。莫非命限已窮。城隍曰。使君正欲有為於世。無起末念。吾正室已返陽界。令嬡與余有夙緣。當為繼室。無人可以作伐。特來自為媒妁。面訂吉期。三日後即迎娶矣。今同蒞一方。又班居半子。將來地方疑事。自易雪也。即辭去。果至三日。幼女無疾而亡。其妻悲哭倍至。李某竒其事。與妻商之曰。女死亦由數定。傷悼徒然。曷不竟作嫁粧。塑一神像。同供后殿。將來遇有疑難案。或可望為指點。其妻然之。遂動工作。擇日鼓樂喧街。彩輿耀目。衣奩粧具。無不齊備。迎送至廟。升座開光。珠翠明璫。宛然如生。舉國以為美談。齊民演戲數日為賀。後李某在任。有神明之稱。蓋由此焉。

李五

李五。鎮海人。面黑肉横。眼凸如卵。恒若怒然。見之者似有畏憚。家極貧。不能糊口。人厭其相。均不肯收以為傭。乃投入快班。充當馬快。恐嚇訛詐。遂勝於夥。致快頭得贓

多於往昔。欣具智之巧而機之速。使上堂應答官府。無不周到。數月。點充頭役。聲勢日大。衣食漸豐。强佔人妻。計奪人產。詐銀錢。令人賣男鬻女。居然與縉紳酬酢。正在壯年。忽患惡疾。臥床痛楚。家與城隍廟鄰近。自云城隍爺把我重加拷打。三日一比。或自撲於地。或覆臥露臀。初則兩腿青黑浮腫。繼則肉落骨見。日夜啼號。其屋臨街。過者聞之。咸謂李五惡報。菩薩有靈。廟中住僧。夜夜聞大堂喧嚷。起視寂然。一夕。潛身早伺。見燈燭滿堂。披枷帶鎖者。不計其數。忽聞喚李五名。不見其形。而行杖呼痛之聲。充塞於耳。俄又聞鬼卒稟知李大帶到。李大亦馬快也。其逼人鬻女。謀佔賊婁。雖稍遜於李五。而側目忌憚者。恰也不少。僧於次日不敢聲言。而喧傳李大當午被鬼一拳打倒於路。自言你如今走不去了。扛回一夕而卒。李五亦同日斃。吁。貪之一事。人人有之。能稍知愧悔。天亦不加之報。此二人喪心病狂之事。忍心害理之謀。做到天怒人怨。而報應到矣。彼立身於世者。可不知所戒哉。

五通神

奉化縣鄔姓。世業儒。小婢子年可十五六。黑而醜。主婦韶秀而豔。婢固依主母房中宿。忽一日。婢不見。四無覓處。越二三日。老嫗子取薪甫開柴房之門。聽有窸窣之聲

不解其故。啟薪而婢子木立柴把中。如癡如呆。曳之走亦走。問之不答。以薑湯灌入。即吐出泥片盈椀始能言曰。那日有一老人。如仙翁狀。青衫方巾。招我去。不知是何地。我飢便餌我以餅。今餓甚。乃與之飯。至夜。臥宿主房。房中物盡掀翻。主人夫婦起視。呼婢不知應。門扇零物。一一照前部署無話。明日。小婢又不見。覓至原處。依然木立。用左手撲之三數。遂甦。正在罵詈間。所謂老人似仙翁者。居然在樓簷上。手攜白摺扇。貌亦在老嫩間。房固在樓上。因上樓擊之。不中亦不動。鬨動多人。俄而不見。俄傳竈下火起。救方熄而物仍如故。自是無夜不在房中。非婢即主婦。自言自語。或作食物聲。或穢褻聲。主人無計可施。明日。糾有膽力士。圍守於房。用炮銃伺之。忽樓下火起。羣向救火。而主婢二人。皆不覺焉。明日飯熟。啟視之。污穢盡雜其中。不可食。諸多虔禳。延道士齋醮。另設芳筵美品。如飲大賓。主人肅衣冠拜跪晉酒。晉餚。合室人無大小。禮拜一日夜。而擾之如故。仙翁者不時現形。且於暗中有言語聲。聽之不甚明曉。一日。主母挾婢逃至母家。母家便諸事不甯。或響或動。或擲破其物。或火燒衣服。因遷緊僻靜尼庵。而吵擾更甚。主人之力竭矣。財亦耗矣。約半年所將婢賣與慈溪縣鄉村。主婦安矣。慈邑鄉人擾之不堪。轉售無人肯要。遂是婢於

路人亦不敢交接。爲乞丐。而主家恬然無事焉。或曰。此五通神也。行於浙東。過錢唐江則無。

邑宰同廟神捍海

鎮海北城之外。有虎皮塘。十里。望之如重城。所以捍潮而衛城者。築於乾隆十六年。知縣王夢弼。山西蒲州府人。以是年海潮獨大。舊塘低而損。潮大衝塘。塘倒衝城。城險。海水湧入半城。民不聊生之際。王公焚帛禱祝。願以身殉。遂裸衣襪帽。欲投身於海。衆民攔之。至夜。見有兩大燈籠。一東一西。行於半空。燈上有林府二字。衆目同見。潮勢以漸殺而退。縣乃稟聞於上。謂非大工程不足以濟。蓋鎮海一城。濱於甯郡之東。海之盡處。賴此塘以安甯紹兩府。所關甚鉅。督府據數稟奏聞。准可。委前總督方名觀城。親詣勘估。一年工竣。而王公以勞瘁辭官。抵家卒。百姓哀之。爰起生司。附於土地廟之東序。蒲州人尚有往來於是地者。謂其卒之日。與生祠進粟之日。正相符合。廟祝於是夜之半。聞外面有呵殿聲。喧呼熱鬧。潛起竊聽。並窺見庭燎赫奕。役吏趨蹌。如新官到任狀。王公科甲出身。涓正無比。美政不一。善詩文。愛民如赤。當潮決時。勢不可擋。先詣北城之內林廟站脚。因祝告廟神曰。爾居此受香烟血食。民將為

魚鼈。我居陽。你居陰。爾亦不當束手坐視。是晚。果見林府燈籠。飛行捍潮。民人亦受敬如縣官。縣將此事合稟於上。亦還敕封為侯。侯之事更有明徵者。一鎮人為皮匠於溫州。歲底將歸。遲無船隻。正在倉皇。一小舟老人揚帆欲走。問之。謂到甯波。便請搭船。下船。老人曰。爾但合眼不開看。便可到家過年。如開看。則不能矣。莫自悞。乃合眼而坐。但聞風浪霍霍然。俄頃間云。到矣。開眼看。已到鎮之碼頭。納船金。不受。曰我有蓮子一包。欲送北城下林姓。獨一間屋子便是。須為我送到。我又欲開船回矣。皮匠度歲後。元旦日。尋北城林姓。全無。至廟中歇息。見神像儼然。乃悟。遂將蓮子播於廟前池內。至今蓮花獨盛。

騙二猪害三命

鄞縣東鄉大河。五十里而遙。沿河聚落。大小不等。一小戶濱河。矮屋數間。夫婦子三人居之。旁鄰相隔不遙。亦零落稀疎。一日。父子二人。小舟載兩豕入城。距家二十餘里。早去晚回。抵午到城之東關外王家墳頭挽船。父令子在船看守豕物。不許上岸玩耍。己往行家售豕。登岸時。又回顧船中。叫其子名。將所帶小紅桶拿上與我好買飯來與你喫。半晌時。有人呼其子名。子聞喚答應。其人將紅桶一个。交其子曰。桶內

飯與菜是你父叫我送與吃。子見紅桶相若。遂信其說曰猪已賣成得錢若干。爾父現在行裏喫飯。叫將兩豕交我二人扛進行中。少停。你父攜錢回來。便好開船回去。還有搭膊一个。也叫拿去裝錢。其子見桶內魚肉。思食急。信之不疑。將猪交二人扛去。不一時。其父帶扛夫並售主來船估價。猪已無矣。詰之。答以前二人來云云。紅桶飯尚在。其父看桶。果然一樣無二。無怪子之受騙也。泛棹回波。於邑無奈。行至半途。自思解目前之急者。惟此二猪。猪失而急從何解。怒子貪食誤事。于以父不該上船言迈頂撞。氣極提槳。向子背打去。登時殞命。其父一面哭子。一面搖櫓。抵家。已日暮矣。妻曰。何隻身上來。夫坐而不答。但垂頭喪氣而已。婦知有變。急往船看。乃一子屍並無錢文。哀號大哭曰。吾所望者惟此子。今失所望。亦不願再生矣。沉水而死。夫待良久。不見妻回。支身出看。妻亦無踪。知其必死。亦自懸於梁上。居鄰隔遠。因暮夜無人出入。迨曉而見屍浮。撈認其妻。踵其家而告之。夫懸於樑。又見昨往城賣豕之舟。尚未卸篷。登舟而視。子亦死矣。村中姻友。咸駭一家同死之奇。若報之於官。必追究所因。無言可答。官亦不肯只此完結。某等受累無窮。不如乘此無人知覺。收三屍而埋之。某等均鉗口勿揚。密不外聞。可安枕無擾矣。洎對年六月。赤日薰天。當午。忽朶

雲轟起。燥雷震烈。於盛店橋東西兩岸。擊死二人。皆跪土中。如植立然。一人有雨傘一柄。一人有搭膊。膊負錢二千。衆視之。則均有字記。顧不知死者二人為何地人。又不知傘中名姓搭膊字號。又為何地人。地方以無頭事。亦不報官。次日。該鄉賣猪者鄰右路不隔里許。聞雷擊之事可異。乃特來訪看。已疑有此案。至則見雨遮名。并搭膊字號。乃一一說出二猪殞三命之案。剛剛一年而週。雷擊二人。即王家墳頭爛匪云。此事陽官不得而察。陰曹乃誅殛焉。天理不已昭昭乎。更異者。一匪從南來。一匪從南去。二人均帶一証左。使衆目共駭。而一霹雷。二人齊齊植立。且霎時雲去雨收。天仍赫曜。此亦吾友謝愻真所目覩者。

鴨卵珍珠

潮州東門大街。一雜貨鋪。暮則鎖門回家。飯而后來。一夕息燈將關門。見店內火焔騰起。駭極趨視。則無。明日又然。因不起燈。靜坐。火熾復起。鄰人齊至。則微微而熄。怪之。連夜試皆然。諦視則在鴨卵筐上起滅。乃逐一分置各處。見一卵光漸漸起。掩獲之。明日剖之。得一顆明珠。較黄豆大而色紅。闔然郡內。一鹽商浼人求售。出二十金鬻之。夜以火照。則隨火而轉。儼似走盤珠。而實非珠。走光依火而轉也。商自得此珠

後生意順遂。其人死。珠無覓處。空盒存焉。

杜友

廣東惠來縣署內。有久經封鎖空房一間。無人敢開。問故不知始於何時。嘉慶初年。有刑席杜友。嫌卧室窄狹。强欲啟以居之。東人阻曰。前之開者有由。今之開者恐有變。甯循其舊之為安也。杜曰。吾辦刑名。生殺之權即我操之。何懼鬼魅。竟開入住兩日。甯靜無異。杜自矜胆大。而嗤人之畏葸。得意忻忻。第三日。發躁顛狂。諸般無狀。鋪陳出館事脆。閻羅召。微命卒。此皆小人得志而狂悖。自招其禍。奚足惜焉。甜真謝友論曰。鬼神居幽。亦欲甯靜。彼為幕者。當知律法。不外情理。乃明知之而故犯之。有不照豪强勢奪而殺之者乎。

向福來

粤東新甯縣鴨頭墩向姓。聚族於斯。其先世名福來者。年踰五十。終寠且貧。僅一子。九歲不能言。自歎老難挽回。子啞又難習業。只可委命守數而已。一日。蛋婦攜魚進村呼賣。啞子忽開口。招其至家。求父買之。福來喜極曰。吾千方萬計誘其開口。而總不能。今見是婦。何忽能言。甯乃仙女乎。詢其下落。深識其夫。看來啞子與蛋婦有緣

邀之入室。待茶款酒。令子拜為義母。而蛋婦之愛同猶子。常常過看。福來居僅一房。坐臥爨炊接賓敘客。均在於此。適閒蛋婦送魚於義子。坐而談心。見房角堆積退灰。火星露出。囑砌圍欄。免致火患。福來答以無錢購磚。蛋婦言。漁網打起海中青磚。日積月累。堆在泊船處所不少。即往肩二三十塊砌好。不料日久火箝擦去磚面。露出黃色如金。因不識真假。乃持鐵刀砍下一小塊。往鋪易銀。果是真金。遂假意從新造竈。又往泊船處所。肩磚數十塊。自後或一塊或二塊。陸續運盡。福來富甲新甯。今傳至十餘代。猶存一塊。交族長收藏。不許遺失。逢祭祀。擺列几案。稱祖所遺。以示後人云。古來無心之遇。即為有意之緣者。天遣之也。若此事可徵之矣。是磚積非一日。竟無人識破。便相隔里許之向福來得之。從知富貴利達之事。非可強以求之也。

沙包先生傳

先生何許人也。越其姓。甌其名。沙包其號焉。質尚渾噩。性近溫和。微軀半類葫蘆。任事全憑把柄。浮言不聽。固殊有耳之鐺。覆餗無虞。詎同折足之鼎。緘其口而才多蘊藉。虛其腹而物受涵容。溯厥甄陶。匪由景德。觀其製作。絕異宜興。遇飢寒。以溫卹。常旦晚而熱中。工價則省而廉。體用則便而捷。黃粱易熟。喚醒盧生。黔突無庸。何須墨

子。拂來敗葉枯枝。俱堪作爨。試以烹龍炰鳳。大展其才。孰謂嘵嘵者易缺。誠哉皎皎者易污。形容焦枯。面目黧黑。恒棄置於鐘鳴鼎食之家。輒見哂於紈袴膏粱之輩。黃齏白粥。伴落魄之狂夫。葵扇泥爐。作窮途之知己。司爨殯於寠室。居然白帽先生。經煆煉於祝融。忽肖烏衣子弟。偕顏氏之簞瓢不朽。共范丹之釜甑齊名。余僑寓羊城與君為晨夕交。久矣。嘗攜君夜前煮酒。月下烹茶。始聞太息聲微。若疎柳風前鳴秋蟬之嘒嘒。既而號呼欲泣。如長江雨後湧春浪之涓涓。嗟乎。閱歷人情冷暖。備嘗世味酸鹹。拂拭者誰。吹噓何地。笑此日真卿乞米。且暫耐其煎熬。看他時傅說調羹。當並珍於鼎鼐。敬揚元德。竊愧黔婁。攄寸管之駢辭。作千秋之佳傳。

殉國名臣

鄞邑謝為憲僉憲。家本大富。公生而英穎。弱冠登前明懷宗甲榜。用為刑部主政。甲申之年。闖逆偽立。大搜在京官之有名聲而富者。其實由閹黨調弄。公曾不避權要。直訐閹侯數四。至是。閹欲洩其宿忿。指公為千萬富翁。闖賊索之逼。立取數百萬。公辭以家中則有。此間則無。用銅夾棒夾之。登時殞命。罵不絕口。事平。家中老幼痛何可言。鄞邑時有道士。能致鬼現形。扶鸞書其顛末。但須作羅天大醮。七七四十九

日。一日降臨一次。置筆研於空淨之室。不可窺探。至四十八日。夫人固年少。思一見其真形。破紙縫窺之。則見披髮血污。一足踏椅上。血尚淋漓。一足在地。登時不見。外間道士壇上。已知之矣。每日收其真跡所書乩語。長篇累牘。忠孝苦楚之音居多。今其子孫得所書鸞字。一一照樣刻就。中有添註塗抹者。有成文有不成文者。事實只爭一日半。惜哉。而道士之書。不一月。即為雷火攝去。後無傳焉。公善畫竹。時董思白見其畫竹云。若墩與可見之。亦當推服。今鄞人尚有一二。奕奕如生。忠臣筆墨。固是不同。

咫聞錄卷十二終

清 王韜撰

甕牖餘談

甕牖餘談提要

清人王紫詮撰書凡八卷先生嘗遁跡海外留英最久故於彼中之風俗技藝富強之原靡不悉心考詧用能言之鑿鑿且躬值洪楊時代所見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咸與表章軼事遺聞往往而在讀者可想見作者之微旨焉

序一

夙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為聞所未聞紫詮向以弢園文錄乞為之序茲復出甕牖餘談見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顛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中五虎山人林昌彝序於羊城天根月窟之齋

序二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朝龍興遼瀋武功之盛亘古莫與京迨後生齒日繁未免有不逞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烟議起一二疆臣措施偶不當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地洋商接踵而抵巖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甲兵之堅利不足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持和議者善為羈縻託柔遠之名為治安之計泮奐爾游優游爾休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蔓延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竊尊號僭帝制自明季李自成張獻忠之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妄為哉夫亦謂我朝海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遂敢為潢池之弄耳不然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奸吏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蒿目時艱思為讜論然或才力不逮或聞見未真徒抱忠藎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即有澄清天下之志顧無所藉手居恒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鬪

勝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普魯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爰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绌疆域之險要瞭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為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香海時與願違然犨門主賓之中以筆墨為生涯以詩書為肴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繫情君國蓋真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弢園文錄遯窟讕言瀛壖雜志春秋朔閏考衡花館詩鈔諸書甕牖餘談者先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窺先生之用意為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圖志諸書尚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菴筆記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聖代懷保小民不忍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并包曲許外邦僑集即偶有齟齬概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即逞其毒痛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遺孽蕩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

之膏澤不復知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之英員馬加利英國震怒邊事孔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軸者採而行之其即為籌邊之良策乎時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縷馨仙史序於海上鑄鐵龕

甕牖餘談目錄

卷一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寍國丁生小傳
紀伊興額戰績　紀全玉貴事
又紀全玉貴事　紀吳秀才事
周軍門　南楚雙忠傳
張秉中事　劉主政殉節
帥觀察死難　田玉梅小傳
張繼庚小傳　夏廣文
汪馬二秀才事　張廣文
蔣劍人軼事　又紀蔣劍人事

卷二

孫女割股　紀賀貞女事
書彭孝女事　孝媳割股

6

一門節烈　陸節婦事
記錢江事　日本宏光
英人倍根　英人侯失勒
法國奇女子傳　英國才女法克斯
紀潮郡逆民事　紀張石卿事
宋景詩　白齊文論
卷三
漢口賊情　禁食蛙
專重天算　海運說
武試宜改舊章　官鹽說
算學宜先師古　用西船捕盜說
煤礦論　漢口雨錢
龍瑞　星使往英
物異四則　盂蘭盆會

神怪　潛芳園
浙江亂後景況　說龍
戒煙新樂府　嘉興災異
日本風災　安徽風異
卷四
新金山　臺灣島
米利堅頸地　南洋海島
花旗沃土　花旂善法
日本略記　嘉邦築路
琉球風土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新闢西半球記　新金山少水
通商日本說　海島火山
印度叛英　俄國弊政
暹羅米賤　李文通探地記

續記李文通事　英國兵數
英國海防

卷五

西儒實學　外國牙科
英國大輪船　埃及古跡
奇獸　雪
星隕說　金鋼石說
西國大船　日本文字
往美國人數　西國印書考
猶太古歷說　照船塔燈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白頭教人
給予文憑　西國造紙法
英國硝皮法　西歷緣起法
造自來火法

卷六

洪逆顛末記　記東賊事
記西賊事　記南賊事
記北賊事　記翼賊事

卷七

洪逆瑣記　記忠賊事
記干賊事　記英賊事
記燕賊事　記李賊事
記侍賊事

卷八

賊中悍酋記　賊陷金陵記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秦中張小浦先生諱芾。當今之經濟名臣也。其忠義之氣。滂沛鬱結。自其血性中流出。少時秉受太夫人教極嚴。丸熊畫荻。有歐母風焉。由乙未傳臚。出為江蘇學政。年未三十也。悉心甄拔。一秉至公。士論翕然。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勢張甚。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辦軍務。亦著能聲。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五月。先生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屈被害。大節凜然。與平原爭烈。朝廷篤念忠藎。賜還其子師邵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勗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

寍國丁生小傳

諸生丁霸。皖人。素讀書。識大義。慷慨敢為。不避豪貴。鄉閭中有以急難告者。竭力赴

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咸慕重焉。丁生見流寇縱橫。所遇蹂躪。慨然憂之。所居金寶墟為寧國宣城縣屬地。介衝要。尤賊鋒所必及。丁生與衆商辦義團。自咸豐六年倡斯舉。內勵壯丁。外禦悍寇。先鋒屢折。衆志成城。寧國府兩次失陷。此墟屹然孤立。賊黨相戒不敢犯。同治元年冬。官軍逼金陵賊巢。賊渠洪逆。令侍酋李世賢。竄擾皖省。意圖力踞上游。以為援應。偽侍王率其悍黨十數萬。圍攻數旬。援絕糧盡。死傷如積。十二月二十日破墟而入。賊衆銜恨刺骨。恣意圖殺。一墟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嗚呼慘矣。丁生積前後功。保舉至候選訓導。加鹽提舉銜。至是奮身獨戰。力竭被戕。傷哉。墟中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就近稟聞侍郎彭玉麟行營。時侍郎駐營裕溪。親見此墟遭難之酷。乙丑二月。捐貲購地一區。收斂枯骸。為萬人大冢。勒石志之。以表節義。殉國忠魂。於以少慰。曾侯聞其風烈。尤歎美之。查核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闔家殉難。口數可計。名實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並無口數可稽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九十七員。團總團兵殉難者。六百七十四人。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婦女殉難者。一千有四十三人。為聞於朝。請加旌卹。褒揚毅魄。闡發幽光。甚盛典也。嗟呼。逆匪流毒東南。陷名城巨邑。如摧枯拉朽。或朝至而夕破。而丁生

獨以彈丸一隅之衆與之抗持經六七年可謂難矣非有過人之才堅忍不拔之志安能若是耶歷數辦團之持久被害之慘酷僉謂各省所無斯固昭昭於衆人耳目間也丁生非有守土之責而誓死弗去闔門灰燼身攖白刃名標青史豈不烈哉

記伊興額戰績

副都統伊興額原籍居奉天府之吉林屬蒙古正白旗人形體魁偉膂力勇猛曾由侍衛從征江南浦口剿禦粵匪所向克捷從調赴河南道經安徽宿州正值皖捻披猖竊肆焚掠都統即率所部吉林馬隊一敗賊於任橋再敗賊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賊於宿州之灘溪口時賊衆兵單難與角力因乘夜並進出賊不意三戰三捷殺賊三千餘人都統所統騎兵奮躍爭先所當無不靡因號其軍為伊家軍都統追賊於永城縣之鐵佛寺生擒捻首王前法陣斬捻首常丈燦所有匪巢盡付一炬捻逆憚都統威名不敢與之遇繞道攻撲徐郡都統又率精騎馳赴力戰却之時則股捻首王廣受聚衆數萬於張家奇數樓有駿騎橫竄之勢都統卷旗束甲猝至掩擊大破其衆擒斬王逆賊銳悉殲餘黨聞風潰走永城宿州接壤之間有地名五家溜者為捻首李月所踞逆黨萬餘皆勇悍善撲環築土壘為久居計都統由蕭縣

之瓦子口出兵往搗其背。孤軍深入。奮力苦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衆羣奔。斬馘無算。并平毀其壘。積賊尸為京觀焉。於是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惡黨。盡蹴之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意在繞襲官軍之後。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其時別股捻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墟。都統往剿。足受炮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州臨溪追賊至蒙城。賊忽蝟集圍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盪決破圍。大敗賊衆。整旗回營。此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尤能以少破衆。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後以禦賊汶上。卒至戰歿。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言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韜鈐。約束士旅。極為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寘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嘖嘖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歎為奇才異勇。嗚呼。如都統者。固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崛起。以戰功致位遊擊。昔在湖南徐廣縉大營。值逆首楊酋。

毒燄披猖。大股將至。徐師乘夜棄營潛遁。玉貴以營中金錢山積。盡委與賊。殊可惜。急回採取。而賊已衆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駡。賊渠楊秀清。躍馬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言壯。必非以孤身作此狡獪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竟不戰而退。玉貴遂報知大營。徐師始麾兵回駐。即爲繪圖呈奏。首錄玉貴功。朝廷深奬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向帥大營。進攻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喜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爲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繡拚命二字。後和春往剿廬州賊。屢戰不捷。聞全玉貴名。因咨請向帥營。調往攻賊。離廬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空曠。可以屯兵爲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爲所據。玉貴曰。須於此地紥營。而後城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衆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聲色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其間。於是玉貴攻其前。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爲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守賊。時守廬之賊爲陳逆。與其黨謀曰。全某但可智取。不可力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當道。佯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墜坑。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廬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而往往顯著靈異。丙寅正月。郡民爲之擇地卜葬。蓋當倉卒掩埋

時。無從得棺。係以藁裹。及啟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盡驚為異。

又紀全玉貴事

廬郡民私祀全玉貴。每於巷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詣拜者。男女絡繹不絕。疾病祈禳。往往有驗。時見玉貴服白袍首裹青巾。降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瘞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葬高原。既啟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棺飾皆極隆備。既改葬。後絕無覩。而卜禱亦漸不靈。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同於魅歟。玉貴生為忠臣。不當死為厲鬼。其如此者。或別有戾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毅魄。團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骸未安乎。及改葬得所。幽靈以妥。故遂不為詭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毓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文武才。遇事極有膽智。與人談經濟。抵掌雄辯。聲驚四座。時見寇氛日惡。慨然以澄清為己任。迫賊衆悉力東下。漸逼其鄉。遂首倡團練。率家殺賊。一戰而殲其渠魁。賊為之奪氣。立退三舍。於是州縣咸倚任之。委其

總轄諸團俾與諸軍聲勢聯絡。毓衡益勤奮。每臨陳。所向皆靡。然賊燄方張。廬州府城失守。各團皆散。勢成孤立。逆匪素銜之。至是悉衆圍下。繞之三匝。毓衡撫勉諸勇。曉以大義。咸泣涕相從。誓死不去。賊圍之旬月。糧竭援絕。毓衡知不可為。椎牛饗士。令皆醉。謂衆曰。此我等報國之日也。約束而出。馳入賊軍。當者皆斃其刃下。賊由是蝟集。血戰經時。三盪三決。回顧團丁。死亡殆盡。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無完膚。血殷袍幅。因下騎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方欲自刎。而悍賊數人突至。毓衡即躍登馬背。奮呼殺賊。親兵復殊死戰。賊悉授首。而親兵亦無一免者。旋即自以戈陷胸死。當時經曾節相奏請於朝。奉部照洛馬兵例給卹。後由忠義局稟請李爵撫署督。復奏照廩生陣亡例。從優議卹。毓衡以一介書生。帶團六年。身經百戰。卒因衆寡不敵。殞命疆場。亦可謂不負國已。

周軍門

周盛波軍門。安徽合肥縣西鄉人。現為甘肅涼州鎮總兵。凡弟三人。均以勇力著。長為盛華。次即盛波。三為盛傳。並遇異人傳以絕技。諳於擊刺行陣之法。武世家所不逮也。當髮匪東下。周盛華倡率民團。挺身禦賊。具時逆燄披猖。廬郡失守。賊逼鄉民

蓄髮。隱懷退沮。獨盛華會集族鄰。曉以順逆。喻以利害。於是民心渙者復聚。協力拒守。因此賊甚銜之。偽官馬千祿尤與其鄉密邇。屢引悍黨來撲。皆被盛華等所殲。鄰境有藍逆者。賊中渠魁也。乘與馬賊相持時。猝以大股從後突至。盛華以衆寡不敵。遂與練丁五十餘人。同時戰死。當事急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鬥。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鈍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奮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鷙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嘔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猶磔張也。藍賊既破其村。焚掠慘酷。盛波之妻李氏。亦罵賊被殺。盛波憤兄志之未成。義不反戈。仍聯絡各團拒賊。用計設伏。卒將賊目馬千祿擒斬。涕泣誓衆曰。今日庶少報兄仇矣。繼隨官軍攻克沿河賊巢。營憲欲官之。力辭。或欲詣營報功者。盛波輒不許曰。此先兄遺命也。曷敢有違。奮身為國。豈為功名哉。時盛傳積前後功。位至記名提督。因招盛波共事。管帶盛字營兵。所向克捷。號稱勁旅。經李宮保調至上海。轉戰蘇常一帶。克復名城。剿滅悍寇。周氏兄弟之功居多。因並沐國恩。擢至今職。已復以記名提督用。一門之中。均躋極品。可謂榮矣。乃盛波誼篤脊令。悲其兄死事情形。今猶湮沒。特求

學宮保奏請於朝優賜獎恤朝議追贈周威華游擊銜照陣亡例議郎兄弟急難之情國家闡幽之典均可為載筆光也

南楚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赭寇雲擾蒼生鼎沸荷戈擐甲薄海同仇其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節於天壤間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獲貢明廷其黼黻隆平刻畫金石固其常也不可謂幸也其有遭逢離亂遘會艱難雖經百折而不回矢一死以罔顧守城致命殺賊捐軀乃其變也然不可謂不幸也余於楚南得二人焉曰魏君承祝曰吳君棠魏君湖南衡陽縣人丁酉拔貢是歲即舉於鄉甲辰大挑知縣分發貴州署普定縣縣素窮瘠民俗強悍山僻之地皆為盜賊淵藪出沒無常君勤於弭盜設棚卡聯保甲俾良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有衆匪羣聚樓梯山謀為亂推二寇為酋目偽號前山大王後山大王君知之部署壯丁密往馳剿獲而置之法匪黨股栗盡行解散於是君能兵之名震一時天柱縣以徵糧釀釁民情洶洶幾不可以理諭當道耳君名謂非魏某往不可因以兵甲授之立命往剿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可以軍旅重駭吾民白於當事勿用衆且言

激則變生。不如以單騎往。君馳至。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惟魏君能生我。君再三撫慰之。衆盡歸家。惟懲其首事一二人而已。事遂寢。李沅發之變。與晉定壤地毗連。君募勇三千人。屯營黃消山。親自防禦。獲其偵諜。斬之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於是疆吏知其能。以前後功擢升同知。補授荔波縣。縣中有地湖周圍數十里。向為賊巢。君襲捕二百餘人。嚴加懲治。復為之修築城垣。整飭學校。百廢具舉。會鄰境思恩失守。紳民泣涕求援。君慷慨諾之。率衆往攻。復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君無所私焉。紳民奉金帛為謝。力卻之。及敘功。讓之思恩令。其見利不取。有功不居如此。時人深美之。嘗攝開泰縣。時胡文忠公方任黎平府。久知君名。囑募勇千餘人。三月成軍。其後調往湖北。即其所訓練之兵也。前後官黔八載。聲稱卓然。咸豐四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方剿賊楚南。胡文忠公亟稱其賢。奏請隨營襄辦。時值洪樂市之亂。楚南撫駱秉章。要令會剿。卒平之。五年。賊竄柳州。同知趙啟玉陣亡。城遂陷。君偕衡永道李維滆守西路。其營號曰赫勇。劉長佑守東路。賊出西城肆掠。君邀擊之。殺傷甚衆。賊忽從間道突出。火龍百道。擲墜如雨。我軍大潰。君猶奮勇當先。手持雙刃斫賊。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十餘創。賊銜之刺骨。剮

其首。剖其肺腸。懸諸樹以為標識。賊收隊入城。軍士黃夜盜其尸。移殯衡州。摶土作頭顱以殮。後兩月餘。城復。知縣戚天保。函首裹腸胃。遣人齎至。乃復啟棺納焉。行間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事聞。以同知例賜䘏。州人思之。立祠祀焉。其龕主書從九職銜者。悞也。民間所稱郴州三忠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選衡州府耒陽縣教諭。旋以憂歸。咸豐二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安福竄茶陵。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間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禦城外五里之寶塔嶺。實將借詞他遁也。君獨持議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其僕茍林。馳歸鄉里。泣諭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為念。五日。賊果自尖關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闕口攀援而上。勇丁散走。君北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回署自盡。甫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或叱之跪。君怒目視賊。眥盡裂。厲聲罵賊。賊痛毆之。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殮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未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

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為之請於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甚盛事也。

逸史氏曰。魏君以不世奇才。投筆從戎。身經百戰。觀其前後功烈赫赫然。其韜略豈出古名將下。猝值危地。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如吳君者。雖當時無所表見。而大難當前。矢死不顧。詎不足以激頑勵懦哉。噫。吳君職司學校。不過一備位枝官耳。獨嬰孤城。效死弗去。不其難哉。其志節皎然。固為加於人一等矣。千載而下。聞其風義者。猶將興起焉。

張東中事

張東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附近有礦徒。頗兇悍。與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眾。黨人遂推張為長。張自謂得遇異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楚地連年亢旱。歲穀不登。斗米幾值千錢。饑民載道。而粵寇警信日逼。張遂乘機煽惑倡亂。揭竿而起。時龐邑令。陝西人。頗知兵。聞變即率壯士三百人馳入其巢。擒陳大綱。磔之於市。市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簞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黨羽盡散。張妻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逸於永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獲勝。賊中呼

之為張拼命。沿途裹掠。得衆二萬餘人。他賊率報虛數。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選精壯。日加訓練。器亦擇犀利者。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衝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曰。此張家背嵬軍也。瀕賊所為。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徒投苗逆。而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刦掠。不辨兵賊。有載重貲者。輒擄之。雄視一方。而待貧民頗善撫御。因此避難者麕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團練自衛為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耳。賊素知其能。憚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招張語之曰。方今群逆授首。闔境肅清。閭閻共安枕席。民庶喜覩昇平。汝擁此巨衆何為。盍速散遣。若猶崛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衆商曰。汝輩願棄劍戟以事耰鋤。毀營堡以就田里乎。衆曰。我儕素慣行伍。若國家有用余者。當效馳驅。即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男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弗願也。張知其衆尚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捻逆下竄。勢甚披猖。見張衆至。悞以為官軍。即與接仗。歷三晝夜。捻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核其人數。止剩萬餘。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捻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鎗砲之聲不絕。張又

誤以為賊匪復集。亦鳴角應之。彼此交轟。天明始止。張中砲身殞。營軍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係官軍旗幟。乃詣營告以故。統兵官視之信。收錄其衆隸之麾下。而飭其張於近側山。并立墓石。請於朝得旌䘏焉。

劉主政殉節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旋請假回籍。正值東南不靖。劉主政目擊時艱。恒以保衛鄉里為念。十一年。賊再逼杭州。前撫臣王中丞有齡。稔知主政篤誠可恃。商會督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墩鎮等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益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鴟張。衆以主政非守土官。勸其挈眷他徙。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四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團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願以賊刃汚我頸身。遂於花園村投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帥觀察死難

帥遠鐸觀察。湖北黃梅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報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耆齡。奏留

江西委用。時值著名逆首偽翼王石達開。率悍賊數萬。將犯撫建。九江鎮李總兵扼守東鄉縣。苦戰匝月。耆中丞恐李總戎戰守力疲。遂命帥觀察率自募勇丁千人。偕副將周鳳山營勇。馳往助剿。然賊勢披猖。勢不能禦。觀察慷慨謂衆曰。軍事有進無退。我當以死相持。結營築壘於要隘。以與之抗。賊至。圍之三重。觀察日夜巡警。無懈志。賊前後環攻。屢為所卻。卒以衆寡不敵。營陷時。猶手刃二賊目。陣亡。其姪帥疇與其記室萬泰。亦同時授命。同治十年。由督臣奏請於朝。議於東鄉縣及原籍黃梅縣。建立專祠。以同時殉難之帥疇萬泰從祀。以慰忠貞云。

田玉梅小傳

田玉梅。字鼎臣。蜀之酉陽人。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驅車南下。欲詣當事獻方略。至金陵則城已陷。向大帥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其鄉人有帶勇駐善橋者。往投之。居數月。卒闃寂無知玉梅者。胡貳尹恩燮奉大帥勾當內應事。道經善橋。見玉梅。懽若平生。玉梅出所著論。滔滔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凡艱險難為之事。輒慨然請自效。貳尹奇之。為言於趙太守。太守召與語。亦奇之。乃薦諸大帥。玉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賊

今既數月矣。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之無益也。余聞城中近有內應者。請先為公入城。覘其虛實。許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逢逢然下垂。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蓋即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玉梅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誓不為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衆。則或千焉。或百焉。問聚否。則皆散處焉。玉梅復遍歷賊巢。又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為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孑然孤行。守者眈眈視玉梅。故從容坐城門下。若有所待。遙見一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衣起。且自言曰至矣。昂然出城。守者以為同夥也。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言內應不可恃狀。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賊巢稍遠。賊即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乃約某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迎官軍入。計既定。玉梅復入城告衆以期。衆果以賊耳目多。慮未行而洩。又應者皆金陵人。素怯弱懼難。玉梅曰。噫。吾固知若屬不足恃也。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偕五人者入而後可。玉梅用奇計。五人俱入城。及期至會所以待。內應者僅來十餘人。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者斬之。城上守者悉睡熟。亦

盡殲焉。僞參護卧門樓上。驚而踰垣。玉梅以矛衝其喉。擲頭於城外。遂下城。將令三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阻於木柵。不得至。蓋賊於是夜新立木柵。大如柱。高且密。繞以鐵鎖。長尺許。守賊悉在柵內。大砲五。皆外向。稍覺炮即發。無所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從城上至。見殺賊盈城。便嗚嗚吹角聲。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吾寡不敵衆。宜權避之。乃皆退而匿。賊援兵麕集。不知殺賊者誰何。大譁。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啟。玉梅竟偕五人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遣諸將如期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簇簇至。知謀已洩。遂整軍回。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五人偕歸。衆益奇之。大帥以玉梅爲能將。賞以官。玉梅上書。大概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當道意。乃寢其賞。玉梅遂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玉梅搆小樓。終日吟嘯其上。出則輕衫佩玉。風致翩然。當時聞玉梅事。皆咋舌。絕不料三入虎穴。殺人如草。出此一書生也。顧玉梅益自韜晦。無矜色。然每與同志者言時事。則聲情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爲朝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長。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玉梅之再入賊中也。胡貳尹願與

皆懼賊覺。玉梅乃偽為賊渠。以大索繫貳尹頸。率以入城。若鄉民之得罪者。蓋亦奇事也。

孫文川曰。田生其非常人耶。使田生計得行。玉帥拔金陵。逆賊伏誅。則所以稱田生者。其功名豈出古名將下哉。不幸而無成。要其膽略才智有足多者。諸將皆如田生。於滅賊乎何有。吾聞田生家貧好客。不知生計。弱冠後。五嶽遊其四。凡遇險要形勝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車登眺焉。則觀田生之所為。豈徒然哉。田生僅以趙太守薦官從九品。賞戴藍翎。吉撫軍督兵鎮江。授為偏裨。經數十戰。未轉升階。後閱其隸勝帥麾下。攻捻於潁亳間。沒於陣。嗚呼。田生已矣。韜按此殆澄之誤信傳聞之說。澄之此文作於戊辰而咸豐十年五月猶見之於胡文忠公奏牘。且以功保升知縣矣。其考語有曰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則田君固未死也。

此傳為孫君澄之所作。孫名文川。江寧上元縣名諸生也。避兵滬上。橐筆幕府。雅為當道所重。詩文卓然自異於時。一別苒苒十年矣。茲偶於敝簏中檢拾得此。急錄之。以志田。兼以慰孫。

張繼庚小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幼孤。工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藩司潘鐸。與其父故

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為同年。生因往依焉。潘方伯甚器重之。會湖南軍興。炳垣以省母辭歸。賊犯九江東下。金陵戒嚴。祁方伯嶲藻。聞炳垣習軍事。與語大悅。凡方伯所舉防守團練諸政。多叅議焉。無何會垣不守。炳垣亦陷於賊。里人吳偉堂。自幼胥漢上。賊半為所舊識。佯受偽職。陰以偵賊情。圖反正。炳垣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為忘形交。一日縱酒乘醉太息曰。吾觀公輩勞苦矣。去鄉里捐妻子。攻下十數城。然祿僅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自保。以公等之才。顧不能謀一飽耶。何鬱鬱久居此也。諸賊默然。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用。笑曰。吾能送公等歸故鄉。富貴惟所欲。諸賊愕然問故。炳垣語之曰。天子遣大將督兵五十萬。瀕城下。所以不即舉發者。知公等良民。投鼠忌器也。公等誠以此時率所部啟城。迎官兵入。斬六偽王。函首詣軍門。不世之勳也。且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以說。皆感泣許諾。由是炳垣密書達欽使。請以賊裝間道至軍前。面陳機宜。欽使許之。期月日黎明進兵神策門。炳垣率衆以應。殺守城賊十數人。適賊建木柵於城內。扃鍵甚密。炳垣啟門稍遲。官軍已抵城下。疑有變。卻顧而退。炳垣知不就。急麾衆回。以泯其跡。特事起倉猝。賊窮治無所得。有劉鵝頭者。炳垣所糾健兒能手刃十數人者也。隸賊沈歍麾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

遁去。賊法凡因事出城。皆有偽官符節以為憑信。謂之關憑。劉侍沈素同里巷。欲得關憑為脫身計。密以情告。沈賺得事實。遂報偽東王楊秀清。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賊姓名。預藏於複壁。至是紿秀清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秀清大喜。按籍收之。俄而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南人耶。曰江南人素柔弱。畏兵革。不可與圖大事。凡吾所糾。皆楚粵健將身經百戰者也。於是賊悞殺其黨百數十人。炳垣卒以砲烙死。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奔詣軍門。陳事洩狀。欽使聞之。嗟歎不已。許以聞於朝。江甯管嗣復曰。炳垣沈密寡言。以機警聞於鄉里。是役也。糾合六省之衆至數千人。與欽使書問往復數次。賊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然卒殞其身。哀哉。劉鴉頭就執時。語人曰。事洩由我。我一身當之。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榜掠無完膚。卒不承一人。後與炳垣同縶一室。炳垣教之曰。事洩由沈歡醫。汝盡誣沈同謀。賊必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知劉反噬。已夜遁。於是賊信沈果與其謀。購沈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賊敗事。亦懸金購之。沈進退失措。賂鄉民求活。鄉民縛送大營肢解以徇。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諸賊互相猜疑。勢漸渙散。旬日間投誠者以千計。厥功亦偉矣哉。

逸史氏曰。管君嗣復。字小異。余文字交也。其先人異之先生。有雋才。古文規法廬陵。可與桐城姚姬傳相伯仲。小異稟承家學。造詣精邃。是篇亦可窺見一斑矣。小異與余別後。就紹興懷午橋太守聘。至未數月。以風鶴之警請歸。時蘇郡亦陷。小異方僑寓於鄧尉。勢不可居。竟以憂死。

夏廣文

夏履常先生。名慶保。揚州儀徵人。為上元縣校官。飭躬率物。為士林所推重。癸丑賊圍金陵。先生知不可守。誓以一死報國。二月十日。賊陷城入。先生服朝衣冠。端立學宮外。牆上大書一詩云。首蓿何堪繼采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半生養就凌雲志。化作貞魂一片飛。賊至呵之不屈。乃交刃之而死。嗚呼。先生之死光明磊落。兀然不懼。更難於雉經仰藥者。非志節素定。何能若是哉。

汪馬二秀才事

江寧汪生星垣。讀書清涼寺。癸丑賊東下。城陷。僧報賊至矣。生危坐不動。賊刃之。僧紿賊曰。是吾寺中供糞除之役者也。汪生大呼曰。否。我汪某也。僧復紿曰。是有狂病。汪生又大呼曰。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釋之。曰吾視汝非凡人也。而老於諸

生。吾將言於東王。以展汝才。汪生大罵曰。吾不能詭合於俗。况從賊乎。遂遇害。命垂絕。猶大呼我上元縣諸生汪某也。同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為生。頗不齒於鄉里。賊至。扣門急。其弟請死。生慨然曰。吾不可以徒死。殺一賊而死。吾命取償於賊矣。若殺二賊。是為國立功而死也。遂設酒食於庭。迎賊入。潛殺之。投其尸於井。日以為常。殺賊甚夥。既謂弟曰。殺人而不使人知不武。汝取賊首榜諸門。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能守正矣。然不如馬秀才之為尤難。余則以為之二生也。皆能殺身以成仁者也。

張廣文

震澤張淵甫先生。名履。為句容教諭。句容士習。素稱寙惰。先生至。嚴設月課。為定法程。諸生有不赴者。面加訓督。無敢視為具文者。暇至街巷。輒令門斗攜短鐵鍊從其後。見有婦詈姑子忤父幼逆尊長者。即以鍊繫之。必飭其自悔乃已。由是邑中之不帥教者。咸懼為先生知。每祠宇間賽神演劇。或涉淫褻之戲。立拘班首。桁楊警衆。先生之言曰。朝廷設立是官。本以整飭風化文章其末耳。始而邑宰紳士憚其嚴正。皆側目。而閭里小民。咸嘖嘖頌先生之德不衰。後邑宰以折糧增價。幾激民變。賴先生

一言而定。於是上游咸器重之。夫教諭在今日。特閒曹末秩無足重輕者耳。而先生獨為上官欽企。下民仰望如此。豈非在自為之哉。是真能於卑官冷署中自行其志者矣。

蔣劍人軼事

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即應聲曰泉。塾師以為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不工之有。塾師於是大奇之。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游。竟附便船過江。逕詣維揚。既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阮枚叔方讌客。閽者擯不納。蔣必欲入。反叱閽者。誚訶之聲徹於內。枚叔遣价詰之。則云寶山神童蔣某來見枚叔。命之入。既見長揖就席。蔣體既短瑣。貌又不颺。枚叔視之意其十一二歲耳。遂笑問能詩否。曰能。遽援筆作一絕以獻云。東風吹我過蕪城。入夢繁華記不清。花外笙歌樓外笛。不知誰是庾蘭成。是日曾賓谷轉運亦在座。大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庾蘭成者。蔣指枚叔曰。是當之矣。枚叔於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文酒花月之讌。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尚盛。張筵演劇。靡日無之。蔣慷慨揮霍。皆取之於枚叔。枚叔無吝色。故蔣有揮手千黃金。主賓淡如水之句。後蔣客遊如皋

幕中。以忤同事辭去。中途資斧告絕。又患瘡瘍。於是效伍員吳市吹簫。夜宿佛寺中。一夕大醉。月光射櫺。見佛睛閃閃。疑為寶珠。攀緣登佛頂。憊甚。因踞而卧。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以梯來。乃得下。遂大書寺壁曰。大才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有江北宦者。見而奇之。指廟中魁星以楹聯請。將信口集杜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不露文章世已驚。某宦歎為絕才。乃資之歸。繼劉光斗為寶山邑令。當縣試邑童時。出題稍悮。將率諸童閧於堂。劉令銜之。覆試日借他故扑之。將作文痛斥其短。榜於通衢。劉令聞之怒甚。復以別事羅織。禍且不測。將乃削髮為僧。慕鐵舟之為人。自號鐵斥。常書鐵脊生。前寄塵上人。方以詩名江浙。故亦自名妙塵。謂當超出其上。然將雖為僧。頗不守戒律。其詩有云。綠酒獻花詩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足見其風致矣。辛丑春。西事方亟。劉光斗移署上海縣事。偶公出遇將於道。劉令謂此必為西人作內應來者。因下令閉城大索。將以智免。然亦危矣。越數日。上海大藥局以失火燹。劉令又謂此必將某所為。方欲稟上憲窮其事。幸劉令去官。遂寢。將詩詞清雅雄健。大江南北無與抗手。諸友人皆憐其才。惜其遇。僉曰。隱於禪非計也。勸返初服。遂易今名。重就試。張小坡師拔冠一邑。謂人曰。是非一邑之冠。亦蘇

太雨屬領袖也。蔣後在上海應敏齋觀察署中。以文字交。極相契重。蔣亦人傑矣哉。

又記蔣劍人事

蔣君劍人。名敦復。江蘇寶山縣人。名諸生也。七八歲時。即有神童之譽。始名金和。字純甫。後又易名爾諤。字子文。屢應小試不利。足跡遍大江南北。狀貌不揚。而性情奇傲。喜詆肆人。江淮間人因名之曰怪蟲。後以事削髮為僧。號鐵岸。自名鐵脊生。有祭髮文行於世。棲棲於雲間海上。駐錫村落中蘭若。仍以詩酒自娛。後有憐之者。勸返初服。始改名敦復。應試。張學憲芾拔之冠軍。閱其所作。歎曰。此江南才子也。其名遂譟一時。顧癖嗜阿芙蓉膏。有所得。輒以供養烟雲。坐是奇窮。青衫藍縷。幾至納屨踵決。然每至寅夜。一燈吚唔。讀書自若。弗悔也。其姊嫁一士人。頗有所蓄。時周其之。後喪偶。矢志空門。法名曇隱大師。捨己貲築菴於上海北門。為清修習靜所。即今竹林禪院也。時劍人已娶。乃羅店村人女。仰其才名。願供箕帚。寂寞家居。往往晨炊不給。乃往依其姊。故劍人蹤跡在上海時為多。所交皆知名士。琴歌酒賦。慷慨激昂。海昌李善蘭。吳郡王韜。皆與為莫逆交。雲間胡遠。為繪海天三友圖以貽之。顧其貧困無

聊。日益甚。為之友者。雖憐之而莫能為之地。適西儒慕維廉。方有英志之輯。余力薦其才。遂為西人司筆削。今所刻大英國志序爲慕名者僅其初稿。其自著名英志。尚藏庋未刻。詞簡意該。實爲傳作。自挍西館。詩名益播人口。而所獲脩脯數豈足以自給。晚年乃客應敏齋方伯幕中。時方伯猶觀察海上也。劒人沒於同治六年。易簀前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顛連。僅屬氣息。恐遂奄忽化爲異物。愧負知己。無以報德。雖知己必不責報於我。然天下滔滔。斯人誰與。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魯仲連陳同甫一流人長埋泉壤。豈不痛哉。一生勤苦。祇剩好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文集八卷。望爲先刻。詩詞諸稿。能次第開雕。大妙大妙。自題其函爲鳴鳥遺音。此何異鮑辛浦臨沒貽全謝山書也。讀之彌爲沈痛。身後應方伯爲刻其嘯古堂文集八卷。爥齊玉谿學裘爲之刪定付梓。嘯古堂詩集八卷。詞集四卷。生前係諸友助貲鐫木。論者謂劒人詩優於文。文頗縱橫馳驟。有似大蘇。特按之無實際。多空言。有戰國辯士習氣。其自許魯仲連陳同甫一流。則所抱負可知也。所趨向亦可知也。

甕牖餘談卷一終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孫女割股

長洲彭相國之孫女。秉性純孝。言笑不苟。每讀烈女傳。見古之具孝行者。輒肅然起敬。思則傚之。後許字同邑蔣氏。即今刑部員外郎蔣君鳳藻也。未嫁之前。適相國病亟。家醫咸束手。孝女乃默禱於天。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時作呻吟痛楚聲。家人方竊疑之。及適蔣氏。病卒。家人驗視其臂。創痕宛然。始知割肉進藥。果有其事也。嗚呼。其懿行至誠。豈今日女子所可及哉。而行之於大父。尤未易得也。蓋體尊分遠。情殺故也。志之以為薄俗勸。

紀賀貞女事

為烈女易。為貞女難。烈女激發於一時。暫也。貞女持守於平日。常也。閨閣中之不幸而自見者。曰死節與撫孤兩端而已。而撫孤之心彌苦。今於巾幗中得一人焉。從容誓守。茹蘗含辛。以為守節。則雖嫁猶未嫁也。以為撫孤。則又非己所自出也。是則其志彌堅。而其事亦愈難矣。貞女姓賀氏。浙江鎮海縣人。賀君增壽長女也。從父寄居

湖南善化縣。少時許字於李氏子有銘。籍本江西蓮花廳。其父維丙。以同知需次湖南。洊升湖南補用知府。仕族相攸。遂成姻好。女年十九。諳詩禮。舉止端嚴。不輕言笑。戚串間無不敬而愛之。時李氏方謀為其子成合巹禮。已卜吉矣。不意期已近。而李氏子忽遘沈疴。李氏請緩期。貞女聞之。涕墮如綆縻。婉白於父母曰。女幼字於李門。無人不知。今于歸有日。猝遭此變。其命也夫。兒聞一絲既繫。萬刼不更。兒其往也。何庸復議緩期。壻而無變也。兒當親侍湯藥。設或不幸。立志終身守之。無異言。兒意已決。之死靡他。父母知其意不可奪。遂以之歸於李。迎娶次日。李生竟疾卒。女擗踊哀號。幾不欲生。縗服謁見舅姑。恪遵婦道。而其事尤奇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先是李氏有婢曰綠雲。年已及笄。而姿容頗麗。有銘因引與私。久之遂有孕。及有銘沒。逾匝月。竟娩一遺腹子。體貌頗偉。廣顙豐頤。女遂請於翁姑。列婢於侍妾數。而勉與同守。共撫此孤。取名志輅。冀其成立。是可為閨閣型坊矣。楚撫劉公為之奏請於朝。特旨旌表。以維風化云。

書彭孝女事

孝女為彭君永禮之長女。素居山東肥城縣。少就里塾。略涉詩書。稍長尤工於針黹。

性柔順。孝自天成。事親尤能先意承旨。以是雙親愛之。為掌珍。女心既慈。婉而容尤妍媚。雪膚花貌。艷絕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女無字。戚串間皆呼之為彭姐。咸豐十一年間。女年十七。許字里中。未婚時。值南捻縱橫。竄擾縣境。女父母挈之倉皇出避。僦屋於近城村舍中。賊攻城未陷。先肆掠村鄉。一日遇賊猝至。不及避。賊目將刦女偕行。曰第從我往。不憂無快活處。女父母急前號哭阻之。賊目怒甚。舉刀示之曰。汝殆欲嘗此風味耶。再來即當斫去汝老頭顱。勿悔。女乃垂涕盈腮。婉白父母曰。女年既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刦女兒。願以身許之。不從將併命而死。從則猶可生也。乃顧謂賊曰。勿傷我父。當惟命是聽。賊許之。揮令即去。女遂促親速行。自慨然從賊。賊以女纖足不任行。將扶持之。女曰無庸。因飛步以示之速。行時與賊絮話家常。賊以為女真心從之也。遂信之不疑。出村落甫數里許。適至河畔。清水滔滔。其深莫測。女默念此即我葬身所矣。計父母此時相去已遠。追之必不及。因詭言足痛。令賊覓雙竹縛一椅作為板輿以舁己。賊從之。良久始成。女伺賊不覺時。躍入水中。賊救之。則湍流迅急。竟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賊去後。里巷中人見聞其事者。互相傳誦。莫不為之嗟嘆。一時名士雅流。多為詩歌以紀之。稱為巾幗完人。邑中李秋江者。名

諸生也。與女家有姻婭親。謂女節行如此。宜沐旌揚曠典。遂具稟丁巡撫。求為請於朝。夫女以幼穉之年。而處倉卒之變。乃能設計救親。殺身明志。其慧心為何如哉。闡遺芳而彰孝烈。采之輶軒。附之志乘。是在當事者。

孝媳割股

割股療親。孝矣。然非庸行也。聖王懼其毀體以戕生。雖一時暫加旌表。而不以為恒例。然孝發於至誠。當親疾彌留之際。惻怛哀懇。此衷迫切萬分。遑計傷生為非理。而一概以庸行繩之。毋乃非聖朝所以教孝之意乎。我國家以孝治天下。凡孝子慈孫貞姑節婦。無不列於旌典。務從優恤。近計前後割股以獲旌者。已數人矣。如長洲彭相國之孫女。刲股以療祖。黃巖吳廣文之妻。割臂以療姑。靜海陳明府之女陳婉。割臂醫親。皆其彰彰最著者也。今又得一人矣。直隸漕運通判丁崇欽之妻錢氏。世家女也。父諱炘和。曾任直隸布政使。錢氏幼好讀書。孝出至性。每見烈女傳之孝義節烈者。未嘗不慨然慕之。曰。此當為巾幗之型坊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于歸後事長撫幼。竭誠孝愛。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東調藥量水。惟氏一人晝夜侍奉。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累月後。見姑病勢日劇。氏泣涕不勝。夜半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潛

割臂肉。和藥以進。既而姑病尋愈。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家人見其衣袖沾血淋漓。窮加詰問。始告之。越一年。錢氏遽殞。戚屬視殮。猶見瘡痕。爵督李公。為之奏聞於朝。以為似此至孝性成。未便聽其湮沒。籲恩旌表。建坊入祠。亦所以維持風化也。

一門節烈

殉夫易。撫孤難。殉夫謂之烈。烈者激於一時之所發。撫孤謂之節。節者要諸恒久而不變。從夫而死。雖非庸行。而聖朝亦在旌表之列者。所以維風化而肅閨闈也。今於一家之中而得節烈二人焉。夫亦可為巾幗之光。門閭之慶已。編修蔡壽祺。生有二女。長女許字內閣學士袁希祖之子晉為妻。未嫁而婿以病死。閱三日。即過門守貞。捐棄鉛華。衣布茹素。十年如一日。次女嫁江夏縣監生彭元善為妻。隨祖姑在京。洗手調羹。聞雞視膳。能得重闈歡。元善患病。奉侍湯藥。晝夜罔懈。衣履不解。卒至無效。氏痛不欲生。料理身後事畢。即仰藥而亡。前一日請於祖姑。為夫立嗣。姑許之。遂不復言。氏深明大義。毅然殉夫。鄉里閭聞之。共相歎異。論者謂蔡家姊妹貞烈。萃於一門。名節昭於一省。人心共憫。風化尤關。夫亦可傳也已。

陸節婦事

羊城西關。有陸氏婦。守節四十餘年。家小康。可以自活。繡佛長齋。晨起必朗誦高王經一卷。寒暑無間。從未出閨闥一步。忽一日在神前羅列香燭。拜畢而起。語人曰。我神女也。偶攖天譴。小謫紅塵。今罪緣已滿。將西返矣。語畢而僵。異香繞室。三日不散。街衢間傳為美談。按此節婦。嫁後三日。夫即棄世。遂茹荼飲蘗。矢志不嫁。雖柏舟之操。不是過也。平居無疾言遽色。待婢媼極溫善。即有過失。多曲喻而不痛斥。常私謂常侍之媼曰。妾雖嫁。猶處子也。媼問何以不改適。則曰妾離火坑矣。而復蹈之乎。或謂其持身之修潔。立心之慈祥。御服容止之清妙。見者固疑其天上人。謫降之說。其在疑信之間乎。不知此婦操履貞靜。固足以還搉異。而必以神女降世荒謬不經之談參之。適足為其累耳。有識者不取也。

記錢江事

錢江。字東平。浙之長興縣人。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穎悟冠常兒。皆曰此錢家千里駒也。稍長習帖括。不肯竟。曰此徒足以困頓英雄耳。喜涉獵卜筮術數之學。最好兵家言。於孫吳之書。皆能洞其底蘊。偶得許洞虎鈐經。如獲拱璧。晝夜研讀不釋卷。久之曰。吾得之矣。於是所學益進。顧里中人未之奇也。君益發憤自雄。旁究地理。於天

下扼塞險阻之處。常反覆致意。爲人負奇氣。以豪傑自命。肯濟人之急。數千金可立致。被酒談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南游於粵。所交多俊彥。時禁烟議起。海氛甚惡。當事者慮跋扈不可制。易剿爲款。已有成說。東平因激衆忿。將發義舉。作討罪檄文。傳示遐邇。當事者聞之。以其梗沮大局。禍且不測。亟逐之出境。粵民集貲饋其行。於是義聲振於嶺東西閒。後卒以事遣戍。東平慷慨就道。無難色。在塞上馳馬擊劍。與諸健兒友。皆能得其歡心。無何遇赦還。浮沈江浙閒。漸折節讀書。將赴都應北闈試。以博一第。秀水詩人于源。贈以二絕云。乍脫蠻鄉又塞垣。十年奔走別家園。勸君休再誇雄略。杜牧談兵是罪言。思量塵土染京華。何似青山學種瓜。歸去扁舟應不惡。一湖碧浪采蘋花。東平讀之。笑曰。此豈我輩可隱時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積弱生玩。芽蘖已萌。粵西小寇陸梁爲患。涓流潰壤。爝火焚原。方爲殷憂。吾恐天下無一片乾淨土。欲令我在何處學老圃耶。時咸豐紀元辛亥也。人皆笑其言之妄。明年盜自桂管。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動。君已至北方。要結齊魯燕晉閒諸壯士。將收爲己用。冀得一當以報國。時南北道路梗塞。鄉人之南歸者。皆藉其力。常曰。滕縣以北。雖啟篋夜行。可以無虞。滕以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

癸丑春。陷金陵。聞之為扼腕椎膺。泣數行下。所親私問以天下大勢。曰不可為矣。然我已募得壯士三千。將渡江而南。與賊決生死。特不知天心人事何如耳。後竟以所募馳抵淮揚。時左副都御史某。募勇為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門戶。東平逕詣其營。陳自願募勇殺賊狀。副憲將留以為己助。東平曰。擒賊當先擒王。今逆酋負固金陵。我當先擣其巢穴。則餘孽不戰自潰矣。又何能為。時以軍務初興。艱於籌餉。東平乃始創釐捐議。由是各省效之。大營藉以資給。有任營某同知。嫉其能。時譏之於副憲。副憲亦以其常拂己。忌於謁見時。令武士刺之。（武士為張小虎乃虎頭之子由錢鷹引入營者）而以通賊聞。或曰。曾見奏牘中言錢江久在營中作記室。見其蹤跡詭秘。密察之。乃得其與賊交結狀。搜其篋笥。得往來書累累。乃寘之法。其實皆莫須有事也惟東平酒後放言。有似灌夫罵座。又復不知忌諱。動言事不可為。而謂天下之壞壞於官。以此叢忌。卒至於身敗名裂也。哀哉。副憲旋升授刑部侍郎。幫辦軍務。六年。以揚州再陷。褫職去。

日本宏光

日本人宏光。字順叔。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戶。為將軍貴胄。世襲華職。年僅二十六

歲瑰奇英偉超卓不羣固其國中之俊傑也同治丙寅五月來遊香港曾往英京倫敦覽其山川風物詳觀各機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會通其旨於英國之語言文字皆能洞曉英人無不羨其聰穎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焉又嘗遊歷金山所至輒詢以有用之學於奇技淫巧視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來羊城文人才士皆樂與之交順叔亦皆一一延接務極賓主歡於是投贈詩章盈於行篋求書者戶外屨常滿順叔於書各體無不工而尤擅鐘鼎篆隸因此書名大噪於粵東比將返辭於諸故人祖道東門自梅觀察以及士大夫悉贈詩以壯其行色即下至閨媛亦以詩歌贈答順叔之震耀於時如此吾觀日本近來人才迭出務在留心經世實學歐洲文士所譯天文歷算醫術格致各書無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語便覽歷代紀年於西國情事洞若觀火而國中亦有輪船炮局力講富強嗚呼志豈在邇哉今順叔亦如是耳順叔來訪予於旅舍與之款洽論心歎相見晚順叔謂予曰邇來國中政事風俗大有更革蒸蒸丕變日臻上理六藝之內既捨弓矢而專習劍舞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之以施放縱擊水師則導之以駕駛輪船俾供洞悉運用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術今國中已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按此乃誇詞日本所購輪船祗二十餘艘耳可

謂威矣。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秀穎異之士。年齒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不等。衣冠之制。多倣歐洲。剪髮持棍。效其裝束。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線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異乎西人者惟腰繫二刀而已。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郎。月前親抵上海製造輪船局。知其機括關鍵。深悉其微。近已啟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諸侯。由大君頒諭。召至江戶京師。咸集議事。務欲整頓武備。奮揚國威。以征不庭。現有興師往討朝鮮意。粵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王聞日本有聖王。始遣使朝貢。此當中國漢元帝竟寧元年也。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國王子歸化來朝。獻寶物。此當中國漢成帝和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親統六師。渡海征新羅。新羅王稽首稱臣。願備藩服。貢珍寶八十艘。高麗百濟亦皆恪順內附。三韓悉服。女帝之功烈遠矣哉。此當中國漢獻帝建安六年也。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上將軍平秀吉。遣兵伐朝鮮取之。大敗明之援師。明遣使乞和。此當中國明萬曆二十年也。凡此皆載在史冊。武功震耀。不遑枚舉。西北諸藩。歷來臣服。朝貢弗缺。即如琉球最爾邦。向為日本西國諸侯之屬。隸於薩峒摩一島。久奉正朔。懾我王靈。凡遇國君踐位。必詣江戶拜

謁大君。至於朝鮮。五年一貢。至期親至京師。此各國貢獻之古例也。今朝鮮王負固不服。久廢此例。是以將屬兵造艦。聲罪致討云。此皆順叔所述者。稽古稱今。言皆有物。鋪張國家之宏功。揚厲君相之偉業。赫赫乎令人想見其國之方興未艾也。眞可謂華國之儒。學古之彥矣。

英人倍根

倍根。英國大臣也。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聰警罕儔。既長。於格致之學。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為學也。不敢以古人之言為盡善。而務在自有所發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於古人。而務極乎一己所獨創。其言古來載籍。乃糟粕耳。深信膠守。則聰明為其所囿。於是澄思渺慮。獨察事物。以極其理。務期於世有實濟。於人有厚益。蓋明泰昌元年。倍根初著格物窮理新法。前此無有人言之者。其言務在實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倍根仕於英王惹迷斯第六朝。其時朝政不綱。羣奸當道。倍根無所匡正。惟攬權瀆貨是聞。英一千六百十七年。上院首輔依勒斯米覺。倍根代之。英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頗寵任焉。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巴力門集議。言王政多病民。廷議諸官府不法事。倍根與焉。時倍根官盡瑟勒。掌王詔

令。行國律法。王方深倚畀。不欲卒究其事。倍根不能彌衆議。自首其罪。冀以求宥於衆。上下兩院公議黜倍根職。且下之獄。捐金贖罪。王不許。僅使去位閒居而已。越四年。倍根死。年六十五歲。跡倍根生平為人。交友則忘恩。秉政則受賂。其人固碌碌無足取也。然其所著之書。則後二百五年之洪範也。西國談格物致知之學者。咸奉其書為指歸。其後哈爾非始為血絡周流之學。醫術為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驗。於是哈罟測日面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過日面。為今時新法之證。紐敦始為光學。客勒格力始為遠鏡。兼始造反照之器。弗蘭斯得始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哈力始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英國諸學。蒸蒸日上。無不勤察事物。講求真理。祖倍根之說。參悟而出。蓋倍根之前。專心於學者。如磨旋之牛。徒費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闡其機緘。啟其橐籥。於是醫法日新而治病多效。農具巧而播種省工。觀天文察地理。他如測遠鏡。量天尺。電氣標。報時表。火輪機。輕氣球。潛水鐘。諸器之有裨於人者。指不勝屈。此皆效之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顯宦。下逮細民。共習倍根之書。然皆欽其學。而薄其行。殆愛而知其惡者歟。言固不必以人廢。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

英人侯失勒

侯失勒約翰字弗留特留客。別字維廉。英國疇人之最精者也。父維廉。初居於阿諾威。乾隆二十四年。為軍營樂工。隨軍至英達罕。侯用為英國軍樂教習。先後為約克巴得兩邑會堂樂工。暇輒搆思歷學。詳論測量變星及月中諸山。於是名始噪。著作得載於博物會歲册。乾隆五十六年。測得天王星。聲譽益藉甚。維廉起自寒微。以天算故得躋顯列。與諸名流相往還。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約翰。時已五十二歲矣。約翰幼入堪比日大學肄業。嘉慶十八年考居首列。旋著書論微分理。是年四月二十七日。選入博物會中。述撰甚富。初著數學。備論算式。道光元年。獲賜金牌一。約翰以父維廉天文鏡甚精。於昔格致家喜於窺測。故與會中議別創一會。專講天文。有闢孫者。韙其議。會成。約翰為司理之一。由是天學日進。得雙星三合星之距角與方位。及星氣星叢。因借沙耳特同著一書。詳論列之。天文會復贈二人以金牌。後又作雙星表六。表內最少有二百八十四。最多二千有七。測定此表。必於夜半。冬時更況瘁。約翰固知此功艱鉅。冀他人為之續成。道光十一年。英主賜約翰功號。十三年。在公會考究雙星環繞之理。著有成書。會中亦以牌贈。總領索塞公嘗言約翰不特

能考天文極遠之星。兼能察星氣之最奇者。定其位而論其象。以及雙星雙千倍得其但與相距。又能定星道根數之中數。發明太陽所屬諸星之重力。雖在天空最遠之處。亦盡相同。是足為談天學者助。星表既成。立志往南阿非利加。測南半球諸星。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四。携眷屬。囊儀器。至好望角。僑寓岌朴敦小築精舍於大山之側。安赤道儀及回光遠鏡。其徑二十尺。窺測之事有七端。而以恆星為最得星氣之最大者二。一在參宿。一在海山第二與天河間。皆詳細窺測而圖其形。每於清夜用分微尺詳測諸雙星之相距。所得可異者盡記諸測簿。又記道光十六年歲杪。至十七年歲首。太陽面有黑斑。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太陽面黑斑狀甚奇。算得地球設在此黑斑之內。四周相空尚三千里。道光十八年。自好望角返國。王晉其爵一等。二十年。公會印其著述一篇。乃論陽光圖線。能變化銀板金類。約翰既去岌朴敦。人多思慕之。共建石塔於回光遠鏡處以誌弗諼。在彼曾著書二種。一曰格致初基。一曰談天。皆有大功於世。咸豐元年。洊升錢部。昔奈端曾居此職。後久無人授之。約翰得列此衆。以為榮。約翰淡於榮利。不預國政。就職後。體衰多病。遂於咸豐五年解組歸林泉。久而病愈。仍不出。亦不甚延接諸博物士。惟將印行之星氣星叢表。宣講於諸

公會中。其老而弗倦也如此。以生平於格致積功最深。故格致之士多側席請其指謚。天文官每歲所紀。必延其考核。垂為定本。道光十四年。議院失火。度量原式盡燬。議院選名人重定之。約翰與焉。曾為格致大公會要職。又為公會司事長老。道光十年。公會總領極耳白去位。約翰與索塞公皆當推薦。會中二百四十人。推約翰者少於索塞者八人。然嘗三為天文會總領。道光二十五年。公會諸人聚集於堪比日。時約翰曾攝總領職。以測星著書。有功於後學。前後受公會金牌之贈者。不勝枚舉。此其生平任職之大略也。厥配蘇格蘭醫士斯斗而女。生子三人。女九人。次子亞力山大斯斗而。承其學。亦為博士。著書若干。專論流星隕石之理。約翰卒於同治十年。壽八十歲。有遺草一篋。大小七十冊。論天學者二十八冊。論視學者十三冊。論算學者十冊。論地質者八冊。論雜事者如光學聲學天氣學格致學。所著天文書有二巨編。一為星氣星叢表。一為好望角測量表。其星氣等二千五百。各有赤經赤緯度數。有奇異之狀者。約一百。圖繪工殆罕與埒。天文官皆云。是編之中。以所刻星氣圖最為珍貴。其奇異之狀。不能以言語形容。數目詮解。而是圖獨能顯明詳晳。俾後之測星者有所依據。此編至道光十三年止。逮乎既耄。益作星氣星叢大表。自閒於家庭

及得於心悟目見并列國疇人所測得者。賅括無遺焉。

逸史氏曰。侯失勒以歷學世其家享盛名者三代。約翰天挺異質。又復濟之以力學。宜其超越名流。為近時疇人家領袖也。其父維廉精於造遠鏡。其最大功在測定星。如明天河無數遠星。又新測得諸星氣。約翰生平所用力者。亦即在此數端。自言近今所遠最精之器。能平安而便於考較。易於昔時所用者。可無畏難中止。故自道光五年至十二年。測視星氣。未嘗一日輟也。約翰天學所造。深宏廣遠。茲世未之或先。而其所長尤在稔於用測量諸器。不足覘其授受淵源之所自哉。

法國奇女子傳

法蘭西奇女子若安者。亞爾格部人也。生於小家。幼嘗牧羊。風鬟露鬢。顧影自憐。螓首韶顏。獨居未嫁。法國俗尚淫靡。男女聚會歌舞。女輒以莊重自持。人以是異之。會法國大亂。英吉利王顯理第六。遣兵來攻。拔其都城。羅爾河以北。盡降於英。法王子遁於舒囊。英人渡河而南。圍阿連斯。此城下則法之腹地。將盡為英有。軍士沿途焚掠。人民奔竄。女目擊心傷。身不顧一女子。欲為國家成再造功。拯民於水火中。意上帝必助之。乃攘臂大言於眾曰。上帝立我。俾克強敵。為汝等除害。眾聞而駭笑之。女

堅以自任。語益播。有信者。導以入見法王子。王子求復仇。與英戰輒敗。收兵數千。號曰孤軍。流涕而道曰。此再不勝。大事去矣。聞女至大喜。遽見之。以爲孤軍督。賜以旗甲。旗繪天主圖像於左方。女戎服登壇。慷慨誓衆。時英圍阿連斯已七閱月。攻之益急。城中食盡將降。女遄提孤軍疾馳往援。飛檄英營。謂速撤師。不然盡戮無悔。英軍圍城者聞其至。兩甄左右翼。女率精騎趨中道。先當敵人。英將爭欲得女。陣亂。女返騎迎擊。步兵繼進。前後夾攻。呼聲動天地。殺傷過當。長驅入城。給兵食。城中人見女。踴躍歡迎。若從天降。勇氣百倍。守益固。女時出奇搗堅。所當處無不靡。一日法人出戰。已北而奔。而女適至。整軍馳入敵陣。莫不辟易。戰酣。女爲流矢所中。墜馬下。一軍皆驚。女忽躍據鞍上。自拔箭鏃。裂布裹創。驟馬入英將麾下。搴其旗還。蓋女旗當墜馬時。爲英軍所奪也。前後數十戰。無不捷。英人懼。撤圍去。以全城功。軍中呼爲阿連斯。椎牛饗士。建元帥旗鼓。將校持戟摘冠爲壽。皆屏息莫敢仰視。軍行進止。惟命。女力戰先登。屢覆英師。擒大將代爾泊。轉戰三月。克復侵地。諸已降英者。皆望風來歸。法之兵威大振。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八日。迎法王至康士。康士已爲英人所踞。聞女至。宵夜遁去。遂立法王子爲王。行上冕禮。號查爾斯第七。封女貴爵。列於上卿。

仍以兵事委女。明年春。英王顯理第六。駐師於法都巴黎斯。自號法王。以令於國。女為英軍所襲。入守根碧城。英軍圍之三匝。英拂銀棣侯主軍政。益兵增壘。久持不去。女糧絕援窮。引驍騎六百。躬自突圍。力竭為英軍所擒。囚之固壘。女乘間自投下。弗死。後錮於老鶯城。坐妖妄罪焚死。猶十七八好女子也。法人聞之。歸咎於英之報怨。然查爾斯賴女得立。女死弗能報。真庸主哉。

逸史氏曰。若安提孤軍全名城。立孱王。存亡國。誠使男子作事如此。顧不偉歟。曾幾何時。香消玉殞。英人一炬。焦骨可憐。英雄耶。兒女耶。堂堂中華。秦家白桿軍安在。吾願鑄金事之。此本海外三異人傳之一。寶山蔣君劍人所撰。今該撒華盛頓兩傳。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殆經婺源齊玉谿校定時刪去耶。敝篋中尚存其原稿。復據西史別本。為之增損六七。錄於篇。

英國才女法克斯

才女法爾法克斯氏。英人索美爾非拉室人。以天學著名歐洲。按女為英之蘇格蘭人。固貧家女。祖父皆以詩禮世其家。女生而秉性幽閒。天資穎敏。貞靜自好。雅嗜文史。於天算之學。獨有心得。少即讀書於蘇京壹顛布拉女塾中。師以數學難題試於

衆。皆不得其解。因詔有能解之者列上等。女為疏通其義。曉暢明晰。蘇京格致會諸前輩。大奇之。贈以金牌。用示優奬。而其名由是日起。既長益致力研求孜孜不倦。杜門著述。幾於等身。普法意大利諸國疇人家咸讀其書。歎為奇才。倫敦御定格致會暨天文地理各會。皆賜金牌以旌異之。英相彼拉為設定章。歲由國帑頒賜千金。以助膏火資。蓋國家激厲人才。不以閨閤而異之也。女於重學一門。所造尤深。本於法國人拉徧拉撒所著之書而立說。拉在當日輕視英人無精於重學者。嘗曰。英國之能讀我書者。惟格拉哥及索美爾非拉二人耳。蓋女先嫁格利哥。早卒。再適索美爾非拉。所稱二人。其實一人也。女以格致諸事。理本相因。道原一貫。著有格致聯珠考。辭文清朗。語簡意賅。凡諸名士辯論之詞。徧加甄録。間復斷以己意。書稿凡九易。學者無不奉為金科玉律。咸豐十年。女僑寓意大理。適荷蘭醫士亦遊斯土。而往見之。時彗星見於天西。相與登觀星臺。徘徊瞻眺。推此夕為彗星軌道最近地球之日。女所論彗星理致奥遠。出人意表。醫士服其精識。晚年曾著地學一書。可與格致聯珠相伯仲。自來之言地學者。惟記諸國之省郡州邑及民數物產而已。獨女是書出。挈領提綱。旁搜博采。可以使學者多識廣聞。以是人咸宗之。女吐屬風雅。工琴善畫。俱

臻妙境。雖曲師星客。亦自嘆弗如。說者謂即使女不工於天算諸學。則此二藝亦足以名世矣。女於希臘腊頂古書。流覽頗廣。幼耽文事。而於閨閣本務。亦不之廢。女紅精巧絕倫。生一子三女。早殤一。女亦先亡。以同治十二年春三月卒。倫敦醫士何蘭德為之傳。女平生述撰。為世傳誦。名列博物院中。嗚呼。如女者洵足以垂不朽哉。

記張石卿事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偽翼王石達開同年優貢生。（黼按此殆傳聞之誤。石逆不過富人子耳。未必舉優行而入明經科也。）曾隨石酋至金陵。賊中一切筆墨。均出其手。石卿具有膽略。才智絕人。自詡為良平復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是過也。故賊中所有大小戎機。均邀其商榷。曾在金陵繪天下大觀圖。所有賊匪自廣西作亂以來。凡經其攻陷各省之府縣州廳。及一切村鄉。纖悉臚載。至於若何戰攻。若何守禦。各策皆為代畫井井。後投曾帥營中效力。投誠之後。立建奇功。毀東河半賊營凡七。會同官軍進剿。無不得利。曾帥大為嘉悅。特保三品花翎。其遇合亦可謂奇。旋有控其在賊中作惡多端。罪不容誅者。立寘重典。厥後湖南之變。其子首先作亂。一切機謀詭詐。大有父風。誠可謂世濟其惡者矣。天下戾氣。萃於一門。亦劫運之所致也歟。

紀潮郡逆民事

逆民鄭錫彤。潮陽縣之沙龍鄉人。以行二。鄉人呼之為二老爺。其子鄭森同惡相濟。弟錫瑄。恃強肆虐。為之羽翼。錫彤家資千萬。一鄉皆聽其指揮。無敢稍逆其意旨者。偶爾違拂。立置之死地而後快。其殺人也。悉活埋土中。雖不慽於一人。而必戮及全家。不獨睚眦之怨。動致報復。即聞有後言。亦必有禍。夕則議於室中。朝已瘞於地下。為所害者。不知凡幾。蓋其耳目衆多。廣行伺察。雖夫婦勃谿。家庭詬誶。無不知之。幾有賈似道題詩移壁之風。見鄉中田土之膏腴者。必謀得之。先買其左右隣田。然後謂佃人曰。此亦我田。汝盍納租。佃人懼。不敢不從。有田之家。無敢出一詞。凡於魚池芋地。悉以此法行之。坐是併兼致富。怨者吞聲。憾者切齒。然其勢燄張甚。人莫誰何。所畜死士。幾三四千人。為之爪牙心膂。性尤淫暴。見鄉中婦女稍具姿態者。無不羅致。不論其有夫與否也。被害之家。必先掠淫其婦女。美者為其子森所得。粗陋平庸者。則命壯丁相就迭淫。以致之斃。名曰風流刑。其酷如此。家中畜有戲班。遇喜慶事。張筵演劇。視為尋常。以重金購二童子習技。其一逸去。後尋得之。矐其目。今在汕頭乞食。能言其作惡狀。歷歷如繪。有同族四齡小童。偶入其家。拾一所遺小剪歸。其父

見之驚曰。此二老爺物。何得妄取。急持還白之。錫彤曰。可喚兒來。至則命人痤之。其父涕泣求釋。卒不可。有同族人見其所為不法。懼累及。移居他所。其人在鄉中有田數十頃。歲收租賦五六萬金。錫彤曰。彼既不歸。此應為我有。歲所得盡入其槖中。族人無如何也。旋至京師應順天試中式。遂臚列其前後惡迹。叩閽上控。廷諭粵中督撫嚴行查辦。督撫因密飭地方官設法擒治。但沙龍地處險阻。其家藏大礮七十餘尊。設有火藥房軍械庫。牆垣悉以三合土築成。隱然若金城湯池。刀矛弓矢無不具。前曾往攻十三鄉。輒用地雷火器。所殺無算。幸其子森已前死。官軍圖之稍易。然卒不敢臨之以武。蓋懼其為變也。鄭逆本捐副將銜。賞戴花翎。凡縣令赴潮陽任者。皆先往拜。凡事阿順。然後租稅無缺。否則催科之吏。無敢至其鄉。前後所任官。咸憚其威不敢發。而某鎮將乃以計誘之。結為異姓昆弟行。佯若推心置腹。舉之為各鄉領袖。請出辦公事。時道憲已密布軍士於內外。知其至。飛紙召之。甫及道署。命去衣冠入謁。立坐堂皇。鄭逆詞色不撓。道憲詢其何故在鄉殺人。則對曰。彼皆莠民也。不誅即為亂。又詢其何故攻殺十三鄉。屠戮平民至以萬計。則對曰。此皆揭竿謀變者也。不殺則必叛。又詢何以不報官究辦。則毅然對曰。無官。道憲勃然作怒曰。道府州縣

近在咫尺。何謂無官。命隸扑之千下。然後收禁囹圄。縲鞫其弟錫琯。則匍匐階下。不敢仰視。但曰今知罪矣。求緩須臾死。道憲因其乞憐。未之加刑。亦寘之獄。後援謀反叛逆例。處以極刑。潮郡人聞此事者。大為稱快。曾有竹枝詞數十首。咏其事。傳誦一時。聞鄭逆年約六十餘。其弟頗能作畫。殊饒逸致。此皆天地閒戾氣所鍾也。

宋景詩

宋景詩。山東人。辛酉年東省囂然不靖。宋逆首行揭竿倡亂。煽聚多人。反復背叛。屢逃法網。捻逆平後。變易姓名。潛蹤遠遁。時在齊魯燕豫之閒。往來遊歷。居無定所。旋聞訪捕稍懈。仍復回東。改名許連陞。出入蹤跡。多在曹東歸陳徐兗等地。宋逆生平具有絕技。力大過人。屈其臂。數十人不能伸。伸其臂。數十人不能屈。所用飛鍾飛標無虛發。出門必攜利器自隨。用以防衛。每至一處。必以鬻藝授徒為事。佯以意氣交結。若墮其術中。必乘機煽惑。勸其入黨謀逆。身畔攜有五色小旗。為人誦咒治病。多有應驗。於是愚人羣信之。呼之為許半仙。暗中勾結黨羽極衆。率恃鳴鏑探丸為生。北方騎賊。半其流亞也。宋逆嘗謂人曰。凡為我友者。得吾片紙。雖馳驅於齊燕之境。啟篋安枕而行可也。宋逆自漏網潛逸後。各省並懸重賞購之。有總兵牛師韓者。緝

知其所窩白大府。願擒之自效。大府壯而許之。爰改裝為商賈。尾宋逆而行。每至或先之。或後之。或與之同宿一逆旅中。顧憚宋逆技勇絕人。未敢遽下手。恐一擊不中。反使其翩然遠逝。則其為禍胎者。將無已時。兼以處處皆有逆黨。非一人所能了之也。適有劇盜黃宗孟。素與宋逆相識。一日與師韓遇。知師韓為貴人。屏去從役。跪陳蹤跡。自願擒賊以贖罪。時山東有總練蘄守富刁文煥。因事知師韓。師韓曾主其家亦願投效曰。彼可以計誘耳。師韓於是屬其下而告之曰。汝等各宜奮勉圖効。以報國家。擒斬兇渠。在此一舉。有能首先獲弋。當賞以國幣五千金。平民則破格優保。罪人則立赦前愆。其下聞之。無不踴躍作氣。一日宋逆由東至豫。黃宗孟迎謂之曰。皖北尚有捻逆餘黨。可以勾致。遂與同入皖境。因約師韓密伺於亳州城外。行至亳州之界溝集。官兵四集。突起擒之。時宗孟已先竊去其錘標諸器。宋逆以徒手無技可施。竟弭耳就縛。皖撫解赴京師。置之極典。

白齊文論

白齊文。米利堅人。跡其所行。一反覆無賴子耳。始助官。繼投賊。屢次被擒。終以西人無專治例。歸諸米領事。領事與之約。毋再入中國。乃放之東瀛。似宜置身局外。弗朗

故態。不意復由日本潛至漳州。添翼虎狼。濟毒蛇蝎。卒致弋獲。自貽滅亡。嗚呼。是亦愚矣。溯自咸豐十年。前任上海道吳煦曾募呂宋人為兵。令華而統之。每戰爭先。頗資得手。經克復松江府城。吳郡王鼒。獻言於觀察。為招募西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西弁領隊。平日以西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夫衆莫患乎無先為之倡。有西弁率之以前。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效於行間。於是遂有洋鎗隊之設。號為常勝軍。華而後沒於王事。白齊文繼之。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薄。頗生觖望。遂刦泰記餉銀。并斫傷事主。候補道楊坊。竟往詣賊。為賊謀主。幸賊疑之。未大用。嘗勸忠酋李秀成。盡棄江浙兩省地。斬伐茶桑。焚燬廬屋。無俾有遺。然後併合大股。轉戰而前。直趨北方。踞齊豫秦晉上游之勢。以控東南。其地為西人之力所不至。乃可以逞。幸忠酋戀棧。其說不行。後為左宮保獲於閩。米國之駐劄福州領事慶樂為之力請。謂擬解歸本國。秉公嚴辦。宮保以白齊文惡稔罪巨。弗之許也。由閩解浙。道經山陰。適遇水發舟覆。白齊文亦沒於中。論者謂招募西人。雖取利于目前。而或恐貽日後憂。如漳州助戰者。不獨白齊文一人。此外有嫻於戰法。能鑄大礮。不下數十人。其前皆曾助官軍勦賊。屢立戰功。不獲重賞。因此怨懟。終為我敵。前則助我以攻賊。今反助

賊以攻我。其變特轉瞬間耳。而我之虛實盡為彼知。損多益少。豈不信哉。或曰。是非然也。一國內亂原無關乎外邦。西國之例。助彼助此。皆非所宜。助賊者固為悖理。而助官者。亦徒恃利耳。嗜利則何所不為。節烈忠義非能責之異國之民。叛逆附順亦非彼之所及辨。其能為我用者。徒以利之所在而已。招募流弊。其始固已如此。譬如兩人之身。血脈不相通。疴癢不相關。求其指臂之相使。腹心之相倚。豈能得乎。且中國今日之賊。即昔日之民。治之不善。則今日之民即可為後日之賊。西人助中國殺賊。不過權宜補救於一時。本非可常用也。譬如瘍醫治瘡。剜去腐肉。曰是可立愈。明日而他處又潰矣。以毒未拔也。故平賊以治民為先。平賊在良將。治民尤在良有司。兩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徒事外攻。抑末已。故觀於白齊文而已事可識也。

甕牖餘談卷二終

甕牖餘談卷三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漢口賊情

有客自漢口來。述捻逆中多有髮匪餘孽。幾於髮捻不分。故捻逆所作為。與髮逆無稍異。捻逆中皆係張苗之黨羽。前時張樂形苗霈霖皆往投髮賊。髮目洪秀全方務招來。以收上游指臂之助。乃偽封張樂形為掃北王。苗霈霖為奏王。後張受天誅。苗擒偽英王陳玉成以投誠。遂得減死。而反覆不常。終以授首。現所竄擾者。張樂形之子苗霈霖之姪也。其衆多山東河南兩省人。兇悍善撲。及金陵賊巢傾覆。所有英忠二賊之衆。皆往投捻。是以其黨益盛。此輩皆身經百戰。可稱積悍老匪。著名兇寇。今時之來漢口。蓋有漢口兵勇潛為之內應也。兵勇不知大義。官盛從官。賊盛從賊。近見各處兵氛稍靜。糧餉積久不發。遂有思逞之心。勾結賊匪。以圖飽其欲壑。是故始也冀募勇以備賊。而不知反因勇以招賊。多一勇即多一賊。有心斯世者。宜如何處置耶。

禁食蛙

食物有古今不同。南北各異若。犬於古時以為珍饌。並講烹飪之法。祭於宗廟者曰羹獻。而今人罕食之。青蛙古亦入饌。周禮有蟈氏。鄭康成以為今御所食蛙則並以充天廚矣。漢東方朔傳云。長安水多蛙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則古昔關中已常食之如魚。不獨南人也。今粤東極嗜此。供諸盤飧。出以享客。奉為珍味。江浙雖有食者。然率賤品視之。搢紳家以登庖為戒。每歲四五月間。青蛙生發之際。官府多出示禁捕。以其能啄蟲保禾。大有益於農田也。故青蛙一名護穀蟲。其有捉取籠以入市者。有罰。考蛙性熱甚補。然人多食。小便苦淋。妊娠食蛙。令子多病。粤居炎方。要宜少食。況煮者多以煎煠加入辛辣。如抱薪救火。安能求益。講養生者。勿視作濟饞都護也。

專重天算

近今京師於同文二館之外。另設一所。專行肄習天文算法。延泰西名儒為之教授。凡願學者。無論貢舉官員。悉可考選。并移文各省督撫。飭屬薦舉。而於向所設立西學館中。拔其儁異者。令其入京。前上海廣方言館。業已選拔十人。以備道署繙繹之用。十人中如嚴良勳席淦王宗福徐廣坤楊兆鋆朱格仁。均已入泮為諸生。於西國之文字言語。悉能通曉。兩江總督曾節相。札諭上海兵備道應觀察。令於館內選取

有功名者五人。送入京師。以資學習。五人中嚴席二子。皆能明算法。夫天算之學。固推泰西。本朝自康熙以來。南懷仁為監正。推闡西學。而御製數理精蘊諸書。尤綜其大成。其學於是大明。於時承風奮起者。如梅文鼎當首屈一指者也。他若董方立諸家。亦能別闢蹊逕者。近代如徐君青戴鶴士兩先生。崛興於浙。卓然成為大家。見危授命。大節凜如。茲海內所知者。尚有李壬叔鄒特夫數人在也。是則中國之明西學者。未嘗無人。倘能徵而聚之京師。互相砥礪。安見不足抗衡於西儒乎。且西儒中之品學純粹者。皆以孜孜傳教為急。有不能以重聘羅致者。其來者未必具絕人之才者也。西儒之在中國以天算著稱者。莫如偉烈亞力。然其人非可以幣聘也。則此外可知矣。

海運説

江浙糧運。改由海道。由來廿餘年矣。特所承運者。皆需沙船。先經總辦海運局封港截留。旋即飭令招僱分兑出運。蓋米由官辦。運由民船。船由官僱。價由官給。此歷年來海運之章程也。至前時糧艘。全行朽壞。自經寇亂。并板片都無存者。而運河日久不修。河身淤淺。閘壩坍塌。非鉅萬金不能整理。前經曾侯議以一半兵籍。擇其老與

少者。改作糧丁。仍由河運。此固由撤兵減餉起見。然重修運河。費既不貲。補造糧艘。又需國帑。似亦非計之至者也。或謂運河道由內地。無意外虞。雖路遠時久。而穩於海運者。此第就今之沙船言耳。若使自製輪船。一準於西法。毋惜經費。毋減物料。先延西匠為之經度。必為久遠計。其載米固數倍於沙船。而履險如夷。則亦無所謂意外虞也。每船撥兵。宜有定額。屆運則為護糧之用。事畢則為巡洋之需。其以船為家。仍無異於糧丁。而裁兵之術。亦即寓其中矣。如是則中國之水師可精。沿海之防堵可嚴。海運遲速。皆操自我。豈非一舉而兼數得者哉。抑更有說者。嚮時河運糧艘。每於秋日來南。至明春則運米北駛。計此一歲中。行時少而停泊時多。以故糧丁水手等。易以滋事。今若改用輪船。於閒鈌時統核船數。輪班派定一二船出哨。餘則照西國公司例。准民間裝載貨物。往來各海口。所得水脚銀。悉歸總局。於年終繕造清冊。由在省督撫咨部查核。除各項耗用外。盡為修葺船身及加造輪船用。則既足以裕國。而又非與民爭利。以視修運河。補糧艘。僅有出而無入。果孰得而孰失耶。彼糧丁水手既已有所事。亦不致以干法紀。重為地方憂。則又無須沿途防檢也。若夫在局司事各員。欲其無侵蝕無冒消。公正廉明。實心任事。每歲於舵工等。詳考優劣。

以昭激勸。則固在各督撫選擇得人。而非意計所能及矣。

武試宜改舊章

近日考試武童。外場官長。仍按照舊章。諭令武童至期各帶弓矢。齊集演武場。聽候考試。其內場另擇日期。默寫武經。竊意取士之道。文試既以時文詩賦。謹守成法。不敢稍更。武試似宜量時變通。蓋今時行軍以火器為先。兩敵相遇。專事轟擊。火器精而多者勝。然後後隊繼之。追奔逐北。遠兵以弓矢。近兵以刀矛。是弓矢刀矛者。追敵之所用。而非攻敵之所先。近時操演士卒。既重火器。則武場似亦可以兼試。平時習之既精。臨事自然有恃無恐。乃不置講於先後緩急之間。所試非其所重。將來所用又非其所習。抑何其計之左也。他若武場專講弓馬。則僅可嫺於陸路。而未諳於水師。沿海州郡。似亦可以增設專科。講求盡善。此誠今時之急務也。

官鹽說

瀕海之區稱富者。其利不過曰魚鹽。顧鹽法雖因時制宜。而私販之禁則一。今自中外通商以來。各種貨物。皆准其出入交易。惟米不得出口。而鹽不得入口。何則。以鹽固中國所饒足。無藉乎西商之携至也。今聞西人云。中國常禁洋商帶鹽入中華販

賣。此殊不解其何故。若肯弛禁。准洋商販鹽來賣。照中國納稅規例。彼此均能獲利。即如印度國。向來不准他國鹽入境。至二十年以前。印度會城開禁准行。及今每年消鹽至一百六十萬擔。印度獲利勝於往昔。則中國亦何樂而不為哉。況內地之鹽。常為私梟販賣。國稅已絀。外國之鹽販來中國。照例輸稅。當無走私虞。西人之所述如此。雖然。是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即有私販之鹽。亦從竈場買至。其錢仍入於官。是官商之所謂私。非國家之所謂私也。今中國於食米遇歲歉時。或有未敷。而於食鹽未嘗不足。何必藉外鹽以濟之。外鹽至而華鹽之消必滯。雖得稅餉。亦何補於大局耶。且又何以處夫竈戶竈丁耶。不特此也。鹽之為值賤。西人以貨船販運至華。除一切費用。所得當亦無幾。則必欲固爭此利。是亦有所不解矣。

算學宜先師古

英國湛氏。論算學為格物之門鑰。當從歐羅巴先達入手。深惜吳子登太史。算學初集。多重古法。其有間借今法以參補者。不詳其所從出。譏之固是也。而湛氏意專重今法。則於古天算遞變之源流。恐亦未及詳也。新法之精密。人人知之矣。而要皆從古法之疏舛者對覲而出。如地為球體。預推日食。始於他勤。則亦取諸他國歷表。或

得迦勤底表。而細測參悟者也。測地距日法。始於亞里達。古今人雖知其未密。而立法之巧。實為其所創。如無多祿某言地球恆定軌道平圓之說。則歌白尼地動之證不顯。刻白爾橢圓之理不彰。即地球動定兩說。古來諸名家聚訟紛紜。今未有不是動而非定者。然第谷雖執舊說與歌氏不合。而其測天之精。實有以開奈端諸家之學。則新法未嘗不從舊法中來也。不特西法如此。即中法亦何獨不然。漢之諸歷雖未甚精。然後世皆相因用之。至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至元郭守敬而大備。皆從古法參悟對觀而出者也。不明古法。不能知新法之善。而悉其變通之得失。故中國人士講歷算者。當先從經學中算術始。繼之以各史歷法之沿革。中法既明。始習西法。亦必溯古以逮今。則於門逕之異同。了然可識矣。苟中國學者。徒知以西法入門。而於經中歷算本末。未嘗一考。則亦未見其得也。

用西船捕盜說

年來南洋海賊。時出劫掠。為估舶患。中國捕盜諸艇。不能緝治也。徒望洋與歎而已。同治丙寅四月十六日。廣州府憲與英國副領事官。統帶華英兵船出洋剿賊。務窮瀕海賊蹤。搗其巢穴。是亦深知自強之[illegible]道也。既知之。何不倣效西法自造輪船

自練水師。平時可以有備無恐。臨事可以調遣由我。奚必求借求助。僕僕不憚煩耶。竊揆其故。以為倣西法造艦。則工費浩繁。倣西法練兵。則糧餉奢鉅。不知用英船一。可當他船數艘。用西兵一。可敵別兵十人。故費雖若倍。而究之其費亦適均。至於收功奏效。則又不可同日語矣。嘗見道光年間。安慶監生方熊飛。有請造戰船之疏。兩廣總督祁貢。有仿造西式兵船之奏。而朝廷亦有許其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在粵倣造。分運各省之諭。其時潘仕成捐造之船。極為堅實。不惜以十萬金出海購木。洋商伍秉鑑潘正煒。又捐買米利堅呂宋船各一。懸以為式。其他論列此事者。如水師軍門吳建勳。廣州知府易長華。批驗大使長慶。皆有可采。而至當不易之說。則莫如方熊飛之即以此船巡洋緝盜。以張武備。以威遐方。少卿金應麟所稱造舟之法寬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貲。無拘文法。凡此數語。尤為中肯。是用心不可謂不專。講求不可謂不密矣。傳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其信然歟。嗚呼。中國果未嘗無人。獨奈何西事一平。其事遂寢。至中外互市三十餘年。交稔事悉。值海疆之多故。當寇跡之縱橫。造艦練兵。似非緩着。乃未聞有一人計及之者。每念此事。不禁為之長太息也。

煤礦論

天下至寶之物。足以富國强兵者。煤而已矣。其寶實有逾於金銀。而世人多弗察之。何也。英國不過蕞爾三島。而富强甲於海外。其所恃者惟煤鐵二物耳。煤之為用甚廣。凡行駛舟車。製造器械。無不需之而成。山之有煤礦者。西人可以一望而知。并能決其多少美惡。無者不必虛費疏鑿之功。有者自得實收贏餘之利。蓋西人於考察地質之學最精。測山則必先究石理。產煤之山。其石理必有異乎他山者。惜乎華人未能明此也。自英國欽差大臣額羅金伯爵。與中國修和立約後。西人蹤跡所至。乃得遍歷燕齊楚晉秦蜀黔滇之地。於是尋獲煤礦殊夥。而其煤質率多佳者。西人始遣測煤者。曰朋庇利。先於北方諸山考察煤質若何。迨後朋庇利曰。遍驗天下之煤而所產之佳。當以附近中國京師諸礦為最。誠未見有再勝於此者矣。其地約三百里許。皆煤礦也。繼考察中國產煤者。又得二人焉。曰威林臣。曰烈士科契男爵。此二人並言中國煤質佳者居多。按英國史所載。備記歐洲諸國產煤多寡之數。如大英國島產煤之礦。量其四周。計有三萬六千方里。法蘭西六千方里。比利時一千五百六十方里。西班牙一萬二千方里。普魯士三千六百方里。布謙美亞三千方里。總計

之約六萬二千一百六十方里。此歐洲產煤之大畧也。中國幅幀廣大。疏於搜山採海之術。故地寶所蘊。未能盡洩。今僅就西人所已行測知者述之。則其所藏之富。亦畧可知矣。湖南六萬三千方里。山西九萬方里。直隸山東滿洲之南境。二十五萬二千方里。四川二十一萬方里。陝西七萬五千方里。甘肅六萬方里。河南三萬方里。貴州四萬二千方里。廣西三萬九千方里。廣東六萬九千方里。湖北一萬五千方里。福建七萬五千方里。江蘇四萬二千方里。浙江一萬八千方里。江西十萬五千方里。安徽一萬二千方里。雲南六萬方里。總計之。約得一百二十五萬七千方里。其多於歐洲不啻二十倍有餘。舉湖南一省之所產。已可當歐洲列國之所出。其充足饒裕。地球中幾無能與之匹。而奈之何終以自域也。又西人知產煤之地。亦必產鐵。蓋鐵礦煤礦自必同蘊於一山。共出於一處。珍石瑋寶。亦錯雜於其中。此在乎人之善採耳。中國所產之鐵。俱係上等。業經西人朋庇利驗有成效。其言所出礦鐵。自六成至八成或至八成半不等。其潔淨無渣垢者。可以充代喻鐵之用。由此觀之。中國煤鐵二物。其富如是。宜乎可以鑄鎗砲。作舟車。製造一切機器。坐致富強。以凌駕乎歐洲。乃言利之臣。或有以採鑿山礦進者。羣以為多事擾民。無少益而有大損。斥之。不知昔

者礦務之壞。乃有明任用礟臣之咎。而開採者亦非真能測驗之人。鑒於其弊。而概抑不行。不幾乎因噎而廢食哉。

漢口雨錢

或傳漢口雨絲雨錢雨豆之事。聞者疑信參半。夫古今所傳。雨金雨土。雨草雨魚。雨綿雨灰。雨刀雨鐵。雨羽毛。雨紅雪。雨硃砂者。不可勝記。在蚩氓每以為神物。而博士則以為虛誕。要之皆非也。稽乾隆五十九年。日耳曼人名吉辣尼。驗得俄羅斯西伯利部。天降鐵球。重數百斤。一見而知其與常鐵無異。遂特著一書。言古今所雨等物。非盡偽也。近七十年間。有西儒勤究其事。屢見天降之物。果有多種。故人人信之。不以為異。何則。天地間分布之物。散聚大小者不等。大則地球日月恒星大行星。中則定慧星及至小之行星。必用遠鏡始辨。此皆各有定道。周行不移。小則游氣亂飛於空中。若近地球則先凝於雲際。輕熱有光。謂之流星。漸結為石。為各色沙粉。墮於地面。至漢口之雨錢與豆。定非真錢豆。而所言雨絲者。想不過如蛛網游絲而已。此據西士所言如此。但中士多言離地一百六七十里。則有罡風。凡飛鳥為風所引。漸引漸高。一遇罡風。即成游絲。悠揚空中。或漢口所雨。亦係此種游絲歟。中士又言天空

氣有吸引之力。如雨雹固係空中冷氣所凝。而每有冰廠藏冰。遇雨雹而一時盡失者。則凡物獨不可以氣吸歟

龍瑞

同治乙丑夏。有客携二物來香港。雌雄各一。重約二十餘斤。狀若大龜。一頭六足。足悉五爪。鱗甲具備。背文負二十八宿。參錯如布棊。色同翡翠。內含寶光。見者疑為玳瑁之流。客笑曰。非也。此名龍瑞。非常有者也。詰其所由來。則得自五指山之山池。山故產翡翠。土人時尋蹤往掘。有因以致富者也。水深數丈。清湍瀠洄。絕無魚蝦。土人夜見池內。常有光上騰。疑藏寶物。因竭水得之。時客適以購玉至其地。見之。咤為奇物。立出重值載以歸。至粵省時。曾有人欲覓獻督轅者。問其價索萬金。使稍貶焉。而客弗許也。按五指山在瓊州定安縣南界。五峯屹立如人指。故名。山極高。其巔常在雲霧中。久晴海氣清廓時。或見羣尖浮半空。山四旁為黎人所居。內為生黎。外為熟黎。生黎之巢。人跡不至。相傳有怡真養氣壽考逸樂者棲其間。昔人咏此山詩云。想亦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則此山固屬靈境。其產此靈物也亦宜。余又考唐書地理志。崖州貢玳瑁。又古蹟志。崖州東南五十里。海邊有巨石數十丈。如屋。宋陳

明甫鑿石為欄以養玳瑁則玳瑁固南交之所產也漢書應氏註云靈蠵大龜也雄曰玳瑁雌曰觜蠵是玳瑁固有二種其狀亦稍異劉欣期交州記云蚼蝌似玳瑁大如笠四足縵胡無指爪其甲有黑珠文采斑似錦紋臨海水土記云其形如龜其甲黃點有光此即觜蠵一種也桂海虞衡志云狀如龜黿而殼稍長背有十二斤黑白斑文相錯其裙邊缺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皆有鱗斑文如甲此即玳瑁一種也今以客所稱之狀證之似若非此二種而龍瑞之名不見於書史余竊疑之雖然四海之廣六合之大何所不有必以所不見不知而斷以為無適見其隘也故以玳瑁為龍瑞不可也以龍瑞為玳瑁之別種客亦未以為可也要之不外乎龜之一流明會典曾載暹邏獻六足龜或即此歟神物變幻吾烏乎測之

星使往英

英自女王以利沙伯與中國通商迄今三百年貨船往來日盛一日其至中國者皆其國之貴爵顯秩富商巨室賢豪英俊也而中國之往詣其邦者類皆舵工傭豎俗子鄙流無文墨之士一往遊歷探奇覽勝發諸篇章者惟道光壬寅年間有浙人吴樵珊從美魏茶往居年餘而返作有倫敦竹枝詞數十首描摹頗肖其後咸豐初年

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京威公使往。在其國中閱歷殆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為之作瀛海筆記。紀載頗詳。游英而有著述者。當以是二人為嚆矢。同治五年。朝廷特遣三品大員斌椿。出使泰西諸國。隨員數人。在英京時。日出眺覽。搜羅奇異。恢擴眼界。真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如園囿中之珍禽怪獸。不可名狀。水湧地中有若噴珠濺雪。機坊中飛梭運軸。不藉人工。皆水火二力之妙。凡其制作無不巧奪天工。至於山川風土。亦皆觸景異觀。登臨採訪之餘。殊深興感。故各人於耳目所及。寄諸吟咏。逮歸之日。着有乘槎筆記一書。已刊板於京師。一時通國傳觀。鈔襄陽播搭之詞者。頗為紙貴。

物異四則

福安居盛家園畜二母雞。黃白各一。桑麻掩映。分柵而棲。各養數雛。晨夕帶雛出入。二雌同行。宛若人之洽比其隣者。一日黃者被人竊去。失母之雛。悲鳴不已。白者頻來顧視之。若代為憫惻然。自後得食相呼。歸棲逐隊。蓋亡形於黃白。而皆視為己子矣。雞雖微禽。而於五德之外。竟復具一德。盛君之友。因呼之為慈雞。

張惠生家畜一猫一犬。犬固西洋小種。矮足拳毛。僅比巨猫。而性甚馴擾。善解主人

意。一日猫與犬同乳並育。而猫忽死。幼貓日夜叫嗥。犬聞時來視之。意似大不忍者。因哺子之餘。兼哺數貓。久益狎熱。數月之後。毛澤豐潤。貓犬竟同牢而食。此犬亦愛之無異於己子。不能辨其種類矣。此實確鑿親見。非唐武后之貓與鸚鵡同食比也。

粵士有久宦閩中者。見一園於福州城西。山環水繞。境頗幽勝。園有雙鶴。丹頂白羽。品殊不凡。前粵西巡撫梁章鉅所贈其祖者也。畜之代代矣。然鶴雖久寓於園。而園實不能羈此鶴也。時或振翮長霄。刷翎茂樹。每遇風清月朗。引吭長鳴。意若自得。飄飄然欲仙去。其逸致高蹤。固不屑與凡鳥伍。一日主人母八十壽辰。各啣一靈芝獻於庭前。如祝壽然。賓客皆為驚異。謂此乃祥禽。亦壽羽也。勿以尋常畜之。以鳥性而諳人情。亦見聞所罕者也。按鶴本仙禽。有胎生之説。今此雙鶴迨近百年。其通靈也宜矣。

婺源溪有一石。自高山墜下。其形似豬。純黃色。瑩澈可觀。一犬見之。狂吠不已。頃之衆犬羣集。相向咆哮。麾之不去。村人厭其喧聒。投石水中。四鄰之犬。仍復呼羣引隊而至。俯水跳嗥。晝夜不止。衆莫解其故。或疑為怪物。有主於一村休咎者。因是村中人頗有驚懼意。往觀者如市。石在溪中。水清澈底。晶瑩可鑑。後有別村富者。見而愛

之。以重價求。彼村人許之。乃自溪中移石而去。然後犬吠乃止。究不識何石也。

盂蘭盆會

盂蘭盆會。盛行於今。而莫知其所自始。或謂昉自六朝。想或然也。海錄碎事云。盂蘭盆天竺為盂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懸之具也。今人遂飾食味於盆。誤矣。據此則其誤相傳已久。而盂蘭二字。直梵語耳。然考荊楚歲時記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盈盆供諸寺。則六朝時已然。而盂蘭盆經。亦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以盆供食。蓋由此也。釋子相傳。目連見母生餓鬼道中。至七月十五日。具五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然後母得脫餓鬼之苦。目連曰。佛言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剸竹。剪綵縷繪。摹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其載於前史者。如唐代宗於七月望日。在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歲以為常。內供七代神像。識者譏其不典。以近今各處所見。行之最盛者。莫如粵東。以香港蕞爾一區。每歲舉行是會。約費萬金。裝嚴炫麗。莫與為比。斯楊盈川之賦所不能形容者也。司事者捐集各行鋪戶之銀。歲必盈一萬四五千金。盡以供裝嚴。其捐之大小。以送燈之多少別之。首選者

所懸之燈。自屋至地。輝耀街衢。觀者以為榮。此習俗使然也。以一盂蘭會。揮手千金。嘻。可謂豪舉矣。然謬亦甚矣。

神怪

客有談神怪事者。皆僧道貪緣為利。即不然。或有憑焉。近之陝西某府。忽有一石從空墜於平地。奇醜突兀。然亦未成形製。百姓聚觀者不下數千人。無不詫以為異。即有二三羽客。稍稍設香火祈禱。輒應。於是遐邇奔赴。不數月佈施者衆。遂起建廟宇。然因此賭博淫盜。屢見疊出。官為禁諭。亦不聽。一日縣尊忽謂某道院主人曰。余昨夢尊神告余云。願附居縣署旁屋。更為安樂。並當保護一方百姓。即移其石於社稷壇。仍令百姓焚香膜拜。然自此靈異遂絕。又河南省本有李真人廟。肇自元代。蓋兄妹二人。當時殉難救人。肉軀不壞。血食於此。同治乙丑。因省中大旱。撫憲於各處禱雨不應。一日詣李真人廟虔祈。甘霖即霈。遂移其軀殼供設撫署旁。建造道院。朔望拈香。至今凡遇雨旱。禱求三日必應。否則禱於其妹神前。更無不驗。於是傳聞者。故神其說。香火日盛。咸豐八年。蘇城有異方僧。手抱一佛。腹中閣閣有聲。百姓擁聚駭觀。時方軍務嚴密。地方官即逐令出境。安知非賊中偵伺。故示其奇耶。道光丁酉年。

蘇城大旱。林少穆先生時為中丞。多方禱籲不應。聞廣福某寺有銅觀音。最著靈異。迎其神至省。膏雨如注。然嗣後凡遇大旱。別憲效林文忠所為。亦不應。豈非存乎其人其事。而絕不關像耶。杭州靈隱寺對面。有名一線天者。吾鄉方孝廉錫恩遊其地。由山背攀藤而上。見平頂有洞豁然。僧一。所謂一線天見觀音面者。即此也。方以巨石從之下視。無所見。越日重遊。依然復故態矣。僧之寅緣為利。一至於此。方又遊至一處。見方屋一間。榜曰地獄暗府。行近窗櫺。門忽自啟。聞內有鋼叉聲。方素有膽略。入其室。門即自閉。其內空洞。並無神像。特門口有執鋼叉二。門檻下想設有機鍵。門[illegible]門自閉。與鋼叉之動。皆因機鍵觸撥。內亦有匾云。作如是觀四大字。下阮元題[illegible]意。天下神怪之事。皆作如是觀耳。偶誌此以作譚柄。

潛芳園

羊城恩寧西街。有麥氏花園。即潛芳園也。其園未建時。前後左右乃係小屋。隣人比鄰而居。甚適也。麥惷欲售之。特其中有願有不願者。麥氏恃其勢力。巧取豪奪。盡為所有。有不肯出屋者。投其器物於街衢。貧窮者至於靡所棲依。無立錐之地。麥氏略不顧恤。竟以薄價取其地。鳩工庀材。大興土木。於是潛芳園遂以構成。園之內名花

遍植。嘉樹紛披。園內外近泮塘。引水為池。疊石作沼。挹入座之荷香。緬迎眸之荔色。殊有佳趣。前通小橋。綠水迴環。往來者時以扁舟為迎送。粉白黛綠。競來遊玩。羅扇輕衫。迎涼鬥茗。麥氏顧而樂之。以為此乃菟裘。將老是中矣。不料居未久而疾作。疾漸愈而轉癲。時而妄語狂呼。以佔據資隣者自詈自訕。妻若妾日夜求神拜佛。遍訪名醫。均無效。竟棄此園而卒。計自築園至歿。僅數年耳。虛擲金錢。難以數計。歿後即將此園典質別姓。園亭易主。景物已非。盛衰何常。悲愉轉轂。嗚呼。豪强者是亦可以鑒矣。

浙江亂後景況

肇慶黃君瑞春。於同治乙丑。隨其戚至浙江候補。經督憲委派金衢嚴稽察善後事宜。經歷三府。足跡殆遍。其地皆極荒涼。金華尤甚。一日其戚入城查案。寓齋偪仄。苦無避暑所。適其紳士有空室。極軒敞。兼具園亭池館之勝。因借居之。偶於暇時。憑欄納涼。見池中水沸不已。投以石則有衣片浮起。令人撈之。則白骨纍纍。懼而止。每入夜燐火上下。幾同鬼境。偶以牀足不平。地板下陷。令木工修治。則板下赫然有人骨一具。極長大。急埋他所。室後有一小空屋。蛛網塵封。久鍵不啓。其戚試令開焉。則梁

上結繩無數。地下尸骨縱橫。因此懼不敢居。徙於別館。黃君亦同住半月餘。然死者雖多。而世之所謂鬼嘯現形者。未之聞見也。

說龍

龍之為物。中國自古有之。古所稱為豢龍氏者。其說固荒唐。然六經之言龍者。指不勝屈。中國雖婦人孺子見其象者。無不指而目之曰。此龍也。是自古相傳以為有龍矣。乃西人獨不之信。曰世安得有龍哉。此謬說耳。豈盡信書固不如無書乎。第竊有疑者。西士所譯新約全書。默示錄中所云。赤龍甚巨。及下文屢言龍者。固何物歟。若言其意乃指蛇屬。則何不竟曰蛇。而曰龍也。譯以中國字曰龍。在西國果稱何名歟。既以中國之龍為無是物。何以譯者乃襲其名歟。此亦甚不可解之事矣。上海西士有不信龍見之說。偶為話及。時適六七月間。一日陰雲密布。大有雨意。於天之東北偶。雲下現有烏龍一條。首爪畢具。夭矯盤空。於是喧傳天上掛龍。必有大風雨。一時男婦爭觀。幾於舉國若狂。有人因招西士往觀。西士見之。付之一笑而已。蓋嘗論之龍取水之說。因不可信。地中之水。能至空中者。乃天空之吸力也。不獨地氣能吸。即凡物之水。皆能被天空吸力攝去。至於龍之一物。或係古有而今無。亦未可知也。世

人因其不見。遂指為神物。謂若西國所稱為嘆咯咪之流。亦未免太過。即如中國所稱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今麟鳳與龍世不經見。西士并謂無此三物。是西國於四靈僅有一龜而已。

戒烟新樂府

雲間錢鱸香廣文。博學高才。為世所欽仰。家素豪富。甲於一郡。生平於耽玩書籍外。別無嗜好。其家藏書極夥。且多世所罕見之本。刻有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樓叢書。指海藝海珠塵珠叢別錄五種。珍帙秘冊。賴以流傳。書出海內爭購。一時為之紙貴。庚申髮逆竄陷松郡。多所焚掠。錢氏舉族徙避鄉間。書板亦攜之俱去。均得完好無恙。不可謂非斯文之靈。而神物有以呵護之也。鱸香歿已久。其在時於世族子奢靡之習。一無所染。尤痛疾片岕。著有戒烟新樂府四章。以示勸誡。曲中吸食者癮病。讀之當為汗下。今錄之。未始非膏肓於此者之一助云。其一曰學時路。懲始趨之悞也。學時路。有吃有着無事做。一筒兩筒弗害過。今日三筒。明日四筒。五筒六筒七八筒。裝烟發烟已成功。買烟具。買水果。賣盡田地賣傢伙。吃烟吃烟真及時。兩肩聳起如餓鴟。肰頭烟鬼哈哈笑。時路朋友又來到。其二曰搶帽子。悲結果之慘也。搶帽子。三隻

手。不搶帽子便剪綹。原是當年吃烟友。烟烟烟。家私化作火上烟。吃吃吃。冷粥冷飯無處吃。叫化三年懶做官。一切生意做不得。不得已。搶帽子。押得幾文錢。便向烟燈發利市。君不見昨日搶帽子。今日金剛脚下死。其三曰開烟盤。惜流落之苦也。開烟盤。做闆老。烟墩小娘顏色好。問娘何處人。答言昔日家道贏。家道贏到阿父。阿父生來喜嫖賭。嫖賭吃着四字全。大傷元氣鴉片烟。儂在閨中亦染指。家道零落阿父死。阿父死。不自由。紅樓作青樓。阿父九泉亦風流。開烟盤。一洋頭。其四曰扎火屯。嗟行止之穢也。扎火屯。做圈套。光棍及烏龜。本来是一黨。阿娘貌似花。當年身價千金誇。買笑人前猶靦覥。但道郎來可吃茶。郎入內。龜出外。軟言媚語將歡會。牀頭一燈搖黄昏。鈴鐺鐵索聲在門。我家並不開烟墩。直入房闥子何因。銀錢到手放出門。有錢且向烟墩行。外面猶自裝斯文。君不見扎火屯。此四章真可謂窮形盡相。淋漓滿致者矣。願嗜此者閱之。惕然猛省。惺然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安知烟之不可戒哉。是所望於有志之士。

嘉興災異

同治辛未五月十二日。自嘉興至朱家角。青浦一帶。俱遭大風。兼以冰雹突至。小者

如碗。大者如鉢。禾稼牲畜。樹木屋廬。無不損壞。其時黑雲如墨。幾於晝晦。嘉善有兩人方在田間。一時不及避。為風吹去。竟無蹤跡。亦罕事也。於是說者謂人事變於下。則天象變於上。修省恐懼。可以轉災沴為休祥。齊景一言。彗星退舍。高宗修德。雊雉無聲。前事之效。亦後事之師也。

日本風災

五月十八二十四兩日。於日本之布寫哥埠穀埠柯薩嘉埠。狂風驟雨。如土崩山裂。海中波浪洶湧有聲。頃之至岸。平地水深盈尺。沿海一帶。幾至丈許。樓房廬舍。飄沒無算。民則盡伍波臣。居則悉成澤國。所有停泊船艦。始則隨波上下。翻騰不定。繼則被風吹至岸上。與屋撞擊。屋傾而船亦覆者。屈指難數。船中人無可逃免。盡葬魚腹。西人所居瀕於海者。亦悉倒矣。所可知者。如布寫哥埠之花旗領事衙門。俾烏利酒店。皆係波濤衝激。遂致傾壞。此二屋尚在高岸。約計高於海面之地二尺許。宜若無害。而竟不免於顛覆。其水勢之橫決湍疾。亦可知矣。延至翌日水退。前日之衢市繁華屋廬交錯者。至此一望蒼茫。不可辨識。但見破板敗木。斷石折礎。縱橫遍地而已。此誠一大刼運也。與江浙風災。幾於先後相似。浙五月十二日。而日本在五月十八

日。蓋先發於江浙。而繼發於日本。同此颶母之為害也。

安徽風異

同治辛未三月。徽郡大風。拔木壞屋。傷人損畜。不可勝數。最奇者有一新娶家舁綵輿往迓新婦。鼓樂喧闐。由新婦家回。擁行隨從者數十人。甫至半途。狂飈倏起。從人皆不能駐足。擬舁輿避入涼亭。而輿蓋已飛入空中。盤旋不定。久之杳然莫覩。須臾輿亦漸升。冉冉而入雲際。衆亦莫可為策。頃之輿底忽脫。新婦吹於輿外。霞帔珠冠纖悉畢見。漸升漸遠。風稍息。從人急返報其家。遣人四出往覔。竟莫可蹤跡。逾日新婦方返母家。蓋離家已一百里許。所墜之村。為吳娃鄉。村人詰得其居址。送之回也。先是新婦隨輿而上。並無傾側。若有舁之行者。及輿底脫下。身乃出外。俯視其下山川城郭。村鄉房舍。歷歷如繪。而足下若履平地。似有雲氣以托之者。兩時許。始墜一民家。其張姓。亦仕族也。新婦既下。毫無所損。衣裳簪履。依然如故。村人咸來聚觀。爰即買舟送歸云。

甕牖餘談卷三終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新金山

同治丙寅冬。有客從金山來者。新金山。即澳大利亞島。在東南洋中。今為英人所據。述其地產金之夥。生物之衆。貿易轉輸之廣。人民居住之繁。誠可稱一大都會。旅人足跡所熟至者。為新南維里斯。英國總辦駐劄於悉德尼。即粵中所呼雪梨也。特其地廣袤數千里。現雖節次開墾。而猶未盡闢。有二三西人。裹糧進入腹地。初則登山度嶺。附葛攀藤。青峯碧水。時遇佳境。土人見之盡去。如鳥獸之避弋繳也。行漸遠。則巉巖插天。欲前無路。但見絕壁下。有巨蛇十餘。蟠結其間。約長五六丈。圍可徑丈餘。昂其首似作噬人狀。西人大懼。以為此亘古未見之巨蛇也。發鎗擊之。如中木石。百計擒之。終不能得。後乃結巨網張而獲其一。曳出。聚而觀者。日有數千人。其地土人極寥落。性最愚魯。面色盡黑。如摩魯隅人種。類蓬首裸體。所食僅樹根山菓。巢木而居。幾如上古窮荒之世。年來附近土人。略曉英國語。招其工作。頗盡力。而一飽之後即復颺去。故須少與之食。然閉置室中。三四日後即悶而求出。與之銀亦不識多寡。蓋山林野性。非復可羈縻

也。其遠處土人尤兇惡。搏人而食。昔西國有二十餘人與之遇。初則佯為服役。比入深島。皆突起攻噬。寢皮剝膚。並飽其腹。計僅脫六人。一隨去童子。約十歲許。面稍黑。以為此乃己類。令坐兜籃中。舁之往遊各山巔。供其飲食。不復殺。又見有一檀香樹。圍可一畝許。枝葉扶踈。青葱可愛。折其枝焚之。香聞數里。土人全家巢其巔焉。西人許多與之金。購此樹。土人弗願也。曰此纍纍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我儕居此樹長子孫成家室者數世矣。葉可庇風雨。枝可供炊爨。豈肯以有用易無用哉。嗚呼。跡其不識不知。無思無慮。真無懷氏之民歟。顧客言土人凡事皆無機心。而惟因爭奪婦女事。往往強弱相併。此又其性使然也。

臺灣島

臺灣一島。不獨向來未入版圖。即考之古史。亦並不載其地。惟文獻通考。始言澎湖之旁。有毗舍耶國者。其人裸袒睢盱。殊非人類。殆即今之野番歟。至明史謂之雞籠山。屢為 鄭芝龍據以為瀕海患。招撫後。遂為棄土。荷蘭東來。藉之以作外府。頗加經營。鄭成功自金陵敗後。逐荷蘭而有之。傳 位者三世。康熙二十五年。姚啓聖始取臺灣隸於福建。然所謂臺民者。皆泉漳兩郡之人也。其土著野番。仍竄入山中。

未嘗歸化。土番文字語言。兼習荷蘭。則固向日荷蘭之所教導也。其所持器械。亦有大鎗。想為荷蘭所遺。土番兇惡者。至於食人。其種類不知始於何時。西船有行至臺灣遭風失水者。船中人盡為土番殺害。情殊可慘。以此知土番素非良善。有不可以情喻理遣者矣。其戕害西國舟人。已非一次。嚮曾有英國船。名拉便得。以被風飄至臺灣。船中共二十三人。被土番殺死者二十人。其三人以哀懇免。然土番待之如奴僕。時役苦之。閱八月。三人偶在海濱遙望。北花旗船自遠而至。乃私乘小艇駛至花旗船上。因得逸去。是亦有數存歟。吾聞臺地多膏腴之壤。苟得逐去土番。盡加播種。則臺粟可偏於天下。而商船之經此地者。亦庶無性命之憂矣。

米利堅頸地

亞墨利加。分南北二境。其中相連處狹如蜂腰。前有法蘭西人。將於其間開掘水路。以通外海。其長約二百里。既開之後。往來商舶。可直達太平洋。以至中華。但以地平綫測之。太平洋稍低於大西洋。恐其急流太甚。未免有礙。凡上下流高低相懸者。其水勢必至奔騰。雖善操舟者。亦不能駕駛如志。此天設之界域。殆非人力所能為歟。

南洋海島

東南洋羣島土民。性悍惡。搏人而噬。無異牲牢。前數十年。有英士至其大島。曰他希的。導以耶穌教信之者衆。建會堂。設義塾。彬彬然漸被化矣。旋為法國所據。駐劄節船。以威懾服。其旁島嶼。碁布星羅。有彈丸島。曰黎夫。在澳大利東新西蘭北。土民聚族居者。不下六千。英士往彼傳教。衆頗悅從。一變其前日持强積悍之習。在他希的島之法人。嫉其能。遂以兵併有其島。諭土民毋得從英之教規。及其言語文字。須一以法之天主教為則。以法兵三十五人。持旗巡行其地。强令英士停義塾。閉會堂。勿教土民。僅許在彼閒居。後又載兵壓境。聲言凡不歸天主教者。殺無赦。土人懼其威。多匿於林叢草際中。有憤怨不平者。法兵即與之鬥。殲殺十餘人。被傷受執者無算。所有會堂。或以居兵。器物毀棄。然法國雖欲以威脅從。而土民終不願。法國亦無如何也。

花旗沃土

花旗國南方。地廣人稀。每欲覓人開墾。種植穀蔬。有華人李郁。與花旂醫士施得烈相識。曾偕之同往花旂。遍遊各處。恣其眺覽。覺其地氣候溫和。無盛燠嚴寒之慮。北距呂宋湖約三十六度。冷熱常得其平。盛夏至熱之時。準於寒暑表。罕過九十六者。

七月前後。天氣已極清和。無秋陽酷烈之患。夏天時有海風吹至。可解炎熇。至於偏北之處。尚有瘴癘。居民時患熱症疫病。而南方無之也。土脈膏腴。物產叢殖。壅體塗足之流。夏不至於熏炙。冬不至於凍瘃。故皆樂致力於田畝也。所產以白糖白米棉花三項為大宗。並常植麥穀烟葉菜蔬。極為繁盛。近又新種茶樹。已萌芽舒葉。采培成茶。其味較濃於中國。由此觀之。是亦海外之樂土也。

花旂善法

花旂立法之善。海外諸邦皆所不逮。所謂一國中大統領者。歲奉以銀二萬五千圓。供給御用。與英國所設香港總督廉俸相若。其通國中所用。以一年計之。僅支銀七千五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元。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數也。計愛倫一省。年中所進十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元。年中所支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元。所餘者幾二萬元。此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數也。一省如此。他省可以類推矣。更以舊金山一區（即嘉釐符尼亞邦。粵人以其產金。呼之為舊金山。）論之。其幅幀遼闊。即以香港百數十比之。猶不及其大。每歲一切所費。文自衙門官吏。武自兵船弁勇。舉凡修葺廢墜。無所不包。而僅支五十萬元。舊金山為商賈所會萃。貨物所輻輳。華人往其地者。不下十數萬。每年諸邦

往來船艦。計一千二百餘艘。可謂通商之大埠矣。而其出僅如此數。非節用愛民。能如是乎。蓋花旗之法。每村設有四紳士。一書吏。紳士從不受糈祿。書吏亦僅月受數金。其下有差役三人。以供奔走。民間有冠婚喪葬錢債爭競事。則告之紳士。紳士為之理斷。事大案巨者。則解之官。村中設有公田。收其租息。以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焉。田稅所納甚微。自給地方官廉俸外。僅以為修築衢路。建立書塾之用而已。惟海關貨稅則歸諸官。餘則悉以一省所出。以供一省之用。民無所苦。而君無所私。通國兵士餉需。悉以關稅支銷。無事之時。戍兵巡丁。寥寥無幾。村鄉之人。至有老死不見官長者。國中自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不習武。以備國家有事之用。此即中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夫。

日本略記

西士理雅各。東遊日本諸海口。覽其山川景物。察其俗尚民風。日本雖尊崇儒術。而君相多媚佛求福。一遇變故。即便祝髮空門。以求脫罪。淫祠叢興。不可究詰。此其敝也。臣民率輕性命若鴻毛。稍有事犯。往往剖腹自殺。平居男女無別。廉恥不勵。東方椎結侏離之俗。猶未盡變焉。他若任豪俠。競智巧。留心於經濟有用之學。於西洋器

藝造作制度。能窺其用心。多購輪舶。不惜重值。延請西匠。教以機括轉捩火水二力運用之妙。風氣大開。靈慧漸闢。而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是則可取者爾。至於文字兼通漢文。自唐以來。固不乏通人才士。雅各購其國中書籍甚夥。日本國史約有數種。而堪資考證者。尤在羣經治要。歐陽永叔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則日本所得。當在秦火之先也。如七經考文佚序叢書。皇侃論語疏。皆中國不傳之本。不獨可供異聞也。

嘉邦築路

花旂舊金山。即聯邦嘉釐符尼亞省也。地廣無垠。而人民鮮少。然實膏腴之壤也。故十數年來。華人之往貫其地者。如水赴壑。地素產五金。故極富饒。而開墾曠土。種植穀蔬。尤以農為上利。四處之拓隙地播閑田者。皆僱華人為佃傭。以其價廉而力勤也。近日尋覓新埠。日闢日多。需工尤衆。然其工值亦不輕。月可得二三十金。餬口之外。儘有贏餘。洎思域輪船公司。製成堅固明輪巨舶數艘。往來中國。專以載客。以便華人工商行旅。自粤至彼。不過二十餘日。船價亦不甚昂。同治丁卯年間。興築火輪車路。自內地以及西南太平洋一帶。俾與東洋等省並相聯接。以便直達舊金山。而

與阿厘近等。車路如脉絡之交縈。如川流之相貫。無處不環通連屬。築特專設公司僱人整建。招集之衆至數萬餘人。工程浩大。無逾於此。其在太平洋中路。則由舊金山二埠。自沙嘉棉度起步。直達於粤威地邑。悠得邑。嘉甲拿邑。道根思治邑。並及蘇華利而逾美思攝皮河。所造之路。極為迅捷。別有一路。係由悠得內地梳歷埠。陸續整築而來。其徑約二千四百里。其工程約計歷三四載。各處之崇山峻嶺。俱為剷平開通車道。丙寅冬所築之地。盡係平陽。事易而工逸。復擬於火車路外。別築王家大路。詳度路逕。會計工程。日募數千人以供驅使。此舊金山新築火輪車路之大略也。

琉球土風

琉球為東瀛一島嶼。周圍百里。亦以國稱。類乎滕薛莒杞而已。歷來王世子即位。必仰待我 朝册立。所以大小之聘。靡歲不書。由閩而達帝都。固甚便也。其天氣與中原異。無論春夏太陽燥烈。即秋冬間。早晚固寒冷。至日中熱同中原夏令。蠅蚋四時不絕。竟夕薨薨。尤為厭苦。每月海風發有數次。未發時山雲如墨。天氣陰霾。比戶預須籌備。否則烈風暴至。窗戶皆飛。險不勝言。中山王府。則在首里。首里府皆山陽也。兩傍多古松柏。葱鬱蒼秀。澗水清澈。行路渴飲泉水。林下甚涼。真是快境。上有寺

院亭臺皆壯麗。亦皆幽雅。惜無几椅。蓋琉球席地坐也。有古遺風焉。將近王府。中道有一牌樓式。其上橫額題曰守禮之邦。此我國使臣題贈之也。又步半里許。則見豎額一座。上書中山王府。旁有公廨。每有國事。諸大夫聚謀於此。過茲以往。比屋連雲。有岧嶤宮殿盤踞山巔者。王府也。禁門如城闕。上有額曰歡會門。門側有屋。如馬廐。內寥寥數人。日供使令。府中官員出入。俱不由此門。概從後緣山逕而上。別有數仞石壁為垣。中立明戶。以便出入。時聞鐘鼓之報刻也。王府東偏有水一池。中植白芙渠。綠荇掩映。綽雅可愛。有橋通小亭。四面環水。坐憩片時。疑是仙去。遙見碑記趨近諦視。知是禪師名圓覺者。受勅建此為藏經閣也。中山王年已及壯。國事半歸總理大臣。尚宏勳裁酌。有布政大夫者四。相與輔成。其外惟地方官最尊。蓋百里中社稷人民。一人統攝故也。以下統稱大夫者。半多通事。有向氶功者。極幹練語操京音。蓋曾陪貢進獻。留京六載者也。琉球名勝之區。為東禪寺善興寺。東禪寺在那覇東南極幽僻處。曲徑盤旋。蒼松翠柏相夾道。寺踞山凹。門臨海灣。入見空庭怪石層疊。多花草。清芬撲鼻。疑非塵境。據寺僧云。此間花草種。係朝鮮日本人所贈。中有雅室數椽。額曰綠天深處。蓋四圍皆蕉葉庇蔭也。室懸我國徐葆光八分書。以其康熙時

為使臣臨此製古風以贈主持僧者。旁聯係我國殿撰林鴻年所書。尚有前明名宿筆墨。寺中尤多古跡。蓋其寺以勝地著稱。由來久矣。善興寺在那霸西北。亦名刹。幽僻與東禪寺同。而山石之怪異。林木之蒼秀。則不及遠甚。寺內有天雨花香一室。四面皆迴廊。每宴上客。侍從趨承極便。歷來我國使節遝臨。大都寓館於此。如前王文治周煌皆留題以光古刹。而名益彰。其實勝境在東禪之次。琉球婦女為市。若老若幼。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各集一處。俱衣大袖褐衫。內無小衣。赤足。髮盤髻。與男無異。惟簪別之。男以銅銀。女以龜甲耳。尤可異者。或物置盤與箱與甕。悉以頭戴而來。甚有柴薪等物重百斤者。亦以頭戴。且能行路如飛。各婦女手背。悉以醋墨塗花樣。曾聞父老云。此守貞記也。其即古之守宮防淫意歟。男人日賴婦女以養生。罕有經營事業者。各席坐大樹下。持扇納涼。左置小烟具。右置小茶鐺。蕭然有羲皇上人之樂。絕不念婦女之勞苦為何如也。琉球物產無一佳品。肉則粗而腥。鷄則小而瘦。牛羊罕有。鵝鴨全無。馬頗多。肥大者少。水族惟魚蝦尚堪適口。然海風發時。二物索之不得。至蔬菜等類。狀與中原同。而味卒有異。如蘿蔔一物。煮之愈久。食之愈硬。想亦種類使然。米則粒大而漲糙。色不白淨。其故為琉球鮮有食者。無舂器致此。瓦缶等器。

粗陋不堪。布帛黑色斜紋者。為最佳。價甚昂貴。然正不及松江南翔等土織也。水菓枇梅李杏俱無。橙頗大可食。西瓜僅紅色。無黃白。其味淡。甘蔗多紅心而無青皮者。間有一二果品。中原所無。一種如青菓。逾白圓數倍。又一種如錦栗子。大而長。有柄。俱不知何名。花草甚少。有一種較中原月季差大。紅色不香。石榴花亦有。惟小春月花盛如火。於此可知節氣之不同。菊花亦紅。無別色。冬初始開。此外諸花。詢諸琉球人。皆云無有。若鳥不但無珍禽。並如中原白頭翁者。亦未見。所有之鳥。海燕外有一種小而灰色。嘈嘈如下里巴吟。不堪入耳。工作所擅長者。惟漆器。如杯盤飯箱茶壺等物。製造極精緻。其所謂寶匣者。格式甚多。工巧絕倫。光潤可鑒。琉球來往通衢。有窄如巷。彼此相遇。稽首鞠躬。禮意殷渥。甚且有俯首投地者。窄徑當此。行路為之遲留。每途遇孩童。曾一識面。其行禮亦然。甚為難得。且道上男女雖或偕行。例不容交接一物。交談一語。風俗亦古矣哉。其國尚中國文字。然遠不逮日本。藏書亦甚鮮。所設國學。內多士人。讀書稽古。雍雍有揖讓風。其俗不重甲兵。以信義為先。嗚呼。蕞爾琉球。猶能以禮維持其國者。同治甲子。英與日本構釁。將議取琉球。為駐兵計。其實琉球僅為日本貢獻之國耳。非其屬地也。以英之力取琉球。如反掌。然怒於室而色於市。英之所不為也。琉球雖微。而為千餘年自立之國。豈第當存之而已哉。此乃翻錄雲間

錢蓮溪茂才琉球實錄。蓮溪於咸豐癸丑客於流球者八閱月。所記皆得之於目見。故較詳核可信。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地球中大半為水。小半為地。地分五大洲。一曰亞細亞。二曰歐羅巴。三曰阿非利加。此東半球也。四曰南亞墨利加。五曰北亞墨利加。此西半球也。以全地大勢觀之。南北亞墨利加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而其開闢實在三百六十餘年之前。前此未知有其地者也。然參之梵典。則已早分大地為四大洲。特以梵典之四大洲。非即泰西輿地家所言之五大洲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後人乃加水旁曰洲。鄒衍談天。裨海所環曰神州。釋典論地則鹹海所畫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今亞細亞與歐羅巴一土相連。似未可遽區為二。其歐羅巴阿非利加之山。皆發脉葱嶺。迤邐而西入於海。其中隔一紅海及地中海。西有蘇彝士。頸地相屬。則三洲似實一土也。惟南北亞墨利加則別為一大洲。亦不得以中央地狹判而為二也。東半球中。其國之富衆。土之廣大。人之繁庶。如此。較之西半球抑何其不勻。或者西人尚多未悉之地。如阿非利加通商雖久。而僅至其邊隅。未能深入其內。況亞墨利加數萬里之大。探得

者亦在近時。安見此外更無新地乎。魏源曰。今之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即佛經之西牛賀洲也。至北具盧洲。則隔於北冰海。西船無繞北海而歸之事。東神勝洲。則阻於南冰海。西船雖能至南極左右。觀其地而不能遇其人。此雖創說。似非無見。設西國好事者。環南北極而一覓之。或有二大洲在。未可知也。

新闢西半球記

亞墨利加。爲地球西土。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昔時荒遠未闢。人莫知之。三百六十七年前。歐羅巴人。名哥倫勃斯者。素聰明。見海濱有小艇漂至。內有死者。狀與歐人異。又見果實等。隨風飄至。亦與本洲所產者異。知其西必有一地。意欲航海探之。苦無資。請於各國。皆不許。請於西班牙后。許之。給船三艘。使之航海。後果得一地。形勢斜長。南至北約三萬里。南名南亞墨利加。北名北亞墨利加。皆有土人居之。膚黃銅色。性獷悍。樂於戰鬥。漁獵爲業。不務耕種。好拜偶像。不諳義理。然亦各分部落。立有君長。歐人徙至其地者。屢被所戕。有英國耶穌教士。至北亞墨利加。見土地遼闊。樹木叢生。遂伐材建屋。墾地種田。營生謀業。自成一村。既而諸色人等踵至。拓土開疆。漸推漸廣。土人來侵擾者。屢擊斃之。英命官以轄其地。後因重征苛斂。立法不順民

情。民遂相率而叛。英舉兵來征。血戰八年。不獲勝。强民遂自立一國。即今花旗也。當教士初至時。屢以道勸化土人。土人頑梗。加以橫逆。因不得已殲夷其類。使之畏服。後勸之再三。而橫逆如故。若人獸不相為類。花旗人不忍殄滅其種。思易一法以勸化之。將土人散居各處者。驅而納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見土人之父兄習於性成。終難理喻。惟其年幼子弟。習染未深。尚可化導。爰設學堂。招集頑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藝。後頑童氣質漸化。知識漸開。亦能建屋種田。其父兄見而悅之。亦有為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頑為良。駸駸日上。南亞墨利加有阿非利加西班牙西洋諸國人。本地土人易與之合。因諸國皆崇天主教。拜偶像。土人亦拜偶像。故若膠漆相投。今其苗裔。皆由諸國人配合而生。又花旗內地。別有一種土人。亦頑硬不服。國人深惡之。然久之或亦當為教士所化也。

新金山少水

新金山輿地之廣。過於中國。惜其腹地每多未悉之區。或謂惟見一片沙漠而已。然其縱橫幾有萬里之廣。是中豈得無人。惜不有好事者一訪之耳。惟是新金山河泊絕少。每患無水。年利者多鑿井以居奇。但鑿井近有新法。前法蘭西至阿爾及地為

旅。見其民率在曠野。恒苦無水。法人乃新得一鑽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鑿井務深。不甚費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造之於亞低地也。於是土人汲煮淘洗。咸有取資。似此法亦可行之於新金山。以免無水之患。

通商日本說

日本一國。密邇中土。自後漢建武始相通問。由是代有使至。書問饋遺不絕。然前史書之。皆曰入貢。其實非也。國朝順治以後。惟通市。不遣使。其市亦惟中國商船往無倭船來也。其與中國貿易在長崎島。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饒銅。中土鼓鑄所資。自滇銅而外。兼市洋銅。計自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每年採購定額四百四十三萬餘斤。設官商額船十六艘。皆以內地綢緞絲觔糖藥往易。商辦銅斤。必藉倭照以為憑驗。又有額外浮給之小照。數止一二百箱。用二三年即廢。近今商船十六艘盡已失壞無一存者。由是中國商人與日本通商之路絕矣。蓋此定額商舶。由官所設。不能私造。華商以近來取利甚微。而日本之禁嚴。以故不樂往。其往者須附西國商人名。始無礙阻。然日本之紳商士民入中國者。絡繹於道。中國官商優禮相待。絕無禁詰。如八戶順叔遍遊內地。與名公卿大夫交。筆談往復。每以兩國通商貿易。立約

和好為主。謂中國與日本文字可通。書籍不異。名人勝流皆喜涉歷東壖。覽其山水。觀其人物。況日本所產之漆器細綢。為中國所罕有。而如人參香覃鮑魚海帶等物。亦係中國食饌所需。視為珍品。若是則以有易無。以賤徵貴。亦可各得其所。均沾厥益。邇來歐羅巴洲各國公使。皆奉其國王之書函。前來日本講好修睦。開埠建行。日本王亦各遣公使往詣各邦。以敦隣誼。即如荷蘭一國。於二百年前與中國同在長崎島通商者。近亦遣公使至日本。携其國書。籍於橫濱箱館。往來貿易。日本王已許之矣。以此觀之。歐洲絕未通商之國。今皆通書使。立條約。船艦鱗萃。商賈羽集。而中國素來交往者。反絕跡焉。此竊所未解也。且兩國既已通商。設立領事。駐劄公使。一援歐洲各國之例。於中國土商亦甚便焉。何為計不出此耶。順叔所論如此。亦自有見。但此事當由日本國遣使入請。中國從不以務商為國本。以商之富。乃末富也。商人之事。任國人自為之而已。

海島火山

東洋羣島中。有三維斯島者。粵人呼為檀香山。其地火山甚夥。吐燄不熄。上有廣口。間有深穴。多為熱湖。近聞有火山一座。高約八千四百尺。在頂忽自開一穴。將石燒

鎔如水流出東至於河越三日始釋越二日其東隅之山又自開一穴廣約八百餘尺噴出火燄經二十日不止其燄冲高或八十尺或八百尺當燄發時地震如雷聲聞一百二十里誠非常之奇變也

印度叛英

一百五十餘年前英商覔得印度買地通商後啟爭端率兵攻之乘勝進擊諸部漸據其地由是印度全土多為英商所轄各處設有兵弁亦募土人為兵歷年貿易獲利甚饒繼英商之待土人也虐多設苛政人皆苦之咸豐七年土兵忽叛英人多罹其害逆首丹多俳皮者尤酷暴曾獲英人婦女殺之投尸於井於是英主命將出師剪暴鋤强以安反側咸豐八年三月間削平其亂印度一隅始屬英主不屬英商英羣臣擬上其主尊號曰印度皇帝英主謙不敢當辭讓再三統計五印度疆土膏腴沃壤悉為英所有土王僅擁虛位而已時在陣生擒叛兵二千餘人流之愛特蠻海島畀以隙地使之耕種以自食其力倘能勤作悔改者二年後即由印度遷其妻子共在島中俾室家相聚是島素有野番獷悍不馴鄰島亦然叛兵居久之靜極思動思欲逃往本國遂由鄰島而逸道遇野番或被擊斃其能免者復折回愛特蠻島逆

首丹佻多皮匿於西藏相近處。竄伏不出。英人追擒之不得。後以金誘其酋弁。報知其所潛之地。導兵前往。待其睡時。縛而擒之。英人解之於臺爾海。即印度舊京城也。後經定讞。以罪大不得赦。縊死之於囹圄中。

俄國弊政

俄羅斯國。疆宇遼闊。跨據三大洲。而其政令法度。俗尚民風。究以歐洲為主。而時亦有與歐洲稍異者。俄國舊例。凡富宦家購買田地。則其地居民并驚在內。故有地出售。人多爭購。購得之人。或充當兵籍。或遇嫁娶事。咸由新業主操其權。斯誠弊政也。邇來俄君知其謬。擬革其例而更張之。欲嗣後買地者。不得兼買居民。若地歸新主。民有願居者居之。不願居者聽其遷徙自便。此誠有惠於民。足為善舉者矣。惜宦家富戶。狃於積習。不從所令。因之議論紛紜。遍於國中。

暹羅米賤

暹羅米甲南洋。運米入中國者。每歲不下數百艘。近遇各省荒歉。暹羅以賤米得貴值。國驟富。儲蓄饒足。隣封如安南緬甸。無敢與之頡頏。然俗尚鄙嗇。儉而不中於禮。凡事苟且。於一切兵防軍械。悉置之不講。俗奉佛。各傾所有以建寺刹。殫極壯麗。為

憎者仍可返俗。國人以出家為僊。謂習規法。如中國子弟之就外傳。然其理財賦者。多以閩粵人為官屬。其國初分為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穡。羅斛地平衍。種多獲。暹仰給焉。元時羅斛強并有暹地。遂稱暹羅之名。蓋以此。其民耕種不費人力。每夏有黃水自海中來。以漸而漲。水尺苗尺。水丈苗丈。水退苗熟。穀足食豐。宜乎有天南樂國之稱矣。然其國不設武備。不强甲兵。僅恃木柵習水戰。以視歐洲諸邦則瞠乎後矣。莒城甚恐。尚以為虞。況以富而介於强鄰之間哉。

李文通探地記

阿非利加一洲。地當赤道之中。大於中國約十倍餘。通洲人民面黑髮鬈秉性雖愚而皆誠樸無虞詐。上古時。外人至其地者。惟洲之北境。即埃及摩洛哥等國。後葡萄牙荷蘭兩國人。至其東西二境。販人為業。其南境岌朴哥羅呢。亦有荷蘭人居焉。六十年前。英人逐之。據有其地。開墾隙地。種植之事以興。亦與本土人開市貿易。凡英之入中國者。皆經是地。購買食物。添置煤炭。以為孔道焉。然所至不過沿海之濱。若洲之內地。從未有深入之者。故洲內風土人情。外人莫得而詳也。初有英人門哥伯克。始擬探察內地。甫入境。即遭刦掠。不果。二十餘年前。有蘇格蘭人李文通者。家貧。

好讀書。尤精於醫學。久之人推之為耶穌教士。至洲之南境行教。後奮志欲入內地。遂携妻子偕往。先後居內地者約十有五年。洲之內地。隔有沙漠。一望迷漫若無勺水。天又經年不雨。草木皆童。行人難於跋涉。惟每十五年。夏時多雨。沙漠始生瓜果。可以解渴。乃得經歷其地而深入焉。李待其時至。於沙漠相近處築屋而居。迭遭荷蘭人刦掠。有時出外遇獅。傷其右臂。險阻艱難。亦備嘗矣。李善與近地人為友。近地人有與內地結親者。願與之偕往。臨行時妻子乘牛車。曠野邈遠。勺泉莫取。幾至煩渴殞命。後過一湖。名艾彌。有良田美地。勝於海濱。居民亦較善。見李面白。皆善待之。李遂有遠志。欲深入其地。使妻子返旆回英。已乃隻身獨往。見內有多國。每國有君以相統轄。後至一國。名麥哥羅羅。其君名西莫利都。李與之友甚相親洽。是國人最信鬼。亦最信藥。以為凡事皆可服藥而致。見李為教士兼為醫士。多有就而問之者。李皆一一教之。故其國人敬待愈優。猜嫌盡釋。是國獵者祇用弓箭。或設坎阱。見李以鎗獵獸。俱喜其便。又是國有一江。彼岸生毒蟲。名蟒姊。齧牛牛死。故彼岸無牧牛者。是國多產象牙。甚有以之築牆者。即鬻與外人。亦第易之以布。李乃教之往海濱發售。必得重值。其君聞之。立遣二百五十人。肩負象牙。求李偕往。李乃與之同至海

濵。將象牙售與英人。得價甚厚。麥哥羅羅人皆深喜之。又見向者所易之布。其值甚賤。始知為人所欺。於是遂購外國火鎗。意欲返國為獵象之用。因謂李曰。我等願偕汝遊歷洲之中土。直達東西兩境。回國之後。果白於王。偕李遠征。同行者百二十人。先往西境海濵。居二年。始回麥地。百二十人中有妻已嫁他人者。踰五六月。麥哥羅羅百人。又偕李往東境。海濵沿瀃皮西江而行。至時有火輪船自英來接。李欲暫返英京。乃命百人在海濵相侍。李歸宣言其事。英主嘉其不憚險阻。賜以火輪船一艘。使之復往。既至。百人者果皆侍之於西洋館中。乃俾之同附輪舟而返麥哥羅羅焉。瀃皮西江相近處。多產金鐵。麥哥羅羅多產棉花。英人以為是地通商。必得厚利。總之阿非利加一洲。儘多膏腴沃壤。惜土人不知地利。於耕種之道。茫然也。且其人多散居。生齒亦不繁。若有智者導之。則是洲生產。當不亞於他洲。第天時炎熇。或與體稍不宜耳。然闢穢萊。疏水泉。實民人。驅瘴癘。安見其不可變哉。

續記李文通事

李文通久駐阿非利加南土。其地居赤道南四度。瘴癘甚盛。四時皆熱。當冬至日。猶暄燠如夏至。然異邦之人。艱於託足。惟李文通在彼居之已久。獨得無恙。其行也專

在考察尼祿河源。在彼獨游五載。未見歐洲一人。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國人斯但利。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遂偕斯但利自但千依迦大湖之東。覓舟而渡。游歷內地周行三月。水程平穩。風靜波恬。後仍旋渥吉集。南土多瘧癘。李固精醫術。時為之施發佈種。內地風俗。專事掠賣人口。黑人多孱弱。不任驅使。其考尼祿河源也。遍歷幽險。窮閱詭異。瀕於死者屢矣。李別斯但利後。前赴溫彥耶莫巢。往返程途。頗為迢遞。其訪求河源。計八閱月。可以蕆事。同治壬申八月中。已稅駕河源矣。或謂其所尋之河源。非尼祿河。乃根歌河。河水向西北流入於大西洋。然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

英國兵數

英國船堅砲利。甲於海外。而陸兵水師之數。亦為歐洲之雄。舊制。國家有事。隨時立兵。不久設以擾民。迨後以禦外侮治屬地。不得不藉兵力以壯國威。是以通商各埠。隨處設兵。一有變故。呼吸立應。蓋其寓商務於國事。故其財裕。徵商餉以養兵。故其兵強。稽其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內外步騎僅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人。一千八百十五年。已有二十五萬人。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印度土人隸軍籍者。共三十餘萬人。自

外如造鉛丸掘地道等匠役。一萬五千人。此陸兵之數也。英之兵船最為著名。前與法蘭西戰時。兵船一千艘。水手十八萬四千人。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火輪兵艦共計七百餘艘。餘船甚多。船中軍士水手。二十餘萬人。軍裝火器船。二百四十艘。船身大小。造費多寡不一。或四萬金。或十一萬金。其載砲八十尊之船。造價七萬金。中容七百五十人。別有小火船。裹以厚鐵。鉛丸不能入。號曰水雷。此水師之數也。近今兵額益廣。製船益精。已駕俄法兩國而上之。乃其尤所恃者。則為練勇八萬。遴選技能。日加演習。號為精兵。誠哉天下莫強也。然所以保疆之道。則尤不可不講焉。

英國海防

自普法兩國之戰。電激雷駭。水沸山崩。各統百萬之衆。以決勝負。自用兵以來。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因是歐洲列國。無不整頓兵防。嚴修武備。以備於不虞。英國前日已新鑄大砲。其彈重七百磅。用於沿海砲臺。及鐵甲戰艦。為守禦之用。茲又於倫敦都城外。邊境各岸口。建築砲臺。即在達迷河密渭河兩處。扼要據守。控河口之咽喉。為全都之保障。臺上悉用數萬斤之巨砲。四面環列。用以防衛水師船廠。砲臺之外。悉築墻壘。包以厚鐵數重。鞏固異常。雖着以八百磅之砲彈。亦不能洞陷。俾司砲者得

在墻內從容燃放。墻上惟開一穴。僅得以出砲彈。海中皆施設水雷暗器。用以轟擊敵船。密渭河中。其藏尤夥。皆以電線燃發。其機括置於瞭樓之上。一見敵來。立時猝燃。頃刻之間。敵船盡為灰燼。有駛避之所不及者。海疆堵禦之法。其嚴密如此。可謂能設險以守其國者矣。按英國境土。孤懸海外。本以船艦為聯絡。其水師精練。俱莫與之抗。國中所有鐵甲火輪戰艦。横截海面。即可以作砲臺。故倫敦京都。距海不一百數十里。而絕無城堞垣墉為之障禦。蓋其所恃以為守者。在水而不在陸也。

甕牖餘談卷四終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西儒實學

近日西儒入中國。通覽中國文字。著書立說者。紛然輩出。而皆具有精意。卓然可傳。如大算之學。則有偉烈亞力譯天代數學。續幾何原本。代微積拾級。已深探歷法之大凡。而大闢疇人之蹊逕。即今時中國名家。如徐君青戴鶴士李壬叔。亦皆莫能出其範圍。言醫學。則有合信氏之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科新說。指陳病證。詳繪圖經。為開軒岐以來未有之奧。洵非尋常小道也。言輿地形質之學。則有慕維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編。上編紀載時事。析論情勢。尤稱簡約詳核焉。言史學。則有慕維廉之英志。裨治文之聯邦志略。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中國史册中所必采也。言格致各種之學。則有合信氏之博物新編。丁韙良之格致入門。講論明析。使讀者能窺其制作之原。艾約瑟之重學。製器運物。意精理妙。能開無窮之悟。瑪高温之博物通書。言電氣詳矣。航海金針。講風力備矣。此論氣行舟者所不廢也。韋廉臣之植物學。剖陳微至。可云多識草木矣。言律例之學者。如丁韙良

之萬國公法。採取廣富。而斷制詳明。凡此撰述。俱足以垂不朽。而要皆為英吉利及米利堅人。獨怪法蘭西以大利等國。其通內地已三百餘年。當明之季。如利瑪竇熊三拔鄧玉函等。以天文算學著者不下數十人。皆有著作載在四庫書目。天學初函者不過蹄涔之一勺。全豹一斑耳。往嘗見其西書目錄約有四百餘種。可云極盛。抑至今日。何寂寥之甚也。豈地氣轉移。世運升降。盛極而衰耶。亦或懷才抱異之士。未至中土也歟。

外國牙科

中國醫士。牙有專科。然施治之法。未能盡善。其所稱牙有蟲者。以藥敷之。頃刻可出。此皆係江湖鬻術者為之。非果具有真實本領也。獨至西國醫生。於牙疾實能洞究其原。邇來牙疳牙痍以及爛牙穿腮等症。求其療治。無不獲痊。至於牙有所折脫。而鑲補之法尤巧。無論老少。其牙或有腐爛剝落。每食必不甘味。一經鑲補之後。堅定不搖。固立不脫。與生成者無異。直能以人工而彌天公之缺陷也。可不謂盡牙科之能事也哉。

英國大輪船

英國於五年前。曾造大輪船一艘。費銀不下五百萬圓。約容人十萬有餘。是船內外俱以鐵。艙六層。桅六枝。旁兩輪旋於水上。後一輪捩於水中。堅固非常。高大莫比。歐洲諸邦之船。俱無其匹。造成以後。試駛於海。極為利便。約一時可行一百二十里。較尋常輪船為尤速。豪富紳士。往往花旗各地游覽。以為天下偉觀矣。而以今鐵甲船視之。則此猶未足稱雄。蓋巨礮大彈能洞徑寸之鐵。厚至數寸許。則彈力有所窮。以昔日之船當今日之礮。未有不糜者。且艙至六層則高易受彈。非戰艦所宜。故鐵甲船行而火攻之術益精。

埃及古跡

太古有人類之始。鼻祖居何地者難知。但稽各國古籍。以及古塚壞宮。壁上之文。可知其略。始祖本居亞細亞之西南。近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洲相連之界。後來人衆。或在本土建國。或徙遠方立業。上古稱大國者有四。曰埃及。曰亞述。曰巴比倫。曰中國。亞述巴比倫為敵滅已久。而華夏猶存。至埃及國弱民稀。歷二千年以來。多有隸他國而不得自主者。其國在阿非利加東北隅。瀛環志略云。地本沙磧。有尼羅河從南方發源。沿紅海之西岸北流入地中海。兩岸泥塗淤為良田。且冀且溉。近河

地田多戶密。去河稍遠。曠無人烟。考埃及國遺跡。在夏禹以前。文藝肇於此地。其王善用兵。嘗以建大宮巨塚為榮。今觀其宮塚未毀者。四壁內外。盡是雕像繪畫書文。而當年之事跡約略可考。好奇者想不斥為河漢。埃及人葬用土棺。善於以藥傅尸。歷千餘年而不變朽。今英國博物院中多埃及古棺。棺內人尸赫然。男女可辨。衣服不毀。顏色不變。一奇也。

奇獸

有一種野獸曰哥利拉。類似猩猩而巨。產於阿非利加。種類久繁。然多藏於密箐叢林。深山窮谷中。弗能獲也。近二十年間。西國人獵於深山。有以火鎗轟斃者。始得見之。曾繪其形以流傳。未始非博覽之一助。

雪

聞之西儒云。雨乃空中所降之霧也。此霧原是地面之水。為日所蒸。又為日力上牽。其氣上升於空中而成者。霧多為雲。隨風飄揚。一遇空中寒氣相交。霧即合為小點。復墜於地。是即雨水。雨墜空中時。又為寒氣所觸。凝結成花。其名是雪。雪花之様甚多。西國格物博士。曾用顯微鏡細察。會計共有六百餘様。惟常見者則狀若星之生芒。

俱六角焉。與中國言雪花六出無異。此雪之水甚屬清涼。百水中之至潔者也。又界北之方。每歲冬時有雪花遍鋪地面。使地中之暖氣不洩。廣裨於穀麥等物。是亦雪之大利焉。

星隕說

流星隕石之異。古來史不絕書。未可以為災祥也。同治丙寅春。上海郵信至粵。謂於三月初二日。有大星如斗。其次者巨猶如椀。隨有小星無數。約計萬餘。從東南隕於西北。聲如雷轟。逾刻始靜。其時將黎明。衆多有聞聲起者。城廂內外萬目共瞻。咸嘖嘖稱異焉。考星隕如雨。載於春秋。說者以為即佛生之歲。固附會可笑。而星隕之理。究未有明言其指。昔西士曾細加辨察。其質為火石硫磺鐵黃灰白鉛不等。其重自數斤至十萬石皆有之。其行之捷。一杪可八十里。體質在空中每自發光。尤異者星隕之時。空中有若槍礮金鼓聲。與地球相去或數十里或數百里。大抵流行空中則見為星。一隕於地遂成為石。西國曾有隕石自空墜下。去地八十里。計其重可一千萬石。其中有一方墜地大異尋常。使非天空之行甚速。則地面吸力可引之盡下。西國格致家參考其故。有云月距地球最近。其中常有火山吐燄。或有鎔化之質噴出

偶落空際。墜下極速。地氣吸之。故能至地。有云行星中有無數小體。由於大體分裂。有時本質自散復聚。環日而行。至地球軌道。為地力吸引。至天空而發光。其行甚捷。變為隕石流星諸異象。有云凡體在天空。一秒可行三里。能吸空氣之熱。故易於發光。以寒暑表計之。約三萬度。故初隕之石。氣猶甚熱。上海所見流星。大抵行星中分裂小體耳。奚足為祲祥之先見哉。近時西國疇人家俱究心於流星隕石之理。便孫伯勒蘭特二人。欲知其道與地道之交角。細測初見至隱之時分。大抵流星之行道。設有方向速率。略與地同。而又近地。則必為地面攝力所留。而繞地。若為實體。能借光照地。則有時必於一剎那中見之。即入闇虛而隱。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有大流星過法都巴黎斯。土魯土星臺官白底推得其繞日之道為雙曲綫。白底所測諸流星中有一疑其繞地如月。然距地面尚一萬四千五百里。有云流星隕石。二者不同。太虛中薄氣略厚處。能阻彗星。此乃數萬彗星過最卑時。所留尾上餘質。漸積而成。或意是無數小體。與日相屬。俱若小行星。各有本道。各有周時。距地甚遠。故視之甚微。所見尖錐一若日光透門隙。見光中無數微塵也。此諸小體所併。較日體尚甚微。不可比。故攝動不能覺。然其各道相交。則有時必相遇而相擊。或落於日中。或落於行星

中。各國史中所載隕石隕鐵之事。即此物也。西史有四人為隕石所擊死。周貞定王四年。隕石於土耳其之哀哥卜大摩。其大六十石。後梁龍德元年。以大利之那尼隕石於河中。高出水面四尺。明泰昌元年。隕鐵於印度本若之斜林特。其王曰杭格鍛以鑄劍。隕石於英國十六次。一在倫敦。嘉慶八年三月六日午正。法蘭西諾曼的省蘭格城。空中有大火球裂為數千石而隕。偏散於地。方里者七八十。王命人往觀之。不誣。昔人謂此係地面或月中火山吐燄時飛出者。非也。今人皆知空中小體與行星同類。其隕時有火光至地尚甚熱。或於空中碎裂者。蓋其下行速率遞增甚大。與氣相磨。力甚猛。故發熱且生火也。至於流星與上鐵石諸小體異。當別是一質。每見大流星曳長光或大火球。經過地氣之上層。有時過後所曳光帶留於空中。歷時數分始滅。有時空中作喧沸聲。其體豁裂而隱。有時無聲而自隱。此必地氣外之物。偶入地氣中而發光也。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流星經過歐羅巴洲。從蘇格蘭之古蘭島至羅馬。其速率一杪中約九十里。距地面一百五十里。其光較望時之月尤大。實徑一里半。其狀屢變。後分為數體並行。各曳光尾。為最異焉。或有時見流星多至無數。如花炮亂放。如雨雪交紛。光滿天空。歷數時之久。偏大洲大洋皆見之。

或兩半球皆得覩。此必在冬至後五六兩夜。或立秋後二三兩夜。常有大流星。皆曳光尾。徹夜不絕。意地球行道。每周至此處。必過無數流星。繞日道之面。一二日始過盡。其過時諸流星及地球之路。皆當作直線。立冬後五六兩夜所向之點。近軒轅第十二星。立秋後二三兩夜所發之公點。恒近傳舍第七星。流星道非必與黃道同面。但設為橢圜。若諸流星勻列於橢圜道。則地球繞日。每年必一次遇之。若諸流星分作數隊。依次相隨行於橢圜道。而周時與地球不同。則或間數年。所遇之隊有疎密。故所見各異。述星隕者。其理盡於此矣。

金鋼石說

金鋼石金中之鋼。利而能斷。是石堅而無比。故名金鋼。人罕得之。寶踰兼金。若欲於其銳處磨之使平。或欲於其平處磨之使銳。雖有利器。不能為功。惟於本石之粉。輾轉磨之。庶可使其平而發其光。其堅蓋如此也。是石初生於沙石中。沙石者積沙成石。故名沙石。沙石積成於懸崖。日久為雨所淋。沙則隨流以至江中。而金鋼石亦隨沙而去。同雜於江沙中。採之者必先斷水之流。淘於沙中。然後得之。尤可奇者。得金鋼石之處。亦概有金可採。豈宇宙精華所聚。寶物亦以類應乎。金鋼石不一色。或黑

或紅。或綠。或藍。最上者如水晶。夜有光。置於暗室中。可以代燭。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曾以洋銀六十萬元購之。後其君拿破侖鑲於刀柄中。舉世傳為希有。西國格致家。窮究理物。謂萬物皆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煉之久之化為氣。其氣可以燃燈。故知金剛石之質與石灰同。鉛筆中之物亦產於沙石。英吉利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煉之。亦化為氣。故知金鋼石之質。又與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燼後雖化為氣。要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物。化氣並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為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木可知矣。究之金鋼石雖貴。而其為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莫不以希有者為寶。而以常有者為不足寶。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即一金鋼石可以覩世矣。

西國天船

偶閱西洋器藝雜述云。有天船。其式短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風櫃。極其巧捷。有若渾

天儀。用數人極力鼓之。便能飛騰至極高處。自有天風習習。欲往何處則揚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處乃收帆。聽其墜下。相傳曾有被日燒燬并曝死。所以不敢頻用。此想即輕氣毬也。特言之詳耳。惟輕氣毬一升。即不能自主。若徑上一百五六十里。則在氤氳氣之外。人即不能通呼吸而死。故御毬者欲升。則撤去囊中之沙。欲下則略洩毬中之氣。惟所至何處。則一任為風氣所使矣。然舊時製之極大者。亦僅容三四人。今西國多已試之。極為靈便。曾試之行軍。知敵虛實所在。於上揚旂指揮。兵士合力攻之。竟獲大捷。現西人欲得是理。細加研究。意欲乘之渡海。自花旗至英京。約費數日之程。並期透徹明悟。不拘駛往何處。俱可如我之意。如舟楫然。夫是毬大小若干。即可容人若干。茍能縱駛如志。即可代兵船之用。且軍中不必用炮。而祇用彈丸足矣。蓋彈丸自上墜下。其勢甚易。炸裂必速。竊思若果如此。遇攻戰時。不徒防敵自前來。亦當防敵從天下。此誠奇技妙法。直可以洩造化之微矣。

日本文字

日本國書。多以漢字倭字相間綴文。讀之殊不易解。而漢字亦讀以倭音。據順叔云。倭字亦有今體古體之分。而古體較為難讀。日本古代之語不學國書。古時和歌。非

善詩家不能解也。其製字之源。由於日本僧宏法大師。入唐土後歸國所作。共有四十八字母。俗云比良假名。比良者。譯即安之意。假名者。借之一法也。其後又有片假名。制之者未知何人。不見於書史。其謂片假者。即存漢字半邊之意。如毛字作乇呂字作口之類。筆畫均取其減少。余觀地球中各國文字。無有備於中國者。餘國皆僅備音而不能備字。其在六書中。不過諧聲一種而已。

往美國人數

米利堅地處西半球。在北亞墨利加之中。適與中國足與足相抵。氣候溫和同於中華。迤北似塞外。迤南似江浙。幅員廣濶。河水橫海。土壤又極膏腴。所產棉花尤饒庶。特惜其地開墾者少。荒廢者多。每年鄰邦之人。前往其國。受廛為氓。以農商為事業者。必有數十萬人。米國統領深喜其至。廣於招徠。倍加撫恤。給以曠土而薄取其值。用示懷遠之意。於是來者益衆。其國政之善。亦為歐洲諸邦所未逮。今統計自同治五年以來。歐洲人民前往米國寄籍者。其數臚列如左。英國約三萬六千一百八十六人。英屬阿耳蘭約六萬八千四十七人。日耳曼約十萬六千七百十六人。此外歐洲各處約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九人。或乘火船。或附貨舶。絡繹不絕於道。總核其數。

約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人。去年較之往歲多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六人。今歲較之去年多三萬八千六十六人。

西國印書考

西國印書之昉。古矣。昔迦勒底國藏有巴比倫印章。其刻或字或畫。鐫版之法。實兆於此。但印小鈐obs事務工費。不能通之於印書也。當明初時。歐洲始有以木板印紙牌。為法王迦羅思第六玩物者。永樂二十一年。又以木板鐫刻圖畫。其初印者現庋置英京書院。第創始未知何人。嗣後作者精益求精。刊印歷代事蹟全圖。旁綴以字。刻字肇端於此。後分每字毋為活板。不必逐板鐫刻。而數十百種之書。悉可取給。始造此者。為谷敦保。世居毋納士。生於明永樂元年。二十二年至斯達四吧。洪熙末同其地之特雒威立夫布耳曼合作。設局於特含。亡何特死。谷致書特弟。毋令人入其室。恐人知之而竊傳其法也。是時局中四人互相爭。乃訟諸官。因此衙署中始知谷為始作活板者。事在正統四年。四人由是不和。而谷貲亦罄。回故鄉。欲其法克傳。特患貧力不足以濟事。時有金工弗思特。家巨富。與之謀貸。因同設印書局焉。始印零星小帙。自景泰元年至六年。乃用臘頂語印新舊約書。字係鉛質。用刀鐫刻。現有一

册印於羊革。存於普魯士書庫。谷因是得馳名一時。書成閱五載。弗思特之家業又罄。弗始料不及此。怨甚。訟谷於官。責償子母。於是谷所置器具。盡為弗有。而弗遂得專行其業。人之見之者。盡奇之。谷印約書外。更印別書。古致可觀。自離弗後。踪跡莫詳。有言谷自後忽忽不樂。隱處山林。人罕見其面。成化元年。國王詔給糈祿。四年乃卒。谷所造活字。有謂鐫刻者。有謂澆製者。聚訟紛紛。但觀字之鋒稜。實係刀刻。澆製之法。始於饒弗。乃谷後起之雋也。饒弗年少思精。為弗高弟。弗與谷相絕後。即偕饒同業年餘。始印大闢詩篇。書尾言活字之作。肇自我二人。按是書作已四載。明為谷所未竟之業。饒按二十六字母之數。以作字模。鎔鉛澆製。潛與弗思特觀之。弗喜甚。因妻以女。其法秘不示人。印書工匠來者。必先密誓。後令工作。天順六年。其地法兵衆匠離散。以印書法傳於他邦。於是歐洲列國始知其用。亂定。弗再建局於哈崙。復從哈崙遷於羅馬。成化三年。法國立印書局於吐耳。五年設局於法京巴黎斯。天順四年。俄羅斯立局印書。英國刻印書册。未知始於何時。相昉傳自惡肆弗爾及京都倫敦。後建於阿爾班等處。咸為教師勸立。所印皆教中書。宏治年間。設立官局。專掌王印書事。行之六七十年。皆用臘頂語。及他國文士之言。後有以英國方言譯印新

舊約者。主教嫉之。嘉靖五年。有博學士予。譯印新約。以英國語。倫敦教主怒。因繙譯他文。理旨或有背謬也。乃下令國中禁勿誦讀。諭人盡納是書於官。而投諸火。否則以背道論。令下民勿從。購者殊眾。按印書之法。行於英國甚遲。嘉靖隆萬間。國中亂甚。民不向學。印書者寥寥。國法局中無得過二十人。久而禁弛。文學大興。歐洲印書由漸而盛。顧惟日耳曼無禁。其餘皆有厲禁。凡事有關家國。例不許印。每刻一書。必上呈於官。法京巴黎斯禁稍寬。然總不若英之不設禁令也。以是印法莫精於英。富人助貲者眾。他國忌諱多。羣情疑沮。貲以不集。因歐洲多書禁。而米利堅乃興於西。明崇禎時。麻薩朱賽立第一印書局。印器從英運至。其後日增月盛。至以西法變通行於華字。此不過五十餘年耳。嘉慶時。英人馬施曼。自天竺學華言。譯印新舊約書。始造華言鉛脈。此印刻華字之濫觴也。其書至今尚有存於華地者。後有臺約爾至檳榔島。悉心於華字。造陰模陽模。澆製成字。大小二種。建屋曰英華書院。立和約後。遷於香港。開局印書。臺死。合眾人谷立繼之。廣印書籍。臺所作陰陽字模之未成者。谷竟其業。更作小字。及數目等字。共四種。他處印書購字者。悉於此取給焉。寗波聖華書院。又將每字偏旁分析。或分二。或分三。用字省簡。而工較費。近合眾姜教士。更

以化學新法製字。以木脲代鋼模。費省事速。其價漸貶。觀於此可以略知西國印書之源流矣。

猶太古歷說

泰西文史之邦。夙稱猶太。自開闢至今五千餘年。歷歷可稽。其最古之書。曰舊約全書。所大歷與今歷言異。古時猶太人定年月。以太陽為準。於歷法疏。而於目驗密。常居山候月。以初見月為月第一日。蓋古猶太歷與中國夏商之初。不甚相遠。彼特有舊約書可證。而中國載籍自燬於秦火後。幾無完書。古史之可信者莫如尚書。所紀之日。或曰哉生魄。或曰旁死魄。或曰既望。或曰朏。蓋亦從目測驗。而罕用朔日者。如大禹謨之正月朔日。允征之季秋月朔。皆係偽書。乃東晉梅頤所私撰。又班固漢書所引伊訓十二月朔乙丑。或係固所私增。亦未可為據。其有書日食者。則繫以朔。如周幽王乙丑冬十月朔日食。詩經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也。且猶太古時分日為朝午暮三時。又分為十二時。分夜為三更。略與中國古法相同。三代以上。分晝夜各十時。晝多辨晷以測時。夜多望星以驗候。如尚書所云。日中星昴。春秋傳所云日旰。詩之三星在隅。傳之降婁中而旦。是也。後世歷法漸密。於是在朔言朔。在晦言晦。漢魏

以來。漸以十二支紀時。始見於南齊書天文志。則自甲至戊為五。顏氏家訓謂斗柄所指。凡歷五辰。故曰五更是也。猶太三年一置閏。所閏置月有一定之時。皆在亞筆月後。與春秋傳所云歸餘於終。漢以前多置閏月於歲終者。其法簡易相同。由此觀之。中外算術。古時皆未造其精。而至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蓋用心不專。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陳出新耳。今西士講明新法。細繹各書。明古今歷算之源流。代有沿革。所著各書。如續幾何原本、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譚天、重學、諸種。俱足以資採討。而中國之精於天算者。自徐戴李鄒四家而外。正未易數覯也。

照船塔燈

西國舟人。稔於航海。每歲環地球而行者。不知凡幾。皆鮮失事。其故何哉。夫亦慮之審而防之密也。蓋西國操舟者。不憚風濤。而畏礁石。其石生於海底。或巍突水面。或隱伏水中。猝與之遇。未有不檣傾舵摧。船沉貨壞者。此誠行舟之巨患也。於是歐洲諸國。凡於其所屬洋面。察有險要處所。即在石面建塔一座。虛其中。用螺紋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構成。每塔以數人守之。夜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遙見之。預知趨避。各塔以燈色分別。如每塔則專用某色之燈。或用燈自旋轉。半明半

蔽。船中人望之。即了然知為某地之某塔矣。自各險建塔之後。行船永無擱撞之虞。其法誠為盡善。每船至此。量度其船身大小。酌抽若干。為歲中塔燈費用之需。各船主無不樂為輸將者。嘗見南懷仁七奇圖說。謂為天下所無。其二為樂德海島銅人巨像。高三十丈。胯下高廣。能容大舶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舶認識港口。以便叢泊。其三為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所建。崇隆無際。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此即照船塔燈之先聲也。特其思慮益為周密爾。夫以大海汪洋靡極之中。能細測險害。建造高塔照遠。得以預為之避。其工程巧妙。過於尋常遠矣。

亞美利加古風俗

前三百五十年。西班牙人初入亞美利加洲。其時土人皆野番也。獨墨西哥秘魯一國頗知教化。其所築城邑及神廟陵塚衢路。或用巨石。或用泥磚。皆高大堅固。而國王宮室。則飾以金銀。華麗異常。輝煌奪目。其風俗與別洲各有不同。而間有似乎中國者。如國王每年親耕。以金為犁。四五年一巡狩。民間嫁娶須媒妁相通問。皆如中國古禮。若美洲之土人皆知有一位天地之主宰。名曰大神。至墨西哥則稱此主宰曰帝阿細沓。其俗則不事大神。乃事日月與眾鬼神。惟秘魯國王則稱為日月之子。

考墨西哥有象形文字。寫書則用五色筆。所畫人物極其精巧。其紙舂樹葉為之。潔滑柔韌。至於秘魯國初時。未有書契。則結各色大小繩以紀事。如黃為金白為銀之類。呂宋人曾目擊而述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豈中國先而秘魯傚乎。想中國與秘魯相隔雖有半地球之遙。而其閒猶有陸路可通。自中國之東北隅至滿洲。即中滿洲之東。過白令海峽。計此海股相越不過百餘里。一舟可航。於是從亞細亞而入亞美利加。遵亞美利加而南。則過墨西哥。至墨西哥則去秘魯不遠矣。

白頭教人

西士湛氏曰。古波斯國。即今白頭人之祖。周以前居葱嶺西。印度北。其教與婆羅門為敵。常稱彼之神為鬼。彼之鬼為神。境與中國相去不遠。古有核魯華古者。生春秋時。白頭人之經。即其手著。道與書經略相似。洪範陳九疇。核魯亦言五行五福五極五徵之類。又有五行之神。與九壤之說。所云最尊大者。兩儀之分。舉凡有無光暗生死善惡等。皆為兩儀之神所主。所可異者。以陽神為善。而無始終。以陰神為惡。常與陽神相爭。必為所滅。且言陽神之下有六大神。即五行神與穀神。此亦與虞書六府相類也。其餘分吉凶。測象緯。亦無大異。此白頭教與華人教同源之一證。異哉所聞。

近書中無有及之者。

給予文憑

英法美三國設立成例。凡民間有能獨出心思。精創一器一藝者。許專其利。或著書。或醫藥。或工作。類皆專門名家。他人不能摹倣影射。藉布行世。奪其利藪。所以懷才抱異之士。不患致富之無具也。惟是某人創製某物。必先奏明國家。給以文憑。方許行之久遠。其設立文憑之法。自古所無。今則歐羅巴及亞墨利加皆有之矣。溯英國給文憑。始於前二百年。法美二國始於前七十五年。以美國而論。自道光庚子以來。求給文憑者。每年或一千。或一百不等。至咸豐己未。則三千七百餘。庚申則四千五百餘。辛酉不下五千。文憑之給。逐年加增。可見鬭巧趨利之人。愈久愈多矣。惟美國所給文憑。以十七年為限。過此以往。有人如式製造。各從其便。此則差不同於英法耳。

西國造紙法

書契之具。端賴乎紙。中國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番紙。亦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貧者用蒲寫書。如路温舒之截蒲是

也。東漢蔡倫。字敬仲。為尚方令。乃造意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蔡侯紙。按後漢輿服志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人莫不以蔡倫為造紙之鼻祖矣。顧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注謂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但倫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耳。書斷云左伯。字子邑。能為紙時蔡倫亦為之。伯尤為精妙。則蔡倫似非始創。並不得專美於前。中國造紙之法。蓋已二千年。前於西國千有餘歲。洵可謂肇創文字之最先者矣。西國未有紙時。天竺人以黃楊葉牛羊皮代之。或刻以石牌。鏤以鉛板。後有穎悟者以竹造紙。較勝於葉。後又以棉花棉布做之。較勝於竹。再後以麻造之。較棉花棉布為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造紙。其造法用機器先碎其布。後以木輪研末盛之以缸。調之以水。碎布雖有雜色。然有藥熬之使白。迨研之如牛乳之油。復加白礬與水。使之如漿。於缸底鑿孔使漿流出。外盛以輪。輪裹以布。漿在布上。水必漉於布下。而布上之漿即成為紙。當紙初成時。其體甚濕。復傳至別輪。一輪一輪展轉傳遞。迨傳之最後一輪。而紙燥矣。然後以刀截其長短闊狹。大凡造紙之物不一。惟用棉麻為最勝。棉花造紙。創自八百

年以前。其最古者。則以葉代紙。今浙省天台山僧寺經卷。尚有以葉編成者。蓋昔時從天竺來。而寺僧至今藏之耳。書於羊毛者。今在河南開封府。挑筋教人猶有之。堅白精緻。而筆墨端好。西士麥都思曾取數卷至滬。所書係摩西舊約。其時漢時。而華不少壞。亦甚寶也。

英國硝皮法

英國有三大礼。一起呢布。二鑄鐵。三硝皮。其硝皮也。柔韌堅緻。水不能入。久而不敗。法將皮肉削盡。塗以石灰。或浸以石灰水七八日。以脫其毛。復浸以水。二日後出之。去其垢於泥土中。置一井。方深均約一丈。四圍砌以密板而不漏。復以雞鵝鴨之糞調水。或狗糞亦可。然後一層皮。一層糞。層層鋪於井中。至滿方止。入之其皮自軟。出而淨之。復鋪於別井中。一如前法。將櫟樹皮曝燥碎之。每層以櫟樹皮碎襯其中。加之以水。使沁入其皮。或先以水浸碎櫟皮。祇以櫟皮汁流入井中亦可。然櫟皮之性苦。始流入時。其汁不宜過苦。蓋皮有毛孔。過苦則毛孔塞。不能入。故以漸苦方佳。人若欲驗櫟皮汁透入與否。可先以刀割皮少許。見皮內之色皆紅。則知其透入矣。若稍有白色。則尚未也。然櫟皮浸後。必至九月之久。將皮取出。置空室中陰燥。勿晒以

日燥。將木槌敲之。使柔而堅。然後染以黑色。擦油透光。此履旁所用之皮也。若用為履底者。櫟皮汁必浸以半年。出而置空室中陰燥。不必復加他法。即可應用。一法將皮先以麥酵水浸之。至二日後復以櫟皮汁浸之。使汁易入。其法較美。至於染黑之法。不過以煤為之。然皮不一類。或牛或羊。或犢。犢羊皮可用於履旁。若履底必取乎牛皮。

西歷緣起說

西洋歷法創始於羅馬。國王名羅馬露。其時中國周平王之八年。羅馬露造歷以定民時。以十閏月為一年。四月皆三十一日。六月皆祇三十日。合計每年凡三百有四日。此實大謬也。至平王四十五年。繼麻王陟羅馬國位。改十二月為一年。月分大小。以三十日為月大。凡六月。以二十九日為月小。亦六月。一歲共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作閏月。其法以四年兩閏為率。第一次所閏之月祇二十二日。第二次所閏之月亦祇二十三日。如此合計。每年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與中國虞廷所頒之法不甚相遠。使其果能準此。雖略有未合。尚不至大舛。蓋其所定三時。嫌有略多之處。其實祇兩時有半加四十八分零四十九秒。又一秒作一百分。開之得六十二分。繼馬王

之法。所差尚屬無幾。乃其後諸王竟私心自用。隨意加減年日之多寡。故或不應閏而閏。或應閏而不閏。以致天時與歷法不合。至西漢宣帝二十三年。羅馬國汝留王即位。始改其法。以日為度。不以月為度。每年定為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閏一日。為三百六十六日。其每年二月俱係二十九日。惟至第四年得三十日。又七月名汝留月。以汝留王故也。後至漢元帝十二年。羅馬國奧古斯都踐阼。名八月為奧古斯都月。向來祇三十日。王增為三十一日。因減去二月一日。故不閏之年。二月祇二十八日。又將九月十一月俱減一日為三十日。十月十二月俱增一日。自是以後諸小國皆守羅馬正朔。遵行無改。蓋汝留王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推至二千年則差十五日。至汝留王後三百七十年。即中國東晉成帝三年。有一公會。係天主教王所設立。向定某日開齋。某日課程。各依年中節氣為期。當公會聚集之時。向係在二月二十一日。春分之節。至此春分已退至二十五日。由是順推之。至汝留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即中國明萬歷十一年。春分又逆在二月二十一日。較前早十四日。其時天主教王思欲除去十四日。又恐有碍公會預定之期。故祇改去十日以二十一日為春分。又立一閏法。每年二月祇二十八日。每第四年乃閏得二十九日。又每

百年不閏。每第四百年乃閏。每至千年不閏。如此推算。三千八百六十年但多一日耳。由是西國之歷法乃定。所遵天主教諸國。一時皆依此法。即西方諸國不遵天主教者。亦知此法無訛。悉用其歷。惟俄羅斯獨否。故與此差十二日。按外洋歷法定年。每年二十四節氣。分屬某月某日。俱有一定。如春分必在三月二十一日。其餘可以類推。雖至數百年之久。所差斷無一日。三尺童子亦瞭如指掌。通書每年頒發。而氣節終無變更。蓋至三千八百六十三年後。始差一日。此以日度定年。勝於以月度定年也。韜按沈括補談。欲用十二氣為一年。以立春之日為孟春之日。驚蟄為仲春之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自謂異時必有用其說者。此即與羅馬歷法大同小異。

造自來火說

曩見丁守存自來火銃造法云。西人有自來火木條者。乃硫磺製煉十餘次。將鍊過燒酒沖入。以木醮之。磨之則立燃。或和入硝水少許。其火更烈。所言殊未詳也。又云向來或傳自來火藥乃硝磺和人骨灰為之。疑其傳聞之悞。不知向來固用骨灰所製。特非人骨耳。天下之物皆有本質。以成形。華人以五行為萬物之本。西國格致家細究物理。以為本質不止有五行。計其數共六十餘種。其一名發斯福爾斯。所成概

自皮骨石灰中來。然自骨來者為尤多。取之之法。先拾其骨。或牛馬骨皆可。煅之以火。迨煅白後即磨為粉。假如有粉十五碗。復加以磺强水十碗。二日後以沙石攤之。以暴之以日。或燥之以風。使漸濃如粥。復以木灰磨粉。加以一半。共盛於鐵碗下。以微火灼之使乾燥。貫入於小口鐵瓶。瓶口上有銅管一枝。緊與瓶口相稱。勿洩其氣。鐵瓶下亦以微火灼之。使發斯福爾斯上騰。衝入銅管。接入於玻璃瓶。直注玻璃瓶底。底斯福爾斯自鐵瓶過銅管入貯以清水。高于銅管口少許。於是發 玻璃瓶。沉於清水中。色黃。較厚如粥。玻璃瓶內另以一小銅管洩其毒氣。時于玻璃瓶中即見於光。製之者取出於玻璃瓶。別以他瓶盛之。滿浸以水。亦勿置於乾燥之處。恐其速於生火。將木削成小片。即塗木片之端。一經摩擦。其火速生。是謂自來火。今西方諸國多用是物。消售最廣。英有一處專造自來火。每日買死馬牛一匹。取其骨為之。原其創造之始。約二三十年前。有一蘇格蘭人。研究其理。後遂盛行。其人死於咸豐十年。是在西國此法亦行之未久也。

甕牖餘談卷五終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洪逆顛末記

逆史氏曰。論者嘗謂賊寇致敗之由。在驕妄好殺。此固有之。然不足以盡賊之辜也。必統舉賊之始末。而後賊之敗滅可見矣。邇來述髮逆事者。如謝氏之金陵摭談。姚氏之粵匪紀略。亦可云詳矣。謝君稼鶴得之於目擊。言多確鑿。姚氏則薈萃邸報而貫串之。誠足與國史相表裏。近得忠酋親供。再證之以西人日報。參之以洪逆刊行之偽書。庶幾賊無遁情矣。是復為之記。

寇目洪秀全。始起於粵西之金田。然其謀逆之始。則不在粵西而在粵東。洪逆本居粵東花縣。兄弟三人。長仁發。次仁達。洪逆最幼。同父異母。本農家子。長次皆服力田疇。洪逆獨舍其業而讀書。少不慧。應童子試不售。中年益無賴。偶遊羊城。見米利堅教士羅孝全。言願入教。實欲借教謀生也。居羅外舍月餘。困乏不得歸。羅乃資之行。並贈以教中各種書。洪逆得書歸。教其鄉人。知其書不足以聳人聽。因謬言丁酉年間。曾卧深山中。死七日而返魂。死時得見天帝在金光中。其容耀目。不能逼視。第見

其鬚長垂腹而已。又言己名秀全。實應讖語。天帝命其下凡誅妖。代天宣化。於是稱耶穌為天兄。己為天帝第二子。從而和之者為馮雲山。馮賊者。洪逆少時同硯友也。略知書。多詭謀。凡洪逆陰圖秘計。悉與馮議。洪逆行教各村。足跡無不遍。村中人咸呼之為洪先生。旋挾拆字法及卜筮星相之術。至粵西之潯州桂平武宣象州滕縣陸川博白。數千里中輾轉相從者愈衆。外假修善敬天為名。實以偏鄉蠢愚。陰行不軌。武宣桂平人惑尤甚。洪逆時伏深山中。蹤跡詭秘。人不能測。惟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六人。深相結。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共相誕語。時從者皆愚昧之鄉民。貧無所食。故來相就。漸積至數千人。道光丁未戊申間。廣西流賊四起。各鄉俱遭肆擾。因謀結土團以禦寇。居民各自為黨。多不相能。幾若水火。洪逆因得以乘機潛煽其間。一時附之者如蟻聚。庚戌六月。洪逆匿於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東賊遣人迎之至金田。招集叛衆。刻期發難。因約金田花洲六州博白同日作亂。事未及舉。聞於邑令。兵馳往捕。不獲。拘其妻孥繫獄。洪逆遍張揭帖。謂三日內不釋其眷屬。當聚衆與官抗。邑令故懦甚。立令遣釋還家。時洪逆聚黨已數千。不可猝散。即以夜入城戕官。官軍捕之急。遁走。迫追將及。會日暮始止。

洪逆與官軍僅隔一河。各結營河側。洪逆以賊少兵多。慮天明不得脫。乃於村中搜獲婦女數十。飽啖以飯。而縛之纛下。令擊鼓無絕聲。而先在帳外潛聽有止不擊者。即返帳斬之。於是無不股栗奮擊。逆黨相率束裝去。官軍疑賊之有備也。刁斗之聲徹夜。迨曉始至。賊去已遠。距金田數十里有劇盜。偽號天德。素在大黃江口刦行旅擁衆積貲自雄。官軍無如何。洪逆遂往投之。奇洪逆狀貌。與之歃血訂盟。結生死交。然洪逆不肯為之下也。後獨留天德守巢。而悉衆出刦。與官軍遇。佯北引去。官軍遂搗其巢焚之。天德殲焉。洪逆返兵攻官軍。大勝之。出天德尸於灰燼。哭而瘞之。（按粵匪紀略。咸豐二年二月。官軍收復永安州。陣擒偽天德王洪大全。檻送京師。磔於市。此大畧傳聞異詞。今姑仍之而著其誤。）於是盡收其衆。勢益強。偽號太平天國。旋有廣東股匪楊元清范運齊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益猖獗而新投之羅大綱。猛鷙善撲。尤為賊中梟雄。粵民性本喜亂。武宣象州鄉民歸之如鶩。賊兵屯於新墟。官軍扼隘以守。圍之三匝。數月不得出。後卒由山僻小徑竄至思旺。時向經略方以廣西提督統兵剿賊。連營數十里。聲勢正盛。西賊南賊冒死衝突。一戰而官軍潰散走。咸豐元年二月。賊攻太平府。四月又陷西林縣。朝廷特命賽尚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粵西。時賊已遷趨永安。八月城陷。賊駐衆於和池為犄角。洪逆

據城堅守。以永實草村為前後門戶。立栅守焉。官軍力攻破之。賊始退入州城。賽欽使飛檄徵兵。援軍大集。城外盡官軍。賊坐困孤城。所恃以臨陳者。鈍敝刀矛而已。無有所謂鎗礮藥彈也。賊在城中始設男女館。而嚴其禁。被圍日久。謀遁去。值郴州賊李嚴通。揭竿謀亂。官軍剿殺過半。迫之急。逃附永安。賊黨復固。然是時勁旅僅存二千餘人。女賊之冒為男裝者。亦不盈三千。探知姑蘇冲有僻徑可潛逸。乃冒死突圍出。時官軍守姑蘇冲者。為賊將羅大綱所敗。委棄軍裝。輜重山積。賊於是始有火藥。於仙回遇烏蘭泰都統。兵敗陳傷。二年二月。賊棄永安。旋攻桂林。相持逾六十日。乃自解去。分道擾湖南。郴道二州。相繼失守。是年南賊授首於全州。乃以東賊為謀主。七月賊衆直抵長沙。攻城陷陳。西賊率以身先。而李開芳林鳳祥為其右左翼。時洪逆尚踞郴州為巢穴。俄而西賊以中礮死。洪逆乃移營自至。城堅屢攻不陷。掘地道攻之。城幾塌。湖南本多股匪。至是悉附。賊衆驟盛。於南門外築壇告天。僭稱偽號。自製偽璽。同作亂者。俱封以偽王。十月遁走益陽。擄民船數千艘。順流下駛。過林子口。出洞庭湖。逕達岳州。區賊為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十一月陷岳州。賊從東門入。不浹旬而漢口漢陽悉沒於賊。遂圍武昌。十二月四日。武昌城陷。時東賊主偽軍政積寇賴

漢英等。均歸其節制。間諜四出。流竄殊速。官軍始不能禦。三年正月。陷九江。俄陷安慶賊棄不守。遂趨江南。於是蕪湖太平下關望風瓦解。曾不五日。大小船艦萬艘。蔽江而下。二月附江甯城下。圍七日破之。洪逆遂踞金陵為偽都。以制府署為偽王宮。凡攻戰守禦黜陟調遣。悉歸東賊掌握。自入金陵。洪逆漸荒於色。自奉甚奢。且又深居簡出。一切不問。於是東賊漸跋扈不可制。時賊戰艦艨艟。其數逾萬。六月東風大作。十餘日不息。賊連檣直上。由皖江以達江西。烽火連天。所至殘破。自此楚豫晉燕。逆鋒無不偏及。為其酋長者。李開芳林鳳祥也。後為勝帥所殲。四年正月上元。諸生張炳垣謀內應。事洩死。五月英人乘輪舶至金陵。入城詰難教事。洪逆令翼賊作書答之。夏秋間賊中粮匱。婦女老幼驅迫逃逸。死者無算。參將張國樑。與賊戰於太平府城外。焚賊艇八百餘艘。遂克其城。冬十月。向大臣兵會揚州軍。攻克浦口逆壘。金陵軍攻破雨花臺。逼南門而營。賊由是不敢出。五年設媒為官。以女館婦女配賊目。以偽職之大小為配女之多寡。自是諸賊目居然擁多貲。恣淫蕩。四月太平府又陷於賊。六月張總戎國樑。出奇計下之。焚城外賊船千艘。上游所掠輜重為之一空。時南自鎮江瓜步。北自蕪湖無為安慶。皆為賊所踞。長江之中。賊艇往來自如。得以轉輸

接濟。故賊巢雖被圍而不恐。六年四月。吉中丞結三營於高資烟墩山。斷賊餉道。賊悉力來爭。吉中丞中礮身亡。賊蟻聚於九華山。分股陷溧水。向大臣檄兵往援。大營守薄兵單。賊密約鎮江逆黨。間道分襲大營。師潰。向大臣退駐句容。旋保丹陽。收集潰衆。六月賊逼丹陽城下。日夜築壘環攻。圍日急。向大臣憂憤成疾。薨於軍。張總戎代統其衆。於是賊勢復熾。東賊以向帥之亡為己功。謂自是無外憂。將謀篡偽位。告於下。以功大當稱萬歲。皆阿附同聲稱賀。入告洪逆。稱天父下凡。及羣意僉同。宜稱尊號狀。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輅。勳勞懋著。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顧將何以處我。曰二哥當稱萬萬歲。洪逆佯喜許之。期以八月。顧東賊慮洪逆之不能容也。潛欲作難而未發。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於是密書招北賊翼賊自外入援。北賊韋昌輝在皖。聞信夤夜疾馳。輕騎至城。城啓。無詰之者。集衆偽官於朝。而以兵圍東賊偽府。時東賊方屏人獨自登臺。僅守以一童子。蓋視臺旗下偃。即東賊所謂天父下凡時也。惟東賊得以升臺與語。乃即就臺中斬其首。東逆之死。傳者異詞。此據助賊並西人逸出者所述。恐不足信。殲其黨妻孥並駢戮於市。無一免者。內外城悉下鍵。街衢間寂無人。是役也。死者二三萬。餘黨未盡。將設奇謀悉誅之。於是城中哀歎之聲雜起。洪逆妻言于衆曰。韋誅

殛太甚。罰及無辜。罪當刑者。四百。若前在楊部屬者。可來觀。北賊亦佯認罪。越日。人環集如市。洪妻宣偽天王命。撻北賊至數。并其佐而突以甲圍觀者。楊逆黨五六千人齊被執。意謂罪不至死。皆棄械就縛。洪逆乃命盡坑之。自是日執人而戮之。雖孩提不免。經十旬而猶未已。當翼賊得洪逆書時。方在湖北洪山。以路遠發遲。未及即至。逮抵金陵。則知楊已被誅。其戚亦在戮中。與韋商勿殺。則韋轉欲反戈攻之。翼賊懼。縋城逸去。韋乃盡誅其家。翼賊怒甚。上書洪逆。請得韋首。否將攻城。韋賊自戮楊後。自謂有功於洪逆。漸增德色。洪逆微詰之。負氣不相下。洪逆本思殺之去己害。至是遂假手翼賊除之。斬韋函首。詣翼賊。乃令於營中貽之曰北孽。十一月。翼賊率其衆黨羽如林。洪逆所統各賊。皆與交歡。願舉之輔偽政。顧洪逆甚猜忌。置之閒散。專任安福兩偽王。即洪逆長兄仁發。次兄仁達也。於是偽屬皆不悅。翼遂他往。是年冬。和大臣由廬州進逼句容。駐營城外。七年。官軍先後克復句容溧水。旋又大捷於瓜鎮。外援之賊。一鼓而悉殲之。匹馬片帆無反者。賊為之奪氣。鎮江守城賊將吳汝孝也。其城勢當衝要。阻山瀕江。古稱鐵甕。而吳賊又精悍善戰。設法守禦。力攻不得下。官軍乃設計斷其糧食。城始破。吳賊出走。其黨竄於高資倉頭者。同時誅殛無遺。八年

和張兩帥乘勝進圍金陵賊巢。攻克秣陵關。關為金陵南面外蔽。賊守甚堅。二月二日。官軍移營渡河。擊平黃泥庵等處逆壘。十四日斬關直入。俘馘五六千人。賊不敢出。時巢賊已遠擾蜀省。所有精銳黨。為其調遣一空。偽輔王楊輔清竄於閩。偽璋王林紹璋為官軍敗於湘潭。洪逆盡褫其職。匿不復出。韋志俊為賊黨所忌。避禍家居。林啟容被圍於九江。黃文金坐困於湖口。張朝爵陳得才孫守皖省。勢同負嵎。第以金陵舊窟。賊糧饒足。而上游自安慶無為巢縣蕪湖和州。皆為賊踞。呼吸可通。聲援遂應。又有東西梁山為其門戶。東西兩浦為其犄角。故賊雖危蹙而不蹶也。洪逆又使陳玉成援於外。以韋志俊副之。李秀成主於內。以林紹璋佐之。旋李秀成李世賢同竄皖省。州郡半為殘破。滁州來安全椒含山相繼失守。又附以張樂刑之衆。聲勢頗張。德勝兩帥以重兵扼守要隘。賊不得過。德軍駐於浦口。勝軍駐於烏衣。屢挫賊氛。陳李兩逆計無所出。乃會約各處援賊。併力合攻。於是德帥之師一敗於小店。再衄於浦口。張總統援兵亦為賊所覆。賊遂疊陷江浦天長儀徵等縣。金陵賊巢之消息復通。陳亟令餘黨攻六合。李遂統大隊犯揚州。九月三日。揚州城陷。賊以黨羽尚寡。分則力單。遂棄不守。陳逆圍六合甚急。官軍援兵不至。留防道員溫紹原。激勵將

士。誓以死守。九月十八日。賊穴地道攻城。陷之。紹原投水死。然黃梅宿松之間。潛山桐城之交。皆為李中丞續賓所攻。陳李二逆。回兵往援。值大霧迷漫。賊衆銜枚疾進。逕襲官軍之後。一戰而敗之。圍之數重。中丞以失機自縊。全營覆沒。賊於是復陷桐城。江南之賊又陷溧水。復分衆築壘紅藍等埠。為持守計。賊勢漸復披猖。旋陳李二逆。一敗於宿松。再敗於二郎河。遂不得逞。總兵張玉良由祿口進攻紅藍埠。毀平賊壘無數。克之。乘勝圍溧水。副將馮子材陳朝宗血戰登城。賊盡西竄。九月賊酋薛三元踞守江浦。正月以城降。浦口亦復。我軍圍六合甚急。賊佯攻揚州。以分官軍之勢。及官軍分兵馳赴。而援賊驟至。官軍遂解去。賊反逼浦口營。而忠逆李秀成獨當南北衝。張總統遣兵往援。敗之。十年正月。官軍乘勢攻克九洑洲。張軍復有江浦之捷。軍威震疊。深濠堅壘。環繞數匝。於鳳凰山鑄巨礮已成。藥發礮炸。地為之震。而賊無所傷。否則洪逆偽宮必成虀粉。故知天猶未欲滅之也。是時金陵賊糧漸竭。各偽王皆食粥糜。官軍皆以為旦夕可破。而李逆漸由寍國襲廣德。以入浙江之安吉武康。遂以李酋世賢圍湖郡。而忠逆逕趨杭州。時賊衆僅六七千耳。攻圍三日破之。乃二月二十七日也。巡撫羅遵殿死於難。將軍瑞昌屬滿城之衆而告曰。賊以孤軍襲遠。

勢不能久。江南大營聞已遣師。不如堅守以待其援。且賊所至無人理。其銜我滿人尤甚。金陵已事可驗也。然則等一死耳。不如殺賊而死之為愈也。於是婦女悉登陴守禦。相持七日夜。三月三日。張玉良督兵至杭。屯兵於城。賊寡兵衆。乃遁去。杭省遂復。忠逆仍由餘杭臨安抵孝豐廣德。張兵尾追不及。旋返杭州。外援偽都之羣賊蟻聚於建平。而忠逆為之首。如楊輔清李世賢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百戰之勁寇。併力合圍。攻陷建平。賊遣衆分竄。賊偽王楊輔清陷東壩。偽侍王李世賢踞句容。溧陽秣陵關亦相繼失守。偽英王陳玉成由西梁渡江。順流至江寧鎮。旋屯踞善橋。偽主將陳坤書屯高橋門。侍逆屯北門紅山。輔逆屯南門雨花臺。金陵城外。遍地皆賊。而大營勢孤。所有選鋒精騎。皆撥隸張玉良麾下。遣之援杭。由杭至金陵幾八九百里。雖欲回援。猝未能至。兼以官軍營中師勞糧匱。將帥失和。霪雨浹旬。嚴寒不解。於是下有離心。士無鬭志。全軍皆潰。各偽王皆入城謁見洪逆。洪逆曰。乘此軍威。全收江浙。正在斯時。時和帥退守丹陽。賊即踵至。前隊王浚熊天喜傑之。皆敗覆。軍士赴水死者無數。河為之不流。張帥裹創力戰。賊稍却。然士卒死亡殆盡。知勢不可為。爰自投於丹陽南門外河中殉節。賊義其忠勇。出其尸。備棺殮之。瘞於塔下。賊至常州。

適張玉良援杭之師聞警馳回。連營四十餘壘。見賊不戰而潰。總督何桂清倉皇出走。常州遂陷。張玉良屯兵於無錫城外。率所部扼高橋。與賊三戰皆捷。角鬬一日夜。其軍敗而復振。賊繼間道由九龍山進犯。師復潰。和帥退至滸墅關。聞張帥戰亡。遂自縊死。賊進逼蘇州。城陷。巡撫徐有壬死之。一妾一子均投撫署池中殉難。先是聞賊將至。籌守禦策。徐中丞謂莫如在城外十數里掘地為濠。築土為壘。可以制賊衝突。且事亦易集。更募壯勇為外援。有沮之者。此議遂寢。至是賊及城下。官軍縱火焚民屋。火光燭霄漢。嘉應人李紹熙方以候補道員膺城守。開門迎賊入。粵東之商於蘇者皆從賊。衆驟增至五六萬。張玉良仍走至杭。於是崑山太倉青浦嘉定並淪沒賊。南犯浙之嘉興亦陷。皆以賊目駐守。張玉良乞餉於浙撫王有齡。重整舊部。馳攻嘉興。嘉興賊將陳坤書。固守不能下。嘉興西南兩門外。皆官軍營壘。時前江蘇巡撫薛煥退保上海。募西兵往攻青浦。青浦賊酋周文嘉負隅相抗。並告急於偽忠王。忠逆親率大股賊來。既解青浦之師。直竄松江。遂犯上海。距十里許屯營。相持數日。不戰回。自走隊往援嘉興。嘉善平湖一時並失。張玉良見有援賊。斷其水道。遂退。七月十六日。金壇亦失守。洪逆既踞江南全省。因思圖併北方。偽詔忠酋往竄上游。時徽寧

豫楚各鄉有亂匪揭竿而起。潛結賊為內應。忠逆以為有間可乘。侍信即行至黟縣。限於鮑超之軍不得進。乃改道由箬嶺抵徽州。經屯溪過婺源而駐營於常山。十一年。忠逆由玉山廣信進犯建昌。圍攻二十餘日。未下。官軍援兵麕集。賊遂舍之他竄。轉自撫州奔新淦。時團兵屯於對岸。繳艤艇於江面。賊眾進退俱窮。乃潛由新淦淺流偷渡。既至吉安瑞州。頑民相率附賊。於是湖北諸郡縣如興國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謀應賊者皆衆。不下三十萬。洪逆聞之。遣賊四出。以為聲援。而官軍之赴援者亦至。鮑軍門之兵軍瑞州。楚撫之兵軍寶安。左宮保之兵軍樂平。曾節相部將之兵。一軍建德。一軍祁門。因是侍酋敗於樂平。黃文金敗於饒州。劉官芳敗於祁門。而上游之賊勢頓衰。曾中丞國荃。方以全力圍安慶。偽英王陳玉成日漸窮蹙。洪逆遣六偽王往救。內外攻持。六偽王者。偽安王洪仁發。偽干王洪仁玕。偽璋王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堵王黃文金。偽顧王吳汝孝也。賊眾不下數十萬。然卒無濟。秋八月。楚軍克復安慶府。賊酋葉芸來自刎死。餘賊盡沒。賊目眷屬悉斬以殉。英酋逃於廬郡。旋廬郡亦復。復遁走壽春。苗霈霖誘執之。械送勝營正法。自安慶之復。英賊之亡。洪逆之勢遂至不振。官軍於是疊克沿江諸城。定計長驅東下。九月。酋目

童容海由廣西下竄。招集亡命二十餘萬。忠逆遂用之以犯浙省。侍賊擾東浙。忠逆竄西浙。溫台處紹寧前後俱陷。蕭山富陽餘杭海鹽海寧望風潰解。湖州復被圍。杭城至是孤立。賊兵圍之數重。張玉良之軍為賊所截。不得進。巡撫王有齡。夙著賢聲。甚得民心。顧糧絕援窮。其勢萬無可守。城陷。王中丞向北九拜流涕曰。臣力竭矣。願以一死報國。遂自縊。學憲張錫庚。同時殉難。賊入相戒不敢犯。均以禮葬之。賊後送二櫬來上海。人以中丞之櫬微有損。擬易木焉。啟視。則顏色如生。公服宛然也。同治元年。李宮保鴻章。接蘇撫任。絕江而來。壁壘一新。廣募西兵進逼賊城。先覆其圍滬之眾數十萬。忠酋為之奪氣。青浦嘉定太倉相繼克復。賊黨畏西兵如虎。以其鎗礮堅利。尤能命中及遠也。由是忠酋復率眾來。併命相拒。上海城外十數里間。賊營絡繹不絕。夏四月。官軍亦自上游至。克復太平府蕪湖縣。攻奪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勢若破竹。曾中丞駐師於江寧鎮之板橋。議攻秣陵關。守關賊目汪五。獻關投誠。而大勝關三汊河之逆酋。亦乘勝奪取。整軍深入。直逼金陵。洪逆告急於蘇。賊立命入援。時忠酋方令譚紹光等。率悍賊四十萬攻浙之湖州郡。賊蓋由在籍紳士福建督糧道趙景賢自十年春攖城固守。東復平望鎮。南援杭省。西拒賊於泗安。斃賊無算。

故忠酋切銜之。志在必得焉。困圍四閱月。至初三日。城以糧竭陷。趙觀察被執至蘇。不屈死之。八月。忠酋由蘇省馳赴金陵。勢甚銳。官軍迎拒。互有損傷。攻持四十餘日。賊以糧盡。迺竄江北。圖犯上游。以橫截甯國金陵兵勢。二年往援和州巢縣。其地屢經兵革。比戶流亡。幾於數十里無人跡。賊益窘困。曾節相遣兵扼石湖埠。築壘堅守。賊屢犯不得逞。繼以陰雨連綿。賊多病斃。拔營去。由廬竄六安。走壽春。野無所掠。餓死於道者相屬。乃回竄天長。而鮑超一軍。攻復巢縣和州江浦。亦皆為官兵所克。曾中丞駐營雨花臺。控據形勝。以扼賊吭。金陵賊巢危急。洪賊屢發偽詔。令忠酋撤上游之衆回援。掠舟渡江。時江水盛漲。九洑州已沒於水。賊食宿俱窮。僵仆者枕藉。楊提督岳斌。彭侍郎玉麟。統水軍攻克下關。是役也。賊衆死傷數十萬。忠酋所擄江浙之衆。潰散殆盡。而賊勢益以不支。忠酋既入金陵。面見洪逆曰。事急矣。此城恐不能守。方今內糧既匱。而外援不來。曾軍勢盛。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棄而他圖。洪逆盛怒切責忠酋。復曰。所恃以守城者。在城外各隘道耳。今失雨花臺。則南門之道絕矣。失江東橋。則西門之道絕矣。失七甕橋。則東門之道絕矣。曾帥結營城外。深作長濠。又於下關嚴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況京中朝官半皆文弱老邁。而居

民亦多婦孺。倉猝有變。豈能驅之臨陳。所以謂不可守者此也。洪逆乃偽為大言曰。余奉天父天兄旨。下降塵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汝欲在京在外惟任汝意。國家政事自有主持者。庸賴於汝。此間聖師雨集。天兵雲屯。禦守之策。汝其勿慮。時左中丞宗棠。擬收兩浙。李中丞鴻章圖定三吳。皆與西兵合擣。所至賊勢披靡。浙自克寗波後。金嚴溫紹賊兵。望風瓦解。勢若摧枯。賊與我軍一戰于餘姚。再戰於富陽。所募西兵。率以輪船取道於水。其至倍捷。左軍分水陸並進。遂攻杭垣。自九龍山至鳳山門雷峯塔連兵八十餘里。賊止十餘壘。據水負隅。志圖抗拒。守城賊酋偽聽王陳炳文也。相持數月。未得下。而李宮保方攻蘇州甚急。忠酋撤兵往援。駐眾於馬塘橋。城賊潛應官軍。殺偽慕王譚紹洸。獻城納款。忠酋遁退丹陽。無錫吳江亦旋為官軍收復。三年。李軍進攻常州。賊眾搭死相撲。官軍少郤。俄而拔之。并下浙之嘉興。而圍金陵之師亦攻取鍾山天保城。天保城者。賊于鍾山巔所築大石壘也。守禦極嚴。至是為官軍所拔。於是各處援賊路斷。而所有金壇宜興溧陽之賊。皆上竄江西。賊巢之圍既急。城中乏食。賊黨請於洪逆。洪逆曰。何不食甜露。甜露者。取百草之根所製。謂天生萬物。皆可養人。余在宮所食。亦即此物。汝眾何不仿而行之。先是二

三年間。洪逆僞詔賊衆。收藏甜露。貯於倉廩。以備急需。賊中有從者。有不從者。至是自謂其言乃驗。且云此困當必不久。自有天兵來援也。其恃妄誕慢如此。三月鮑超之軍攻拔句容。城賊來亂。縛其渠魁以降。四月克丹陽。悍黨之授首者無算。自是洪逆計窮。官軍多於近城開掘地道。環攻者日數十次。洪逆形神惶躁。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身亡。其子洪福瑱繼僞位。賊防守益密。官軍幾於無隙可乘。五月三十日。攻克地保城。即龍脖子山陰。其地最為扼臨。官軍於是居高臨下。勢在掌握。六月初旬。官軍百計圍攻。於賊礮極密處。潛開地道。十六日火發城圮。官軍遂入。分五路進。至三更各僞王宮同時火起。烟燄蔽空。僞幼主率悍黨千餘人衝出僞殿。逃入民房。後於倒口竄突至外。圖擾江西。卒生擒正法。其逃至蕪湖者。亦全數殲除。自是奪獲僞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約七寸。即洪逆僭用之印也。其僞宮殿侍女縊於前內苑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積年悍賊搜殺淨盡。三日之間。戮至十餘萬人。僞王僞天將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人。洪逆之尸瘞於僞宮院內。僞宮婢道州黃姓女子知其處。告於官軍。掘而驗之。其葬不用棺木。徧身包以繡龍黃緞。頭童無髮。鬚尚存。且股肉尚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於是洪逆平。

紀東逆事

東賊楊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寄居廣西潯州武宣縣鄉閭。後又徙於桂平縣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為業。年約三十餘歲。容貌瘦削。軀幹猥瑣。其面作青白色。目常有疾。鬚多繞頰而微黄。目不識一丁字。而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鄰耦而耕。逆酋洪秀全密結之。妄播妖言。謂楊賊為天父第四子。天生為軍師。以教爾衆。偽號左輔正軍師。偽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賊毀至不及避。乃故作天父下凡狀。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之胞妹。可易姓楊。我命秀清卧。為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卧。為天下姊妹贖病也。胞兄妹同卧何害。衆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其詭妄如此。庚戌六月。倡亂於金田。漸攬賊權。自廣西至金陵。賊悉聽其指使。偽諭皆署其名。既陷金陵。東賊意欲分黨踞守江南。而自往攻河朔。時有楚賊某。白於東賊曰。沿朔湖狹而少糧。地平而無險。非用武之地。江南以長江為天塹。金陵古帝王州。城高池深。民富食足。豈尚不可建都耶。棄此往後必悔之。東賊乃止。既入居。易偽號曰天京。時偽政一決於東賊。初建偽府於皇城將軍署。大營飛礮攻城。鉛丸墜其屋瓦。震震有聲。東賊黨輒驚駭。兼其地故荒曠。鬼狐晝夜哭嘯。居不能安。乃徙於漢西門長盧甡使

何宅更毀居民。日益恢拓。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鑿為池。前街街也。繚以垣。凡一切偽府規模食飲服御。與逆酋秀全等。性尤淫縱。逼取民間女子未盈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偽號王娘。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甲某事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為神。所著妖書。如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下凡詔書。皆出其手。後又偽號勸慰師聖神風。其殺人也。雖請於逆酋秀全。然逆酋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嘗假天父語。杖秀全四十以示威。其出也。惟至逆酋秀全處。或登城。他弗往也。出城外與官軍抗。皆使賊執其偽旗以駭衆。在城偶出。前後擁護數千人。金鼓旌旄之屬。凡數十事。轟雷耀日。而後繼以洋綢五色巨龍。長徑百丈。高亦丈餘。行不見人。音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輿至。輿夫五十六人。輿內左右立一童。執蠅拂。捧茗甌。謂之僕射。輿後偽屬官百餘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每日晨坐偽殿。偽官屬各以次侍見論事。已。偽醫進診脈擬方乃退。蓋東賊素弱。行淫無度。故多病。曾造一大牀。四面玻璃。中貯水以蓄金魚。荇藻交橫。窮奇極巧。枕長四尺五寸。即此見其淫亂之一端。丙辰向帥大營潰退駐丹陽。憂瘁交迫。以病薨於軍。東賊聞之喜。秋七月。乃集偽丞相偽尚書等告之曰。天父昨下凡。謂余等至金陵受困於向營。備歷艱難。乃

享福報。今向兵退。秀清功大。當稱萬歲。僉曰有天王在。恐不能。東賊怒殺之。召偽承宣偽指揮入告之。僉曰。宜有以稱天王乃可。東賊怒殺之。乃召偽參護偽典輿入告。亦如之。咸踴躍舞蹈。謂東王功德巍巍。宜稱萬歲。東賊悅。白諸洪逆。洪逆佯許之。俟於八月中東賊生日進稱。乃密致書於北賊韋昌輝。翼賊石達開。令回兵共誅東賊。北賊先二日得書。輕騎入城。請見洪逆。不許。而密授以意。繼詣東賊偽府。東賊不疑。延之入見。告以洪逆許稱萬歲。北賊以手加額。前席跪賀。東賊大喜。賜宴酒酣。北賊從者環侍左右。東賊問曰。若輩何人也。北賊以麾下立功之衆對。東賊徧賜以酒。羣前叩謝。北賊以目示意。咸拔刀斫東賊。誅其首。北賊探偽詔出言。天王有詔。秀清謀逆不軌。布偽大號。衆共殛之。貶稱東孽。以五馬分其尸。子女侍媵。駢戮無遺。火其偽府。翼日又謀殺東賊偽官屬無噍類。如是東賊黨與北賊黨互相殺。尸從城河流出。皆著紅袍。積悍老賊也。

記西賊事

西賊蕭朝貴。廣西潯州武宣人。居於廬陸筒鄉。種田壟山。終歲力作。固農家者流也。於諸賊中最少。狠軀猿臂。多力善鬥。與東賊隣。嘗出耦耕。有牛逸其隴畔。西賊執其

尾而返之。洪逆過而見焉。深愛其男。因東賊而密與相結。而以其妹宣嬌妻之。洪逆極加寵任。偽號右弼副軍師。偽稱西王八千歲。宣嬌微有姿。東賊每創密謀。必集其舍出入無忌。遂與之私。西賊亦甘受其愚。佯若不知。一日為賊衆所見。乃假天父下凡。謂宣嬌為天父第六女。已與同寢。為天下男女贖罪。呼西賊為貴妹夫。西賊弗以為恥。轉以誇耀於人。賊中偽誥諭。皆以東西二賊名並列。西賊意得甚。所至無不爭先。其虐尤毒。凡遇官軍大隊所在。衝鋒陷銳。西賊獨當其難。至思旺時。向軍門連營數十里。兵力頗厚。西賊首先突圍。遂得出赴永安之困。西賊先犯官軍。然後衆繼之。始行遁走。桂林圍久未下。西賊乃率李開芳林鳳翔往竄長沙。鑿地道環攻。城幾陷。西賊飛登城陴。手斫守堞兵士。受傷無算。其勢銳猛。幸城中救護兵至。卒中鎗彈。官軍攢刺之。頃刻成肉醢焉。人謂此乃西賊慘殺之報。洪逆等轉謂天父惜其勞。接昇高天享福。因大設筵宴。禮拜設諷。共相慶賀。藉以惑衆。更加偽號為雨師。先是賊困永安時。設男女禁甚嚴。除洪逆秀全及東西南北翼外。凡男女私雖夫婦亦斬。相見有事。則隔戶背語。否則亦罰無赦。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衆賊覺語西賊西賊語東賊。遂同議斬其父母以儆衆。西賊謂人曰。父母苟合。不足為父母也。噫。其

頑迷恃逆如此。尚得謂之人乎哉。子一。僅五歲許。至金陵以痘殤。宣嬌遂入東賊僞府。據為己有矣。然聞賊中立有幼西王。其所建僞府稱為又正九重天庭。甲子官軍克復金陵。僞幼西王等從太平門逸出。官軍追至湖熟橋左殺之。則西賊固尚有子也。夫西賊為倡亂巨寇。僭稱僞王。指揮逆衆。妄冀非分。乃曾不三年。身首異處。妻為人據。子受天誅。作賊亦何益之有。使安耕隴畝。自食厥力。雖至今存可也。

記南賊事

南賊馮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少嘗從叔氏流寓於花縣。與洪逆共塾讀書。旋即散歸。習舉子業不售。仍設帳於村中。授童子書。南賊為人尚權詐。多謀。時為村人講說水滸演義。以吳用為世間第一流人。洪逆行教於粵西。道經其村。村人為言馮先生今智謀之士也。不可不往見。洪逆造舍訪之。與之言奇之。恨相見晚。繼悉其向嘗同塾。益喜。傾懷結納。盡忘顧忌。及別去。出指其室曰。此即南陽之草廬也。今何時乎。豈尚可高臥乎哉。子若肯為我出。天下不足平矣。村人多不解其語。南賊與洪逆相視而笑。由是旦夕往來。踪跡益密。遂棄家室。偕洪逆周歷各處。說稱與洪逆同鄉。洪逆凡所創怪誕妖妄之術說。皆南賊從中附和而鼓倡之。用以惑衆。所造僞書如僞

太平軍目。偽太平禮制等。皆出其手。賊中見其書者。皆歎為奇才。互相謂曰。天生賢哲以造國家丕丕基。於是敬奉之如神明。蓋眾賊皆鄉愚無賴。不知文字。故易為其蠱煽如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偽號前導又正軍師。偽稱南王七千歲。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所有賊中偽文檄諭。悉出主裁。道光庚戌。賊眾屯金田新墟。為官軍所圍。負嵎數月。幾不得出。後從僻徑竄去。行至思旺。忽值向經略大軍。連營圍剿。聲勢眾盛。賊中皆有退沮意。縮頸咋舌相視。南賊奮然謂其下曰。此起義之初。首臨大敵也。是非身經大小數百戰。何能致奠安而享福祉哉。成事者自邀天佑。爾眾請覘我一戰破之。遂偕西賊馳入官軍營。斫壘陷陣。先鋒頗銳。賊眾在後。咸奮呼繼進。聲撼山嶽。於是官軍盡靡。營遂潰。向帥收集其軍。退駐要害。賊遂得出關。由八水峒至大旺墟。分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南賊乃統陸匪往竄永安。陷之。困踞城中頗久。旋南賊由永安突出。挫烏蘭泰都統之師於仙回。由小徑過牛角猺山。取道於馬嶺六塘。進犯桂林。攻圍月餘。官軍嬰城固守。卒不得陷。南賊遂捨桂林他竄。復由象鼻山渡河。逕犯全州。衝鋒陷陣。南賊悉以身先。城將陷。方擬鼓勇而登。忽有飛彈擊墜其首。遂殞。或云至桂林時途中為大兵亂斫死。非也。賊中以南賊之死為之奪氣。洪逆

獨曰。此上天憫其戰陣勞苦。援昇明宮享福耳。因加號為雲師。無子。一弟約二十歲。妻妾皆入東賊偽府。南賊年未盈四十。軀幹僅中人。容陋無文。於六偽王中最先授首。曾不得一日稍逸。嗚呼。人奈何作賊哉。

記北賊事

北賊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潯州桂平人。素居金田鄉。年約二十餘歲。面瘦黑。而微有髭。長身鶴立。性奸刻。機詐百出。家業農。衣食充裕。北賊曾納粟為監生。時出入衙門。干預公事。鄉人頗信憚之。洪逆等密與連絡。相約作亂。遂惑焉。互播妖言。謂天父第五子。偽號後護又副軍師。偽稱北王六千歲。庚戌倡亂金田。凡賊衝突殿後。調隊攻城。一切鉅細之事。咸預密議。出其偽令。金陵既陷。入踞城中。以中正街李宅為偽府。宅後頗有園亭池石之勝。地極恢曠。故毀民居尚少。北賊位在東酋下。凡賊衆有事白東酋者。必先告之為之轉達。其事東賊益諂佞。轎至則扶輿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凡教導。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人語。猶言學淺也。其兄與東賊妾兄爭宅。東賊發北賊議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屍。謂非此不足以儆衆。其媚事東賊如此。凡賊出入取物。請其蓋偽印為信。統下偽官屬常二三千人。東賊以比甚

疑忌之。故分其權於冀賊。加北賊偽號為雷師。其出也。與從半減於東賊。無寵。飲食亦朝夕由外傳入。遍取民間女子十四人。偽號王娘。丙辰秋。北賊率其逆黨竄擾廬江三河。進犯廬州。時適有東賊謀僭偽號事。逆首秦全密致書與北賊。并及冀賊石達開。北賊先二日得書。乃於八月初六日回金陵。東賊不許入城。再三請命。以輕騎入。隨從毋得過十人。北賊入。請見洪逆。佯不許。謂遣爾往援廬州。何得擅回。罪當誅。其急請東府請命。倘赦爾罪。尚速赴援毋緩。而隱授以意。謂如此則彼不疑。爾可於見時圖之。北賊即往東賊府請謁求救。東賊立時延見曰。弟事當代為之請。今我將以八月生日進稱萬歲。弟知之否。北賊曰。四兄勲高望重。巍巍無比。久當明正位號。特弟等不敢請耳。因膝席前賀。從者亦皆額手歡呼。東賊大悅。賜宴。北賊因即於酒間斬之。投其尸骨於鐵鍋。煮之成糜。呼羣賊咲之。立盡。傳偽諭。凡東孽官屬悉於冀辰至天王府聽令。明日東偽官至。盡驅入偽朝房。鍵閉。竟日。內有攜火藥者。因縱火。屋高不及燃。北賊覺。傳洪逆偽詔曰。閒汝等於室中。併自知悔。當即赦罪服官。今猶懷憤縱火。謀叛之跡顯然。赦必為患。因盡坑之。餘黨洶懼。集攻偽天王府。於是城中分二黨。早西門為東賊黨。花牌樓為北賊黨。日相鬬殺。尸積如邱。越日冀賊石達開

至北賊告以顛末。翼賊頗不謂然。北賊怒。將殺之。翼賊知其謀。夜縋城而遁。北賊戮其全家。洪逆謂北賊曰汝不聽達開言。斯已矣。戮其妻孥。不亦虐哉。北賊聞言。反戈圍洪逆偽府。洪逆黨不服。因與東賊敗黨和。同攻北賊。數日北賊敗遁。洪逆亦令誅其全家。北賊雖得出城。其黨從之者。僅得三四百人。渡江至江浦烏江。適遇前使竄擾在外之東賊黨。一戰擒之。解回金陵。獻於洪逆。即斬首。時聞翼賊糾合上游賊黨將至金陵。乃函北賊首至其軍前。以止其行。事始定。噫。北賊揭竿首起。預為謀主。由粵西竄楚擾江皖。出其死力以抗官軍。罪不容誅矣。卒之禍不旋踵。特假手洪逆以殺之戮及孩稚無有噍類。天意可不謂巧而速哉。

記翼賊事

翼賊石達開桂平白沙人。年二十餘歲。黑髭滿口。軀幹停勻。面白晳。家素豪於貲。至翼賊尤饒裕。少亦讀書應試。而喜以謀略自見。因之結納遍於遠近。時洪逆等欲為亂苦無資。聞翼賊惑之。遂深相結契。繼妖言達開為天父第七子。偽號左軍主將。偽稱翼王五千歲。翼賊大喜。願捨家貲從事。遂盡括所有。以置械幟。翼賊膽最怯。在賊巢踞守為多。每遇衝鋒陷陣事。率以諉他賊。於賊中惟論事東賊。奉命惟謹。東賊藉

其資以倡亂。於其行事有不合賊意者。亦委曲恕之。金陵初陷。入居大中橋劉宅。改建為偽府。棟宇閎敞。即仍其舊。未毀民居。癸丑夏五月。安慶再陷。秋東酋命翼賊往踞。賊性較和平。尚知重惜民命。因稍易東逆苛刻。皖民受害少寬。東逆聞之。懼其得皖人心。急趣之歸。調燕賊秦日綱往代。而一時無以處翼賊。因詭言北賊治事勞劇。慮弗任。使翼賊佐之。實以分北賊之權。亦俾翼賊不得專志於皖。時翼賊所統衆盛。皆係擄脅江皖之民。其下偽官屬不下二三千人。其出也。賊從半減於北賊。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民間女子七人。偽號王娘。然每次逼取民女。東賊分與翼賊。翼賊輒辭而後受。自安慶返。人衆屋小。且曠廢之後。時有狐鬼為祟。乃移於上江考棚併擴并前任安徽道王宅。及邢園而居之。洪逆又加其偽號曰電師。丙辰。翼賊統黨外竄。騷擾湖北。救洪山之圍。時東賊方逼洪逆偽封萬歲。洪逆密書召之。及至而北賊已殺東賊。嚴治其黨。城中大擾。北賊以告翼賊。翼賊曰。東孽固當誅。其下何罪。何得盡戮。無乃自戕手足。倘官軍萬一知之。乘我之危。將何以禦。北賊曰。汝將亦黨東孽。共圖報仇。以殺我乎。翼賊聞言懼。夜縋城而遁。北賊知之。戮其全家。翼賊既出。糾合上游逆黨。將至金陵修怨。適洪逆已誅北賊。函首送其軍而止。其遇之於盜國翼

賊令將北賊首示衆出偽諭。不稱東王。貶北賊稱北孽。北賊偽官在外者。悉殺之。後翼賊至金陵。諸賊共舉其輔偽政。而洪逆以前釁深加猜忌。偽安福二王者。時尤蹈其隙。於是驅之遠出。翼賊遂竄安慶。肆擾江西。不與洪逆通。翼賊所至。假不殺不擄。以惑愚氓。己未翼賊由江西突竄閩粤。閩之汀州。粤之嘉應。興寧遠平。俱為所擾。賊騎充斥。勢頗鴟張。幸連平城守堅厚。攻之不下。天久霪雨。復挫於官軍。遂解圍由翁源而遁。嗣後翼賊流竄無定。曾擾秦中。糾集陝回。圍攻潼關。卒為馬德昭所敗。遂入蜀境。川督駱秉章在籍時。曾知其人。翼賊在花縣。固有別業。與之鄰。居相稔。因誘之深入。而密遣土司躡其後。伏兵於深箐叢林中。突起殲殺。黨羽數十萬之衆。坑之幾盡。翼賊勢處窮蹙。遂詣軍門降。駱督卒殺之。以正天誅。而特赦其脅從之黨。各自解散去。翼賊死時。年僅三十餘。妻子皆駢戮市曹。噫。翼賊本一富家子。非若他賊之以飢寒被迫者。徒以妄冀非分。預謀叛逆。身戮家亡。並為鯨鯢。亦其自取耳。何足惜哉。

甕牖餘談卷六終

甕牖餘談卷七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洪逆瑣記

洪逆之長兄曰仁發。次兄曰仁達。同父異母。並務農業。自竄踞金陵後。封其長兄爲僞安王。次兄爲僞福王。初東逆獨攬僞政。其餘皆不得預。自東逆爲北逆所殺。而北逆旋又爲洪逆所誅。賊中無人可任。洪逆以爲任疏不如任親。遂命其兩兄同握大權。顧仁發仁達本一無賴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屬往往不遵其統轄。多傾心於翼賊石達開。仁發乃逐翼酋出之於外。後李秀成漸用事。進諫洪逆勿專任安福。特薦蒙得恩林紹璋以分其權。繼以官軍圍金陵日逼。洪逆頗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達尤信任。然二人所爲。暴虐恣肆。多行不義。爲忠酋所銜恨。迨官軍克金陵。仁發死於亂兵中。仁達匿於破屋。爲蕭軍門所擒。訊明後處以凌遲極刑。仁發有子曰和元利元。皆爲官軍所殺。洪逆有母。年七十餘。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長即僞幼主洪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盲詞。筆意有類於其父。其造作荒誕之語亦相若。嘗謂助天斬蛇。洪逆斫其首而已斷其尾。官軍攻克金陵。積薪自焚其宮。時忠酋授

以良馬。乃得突圍出。半途得遇其叔偽千王。從之行。有河亘其前。浮水逕渡。遂至江西境。圖薙髮易服。從間道歸粵。賊中有詣官自洩其事者。乃成擒。江西撫憲沈葆楨親訊之。供不少諱。供詞中多引文相國正氣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極刑。賊每攻城必先於城外築高臺。而以賊酋登其上說法。謂之講論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教世為心。特命各偽王降世教民。俾得脫災享福。蓋其竊西教之餘似而文以詭誕無稽之說。於是邪且怪矣。賊破金陵後。有男館女館之設。男女無許覿面語。夫婦有涉私者。輒斬以徇。謂其犯天律也。男女館設。逼人拜上。謂之敬事天父。以黃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賊中贊美語。南賊所撰。率衆朝夕誦之。每日睡起飲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等語。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為一讚期。街設大旗。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餌。羣誦贊美各偽府金鐃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賊有酋目病者。代為焚章祈天。其詞甚哀。凡此無非煽惑誕妄。非真有邪術也。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測。如聖改正。上改尚。耶改耳。華改花。國改郭。火改亮。清改菁。老改考。亥改開。卯改榮。丑改好等類。不勝枚舉。社稷宗廟俱為妖。帝王京都俱為僭。悉令刪除。賊中別刊時憲書。謂之頒曆。略倣西國法。單

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為率。不復置閏。且以每四十年為一加。每月三十三日。每四十年為一斡旋。每月念八日。更為無理。又以不知時日算法。時多舛誤。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訛一日。故干支亦遲一日。初不許用日月二字。後仍用之。謂由天父改還。真堪噴飯。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日。賊營為十二月廿四日。合計之前後共差六日。賊中偽書名目甚多。皆洪賊自作。其有偽詔書者。自戊申始。至癸丑陷金陵止。則出曾釗楊何震川諸賊手。何震川者。粵西人。賊中偽探花也。淫亂邪怪。自供不諱。又有所謂天父下凡詔書者。更堪發噱。自咸豐八年以後。則多出自于逆手筆矣。賊所設立偽官。不分等級。而必以天字為區別。牛鬼蛇神。奇怪百出。偽王之下。則有掌率統管天將朝將國將。下則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偽爵。偽爵之下乃係偽職。自丞相以至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兩司馬。此為偽正職。餘俱為雜職。偽丞相有正副。更有以天地春夏秋冬為次序者。計一十有四名。偽殿前丞相四名。檢點三十名。指揮三十六名。將軍及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為定數。每偽總制一統監軍一。軍帥五。師帥二十有五。旅帥一百二十有五。兩司馬六百二十有五。此外守城有偽巡狩將軍。驛遞有疏附總制。關隘有提關指揮。洪逆

偽府有六部偽尚書。有侍衛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氣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議詔書詔命。東賊偽府有尚書承宣參護僕射各數十名。其餘偽王以次遞減。他若管理賊物者。俱為典官。由永安以前附賊者。均為偽功勳加一等。其為偽王之昆弟叔姪者。皆稱為王宗。賊中又設女官。亦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而以貞字為别。其在偽府者。有女丞相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至軍帥止。餘為女百長。賊中服色王偽帽繡龍鳳。袍靴皆然。均用黃。偽侯相帽用鳳。偽檢點指揮帽用麟。均黃袍。偽將軍總制帽用獅。偽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偽師帥旅帥帽用彪。均藍袍。偽兩司馬帽用鶴。有職者頭繫黃巾。餘用紅巾。偽女官皆以黃帕縈首。上寫偽銜。女官多跣足乘馬。皆粵東西人。至於賊之稱呼。尤為可哂。各偽王皆僭稱千歲。而又以字别其大小。如洪逆長兄稱顯。次兄稱倫。干賊稱福。翼賊稱喜。英賊稱祿。忠賊稱榮。贊賊稱耀。侍賊稱雄。輔賊稱威。章賊稱壽。其妻稱為偽王娘。其長子稱偽嗣君。偽王女稱金。掌率義安福豫燕侯以至軍帥僭稱大人。子僭稱公子。女皆稱玉。師帥至兩司馬稱善人。子稱將。女子皆稱雪。掌率六等偽爵妻稱瑞人。偽丞相至軍帥妻稱貞人。師帥至兩司馬妻稱夫人。又有稱偽官之妻為貴姣等名者。尤為穿鑿不通。賊中所有慶賀佳

節凡六。正月十三日為天兄昇天節。二月二日為報爺節。二月二十一日為洪逆登極節。三月三日為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為東賊昇天節。九月九日為哥降節。又各賊每逢生日。饋物者不絕於道。而女官送禮尤盛。以糯米製成各色糕餌。列於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鑼黃傘為道。後則士官跣足乘馬。送入偽府。至日均賀。陪誦讚美。謂之酬謝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賜宴。昇以銀牌。併演鄉閒襍劇為樂。而不自知其醜。各逆生日。先期逼人進貢院考試。東賊則為東試。餘倣此。所取偽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偽翰林數十。偽進士數百。又逼選民女百餘人。先送偽丞相衙再選。約得十五人以進各賊。洪逆東逆各六。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賜美女以償其勞也。言之可涕。賊王居偽名府。賊官居偽名衙。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偽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墻壁悉綵畫龍虎。甬道中築高臺一。兩旁懸金鑼數十。有事則鳴鑼以達。門以內不准男子入。皆以女侍傳遞。肴饌酒漿皆自偽典廚自外傳進。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六十餘間。若偽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繪。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為美觀。門外多建瞭臺高數十丈。以備望遠。洪逆偽府以前制軍署為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

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旁有柵。柵內橫匾數方。皆偽寮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墻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偽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鐫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非近時物也。偽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文。飾以金彩。偽殿尤高廣。梁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以龍虎獅象。偽殿之東有墻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北面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東賊偽府稍減。其舊者已於咸豐六年為北逆付之一炬。後重建偽幼東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偽府後有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陰可半畝。圓實蕃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為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泉繞焉。諸偽王府無不有園。疊石鑿池。窮極奢麗。樓臺亭榭。迤迤相屬。皆役使所擄工匠為之。北翼兩賊所居。但畫門用鑼而已。偽衙如偽侯。畫鳳。偽相畫象。餘僅貼紅係。賊相見下一等者跪。不揖拜。愛跣足。雖袍服乘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幾半尺許。每乘馬出。攜洋人所製八音匣。鏗鏘作聲以為樂。每與官軍角。拒發偽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賊偽府聽令。後改在翼賊所。以賊目二人。一持名牌。一執尖角旗。率衆立俟指揮。每戰則驅被脅者在前。而積賊隨其後。敗則跪祈天父。官軍或以為有

術。往往疑懾不進。不知正可乘喃喃時。併力斫殺之也。賊中夜間口令。以所誦讚美詩內二字顛倒為號。每值元旦。各賊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拜。但稱曰高陞。賊初以演劇為邪歌。繼於池州得戲班衣服器具數十箱。回金陵乃招優伶裝演。築臺於清涼山大樹下。東賊觀之喜甚。於是賊中皆尚戲劇。各賊偽府朝夕敬拜天父。男樂在外。女樂在內。遍搜金陵樂妓以充此役。每偽王處數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讚美

記忠賊事

偽忠王李秀成。原名以文。廣西梧州府籐縣甯風鄉人。居於長恭里新旺村。傭耕自活。少時從其舅氏讀書。及長乃歸。父母家生計窘乏。時難自給。二十六七時。值洪逆煽衆作亂。路經其村。乃裹脅而去。隸於偽春官丞相胡以晃麾下為兵。後賊中有選舉之令。東酋舉之為右四軍帥。令踞守金陵太平門外新營。旋由偽監軍擢至偽指揮。時捻逆張樂形龔得樹以數十萬衆。橫於三河尖。忠賊結之以自固。聲勢頗張。乃封為偽地官副丞相。俾踞桐城以抗秦軍門定三之師。圍甚急。忠賊求援於陳賊玉成。陳賊率黨攻陷廬江。即泝津江竄大關。出桐城之後。以斷吾軍餉道。桐城地勢一面平坦。一面高聳。陳李二賊內外合擊。吾軍大挫。圍師遂解去。忠賊旋擾六安霍山。賊黨

漸盛。丙辰抗張國梁軍於倉頭。鎮江踞賊吳汝孝。從城內突出。我軍遂亂。退駐丹徒。而揚州遂陷。吉中丞陣亡。忠賊即回金陵賊巢。出死力以衝孝陵衞。大營亦潰。向帥以勞瘁卒於丹陽。時賊內亂。自相屠滅。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張帥復圍金陵。忠賊時已受偽侯。屯於黃池。一切偽政由其指麾。招集蕪湖賊衆。由昭關順流而下。陷全椒來安。糾合陳賊攻走德軍。以分下游官兵之勢。騷擾江皖間。故賊巢得有接濟。圍雖嚴未能即下也。忠賊在浦口時。吾軍中有招其投誠者。為洪逆所聞。懼其去也。乃偽封為忠王。更書萬古忠義四字賜之。庚申春。忠賊由蕪湖取間道至廣德。竄四安由武康陷杭垣。浙省大震。由是張帥分兵往援。而忠賊已自廣德至建平。大合賊軍萃攻大營。偽輔王楊輔清竄高淳。偽侍王李世賢竄溧陽。偽英王陳玉成竄江浦。四面夾擊。寇氛猝熾。吾軍勢分糧匱。各無鬭志。大營遂潰散。張總統殉節於丹陽。和帥身縊於滸關。蘇常盡陷於賊。繼嘉興亦為賊黨所破。江浙之間徧地皆賊也。辛酉冬。杭垣亦陷。甯紹温台各郡邑相繼失守。是年忠賊曾竄江西湖北。收納叛民數十萬。為曾軍所阨。狼狽逃回。而安慶亦於是秋為官軍克復。斷賊上游之臂。其勢遂沮。壬戌上海西人調集勁旅。翼助中國。時賊圍滬之師。號稱百萬。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

定勢如破竹。曾帥之軍亦已由上而下。蕪湖巢縣無為梁山皆屬我軍。直搗金陵。洪逆屢促忠賊糾黨回救。忠賊密獻計曰。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且以常勝之師而臨我屢挫之衆。不可與爭。不如多備糧食軍械為固守計。伺其懈而擊之。蔑不濟矣。洪逆不從。於是李宮保克蘇常。左中丞克甯杭。運兵並進。逆寇盡竄賊僅踞金陵而已。甲子六月。官軍入金陵。忠賊以己乘馬乘幼偽主洪福瑱而同逃於清涼山。既夜乃捨命衝營而出。逃於民家。為官軍所擒。戮之於金陵。噫。忠賊特一田家牧豎者流耳。初何有韜畧謀勇之足言。乃天心厭亂。竟假其手以擾江浙。蒼生塗炭。死亡如積。豈其劫運之所鍾歟。禍患相尋。繫於是人。彼蒼之意。豈可測哉

紀干賊事

干賊洪逆之從昆弟也。名仁玕。字益謙。少習舉子業。當洪逆作難時。縣令知其為寇族。執而繫之獄。後有為之緩頰者。始得釋遣歸家。乃逃之香港。授西人書以糊口。咸豐癸丑。洪逆陷金陵。建偽號建偽都。勢張甚。干賊思欲往投。特未得間。八月上海劉麗川亂作。矯稱奉洪逆命。遥受偽封。干賊乃擬籍以達洪逆。有西人助以資斧。始得航海至。仍主西人舍。居年餘。無計可通。西人但以幸舍處之。絕不為之畫策。於是困

甚求歸。仍返粵中。七年復假道於庾嶺。由江西而至漢口。藉卜筮以供旅費。客中與之往來者。悉不敢少露踪跡。久之知所主家固與金陵賊黨相通者。凡米粟轉輸所以濟寇用者。恃以為東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樓去梯。長跪自白具故。求主人代為設計。得達賊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時易易耳。使附貨船渡江。遂入賊境。始謁洪逆。太喜逾望。立畀偽封為干天福。蓋賊中之顯職也。逾年寵任益深。即升之為偽干王。兼稱偽軍師。掌文衡正總裁。一切偽政咸決其手。特創偽王府。大興土木。自書其兩壁云。干戈底定。王道蕩平。賊中屢開偽科。考選甄別。悉委干賊。而干賊亦妄欲以收攬人才為己任。所有為偽主考偽總裁者。無不奔走其門下。顧干賊性懦緩。僅能掉弄文字。實無才略。楚粵老寇自恃以百戰勳勞。必當大酬厥功。而干賊以後起新進。無尺寸建白。一旦驟出其上。因是多不平。洪亦微聞其故。擇其功鉅酬薄者。悉授封偽王。或有以納賄得者。於是賊中徒擁虛名。無所統制。而疆場之陷陣衝鋒者。皆有勞而無賞。因之無不解體。干賊恥己無武功。請於洪逆。願提師解安慶之圍。咸豐十一年正月。干賊率黨出偽都。盛飾軍容。途中慨然謂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時之所為哉。因議先攻江西。冀分官軍之勢。時集於安慶城外者。有六偽王。偽王長

凡洪仁發。偽王次兄洪仁達。偽輔王楊輔清。偽章王林紹璋。偽英王陳玉成。偽黨數十萬衆。厚集其陣期一鼓以退官軍。曾中丞國荃以奇兵當其衝。督兵捍禦。躬冒矢石。守城賊將葉芸來。百戰之悍寇也。城外皆官軍。外援之賊又在外圍。而曾軍於外復成長圍環之三匝。併命相持。六偽王皆不得前。至七月偽干王最先遁歸。蓋洪逆促之還偽都也。是年冬。安慶卒為官軍所復。洪逆追咎干賊援兵不力。勞師無功。貶其偽王位。旋又以偽王娘之譖。盡削其權。偽王娘者。洪逆妻也。夢干賊身御龍袞。而首冠翎頂。謂其心未忘官軍。不可大用。是時西人之至偽都者。絡繹於道。皆主干賊家。以干賊向在香港多與相識也。出入賊中。招搖於市。洪逆聞之頗不喜。故特假夢兆以抑之。同治元年。官軍圍金陵急。干賊預守城。後仍還其舊封。迨官軍克復金陵。干賊先火其偽府。乘間奪路得逸。與偽幼主洪福瑱皆遁。其衆尚數百騎。遁時遇一溪。與衆浮水而過。中有一人屢顧偽幼主者。干賊即手刃之。於是衆皆股栗。竄至江西。謀易服薙髮。潛歸粵東。為其信任之左右密白於官。遂被執。時豫撫沈中丞葆楨也。特委他員審鞫。干賊詞色不撓。歷供前後作賊事。不少諱。越日即寘諸極典。跡干賊平生。特一粗識之無之一庸妄男子耳。即在賊中亦不過掉弄文字以自矜異。與

奪地覆城之悍黨較。其罪尚可末減。徒以位列偽王。分居寇族。妄思僭逆。遂陷大戮。使其戢影潛踪。自匿窮荒遐島之中。則雖至今存可也。

記英賊事

偽英王陳玉成。原名丕成。廣西桂平縣白沙人。與翼賊所居相距不過數十武。在鄉深相要結。金田謀逆時。僅隸於行伍。自入踞金陵後。稍用事。由十八偽指揮。遷授偽職冬官丞相。向帥提數萬之衆。固圍金陵。自孝陵衛至東南七瓮橋。連營築壘。環守甚嚴。而鎮江亦為吉中丞所困。賊城守偽將吳汝孝也。飛書訴急于洪酋。陳逆乃與偽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偽春官丞相涂鎮興。偽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諸賊目。下援鎮江。甫至湯頭。而張總統國梁兵已抵境。兵賊相接。大小數十戰。吉中丞時駐劄九華山。聞警遣兵來助。賊中偵知之。特選敢死悍酋。以為衝鋒及戰互無勝負。衆賊不得已。乃令陳逆乘小舟。由鎮江水關入。水面砲船森列。陳逆奮刀衝突。水師不能禦。遂得入城。與吳汝孝合。湯頭故有小河。由大江歧流通山下。一曰湯頭岔河。一曰湯水山邊。官軍本屯營河濱。依山阻水以為固。賊兵探知其處圖移營相距。旋據湯水山邊。為乘間潰圍計。官軍乃拔塞以堵其進。距城較遠。陳吳

二賊乃得從城中突出。城外賊已選鋒整隊以待。並起夾攻。前後相應。官軍遂不能支。先是賊乘夜潛至湯頭岔河。駐札官軍刀戰相持。至午官軍始知後路被襲。急思還救。陣遂動。兩處相隔約一十餘里。賊之衆大至。勇銳百倍。官軍奪氣。翌日黎明決戰。官軍以衆寡不敵。奔潰。十有六營盡陷於賊。賊衆遂羣聚於九華山下。吉中丞守禦嚴密。不得遽破。賊乃由金山逕渡瓜洲。陳逆攻上橋。破之。時官軍結營於紅橋卜著灣三汊河諸處。大小相連一百二十餘壘。望風齊潰。揚州遂再陷。所擄輜重盡運入鎮江賊巢。賊旣大股渡江。僅留周勝坤守官軍舊營。官軍探知其虛。進兵取之。以斷歸路。又取道於六合。張總統國梁自率驍騎邀截之。不使一賊得過。賊不得已。仍從金山絕流而渡。逕攻高資。吉帥兵馳援。中伏猝敗。為賊兵驅之高資山中。首尾不能救援。吉帥知勢不敵。臨陣自刎。官軍自六合馳至。則已不及。乃駐師於丹徒鎮。以扼賊衝。時賊勢方銳。逆目吳汝孝以悍賊千餘繼之。進攻張軍。張軍亦潰。湯頭所守官軍盡撤。直驅至偽都。東賊令盡破孝陵衛向營。使屯軍於燕子磯。翌日乃困猫化門官軍。適張軍收集殘衆復至。而偽翼王亦率曾錦兼張瑞謀兩悍酋。引衆相助。官軍勢益孤。張二軍連戰皆北。委棄軍實山積。皆以資賊。陳逆遂陷

句容。困丹陽。鴟張狼顧。幾不可制。向張皆退駐丹陽。併力堅守。賊不能下。向帥以積勞薨於軍。張總統國梁代撫其衆。流涕誓師。慷慨決陣。一戰而解南城之圍。擒斬無算。偽十三檢點周得賢。賊中之驍將也。在陣授首。賊衆股栗。乃遁三角村。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許。時東賊方謀篡偽位。洪逆擬召北賊誅之。東北賊黨互相殺。一時積寇死者不少。於是賊中可任事者無其人。陳逆方在外拒官軍。擁衆頗盛。乃畀以顯職。偽封為成天豫。翼賊方被逐出偽都。道經甯國。悉以前攻甯國之衆委於陳賊。令統之以解甯國之圍。翼賊旋復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於桐城。遣使馳書告急於陳賊。請其速援。陳賊以甯國一隅未能旦夕解圍。而桐城之困急於眉睫。乃即由樅陽江渡。忠酋聞其至。輕騎往赴。特繪成進攻圖式與之詳觀。并密定謀議。然後行。時官軍方慮賊必對面迎拒。嚴為之備。而未知有援軍之躡其後也。陳賊乘官軍稍懈。突出縱擊。一鼓破之。遂自樅陽長驅順下。陷無為州。踞湯頭鎮。賊之糈糧皆由是接濟。與偽逆天侯陳士章。合黨並竄。於是東關巢縣相繼淪沒。賊皆命人據守。陳賊率衆攻陷廬州。所向亡命。官軍頗不敢攖其鋒。陳賊兩目下有黑點。狀若目睛。賊中因呼之為四眼狗。勢方橫甚。乃上溯河出大關。以截桐城之後。斷官軍餉道。闔營恇擾。陳

逆忠酋內外奮力合攻。官軍不能禦。遂奔。賊騎分三路窮追。舒城六安前後失守。裹脅者數萬。賊勢大張。陳逆旋陷正陽。屢攻壽州不得下。而三河援軍驟至。進克廬江。張帮辦軍亦進攻句容。偕和帥共圍金陵。陳逆方結巢於小孤山華陽。與韋賊志俊合隊同竄。圍固始商城。陳逆圖陷德安。以收羽翼。官軍扼之。敗之於羅田麻城間。乃回竄太湖潛山。時忠酋方欲從全椒往援。賊巢傳檄逆目。刻期大舉。陳逆議由舒城破廬郡。出店鋪攻梁園。道界牌而下滁州。德帥方守浦口。勝帥方駐烏衣。俱遣兵截之。陳逆奮突而前。德軍大挫。因求援於張帮辦。乃專選精銳渡江而來。以解小店之圍。陣未定。賊驟以劣騎橫躪之。張軍亦敗。賊追官軍至浦口。陳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後。德軍陣沒者萬人。陳逆遂長驅而圍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偽封為前軍主將正掌率掌。適署皖撫李孟羣。以其師潰廬州。上諭道員李續賓改道援廬。李道定計先取太湖。埽蕩桐舒等縣。然後直趨廬州。進克楓香等驛。一戰而復潛山太湖。咸豐八年九月廿八日。直擣三河集。賊衆遠近大震。洪逆乃調陳李二酋赴援。三河集者。廬州要害也。賊築城傳以九壘。用悍賊數萬守之。三河破。然後可以進窺廬州。李道自克桐城。令總兵趙克彰守焉。又命副將謝永祐守舒城。所部僅五千人。皆精銳可用。三河

集賊將為吳定規李軍圍之三匝。破其九壘。斬馘數千計。方期旦夕可破。而陳逆玉成由六合至。率大隊踞金牛鎮。李逆秀成由巢縣來。糾集捻匪駐白石山。賊十萬餘衆。連營相望。烽火亘數十里。賊蓋塞李軍之後路。而斷舒城之援兵。盡死力以決一角也。李營諸將議暫退守桐城。以為後圖。李道曰。軍事有進無退。當死戰。十月十日四更。逼賊營而陣。諸將請四更擊之。猝出其無備。李道曰。陳玉成賊中驍帥。守必不懈。且未審其虛實。不如黎明辨色以進。天將曉。官賊合戰。逕破陳逆營。營中賊散走。會天大霧。但聞金馬喧闐聲。莫辨賊在何所。賊衆抄擊官軍後。突出奮攻。官軍相繼潰。部將劉神山等。先後戰沒。白石山距金牛鎮僅廿五里。忠酋遥聞鎗砲聲。率隊大至。賊鋒益銳。環圍之數重。李道傳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或勸突圍出圖再振。李道曰。不可。吾當殺賊而死。為國除害。大開壁門。躍馬入賊陣。見陳逆方立黄旗下。李道呼曰。當斬此賊渠。為吾畢命處。馳入死之。諸軍或降。或自殺。其降於陳逆者。半遂猝起為變。陳逆因盡坑之。竄至桐邑呂亭驛。桐城復陷於賊。洪酋乃偽封陳逆為英王。後陳逆敗於宿松。議偕忠酋取二郎河。為鮑軍所破。陳逆所屬驍悍殆盡。然六合浦口官軍。旋又失利。幸楚軍自黃梅宿松上游來援。陳逆與之併力相拒。

繼聞忠酋陷杭垣。和帥分兵援浙。金陵勢虛。遂潛兵至江浦。渡江南行。由善橋攻官軍。大營師潰。賊遂連擾江浙。適曾中丞國荃。兵圍安慶甚急。陳逆屢行攻撲。卒未得解。安慶守城賊將葉芸來張朝爵。負嵎固抗。陳逆又自外來援。故一時未能即下。楚軍乃深溝高壘以困之。久之城中無降意。而英逆時於城外為犄角。曾中丞乃撤近湖一面。以待其逸出。因城中皆係英賊家屬。恐其致死相持故也。英賊以曾軍之退為可乘。遂徙近處之糧以濟城賊。曾中丞知其無去志。仍復嚴圍。城中洶懼。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勁賊千餘。英逆退保集賢關。洪酋懼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偽王往援。六偽王者。偽福王洪仁達。偽干王洪仁玕。偽章王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堵王黃文金。偽顧王吳汝孝也。俱集桐城。英逆乃留劉李二賊目守關。而己往桐城。以黃文金率驍騎斷後。官軍知其至。預伏兵以待。黃賊之衆殲殺殆盡。黃賊幾死於水。僅而免。英逆見桐城賊兵不足恃。自至偽都。求援於洪酋。鮑軍門超進兵攻集賢關。劉李二賊死命固拒。藥彈糈糧俱絕。遂為鮑軍門所破。二賊於陣伏誅。逮英賊來援。而安慶危在旦夕。曾中丞鑿通城邊菱湖。砲艇得入。城中消息煎迫。時官軍圍城而援賊亦環圍官軍之外。城中百物俱竭。賊知必不可守。曾軍攻之愈急。遂破。葉芸

來猶率隊巷戰。官軍斫之數十刃。始死。張朝爵乘舟而遁。吳定彩與賊衆盡溺於大江中。城賊無一得免者。偽英王見巢穴已破。遂竄石牌。擁黃宿之衆。渡野雞河圖犯德安襄陽。賊衆咸不願行。遂由六安回廬州。官軍圍廬州甚急。糧絕援窮。遂為官軍所克。英賊乃遁之壽春。時英賊所踞之地。前後悉為官軍所得。羽黨散亡。洪酋又褫其偽職。屢加嚴責。壽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誘之至官軍營。或有勸之降者。英賊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寘之極刑。自英賊死而賊中無悍酋。越二年而洪逆亡。

逸史氏曰。賊起金田。所恃以衝鋒陷堅者。自蕭朝貴外。即推秦日綱羅大綱陳玉成為最猖獗。賊中所稱三悍酋是也。羅亡於江北。秦亡於東北逆黨中。獨英賊蹂躪數十城。竄陷十餘省。惡積禍盈。卒膏斧鉞。梟黨艷妻。連頭受戮。天之假手以剪滅之者。豈不快哉。三河集之戰。李忠武公授命於是役焉。此為上游大局所關。故記之特詳。嗚呼。英賊之罪巨矣。

記燕賊事

燕賊秦日綱。原名日昌。桂平白沙人。少傭於人。頗勤慎盡力。長以製菽乳為業。金田

倡亂之前。已與洪逆深相結。潛煽妖言以惑愚妄。洪逆謂其忠勇信義。可恃之為爪牙心膂。故倚任獨專。隨洪逆竄踞永安。偽設木斗軍營。俾燕賊守之以抗官軍。時扼要衝者為張孜修。轉戰相持。賊不得出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遍張偽示。皆燕賊爭先為之。授職偽天官正丞相。既陷武昌。遷趨九江。所至殘破。先後所掠民船萬艘。順流蔽江而下。皆燕賊與賴漢英羅大綱分統之。旋下安慶。棄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董宅為偽館。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擄安慶民女。偽號貞人。時兩粵積賊皆擁衆自雄。積金貲。暱佳麗。據金陵為老巢。而分黨遍竄上游。皖豫楚燕逆鋒無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賊踞守安慶。自恃其才能。盡變翼賊所行。新脅之衆號稱盈萬。出入呵導。前後擁騎數百人。東賊以此忌之。更遣羅大綱往代之。而燕賊仍歸金陵。東賊分其麾下偽將佐校隸於己所統下。為東偽官。以少其衆。甲寅五月。所有遺擾湖南黄河之賊。皆為大兵所破。賊之上游勢孤。欲使北賊。而又恐北賊之一去不返。如虎傅之以翼。將來不復可制。因以燕賊代之行。乃偽稱燕王偽號霜師。所擁黨羽頗盛。艨艟戰艦林立江面。時官軍用紅單艇船衝擊三山賊營。上下游俱為所困。燕賊乃率衆黨揚帆直下。駛至烏江。適與官兵船遇。舉砲互轟。烟塵蔽空。官兵

船堅砲利。擊沉賊船無數。一砲彈擊中燕賊坐船。碎沉於水。獲其印書衣帽。皆有僞燕王字樣。官軍皆意其已死。釃酒相慶。後大營陣擒長髮積賊。訊知燕賊船破落水。間道逃往和州。後於咸豐六年在僞都閒居。時東賊主持僞政。一切生殺悉隨其意。各僞王咸憚之。外受約束而內懷憤恨。燕賊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偶以牧馬某甲見東賊從叔不起。東賊叔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賊所。未詢。旋訴之東賊。東賊委翼賊治其事。於是燕賊聞而辭職。東賊大怒。命北賊杖燕賊一百。始得釋。因是銜怨愈深。秋七月。東賊被誅。東北兩賊之黨。互相殺。燕逆亦死於其中。

記李賊事

李少卿者。嘉應州人也。始名紹熙。及投賊乃易名為文炳。跡其反覆狡猾。自負梟雄而卒殞其身。亦天下之愚人也。初李以行賈至江南。喪其貲。落魄海上。日從博徒游。每日與貸數十錢糊口。時海上有妓尤綠芸。貌美而多貲。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肩輿出門。李方蹲檣下乞博徒錢。輿夫來以其礙道呵之。李起而反詈焉。揮以拳。二輿夫皆辟易。綠芸即搴簾謂之曰。客何為者。請至我家。以杯酒釋忿。李竟慨然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滿。罄無算爵。綠芸曰。覩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齷齪與匪類伍。此間

苟足以屈子。請供飲食。李許諾。遂居其家。頗勤謹。久之緣芸委身於李。出其貲令作小運販。獲利頗饒。乃設茶棧。援例捐納候補縣丞。時閩粵之黨頗橫。當路方思各以其類羈縻之。故地方有事。居然附縉紳後參末議。咸豐三年癸丑秋八月。粵人劉麗川變作。戕邑令袁君祖德。起事者曰小刀會。結有七黨。李亦預其列。而與李少軒皆用事。為劉賊所信任。賊中攻刼多出其謀。先是當路故粵中。未免私庇其鄉人。始欲將選事者。給貲遣歸。後亦不果。因循釀亂。實李與閩人李仙雲之咎也。其後賊勢日促。李始謀約官軍為內應。幾事不密。為劉賊所覺。同謀三百餘人擒戮殆盡。而李獨得脫走。投大營白事洩狀。撫軍吉爾杭阿憫其全家屠戮。留軍中供差遣。繼而城破。渠帥未獲。而紅橋所戮者在疑似間。召李辨識。李力言其是。遂據以入奏。并請寬李之誅。有優賚焉。其實著名賊目如劉麗川林亞福潘鏡子陳亞林皆逸去。林為海盜。以他案被獲。潘投金陵髮逆。未知存亡。劉伏匿近粵鄉間。陳商於暹羅。今皆無恙。李當時蓋以迎合吉中丞之意耳。上海軍事既蕆。以備貲募勇從吉中丞軍於鎮江。衝鋒陷銳。多積戰功。九華山之役。吉中丞勢迫自刎殉國。賊圍李營三匝甚急。李堞壘堅守。經七晝夜。與士卒僅日一食。糧絕援窮。顧無變志。適張總統大軍馳至。圍解得

出。以是軍營巨員大加獎信。前後捐擢。游升道職。庚申春間。李方帶勇在吳門。賊悉銳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倉卒間委以城守。時賊游騎已至城下。李營勇目有黃魏二姓者。竟詣賊納欵。而李與何信義大啟閶門。迎偽忠王入。李受偽職為江南又將帥。為賊主理崑山縣事。族中兄弟子姪無不受偽職者。誅求民間。較他賊更苛酷。上海某當路。謀納內應。使其閭人往說之。未得要領。但以李虛詞詭說報之而已。後何制軍桂清又思以內應功贖罪。遣馮軍門日坤往結。馮固與賊相識。及至並無一言。及見偽主將陳賊坤書。約以上海為界。彼此無相犯。同盟而返。是役也。李盡輸其實於偽忠王。而談內應者猶以為可恃。噫。是徒為李賊所笑耳。聞有密遣人約李獻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幾欲殺之。後行賄於賊妻尤氏。言之得釋。同治元年。李方率黨攻上海。頗為賊盡力。挫於官軍。輜重悉喪。及回崑山。忠酋以前事頗加猜忌。時清浦嘉定方為官兵所克。聲勢甚銳。大軍圍太倉急。崑山賊少。於是忠酋遣賊目劉肇鈞與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蘇崑鄉間潛結團練以應大軍。故洩內應謀。俾賊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覆。即率大股駐崑。佯作應援太倉者。俟李賊來即命眾刃之。黨與同目被殺者五六百人。其同李降賊啟關之何信義。越一年以癱瘓死。始謀之勇目魏

妹受偽職武將帥。後亦為賊所戮。觀於此可以知天之所以報施矣。嗚呼。李當日賊衆號稱十萬。子弟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軍聲息呼吸皆知。其所設陳墓賊卡。與官軍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衆順流殊易易也。乃徒外以誑官。內以媚賊。殞首裂身。自取敗滅。然則狡謀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亂。李以首事賊渠。法當誅殛。乃內應無成。猶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後積功循至顯職。國恩可不謂厚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報國。其功名聲望。豈遽出人下。而乃望風迎附。揖盜開門。身污偽命。屢抗王師。卒至惡積禍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遠矣。

記侍賊事

偽侍王李世賢。廣西人。忠逆之從昆弟行也。竄陷金陵後。授偽職為侍天福。逮東北逆相繼誅滅。乃得專用事。臨陣頗能亡命。故賊中推之為渠魁。咸豐八年。侍逆踞守黃池灣沚。時官軍圍金陵甚逼。忠酋謀所以解圍者。馳至蕪湖與之商。令侍逆獨禦南岍官軍。旋以功偽授左軍主將。竄踞南陵。十年正月。忠酋自蕪湖至。與侍逆合隊由廣德取道攻湖州。紳士趙景賢倉卒練兵籌守禦計。密約援軍內外同時夾擊。斬

賊數千。三日而圍解。侍賊回竄建平。適與忠酋遇。遂令其往攻溧陽。以不能猝破。轉向句容。攻五日遽陷。賊衆大隊聚於雄黃鎮。一戰而官軍大挫。其時偽英王陳玉成進善橋。偽忠王李秀成進鍾山。陳坤書進高橋。偽輔王楊輔清進南門雨化台。侍逆進北門紅山。大營糧絕。師遂潰。明年夏。侍逆由皖省至江西景德樂平。與左宮保兵持。官軍殲之於樂平。斬馘萬計。遂由河口退遁常山。順道趨浙江。分攻金華湯溪等處。旋至浦江甯波。而溫台處三州亦相繼陷沒。侍逆所部有偽戴王黃呈忠。偽首王范汝曾往攻甯郡。而甯郡有失職西人前為之導。海門鎮海皆以西船任。曾不閲二月。而東西兩浙盡為賊踞。侍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宮保統兵進攻。復郡縣勢若破竹。侍逆仍遁至溧陽。將為持久計。溧陽城外。民團驍勇猛鋭。為江南各團最。時李宮保已收復全吳。獨丹陽金壇宜興溧陽等四縣未下。侍逆知不可守。乃偕偽凜王劉肇均。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偽萊王陸順德。偽列王黃宗保。偽就王賴世就偽偕王譚體元。偽利王朱興隆。以及李愷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諸賊目。方竄江西。經沈中丞嚴為堵禦。逐之出境。遂擾八閩。汀漳諸郡縣迭經失守。於時康逆踞汀。侍逆踞漳。悍黨號稱四十萬。旋棄汀而與漳併。遂擾永定大沛饒平。屯踞百餘里。烽

火連天。侍逆之衆尤慓悍。然方耀卓興等諸軍轉戰而前。橫衝突擊。卒盡潰散。侍逆既熸。康逆勢燄猶張。盤踞鎮平。與霆營叛卒相要結。分三十餘壘。百十里間旗幟相望。負嵎固守。後由鎮平竄龍定信豐連平。官軍卷甲直趨。以襲其後。康逆恐爲大兵所及。一晝夜走三百里。突抵嘉應州城。知州程培霖遊擊英秀。登陴固守。城破英秀死之。於是檄調江閩各軍。環集東北。俄而康逆殞於礮。偽偕王譚體元代統其衆。死拒官軍。久之潛出西南門。由黃沙嶂遁去。黃沙嶂者。川南最險隘處。羣峰峭削。一徑縈紆。爲嘉應出新田大田。右至豐順左至潮州之間道。賊以數萬之衆。冒危出險。急不得前。官軍追者四至。分途合擊。殲殺無算。墮岸墜澗死者。以千萬計。一時橫尸盈谷。積械如山。脅從之衆崩角請命。求貸一死。於是髮逆黨羽至此乃無噍類。偽侍王踞漳州。出與民團戰。遇伏傷其足。久不愈。其妻弟謀內應。未成。後聞爲其下所殺。或云侍逆李世賢於永定渡河時。聞大埔敗潰。自刎死。餘衆歸康逆。劉賊踞雲霄廳。陸賊踞浦漳。旋俱爲官軍所破。先後授首。劉賊棄雲霄竄越平。和副將林保伏兵大溪鄉。突出截擊。劉爲飛礮所中死。殲其黨七百餘人。陸賊後踞長樂。屢抗官軍。卓興親率精銳晝夜攻城。垂下。賊黨見勢危。縛獻來逆縋城乞降。劉肇鈞廣西人。短小精悍。能

縱身一躍數丈。當忠酋據蘇時。曾守崑山以抗官軍。汪海洋曾踞金壇一帶。竄浙乃留據餘杭。與杭郡賊互相犄角。陳炳文從忠酋。故廣德既陷即留守焉。旋陷杭垣即令之守以拒左宮保進勦之軍。陸順德廣東人。擾浙之役。曾迭陷紹興蕭山以為巢穴。朱興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鎮。後賊酋移之守六合。時皖省為官軍所圍甚急。李世忠進克六合。乃遁之侍逆所。賴世就廣西人。為忠逆踞守吳江。及入閩竄連平州。率二千人詣方耀營降。後用為前導助攻賊於上坪山。卒奪險隘。黃忠保從亦歸誠。其竄閩粵之賊一殲於左宮保。再敗於馮軍門。其竄湖北者為黃文金。先後盡斃。計髮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髮逆之起於粵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農野豎。互相裹脅。斬木揭竿。競為馳突。誠能早為治之。一郡縣力耳。文恬武嬉。一切漫不為意。以至養成潰癰。不可收拾。至於毒痛天下。幾無一片乾淨土。果誰為之哉。嗚呼。是豈在賊之能兵哉。

甕牖餘談卷七終

清　吳郡王韜紫詮撰

賊中悍酋記

髮逆之僭位稱王者。自六偽王外。則以偽干王洪仁玕。偽英王陳玉成。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輔清。偽章王林紹璋。偽贊王蒙得恩。偽侍王李世賢。偽燕王秦日綱。偽豫王胡以晃。為最著。自竄江浙以後。所封偽王不勝枚舉。其間兇酋悍黨。破名城而抗官軍者。所在皆有。如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皆堅忍不屈。而金陵賊巢之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今為次第疏之。其已有專記者不復贅。豫賊胡以晃。廣西潯州人。家居花洲山人村。與洪逆交最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變作。洪逆即匿於其家。人無知者。迨賊兵破安慶。豫賊統悍黨。自成一隊。其妻為女偽丞相。在東賊偽府。故賊酋頗加信用。偽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衆攻上游。圖竄安徽廬州。廬郡既破。遂使踞守。咸豐四年甲寅五月。賊所遣黨羽分擾湖南及黃河以北者。皆為大兵所殲。時豫賊擁衆方盛。妄思力竄北方。為湖北一帶聲援。逆酋甚壯之。偽封豫王。偽號露師。旋官

軍援兵雲集。一戰而復六安州。勢蹙頓挫。乃貶去其偽王號。調往蕪湖。未幾又以他事取至金陵。置之死。羅大綱。廣東人。本股匪也。在大黃江口。日行劫掠。為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即往投焉。驍悍敢戰。所向亡命。賊竄永安。為官軍所圍甚急。乃由姑蘇沖而出。時壽春兵扼守其隘。羅賊率衆馳突。竟破其營。所獲藥彈輜重無算。藉為軍資。逮破武昌。賊中以羅大綱為首功。俾統水軍。下陷金陵。自庚戌後黨附東賊。屢為賊先鋒。衝堅陷銳。號稱無敵。東逆既據金陵。使陷鎮江。即留踞焉。嗣調往安慶廬州等處。偽稱冬官丞相。大綱能與賊同甘苦。得賊衆心。其臨陣時驟馬往來。剽迅如風。在諸悍酋中最稱猖獗。凡賊遇窮蹙之時。輒以大綱往。而大綱至亦惟知身先率賊。捨命與官軍相抗而已。大綱恃其猛鷙。屢犯官軍。咸豐乙卯五月。竄江北。我軍遇之。以撞鎗擊中其腹。幾洞。傷既劇。黃夜遁至蕪湖。羣賊舁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族殺葬者以滅口。恐人知其處也。又擇貌類大綱者。仍假其名領衆。以當一隊。大綱為賊守黃梅時。與秦日綱陳玉成併力抗官軍。蓋洪逆以黃梅為官軍所必爭地。非此三悍酋不能守。大綱乃以敢死賊數萬。分布小池口孔壟驛。而立堅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甚為嚴密。然卒為羅觀察澤南塔軍門齊布所破。當大綱據鎮江時。副

之者有周賊勝坤。鄭賊春潤。大綱去後。而吳汝孝繼之。當時與官軍接陣之賊有謬傳所謂蕭三娘子者。矯健絕倫。屢挫兵鋒。或謂係大綱妻也。勝坤偽封夏官又正丞相。建營於湯頭。以拒吉張兩帥之兵。後為官軍所殺。曾天養。廣東人。驍桀敢死。然性頗和易近人。能與賊絕甘分苦。身同患難。以是賊無二志。咸豐癸丑七月。東賊使竄上游。遂擾江西。迭陷饒州瑞昌。旋留踞黃州。甲寅三月。東逆使賊隊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勢頗鴟張。塔軍門齊布乃與羅觀察澤南李中丞續賓合軍進攻。敗賊於高橋。閏七月二日。盡破逆壘。賊棄城退踞城陵磯。無何賊又舍舟登陸。將圖據險為營。分三路進撲官軍。塔軍門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賊不能支。始敗潰。軍門親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賊為之膽落。塔軍門臨陣。每好匹馬衝鋒。嘗於一日攜親卒四人。進覘擂鼓臺。曾賊知軍門自至。突出欲擒之。獰髯張目。勇氣百倍。直呼軍門名。橫矛逕刺其馬。親卒黃明魁躍起刺曾賊墜馬。曾賊回刺明魁傷右脅。軍門親刃曾賊殪之。繼搴獲其旗。視所署字方知為偽丞相天養。天養素推為渠魁。伏誅後賊為之茹齋六日。岳州踞賊既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曾逆所部賊衆盡歸韋俊。韋俊亦賊中一酋目。偽稱北宗兄。嘗竄踞九江上游等處。後伏冥誅。黃玉崑廣西潯州

人。翼賊妻父也。居鄉稍知文字。設塾訓蒙以為生。金田倡亂後。賊中偽制度偽詔令。半由玉崑手定。初為偽左一檢點。破金陵以功偽封衛國侯。凡賊一切訟事。俱經判斷。咸豐甲寅四月。燕賊牧馬某甲。偶坐門外。見東賊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所。未及訊。又赴玉崑偽署。意欲玉崑加杖。玉崑以為既鞭可弗杖。轉勸慰之。東賊叔愈怒。推案而起。立訴東賊。東賊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陳承鎔秦日綱亦相率請去。東賊盛怒。謂殆將以去挾我耶。轉令北賊杖日綱一百。承鎔二百。玉崑三百。以五馬分某甲尸。玉崑杖後。夜自投水。有知之者援之起。乃褫其偽侯職。編入行伍。嗣使入翼賊偽府。協理賊事。陳承鎔故與玉崑同里閈。最相睦。金陵陷為偽地官副丞相。後偽稱興國侯。賊中大小事都由其轉達。而目不識一丁。賊之憒憒可知。偽夏官丞相賴漢英。廣西人。自金田倡亂時。已預偽政。既陷武昌。專領水軍。順流下駛。竄踞金陵。後未知其所終。楊元清。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許。始與范運齊等同為股匪。聚衆至三千餘人。於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謀叛。地方官遣兵力勦。一戰覆之。竄入粵西境。適洪逆於十一月初十日倡亂金田。遂率衆往投之。與東賊固相附結。諂事尤甚。偽稱東宗兄。其妻入東賊偽府。為東賊服役。既陷武昌。賊勢張甚。東賊於衆中自鳴得意。元清妻曰。

阿叔固多福祉奈人之宗族離散何。東賊怒其出怨言殺之。并黜元清不復用。偽輔王楊輔清。元清族弟也。初從洪逆於金陵。授偽職。亦為東賊所任用。元清既黜。輔逆亦處之閒散。乃避居於閩。與賊中時通消息。東逆既誅。仍返金陵賊巢。為偽中軍主將。竄擾池郡殷家匯東流一帶。與曾帥之兵相抗。然卒不得過雷池一步。繼屢以奪地陷城功。封職至偽王。咸豐十年三月。忠逆檄召各偽王同集金陵城外。輔逆率眾攻高淳東壩破之。旋陷溧水秣陵關。乃由秣陵至南門雨花臺。以攻大軍。賊眾兵單。吾師遂潰。十一年。洪酋令其援安慶。敗歸。遂不復出。同治二年。踞守高橋門以抗我上游之師。曾中丞國荃提兵進攻。晝夜轟擊。破之。輔逆遂遁回東壩。官軍既克金陵。或傳其潛旋粵東者。竟不知其所終。（同治甲戌臺灣以籌防事募兵。輔賊投營自效。有識之者。遂正法。）偽贊王蒙得恩廣西人。初授偽封為正掌率。甚得洪酋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毋得出偽都。凡一切偽政以及賊中內外事。無不歸其裁制。咸豐十一年。以老病伏冥誅。其子嗣偽職。賊老巢陷後。或云竟得漏網。竄回粵東。偽章王林紹璋。廣西人。遣其趨攻湘潭。中道為官軍所覆敗。無片甲匹馬返者。因褫其職。閒廢家居。東北逆既斃。賊中無能任事者。忠酋乃薦之主偽政。金陵破後。乘夜遁走。官軍以驍騎追之。及之於湖熟橋。授首林

鳳祥李開方皆廣西劇盜。金田倡亂。即往投附。與官軍抗。臨陣爭先。頗稱猖獗。自圍桂林未陷。偽西王蕭朝貴率之攻長沙。俄而蕭逆於南門外中砲死。李開方代統賊衆。及陷武昌。竄金陵。鴟張狼顧。遂不可復制。凡披堅執銳犯難以當官軍者。皆林李二酋之力。故賊中以為首功。洪逆既據金陵。無志遠出。又以林李二賊為能。遂委之使竄北方。各統賊黨二萬人。分道進犯。一由渡江至浦口。自皖之鳳亳陷歸德。一由安慶而擾南昌。旋即由豫而晉而燕。平陽洪洞之間。臨洺藁城之界。騷然震動矣。於是勝帥僧王統軍馳勦。而賊燄之熾。已及正定天津。賴勁旅奮於外。義民憤於內。一鼓而殲之。乃西竄慈野。痛勦窮追。斬獲無算。然後林鳳祥授首於連鎮。李開芳被擒於馮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逆獻俘京師。處以凌遲極刑。人心為之大快。石祥禎偽稱翼宗兄。性强悍。頗饒膂力。所部多收錄亡命。藉為衝鋒陷堅用。曾陷漢口武昌等處。咸豐三年。圖犯東壩官軍。設計敗之。遁於金陵中道遇伏兵。遂為所殺。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廣西人。每晨必見東賊議事。傳偽命以出入。三年七月。使竄蕪湖。逾期不往。遂褫偽職。其姪曰釗揚。奇醜而性奸刻。識之無。為洪逆修理偽詔書。其下有何震川者。自言為廣西茂才。畧諳文墨。東賊偽試拔之為偽探花。凡偽詔書半出其手。陳

宗揚初為東偽丞宣。在東賊偽府輪班值宿。居於頭門偏屋。其妻為東女偽丞宣。傳事出。遂入屋獲私焉。東賊妹覺之。遂并通其妹。繼將通其偽王娘。妒姦事破。聞於東賊。怒甚。時宗揚已為偽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偽作天父下凡狀。指出立擒之回。而並斬於市。其弟曰宗勝。東賊使竄河北。為官軍所殲。所部盡覆。又使竄湖南。亦敗。薙髮易服。遁於武昌。時武昌猶賊境也。賊中酋目有識之者。執之送金陵。東賊以其中道棄軍。罪在不赦。遂命戮於市。唐正財。湖南人。本為舵工。業操舟。賊竄湖南。遂從焉。既陷金陵。總偽水營。授偽職。稱指揮。癸丑冬。往岳州湘潭等處。勾結土匪。携逼舟子三千餘人返金陵。逆首謂之有功。授偽檢點。甲寅春。與陳賊宗勝同竄湖南。官軍於要道截之。斬馘無算。唐陳二賊僅以身免。繼擾皖省。往來長安一帶。卒受天誅。黎振暉。廣東人。恃其膂力猛鷙。所至亡命。從洪逆竄攻湖南。攻城陷陣。往往獨出先驅。賊中壯之。攻長沙南門時。搴賊大旗。奮勇先登。官軍急以槍擊之。傷其一目。既愈。膽雄氣悍。猶自若也。既擾六合。率隊逼城而軍。志在必陷。官軍伺其近。以火藥傾盆撲之。焚幾死。遂遁回金陵。六年閏七月。禦官軍於城外。卒正典刑。傅學賢。廣東人。劇盜也。洪賊甫倡亂。即自往投。形狀奇醜。面色花白斑參半。性極刻暴。凡賊中所施

酷刑。如火烙火錐。皆自僞賊始。後爲僞典軍械。樂局火焚死。遍體焦朽。幾不可辨。黃開元湖北人。本優伶也。頗婀娜有姿態。賊嬖之以孌童蓄焉。後使爲僞典弱料。得出入城闉勿問。路遇逸出者。輒縛送賊所。多至刑逼殞命。嗣爲僞典機匠。尤藉此作逢迎計。讐甚夥。無不切齒。思啖其肉。旋有控其輸賊情於大營者。賊訊之有據。遂以五馬分其尸。報應之速。人皆快之。鄧輔廷湖北人。賊竄楚省。遂往附焉。爲僞右史。治賊文書。劉春山湖北人。素以賣藥爲生。從賊後。爲僞國醫。嚴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賊。賊從之抗官軍。時上元縣廩生張炳垣。謀爲大營作内應事洩。羅織此三賊盡殺之。何阿六。廣東人。本在鄉間以團練禦賊。逕叩軍門。願自効力行間。官以其所部多亡命。懼不可制。遂不之納。乃即以衆叛。其黨約二千餘人。自爲一股。由粵東竄至江西。所過抄掠。繼附楊逆黨。同陷金陵。楊賊疑其桀驁。或不肯遵約束。不令入城。使日轟犯官軍。張總統殲殺之。并滅其衆無噍類。韋志俊廣東人。最先從賊。早受僞封職。後緣他賊讒之。乃隱匿不復出。旋忠酋保薦於洪逆前。即畀僞封爲定天福。與陳玉成合隊竄擾皖豫間。後聞降於官軍。立功自贖。忠逆所部。如陳坤書、吳定彩、蕭招生、譚紹光、周文嘉。皆驍悍敢衝突。忠逆恃以縱橫於戎馬間。咸豐十年。由廣德竄杭垣。

逕從間道趨救金陵。以解官軍之圍。皆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蘇常後。陳坤書授偽求天義。與陳炳文踞守嘉興。張軍門玉良自杭郡統兵往攻。軍士精銳。隊伍整飭。於西南兩門結大小營壘四十餘座。賊望之為奪氣。張軍環圍困之。晝夜攻持。陳賊拒守甚密。卒不能下。繼忠逆援兵至。與張軍連戰五日。分賊衆往守石門。以斷官軍餉道。由是前阻堅城。後扼歸路。士卒洶懼。不戰自亂。前後數十隊半降於賊。張軍門亦遽拔營。衝突回杭。咸豐十一年春。忠逆上竄皖豫。乃以陳坤書踞守蘇郡。暴征苛斂。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杭垣復回蘇境時。陳坤書已為偽護王。轉往常州。元年閏八月。糾衆五六萬。圖犯蕪湖金柱關。冀橫隔甯國金陵兵勢。彭侍郎玉麟會同楊提督岳斌水師戰敗之於東壩。常州後亦為李宮保所攻。旋遁江陰。卒於陣上授首。譚紹光廣東人。自陷湖州後。偽封為慕王。忠酋往竄上游後。譚逆為之踞守蘇州。屢援崑山。攻撲官軍。與英人戈登相抗。時同踞蘇郡者。為偽納王郜永寬。偽康王汪安鈞。偽甯王周文嘉。偽大將張大洲汪花班五人。皆湖北人。納逆與譚賊素有嫌隙。積不相能。官軍圍蘇甚逼。忠酋駐衆於馬塘橋。已有退志。五人願為官軍內應。獻城納降。因遣汪有為范汝發踰城而出。詣大營密約。英人戈登許之。翌日衆賊聚議室中。獨慕逆

毅然不顧。拔刀斫座而起。偽納王自後斬之。踣於地。乃殊其首。即下令薙髮開城。持其首詣軍門乞降。越三日李宮保至。恐其反覆不定也。盡駢戮之於市。周文嘉向踞青浦。久懾西軍砲火之精。首主降議。自東北逆互相殺後。賊中著名酋目有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統有黨羽數十人。與官軍為敵。咸豐十年。屢集金陵城外。與諸賊合隊併力同破大營。十一年竄擾皖豫一帶。繼出沒於洋棧嶺祁門間。俱為曾軍所敗。先後殞命。其為忠逆司偽文案者。有汪宏建、胡玉衡、熊萬荃。既陷蘇垣後。即為長元吳三縣偽左將。轉輸軍實。徵收賦稅。以供賊營。迨官軍收復時。胡熊並投誠大營。汪猶脫從忠逆。上竄和州巢縣。嘗令其購買米穀。以濟兵食。偽堯王侯觀勝。廣東嘉應州梅塘人。本隸張總統麾下為壯勇。從征廣西。咸豐二年。賊竄湖南道州。官軍兼程往剿。與賊戰於城外敗。侯遂為賊所擒。見其矯健雄偉。曰此好男子也。可留為用。侯遂入賊黨。披銳陷堅。時為賊出死力。既踞金陵。使為偽水師主將。督領砲船。踞守太平關。前後凡七八年。所部悍黨約四五萬人。封為偽堯王。同治元年。曾軍進克太平關。乃竄至下游。騷擾江浙間。名曰徵糧。實賊中所謂打先鋒也。洪逆旋調之踞守東江橋。二年。曾中丞國荃整兵進攻江東橋。石壘堅峻。外環重濠。攻之逾月未下。曾

中丞先設計解其黨羽。俟孤立不能守。遂遁回賊巢。後潛至鎮江七濠口。金陵攻復時。得倖免。乃薙髮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貲設鋪肆。卒為地方官緝擒正法。據其所供。金陵賊酋得逸出者。偽輔王楊輔清。偽振王侯玉田。偽烈王侯嚴威。他如李長春毛室齡皆廣東人。亦賊中渠魁。李賊跛一足。能卜筮風鑑。輔逆號楊七麻子。逭居澳門。後回廣西。所交結多楚人。張朝爵自安慶竄後。久潛賊巢。亦得逃回。

逸史氏曰。洪楊巨魁。得以縱橫恣睢於天下。皆藉兇酋悍黨為之先驅也。迨至爪牙就殲。首領亦除。元惡大憝。次第誅滅。天之所以報之者。豈有爽哉。顧其間得漏法網倖從寬典者。殊不乏人。嗚呼。彼非縱惡肆暴之徒歟。何反晏然於局外也。天心夢夢。安得而一叩之哉。

賊陷金陵記

金陵為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廣數十餘里。崇堞鞏嚴。深濠環衛。所謂金城湯池不啻也。粵逆至僅十日而遽陷。雖曰人事。蓋亦天也。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黨擾金陵。陸路賊軍分營二十有四座。每營多者約二三百人。少者不過五六十人。粤東西積賊僅十之二三。餘皆擄自皖楚各省者。巢壘既成。遂為

環攻計。水路賊船自大勝關泊至九里洲。首尾銜接。計數千餘艘。賊數約男子四五萬。婦女二萬。幼童一萬。皆密排於夾江中。舳艫蔽空。帆檣隱日。偽王船悉在中段。時陸總督建瀛倉卒東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閉關自守。城外不設一營。不戍一卒。賊遂無所疑懼。蟻附城下。設使駐兵於外。扼險守禦。與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勞。以主應客。未嘗不可用少擊衆。轉敗為勝。而賊亦不得築土壘開地道壹志攻城也。至於夾江賊船。惟有縱火攻一策耳。設使於上下游用艇裝載薪芻。內藏火藥。而外用引水藥線。三路縱火。同時齊舉。火烈風猛。可使頃刻間盡成灰燼。賊雖欲引避。一時亦無從措手。如是則積賊必竄岸死鬬。然散亂不整。易於敗撓。而婦女幼弱。惟有赴水死耳。得逃為幸。何暇反戈相撲。乃當事者皆計不及此。為可慨耳。賊晝夜力攻城中兵民協守。尚不至於遽陷。聚寶門外米商團勇殺賊。城上開砲助之。悞傷紳勇數人。遂各駭散。祁方伯目擊忿甚。嘔血死。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雷轟發城崩。賊驟登。第二雷繼作。磚石飛起半空。賊死傷如積。血肉如雨下。賊亡命爭踐賊屍。捷足復上。官兵擊以槍礮。斃者無算。乘勢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守陴者人少。賊大隊擁至。急調西南兩門守兵禦賊。而賊已由三山門梯城奮進。於是兵賊巷戰。尸相枕藉。

總督遇賊被害。鄒中丞鳴鶴。福軍門珠隆阿。徐方伯文均殉難。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率駐防兵守內城。盡驅婦女登陴殺賊。相持兩晝夜。力竭城陷。殺害最酷。其未盡殺者驅之出城。盡淹於河。上元縣劉公朝服升堂罵賊。趣殺己。毋傷百姓。賊有憐之者。揮之去。乃步投署後池中。正命焉。紳士或死於火。或死於水。或自經服毒。多有闔門殉節者。先是賊詭言不殺人。有以土物入獻者。給以貢單。戒賊隊毋相擾。人半信之。饋以銀米牲畜菜蔬。取偽貢單榜於門。詎知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之多也。賊初入城。猶未排户入搜。懼有官兵伏匿也。遇人於路必殺。十二日見人則逼使舁尸棄諸河。否則殺。如是者數日。乃令民市貿易如常。但貨物已掠一空。又藉令查人搜括盡淨。壯者令聽驅使。胸背以黃布寫賊銜。謂之招衣。擕幼童使為小儀俾持扇旗蓋隨其後。老病置弗問。男子毋許歸家。歸則謂與婦女私。干天律。罪應誅於是立男館。搜其家有私藏金銀者。立寘重典。驅婦女出於外。襁幼稚。負行李。惝怳道路。或得間自投於河。賊既驅而之東。又復驅而之西。有啼哭者目為妖。鞭箠交下。立斃。夜即露宿簷下。越日立女館。是時夫婦雖覿面。不敢交言。否則謂不遵天令。多殞杖下。而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眾潛居者。賊以搜物至其地覺焉。男子盡驚逸。

乃驅婦女赴旱西門外。悉付諸洪流中。賊圍竄鎮江揚州。逼城內外之壯者數萬登舟。使為前鋒。城中知之鼎沸。或自盡竄逃。賊懼一時不能禦制。偽丞相鍾芳禮偽巡查周才太性稍和平。乃請逆首設機匠局。立牌尾舘。機匠局者。工役織紝之人處之。牌尾舘者。殘廢老病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調戰陣。入局之家。凡遇賊搜括。告偽丞相。輙杖責追還。殘廢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掃街道。於是入局伏處者三萬人。入舘者七八千人。嗣後又設雜行菜園。雜行亦工匠之流。菜園者。賊使人於隙地種植菜蔬也。兩處亦不下二萬數千人。無何。賊入傳偽令。凡讀書識字者。悉赴偽詔書。否則斬。匿不報者同罪。乃得數百人。使為誥文檄示。合賊式者。分入各賊舘。為偽書吏。賊以天主教人。不能背讀者輙杖。夫婦相處即為姦。而賊首攜逼民女。悉充媵妾。逆首出偽示。人死不用棺衾。不設香火。違則為妖邪。逆酋偽府多毀民居。拓益其巢穴。封土木匠為偽將軍偽總制。俾率隊課工。當街道既清。冀除制府衙署。用鑼鼓數百人前後導護。迎洪逆入居之。偽王娘數十。悉以黃絹蒙頭。跣足乘馬。自此一入不出矣。二月二十一日。向大臣援兵達金陵屯營淳化鎮。賊乃以重隊扼守西城外壁壘嚴固。志在久持。向大臣急簡精兵至城東。連破朝陽門外賊營二十餘所。即其壘建

立大營。二十五日分路進兵。攻克附郭土城。二十七日官軍營於土城。賊開城出撲。勢甚銳。官軍一戰覆之。三月六日破東南通濟門外賊壘。十一日破七甕橋鍾山報恩寺各賊壘。十三日進奪鑽山。十七日夜戰復勝。遂分十八營以逼城。賊始懼不敢出。而從蘇常以下。得保全矣。向大臣既圍城為進攻計。賊圖竄上下游以牽制之。賊數不足。乃謀脅新擄之人。見局中機匠殊夥。乃傳偽令。每館選壯健者數人。出城運木石。既出。悉驅迫之至船。使竄江西。先是機匠多有中人資。以重賄賂賊目乃得入。繼逆酋悉其隱匿狀。日命搜緝。並括及財物。至是僅五六千人。咸豐癸丑夏六月。所有賊中裹脅男女人數。統計男館廣西約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萬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總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慶約三千人。鎮江揚州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迨至是年冬杪。男子之壯強者脅竄上游。留者半。乘間逃逸者半。女子之凌藉死亡者無數。統計男館廣西千餘人。廣東二千人。湖南五六千人。湖北萬餘人。各省總約千餘人。安徽二千人。金陵約二萬人。鎮揚約三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四百人。湖南約三百餘人。湖北二萬三千人。安慶一千七百人。

金陵九萬人。北外加陸續新擄者。計統男館與國州黃州約萬餘人。廬州約萬人。江西五六千人。揚州儀徵四千人。女館自鎮揚擄回者計萬二千人。賊既分館後。又設立門牌。以便稽查。凡男子自十六歲至五十歲謂之牌面。餘為牌尾。其後少壯者則供驅調。逃亡日多。不足於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城闉司擊柝。備巡邏。猶不足。則雖老而病者亦預役使。伺便逃脫者益衆。於是牌尾館僅三千人。賊待被擄之衆。驅使之若犬馬。殺刈之如草菅。雖婦女亦然。日供奔走操作良苦。負重致遠。傯不得息。困之流離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者。日有數十人。賊於湖北安徽擄得鹽米各船。皆泊於鳳儀門及旱西門外。令偽女官執旗。悉驅女子出城。首戴肩負。運入各倉。沿途命童子持鞭驅策。使之速行。遲則箠扑交下。謂之把卡。自早至昏始息。有路遠不能回者。自縊於空屋中。或投水覓死。或跋涉委頓。泥塗傾跌。以至殞命。向大臣既立營於東門外。賊懼。使婦二萬人出城。開掘濠溝。削尖竹置坑中。前列者多為鉛丸所斃。東門內外麥熟已久。即遣婦女往割。四年正月元旦。女館着裙相慶賀。偽女官覺。各枷校有差。賊偶獲逃人。見其剪髮。酷刑迫問。以通大營對。賊遂吹角傳集城人。驗髮有經刀剪者。即驅入貢院。并傳偽令。諭男女各館查有剪髮者。速自送至。隱匿者罪不赦。

於是男館得二千餘人。女館數亦如之。蓋金陵風俗。婦女多剪前後餘髮使齊。賊不問。均指為通外。旋有東賊妾母鳴其子冤者。乃令館長保取得釋。僅戮百餘人。越日有踰城逸出為賊所獲者。即前剪髮之人。賊怒。施以火烙火錐。逼認與官軍作內應。凡前之取保得釋者。仍命拘至。禁男子於十八房。禁婦女於兩旁矮屋中。每日偽指揮偽侍衛等訊以非刑。奇酷萬狀。其刑如洪爐熱背。鐵練繞脛。火箸刺股。受之者無不肌肉糜爛。瀕死復甦。呼慘之聲不忍聞。至於吊指跪練。猶其輕者。女子之被淫逼自盡者無算。死於刑者數百人。賊因糧不足。令偽女官傳命。欲盡驅之出城外。有夫及子在城者方得留。偽諭一出。闔城譁然。或躍身於清流。或棄孩於逵路。一時踵趾錯雜。號泣之聲震遠近。土木工匠停役弃視。勢洶洶將內變。賊懼乃言偽女官傳令訛謬。加杖以安眾心。乃稍定。次日命婦女齊赴小營聽講。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夫與子在城者立黃旗下。夫與子出外者立紅旗下。孀婦處女立白旗下。夫與子逸去者立黑旗下。議以後按旗色造冊。卒不果。賊以竄上游無所掠。積儲漸空。議每日給米男子半斤。婦女六兩。不足則令食粥。其時男館脫逸者多。廣西不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三千人。湖北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僅萬人。揚

鎮約三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鎮揚萬人。金陵八萬人。此咸豐四年六月人數也。所謂人數者。不過就金陵內外許之耳。有偽典金官率眾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懷巨金。因白於東賊。閉城遍搜。各偽衙有金者實諸獄。乃得女為男裝者數十人。男為女裝者數十人。盡戮於市。東賊多疑。因積賊日少。乃使廣東西婦女登陴守城。又使運糧隨大隊賊中。後以備填塞濠滿用。適賊為官軍所敗。粵婦竄避不及。在前列者咸就擒誅。其倖脫者匿淺水中。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村人過而見焉。曳起撲殺之。七月以來官軍屢勝。以艇船絕上下江之往來。賊艘不得還下。米粥日匱。賊乃驅婦女出城至鄉村刈稻。藉此逃逸者甚夥。其死於飢。斃於水。及為強暴所據。不從自殉者。又不知凡幾。其女館之移於上新河者。仍為賊朝夕所驅禁。嗣後男女各館并無米可給。即粥糜亦不得一飽。賊忽頒偽諭。令城內偽官皆得娶婦。並自指擇。而於是逼辱淫汚。有不堪言者矣。咸豐五年正月。賊中逼配之令下。竟以一賊而亂數女。荼毒淫酷。即啖賊肉。寢賊骨。猶不足以儆辜也。先是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削偽職。其弟怨悔逸出。東賊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軍。而於中為主謀。以五馬分其尸。因謂賊眾曰。新附者屢叛。果無足怪。何與

我同起粤西者。亦復潛逃。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衆曰。昔在金田永安時。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圞。乃至已三年。衆仍無家。咸謂天父誑人。故皆思去。恐將來益不可遏耳。東賊曰。汝輩真不測天父之高深矣。曰愈久則配愈多。今汝輩欲速。職之尊者一人。僅得十數人。下則以次遞減。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東賊佯作天父下凡狀。謂蒙天父恩。許男女得配偶。設為媒官。男一女一。凡積賊為偽丞相者。得配女十餘人。偽國宗得配女八人。無偽職原有婦者。許歸其室。令偽巡查查女子自十五歲者。開列年貌註冊。以候選擇。凡男賊求配。報名媒所。令偽媒官掣籤。係某女子在某偽軍某偽百長名下。持籤至館索出。挾置之轎。間有老夫得女妻。童子獲鳩母者。均弗之易。有不願配之女子。覓死弗獲。東賊令斫其手足示衆。以懾逼配諸女。然在館自經。半途投井。及入轎以剪自戕者。不可勝紀。噫。誰非良家女。數年閉置。獨處無郎。尚不屑與賊作偶。名之所歸。羞惡自在故也。自有偽媒官之設。城內逼娶於女館。城外逼娶於民間。諸賊目無不暱少婦。擁多金。為逆酋盡死力矣。賊初踞金陵。所裹入者衆情未附。時思通問官軍。願作內應効死力。至湖北人之為偽水營舟子者。約以紅䌷裹口為記。相率殺賊。議未定。飲於治房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謀洩。東賊假

天父下凡狀。執其書按名駢戮。無一脫者。又誑謂舟子汝輩思歸故爾。無罪。勿恐。越數日使無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調入城中。悉坑之。殺賊之謀未洩。人得私相往來。其數尚難稽查。及是賊有門牌之設。立館長以統其下。月送冊於偽詔書。以核其數。遠調及逸出者均注明。賊初入城發糧無所有。求取者即與之。自有名籍可稽。每館發米有定額。於是米價陡貴。百斤需六金。尚無可購處。有從城外購入者。謂之犯法。輒受杖箠。出城逸去者。賊謂之變妖。因用偽印關憑交於賊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為信。

上元廩生張炳垣倡內應。與大營約。正月初七為賊中元旦。乘賊慶賀年節不為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乃初八日賊調桂堂至七里州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無應者遽返。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疑為官軍。毒刑逼訊。遂自認為營諜。以白布為號。賊於五更吹角。集人齊至北賊偽府。搜各人身。得白布千餘方。刑訊無據。始釋。遂禁偶語。犯者棄市。首告變者。予以偽指揮職。由是路遇若不相識。張炳垣以前者事未成。間道詣大營。重約期。議令同志者至買賣街。與官軍相見。官軍五百人。佯為齎物者。如期果至。把持城門。接應官軍入城。而以大隊隨其後。是日適微雨。軍營甲馬湖泂有聲。未及買賣街。賊覺。城頭砲發。同志者至。城

已閑。兵退門啟。始入。賊由是大疑。因與東門內為仄巷。僅容一二人。兩頭築木柵。環以鐵練。越日大帥命六品軍功田玉梅入城。令侯官軍至城下。斬賊啓關以應。議未定而張炳垣事洩。備諸毒刑。卒不承。繼羅織積賊數十人。賊盡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見炳垣且死。急與大營計。招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至期斬守門守砲諸賊。柵未啟。而賊大隊至。遂他匿。賊知有內應。搜各偽館得二百人。殺之。炳垣亦遇害。玉梅伏偽將軍孫知禮所。為知禮持扇小童首於賊。賊方令密緝。而玉梅已先逸去。僅收知禮殺之。賊以偽關憑為不足用。命翼賊發牌。出入記簿稽核。各偽衙人無事無得擅出城。賊初設買賣街於城外。繼見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於北門橋。然物價踊貴。賊又以為不便。旋罷。賊間於井中花臺啓得金銀。於是令於各處搜掘。咸豐六年。賊毀報恩寺塔。先三年賊實火藥於塔中焚之。空而不圮。至是乃毀之。一時有拆寶塔自相殺之謠。後果應東北賊互戕之事。至咸豐十一年。賊中又有謠云。一三三一數已絕。重見青天在頃刻。歲在甲子。不利於賊。果以同治三年克復金陵。當賊運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誕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磊磊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富

丈餘。濶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白練。下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飛鳥咸集。賊疑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既無所損。鋸亦不入。此外又得石獸。狀如豬。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堅緻。碎而腹中五臟皆備。既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廣墅名園。皆為賊所平毀。惟妙相庵獨完。臺城基址尚存。

逸史氏曰。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國家承平數百年。民不知兵。積弱生玩。積玩生猾。而桀黠梟鷙之徒。輒與官吏為仇。蠢然思動。若有不可以終日者。官吏懾其頑而耽於逸。動謂勦之難。不如撫之易也。賊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蹂躪十六省。盤踞十三年。僭號稱雄。分符竊命。岌岌乎非小弱也。然而群帥協力。撻伐斯張。熏穴搗巢。疾於雷電。果由時數使然耶。特擾攘久而民既厭亂。天心亦悔禍耳。不然。何前之奏功遲。而後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鋤賊始。善弭賊者。必自治民始。

甕牖餘談卷八終

跋

自來說部書。當以唐人所撰者為最。有宋諸家。總覺微帶語錄氣。元明人欲力矯其弊。則又非失之誕。即失之畧。故皆無取焉。惟我朝諸公能力懲其失。而兼擅眾長。蓋駸駸乎集大成矣。然求其洪纖畢具。網羅中外各事。足以擴見聞助懲勸備搜採者。前之人或猶未逮。而要惟我　外舅先生為創始。先生久居香海。嘗鬱鬱不自得。又患咯血症。往往風雨一廬。未秋先病。行年五十。尚艱似續。客嘗有以營遣室勸者。輙慨然曰。人豈必以兒孫傳哉。余蓋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後。姓名猶挂人齒頰。則勝一盂麥飯多多矣。是故平居恒手不釋卷。見有時事之可傳者。必摘錄之以備參考。香海又為西人薈萃之地。歐亞近事。時有所聞。先生取其新奇者付之不律。兼採錄粵逆之逆蹟。與夫忠臣義士節婦烈女足以深入欽敬者。日積月累。彙如束筍。重加釐剔。都為八卷。顏曰甕牖餘談。蓋猶是遯窟讕言之意也。惟彼以蹈虛勝。而此以徵實勝。為不同耳。雖然。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僅以說部見。抑豈先生之志哉。先生精力之所萃者。要在弢園文錄。他日付諸手民。傳播藝林。是真能不朽者也。徵聞重淵之下。驪龍抱珠而臥。則茲所得見者。特其鱗甲焉耳。

1362086 I242·1
39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八月上浣子壻錢徵謹跋於滬上修月樓

清黃鈞宰著

金壺七墨全集

3837

金壺七墨提要

自古聖賢性理之書每令讀之者懨懨欲睡而稗官野史又喜託之神仙鬼怪以逞其不經之談此通病也鉢池黄天河先生處前清咸同間以詩古文辭名於時簿書戎馬之餘出其耳所聞目所見者著為金壺浪墨遯墨逸墨戲墨醉墨淚墨等篇舉當日河漕鹽礦錢法釐金諸利獘一一以主文譎諫之筆出之而於英人之五口通商洪氏之一夫倡亂紀載尤為詳盡微而顯婉而多風其詩與春秋之意歟若夫遺聞軼事有關於忠孝節義及足以警罪惡而醒癡迷者則長言永歎發為詩歌又屢見不一見焉他如山水登臨朋儕宴會興之所至輒以韻語記之是殆其餘事已故七篇中有文有詩有詞有傳奇而醉墨一篇造語精粹直逼諸子有清一代自康乾而後二百年来無此作也然則是書也以之作小說觀可以之作子書觀作史書觀作經書觀也亦無不可又豈搜神誌怪諸書所得而望其項背哉吾於是歎觀止矣

序

自來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以傳之尤必賴抉隱闡微之筆以表彰之我朝開創以來承平二百餘年其間文人才士凡有著述雖零紈碎錦莫不足以陶情淑性有功世教乃咸豐間髮逆紛擾四方之士戢不暇耽情筆墨而鄉里中忠孝節義之事恐湮沒不彰矣況江浙爲人文淵藪懷奇負異之輩不可計數鉢池黃君天河才本挾天筆能扛鼎爰就咸同間所見所聞掇拾成書類分七種名曰金壺七墨而其一種閒情別致異想奇思有令人執卷披吟而愛不釋手者古之人惜墨如金而黃君則曰浪墨曰逸墨曰遯墨曰醉墨曰戲墨曰淚墨凡所以可歌可泣可喜可怒諸情事胥藉一壺之墨汁噴灑焉而成錦繡墨之爲功大矣哉何得曰浪費筆墨乎余讀黃君書因不禁濡墨而爲之序

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至日錢塘繩伯洪蓧榮書於海上稽古樓之南窗

金壺浪墨目錄

卷一

熙朝財賦　南巡盛典　白首完婚

投火救父　丐女貞烈　丑九

鹽商　漕獘　果勇夫人

河工　辛學使　綱鹽改票

堪輿　金陵懷古　陳在衡

神保湖隄　試行海運　王孫

煙草

卷二

廣東夷變　英吉利　煙費

蕭湖　篆香樓　陳關陣亡

關公軼事　强項　送別詩

粵師誤勝　白旗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林公書　漢奸
王廉訪　瘯兵　伍紹榮等
英國被兵　平陽中丞　塞外尋親
定海再陷　余步雲　涇河夜行
卷三
將軍　某太守　宗感澤
吳淞之變　吳淞從殉　蛇魚避災
周止庵　邊事詩　懊憹詞
淮關　八大寺　戚先生
水患詩　銀價　瓜洲警信
鎮江之亂　丹徒生　舞刀
江壽民　倘因荷枷　平山堂
劉中丞書　周林　老農
吹遂賦秋雲

卷四

州縣積弊　元夕觀燈　木工
吳門秀士書　鬼刼　教匪遺孽
捻匪初起　董阿虎　荻莊補禊
牀下星光　學可齋詩　周生
王甲　漕變　洪秀泉
鄉闈章程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棲霞　燕子磯　報恩寺
秦淮　靈谷寺　宏濟寺
石城橋夷人　試院旗竿　牛女祠

卷五

十二紅　劍秋題詞　里婦
汜光湖神　胡孝廉　瞽者
大悲閣　醫理　賈明府

紅雪　山陽賑獄　孝女
鐵犀　苗寨　人化虎
附黔粤山洞諸蠻　獠狑狪人　猺人
獞人　狼人　聽秋閣詩謹録
婢代女嫁　又　樓上魚
捉迷藏　說鬼　起蛟
九秋詞
卷六
車夫　狼　雁
猾　附北行日録七則　灘上
寶峰寺　天震井　東省諸山
同人詩句　題壁詩　河間
眉子硯曲　京師形勢　騙婿
軍機章京　崇效寺　陳醸和

西山　附西山游記七則　戒壇
沽動松　空山應響　大星
夜色　石磴　酒樓
渾天球　關節　關廟香火
神將應値　秥花寺　棋盤街
梁家園　陶然亭　內人
雜詠詩　薛執中　洗象
懷挾　安瀾　金田
鵲橋仙

卷七

吳卿憐　勝一先生　少文畫
推測　拳法　翰林院古槐
河魨詩　學圃聽歌　詩詞傳誦
京師天主堂　殭狀　劉第五

象秩　連橋放棹　野宿
到家　乞丐報恩　王同知
永安州　荔浦　打虎將
蓬窗讀史圖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羓
睡獸　天主　國號
異稱　諂媚　帝王有真
承天　改姓　淫亂
良心語　綽號　食人
養子　僧道　尼
點將錄　溺愛　金
打草穀　相　嗜好
名　牛李　鍾郝
衣　九龍

卷八

沙三　雙鶴　出江遇風
為山　買夢　旋渦
蘇寓雜詩　巧合　離鸞曲
掃塔　平陽公　趙芥堂
質兒行　鄭明府　隨園
夢呼么　茗香亭　公主
災民　醜女守志　合龍
金龍四大王　積薪

金壺遯墨目錄

卷一

徐譬　武昌初陷　金陵被圍
洪大全　孝丐　雙溝
清河　紀變　海州
銘　孝廉方正　九節銅轟

樓船 四舟子 地道
陳玉標 三靠 閏七夕
王魯生 蘭生 劉秋舫
李九 張炳垣 楊漕帥
錢江 紀事雜作

卷二

大錢 東蘭雪 劉李交
祈雪 銅廠 鐵鑛
祖錢 鈔票 張保
門外漢 伶人 帥石芝
烏塔二公 浦上園亭 魚龍
小兒 跛足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鐵鎖 仙桃鎮
蛇山 指配 義妓

考試女子　陳氏女　女賊
男妾　妖術　諸色人忠義
易伏　石鐘　鬼雁
反令　鄭通判　吳逸香
性理　南行　長蛇
犬　賊酋內亂　北軍凱旋

卷三

奇女子　武殿元　某孝廉
奇孝　伯兄殉難　温明府
又　李焘　借闌
適園　談夢　視鬼
候仙　鴈足　杭州初陷
淮警　吳觀察　大營兵潰
馬總鎮　張提軍　卞明府

卷四

何制軍　王貳尹　婁判
姜少汀　烈女　分米
李國泰　松滬雜作　蓬窗話雨
感輿　詞　夷館
玻璃　鼈子豐　大雪
總統張公佚事　雙燐　殺鬼
合璧　劫輿　泛海
驢案　兩軍門　孫文鳳
玉蟾生　窖金　奇報
詩乩　瘞文

卷五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贊
歸葬遺骸記　祭唐節母文　重建東曝橋記

重建東暉橋記　唐母橋銘　題唐節母安甘盧圖
唐節母安甘盧圖記書後　賦唐節婦事　題唐節母安甘盧圖
題唐節母安甘盧圖集陶靖節句　安甘盧記　題唐節母安甘盧圖
奉題唐節母安甘盧圖　題唐節母安甘盧圖　題唐節母安甘盧

金壺逸墨目錄

卷一
鐃歌　禽言　李觀詧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草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硯　乘槎記
眉鼻錄　義伶　孝伶
又　天籟　絕句
晚學齋詩詞
卷二

洞冗鏡　珠帳　心血
女主　輪船　火車
賽舟　煤汽　水龍會
長人　金箔作　瓜子
聖教　賽珍會　放魚
景觀詧　補圖　楊廣文
異物　大理　世德錄

金壺戲墨目錄

蠏卦　食鼈　富貴
新臺　弔喪　攺唐詩
牝牡　禀辭　小東方朔
金山縣　懺亂　寫真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緞　炊飯太守

長毛　讓妻　游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聯　蝴蝶會　木蛋
教宮曲　未入　撞車
琵琶　遣嫁　哀癡
鼻壺
金壺醉墨
金壺淚墨
心影上　琴園夢略
心影下　鴛鴦印傳奇始末

金九

金壺浪墨卷一

鉢池黄鈞宰天河著

熙朝財賦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惝怳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籌議善後。百事易。而集貲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嗇之原。今猶畧約識之。國家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為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恆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米稱是。仁育義正。洽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岐。諸瑞駢至。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隄堰之屬。莫不脩廢

舉湮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廟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洎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敘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蓋自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雍熙晏然以無事為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而不知曩昔之樂之更勝於今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為先務先是康熙間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修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九重籌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辛未丁丑兩次翁年尚少其後四次為壬午丙申庚子甲辰歷歷言之聞者色舞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駕於山東濟

運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運花石采繪雕鏤。爭奇鬬巧。經費不足。取給於鹺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脩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旗幟。丞薄之屬。緝盜賊贍窮困以示太平。鑾輅既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蓱翳滌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皆暢。則有屬車霆擊。列校雲馳。羽蓋捎星。霓旗晃日。扈從文武。絡驛河干。髫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麕集而無譁。然後蒼龍負舟。赤蚪夾岸。樓船先引。文鷁偕征。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予以年强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闌閣高敞。旌旆遠張。逵達錦帷。闌闠繡幕。文鴛雲霧之綺。金鼇藍碧之綵。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豈武夷所擬。簫籟既發。櫂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繆緲。大江南北扳耄提孺者。莫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顧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三漿。雖極豐腆。然竭乎諸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鍪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喉響。激火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盪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逞雄鬬捷。獻材武於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箋舞鳳。臨池則繡網投魚。

罕車為校獵之資小輦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乎踐鳥下潛華燈大起虬膏助蠟鷁背支鋼蛟虯展甲以鬬珠猿攬張毛而吐燄驃騄則鞍韉煥采綸鯉則波浪騰輝別有綃帳豔妹鞦韆舞伎倀童鮑老百戲焱流乃積日以為常恆中宵而未已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賜燕會酺加恩兆民賚予粟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獎文藝也灑翰給匾勸紳家也祭神禹禮明陵遣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川所由幽明交洽而華夏協和也迴鑾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捄下河七邑生靈蓋覲岳巡方行慶施惠國恩浩瀚為普天率土所同然而聖人不以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為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損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為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為期及允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煢獨轉徙天津靡所依侍鄰人妄傳允元死將以為利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鍼黹度日備歷荼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允元家居

怙恃繼殁。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約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允元亦出庚帖為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矢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眷屬再三勸慰。助以奩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巹之夕。兩新人傴僂成禮。鬢髮如銀。猶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詫為僅事。事聞。予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予丸孕而生子。則天下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布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鬱彼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圯。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為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掌父衣。額半焦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

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刲股。刃鈍，血濡縷，又從而翦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曰：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當亦孝汝也。

丐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丐於淮，嘗獨行過李榮門。榮曰：少艾如此，何丐為？從我不患不溫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榮紿曰：止，汝母安往？吾昨令浣衣，曷為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誘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閉諸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榮怒，塞綿於口，撻之垂死。夜縛以石，投諸泮池。明旦或從池畔過，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繫如故。大驚而呼，榮之鄰識是石也。白官逮榮，論罪如律。士大夫立石女墓，請祀節烈，而厚卹其母還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搜采及於乞丐者乎？即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焉。海內懿行湮沒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蓽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嗚乎！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淮揚謂之勾使。鄰人王九充是役，夜卧解衣履，戒人不得移動，動則長睡不復醒矣。每與老嫗范氏說陰律刀山油鑊確乎有之，予兄弟笑以為妄。九曰：君勿褻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之地而羣以為神，則真有神矣。況諸佛菩薩，舉世所崇

奉精誠所卒能與靈乎佛與鈍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古人所不廢其又何喙焉是歲十月先大母棄養明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人一生慈善已登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會有頎而長者叩門問疾乘其隙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跪口何言手何物某某方奉衣衾具衰絰逐逐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掣其衣者故秘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掣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鏹有星火繞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廳壁猶有掌痕衆怖其說赴而視之則五指赫然箕紋畢見所謂頎而長者姊夫丁霽初實以夜來

鹽商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觔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霜雪之質化為緇塵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月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脚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

半二也。漢口岸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搞賞。又豢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需三萬金。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眾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冒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奢華。視金錢如糞土。服用之僭。池臺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為最著。一園之中。號為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綃竹簟。冬則錦幙貂帷。書畫尊彝。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為貴。古玩無真贋。以價高而缺損者為佳。花史修花。石人疊石。水木清湛。四時皆春。每日午前。縱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執事。類皆綺歲俊童。眉目清揚。語言便捷。衣以色別。食以鐘來。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世茫然者。不知凡幾。梨園數部。承應園中。堂上一呼。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星燦。用蠟至萬數千觔。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色光明。與人影花枝。迷離淩亂而已。其埒於容園者。若黃若程若包。莫不鬬靡爭妍。如驂之靳。不數年而資本日絀。虧及公款。朝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運。後則一運兩年。積習既深。外腴中瘠。愈斲愈深。而敝壞不可為矣。

漕弊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諱書閘閒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於旗丁之需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及通倉胥役催趲員弁需費於旗丁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為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兌為挾制之端以捐勒通關為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牙爪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為狼狽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篩雨耗蠹書差保朘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顢頇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顓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為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為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包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需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為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噫其甚矣

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
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為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甯陝總兵夫人歸
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即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甯
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
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
攘官民眷屬當夜驚竄反依夫人為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
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
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
司餉朱之晉者性吝刻眾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眾意乃釋黎明叛眾請見夫人奴
輩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而懸之且朽牆薄壁脫有
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
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眾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
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眾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
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即出婢媼衣履與官
眷結束次第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眾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

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刀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鹽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即轉賫鹽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盩厔。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即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鬨。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閒。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

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畧英果類如此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犂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為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果勇籍貴州褫職自捷為南歸舟子慫慂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底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塵韋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為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河生曰情流為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百千言乃得之閨閤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即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即由遏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修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椎齋執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廳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餽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把總胥

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修積弊各有傳授築隄則削浜增頃挑河則塾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垛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為積習上下欺蔽痼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盛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鬢雲朝飛眉月夜朗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宮緇流抗顏為上客長袖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焚楗華身而河流飽腹自上下下比物此志也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衡鑑精當以周公系英為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辛公從益為最凡懷挾冒替文場中作弊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誣詆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案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衆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頹波其事逆而難即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為賢

綱鹽改票

綱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衆人分之船戶埠行往往不領脚價轉賂商宅僕役圖謀裝載下至婢嫗亦月有餽贈挾私鉅而得利宏也船抵漢口排列水次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籠蒸糕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鑿沉其船以滅迹謂之放生陶雲汀宮保深知其弊創立票鹽法凡富民挾貲赴所司領票不論何省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由場竈計引授鹽仍按引地銷行而羣商大困怨陶公入於肺腑編為葉子戲貌其家屬又一人以雙斧斫桃樹妄立名目以肆詆諆宮保據實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鹺務為之一變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牆壁壘石為基煮米屑磁為汁以為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故多寺觀諸商築石路數百丈徧鑿蓮花出則僕從如烟駿馬飛輿互相矜尚其黠者頗與名人文士相結納藉以假借聲譽居然為風雅中人一時賓客之豪管絃之盛談者目為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高臺傾曲池平子孫流落有不忍言者舊日繁華賸有寒菜一畦垂楊幾樹而已

堪輿

金十六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吉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圮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盍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興工前簷初啟則有蛇一蟾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蟾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惡瘡者捕蟾食之蛇則自傷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闢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棄養年祇四十有八賫志未伸邑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為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紛紛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疏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己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刃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略備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余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況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叠遭大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背關河風雪於是乎始矣書以誌慟為天下執業者告焉

金陵懷古

先君子斗南公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甫冠食餼為文章不趨時軌屢躓

鄉閭。因肆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來諸大事。不庚於今者。參互考證。別為數編。及貢京師。將入都。而病作不可行矣。著有聽秋閣稿。大半散佚。不孝早孤。不知珍惜手澤。僅得之南北士夫所傳述。亦見先人行誼。信乎朋友者遠也。舊有應試金陵古詩八首。一時傳誦。辭云。西塞山高壓建康。吳宮花草憶孫郎。長沙轉戰功名薄。驃騎掄才指臂強。赤壁同仇問瑜亮。白衣失算取荆襄。千尋鐵鎖成何用。早有降書到許昌。天子長安執蓋行。新亭回首泣神京。將軍會假安東節。兒輩重提北府兵。胥使功名收白望。翻因經畧誤蒼生。戎華未一長星見。聽徹桓家戰鼓聲。寄奴山下響琱弓。虎步龍行入帝宮。唾手燕秦開大業。回頭孫子笑田翁。干戈宛轉豬王後。星月蒼涼狗肆中。記得零陵歸第日。夕陽無語下長空。徧體龍文一天加。丹陽徙去舊官家。十年未了昇平願。八友先將意氣誇。青鳥孤盤泣龍樓。綠楊滿店麼蓮花。宮娥認得前家令。又接風流宰相車。鑄就金甌五十年。自成自敗亦堪憐。沈幾解辨檀溪竹。說法難開火宅蓮。一曲臺城猶有路。六時禪誦已無緣。傷心寫盡蘭成賦。無補湘東馬不前。花雨臺空幾度春。又從黃閣拾君身。貽謀已覆降王句。狎客誰當顧命臣。玉樹歌殘千頃月。秣陵秋老六街塵。如何做煞揚州夢。猶訪胭脂井畔人。濠泗飄零兩姓雄。金鐘飲罷出吳宮。諸天法曲三更換。采石漁舟一綫

通殘夢不收天水碧新詞能唱滿江紅小樓一夜傷心司目斷秦淮月影中一統乾坤告太平九天宮闕俯瑤京雲臺有將星辰列鍾室無辜杵柱盈郤喜文孫傳祖訓又從皇覺換僧名千山萬水歸何日夜夜英靈蔣阜行建文遜國事後人辨之詩為一時憑弔之作固不以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謁有風趣年六十餘暮行郊野間見二人籠燈前行就火吸烟久而不爇其一人問曰君過首七未耶陳訝其語漫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陽氣未盡故陰火不燃陳悟為鬼佯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實畏人陳曰人何足畏曰畏啐陳即長吸而啐之二鬼退至三步外張目怒陳曰汝非鬼耶陳笑曰實不汝欺吾乃與鬼相近之人耳再啐之各縮其半三啐之而滅

神保湖隄

淮陽兩郡西臨洪澤北枕大河清口當河湖之閒為黃淮交滙之地糧艘及此蓄淮水於塘中候至清高於黃然後啟壩渡河而北名曰灌塘自黃河南侵清口淤墊淮水不能暢流於是高堰山盱兩廳屬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勢如建瓴時時有決防之患湖隄故有石壩急則

啟壩洩水高寶湖灌入運河又啟運河東岸之壩洩諸下河民田故歷屆大汛時遠近震民扶老攜幼枕藉壩上求緩一二日以待收割哀號之聲徹於霄漢不則長鑱一舉而黃雲玉粒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初風雨大作水溢於隄啟壩而漲不遽消潰決在於呼吸飈營員弁督飭夫役冒雨搶修疊浪狂飈如山而至危急間防兵忽聞雲際馬鈴往來馳驟雷光閃鑠中見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刀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尺官民相慶更生嗚乎人事不齊遂資神力神之不保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計船四千五六百號期以夏初報竣近則挽運漸遲京倉支放漸絀於是英相國和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剔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第二段曰佘山為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為江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

戍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余山一名南槎與文登北槎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東有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雖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為最生長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內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卽此類耶大洋中以鐵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鈍鉛為錘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吾邑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為我朝試行海運之始

王孫

旌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乞貸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誚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驅將至王匿柴垛內鑽穴以窺故為呻吟悉窣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啟垛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跽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如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為竊薪王指石垛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是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為緩頰乃已費貲二萬金

烟草

烟草初出呂宋繼產閩東自國初通行以來烟量之宏烟具之大以紀河間爲第一嘗自京邸赴海淀攜烟一管倘徉車中比至而餘灰猶未燼也乾隆中蘭州別產烟種範銅爲管貯水而吸之謂之水烟西洋諸夷貿易廣東窺我嗜好會朝廷用師西域闢地二萬里諸夷震慴內不自安而英吉利所屬之東印度尤與後藏相近乃踵和蘭謀葛剌巴故智始造鴉片烟以敵中國鴉片烟一名阿芙蓉以罌粟汁和土爲之可以去小疾先是海關稅課列諸藥草每觔徵銀三分初無筒吸之法至是粵閩間富室豪商銀燈象管不惜雕鏤之費藉以炫新奇習安逸爲供客飾觀之具初不敢顯然陳設也嘉道以來漸及江浙諸省官民皆知吸食則外堂列肆白晝卧談矣販賣之地暗市設於荒島快蟹出於深宵銷行日多價值日貴每歲白金出洋見於奏疏者至二千餘萬之多於是鴻臚卿黃公爵滋極言耗蠹之害請申厲禁得旨允行欽差大臣赴廣東嚴定科條限期搜繳並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懸示告諸國直省督撫一律遵辦販賣吸食議罪有差時通市各洋如鄂羅斯彌利堅法蘭西素與英夷爲讐者莫不稱快烟市爲之少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廣東夷變

初禁烟令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沓者多非滋擾窮民即奉行故事徒為胥吏肥己計耳惟林公則徐由欽差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轉者流吸食者黥期以三月不悛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躉船繳出烟土二萬餘箱並所搜民間烟具罌匣連箱付之一炬時通商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獨英吉利懼失重利遂以索食為名舉兵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接濟先後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諸夷遊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上手勑報曰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畏葸先威後德控制良法也已而英夷果反覆又請停其貿易並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既奉諭益慷慨任勞怨英人窮蹙屢撼公不動則大懼知粵中無隙可乘乃改圖犯閩浙初泊梅嶺擾厦門總兵竇建彪等擊退遂由舟山攻陷定海據之掠甯波窺吳淞沿海騷動當事不能禦侮爭以激變咎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為協揆某公至則反公所為而密輸款

於夷人夷復舍定海去併力廣東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地居大西洋自中國西北歷俄羅斯法蘭西界更越游牧諸回部始抵英國邊境距廣東近五萬里自古不通中國其後攻服五印度拓土而南附近諸夷屬焉國勢寖廣我朝自康熙四十二年初弛海禁諸番畢集而法蘭西為最大又十六年英吉利始求入貢通市嗣是雍隆間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止因請於甯波天津各海口一體貿易又求給珠山小島及廣東附郭地居商存貨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特命侍衛松筠公嚴衛南行途中稱安謐故事外夷商舶各有寄椗之所惟兵船一入內洋則立時驅逐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兵船至粵夷目度路利謂法國欺凌西洋圖奪澳門故遣兵防守粵督吳公熊光以辦理不善削職戍伊犂十六年又以兵船至粵督孫公玉庭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絀乃請遵約如舊制窺伺之跡由來漸矣二十年入貢貢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遣之上不懌會孫公述職京師召見垂問公奏英夷不能行中國禮其性然也其理事大班有司當冬者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令貢使即司當冬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

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強且愚以為該夷妄擬干求當折以天朝法度若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儀文上大悅優旨復之西洋諸夷在粵通商者惟英吉利國貲最多尤多邪淫物方儀徵阮公元之總督兩廣也即以嚴禁鴉片為請知洋商必結夷人為中國患遇事裁抑之道光二年英國兵船殺死民人二公嚴飭洋人大班必得兇犯乃已夷目等聲言犯不可得無已則停貿易歸國可也公聞之即發印諭言願歸即歸天朝並不重爾貲稅於是各船同日揚帆出海口方是時商民官吏皆皇皇謂關稅自此將大絀且慮激變為朝廷憂公曰國體為大稅為輕況索凶理長不可為所脅言者愈衆持之愈力已而探知出口之船皆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遁不得已稟求回岸貿易限期縛犯以獻自是夷兵乃無敢妄殺人者十年朱公桂楨督粵夷人語不遜公怒毀其馬頭乃大懾服自二公去任後兵船踵至十二年由粵而閩而浙至於江蘇其酋胡夏米甲利自稱衛護貨物非有他意風利即行乃由江蘇弁兵押送南還旋復折回東省時閩督富呢揚阿江督陶澍山東撫訥爾經額先後入告上命嚴密防堵不許轟擊搜檢致生事端仰見我國家慎重邊防懷柔遠人之至意然夷蹤狡譎實為相度地勢勾結奸民散布鴉片而來鴉片出於印度印度之南海錢與後藏緬甸相隣惟廓爾喀夷間

之土地自俄法西北極乎西南西洋諸夷與互市防之特嚴惟中國獨受鴉片之害其貿易廣東者率由印度浮海而至故往返較便云

烟費

廣東沿海礮臺曰沙角大角虎門橫擋烏涌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基布星羅古人相度地勢聯絡聲援實為今人所不及內河則木樁鐵鎖載石沉船奏移高廉道駐扎澳門守以重兵嚴禁奸民相勾煽雖百英夷無能為役林公力也自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協揆某公代公督粵預存不欲戰之心夷至虎門則急撤烏涌兵至烏二沙尾則急撤獵德省河兵聽其添造蜈蚣快蟹小船及竹梯火箭之屬盡去內河樁石出入裕如某初索夷人烟費銀一千萬兩夷目義律許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為夷有並索甯波上海各口不許即攻虎門又揚言不得增兵增兵即不和氣高詞傲挾制多端某公奉約惟謹廣撫怡中丞與楊侯以下諸提鎮名為共事實不能參一謀時諸軍集省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兵不下二萬餘而各臺守將畧以兵請祗發數百人暮夜載以渡船竊布內外夷人幸其少佯為不知而和戰守迄無明文遷延不決者畧曰羊城題壁詩有云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漏卮不塞河沙數幸有雄師敢賂還蓋指烟費而言也

蕭湖

吾郡有新舊二城後又築夾城於其間如篆文字形今新夾二城皆地官民商賈全集於舊城故邑人竹枝詞云舊城新了新城舊舊日新城蒲葉多新城之西舊有蕭湖一區水木明瑟為張鞠存吏部曲江樓故址中有依綠園雲起閣諸勝與方望溪王檣東諸名流會文賦詩海甯查伊璜曾主其家毛大可因事亡命藏之複壁中西河集有明河篇即指其事樓東為家蘭巖觀察止園俗所稱黃家山止園之梅花嶺也後歸岑山程氏為淮北總商始於對湖起荻莊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殆無虛日曇花暫現蜃氣旋消老屋三椽紫藤一樹自程氏敗而諸商無一存者城北井里蕭條矣先君冬日過荻莊句云一溪寒玉對斜暉客到西園蓋不飛海內文章今日盡眼前風景此樓非斷垣淋雨無三尺老樹酣霜尚十圍欲問昔人觴詠地溟濛烟水一棋歸

篆香樓

由荻莊北行四五里至篆香樓春仲群花盛開玉蘭尤茂為城北游憩之所河工盛時各廳員載酒看花門外車馬恆滿有僧月如能詩畫好遊名山足跡半天下麟見亭河帥亟賞之時與唱和先君再宿寺樓贈句云更與詩僧語停樽月未闌江山為客遠書畫避名難福慧

輸靈運功名問懶殘碧城如可到雲卧不勝寒樓壁石刻有碧城十二四字故云又秋日和韻題壁云詩懷一僧淡花雨十分秋天虛度鐘磬秋爽上梧桐墨蹟模糊不可盡辨已

陳關陣亡

夷目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副將陳公連昇預埋地雷夷至而雷發擊死百人夷怒我兵少麾衆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彼五倍自辰及申火藥告罄夷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燒毀我兵脚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銃仆沙角大角並陷夷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創又執其子斫之剖破胸腹而死守備張清齡外委瞿殿林從殉三河營喪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圃守鎮遠李潤堂守威遠馬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進不能戰退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於某公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慟哭不行某怒曰不到礮臺是畏死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曰礮臺何敢不往第兵則不發徒往何益是廹之死也國家死數提鎮殊不足惜第恐大勢一壞喪師失地於國體有關耳不聽獵德以外各礮臺相繼失守關公天培暨總兵祥福遊擊麥廷章都司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時中礮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廷章亦祇存半體公僕孫長慶旣受公命送印大府所返而求公屍膝行入夷人營鈹交於

胸。歷舉他寃數十。審視乃得之。吏衆雖忌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吉利進逼省垣矣。

關公軼事

胡夏米甲利之初至吳淞也。關公奉檄押護南行。及浙江交替回蘇。夷又揚帆北駛。奉旨嚴詰大吏。將罪公。公曰。某送之浙。浙人受之。當時取有咨文。非以空言塞責也。由浙北駛。責在浙人。大吏無以絀。乃止。公在官訓練操防。獨勤其職。他營多廢弛。因以尼公。公曰。水師與陸路異。陸路居腹裏。奸宄綫索易得。不至一發無所制。洋盜出沒。剽刼動輒戕命。我輩職司禁暴。奈何聽盜賊白晝殺人。而不預為計哉。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檄委護送。時洋盜羣集山島間。素敬關帝。至是從山上望見糧艘纛旗大書關字。波浪烟霧中。似有人坐艄樓。一人侍立持大刀。如世所繪關帝象者。羣盜竟羅拜不敢犯。夷難之興也。公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歿後啟視。則墮齒數枚而已。事聞。特賜祭葬。謚忠節。蔭卹如制。廣東及原籍皆建專祠。

强項令

初。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為靖逆將軍。討粤東之賊。奕經。公為揚威將軍。剿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旆飛揚。沿途司供

億者。動遭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士揶揄唾詈。或張弩舉彈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强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

送別詩

是年春河帥課士。同人赴試清江。皖北方晉齋。浙西姚亮甫。楚南秀生。集飲酒樓。興會飈舉。時秀生亮甫公車北上。晉齋有江表之行。臨別各為小詩以識鴻爪。亮甫立成十數韻。餘亦極意經營。予於諸君為最構。祇得絕句云。天涯蹤跡聚沙鷗。門外雙輪水際舟。日暮酒闌風力緊。落花如雨下西樓。此少年結交之始。同人諷詠欷歔。擲筆而散。

粵師誤勝

粵師既小挫。大吏壹意主和。而英夷要求太甚。得旨夷性反覆。不許通商。當即大申撻伐。朕志已定。毋再因循。某及楊侯。怡中丞。皆被議。林公以四品卿銜。調赴浙營効力。時靖逆將軍奕。參贊隆齋。抵粵。初及佛山。望見夷船。舍舟而陸。入居貢院中。同日者制軍亦至。京營及續調客兵皆集。軍容之盛。照耀川陸。先後製器械。造木筏。編草船。籌備經旬。剋期進戰。夷人來詰云。和約在即。何故中變。又不使一介明其曲直。調兵欲何為。縱火焚燒。頃刻成燼。四月朔將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鐵騎突出。刀槍齊鳴。礮聲火燄中。舟兵報稱獲勝。燒毀夷艇四。沉

溺死者甚衆大帥相慶於堂官吏悉稱賀詔曰乃知誤燒民舟夷人晏然無所損而我兵駐守泥城者轉為夷衆所乘幾無算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如衆官駐節貢院遂登船桅以遠鏡窺之大縱火器附近居民延燒不絕又由泥城登岸夾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等文悔接戰之誤同求將軍救援夷人書以白旗為止戰之號倉猝不可得旗乃取單衾揭竿城上夷衆見之大譁礮聲始漸息時各帥意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出令旋止靡所適從如廣州府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都統提軍會印劄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烟費銀百萬後畀夷人仍餽以洋蚨六百萬和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朝廷方事柔遠不欲逞兵從之由是歸礮臺納關稅夷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逆將軍議退兵將軍使義律先之不可是月十九日我靖逆將軍帥參贊翼長侍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卒不退五六月間尚見輪船游逸防我兵躡其後也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初英夷至粵揚言與官為仇無害百姓又恃財引誘窮民顧為耳目者甚多方林公搜查鴉片有犯必懲夷怨之兵怨之將弁胥役亦怨之轉恐夷人不勝鴉片不行前轍不能復蹈當積重難返之勢以為絕我衣食之源也及夷奪四方礮臺縱淫肆虐百姓始悟其奸操戈相向四月二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佯言官兵擾掠將入城懇諸長官及夜行至半途轉旆而南直攻夷船預募善泅者入水鑿之毀其輪船一夷衆倉猝而逃越數日民勇復請出戰都統以滿兵助之擊殺酋目百麥夷兵十數會湖廣兵聞勝掩至爭奪首級反攻民勇兩縣令出城解圍兵勇始散夷衆乘間逸去如獲再生又十餘日夷出泥城過三元里民鳴金號召一百三村男婦數萬人執梃而集圍之數里夷兵千餘突圍奔潰死者八九十又殺死夷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我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觀義律聞信責大帥大帥責廣守百姓畏罪解體夷亦狼狽回船自破虎門以來鴟張豕突玩易中國未有如此受創者三戰皆民勇之力廣勇著名自此始然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

林公書

林公之卸督篆也方奉不許通商之命代公者覲詣公所專主和議力言不可戰之故公

語人曰是亦名為相商實則藉手口耳寫書江督云主和之說甚自以為秘計軍營凡奉廷寄及發兵奏摺夷書往來不以一字示人將弁司道問及曰夷人第求數事而已問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密任直隸守備白含章及夷目賴地之漢僕鮑鵬往反投報嘗與義律期會蓮花港及期義律不見明日復往議甚密左右莫獲與聞夷人既製小船聽其闖進三河口故鎮口嗌手可得鎮口既去故直逼省城即使省城幸而無恙而各路礮臺新安香山兩邑均為逆夷所占損國威長寇志誰之過歟縱迭法網必獲天誅言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如昨者川楚調兵徒為夷人藉口較之日前一氣貫注難易迥殊況此次大敗皆由烟費七百萬兩激之牛羊雖犒小米之饌激之豈能復溯緣烟之事若瞞天昧已再加狂誣必當暢敘一詞遣人賚投都察院亦得光明磊落而死耳江督得書喟然長歎而不能贊一辭也廣東臬司王廷蘭云關門揖盜當事者百喙莫辭迨至臥榻之旁已被他人鼾睡乃獨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天河生曰英夷之覬覦五口瀕海游弋蓄志於數十年之前飄忽無常先後一轍禁烟變不禁亦變禁烟而公得始終其事或不至於大變戎狄之性如畏威不如懷德豈一朝夕之故哉

漢奸

初林公懸賞購夷夷衆心懼不留漢人在船公鼓勵兵民士氣方銳及某撤防減兵畏夷如虎紳民有擒漢奸者曰若即漢奸有告販烟者曰若即販烟至有誤發信礮觸怒夷人之語賊肆然無所憚矣公之言曰自古用兵必爭主客之勢得主勢者常勝逸待勞靜制動也況夷人遠涉重洋入犯中國不獨官兵操必勝之算即沿海貧民已足以與之為敵而絕其生機自貧民為夷所用而我又從而驅之傷已夷目日遣奸民十八人分班探事軍中雖奉密旨同官所不知夷輒知之蓋我軍所用偵探率以數百錢遣無賴小民道聽途說或且故甚其詞以恫喝將士搖動人心賊中間諜則力能通諸大帥左右與之共心腹斯其所以異也

王廉訪

廣東王廉訪廷蘭殫心時務有所見直陳大帥不以阿順取容方夷船乘潮進港有擱淺數日不能移動者廉訪請以快蟹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難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乘輿出入壓市闤廷蘭云及此遣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特囊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夷衆之過烏涌獵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氈帳去其大半廉訪欲乘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賊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

彼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帥復斥為書生之見。不聽。廷蘭寄閩浙顏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鉞。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之此地。想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袖手捫心。可為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為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人咸服康

疲兵

粵東之變。調兵萬有七千。兵不可謂不多。各省支餉數百萬。用不可謂不足。木料採於廣西。火藥器械。運自江皖。軍裝不可謂不備。而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固由貪懦者失策於前。抑兵實不足恃也。奉調之初。沿途劫奪。訴之領兵官。無從查問。甚至指罵官長。捶撻貧民。將弁瞠目視之。不能發一語。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擄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鬬。日有積屍。莫之究詰。自古無不可用之兵。視乎統領訓練之人。不教而用。誅賞不行。宜乎強者驕。弱者靡矣。夏初。楚兵晝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吁。羣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按籍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扎城中。守壘兵丁。望見夷船。急發空礮數聲。捲包而遁。大帥許逃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

軍法。恤民隱者。略加約束。忘平日糜餉之患。衡一時肅法之怨。不變則潰為國家養兵衛民。文武並重。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亦不知兵。世既右文輕武。武弁又自甘頽放。不求振作。其弊遂至於隳行伍。朽器械。猝然召之。糜爛而不可用。

伍紹榮等

夷人之進省河。洋商伍紹榮實導之。一日風雨大作。雷震紹榮長跽。死於市。紹榮之友劉參將者。奉檄守横擋。横擋失陷。不知所往。當事奏其殉難。奉旨嘉獎。照副將例議䘏。未幾潛回。投狀自劾。遂以受傷泗水遇救得生為解。同時副將某。駐守泥城。泥城為北門咽喉。佛山出入要隘。某以兩柴艇逍遙其間。聞礮即遁。礮止復還。如是者累月。武官惜死已不容誅。况紹榮擁鉅萬之貲。通款夷人。託以自庇。計非不善。其如天何。

英國被兵

英吉利内犯之初。正彼國被兵缺餉之會。彼熟悉我之虛實。而我不如其事變。是可惜已。初英夷與俄羅斯兩國交惡。俄羅斯方爭印度於英夷。積歲搆兵。外强中瘠。阿付顔尼木哈臘諸部。又與英夷為讐。其本國烟價關稅銀缺千有餘萬。借貸鄰國。以助餉需。及以禁烟故入犯廣東。兵分財匱。勢頗不支。而法蘭西彌利堅等國。又皆乞我督撫。請於朝廷。願

出兵船。為中國効力。英夷聞之。進退維谷。當時得如林公者數人。禁漢奸。簡軍實。仰稟廟算。有戰無和。使之自重創。失大欲。則英夷畏威懾法。必不敢久留而去。不必借國力。而後患消弭者多矣。乃以一二畏葸之人。坐失機會。使得從容定變。而專力於我鴉片顯布於近洋。奸宄接踵於內地。一事失策。而毒痛宇內。一時貽誤。而延禍數十年。得失之機。毫釐千里。惜哉惜哉。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尚秦聲。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為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揶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讌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曹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闋。平陽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歷坎坷。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都。都下貴人

爭愛賞之。宴集非某即不歡。由是名益著。閱數歲。平陽擢陝撫。冒賑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産籍沒。眷屬羈滯京邸。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為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輿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萁帚之類。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為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矣。夫人宅即所置也。於是即獄中置酒。復為平陽歌掃花齣。甫半闋。平陽大哭。即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綆縻。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棄市日。具棺槨厚斂之。送其櫬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後。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報。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嗚乎。彼何人哉。

塞外尋親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為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

可乙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鑠。舉步作金聲。暫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逵逕。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惝怳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即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耗。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傍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請教讀。隸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至。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

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為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為鄭孝子云鉢池山農曰我朝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酉陽難哉不多覯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定海再陷

英吉利既定廣東之議餽夷銀蚨無所出使洋商伍怡和貸金足之夷人索厦門甯波上海益堅治粵者了粵事不暇卹他省秋八月英夷再至厦門陷之其赴浙酋目曰郭僕僕義子曰陳祿浙人也深悉沿海地利導之深入方是時總兵葛公雲飛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守定海而大帥統重兵駐鎮海城夷攻定海之竹山門三鎮且戰且守飛書請兵大帥不應戒死守毋望援於是三鎮合兵四千當夷人二萬餘死傷既多繼以敗潰錫朋憤甚獨揮短刀陷陳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力竭被刺死國鴻別領一隊衝入夷兵中縱橫盪決當者披靡會夷兵大至圍之數重竟以中鏃亡於陣而葛公雲飛死尤烈雲飛駐守南路土城手

撥四千郍𠨘擊夷復師部卒持械步鬪夷酋安突得執大綠旗麾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污吾刀斬之刀折急拔所佩劍仰登竹山門賊飛刀劈公面去其右半血淋漓徑登賊駭遁間忽有礮背擊公洞胸如盌而沒安得突者上年被擒於浙軍夷人歸我定海請釋還國者也先是天雨泆司公青布帕首麻袍著鐵齒鞵日拊循士卒壽春中慶戰卻敵行營有藥桶二公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封面曰餉銀賊至取之盡焚死義勇徐保者夜跡公屍走竹山門雨晝月微明見公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猶睒睒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跽而祝曰盡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三鎮寔坐兵少同日殉難夷人乘勝陷鎮海諸帥或移節他所獨欽使裕謙公投泮池死初廣東謠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曰虜謂我不能爾耶遂擒兩夷目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以十萬金購公屍甚急千總馬瑞鵬泅水出公載以小舟送至省垣斂之方事之殷林公在浙奉命削職戍伊犁論者追咎公督兩粵繳烟激變故也南中諸君子有贈鍰之請公致函婉謝怡然而行缽池山農曰三鎮之殉行略謂請兵大帥不應而裕公幕客陳時謂海風大作文報斷絕所致傳聞異辭然所譽於大帥者是非得失相遠矣

余步雲

浙江提督余步雲用鄉勇起家勦川楚教匪積功爲大將剿金龍之叛步雲功最久歷行陣號知兵鎭海之失知府黃冕奉裕公命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山同時兵潰陳時謂步雲意不欲戰快快懷兩端且以嫁女爲辭嚴致疵夷人遂犯甯波焚掠慘酷鎭又導之搜括牆根地窟靡有孑遺老是慈谿富紳葉仁製鐵梅花樁堵禦海口費銀至二十萬兩夷至我兵無一人駐守者燒鎔拔毀數日而盡當事老成持重如戰守不可恃米鹽寺豕私相餽遺而步雲卒以失機被劾逮赴京師斬於市

涇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讀書涇河周氏池館日暮由平橋舍舟而陸暝霧霏微策騎宵征涼雨復至辨色於水覽空若冥問途則經大當人避淖則長松絓馬暫一燈之明滅亡疑是而更非既而危橋度雲怪石蹲虎既倚僕以爲命乃徒行而屢傾身異蓮花淤泥半染芧無節竹濁酒難沽聽遠柝兮如沈盼前村兮又過旋折既久甫達高齋時周張諸君清飲方終洗盞更酌同顧所來之徑如判人天矣

金壺浪墨卷三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將軍

道光二十二年春傳言浙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吳淞謂夷情反覆未可深恃請留所部兵弗撤增築海口礮臺當冬雪方盛時平地積數尺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呴如家人軍中呼為陳佛故人樂為用守禦特嚴云是時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營兵由某將軍帥領南來者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兼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又幕客知州鄂君者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帘幙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為之圍爐擁酒倩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參佐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啟帷探望曰寒哉氣也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童有賄囑幕友冀得首名者幕友知其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微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

之童手中乃有此本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閒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微聞此生富於貲東人善疑甯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閒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某笑不荅一友踧踖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甯無富家郎乎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宗感澤

宗感字感澤號少山幼失父母客遊淮揚閒不自知其籍里或曰皖人黃山其故居也予客揚州遇感澤酒肆中見其氣靜而神遠外和而內介少年而詳慎老成非世俗浮薄瑣屑之輩遂與訂交感澤亦雅相推許嘗言感痛少孤涉世早不及備聞先訓願冥心以審事澄識以觀人人如器然腹小者易盈非載福之具性靈者易敗非壽世之資質樸者易晦又非適用之器蓋嘗持此以相天下士十不失一而反是以求天下士又十不得一斯可慨已同時有成福生者少年高才工制藝亦為時譽所歸顧放曠不羈好嬉遊不近書史標舉狹邪樂之不疲也感澤雖篤於情然守身如玉不屑與庸俗為偶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一見輒

能之冠其儔侶以故如兩生者莫不善感澤而薄福生感澤既益長生計甚窘又不善治家人產孝廉春氏醵金助之因益得肆力於學甫冠以優貢居京師孝廉大喜獨入成太守與其僚友亦致厚賻先世故交金玉之投贈書籍服食之饋遺歲時不絕均以遠大相屬決其非池中物也後數年福生膺鄉薦而感澤屢躓場屋他日又以錄科失名聲譽大損鄉之期望殷勤者稍稍納交福生而與感澤疏矣孝廉聞之大恚曰毋憂豈有才品如感澤而長貧賤者哉吾不能作逐臭夫朝暮反復歲時饋遺如故其黠者羣笑孝廉未幾感澤患痺濕幾死又喪偶困頓無人狀自是常與予遊而福生以某年成進士列部曹焉

吳淞之變

夏四月英吉利將寇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進攻乍浦乍浦為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助守輪船一至發礮數聲屯卒八千同時解甲同知韋逢甲千總韓大榮死之滿營被難尤慘吳淞以東西礮臺為犄角某將守東臺而提督陳公扼其西夷船將至公執紅旗登臺麾戰戒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毋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為所震自亂則敗矣撫參將周世榮背語之曰吾與若福皆不濟世榮不解公曰戰勝膺上賞卻不勝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檣擊砲而上乘風鼓浪頃刻至前公遂命礮擊敵

船銃礟亦發雷轟電掣聲震百餘里烟燄蔽空自卯及己擊毀夷人大艦一小輪船五賊阻欲退我軍噪而奮方事之殷東臺將士稍卻公聞之遣將馳斬先退者一人以徇於衆親帥世榮等憑高瞭望指揮弁兵銃礟子錯落如雨簌簌從冠側過公行無所事屹立不少動夷衆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驚是時牛制軍鑑駐節寶山聞勝趨出將及西臺夷人以遠鏡窺見其轎駕巨礟狙擊之制軍跳而免督標兵遽呼曰制軍傷矣師遂潰斬之弗能止東臺兵亦棄臺走賊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為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世榮徑去親兵存者數十人賊登岸礟中公顛復强起手韉巨銃創重歔血死夷人既入寶山犒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蓋謂副將連昇也

吳淞從殉

陳公之尭也麾下弁兵從殉者八十人守備韋印福龔增齡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許林徐大華為最著印福於嘉慶中獲盜方榮升又屢擒紅鬍教匪擢官每曰武官臨陣斯為奉職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金玉臨危或勸避去荅曰我年十六即食國饟令焉避害遂及於難大華多力陳公守西臺礟斃夷兵多名皆大華手擊之也左右轉移無

不如志。當東臺卻走時。衆志搖動。陳公益拊循之。以忠義相激勸。攀桂大言曰。主將與某等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祗此一時。公受國恩。某等受公恩。欲去者衆共誅之。由是士心始固。公卒。衆潰。攀桂不行。飲劍而死。安徽武進士劉國標者。初任兵部差官。因事落職者。制軍奏復其官。至是獨負公尸匿蘆葦中。越十二日。飲於嘉定。面如生。臂胯及胸受銃礟創者八。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貽其子。一留吳淞。公之在臺也。凡三閱寒暑。欽使裕謙公嘗以風雨夜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先事語制軍曰。公第坐鎮。毋輕出入。及出而僨事。而制軍去之蘇州。再去之江甯。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壤寶山。為海疆要地。朝廷慎重邊防。以縣令微員不足資控馭。故蘇松太道駐札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晉省請兵。扁舟預遁。優游於峰泖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為。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嘆曰。大事去矣。呼渡河。棹至中流。探百錢予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顏永剛。少隸兵籍。分汛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瞿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投於泮池。見者拯之瀕死。妻甦。乘間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疆城池失守。未有如滬上之易者也。曹部一空。而兵

士無責己。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萬。浮於黃浦。西入泖澱。又戰前數日。有巨鼉長蛇出於礟台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為避災徙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鼉有焉。斯楊公頤生瞿氏之所以異也。

周止庵

荊溪周止庵進士。教授吾郡。詩古文辭。迥異恆蹊。而世鮮知者。書法直逼晉人。包慎伯文字歎曰。同能不如獨勝。去而學畫。亦臻絕詣。又以餘力習武事。技擊絕工。嘗販鹽出入私梟間。動輒爭鬭。莫能敵也。會南中不靖。漕帥周公靜修。招集壯勇。日加訓練。拳擊刀槊之法。戰陣坐作之圖。俾止翁教之。署中掘坎數尺。率諸壯者躍而上下。半月後以次遞加。至丈八而止。如是便利者。縱橫跳盪。升屋如飛。時人以為善。遂請設局勸捐。修城池為保衛計。而不如夷人火器之利。善戰者不恃陣。善守者更不在城也。

邊事詩

同人詠邊事詩。陸小巖師取鈎四律云。百粵山河闢奧區。幡員恢廓古來無。雲封嶺海分夷夏。地極僭崖入版圖。强虜不須窺肘腋。同袍爭欲効馳驅。將軍別有和戎計。自體天恩不忍誅。天臨寰宇靜無爭。誰使巖牆敵釁生。險要蠶山連象郡。帆檣填海偪羊城。南邦重鎮消珠

寇。北極樞星仰玉衡。豈有中原憂外侮。王師慎莫畏長征。吳宮花草越王臺。處處風聲唳鶴哀。節鉞登壇延寇入。笙歌行酒挾春來。頻聞徵調資防禦。坐使平章論貨財。守令莫辭供億苦。年荒時難亦天災。累朝威令奉當陽。大將勳名震遠方。萬里沙場開虎帳。百年韜略憶龍驤。東南芻粟艱飛輓。西北戎夷角富强。聞道神州初定日。九重宵旰萊邊疆。師親見乾隆中武功之盛。閱末首尤為憮然。

懊惱詞

嘉善謝廣甫孝廉有懊惱詞數首。詠近年江浙間事。隱寓當事姓名。最為縕藉。錄其三律。有云。望歲心情比望君。閒揮羽扇對斜曛。未分黑白聊同奕。略認丹黃漫論文。孤負伊言盟是海。苦留余住夢為雲。仙源特與劉郎手。雞犬中宵靜不聞。霧迷三里入空城。蟻陣排空夢不成。憐妾苦吟河滿子。勸郎休唱董逃行。藏錢已罄還令贖。鬭草全輸且說贏。最恨自家堤上柳。漫天飛絮洩春情。別來華屋到巖阿。幾度滄桑一刹那。夫壻他家貂不足。郎君舊巷燕何多。過天唳鶴纔驚浦。昨夜牽牛已渡河。卻憶陳王空秣馬。誓將誠素託微波。第一首指奕文伊余諸人。劉謂浙江中丞英惠。獲我民人。勒價取贖。故有藏錢之句。而乍浦駐防男婦被兵最苦。故曰憐妾云云。次首結句指漢奸。牽牛句謂江督亦復神來。陳王借指化成軍門也。

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如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咸取給焉。鈞平歸自清江。早關未啟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衆擁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華僕。持東詣關。少年皆領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嗾從者詰之。毆詈交下。家奪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老於舟者知舵。不是人姓名曰老谷。關督司閽妻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同祿。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僧。有八大寺。清規最善。曰湖心。曰聞思。曰圓明。曰三界。又八寺之尤著者。僧衆多者百數。少亦五六十人。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賓客。若主薪米。若供洒掃。量才而使。秩然不紊。居恆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食。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衆僧左右侍。甘苦與同。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衆。而無一閒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即恕也。儒者嘗議二氏不遺餘力。試問其居家棲樾。則兄弟子姪。一絲半粟之故。爭美棄惡。瘠公肥私。是己非人。詬誶嘵嘵。不可以爲窮。彼合陌路之人。聚胡越之衆。而清潔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己思乎。

戚先生

戚先生湘南資性超曠少穎悟目光含蘊能於白晝見星為文章清轉空靈日成七八藝各有程式最善啟發童子心思生平矜尚風骨雖甚貧困未嘗以非分干人顧好為狹邪遊不拘小節人或尤之曰性之所近聊以娛情君以是為喪品視夫攫名奪利廉恥已泯者其輕重何如也雖然吾知過矣自是絕不往鄰邑某君以名位自大鄉人致禮甚恭或遇諸途則鞠躬趨進拱揖道左候某公去遠乃行慶弔宴會相見則衆人環侍左右耳專聽目專視得某君交一語或一轉眴及之揚揚然意氣自得輒誇於妻子以為榮獨先生至傲然上坐無所推遜論事持正時與齟齬士之鈍拙者和之其識時務者不謂然也間為近體詩風致宕往秦淮句云多情蘇小仍青眼前度劉郎已白頭春暮云鴨爐香燼有餘溫午夢初回獨閉門日色沉沉飛不起楊花端底有春魂或云木齋周先生句鈞宰早孤家貧不能結交賢豪以致鄉曲之譽自從先生遊謬承獎借所以期望之甚厚嗚呼是可感矣

水患詩

先君雜體詩偶涉水患者數章憶友云十載鄉關思彭城舊結廬孤懷且歸隱老屋有藏書山色紫門外河聲夕照餘誰知射陽路漂泊半巢居苦雨寄居西園云四野休農日紅潮萬

頃來極天寒浪潤中澤旅鴻哀緒蓄終貽患蠲除幸邮災問君田二頃何計理蒿萊風雨連城隔今朝中酒無萬間懷廣廈一飯憫窮途已設粥教食誰摹鄭俠圖匡時如有策未合哂儒迂送陸春堂還宿遷云舊交三五輩相守莫相違竟有漂搖感誰知飲啄非晚烟況一縷流水浸雙扉翻喜城東客思歸幸已歸讀史詠大通蠡荊棘驅車何所行風雲高位恥文字腐儒名浪濶龍蛇蟄巢危燕雀驚浮沉嗟若輩寰海望昇平江湖宜莫挽薄俗竟何如臣力摸棱畢輿情拂鬱多經綸付冥漠豪傑任銷磨攬轡知誰恃吾徒祇嘯歌又雜句饑寒吾輩苦流落幾人存消遣殘冬易綢繆未雨難新秧青一尺化作碧溪烟寶應陸小巖師句云門帖宜春亦可憐强遣兒女說迎年隣家閉戶無消息元旦誰知已禁烟同邑汪特庵先生句云幾家村落爨烟疏稚子啼饑熟睡無樂得蓬廬全浸水三年官吏不催租盧丈一枕句云洪澤已傾三百里笙歌猶艷一家撤燕巢破屋愁無主鬼哭荒原悔作人則沉痛而近於粗矣吾郡自湖嘴而北每行一里地勢高尺許黃河距城二十里而遥望之如在天上相傳洪澤湖底與城樓相平故伏秋隄防尤為險要錄詩以見河湖二瀆為淮揚切近之災云

銀價

國初銀一兩值錢千是為平價其後屢貴屢賤自七百至千有三百不等江南日用交易以

分兩計數每分七文錢七十兩七百猶是當日銀賤之徵近年銀價驟昂每兩至二千以外則海疆大吏潰防決藩鴉片内行白金外漏故也先是西番鑄銀為錢大小不等文為西洋年月及犬馬之形幕為夷女面閩粵江楚通行最重者七錢三分攙銅至六七分而洋錢價較之足銀轉貴數十文取攜便而無事稱量也湖南魏默深刺史謂中國銀幣短絀仿而行之可收巨利感澤曰不然夷人攙銅有定數故能取信於民内地仿鑄必設局設局必多費官監之吏持之匠製之剝蝕參融不至於九銅一銀不止上居其名下享其利而事仍窒礙不可行百事得人為難利之所在欲得一奉公廉慎絕不染指之人則亘古所尤難也

瓜洲謦信

五月同人赴試揚州鈞宰偕往遊焉甘泉王仲成江都李蘭友寶應劉曉嵐默生及鈞宰五人皆以五月生鈞年十七曉嵐最長亦二十三五人者合得九十九歲仲成家善釀預作百歲酒默生從市上雜購酒器竹者古銅者螺甲者最下宜興磁者斝卣尊彝不一其類六月中旬會於春鑑堂同人品其高下約為小詞以詞成之先後次弟取之詞無新意及勦襲者罰命歌者雙雲慧蘭彈箏侑酒予與蘭友一夕奪十二酒器淺斟低唱與會淋漓曉嵐輩得螺盃構思聞為予所有先慍而後笑予復為祝英臺近閨情調之云篆烟霏花影度樓外謦

鐘鼓小別經春絲柳濕殘雨似他舊恨新愁千條萬緒教說也何說與暗中覷無意觸了微嗔盈盈復歡語眉眼分明汝輩小兒女不須掩鏡私啼牽花暗訴被明月笑人西去仲成蘭友笑曰既失螺盃復遭訕笑我為曉嵐不平已而夕陽將頹清興未極雙雲誇其女弟色藝將為秉燭之遊丹徒趙伯雨倉皇尋至曰英吉利已抵瓜洲諸君猶高會為樂耶於是敗興各散明日探知鎮江果失避兵北渡者絡繹而來巨紳某公遷居揚人大恐

鎮江之亂

英夷既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澱窺伺蘇州處淺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涇夷船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改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圌山守兵新鑄萬八千觔礮發之聲震江南北然夷船遊逸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詢之土人則我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張聲勢相率而逃矣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利蠱惑窮民至以洋錢一枚市胡椒數粒鄉僻百姓願効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白於夷曰城北依山為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擣也夷登金山覘之礮發而城破淫掠搜括埒於甯滬京口副都統海齡與妻孫同時殉節驍騎校祥雲投水死其父馬甲長松先一日登陴斃於礮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懼遭汚辱掩面以利刃刺殺二女然後自戕時六月十九日也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為一郡精華所萃夷梳之

金三十五

兵勇詭之土寇又雜之富民遷徙者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甯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公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剽劫者以徇人心少安

丹徒生

丹徒生某課徒廟中城陷貧不能行生素魁偉苦無藏匿地乃隱身佛座後以冀倖免夷至獲之牽之歸而夷婦愛之甚加寵幸顧某性謹飭不樂與處每見夷婦輒股慄不能動有少年夷能作華語謂生曰勿懼少住數日百倍於棲身破廟間終歲咿唔也他日飼以酥酪生不食婦強之乃敢少許甘美中微覺辛辣食甫半慾念遽動迫不能忍遂與婦交已而懼益甚又以腥膻之氣不可嚮邇屢乞釋歸夷人怒欲沉之江婦不可厚贈洋銀而別

舞刀

清淮訛言夷人將寇揚州母命伯兄樾青召予歸里兄與武孝廉倪佩君者故相善邀與同行夜泊寶應城外時皎月挂城堞間河流有聲佩君既被酒出所佩刀醉舞河堤上縱橫跳擲一身如猱城外居民方露坐納涼環而觀者如堵城門邏卒驚走相問佩君舉佩刀斫樹曰鼠子而翁遣酒興耳視其樹中幹已斷卒逡巡縮頸去佩君意氣自豪也予戲為短歌贈之云長風吹浪清淮瀦月明如水沙似銀刀光月光兩相逼六月寒芒徹肌骨風馳水激月

視旂。四方決盪天無根。虹氣騰空王龍繞。血腥迸地娥狐奔。城門小卒縮頭返。環觀之人驚破膽。即今南服正多事。萬里樓蘭待君斬。君言刀法固有真。初若寒慄中精神。霍然舞罷轉清曠。八荒不動無驚塵。惜哉不令外夷見。中原英傑非無人。試看意態極雄盪。尚是朝廷未用身。佩君後溺於烟。無所表見。僅以團練得守備而卒。

江壽民

揚人江壽民者。工書好善。凡養老慈幼救生贍死諸局。次第舉行。經理捐貲。歲以萬千計。而賣字為活。貧窶如故。官商以是重之。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蹙額憂慮。集守令營弁會商。言人人殊。不則諾諾無一語。某負手繞行廊柱間。無所為計。或言於壽民曰。英人所欲得者財耳。集金賂夷。可免侵犯。壽民既與鹺商酌議。白之都轉。喜而從之。揚城以免。或曰。揚城形勢。與松郡同。距江至數十里。河道淺狹。較之寶山上海鎮江迥異。夷初不欲犯城耳。後十二年。而有粵賊之變。以食毛踐土之民。作悖逆無道之舉。普天所共憤。神人所不容也。而壽民仍用前計。賂以巨貲。餽送羊豕雞鶩等物。約不得殺人淫掠。揚人恃此不遷。比賊至。殘虐如故。由是百姓怨之。賊酉不厭其欲。又惡之。壽民計窮投水死。朝廷聞其事。諭云國家二百年來。無此亂臣賊子。壽民真不可勝誅哉

僞因荷枷

七月夷目僕鼎查率衆至江甯牛制軍耆中丞欽使伊相國及在事文武大員皆集會議督署中久而未決制軍曰何事多言夷人晨抵上海向午而破比至鎮江一礮而陷堅城此其勢尚可敵乎諸公別有退夷策良善不則議和之外甯有說哉相國中丞皆曰然乃使巡捕張攀龍相國閽人五品銜張喜往見夷目夷目大言曰若何人敢來議軍事攀龍曰某等為大府親近吏先問貴國意向所在可和則相國以下公所相見未晚也僕鼎查曰歸告爾官若誠心議和者償我川貲歸我兵餉實需銀若干萬通市馬頭綂粵閩江浙天津為五口缺一不可其分領水師者曰巳萬二目二目進曰伊相國曩駐廣東嘗獲我國人輒縱之歸遇我有恩禮今為相國減九百萬通事者先後達於二張復命大吏以賄銀為外省事或可酌許土地必俟奏定月之二十日批摺回省朝廷軫念生靈俯如所請惟天津不許廈門俟諸異日月杪定議各大帥宴夷靖海寺夷目數輩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環橋而觀少年氣盛者指摘唾罵競以泥沙瓦礫擲之其一人傷額及顴夷目怒詰大帥大帥責江上二縣令則觀者甚衆無可指名乃出獄中輕罪囚僞為擲瓦礫者荷校於寺門以慰之事竣護衛南還

平山堂

廣陵名勝。以太子宮張氏容園爲最。黄園次之。最後至平山堂。平山無山也。而江南諸山。乃環拱羅列於堂下。烟雲縹緲。巒壑飛動。所見無非山者。昔有性喜山水者。春秋佳日。結伴攀躋。磴則躡之。洞則燭之。懸崖峭壁則腰藤而梯之。鼠伏猱升。必縋幽歷險而後止。既而憚其勞也。攜節散步。隨意所之。遠矚高瞻。不復造極。而局外歆羨之。况半途想望之情。反十倍於身入其中之樂。自來顯達諸公。繕治園亭。預爲歸老計。一水一石一花一木。經營位置。澈精勞神。及一旦落成。老至耄及。曾不得快然處之。吾瞰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擇其最勝者而憩焉。誰謂斯日斯園之不我屬乎。有園者局於一園。而吾乃百十其園。選勝徵奇。不測不竭。故夫天下之物。必深藏於家。備有於己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固矣。平山之妙。妙於借者也。

劉中丞書

英夷變起。朝廷慎簡疆臣。而浙撫劉公韻珂鎮定審詳。爲時論所洽服。夷人就撫之後。公致直隸訥制軍書云。浙省興軍以來。商民助餉爲數已多。甯郡爲全省精華。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歉。饑民滋事。集貲賑濟。實已竭蹶。復以賄夷之銀。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

增種賦萬不能行必致忠義之心變為怨怒之氣故勒夷之銀可勸捐而賄夷之銀不可勸捐也某惟據實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戇之言惟大君子含容而幸教之就近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惜死武官既惜死而又愛錢以致帑藏空虛脂膏罄竭軍無鬬志民有亂心戰固敗守亦敗然戰守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逆夷之反復與否姑不具論即目前善後之計已有僥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為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火夫外其為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混迹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既以兵脅和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街市孰能禁止三也不軌之民干犯國法一經逮問則竄身夷館即屬於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將捉民以媚夷地方有司知有夷而不知有民五也水師將弁本多法懦洋盜出沒搶刼商旅或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脅通商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為英夷所降服此後貨船我設關而彼取稅七也黃巖一縣貧富吸烟杲杲出日閒無其人月白燈紅乃鬧鬼市通商之後烟禁大開鬼市將成八也年來干戈擾攘專為禁烟禁烟專為漏銀鴉片仍行銀蓋可恃九也國家所恃以通商裕課者銀也今銀盡於夷法亂於夷財匱民

窮。且生他變。即戢兵亦復何及。十也。撫綏既定。後患頗多。其制作奇巧。鎗礮靈便。其足以奪中國之利者。不可勝算。且彼製造物件。均用機器。較中國之用人力者。固有靈鈍之別。而人心之好奇者。莫不見異思遷。而用心倣效。不下萬人。則是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夷託名。後至別肆要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迨給與銀兩。復肆滋擾。此次議定後。或稱國王之命。謂郭僕等酌辦理不善。調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屢有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鑄及令誘獲之郭僕義子陳祿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索通市馬頭。却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後。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萬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擾課。一經追究。必啟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門定制。民人與英夷獄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戢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戰船。增設兵伍營卡。初非剿夷。而猜嫌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漢之間。恃夷犯法。萬一夷人護庇。官法難施。必生釁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馬頭。則馬頭

之外。不容上岸。倘或任意闖入。擄取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即起興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拆毀定海城垣。建造夷樓。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彫敝之故。由於漏銀出洋。夷船既多。漏銀更甚。適令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用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漏銀。分毫出洋。殺必無赦。而釁端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天河生曰。古人經世之語。當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注。若合符節。雖百世可知也。書中所慮嚴海防。抗官法。鬧鬼市。縱奸民。行交子。及夷人蓄志天津。多方挾制由後觀之。不爽銖黍。以公之深心慮事若此。倘得從容展布。別無蒙面畏葸輩掣肘其間。夷雖狡豈至是哉

周林

李裕見周林而言曰。吾夜夢獲鼎。必得美饌。與子同飲何如。周林曰諾。適市有女子攜榼而過者。周林指而言曰。驗矣。吾能取之。裕曰若相識乎。周林詭應曰然。是吾西鄰。曩嘗欲納為妾而妻不容者。他日與子就飲於其家。言已入市。各食參餌而別。女子中表兄鄒生者名麟讀書女家。女父愛其才。議婚有成說矣。李裕疑周林之與女私也。則夜往潛入自竇。滅火以

卽之女子將呼裕急止之曰吾周林也且為夫婦何以呼為女疑鄒麟遂不語李裕淫焉既嫁私以問鄒鄒曰未也悔而縊女父母訟之官索厚賄鄒弗應治以嚴刑瘦死於獄中周林與李裕謀避患將渡江李裕侍月於江渚嚮之所見女子者則披髮握刃而前曰何之是一言而殺吾夫婦兩人者今復何之揕之仆於地遂絕周林旣歸李喪而自返於室戶外有屨窺之其婦與一少年坐而嬉周怒反扃其門而闞於室中婦人舉杖授周少年奪之以擊周中額而死

老農

關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歿夫人請以長子之廕廕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而次子廕典降一等或曰難廕國恩也在家庭為不幸祖父殺身而郵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老農伕杖而觀曰是亦人耳向者某尚書侍郎之生榮之而弗思及其喪也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慕之何自生也君子曰農乃微言

吹篴賦秋雲

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制藝代人立言不能發抒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齊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慚二也對偶求鍊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適三

也。詩賦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每遇哀絲豪竹。按拍清歌。及嫠婦怨女。宛轉哭泣之聲。則悲從中來。文思泉湧。且呈藝必蒙優賞。是非索索然無真氣也。小巖師初以為妄。他日命作秋雲賦。而使隣人善歌者。吹簫西寺以試之。既成。師笑曰。異哉。天河信有之乎。戲題賦後云

少年哀感屬天懷。刻意吟詩未是才。知爾文心似明月。浮雲都為管絃開。同學諸君。遂有吹簫賦秋雲之誚。

金壺浪墨卷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州縣積習

州縣為親民之官品秩不尊而事權特重故縣令得人而一邑治監司能擇州縣而一省治直省為州縣之積大吏操牧令之源上下相維成法盡善而事固未易言也近年京外官多言州縣積弊獨陶公官御史時條陳數端謂宜責重監司嚴禁弊源尤為探本之論一曰勒接交代州縣蒞任稟揭前官虧空必致上司隱怒或調簡或改教甚至假事劾去而虧空莫敢明言矣二曰攤派捐款有籌補幫助賠貼使費等名州縣力不能應則於批解錢糧中扣除而錢糧飭其補解三曰代備賞號上司閱兵巡邊公讌皆由州縣預備賞封及緞疋銀牌之類甚或先事收入臨時減扣發給而巧取益精矣四曰派辦供給過境有夫馬酒席站規同城有月費門包節禮衙署中一窗一扉一廚一廁惟附郭之州縣是問而闔省均攤焉五曰壓薦幕友刑名錢穀上下盤結互相汲引且有歲致束脩而不請到館者謂之食坐俸六曰濫送長隨州縣既以薦自上司而不敢辭長隨又以薦自上司而無所忌既難人人飽欲必致事事生端七曰委員需索上司調劑閒員所得無幾而州縣程儀水脚積少成多或因

饋送不遂，簸弄是非，則掣肘更甚。八曰提省鼂留。州縣果不勝任，即應據實參劾。乃徒令往返奔波，以致無累者生累，有累者增累，是重其弊也。故近日牧令疲精於奔走承應之中，救過於紙札文書之上。十人而聚，無語農桑者焉；百十而聚，無語教化者焉。其於百姓魚肉也，百姓視之虎狼也。抑思果何由而致是哉？直省大吏，受恩深重，若不正本清源，以身率屬，而徒以不肖州縣為辭，恐吏治終無起色也。朱綫侍御外用洊擢封圻，坐而言，即起而行，宜其任艱鉅，戒因循，而力改舊觀歟。

元夕觀燈

淮揚燈節最盛。魚龍、獅象、禽鳥、螺蛤而外，凡農家漁樵百工技藝，各以新意象形為之，頗稱精巧。鹽務改票以來，商計式微，不及從前繁麗。然銀花火樹，人影衣香，猶見昇平景象。嘗與福生春遊，作觀燈詞云：重城金鑰開昏霧，碧海銀蟾挂春樹。萬家車馬鬧燈宵，我亦隨人踏歌去。花街雲幕淨無塵，冠玉釵金認未真。歌舞不知何處盛，綺羅紛致此時人。忽聞百戲前頭列，舞鳳盤龍行復馳。紛紛人影接香塵，隱隱春心逐明月。縹緲仙音漸散聞，嬉遊士女且徘徊。祇憐景象當春好，豈為魚龍耀眼來。方今玉燭調時令，不駕鰲山入宮禁。天上甯甘清靜宵，人間纔得豐成慶。歸去銀缸慘淡明，層樓複閣鎖幽情。昇平豈獨元宵樂，莫任金吾放

夜行時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也

木工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尺木匠人不能隱稽察勤惰尤嚴每曰汝輩傭一日工取值二百一日以六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群匠以是怨之木工某年六十矣見王至偃臥不動王責其惰曰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家程氏程營花園督責急負重登高賫傷脊焉今程氏園三易主人矣破棟頹垣不可以居而老夫脊痛不止是以病而惰耳王聞之嗒然而返

吳門秀士書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棊園有南士矜言吳中科第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想望也若僅曰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吳人自愧之矣因出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笑謂南士曰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云惟公歷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寵深復遇聖明都俞堂陛是宜竭忠致力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歷有年所求所謂啟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輔其不敢越

俎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撫字下考。催科上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官囊既充矣。訟牘積壓。累經年月。酷吏違律。待民如盜矣。軍額既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騎射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久任。科派差役。勒捐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諺曰。此將帥之過。督撫藩臬之咎。不足為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漸生亂心。尚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我民人。殲戮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曉兵法者。莫如林。能搏擊豪強。振攝奸盜者。莫如鄧。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鎸級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鎸級。逆夷釃酒相賀矣。至河南吳以嚴刑劾周某。亦不敢為周辨。投荒之罪。似乎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略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憫其乏食。迭致饋餉。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此真驁黠才。令人憤懣。某相貪婪傲慢。閣下當深悉

其為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今果喪師辱國為逆夷笑且使安南琉球諸國將有輕我中國之心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責宜恕今事無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洲獨重語云兩姑之閒難為婦公之謂已雖然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為國家計即為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廉潔者與百姓休養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鄧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尅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活漢奸為良策簡選各省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攘外閣下試為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即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為閣下恕也某不幸辱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惡而嚴初林公遣戍御史陳慶鏞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撫河南嘗讞獄刑斃屬僚命致干吏議削職發軍臺公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鞫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脛骨

至碎因時為治與煦嫗姑息者不同陳公亦為閩粵間奸宄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鬼刼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英夷互市議定廣東甯波高起洋樓聯緜數里攜妻挈子為久遠生聚計近日初至上海買城北地方十里許土木大興築馬路達於吳淞備不虞也諸夷既與中國立石為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蘭西為最大美利堅等次之其餘諸小國屬焉上海城北故為叢墓之墟富厚之家遷柩改葬貧民無力者聽其平毀墳墓木椿石柱硿然直下殘屍粉骨轉眼樓臺居之不疑也俗以水火刀兵為生人刼運是則身後之災鬼亦被刼悲夫先是乾嘉閒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機即法蘭西之轉音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畫於市幕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閒喜壽慶弔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僉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賣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

教匪遺孽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教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為主宿州張義法者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教中之隱語又令

盤膝靜坐。名為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為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咒語。名為三省工夫。同時有達官姬妾蘇姓。年二十餘。姿貌整脩。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沅教。出家居白雲庵習修煉之法。自號女媧氏。遠近婦女奉氏為師。執贄奉東牲酒香花。踵門稱弟子者不絕。女媧氏臥房之中。重重閣隔。分一房為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即白晝持火入。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匿。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未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種類紛歧。雖狐鼠餘生。不足為患。第恐緝捕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捻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閩盜賊名曰絡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脩碉堡。仿堅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衞。奸宄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潁亳。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蓮遺黨。刼掠最橫。以朱染鬚。號曰紅鬍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為捻匪之始。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竄西竄。一兩月不能獲盜。而州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顢頇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便而已。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較著有令人怵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擔水爲業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土室中行坐寒暑不適輒自歎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搆茅屋數椽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贏幾何多一人食則母少一餐然則非食虎力直名之奪母甘旨耳卒不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跪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成焦土而董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荻莊補禊

先伯父少霞公性至孝未冠先大父棄養力學甚苦及膺鄉薦以大挑知縣籤發東河大母謂曰汝性剛急非所宜遂改教職補金匱訓導迎母就養母畏暑溼不樂居南方數月歸公旁皇思母亦棄官歸孝行載養一齋文集及黃氏世德錄中里居與潘四農邱勤予兩孝廉文酒往還以道義相切劘日讀宋五子書研究理學用程子靜坐法瞑目澄心恆自嚮晦至夜分不倦公故抗直戚友有過面斥不少諱大母每以太剛戒之蓋晚而深自抑下云嘗以三月十三日偕太倉盛子履廣文同邑朱亦儋盧蓉湖及潘四農先生補禊於城北之荻莊時隔岸柳衣園有羣少攜妓喧飲管絃嘈雜而公等行吟水次前喁後于一詠一觴雅俗迥

別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廣文首唱二律以紀其事公與潘公和之亦倩先生高畫作圖以識之當時一佳話也廣文詩云禊事過十日猶餘半月春賓朋一尊酒俯仰百年身老樹園林古石泉風味新別饒閒曠意魚鳥亦親人繞屋雲嵐氣幽棲愛地偏草根青過雨柳眼綠迷煙流水足觴詠禽聲亦管絃晚隨南郭叟歸泛釣魚船公和作云別展永和趣芳華城外新名園亦陳迹我輩足閒身修竹鳩前水綠楊橋上人猶能入圖畫長使氣如春晴墅漸成雨風涼緣地偏雲閒一坡樹花落半溪烟斜日度飛鳥浩波催去船流觴忽生感隔岸且鳴絃四農先生獨成七古一篇云春光到眼酒到手城西水綠如春酒借得荒園貯酒人東風船繫門前柳風雨樓空柳弄春碧苔痕舊草痕新石畔斷橋今日路花前歌板昔年人人去人來如過鳥飄零陳迹知多少百歲長拚汗漫遊一尊便覺江湖小千里江湖幾點萍偶然幽境續蘭亭鶯啼兩岸樹陰綠鷗泛一池天影青婁東才子群書庫老農南郭烟霞趣吾舅盧敖一輩人邱遲詩句黃滔賦披襟一笑話清寒貴客還推首蓿盤畫上青山何處覓囊中綠綺向誰彈今古風流入蕭瑟石欄自點詞人筆誰家低唱醉紅裙吾輩清吟消白日白日低山飛亂鴉一聲歸槳落溪霞重來此地尋秋禊漁唱西風荻又花養一齋集即先生所著詩文非李申耆兆洛之養一齋也先生名德輿戊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盛為竹汀錢氏高足弟

子名大士以詩文著聲里江朱名紵自稱南郭老農伯父諱以炳

牀下星光

予性好月香一爐茗一甌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鼾齁之聲達於戶外顧視牀下有星光兩點閃鑠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唱之遂隱比就枕卧甫及天明東室張子揖韓呼曰履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詫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予榻下天光自牆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即擒得然一卧牀上一匿牀下實偪處此正不知其跼蹐何如耳

學可齋詩

近兩年讀書寶應城北之陸氏莊柴門臨水老樹環村鷺白鳧青綠野如畫門以內庭羅花草室滿圖書則小巖先生之學可齋也每日課餘侍先生論列古今得失並雜舉忠孝節義以相勵勉或圍爐集飲或短櫂迎涼春深則舞蝶窺人秋爽則寒螿弔月幽境斯洽真情自怡別有西寺高僧東鄰老圃執麈風雨詢農事舉爾雅以證魚經牧唱樵歌與書聲上下致足樂也先生詩集寄都門某公選定震鈞祇記一二斷句如安豐道中云漁舍朝成市花田歲有秋夜行云匹馬衝烟出孤燈影夢行涿州云沙路飛塵雨虹橋走石雷贈友云聯吟消

積雪賭酒接殘星秋風云才疏只合藏身拙命好翻愁報國難偶感云落花心事憐今日鬪草風情減去年驢背云斜笠衝風時作語曉鞍侵雪不知寒此皆先生少作然已超軼時輩獨寄遥情時家兄叔丹庶春皆至叔丹以古賦擅長時藝能闡發聖賢精義先生笑曰小黄當為阿兄退舍矣

周生

周生者楚人忘其名性迂僻能聽無聲之聲嘗與感澤同飲酒樓假寐片刻時天宇澄霽庭柯晏然周忽曰南風作矣無何飄忽溯湃揚塵哭堞屋宇為之震動周曰是行甚疾頃吾言時風尚在閩浙閒也他日會集友人所群蟻往來閾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穀所儲明日將雨易往運諸主人趣視果有碎米秕糠數撮蓋飼雞之餘衆詰其故周曰吾少重聽致精於耳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誦庚子山專精壹志金石為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句長嘯而出衆方錯愕而主人妻妾交詬之聲達於客所回憶周語為之粲然感澤以告鉢池生生曰非算數即邪術不則六壬課之流耳其謂得之耳聽者妄也

壬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畝尹者江西人説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

妻陳陳美而賢李妒而很而貌亦中人乙為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惰而能食不如嫁之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强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强載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既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偽語以為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戴之及城而後改粧焉事則諧矣居期甲先出若為不知者陳氏將卧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為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拄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亟行即出矣勿遽閒足蹴地上有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衆見髻髮白飾洶洶扶曳登輿李呼躁衆人皆不聞及城粧易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適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即誤不可反矣代解衣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已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衆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訢知變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漕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為肥由是差役橫行

7

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傑為首。抗糧不完。聚衆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諜。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衆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愚矣。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為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曩關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為撫軍張氏劾去之。及周公天爵復之。而李明府不願出矣。

洪秀泉

廣西土瘠民貧。獞猺雜處。林深箐密。久為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吏和議大定。諗知武備廢弛。官兵懦怯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為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衆。每歲徵銀五兩。名為香火。實則供其饕餮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為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種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

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頗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為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數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泉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歷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臥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飢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行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强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泉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沈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鄉闈章程

七月初八日。赴試金陵。同行者。劉丈鏡青。喬二劍秋。及予兄弟六人。先是正考官文慶私攜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事覺被議。副主試胡編修林翼。及監臨以下官。坐失察降罰有差。由是文闈剔弊。功令較嚴。江南合兩省為一。與試者多至萬六七千。嚮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藏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甯。分為三路點名。先期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時某路點某學。一目瞭然。每屆一時。發礮懸旗。

金四十七

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申酉間即可扃門場內則謄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號舍而親嘗之故士林洽然感頌近日遵用其法而人數不均時刻以中路為早遲而左右不齊懸旗則內外不符擁塞紛亂自若也有治人無治法信哉言乎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露筋祠祠奉女象據米元章碑文當是唐宋間人蓋清潔自守被蚊齧露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禱冰於此翌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運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聯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集漁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煙篠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即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青丈為誦先君兩過高郵句云重來甓社水雲低細雨桑鳩隔樹啼盡日推篷晴不得浪花都到藕塘西岍花籠霧柳籠烟繞郭禪林塔影圍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甓社湖名嘗見珠光湖市

棲霞

行抵瓜洲。劍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挾怒奔。四圍山作峙。萬里海為門。地拆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塹處。幾輩壯心存。又江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開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群山隱太空。馮夷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泝江而上。萬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峯矗立雲表。望山頂如有叢莽。鏡青曰。夥哉。此棲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可十數圍。相傳為六朝時物。蓋竟日西南行。蒼蒼者常在目也。

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磯石如喙。凸出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者然。同人登御詩亭。行吟眺望。予獨走磯上。足逡巡二分垂在外。誦坡翁大江東去詞。及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一人躡足大呼曰。墮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叫。同人為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與大笑而行。鏡青丈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幸而不墮。不可謂能。不幸而墮。不足為勇。劍秋云。太史公有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墮而不起。亦可謂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入夜鮫宮靜。當頭

兒𩲸升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檣燈地濶心神朗時平景象澄誰人攜鐵𦆓絕頂約同登當時鄰船擫邃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臺荒雲分山色千峯白江落天涯一綫黃衰草孤城餘王氣夕陽僧殿峙靈光更誰指點談經處夢裏南朝恨轉長此先君雨花臺句也臺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其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為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歷落萬山合沓虎踞龍蟠曠哉觀乎再上二三層白日如丸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為方正學祠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為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其成王安在看那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智愚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簫管淩雲輙謂此間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率局外者味之彌深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蕩小舟設醇酒一二

知己容與於丁簾水閣之間。人影迷離。皆國色也。歌聲縹緲。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不此之樂。而必欲身入彀中。陋矣。予家讀書近十世。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之放軼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遍十三樓。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宜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鈎。莫唱後庭花一闋。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鍾山。策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壁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凋零花草骨清奇。遙天鐘磬聞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王氣禪心各流水。爛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光滑如鏡。即為佛座屏風。又鐵剪一具。兩股橫徑七八尺。長則倍之。委之苔蘚之間。同人力舉不少動。老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信。僧曰。疾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剪乎何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為筒。高下曲折。首尾相銜。達於廚下。飲之清冽而甘。憩息既久。薄暮馳歸。人海叢中。燈火漸上。馬上口占云。半街斜日綺樓閒。香作輕塵錦作堆。擾擾萬人分道立。寶鞍驄馬看山回。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峭。幾於日不暇給。宏濟為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趺坐石洞中。不食不言。不知其年歲。鼻息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偽為惑人者。歸舟過此游覽既偏。復登磯上。紀之以詩云。銅魚初放城村酤未闌市。放櫂秋江湄。浩然歷諸寺。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異境勃然至。一石黿伸趺。一壁烏張翅。朽蔓蛟龍蟠怪木虎狼峙。陽崖形遠撐。陰鏬勢深閟。當頭一傾頹。性命不可冀。造物何精靈。萬象恣游戲。設想境已窮。一轉一天地。履平慕高騫。雄磯鬱奇氣。幽深靈奧區。豁然曠無際。天空雲去遲。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蒙茸樹如薺。此邦本大都。閱歷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送互興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沈醉。快哉澹暮歸。雲物鬬奇麗

石城橋夷人

石城橋有夷人三。不知其國。碧睛高準。鬚髯環腮。從一通事。操粵音。各攜書籍數十帙。字皆漢文。問之曰天主傳也。畧言天主生三子。季曰耶穌。捨身救人。刑四肢於十字木而死。故西洋皆奉其教。書生某闖而詰之曰。奈何不奉孔孟而奉天主。通事傳其語曰。天主大。我不知有孔孟。書生憤而詈之。通事怒形於色。呶呶然轉以告夷。夷人遽前毆生。衆方調解。有壯士

金四十九

排衆直前曰夷何在衆指曰此壯士曰爲我言天主當奉之故當理我首服焉一語不當伸臂擬之曰此鐵拳不畏汝也通事歷言救人被刑事壯士曰盡乎曰盡矣曰捨身救人不可謂非慷慨士雖然天主祗一身乎抑有百千萬億身乎天主而能百千萬億其身誠吾教所不逮矣不然天下待救者甚多而天主更無二身其奈之何吾教不必捨身而能救天下萬世人孰大孰小夷既瞠目相視衆皆笑壯士曰汝國亦有男女亦相配合否乎曰然曰生子由乳哺以及孩提必待父母而育乎曰然曰猶是父母夫妻者是非天主教矣且汝國疾痛罪苦不乏其人何不人人捨身以救人已則不能而以勸我其意何居夷恚不能發一語衆益笑書生亦大快壯士叱曰速行毋溷我拳通事護之而去明日官索困夷者甚急有被繫者鉢池山農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予聞英法之雄長西洋也皆以天主誘人從其教者輒爲所敺夷之學藝也不成不已其賦性也堅而忍每行一事前者既死後者繼之期於必就三十年之後此教其盛行乎甲辰八月白門舟次記

試院旗竿

吾郡試院前旗竿斗中鳥雀結巢衆雛啞啞一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居人見竿梢火光閃爍歷歷斧鑿痕欲下不下盤旋久之既乃從斗底直劈至地竿木分析爲二摇摇如懸旌而

斗中群鳥無恙也。夫以天地之大。雷霆之威。猶不忍於微細之物。彼傷胎破卵。貪饕嗜殺者。獨不動於心耶。

牛女詞

臘八後四日。戚友來賀嘉禮。設讌飲焉。以牙籌書歲時故事為題。拈得者即席成詩。酒有三品。以詩為次。予適得牛女詞云。牽牛聘織女。碧漢結宮宇。織女歸牛郎。郎耕儂采桑。東海扶桑有時盡。人間兒女漫猜疑。一年一度一相見。十二萬年無別離。

金壺浪墨卷五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十二紅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為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余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關目也。余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倖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為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為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修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為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為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為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為棃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為作者壽乎。余以事涉閨闥。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旬而成十六折。冀以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余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余大笑。亟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楷。裝潢極工。紬之以視裏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

隙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刋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遺甚厚裏河縣閻某言曰若爾興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裏河繙閻三五齣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即損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挾制之中間以輭語竟得二百金不知所之

劍友題詞

十二紅傳奇題詞者五人惟喬君劍秋二絕最佳云一夕秋風鎩子生筵前歌舞月三更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隄鐵鑄成弱歲驚才負綺思繁絃急管度新詞憑君演出魚龍戲莫遣梨園供奉知予自閱蓉村語即火其書不以示人矣

里婦

里有婦人不孝於姑擇美好衣食自私而與姑以破惡之物姑少不懌則並其破惡者奪之又憤姑厚待小叔輩早暮怨詈刺刺不休鄰里咸切齒焉會清明城隍神出巡將及婦門婦趨出兩手批頰自嚼其舌噀血滿地向門外叩頭作伏罪狀曰不敢不敢觀者咸共駭異自

是家居斂抑多矣。

汜光湖神

寶應汜光湖遠水連天寂無村落惟瀕湖權樹一株大可數圍乾隆中南巡遇風暫維御舟於此因得錫封建廟用答神庥額其廟曰湖神司事者用土人語塑三象焉采繪衣冠各殊其色老少亦異貌麟見亭先生初由京曹出守新安阻風儀徵江口七日默禱於神夜夢三神同舟許助順風次日果泊西梁山心焉識之及官南河總督道過汜湖入廟謁神宛然夢中所見乃敬獻聯額以謝焉

胡孝廉

同邑胡介眉孝廉甫冠鄉舉得房元視翰苑若掌中物妓女素雲擅才色願委身焉胡亦非素雲不樂顧家貧鴇氏望奢卒不得遂齟齬而亡家叔丹兄作眉雲曲弔之末云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科第何須早人如器然能受者不驚驚則變變則傾介眉即不鄉舉未必不夭然不遺青樓殞命之名矣相傳汪文端公夫人為女擇壻同時以文字受知者二人一為介眉一為葉君名琛議姻未定夫人語媒氏曰吾將一見以決之既見曰葉大器也厚重有度胡郎舉止輕名具終矣不務實且不永年遂許葉已而胡殁葉由進士敭歷中外洊擢封圻

金五十二

知其事者無不頌夫人之明。然自葉晚節觀之。以節相之位一為婦人所得。甘受挫折。功隳名裂辱國喪身。又不如胡之早亡矣。

贅者

寶應烈士祠。祀臧洪陳容二公者。山陽邑志載之。鹽城爭之。寶應又祀之。世有奸佞子孫不承其祖宗者矣。義烈之行。乃令人敬慕至此哉。祠有贅者扶竹入酒市。酒市人方共談笑。贅亦大笑。人問贅何樂。贅者曰吾助樂也。一市閧然。必有可樂而後笑。吾笑其所笑。亦借人之樂以為樂而已。君子曰贅其知道矣乎。士龍之笑。未必可樂。嗣宗之哭。殊不足悲。即謂古今人若哭若笑。一切同此瞶瞶可也。

大悲閣

城西北隅有大悲閣。高可五丈。宛在水中。相傳水大則閣與俱浮。未嘗沒其址也。閣之東為老君殿。而蔡公祠及諸蘭若。當其南。達以長橋。蜿蜒如虹。環城如平岡臥嶺。樓臺錯落水木清華。郡人遊憩於是焉。五月既望。劉琴白程獻清家庶春。以予二十初度。買舟載酒而往。四面芙蕖香風馥郁。紅妝素服綽約凌波。有境如蓬島三山外。身在蓮花萬朵中之句。飲未半雷雨西來。涼生襟袖。雖敗興。殊適體也。

醫理

讀書者不習醫理此大敝也世有數金之值兢兢然珍惜寶護而不輕假手於人者奈何以百年之體堂上之尊乃委之庸醫而不致謹乎先繼慈久病體虛醫士謂服高麗參可資補益數月口舌生瘡飲食輒作痛甚至腹餒而食不下咽醫藥皆不效太君夢見白髮媼令以萊菔汁療之如言而愈已而虛羸益甚諸醫束手不得已再進參湯由是瘡復發而疾不可為矣後檢方書明有萊菔可解參毒之說何昏瞶一至此耶又何為已去復進不別求補益之方耶嗚呼痛哉鈞兩齡失母十三喪父祖母撫之於前繼慈育之於後教誨期望族黨稱賢痛哉

賈明府

丙午丁未間讀書蕭宅儀徵吳篠湘為郡尊司書記亦館蕭氏南齋朝夕過從甚洽也篠湘之鄉人官廣西知西南近事孔棘貴州民苗雜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為名而黄平天柱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發揭竿而起桂平富民韋正室懸登仕郎額屢遭差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為王故永昌新甯之間囂然不靖而廣西洪秀全陰與聯絡聲勢日盛某縣令賈公知其

不軌。將為大患。誘而禽之。並搜獲逆書數卷。入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府。請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尚慈祥。每獲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稟。躊躇不能決。賈曰。秀泉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即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為患無已者也。秀泉既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刧。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為難矣。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强公克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故衆賊以倉皇起事而敗。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遁。知達縣事余公永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强公既死於難。詔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謚。蔭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特達之知。游擢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賞。雖與强余兩公。後先比烈。可也。不幸而遇疲輭上官。避咎包荒。畏葸成性。遂致釀成巨患。塗毒十數省。傷殘數百萬億生靈。糜餉之數不可稽。歷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末焉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涓涓不塞。流為江河。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惜哉惜哉

初白蓮教之亂於宿州也州牧滿州人善騎射客有以騎射刀槊進者牧與較弗如也留之署中教其子弟賊至之夕月明如晝僮僕皆鼾睡客夜思茗自起瀉爐水水赤如血撣諸門外見尺許小人或步或騎橫戈注矢鬥於庭中不可數計叱之向西南馳驟而沒客度有異呼左右無應者方欲就枕遽有聲如百堵牆崩如殷雷驟奮雞犬跑嘷人馬雜遝則群賊攻署門矣客手弓箭躍而升屋蹲於宅門上牧在內宅亦起索械顧賊已守門不得出客連發矢拾瓦石狙擊斃賊十數賊驚縱火焚門適而匿於廁旋聞孺子號哭聲賊索金聲婦女哀啼怒罵聲客念主人相待厚忿欲出禦苦衆寡不敵徒死無益久之聲漸止趨而瞰之則內外裸屍委地牧創尤重地上遺金數鋌乃取寢室架上衣徧覆群屍懷金登屋行里許及城城隅下有燈熒然一少婦方磨豆聞屋上行步聲急呼曰賊客曰嘻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耶下而與之語婦人曰焉有是吾夫方出跡之斃於市大哭請救客曰有索耶曰無則裂布裳紋為索登城縋婦下客亦下促婦急行婦踟躕不決客曰吾不利汝也分金畀之而去時已辨色回視城中火光燭天矣蓋是日賊既戕官出而少息天明乃復屠掠居民十死六七時大雪深尺許流血成涇積雪作殷紅色客幸得其間耳客京師人風格魁岸而彬雅不類武士絀於資不能北歸嘗來吾郡曰說稗史以餬口予聞其事為作紅雪歌云

山陽賑獄

往歲山陽以賑災興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為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
取給於漕賦羨餘為一歲公私之用。顧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
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樂迥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
昌奉劉委查。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即聲言發賑為朝廷特恩。關係民命。
頃刻生死。如有侵蝕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即日徧歷村舍。鉤稽考核。殊多浮冒。將據實
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伸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蒞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釐剔公
事特嚴。屬吏畏威。進止無措。則餽金愈多。伸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啗以
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轂言之。太守當古二千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僚屬。禁弊
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一歸方伯。於是疲輭太守。念閣署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
參劾佐貳。則有餘。貶斥州縣則不足。轂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伸漢言
設盛筵款公。曰。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令之家
而戕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即手尊酒奉公曰。處事不宜固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
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敢違命。獨吞賑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願公勿言。太守意不懌。復於

仲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陞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怨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取我輩舍父母。撇妻子。甯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未幾公暴卒。胸腹青腫舌出目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穀先得仲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人亦莫知其所以死者。已而同學荊翁者。忽走公家作公言。呼集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則五官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璜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穀仲漢。拏交刑部嚴審。仲漢初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瞪目久之。遂吐寔。穀亦款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知府例議邺。賜其子舉人。御製長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聖明有泣者。

孝女

孝女汪氏幼喪母。侍父以居。父疾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父痊而女竟不起臨危泣曰。苦吾父耳。先君為作孝女歌云。汪氏女。平陽人。孝於父。忘其身。父老且病病且危。女誓身代淚雙垂。父病愈。女病劇。臨終不言祇涕泣。祝父長生死亦得。但望魂靈侍親側。吁嗟乎。生死顛倒天所司。女向天訴天心慈。不死不足旌女子。安得女子盡如此。女何名。名芳姑。父小坡邑老儒。乙亥二月朔日丑。女死年才十有九。吁嗟乎。鄉人會請朝廷旌孝女。安知千古名

鐵犀

黄河隄上闊數里。則有鐵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號。以禳水勢。戊申初夏。與邵劍波同謁魯通甫師於清河之大興莊。渡河就視犀腹鑄字云。維金尅木蛟龍藏。維木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陽。永除昏墊報吾皇。末鐫康熙辛巳五月監造官王國用。至今戊申百四十八年矣。蓋厭勝之術。自古有之。杜老有鐵犀行。在蜀江上。即此類也。劍波晚就兆店中。脫帽臨風。舉杯酹月。豪累不可遏。抑先生既示詩法。他日復以古文請。答書畧云。某於此事。望而未見。而俗學榛蕪。又無可問津者。能者冥心以始之。博采以縱之。定志以終之。勤而不迫。夫何遠哉。古文體嚴而義博。誠不易幾。然此三語。已握其要矣。

苗寨

川楚閒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漢民。每歲青黄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二三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朘削。積日既多。竟以百十金田產抵償。苗產既歸漢民。而采買差徭。仍出原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至食草實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由是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怨憾日深。遂引群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卒亦同歸於盜。近年盜賊日衆。朝廷有

協力兜筝毋分畛域之論，而苗民相蹴凌逼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亂。嗚呼，豈其然哉。

人化虎

廣西獞猺久居深山，日與虎狎，有變為虎者。居人射獵得虎，兩前足或有銅鐵環，則知為獞猺所化。以蠻俗手必有釧也。曩有賈姓者，依壻而居，壻見其尻際生尾，體毛漸長，不復省人事。送還其家，中途，謂壻曰：我不歸矣。遂自擲溪谷中，跳躍而去。越日，出近村，攫民家雞鴨吮其血。村民逐之急，則兩手據地作獸行，緩則人行。後不知所往。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狑狪人

諸蠻有獠狑狪猺獞狼數種，相傳為高辛氏犬槃瓠之後。其俗歲時祀始祖，則諱言槃瓠而附會曰盤古。諸蠻性雖獷猂，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猾者代之輸，而倍償其數，謂代輸者為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為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即執州縣粮單為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能解，官亦不能辨為誰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諸蠻。獠人俗稱山獠，推其豪曰

郎火。餘曰火。猶漢民火伴也。狑狪皆獠別種食曰饘飲。或曰哽餲衣曰登革。謂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友。男女相屬意曰胥心胥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無異也。

猺人

猺人初生能行。即以鐵烙其蹠。厚如繭。故能踏芒刺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恆則獵山獸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環穿耳。銀箍帀額銀環飾項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服背俱繫唐宋銅錢為飾裙用五色絨綵織為文繡短僅至膝。繫錢於邊幅行則有聲歲以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雜遝連袂歌舞歌皆七言。取義比興以致慕悅之意彼此既相得。則男子負女入岩洞插柳避人。其無偶者。明歲再會云。

獞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獞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既與樹俱長曰雖可復矣。即厲刃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居室架木為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既長。嫁娶時始發其

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鬻於市。好事者沽以餽客。第為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婚禮壻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寮。然亦盛兵為備。小有言。即相鬬殺不忌也。

狼人

狼人風氣最強。明代猺蠻倭寇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歌。女子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為去留。一人留則衆皆散。男子鐫其歌詞贈女。字細若繩。間以金彩花鳥。綵以遺女。則繡囊錦帶以答男。狼婦多美姿。人即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竅皆天生。乳則己所成也。自雍乾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聽秋閣詩謹錄

近年搜羅先君聽秋閣詩。約得數十首。分類錄之。七古題吳岷山停雲落月圖云。雙橋落水天浸碧。花柳迴環徑深僻。停雲池館無纖塵。萬古圓靈湛蟾魄。建安詩人吳季重。坐眺蓬壺博清供。招邀諸老相經過。憑軒列坐談何縱。天空氣爽酒百壺。當筵吸月月滿湖。循廊歷榭聲歌呼。霓裳羽衣聽有無。微波不動冰輪孤。冰凝雪淨夜寂寞。萬籟無聲秋露落。生綃淡墨傳神工。指點飛來聳山閣。人生百累殊足悲。何不騎鶴餐瑤芝。庭松巖桂足清景。浮雲富貴

知何時余家城南傍溪水溪雲如流月如洗照見琳宮遠邐迤披圖遽欲乘風起芒鞵竹杖從此始郡中飛來閣道院四面臨水頗有花木亭榭之觀岷山先生習靜於此小停雲館其最勝處也又相馬篇云相馬惟相骨龍種由來月支窟騂騮騕褭閒世生忽令風塵歎湮沒駕鹽車登太行十步九折中徬徨得一知已可無憾惜哉伯樂不在旁我欲登天閑覓天馬赤驄黃鵠競馳驚玉鬣丹髦相上下數十萬匹昂昂駒就中指出真龍軀雙瞳鏡夾明月孤劚山抉壑奔長途長途轉盼風雲變馬也有心氣應吐呼嗟乎銅聲在骨誰能知死後遭逢亦千古寄廬西園金陵即邀西堂城南晚眺云八月九月霜落早白雲河干壓衰草天涯遊子歸不歸淮南山中桂枝老嗟哉歲月不可留理棹擬欲從君遊腸輪日轉苦沈痼風霜未入心先秋里中陳子嗜幽討樂府文章衆顛倒登高悵望江南山萬里晴雲蕩秋昊

五古感興云瑤臺擢清彩寒月幾千里置月冰壺中洗淨蟾蜍髓靈藥可戲偷顧影嬋娟美飄然曳輕裾招我廣寒裏我欲乘飛車上曳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魄冷於冰昔我約仙侶携手游太空白雲換塵骨冷然思御風黃鵠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毋乃非英雄託身既湫隘翹首溯夷宮弱水戲濯足扶桑高掛弓此一時作也又云涼飈振四壁唧唧蟲鳴悲宵長不能寐百緒紛中馳披帷覽日月夜氣清明時遂往事已誤驚來心孰知空寒出

古癒懷然以自持結交竟何為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變態日萬千今人非古人託意徒纏綿神女游漢臯珮解雙珠圓洛川步羅襪朝霞映日姸精誠偶一合奚啻千百年歲華水流速憂心石壁灰抱痾醫無人知非救有術紛馳十餘年斂退始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中忒詎勉勗前修神明冀充實昔有素心子把袂時相隨今昔既殊勢惻惻令心悲荃蘭變蕭艾灌溉無能為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緇古人乞食者閻君君豈知

又七律送吳岷山之皖城云廿年學道謝才名客氣消除俠氣平碧玉有情能卻老黃庭無語不長生花閉晚節香尤遠詩到中年骨已清別有匡牀憐共被七旬兄弟倍關情讀亡友王霞綺詩稿感賦云鴻雪常留翰墨緣寒燈孤影一潸然人天永隔三千界夢想爭禁十五年故里音塵全寂寂佳兒才調已翩翩篋中函牘如新寄腸斷當時索和篇書香山集後云笙歌兩郡擅風流老去閑為洛下遊得與齊名惟夢得共傳遺愛在杭州升沈念少能行樂仙佛心空不着愁卻笑微之輕薄士論交詩好漫相投寄江都朱秋崖云作客於今三十載獨將鄉思寫淮干新聲畫壁旗亭古舊雨傳箋旅舍寒行樂漫愁來日少論詩轉覺晚唐難如何一片揚州月不向蓬萊頂上看雜句感懷云滄海迴舟風有力空雲添障月無心餞友云今日重歌將進酒昔遊曾賦小停雲送周聽松郡尊入覲云行當麥雨梅風候恩被香羅

細葛中外河曉行云風冷鳥聽人語立日高雲背葉聲飛皆關佚不全者

五律答寶應陸小岩云廿年仍故我疏懶到而今一笑浮名幻孤燈遠思深江山開醉眼風雨入詩心黃鵠青天遠高飛何處尋普濟堂題壁云莫道貧難濟隨緣惠不難眼前人太苦身後骨先寒誰免呼天痛須從易地看嚴冬一援手魂夢夜深安題陳西堂詩稿云大雅久不作惟君得正聲詩如琴韻古心是布衣清猶有悲歌氣殊非薄俗情吾廬新掃逕遲爾歲寒盟西堂丈不列庠序而品誼獨高交友以性情相尚近體詩未能拔俗獨樂府神韻古與音節諧和殆有天授又答太倉盛子履先生云古誼未零落高歌驚鬼神斯文成絕調並世幾傳人避俗性天逸論交襟抱眞蒼茫時獨立誰與伴吟身過常州句云春申城外路韶景不曾閑帆集雲千幅橋盤月一彎賣花烟裏路採蒓雨中山傍晚闌珊磬何人獨閉關詠雪云空階滿積雪歲暮結瑤情豈以泥塗污能教世路平凝冰還耐冷得月不爭明俯仰吾生事前塵總自清又小齋云簷花穿雨靜窗竹引風疏新河云凍禽寒戀樹孤寺巧分程皆屬斷句詢諸家兄全稿不可得已

七絕渡河云孤館殘燈闃寂閒朔風吹夢度江關扁舟明日彭城路知在黃河第幾灣讀信陵君傳云高士何須蹈海濱信陵君是解圍人兵符一出紅顏手從此關東不帝秦四十斤

椎手自持市中屠狗也英奇如何博浪留遺恨恰有秦皇誤中時寄陸小岩云蒲柳蕭蕭日暮風䑸船一櫂夕陽中如何此日旗亭酒不見詩人陸放翁彈指光陰慘別魂舊游春夢了無痕明年江上重相見楊柳棲鴉又白門小岩師常常誦之題甘泉毛秋伯先生入塞圖云玉關秋色上吟肩絕塞歸來路幾千躍馬飛書猶記否當時曾擬勒燕然長沙自古播遷謫宦海波濤未可量回首楚天芳草地一簾風雨夢瀟湘先生由進士官湘潭令坐事謫戍故云旅夜云亂山如馬片帆過回首高堂奈別何記事牽裾含淚送遙遙天際白雲多揚州符南樵孝廉選國朝正雅集詩繼沈歸愚宗伯別裁集後自山東千里郵書索先人古近體諸作及陸續搜錄而崇中丞雨舲已為刊行正編不及載矣

婢女代嫁

婢代女嫁小說常載之近乃寔有其事陶文毅公微時家極貧初聘同邑某氏女歷歲餘矣邑有富室吳姓聞女姿色謀奪為其子婦以多金餌女父父利吳富竟為所動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其女惑於父說已萌異念私誓不適窮生會有養婢請於母願以身代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娶之即後之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疣凸起藥之不愈則少時操作為磨石壓傷耳某女既歸於吳父子恃富奢蕩又强佔鄰姓田率衆毆鬪吳

子中傷暴卒。女無出。翁亦憤鬱死。於是族中強黠者。恨吳吝刻。宗族無所沾惠。群擧某女寡弱。謂以吳氏私財飽外家。藉口侵吞其田產。殆盡。至貧困無以自存。時文毅已貴顯。乞假回籍。鄰里嘖嘖言前事。公微聞之。質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意。贈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卒為穿窬者竊去。忿而自縊。遇救未絕。公嗣是歲致周卹不倦云。寶應朱詠齋先生。由浙江學政任滿還朝。舟過吳門。文毅方官蘇撫。同官演劇觴朱。令演雙官誥。文毅淚承睫。不能忍。朱私語同官曰。此我失檢。不知雲汀家亦有碧蓮姊也。

又

某殿撰少時夢至一所。朱闌碧瓦。迴異人間。有女郎十數。共繡錦袍。見生皆起。問之。曰。某科狀元服也。襟袖間織成二字。金彩爛熳。即己姓名。醒而深自負。及娶婦。伉儷甚篤。間往外家。里中無賴子。群以婢婿相揶揄。訶而叩諸婦。婦曰。信。蓋婦翁恥壻貧。陰背盟。而以婢女代之者。某念娶婢甚恥。他日富貴。必改聘名門。一夕復夢前所。諸女郎漠不相顧。金字亦滅。急問其故。一人曰。富貴尚不可知。棄妻已有成見。上帝易之矣。某驚寤。汗下。悔過神前。自是琴瑟益和。誓言偕老。未數年而大魁天下。洊掌封圻。以視文毅公度量。相去遠矣。然猶幸其改過之速也。相傳殿撰尊人慷慨好施。家產為罄。藉非盛德感名。亦惡能有此夢哉。

樓上魚

二十九年己酉秋沿江諸省大水民舍淹至七八尺江鄉鎮市尤甚有力者大率樓居窮民以小舟販賣食物徑繫樓窗與主人隔窗議價市已去而之他都無牆壁之隔值大風雨樓屋震動波浪衝擊梁柱悉窣有聲夜臥初醒忘其為樓而疑在船中也其後間有傾圮皆預置巨桶大木人附以生而器物漂矣水落有獲魚樓上者蓋魚隨水入不能復出然則緣木求魚之說特有其時未為甚謬也

捉迷藏

王子山周霞友吳次華同客金陵招遊城北諸山日午坐僧寮瀹苦茗說仙佛故事次華謂洞中七日世上千年棋局初終斧柯已爛果爾則元會運世十二萬年仙人祇得數百日耳人亦何取於仙哉予謂唐宋呂洞賓張虛白輩皆以下第舉子去而學道遂登仙籍由是觀之則成仙易而登第難矣人又何取於科名哉語未竟雲生於前如絲如障漸至咫尺不可辨予潛身出門作幼時迷藏之戲從雲中大呼霞友霞友尋身而至則避之而呼子山子山至又去之如是者三四適與霞友相撲石潤苔滑兩人俱傾仆為之大笑因就石上趺坐拂袖揮雲旋開旋合子山在後摸索獨語曰樹也頃之又曰壁也霞友與余方竊笑忽聞有聲

如石許米囊。碚礐而下。次華與僧徒驚詫曰。險哉誰乎。則子山從石蹬上尋路。失足墮落坡陀矣。因復大笑。蓋子山體素厚。坡陀下有洞中空。故其聲特震。於是僧衆聞之。扶掖下山。白日已頹。嵐翠欲滴。回視上方雲氣如微雨。空濛。子山指余笑曰。肘腋間餘痛未已。當使天河負我歸也。則應之曰。我不能作鍾建。

說鬼

次華霞友素不畏鬼。寓屋僅隔一墻。有門如瓶。可通來往。一夕三更。衆皆臥。次華大呼。蹌踉至。喘汗相屬。不能作一語。余急詢之。久之始言曰。非鬼非畜。炬其目。膨其腹。伏窗而哭。又笑曰。君固不畏鬼者。胡乃至此。然則不見不畏耳。次華曰。吾惡知鬼之醜惡若是之甚哉。余呼僕子秉燭出視。他無所見。第有黑氣如輪。依墻而上。盤旋屋角間。嗷然一聲而去。次華聞之。毛髮愈悚。霞友以被蒙頭。故作大言。於是衆人皆醒。問狀。感澤曰。鬼神自處於無臭無聲之地。本與人不相犯。敬而遠之。聖人亦未嘗必其有無。自儒者執無鬼之說。而天下後世言鬼者興焉。自儒者有勿信鬼神之說。而天下後世乃真有鬼神出焉。以有心名無形。遂成相角之勢。今日之事。不見於他人而見於次華。亦次華素輕鬼神。而特以戲之者也。及明。余往跡之。中庭有樹。童童如車蓋。僕子所見。蓋燭光射樹上。樹影依牆升屋。其所謂嗷然者。則棲鳥

見火驚飛耳。

起蛟

金陵陳氏園。結構玲瓏。規模畧小。中有聆風閣一方亭深色叢諸勝。十月四日同人公宴園中。笙歌侑酒。江甯鄧子楚。謂本年大水。由湖廣起蛟。或云陰氣太盛主兵患。小說載蛟卵所在之地。冬雪不凝。春草不生。飛鳥亦不集其上。有氣朝黃暮黑。有聲如輕雷如秋蟬鳴於掌中。及是時以金鼓火器犬血穢物鎮之。可掘而取。少遲漸起而上。遇雷雨即奮起矣。似此則有心者思患預防。固非猝不可備者也。

九秋詞

是歲南闈大吏奏改試期十月。先於九月九日啟行。作九秋詞。調寄百字令。分贈九人。錄存一闋。以識梗概。同里汪汾秋茂才。讀書尚志。不應鄉舉。贈汾秋秋雲云。閒心一片。到而今纔醒巫山舊夢。試放眼長空。皆幻影。怕說為霖作用。出岫無心。歸山有志。不藉春風送。孤蹤自往。太虛任汝豪縱 從此箇裡心期。相隨惟有老樹蒼烟共。只恐山河秋色老。冷到人間岩洞。薄影成羅。輕寒擁絮。奇彩爭鸞鳳。春回何日。錦裳同此珍重。他如秋風贈葉錦舫守戎。秋花贈王月仙女史。皆各如其人之地位。載比玉樓詞稿中。

7

金壺浪墨卷六

鉢池黄鈞宰天河著

車夫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將以廷試入都三月十日與漣水張禹山白沙水少泉袁浦王紫垣會於王營明日啟行車左右傾側輾與頭角相觸避之且愈甚車夫曰子讀易乎其道用隨柔子之體虛與委蛇左之右之勿即勿離骨幹在中不患脂韋余笑曰是誠名言君子之徒也内方外圓利用如車命名思義説在老蘇有子之識何為乎僕夫

狼

同人中禹山最簡默而善言物狀時解人頤濱海多狼暮行者必携火器狼初遇人尾而嗅之或銜其衣而曳之若畏懼走避必遭齧噬識其性者曳之東則東曳之西則西狼謂此人馴善必不逃矣乘其不意突出火器以震之則狼駭而遁吱吱然窮力狂奔去之百步而後止猶立高處怒視此人以為大受厥驚云

鴈

禽類中鴈為最義生有定偶喪其一終不復匹飛則獨後其群宿則羣鴈環止一處而孤鴈

徹夜周巡。若人之偵察者然。弋人以柴扉蔽身。緩步而進。孤鴈驚鳴。弋人遽伏。及群鴈四顧。不見人跡。怒而啄之。如是者二三次。愈啄愈甚。不敢復聲。弋人逼近。發銃十得五六。其幸而逸去者。復啄孤鴈。雖損頸折翼。不去其類。亦終不亂其群也。

猬

人有恒言曰。老奸巨猾。猾之為物。知者絶少。禹山曰。其毛白。其體圓。皮肉堅而齒牙利。途行遇虎。則環縮如球。虎前餂之。屏息不動。及虎口初啟。猾即乘勢旋轉而入。深據虎腹。嚙其心肺。虎負痛咆哮。跳躍。而猾則安處其中。久之。臟腑既空。勢將洞脇。虎斃而猾飄然行矣。天河生曰。天下豈有猛於虎者。而猾乃以柔殺之。雖欲如魚之辭餌。不可得已。

附北行日錄七則

灘上

啟行後。一日自泉興集入宿邊境。道旁有雲集茶亭。門書聯帖云。為名忙。為利忙。忙裏偷閒。喫杯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呼壺酒來。禹山曾於他處見之。明日宿灘上。邳州屬也。月下聽歌。與少泉說豐沛故事。余作滿江紅詞云。滿目河山。問何處悲歌激烈。望平原。卻思豐沛。當年豪傑。關塞已非劉氏土。沙場猶照秦時月。賸閒雲如馬過山來。長空滅

鴻門會酒杯熱垓下戰歌聲裂歎英雄兒女匆匆了結事後縱翻成敗案生前無奈悲歡別最不平終古大河流聲淒咽

寶峰寺

十五日微雨清塵緩轡康莊殊覺怡神爽目已而風雷怒作衣溼如水又以見行路之難也李僕帕首步從雨行四十里將及陰平而霽與少泉同遊泗山之寶峰寺登高四望皓月當天遠岫烟横花村犬靜非復午前苦況矣寺僧聞人語扶杖出窺年幾八十相與話桑麻談風俗經函滿燕雀所棲佛象與鐃鈸並設蓋釋而農者也

天震井

孟子廟規模壯闊天語煇煌望後二日由滕入鄒過焉同人敬謁聖象歷代碑記不勝讀最古惟廡閣漢碣數十字則滕邑顏逢甲得之卧虎山前大畧以封田贍族勒石戒子孫者距今二千年矣世傳三氏皆有井獨孟廟無之康熙初雷起殿前地陷丈餘清水一泓宛然成井因名天震

東省諸山

揚州程南卿客汶上署曩遊袁浦舊交也十八日抵汶南卿乘輿挈榼而來清談徹夜且

曰東省山水不似江浙靈秀然獨得雄壯深厚之氣自泰岱而外如鄭之嶧山世稱洞府玲瓏岩竇奇峭汶邑有山名蜀如芙蕖出水獨立波心此皆轍跡所經亦嘗游覽及之乎曰未也南卿曰去此一日程望之林木蔽虧綠若雲錦者東平鳳山也又二日至高唐岩高百仞叩之清越有聲者則所稱鳴石山也余曰能為我言泰山乎南卿笑曰是則難言矣泰山高四十里周迴十有八盤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峰屈曲登絕頂則古封禪處也峰之最高者曰日觀游人借宿僧寮四更觀日出霞光海氣無不詫為奇觀他若桃花峪水簾洞玉女池諸勝遊者非累旬不能周豈言之一夕所能盡哉海內大觀不必身至其地即一談述間景行行止固已嚮往不置已

同人詩句

過東平州西北車行山徑間左右壁立十數丈過客絕少紫垣有句云山開一線纔通馬路轉千盤不見人頗能狀險隘之勢又云輪蹄不解相思苦滿載離愁上玉京則戲為歌者發也遂過平原恩德諸州縣八月不得雨二麥盡萎居人以糠稗為餐少泉所謂四山斜照雲都赤百里平沙草不青其荒寂可想禹山不多作詩一日過酒肆題句云茅店荒莊又餞春往來車馬踏輕塵世間名利濃於酒醉殺前人醉後人可謂慨乎言之

題壁詩

沿途題壁詩甚多。而佳者絕少。惟同城驛云。東阿道上春風天。楊花片片飛作綿。行人盡日向村塢。馬頭塵起如飛烟。數家茅屋山前路。牆頭舊有題詩處。滿樹桃花不見人。流鶯題罷還飛去。語亦猶人。而丰神秀倩。新店管香女史云。雪滿征鞍沙滿衣。北風吹粟上冰肌。侍兒莫道寒威苦。猶勝空庭倚竹時。腰站二首之一云。雞聲喔喔四更餘。正是沈酣入夢初。嬌女那經行役苦。朦朧扶起上征車。又甜水鋪律句云。敝裘蕭瑟浣塵沙。村酒微醺興更賒。暗逗春愁堤畔柳。怕撩客緒路旁花。慣嘗辛苦翻無病。已分飄零不憶家。別恨離情消不得。年年惆悵獨天涯。署真州午橋氏題

河間

河間獻王在漢室諸王中最賢。尊禮儒生。搜羅經籍。史以大雅不羣目之。至今祠祀不替。廿四日道過河間。有劉雲莊者。仿長吉體題詩任邱店壁云。一燈慘綠如僵蠶。銅龍凍折天不霜。毒蝎噴沫老蟾死。空青黯淡如玄黃。騄耳驕嘶蹀汗血。車輪拍拍飛仙蝶。河間膜拜古獻王。書城大啟金銀闕。秦坑餘燼光熊熊。一照萬古陰霾空。更為東溟呼燭龍。九天豔耀扶桑紅。途間遇雨作也。客有題其後者云。如何風雨關河客。尚有閒情弔獻王。劉作

較之前數詩。氣韻相勝多矣。

眉子硯曲

大興王佛雲孝廉。工書法。案上書史叢雜。能於尺地間。跼蹐作小楷。端整秀媚。姿態橫生。入都寓王比部宅。榻左懸其亡姬蔣蘊卿遺照。而右度禮闈落卷一束。謂此二者。為生平傷心之事。其抑塞磊落可想也。嘗於袁浦市上。得葉小鸞眉子硯。背鐫二詩。與秋雨盦所載相合。深自寶貴。拓本徵題。且曰君善填詞。為我作南北曲。以備一格可乎。余諾之。為成北曲一折云。脂香蘭澤幾飄零。誰留下滄桑片影。池摹新月樣。詩寄舊風情。拋撇而今。人去。鴻泥印。新水令 憶當時生小聰明。解坐蒲團証夙因。才華掩映。閒吟錦字遣幽情。畫圖不鬭漢宮春。端溪自有瓊瑤品。香夢醒。喜臨橅剛稱簪花影。駐馬聽 嫌墨污。勤呼婢浸。賭詩成。嬌倩娘評。橅瑤絃鸞鶴鳴。聽夜雨櫻桃靚。新詞兒鐫上分明。自把瓊章署小名。點綴些形奩玉鏡。沈醉東風 正好訂石上前因。待與張郎畫出娉婷。舊句重吟。搓雲抹月。一樣輕盈。那知道葬春風桃花短命。泣香泥芳草無情。掩了孫縈。撇了清琴。賸一彎瘦影纖纖。更幾行輭語惺惺。折桂令一霎裏改星霜換主賓。彩雲散。畫閣扃。只有飛花池畔影。和松煙細暈。似當日鬢邊雲。沽美酒 到今日謝綺羅香裏亂氤氳。伴琴書隊裏淒清。便留箇碧玉佳名。也不枉紅顏薄命。是一點

芳心有靈。怕瘦損零星。纔分付你詞人管領。太平令記三生曾見花名。殞鎖雙峯未許痴魂醒。又教人驀憶愁顰。賦哀亡潘岳詞。況下第劉蕡境。更聽雨相如病。春山欲畫難彩筆應焚盡。問淺深入時難定。那生前夢蝴蝶亡。鏡中花鸞鳳杳。只餘箇身後名鴛鴦印。紅塵浣滌清寶匣收藏。際不零落人間猶幸。這片石兒抵多少苦心人。沒些兒身後影。離亭宴帶歇拍煞見者謂題詞中。此為壓卷。未可當也。

京師形勢

論京師形勢者。皆以泰山東聳為龍。華山西峙為虎。是已。然前人謂泰山之派。自函谷而來東盡於海。而諸水又皆由西而東。則山水順趨。氣難凝聚。惟恭讀聖祖文集。載泰山脈絡自盛京長白山分支入海。海中磯島數十。皆其發露之處。至山東登州之福山。起陸西南行八百餘里。穹隆盤屈。結為泰山。巍然為五嶽之首云。如是則諸水順流。泰脈逆峙。與華山支絡相接。中原形勢。拱衛甚固。而京都宅中臨外。適在右山左海之間。信乎天地之奧區矣。

騙壻

都中淮郡會館有二。新館本為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當日店主人也。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賃寓為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是縣令。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豪。僕從三四人。出入

裘馬甚都。主人子朝暮聚談。亟相契洽。一日有老僕倉卒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產難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為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踰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奩篋釵釧盡失。急尋之。杳無蹤跡。市中索逋負者闐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壻也。不然誰肯貸者。主人徧起客笥。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代償。生計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尤風。只合為山頭望夫石耳。同邑曹衛川先生云

軍機章京

國初沿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為軍機大臣。得挑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為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炳燭批覽畢。面諭大臣寄信原奏衙門可否之。即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為廷寄。凡票擬稱旨。仰蒙天語褒嘉。則聲譽蜚騰。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為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踱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閒況可想也。

崇效寺

崇效寺中西來閣。花木甚盛。閣外丁香滿架。相傳為王漁洋朱竹垞手植。王詩所云。空舍清言。殘僧斷碣。則彼時游跡尚稀也。聖安寺修於乾隆中年。殿額皆御書。佛象莊嚴。藤胎金飾。想見當時烜赫。今則彼此易觀矣。魯通甫師句云。崇效寺中花滿蹊。聖安寺裡幾枝低。東寺車轍深一尺。西寺無人空鳥啼。蓋同時枋國者二人。一則物望所歸。一則門庭如水。同為宰輔。而榮寂懸殊。亦見富貴利達中。無止境也。

陳釀和

宿遷陳釀和。豪曠士也。里居鬱鬱不得志。壯歲棄家。襆被走京師。遂遊豪貴之門。為司書記久而不樂。去之。交山西大賈。累致千金。出入裘馬翩翩。或攜雛伶狂飲。酒酣耳熱。歌呼嗚嗚意氣殆不可近。及遇困乏。則疏食古寺中。甚至日旰不炊。而放達如故。有餘輒以貸人。歲暮或乞貸助。釀和啟篋示之。曰吾槖適罄。無可典質。他日得金。不論多寡。先以奉君何如。會友人某贈金二鋌。釀和不俟其人。即自駕往贈之。其人致謝。曰此非吾物。故人誼也。如是者三起。三落。歷十餘載。不與家人通音問。而年已垂垂老矣。生平重然諾。有過能受盡言。遇不如意人。嬉笑怒罵不屑也。

7

西山

都人所稱西山乃泰行山之第八陘圖經一名小清涼太行首於三危東極醫無閭複嶺支巒不知其幾千里而都城以西林麓蒼莽物產尤饒古稱神皋者是也沿山諸蘭若白塔上下錯落與碧雲青靄相間山中流泉滿道或自石罅噴出散漫沙磧中琤琮有聲注為小池水色藻綠春夏間晴霞遠樹鳥韻花香幾於應接不暇今多屬於禁園而冬嶺積雪尤為奇觀故為燕京八景之一云

附西山遊記七則

戒壇

四月初十日釀和與吾邑陳君景純約往西山慧聚寺並駕而出風日清和前二日為浴佛會期士女遊者甚衆近山連岡斷隴村落相望青蒼合沓中忽見丹霞片片如珊瑚火齊聯為纓絡則櫻桃初寔離離樹間也約行二十里至獅子崖昂首南向藤蘿倒垂微風過之毛髮生動崖之南峻嶺迤邐下臨深澗至是舍車而徒度石梁行仄徑中兩山夾磴躡級西上紆迴凹凸凡有十八盤有如石門以為寺也入門則萬木參天彌望無際景純浩然有望洋之歎曰足力疲矣少憇北行繞懸崖而入始及寺前其山曰馬鞍明正統間

金六十七

勑如幻律師說戒寺中為之立壇游者祇稱戒壇問以寺名不知也

活動松

寺門殿宇皆東向峰巒交互獨缺其前形如玉玦縱目遠眺運河見焉醲和欲周覽寺外然後入景純曰渴矣欲先茶時風自東南來西北諸山障之迴飈衝激飛雨忽至遂入及殿庭闇空際作波濤聲白日晦冥亂雲如馬拂殿脊而過仰視烟霧中蛟龍雜沓飛舞縱橫俄忽伸爪下垂如攫物狀去殿鴟不及數尺頷腋間金翠射人醲和目短視曰是山故有二青時顯靈迹神物變幻不足異也景純笑曰松耳世稱活動松即此原異凡質宜先生以為二青耳醲和亦大笑既而呵曰我亦自少年來誰之不如而竊竊然如小兒女背面笑人

空山應響

老僧智强就殿之左廂進茶畢導客瞻禮諸佛像砉然一聲眾山作響也

石礎

翌日天未明醲和趣余曰起起東海霞明盍觀日出及起則紅日欲上不上光燄萬道海水動搖遠樹皆作黃金色村市屋宇如赭轉瞬間一輪奮起丹碧劃分下有紫雲一抹是

7

時智强晨至泊手曰惜乎少遲早一刻尤為大觀也遂至前艇作早食問智强生平曰潞人成姓三十出家少亦儒也經史略能記誦父母殁遭遇歲荒始知人間有凍餒事非義之利又不肯為不得已而就此公等視我老乎出具手曰恃此兩臂猶能勉敵二十人時階下有石礎二中泐二孔舉之而舞旋轉如盤曰吾視兩君和易中有英介之氣觸引雄心不足噱也問近山游所曰西行四五里一峰當前挺然高秀望之如駝峰如側方山子冠則極樂峰也行及半途畏寒特甚釀和亦曰興盡矣遂循舊徑而返

酒樓

智强云西山招提蘭若凡三百七十視牧之烟雨南朝句遜其十焉中以潭柘為最古諺云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去此二十里余笑曰夥哉即使靈運復生亦無此濟勝具也釀和云遊山之趣十有二天地各得其六在地者曰高下奇正隱顯在天者曰晝夜晴雨春秋山靜物也得水則靈得雲則活一言以盡其妙曰變今此一行獨未見秋冬風景其餘已可神會若必窮力以求之按圖以索之情滯則鑿興貪易衰山靈有知亦不許為知己智强笑而別出山迂道赴海淀午飲酒樓因憶魯通甫師句云誰識青袍一年少滿斟金爵看西山想見意氣翼然顧視不凡之概噫西山終古此樓亦百數十年而少年青袍之飲

於此樓者不知幾百千人宜乎釀和豪邁激昂不能為所欲為並不能言所欲言也

渾天球

松筠庵為楊忠愍公故居中有諫草堂古香亭春楔舊館等處蔣心餘所云入海叢中結淨廬即謂此也宿遷王惜庵先生寓庵之後軒內設渾天球一具黃道赤道衆星躔度歷落分明時值酉戌間白日平西月輪東上球面一一符合特內外部位不同非置身天外便須如壺公跳入球中則畧無參錯矣曩於天主堂中見西洋編簫一上下三十二層每層百管鼓之以氣則風雨波濤謳吟戰鬭與夫雞犬禽鳥之聲同時並作其機巧一也

關節

途間撿得一紙曰題承二卦篇末諱而不解所謂佛雲曰關節考官授其屬意之人閱卷符合則售矣予曰暗中摸索幸而得之故文字遇合有知己之感焉若私相授受何足為榮佛雲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君不見會試場前滿途車馬車中人强半孝子也安坐讀書之不樂而僕僕何為者父不能喻諸子夫不能語諸妻蓋十之二三云雖然亦有命焉關節雖通而不得或得之而別有機緣諺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君勿作五千年上語也

關廟香火

京師前門關帝廟。投珓極靈。事後無不巧應。相傳明天熹中。塑關帝象大小各一。使日者占之。曰小象香火愈遠愈盛。大者弗如也。上乃奉大象於宮中。盛其供養。而置小象於正陽門三楹廟中。欲以敗日者之術。已而闖寇之亂。大象燬焉。其至今聲靈赫濯者。即所推愈遠愈盛者也。

神將應值

明成化間。太液池中有虬螭窟穴。常出據玉蝀坊上。或曰蝀精化身也。會憲宗齋宿西內宮女過坊見之。大驚而仆。上聞之。曰是宜處山後僻地。何為在此駭人。是夜即聞風雨波濤之聲。質明視之。池冰橫裂一道。則已舉族徙去矣。明世宗嘗幸西山小天甯寺。寺門金剛面色深黑。上曰此火裏金剛也。未幾寺災。金剛燬於火。由是觀之。宮庭警蹕之地。信有神將應值世傳歲由天師更調。語或不誣。而日者之說。香火遠近之徵。何以竟不能易。蓋當鼎盛之時則鬼神奉令。及乎革命之際。則氣數難違

拈花寺

拈花禪寺。為益都相國萬柳堂址。周迴一頃有餘。中有小土山。昔之蓮塘花嶼也。當日橫橋並馬。曲水傳杯。堂帶遠峰。歌翻驟雨之盛。自石氏改建佛閣。遂為荒涼寂寞之區。西北為

夕照寺。八景中金臺夕照即此。殿壁有陳壽山手畫雙松。剝落殆盡。余雜詠詩云。一代風流少嗣音。幾株楊柳點疏林。游魚吹却桃花片。不許春風引佛心。金臺風景占京畿。壁上雙松墨跡稀。賸有白雲千古在。夕陽高閣曬僧衣。

棋盤街

近有京師雜詠數十首。隨地錄入。其涉於游戲側艷者不存也。道經杲園故址云。橫門短巷避塵喧。眾木無聲石不言。多少亭台成廢址。半為蘭若半梨園。棋盤街云。兩三間屋作行窩。偪仄雞棲奈若何。誰挾琵琶傾濁酒。棋盤街上月華多。

梁家園

寓館近壽佛寺。即梁家園地。明巨室也。樓榭之外。鑿池引水。可以行舟。漁洋荔裳諸君有梁園泛櫂之什。吾邑黃蘭岩觀察寓其地。高臺曲池猶存。今則谷而陵矣。雜詠云。雲天慘淡近黃昏。行過招提懶叩門。勝蹟何如仙佛壽。金錢空買姓名存。

五月十五六日。同人約游城內外。雜詠諸作。信筆錄之。龍爪槐云。古槐清蔭滿琳宮。三百年來碧蘚封。爭似蒼松鱗爪活。破空飛去作雙龍。玉蝀橋云。瓊樓瑤島帝城春。遊釣曾容侍從臣。同是深山魚鳥伴。得依霄漢即仙人。豐臺云。豐臺春色舊繁華。風信闌姍不見花。慳得半

開分剪去美人頭上貴人家靜默寺云瑤池東畔柳枝青清梵遥傳隔畫屏深夜月明天籟匝禁鐘聲到野人聽內城云從龍宮績炳旂常班列椒蘭被澤長萬古星辰環紫極五行相勝八旗友灰洞云冰霜時節百花妍開在人間衆卉先莫道冬烘顏色淺一經噓拂也天然

薛執中

薛執中者楚人初學道家符籙及烹鉛鍊汞御神歸氣諸說能以撫摩治病歷遊江楚等省有某大吏信之監司以下時與往還金帛之投頗高聲價已持某公書入都符咒厭勝殊有驗朝貴名之談道怪誕中亦頗近情由是遨遊仕宦閒傾動一時雖婦女疾病亦令撫摩出入閨幃穢聲漸著曹給諫懋堅首發其奸命交刑部鞫訊供認左道受賄各情後以中外多所株連寬免窮治斬執中而寢其事給諫初以國學生掌教海陵書院士林不服蜚語詆譏輕薄多端呼之曰曹監生一日乘輿候客道遇諸生拉曹下曰監生如此大乎我輩徒步而監生乃乘輿人雜言厖不堪其侮然曹詩文雜學實冠時流所交某翁屢為不平戒其子弟曰監生亦有數等汝輩勿效浮薄子妄以非禮凌人曹先生非久困者也成進士入詞林曹已度外置之而某翁代為吐氣作詩寄賀喜溢於辭

洗象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闈號舍車中人襜帷半掩衹露頭面如牡丹如綉毬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閒忽見數人高與檐齊冉冉前進衆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俟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游戲徵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剔習畀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數滿意乃俯首昂鼻嗚嗚然作觱栗銅鼓等聲萬衆鬨笑而散

懷挾

是年翰林散館因懷挾革職遣戍者二人一為江南陳君祇携詩韻一本監試大臣問何物陳意謂韻本非私不服稽察即日奏聞交刑部某公曰讀書數十年何至韻本都不記憶然余聞鄉先輩言康熙閒考試鴻博施愚山以奸韻降等王嗣槐以失韻落名汪鈍翁潘稼堂皆有錯誤蓋韻學之疏久矣今人於虛字異音一字數解及上去譌謬甚多某公之言未可概責諸翰苑中也

安瀾

月之十六日題百字令詞於鎖院壁上云匆匆歲月記秋風江上分明此地矮屋分明鄉樹遠一笑浮生如寄舊境何常虛名未必莫再牽人意槐清鎖院箇中風景重記只道燕冀風雲蓬瀛雨露珊網羅珍異誰識燕支學塗抹一樣葫蘆游戲千古文章百年事業愧煞雕蟲技低頭為此消磨多少豪氣是行惟少泉以縣令籤發河南少泉原名之瀾學使以水為希姓改之為安時東河歲有漫溢得少泉去可為豫人預慶安瀾南人有火煥采者的對也

金田

廣西逆民洪秀泉始據桂平之金田村余上書某公附以詩云虎視龍驤地麟游鳳出時萬邦歌有道四海覆無私衆職風雲合殊方雨露滋葵傾朝日影烏慕上林枝瘴癘蠻邦積烽烟粵海馳燎原由燧火激水亦天池邊塞三朝闢軍儲半壁支芟夷及萌糵變化恐蛟螭況有群奧同休為灌莽滋藏奸猶鳥道通市列龜茲府庫誰胠篋江河有漏卮官方先玉帛國賦急鞭笞黼黻新樞密旌旗舊典司安危中外計損益老成知主極冲年踐輿情樂歲思煌煌神聖業保傅善匡持當時袞袞諸公謂小醜跳梁無足介意豈知一變而猖獗不可制哉

鵲橋仙

七月七日同人納涼庭中憶許續曾鵲橋仙詞云算來若不隔銀河怎見得相逢最好詞意

已新。秦觀則云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更覺理足詞圓。又沈歸愚牛女詩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後人反其說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試於此閻下一斷語。

金七十二

金壺浪墨卷七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吳卿憐

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第聞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得之寵倖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為吳賦也平陽既敗流轉歸和相和又嬖之感遇詩即詠和事顧其中有馬上王嬙王笋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圖承命查辦請鞫使女朝廷降旨切責初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憐屢擅專房寵不能一死報主遂墮樓人遠甚矣然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敗往往而然薄命耶禍水耶天既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獨何哉平陽名位雖不終既得某伶感恩又為憐卿知已嗚呼死而有知可以自娛矣

勝一先生

同里故交之外投契較深者奉天趙朗眉長沙周紫京會稽蔣少文廣州屈培仲開封金雨林五人雨林善醫善拳法培仲善推測少文善畫紫京善遁甲朗眉善棋之數者各極所長

皆有異人處。予求紫京遁甲法，秘不肯授，曰學之無益。嘗與朗眉談棋，三戰皆負一子。余方欣欣然自以為能，其同郡滿州景君曰，是著名勝一先生也。即棋不如君，或遠過於君，彼未嘗贏二子，蓋十着內外，即深知對壘者虛實，隨機應之，終局計數，不少負，不多勝也。

少文畫

少文畫初無師承，歷遊閩粵楚蜀名山大川，得其奧衍雄傑之氣，夜於睡夢中摹其神態，手畫䍦帳幾穿。每作畫至得意時，輒以淡墨傾水中，吸而噀之，略加勾勒，尤得烟霧天然之妙。少文曰，畫無論山水花卉人物，皆可謂之寫生，但得生氣益然，即造物能事，不過如此，何況人工。余謂是說也，可通於文。左史謂千古文章之祖，生氣足耳，規矩所同也，神明氣味所獨也。眼耳鼻舌，千人一律，而神氣各殊，善文者摹繪聲情，終古如見，即作者精神亦見，故曰造化在手。

推測

日輪一晝夜行天一度，以天度計日，歲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始一周天。月輪一晝夜行天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四十餘刻，而一周，合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從日則不合於月，從月又不合於歲，故古人創為閏月以劑之。然歷數十年，小有參錯，即由奇

零積累所致謂之歲差中法不能免也培仲家近香港時與西人往還所學推測極精邃西人初尚多羅麥之學歷代承用後有牛敦者出以古法為未盡合極深研幾垂二十載始測得地繞日行之理謂太陽居中不動而地輪左升右降繞日而行且行且自轉月輪之旋轉繞地也亦然譬如月與日對而地居其中則盈地與日對而月在地上則晦月在地左地在日左則上弦反是則下弦通以二十九日為一月不閏月而閏日如此推算則銖黍悉合無所謂歲差云或曰易言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如牛敦說不幾駭世震俗顯背聖人乎培仲曰不然地有四遊未嘗非中國子書所載左旋右旋迄無定論究竟天地日月之孰動孰靜誰則見之第用其法取其推測盡善而已

拳法

同人邀雨林集飲麟祿堂觀其拳法雨林曰拳非一人可試請以鉛囊代之即懸囊於庭架之中四正四隅正白隅紅徑距五尺囊之相距尺有九以烟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八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驟風馳兔起鶻落乃見囊不見雨林僕輩或中額或着臂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朗眉探懷出象棋少文適購顏料至乃以粉靛塗棋子各向圍中擲之余索胭脂和酒噀之舞既止衆人前視

僕輩手面如鬼煤自内出所染也脂粉自外入者皆中鉛囊上五色錯雜而兩林身無一點

翰林院古槐

吾邑李閬學公凱有翰林院古槐歌云詞林清秘三廳旁古槐一樹摩青蒼何人手植歲月久扶疎上動虛星芒銀花掩映白日靜粉署窈窕高雲涼披襟其下落遠韻鼓柯振葉清且揚我聞博士舍前列數百雍容入市陳縹緗又聞南省深夜響絲竹往往詔拜中書堂今之古槐無乃是華正承德差可方烏乎大造栽培亦偶爾有材難必登巖廊君不見路側紛紛蔭行旅剪伐不避經風霜槐乎槐乎好自愛托根得所須留芳寄託正大神似高青邱得意之作

河魨詩

鄉先正零詩斷什都無傳本如邱洗馬季貞王河秋柳院太史紫坪鳳凰山異鳥詩俱見稗說中又大史兄吾山司寇荅黄生贈河魨詩風韻尤佳辭云泥淖朝驅禿尾驢歸來磅礴掩蝸廬故人遠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瑁魚爛醉清歌上巳節荳青蒿白佐賓筵桃花春水哀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司寇久官長安每憶江鄉風味作望江南詞二十闋王蓬心為作歲朝塡詞圖名流題詠甚多今不知存否也

學圃聽歌

許謹齋給諫有學圃聽歌六絕錄其二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為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卻知音未許聽記得花前鬬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艷說金荃寫麗詞謂學圃主人吳門顧秋山也給諫為先慈從祖輩精解音律時時徵歌為樂流風餘韻猶有談者

詩詞傳誦

王漁洋浣溪紗綠楊城郭之句江南北和者數百人當時以李貞太史為最詞云清淺雷塘水不流一聲殘漏畫城秋紅橋終古麗人遊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晚風愁水邊燈火幾家樓律句如張虞山留別云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程風衣詠懷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阮笠亭烟草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皆一時傳誦之句漁洋改增為生雖自然而奸韻周白民改到手為信手則真一字師也

京師天主堂

京師天主堂建於明萬歷閒本朝一再修之御題額曰通微佳境又曰密合天行因西人天文歷法可垂永久故許其建堂禮拜中國人不得與焉堂制狹而深以山牆為正向頂如捲

棚式。設窗於東西兩壁之巔中供耶穌畫象耳鼻隆起儼然如生左右兩磚樓夾堂而立左時天琴日午則撞門自啟琴自作聲移時琴止而門亦閉矣右為聖母堂象作少女抱兒狀耶穌母也其衣自項被體無一縫書冊文皆旁行別有沙漏遠鏡龍尾車之屬以資測驗西人著名者利瑪竇南懷仁皆自歐羅巴航海而至。近則通商各口建堂日多。而習其教者眾矣。

癮狀

步兵不飲酒中散不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庚子山詩也。近人吸食鴉片過時癮發頗有嵇阮二公不飲不彈之狀禹山摹擬其態謂如餓夫畏寒奮然束手醸和謂如孝子喪親支離骨立余謂如滕侯會喪惰而多涕一座為之絕倒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教匪林清黨也教匪平而劉逸奉旨各省協擒許以重賞知葉縣廖寅子思芳勇敢聞於時思以奇功自見而性多鹵莽他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刃二思芳裹騎追視刀箭癧歷落胸間急出呼騎士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佃農劉第五非教匪逸囚劉第五也上怒

集廷臣鞫問如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為談柄。一日恭值上躬耕耤田。百官祇候於望耕臺下。或向大司寇韓桂舲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與德州盧尚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序第五也。衆皆大笑。其聲譁然。時上已出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衞飛趨而來。舉手揮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即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芳瘐死獄中。尤可為恃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為。刀劍創何由而至耳

象秩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為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貶秩。後立仗則居貶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教之舞蹈。服駕乘輿。不始明代。抑聞明季運石至京。石大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象之有知也

連檣放櫂

北方田高於路又無溝洫之利夏秋山水驟發積潦成河八月初旬出都車輪輒陷募近村數十人裸體舁車而進水與肩齊與舁船岸上者同一別致偃仰其中枕流洗耳甚便也有老農殷勤照料余甚德之禹山曰舁車之人即掘坎之人納君於陷阱之中而猶感其惠宜乎書生之易受欺耳將至十二連橋舍車而舟僕夫駕空車探水前往若馬之浮渡者然余與同人放櫂湖中水木四圍雲山千里環集指顧間湖面有小花粉瓣黃心舟子以荷葉為瓢折花注水養之縷縷幽香隨風宕逸紫垣擬作連橋放櫂圖預為題句云北征曾記此停驂歷碌雙輪味畧諳夢醒酒闌渾不似一枝柔艣認江南語極秀倩又明知況味同雞肋其奈馳驅愧馬蹄則本心語也

野宿

自河間而南水勢漸殺一日雷電大作急雨如注山路沙石凹凸馬蹄着石上滑而無力動輒傾仆僕夫鞭馬馬困自相蹴踏脫駕而後起時距南沙河十餘里露處竟夜闃無居人暗月穿雲或步或歎而已因憶同邑潘四農先生野宿詩云三日雨後雪一尺車下水昏黑車輪陷泥裏左輪力拔右輪墜輪起老羸墜不起疲極甘心受鞭死羸兮羸兮爾努力十里前村界河驛爾得早芻人得息羣羸不應輿夫呼倉皇決計舍我車羣羸入村往就芻各守空

車夜將半因不得眠飢不飯東風又號雨吹面四無雞聲幾時旦寫旅客之苦如為同輩詠今日事如為普世歌行路難也先生又有出都絕句云水邊亭子國門前春盡垂楊亦可憐手擲玉杯飛馬去和塵和淚下南天

到家

是行得詩較多錄存一二都門送友之陝西句云北海千尊酒西山百尺泉美人一揮手秋色下幽燕古寺別銅佛長途携劍仙清時中外靖無復慮三邊禹山臨別規余曰修德以贖前愆讀書以圖後效蓋指余放浪之習可為良友箴言贈禹山句云碌碌二千里依依十六旬携將燕市月分作故鄉春骯髒虛前約浮沈愧此身感君金石意不敢學垂綸到家云客裏竭奇想歸來成浪遊天風翔燕雀池水鬱蛟虯稍喜鄉園樂休懷杞國憂與衣謀一醉猶及展中秋

乞丐報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鹺商支翁者家擁巨資而循謹仁慈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為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懽而散及亂紳富遷避者悉被莠民刦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一存支翁撿及輜重將携婦孺輩避往江西有莠民數

十為群約於臨發時要而刦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寔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為伺之則與莠民相鬨此衆彼寡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衆曰領公重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不可卒不受

王同知

咸豐紀元歲次辛亥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岸先是河水盛漲豐工報險者再徐道沈君束手無策王同知熙善與客彈棋堅不發金邑有盤龍集素稱富庶紳民求救於熙善熙善曰無金奈何請者曰先由富民籌貲搶脩然後領帑歸之熙善曰無帑奈何若必欲繕修者不取償不滋事任若為之請者大讙歸以語衆衆散而堤決三百丈是集適當其衝居民扶老攜幼避走高墩男啼女哭無墩者攀緣樹上遠望有白雲重疊疾馳至前則河水洶湧如萬馬奔騰頃刻而下集中屋宇鱗次如小舟飄泊江湖中瞬息捲去其奔走中途者遇水衝擊莫知其鄉或預為死計以長繩繫妻子各結一隊水勢既勇牽掛樹枝屋角間目穿腸出而田畝牲畜無論已河帥既入奏徐道沈君削職王熙善例應枷示河干昝柏制軍疏劾河督陳公厲翔陳奉旨革職荷校愧憤而卒而熙善力能通神安坐館舍中圍棋如故間與妻妾宴

飲相娛樂而已

永安州

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全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偽號盡封諸酋為王王以下勳爵凡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偽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金田裹脅日衆與鄉團兩不相下偽東王楊秀清懼其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詗人陰私發奸摘伏群驚為神又託天父言挾制秀泉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泉上坐已有不避虐不足箝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為真有天父降臨也會官軍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舊為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泰公忠勇奮發總兵秦定三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為最奇賊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偽為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禽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雙髻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顯與為敵自此始雙髻山前以新墟為門戶

後以猪仔峽為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猪仔峽奪其要隘賊自高擊下銃砲木石如雨我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賊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衆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為險峻烏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俟賊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處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賊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擒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旗幟輒不敢近城賊亦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猾堅忍死守不下云

荔浦

陽朔荔浦山水之勝天下之奇也昔有粵中大令向兩粵督阮公求善地公曰官而可求吾舍節鉞而作陽朔令矣蓋嘗閱兵過其地平日念念不忘也是年春大學士賽尚阿公奉命討賊於廣西上眷戀邊疆不安宵旰特賜阿必隆刀以壯其行勅户部内務府撥發餉銀二百萬兩調集滇黔川楚兵勇二萬餘人及抵粵三月而永安陷此粵賊攻據城池之始又二月進營陽朔再進至荔浦公以重臣膺閫外寄運籌帷幄閒自無暇閒水尋山第當時幕府諸

公果何修而得此哉

打虎將

浙江知縣江公忠源以知兵任戰著。賽大臣調赴廣西所練楚勇初至。澂衣槁項諸軍皆竊笑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為打虎將開亦深自負公遇諸公所長揖過之意頗不懌他日督隊出戰猝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公登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率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公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軍弱今竟何如握手飲盡歡遂為至交

蓬窗讀史圖

是歲金陵之役溼瘧未愈不飲不遊舟中日手史書一編擇瑣事相類者筆之與同人談笑為樂同邑朱鏡芙茂才善畫山水為作蓬窗讀史圖余自題絕句云布帆尊酒話雲烟看到滄桑却羨仙兩岸蟪蛄啼不了。輕風吹過二千年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羓

遼主德光滅晉歸至殺狐林卒。從者剖其腹實鹽以歛謂之帝羓可與人鮮為對

睡獸

遼穆宗夜飲晝卧。時人號爲睡王。杜有道妻嚴憲目司馬懿爲睡獸。玩易權奸。直不以人類目之。此婦人大是不凡

天王

春秋書天王。乃臣子尊崇君父之詞。後世莫敢襲用。雖以秦世之夸詐。自謂功兼三皇。德隆五帝。而未嘗稱天以自尊也。自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北周宇文覺亦稱天王。於是覺兄子宣帝遂稱天元皇帝。駕乎秦始之上。五后同日並立。曰天后。所居曰天臺。椄人曰天杖。近日粤賊行事。動輒稱天。蓋亦有所本耳。

國號

自宋以前。國號皆取地名。或因發祥之基。或用始封之國。不則攀附前代。而以後別之。及元主統一天下。取易乾元之義。建號曰元。國之取字義始此。然契丹謂賓鐵爲遼。以遼爲號。取其堅也。女真改號曰金。色尚白。取其不變壞也。則北朝又不始於元矣。惟隋高祖初封於隨。以隨從走。惡而去之。是則於地名中避忌字義者。

異稱

五代晉高祖尊契丹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兒子出帝上書契丹遂稱孫皇帝景延廣曰翁怒則來戰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如此以孫待祖甚奇遼主賜北漢劉承鈞詔亦謂之兒皇帝承鈞自稱曰男金主烏祿命宋孝宗稱姪皇帝則愈出愈奇矣元昊上書於宋稱父大宋皇帝其自稱亦曰男

諂媚

吠犬侍郎可與洗馬御史為對此等諂媚之法乃無獨有偶如此較之進妾同名獻壺鐫字者異曲同工彼由竇尚書輩不足道也

帝王有真

六朝之亂與五代相彷其時南北交鬨亦畧同韋鼎聘於北周見楊堅歸即自賣田宅曰江東王氣盡矣陳摶隱華山聞宋太祖受禪曰天下從此平矣一以體度異之一以氣數卜之亂極思治亦見帝王自有真也

承天

唐有則天太后遼有承天太后則天淫亂承天亦荒淫則天英明承天亦明察第則天自是唐室后妃承天則為遼主女弟稱制十四年夫不帝子不王太后之謂何耶

改姓

南涼之先有壽闐者。產於被中。其俗謂被為禿髮。因以禿髮為氏。北周之先有普回者。得天子璽。其俗謂天子為宇文。因以宇文為氏。此沿其俗稱也。夏王勃勃改姓赫連。言徽赫與天相連。元魏本姓拓跋。謂土為拓。后為跋。後改姓元。則漸通中國文義矣。苻堅本姓蒲。其父因讖改苻。後世苻姓从竹不从草。又不知改於何時。

淫亂

唐太宗納弟妃。高宗收父妾。玄宗奪子婦。宮闈不正。已為千古所譏。更有淫荒不道之甚者。則北燕劉守光。前趙劉粲。烝諸母。宋廢帝納諸姑。淫女兄。西魏孝武從妹不嫁者三。後梁朱溫子婦入侍者。八閩王延鈞立父婢陳金鳳為后。延鈞子昱即立父婢李春燕為后。至金主亮殺宗族百五十人。盡納其婦。於從姊妹亦然。淫亂至此。世豈復有天日耶。若北齊高洋使婦女亂交於前。南漢劉玢觀男女裸逐為樂。玢弟晟亦殺兄弟十二人。納其女於後宮。率皆禽獸之行。無足責矣。

良心語

後漢高祖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曰。余未忘晉也。前蜀王建僭位。仍稱天復年號。曰不忍

背唐也。自是良心語。謂為矯飾苛矣。又前涼張茂謂弟駿曰。我世忠順汝勉之。夏王德明戒子元昊曰。我世受宋恩。毋忘也。朱梁篡唐時。晉陽僅存李克用語人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抑亦庸中佼佼者歟。

綽號

南平高從誨貪諸國賜與。所向稱臣。時目為高賴子。北燕劉仁恭最喜穴地攻城。時號劉窟頭。亦確對也。他如後周太祖號郭雀兒。又號花項漢。晉王戎為鑽核兒。閩王審知為白馬三郎。唐韋保衡之黨。號牛頭阿傍。宋孝武呼王元模為老傖。呼劉秀之為老慳。南北朝時南人謂北為索虜。北人謂南為島夷。即世俗綽號之類。宋司諫陳大方丁大全胡大昌三人。時目為三不吠犬。亦巧。

食人

非久荒大亂。未有人相食者。隋末楚朱粲性好蒸食婦孺。開河記載麻叔謀好蒸小兒食之。較之喜食死人腸胃者。尤為慘酷。此嗜好之奇也。侯景為羊鵾所殺。送尸建康。民爭食立盡。明太監劉瑾伏誅。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較之臠割王莽肢體者。尤為痛快。此怨毒之甚也。李白海上釣鼇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後人有言謂不義之餌。鼇將

吐之若景瑾者其肉豈足食哉

養子

乾兒義子明季閹黨為最橫然魏晉即已有之如邵陵王芳為魏明帝養子宋順帝准為宋明帝養子石閔為石虎養子殺虎子鑒北燕高雲為慕容熙養子即弒熙唐末李讓為朱溫養子南平高季興又為李讓養子後唐明宗名嗣源為克用養子廢帝從珂又為嗣源養子他如王審知養子曰延翰田令孜養子曰王建徐知誥養子曰李昪不可枚舉中以周世宗柴榮為最賢其不賢者或以養子弒假父或親與弒父又養他人為子禍亂相承而不自覺也及明武宗舉所嬖中官亡虜二百餘人盡收為養子並賜國姓螟蛉也而螽斯振振矣

僧道

秦皇漢武始惑神仙釋教之興盛於元魏太武帝初惡沙門令悉誅之文成獻文乃崇佛法宣武興造寺宇至一萬三千餘所之多迨夫梁主捨身憲宗迎骨甚至特設講席躬自唱經佛教之盛極矣而武宗詔毀佛寺多至數萬區髮僧尼二十萬人乃獨信道士趙歸真卒之憲宗以金丹病武宗以餌丹啞懿宗以服丹崩僧尼過矣道士亦未見功也宋徽

宗賜方士林靈素等號先生。明世宗事道士邵元節等以師禮。甚至禁中修醮。工作繁興。道教之盛極矣。而元代獨尊番僧八思巴爲帝師。賜號多至三十二字。武宗尤寵信之。詔毆僧者斷手。詈者割舌。其後災異迭見。禍亂相仍。道士誠非。番僧亦未爲是也。蓋釋道二端。視乎世主所好。彼此爭勝。互爲盛衰。余答感澤泰山句云。帝王獨少長生術。金石能傳太古心。貴爲天子。所冀幸而不可必得者。獨仙佛耳。此易於受惑之根也。我朝於此二者。不廢其教。亦不用其言。聽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間。非天亶聰明。大中至正。其孰能與於斯。

尼

武后爲尼。有成見也。楊妃剪髮。有恃心也。後唐莊宗劉后。至明宗時爲尼被殺。南宋渡宗謝后等。入燕京爲尼而崩。外此廢后。每稱仙師。爲尼者絕少。惟北齊武成帝。逼嫂文宣后爲尼。北周宇文護。逼弟妻孝愍后爲尼。何其恰相類耶。

點將錄

魏廣微嗾忠賢殺楊漣。且編一百八人爲點將錄。一網打盡之法。與黨人碑同一手段。想此輩亦有心傳也。

溺愛

唐懿宗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嫁之。錦繡煇煌。三十餘里。公主病卒。殺醫官二十人。後此惟明神宗溺愛福王。差足相彷。卒之公主不免於死。福王不免於烹。公主死而醫官可誅。福王烹而流賊不能滅。若當時少靳賜與。或者受禍稍輕。獨惜今日康妄齒朕之醫生不克以此法處之耳

金

郭開一受人金而李牧亡。一與人金而廉頗廢。金之為用大矣。在善於用金者。尤可畏也

打草穀

粤賊四出虜掠。名曰打糧。遼師滅晉時。軍士出入。以牧馬為名。謂之打草穀

相

郭無為以道士相北漢。姚廣孝以和尚相燕王。豈出世仙佛。固不如入世功名乎。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官者李邦甯加丞相。宜乎九儒僅居十丐上也

嗜好

宋蒼梧王嗜偷狗。齊鬱林王好鬬戲。唐德宗閗宮市。敬宗捕狐狸。僖宗善擊毬。晉出帝喜調鷹。明熹宗精斧鑿髹漆等事。嗜好之不同如此。後唐莊宗自稱李天下。宋徽宗稱教主

道君明武宗習梵語稱大慶法王後習回語番語蒙古語隨時改稱而最喜威武大將軍之號累加頭銜甚多稱名之不正如此

名

唐武后自名曰曌南漢劉儼因白龍見自名曰龑皆六書所無也

牛李

牛僧孺子蔚與鄧敞亟相善敞初娶李氏蔚又以女弟妻之李聞敞別娶大慟委地牛女始至亦訝其賣己已而歎曰事已至此乃請見李曰吾父為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固不獨夫人不幸也願一與夫人同之遂相歡愛結為姊妹此亦一牛李也設僧孺德裕知之何至以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耶余謂賢智婦女往往高出男子上洵然

鍾郝

今人言婦德者鍾郝並稱尚矣第郝氏寒素自守誠不聞失言過行分甘餘話載王渾見子濟趨庭出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懷鍾曰新婦若配參軍生子當勝於此參軍渾弟淪也此語豈新婦所可出當時所稱女宗者如此

衣

晉懷帝為劉聰青衣行酒愍帝戎衣執戟千古傷心事也獨北漢劉繼元兵敗縞衣紗帽出降殊為別致楊行密親軍以皂衣蒙甲名曰黑雲都亦新

九龍

閩王延鈞製九龍帳時有歸守明者擅內外寵百姓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楚王馬希範作九龍殿僅雕繪八龍於柱上希範居中高坐自謂一龍

金壺浪墨卷八

鉢池黃鈞宰天河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破家其中者，不知凡幾。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遝，笙歌敖曹，踰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先期約舟子，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懊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舟，小舟亦然。蓋沙於前歲徧名長年篙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妓，廣集親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楫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財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責寒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游事。寒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攔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得錢則踖酒肆，醉飽以為常。會蘇守某公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儆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即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榜其船

曰麻團勝會。沙至跣一足、衣袴藍縷。手捧籃籃、腰懸破燈一。是每夕自炤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舫之間。守意藉沙作棒喝。而沙大快樂。令諸伎雜奏絲竹、自携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衫。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農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林也。郡邑之有富戶。窮民逐末者。仰之以為生。人人纖嗇、謹秘視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丐。抑果足保世否耶。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刦奪者遠矣。達哉沙也。

雙鶴

歸自江南。假館阜甯李善時家。地近海濱葦蕩中。故多鶴巢。善時得雄、而令兒作三所畜雌也。一則約其水食。閉諸樊籠之中。一則扣以繫鈴。置之溷廁之側。風月清朗之夕。引吭高唳、遥聲相聞。霧霄煙姿。若將毀棄。轉復矜顧、整容自持。蓋解脫、迫於悲傷、愛惜忍於勉強、情之所會。物固有然。已余戲語主人。代為請命。移此雙鶴、縱之一庭。異時來往蓬壺、當不獨銜環以報。不然。則為我語鶴。毋為悲苦、速求羽化為佳。作翁西賓姜月臺見此。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也。

出江遇風

館居一月奉檄赴蘇又以事迂道之江寧仲冬下旬過淮而南時北風嚴寒河水生骨舟子鼓帆當水聲隆隆如雷車一晝夜而抵揚州明日出江遇風得句云我乘小舟出大江江上風聲水勢急舟子鼓棹當風行船頭浪花數尺立白鷗游戲相浮沈青山低昂若拱揖自貪觀覽忘險夷那計安危在呼吸須臾頭轉風力微驚濤盡息波不飛當頭白日射江水千點萬點明珠輝一從秋暮與山別面貌猶似精神非故鄉無此好邱壑安得携山隨我歸

為山

臘月朔行抵江寧寓居城南正覺寺十有八日寺有水月庵無瀾舍忍忍居窈曲而軒潔釋子為山能詩善棋余每出飲入夜醉歸煮茗清談深慰寥寂一夕戲語為山云無酒學佛有酒成仙比和尚恰高一著為山應聲云出門笑花入門見月看先生且到三更為山書室套板紅樓夢極精余意其必將掩藏而舉止殊無愧色雪琴作此原與天下能作和尚者讀不與凡夫俗子讀也能讀紅樓乃是真和尚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絕好和尚

買夢

江寧秦仲原屢得噩夢惡之乃多備冥鏹焚之城隍廟為文以禱之畧謂人世繁華數由前定一夢之頃無關重輕今奉金錢若干願買吉夢禱畢鬼聲啾啾如相爭奪自是夢境殊恬

余謂買夢事甚新書籍所載惟新羅王金春秋后幼年處室其女兄寶姬夢登西山坐旋流徧國內覺以語后后曰吾買姊夢即奉錦裙為值後春秋納之果應貴徵古人買夢者祇此一見第仲原買之於鬼后則買之於人彼賣者可自主乎嗟夫買賣而及於夢足見多金之無往不宜也

漩渦

自江甯至小河口歷長江三百五十里一葉航之兩日而至道過圌山下水漩成渦深可數尺篙師一病一醉一童而嬉突入渦中舟亦大漩漁人呼使急避而竭力不能出婦孺皆哭適有樓船乘風過鉤之纜之幸而獲免否則頃刻漩沈將下從彭咸之遺則矣既入小河風雪道阻遣季介賚文先行余度歲常州並無僮僕可親巳舟子一家三代子順父母兄弟相讓小兒女從長者言除夕合歡融融笑語為余別置肴核勸餐侑酒甚殷也燭下錄存即事一首云滄江患波浪淺水憂泥沙安得天河流濟此仙人槎來船日夜集併力推雷車止如失水魚進如銜尾鴉欲行不得前輾轉恨鄉園睠病妻慘生訣百感紛如麻舟人那知苦行住皆為家贍魚買村酒婦子同歡譁

蘇寓雜詩

壬子正月寓蘇與楊仿顛王者香飲酒觀劇買花于山塘顛翁出雲棲室詩稿見示中有司徒四柏詠分清奇古怪四章摹繪盡致夫人湘雲與其弟夫人紫孃皆能詩而湘兼善畫稿中有不俗裙釵聚一門句可云閨房韻事元夕雨雪不已燈事寂然寓中小鬟暱余醉泥索詩詞憶某女子詠雪云江南雲氣鬱參差隱約群峯入望遲怪底塵寰人易老青山猶有白頭時余近作山塘六絕之二云倚天長劍大王風花草無從覓故宮贏得虛名千載後萬人饒舌即英雄紅塵多少粉脂場誰占名山土亦香十里繁華渾不見獨披烟草弔真娘登虎阜塔遇雨云磴道千盤逼翠空群山西擁大江東驚風俯聽聲趨樹看劍長歌氣躍虹萬里烽塵憂粵海一湖花柳悶吳宮金閶無數樓臺影淡入蒼煙暮雨中江右錢雨蒼大令書螺牋小幅付之以誌一時鴻雪昔吳槐江宮保入覲上言蘇州風景之佳宮保對曰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墓堆之大者城中街市臨河糞船全集午後輒臭不可耐既退或以直率笑公公曰此乃故相訥公查道江浙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蓋虎阜全以人力粧點殊少天然之趣城內河道偏仄東撒糞溺西淘米蔬尤為江南通弊誠有如二公所言者是夜醉不成眠百憂交集恍惚得句云寒侵四壁蠟猶燒睡足三更酒未消夢裏不辭歸路遠

半江殘月踏春潮又除夕感懷二首云春風轉和淑萬象皆欣然人生失父母生死無人憐

金八十五

離離河畔草，得雨爭半絲。陰陰山上雲，隨風逐輕煙。勞逸自有分，壽夭亦有天。安能惜性命，艱苦終吾年。我思盤古前，蝸蠕泯形迹。昭文不鼓琴，成虧滅消息。一從孳乳多，幽怨隱叢積。造物宏包羅，彌縫貴無隙。萬類紛賢愚，仰恃若安宅。既無斡補才，多此一開闢。

巧合

鴟夷逃名，西子隱；子胥渡江，瀨女沈；衞公入謁，紅拂去。器量相結，閨閣識人，此以人合者，固已奇矣。若吳王劍池在虎阜，而墓近真孃；岳忠武墓在西湖，而墳鄰蘇小；徐中山勝棋樓在白下，而湖名莫愁。英雄兒女，天若巧為位置，點綴河山，為後人憑弔之資，則身後巧合事之尤奇者也。

離鸞曲

正月二十七日，歸自蘇州，則內子去世，相距四十日矣。命短途長，闊為面訣，江淮一水，音響全亡，哀已。先是，皐甯董生者，年甫逾冠，文彩斐然，以應試亡於金陵。妻某，少董一歲，生子尚未盈月，聞耗暈絕，乘夜自刎，翁姑以大義諭之，勉强視息。櫬歸，號哭又絕，去久之始甦。余聞而傷之，為作離鸞曲一首，中有數韻，大似悼亡，嗚呼哀已。詩云：書生不信科名賤，掄才詔下光明殿。七月秋風江上生，将軍露布催文戰。董生年少負高才，千里雲山橐筆來。幼婦閨中

歡送別明珠掌上早成胎戲言君得成名早房中早卜宜男草妾若徵蘭月入懷君當獨管
文籐藻果然弧矢一朝懸屈指行程月未圓得意定知符妾望還家應喜抱兒眠豈知天上
團欒月不照生離照死別青鳥飛來一紙書杜鵑啼盡三更血一片輕雲委地塵夢魂迷瞀
恐非真誓從地下尋郎面不顧人間置妾身寶刀金錯飛鳴起光射頭顱慘復止烈女從夫
豈愛生孤兒失母同歸死殉情守節祇須臾展轉苦心重撫孤雲髻摘除金翠絡麻衣更換
繡羅襦可憐破鏡甘飛去慘絕臨歧太匆遽入室猶言一月期出門已是重泉路妾年十八
賦于歸私語同心誓不違寶鏡妝成花並照華堂春暖燕雙飛百年恩愛三年足池水情深
鴛命獨屬纊何時妾不知傳經有後君無祿旅櫬扶歸佛寺中聽人追說病時容早知絕筆
撫來日何苦輕舟祝去風陰風慘淡殘燈碧徹夜鵂鶹叫不息弱魄如乘黯月歸靈幃定見
孤兒泣底事男兒說壯行功名心重別離輕離鸞曲已傷心聽況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
然晦明風雨擊缶歌嗚呼亦借人酒杯自澆磈礧而已末韻親字若無可改古人用韻最嚴庚
青蒸與真文元決不可通也丹徒唐蔚生云哀感頑艷非常音之所緯則阿好太過耳

掃塔

黃浦姜君月臺寓報恩寺時八月望後方與同人脩坐寺僧淡永者走告月台云吳郡有一

女子從九華山回今來寺中掃塔修醮先生盍往觀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月而夫歿長奉佛齋縞素終身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為亡者祈冥福今佛場已設行且至矣月臺因出步月以待塔八面每面設道場一僧各九人繡旛寶盖香花供養甚盛上下十三層燈燭輝煌與金碧琉璃相焰燿未幾肩輿至從一女尼兩婢三嫗蒼頭童僕五六人簇擁至塔下降輿諸女伴遮護而前柔弱如不勝衣既由中階升一嫗代披觀音搭護頭上加雪羅兜乃進拈香佛前端立甚肅已而衆僧梵誦鐃鈸競作女合掌伏地默禱久之從婢進法華經數函傳語致送諸僧各一部轉至東面周塔皆然於是一婢奉瓶水一以竹帚進女僕婦各執玻璃燈導至佛座灑掃畢女尼扶之登塔塔中佛像甚衆掃至第三層力不能任從者勸阻乃止升輿時雙淚盈盈矣月台親見其憂鬱誠肅之容可敬可憫遭逢不幸身無所依不得已乞憐於佛謂來世庶不至此志彌篤而情彌慘已嗚乎人生境地內外不同然生死之別悼逝之情豈有異哉

平陽公

鄉先達平陽公某學問博洽而生平絕不著書蓋識解曠超視浮名泛譽泊如也閭邑張孝廉者公門下士居恒亟賞異之及主禮闈分校官得一卷欣賞力薦某公初亦首肯已而一

再覆閱曰此必吾鄉張某作也棄之自鳴於人以示公正張憤恨累日涕泣而歸自是絕意進取時浙江某侍郎與公同為總裁邑人獲雋者較多公諷之曰貴鄉人才甚盛一榜竟得數人侍郎曰吾輩奉命所衡者文耳某未嘗竊求鄉人而厚之亦不忍揣其為鄉人而故薄之也加厚以示惠誠為私心務薄以取名又豈得為公正耶某公默然初洪澤湖決泛濫於高寶之間反漲及於山陽被災甚重河師諱之上以某公淮人且舊為東宮師傅意可信任命察其實比覆奏如河師言河工人至今德之謂保全官吏甚多云先大父覺軒公與某公同為諸生時每試輒冠軍某亦不失二三名文字交甚相得也及先伯分發東河訟言於人曰黃某安知河工事其公正不阿類如此相傳某公微時極貧困授徒里中日懷餅餌以往嘗與富人某稱貸不應故既達而不滿於鄉人於後進無所汲引又私擠排之謂可空前絕後獨出冠時也鉢池山農曰為是言者重誣某公抑兩失之矣人富何與於己己貧於人何尤始賤而後貴非鬼神不能預知蓄怨一人甚及桑梓尚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鄉賢潘四農先生以詩文名京師諸巨公雅相推重為謀關節潘竟不試而返守身潔己之士即不遇而死已矣安用人之汲引哉

趙介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趙鞫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飢。各予百錢。令食而後鞫。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兢兢然獻其餘錢八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己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即褫衣拭地固當。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傴僂戰慄。從地上浣滌污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欺窮民。拭既淨。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踧踖取衣衫一。趙曰。單衣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擔具先行。主人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質兒行

四月復往阜甯館舍。黃河僅一衣帶水。車轍馬跡。縱橫於河中。時豐工甫合復決。談者謂當事節省小費。未築封堤。巨萬帑金。付諸流水。惜哉。出雲梯關而東。濱海地勢如扇面。內狹外寬。有前人買地十畝。傳之數十年後。長至十數倍。始而斥鹵。繼而蘆葦。繼而膏腴。遂漸東移。

收穫豐稔諸富室以此起家而瀕河之富者貧矣館童安和年十二眉目靈秀其父質諸居停僅得青蚨五貫余詢其詳為作質兒行云黃河北走海東徙河灘有田三百里居民分領完官租十年耕種九年水大麥小麥淹河濱一家九食當三旬朝廷經費不愛惜聖人豈意殃吾民泥沙不塞蛟龍窟錙銖難厭豺狼食舊時溫飽富家兒今日一貧寒徹骨朔風捲地皴肌膚縣吏如虎登門呼老翁出語息嗔怒家無人力完征輸大兒渡河乞衣食去年餓死填溝渠今年小兒未十歲心欲賣去形神孤三秋風雨水盛漲屢經荒亂入烟蹊十里八里一村落賣兒有人買者無騎牛老子廣行惠留兒質錢擲縣吏牽牛且放阿翁行能免官租去兒累我聞此語增歎聲十年骨月今分程華堂公子母相虐同是人間父母生

鄭明府

壬子白門之役心如槁木囊少餘金決計不復往劉四勤伯自清江放櫂來諄約同行且曰旅費在我無憂也叩其故則云福建鄭樂山明府知君近況願贈川資不行將重負其意余念素未識面而高誼如雲或者資力有餘廣為餽賮耳他日往謝則竟非充裕且投贈祇余一人嗚呼僅矣是役也初至白下城闕稽察甚勤傳言有粵賊閒諜藏匿兵械偽為士子入城者遂寓搜查士人又不服草草畢事而散

隨園

寓主人江君邀游陶谷至則裙釵成隊先據其勝去之至隨園園中柳谷雙湖小棲霞群玉山頭諸境已就頹敗而一帶樓臺環山抱水猶想見此老風流相傳簡齋造園時鳩工庀材祇期數十年不計遠久達哉當時袁蔣趙三家互相標榜而各有妒心趙雲崧括蒼山猴之檄雖云游戲文章然攻擊亦云虐矣蔣苕生臨川夢傳奇有陳眉公出場詩云粧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有名指隨園也三家中雲崧好財簡齋好利惟苕生淡於仕進作歸舟安穩圖奉母讀書故品誼以蔣為勝是日江君置酒妙香庵余偶題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有蜀女和之文字知音遂成離恨此鴛鴦印院本之所由作也事載金壺浪墨中茲錄隨園題句云一帶樓臺已寂然尚餘山水鬬清妍先生自命足千古我輩今來進百年名世文章成市道清閨衣鉢託姻緣獨憐極盛難為繼修竹臨門倚暮烟

呼夢么

宣城烈婦陸焦氏諸生鑑明妻也鑑明賭博逋負責妻以償氏聞之賦詩十章而縊秋雨庵隨筆祇載一章別有二首可錄云香焚寶鼎暗飛烟哭拜神明訴可憐但祝兒夫回首早妾

歸黃土也安然盲風怪雨夢魂差百折憂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猶放一枝花哀音促節閱之淒然會同里某君好賭蕩遊一空其家人憂之請以陸生事演成夢呼么十有六折以資諷勸某視之若無覩也泗州傅味琴題詞云補此恨天缺摩空月斧修世風挽澆末詩教本溫柔金注昏凝夢芝焚鬱古愁松窗三過讀謖謖振高秋丹徒唐蔚生題云為底狂夫太憨生攜揣情重妾身輕金釵盡蓬全輸盡贏得香閨死後名紹興周雪蓮女史二首之一云自歎身亡事未終白頭黃口兩無功臨危多取傷心淚付與詞人淡墨中兗州李畹芳云事到艱危死亦安最傷拋母撇兒難蓬窗讀到幽貞處滿紙冰霜六月寒雲南伍晚香夫人二絕云十首遺詩了夙緣紅顏薄命奈何天斷機心事無從訴不化鴛鴦化杜鵑玉茗風流孰嗣音呼么有夢可傳今何當譜入哀絃裏一曲淒涼淚滿襟夫人長公子稚虹司馬金縷曲云淚墨和愁疊譜新腔紅愁綠慘聲情激越自古美人傷命薄大抵天留陷缺憶往事宣城奇節郎愛攜揣拋錦瑟一封書永掩妝台月移不轉心頭鐵玉釵敲斷柔腸結恨沈沈鴛鴦夢渺鷓鴣香滅碎嚼燕支噴滿紙留得殘詩十絕聽夜夜秋墳鳴咽幸有臨川才子筆仗哀絲宛轉傳幽烈齊女怨一朝洩又儀徵友人吳筱香都梁宋管侯題詞皆佳惜遺落不復記矣

茗香亭詩先伯父少霞公著太倉盛子履同邑潘四農兩先生曾加評選七絶下燕子磯云亂峯深處白雲隈夜半禪關靜不開無限青天一丸月照人飛過大江來雨後云庭花倚壁盈盈淚楚水通渠瀌瀌鳴太息陰晴太無定溼雲西畔夕陽明題手把芙蓉朝玉京圖二之一云我是清秋江上群曾依香案見爐熏分明記得朝天路兩袖星辰一擔雲五律遊小停雲館云看雲識雲意得著便為家可以雨天下也宜住水涯孤蹤自高樹幻景不濃霞便使終巖壑何勞深歎嗟閑中題壁云不知今夜月秋裏十分春艷朵花堆鬢狂杯酒沒唇江山凝笑我星斗醉呼人萬里一擲筆天風吹上身讀梅村集云莫咏梅村句當時已惘然文章百年夢生死兩朝天舊局輸殘着新詞較一錢雪園書在否幾輩使人憐江渚晚泊云萬疊青山影羣然起暮陰夕陽高樹頂孤月大江心世味微沙鳥天風落酒襟六朝興廢事休為細追尋逍遥閣云薄酒不成醉庭花開已殘客如秋燕少官比暮蟬寒微雨又今夕孤燈還夜闌牀頭一幅畫聊作故山看七律陸行返泰州云興盡東來一釣舟飄然行李又橋頭路從打麥聲中去人被責茶多處留溪水斷流仍睡鴨樹陰分徑各歸牛遥思夕照家山畔知否桑麻一樣稠通州暮秋感懷云四月清和客到初半年風味復何如茅亭有月花時少石戶

無人酒興疏蘇子得魚聊入賦魯公乞米未宜書江闊飄泊平生慣滿樹霜華拂敝廬秋聲聽徧廣陵東筆架峰頭信宿中萬木蒼涼官舍少半溪蕭颯市樓空夜寒山鬼孤啼月潮長江豚亂舞風極浦荒城足惆悵不關羈客怨飄蓬昨夜官符走六鄉畝餘輕起一鍾糧連雲稼穡當場踣落日雞豚歸室懺刀俎豈知魚肉苦腹心甘受爪牙傷滿城風雨催租日旅櫬蕭蕭佛寺涼（自注縣令某聽吏胥言重斂困民民變令亦以憂懼死）憔悴青衫此一遊荻花楓葉似江州山川滿目飛孤鶩萍水無心付白鷗餘子誰堪灌夫罵少年莫把賈生憂惟應料理東籬菊寫到蓬門自在秋憫災二首云我門歌舞笑開尊蛟鱷連天水氣昏半壁東南成釜蝕萬家骸骨付江豚遺民終感周京德賜穀猶蒙漢詔溫閶闔道宣防新劄子彌縫瘡痏了無痕野老吞聲哭道旁西風一度一悽惶强家自擁黃金麗弱肉猶徵白帖糧萬戶傷心灰已死六州回首錯難償何人為灑江東淚報與朱雲請上方五古書夢至母所云思母日以劇將母彌不遑閉目偶習靜倏已趨母房母方下簾幙一枕眠匡牀側見第四子嬉戲箱籠旁携子趨出戶速去隨孃行匆驚吾母眠啼呼偏惶惶母醒顧兒侍遽起牽兒裳問兒何時還植杖相扶將手兒出庭立道兒肥瘦强指褌雞僕嫗悲喜駢壺觴兒語未及審午雞唬中堂恍惚一夢覺嗒然若遺忘起視白雲飛緲緲秋風長我無稻粱願又無賢勞方讀書辨子職胡為滯他鄉寸草不知

報瀰泗空彷徨飲漁山齋觀所畫山水云山陽水涘山不多鉢池砂赤燕旋螺出門見慣白波湧鬢鬟何處欵峩峩興來踏月訪老友老友婆娑亦何有濃青大白同開顏百丈蓮花一壺酒細觀尺幅山接天我曾大笑凌其巔洪波萬頃噓雲烟群峯一路蛇蜿蜒意匠辛勤極研練直為棲霞寫真面狂杯酹酒臨江流復恐蛟龍出水東喧呼吸盡三百鍾起視落月低遥空浩歌前溪醉歸去夢魂飛入千山中

公主

唐義陽公主與駙馬王士平反目蔡南史播為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今其詞不傳魯六仲實侍通甫師修志慈雲寺十一月余往徐州過馬仲實出其詩稿見示有擬作團雪詞甚新艷也因念公主反目事史傳可笑者甚多恃乎阿家翁之善為主持耳如郭暧薄天子語公主訴之子儀謝罪上曰小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永福公主與上會食輒折匕箸上曰是豈可為士大夫妻改所尚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不悅竟斷巽髮上怒降其秩此明主所行可為後世法者若夫村氣致詬羞與同車閨壼違言上干聖怒則難乎為駙馬矣宋明帝疾諸主嚴妬使孫斅上表讓婚歷陳苦狀令人捧腹畧云伏承恩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竊見晉室以來配尚公主者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固辭子敬

奚足以求免王偃無中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自害於曚叟殷沖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奴防閑過於婢妾或入不聽出進不獲前召不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聲影才聞而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伏願天慈特賜停止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由便當翦髮刲膚投山竄海云云上以徧示諸主妒感因之少減夫以帝室之女而性情倨傲天子猶且惡之彼民間子女千金之富一第之貴輒昂然驕其夫家噫嘻可以愧矣

災民

自豐北決口外河廳員減色而浦上市肆伎館歌場擾攘如故勤伯恆至慈雲寺與通甫師踏月出遊會十五月食先生作墨梅贈勤伯戲題句云禪房燈影照無眠獨撥花枝欲動烟不見當頭好明月生憎今夜是今年寫今年岑寂之況則平時繁盛可知及予就道自邳宿而西河北災民攜筐背釜襁負南行者絡繹不絕豐工集夫萬計日給薄資寒霜夜零肌骸盡殭公局施席至九千八百餘張而官幕中人今日嫌肉膩明日怒魚腥別有肺腸念之可為危懼也仲實有句云朔風捲地起飛蓬狂雨連天送去鴻河北流民三十萬人人都在此聲中

醜女守志

抵徐州銅沛館舍時已歲暮有鄒茂才者容止甚陋以千錢從工次買得一女面塵厚錢許傴體皸唇雪中瑟縮如鬼鄒愛之錫以佳名臥之牀下捧茶釃酒若婢妾然已而每夜撻女不審何事第聞女號曰我已字人撻死不願天津曹君曰事可知矣四美具二難并宜其好事多磨也同人勸鄒反之不可浙江王君曰醜至於女貧苦至於賣身鄒雖陋猶少勝焉然而日受鞭笞甯死不變其志人豈可以面貌相乎古有登徒今有鄒生亦人世罕見者哉

合龍

河工堵築決口最難者合龍先就決口左右築壩漸東漸狹則水力愈猛預置大舟若干具滿載巨石以竹纜鐵索聯絡極固別以纜索達於對岸之上游盤諸絞關漸次放舟及口門則鑿而沈之壩上夫役千百人急下木石新土之屬但求大溜不奪順軌東趨則此工可合蓋雖人力而有天意存焉不則轟然一聲纜索齊斷其巨者圍大如椀甚者如盎以水力當之摧枯拉朽一綆不存也是時豐工告成上下相賀予呈排律云厚德凝坤土靈威仰廟堂臣工勤用命河瀆亦遵王聖世無洪水驚流偶濫觴村墟歸浩蕩星斗浸蒼茫天子憂昏墊群公任保障雲霞初奉詔鵷鷺湛成行內府泉刀賤淇園竹楗長檝艫爭濁浪冠履雜飛霜

砂石供驅使蛟魚隱遁藏默憑宵旰意永靖怨咨傷貢賦通南國山川奠北方神工合天地祭禮辨琮璜蟻壞能滋患龍淵莫懈防西來猶巨浸東下接遐荒滿腹憐鼴鼠征表愧鷫鸘所期常道泰休氣兆榮光未幾豫省屬汛復決河由山東直隸入海不復議堵先是吾郡北患黄河西患洪澤自七堡開而黄水入湖傳堤績於成田於是淮揚無湖患自豫省河決而北下游皆涸於是淮揚無河患矣

金龍四大王

大王姓謝氏越人為民捍災赴水而死靈爽赫奕累請封錫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為金色小蛇故曰金龍北方舟子皆敬之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必以朱盤奉歸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供奉高座上雜書戲目進之神以口銜一二即知所點之劇香花果品有饗有不饗不敬不潔者必不至一日演劇小兒旋馬神病其長者涴地而後安河帥某公欲見之左右奉而往河帥揖神亦點首作答禮狀第其來也可知其去也不可測或供之盤中瞬息不見或風雨交作衆人閉戶守之啟視已沒

積薪

自甲午至今十九年。浪游隨筆所記。高可六寸許。水刦兵災。蛛絲蠹粉。散佚過半。頃見謝韻卿女史句云。詞章考據兩分馳。刻苦論文巳太癡。等是積薪天地內。可憐終有一燒時。下二句與余舊作。不異一字。可爲此編一笑也。

金壺遯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徐警

咸豐三年。元旦風晦。白日慘淡。冷雨兼旬。歷十九日始晴。同人遊雲龍山登戲馬臺。設飲於黃樓。酒半。忽見軍士數十人。自城下陸續西行。詢之則粵賊已抵江寧。若輩皆陸師大營潰敗者。同人驚愕罔置。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詢之。則安慶失守。蔣中丞文慶殉難。渠自蕪湖敗歸者。於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聲慟哭。屠君英伯寄財京口。徹夜欷歔。或望雲而泣田園。或對食而憂妻妾。平時諱飾言貌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溫犀禹鼎。各見肝腸。所謂觀人於迫者此也。會予有海贛之役。文書自省垣縋城而至。即日就道。留別徐州云。輕身作健事長征。入耳驚濤挾怒聲。匹馬短刀寒日下。滿天兵氣出彭城。

武昌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為省會。同議固守。追賊者同為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也。初粵賊竄攻桂林。向軍門自永安師衆介馬疾馳繞出賊前。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礮丸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車。薄城平攻。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並煎松膠

濕糠為餅火之。烟障賊目。賊多墮死。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縱。結營於長沙之鰲山廟天心閣等高阜。江公忠源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賊少卻。遂趣移壘。壘距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與部將張國樑等。多方擾之。迫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亹有斬擒。賊自郴州得採煤夫千人。仿鰲翻法穴地攻城。城圮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闕。手刃悍賊。後者復登。復刃之。鏖鬭閒礟穿紹良右髆。屹立不動。弁兵奮力。壘土築城。賊始退。此銳氣制勝也。方是時。偽王七人。大全已成擒。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貴。先後斃於礟。秀泉慮人心渙散。取玉雕璽。謬稱天賜。脅衆呼萬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洞庭。而賊勢再縱。其鋒不可遏矣。岳州舊存吳三桂軍械礟位。盡為賊有。漢口為數省通衢。百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門又自湖南倍道追至。營於洪山。兵士戰轉三省。未嘗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省兵為賊壘所隔。勢不能合。軍門既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骸枕藉。河水為之不流。日遣敢死士縋城而入。約兵策應。鄂撫常公大淳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孚。慮其驚潰。欲俟客兵抵城下。始出。軍聲既鈍。示賊以弱。已而寒雨大沛。火藥不燃。兵士攻剿經旬。亦極疲困。向公命收隊。而城不保矣。天河生曰。國初吳逆之叛。朝廷以重兵扼守洞庭。使賊不得出

湖南一步。卒以制其死命。西南有變。衡湘誠鎖鑰哉

金陵被圍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擄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貲糧軍火。財帛婦穉。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偽王皆衣黃袍。偽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麒獅鸞鵠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晝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艙則鳴金擂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岸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櫜鞬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帥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因

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為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趲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偽應之至是紿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艙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擒耳途中題詞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孝丐

曩客彭城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齒方壯負一老嫗年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綴結不掩肢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襖甚完整予既心識之從之過市市人與之食則置嫗簷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者再予益嗟異嫗自下走足微跛丐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譪然以和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然汝身寒甚不已饑乎曰得母飽煖以終天年即身死亦樂凍餓安足憂天河生曰嗟乎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見阨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丐而福矣問其姓曰王不知

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沒而丐也。

雙溝

徐郡雙溝鎮。四屬接壤。向為奸宄出沒之所。每遇盜案。彼此關移。及文投六扇門中。賊去九霄雲外矣。近日清散兵勇。佩刀帶劍者。所在皆是。尤為畏途。予過此夜半暫眠。忽聞門外喧呼。則紅光燭天。鄰舍火起。僕夫匆迫欲行。予曰出門則行裝頃刻盡矣。毋寧候之。果不免償汝車也。及明延燒五家。逆旅屋幸存。出鎮里餘。有裸體被戕者二人。相距不及百步。一傷在顙。一傷腹。血浸淫猶未止也。

清河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即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遷。賈者歎於室。富者憂於門。貧而强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徧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遷者反懼之。强而喜者。嗒然釋械而歸。

紀變

積弱糧壹號令嚴出入守城以為禦賊計也今之城守官擢兵揚武不能使賊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陵揚州殺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營聞南中風聲甚惡便道回淮阜木皆兵氣象愁慘城門禁出甚嚴有二月二十五日紀變句云渡江賊衆如雲屯萬家夜奪城東門風聲撼空草木鬬雨氣上逼星辰昏兒啼女哭愼勿苦城門有官方怒汝道旁逢首伊何人節帥之女千金身朝居華屋豔蘭澤暮投民舍蒙沙塵阿翁為國惜身力累爾流離淚沾臆

海州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如神荼鬱壘伸臂揚掌勢將攫人者然過客環覩僅及其腹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獲官釘其手足於城門也先是一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官嚴刑懲創數十人强徒稍斂道路始通

銘

贛榆學署有古槐二蔭廣數丈腹空可容一人陽湖錢鎔士刻詩其中邑士屬予為銘語識之云虛其中拙其外枝蟠葉蕃無災無害余雨農藏一古玉其面似馬背則犬也亦屬為銘

云。逸羣之馬不僨輪。通衢之犬不吠人。可人如玉。誰其倫。

釜九十六

孝廉方正

初詔舉孝廉方正。贛榆令以李君繡谷應名。寔相副。當之無愧色。而繡谷固辭。其鄉人曰。輦金以爭之。而不得者多矣。子何辭之迂也。繡谷曰。吾無金。故不爭。吾懼夫人之疑若有金也。故辭。令聞益重之。卒具行寔以上。同時某屬應詔無人。會有諸生某。行誼甚劣。聚賭宿妓。唆訟詐財。無一不為。其才又足以濟之。素為鄉黨患。即有司亦無如何。乃與紳士議。以生應舉。不令費一錢。藉以籠絡束縛之。倘幸而召試錄用。亦可出諸遠方。為境內除一害。計定語生。生大詫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時事可知矣。我乃得為孝廉方正。欣然從之。後以軍興故未奉召試。某里居自加六品服。遇事生風。又加甚焉。一日赴妓院。僕攜帖袋以從。酒朋賭友咸在。或指其頭銜戲之曰。君須顧名思義。某曰。吾固知之。人間事不過爾爾。是科吾見辭者二人焉。一為陸小巖師。一為繡谷。繡谷辭之不得。遂不辭。小巖師曰。吾老矣。何可當也。必遂所辭而罷。

九節銅轟

粵賊初陷金陵。聲勢極壯。環城皆堅壘。自大勝關至七里州。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孝

陵衞。大小百數十戰。奪壘焚船。遣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斂戢。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偽為賊裝。趨其前。而伏兵於壘後。戒以聞礮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眾躍馬登土城。盛氣剿洗。霧為之開。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奬異之。親為進食。又加九節銅轟於鐘山高阜。護以排銃。更番迭進。我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藥崩震。人聲沸騰。勢將驚潰。公望見賊眾如蝗如蟻。兵勇不敵其半。慮攻剿太急。則困獸竄突。所傷寔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蘇常完富。定計以力保東南為上策。於是揮兵使退。築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霸。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狹者。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翊國。使卒肩梯城而登。賊眾自焚跑馬樓。受傷而返。營務諸員。遣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游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累級而上。若雲梯然。預遣參將馮景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北城。游擊師長鑣駕船至城東。船尾適倚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眾初見船與城平。大駭而散。而景尼兵無一至者。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股中礮。昏瞀中再呼殺賊而殞。是役為揚州軍第一奇策。誤於景尼一人。革職不足蔽辜也。

四舟子

是年賊以十軍。由皖豫渡黃河。躪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智。初秀清既得江甯。即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大言曰。北省無水之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止。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擄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寔之。環結為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首曰。百貨恃船流通。今環結於此。他船聞風者。不敢復至。布帛菽粟無由而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乘間逸去者甚衆。及攻開封不克。以二船滿載火藥渡江。賊目十餘人監之。舟子兄弟二人密議曰。賊勢之熾。專恃銃礮。北去何堪有此。放舟中流。私鑿沉之。賊目俱溺斃。二人亦滅頂而死。

地道

江甯賊又分數軍。溯江而上。圍攻南昌。屢掘地道。一日掘甫半。城中人埋甕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隧。令敢死士攜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約。何時封門。士突出。遽以利刃劈其面。自左眼以至左頤輔骨肉皆飛去。衆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陳王標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為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强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閭。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歛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為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跽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為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實欲東趨青口。觀察即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鎗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三靠

贛邑西北多山。田無溝澮。崇朝大雨。則民患水災。不雨兼旬。則禾苗枯槁。故邑人有三靠之

說謂造房靠牆患病靠命種田靠天也

閏七夕

閏七夕續娶隋九鄉判史贈以梨園演劇三日並屬宰筠笙明府經紀其事誼甚殷也贈聯云紀閏秋清為有雙星遲駕鵲催妝才富好傾八斗賦驚鴻見者皆稱工巧王魯生先生筆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名墨梅詩學清贍當麟公見亭督南河雅尚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閒世傳闈中題壁句云薄采慈姑償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剪羅衫袖珍重嗁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贛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同人中尤與鈞洽鈞嘗以謗言質諸九翁九翁矢之乃罷先生曰此即天河磊落處也若某翁者心憾公而口不言其招怨寧有已哉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嶺頭五溪毒霧跕鳶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篝火頻聞狐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戎印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兒憑劫深仙佛靈難救山嵘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若覓輕舟載庾冰萬眾環城似

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鏤器皿供行帳。絡繹珍羞學御廚。箋奏漫陳淝水捷。詔書空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漬圍萬衆忽縱横。對簿俄看忤貴臣。豈為僨軍誅馬謖。似聞歸罪殺袁崇。淒涼輦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痏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邊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烟喘月牛。半夜淒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氣雜桑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愼始終。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百騎甘寧能卻敵。三登董父更翻城。皆一時實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蘭生

山左蘭生。口吃眇一目。左耳重聽。生平獨善象棋。不取敵子。而能制其命。曰吾以服人。不欲多殺傷也。時人謂之仁義之師。

劉秋舫

予客青口。主同年劉秋舫家。因秋舫以交李繡谷蔣蘭泉余松南麟圃諸君。招飲無虛日。飲輒爛醉。或放浪踰禮法。秋舫必左右之。夜漏三四下。俟予歸寢而後去。慮其失言過行。貽士

夫笑也。予不善治生事。恒與秋舫謀之。秋舫入城。亦主予。論心談藝無倦時。處鄉里。善解紛難。戚友大事咸就理焉。嘗有鄉人訟田。累年不決。秋舫以片言折之。兩造悅服。前後司牧倚若左右手。公私以貲財相託者。歲不下數千金。而秋舫貧匱如故也。咸豐五年。將以縣令入都。而先於正月病不起。往哭之哀。越日以庶羞清酌。祭諸其靈。而綴以文。曰嗚呼劉君。生死長已。誰謂予疴。乃至不起。君死之日。我聞於途。識與不識。重欷累歔。以君之才。而折君齒。夫人所悲。況予與子。君性剛毅。內抱沈潛。寧直而折。不靡而全。君蘊其學。發為文辭。霜貞秋挺。雲藻春摛。當世承平。囊括衆務。良木向榮。哲工斯遇。擢景彤廷。翹光雲路。令譽風馳。高才星聚。致身之道。蓋亦多途。君守載籍。以獵以魚。世嫉恢奇。衆嗤耿介。骨體之強。焉往不敗。黃鵠折翼。蹭蹬而旋。若草在谷。鬱鬱經年。莫湼匪白。莫磨匪堅。衆人高華。而子迍邅。及世多故。須洞風塵。人撼而顛。子卓其神。季布重諾。仲連解紛。事靡鉅細。子集於成。方今州郡。縉紳先生。[illegible]曰利己。即用諛人。君持以正。卓立中流。錫惠旨衆。中亦招尤。往者徐兗。姦宄鴟張。街號巷哭。晝夜皇皇。子集壯士。手挈其綱。卒扞枳棘。屏翰一方。靡詛不生。靡祝不死。彼蒼者天。自古如此。惟君尤酷。嗜志方長。年強心後。運否身亡。如驥就途。方駕而蹶。如雲在天。未雨而滅。更有痛者。禍不單罹。母弟繼隕。家喪斯多。及身不幸。手無斧柯。悲銜伯道。繼緒靡他。矢心霄漢。託

命山阿。君死有知。傷如之何。昔歲癸丑。賊寇兩江。君遊而返。我來此邦。投我瓊玖。勖我科名凡我瑣屑。皆子經營。世事棼濟。誰相知心。譬行幽黯。恃子光明。予有良友。競豪且才。非屑子交。子介以來。春晨秋夕。文酒歡呼。惟此數人。有會必俱。或飲而酣。載歌載笑。予於斯時。巖巖其貌。酒闌人散。或止或行。予於斯時。欵欵其情。良會不常。白日如駛。今見諸君。乃不覩子。披覽遺牋。積篋盈几。目想君形。聲猶在耳。往予有行。君閙以卽。自君之亡。誰箴予闕。予醉忤君。君默不語。不慎將來。復誰責我。嗚呼秋舫。光曜何存。聞君在殯。寥落無人。昔日之日。予勞其身。朝求夕訴。滿室盈門。人事叵測。胡逐胡馳。剏玆喪亂。萬代一時。思子不至。疑子遠行。六合同寢。予夢先醒。望雲壺嶠。雪涕滄溟。人亦有言。九京可作。冷署青尊。荒城夜柝。倘子重來。云胡不樂。

李九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未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總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擲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為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忿外省官吏。上下徇情。終無能為兄雪寃者。乃徒步入二京。

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既多歷風霜。又到省背盤。日受挫折。瘡痏發於腹背。卧病中惟祝七冤得雪。即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懿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懿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一言。既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即公堂左證也。懿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為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為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寗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酖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蒞任。微聞李氏冤。即日提案。詳摘懿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蹶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懿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寃情。獄具。懿元褫職。長春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櫬。其妻見櫬。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天河生曰。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勃勃有生氣。曩許秋舫為作鶺鴒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稿。嗚呼。九不以生死貟疚於其兄。今秋舫甫亡。震鈞倉皇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倘亦九之所羞與。

張炳垣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諸生。粵賊初破江寧。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德轍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寧府。炳垣因與畏堂謀賄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内應。趙為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函。初議入朝陽門。賊酋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而别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酋頗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鵰頭約。鵰頭故無賴。然感炳垣意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詣向公。極陳江寧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内開門納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紙。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鵰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内應首謀。寔為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為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者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鬣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寔供。内應事大。非一二江寧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

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顧左右取僞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即逮其人而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寔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右手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爲二觀者皆掩泣鴉頭聞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鴉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鴉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鴉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門書卒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爲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齏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楊漕帥

漕帥楊叠雲先生善詩工書法墨梅繁秀生動筆有古姿居京師時性不諧俗衆以迂怪目

之。意泊如也。菈淮後手不釋卷。尤好培植士類。見劉君勤伯及家兄月清文。期許甚殷。褒鈞入都時。戒以長安結納。首重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有志者閉戶讀書。毋庸僕僕為也。防堵揚州。倉猝退守。寔為白璧之瑕。時先生年已八十餘。壽考亦足畢人哉。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遊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餉糈孔棘。公雖以轉餉為職。寔無所措一金。江為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塡發。往往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營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未作賣買。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議寔創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咎。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即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臨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為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呼。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渥天馬慎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概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慎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背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躉捐假手商賈。寔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為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諷經。藉資懺悔。江漢間讀躉如雷。呼公為躉祖。

紀事雜作

初予客豐工。饑民鼓譟。里人傳予被害。叔兄驚愕。馳赴清河。得書乃止。及予抵籟。而伯兄病危。時嚴冬河水皆冰。陸行還家。幸而無恙。呈叔兄句云。竟與諸昆覓。猶將夢境看。傳言互死生。相對失悲歡。世事不能語。吾廬何可安。休為後來計。此會已艱難。閩粵賊入鄂。送友南還

云乍喜鄉音撓。驚聞漢水圍。江南漸搖動。河北况流離。草木悲生意。山川倚暮暉。鄉園竟何
似。凄絕送人歸。江干紀變云。西南雲氣鬱悠悠。戰伐頻年苦未休。地勢漫憑疆域險。人心先
有亂離憂。潯陽九派從天降。漢上千營縱騎遊。閒道金陵半遷徙。尚書早為堵江流。鯨翻天
塹走風塵。虎踞鍾山泣鬼神。千里樓船經刼火。一旬旗鼓犯勾陳。安危半壁封疆寄。遷轉三
朝故舊臣。能說聖明輕付託。原將忠義屬斯人。壯懷清節憫時艱。曾列先皇侍從班。涕淚出
師貞死別旌旗滯寇竟生還。畫梁春燕巢林木中澤哀鴻滿市闠。獨有嘉謀能入告。龍恩新
自鳳城頒。先是鎮揚軍中。疏陳攻城方略。首恃火器。得旨用雲梯進攻。不許轟擊。致傷百姓。
又賊據揚州。大吏請決洪澤以灌之。上軫念窮民。不許。予作避兵詩云。憶昨廣陵破。大吏捷
足邀驚塵。動淮海。肩轂交街衢。十千買一舟。半萬買一車。不識誰家子。輿馬紛長途。健兒五
六十。執械供馳驅。貧窮亦性命。誰能安故居。跌蹶老攜幼。涕泣妻隨夫。平時閨閣秀。蓬垢走
路隅。出門不忍視。白日慘為紆。驚魂魄未定。道路爭傳呼。河臣奏良策。擬決高家湖。兵戈或
不死。太息吾其魚。煌煌聖明詔。不忍傷窮閭。感激涕零落。轉歎蚩氓愚。當時禍亂起。萬變頃
刻踰。重臣棄疆土。何論守牧餘。忽聞神明宰。乃在清河吴。安集張皇衆。殺戮奸宄徒。夙昔一
方望。籌策何乃迂。倉猝失形影。平定功勞殊。石城篇云。石頭城中鬼夜哭。白晝妖狐怒張目。

達官惜死走入城。不許逃亡小家屋。鍾山秦淮忽破碎。黃巾赤眉肆追逐。金銀在壁窮搜求。雞犬與人並屠戮。沿江郡邑悲繹騷。紛紛徵調何其勞。亦有尚方賜刀劍。利刃不斬江中蛟。華屋縱橫走精魅。白日慘淡嘯山魈。鳳凰麒麟不世出。芝蘭蕭艾同摧燒。或欲飛身叩天闕。虎豹熊羆紛森列。五雲宮殿高復高。浩蕩烟塵蔽日月。但聞白屋供壺簞。幾見丹心誓旌節。長江如龍天上來。潮打空城口嗚咽。江表近况略見一斑。

金一百零三

金壺遯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大錢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轔轔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燬制錢為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為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轔轔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祇值一二。今燬大錢為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計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為而不鑄。

車蘭雪

山陰車蘭雪。父官懷仁。卒於任。貧不能歸。子雲字少蘭。遂為贛邑諸生。蘭雪縱酒豪逸。有詩才。如歲暮句云。容如馮煖一無好。人似孫登百不能。煖作仄聲用也。贈友云。千里交遊孔北海。一船書畫米南宮。輓人云。黔婁有婦求夫謚。任昉無兒讀父書。皆佳。少蘭頗有風骨。微少涵蘊。嘗寓書規之云。士固不可洩忍求容。亦不宜辭氣淺露。見識君子。猶可相容。得罪小人。必將致禍。無故而得小人之禍。情固有所不甘。無端而為君子所容。我又自居何等。生與張

生立齋吳君錦堂皆慷慨磊落士契分交厚故可容納直言

劉李交

秋舫與李君繡谷為總角交長而同學中之以婚姻秋舫性直諒繡谷柔之繡谷和易秋舫勵之故二人相濟以有成秋舫以避債故讀書繡谷齋中追呼者踵至則繡谷為之經營調解一不以聞於秋舫每曰以吾處秋舫事雖甚煩劇而無所動於心若秋舫自理之則神明棼亂欲靜心力學難矣繡谷已事或不治秋舫亦竭力赴之訓之如弟不以為嫌也家室中間有齟齬則眷屬互為勸慰務使和順而後安及秋舫病危繡谷適教讀梁方伯署十日不得書心疑之已而書至非秋舫筆益憂慮未幾果得訃聞病中拘牀相念以不得一見為恨則淚下如湧泉又避忌不能放聲哭襟袖皆溼每授弟子詩至伐木谷風諸什及史籍所載朋友交誼死生契濶之故輒哽咽不能止方伯課子素嚴終歲無間日至是感繡谷意趣歸里以抒其慟既至先詣劉氏撫棺大哭而後返於室已為卜日視窆竣言於富室厚賻之存典取息為秋舫妻女度日費又輯其詩文詩刊焉繡谷故善書屢試京兆躍然將復往至是屏棄楮墨絕意進取從數年亦卒鉢池山農曰予浪遊南北近十載所見友朋交際如劉李者蓋鮮矣以酒食徵逐群居笑言始終無間不及於利則今日所稱道義之交矣古有范張

今有劉李。違衆獨行。宜其死也。

祈雪

清河冬旱。待澤方殷。一日予訪勤伯於縣齋。吳公留飲。時杲杲日出。大寒。天氣如小春。席間出祈雪詩見示。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愷惻之忱。流於言表。方談笑間。片雲自東南來。頃刻彌漫。則六出花飛。漸積寸許。公自詣庭階。團雪與公子為戲。衆皆異之。謂滕六大顯神通。翌日。予往鍾吾。自桃源以西。晴朗如故。不謂為誠感不得也。

銅廠

雲南銅礦。夙聞之。不悉其詳。錢塘吳仲雲官滇時。有廠述四首。具見利弊。節其要云。華樞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僮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暮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黽勉。富貴天所令。鴆危與漏脯。智者終逡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其滇廠四十八。寶路區瘠肥。媼神豈愛寶。苗脈有盛衰。攻采剏云久。造物亦告疲。寧臺與湯丹。二廠最大今亦非曩時。小廠益衰竭。徵課檄若馳。何從獲硬硤。硐謂之礶。礶石堅為硬硤。硬則可久獲大礦。間或得草皮。淺浮

（而少者為草皮礦）鷄窩不滿萬（雞窩出銅少）餓鞘亦何為（餓鞘無有苗礦）長芝入龍窟水洩費不貲（硐有積水百計淘之謂之拉龍）年年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聞古銅官坊冶各有司方今吏事繁難理如亂絲況復界廠政殿最較銖錙既耕復使織誰能劑盈虧上瞻九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不病治術其庶幾（其二）受事平其爭廠長凡有七（有客長課長爐鍋鑲硐炭諸長）錘手與砂丁是皆長所帥有犯則扶之晝夜戒無逸帕首縛一登行若緣縫蝨仰攻亦俯鑽但懼引線失風穴竅谽谺（入深苦悶鑿竅洩之）廂木架疏密（硐處下陷每二尺餘支木四是為一廂硐之遠近以廂計）龍驚地軸裂一入不復出悲哉乾蠟子枯腊黑於漆（硐陷則死或為寶氣所養屍不腐名曰乾蠟子）更聞扯火勤爐罩難畢述（煎礦曰扯火煎紫板用美人爐蟹殼用紗帽爐啞銅用太極爐銅尖銀用推爐鉛尖銀用蜈蚣罩黑銅蝦蟆罩罩者爐之別名）爭尖與奪嘈刀劍鬭狂猘（異綫開采而同得一礦則有爭奪之事）一朝鳥獸散探肱入民室索之籍無名山箐費窮詰持以問長官鎮撫用何術（其三）廠主半客籍逐利來窮邊入官報試采自竭私家錢欣然大堂獲繼以半火煎（礦旺曰大堂洗煎曉成為半火）抽課得羨餘陶猗不足賢百貨日麕集優倡肆妖妍荒荒蠻瘴中聚若都市闤鬧肴饞涎垂擾擾蟻集羶叩囊出黃金一擲虛牝壞所傾倘不償家室徒蕭然妻孥難存活伴侶空相譙不如扶犁好猶得守薄田請看足穀翁饑飯飽即眠（其四）世人第愛孔方豈知孔方來歷如此艱難彼視錢如命者知之矣

鐵礦

滇南銅廠既不旺。又以長江賊阻。運載維艱。乃議於熱河試行開採。得銅三萬餘觔。銀礦升課銀萬兩而已。扎拉芬太試煉鐵礦。入火不溶。時戶部鼓鐵鑄錢。待用孔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觔。而鐵錢遂行於都中。較之當十以上者。民轉便之。同時皖北行用小錢。鵝眼綖環。復見於世。百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即不行。馬蘭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不便。小既不行於遠。大又不適於時。可知錢帛自有定衡。不然。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哉。

祖錢

宗侍御稷宸有變通錢法一疏。大意在尊制錢以平銀價。擬以順治康熙之青銅錢。照廣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錢之例。以一文當兩文。即抵銀兩釐。雍正乾隆黃銅錢抵銀一釐五毫。嘉慶道光及近日所鑄和鉛較多。抵銀一釐。以上皆定其稱曰祖錢。輪廓無缺。概作銀用。上行則完賦報捐。下行則給俸發餉。昔謂無銀者。立變為所在皆銀。則銷化制錢之徒不禁而止。擡高銀價之弊。不期而平矣。所議似甚通達。錢法之貴乎適中者。慮私鑄多而利權分也。如此則私鑄必不得利。顧所難者上行耳。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尚未通行。饟糈時絀。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嗟。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楮。界為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胥典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即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有曰蔡牽張保。蔡前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猖獗。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督百齡公。貽上元董益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吹荔支。至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為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桃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國恩寬厚至矣。再加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為濫。有罪則降謫不為苛。保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

門外漢

長洲彭詠莪相國。未由館選。初被協揆命。謝恩摺云。登揆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

由部曹而游陟綸扉。在徽臣甫逾廿載。宿南廳帥石芝太守云。舊制大學士並任。皆詣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公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詞林序立門內以待。而某公於門外降輿。拱手自稱曰。門外漢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衆皆訕之。結納雛伶。徵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為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恃嬌態飾風雅。聞有書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書工花卉。酬應日煩。厭苦特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噪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欣然搦管。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既成。冒雨擕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煩公。某甚喜。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藏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面冷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恚而返。自是痛惡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則入座輒遁。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董制軍 教曾 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寇 敦元 赴浙撫宴。擕纖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特時流不笑其迂。即嗤為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

斂之矣。又自言官袁浦時。職位微薄。未敢峻拒。第耳不聽聲。目不視色。終席而散。不交一言。亦可謂和而不流。善處時俗者矣。時桃李再花。苗麥冬實。節逾長至。蟲飛薨薨。石翁五十年未之見也。

烏塔二公

廣州都統烏蘭泰公。謀勇兼備。屢著戰勳。略載浪墨中。顧性急氣盛。時時涉險輕賊。同僚或戒之。則曰人死不盡由賊。不見賊亦不必長生。人人明哲保身。誰為捐軀報國者。最後與向公合擊仙回嶺。大雨不止。軍士餒甚。議收隊以待。明日夜五鼓。陰雲如墨。都統忽自率小隊入山。掩賊不備。向公聞之。疾飭諸鎮接應。山徑崎嶇。未及列陣。賊衆冒死衝突。致陣亡總兵四人。都統竟以骸中流礮而薨。天下惜之。都統薨。而麾下火器營護軍塔齊布公以敢戰著勇略埒於都統。每臨陣。背火銃一。腰刀二。手長矛套馬竿。怒馬獨出。戒親兵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逼近賊砦覘形勢。見賊輒努目切齒。口角流白沫。若將生啖賊者。賊自金陵泝江而上。通道於湖南。冀與廣西老巢聯為一氣。公以千數百人破賊十倍於湘潭。殲斃礮斃溺斃以萬計。賊始沮喪而返。最後率壯士二十人。助攻小池口。馬驚失道。鄉民知公名。留匿其家。時歲除前一夕也。至明日大營遲公不歸。馳騎偵之不見。洶洶失所倚。夜半忽聞鄉民

送公至。諸帥驚喜跣而出迎。握手相勞苦。公第曰。饑甚速飯我。各營軍士聞之。皆躍出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其為時所倚重如此。未幾以積勞氣脫。薨於軍。公少於都統數歲。卒年未四十也。

浦上園亭

六年丙辰春。讀書海道署。署之東有小園。早暮行吟。廊迴檻曲。板橋疏雨。春漲初生。度橋循水榭而南為文閣。池北有軒。翼以山亭。額曰蓮湖理揖。前觀察周君聽松筆也。浦上園亭。以河帥署中為最。池廣數畝。叠石為峰。有荷芳書屋聽鶯處恬波樓。頗極水木之勝。張公芥航督河時。與同人觴詠其間。傳為韻事。其後麟見亭先生愛士喜詩。猶有儒雅風流之槪。近日徵歌角飲如故。而風徽遠遜前人矣。

魚龍

民有得魚長不及尺。金目而廣鱗。將烹。隐隐見四足。或曰龍也。懼而放諸河。臘八日雷震。龍見於西南。談者謂迎此龍上天也。

小兒

邳州人負一小兒。兩首共頸。胸腹不分。四臂兩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笞其

人而逐之。此則弟輩目覩、與談龍者異焉。或問郅人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臀。

跛足

朐陽士人某妻跛一足。伉儷數年矣。及登鄉舉。而年未及壯。自念前途尚遠。世寧有跛足夫人哉。朝夕折磨。妻以恚鬱死。續娶某氏。姿亦平等。雖凌波穩步。而積有違言。已而士有母喪。州尊往弔。急率子弟趨出跪送。將踰閾。自履其衣而仆。及起。踝足腫痛。不良於行。自是拄杖出入。居然跛矣。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官兵之再復武漢也。沿江賊檣林立。逆酋饒健者。以五采飾帆。望若雲錦。楊提督載福分水師為兩班。上下抄擊。並懸重賞。能獲賊五采帆者錢十萬。軍士奮力駛入。頃刻獻采帆六。賊勢不支。縱火焚之。延燒火藥大船。霹靂一震。衆船皆飛。血肉雨落。賊屍有墮至對江者。

鐵鎖

蘄黃以東有半壁山焉。孤峰突峙。俯瞰大江。一夫當之。百人沮瞪。賊於山下。置橫江鐵鎖

四道。北達田家鎮。護以木牌。夾江築堅壘以守。羅公澤南率諸軍攻之。賊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公戒士卒勿輕進。待賊銳既竭。突起急攻。賊多觸石墜崖死。水師乘勝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燔賊舟以千計。火光夜照數十里。賊遁。田鎮平。

仙桃鎮

鎮屬沔陽。同知林天直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偏體插刃。繪面挂鬚。猙獰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陣。烟霧迷漫中。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紛紛然飛舞上下。采色爛然。我兵駭異。天直倉皇搏戰。猝受重傷而死。事後詢之逸賊。則抛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豔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為神。

蛇山

粵賊三陷武昌。副將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夜半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於望山之門。賊啟門納之。亦不知為官兵。直至蛇山前。彼此問訊。始悟。殺聲大起。國才慮孤軍深入寡不敵衆。且戰且退。退至城外結營焉。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罄。盡驅無色者出城刈

稿。寔則縱之使行。踰月。又下捐配之令。設偽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祗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孩童獲鴆母顛倒抑勒。飲泣含冤。上元吴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令初下。投環墜井。自刎服毒者不可數計。予友俞述之訪其姓氏。已及九百餘人。

義妓

癸甲摭談載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賊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近聞金陵李氏女。選入偽宮。藏寸許小刀於髻內。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身。誤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閨閣之英也。獨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為偽都督施姓所得。佯為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為罕見者矣。

考試女子

粵賊脅令士子應試。亦分別鼎甲翰林諸名目。花冠錦服。鼓吹遊街。少有知識者輒逸去。後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為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招入偽府。令掌簿司批答。

陳氏女

南方女子多善文。北方女子多善武。風氣使然也。賊將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及入河南。有蔡姓占卜者謂曰。北去逢滿。必喪大將。賊不聽。恃勇獨行。明日抵陳家灣。遇教師陳翁。率二子環而攻之。搏擊良久。陳父子敗歸。賊追至其家。相距數武。望見陳已入後室。忽門右突出一鎗。直刺其股。則一女子。年祇十六七耳。賊仆。梟其首而埋之。

女賊

女賊蕭三孃。偽稱元帥。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立馬上左右射。鎮江失守時。率女兵數百登城。見者駭異。又蕭朝貴妻洪宣嬌。亦騎馬臨陣。第祇作壁上觀。不能交鋒。或云蕭三孃即朝貴妹。與其妻皆侍秀清。洪逆明知之而不能禁也。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傅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為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啟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偽妃嬙通。押褻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為樂。

妖術

賊衆臨陣。詭秘百出。官兵疑有妖術。寔不盡然。惟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從賊為軍師。臨城對壘。屢攻不破。即用方桌數十。疊架為壇。披髮仗劍。禹步焚符。謂之借霧。旋有雲氣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官兵自上視下。模糊不可辨。賊遂乘勢仰攻。其後徐某及徒黨二人。震死開封城外。

諸色人忠義

舟子阻行。妓女進毒。前已略載一二。又開封藥肆王謨者。素善擊刺。當省城被圍時。奮身躍出。與一紅衣賊短刀相接。良久未決勝負。榮升班伶人胡姓見之。持矛而下。乘賊不防。直刺其胸。刃出於背。旋有綉龍巾騎馬二賊奔至。王胡鼓勇直前。復斃其一。江南僧衆恨賊毀滅寺宇。糾集數百人。伏山谷間伺賊出入。約期並舉。會為偵騎所見。殺戮無噍類。杭州錫箔匠。集黨乘賊散竄。追殺多人。江寗南門外米商。聚集義勇。協力拒戰。亦殺賊千餘人。及賊勢日衆。乃各避去。懷慶監犯自言能視草色破地雷。沿城掘得十數處。皆用綵被包裹火藥。多至石許。以竹竿暗通引線於數十丈外。表明府請免其罪。以銀兩衣服酬之。此固惡貫滿盈。普天共憤。抑可見鄉民食毛踐土。尚能激發天良也。

易伏

九江賊出西壩。伏隊於八百坡後之茶庵。李廉訪續賓帥兵繞道譚家坡。先敗其伏而伏我兵於其處。同隊迎敵。且戰且走。將至伏所。賊不知其伏之已敗去也。意氣揚揚。以為得計。及伏起。乃見官軍。倉皇潰奔。掩殺無算。

石鐘山

山在湖口縣。扼外江內湖之要。賊衆悉銳守之。我軍水師。為所間隔者三載有餘。李公遣將力攻湖口。調湖內舟師冒死衝出。結陣於山前。公自率偏師揚言進剿宿太間。中道折回。乘夜渡江。繞至湖口山後。搗其偽城。燔石鐘山賊巢。巖壁皆赤。賊至死不知此軍何自來也。

鳧雁

向張二公追賊金陵城外。大勝者十餘次。鄉民不知戰略。事後跡之。但見頭顱墮地如落瓜。屍骸枕藉如束藁。隨潮出港。泛泛如鳧雁而已。

反令

揚州曹孝廉從軍皖北。言主將馭兵極寬。賊之掠營而過也。主將下令曰。急出隊。三令而

士卒莫有應者。則反令而止。士卒採民墓木為薪。民曰毋擾我墓。我給若薪。不聽。互相爭鬬。營中洶洶將往助。主將下令閉營門曰。敢有出營者斬。三令而士卒踰壘而出。則反令而止。

鄭通判

廣東顧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刼財物。父被殺死。擊鼓鳴官。問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戚。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旌。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罷官僑寓蘇州也。顧即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腦後刀傷入骨。腰脅間復有數傷。徧搜樓上下無他形跡。將出過井上。蕉扇浮焉。左右起之。血污衣袴咸在。顧心疑不類盜殺狀。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人陰往覘之。草草無戚容。密召所探戚至。亦謂通判寔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廳。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寔。則揚旌之死。通判弒之也。揚旌性吝嗇。待家人奴僕尤刻。衆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其致怨如此。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寓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僦居宅內西偏蘇人朱甲者。賣綉為生。揚旌又短其值。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己殺父。共分財物而逃。及期。揚旌方避暑。獨卧廳事中。通判乘夜。啟門入朱甲。甲與周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刀。揭其父

帷父張目躍起曰汝喪心耶奪路而出周氏構械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斫之仆甲繼以梃梃短不及通判處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獄具通判凌遲逮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池山農曰石言豕立不為妖狐鳴鬼嘯不為孽是乃真妖孽也其人則閩其事則蘇宜其亂已

吳逸香

佛雲以眉子硯故名所居曰硯綠龕寶之若拱璧已而攝令吳江適為小鸞故里下車大喜即訪葉氏後人修墓立碑招魂取影並刻其疏香閣遺稿而以同人題詞附之曩所謂緣於今乃驗集中題南北曲者祇予與琴川吳逸香女史二人逸香作音節悲涼風神絕世晨夕諷誦自愧弗如嘗屬錢君吉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詞云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雲跡未消千古傷心美人香草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寶步步嬌有時對明窗閒譜遊仙調有時捲疏簾戲將眉葉描你看櫻桃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御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佛任逍遙祇憐他曇花幻影增悲悼醉扶歸落日松陵古道歎荒烟蔓草遺冢蕭條桃花三尺豔魂銷垂楊幾度啼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珮珊珊應有芳魂到皂羅袍遇這謫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珍似瓊瑤仙魂招取把亭亭倩影描又護得孤墳好硯

綠窗裡憐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幽恨銷。姐好姐愁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傾倒。也算是薄命青娥有下梢。尾聲嘗於淒風冷雨木葉打窗時按拍歌呼。輙為隕淚。何其哀感之至於斯也。

性理

童試之有性理論。自陸建瀛疏請始也。咸豐初。朝廷嚮意理學。建瀛疏言學臣考試宜增性理論一篇。以示明心重道。闡發聖學之意。章下直省學政著為令。豐工再決之歲。上命建瀛視河駐工。次。建瀛知南河積弊深。所在頹敝。即工成終不可保。而粵賊初犯湖南。距江境遠。自請獨任討賊。豐工付諸河臣。十一月奉命。七日而返金陵。調饟徵兵。歲暮就道。歷二十餘日。甫抵九江。粵賊大隊已至。前鋒未及結陣而敗。建瀛遽斫維鼓帆東下。乘暮入省垣。時諸生待試者。琅琅然高誦性理未休也。其後建瀛子東垣官江蘇同知。避寇江陰。與百姓爭道。鳴其爵里。衆曰。汝陸子耶。求之不得。乃自首也。競前捶之而斃。或曰。性學之興。客有著說迎合建瀛者。投契逾分。由是擢總督。以令守牧。横行於邑中。蓋陸以性理獻而言計遂。客即以性理投而權勢行。宋儒之饋餉厚矣哉。

南行

予浪遊數載。惟丁巳度歲家中。鄉黨清況愈甚。延及夏五。家兄叔丹。招同戚友會飲。時風雨慘淡。氣寒如早春。感賦絕句云。庭陰微覺酒盃涼。風定遙聞麥隴香。同向綵絲求續命。滿城寒雨度端陽。後三日。將赴雲間。道過揚州城外。紅樓盡成焦土。存五律一首云。江北繁華地昇平二百年。暮城魑魅隱。危岸髑髏懸。萎樹無棲鳥。新炊有斷煙。似聞殘照外。笳鼓動江天時瓜鎮均已克復。迴非舊觀。瓦礫荊榛。淒涼滿目。三汊河經高旻寺故址句云。南狩行宮佛寺旁。斷垣殘碣入蒼茫。江沈塔勢連雲暗。營接潮聲帶雨狂。世上蟲沙歸浩刼。法中龍象誤空王。幸看大地山河影。重被中天日月光。又由瓜洲放舟至鎮江云。六年梗絕瓜洲路。浩浩滄波戰氣昏。火燼樓臺銷毒霧。潮迴雲日見江村。卻看鐵甕帆齊指。未到金陵氣已吞。從古遣賢蒙上賞。黃金應鑄向軍門。常州城外。聽人談軍中近事云。月照千營雉堞高。清尊美酒泛葡萄。珊瑚枝葉皆金玉。鷹隼風塵一羽毛。談笑得官驚婦孺。亂離行路畏錢刀。星垣昨日詞曹出。猶說宮廷旰食勞。將別蘇州荅友人云。虎邱山色對蒼茫。風物清和野興長。縱酒漸為時輩棄。斂才方悔少年狂。雲霄嘷鳥誰能聽。溪澗遊魚盡可傷。瀕海孤城在天末。逝將高詠寄滄浪。青浦道中云。揚州城郭白門山。處處烟塵物力艱。終是江南風日好。綠疇如畫桔槔間。時咸豐戊午五月下澣也。

長蛇

粵賊殺人如草。即物類遇之。亦無有免於死者。習慣使然也。江寧陳丙為賊所掠。與同虜十數人閉之館中。大蛇出於壁下。長幾二丈餘。有雛賊年十五六。揚刃將下。丙護以背。蛇竄去。賊曰汝庇蛇耶。斫汝。丙曰必不可免。無所逃命。乃笑曰戲耳。扑以刀背而去。是夜丙夢長身青衣者語曰。賊以某日出隊。視其外貌雖惡厲。而中心怯亂。其防範恒疏。君擔行囊尾其後。必可免也。及期。丙從門隙窺之。則餱糧衣服。行灶器皿。擔負以從者甚多。如官兵之有餘丁者。丙悟。趣同人襆被打包而出。出者半。畏賊而不敢行者亦半。賊衆目之。不問。及門。門者亦不詰。丙心竊自喜。顧念賊衆北行。必與官兵接戰。而己與諸人者。日暮途歧。惴惴然不知所往。忽見大蛇出自草間。昂首視丙。向東疾竄。約及十數步。又回首候丙者再。丙與同人姑從之。竟免於難。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員弁咸集。有犬啣物。搖尾而入。兵役嗾之不出。竟置諸大堂而去。衆往視之。則小兒首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袁浦其亂乎。感澤曰。是或有冤憤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賊酋內亂

向大臣退守丹陽。病斃之二月。金陵城賊內亂。先是楊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偽宮。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諸偽王以千遞降。賊衆且憚且嫉之。至是秀清欲自稱萬歲。使左右言於洪。洪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減為九千五百歲。是時偽北王韋鎮。偽翼王石達開。方率衆分擾江楚閒。達開較諸賊少善素不直秀清所為。鎮前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奪門而後入。故憾之尤深。洪逆既為秀清所制。惡其相逼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鎮適先至。佯與秀清約議事於天主堂中。預戒甲士。以擲盃為號。酒半。發兵殺之。又盡殺其黨羽。而各室其室。及達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鎮亦酷矣。鎮怒。更集衆欲殺達開。達開遁。數曰。一山不能容兩虎。況豺狼狐鼠同居哉。吾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即帥所部乘夜潛出。泝江而上。自是別為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授首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屬。攻殺鎮。閉城二十餘日。屠戮甚衆。城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蹈瑕抵隙。倍易成功。先後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北軍凱旋

直隸靜海之賊。由阜城竄保高唐之馮官屯。屢為僧王所敗。洪逆遣隊北援。又殲於豐阜之

間勢困甚。王命築套堤。引河水以圍之。屯中糧盡。賊無固心。大兵晝夜轟擊。遂破其壘。生擒首逆林開岩。及諸偽職。監送京師。凌遲處死。從賊無一脫者。北軍行凱旋禮。大將軍參贊大臣。恭繳印信。京城撤防。在事文武賞賚有差。賊之初起也。投玫佛寺。有見僧即止之讖。至是果驗。天人合發。固非偶然。

金壺遯墨卷三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為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為一篇。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為汝訂婣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使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賊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遊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為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為二。二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賊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坳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雞鶩。女縱騎

獨追騎馬賊酋。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為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拄。急取創藥傅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為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濶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已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賫貲販運。而冒為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觱栗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為偷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

譎詭語。羣商於貲買經紀外。瞠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寔不相欺。薄有貲貨。前途關卞多。仰藉大力庇蔭。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目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為盜船。長跽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趺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即兵戈擾攘中。挾貲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甯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為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卧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齊粟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卧。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鬬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為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遠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

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屢鬭方急。商船後艙呼賊至。婢躍登篷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篷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讐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即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踪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為。語未畢。忽有一人自船頭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鬑鬑有鬚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與卿為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岸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為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

婢為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為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既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為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武殿元

鹽邑有武殿元者。性嗜酒。臚唱後朋輩招邀。深入醉鄉。明日兵部將引見。是夜猶與酒朋閑飲。及期。匆匆策騎往。適西華門外居民被火。道梗不得前。繞道而進。則駕已升殿。某以誤期革去狀頭矣。或云其友忮而誤之也。

某孝廉

某孝廉家貲鉅富。入公車北上。廣謁諸名公。結為師生。竟以關節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部置停妥。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甫十餘齡。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焉。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為。竟不允閱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為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閱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為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躡清華。且不作第二人

想毋乃太過乎哉。以人之幼稚而輕之。而已成之事。即敗於所輕之人。誠非意料所及也。君子曰。過猶不及。

奇孝

婦女能節者無不孝。能孝者無不賢。故國家旌表節婦。必兼孝行而後可。兩漢帝王謚號文曰孝文武曰孝武。終漢之世皆然。明以來皇后謚法。亦皆以孝字冠之。誠以百行之原。王者之大經也。何況民人。第同為孝婦。而難易差等不同。綜所見聞及往籍所載。未有烈於吾邑毛馮氏者。毛名繼宗。每歲運糧北上。母老病肝痛。子幼尚在襁褓。甘旨湯藥。皆馮任之。他日母病篤。馮焚香籲天。求以己肝愈姑病。乃取刀刺脇。肝尖躍出。急割之。置之盤中。夜半兒號。馮慮驚姑醒。以帕裹創。血淋漓。入撫其兒。兒卧復出。慮肝少不足愈病。拜告已。復掏肝出。左握肝。右持刀。力割一葉。而馮亦昏暈仆矣。久之掙起。浣而煎之。以奉姑。姑問何物。曰藥肆宰鹿。吾買其肝。食畢病良已。明日馮卧方起。鄰里叩門問馮刀創者。戚黨饋藥者。官吏遣醫走視者。慰勞嘆獎者。一時畢集。爛其盈門。初不識何由聞知也。蓋鄰人方卧見毛氏庭中。紅光射天。以為火也。出視無之。第聞空中神語。毛馮氏刲肝食姑。關帝文昌。遣將救護。仿彿金甲光照耀庭闈。登牆窺之。備見馮刺肝狀。神魂俱飛。咋舌戰慄。由是入市傳布。闔城皆知。獨其

姑以為鹿肝愈病神奇耳。天河生曰。割臂刲股。皆出於本人至性。雖王者不以責人。況於肝哉。父母天性之親。猶或難之。況於姑哉。雖謂馮氏為古今孝婦第一人可也。此往事江君天乙有奇孝驚天儀。予未之見。就所聞記其大要。為郡邑光焉。

伯兄殉難

伯兄月清。少穎悟。文辭豐贍。中年就揚州太守幕。遣長子從予渡江。而妾及次子侍焉。八年九月。粵賊三犯揚城。兄為太守畫防御策甚備。而居民半已驚竄。僕楊裕請間為言民情不可恃。將密檢行裝以待。兄曰。毋爾。朋友交以信義。人在危急中。何可棄去。汝但往視吾兒。吾兒幼。今以付汝。閱日。太守乘間遁。雖幕友不令知。兄乃歎息出。與同幕丁君嘉珊遇賊東門外。嘉珊大言誑賊。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突起躍入護城河。賊沿岸以戟鉤之。血殷水而殁。嗟夫。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途。遽遭凶折。生無庭室之歡。死絕邱墟之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哉。妾鄧氏先一時投水死。楊裕卒奉兄子自賊中逃出以歸云。兄著有自怡亭詩詞一卷。題名錄絕句云。題名自古副名難。洗眼何須徹底看。一樣黃粱誰得失。諸君先我過邯鄲。送金竹農歸阜寧云。古木作奇吼。狂雲無滯陰。詩情接奔馬。天意斷歸心。小雨洒初罷。垂楊蟬自吟。臨風漫惆悵。容我暫披襟。題項鐵生何曾聽著圖

云萬事低眉過爭如對酒吟吾生有浩氣俯首亦千尋好夢嫌多事黃粱知此心解人容易索只恐夜深沈秋闈報罷寄江甯王蕪鄉云孤城落日氣荒寒斫地悲歌獨倚欄天馬何能耐羈靮海鷗從此狎波瀾夢魂莫受青楓阻肝膽常如白日看君是乘風終萬里未須霑袖對秋殘我見三首示弟云我見太虛雲墮我思親淚雲出猶能返故山冥漠知何地在昔幼小時不識劬勞意白雲蕭蕭悲復悲酒漿莫奠心魂飛宵來夢見慈親面追欲從之已不見月色沈沈兮燈昏昏重泉無路兮天無閽我見投林鳥觸我愛弟之深情愛弟弟能知所以好鳥相和鳴豈無高山與喬木同羣定在枝頭宿亦有金吾挾彈來啾啾不忍兩分開兩分開弟莫哀我見東流水感我知音者水是東流終不西人是真心不能假千里聲相聞同心各戀羣北風吹寒律西林沈夕曛白馬朱旗耀顏色污穢雙眸看不得滿地江湖波浪深人心誰復測嘗與王君南卿集飲酒樓壁懸輿圖數幅樓下葡萄一架綠滿階庭二物絕不相類南卿曰賦此可乎即應之云滿庭秋色太橫斜忽見葡萄憶漢家酒後更無壺可繫披圖閒看古流沙其捷給皆類此

溫明府

六合溫明府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俯

城垣乜義穀期年集事二年冬粤賊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瀕江屏蔽淮泗賊乘風
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賊據江寧陷揚
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衆與戰賊少卻繼以大隊夜
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毋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
縱馬前行衆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
走勢燄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銃礮競發以暗擊明賊
衆驚潰我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賊自行衝擊死者無算四年賊冒難民謀
入城為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廛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
往質對以故奸宄無所容賊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擊之城圮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
屢挫衄積功擢江寧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誠公獨任防剿時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為
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為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
阿公以蜚語入奏褫公職賊衆釃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銜事如故一不以
升黜為念八年八月賊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
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賊裹脅兵勇直逼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王斌等盡出擊殺夜

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部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語曰諸公為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已破公趨東城而賊從西北隅入格鬬良久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嘷罵不絕至胸腹破拆項頸斷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父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才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子獨死也

又

予聞桂伯陳先生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偽軍帥孫寅三等率衆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遷城南民於城內空其室廣積薪草灌油其中甕底皆布火藥既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賊追至城南餓甚各就民舍炊飯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賊饑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李杰

雲南銅運委員李杰者黔人能詩善畫以征苗功累擢至參將非其所好改就知州王君南卿與相識談次問曰君貌恂恂不類武士何以參戎李曰笑此非吾功吾妹之惠也異而詰

之。李因言父官提督，屢著戰勳，母氏偕歷戎行，亦具大力。繼妾而生一妹，幼負異禀，王立長身，力大於牛，其出入好作男裝，姻黨間悉以公子呼之。年十四從父殺賊，衆莫能敵，馳馬試劍，居然美少年，見者莫辨雌雄也。又十年，父母欲為擇配，使還女服，抑鬱不樂而卒。相傳妹初生時，夢近金剛持災，有火毬出自大殿，飛入署中，紅光燭天，遠近救火者皆至，既入署寂無所見，第聞夫人分娩，適舉一女，衆異之，以為金剛部將轉生也。其生平戰功，皆讓阿兄，故杰得備位行間云。李既由長江東下，迂道游吳門，女妓姚倚竹者，美姿容，善度曲，而性極恬靜，紈袴子弟過訪者，交口稱贊，纏頭甚豐，倚竹落落然無所許可，獨見李，推相屬意，李亦極愛賞之，議以千金納為妾，而先留佩玉一雙為聘，訂期二年，中改官江南，取焉。自是倚竹獨居樓上，不見客，客有迫之見者，尋常問答數語外，翩然而返。已而踰期，李不至，候之數年，抑鬱成疾，日弄李所贈佩，以寄思慕，又數月病益劇，乃執其母手訣曰：兒與李君誠前緣，然初意非特念李，實聞李妹為天下奇女子，故慕之，而及其兒耳。今病篤，勢不可活，願母以雙珮殉兒，寄棺尼寺中，勿釘勿葬，倘李君幸而來，猶得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語畢，涕泣而逝。

借蘭

己未江南鄉試奏借浙閩學使孫公録遺於江陰而有人浮於號之患商諸何制軍預張文告大意謂錄取之數絀於號舍勢難從寬科名早遲各有時命取者赴試不取者回里讀書以待下科考生見之大譁乃於第一場當屬錄遺之期集衆轅門求學憲奏請上下江分為兩棚孫公五鼓升廳甫發一礮其兩礮已奪去吹鼓手甫一發聲則樂器金鼓棄擲轅門外江陰何明府及諸廣文勸導再三非即時拜發奏摺不可公怒曰誰為首事者擒之於是丞差皂隸喧呼捉人衆乃一鬨而散時日已近午急招常州生入場訪知首事為揚屬兩生褫其衣頂其後上江人到者大減號舍竟綽乎有餘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公之憂轉因遠慮而得之事固不可預知哉

適園

江陰陳氏適園局勢不寬而池臺廊榭略具四壁懸墨搨鐘鼎之屬內外花木楚楚其南有小樓雲影山光近在窗几春晨秋夕足以娛情矣園主人能詩善畫遊客贈畫者酬之以詩贈詩則答畫頗具邱壑城北君山擅一邑之勝而背山起樓置大江風景於嶺後此適園主人所笑也

談夢

人生如夢。夢更何憑。然有不可解而不能盡斥為妄者。昔有朱孝廉夢見會元與己同姓。而名字祇露金旁。因改名朱鎔以應之。及榜發乃朱錦也。又有周斯盛者夢見解元與己同名。而朱印蓋姓上。模糊不辨。及榜發乃晏斯盛也。近日馬君元瑞會試掄元。而皖人蔣元瑞夢與周同。余君鑑領解。而吳人余錫成夢與朱同。以為因則無因而來。以為想則非想所及。前後一轍。而小有參差。此癡人說夢者所不解也。

視鬼

江寧辛筠笙揚州阮曼亭同日招飲西湖。泊舟以待。予先赴曼亭飲。而後就筠笙清談。既深遂宿湖上。兩僕一金一李。李年少好弄。金差長。目睛深碧。俗謂碧睛能視鬼。信然。是夜李僕如廁。見一老翁荷杖提壺而過。一壯者馳而逐之。老翁反顧大駭曰。鬼鬼。縱步疾奔。絆於樹根而蹶。壯者追及。好語慰之。欲扶之起。翁遽揮杖反擊。壯者又駭呼曰。鬼鬼。乃亦奮拳擊老翁。方爭鬬間。有峩冠博袖狀類士人者。從容而前。問何鬬。則皆曰鬼鬼。士人笑曰。風清月白大好湖山。那得有鬼至。探懷出榼曰。吾有肴核。老翁杖頭瓶宜有良醞。今為兩君解紛。且共小飲何如。壯者曰。吾醉未解。不能勉陪。老翁亦不願。士引手按之。啟榼傾壺。飲啖大樂。酒半自下其頭。置之膝上。唾津於掌而拭之。又整其冠而戴之。二人大驚絕叫曰。是乃真鬼。士人

怒曰鬼何在公等以我為異乎當請吾師來吾師時茅乃異耳言已疾往二人欲乘間逸去而支體如縛不可移動李毛髮灑淅欲竟其變姑候之少頃士人果領一物至則九首環集肩上面色不辨第聞語音雜出有笑聲有哭聲有老年龍鍾聲有少壯歡愉聲有諂媚聲有驕傲聲一時並作行步蹣跚士指以語二人曰視此何如二人並驚仆李僕亦大懼欲還而足觸地上有物視之亦人足也穿地而出頃之及股又頃之及肩奮而躍起轉身而立則頭大如斗耳目口鼻都不見渾渾如一毬李狂奔還船招金持炬同往至則大頭者復入於地九面者化為巨鳥聲鳴而去而士人左右紛來攘往奇形怪狀者尚多見火至倏忽四竄惟壯者老翁仆地如故金急握士人臂牽之而走士怒自提其頭以擊金又張目吐舌披髮尺許金曰伎止此乎我不懼也士又化為女子宛轉哀求金釋之則一玉面狐也頃之狐又化為鵂毛羽離褷不能遠飛矣乃繫之船舷復與李同燭二人時老翁初醒塵污滿面蓋絆蹶時首觸於泥故壯者面半赤半黑則晝飲友家友以朱墨塗之而彼不知也二人以是互疑為鬼而鬼遂叢集於無窮明日攜鵂入市賣之得錢五百天河生曰自齊諧志怪以來若聊齋消夏錄所載狐鬼多矣然未有離奇變幻若斯之甚者也九面鬼非九頭鳥即九尾狐惜乎匆匆化去不然攜以入世隨時易面左宜右有此千金之寶也豈第五百而已乎其號為時

茅也宜矣。老翁壯者僕僮二人。又塗飾面目。無以自別於羣鬼之中。藉非金僕碧睛。世烏得而辨之哉。

候仙

吳有士人。棄家修道。千里來師。鍊汞烹鉛。歲費金錢無數。一日有道人二。一老一少。衣冠瀟灑。行吟市中。吳士急往迎歸。居之淨室中。叩求至道。道人曰。仙有三等。有天仙。有地仙。有人仙。君將何求。吳士曰。人仙何如。曰攝神御氣。救護命寶。可以卻老還童。若夫天人合發。采藥歸壺。虎嘯龍吟。縮地千里。地仙也。金蟆躍月。鍊性毘盧。世界空虛。出神入化。則天仙成矣。吳士曰。若某者可望天仙乎。曰達磨面壁。鍾離還丹。天下豈有不能之事。第降格相從。吾二人差可為力。若取法乎上。非吾師不為功。吳士曰。君師何在。曰天台之山。仙靈窟宅。君子所知也。栖溪以北。九折峰以南。有石梁焉。濶不盈尺。而長及數十丈。上有莓苔之險。下有絕冥之澗。欲濟者梯岩壁。捫籮蔦。度得平地。則瓊樓玉閣。瑤林醴泉。無境不備。真乃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古人惟帛道猷居之。抱璞子曾洪過之。而吾師在焉。吳士曰。某可往乎。需費幾何。曰道成之後。朗吟飛渡。不費一錢。不成。即多錢亦不達。第山下居人率貧苦。宜散貲以結善緣。千金不厭多。數百金亦不謂少也。吾二人去一留一。先達誠意。則君可往矣。吳士欣然授以五

百金道之而留其少者為質約期十日返其第九日少者長睡及午門不啓呼之不應穴窗窺之則人與器物及陳設彝鼎之屬搜刮一空候至踰月黃鶴不還矣吳士懊喪欲絕而求仙之心終不死他日夢其先人語之曰翌午入市有青袍黃冠袖劍背胡盧自西而東者真仙人也候之果見其人而形狀尷尬涕唾沾襟招之告以意青袍者曰貧道何知君欲卻病延年則節嗜欲寡思慮淡飲食夫人而能之若白日尸解拔宅飛昇不易言也士強留之朝暮供膳甚豐其人累日不食一食輒盡數器猶不足夜不卧端坐達旦而無一語及修仙事居久之大失所望已而道者病心痛晝夜呻吟問所苦搖首不言進藥不服醫巫不識為何疾日益危篤遺矢滿堂士心厭之且慮其死而無歸也欲遣之破廟中忽有婦人踉蹌造門尋其夫士問汝夫為誰曰黃冠青袍者是也眾皆大譁曰仙人有妻宜其病且死耳士曰汝來甚善久欲歸之矣急為呼輿趣其舁去而心愛其劍私留之其人從榻上欠伸而起曰死不死尚不可知第他物可以奉贈一劍一胡盧是吾役也不能付汝婦方哭泣不已其人撫掌大笑曰世事誠可哭哉雖然哭亦何益遽擲胡盧庭中化為白鶴婦人跨之擲劍化龍自騎之凌空而去天河生曰無仙恨不得仙仙至又不識仙真者不易識易識者不必真噫嘻豈獨仙哉

鴈足

吾邑邊頤公壽民以善畫蘆雁得名疏脫生動初學時苦無師承築室城東蘆葦間穴窗窺之食宿飛鳴各盡其態故落墨幾於化境頤公甥蘇懷守小鳳筆法酷似其舅得意時直欲亂眞卽作者不能自辨乃約於鴈足別其色還作黃色而小鳳微紅至今郡人過其地猶指為葦間老屋址也

杭州初陷

咸豐十年二月金陵賊初陷杭州先是張總統國樑威名遠著賊畏而忌之議由廣德進犯伉州分我兵力浙撫書以軍事委諸運使某公某所募勇多與賊習或於城上相問訊卜士王道平者賊諜也獲而詰之則賊衆冒入隸名鄉勇者數百人當時慮激變不敢窮治僅斬道平以徇賊舉西湖礦棺積城下累級而登無以一矢加遺者甫入六七人鄉勇遽帕首呼譟滿城鼎沸遂陷將軍瑞昌公聞變欲自裁左右曰公死吾輩無噍類矣不如固守駐防城以待外援若援絕力盡死未晚也會總統飛檄張提軍玉良救杭道過蘇州蘇藩王雪軒方伯曰江浙猶脣齒也杭州不復蘇州必危君能於旬日內克復杭城必以十萬犒軍軍士聞之奮迅疾馳勇氣百倍瑞公拒守三晝夜而提軍至約期並舉令先鋒偽為賊裝入城展旗

大呼。賊見張家軍。驚爲總統。炊飯未熟而奔。瑞公縱兵合擊之。獲賊輜重無算。方伯得報。大喜犒之如其言。當時有七賊破城。三十人復城之謠。蓋杭人怨之極。言其易耳。

淮警

州牧某君。知河帥之好酒嗜歌也。以千金召梨園於蘇州而獻之。河帥試之名部也。大喜。延漕督權使。迭爲賓主。宴飲累日。而捻寇自徐宿循河而東。警報疊至。命都司德君率兵三百禦之。與賊夾運河而營。同知鍾姓者。言於帥曰。夾河相持。非久計。宜趣進戰。檄下。都司曰。賊衆我寡。渡河則人數歷落可見。某非惜死者。第恐一敗大勢不支耳。必欲戰。請益兵。以決之。不聽。我兵半濟。賊衆奮前掩殺。敗潰立盡。縱騎追逐。直及王營。而浦中歌舞未已也。及河北百姓號泣南奔。衆乃大驚。漕督權使疾還署。河帥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於慶城之門。門者不納。慮其冒也。面而後入之。未幾。權使繼至。呼於北門。門者曰。城無商不須權也。遂去。賊既焚掠清江南至湖嘴。而漕督欲行。行李輜重自署前至於南門。山邑宰顧公思堯語諸紳士曰。君等第閉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衆曰諾。使者再三至。督令啟城。衆不可。舉銃擬之。衆即當銃立。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至東門。東門亦然。怒而召邑宰。問諸紳堅不開城何故。顧曰。渠輩皆書生。身家性命所係。應開城則人心必離。人心

離則奸宄伺隙而起。外寇乘之。必不免矣。且言曰即為公計。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邇。而百姓懾伏不動者。恃有賊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莠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者被刼。行者被掠。漕督思顧言。甚德淮人。

吳觀察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乘籃輿行道中。賊至。輿夫置之而奔。吳默坐輿中。出而戕之。一賊即乘其輿。餘賊舁之。喝金呵道而去。觀察典郡江甯時。與侯青浦廣文湯雨生都督。王二樵布衣高巳生孝廉。為五老消寒會。賭酒賦詩。興會不淺。蓋折衝壇坫。固非能禦侮疆埸者。五人之中。四以身殉。傷巳。都督嘗為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星。後五百年誰復識。六朝山色自常青。

大營兵潰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潘庫寔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探船偵騎。皆汰減。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饟甚鉅。和帥處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月巳酉。賊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齎寇。總統張公拒戰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兩。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

志益攜賊僞為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冒雨出城。護築營壘。馬傷股。而前敵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常州無人。又去之滸墅關。乃卒。

馬總鎮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趣燒城外民房。中丞不可。馬曰。野不清。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為清野費。適城外火起。益令軍士縱火焚之。而鎮軍不知所往。時天雨氣寒。百姓謂賊已至。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至。守城兵以為僞也。殺之。

張提軍

張提軍玉良。初奉總督檄。留守常州。總督行。常州陷。提軍以四月丙子抵蘇。請餉於中丞。中丞亟迎見之。使之駐兵城外。軍士鼓譟曰。我豈賊耶。首白帕奪門而入。比撫慰出城。而提軍已解維南行。是夜防守如故。閭巷晏然。及丁丑黎明。馬足聲四起。紅巾長髮者大呼殺人。而省垣限矣。

卞明府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葑橋為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戰於吳江之勝墩。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旬之間。破州縣二十八九。五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婁縣事卞乃譝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下。曰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寥。卞獨率勇迎擊。戰少卻。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譝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譝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溧陽令尚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尚名垃布。彭忘其名。

金壺遯墨卷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何制軍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寔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英豪。凡為物望所歸。不惜口齒奬借。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徧閒時英。益歎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書云。有不戰。戰必勝。居然儒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提軍子才。或誼結師生。或禮分賓主。誠哉人才之總滙。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失常度。常州之亂。莫知所之。沿途減騶從。去旗幟。無有識為宮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譎蘇府奉撫臣文商借夷兵。先期赴滬。藩司三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務。調赴江靖如臯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諫壁。有某鎮某總兵。累累言之。失中而固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王觀尹

王觀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閶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尚巡夜

耶。王果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生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卧。語其閽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聲。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為詭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遣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寔內訌非外人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朝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銀於出入。有貲者不問人也。寔是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畧睩。惜乎。

婁判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見靴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流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酋納貲為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為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縉紳為伍。衣冠鬼蜮。誰則知之哉。

姜少汀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偽劄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寔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鞫之。姜謂僞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列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燿其徒衆過此

則從賊裝矣。

烈女

松江初陷。賊閉婦女十數空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賊褫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乃已。次至某氏女。奮前奪賊刃。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摧女髮懸諸屋梁。臠割肢體。女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濺數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當賊未至之先。預存僥倖心而自願辱身玷行者。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洪哉。

分米

初滬上大憲。遣英吉利呂宋兵助我兵勇。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十。故華亭邑令。帥勇急入。比戶按驗。適新令營弁復至。顧米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弁千石有差。餘以寔倉廩。嚴完鑰謹出入焉。先是賊驅百姓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米養之。至是米歸於官。窮民轉不能望撮勺。踰月攻青浦。我兵失利。賊衆衝出。復陷松江。焚米燬城而去。遠近農民各櫂小舟入城。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掘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見前後。而得米之官弁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矢石冒水火瀕險而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石。拱手而享其成。不言而喜可知也。

李國泰

外國和約十年一更。英吉利以兵赴議於天津。上命僧王率師禦之。已而飭回江寗侯旨。遣桂良花沙訥二公會同江督至上海集議。凡五十餘款。皆由漢奸李國泰為之主謀。以華夏之人。倚戎狄之勢。挾制凌傲。全無天良。是與梟獍之徒。反噬父母者何異。當事羈縻。容納間者痛之。時英夷捉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輙被掠去。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遺失小兒。百姓切齒。會邑廟演劇。夷眾往觀。國泰方據高坐。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梃哭前。痛肆毆擊。腹破腸出。氣息奄然。眾奔集天主堂。隳其牆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夷訴於官。官曰捉人者吾不能止。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不得已使出所捉召鄉民自往領之。則皆漆身瘖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以筆墨代喉舌。僅認還十數人耳。夷眾舁國泰歸。納腸敷藥。竟愈。

松滬雜作

咸豐十一年春。嘉興賊竄擾平乍。距青村不及百里。元道州詩云。城小賊不屠。民貧傷可憐。逼近賊氛。無兵無械。而優游經歲。與賊相忘。恃有此耳。袁康叔張孝威諸君賭酒論詩。依舊昇平風景。予有松滬雜作云。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

坐看梳頭。吳淞樓櫓逢西洋。廿載華夷共一堂。憑杖荷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蓮宵歌舞倒金樽。曉起飛輿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滅。銅山當道市兒尊。錦衣公子性奢淫。一點金閨禮佛心。香火共傳紅廟盛。靚妝華僕拜觀音。滬城竹枝十之四月冷風淒野哭高。三吳黎獻望弓刀。當時鷹隼凌秋峻。化作山雞愛羽毛。艱難吾亦愛餘生。西北浮雲尚戰爭。白髮多情老太守。扁舟詩酒弔荒城。蕭條閭巷不知門。零落殘兵倚樹根。忽見桃花墮清淚。去年杯酒正銷魂。所見猩色衣衫淺綠裳。逕驚軍士婦人妝。前營收得降司馬。十六年華白面郎。春老營門柳絮飛。旌旗翻日錦成圍。黃昏厭聽伊涼曲。醉挾雛鬟馬上歸。軍中曲八之二匹素生風氣不羣。高齋春散酒初醺。近山泉水猶波浪。欲與仙人掃白雲。題莊氏畫春又中秋得郡齋友人書。偶成二絕答之。兼寄淮上親友云。火毬花礮對城飛。昨夜黃巾又合圍。餬口艱難埋骨易。夢魂安穩不思歸。名山鐘鼎兩無緣。學劍無成更學仙。妻解談詩婢釀酒。一椽歌哭度中年。

蓮窗話雨

袁康叔同年。自都門遊幕湖北。未及半載。而武昌三陷。變姓名為卜士。徒步東歸。與笑山蓮汀相見蕭塘舟次。清樽細雨。備道艱危。匪第離合之悲。兼有難言之感。辛酉秋日。追為蓮窗話雨圖。而屬鈞峯賦詩紀之云。袁君磊落天下豪。誰其善者徐與曹。麟角鳳喙瀛洲島。精氣

融結如粘膠。文章光芒動尊俎。詩酒浩瀚凌風騷。滄江混混老蛟伏。九峰嶽嶽金星高。壯年展足謝鄉里。挾策長安謁天子。乘雲不到天門高。隨風直渡武昌水。武昌城外多風塵。武昌城內半荊杞。春來方喜集遺黎。夜半淒聞哭新鬼。新鬼啾啾故鬼驚。幕中書劍更飄零。中丞力守原期死。部將恩深轉畏名。扶病縋城憐士卒。直言甘罪負君親。秋風痛灑西州淚。曾日孫懸南國心。歸途惻惻歷兵變。張祿先生足徒跣。十萬軍聲鶴唳驚。三千里路蠶叢險。故里生還世共悲。故交相見情重展。座上何人不涕漣。船中有酒須沈湎。今日何日淒以風。海雲慘淡天溟濛。長鯨獨吸助談辯。履虎不咥灰心胸。我亦宣南舊相識。十年契濶如飄蓬。人生各有知音感。付與蓬窗暮雨中。

感興

近年戎馬倥傯。廢棄筆墨。不欲以腐儒酸態貽俊傑笑也。惟語涉軍事者。錄存一二。以識一時蹤跡。感興云。離亂難為客。艱危獨有身。故鄉雲淡宕。長夜酒清醇。事業慚明鏡。昇平羨古人。劇憐花訊晚。寒雨不成春。重望躋高職。鴻文仰宿儒。祗宜盟玉帛。未解禦櫌鋤。絳竹圍城樂。旌麾小隊遨。幸承寬大恩。斧鉞不勝誅。甲第連雲起。淒涼一炬中。海波飛雨黑。城火照天紅。頳尾池魚泣。焦頭社鼠窮。百年繁盛地。榛莽臥秋風。突厥猜無厭。單于志可疑。乞師原失

計。適市欲居奇。海國橫珠貝。江城集羽儀。未遑憂後患。聊爾救猖披。大將量沙急。司農仰屋歔。拜官資楮幣。窮法算軺車。束手求豺計。傷心竭澤漁。似聞籌國帑。奉晉日飛書。鬱勃書龍氣。離披燕雀居。萬言蒙主聽。千里駐援車。強寇戈揮日。窮檐錙荷雲。江南好邱壑。無奈入殘驢。又答周次軒云。窮儒抱詩書。寰海正軍旅。持冰語夏蟲。得不笑迂腐。朝登橫雲山。暮宿春申浦。荒原斷鳥迹。孤吟答秋雨。手持經世文。寂寞忍終古。埋才千支泉。光氣燭天宇。溥叢鮮逸翮。淺瀨無巨魚。哀草塞庭戶。高盼淩天衢。昂昂彼何人。僕僕來通都。匍匐侍朝貴。睥睨驚鄉愚。和容凍雲活。冷語春條枯。痛哭入塵寰。大笑游清虛。浙東姚子明云。此輩那值一哭。只合嬉笑視之耳。

詞

錢塘張孝威茂才。左錢以蜩甲廬詞稿屬題。為成齊天樂一闋云。新聲半是離人感。依依此情誰語。畫槳搖煙。金尊照影。織得柔絲千縷。瑤情如許。和寶月清輝。散飛天宇。迢遞湖山。有人銀漢共淒楚。　當年幾聽砧杵。被蘭言綺思。勾起愁緒。別意雲牽。春華水逝。賸了疏林倦羽。清歌漫與。待理揖西湖。調箏細譜。長日簾櫳。夢涼花外雨。蘇常之警。有浣溪紗送春句云。山塘七里春如錦。殘鳥啼花瞑。輕帆微雨別金尊。却恨浮雲生長本無根。如今消息江干樹。

望斷長安路。樓臺歌舞。是誰家門外。春風飛絮滿天涯。答揚州符南樵孝廉葆森臺城路云。日長同說新秋好。秋來又增悲緒。脈脈情波。盈盈別淚。化作一天涼雨。從頭記取。問底事匆匆。頻年羈旅。籬豆花開。寒蟲依舊伴妻語。　文章今日休矣。便酒酣抑塞。拔劍休舞。海國鯨鏗。山城虎嘯。那是江南淨土。關河道阻。膩慘月酸風。荒寒無主。多少閒愁。併成離恨苦。題會稽包子梁棟美人屏幅金縷曲云。士女傳清照。古人中張萱周昉。並稱名妙。數十年來京兆筆。誰畫朝雲最好。有越國詞人包老。燕瘦環肥游戲耳。儘秋波一點神光到。金粉俗。筆尖掃。　如今霜壓蘇臺草。憶匆匆飄零書劍。移家洲島。幾幅生綃人似玉。閒倚屏風秋曉。似甚處相逢一笑。祇恐琴心挑未得。況茂陵司馬非年少。醇酒頗此生了。孝威詩詞秀逸絕倫。南樵則有蒼莽嘉落之氣。他日當選刻同聲錄中。

夷館

嘉興王君壽園。約往夷館。見夷髮環鬚。碧睛高準者數輩。能作上海語。脫帽握手為禮。服御陳設之屬。皆與中國殊製。乾嘉間五色玻璃初出。有力者飾為美觀。故簡齋隨園落成。諸名流形諸歌詠。誠重之也。近則酒樓茶室。觸目皆是。夷館中明鏡四列。大小凹凸不一。徘徊其間。化身十百。左右顧盼。不啻一樹一放翁。一花一世界也。

玻璃

玻璃一作頗黎。一名流離。十洲記上方山有玻璃宮。崑崙山有紅碧頗黎。天竺記大雪山中諸七寶生取易得。惟頗黎寶生高峰上難取。漢書西域罽賓國多奇寶。中有流離。注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蓋自然之物。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銷冶石汁。和衆藥灌而為之。虛脆非真矣。上海當賊陷江浙時。八郡難民。陸續麕集。有力者自賃大屋。窮民則官置草舍以庇之。時號洋涇浜為流離世界。以此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玻璃。乃美於西方來者。或即今日英夷所自昉與。

鯊子舋

浙江甯紹既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箱皮食之。朝廷責蘇撫坐擁重兵。不急進剿。致賊全力攻浙。乃急籌餉金二十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輪船運往浙江。將及鯊子舋。遇淺船膠。盡棄所有於溟渤之中。此夷船向未曾有之事。天為之也。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王中丞朝服自縊。遺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偽忠王李秀成棺斂中丞以下殉節諸員。餘官願從者留。不願從者給發資斧。即令護送遺櫬而還。以為生與為敵。死不與為讎也。

大雪

是歲除夕前三日。夜寢者睡足而醒。天久不明。輾轉移時。視窗上若有曙光。試起開門。則上下阻塞。撲面如冰。第聞鄰人喧呼曰大雪大雪。除道而出。最高者幾與簷齊。玉戲瓊飛千里一白。賊以大雪故。三日不出。百姓縋城墜樓。乘間逃逸者甚多。

總統張公佚事

由吳淞出海過崇明。至於海門。見有白衣冠者數人。問之則總統張公部曲。為公持服者也。其二人語及公。仰天涕泣。述公逸事甚詳。公之初薨。朝廷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卹。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又云。張國樑若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讀者無不感激涕零。謂朝廷知人善任。而江南士庶不克長承庇蔭為可惜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任俠結客。跳刀拍張。能以勇略懾儕輩。其黨李某為土豪所困。公怒。率眾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為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公崇光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忌者恆欲假事殺之。周文忠公天爵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著。為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者。賊據江

寓。以精銳扼守太平為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者。衆不應。公獨慷慨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固謂非弟無能破此城者。即帥所部五百人往。賊初修砦。掘重濠以備死守。聞公比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廛。察死喪。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總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至蕪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警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為首策。時為之歌曰。殺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平鍾山賊壘。礮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諭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間尚方珍玩。賜予絡繹。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圖報。抉齒寄歸。示無生還期。自偏裨擢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豪傑士。或有負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人願致死力。洎乎丹陽之變。力竭捐軀。而公年三十有八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賻。始克成禮。鉢池山農曰。粵賊自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卧。匕鬯不驚者。向張之力也。當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饟孔追。司財者從而靳之。倘所謂殺其生已者與。總統既歿。賊遂恣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呼。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雙燐

同治元年春。養痾於秦郵之仲氏莊。仲君敬夫為說雙燐事甚奇。東台某鎮有女子依兄以居。兄常賈於外。鄰少慕之。私結盟焉。一日兄自外歸。鄰少方匿女室。倉皇乘間而逃。兄追之弗及。返而詰女。繼以捶楚。女不堪其虐。及夜自經死。鄰少聞之。涕泣不食。越日晨出。久不歸。其父訪之。死於河矣。父為請於女兄。願得女柩而合葬焉。兄不可。且曰若不教子。汙辱我門第。今掩覆之不暇。猶欲彰之貽後人笑乎。乃俟鄰少既葬。故遠之而葬女於河東。相距半里許。葬後數日。暮行者忽見燐火自鄰少墓出。慘碧如將燼燄。方注視間。女墓上亦有燐火冉冉而升。漸行漸近。已而相為追逐。上下盤旋。如弄丸然。久之同入女墓。明日又入鄰少墓。如是者三十餘年乃滅。予為作雙燐歌云。

殺鬼

秋七月。將入都門。遇賊於邳睢而止。夜闌將臥。同寓葉子戎者。奔而歸曰。憊哉。今夜殺一鬼矣。蓋寓之東有古廟。葉以赴飲遲歸。過廟前。月影朦朧。見一婦人。向門而拜。又結帶為環。繫於柱上。躡足窺之。則環中樓臺粉黛。五色爛然。婦人若卻若前。忽哭忽笑。又一美少年自內招之。葉恍然悟為縊鬼。急拔刀刺入環中。環帶遽收。劃然中斷。而婦人仆矣。葉呼之不醒。恐以曖昧獲咎。遂行。俄有呼葉於後者。長身綽約。細語如鶯。葉佯為不聞。已而披髮吐舌。雙目

如鈴曰償我環來葉曰吾以汝為人耳今乃鬼耶揮刀迎鬬中其左肩嘷然一聲化為清煙而滅

合璧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我朝凡三見上年八月朔珠聯璧合而言者不同壬戌初冬從軍宿州文案盧鎔齋於是日五鼓登瞭臺以遠鏡窺之先是東海霞光蔚為五色俄而一輪捧上徑可三丈許中瑩如玉四圍如琥珀又一輪相承而起則紅光竟天駕乎前出者之上旁有小輪前一而後四如爆火流星逐月狀兩大輪相摩相盪金碧四射雲霞變動海水若飛移時日上月移而東而五星亦漸隱矣

刧典

淮揚典鋪十數所年來刧掠殆盡然皆鬬力非鬬智也惟與化一典被刧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箱何狀何衣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贓必不汝貸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舁數箱至典中竊竊疑之及啟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覊絆而遣人密白營弁營弁即率勇持械而至遂今閉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塗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舁箱者合擒典衆而縛之

席捲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啓。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縶於柱。辮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泛海

年來泛海數次。遇險者二。其一由通赴滬。五鼓過崇明。有黑雲自南而北。狂風繼之。舟人倉皇下錨。海中有物高起如嶺脊。黃黑相間。夭矯激盪。波浪騰沸。而不見其全。已而昂頭出水。大如甕。非魚非龍。向雲而噓。口中結氣如珠。吞吐出沒。而風勢益壯。他船折桅損舵者甚多。時同治二年春也。渡海四絕之一云。黑雲殘月曀平蕪。魚目光懸徑寸珠。莫伺風波歎行役。如今滄海是夷途。又通州曉發遇風云。天亦傷時會。悲呼氣未平。怒潮衝石語。高樹逆山行。穀價豐猶貴。兵鋒憤不驚。劇憐垂白叟。苦語祝昇平。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僧寺中。有驢一頭。為往返代步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語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勿緩也。丁即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佳騎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為所誑。慮

其復至僧寺。詐取錢物。遂辭母自往跡之。遇諸途。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詫曰吾驢齒壯。此已老。易何為者。莊曰彼因貼錢數千。現在囊中。丁猶不願。又出布衫一領曰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著衫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成公橋。遇地保縣役數人。拘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剌其人而奪之驢。猶佯為不知者耶。即逮赴縣。蓋莊賣丁驢後。僱驢成公橋。而手剌其人。攘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問殺人狀。丁茫然。王指衫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掩飾。丁曰是皆莊某為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剌未死者相質。皆曰莫知其姓。然貌是此人。王遂以嚴刑逼供。至用線香熏腋下。丁不勝拷掠。遂誣服。瘐死獄中。先是丁氏闔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冤。王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瘐死。後一月王坐堂皇治事。家人奔告公子病極。急入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讎其子。曰官祿未盡。使之親見其子女之亡。而後及其身。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叫而卒。

兩軍門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進剿。如風掃籜。收復蘇常。餘賊聚守金

陵。明年曾公大兵屢掘地道於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為賊所覺。衆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典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苦。所望者復城而後仰報國恩。將士亦邀獎敘。不及今一鼓作氣。功敗垂成。後欲圖之。非可歲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隧貯藥。破城垣二十餘丈。李疾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啓之助。偽慕王等降後。心懷反側。桀驁不馴。中丞用軍門言。乘勢駢誅。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礮創重捐軀。奏疏中歷敘勳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矣。

孫文鳳

江浙之亂。紳士殉節者多。練勇殺賊者少。湖州趙公。紹興包村。永昌徐氏之外。不多見也。嘉善孫君小雲。以令子文鳳陣亡事。屬為題詞。即書其後云。長風吹沙陣雲黑。千人合圍呼殺賊。賊羣如蟻蔽地來。飛礮當胸活不得。聞君降生誠瑰才。翩躚靈鳥翔庭階。果然文采照江浙。不與俗子同襟懷。時艱奮起脫儒幘。君行時年甫二十。丈夫事業雖未成。耿耿雄心貫天日。去年大帥收金閶。快哉擒賊先擒王。頭顱六七血猶熱。灑向平原祭英烈。

王蟾生

玉蟾生者，不知何許人。生而神守秀逸，資性超曠，自以幼年孤露，泼於名利，於人事無所嗜，一切紛華靡麗之境，衆所趨騖者，皆以為不潔而去之。而性獨好月，居恆夜常不寐，一茗一香一几一榻，徜徉於花陰竹石之間，翟影冰壺，遊心瓊宇，猶以蕩滌塵俗，噓吸清華，每至斗轉星斜，玉輪西墜，則凄然欲涕者久之。陰晦之夕，怱怱若有所失。視上弦以後月漸盈滿則喜，既望轉虧，欷歔不適。自髫齡至於既冠，如是者十有餘年。生嘗言五濁依月而清，八垢得月而淨，可以引精粲，可以通神明。又好於月下冥想，謂人世歡娛境少，愁苦情多，甚至口不可得而言，夢不可得而訴，幽懷隱念，默寄太虛，以為世有其人，庶幾知我者乎。而生乃以其心所專注者迎之，兩心既交，互相融結，於空靈冥漠之中。故好月益甚，一夕拈坐石磴，寄想青冥，有道人黃冠羽衣，翩然而至，急起延揖，叩問姓名。道人曰：君不憶十九年前，以玉遂度瓊雲曲於清閟宮中耶。其為金粟觀主者，與君居衡宇相望，晨夕侍從甚歡。某歲中秋，素娥出遊寶霄臺，憑白玉闌干，笑指牛女，君見其侍者碧羅，闌脩偶動塵念。素娥訴諸圖靈王，玉謫君江淮間，並譴二女，以星紀兩周為約，君告別階墀，淒動左右。玉主念君宿業，許以少年騰達，福慧雙清，蓋二十五年復返清虛也。不謂操行不堅，心浮意蕩，削除名籍，續貶十年，若再失足愛河，精華外鑿，則將來墮落，不列真靈矣。慎之慎之。勉圖相見。言畢振衣而起，生欲

追叩究竟。轉瞬寂然。自念生平誠多意惡。聲華福澤。約畧可知。由是約意迹相之粗。專精靈明之興。雖浮沈垢濁中。日與形色相接。而息心於冲虛淡寂之天。如是者又十餘年。其後科名果不振。再娶不壽。生亦無疾而卒。卒後有見之棲霞山上者。或遇幽愁哀怨不可自遣。第於月夜設香花清醴。默呼王蟾而祝之。其人若或忻慰云。

窖金

粤寇之亂。富民藏金地窖者。率被掘去。獨南滙某氏家鉅富。贏金以萬計。先事招集佃農。厚予酒食。使之掘地極深。以八缸貯銀。覆以土石。完密無少罅也。賊至。訪得其處。灌水發掘。缸則猶是也。而瓦鑠充滿其中。白金無一鋌矣。賊相顧駭眙。恚而焚其屋。蓋貯金之後。某率其家人婦子。竭數夜之力。橫穿一穴。移金而築之。而佃農無一知者。故免。

奇報

水火兵災。大刼也。而積善累德之家。往往有奇報。江甯程翁家小康。自其祖父力行善事。以饋貧施藥而窮。及程讀書不成。去而學醫。謂謀生之途。惟此尚可濟人。立誓不受貧戶一錢。並累世持不殺戒。甲子十一月。舉行鄉試。予與奉調闈差之沈君同行。時省城設局收養難民。沈為其戚訪人於局中。有老媼屢目其僕。淚涔涔下。沈問故。媼曰。貌似吾兒。吾夫姓程。籍

江甯。避兵蘇州。夫妻兒女並子婦為五口。遇賊離散。今生死不可知矣。言未已。僕躍而前曰。吾固疑為母。固吾母也。相持而哭。遂訂期同返蘇州。他日蘇人欲僱織娘。或以程媼薦。至則先有少婦一人。亦為主人司紡績者。相見大驚。即其子婦。媼喜猝舍之。完聚。又悲其夫與女之無自訪求也。婦曰。姑勿憂。吾有從兄。前數月販茶上海。似聞小姑傭工茶棧中。媼聞即攜子婦乞假於主人。至一棧遍詢無之。去而之他。則女而程氏者甚多。入視皆非。蓋五易其處始知程翁自浙返滬。仍以醫行。早已挈女僦屋夷場。境況甚裕。即日訪得翁寓。翁適外出。媼一見女。即大哭。子婦涕泣勸慰。各訴艱難。並鄰里忻喜歎息之聲。譁然並作。翁歸自外。蚩蚩然立。不能措一辭。忽笑忽悲。惝恍如夢寐焉。鉢池山農曰。兩間一生氣所鼓盪耳。生人者人亦生之。固宜。顧盜賊殺人如麻。而程氏一家。乃全乎其為五人焉。奇哉報也。

詩坫

金陵返櫂。阻風孟河。西舫東船。同人畢集。將君齊九性豪邁。使從者累土如几。號為詩坫。首出近作。屬和諸君。亦各建旗鼓。摩壘致敵。挑戰不休。如是者三日。予終登平字韻云。强鄰兩大休鏖戰。願息齊師及楚平。於是一笑而罷。明日解纜。而雲散風馳矣。予和南梁陳聞亭下關韻云。久臥荒城畏遠行。喜聞江表息鼙鉦。雲銷戰氣依峯穩。鳥戲朝陽拂水明。近郭漸多

新屋宇。荒郵難辨舊途程。十年兵燹身猶健。贏得山靈見也驚。袁步雲云。傳聞北地重燕支。多買嫣紅染畫眉。何必才華真絕世。自然顏色易投時。焦枯默感中郎識。婉孌終傷季女詩。誰道甘心棲枳棘。十年蕣徧碧梧枝。又闈中題壁舊句云。石頭城外亂峰明。浩蕩風煙萬里情。身世多艱惟中酒。文章無命莫求名。天空雕鶚搏雲遠。江冷芙蓉墜露清。大地烽塵需斡濟。諸公騰達報昇平。揚州楊竹軒和云。天高霜冷月初明。惜別難忘舊雨情。感我飄蓬同宦味。有人籠壁重才名。綺年休遂詞壇老。冰骨終宜閬苑清。出匣干將勤拂拭。近來江上怒濤平。黃山宗感澤云。日對江山眼自明。目將流水濯塵情。閒雲出岫難為雨。野鳥窺人不識名。地有高賢星欲聚。身無俗韻月同清。男兒各抱飛騰志。不到蓬萊氣不平。齊九和云。海天東去大星明。水底蛟龍若有情。得意且傾三日酒。誤人虛博半生名。霜高寒入關河暝。日落潮迴天地清。獨向滄江觀象緯。當頭放見玉衡平。風程水驛間得此興。會或亦五百年香火因緣乎。

瘞文

臘八後五日。招感澤同至松江度歲於城南費氏宅中。年皆三十九矣。文字無靈。科名有命。愴念身世。百感橫生。因盡搜行篋詩文。掘坎庭隅焚而瘞之。而送以詩云。廿年心血聚庭隅。拉雜摧燒散作灰。吹入九淵千丈底。結成精氣化風雷。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吳縣朱君樾之既為其姑母請旌於朝。又求得遺骸靈諸唐氏之塋。思慕之心稍慰。一日者復手圖示余曰。記榮未嘗學問。幸不棄於大雅。先姑母事寔。雖有閒君之傳。陳師之贊。以垂不朽。顧事數詞簡。體例宜然。恐後之人未由感發而興起也。擬其大要。繪為四圖。無徵者姑闕焉。庶可與傳贊並行不悖乎。余曰。諒哉此虎頭圖列女之遺則也。朱君曰未也。某思事以文傳。地以人重。竊嘗流覽簡編。凡賢人君子託足之所。雖窮鄉僻壤。憑弔者往往留連慨慕。如見其人。矧孫蓁泣血。茹苦含辛。數十年寢饋於斯。其地其人。尤足令頑廉懦立。往者吾吳嘗有袁氏竹柏徐氏勁節二樓之建。棟宇巍然。繪圖徵詠。又得賢子孫繼述。故歷久不磨。某心竊仰之。唐氏世耕讀。姑丈時家已中落。居孫谿。與某家衡宇相望。自姑母孀居。敝廬三椽。僅蔽風雨。雖湫隘特甚。齋扁闕如。而內外峻潔肅然也。亂後夷為瓦礫場。每過愴然淚下。徘徊不忍去。記榮竊窺我姑母家無儋石儲。賴十指以餬口。膝前無子。族屬中無可繼者。孫女至十餘齡又殤。凄涼憔悴之況。生趣索絕。而安貧苦守。甘之如飴。某他日擬於唐氏故居葺廬以奉烝嘗。而即以安甘名廬可乎。余不禁肅然曰。有是哉。君用心之周且摯也。夫安之為

義大矣。自來忠臣烈士，赴湯鑊，蹈鋒刃，將窮勢迫，百折不回，凡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然論者猶曰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蓋信乎安而不遷之難也。若夫青年伉儷，慘失所天，所無待哀之兒，室乏慰情之女，饔飧莫繼，箕裘全空，極人世難堪之境，獨能隨遇而安，無絲毫怨尤見於辭色，贅婿莫備，繼以撫婚，撥其心終不忍夫之無後，艱難委曲，以求一綫之延，甘窮餓而不悔，在易節之四爻曰安節，九五曰甘節，安且甘其為守吉孰大焉。今者旌門表墓，百世流芳，俎豆馨香，永永無極，君又仰承先志，以長子（息先後兒説祿）以奉唐祀，此亦行乎心之所安，貞盛德事也。異日安甘蔵成，與衰徐兩樓，後先輝映，即君之風義，亦且陷孫漢礙水長流，傳言盛德必百世祀，於戲澤自此遠矣。秦君欲然曰，如子言，余何敢當，抑區區之心不敢不勉，請識之以諗來者。爰不辭固陋，拜手而為之記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涂月

青浦席　威拜撰

婁縣姚肇瀛拜書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朱氏，蘇州吳縣人，年十七，歸同縣唐顯唐故貧節婦，恆以女工佐之。夫死，止一女，撫

之十餘齡。女又殤。節婦泣曰。天乎不能為唐氏留一息生。復何為。其弟常浩力勸之歸曰。骨月之親。惟妹與弟。幸母自苦。弟婦程氏。亦與節婦素睦。因以第三子記渠畀節婦撫之。為唐氏後。節婦既撫記渠。念弟力之不贍也。時返孫谿故居。自食其力。記渠既長。使赴城習賈。庚申寇陷蘇州。音問隔絕。其弟遣弟婦挈幼子記榮來依。賊過其處。欲掠記榮。節婦厲聲叱之。賊亦駭退。卒釋之去。而其弟陷城中。未得歸。節婦乃語弟婦曰。弟與諸姪吉凶不可知。我與若不足計。朱氏惟此一子在。若復失散。何以對先人。相與零丁轉徙。僅免於賊。未幾其弟暨次姪記焜。脫自賊中。節婦大慰。以為可以釋肩矣。而弟及弟婦相繼病歿。又聞記渠死難之耗。諸姪惟記焜記榮存。節婦遣亟奔上海。曰。無甘斃為也。逮亂平。記焜兄弟訪其居。已夷為瓦礫。詢諸耆老。知節婦孑身走避。亦未遇賊。依普濟堂以終。年六十。記榮念非節婦。朱氏絕續不可知。於是命長子真光後。記渠奉唐氏祀。復求得節婦骸骨。為葬諸唐氏之塋。光緒庚寅。列其事於有司。以達於禮官。得旌如例。嗚乎。當粵匪鴟張之日。士大夫且不免倉皇失措。況其餘乎。節婦一婦人耳。乃能臨機制變。卒全朱氏之孤。而唐氏宗祀亦藉以不墜。可不謂賢哉。余往聞記榮言節婦性嚴厲。有智略。今覈諸行事。信然。然其所遇抑可悲甚矣。

華亭陶萃祥拜撰

唐節婦贊

懿哉節婦。卺歲歸唐。賢聲卓著。大義彰彰。夫貧能守。夫沒何望。零丁孤憩。銷魂心腸。曇花復折。能弗悲愴。有姪可撫。以續烝嘗。何圖寇亂。遂致喪亡。當為姪計。海上遠颺。幸存一綫。於朱有光。報以恩義。再續宗祊。請旌懿行。大為表章。惟茲貞節。百世流芳。

嘉興陳其榮拜撰

歸葬遺骸記

我姑母之葬。終於山塘呂氏祠也。事在同治戊辰八月。其時寇患雖平。瘡痍未復。故廬被燬。不獲寧居。記榮年弱冠。貿易嘉定。蘇申間。欲詢確耗。而未得。竊念我家當庚申避亂。寔惟姑母是賴。昊天不弔。我父母於夏秋先後棄養。賊氛徧地。浮葬他所。先塋遠在陸墓。不能及也。先是。記榮隨我父避上沙鄉。貿販餬口。長兄記鍾依郭氏於閶門外。仲兄記煜先被賊擄。我母逝後。我父亦患痢下。力疾往喚長兄歸上沙。至秋增劇。竟至不起。明年仲兄脫自賊中。昆季均集姑母所。姑母命之曰。汝父母遭逢亂離。不幸病歿。寄厝異姓塋地。體魄不安。汝兄弟幸聚一方。當亟謀所以歸骨者。值此亂世。生死聚散不可知。毋貽他日之悔也。記榮兄弟泣受命。乃由徐王兩冢墓上。檢拾遺骸。合葬五泉浜祖塋。事畢返命。姑母即遣仲兄避江北。長

兄挈記棠往申習業。臨行復申戒曰。朱氏存者僅汝三人。憶汝母彌留時。袛幼姪記棠在側。
遺命汝兄弟當終身友于相愛。異日幸成立。雖未能同居共炊。愼勿蹈鬩牆之習。回顧汝父
謂記棠年穉。亟擇善地居之。庶父子相保也。言訖嗚咽而逝。汝父於流離顚沛中。草草瘞埋。
屬記棠於范氏。而自至齊門覓記鍾。酷暑奔波。精神衰耗。病自此深矣。延至八月亦告終。猶
諄諄惟汝兄弟為念。今汝等幸全身命。吾恐禍亂之未已也。故分遣各覓生路。苟能自立。早
謀昏娶。長子孫。毋忘吾言。亦即汝父母之志也。此地雖偏僻。時在市濱乃窮鄉也然逼近賊巢。不宜再
來。吾五十窮嫠。死何足惜。異時平定。歸吾骨於唐氏之塋。雖死猶生矣。時咸豐十年辛酉歲
烏乎。詎料此別竟成永訣也哉。仲兄遂偕任竹筠渡江而北。長兄與記棠間關至滬。雖幸有
成。而作嫁依人。不克自主。往再七八年。昆季各有家室。饔飧朝夕。苦乏餘貲。迴思曩日情形。
非姑母指示布置。則父母之骸骨未歸。伯仲之存亡莫卜。生成之感。何能一日忘耶。同治八
年蘇省肅清。已逾六載。播遷者漸復鄉里。記棠因事至蘇。詢姑母存否。竟無確耗。光緒元
復至蘇。晤長兄記鍾云。傳聞姑母在山塘普濟堂病故。年月日猶未知也。顧以他事匆促旋
申。至五年秋。長兄暴卒於蘇。記棠星夜奔赴成禮。時長嫂徐氏已前卒。祔葬五泉濱。六年春。
將啟兆而合葬焉。豈知開未及尺。積水成汪。我父母兆域亦被浸潤。痛念劬勞。百身莫贖。幸

先祖陸墓山塋尚餘隙地謹奉遺骸備櫬遷祔兄嫂則仍葬五泉浜高原從兄志也烏乎我父母骨殖幸獲安全猶恨始事不慎水清幽宮再遷而後已今仲兄與 記葇 祖堪温飽各有子二人以奉先祀而姑母一生苦節輾轉亂離中窮餓以歿歸骨唐塋言猶在耳每一念及踽踽難容光緒十六年余復有事在蘇詢訪既徧略得端倪兼知賊據城姑母見幾避迹未遇賊賊平後走依女普濟堂以人衆與同伴諸媼別居呂家祠內寘於同治七年八月病故 記葇 於是先將姑母守節事呈有司請旌於朝而歸骨則以未悉葬所尚留有待今年夏璟誠往訪期必得先至昌善安節各局末復至盤門所謂女普濟堂者堂中人均以年遠難稽爲辭翌日再往偶向內室坐見插架有同治五年至七年册籍悉心翻閱至一百號載有唐宋氏於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進堂八月十九痢疾病歿年六十歲字樣不禁額手謝天者再下又載一號至十號葬於錫類義阡從十一號起別葬盤門外堂基云云而唐宋氏葬册在第九號每號均有磚識然則我姑母之終於普濟前既歷詢唐意卿之母及疏族唐四官諸人衆口一詞今復册載彰彰可攷毋庸疑矣欲設法起遷商之培德堂董周守安翁翁謂須冬閒辦理力任經營可感也爰託守翁豫備小櫬以便檢骨堅訂珍重而別仲冬上浣復至蘇天嚴寒閒以風雪承守翁放堂船雇土工等偕看阡人吳姓有初七日抵錫類阡上

地空濶約百餘畝荒冢纍纍無從識別原葬土工張長壽老矣幸家啟土懸十數處迄無
一是蓋以事隔多年猶渺無垠頗難記憶亂後又為育嬰昌善各局襍葬無序暴露顛倒者
甚多觸目慘淒乃命依舊墳築見暴露者亦加土隄反復籌思無策至望日詣普安橋
武廟誠求籤兆得十八籤頭說與君及世事盡從流水去之句先是夏間亦嘗祈籤則勤耕
力作莫蹉跎云云竊意神亦如此終當有機會守安翁識陸君春生來訂明日下鄉再覓以
盡人事遂於十六日如前放舟帶工祗阡開視自晨至午仍無濟乃登舟午餐枯坐遲徊相
對太息守翁謂似此曠地一望無際何異海底撈針君於此亦可謂竭盡心力矣況廿餘年
來當已形銷骨化吾意招魂歸祔於理亦安余嘿無以應然終冀神言當不我欺忽忽未決
時飛尾隘工人擁擠無聊飭其荷鋤登岸姑再覓之守翁與余在船小憩一炊許忽見工人
手持一磚踴躍奔至閱之正第九號女棺也兩人均色喜隨行二里餘見有一池與上次啟
視所相離祗五六尺詢工人則以張長記有水池鄰近故仍於此處下鋤纔二三下即見號
磚於是命逐號啟視罔不符合十號以後則平土矣乃將他號築固回城訂定諸人次日竭
誠料理余不禁感極涕零默誦神恩不置十七日守翁仍挈土工等將所備應用諸物到阡
午刻記等跪地啟棺見姑母首骨未壞下頦輔頰彷彿生時惟首足胸脊諸骨則已黑如枯

柴乃積水潮蒸之故。最奇者姑母晚年僅餘四齒。而口中尚存其三。其一旋於肩旁檢得。此記榮兄弟所記憶逼真者。殆冥冥中特留前齒以示區別耳。與流水桐鄰。乃益歎神言之巧合也。於是自足至首。次第檢理。入所備櫬中。用灰包棉花絲綿。謹慎將事。擇吉二十四日。遷祔吳縣十一都十四圖戲字圩孫家橋唐氏塋乾山巽向。立碑隧道。以記榮長子惠先從叔兄記榮以奉唐祀。即仰體先考妣之遺意。其詳具閔君頤生唐母朱節婦傳中。嗚乎。記榮蓄是志願。已及廿載。僅克有成。此蓋蒼蒼者不忍我姑母苦節湮沒不彰。俾記榮得藉手以捐酬生成之德於萬一焉乎。豈偶然哉。余既求閔君為姑母立傳。將恩準建坊之資。移備孫鉻東暉擒翼垂不朽。復擬於唐氏故居。葺安甘廬。奉祀栗主。繪圖撰記。以徵題詠。而於歸葬遺骸之事。艱難獲濟。寔荷神庥。至我父母繼絕之盛意。與亂離中困苦顛連之況。尤不敢忘也。用詳顛末。以告後嗣子孫。我子孫其敬念之哉。其敬體之哉

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月。胞姪朱記榮拜述。

祭唐節母文

維光緒十有九年二月吉日。恭送表太姑母唐節母。從祀節婦祠。謹以楓江之水。孫鉻之蘋致薦於神前曰。嗚虖。節母早失所天。無子僅一女。女殤。嗣子又早夭。族無可繼者。徒安

貧食苦。唐宗已不祀。傷哉。未幾。粤寇陷蘇。倉皇避難。挈從出朱氏二猶子。次即懋之表丈也。覺獨幼弱。轉徙流離。措其計慮。幸獲保全。終藉表丈所生以奉唐祀。且節母之殁。大亂未平。時已無家。親戚相隔。鄉里善人。瘞於叢冢。桐棺纍纍。玉骸何處。幽靈重泉之下。怨恫百歲之餘。而表丈乃矢志以求。至誠斯格。竟蒙 神示。得以歸骨首邱。唐節母者。豈非天之厄節母者深。而章節母者尤顯乎。事既詳諸君子傳贊題咏中。驗忝附戚屬後輩。聞之真切。信無溢詞。足貽不朽。獨思古來節婦與忠臣義士略同。當其遇家國垂盡之秋。持其百折不回之心。冀有一綫能延之脈。竭忠盡智。或成或竟不成。卒之後代俎豆馨香。廟食千載。固其宜也。豈非天理之變不失常乎。抑人力有以勝之乎。竊節母不特有光於唐氏。而亦有功於朱氏。其於表丈生之猶母也。則表丈宜事之猶子也。間嘗觀古孝子。遭遇亂離。尋親骸骨。萬里荊榛。十年寒暑。往往有志竟成。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固應如是。而亦其親殉難之精魄。多不容理没於山陬海澨間。兹庶得其彷彿乎。然則節母不啻有後矣。體既安土。繪圖表門。故典畢舉。今又與諸烈魄左右輝映。尸祝千禩。永永無涯。將以揚厲名教。敦篤風俗。使四方之丈夫女子。聞而感泣興起也。神其安侑。伏惟歆享。系以謡辭。兼用頌義。乃祝曰。

神之來兮鑣安貞。木蘗之哀兮裂湘靈竹。念昔生時。言之肅穆。淑人不辰。夫君無祿。宛宛稚

女曷以姒續。螟蛉在室。篝燈課讀。鵂鶹夜鳴。華宴並落。區區不畀。且乏薄族。瞻望母家。亂離可傷。提攜小阮。不負平章。克家報德。再傳承嘗。圖容烈女。女宗表揚。在天之下。在地之上。徐袁二節。苒遂相望。

表再姪長洲陳開驥拜撰

重建東暉橋記

孫谿相傳以孫武名。一水縈帶。西達於支硎。即俗稱觀音山者。故亦名觀音河。跨河為橋。凡十。有曰東暉橋者。則里人朱記榮姑母唐節婦故居之所在也。記榮幼最得節婦歡。當粵寇時。提攜奔走。脫記榮昆季於難。事平後。音耗隔絕。建記榮趨訪。而節婦已歿。幷不知其厝所。乃矢志以求。卒於去年冬。歸骨唐氏之塋。然追慕無已。既為請旌於朝。例得建坊。將擇地於東暉橋之址。而橋已圮壞。因念節婦夙以利濟為懷。使節婦而在。必不使頹廢。遂移建坊之資。以建橋。成節婦志也。經始於光緒壬辰五月。迄閏六月落成。屬其友華亭閔萃祥書其概。將示後之人。爰系以銘曰。

節婦之行。禮宜坊闡。厥素志濟此梁。瞰谿水之湯湯。其流也芳。

重建東暉橋聯

綽楔承恩移作中流砥柱
松楸在望永循百世烝嘗

遙瞻范嶺朝天笏
靜接寒山警夜鐘

青浦席威譔

重建東瞱橋記

跨支硎塘。有東瞱橋焉。近鄰孫祠。遙揖范嶺。毓秀吉屐。是母脈絡。通濟繁興。并聯臂指。凡夫村甿牧豎販夫傭。䕬趁趲拉攞。日蓋千數。歷禩渺綿。月缺虹斷。縛匏假葦。行者喘焉。歲在壬辰。朱君記榮因其姑母唐節婦之行。得旌於朝。將仿桓䕬義閭之開。仍傍孟母擇鄰之舊。頗悼越姥賣扇之阻。爰法巴婦築臺之遺。經始夏蒸。落成秋爽。翠固闌敞。往來大和。昔之蓬廬鬻苦。漆室茹辛。月黯夜縫。風淒晝哭。橋之石兀兀。是節婦之志。決橋之水盈盈。是節婦之心清。涓夫游歷大刼。辛脫老寡。臼粥咽夕。腸枯如灰。青裙立風。淚盡得血。卒令鑠金溘盡。抱璞告完。萬滕煙莽。骨惟封蟻。見憐。一樹雪梨。魂以杜鵑代哭。而斯橋也。亦復廢礎孤擎。洪濤大嚙。青山綠水。過者遷延。明月清風。靈兮聊浪。今則朝問嘉歎。鄉評引延。典在豆籩。樹宜楔綽。

斯橋厚幸。遂解墜履之誓。忘乘船之危焉。聞之溧陽之瀨。偉投金而改栅。上虞之江。式隨爪而殊號。竊意斯舉。當易嘉名。持辞士夫。倘協於義。尤欽朱君懷翼卵之慈。矢肝胆之報。日月雖逝。金石不渝。褒之歸骨於唐氏塋也。亦既血誠默聯。精志冥會。得憑犀齒。俾正狐首。今之舉也。蓋曰表微。非惟修廢。坐拯厲揭之累。詎務刻雕之華。視夫寶帶既捐。數五十三洞。渡舟可滅。靡萬六千工。為功則同。取義尤大。淳澆激薄。將在於斯。洞庭不圯。太湖不涸。長留天地有橋則三已。

光緒癸巳二月長洲章鈺

唐母橋銘

粵歲辛卯。記榮既尋獲　姑母唐節婦遺骸。為歸葬唐氏之塋。塋後有小石橋。在其族唐懷德所居之右。往來徑道也。故未有名。且將圮。爰葺而新之。里之人請顏曰。唐母。欽母節也。乃系以銘曰。水粼粼。石凿凿。惟母之節。既堅且潔。

光緒十九年癸巳春二月胞姪朱記榮拜譔

唐母橋聯

冰雪一心淨

松楸萬古寒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漫天雪婦之節匝地霜方其潔有客為我道其詳點點都是節婦眼中血
淚涓涓望眼穿樂昌破鏡不可圖阿阮為我作螟蛉唐宗一脈賴汝傳
家鷄猶未巳無奈烽火干戈起十指不療饑紡織供刀匕有兒死賊中有姪陷賊裡煢煢弱
息不能支幾度流離更轉徙
一星躍逡孤聊亦慰慈烏相隨形與影中道復棄吾何況隸尊生死分節婦之節苦如荼
餘生脫虎口身外靡所有傷哉節婦病不瘳何日使之正邱首母族存亡不可必大阮小阮
爾知否
風吹霧不見雲過月當空惟此節婦節衆口僉雷同大吏據情入以告惻然天子為動容荒
荒一抔土詔書賁爾崇紫陽有兒魁然秀荷鋤到處訪墓封為問當年經事人模糊不能辨
西東吁嗟此衷天所牖佳城鬱鬱得之偶合祔之禮昉周公奠以牲牢酌斗酒苦節畢竟
天不負瀧阡會看昌厥後

吴縣張玫鏞謹題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昔吾吳節母中之有圖記者二。一為袁節母竹柏樓。一為徐節母勁節樓。今唐節母安甘廬又有圖記。則是鼎峙為三也。按唐節母歷歷苦節。大率與袁徐相埒。而其慨唐宗不祀。謀續於從出之朱氏。朱氏當庚申寇亂。全家幾陷賊中。特為發踪指示。俾脫生得過其半。自此朱祀延。唐祀亦因之延。凡權變而濟險也。抑有卓越乎袁徐者矣。惟是袁徐兩節母圖記。皆出自其子。而唐節母圖記。乃出自其姪子。不忍沒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為孝。姪不忍沒姑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為仁。孝可嘉。仁更可嘉云。

吳縣潘志畬拜稾

賦唐節婦事

自譜離鸞曲。傷哉失所天。伶仃遺弱息。辛苦伴窮年。荼蘗偕評味。蘭芽遠隕妍。弄珠虛照月。霾玉脫霏煙。宋禩方興矣。唐宗何忍焉。螟蛉差可勗。蛋蠶兩能全。丱角隨羣幼。聱牙付一編。荻丸晨課下。鍼黹夜燈前。烏鳥慈懷摯。紅羊浩刧連。身家休顧問。骨肉各分遷。捷旆餓林立。妖氛敢蔓延。蜩蛛空待補。窟兔得言旋。衰祚謀重繼。沈痾療不痊。掩骸勤訪墓。候氣未支綿。褒獎行宣詔。哀榮且及泉。吁嗟節婦節。大義豈戔戔。

吳縣潘志詢拜書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備極天民苦。新婚便死離。左家惟有女。鄧氏竟無兒。松柏相承悅。冰霜不改移。敬廬仍世業。漆室感時辭。犇犇重泉路。煢煢恤緯思。縱傷壓金綫。尚望振門楣。銀鹿將河弄。金鑾又遽摧。桃承猶子續。訓仰大家施。鼙鼓喧闐起。舟車轉徙危。勇能排賊刃。智克免宗支。軍事方紛若。先靈更餒而。鴟鴞嗟毀室。蜾蠃復含飴。節與共姜埒。功同杵臼奇。休拘人後說。明史傳張詩。

壬辰小除夕元和張一麐未定稿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節句

幽蘭生前庭。天高風景澈。青松在東園。卓為霜下傑。感彼柏下人。深得固窮節。貞剛自有質。時時見遺烈。天道幽且遠。孤雲獨無依。良人不可贖。願言同此歸。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一朝長逝後。值歡無復娛。竟抱窮苦節。門庭日荒蕪。再喜見友于。親戚共一處。試攜子姪輩。無樂自欣豫。刑天舞干戚。賢者避其世。分散逐風轉。冬日淒且厲。栖栖失羣鳥。舉目情淒洏。日暮猶獨飛。不知竟何之。東方有一士。委懷在琴書。弱冠逢世阻。暫與園田疎。一去三十年。登涉千里餘。投策命晨裝。行行循歸路。每每多憂慮。直為親舊故。銜哀過舊宅。惆悵多所悲

自從分别來。奄去靡歸期。崎嶇歷榛曲。高墳正蕉蕘。四面無人居。白楊亦蕭蕭。諒哉宜霜柏。見别蕭艾中。心在復何言。寔由罕所同。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相將還舊居。鼓棹路崎曲。山澤久見招。非為卜其宅。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回顧慘風涼。寒餒常糟糠。清節映西關。憶此斷人腸。早終非命促。有生必有死。既沒傳無窮。奚止千萬祀。

吳縣謝毃

安甘廬記

安甘廬者。欽旌節婦吳縣唐母之故宅。其猶子朱君懋之。重葺之以奉歲祀者也。架屋一椽。足蔽霞淩。量地十笏。匪曰湫隘。節婦以長干之共處。相夫子而有家。作羹入廚。擔饁行野。牛衣卧簣。鴻案齊舉。怡怡如也。洎乎歌作陶嬰。謚議黔婁。寂寂獸旦。寥寥誰語。豈況徵蘭未兆。曇華俄萎。節婦廼守一醮從終之義。援三思為後之條。人情曲合。奉嘗充以外孫。骨肉至近。嗣正倫者兄子。茹苦訓心。折蔆勵志。固已開行義之閭。偁孝德之里矣。無何洪飇慘扇。妖火構興。拔宅無術。楚炬堪憐。節婦則有鑒魯姑。竄蹟下廡。不同梁女。卒得己晃。遂存范鎡之孤。仍絕庾信之柔。懋之於是感卵翼恩。表貞苦節。繭康范之足。執骸而歸。傳烈女之圖。楮毫斯託。題橋柱而懷清。封墓穴而展禮。就倚歔之奉室。起偏棲之門樓。九京有知。三徑無恙。每當夜雨淒其。神颸瑟若。吾意壞壁縣蘿。破窗裂紙。咿唔課讀。宛轉鳴機。此情此景。猶將彷彿乎

遇之。

同邑董瑞春撰時乙未孟夏

金一百四十四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黃鵠哀吟失所天。撫懷弱女一悽然。曇花彈指成虛幻。影隻形單倍可憐。茹苦含辛慣食貧。毀容甘作未亡人。敝廬幸在猶堪守。非忘同胞骨肉親。家計蕭條賴女工。寒宵燈火兩人同。弟能愛我時相顧。儂自清貧守素風。撫姪承祧慰母心。朱唐婚媾誼尤深。篝燈課讀寬嚴濟。寒夜更長自理針。百萬紅巾卷地來。流離分散寔堪哀。從今兩地相思苦。生死存亡永自猜。旌門典重感恩榮。聊慰當年保護情。從此東暉橋畔水。流芳百世有餘清。

元和王同德拜題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觸目淒涼號鬼賊。風雲黯黯日無色。天傾地陷一廬存。中有奇光難掩抑。借問績成此幅胡為乎。云是唐母食貧守志圖。茹苦含辛宜婦道。那堪無子更無夫。琵琶孰同鼓。襁褓無可撫。欲死不死非惜死。故將奇節傲終古。豺寇起。萬事已。男號女啼爭思避。母獨從容保猶子。猶子依母獲安全。朱氏宗祧賴以綿。歸已無家歸不得。善堂甘入盡餘年。吾思守而不貧兮。遺

產猶在原可託貧而有子兮赦水承歡亦能樂古來不少稱貞節境遇問誰唐母若卓哉猶子亦奇人兒長不忘姑母恩號哭荒郊求骸骨載歸爲葬爲招魂一朝丹詔日邊來天上施恩到夜臺從祀建坊表其節不教酒設在蒿萊死若有知應不恨蓋棺方見有定論不信試看冢纍纍大半無人供麥飯母有猶子母不死勝人撫孤已萬萬況復繪圖徵詞章琳瑯滿目足表揚笑吾未夢佐公筆那有江郎福錦長效顰握管試吟哦吟不盡意欲奈何更倚楚些成一闋春秋若作降神詞詞曰嗚呼母兮生兒無依死可無據些生兒無名死可無譽些魂兮歸來叢冢不可以處些嗚呼母兮生兒無嗣死可無子些生兒無養死可無祀些魂兮歸來故家不可以止些茹荼懷蘗母志已伸些旌門表墓母節常新些爲母奉祀已全母倫些春秋有享鉅典可遵些魂兮歸來來格來歆些亂曰生多憂危死宜安些生多辛苦死宜甘些敝廬猶在將若峙於江南些彼有三從亦有死安得如母之不刊些　錄塵

諸詞壇大疋郢政　香涇郭紹裘求是草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青青巖上柏鬱鬱嶺頭松歲寒節乃見歷此冰雪容節婦失所天饘難無一錢轉輾歷所變棄卻釵與鈿喜有女如玉聊以伴空谷少慰未亡人焉知年壽促大者娶有女遑計鄧無男

一病吁不起。天花幻優曇。弟憂姊所苦。何以慰遲暮。螟蛉螺嬴子。免絲女蘿附。朱家一塊肉。唐家一脈續。吁嗟長卿妻。慷慨歸辭屋。歸來撫孤兒。仰屋兒啼飢。女紅手自給。不使旁人知。天狗夜墜地。紅寇忽西起。弟婦攜幼子。避來烽火裡。賊來奪其姪。節婦走進叱。侃侃陳大義。賊沮而駭出。城閉亂蒿萊。翦飛眼難閉。可憐弟與姪。望斷不能來。旌旗滿南國。忽見弟與姪。咄嗟運智囊。周旋圖良策。不知分道行。他日共太平。豈知弟與婦。殂謝留弱丁。節婦失聲哭。有子亦遭戮。壯哉一義民。喜光節婦族。中原逮賊清。有姪名記榮。間關覓節婦。足繭途上戍。傳聞寄普濟。至已幽宮閉。檢骨鄰清泉。思通神示偈。奉歸葬孫溪。請旌節表題。祀子以承孫。可慰節婦兮。輯廬曰安甘。徵題各幽探。中有大手筆。我謂若自愁。不見繫組纓。不及一婦節。節婦秉大義。列變而能守。智設朱氏安。烈叱賊胆寒。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乃知大丈夫。慚愧弁而冠。

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夜於古吴古五晦園對山閣下題　長洲張恭釗

題唐節母安甘廬

烏虖節母。早失所天。左家有女。一綫冀傳。曇花復隱。天道惘然。弟有亦子。畀母承先。何圖歷劫。又罹烽煙。烽煙乍起。弟往依焉。弟殄姪孤。為謀生全。促避海上。弟祀以延。賊氛熾掃。孤姪

言旋。毋廬十笏。都變桑田。詢母地居。殁已六年。招魂何處。劍池之邊。為覓遺骸。為發荒阡。首邱唐氏。長夜綿綿。事聞於朝。樹坊榮宣。姪心惴惴。恩義猶懸。爰新故址。結廬三椽。額曰安甘。祀事孔虔。嗚呼節母。松柏方堅。松柏比堅。惟母之賢。

乙未余月　吳縣錢人龍并書

金壺逸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鐃歌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鐃歌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炬無煩鐵鎖開遂憶冢勳高會處凱歌齊上雨花台掃穴禽渠爵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樟五律云江浙履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爛風高敕勒秋海波從此靖千載頌金甌

禽言

江寧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況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鵓鴣鵓鴣雨多水漲生蘼蕪魚飛稻田畦產鼃可憐有地無人耝兔葵劚得連根煮霧篸烟蓑愁不語聞説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絮拂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街泥無力巢難做翠翰剝落寒侵膚況是今宵風雪大百丈亂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

拂面西風壓撲漉荒崖白骨狐狸啄誰家雙鬟行得邊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曾公既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者居多獨李次青觀察傳引繫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敘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攖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忍饑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不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選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蕞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旌仗鉞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況於鬪豨狂鋒殘黎於貙貐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兇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邃謀深識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駾不遑矣。所議亟為通達。此外駢散文字率以郭李相比擬。曾公勳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妥瑪曩詣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强之議聞者憤焉有義士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尚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采五金山礦等事變易風俗擾衆驚民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况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為重官權為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中間民心有異亦即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黜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强人從己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即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箱稅銀至數十兩湖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尚不欲效西洋之所為况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强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馭以柔道則馴施之仁政則順强以所不願驅以所不能則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洩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竊為先生不取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詐力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

德相承。民心感浹。此即為政不專恃強。而億萬終不能弱之證。不惡而嚴。可與亡友蔣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簡潔老當。餘味曲包。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𤣱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友疑其詐。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臥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蘧蘧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為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鬬。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韁。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

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為脩路之費。和尚之友盜馬者啓。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廚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貰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刁猾。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煙管墮於地。姚笑曰。煙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至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皤然曰。吾以汝為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惱之者耶。笞之十數。曰。烟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汉河人。游擊吳禮北璜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為內應。以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為勇烈聘焉。婚期前三日。謠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方食。遽起具衣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噩耗。事雖不可知。然義當速往。謹請改卜

吉期。即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千餘里。崎嶇山路間彌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誅戮。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咸少寬。家居愈謙謹。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千里。而口不言功。最後奉爵相李公檄。會勦陝賊張仲愚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合。前後受敵。勇烈鏖戰竟日。身受矛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礮。中腰而顛。顧謂左右曰。灘者坍也。陳坍吾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問。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祧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清河。世銘聞爵相奏請優卹。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閱十日。突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顛暈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求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楊莊。聞報大怒。立遣兵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者。即時正法。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為勇烈作行略。而屬予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贛翰壽允諸

戰績叱咤如生。因篇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飪。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刑于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習耻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盥。不載贄。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來無稽。益餔脯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墻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貲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爲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適從遊者邇爲主人。並捐貲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過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趦趄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湘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遒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

行曰書來乞詩。再次曰尾書溪滕。曰視昔過眼。即售者亦不辨為何語。他日讀坡公墨妙學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閱秋雨盦隨筆。乃知為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曾賓谷都轉耆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為總理衙門斌椿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袴。持杖鵠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之偪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為三兩三錢。即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稅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專重商賈。尚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礮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郡城繁盛。富強。兵精器利

尤為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胥生擒吐谷真不值一錢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四川曾何子貞太史視學蜀中撫某行事劾罷之而川督旋亦劾何某又為是錄以相污衊怨毒之於人甚矣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邸報者不錄試問閨幃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即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貧不能治裝蕙貸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之囊橐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至典客指聯請其索逋來也蕙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隸大雅班偉軀潤喉技藝冠群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繪藝日增咸得潤筆

資倍於歲值然終不肯棄伶責畫曰伶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腳色無多缺一不難我去奈衆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雁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隸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屋亟丐人蕫其母會吳下頻年兵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為尋親計人以資盡成業也咸勸沮之秋曰吾不憚征繕為將母地令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為哉盡貨所有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情性天籟為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真即範杜甄陶徒贋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勒歌隨園載樵夫哭母句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厄魯特俘上郊勞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老胡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橐駝嗚呼北斗之

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兵深得衛綽克之力事定竭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為奴舞劍。奴為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嘶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逐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為長弓。射落欃槍入酒鍾音調悲涼如出一手。益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為妙。非如古體排奡轉換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為生自黃河北行。而廳營生意蕭索矣胡稚楓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麥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惆悵之詞出以縕藉讀之輒喚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當事不遽撤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丹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識趣。而性天肫摯。遂過於鈞。故兄弟尤為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遙雲陰漸湛破千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謖謖高風生悠然答吟諷。風停望科畦前村煙樹重

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鬧。微風醒殘醉。搏土鄰波心。雲影盪空翠。
田夫荷耰鋤。遙從隴頭至。不解强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巇。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
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翻號鴉。老人潑墨凍烟活。
胸中積塊紛槎枒。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嘩。入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卉皆塵沙。
太素為胎發古艷。位置那獨宜山家。撑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為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
有材何必相矜誇。六橋流水月東上。嗚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
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群生慚潦草。畸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共解襟。七絕
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簫吹破海門秋。寄懷寀平
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雁有猴想。夜火松陵棲倦旅。不成也是者般幽獨。 拚把輭
碧醲香。今宵斟徧。來宵依舊。根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欄杆曲。怕幾度鶯飛燕蹴。垂楊不
是當時綠。要想到秋來後。鬧到芙蓉。可留餘馥。寀平。天河字也。凡性孝友。少嘗刲臂療親事
載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變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召。行過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踟躕。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曰禮義防。視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目之瞳。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為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為禮。並坐離立。以示親耦。俱無猜。習為自然。故轉不聞有茍且之事。感深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右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

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為妻。而降女為側室。女即以妾禮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誚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是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偕往金陵。後況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偽忠王出其所擄金玉寶玩。別為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獻諸秀泉。謂署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男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為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搴簾傾盂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盂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為。生之友蔣君者距女家不過數武。乘間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為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為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

上銳非木非石。中輭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為辨認。舉刀剖之。劃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諦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衆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蔣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然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啟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嚮為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焉爾。英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蓋英人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女兄弟子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女亦孫。如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實則傳女者各為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為七。合為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為辦公運餉之用。顯見於奏疏。其初探水操盤運機轉舵猶以重貲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

駕行。洋商嘗曰。中國得天地清淑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為要。開船時以火灼水。藉水氣以運船。即用氣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竟無缺乏之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暑有風扇。每扇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火車

天津洋人初置火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令中外五十人坐於火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面則雜客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蓋西洋大火車馳騁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觀。莫不稱美。錫其名為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為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為最大。五采具備。出沒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鑠。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一二人者。則英美法國居多。馳驟如飛。捷於鳧鷺。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譎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西婦頷而樂之。輒厚賞以奬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即燃。故又名火油。滬市頗有迸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鑄用自來火。一夕管啟已息。行中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滿室氤氳。凝聚不散。及明臥者皆中煤毒。昏暈莫能起。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滬城士女結隊聚觀。街巷為之填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緘。能自以鳴。夷注水鼓動噴薄。別用綵綢紮一龍。安置車上。鱗鬣咸備。中列銀燭。旁懸五色琉璃。燦爛光明。蜿蜒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引前。一殿後。巡捕執鞭持梃以衛之。凡號衣各從其隊。火毬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柄龍燈擁擠繁密。每一隊不下十數百人。照耀滿街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半空中忽現五綵輪。光既而碧者黃者藍者。互相起落。如繁星。如新月。如流電。萬衆喧闐。應接不暇。洋人又於工部局鐘樓上。時發火標。直射斗牛。忽爆作滿月狀。光華四射。金紫璨生。不啻身入廣寒。非復人間世矣。俄而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墮虛空。又不啻天女散花。繽紛亂墜也。至是神搖目眩。莫不駭為大觀。然失乎水龍克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淮。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為祖母。最少者為孫。中一代為夫婦。語吱吱不可辨。浣濯縫紉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黍。飼以米飯不適也。近有長人詹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社商人攜之西洋。轍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戌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董司者。違衆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衆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衆曰。董司敗壞行規。宜寸磔以釋衆怒。即將董裸而縛諸柱。命衆人各咬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衆向前。頃刻周徧。自頂至足。血肉糢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擒。擬以為首之四人抵焉。

㡳子

上海繁盛。不獨腹地郡縣所無。即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璧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

日需用十五萬每萬三百六十斛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梵音纖芥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烟妓戲園馬車並鴉片之爲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感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即天道也無新奇無矜尚而漸推漸暨入人自深如羅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穌天主各教之來即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日讀孟子繙譯五經賫回本國者或且鑄銀爲牌懸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感澤之言其將驗乎

賽珍會

壎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大洲之珍異而賽之不祇如石崇王愷寒儉羞人也日本王附和其事者遣輪船載寶以往不獨珊瑚火齊赤玉紫金纓錯紛陳光華四射凡彝爐龍鼎屏鏡蛟綃枕可遊仙珠能却病者莫不畜熏錦護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人徧歷歐洲學其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逐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本主忽改制度易服色變文字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道循環乎

放魚

辛未春月觀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目覩之盃戲圍圜洋洋為校人寫生之筆第恐左右窺伺撈網設網以待者皆校人類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衆城山谷之任采袁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愚山之在我　朝不可謂非傑出士要皆以不食將殺為制中之道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勸人若以一饑之甘遽戕一命一羹之設遽戕數十百命對衆生悚怖之狀返諸自己貪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理雅好放生每曰我非有所祈禳而為之特喜其由困得舒機神安暢游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願與善求真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牖識最優上年西洋人更換和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由京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夷人通商之後已占五口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手窮之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聊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汊則聚此數十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又請開礦藏龍均格不行況中丞許以為國為民洵無愧色

補圖

壬申重九林君頌蘐招諸同人持螯劇飲金陵馬湘艇丈為寫霜天清讌圖各題金縷曲以識鴻爪予以後至補入圖中作扶笻度橋狀一奚童囊琴以從者是也奉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值良朋霜天清讌高歌爛醉自笑饞涎猶未了攜得奚童尋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為倩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箇支離子饕餮客慣如此　生平懷抱春如綺十年來消磨挫折頹然秋風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藏庋誰最牢騷誰曠達更誰人莊語誰游戲塵世夢一而已

楊廣文

楊竹軒廣文揚州人少貧嗣父貽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勤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餓汝不瘠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況虧累逋負不下千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念違父之命不可為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輾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益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本生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授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歲得束脩廩膳之類學居積法買賤賣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蓄貲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由是晝夜焦灼諸以田請售者皆

不受謂非是無以慰嗣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乘貧戶之急始獲歸璧而心力悴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親歷艱難其繫戀彌苦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莫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聯屬者曰恩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即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交相愛交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又殀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曰竹軒近爲南滙校官其前任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爲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邑雨淋日炙者數年竹軒函招陳孫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甚盛舉也棄產一節爲家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令人以孰爲恩孰爲義孰爲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恝然者其更多矣

異物

上海僅一隅地而南北異物遝莫能致者皆備癸酉三月赴滬見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鴛鴦孔雀數種後一月廣東荔支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羅玉液色香味猶冠他果再後則北地蒲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荔支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速可喜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尚多即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大理

戊辰山東捻寇殲辛未陝甘回匪靖癸酉雲南大理平或蹙之海濱長圍以困之或擠之邊外痛剿以殲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萃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寰海其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訓導本無叛志咸豐初澂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殺省城良回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畫守滇西八部練兵養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為迤西總會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益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及至窮蹙將自盡經賊黨縛獻正法滇右始平溯其兆亂之初祗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苗疆亦然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世德錄

揚州符南樵孝廉與予兄弟交最久故知其家世特詳為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為皖南著姓聚族於黃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望七傳而至荊玉公為明季諸生嘗如廁見有遺棄金

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還之。乃鬻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為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驢
伏地不肯起。有老人指而言曰。葬師謂此地頗吉。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滅。試之良信。主人
以缺貲。故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吉凶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即今荊玉公墓也。又兩傳而
至循度公。是為叔舟昆仲高祖父。循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運衍公。諱泰交。以名進
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儔嘯侶。尊酒言笑於其上。著書四
先論以自儆。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為先。清之道在於澄。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
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蒙於身。嗚乎精矣。惟公實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愚公。諱廷
楹。醇篤尚風義。與兄翹園孝廉愛敬交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舟生患瘡毒甚。眾畏傳染。皆
避去。公曰。始約而中棄之。不義。病而失養必死。不仁。失義與仁。何以友為。獨視湯藥。調飲食。
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舟生卒。公坐廳事假寐。望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
人報公次子少霞公生。少霞公生而至孝。居守愚公喪。支離骨立。性嚴厲。或遇盛怒。一聞母
聲。則溫霽而進。既以親年老棄官歸。母病畏擾。則解韈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衣不解
帶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煚。天河尊人也。性亦孝友。為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
母。必宛曲解釋而後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受責讓弗校也。嘗以正語規鄉人某。不

聽先生言愈切直某由是不理於口銜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逆行而資斧不足典衣質劍以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恩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堂少霞公昆仲上事壽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內外數十人矩法秩然為時宗仰自太宜人卒公與斗南先生哀毀患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没子姓俱慷慨尚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偃蹇替於前人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曰振淮字月清倜儻有大志中年落拓遇賊不屈殉難於揚州事見邈累中月清從弟叔丹名振塀少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刲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滌瀹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裹衣或有問者曰少患癰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遙望瞰號泣不自勝晚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遠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天河尤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韜光隱曜雖不振然觀其稟承先德鄙夷塵俗視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蓋亦異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弱冠食廩餼叔徒奉母贍養啞弟年幾三十不能娶後以哭母故嘔血而亡漕帥學使聞之皆為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玉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即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興起況同在宗族之間哉江都適家子符

孫森墉首填諱

金壺戲墨卷一

鉢池山農著

蟹卦

蟹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陸少癸嗜之尤甚且食且贊而先生玉山頹矣同人或笑之少癸曰吾之嗜蟹猶未也不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盥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衾窩臭玩也予嘗戲作蟹卦曰蟹元亨利用刲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彖曰蟹解也元亨元而光也利用刲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月有凶命不長也象曰得蟲以解蟹君子以橫行天下初九斷符于河利用火先甲後甲朋來吉象曰斷符朋來火一星也六二入于鑊其行郭索象曰其行郭索聲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手東鄰取雄西鄰得雌凶象曰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螯利用小斧象曰利用小斧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吉黃大吉象曰在中之美易重一肋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童僕貞吝象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食鼈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閣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鼈羹益取

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詭。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竈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大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有饌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貧乏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輿夫佹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為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裡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即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質實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千總。

弔喪

往者某中丞之喪。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人。方賭葉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

故矣。四人者遽擲葉子曰。即往弔。趣呼輿人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即命幹僕往探。徐將葉子理清曰。竟此一局。往弔不為遲。探者返曰。太夫人危而復安。夫人以哭撫憲故暈絕者再。實則撫憲自亡耳。四人曰賭耳。誰有閒暇弔喪者。弔喪不如多贏金錢作買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懼内者。内怒。輒提耳使屈膝焉。或改唐詩嘲之曰。雲淡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許會卿姊丈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上云。書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吳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橐橐而來。吳改春眠不覺曉句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李謂下二句何以易之。吳凝思久之曰。夜來雲雨聲。碧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牝牡

鶴以跡生。魚以思遂。鼈望而育。鷺視而胎。蝦蟆抱聲。鴻雁履影。鸕鷀口孕。鵁鶄目成。牝牡不淫。而神氣相感也。某邑訟簡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醮居大半。感澤笑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於一途。如百貨流通於錢。錢牝象也。舉世溺於孔萬事

紀載以筆。筆牲象也。舉世畏其鋒。而牝牡之顯。肇爭訟者無論已。誠使天地生人。削牝填牡。亦如魚鶴諸物之氣感神交焉。則息事消禍也多矣。

冥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冥辭。號吏曰。非期也。不為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吏大驚。白諸閽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詫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凍餓。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善策。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為餬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湘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相識乎。馬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個。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

韓。其作書題跋第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鉞同以清直著。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矣。即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縣

蓬萊周韞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遇於途。燈大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猝然不悟其以金勝銅之戲。匆匆慰藉而別。他日予客贛榆。周遷海州牧。每見詩詞深加賞異。並屬按期作文。諄諄以砥礪科名相勗。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駡成相識也

讖鼠

方君小雲客于齋。大為鼠擾。舉火熏穴。汲水以灌之。設伏禽渠。鼠蹤乃絕。小雲作讖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慣汝惠我肯顧。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西土。爰得汝所。予謂回教之殺雞鶩也。每食必祝曰。非我也夫。夫為之也。夫既嗜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讖鼠將同。

寫眞

滬上某君善寫眞。振振有名。予偶作行者。予披袈裟趺坐蒲團上。質諸親朋。無以爲肖者。因戲書曰。謂其似我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畫者甚狂。惟改面以就衆兮。庶兩盡而無傷。面兮面兮。心不可見兮。汝不妨於變兮。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不同也。

矮射

或云。矮射二字。古人必互錯。矮有委矢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當解如矮。

算賞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如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十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垂首。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皖南王君者。徑詣西人所。趣令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倍字示之。

西人默然付金而去。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姬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如夫人洗脚。某即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楊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抑太史自取譏耳。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按察使。勤於為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究。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即鞫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為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為天青緞以譏之

炊飯太守

洪賊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短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為。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紈袴子。不諳烹飪。乃密使倉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

多亡去。即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閽。而苦不識字。復為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馬。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為。曰種菜。賊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長毛

洪賊之亂。富民窖金於室。及歸而金已無存。或戲作詩云。兵戈離亂亦天災。私喜回家有賠財。駭問何人開地窖。長毛去後短毛來。捻匪之亂。某鎮軍防守淮西。大捜民間雞鴨。或戲作詩云。風捲塵沙戰氣高。窮民香火拜弓刀。將軍別有如山令。不殺長毛殺扁毛

讓妻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洪賊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逃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雜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憐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為之執烹飪司紉黹。而以甲之女為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乘間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歸。吾以鄰人婦贅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既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妾願居婢媼之班也。乙曰

惡是何言與吾之留汝救汝難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孰不可婦遂不強他日賊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門見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日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將別圖矣乙大駭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無絲毫苟且令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讓久之其妻乃曰是何不合兩家為一乎君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計莫如公之便甲乙從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既大有所獲甲亦稍可自存數年後始別居焉或曰異哉甲婦調停之說也昔有父母為女相攸者西家富而子貌寢東子美而家道貧游移久之決討於女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即甲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游戲詩

東台錢君冠邑諸生好作游戲詩老而彌癥時有城守營千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君敏於詩我以西廂注非法出精句為題能口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千總諾之錢即云旅館蕭蕭客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之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輿候客適至福堂和尚處與錢相遇錢目之云補褂天青拜福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六郎

7

東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塲。騎其鄉黨。錢剌以詩云。走過官塲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匾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焉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黃緣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庠書後。多金而豪。遂忘故態。錢剌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綿。自從接管田房稅。灰鼠裘披八月天。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為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着紅袖襖時時與諸妓往來。邑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乃浼朱說項。竟將差票弔銷。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衲襖惡袈裟。紅袖臨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床趺坐撥琵琶。不怕沉淪欲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不待驅逐而逃矣。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典而自稱官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閘中同舍孫生。以父兄董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夢中讝。可憫可嗤。忽得罪於亳州先生。努目一吼。老拳將施。同人力為排解乃止。嗚乎。一勺之水。汪之蹏涔

之中。滿而四溢。遂以爲地不能容。豈不令后土坤輿。埋冤無既哉。

尾號

閩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褰裳提袴。廹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爺

林君頌夔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爲。又一人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相公。須稱我爲老爺。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自家罷過。

楚漢

頌夔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供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劃之曰。楚河漢界。示之不得侵越也。少年旣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盤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為佳。相傳周明府沐潤。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長洲陶芑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窈窕花應妒。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由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豔。兼金聲價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肴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蓀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葵為老友。時將相謔。是日幾奪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恰招來二三知己。傳杯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瀉。更拇戰譁然振瓦。獨有伏浪毫氣洩。擲銀壺飛舞從天下。驚孺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然間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倒底是真是假。可是學灌夫謾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億萬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既而旬

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為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盌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即自升而上既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既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曰吾日受主人冤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乃取堅木削為卵狀若干置之筐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吳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許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歷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至剸刃蛇腹得木卵乃言其始終以自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曰老鴉能盜蛋啣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媼徐氏親見之鼠之竊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啣其尾倒曳而歸噫嘻奴婢過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游戲載司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為廣文寫照一抑一揚描摩盡致予為點綴一二節錄於此想個中人讀之必當悉然惝然啞然笑也教官嘲云只因閒曹埋沒英豪壯懷

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望功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邇清况
怎般熬聽先生自表（北醉太平）燕子認新巢講舍三間没秋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
學書賣弄蹊蹺那窮門斗横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稿（南畫眉序）府城路不
遥謁大尊同寅共約趨公敢憚勞迎學憲排列跕着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兩邊檐下秋
陽燥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南歸朝歡）磤聲轟發案忙飛報新進的填册喧嚣我只道來執
雉何須計較他却要算飛蚨細與推敲不是報瓊瑶投木桃無情物不值鴻毛竟似闌闠場
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與你爭論多少（北四門子）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
縈擾徒縈擾囊金盡歸休好旁人誚家人笑說甚麽俸滿遷超才優舉保（南雙聲子）半生蛩負何
時了問少年同學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瞧（尾聲）又教官慰云科第傳
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閒便佳利名場那有些兒暇從今做個悠游者莫道是
廣文官冷動嗟呀再平情細話（北醉太平）要算運逢嘉不羨鳴琴更高雅想薄書錢穀事亂如麻
可有那幹差員火速行查那嚴憲礼星馳催下從来宦海風波大俺只裏心寛不怕（南畫眉序）撫
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叉手三躬同坐下好男兒一膝由来不屈他（北喜遷鶯）
丰拚紅塵飛不到門下竹院裡翠盖陰遮誰與你排隊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

朝花正是豆含苞笋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顏顧不奢也算是萬間廣廈門子（北四）多休暇多休暇忙甚麽朝和夜誰傾軋管甚麽真和假忘機詐堪瀟灑愛你個日暮年華風流儒雅鬍子（翦嬰）無業無辱無牽掛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只又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盤（庭）廣文為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偃蹇頹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食肉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曩見一絕云大艦我我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駕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擊公子顛蹶於車前因挾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仆於後今公子仆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貲為賈人修車費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受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筵賭采幣。以校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手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何供之。寢饋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歸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為殉。

遣嫁

詩有似戲而本色入情者。東台某翁有愛女。遣嫁日口占一詩送之云。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良言要聽吾。比似兄弟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嫻婭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做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較之老妻畫至一律。尤覺懇摯。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游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僕送信與袁。袁立於門。僕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即以布包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啟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呼我袁

凝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鹹味。各勸飽餐。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衆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狡獪多類此。或曰吾郡吉君所為也

鼻壺

浙江某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為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坐為之大笑。

金壺醉墨 卽醉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推測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天氣也氣涵於上發皇於萬物而噓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即莫非天也人在天中天在人心中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糞治化蟲溼蒸胎卵之屬精始血成潰腐污穢積氣之門故精潔者溥鹽

巧者鑿君子杵穀而食剪錦而衣斧木鎔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壹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舒則和和則淫淫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則伏伏久則發故貴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欺弱錢衆欺貧言巧欺拙凌之若綦止也虐之若綦順也凌虐而沒於氣為怨凌虐而深於氣為冤將雨則虹積實則光山嵐水溼為癘為瘴怨與冤氣屈伏積壓其發也恒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死強以貧慕富以拙害巧是故謂之反

獵者不見水漁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屬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

廣漠之地泯泯無榮枯幽玄之都寂寂無生死故木枯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帥衆人而趨已事。衆人樂成之。謀已事於一人。則囁然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恃人者敗。言乎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為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事有之乎。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人深際者千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偉岸。擇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角逐。智勇相尚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什矣。且夫暑行者必爭蔭。饑處者不擇炊。趨聲嚮景。舉世同規。傑出者如彼。附和者如此。豪俊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縱陰擒。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

人博博。天博人。博者一博。而為盧為雉。聽其自轉。不能預推焉。天固不知人之盧與雉也。人自為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以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賢。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積難成貴。士女一也。述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輟。以為非義之緣。輕侮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為才。女多男以為

富。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日月吾目也。萬物吾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潘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屬焉。珠貝生於水。魚鼈蚌蛤屬焉。五穀生於地。果蓏蔬菜羊豕之類屬焉。邦治之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答搜採失度。則造物不能給。故五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燹。兵燹作而耕地者荒。採山網水者廢。是乃天之所以息地力也。洞虛先生與木土說鬼爭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生。天河生曰。皆是也。氣麗於質。人倚其身。質亡氣聚。魂魄微存。氣質俱敝。死鬼死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大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鬱結。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費志塵埃。是爲靈鬼。清虛往來。亦有究詭。勢力不齊。含悲如憤。陰風淒淒。短折之徒。逞山奪理。取精賦強。是爲厲鬼。耳目所及。稗乘所陳。惝怳離奇。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兆影。壓褰表形。暮夜者也。

東鄰殺羊美酒膏粱。西鄰啜糠潤喉無漿。問予如何。中隨其牆。

見寇而治寇。不如聞寇而恤民。譬若救火者然。救火者徒撲已火之火。而火終不止。不如急

溼未火之屋。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舌。感澤云。肉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暑其首。則知羊之不暑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鼈以類相食。故鱗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為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異於人也。人則何異哉。已正與我同耳。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贋人乎。思其所以異於贋人者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傳之翼。授之角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

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時運皆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光大者應之。作惡者其氣慘。故幽沮怯伏者叢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氣也者。大人之究理數之涯也。

人非牛不穀。不穀不生。人生而牛殺。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行。殺牛而食

其肉。是人衍於牛。而以殺報之也。牛生以力食人。死又以肉食人。當其食肉則思穀。食穀則思牛。其欲咽而不能下乎。

同目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強也。強天下之人而曰必與我同。是之謂聾瞽。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宿仇。鬩牆者禦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即以天下之私。合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焉足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欲之謂也。

醫家以臟腑分配五行。牽強之甚者也。腎水何以尅心。心火豈能生胃。語云。人身一小天地。脾胃地也。發生之原。重濁者歸焉。肺為華蓋天也。涵覆之象。輕清者運焉。而心主為人。若夫肝為陽中之陰。風雷之烈。根於后土。故肝主動主怒。而與脾同色。腎為陰中之陽。河嶽之精。上為星漢。故腎主智主靜。而與肺同源。人生於胃。死於心。息心衛生。思過半矣。

廣田園。遷職位。於人無與也。然而淺者矜焉。人猶舟也。勢位富厚。其運載之物也。體大者不驚。量狹者易溢。溢則傾。傾則覆矣。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為醬也。豆之為豉也。秫之為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黴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成。有敗而終敗。

是棄材也。

日烏月兔道家之說烏喻雞也日位於卯卯含酉象故雞皆感日而鳴月位於酉酉孕卯精

故兔則感月而拜物生於冬榮於春竭於夏死於秋人所見為生非其所以生所指為死非

其所以死隕木也蟄蟲也生氣之當於性也夫人之隕亦蟄其性焉可也

天河生夜行荒山中或泣於途召而問之曰吾有至寶可以辟水火而人不知也吾不欲自

炫以丐人之知懼天地之精氣沈滅而不顯斯人曰即於水火而莫之脫也情不可忍世不

可干時不可待吾是以悲生曰寶何在逡巡而退屹立而不言明日跡之有石如人天河生

知其璞也亦泣而還

時無災祥金木土石無怪異萬事無命無數庸衆具人中材因人傑士盡人知人之貴然後

不讓能於天地不受命於鬼神

天之生人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譬如舍日就火而曰吾以求明不得謂就火非明聚蚊

成雷集蠅於鼓聆耳者震矣

目睟不盈數分立乎曠野而天地在宥交睫焉則化矣吾不知目自象生與象自目生與目

瞑則象忘心瞑則目忘天地瞑則心忘心忘然後萬物生

善治邑者御氣其次審幾理象為下象者治亂之已著者也幾者將動者也氣者未形者也

御氣奈何亂則從民欲治則節民欲

貧不矜儉賤不矜勞分也耕不相饋米織不相饋絲固有之也仕多金士多才分也固有之也越人與吳人訟吳人來告理正於趣明日忘其辭越人復來騷騷乎說之勝於吳也理無兩勝聽無二聰先後異軌故爽者爭先

生物萬類充積寰區屋宅攸分常異斯判故習聞者狎罕見者驚明哲之徒胸羅萬有變怪紛出視為故常如是而天下無復可驚之事身植於地地託於虛星隕山崩淵傾土陷君子知孩提老耄夭壽無常故怪石嶢巖驚濤澎湃寸心坦蕩萬象和平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懼之事治水導源拔木窮本君子信其所信疑其所疑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慮之事三者既絕而吾心定焉心定而識明識明而才練是故成大事者必靜知定理者必閒

天地賞罰賦於命帝王賞罰存乎遇眾人賞罰託諸名命即其身遇庇其子孫名百世而不可更是以君子達命遺遇而致慎乎名

金銀珠玉積精成寶光氣發越扶地燭天故人得察而出焉夫寶之在地也重泉錮之累石封之且猶不能祕況於人之堂室乎

物類無錢刀而生不苦餒羽毛鱗甲無衣飾而冬不苦寒人之有寒衣寒之人之有餒錢餒之也

持粱而處美膾即馱羽也贖貨自殖金玉皆砥石也雞肋一寸赦帝千金其不忍決然捨去者守故之失也前嶺後溪中迫虎狼舍命求免轉復康莊自奮之力也善乎宗子之言曰行莫悲於依人依人而食者貧依人而行者賤貧可為也賤不可為也故君子貴自立

火之炎上以求直也麗氣而偏水之就下以求平也依形而陷故能使形氣無偏陷則火直而水平而人無感於天地矣

火性陰以趨陽而炎水性陽以就陰而潤無陰陽則水火駃

宗子述其鄉人恃強凌弱慨然歎人事之變焉天河生曰不然人或謾罵菩薩稽首金剛此非世情之殊努目低眉所自取也夜行遇犬卻立避之其相偪甚愈俯首拾具若將搏擊而前則搖尾而竄矣

宗子又言趨避禍福之報天河生曰夫何為哉捕魚者設網中流而已持竹環而擾之魚為所驚爭就安逸之所不知其入於彀矣求樂得苦避禍而反蹈之人世間事固不可以智力爭乎鯨魚暴鱗於白日之中燭天耀海螺蚌之節綫纏被光為鯨鯢不為螺蚌可也欲螺蚌

之皆如鯨鯢。不能也。故士不舍己從人。亦不強人就己。

人生以中年為率。則過此育子弟之年。未至則待養於父兄。蓋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金。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嫻親。嫻親苟安。恤及煢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興。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閒民惰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臍。鵲貴尾。蠟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蜂貴蜜。甲孔雀貴翠。蚺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鷺。刺累蝟。絲累蛛。身累蛇。涎累蝸。甲累龜。鉗螯累蝦蟹。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善趨時者必審幾。言語顏色舉止。毋虛發。毋妄投。毋有遺而不偏。周旋廣座。則注意精粹之間。密邇權門。則投契神明之地。是故將餂以言。精吾聽。將餌以色。審吾觀。言不猝施。色不遽動。此之謂二將。諂畏人恥。寓諂於莊。諛畏人嗤。託諛於直。暱畏人鄙。寄暱於莊。此之謂三寓。探其意而先發之。以示敏。試其識而故反之。以示愚。投其好而巧合之。以示智。攻其短而曲護之。以示惠。動其驚而緩承之。以示閒。此之謂五逆。夫敬人之父。不如譽人子。勖人之弟。不如憂人妻。善詞翰者與言文。好馬劍者與言武。逐聲色者與言動。耽泉石者與言韻。此之謂四逢。四逢五逆二將三寓之術具。則雖之蠻貊而可行矣。然而君子以為勞也。不為。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慎之與拘牽。閒默之與深險。倜儻之與狷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顢頇。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閒默氣和。深險氣沈。倜儻氣超。狷佻氣漓。慷慨氣豪。浮靡氣流。坦白氣真。粗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囂。忠厚氣寬。顢頇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於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山林枯槁。猿鹿同群。覬盼簪纓。希沾一命。於是有周彥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隱慚樗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有楊再思趙師𢍰許及之等。廉恥盡喪之輩。迨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覬覦宮廷。患得患失。於是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宮車自殆。於是有秦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歷職清華。視夫嶺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鄭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謫。無異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宴安。視夫困頓囹圄。殆將求死。然而楊漣沈鍊楊繼盛之獄。無聲正色。千載如生矣。故縱情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矢志則納諸鼎鑊而皆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尚真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躬親。不失為善類。金玉其外。無救於

中乾故君子與其浮也毋寧野與其通也毋寧介與其媚也毋寧死而無所容若夫内希材藝之名外襲矜夸之貌又所謂逭珠長玉僅存蚌腹者也

美質之生必有一相累之物與爲附麗而始終之生於命根於性雖天地之力不得而禁焉故旱雲有風良木有蠹芳蘭穴蟻美玉棲蠅

屏衆物而富息衆欲而壽任於衆志而伸勢無兼營道無並進君子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爲故有成故曰無虧不盈無陂不平

驅燕人以操舟構必折强吴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質遷天地之道漸道也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攘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後世不必無渟厚之期蓬陌生麻雞羣立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古一也

毀我福我與我毒我賄我辱我忌我者服我見爲美而大忌隱焉見爲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天不時不生百穀不時不成時猶機也迎機而導之事會適至治然成功故曰乘時度勢太

上乘時其次因時其次逐時最下不識時與人家國事而迂怪謬戾不以時成者未之有也

徑尺之路安而行之夾以不測之淵則股栗色變神懾於虚也佻達之子性質污陋衆人所鄙棄而其父母金玉寶之情辟於私也守形影錮色歸空障目而明塞耳而聰

凡欲生於竅造物者之不能不竅造物之苦心也不竅無以生竅而欲又即於死不獨牝牡然也耳目口鼻皆牝象耳牡聲目牡色口鼻牡臭味牝之得牡而定猶乎牡之依牝而安也夫竅則安得不欲也

土地也配天而生水火水火餘氣生金木金木不足與水火埒水火不足與土齊書云五行利用也殊性也體其輕重未為適均生尅云乎哉

耕者畏暴而天不藏日行者畏潦而天不厭霖非忍也所忍者小而其所不忍者大故旅雖潦不憚行農雖暴不憚耕

吳人患弱日日引鏡視顔色問人曰何以得强人曰藥之其可也乃購參苓製氐朮早暴服之毒發暴死或曰藥亦死人乎曰慮其死而藥之不能已於藥者也可以不藥而藥焉得而不死

百果之實名之曰仁後儒言仁者千百其辭莫能過焉其頁之兩者陰也頁之兩而中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蜩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籠火者跡而得之。聲為之招也。

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舞。舞不已而羅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擇霧。

春阜蚯而蚱蜢興。昆蟲出而百鳥哺。生於飴者嗜甘。生於藥者嗜苦。生於糞者即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即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餒人。無殍物。

孩提眡母而遠父。萬物親地而遺天。天可遺乎哉。果穀之實也。蒂根於榦。而臍孕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餒矣。微之又微。而至於荑稗焉。草實焉。天地之性皆備。奈之何以人而遺天哉。

鉢池山農著

琴圍夢略

翩鴻者。僑寓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轅生初見其貌。彷彿其神容。而擬之曰翩鴻。父某為江南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少長善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以是益奇之。咸豐壬子。粵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事。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阨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即甚猖獗。終為釜底游魂。其成禽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奏　命出師。泝江而上。得書不懌曰。布衣而與人家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守屏去之。太守素重顧。款待如故。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恚甚。後半月。疽發背死。是時翩鴻年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少翩鴻五歲。家故貧。秖傭一媼。翩鴻時就門內市蔬果。雖體態輕婉。而眉宇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恒以緘黹佐母。晚就燈下課弟讀。率以為常。巨族富家慕其才色問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軒轅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傅。時

時會文揚州。性鈍拙。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將冠。娶某氏。閨門風雅。婉娩相得。然無世俗狎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歎。哀音動人。雖孑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誑遊青樓。見伎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却走。朋輩强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翩鴻門。翩鴻方與鄰媼語。生一見意誠閑朗。私念世間乃有此人。悵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泣中者。業鹺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頹圮。生僦其東南一角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聯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戴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蓊翳蔽虧。迤邐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翼然南向者。大爵堂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麓。面山一小閣。額曰拜雲閣。閣之東北。山石環叠曰洞曰巖。攀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盦。流水外抱。約略橫之。蘭芷芙蓉。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傑構凌雲。窗檻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為水榭。廣二三畝。中有種星亭。環亭皆白荷。蕩槳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僦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闢一室。顏曰聲香影夢之齋。朝夕吟咏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媼。閒言款洽。因盡悉翩鴻為人。愈致敬慕。朋輩偵知之。相與姍笑。生曰。吾敬其人。非慕色也。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章。乞傭媼達之。媼謝不敢。曰

是非尋常兒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何況文辭。生曰。吾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媼笑曰。異哉。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為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之。他日翩鴻曉妝將竟。媼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媼曰吾笑癡人。女曰誰癡。媼曰酸秀才楊揚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吾又不識字。又曰物何在。媼故從懷中袖底探索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父以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寶劍一。懸女室中。每念母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掣劍拂拭。歎曰。奈何不作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隅蓬萊。新詠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青才。中郎得禍究誰訴。伏女傳經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心事有同哀。翩鴻見詩。初不懌。媼惴惴將遁去。及讀至此。淚涔涔下。以為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顧媼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還之。拭淚置詩筆袋中。遂詣母所。越二日。生復過媼。媼入請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爾。生還園啓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一章。詞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情語向閨人。生讀竟。且喜且感。女既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為憾。自是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沮。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摩肩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則

吾履甚捷。常在數武外。不得已。揖而號之。道人回視曰。何事見止。生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某何所知。先生問道。於盲矣。生攬其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福自己求。實精秘神。與世浮沈。子雖窮薄命。然靈根自在。吾當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已。探懷出一小方鏡授之。背鐫八卦。曰。七情之鬱。不可排遣。但如其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縱。反是禍已。生受鏡納錦囊中。視道人已杳。歸而啓之。一如常鏡。弗以為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香草盦歘之。詼辯歌呼。極歡而散。生念之數子者。上有父母之蔭。下有妻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乃幼年孤露。對影傍徨。悲從中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出鏡反覆諦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聞有叩門聲甚急。自起啟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生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兄姊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入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賢不肖。能否成立。堂之東偏立一姥。亡婦侍側。冠帔莊肅。生不識。以問父。父曰。癡兒。此汝生身母也。生憶歲時所懸影象。彷彿相似。即詣前跪抱姥膝。愈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媼抱兒榻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猶憶殯斂招魂時。兒嬉戲乳媼懷中。手撑神主墮地。旁人感歎有泣者。兒猶蚩蚩笑不已乎。我雖去兒。然魂魄不舍兒者。經幾何年。兒

今長矣言至此哽咽不能語聞堂後雞鳴聲父料理楹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復達行兒知立品守身勿為世人訾笑則幸甚生攬父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醒顧視一燈熒然風葉打窗淚溼枕上如冰淒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鏡輒夢輒清析如平時他日或傳翩鴻病輾轉思念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以試翩鴻如前置鏡臥終夜輾轉寂無所遇晨醒慍曰道人誑我前者特偶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翩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即欲趨向前而翩鴻又在後迫而即之大聲發於戶外弟見白額虎跳躑而來勢將撲生大驚呼救奚童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惕不知何兆已而怳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餉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為夢而以夢為醒乎於是益悟眼耳鼻舌身意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情亦漸漸厭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江甯告警揚州紳富皆遷顧母既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曩時媒妁議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問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稍盡孳之誼庇陰寒門或者攜挈遠遷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

早日言之。甚易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嫁者。無已且試圖之。明日生與傭媪遇於途。得悉此言。即託為媒。媪曰。媒非我所宜言。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媪。為主母所信任。君往謀之。其諧乎。生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説矣。翩鴻言於母曰。母以亂禍方劇。趣議婚事。為避兵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督也。復命錢媪致意於生。生擇期納聘。釵釧衣飾之外。別奉三百金。而先以猶子禮見。得以便宜議事。遂於二月十日安葬顧翁。畢後三日。遷顧母子於下河。方是時翩鴻已知問名之人。即前投函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懊恨累日。既而曰。吾自有兩全計。生既從顧至下河。而江甯失守信至。旋陷揚州。遂辭顧母。為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軍門。大致謂金陵既為巢窟。勢難猝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衆。斷不能聚而殲旃。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必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稍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阨河為守。斯為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腹心之憂已。軍門以為然。先是有張繼庚者。江甯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為内應。謀洩被害。事載金壺遯墨中。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生故相識。以八口保之。及事

不成。歎曰。天未厭亂。十年之城。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酹酒而哭之。遂歸下河。議婚期。翩鴻聟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為內外間。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廟見合巹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生大驚訝。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先人。窀穸既完。封樹斯固。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均感。顧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會適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已知有其事。因而成之。以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歲身名。永為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中饋。澣濯縫紝。惟妾主之。分牋滌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笫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閨。保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茍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鑒而許之。世俗恒情。每言宗祀為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房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曩者初讀大著。識為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駕古人。若不以倡隨為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閒。則是妾以豪傑期君。而君乃自蹈於庸俗者之所為。甚非妾所望也。生覽未竟。笑曰。世間甯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回。

全一百七十八

擬綏圖之。而小婢趣生安寢。入閨內室門矣。生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矜已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召之也。歡情未洽。轉益傷心。後數日顧母聞之。勸女者再。決意不從。每日晝見生。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落燈明。則面冷如冰。凜然不可犯。生乃盡出平日憶女之作。冀以引動柔情。女繙閱七絶一首云。沈思無計夢無從。萬種低徊一顧中。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太甚。是相逢必歡會。世寧有此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乜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涼天。蠶絲繞泊空成繭。鳳喙煎膠不入絃。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恨付啼鵑。人生有意無言處。贏得琴心度少年。昨宵前夕此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戶曉風防落葉。虛窗清影度秋羅。袖中兜轉丁香結。枕上淒涼子夜歌。睡起登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等閒何敢證相思。欲通轉語心先忖。怕觸微嗔性未知。涼雨簾櫳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迴旖旎千將息。消受低頭不語時。水珮雲裳弱不勝。風情霞思欲飛騰。微波曾照驚鴻顧。曲逕深防睡鶴憎。春合壺尊花外舫。夜闌樓閣雨中燈。分明窗下聞輕語。碧漢紅牆定幾層。女止不閱曰。皆可焚也。觀之無可觀。詰之不勝詰。自唐人李義山韓冬郎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回衣香亭輩。放言於後。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無窮之困苦哉。先是生在軍營。同事有常

州君者跛一足。性陰險。人皆惡之。生刺以詩云。脛如宣聖當時叩。脚木觀音宿世脩。天上有仙爲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君作而彼知之。更足以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之疲癃殘疾體相不具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生自是不作游戲刻薄語。女嘗從容詢生家世。及前室性情。生曰。婉而靜。顧以外家貧。屢受譏訕。坐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便大書窮字。懸於窗間。其謂我何。語未畢。有生同學友過訪。生出。女隨至屏後窺之。適以舊事相辯駁。友不服。生盛氣凌之。其人忿而去。日晡小雨。生語女曰。頃無事。圍棋可乎。翩鴻每與生賭。故爲拙行。局終輒負二三子。至是設局布子。生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女又斷其道以窘之。左右求活不得。生急思逼人何太甚耶。女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曩逼某友之甚也。生悟而笑。局甫終。而鄰家詬誶聲大起。蓋姒故尖刻。陰唆是非。而陽爲好人。娣壻貧。常客於外。則使子姪以非禮欺凌之。娣既屢受侮。積不能耐。以大義相責備。姒聞愈恚。遂唆撥箕帚細故。頻致勃谿。翩鴻遣婢以母命請其娣。而自往見姒曰。人人皆言姒狠而娣善。以吾視之。娣誠善矣。而姒固未爲狠也。天下寧有狠人。讓人以良懦之名。而自居險毒之實者。又寧有真狠人。授人以有理之柄者。姒乃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惟娣知我。我何能狠。翩鴻曰。吾爲姒計。不如因而善之。我善

而彼亦善也。是爲兩善。處家能兩善。抑復何求。若我善而彼不善。則罪有所歸矣。姒大笑曰。娣眞能言。我聽之。如飲甘露。如痼疾得良藥。自今以往。以手折著曰。所不悉遵娣言者。有如此。翩鴻拜曰。果爾。姒見翩鴻拜。急止之曰。我當拜娣。奈何娣拜我。翩鴻曰。果爾。則我等鄰人。耳朵中清靜多矣。如之何不拜。乃歸語娣曰。不喫虧。不足爲好人。藏園曲子有云。君不見走正派的人兒喫盡虧。自古國家大事且如此。何況平民。且彼長後。亦祇口舌難堪耳。豈能如市井無賴。以一指傷人哉。今日飯吾家。飯後歸。未晚也。涕泣而去。生嘗以讀書嗜酒得咯血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進參湯。中有薄肉數片。生問何物。女曰羊臟耳。自是血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戒酒勸生。他日復飲友人所。夜半醉歸。留女同榻。不可。生慍曰。是絕物也。吾將強爲。奈何。翩鴻曰。有是哉。吾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固各有所好也。且吾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若竟出於強暴者。之子行矣。何賴焉。既已君且安眠。妾以夜至。何如。生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果復出。出即滅燈。和衣臥牀側。生素知女性剛。極意狎洽。天未明即去。明日見女。坦適如常。疑而詰之。女笑曰。吾有替人。何須窮究。乃知夜至者婢也。生前以詩詞見規於翩鴻。間有感閨情。塡詞數闋。藏之篋中。女乘生出。搜閱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叱箇人。怎態還逼。更輕倩立也。亭亭行也。珊珊。無言俏倚深

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壓鬟花枝低顫任生綃周昉描來無此丰神淡遠　猶記納涼庭
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颭濃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闌干尋徧分明轉眼簾波碎換不轉
真真半面更晚來落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八聲詞點絳唇唖絨聲云繡閣春濃雛鶯
調舌花梢地石華游戲淺碧深紅意　弱線頻添暗倩雙鬟記脂香膩微聞閒氣心是檀
郎細減字木蘭花步屧聲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韻側耳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
湘裙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押剪聲云蘭閨暇吻花
燕股輕輕研輕輕研思量寬窄那人前夜　剗金微動還停罷裁紅熨綠花枝亞花枝亞
闌干敲徧分明窗下相見歡卜錢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人佯說問陰晴
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卻有一圍旋轉未分明又點絳唇閨情云生小幽閨等閒誰見龐兒
半鸞紋乍按指下何曾慣　玉鏡為台羞畫眉峰淡爐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着浪淘沙
春思云人立畫欄東夢裡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晌朦朧　蹤跡等飄
蓬芳訊匆匆一灣流水葬新紅舊日春華何處是殘照淒風女閱至半歎曰語雖常致情亦
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畫裁詩不異同心益友倡隨之雅聞者艷之而樂不及
淫夜歸內室如故又數日晨起聞門外號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第聞鄰婦詈曰

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覷人。我父理問。叔員外。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鬥口舌。汝家姑甯聾啞著。乃縱容婢子欺人耶。翩鴻即詣庭前。召婢人罵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夫人娘子軍哉。我日日閉門度日。猶慮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歲上動土。誰聾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翩鴻為鄉里所稱。默不發一語。顧毋居間勸解。攜女入房。生迎謂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坐女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扃其門。自詣媼榻臥。而使婢侍生。生既屢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狎昵事反目。煞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祝之。及夜闌澤沁體。偎之有人。啟帷燭之。果見翩鴻並枕臥。生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人。遽前擁之。女不言亦不拒。移時忽不見。祇見一無梗蓮花。微雲護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翩鴻何往。視內室門固未啟。第聞女醒喚婢聲。乃悟明日翩鴻出。羞澀之態。畢異於常時。生私詢之。女慍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魅。而狡獪若此。我必搜鏡焚之。啟篋傾奩。不得鏡。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甲寅春。生將北行。而顧母忽病。日益沈篤。翩鴻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

左手割右臂手顫力弱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翦以剸左而鈍拙若是又見女令齕其肉齧而斷之血滴衿袖間生為淚落而不敢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瘥閱十數日復病竟卒女嬌啼悲泣迫不欲生謂自喪父而後依母為命今母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憔瘁又二十日亦病不起瀕泣執生手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妾死從母無所憾惟屢梗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益于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剸臂狀以為慘痛婢曰吾憶之矣官人乃不知耶生泣然詰其故婢曰曩官人病娘子剸肉以進實為左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悼至是始知湯中數片肉實翩鴻玉體所煎也生既葬女北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訪琴園弔之則竹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清池茂草之間畫閣雕廊俱如蜃氣樓台化為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荊棘中矣追憶舊遊淒然隕涕跨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敘寒暄向生索鏡生曰亡之矣道人曰吾固戒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已收之矣君非祿籍中人實精秘神幸誌吾言歷此小滄桑亦足省悟勿貽他日悔也生問無梗蓮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人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梗蒂者顧靈台清潔不染六塵仙

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梗而蓮耳。生味其語。爲之憮然而道人飄然没矣

鉢池山農著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壬子秋月同宗生容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鈐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纔歇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台蘭修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個明月　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遊賞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卻一時一箇明　小盞文闌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華銷英歇勝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　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詞添舊恨旅雁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闋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

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哀愛女若已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即工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為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誑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為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為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繯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繯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衾席纍裹女偽為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艤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實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渡江縋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為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偏訪於句容溧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幕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既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屢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閶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袁哭曰即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冦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冦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

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急取創藥傅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貧乏告匱。暫以紡織為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頗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聞生至亦喜。顧曩時未嘗相見。問鴛鴦印猶存否。生即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筒中。當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躡玉堂。為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蠖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益掩泣私啼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袁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袁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為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為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臥。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當衣。又勉力探取妝頭翦。自指其髮。袁皆會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題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為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為綱緯。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亦曲終奏雅之意。惜丙寅清

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即事四語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焚寄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鐘鼓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裡曇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千尋海底尋乾土。窰種珊瑚結恨根。重過碧憐寓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如故綠窗非。有生便合情為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密攜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鴨炉香燼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是僵蠶卿是繭。託憑絲絮裹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雲一生如梅。蒂於霜。苞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闃寂。百卉韜藏之會。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適至。非天阨之。實有似乎阨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凋零矣。桃李富春。鬧嘲冷諷。宜哉宜哉。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且慶祖母歲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田百畝。秫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己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釣以為樂。出有定晷。歸有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晏矣。得毋餓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得毋寒

乎生好為人居間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牽累受欺者益丰百之人猶作稚孫看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翁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曰若祖若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蝗螂蜩蜓猶藏諸衣袖中耶手招諸孫曰來來為我蓋汝父於是滿堂鬨笑以助祖母歡忻歡語間忽聞隱隱號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為至故嬰兒初生而哭萬物將死而悲視息人間情態萬變耳目所寓靡不凄然昔金聖歎與王斵山賭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予嘗與瑤雪遞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轖節錄於左不知孰為瑤雪語孰為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　一生性不能懵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色聞聲皆成苦趣豈不哀哉　一檐前蛛網自在分明蠅蚊昧昧投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　一閨中刺繡迫欲完成窗影一昏白日已下豈不哀哉　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門虎視豈不哀哉　一焚香吸烟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　一覷肩鼎豈

不哀哉　一盛暑絺綌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鼓轅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　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豈不哀哉　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遊巡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　一殘花依樹繫屬甚微飄風忽來奄然而墮豈不哀哉　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忍受豈不哀哉　一別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雨寂燈孤豈不哀哉　一膻羶所在群蠅叢之百沸之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　一羊豕初生即墮殺劫且不即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　一東皋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思喂喂唧唧豈不哀哉　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　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　一煮蟖聽釜中郭索聲豈不哀哉　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　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　一滿面花團錦簇豈不哀哉　一春棄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　一登山陟嶺卬壑當前更上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　一旅館風月清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　一刑官受賂堂下呼寃夜靜風淒敲扑如故豈不哀哉　一狐兔蹲踞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　一胞胎中物孫孫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　一狐穴城社以居狐族愈盛穴城愈空城久而傾狐復何死豈不哀哉　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後一紈袴子見之曰

那得許多苦境。則應之曰。卿自不知。

余君石生。名岱巖。閩中奇士也。足跡幾徧天下。往客淮揚。為予搜羅閨秀詩甚夥。喜說夢。每言精誠所感。夢境可憑。且有夢中夢者。友人某娶婦數載。伉儷甚篤。攜有玉杯。為老嫗所破。意殊怫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物。天下原多可恕人。某為改慍為笑。而轉念惡其不祥。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撇而行。一夕泊舟江干。風激水湧。恍惚間行至一山。山下微有亭台。雪花飛舞。遇一女冠子。雲髮練帔。說偈而來。語多荒渺不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腳下非地。失足即空。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思。今日一愛。今日一仇。明日一債。末云。焚思況念。割欲埋情。回頭合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欲前叩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說曰。夢耳。醒而前行。峰迴路轉。忽見瓊樓玉宇。滿塢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綽約。艤舟而歌曰。年年飄泊作生涯。屋是蘧篷壁是花。打得魚兒采蓮子。不知何處是儂家。淒音促節。雙淚盈盈。某欲乘興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湯槳而去。某悵惘獨立。茫然無所歸。忽聞風雨颯沓聲。千軍萬馬奔馳聲。則傍人喧呼潮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說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辭。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日。果即喪婦之後一日也。閨秀詩評載前詩為周氏

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蕩子。私遊狹斜。將赴鄉闈之月。母聞而訓之。辭語淒惻。繼之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數年。母卒。服闋。復遇鄉闈。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生名與王文錦名。紅緞金書。鼓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湧原名文錦。改名以應之。家故貧。親友以其有兆也。貲助而往。生赴金陵試畢。友人某招遊秦淮。既至而雨。設飲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驚寤。則身臥妓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同邑人。果膺鄉薦。將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棄之。評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即秦淮醉臥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尚多容納。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叩諸乩壇。乩上大書云。狎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

王子冬暮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丹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炙。暴背冬曬。短杖朝攜。一瓢暮挂。愧恨絕少。俯仰斯覓。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聚鐵六州。鑄成大錯。

今將壯歲蹉跎，餬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適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困利無登壟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處羞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惄其不安，形影憤而相對。憶昨日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犬吮血以相爭，鳥啄睛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宄竊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新遇火，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成，橫空發起，雖起扁鵲於九京，亦嗟束手；策長纓於東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不言。況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愁互攻，初疑若冰，繼起如縷，況憂日積，遂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緒書靜夜，翦燭寒窗，齁齁僮僕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闃無人來，陰風攪衣，疑有鬼至。關河歲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呼傷已！叔丹得書，益為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圖，宗子悼亡作也。宗當閨中絕命之日，正秦淮買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浮江而下，泊舟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惝惘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既歸，述其狀，知為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謂此事也。會稽自題云：從古靡蕪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王窈珊女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清夢託瑤琴，我亦華年百病侵。死為故人求玉杵，世

閨擬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痺。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而責之。婦即荷襆單而行。口角流沫。皆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為憾。予聞其說。悵觸舊事。為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為清琴理舊絃。金盒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千萬年。

蓮脩初歸。攜書盈箱。偏錮不恒啟。乙卯丙辰間。予以夜讀得咯血疾。遂為啟箱出書。則皆道家言。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不下千數種。中以性命圭旨為最善。予笑曰。藏此何為。將學仙乎。曰。仙則何能。然以卻病有餘矣。予受而閱之。書分九節。首洗心。次安神。次伏氣。再後則工夫益上。非所易幾矣。予就前三節息心調攝。覺前此紛擾悠忽。不獨心無主。先苦無心。至是百體五官居然從令。益以精氣神為寶。而以靜心節欲養之。又三月而神明大充。咯血疾不藥而愈。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曰賭博曰狹斜。然皆多金者為之。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為。且人亦屏之而不與為矣。獨烟癮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警之。婦某亦以死

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烟三錢許。灌救始甦。頎以二人故。為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遊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頎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頎以鴉片進。不食。頎憫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時悔恨懼人譏誚。且恐自貽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搥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曰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頎曰。可以戒矣。遂卒。頎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

王嫗。青林人。年五十餘。傭工蓮室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雲間。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蓮自結束。袖利刃。閉宅外。奔走聲遠。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鬨潰。尋與縣官為難。今已刼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蓮哭。岸之挽之。至是不待詞畢。急與小婢救蓮起。幸先後頃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誓於今夜復讎。不留雞犬。今已鳴金齊人矣。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鑼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盍請主母偕行。嫗以告。蓮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寧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為我所累。嫗曰。主母尚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

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媪決計不出。時城中啼哭聲。運載篋笥聲。犬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聞其事。曰。媪可敬也。從子女之言。竟舍主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誘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金。獎義也。誌喜也。予猶以為薄也。遂卹之終其身云。

張媪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為生。而家與仙姑祠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抵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夫。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覡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驚瘵殤。未幾夫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糊口。乞緩數年。神許之。會有士人眷屬避兵淮上者。僱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竈下時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恐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薦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英爽不信鬼神。怒曰。許我南行。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寶應泰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婢媪及張之母女。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先為張媪留行。次述士妻家事。皆他人所

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因果。神曰。卿為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爽直。前世為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愧而死。今此冤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慮後思前。遂病疑懼。一日晨起。倉皇戰慄。一如神降張媪狀。語音頓異。趣焚紙錢甚迫。曰仙姑來矣。遂以夫妾為宿世小姑後身。求解冤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饑不食。若明若昧者。一月有餘。竟卒。士人痛其死。不遠千里復就張媪。蚕蚕然問之。而神不靈矣。缽池生曰。予聞此事。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為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為象因心造。其始也冤。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冤冤相報即以將錯就錯者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辛未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闋。稚虹私與人言。謂言為心聲。淒感太過。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喪偶之戚。訣者以為詞讖。予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情。存者心緒。語語印合。在按譜倚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詞云。萬卉都銷歇。奈何人淒淒冷冷清清時節。記得輪蹏燕翼道。魂夢飛懸京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悔煞拈花成一笑。墮紅塵永歷昆明劫。唬盡了。子規血。　年來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幺絃彈羽調。訴中懷淒切。有誰聽悲歌激烈。從此空山耕石老。徧人間不見瑤臺月。真錯鑄。六州鐵。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甯。以對廳西間為卧室。鰥魚不瞑。徹夜呻吟。木落烏啼。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駒追不返。急逝景白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辭。徹天之音。天高無耳。人死有心。及辛未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西室。霜寒月冷。遑遑相對。而回憶適及廿年。人壽幾何誰能遣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齋。碧桃盛放。感賦浪淘沙一闋云。殘照暗窗紗。蛛網橫斜。年年春酒泛流霞。寂寞簾櫳人去也。想煞桃花 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魂零夢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儂家。壬申三月。記於雲間舟次。

前悼亡詞壬子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坐死匆匆。闕為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城。急景如馳。殆將卒歲。始得為詩以弔之云。命短逐長雨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停橈日。竟是閨中屬纊時。歸路安排猶絮語。出門覓慰蓋虛詞。死生貿賤渾閒事。雪涕臨風一面遲。得無兒女猶為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立迢遞夜。風雨晴眠寂寞晨。遺挂分明書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年衰運阻。百念皆灰。更非筆墨所能達。僅陸續述事數首。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泛於萍。不是同根性不親。原病藥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痕新。荒氏已備鰥孫獨。薄宦何堪老病貧。廿載空空真一夢。人間誰識去來因。春花秋月共江湖。綠帖鈿箱瑣碎俱。兵燹幾回同患難。米鹽無事肯糊塗。藏

金能備荒年穀數典真如記事珠看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鶼翼半成枯飛來奇病忽如癡不解究纏苦費思百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謡詠竟何辭親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眉甘死讓東施傳聞遺語特淒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撇人中路太無情閒關求友生平願科第論文世俗名為爾沈痾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七月送柩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姿早暮霜華染鬢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笑情癡窗書名字魂低喚來日關河路不知送爾泉台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吳中祝氏女姿質端嚴性好潔每言三日不完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埽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鑑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笄歸於梁生婉娩相得春晨助讀秋晚聯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矢漬衾褥女手滌之汙及腕臂而不以為嫌其篤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黨竊竊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病即昏瞀暴卒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屍忽轉動守者皆驚避其膽壯者就問之婦乃拊牀哭曰吾初以為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尚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帀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情閒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

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真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烈節精誠冤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存。予哀懇之。而一輪忽降。昏慘如初。嗚呼。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年永無見期。推之父母兒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參湯。呼之已歿

淥水亭雜識

清 納蘭容若著

淥水亭雜識提要

長白納蘭容若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若吳漢槎洪稗存輩皆一時之選切磋有得著錄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考證也

淥水亭雜識卷一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涖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淥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蘇州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

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牐即越橋下牐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

弘濟。來住茲山。元仁宗時。詔雲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內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為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為修寺之資。至正中。雲山從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脩焉。蓋沙門檢校司空在遼時已然。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云。兩紅螺死為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盛。殿西有竹一畝。寺東南二里許。為明懷甯侯孫武敏公墓。有兩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華殿中書。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為朝鮮國王所貢。當以碑為實也。

藥王廟。天啟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賚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為人所踣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播陽釋道深撰。廣陵起昂書。撫甯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高陽孫承宗篆額。永春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監馬潮修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也。殿前梵塲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勑勒於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範銅為佛像。高五丈。士人遂呼為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於其左增蓋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而厭緇流。內官惟恐寺剎之毀。故建道觀于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為碑。工部尚書湯陰李燧書之。新甯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脩。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

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延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為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庵而役之者矣。

五台山僧修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閩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着或不着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為之其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修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抿完全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

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橫版以渡東南一望諸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城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為箕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張真人往居撰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盤屋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險徑挂山腹遶蟲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阸塞若關隘視人行沃同川原市朝甚邇俗塵遠

土產雖少人烟繁。鉏畬薙陸宜麥菽。樹柵作圈收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燥。煤炭價賤
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藥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續緗。崇
真真人又繼往。況是偓佺之子孫。紫簫夜吹遼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
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
有村。正在西湖之上源。源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鳧時在豐。隱君葺茅據幽勝。琴髯
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峯疊壁何盤盤。地多磽埆少平
原。先生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疆場有瓜牢有豚。吟詩作
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春溫。功名祇遺世途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志將脫稿。
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寫況有能書孫。雲晴輒屬羽客去。穀熟方來
山鳥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
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攷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貫穿百氏。必
有出乎大一統之表者。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陛殿
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

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嬉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龐眉黃髮。序鈞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覩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籃。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叅。

項羽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爲三齊。後田榮自立爲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泰伯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愼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顏師古云。句夷俗

發聲。亦猶越為於越也。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起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為相。以吳故墟為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稷下數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稱平江為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為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悞也。此吳門即冀郭門也。冀與魯為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文鴻騫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曰長處全吳。今崑山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為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

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為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為吳郡。盎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迹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己上皆指二浙之地。又按吳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為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相臺。滑臺。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為南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水鄉。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當時水勢瀰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稍平減流漸寬緩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為三吳。通典及元和郡國圖志並同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為三吳。郡國志同酈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舒為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為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甯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並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為吳興。增督五郡。益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為中吳。鄂州為南吳。武昌為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遙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為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劍池兩厓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為吳中絕景。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勢四面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虎丘山絕嶺嶄巖。茂林深篁。為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大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睹虎丘。逾於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

書屋壁。梁郡守謝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胤。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

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跡。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劒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真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為王珣宅。未審所據。王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于分處號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三百里當云二百餘里。）於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顧野王地里志同。）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為三江五湖。庾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檇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檇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檇李矣。

姑蘇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為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澎浪為彭郎。小孤為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亳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夭紅淺綠。江南所無也。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畬民。同於猺獞。不與平民相擾。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入可魚骨時謂之岷崙。即蛋民也。海船用以守纜。恐為魚蟹所傷。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為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于檣蓬。倦不能動。或旋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為駔儈。則中國貨貴。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人入操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教勢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淥水亭雜識卷一終

淥水亭雜識卷二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唐肅宗撤西北邊兵。平內賊。代德遂以京師為邊鎮。明棄三衞亦然。

明於金陵關中洛陽。無不可都。本朝惟都燕。足以兼制南北。而明預建宮殿於三百年前。天也。

陸廣微吳地記云。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王圻續文獻通攷云。南宋江南水田每畝租六升。明洪武年。凡淮張之文武親戚。及籍沒富民之田。皆為官田。宣德實錄載太守況鍾疏云。蘇田以十六分計之。十五分為官田。一分為民田。所以洪武加租至二百二十萬也。建文曾減之。燕王篡位。悉復洪武之制。後又漸次增之。至二百七十萬蘇之田租雖重。其逋負時有蠲赦。民謠曰。朝廷貪多。百姓貪拖。萬曆末年。上司恐州縣橫征。揭牓令民納至八分。不許復納。

宋之漕法。積於半途。次年至京。遇有山饉處。轉運使得以轉移其闕。民以不困。蔡京改為直達。以濟徽宗之妄費。而漕法始變。

明之軍衞。仿唐府軍之法。其後官存而軍丁漸消。遂無實用。召募起焉。既有召募之

兵而軍衛之屯田如故。徒為不肖衛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

明都於燕。海運最為便利。元史載海運之速。負少者每石不及三合。多者不及三升。然須選近海為官丁乃可。陸地之人。談海色變。不足與言

捕勘魚處。當兗濟之東。海運之半道也。何獨於北半道而難之。

鑄錢有二弊。錢輕則盜鑄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煩擾。重則姦民銷錢為器。然紅銅可點為黃銅。黃銅不可復為紅銅。若立法令。民間許用紅銅。惟以黃銅鑄重錢。一時少有煩擾。而錢法定矣。

禁銀用錢。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權於上耳。以求贏利。則失治國之大體。

中國天官家俱言天河是積氣。天主教人於萬曆年間。至始言氣無千古不動者。以望遠鏡窺之。皆小星也。歷歷分明。

西人云。以望遠鏡窺金星。亦有弦望。夫月借日光。以有光。故有弦望。金星自有光。不仗日光。不知何以有弦望。

武侯木牛流馬。古有言是小車者。西人有自行車。前輪絕小。後輪絕大。則有以高臨下之勢。故平地亦得自行。或即木牛流馬乎。而坎壈曲折。大費人力也。

西人測五星謂近地二十度雖晴時亦有清濛氣星體為此氣浮而上登不得其真數須於此氣以上測之又須有次第乃正如木水金前後相次而行欲測金星先測木星在何處俟其西行至某度乃於其度測水星又於水星上測金星乃不受金濛之溷誠良法也

西人曆法實出郭守敬之上中國曾未有也

西人醫道與中國異有黃液白液等名其用藥雖人參亦以燒酒法蒸露而飲之

西人之字因人之語聲而作之其書名曰耳目資唯諧聲一門非六書也

西人長於象數而短於義理有書名七克亦教人作善者也尊其天主為至極而謗佛又全不知佛道

後世言曆者必宗元史以曆書為郭守敬所作高出古人故也明朝鄭世子之於樂亦然余嘗謂作明史樂史宜以冷謙所作用於朝廟者為上卷刺聚鄭世子樂書之精義為下卷後世言樂者亦必宗之同郭守敬矣

世子於古人惟取管仲子長之說而極輕班固荀勗以下不論也自漢至宋能歷歷詳舉其故可謂異人世子外祖何塘謂黃鍾之體本是一尺乃度尺也以度尺分為

九寸名為律尺非有二也此論既出孟堅以下之醉夢皆醒矣世子之學自何公開之

世子謂漢人以度尺之九寸為黃鍾律短故樂高最為有據且出自世子誰敢有疑竊謂樂聲之高不始於漢也男外陽而內陰力壯而聲下女外陰而內陽力弱而聲高故女之歌聲高於男者二律倚之簫而可證也夏桀作女倡樂聲之高殆始於此古之簫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長短作一排形如鳳翅故楚詞曰吹參差兮誰思也然管多而一人吹之何以高下曲折繹如今之簫乃古之籥名異而體同王褒洞簫賦不言其狀未知洞簫即籥否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形亦如參差竹九歌吹參差兮誰思王元長曲水序發參差于王子皆言笙李善注則謂洞簫

五音有二義一者高下二者類聚高下者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類聚宮大而濁商清而冽角經而直徵文而繁羽細而碎此之謂類聚其類以成調故曰類聚竹聲唯有高下絲聲兼備二義

今世以琴之第一弦為宮非也乃太律之徵林鍾也第二弦為太律之羽無射也第三弦乃為正律黃鍾宮故國語曰聲莫大於徵非謂正律徵也

唯作八音而無人之歌聲謂之徒奏唯人聲而無八音謂之徒歌徒歌曰謠謂此非謂民謠也旋宮至姑洗仲呂則聲高極非人聲所能倚故有徒奏而徒歌則興到者隨便為之耳

明代之樂冷啟敬所作聲下而濁其黃鍾乃太律之無射下於正律黃鍾二律朝天宮道士云凡用於郊廟者以啟敬之大簇為宮若如啟敬之法聲如梵唄矣作者無過習者之門道士所用適是古之黃鍾所以房庶為伶人所侮而不覺

革薄則聲亮厚則聲雌木金石薄則聲下厚則聲高議樂須學士與伶工共成之學士知古不知今言理不言器伶工知今不知古言器不言理彼此相譏在虛心者則彼此可以相成也人之虛心者鮮則成偏見鄭世子博極羣書又甚習伶工之器所以特絕

樂者聲也凡以算數言樂者多拘泥參差不合於律鄭世子二藝俱精以算算樂妙有神解河南久被兵火未知書版不散失否世子文筆稍蕪書繁難於翻刻得健筆徑省其辭存三分之一庶可易傳

攷工云魚膠黏凡黏之類不能方不能方謂易翻也而今世之弓必以海中石首魚

之膘為之。未有用鼠膠者也。考工弓體。又上縣而下竹。今弓胎多用竹。激矢能遠。木胎者不及也。

宋人歌詞。而唐人歌詩之法廢。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今世之歌鹿鳴塵飯塗羹也。

獿（讀猱）伶盛於元世。而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獿伶實始於此。

宋時士大夫。猶有起舞以勸酒者。自獿作而舞遂廢。

今所噉之烟草。孫光憲已言之。載于太平廣記。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噉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噉烟。三千餘載矣。

史記烏氏倮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用財自衛。為築女懷清臺。此用禮安富遺意。亦秦致富强之本教也。後世動破壞富家。詭云强榦弱枝之計者。亦暴秦之不如矣。（高歡問爾朱榮。聞公有馬十二谷。云云。以谷量馬。乃邊陲舊俗也。）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猶摧。亦後

世敦厚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齊氏胄子以通經入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陵宋游卿而已。

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李文博云。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此與晉元帝所云此事豈容卿等有勳。正可相合。

宋文帝欲犯河南。行人曰云云。大武帝聞而大笑曰。龜鱉小豎。自顧不暇。何能為也。宋時有龍虎大王。亦佳對也。

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貞無可將者。而朱溫楊行密輩其下智勇如林。蓋朝廷用盧攜王鐸之流。其所舉者李係宋威耳。智力勇藝者壅於下。悉為強藩所用。

永嘉時事大壞。唯有南遷而已。王衍賣車牛以安衆心。不久隨司馬越徑去。棄其君於賊手。世說載之。以為美談。劉臨川非有識者也。

宋文帝時。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范曄謀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此與唐武后之

見駱賓王討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皆綽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偉卻不可同年而語

沈慶之議北伐曰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後顏峻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白面黃頭恰可相對

劉歆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嘆往事而寄己意其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辱浮寄寄無常兮寄之去留亦可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其言頗似曠達而爲莽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賦義正桓溫相去何啻霄壤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中晚唐立君必由寺人南宋立君必由權相其國可知

劉琨經略遠不及祖逖東晉人絕重之脩名不責實之故習

陶侃勤於職業虛浮之士不敢議之功名顯著故也何敬容亦勤於職業虛浮之士即大譏之敬容能早知侯景之反梁人不能及後世亦頗忽其人甚矣邪說之害正也

漢陳蕃曰期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唐陸象先謂人曰賀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是學蕃語

騏驥得伯樂而後脱鹽車青萍結綠得薛卞而後長價然則伯樂薛卞有功於良馬寶劍也多矣二子名亦以是不朽則良馬寶劍亦有功於二子矣

北宮純凉州所遣以衛京師者也於漢兵恣横時累挫其鋒陸氏不負晉純亦不負陸氏矣

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為相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荆公汲引得預政所以推害荆公者無所不至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是可歎也

黄雀白龜蛇魚之類猶知銜恩圖報況人乎彼懷私罔上負恩蔑禮者曾蟲魚之不如矣

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以見東坡劉元誠事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閒居則問無虛月巢谷徒步訪潁濵於漳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

韓退之自其遠祖麒麟以文名於北朝文業不絕數世後至其父仲卿兄會文譽益

甚傳至退之。遂為一代醇儒。其子祖符。與諸孫皆舉進士。而祖子襄復狀元及第。韓氏流澤。可謂長矣。

漢晁錯議削七國。其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南齊徐文景方貴盛。其父深憂之。曰我正當埽墓待喪耳。唐路巖屢遷要地。其父寄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僕射。是我必死之日也。彼皆不學無術。而識見若此。嚴延年之母。為其子埽墓地。李絳秀知其子閻萬周顛。俱不得善終。二人女子耳。而有識見。尤難得。

李益文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天下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曆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史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

漢高帝素恨雍齒。比沙中偶語。張良勸帝封之。以厭衆心。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飢餓不能行。介之推刲股以食。然後能行。文公返國。國人多不附。乃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國大甯。良策殆本諸此。

蔡京當國。刻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然其中亦有本非君子。而偶以一事不

合京意。亦指為黨。平生過迍。顧反得洗雪。如曾布。曾肇。王覿。章惇輩。不可枚舉。宦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與黨人為恥。數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有不幸耶。

漢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唐盧照鄰著五悲文。自以高宗尚吏。而己獨儒。武后尚法。而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己獨廢。噫。士之不遇。如二子者亦多矣。悲夫。

泰陵金井內水孔如巨盃。水仰噴不止。楊名父子器親見之。歸而疏諸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湯陰李司空鐩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狂妄。奏命錦衣官校枷杻押赴陵所驗看。名父親三木朝辭。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群議已公須首實。眾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孝廟竟葬此中。

苻堅銳意伐晉。曰。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及登晉陽城。望晉兵部陣嚴整。憮然而懼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五代慕容彥超謂漢隱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退問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此亦劇賊。未易輕也。兵甫合。輒先遁。二事如出一轍

耿弇為張步所攻。光武自往救之。武謂劇賊兵盛。宜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李道。宗將四千騎擊高麗。皆以為衆寡懸絶。宜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二子武夫也。其所見乃有儒生不及者。人臣當以此為法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又薦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并以劾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雄曰。進軍適所以自伐。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宣光周舉字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梁冀跋扈。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令出。勑虎賁羽林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罰一歲俸百官肅然。冀弟不疑為河南尹。嘗舉陵孝廉。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二事乃相類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攝吏部尚書。知東

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詔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新唐書載此事謂姚崇巧於料事而知古薄待所知至動人主之疑終身不復用可見倫理一也交友不能信者事君必不忠

錢徽傳長慶元年徽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故刑部侍郎楊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托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托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賓皆罷李宗閔與元稹有隙宗閔子婿蘇巢及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

閑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媿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嗚呼如徽居心行事休休有容大臣器量也

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奇絕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翠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勃則青出於藍也

攷唐書文廟下不言籩豆之數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七月祭酒周弘謨請增籩豆舞佾言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以衮冕宋徽宗攷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尊崇孔子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乞勅禮部會議增十籩十豆各為十二從之是成化以前至唐宋用十籩十豆逮憲宗始用十二籩十二豆後張璁更定祀典復用十籩十豆也其略如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進太祖建隆至開寶十七年事一孝宗乾道四年戊子進太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一孝宗淳熙元年甲午進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六十年事一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合寫長

編重進文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今只存五朝事迹

明制父兄官三品大寮子弟不得居言路考之前代不然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更可相賀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鄭絪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絪餘慶從父是澣為從孫時正官右補闕只以三鄭列傳證之唐父子兄弟從祖孫不相避明矣惟杜佑列傳佑子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秘書丞然不過嫌之云爾初未嘗如明制必相避者也

韓魏公三守鄉郡每謁先壠輒有詩自矜其榮遇如曰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野寒方重山色凌虛氣自高衣錦不來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又曰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此公榮首過先壠心先慼一見家山眼自明又曰風入旌旗撼曉光兩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瞻喬木逸勢橫天認太行自歎重闈富及養縱垂三組敢誇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子房又曰暫趨先壠彈旌旄因恤吾民穡事勞田舍罕逢車騎過聚門村婦擁兒曹又曰兩饗先墳已致誠卻嚴

軒從指東坐鴻鷺去旃參差起爲避紊棊結幽行又曰鄉守三逢禁火天每懸旌纛掃松軒衰殘豈足酬恩遇光寵依知及祖宗如此者不一而足孟郊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王禹玉云出門四塞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論者咸譏其器量一人者雖不可與公同語然比之何時則客取首延頸以擬吏碎玉殘笑而撫之若兩人矣

遼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三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然後食入雜劇進繼以吹笙彈箏歌擊架樂角觝王介甫詩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蓋紀其事也至范致能北使有鷓鴣天詞亦云休舞銀貂小契丹滿堂賓客盡關山則余源燕賓或襲爲故事未可定耳

玉堂賞花會賦詩者四十人學士則南陽李賢安成彭時槜李呂原莆田林文安成李紹永新劉定之錢塘倪謙東吳錢溥侍讀則金壇黃諫詹事則廬陵陳文長洲劉鉉侍講則眉山萬安漁陽李泰中允則古杞孫賢贊善則范陽牛綸修撰則吳中陳鑑博野劉吉錢塘童緣華容黎淳編修則西蜀李本毗陵王㒜餘姚戚瀾宜興徐溥瓊山丘濬泰和尹直安成彭華雲川陳秉中臨川徐瓊四明楊守陳臨江吳匯檢討則

嚴州傅宗。安成張業。河東邢讓。翰林五經博士則天台鮑相。典籍則西蜀李鑑。泰和陳穀。侍書則浙江謝昭。其二人。則禮部員外郎臨淮淩權宗。中書舍人江東曹冕。詩成。李賢序之。彭時作後序。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爲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妝也。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遊。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小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孺卿介甫。晁李中實臣。任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輯其先友手翰，中有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多矣。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聃，則大興人也。

明弘治壬戌狀元康德涵海，榜眼孫直卿清，皆以不拘小節，被劾去國。然二君實才雄一代，德涵詞鋒如雲，直卿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二君為是科冠冕，以忌嫉者多，老於擯斥，可惜。

蕭道成既篡宋，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庾子嵩目和嶠曰。森森如千丈松。下壺目叔向曰。朗朗如百間屋。乃成一佳對。漢人目李元禮曰。謖謖如松下風。此等標榜語。亦是當日習氣。

鄭鋭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爲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爲僧。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論者息矣。

官制五品以上者爲大夫。六品以下者爲郎官。皆散官也。然各寘於官銜之上。如曰光祿大夫、太保、承德郎、某部主事、之類。惟翰林則寘於官銜之下。如曰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之類。蓋史官尊重。不欲以散官壓之。自明時重翰林始。

明時朝貴。三品則乘轎。廕子。封及三代。俸入優厚。例以隸執長柄大扇擁護。四品以下。只於馬上用翣扇遮日而已。自九卿外。三品者多在閒散地。如太常、太僕、光祿卿、京兆尹、之類。弘治間多陞僉都御史。威權雖重。然僉都係四品階。儀制反減削矣。至末年。僉都御史出城即乘轎。至今僉都爲巡撫者。肩輿用八人。假用三品儀從也。國子祭酒則自燈市以北改用大轎。故祭酒僉都與府尹。皆曰半城轎。府尹本三品。不知於何處騎馬。

明朝翰林院官五品多借三品服色講官破格有賜斗牛服者毛公紀歸田雜識云當孝宗朝東宮出閣選侍講讀是時禮重宮僚特賜予或親御春坊面賜温諭坊局官即用孔雀金帶服色及奉朝省親便用仙鶴服色犀帶又云故事每歲親郊慶成賜文武大臣宴於奉天殿上御寶座尚膳進饌傳旨官人滿飲教坊九奏樂具如儀余自為翰林院學士即得如例升殿以五品官坐於四品之上三品後蓋屢預焉我朝大臣賜坐僅見此與耕耤幸學而此爲尤重又言春秋二丁祭文廟遣大學士一人行禮前一日御殿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廷試天下貢士上御文華殿内閣率諸臣以第一甲三卷面奏上親批定名次明日早先御華蓋殿内閣復於黼座前折卷奏名中書塡黄榜然後御奉天殿傳臚丘文莊公謂謹身讀卷即華蓋也華蓋讀卷外朝臣無由而至是日惟内閣得入殿内而九卿以下皆在閾限之外此亦一代典故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祠則昌黎伯韓子也古稱鄉先生殁而祭於社夫以土穀名祠亦祭社之義宜以鄉先生主之京師燕地竊謂祀昌黎伯不若易以常山太傅嬰也

大興縣題名記光祿少卿新安尹校書隆慶四年立順天府尹丞相題名記工部尚

書豐城當禮文也。嘉靖三十九年立。祭佐題名碑記二。一爲禮部左侍郎鉛山費寀撰。嘉靖二十二年立。一爲順天府通判晉江張問仁撰。萬曆十三年立。

宛平縣題名記。翰林院檢討郭鏊撰。嘉靖二十八年立。

古葬宮人之所。謂之宮人斜。京城阜成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墻。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爲洞。四方通風。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墓。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旁右門。承以殮具。舁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達安樂堂。授其守者。召本堂土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墻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瘞不願井者悉內地中。

盧溝河畔。元有符氏雅集亭。蒲道源詩。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符家介側敞亭構。坐對奇趣。供醇醲。又有野亭。見貢仲章雲林詩集。今一望礓礫。并民居亦寥寥也。

懿安皇后張氏。性賢明。魏璫誅戮朝士。后聞楊左諸君子死。色不豫者累月。李自成入犯。思陵將殉社稷。傳旨後宮。令自裁。時周皇后及貴妃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

命。獨長公主年尚幼。未奉詔。帝怒。拔刃斫其臂。公主仆地。而宮監王永壽。方從懿安皇后宮至。白帝曰。懿安皇后業縊死宮中矣。帝乃走煤山自經。當魏忠賢柄國時。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之熹宗。立爲貴妃。及賊入宮。任詭曰。我天啟皇帝后也。賊不敢犯。既而流轉民間。或送于官。永壽從旁竊窺之。曰。此任貴妃也。貴妃睨永壽。面發赬。旋閉目如不聞。見者。永壽終亦不敢置訐也。永壽事熹宗。不入魏黨。甲申寇亂後。削髮爲僧。往來西山間。談及故宮事。輒語人云。

淥水亭雜識卷二終

淥水亭雜識卷三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今人多云設虛位。禘其祖之所自出。如楊志仁復議論者。僅嘉靖十年舉行一次。後不復行。適考之實錄。嘉靖十年辛卯舉行。詔以後丙辛年行之。十五年丙申四月。仍行大禘禮。二十年辛丑四月。九廟火。詔暫罷。遂永停矣。其實行大禘凡兩次。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槩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槩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望其轂欲其掔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讀為紛容掔參之掔。疏先鄭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溶掔篸。猗狔從風。前注迺崇于軫。讀為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兌為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為臣為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必至於静言庸違。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嘗聽其言而觀其行。

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是徑以直躬爲人名矣。然此說本於呂氏春秋。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禹也。

齊武帝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此大字是多字義。

藝士傳徐之才。常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此段復見之序傳是温子昇與李神儁語。當時傳聞之譌。亦失於檢正。

宋人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稱歟。故婦人謂夫之兄曰兄公。

郭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謁見光武。大喜曰。今乃得大舅乎。按大舅稱舅公。董徵遷安州刺史。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誡子弟曰。此之富貴。非是天降。乃勤學所致耳。與桓榮稽古之榮。皆老生陋態。遺

嗤千古。

李紳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畫鼓拖環錦臂攘。今京師迎年鼓。製施兩銅環。以手擎之高下。環聲相間。疑即其遺製也。

宋湜字持正。名字與皇甫湜同。詩牋。湜湜正持也。

杜子美昔遊詩。幽燕風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淩蓬萊。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李適為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唐書姜師度穿平虜渠。以避海難。蓋元之海運。自崇明抵直沽。唐時海運。則自登州轉而平州。以達於薊。故子美云然也。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為三才。弓人膠漆絲為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

史記韓世忠江上事云。金山有紅袍者墮馬。騰而跨之馳去。今則未見有馳處。史言誣乎。古今地異乎。

周禮注疏。疏。糝食菜餗蒸。若今煮菜也。按今俗蒸餅。用菜為餡。此類是矣。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

八珍之食。按周亦以筍為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俎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為米廩。非廩祿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周禮注。堂塗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疏。漢時名堂塗為令甓裓。令甓則今之磚也。裓則磚道也。令音零。裓音階。

羊車注。羊善也。羊車若今定張車。疏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為之。謂之羊車也。愚按定張車與杲下馬。俱宮內所用。

服虔曰。持高帝衣冠月旦以遊于衆廟。已而復之。按月旦謂月出時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棄觚與班生投筆相類。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入於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按宋史祈報禮曰。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禜禱焉。故本紀太祖乾德元年十二月甲寅

命近臣祈雪。開寶五年十二月乙酉朔祈雪。乙卯大雨雪。六年十二月壬午。命近臣祈雪。七年十二月辛亥。命近臣祈雪。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戊子禱雪。十二月癸卯。南康軍言雪降三尺。三年十一月丙戌。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宴羣臣玉華殿。四年十二月壬寅。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丁巳大雨雪。淳化二年十一月乙酉。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至道二年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大有年。仁宗天聖九年十一月己丑。祈雪於會靈觀。神宗熙甯元年十一月癸未。命宰臣禱雪。十二月乙亥朔。命宰臣禱雪。癸丑禱雪於郊廟社稷。哲宗元祐七年十二月庚午祈雪。紹聖元年十二月庚辰。命諸路祈雪。終北宋之世。祈雪凡十有五見。或曰此禮古乎。愚曰考之周禮未見。而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非祈雪之明證乎。或曰雪風雨之不時當禜矣。而霜則何為。愚曰詩正月繁霜。正月建巳之月也。春秋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建酉之月也。於此二月而霜。非災變之尤者乎。遇災而懼。故亦為之禜禱焉。

文獻通攷止有祈雨祈晴。並無祈雪。愚嘗謂通攷雖千古奇書。而多未備。茲其一端

事又攷唐書禮樂志並祈雨祈晴亦缺疏矣祈雪禮實昉於宋

晉書賈謐傳謐為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行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始行潘岳傳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按正始魏主曹芳年號始庚申終戊辰凡九年嘉平則芳在位之第十年己巳司馬懿殺曹爽自為丞相時也又後十六年方為泰始元年乙酉司馬炎篡魏自立矣竊以賈謐限斷請自泰始雖聖人亦不能廢其言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又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或問名士之稱何昉乎。曰見於經則月令聘名士。見於史則李斯傳諸侯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名士。見於子。則子張。顏涿聚。段干木。高何。縣子石。索盧參。此六人為天下名士顯人是也。大抵名士之稱權輿於六國之末。而極盛於東漢之世。張天如史論。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天子為宦官而驅除名士。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宦官不復畏名士。而專制天子。

北齊濟南王立為皇太子。初學反語。於迹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以足亦反為跡也

魏書安同父屈。仕慕容暐為殿中郎將。同長子亦名屈。典太倉事盜粳米者也。孫竟與祖同名

魏黃門王遵業風儀清秀。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履以學之。可與郭泰折角巾作對

世傳宣爐由煉銅十二火。故有光彩。而雲南麗江之銅甚精。曝以日光。即有光彩。安知宣爐非此銅所鑄。宣爐世所重者。如鰍耳魚耳雅式者也。亦有至怪之式。如波斯馬槽者。而實出宣朝所作。

宋硯大抵不發墨。近年竭江以取下巖之石。曰蕉葉白者。發墨如泛油。則知傳世宋硯本非良材。硯取發墨。非止易濃。亦以作字有寶光耳。

宋之團茶末而加以香藥。失茶之本味。極爲可笑。而墨則必貴香。冰麝之值倍煙值。造墨用獨草取煙。獨草則煙細。而煙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煙則產於楚地。彼處產桐子故也。

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此必王家之物。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墨之善者不獨在煙。亦在於杵。墨料同而蒸碓多。百日者則倍勝。更多更勝。李廷珪墨可以刮舌。殆亦以此。

墨用鹿角膠。非良法也。墨忌者鹵氣。鹿生深山中。其角猶有鹵氣。生海濱者更甚。但用黃牛之革。天泉漂之。至鹵氣去。煎之成膠。即以入煙最善。若寒凝之後更溶化而

為之。即不盡美。故曰膠新杵到。

古之車戰。以一車統百人。萬人祇須百車。統之法。甚簡易。廢車用步。法不得不密。密則煩矣。

古兵法只用車。駕車以馬。故周禮夏官稱司馬。國大則馬多。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獠獞兵器。每洞各習一種。其習標槍者。鐵刃重二斤。把圍之木一臂。而開發無不中。狼兵則專習筅。田州岑氏則習雙刀。皆絕技也。鄰洞莫非世讎。其精兵留以自衛。應調乃次等者。

西人風車。藉風力以轉動。可省人力。此器揚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恆昇車。其理即中國之風箱也。

中國用桔槔。大費人力。西人有龍尾車。妙絕。其制用一木柱。徑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圍於柱外。斜置水中而轉之。水被誘則上行而登田。又以風車轉之。則數百畝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於農事。苟得百金。鳩工庀材。必相傚傚。通行天下。為利無窮。

中國鳥銃。利器也。倭人來。始得其式。倭人鳥銃之底不銲。銲者有失。作螺旋鐵砧塞

之不炸。又可水滌也。近處有照星。銃端有照星。照星照門與所擊之物相應。發無不中。矢又去遠。遠勝弓矢。

宋之神臂弓。本弩也。名為弓者有故。弓弦必刮弩臂而行。弓力不盡於矢。神臂於臂之行矢處削而下之。弦得空行。力得盡於矢也。

龍蟄而起。其破墻屋穴如碗許大。無風雷。無雲水。蛟蜃則乘風雷。作大水出而傷物甚多。龍故稱為神也。釋典。言龍有蛇形。馬形。蝦蟇形者。又言天帝宮殿在空中。乃龍持之。又言龍能變人形。唯生時。死時。睡時。婬時。嗔時。不能變本形。又言龍有熱沙著身。烈風壞衣之苦。有金翅鳥吞噉之苦。

天龍為貴。海龍次之。江湖之龍又次之。井潭之龍下矣。

龍喜睡。數百年一覺。甚至積沙其身成村落。覺即脫神棄身而去。不傷於物。神龍行雨以利物。毒龍為惡風以害物。

海中夏秋間。時有取水之龍。雲斷處如懸一帶。梟梟而動。海運之道。每當龍宮而過舟師識之。其水湛然。人不敢作語聲。不知者發銃則驚躍而破舟矣。定海有龍夜歸目如雙炬。指揮萬姓者不知。以為寇警。發矢射之。傷一目。風濤大作。舟擊撞而破者

甚衆。其後龍出。只見一炬。龍於婬時不能變形。則非人所能匹。柳毅傳。亦不讀釋典者所作。

釋典言毒龍目光及人。其人即死。又言以龍心念力故。水即沛然。則不在乎取水以成雨也。

龍以石爲食。拏攫所及。石即如粉。夏禹鑿三峽門。龍門必是役龍爲之。非人力所及也。故曰神禹。

陳寵曰。蕭何草律。誤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此亦三王改月幷改時之一證也。

上巳祓除。謂之祓浴。見祓除疏。摯虞束晳之對皆失。引或賈氏是唐人語。

明弘治六年奏準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名。送內閣照例考選。每科取選不過二十人。留不過三五人。

淥水亭雜識卷三終

淥水亭雜識卷四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古人詠史。叙事無意。史也。非詩矣。唐人實勝古人。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武帝自知身不死。教脩王殿號長生。東風不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諸句有意而不落議論。故佳。若落議論。史評也。非詩矣。宋已後多患此病。愚謂唐詩宗旨斷絕五百餘年。此亦一端。

詠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須賓主歷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當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為始祖。事固誣誕。天子五色車用漢武甲乙日青車。丙丁日赤車事。周伯强引杜預左傳序語謂之具文見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為高手。

今世之大為詩害者。莫過於作步韻詩。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韻府羣玉。今世非步韻無詩。豈非怪事。詩既不敵前人。而又自縛手臂以臨敵。失計極矣。愚曾與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韻。誰曾做詩。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絕此病。必無好詩。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謂之性。亦須有才。乃能揮拓。有學。乃不虛薄杜撰。才學之用於詩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

雅頌多賦。國風多比興。楚詞從國風而出。純是比興。賦義絕少。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詩比興已少。明人詩皆賦也。便覺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筆詩。不失唐人手致。反自題為戲作。失正眼矣。

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雖作咏物詩。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鷹。曹唐病馬。韓偓落花可證。今人論詩。唯恐一字走卻題目。時文也。非詩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盛。宋人專意於詞。實為精絕。詩其塵飯塗羹。故遠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詩。舉業欲干祿。人操其柄。不得不隨人轉步。詩取自適。何以隨人。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

庾子山句句用字。固不靈動。六一禁絕之。一事不用。故遂至於澹薄空疏。了無意味。

唐人有寄托。故使事靈。後人無寄托。故使事版。

劉禹錫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融來。借古以敘時事。則靈動。武元衡云。劉琨長嘯風生坐。謝朓題詩月滿樓。實用古事。而無寄託。便成死句。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剪裁。成五言唐律。長慶集中。尚有半格體。

七言漢人猶未成體。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體。至梁人漸近於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詩。

七言歌行。始於六朝。其間有長短句。有換韻。音節低昂。聲勢穩密。居然近體。非古詩也。

北史盧思道傳曰。周武帝平齊。授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歎美之。今讀其詞。居然初唐王楊諸子。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七言律體已具。律詩亦不始於唐。

五七言絕句。唐人加以粘綴聲病耳。其體未變於古也

五言律詩。其氣脈猶與古詩相近。至於七言律詩。則別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兩句謂之聯。凡四句謂之絕。非必以四句一篇者為絕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口吃詩。即翻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今貴經教口吃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獨樹臨江夜泊船。或本作獨戍。愚謂大江中有戍兵處可泊船。以獨戍為是。後讀宋史王明傳。見其地有獨樹口。不覺自失。

唐人以韻字之少者與他部合之。為通用。咍當與佳通。以隔一部故。遂與灰通。以致字聲亂極。

韻本休文小學之書。以為詩韻已誤。今人又作詞韻。謬之謬也。

人之作詩。必宗三百篇。而用韻反不宗之。豈非顛倒。

東翻登。冬翻丁。聲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諸公強作解事。分為二部。後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異。

趙文敏詩。不獨在元人為翹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傳云。以書畫掩其文章。以文

章掩其經濟。元世祖開國之君。所用當不謬也。

楊鐵崖樂府。別是一種奇特之文。謂之樂府則不可。李賓之亦然。

漢人樂府多濃譎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選注亦有引入樂府者。不知何故。

樂府。漢武所立之官名。非詩體也。後人以為詩體

古人樂府詞。有切題者。有不切題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題樂府。固是千古傑人。

大抵古人詩有專為樂歌而作者。謂之樂府。亦有文人偶作。樂工收而歌之者。亦名樂府。

樂府題。今人多不能解。則不必强作。李于鱗優孟衣冠。徒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曲起而詞廢。詞起而詩廢。唐體起而古詩廢。作詩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體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無其情。而强效其體。以作古樂府。殊覺無謂。

律詩近體也。其開承轉合。與時文相似。唯無破承起講耳。古詩則歐蘇之文。千變萬化者也。作時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詩者。無不竟作古詩。可乎哉。

古詩漢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於建安。但舉建安之名。以為宗極可也。

阮公詠懷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後。西晉已變。建安體絕於阮公。

西晉之白紵舞詞。不言何人作。那得下於漢人。

東晉竟無詩。至陶謝而復振。

康樂矜貴之極。不知者反以為才短幅狹。將為東坡如搓黃麻繩千百尺乎。詩至明遠而絢麗已極。雖不似建安。而別立門戶。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為陳太丘胡廣作碑。及為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韓退之作博士李君墓誌。通無一語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謂其誤服方士柳泌藥。下血以死。且援引數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虛中孟簡盧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後世永為鑒戒。然古今碑誌無此體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譜序。亦歷數宋賓儀賈昌期而下數十人之子孫隆替。當亦效昌黎而作。然於晏氏亦有感激

稱頌語。不似呂蔡之漢然於李氏也。

歐陽公謝賜衣帶馬表。東坡幼時。老泉命擬作。語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場屋出此題以試士。所刻程文。則益該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復出魏徵謝黃金廐馬。則益工矣。余意論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則無是語也。後見常袞集中有謝緋衣銀牙笏玉帶等表云。臣學媿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謏膺良吏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韍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咏。恐刺國風。蟻螻之誠。難酬天造。然則唐世已有此體矣。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閒有幽州之作。此外遊宦於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咏亦無多。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竇鞏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辭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行之

作。如屢戰橋懸斷。長冰塹不流。徐陵詩。塞禽惟有鴈。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裴說詩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凍難青。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暮來春。釋皎然詩也。塞館皆無事。儒裝亦有弓。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項斯詩也。戍樓承落日。沙塞礙征蓬。張蠙詩也。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驅馬月中塵。于鵠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歐陽脩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

李羣玉湘妃廟詩。相約杏花壇上去。畫闌紅紫鬭樗蒲。范攄雲溪友議曰。羣玉題廟見二女曰。二年當與君為雲雨之遊。段成式戲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陽。詩人輕薄至此。比於周秦行紀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歲。三十徵庸。帝妻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此時亦是七十八歲老嫗。後人紛紛摹擬湘筠染淚。比迹巫山。非獨褻慢聖人。亦且有乖事實。

唐李益贈盧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盧和云。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張繼在臨川。寄皇甫冉詩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到潯陽回去。相思何處通書。以上三句見下一句。別是一體。然其聲調。亦不媿盛唐。冉答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不但格律與之相埒。而一時相與之情。亦可想見矣。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室。朋儕醵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之矣。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訶。誠為重複。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矣。

六一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舉世無由識古文。謂日本國有逸書。歷問之貿易往來。不然。昔有傳聞彼國無易經。舟中有此經。即波浪不得過。亦不然。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寘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乎。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膾炙不厭。無怪乎詩格日卑。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云。行蹤不定

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劉伯温家居危疑。九日詩云。意苡明珠千古恨。郤嫌黃菊似金錢。其意皆可傷也。

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烟水迷離之致。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宋人好推譽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長。猶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華麗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鑰。金匱。寶海。寶車。龍筋。鳳髓。鱗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珊瑚木。金鑾。香藥。碧玉芳林之屬。未能悉數。聞國學鏤版。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又有孟四元賦。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冠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故號四元。其律賦為學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於劉京叔歸潛志。

三教中皆有義理。皆有實用。皆有人物。能盡知之。猶恐所見未當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讀其書。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說。衝口亂罵。只自見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統自繼孔孟。人猶笑之。何況餘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

自詡英傑。不自知孤陋也。讀書貴多貴細。學問貴廣貴實。開口捉筆。駟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漢。為讖緯所雜。在宋。為二氏所雜。雜讖緯者粗而易破。襲二氏者細而難知。苟不深窮二氏之說。則昔人所雜者。必受其瞞。開口被笑。

楞嚴云。以世界輪迴取顛倒。故人畜仙其類充塞。世之學仙者。守清淨而間陰陽。非色界天無女人。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慾念消盡者生於此。玉帝猶在慾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層。皆有女人。有女則有慾。但以次輕微而上耳。神仙統於玉帝。事可知矣。

人世事。釋典無不言之。謂有力者。從脩羅虎象中來。

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既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

楞嚴翻譯在武后時。千年以來。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觀。萬歷中年。僧交光始發明根性宗趣。闇室一燈矣。錢牧齋研究之工。遠過鍾伯敬。鍾於楞嚴知有根性。錢竟不知也。生天牧齋必在伯敬前。成佛當在伯敬後。

人不可強所不知以為知。唐荊川博極羣書。其作稗編。門類議論。無不精確。唯所列

釋氏之徒。宗教不分。為人所議。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載入祭祀志。甚無識見。

明慈聖太后。生於漷縣之永樂店。事佛甚謹。宮中稱為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為其誕辰。百官率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于佛寺前焚香祝釐。享天子奉養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稱全福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慘。行路且不忍見。況人孫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剪紙為旗

縛之於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化之禁。且載大元典章。論世者未之攷爾。

史籍極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眞人。實其裔孫。以符錄治妖有實效。自云其祖道陵與葛玄。許旌陽。薩守堅。為上帝四相。其言無稽。而符籙之效。不可沒也。故莊子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楞嚴言十二類生甚詳。而譚景升化書。舉之以為異事。人安可不學乎。

釋典多言六道。唯楞嚴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雖是長年。實有死時。故又言壽終。仙再活為色陰魔也。道士每言歷劫不死。夫衆生以四大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華為身。故得長年。至刦壞則四大亦壞。身於何有。而可言歷劫。旅次一食。可以療飢。一宿可以適體。謂到家可乎。

以一藥徧治衆病之謂道。以衆藥合治一病之謂醫。醫術始於軒轅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醫術為道之緒餘。

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張人元旌陽

地元。丘長春天元爲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謂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輩者。名爲草仙。非所貴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術。天元無之。

明惠安伯張慶臻患癱瘓。伏床七年。涿州馮相國。請道師梁西臺治之。吸真氣二三口。再閱日。慶臻設宴請道師。能自行賓主之禮。京師人所共知者。

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絕。故平叔云。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然唯絕於人元。而地元天元則可作。

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五禽戲法。莊子所謂熊經鳥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則未聞也。

什師維摩經注有云天人以山中靈藥置大海中。波濤日夜衝激。遂成仙藥。又在楞嚴十種之外。以非人所能爲故也。

獸中唯狐最靈。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如宮奴閹者然。猿地仙耳。

金華人家忌畜純白貓。能夜蹲瓦頂。盜取月光。則成精爲患也。獸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葯物以有成者之名也。人之得葯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棄之而去。故得成仙。不棄去。祇成接命者異類。類為孽。無不擊於雷神。婬致禍也。乍能變為人形以為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喪名。非葯之咎也。楞嚴又有云。日月薄蝕。精氣流注着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不脩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氣乎。

魏伯陽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藥物火候。後人遂引易成仙家之書。

仙書唯參同契。入葯鏡。悟真篇。是真書。其外鍾呂問答。仙佛同源等。皆偽。

諺語云。劍法不傳。有王老人云。非不傳也。劍以槊比之。鋒鍔如槊刃。而以身為之柄。

徽州目連獲人之身法。輕如猿鳥。即劍法也。

唐人小說所言劍仙。似乎寓言。而錢牧齋於明末有客謁之。方巾青布袍。錢以下客畜之。數日後。造錢之友馮班。謂曰。古有劍術。子即其人也。聞牧齋名。故來見之。乃俗流不我識也。班問其術。答曰。亦服藥。亦祭煉。術成遇大風。即翛然起行。不覺已乘空矣。後則微風初起而為之。又後則見旭日之光即為之。久久無不如意矣。言別送至門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學善洞視蕭軌之敗言之如目見蓋即道家之所謂出神也

中行說難漢使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當時文帝尚黃老故其一時相習成風如此

張紫陽之丹法陰陽清淨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詆終無效也唯治病則偏者亦有效接命則偏者不可矣

人唯種禾以取米則糠自得本無種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種糠者甚多

涿州馮相國之長子名源淮作戎於楚時追取銀魂每兩一分存者散碎為銅鐵天主教之法也其人來中國攜銀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滯名老子藏金法以藥汁蒸取黃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將曾有之嘗以示客狀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時有大將被銃傷垂死者與二匙即愈鉛汗亦可用噎隔者進之直下無阻嘔吐之甚者大腸中糞穢從而出立刻命盡非得金石重藥無以治之草木藥輕浮隨嘔而出也故地元家謂草木經火則灰經水則爛不可為丹藥金則水火不能傷故能養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銀法王涯置金沙於井而飲其水甘露之變受刑

肉色如金。

以藥汁浸珠。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記性。不健忘。

相如傳。言在梁著子虛賦。天子讀而善之。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其為子虛也。既並此三人名。以為上林之地矣。後上林賦亡是公語。與烏有先生齊難緊接。無從分段。不知緣何有先後篇之別。豈著上林時。始改剟前賦而為之耶。不然。則前賦為不了語矣。

淥水亭雜識卷四終

蜀難敘略

清　沈荀蔚述

蜀難敘略提要

此為妻東沈荀蔚氏撰書中紀獻忠寇蜀及士民殉節流離始末蓋沈當崇禎之末隨任雲陽躬罹此難顛連困躓於賊中者閱二十餘年始克生還故能於當時情狀言之鑿々至敘賊黨種〻殘暴慘酷幾令人有聞猿下淚談虎色變之概

蜀難叙略

清　婁東沈荀蔚述

慨自潢池肆毒。薄海同仇。凡被兵之所。遠邇俱得其詳。惟西蜀僻在一隅。聲問阻絕。隄防隙而洪水滔天。棟宇焚而烽煙匝地。豈世運之難挽。實人事之不修也。荀蔚髫齡不造。遭此慘烈。歷年以來。亂靡有定。雖升沈代謝。世所恒有。而滄桑陵谷之狀。誠有曠古僅見者。乙未丙申間。幸爲巴蜀河清之會。蔚亦稍能筆墨。因於帖括之暇。或追惟往事。或蒐集遺聞。期於可信。咸筆之於書。自茲以後。凡耳目所及。日附益之。始則國破家亡。旣而子身萬死。總目之曰蜀難叙略。俟難平則止。或出蜀亦止。蔚之願也。不幸戊戌正月十九日。方居母憂。而書燬於火。繼作之。至己亥二月初二日。値高承恩之難。復棄於兵。今甲辰二月十五日。歸帆東下。已達楚境。名曰新灘。又逢陽侯之怒。僅以身免。蜀難餘波。猶若是其酷也。後在襄陽署齋。永夏無事。復追憶而次序之。尚得十之五六。而西山餘孽。又適於是平。蜀難誠始終於西山矣。蔚萬里餘生。當此可勝慶忭。明年布颿無恙。得返故園。將挾是編以志終天之恨云。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正月。荀蔚年五歲。隨先君子赴四川城都府華陽縣任。泝江而

上。四月十六日始至。時川西新經民變。獷悍如故。先君子力為興利除害。年餘政聲始起。癸未冬。聞潼關失守。逆賊李自成據西安為巢穴。將渡河。張獻忠尤狡黠。先已屢犯蜀地。熟悉險要。出入飄忽。及蹂躪湖南。遷延不入黔粵。先君子逆度賊勢必復入川。屢請諸當事。為未雨綢繆之計。而皆苟安無事。先君子動多掣肘。惟拊膺太息而已。先是有搖黃賊震天王混天星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出沒於川東北山谷間者十餘年。殺掠人民無算。取少壯者文其面。作川王大王等字樣。以益其黨。漸至十餘萬。有秦纘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與華陽奸民某等。潛伏內地。每作搖黃耳目。故賊得乘虛肆其凶。難民無不欲食其肉者。後被擒。須報決。忽乘防範稍疏。與其黨數十人。夜殺獄卒遁去。諸吏請曰。昏夜倉卒。賊必不及遠去。請大索城中。庶可獲。先君子曰。不然。賊非有外援不及此。必走歸石砫矣。吾聞石砫屢著戰功。今其女官秦夫人。主事尤稱忠順。我若遣汝等將之以重幣。鼓之以忠義。則不惟渠魁授首。而東方亦可免意外之變矣。乃遣能役數人。即日東發。潛至其所。秦夫人果大喜。以大義滅親自任。將纘勳等如數擒出。斷其手足指。嚴軍解至。且附文中請業院圖寫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蓋土司屢請於巡撫陳公而不獲者。今欲藉先

君之力而得之於巡按劉公也。劉公雖許可。奈無現兵。必須召募。而又乏餉。終成無米之炊。請於蜀藩。蜀藩不與。又不能專。必俟與撫議。而巡撫駐重慶。東西遼遠。文移往還。動須浹月。歲聿云莫矣。

順治元年。即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獻逆悉衆犯蜀。守將秦夫人及參將曾英趙榮貴。俱以守禦單弱。先後敗績。賊遂長驅而上。三月。成都戒嚴。先君子求見蜀王不得。內江王知之。以先君子策內言於蜀王。王終以祖制為辭。不能用。五月。聞李逆陷燕都。而川東斷臂。難民紛紛逃入省城。一時人情洶懼。不知所為。蜀王始出財佐軍。然已無及矣。衆議蜀王監國。御史劉之渤持不可。躍入荷池。議乃寢。初巡撫陳士奇提學政。好談兵。故朝議即命撫蜀。及撫蜀。又日以詩文為事。軍政皆廢弛。故賊得成破竹之勢。屯於忠州之葫蘆壩四十餘日。復左步右騎。翼舟而上。六月。曾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俱敗而逃。賊遂奪佛圖關。以火攻陷重慶府。大殺。次日悉斷民右手。以瑞王及關南道陳纁。（瑞王本封漢中。以國破奔重慶。陳纁隴右士大夫。多挈家從之。至是皆不免。）及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巴縣令王錫等。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逆向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以大礮向天叢擊之。俄而晴霽。遂皆遇害。七月。逆留賊將劉廷舉守重慶。已

率衆爲上。咸都大震。内江王以先君子言皆驗。出私財益召募一千八百餘人。隸總兵劉佳胤標下。然皆訓練不素。而火器局復自焚。城中一無所恃。先君子自分必死。與原知太倉州事理刑劉士斗。成都縣令吳繼善。及諸僚屬。日相勉以忠義。曰事至此。我輩之存亡視此城矣。他非所知也。時有邛州舉人劉墨仙。與成都令善。爲謀遣種計。吳眷乃約同男氏張叔度。攜先母及蔚兄妹。於七月十四夜出南門。由雙流新津入臨邛城暫住。八月初五日。賊薄成都。劉總兵出戰而敗。賊遂穴城下。實以火藥。又取大木長數丈者剜之。兩兩相合。纏以繒帛。亦貯藥。向城樓。城上望之益懼。復勵衆擊賊。賊卻二三里。衆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而北角樓陷。木石如飛鳥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賊遂入城。蜀王率宮眷投於井。劉總兵赴水死。各院司道府及諸文武官俱被執。十一日。盡驅城内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有龍尾下垂。逆以爲瑞。遂免死。仍逼入城。先君子被幽於大慈寺。逆遣其黨饋食。以厚祿相誘。更以天命爲詞。先君子擊案罵曰。吾豈食賊粟哉。自兵敗時已不食。求死不死。何不速殺吾。將助國滅汝等也。賊黨知不可屈。往報逆。逆大怒。先君子遂與御史理刑兩劉公同遇害。初御史及崇慶州知州王勵精。皆與逆同里人。初疑之。至是勵精聞

省城陷。即朝服望北闕拜。坐樓上。舉火自焚。勵精嘗於壁上書文文山孔曰成仁等語。後二十餘年。壁字猶如故。及州民建祠奉公像。甫祭畢。而壁適頹。其精誠所積如此。逆初猶稱李自成永昌偽號。至是踞蜀王宮殿。僭偽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自為聖諭四言勒之石。設偽宰相以下各府部內外文武官。以汪兆麟為偽相。兆麟桐城諸生。從賊已久。殘忍狡獪。知逆好殺。每先事承迎之。以固寵。又以綿州嚴錫命充偽吏部。彭縣令湖廣王國麟充偽戶部。彭縣龔完敬充偽兵部。某縣令某充偽禮部。而偽工部者王其姓。與逆同起延安弓工也。癸巳歲、有滇人楊經由白鹽井提舉陞四川洪雅令、原籍太倉、蔚嘗見其遣人歸滇、有稟啟自稱沐恩下吏、問之、楊曰、此余恩上王尚書者也、余非其力不及此、王與張同里、以製弓良故、西京時為大司空、然為人甚戇、不識文字、名某字某、蔚令不憶矣、其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四人者。逆假子。皆從張姓。為將軍監軍先鋒等官。主兵柄。兆麟主機務。王尚禮。馬元利。馮雙禮。張虎等。為偽都督。又配知府以遊擊。知州以都僉。知縣以守備。皆以偽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為之。以東門外中園作教場。南門外萬里橋為屠戮之所。省城內外通衢房屋。皆自前簷截去七八尺。兩旁取土覆道上。以利馳驅。城門出入。必有符驗。登號甘結。犯則坐。死者甚衆。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若失之則不得出。其後惟聽入而禁出矣。又凡衢衖閭巷有

人之所。即分發詗事之賊。謂之查事人。房屋垣扉皆遍。如兩三偶語。或夜中燈火及夫妻子女語言。聞有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穩斷絕死敗之類。次日併左右隣里十家皆斬之。死者初不知為何事也。其有不及報而為他處發覺者。則併查事人亦誅之。其殘暴類如此。時蔚母子居邛州十一日。邛州諸生聞省城失守。即糾集無賴。向上南廵道胡恒伐鼓大譟。索印欵賊。恒不與。時兼理建昌備兵事。挈家將南走建昌。城中鼎沸。蔚母子亦倉皇同奔。抵雅州河畔。見衛送胡恒戕邊蠻兵數十人奔回。曰胡道家已為王知州所執。將解省。慎勿渡也。乃於就近桐子林地方暫寓。王知州者名國臣。本秦人。久通賊。恒廉得其故。嘗齮齕之。故國臣切齒。將甘心焉。又值國臣欲併將蔚家解賊。幸藉浙人錢州目經營得免。時有雅州生員傅原脩密說天全土司高躋泰。於二十四日出兵擊國臣。國臣遁入成都。躋泰遂迎恒家入其地。然州民俱散走。蔚亦踉蹌同奔至孔家坪。數日道路之口。已紛然傳先君子與兩劉公同殉節矣。蔚母子聞之。雖痛徹心髓。而不敢發哀成服。又勢不可與吳眷同居。遂告別。由思經山至洪雅縣地方止戈街暫居。以地名佳也。旬餘。忽一日清晨。見西岸中保壩悉成戈戟叢。而地下無衣死人數千。且衣朱碧者已紛紛渡河。方知賊已乘夜襲殺居民

人皆膽裂。不識何以竟無人馬聲也。賊旋下令曰。凡爾處市鎮俱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綴於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當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為殘酷。濱於死者日以數計。數日後賊赴雅州。始得轉徙八面山下。然從此山中亦不可居矣。時有詔起原大學士王應熊為督師。專辦蜀寇。應熊重慶人。駐綦江。達州兵備馬乾。擊賊將走之。復重慶府。乾雲南人。初衆議請代士奇撫蜀者。九月。李自成遣賊將馬科至綿州。獻逆使孫可望與戰。為所敗。自往擊之。科乃遁歸漢中。逆使李定國等追之。遂取保寧龍安二府。可望又取茂州。未幾松潘副總兵朱化龍。合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遂復龍安。又復茂州。時逆以王國臣為茶馬御史。與艾能奇率賊數萬。至雅州飛仙關。脅土司獻胡恒。及避亂宗室朱奉鉀等數人。又取蹲泰之弟登泰。詭云授以官。乃還至成都皆殺之。後乘土司無備。突入始陽。土軍俱散匿。賊無所得。三日後土軍大集。賊倉卒退回。土軍蹙之於河。死者千餘人。十月。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皆殺之。惟富順之鎮國將軍平㮰。蜀王弟子也。間道走榮經縣。而建昌守將丁如龍周雙喬。李鳳。越巂指揮王自明等。初被胡恒檄。引兵亦至。知恒已被害。乃與黎州千戶馬雲龍。土官馬京等。率七姓蠻兵。謀擊賊。劉總

兵之入援也。標下參將黎州曹勳。嘉定楊展從之。城破。俱執於南門外。將殺之。會日暮。繫解。俱投水得免。時勳逃至榮經。衆喜。遂共推為帥。於是內江原戶部主事范文英。邛州舉人劉道貞。盧山程翔鳳。生員傅原脩洪其仁。與勳等同奉鎮國為盟主。稱蜀王。圖興復。共拜勳為副總兵。統諸將。文英為監軍道。道貞為兵部職方司。翔鳳為監紀官。勳率諸將敗賊於雅州龍鶴山。追至城下。反為所敗。遂失榮經。退守小關山。楊展之得脫也。至新津得鎮標潰卒千餘人。遂奉為將。展令其衆由間道趨敍府。而己至嘉定取家口來會。及歸而嘉定與諸屬邑俱降。賊改為府。設僞官守之。展與其子璟新走敍府。未幾城陷。展遂奔盧衛。又謁應熊於遵義。應熊授以故職。旋加副總兵。十一月。逆令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又案籍誅其妻孥。無得免者。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或託言齋醮。或考試。或興大工之類。至則皆死。而孥戮之法亦如之。又拘紳袍富室大賈罰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之足否。事甫畢則又戮之如初。或有訐訟干連公事。齋解之類。至則不問何事。並解役亦無歸理。又於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門徵運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初李定國等追馬科。既取川北。至是進攻漢中。不能克。而科又與賀珍合兵來戰。定國等望見恐

棄資仗奔還。而諸兵夫並未至漢中。然竟無一歸者。時蜀地自遵義而外。皆爲賊有。逆乃僭用郊見之禮。以祝文表牋有黏接處。遂怒其僞禮部某。全家皆死。謂不欲其一統也。旋又以不葺治衙署。殺其僞兵部龔完敬。凡內外各僞文武官。偶有小過。輒斬之。重則剝皮。實以稾而衣冠之。或剮則刀數以千百計。若大杖乃用百十之數。而笞之則亦以千計。班聯中未有不失其故步者。然又萬無逃脫之術。寧非噬臍無及乎。每有報某官闔門自盡者。於是本官衙役及查事人。與附近居民皆坐死。

二年乙酉正月。逆以蜀民多阻險自固。益恨之。令閤諸郡邑城門。悉行斬戮。人皆惴惴待死。投繯赴井者無算。旋傳僞詔赦之。逆殘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險阻。皆舉義旗。然亦有附名起義者。雖云殺賊。其實志在財物。如上南則惟洪雅山深。故爲尤甚。動稱黎州蠻兵。蔚自去冬入山。至今春三月。被掠者三次。衣物一空。且動以居民從賊爲言。而賊至則又以爲叛地。後蔚匿於窯中。又爲土兵所得。以語言不遠。渠等反認爲賊官眷屬。帶入九溪。渡鐵鎖橋。見其主將黎神武。備述殉難之由。幸彼方以義師爲名。正欲培養忠義之後以服衆。遂安插於小尖山西續寺。稍饋資糧度日。於時

雖有山谿之固。苟延殘喘。而孤蹤天末。愈復無聊。然亦無可如何也。時聞副總兵曾英初與川東道劉鱗長次綦江。至是入援重慶。大破賊。馬乾之復重慶也。賊將劉廷舉遁歸。請救於獻逆。逆命劉文秀統賊數萬東下。置老營於合州之多功城。三月至重慶。水陸夾攻。英乃遣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分禦水陸。而已率精騎數百。從間道襲破賊營。取其旗幟。還與大海等夾擊。大破之。賊得免者僅三千餘人。英威聲大振。一時卒起之將皆歸之。至二十餘萬。且多舟楫。福王知其功。故以平寇伯加之。而楊展亦復敘府。春夏之交。賊將馮雙禮每戰輒敗。及孫可望來援。展乃敗奔江津。又聞逆發賊數萬。迎戰朱化龍參僉事於羊子嶺。大敗。化龍乘賊行列未定。遽以三寨番騎數百衝之。賊見即驚潰。死者山谷皆滿。其得免者十纔二三。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乃還守舊地。蔚居山中。見黎神武等所為殘忍妄誕。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但云從賊。無不手刃之。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繒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幞頭及龍袍著之。而其下參遊都守。則尤不倫。有衣冠璀璨者。有袒裼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事已。則器仗之屬。悉以父兄子姪及鄰里輩持之。須臾已沾體塗足。同作農事矣。此間晴期甚鮮。盛夏不扇。雨夜則附火

訣續秋見霰雪時蔚已八歲覓書不得得敗甲一領萬氏日取其中殘編綴而課之九月逆詭以秋選科試之法誘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家屬合數萬又開特科死者復萬七千餘人時文廟自火逆曰孔聖人不喜我殺其弟子耶兆麟曰四川文運已絕故也是月神武率衆三千餘人同黎州漢土兵將與賊將艾能奇戰於雅州敗遁十一月偽上南道綿州郝孟旋反正孟旋見賊所為欲歸明朝求得而范文英程翔鳳知之自小關山遣人招以書孟旋遂襲殺守雅州賊卒復稱明朝正朔而以城付文英自命其衆曰匡正營往攻邛州不克遂入洪雅之花溪山後為團練參將熊振生所殺時逆決欲盡屠蜀民乃偽下除城盡勦之令云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將悉行勦滅城內者俱良民乃免死於是深山窮谷之人咸扶老挈幼入城市露處猶不能容賊乃閉城禁出者而悉衆入山野搜捕掩殺嬰孩無得免者每賊日須首級或二三或四五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簡論如式乃已不則亦殺之後利其輕代以手鼻其數亦如之死者數千萬骨肉之山纍纍相望又令賊卒凡子女玉帛及一應貴重之物不得輙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劍而諸物可焚者則以火惟金銀必以水土沈埋之既而城中屠殺焚燬一如前法且隳其雉堞焉

三年丙戌正月。賊各屯戍俱撤回。併撤其偽文武官。偽官知不免。於是相繼反正。洪雅偽守備潘璘。乘義旅臨城。亦欲降。謀於偽令嚴賡。賡不可。欲執之。璘走得免。遂啟城潛納外兵。斬賡首。赴雅州獻馘。蔚於范公所見之。先是上年十一月。黎神武率衆從范公入雅州。聞公訪求故宦。神武言之。公由是知蔚及故義眉劉令在九溪。即撥夫馬迎至楠木坪暫居。與公眷屬密邇。蔚即同舅氏赴雅州請見。始知公為先君子故人。公以洪雅需令。遂檄舅氏仍以經歷職銜署縣事。留蔚十餘日。慰勉備至。而屬望甚深。且以子相視。名曰世蔭。示應卹蔭也。仍檄標下參將熊振生。送至乾坝陽。且就近供億。而舅氏赴任。是時民已屠盡。逆惡貫亦盈。怨鬼俱出而揶揄之矣。一日。逆聞後廊下。有奏樂聲甚嘹喨。逆拔刀將殺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共案樂器。逆驚仆。久之方甦。又一日。逆獨坐飲食。空中忽下數千百手奪之。又城中每日入。即聞言語及號哭聲。就視之則無所見也。而賊卒每出夜巡。即有瓦礫叢擊之。至不敢出。逆惡其不祥。移出於中園屯之。名為御營。中有浮圖。逆命隳之。賊中礡石死者數千人。二月。逆夜縱騎登高遠望。見時有火光。及聞人畜聲。逆怒其衆獵之不力。誅其主者。遂遣賊守其奔逸之路。搜牢一空。無或免者。逆嘗向天詛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

所不及。願天大降災殃。滅其種類。又每於隨身夾袋中取書冊。方二三寸許。屏人檢閱。然逆初不識文字。不知何故。賊自出也。以後。日惟焚燬城內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觀。火連月不絕。惟蜀府數殿。累日不能焚。後以諸發火具充實之。乃就燼。其宮牆甚堅。欲壞之。工力與砌築等。不能待而止。又獲人牛各數千。置東郊驅之。散行田野間。遇禾稼則耕殺之。其所聚金銀。以千餘人運之江干。三月始畢。至是涸江水淺處。多支流以殺其勢。一如築決河法。水涸。於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銀。而殺運夫於上。後覆以土。仍決江流復故道。後續有所得。俱刳木成鞘。運至新津江口。載以千餘艘。將為順流計。至巫峽投之。時賊久聚成都。除川西平原皆成空地。其餘皆建義旗。楊展已於春間泝流取上下南之地。屯嘉定州。與黎雅之曹勳等聯絡相應。咸茂之朱化龍與龍安之詹天顏。曹洪等在西北。而曾英。馬乾屯重慶。譚文等屯忠州萬縣。王祥屯遵義。督師幕府在焉。此東方也。棊布星列。遙為聲援。賊勢日蹙。惟川北之保寧順慶二府。尚有賊將劉進忠守之。進忠知逆無成。已率衆至忠州。欲與曾英合。已而自疑復引還。逆欲殺之。未得。七月。逆以川北民未盡屠。且欲誘殺進忠。乃燒其財貨舟楫於新津。拔營而北。所至留數日。焚戮如川西法。赤地乃已。九月入順慶府。屠之。屢檄進忠不

至。逆自言是歲吾有大刦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刦運已過。復當横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大治舟楫將復走楚。船成不以入水。而使賊衆舁至下流。若船重不能舉。及舉而道遠少休者。皆殺之。是時已無民可逞。乃自戮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次則楚。楚盡乃殺其同起之秦人。後無以為罪。乃量之以度。過與不及者皆死。至西充時。尚一百三十萬。兩月餘宰割過半矣。時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已潛遣兵之茂等迎降。久之未至。進忠又恐為逆所襲。乃自迎肅王於百丈驛。進忠前導至保寧。水火遺民。迎拜鼓舞。大兵不宿而過。次早賊瞭望者往報逆。逆曰。妄耳。寧有北兵能達此乎。斬之。如是者三。逆亦自疑。乘馬登高望之。卒遇前鋒一矢而殪。賊衆不戰而潰。大兵追殺二三里。賊死及降者三十餘萬。及舁逆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剖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獻逆稔惡滔天。古今寡儔。大兵誕將天威。為天下復讐。神人共快。昔童謡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逆應之。及傳首成都。遺民競取其首提擲刺割。踐踏污穢。無所不至。雖大快心。實恨其死之太易。聞埋尸處叢草如棘。觸之者皮肉糜爛。又時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戾氣所鍾。死而不磨如此。大兵之南下也。趙榮貴以龍安降於肅王。王於是使固山檀太追賊

黨。而使榮貴入成都。先是賊遁月餘。楊展曹勳等偵得之。於九月入成都。被掠復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詣展告之。展令以長槍尋探於江中。遇木鞘則釘而出之。周列營外。數日已高與城等。如是年餘。時展等聞榮貴將至。議以成都難守。各引兵歸。及榮貴至成都。見千里無煙。無所設施。亦還龍安。獻逆之被誅也。孫可望等率餘黨東奔至重慶。出曾英不意。英戰敗。溺死。其將李占春于大海率水軍奔涪州。餘衆奔遵義。從王祥。可望等遂由遵義奔雲南。汪兆麟初散走。至是追及賊黨於烏江。可望等問何所師法。兆麟對以不須遠學古人。但當以老萬歲為法。蓋指獻逆也。可望大怒曰。蜀地富饒險固。古來英雄所必爭。我輩血戰垂二十年始得之。自謂已成王霸之業。汝乃朝夕蠱惑。致萬萬生靈皆盡於鋒鏑。令已置身無地。尚復誰法耶。恨汝一身不足償億萬之命。因刳其心。衆爭臠食之。乃行。時搖黃見逆衆破滅。勢遂孤。乃請降於王應熊。

四年丁亥正月。本朝大兵至重慶。巡撫馬乾敗死。曾英將卒未散者。遂迎大兵入城。時搖黃在夔府北岸者。皆潛渡江。而賀珍初在漢中。聞大兵南下。亦奔至南岸屯之。於時無民之所。等於大漠。有民之地。皆聚衆自守。强弱相兼。川南則自黎雅而外。

皆屬楊展。而眉州亦在其中。有陳鐵脚者。初每與賊戰必勝。不須甲冑。但解裩纏其
項。持矛先登。先絫石投賊中。之。忽飛入賊陣。斃其將。賊反走。則逐北如飛。數十里不
止。賊甚憚之。不敢近。至是恃其勇不附。展與之戰。亦以前法。無不勝。然僅二千餘人。
且無方略。終陷於伏而死。展遂大肆屠掠。眉州青神之間。凋殘亦與川西等矣。展時
稱錦江伯。凡有民之地。設官分治。畝徵米二三斗。令民自赴嘉定及峨嵋萬年寺交
納。人咸苦之。又市牛種。於隙地放兵屯田。且設四鎮於成都。分葺甕城居之。是歲全
蜀大饑。藜藿雀鼠皆窮。遺民相食殆盡。如父子夫婦餒死欲葬。必用荼毘法。不則人
發而食之矣。有哭之雖極哀。旋於火中掣而啖之。甚有毀滅天性。徑自相食者。山深
處升米價二三兩。菽麥減半。他物稱是。荒殘甚者。雖萬金無所得食。又金珠甚賤。雖
未必如白鏹之多。然反不能以易物。且鹽與銀較。其重僅過銀二三倍。得者以為異
物。遇飲食則出諸懷中。若有雞豚可望其孳乳者。雖毛羽未成。亦必數金。煦煦如哺
嬰兒。有禾稼遠於賊得實者。初皆萎於地。至秋復熟。如是二三。乃有知之者。所獲十
倍。於是山谷遺民。分行求之。而所刈之根又大收。但漸少耳。天心仁愛如此。九月
本朝大兵在忠州遵義等處乏糧。四行招撫。諸擁衆者俱不下。大兵乃俱撤回保寧。

於是楚宗室朱容藩率于李搖黃諸家。水陸俱進。而王祥袁韜等亦至。十月入重慶。時無統帥。諸將各不相下。容藩初賴占春成其威名。而故沅撫西充李乾德久於韜軍。各黨護之。會督師王應熊卒於仁懷。且值冬至拜牌。諸將各不相下。以爭坐次。遂勒兵相攻。占春敗回涪州。而韜在重慶亦乏糧。難久屯。十二月。監軍道范公文英至洪雅之福田寺。蔚自乾垻陽往見之。初舅氏之赴洪雅任也。城中虛無人。僅存瓦礫。招徠數月。民稍稍復業。會有樊成者。以西南總督宜賓樊一蘅令。來理縣事。舅氏遂改署儒學篆務。時蜀中諸生俱盡於賊。而軍每乏糧。舅乃建議學校軍儲一舉兩得之法。於本年三月行之。令有通經書文義。而願出糧佐軍糈者。價滿五十金。准其入泮。武學半之。明年考試。於是諸縣效之。凡麥菽莜稗諸雜穀。紛紜而出。人謂之莜生云。至七月初三日。舅氏病故。異鄉孤寡。益復難堪。至是公深惜其未竟大用。且未代作先君子行狀。遂歷訪先君子殉難情形。考證詳確。為作沈華陽傳。又置田三十畝於乾垻陽。供蔚饘粥焉。

五年戊子五月。朱容藩自稱楚世子。置行臺於夔府之下關城。承制封拜。其僚屬有光祿鴻臚之名。閩粵西危迫故也。容藩初以都御史辦蜀事。已稍有可觀。而權不歸

一旦遠圖非分。故迄無成功。然蜀事經略甚難。而川東尤爲叢雜。時袁韜在重慶于大海在雲陽。李占春在涪州之江中。譚詣在巫山。譚文在萬縣。譚弘在天字城。侯天錫在永寧。馬應試在盧衞。王祥在遵義。搖黄諸家在夔府兩岸。而李逆餘黨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皆東地也。時又以龍安道詹天顔。巡撫川北監軍道范文英。巡撫西南總督樊一蘅。爲書使楊展招趙榮貴復來歸附。初榮貴闢朱化龍之穜。攻拔其城。見化龍激烈。與之盟而去。一蘅知其可動。故招之。（後榮貴殘虐無復人理本朝副將王明德襲殺之）有武大定者。初爲賀人龍部將。及人龍爲督師孫傳庭所殺。遂領其衆。闖逆入秦。大定降。後逆敗。大定得秦王子奉之來。與榮貴合。榮貴惡其爲人。乃納王子而拒之。大定無所歸。乃遣使詣展求合。而李乾德亦說展以納袁韜。展喜其張大己勢。故皆許之。九月。遂移韜於犍爲。而屯大定於青神。資以牛種。結爲兄弟。韜時稱定西侯。大定稱靖虜將軍。時王祥攻貴州敗還。展以祥昔奪其落英寨。銜之。今聞其敗。乃遣其子璟新引兵攻之。璟新年少不知兵。先襲殺馬應試於盧衞。而進攻永寧。不克。祥乘霧出戰。璟新大敗而還。展之威名頓損。而且爲人所窺矣。展又以孫可望等復熾於滇黔。恐其復思蜀。乃高其物價。使之聞之。遂創作一色銅銀。其實十數秪得一數。時諸物

價尚數十倍於承平時。今又用此法。遂致適市者咸以大布囊負挈而行。及至則置於地。不用刀斧。碎以大石。計及分數。則羣笑之。亦異變也。

六年己丑正月。朱容藩招撫黃賊白蛟龍楊秉胤為護衛。之糧。索於石砫土司。土司不與。容藩率諸將攻之。李占春及一隻虎王友進等。皆不聽其節度。先是遂寧督師呂大器。長壽總督楊喬然。至自貴州。閣部文安之。亦自湖廣至川東。欲經略蜀事。無從設施。諸帥無可倚任者。及見容藩僭妄。皆欲敗其事。遂陰散其黨。土司知其然。乃求救於占春。占春救之。擒白蛟龍。容藩敗走。至雲陽為亂兵所害。七月。楊展以袁韜生辰。自往為壽。韜等謀殺之。初李乾德為韜謀主。展忌之。且不禮焉。乾德常怏怏。展又促乾德往鎮重慶。久而不行。韜卒又往往為璟新所誘。韜與展亦隙矣。又客軍皆窘之。日負薪鬻於市。主軍皆富厚。每揶揄之。久為客軍所垂涎。且慚怒。及韜與乾德等謀害展。韜妻聞之不欲。曰。我等困阨川東。不能自存。賴楊公以有今日。土地人民。衣食供奉。皆其所賜。奈何背之。韜猶豫未決。乾德曰。將軍建立功業。所恃者西北士馬耳。今皆為其所誘。其意可知。若使展先手。悔何能及。且成大事者。不顧小恵。將軍其圖之。韜於是計決。展及期將出。其將士亦以為疑。展曰。我強兵十餘萬。地方千餘

里。豈畏人者哉。況此輩又吾所卵而翼之者。有何嫌疑。以卒五百人往。舟至撻為。韜妻使人潛詣展。告以故。而韜與大定適來。展遂出告者。且曰大丈夫肝膽相許。寧有猜疑。韜泣曰。此小人為離間耳。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且韜受公之賜。沒齒不能忘。況有此心邪。將告者歸殺之。韜妻自經死。展將赴宴。復有奔告者。將士請放舟奔敘府就屯兵。展不從。遂就飲。甫入而門即闔。五百人皆在外。酒行而伏兵出矣。展被執。哀祈生還者百端。終不許。乃縊殺之。楊卒分款於別所。皆醉。亦被殺。遂移兵圍嘉定。環新卒雖衆。不能戰。請救於李占春。占春遣舟師救之。甫登岸。韜等以兵迎戰。李卒遽登舟引還。月餘。環新率千餘人奔黎州。見曹勳單弱。復北走。大定追及之於三埧。擄其衆。其妻程氏自刎死。環新僅以身免。奔保寧。降於本朝巡撫李國英。初乾德之決意謀展也。以為展死可以得行其志。已以經略主糧餉。而韜與大定主兵。及入嘉定。二人分有其地。乾德僅得荒殘數州縣。而其弟升德。以監察御史駐洪雅。亦空名。甚不愜所望。嘉定之被困也。展諸屯戍皆降於袁武。有陳安國者。引兵為其略地。至洪雅已望風請附。安國詭以搜馬及招安打糧為名。率衆四出。恣行剽掠。蔚冒雨隨衆南奔二三里。回顧室廬已火矣。夜入大龍溪。次日登山。山陡絕二十餘里。攀附而上。踣

不止於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也窮日至其巔有湛定寺避亂者已數百家露處者甚衆時墨打四起墨打者乘夜殺掠擄人則非刑炙拷財物其實大盜不識何由創此名又有藉名查緝者而所行又即墨打之事後袁武斬之乃息十月蔚復至乾垻陽室已燬暫假一椽於田側

七年庚寅二月故土豪參將萬佑明以九溪險阻賊未經深入遂潛結故同事者糾衆出山稱爲展報讐且詭云璟新至襲殺大定團練參將馬龍章及其下數十人於花溪山未幾袁武遣其將張顛郭某等擊之佑明退守山隘數日顛等閒道出其後夾擊佑明衆奔潰復集於鬼門關終不能支顛等剿捕月餘擒佑明送嘉定支解之乃還九溪初免於獻逆之難至是焚戮之慘亦相當矣龍章山陰人長於邊塞有武幹故爲曾英將詣展展不能用後見大定大定用之其家久與蔚比鄰序鄉誼及聞變蔚家即日渡河其家悲惶不忍別乃同入八面山佑明果乘夜掩其家幸免於難蔚自是在山不出者六載九月孫可望遣其將白文選引兵攻王祥至烏江祥率衆拒之文選致書通好祥報許之往來相饋遺者數日祥開宴召文選文選赴之及報宴祥不敢赴乃引歸文選躡之祥衆無復部伍遂潰於道祥亦散走數十里度不免

乃自刎死。其衆亦降。於是遵義重慶。皆屬可望。祥以僻處一隅。而地未經賊。且督師開府於此。故歸之者衆。其下總兵三十六人。衆三十餘萬。乃不能發一矢而死。其人可知矣。

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巔穿重樓而下。噬人以盡為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衆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於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迨甲午乙未。前後七八年。其勢始少衰云。八月。孫可望使劉文秀引兵自建昌入川。武大定遣其將張林秀率衆拒之。遇於榮經。相持十餘日。林秀日選精騎挑戰。文秀堅壁自守。一旦塡濠拔柵而出。戰於小坪山。良久。文秀驅象蹂之。武兵乍見大獸。人馬皆辟易。又林秀中飛槍死。遂皆奔潰。斬首千餘級。溺死及降者數千人。其得免者十之二三。大定在雅州聞之。大哭。斷浮橋而去。文秀長驅至嘉定。韜走榮縣。被擒。李乾德亦被執。從與其弟升德赴水死。大定欲走茂州。與朱化龍合。又恐以殺戮故。不為人所容。適文秀遣人招之。遂復歸嘉定降文秀。時稱南府。以入滇時

稱撫南將軍也。每見其符檄。首稱南府令三字。以硃刷印。餘俱墨書如常。時孫可望亦遣其將盧名臣等。引兵東下。李占春戰敗。挾于大海走楚。三譚皆降。可望又使張虎入西山。聯絡十三家。所謂十三家者。皆自成餘黨。而非搖黄也。初逆成敗。其黨李赤心等降於楚撫何騰蛟。居其部下。皆受封爵。後騰蛟敗。遂入蜀。及朱容藩說以立功。赤心等俱受其節制。而處於夔府之建始縣。後惑於文安之之說。乃入西山分地而居。及虎至。劉體純等雖許之。而詞禮甚倨。度可望不足以制之也。雖云受命。其實自耕自食。不與外通猶如故。

九年壬辰正月。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本朝大兵至成都。守將林時泰楊先志迎降。殺時泰。以其初降復遁也。長驅至嘉定。文選棄城東下。由永寧鎮國挾曹勳由大渡河皆奔雲南。大兵入城。民皆安堵。故西南巡撫范文炎。舁至嘉定。見固山及吳三桂。歸旅館賦詩一絕。至夜仰藥死。文炎自袁武殺展已入山不治事。至是不得已乃出。時本朝副將王明德潛師入茂州。執總兵朱化龍。而川北巡撫詹天顔及曹洪。亦兵敗被執。相繼至嘉定。不屈。皆斬之。大兵之發保寧也。總兵盧光祖亦率師東下。至重慶。可望川東諸守將悉遁去。盡有其地。八月。文

秀率衆由永寧趨敘府。本朝守將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擊滅之。須臾文秀擁諸攻具登城。被殺者山積於城下。猶不能克。後城門爲象所壞。文秀遂得入。化豹巷戰久之。所殺甚衆。猶逸去。是日文選亦取重慶。總兵盧光祖引還。閬山及吳三桂以嘉定達在東南。孤立無援。亦返旆保寧。文秀乘勢。率衆數萬至保寧營於錦屏山。我兵出營於城外。且留浮梁以誘之。數日。文秀悉衆濟河。斷浮橋欲急攻城。我兵迎戰於盤龍山下。良久文秀大敗。遁者又阻於河。遂全軍皆沒。惟文秀與張黑神等數百人。賴浮象而免。文秀之北上也。約文選會攻保寧。既而文秀驕甚。不俟其至。故及於敗。後文選至順慶。見長髮浮尸。已蔽江而下。乃奔還重慶。十月。文秀將卒守川西川南者。聞其敗。皆遁去。久之。可望始令狄三品等。鎮嘉定。時嘗隆吉王學祐等。乘間竊發於洪雅之徐村。而峨嵋羅矮子等。亦相繼而起。皆三品等擊平之。未幾黎州馬土司。亦截殺其將於大渡河。

十年癸巳正月十五日。狄三品賀天雲率精騎數千。襲黎州土司。取之。時土軍以元宵張燈樂飲。守隘者亦醉。三品等至。猶不知。遂擒土官馬亭殺之。及其妻子。剿殺久之乃還。二月。董北蠻又突入蘆山縣。焚掠甚慘。三品等擊之。蠻據城相拒。兩月餘始

遁去。自逆賊盡屠川西而北也。各州縣野無民。城無令。千里無煙者。已七八年。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開墾者。然田皆膏腴。蕪久益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無賦稅。力之所及。即為永業。由是川南之民皆健羨之。非安土重遷者。往往相率去。久之渡江漸達西北。而諸州縣始仍設正佐官。然城郭不可入。但得其界內有民之所。官就而居之。月食其供億。得民數百家者為上。數十家者次之。數家者為下。亦有傳食而課其子弟者。忘上下之分。而賓主之情始洽。不則無所得食。亦有無民而寓於鄰邑以需歲月者。後又令查報民數。視其損益而殿最之。官日益撫摩之不暇矣。九月。遠近閧傳需夢魂頭十餘萬。將以祭遺陰兵。夢魂頭者。熟睡人面皮也。云此法起於滇黔。官面一可當十。婦人面一可當二。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民無分男女老幼。皆恐失其面。或隣右稀疎者。必移就人衆之所。十數家聚如一室。積薪爇火。持器防護。面面相覷。數千里無一睡夢人。有溲便之類。離其本位者。將至必自道其姓名。偶忘之則羣梃奮擊。不及一言而死。夫婦兄弟相擊死者。官亦不能罪之。每夜則遠近喊震閧之。或云見持刀人化猫犬而逝。或云誤擊某人死。如是數月乃已。然實未聞失面者幾何人。不知是何妖術也。

十一年甲午。成都新津戍卒與諸游手民。日謀取財之法。古今陵寢墳塋。悉被發。金珠頓賤。古器往往棄草間。又於故城郭坊市之所。搜剔瓦石。得其瘞金。動獲千百計。得其遺散者。或日數十金。或數金。以為常。後漸少。則遠求於數百里外。屢有廬舍如故。而無路可達。及入則幃帳什器宛然。而人腊或坐或卧。蓋三冬餓死者也。又有漁人獲銀鞘於江口。而剖其鞘以為飼豕之具。見者詣守將告之。漁人獻其所獲。主者以為不止此也。遂炙拷而斃。於是製諸器。日打撈於江中。亦時有所得。二三年後尚矻矻不休。八月。孫可望令蜀士鄉試於貴州。兩省合取中式者四十人。拔貢二十人。又使祁三昇鎮嘉定。而儆狄三品等回滇。

十二年乙未二月。見孫可望所頒儀注。輕文重武。無所不至。又見看守塘撥及舁轎小卒。雖見道府。亦無不通家弟抗禮堂皇者。若值卒騎於道。則旗仗紛紜辟易。惟恐其鞭之或下也。至於參遊將領有事經過地方。每借糧料為詞。州縣佐貳。往往受其鞭扑。亦異變也。三月。蔚與何吉生傾蓋於洪雅。吉生滇人。眉州守何公芳聲子也。以事至洪雅。相見恍如宿契。邀至眉州。與同硯席。時有兼試忠孝經之令。久之乃得其書。九月。太常卿陳璽來督學政。蔚赴嘉定應試。遂寄眉庠。是歲帖括之暇。追憶往事。

及博取傳聞。日為蜀難敘略。續有所得。則日附益之。通國之難與身家之難俱是也。

冬李本高來鎮嘉定。

十三年丙申秋。劉文秀引兵入川。稱蜀王。初文秀之敗於保寧也。孫可望亦於湖南為李定國所敗。大慚。且恐文秀將來亦不可制。乃乘此敗按其失律之罪。解其兵柄。以張黑神先斧杖死。至去年冬。定國自粵西奔入雲南。方復起文秀將其衆同奉永歷入省城。始封蜀王。而定國則晉王也。文秀入川。帝制自為。官屬皆備。又以夾江縣之南安壩為已瑞。乃營而居之。十二月十五日。復親至洪雅西南三十餘里之乾塤陽花溪雅河所匯處。地雖甚狹。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呼為天生城。其舍嘉定而規此者。以川東不復有歸路。且恐可望襲之也。於此平丘壟。毀室廬。伐大木。燒綠瓦。建造宮殿及百司府署。各營畫地而居。然文秀相度之後。至明年二月已為定國促歸。謀與可望決勝負。未幾病死矣。是役也。費民間幾許膏汗。而竟不得一見。可歎也。此地乃蔚丙戌以後寄迹之所。有數畝以供饘粥。至是悉為營地。本歲春。蔚方出山居之。今又入山。甚可恨。以身受其害。故悉其誕妄而無才略云。

十四年丁酉二月。劉文秀由建昌還雲南。諸帥隨行者大半。李本高亦去。留其將王

朝欽守嘉定。尋亦撤回。而以楊國明代焉。五月。監察御史張一甲。來督科歲試事。六月。蔚往嘉定應試。遂得補廩。俟秋觀場時。典試官為蠻賊所害。議展場期。另行差遣。以交水連兵不解。故不果而罷。蔚之赴試也。母已病。至是為撫院萬公任所留。欲需缺委用。公故江南嘉定令。署太倉篆甚久。為先君子故人。誼甚厚。蔚固辭歸省。母病已亟。於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八面山之白岩溪。蔚哀毀之餘。勉力權厝。然天猶不弔。守制甫及浹旬。而僕遁婢亡。回祿肆虐。一月之間。慘變重并。於時欲歸不能。欲住不可。蹤迹飄泊矣。

十五年戊戌秋。本朝大兵三路進取滇黔。至重慶。其守將遁去。我兵入城。以付巡撫高民瞻。留總兵王明德程廷俊等同守之。時文安之及譚文譚詣。見大兵已南。乃同圍重慶。文詣先已有隙。至是久頓堅城不能克。安之勸兩人釋怨。共立大功。詣遂單舸入文營。刺殺文。而安之與文衆遂東奔。詣即請降總督李國英。以三邊兵適至。遂受之。未幾。譚弘亦率下東諸城寨來降。

十六年己亥夏。劉文秀將高承恩。兼并殺掠。肆行無忌。為其下所殺。承恩自丙申春。以咸寧侯守雅州。至是聞滇黔失守。恃其強將軍杜學副將向癸諸軍。皆為所并。未

王等帥亦遁去。已而文秀左匡衛廣平伯陳建。自滇遁入川。承恩責其棄主偷生。亦并其衆。承恩計蜀中無敢與抗者。惟楊國明以右匡衛將軍兼藩司事守嘉定。多權議。然無兵。搜求昔年附名起義者。及吏役輩。編入行伍。終不滿三百。而能任干戈者不及半。承恩數徵之。恥不赴。五月初。承恩方屠天全土司歸。即發其將許總兵偕杜學。率精騎千餘。一日夜奄至嘉定。沿途烽堠皆不及發。國明已無可如何。乃飾館舍盛供帳。單辭厚幣。乞留三日束裝。不許。二日許之。且請結為兄弟。冀藉其力以贖死。而裨將及兵士之相約結。亦如之。客軍無不樂留者。仍納諸簿籍及城門管鑰。且云敝卒皆胥役土著。憚於行。逃匿者過半。若單騎何以見爵主。請置貴卒各門以譏訶出入。二將益信其無他。本日國明於陸路發起馬炮。次日又發銀頒輜重及各家口登舟。溯流而上。而素取民間及自置諸什器與菽粟。列之堂廡。陽言欲以還民。而實陰餌城內外士民。詣兩將及已門。執香泣留。肩踵紛挐。無慮二千餘人。而所運用私人。得雜之以出入。國明對衆示以不可復留狀。且自咎無德以及地方。而猥承父老厚意如此。諸物任若等均取。不足當遺愛。諸朗無勞遠送也。揮淚而遣之。客軍多有泣下者。薄暮移盛筵。操重賓。就二將奉觴為壽。禮愈卑。詞愈哀。兼奏女樂演傳奇。以

侑酒。其將校士卒。俱次第於他所。陳設精好。兼饌以款之。而進獻勸酬。悲歡交至。兩軍無弗相洽者。夜既過半。各相勉安寢。國明丁寧黎明就道。不敢復留以滋罪戾。而客軍則惟恐寐之不熟矣。國明歸。密召其衆。陳利害。示生死。向天嚙臂盟。親暱者露刃相向。無敢異議者。時將五鼓。乃帽垂白帶為號。分將其衆。無白帶者即殺之。燔屋舉礮。驅象壞館門而入。遇者皆死。許將匍匐入水竇中。倉卒索之不能得。其在外將卒。皆沾醉夢酣。有乘屋者。有暗中自鬬者。有出走叫呼救火者。有宛轉地上不能起者。有殺於枕席。至死不知者。方乘火光追殺。而國明已奪水門。與家口順流而東矣。家口之發也。多用人夫。以招搖於道。其實陰縱之。而灘水湍迅。力徼不得上。沿途追索逗留。所行不及三十里。夜分已捩舵東下。艤對岸。候礮而渡放。得會杜軍。營於老蕭頂。國明潛以火藥繞之。欲一爇無遺。既而杜將案軍不救。故國明念其一體被脅之人。意良厚。戒勿發。故得獨全。而天已向曙。杜將計楊單弱。所襲殺終不能盡。且妻子尚在雅州。恐無辭以對承恩。乃舉號遥為聲援。而許將亦出與相應。殘卒皆集。主兵反顧。乃無主情見勢屈。突門不得出。遂散走城上。投江者百餘人。溺死及賴綿甲以濟者各半。其不及者數十人。俱被殺。復大索城中。得三十餘人及其衆以歸。承恩

大怒。殺其俘。聞杜將觀望。甚恨之。以其幾被熱而止。然所失亡皆選鋒。顧新軍反多於己。恐為所圖。由是猜暴益甚。又欲盡殺川南遺民。引兵由西域入滇。諸軍皆不欲行。欲殺諸家口。久不決。日夜縱酒。醉則手刃左右以逞。幾為獻逆優孟矣。又忌其弟高承麟及陳建。將殺之。諸將惴惴懼死。承麟即郝承裔。初承裔父郝某為賊帥戰死。其子應襲官領其衆。而承裔甚幼。故以付養子承恩。六月十一日。其記室張世祿密告承裔與建謀曰。滇黔士馬精强。天下無敵。一旦同室興戎。遂成瓦解之勢。今欲以數千之衆。遠走荒徼。安能得達。然欲吾輩延頸就死。亦所不能。不如圖之。相與歸降大清。不惟脫死。且永保富貴也。遂定盟。及二鼓。遮得其夜巡符驗。潛令陳卒兩分之。一則掩殺得脫於嘉定之許總兵。一則斧承恩門而入。承恩聞變。踰垣縋城而出。於所置塘撥得弓刀衣履。及二人二馬以行。午後抵滎經。聞者以為將屠之也。皆失魄走。及見其後無繼者。復相慶曰更生。騎止此耳。內難果作矣。於是相率尾之至縣署。見承恩無一語語令。但獨步堂皇。作咄咄狀。甚暑。刀不去身。且令隨行卒登樓北望。但呼具湯。湯至又不能下嚥。乃急索白鏹數十金寘諸懷。上馬南走。次日聞夜宿黃泥鋪之大板橋。以兩人守前後橋門而已。握刀卧其中。有鄉人以雞酒至。酬以十餘

金。夜分大雷雨。俄聞哭甚哀。及走黎州。無敢納之者。時杜學以其衆屯蘆山。陳建以其衆屯滎經。而追兵則已先發。旋獲其首以歸。民咸大悅得安枕矣。陳建何人。而作此大福德事。蔚自正月以友人召至天全土司。於二月初二日夜半。即值承恩突入屠掠。數瀕於死。縋梯懸渡。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乃達冷磧鮓威土番猓玀諸蠻堡。五月始抵滎經。方恨此賊刺骨。見其死甚快。似代蔚復讐者。其敗於國明也。有鹽賈目擊其事。言之娓娓可聽。而國明之脫身虎口。其智有足多者。故并紀之如此。八月。本朝巡撫高民瞻。提兵由保寧恢復成都。監軍道程翔鳳。亦自威茂至。於是郝承裔稱討彝將軍。與陳建各領將校。相繼詣成都降。杜學率其衆東奔。民瞻遣將邀之。不能止。遂至重慶降。時成都城中。絕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復識。諸大吏分處城樓。蓋前四鎮所葺者也。而川北及秦隴人。俱相率隨大軍開闢。士農工賈技術胥役之類。惟力是視。俱伐樹白之以為界。強有力者。得地數十丈不止。先施棚帳於髑髏瓦礫間。然後因樹為柱。誅茅覆之。遠近趨利者日輻輳。然故民則千百中不能一二也。城中豺虎熊獝。時獵得之。而故蜀府內二三年後猶然。又聞城中井。昔二萬餘。後不盈三百。其餘皆或人或金實其

中。與平地等矣。尉欲得故鄉消耗。於九月自洪雅入成都。慘不忍見。追憶先人。夢魂皆咽。有詩云。一別成都十六秋。滿懷積緒倩誰收。錦城久屬荊榛據。金谷徧供麋鹿遊。上帝有心沈漢鼎。孤臣無力仗吳鈎。興亡今古雖恒事。不道猶能擬蜀州。又見老僧募人力車輛。散求枯骴。日數十載。積於城外。白山纍纍。將葬焉。而先君子齒髮無存。追惟彌痛。時蔚止於隨征總兵楊凌雲所。凌雲即璟新。由壬午武舉人爲先君子所取士。

十七年庚子八月。郝承裔叛於雅州。初承裔赴成都降。其將王功成秦有功。見成都兵少。悔之。每導承裔反。而故蜀宗室慶符王。以諸當事欲藉之以夸功亦逃至雅州。説承裔反。承裔既舉事。即馳攻嘉定。城中賈副將及陳建設守。賊不能克而還。又分兵夜襲新津。倉卒不及戰。馬匹俱被掠。九月。巡撫遣將擊承裔於洪雅。不利。十一月。川北總兵楊某赴援。擊賊於邛州。其戍旗下百餘騎。深入賊陣。不得出。須策應。楊以爲敗沒也。遽引還。賊因象勢乘之。騎潰圍得出者十之二三。未幾提督鄭蛟麟亦於邛州不利。然賊亦疲於奔命矣。

十八年辛丑正月。總督李國英自川東來援。駐嘉定。督提鎮鄭蛟麟王明德等攻之。

屯於洪雅。賊未經挫衄。益驕。且恃中途竹箐關及對岸土地材之險。以為固。設關門各以數十人守之。有警則舉礮為號。以赴救。而失險則礮倍之。明德知之。以重賞購洪雅人羅大雄劉四兩人為鄉導。得歧徑可以繞出關後。明德乃令毋得識訶行人。賊間諜往往假貿易以出入。凡有舉動輒知之。賊深幸以為得計。三月二十日。明德下令曰。二十六日破關滅賊。賊聞之。計曰道里相當。我以是日援之。亦足以達。但恐為此虛聲。則邛州甚可慮。乃益發卒戍之。至二十二日薄暮。明德令城門不得出人。遂乘夜發兵。銜枚趨竹箐關。黎明抵關下。賊方憑險相拒。而明德已出關後反擊之。賊潰走。惟三賊不去。鬬死。礮不及發。對岸者望見發之。亦遁。承裔等聞之知中計。乃縱火棄城。南走滎經縣。居民亦竄去。我兵次日入城。搜卒餘黨。綏輯流移。留五日。明德等整勵士伍追賊。而賊已北還。欲掩我兵不備。四月初一日。遇於八步石。道險仄。不利馳驅。乃俱舍馬步鬬。自巳至申。賊屢戰不退。我軍番休。賊飢渴不支。其象反走自踐其衆。賊遂大潰散走。我軍追殺至滎經。而承裔功成有功。皆脫身遁去。餘衆悉降。川南平。象尋死。中有礮子矢鏃二三斗。皮骨齒牙。百餘人舉之不能盡。旋獲承裔於黎州山谷間。總督班師。以承裔歸。斬於重慶。功成有功皆為僧。尋捕得。相繼伏誅。

秋馬湖松潘蠻先後叛。皆討平之。

康熙元年壬寅冬。總督李國英引兵東下。經略西山事宜。時從征邊兵。以國英解三邊軍務。專辦四川。皆思歸。國英諭以俟平西山。乃聽還。衆皆喜。於是進取夔府。時賀珍據大寧縣。袁宗第據大昌之茶園坪。劉體純據巫山之老木孔及巴東縣。郝搖旗據大昌縣。王光興據建始縣及施州衛。拓天寶馬騰雲據竹山房縣。李赤心養子來亨。據茅麓山寨。

二年癸卯春。大兵至大昌之大田壩。與賊戰。大敗之。郝搖旗等棄城遁。遂取大昌。又使遊擊陳福。襲取茶園坪。袁宗第郝搖旗及其衆皆棄妻子走。福擄之而歸。遂取巫山。賀珍以大寧降。後總兵梁加琦。遊擊趙虎臣等。擊劉體純於三會鋪。不勝。其後湖廣董提督。欲自專其功。不俟秦蜀會兵。先擊李來亨。亦失利而還。於是乃議題請禁旅。九月。來亨糾合羣賊劉體純拓天寶。馬騰雲。袁宗第。郝搖旗等。圍巫山時。城外雜樹梅花椿。賊不得薄城。日挑戰。國英不出。賊乏糧遁去。我兵追之。獲宗第搖旗。械至京。斬之。

三年甲辰正月。大兵攻老木孔。賊將羅茂同率衆斬關來降。劉體純自焚死。拓天寶

馬騰雲。皆赴楚降。於是滿漢三省大兵。圍李來亨於茅麓山。山三面陡絕。惟後有小徑可登。鄭蛟麟引兵襲擄之。長圍四合。賊自是若處樊籠矣。時蔚至萬縣聞之。先是己亥蔚入成都。圖歸未得。三四年間。行蹤萍梗。有彭公文煒。以保寧別駕署成都府篆。於上年春聞蔚歸志未遂。馳役洪雅。邀蔚同歸。會陞任襄陽。將發。蔚乃往拜母塋。兼與妹言別。於正月初三日。同自保寧放舟東下。時楚蜀之間。賊壘猶存。至是聞此克捷。甚喜。然追憶前事。悲感之來。不啻巫峯等高。瞿塘比深也。二月十五日達新灘。為楚境。未至三十餘里。已聞江水隱隱作雷聲。與江干鐵馬金戈爭壯。及至而洶湧之勢。怖心奪目。且大石隱見水面。長年以舟穿罅行灘。如雪山陡削數丈。蔚舟直下如墜。而著石有聲。水急如矢。而舟乃不動。後至者瞬息數里矣。水已及膝。衆倉皇失聲。已而自分必死。舟忽回向北岸。舟子極力十餘櫂。乃沈於石罅。雖身外了無長物。而人無死者。夫以湍迅如矢之水。而能厄之不行。且向岸。豈非天哉。三月。抵襄陽。留於署齋。九月。聞李來亨自焚死。數十年逋寇。遂無噍類。蕩蕩平平。普天稱快。今乙巳五月。蔚發自襄陽。載愁千斛。及里門在望。竊謂二十四載之流離。七千餘里之睽隔。一旦復聚首於骨肉之前。亦不幸中之幸。而曠世之異聞也。豈期王父復壺公。久已

即世。凡祉繁亦不祿。止遺孤姪啟亮。僅爾孑立。廬産莫問。婚媾寒盟。家中情狀。曾不減於蜀道難。仰天長號。益不知其淚之盈盈下也。不肖蔚驚魂甫定。百務未遑。乃蒙諸年伯先生垂唁。兼詢與難始末。蔚謹自壬午歲先君子赴任。以迄甲辰年蔚出蜀。又次年歸里事。錄成蜀難叙略如右。以代口陳。載筆傷心。一字一淚。其間滄桑塗炭之情狀。誠有絶無僅有者。耳目所及。舉不敢遺。以備省覽。昔於乙巳七月蔚初歸述此於諸先生時俊有負托渝盟情節、今不載。

蜀難叙略終

跋

嗟華陽君及吾門。忠義之氣。見於眉宇。余固知其大節皎皎。衡河山而貫日星矣。一旦身殉孤城。孀婦弱子。顛連困躓於峨嵋天半。閱二十餘年。貌孤猶幸生還。雖曰天命。豈非忠義之報哉。披讀范仲闇所作傳。及豹文所述蜀難始末。不禁泫然淚下。君不負社稷。乃有忍負君子豹文者。亦獨何心與。　閬圃老人李明睿

華陽公以孤城循收城。亾與亾。即當張許英烈。蔑以過之。乃天佑忠嗣。萬死一生。讀其敘略及華陽公傳。令人欷歔泣下。然則與公夙締朱陳。突因事變乖隔者。宜如何恤其後人。以庶幾慰忠魂而協輿論哉。　息齋老人金之俊

華陽公殞首孤城。精忠貫日。內江范仲闇傳之詳矣。有子闇闢萬死。人材警拔。敘述艱難。情詞淒動。雖行道為之哽咽。而況其親舊乎。萬里兵戈。消息中斷。禮有經權。而恩惟終始。亦在處之得其道而已。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於其言。若以貌諸單孑而棄之如遺。吾輩當執筆而操其後也。　梅村吳偉業

華陽公英風烈節。真可不愧張許。此實稟天地之正氣。為一代光華。非獨梓里分榮已也。令嗣豹文。睽隔廿年。間關萬里。翩然忽返故鄉。且以殉節流離始末。勒成敘略。

使先公忠義大節。炳煥如揭日月。而材器俊爽。論議激昂。晤對益令人心折。夫忠義之事。即千載而上。史書見之。猶當追慕歎仰。況血膺現在。芳烈常新。而可以存亡易心乎。聊附數言於諸老之後。用為世勸。 西廬老人王時敏

識岱老年兄時。方在弱冠。荷為忘年交。公車握手。情逾同氣。意義倜儻。至今猶夢寐也。聞華陽殉難。烈同憕杲。輙為西州之慟。二十五年後。今復見豹文。神宇朗秀。如見岱兄。又不覺欣戚交集矣。所陳蜀中流落及諸公接引盛心。不勝感歎。況盟切萬難者哉。綈贈想有同心。義扶應有並激也。 長源王發祥

年友沈華陽。以忠肝烈膽。殉難蜀疆。至今言之。凜凜有生氣。其少子豹文。匍匐間關。萬死一生。復歸故土。豈非忠義之報邪。披覽敘略。及內江范公所作傳。真一字一淚。凡與華陽公有交者。當思所以慰死安生可也。 救菴張王治

岱翁年兄。筮仕蜀中。旋遭寇難。致命慘烈。千古未有。西望長號。輙為淚盡。春初忽聞令似豹文言旋。不勝欣幸。盼望半載。始得歸里。晤對之際。言辭慷爽。儀采俊拔。如覩岱翁生平。拜讀敘略。一字一血。真邪夢邪。悲極而繼以喜。不禁涕泗之如雨也。但令豹文萬里間關。廿年辛苦。艱難孑立。殊可酸鼻。即行路聞之。猶為哽咽。況葭莩骨肉

之感乎。人心不泯。清議猶存。幸各勉之。 襄威吳國杰

沈岱老年兄作。令華陽職在治民。無詰戎之責。乃能嬰城血戰。力盡被執。不屈而死。英風浩氣。與顏平原爭烈矣。展讀敘略。一字一拜。其少子豹文。髫年隨任。壯齡始歸。間關萬里。備嘗險難。抵家之後。城郭人民。俱非故物。誠曠代希有之事。亦人生極慘之遭也。吾輩忝附譜末。心長力短。方切愧痛。況有朱陳之約者乎。勉圖報塞。以慰良友於地下可耳。 浣心孫以敬

沈公老身殉蜀難。英風勁節。照耀千古。二十餘年。而令似歸里。相對真如夢寐。至於葭莩之婣。猶應思所以慰死全生。幸無使局外之人。持清議於後也。 魯岡吳克孝

華陽公為國捐軀。英風義烈。爭光日月。少子豹文兄。跋涉萬里。得返故鄉。一綫幸留。天之報施。當不爽也。且眉宇英拔。不減岱翁丰采。晤對間不禁悲喜交集。況其親舊而可棄之如遺乎。諒必有以自處也。 如石毛天麒

華陽公文章忠義。卓乎千古。捐軀殉難。罵賊而亡。烈比睢陽。實不多讓。鄙心仰企。愍焉久之。令賢似豹文兄。間關萬里。還歸故鄉。袖出蜀難敘略。讀之真江河為淚。不足當賈生之痛也。況其親故而可以存亡易心乎。清議具在。勉旃是望。 大可錢廣居

華陽沈父母危城死守。罵賊捐軀。其殉節事甚偉。吾鄉范仲闇先生。向為作傳序。致生動。予挾風霜。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不意百世後。復見張中丞段太尉一流人。公真不死哉。豹文自述蜀難紀略。附於傳後。中間紀其奉母避難。顛尾流離情狀。如讀陳情楚些。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兵戈擾攘。萬里窮途。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古聖賢動心忍性。正在此日。況純忠之後。尤為天之所眷顧乎。豹文勉之。　西蜀汾又

郭金光

岱來平兄與余有同門之雅。居平慷慨自許。至性過人。惟余知之最深。會公遠令華陽。值海宇分崩。消息中斷。人籍籍傳公義烈。不愧張許。每念故人。西向揮淚。乃二十餘年後。令似豹文於劫灰之餘。萬里生還。非天佑孤忠。幾何不為崑岡之玉也。內江范仲闇作華陽傳。危言激論。明目張膽。如見公之平生。吾謀適不用。莫謂秦無人。國家事不可為。正坐此耳。豹文蠻瘴崎嶇。危而獲濟。亦可見公之忠義。入蜀人之深。雖當救死扶傷之日。猶存同舟共濟之意。則忠義之食報不既遠乎。不禁三歎而書於其後。　櫟下老農周亮工

跋終

清 彭遵泗著

蜀碧

蜀碧提要

明季流寇四起毒痡海內被禍之慘蜀為尤甚幾於赤地千里焉是書為丹稜彭遵泗氏所著紀蜀亂始末及一時士女之死節者起崇禎戊辰訖清康熙癸卯凡四卷末有附記十五條其曰蜀碧蓋取萇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扼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夔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予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磬泉採擇成編。頗為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嘆息泣下而不能已者也。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敘。

自序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嘆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慘莫如明季之蜀之甚者也蜀自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閒雖經鄢藍藺播之亂元氣未亡也張逆一入勢若摧枯何哉蓋文燦受紿於房穀其銳蓄矣嗣昌督師於荊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砫其隘通矣士奇遏糧於守軍其遮撤矣於是陷夔門破涪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受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腹心既裂首目隨之智者難為之謀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東扼瞿塘北絕劍閣收服人心逸休兵士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孤奴死雪鰍死貫戲死剖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閒骨積成莽血流成渠雖可望泣諫於刎頸偏裨不忍而自經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浩刼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殪首而後又十餘年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攷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

啟彊。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戇。王建之發迹，知祥之踵據，玉珍之叛羈，僭王竊帝。奪地爭城。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貙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稱帝，蜀人不與。誅斬所置守令。蓄然號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兒時稔聞遺老聚談事。比長，博采羣書。並蜀亂所載，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為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豈不知心之所極，淚簌簌而屢下也。乙丑年八月朔，五丹溪生遵泗自序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挾嗔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古穆似魏晉間人筆意。樂齋

義例總言

崇禎七年。賊始禍蜀。亂之初生。實維元年。書賊起。從其朔也。獻初入蜀。受創未深。危亡之形。兆自丁丑。禍蜀者。闖其先也。閣部督師。而以蜀為壑。撫臣拒諫。而動失機宜。破軍殺將。流毒生靈。厥罪維均也。請餉不與。請召募不與。國既卒斬。又將誰懟。而社井星隕。闖宮安爐。猶是國君死社稷也。蜀中文武協心復仇。枕戈不忘討賊。事雖不成。亦足為烈於天下也。天鳴地震。水溢山崩。物怪人妖。鬼魅瘟疫。亡國之徵孽不虛作也。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内而細民。外之土目。無微不章。表幽魂。伸鬱魄也。勝廣挺。漢高興。翟李熾。唐宗出。韓劉亂。明祖起。驅爵驅魚。實陰相之。終之王師平蜀。寇盗之禍。天所以開聖人也。二十年中。天地沈迷。生民殲裂。衣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荼毒之慘。於斯已極。李賀所云。恨血千年化為碧也。事多緒雜。鋪次為難。晰目總綱。毫末可了。書法仿之古人。公案便於閲者。非敢比吳楚之僭王也。

乙丑年八月中秋後總言

徵實

明史

明史綱目

明紀本末

諸家明鑑

綏寇紀略

三藩紀事

明季遺聞

啟正野乘

豫寇紀變

天問閣文集

堯峯文集

寄園寄所寄

荒書

志亂
二申野錄
隴蜀餘聞
東林列傳
見聞錄
慶治錄
蜀通志
眉州志
邛州志
夾江志
故老遺言
家談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戊辰止癸未

戊辰 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〇陝西連歲大祲。平涼延安間。飢民相聚爲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爲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鴟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於陝西。至崇正初年。秦中賊果起。〇修明季遵義人。

己巳 四川地大震。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庚午 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何與備敍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甲戌 敘州母猪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栴檀爲洪範像事之。其爲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慓勁果俠。軍中稱爲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甯大昌開縣新甯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余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箐銑間。伐大松。戳山徑。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爲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遣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余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

賊攻保甯。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甯。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砲石擊之。賊遂遁。

方賊犯彝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

名成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重石砫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迺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丙子 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以來。踣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絶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貲。狃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闖姚黃。(時姚黃賊初起)陵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彝庚。黑水平陽。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藺酋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藺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甯逾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絶廝養蒼頭。錮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彝目

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吳江南人。才辯開達。有謀畧。後殉難于蜀）

丁丑 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敘州建武瀘州越巂。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自成出身事見正史。此處從畧）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山與架屋櫟者纍纍。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赦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宇英潼川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甯羌州。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平陽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辟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生前官職）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尚卿書城空不可守。伏節爲誰。危苟竄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尚卿共守城。城陷。尚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尚卿福建舉人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紿賊曰。家有積金。窖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綿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綿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綿竹。章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攻綿竹。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

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為家門羞。囑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甯。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甯。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都。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援。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緜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傅宗龍代之。

戊寅 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平陽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

尚文謀戰守卻之。

乙卯保甯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偽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責賂黃金璩裏千。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鈿。漢東大擾。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牋。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於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羅猴山之敗。在七月。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甯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窺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闚大甯。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

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殁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鉊。破賊於三尖峯。○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

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汝才綽號曹操。先豫中童謠云。鄴臺復鄴臺。曹操今再來。汝才因假以為號

(庚辰)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為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適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六人。賊走大甯。

六月。安岳紅雨。着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道聞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秦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適進師彝陵。○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彝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咀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嘆曰。文若其將敗乎。

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棄涪萬松雅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掎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鬥凡蜀兵之強者輒調之以飾他備巡撫邵捷春麾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甯大昌由彝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關蹂及蓬縣矣（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縣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嘆曰

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之遜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閤部驅賊入蜀。無知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

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岩。為第一隘。而夜叉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獻忠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殉。是時張令中流矢死。石砫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忠勇義戰。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殞。良玉兵既敗。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

可二萬。我自饟其半。半饟之官。足破賊。土宮家調兵。用一箸。一帚者最急箸。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盡出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衆既疲。乘饑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窖金銀處。以動將士。而道上所遇。皆餓莩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盡草樹皮。謂可信。適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皆覆沒焉。

捷春退屯綿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至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

賊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既扼涪江。賊闖。疾走劍州。越廣元將從間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適逅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鬬被衄。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

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等。陣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縣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綿趨攻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
守。賊至。文與戰。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
龜形。其下皆鑿石。惟北角樓用土塡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
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遁。
冬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十一月。逮邵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罷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
春為人清謹。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旗官。蜀王疏救不聽。
楊嗣昌進軍駐重慶。○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饗士於保寧。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
應元副之。令率其軍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封洪。過蓬溪。以待賊。
時賊屯安岳周里場。知官軍至。宵遁。如虎選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截
賊歸路。是月也。賊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所至空城。而遁。復由水道下簡資。
嗣昌檄諸將合擊。皆退縮。賊遂陷榮昌永川。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

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廚湢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瞠視咄咄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不至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私許賀代左為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謂賀且需後命良玉聞之不說二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盡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倏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馬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鵠其老巢伏兵傍塞王蟾寺戲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藉田鋪賊渡緜河入巴州嗣昌既詘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趍雲陽檄三軍陸行疾驅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從瀘州躡賊後賊反而東走諸路盡空不可復遏於是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辛巳春正月乙丑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〇官兵追賊至黃陵日晡雨作叅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衆披靡後軍無繼者賊窓

抄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忝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德力戰皆死。如虎
率牙兵鏖拒。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壽縣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歎曰。吾
不用萬監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約鄉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丞簿一
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瀘。中軍陳可立擁壽縣牛頭山。飲倡樂以觀
闘。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虎所將甯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左
良玉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
逐賊日。馳風雪中不樂也。未幾大譟西歸。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嗣昌之軍律如此。
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薦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甯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置。七
百里不見烟火。單騎馳驅箐銑間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
以為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爲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忝等。哀動三軍。在夔
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擊
之者。不覺撫髀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

席捲出川。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

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

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羞憤。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

伏毒以死。

（壬午）夏。達州城壕水。盡變為血。城中井鳴。○又劍州民家。有滴血污其門。城中數萬戶

皆同。

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衆數萬為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

之。衆乃定。

（癸未）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川南李生黃瓜。○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仳離之兆也。

時民家有貯米箕中者。粒粒躍出。頃刻布地。

又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少頃。有鱗浮出潼水。踰時乃隱。

未幾。獻逆入。

蜀碧卷一終

蜀碧卷二

起甲申止乙丑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甲申　是年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都。是爲順治元年。○是歲八月獻賊陷蜀。

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不定。至獻賊滅後迺隱。

彭縣白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寇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破江西廣東諸郡縣。再入岳州。或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迺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籌略。緣劾候代。軍不放糧。十三隘口無分遣者。賊至梅子坡山而飢。以無兵故。入之。秦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正月陷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棐被執。不屈死。○獻棐被執。強以爲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

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髙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盡。作書付僕。使間道達父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重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氏大罵。觸堦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恭將曾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及英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參將曾英及守道劉鱗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賊徒健鬬者十餘萬。負戴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鱗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及。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南川。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獻忠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

己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其船順流而下。十七日奪佛圖關。賊得關峽反出其下。兵士驚擾不能支。遂潰。賊數十萬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灌滚炮轟賊。死無數。於是賊發民墓凶具。負以穴城。而置大炮為火攻。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於城角藏火藥數十簏。晨起。以火箭齊射約處。火發地裂。城遂陷。王與各官俱遇害。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白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時天無雲而雷。賊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王不免。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資。使早歸。其死也。衆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閩之能文家也。天啟進士。崇禎十五年。來撫川。緣劾候代。賊既入夔。將吏謂公曰。卸事撫軍。可以去矣。公曰。賊自我入川來。我去何以對君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與關南兵備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死。○行儉字質行。江南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臠之。○錫字古田。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備受五毒。磔死。○景聞城陷。入王府。以己

所乘馬乘玉鞭而走。遇賊呼曰。賊甯殺我。無犯帝子。賊戕玉。景死之。○自瑞王以下。
死者萬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怒。架飛砲向天擊之。天爲之霽。
按酆都林明儁作三忠傳。益士奇行儉及錫也。而巴人劉道開有列傳行世。
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十餘人。○時重慶軍士。尚存三萬七十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
賊分兵攻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戰死之。○重慶既陷。賊即分兵掠合州。克治傾
家資。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遇於長安坪。與戰不勝。退據硐中。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
餘。賊攀山梯硐。舉火熏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至死無一變心者。時比田橫云。入永
川邑人將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攖城固守。後與賊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瞠目大呼
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邑孝廉梁士騏遇賊。執之行。欲授以官。大怒罵。賊被殺。
秋八月初九日。賊攻成都。陷之。成都王至澍。太平王至淥。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渤。
及諸文武官俱死。賊大殺三日。
賊自重慶趨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大震。蜀王謀遷於滇。
按臣劉之渤力持不可。内江王至不聽。與之爭。王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
輜重婦女有被掠者。王遁止之。渤與監紀同知方堯相等。請王出財貨招募死士向

東殺賊。王以祖制爲辭。於是城中一日數驚。火藥局災。雷震宮殿。大雨雹。王思方出財招募三日。人無應之者。而賊從資簡至矣。是時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印。率三千兵自川北入援。謀守禦。而王宗大姓逸去者半。賊薄城下。佳印出戰。賊還。文光見濠涸。急遣郫縣令趙嘉煒。決都江大堰以益之。時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劉等屬衆奮擊。賊卻二三里。未幾雨大作。雷電交加。守陴者不能立。賊縱火攻城。穴西北陬。以大炮擊之。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蔽天。賊蜂擁而入。城破。王率嬪妃沈於宮中八角井。太平王至淥從焉。文光等俱殉難。賊大殺三日。

成都王至澍。嗣王奉銓長子。萬歷四十三年嗣。城陷。自沈於井。邛妃隨王。宮人素馨等相繼從死。志云。王先數日赴社稷壇井側。聞賊入。投之。與此少異。

初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爲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善黃白冶化。然皆積不用。至陷藩亦能作黃金因恃其都爲天險。而蜀士大夫以道惡地偏。無復多憂。迨五月審知國信。七月傳賊將薄城。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爲。謀以宮人適

於荒富家亦從挈以出以劉之渤持之不果蜀世有共德王號賢王持以祖宗之制
不與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賊薄城下始出金購兵而人莫應二百
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畀於賊手矣哀哉
太平王至淥嗣王奉銓第四子萬歷四十四年封隨居成都賊入同蜀王投井死或云
內江王至非
龍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撫四川駐節順慶聞賊趨成都星馳赴省圖拒守城
破投浣花溪死○劉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與文光謀守城被執
賊以同鄉欲用之之渤大罵曰死賊我豈從汝耶賊縛于端禮門內攢矢射之不少
屈臨死厲聲曰寧多剮我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一時從死者按察副使張繼
孟守西道陳其赤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監紀同知方堯相成都令吳繼善華陽令
沈雲祚郫縣令趙嘉煒教授何失名長史鄭安民
劉士斗番禺人以進士任成都推官之渤特薦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之渤趣之行
士斗曰安危生死同此耳城陷死之○堯相字紹虞黃岡人兵餉不繼與巡按請於
蜀藩不允遂投王府河以拯起次日被執受害於萬里橋其絕命詞云時危節見古

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願借力。此身飄蕩赴圜風。方家在圜風故云。○繼善江南人。賊未至。上書藩府。勸其出餉募兵。纍纍數百言。極痛切。王不用。城破。闔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難。○雲祚字子浚。太倉人。城陷。與之渤士斗俱幽於太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誘降。雲祚躍起大罵曰。吾欲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與二劉同遇害。有幼子荀蔚。方五歲。有人匿之山中。得免。越二十年始歸。○嘉煒浙江監生。令郫縣。賊圍城。濠涸。文光令決都江堰以益之。水甫至。城陷。嘉煒還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浙走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還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爲三渡口。招魂壘土葬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臣文光卒三千兵赴援。比至。賊薄城出戰。敗還。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奏凱。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叙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爵。山東人劉鎮藩。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叅將徐明蛟。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鄉官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仕按察司祖誥。祖誥當賊入城。整衣冠端坐於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

賊而死。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遣人招之。之坊臥於牀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跪。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爲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名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縣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城陷。驅闔家投井。以身罵賊遇害。○原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皋。以偽學官楊光升迫諸生應攷。大罵自刎死。三人華陽縣人

閬蜀藩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蕙。舉人江騰龍。俱潼川人

不就賊死者。內江張於廉。以彭澤令致仕歸。賊迫就偽職。不從。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士昱。賊召入監。不應。全家罹害。○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總督鑑之子也。賊偪入監。生嘆曰。吾爲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十三。願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費經世者。與賊將有舊。賊將欲薦而官之。堅辭。爲賊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爲賊所得。持扇行歌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大學士緜州劉宇亮子裔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緜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固可

作。賊之妻我斷不為。自縊死。○什邡明經李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弟兄。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藩宗。二朱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為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成都。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書罷登樓。以利刃縛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縱火藥發。觸刃貫胸以死。賊壯其節。斂瘞之。至今所書。雨洗風淩。墨痕不滅。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禎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節。日將披赤事明君。為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袁氏者。諸生藍爍妻。爍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禹澤妻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攜手罵賊。引頸就刃。○時張氏婦聞賊逼近。將衣服遍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丕傳魯城隍等死之。○丕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丕傳負母逃避樊家場。賊追及。欲殺其母。求以己代。不許。遂大罵。母子罹害。○劉昌祚亦邑諸生。匿

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隍失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賊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噀血奮罵。賊怒寸剮死。○有業醫徐履端者。賊至。脫衣履置觀音岸上。赴水死。○劉時雨妻黃氏。攜七歲子。避賊於雷打廟。賊至。脅以兵。不從。殺之。○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入什邡。邑人顧存志妻賈氏。焚其室。偕媳縊死火中。賊陷縣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崇禎庚辰。獻逆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為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自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偕其僕縊死廳中。○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執至中途。龐氏紿賊曰。我願往奚縛為。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劉氏。當賊攻城。嘆曰。死之遲早。到底不免。此身豈可受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麗。逼之。氏大罵。賊遽碎其衣。詈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氏紿之曰。素苦貧。今願相從。賊信為實。防少閒。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黃守學亦邑民。以孝

聞賊圍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于地下。亦縊死。

賊略綿州。○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崕溝。僞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恐辱投水死。吾輩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于泉下。遂同縊死。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鍾斗。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饒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誓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鍾斗。崇禎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能勝。俱死之。○諸生龍明新。復起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貢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抉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辜氏女及笄未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俟勢迫。自刎死

時井研有雷應奇者。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于高境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賊入汶川。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携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上南道胡恆。知縣徐孔徒死之。○胡恆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狥邛。恆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并檄甯越守備楊啟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之驊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驊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驊妻朱氏及幼子義生得脫。事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為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

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有假寐者立斬。每日未曛。即不許舉火。時遣夜不收百許。繞巷升屋。覘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蘊羅湖廣江夏舉人。蒲城陷。率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戰于雅州小官山。大破之。○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啟辛酉舉人。賊陷黎。道貞走沈黎。激勵土漢。與黎州指揮使曹勳。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勳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衆。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十六日。流寇張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賊僭位。置

丞相六部以下等官。命汪兆麟為左丞相。嚴錫命為右丞相。南充江鼎鎮為禮部尚書。彭縣龔完敬為兵部尚書。封養子大將四人為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第化龍等。為將軍。易王府正殿為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為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是日殿前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罷。齊入朝議事。

賊取井研陳氏女。即相國演女。或云胡氏女。立為偽后。其迎入也。自南門五里外架橋高十數丈。逾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上結錦綳絡。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一望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諭衆曰。天賜后也。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其兄亦受極刑。自是令兵馬下城上大橋出入。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以漢州樊姓為狀元。一云姓劉。榜探皆具。獻自為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命頒布學宮。所取狀元。後隨川北。不知所終。○或曰傳臚後賜美女酒緞甬歸。令人就其家斬之。其餘俱以受職死。

賊遣張化龍等陷龍安。○府庠生梁道濟。同妻楊氏。避亂山中。賊執之。使跽。道濟曰。我讀聖賢書。豈為賊屈膝耶。欲犯楊氏。氏罵曰。我名家女。士人妻。爾速殺我。隨夫地下

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為錢。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項。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冀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塚。

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踰時者斬。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刻明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為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自居之。名為御營。○或云獻坐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暈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今其地為御營壩。

時孫可望取漢中。為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

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玄混元
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賊詩其中。令右
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置八卦亭內。（刻石後為知縣王維坤碎之。王順治辛丑進士。長垣人。）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實可進。死之。進士王起峨。起兵拒戰。敗死。○
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岳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皮磔
之。○起峨。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歿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荆娘不辱死。○荆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買於荆州。因以為名。文煥
卒。守節。城陷。為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賊據蜀。避老安寺。斷
葷絕飲。稱病臥床。賊至。嚴索得之。令偽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
州廩生。賊遣偽官攷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為縣妻吳氏。縊死。孝廉黃纘妻張氏。毆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憲妻朱氏
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憲刻木首拊屍葬之。
賊至遂甯。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

之。守義不屈。被殺。時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

賊遂至蓬溪。邑人譚性妻被獲。欲污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遽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焉有此事。待吾問之。登陴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率衆圍城。欲謀反乎。獨不畏王法耶。言未畢。而飛矢集喉。斃城上矣。此殆與桐城二老人相似。

賊寇江南。入桐城。人皆走避。一老人自扶杖出。見賊絮語生平窮苦狀。謂不能具主人禮。賊笑曰。若苦如此。何必更住世間。殺之。

又一老人赴其戚屬。值戚家洶洶避賊。老人謂曰。汝曹俱出。家中什物誰與看守。不懼傍人偷竊。汝等俱去。我止於此。未幾賊大至。焚其室。老人被殺。

賊將劉進忠入保甯府據之。○先是。闖賊僞節度馬科黎王田(明巡撫降賊者)冠蜀。擾亂川北。獻兵至。二人敗走陝西。賀珍統前鋒王老虎裨將嚴某(後為江西提督)沈鄭復師來爭馬元利敗走。城復失。及珍回不守。獻命進忠入據之。

保甯有張桓侯飛廟。千年矣。初獻攻城。夜出巡壘。見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驚怖失聲。如是者三夜。獻詢知為侯神。望空遙祭而去。一城獲全。保甯

數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澌盡者。侯之庇也。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佯為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紿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為具葬於城西。祭之以文。

時邑人王建輔妻閻氏。聞賊入。遁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怒殺之。羣烏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璘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冉璘東鄉恩貢。賊至。挈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同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稚。登樓自焚。

劍州梓潼等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死○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偪之。大罵。剮其腹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至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罵賊。賊撞其齒。落盡。仍罵不絕。以刃穿胸死○入昭化生員賈能昌母李氏。任如水母吳氏。俱為賊虜。並罵賊死○入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為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原任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為裨將。含乙敗。為賊所獲。樹極已潰圍出。遥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學生。聞京城破。大慟。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衰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為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甯作明朝武生。豈為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元痛而死。時西充學生馬孫鸞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王蘋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然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蘋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皋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死。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幸遊泮。我終身苦節。值茲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弗事賊。即報汝父母矣。遂縊。○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罵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康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為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尚選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被執。賊紿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兵池劉氏。俱為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廩生楊日昇妻李氏。被擄。奮身投江死。

賊掠眉州。

賊陷夾江。置偽官守之。○邑貢生黎應大潛於家。結鄉隣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達。照鸞。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凜凜有生氣。

賊陷嘉定。改為府。以偽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曰。願同夫死。迺出其幼子付姑。從麗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入犍為。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偽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被殺。其子成儒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父。其分也。共奔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抱其二女。置輿中。昇經學前。二女抗聲

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躑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殽要鄉鄰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叢射而死。

賊陷叙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湖廣布政司。以節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爲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罵日益厲。賊不堪。殺之。妻邵氏。妾夏氏。長子尹恩婦楊氏並盡節。○同邑舉人周元孝。亦以不受僞職死。○時諸生熊兆柱。倡義討賊。李師武拊之。兆柱被獲。大罵曰。天運至此。任爾戕戮。賊剝皮懸之城門。令出入者擊之。師武被磔。○諸生魚嘉鵬。率衆殺僞官。爲賊所縛。拷訊其黨。厲聲曰。我自爲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賊剮死。○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俱不屈死。郭大勛閤門罵賊死。李合宗梁爲憲楲至成都。面罵獻忠死。時邑人總督樊一蘅。方奉永明王命。入川討賊。夫人李氏。方伯文續之女也。家居。爲賊搜執。繫諸郡獄。以辱之。夫人大呼曰。我夫奉天行討。誓必殄滅賊類。繫我何恩。厲罵賊。賊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途。

樊一若妾夏氏年二十被執奪刀自殺賊怒懸其髮于梁支解焉○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孀居賊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婦也豈為賊屈賊剮其兩乳而死○諸生余智與妻楊氏俱執同罵賊死周壩有渡子者業操舟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賊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之

敘州諸屬邑俱陷○筠連人蘇亮工妻毋氏為賊挾之行至鳴鳳岡墜崖死○高縣人陳徵女三姑避落角硐中硐破投水死○珙縣舉人向科原任江陵縣里居賊入索之闔家殉難○慶符人張祖周聞賊至語友人曰百年有盡何貪生為投起純潭死○隆昌諸生劉鉉為賊所殺執其妻盧氏強之行氏紿曰必見夫屍迺行及至死所抱屍痛哭大罵賊死之○富順生員范璵妻胡氏抱幼女逃被掠母女俱死○賊入納谿邑有二王氏一為生員閔翼聖妻避兵蘆鄉賊刦之投繯死一為生員易衍禹妻被獲不受污投崖死

賊入瀘州紳士韓洪鼎方旭等死之○洪鼎州人以孝廉任澤州牧歸里賊至同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曾薦祚鍾于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我輩受國家養士恩三百年矣恨不能噬賊肉以報

國尚欲靦顏求活乎。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益。賊怒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于英聞賊至。嘆曰。吾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攜手沈於江

瀘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寶寺僧晞容。糾衆破賊於豹子硐。○賊攻豹子硐。晞容奮臂曰。硐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硐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為所害。

先是瀘有湯名揚者。天啓間。藺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燮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龍安轉戰三百里間。築砦堡十數。拒寇。累績至副將。流賊入蜀。撫鎮檄名揚為前鋒。遇偽帥虎頭卜數戰敗之。賊悉衆圍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飢戰且死。名揚身被數十創。猶舉刀殺賊。賊爭磔之。事聞。賜廕祠祀焉。

蜀碧卷二終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乙酉止丁亥

乙酉順治二年○時獻賊據全蜀。

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初道貞攻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駿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分其屍投之城外。舉家百口俱死。駿度亦以戰歿。

時賊脅縣州諸生葉大賓牧邛。大賓佯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紿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其衆千餘去。翌日。又曰。大邑隸邛。係將軍責。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叙州。取之。○初閣部巴縣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嵩辦川寇。時諸郡惟遵義為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而總督宜賓樊一蘅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為總統。副以

倭天錫、屠龍合叅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叙州、斬賊數千級、走偽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藺州。展退屯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之、賊驚潰遁去。是時副將曹英、叅政劉鱗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屬兵十餘萬來奉一衛節制。

李研齋長祥記云、獻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飭甲冑、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名器、蜀之來言情與請劄付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勵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為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拔戰士充御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迺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

營兵譟。合營驚亂。獻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獻使之來。僞爲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通關將馬爌。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裔。又欲因亂弒兄之明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俸尹。川北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衄俱擒。爲賊剮於會城南門外。延爵逃至總崗山。收兵再戰。歿於陣。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開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爲招誘。鑄金印齎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得印擲之地。詈衆不服。時僞遊擊苗姓。率衆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衆。與亭攻之。擒僞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申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

馬京。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庄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其僞帥方總兵。○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庄七姓子弟頭人姜黃奈

蔡色張等。土千户李華宇者年八十矣。亦率衆至京。即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觀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偽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偽從官。○初孫可望自漢中還。時偽官連名狀迓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獻。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獻曰。文官怕沒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為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偽兵書龔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剝剔。實以藁。衣冠以狥於市。一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十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名諸生集而觀之。偽禮書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闔門自經死。右相嚴錫命。家在綿州。獻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安置偽官。查檢鄉紳學校。詭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拏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丈。令書滿幅大帥字。畫欲如斗。又一筆揮成。能者

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艸為筆，以大缸貯墨，瀋濡三日，提出直書不爽毫髮。獻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一字念泰，夾江學生，工書，死時年二十七。余外曾祖也。

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惟二十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養直也。○後賊奔川北，挾之以行。鳳凰山之敗，脫身歸，流寓丹稜，與余叔祖連姻。所作紀亂一書，載獻事頗詳，今無存矣。○又詭試武生。時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獰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譟，發巨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攘袂瞑目思咀嚼蜀人。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或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驢繫紳坊，糞溺污石柱，紳僕罵之，鞭獻父，喝令以手掬付他所。時獻在旁，怒目不敢爭。臨去誓云：我復來時，必盡殺爾等，方洩我恨。○或云獻忠敗於鄖陽，竄於深山飢窘，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如嫁禍他人也。

遂著諸生巾禦賊。賊大敗。死者大衆。以是積怨士子。遷戮於蜀。
蜀民共起。殺僞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僞官或剌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成龍二屬州邑。○初。賊自爲聖諭六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僞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剿成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剝。無一人得或免者。

僞撫南劉文秀屠邛州。○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勦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踪跡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舉火薰之。邛蒲二百里盪爲血肉之場矣。

劉文秀入丹稜屠之。○賊陷丹稜。踞其署。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爲之遏。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爲一羣。賊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

擁至江陵廟蠟馬。遂剗北門山為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先大父五吾公諱萬崑時謀拒賊。偽持牛酒偵賊營。門軍止馬縛見酋。以計免且紿賊旗持歸。聚壯勇。守險阨。賊入鄉者。輒殺之。一日。有打糧賊三百人突至。設伏擒獲。誅之於三溪口。賊不敢近。一鄉獲全。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妾二陳氏。之恆妻宿氏。之鄧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籛之媳與女也。避亂山中。為賊所刼。六氏拜別父母。自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衆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為險要。賊至。飛誓衆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遂入隘中。伏發急不得出。飛奮勇截殺。斬獲二千。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還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閣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壁不為城。率衆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為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而腰鐮以斷橋絡。賊將卒沈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麾攻之。賊大敗。並其所擄掠幾盡。奔還成都。不復至。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為甬道。簡閱其

民壯男少婦。選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
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苛暴。殘殺日滋。民心憤畏。合謀拒賊。逐殺僞官。獻遂詐言
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勦絕蜀人。違者罪不赦。因聯百姓十人為一縛。驅至
中園盡殺之。○中園。先主昔日練兵處也。

冬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竅。名諸醫至考
驗鍼砭。內有一穴差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
闔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
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傭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
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製也。

丙戌 順治三年 ○是歲十有二月。獻忠伏誅。

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僞帥狄三品等駐眉
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之。數重。凡五
千餘人。悉殺之。

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勦。民不悟。以為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

中。故賊失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頗有冤脫者。

眉民陳登皥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皥眉州里民。混字鐵腳板。憤賊殘酷。裂衣為旗。招集四鄉遺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皥率衆白梧鋤耰。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皥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譟殺出。賊大駭競奔。復斬首數百級。賊遠遁。登皥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為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偽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揵為。擒殺偽令。州人聞。爭開門迎展。偽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遣劉文秀狄三品來攻。為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遵擊馬應試盡復嘉眉印雅諸州邑。於時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涪陵。其他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勳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弘譚詣。樊一蘅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督師樊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始畏懼。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割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

每數百為一羣。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為樂。

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遂殺偽官。而四方兵漸益日迫。忿然曰。川人尚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于是令偽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陞。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童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逾千倍者。爕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釜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

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有三萬。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里餘。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累衆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見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慟。毀中園浮圖。穴其下。四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息而休者立死。若閩營犯法。裝大艦沉之江中。于是左右親信。各生異心矣。南門營中大營兵懼誅。開門散走。差劉豹等四營。追及於大儀。二千餘人盡坑之。獻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麟慫恿之。曰。恐兵知而先譟。奈何。若不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酗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日。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餘萬人。于是人人惴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每於夜靜踰垣穴壁。入伏霤下。及床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屠之。

賊大殺偽都督總兵等官。○偽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

所部目錄遁去。獻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括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幷其家口部落。盡斬于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沈井中。或窖幽室。被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于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

賊天性特與人殊。恆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鄉所御冠。舉足蹈其中。索侍者帽著之。適快。

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有言事小

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埊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獻。獻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遂命釋焉。

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匏奴。分夾脊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鰍。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戲。抽善走之筋。斷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隳州邑城。○遣僞將分隳之。

按磔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磔之。毋為後人遺種。

叅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强甲諸將。而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鐫有各州邑名號。

王祥曾英以兵趨成都。○王祥綦江人。勇悍著聞。為九園子隘官。守遵義。賊不敢窺

至是興曾英進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府。走川北。○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曾英。近資簡。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錮其流。穿穴數仞實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淹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名曰錮金。又盡毀宮殿。隳砌堙井。焚市肆而逃。

時府殿下有蟠龍石柱二。亦名擎天柱。賊行。取紗羅等物雜裹數十層。以油浸之。三日後舉火。烈焰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楊展追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展聞賊遁。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暴弃骸骨叢葬焉。識其碣曰。余奉命討賊。提師過此。憐爾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冬十有二月。王師西征。追賊。於鳳凰山擊之。獻忠伏誅。○賊保甯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至惡之。謀坑其衆。漏言於闔者。進忠大恐。獻忠又下僞詔。用秦人鄙語罵進忠。進忠忿怒。時我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進忠北師迎降。王問獻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鋪。去此千餘里。馳五晝夜可及。王命導師疾行。至西充之

鳳凰山。會大霧。王潛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以告。獻素驕。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大兵之至也。斬諜者以徇曰。此羣猺求食耳。清兵豈能越朝天關耶。少頃又告。又斬之。三報亦斬。王詢得之。揮鐵騎促賊營。時方辰食。獻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喉。拔矢視之曰。果然清兵也。逃伏積薪下。我兵尋得。曳出縛之。王過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流毒萬姓。予受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為百姓復仇。祝訖。親加刃於獻。磔殺之。尸之轅門。士女往斫之。骨月糜爛殆盡。獻臨終。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四養子兵潰東走。〇一說獻忠被射時。拔箭在手。向陣大言曰。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伏敍而斃。獻在成都。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遯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為道士不果。伏誅時。年四十二。

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歷中布政司使余一龍所建。獻登其上。見內城宮殿。語從官云。橋是弓。塔是箭。彎弓正射承天殿。遂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臺。穿穴取磚。至四丈餘。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

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迺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

獻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改府曰天授。江夏縣為上江縣。鑄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為兵部尚書。張其尊為前軍都督。李時榮為巡撫。謝鳳洲為守道。蕭彥為巡道。陳六馭為學道。給偽敕印。各予賞賜有差。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日。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迺以雷嚇我耶。用三炮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為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獻所復修者。

獻敗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峯。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余伯楚錫公圻遇之。問賊曩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甫上。見王靈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云爾。獻侄面上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尚在。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令頂於首。東入西出。斬一生。取一寶。田笑曰。欲賣頭

手。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方。備記所殺人數。貯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誤伸者。兩手俱斫。至小兒幼女。棄道旁。襯馬蹄。或擲之空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納櫃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啟櫃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酌勸。款洽若對生人者。名為聚首歡宴。

賊斮婦女小足。疊纍成峯。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妙。妾舉足戲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斬之。〇一云。賊偶沾瘧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為樂。

賊殺人時。有蛾眉張姓者。為賊殺於南關外。頸裂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威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冊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提頭起

立。點畢去。張詐其無名。起詢從者。云府都城隍也。張隨蘇。沿堰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尚存。頸上刀痕宛然。人呼為張斫頸子孫甚衆。亦有登庠者。每向人言獻忠時事。

或云。賊欲屠保甯府屬。禪僧破山。為民請命。賊令持犬豕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嘗數臠。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廨民居。園林亭館。寺觀樓閣。悉為瓦礫。所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彼推尊為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

或云獻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儆之。欲致祭。令士人為文。獻不解。輒殺之。蜀士被禍甚衆。後屢易皆不屬意。獻大聲曰。咱自做。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爾聯了宗罷。尚享。至今川人常以為笑。○又云獻初過梓潼。夜夢人以宗弟紅東來謁。誡以勿殺邑民。晨起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張。獻云。咱一家兄弟。何忍殺之。梓潼得全。

羅江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獻將孫可望燬之。夜夢士元

為屬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

初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樂户十數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酒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柰我何哉。獻忠臠之喂犬。

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名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置毒於酒。滿斟酒以奉獻忠。姹之。以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裂其屍。

夾江有偽令王某者。進新荔枝於賊。剖其中漬之以鹽。獻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遽云。你說的是。即傳旨去。其旨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然偽詔資陽有人藏之。今存。

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見於鄖陽日方岳宗之呼。

有云百姓剖獻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獻埋屍處。叢艸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常有黑虎守墳。嗜人。人皆遠之。

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旣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為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卬蒲丹稜間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箐中夜出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至死人叢拾其頭兩手扶裂吸髓而去明起視之無遺腦矣

寄園寄所寄云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名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為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書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名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懽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與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稱賀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

飲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人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嚬蹙曰。這驢養咱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的過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咱老子。凡流賊以殺人為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便將大受綁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並斬戮。不留一人。

蜀中古蹟。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

偽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為左右。二人皆英腹心舊將。以勇聞。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刁化神集土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進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大兵誅獻。偽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奄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歿。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功夔門。累積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為賊所憚。起兵時欲屯

田於重慶。督師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孫可望入涪江。○有四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大道引匿老鸛沱邊。被搜投水死。有邑人翁臺妻康氏為賊所獲。不辱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支。遁入永甯。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亂兵中。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俱載明史。

丁亥順治四年 是歲明孽各分據蜀。

春正月。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為王祥所守。及獻誅可望等四偽將東走。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遂陷遵義。

樊一蘅再駐江上。○我師既還。王祥等入保順二郡。一蘅復駐兵江上。為收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為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韜據重慶。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附永明王。

孫可望攻永甯。知州曾異撰死之。○異撰崇昌舉人。知永甯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遁。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龔懋勳在州署。謀於異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吭全滇。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異撰因激兵士竭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閤室自焚。玉明懋勳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雲南。○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邑。遂直趨雲南。取會城據之。

時蜀人死於滇者。巡按羅國巘。夏衍虞。王運閎。及弟運開。閎。國巘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巡按雲南。衍虞江津舉人。曲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虞與國巘書。約義舉兵事覺。二人俱盡室死。○王運開字亘錄。夾江人。崇禎庚午孝廉。爲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圖外應。城陷。整衣冠向北再拜。死之。○運閎字亨錄。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陷。運開死。迺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靈如欲語。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蜀碧卷三終

蜀碧卷四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順治戊子止　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順治五年（戊子）○明孽尚分據蜀。

先是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葛徵奇、郡守王行儉、巴令王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涪縣人袁韜。因姦孀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潮、呼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郡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壙。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眾。分為十二大隊。時歲饑。賊以人為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寧之曠虛壩。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蘅。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夔州譚文、譚詣、譚宏。巫山劉體純。鄖城胡明道。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景果勤、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階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為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諸火甚則臠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竪寨柵標旗幟攻刼鄉里以人為糧其惡殆與獻等其時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於流賊也時蜀大饑人相為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洊飢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褁珍珠二升易一麪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餓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目雞肋篇所載云云也

外王父遯菴先生云往時避寇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烟騰起疑為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出外不然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剝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為人所攫矣余兒時見親故中老叟數人目黃如蠟詢之皆啖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有陳大五劉尚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樹。熟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竊李。掩擒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捕大五等斬之。民始安枕。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癀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傍有覺者。疾呼可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蓋殺劫之餘也。○故老云。夢魂魔可以趕逐。而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雜樹。翁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羣聚爲寨。利刀不能攻。爲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顛踰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爲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

驗。諸將中惟許袁韜。武大定。韜故姚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為心腹。先是李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返鬬。入佛圖關窺重慶為己功。長至大會。韜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心不平。惡之。乾德又陰為構難。占春遂並惡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咄咄謂今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為質。韜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春是日亦歸其孥。袁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平西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壁忠州花陵河。與春唇齒。遵義守將王祥。忌于李之盛。而又欲為好於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尋與韜兩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襲殺馬應試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袁韜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飢。李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喜納之。誓為兄弟。徙韜屯犍為。大定屯青神。厚給其資。共犄角以防賊

己丑順治六年○是歲明孽相圖。賊復自滇入蜀。

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臺於夔州。稱制拜封。○時楊喬然已進總督。范文光巡撫。

川南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藩。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韜武大定。刺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
袁武不說。乾德怨展遇己簡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壽。詭稱介。置宴於犍
為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至。三人益為恭謹。觴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
舁之密室。令力士刺之。
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為
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固志矣。是時已進爵華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三月。陷之。○袁武賺殺展。以兵圍嘉定。展子璟新力拒之。三月。
城陷。璟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
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迺圖我家。真喪心犬彘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貲與衆。乾
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璟新崇禎壬午武舉。展長子。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姿。袁武强迫之贅。馮氏舉簪自刺死。
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為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勛與展刎頸交。時亦默然而阻。樊一
蘅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閒。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

好。而取之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為赦時大計。詎豎儒所能知耶。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沒。兵部尚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詣。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遍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尚可為乎。後忽於石砫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卒。

庚寅 順治七年○賊與明孽各分據蜀。

朱容藩敗死榮陽。○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窘。迺北依二譚兵以攻石砫。占春來援。容藩兵敗。走死榮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圖蜀。○可望在滇。聞袁韜。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迺上書永明王。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白文選。取遵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刎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遵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據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爵綦江伯。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歎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

劉文秀攻陷越嶲。○寇攻城。指揮王自敬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闔室自焚。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千户馬亭李華宇等戰死。○初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賊敗去。沈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爲千户。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爲賊擒剮之。時年八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共起兵富庄姜黃李秦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

劉文秀攻陷滎經。知縣黃儒死之。○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于縣之開善寺。

劉文秀襲曹勛於雅州。取之。○勛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境。與楊展相聲援。展死。勛勢孤。而劉道貞先以病卒。范文光因惡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視事。勛左右無人。文秀

哭至。出勦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于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踞之。時余飛單騎出戰。為賊所圍。力殺十數人。死陣中。

辛卯順治八年○明孽與賊尚分據蜀。

文秀大敗袁韜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兵至川南。袁武拒之。聞劉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賊心。俄而文秀起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泝流尾擊。一戰韜與大定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取嘉定。

李乾德執載舟中。不食者數日。屈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獻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偕升德並闔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惡之。其將死也。無稱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赦其辜乎。

重慶復陷於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力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荊楚。降於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文秀。

壬辰順治九年○是歲王師征蜀。川南平。

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三月。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勛走。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綿道詹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

先是我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棧。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蘅卒。○一蘅初以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不行。而袁武殺楊展。王祥敗死烏江。列鎮兵多散。所保惟敘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聞范文光詹天顏朱化龍相繼死。憂鬱遘疾卒。

癸巳順治十年 ○是歲王師破賊川北。

王師大破賊將文秀於川北。○劉文秀及白文選率兵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固者。猶出入重夔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宏譚詣共殺譚文。文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等十六營由

水道襲重慶。聞之欲討宏詒二人懼。率所部來降。[illegible]大兵取重慶敘州馬湖等屬。時三郡為賊將盧名臣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宗總兵陳德。楊正泰。水陸進攻。破佛圖關。直抵賊巢。擒斬無數。降卒勝。赦而用之。獻逆孽之擾蜀者盡矣。

初。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甯閒。其子來亨。代領其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開耕田自給。而先潰出闖之郝搖旗名永忠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給之。時獻黨雖盡。永忠宗第尚據巴東。 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總督李國英奉旨統秦豫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勦。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國英兵至夔。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陡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遂據其城。衆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驟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具砲石。城下樹梅花樁。樁外桃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偵探。具甫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衆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敗走。適陝西會勦兵至陳家坡。奪老木空。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

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俱納款投誠。至是闖孽之在蜀。所謂西山寇。於是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

蜀碧卷四終

書甲申輯略後

彭遵泗

史氏丹溪生曰。余讀東林沈雲祚傳後。稱獻逆賊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昔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荼毒萬里。十年之中。婦稚幾盡。其風俗又復何如也。豈天道無知。使為善者被禍歟。明自熹宗失道。逆璫播惡。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寬大收人心。而先後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為之內外。致賊勢坐大。土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實召戎。民則何罪。而以俗惡受罰。歸之一方。何與。當賊入蜀時。士大夫紛首湛胸。不失名節。而下至婦人女子。連袂自沈。土司編氓。倡義討罪。將毋風俗之惡。而猶有是與。余於夏日略採甲申事。表而出之。俾知天道惡淫。不可加於蜀。而後之論斯事者。亦無若瞽人之談長安也。

蜀碧附記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賦性端方。爲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偽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恢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大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爾勉之。爲開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想到守身全節。即入清涼境界。囑畢而逝。

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禎丙子孝廉。賊官至邑。迫之出。佯應之。治裝赴省。至千佛崖策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illegible]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

宋文翼。字恕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長史。甲申。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渤。重其才。授以監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嘗起兵復雅州。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不克。退守沈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獻兵至臨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甯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illegible]。[illegible]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遇

害。惟士驊妻朱氏泊幼子莪生得脫。匿民間。隨士[illegible]母舅陳君美者。轉從滎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刦致之。朱污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彝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迺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傭。獲稍贏餘。以給饘粥。廿餘年不倦。朱氏教子極嚴。莪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狹路通。光翰迺躬送朱氏母子歸竟陵。于是楚蜀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公入蜀。遊峩眉[illegible]歸。聞胡公父子殉義。迺自瓦屋山至滎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王承祖。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田璧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名承祖夫婦囑之曰。一綫之脈。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己子走。賊追及。棄己子而匿繩武巖穴中。得脫。後土賊起。知繩武所在。欲率其資。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為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末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户鮮少。椿至招

流亡。撫餘燼。又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見城外考錄儒童詩云。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僧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題萬歷紀先朝。治軍久已霜生鬢。課士猶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鵑血集。爲哀國之音。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禎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滎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潰。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啟丁卯解元。累官陝西甯夏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閒。自題云。生平志氣淩霄漢。自許惟憑[illegible]心。家國陸沈身板蕩。空拋血泪寄兒孫。卒葬于隴。徽人慕義祀之。

雷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吞今胡爲爭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從張公五筍監軍死其子廷。後知吳江縣。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涕誓衆。兵旬日得千人。禦賊江岸。屢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illegible]矢石。城中人相繼遁去。無捷

矣。昌暫退。俊英叱之曰。爾為君父死。不為一身生。自是毋敢言退者。賊計窘。將引還。會同事有忌俊英者。譟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傷。不得出。還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貞。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郎。闖賊犯都。懷宗崩國。養貞為時服。蚤暮悲號不輟。食貧邸舍。以賣卜為生。人呼為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哀蜀藩

天社星隳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瘢。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張象華

邊徼錫封憐少子。蜀王臺殿獨崔嵬。誰從輦路鳴鞭過。猶記宣門拜刺來。晉井寒泉沈鳳羽。天堦白日走龍媒。短牆桃李家家發。晝角聲中杜宇哀。　陸海塵飛井絡昏。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豹蹲。楷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馥馥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尚共銅駝臥草根。呂潛

萬歷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時山東羣盜宋江姓名於牌而鬭之。至崇禎時大盛。法以百貫活滅為盛負。曰闖曰獻曰大順。其後皆驗云。

崇禎十七年正月。銅仁連界掘出古碑。有字三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

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或以爲武侯所遺云

顧鋐號青城成都人崇禎時進士爲給事中闖入自刎未絕復被執毒拷駡賊死

彭琯字予白永川人崇禎時以進士爲給事中闖入京脅降不從自刎死

1362087 I242·1
20

蜀碧附記終

清 王世禎著

池北偶談

池北偶談提要

阮亭先生宦遊京華與當時名公鉅卿晨夕過從咳吐珠玉談言微中彙而集之裒然成帙區分類別有談故談獻談藝談異四門總凡二十六卷清言娓娓包埽一切學者讀之倘亦神遊石帆亭上而觀瑯環福地也乎石帆亭蓋即先生度書會友處也

池北偶談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為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余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唯書數千卷庋置其中輙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魚浮沉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别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閒舉神僊鬼怪之事以資嗢噱旁及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傍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簡冊散在篋中未遑編劃一日乃出鼠蠹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為一書區其條目曰談故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凡廿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識賢乎博奕昔聞諸聖人之言矣康熙辛未秋漁洋山人王士禛序

辛巳長至海寧門人陳　禧書

池北偶談目錄

卷一 談故四之一

鑾儀衛 特賜進士及第
部曹入詞林 二程後
上考 配享
經筵日講 復內閣
傅而都嘉利亞國 起居注
藥樹監搜 俄羅斯
兄弟九列 父子尚書
父子同時顯貴 父子宰相
父子尚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德清蔡氏二狀元
戊戌三及第 蘇州會元狀元
崑山徐氏三及第 同邑一榜及第

倖婿狀元　一邑甲科之盛
全椒吳氏兄弟　父子學士
兄弟學士　特恩賜會試
長洲彭氏二及第　難蔭異典
兩五經入翰林　土魯番表文
北岳祀典　却鸂鶒
祭酒題名　司業題名
補鄉試　坐次
翰林結銜　中堂
起居注　郊勞
禁師生　初選方面
賜生員金　賜御筆講義
迎方　土黑勒威勒
翰林鄉寺屬　大中

閬江樓　發陵
督撫内陞　會元解元入翰林
京堂　伯高
外國封使　殉葬
試錄彚錄　布政陞尚書
鬪謚　歐陽從祀
文武互用　學士贈尚書

卷二　談故四之二
鍾恭愍恩邮　五學士
李選侍　明熹宗
會議　不避廟諱
大名居士　讀講諭洗
張真人　有子
寧陵城　明太宗稱祖

翰詹官朝班　起居注
序秩　批旨
國初明史總裁　薦舉優異
四布衣　上賜
考察　賜衣
賜居第　明史開局
五十相　加侍郎銜
陳瑚從祀　西園雜記之誣
內大臣　奪情
從祀疏　常參
琉球入學　四相
大臣宮銜　建祠
土魯番表　蒙古表
御書　增起居注官

謄卷　綠頭牌
官年　柳條邊
朝鮮疏　特賜諡
諡典　琉球世纘圖
題名碑　土地

卷三　談故四之三

太學題名碑　祭禹陵
翰詹之長　正副考試官
七品銜　狀元出典鄉試
閣學　廣文
印文　癸未
八股　督捕
特旨內陞　考選
結銜　漢軍漢人

義王　義字謚
閹謚　詹事府
臣下私諱　宰輔編年錄
賜御筆　講筵問答
于成龍陸龍其　宋官制
國朝官制　宋四聖御押
宋祠祿　大學士兼尚書
學士大拜　學士兼侍郎
讀卷　先授編檢科道
國朝狀元　三國貢物
國書之制　試卷稱名
伐木　優老
賜宴褒忠　御製詩
善果寺御書　乘肩輿

兼銜　宮銜
謁陵詩　安南始末
周禮部使交趾詩　林舍人使琉球詩

卷四　談故四之四

親謁孝陵　殿試改期
會試二亥　日講
朝報　臺灣府縣
東野氏世襲　階官避家諱
武職丁憂　訪遺書
御書　毀淫祠
戊巳二官名　荷蘭貢物
四詹事　起復
試官　八旗開科

徵聘不至　祭北海
周張後裔　臺灣開科
滿洲鄉試　漢尚書
閣臣　千秋康氏
暹羅表　太皇太后朝儀
裙帶官　彤
停止閏月　長白山
山東解元　崇禎紀事
縣名避年號　玄狐
遵化改州　鄉飲酒禮

卷五　談獻六之一

朱公遺婢帖　畸士
申殷張　韓計
張學士　駱金吾

左良玉　張獻
王烈女　葛端肅公家訓
薦隱逸　蔡卞白敏中
聯語　先忠勤公家訓
忠勤公諸孫　司徒公歷仕錄
方伯公遺事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答人詩　方伯公知人
侍御公殉節　王劉二奇士
節義　封丘古蹟
卷六　談獻六之二
李太守　重慶三忠
楊太常　二烈女
文柔　二文正墓
張綵　蔡道憲

事叔至孝　張侍問
孔公父子　龐嚴
劉富川　張商英
戮身錄　劉元子
徐東巖　朱浚
王孪　黃熙績
米元章二壻　篤師誼
兩郝天挺本末　孫靈暉
忠勤公黔志列傳　死節
段復興　蔣氏王氏
王應熊　魏尚書格言
家門諭　聖門戒律
圖讖　朱彤
馮可宗　劉吏部

王公家書　陳忠愍
曹植司馬順　門戶
元韓　高忠憲
崇禎三相　鄺道元
二王好佛　薛佩玉
卷七　談獻六之三
陳氏　畢孺人
馬文肅家書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三賢　王董兩烈婦
刁蒙吉　左翼宸
范呂二公　長白先生
丘方山　沈文端公家書
施允升　王端毅公遺事
楊斛山先生　楊以齊

王東臯　丘文莊
耿公祖孫　周將軍
三公薦人　自比古人
史閣部　乙將軍
任太守　南尚書
李忠定公從祀　趙忠毅公擇言
王維王縉同名　邢太僕
左公遺事　左公母
朱子論蘇王　李忠定公
二蔡後　牧齋詩傳
元人　康馬
孫太僕　戴京兆
重師　抱松女
蘇少公葬地　白氏

卷八　談獻六之四

介推　壯節王公傳
傅山父子　葉文莊論陶南村
蔡趙二相子　孫燧
歐劉　梅宛陵取士
謚文公　烏程
秦襄毅公年譜　二王公薦士
蔣虎臣　隱逸傳
孔明之學　王棻靖公逸事
穆文簡論王安石　穆文簡論格物
三進士出處　楊文公
王東皐　宋開之
薛忠武　蘇章事
徐公長者　王倫

張尚書　盛王贊
高文襄　石琚
元法　張璁
陸完　史兵部
刻言行錄　伍寧方著書
金忠節　姚端恪
遵典集　張氏
雙烈
卷九　談獻六之五
魯仲連　韓固
李顒　劉念臺先生
沈文端公　商丘三張
常給事　李忠定公
秦檜復謚　王東皐逸事

癖
楊國忠　孫文定戒子
翰林建言　成相國二世厚德
葉忠節　章蘇州
郭希顏邪說　姚平仲
王文成　邊尚書
蘇叔黨大節　仁宗徽宗
真諦　武陵起復
兩薛居正　浙江人物
野紀矇搜　神魚井
司空表聖　吳康齋李文達
蘇汝霖陳光龍　峴山幢宋人題名
王邦直　王秋澄
大椿堂　楊襄毅
黃詩

兩蕭后　王若之
徐鉉　李師中
馬驌　蕪湖烈婦
二尹　張昭
圖文襄厚德　鈞陽二老
光孝寺鐵塔文　三帝陵詩
至誠　朱忠莊公遺疏
在疚記

卷十　談獻六之六

崇禎五十相　初夫人劉太夫人
溪州銅柱記　杜公厚德
成給事　瑣綴錄
邊大綬　歆向
周璕　二八俊八顧八及

兩黃祖　樓護養呂公
韓定辭　烈婦
應徐二高士　秦李宗吳
司馬公和安石詩　張獻宗黃巢
羅文毅　叢氏
耿逸菴張仲誠　烈女
林氏　名平
楊尚書古道　王方伯
何顏僞道學　宋兩唐伯虎
紀載失實　翟黃
趙孝廉　黃綰
烈女　賀醫閭
王山隨劄　冷孝子
范文肅家法　六女

陳太守　足下黑子
秦羅子孫　宋公子鮑
卷十一　談藝九之一
公文介公詩　安磐詩
彭西園　黃徐詩
倪仁吉　尹子求
岐梁倡和集　紀映淮
錦秋亭辨　雷雨津
張鯤詩　張閎
粵詩　李因篤
陳伯璣　滕王閣詩
詩帳　飛廉館瓦
趙州畫水　施宋
二戴　鄭露

徐波　下僚能文
詩兆　對句
史辰伯　秦中諸誌
韓畕　程明房
右車　嚴感遇
高鐈　張文峙
費密　馬黃
伏生光武二圖　和韻詞
高司寇詩　白墮琴高
文太青　中州集
龔陳詩　一絇絲
阿字音　韓翃詩句
裹鮓帖　梟翁
三六　僧詩

梅村病中詩　公文介論樂府
卷十二　談藝九之二
浙川二詩　彭侍郎詩
三家店詞　霍亮雅
丁野鶴詩　新淦筆工
滄溟蔡姬　二中字音
論五言詩　王奉常論詩語
用事　憶秦娥詞
記觀宋子昭畫　范氏詩畫
反錦　古刺水詩
記觀宋牧仲書畫　唐詩本六朝
杜詩本古謠　能字
罘罳　阿房宮賦

皎然賈島詩
爾雅翼序體
李王二公書畫
龜毛兔角
杜秋詩解
又中字音
閨秀畫
女子善書
陳洪綬詩
陽關曲注
杜律細
崔孝廉
宋林唐兩義士
吳畫余繡
世祖御筆
汪靜宜
脫十娘鄭妥娘
安問狐狸
唐才子傳
黃媛介詩
谿堂詩
記觀杜氏書畫
蘇黃詩品
同父論曹瞞之非
陶詩甲子辨
羽陽宮瓦
林程詩句
五代史草

朱壁揭鉢圖　阮懷寧
卷十三　談藝九之三
林茂之　張浚書
御畫牛　放翁詩
記觀王氏書畫　郭肩伯
柏梁詩句法　石經孟子
嘯　劉公戢詩
漢印　江陵宅詩
續後漢書　雙行
時文詩古文　唐書
授正字詩　王秋澗論文
特達　三復姓表
遼史　王振鵬
摘句圖　燭雛

林初文詩　前輩墨蹟
南來詩　黑猿圖
瘞鶴銘　葉文莊集
補漢綱目　元詩
黄幡綽書　雩
績　千人
評泊　唐詩字音
三原公詩　杜茶村詩
魏文靖公　板橋詩
趙松雪書杜集　冶源
李侍郎　四句詩
僧郢子　歸熙甫帖
石鼓詩　坡詩
三尺　出帝論

意盡　魏晉宋詩
文海

卷十四　談藝九之四

孫氏　蘇子美雪詩
歐陽詞　桃源詩
發字音　王損仲
空同詩　二金石錄
曾子固詩　潞公詩
地名　王介甫詩
張伯誠注杜　閻立本畫孝經
杜于皇語　吳皇后臨蘭亭
應璩書語　舞馬
漫興　多父敦天馬鼎
祁工部詩　二宋二程

寇主簿　謔對
后山詩　賀若
魚上木　秦鏡詩
唐年世總釋　左傳奇文
牛耳　春秋謚
左傳引尚書　旂音
白蓮詩　龔易華鰲
袁崇冕　王曾翁象
朱文公書　三傳
辛高陸　陳宣慰詩
聯句　人蕿詩
湖湘詩　劉綺莊著書
詩使本朝事　樂天倫詩
樊川集　朱新仲詩

人名字音　心太平庵硯
唐舍人詩　未央宮銅奩
閻古古詩　唐人工書
徐豐厓論詩　商喜畫
毛傳如紀事　讀書臺
漢蠶銀槎　灌嬰廟瓦
外國墨　中山狼傳
三劍　司馬相如玉印
卷十五　談藝九之五
文俶本草　寒碧琴記
國風圖　耿夫人詩
朱文公書　竹枝
徐氏　婦人經濟
打毬詩　黜朱梁紀年圖

尤悔庵樂府　孫樵論史
小樂府　史筆
詩地相肖　記觀宋茘裳畫
皇甫湜評韓文　朝鮮詩
勞山說　敬一主人詩
峋嶁音　集句
退谷論經學　孝經庶人章
朱淑貞璿璣圖說　鑑銘
蜀產　裴碑
千字頌　方爾止
宣爐注　石溪亭
先考功詩　惠詮順怡詩
弓縛　劉翼明
謝道韞硯　戲對

卷十六　談藝九之六

景範碑　山泉翁詩
集詞　耕者王清臣
草賢　考功詩
三禮　唐宋詩句
蟹字韻詩　梵雅
安邦試錄　粤風續九
彭氏詩　趙一子
四六話　宋元人集目
村山集牒　王威寧詩
武侯集　葉水心論三國志
管夫人畫　毘陵集
林艾軒駁詩本義　誦詩

學杜　沈下賢集
鷄上木　佛手柑詩
木瓜詩解　廟堂碑
表語木樂天詩　后山師曾黄
虞揭　文軒用法語
蜀鑑　李元賓集
唐人不明理　熊館
唐人歌樂府　潘高
武風子　銅雀硯辨
巵從清涼詩

卷十七　談藝九之七

記觀施愚山書畫　二曹詩
明懷宗御書　林茂之
松筠菴詩　墓誌

曹能始　潁濱詩刻
汗青　紫泥
宋諸帝書　一技
鄧耀　康海學柳
屛山詩禪　李鎮東書
姑溪集　楊鐵厓二賦
滄浪集　徂徠集
蘇子美詩　皮陸
劉仲塗集　龍標宮詞
徐介詩　柳開論文
刋書　吳曾
文表　授經圖
呂衡州集　左傳檀弓敘事
馮班　擬古

王慧詩　借禪喻詩
會昌一品集　伊川遵詩小序
題畫詩三則　朱佐日
鮑謝　耶律文正詩
儒將詩　香奩詩
仲殊詩　歌行引
蓴山　胡釘鉸詩派
排律　吳惟信
劉令嫻詩　妄補古碑

卷十八　談藝九之八

明宣宗畫　婦人畫
張登集　朝鮮採風錄
神韻　梅詩
周嬰巵言　常棣叶韻

中晚詩句　一鳴集
官銜　邵潛
沈嘉客　名媛詩
七子三獨夫　二王詩畫
王右丞詩　契丹大金二國志
王義山詩　杜注
王承旨詩　盧延讓
慈恩塔詩　陶李
琉球二僧詩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敏速　石敬塘家廟碑
東絹　魏野詩
鐵帆　徐曹詩
題壁逸書　白洪厓
論坡谷　明史樂府

閨中詩　無羊之什
卷十九　談藝九之九
宋人絶句　蘇詞注
胡恢書　僧作制義
孟子逸語　法言語
瓏璁　荀子語
舩　劉李
詩僧　諂語似詩
蟛蜞集　肅府淳化帖
進西岳賦表　蔡狀元詩
指掌圖　羅鄂州
二内禪頌　避諱當改正
西施　相鼠鼫鼠
蜀恙泥妍媸　魏南陽

鄺鄼　呂太一
王苹　月泉吟社
谷音　章蘇州
夢山詩　黄夫人詩
險糜　孫豹人詩
遼宮詞　平陵城
中南草堂圖　潞王琴
焦山鼎詩　誌公碑
米太僕研山
卷二十　談異七之一
博羅韓氏女　章格菴
道君畫鷹　道州祠堂
劉雲山　趵突泉異
陳玉笥　錦裙宋繡

六足龜　羅漢
丙丁龜鑑　白烏
奇姓　古銅器
地震定數　棃花漁人
麟　慶忌
楊李　記前生
萬維嶽　丁貞女
魏舍人妾　莫如
義驘　龍睛
追寫真　善謳
前定　工人善琴
盧昭容　義虎
客氏刺　驕
來陽伯　啖石

周府馴虎　楊世榮
金蠶　劉張二仙
鴆食參　蠟螺硯
荆州鏡完　吴道子水陸畫
兩中式　魚舅魚爺
卷二十一　談異七之二
每牛雖馬菌人竫人　銀杏樹觀音像
唐童子　體香
黄鬚　柳耆卿墓
普救寺　神女廟神鴉
三僧　一字字
趙廣戴椽　古石刻
墨魚　鐵漢和尚
鮒馬　厚葬薄葬

烏異　二玉璽
青原道場　冰山
異鴉　昭烈券
蜀府鬼　馬岱後
張儲　孝芝
十具牛　壽冢
千里人　畢尚書
謔語　排調
引經　士大夫
兩周盤龍劉桃枝　程蘇謔語
孫忌語　雙塔
何老菴　虹橋板
漢人唐人秦人　真龍石龍
淨池魚　五行

常熟三鼎甲　杜氏
秦宣太后晏子語　姚康伯
李頻　賓藥
追尊始祖　沈石兄
棗栗　一生七子
郝推官　林四娘
秦時人　離非女子
謝在杭　南江野人
尼涵光　陳伯史
宋齊丘語　漢碑異姓
香山塋
卷二十二　談異七之三
銀瓦寺古鏡　短人
嶗山道士　宋孝廉數學

張谷山　陶松雲
李神仙　洞庭神
雷侍御子　前知
地震　梁尚書
劉尚書琴　王祭酒
民毋鼻子　倉頡
靖州鷄鶒　趙解元
異馬異牛　波斯犬
梅異　籤驗
名龜　蜘蛛塔
義蜂冢　萬孔
謝鳳　懿徽二宗事相類
木晶　宋諸相八字
何中官　相國孫

宋三賢八字　左手把筆
故藩址　山無僧寺
米太僕研　煞風景
白帽子　宮侍御
名字　老子
論語讖　王延喆
聖泉　蘇文
廈門磚刻　風閘
少正　郝氏遇仙
神黃豆　癸亥地震
族望　魚石
吁蛇　泰山孝子
蘇公墓　洞溪物産
成御史遇仙　饗豆

卷二十三 談異七之四

善慶菴老僧　萬歲
命名　東野氏
獨角青牛　前定
南宋國學　秦羅子孫
祀王右軍　蜂分日
鬭駝鬭象　董宗伯
鄭剌史祠　造書
隆石　濮陽蘇氏
黃衣人　湯學士夢
蔡氏狀元　資易經
吳漢槎　羊馬
赤蝦子三都　凖字諱兩見
師生同姓名　吹笛

青鸞　念佛鳥
鏊字擀字　帨
刀圭　風磨風扇
筆盧　捉卧夒人
正德錢　閻羅
虛賣　犀角刀子
關壯繆現身　陸舟
獸種　官銜
博野婦人　不敢欺
三西湖　天醫
火神　鴛鴦鏡
鹿盡心　內江石壁魚
松頂生蘭　驢駒媚
姓異　劍俠

八才子圖　濮州女子
浦回子　靜寧州道士
王九皐

卷二十四　談異七之五
一家完聚　鬬索
洗眼方　治烏傷
孫文定　男子生子
采人蔘　白海棠
端肅拜　三相女
白驟異　異姓
兩裂迴　黃巢
餘聞錄之訛　禾山寺頋書
郭文毅　女化男
范忠貞　挑戰

醬鷄　樂毅棗
井溢　短人
黑牡丹　范祠烏
文昌閣鸛　萬歲
無上將軍　師資
庫庫　六丁
偏諸　銀杏
趙康敏　墨芍藥
邵進士三世姻　賽從儉
劉大成　二狼石
舞蠅虎　水蠶
熱洛河　老神仙
蹇少保　賀相國
張道人　日者

龍異　荷蘭刀劍
銅人　山溪烈婦
張巡妾　童謠
趙廷鑨　御馬
顧東橋　斷腸草
恪妃　河套喇嘛
卷二十五　談異七之六
劉吏部詩　放生池
釣臺　熊仙人
蕭氏　杞縣狀元
蔡侍郎　超然琅邪二臺
荻港神　女化男
萬眉山　劍術
岳陽改名　洞庭神

韓湘像　夢解元
尤生　李叅政僕
泣筍　洞庭丐者
宣城烈婦　錢孫郤
定數　羅漢
徐容　化鶴
湯氏傭　裴還卿
黃大王　鄭瑞清世子
平陽僧　江河之異
鄱陽湖異　夢道士
帛白　石鏡
老僧　玉簪
墓樹　張公洞樹
血影石　景公

李道甫妾　雞公山神
焦桂花　擊硯圖
高陽氏　潁州道士
牡丹　客星
老姜　二相
謹空　風異
涿州二生　魚腹書
名字之異　支機石
卷二十六　談異七之七
三僧　大將軍小將軍
琅邪秦碑　孫眞人
鹽山榶樹　李子金
石砮　黃蓮
詩竹　花仙

行雹　兩五鬼
李學顏　空中婦人
濟寧婦人　山市
黃蓮花　化虎
一家上壽　普陀石
鬼粥硯　姓氏志
物異　忠勤祠神現
白雲湖　五羖大夫
賢妾　心頭小人
天上赤字　小獵犬
白毫　錢能
曾祖父母　女俠
僧三世報　兩戴達
狢參　寧尚寶

滄溟見夢　呂鴻臚
羅池碑　祁侍郎
西洋畫　陳丈人
起汕又繫　白牡丹
九尾䖘　月中女子
黃天應　李坤
騾生子

池北偶談卷一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鑾儀衛

本朝鑾儀衛。鑾儀使。秩二品。朝制。武臣不乘肩輿。康熙六年。鑾儀使王鵬冲上疏陳請。奉旨。王鵬冲着與尚書等。遂張蓋肩輿。視六卿矣。鵬冲精鑒別書畫古器。直隸長垣人。前冢宰永光子也。

特賜進士及第

戊戌春。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拔武進吳珂鳴第一。是年禮闈榜後。上諭特賜珂鳴進士。與中式舉人張貞生等。一體殿試。尋改庶吉士。同時崑山葉方藹。試瀛臺賦甚工。上深喜之。踰年己亥秋。復行會試。葉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

部曹入詞林

郎中與司業較俸。陞內院侍讀。自張允欽始。內院詞臣。與臺省一體。年例外轉監司。自宋之繩始。尋皆罷不行。吏部自十八年停內陞與五部一例。選郎金拱敬以加銜

僅得太僕寺丞。康熙九年始復故云。

二程後

康熙八年。車駕幸太學。後允御史傅世舟請。求二程子後於河南。撫臣以明道二十一代孫宗昌伊川□□□代孫延祀名上。俱為五經博士。如朱坤例。坤。欽文公裔也十二年。衍聖公孔毓圻疏請以子張子裔孫。顓孫好賢。為博士。某年湖南廵撫。請以濂溪裔孫周冕。為博士。部議皆格不行。

上考

癸卯甲辰之間。更定內外官考滿之例。營競紛然。未數年輒罷。因話錄載裴充為太常寺。太祝語卿長曰。本設考課為奬勤勞。若一以官髙下為優劣。則卿合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上下考。主簿合中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語雖詼諧。實切情事。古今一轍。可歎也。

配享

宋初定帝王廟。配享功臣。多不愜人意者。如魏武以荀攸程昱。配文帝以賈詡王朗配。唐玄宗配享不及曲江。廣平。肅宗配享。不及汾陽。鄴侯。皆不可解。

經筵日講

康熙庚戌七月上召翰林學士熊賜履至瀛臺進講道千乘之國一章繼講務民之義一章上大喜隨命取經筵日講儀注以進是歲十月有旨諭禮部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爾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來奏

復內閣

康熙九年十月內院復為內閣復翰林院官屬一遵順治十五年之舊以圖海巴泰為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索額圖李霨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魏裔介杜立德為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對哈納為文華殿大學士管刑部尚書事折爾肯哈占為中和殿學士塞赫達都為保和殿學士馬朗古張鳳儀為文華殿學士靳輔為武英殿學士田種玉為文淵閣學士陳敳永為東閣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俱兼禮部侍郎

傅而都嘉利亞國

康熙己酉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納撒爾達聶入貢有旨該國從來未通

中國。凡賜賚皆加一等。其人物貢物。與荷蘭略同。

起居注

康熙十年。二月。講筵初開。工部尚書王熙。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熊賜履。進講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章。及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三月。禮科給事中吳國龍。疏請復設起居注。得旨報可。

藥樹監搜

文昌雜錄。載元相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云唐時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御史掌之。太和中乃下詔。宰臣奏事。停其監搜云云。康熙初。御史李𣶏。奏請百官佩刀。雖上殿奏事亦爾。後李御史棠疏罷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入貢。不知正朔。自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讀王弇州所記有明盛事。及徐應秋談薈所載。因憶本朝盛事數則。記錄於左。

兄弟九列

真定梁公清寬清遠清標兄弟相繼為吏部侍郎清標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大拜清寬清標皆給事中維本子清遠山東僉事維樞子皆前吏部尚書夢龍曾孫

父子尚書

宛平王公崇簡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子熙以禮部侍郎加尚書遷左都御史兵工二部尚書大拜公時六十餘尚無恙

父子同時顯貴

掖縣張尚書忻以大司寇家居子文安公端拜相年三十六滄州戴尚書明說為戶書子編修王綸以順治乙未及第二人王縉戊戌進士官御史

父子宰相

高陽李公霨前明文敏公國樁子大名成公克鞏前明文穆公基命子皆父子宰相

父子尚書

靈壽傅大司空維鱗前明太宰永淳子父子皆尚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及第

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順治甲午。浙江熊鍾陵讀學。伯龍主試。一榜狀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鄞人。甲辰嚴我斯。歸安人。庚戌蔡啟僔。德清人。

德清蔡氏二狀元

康熙庚戌狀元。蔡啟僔。壬戌狀元。蔡升元。俱德清人。升元即啟僔從姪。

戊戌三及第

順治戊戌鼎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皆中甲午順天榜。

蘇州會元狀元

順治以來。蘇州會元六人。乙未秦鉽。長洲人。丁未黃礽緒。崇明人。癸丑韓菼。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丁丑汪士鋐。俱長洲人。狀元七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己亥徐元文。崑山人。丁未繆彤。吳縣人。癸丑即菼。丙辰即定求。己未歸允肅。常熟人。乙丑即肯堂。兼會狀者三人。

崑山徐氏三及第

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及第。刑部尚書。次秉義。癸丑探花及第。右庶子。次元文。順治己亥。狀元及第。以戶部尚書大拜。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惟宋李宗諤。子昭遘。昭遘子果卿。果卿子士廉。三世探花及第。

同邑十榜及第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榜姓陸 探花葉方藹。皆崑山人。丁未。狀元蔡啟僔。榜眼孫在豐。皆德清人。明崇禎癸未。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皆溧陽人。

僚壻狀元

武進楊修撰廷鑑。呂閣學宮。僚壻也。一明崇禎癸未狀元及第。一順治丁亥狀元及第。廷鑑二子大鶴。己亥庶吉士。按察使。大鵬。己未諭德。

一邑甲科之盛

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無錫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鉽。長洲籍 秦又會元也。己亥榜眼華亦祥。榜姓鮑 甲辰。探花周弘。榜姓秦 崑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己亥探花葉方藹。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會恩。壬戌。狀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狀元

孫承恩。丙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狀元。歸允肅。

全椒吳氏兄弟

全椒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長國鼎。前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三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讀。五國龍。亦前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國對。國龍。學生也。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晉。辛未進士。榜眼及第。

父子學士

桐城張禮書英。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子廷瓚。同時官翰林侍讀學士。又同為日講官。

兄弟學士

華亭王左都鴻緒。先為內閣學士。二兄頊齡。九齡。皆翰林侍講學士。

特恩賜會試

順治乙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五經疏聞於朝。特旨授中書舍人。仍與會試。丙戌遂入翰林。其弟若貞。同科進士。給事中。

長洲彭氏二及第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狀元寧求壬戌探花同曾祖兄弟

難蔭異典

順治中御史張煊以忤溧陽相死世祖皇帝親政後特以其子諸生基遠為太常少卿累陞兵部侍郎外遷蘇松兵備副使康熙中直督尚書朱昌祚直撫尚書王登聯中法死上親政後其子頌冤以朱之子綎為兵部督捕理事官王之子盛唐為大理寺少卿

兩五經入翰林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以五經疏聞特賜舉人明年戊辰俱中式嗣韓榜眼及第文英庶吉士

土魯番表文

土魯番自順治十三年入貢至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韓復遣其臣兀魯和隆等獻馬其表略云土魯番國王某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揩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皇上睿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皇上

撥亂為治。如月恒之無不臨。旌旂閃爍。超越乎曩烏咸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洪福靡際。而皇圖應運。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予昔在禮部。見荷蘭暹羅琉球諸國表文。用金花箋。文義皆如中國。或謂是閩粵人代作也

北岳祀典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上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實在渾源州。相傳舜望於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即今曲陽廟。廟石長不滿丈。濶僅四尺餘。濮陽蘇穀原祐。侍郎。疑石晉後燕雲陷遼。宋遂遥祀於此。然史漢唐書之文明甚。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內。今祠乃在曲陽云云。蘇說本此也。明弘治中。馬端肅公曾請改祠於山。事下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常奉命祀曲陽。禱於神。神指旁侍一人與之。遂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不肯改祀云。順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給事中粘本盛之請。罷曲陽廟祀。祀渾源。千年因循之訛。至是始釐正焉。

卻鸚鵡

康熙二年。西邊大帥某。得黃鸚鵡。以黃金作籠表上。上卻其獻。嚴飭之。

祭酒題名

國初設祭酒。滿洲一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順治十七年。裁去蒙古祭酒。其滿洲祭酒題名。姑兒馬味。起順治元年迄康熙四年七月凡二十二年。阿都里。起四年迄七年六月辛於位。貫祿。起七年迄十二年四月左遷吏部員外郎。宜昌阿。起十二年迄十七年二月陞詹事府詹事。阿禮瑚。起十七年迄二十二年陞盛京刑部侍郎。漢祭酒題名。李若琳。天啟壬戌進士。順天大興人。薛所蘊。崇禎戊辰進士。河南孟縣人。胡統虞。崇禎癸未進士。湖廣武陵人。高珩。癸未進士。山東淄川人。李呈祥。癸未進士。山東霑化人。王崇簡。癸未進士。順天宛平人。謚文貞。李奭棠。順治丙戌會元及第。順天大興人。單若魯。丙戌進士。山東高密人。沙澄。丙戌進士。山東蓬萊人。馮溥。丁亥進士。山東臨朐人。拜相。謚文毅。吳偉業。崇禎辛未進士會元及第。江南太倉人。張士甄。己丑進士。順天通州人。金鋐。壬辰進士。順天大興人。章雲鷺。丁亥進士。順天宛平人。熊伯龍。己丑進士及第。湖廣漢陽人。李中白。丁亥進士。山東長于人。李儀古。乙丑進士。直隸任丘人。綦汝楫。乙未進士。山東高密人。陳敳永。乙未進士。浙江海寧人。謚文安。單若魯。補任。熊伯龍。補任。王守才。旗人。時更易官制。漢軍漢人通用。後停。宋德宜。乙未進士。江南長洲人。拜相。謚文恪。李仙根。辛丑進士及第。四川遂寧人。楊正中。戊戌進士。順天通州人。徐元文。己亥狀元及第。江南崑山人。拜相。沈荃。壬辰進士及第。江南華亭人。馮源濟。乙未進士。順天涿州人。王士禎。乙未戊戌進士。山東新城人。李元振。辛丑甲辰進士及第。河南柘城人。翁叔元。丙辰進士及第。

江南常熟人。曹禾。〔甲辰進士。江南江陰人。〕汪霦。〔丙辰進士。浙江錢塘人。〕吳苑。〔壬戌進士。江南歙縣人。〕張榕端。〔丙辰進士。河南磁州人。〕孫岳頒。〔壬戌進士。江南吳縣人。〕

司業題名

國初設司業。滿洲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順治十七年。裁去蒙古司業。其滿洲司業題名。東四旗司業。李虎沙。傅達禮。白清額。〔後任陝西巡撫副都御史。〕尹布。葛思泰。〔後累陞總督川陝兵部侍郎。〕拜山。西四旗司業。蟒吉兔。鄂代。曹爾和。花善。滿都。虎達鼐。漢人司業題名。薛所藴。羅憲汶。〔崇禎癸未進士。江西南昌人。〕劉肇國。〔癸未進士。湖廣潛江人。〕呂纘祖。〔順治丙戌進士及第。直隸滄洲人。〕李奭棠。單若魯。王熙。〔順治丁亥進士。順天宛平人。文貞公子。拜相。〕曹本榮。〔己丑進士。湖廣黃岡人。〕姜元衡。〔己丑進士。山東即墨人。〕張永祺。〔壬辰進士及第。順天大興人。〕楊永寧。〔壬辰進士。山西聞喜人。〕陳豑永。田種玉。〔乙未進士。順天宛平人。〕馬晉允。〔戊戌進士。浙江餘姚人。〕張貞生。〔戊戌會元。江西廬陵人。〕熊賜履。〔戊戌進士。湖廣孝感人。拜相。〕熊賜璵。〔戊戌進士。湖廣孝感人。〕宋德宜。李仙根。胡簡敬。〔乙未進士。江南沭陽人。〕田麟。〔壬辰戊戌進士。遼東自在人。〕楊正中。吳國對。〔戊戌進士及第。江南全椒人。〕杜臻。〔戊戌進士。浙江秀水人。〕吳本植。〔戊戌進士。直隸安平人。〕陳廷敬。〔戊戌進士。山西澤州人。〕王颺昌。〔戊戌進士。山東高密人。〕譚篆。〔戊戌進士。湖廣景陵人。〕李天馥。〔戊戌進士。江南合肥人。拜相。〕吳本植。〔補任。〕王封濚。〔戊戌進士。湖廣黃岡人。〕蘇宣化。〔己亥進士。順天大興人。〕周之麟。〔己亥進士。浙江蕭山人。〕葉方藹。〔己亥進士及第。江南崑山人。謚文敏。〕蔣弘道。〔己亥進士。順天大興人。〕朱之佐。〔己亥進士。順天大興人。〕

張玉書辛丑進士江南丹徒人拜相。王維珍庚戌進士旗人。田喜霽辛丑進士山西馬邑人。劉芳喆辛丑進士順天宛平人。彭孫遹己亥進士浙江海鹽人。徐倬癸丑進士浙江德清人。彭定求丙辰狀元及第江南長洲人。董訥癸丑進士江南吳江人。徐倬補任。秦宗游己未進士浙江山陰人。吳涵壬戌進士浙江石門人。彭會淇丙辰進士江南溧陽人。張豫章戊辰進士及第江南華亭人。

按國初官制。祭酒陞內院學士。後品級考既定。遂陞讀講學士。多或一年。少或數月。即遷去。至康熙十二年。重定品級考。改讀講學士爲五品。祭酒仍舊四品。與讀講學士較俸陞遷。故崑山徐公。任祭酒者餘三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去。華亭沈公繼之。時復設詹事府。遂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康熙初。詹事府兩坊衙門既裁。史官必歷司業。然後得陞侍讀。時侍講亦裁去。故編修檢討。無不爲司業者。率不數月。即遷去。康熙十四年。復設坊局。於是修撰編檢。多陞中贊。而司業與之較俸。陞讀講諭洗。亦非三年餘。不得遷矣。祭酒司業。自國初未有題名。予任祭酒。與宛平劉公。議補其闕。因誌梗概云。

補鄉試

自庚申已後。諸僭逆以次削平。各省次第補行鄉試。故福建有庚申科。主考戶部郎

中劉元勳。大理寺評事白夢鼐。廣西貴州皆壬戌科。廣西主考。翰林院編修喬萊。刑部員外郎楊佐國。貴州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旭初。戶部主事陸鍾呂。雲南四川皆癸亥科。雲南主考。翰林院編修米漢雯。戶部主事高瑄。四川主考。翰林院編修方象瑛。吏部文選員外郎王材任。

坐次

詹事府少詹事。舊與掌詹同三品。在京得乘四人肩輿。後重定品級考。改為四品。在朝班列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下。至大朝。則三宮詹。與大學士。內閣掌院學士。都御史。列坐殿上。兩坊掌坊庶子。侍讀。侍講。諭德。洗馬。諸官。皆五品。翰林。而坐太常太僕少卿順天府丞鴻臚寺卿四品之上。是又不論品級崇卑也。壬戌癸亥間。崔夏章。蔚林蔣裕庵。弘道為少詹。皆四人肩輿。則以講官加正詹故耳。

祭酒四品。與讀講學士較俸陞遷。朝班則坐諸學士下。兩坊庶子上。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賜宴乾清宮。座次在東面西。與朝班同。二十年七月。賜宴瀛台。在南面北。則序坐於太常卿僉都御史下。太僕卿光祿卿上。

翰林結銜

今翰林官結銜。獨列散官於本官之下。如詹事祭酒等官。則散官在上。與部院諸司無異。按周宗伯識小編云。唐翰林學士皆以他官兼。故學士結銜。在本官下。五代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馮道為之。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求宰相任圜升學士於本官之上。蓋示貴重耳。宋因之。惟宰相則否。本朝翰林。列散官於本官之下。與諸司異。亦祖此意。若宮坊以上。兼翰林官者。皆列兼官於本官之下。散官亦列於上。不復與翰林同矣。翰林故事相沿。多不知所出。惟此考據為詳。又按五代會要云。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轉侍郎。令人諷任圜移職在官上。至今為例。

中堂

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為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冀公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惲秋澗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設起居注秩正四品。以宋濂魏觀為之。吳元年。改正五品。後革。十四年復設。改正七品。以單仲正為之。久之復革。萬歷初。張位始請復設。江陵相定議。以修撰編檢史官充日講者。日輪一員。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册等。今日之制。即本江陵遺意也。蓋明初起居注。別為專官。而萬歷後。乃歸之史官爾。然今制自掌院掌詹以下。皆得充起居注官。不專史官。此其異也。按唐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屬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亦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紀言之史。屬中書省。此即古左右史之分職。至明而合為一官。今仍之耳。

郊勞

安親王。平湖南。康親王。平閩粵。章泰貝子。平滇黔。凱歸。上皆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諸王都統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大臣皆從。既至。詣朝。皇帝對天行三跪九叩頭禮。諸王大臣及出征王將軍等。隨行禮畢。上御黃幄。諸王大臣侍班。鴻臚寺引出征王將軍等朝見。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賜茶。回宮。

禁師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歷中。門户既成。一為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

初選方面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為四品監司郡守。蓋刱例也。然止此一科為然

賜生員金

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召父老慰問賜金。有蔡丹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為養。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稱旨。賜白金五兩。金盤蘋婆果六枚。仍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事載西巡日錄

賜御筆講義

初上以御筆。頒賜內閣翰林起居注諸臣。即部院大僚。皆不得與。惟刑書蔚州魏公。

象樞一拜賜耳。康熙二十一年。廣西巡撫郝浴。疏請頒賜御筆清慎勤三大字。部議俞其請。遂遣官徧賜各直省督撫云。壬戌翰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冊封琉球。癸亥。翰林編修孫卓。禮部郎中周燦。冊立安南。亦以為請。皆獲頒賜。琉球得守禮之邦。安南得忠孝守邦。各四大字。其講筵四書書經講義成。例頒賜在京三品大臣國子祭酒。四品亦得拜賜。在外則三品督撫。及在籍三品大臣亦與焉。二十四年。頒賜易經講義。士禎以少詹。亦得拜賜。汪今官福建布政使。林今官貴州提學道僉事。皆予門人。

巡方

世祖皇帝時。時用部主事。及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內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居本職。不真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康熙六七年間。復用各部郎中。以監察御史銜。巡視鹽課。未幾復舊。

土黑勒威勒

順治中。百官罰俸者。有土黑勒威勒之名。康熙初。尚沿舊制。未久停止。

翰林卿寺屬

太僕寺舊有丞。後裁去。增設滿洲員外郎八人。翰林院本無主事。起居注館既設。增記注滿洲主事四人。中書舍人六人。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閱江樓

友人紀伯紫映鍾金陵人。嘗有詩云。惆悵天涯頭盡白。楊花空滿閱江樓。佳句也。按洪武初。欲於獅子山即盧龍山頂。作閱江樓。先令儒臣作記。故潛溪諸公集。皆有此文。樓實不果作。

發陵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平涼府。盜發韓康王定王二冢。法司按律擬罪。上以發掘前代帝王陵墓。特令加等。因諭歷代帝王陵。應加守冢人戶。下九卿雜議。并禁稱故明廢陵等語。聖諭云。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為庶人。然後可。彼生為藩王。誰廢之耶。上之仁明如此。

督撫內陞

康熙中。總督內陞者。秦督莫洛。刑部尚書。漕督帥顏保。工部尚書。浙督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哈占。兵部尚書。浙閩總督王騭。戶部尚書。浙閩總督王國安。刑部侍郎。巡撫內陞者。廣東巡撫馮甦。安徽巡撫薛柱斗。山東巡撫張鵬。貴州巡撫田雯。俱刑部侍郎。甘肅巡撫巴錫。工部侍郎。伊圖。戶部倉場侍郎。江蘇巡撫余國柱。左都御史。貴州巡撫楊雍建。兵部侍郎。山東巡撫徐旭齡。工部侍郎。江蘇巡撫趙士麟。兵部督捕侍郎。

會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極重科名。自丙戌迄乙亥。會試第一。皆入翰林。惟丁亥李人龍不與。後以閣薦為中書舍人。壬辰程可則。以磨勘被黜。乙未邑同年伊翁庵闢舉進士。引見南海子。上顧學士曰。此人山東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後授御史。官至都御史。巡撫雲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變。康熙癸丑上以會元韓菼為狀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丙辰亦以會元彭定求為狀元。乙丑以會元陸肯堂為狀元。凡一榜解元亦然。遂為定例。人遭逢固有幸不幸也。按夢粱錄。宋時中省魁者。殿試有陞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

京堂

京堂本以侍吏部科道官內陞者無徑授之例康熙中張靖逆侯勇子雲翼馬文毅公雄鎮子世濟陳海巡啟泰子汝器皆授大四品廣西平樂進士袁景星陳忠愍公福弟壽詩皆授小四品趙都督應奎子衍祥許都督占魁子登隆皆授五品

伯髙

檀弓伯髙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云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髙而來者勿拜也金陵白評事仲調夢鼎為湯陰王東皋伯勉吏部門生康熙丁巳吏部卒於家訃聞京師仲調為位而哭又於蕭寺中受弔凡弔者拜之如子弟執父兄之喪蓋古禮云

外國封使

國朝聲敎之遠梯航至者數十國而受封遣使者惟安南琉球二國安南又凡三遣始則康熙三年諭祭黎維禔奉使者侍讀學士程芳朝繼則康熙五年冊封黎維禧奉使者編修吳光也六年八月維禧逐都統使莫元清奪其諒山高平地元清奔皈朝兩廣守臣以聞七年遣使宣諭則侍讀李仙根職方主事楊兆傑為正副使琉球封王順治中遣給事中張學禮行人王垓為正副使居閩數年罷歸康熙初復遣時

張已改御史。王已遷戶部郎中矣。康熙十二年。暹羅請封。上以海道寫遠。令以敕印付其使臣帶往。於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遠之體。按嘉靖二十年。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仍以莫登庸為都統使。國初定粵。莫敬耀來歸。未受爵。卒。授其子元清都統使。黎維禔亦來歸。未受封。卒。子維禧立。康熙五年。冊封維禧安南國王。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復入貢。遣編修孫卓儀制司郎中周燦往安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往琉球。二十三年。暹羅復入貢云。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晉裴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朱歷官至戶部侍郎。

試錄齒錄

科場試錄齒錄。其來已久。東觀奏記載鄭顥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顥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

不足再停止尋又復

布政陞尚書

李文達公天順日錄載天順二年以山東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四年以朝覲官布政使蕭晅為禮部尚書又欲以布政使賈銓為戶部尚書不果明盛時中外用人如此天啟時以布政使張五典為兵部尚書則以其子御史銓死節蓋異數也本朝順治中布政使往往入為侍郎康熙初定品級考布政使內陞止於太常光祿卿而又不及太僕何也

闕謚

予鄉啓禎名臣闕謚者如鍾司空龍淵（羽正）畢司徒白陽（自嚴）曹司空見素（珖）先太師大司馬霽宇公（象乾）其尤著者曹通議祿素（珍）司空之兄也躬行實踐號為醇儒品不在龍淵先生之下然名位稍卑例不得謚竊謂朝廷易名重典亦顧其人何如耳今例尚書以上乃得謚國史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其以名位湮沒者多矣近王給諫北山（日高）疏請死節諸臣不必拘定品級皆當予謚以鼓忠義之氣其論最正格於部議不行

歐陽從祀

今言嘉靖中。議祀典。進后蒼。文中子。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歐陽以濮議故。爭欲特進之也。予謂歐陽公。人品學術。亦自不愧。然以世廟君臣之私進之。則謬矣。公之生也。以此負謗。其殁也。以此從祀。所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者也。

世祖御書

西山新法海寺。前對裂帛湖。世祖皇帝翠華駐此。瞻眺湖光。因賜今名。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筆勢飛動。世祖御書也。

文武互用

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以武臣改文職。如順治中。總兵官李國英。改四川巡撫。後為總督。川陝兵部尚書。總兵官胡章。改山東右布政使。遊擊王肇春黃明。改知府。以文臣改武職。如莊浪道參議朱衣客。改隨征四川總兵官。吏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倉場侍郎周卜世。前總督浙閩兵部侍郎劉兆麒。俱改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充山西山東直隸等處援勦提督總兵官。

學士贈尚書

本朝大臣。身後例有恩卹。或予謚而贈官者。絕少。康熙十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喇沙里卒。以侍講筵久。特贈禮部尚書。謚文敏。蓋異數云。

池北偶談卷一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鍾恭愍恩䘏

明景帝易儲。鍾恭愍公同。章恭毅公綸。廖恭敏公莊。皆極諫。恭愍公疏先入。死杖下。被禍尤慘。至英宗復辟。特擢恭毅禮部侍郎。恭敏復官大理少卿。尋進侍郎。成化中卒。贈尚書。而恭愍止贈大理寺丞。恩䘏獨薄。當時亦無言之者。

五學士

國朝官制。設內三院。曰國史。曰秘書。曰弘文。院各有學士一員。既設翰林院。以內三院為內閣。則止設閣學二員。而別以一人掌翰林院事。俱兼禮侍。康熙十九年。庚申。乃有學士五人。內閣徐立齋。元文。李容齋。天馥。掌院葉訒菴。方藹。而張敦復英。以講學內直。特陞翰林院學士。李厚菴光地。以軍功超擢學士。至是入京陛見。奉特旨入內閣。四公皆兼侍郎。葉則加尚書云。近李諫臣應廌。王藻儒掞。李倚江柟。顧懿樸藻。同時為內閣學士。亦四人。李去。陸義山棻代之。王擢戶侍。徐勝力嘉炎。代之。陸乞休。韓慕廬菼。代之。

亦四人。

李選侍

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

明熹宗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會議

翰林記。正統十年。始命內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六科掌印官會議。遂為例。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皆與。國朝制。凡大事。及章奏會議。內則親王貝勒大臣。外則九卿詹事科道。而內閣翰林院不與。詹事府凡事皆得與。坊局不與。

不避廟諱

唐避太宗御諱。率改世曰代。予讀皮襲美文數多不諱世字。鹿門隱書一條云。三王

之代。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云。懼來世聖人責予。無意於民。又皆世民二字連用。

大名居士

金史。衛紹王本紀。載尚宮左夫人鄭氏。罵胡沙虎事。贊云。於金掌奏目女官。大名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璽事。附著於篇。則金時宮掖。蓋有記載女官矣。

讀講諭洗

康熙中。吏定品級考。後又定朝班坐次。侍讀侍講班。在諭德洗馬之上。然凡郊廟祭祀。諭洗皆與陪從。而讀講則否。及推陞祭酒。則庶子與講讀皆得開列。而諭洗則否。又左右掌方庶子。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從五品。而庶子必陞講學。皆品級考之宜加審詳者。

張真人

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裁革。詔革去真人之號。以為上清觀提點。萬曆初復之。相沿至今。無釐正者。使與衍聖公。公然並列。何哉

有子

萬曆初。訓導侯貫上言。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子於廡。非是。予嘗謂十哲未允。當進有子。而黜宰我冉有。貫之言誠不易之論。及予為祭酒。已具疏欲言之。同人謂恐涉紛更而止。至今以為憾。

寧陵城

侍講湯先生斌言。初寧陵城小而卑。呂新吾先生。以刑侍家居。謀大之。縣人難於改作。或生怨謗。公曰。三十年後。當知吾意。至流賊之亂。適三十年。兵境內百姓。攜家入保者以數萬計。縣人德之。為立祠。

明太宗稱祖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太上皇崩。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明嘉靖十七年。加上太宗廟號曰成祖。豈未聞袤之言耶。

翰詹官朝班

翰林記載翰林院朝房。在午門外。右第六區。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以下皆在焉。詹事府在右第十八區。詹事少詹事以下皆在焉。今制。內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詹事。少

詹事。皆拜於殿上。不與部院同班。

起居注

康熙十年。復設起居注。館在午門內之西。與實錄館相對。其官則自掌院學士詹事以下。史官以上。皆得充之。初止八人。後增至十六人。今桐城張公英以禮書兼掌院事。以為起居注官。吏侍常書公兼掌院事。亦然。

序秩

翰林記。凡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學士。序於春坊大學士庶子之上。讀講學士。序於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序於贊善司直之上。今春坊大學士府丞司直。罷不設。大抵學士。在詹事之上。（學士兼禮部侍郎為三品。詹事本三品。而兼侍讀學士。）少詹事。在讀講學士祭酒之上。庶子。在侍讀侍講之上。讀講。在諭德洗馬之上。（陞遷則同較俸次）中允贊善。司業次之。史官又次之。庶吉士又次之。

批旨

翰林記。宣宗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等。及尚書兼詹事。夏原吉。蹇義。凡中外章奏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今謂之票旨。尚沿其制。而批紅則

內閣學士之職。

國初明史總裁

國初順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大學士剛林。祁充格。范文程。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為總裁。學士詹圖賴。衮伊圖。甯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郎廷佐等九員。為纂修官。

薦舉優異

康熙戊午。薦舉文學洪洞。進士范鄗鼎。以病辭。巡撫疏。參溫旨。今遵前諭來京。以副求賢至意。比諸人至京。又諭戶部月給銀米。其不與五十人之選。擇高年者授以官。部議皆授司經局正字。特旨改內閣中書舍人。初。太原傅山。定興杜越。年皆七八十。以老病請於吏部。不與御試。故部議不及。特旨傅山杜越等。文行素著。俱著授內閣中書。右文之盛。古未有也。

四布衣

上嘗問內閣。及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即富平李因篤。慈谿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秀水朱彝尊也。後公卿薦舉。獨宸英不得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為八韻詩。閣

中閱卷已不錄。上特令與因篤彝尊二人同授翰林。是時宸英方在京師。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定命也。閱卷四人。大學士高陽李公。霨坻杜公。臨朐馮公。掌院學士崑山葉公。

上賜

上優禮儒臣。癸丑賜宴瀛臺。翰林官皆與。戊午。士禎同陳葉二學士內直。時四五月間。日頒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黃羅緘封。上有六安州紅印。四月二十二日賜天花。特頒御筆上諭云。朕名卿等編纂。適五臺山貢到天花鮮馨罕有。可稱佳味。特賜卿等。使知名山風土也。用烏絲闌書。又賜御書人二幅。士禎得存誠二字。唐人張繼楓橋詩。廷敬得龍飛鳳舞四大字。唐詩一首。（曲江垂柳一條條。）方藹得存誠二字。唐人崔國輔詩。（遺部珊瑚鞭。）別賜士禎石刻二幅。一清慎勤三大字。一格物二字。諭云。去冬曾以石刻賜經筵諸臣。時爾士禎未與。故特頒賜。八月入直。又同陳葉張三學士。和御製賜輔國將軍俄啓詩。仍命次日攜名字印章入內。各書一幅。即發養心殿裝潢。隨御筆同賜之。皆異數也。

考察

翰林記。載翰林官考察之法。成化間。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官亦從吏部考察。本朝。翰林京察。在吏部過堂。例凡數變。順治中。讀講諭洗中贊司業以上。皆後堂相見。具迎送之禮。康熙癸丑。始在前堂。過半堂。呼官及姓。不呼名。至己未則自少詹讀講學士。直呼名矣。京堂官自僉都御史。大理少卿。左右通政。亦皆呼名。體統淩替。非古制也。

賜衣

翰林記。載洪武十四年。賜翰林官羅衣各一襲。永樂中。賜內閣七人。二品織金紵絲衣。康熙中。每冬。賜內閣及學士。日講起居注官。貂裘人一襲。自癸丑後滇黔用兵。輟賜。

賜居第

翰林記。洪武中。賜編修羅復仁居第。宣德中。賜楊溥第於東安門。康熙丁巳。上命左諭德兼修撰張英內直講書。特賜第西華門內。翰林院侍講高士奇。亦繼。後杜編修訥。亦賜第厚載門。

明史開局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上諭。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

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史體仁閣下。璿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詩。中選者。彭孫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編修明史。候補少卿一人。邵吳遠。改侍讀。監司湯斌。李來泰。施閏章。三人。郎中吳元龍一人。改侍講。進士彭孫遹。中書舍人袁佑等。授編修。貢舉監生生員布衣倪粲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為監修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春坊庶子兼侍講張玉書。為總裁官。開局內東華門外。

五十相

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禎十七年間。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觀治亂矣。

加侍郎銜

本朝監寺官。加侍郎銜者絕少。康熙元年以來。惟欽天監管理歷法南懷仁。加工部侍郎。歿後贈禮部侍郎。太醫院使馬之俊。歿後亦贈禮部侍郎。

陳澔從祀

康熙二十六年。江西巡撫安世鼎疏言宋儒陳澔。南康府都昌縣人。著禮記集說。學

者宗之。當與程朱蔡沈胡安國竝議從祀。部覆陳澔禮經集說。上有師承。源流明白。但性理精深之處。未能遽逮程朱。即較之蔡沈胡安國。亦覺有閒。且生平行實湮沒無考。既已專祀於鄉。其著書立言之功。亦足云報。崇祀兩廡。未敢輕議。

西園雜記之誣

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述嘉靖初議大禮極言張桂之論。確不可易。諸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不勝其憤。不論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率羣相力排之。非正公正當之論云云。又載慈壽皇太后。飾美姬數十人。列左右以惑帝。尤為悖誕。所謂不知世有廉恥事者矣。

內大臣

本朝官制。滿洲勳舊。別有內大臣。不為閣部院官。及八旗都統等官。有軍國重事。在禁中。與滿洲大學士尚書等雜議。謂之黑白昂邦。按唐制。兩樞密使左右中尉。稱內大臣。然彼乃中貴。實異而名同耳。

奪情

奪情非盛德事。唐宋名相多蹈之。賢如曲江公。亦所不免。明新都楊文忠公。屢疏力

辭起復升菴謂國朝宰相不起復自公始前此三楊蹇夏諸名臣奪情者習為故常不知何以李文達獨受惡名明末武陵奪情則有軍旅之事較之無事之時自可末減湘潭王山長岱常著說雪武陵之冤亦自有理然漳浦之論固萬古不易也

從祀疏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張吉午疏言故明翰林院學士方孝孺當建文靖難之際平居則明道黜邪臨難則成仁取義能以理學為天下倡其所著遜志齋集自程朱而後未多見也吏部尚書羅欽順當正嘉之際學者蔑棄淵源談空好異欽順作困知記以正人心斥雜學似是之非明心性毫釐之辨至萬歷啓禎間聖道式微異端益熾賴有光祿少卿顧憲成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倡正學於東林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從吾倡正學於關右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倡正學於浙東皆能羽翼聖經發揮賢傳有功於理學名教竝當急議從祀以光大典但此六臣或阻於忌諱或扼於權奸所以故明未及表章實為勝國之闕今正在纂修明史之時伏乞皇恩從祀登之學宮兩廡使天下知正學云云

常參

文昌雜錄。載宋時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向對立。宰相一員押班。再拜退。謂之常朝。又云。唐制京司職事官。有朔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以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日參。有常參官。九參官。六參官等云云。春明退朝錄。唐有職事者。謂之常參。今隸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本朝順治中。月凡六朝。世祖皇帝。嫌其頻數。定以三旬。逢五日常朝。壬戌夏。有旨。文武官每日五更入朝。列班午門外。候部院啟奏官出。始散歸署。既而大理寺司務趙時揖上疏言之。尋有旨。九卿詹事掌印給事中掌道御史如故。餘并停。趙。杭州人。

琉球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

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予為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大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每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為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悦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德寨官子祖魯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為最篤。國家待之亦為最優云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

四相

順治中。閣臣無定員。自康熙元年。至今二十年。漢大學士止三人。存內三院之舊也。壬戌歲。寶坻杜公。臨朐馮公。同致政歸。而宛平王公。以前兵書大拜。又兩月餘。錢唐黃公以吏書。漢陽吳公以禮書。同日大拜。始有四相。前此癸丑歲。李杜馮三公。在內閣。而孝感熊公。以翰林學士大拜。亦四相。

大臣宮銜

自康熙元年以後。閣部大臣無加宮銜者。壬戌十一月。以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加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公明公俱太子太傅。少傅。保和殿大學士。戶部尚書。高陽李公。太子太師。致仕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寶坻杜公。太子太師。致仕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臨朐馮公。太子太傅。故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都統公圖公。追贈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餘年所未有也。

建祠

壬戌冬。廣西巡撫郝中丞浴上疏。為死節前巡撫廣西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謚文毅馬公雄鎮。平蠻滅寇將軍。巡撫廣西。兵部尚書。謚忠烈。傅公弘烈。請建雙忠祠。詔允

之疏略云。原任撫臣馬雄鎮。當逆氛狂熾。矢志不二。幽禁三年。罵賊而死。原任撫臣將軍傅弘烈。仗義興師。臨危不屈。殺賊之心。死而益烈云云。二公真不愧俎豆者矣。

土魯番表

康熙二十一年。土魯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全甌。扎穆西特之君藥鑑五□。亦若化日普臨。率土景星光照萬靈。抑猶哈地穆之君廣□恩惠。滂恩他穆之君。勇力絕倫。譬之矛鋒之銳。龍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視。茲者恭候聖安。切照前經遣發進貢。烏盧大者。曾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悞此進貢者。原因臣國。遭逢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大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合當照密爾焦地音阿克剌覃進貢舊例。但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照舊進貢。表請裁奪。

蒙古表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為請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憚身心之勞。孜孜圖治。仰見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復上太皇太后。皇

太后。徽號渙頒恩詔。大赦天下。爰加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皇帝尊號為至神大德
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旨。朕自御極以來。夙
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乂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諸
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議王等所請。亦不必行。該部知道。

御書

康熙十九年。以御書手卷。賜日講起居注諸臣。學士葉方藹。太極圖說。詹事沈荃。心
經。侍讀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增起居注官

辛酉四月。增起居注日講官八人。湯荊峴斌秦對巖松齡徐健菴乾學曹峨眉禾王瑁湖項齡朱竹垞彝尊嚴耦漁繩孫潘稼堂耒合舊講官共十六人。

謄卷

唐閏際。美鋪試蜡日祈天宗賦。誤書衛賜作衛駟。榜出登第。往參座主。曰。諸君試日。
天寒急景。寫札或不如法。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
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舊時直省小試解卷送禮部。例須別謄淨本。亦是唐人遺意。

至卿試朱墨原卷解部。即不得爾。

綠頭牌

國朝。六曹章奏。悉沿明制。惟緊急事。或涉瑣細者。則削木牌而綠其首。以滿洲字書節略於上。不時入奏。取旨。不下內閣票擬。謂之綠頭牌子。蓋古方策遺意也。

官年

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四筆。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肯減年應舉。又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

柳條邊

哈達城在撫順東北。有哈達河。其東插柳結繩以界蒙古。長亘千里。南至朝鮮。西至山海關。有私越者。置重典。名柳條邊。見高宮詹士奇扈從東巡日紀。

朝鮮疏

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淳。奏為臣先祖臣穆莊王。橫被野史詆誣。敢陳冤痛情節。冀許刪改。特示昭雪事。臣五代祖昭敬王。於明朝萬曆戊申歲。薨逝。元妃朴氏無子。

繼妃金氏。生一子。甫三歲。庶子光海君琿嗣位。蓋以金氏遵先王意。舍己出而爲之請於中朝。得准封也。光海旣立。聽信讒賊。自生猜怨。仇視母后。幽閉別宮。僇辱備至。而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殄絶彝倫。無復人理。內作色荒。嗜慾無節。外營宮室。十年未已。斥逐耆老。昵狎羣小。繁刑重斂。下民嗷嗷。神人咸怒。宗社將墜。時有金瑬李貴等。以昭敬王舊臣。不勝邦國危亡之憂。奮發忠憤。誓靖內難。乃於天啓癸亥三月。糾合義旅。大集廷臣。奔告王大妃於別宮。宣教廢琿。迎立昭敬王孫綾陽君倧。卽臣曾祖父。穆莊王也。以太妃命。權署國事。遣使請命於明。明朝始不允許。後乃洞察本國事情。特降封典。此實當時天下耳目。共所聞知。穆莊王匡復之烈。雖不敢上擬殷周廢立之正。亦可謂無愧漢宣。此所以臨涖東國二十有七年。而功光往牒。業垂後裔者也。頃年。陪臣之使還也。偶於沿途。買得皇明十六朝紀。其中記本國癸亥年事。直以簒逆書之。其他汙衊之言。不啻狼籍。臣先父王淵。自得此書。居常腐心。復慮明朝國乘。復有誣謬。方擬赴愬天朝。祈加釐正。不幸奄忽。齎志未伸。煢煢微臣。奉此遺戒。何敢一刻忘於中。而重艱薦禍。事有未遑。淹延遲回。遂至今日。此固臣之大罪。而亦臣之日夜嚬痛者也。玆敢歷陳先祖臣穆莊王受誣事略。冀皇上之哀憐垂察焉。其所

謂十六朝紀不知撰次者為何許人而乃遽張訛僞掇拾怨讒一則曰倧走馬試劍謀勇著聞常在廢君左右用事一則曰密約繼祖母王太妃以救火為名令兵入宮甚至謂綁縛廢君投之烈燄嘻此豈人理之所可有者乎復有登萊巡撫袁可立侍郎畢自嚴諸人之疏至以媾倭等語大加詆誣夫以穆莊王之聰明仁孝素有令聞留心經術不□□□而謂之走馬試劍自際昏亂弟死讒口屏處危懍莫保朝夕而謂之常在左右金墉十年內外隔絕闉門棘戶穴通飲食而謂之密約祖妃其虛罔謬盭固已極矣而當廢君之在位也戮太妃之父竄太妃之母奪太妃懷中八歲之兒而殺之廢君之與太妃非特子道已絕亦太妃父母之讎也然而終使昌邑山陽得以自全於放廢之日者實賴我穆莊王泣涕惓惓上以寬太妃下以救羣臣以克盡乎保護之道也居則贍其衣食病則濟以醫藥矜恤之誼始終不替故光海君癸亥三月見廢至辛巳七月以天年終葬以壬午禮官供祭祀恩禮之厚無愧古昔彼投燄等語又何誣妄之太甚耶至於媾倭一款尤萬萬無理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隔海之外種也雖强毋不敵姑與之羈縻而既是我之仇邦又非我之匹偶今以童儒之騃僮隸之賤若指之為壻於倭則亦必駭然而憤怫然而怒矧以王室之

親。貴介之尊。寧有忽事忘恥。結秦晉於異類之理哉。穆莊王妃。即昭敬王朝宰臣。領敦寧府事。韓復謙之女。王之在邸。以禮委禽。及至癸亥。進主中壼。與王同受天子誥命冠服。而其氏族之詳。亦既具於當時請封之奏。臣不知登撫諸人。何所徵據而作此不倫之語。至上誣天子也。伊時遼陽既陷。登海初開。中朝聲息之流布於小邦者。只是江東毛鎮一路而已。小邦情實之得達於中朝者。亦只有江東毛鎮一路而已。文龍方且占據一島。積貨自衛。飾功行賄。西面而邀勲爵。憑威肆喝。東嚮而責餽餉。首尾將十年矣。及其驕倨日肆。意欲無厭。或俵散低貨而勒取貂參。或多縱黠校而盡括民產。或誘斬邊民而虛充首級。西圍騷然。若在塗炭。穆莊王既纘序。知民不堪。義責常切。彼不悛改。祇益嫌釁。而小邦之所以受懟於文龍者。有不可以一二計。則文龍之巧作蜚語。肆然搆誣於廢興之際者。又豈可量哉。因此而督撫有奏。因此而禮部有疏。始則以無罪見疑而為憂。終則以至寃將伸而為幸。上自先太妃。下至百官民庶。悉舉廢君淫暴無道。斁倫亂紀之罪。先穆莊王寛仁孝順。天與人歸之狀。或直奏於天子。或呈申於當路。文龍亦反前說。更上題本。及其事實悉暴。誣寃大伸。明朝乃於天啓乙丑歲。遣太監胡良輔等。許准封典。仍賜誥命。丙寅。又遣翰林院編修

姜曰廣等來頒詔敕兼以錫賚恩綸洊疊昭雪無餘則環東土數千里亦既脫離覆盆而獲見天日矣不料閱歷數紀之後興亡百變之餘尚有一種傳訛未盡除於私相記載之中者也夫末俗多陂流言易訛斯固叔季之通患而齊東之人或未悉於秦雍交南之事多不許於燕代則草野之所紀述稗家之所論著容亦有此孟浪之失矣至於任當日之記註執當日之簡策考證有據聞見亦該想不至於顛倒紕繆如野史者而偏或溺於傳說眩於去取以之而布諸天下以之而傳於後代其將爲先祖九地之冤小邦百世之痛者爲何如哉今臣仄聞天朝方修明朝史書其於傳信紀實之際必有以正訛釐舛以成一代之正史小邦呼籲此正其時茲專差陪臣福□君李柟議政府參贊鄭哲等畢陳卑悃仰瀆天聽伏乞皇上特命修史諸臣細考明朝行查始末及小邦前後申奏刪除註誤快許湔雪以示勸懲以裁成永世之令典仍將印本宣賜小邦則非但小邦今日君臣受恩啣結糜粉是期抑臣之先祖先父亦將感泣於冥冥之中矣臣不勝大願謹具奏聞

特賜謚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書大學士乃得賜謚近惟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公

以講筵舊勞。又勤王事以死。特贈禮部尚書。諡文敏。掌院學士葉公方藹。以講筵舊勞。特加禮部尚書。尋遷刑部侍郎。仍帶掌院學士。加禮書舊銜。卒亦諡文敏。掌詹學士沈公荃。亦以講筵舊勞。加禮部侍郎。仍掌府事。卒諡文恪。皆異數非常例也。

諡典

古易名之典。太常博士議之。吏部考功奏行之。有未允者。所司駁之。其重如此。明掌於禮部。本朝則內閣典籍司之。每一人擬八諡或六諡以上。內閣閣臣擇其三四。進呈御覽。欽定其一。

琉球世纘圖

琉球國或云流求。或云留求。自元以前。不通中國。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入本朝為屬國。職貢不絕。然紀載諸書。不詳其世次。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楫使琉球歸。作中山沿革志進呈御覽。云世系沿革。彼國有厲禁。秘不以告。多方購得琉球世纘圖一卷。今譯者以漢文釋之。知其國自南宋始稱王。元延祐間國分為三。中山山南。山北。明宣德時復合為一。明初。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芝。亦遣使入貢受封。自宋及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皆尚姓者。亦非也。世纘圖載之如左。○大琉球國中山王舜天以來

世繼圖。舜天　舜馬順熙　義本　英祖　大城　英慈　玉城（二城或作成）西威
察度（始通中國）武寧。尚思紹。尚巴志。尚忠。尚思達。尚金福。尚泰久。尚德
尚圓。尚宣威　尚真。尚清。尚元。尚永。尚寧。尚豐。尚賢。尚質。
尚貞。（即今襲封世子）

題名碑

劉公嘉話錄。慈恩寺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題姓名於鴈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為故事。宋龐文英文昌雜錄云。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趙昇朝野類要云。進士及第。各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起於唐之慈恩寺塔也。予按進士題名列諸梵刹。於義無取。至明乃立題名碑於國學。題名記。或學士。或祭酒。撰其興始重永樂壬辰已前。在南雍。今京師太學持敬門內。諸碑。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禎十六年癸未科止。螭首龜趺星羅林立。一代之鉅觀也。本朝最為右文。而題名碑止順治丙戌一科。丁亥已後無之。當時不知何故廢而不舉。後遂相沿。此闕典也。

土地

今吏部禮部翰林院衙門。土地祠皆祀韓文公。明南京吏部土地祠。則祀蹇忠定公。

池北偶談卷二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太學題名碑

予前記本朝國學進士題名碑。未立為闕典。官祭酒時。欲疏請未果。丁卯。御史言之。禮部覆疏允行。按水東日記云。內官阮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今三年一立石。皆是物也。此雖與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甃城事。微不同。然古蹟湮沒。亦可惜也。

祭禹陵

康熙己巳二月。上巡幸武林。因渡錢塘。親謁大禹陵。諭總督侍郎臣王騭曰。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宇圮傾。禮器缺略。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自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況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豈可因循。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着地方官。即加修理。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

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銀二百兩。給與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地方官亦須時為留心。以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即遵諭行。蓋是行原因視河。故於禹陵特加崇重如此。

翰詹之長

康熙二十七年。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湯公斌。改工書。以禮部左侍郎張公英。兼管詹事府事。二十八年。翰林院掌院學士李公光地。調通政使。以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徐公元文。兼管翰林院事。皆不設正員。其後張公。以禮書。兼掌翰詹二衙門事。

正副考試官

舊例翰林給事中。同為考試官。則翰林為正。給事為副。吏部與五部同為考試官。則吏部為正。五部為副。獨康熙壬子科。戶部郎中郭昌。吏部主事彭襄。同主廣東試。以郭為正。彭為副。（以郎中主事為序。不論衙門）辛酉科。工科給事中許承宣。（予門人）翰林院編修汪霦。同主陝西試。以許為正。汪為副。今丙子科。福建鄉試。亦以給事中党聲振為正。檢討王者臣為副。（者臣予門人）此出偶然。非故事也。

七品銜

宋制。見任官得應制科。文官許二次。武官一次。謂之鎖廳。國朝惟內閣中書舍人。貢監出身者。許應鄉試。舉人出身者。許應會試。他即無之。近江寧黃虞稷慈谿姜宸英以諸生薦。入館修史。特加七品服俸。蒙恩得以其品。貤封父母。而實未授官也。

狀元出典鄉試

舊例。詞林第一甲一名及第者。止充會試同考官。不出典各布政司鄉試。自康熙己酉科。己亥狀元徐元文。以侍讀典陝西試。甲辰狀元嚴我斯。以修撰典山東試。始變常例。其後壬子科。庚戌狀元蔡啟僔典順天試。乙卯科。癸丑狀元韓菼典順天試。丁巳科。丙辰狀元彭定求典順天試。辛酉科。乙未狀元歸允肅典順天試。丁卯科。乙丑狀元陸肯堂典江西試。遂沿為例。

閣學

明殿閣詞林記。有殿學閣學詹學翰學之名。國朝閣臣大拜。祇稱中堂。或稱相公。而內閣學士。則稱閣學。按葉石林避暑錄云。宣和末。陳亨伯以捕方賊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為閣學。此稱

閣學之始。

廣文

唐宋以來。仕宦多乞鄉郡。以便養。猶有古意。明代始不得官本籍。至廣文寒官。亦有越在萬里者。本朝。廣文皆銓本直省。但不仕本郡耳。

印文

明嘉靖中。大同五堡之變。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海鹽鄭端簡公。時為主事。議改印文柳葉篆。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以防詐偽。且言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易為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且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耶。近用兵諸省。恢復地方。請印。吏科給事中趙之符。亦有此請。部議未行。然識者韙之。

癸未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省火。皆改於明年會試。至崇禎朝六會試。竟以癸未終。此亦數也。

八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詔廢不用。科舉改三場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為儀制員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機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裹足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皆得俞旨。餘五事。後為臺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寬科場處分條例。復恩拔歲貢。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

督捕

督捕衙門始兵部兼攝之。順治甲午。尚書王公永吉奏增設兵部督捕衙門。滿漢左右侍郎各一員。滿漢司官各六員。後以太僕寺少卿協理。旋改左右理事官。秩四品。視常僕少卿。壽光魏昭華琯以大理寺卿首遷督捕侍郎。後以建言徙塞外卒。至康熙三十八年。復裁事歸刑部。

特旨內陞

順治初。太子太保。永昌王公弘祚以戶部郎中修賦役全書。加太僕寺卿。書成。陞本部侍郎。至尚書。其後工部營繕郎中霍叔瑾以大工加僕少。至通政使。順治乙未科予

舉南宮之歲。洪士銘以經略輔臣文襄公子。耿效忠以靖南王子。世祖特旨留部。又特旨以京堂內陞。洪以儀制郎中。遷太常少卿。遷太常卿。耿以武選郎中。遷太僕少卿。至順天府尹。

考選

黄訓讀書一得云。羅豫章文質公撰遵堯錄。稱宋仁宗明道中。宰相欲除二親故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應臺諫官須宸選。若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誰敢言者。仁宗此言可以為萬世法。

結銜

輟耕錄云。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二字。明天啟中。魏閹擅權。縉紳。為內官便覽。首列己銜。亦至二百許字。古來權奸。如出一轍。勺中志略云。天啟中。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排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及刻內臣便覽。體乾復讓忠賢居首。特高一字。

漢軍漢人

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為漢軍。以直省人為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眞竹因

歹竹亦歹朮里濶歹竹溫勃海八種為漢人以中國為南人

義王

孫可望與李定國皆張獻忠義子冒張姓號東府西府後獻忠敗死俱走入滇二人以爭權積不相能可望戰敗乃降世祖皇帝方以文德柔遠封可望義王世襲賜第東長安門外可望死其子徵灝襲封康熙十二年臺省以為言下諸王大臣九卿會議降封義公改慕義公蜀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偽銜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云

義字謚

明大學士高公穀謚文義二百七十年謚義者止此一人本朝順治初大學士德州謝公陞卒謚清義

閣謚

本朝謚法閣臣不由翰林皆得謚文如洪公承疇謚文襄宋公權謚文康王公永吉金公之俊皆謚文通孫公廷銓謚文定衛公周祚謚文清李公之芳謚文襄皆非翰林也

詹事府

國朝順治中。設詹事府。皆以漢人翰林官兼之。止設滿洲詹事一員。康熙初省。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皇太子。府復設。自詹事至正字。滿人漢人各一員。而滿人不兼翰林官。初詹事府與九卿議政之列。初設時失考故事。久之。乃復詹事。次通政使大理卿之下。少詹事次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下。然故事。詹事與學士俱為實錄等副總裁。侍經筵。今則有已遷正詹。而仍為纂修者。御史言之。竟未釐正。二十二年。沈宮詹繹堂荃移文吏部爭之。是年春講。始侍經筵矣。

臣下私諱

晉咸和三年。拜王舒為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疏父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作鄶。宜城有夷水。以桓溫父名彝。改蠻水。後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為崇文館。長興四年。以馬贇父名平。不欲斥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南唐元宗以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特命改名南州。又後主嗣位以鍾皇后父名太章。尊后為聖尊后。於禮君所無私諱。為臣下諱。失禮意矣。

宰輔編年錄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撰。起建隆庚申。迄嘉定乙亥。凡二十卷。明

呂邦燿。又為續錄。起嘉定九年。迄祥興二年。凡二十六卷。明雷鄭王李。諸公各撰公卿等表。吳郡許重熙。又為殿閣大臣年表。近予從姊夫益都髙梓。嘗為續表。迄南渡乙酉而止。惜其無年。著書散佚。殊可惜也。

賜御筆

康熙丁巳夏。以御筆格物二大字。清慎勤三大字。石刻賜日講官。翰林院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藹。侍講學士張英。尋又賜英忠恕存誠等墨蹟。又賜詹事府詹事沈荃。龍飛鳳舞。忠恕等墨蹟大字。

講筵問答

丁巳春夏。上日御弘德殿講書。是時初進講通鑑。講義。上每先自講一過。德音清朗。義理貫徹。每有詰問。皆出意表。一日問諸葛孔明何如伊尹。陳學士廷敬對以諸葛亮三代王佐。伊尹之亞。上問諸葛亮成就如何比得伊尹。陳對以所遇之時不同。葉讀學方藹對云。伊尹聖人。諸葛亮大賢。大抵伊尹可比孔子。諸葛亮可比顏淵。上首肯。一日講博學之節。上云知行孰重。葉對云。宋臣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上云。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又一日講一日暴

之節。上云古來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一定之理。孟子此語。說得最好。

于成龍陸龍其

近日康吏方面有黄州知府于成龍有司則嘉定知縣陸龍其。于。永寧人。貢士。陸。平湖人。庚戌進士。陸後補靈壽知縣。特召為御史。于為上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順天。辛酉歲入見。賚予甚厚。上親製詩賜之。有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之句尋擢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

宋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户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内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羣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亙。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無一正官。并是權假。數易無定。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

舉。願且命兩地輔臣兼領綱要。倣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畢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為證。又條列審官流內銓三司。司農寺。羣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并令兩府兼判云云。然以宰執分判六卿九寺。更為侵官。至元豐新制行。六部置尚書侍郎。而各以郎官屬焉。九寺各置卿少卿及丞簿之屬。為寺監官。國子監置祭酒司業及丞簿之屬。為學官。又有御史臺。有兩省。通謂職事官。以唐文散階換部寺省監官。歸釐本職。如以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部尚書。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之類。通謂階官。而食其俸。即明制所本也。但明制以六部合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謂之九卿。與詹事府。俱得會議大政。而太常太僕以下。為小九卿。本朝官制。率沿明舊。特於六部外。設督捕隸兵部。置滿漢侍郎各一員。理藩院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又設宗人府正。令。以覺羅為之。府丞一員。以漢人或漢軍為之。秩在副都御史下。通政使大理卿上。又設啓心郎二員。以烏金超哈為之。後裁。即古之宗正也。順治十六年。裁去尚寶寺。迄今未置。袁澤長語云。宋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乃古之加官也。

國朝官制

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官。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肅公。甯文毅公。是也。六部初不置尚書。率以貝勒管部事。置侍郎以佐之。有滿洲。漢軍。（即烏金超哈。）漢人。各二員。後置尚書。久之又省。去漢軍。侍郎定為漢滿。尚書各□員。侍郎各二員。漢軍亦有為漢侍郎者。滿洲郎中員外郎。初稱理事官。副理事官。後乃改從漢官之稱。惟協理兵部督捕太僕寺。漢少卿二員。改稱理事官。科道初。亦稱理事。後改同漢人。俱稱給事中御史云。

宋四聖御押

格物要論。載王魯齋押字跋云。予觀司馬文正公之押。署名而小花。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唐末五季諸人押字。莫不怪詭飄揚。傾敧放蕩。宜亂亡之相尋也。昔人重押字。至有薈萃刻石以傳者。孫文定公（廷銓）顏山雜記。載鳳皇山玉皇宮。宋藝祖以下。四聖御押。惟仁宗泐闕。因摹於此。藝祖[illegible]太宗。[illegible]真宗。[illegible]

宋祠祿

宋士大夫多領宮觀。食其祠祿。予嘗以問葉讀學訒菴。（方藹）葉云。宋置宮觀官。罷官者

領之。俾食其祿。亦宋朝忠厚之一端也。予考之不然。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始行青苗均輸等法。出呂誨范純仁錢公輔鄭獬等於外。罷富韓公弼平章事。是年始增置宮觀官。丘文莊公世史正綱云。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乃為祠祿處之。不知所為宮觀者。所業何道。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豢養何耶。此蓋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然終宋之世不改。亦不典甚矣。

大學士兼尚書

國朝。入閣皆仍兼尚書銜。惟康熙初。益都孫文定公。柏鄉魏公。前後俱以吏部尚書大拜。而不兼尚書。其後復改內三院為內閣。魏公得兼禮部尚書。文定則告歸久矣。

學士大拜

本朝以學士大拜者二人。高陽李公。丙戌進士。戊戌大拜。兼工部尚書。孝感熊公。戊戌進士。乙卯大拜。兼刑部尚書。李年三十四。熊年四十一。

學士兼侍郎

瑣綴錄。正統中。陳高曹苗。皆遷授各部侍郎。仍供事翰林。一時以為館閣盛事。今內

閣學士。掌院學士。例皆兼禮部侍郎。不為異典矣。

讀卷

今內閣九卿讀卷。但擬十卷呈御覽。各以首卷進呈。候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水東日記載景泰辛未廷試日。陳閣老得三卷。向南房紙窻圈點云云。則是明制。讀卷官亦著丹黃。今無此制矣。又九卿但論衙門。不論官之崇卑。如己未魏雙鳳以督捕理事官。壬戌科張鵬以通政司叅議。皆得讀卷。而宗人府丞太常卿等三品。例不與。翰林講讀學士。多為收掌官。於事體殊未當也。

先授編檢科道

世祖皇帝。最重庶吉士。每親自考較。乙未館選。丙申特先授漢書庶吉士王益朋王命岳等官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內劉祚遠授吏科給事中。尋以族祖大學士正宗嫌改吏部主事。戊戌館選。己亥御試於南海子。特先授清書庶吉士馬晉允富鴻業後改鴻基等十人為編修檢討。而陳敳北通州人。與今說巖禮侍同名。皆同館也。說巖尋奉旨加廷字。殷觀光二人革職。皆非散館故事。

國朝狀元

國朝狀元多不永年。中間惟丙戌傅閣學以漸。丁亥呂閣學宮。大拜卒。己丑劉修撰子壯

壬辰鄒修撰忠倚戊戌孫修撰承恩辛丑馬侍讀世俊皆不數年而歿豈氣數為之耶孫修撰之歿世祖章皇帝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蓋曠典也

三國貢物

康熙丁未夏荷蘭國甲婁吧王油煩嗎綏極遣陪臣卑獨攀呵閏等入貢內有刀劍八枚其柔繞指旃檀樹四株各長二丈許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峰荷蘭馬四銳頭卓耳形態殊異又玻璨箱壯丁香哆囉尼絨之屬是歲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嘑陸坤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雀馴象等物回回國貢牛三角三目云

國書之制

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城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試卷稱名

宋呂申公試卷中自稱名王栢題其後謂古意尚存盛如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

祥符中立謄錄之制。則又在申公之前矣。

伐木

江南造戰艦。下令郡縣伐木。洞庭民家孀嫗止一女。縣吏至其家伐木。復令具舟送木至郡。既至郡。候縣府道院查驗。動淹旬月。嫗計無所出。乃鬻女以償諸費。施彥執炙輠錄。載宋創都錢唐。需林木甚大。所在鼎沸。鄧光祖知嚴州。殊不經意。徐集各里正。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予一紙。令各口界中寺廟館驛官道。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之。既供。令匠往視皆合。令里正自伐。官特予糧。須臾木大集。民間毫無所苦。康熙二十一年。以太和殿大工。凡楚蜀閩粵產木之地。皆差部員往採。明旨嚴禁騷擾。姚給事濮陽。祖頊疏請禁伐祠廟冢墓間樹。得旨允行。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優老

通政使司參議虞虞山。世瓔雲南昆明人。以書受知世祖皇帝。特授光祿寺署正。供奉內庭。康熙十六年。世瓔年八十餘。上念其先朝舊臣。特自光祿寺丞擢本寺少卿。遷通參。久之。御史或言其老病不任職。上特令以禮致仕。仍給全俸。二十一年。雲南平。世瓔疏辭俸祿。且乞骸骨。特賜白金三百兩。馳驛回籍。途次貴州。病卒。

賜宴褒忠

康熙二十一年壬午。正月上元。賜羣臣宴於乾清宮。異數也。凡賜玉酒者二。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都御史。皆上手賜。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則十人為一班。分左右列。命近侍賜酒。且諭醉者。令宮監扶掖。獨光祿卿馬世濟。以文鎮公雄鎮子。右通政陳汝器。以贈兵侍前福建巡海道副使啓泰子。特召至御座側。賜酒。上之褒忠優厚如此。翌日上首唱柏梁體昇平嘉讌詩。別載詩羣臣繼和。汝器句云。勵節褒忠感賜觴。蓋紀實云。

御製詩

御製登城詩云。城高千仞衛山川。虎踞龍盤王氣全。車馬往來雲霧裏。民生休戚在當前。真帝王詩也。

善果寺御書

世祖御書賜弘覺禪師云。洞房昨夜春風起。遥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唐人岑參詩也。在都城西善果寺。

乘肩輿

本朝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予壬辰計偕入京師。見高郵王文通公。每入朝皆

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宋朝野類要云百司出局入從先報上馬者蓋舊禮只是乘騎自中興以來始得乘肩輿也建炎朝野雜記云東都舊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屬近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建炎初上以維揚甎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塵史謂唐時宰相乘馬五代始用檐子本朝近年惟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illegible]卧疾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竝許乘檐子皆異恩也外官肩輿不用帷蓋蓋古褰帷之意今惟江寧開封督撫司道府廳縣官皆用煖轎蓋沿宋明都城之制至今未改耳

兼銜

翰林官遷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尚書則否其特用為他部侍郎者亦不兼學士近如李容齋天馥遷戶侍項眉山景襄遷兵侍皆不兼銜惟葉文敏訒菴方藹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侍郎事前此未有也又杜肇餘臻以吏侍兼翰林學士服闋補刑侍遂不兼銜及再遷吏侍亦不復兼學士則銓部之疎也甲子秋冬嚴存菴我斯以詹事府少詹事董默菴訥以翰林院侍講皆超遷禮部侍

郎。則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其後王子言（昌熙）以正詹遷禮侍。亦止兼侍讀學士。庚午。予自少詹遷副都御史。又遷兵侍。亦不復兼學士銜矣。

宮銜

康熙元年已後。大臣無加宮銜者。惟閣臣高陽寶坻臨朐三公。以世祖皇帝實錄成。晉宮銜。其後宛平漢陽長洲三公。以太祖實錄聖訓告成。亦晉宮銜。甲子四月。刑侍南宮宋公（文運）以老病乞休。上嘉其康慎。特加太子少保。致仕。丁卯四月。巡撫直隸僉都御史于公（成龍）亦加太子少保。皆異數也。

謁陵詩

康熙辛酉二月。上謁孝陵。諸公卿三品已上皆從。多賦詩紀事。刑書蔚州魏公環溪（象樞）一詩極令人感動。詩曰。薊門西望望皇畿。共侍鑾輿展謁歸。禮罷祓門雲自闔。夢迴寢殿淚頻揮。老臣將去塡溝壑。何日重來拜翠微。廿載承恩無寸補。鐘鳴漏盡尚依依。予謂五六句。最沁人心脾。然是後漢宦者張讓語耳。

安南始末

安南入本朝順治初。莫敬耀來歸。未受爵而卒。授其子元清為都統使。居高平。黎維

禔亦來歸。未受封而卒。康熙三年。遣編修吳光禮部司務朱志遠諭祭維禔。五年。遣侍讀學士程芳朝禮部郎中張易賁冊封其子維禧。為安南國王。六年。維禧奪元清高平地。遣侍讀李仙根。兵部主事楊兆傑。諭還之。粵西孫延齡馬雄叛。元清負恩助逆。病死。其弟敬光為黎氏所討。來奔。令地方官送歸本國。死於泗城土府。爵除。維禧死。弟維祧嗣。維祧死。弟維禛嗣。康熙二十二年。遣侍讀明圖編修孫卓。冊封維禛為安南國王。仍賜御筆扁額忠孝守邦四大字。又遣侍讀鄔黑禮部郎中周燦諭祭兩故王維禧維祧。二禮並舉。稱盛事云。

周禮部使交趾詩

周禮部星公。燦陝西臨潼人。自安南使歸。有詩一卷。頗見風土。粗載數首於此。諒山南去萬峰稠。細雨深林石徑幽。一水隨人千百折。中宵勒馬問安州。夜抵安州 回首燕臺不計程。空山坐待月初生。乾坤自是無遺照。行盡天南一樣明。屯康見月 一枝挺出森青玉。雨葉分披展綠雲。名是千秋兼可啜。長栽籬落護山村。千秋草 四圍山色映晴巒。此地交人號格甘。竹樹參差冬稻熟。風光觸目似江南。茶山早晴 滄江岸上有荒祠。移葉棉枝近水湄。短柱高龕雙錦鶴。國俗。祠廟以木雕雙鶴為侍。報功異域禮同之。黎英王交之功臣。城鎮人。宸翰親

揮日月光。龍書鳳篆照遐荒。交人奉比義文畫。首出中天頌聖皇。（冊封其六）才名奕奕世無雙。三譯常思戴上邦。別後懷君何處是。寒風落日富良江。（留別阮司馬公望、黎司空傳、阮僉憲廷衮、黃大參公寘。）關門曉日拜天顏。得識南郊青瑣班。記得深林風雨夜。多君相伴出茶山。（留別阮廷柱、武維匡、宋儒、陳璹、四給事。）翠幹森森傍水涯。相垂雀尾亂紛拏。秋來結就檳榔果。交子逢人代煮茶。（檳榔樹）衣冠文物重南疆。何事關名太不祥。題曰畏天思此義。萬年帶礪控炎荒。（易鬼門關曰畏天關）周順治己亥進士。庶吉士。

林舍人使琉球詩

康熙甲子。莆田林舍人玉巖（麟焻）使琉球歸。有竹枝詞一卷。與周禮部同時示予。并錄數篇。以誌本朝文物之盛云。手持龍節渡滄溟。璀璨宸章護百靈。清比胡威臣所切。觀風先到卻金亭。（明使臣陳侃建）徐福當年採藥餘。傳聞島上子孫居。每逢卉服蘭闍問。欲乞羸秦未火書。日斜沙市趁虛多。村婦青筐藉綠莎。莫惜籌花無酒盞。人歸買得小紅螺。疋練明河牛斗橫。鼕鼕街鼓欲三更。思鄉坐擁黃紬被。靜聽盤窗蜥蜴聲。（蜥蜴能鳴聲如麻雀）三十六峯瀛海環。怒潮日夜響潺湲。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煙蘿馬齒山。射獵山頭望海雲。割鮮挏酒醉斜曛。紙錢挂道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心齋生白室能

虛。棐几焚香把道書。讀罷憑闌笑幽獨。籐墻西角對棕櫚。廟門斜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柏枝。自是島夷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王居山第兔園開。松櫪棕花倚石栽。多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箇是鄒枚。奉神門内列鵷行。乞把天書鎮大荒。喚取金縢開舊詔。侏儒感泣說先皇。閟宮甍桷壓山原。將享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禋祖廑。圭錫自見君恩。譯章曾記筰都夷。槃木白狼歸漢時。何似島王懷聖德。工歌三拜鹿鳴讌。宗臣清俊好兒郎。學畫宮眉十樣粧。翹袖招要小垂手。簪花斫帽舞山香。望仙樓閣倚僊魁。日看銀山十二回。笙鶴綵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纖腰馬上側乘騎。草圈銀釵折柳枝。連臂夜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君祠。久稽異域歲將徂。自笑流連似賈胡。三老亦知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銅烏。林。康熙庚戌進士。與林同使者為汪檢討舟次。楫 別撰中山沿革志若干卷。進呈御覽。二君皆予門人也。

池北偶談卷三終

池北偶談卷四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親謁孝陵

康熙甲子冬。大駕幸金陵。親謁明太祖孝陵。上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賞賚守陵内監及陵戶人等有差。諭禁樵采。令督撫地方官。嚴加巡察。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總督兩江兵部侍郎王新命。刻石紀事。己巳春南巡。再謁孝陵。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殿試改期

國朝每科殿試之期。在三月十五日。自辛丑科後。以三月十九日為萬壽節。遂改殿試於二十日。至今為例。壬戌科。駕幸盛京謁陵。改殿試於九月二十日。戊辰科。以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改會試於二月十九等日。殿試改三月二十六日云。

會試二亥

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復重行會試。

日講

今上親政後。選翰林官直講禁中。先在弘德殿。後移於乾清宮。講官始則熊賜履。繼為史鶴齡。孫在豐。張英。徐元文。陳廷敬。葉方藹。張玉書。湯斌。歸允肅。大抵以掌院學士一員。與翰林官一員。同講止二員。惟戊午。陳葉日講。而上幸南海子。葉偶病假旬日。以張代之。後葉疾愈。入直遂三員。同直講。史以編修歸。歿於家。特賜祭葬。其恩禮非外庭所敢望也。

朝報

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麈錄。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又六科綸音冊子。號晚帖。以當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晚帖。亦有小報謂之小抄

臺灣府縣

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東野氏世襲

康熙二十三年。上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籲懇奉旨交與該部。禮部覆無庸議。奉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召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為氏。上曰。周公廟庭何在。對曰。在闕里城東北二里。上悅。隨御製祭文。遣恭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御前侍衛觀保。鴻臚寺卿穆成格。閣興邦。太常寺寺丞張量馨。山東提學道副使唐賡堯陪祭。其後沛然卒。子枝盛嗣為博士云。是時子貢後裔端木謙。端木直。亦上疏請部議不允。

階官避家諱

予嘗疑六朝以來。朝廷為臣下避家諱。至改州郡名者有之。考愧郯錄。乃知宋時律文。有私諱冒榮。徒一年之禁。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又李文簡燾奏疏亦載雍熙二年有

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許。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奏。准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言祖父之名。子孫所不忍遵。不繫官品之高下。并當迴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并聽迴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不許。遵嘉祐之詔也。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提舉荊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然後知迴避私諱。唐宋以前。載在律文。亦孝治天下之意。明代以來。始刊削耳。又兼疏。引晉江統言其叔父春為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職與祖父名同。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為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倘措實而語。則觸尊者諱。或詭詞迴避。則以私廢公。統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祖父名為比。武帝許之。據此又不獨迴避先諱矣。朝野類要云。授職任而犯三代名諱者。許避之。而開禧初。張嗣右除起居郎。以犯諱辭免。改名修注官。其餘若一名偏犯。則不避。

武職丁憂

武職舊無丁憂之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傅疏言。竊惟議禮制度。聖王御世之大權。地義天經。人子立身之大本。養生莫如送死。教孝所以作忠。據夔州副將孫斌呈詳云云。通喪制禮。既無貴與賤之殊。沿例宅憂。乃有文與武之別。俱屬毛而離裏。忍絕裾以滅親。豺獺尚有一祭之知。介胄豈無三年之愛。臣久失怙恃。見素韠而興懷。恭際休明。瀝丹心而上請。實天下萬世之公義。非孫斌一人之私情。伏懇特渙綸音。定武職三年通喪之例。垂光史冊云云。得諭旨。遂為定制。孝治之隆。夐絕千古矣。

又浙江提督陳世凱。上言武臣丁憂。特其一節。宜令讀書。識忠孝大義。得溫旨。已後武臣俱當留心典籍。責令提鎮倡率之。

訪遺書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宜爾部院會

8

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旋又奉旨。關係經史。方許採進。時禮侍徐乾學疏進。宋朱震漢上易傳。并圖說十五卷。宋張浚紫巖易傳九卷。讀易雜說一卷。魏了翁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呂祖謙東萊書說十卷。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十二卷。宋李樗黃櫄毛詩集解三十六卷。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王與之周禮訂義八十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共十二部。

御書

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頒行天下學宮。又御書白鹿書院額廬山白鹿洞。并賜監本五經四書。其河南府。二程祠。邵康節祠。鳳翔府。橫渠書院。建寧府。紫陽書院。徽州府。文公闕里。長沙府。石鼓書院。皆頒御書學達性天大字。古今罕覩之盛舉也。

燬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湯灝行。疏燬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俞旨。通行直省。初湯以

閣學遷巡撫過予邸舍予為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首當禁止湯以為然在吳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於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湯自言昔為方面時只遵寧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戊己二官名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班書師古注自甲至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或云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然戊己自是兩官後漢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是也

荷蘭貢物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一十九疋文

采細織布一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圓聚糧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水片三十二斤。甜肉荳蔻四甕。廂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廂金鳥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劍十把。雙利闊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四詹事

本朝詹事府。屢裁。康熙十五年。立皇太子。乃復設正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詹。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至故友華亭沈文恪公荃始以講筵勞。加禮部侍郎。二十五年東宮出閣讀書。乃召江寧巡撫都御史湯公斌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時詹事事為郭公棻。少詹事為盧公琦。歸公允肅。三公皆仍其舊。故同時有四詹事。未幾郭遷閣學。即以湯為正詹。不另補。

東宮初出閣。欽定講官五人。湯郭二公外。則滿洲正詹尹泰。少詹舒淑。左春坊中允

閆世纓，左春坊贊善黃與堅也。郭既遷去，以右春坊諭德徐潮補充之。予以少詹事予告，在乙丑九月。出閣在丙寅閏四月。

起復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即吉為起復者，誤。

試官

今諸司官初選即實授，唯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必先授試職，一年滿，內閣都察院方題實授，沿明舊例也。按明初范敏試吏部尚書，李寬試禮部尚書，徐恢試戶部尚書，茹常試兵部尚書，開濟試刑部尚書，楊靖、王還試侍郎，詹徽、茹太素試都御史，又有試給事中。至正德中，陸完為試都御史。此例今人不知。

八旗開科

八旗鄉會試開科始於順治辛卯壬辰，至丁酉停止。康熙己酉庚戌復舉行，至丙辰停止。丁卯夏五月，以亢旱肆赦，再復開科之例。

按開科之例，前後稍有不同。順治壬辰乙未，滿洲蒙古用滿文另為一榜。壬辰狀元麻勒

詔兩江總督。乙未狀元圖爾宸。工部侍郎。庚戌癸丑。滿洲蒙古概用漢文。即附漢人。通為一榜。辛未甲戌復開科。例仍之。

徵聘不至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內外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撝謙嗣寅。江西魏禧冰叔。山西范鄗鼎彪西。陝西李顒中孚。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闡明絳州辛復元全先生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惟魏以古文擅名。其兄際瑞。弟禮。皆有詩名。時號寧都三魏。

祭北海

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略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遼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

今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鎮岳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丘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可也得旨允行

周張後裔

康熙二十四年僉都御史姚締虞言宋儒周惇頤有開繼之功下部議得旨以惇頤二十九代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六年戶科給事中汪晉徵言孔孟以來道學之統至宋周程張朱而始著乃程朱二氏久置世襲博士周惇頤子孫亦為博士其張載子孫應一體卹錄云云九卿等覆議順治十二年八月據江南布政使司呈請朱熹裔孫煌禮部題授世襲五經博士康熙九年五月禮部覆御史傅世舟疏題授二程裔孫程宗昌程延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四年四月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僉都

御史姚締虞疏題授周惇頤裔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張載關中大儒。與濂洛並重。載裔孫亦應照例授世襲五經博士。陝西巡撫副都御史布哈。疏請以載裔孫張夢熊應詔。夢熊未及襲而卒。以其子從先為博士。

臺灣開科

康熙丁卯夏四月。福建提督張雲翼疏請臺灣鄉試。宜照甘肅寧夏例。於闈場另編字號額中一二名。禮部覆准臺灣新經歸附。文教初開。應將臺灣一府三縣生員。照甘肅寧夏之例。另編字號額外取中舉人一名。得旨允行。是科五十一名蘇峨鳳山縣附學生。習易經。

滿洲鄉試

丁卯夏。恩詔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原有定例。同漢人一體開科取士。前因用兵。暫行停止。今仍照舊舉行。禮部題請於直隸舉人額外。滿洲蒙古取中舉人十名。另編滿字號。漢軍取中舉人五名。另編合字號。（漢軍稱烏金超哈故也。）會試亦於漢進士額外。滿洲蒙古取中四名。漢軍取中二名。皆與漢人一體作文考試。盛京生員附入在京八旗。本年鄉試期迫。俟庚午辛未科舉行云。

漢尚書

順治初。始設漢尚書。吏部陳名夏。戶部謝啟光。禮部李若琳。兵部劉餘祐。刑部党崇雅。工部張鳳翔。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房可壯。後惟陳党二人拜相。

閣臣

世祖時拜相者。自同安洪文襄（承疇）外。直隸四人。涿州馮文敏（銓）靜海高文端（爾儼）大名成公。（克鞏）高陽李文勤。（霨）江南四人。溧陽陳公。（名夏）武進呂公。（宮）吳江金文通。（之俊）高郵王文通。（永吉）山東四人。德州謝清義。（陞）掖縣張文安。（端）安丘劉公。（正宗）聊城傅公。（以漸）山西二人。曲沃李公。（建泰）衛文清。（周祚）河南一人。商丘宋文康。（權）陝西一人。寶雞党公。（崇雅）浙江一人。海寧陳公。（之遴）四川一人。井研胡公。（世安）康熙已來拜相者。直隸四人。柏鄉魏公。（裔介）寶坻杜文端。（立德）宛平王公。（熙）真定梁公。（清標）江南五人。長洲宋文恪。（德宜）崑山徐公。（元文）丹徒張公。（玉書）合肥李公。（天馥）桐城張公。（英）山東三人。益都孫文定。（廷銓）臨朐馮文毅。（溥）武定李文襄。（之芳）山西一人。沁州吳公。（琠）湖廣三人。孝感熊公。（賜履）漢陽吳文僖。（正治）大冶余公。（國柱）浙江一人。錢塘黃文僖。（機）熊公罷相後。再起為禮部尚書。已卯復相。

千秋康氏

本朝順治已來，直省民間一產三男者，歲有數十，多不勝紀。定例，官給米三石，布十疋而已。按南唐時，金陵人康團，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瑞，皆封將軍，號千秋康氏。柳子厚集，有為廣南鄭尚書奏百姓一產三男狀，侈為休徵，想爾時此事絕少，故以為祥瑞，而優異如此。

暹羅表

康熙二十三年，暹羅國進表云，啟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為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纘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天顏，幸遇貢期，敢効輸款，顓遣正貢使坤孛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抒，三貢使臣坤司吝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嗒新禮嘑等，梯航渡海，賫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聖，不勝屏營之至。

太皇太后朝儀

舊制，元旦冬至及太皇太后皇太后萬壽節，上詣兩宮行禮，大學士尚書都統已上隨駕，詣宮前行禮，侍郎已下則否。二十年，御史任某條奏，部議隨駕官如故，侍郎已下

於午門前行禮。遂為定制。

裙帶官

宋時親王南班之壻。號曰西宮。又謂之裙帶官。見朝野類要。

邴

邴水在予邑東鄙。古西安城下。又姓也。左傳。文公十一年。宋公於是以門賞邴班。漢書功臣表有邴侯邴跖。劉熙釋名曰。耳邴也。

停止閏月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啟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儈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歷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歷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歷。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辟。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王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宋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知定州薛向繳進遼國歷。乃在十二月。古亦有此。見吳曾漫錄。

内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為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内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於五月初四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老退閑日。稱我輩原在額赫納陰地方居住。我雖未曾躋長白山之巔。曽聞我父云。如往獵長白山脚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遥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曽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

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祁爾薩河。濘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開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

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往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叉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大額黑等。督捕珠珠。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蹤。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峰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盪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週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

甚小。其繞池諸峰。勢若傾頹。頗駭瞻視。正南一峰。較諸峰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峰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峰陸續滾至山下。閒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蒙籠。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勅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徧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

月二十一日抵京師。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緣係欽差事宜。謹疏奏聞。奉旨。長白山。祖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着禮部會同內閣詳議具奏。禮部覆疏。金史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又加封開天弘聖帝。明洪武三年。竝去嶽鎮王公封號。止稱為神。今本朝祭五嶽五鎮。俱稱嶽鎮之神。相應將長白山封為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奉旨。這建祠致祭事宜。着再詳議具奏。

山東解元

山東解元。在明時。仕多不達。至順治戊子。吾邑伊中丞翁菴（闢）以乙未改翰林授御史。今至節鉞。甲午大嵩趙庶常浮山（作舟）以己未。丙午鄆城魏侍讀子相（希徵）以丙辰壬子。濱州王檢討甲先（鼎冕）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紫瀾（濤）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

何思沛思以己未。辛酉。德州孫檢討子未勷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琰以辛未。凡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崇禎紀事

崇禎紀事。吳郡姚宗典所著。其中紀載多失實。而獨於宜興故相。盛稱其功。又見弘光大紀一書。亦多出傳聞。如云某年月日。劉澤清殺其叔孔和。孔和。長山故相國青岳先生鴻訓子。部領義兵至淮。澤清忌而殺之。非其族也。又云。流賊偽制將軍某至濟南。推官鍾性樸死之。鍾字文子。順天人。癸未進士。本朝順治初為濟南府推官。後擢提學道。予即其庚寅首取士也。而謂死流賊之難。何也。

縣名避年號

順治中。改嘉興府崇德縣為石門縣。以避太宗年號也。明穆宗朝。亦改隆慶州為延慶州。許重熙五陵注略。曰宋時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玄狐

本朝極貴玄狐。次貂。次猞猁猻。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康熙十一年。重定衣服等

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貂及猞猁猻。未久復故。日講官每歲賜貂。自滇中告變停賜。康熙十九年。乃徧賜講官九人。

遵化改州

康熙十六年。以孝陵故。陞遵化縣為州。以豐潤縣屬之。知縣鄭僑生。即陞知州。後歷官湖廣提學僉事。

鄉飲酒禮

康熙己酉。順天府尹。疏請八旗一體行鄉飲酒禮。從之。

池北偶談卷四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獻

朱公遣婢帖

總河尚書義烏梅麓朱公之錫。溫然長者。以清慎受知世祖皇帝。後齎志以歿。又無嗣。予近見公遣婢帖。眞盛德事。錄之以示後生。知前輩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旣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也。康熙中。徐兗淮揚間人。盛傳朱公死爲河神。十一年。總河王中丞狥民情。疏請建祠濟甯。下部議寢其事。按公此事。與宋張乖崖及明左都御史沂州王公璟事略同。王事見西園雜記。

畤士

杜牧之所記燕將錄。陳同甫所記龍伯康。趙九齡事。宋景濂所記秦士錄。近日錢牧齋所記東征二士錄。皆瑰瑋倜儻。鼎革之際。不乏畸士。友人汪苕文。劉公㦷。皆作乙邦才傳。汪又作沈通明申甫傳。予常作劉孔和傳。每欲廣捜成一書。未暇也。

申殷張

永年申和孟。涵光節愍公長子。有文章志行。以詩名河朔間。同學多為大官。申獨隱居不出。有故人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筍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閒作報書。其簡傲如此。一時同隱廣羊山中者。有殷岳宗山。張蓋覆輿。殷工五言古詩。平生不解為近體。常為睢寧令。輒自罷歸。張善草書。通輕俠。晚值亂離。鑿坏以居。不與人接。人有偵之者。或夜讀經傳達旦。時或痛哭。張贈申詩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後發狂死。和孟為立傳。刻其遺詩二卷。

韓計

北平韓鼎業。字予新。流寓中州。李空同墓在禹州山中。為流賊所發。韓收其骸骨葬之。吳江計孝廉甫草。東遊河北。訪謝榛墓於鄴西門外。為立碣表曰明詩人謝茂秦

墓二事皆有古人之風按空同山在禹州與具茨接獻吉本扶溝人且生於汴故取為號歿即葬焉非平凉之空同山也

張學士

辛亥秋駕將出關謁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議侍講學士張貞生於乾清門面奏言過戇下考功議革職為民蒙恩止鐫二級於九月廿二日扁舟南歸學士居富川有講學園即文信國故居也一時賦詩贈行者甚多宋荔裳按察云三殿衮衣何事補西江遷客累朝多高念東侍郎云讀書學道千秋事士所當為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聽便為天下福計違不負一生心學士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戇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勗勉臨岐申贈繞朝鞭張為國子司業時刻鄒南皋先生宗儒語略頗闡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吃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煙瀕行至不能具裝故人餽贐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予亦贈詩三首其一云上殿似聞辛慶忌行吟休擬楚靈均學士尋奉特旨召用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駱金吾

駱養性，字泰如，京師人。崇禎朝為大金吾。熊魚山開元、姜如農埰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錦衣獄。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懷宗御筆至，云諭駱某即取熊、姜二犯絕命繳。駱附奏繳旨，略云：言官果有罪，當明正典刑，與天下共棄之。今昏夜以片紙付臣殺二諫官，臣不敢奉詔。奏上，帝怒為之霽，二公皆得不死。駱至順治中尚在，宋荔裳嘗識之。

左良玉

左良玉偃蹇武昌，不奉朝命。其東下，以討馬阮為名，實叛逆也。侯方域為寧南侯傳，以私恩語多失實，論者猶以是予之。董卓傳，卓既廢立，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古來奸賊依倚盜名，類同一轍如此。

張楙

廬陵張幹臣學士，生貞世祖楙，明成化時，仕為後軍都督府經歷，嘗以救林見素得罪，與陳白沙交善，予從學士處見白沙送別詩手蹟云：草閣春風忽雨人，坐臨江水看

江雲尋常肝肺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裏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又離羣布帆遠下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張氏以理學直諫爲家學其淵源有自矣

王烈女

張秋王烈女名嬌諸生王碧侯女風姿絕世而駘宕不羈崇禎辛巳冬張秋被兵將犯烈女女大罵而死血凝河冰經春不化

葛端肅公家訓

德平葛端肅公爲明嘉隆閒名臣東阿于文定公稱大臣有德望者獨推公公與予家世姻婭先太師公長女公孫婦也嘗讀公家訓謹錄數則於左

予初仕爲彰德府推官視府篆遇冬至在趙王府慶賀畢王傳令旨各官即以朝服見予謂朝王舊禮皆吉服今遽更變不敢從王令長史持一册來云此書開載應朝服予謂既非沿習又無素考一旦改度理不可從所持不知何典記未可遽信長史復啟王大怒將引禮官拷掠欲以恐喝長史復來云殿下盛怒不具朝服恐不容見予曰不見亦得即請於執違令旨之罪亦可認若不應服而服則關係甚大各官罪不可測聞寧藩初令各官朝服惟李夢陽不肯事竟如何長史往復

良久。日已高。王遂令照常吉服朝見。後見崔後渠公。云。不圖子有是識。有是力也。

予在鄴三年餘。每公出。必自齎盤費。縣驛私餽下程。俱不敢受。嘗至汴城查盤事畢。以餘金買銅茶壺一具。遇大風雪。黃河冰。不可渡。待於河上。仍鬻壺以為途費。今聞里中驛遞之費。至於不可紀極。如之何。民不貧困流亡也。

予遇急缺風憲行取時。年二十九歲。限以十月到部。舊例。選科道。三十以上方得與。若進兩月即合例。予平生謂處事。最不可用意。纔用意。便非順天命。故依限赴部。呂文選從周。詫曰。君年二十九。例不得選臺省。予曰。自知無分。居數日。授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冢宰汪誠齋。語左都御史王浚川公曰。為君年二十九。更兩月則及格矣。渠不肯候。是其人亦可取也。公曰。是予山東提學時門生也。在彰德甚有聲崔後渠亟稱之。公又語予曰。君不謀臺省。良有見。居官何必臺省。能稱職。即是好官耳。

予鄉平度李正夫。以文選副郎。改翰林。部例一人出衙門。則舉同鄉一人為代。武城王舜渠。及邢北原先薦予於正夫。正夫遂告之冢宰。文選皆曰可。予素不識正夫。特相過訪。屏人曰。今見鄉兄。吾所舉可謂得人。且曰呂東滙欲凡一見。予有難

色正夫又曰。兄謂詮曹不易見耶。我當同兄一往。予曰否否。既已見矣。則當有言。是涉於求。吾弗能也。正夫曰。今求者。多以為事當出於某。故皆不得。而兄顧以一見為難乎。予曰。鄙志以為不可求。故不能從。正夫又曰。昨王道思薦李中麓東滙謂某已薦。兄今胡如此。予曰。中麓兩同年也。素相厚。得吏部猶我也。況中麓不在京師。豈可令士大夫謂某潛與之爭乎。請鄉兄遂薦之。正夫乃悵然罷去。於是決用中麓矣。予詰正夫謝相負之罪。正夫曰。予初不知兄之高如是。山東正氣也。吾重之。有加於代吾為吏部矣。郭君弼亦稱道。以為君子立身當如是。後中麓以文選陞太常。值予服闋。以予前相讓之意。仍欲薦予與冢宰許松皋公暨文選王象山嘉賓言。皆允。乃作書促予北上。時以日淺不可。遂行。比至都。有舊吏部林東城春周東山鄉。皆以起復先至。中麓甚憾予遲。既數日。偶吏部有胡纓溪鯨者。不為衆僚喜。議欲出之於外。以為予地。中麓間來語予。予曰。擠人而奪其位。此豈君子之心。果如所云。予當乞病歸。必不忍就也。且前日吾能讓兄。今顧可擠人乎。中麓曰。迂哉葛子。予曰。誠然。寧迂勿躁也。中麓意乃止。越數日。祠祭主事缺。乃補之。

予在山海關時。陶真人仲文。以遼陽庫官任滿回。夾帶軍妻。至關詰出。予發巡捕

指揮徐鳳儀問究。軍妻解回原衛。仲文家人依律擬追問。渠甚啣之。渠妻與關民張鸞妻。結為姊妹。仲文至京。有真人之寵。鸞與妻遂相往來。徐是山緯。守關。因盤詰武定侯郭勛家人。被其誣奏。至於逮係。仲文語人曰。山海主事。亦可拿乎。意蓋在予也。時予以起復至京。詹角山語予曰。此人不可不防。予曰。禍福固有定數。不能宛曲求解。聽之而已。予尋補禮部。遷選制郎中。仲文時加禮部尚書。擇日來部到任。予與衆僚議。不可相見。是日當託故皆不入部。衆以為然。至日渠來見四司無人。各留一名帖而去。竟亦無如之何也。

寧府宸濠反。同謀者郡王將軍而下若干人。本犯皆令自盡。家屬發高牆禁錮。後命科道官各一人。至彼看議。姑容回本府為庶人。既得脫禁。輒復營謀請封。夏桂洲掌禮部時。為之題覆。酌量俱准復中尉。女皆為鄉君。已封若干人矣。予在儀制有接踵奏請者。予查刑部移來原題稿。其祖若父。皆親同謀反人。遂具稿參駁呈嚴介溪宗伯。嚴曰。此事桂洲久已准行。今遽變易。桂老在閣。豈不取怪。況予亦江西人。先已准封。我乃參之。人其謂我何。予曰。郎中亦知桂翁在閣。翻異所行。必當致怒。然法不可行。只得據正題覆。意外之禍。聽之而已。既具題。桂洲竟擬旨云某

等你部裏既查係謀反者子孫都不准襲今後再有奏擾的治罪不饒全無怒意蓋亦自知先題准之非得此一解永無後慮也

寧藩逆廢只令弋陽王以本爵管理府事渠乃無涯之心萌初求審理理刑吏部題覆與之既以教授輔導職卑恥同各府奏欲以審理輔導予在儀司參之以為郡王府止有教授親王乃有審理弋陽王雖理府事爵實郡王據稱添有審理已為非分今又卑薄教授欲以審理輔導理刑之官非可以兼輔導若如所請將來隴蜀之請又不知其如何所據弋陽王拱樻非望奏瀆祈天語嚴加戒飭雅宜安分恪守成憲無得仍前妄意奏擾自取罪愆奉旨是拱樻屢有奏擾不務安靜着今後恪遵憲章保守祿位毋得聽信撥置自取罪愆明旨昭然宜知警戒各衙門亦當稍知裁抑矣未幾奏乞長史吏部郎選與長史二人又乞校尉兵部又題與校尉五十名其校尉巾帶奏乞照例給與事在儀制司予論其齎本人曰親郡王各有體制原不相同今弋陽王欲全比親王是入繼親王也何謂以本爵管理府事汝速歸啟王宜安分吾決不與渠曰兵部已與校尉校尉應有巾帶予曰此自兵部大錯校尉可有巾帶決不可得後長史亦竟被言官參革云

予自陝西布政使入覲。帑羨一無所攜。有時相予。官太常尚寶。同衆邀飲。亦只照常。送一帕儀。吏白他省藩司。未嘗有以此送嚴管家者。而顧以貽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則吾力。實有不能相諒與否。聽之而已。嚴管家者。分宜家人嚴年也。

巡撫培養一方元氣。不比巡按。專有發奸擿伏之任。故貴寬簡長厚。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獎喜事徼虛名者。更嚴禁貪酷之吏。常刻木榜曰。爾之俸薪。皆出於民。吏殘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罰。必有幽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後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數四。舊屬官。鮮以貪墨敗者。不可謂無所感孚也。然待人而興猶屬庸士。若豪傑則自知砥礪矣。勉之勉之。

予在吏部四載餘。兩推太宰。一次相公。各有所託。且曰。即以元輔次輔所薦為正陪。予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一遂柄用。大關君子小人之進退。須從人望。烏可狥人。竟推南太宰周公延。疏上。大拂時相意。得調旨另推。兩員來看。二公復申前請謂閣中已秘揭薦過。非此二人不可。予不能從。明日東闕會推。吏推總憲屠公僑。一廷相顧。不言而罷。予徑出。至端陽門。楊虞坡凡趨來同行。曰。今日之舉。正人增氣多矣。凡不見環聽者悚然乎。疏上。相公大怒。果各具揭薦所囑者。且云吏部偏

執意兒越三日疏揭俱不發。聞上共納袍袖中。左右莫測。又數日忽宣召吏部守禮趨至迎和門。中官捧御筆。特旨出。批部疏面云着黙復職之任。黙者。福建李古冲。時家居。故云。聖明總攬乾斷。不惑私議。兩相受上眷知之深。費許多心計。竟不能用一私人。豈尋常世主所及哉

陶仲文既荷寵異常。入直萬壽宮時。於便殿賜坐賜食。從容談論。聞上兩次詢大臣臧否。至守禮則先發云。此朕所素知。是在禮部山陝河南有聲者。聞他清操如故。陶出輒恚憤累日。與其徒曰。葛與川公。好造化。上每訪問諸大臣。便先稱之。蓋修舊怨不能遂其中傷也。此自鬼神呵護。然聖德高明。埒於大造。吾子孫當世知所以報稱可也

丙辰自南京謝政歸里。舊宅已推與弟姪輩。始自營第一區。檢笥中得二百餘金。查莊上畜糧。僅數百石。於是年期起室一進。約數年竣工。興作之費。每至稱貸。爾輩其知締造之艱。兢兢保守之。此宅以有家廟家塾。幾世未析。百口同居。勢不得不從闊大。以後子孫出居。每宅寛只許五楹。深約三四進。勿妄扳援此宅規制。其同爨弟姪輩。欲析居時。除爾曾祖見產瓜分之外。各與城宅一區。鄉莊一所。田二

項瑩地數畝。以稱予親親之誼。

予在仕途三十年。今得優游林下。與世味淡然相忘。似皆得簡靜力。士大夫但有為名。使人喜之心。做官就要矯激自炫。以急人知。煦煦行惠。至違道以要虛譽。居鄉必不能修已遠利。表正風俗。即知自好。亦多甘為鄉愿之行。侯命君子。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蓋以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對不自失而言耳。顧居鄉無難。只要在家讀書靜坐。不管閒事。敦倫理。屏嗜慾。勿干請有司。禁絕假託用勢者耳。若做官要做人。事事念念。為義為公。成敗利鈍皆無足計。須先知內外檢點。卓然自立。不依阿洩沓附人。持法公平。宅心忠恕。勿恃一守而輕儕慢民。勿為官成而肆志傲物。兢兢翼翼。作事謀始。凡自我行。務上有益於朝廷。下有利於生民。而無求赫赫之名其庶矣。大凡人能清約。即能秉正。事無不可為。夫出處一機。爾輩自今。即學廉靜無欲。異日居官。自當得力。使人稱為清白吏子孫可矣。

又二則曰。同年中。天植忠直。吾不如郭君弼。嘉靖癸巳十月。予行取至京。君弼為御史。暇則相見。十二日夜。星隕如雨。無一人建言者。五日後。君弼過我曰。凡能為程舜敷否。予曰。凡欲為楊賓卿乎。蓋楊曾論邵真人下獄。追主使之人。並逮舜敷

不隱得謫。故戲及君弼。因日星隕大變。舉朝無言者。我言官也。數日來。甚不得已。
已草奏矣。凡爲我討論之。疏上。三日不下。君弼復過曰。事不測矣。少頃。逮錦衣獄。
復奏上。著拿來午門前。打四十棍。錦衣夾拶。已近百矣。兩腿露骨。死而復甦。予視
之初無悔意。既而巡按蘇松。釐奸剔弊。臨滿止爲朱玉峰建一坊。題曰崇德爲文
衡山建一坊。題曰表節。雖顧味齋在閣中。亦不及也。後遷順天巡撫。時夏桂洲起
用。南來各巡撫皆候境上。保定巡撫蘇舜澤以書邀君弼。君弼辭之。未幾以地方
小事。票令閑住。既以太宰熊北源薦。起督宣大。總兵張達輕出犯敵。營陣亡。事出
頃刻。君弼駐陽和。相去二百里。比夜始知。給事中唐禹劾其不救。下錦衣械繫。打
一百。謫戍鎮番。今十餘年矣。行乎患難。無所怨尤。忠直之性。挫而愈厲。是吾所瞠
若者也。雅性恪介。吾不如吳汝薦。蓋其幼時性慕冲玄。故於世味澹然無欲。予在
儀制時。汝薦爲戶部郎中。一日來司中。見架上紙十餘刀。問曰。此何用。予曰。將以
換書。曰。此官物。換書則其私也。予曰。戶部亦有之。凡何所用。曰。公則用。餘則貯司
庫。以待來者。後守廬州府治。對有山所出柴木。舊供府用。曰此官物也。計其值皆入
庫。作正數。他可知矣。母卒於官。扶喪歸宅。爲水所壞。借其族兄房三間停柩。且居

之。不謂陋也。繼補保定。則宿於堂之東閒。十日始一入宅。康靜之風。僚屬皆化。時谷近滄為屬高陽令。深服之。巡撫真保時。山陝地震。閣臣以考察京官應之。李南渠任其事。九卿以下。皆列為等第。汝薦以李同年。得在一等。與嚴世蕃徐陟陸煒趙文華輩同列。渠甚病之。時予免歸。遺予書曰。今次考察及九卿。甚異事。所謂一網打盡矣。吾尚可久居此乎。未幾竟引疾歸。避居山寺。數月不一至其家。如此高舉。豈吾所及。公隆萬閒復起。歷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功名氣節。一代仰之如山斗。及其歿後。每生忌日。禱祀家祠下。輒千百人。文集若干卷。孫尚賓卿昕。翰林編修職刻之家塾。

薦隱逸

康熙十年。浙撫范中丞。薦山林隱逸鄞縣葛世振明崇禎庚辰第二人翰林編修也。旣以老疾辭不赴。復奉温旨敦追。再以疾辭。遂允其請。又薦布衣董漢策。以科道試用。尋為御史劾罷。至下諸法司。而秦督鄂善薦盩厔布衣李顒。辭不至。顒起田畯。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書。修明橫渠藍田之學。富平李天生因篤。昔嘗為予言之。

蔡下白敏中

人有不可以一節取者。宋史載蔡卞。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即此一事論之。雖與沉香載石同稱可也。而乃出於卞之巨姦。白敏中在郎署。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遣錢十萬。俾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賀拔惎員外。求官不得。將欲出京來别。惎與敏中同年閽人告以方候朝官。惎駐車留書。叙瀰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反遺故人。遂召惎先宴。既而朝貴聞與惎宴。衆皆去。異日敏中謝衛公。以留故人負於推引。衛公稱之曰。此真古人所為。以此一節觀之。敏中過人遠甚。然史稱敏中受知德裕。薦知制誥。尋為翰林學士。至大用。及德裕之貶。詆之不遺餘力。議者訾惡敏中相業。略無足稱。怙威肆行。卒謚曰醜。而黨附宗閔。擯斥衛公。尤為當世鄙薄。秦太虛著論。謂敏中不獨負德裕。抑且負國家。

聯語

張忠定公。延登一為司空。兩為總憲。以功名著累朝。又鄉會試。得人最盛。如劉文正理順。吳忠節麟徵。馮中丞元颺。尚書元飆。夏考功允彝。及周挹齋延儒輩。皆門生也。少時見公廳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

先忠勤公家訓

先高祖灤川公。登嘉靖辛丑進士。為貴州參議。以王事歿於黔。贈太僕寺少卿。子六人。長贈布政使之翰。次戶部左侍郎贈尚書諱之垣。即先曾祖也。次戶部員外郎之翰。次淮安府同知之城。次浙江按察使之猷。次高陽知縣之棟。公教諸子最嚴。家訓云。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先祖方伯公。暨不肖兄弟恒舉此訓。廳事屏壁間亦皆書之。

忠勤公諸孫

高祖忠勤公。一日擁諸孫膝上。時伯祖太師公象乾。方伯公象坤。光祿公象豢。皆方七八歲。公戲問太師曰。汝將來中第幾。應曰第二。問方伯。曰第一。問光祿亦曰第二。公喜。其後方伯中嘉靖甲子解元。光祿隆慶丁卯。太師隆慶庚午。皆第二人。如其言。四伯祖孝廉公象泰。癸酉亦第二人。其後叔祖戶部公象斗。翰林公象節。中丞公象恒。皆以戊子。先祖方伯公象晉。以甲午。叔祖考功公象春。初名象巽 以癸卯。相繼鄉薦。皆

成進士向見談薈諸書所載多訛舛詳述之
曾祖大司徒公嘗自纂歷仕錄一卷謹錄數則於左以為家訓云
司徒公歷仕錄
予初選荊州府推官出京時即聞彼地士大夫有好請託者予概不敢從時如江陵相公乃翁曹都憲年伯紀山公亦不徇從後遂卒無以竿牘來者鄉官薛太守雲澤自京師回傳江陵公語曰王公大有執持我甚服之
楚撫某公陞任取荊州杉板二十副計費數百金太守趙公難之以問予予曰公政績甚著且屢登薦牘今送杉板是賄而求薦也不可趙公韙之已而薦竟居首
趙公名賢汝陽人歷官南吏部尚書
荊州府庫有王府故錄銀遼王差校尉取討未發時孫太守入覲通判王某署府事王提庫吏雷大夏立斃杖下其兄具告撫按俱行推官王三月不發犯人予欲報衆長史不得已始發下犯人十四名皆羈監王怒出府往道署署門閉遂至府前登鼓樓予與太守趙公同至鼓樓謁王王怒甚云王推官辱我我何面目管束諸宗儀趙公力辭罷去予隨以事至省過荊門州謁巡撫同鄉谷近滄公公曰王

府事不可。濛予應曰。亦不可狗。公曰。昔有神童見一老僧。僧曰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神童應曰。旁行一步亦有何妨。予正宜旁行時也。予曰云何。公曰予令家累且歸。而身出查盤侯王。稍氣平。仍具文來我再添一官會鞫。庶好擔當。予曰諾。歸即送家累杞縣令姪象坤處。次日遂赴永州月餘回。同岳州推官辛君會訊。凡問軍一徒五。王怒愈甚。然竟無所施。王素不道。後發高墻禁錮云。

予爲舉人時。以太僕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邮。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予謂縱賂得之。適足爲先人辱。遂竟歸。歸督諸弟子姪晝夜閉戶讀書。相繼成立。竟得邮典。

予以給事中。充正使。與禮部員外郎同年蹇理菴公。册封鄭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餽謝甚腆。一無所受。理菴與予意同。後理菴官至薊遼總督兵部侍郎。

穆宗時。陳皇后出中宮。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請皇后正位中宮。以端治本。奉旨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再上疏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雎樛木之德。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暌離而暢者哉。奉旨。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

湖廣有大奸。曰何心隱。即何夫山。即何兩川。即梁無忌。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本江西永豐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拒捕。殺傷吳善五等六人。初擬死罪。後得末減充貴州衛軍。逃去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講學為名。聚衆擾害地方。種種不法。各省歷年訪緝不獲。皆有卷案。萬歷七年。新店把總朱心學。於祁門縣獲之。予發候按察使查卷問理。已而心隱病死。後數年。臺省諸公。尚有為何稱冤者。蓋以假講學之名。遂為所惑。實不知其有各省訪拿卷案耳。迄今公論始明。

予為戶部侍郎。管太倉。見倉斛斗。其一獨大異常。問之。云凡糧到倉。該倉斗級每人先支一斗。此舊規也。予曰。是何言。即照常私與。亦是違法。況另置大斗乎。即禁革之。是年修總督倉場公署。或云。此銀例出各倉斗級。予曰。是烏可行。宜乎大斗私索也。乃與大司農張心齋公言。部發帑金修之。著為例。

予平日不囑託官府。故入仕亦不狥人請託。萬歷十八年。太夫人壽日。鄉人具軸禮來賀者。三百餘人。予曰。某素不敢管人家閒事。有何德於鄉黨。敢勞諸君。答曰。正以公不說事。不害人。大家陰受其賜。故來耳。

予初考選刑科。即請益於掌科朱後菴公。縉公曰。切記不可聽人主使。為他人報

8

私仇壞自己名節。予佩服之。後果有具稿暗遞。欲書予名者。急謝去之。月餘同鄉一道長。卻持此本問予。予以實告不可染。但唯唯越數日竟上之。識者駭異。果以此敗官。

前輩涉歷事久。多有高見。有疑難事。不能自決。不可不以咨問。予曾有二事。一請教兵部侍郎吳公望湖。一請教兵部尚書張公心齋。二公論甚透切。予深服之。

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學于公華峰等。同僚吏部尚書趙公汝泉等。同年兵部尚書劉公節齋等。劉公在省尤相得。予家居。劉總督兩廣。聞予病。書來若疾痛之在其身。寄桑寄生藥者再。兵部尚書邯鄲張公弘軒。總督薊遼。書來林下者二。每自念未能酬報。吾子孫記之報之。

業師魏雲汀先生。諱智。任知縣。同僚荊州府知府趙公汝泉名賢。河南汝陽人。吏部尚書徐公思重名學謨。直隸嘉定人。禮部尚書孫公□山名用。福建人。知府江公心源名一麟。都御史。

省中何公來山名起鳴。四川人。韓公元川名楫。蒲州人。通政梁公靜齋名問孟。河南人。都御史張公湖東名鹵。儀封人。都御史丁公觀峰名懋儒。東昌人。知府朱公

後菴名繪。平定人。少卿。溫公一齋名純。涇陽人。尚書。鴻臚寺賈公虛菴名儒。雞澤人。左少卿。

南太僕劉公仁軒名穩。衡陽人。少卿許公敬菴名孚遠。海鹽人。侍郎。

順天府丞朱公越崢名南雍。山陰人。太僕卿。

戶部張公心齋名學顏。肥鄉人。兵部尚書。劉公紫山名思問。孟縣人。南戶部尚書。楊公夢山名巍。海豐人。吏部尚書。王公雲澤名廷瞻。黃州人。尚書王公後齋名友賢。寧鄉人。尚書。

公生平篤於師友。魏歲貢智。公之師也。公既貴。常遇諸塗。讓其乘騎於魏。扶持上下。而身跨蹇驢以從。鄉人至今稱之。

方伯公遺事

先祖方伯公。年九十餘。讀書排纂不輟。雖盛夏衣冠危坐。未嘗見其科跣。常揭一聯於廳事云。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齋中一聯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癸巳歲作自祭文。有云不敢喪心。不求滿意。能甘澹泊能忍閑氣。九十年來。於心無愧。可偕衆而同遊。可含笑而長逝。蓋實錄云。公年雖大

蓋時時夜夢侍先曾祖司徒府君或跪受扑責如過庭時云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少在京邸從青州張見堯先生學同學者臨朐馮文敏公琦蒙陰公文介公鼐馮與公同年生方伯少兩歲凡事之後為諸生受知提學理菴蹇公達召入書院凡四人則公及濟寧于中丞若瀛臨青柳尚書佐其一即文介也公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時馮公以吏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方伯公答人詩

方伯公素不喜修煉之說恒揭寧靜澹泊四字於壁讀書眠食外惟瞑坐調息而已嘗有答侯晉陽大叅一絕句云問予何事容顏好曾受高人秘法傳打疊身心無一事饑來喫飯倦時眠公歿時不肖年二十矣回憶公一言一行真羲皇以上人也按饑來喫飯倦時眠乃傳燈錄義海禪師語王陽明與人論學亦曾引之

方伯公知人

二伯祖方伯中宇公象坤年十八領解為嘉靖甲子明年乙丑成進士歷仕山西左布政使卒官貧至無以殮撫按以下為醵金治後事乃得歸清正名臣也公藻鑑尤精

為河南提學時萬歷壬午鄉試榜將發直指問公曰解頭當屬何人公曰杞之周九皋否則汝陽李宗延耶已而周果領解李次之李公仕至戶部尚書

侍御公殉節

伯父侍御百斯公與胥登崇禎元年戊辰進士入翰林改御史甲申公家食已八年矣聞三月十九日之變同妻子盡節於几案間得手書一紙云京師卒破聖主殉社稷予聞之雪涕沾衣不及攀龍髯而殉命遂偕妻于氏子士和併命寢室命也奈何葬從簡從速隨時也公清介忠信言笑不苟鬚眉若神葬日會者萬人莫不流涕南城陳伯璣允衡論次公遺集比之宋江文忠萬里云崑山歸莊元恭詩云鼎湖痛絕龍攀龍城守諸公繼扈從誰是簡書無誚責獨捐頂踵又從容九泉骨近平原廟千古名齊日觀峯欣慕執鞭嗟隔世好憑詩句想遺蹤

王劉二奇士

予鄉王遵坦字太平益都人太僕少卿濼之子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相國鴻訓之子二人皆負氣跅弛相友善王居家桑谷劉居長白皆有林泉之美崇禎間見天下將亂散財結客甲申歲孔和殺闖賊偽令率精騎萬人南赴金陵至淮陰以兵屬劉

澤清。澤清與孔和素交。時為藩鎮。貴重無比。然好為詩。一日大會將吏。廣坐朗吟。賓佐交口譽之。孔和仰視獨無語。强問之。曰。公誠名將。不然此事定復不急。澤清怒。罷酒。賓客皆惶懼失次。孔和敫然而出。澤清益怒。遣人追及舟中殺之。已而金陵以為副總兵官。則孔和死數日矣。遵坦入本朝。隨肅王平蜀。為巡撫四川都御史。卒於閩。劉有奕棋贈丘將軍長歌云。伏生之里大將出。生來所志惟馬革。幕中已多指視功。疆場血戰不勝筆。堪嗟再謁典連敎。不知三世還執戟。別君十載一瞬間。歷盡鋒鏑與楛桰。背貴那可入韓罷。睛白聊足嘲吳刻。多君談笑貫索中。坐待明光銷蠹蝕。昨聞廣武拜軍師。聖主懷邦丈人吉。如今驅戰眞市人。聒聒怒蛙誰與軾。願君橫臂障東海。莫令桑梓生荆棘。安有健兒把犁鉏。但見春林巢小鳦。從來外攘必內安。隱憂不在河北賊。夜涼浮白戒談事。更向局中問刼急。已知文偉能辦賊。不待當場辨白黑。贊君斂手推棋枰。論兵乂乂終羞吃。君功定可勒燕然。我詩空須錦罽織。王有詩云。怪鴟撲人山鬼叫。草際幽燐舊年少。古冢老貍夜宴賓。髑髏為盤羅八珍。玄熊文豹甘作使。喋不敢言但相掎。夫君意氣不自持。拔劍向風劍光死。一身誰遣困蓬蒿。呼天喝月未足豪。驢脊如柴少鞴勒。小挫風期非我曹。愁多歡少天白頭。倒擲河水西

向流。一寸之心括千古。元氣茫茫生百憂。金盆濯足錦為廁。以此相酬已堪恚。寄語驄冰九尾兒。鷓鴣啼上寒楓枝。劉又有贈王詩云。都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劉澤清手。與黃祖事絕類云。丘名磊。鄒平人。少為諸生。有才名。後走遼東詣軍門上書。積功至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亦死澤清之手。

節義

王氏。亳州人。李殿機妻也。殿機父死於法。母張氏没官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因冒王姓。鬻粥於紅旗厄爾庫家。王氏在本籍。年三十四歲矣。叔凡強之嫁。誓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覓夫至京師。時殿機已配蕭氏矣。南城御史阮爾詢具疏上聞。竟為夫婦。殿機蕭氏皆斷出為民。同歸於亳。

封丘古蹟

同年岳給事鎮九(峰秀)起家封丘知縣。有古循良之風。唐高達夫嘗為縣尉。向無專祠岳於西門外剏祠祀之。縣南黃池。北蟲牢。皆春秋古蹟。又有青陵臺。韓憑妻冢。岳皆為建祠立碑表之。此事近今長吏所少。

池北偶談卷五終

池北偶談卷六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獻

李太守

近日廉吏以松江太守李正華為第一。正華貢士，獻縣人。予鄉李御史（森先）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皆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為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廷鉉）官河間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重慶三忠

獻賊自荊州上峽，攻陷重慶，蜀撫都御史陳公（士奇），重慶太守王公（行儉），巴縣令王公（錫），

同日罵賊。被磔死。鄞都林君明儁。作三忠傳。今巴人立三忠祠祀之。

楊太常

楊懷玉者。以琴供奉明懷宗。官太常丞。鼎革後。攜賜琴流轉吳越間。文士多為賦詩。絶似宋末汪水雲也。同時有伊爾歿者。會稽人。亦以琴供奉禁中。興化李鏡月澄有長歌贈之。悽惋可誦。

二烈女

丙寅六月。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閩縣未婚烈女吳淑鳳。從容盡節。矢志靡他。連江縣未婚烈女楊聯姐。投繯就義。百折不回。部議奉旨旌表。

文柔

文柔者。李之儀端叔配胡武平宿孫女也。為東坡所知。呼為法喜上人。東坡南遷。手自製衣以贐曰。我一女子。受此等人知。復何憾耶。見端叔自撰墓誌。

二文正墓

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東陽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貞公崇簡云。為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抔土僅

存。明萬歷時。有進士王文邁者。曾爲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張綵

張綵。焦芳。劉宇。曹元。皆爲逆瑾爪牙腹心。而綵又其鄉人也。苑洛見聞錄。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謂大學士焦芳導瑾爲惡。劉宇首阿附瑾。綵皆勸退之。如是不下十餘條。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而苑洛以鄉曲之故。亂天下萬世公是非。亦見其愚矣。

蔡道憲

蔡公道憲。閩人。以進士爲長沙府推官。數蔘與宋李忠節公芾酬酢。後天兵下湖南。蔡殉節。潭人歲時報賽。常見二公往來。車騎甚盛。全州謝石臞良琦記其事云。

事叔至孝

宣城施愚山閏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譽有遺詩一卷。愚山屬予爲論定。序而行之。

張待問

子邑新城本長山縣地。元始為縣。閱長山志名宦。宋止知縣翟大順一人。丞簿則有明以前無考。適閱東軒筆錄。得張待問一人。知志之闕漏多矣。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為邑患。縣令憚其勢。莫敢與較。張一日承令乏。適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罪。杷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人皆為張危之。或勸令自免去。張曰。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君懲之。今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乃士倫亦鄉之賢大夫也。錄之以補志乘之闕。范文正公。幼隨母改適長山朱氏。筆錄訛作睢陽。宜正之。

孔公父子

史載孔道輔原魯。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澠水燕談載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有為此戲者。詔斥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容有此。詔付檢官置於理。二事絕相類。宗翰字周翰。即原魯子也。宋至道二年。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孔子為戲。賓客李至言唐太和中以此為戲。文宗笞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先聖乎。

麗嚴

困話錄角部載江淮一舉人。姓嚴。登科記誤書麗嚴。遂賃舟丐食。往壽春謁從事麗尹。事極可笑。按唐書麗嚴壽春人。元和中。登進士第。元微之喜其文體類己。歷太常少卿京兆尹。姓名地里皆巧合。其一人耶。

劉富川

劉欽鄰。字鄰哉。號江屛。其先江右人。籍揚州之儀真。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筮仕廣西富川知縣。甲寅賊陷富川。劉不屈死之。兩廣總督疏聞。得旨。劉某忠憤死節。深為可憫。應得卹典。從優議奏。予在揚州時。劉初釋褐。識其人。恂恂儒素。而大節如此。可敬亦可哀也。適見徐御史敬菴旭齡疏云。守土者必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然後可以固封疆。敵愾者必有寧使進尺。勿使退寸之心。然後可以克大敵。今賊來則以請兵救援而出。賊退又以隨兵進勦而入。守令逃竄。而委責任於將弁。將弁怠弛而望恢復於禁旅。又云。國家深仁厚澤。培養臣工。三十餘年。承平日久。文武燕安。綢繆牖户之計不深。故捐軀狥國之志不決。昔安史之亂。杲卿力狥河北。故十七郡皆歸朝廷。淮蔡之平。裴度誓不與賊俱生。不浹月而掃清巨寇。臣就目前事勢而論。立

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紀綱云云。眞藥石之言也。

張商英

宋張商英反復狙詐。小人之尤。杲禪師與天覺論元祐人才。因問温公如何。天覺曰。大賢也。杲曰。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天覺曰。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予嘗謂便要官做亦何至仆温公之碑耶。吾鄉益都房安恪公。可壯天啟中為御史。為東林部黨之魁。而晚節不終。順治初。為溧陽相所逐。時年七十餘矣。京師邸舍器用皆自扃鑰。或以為言。公曰。老夫不久當復召耳。予嘗問其姪孫星飈云。公嘗自言少年血氣盛。只是要官做。其言與天覺相類。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論人者不可不辨。

致身錄

虞山極辯史仲彬致身錄之僞。而予鄉趙隱君士喆著建文帝年譜多取之。劉公子孔和。亦有題致身錄一篇云。國初殺運烈不除。越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眞不足雖有節士謀多疏。良哉中山誠意輩。已盡大計環顧徒嗟吁。聖祖信數不建輔。使作皇覺之裔餘。鬼門一出四十載。歸來老佛惟雪顱。竄身萬里伏滇國。泰伯不得終封

吳。坊葬西山一笏地。豈有方遂之疑乎。當時二十有二人。左右食廡相攜扶。未必才智似孤。遡不可及者。武子愚。二百餘年士最盛。摧傷太過。今如無。千秋直史不可滅。帝在均房應屢書。

劉元子

光州劉元子黃裳。嵩陽先生繪之子也。好談兵。倜儻負奇。嵩陽守重慶。銅梁大司馬張襄憲公。（佳胤）以童子見知。愛如己子。致署中。與元子兄弟讀書。時元子十許歲。妬襄憲之才。夜與弟黃鼎。潛往縊之。賴太夫人走救得免。後襄憲開府。元子尚在公車。過襄憲公。酒酣耳熱。輒謾罵。襄憲遜謝而已。元子後以兵部郎。參謀征倭軍事。

徐東癡

吾邑徐隱君夜。字東癡。又字嵇菴。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皐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癸亥春。予及先兄過之。欲約同志為搆草堂。又遺書縣令云。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識廉恥之方。又楊君謙穌談所記中峰和上草堂。乃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吳人至今傳為美談。明府能為此盛舉。繼三

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竟不果。

朱浚

盧奕之有杞。華原柳氏之有璨。韓忠獻之有侂胄。吳玠吳璘之有曦。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也。何燕泉餘冬序錄載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道當國時。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塾生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殺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明末亦有之。如張捷楊維垣是也。浚死節事。宋史及綱目皆不書。

王李

掖縣王漢。字子房。倜儻有經世才。中崇禎丁丑進士。為高平河內二縣令。上書言事。懷宗奇之。召對擢御史。巡按河南。進巡撫都御史。死永城賊劉超之難。予少見其奏疏及小武當詩一篇。真奇才也。同邑李森先。字琳枝。崇禎庚辰進士。入本朝為御史。屢上疏論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剛端勁。真淫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南人莫不快之。中忌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世祖廉知之。尋內擢

卿喜而李不幸死矣。李修髯長身。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日與酒徒酣飲其中。醉則衣白衣。徒步歌呼過市。巾幘欹側。酒痕狼藉。有陽城之風。

黃熙績

順治己亥。海寇破京口。瓜儀。寧國等處。金陵幾不守。寇安慶。推官黃熙績。力守全城。辛丑論功。罪監司守令以下。死者數十人。熙績以前功。特擢給事中。仍世襲阿思哈哈番。通判李皇詔亦得叙陞員外郎。世襲阿達哈哈番。黃閩人。李楚人。

米元章二壻

段拂吳激。皆米元章之壻。拂字去塵。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激字彥高。入金為翰林學士。以詩樂府知名。與蔡松年齊名。號吳蔡體。

篤師誼

汴梁王金章。紫綬參政。常從老儒劉文奇學。崇禎末。劉家沒於水。王為置田園廬舍於蘇門山中。後年七十餘病卒。為之營葬。情禮甚備。予見其哭師詩。哀樂有過人者。其警句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餘不具錄。陶九成載槁李顧德玉葬其

師新昌俞觀光事。此近之矣。

兩郝天挺本末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為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為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孫靈暉

新城僻陋。其在南北朝。則長樂武强二縣地也。長樂。今青州之高苑。武强。今濟南之長山。偶讀北齊書孫靈暉傳。乃予鄉前哲。而志不載。因錄於此。孫靈暉。長樂武强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

禮三傳。皆通宗旨。時就鮑季祥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深相敬重。啟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蹶。靈暉惟默默憂悴。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朝廷以王師三品。啟奏不合。後主於啟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齊亡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

忠勤公黔志列傳

先高祖太僕府君。死事於黔。明世廟諭祭文。有忠勤報國之褒。故稱忠勤公。黔記名宦傳云。王重光。濟南新城人。以進士為司空曹郎。嘉靖中。貴州左參政會赤水黑白羿蠻叛。公與參將於某。衝嵐冒瘴癘。勤事。以死事聞。賜祭。贈太僕少卿。公祠在永寧衛。有指揮王之屏。張朝者。奉委采木。不避險艱。水漲。有巨木擱灘頭。朝之屏先卒徒

入水掀撥巨木溺死事聞賜葬今從公祀祠蠙衣生曰予聞王之先有王叟者與其妪力田作苦家嬴擔食之儲有窮措大夜穿其墉叟覺以戒媪是偷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顧穿窬耶夫婦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終不暴君之短因出粟與之庚人無知者太僕蓋其孫云由太僕而後益昌大今所稱新城王是已此傳同年某中丞撫黔時特錄相寄時曲沃衛少師方有纂修一統志之請不一載滇黔告覺志未進呈故具錄於此

死節

富川知縣劉欽鄰死節之後又得數人謹書之饒寇陷浮梁知縣王臨元死之陷新昌典史諸士英死之臨元山東平山衛人順治辛丑進士（叛將以紫衣誘降不從自縊死）浙寇陷武義署縣事蘭谿丞徐喆死之（賊索印力拒而死）喆山西廣昌人貢生海寇薄溫州總兵官祖弘勳迎降巡道僉事陳丹赤死之（叛將議會之降大罵遇害）丹赤福建閩縣人順治辛卯舉人初贈光祿寺卿加贈通政使司通政使朱龍據定邊堡以叛守備劉士英同其妻妾郭李俱死之孫宗雅以神木叛榆林道參議楊三知全家死之三知順天良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其妻□氏與二女先死妾□氏不死為賊所得大罵遇害）贈光祿寺卿王贈光祿寺少卿喆贈浙江按

察使司僉事劉士英。贈參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諸士英。贈江南宣城縣主簿。

段復興

段公復興。兗州陽穀人。明末爲秦中監司。有威惠。崇禎癸未冬。李自成入關。西安陷諸郡瓦解。賊檄至慶陽。公怒裂之。斬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陷慶陽。公巷戰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楊氏妾劉氏宗氏張氏子瑞女成暨婢僕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饗祀。有禱輒應。以比唐段太尉。關中人稱二段云。

蔣氏王氏

蔣氏。淮安大河衞人。許字山陽高昂。未娶而昂夭。女趨喪哭甚哀。自矢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墓。今五十餘尚在。又康熙十六年。閩逆初降。巡撫楊熙疏請旌表孝子王鑑女惠貞。惠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儼死。謀以身殉。家人止之。因請奔喪。自縊夫柩之側。

王應熊

巴縣劉孝廉非眼(道開)作故大學士王公應熊傳。頗紀實。無諛詞。其贊云。立朝孑孑。居鄉赫赫。峻整方嚴。夏日冬雪。天資則美。聖學未充。責人無已。居已不洪。伏鉞東挽。入

相出將。遇非其時。用違其量。民之焦熱。其何能淑。翰林有餘。宰相不足。應熊以崇禎癸酉冬。內傳入閣辦事。不由枚卜。在政府僅五月。攻之者衆。遂罷歸。歸後弟應熙與同邑戶侍倪斯蕙子天和。相軋。遂成大獄。倪氏傾覆殆盡。巴人少之。癸未周延儒罷相。舉應熊自代。詔起田間。比至。周已賜死。陳演不欲其入。紿應熊止涿州。而上疏力辭。上以問陳。陳對曰。此要君之術耳。上怒。遂勒歸。南渡以為督師。專辦蜀寇。甫抵遵義。獻賊已據成都。監將曾英。擁衆數萬駐重慶。應熊無師可督。蟒衣玉帶。端坐受庭謁而已。丙戌冬。肅王誅獻賊於南部之鳳皇山。假子孫可望。奔重慶。隳其城。南入滇黔。明年丁亥秋。應熊卒於永寧之土城。倪所居有巴字園。俯臨城堞。南對塗山。下有龍門浩。擅巴郡江山之勝。自題一聯云。居臨巴水真成字。家對龍門好著書。予昔過重慶。聞之門人林舉人云。

魏尚書格言

蔚州魏環溪尚書。象樞順治中。以光祿丞養親家居。服闋以臨朐馮相國易齋溥薦起為御史。不五載至尚書。所著有庸齋閒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　居大臣而德

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為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凉。其質白。其味冲。其為用也。可以滌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為用也。可以汚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為仙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訕。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譸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類。

家門喻

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略載於左。　聖人門。觀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之達意。門闢正路三條。中行。

（中路）狂（左路）狷（右路）門閫內外二界。喻義（閫內）喻利（閫外）門內戒規三節。老在得（終戒）壯在鬬（中戒）少在色（始戒）門內畏箴三則。畏天命（一則）畏大人（二則）畏聖人言（三則）門內賞罰二格。懷德（賞）懷刑（罰）門內才品四種。剛（第一種）毅（第二種）木（第三種）訥（第四種）門內課士三等。行已有恥。不辱君命（一等）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二等）言必信。行必果（三等）門內黜士四等。患得患失之鄙夫（下等）無忌憚之小人（下下等）德之賊（最下等。此段自上而下。取小人下達意）門內取士四科。德行（一科）言語（一科）政事（一科）文學（一科）叩門三法。反三隅（力叩法）悱（口叩法）憤（心叩法）入門一步。致知格物。聖人家（自下而上同前）孝（基）弟（址）門戶堂室。聖人（室）君子（堂）善人（戶）有恆（門）護家四壁。信（四壁）忠（三壁）行（二壁）文（一壁）向上三階。樂之（上層）好之（中層）知之（下層）自外達內四程。權（四程）立（三程）適道（二程）共學（一程）自內達外四程。禮動（四程）莊涖（三程）仁守（二程）知及（一程）傳家四法。游藝（家外）依仁（家內）據德（家內）志道（家內）成家四事。樂忘憂。憤忘食。誨不倦。學不厭。

聖門戒律

廬陵張學士幹臣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覬覦者是）一名患得患失鄙夫（貪緣以織榮膴者是）一名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名壟斷賤大夫（指為奇貨者是）一名墦間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名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名不遠禽獸（橫逆不悛淫蕩無恥者是）

圖讖

漢光武好以圖讖決事。宣布天下。桓譚以此得罪。而苻堅以讀讖殺王彤王佩。此一事過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讖文。入五將山。竟為姚萇所執。當是末路憤憒耶。

朱彤

朱彤。京兆人。隱居不仕。閭負使涼。以彤與王猛並稱。堅以猛為侍中。猛表讓於彤。其後猛死。堅欲南寇。引羣臣會議太極殿。苻融石越等皆諫。彤獨賛之。卒致淝水之敗。以至亡國。此豈景略匹耶。處士盜虛聲。何代無人。

馮可宗

益都馮起震。字青方。老儒也。工畫竹。有名啟禎間。時號馮竹子。有子二人。長可賓。成進士。官給事中。好聲伎。侍妾數十人。其弟可宗。南渡掌錦衣衛事。為馬阮爪牙。尤豪侈自恣。居第皆以紫檀為窗檻。乙酉死於金陵。同時有馬文室者。貴陽相之廝役也。亦官都督。金陵破。官於其居宅井中。淘金得數萬兩。或為賦淘金行焉。

劉吏部

劉吏部公㦷。體仁。慷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能

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具為主人道之。曰公誠長者。顧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槖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

王公家書

故尚書王公德完。字希泉。蜀廣安州人。萬曆庚子。予臨朐馮公琢菴琦南充黃公慎軒輝同侍皇長子日講。退謂王公曰。今日皇長子。聞言母后憂危狀。殆不自保。馮又曰。今日之計。母后安。則皇長子安。而天下安。否則危矣。須得一人拚性命說破。庶有濟乎。王公慷慨起曰。此言官責。公詞臣。可無言。然某言之必死。老母弱子。以累慎軒矣。疏入。神宗大怒。下詔獄究問主使之人。當是時。馮公自分不免。王公備任慘毒。但云道路喧傳。高皇主使。語不及他。拜杖謫歸。天啟中起廢籍。至戶部尚書。公之孫有濟予門人也。以公獄中家書。及馮黃二公手札示予。敬錄於此。家書云。十月二十八日。男上中宮本。蓋中宮危。則皇長子危。長子危。則宗廟社稷危。此回天機括。曲突徙薪上策。男赤心為國。奮不顧身。冒昧陳言。致皇上震怒。拏送鎮撫司考訊。人臣盡忠報國。獨立敢言。誰為主使。皇上初震雷霆。計且不測。幸賴二祖列宗在天之靈。皇上夢

一金甲神人。持鞭而撻宮殿動搖。因此上心驚懼。男遂免於廷杖。止繫鎮撫司中。出則無期也。各衙門上三疏救。皆不報。男思人臣為宗廟社稷。即死亦可不朽。念伏我祖宗父母。積德累仁。今得不死。非聖主恩深。焉能再造耶。萬里長途。兩位老母。暮年聞此信息。驚惶憂慮。恐致成病。則不孝之罪。無所容於天地間矣。馮公書云。千古綱常。萬年宗社。係兄此舉。蓋向來所言。止及國本。而兄所言者。事之本也。烈心奇節。與鄒爾瞻等。而所關比爾瞻更大。國史野史。大書特書不一書矣。雷霆之下。笞箠慘并。百僚悻心。千夫隕涕。寄九死於九關。幸而不死。社稷實式靈之。既逆隆旨。干天譴。士之處此。當以忠智相兼。有身在無忘主恩。有舌在無談國事。事在身外。身在世外。鷗波萍跡。足寄此生。柴車就道。形跡宜晦。即遇故舊。一夫一馬。亦勿受之。貂璫滿途。百凡寧過慎耳。行矣。足下相與淺而意則深。業已成千秋之事。為千秋之人。事事須與此舉相稱。令龍逢黃綺。合為一人。乃為全盛。若異日出而肩大任。建大業。則在天不在我。然聊以兄之出處卜之也。勿煩作報書。有所欲言。異日見便相聞可耳。黃書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至當。真見古人之心。辟如父母反目。泣諫不從。大杖而走。豈須臾忘怨慕哉。常存此心。自不見直言得罪。有毫髮之可矜負也。天下人公共大

事。被兄一肩擔盡。所關至大。而弟所言。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蓋責備賢者。愛不能已耳。此事孫北海侍郎益智錄載之。止言黃而不及馮。且錄名臣亦不及文敏何哉。

陳忠愍

陳都督福。字東海。陝西定邊堡人。積功至右都督。駐夔州。予壬子使蜀見之。真儒將也。與予登夔府東城觀八陣圖。謁白帝城昭烈廟。奏軍中之樂。行酒極歡。酒酣。送予江岸。執手殷勤而別。此後予廬居。聞陳遷寧夏總兵官。尋滇黔告變。陳百口尚在夔門。時蜀中已陷賊。以左將軍印誘之。招致百端。陳皆執其使以聞。朱龍輩叛亂。據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圍固原。朝論方倚為長城。謂必辦賊。一日賊忽以五百人偽降陳。坦然不疑。置之左右。陳部下有九營。而自居中。號令嚴肅。日晡。諸營不得相往來。夜二鼓。降人發難中軍。驚擾。時大風雪。諸營無敢趣救者。遂刃陳。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乃心王室。今大帥無出其右。其死也。上震悼。特贈為公。諡忠愍。擢其弟參將奇。為天津總兵官。壽為光祿寺少卿。今為右通政。

曹植司馬順

吳江顧生庶其萬祺三餘漫筆云。三叔周之畔臣。實殷之忠臣也。說本陳同父。若曹丕

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而卒。二公。非漢魏之忠臣歟。

門戶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僕公。以甲科起家。至隆萬而極盛。代有聞人。當明中葉門戶紛紜之時。無一人濡足者。亦可見家法之恭謹矣。先伯祖太師霽宇公。諱象乾出入相將六十年。與葉文忠公沈文端公郭文毅公輩師友之誼最厚。故小人造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皆列焉。先祖方伯公。諱象晉為禮部主事。時鄉人亓詩教韓浚勢張甚。以公名閥素有清望。餌以詮曹。欲引入其黨。公力却之。遂觸其怒。丁巳以察典中傷。里居者十餘年。此其梗概也。至從叔祖吏部。諱象春為東林聞人。而才浮於家法。始一變矣。夏瑗公。允彝幸存錄云。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徐兆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有齊楚浙三黨。鼎峙。齊為亓詩教韓浚輩。楚為吳亮嗣官應震輩。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於是有宣黨崑黨。種種別名。宣即賓尹。崑則顧天

埈也。

亓韓

亓詩教萊蕪人。韓浚淄川人。趙忠毅著論所目為四凶也。皆同郡。曾山東缺詮司。先方伯時官儀制主事。同鄉前輩皆屬意亓韓。欲攘以為德。冀為之用。屬張華東公延登通殷勤。時伯祖太師。以薊督召入中樞。公曰。朝廷威柄。惟銓與樞。詎有兄在本兵。弟復為銓曹者。力謝辭之。亓韓怒不附己。遂以察典中傷。夏考功云。丁巳之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蓋在朝清流驅逐盡矣。諒哉。先是癸丑考選。諸公皆以名德首推公。時太師方以大司馬名。寓家書曰。弟以資望應得臺省。且欲假歸。俟考選後乃入。弟即迴避。例亦當改翰林。公復書言王事孔棘。且君命不宿於家。不可以弟故違君命。即具呈迴避。公生平恬退如此。

高忠憲

高忠憲公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畏。及得罪遠竄。值風雨。困臥舟中。數日天晴霽。登岸入旅店中。忽推窗見桃花爛然。遂有悟。併氣節之想亦冰消矣。

崇禎三相

夏瑗公云。烈皇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晚。謝陞不狥物情。不違公論。三公於二鄙。皆虛公不滯。但闖寇之難。范死節最烈。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閣。變即自縊。為僕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受刑至慘。終不屈死。或惜其死稍晚。然大節終無貶也。謝又出方下矣。

酈道元

酈道元史稱嚴猛。為中尉。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付獄。悅請於胡太后。太后赦之。道元殺念。并劾悅。時蕭寶寅在關中。及狀已露。悅遂奏道元為關右大使。行至陰盤驛。遇害。世但知其文士耳。

二王好佛

王右丞兄弟好佛。多與名僧游處。其山川梵宇之作。往往精妙。然唐書王縉傳。載縉喜飯僧徒。對揚啟沃。輒以因果為證。每西番有警。輒使群僧誦仁王經禳之。大曆刑政。日以凌遲。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賄賂。如市賈焉。孟子謂頌詩讀書。必知人論

世旨哉言乎。

薛佩玉

予年來訪求殉節者謹書之。近又得貴州都匀知縣薛君殉節狀於同年子吳雯天章。薛君諱佩玉。山西芮城人。辛丑進士。出予友李宮詹容齋之門。為人孤介質直。臨事不苟。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滇逆至都匀。戍將及兵士數千人內叛。脅受偽印。薛君不可。登樓自縊。僕薛策薛健救之。曰汝誤我。非愛我也。急麾去。遂死。其子鏞。今為諸生。

池北偶談卷六終

池北偶談卷七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獻

陳氏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甘肅撫臣。疏稱會寧縣典史。汪玉虹妻陳氏被執。罵賊不辱。投井死。得旨。給銀三十兩。立貞烈碑。

畢孺人

叔祖翰檢公。諱象節。字子虔。中萬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第一。元配畢孺人。年甚少。於邸中從容立嗣。告於廬前。自縊死。奉旨旌表。馮文敏公琦為傳。比葬。有雙鶴翔於墓所。良久而去。彈園襍誌云。萬曆乙未夏。翰林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辛亥夏。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淚盡血出。死於柩旁。道臣皆請旌表。從之。卓哉兩烈婦。事正相類。紀之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偶閱此。錄附家乘。

馬文肅家書

無錫馬文肅公世奇以崇禎辛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溼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答成忠毅公德二柬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予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又云。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美之敬之。成忠毅公德柬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乎。抑為其易乎。又柬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文肅自跋云。玄升忠毅字。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妾朱氏、李氏。俱贈孺人。士夫多有削髮為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上猶在南也。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朱氏玉潤後死。李氏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玉潤父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句云云。此文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一塡起金星為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為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與汝識之。公孫洲。字雲錦。康熙壬子舉人。年少

有志節工詩文不愧家學與予善惜早卒未見其止耳

蘇門孫先生言行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贊云問爾為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為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仕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先生十四歲謁楊忠愍子尚賓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尚賓歎曰足下予生平矣天啟中左浮丘魏廓園周蓼洲三公以璫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繼善之父及其甥壻張子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洢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寃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良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為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敢望某一介書生尚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激於中宜

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先生又與鹿太公醵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茭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嘗有詩云。為人百歲只為予。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先生家祭儀注略云。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日。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子孫供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日設食拜。子孫素食。不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勿容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異日。諉責他人。歲月虛擲。良可浩歎。先生孝友。堂家規云。邇來士大夫絶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

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此便是羲皇世界孝友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先生前後廬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後哀痛窮苦中認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先生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湯孔伯斌云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難錄一事牽連北上途中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着力先生病革時語學者云近得一語實為要訣但未敢拈以示人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語適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

蘇門三賢

張果中字於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繼崇禎中殉難贈大理寺卿）左浮丘魏廓園罹璫禍被逮皆主其家牧齋贈以詩所謂夕陽亭下頻留客廣柳車中每貯人是也後從孫徵君入蘇門高蹈遠隱卒葬夏峯村北原徵君為之傳彭了凡蠡縣人舊為諸生甲申後遊河朔依徵君以居土人授粟不受竟坐死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理豈

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耻與闖逆同姓。改今姓。有詩文若干卷。亂後散軼。徵君嘗貽書西華左令。恤其老母幼孫。稱為魯連後一人。予嘗作蘇門三賢詩云。

王董兩烈婦

王貞烈孔氏河南儀封人。進士貞壇女。適諸生王碧壺。碧君壺。肅敏公七世孫也。乙巳七月。夫死自縊以殉。死三日。父母往哭之。目忽開移時而瞑。董烈婦孫氏山東福山人。歸萊陽董樵子道廣。道廣死。亦自縊將死語其弟曰。歸語父母勿悲我。父母劬勞無以為報。是所以報耳。貞壇先見門人。

刁蒙吉

刁蒙吉先生。包祁州人。天啟丁卯舉人。隱居講學。曾見其潛室劄記二卷。錄二條於左。為蓋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

左翼宸

左翼宸先生。國光應州人。少失愛於繼母薄氏。以孝聞。後舉孝廉為嵩縣令。闖賊寇其境。竭力拒守。城陷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先生泣曰。我繼母也。兒事我孝。願以身代

孝兒賊感而釋之。居鄉一介不取。冬常單衣。有老蒼頭世賓者。製絮衣以進曰。主人義不他受。此衣賓力所營。願主人安之。竟力卻不受。所著有知非集。

范呂二公

范文忠公夢章。景文甲申絕筆云。坐臥小樓。竟亦難耐。故此決絕。萬歷中。文忠為東昌府推官時。雒陽呂忠節公。維祺為兗州府推官。後同入為吏部郎。天啟甲子乙丑間。同以忤璫歸。崇禎中。又相繼為南京參贊兵部尚書。文忠撰忠節太翁墓誌。謂予與介孺生平行徑臭味無一不同。卒皆以大節著。呂公子兆琳。字敬芝。順治己亥進士。官御史。與予善。孫履恒。康熙甲戌進士。謙恒。癸酉舉人。

長白先生

元張慎與。名臨。讀書長白山中。淹貫經史。生徒千里負笈。屢徵不起。學者稱長白先生。元明善完顏令去思記云。與齊處士張臨善。楊廉夫撰鮑孝子志。又載先生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參張誠等。皆先生門人。又鄒平縣北地名河灘。有先生為其父阡表。中自云為司業。貳上庠。僅半載。與廉夫言相近。元太史與先生同時。記稱處士。不知何謂。今長白先生龍池上有三賢祠。祀伏生。范文正

公。及先生也。嘉靖中。鄒平丞朱仲恩。夢一丈夫。冠服朴異。不類時人。自稱予有名無爵。世所稱長白先生者。乃太學生張松遠祖也。松嘗記其事。姪孫中丞仁軒公一元曾孫尚書華東公延登建先生祠於縣東七里。尚書為之記。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新安人。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少讀小學大學中庸禮記。躬行有德。日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有弟蕪其田。以為已分田多瘠。先生即以已田易之。已而沃。弟田復蕪。先生又易之。初仕獻縣丞。稱清官第一。後自南京告老歸。居方山下。鄉黨以為錢宣靖公後一人。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西川門人孟雲浦化鯉。狀其行。呂忠節公維祺。作謚議。予於纂修明史時。曾以其行狀謚議送史館

沈文端公家書

歸德沈文端鯉。家書一通。略云。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已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節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車。家下凡百儉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貴底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燄。不過享用

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能體我此意。凡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一百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闕暮年光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灑落為快也。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沈球近日頗知讀書。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何處。只是不可妨礙人家。既有自備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之。又寄予域云。昨相知有書云。地氣自南而北。今吾鄉人半入南中矣。此段似為四明相而發。予跋之云。右□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宋牧仲所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仕路真可畏哉。公為先伯祖太師公。隆慶辛未會試房師。其文集正續稿。皆太師序刻之。

施允升

宣城施允升先生大猷愚山之祖也萬曆中倡明講學私淑盱江羅近溪與鄒南皋焦澹園諸公遊嘗有羅姓者兄弟鬩墻先生要之家反覆勸譬聲淚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先生為講學歌詩三日始散去其叔祖某絶産千餘金應歸先生一介不取捐為義田以贍族又置義學以教族之子弟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王端毅公遺事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凡四十則公子康敏公所述頃自京邸偶得一編讀之因録一二則以自警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於側盛暑中必使著衣襪始侍左右嘗曰教爾曹讀書非為利達計也正欲使知為人底道理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簍公受之後復寄二簍亦受之但答書云令先君為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己勿替家聲何勞為老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公門人蔡虛齋發志録一條云公嘗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便期中舉人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

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人。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閲世務。冀他日得實用爾。承裕即康敏公。仕至戶部尚書。

楊斛山先生

富平忠介斛山楊公。清節冠一時。其以建言罷出都。夫人乘一驢。公自步從。三原馬谿田光祿生日。聲伎滿堂。聞公至。急揮去。設齋盥相對而已。關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公裔孫紹武。順治己丑進士。與予友。嘗遺公文集。

楊以齋

海寧楊以齋雍建通政。予同年進士。知高要縣。入為給事中。初上諫獵疏。世祖皇帝震怒。親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之意。責以沽名。天威甚厲。眾皆為危懼。然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進用之。康熙初。彗星見。上天變修省疏。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論奏。皆關天下大計。給事中舊司封駁。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為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森先

為第一。銓曹當以王東臯勉伯為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王東臯

王東臯勉伯河南湯陰人。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恒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懷金將遺之。約同年館卿錢經同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庳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内陞京卿。歸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内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丘文莊

丘文莊公濬。著世史正綱。持論嚴正。至其為相。則逐三原王端毅公。懸莊定山欲誅之。何其明於論古。而闇於立身如此。

耿公祖孫

館陶耿大參明。成化丙午舉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忤劉瑾謫官。累官山西參政。其曾孫中丞如杞。字楚材。亦中萬曆丙午舉人。丙辰進士。廷對甲第。悉同。官遵化

道副使以忤魏忠賢為閹黨巡撫劉詔所誣逮繫累官山西巡撫平夷狀貌無一不同中丞孫顧魯亦中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今為翰林編修

周將軍

前明崇禎十五年本朝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無敢一矢加遺惟周將軍遇吉時調防天津大兵至巡撫馮元颺令出戰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大兵至邀擊之自辰鏖戰及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聞滿洲諸公言壬癸入關之役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周後與其夫人禦闖寇死偏關最烈

三公薦人

明弘治中聞朶顏將入犯孝宗召閣臣劉文靖謝李二文正三公議遣廷臣整理邊關糧草初擬顧佐王儼上云掌印須留管家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舉其有才力者三公退擬侍郎陳清李士實以進上改批用都御史劉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按士實南昌人武宗時佐宸濠為大逆不識當日三公何以薦之

自比古人

王儉自比謝文靖張濬自比裴文忠王昭遠自比諸葛忠武侯

史閣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寗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氅。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乙將軍

乙將軍邦才。山東青州人。以總兵官隨史相守廣陵。同日授命。

任太守

任民育山東濟寧人。中甲子乙榜。為揚州知府。亦不屈死。志皆軼之。

南尚書

工部尚書渭南南公二太居益巡撫福建時。紅毛番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詩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高文律閩人。立

石平遠臺以紀公績此崇禎間事也康熙六年丁未五月何蘭貢使卑獨攀呵閭等入貢時公姪廷鉉為主客郎中與予共事為述之如此

李忠定公從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公第一張魏公生平不强人意處甚多而為宋齊愈劾罷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予往讀名臣言行錄恒欲著論以明之頃見鄧左之[illegible]張浚不當從祀歷代人王廟議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為閣筆其略云建功於中興之際首當聯絡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間人臣皆以緘默柔媚輸國於人為奉職而以恢復雪恥為不忠宋齊愈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其尤也非李綱秉國整立規畫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為潛善客與齊愈厚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致綱罷黜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失身非類得罪君子雖有隨時倖立之功名而其虧喪已不可贖矣夫從祀重典也謂宜黜浚而陟綱云鄧有仰止堂文集清峭可誦

趙忠毅公擇言

康熙丁未讀高邑趙忠毅公閒居擇言謹錄數則於此　太宰陳公有年典選予為

主事。一日謂予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教之。予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陳公大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議用海公瑞何公以尚。二公皆廢棄。而剛直為天下所畏。陳公力言於政府。竟皆起之。

沈戶部榜。湖廣臨湘人。嘗一再見予。予癸巳春。得罪歸。戶部送之郊。予抵里未幾。而使人來書曰。夏季領俸。念大賢家居。而碌碌如榜。乃食祿於朝。可恥也。謹以原封奉上。予受之。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以位言也。如是乃為大臣耳。故魯兩生。可為大臣。近日如太宰孫公鑨陳公有年。蔡公國珍。可為以大臣矣。孫太宰丕揚。楊少宰時喬。可惜也。而楊更可惜。以其廉慎耳。

近日講學者。薛文清之外。惟後渠而已。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也。

論語之文。和平沖雅。如楚狂衰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路語。斷不可溷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宋災。伯姬以待姆不至而死。左傳。謂其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是時伯姬六十矣。以待姆不至。竄死於火。此婦德之至也。而曰不婦。以為婦與女不同。可不待姆而逃火。豈不謬哉。

荷蓧丈人。遭亂世而農隱。而子路以為無義。以為亂倫。然則孔子所謂無道則隱非耶。論語之文。此為難解。

寺人勃鞮晉文公之讎也。及即位而見之。初不肯見。既而見之。曰不見者。是吾惡心也。吾請去

之人孰無惡心皆能去之則為善人矣。宋鄂州知州羅願以父汝楫為御史時常附秦檜論岳武穆不敢入武穆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遂卒鄂州廩廡為乾道淳熙間名臣其卒也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鄂人感其德為之圖像以祀歐陽宜諸曰願素行無愧於侯矣其卒也未必侯所為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欒盈非為汰而受欒黶之惡以殺其身亦理之或有者予謂羅公賢者以其父之搆陷武穆而又近於其廟愧恨不敢入五內切剝久矣一旦瞻其遺像大命遂傾惜哉小人之子孫惟宜愚不肖耳稍賢智則其苦皆若鄂州求死不得也按元鄭師山玉序鄂州小集以為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者新安二羅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即鄂州也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爾雅翼即其所著也

宋太祖出兵下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請擇館伴鉉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以往鉉反復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即此一事太祖之智過普遠矣所謂無言誰敢酬可為處世之法

王維王縉同名

唐書宰相世系出琅邪文憲公儉後者有蘭州刺史景景子縉秘書郎好時丞昱昱子維此别一維縉也又河東王氏始趙州司馬儒賢儒賢子揚州司馬知節知節子

協律郎胄。胄子汾州司馬處廉。處廉子五人。長維。字摩詰。尚書右丞。次縉。字夏卿。相代宗。又次繟。江陵少尹。次紘。次紞。太常少卿。又太原王氏。始右武衛大將軍請。請子右金吾衛大將軍瓌。瓌子縉。太子詹事。為雁門郡王智興之父。太原節度使宰之祖。又別一王縉也。宋王縉。嚴州人。官右司諫。忤秦檜。凡四王縉。

邢太僕

吾鄉太僕邢公子愿。侗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然其行誼甚高。初知南宮縣。同年渭南南公（憲仲工書居盩之父）為棗強令。會御史按真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殁。後事一無所備。先生直入白御史曰。南棗強死無為經紀後事者。某願請旬日之假。馳往治喪。畢事後赴郡聽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許之。竟為停察事。聽往治喪。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御史亦賢者。惜逸其姓字。

左公逸事

左公（懋第）居親喪至孝。不出戶者三年。拈慎終追遠題文。讀者無不泣下。一日縣令夢天帝榜其門云。大孝格天。又其從弟某家有狐為祟。先生時在京師。家書偶及之。先生復書云。邪不干正。可善諭遣之。書未至。一日狐忽語家人云。公在都。諭我使去。我

何敢留。遂無他。公浩然之氣。通乎鬼神如此。

左公母

徐烈母。寗海州儒家女。萊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崇禎甲申。左公御命。督餉江左。母居京師。三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尚書忻郝侍郎晉徒步以從。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吾兒勉之。勿以我為念。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立命處。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死相距僅一載。萊陽宋孝廉林寺璉為予說。

朱子論蘇王

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至誇為五鬼之魁。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其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若秦觀李廌。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云云。至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交誼。甚矣不黨之難也。可歎。

李忠定公

周益公云。淳熙末。李忠定諸子皆不存。其姪申之進。公奏議。請謚於朝。孝宗似未習其人。予為歷陳本末。上曰。張浚比耶。有司請以忠定易名。制曰可。嗚呼。忠定豈浚之比哉。孝忠賢君。忠定名臣。同時而不相知如此。則忠定在紹興中。其棄置屏斥。不亦宜乎。

二蔡後

丈承相云。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出君謨。其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所為。多自詭為君謨後。予頃見江右齒錄。分宜相子孫中式者。竟不列其高祖名爵。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可畏哉。

牧齋詩傳

錢宗伯牧齋。作列朝詩傳。本仿中州集。欲以庀史。固稱淹雅。然持論多私。殊乖公議。略舉一二。如徐有貞。陸完。以桑梓之故。一則稱其文武兼資。一則舉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揜萬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徐有貞力主南遷之議。及貞性險賊云云。今吳人舉其鄉望名臣。以有貞為稱首。上自王濟之下。及今時。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後世宜有公論。固不始於牧齋也。

元人

元名臣文士。如移剌楚才。東丹王突欲孫也。廉希憲貫雲石畏吾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魯翀女直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也。顏宗道哈剌魯氏也。贍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以過之。

康馬

武功康狀元德涵。三原馬光祿伯循。相友善。康詞鋒如雲。馬言不出口。或靳之。伯循曰。但聽德涵言論。自足快意。何待吾言。

孫太僕

孫沙溪太僕緒。故城人。博雅有風調。嘉靖間。嘗著無用閒談四卷。頗足解頤。然持論時有過偏。如駁考亭陽明。俱為已甚。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彭謂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生冷。按此乃五代王祥事。載宋人小說。何得駕言文憲。以此推之。其紀述。未必盡實錄也。

戴京兆

戴京曾。初名當子京字。型遠。杭州人。登順治己丑進士。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閏章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為武林第一。康熙辛酉卒。雨子亦相繼卒。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先兄子側為諸生。戴拔第一。復拔充貢賦最蒙擊賞。每侍坐奉教。如父兄焉。

重師

漢人最重其師。門生故吏。至有棄官行服者。荀爽師事李元禮。貽書云。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直如子事父矣。薄俗要當知此。膺以爽父淑為師。

抱松女

宣城諸生羅愷妻孫氏。年始笄。遇兵亂。從姑避山中。松下。兵獲姑。將殺之。孫亟出請以身代。兵脅之去。孫抱松大呼曰。死耳。義不可辱。遂見害。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為抱松女。

蘇少公葬地

眉州蟇頤山。有老翁泉。葉石林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墨莊漫錄云。蘇黃門葬於

詠王定國作挽詞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東坡嘗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東坡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又少公自作潁濱遺老傳云。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廬。雖遠不忍負也。又卜居賦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間。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郟山。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琅邪。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或可庶幾。其賦云。諸子送我。歷井捫天。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峨眉山。少公附焉。今河南志并載二公墓。而四川志載。止老蘇墓。不及少公。定國之詩。遺老傳卜居賦之語。豈不果耶。外兄徐東癡夜適書來訂此疑。因書此復之。

白氏

白氏。許州人。蘇宗之母。潁濱先生五世孫婦也。年二十餘。即寡。外家迎歸。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乃失身乎。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

像圖黃州龍川故事於壁。香火嚴潔。躬自灑掃。金天興元年。許州被兵。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即自縊於室。年七十餘。見金史列女傳。

池北偶談卷七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獻

介推

說苑。介子推。十五為荆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壯節王公傳

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闔門死節。宋史僅附書趙立傳。亦不詳何許人。一日讀劉昌詩興伯。蘆浦筆記。乃知公為吾鄉人。傳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筆記十卷。乃萬曆中綏安謝兆申所鈔丹陽賀氏藏本。流傳甚少。因全錄之。傳云。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昊。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捐軀殉節。當如顏公矣。以門廕補官。試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久之。除

京東葦運還京東轉運判官按部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川岩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岳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寇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貫苑囿惑上心固執不與勔譖於上公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士以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宋史止稱此官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民繪像立祠刻石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史云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已上官階俱不書粘罕以衆數萬薄徐徐城孤勢危公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金人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勢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冑巷戰竟日度不可禦乃返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一段史同其帥凜然歎異曰使南朝皆如公我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北去公尚為誰守乎公罵不絕口帥復說之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為易官封就知此州公罵曰汝等

勿誘我我誓有死耳帥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擿其口流血公含血噀之子倚在旁不勝憤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甎擲之中其旁千戶長斃粘怒執倚剮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速降公不顧為帥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絪褥藁葬於黃樓之側累甓以誌之敵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帛各二百疋初公未遇害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公曰死生定數也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號雙廟勅賜名曰忠烈史立廟楚州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佾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公義不他屬願從佾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佾為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議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貽書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故跡漫沒莫得其處忽有老媼指謂之曰君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此間即所指求焉有冢巋然

蓋以獸瓦啟視見大龜覆其上回視老媪化為虎撒甓取骸聯絡不斷如鎖子骨獨一手指闕之翰炷香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觀者莫不歎駭之翰易官斂瘞於京師資聖院後子孫從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謂扈從顯仁太后囬鑾佾子遠留淄川一詩送謂云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魏國心日下既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為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佾卒已一歲矣藍公佐使還一日侍上語次上曰王佾有兒女否奏曰佾五子流落中原居江南所生兒女尚幼弱上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十餘年賜金帛遣嫁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按史附公於趙立傳已非體又剪截太略若非興伯筆記公之始末無從考鏡參稗史可無作乎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不啼一瞽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强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督學山西為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饘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為道士裝

醫術入神。有司以醫兒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即予杖。

葉文莊論陶南村

孫大雅作滄螺集。有陶南村傳。載其不應淛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辟舉。張士誠開府姑蘇。以軍諮屈之。亦謝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復以病免。藝圃種菊。有靖節之風。又稱其所著輟耕錄。文獻足徵。其人品著述為世所重如此。乃水東日記謂書史會要。為楊文貞所不取。又謂輟耕錄可鄙。豈惡其人者。恐及儲胥。文莊亦有所不免耶。何雌黃之過至此。

蔡趙二相子

蔡絛。京之子。撰西清詩話。宣和五年。或言絛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奉旨特落職勒停。見吳曾漫錄。后山居士集有與曾直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趙輩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黃

詩文而不能得之於其子。異哉。明誠撰金石錄。

孫𢷬

孫𢷬字艾菴。浙人。為福寧總兵官吳萬福客。閩逆叛於福州。以書招諸大帥。𢷬力勸吳公。斬其使絕之。發兵拒守。而賊兵奄之。吳公死之。𢷬從死。林舍人石來麟焻有詩弔之云。誓師幕府勸移兵。青史應傳忼慨名。死節千秋比袁粲。肯教人笑褚淵生。同時有嵇永仁者。字留山。無錫人。古文有名。為制府范忠節公承謨客。亦從死。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仁宗嘗問宰執。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劉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村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蕭疏。

梅宛陵取士

元人劉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為試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鄱張氏。河南程氏。皆出其間。葉石林詩話謂是榜得蘇子瞻

為第二人。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今人止知蘇曾為歐公門生。不知張程二氏皆出其門矣。又東坡兄弟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深。然於宛陵祇稱梅二丈。亦所未解。

諡文公

劉後村云。諡。古也。複諡。非古也。封演云。諡二字者。一字為文。一字為質。世言歐陽永叔卒。將諡文。常秩時為太常博士。議當諡文忠。或謂必留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然唐宋以來。諡文者。獨韓退之。朱元晦。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翺陸希聲權德輿楊億王安石姚燧歐陽玄輩。皆諡文。亦未盡允也。獨孤及云。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不如威烈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秦莊襄楚考烈也。唐人論如此。則謂文必優於文忠。亦未必然。初元晦議諡文忠。劉後村時年十七。代其父尚在作駁議。因止諡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學。鬱而未伸。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右諡議。見後村集第二十五卷。

烏程

予鄉長山劉青岳相國。崇禎間。殁於戍所。予內大父。張忠定公。延登及諸鄉大夫於朝房。候烏程相。祈代題給勘合。溫不可。比入閣。即日具揭。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楊鳧岫宮諭。士聰。玉堂薈記。載此事云。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也。

秦襄毅公年譜

康熙癸亥冬十月。偶從同年汶上岳給事鎮九。秀峰得單縣秦襄毅公紘。自撰年譜一卷。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書。家居時自述。時嘉靖十七年也。吾東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臣。如公。及曹縣李襄毅公秉。沂州王恭靖公璟。皆削其名氏不載。目今奉旨。修一統志。將何所據為文獻之徵耶。因寓書高侍郎念東。俾與巡撫徐中丞敬菴。旭齡。言之。而錄公言行數則於左方。以補言行錄之闕云。○為御史數忤內官。謫沅陵縣北容驛。驛丞。都御史軒公上章。為予分辨。留中不出。同僚或謂予曰。足下何以處此官。予曰。事上臨下。素位而行。持節守廉。誓死不改。○景泰七年。年三十一。在北容。構茅屋三間。題其扁曰安遇。日讀五經諸史。日夕汎江。以漁釣為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處困而亨。有言不信。予為御史時。量褊不能容物。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趨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天順元年。遷知雄縣。

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豶豕之牙一爻。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為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以知府。予不從。人皆尤予。未一載。亨事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有京差捕獄內臣害民。予執法禁革。誣奏。繫御史獄。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調府谷縣。縣乃極邊。戎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學廟以興文教。築城堡以嚴邊防。里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〇八年。巡撫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釋冤濫覔租賦五七日不用鞭扑。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負稅事有所由。正當徵收時。吏書兵隸。假托催糧。惟事求取。民既納給。得有所挾。因而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時在坐致仕官數輩。皆為泣下。〇成化元年。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日。齋沐祈雨。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歲至四月。方有雨。此時祈雨。徒勞心耳。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焚香焚檄。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予乃發粟賑貸。給民子種。通借牛犋。民大悅。四月麥苗將黃。乃選差公當老人催徵。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告檄通關。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四次。輒應。或以事出境。公幹。百姓聞予將回。則喜曰雨來矣。〇巡撫項公忠奏予才堪治繁。調秦州。道經西安。項公謂予曰。秦民難治。皆以刁民作梗。爾到彼有此等。

即打死申衆子曰。刁民人皆惡之。所惡不同。上司於刁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刁民則惡其害己。但患御之無道耳。茍御之有道。刁民將化為良民。若專事誅鋤。反使貪官得計耳。項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糧草皆完。健訟與盜賊斂跡。項聞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甲公用錢。上户一年。不過銀二錢。○秦州有囉哩户。乃回回別種。漢人不與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姪者。予訪得清水秦安等縣。亦有囉哩。乃移文各縣。令其共為婚姻。秦俗尚鬼。每歲清明日。各辦花山喪儀。費至三四千金。臨期於城壕拾取死囚骨殖。棺歛葬之。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予嚴禁之。曰爾民遇節。棄祖墓不拜掃。却妄費財物。諂事癘鬼何耶。使癘果能為禍。予願以身當之。此風遂息。○服闋。秦人三疏保留。吏部不准。秦人自哭於東拱辰門。吏部不得已。將見任秦調別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覩鳳麟。曾以霜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黄霸。父老俄聞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二王公薦士

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謹惜名器。敘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咈於己者。亦不以私廢

公王沂公當國未常顯拔一人范希文以為言公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二公真古大臣之風下此則朋黨而已又下此則賄賂而已

蔣虎臣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躭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遶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云云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編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峨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誌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任誕不羈如此

隱逸傳

宋史隱逸傳載种放而遺郭延卿少與呂文穆張文定遊隱居水南錢惟演留守西

京常率歐尹諸公訪之。舊唐書陽諫議入隱逸。元史余闕不入忠義。皆不可解。

孔明之學

徐莊裕公問讀書續記云。漢儒為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人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王恭靖公逸事

徐莊裕問讀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王璟字廷采。山東沂州人。左都御史為巡撫。坐忤權要免官。後起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多營私殖。政以賄成。公門下不受私謁。澹然如布衣時。家無僮僕之奉。田園之適。惟讀書課子孫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留之。公嘉靖中謚恭靖。近見新修山東通志削去公及李襄敏公秉。秦襄毅公紘。名不載。因詳著於此。李公謚諸書皆作襄敏。葉秉敬謚法考作襄毅。

按恭靖公。一字東皐。成化進士。以清節著聞。擢南臺御史。改北巡視保定諸郡。進光祿寺卿。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山東大饑。被命賑濟。所全活四十萬人。巡撫保定。乞罷皇莊以甦民困。孝宗嘉納之。正德丙寅。入協理院事。忤逆瑾。矯旨罷。瑾誅。起撫

山西。時流賊入河東。設險防禦。多所斬獲。召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風裁清峻。朝庭倚重之。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卒。○公未遇時。肄業瑯玡山寺。夜半。有巨手自窗入。類人掌而有毛。公取硃筆。書一山字於上。怪哀號乞免。且言公貴人。異日當至都憲。公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怪乃得出。○公為諸生。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夏夜胡每苦熱。公輒言涼。因易地而寢。胡覺清風徐來。都忘炎暑。忽聞有人語曰。此非王都憲。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見。遺二蓮葉於榻前。○公赴省試。在途。為雨阻三日。逆旅主人子婦。為狐所祟。忽三日不至。問之曰。王公在此。故不敢耳。比公歸。主人以告。求為除之。公書王璟在此四字。令置壁上。狐遂絕跡。○公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隔窗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為某。閱三十餘年。未嘗告人。公後顯貴。其人以俵馬差累。求救於公。公略無難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當誰救汝。此後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謝罪。其厚德如此。

穆文簡論王安石

堂邑穆文簡公(孔暉)。弘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為理學大儒。然其學多入禪宗。其古文精勁。自子書出。可匹崔文敏公後渠。如送沈朝續送王如行諸序可見。子

尤喜其與武城王文定公道。論王介甫書。今錄於此。孔暉頓首。純甫先生足下。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山荊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為荊公恕不為人之社稷計。不為天下生靈憂。不為後學慮。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憾。為社稷大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惡。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鯀名重。安石亦名重。鯀悻直自用。安石亦悻直自用。鯀圮族。安石亦圮族。鯀陻汩。安石亦陻汩。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振。其罪尚為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尚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掩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秉周禮。蓋功利之心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專以利言。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為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為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辟則為天

下僇矣。欲恕安石者。是求為過高之論。恐誣後學不淺。不審聰鑒以為何如。孔暉頓首。

穆文簡論格物

穆文簡大學千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況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及哉。問格之訓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

三進士出身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予同年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芬。邵陽人。崇禎乙卯舉人。粵

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士熹。五河人。南渡為副總兵官。既而為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

楊文公

宋王文正公。嘗言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云。文公為文正誦法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乃謂其蠹壞聖人之道。詎不誖哉。

王東臯

湯陰王東臯。伯勉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為本朝吏部第一。嘗語同官尹瀾柱源進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徇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宋開之

王在吏部。同時以清直稱者。南宮宋開之。文運亦以文選郎內陞。歸臥不出。魏環溪象樞疏薦之。起鴻臚寺少卿。庚申四月。光祿寺少卿缺人。應宋序轉。適光祿正卿亦缺。特旨以宋為正卿。後至刑部侍郎。卒。謚端慤。

薛忠武

明鄭國忠武公薛祿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為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兄弟曰死即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勾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進封鄭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蘇章事

宋人小說載坡公與章惇題名石壁事頃見耆舊續聞又一事極相類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簽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取銅鑼於石上戞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耆舊續聞乃檇李項氏抄白本也

徐公長者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扑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即

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堅卧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為。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為小吏當日誠不為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蔕。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既登政路。遂以事寘恭公子世儒極典。賢不肖。霄壤矣。

王倫

王倫宋臣。其死不失為忠義。金史不應載。且與宇文虛中同貶。尤非是。

張尚書

堂邑張蓬玄(翶鳳)自明時已為尚書。入國朝。為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上前。下堦而仆。世祖命內侍掖以行。出長安門。尚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為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

吏部侍郎孫二如(昌齡)謂已曰。箕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禮樂二經。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盛王贊

寶應喬聖任(可聘)崇禎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今請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此與唐何易於事相類。

高文襄

新鄭高文襄(拱)為相。恣横已甚。至以賜卹大禮大獄建言贈楊忠愍諸臣官。起用葛端肅趙文肅諸公。指為徐文貞之罪。其疏有曰。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而乃敢於悖君臣之義。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訓天下也。云云此與章惇一輩小人。倡為紹述之論者何異。

石珤

玉堂嘉話。載金丞相石珤致仕居鄉閭。司隷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為如此。公曰。叅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先曾祖司徒公居鄉亦然。

元法

元宋子貞作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云。河南初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大軍北還。逃者什八九。有詔停留逃民資給飲食者皆死。律論。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并連坐。由是百姓惶駭。公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安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

張璁

毅宗孝靜皇后崩。禮官議當循累朝故事。后謚用十二字。張璁獨謂當用四字。其黨霍韜亦非之。卒用八字。璁尋以病告歸。他日。世宗與李文康公詩。言及此事。亦以為非。是璁以庶僚躐致宰相。惟敢於負孝宗。敢於犯名教。而不之恤。術已售矣。以故主之嫡后。骨肉未寒。雖數字之虛文。亦斷斷持之。徒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而卒為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哉。

陸完

吳中士人。多私其鄉之先達。時有曲論。如陸完黨於逆濠。最為姦邪。有某者送錢牧齋宗伯入朝。作古詩數篇。歷述吳中先賢致期望之意。陸與焉。此詎可欺天下萬世

矣。

史兵部

古邑舊令。史公諱能仁。河南鹿邑舉人。崇禎間。來為縣。清正而才。剛柔互用。至今尸祝之。庚辰辛巳歲大祲。人多流亡。時邑境甘露降於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賦詩曰。上天降甘露偏地生羊肚。饑食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泣告吾民。慎無去鄉土。真仁人之言也。後調繁淄川。遷兵部主事去。順治辛卯。復至縣。雖三尺之童。亦束炬歡迎至十餘里不絕。可稱循吏矣。惜至今未祀名宦。

刻言行錄

有見嘉靖中。錢文信公集乃鄢懋卿所刻。宋明名臣言行錄□□□延元所刻。而序則出南樂魏相手。□□□見故相某□以書誡其孫。諄諄以忠孝為訓。而考其平生大相刺謬。亦此類。

伍寧方著書

吳人伍寧方。袁萃。撰林居漫錄。彈園雜志。續眉山論。諸書。攻李三才。自比於蘇明允辨奸論。而其於當時臺諫所推重定國是者。則徐紹吉。徐兆魁。邵輔忠。劉廷元數人

也。其後熹宗之際。皆為閹黨。兆魁廷元。至大司寇。輔忠。至大司馬。紹吉。至都御史。崇禎初。定逆案。數人皆褫職定罪。是時袁萃已前歿矣。至其書。并攻孫立亭呂新吾諸公。語尤狂悖。

金忠節

金忠節公（鉉）素精易理。讀邵康節先生集。手書於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勿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畢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盡節玉河。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焉。公少好誦鄒汝愚先生詩。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何用苦相驚。後果一十八歲領順天解。忤璫削籍。大節視汝愚無愧云。

姚端恪

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天性。常拈句云。嘗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淄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也。任南鄭令。卒官。逋官糧二千餘兩。妻子十三人。例當沒官。公捐貲數百鍰。復釀金代

輸。高妻子竟獲免。好行其德皆此類。公戊子典山東試闈中得先考功兄卷異之曰。他日必為風雅名家。

遵典集

遵典集亦伍袁萃撰。所取章疏大抵黨邪醜正。如趙興邦攻湯兆京孫居相亓詩教攻孫瑋周起元徐兆魁攻顧憲成孫光裕攻高攀龍岳元聲趙興邦攻呂坤韓浚攻劉宗周姚宗文薦徐大化胡來朝薦邵輔忠徐兆魁皆推為千古公論。而劉光復輩之論李三才尤詳哉言之。光復揭內豎及福清并及先少師。謂少師以位育贊三才之堂去有餘偉。其詆毀君子可謂不遺餘力。至所標榜如邵趙二徐及劉廷元周應秋呂圖南輩皆逆案中人。而周忠愍劉念臺諸公之死卒與日月爭光桀犬之吠於君子何損毛髮徒自穢耳。若先少師之見毀於光復先方伯之被擯於亓韓今日觀之何啻華袞乎袁萃自負乾坤正氣然乎否耶。

張氏

甲寅閩賊作亂有陳某妻張氏早孀撫孤十二年矣賊至題詩壁上有句云乾坤此際當自決遂雉經思南守陳君某為作傳。

雙烈

靈璧有諸生王飱秀者。生二子。長已娶而病。其婦某氏。侍湯藥五年。終始如一日。疾亟。既視含斂畢。遂縊死。其季未娶亦病。婦某氏女也。隨其母來省夫疾。遂不肯歸。父母趣之歸。曰身已字人。嫁不嫁等耳。病如是。而秦越人視之乎。遂侍左右五日。夫死亦自縊殉之。知縣馬君驄御。躬親詣其家弔祭。

池北偶談卷八終

池北偶談卷九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獻

魯仲連

新城東北錦秋湖上有魯仲連陂傳為魯仲連所居按前書魯仲連子十四篇在儒家

轅固

新城有地名牛固相傳轅固故里也未知所據前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轅固齊人說詩獨不見於班史史但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云

李顒

种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蔌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蔌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中予嘗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盩厔李顒兩經徵聘不出有古人之風顒以理學倡道關中

劉念臺先生

劉念臺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竈破釜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布價頓高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歎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元尋怨東林士諤時為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所親者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辭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泗洲不得見大聖耀如徒返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其為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石齋聞之即行　海寧吳忠節公麟徵初第時常夢至一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乃文信國零丁洋詩問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也後二公先後殉國

沈文端公

商丘沈文端公鯉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時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群從子姓濟濟如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為盛吾方憂其衰耳弟謂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纁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

項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犖。今為江蘇巡撫。

商丘三張

張昉。字於東。崇禎庚午舉人。潛心伊雒之學。不言而躬行。甲申後。居一土室。不入城市。時為五言詩。學陶靖節。書學顏平原。守令欲一見不可得。今七十餘。尚在。其兄某少慕神仙。棄家訪道。五十年不歸。弟翮。字大羽。赬面修髯。狀貌奇偉。倜儻通輕俠。一旦渡江。走大雄。雉髮為沙門。獨留其髯。數年。刻期端坐而逝。

常給事

常若柱。山西人。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居京邸。惟孺人及一老僕供給俛。貧不能具饘粥。居諫職數日。上疏劾闖賊偽相牛金星。當明正典刑。以雪普天之恨。生褫。即日賃一車。夫婦共坐出國門。老僕步從。行路皆歎息。

李忠定公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殁。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

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為恨。揭傒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有不可解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曾微一言。聲時相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忠簡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浚徒以有子南軒。至今稱為正人。無識者至比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幗著張浚不當從祀辯。語載前卷中。

秦檜復謚

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追奪秦檜爵謚。謬醜。此天下萬世公議。然實韓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舉也。乃邊釁既開。又誅侂胄以媚敵。遂復秦檜爵謚。則誖矣。

王東皐逸事

王東皐。（伯勉）長文選時。內大臣某。嘗奉世祖皇帝旨。逮工部侍郎張某至部。以旨示滿洲尚書韓代。尚書以無漢字。召公至屬書之。公難之曰。以譯字命郎中。出上意耶。某

不敢不書。大臣意耶。某腕雖斷。不敢書也。二公皆歎服。其有執。公嘗宿部。休沐甚少。而選郎章奏甚煩。五鼓啟事。視他司為多。一羊裘着之十餘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醵金製狐裘一。貂帽一。持遺公。公不受。曰。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錢。何敢拜公等賜。同官公言於冢宰。冢宰力勸始受。公改御史內陞。時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敝。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

癖

阮遙集有屐癖。祖約有錢癖。初不辨得失。後客詣約。有財物。摒擋未了。見客至。便傾身障簏。詣阮。阮方吹火蠟屐。歎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判。阮公高流。何至與錢奴較優劣耶。和長輿亦有錢癖。當時與杜元凱王武子輩竝稱典午人不顧名教。流弊至此。

孫文定戒子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服官居鄉。恂恂廉慎。其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必遣歸家。戒不得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溷。為結納之階。平

生廉隅掃地矣。賓佪至今。尚為諸生。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質肅王忠肅二公之風。

楊國忠

天寶九載。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陸務觀詩何至詔書褒五郎。是也。此與宋復秦檜謚。明英宗立王振廟同。

成相國二世厚德

大名成文穆公基命大拜後。改作居第。購得民居。有樹貞節坊者。令勿毀其第。遂抵一隅。其子青壇相國䚯大拜後。修家廟。地為前明陳鴻臚之室。有少卿坊。適當闢門之衝。當毀其後人式微。召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忝居相位。詎忍壞故家之棹楔。遂改闢門。其屋當改造。坊久而欹。賴屋以支。修屋則坊圮。乃并其坊新之。人稱其兩世厚德云。

翰林建言

康熙間。翰林建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賜履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學士幹臣貞生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鐫二級去。後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志紀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

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倚氏衛檢討爾錫既齊上書條列時政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為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覩其面皆非陳所及也

韋蘇州

韋蘇州史失為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云云後人遂疑為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為恃韋后宗族云云囈語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葉忠節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葉敷迎駕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

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與謚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謚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予弱不勝衣。在部曹。與予為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竟未及報。乃甫脫贛圍。復遭楚難。疾風勁草。大節凜然。贈官易名。適出今甲之外。死不朽矣。

姚平仲

老學叢談。載陸務觀。姚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傳。庶齋豈未睹之耶。

郭希顏邪說

明嘉靖中。中允郭希顏。以謫外家居。上疏建儲。嬰世宗之怒。傳首九邊。後人憐其罪酷。有為請謚者。又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可笑。按希顏此疏。本以遷謫。妄有覬覦圖不必言。其在詞林。見議禮諸臣驟貴。又見相嵩以議興獻王祔廟稱宗。得大拜。希顏遂建言。欲黜孝宗武宗二廟。不與九廟之數。而以興獻上接憲宗。公論惡之。遂以計典罷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論者不察。猶側諸直諫之列。何哉。黃穀菴宗伯汝良野紀矇搜。備詳其事。且謂二祖列宗之靈。實褫其魄。此萬世公論。論世者之所當知。

邊尚書

弘治末。孝宗上賓。予郡邊尚書華泉。貢為兵科給事中。疏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大理卿楊守隨謂同讞諸臣曰。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不宜輕宥。此事與泰昌時。孫文介慎行論紅丸事相類。尚書工詩博雅。為弘正間四傑之一。世但其知文章。而不知其丰裁如此。又先生仲子習字仲學。頗能詩。其佳句云。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又溽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而老鰥貧窶至不能給朝夕以死。則先生清節可知也。

王文成

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訾謷太甚。亡友葉文敏方藹時為總裁。予與之辯論反覆。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讀荊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仁宗徽宗

元臣巙巙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㕘輟錄。記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此語在巙巙之前。可謂絕對。

蘇叔黨大節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緦麻云云。頗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倖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塵錄。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揮麈錄又載叔黨政和中。召入禁中畫窠石。而終不遇。

武陵起復

予嘗謂楊武陵奪情事。後人論之過刻。聞之山長教授岱云。其父容巖首昇周聖楷輩。為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又當時與黃石齋先生矛盾。故論者多少之耳。予按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曰。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閔子要絰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縗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能改齋漫錄云。前漢翟方進。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為太子太傅。以母

夔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賜牛酒奪服宋王性之默記云本朝不獨宰相即百執事皆起復惟富鄭公以太平而辭儒臣如楊大年王元之晏元獻皆未持服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此蓋朝廷體貌况在兵革之際云云按已上諸公非盡有金革之事若武陵則金革之事也顧論者不責彼而責此何歟又考明初名臣亦多起復至羅一峯論李文達後此風始息奪情固非美事然南陽以一峰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幸也聖指字伯孔湘潭人有才名後為獻賊偽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卒為獻賊所殺

真諦

樂郊私語載楊璉真伽至海鹽州寓城北德藏寺欲發掘陸左丞朱提舉妻女之墓寺僧真諦聞之怒形於色楊五更肩輿擁衆出真諦忽起抽葦馱杵奮擊從者數百人不能拒人見真諦於衆中趨躍每踰尋丈捷如鷹隼楊大懼遁去後二年真諦行脚峨眉不知所終此僧殊快人意但恨不在賊髡發諸帝陵寢時耳

浙江人物

西園雜記論兩浙人物劉文成為謀臣之首宋文憲為文臣之首方正學為忠臣之

首于忠肅為功臣之首。宸濠之變。孫忠烈首輸忠死節。王文成首倡義勘亂。此皆體也。獨謂世宗之初。張羅峯首建議以成大禮。此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耶。

兩薛居正

五代宋初。有兩薛居正。其一錢唐人。仕吳越武肅王。官太尉。卒謚貞顯。

神魚井

何騰蛟字雲從。明末以都御史撫楚。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遂為黎平人。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餘。居人異之。後騰蛟盡節死。井忽無魚。

野紀矇搜

黄毅菴尚書汝良作野紀矇搜。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其持論頗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靖謝文正為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禮議。主張桂輩而詆楊文忠也。

吳康齋李文達

世論吳康齋太刻。野紀矇搜云。與弼以布衣老儒。一旦授五品侍從。人皆詫為殊榮

寧復過望。蓋與弼之聘。薦自石亨。亨小人。後來敗露。輿論推求。能無為盛德之累。如蔡邕受知董卓。遂喪生平。故不受耳。與弼好遯不汙。見險能止。見地優於楊時多矣。此論甚公。曚搜又云。王文恪評李文達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當時亦以賄聞。云云。文達相業視三楊有過無不及。後王亦入閣。相業如何。勿亦不自見其睫乎。頃見施愚山閏章在史館作文達列傳。頗致微詞。不敢謂然。施或未觀穀菴此論耳。

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郃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岔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己熟。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飾之釁。或請濟於其隣。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紿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拯。其可沽虛而自售耶。又云。愚雖不佞。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貴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為此語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峴山幢宋人題名

襄陽峴山羊公祠。有石幢一枚。凡六面。高六尺。每面濶九寸。有蓋有座。一面直書。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陽縣。第二行刻准慶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劄子。襄州奏當州城南五里有峴山一所。上有古祠碑。又有晉太傅（已下俱磨滅。）僅存聖旨字。末行上存帖到速採石。大字書刻上件。其四面界作六層。刻詩。下題名。又一面大書題名。又幢一。卧峴山上。其文可辨者十三字。曰石於山顛播清芬而不已。餘盡漫漶。末云開國男張九齡撰。前一幢。詩可辨者三首。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沫。七言古詩云。襄陽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峴名特尊。山形卑隤不峻極。屹若巨首臨江濆。大山半宮不成壟。絕水闕左非為疊。砠巔顯顛肩戴危石。箕踞曼衍羅芳蓀。漢流長鶩濱其足。東望瀰迤皆平原。槎頭下瞰罟留集。蔡洲近眺田園蓄。何物茲山匪秀出。得使今古聞聽喧。自昔羊公好登覽。山名直為賢者存。鹿門望楚鎮區境。鳳林冠蓋延山樊。冉巖翠壁互幽勝。日月虧蔽烟嵐屯。公胡遺彼而樂此。談者未始聊診綸。吾謂聖達竟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廣武歎豎（缺一字。）會稽探穴禹書出。之眾望海雲濤翻。此中風景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東吳未定勞機策。置酒嘯

咏紓勞煩。數顧溫甫恤躬後。誓將百歲游精魂。對公盛德與山永。正唯湛輩如公言。今茲去公僅千載。凛然英氣猶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舊迹廢毀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薪蘇積稇豢。粥之陶旊供燒燔。羊公無廟忽不祀。但縱淫鬼歆牲繫。中亭有碑即墮淚。至今覩者懷仁恩。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官惛。下教里邑復祠宇。叙諸祭典躋之元。思仁愛樹恭所茇。禁止樵伐修壖垣。且欲王命得守固。謄言狀事馳九閽。書聞天子(缺一字)報可。金石款刻垂後昆(缺五字)。遺愛勖爾風化常(缺二字)。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絕句。羊公千載得清吟。芳迹雖遙契昔心。更與峴山為故事。凛然風格照來今。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律詩。叔子祠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概。漢水靈長想德音。奉詔始聞新緈葺。有知那復歎湮沉。又刊翠琰留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其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李淑諸人詩。皆缺。已上每面十一行。行十二字。名字可辨者。范仲淹。李淑。吳育。劉敞。李宗易。張去惑。孫抗。韋不伐。李康伯。賈黯。裴昱。馬雲。黃通。連庠。又宋人飲餞題名甚多。知名者張唐英。趙德麟。魏道輔。岑巖起。李方叔。已上凡七則。大者方員徑寸。小者殺其半。字畫端勁。非俗書也。予以康熙壬子過襄陽。徘徊祠下。未及摹搨。止錄諸

公題名予門人淮陰張立臣詔有嗜古之癖辛亥過襄曾有拓本頃索之略錄如右

蘇汝霖陳光龍

廣西孫延齡馬雄之亂死節者前則巡撫馬公雄鎮富川知縣劉公欽鄰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又有間關賊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平樂縣知縣陳公光龍亦疾風勁草也蘇棄家逃至肇慶軍前題補布政使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蘇尋死於粵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不可勝計如胡一璉以僉事題補布政使是也獨蘇格於部議可歎陳僅題授梧州府同知尋以病請一妾鄧氏一子粵郎皆死猺峒中讀其與袁太常書甚可悲也蘇字鶴洲石埭人壬辰進士陳黃陂人舉人

王秋澄

王秋澄先生教萬曆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無所措手繼者為顧涇陽孟雲浦馮思豸生虞皆效之遂相繼黜逐伍袁萃林居漫錄云然又嘗薦起鄒忠介趙忠毅諸公為正人所倚先生吾鄉淄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卽墨人。以歲貢官鹽山丞。上疏罷歸。殫精聲律之學。聚書千百卷。坐卧一小閣。二十年。成律呂正聲六十卷。其說謂君聲最清。管以三寸九分。本呂氏春秋。其數配之。楊子雲太玄。縷析比合。而以諸家九寸之說為非是。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深為大學士南充陳公所歎賞。周公云。班固律曆志。載卽墨徐萬且氏。治太初曆第一。而子魚追配之於千載之後。其外孫黄御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館。亦上其書。

楊襄毅

蒲州東門外。有雨阜蜿蜒。形家相傳。以為貴地。楊襄毅公博。為吏部尚書時。命堪輿擇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此闔郡文章科第。我曷為私之。卽於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後公長子俊民。官至户部尚書。第四子俊卿。官錦衣。餘三子皆官監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為公厚德之報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入翰林。早死。母哭之慟。一夕見夢曰。母勿過傷。兒當復來。未幾生遺腹子。卽世芳也。未弱冠。亦登第。入翰林。母猶及見之。吳天章雯說。

大椿堂

蒲州有大椿堂。為楊襄毅博王襄毅崇古張文毅四維三公。讀書之所。其後三公相繼登進士第。大拜一。至吏書一。至兵書。張即王之孫也。山西至今傳為盛事。

黃詩

黃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禪理。少時見其瑤光閣集一卷。皆宗門語。乙酉以給事中。殉節金陵。將授命。有報恩寺僧一輪。趨過黃。呼令代書一絕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處。刀兵是道場。書畢。從容就義死。此詩載乙甲事案。

兩蕭后

遼聖道二宗。享國皆最久。皆有宮闈之變。聖宗仁德皇后。善琵琶。法天后構斥。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通。投書聖宗寢帳。聖宗不之信。其後竟為構斥所殺。道宗宣懿皇后工詩。尤善琵琶。耶律乙辛。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搆死。才藝足為婦德之累。況可躭音樂乎。仁德事載契丹國志。遼史本傳。不載宣懿事。詳焚椒錄。

王若之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明南京戶部尚書基。家孫。為人蕭洒疏誕。有晉人風致。工尺牘。好彈琴。善五言詩。嘗刻尺牘五言四卷。以門廕入官。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南渡官

金陵大兵渡江若之轉徙寓姑孰佛寺以書畫鼎彝古金石文字自隨車尚兼兩洪文襄公承疇諭之降不屈死王所寶古琴名桐笙今尚在其家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耿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李師中

蘇明允預識荆舒之姦人皆服其先見同時李侍制師中因邸吏報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明允擬之王夷甫盧杞師中擬之王敦其識不相上下皆不減張安道呂獻可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馬驌

馬驌字驄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推官終靈璧令生而

清嬴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又著繹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為精博。時人稱為馬三代。崑山顧亭林炎武尤服之。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為制服云。

蕪湖烈婦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贖之。主將堅不許。婦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窸窣有聲。則婦尸已在。次日泊舟。復然。以篙逐之。俄頃復至。又次日復然。乃舁而棄之岸。月餘。此將在船頭納涼。忽大叫曰。婦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二尹

成化間。曆城尹恭簡公旻為小人所擠。尹直著瑣綴錄。尤極誹謗。其說久行於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閱李文鳳月山叢談。公道較然。因錄於左方。李云。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位尚書。掌通政司。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

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乃計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憲臺。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晚節。一夔進工部尚書。宣貳吏部。物議沸然不平。獨服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介特。未幾孜省誅死。直等相繼免。公論始明。云當時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

張昭

張昭。濟南蒲臺人。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恃寵賣官。至三千餘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饑。復上書言六事。上皆從之。後任南昌府司獄。學士張元禎謂之曰。君昔三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已寫入金縢。令名無窮矣。蒲志出庸手。恐遺此公。因讀月山叢談錄之。以存其人。

圖文襄厚德

大學士。謚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今為刑部尚書。人以為陰德之報。前贊雖今高君某云。在軍前親見之。

鈞陽二老

一日與客談及逆瑾時。閣老劉宇曹元。不知何許人。及考列卿年表。元南直隸含山人。宇則河南鈞州人。與馬端肅公。同時同里。馬公勳德。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稱鈞陽公。而宇曾不得比於蚍蜉之細。官位之不足重人如此。

光孝寺鐵塔寺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悵所造。上有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鳥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幷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口有慶。祈鳳曆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後列中宮姓名。予廣州遊覽小志。別詳之。

三帝陵詩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至誠

古來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後。讀史至諸葛忠武侯司馬文正公之薨。輒感動流涕者。至誠為之也。

朱忠莊公遺疏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金忠潔公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後皆死甲申之變。公子丁未進士。敦厚。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敬錄之。疏云。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至於此。此臣之所為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唯以收人心。培節義二者為先務而已。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自逆璫摧折。遂致廉恥風微。從來仗節死義之士。多在敢言極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云。遺書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佔俾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慊然。朝聞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為念。公死時。有宣府諸生姚時中。同日自經於學宮。

在疚記

忠莊宋公著在疚記一卷。語多精詣。略載數條於左。○深山靜坐十年。使習與性離。塵世順應十年。使外與內合。爲學之事。盛幾化矣。○人自晝至夜。當知何所事。知者。則性命生死俱了。○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即是仕止久速。○古之人修身見於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微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弊。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即不能無物。而況衆人乎。○實變氣質。方是修身。○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旋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遺一物。○隨事無私。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平日操持。非實試之當境。決難自信。○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小人也。○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池北偶談卷九終

池北偶談卷十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獻

崇禎五十相

崇禎朝閣臣五十人。韓爌、孫承宗、黃立極、張瑞圖、李國樤、施鳳來、來宗道、楊景辰、李標、劉鴻訓、周道登、錢龍錫、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啟、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文震孟、張至發、（始由外僚入閣）林釬、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傅冠、劉宇亮、薛國觀、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謝陞、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甡、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

初夫人劉太夫人

先始祖妣初夫人，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為大風吹至新城之曹村。時始祖琅琊公方為某大姓傭作，未婚，遂作合焉。三世至潁川公，而讀書仕宦。四世至太僕公，始大其門。二百年來，科甲蟬連不絕，皆祖妣所出也。萬歷中，吳門伍袁萃著林居漫錄，記其事。後嘉興賀燦然作漫錄駁正，於此條下云：王氏之興，必有陰德，此類語怪云云

不知此事。乃實錄也。又先司徒公。萬歷間。以終養告歸。舊有撫楚時銅瓜二。命工鎔之。忽成峰巒洞壑之狀。及南極老人。西王母。八仙之形。無不酷肖。是日先高祖妣。一品劉太夫人。九十壽辰也。觀者皆悚異。此事載朱平涵相國。國禎湧幢小品中。伍以王氏發祥於司徒公。而不云太僕公。則誤也。太僕公。登嘉靖辛丑進士。司徒公。登嘉靖壬戌進士。謂司徒公。登丁未進士。亦誤。朱公小品。又記先太師公。宣大出粟事。謂推之九邊。皆可行。然謂為王見菴中丞。誤也。先司徒公別字見菴。太師公別字霽宇。朱筆誤耳。

溪州銅柱記

五代楚王馬希範。復溪州銅柱記云。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弘皋撰。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凡空一字。碑皆另行。名天策府學士李弘皋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九百年。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弘皋承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謂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

洎帥號精兵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洺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通鑑作仕愁五代史作士然吳任臣十國春秋作仕然）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爾含容常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灃疆吏告僭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造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都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砦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采莫通糧糗之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

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之將佐。感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底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阜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足恃。我旅爭先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教監臨製造。按希廣即廢王。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衆歸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楚王略其詞。鐫於柱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

之人當都頭將本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塲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軍四界劫掠竝盜逃去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幷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王首州縣職掌有罪本州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下將宣祇為證者

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鑒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愁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佐（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龔明芝檢校尚書左僕射田弘贇檢校左散騎常侍覃彥仙檢校國子祭酒朱彥濡檢校太子賓客向宗彥檢校司徒彭允瑫檢校司徒田偉暉）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俗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當州刺

駕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杲（此下有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散騎常侍覃彦富檢校司馬田弘右）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横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晃（此下有檢校尚書左僕射覃彦勝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彭允臻檢校右散騎常侍田彦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竪立記

予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暠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暠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歎曰留後欲使我弒君耶吾豈為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暠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暠見希萼皆釋不殺賜希廣死彭師暠葬之瀏陽門外師暠疑即師杲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

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杜公厚德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慍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騶卒鬪。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為善人。予鄉文定孫公（廷銓）司寇高公（珩）居鄉亦然。皆可為士大夫法。

成給事

初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象樞）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即魏己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聲。在京師。卻埽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著書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詎可廢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其說不行。

瑣綴錄

尹直瑣綴錄。極詆尹恭簡公。旻予頃閱月山叢談。已錄其說。二公邪正瞭然。可見。又駱雨溪文盛南埜雜談云。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瑣綴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憾。作碧雲騢。毁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騢。出魏泰之手。假名聖俞耳。泰即作東軒筆錄者。

邊大綬

明末任丘人。邊大綬。為米脂令。發賊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衄走死。王氏聞見錄。載唐末巢寇犯闕。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斸黄巢谷。金統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黄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人曰。吾為天下破賊訖。未幾。巢滅。大駕還京。古今事。相類乃如此。

歆向

後書祭遵傳。詔與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伐公孫述。按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從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周璆

陳蕃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此亦仲舉事。在徐穉前。

二八俊八顧八及

東京之末。黨人有八俊八顧八及之名。太學所標榜也。李膺杜密以下。爲八俊。郭泰范滂以下。爲八顧。張儉劉表以下。爲八及。至儉鄉人朱竝。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則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中閒惟張儉劉表同。餘皆異名字。

兩黃祖

孔融爲北海相。左丞黃祖。勸融結袁曹。融怒殺之。此別是一黃祖。皆漢末人。

樓護養呂公

前書樓護傳。護爲廣漢太守。莽子宇。與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發覺。莽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有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

為前輝光。又云。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按此呂公。即呂寬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獻寬。而收養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難中殺故人子。以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罪難末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以為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韓定辭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為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為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實稱庶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為鼓城令。即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

烈婦

康熙十八年。十月。署江西巡撫。布政使王新命上言。浮梁縣縣丞饒紹德妻朱氏。母

權氏遇賊搜洗慮被汚辱皆投繯死十九年三月偏沅巡撫韓世琦上言瀏陽縣生員汪天溥妻魯氏於十五年六月遭棚賊為亂於爐煙涸遇賊露刃迫脅抗罵不屈被殺禮部議旌表

應徐二高士

杭州應嗣寅徵士名撝謙性至孝母病數年撝謙侍疾晝夜不懈母憐之强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始行合巹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梯接以經學教授里中生徒甚盛所著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較定文公家禮諸書康熙己未詔徵不至卒於家自撰無悶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禪不喜王陸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濵澥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云同郡徐介字孝先陸圻景宣之甥也食貧隱居三十妻死不更娶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嘗集陶杜詩各一卷

秦李宗異

蘇門之秦李李王同時之宗吳諸子。其文詞高下。不知何如。然皆不失為君子。而朱文公鄭端簡皆力詆之。蓋諸子恃才凌物。或不能無以為小人則二公亦難以一手掩萬世耳目也。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公。論蘇王二氏門人之文。則寧取呂惠卿。而不取少游。又左袒張浚。而終不得不推重李忠定。君子不黨。吾不謂然。

司馬公和安石詩

司馬文正公為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實為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安石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和烘蝨云。醯酸蜹聚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直如水火枘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張于韶云。溫公之門。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京。五傳而得王黼。

張獻忠黃巢

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或有增飾。過張桓侯廟。亦不敢燬。唐黃巢之亂。所過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

黄梅等縣。皆以黄字得免盜賊行事。相類如此。

羅文毅

菽園雜記。載狀元羅應魁復官。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為鄉約。凡為不善者不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一二人。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為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重辟矣。予謂文毅嫉惡已甚。不可為法。適足為盛德之累耳。

叢氏

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秺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日磾四十五代孫永。遷縣之叢家峴家焉。遂以為姓。至今科名甚盛。江西多淦氏。舊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為制置使宋高宗為加點水。遂有淦姓。詳載予皇華紀聞。

耿逸菴張仲誠

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翰林簡討。遷大名道副使。康熙丙寅。臘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湯潛菴斌疏薦之。略云。原任翰林院簡討。轉直隷大名道副使丁憂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

心經傳。學有淵源。今雖年逾六旬。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邇者皇上念衛既齊之賢。復其原官。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下。恩遇過隆。豈敢竊位蔽賢。謬昧舉知之義。儻蒙鑒臣愚誠。將介徵取來京。賜以引見。可否錄用。自有睿裁。非臣愚所敢擅議也。云云。吏部覆准。下河南巡撫。起送入京。奉旨從優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未幾。陞詹事府少詹事。予曩為湯公作繪川書院詩。有云轘轅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滿家。衆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正謂是也。沐字仲誠。順治戊戌進士。曾知內黃縣。後以魏尚書環溪象樞薦。起知四川資縣。謝病歸。

烈女

閩縣旌表孝子王鑑女。慧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夫死。謀以身殉。家人防之。因請奔喪。遂自縊。

林氏

丁卯夏四月。巡撫浙江金中丞。鋐以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而勤紡績。疏請旌表。部議。給銀建坊曰貞壽。

名平

漢史名平凡兩見一在蕭何傳勸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禍一在齊哀王傳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齊王與中尉魏勃謀發兵齊相名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名平曰道家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一名平耶智愚之懸殊乃若此

楊尚書古道

蒲州楊大司馬守禮既貴休沐歸里有父執某老儒也所居陋巷蓬蓽公往謁下車徒步拜於牀下老儒直呼其名蒲人至今傳之

王方伯

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為廣州府知府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茍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踰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稱逸品

何顏偽道學

何心隱在萬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脅金帛不貲嘗遊吳興誘其豪為不軌

又與一富室子善。借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紲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又入蠻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於朝。先曾祖時為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置諸法。罪狀昭然。有御史趙崇善者。挾私憾。追劾先公。殺心隱。媚江陵。而推心隱講學時。先曾祖久以戶部侍郎養親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捷幡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先生(應賓)識小編。王弇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顏山農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為心隱所毆事。尤醜。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狼籍至此。可歎可歎。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或未詳何顛顛末者。恐輒信之。鄙復述及。以質公論云。

宋兩唐伯虎

宋唐伯虎。字長孺。初名瞻。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性孝友。史載其迎父瀘南。及臨卭獄事。時人以為難。及附見文苑傳。王鞏隨手雜錄云。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主者放還。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轉法華經。亦當勸人誦之。後仕為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紀載失實

鼎革時。小說紀載。多失實。嘗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內言甲申年。山東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御史公。與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云韓氏。蓋韓氏有僕王某李某。皆乘亂聚衆為羣盜。亦非義師。其濟南以東舉義者。有長山劉相國鴻訓之子孔和。李侍郎化熙。而記不及之。又云。流賊偽制將軍至濟南。推官鍾性樸死之。按鍾公字文子。順天人。崇禎癸未進士。國初為濟南府推官。遷本省提學道僉事。予順治庚寅。自童子為諸生。中辛卯鄉試。皆鍾公所拔。烏有甲申死難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翟黃

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云云。文侯怒而逐翟黃。次至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復召翟黃。拜上卿。唐魏文貞直諫忤太宗。長孫皇后朝服而賀。亦同此意。

趙孝廉

趙孝廉起𩓞。字羽聖。德州人。篤於行誼。嘗撰一本歌以勸宗族。作師友俎豆錄。人各

爲傳贊。又作一室。合祀之。每節。家祭後。必及焉。仍以餼其子孫。加以粟帛。歲時不絕。
鄉里化之。康熙甲寅。年七十卒。

黄綰

黄綰。陽明之門人。以議大禮附張桂。得進用。永嘉呼為平原十九客。講學之流弊至此。

烈女

林氏清玉。武平縣人。許字鍾廷楷。楷以康熙十八年四月。自京回。中途病亡。清玉聞訃痛哭。竟往夫家。拜靈慰姑。俟喪葬事畢。解金耳環吞之而絕。部覆旌表

賀醫閭

賀醫閭先生集一條。先生閭巡按御史。考試丁憂生員。歎曰。壞人倫。壞風俗。莫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為之乎。近日風俗日下。方面大僚。郡縣有司。凡地方富饒者。無不營謀奪情。督撫公然題留。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縣。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下以賄成至於蒙面喪心如此。使醫閭而在。不知如何扼腕矣。醫閭集又一條云。內外文武。罕不出於宦官宮妾

之門。安望天下之治。予謂宋仁宗謀相於王素。而欲得宦官宮妾不知名者。此一事便卓絕千古。

王山隨劄

張蕢山講學貞生以言事謫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笥峯。木琴澗。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劗闢。蕢山住此二年。復應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略錄數則於此。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上。脚根不穩。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王山筍蕨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産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箇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卧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奔奔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巖棲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

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憫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尚勉為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容來山中者。輒贈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死底人。方不為生死所奪。可為忠臣。可為孝子。可以樂天。可以立命。

冷孝子

冷孝子。名昇。盃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君韞退。（進美）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為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

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事。爲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文程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承謨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爲家教云。忠貞弟承勳。今爲雲貴總督侍郎。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聯臂投淵。又南海縣。樵夫陳茂逢虎斃命。妻張順娘。覓遺骸築墳殉節。禮部題准旌表。南海縣義女。黃隨香。罵賊捐軀。赴焰死。禮部覆無旌表僕女之例。

陳太守

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蠱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鞫

8

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廉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子成龍。親弔哭之。

足下黑子

畫墁錄云。郭忠武使渾忠武瑊洗足。見汾陽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汾陽問其故。渾答云。瑊也足亦有之。汾陽令跣而視之。笑曰。不及我。明皇雜錄。安祿山初事張韓公仁愿。韓公嘗令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視。韓公問之。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韓公覩而異焉。因加寵薦。兩令公功名相埒。若祿山叛逆。亦與韓公相似。相豈足貴哉。又北夢瑣言載西門軍容與吳行魯事亦同。豈一事而傳聞異詞耶。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

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宋公子鮑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為丘明之言誖矣。弒昭公者。公子鮑為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孫。為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卬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曌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弒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弒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曰。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弒其君。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池北偶談卷十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公文介公詩

吾鄉公文介公鼐萬歷中爲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如習家池云峴首岧嶤漢水長習池煙樹野亭荒羊公流涕山公醉並枕殘碑臥夕陽西郊金主釣臺云花石遺綱入戰圖薊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艮岳宮前鬼得見南軍入蔡無鐵南問宋邊戰地云戰勝河東下薊丘高梁失御陣雲愁六飛不入燕山府直見鑾輿下廣州明湖獨眺云窄岸平橋萬柳斜半城春水半人家東風吹雨霄來急一片鄉心到海涯別邢子愿云南浦分攜暮雨微平林望斷送將歸新詩一一題團扇隴首秋雲片片飛衍元白詩寄馮用韞云千里襟期付此詞郵筒珍重寄相思將來莫遣玲瓏唱淚盡夷陵緩棹時生平有意皆成幻死去憑誰得報君燈影幢幢對疎雨一聲哀雁入秋雲濟南晤李季重云一望并州雁影沉三年幽夢嵴湖陰歷城四面寒泉水堪照青陵臺下心泉林寺云百里天涯一夕分月華中斷悵離羣坐聞莊子城頭水却憶

爽吾臺上雲。蘭谿望金華山水云。新安水色括蒼煙。煋煋金華婺女連。靈異果應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謂潼川之金華山此乃借用百折桐江繞釣臺。四明雲起接天台。半空突出冰輪湧。定是龍湫雁宕開。南樓云。十二樓開列玉京。分明天上落層城。簷前寂寂三珠樹。半夜鶴飛來上鳴。掖縣道中云。齊疆行盡海雲生。處處看山自問名。麥秀漸漸桑柘綠。馬頭不見曲侯城。襄陽云。江上輕帆落浴鳧。鏡中倒影數峰孤。林鶯送客巖花笑。曾見銅鞮歌舞無。南竺寺云。晚霞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皆不減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不可解。蓋牧翁多抑西北人也。

安磐石詩

安磐字松溪。弘嘉間。為都給事中。有直聲。蜀之嘉定州人。升菴先生友也。其詩風神獨絕。而世罕知之。予登淩雲寺。石壁刻詩甚夥。惟松溪四絕句。最為高唱。記其二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遥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峯。林竹斑斑日上遲。鳥啼花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蛾眉望九疑。蓋淩雲九峯。枕青衣江之東。而蛾眉三山。正直其西。至其地。知其詩為工也。

彭西園

彭堯諭。號西園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禎末。頗擅詩名。予年十八九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於北道逆旅。見壁上畫蘭石。甚有風致。其旁細字註曰。西園侍兒喬施同寫。中書舍人吳郡文啓美震亨題其後云。今人羨煞西園老。攜得西施共小喬。後十餘年。重過之。畫猶宛然。題一詩云。無復湘中見汜人。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回十五年前事。只有蛛絲絡暗塵。此詩不復憶。在京師。彭庶子羨門。為予誦之。附識於此。

黃徐詩

黃魯直晚自刊定其詩。止三百八篇。徐昌國自選廸功集。亦止三百餘首。昔人自愛其名如此。

倪仁吉

女郎倪仁吉。義烏人。善寫山水。尤工篇什。予嘗見其宮意圖詩。其一云。調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悲。聽來記得華清夜。疎雨銀釭獨坐時。先考功兄曾得其全集。倪手種方竹數十竿。甚愛惜。萊陽董樵處士。遊婺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贈之。

尹子求

廣山詩。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子求名伸。蜀宜賓人。予過敘州。詢其後人。無有得其遺詩。及沂峽記略一卷。於其門人樊星煒。樊云。蜀亂尹先生死之。有胡生約之者。攜此集避兵苗部。胡一死。此集流落一彝生家。久之。敘州士人某客遊其地。一日與論先生詩。彝生搖手曰。浪得名耳。出此集。則塗抹幾徧。士人遂乞取以歸。而予略為論次刻之。樊字子景。老儒也。子求止有一孫。名鑫。字若魯。亦樊云。

岐梁倡和集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潁濱集中如魏佛貍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紀映淮

金陵紀青字竺遠。能詩。少為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清寺為僧。久之復捨去。其子映鍾伯紫。尤負詩名。女名映淮。字阿男。嘗有秦淮竹枝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及笄。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

予在儀制時。下有司旌表之。予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後二十年。從子啓太。官莒學正。訪得其遺詩數篇。其一云。清谿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纖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莫謂供憑攬。因之可結鄰。又李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

錦秋亭辨

自夏莊橋渡時水（俗名烏河）而東。竝河北行。內河外湖。浩淼無際。十里至灣頭。新博二邑分界處也。時水自南而北。小清故河自西而東。匯於灣頭。與湖相望。中亘長堤。灣頭煙火數百家。夾河以居。艖舟漁艇。鱗次市橋。再渡灣頭橋而北。市屋盡處。堤直如弦。屬於博昌城。凡十里。欅柳夾之。兩岸皆稻塍荷塘。籬落菜圃。與緯蕭交錯。時十月下澣過之。煙雨空濛。水禽鷸翼。黃葉滿地。人行其中。宛若畫圖。時見牧人簑笠。御觳觫。歸村落間。邈然有吳越間意。明日晴。遂由東城騎行而南。舍騎過石梁。登架筆山。山壘土為之。三峰起伏。雜植桃柳。錦秋亭在東峯。此亭。元中統所建。齊乘以為在東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僉事黃鰲所築。則亭之移。當在是時也。北枕城堞。西望河堤。

東南俯臨極浦。備煙波曠渺之趣。因憶徐隱君（夜）舊示予錦秋亭辨。具錄於此。以備茲亭故實。使來者有所考焉。北湖名錦秋。新城博興二縣志。皆以為本於坡詩。其所謂詩。即今志所載霜風收綠錦五言八句者是也。予獨疑詩中北闕字。不類宋時事跡。而東坡全集及單刻膠西集。都無此首。詩之氣格亦不類。然無據以奪之。及閱元兵部侍郎于公欽齊乘錦秋亭一則。乃知此詩。即于公作。所謂取坡詩命名者非。此詩乃取和文與可橫湖絕句而名之也。後來作誌者。據欽書采入。不細詳文義。牽連讀去。以致承襲謬誤。而不之改。據欽所記亭為中統間邑人所建。中統乃元初年號。後蘇公百數十年。當時豈遂有亭。可賦詩耶。然何以知其取詩。即橫湖絕句也。以其篇中。連綴錦秋二字。而知之也。今欽詩。霜錦雲秋等字。亦仍本此。輒錄欽原文。并錄蘇詩於後。齊乘一則。錦秋亭。博興東南城上。中統中邑人所建。取坡詩命名。（此下于自叙述）蓋齊地淄時般濼諸水。匯為馬車瀆。以入海。博興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稻成市。昔嘗過之。愛其風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風收綠錦。萬頃水雲秋。海氣朝成市。山光晚對樓。舟車通北闕。圖畫入南州。且食鱸魚美。吾盟在白鷗。其鱸雖小。亦四腮。不減松江。有蓴菜。齊人不識。目鱸為豸云。蘇公橫湖絕句。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

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從教匠練寫秋光外祖季木王公世目博洽公北湖遊記載欽常自濟南華不注山下經小清河東入此湖折而南入時水至索鎮舍舟歸益都此亦本齊乘水條下所載時則知欽過此賦詩是其常所往來之地矣獨記中於此詩偶失簡察尚沿舊志之訛而外伯祖康宇先生作志亦仍之安知後來不有據此而編入蘇集者是不可不辨也謂宜於湖之北岸勝處祠蘇于二公額以盟鷗更榜卷雲寫練四大字於其上庶俾後來知此緣起特為筆述俟吾地之大人君子有志乘籍者折衷焉歲在庚戌五月九日湖上老漁徐夜記康宇先生即先祖方伯公也

雷雨津

雷兵部雨津起劍蜀之井研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為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後從張公王筍監軍死予識其子吳江知縣珽字芴山

張緄詩

鄒平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畫粥處四山環合一溪帶縈溪上有范公祠祠中多前代石刻有嘉靖十三年崧少山人張緄八絕句最佳節錄於左危閣煙霞出峯

簷槩鹿來春泉落西磵聲繞讀書臺臺前碧玉樹葉葉上青霄工師求大木隆棟萬年朝風畫谿楊色煙春巖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上書堂山護理金窟泉通畫粥廚傳燈衣鉢在曾伴老龍圖靈刹羣峯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愁鯤河南鈞州人詩名不甚著而詩之工如此

張閔

滇永昌張含愈光集升菴先生所定又閔繼修允迪亦永昌產在啓禎間有詩名端簡王公弘祚以二公皆其鄉前輩常欲合刻其詩丁未戊申間公為大司農以二公集屬予選較刻之予謂閔集可刪者過半非張匹敵當專刻張集而以閔集附後公以為然庚戌公乞骸骨歸卧金陵不知竟果此志否

粵詩

南海屈介子大均少為諸生有聲旋棄去學浮屠法釋名一靈字翁山居羅浮久之出遊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弘撰李天生因篤輩為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棲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妻隨

病死翁山之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同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元孝詩尤高如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又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航御過雨垂空地瑇瑁乘潮上古城之類皆佳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句云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荆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鳥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鐙出一笑橫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又有南中塞下曲一篇極似楊用修格調翁山詩予曾為選百篇以為唐宋以來詩僧無及者五律如帆隨南岳轉雁背碧湘飛久病悲歡盡新寒衣衲重絕句如熒熒桃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歸風詞南越輕綃似碧雲裁為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秋復就君容雁門云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塞歌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此類不能悉記也予嘗語程職方云君鄉東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

李因篤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鬭音本。乾坤老象才。予謂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為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為用。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為宗也。

陳伯璣

陳伯璣允衡。建昌南城人。御史本子。清羸如不勝衣。五言詩古澹。自成一家。如寒日明孤城。斜風下飛鳥。又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類二十餘篇。不減王韋。亂後寓黃山移鳩茲。再移白下。貧甚。撰詩慰國雅。及婁堅徐世溥遺文之類。凡十餘種。又著古人幾部。若干卷。康熙癸卯。歸豫章。時施愚山閏章周伯衡體觀皆為江西監司。為卜築蘇雲卿東湖故居。後數年。竟羸病死。

滕王閣詩

南州滕王閣。毀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尚書士英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多賦

詩。惟海鹽彭羡門孫遹檀塲。其警句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彭今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詩帳

施愚山分守湖西。製苧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絶句云。斗帳殷勤白苧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朝日烘門懶未開。

飛廉館瓦

元王文定惲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云云。此亦在銅雀之前。知漢瓦無不可為硯也。

趙州畫水

趙州畫水。世傳是吳道子筆。陸儼山大駕北還錄云。宣德間。定州何生作也。

施宋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遲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

十九首耶。己未在京師。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初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
時闖杜韓之奥。康熙壬子。春在京師。求予定其詩筆。為三十卷。其秋與予先後入蜀。
予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殁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
何地矣。

二戴

戴本孝。字務旃。和州人。詩畫皆超絶。嘗在京師。夜與友人談華山之勝。晨起即襆被
往遊。其高曠如此。弟遂孝。字無忝。四十不娶。亦有詩名。皆老於布衣。本孝貽予畫自
題詩云。叢薄何翁薉。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答高
深。又云。草木自爭榮。攀援與依附。凌霄桑寄生。滋蔓尚可懼。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
樹。

鄺露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敝衣跋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
師入粤。生抱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詩名嶠雅。過賈誼宅三閭廟云。浮湘七澤下靈
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鵩鳥。重陽沙渚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

勞吏上書。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與。露。少客金陵。遊阮大鋮之門。嘗為阮序其集。

徐波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菴。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頑菴生壙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為落木菴記云。癸酉十月。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予還吳。可謂落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撑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元歎中年。見知膠西相國碩齋高公。公嘗勸之出山。辭曰。母病三年。子生未彌月。此身非我有也。竟亦無後。乙酉後。有寄楚僧寒碧詩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君為譬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寒碧少遊鍾譚間。此詩蓋為二公作也。

下僚能文

近下僚中往往多才人婁縣縣丞施鴻字則咸閩邵武人著史測十卷論南北朝事甚可聽又雒縣馬之驦字旻徠兩為江都壽張管河主簿撰詩防及張秋志各若干卷泰州州同知趙三麟字乾符韓城人頗能詩有絕句云虞舜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餘此墓荒一片瀟湘石

詩兆

順治己亥客京師日聽劉公䣕吏部鼓瑟賦詩贈之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中訪戴行至壬寅歲相遇於京口京口有黃鵠山在城南五六里即招隱寺宋戴顒故居也始悟前詩蓋有定數云

對句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有一生姓名偶同李出對句云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應聲云費無忌長孫無忌公無忌我亦無忌空同喜不知此對自宋有之見齊東野語云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蓋後人傅會空同如夏忠靖尚書給事之對耳

史辰伯

史兆斗字辰伯。吳江人。處士明古鑑之後。徙居長洲。博雅多藏書。少及與劉子威王百穀交。尤熟吳中典故。康熙初卒。年八十餘。汪苕文曰。此翁死。吳中文獻絶矣。

秦中諸誌

誌以簡核爲得體。康德涵武功志。最稱於世。嗣是關中繼起者。則有趙浚谷之平涼府志。胡可泉之秦州志。汪來之北地志。喬三石之耀州志。王渼陂之鄠志。劉韓五泉之朝邑志。邑人王學謨增益張光孝號左華山人。對山之甥。之華州志。馬慥之同州志。劉九經之郿志。皆稱作者。而渭南史蓮勺記事。當知汾州之介休作志七卷。義例精覈。以上皆秦人。而北地又秦疆也。何大復雍大記。亦與康同時作於關中。

韓畾

韓畾字石耕。北平人。亂後遊江南。徧歷台宕諸勝。客死平湖。畾善鼓琴。尤工五言詩。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程明房

宣城梅淵公。淸常遺予墨朴一。其堅如石。文曰。程明房造。云程君房。初字明房。此蓋

其早年所製。

右車

自廣武君後。古今人多以左車命名者。漢功臣表。有中年共侯單右車。

嚴感遇

嚴感遇。烏程人。少豪宕。舉止與俗異。常畜一白鷴。行止與俱。鷴死。哭之數日。老而貧。居山中窮僻處。忍飢賦詩。一日米盡。友人遺白金一餅。攜之市米。遇小漢玉器。輒買以歸。玩弄之。餓而僵仆幾絕。

高鐈

高鐈字淵潁。保定人。少從孫鍾元先生學。嗜酒。好遊名山水。自負鎚鑿。每得詩。必題石手鐫之。常游林慮。竟日忘返。聞峰下耕者喧呼。廻視向所來處。乃知衝虎過也。鐈有詩數十卷。其門人陳僖藹公編集。

張文峙

張可仕。字文寺。更名文峙。字紫淀。楚人。家金陵。能詩。與歸安茅元儀善。茅死。有姬楊宛。以才色稱。戚畹田弘遇欲得之。以千金壽文寺。求喻意。文寺絕弗與通。范文貞公

禮為上客。公殉國。文奇設位雨花臺為文哭之。崇禎末。集子史成句。為四言詩一卷。諷切時事。號擊磬集。弟可度字蜀筏。好佞佛。一食清齋。迥然終日。

費密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獻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漢江。下遊吳楚。居淮南老焉。常寓秦州。秦州守知其賢。為除徭役。予曾見友人几上一卷。偶取視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詢之。乃密作也。遂賦詩與定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著鹿峯集。

馬黃

馬應龍字伯光。安丘人。都御史文煒子。萬歷壬辰進士。歷禮部郎中卒。博雅好古。注道德經二卷。考訂古本周禮六卷。參同契二卷。尚書七卷。毛詩七卷。藝林鉤元錄二十六卷。初為杞令。纂杞乘四十八卷。今安丘舊志二十八卷。最精贍有體裁。署其父文煒撰。實應龍少時手筆也。黃楨字德兆。亦安丘人。嘉靖癸未進士。歷文選郎中。與樂安李太僕舜臣齊名。號為李黃。有擬騷行於世。

伏生充武二圖

王維畫伏生圖。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承澤家。吳道子畫光武燎衣圖。今藏新安程穆倩邃家。

和韻詞

先吏部兄作長調。往往好壓險韻。一調疊韻有至十餘闋者。在杭州與宋荔裳曹顧菴倡和滿江紅詞。同用上杖狀等字。兄句云。雨滲一犁田犢喜。波添三尺河魚上。用史記河魚大上語也。又自課織簾還有手。便從荷篠非無杖。又易得濁醪謀若下。難逢春水如天上。又司馬高才元和廡。彥淵博學真須杖。惟吾徒。底事晒蟲魚。臣無狀。又堤柳已隨坡老沒。竹枝誰駕康夫上。又漆後斷紋仍可鼓。削餘方竹還堪杖。又顧我已甘居廡下。如公才合居樓上。疊出不窮。皆奇句也。後在揚州。與陳其年輩倡和念奴嬌詞。同用屋字。亦至十餘往復。如還似離騷傳屈子。句裏龍堂鱗屋。削迹縣虞擅場風雅。未遣中書禿。又十載名場相犄角。戎子支駒逐鹿。又我似小乘初禪。愧他杯度。肆噉人間肉。羨汝機鋒殊自有。已似南能稻熟。又更貪清曉晶簾。卧看膏沐。此類甚多。兄常自跋云。右小詞諸闋。皆雜次諸公韻。諸公率謬許其押韻之工。僕則自謂此實欲省思力。如昔人云。匆匆不暇草書耳。嘗謂詩不宜次韻。次韻則慮傷逸氣。

詞不妨次韻。或逼出妙思。其持論如此。

高司寇詩

淄川高念東侍郎。少時與兄解元繩東（瑋）同擧省試。公車北上。謁鄒平尚書。（華東張公。延登）公言君輩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氣亦爾。今老矣。迴憶五十年中。功名宦職。都如嚼蠟。更數十年。君閱歷當自知之。公辛巳以南總憲考滿。過家薨於里第。司寇及兄癸未丙戌先後成進士。司寇入翰林十年至佐銓。已乃以事左遷。又十餘年。再貳司寇。憶尚書之語。慨然賦詩云。魏車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矣推先輩。微語還堪悟後賢。畢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憐。

白墮琴高

橐石林擧東坡。獨看紅蘗傾白墮。白墮。人名。此正如吳下饌鵝設客云。請共過食右軍。不知此例正多。如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

文太青

文光祿太青。（翔鳳）戲作口吃詩云。黠于向客共哆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鳳

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纖白固無從見之驛酒殊薄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鹽門人陳子文奕禧詠鳳縣金絲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中州集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虞山極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詩集略倣元例然元書大有紕謬如載諸相詩取宋叛臣劉豫杜充之類蔡松年史稱使佞元首推其家學且取其論王夷甫王逸少之語略無貶詞曲筆如此豈足徵信而顧倣之哉

龔陳詩

先兄考功常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陳其年維崧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云綺閣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陳有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閨房游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簾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也

往在京師。吳門文點。為予作讀書圖。汪苕文題詩云。借問鄭家競笙管。一絢能絡幾多絲。後改作一絢絲絡幾多時。一日讀馬永卿懶真子云。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喻小人逐日前之樂也。絢字當作緰。太元經絡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緰之利。緰音七侯反。與絢音同。

阿字音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為發語。如阿嬌。阿誰。阿家。阿房宮之類。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又山谷詩語言不韻無阿堵。阿字反作平聲。予蜀道集詩有句云。綠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

韓翃詩句

韓翃詩。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青楊巷在荊州。梁何妥居白楊巷。蕭眘居青楊巷。時人語曰。時有二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曰。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陂闕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裹鮓帖

王右軍裹鮓帖真蹟。裹鮓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十九字。後

有米友仁跋趙子昂諸人圖記藏北平孫侍郎退谷家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

鵁翁

黄詩春溪蒲稗沒鵁翁樂府化為白鵁如老翁急就篇春草雞翹鵁翁濯顔師古注翁頸上毛也象鵁在水中引濯其毛也黄詩蓋出此與老翁義別漢郊祀志鵁翁雜五采文又北齊武成帝湛小字鵁翁北齊童瑶云中興寺內白鵁翁四方側聽聲嚨嚨道人聞之夜打鐘

三六

王彤工篆隷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劉孝綽稱其兄弟孝儀孝威曰三筆六詩

僧詩

在京師出城送客偶憩野菴見壁上題詩甚有意義詩云春風迫遞憶天台五月冰寒説五臺無數好山遊未盡秋霜又欲上眉來考之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圓映作也映有西林集

梅村病中詩

太倉吳梅村偉業祭酒。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為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塡補。縱比鴻毛也不如。餘三章不具錄先是先生嘗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時浙西僧水月。年百餘歲。能前知。先生病亟。挐舟迎之。至則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遂卒。

公文介論樂府

鄭漁仲曰。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今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樂府之道。幾乎熄矣。此言樂府原為詩樂之用。而事義則必有所由起。均不可廢也。愚謂風雅之後有樂府。如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辭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

久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如漢朱鷺翁離之作。魏晉諸臣擬之。以鳴其一代之事。易名別調。各極其長。豈以古今同異為病哉。後世文士。如李太白。則沿其目而革其詞。杜子美白樂天之倫。則創為意。而不襲其目。皆卓然作者。後世有述焉。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顓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所傳之詞句。摹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跼蹐牀屋之下。探胠縢篋之間。乃藝林之根蠹。學人之路阱矣。以此語於作者之門。不亦恧乎。夫才有長短。學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則千里之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難為覿面。若曰樂府則樂府矣。盡人而能為樂府也。若曰必此為古樂府。使與古人同曹而竝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鱗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噫。擬議將以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擬議奚取焉。予知其不可而不能不為也。第命曰古樂府。而不敢以擬稱云。右蒙陰公文介公孝與鼐樂府自叙也。虞山錢牧翁。嘗亟取東阿于文定公論樂府之說。不知文介此論。與文定若合符節。予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狶狶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狶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為女。呼為喚。狶為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於論詩絕句著其說云。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

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亦于公二公之緒論也

林程詩句

林君復詩陰沉畫軸林間寺零亂棊枰葑上田寫景最工近程孟陽嘉燧有句云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語意本林而工又過之

五代史草

徐東癡夜高士冬夜過宿因及從叔祖季和考功象春昔所藏書畫云曾見有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卷又楊廉夫詩草一卷塗乙宛然歐卷其後人漫送一許姓武弁不知流落何處矣又叔祖立宇中丞象恒家有王右軍畫紡績圖

朱璧揭鉢圖

揭鉢圖凡見數本最後見朱璧本有鄧文原趙仲穆及秋壑鈐山二相圖書最為奇古舊為先伯祖太師公所藏今歸徐隱君東癡後有董思白書寶積經賓伽羅事又有吳匏菴沈石田二跋予所見太師故物此卷與李伯時摹支道元十六應真周文矩說劍圖而三耳說劍圖今入秘府按張泉吳中人物志云朱玉字君璧崑山人王振鵬界畫見稱於時玉畫得其技至順壬午奉中宮教金圖藏經佛像方不盈矩曲

盡其妙。所居虹月樓。楊康夫作記。劉璋明書畫史云。何景高善界畫。宗米君璧玉。蓋以字行也。

阮懷寧

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於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為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為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所知錄云。大鋮既降于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大鋮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池北偶談卷十一終

池北偶談卷十二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淅川二詩

南陽淅川。古商於地。同年于道子。先登嘗令其地。為予言金人侵宋時。伐香嚴寺木。造舟。木中有紋理成詩云。栽松種柏興唐日。解板乘舟破宋時。可惜香嚴千載樹。等閒零落歲寒枝。又順治辛卯歲。雷山道人伐松。葺回陽觀。諸生李霽明者。禱於神。質明松上有絕句。字如虫蛀者。云修廟還當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不如留卻青松在。待得長生老化龍。衆異之。遂止。

彭侍郎詩

淅川志。載縣人彭侍郎。凌霄龍巢寺。詩句云。殘碑猶宋字。逝水自秦川。最佳。侍郎字用溉。萬歷甲辰進士。先方伯公同年也。新野馬仲良之駿。有寄彭詩云。春山春日好。高枕若為情。窗戶白雲裏。朝昏芳草生。把書看鳥滅。捲釣數魚行。云云。

三家店詞

涿州三家店題壁一詞。不注名氏。甚工。客面京塵。登臨目送飛鴻絕。不堪重說故國煙波闊。一點孤燈。一片朦朧月。交明滅。雙眉寸結。忍聽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一將有餘魏武帝。百身莫贖楚懷王。語極豪健。亦無名氏。

霍亮雅

霍亮雅。曲周人。倜儻任俠。喜酒好摴蒱之戲。亦工文章。卒後。申和孟涵光為作傳。其邑人劉津逮遜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是敗家子弟小影耳。

丁野鶴詩

徐東癡言。少時於章丘逆旅。見一客。衿褶急裝。據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年少。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為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尚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蒸藜。一家命薄皆耽隱。十載形勞合靜棲。野徑看雲雙屐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憂憂幽禽盡日啼。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鐸諸公倡和。其詩亢厲。無此風致矣。

新塗筆工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屬以新淦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尚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夜窗偶試毘陵張顥筆。因為賦詩云。世間未必無皐夔。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銳意開絕漠。摧鋒乃亦有衛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顧人所用何如耳。筆工在昔本市傭。束毫傳管求售同。誰云進伎不進道。意匠輒與歐褚通。虔州刺史覓佳筆。雙莞何堪須百日。星馳一騎到長安。試手鳳池隨棄擲。老奴恂慄丞相嗔。能用此筆能幾人。顧窺翰墨減工製。必使揮毫誇入神。斗柄初回閙電笑。槖籥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殫。束帛那容及年少。是知人才用舍識別惟一心。皐夔衛霍無古今。姸媸能否惟在上。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我生識字僅一丁。眼前所見徒毘陵。未知當年新淦定何若。正恐鍾衛二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一去知幾年。當時鑒裁無復專。紛紛鸞毛抱箭壼。恰費書傭三十錢。岳公。忠武王孫。所著有程史。金佗粹編。等書。此集凡八卷。乃故衛王府抄本也。集

中又有贈李徵之祕監詩。自注云。徵之以史館牒來索予所撰東陲筆略。此書不知尚傳於世否。識其目。當更訪之。又學圃萱蘇。載唐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予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予之。柳果以為不入用。別求。遂予常筆。陳曰。吾先予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與此絶相類。

滄溟蔡姬

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為寥落。其寵姬蔡。萬曆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季木考功見之。為賦詩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云云。邢太僕子愿有與孫月峯巡撫詩云。竊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真履素。取則先民。鎔古鑄今。蔚為代寶。而今五畝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伺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遺孽孫。又復無毋。才離襁褓。寄命嫠媪。僦居窮巷。托跡浮萍。並日無粗糲之食。經年斷漿汁之饘。伏願明公。下記所司。略損公帑。為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布若干疋。藉以長養。肚髮綿延。俾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脈。其疇逆心。觀二事。滄溟淸節可知矣。

二中字音

中興中酒二中字音予嘗言之適讀王敬美集一段附著於後云中酒二字始見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著之中而音反從平聲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顏注云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義宜從平聲而音乃竹仲切何也然古人詩如氣味如中酒之類皆從平聲無竹仲一讀又宋王觀國學林云老杜新數中興年百年垂死中興時中並去聲烝民詩序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按中字有鐘衆二音音鐘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又如中年中葉中夭中塗中詘之類皆當從衆

論五言詩

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若心摹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予向語同人譬如衣服錦則全體皆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嘗論五言感興宜阮陳山水閑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與敬美旨同

王奉常論詩語

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高蘇門楊夢山華鴻山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同時王奉常小美。作藝圃擷餘。有數條。與其兄及濟南異者。予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又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祗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有明則徐昌國高子業二君。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有蟬蛻軒舉之風。高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此真高識迥論。令于鱗大美。早聞此語。當不開後人抨彈矣。先兄考功曩有題襄陽集一絕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

用事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驥外遷隴右道。留別予輩詩云。遂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深歎其用古之妙。

憶秦娥詞

無錫秦簡討留仙(松齡)從軍荆州。雨泊仙桃鎮。中夜聞琴聲甚清越。跡之。乃一老書生也。破簷數椽。風貌朴野。秦賦憶秦娥詞贈之云。西風切。雁聲淒斷重傷別。重傷別。水村孤棹。雨絲殘葉。天池稚調删繁節。亂離時候誰人說。誰人說。朱絃暗響。茅堂清絕。

記觀宋子昭畫

丙辰二月二十一日。過商丘宋子昭(炘)戶部。觀畫。李伯時白描十八應真。最為奇妙。有友諒益之二小印。巨然山水。為賈秋壑故物。有悅生小印。首有宣和之寶。又句龍爽蠟屐圖。吳仲圭山水卷。為東原杜瓊家藏。後歸沈恒吉。即石田父。後歸吳文定。有石田跋。郭忠恕雪景。黃居寶花鳥。胡廷暉山水。沈石田秋林讀書。宋元人畫二册。其高房山小幅。有鮮于伯機題云。素有煙霞疾。開圖見亂山。何當謝塵跡。縛屋住雲間。趙松雪題云。每愛侍郎山水。絕與畫史離群。誰似高懷如許。曾看香爐曉雲。展子虔畫高歡歸晉陽圖。最奇。子虔。高齊宇文周時人。即不必確出其手。亦唐宋高手所臨摹也。

范氏詩畫

吳橋節孝范氏。名景姒。文忠公(景文)女弟也。好讀書。通經史。尤工書畫。繪大士像。彷彿

8

龍眠。有冰玉齋詩若干卷。歸同邑王世德。二十而寡。年三十九卒。文忠撰墓誌。見集中。

反錦。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餐。寘璧焉。受餐反璧。今郤餽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衛人餽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則以反錦為詞亦可。而世無舉此者。右見瀛南子。瀛南子。鄒平張松所著。松字瀛涯。博學好古。讀書十行俱下。固安楊狀元方城。布政山東。致先生於塾。許以領解。先生不可。謝歸。竟不遇。後以太學生。仕止祁縣令。

古剌水詩

左公蘿石。手書一帖云。乙酉年五月。客燕之太醫院。從人有自市中買得古剌水者。上鐫永樂十八年。熬造古剌水一罐。淨重八兩。罐重三斤。內府物也。揮淚賦此。玉泉山下水。遠流帝陵前。盧溝橋下水。其流聲濺濺。瓶中古剌水。製自文皇年。製之扃天府。元石流清泉。列皇飲祖澤。旨之如羹然。逆寇犯天紀。守陴臣匪賢。君不棄社稷。鼎髯垂自天。經筵赤金几。斤斧生炊煙。況茲天府水。寧不落市廛。小臣侍筵者。睹水心如燬。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心如南生柏。自注子卿墓柏大小數百株枝皆南向。在韓城。予曾為文記之。淚似東

流川棒之以南旋跪詠豐芑篇。

記觀宋牧仲書畫

丁巳四月初二日。過宋牧仲犖刑部邸舍。觀書畫。洛神賦全圖。卷長丈許。山用礬頭。餘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閨小印。是宋人臨閻立本筆。世祖順治三年。賜閣臣內府藏畫百軸。此其一也。一郭河陽江山雪霽卷長丈三尺。首有政和印。尾寶字小印振之印。舊是睢州袁司馬樞家物。一鍾馗小妹圖。吳道子筆。妹卓劍於地。一鬼捧劍室旁侍。一鬼在前。按板而歌。有元人喬簣山東成墨印。喬中山印。希世之寶印。一宋人翎毛二十幅。多雪景。皆林椿。吳炳。馬遠作。一宋元名人真蹟。首有道君飛白看雲二大字。米芾。李之儀。陳升之。諸帖。康里子山臨十七帖。又無名氏臨十七帖。後題建文己卯三月。臨於海館。牧仲又云。在武昌某士夫家見吳道子水墨普賢像。甚奇。又京師愍忠寺。有貫休畫羅漢十八軸。世祖求。吳人持以進御。會崩。遂粥寺中。價七百金。

唐詩本六朝

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為昔人所未及者。如王右丞積水不

可極。安知滄海東。本謝康樂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本吳均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本何遜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本馮小憐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颯颯秋雨中。潺潺石溜瀉。本王融潺湲石溜瀉。緜蠻山雨聞。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本江淹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如何此時恨。嗷嗷夜猿鳴。本沈約嗷嗷夜猿鳴。溶溶晨霧合。孟襄陽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崔國輔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堦行。則竟用庾詩。全因履迹少。併欲上堦生也。

杜詩本古謠

漢桓帝時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杜大麥行。全襲其語。兵車行。句調亦本此。

能字

能奴登切。又乃帶切。獸名。熊屬。足似鹿。說文曰。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

也音奴登切字書三足鼈曰能音乃帶切阮嗣宗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與萊哉相叶阮瑀七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與來萊相叶則是賢能之能亦乃帶切叶平

罘罳

顧太初說略引鄭康成顏師古崔豹諸說辨罘罳之制甚詳以為闕屏間刻鏤鳥獸雲氣疏通連綴之狀唐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證罘當為網顧以為非是予按柏梁詩上林令云走狗逐兎張罘罳則罘罳之為網明甚罘罳之為網戶正以其象類網而借用耳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於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為堂室令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後讀程大昌雍錄趙與旹賓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

皎然賈島詩

唐文粹載皎然古意詩云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才調集載賈島詩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其俚已甚予嘗合文粹及唐人選唐詩刪爲一集今刻於崑山

爾雅翼序體

宋淳熙初羅端良願撰爾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閒雜五六言叶韻文甚奇肆洪炎祖爲之註序之變體也端良以淳安縣社壇陶令祠堂二記得名小集五卷宋景濂蘇平仲爲序宋序亦仿爾雅翼序體而不及遠矣

李王二公書畫

丁巳秋嘉禾友人携示宋李公芾手札六通云李君實太僕所藏也其一云芾皇恐頓首再拜上覆芾闒茸無能猥繼清獻之緒爲貧所廹冒昧宦遊試吏於江陵司計之官甫幸善罷到侍郎選擬會稽征壓遲次羅罰繼而間關淮壖竊儀眞鹺庾之禄幾年又以内艱而去流離困躓無所告語靜思庸戇乃分之宜自此絶意榮望敢意字民復在織邑斐然學製寧逃傷錦之譏曠敗必矣此芾之所甚懼也不圖寅緣幸會獲庇所知當賴餘光下照匿瑕之仁庶免於戾此心口切私意自幸芾皇恐頓首再拜又王巖叟畫梅一卷有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孫永保印忠徹印後有四明烏斯道十二絶句

龜毛兔角

龜毛兔角見楞嚴經然述異記亦云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乃兵甲將興之象也故宋吳淑事類兔賦云爲商紂而生角

杜秋詩解

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爲之

備上弟漳王湊之穆宗子賢有人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怒罷申錫為右庶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爭於延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貶漳王為巢縣公申錫為開州司馬九年巢公湊薨追贈齊王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離浙西牒留後李蟾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秋娘即仲陽也燕禖得皇子謂漳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輩也王幽茅土削湊自漳王貶巢公也四朝三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敬文凡四朝也

又中字音

中興中字去聲杜詩漢家新數中興年楊仲弘詩一代人才顛中衰此字概無平聲中酒中字平聲如氣味如中酒濁賢清聖時中之皆平聲此字概無去聲近人用二字往往交誤姚福云中酒作去聲於義為長蓋中有中傷之義又令兩京有治中呼作平聲非是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

要也。謂其職治簿書之要也。

閨秀畫

徐元嘆落木菴集云。訪江城毛休文於竺塢慧文菴。出其母汝太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蟲。無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筆。可與頡頏者。不過二三而已。近日閨秀如方維儀之大士。倪仁吉山水。周禧人物。李因胡淨鬘（陳洪綬妾）草蟲花鳥。皆入妙品。安丘張杞園說。曾見邢慈淨髮繡大士極工。慈淨子愿之妹。又崔子忠青蚓二女。亦工畫。

女子善書

膠州宋方伯子婦姜字淑齋。自號廣平內史。善臨十七帖。筆力矯勁。不類女子。又高密單某妾學右軍楷書。似黃庭遺教二經。二人皆髫齔女子也。

陳洪綬詩

陳洪綬以畫名。予嘗見其小詩頗有致。今錄於此。楓谿梅雨山樓醉。竹塢茶香佛火眠。清福不知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

陽關曲注

坡公陽關三絶。其二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

陽關腸斷聲。龍山。在濟南郡城東七十里章丘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節也。次公注云。龍山。桓温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濟南了不相涉。詩意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云也。

杜律細

蕪湖蕭尺木雲從以畫擅名江左。常作杜律細一卷。以爲杜律無拗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聊記一二條於此。以資拊掌。如江草日日喚愁生。草音騷。詩勞心慅慅。又勞心草草。皆牢騷之轉音也。盤渦鷺浴底心性。底即低。説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首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輕忽之也。獨樹花發自分明。發音飛。左傳建而不旆。音霏。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注。發旆也。分去聲。爾足。律謂之分。郭璞讀也。此應作仄者。若杜社日詩。陳平亦分肉。當作平。然不合律。亦作仄聲。蓋此字元有二聲十年戎馬暗南國。暗音庵。書高宗諒闇。鄭注作梁菴。小室曰庵。閉户曰闇。不明曰暗。異域賓客老孤城。客音開。元曲凡如青雲客。讀書客。俱作平聲。孤音故。如姑作鼓。沽作估。箍作股。例。渭水秦川得見否。否音登。公羊傳。登來也。注。登得也。則得可云登。易豫。繇。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音尊。得叶之。又一雙白魚不受釣。白音杯。七命。燕髀

腥鱻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駘叶魚音勇荀子禮論絲萬縷婁禮記作魚曰魚躍沸池萬亦音勇易貫魚叶宮人寵不平聲沈韻載十一尤受音收傅玄詩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未聞細柳散金甲散平聲生南反元詩酒户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意闌散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妙彈罷廣陵之清散叶彈諸仿此

崔孝廉

予門人崔華孝廉字不凋太倉之直塘人性孤潔寡合畫翎毛花卉甚工尤工詩清迥自異吳梅村常目爲直塘一崔其佳句云欹檣坐清晝薄冷出蘋閒又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此中枕簟客初到半夜梧桐風起時又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離吳人目爲崔黃葉云予論詩絕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是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二句亦崔詩也

宋林唐兩義士

陶南村輟耕錄載唐義士珏玉潛林義士德暘景曦收瘞宋陵骨事同異或謂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爲唐作今考林集具載又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獨所謂馬箠

問髐形一篇集無之似屬唐作耳考林集有答唐玉潛詩云畎畝孤心老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黃埃赤日漫多事蒼狗白雲能幾時山酒柏香春壽母桉書芸冷夜呼兒橫琴妙在無絃處何必知音有子期蓋二公同時友善同為義舉爾時各有詩紀事皆以冬青寄意而王筠菴國器鄭明德元祐二君所記傳聞異詞耳南村以東嘉去杭千里冬青豈易持去縱持去豈能不枯瘁疑是唐詩作林詩此則未取林集參互考證之也按林又有詩酬謝皐父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此尤可證又有精衛秦吉了南山有孤樹蔡琰歸漢圖等篇皆可互相發明草木子亦以為林景曦唐玉蟾二公事葉世傑去元未遠所記多元朝遺事聞見尤可據也明嘉靖初遑藩光澤王重刻霽山集序之甚詳

吳畫余繡

康熙丁未從同年徐敬庵旭齡處見秀水吳氏畫扇二一學李小將軍山水一洛神圖妙入毫髮吳字素聞其人亦天人也予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為予繡神女洛神浣紗諸圖又為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世祖御筆

康熙丁未上元夜於禮部尚書王公（崇簡）青箱堂獲恭覩　世祖章皇帝御筆山水小幅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真得宋元人三昧　聖上以武功定天下萬幾之餘游藝翰墨時以　金蓮頒賜部院大臣而胷中丘壑又有荆關倪黃輩所不到者真
天縱也

汪靜宜

劉公戢吏部姬汪氏靜宜字稱嫻金陵人有詩云長信不知君意切相思猶隔兩重雲不須更買長門賦但畫蛾眉以待君六月高風振海吹遙遙親舍白雲陲誰知天上芳菲淚濕却新愁似斷絲康熙丁未在京邸作也踰年歸頴至青縣覆舟死

脫十娘鄭妥娘

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順治末予在江寧聞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予感而賦詩云舊院風流數頓揚梨園往事淚霑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又鄭姬無美順治中尚無恙虞山錢宗伯贈詩云閑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安問狐狸

漢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西漢侯文署東部督郵。對京兆尹孫寶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語在綱前。

唐才子傳

楊文貞東里集載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百人。其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研北雜志記王執謙伯益事云。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並稱能詩。按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二書。例皆以詩系人。文房此書。視二書當尤詳備。惜今無傳矣。元文類。載文房蘇小小歌一篇云。東流水底西飛魚。啣得錢唐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閑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窻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黃媛介詩

禾中閨秀。黃媛介。字皆令。負詩名數十年。近為予畫一小幅。自題詩云。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澹墨遙傳縹緲意。孤峯只在有無間。皆令作小賦。頗有魏晉風致。少時太倉張西銘。溥。聞其名。往求之。皆令時已許字楊氏。久客不歸。父兄屢勸

之改容不可。聞張言。即約某日會某所設屏幛觀之。既罷。語父兄曰。吾以張公名士。欲一見之。今觀其人。有才無命。可惜也。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歸楊氏。

豁堂詩

錢塘正嵒禪師。字豁堂。賦詩清麗。予於金陵靈谷寺。見其同凡詩集二卷。愛之。畧采數首於此。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扁舟赤壁酹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迴顧。銅絃鐵板唱江東。晉人名理宋莊老。剡縣風流說謝安。難為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幾日春遊徧若耶。入城滿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皆無香火氣。唐弘秀集中所少。

記觀杜氏書畫

偶過杜子靜編修。鎮出書畫同觀。記其尤者於左。一郭河陽摹王宰平泉圖。署臣郭忠恕奉旨摹。有御府圖書。後有東坡李氏園詩。子由書。書法類長公。署紹聖二年十月二日。按長公以元祐八年。自定州南遷。紹聖二年。公在惠州。少公亦在謫所。而此乃御府所藏。不知何從書之。此為可疑。又有洛陽富直柔。紹興癸丑春題字。景定壬

戌重午臣賈似道敬觀題字。襄陽李友直陳懋欽陸祖凱至正元年六月題字。張渥叔厚至正壬辰跋。吳興趙孟頫子俊跋。商文毅公弘載跋。子俊跋以為李文饒洛陽平泉。且引隴右諸侯日南太守之句。而卷首署李將軍畫中有偉丈夫。設皐比亭中。亭下壯士林立。挾弓矢衣袴褶顧盼自雄。按平泉為衛公別墅。不應稱將軍。若蘇詩乃為李茂貞園作。鳳翔八觀之一也。茂貞以僖宗光啟三年。平李昌符。尋為鳳翔節度使。園正其時營造。詩中所謂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者是也。俗又稱皇后園。蓋謂茂貞之妻。然又不應稱平泉。又杜子美有王宰山水歌。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云云。則當是開元大曆間人。與文饒茂貞皆不相及。皆不可解。然畫圖清麗非俗筆。富趙諸題字尤精姥。聊記於此。俟博學君子辨之。一趙文敏山水卷。山濃水澹。一小舟出沒煙靄中。舟上人小如蠅頭。氣韻生動可愛。江岸有牧人。驅兩烏牛。一嚙水草。一前行昂首。若有待而鳴喚其羣者。署延祐庚申歲子昂七字。後有陵陽牟巘漢東孟淳吳興周魯三詩。又鄱立誠一詩云。王孫去後草萋萋。故國荒涼路欲迷。夢入江南圖畫裏。綠陰愁殺杜鵑啼。吳僧妙才詩云。前汀水暖新蒲綠。鸂鶒鵁鶄日日來。路入平湖半煙樹。片帆何日雨中開。二詩尤佳。一米元章細楷黃庭內景

經。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紹興內殿秘賞御印及賈似道姓名小印。柯九思印。南宮墨蹟。傳者多大字。如此者尤為稀有。聞孫退谷侍郎極賞之。又元章行草奕棋圖長歌。後署元豐二年。為宏齋。筆勢奇拔。類黃魯直。詩云。神仙縹緲何年別。忽此逢迎山石裂。前溪練瀑派玉簾。更後雲林霧痕缺。聚頭磕頷方外人。擔肩抱膝骨法新。棋枰對奕環座看。誰信樵斧忘青春。我今髮雪三千丈。尚要崑崙撐頂上。爐心且養九轉丹。拂劫銖衣記無恙。宏齋出此卷。皆方外一種閱世高人面目。相看皆三生歷劫中。崑崙頂上。聚首磕頷者。劃然良覿。喜不自勝。為書其左方。元豐二年。米芾。後有文休承王元美二跋。 又元章九月十一日。曉渡揚子五言古詩墨蹟。有孤嶼水中圓。遙空海邊濶之語。殊有陰何風致。後有董宗伯跋。一梅花道人山水。上方有竹間題五言絕句詩。八分書。

蘇黃詩品

蘇文忠作詩。常云効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証俗論傳會之謬。野老聞載記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同父論曹瞞之非

陳同父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備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擣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荆州破則備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近日臨川傅占衡平叔論劉曄云操破張魯劉曄說以乘勝取蜀操不聽說者咎操失此機事令蜀用法正計遂破淵郃軍得漢中予以為不然操既平張魯兵威已極士皆思歸若復規益州艱在轉運是强弩之末非所以保勝而自全也定河北討烏丸猶躊躇前却荆吳果謀襲許倖而未成耳烏林以來操有戒心於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二說殊相矛盾予嘗考其時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羕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

陶詩甲子辨

臨川人傳平叔（占衍）永初甲子辨云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琅琊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并為此說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出處大節豈在區區耶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靖節傳亦無是語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時若此不妄附會云云及讀宋文憲公集乃知此論先發於潛溪平叔特踵其說耳宋跋淵明像云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月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於沈約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選本傳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朱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虖淵明之節其待書甲

子而後見耶。

羽陽宮瓦

橘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東觀餘論云。長安民獻秦穆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老學叢談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為四硯。

池北偶談卷十二終

池北偶談卷十三

談藝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過陳翰林子端廷敬所。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二卷讀之。因憶辛丑壬寅間。予在江南。常與林茂之古度先生遊。為言白雲出處甚奇。時林方擕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十年所作。屬予論定。予謂先生昔能傳一陳白雲。吾獨不能傳先生乎。因為披揀得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施愚山閏章過廣陵讀之。驚曰。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予真茂之知己也。乙巳。予見之金陵時兩目已失明。垂涕而別。亡何遂卒。今日讀陳詩。及鍾退谷叙茂翁識陳始末。感慨書之。

張浚書

宋張魏公手書謁范文正公祠一絕云。拜公祠廟識公顏。神氣如生睨不還。守土小生偏感仰。太平功業重如山。後書樞密副使綿竹張浚頓首題。字畫甚拙。詩亦劣。

御畫牛

戊申新正五日。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觀我　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蹏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放翁詩

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説載此為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為妾。為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云。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强半欲何之。玉堦作畫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輙傳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

記觀王氏書畫

華陰王弘撰字無異。工書法。博學。能古文。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聊記之。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有米元暉宋仲温二跋。又仲温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興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沈石田秋實圖。三物皆華州郭宗昌胤伯家物。皆有胤伯跋。華山碑有虞山錢宗伯長歌。即所謂郭香督察未遑辨者也。又李營丘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笑。華亭董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

華水仙圖甚妙。

郭胤伯

華州郭胤伯宗昌博雅好古。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為當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盩厔趙孝廉紫崡石墨鐫華。竝行於世。常熟錢宗伯詩。所謂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崡俱嵯峨是也。郭性孤僻。所居沚園。在白厓湖上。常搆一亭。柱礎墄甓。皆有欵識銘贊。手書自鐫之。既極人工。旋復改作。凡三十年。亭竟不成。華陰王山史弘撰語予云。

柏梁詩句法

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鴉鴟鵰鷹雉鵠鵾。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騅駓駰駱驪騮騵。李忠定公題李伯時畫馬云。騂騏騮駱駰驪黃。陳后山上蘇公云。桂椒柟櫨楓柞樟。林文山資中行云鐘鏄鼎鬲匜盤盂。韓子蒼詩。尊彝諸芋蘘荷薑。然皆施於歌行耳。若鄧林鴻鵠鶤鵬鶤鷄鶻鱒魴鰷鯉鰋鱨魦。用之律則非矣。蓋皆本史游急就篇。如鯉鮒蟹鱓鮐鮑鰕竽瑟箜篌琴筑箏。騂騩騅駮驪騮驢。牂羖羯羠䍬羝羭之類。又仰山答溈山云。瓶盤釵釧券盂盆。禪語偶亦相似。

石經孟子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

嘯

唐天寶末有峨眉陳道士。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音。聽者傾悚。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卷。有流雲。龍吟。深溪虎。高柳蟬。古木鳶。巫峽猿等名。其法不傳。族叔與盛字崧生。開封太守。曙峰公之孫也。美如冠玉。性聰悟。詩文伎藝。寓目即工。尤能曼聲長嘯。響振林木。崇禎壬午年。死於兵。

劉公戩詩

劉吏部公戩體仁詩。往往有風味。嘗有寄友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蕨憶行縢。公戩自編詩。遺此。予為口誦之。公戩喜以為予真能賞音也。又公戩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公戩一日攜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酹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漢印

同年子。蒲州吳雯字天章。以博學宏詞薦。在京師。偶得漢銅印。文曰河聲嶽色。雯家蒲州中條山南永樂鎮。臨大河。對岸即華嶽三峰也。雯有詩云。門前九曲崑崙水。萬點桃花尺半魚。

江陵宅詩

荆州江陵相故宅。今為公廨。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人傳以為確論。李天生因篤說。

續後漢書

元郝經伯常撰續後漢書。竊取習鑿齒漢晉春秋之義。年表一卷。本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附錄八卷。共九十卷。自云。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奸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推本六經之初。補苴二史之後。謝陛少連季漢書所本也。經文集三十卷。黃俞邰家有之。惜此書不傳。姚燧國統離合表序曰。陳壽晉臣。云云。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

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即位正始之年。不帝而反曰後主乎。其凡曰後主。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予按古來文人。稱操率曰魏武。曰曹公。於昭烈反曰先主。曰劉備。亦習而不察耳。劉後村集云。翁仲山作蜀漢書。游丞相極稱之。猶議其書安樂公之非。又盧陵貢士蕭常。作續後漢書。大綱與仲山同。而書後主曰少帝。周丞相作序。謂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客章望之作明統論以辨之。南軒經世紀年。直以昭烈繼獻帝。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簒。考訂詳備。二書不知尚存於世否耳。

雙行

耆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贄詩文以多多為善者。乃疥駱駝也

時文詩古文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

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菴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與此意同

唐書

予嘗論新唐書不及舊書蓋務奇字句全失本色又制詔等文詞率皆削去雖謂事增於前辭省於舊遠遜舊書之詳雅矣

授正字詩

三原孫枝蔚字豹人老詩人也以年授官放還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宴童年況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蝌蚪惟添錯字愁

王秋澗論文

元秋澗王惲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入手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楦穰尾取其螫而毒也見本集喬吉夢符論作今樂府法亦云鳳頭豬肚豹尾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見輟耕錄

秋澗又記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篇篇是個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特達

康熙己未春。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三復姓表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此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釣磯立談。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又蜀檮杌。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遼史

夏日過汪鈍菴琬談及遼史。予言遼自聖宗統和六年。開貢舉。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自二十四年。放楊佶等二十三人。後及道宗時。遂至百餘人。漢人由進士至大官

者甚衆然列傳所載皆耶律蕭氏所謂五院六院及二審密國舅貴族而漢人不與即文學傳王鼎外亦寥寥豈當時漢進士無一人事蹟可書者耶鈍菴云此當時無史官失紀載之故也金國事蹟人物得元好問劉祁數君而傳夫子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謂是也

王振鵬

元仁宗在東宮時材藝之士文章則翰林學士清河元復初書翰則翰林承旨吳興趙子昂畫山水則集賢侍讀學士商德符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也振鵬妙於界畫運筆和墨絲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絶藝延祐中遷秘書監典簿後拜千户佩金符總海運見虞伯生集

摘句圖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温柔敦厚一唱三歎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圜客獨繭約畧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朔風一夜至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句疊見層出予嘗欲倣張為主

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為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資藝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為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況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圖

盡日孤雲在青松滿院寒　山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

花亞巖中樹烟横溪上村　到門聞午磬遶屋過寒泉

人煙梅市白山色剡溪深　片雨前峰過高松獨鶴還

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　野橋沙際滑山塢雪中深

泉聞深樹裏山響亂流間　共看谿上月正照城頭山

松火園寒坐溪窗聞夜漁　夕陽沉積靄空翠辨前山

明月來天柱長江入縣樓　鶯聲花嶼暖龍氣雨潭腥

水綠澄湘浦天青入洞庭　山厨連馬櫪官舍奪僧居

清泉逢谷口老樹識山家　不辨翠微色秋山紅葉重

江城連夜雨山館獨吟身　柳葉藏洲寺梅花雜吏人

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春光門外水。夕梵雨中燈。

黃葉連江下。孤帆冒雨歸。野戍風中角。江梅雪後花。

雨色江城暮。灘聲野寺秋。谷雲團小閣。松露響寒宵。

亂山成野戍。黃葉自江村。波平嶽麓寺。天入洞庭船。

雲樹分曦早。江村出霧遲。雲氣涼依水。鶴聲清滿林。

潮影涵官閣。泉聲滿郡樓。縣門流水對。城堞半山銜。

孤城春水岸。歸鳥夕陽村。樹葉春藏寺。谿聲夜滿樓。

臺迥收山郭。江青送酒杯。浦絕叉漁艇。人荒種蛤田。

城郭千檣外。汀洲片雨中。蘆渚起寒燒。楓林明翠微。

風起帆爭郭。漁歸浦掛罾。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峯秋。

孤村流水在。盡日白雲閑。江帆連雉堞。烟樹暎漁村。

江橋紅樹外。山郭夕嵐邊。板橋三渡水。楓柏一林霜。

溪籐翻翡翠。漁艇喚鸕鷀。雲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

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野水合諸磵。桃花成一村。

綠水通村港。黃魚出板橋。　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
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　欲問垂綸意。桐江秋水深。
飛瀑林中雨。斜陽山半晴。　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峰。
清磬晝長寂。片雲晴自深。　烟寺初低柳。江城半落花。
野蔓沒丹竈。天風來嶽雲。　竹色翠連屋。林香清滿山。
寒雲終日住。秋色一山歸。　潭烟依檻集。山色度溪來。
露將松影白。泉與磬聲寒。　檻花經雨盡。沙鳥過江飛。
果落跳松鼠。萍開過水禽。　家傳殉國劍。身老釣魚磯。
風流滿江漢。祗覺似君稀。　村徑半牛跡。山田多水聲。
亭空木葉下。風緩浦雲留。　暮烟隨野濶。山翠入江明。
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　暮雀依寒竹。仙猿下雪松。
翠合江天色。愁連今古情。　疎磬夕陽外。平田春水西。
水氣垂天濶。濤聲裂地穿。　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
影孤彭蠡雁。路遶洞庭波。　生猿安鼠穴。猛虎雜人羣。

人老三秋後，舟臨十八灘。風笛荷花外，漁燈葦葉間。
山勢龜蛇鬬，江流沔漢分。驚濤自風雨，樹杪復重泉。
鷲嶺橫天碧，龍湫到海深。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
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為多，意猶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為摘句圖，傳諸好事者。

燭雛

說苑齊景公使燭雛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燭雛之罪而殺之，云云。公止勿殺而謝焉。漢書東方朔數漢武帝乳母，五代史補敬新磨責中牟縣令，以滑稽回人主之怒，皆自晏子語得來。

林初文詩

宣城老儒丘華林者，工書法，嘗賦梅花詩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為點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章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逐字為加圈贊。丘見之慍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百篇，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圈乎。人傳以為笑。

前輩墨蹟

吳匏菴擢尚書。告考妣文。五月二十八日。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春雨篇。因次韻一首志喜。字極妙。　李西涯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字極妙。　皇甫子循帖。鄙集雖完。甚不自滿。懼有議之者。孰若愛我而刪棄之乎。謹以一部奉覽。足下深相知。必能益我也。即日汸頓首。清甫表姪。字甚拙。　歸熙甫帖。送行文為諸友所強。極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見昨所示春容大雅之辭。知其褊淺矣。乞高明裁示。如不可出。當別作數語酬之耳。有光頓首。瀫山尊兄執事。字亦拙。　鍾退谷帖。上巳清明。各賦得數詩。敬呈覽。譚君詩及酒牌。看竟乞付來手。惺上彭舉先生。字亦拙。　張崌崍帖。明日之遊。不審約元翁否。并問何時出城。不勞再速也。　又震川帖。序文詳委周盡。贈人當如是矣。僭復刊落數字。為公任校讎之職耳。鄙作令學徒謄稿。至今未來。容別上。更有言請教也。有光頓首。瀫山尊兄。

南來詩

南來蒼雪法師。名讀徹。居吳之中峰。常夜讀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萬曆

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句云斜枝不礙經行路落葉全埋入定身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此類甚多己未二月師弟子秋皐過訪說此秋皐有句云烏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

黑猿圖

康熙戊申歲在京師見明宣宗御畫黑猿圖上方有御筆云宣德壬子之夏廣西守臣都督山雲以猿來進朕既一覽而足間因幾務之暇偶繪為圖以資宴玩念卿輔理之勤宜與同之特用頒賜以見朕意賜少傅楊榮上有武英殿寶按壬子宣德七年也文敏自建文四年太宗即位以編修直文淵閣至是在殿閣三十年矣其進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則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即位之後加少傅則在宣德五年庚戌四月也予又嘗於祁縣戴楓仲(廷栻)處見宣宗栗猿西山雪霽二幅

瘞鶴銘三則

門人淮陰張弨力臣耳聾而博雅好古康熙丁未十月挐小舟渡江至焦山觀瘞鶴銘得仰石一凡六行存二十六字仆石一字在石下存三十字又二殘字又一石側立剝甚存七字仆石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按圖列見存字鶴(側石第一行)上皇(側石第二行)

歲得於華側石第三行亭甲午歲化於宋方天其此宋人補刻石第一行屬側石第三行未遂吾翔仰石第一行
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宋人補刻石第二行屬仰石第一行山之下仙家仰石第二行玄石旌事篆
銘不朽詞曰宋人補刻第三行屬仰石第二行相此胎禽浮丘仰石第三行華表留形儀仆石第一行唯髣髴
事亦微仰石第四行厥土惟寧後蕩仆石第二行洪流前固重仰石第五行爽塏勢掩華亭爰集仆石
第三行真侶瘞爾仰石第六行夆山徵君仆石題名第一行與銘三行斜連丹陽外仙尉仆石題名第二行江陰真
宰仆石題名第三行

按宋劉昌詩興伯蘆浦筆記載邵樞密亢摹本所存字華陽真逸撰張今本俱闕上皇山
樵今闕山樵二字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原闕一字當為亭今鶴至辰九字俱闕甲午歲化於宋方
天其未遂吾翔原闕一字當為寥今甲至其字俱闕有宋人補刻上有亭字九廓耶奚奪今俱闕此下原闕三字遽也迺裹以
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今遽至茲十二字俱闕有宋人補刻無作此下原闕四字我原此字不完故玄石旌事
篆銘不朽詞曰俱闕今玄字已下有宋人補刻相彼胎禽浮丘今六字俱存但彼字本作此此下原闕二字予欲無言爾
今俱闕此下原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此下原闕一字當為華字今張本華字見存表留此下原闕二字當為形義今張本表留形義四字俱存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此下原闕五字今冥至化七字俱闕入原本不完此下又闕二字惟寧後蕩洪流
前固重扃右今惟寧上又有厥土二字俱存洪至右七字俱闕華亭爰集真侶瘞爾原本有闕文今華字上又有爽塏勢掩四字俱

存。丹陽真宰原本此四字。不知其次。今又有徵君外仙尉江陰七字。俱存。張云。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何以改作解化。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來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荊門。蓋張令本。視邵本又闕六十五字。內存宋人補刻三十二字。視邵本反多十三字。即厥土爽塏勢掩徵君外仙尉江陰是也。其竹入已下。不完八字。無形跡可考矣。筆記據臨海記有鶴飛入雷門鼓中。孫恩破鼓。鶴乃飛去。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斷其非逸少書。而據漁隱。斷其為陶隱居書。張則據焦氏筆乘。斷其為顧況書。王觀國學林。引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又引道書云。陶隱居。道號華陽真逸。茅山又近焦。以是斷其為陶書。學林又云。今世所得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歐公所得六百餘字者。然邵本止一百二十餘字。

葉文莊集

崑山葉文莊公集。世無刻本。所傳止水東日記四十卷。予從其遠孫翰林學士訒菴訪所見公集稿二冊。未編卷次。序記碑記雜文凡二百四十六首。附宣府志序例一卷。後有葉氏族譜。甚簡覈。自高祖以來。俱載干支八字。公自注三十五歲干支。則庚

子戊子庚辰丙子也。又一冊。有巡撫宣府關防。詩文多手稿。皆公親筆點竄。有塗乙至數行者。公文章平實條暢。蓋德宣以後。弘治以前。文體大槩如此。亦楊文貞王文恪諸公流派也。國史經籍志載公集四卷。不知何據。學士云。集至今未梓。其弟方蔚則云公集舊已版行。歲久失傳耳。

補漢綱目

竇應朱克生作漢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綱目。序云。孝平之世。王莽以外戚擅權。宮闈侍太后。朝堂列奸黨。弑帝弑后。篡奪國璽。朱文公綱目。初始二年。編年之下。雖不與莽。而甲子則書莽。而削帝嬰。猶未敢以為然也。是年莽廢帝嬰。為定安公。而嬰尚存。光武建武元年。正月。方望以帝嬰復位於臨涇。則嬰儼然帝也。客曰。嬰廢於定安。第及長。不辨六畜。方望以嬰稱帝於臨涇。而綱目不許之。以其不成帝也。應之曰。帝嬰二歲。太后已立為皇太子。後改元。安得不與。以帝乎。王莽篡位。而帝嬰在定安第。猶夫春秋之公在乾侯。宋末之帝昺在厓山也。既不許莽以正統。則甲子應書帝嬰在定安第。而莽之偽號附焉。至於六畜不辨。乃莽使人守第。禁出入。則莽之罪也。客曰。莽之竊位。冠以帝嬰編年。而漢帝元更始元年。子亦附書何也。予曰。綱

目亦未之許也綱目又不許元以正統則正統仍在嬰矣元以諸將立之其去劉盆子劉信也幾何後身降赤眉降王長沙則更始之不得稱帝奚待辨哉予從綱目孝平元始起迄初始二年以下皆冠以帝嬰之號歷十七年至乙酉建武元年止夫建武則漢有正統而帝嬰已滅予乃題朱文公之意而非敢與文公諍也自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凡二十五年

元詩

雙文詩世以為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觀此則小說未必真微之事也

黃幡綽書

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黃幡綽書今在蒲州見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雩

史繩祖學齋佔嗶辨杜牧之阿房宮賦未雩何龍雩當作雲猗覺寮記亦議此句引北史高那肱事以為牧之之誤而又引爾雅螮蝀謂之雩云螮蝀虹也如此則讀屬下句意複而詞不順且龍字無著似當以史說為長

績

猗覺寮記。凡布物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績字。楚世家曰。績繳蘭臺。徐廣云。繫也。音爭。今齊魯俗語尚然。

千人

丹浦款言云。杜詩。千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己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註。劉會孟本只作千字。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于。干字恐無義。千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說是也。

評泊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傳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唐詩字首

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王建

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虬。不應琴裏挑文君。挑皆上聲。包佶。曉漱瓊膏冰齒寒。冰去聲。段成式。玳牛獨駕長檐車。長上聲。予按白氏長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諶。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屑琵琶槽。琵仄聲之類。子田皆未暇及。又劉夢得。幾人雄猛得寧馨。寧平聲。拋却丞郎爭奈何。爭去聲。獨孤及。徒言漢水纔容舩。纔去聲。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讀如靚。徐鉉騎省集。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自注云。但平聲。予菴老學菴筆記云。但姓音讀如檀。又宋陶穀。尖簷帽子卑凡廝。廝入聲。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宮館。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屛。亦如白詩。又猗覺寮記。舉李商隱可惜前朝元菟郡。菟去聲。九枝燈檠夜珠圓。唐彥謙。燈檠昏魚目。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注。音警。唐人如此尚多。未能枚舉。又陸游燒灰除菜蝗。蝗仄聲。拭盤堆連展。連上聲。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之。謂之連展。連讀如輦。東坡詩。左元旋。放作平聲。司馬相如。如作上聲。

三元公詩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載公巡撫三吳時。題一寺壁絕句云。彩鷁西飛日未斜。江村雨

岸有人家。吉祥寺裏梅千樹。不到春來不著花。亦宋文貞梅花賦之比。

杜茶村詩

黄岡杜濬。于皇。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長公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峩眉。早讀氾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嘗擊節誦之。以為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眞不可及。

魏文靖公

蕭山魏文靖公詩。傳者絕少。壬戌冬。偶見黄子久畫沙磧圖一卷。卷尾有文靖題詩云。江村望極際春明。四面地人家喚欲鷹。芳草一川潮灩灩。嬌鶯隨處柳層層。茅茨逼水通幽島。苔徑穿雲接斷塍。回首夕陽天末墮。老漁猶自未收罾。秀麗可誦。

板橋詩

白氏集有板橋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王顏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今訛作劉夢得。而說者疑中山集不載此詩。蓋未考長慶集耳。

趙松雪書杜集

康熙辛酉六月。在慈仁寺市。見趙松雪手書杜詩一部。用朱絲欄。字作行楷。末有新鄭高文襄公跋云。趙文敏書。前人以為上下三千年。縱橫十萬里。都無此書。云云。又有管志道跋。

冶源

司馬文正公詩話。載青州劉槩孟節詩。昔年曾作瀟湘客。云云。槩棄官居野原山。今州南四十里。臨朐縣有冶源。亦名冶泉。有水竹之勝。或云歐冶鑄劍之地。世為馮氏別業。即文正所謂去人境四十里者也。野原蓋冶源之訛。

李侍郎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順治戊戌己亥間。予在京師。辱忘年之契。論詩文一字不輕放過。其詩有云。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唐人絕調也。有集二十卷。手自編刻。去留甚嚴。甫刻成而病。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後二十年。始可行世。今倏忽三十年矣。其集世竟無知者。實本朝一作手也。順治辛丑。過揚州。予造舟中。因論近日布衣詩。予舉程嘉燧吳兆。公曰終須還他邢昉第一。

四句詩

祖詠試終南山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閆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絶相類題韻皆同

僧郢子

僧澄瀚字郢子濟寧人工詩有絶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會飄然誰識六朝僧為時所稱

歸熙甫帖

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一書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拘勢力如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石鼓詩

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徙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

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勍敵

坡詩

坡公送蘇伯固五言詩云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月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南路公自注効韋蘇州予云此生查子詞耳

三尺

唐詩空聞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後

出帝論

濮議或問中一段全用五代史晉出帝論故著嘗試論之曰句正謂出帝論也

意盡

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云主者少之詠對曰意盡王士源謂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山谷亦云吟詩不須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魏晉宋詩

予撰五言詩。於魏獨取阮籍為一卷。而別於鄴中諸子。晉取左思郭璞劉琨為一卷。而別於三張二陸之屬。陶淵明自為一卷。宋取謝靈運為一卷。附以諸謝鮑照為一卷。附以顏延之之屬。蓋予之獨見如此。偶讀嚴滄浪詩話云。黃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予意略同。又晉人張陸輩。惟景陽殊勝。在太冲之下。諸家之上。傅元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如擬北方有佳人云。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千古笑柄。較諸嘉隆七子。劉龍古樂府。尤紕謬也。

文海

淳熙間。詔臨安府。開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時江鈿編類。殊無倫序。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孝宗然之。遂以付呂祖謙。書既成。上問何以為名。益公乞賜名皇朝文鑑。見玉堂雜記。按朱子亦有與東萊論文海書。予在淮安榷關日。有書賈携故書求售。內有寫本文海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書。不果售。至今以為憾。

池北偶談卷十三終

池北偶談卷十四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孫氏

陸務觀作孫夫人誌云。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詞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方十餘歲。謝曰。才藻非婦人事也。夫人咸敏公沔四世孫。李氏即易安也。

蘇子美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飯。子美詩極爲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歐陽詞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為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詞疑淑真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

桃源詩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務嵍字音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並載馬戴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嵍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闞駰九州志以為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世俗或呼為宣務山予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為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巏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即謂此也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即忠獻曾祖

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據耶。

王損仲

錢牧齋於萬歷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儉為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其詩文二卷。古事抄。璽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空同詩

空同贈昌穀詩。崢嶸百年會一篇。略云。大歷熙寧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繽紛。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二金石錄

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其書最傳。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錄五十卷。見子開所撰行狀。今元豐類稿第五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竟之書也。曾書在趙前。而世罕知者。

曾子固詩

劉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為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荊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真不能詩也

潞公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箏兩行雁。小字數鉤銀。巷陌三條凡。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閉。多少夜遊人。觀山樓蘅薄頻牽望。楊林久駐鑣。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苕苕。翠佩傳情密。微波託意遙。翩鴻漸高逝。翻恨隔神霄。衙皐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沈沈。遠思隨莊蝶。春懷怯雍琴。萱蘇不蠲忿。擁鼻獨清吟。深院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泫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迴多。螢影穿簾押。蛩聲出砌莎。寸心無以寓。望月但長歌。秋夕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閣映游絲。鶯喧曲檻韓馮樹。蘚晦幽庭貢禹碁。閑對碧雲吟桂水。狂思長袂宿蘭池。徘徊望斷江邊客。采得瑤華寄與誰。登通山閣獵徧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千仞烏隨轉。阿閣三重鳳豈知。度柳暗催蟬嘒嘒。出雲高送雁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忍重吟畫扇詩。秋風高樓閒背夕陽登。眇眇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里。鈿車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瑤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

嘯容了無塵事染壺冰寓懷縹帙青箱次第開慨然英氣轉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鋏始知皆瑣瑣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眞非薄只是休容楚鴂媟（閱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明内鄉李子田撰藝圃集近石門吕莊生吳孟舉撰宋詩鈔皆遺潞公予偶讀公集摘錄如右

地名

容齋四筆載興國宰書稱㵲水有驅策云㵲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時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一山一水或一古蹟今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江甯稱白鍾蓋合白門鍾山而各去其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一稱蘇臺一稱秦臺或問之則蘇臺者謂超然臺秦臺謂瑯邪臺耳尤可絕倒

王介甫詩

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云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

招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張伯成注杜

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溪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閻立本畫孝經

閻立本畫孝經圖一卷。褚河南書。故明大內物。後歸孫北海侍郎(承澤)家。相傳明時東宮出閣。例以此圖為賜。吳祭酒梅村(偉業)詩。每見丹青知聖孝。累朝家法賜東宮。是也。壬戌冬杪。於宋牧仲齋見之。

杜于皇語

康熙三年。予與杜于皇(濬)陳其年(維崧)輩。同在如皐。修禊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或問杜。阮亭詩何如。答曰。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吳皇后臨蘭亭

唐文皇後惟宋高宗最愛蘭亭序常御筆臨賜羣臣至宮闈亦化之按宋桑世昌蘭亭考云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甯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是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刋於石時紹興十七年秋七月丙寅又云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内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琚家琚亦善書北固寺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琚筆也劉後村跋高宗宸翰云大將韓蘄王高價得硬黃本以爲逸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爲椒殿所書也周必大在翰苑時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慈皇信哉

應璩書語

應璩與滿公琰書云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甚似魏晉間人五言

舞馬

杜詩舞馬既登牀珊瑚鉤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蹀躞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漫興

秀水朱竹垞簡討彝尊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與。今本皆訛作漫興。非也。予考舊刻劉會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與字。趙云。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與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與云云。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仍作興字。略無辨證。又云倪雁園粲簡討。有宋刻十家宮詞內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新。

多父敦天馬鼎

祁縣戴楓仲廷栻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祁工部詩

工部主事祁珊洲文友。予同年也。廣東東莞人。嘗知盧江縣。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予每喜誦之。

二宋二程

元宋本誠夫與弟褧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聚奮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寇主簿

葉石林詩話載吳縣寇主簿國寶一絕句云。黃葉西坡水漫流。籧篨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語甚工。且云寇徐州人。嘗從陳無己學。予考後山集。有贈國寶二絕句云。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日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又有和寇十一詩。十數篇。所謂畫樓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者。是也。又有贈寇荊山詩。蓋寇之字。陳又有寇參軍集序。稱寇氏兄弟曰元老。元弼。元弼名其仕。許州參軍。蓋國寶諸父云。

謔對

萊陽姜吏部如須。（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閶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

后山詩

陳無已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予獨愛其二律云。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又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蹲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熟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后山集。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弘治十二年刻於潞安。有公序。及魏衍集記。元城王雲。天社任淵二序。詩十二卷。六百七十九首。雜文八卷。一百六十九首。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附焉。共三十卷。

賀若

琴曲。有賀若最古澹。相傳以為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出湘山野錄。朱翌猗覺寮雜記云。賀若。夷也。夷善鼓琴。見王涯傳。又云。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即若夷也。

元人竹枝詞云。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然本草陶注。鰻鱺魚能緣樹食藤花。雜俎。鯢魚能上樹。贊曰。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宋祁方物略曰。魶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有足能緣木。

秦鏡詩

淄川袁松籬藩孝廉。得秦鏡。高念東侍郎。為賦詩云。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咸陽跡已陳。多少人間惆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烱如秋水了無塵。曾照阿房宮裏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蓮花掌上五雲新。

唐年世總釋

戚光注云。唐天祐元年。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温滅帝。立哀帝。蜀仍稱天復。二年。蜀天復五年。三年。蜀天復六年。四年。蜀天復七年。朱温篡位。稱梁開平元年。五年。晉岐淮南。蜀武成元年。六年。晉岐淮南。七年。晉岐吳岐王承制加淮南楊隆演嗣吳王。八年。晉岐吳。蜀永平元年。梁乾化元年。九年。晉岐吳。十年。晉岐吳。十一年。晉岐吳。十二年。晉岐吳。貞明元年。梁十三年。晉岐吳。蜀通正元年。十四年。晉岐吳。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十五年。晉岐吳。蜀光天元年。十六年。晉岐。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十七年。晉岐。十八年。晉岐。吳武義元年。梁龍德元年。十九年。晉岐。同光元年。晉莊宗復唐。改元。岐尋內屬。二年。三年。天成

元年。明宗五改元越寶正元年。吳二年。吳乾貞元年。三年。漢大有元年。四年。吳太和元年。長興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應順元年。閔帝立遇弑末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蜀明德元年。三年。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天祐至是三十三年。昇元元年。烈祖即位。古今之亂。唐未絕天故清泰方絕元已建天命人心無改也。孰謂五季無君哉。昇二年。蜀廣政元年。三年。閩永慶元年。四年。五年。六年。漢光天元年。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天德元年漢乾和元年。殷保大二年。晉開運元年。三年。四年。五年。晉仁六年。漢乾祐元年。七年。八年。漢仁九年。周廣順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周顯德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北漢天會元年。中興元年。再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去帝號。自昇元至是三十二年。天祐至是則五十五年。自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國以右宗祀。周能世敦王道。吻賓之則三代之意也。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巳未周命城金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申宋建隆元年。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宗殂。後主即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稱詔於唐。三年。後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後主三年癸亥。二年。後主四年甲子。三年。後主五年乙丑。四年。後主六年丙寅。五年。後主七年丁卯。開寶元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年己巳。三年。後主十年庚午。四年。後主十一年辛未。五年。後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三年癸酉。甲戌歲。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三主凡三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杞宋國。後周隋之世。梁猶祀焉。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疆

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

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鄆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鄫行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彘不從

春秋謚

春秋謚有三字者。衛之貞惠文子是也。有生賜者。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謚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謚者。崔武子欒懷子是也。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成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左傳引尚書

左傳。引尚書。以禹謨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殺不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謨也。臯陶謨。亦作夏書。莊八年。臯陶邁種德。臯陶謨也。此二篇。今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度。太甲篇也。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

實周書。雖古今敘書。或有不同。而太甲之為夏書。尤不可解。

旂音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當為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閏章。卷闈擬一等。上親閱定名。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語自傳神。不可移易。苕溪漁隱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謬矣。予少時在揚州。過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龔勗華黍

龔勗字克懋。一字懋卿。章邱人。少貧牧豕。年三十。始補諸生。時邑中李太常伯華。袁西野崇冕。方尚金元詞曲。勗謂傷雅道。獨與濟南殷正甫李于鱗許殷卿為古文辭。相友善。年六十。以歲貢。仕江都縣訓導。遷威甯教諭。開平衛教授。歸五年卒。所著有懋

卿集。太極圖解。性命辨。劉尚書白川。稱為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諍友云。勗父彪嘗以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輦載而馳。及前遺錢者。付之徑去。華蘂字空塵。亦章邱人。御史珩之孫。邑諸生。妙於繪事。落筆輒題其上。曰空塵詩畫。人丐之畫。輒瞪目不應。當其意得。逈出筆墨蹊徑之外。詩亦如之。五言尤超詣。題王仁甫卜築云。大隱不在山。出處乃適意。送呂中甫山人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宿惠上人院云。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孤坐云。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過楊九山川上居云。罏頭留宿火。花徑閉秋雲。人以擬浩然。微雲疎雨之句。蘂亦滄溟友。予少見其集。今無從購矣。蘂姓字。亦見楊升庵集。勗有寄滄溟絕句云。瓜田十畝濟城東。雲外青山小苑通。流水桃花迷處所。幾家春樹暮煙中。蘂睡起自述云。槐午睡方熟。息肩者稚于老妻撼繩牀。飯熟呼不起。不能工磬折。髮亂無人理。我懶我自知。不要旁人喜。

袁崇冕 附高應玘 張國籌 張自慎

袁崇冕字西野。進士弼之子。兄公冕。弟軒冕。皆用科第起家。崇冕獨以布衣終。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與李中麓唱酬。王渼陂曰。雅俗相兼。渢渢有餘音。楊方城曰。神聖工巧。元人之儔。中麓曰。金石之音。元黃之色。其為名流擊

賞如此。嘗有客以黃鶯學畫眉詞。謁李太常。坐客皆言佳。西野後至。太常曰。翁素負知音。試擇佳句幾何。予已有定評。西野目畢。應聲曰。止起五字。是詞家語。餘無足取。太常展手示之云。止末老已投閑一句。客皆大笑歎服。同時有高應玘者。中麓弟子。亦工詞曲。以貢仕為元城丞。見知王元美魏懋權。所著有醉鄉歸田諸稿。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為詞人之雄。又有張國籌者。以貢仕為行唐知縣。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與太常同時。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遊中麓之門。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不得。眼中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王魯翁篆

宋穆賓廷秀墓在女郎山之陽。有石表。下。王壽卿魯翁撰文。并篆書。有黃山谷贊云。見魯翁用筆。可以酒酹陽冰之墓。云云。今移置文昌祠中。

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

所坐何事。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邃。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三傳

元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云。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辛高陸

陸放翁。晚年。為韓侂胄作南園記。為世所譏。然當時文士。實不止此。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人。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莆陽陳讜。文士也。輸靈璧石以壽韓。刻金字於石。至稱之曰我王。

陳宣慰詩

元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先凡西樵吏部甲辰歲。以磨勘事下西曹。鍛鍊良苦。凡談笑賦詩。有句云。縱跛尚如習鑿齒。有腸終類佛圖澄。較陳句又勝之。

聯句

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為一篇謝朓范雲何遜江革輩多有此體頃見朱太史騰笑集中有古藤書塢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甚得齊梁之意今錄於此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吳雯)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魏坤)二子澹雅才肯為時俗役英詞迭相應如以桐扣石(陸嘉淑)柳塘水溦溦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查嗣璉)大房一斗泉釀酒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朱彝尊)益都董楠字孟才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聯句詩集六卷與張之象回文類聚皆不可少之書

人參詩

人葠詩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適讀唐詩紀事又得段成式求人葠詩云少賦令才猶强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真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周繇遺柯古人葠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團慙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當細看又高麗采參讚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椵音賈葉似桐

湖湘詩

高念東侍郎珩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錄

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櫓。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横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芋火夜經聲。悲喜寒巖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事。磨甎竟不成。磨銅何不可。寄語馬大師。努力庵前坐。高又有送人詩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劉綺莊著書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祇此一詩。可惜也。

詩使本朝事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為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村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鸞書莫

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米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為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筍甘。自注富鄭公事。事先白傳求閒後。銜似温公約史年。公閒去伴种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厓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厓。賈董奇才撫地立。歐蘇精鑒與人同。安知李膺揮門外。不覺劉幾入彀中。此類數十聯。皆宋事也。後見後村四六亦然。

樂天論詩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樊川集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庵乾學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朱新仲詩

南宋朱舍人翌。字新仲。著猗覺寮雜記。凡四百餘條。言甚博辨。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縱之逼說劍。收之入檀弓。二句。未經他人道過。

人名字音

崑山顧甯人炎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今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曾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如馬援。援字作延絹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謂史相浩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謔語。亦可為用字不詳出處者戒。貞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今人皆讀平聲

心太平庵硯

有漁於道士洑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鐫心太平庵字。蓋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項副使得之。今歸淄州畢載積州守。際有

唐舍人詩

亡友唐畊塢。允甲宣城人。故明中書舍人。工楷法。詩最清婉。嘗有句云。殘花野蕨園荒砦。破帽疲驢避長官。蓋本徐文長詩。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然宋王君玉已云。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緑野深。

未央宮銅奩

順治中。渭南漁人。於渭水中。得秦時未央宮香奩一具。銅緑如鸚鵡毛。可愛。溧陽狄秋水。敬為潼關道兵備副使。得之。副使子億。予辛未所取士。今官翰林。

閻古古詩

閻古古爾梅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難甲乙也。劉後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樓無一面不當山。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今前集不載

唐人工書

唐人留意書學。即不以書名者。往往有歐虞顔柳風氣。蘇絳作賈島墓誌云。善攻筆法。得鍾張之奧。元王惲玉堂嘉話云。李陽冰篆二十八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絶類黄庭經。然賈李不以書名。予在京師。所見元人諸題跋字畫多工。過今

人遠甚。

徐豐厓論詩

海鹽徐豐厓咸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為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商喜畫

京師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畫壁。康熙庚申冬。高念東刑侍將歸臨淄。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為聯句五十韻。牧仲有句云。畫壁商喜留。按崑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廠殿壁龍神。及大軸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

西華門內玄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元人劉蘭塑三清像甚奇。

毛傳如紀事

孔文谷序唐詩紀事云。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為考亭所絀。欲究遺經。當必考

之云讀名通之論。宋王得臣麈史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其以為子夏所傳。必有授受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升庵引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亦有不自安於心者乎。歐陽子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隨而正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

讀書臺

濟南近有人耕田間。掘得讀書臺三字石刻。按此為宋侍郎張公掞讀書處。蘇文忠公書也。見元遺山濟南行紀。

漢甆銀槎

宋荔裳琬觀察。藏漢甆盞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吾凡西樵為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銀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塘人。見陶南村輟耕錄。

灌嬰廟瓦

吉水李楙公侍郎鼎元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如黃玉雜翡翠丹砂之色纍纍墳起云是濯嬰廟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鄒程村祇謨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濮瓦硯銘為證

外國墨

元人陸友友仁墨史載外國製墨高麗貢墨猛州為上順州次之其文曰平鹵城進貢或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魏泰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立死常戒人和藥勿用新羅墨日本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陸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銘曰陽巖鎮造者其國精品滕子濟有墨一大笏為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又西域僧為蘇太簡言彼國有佳墨中國不及是雖足山古松為之金有劉法字彥矩常山人自製墨銘曰栖神巖造楊文秀金時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楚材文正授子鑄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

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三劍

孫北海承澤家藏三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中鑿一孔。刻其上若芒刃。云有人得之成湯墓中。其一魚腸。秀水朱處士彝尊云。疑鄭康成所謂大琰者也。考之。桃氏作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於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因作釋圭。

司馬相如玉印

錢編修宮聲中諧有司馬相如小玉印。因憶元陸友仁得衛青玉印。翰林虞伯生諸公皆有詩。友仁因著印史。按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按此宏說或不然。又後世謂詔令爲璽書。按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子之璽書。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池北偶談卷十四終

池北偶談卷十五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文俶本草

寒山趙凡夫子婦文俶字端容。妙於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詞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江上女子周禧。得其本草。臨倣。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艷。作畫得俶遺意。癸辛雜識云。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又於杭太廟前。尹氏書肆。見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極精妙。此亦其類也。文點字與也。文肅公孫。俶從姪也。畫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編修琬。贈之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曾向兒時窺指訣。筆端桃蕚一枝斜。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為登州司户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為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遣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復還中國。按東坡年譜。元豐

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别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為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崇禎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每為人欺。多此類。

國風圖

南宋馬和之侍郎。常寫毛詩進御。畫家稱其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又云。善畫人物佛像山水。效吳裝。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親書三百篇。令和之圖寫。戊申歲在京師。得其畫檜風。羔裘。素冠。萇楚。匪風四章。每幅書本詩於後。楷法殊妙。有御府圖書。

耿夫人詩

吾邑耿侍御省亮。鳴世。妻徐氏。都御史華平柏庭之母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僅傳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撚脂弄粉者迥異。

朱文公書

益都高木玉。梓。予從女兄之夫。博雅君子也。常遺予晦翁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

宴。撐關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幽。巖（一顛倒字）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邱。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澒洞驚兩眸。三酌不自温。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籌。璀璨忽滿袠。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酬。解攜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愆尤。對此奇絕境。一懽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中與林澤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巘有懷南嶽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

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謂先生字學曹公。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彥功元人善詞曲者）

竹枝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尚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羨門（孫遹）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韋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蠣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閒時來過喫檳榔。半

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又山陰徐緘竹枝云。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徐氏

廣陵徐氏女子。嫻工塡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如珠簾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　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　起來慵向粧臺倚。亂綰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鎭日懨懨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却道玉梅已放滿枝花。　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沒箇題。　閒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堤。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自注白詩搖膝支頤學二郎　看西風吹起滿庭碎葉。鬧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淒切。禁不住芳心欲折。　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祇借香溫熱。今夜裡這愁腸。勝似離別。寬褪了裙兒幾摺。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近日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所著臥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副笄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打毬詩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真定。金人高會擊毬。請帝賦詩。詩曰。錦袌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綽撥入斜門。揮麈餘話。載道君禋祀禮成再賜太師暹字韻詩云。歸誾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黜朱梁紀年圖

長洲宋既庭纘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獨得為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圖考。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甲子天祐元年。

乙丑天祐二年。

丙寅天祐三年。

丁卯天祐四年。　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唐帝爲濟陰王。淮南四川。移檄興復唐室。

戊辰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朱全忠弑昭宣帝。　夏五月。晉王伐僞梁夾寨。破之。

己巳晉岐淮南天祐六年。　六月。僞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僞梁靈州。大敗梁人。

庚午晉岐淮南天祐七年。　僞梁遣兵襲鎭州。取深冀。鎭定。推晉王爲盟主。晉遣兵救之。

辛未晉岐吳天祐八年。　僞梁改號乾化。　晉王伐僞梁軍於柏鄕。大破之。

壬申晉岐吳天祐九年。　春正月。晉王及鎭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朱全忠救之。大敗而還。六月。朱全忠爲子友珪所殺。

癸酉晉岐吳天祐十年。　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甲戌 晉岐吳天祐十一年。

乙亥 晉岐吳天祐十二年。朱友貞改僞年號曰貞明。

丙子 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丁丑 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寅 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卯 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辰 晉岐吳天祐十七年。朱友貞。改僞年號曰龍德。

辛巳 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午 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未 晉岐吳天祐二十年。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入大梁。朱友貞自殺。唐毀僞梁宗廟。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甲申 同光元年

按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羽正）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

列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為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

尤悔庵樂府

吳郡尤悔庵侗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為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既而世廟升遐。尤一為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為人膾炙。予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凄涼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為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為檢討。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游戲之致。

孫樵論史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錢牧齋。艾千子。訾謷滄溟弇州。本此。非創論也。

小樂府

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嘗云七言絕句體。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耳。向見吾友孫處士豹人（枝蔚）數章頗奇。略記於此。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置酒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輕垂。

史筆

陳同甫作忠臣傳。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孫可之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凜然。惜其書不傳於後世。是古今一大缺陷事。

詩地相肖

范仲闇（文光）在金陵。嘗云鍾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予與陳伯璣（允衡）論此。因舉古今人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記觀宋荔裳畫

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萊陽宋荔裳琬北上。過予。所携名畫甚夥。因得縱觀。最奇者。為郭河陽枯木。劉松年羅漢。上有御府圖書皇姊圖書各一趙松雪百馬圖。黄子久浮嵐暖翠圖。文徵仲松泉高士圖。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甚奇妙。楷法類趙承旨。自記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隆福宫花園山子上西荷葉殿内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臨金馬雲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宫。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繭紙畫維摩不二圖。俾臣某臨於東絹。更叙說不二之因。某謹按釋典有云。維摩詰所說經故唐僧皎然詩云。禪女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東坡有坐上戴花詩云。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又云。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墮。試教天女御鉛華。千偈瀾翻無一語。又云。要令卧疾致文殊。又臂痛謁告詩云。小閣低窗晏卧温。了然非嘿亦非言。維摩未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又維摩塑像詩云。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杜工部題顧愷之畫維摩像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又東坡題石恪畫維摩云。試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通

又過維摩詰某詳觀馬雲卿所作維摩不二圖筆意超絶似亦悟入不二門豈非神通過於摩詰者乎某當時奉命臨摹更為修飾潤色之圖成并書其概略進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娛也東嘉王振鵬又丁南羽畫師利像亦奇按元史以功臣木華黎赤老温博爾忽博爾朮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更番宿衛也

皇甫湜評韓文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為知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溉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没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敖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朝鮮詩

郯平張尚書華東公延登刻朝鮮使臣金尚憲叔度朝天祿一卷詩多佳句略載於此曉發平島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頭畫鷁青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明月似揚州蓬萊閣云橋石已從秦帝斷星

槎惟許漢臣通登州次吳秀才韻云澹雲輕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水城夜景云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夜坐聞擊柝云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饑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袍義使我心肝惻九日云黃縣城邊落日朱橋驛裏重陽菊花依然笑客鬢髮又度秋霜東方曼倩里云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韝首鼠轅駒俱碌碌漢庭綱紀一俳優早春云水際城邊野馬飛漸聞宮漏晝閒稀東風日日蘼蕪綠塞北江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早梅花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即墨縣境中崑山顧甯人炎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

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觀光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為中國山盡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孰是。以理揆之。顧說為長。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

敬一主人詩

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鼐。世祖章皇帝之庶凡也。居瀋陽。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處常見其仿雲林小幅。筆墨淡遠。擺脫畦逕。雖士大夫無以踰也。有恭壽堂詩一卷。頗多警策。今略錄數篇。登醫無閭山觀音閣云。平生愛邱壑。歷勝恣登眺。醫閭夙所期。茲焉愜懷抱。鳥道薄層雲。盤紆凌樹杪。繫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荊。朱顏髮皓皓。問渠來何時。云在此山老。修嶺逸驚鷹。斜陽急歸鳥。古洞駕長虹。細泉屢迴繞。亭亭階下松。百尺參青昊。托根獲斯地。子落無人掃。逶迤度幾峯。下瞰羣山小。曠然豁心目。頓覺離紛擾。再上白雲關。萬象咸可了。石門破蒼靄。返景墮空杳。煙霞情所鍾。登涉險亦好。大海面巉岫。波光動林表。自古遞相傳。其中有蓬島。安期與羨門。往事終緬邈。澒瀁失端倪。氣色變昏曉。豈識天地心。物理費探討。冷然此遊豫。何用心悄悄。戊申春日。

行次薊門。登獨樂寺云。春雨濕歸鞅。行色藉以沐。落日投薊門。遂寄禪宮宿。誰為初地功。高樓倚空築。梯雲歷層楹。聊縱千里目。迴飈遞晚鐘。薄霧籠寒竹。芳草麗郊原。新林變川陸。豈意道路人。復此慰幽獨。臨風思近睽。倚檻恣遙矚。渤海杳漭沆。盤山亘紆曲。安期駐秦鑾。廣成降帝屋。聖哲既已徂。陳跡遺巖谷。空同與滄溟。煙波恒斷續。宿向陽寺云。聖朝存象法。古寺復聞鐘。花引山門路。雲開野殿松。高齋談靜理。遠嶼淡秋容。日暮還攜杖。月明林外峯。贈正寓云。老僧多逸興。五十學吟詩。意出煙霞外。情深搖落時。依巖營丈室。愛菊坐東籬。欲共探幽勝。邀君整杖藜。遊千山祖越寺登蓮花峯云。七嶺行初盡。千巖宿霧開。路迴青嶂側。寺入白雲隈。洞戶聞清籟。碑文暗綠苔。蓮花天際出。漸覺絕塵埃。龍泉寺云。梵宇起中天。重巖響碧泉。虛堂清曉露。幽壑靜鳴蟬。窗引螺峯翠。松含象嶺煙。空憐名勝地。塵世幾高眠。宿香巖寺絕頂云。雨霽空山夕。尋幽入杳冥。雲封千澗白。露濯萬峯青。飛鳥依簷宿。流泉伏枕聽。朦朧空翠裡。孤月自亭亭。大安寺云。萬仞盤危磴。千峯此獨尊。山光澄宿霧。海色上朝暾。野殿松杉古。殘碑文字存。悠然雲外想。何必問花源。悼剩和尚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遍左山。同塵多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煙霞在。禪關水月閒。空悲留偈處。今日共躋

攀。贈御院焦冥道士云。蓬壺連魏闕。羽客待金門。邱壑心甯遂。煙霞氣自存。談經清漏永。掃徑落花繁。西出函關叟。何曾返故園。秋懷云。終朝成兀坐。何處可招尋。極目遼天闊。幽懷秋水深。浮雲窺往事。皎月對閒心。興到一樽酒。沉酣據玉琴。立秋云。蕭蕭夜雨滿皇州。景物淒其大火流。懷抱不堪聞落葉。相思何處是南樓。關河朔氣催征雁。塞草西風勁紫騮。回首雲山忘歲月。一聲蟬噪又新秋。秋懷寄耿駙馬云。八月霜飛秋色深。郊原草木日蕭森。孤蹤漫憶懸遼海。萬騎還悲扈上林。曾記郵亭風雨夕。獨懷京國歲寒心。他時花滿西山麓。好對潺湲理玉琴。丙午七夕立秋云。寂寞天孫駐七襄。殷勤烏鵲駕河梁。相逢預恨離筵促。別後應知清漏長。玉露初含丹桂冷。金風時動碧羅香。宵殘歸路遲環佩。機杼經年罷晚粧。丙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涼。三五蟾光滿帝鄉。何處笙歌侵曉漏。幾家砧杵急秋霜。仙臺深閉金莖露。月殿高懸桂子香。獨抱幽懷渾不寐。西風雁唳到虛堂。虞山孫暘錄其詩傳之。

峋嶁音

峋嶁音訓。皆作去聲。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憶君楚澤佳風日。也上峋嶁九面山。或以為誤。按常熟顧充仲達字義總略云。峋嶁一字三音。平聲鉤樓。上聲苟旅。去聲勾

陋。又按無可和尚通雅。峋共于。居候。果羽。古后。四切。嶁。龍朱。郎侯。隴丑。郎豆。四切。史記。音苟樓。猶龍從。龍從。可平可上也。又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鄰連滄浪。邊遥峋嶁。亦平讀也。

集句

夢溪筆談。亟稱王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為上句。静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静。且云公始為集句詩。有多至百韻者。黄震曰。荆公集句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代頗有之。然無如泗上施端教匪莪平生集句詩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横曲折。無不如意。偶舉一章。如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憲 主人情義自辛勤。王初 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 鳥憶高飛意正殊。李正平 三舍鄭牛徒識字。李山甫 千年丁鶴任歌呼。羅隱 多言應伴高吟客。鄭巖 學語還稱問字徒。崔璐 始覺琵琶絃莽鹵。白居易 終憐吉了舌糢糊。孫綮 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 事業紛吹亦大都。魏朴 歸去不煩詞客賦。羅鄴 夢來還記隴頭無。張謂 勸君不必分明語。羅隱 且自三緘問世途。胡曾 格律寄託兩詣妙境。奇作也。

退谷論經學

辛亥。五月望後一日。雨後過孫退谷先生城南書屋。先生教以讀書當通經。因言元

儒經學。非後人所及。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各以山長主之。教子弟以通經學。經學既明。然後得入國學。即如吳淵穎程普德輩。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猶多經學。皆元時遺逸。非後輩所及。因出近日所撰詩經集解三十卷。示予。意主小序。且言生平學問以朱子為宗。獨於毛詩不然。予問呂氏讀詩紀嚴氏詩緝。如何。先生云。呂氏集衆說不甚成片段。嚴氏太巧。只似詩人伎倆。非解經身分。又言春秋程傳。考事不盡憑三傳。亦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亦不盡屏類例。朱子因此書。不敢復注春秋。其推尊可謂至矣。然其時以黨禍方作。至桓公九年閣筆。未為完書。予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為補之。有成書矣。又言古本孝經。與今傳本迥別。且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諸經序論耳。無當經學也。時先生已七十有九。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可謂耄而好學者矣。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為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兩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詫。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題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朱淑貞璿璣圖記

辛亥冬。於京師。見宋朱女郎淑貞手書璿璣圖一卷。字法妍媚。有記云。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為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為回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臥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璿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

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貞書。首有璿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未之載。宋桑世昌澤卿。明雲間張玄超之象。撰回文類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輯然脂集三百餘卷。多徵異僻。因錄一通。歸之。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亦極妙。按張萱周昉李伯時輩。皆有織錦回文圖。英此圖。殆有所本也。

鑑銘

又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鉤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茲不具錄。

蜀產

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製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

監司稍募工仿製。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訪之。井傍石面尚存。雕鐫精麗。井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按續博物志云。蜀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今絕響矣。

裴碑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實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千字頌

昔人欲另編千文。有難之者曰。枇杷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見武林卓珂月。肰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有思理。枇字云。鬱鬯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匕。義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鳳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再中。羣黎作乂。列州攸同。可謂高文典冊。篇中嶽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

盈亦舍矢五抉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帷集書囊武功稱甲吉運始丁誠推韓轂今賞終纓皆警策

方爾止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韙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洒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為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覆其短予以此重之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札故作增字李明日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曾（讀如層）耳聞者皆笑

宣爐注

如臯冒辟疆襄博雅嗜古嘗為桐城方詹事（拱乾）賦宣爐歌自為之注甚精核云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熱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即納之汙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於鋼鐵

8

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爐式仿之。宣爐以百摺彝乳足。花邊魚鰍蚰蜒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員鼎為最。索耳分襠。判官耳。角端。象鬲雞腳。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腳。漏空桶竹節等。為下。宣爐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嫌其掩爐本質。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為茶蠟。末年愈顯本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為第一。金鋈釜腹下為湧祥雲。金鋈釜口下為覆祥雲。雞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尚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甚有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偽易。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宣之厄也。

石溪亭

蜀資江道中。石溪橋。有無名氏粉書一詩云。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

得當年春雨後燕泥時汚石溪亭。

先考功詩

先考功西樵凡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蜺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惠詮順怡詩

東坡最喜杭僧惠詮。落日寒蟬鳴一篇。至為和作。施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此詩亦佳。能改齋漫錄。載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一首云。韓子蒼為予言。後四句不同。結句云。唯聞犬吠聲。更入青松去。按此即惠詮詩。坡公所和者。但本作青蘿耳。竹坡詩話。作僧守詮。冷齋夜話。又載順怡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又云。荊公愛之。則是惠詮詩自為坡和。順怡詩自為介甫所賞。韓誤記為一耳。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弓。佛書為縛之一禪學云。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云。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

劉翼明

東武劉子羽秀才曚翼有句云。桃花柳絮春開甕。細雨斜風客到門。

謝道韞硯

孫北海侍郎承澤藏謝氏道韞小硯一。有銘云。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砯堅質末有道韞字。家凡考功云。詳其文句。可迴讀。然倒正皆殊不工。砯音厲水激石聲作冰字用。尤誤。恐非謝筆耳

戲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厠。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給急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常輸音同閱墨莊漫錄載前句。乃張彙諺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譏李似矩尚書者也。忠靖事蓋出傅會。

鳳州古鏡

學齋佔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圍五寸。背鑄

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歷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豐翁羽完璧自爲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大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同。

池北偶談卷十五終

池北偶談卷十六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景範碑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尚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錄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敕撰。

翰林侍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字。焉。三政嗣興。圖史寖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紹續功業。垂其訓聚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陋彖繇之質略。我則潤之以闕五字。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

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字詔詞臣闕一字文闕一字琰盛矣闕二字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息導揚休烈闕八字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字綸有直而叙之用丕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芈姓從楚王於夢澤差闕一字侍臣畫漢闕一字於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闕六字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為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卧於是者足以闕一字顯氣而為闕七字生於是者足以闕三字而為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大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三字下闕仲曰彖公闕四字世闕二字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字以闕一字開物成務者闕四字所於此闕二字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字為吏於清陽闕十字一掾於高密郡秩滿而闕一字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闕一字然則闕七字于之闕五字討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

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字邑恪闕一字以闕八字使闕一字政闕一字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粤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字礌谿闕一字璜闕十字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我公闕九字而君臣之闕九字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霄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闕九字萬闕十二字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字忠而賢闕十一字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闕七字於公仍拜貳卿闕九字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祲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字時惟輔臣而公昌言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字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恙疢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字專闕七字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猨屢絕哀與性盡卧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闕七

宋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强幹以自（闕一字）。故其仕也（闕一字）一命之卑（闕一字）三（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闕三字）靈（闕一字）光（闕二字）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字）子事終之禮。佳城閉目。長楸簍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闕一字）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闕一字）而（闕一字）一死（闕十九字）山有頹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何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山泉翁詩

青州城南花林疃。泉石清幽。有塵外之趣。山泉翁題詩云。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琦愛其語。遂與鍾司空（正羽）約卜鄰其地

集詞

秀水朱竹垞（彝尊）集唐詩。為填詞一卷。名蕃錦集。殊有妙思。略錄數闋於此。○燕語踏

簾鉤。（李賀）池北池南草綠。（王建）京口情人別久。（張繼）與君歌一曲。（李白）○有時半醉百花前。（李賀）山月皎如燭。（韋應物）贈瑤華之旖旎。（陳子昂）得明珠十斛。（李賀）○秋風清。（李白）秋色白。（李賀）望盡青山獨立。（盧綸）披𥕢戶。（盧照鄰）度飛梁。（同上）吟詩秋葉黃。（杜甫）幽蘭露。（李賀）香楓樹。（皇甫冉）吠犬鳴雞幾處。（同上）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鳥還人亦稀。（李白）○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蘭閨柳市芳塵斷。（駱賓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灑霧飄煙。包（佶）天畔登樓眼。（杜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紗窗只有燈相伴。（裴說）此首詠春雨。尤字字入神。

耕者王清臣

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矚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為人傭耕。少曾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為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傳其一篇云。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鉏出南原。近觀草色[illegible]。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遝呈

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歟

草賢

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考功詩

從叔祖季木考功彖跌宕使氣常引鏡自照曰此人不為名士必當作賊嘗奉使長安飲於曲江賦詩云韋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其傲兀如此有題項王廟樂府一篇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更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題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此詩劉公戩絕愛之公與文光祿太青友善詩亦齊名錢牧齋尚書云文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鬬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王季木如西域婆羅門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然其警策處要自不可磨滅列朝詩中僅錄三首又非佳作

三禮

楊太史用賓觀光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祭禮曰三禮出喪禮

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出舜典。

唐宋詩句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林。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蟹字韻詩

顧姒字啟姬。杭州人。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師。嘗見所著靜御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月。予與同人飲宋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顧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蟛蜞誤為蟹。予驚歎。顧善歌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之句。予最賞之。

梵雅

安丘馬禮部。應龍。撰梵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安邦試錄

孫沙溪無用閑談。載安邦試錄。并其賦表極佳。雖中華文士。無以過之。安邦者。安南一道之名也。試錄題云。洪德二年辛卯。（蓋其國僭號）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交趾明初為十四道之一。蓋沿中國科舉之制。而稍損益之耳。其擬謝玄讓前將軍表曰。奈彼氐秦。生心猾夏。逞虎貪狼噬之惡。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績。猶後即誅。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不嬰賦曰。雪罍恥於滎陽。振槁葉乎濉水。土自開於汎濟。人何擇於善泗。又云。惜乎始終殄差。倉皇反復。固陵之車梔不來。齊村之禍坑自速。智已局於挈瓶。悔猶追於鼎足。貳輜啟釁。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鍾室之恨何窮。烏言卉服。何以有此。亦奇矣。

粵風續九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猺歌。狼歌。獞歌。蛋人歌。狼人扇歌。布刀歌。獞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臺。為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

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嶽。三妹以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郎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欷歔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為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清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井渠淇為潯州推官。采錄其歌為粵風續九。雖侏儒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因錄數篇。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曲。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為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思花。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隔水曲。妹嬌娥憐兄一箇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妹同庚。嫩鴨行游塘柵上。嬌娥尚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上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妹妹相思。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黃菊花。猺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一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衣馬尾。馬轡尖尖妹陷比。二陷比即息騎。鄧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衣憑江水作媒人。三鄧與也。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衣綠細小愛憐娘。四狼歌六呑六。齊度菊

口龍。（六鳥也。香見也。齊度。大家也。莿飛入也。口龍山中也。）大路無數岔。江河無數曲。望東西南北。花色一般紅。又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糍。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顧。（彭謂所私）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踐。條條臘真力。百色盡眉齊。（臘擔也。真力重也）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言采禮之多。盛稱夫家與羅敷行同意。）

獞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脉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養勒佛排捲。養勒花排菲。里樣對鴛鴦。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臺。（此進出踏歌之詞。口入也。脉辦也。淋諦視也。離陸離之意。乙猶亞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踏蒡之穠艷。已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凡也。捲整齊也。菲美麗也。男女相悅。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鴛鴦比之於鳥。梁祝比之於人。）

蛋歌。（蛋有三種。蠔蛋。木蛋。魚蛋。此魚蛋也。）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適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一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為無風浪來遲。月明令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二令。竿也。三江。黔江、鬱江、潯江。）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緝麻紗。紋藤將來作馬疋。問娘鞍落在誰家。（三麻紗。網也。魚蛋浮家泛宅。故所賦不離江上也。）

狼人扇歌者。書歌於扇。字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卦過也。）擔歌者。峒人多以木擔聘女。或持贈所歡。以五采斲作方段。斲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布刀者。峒人織具也。書歌於刀上。間以五采花卉。明漆沐之。又有師童歌者。巫覡樂神之曲。詞不錄。

彭氏詩

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述而女適李鴻學士恒茂之子予門人也鴻亦能詩而才不及婦予嘗序其蝶龕集刻之京師如咏白蓮云月亦驕花色風偏送葉香刺繡云針宜停午倦窗喜趁新晴送外云山川日以遠雨雪天將寒皆佳句也又雷家灣云峯峯斜倚俯清潺一葉孤舟亂後身洞阻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澗底吟又陰崖如幄俯青蘿脉脉寒泉激素波且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氣鳥聲和種桃柳云繞畦煙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間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橙云幾經剪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却怪一朝風雪惡惜香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超一子

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箇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四六誥

宋王銍作四六話二卷。與詩話賦話文話並傳於時。又有作四六談麈者。唐宋以來重四六如此。故溫公知制誥以不能作四六辭。識小編載洪武六年。諭禮部尚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任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為式。然其後制誥表箋。皆用四六。未嘗變也。

宋元人集目

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近時石門吳孟舉振之刻宋詩鈔。亦至百數十家。多祕本。蓋吳與其縣人呂莊生留良兩家所藏本。而潁濱南豐尚不及載。則未刻尚多也。吳曾為予言。唐樊宗師宋二劉公是公非集。中州家皆有之。又嘗見金陵黃俞邰虞稷徵刻唐宋元書目所載。有金趙秉文滏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邰以徐都憲立齋元文疏薦入明史館。予時向之借書。所見如李觀集。司空圖一鳴集。沈亞之下賢集。柳開河東集。王令廣陵集。牟巘陵陽集。李之儀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載者。又予家

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石介徂徠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則黃氏之所未備也。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祕本漸出。亦風會使然。水東日記云。張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有歐陽圭齋序。予所見本。有字术魯翀序。而無圭齋序。

杼山集牒

釋書。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詩七卷。碑誌傳讚書序二卷。聯句一卷。首載敕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牒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下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其於文事。可謂勤矣。後世如此等事。豈可易得。張睿卿稚通所編吳興唐五家集略同。但作四卷。

王威寧詩

予改官翰林侍講時。淄川唐濟武夢賚太史。寄詩云。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

中。語雖巧特工妙。後讀王威寧詩有云。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郎中。乃知前輩已有此句法。但工拙異耳。

武侯集

宋龍泉葉氏習學記言序目云。諸葛武侯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所不欲聞。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哉。予謂是固忠武至誠動物之效而晉武帝之視宋哲徽二宗。勗嶠之視章惇蔡京輩。務俾蘇黃諸公著作。一字不存於世。明太宗靖難後。舉世以方正學文章為諱。其用心胥壞矣。葉謂晉武好善忘讎自是盛事。故其後裔雖亂而尚延。旨哉。曹操殺孔北海。其子丕獨愛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此又在晉武之前。皆後世所不及

葉水心論三國志

葉水心。謂陳壽三國志。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又云。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注之所載。皆壽棄餘。按陳壽之書。古今皆譽者非一。班氏良史。以壽勝固。殊不可解。若其稱名三國。名義乖舛。自陳同甫。郝伯常。諸人。皆改正其書。此外作者尤衆。林霽山集。有胡君季漢正義序。楊康

夫正統辨。其言尤著。近世歙人謝陞少連。李漢書出。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

惜水心不及見耳。駟不及舌。葉氏之謂矣。

管夫人畫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幀。有細書十字云。山迴新綺閣。竹擁舊朱門。邢子愿太僕題云。竹繞層樓罥網蛛。絲絲縷縷貌曇瞿。僂來素面流輕粉。尚衣羊肝半臂無。戴博雅有文。與傅青主善。有半可集。

毘陵集

唐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隴西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此序載文粹中末有祝允明跋云。毘陵集二十卷。秘藏天府。世罕其傳。吳文定公在東閣。抄藏於家。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為內兄弟。給事因得假歸錄之。云詩三卷。通八十二篇。與今詩紀所載無異。餘賦一。表二十七。書二。議九。銘三。頌一。論一。說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讚六。記述十二。策書四。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靈表一。墓誌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亥閏六月。借抄於晉江黃氏

林艾軒駁詩本義

宋林艾軒光朝。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趙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胃。讀之三歲。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兎罝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合。然較考亭盡去小序。而以臆斷。不啻勝之。未可厚非。

誦詩

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棖觸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興觀羣怨之旨。宋王融陳叔盥與樂軒陳藻讀國風於古寺。至采蘋藻。掩卷而泣。頓悟中庸之旨。叔盥以告網山林亦之。網山遂以藻見於其師林艾軒曰。吾嘗謂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于元潔尤信。如此者可與言詩。然采蘋之詩。亦未見可泣處。

學杜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沈下賢集

唐吳興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古賦詩一卷。雜文雜著如湘中怨、秦夢記、馮燕傳之類。三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對一卷。碑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題元祐丙寅十月一日無名氏。末有萬歷丙午。閩人徐𤊹興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黄愈郃櫻處得之周櫟園戶侍。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下賢文大抵近小說家。如記弄玉邢鳳等事。

雞上木

予贈徐隱君東癡夜詩云。先生高卧處。柴門翳苦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炊煙絶。吟聲出茅屋云云。故友葉文敏公方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為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為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顛。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有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訒菴豈忘之耶。

佛手柑詩

益都王太平廸遵有詠佛手柑詩云。斷此黄金體。施於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即傳心。味向骿枝悟。香從反覆尋。諸天有真訣。巨擘競森森。予每歎其工。太平又嘗作禪

意詩數十篇。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為穿鑿。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傅會其謬。依違可笑。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復諷咏。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此論呆甚。豈詩人言外之意）愚謂（此下輔氏之說）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傅會之失。實無所據。（何武斷如此。）而先生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為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此段是。）至於家語所載夫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為先後也。（若是則秦火已後。六經四子之書。皆不足信矣。因傅會師說而并欲廢家語。可謂妄人也已矣。）其它解有女同車。風雨。子衿等篇。皆傅會無理。諸家之說。斯為最下。

廟堂碑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真蹟。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攜至京師。或酬直五百金。不許。張學士素存（玉書）云。親見之。又有陸士衡真蹟一帖。歸戶書真定梁公蒼巖（清標）宋牧仲（犖）曾見之。

表語本樂天詩

宋任忠厚惇坐上書入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

后山師曾黃

猗覺寮記云。陳后山。平生尊黃山谷。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人或疑之非也。無已少學文於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詩（觀兗文忠公六一堂圖書）。又有句云。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又與林秀州書云。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答晁深之書云。始僕以文見南豐。辱賜以教（云云）。又妾薄命二篇。至有殺身以相從之語。自注為曾南豐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其自敘源流甚明白。惟於兩蘇公。雖在及門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

端叔書云。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言外自寓低強之意。此則不可解耳。

虞揭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碩拂衣徑去。留之不可。後曼碩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短。盧後王前。千古一轍。可笑也。

艾軒用法語

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嗚之。而不止。取果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為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朝林艾軒光朝在太學。曰試兵勢策云。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咲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為虎嘯狐鳴。則其喙如窒。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為笑。少司成陳少南見之。大驚歎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寘首選。林布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訕笑與賞歎者。皆不知其本法

語也。

蜀鑑

蜀鑑十卷。起秦人取南鄭。秦人伐蜀。迄西南夷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與資中郭允蹈居仁。共為此編。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編予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氏。玄緯得之兵侍鄞范東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予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興夜寐。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是書。予壬子入蜀時。購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簡討錫鬯。朱好寫書。多未刻祕本。跋中李中麓氏藏書。百六十年未散。近始歸崑山徐宮贊健菴。乾學 梁溪顧氏書至孝廉修遠宸尤富。後書歸吳中丞伯成。興祚 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不以借人。至今無恙。餘姚黃黎洲宗羲 多就閱其祕本。

李元賓集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邠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讟隨之。浸以成習。觀諸書

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文粹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驥。未可以道里計也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卻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熊館

予蜀道詩。有熊館四時陰之句。亡友葉文敏訒菴。方藹以為射熊館。乃漢上林館名。不可借用。非也。夢溪筆談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訒菴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東道連朐䏰。按朐䏰音潤蠢。而顏師古地理志注。音劬忍。予從顏音。

唐人歌樂府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截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

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戎渾。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篋淚霑臆一首。萬首作濡本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砂。又作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截取而無戎渾崑崙子之名。

潘高

金壇潘高孟升。南村詩。雅語時入古人。予最喜一絕句云。黃鸝穀穀雨疎疎。燕麥風輕上鯊魚。記得去年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

武風子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洲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取畫。運斤成風。潘王督撫潘臬大吏。欲邀致即逃匿山谷不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數星。官滇南者。饋京師。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有奇解。年六十餘卒。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

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鋋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塼硯。皆曰冰井。蓋猶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鮮。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内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塼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扈從清涼詩

高侍講士奇扈從清涼山雜詩云。仙蹕陪遊踄井陘。年來萬里閱崎嶔。東西行徧關山路。三度春風宿羽林。辛酉扈從巡歷喀爾沁。壬戌扈從奉天府。癸亥扈從清涼山。皆以二月出都。輕寒未放杏花枝。樹底停鞭感歲時。不止今年負花事。漫將遊跡比分司。元王惲完州詩。誰者分司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滹水濺濺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雞聲亭午山村外。報道鄚鐵過定州。佛頂分來五髻青。浮空鳳刹玉輿停。茜衫黃帽搖金鐸。宮錦齊開梵字經。紫府仙山寶奧區。長松鬱鬱壑争趨。興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勾龍爽有紫府仙山圖。載宣和畫譜。新安城上有高樓。金粉香銷幾百秋。傳是章宗遊賞地。纖花細草滿春洲。野淀瀰漫一望迷。漁莊蟹舍接通隄。遠天雲樹熹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池北偶談卷十六終

池北偶談卷十七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記觀施愚山書畫

辛亥秋偶觀施愚山閏章所攜書畫東坡書二通其一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詩又其一云吕夢得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手不廢卷室如懸磬但盱古今書帖而已作詩示慈雲老師後有常熟嚴文靖公訥跋又元人趙仲穆畫竹愚山作記沈繹堂書之又徐渭畫芭蕉自題云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描鐵鏽虎班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口時筆墨奇肆之甚

二曹詩

南史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蓋與古語暗合僖七年鄭大夫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後久為環衛一日内宴羣臣賦詩翰以武人不預自陳少習為詩亦乞應詔太宗限刀字韻翰援筆立成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

8

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驟遷數級。二曹事絕相類。大奇。

明懷宗御書

在京師士夫家。見明懷宗愍皇帝御書王維詩。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十字。筆勢飛動。上有崇禎建極之寶。

林茂之

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攜幼女出林皐。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縕袍。及卒。周櫟園侍郎亮工葬之鍾山。

松筠菴詩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歸淄川。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益都馮公溥。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閑。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却。祇識維摩是辦才。予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定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墓誌

墓誌之始。事祖廣記。引炙轂子。以為始於王戎。馮鑑續事始。以為起於西漢杜子春。高承事物紀原。以為始於比干。槎上老舌。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之語。予按檀弓。孔子之喪云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為東海王越女嫁苟晞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曹能始

明萬歷中年以後。迄啟禎閒。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參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衆一揖。即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潁濱詩刻

8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蘇潁濱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蓋公元祐間奉使契丹時所題。而遼人刻石者。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藉之具也。姚說誤。

宋諸帝書

宋諸帝多工書。如太宗及仁宗飛白。而高宗其尤著者。今徽宗書。往往從書畫題跋

見之於京口鶴林寺曾見高宗書石刻青溪暇筆記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書清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一技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昊十九號壺隱道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鄧燿

李宗城汝藩作鄧彰甫傳云彰甫名燿江陰人也其先世為唐宗人罹武曌之亂避地日南迨宋大中時逐君其國凡八傳至昊旵無嗣其女名昭聖主國事皆李姓也閩奸人陳日煚以詭計入贅襲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遁終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昊旵遺腹子孥育於舅氏冒鄧姓實虞禍也三世以官顯其國至司空光遠公曰明者幼岐嶷國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參知初不知其為李氏裔也文皇帝時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司空舉義師伐之竟以德報怨矣尋奉其幼主間道愬於闕廷季犛佯服懇請幼主歸國甫入境伏發復殺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國公朱能

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三擒偽王滅其國悉郡縣之司空寶先內附為嚮導著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尚書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茲乃以陪臣躐九卿斯尤奇矣予師晦任州守以言事謫江陰尉遂家焉彰甫為司空九世孫虬鬚白皙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横僅寸餘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按後漢師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言頗自矜重間挈空囊過酒家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大售因寬其直飲酣輒削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駕矣

康海學柳

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

屏山詩禪

劉屏山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觳觫臥寒煙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遠信殷勤到草菴郤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端布為造青州一領衫粲粲休誇綺與紈紉蘭

製芰亦良難。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

李鎮東書

昔人評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顏延之詩。如鏤金錯采。梁武帝取其語。以入書評。云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姑溪集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賦詩十一卷。銘贊一卷。表啟書四卷。雜書一卷。此上下闕數卷手簡十七卷。序一卷。記二卷。題跋五卷。祭文青詞二卷。墓誌三卷。詞曲三卷。後集二十卷。古賦詩十三卷。銘贊一卷。序跋一卷。手簡三卷。誌狀二卷。端叔在蘇門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祕書中。刻其題跋。覩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楊鐵厓二賦

楊廉夫作悲舒王賦。刺王安石云。舉周官之勸說兮。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

畏兮。人有讒而易售。聽鳴鴞以為鳳兮。嗟窮麟以為跛羊。松柏老而剪棄兮。喜植榆之驟長。數語曲盡安石罪狀。可當爰書。又摩崖碑賦云。苟執溫凊之小節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旟兮。肯復効忠於耄荒。又云。迎上皇以來歸兮。嘐長慶之驩聲。歘南內其不祥兮。起滕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此殘碑之墮淚兮。與涷雨而交零。兩段或抑或揚。尤深當肅宗功罪。史筆也。廉夫有東維子全集。

滄浪集

宋蘇舜欽子美。滄浪集十五卷。首有歐陽序。古律詩八卷。誌狀二卷。書二卷。上書疏狀啟表二卷。記序雜文一卷。有南宋施元之跋尾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為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瓌奇豪邁。自成一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止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版於三衢。又得尚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為子美作也。并附之左方。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某書。

徂徠集

宋石介守道。徂徠集二十卷。詩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啟表一卷。石門吳孟舉振之所貽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諆者楊

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丈倔强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蘇子美詩

滄浪集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歛舉意有新況爽如秋後鷹縈若凱旋將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略可見矣昔人譏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皮陸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為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袞序乃江西士夫家舊本黄俞邰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予舊藏皮襲美文藪十卷有襲美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柳仲塗集

宋柳開仲塗河東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

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皐夔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為不倫。東郊野夫傳。開所自述。與補亡先生傳。皆載集第二卷。又穆修伯長集。代州馮秋水方伯如京順治中刻之金陵。文拗拙。亦與開類。詩尤不工。唐末宋初。風氣如此。其視歐蘇。真陳涉之啟漢高耳。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兇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破題云。一氣萬物之母也。見湘山野錄。

龍標宮詞

李太白清平調。行樂詞。皆用飛燕昭陽事。然予觀王少伯宮詞。如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皆為太真而作。皆用昭陽事。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不獨太白。

徐介詩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耒陽杜工部祠堂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頽垣。偶看王得臣麈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綂詩。清苦

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四六伍
同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即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
有誤。

柳開論文

元盛如梓。恕齋叢談。載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予讀開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刊書

恕齋叢談云。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且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收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詞。不知祖於何書。予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

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顯德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葉夢得言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河汾燕閒錄。隋開皇十三年。遺經悉令雕版。又毋昭裔有鏤版之言。蓋刊書。始隋。暨唐。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吳曾

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注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鏜愛其書。始版行。見愢齋叢談者書之難如此。今觀曾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

文表

吳郡劉欽謨。昌成化中。督河南學政。刻中州文表一書。表章元六家遺文。皆中州産也。許文正公衡遺稿五卷。附錄一卷。姚文公燧內集八卷。欽謨自跋云。聞之李中舍應禎云。文公集五十卷。松江士夫家有之。南北奔走。竟莫能致。此乃錄本多殘缺。視

刻本不啻十之二。又云在百泉。名見姚裔孫鄗野質實。不復事儒藝。有文獻公樞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如新云。雍古馬文貞公祖常石田集五卷。跋云得之光州兵侍霍公。（予所見石田集十五卷。至元五年刊行。）霍之居。即文貞故石田莊也。又云。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愚按文敏歿於元英宗至治二年。而文貞以順帝至元四年辛。是時趙前卒已久矣。疑必有誤。或是集趙書耳。）許文忠公有壬圭塘小稿三卷。王文定公惲秋澗集六卷。跋云。公之子公儀。公孺。公孺子以可。皆能文。而子孫墳墓漫不知其所在。李术魯文靖公翀遺文二卷。跋云。文靖有集六十卷。今多不傳。子遠死於忠。遠婦死於節。昌至鄧州。閱士籍。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猶自稱魯參政家云。欽謨博雅好事。嘗撰吳先賢讚若干卷。此書尤可愛重。睢州湯潛菴斌學士出為江蘇巡撫。予語以當重刻之。惜未果。

授經圖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索圖增定之。為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羹一跋。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此書舊無刊本。大梁水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賴泉州黃俞邰家有寫本。康熙間與朱檢討竹垞彝尊同較定。刻之金陵。其書始行於世。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温和叔文集。十卷。賦詩二卷。書序一卷。表狀二卷。碑銘二卷。銘文一卷。頌讚一卷。雜著一卷。卷首有劉夢得序。末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爲予錄之。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本鈔寫。第二卷。聞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棚本。鈔入孱守居士書。

左傳檀弓敘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爲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杜蕢云。辰在子卯云云。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爲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五百許字。永叔服其簡古。他日誌師魯曰。文簡而有法。又云簡而有法。在六經中。惟春秋足當之。可知簡字不易到也。又類苑載眞宗御製法音集。詔學僧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一僧注六種震動。幾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

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馮班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牧齋不知。訊評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

擬古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禽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豔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墟。呆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鐵手也。王弇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諒哉。

王慧詩

王慧字蘭韻。太倉人。同年長源督學祥發之女。有雋才。所著凝翠軒詩一卷。極多佳句。閨詞云。輕寒薄暖暮春天。小立閒庭待燕還。一縷柳花飛不定。和風搭在繡牀前。又五言。如杏花都撲屋。楊柳半垂溪。花陰依略約。竹色捲瀟湘。風懷看綠柳。愁緒比黃楊。紈扇三春月。緗琴五夜霜。七言。如別去新篁方解籜。重來芳樹欲過頭。蕭蕭竹影遮紅藥。細細波紋映白魚。纔過輕雷收筍籜。旋斟新水試茶芽。一枝香供宜金屋。半醉紅扶待畫叉。鶯粟花。楊柳溪橋初過雨。杏花樓閣半藏煙。淚淹紅袖傷離日。愁在黃昏細雨中。硃添小印思題扇。剗擘輕羅憶點繡。牆角紅殘桃結子。石盆青淺菊分芽。柳絮飛殘青滿徑。荳花零亂綠圍村。棠梨謝後猶花信。櫻筍過時已麥秋。幾處溪山留薜荔。一秋風雨在芭蕉。皆佳句也。又宿田家偶見粘窗破紙。乃韓偓香奩詩。惜而賦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暫見窗前字半欹。為惜風流埋沒甚。自攜紅燭拂蛛絲。此等懷抱。亦非尋常閨閣所解。

借禪喻詩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易之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詆。皆非也。

會昌一品集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伊川尊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涇野云據此小序不可改）則又云。問小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則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葉氏習學記言云。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多矣。

題畫詩三則

往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强自寛賴有俞君相慰集松肪筍脯勸加餐又在京師人家見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鄰牆花信幾番風閉門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云至正癸卯呈德機徵君右二詩皆佳

又嘗見破窗風雨卷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云一鐙風雨寒窗破讀書不知秋怒號恍如扁舟在江海但覺四壁皆波濤對牀高卧無此客倚劒長歌空二毛曉看庭樹故無恙千峯雲氣落青袍金蓋山人錢岳題云敬亭山下讀書菴破紙窗寒儘自堪但怪蛟龍嘶匣底不知風雨暗江南雲横黑海秋帆斷花落彤樓曉夢酣五色石崩天頂漏須君手脫巨鼇鐕惟善字思復錢塘人以羅刹江賦得名號曲江居士有江月松風集

又羅塞翁畫猿一軸余鑒題云抛却故山久披圖眼忽明老夫歸未得說與曉猿驚韓性題云栗葉秋未黃連臂撼山雨白晝閑清啼愁雲夢天姥數詩皆佳作也性字明善魏公八世孫居紹興卒謚莊節先生元史儒學有傳

朱佐日

張昶景春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云云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匹子承慶嘗為昭陵輓詩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

按此詩。諸集皆作王之渙。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佐日名字。張說不知何據。

鮑謝

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弼齊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耶律文正詩

元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質率。間有可采者。略摘數篇。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遐荒萬里餘。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琚。鋒端但可題塵景。筆下安能劃太虛。聊復贈君為土物。中書休笑不中書。（贈李郡王筆）昔年萍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寄平陽淨名院潤老）班姬零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卷半新吟。閑眠白晝三杯酒。靜對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棲隱處。蓬山樓閣五雲深。（過武川贈僕散令人）狐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聳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

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强留。（過燕京和陳秀玉韻）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杷欖芙蓉澹。酒泛蒲桃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到盧龍。閑來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贈蒲察元帥）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朱淑真詞。無奈春寒著摸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河中遊西園）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身過碧雲遊極樂。手遮西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詩人兩鬢斑。（壬午元日）已上數作。頗有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儒將詩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季孫。為坡谷深許。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為項平菴、葉水心所賞重。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湯參將胤勣最著。予見其東谷遺稿十卷。了無可取。成化間。金陵姚福者。世襲千戶。著定軒集。避暄錄竊豹錄。及青溪暇筆若干卷。予嘗見暇筆草稿。福手書也。記載事頗亦可喜。而論詩

屓陋如自記綦玹歸漢圖詩云。若使胡兒能念母。他年好作倒戈人。所取彭三吾咏明妃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孫。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謂得風人之體。真三家村學究見識。可為噴飯。又嘗見南皮李騰鵬撰明詩統。取一詩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腐儒所見略同。乃爾。又明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

香奩詩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繚綾。楊廉夫香奩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

仲殊詩

漫錄。載僧仲殊詩云。瑞麟香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卧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右在平江呈黃左丞安中作。東坡所謂蜜殊也。

歌行引

炙轂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

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滚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霅山

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一夜小霅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坊刻訛作小孤。與本題無涉。按吳興掌故。霅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易曰。震為雷。雷花蒂也。說卦。山之東曰霅。此山在福山東。故名。福山又名小霅山。與霅山相連接。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予鄉華不注不作跗解。亦與霅同義。

胡釘鉸詩派

茶譜記胡生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飲必酹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為詩。後遂名胡釘鉸詩。若然則釘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子墓在鄭里。有胡生家貧。少為磨鏡鍍釘之業。遇名茶美醞。輙祭。忽夢一人

刀劃其腹納以一卷書。既覺遂工吟咏。號胡釘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

排律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載諸英華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諸人。始增益至數十韻或百韻。近日詞林進詩。動至百韻。誇多鬭靡。失古意矣。

吳惟信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糜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劉令嫻詩

梁徐悱妻。劉氏令嫻。孝綽之妹。咸有才名。其祭悱文。清綺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嫻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闇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

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妄補古碑

崑山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者補之。為方崇陵豪所譏。此今古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刓缺。俗人輙以惡書補之。更數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池北偶談卷十七終

池北偶談卷十八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明宣宗畫

予嘗見明宣宗畫黑猿一軸。有御筆題云。鎮守廣西都督山雲所進。圖中一橫木。猿臂挂其上。不解何謂。一日。予門人常熟錢王友良擇從粵東來云。嶺外有黑猿。大不盈尺。二臂相通。寐則臂挂於橫木上。一臂漸縮。一臂漸長。所謂通臂猿也。乃知畫貴格物。

婦人畫

近日婦人工畫者。海寧李因是菴。善畫松鷹及水墨花竹翎毛。江陰周禧。善人物花鳥。其妹祜與之頡頏。義烏倪仁吉。秀水黄媛介。皆工山水木石。桐城方維儀。工白描大士。

張登集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摭言亦云。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

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為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鏤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

朝鮮採風錄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瞫頒　孝昭皇后尊謚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吳人孫致彌副行。撰朝鮮採風錄。皆近體詩也。今擇其可誦者。粗載於此。林悌詩。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掩重門。泣向梨花月。閨怨　飄騄駄倭客。日暮發黃州。可惜踏青館。未登浮碧樓。佳人金縷曲。江水木蘭舟。寂寂生陽館。孤燈夜似秋。中和道中　白光勳詩。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見孤雲。弘景廢寺　偶因休浣到沙門。把酒題詩古寺存。紅藕一池風滿院。亂蟬千樹雨連村。深慚皓首從羈宦。猶喜青山似故園。聞說錦湖煙景異。何時歸棹問真源。奉恩寺　吳時鳳詩。地即黃岡勝。官如玉局閑。居然小雪日。喚作此堂顏。小雪堂　金宏弼詩。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詰生涯事。萬頃煙波數疊山。書懷　趙昱詩。十年長掩故山扉。塵土東華幾染衣。想得鑑湖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歸。贈鑑湖主人　姜克誠詩。江日曉未生。蒼茫千里霧。但聞柔櫓聲。

不見舟行處湖堂早起鄭碏詩遠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廖亮江天暮聞笛成
運詩江觸春樓走天和雪嶺圍雲從詩筆落鳥拂酒筵飛浮海知今是超名悟昨非
松風當夕起蕭颯動荷衣竹西樓白光勉詩旅泊依村日重遊屬暮年鐘聲隔岸寺人
語渡湖船月上蒹葭遠煙橫島嶼連夜深風更急落雁不成眠臨津晚泊金宗直詩偶到
仙槎寺巖空松桂秋鸞翻羅代蓋龍蹴佛天幽細雨僧縫衲寒江客艤舟孫雲書帶
草纖纖滿池頭仙槎寺為訪招提境松間紫翠重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鐘語共居僧
軟杯隨客意濃頹然一榻上相對髩蓬鬆佛國寺奇遵詩南山松柏幽北山煙霧深遊
子暮何之庭樹生秋陰歸雲向遂岑宿鳥棲前林幽懷杳不極清風吹我襟直禁咏懷鄭
道傳詩曉日出海東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
衷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嗚呼弔田橫島魚無迹詩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能消酒
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棲禽不定枝灞橋驢背興應與故人期逢雪權應仁詩結
屋倚青嶂攜瓶盛碧溪徑因穿竹細籬為見山低枕石巾粘蘚栽花屐印泥繁華夢
不到閑味在幽棲山居趙希逸詩春寒料峭酒微醒羈宦連年恨不平燈暗小窗聞馬
斷夢回孤枕數雞鳴祇憑吾友論交道欲向何人說世情已判此身同許國與君終

始寸心明。次延曙都御韻鴨水西邊是漢關。天局地鐍限重灣。荒煙亂磧麟州戍。落日孤雲
馬耳山。風定空江波瀲瀲。雪消春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歸思惟憑夢往還。龍灣
偶成金塗詩。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悽。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千疊子規啼。
虞翻去國身全老。王粲登樓賦漫題。想得天涯回白首。昭陽江上夕陽低。寄李達詩。
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
在江水。滔滔去不還。斑竹怨鄭士龍詩。隨意攤書坐。孤吟對晚暉。岸風帆腹飽。洲雨荻
芽肥。離缺通江色。簾垂礙燕飛。誰知采蘭節。和病試春衣。驛樓鄭之升詩。細草閑花水
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為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行。留別崔慶昌詩。危石纔交
一徑通。白雲千古祕仙蹤。橋南橋北無人問。落木寒流萬壑同。武陵溪水岸依依楊柳
多。小船遙聽采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採蓮曲柳永吉詩。落葉鳴廊
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躡傷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福泉寺金質忠詩。常苦
愁腸日九迴。忽驚啼鳥報春來。三年藥物人猶病。一夜雨聲花盡開。世事紛紛難自
了。天機袞袞遞相催。平生久負凌雲氣。怊悵如今半已摧。病出湖堂林億齡詩。寂寞荒村
隱少微。蕭條石徑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山擁客窗雲入座。雨

侵書榻葉投幃。飄然又作抽簪計。塵土何由化素衣。送友崔壽城還山詩。老猿失其羣落日古槎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山響。題畫金淨詩。江南殘夢日懨懨。愁逐年華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江南春思鄭知常詩。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醉後偰遜詩。一夜山中雨。風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秖覺釣船高。山中雨李植詩。春風急水下輕艭。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櫓靜。青山無數過船窗。泊漢江權遇詩。倚龍乘閑出郭西。殘僧古寺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竹長寺許筠詩。重簾隱映日西斜。小院回廊曲曲遮。疑是趙昌新畫就。竹間雙鶴坐秋花。晚詠朴瀰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蹟詩三十首。遺田儀曹。其六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遺廟古城隅。不知當日阿斯達。亦有攀髯墮者無。一太師杖軼筆猶存。舊事鴻濛未足言。惟有青山三尺墓。東人須與孔林論。二周家井制出鄒賢。猶是其詳不得傳。試向含球門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丹絡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逵。鹿盧汲取瓊漿飲。千載令人說太師。四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怊悵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為後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潯。麟窟苔封草樹深。怊悵天孫何處去。野棠花發古祠陰。六又送詔使還京師詩序。并載於左。皇上

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駟武備二大人。頒大行皇后謚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君儐命之托。馳迓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歉。公私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大人大加盡傷。一革浮費。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槖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者。即先皇帝筆。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愼勤。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鉤鐵畫之勁健。眞可以叅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盖公世懋勳庸。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鯫生。非蒙天使眷顧。則亦何逢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叙其槪。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有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旌掣。滄江鼓角悲。云云。伴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

元楨。致彌後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神韻

汾陽孔文谷歔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

梅詩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宛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為爽然久之

周嬰卮言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援據該博。偶記其數條。可資詩話者。

如石尤風引元相詩。冏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對川后。蓋奇相飛廉之屬。○又古咄唶歌。棗適今日賜誰

當仰視之。引方言云。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為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飯不消澌。澌與賜同。予按集韻。儩盡也。見釋典。澌洩水門。南史有石澌村山詩應思石澌訪春泉。石澌清心胸。不云盡義。○又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究委餘編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研。曹志苗之婦公。其婦與兇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又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玄為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為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鑠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以水仙為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胡。尤為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為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

弁為景升也

常棣叶韻

詩常棣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戎疑當作戍戍亦禦也吳才老補音云務字古人讀作蒙疑侮當作雺以叶戎童子問載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說當以原父為長

中晚詩句

北齊房君豹有山池在歷城參軍尹孝逸將還鄴詞人餞宿於此自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此自北齊詩詩紀詩數誤作中唐且訛華山為華陽方叔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句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謂是晚唐面目則謬甚吳郡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以此二語為五言極則藝苑流傳焉可誣也

一鳴集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

8

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瓊。如清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為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闕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邵潛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嫚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

本寫。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公遊。所著友誼錄。循吏傳。印史。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成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為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皋城門西。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過皋。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鬖鬖被領雙眸炯然。具果蔌留予飲。尚盡數觴。與修禊冒氏洗鉢池。尚能與予輩賦詩。陳其年(維崧)云。古今文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予去廣陵。聞邵即以是歲下世矣。

沈嘉客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居鄭口。性孤迥。有潔癖。與德州盧德水侍御。(世潅)臨清汪未央孝廉。(杕)交好。以詩相倡和。於吳交姚孟長。(希孟)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於梁交吳讓伯。(伯裔)徐霖蒼。(作霖)與容城孫鍾元。(奇逢)尤善。中年作閉關疏。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深。圖書充牣。縣令至必式廬。復其傜役。年八十餘卒。予嘗愛其一絕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

名媛詩

周嬰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詮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贈張碩

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偽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俚鄙可笑。亦託名竟陵。又足辨耶。

坊刻又有皇明通紀。亦託名鍾惺。內載左都御史曹思誠為魏忠賢建祠事。曹近刊寃揭云。與惺素無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語。不知惺歿於天啟乙丑。而坊賈偽託之也。曹氏遍愬京師。與鍾為難。可發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鍾之歿已五十七年矣。

七子三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七子。謂吳王濞七國。劉更生傳。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七子。三獨夫。皆奇丈。

二王詩畫

金陵王槩。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宓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尸。槩本名丐。後改今名。嘗見槩兩篇云。虛窗吮筆臨秋水。葭菼蒼蒼冷到天。為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鷺絲眠。又潯陽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夜遊。亦是新涼當

八月。遊教高會擅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興不減南樓。槩詩人方文爾止增也。

王右丞詩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契丹大金三國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祕書丞葉隆禮奉詔撰進。其書帝紀十二卷。后妃諸王外戚傳三卷。列傳四卷。石晉降表宋遼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共一卷。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獻一卷。四京州縣沿革一卷。風俗官制科舉等一卷。王沂公富鄭公行程錄一卷。張舜民使北記等一卷。諸番雜記歲時雜記二卷。又大金國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其書帝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二卷。張邦昌錄一卷。劉豫錄一卷。立偽楚偽齊冊文宋宗室隨二帝北狩一卷。兩京制度陵廟儀衛官制科舉兵制等。四卷。兩國誓書一

卷。京府州縣一卷。初興風俗一卷。許亢宗行程錄一卷。金志記載。與南遷錄多相合。與史多謬。其文學傳。則全節取元好問中州集。或云宋人僞造。似也。契丹志簡淨可觀。金志則仿其書而為之者耳。

王義山書

予謂劉後村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村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魯僅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園彭澤菊三徑。意思濂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温公。梅花窗下參同契。綠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看乖崖押。士類歡呼常袞來。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斟羔學党家。此真下劣詩魔惡道。坌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耶。

杜注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荊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刋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仔苕溪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者凡八家。杜工

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吳彥高集云是元祐間秘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愼思所注託名原叔。改正王內翰注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杜注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王承旨詩

宋刻鑒戒錄。載前蜀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鈇其詠後主出降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此與花蘂夫人詩大同小異。必有一誤。此詩能改齋漫錄亦兩載之。

盧延讓

何光遠鑒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窗虛。迴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

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慈恩塔詩

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詩。吟咏竟日。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東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高或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槩。視章作真小兒號嗄耳。每思高岑杜輩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厠身其閒。為執鞭弭之役。

陶季

寶應布衣陶澂字季。一字昭萬。有著舟車集。予為刪定。其客湖南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手也。過東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為時所稱。

琉球二僧書

琉球天王寺。有僧號瘦梅道人。賦七夕詩云。隔公簾外赤龍下。漢武殿前青鳥來。又萬松院僧不羈。有詩云。黃葉落三徑。白雲歸數峯。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楫林舍人石來。麟焻康熙癸亥。奉使其國。見之。石來有詩云。瘦梅道者人不識。梵夾吟題聳兩肩。賦得赤龍青鳥句。與南甲乙可同傳。浮屠亦有不羈人。衹樹蕭蕭絕世塵。唐體詩中風格好。白雲黃葉鬪清新。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奕。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聞見記。雒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擬。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皐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石敬瑭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翰雖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東絹

蜀鹽亭縣有鵝溪。縣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

雖謬誤。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魏野詩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野寄詩去。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閒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敬。二說不同。

鐵帆

僧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公㦷體仁聞之。寄予書云。是天寒衣衲重。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僧一靈句。公㦷誤記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師士大夫寄書云。聞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坡笑語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㦷帖。全用此語。

徐曹詩

徐檥鄉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絕調也。曹學佺亦有秦淮送别一篇云。踈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煙。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情致殆不減徐。徐五集中。有一絕云。渺渺太湖秋水濶。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曹一絕可以相敵。新林浦云。夾岸人家映柳條。玄暉遺跡草蕭蕭。曾為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

題壁逸詩

予少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到驛亭。輒題素壁。筆墨狼藉。率不存稿。逸去多矣。數年來往往從友人口中得之。恍忽如夢。不忍盡割。略記於此。河口花明錦纜春。研綫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儂思。欲疊紅箋賦洛神。徐隱君東癡嘗口誦此詩。不見湘中舊汜人。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徊十五年前句。祇有蛛絲絡暗塵。彭少宰孫遹羨門誦之。關河連夜雨。驛路一聲蟬。湯右曾西厓王戩孟穀誦之。風迴邸閣聞鈴馱。日落關山見戍旗。彷彿夢中尋蜀道。打包身度棧雲西。徐學士健菴誦之。且題其右云。古驛斜陽聽鐸聲。分明棧路蜀山行。讀君題句成先讖。天遣才人過錦城。往迹流傳本事詩。廿年如夢不堪思。重來頭白風情盡。誰記巡檐繞柱時。汪耀麟叔定誦之。趙北燕南水四圍。此中避地可忘機。垂垂芡實迎秋熟。拍拍鷗羣接翅飛。蟹舍都連黃篾舫。釣人相

映綠叢殘。淮南小別今三載。魚稻珠湖願竟違。曹祭酒禾峨眉榜旅舍。日漁洋詩屋。

白洪厓

先世父侍御公。崇禎中。巡視茶馬。作西巡雜詩數十首。有云。不須赤打白洪厓。予幼誦之。不解為何語。頃見丁謂戲白稹詩云。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蓋用此。

論坡谷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詩。不可輕議。詞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林艾軒論蘇黃云。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粧裹。此坡谷之別也。

明史樂府

長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學宏詞。入史館。在局中仿李西涯體。作明史樂府百篇。佳處殆不減李。今略載數首於此。作佳傳云。入學宮。辭孔子。衣帶題詩自經死。出史局。別同官。官方飼豬不暇看。一死一生交情見。留與若翁作佳傳。閣門使云。閣門使。鐵簡賜。谷長史。兼理六王事。當局不敢讓。臣誼應如是。殿下百世後。難逃一個字。下詔獄

徽髮死。嗟乎。此真文成子。張辟疆。豚犬耳。生程濟云。為忠臣。為智士。死高翔。生程濟。
身免乎。軍中祭。君免乎。宮中剃。君乘車。臣執轡。君登舟。臣操楫。寒則燎衣。飢持糒。四
海從亡多故人。道旁相見惟流涕。萬水千山風復雨。送君還上金陵去。天外龍蛇有
日歸。鴻飛冥冥不知處。靖難云。七國反。誅家令。濯將軍出山東。定北平起。討齊黃。曹
國公出金陵亡。建文君。非景帝。燕王亦非吳王濞。靖難雖然百戰功。成敗何常總天
意。太祖生男二十五。為王為庶知誰主。燕子高飛上帝畿。紇干凍雀無毛羽。可憐高
照亦英雄。頃刻燒死銅缸中。威武大將軍云。平陽侯。張公子。威武大將軍。三君一轍
耳。漢家天子自待邊。大同宣府往復還。朕稱將軍封萬戶。驃騎當屬江與錢。旌旗獵
獵向北駐。樓船搖搖望南渡。豹房家裏樂未終。更覓春江花月處。朝登牛首山。夕宿
鳳皇臺。鄱陽凱歌何雄哉。戎服簪花金銀牌。揚鞭卻指隋堤笑。一狩江都竟不回。大
禮云。明倫典。問誰作。唱者璁。和者萼。筆者方。削者霍。浹與綰。唯且諾。天子有私臣。朝
中有黨人。武夫何知咄郭勛。配爾祖。英烈傳。中山瞠眙開平歎。根本彗云。根本彗。腹
心彗。門庭彗。羣妖掃地偷龍睡。彗末退兮孛將至。大馮君。小馮君。忠臣孝子出一門。
刺血上書動至尊。但看六月飛霜雪。君門之彗乃可滅。河套冤云。嚴夏兩家鷄相鬭。

曾銑仇鸞分左右。嚴鷄方勝夏鷄衹。銑欲劾鸞胡為乎。套未復。身先死。朝璽書。暮西市。將軍橫尸何足言。宰相駢首寧無冤。君莫哭。君不見朱仙鎮上風波獄。長生藥云。五利欒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復有紫府神霄兩高士。天子齋居。日夜禱祀。相公宿直爭獻青詞。赭衣半道。斷首滿稽。殺人媚天。修玄奚為。四十五年元氣削。王金方進長生藥。海瑞疏云。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諸臣盡圜土。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訐乘輿干上怒。擲地不已遶殿步。忠臣豈肯逃亡去。大行賓天應釋汝。獄吏酒肴相勞苦。但願飽喫得死所。誰知晏駕驚聞訃。此日方看臣哭主。當時尚擬子罵父。逐新鄭云。華亭去分宜。江陵逐新鄭。賢否故懸殊。門戶總同釁。主少國疑賴元老。一留一去由馮保。宰相踉蹌出午門。先皇顧命寒秋草。大臣獄起重驚倒。不憐身殁無遺袠。夫人泣涕致相公。敬為故夫獻微寶。富貴何常忽易人。江陵簿錄還如掃。噫嘻乎。前人跌後人滑。古來名位多相軋。死姚崇算生張說。趙高傳云。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趙嬈曹節竟私通。涿州道上馬游龍。月華門前車鬪風。內操撾鼓鳴刀弓。犴狴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功。乾兒義子多如蟲。讀史至此再三歎。殆哉岌岌將作難。滿朝彈章君不見。中宮獨看趙高傳。

閩中詩

淄川袁孝廉松籬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尚困公車閩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爇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鬢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徧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孝廉興公之羣吟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病蠱卒

無羊之什

詩國風如燕燕蒹葭豳風東山七月諸篇述情賦景如化工之肖物即如小雅無羊之什云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即使史道碩戴嵩畫手擅場未能至此後人如何著筆

池北偶談卷十八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藝

宋人絕句

偶為朱錫鬯太史彝尊舉宋人絕句可追蹤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露白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梁州一曲當時事記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樓空春晝永小桃猶學淡燕支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入瞿唐灩澦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

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
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中有句無人見
送與襄陽孟浩然。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
洞庭湖。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梨
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西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到處相逢是
偶然。夢中相對兩華顛。還來共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烏塘渺渺路平堤。堤上
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
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曾作金陵爛熳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
裏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遥。雙堤翻起如牛角。
知是隋家萬里橋。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客繫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宵聽雨
古宣州。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未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照
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洞庭木落萬
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
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白髮先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

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濯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而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逍遙堂後千章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聰明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落日同騎款段遊。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華秋。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藤。殘夢未醒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向來松檜欣無恙。坐久復聞南磵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自愛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夜暗歸雲遶柁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蓬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

蘇詞注

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解者顧引楊行密紿朱延

壽病臥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註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

胡恢書

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李氏有之。李即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夢溪筆談稱恢博物强記。善篆隸。韓魏公當國。恢獻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官華州推官而卒。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邰云。曾見之。

孟子逸語

孟子逸句。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又見釋道安教指通局。又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為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謝廷讚維圍鉛摘載之。其餘殊不類。

法言語

法言。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二語。全仿原壤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瓏璁

劉節之和孔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璁。瓏璁二字。出揚子法言。瓏璁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玲瓏。作商瓏玲。亦何不可之有。

荀子語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唐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荀子已云。見植林以為後人也。

舩

蜀人謂衣紐曰舩。蓋方言也。海鹽陸處士冰修。叔嘉贈予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舩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舩。乃引方言。鑿矣。

劉李

中州集中。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律。皆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陸務觀外。無其匹敵。爾時中原人才。可謂極盛。非江南所及。

詩僧

新城釋成楚字荊菴。受五戒於法慶。今居靈巖。頗能小詩。落花云。高枝忽別離。逝水隨飄瀉。雨後云。青猿臨澗飲。白鳥向空翻。秋日云。風來夕沼綠荷敗。霜落秋山黃葉多。山居云。險崖句後參宗旨。隔虎機前驗作家。新霽云。嵐氣千重縈嶂背。清流萬道出雲根。贈奚林大師云。派衍靈山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竪拂天花落。絕勝空生晏坐時。記之當續訪其全云。同時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詩云。別去寒山寺。來依明月樓。亦有致。

詔語似詩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絕似漢人詩句。又范書語。往往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楊震傳。僕妾盈紈素。楊秉傳。之類是也。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亦似漢人樂府語。

蟛蜞集

閩人林小眉。嵋。明崇禎癸未進士。才甚雋逸。以伉直死獄。與余賡之同難。著蟛蜞集。

十卷同年張給事赤菴松齡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屬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袁石公序徐文長為比會予使東粵失其集聊識之俟索其本為序之

肅府淳化帖

予記陳阜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弈禧子文適寄所著皐蘭載筆至中述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騰壺鳳喙卮并帖而三憲王時洮岷道潁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皐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玆獨全知為馬房先怪以前物也姑蘇溫如玉南唐張應台為之雙鉤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鐫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鋐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鈌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搨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熖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阜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為礮偽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進西岳賦表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岳。從之。二月辛亥西岳廟災。制停封。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朝服。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愼莫近前丞相嗔。乃自為牙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

蔡狀元詩

庚戌狀元蔡崑暘。黴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郜某。郜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絶句於扇。寄郜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假歸卒。

指掌圖

東坡先生指掌圖。於五代之君。書法各異。於梁曰。梁太祖朱温。於唐曰。後唐莊宗。諱某。於晉周曰。晉高祖。姓石氏。名某。周太祖。姓郭氏。名某。字仲文。於漢。則曰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皇帝。姓劉氏。名某。豈非以五代惟後唐及漢。得國差正。而異其書法耶。

郭周七國條下。書放鍾離謨歸江南。按史鍾謨傳。但云其先會稽人。不言本姓鍾離。離字豈誤書。抑衍文耶。

羅鄂州

宋羅鄂州願。古文。南渡後第一。為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翔。宋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

二內禪頌

宋高宗紹興內禪。羅願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子俊才臣。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覩鄂州文集耶。

避諱當更正

古今避諱。有沿襲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為征月。晉避司馬昭諱。樂府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鷄。武后諱曌。以詔書為制

書。鮑照為鮑昭。楊行密據揚州。州人改蜜為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改一貫為一千之類。皆當改正。

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

相鼠鼫鼠

詩。相鼠。孫奕云。相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鼫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鼫鼠。易。晉如鼫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云。竝為螻蛄也。

蜀恙泥妍媸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虫名。好獨行。無恙。恙亦虫名。風俗通云。恙。毒虫也。善傷人。神異經。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㺜。㺜恙也。如泥。泥亦虫名。妍媸皆虫名。妍螢類。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非大名元城也。韓愈之南陽。今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昭紀魏入南陽以和。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張儀傳。魏絕南陽。皆是。

鄼酇

菽園雜記。酇有二音。一則旰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旰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鄼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鄼。古今字韻全書。鄼酇二字。竝見十五歌。注云。鄼縣名。在譙郡。或作酇。酇本音鹺。前漢書功臣表。酇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酇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酇。本作鄼。音嵯。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酇縣侯國。不言沛之鄼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鄼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鄼酇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鄼。與楊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酇。本春秋陰國。唐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酇與

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剌謬。至沛郡之酇。應劭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為鄼。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為之耳。讀皆為鄼。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酇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酇。不言別是一酇。蕭叔園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倞二說同。

呂太一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牧翁注。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又韋倫傳。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為亂。按劉肅唐世說。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竪籬插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王苹

懸城秀才。王苹。字秋史。少年能詩。頗清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

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莘師田中丞漪亭雯而友吳徵士天章雯丙寅秋寄詩於予。予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鵬言莘之才。中丞特名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莘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月泉吟社

宋末浦江吳渭。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翱輩。第其高下。詩傳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别自一家。予幼於外祖鄒平孫公家見古刋本。後始見琴川毛氏本。常徧和之。竊謂皐羽所品高下。未盡當意。因戲為易置次第如左。　春日田園雜興。第一名子進。（本名魏新之。號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隱逸。（劉應龜字元益）第五名躡雲。（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賞。（方德麟號藏六）第八名高宇（梁相字必大）第九名俞自得。第十名槐窗居士。（黃景昌）十一名東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三名仇近村。（仇遠字仁近）十四名陳希邵。（陳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馬澄翁。（馮澄字澄）翁。十七名陳緯孫。（何敎）十八名聞人仲伯。（陳希聲）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東。（劉汝鈞號蒙山）二十一名羅公福。（連文鳳號應山原第一名）

谷音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跅弛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嘗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膚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為湖西監司時。亦嘗刻於臨江。

韋蘇州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二篇。刺韋褊急躁露。殊不類其為人。今錄於左。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錐之地。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戇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絓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縶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奔鹿逐網。飛蛾蹈火。顛躓糜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況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徹誠。庶彼知已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

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彝之失。寬彝之責。使得口口。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死罪。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

夢山詩

海豐楊夢山宮保太宰巍有存家稿八卷。五言最簡古。得陶體。明人所少。予喜其一絕云。前年視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啣杯。予在京師日。曾選訂其集為三卷。謝員外方山重輝刻之。

黃夫人詩

楊升菴夫人黃。寄外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乃黃魯直答初和甫詩句也。見豫章外集。詩云。君吟春風花草香。我愛春夜璧月涼。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鬫筌盈懷報瓊玖。冠纓自潔非滄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復夢為蝴蝶狂。

隃麋

隃麋。墨名。按漢書西羌傳。有隃麋相。曹鳳注云。隃麋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

孫豹人詩

孫豹人枝蔚遊焦山。中流風浪大作。舟人失色。孫長嘯詠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元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孫。三原人。流寓江都。

遼宮詞

萊州趙伯濬士喆嘗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詞頡頏。伯濬隱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書。去家五百里。終身不歸。著皇綱錄。建文年譜。

平陵城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陵城。故址尚在。在歷城章丘界。所謂走馬臺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即此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本東平陵。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縣名為全節。後山云平陸。亦訛也。

中南草堂圖

程幼洪邑邸中。閲宣和御府所藏。摩詰終南草堂圖。上方横書王維終南□峯草堂

圖九字。一闕為道君御書。倪元鎮題云。予讀岑參集有歸終南草堂詩。今摩詰之寫是圖也。豈其贈別之作耶。大抵高賢達士。於謝政歸閑之際。不能無詠歌圖繪以贈之。昔盧鴻有嵩山草堂十圖。亦猶是也。故嶽廟標書。以便後之覽者。此幅向為杜南谷先生所藏。予得之。日夕展對。不惟諸品為之減色。而吾儕之進取。深有藉於斯圖矣。黃子久題云。右丞此圖。與雪谿捕魚二卷。同一筆致。而秀婉過之。豈其後先之分耶。又梅道人吳仲圭。紫芝俞和詩。各一篇。

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尚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嘗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弘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畫蘭極工。

焦山鼎詩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遐於周宓。子□于圖室。司徒疑征治南仲佑□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惠曰

官司。治王口側口作錫。汝元衣束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
顯數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此予兄弟手搨。屬新安
程穆倩邃譯本。凡蝕二字。疑六字。闕九字。秀水朱竹垞彝云。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
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南仲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
立。則是銘立字。亦當讀作位也。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
不即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置焦山寺中。家兄摹為圖。賦
長歌紀之。予亦有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琬序之。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
虞間。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齾不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闕二字。京大薦福寺。奉敕闕一字。慶闕一字。綴文。沙門玄傘。闕五字。薦福寺闕二字。翻經院校
勘。沙門正智寺都維。闕一字。僧道寂。建此寺。闕三十字。
闕二字。曇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闕一字。曷嘗識苦空之相。闕一字。夫金儀下降。

舍靈闕一字淨月之光。寶教旁流。闕四字雲之潤。三車。闕一字駕。闕二十九字化工。闕三字香不息。
所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闕三字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闕二字一方菩薩納景涼臺。
觀闕一字背嶺以宣。慈清辯起。闕二十六字未掩白足。闕二字佛法之。闕三字月。闕一字咸闕一字王
城之舍蓋。闕一字生。闕一字道。闕一字境發。闕一字若不人。闕一字貝。闕四字諦幢高。闕一字者與今
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闕二十八字經文師旦。闕二字身之菩薩。闕一字遊神境。來居玆山。棲託
巖阿。聿脩禪寂。以為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闕四字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郄闕二十六字
尚父之。闕一字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廼摩天。闕一字地。晻映蔽虧。
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闕二十九字人。闕二字繪闕二字
形勝。闕二字掐提。自後七級崇圖。闕一字起舍佉之才。五層系闕一字重標戰勝之門。海目
山亭。妙相殫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闕三十字絲畫。闕二字塵凡。闕二字香。闕一字水調八解之
闕一字風。闕一字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闕二
字代屬。闕三十二字金林玉。闕一字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為爲馬
用道品為城郭。八方起塔。闕二字道形九。闕一字聚鹽情殷。闕三十二字佛。闕二字此精廬闕一字
通堯日。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闕二字仰釋天而翹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

興漢遊。入天經。闕二十七字。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萬。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隤壁。抗表。闕一字。宗天鑒至誠。特賜名。闕三十三字。否而還泰。山靈擁以重開。法俗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闕一字。赴朝所刂。無礙。豈非興廢。闕一字。定通。闕一字。懸期。闕二十九字。儆裝東上。將。闕二字。州。闕二字。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闕三字。律以。闕六字。勝緣。闕一字。城在東倍增。闕二十六字。四。闕一字。降靈五。闕一字。德。闕一字。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闕一字。難。闕一字。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十字。時有。闕三十四字。身。闕二字。輟絃歌歲。闕三字。即以二月八日。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闕二字。之。闕一字。尊卑就列。鴈行齊聽。闕三十三字。忽見有醴泉。闕四字。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蠲疴。豈不以。闕一字。福。闕一字。圓三靈允答。光揚寶。闕一字。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七字。上聞。闕二字。並感有敕。改名為醴泉寺。仍更抽入冊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王題重開。日殿赫而。闕一字。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二十八字。海精勤以齊潔。戒月澄空。闕二字。密霧禪燈焰室。巧避輕風。濯。闕二字。之龍。闕一字。洗吡。闕一字。之烏眼。長祛五住。遠劾四心。刷。闕一字。鴈以飛雲。鑾闕二十七字。捨生之地。續桂。闕二字。有情根軌足方。闕一字。鳴金鼓。闕一字。功不朽。流福無窮。斯

竝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示。闕二十五字儼如親對。即平時所將黑犬。亦絫具。闕二字厥。闕二字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闕二十五字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闕二字道林寺僧。儉法師為和上。業存禪。闕一字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闕二十七字詞同讖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闕一字視通於北。闕一字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闕二字芬馥特敕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阜。仍於墓所。闕一字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良儔厥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闕一字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闕一字後帝傾。闕二字醴。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闕二十七字之。闕一字眾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驗立徵。事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字正所以知歸。一屬。闕一字緣獲未曾有。闕二字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東蕃。

闕一字。雨遝於行東。仁風隨於韓扇。黃金。闕二十八字。追鳥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繩寶地。闕一
動天宮。鷹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字。舍。闕四十三字。羣物揚舲。彼岸錄囊。闕二
字。鄉。闕一字。等門滋蘭。闕四字。芽。忠信滿於州閭。因果。闕一字。於。闕四字。度命。闕一字。奉。闕三十六字。
九地。荷於津。遝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闕三字。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闕一字。路。
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況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
外。昔迦。闕三字。如來垂讚歎之。闕一字。彌勒當。闕三字。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闕一字。碑
仍於。闕二十七字。銘曰。義天兆昧。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佛。闕二字。火宅。耀我金儀。神
足繼軌。闕二字。揚穀。其一。闕一字。有。闕一字。成觀方。闕二字。戴表靈。闕二字。開。闕二十七字。綱。爕我寶地。
壞我金場。花殘鷺沼。煙輟龍香。霞標歇滅。石徑荒涼。其三。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日月連。
闕一字。飛行。闕一字。契。闕一字。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玉墀俶感。銀。闕一字。與存。其五。欲
赴天泉。闕一字。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闕二字。題宸極。
其六。紺軒加。闕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墳茲
嶺。寶鐸雙振。金繩共柄。化。闕三字。眞身永永。其八。功。闕一字。泉。闕五字。天。闕二十七字。宣。聞諸典故。
鐫金鏤玉。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闕二字。淨度。勒像賢劫。刊碑覺路。其十。開元三年。歲次乙

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下闕

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萬鍾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峯。洞壑奇絕。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逬。以古器數篋寄親戚家。此物遂爲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覲北京。往返兩月餘。硯墨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漢雯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硯示予。爲說如此。紫來今官翰林侍詔。

池北偶談卷十九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博羅韓氏女

明末廣州亂後有周生者市得一袴丹縠鮮好置牀側衣桁上夜分將寢忽一好女子搴幃驚問之曰妾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鄰里聞之競來偵視聞有人聲自袴中出若近若遠久之形漸見姿首綽約若在輕塵曰妾博羅韓氏女也城陷被賊俘擄横見凌逼罵賊而死此袴平生所著故附之以來諸公倘見憐愍為作佛事當往生淨土永脫輪迴言訖嗚咽衆共歎異乃為召僧禮佛焚袴自是遂絕程職方石臞說

章格菴

黃州曹石霞昺崇禎己卯解元癸未進士以文章名世父卒官順寧旅櫬未返萬里入滇順寧有民家生一兒七歲不言一日忽語父曰楚人曹石霞吾門生也今日至此當往見之家人疑怪不信兒輒自往父母尾之至通衢果有肩輿來者兒從稠人中直前止其輿字而呼之曰石霞吾待汝久矣曹愕然兒又曰此地未可語當至邸

舍告汝。既至邸。兒又曰。可屏人闔户。如其言。兒南向坐曰。我章格菴。正宸也。一念之誤。三墮輪迴。始在豫。繼在粤。在此候汝。又數年矣。今可隨我去乎。曹歎訝再拜曰。某以父櫬未返葬。閉關萬里。遠涉南荒。未能即從夫子。請俟異日。兒默然久之。曰。然則吾先行待汝耳。遂至其家。是夕死矣。曹賦詩紀異。不數月。竟卒於順寧。其子以櫬歸。至某郡。忽重不可舉。視其壁上。乃有曹入滇時。弔洪半石天祿詩。洪亦黄人。槀葬於此乃啓洪窆。禱於櫬前。請同歸葬。於是遂行。楊職方鄂州兆傑說。

道君畫鷹

楊職方又言。武昌張氏有子婦。為狐所媚。百計驅之不獲。一日置酒召客。張宣和御筆畫鷹於堂上。比客去。狐夜分始至。云幾不免。婦問之。狐曰。汝家堂上有神鷹見我即奮欲搏擊。微項有鐵絙。將不免矣。質明狐去。婦以語其夫。或謂之曰。畫誠神物。曷爇去其絙。狐必不敢復至矣。如其言。至夕。果有狐擊死堂下。後其家遭回祿。共見鷹從火中飛去。

道州祠堂

道州有濂溪先生祠堂。近歲周氏子孫。有為諸生通賦者。州守張大成。遼東人。徑詣

祠堂。枷鎖先生像三日。見諸彈章。比年。吳中奏銷逋稅。唐荆川。繆西谿。諸公名列官戶。亦不免云。

劉雲山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踰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顧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峯玉璂記其事。

趵突泉異

濟南趵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許。餘則方塘漫流。清鑑毛髮。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楊宮保。捷忽大雷雨。龍首入戶。泉涌起丈餘。水大上。諸公急呼騎水頃刻及馬腹。蹈墜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

陳玉筍

濟寧陳葢修。字玉筍。恂恂君子也。明崇禎末。濟寧有回回楊生花等。素豪猾。武斷鄉

墅。一日欲毀關壯繆祠廟。拓其居廛。陳號召諸生。鳴於官。懲首事者。廟得以存。及鼎革之際。生花挾舊憾。帥其黨邀陳於天井閘壅之。瀕死。仍以刀剜其睛啖之。以礦灰實目眶。棄諸野外。家人舁歸。謂必無生理矣。至夜。陳昏憒中。見綠衣神人。強之以酒外青內白。痛稍差。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烱然矣。生花及其姪樸。秉亂為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也。陳。乙酉與弟尚謙。同舉省試。丙戌登第。官貴池知縣。仕至戶部主事。予在京師見之。

錦裙宋繡

陸魯望云。瓦官寺。有陳叔寶羊車一輪。天后錦裙一幅。予在金陵。遊上瓦官寺。猶見錦裙所製幡。裙紺碧色。錦作雲龍紋。四角綴十二鈴。焦山枯木堂。有宋刻絲觀世音像。亦奇古。

六足龜

進羅國進貢。有六足龜十枚。比至京師。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後四。趺趾相連。予在主客時見之。按龜三足曰賁。

羅漢

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毘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英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嘗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像上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守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即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丙丁龜鑑

丙午丁未。從古以為厄歲。陰陽家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康熙丙午冬。戶部尚書蘇納海。督撫尚書王登聯等。搆死。丁未春。災祲疊見。彗星出太白晝見。白眚出西北。經月餘。是歲七月。輔臣蘇克薩哈。誅死。吾友程職方。謂予欲裒輯前史所載。丙丁災變徵應。為一書。頃見宋理宗淳祐中。柴望所上丙丁龜鑑十卷。自秦莊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後漢天福十二年丁未。通一千二百六十載。中為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備摭事實。系以論斷。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前人已有此書。當考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以續二書之後

白烏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烏二。督府麻勒吉表進於朝。

奇姓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又任給事珙云。高密有高姓。音閤。又禚姓。音卓。諸城有則姓音支。又壽光有黨姓。河南有驢姓。吾邑有倠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副榜庹謀。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九驂。近見山西鄉試榜。有峯姓因姓。

古銅器

庚戌臨淄人。於古城畊田。得銅器數百枚。形製瑰異。白諸官。悉取入藩庫。無從考其款識。殊可惜也。辛亥春。京師草場火。火燼得石數千百。皆有峯巒之形。不測其故。又明末河南鄢陵人。浚城壕得石數百。皆有人物鬚眉宛然。或謂恐傷地脉。掩覆之後。有兵。

地震定數

宋小說載崔公誼為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挈家南歸。一日宿

孫村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震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康熙戊申。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與日照縣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者。皆從崩壓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信有定數。已未七月。京師地震。通州尤甚。死者凡數百人。

梨花漁人

會稽姜鐵夫梗說其鄉近歲有漁人。獨居無家室。所居有梨花數十樹。人呼為梨花漁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聞岸上有人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在舟中矣。視之尼也。年可十七八。衣縞而姿首甚麗。詰所從來。不應。將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漁人心知非人。明日晚歸。燈火熒然。則尼已先在室中矣。漁人稍疑懼。尼曰。我非人也。居湖邊某村。父母自幼送我為尼。今年月日死。以與君有夙緣。故來相從。且君當得佳婦。亦須我為作合。幸勿訝也。自此雞鳴而去。夜即復來。如是將一載。鄰里皆聞漁人室有異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憑之。言禍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漁人善醫。且夙緣。當為某婦。否者死矣。其父母懼。邀漁人至其家。漁人不知

所以固辭歸。迨暮。尼復來。告曰。我與君夙緣已盡。當從此辭。此女當為君婦。祟即我所為。君何辭耶。漁人誼不負心。因與盟誓。尼感動泣下。亦不復強。明日。漁人以告女之父母。鬼遂不至。不數月。漁人竟卒。

麟

宋蕤裳琬觀察。說其鄉趙鵬程者。官彰德太守。府庫中有一麟。相傳明武宗時。土人所獲。誤斃之。以獻於官。貯庫中。趙任滿。欲取之。吏不可。乃斷其一脛。攜歸。毛作黃色。紋理如刻畫。蹄通明。類黃玉。宋常見之。

慶忌

萊人張允恭。明天啓壬戌進士。為南陽守。浚河役夫。夜宿岸側。聞橋下每夜有哭聲。共伺之。乃一巨鼉。因置鐵鑊烹之。忽鑊中人語曰。勿殺我。我當利汝。眾懼。益烈其火。少頃無所聞。啓視之。鼉已死。剖腹得一小人。長數寸許。眉目宛然。以獻於守。攜之歸。識者謂即管子涸澤之精。名曰慶忌。是也。康熙壬子歲。濟南人烹鼈。亦於腹中得小人。如囘囘狀。人多見之。

楊李

隋末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語云李木當茂帝欲伐之。左右曰。木德來助之應也。不可伐。又楊梅玉李同時結實。帝問二果孰勝。院中人曰。楊梅雖好。不若玉李之甘。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又民間歌云。河南楊花落。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唐將受吳禪。江西楊化為李。信州李生連理。其事前後畧同。又釣磯立談載武義中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與隋謠亦相類。

記前生

同年濟寧郃嶧輝士梅自記前生為寧海州人。纖細不爽。後以己亥登進士。為登州教官。親至所居里。訪其子。得之。為謀生事。且教之讀書。為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及遷吳江縣知縣。遂辭疾歸。又其妻早卒。郃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髫而聘之。復為夫婦。河南張給事文光能記三生事。李御史藹陽樂安李貢生煥章皆能記前生事。此耳目覩記之尤著者。

萬維嶽

順天萬維嶽。嵩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即顏淵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試題則克己復禮為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謂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光敏）也。

丁貞女

丁貞女。聊城之沙鎮人。靖難功臣某裔也。貞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貞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强。及母卒。從兄某為議婚。貞女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年五十矣。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先一日。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至。吾將許之。兄及娣姪輩謾應。弗之信也。詰旦。黃氏蹇修已及門。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許字。卜吉葬母。始于歸黃氏。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傳為美談。

魏舍人妾

魏舍人（麟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逋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即中

甲秫復與君有後緣。語訖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莫如

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為祥符令。有人發一古冢。乃東漢馬武妾葬處。中有石。即武為其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一小銅印。鐫妾莫如三字。印在孫處。碑歸張給事文光家。今不知所在。急就篇有解莫如之句。注云。漢有毛莫如。

義䖈

同年張鶴洲行人。䳍嘗乘一䖈。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饘粥不繼。乃以䖈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啼齧不已。家兄考功。為賦義䖈行。嗚呼。此䖈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龍睛

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夫人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能改齋漫錄載陸農師言。曾魯公得龍脊。王安石得龍睛。

追寫真

宋憲使荔裳琬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者。自言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扃鐍其户。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户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横。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啓。啓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逌旃璪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入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善謔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騾馬行牙人。以附黃膘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前定

世事莫非前定所云動乎四體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往予在淮南好觀棧道圖有輿化顧生符積工此技妙入毫髮予令畫絹素屏扇凡十數皆為長歌題之復以其一贈姊夫劉大田倬既而予有入蜀之役同行即劉君也辛亥歲在京師沈文恪繹堂荃為侍讀以小冊索書予為書陸放翁詩云殘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閬中花璧牋授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譁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比入蜀信宿閬中乃憶前事真詩讖也因賦一詩寄沈葭萌關外極天涯長憶西園夜鬬茶萬事輸他前定在今朝真看閬中花曩丁未歲四月二十九夜夢中得絕句云溪鋪翡翠映煙空溪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蕤憶元相一枝渾臥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末句則元微之使東川所賦亞枝紅詩也至是過褒城亦驗予己酉奉使淮上過奉高閱泰安州誌至嬴博字輒心惡之辛亥壬子遂連遭渾沂兩兒之痛入蜀時過百牢關作一詩懷諸兄結押廬字忽心動曰廬廬居也得毋不祥乎又閱劒南詩有云成都放榜第一人楊姓且慶下愴然有感又心惡之比榜放解元果楊兆龍也心益動時先慈宜人已見背予在萬里外未知也昔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忽病兄弟將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信有是哉。

工人善琴

萬曆末。詹懋舉者。守潁州。偶名木工。詹適彈琴。工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者。呼問之。曰頗善此乎。曰然。使之彈。工即鼓前曲一過。甚妙。詹大驚異。詰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見一老人。貿薪入城。擔頭常囊此。因請觀之。聞其彈。心復悅之。遂受學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賤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即老人所貽。今以獻公。果良琴也。詹乃從竟學。一時琴師莫能及。

盧昭容

古月頭陀。歙人。胡姓。名明勳。字半菴。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為。詣佛懺悔可耳。既甦。即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遂杖而起。終三十六卷。復閉關書法華經。華嚴經。各一部。遂能行。又書涅槃經。金光明經。心地觀經。報恩經。金剛經。凡五百萬字。瘡竟愈。後在真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邀半菴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

半菴。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為悚然。胡天啓中官中書舍人。嘗收左忠毅公骸骨云。

義虎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臥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晡。虎來。銜一生麋飼其子。既復以餕與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餕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當至。無忘也。虎頷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譟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為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琬作義虎行。王于一猷定作義虎傳。紀其事。

客氏刺

順治己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實應朱國楨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啓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驨

先太師公。曾於塞上得馬一角。按爾雅。驨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即驨也。王會圖。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

來陽伯

來陽伯復三原人。神於醫。尤多技術。常使人脱靴。脛隨之長幾丈許。靴亦如之。尤精女紅。官吳中時。刺繡之妙。吳中閨閣無能及者。來三原人。萬曆中進士。官至布政使

啖石

仙人煑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絶煙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脱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感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

周府馴虎

先祖方伯公。為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惟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騶虞。

楊世榮

楊世榮者。汾陽人。以鬻器為生。夜夢人告之曰。汝富貴至矣。覺則身忽長二丈餘。一衣須布十八疋。每食啖一烝羊。用一鐵鞭重百六十斤。鄒平張方伯（毓泰）時知縣事。錄為民壯。後遷寧武道。以之自隨。會流賊亂。每步戰殺賊。賊皆披靡。以積功至叅將。鼎革後不知所終。

金墓

先太師舊有金蝦蟇一枚。崇禎辛未。潰卒陷城。一賊得之。置腰間。輒爬其腹。如是者數四。賊怒擊破之。有白氣冲天而去。

劉張二仙

劉吏部公䤋（體仁）劉先生傳云。劉任。字弘父。潁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嘗著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凫之句。遂瞑。後十五年。有故人從

燕中來者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關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此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則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又同里張葵孝廉者髮長等身無一莖異七歲時讀書樓上忽一黃冠來告曰從吾步空下即仙矣葵有難色黃冠叱之即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一日有道士服過之者曰吾望氣而來乃子耶幸勿墮落遂別去然張竟無他異

鳩食麥

康熙癸丑吾邑旱東山曹村有鳩千百成羣食麥近羽孽也

蟙蠼硯

張華東公延登崇禎丁丑三月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河濵見水中光芒甚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蠶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製為硯名曰多福硯銘之云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溫瑩如玉化而為鼰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綠用以作硯龍尾繼蹤文字之祥自求多福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為蟙蠼因又名之曰蟙蠼硯公門人劉文正理順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諸公皆為銘贊亦奇物也

荆州鏡冤

荆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圃築墻。夜夢一美女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為妾復掩其藏。誓報厚德。覺而歷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地。未丈許。果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糚靚服。顏色如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欲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某遂取之。女子忽化為灰燼。某駭甚。遽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煉形已成。為汝所敗。然自劫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鏡。吾當福汝。某遂寶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公督師駐荆。某信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至幕中。每有戎機。輒與衆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箠其僕。僕竟死。方在幕府。不知為訃。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請暫歸休沐。輿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轅門。忽輿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尸。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既而語以兵事。亦懵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鏡尚在。公命取鏡。鏡

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矣。某竟瘐死獄中。鄭禮部次公。銓日在成都說。

吳道子水陸畫

平陽普菴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二十軸。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為廢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雨雪不濡。中夜常見光怪。王令人持畚鍤發之。五丈許。得石函。以鐵絙二道束其外。發之。又得錫函。最中函以木。木函啓軸匙。乃吳道子真蹟也。王甚珍之。王薨。嗣王以乞揮使呂某。呂又死。其家貧落。寺僧以恆直得之。此崇禎間事。予兄西樵使山右。為賦長歌。今載集中。

兩中式

儀制郎中。武進巢五一。震林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釐不爽。信事有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根部。南宮人。丁酉庚子。亦兩中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按宋章惇曹冠。冠秦檜客也。皆再登第。

魚舅魚爺

蜀中自嘉定至隆慶。江閭有魚。曰魚舅。楊用修異魚贊云。嘉定魚舅。載新厥名。鱗鱗

迎勝夫豈其甥其文實鯦江圖可徵或以為嘉魚非也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鮇魚或名鯵爾雅曰鯦當魱郭注海魚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當魱說文鯦當互也正字通魱呼故切鰣別名一名鮥鯦其九切俗作鮊非鯅他鼎切鯔魚名異魚圖贊鯔魚極肥一斤千頭名曰魤鯅不以網收廣東文昌縣有井出巨魚紅頂名魚翁見一統志

池北偶談卷二十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每牛雖馬菌人竫人

予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大者曰麟按爾雅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或曰竫人

銀杏樹觀音像

辛丑壬寅間京口撥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時蘇州瑞光寺有觀音像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結成之

唐童子

松江唐童子勳五歲而瞽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汝詢字仲言者亦瞽而能詩嘗註唐詩傳於世周宿來戭源贈童子詩云家風師曠遠家學卜商傳又永平孟元輔熊弼

忠毅公子。少而失明。好讀書。聽輒成誦。嘗選唐人詩五十家。亦奇人也。

體香

先考功西樵。於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屬纊時。口鼻中。作梅檀蓮華蘭蕙種種異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祥。予從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館。病革時。體中亦有異香。此皆予聞見最確者。

黃鬚

宋范公稱過庭錄。載黃鬚傳。即今所傳虬髯事也。然其間云。於汴州見太宗。殊紕謬。黃鬚兒。曹操呼其子彰。而此傳。李衛公所遇。亦稱黃鬚。

柳耆卿墓

儀真縣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平甫為守。出錢葬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平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

普救寺

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錄。郭威宿師河中。適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

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神女廟神鴉

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陸放翁入蜀恨不及見予壬子冬下三峽至十二峯果有鴉十餘往來旋繞以肉食投之即攫去十不失一其鴉比常鴉差小栖絕壁石洞中得食即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鳶臨溪啄飲則孕吐於口而生方密之以智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東皆有神鳥所謂嘉陵之鳶指此或謂山烏穴乳即爾雅之鸒鴘

三僧

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遊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為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為浙漕屢起太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兖州

一字字

筆記云錢勰字穆父祖禹字淳父本皆一字予按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乂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竇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遊於都門初不相識予為介之曰二君非但詩筆相當即一字字亦絕對也二君遂賦詩定交按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趙廣戴祿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為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宋南渡士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戴祿者臨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書之學與子愿書往往亂真邢與寒家有姻婭之好予幼時多見屏幛間署子愿姓名率戴書也

古石刻

大梁城西水磨閘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櫟園侍郎摹

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施愚山有詩記之。

墨魚

蜀嘉州凌雲烏尤山下。有魚曰墨魚。行則噀墨云。郭璞注爾雅。於此魚食硯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南越志謂烏鰂懷墨而知禮。蜀本草圖經云。烏鰂名海鰾鮹。九月烏鷃入水所化。不知即此一種否。予在蜀見之。

鐵漢和尚

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畜二猨子自隨。有所須。猨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菴^(拱乾)善。特搆一軒。方來即居之。號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駙馬

嬾真子云。御馬之副。謂之駙馬。杜預尚主。武帝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吾鄉有為尚書子壻者。與婦兄同赴京師。一日。向友人訴廐吏云。婦兄馬肥。吾馬獨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馬也。君駙馬耳。那得一例。合坐大笑。此雖戲語。深合故實。

厚葬薄葬

秦始皇穿治驪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賢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櫬。掩覆其穴。繼發晏公墓。無所有。器皆陶甓。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謂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鳥異

益都縣顏神鎮。康熙辛亥冬。鳧鴈鴐鵞之屬。以千萬計。飛過城中。皆墮地死。遠近四山皆滿。甲寅春復然。已而相國沚亭孫公(廷銓)薨於私第。公世為鎮人。

二玉璽

順治十七年。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舟過高郵。見湖中夜有光。令榜人跡之。得玉璽水中。方四寸六分。盤龍雙紐。辨其篆文。漢高帝大風歌也。十二月。疏獻於朝。鄧州人丁象煇。賦大風玉璽歌。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溧水民耕田得玉璽。其文乃人心惟危十六字。亦上於朝。

青原道場

龍眠無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禎庚辰進士。早以文詞知名。亂後爲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劉公戫見之。衣壞色破衲衣。行纏束腰。居然苦行頭陀也。最後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道場也。明王陽明鄒東郭南臯諸先生亦講學於此。住山後有倒荊久枯。忽發三枿。會施愚山閏章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與之往來。青原宗風一時復盛。

冰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錦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數丈許。巉洞林巒皆具。千峯萬壑宛轉關通。遠近走觀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而表裏洞徹類晶玉。旬日始消。

異鴉

邑東北耿氏墓林中有鴉一隻。碧色。飲啄自異。不與羣鴉爲伍。亦不見其蕃育。人往往見之。按唐書。滕縣有羣烏啸柴爲城。中有白烏碧烏各一。又城東旬名店。有白燕二。居民家井中。皆康熙十二三年間事。

昭烈券

獻賊破荊州時。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見緱冦

蜀府鬼

獻賊據成都。以蜀王府為宮。所居人鬼相觸。一日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見有數十人。手持樂器。而皆不見其首。大驚仆地。乃移居北城樓。不敢入宮。

馬岱後

黎州土司馬金者。蜀漢將軍馬岱之後。張獻忠在蜀。以金印招之。金得印。擲之地。誓衆拒之。金時年十六。未幾卒。

張儲

張儲。字曼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曆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為狂。既而其言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吏部抑公以銲云。

孝芝

洛陽呂忠節公維祺撰孝經大全。三十年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告成。夢神人錫以丹篆。

又袖出一物如黑餡。倏生二白角。化為黃羝羊。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公曰。此孝芝也。明日果有芝生庭中。凡十八莖。劚者誤去一莖。明日復生。說者謂應十八章之數云。公自作孝芝記。

十具牛

王景略臨終。托其子皮十具牛。為治田之資。不為求官。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為一具。俗語亦有所本。

壽冢

梁國兒仕姚秦。封平輿侯。嘗於平凉自作壽冢。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八十餘乃卒。可謂達者。近淄川高侍郎念東珩亦自作生壙。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夢賚飲酒賦詩其中。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貞自作一棺。題曰休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即偃臥。有詩云。版屋蕭然窓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閑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遥憐土一丘。

千里人

南燕慕容超時。高句驪獻千里人十人。

畢尚書

淄川畢白陽自嚴先生明崇禎初爲戶部尚書精心會計爲時名臣時練餉新餉諸項日增臺諫多歸咎司農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語先生笑謂人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白陽耳

謔語

王完虛中丞㸃明萬曆甲辰進士好詼謔初仕爲鄒平知縣縣與章丘接境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排調

同年薛給事奮生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子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耶汪苕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引經

德清陳端菴凝順治己未進士筮仕爲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

宅。為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士大夫

南史紀僧真得幸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斆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

兩周盤龍劉桃枝

蕭齊時。兩周盤龍。一奉叔之父。於淮陽大破魏軍。一徐州民。與建康僧法智作亂。為王元邈所誅。南北朝兩劉桃枝。一北齊人。洋湛間多拉殺諸王大臣。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一陳威虜將軍。克齊朐山城。

程蘇謔語

元祐初。司馬公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往弔。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云云。然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又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引衛獻公以對。上即幸其宅。伊川何末衷於此。欒城遺言。載此條。則是潁濱事。非東坡。

孫忌語

南唐孫忌語馮延已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佞險詐。累劫不及君。

雙塔

京師雙塔。乃安祿山史思明所造。而劉侗景物畧。不載。元迺賢易之詩云。安史開元日。千金搆塔基。世尊寗妄福。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罥。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蹟。含憤立多時。

何老菴

吾邑東六七里。有何老菴。何元時人。修道於此。獨居數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菴後有積水。曰豢龍池。相傳何老擾龍處。

虹橋板

榕城書肆。有虹橋板一片。色黝而澤。文理堅栗。發聲清越。材中琴瑟。云産武夷山中。不辨何木也。興化林穆之璸賦虹橋板行。記其事。

漢人唐人秦人

昔予在禮部。見四譯進貢之使。或謂中國為漢人。或曰唐人。謂唐人者。如荷蘭暹羅諸國。蓋自唐始通中國。故相沿云爾。馬永卿引西域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各以通中國時為稱。古今不易也。

真龍石龍

宋中丞牧仲犖說。順治二年。在京師。見大內所藏真龍。全身盤屈。貯匧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陳宮詹說巖廷敬說。康熙十四年。陽城張侍郎東山爾素家鑿石。中有石龍一。鱗甲頭角。宛然刻畫。亦長丈餘。

淨池魚

宗弟九青侍講豫嘉扶風人。家渭水上。去太白山二十里。云太白一峯。直上三十里。盛夏雪霰不絕。人無能登其巔者。惟六月可上。上有太白神殿。以鐵瓦覆之。有五池。有鳥紅色。大如雀。池有滓穢。則啣去之。名淨池鳥。山奇寒。無林木鳥獸。此鳥亦不知棲

止何所也。按客座新聞云。每墮一葉。則鴛鴦鳥啣出之。紅魚有長丈餘者。

五行

陸象山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晨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甚詳。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福壽。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常熟三鼎甲

常熟南門地名山塘港。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扶桑。承恩前趙東田。壬春後瞿文懿。淳景三公臚傳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舉人暘為予說如此。

杜氏

康熙丁酉。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民婦。杜氏年一百十三歲。載縣志。

秦宣太后晏子語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尚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姣。圉人視景公。僭者問之。曰竊姣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段問答亦奇。

姚康伯

崇禎時。內殿石驟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如寵何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詢其博物。何謝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名見。欲授以官。不受。姚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張學士敦復英說。

李頻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文藝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欲暮見湘煙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爲建州刺史。卒。見神黎獄。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

加靈佑善應王。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載在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詩。今所傳梨嶽集是也。詩人歿而為神。未有如頻之昭昭者。

寶藥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為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即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祕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謁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閬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

繫獄。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即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寳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追尊始祖

唐以老子為玄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

沈石兄

萊陽沈石兄名迅。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給事中。鼎革後家居。一日其傭奴鉏田。見禾葉上皆有篆書。如虫蝕者。其文曰。沈迅死。是年沈禍作。舉家自焚。

棗栗

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贄。以棗栗服修。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今齊魯之俗娶婦必用棗栗。諺云。早利子也。義本白虎通而稍訛。南宋時太學生齋祭。用棗子荔枝蓼花曰早離了也。殊可捧腹矣。

一生七子

明天啓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王比部令少寓天雄。猶

及見其第三子云。康熙戊申。安徽巡撫張中丞朝珍疏報歙縣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同年李望石元贊說。順治中。按楚有漢川縣民王某妻。一產六子。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與此相似。

郝推官

郝某失其名。嘗為湖廣某郡推官。一日送直指宿驛中。夜坐篝燈。倦而假寐。恍惚見有白衣女子。鍼刺其額。驚覺。遂就寢。既臥。又若有刺其股者。創甚。急呼童子然燭視之。果有鍼在左股。疑其刺客。乃秉燭巡視室中。空無所有。至屋隅暗處。有緯蕭障之。隙而窺焉。見一物如大鳥。人立。遍體似水晶。臟腑皆見。見人即前攫。急以手中梃逼之。遂倚壁上。不能起。大呼從人破窗而入。梃刃交下。乃死。竟不知其何怪也。劉吏部公戩說。

林四娘

閩陳寶鑰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搴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間。四娘已至前萬福。蠻髻朱衣。繡半臂。鳳嘴鞾。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

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所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語酬酢。久之。設具請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斂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有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化熙有寫本云。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煙。紅顏力弱難為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君試聽之亦惘然。

秦時人

遼東醫無閭山中。有人斵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卻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栢實。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永貴云。又巴山中有白鬚叟。采樵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石齋貞說。

離非女子

故友南粤陸漢東卿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鋹宮人離非女子篆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落何所。石埭令姚六康子莊為予言之。姚亦粤人。

謝在杭

謝在杭肇淛閩之長樂人。少讀書邑蕭氏園。園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橐。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併寘諸死。今數載矣。公異日必官於湖。望逮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戒勿復出為祟。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後即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為神。姚禮部琅曾令長樂。為予言如此

南江野人

蜀張獻忠之亂。遺民奔竄山谷。久之遂為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擘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雖其家人親戚招之。疾走不顧也。岳儀部石齋南江人。為予說。

尼涵光

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稚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為尼。每談故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實應。朱秋厓克生曾見之。

陳百史

秀水張侍郎。天植流塞外時。一夕召乩仙。仙至大書云。我陳百史也。今為尚陽堡土地。因謂諸公可召吾兒來。時其子掖臣徙居尚陽。家城外。張謂城門下鑰。請俟明日。又書云。渠今夕飲城內某家。往偵之果然。比至。凡書數百言。皆言家事及訓誡之語。後在遼陽海寧相邸中。亦往往見形。與談笑如平生。

宋齊丘語

宋齊丘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此與左傳人盡夫也之語。可為絕對。

漢碑異姓

金薤琳琅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如韓敕碑。有麃次公。充宙蕃君舉。加。

進亓亓官之後煇魯人恐即弓如骨通國孔宙碑有叔香如盧海浮剡人北雍章魯峻碑敢穀東鄉晨

河閭阜成人景君碑羽賀臨照水丘郎陵人營中名闞李遠字旲詩立遷又漢碑陰有弟子洪丞相隸

釋謂受業者親門生次相傳授門童未冠故吏掾屬故民鄉點處士非吏非民義士義民非所施又有故修行趙明誠謂後漢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百三十人晉書百官志亦有之修乃循之訛都穆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故午似是皂隸賤役

香山墺

墺門在香山縣大海中忽起一石埂廣十餘丈長六里許首尾相屬不斷如蓮之有莖中途甃城名關閘踰之抵墺門則如蓮菂番人依山築城廣袤四五里三面皆臨巨浸惟北通地脉一莖耳海中諸峯包裹前十里為十字門如兩眉橫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為小橫琴塞臨口又南稍折西為大橫琴重案也番人之停舶必於灣灣之所在即名澳香山故有澳名浪白諸番互市其中而今之墺門則舊名濠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為澳而就二灣停舶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本朝除之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所居率依山為樓三層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俱為螺旋形以入其教曰天主其寺曰三吧高十餘丈於屋側啓門戶石作雕鏤金碧照耀寺僧曰法王以時集男女禮拜其

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抱一嬰兒曰天主爲耶穌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髮生動云漢哀帝時人也寺有風琴其琴銅絃彈之以和經唄并管簫諸樂器藏機木柜聯以絲繩輪牙相錯一人轉機則諸音竝奏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爲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盤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有千里鏡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械仗颿檣可矚三十里外又有玻璃千人鏡多寶鏡顯微鏡小自鳴鐘自行表以及海洋全圖璇璣諸器皆極工巧花有貝多羅丁香禽有五色鸚鵡公鳳倒掛獸有獴獚短狗其人昂鼻蜷髮目深碧不眴貴女而賤男晝臥而夜起男有白黑二種白者貴黑者爲奴衣以多羅尼辟支曳高屐戴黑氊笠相見脫之以爲禮腰佩長刀刀著地尺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舉中四人而已其女子則華襔寶屬出以錦被蒙其首而跣足不襪其家政女子操之父死女襲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許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銕鈎鈎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免之舉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經四人議衆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其行賈之地曰

馬西。以中國絲帛白鉛。易胡椒檀香蘇木以歸。且與馬西約。不得以所產市他國。康熙辛未。馬西背約。私與他國市。墨人怒。駕舸往所市之國責之。馬西患之。遂相仇殺。死者三百餘人。市道中絕。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國萬里半年始至。所產有碧琉璃諸器。極西曰大西洋。去中國九萬里。三年始至。往者以其太遠。祇就旁島遷販。未嘗親至其地也。番舶之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既出。則墨中黑白鬼一空。計期當返。則婦孺遶屋號咷。以祈南風。亦輒有驗。其舵工素與海習。雖卒遇颶母浮椒。亦萬不失一云。右見龔兵部衡圃翔麟珠江奉使記。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銀瓦寺古鏡

謝郎中方山。重輝言明末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短人

田少司寇漪亭。雯言德州兵器庫。自明季扃鐍久。順治初。有司開視之。於室奧壁下。見一短人。身纔尺許。形如老翁。徧體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若悲苦之狀。頃之。雷電繞屋。失所在。

嶗山道士

嶗山又名勞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忽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餘。苦無人遣送。方躊躇頃。道士忽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為君送之。張異其言。逡巡已

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為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窗外聽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名理。出入意表。生授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電。張開門。從窗隙中。見天神數百輩。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鐍。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十百處。皆見道士焉。

宋孝廉數學

雲間宋孝廉幼清。懋澄副都御史直方徵輿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啟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為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為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當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籥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張谷山

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薊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為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為信。顈去薊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薊。見兄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絜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戢吏部說。

陶松雲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千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虧心事。一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纔數寸耳。竟如其言。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

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為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即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為定數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侗 尤又駭曰。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尚往來燕趙齊魯間。

洞庭神

宋牧仲犖言其鄉梁中翰遂奉使西粵時。道出洞庭。風日晴明。呼風而渡。忽雷雨驟至。雲氣晝晦。舟中人共見一神人。美鬚髯。戴烏紗巾。騎異獸行水上。獸身半在波濤中。僅露頭角。後一人。形貌怪偉。腳獸尾而行。其速如飛。去船里許。人獸皆漸騰上雲雨晦冥。遂不復見。舟人以為洞庭之神也。梁丙戌進士。後官山東提學道僉事。

雷侍御子

井研胡菊潭相國。世安 嘗說其邑雷侍御某。為縣令時。生一子。八歲而夭。後復生一子。年七八歲。一日晨睡不醒。喚久之乃覺。自云。適見其兄來呼。入一山。似非人境。且贈之詩云。三生未了塵凡業。一夕初完渾沌胎。紫燕臺前千刼盡。白羅天外百花開。正

吟末句。忽云父母喚汝。可去。爲我致問安好也。高念東侍郎説。

前知

郭學憲諒福山人。兵部尚書君弼先生宗臯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餘二十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既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即遂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强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骸骨於村西某樹下。即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趨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俘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地震

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東江南浙江河南諸省。同時地大震。而山東之沂莒郯三州縣尤甚。郯之馬頭鎮。死傷數千人。地裂山潰。沙水湧出。水中多有魚蟹之屬。又天鼓鳴。鐘鼓自鳴。淮北沭陽人。白日見一龍騰起。金鱗爛然。時方晴明無雲氣云。

梁尚書

鄜陵梁尚書廷棟。官陝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於道左。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即核其交通外彝侵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將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時。至一山寺。見寺僧饒於貲。吾以計殺而掠之。今三十餘年矣。頃望見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目眇。吾死固矣。尚書從孫曰緝侍御熙說。

劉尚書琴

鄜陵刑部尚書劉公訒。前刑書璟子也。性嗜琴。嘗蓄一蕉葉琴。其輕如蟬翼。蓋古物也。一日晝寢初覺。見一黃衣人坐而鼓之。其聲絕妙。起視則無所覩矣。公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亂後。失琴所在。

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卧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册。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殿扃。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窗櫺。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為石。色如

雲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古垣中。開磈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篩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已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公簡旻寢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飈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怛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鶴鳴為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民母鼻子

民母。猶母也。見漢服虔注。又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為鼻子。

倉頡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瀰河。劉文和公。翊縣人也。幼時讀書外塾。每往返涉水。輒有白鬚老人負之。久之問何人。答曰。我倉頡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貴毋相忘。公既貴。後謁蒼頡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見。遂新其祠墓云。

靖州鷄鵝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厨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鴟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中至今二十餘年尚在又明字寺有一鷄亦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一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蠢動俱含佛性信然

趙解元

趙浮山(作舟)登州大嵩衛人順治甲午領解乙未公車入京師居汾陽館館中廳事有武安王神像趙居其側偶狎一妓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夢入一大城有偉丈夫自委巷出揖翁問曰君非趙某耶曰是也曰吾潘姓關帝下直日功曹也爾子本應今科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聞上帝且降罰矣頃之鼓樂騶從駢闐而至有神人峩冠盛服手黄紙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聽之翁如言竊視紙上則大書趙作舟三字以硃筆勒之功曹曰君可去矣郎君罪止罰科耳作

舟既下第歸。入門。翁詰其故。且具述夢中所見。作舟悚然。後躋蹬公車者二十四年。署東平州學正。康熙己未始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親述其事如此。

異馬異牛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異。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犉牛。文如海棠色。施銜勒。走及奔馬。云得之南中。

波斯犬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脛。以哆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屬也。

梅異

宣城自本朝來。科甲久不振。康熙己未。施侍講愚山閏章。高檢討阮懷詠。以辟薦。孫編修予立。卓葹編修楚畹蕙馨。以鼎甲。四人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為異。梅孝廉淵公清。繪為圖。壬戌阮吉士爾詢。亦入翰林。或謂宣城有文昌閣。久頹廢。甫新之。五君遂相次入翰林云。壬戌葹卒。癸亥施孫相繼卒。乙丑高卒。又不知何說

也。

籤驗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兎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蒙聖恩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玉兎重生之義。諺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

名龜

麟鳳龜龍。竝稱四靈。漢唐宋以來。取龜字命名者。不可勝紀。至明。遂以為諱。殊不可解。惟張太嶽生時。其母夢一大龜入室。因名之曰龜。後夢神人謂洩天機。乃易名。

蜘蛛塔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僧

愚菴普嘗住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為誦終卷。又為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義蜂冢

金山有義蜂冢。鎮江府廨。有蜂一筩逸出。其王斃。群蜂相揉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為立義蜂冢。徐尚書養齋問作蜂冢歌紀事云。羣蜂勢方屯。主蜂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軀抉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重義。奉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冢蒼茫為誰起。西園雜記云。嚴名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邃菴閣老表為義蜂冢。

萬孔

明成化中。萬安為相。與萬貴妃通族。為古今笑柄。然陳後主時。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已前此矣。乃知奸邪行事。亦有所本。

謝鳳

宋謝屬康樂之子。起宗父也。元嘉中。爲鄞令。今奉化縣。屢著靈異。縣人祠之。元大德十二年。饑。有巨艘自南舠運米至鮚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屬也。人賴以活。至正中。甯海賊犯境。官軍逆戰。仰見大旗飛揚。萬騎雲合。旗有謝字。賊駭而奔。斬獲無數。貝瓊清江集。有謝公廟記。

懿徽二宗事相類

學圃藼蘇。載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崎危詰屈。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造屋室如庶民家。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與宋徽宗艮嶽事。絕相類。

木晶

門人南陽李鴻。嘗贈予印章。色類梅檀。質如玉。上作龜紐。甚精。云是木晶。海外産也。

宋諸相八字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猗覺寮雜記。韓莊敏。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己未七月初九日寅時生。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辛亥

己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為四亥公。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菴筆記。

何中官

勺中志略。載弘治時。中官何文鼎。以壽寧侯事。忤孝宗。死後於宮中常覓銅缸為厲。按西園雜鈔云。孝皇始甚怒。旣聞文鼎言。然之。止責置南京閑住。鄭端簡公吾學編餘云。文鼎素忠直。二張褰視御帷。文鼎持大瓜篚之。幾死。泰陵竟不罪文鼎。三說皆不同。然死而為厲之說。非實錄。

相國孫

雲間某相國之孫某。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嗔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為亦爾。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此閒諸董蒼水俞孝廉者。貴人子孫。不可不知。

宋三賢八字

富文忠公八字。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李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會漫錄。

左手把筆

秦强宋中郎。師祁康熙丁未進士。工諸體書。後知獲嘉縣。忽遭風疾。遂以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老學菴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用左手作字。勝於右手。又趙廣以左手畫觀音大士。信有之矣。

故藩址

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摶蒲然。青州衡藩故宮。亂後尚存望春樓。及流觴曲池。上有偃蓋松。蓋數百年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甘橘繡毬。尚數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丞有德另建撫署。乃即德藩廢宮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搆之。落成壯麗甚。衡藩廢宮。鞠為茂草矣。放翁記長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

山無僧寺

陸放翁云。天下名山。惟華山。青城。茅山。無僧寺。吾鄉勞山。亦無僧寺。明萬曆間。憨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山。尋為道流所訟。謫戍粵東。

米太僕研

米紫來翰林（漢叟）說其大父太僕公（萬鍾）知六合縣。日蓄一古研。甚寶惜。一日渡江。沉於水。急懸重賞。募善泅者。下取之。百計不能得。但惋惜而已。次早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燭天。公曰。必吾研也。命舟人於其下索之。研果隨手出。公大喜。賞之如格。

煞風景

予在江南時。目擊煞風景者四事。一金陵桃葉渡。順治初。一縣令邵姓者。建橋其上。榜曰利濟。一青溪長板橋。明末為萬禮部寅亮所毀。一焦山焦先祠。像設作冕旒如王者。旁設儀仗。一金山築城壘。有鎮江孔知府者。曲阜聖裔也。於諸門。朱書乾坎艮震等字。山有裴頭陀藏金洞。孔改題曰開山第一洞。每舉似人。皆為捧腹。

白帽子

張影繡庶常。猶南宮人。康熙戊午。赴順天鄉試。時其父病。意不欲往。父强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夢有人送一白帽子令著。覺而惡之。自是每夜必夢。心悸欲歸。而父

書至言病良已遂勉終場畢歸途夢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報人尋至則張領解矣是夕遂不復夢明晨賀客畢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大司馬白公後久無冠冕者書君繼之張始恍然而悟白公諱圭前明正統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尚書

宮侍御

泰州宮侍御宗袞夢仁初名弘宗久困場屋欲更名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東城春手書一册予之林公字子仁於是更名夢仁是科己酉遂舉順天鄉試明年庚戌中會元癸丑殿試入翰林改御史

名字

予兄叔子祜十餘歲時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焦太史姓名為問者或曰此無它亦如魏相字弱翁之類耳兄在末坐遙對曰非也此本考工記輪人竑其輻廣以為之弱舉坐驚歎以為夙慧

老子

唐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為一帙尊道德為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禁以耳聃伯陽命名其為

兩代尊奉如此。

論語讖

論語讖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檛三折。漆書三滅。後世但知韋編一語。下二語遂不著。又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鐵鍋三擢。風俗通古今注云。趙高用事。獻蒲為脯。指鹿為馬。鄭康成禮器注。趙高欲作亂。以青為黑。黑為黃。今人但知鹿馬一語。高僧傳載支道林嘗養一鷹。人或問之。答曰。當以神俊。今人但知其賞馬。不知其賞鷹。惟坡公有支遁鷹馬圖詩。世說郭林宗還鄉里。送車千乘。獨李膺與林宗共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車。

王延喆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姊。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紿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紿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

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為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有又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内躍出。行几上數匝。見風化為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聖泉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暨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郟縣雲從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礟擊之。今泉上石欄。礟痕尚存。

蘇文

宋時諺云。蘇文熟。啖羊肉。殿帥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輒換得羊肉數斤。故坡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謔。杜祁公為相清儉。非會客。不食羊肉。按宋時京官日支羊肉錢。故云。

廈門塼刻

明季崇禎庚辰歲有閩僧貫一者居鷺門（今廈門）夜坐見籬外坡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塼背印兩圖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初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識者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啟甲子起海中為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風聞

陳衍云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為政

少正

陳衍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為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蓋卯官少正其後列

國爲此官者。子孫因以爲氏耳。

郝氏遇仙

霸州郝恭定公。諱雄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有盜警。夫人倉卒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曰腹中兒當大貴。吾幷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骨格格有聲。遂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後公中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工刑禮戶吏五部尚書。

神黃豆

神黃豆產滇之南徼。西南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篇瓦火焙去其黑殼。碾作細末。白水下之。可永除小兒豆毒。服法。以每月初二日。十六日。爲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服三粒。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接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雲南趙玉峯士麟中丞。王子玠瑜刑部說。

癸亥地震

康熙癸亥十月初五日。山西巡撫穆爾賽疏報太原府屬地震。凡十五州縣。而代州崞縣繁峙爲甚。崞縣城陷地中。毀廬舍凡六萬餘間。與丁未山東。己未京師之災。相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賛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為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蘭陽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潁。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郟。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魚石

前即墨令周屺公斯盛說汧陽縣有魚石。如饅頭狀。破之即成兩石。各有一魚形。鱗鬣宛然。以手摩揩之。作魚腥云。此山一溪中。所產石子盡然。溪有魚石娘子廟。求石者必禱之。不禱則石皆無魚也。前郟令陸雲士次雲又說新昌縣有水簾洞。洞口出石。亦如饅頭狀。人戲云。欲得糖者。或肉或菜者。破之一一逼肖。造物狡獪如此。

呌蛇

口西有呌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即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輒

擾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愼勿應但開篋縱蜈蚣蜈蚣即徑去食蛇腦已仍還篋中

泰山孝子

順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於泰山下行忽見片雲自山嶺下雲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為仙及墜地則一童子也驚問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泰山府君願殞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巖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以乘輿載之送歸

蘇公墓

郟縣二蘇公墓明末劇寇吳宗聖作亂松柏剪伐無餘順治初知縣張石只（萬行章丘人丙戌進士）至謁墓下復爲封樹立碑增植松樹千餘株題詩云峨眉遙望獨傷情樹盡碑殘野草生莫道荒村烟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是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遣致謝問先生今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歲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款門遺一卷乃坡墨蹟蜀岡送蘇伯固之嶺南五言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并自記其本末如此

洞溪物產

陸次雲洞溪纖志所載物產有絕奇者畧記於此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夜乂產蜀之黎州穴生長七尺亦名曰覺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爲姓木客產粤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在怳忽有無間野婆亦產粤西狀如嫗陟險如飛遇男子負去求合嘗有人剌其腰間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識黄丈鬼生東粤身著黄衣能爲疫癘潜牛居江中能上岸與牛鬬角軟入水濡之復鬬其力甚銳肉翅虎飛而下山食人食已復飛去月山叢談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自景泰間始有之皆異聞也

成御史遇仙

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明崇禎中以疏救黄公石齋道周謫戍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遥見松林中有人僵卧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卧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蘿石沈周泉二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

云。成公正人。顧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憪然有間曰。昔沈公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妄矣。道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為幸。長生何為。道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

響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迴言樂安縣。有孫公者。年九十。强健如四五十歲人。自言生平惟服響豆。每歲槐子將熟時。輒令人守之。不令烏雀啄落。既成實。即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有聲者。即響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如是者數十年矣。無他術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終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善慶菴老僧

潁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龔下車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黶疥疵痤蟣虱狗彘掉尾涉姓聃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

曰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泰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强。杵臼蘧蒢。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為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灝。弟湊。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輸。軏。輗。二十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廄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啟浤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閘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為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輿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

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曰侍左右。忽得罪黜爲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即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即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粱錄。又云景靈宮。即韓蘄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頗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爲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甦）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留人。）始言於賽典赤。（名贍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廟。置

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采禮。從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鄯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為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為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皐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鬪駞鬪象

圭塘小藁。有鬪駞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鬪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為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徵輿)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照。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玉生（字稚黽）。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晦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蜩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逕。闃無人跡。繫馬揩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牆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劍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床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柩耳。睇其中。豐髩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灶。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其左脇。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既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為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王生子門人）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虱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為儒童菩薩之類。

隕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尚書(蔭祖)報疏。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槊。重百斤。至今尚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

神果即日愈。御史藹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為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甚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斌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曰。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一一字。後其孫奕琛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琛子啟僔。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啟賢子名

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即其人耶

瓷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横一日集窰戶造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綜官益都令曾見之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兆騫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磬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碁子一枚乃硨磲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郴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云學感於東觀云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季用初冬。季春末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劉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褥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園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賧。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見唐書。周嬰卮林云。太平廣記引談藪作隴種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都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繽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諸臯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皆棲大樹。即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壟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

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椎樹形同烏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屩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鈎准繩文子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翃李益門第文章往往有之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聞鳴鑾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為生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鸞烈鸞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為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麈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鸜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為作古詩一篇

鏊字擀字

鏊魚到切字書曰餅鏊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

門。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熱鏊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鏊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擀字亦俚語。

帨

麈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婦人服飾。獨言帨者。按內則注云。帨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徐太室經定野有死麕為淫詩甚有理。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理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為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為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動。不拘東西南北。俱

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賬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錄載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通身棘束葉綱如藍。清秋露降。綴於枝幹。甘如餳蜜。可熬為糖。名達郎古賓。即甘露也。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績溪舒頔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頔元末人。有華陽文集七卷。

捉臥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尊彝詩云。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棊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偽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罔羅

世傳趙定宇馮具區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維四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為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即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以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羲神實羅苹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砦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郟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眾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為忽遇一人

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咒。令見察時。但俯伏掐訣。言帶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神咒。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誦咒七遍。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巳。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為縣令所羅織。廷鞫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掐訣誦咒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順治丙申年。五月二十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朱秋厓。克生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去。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蚕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黄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獠民皆七月。蜀郡記云。諸獠娠。七月生。生蓋獸種也。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兩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園。棨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章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粵劒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為西湖。東以城為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為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買此湖。為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忽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敬公)說。

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後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窗隙竊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怖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

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遝雜。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
書册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卧處。衆皆從
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
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鐍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
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鴛鴦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媼二人入
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媼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顧從者
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
猶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復嗽發聲。遂無所覩。晨起。雨霽將行。復有年少持一鏡
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
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間。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
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
即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因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寘方士於法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順治末趙縣冀應熊爲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鐫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十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涸魚皆化爲石自是科第不振矣稗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有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研無復潤澤矣

松頂生蘭

予門生翰林湯西厓右曾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亘

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杈椏可徑丈葳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鋪

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驢駒媚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狗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姓異

一兩雙五六八七柒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為笑不過音同耳

劍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决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金曰我稍知蹤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

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疃。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傾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卻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彷徨達曉。前人復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惝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怒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畧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沈洗馬廱聞之望江龍簡討燮云。

8

八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戴青箱雜記亦云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其為唐七賢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而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楊鑣並驅睇盼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為不倫

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猱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為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為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即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斑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拔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具言即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别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與病者。立已，求者益衆，不能給，以麈尾一揮，人人衿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王九皐

王九皐，字鶴鳴，濮州人，萬曆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

遇關壯繆。親指隙地。今爲建祠。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一家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所得。嘗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膽生。尚御公者。和義釀金。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即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三人具衣帨治酒肴。爲之合巹。給裝而歸之。人以爲女子貞節所感。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鈒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

异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山景星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錄之於左。

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椀。於砂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咏以麥反漱二卷。皆養鷹之法。具醫療之術。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為童子時。嘗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雎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卻。至孝水西岸玉皇宮

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孌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憲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臏親見之。

采人葠

本草圖經，人葠一椏至四椏，各五葉。今遼東采葠者，識其苗不語，急以緯簾（涼帽名）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葠甚多。否則苗倏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葠，上有紫氣。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曾應制賦御苑人葠詩，親覩其樹。唐人詩詠人葠者絕少，惟韓翃云：上黨人葠五葉齊。溫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葠蘂。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棗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即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穠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文人奇之，多為賦詠云。

端肅拜

周禮九拜其一曰端肅拜今人止以為婦人之禮近見元人題跋末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尚耳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白騾異

濮州兵侍穀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閱邊警親率偏師出塞禦之戰衂與眾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上一白騾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騾忽不見敵退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騾宛然在焉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口若干昭涉詩移絜茹節棧冤抱產腰閑坑縱維防戲波灰畏蟲鬻歹奴栗竹針線圂圖續羸狡灰迮旦佴俳閭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荅扁

銀數興行賞彥要覺屆盍雕畺焉見猶玉環星邵是汝式士昶駟鈸樹。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泰和縣。早禾市巡檢。遂修紀。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爨鏞。河南人。

兩裴迪

唐有兩裴迪。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為王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温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篡位。拜右僕射。温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入見。温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為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為僧。依張全義於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首二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為云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即雪竇禪師。實退錄亦以辨之。為此言者。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餘聞錄之訛

餘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為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問人曰。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媿曾（士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譌。何也。

禾山寺顏書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巳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從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正域）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為姻。一日劉之女眷至郭氏。郭殊不加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殁。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域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晝。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彀戩說。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為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

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為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惋憮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啟盛現為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為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壯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承謨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之類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將出鬭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興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茸裘乘白馬出陣頻名漢軍鬬將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踣於鞍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

宋以來實有鬬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菁鷄

菁鷄産水西。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潑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門人黃自先沅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樂毅棗

樂毅棗。産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棗。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穀氏棗。今青城縣産無核棗。一名虛中。即西京雜記之梬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李。出魯國。

井溢

康熙二十四年。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衆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僥之類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黄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叢云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祠鳥

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文昌閣鸛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鸛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爲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鸛每帶箭出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鸛忽飛翔其上矢墜焉軍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焉鏃深入不出軍士歎曰此鸛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無上將軍

□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進傳帝靈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師資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云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為師同學為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為不善人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廉范對明帝語

庫庫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汪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即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為氏然則庫鈞之姓為式夜切為苦故切

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為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傉官氏改為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聲禡韻。從舍音。按式夜切字從广。苦故切字從广。自是兩字兩讀。因章懷注便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珩為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疇承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迨四載始遷少詹。戲為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獨學舍稟給皆久廢。用兵已來。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銓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為慙耳。

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又云。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緣。顏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腰襻及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

北來遺我翠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為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劍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蓋褥帳衣帽要襻褾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為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銀杏

鄉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為笑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訥故第為裔孫所鬻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於堂中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唶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為名卿何不達而屢此見祟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墨芍藥

館陶人家有罌芍藥與曹州黑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三世姻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峄暉順治辛丑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為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為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棲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為置田宅已而還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前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臾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椰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為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扆潘吏部陳伕諷言之

賽從儉

文登人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遺地主金老嫗赴塋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賽氏塋乎吾為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

家不能有賽氏當世科第。天啟之也。言已忽不見。嫗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塋所。則既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有仕宦者。當以十金為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遥見塋前有二炬遠行。曾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天啟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著德。為鄉黨所推。董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啟之。有女骼釵釧。為從瘞北城隍上。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瀆人花母。劉支竹漿。一匕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妥予之靈。云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衆。

二狠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狠石。臨潼驪山。亦有狠石。皇甫湜狠石銘曰。狠石蒼蒼。驪山之旁。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蠅虎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如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為節。凡龜鼈鰍魚之類。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椿槲柘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沚亭孫公（廷銓）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載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若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熱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洛河。祿山帳下健兒名

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麪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為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殺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為神仙。既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脇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傅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蹇少保

明少保。薊遼總督蹇公達。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為某衛指揮。以墜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皇。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即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墜河中。驚而寤。室廬非故。而形軀已小。在襁褓中。家人報蹇公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為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為故郡太守。兩

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時存卹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因即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明相國對揚賀公。（𨶜）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鱘魚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佑。自是香火益盛。曰宰羊豕無算。十三年。蘄王欲興復湍仰道場。延三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為大師。賀以福緣為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為血食之神。昨因鱘魚嘴樹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為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鱘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䢼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

張道人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游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孀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曰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尚為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磊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駿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釚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龍異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醝副仙口霤爲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滃然如烟雲。庭中晦冥。遂不見。伊中丞翁菴闕云。

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种諤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銅人

閻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由旬。舶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旦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粧。易新衣。

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罥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為合葬故夫墓焉。

張巡妾

徐謞。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瘕疾。痛不可忍。年餘。瘕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乎。君前生為睢陽。吾即睢陽之妾也。君為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為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謞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謠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一褁針。三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啟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趙廷鑨

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其僕忽死但胸前微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曰吾既為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二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鑨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一人即萊陽趙廷鑨也

御馬

供奉周道言御廐有千里馬毛色純黑惟顱及四蹄白長可一丈腹有逆鱗高麗所貢也

顧東橋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顧從人賞銀五錢遺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十倍矣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跕宿焉。其八人者。與騾夫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騾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衆人。皆停筯。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騾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挽之。僅以百金賂騾綱。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鴆其王。反誣其妃某弒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為妃之報云。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璁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為砑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

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口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玉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為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菡萏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菂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卧馬楹之西為馬頭佛一佛坐以侍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獰惡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墉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虞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庋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窗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即大喇嘛蛻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啟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亞塞堅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穌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

盂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脛骨作管。銀筩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入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為獲福焉。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幷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揷於柏樹之傍。其鏃或以金銀為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以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噀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噀之。雨即分雲而下。澇則左手指間。揞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其人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顫自呼。伏曰。某鬼為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為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湩牛羊耳。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劉吏部詩

劉公䣭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愁存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䣭來。微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為何侍御某

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

釣臺

郟城東南有臺。壘石為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為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沐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為鎮水臺。明世宗時。一縣令毀臺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尚鮮好。有古劍尺餘。壓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鼓鬣游泳。令意放魚於河。置劍於庫。而毀之。自是郟罹水患。遂遷令治。黃給事六鴻說。黃嘗為郟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執為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閉室中聲響。乃啟户。至期闔户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絪緼。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家淑說。

蕭氏

釣磯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為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

無大罪矣。是以遼之蕭氏，為梁之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為汴京留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本氏蕭也。立談失考。

杞縣狀元

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百二十年。禮部尚書湯公潛菴斌云。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岡天祐，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荊峴先生斌言其為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鬼為祟，人不敢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燭獨卧堂中，枕旁寘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跪床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為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眢井而沒。公卓劒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眾至其所，縋視則有尸在焉。訊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圃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貲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眢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寘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超然琅邪二臺

諸城李渭清中澄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别以贋石易之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尺形製甚朴無趺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大餘有宋某者卧官舫夢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纜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萬眉山

高學士士奇在内直一日理内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冊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尚宛然

劍術

長興人。臧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臧頗得其傳。海鹽陸辛齋嘉淑云。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丸二。即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空耳一。又有白金二兩許。餘物尚五六件。云鍊劍須寒天。乃可練。時時有雷電遶戶。逼人毛髮云。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其忮刻穿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　旨封為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韓湘像

邯鄲黃粱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簾者。輒臥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然。人競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夢解元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茆舍。一切飲食。洎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而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恠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鎔鉛錫為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即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李叅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叅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

曰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

泣笋

蜀檮杌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笋則泣筍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臥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担担明月清風底太忙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汙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

屬之他人。豬潦穢雜。何以堪之。劉瞿然醒。白主人。乃爲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錢孫齡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孫齡。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緘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白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定數

泰和蕭太常伯玉士瑋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值千萬。至山中小菴。菴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迸出菴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即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

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如此。

羅漢

米紫來漢雯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徐容

米侍講漢雯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容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為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眾皆不信至期登臺趺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眾皆見周伯衡體觀時為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湯氏傭

宋中丞牧仲犖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叙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為友任豪貴武斷鄉曲一旦為人

擊其首死。既數歲矣。裴再館內城。一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兄不能為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倏至一公廨。儀衛森肅。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即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口拒之。不得。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顧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命。語稍洽。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人送歸。既覺。祕不敢示人。後順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始語人云。

黃大王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為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船。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尚在。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鐍。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

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為妄不聽未幾及難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江河之異

已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恠也

夢道士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遇市儈驅牛三頭見給事輿過三牛跪于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捐白金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咒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帛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但記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興茲山（僧寂然亦白氏）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涇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石鏡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塍歷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即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萊言如此

老僧

鹿邑張大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時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羅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秩考終久矣僧歔欷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為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為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堦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最見河南叚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大父遊歷歷能道其平生游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簪形名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鍰乃可賈即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鍰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鍰比部張蓮峰行顧說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北向。理不可曉。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參議國棟親往伐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日卒。方字千霄。稱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王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夢鼎說。

景公

高座寺。在長千雨花臺。臺側即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盡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大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

白君說

李道甫妾

李尚書道甫。秉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即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艷。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恠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匶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雞公山神

康親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雞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

焦桂花

曹升六頡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爲玉黃玉綠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餘千斤。後書答應焦桂花傳。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斬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坐。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

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肖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舉中丞說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癢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為石劉工部壽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潁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為邪所憑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鎚重數十斤鎚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鎚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鎚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鎚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陽為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聞矣

客星

光武與故人嚴光臥。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客星亦犯帝座。

老姜

繼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似。華亭宋懋澄九籥集記為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對山也。

二相

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

謹空

黄魯直云。太祝辨九𢷬。𢷬即拜也。三曰空毛拜頭之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

始隆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為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愬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為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荆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鱣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葯一褁。又私書一紙。半已浥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

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即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溫公跋。旃蒙單閼壬戌晦。涑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溫公曾字公實。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即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籀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翺翔之。見本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支機石

畫墁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同齎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二寸。不圜。微刻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余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嚴真觀故址廢圃墻隅有石麁如砂礫。高六七尺。許圍如柱礎。蜀人相傳為支機石。尤可笑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終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

清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異

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又宣城孫榜眼予立卓之父勳。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臥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爲師了此願。僧即罷爇。延至其家爲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大成。鄞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宅。覓之不見。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大成卽僧之號。

大將軍小將軍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寶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黄魏紫鬬爭妍。邪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琅邪秦碑

諸城琅邪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蠣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鞭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鬻為盆盎之玩。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蠱脹。諸醫束手。氣已絶矣。踰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鍼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𠷈掃兒城有鹽山。如水晶狀

方侍御邵村亨咸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餳。食之令人飽。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即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卧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使一人縋上。垂繘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能知水淺深

石砮

猗覺寮記辨楛矢石砮。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楛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云。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砮。形如蠣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黃蓮

鄠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即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傍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蓮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為漢上林種。不時

結實。士人亦以爲科甲之驗。鄠郎上林故地也。

詩竹

鄠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土人以代箋幅。

花仙

花仙者。居鄠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粮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絶。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鳳化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恒與康對山王渼陂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髯。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玃之屬也。鄠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郡說。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薑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卧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獰。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毳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恍忽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

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第。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扆。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閻選。亦號五鬼

李學顏

新城諸生李學顏。闈後於歷下候榜。夜夢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覺而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徑至第十八匹前。撫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顧視圉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恐之。果落第。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霽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袿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紓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摇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南婦人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為其妻述㕘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經。夫歸驚懊。言於衆。衆為置櫬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傍大樹下。坐憩。以為鬼也。曰若死矣。胡為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濡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謂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渠卽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指櫬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崑嵛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遥望之。山化為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瀰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煙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往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中覩城闕狀。如女墻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黃連花

本草。黃連叢生。一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某之求。求之深山叢箐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絙倒垂取之。重至三兩。有老人云。兒時即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為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趫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即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為虎。皆康熙二十年之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衍聖孔公翌辰。（毓圻）大學士李公鄴園。（之芳）兵部侍郎孫公怍庭。（光祀）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矍鑠。自云

生母魏氏年百有三歲尚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藥山下子孫有為諸生者群歎異之又聞章邱堪輿聶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尚能紡績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岩石有大士像華鬘天然竹林鸚鵡善財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程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舁歸其家迷不知人臥病數月始愈

姓氏志

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諫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末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术（术虎高琪之後）沙彌斗信訾禹法襲隆鑿東類部德繩郇勾絜楮善能盈歷付典太祖杲西禡書。○新城舊事云。邑有仉姓、俳姓、其姓、兕姓。

物異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燭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緇衣。鬚眉歷歷。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為之。色黑如漆。

忠勤祠神現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没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堦。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視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漯涓（即今繡江）二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鵬）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濟山漯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不知何據也。（章丘李中麓太常著）

五羖大夫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為五羖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為賊掠因縶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盖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為雒南知縣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為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

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槩。為人述之。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茗代靖否。伏議朝治馳。移時始散。沂莒間皆見之。

小獵犬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常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蝨。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皆至。星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盍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搜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傍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又宋中丞牧仲犖。曾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見中丞筠廊偶筆。

白毫

樂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樹枝數轉。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長三

寸許。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濟寧人某。充總河承舍。畜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京師。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行駛則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復前矣。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能執其人曰。汝庶民敢僭號。二字王。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甘蔗為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為張俊升登選給事劾罷。

曾祖父母

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張司徒南園漫錄言其非矣。謂稱布政司為曾祖父母。則尤可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

椎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或劍俠也。從姪鵷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獰。至尼菴。入門。有廳廨三間。東向。床榻備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硃封鐍山門而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眾急持械以待。而廨門已啓。視之。即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眾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

遞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帩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鐍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僧三世報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念佛。倏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刼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為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為女。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為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為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溧陽矣。東朗曰。冤尚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為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罷。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課身。有火光。久之乃

去蓋師力云。

兩戴逵

藝文類聚載戴逵皇太子箴。廣弘明集有戴逵與釋慧命書。此戴逵隋人。非梁隱士戴安道。二文梅氏采入隋文紀。

貊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啓中。自遼東遷登撫。考功從索貊參。孫答書云。貊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為笑。

甯尚寶

汝潁集云。甯尚寶中立。字爾强。萬曆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閒居一室。人罕闚其戶。或覘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環之。累累如貫珠。人曰甯善鶡鼓記柘杖之節耳。終莫測也。

滄溟見神

施愚山閏章在濟南時。爲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爲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謁。一白鬚者南面坐。蒼鬚次之。末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纍纍相次。

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鬚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磨礱如新。遂刻己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嵇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呂鴻臚

呂少卿。祖望。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見天帝召為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騶從甚盛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尚存。相傳為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搨一紙。即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塼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鋋。嘗理柳州。為予言。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巖侍郎。逢。少為諸生。有名。嘗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喜甚。自謂必售。及將謄寫。手忽

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官至戶侍。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見其所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鏡銳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百畫。如棊局而已。

陳丈人

陳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予之錢帛弗受。

起汕又繫

彝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汕。秋則了繫。每三月初八。十八。廿之三日。相率扣拍。令聲振水面。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得多魚。惟三遊洞以下。十二碚以上。數十里內為然。謂之起汕。八月九日。捕取鱘鰉。先布網而後用人。自釘頭鎮以往地皆曰繫。或曰枋。有金釵繫。了髻繫等名。謂之了繫。亦如吳淞之起叢也。

白牡丹

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恒所。有折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閏章詩云。空山石纍纍。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

九尾觥

泰興李御史家。有古玉觥。質如羊肪。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正赤。觥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為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壻嘗月夜露座。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紿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而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為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闃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寘天會於法。

李坤

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為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為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為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為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游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即當扃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吏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奴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叟與之遊云學易者率莫測其縕也辥廷尉大武生會云坤字果城

騾生子

1362088
I242·1
39

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騾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騾生子。竟無恙。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終

清袁枚著

子不語

5101

子不語提要

倉山一老天才敏妙詩古文辭膾炙人口小說乃其餘事不足為此老重茲編雖未能爭勝前人而設想之奇用意之妙往往為他人伎倆所不到小儒譏其淺率庸妄亦管窺蠡測之見矣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元鳥生商牛羊飼稷雅頌語之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忠信而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恢奇多聞垂為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摴蒱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及於侏儷僸佅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是亦裨諶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所能為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為新齊諧云

子不語目錄

卷一

李通判　蔡書生　南昌士人

曾虛舟　鍾孝廉　南山頑石

酆都知縣　骷髏報仇　骷髏吹氣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煞神受枷

張士貴　杜工部　胡求為鬼球

江中三太子　田烈妻　鬼著衣受網

阿龍　大樂上人　山西王二

大福未享　觀音堂　常格訴冤

滄州鹽梟　靈壁女借尸還魂　漢高祖弒義帝

地窮宮　獄中石匣

卷二

張元妻　蝴蝶怪　白二官

關東毛人以人為餌　平陽令　不倒翁
算命先生鬼　鬼借力制凶人　馬盼盼
滇綿谷秀才半世女妝　煉丹道士　葉老脫
蘇耽老飲疫神　劉刺史奇夢　趙李二生
山東林秀才　秦中墓道　夏侯惇墓
塞外二事　關神斷獄　紫清烟語
顧堯年　妖道乞魚　屍行訴冤
沭陽洪氏獄　鬼畏人拚命　天殼
董賢為神　羅刹鳥
卷三
烈傑太子　裘秀才　摸龍阿太
水仙殿　火燒鹽船一案　年子
狐撞鐘　土地神告狀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小神　囊囊　兩神相毆

賭錢神號迷龍　羊骨怪　夜叉偷酒
披麻煞　瓜棚下二鬼　介溪墳
李半仙　李香君薦卷　道士取葫蘆
火焚人不當水死　城隍殺鬼不許為聻

卷四

呂蒙塗臉　鄭細九　替鬼做媒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　鬼多變蒼蠅　嚴秉玠
奉新奇事　智恆僧　三斗漢
蘇南村　葉生妻　七盜索命
陳清恪公吹氣退鬼　陳聖濤遇狐　長鬼被縛
西園女怪　雷誅營卒　青龍黨
陝州考院　符離楚客　徐氏疫亡
蔣文恪公說二事　獵戶除狐

卷五

城隍替人訓妻　文信王　吳三復
影光書樓事　波兒象　斧斷狐尾
洗紫河車　石門屍怪　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鶯嬌　旁觀因果
徐四葬女子　羊踐前緣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楚陶　藏魂罈　老嫗為妖
署雷公　捉鬼　某侍郎異夢
奉行初次盤古成案

卷六

猪道人即鄭鄤　徐先生　秦毛人
貘　人同　人蝦
鴨嬖　屓屭精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縛山魈　門夾鬼腿　祭雷文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周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沈姓妻　怪弄爆竹自焚　喀雄
常熟程生　怪風　孝女
老嫗變狼　義犬附魂　白虹精
冷秋江　釘鬼脫逃　櫻桃鬼
鼠囓林西仲

卷七

尹文端公說二事　霹靂脯　瘟鬼
千年仙鶴　夏太史說三事　石崇老奴才
鬼差貪酒　李倬　王將軍妾
仙鶴扛車　紅花洞　大毛人攫女
吳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陳姓父幼子壯
吳生手軟　狐祖師　紂之值殿將軍
瘧鬼　誤學武松　孛星女身
九夫墳　土地奶奶索詐

卷八

鬼鬭雞鳴則縮　蜈蚣吐丹　雷部三爺

鬼乖乖　鳳凰山崩　董金甌

蔣廚　見曹操稱晚生　武后謝嵇先生

冒失鬼　史宮詹改命　高相國種鬚

說官話鬼　偷雷錐　土地受餓

批僵尸頰　簸箕龜　命該薄棺

向狐仙學道　五通神因人而施　張奇神

青陽江丫　梁武帝第四子　呂城無關廟

姚劍仙　黑煞神　吳子雲

禿尾龍　石灰窯雷　徐巨源

九天元女　項王顯靈　醫肺癰用白朮

朱十二　鬼攀日緣纔能託生　死夫賣活妻

惡鬼嚇詐不遂　道士作祟自斃

卷九

木猛頸　掘塚奇報　一目五先生
夢乞兒煮狗　一棺藏十八人　真龍圖變假龍圖
莆田冤獄　水鬼畏囂字　狐仙知科舉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城隍神酗酒　地藏王接客
治鬼二妙　狐讀時文　何翁傾家
江軼林　裹足作俑之報　判官答問
蔣太史　李敏達公扶乩　呂道人驅龍
盤古以前天

卷十

禹王碑吞蛇　黑柱　猴怪
鞭尸　梁朝古冢　獅子大王
綠毛怪　張大帝　紫姑神
魏象山　王莽時蛇冤　牙鬼

妖夢三則　凱明府　羞疾
賣漿者兒　謝經歷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毀陳友諒廟
卷十一
通判妾　劉貴孫鳳　狐詩
大小綠人　紅衣娘　秀民册
妓仙　李百年　醫妬
風水客　呂兆鬣　張又華
官癖　鑄文局　染坊椎
血見愁　龍陣風　彭楊記異
冤鬼戲臺告狀　奇鬼眼生背上
卷十二
掛周倉刀上　驅雲使者　吾頭豈白斫者
石言　鬼借官銜嫁女　雷祖

鎮江某仲　銀隔世走歸原主　人熊
繩拉雲　燒狼筋　王老三
擇風水賈禍　飛僵　兩僵尸野合
鬼幕賓　雷震蜈妖　夢中破案
馬變魚園地變鵝　聾鬼　棺牀
毆打蝗蟲　僵尸手執元寶　張飛棺
誤嘗糞　借屍延嗣

卷十三

關神下乩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歸安魚怪
張憶娘　飛星入南斗　楊妃見夢
曹能始記前生　江南容寓　荆波究在
馮侍御　藥師父　莊秀才
謞謞幽人　僵屍求食　僵屍貪財受累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陸夫人　牛頭大王

水定菴牡丹　烏臺　見娘堡
鬼糊塗　鬼勢利　鬼相思
關神世法　鄉試彌封　兩汪士鋐
雷擊土地　張光熊　趙氏再婚成怨偶
黃其灝　鏡山寺僧　江秀才寄話

卷十四

勾魂卒　趙西席　楊四佐領
藍頂妖人　蒙化太守　店主還債
許氏女報奶娘仇　蠱　酖人取香犬
科場二則　狸稱表兄　陸大司馬墳
鬼受禁　狐鬼入腹　怪詐人父
皂莢下二鬼　中山王　狀元不能拔貢
謹權量　拘忌　奇術
狐仙自縊　高白雲　梁觀察夢應

大胞人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鬼入人腹
牛僵尸　袁州府署大樹　燧人鑽火樹
鬼怕冷淡　鬼避人如人避烟　賣蒜叟
借棺為車　孫伊仲

卷十五

姚端恪公遇劍仙　吴髯　麻林
鶴靜先生　門戶無故自開　黃陵元鶴
土地迎舉人　孫烈婦　小芙
鬼寶塔　棺蓋飛　油瓶烹鬼
無門國　宋生　尻香
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唐配滄　裘文達公為水神
莊生　禍道人　佟觭角
淘氣　白蓮教　服桂子長生
伊五　諸廷槐　王都司

卷十六
杭大宗為寄靈童子　西江水怪　仲能
雀報恩　全姑　奇勇
紅毛國人吐妓　西賈認父　徐步蟾宮
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孫方伯
賣冬瓜人　柳如是為厲　捧頭司馬
驅鬻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下山地陷
鬼逐鬼　柳樹精　摺疊仙
仙人頂門無髮　香虹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萬佛崖　大力河
卷十七
白骨精　鼉殼亭　怪怕講理
婁真人錯捉妖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缸
木姑娘墳　雷誅王三　鐵匣壁虎

圖公爲神　隨園瑣記　廣西鬼師
馬家墳　天廚星　夢中聯句
碧眼見鬼　龍母　清涼老人
徐崖容　虎銜文昌頭　採戰之報
木皂隸　王清本　女化男
井泉童子　射天箭　神秤
莊明府　淨香童子　棺尸求祭
沈椒園爲東嶽部司
卷十八
陝西茶客　山娘娘　瓜洲公子
王白齋尚書爲潮鳴寺僧　白天德　髑髏乞恩
錫錁一錠陰間准三分用　鷄卵擔糞　狐丹
處州溺婦奇獄　道家有全骨法　批地藏王頰
儒佛兩不收　烏門山事　楊二

吳秉中　土窟異獸　鷄脚人
海和尚　一足蛇　方蚌
山和尚　贈紙灰　湯翰林
黑苗洞　空中扯辮　蓬頭鬼
借絲棉入殮　洞庭君留船　纔將軍失勢
吳二姑娘　石獅求救命　旱魃
蠍怪　蛇王　顏淵為先師判獄
豆腐架箸　蔣金娥　還我血
卷十九
周世福　韓宗琦　徐俞氏
琵琶墳　曹阿狗　錢仲玉
蝦蟆蠱　磁怪　六郎神鬬
返魂香　觀音作別　兔兒神
玉梅　盧彪　孔林古墓

史閣部降乩　懸頭竿子　陳紫山
忌火日　朱法師　城門面孔
竹葉鬼　驢大爺　熊太太
寃鬼錯認　代州獵戶　金剛作鬧
燒頭香　樹怪　廣信狐仙
白石精　鬼圈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乩言
卷二十
移觀音像　山陰風災　謝檀霞
引鬼報寃　靈鬼兩救凡命　木畫
滾經臺　菜花三娘子　神和病
鼠食牛　代神判斬　鬼門關
寃魂索命　掃螺螄　周太史驅妖
良豬　雷打扒手　北門貲

子九

泥劉海仙行走　驢雪奇冤　張大令
鏡水　蔡掌官　沈文崧
藍姑娘　鼠胆兩頭　西海祠神
猢猻酒　張秀才　周將軍墓二事
卷二十一
婁羅二道人　蛇含草消木化金　蔡京後身
天鎮縣碑　擡轎郎君　楊笠湖救難
馮侍御身輕　江都某令　執虎耳
十八灘頭　三姑娘　搜河都尉
科場事五條　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夢葫蘆　乩仙示題　神籤預兆
奇騙　騙術巧報　香亭記夢
敦倫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暹羅婁驢　倭人以下㲉服藥　獅子擊蛇

賈士芳　石男　鬚長一丈
禁魘婆　割竹簽　黎人進舍
海異　喝呼草快子竹　蚺蛇藤
網虎　福建解元　顧四嫁妻重合
千里客　趙子昂降乩　神仙不解考據
產公　烏魯木齊城隍　黑霜
中印度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福建試院樹神
于雲石

卷二十二

萬佛崖　大力河　王吳廬宗伯是蓮花長老
鬼買兒　鬼搶饅頭　荷花兒
歐陽澈　淨尼　雷火救忠臣
滑伯　盤古脚迹　珠重七兩
采膽入酒　膽長三寸　湖神守尸

僵尸抱韋馱　窮鬼祟人富鬼不祟人　雷神火劍
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負妻之報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鬼送湯圓　忠恕二字一筆寫
土雨　降廟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水怪吹氣　鐔響
貞女訴冤　楊成龍成神　周倉赤脚
張飛治河　神佑不必貴人　成神不必賢人
中一目人　女鬼告狀　丁大哥
汪二姑娘　謝銅頭　烏頭太子
吳生兩入陰間　狐道學

卷二十三

太白山神　太平閑吏　楚雄奇樹
泗州怪碑　雁蕩動靜石　瓦屑廟石人無頭
十三猫同日殉節　鬼吹頭巒　蝦蟆教書蟻排陣

木犬能吠　銅人演西廂　雙花廟
假女　預知科名　胡鵬南
龍護高家堰　雷公被汚　李文貞公夢兆
鬼求路引　石揆諦暉　天上四花園
碌碡作怪　風流具　騙人參
偷畫　偷靴　偷牆
鬼妬二則　人面豆　粉撻
口琴　蕪湖朱生　白日鬼
饒州府幕友　雷誅不孝　桂花相公
落漈　鐵公雞　夜星子
殤醫　産麒麟　生夜叉
石膏因果　劉伯溫後輩　小那爺
水鬼鐔　鬼市　金娥墩
翻洗酒鐔　雷誅吉翂　狐仙親嘴
喇嘛　夢中事只靈一半

卷二十四

長樂奇冤　燒包　金銀洞
猫怪　夢馬言　蔣靜存
天妃神　宿遷官署鬼　廣東官署鬼
為鬼索債　鬼魂覓棺告主人　匾怪
徐支手　魚怪　盜鬼供狀
時文鬼　鬼弄人二則　漢江冤獄
牛乞命　猪乞命　張世犖
洗心池　活死人窶　屋傾有數
沔布十三疋　牛冉山守歲　鬼拜風
僵屍夜肥晝瘦　黑雲刼　金秀才
董觀察　狐仙開帳　皮蠟燭
乍浦海怪　天開眼　泥像自行
焚尸二則　美人魚入畫猪　花魄

隨園戲編

李通判

廣西李通判者，鉅富也。家畜七姬，珍寶山積。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僕者，素忠謹，傷其主早亡，與七姬共設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緣，老僕呵之曰：吾家主早亡，無暇施汝。道士笑曰：爾亦思家主復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僕驚，奔語諸姬，羣訝然，出拜，則道士去矣。老僕與羣妾悔輕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歸咎。未幾，老僕過市，遇道士於途，老僕驚且喜，强持之，請罪乞哀。道士曰：非我靳爾主之復生也，陰司例，死人還陽，須得替代，恐爾家無人代死，吾是以去。老僕曰：請歸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語告羣妾。羣妾初聞道士之來也，甚喜；繼聞將代死也，皆恚，各相視，噤不發聲。老僕毅然曰：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殘年何足惜。出見道士曰：吾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爾能無悔無怖則可。曰：能。道士曰：念汝誠心，可出外與親友作別，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驗矣。老僕奉道士於家，旦夕敬禮，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訣別。其親友有笑者，有憐者，有敬者，有揶揄不信者。老僕過聖帝廟，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禱曰：奴代家主死，求聖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語未竟，有赤脚僧立案前叱曰：汝滿面妖

氣大禍至矣吾救汝慎弗洩贈一紙包曰臨時取看言畢不見老僕歸偷開之手爪五具繩索一根遂置懷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屆道士命移老僕牀與家主靈柩相對鐵鎖扃門鑿穴以通食飲道士與羣姬相近處築壇誦咒居亡何了無他異老僕疑之心甫動聞牀下颯然有聲兩黑人自地躍出綠睛深目通體短毛長二尺許頭大如車輪目睒睒視老僕且視且走繞棺而行以齒嚙棺縫縫開聞咳嗽聲宛然家主也二鬼啟棺之前和扶家主出狀奄然若不勝病者二鬼手摩其腹口漸有聲老僕目之形是家主音則道士愀然曰聖帝之言得無驗乎急揣懷中紙五爪飛出變為金龍長數丈攫老僕於空中以繩縛梁上老僕昏然注目下視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僕臥牀無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敗矣二鬼猙獰繞屋尋覓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僕牀帳被褥碎裂之一鬼仰頭見老僕在梁大喜與家主騰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聲僕墜於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復見矣羣妾聞雷往啟戶視之老僕具道所見相與急視道士道士已為雷震死壇所其屍上有硫黃大書妖道煉法易形圖財貪色天條決斬如律令十七字

蔡書生

杭州北關門外有一屋鬼屢見人不敢居扃鎖甚固書生蔡姓者將買其宅人危之蔡不聽

券成家人不肯入蔡親自啟屋秉燭坐至夜半有女子冉冉來頸拖紅帛向蔡俠拜結繩於梁伸頸就之蔡無怖色女子再挂一繩招蔡蔡曳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誤矣蔡笑曰汝誤纔有今日我勿誤也鬼大笑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絕蔡亦登第或云即蔡炳侯方伯也

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蘭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披闥入登牀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畏懾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豈肯直告兄慎弗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託也少者心稍定問託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為鐫刻俾徽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賣筆者錢數千未經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擔承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近人情貌如平昔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牀更敘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瞠視貌漸醜敗少者懼促之曰君言既畢可去矣屍竟不去少者拍牀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駭起而奔屍隨之奔少者奔愈急屍奔亦急追逐數里少者踰牆仆地屍不能

踰牆而垂首牆外。口中涎沫，與少者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路人過之，飲以薑汁，少者蘇，屍主家方覓屍不得，聞信舁歸成殯。識者曰：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來始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其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魄為之，惟有道之人，為能制魄。

曾虛舟

康熙年間，有曾虛舟者，自言四川榮昌縣人，佯狂吳楚間，言多奇中，所到處老幼男婦環之而行。虛舟嬉笑嫚罵，所言輒中人隱，或與人好言，其人大哭去，或詈罵人，人大喜過望。在問者自知之，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堅先生知瀘溪縣事，罷官後，或議其祖墳風水不利，子堅意欲遷葬而未果，聞虛舟來，走問之，適虛舟持棒登高阜，衆人環擒，子堅不得前，虛舟望見子堅，遥擊以棒，罵曰：你莫來，你莫來，你來便想摳屍盜骨了，行不得，行不得。子堅悚然而歸，後子堅子文璿官至御史。

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不茍言笑，與又房同臥起，忽夜半醒哭曰：吾死矣。又房問故，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聳身起，至榻前，拉吾同行，路泱泱然黃沙

白草。不見人。行數里。引入一官衙。有神烏紗冠南向坐。隸掖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死。停棺二十年。無力卜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令渠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敞。曾偕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栗匐伏。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變麼。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類。了無所覩。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渺然。飄浮於菜葉之上。自念葉輕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是。其能久乎。又旁為寬解。曰先生毋苦。夢不足憑也。先生命速具棺殮之物。越三日。嘔血暴亡。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某。禱夢於肅愍廟。夢肅愍開正門延之。秀才逡巡。肅愍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啟湯溪縣城隍稟見。隨見一神戴冠來。肅愍命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皇恐而坐。聞城隍神與肅愍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肅愍命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

聞乎。曰但聞十六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肅愍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貧。有表弟李姓者。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為然。偕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封鎖甚祕。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為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僕

歸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親友。皆曰肅愍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往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拉此怪入肅愍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挾持之。强掖以入。老翁長嘯一聲沖天去。自此怪遂絕。後陳生冒籍湯溪。竟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于振也。

酆都知縣

四川酆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鏹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禁之。衆論譁然。令持之頗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即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爲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詵豪士也。請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爲。令曰吾爲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峨。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傳呼曰。某縣令至。公下堦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爲。令起立

拱手曰。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尚若不輸。豈能為陰司納帛鏹。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為民請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為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誣罔。明公為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寵臨。具徵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頃關神綠袍長髯。冉冉而下。與包公行賓主禮。語多不可辨。關神曰。公處有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關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見之。令與幕客李惶恐出拜。關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戇。遽問曰。玄德公何在。關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即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為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況於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為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免致焚屍。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李拜謝畢。仍縋而出。甫至酆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繞其棺槨。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處不壞。

骷髏報仇

常熟孫君壽。性獰惡。好慢神虐鬼。與人遊山。脹如廁。戲取荒塚骷髏。踞之。令吞其糞。曰。汝食佳乎。骷髏張口曰。佳。君壽大駭。急走。骷髏隨之。滾地如車輪然。君壽至橋。骷髏不得上。君

壽登高望之骷髏仍滚歸原處君壽至家面如死灰遂病日遺矢輒手取吞之自呼曰汝食佳乎食畢更遺遺畢更食三日而死

骷髏吹氣

杭州閔茂嘉好弈其師孫姓者常與之弈雍正五年六月暑甚閔招友五人循環而弈孫弈畢曰我倦去東廂少睡再來決勝少頃聞東廂有叫號聲閔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涎沫滿頤飲以薑汁蘇問之曰吾牀上睡未熟覺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楪大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牀下咈咈然有聲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於地骷髏竟以頭擊我聞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閔家人懼有禍不敢掘遂扃東廂

趙大將軍刺皮臉怪

趙大將軍良棟平三藩後路過四川成都川撫迎之授館於民家將軍嫌其隘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門撫軍曰聞此中關鎖百餘年頗有怪不敢為公備將軍笑曰吾盪平寇賊殺人無算妖鬼有靈亦當畏我即遣丁役掃除置眷屬於內室而己獨占正房枕軍中所用長戟而寢至二鼓帳鈎聲鏗然有長身而白衣者垂大腹障牀面燭光青冷將軍起厲聲喝之怪退

行三步。燭光爲之一明。照見頭面儼然俗所畫方相神也。將軍拔戟刺之。怪閃身於梁。再刺再走。逐入一夾道中。隱不復見。將軍還房。覺有尾之者。回目之。此怪微笑。躡其後。將軍大怒罵曰。世那得有此皮臉怪耶。衆家丁起。各持兵仗來。怪復退走。過夾道入一空房。見沙飛塵起。簌簌有聲。似其鬼類共來格鬬者。怪至中堂。挺然立。作負嵎狀。家丁相視無敢前。將軍愈怒。手刺以戟。正中其腹。膨亨有聲。其身面不復見矣。但有兩金眼在壁上。大如銅盤。光睒睒射人。衆家丁各以刀擊之。化爲滿房火星。初大後小。以至於滅。東方已明。將軍次日上馬行。以所見語闔城文武。咸爲咋舌。終不知何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趙大將軍之子襄敏公。總督保定。夜讀書西樓。門戶已閉。有自窗縫中側身入者。形甚扁。至樓中。以手搓頭及手足。漸次而圓。方巾朱履。向上長揖。拱手曰。生員狐仙也。居此百年。蒙諸大人俱許在此。公忽來讀書。生員不敢抗於天子之大臣。故來請示。公必欲在此讀書。某宜遷讓。須寬限三日。如公見憐。容其卵息於此。則請扃鎖如平時。趙公大駭。笑曰。爾狐矣。安得有生員。曰。羣狐蒙太山娘娘考試。每歲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爲生員。劣者爲野狐。生員可以修仙。野狐不許修仙。因勸趙公曰。公等貴人。可惜不學仙耳。如某等學仙最難。先學人形。

再學人語。學人語者。先學鳥語。學鳥語者。又必須盡學四海九州之鳥語。無所不能。然後能爲人聲。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學仙較異類學仙。少五百年功苦。若貴人文人學仙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苦。大率學仙者千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即於次日扃西樓讓之。此二事得于鎮遠太守諱之壇者。即將軍之孫。且曰吾父後悔。未問太山娘娘出何題目考狐也。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與妻某氏琴瑟調甚。李三十餘病亡。已殮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啟而視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煞之舉。雖至戚皆迴避。妻獨不肯。置子女於別室。己坐亡者帳中待之。至二鼓。陰風颯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牽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嘖嘖有聲。其夫摩撫舊時几案。愴然長嘆。走至牀前揭帳。妻哭抱之。冷然如一團冷雲。遂裹以被。紅髮神競前牽奪。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臥牀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叉也。復爲夫婦二十餘年。妻六旬矣。偶禱於城隍廟。恍惚中見二弓丁舁一枷犯至。眕之所枷者。即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貪饞故。爲爾所弄。枷二

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婦至家而卒

張士貴

直隸安州參將張士貴以公廨太仄買屋於城東俗傳其屋有怪張素倔強必欲居之既移家矣其中堂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惶恐張乃挾弓矢秉燭坐至夜靜時梁上忽伸一頭睨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短黑而肥腹大如五石匏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箭復射之摩笑如前張大呼家人齊進鬼升梁而走詈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參將之妻暴卒天暮參將之子又卒張棺殮畢悲悔不已居月餘聞複壁中有呻吟聲往視即其所殯之妻子也飲以薑汁揚揚如平生問之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大黑手擲我於此開棺視之蕩然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怨亦僅能以幻術揶揄之不能殺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乾隆丁巳進士爲工部郎年五十餘續娶襄陽某氏婚夕同年畢集工部行禮畢將入房見花燭上有童子長三四寸踞燭盤以口吹氣欲滅其火工部喝之應聲走兩燭齊滅賓客驚視工部變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牀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頭汗愈甚口漸不能言是夕卒襄陽夫人出轎時見有蓬髮女子迎問曰欲鑄圖章否夫人怪

其語不倫不之應及工部死始知揶揄夫人者即此怪也工部卒後附魂於夫人之體每食必搤其喉悲啼曰捨不得同年周翰林煌正色責之曰杜君何憒憒爾死與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哭絕聲夫人病隨愈

胡求為鬼毬

方閣學苞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入直閣學修書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舁之堦下時月明如晝照見二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隨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靴腳踢之滾至西首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衣裳亦以靴腳踢之滾至東首將胡當作拋毬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雞鳴二神始去胡委頓於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病數月始愈

江中三太子

蘇州進士顧三典好食黿魚者知之每得黿必售顧家顧之岳母李氏夜夢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為爾壻某所獲幸免我必不忘報次早遣家人馳救則廚人已解之矣是年進士家無故火自焚圖史散盡未焚之夕家畜一犬忽人立以前兩足擎雙盂水獻主人又見屋壁上有歷代祖宗狀貌如繪識者曰此陽不藏陰之象也其將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妻

江蘇巡撫徐公士林。素正直。爲安慶太守時。日暮陞堂。月色皎然。見一女子以黑帕蒙首。肩以上眉目不可辨。跪儀門外。若訴寃者。徐公知爲鬼。令吏卒持牌唱曰。有寃者魂許進。女子冉冉入跪堦下。聲嘶如小兒。吏卒不見。但聞其聲。自言姓田。寡居守節。爲其夫兄方德逼嫁謀產。致令縊死。徐公爲拘夫兄與鬼對質。初訊時殊不服。回首見女子。大駭。遂吐情實。乃置之法。士郡譁以爲神。公作田烈婦碑記以旌之。時秦安趙相國國麟爲巡撫。責徐公謂此事作訪聞足矣。何必託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爲愧。然其事頗實。不能祕也。徐公未遇時。往京師路上。有同行客忽稱背痛。跪地叩首曰。我響馬賊也。利公之財。將手劍公。忽有金甲神以捶擊我。遂仆於地。公日後非凡人也。言畢死。

鬼著衣受綑

廬州府舒城縣鄉民陳姓者。妻忽爲一女鬼所憑。或扼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領內。多出麻草繩索。夫授以桃枝一束曰。來即擊之。鬼怒鬧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葉道士。贈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於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瓶側。道士披髮持咒。遍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猪肉。夫以桃枝迎擊

之。果空中墜內數塊。道士告婦人曰。如彼肯穿我紙衣。便好拏矣。少頃鬼果取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竊衣。鬼笑曰。這樣華服。理該我著。乃盡服之。衣化為網。重重包裹。始覺後緊。遂不能出其陣中。道士書符作咒。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而杯不破。鬼在東。杯擊之於東。鬼在西。杯擊之於西。杯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即擒納瓶內。封以法印。五色紙埋桃樹下。復以二符入絳香末。搓為二團。付婦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患矣。越數日果有男鬼猙獰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龍

蘇州徐世球居木瀆。幼入城中。讀書於韓其武家。韓有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命阿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笑而不信。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命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於堦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頸下有手搯痕。青黑如柳葉大。耳目口鼻盡塞黃泥。屍橫而氣未絕。飲以薑汁乃蘇。曰吾下堦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十餘。短鬚黑面。向我張嘴。伸其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為所擊。以手夾我喉。旁有一老者。白鬚高冠。勸曰。渠年少。未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腳上。白衣者衝

屋去矣。徐命衆人扶之登牀。牀上鬼燈數十。如極大螢火。徹夜不絕。次日阿龍痴迷不食。韓氏召女巫眕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頸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叫曰。勿燒我。我即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存。

大樂上人

洛陽水陸庵僧。號大樂上人。饒於財。其隣人周某。充縣役。家貧。承催稅租。皆侵蝕之。每逢比期。輒向上人借貸。數年間積至七兩。上人知其無力償還。不復取索。役頗感恩。相見必曰。吾不能報上人恩。死當爲驢馬以報。居無何。晚有人叩門甚急。問爲誰。應聲曰。周某也。來報恩耳。上人啟戶。了不見人。以爲有相戲者。是夜所畜驢產一駒。明旦訪役。果死。上人至驢旁。產駒奮首翹足。若相識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來宿。愛其駒。求買之。上人弗許。不忍明言其故。客曰。然則借我騎往某縣一宿可乎。上人許之。客上鞍攬轡。笑曰。吾詐和尚耳。我愛此驢騎之。未必即返。我已措價置汝几上。可歸取之。不顧而馳。上人無可奈何。入房視之。几上白金七兩。如其所負之數。

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為余言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參政儀許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得聲妓為悵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席腹脹將溲焉出至牆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為店主趙三謀財殺死埋骨於此寺之牆下求三長官代為伸冤三人相顧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張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爺有交但求熊爺轉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畢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盍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冤白矣次日招俞司坊至寺飲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既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官啟巡城御史發掘牆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牆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寓之所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專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年二十餘元旦夢其亡祖謂曰汝於十月某日將死萬不能免可速理後事醒

後語其家人。群驚怖焉。至期。衆家人環而視之。羅無他恙。至暮如故。家人以為夢不足信。二更後。羅潛於牆。久而不反。家人急往視。衣離其身矣。取燈照之。裸死於牆東。去衣服十餘步。心口尚温。不敢遽殮。次夜夢告家人曰。冤業耳。我姦妻婢小春。有胎不認。致妻拷掠而亡。渠訴冥司。親來拘我。適至我牆。渠以手剝我衣。如我曩時淫彼之狀。我昏迷不省。遂同至陰司城隍衙門。正欲訊鞫。適渠亦以前生別事發覺。為山西城隍所拘。陰官不肯久繫獄。因故仍令還陽。恐終不免也。羅父問曰。爾亦問陽間事乎。曰我自知死不可逭。恐老父無養。故問管我之隸。吾父異日何如。隸笑曰。念汝孝心。爾父大福未享。家人聞之。皆為老翁喜。翁亦竊自負。未踰月。羅父竟以膨脹亡。腹大如匏。始知大福者。大腹之應。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為句容令時。下鄉驗屍。薄暮宿古廟。夢老嫗面有積塵。髮脫左鬢。立而請曰。萬藍扼我咽喉。公為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了無所得。次早閒步。見廟側有觀音堂。亦塑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溝巷狹甚。為民房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汝里中得毋有萬藍乎。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即萬藍家也。喚藍至。問爾屋祖遺乎。曰非也。此屋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售於我。價

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即捐二十金為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尚無嗣。數月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

常格訴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閱邸抄見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竊。召執役者數十人。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赴市買物。為工人趙二圖姦不遂。將刀殺死。埋我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尚未知也。求大人掘驗。伸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即趙二。殺常格者我也。內務府大人見其狀。知有冤。移交刑部。刑部掘驗屍傷宛然。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尚未知其死也。隨拘詢趙二。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兇情。迹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為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奉旨依議。

蒲州鹽梟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像。與關面南坐。旁有周將軍像。怒目猙獰。手拖鐵練。鎖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梟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禱於廟。夢關神召衆人謂曰。汝鹽池為蚩尤所據。故燒不

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梟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衆人驚寤。旦即在廟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練之上。次日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稱鹽梟。實始於此。

靈璧女借尸還魂

王硯庭知靈璧縣事。村中有農婦李氏年三十許。貌醜而瞽。病臌脹十餘年。腹大如豕。一夕卒。夫入城買棺。棺到殮殮。婦已生矣。雙目盡明。腹亦平復。夫喜近之。妻堅拒泣曰。吾某村中王姑娘也。尚未婚嫁。何為至此。吾之父母姊妹俱在何處。其夫大駭。急告某村。則舉家哭其幼女屍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婦一見泣抱。歷敘生平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來盼視。婦猶羞澀。赤見於面。兩家爭此婦。鳴於官。硯庭為之作合。斷歸村農。乾隆二十一年事。

漢高祖弑義帝

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弑義帝。乃高祖使之。非項羽所使也。高祖陰弑義帝。嫁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弑義帝者。羽訟於上帝。須布為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弑。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盧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千年而讞始定。曰羽以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於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貫。方得訴冤。按王阮亭池北偶談

載張巡妾報冤事亦遲至千年蓋張以忠節故而報復難項以慘戮故而申訴亦難也

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暴卒三日屍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屍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殮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甚自脚趾至於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倩頗佳於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內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約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瓦皆黃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下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貫形狀殿前有黃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良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何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殿內傳呼曰外何喧嚷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汝毋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瓦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縮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內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著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尚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去矣牧羊人歐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遂蘇言畢後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日餘仍卒先是李之隣張姓

者。睡至三更。牀側聞人呼聲。驚起。見黑衣四人。各長丈餘。曰爲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肯。黑衣人欲毆之。懼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蹲於門上。貌更獰惡。四人不敢仰視。偕張穿籬笆側路以入。俄而哭聲內作。此事傳卓園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獄中石匣

越州周道灃以難蔭。選陝西隴州知州。抵署後。循例按獄。獄中有石匣長尺許。封鎖甚固。周欲開視。獄吏固持不可。曰相傳自明季。即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記有道人云。開則不利於官。周素愎。必欲開視。乃斧其匣。得人影半幅。赤身帶血。面目模糊。冷氣襲人。周諦視未畢。有硫黃氣自匣中起。卷幅燒毁。紙灰騰空而去。周大悸得病。卒於隴。竟不知何怪。周蘭坡學士爲余言。州牧即其從孫也。

子不語卷一終

隨園戲編

張元妻

河南偃師縣鄉人張元妻薛氏歸甯母家返小叔迎之路過古墓樹木陰森薛氏將渡馬牽所乘驢與小叔使視之而挂所衣紅布裙於樹渡畢返裙失所在歸家與夫宿侵晨不起家人撞門入窗牖宛然而夫婦有身無首告之官不能理拘小叔訊之具道昨日失裙事迹至墓所墓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窺之紅布裙帶在外即其嫂物掘之兩首具在並無棺槨穴甚小僅容一手官竟不能讞也

蝴蝶怪

京師葉某與易州王四相善王以七月七日為六旬壽期葉騎驢往祝過房山天將暮矣一偉丈夫躍馬至問將何往葉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中表也吾將往祝盍同行乎葉大喜與之偕行丈夫屢躡其背葉固讓前行僞許而仍落後葉疑為盜屢回顧之時天已黑不甚辨其狀貌但見電光所燭丈夫懸首馬下以兩脚踏空而行一路雷與之俱丈夫口吐黑氣與雷相觸舌長丈餘色如硃砂葉大駭卒無奈何且隱忍之疾驅至王四家王出與相見懽

然置酒。葉私問與路上丈夫何親。曰此吾中表張某也。現居京師繩匠衚衕。以鎔銀爲業。葉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見眼花耳。酒畢葉就寢心悸不肯與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請一蒼頭伴焉。葉徹夜不寐。而蒼頭酣寢矣。三鼓燈滅丈夫起坐復吐其舌。一室光明。以鼻嗅葉之帳。涎流不已。伸兩手持蒼頭嚙之。骨星星墜地。葉素奉關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訇然有鐘鼓聲。關帝持巨刀排梁而下。直擊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車輪。張翅拒刃。盤旋片時。又霹靂一震。蝴蝶與關神俱無所見。葉昏暈仆地。日午不起。王四啟門視之。具道所以。地有鮮血數斗。牀上失一張某與一蒼頭矣。所騎馬宛在廐。急遣人至繩匠衚衕蹤跡張某。張方踞爐燒銀。並無往易州祝壽之事。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幕遊爲業。歲暮歸里。慕張氏青山莊園林之美。襆被往遊。遇白二官於園中。素所狎戲旦也。甚喜。遊畢同宿於園。王神思恍惚。不能成寢。見白二官伸頭吹燈。燈離白所臥處二丈餘。而白伸頸亦長二丈餘。吹燈而滅。王大駭。以被裹首而寢。白至其牀頭披被。以手上下量之。所按處其冷如鐵。王驚呼。無人答應。忽窗西有一黑物豬臉毛爪從外跳入。與白二官對搏甚兇。不知勝負。俄而天明。見地上鮮血一片。死蟒一條。急往白二官家詢之。二

官得蠱疾半年。一旦而愈。其疾愈之時。即王姓遇白二官之時也。

關東毛人以人為餌

關東人許善根以掘人參為業。故事掘參者須黑夜往掘。許夜行勞倦宿沙上。及醒其身為一長人所抱。身長二丈許。遍體紅毛。以左手撫許之身。又以許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一摩撫則狂笑不止。許自分將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類。森森山積。置許石榻上。取虎鹿進而奉之。許喜出望外。然不能食也。長人俯而若有所思。既而點首若有所得。敲石為火。汲水焚鍋為烹。熟而進之。許大啖。黎明長人復抱而出。身挾五矢。至絕壁之上。縛許於高樹。許復大駭。疑將射己。俄而群虎聞生人氣。盡出穴爭來搏許。長人抽矢斃虎。復解縛抱許。曳死虎而返。烹獻如故。許始心悟長人養己以餌虎也。如是月餘。許無恙。而長人竟以大肥。許一日思家。跪長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東方不已。長人亦潸然。復抱至採參處。示以歸路。并為歷指參地。示相報意。許從此富矣。

平陽令

平陽令朱鏁。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訊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數月。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臂血塗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髮。以刀開

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逢同寅官必自詫曰見色不動非吾鐵面冰心何能如此以俸滿遷山東別駕挈眷至茌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曰樓中有怪歷年不啟朱素愎曰何害怪聞吾威名早當自退妻子苦勸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己獨攜劍秉燭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鬚緋冠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公少頃怪至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劍斫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嘴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隕朱喜自負急呼店主告之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照橫屍滿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為妖鬼所弄乎一慟而絕

不倒翁

蔣生某往河南過犨縣宿焉店家有西樓洒掃極淨蔣愛之以行李往店主笑曰公膽大否此樓不甚安蔣曰椒山自有膽秉燭坐至夜深聞几下如竹桶泛水聲有躍出者青衣皂冠長三寸許類世間差役狀睨蔣許久叱叱而退少頃數短人舁一官至旗幟馬車之類歷歷如豆官烏紗冠危坐指蔣大詈聲細如蜂蠆蔣無怖色官愈怒小手拍地麾眾短人牽鞋扯襪竟不能動官嫌其無勇攘臂自起將以手攝之置於几上細視之世所賣不倒翁也塊然

僵仆。一土偶耳。其與從俯伏羅拜。乞還其主。蔣戲曰。爾須以物贖。應聲曰諾。牆穴中喁喁有聲。或四人輦一鈸。或二人扛一簪。頃刻首飾金帛之屬。布散於地。蔣取不倒翁擲與之。復能舉動如初。然隊伍不復整矣。奔竄而散。天漸明。店主大呼失賊。問之則樓上贖官之物。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撐舟為業。舟過湖州。橋下。篙觸骨罈落水。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在生時督撫司道貴人。誰不敢敬。汝何人。敢投我骨於水。女素不識字。病後能讀書。善為人算命。寫八字與之。其推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說。亦不甚驗也。周具牒訴於城隍。女臥一日醒曰。見二青衣拘一鬼與我質於神前。鬼跪訴毀骨之事。神曰。其兄觸汝。而責之於妹。何畏强欺弱耶。自稱能算命。而不能自護其朽骨。其算法不靈可知。生前哄騙人財物。不知多少矣。笞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復識字。亦不能算命矣。

鬼借力制兇人

俗傳凶人之終。必有惡鬼。以其力能相助也。楊州唐氏妻某。素悍妬。妾婢死其手者無數。亡何。暴病。口喃喃詈罵。如平日撒潑狀。鄰有徐元賚。力絕人。先一日昏暈。鼾呼叫罵。如與人角

關者逾日始蘇或問故曰吾為羣鬼所借用耳鬼奉閻羅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强羣鬼不能制故來假吾力縛之吾與關三日昨被吾拉倒其足縛交羣鬼吾纔歸耳往視唐妻果氣絶而左足有青傷

馬盼盼

壽州刺史劉介石好扶乩牧泰州時請仙西廳一日乩盤大動書盼盼二字又書有兩世緣三字劉大駭以為關盼盼也問兩世何緣曰事載西湖佳話劉書焚紙之曰可得見面否曰在今晚果薄暮而病目定神昏妻妾大駭圍坐守之燈上片時陰風颯然一女子容色絶世遍身衣履甚華手執紅紗燈從戶外入向劉直撲劉冷汗如雨下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乎緣尚未到故也復從戶外出劉病稍蘇嗣後意有所動女子輒來劉一日寓揚州天寧寺秋雨悶坐複思此女取乩紙焚乩盤大書曰我韋䭾佛也念汝為妖孽所纏特來相救汝可知天條否上帝最惡者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在淫嗔以上汝嗣後速宜改悔毋得邀仙媚鬼自戕其命劉悚然叩頭焚乩盤燒符紙自此妖絶數年後閱西湖佳話泰州有宋時營妓馬盼盼墓在州署之左偏青箱雜志載盼盼機巧能學東坡書法始悟現形之妖非關盼盼也

滇綿谷秀才半世女粧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綿谷生謙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為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果長大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即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吾友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為序其顛末

煉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張履吴好道予告歸寄居江甯入城時擁朱提一百六十萬有郎總兵者公門下士也薦朱道士善黃白之術壽九百餘歲燒杏核成銀屢試若神道士說公燒丹以白銀百萬煉丹一枚則長生可致公惑之齋戒三日定坎離之位每一爐輒下銀五萬兩炭百擔晝則公親監之夜則使人守之銀發時化為水煉三月費銀八十萬丹無消息公詰之道士曰滿百萬則丹成成後令之不飢不寒可南可北隨意所之無不可到公無奈何復與十餘萬然已覺其妄道士溲溺必遣人尾之清晨道士溲於園尾者回顧忽失道士所在往視其爐百萬俱空矣啟道士行李得書一封云公此種財皆非義物也吾與公有宿緣特來取去

為公打點陰間牘罪費用日後自有效驗幸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萬銀下爐時屋上隱隱有雷聲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蓋其頭其搬運實無痕迹

葉老脫

有葉老脫者不知其由來科頭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挈竹席而行常投維揚旅店嫌房客嘈雜欲擇潔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靜僻但有鬼不可宿葉曰無害徑自掃除攤竹席於地夜臥至三鼓門忽開見有婦人繫帛於項雙眸抉出懸兩頤下伸舌長數尺彳亍而來旁有無頭鬼手提兩頭繼至尾其後者一鬼遍體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黃腫腹大於五石匏相詫曰此間有生人氣當共攫之羣作搜捕狀卒不得近葉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黃胖者曰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蓋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離體故倉猝不易得羣鬼方徬徨四顧葉乃起坐席上一手自表曰我在此羣鬼驚愕齊跪地下葉一一訊之婦人指三鬼曰此死於水者此死於火者此盜殺人而被刑者我則縊死此室者也葉曰若輩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則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羅拜去迨曉為主人道其事嗣後此室宴然

蘇耽老飲疫神

杭州蘇耽老性滑稽善嘲人人惡之元旦畫疫神一紙壓其門耽老晨出開門見而大笑迎疫神歸延之上坐與共飲酒而燒化之是年大疫四鄰病者爭祀疫神其病人輒作神語曰我元旦受蘇耽老禮敬愧無以報欲禳我者必請蘇君陪我我方去於是祀疫神者爭先請蘇蘇遂日奔忙困於酒食其家大小十餘口無一病者

劉刺史奇夢

陝西劉刺史介石補官江南寓蘇州虎邱夜二鼓夢乘輕風歸陝未至鄉里路遇一鬼尾之長三尺許囚首喪面獰醜可憎與劉對搏良久鬼敗劉挾鬼於腋下而趨將投之河路遇余姓者故鄉也謂曰城西有觀音廟何不挾此鬼訴於觀音以杜後患劉然其言挾鬼入廟廟門外韋駄金剛神皆怒目視鬼各舉所持兵器作擊鬼狀鬼亦悚懼觀音望見呼曰此陰府之鬼須押回陰府劉拜謝觀音目金剛押解金剛跪辭語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觀音笑目劉曰即着汝押往陰府劉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陰府觀音曰易耳捧劉面呵氣者三即遣出鬼俯伏無語相隨而行劉自念雖有觀音之命然陰府未知在何處正徘徊間復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陰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劉望北路有笠如俗所用醬缸蓋狀以手起之窪然一井鬼見大喜躍而入劉隨之冷不可耐每墜丈許必為井所夾有溫氣自上而下則

又墜矣。三墜後。豁然有聲。乃落於瓦上。張目視之。别有天地。白日麗空。所墜之瓦上。即王者之殿簷也。聞殿中羣神震怒。大呼曰。何處生人氣。有金甲者。擒劉至王前。王袞龍衣冕旒。鬚白如銀。上坐問爾生人胡為至此。劉具道觀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捽其面。仰天諦視之曰。面有紅光。果然佛遣來。問鬼安在。曰在牆腳下。王厲聲曰。惡鬼難留者。押歸原處。羣神叉戟交集。將鬼叉戟上。投池。池中毒蛇怪鼈爭臠食之。劉自念己到陰府。何不一問前生事。指金甲神曰。某願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歲時。曾盜人賣兒銀八兩。賣兒父母與恨而亡。汝以此尊夭死。今再世矣。猶應為瞽。以償前愆。劉大驚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視汝善何如耳。語未畢。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劉某回陽。毋致洩漏陰司案件。金甲神掖至王前。劉復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陰界。王持劉背吸氣者三。遂聳身於井。三聳三束。如前有溫氣自下而上。身從井出。至長安道上。復命於觀音廟。跪陳陰府本末。旁一童子嚅嚅不已。所陳語與劉同。劉駭視之。耳目口鼻。儼然己之本身也。但縮小如嬰兒。劉大驚。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劉呼曰。此妖也。觀音謂劉曰。汝毋恐。此汝魂也。汝魂惡而魄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透徹。今為汝易之。劉拜謝。童子不謝。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獨不於彼有傷乎。觀音笑曰。毋傷也。手金簪長尺許。自劉之左脇插入。别一腸

出以腕繞之每繞尺許則童子身漸縮小繞畢擲於梁上童子不復見矣觀音以掌拍案劉悖而醒仍在蘇州枕席間脇下紅痕猶隱然在焉月餘陝信至其鄰人余姓者亡矣此事介石親為余言

子二十八

趙李二生

廣東趙李二生讀書番禺山中端陽節日趙氏父母饋酒殽為兩生慶節兩生同飲甚樂至二鼓聞叩門聲啟之亦書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離十里許慕兩生高義願來納交邀入坐言論風生先論舉業後及古文詞賦元元本本兩生自以為弗及最後論及仙佛趙素不樂聞而李頗信之書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見佛乎此頃刻事也李欣然欲試之書生取棗几疊高五尺許身踞其上登時有旃檀之氣氤氳四至隨身身上絹帶作圈謂二生曰從圈入即佛地也可以見佛李信之既篤見圈中觀音韋馱香烟飄渺即欲以頭入圈而趙望之則獠牙青面吐舌丈餘者在圈中矣遂大呼家人共進李如夢醒者雖掙脫而頸已有傷書生杳然不復可見兩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讀書各令還家明年李舉孝廉會試連捷出授廬江知縣卒以被劾自縊而亡

山東林秀才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并為公護駕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見我。無怖而後可。林許之。遂跪於前。喪面流血。曰某藍城縣市布者也。為扳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門城石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扳縣。故常侍公。求為申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之期爽焉。林嘆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有不知者乎。言未畢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誤報也。公於某月日。私通孀婦某。幸不成胎。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善。逾二科而成進士。授官扳縣。抵任巡城。見一石磨。啟之。果得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於法。

秦中墓道

秦中土地極厚。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鳳翔以西。其俗人死不即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盡。然後葬埋。否則有發凶之說。屍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氣。三月之後。遍體生毛。白者號白凶。黑者號黑凶。便入人家為孽。劉刺史之鄰孫姓者。掘溝得一石門。闢之隧道宛然。陳設雞犬罍尊。皆瓦為之。中懸二棺。旁列男女數人。釘身於牆。蓋古之為殉者。懼其仆故釘之也。衣冠狀貌。約略可觀。稍逼視之。風起於穴。悉化為灰。并骨如白塵矣。其釘猶在左右牆上。不

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有頭角四肢而無耳目疑皆古屍之所化也

夏侯惇墓

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其父夢有金甲神自稱漢將軍夏侯氏入門隨即生勇後封侯歸葬掘地得古碑隸書魏將軍夏侯惇墓字如椀大閱二千年而骨肉復歸其故處亦奇

塞外二事

雍正時定西大將軍紀成斌以失律誅在塞外頗為祟後接任將軍查公廪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稱紀大將軍求索飲食衆皆羅拜代為乞命幕客陳對軒豪士也直前批其頰罵曰紀成斌爾征阿拉蒲坦臨陣退縮以王法伏誅鬼若有靈尚宜自愧何敢忝為厲鬼作屠沽兒乞食狀耶罵畢兵蹶然起不復病語矣自後凡有疫癘自稱紀大將軍者稱陳相公來了駭之無不立愈紀受誅時家奴盡散一廚者收其尸亡何病死常附病者身自稱廚神曰上帝憐我忠心葬主故命為羣鬼長問紀將軍何在曰上帝怒其失律使兵民受傷數萬罰為疫鬼受我驅遣我以主人故終不敢然我所言無不聽嗣後塞外遇將軍為祟先請陳相公如陳不來便呼廚神紀亦去矣

關神斷獄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於邑之西村李家鄉有王某性凶惡素撻其妻妻飢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牽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雞為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环珓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為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既封帝矣何級之陞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紫清烟語

蘇州楊大瓢諱賓者工書法年六十時病死而蘇曰天上書府喚我赴試耳近日玉帝製紫清烟語一部繕寫者少故召試諸善書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則不能復生矣越三日空中有鸞鶴之聲楊愀然曰吾不能學王僧虔以禿筆自累致損其生瞑目而逝或問天府書家姓名曰索靖一等第一人右軍一等第十人

顧堯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雨峯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雨峯遍召名醫。均有難色。知余與薛徵君一瓢交好。强余作札邀之。未至。余與雨峯候於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叟請坐。顧堯年者蘇市衣布。先以請平米價倡衆毆官。爲蘇撫安公所誅者也。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雨峯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叟速去。當即祭叟。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於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嘻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也。我當避之。雨峯急出拉余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即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既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脈。余帚掃林煎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所報之名次。

妖道乞魚

余姊夫王貢南居杭州之橫河橋。晨出。遇道士於門。拱手曰。乞公一魚。貢南嗔曰。汝出家人喫素。乃索魚肉耶。曰木魚也。貢南拒之。道士曰。公吝於前。必悔於後。遂去。是夜聞落瓦聲。旦視之。瓦集於庭。次夜衣服盡入廁溷中。貢南乞符於張有虔秀才家。張曰。我有二符。其價一賤一貴。賤者張之可制之於旦夕。貴者張之現神獲怪。貢南取賤者歸。懸中堂。是夜果安。越

三日。又有老道士形容古怪來叩門。適貢南他適。次子後文出見。道士曰。汝家日前為某道所苦。其人即我之弟子也。汝索救於符。不如索救於我。可囑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呼鐵冠三聲。我即至矣。否則符且為鬼竊去。貢南歸。後文告之。貢南侵晨至冷泉亭。大呼鐵冠數百聲。杳無應者。適錢塘令王嘉會路過。貢南攔輿口訴原委。王疑其病。大被詬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數人。護守此符。五更寂然有聲。符已不見。旦視之。几有巨人跡。長尺許。從此每夜羣鬼畢集。撞門擲椀。貢南大駭。以五十金重索符於張氏。懸後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長男後曾。將杖之。後曾逃。三日不歸。余姊泣不已。貢南親自尋求。見後曾徬徨於河將溺焉。急拉上肩輿。其重倍他日。到家兩眼瞪視。語喃喃不可辨。卧牀上忽驚呼曰。要審要審。我即去。貢南曰。兒何去。我當偕去。後曾起具衣冠。跪符下。貢南與俱。貢南無所見。後曾見一神上坐。眉間三目。金面紅鬚。旁跪者皆渺小丈夫。神曰。王某陽壽未終。爾何得以其有畏懼之心便惑之以死。又曰。爾等五方小吏。不受上清勑令。乃為妖道奴僕耶。各謝罪。神予杖三十。鬼啾啾乞哀。視其臀作青泥色。事畢。以靴腳踢後曾。如夢之初醒。汗浹於背。嗣後家亦安甯。

屍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為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

為我看廟顧允之為閉廟門吹燈臥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喝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十年之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託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為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為啟其鑰砉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眼顫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者某被奸婦毒死故託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申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即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間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羣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誦經送屍屍隱不見故各自罷歸顧告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地次同報有司為理其冤

沭陽洪氏獄

乾隆甲子余宰沭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於洪氏洪故村民饒於財吳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饌先生并其子妻獨居於室夜二更返妻被殺死刀擲牆外即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驗屍見婦人頸上三創粥流喉外為之慘然根究凶手無可蹤跡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即承認既而訴為家主洪生某指使為姦師母不遂故殺之生即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誣耳獄未具余調江

甯後任魏公廷會竟坐洪安以狀上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確均釋之別緝正凶十二年來未得也丙子六月余從弟鳳儀自沭陽來道有洪某者係武生員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見夢於其妻曰某年某月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漏網十餘載今被冤魂訴於天明午雷來擊棺可速為我遷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引輀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為灰燼矣其餘草屋木器俱完好也余方愧身為縣令婦冤不能雪又加刑於無罪之人深為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其身而於其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何以尚存精爽於夢寐而又自惜其軀殼者何耶

雷公被紿

南豐儆士趙黎村言其祖某為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慣為糾錢作社之事窮氓苦之趙為告官逐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衆趙有膂力羣匪不敢私報每天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耶一日趙方採花園中見尖嘴毛人從空而下響轟然有硫黃氣趙知雷公為匪所紿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屢見公之擊牛也欺善怕惡何至於此公能答我雖枉死不恨雷噤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又為溺所污竟墮田中苦吼三日其羣匪唶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為設

醮超度之始去。

鬼冒名索祭

某侍衛好馳射，逐兔東直門，有翁蹲而汲水。馬逸不止，擠翁於井。某大懼，急奔歸家。是夜即見此翁排闥入，罵云：「爾雖無心殺我，然見我落井，喚人救我，尚有活理，何乃忍心潛逃，竟歸家耶？」某無以答。翁即毀罵壞戶，作祟不已。舉家跪求，為設齋醮。鬼曰：「無益也。欲我安寧，須刻木為主，寫我姓名於上，每日以豚蹄享我，當作祖宗待我，方饒汝。」如其言，祟為之止。自此過東直門，必紆道而避此井。後扈從聖駕，當過東直門，仍欲紆道走。其總管斥之曰：「倘上問汝何在，將何詞以對？況青天白日，千乘萬騎，何畏鬼耶？」某不得已，仍過井所，則見老翁宛然立井邊，奔前牽衣罵曰：「我今日尋著汝矣！汝前年馬衝我而不救，何忍心耶？」且詈且毆之。某驚遽哀懇曰：「我罪何辭，但翁已在我家受祭數年，曾面許寬我，何以又改前言？」翁更怒曰：「吾未死，何需汝祭？我雖為馬所衝，失腳落井，後有過者聞我呼救，登時曳出，爾何得疑我為鬼？」某大駭，即拉翁同至其家，共觀木主，所書者非其姓名。翁攘臂罵，取木主擲之，撤所供物於地。舉家惶愕，不解其故。聞空中有聲大笑而去。

鬼畏人拼命

介侍郎有族兄某強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擇其素號不祥者而居之過山東一旅店人言西廂有怪介大喜開戶直入坐至二鼓瓦墜於梁介罵曰若鬼耶須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吾方畏汝果墜一磨石介又罵曰若厲鬼耶須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則墜一巨石碎几之半介大怒罵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服汝起立擲冠於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無聲怪亦永斷矣

天殼

渾天之說天地如雞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闢也人不能遊於卵殼之外則道家三十三天之說終屬渺茫秦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衝起黑水者有冒出烟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從無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矣順治三年武威地陷有董遇者學煉形之術能伏氣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後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時沉沉然一日一夜墜至於泉其墜下之勢似飛非飛似暈非暈頗為順適猶與家人答問一至於泉則家口盡溺死董伏氣入水底千餘丈乃復乾燥覺四面純黃色已而漸明下視蒼蒼然有天在下細聽之人民雞犬之聲因風而至我意此是天殼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層天宮固佳即落在人家瓦上豈不敬我為天上人耶因極力將身掙墜為罡

風所勒兜捲空中終不得下俄而有古衣冠人長二丈餘叱曰此兩天分界處萬古神聖不破此關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趁地未合時仍歸汝世界否則大地一合百萬丈汝能穿水不能穿土死矣語未畢忽金光萬道自遠而來熱不可耐古衣冠者撫其背曰速行速行日輪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走將爍為飛灰董聞之悚然即運氣騰身而上面目為水土所蝕黑如焦炭衣服肌膚粘結一片逾月始復人形自稱刧外叟余按淮南子曰温帶之下無血氣之倫日輪所近即温帶矣

董賢為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韜公為西安同知求雨終南山山側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袞服飾如漢公侯問道士何神道士指為孫策弓韜公以為孫策橫行江東未嘗至長安且以策才武當有英鋭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女疑為邪神會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折其木瓦移而用之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董聖卿也我為王莽所害死甚慘上帝憐我無罪雖居高位蒙盛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故封我為大郎神管此方晴雨弓韜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喜之語諦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毋為班固所欺也固作哀皇帝本紀既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

相得與帝同卧起事實有之武帝時衛霍兩將軍亦有此寵不得以安陵龍陽見比幸臣一星原應天象我亦何辭但二千年寃案須卿為我湔雪言未畢有二鬼獠牙藍面者牽一囚至年已老頭秃而聲嘶手捧一卷書神指之曰此莽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服入陰山受毒蛇咀嚼久矣今赦出押至我所司溷圊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韜公問因手挾何書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護其背弓韜公就視之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歆恭校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捐俸百金葺其廟祀以少牢又夢神來謝且曰蒙君修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掾史朱栩義士也曾收葬我尸為莽所殺我感其恩奏上帝廕其子浮為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韜公即塑朱公像於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為王莽狀跪階下嗣後祈晴雨無不立應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為亂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遂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邱望之見一黑牛身大於象蘭單而過草木為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

人音問三人何來俱以實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飢乎三人拜謝隨呼其妹為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也視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兩弟處不免於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可往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緊記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亂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簷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怒取石子擊之誤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义跳出取其兩弟擘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瀰然而至與兩夜义角鬬移時夜义敗走張乃脫逃行數十日始得歸里

水鬼帚

表弟張鴻業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漏下三鼓人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憑欄閒水中砉然有聲一人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泅水者諦視之眉目無有黑身僵立頸不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販米嘉興過黃泥溝因淤泥太深故騎水牛而過行至半溝有黑手出泥中拉其脚其人將脚縮上黑手即拉牛脚牛不得動客大駭呼路人共牽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敝帚緊縶不解腥穢難

近以杖擊之聲啾啾然滴下水皆黑血也衆人用刀截帚下取柴火焚之臭經月纔散自此黃泥溝不復溺人矣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誤扯牛何須懊悔哭啾啾與君一把桑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羅剎鳥

雍正間内城某爲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門外新娘登轎後騎從簇擁過一古墓有飆風從冢間出繞花轎者數次飛沙眯目行人皆辟易移時方定頃之至壻家轎停大廳上嬪者揭簾扶新娘出不料轎中復有一新娘掀幃自出與先出者並肩立衆驚視之衣妝彩色無一異者莫辨眞僞扶入内室翁姑相顧而駭無可奈何且行夫婦之禮凡參天祭祖謁見諸親俱令新郎中立兩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雙大喜過望夜闌擕兩美同牀僕婦侍女輩各歸寢室翁姑亦就枕忽聞新婦房中慘叫披衣起童僕婦女輩排闥入則血淋漓滿地新郎跌卧牀外牀上一新娘仰卧血泊中其一不知何往張燈四照梁上棲一大鳥色灰黑而鉤喙巨爪如雪衆喧呼奮擊短兵不及方議取弓矢長矛鳥鼓翅作磔磔聲目光如青燐奪門飛去新郎昏暈在地云並坐移時正思解衣就枕忽左邊婦舉袖一揮兩目睛被抉去矣痛劇而絕不知若何化鳥也再詢新婦云郎叫絕時兒驚問所以渠已作怪鳥來啄

兒目兒亦頻時皆絶後療治數月俱無恙伉儷甚篤而兩盲比目可悲也正黃旗張君廣基爲予述之如此相傳墟墓間太陰積尸之氣久化爲羅刹鳥如灰鶴而大能變幻作祟好食人眼亦藥义修羅薜荔類也

子不語卷二終

隨園戲編

烈傑太子

湖州烏程縣前有廟神號烈傑太子相傳元末時有勇少年糾鄉兵起義與張士誠將戰死土人哀之為立廟號烈傑者以其勇烈而能為豪傑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陳某燒香廟中染邪自縊具兄名正中者剛正士也以為廟乃神靈所棲不應居鬼祟往詢廟祝云今歲來進香者先有二人縊死矣正中大怒率家僮各持鋤械入廟毀其神像衆鄉人大駭嘈嘈然以為得罪神明將為鄰里禍遂投牒縣中控正中狂悖正中具訴原委且云烈傑太子四字不見史傳又不見志書明係與五通社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將神像拆毀致犯鄉鄰怨情願出資將廟修好另立關聖神像為鄉鄰祈福縣令某嘉其詞正批准允行銷案如是者兩月廟頗平安忽孫姓家一女年已將笄染患邪病目斜眉豎自稱烈傑太子被惡人拆去神像棲身無所須與我酒食等語其家進奉稍遲則此女自批其頰哀號痛苦女父往正中家咎之正中大怒持桃枝徑往女家大呼而入曰寃有頭債有主毀汝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報仇而欺人家小兒女索詐酒食何烈何傑直是無恥小人敢不速走女作驚懼

聲曰紅臉惡人又來矣我去我去女登時蘇醒其父乃留正中住宿其家女遂平安正中偶然外出鬼祟如故於是正中與其父謀擇里中年少者嫁之自此怪絕而病亦愈

裘秀才

南昌裘秀才某夏日乘涼裸臥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為得罪社公即具酒食燒香紙為秀才請罪病果愈妻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渠酒食憑勢為妖燒十日後寂然秀才更怒又燒催呈并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贓難享血食是夜夢城隍廟牆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著革職裘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三十板秀才醒心懷狐疑以為已乃南昌縣人縱其責罰不得在新建地方夢未必驗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憂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為仇人持斧斫額眾官齊集查拏凶人秀才以為奇事急往觀探新建令見其神色詫異喝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身著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畢始稱我是秀才且係裘司農本家令亦大悔為薦豐城縣掌教

摸龍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辰以外科醫術世其家相傳少宰之祖半夜採藥歸過西溪醉墮於澗以

手搽石滑軟有涎旋即蠕蠕而動驚以為蛇少頃負姚而上兩目如燈照見頭有鬚角委姚地上騰空去始知乃龍也兩手觸涎香處數月不散以之撮藥應手而愈子孫相傳呼為摸龍阿太又號曰姚籃兒以其采藥持籃故也每愈人病不受謝故孫位至二品人以為陰德之報

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黌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曰保結黌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肅衣冠出門行二三里仍還家閉戶坐嚅嚅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少問頃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待保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然方驚疑間有箍桶匠扶之而歸則衣服沾濕面上塗抹青泥瞪目不語灌以薑汁塗以硃砂始作聲曰我初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遊水仙殿何如我遂拉渠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同出涌金門到西湖邊見水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豔妝歌舞黑衣人指向余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二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喝曰惡鬼迷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與亡父互相毆擊亡父幾不勝矣適箍桶匠走來如有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逃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

得回家家人厚謝箍桶匠兼問所以救之之故匠曰是日也湧金門内楊姓家喚我箍桶行過西湖天氣炎熱望見地上遺鐵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鐵邊聞水中有屑索聲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頭欲沉堅持許久纔得脫歸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已死之人也人不强鬼以為人而鬼好强人以為鬼何耶忽空中應聲曰我亦生員讀書者也書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等為鬼者己欲溺而溺人己欲縊而縊人有何不可耶言畢大笑而去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勸化一日旱雨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何以登寫呂笑曰登簿何為趁此無人知覺三人派分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為非理急止之二人不聽嚴無奈何去高呂將銀對分及工竣此事惟嚴一人知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談及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差亦不知嚴與同行到廟門外氣象嚴冷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門内兩旁舊係居人

此時所見盡是差役班房過仙橋至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視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年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託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何以忽然發覺想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彼婦乃係善人同幾個行善鬼解來過堂城隍神戲問曰爾一生聞善即趨上年本府修署獨惜費何耶婦曰鬼婦當年六月二十日送銀五十兩到公所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些微小善冊上不肯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癉惡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託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對質嚴問呂兄今在何處高嘆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間獄中不止為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與高等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即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手乎嚴一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并高呂二生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著女衣者女穿男服者有頭罩驢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紛紛滿目耳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

未定閻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尚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尸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臥在牀家人皆已掛孝曰相公已死三日矣因心頭未冷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年子

鹽城東北鄉草堰口小關營村民孫自成妻謝氏除夕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雞入城半途有旋風一陣將籠內雞盡吹出騰空飛去年子大驚從此回家臥病危急中會其母將產舉家守生無人看護年子昏沉身隨風蕩忽從朱門之內墮於萬丈深潭恰無痛楚只覺身子短小不似平時兩目蔽澀難開耳中所聞仍似父母聲音以為夢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時孫見謝氏產兒安穩偷暇趨視年子則已死矣不覺大哭年子驚醒不解其故只聞母泣而數曰生此血泡反將我成人長大的年子死了悲號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轉生恐母急壞遂大聲曰我即年子也年子未死謝聞小兒言語頓時驚風數日而死孫憂小兒無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齒五月能履取名再生今年十六歲此事鹽城令閻公云

狐撞鐘

陳公樹著任汀漳道時海上忽浮一鐘至大可容百石人以為瑞告之官遂於城西建高樓懸此鐘焉撞之聲聞十里外選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樓亡何海水屢嘯陳公以為金水相應海嘯者鐘聲所召也命知縣用印封閉此樓并嚴諭李叟不許人再撞有美少年常來樓中與李閒談偶需食物之類往往憑空而至李知為狐仙忽起貪心跪曰君為仙人何不賜我銀物徒以酒食來耶少年曉之曰財有定數爾命窮薄不可得也得且有災將生懊悔李固請不已少年笑而應曰諾少頃見几上置大元寶一錠嗣後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箱中一日邑宰路過聞撞鐘聲怒李守護不謹召而責之笞十五板李無以自明歸視印封完好如故然業已受笞悶悶而已未幾邑宰又過樓上鐘聲亂鳴遣役視之並無一人邑宰悟曰樓上得毋有妖乎李無奈何具以實告命取寶視之即其庫物也持歸復所鐘不復鳴

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棠世富饒里徐氏家起造花園不足於地東邊有土地廟香火久廢私向寺僧買歸建造亭臺已年餘矣一日其妻韓氏方梳頭忽仆於地小婢扶之亦與俱仆少頃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韓氏南向坐大言曰我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神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神廟事語畢婢跪啟太湖水神參見又啟棠里巡攔神參見韓氏一一首頷之最後曰原告

土地神來韓氏命徐家子弟奴婢聽點名分東西班侍立有不聽命者持杖擊之喚買地人姓名即其夫也問價若干中證何人口音絶非平素吳音乃燕趙間男子聲其夫驚駭伏地顧退地基建還原廟韓氏素不識字忽索紙筆判云人奪神地理原不應況土地神既老且貧露宿年餘殊為可憐屢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訴都城隍今汝既有悔心許還廟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證某某本應治罪姑念所得無多罰演戲贖罪寺僧某於事未發時業已身死可毋庸議判畢擲筆而卧少頃起立仍作女音梳頭如故問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從此棠里土地神香火轉盛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湖有黑魚精作祟有許客舟過忽黑風一陣水立數丈上有魚口如臼大向天吐浪許客死焉其子某誓殺魚以報父仇貿易數年資頗豐詣龍虎山具盛禮請於天師時天師老矣謂許曰凡除怪斬妖全仗純氣真煞我老病且死不能為汝用然感汝孝心我雖死囑吾子代治之已而天師果死小天師傳位一年許又往請小天師曰誠然父有遺命我不敢忘然此妖者黑魚也據鄱陽湖五百年神通廣大我雖有符咒法術亦必須有根氣仙官助我方能成事篋中出小銅鏡付許曰汝持此照人凡一人而有三影者速來告我許如其言徧

照江西。皆一人一影。密搜月餘。忽照鄉村楊家童子有三影。告天師。供養數日。隨攜許及童子。同往鄱陽湖。建壇誦咒。一日者。衣童子衮袍。劍縛背上。出其不意。直投湖中。衆人大駭。其父母號哭。向天師索命。天師笑曰。無妨也。俄而霹靂一聲。童子手提大黑魚頭。立高浪之上。天師遣人抱至舟中。衣不沾濕。湖中水十里內皆成血色。童子婦人爭問所見。童子曰。我酣睡片時。並無所苦。但見金甲將軍提魚頭放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陽湖無黑魚之患。或云童子者。即總漕楊清恪公也。

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風。送親及舁轎者。一時迷惑。將妹嫁其姊家。將姊嫁其妹家。成婚後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為天緣。亦各相安無異言。其小妹所嫁夫金某。買貨過鄱陽湖。舟中忽謂其伙伴曰。我將作官。即日到任。伙伴咸笑之。以為戲語。行又數里。金欣然曰。胥役轎馬都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子昂然來立村前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見。村人遲疑未為立廟。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為祟。衆大駭。糾錢立廟祀之。凡有祈求。神應如響。未幾。小神又至曰。豈可神明而無妃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配我。我不可緩也。村人如其言塑之。金

家聞水死之信。撈尸殯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衰麻換盛服。敷脂抹粉。揚揚得意。公姑怒責曰。此非孀婦所宜。曰。我夫並未死。現在鄱陽外湖作官。差胥役夫轎。迎我上任。都已在外伺候。我何為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轎狀。隨瞑目矣。嗣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爭赴焉。

囊囊

桐城南門外章雲士。性好神佛。偶過古廟。見有雕刻神像。頗尊嚴。迎歸作家堂神。奉祀甚虔。夜夢有神如所奉像曰。我靈鈞法師也。修煉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火祀我。倘有所求。可焚牒招我。我即於夢中相見。章自此倍加敬信。鄰有女為怪所纏。怪貌獰惡。遍體蒙茸似毛非毛。每交媾則下體痛楚難忍。女哀求見饒。怪曰。我非害汝者。不過愛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我更美。汝何不往纏之。而獨苦我耶。怪曰。某家女正氣。我不敢犯。女子怒罵曰。彼正氣偏我不正氣耶。怪曰。汝某月日燒香城隍廟。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轎簾中暗窺見其貌美。心竊慕之。此得為正氣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為求家堂神。是夜夢神曰。此怪未知何物。寬三日限。當為查辦。過期神果至。曰。怪名囊囊。神通甚大。非我自往翦除不可。然鬼神力量終需恃人而行。汝擇一除日。備轎一乘。夫四名。快手四名。繩索刀斧八物。翦紙為之。悉陳於廳

汝在旁喝曰上轎曰擡到女家更喝曰斬如此則怪除矣兩家如其言臨期扶紙轎者果覺重於平日至女家大喝斬字紙刀盤旋如風颯颯有聲一物擲牆而過女身霍然如釋重負家人追視之乃一蓑衣蟲長三尺許細脚千條如耀絲閃閃自腰斫為三段燒之臭聞數里桐城人不解囊囊之名後考庶物異名疏方知蓑衣蟲一名囊囊

兩神相毆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意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慎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即氣絕而中心尚溫妻如其言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大王者司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具訴果到一處宮殿巍峩中坐尊官我進見自陳姓名將生平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數也因求神送至素王處一問神曰素王尊嚴非如我處無人攔門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可隨行少頃聞呼騶聲所從吏役皆整齊嚴肅行至半途見相隨有瀝血者曰受寃未報有嚼齒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袞冕玉帶狀若帝王貌偉

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何以一傳至我而依例南征無故為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長臂多力曳我尸起歸葬成周否則徒為江魚所呑矣後雖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虛應故事草草完結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許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為之平行少頃聞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來李王迎上各在輿中交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嘵嘵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揮拳相毆李漸不勝羣鬼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汝等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即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來手持金尊玉杯傳詔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聽此些小訟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便直其事李神大喜自稱我量素佳踴躍持飲至三杯便捧腹欲吐素神飲畢七杯尚無醉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覆命後再行須臾又下頒玉帶詔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汝等便該明曉要知世上凡一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繡名書法畫或得寵逢時或遭凶受刼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飲醉顛倒亂行我三十六天日食星隕尚被素王把持擅權我不能作主而況李王乎然畢竟李王能飲

三杯則人心天理美惡是非終有三分公道直到萬古千秋綿綿不斷鍾某陽數未絕而此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故且開恩增壽一紀放他還陽此後永不為例鍾聽畢還魂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神袁王貌陋團團渾渾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從者諸人大概相似千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黨亦不甚推尊也鍾本名護自此乃改名悟

賭錢神號迷龍

李某官縉雲令以賭博被參然性好之不能一日離病危時猶拍肘牀上作呼盧聲其妻泣諫曰氣喘勞神何苦如是李曰賭非一人所能我有朋類數人在牀前同擲骰盆汝等特未之見耳已而氣絕忽又蘇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燒紙錁替還賭錢妻問與何人決勝曰陰司賭神號稱迷龍其門下有賭鬼數千皆受驅使探人將託生時便請迷龍作一花押納入天靈蓋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賭雖嚴父賢妻萬不能救漢書公卿表以博揜失侯者十餘人可見此神從古有之或且一心貪賭有美食而讓他人食有美妻而讓他人眠皆迷龍作祟也但陰間賭法與世間不同其法聚十餘鬼同擲十三顆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勝羣鬼以所畜紙錁全行獻上迷龍高坐抽頭以致大富羣鬼賭敗窮極便到陽

間作瘟疫詐人酒食汝等此時燒紙錢一萬可以放我生還家人信之如其言燒與之而李竟瞑目長逝或曰渠又哄得賭本可以放心大擲故不返也

羊骨怪

杭人李元珪館於沛縣韓公署中司書稟事偶有鄉親回杭李託帶家信命館童調麪糊封信家童調麪糊中李用畢以其餘置几上夜聞窸窣聲以爲鼠來偷食也揭帳伺之見燈下一小羊高二寸許渾身白毛食糊盡乃去李疑眼花次日特作糊待之夜間小羊又至因留心細觀其去之所在到窗外樹下而沒次日告知主人發掘樹下有朽羊骨一條骨竅內漿糊猶在取而燒之此後怪絕

夜叉偷酒

直隸永平府灤州河下每年龍王造宮有黃白二龍從古北口拔木運來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中皆直立而行上挂一紅燈爲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年待龍發水然後依附運行偶失一枝龍怒遣夜叉尋取風雨大作山石皆飛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飲立盡懼其爲患爲伐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埭令鄭公首瀛爲余言鄭灤州人

披麻煞

新安曹媪有孫登官。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先期掃除樓房。待新婦居。房與媪卧閣相去十步許。日向夕。媪獨坐樓下。聞樓上履聲橐橐。意是丫鬟不之詰也。久而聲漸厲。稍覺不類。疑是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門開。舉首見一人麻冠麻鞋。手扶桐杖。立梯下層。見媪至。返身退走。媪素有膽。不計其為人為鬼。奮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窸窣之聲。如烟一縷而沒。始悟為鬼。急下樓。欲以語人。念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覓他室。隱忍不言。次夕新婦入門。張燈設樂。散後。媪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旦覘新婦則已靚妝坐牀。琴瑟之好甚篤。媪意大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獨登樓。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勸其秉燭。以熟徑辭。食頃不下。媪喚之不應。遣小鬟持燈上樓。亦不見婦。媪大驚。婢曰是或往廁下乎。媪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來。無可奈何。乃召壻告以失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呼曰。娘在是。衆亟視之。則新婦團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細縶之狀。扶出。白沫滿口。氣息奄然。以水漿灌之。逾時甫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為祟。媪乃哭曰。咎在我。因備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時夜漏將殘。不能移宅。擁婦偃息在牀。壻秉燭坐。雙鬟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去。壻亦勞倦。稍一交睫。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入。直奔牀前。以指掐婦頸三五下。壻奔前救護。披麻人聳身從窗欞中去。疾於飛鳥。呼婦不應。持火視之。氣已絕矣。或曰此選日家不良

於術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繡薄暮家人鋪蒲席招涼女忽於座間顧影絮語衆怪其誕呵之乃大聲曰唉我豈若女耶我為某村某婦氣忿縊死多年欲得替人故在此語畢大笑舉帶自勒其頸闔室盡驚取米豆厭勝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為他人壓金線取錢易米家貧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然天師將至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雖然我不可以虛返當思所以送我衆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斗酒隻雞何如乃有喜色且領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慶女衣袖忽又翩舞憤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甘休仍須討替更作惡狀以帶套頸衆察其音不類前鬼正驚疑間俄聞瓜棚下綷綷履響仍在女口叱曰鬼婢冒我姓名來詐錢鏹辱沒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訟汝於城隍神又勞問女家勿怕此無賴鬼我在此他不敢為厲言畢其女頰暈紅潮狀若羞縮者食頃兩鬼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杳然如夢

老人李某海陽人薄暮自邑中還家覺腰纏重物解視無有勉荷而歸時已月上家人聞叩扉聲走相問安老人瞪目無言為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許懸梁間作縊狀

曰余縊死鬼也今與汝翁作交代衆驚詰以前因曰余爲李氏樓泊城中曾至某家祟其女於瓜棚下因其家中哀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別尋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此日日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然攔阻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以糞桶寄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昨宵雨歇城頭山色當佳盍一憑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乘間出城遇汝翁歸附他腰帶間蒙其負荷急於得生故仍欲相借重耳衆聞其言軟似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翁年老墓木已拱你不忍於弱女甯獨甘心於秃翁如蒙哀憐當爲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士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即作頂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矣翌日廣延僧衆作七日道場瓜棚下從此清潔

介溪墳

嚴介溪爲其妻歐陽氏卜葬召門下風水客數十人囑曰我富貴已極尚何他望只望諸君擇地生子孫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來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孫貴壽與公相埒介溪命羣客視之一客獨曰若葬此子孫雖貴但氣脈大遏恐在六七世後耳俱

以為然介溪買成開穴中有古墳墓志摩視之即嚴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駭急加封識然自此嚴氏大衰且籍沒矣此事嚴後裔名秉璉者所言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璇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與沈雲椒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巾問之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曰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後為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問何故曰烟管是最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頃刻冰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曰君又放學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學院試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將必復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薦卷

吾友楊潮觀字宏度無錫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縣知縣乾隆壬申鄉試楊為同考官閱卷畢將發榜矣搜落卷為加批焉倦而假寐夢有女子年三十許淡妝面目疎秀短身青紺裙

烏巾東額如江南人儀態揭帳低語曰拜託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楊驚醒告同考官皆笑曰此噩夢也焉有將發榜而可以薦卷者乎楊亦以為然偶閱一落卷表聯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句蓋壬申二月表題即謝開科事也楊大驚加意翻閱表頗華贍五策尤詳真飽學者以時藝不甚佳故置之孫山外楊既感夢兆又難直告主司欲薦未薦方徘徊間適正主試錢少司農東麓先生嫌進呈策通場未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楊喜即以桂花香卷薦上錢公如得至寶取中八十三名拆卷填榜乃商邱老貢生侯元標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來託者即李香君楊自以得見香君夸於人前以為奇事

道士取葫蘆

秀水祝宣臣名維誥余戊申同年也其尊人某饒於財一日有長鬚道士叩門求見主人問法師何為來曰我有一友現住君家故來相訪祝曰此間並無道人誰為君友道士曰現在觀稼書房之第三間如不信煩主人同往尋之祝與同房則書房挂呂純陽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師兄也偷我葫蘆久不見還故我來索債言畢伸手向畫上作取狀呂仙亦笑以葫蘆擲還之主人視畫上果無葫蘆矣大驚問取葫蘆何用道士曰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雞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備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

子四十五

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藥數丸示主人。芬芬撲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時。我仍來汝家。可設瓜菓待我。此間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動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與之。道士束負腰間。如疋布然。不覺其重。留藥十丸。拱手別去。祝舉家敬告神明。早晚禮拜。是年夏間無疫。中秋無月。且風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火焚人不當水死

涇縣葉某與人貿易安慶。江行遇風。同船十餘人半溺死矣。獨葉墜水中。見紅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為獲神人之助。後必大貴。亡何家居不戒於火。竟燒死。

城隍殺鬼不許為聻

台州朱始女已嫁矣。夫外出。為賈。忽一日燈下見赤脚人。披紅布袍。貌醜惡。來與褻狎。且云娶汝為妻。婦力不能拒。因之痴迷。日漸黃瘦。當怪未來時。言笑如常。來則有風肅然。他人不見。惟婦見之。婦姊夫袁承棟素有拳勇。婦父母將女匿袁家數日。怪不來。月餘蹤跡而至。曰汝乃藏此處乎。累我各處尋覓。及訪知汝在此處。我要來。又隔一橋。橋神持棒打我。不能過。昨日將身坐在擔糞者周四桶中。纔能過來。此後汝雖藏石櫃中。吾能取汝。袁與婦商量持刀斫之。婦指怪在西則西斫。指怪在東則東斫。一日婦喜拍手曰。斫中此怪額角矣。果數

日不至已而布縵其額仍來為祟袁發鳥槍擊之怪善於閃躲屢擊不中一日婦又喜曰中怪臂矣果數日不來已而布縵其臂又來入門罵曰汝如此無情吾將索汝性命毆撞此婦滿身青腫哀號欲絕女父與袁連名作狀焚城隍廟是夜女夢有青衣二人持牌喚婦聽審且索差錢曰此場官司我包汝必勝可燒錫錁二千謝我你莫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享將替你為鋪堂之用憑汝叔紹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見個分明紹先者朱家已死之族叔也如其言燒與之五更女醒曰事已審明此怪是東埠頭轎夫名馬大城隍怒其生前作惡死尚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長枷在廟前示衆從此婦果康健合家懽喜未三日又痴迷如前口稱我是轎夫之妻張氏汝父汝姊夫將我夫告城隍枷責害我忍飢獨宿我今日要為夫報仇以手爪招婦眼眼幾瞎女父與承棟無奈何再焚一牒與城隍是夕女又夢鬼隸召往怪亦在焉城隍置所焚牒於案前瞋目厲聲曰夫妻一般凶惡可謂一牀不出兩樣人矣非腰斬不可命兩隸縛鬼持刀截之分為兩段有黑氣流出不見腸胃亦不見有血旁二隸請曰可准押往鵝鳴國為聾否城隍不許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聾必又害鬼可揚滅惡氣以斷其根兩隸呼長鬚者二人各持大扇扇其尸頃刻化為黑烟散盡不見因其妻械手足充發黑雲山羅剎神處充當苦差命原差送婦還陽女驚而醒從此朱婦

安然仍回夫家生二子一女至今猶存鬼所云擔糞周四者其鄰也問之曰果然可疑我某日擔空桶歸壓肩甚重

子不語卷三終

隨園戲編

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倦在號簷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鬚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鄭細九

揚州名奴多以細稱，細九者，商人鄭氏奴也。鄭家主母病革，忽蘇，矍然而起，曰：「事大可笑，我死何妨，不應託生於細九家為兒，以故我魂已出戶，到半途得此消息，將試我者打脫而返。」言畢，道口渴，索青菜湯，家人煑與之，嚥少許，仍仆於牀，瞑目而逝。須臾，鄭細九來報家中產一兒，口含菜葉，啼聲甚厲。嗣後鄭氏頗加恩養，不敢以奴產子待也。

替鬼做媒

江浦南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為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太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為燒紙錢再三勸慰作厲如故未幾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撞舉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鬧耶張面作羞縮狀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貌醜未知陳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陳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極好但我輩雖鬼不可野合為羣鬼所輕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具鑼鼓音樂擺酒席送合歡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我輩纔去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然無恙鄉鄰哄傳某村替鬼做媒替鬼做親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或問三技云何曰我表弟呂某松江廩生性豪放自號豁達先生嘗過泖湖西鄉天漸黑見婦人面施粉黛貿貿然持繩索而奔望見呂走避大樹下而所持繩則遺墜地上呂取觀乃一條草索嗅之有陰霾之氣心知為縊死鬼取

藏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前遮攔。左行則左攔。右行則右攔。呂心知俗所稱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前之塗眉畫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想無他技可施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鬼仍復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與夫口角。一時短見。自縊。今聞泖東某家婦。亦與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將我繩奪去。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呂問作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念往生咒。我便可託生。呂笑曰。我即高僧也。我有往生咒。為汝一誦。即高唱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礙。死去生來。有何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鬼聽畢。恍然大悟。伏地再拜。奔趨而去。後土人云。此處向不平靜。自豁達先生過後。永無為祟者。

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藍衣人持繖從西鄉來。見戴公欲前不前。疑為竊賊。直前擒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說謊。世上只有城裏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裏拘人之理。藍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命。就城裏拘人。是實。問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視之。其第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戴欲救表兄

心疑所言不實乃放之行而堅坐橋上侍之四鼓藍衣者果至戴問人可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鐵上戴視之有線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踣跟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甯劉某年七歲腎囊紅腫醫藥罔效隣有饒氏婦當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牀而寢不飲不食若痴迷者劉母託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雞剝殺太多故今世羣雞來嚙相與報仇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蟲魚皆八蜡神所管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如其言子疾果痊一日者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呿喘不已其嫂問故曰隣婦某氏兇惡難捉冥王差我拘拏不料他臨死尚强有力與我格鬬多時幸虧我解下纏足布捆縛其手纔得牽來嫂問現在何處曰在窗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戲取蠅夾入針線箱中未幾聞饒氏在牀上有呼號聲良久乃蘇曰嫂爲戲大虐陰司因我拏婦某不到重責三十板勒限再拏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視其臀果有杖痕始大悟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替人間查陰司事矣

嚴東玠

嚴東玠作雲南祿勸縣。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之。屢伺門側不得見。一日見美婦人倚窗梳頭。妻素悍妬。慮惑其夫。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毆。美婦化作白鵝。繞地哀鳴。東玠取印印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硃筆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亦無恙。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硃筆所點。妻大驚而殞。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生產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倦故。又請隣婦三人輪流守護。一婦姓孫。有兒尚襁褓。不能同往。乃交託外婆家。而率長子名鍾者同往。鍾已弱冠入學。慮夜間寂寞。乃持書一卷往。次日將午。其門內絕無人聲。戚里疑之。打門入。則產婦死於牀。七人死於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惟氣絕而已。獨孫秀才身尚端坐。右手執書如故。其左臂自肩以下。全身燒毀。直至脚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鳴於官。急相驗。命且掩埋。亦無從申報也。此事彭芸楣少司馬為余言。

智恆僧

蘇州陳國鴻彭芸楣先生丁酉鄉試所取孝廉性好古玩家園內有種荷花缸年久不起陳命扛起閱其款識缸下又得一罈黃碧色花紋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數片陳投骨於水攜罈入室夜夢一僧來曰我唐時僧智恆也汝所取磁罈乃我埋骨罈速還我骨而土掩焉陳素豪曉告友朋不以為意又三日其母夢一長眉僧挾一惡狀僧至曰汝子無禮貪我磁罈拋撒我骨我訴之不理欺我老耳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故同來索汝子之命母驚醒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僅存一片問孝廉則已迷悶不省人事矣未十日而病亡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為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乞食於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於提督軍門外雙手挈二石獅去提督召之則仍雙挈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輙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於潮州值潮之東門修湘子橋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工構天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

衆人赧面汗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圮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十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江

蘇南村

桐邑有蘇南村者病篤昏迷問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來否家人莫知漫應之頃又問答以未曾來曰爾等當著人喚他速來家人以為譫語不應乃長嘆欲逝家人倉皇遣健足奔市購紙轎一乘至則見輿夫背有李耕野魏兆芳字樣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氣始絕輿夫姓字乃好事者戲書也竟成為真亦奇

葉生妻

桐城邑西牛欄鋪界葉生筆耕餬口父兄業農乾隆癸卯春佃其族人田於牌門莊闔室移居於是其妻年十八素端重寡言忽發顛慢罵其音不一惟罵李某喪絕天良毀我輩十人塚蓋造房屋好生受用將我等骸骨踐踏污穢葉生不解詢鄰老始知房主李某於康熙時平墳架屋事實有之乃詰其妻云平墳做屋實李某事於我何干妻答云當時李某氣燄甚高我等忍氣不言多出遊避之今看爾家運低故在此洩忿罵音中惟此厲聲者最惡其九

音偶爾相聞亦略平和生許以拆屋培塚答云屋有主人爾不能擅拆盍往商量生奔請李姓來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此二榔也此四墳也其牖旁乃二女墳我墳在林後牆下李問爾何人答云我阮姓孚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間儒生讀書白鶴觀戲習道教竟成羽士偶爲貪色踰牆被辱自縊葬此十人中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故我糾合伊等同來李云汝骨在何處答曰正中一塚掘下三尺見棺黑色者是我也李躊躇不敢掘鬼罵不息遠近觀者絡繹而至有問必答或燒紙錢求之其九鬼亦從旁勸解音皆自其妻口中出縊鬼罵曰汝等九個賭賊得受葉家紙錢彼此趕老羊快活便來勸我麼自是九鬼無聲惟縊鬼獨閙生請羽士禳解屬塾師陳某作薦送文鬼大笑曰不通之極某故事用錯某處文詞鄙俗況送我文當求我不應以威脅我塾師慚赧唯唯而已道士誦經略錯必加切責生之戚有程氏者家素豐方到門鬼曰富翁來矣當備好茶章孝廉甫與生有姻將到鬼曰文星至矣求爲我作墓誌章口占一律贈之曰當年底事竟投繯遺體飄零瘞此間茅屋妄成將拆去高封誤毀已培還從玆獨樂安黃壤還望垂憐放翠鬟他日超升藉法力直排閶闔列仙班鬼謝曰蒙奬太過孚有風流罪過安能排閶闔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語見教極是吾遵命去矣臨去呼葉生字告之曰吾不受道士懺悔受文人懺悔亦未忘結習故也爾盍鐫詩

墓石以光泉壤生妻瞑目無言越一日乃醒

七盜索命

杭州湯秀才世坤年三十餘館於范家一日晚坐生徒四散時冬月畏風書齋窗戶盡閉夜交三鼓一燈熒然湯方看書窗外有無頭人跳入隨其後者六人皆無頭其頭悉用帶挂腰間圍湯而各以頭血滴之涔涔冷濕湯驚迷不能聲適館僮持溺器來一衝而散湯隕地不醒僮告主人急來救起灌薑湯數甌醒具道所以因之回家主人喚肩輿送之天已大明家住城隍山脚下將近山湯告輿夫不肯歸家願仍至館云未至山脚下望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無奈何仍延館中遂大病身熱如焚主人素賢為迎其妻來侍湯藥未三日卒已而蘇謂妻曰吾不活矣所以復蘇者冥府寬恩許來相訣故也昨病重時見青衣四人拉吾同行云有人告發索命事所到黃沙茫茫心知陰界因問吾何罪青衣曰相公請自觀其容便曉矣吾云人不能自見其容作何觀法四青衣各贈有柄小鏡曰請相公照如其言便覺龐然魁梧鬚長七八寸非今生清瘦面貌前生姓吴名鏘乃明季婁縣知縣七人者七盜也埋四萬金於某所被獲後謀以此金賄官免死託婁縣典史許某轉請於我許匿取二萬以二萬說我我彼時明知盜罪難逭拒之許典史引左氏殺汝璧將焉往

之說請掘取其金而仍殺之我一時心貪竟從許計此時悔之無及乃隨四人行至一處宮闕壯麗中坐袞袍陰官色頗和吾拜伏堦下七鬼者捧頭於肩若有所訴訴畢仍挂頭腰間吾哀乞陰官官曰我無成見汝自向七鬼求情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云請高僧超度多燒紙錢鬼俱不肯其頭搖於腰間獰惡殊甚開口露牙就近來咬我頸陰官喝曰盜休無禮汝等罪應死非某枉法某之不良在取爾等財耳但起意者典史非吳今似可緩索渠命七鬼者又各以頭裝頸哭曰我等向伊索債非索命也彼食朝廷俸而貪盜財是亦一盜也許典史久已被我等咀嚼矣因吳令初轉世為美女嫁宋尚書牧仲為妾宋貴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託生湯家湯祖宗素積德家中應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將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邪魔不敢近我等又休矣千載一時尋捉非易願官勿行婦人之仁陰官聽畢蹙額曰盜亦有道吾無如何汝姑回陽間一別妻孥可也以此我得暫蘇語畢不復開口妻為焚燒黃白紙錢千百萬竟無言而卒湯氏別房諱世昌者次年鄉試及第中進士入詞林人皆以為塡天榜者所抽換矣

陳恪勤公吹氣退鬼

陳公鵬年未遇時與鄉人李孚相善秋夕乘月色過李閒話李故寒士謂陳曰與婦謀酒不

得子少坐我外出沽酒與子賞月陳持其詩卷坐觀待之門外有婦人藍衣蓬首開戶入見陳便卻去陳疑李氏戚也避客故不入乃側坐避婦人婦人袖物來藏門檻下身走入內陳心疑何物就檻視之一繩也臭有血痕陳悟此乃縊鬼取其繩置靴中坐如故少頃蓬首婦出探藏處失繩怒直奔陳前呼曰還我物陳曰何物婦不答但聳立張口吹陳冷風一陣如冰毛髮噤齘燈熒熒青色將滅陳私念鬼尚有氣我獨無氣乎乃亦鼓氣吹婦婦當公吹處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繼而胸穿終乃頭滅頃刻如輕烟散盡不復見矣少頃李持酒入大呼婦縊於牀陳笑曰無傷也鬼繩尚在我靴告之故乃共入解救灌以薑湯蘇問何故尋死其妻曰家貧甚夫君好客不已頭止一釵拔去沽酒心悶甚客又在外未便聲張旁忽有蓬首婦人自稱左鄰告我以夫非為客拔釵也將赴賭錢場耳我愈鬱恨且念夜深夫不歸客不去無面目辭客蓬首婦手作圈曰從此入即佛國懽喜無量余從此圈入而手套不緊圈屢散婦人曰取吾佛帶來則成佛矣走出取帶良久不來余方冥然若夢而君來救矣訪之鄰數月前果縊死一村婦

陳聖濤遇狐

紹興陳聖濤者貧士也喪偶遊揚州寓天甯寺側一小廟廟僧遇之甚薄陳見廟有小樓扃

閉問僧何故僧曰樓有怪陳必欲登乃開戶入見几上無絲毫塵有鏡架梳篦等物大疑以為僧藏婦人不語出過數日望見美婦倚樓窺陳亦目挑之婦騰身下已至陳所陳始驚以為非人婦曰我仙也汝毋怖為有夙緣故耳款接甚殷竟成夫婦每月朔婦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處聽差陳乘婦去啟其箱金珠爛然陳一絲不取代扃鎖如初婦歸陳私謂曰我貧甚而君頗有餘貲盍假我屯貨為生業乎婦曰君骨相貧不能富雖作商賈無益且喜君行義甚高開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請資君衣食自後陳不起炊中饋之事婦主之居年餘婦謂陳曰妾所畜金已為君捐納飛班通判赴京投供即可選也妾請先入京師置屋待君陳曰娘子去我從何處訪尋曰君第入都到彰義門妾自遣人相迎陳如其言後婦人兩月入都至彰義門果有蒼頭跪曰主君到遲娘娘相待久矣引至米市衚衕則崇垣大廈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頭如舊曾服侍者陳亦不解其故登堂婦人盛服出迎攜手入房陳問諸奴婢何以識我曰勿聲張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貌買宅立契諸奴婢投身時亦假君形貌以臨之故皆認識君因私教陳曰若何姓若何名喚遣時須如我所囑毋為若輩所疑陳喜甚因通書於家明年陳之長子來如父已續娶後母入房拜見母慈恤倍至如所生子亦孝敬不違婦人曰聞兒有婦何不偕來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長子唯唯婦人

贈舟車費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門外有少年求見陳問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陳問婦人婦人曰是吾兒妾前夫所生也喚入拜陳并拜陳之長子呼為兄居亡何婦假日也不在家長子亦外出妻王氏方梳妝少年窺嫂有色排窗入擁抱求歡王不可少年强之弛下衣以陰示嫂埜頭無肉而有毛尖挺如立錐王愈畏惡大呼乞命少年懼奔出王之裙褶已毀裂矣長子夜歸被酒見妻容色有異問之具道所以長子不勝忿拔几上刀尋少年少年已卧就帳中斫之燭照一狐斷首而斃陳知其事驚駭懼婦人假滿歸必索其子命乃即夜父子逃歸紹興官不赴選一錢不得著身貧如故

長鬼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患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然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立仰面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潛縛其兩腿長人驚轉面相視沈叩以何處來長人云張某將死余為勾差當先來與其家堂神說明再動手勾捉沈以張寡母在堂未娶無子胡可以死懇盡計緩之長人亦有憐色而謝以無術沈代懇再三長人曰只一法耳張明日午時當死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余自其門外柳樹下入冥中鬼飢渴久得飲食即忘事君可預設二席置六人座君候於門外柳樹邊有旋風自

上而下。即拱揖入門。延之入座。勸爲勸酬。視日影逾午則起。散。張可以免。沈允諾。即入語張家人。屆期一一如所教。張至已刻。已昏暈。當午惟存一息。外席散而神氣漸復。沈大喜。歸月餘。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攢眉告曰。前爲君畫策。張君得延一紀。入學且當中某科副車。舉二子。而余以泄冥事。爲同輩所告。責四十板。革役矣。余本非鬼。乃峽石鎮挑脚夫劉先。今遭冥責。不復能行起。尚有三年陽數未終。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終我餘年。沈語張。張即持數十金。偕沈買舟訪之。果得其人。方以癱疾臥牀。乃拜謝牀下。以所攜金贈之而返。張後一如夢中所語。

西園女怪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游邗上。住某紳家。時初秋尚有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精舍數間。頗幽靜。面山臨池。二人移榻其中。數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寢。聞庭外步屧聲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回首巫山遠。空將兩鬢凋。兩人初疑主人出遊。既而語氣不類。披衣竊視。見一美女背欄干立。兩人私語。未聞主人家有此人。且裝束殊不似近時。得毋世所謂鬼魅者此乎。陳少年情動。曰。有此麗質。魅亦何妨。因呼曰。美人何不入室一談。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陳拉周啟戶出。不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

尋聲以往。若在樹間。審視之。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二人駭極大呼。首墜地跳躍而來。二人急奔避入室。首已隨至。兩人闔門盡力抵之。首嚙門限。咋咋有聲。俄聞雞鳴。跳躍去。至池而沒。迨天明兩人急移住舊所。各病瘧數十日。

雷誅營卒

乾隆三年二月間。雷震死一營卒。卒素無惡蹟。人咸怪之。有同營老卒告於衆曰。某頃已改行為善。二十年前披甲時。曾有一事。我因同為班卒稔知之。某將軍獵皋亭山下。某立帳房於路旁。薄暮有小尼過帳外。見前後無人。拉入行姦。尼再四抵攔。遺其褌而逸。某追半里許。尼避入一田家。某悵悵而返。尼所避之家。僅一少婦。一小兒。其夫外出傭工。見尼入。拒之。尼語之故。哀求假宿。婦憐而許之。借以己褌。尼約以三日後當來歸還。未明即去。夫歸脫垢衣欲換。婦啟篋求之不得。而已褌故在。因悟前倉卒中誤以夫褌借去。方自咎未言。而小兒在旁曰。昨夜和尚來穿去耳。夫疑之。細叩蹤跡。兒具告和尚夜來哀求阿娘如何留宿。如何借褌。如何帶黑出門。婦力辨是尼非僧。夫不信。始以詈罵。繼加捶楚。遍告鄰佑。鄰佑以事在昏夜。各推不知。婦不勝其冤。竟縊死。次早其夫啟門。見女尼持褌來還。并籃貯糕餌為謝。其子指以告父曰。此即前夜借宿之和尚也。夫悔痛。杖其子斃於婦柩前。己亦自縊。鄰里以經官

不無多累相與殯殮寢其事次冬旣葬之窆其地土人有言之者余雖心識為某卒而事旣寢息遂不復言曾密語某某亦心動自是改行為善冀以蓋愆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逭也

青龍黨

杭州舊有惡少插血結盟剌背為小青龍號青龍黨橫行閭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國瑄擒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惡董超竟以逃免乾隆某年冬夢其黨數十人走告曰子為黨首雖幸逃免明年當伏天誅董惶恐求救眾曰許惟投保叔塔草庵僧為徒力持戒行或可倖免董夢覺訪之塔下果有老僧結草棚趺坐誦經董長跪泣涕自陳罪戾願度為弟子老僧初猶遜謝旣見其情真乃與剪髮為頭陀令日間誦經夜沿山敲木魚念佛號自冬至春修持頗力四月某日從市上化齋歸小憩土地祠朦朧睡去見其黨來促曰速歸速歸今夕雷至矣董驚覺蹌踉歸棚天已昏黑果有雷聲董以夢告僧僧令跪己膝下兩袖蒙其項而誦經如故不數刻電光繞棚霹靂連下或中棚左石或中棚右樹如是者七八擊皆不得中少頃風雷俱止雲開見月老僧謂難已過掖以起曰從此當無事矣董驚魂少定拜謝老僧出棚外忽電光爍然震霆一聲已斃石上

陳州考院

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扃其樓如故時直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畟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膽氣自壯欲移居高樓湯告以所聞不信斷鎖登樓則明窗四敞姿無點塵愈疑前言為妄景榻於樓之外間王榻於樓之內間讓中一間為憩座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寢語景曰人言樓有祟今數夕無事可知前人無膽為書吏所愚景未答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登者景呼王曰樓下何響王笑曰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景大窘號呼王亦起持燭出至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二人驚急添燒數燭燭光稍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尺面長二尺無目無口無鼻而有髮髮直豎亦長二尺許二人大聲喚樓下人來此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種鬼聲房中什物皆動躍二人幾駭死至雞鳴始悉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溧陽潘公督學時歲試畢明日當發案潘已就寢將二更忽聞堂上擊鼓聲潘遣僮問之值堂吏云須有披髮婦人從西考棚中出上階求見大人吏以深夜不敢傳答曰吾有冤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鬼因自擊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為僕人張姓者稍有膽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礙今既不出即煩致語我某縣某生家僕婦也主人涎我色姦我不從則鞭撻之我語夫夫醉後

有不遜語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姦我肆口詈之遂大怒立捶死埋後園西石槽下沉冤數載今特來求申言畢大哭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來已取在二等第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拆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留為爾檄府縣查審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即以訪聞檄縣果於石槽下得女屍遂置生於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後舉孝廉景後官侍御

符離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貿易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鼓北風勁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憐其倉追謂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右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客飢渴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匝地皆軍士據地飲食談說兵間事皆不甚曉少頃眾相呼曰主將來矣遠遠有呵殿聲咸趨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壯長髯者下馬入店上坐眾人伺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餔啜有聲畢呼軍士入曰爾輩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還眾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閉門避去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牀無睡具燈寘地上

長鬚者引手撼其頭頭即墜下放置牀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牀內外然後倒身臥於牀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裂作兩段倒於地燈亦旋滅客悸甚飛趨耳房以袖掩面臥輾轉不能寐迨聞雞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啟袖見天色微明身乃臥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冒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主人方開門訝客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并問所宿為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徐氏疫亡

雍正壬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彌月行雙回門禮是日壻飲於徐徐為設榻廳樓下壻就帳未寢聞樓梯有行步聲見四人下樓立燈前一紗帽朱衣一方巾道服餘二人皆煖帽皮袍相與嘆息少頃有女裝者五人亦來掩泣於燈前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可託此人紗帽者搖手曰無濟且泣曰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線耳互相勸慰或坐或行壻悸極不能出聲迨五鼓方相扶下樓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紅衣者曰獨不能為我留一線耶紅衣者唯唯時雞已鳴黑面人奔桌下去壻候窗微亮披衣入內叩樓上何人所居曰新年供祖先神像無人住也壻上樓觀像衣飾狀貌與所見同心不解所以祕而不言先是徐家三子皆受業於張有虔先生是年張館松江五月中以母病歸乞其弟子往權館徐故

富家皆不欲出張强之主人命第三子往有阿壽者奴產子也向事張謹因命同往主僕出門未二十日杭州蝦蟆瘟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者十人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聞喪歸壻以所見語之徐愕然曰阿壽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也君所見從泉下出者是矣

蔣文恪公說二事

余座主蔣文恪公居李廣橋賜第自言少時讀書平臺其地與他屋隔遠每夜坐呼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溲窗外月不甚明又無相伴者乃呼其所隨僮名應聲答令之入卒不入啟戶出見一人方枕外檻門閾以頭向內而應公初疑為某僮醉罵之其臥如故公怒行至閾邊思撲之見所臥人長三尺方巾皂衣白鬚如世所塑土地樣公喝之其人冉冉沒矣

公父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優人故終文肅之世從無演戲觴客之事文肅沒後十年文恪稍稍演戲而不敢畜養伶人老奴顧升來文恪燕坐談及梨園慫恿曰外間優人總不若家伶為佳且便於傳喚家中奴產子甚眾何不延教師擇數奴演之文恪心動未答忽見顧升驚怖面色頓異兩手如受桎梏身倒於地以頭鑽入椅脚中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由第

二椅脚穿至第三椅脚自首至足若納於匣呼之不應公急召巫醫百計解求夜半始甦曰怕殺怕殺方前言畢時見一長人捽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聲色俱厲曰爾為吾家世僕吾之遺訓爾豈不知何得導五郎蓄戲子著細打四十活捶棺中奴悶絶不知所為最後聞遠遠有呼喚聲奴在棺中欲應不能稍後覺清快亦不知何以得出驗其臀果有青黑痕

獵戶除狐

海昌元化鎮有富家臥房三間在樓上日間人俱下樓理家務一日其婦上樓取衣樓門内閉加橛焉因思家中人皆在下誰為此者板隙窺之見男子坐於牀疑為偷兒呼家人齊上其人大聲曰我當移家此樓我先來家眷行且至矣假爾牀桌一用餘物還汝自窗間擲其箱篋零星之物於地少頃聞樓上聚語聲三間房内老幼雜沓敲盤而唱曰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來酒無一鍾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桌即憑空取上食畢復從空擲下此後亦不甚作惡富家延道士為驅除方在外定議歸樓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道士至方布壇若有物捶之踉蹌奔出一切神像法器皆撤門外自此日夜不甯乃至江西求張天師天師命法官某來其怪又唱曰天師天師無法可施法官法官來亦枉然俄而法官至若有人捽其首而擲之面破衣裂法官大慚曰此怪力量大須請謝法官來纔可謝住

長安鎮某觀中主人迎謝來立壇施法怪竟不唱富家喜甚忽紅光一道有白鬚者從空中至樓呼曰毋畏謝道士謝所行法我能破之謝坐庭前誦咒擲鉢於地走如飛周廳盤旋欲飛上樓者屢矣而終不得上須臾樓上搖銅鈴琅琅聲響鉢遂委地不復轉動謝驚曰吾力竭不能除此怪即取鉢走而樓上歡呼之聲徹牆外自是作祟無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暮大雪有獵戶十餘人來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難恐有擾累獵戶曰此狐也我輩獵狐者也但求燒酒飲醉當有以報君其家即沽酒具殽饌徹內外燃巨燭獵戶轟飲大醉各出鳥鎗裝火藥向空點放烟塵障天竟夕震動迨天明雪止始去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乃竟夕悄然又數日了無所聞上樓察之則羣毛委地窗槅盡開而其怪遷矣

子不語卷四終

隨園戲編

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著麻衣拜姑于堂詛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禱城隍神願殛婦以安母章凡九焚不應乃更為忿語責神無靈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跪廟中城隍曰爾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繼妻恰有子二人爾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嘵嘵周曰婦惡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既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為媒嫁于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為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賺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警或得改逆為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類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示威爾輩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色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獰獰兇猛油鐺肉磨置列庭下須臾鬼牽婦至觳觫跪堦前城隍厲聲數其罪狀取登註

册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為之請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歸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徵友沈炳震嘗晝寢書堂夢青衣者引至一院深竹蒙密中設木牀素几几上鏡高丈許青衣曰公照前生沈自照方巾朱履非是本朝衣冠矣方錯愕間青衣曰公照三生沈又自照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非儒者衣冠矣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公猶識老奴乎奴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今二百餘年矣言畢泣手文卷一冊獻沈沈問故蒼頭曰公前生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為大同兵備道今日青衣召公為地府文信王處有五百鬼訴冤請公質問老奴記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起意者乃總兵某也五百人本劉七案内敗卒降後又反故總兵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記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沈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公步行乎乘轎乎老僕呵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呼一輿二夫甚華掖沈行數里許前有宮闕巍峩中坐王者冕旒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某進王曰且止此總兵事也先喚總兵有戎裝金

甲者從東廂入。沈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沈。沈再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公有書勸止之。與公無干。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公令之不從。平日懦恧可知。沈唯唯謝過。總兵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曾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總兵為國殺之。非為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風如墨。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球。齊張口露牙來嚙總兵。兼睨沈。沈大懼。向王拜不已。且以袖中文書呈上。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之。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尚何嘵嘵。羣鬼曰。當時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也。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為國為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為民可也。說總兵不為國不可也。因諭五百鬼曰。此事沉擱二百餘年。總為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為人。我將以此事狀上奏玉皇。聽候處置。惟兵備道某所犯甚小。且有勸阻手書為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懦之過。五百鬼皆手持頭叩階。嗟嗟有聲曰。惟大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數里。仍至竹窗書齋。老僕迓出。驚喜曰。主人棄結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鏡所曰。公視前生。果仍巾履一前朝老諸生也。青衣人又呼曰。公視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仍在書堂。家人環哭道

子五十九

暈去一晝夜。惟胸間微温。文信王宮闕扁對甚多。不能記憶。只記宮門外金鐫一聯云。陰間律例全無。那有法重情輕之案件。天上算盤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時辰。

吴三復

蘇州吴三復者。其父某饒于財。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人望絶。汝輩猶得以所遺資生。遂縊死。三復實未防。救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僞設乩仙位。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乩盤大書曰。余爾父也。爾明知父將縊死。而汝竟不防于事先。又不救于事後。汝罪實不日伏冥誅矣。三復大懼。跪泣求懺悔。乩盤又書曰。余舐犢情深。爲汝想無他法。惟捐三千金交顧心怡立斗姥閣。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逆。方可免死。三復深信之。即以三千金與顧。立收券爲憑。顧僞辭讓。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頃飲三復酒。乘其醉遣奴竊其券焚之。三復歸家。券已遺失。遣人促顧立閣。顧曰。某未受金何能立閣。三復心悟其姦。然其時家尚有餘。亦不與校。又數年。三復窘甚。求貸于顧。顧以三千金營運。頗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之。其叔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千之説遂直矣是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爲然。卒不與。三復控官。俱以無券不准。三復忿甚。作牒詞訴于城隍。焚牒三日卒。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叔某皆亡。其夜顧之鄰人見蘇州城隍司燈籠滿

巷。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影光書樓事

蘇州史家巷蔣申吉。余年家子也。有子娶徐氏。年十九。琴瑟頗調。生產彌月。忽置酒喚郎君共飲。曰此別酒也。予與君緣滿將去。昨日宿冤已到。勢難挽回。諺曰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死後。君亦勿復相念。言畢大慟。蔣愕然。猶慰以好語。氏忽擲杯起立。豎眉瞋目。非復平日容顏。卧牀上向西大呼曰。汝記萬曆十二年影光書樓上事乎。兩人設計殺我。我死何慘。呼畢以手批頰。血出未已。又以剪刀自刺。察其音山東人語也。蔣家人環跪哀求。卒不解。如是者三日。有某和尚者。素有道行。申吉將遣人召之。徐氏厲聲曰。余汝家祖宗也。汝敢召僧驅我乎。即作蔣氏之祖父語。口吻宛然。呼奴婢名一一無爽。責子孫不肖事某某亦復似是而非。有中有不中。和尚至門。徐氏嗜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和尚甫出。則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使和尚居乎。和尚謂申吉曰。此前世冤業。已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積愈久者報愈深。老僧無能為。走出不肯復來。徐氏遂死。死時面如裂帛。竟不知是何冤。此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事。

波兒象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丈賓晝寢閒書室有布衣絳縧聲視之一隸卒也見便昏迷身隨之行至一處殿宇清嚴中坐兩官一白鬚年老者上坐一壯年面麻兩黑鬚者旁坐階下以金絲熏籠罩一獸狀如豬尖嘴綠毛見王來張嘴奮躍欲前相噬王懼跪身向左右一人藍縷枯瘠狀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鬚官手招王跪近前問曰五十三兩之項汝曾記得乎王愕然不解壯年者笑曰長船變價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運一案前明海運既停海船數百隻追價充公王前世亦為江蘇書吏專司此案運丁追比無出湊銀賄王圖准充銷為居間者中飽案仍不結此藍縷者乃追比縊死之運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即俛俛實對兩官點頭曰冤既有主當別拘中飽者治罪汝可回陽命隸卒引出黃埃蔽天王知為泉下問獄卒曰彼乞丐睨我者吾知為冤鬼矣彼似豬非豬欲噬我者是何物耶隸卒曰此名波兒象非豬也陰間畜養此獸凡遇案件訊明罪重之人即付彼吞噬如陽間投畀豹虎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側被隸卒推入水驚醒妻子環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

斧斵狐尾

河間府丁姓者不事生業以狎邪為事聞某處有狐仙迷人丁獨往以名帖投之願為兄弟是晚狐果現形自稱愚兄吳清年五十許相得如平生懽凡所求請愚兄必為張羅丁每夸

于人以為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謂吳曰我欲往揚州觀燈能否狐曰能河間至揚雖二千里弟衣我衣閉目同行便至矣從之憑空而起兩耳聞風聲頃刻至揚有商家方演戲丁與狐在空中觀忽聞場上鑼鼓聲喧關聖單刀步出狐大驚舍丁而奔丁不覺墜于席上商人以為妖械送江都縣鞫訊再三解回原籍見狐咎之狐曰兄素膽小聞關帝將出故奔且偶憶汝嫂故急歸丁問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婚娶不過魘迷良家婦耳鄰家李氏女即汝嫂也丁心動求見嫂狐曰有何不可但汝人身無由入人密室我有小襖汝著之便能出入窗戶如履無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家李女久被狐蠱狀如白癡丁登其牀女即與交女為狐所染氣奄奄矣忽近人身酣暢異常病亦漸愈丁告以故女祕之不言而漸漸有樂丁厭狐之意狐知之召丁語曰開門揖盜兄之罪也近日嫂竟愛弟而憎我弟固兩世人身女子愛之誠宜然非兄之醜亦無由顯弟之美也丁問故狐曰凡男子之陰以頭上肉肥重為貴年十五六即脫穎出皮不裹稜嗅之無穢氣者人類也皮包其頭不淨稜下多腐渣而筋勝者獸類也弟不見羊馬豬狗之陰非皆皮裹頭尖而以筋皮勝者乎出其陰示之果細瘦而毛尖如錐丁聞之愈自得也狐妒丁奪婦寵陰就女子之牀取小襖歸丁傍曉鑽窗窗不開矣塊然墜地女家父母大驚以為獲怪先噴狗血繼沃屎溺針灸倍至受無量苦丁以實情

告其家不信幸女愛之私為解脫曰彼亦被狐惑耳不如送之還家丁得脫歸將尋狐咎之狐避不見是晚大書一紙貼丁門曰陳平盜嫂宜有此報從此拆開弟兄分竈嗣後丁與女斷狐仍往其家設醮步罡終不能禁女一胎生四子面狀皆人類而尻多一尾落地能行頗盡孝道時隨父出採蔬果奉母一日狐來向女泣曰我與卿緣盡矣昨奉山娘娘知我蠱惑婦女罰砌進香御路永不許出境吾將携四子同行袖中出一小斧交其女曰四兒子尾不斷終不得修到人身卿人也為我斷之女如其言各拜謝去

洗紫河車

四川酆都縣皂隸丁愷持文書往夔州投遞過鬼門關見前有石碑上書陰陽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廟神像剝落其象牛頭鬼蒙灰縹蛛網而立丁憐廟中之無僧也以袖拂去其塵網又行二里許聞水聲潺潺中隔長河一婦人臨水洗菜菜色甚紫枝葉環結如芙蓉諦視漸近乃其亡妻妻見丁大驚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間丁告之故問妻所居何處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後為閻羅王隸卒牛頭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樹下所洗者即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車是也洗十次者兒生清秀而貴洗兩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穢濁之人閻王以此事分派諸牛頭管領故我代夫洗

之。丁問妻可能使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妾既為君婦。又為鬼妻。新夫舊夫。殊覺啟齒為羞。語畢邀王其家談家常。訊親故近狀。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伏牀下。妻開門牛頭鬼入。取牛頭擲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饑甚。今日侍閻王審大案數十。腳跟立久酸痛。須斟酒飲我。徐驚曰。有生人氣。且嗅且尋。妻度不可隱。拉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為哀求。牛頭曰。是人非獨為妻故將救之。是實于我有德。我在廟中蒙灰滿面。此人為我拭淨。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飲。有殽饌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肉不可食。食則常留此間矣。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然賀曰。昨查陰司簿冊。汝陽數未終。且喜我有出關之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之背上肉也。張有惡行。閻王擒而鉤其背于鐵錐山。半夜肉潰脫逃去。現在陽間。患發背瘡。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頭即不見。丁至河南。果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金。

石門屍怪

浙江石門縣里書李念先。催租下鄉。夜入荒村。無旅店。遙望遠處茅舍有燈。向光而行。稍近。

見破籬襴門中有呻吟聲。李大呼里書某僱糧求宿。可速開門。竟不應。李從籬外望見遍地稻草。草中有人枯瘠。如用灰紙糊其面者。面長五寸許。闊三寸許。奄奄然臥而宛轉。李知為病重人。再三呼。始低聲應曰。客自推門。李如其言入。病人告以染疫垂危。舉家死盡。言甚慘。强其外出買酒。辭不能。許謝錢二百。乃勉强爬起。持錢而行。壁間燈滅。李倦甚。倒臥草中。聞草中颯然有聲。如人起立者。李疑之。取火石擊火照。見一蓬髮人。枯瘦更甚。面亦闊三寸許。眼閉血流。形同僵尸。倚草直立。問之不應。李驚。乃益擊火石。每火光一亮。則僵尸之面一現。李思遁出。坐而倒退。退一步。則僵尸進一步。李愈駭。抉籬而奔。尸追之。踐草上簌簌有聲。狂奔里許。闖入酒店。大喊而仆。尸亦仆。酒家灌以薑湯蘇。具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追人之尸。即病者之妻。死未棺殮。感陽氣而走。魂也。村人共往尋沽酒者。亦持錢倒於橋側。離酒家尚五十餘步。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東青巷。屋之大廳上。每夜立一人。紅袍烏紗。長鬚方面。旁侍二人。瑣小猥鄙。衣青衣。聽其使喚。其胸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廳上所挂畫也。周氏郎年十四。臥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若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渠將服盧浩亭

之藥。我二人變作藥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脉。畢。周氏郎不肯服藥。告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鍾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視眼鍾先生。目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懼哉。蓋畫者戲為小鬼替鍾馗取耳。鍾馗忍癢。微合其目故也。居月餘。鬼又言曰。是家氣運未衰。鬧之不益。不如他去。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捻其指曰。今已周年。可索一屬猪者去。未幾。果一奴屬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為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杭州劉以賢善寫照。隣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其父死。子外出買棺。囑隣人代請以賢為其父傳形。以賢往入其室。虛無人焉。意死者必居樓上。乃躡梯登樓。就死人之床坐而抽筆。尸忽蹶然起。以賢知為走尸。坐而不動。尸亦不動。但閉目張口。翕翕然眉撐肉皺而已。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不如竟畫。乃取筆申紙。依屍樣描摹。每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人答應。俄而其子上樓。見父屍起。驚而仆。又一隣上樓。見尸起。亦驚滾落樓下。以賢窘甚。强忍待之。俄而擡棺者來。以賢徐記尸走畏苕帚。乃呼曰。汝等持苕帚來。擡棺者心知有走尸之事。持帚上樓。拂之倒。乃取薑湯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鶯嬌

揚州妓鶯嬌年二十四矢志從良有柴姓者娶為妾婚期已定太學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懽妓受其金紿曰某夕來當與郎同寢朱臨期往則花燭盈門鶯嬌已登車矣朱知為所誑悵然反逾年鶯嬌病瘵卒朱忽夢見鶯嬌披黑衫直入朱門曰我來還債驚而醒明日家產一黑牛向來依依若相識者賣之竟得十金狎邪之費尚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觀因果

常州馬秀才士麟自言幼時從父讀書北樓窗開處與賣蔬叟王某露臺相近一日早起倚窗望天色微明見王叟登臺澆蔬畢將下樓有擔糞者荷二桶升臺意欲助澆叟色不悅拒之而擔糞者必欲上遂相擠于臺坡天雨臺滑坡仄且高叟以手推擔糞者上下勢不敵遂失足隕臺下叟急趨扶之未起而雙桶壓其胸兩足蹶然直矣叟大駭噤不發聲曳擔糞者足開後門置之河干復舉其桶置尸傍歸閉門復臥馬時雖幼念此關人命事不可妄談掩窗而已日漸高聞外轟傳河干有死人里保報官日午武進知縣鳴鑼至仵作跪啟尸無傷係失足跌死官詢隣人隣人齊稱不知乃命棺殮加封焉出示招尸親而去事隔九年馬年二十一入學為生員父亡家貧即于幼時讀書所招徒授經督學使者劉吳龍將臨歲考馬

早起溫經闢窗見遠巷有人肩兩桶冉冉來諦視之擔糞者也大駭以為來報叟仇俄而過叟門不入別行數十步入一李姓家李頗富亦近鄰而居相望者也馬愈疑起尾之至李門其家蒼頭踉蹌出曰吾家娘子分娩甚急將往招收生婆問有擔桶者入乎曰無言未畢門內又一婢出曰不必招收生婆娘子已產一官人矣馬方悟擔糞者來託生非報仇也但竊怪李家頗富擔糞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訪李家兒作何舉止又七年李氏兒漸長不喜讀書好畜禽鳥而王叟康健如故年八十餘愛菊之性老而彌篤一日者馬又早起倚窗叟上臺灌菊李氏兒亦登樓放鴿忽十餘鴿飛集叟花臺欄杆上兒懼飛去再三呼鴿不動兒不得已尋取石子擲之誤中王叟叟驚失足隕于臺下良久不起兩足蹶然直矣兒大駭喋不發聲默默掩窗去日漸高叟之子孫咸來尋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殮而已此事聞于劉繩菴相公相公曰一擔糞人一叟報復之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賴馬姓人冷觀歷歷然則天下事吉凶禍福各有來因當無絲毫舛錯而惜乎從旁冷觀者之無人也

徐四葬女子

擺牙喇徐四居京城金魚衚衕家貧屋內外五間兄嫂二人同居兄外出值宿嫂素賢謂徐四曰北風甚大室惟一煖炕吾與叔俱畏寒而又不便同炕宿我今夜歸宿母家以炕讓叔

叔惟唯嫂遂歸寢。夜二鼓，月色微明，有叩門者，走入美少年，貂帽狐裘，手挈一囊，坐炕上泣曰：「君救我。我非男子，君亦不必問我所由來，但許我一宿，我以貂裘為贈。」解其囊，示徐金珠首飾，約直萬金。徐年少，見其貌美，懷竊意，不能無動，然終不知何家女，留之懼禍，拒之不忍，乃曰：「奶奶姑坐，我與隣人商量即歸。」女曰：「諾。」徐自外掩門，奔往善覺寺告方丈僧圓智。圓智者，高僧有道，徐素所敬也。圓智聞之，亦大駭曰：「此必大家貴妾有故奔出，留之有禍，拒之不忍。予不如在我菴中坐以待旦，俟天明歸家未遲。」徐以為然。圓智之弟子某，素無賴，聞之，乃僞作徐還家狀，開門滅燈，入遽上炕，抱女子卧矣。是夜其兄值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還家，持燈照炕下，有男子履，大怒，以為妻與叔姦，拔腰間刀連斷兩頭，奔告岳家。入門大呼，妻自內走出，其兄驚仆地，以為鬼也。正喧嚷間，而徐四與智圓亦來，方知誤殺之，因相與報官。刑部以為殺姦律本勿論，但懸女頭招尸親，竟無認者。徐四憐女子之送死，竊其金珠為收葬焉。

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酒為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娛宴，徹夜不卧。有刑名張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將就寢，聞紗帳內囁囁有聲，若男女交媾狀，怒以

為他幕客暱優童。借其牀為淫所。大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人淫。則羣官送禮之羊也。覓人驚散。張笑以為奇。徧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死因緣。隔四百七十年。方得一聚。談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人婚姻。罪不可饒。言畢又自批頰。撫軍聞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娘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夙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梁瑤峰相公言。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妄欲糾常熟無錫兩邑民為亂。有黠者某。知其無益而難于相禁。乃號于眾曰。某村關帝廟甚靈。盍禱于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為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眾也。先禱于神。聚眾投刀。刀浮水面如蕉葉一片。眾驚喜。即日揭竿起者數萬人。俄而王師至。剿絕無遺。

楚陶

乾隆丙寅夏。江陰縣民徐甲家患黑眚。火焚其室。矢溺於甑。嘯嘷無寧夕。里人咸患苦之。時邑令劉君翰長。粵西名士也。禱於神不應。延羽士賽祈不應。乃託劉少司空星煒為文禱于城隍。令齋沐投爐。宿神廡下聽命。翌日無所兆。但爐灰墳起。作楚陶二字。令謂曰。汝豈與楚

人陶姓有宠乎。甲大驚吐實云。甲幼年訪其宗人某往武昌路患惡疾。同行者委之於道。分轉溝壑死矣。有一丐者。雄軀深目。分粮糒食之。携與同乞。月餘病良已。丐者以力淩其曹。偶所得獨贏。因省啚為甲作歸計。竟得歸。甲素有心計。為人傭租得婚娶。且小阜矣。亡何丐忽至。挾巨橐。顏色窘甚。叩之。曰。曩別後竄身綠林。浮沉湖湘間二十載。今事敗捕急。請從子而庇焉。甲唯唯語其子。子謂功令匿盜者與盜同罪。不如救之使遠。甲方囁嚅未決。忽伍伯數人入。縶其人以去。甲大驚。有拍手笑于房者。其子婦也。曰。大恩不報。新婦知若父子不忍。故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獲厚貲。且得賞。何懼為。民無可奈何。顧常大恨。不意其祟至於此也。劉令曰。盜劫人而子殺盜。盜當其罪。何厲之能為。顧汝享其利。則汝亦盜也。神人烏能庇盜。無何祟益甚。燬其家殆盡。子若婦先後卒。祟乃絕。

藏魂罈

雲貴妖符邪術最盛。貴州臬使費元龍赴滇。家奴張姓騎馬上。忽大呼墜馬。左腿失矣。費知妖人所為。張示云。能補張某腿者。賞若干。隨有老人至。曰。是某所為。張姓昔時倚主人勢。威福太過。故與為惡戲。張亦哀求。老人解荷包出一腿。小若蝦蟆。呵氣持咒。向張擲之。兩足如初。竟領賞去。或問費公何不威以法。曰。無益也。在黔時有惡棍某。案如山積。官杖殺之。投尸

於河三日還魂五日作惡如是者數次訴之撫軍撫軍怒請王命斬之身首異處三日後又活身首交合頸邊隱隱然紅絲一條作惡如初後毆其母母來控官手一罈曰此逆子藏魂罈也逆子自知罪大惡極故居家先將魂提出煉藏罈內官府所刑殺者其血肉之體非其魂也以久煉之魂治新傷之體三日即能平復今惡貫滿盈毆及老婦老婦不能容求官府先毀其罈取風輪扇扇散其魂再加刑於其體庶幾惡子乃真死矣官如其言杖斃之而驗其尸不浹旬已臭腐

老嫗爲妖

乾隆二十年京師人家生兒輒患驚風不周歲便亡兒病時有一黑物如鵂鶹盤旋燈下飛愈疾則小兒喘聲愈急待兒氣絶黑物乃去未幾某家兒又驚風有侍衛鄂某者素勇聞之怒挾弓矢相待見黑物至射之中弦而飛有呼痛聲血涔涔灑地追之踰兩重牆至李大司馬家之竈下乃滅鄂挾矢之竈下李府驚爭來問訊鄂與李素有戚道其故大司馬命往竈下覓之見旁屋內一綠眼嫗插箭於腰血猶淋漓形若獼猴乃大司馬官雲南時帶歸苗女最篤老自云不記年歲疑其爲妖拷問之云有咒語念之便能身化異鳥專待二更後出食小兒腦所傷者不下數百矣李公大怒細縛置薪活焚之嗣後長安小兒病驚風者竟絶

署雷公

婺源董某弱冠時暑月晝卧忽夢奇鬼數輩審視其面相謂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納其袖中引至一處壯麗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殿上謂曰樂平某村婦朱氏不孝於姑合遭天殛適雷部兩將軍俱為行雨過勞現在患病一時不得其人功曹輩薦汝充此任汝可領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視足下雲生閃電環繞公然一雷公矣頃刻至樂平界即有社公導往董立空中見婦方詬誶其姑觀者如堵董取袖中斧一擊斃之聲轟然萬衆駭跪歸復命王者欲留供職以母老辭王亦不强問董何業曰應童子試王顧左右取郡縣册閱之曰汝今歲可遊庠遂醒急語所親詣樂平縣驗之果然震死一婦時日悉合方閱籍時董竊睨邑試一名為程雋仙二名為王佩葵次年皆驗

捉鬼

婺源汪啟明遷居上河之進士第其族汪進士波故宅也乾隆甲午四月一日夜夢魘良久寤見一鬼逼帷立高與屋齊汪素勇突起搏之鬼急奪門走而誤觸牆狀甚狼狽汪追及之抱其腰忽陰風起殘燈滅不見鬼面目但覺手甚冷腰粗如甕欲喊集家人而聲噤不能出久之極力大叫家人齊應鬼形縮小如嬰兒各持炬來照則所握者壞絲綿一團也窗外瓦

磔亂擲如雨家人咸怖勸釋之汪笑曰鬼黨虛嚇人耳奚能為倘釋之將助為祟不如殺一鬼以懲百鬼因左手握鬼右手取家人火炬燒之腷膊有聲鮮血迸射臭氣不可聞迨曉四隣驚集聞其臭無不掩鼻者地上血厚寸許腥膩如膠竟不知何鬼也王葑亭舍人為作捉鬼行紀其事

某侍郎異夢

乾隆二十年某侍郎督視黃河駐劄陶莊歲除夕矣侍郎素勤騎疋馬跟從者四人持懸火巡河行冰淖中一望黃茅白葦自覺悽然見草中有支布帳而露燭光者召問則主簿某也侍郎愛其勤大加誇獎主簿請曰大人除夕至此夜已三鼓天寒風緊回館尚遠某有度歲酒殽獻上一醉何如侍郎笑而受之飲數觴仍歸公館倦解衣臥夢中依舊騎馬看河覺所行處便非前境最後黃沙茫茫行二里許有火光出廬舍間就之老嫗迎門細視即其亡母太夫人也見侍郎驚曰汝何至此侍郎告以奉命看河之故太夫人曰此非人間汝既來如何能歸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己身已死遂大哭太夫人曰河西有老和尚法力甚大吾帶汝往求之侍郎隨行至一廟莊嚴如王者居南面坐一老僧閉目無言侍郎跪階下再拜僧不為禮侍郎問我奉天子命看河因何至此僧又無言侍郎怒曰我為天子大臣縱有罪當

死亦須示我使我心服何默默如啞羊耶老僧笑曰汝殺人多矣祿折盡矣尚何問為侍郎曰我殺人雖多皆國法應誅之人非我罪也僧曰汝當日辦案時果只知有國法乎抑貪圖迎合固寵遷官乎取案上如意直指其心侍郎覺冷氣一條直逼五臟心趌趌然跳不止汗如雨下惶悚不能言良久曰業知罪矣嗣後改過何如僧曰汝非改過之人今日恰非汝壽盡之日顧左右沙彌云領他出放他歸沙彌同行昏黑中開其拳出一小珠光照黃河工次一段直至陶莊公館歷歷如白晝太夫人迎來泣曰兒雖歸不久即來無多時別也遂依原路歸及門下馬而醒日已午矣衆河員賀節盈門疑侍郎最勤何以元旦不起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是年四月病嘔血竟以不起此事裘文達公為余言

奉行初次盤古城案

北史稱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至今不死予嘗疑其誕康熙間浙人方文木泛海被風吹至一處宮殿巍峨上署毘騫殿三字方大驚俯伏殿外兩霞帔者引之入有長頭王上坐冕如巨桶珍珠四垂鬚拂拂然相觸有聲問文木曰汝浙人乎曰然王曰離此五十萬里矣賜文木飲米大如棗文木知王神靈跪拜求歸王顧謂侍臣曰取第一次盤古皇帝成案替他一查文木大駭叩頭曰盤古皇帝有幾個乎王曰天地無始無終有十二萬年便有一盤古今來

朝天者已有盤古萬萬餘人我安能記明數目但元會運世之說已被宋朝人邵堯夫說破可惜歷來開闢總奉行第一次開闢之成案尚無人說破故風吹汝來亦要說破此故以曉世人耳文木不解所謂王曰我且問汝世間福善禍淫何以有報有不報耶天地鬼神何以有靈有不靈耶修仙學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紅顏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窮而何以不窮者亦多耶一飲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人者天胡不降之罰耶文木不能答王曰嗚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如留第一次世界開闢十二萬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隨氣化之推遷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瀉水落地偶成方圓如孩童著棋隨手下子既定之後竟成一本板板帳簿生鐵鑄成矣乾坤將毀時天帝將此冊交代與第二次開闢之天帝命其依樣奉行絲毫不許變動以故人意與天心往往參差不齊世上人終日忙忙急急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為之牽絲者成敗巧拙久已前定人自不知耳文木恍然曰然則今之所謂三皇五帝即前此之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即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畢侍臣捧一冊至上書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毘騫國應將前定天機漏洩俾世人共曉仍送歸浙江云云文木拜謝臨別泣下王搖手曰子胡然十二萬年之

後。我與汝又會於此矣。何必泣爲。既而笑曰。我錯我錯。此一泣亦是十二萬年中原有此兩條眼淚。故照樣謄錄。我不必勸止也。文木問王年壽。左右曰。王與第一次盤古同生。不與第千萬次盤古同死矣。文木曰。王不死。則乾坤毀時。王將安歸。王曰。我沙身也。歷劫不壞。萬物毀壞。變爲泥沙。而極矣。我先居於極壞之處。劫火不能燒。洪水不能淹。惟爲惡風所吹。蕩上至九天。下至九淵。殊覺勞頓。每每枯坐數萬年。等盤古出世。覺日子太多。殊可厭耳。言畢口噓氣吹文木。文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餘歸浙。以此語毛西河先生。先生曰。人但知萬事前定。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說。方始豁然。

子不語卷五終

子不語卷六

隨園戲編

豬道人即鄭鄤

明季華山寺中養一豬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豬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隣衆僧雖諾之而心以為非已而豬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豬死作何處分衆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故某等已埋瘞之湛一大驚即往埋豬處以杖擊地哭曰吾負汝吾負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即此豬也豬前生係宰官有負心事知惡刼難逃託生為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勝之不意為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亦大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鄤素行端方在東林黨籍中為其舅吳某誣以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寃之其時湛一業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贊臣家饒于財兄弟數人資各數萬宿俗富饒之家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

不拘來客皆就食焉號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鬚亦來就食指門外青山曰君等曾見過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果三躍衆人大奇之呼為先生先生謂贊臣曰君等家資雖富能煉丹可加十倍羣兄弟惑其言置爐設竈各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婦某氏素黠暗置銅於銀母中不與先生見亡何炭熾風雷起於屋上劈碎瓦數片先生罵曰此必有假銀攙雜至干鬼神怒詢之果然合家駭服先生置銅盤於空中呼曰丹來盤中鏗然一錠墜下連呼之鏗鏗之聲不已大錠小錠齊落于盤先生曰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千萬盍隨我往江西廬山乎石氏兄弟愈喜即載銀數萬隨先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半大盜數十明火執杖來刼取銀曰毋怖我雖盜魁然頗有良心念汝等供養我甚誠當留下千金俾汝等還鄉於是石氏兄弟以全數與之悃悃然歸十年後安慶撫察使衙門獄吏差人來召贊臣曰獄有大盜徐某請君相見贊臣不得已往果見先生先生曰我刼數已盡死亦何辭但念我數年交誼為葬其遺骸脫手上金釧四隻與贊臣為棺費且曰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時汝可來送至期贊臣往市曹見先生反接待斬忽胯下出一小兒作先生音曰看殺我看殺我須臾頭落小兒亦不見其時臬使為祖廷圭滿洲正藍旗人

秦毛人

湖廣鄖陽房縣有房山高險幽遠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長丈餘遍體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雞犬拒之者必遭攫搏以槍砲擊之鉛子皆落地不能傷相傳制之之法只須以手合拍呼曰築長城築長城則毛人倉皇逃去余有世好張君名敔者曾官其地試之果然土人曰秦時築長城人避入山中歲久不死遂成此怪見人必問城修完否以故知其所怯而嚇之數千年後猶畏秦法可想見始皇之威

貘

房山有貘獸好食銅鐵而不傷人凡民間犂鋤刀斧之類見則涎流食之如腐城門上所包鐵皮盡為所啖

人同

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為人同番人呼為嚕里往往窺探穹廬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屬被人呼嚕即棄而走有某將軍畜養之喚使坐豆棋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任滿歸人同立馬前淚下如雨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鳴而去猶屢回頭仰視云

人蝦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于刀繩水火念樂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婦人自戕做而為之多娶姬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得死但督脉斷矣頭彎背駝傴僂如熟蝦匍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

鴨嬖

江西高安縣僮楊貴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狎之者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于池中忽一雄鴨飛起嗡其臀而以尾撲之作抽疊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尾後拖下肉莖一縷滕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為鴨嬖

屓屭精

無錫華生美風姿家居水溝頭密邇聖廟廟前有橋甚闊多為游人憩息夏日生上橋納涼日將夕步入學宮見間道側一小門有女徘徊戶下生心動試前乞火女笑而與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進詞而女已闔扉遂記門徑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門相待生叩姓氏知為學中門斗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靜僻一室妾當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門生喜急歸誑婦以畏暑宜獨寢洒掃外室潛候于門女果夜來携手入室生喜過望自是每夕必至數月後生漸羸弱父母潛窺寢處見生與女並坐嬉笑亟排闥入寂然無

人乃嚴詰生生備道始末父母大駭偕生赴學宮蹤跡絕無何時門徑遍訪門斗中亦並無有女者共知為妖乃屢延僧道請符籙一無所效其父研硃砂與生曰俟其來時潛印女身便可蹤跡生俟女睡以硃砂散置髮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人入聖廟遍尋絕無影響忽聞鄰婦詬小兒曰甫換新褌又染猩紅從何處染來耶其父聞而異之往視小兒褌上盡硃砂因究兒所自曰適騎學宮前負碑龜首不覺染此往視負贔之首硃砂在焉乃啟學宮碎碑下龜首石片片有血絲腹中有小石如卵堅光若鏡鎚之不碎遠投太湖自是女不復來閱半月女忽直入寢所詈生曰我何負卿竟碎我身體然我亦不惱也卿父母所慮者惟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宮靈藥服之當無恙出草葉數莖强生食其味香甘且云前者居處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遠便當長住此矣自是白晝見形惟不飲食家人大小咸得見之生妻大罵女笑而不荅每夕生妻擁生坐牀不令女上女亦不强但一就枕妻即惛惛長睡不知所為而女獨與生寢生服靈藥後精神頓好絕不似曩時孱弱父母無奈姑聽之如是年餘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道人孰視生曰君妖氣過重不寔言死期近矣生以寔告疥道人邀入茶肆取背上葫蘆傾酒飲之出黄紙二符授生曰汝持歸一貼寢門一貼牀上毋令女知彼緣尚未絕俟八月十五夜吾當來相見時六月中旬也生歸如約貼符女至門驚却大詬

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豈懼此哉詞甚厲而終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語告君憑君自擇君且啟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貌美妾愛君妾愛君想君為夫道人亦愛君想君為龍陽耳二者郎君擇焉生大悟遂相愛如初至中秋望夕生方與女並坐看月忽聞喚名聲見一人露半身於短牆外迫視之亦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緣將盡特來為汝驅除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讖言譖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饒他書二符曰速去擒來生方逡巡適家人出遽將符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戰慄作噤乃縛女手擁之以行女泣謂生曰早知緣盡當去因一點痴情淹留受禍但數年恩愛君所深知今當永訣乞置我于牆陰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須臾緩死君能見憐否生固不忍絕之也乃擁女至牆陰手解其縛女奮身躍起化一片黑雲平地飛升道人亦長嘯一聲向東南騰空追去不知所往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羅之芳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辛未會試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館選羅詢其故李不肯說云俟驗後再說榜發果中進士竟未館選乃往問之據云前得一夢夢足下將為浦城縣老父臺故來相訪羅還家選期尚早乃就館某氏自道將來選官必得浦城矣不料處館三年一病而歿家中亦不知李所說夢中事也又一年後八

月十五日。家中請仙乩盤大書。我係羅之芳。今回來了。合家不信。乩上書爾等若不信。有螺螄灣田契一紙。我當年因歿于館中。未得清付家中。尚記得夾在禮記某篇內。爾等現在與田隣構訟。可查出呈驗。則四至分明。訟事可息。家人當即檢查。果得此契。于是合家痛哭。乩上亦寫數十哭字。問現在何處。乩寫做浦城縣城隍。且云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然必月朗風清。英魂方能行遠。今適逢此夕。故得間回家一走。若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來了。又吩付家人。庭外草木不得搖動。我帶回鬼吏鬼卒有十餘人。皆依草附木而棲。鬼性畏風。若無所憑措。被風一吹。便不知飄泊何處。豈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麽。乩盤書畢。又做長賦一篇乃去。

縛山魈

湖州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素豪於飲。中秋夕。招諸生飲于樂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聲如大石崩壓之狀。正愕視間。門外有怪頭戴紅緯帽。黑瘦如猴。頸下綠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諸客方飲。大笑去。聲如裂竹。人皆指為山魈。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則闖入右首廚房。廚者醉臥牀上。山魈揭帳視之。又笑不止。衆大呼。廚人驚醒。見怪即持木棍毆擊。山魈亦伸臂作攫搏狀。廚夫素勇。手抱怪腰。同滚地上。衆人各持刀棍來助。斫之不入。棍擊良久。漸

漸縮小面目模糊變一肉團乃以繩捆于柱擬天明將投之江至雞鳴時又復几上有極大聲響急往視之怪已不見地上遺緯帽一頂乃書院生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而此怪好戴緯帽亦不可解

門夾鬼腿

尹月恆住杭州艮山門外負沙河灘歸懷羗半斤路經鉢盂潭人稀地曠有義塚數堆覺懷內輕鬆摸所買羗已失去矣因轉身尋至義塚見羗肉剖碎並聚塚尖尹復拾至懷內踉蹌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嘗羗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饞汝必盡數取回何吝嗇若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即供飯為主人贖罪杭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循此例閉門過急尹復大聲云汝請客當恭敬今吾等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烹請我則吾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禳尹病稍安然旋好旋發不脫體卒以此亡

祭雷文

黃湘舟云淥田鄰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然我有一言問雷祖說是我兒今生孽我兒今年纔十五說是我兒前世孽何不使

他今世不出士雷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于黄紙焚之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薦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祕書古器盎然横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寔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寔指榻上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絶句而寤寤後謹記二句曰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生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賜翰林侍讀

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城外謝家店教讀四十餘年凡村内長幼靡不受業一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馮某向前作揖邀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係鬼不覺大驚即詣其家馮某之父夢蘭在門外竚立見即挽留小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閒話家常不覺漏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間壁即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秉燭不寐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

頭窺探始露半面繼現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汝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干即披髮瀝血持繩奔犯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諦視之即已故之馮生也隨亦不見若虛喊叫其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具道所見夢蘭即叫媳婦王氏開門杳無聲息抉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逾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鬧被翁責罵短見輕生惡鬼乘機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於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家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貲半以與子而挾其半以游過錢唐江將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學道葛與談甚悅叟曰某福建人也明習天文曾官於欽天監辭官歸二十年矣子如不棄明春當候子於家葛居址與之葛次年如期往訪不遇悵悵欲回晚入旅店又見一道士貌偉神清終夕不發一語葛就而與談自陳為訪仙故來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薦子入廬山見吾師兄雲林先生可以為子師葛求薦書而往行深山中十餘日不見蹤跡心竊疑之一日見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風作盥沐狀葛異之因陳道人書拜於座下老人曰汝來太早矣尚有人間未了緣三十年吾且與

汝經一卷法寶一件汝出山誦經守寶以濟世人三十年後再入山吾傳汝道可也葛問以手招風何為曰修神仙術成者食不用火沐不用水招風所以洗手也因導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家葛道人學其術能治鬼服妖所謂法寶者乃一鵝子石有縫頗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動閃閃如交睫然葛亦不輕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城有沈姓者住運司署前與葛道人善其長子旭初妻有娠詢道人說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來沈與水置几上道人默念咒語數通側耳聽片時蹙頞曰奈何奈何沈驚問故曰汝妻不久有難恐傷性命不暇問男女也沈雖素知道人靈異然其妻甚健疑信參半未幾沈妻持燈上樓忽大聲呼痛其翁姑與其夫急走視之已卧牀顛撲面作笑容曰今日乃洩我恨其聲若絕與人沈夫妻環叩之答曰我自報冤不干汝事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米一碗口作咒語手撮米擊病者病者作畏懼狀曰我奉符命報冤道人勿打道人曰汝有何冤病者答曰予山陰人也此女前生乃予隣家婦予時四歲偶戲其家碎其碗伊詈我母與私夫某往來故生此惡兒予訴之母母恐我泄其事撻予至死是致予死者此婦也我仇之久矣今始尋着道人告沈曰報冤索命事都是東嶽掌管必須訴於嶽帝允救方可

以法治否則難救沈清晨赴法華山嶽帝廟默訴其事占得上上籤歸告道人其時婦胎已墮道人嫌不潔不肯入房沈合家哭求道人乃請揭前書召彩雲符一紙問好看否病婦答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觀應曰諾道人即捏訣向空一捉曰得矣馳下樓去病人昏迷若醒曰我為何遍身痛極腹甚肌左右與之食食未半刻又作哭聲曰汝擒我孫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畢顛狂如故口中作聲甚雜皆杭音內有一鬼云我輩皆張老頭兒邀來你家若肯齋薦我等即去沈邀僧作道場衆聲稱謝不已忽又作張老者聲云我是正客如何反輕我諸人饅頭皆是菜心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視所設張老位前果如所言乃換與之求其去終不肯復請道人來道人授桃枝一束曰吵則打之沈持入向病人作欲打勢婦哀告曰勿打我我去我去道人立門外預設一甕向空罵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紙封其口擕去沈婦從此愈矣半年後有人遇道人于理安寺見衆僧扛道人行空室中七晝夜不著土木口吐黑汁數升汙沾衣色如血告人曰我以童貞之身汙產婦穢氣幸衆長老超度不然幾墮落矣

怪弄爆竹自焚

紹興民家有樓終年鎖閉一日有遠客來求宿主人曰宅東有樓君敢居乎客問故曰此樓素積緇重二僕居之夜半聞叫號聲往視之見二僕顏色如土戰慄不能言少頃云我二人

甫睡尚未滅燭見一物長尺許如人間石敢當狀至榻前奪幃欲上我等駭極不覺大呼狂奔而下所見如此自是莫敢有樓居者客聞笑曰僕請身試之主人不能挽爲滌塵土列几席而下榻焉客登樓燃燭佩劍以待漏三下有聲窸窣自室北隅起凝睇窺之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跳而登座翻閱客之書卷良久復啟其篋陳物几上一一審視篋內有徽州炮竹數枚怪持向燈前把玩良久燭花飛落爆線上轟然一聲響如霹靂此怪唧唧滾地遂竄不見心大異之慮其復來待至漏盡竟匿跡銷聲矣晨起告主人互相驚詫至夜客仍宿樓上杳無所見此後樓中怪絕

喀雄

喀雄者姓楊父作守備早亡表叔周某作副將鎮河州憐其孤撫養之周有女年相若見雄少年聰秀頗愛之時與飲食周家法甚嚴卒無他事有務子者亦周戚也直宿書齋夏月雄苦熱徘徊月下見周女冉冉而至遂與成懽次日入內見女曉妝雄目之而笑女亦笑迎之自後無日不至務子聞其房中笑語疑而窺之見雄與周女相狎而心大妬密白周公周入宅讓其夫人夫人曰女兒夜夜與我同牀焉有此事周終以爲疑借他事杖雄而遣之雄無所依棲身蘭州古寺中一日者女忽至帶來輜重甚富雄驚且喜問從何來曰與我叔父同

來蓋周公之弟名鋙者亦武官也方陞蘭州守備雄深信不疑與女居半月楊揚如富人叔到任後遇諸塗喜曰姪在此乎曰然叔策馬登其堂姪婦出拜乃周女也大驚問故雄具言之鋙曰予來時不聞署中失女事豈吾兄諱之耶居數日借公事回河州備述其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有此事或者其狐仙所冒託耶夫人曰與其使狐狸冒託我女之名玷我閨門不如竟以真女妻之看渠如何周兄弟二人大以為然即招雄歸成親合巹之夕西寧之女先已在房雄茫然不知所措女笑而謂之曰何事張皇兒狐也寔為報德而來令祖作將軍時嘗獵于土門關兒貫矢被擒令祖拔矢縱之屢欲報恩無從下手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故來作冰人以償汝願亦因予與周女有宿緣不然兒亦不能為力也今媒已成兒去矣倏然不見

常熟程生

乾隆甲子江南鄉試常熟程生年四十許頭場已入號矣夜忽驚叫似得瘋病者同號生憐而問之俯首不答日未午即收拾考籃投白卷求出同號生不解其意牽裾强問之曰我有虧心事發覺矣我年未三十時館某搢紳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姪也有柳生者年十九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閒適清明節諸生俱歸家掃墓惟柳生與余相對余挑以詩曰

繡被憑誰寢相逢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見之臉紅團而嚼之余以為可動矣遂強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知已被污大慟余勸慰之沈沈睡去天明則柳已縊死牀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飲泣而已不料昨進號見柳生先坐號中旁一皂隸將我與柳齊牽至陰司處有官府坐堂上柳訴良久余亦認罪神判曰律載雞姦者照以織物入人口例決杖一百汝為人師而居心淫邪應加一等治罪汝命該兩榜且有祿籍今盡削去柳生爭曰渠應抵命杖太輕陰官笑曰汝雖死終非程所殺也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將何罪以抵之且汝身為男子上有老母此身關係甚大何得學婦女之見羞忿輕生易稱窺觀女貞亦可醜也從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貞童聖人立法之意汝獨不三思耶柳聞之大悔兩手自搏淚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著罰往山西蔣善人家作節婦替他謹守閨門享受旌表判畢將我杖二十放還魂依然在號中現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終不中也不去何為遂呻吟顛唐而去

怪風

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在沙磧中古戰場也將軍搭思哈因公領兵過其處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萬點蔽日而來聲若雷霆人馬失色哈大驚謂是山移俄

雨漸近不及回避乃同下馬閉目據地互相抱持頃之天地如墨人人滾地馬亦翻倒良久始定麾下三十六人滿面皆血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數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營告總兵馬成龍馬笑曰此風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風塞外至冬常常有之不傷性命但公等爲沙石所擊從此盡成麻面年貌册又須另造矣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爲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忘啜廢寢明慰暗憂適有鄰媪糾衆婦女往丫髻山進香者女因問進香可能療父病否媪曰誠心祈禱靈應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曰一里幾何媪曰二百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父寢持香一炷自計步數望數繞院叩頭默祝身爲女子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餘向例丫髻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紳每至四月無不進香以雞鳴時即上殿拈香者爲頭香頭香必待大富貴家庶人無敢僭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甫闢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責廟主廟主曰殿不曾開不識此香何由得上張曰既往不咎明日當來上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次日始四更張已至至則爐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人聲倏不見張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此

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香客而告之並詳述所見容態服飾一媼聽良久曰據君所見乃吾鄰女某也因説其在家救父禮拜之事張嘆曰此孝女神感也進香畢即策馬至女家厚賜之認為義女父病旋愈因太監周郵故家漸温飽女嫁大興張氏為富商妻

老嫗變狼

廣東崖州農民孫姓者家有母年七十餘忽兩臂生毛漸至腹背再至手掌皆長寸餘身漸傴僂尻後尾生一日仆地化作白狼衝門而去家人無奈何聽其所之每隔一月或半月必還家視其子孫照常飲食鄰里惡之欲持刀箭殺之其子婦乃買豚蹄俟其再至囑曰婆婆享此以後不必再來我輩兒孫深知婆婆思家無惡意彼鄰居人那能知道倘以刀箭相傷則做兒媳者心上如何忍得言畢狼哀號良久環視各處然後走出自後竟不來矣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犬名花兒出則相隨春日豐台看花歸遲人散遇三惡少方坐地轟飲見公子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遮攔力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嚙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漿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忌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褪褲按其臀將淫之忽有癩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

咬其腎囊。兩手齊落。血流滿地。兩悪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收其骨。爲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癩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犬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子明日訪至賣豆腐家。果有癩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既病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悪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塘西鎮丁水橋。篙工馬南箴撑小舟夜行。有老婦攜女呼渡。舟中客拒之。篙工曰。黑夜婦女無歸。渡之亦陰德事。老婦攜女應聲上。坐艙中嘿無言。時當孟秋。斗柄西指。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豬郎又手指西方矣。好趣風氣若是乎。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隨時為轉移。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舟客怪其語。瞪愕相顧。婦與女夷然絕不介意。舟近北關門。天已明。老婦出囊中黃豆升許。謝篙工。并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曰。我姓白。住西天門。汝他日欲見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訖不見。篙工以為妖。撒豆于野。歸至家。捲其袖。猶存數豆。皆黃金也。悔曰。得毋仙乎。急奔至棄豆處。迹之。豆不見。而麻布猶存。以足躡之。冉冉雲生。便覺輕舉。見人民村郭。歷歷從脚下經過。至一處。瓊宮絳宇。小青衣

侍戶外曰郎果至矣入扶老婦人出曰吾與汝有夙緣小女欲侍君子篙工謙讓非耦婦人曰耦亦何常之有緣之所在即耦也我呼渡時緣從我生汝肯渡時緣從汝起言未畢笙歌酒肴婚禮已備篙工居月餘雖恩好甚隆而未免思家謀之女女教仍以足躡布可乘雲歸篙工如其言竟歸丁水橋鄉里聚觀不信其從天而下也嗣後屢往屢還俱以一布為車馬篙工之父母惡之始焚其布異香屢月不散然往來從此絕矣或曰姓白者白虹精也

冷秋江

乾隆十年鎮江程姓者抱布為業夜從象山歸過山脚荒塚纍纍有小兒從草中出牽其衣程知為鬼呵之不去未幾又一小兒出執其手前小兒牽往西西皆牆也牆上簇簇然黑影成羣以泥擲之後小兒牽往東東亦牆也牆上啾啾然鬼聲成羣以沙撒之程無可奈何聽其牽曳東鬼西鬼始而嘲笑繼而喧爭程不勝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羣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讀書迂腐可憎須避之果見一丈夫魁肩昂背高步闊視持大扇擊手作拍板口唱大江東于于然來羣鬼盡散其人俯視程笑曰汝為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隨吾而行程起從之其人高唱不絕行數里天漸明謂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謝問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東門十字街程還家口鼻竅青泥俱滿家人為薰沐畢即往東門謝冷姓者杳無

其人至十字街問左右隣曰冷姓有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嵋乃順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號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賊有名每夜伺人于陰僻處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貿貿然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矣殷又私憶捕之不如伺之捕之不過獻官未必獲賞伺其出而劫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入見一婦梳妝對鏡梁上有蓬頭者以繩鉤之殷此知乃縊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隣佑驚集殷具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乃救起之婦之公姑咸來致謝具酒為款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背穀穀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干汝何事而破我法以雙手搏之殷膽素壯與之對搏拳所着處冷且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憊殷愈奮勇抱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諦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赦木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過數夕有來共語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聲如小兒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羣鬼噪曰勿言勿言恐洩漏機關被殷學乖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旦視朽木竟遁去

櫻桃鬼

熊太史本儀居京師之半截衚衕與莊編修令輿居相隣每夜置酒互相過從八月十二日夜莊具酒飲熊賓主共坐忽桐城相公遣人來招莊去熊知其即歸獨酌待之自斟一杯置几上未及飲杯已空矣初猶疑已之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杯熊起立藍手者亦起立其人頭目面髮無一不藍熊大呼兩家奴悉至燭照無一物莊歸聞之戲熊曰君敢宿此乎熊年少氣豪即命僮取被枕置榻上而屏僮出獨持一劍坐劍者大將軍年羹堯所贈平青海血人無算者也時秋風怒號斜月冷照榻旋綠紗帳空鳴澄澈街鼓鳴三更心怯此怪終不能寐忽几上鏗然擲一酒杯再鏗然擲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來矣俄而一腿自東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腿自西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似將人身當中分踞作兩半者皆作藍色俄而為一睒睒然怒睨帳中冷氣漸逼帳忽自開熊起拔劍斫之中鬼臂如著敗絮了無聲響奔窗逃去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滅次早主人起見窗外有血痕急來詢問熊告所以乃斬櫻桃樹焚之尚帶酒氣窗外有司閽奴老矣既聾且瞽所卧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杳無聞見鼾聲如雷熊後年登八旬長子巡撫浙江次子監司湖北常笑謂人曰余以膽氣福氣勝妖終不如司閽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

鼠嚙林西仲

福建耿藩之變。廈門司馬林西仲不降。被縛入獄。西仲平素畫一小像。忽被鼠嚙斷其頭。環頸一線。如刀截者。家人號哭。以為不祥。未幾王師破耿。出西仲于獄。復其官。加還三級。西仲還家。家人置酒慶再生。是夕聞羣鼠聲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視之。所銜去小像之頭。共持來還西仲也。

子不語卷六終

子不語卷七

隨園戲編

尹文端公說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總督陝西蘇州顧某者為綏德州知州貌素豐是年九月顧赴西安求見則尪羸已甚尹公疑其病問之顧跪而請曰某平生讀書從不信鬼神事況敢妄言於大人前耶今旦暮將死不敢不告為身後計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書齋見一人青衣皂帽持帖入曰某官請公會訊備騎在門視其帖同寅湯栻也某即上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廨有古衣冠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為欲造姓名冊送上帝須與公會辦某未答旁一吏跪啟冊草創未就須八月二十四日方可謄清古衣冠者目皂衣人送某還約至期勿爽某復上馬行三十里入署見己身僵卧牀上妻子號泣于旁皂衣者推某身自其口入格格然如不可復合四肢筋骨五臟之間酸楚莫狀蘇醒後始進米飲自此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即具衣冠訣別幕友妻子泣囑曰尸勿寒且緩殮至午昏暈類中風者果皂衣人來引至前處古衣冠者坐堂上列兩几于前如世間會審狀吏逐名點唱無相識者至第三名即本州之皂隸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東房吏某也其餘人眼中雖甚熟悉而不

知姓名呼二人到案前問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何問耶公永當在此共事自然具曉一切問來當何時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時速歸部署家事可也復拱手別蘇醒如故身之狼狽尤甚于前未幾此縣大疫一吏一役俱染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遠故來訣別大人尹公慰之再三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邊過綏德州內幕許孝章者素知其事方留心訪顧而顧仍無恙來謁于轅體充寔如故公戲之曰鬼言何以靈于吏役而不靈于汝耶顧叩頭謝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督陝時接華陰縣某稟啟云為觸犯妖神陳情稟死事卑職三廳前有古槐一株遮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中吏役僉曰是樹有神伐之不可某不信伐之并掘其根根盡見鮮肉一方肉下有畫一幅畫赤身女子橫臥卑職心惡之焚其畫以肉飼犬是夜覺神魂不寧無病而憔悴日甚惡聲洶洶目無見而耳有聞自知不久人世乞大人別委署篆者來尹公得稟袖之與幕客傳觀曰此等稟帖作何批發言未畢華陰縣報病故文書至矣

霹靂脯

海州朱先生康熙間人貌三四十歲或出或隱不知寒暑常曰海州氣象好惜讀書者少耳出遊數年歸語人曰吾家竹垞子殊博雅可與談山陽閻百詩亦後來之秀惜其俱未聞道

耳居亡何又語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擊我我不得不相抗但恐驚諸君諸君須避之至期雲雨晦冥見大蜘蛛脚自空中下雷乍響而啞矣曠野有血肉一團大如車輪朱指示人曰此關敗霹靂脯也以酒烹之獨坐而啖又一日雷雨復集朱張口空中吐白絲數百丈盤密如網有火龍騰空而至奮鬣舒爪于網外終不能入良久入雲去朱嘆曰海濱多怪物不可久居吾將逝矣竟去不知所終人疑為蜘蛛精也

瘟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翼伸之叔岳劉民牧作長洲主簿居前宗伯孫公岳頒賜第翼伸歸湖之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覺窗外有氣噴入如曉行臭霧中几上雞毛箒盤旋不已徐拍牀喝之見牀上所挂浴布與茶杯飛出窗檽外窗外有黃楊樹杈觸樹碎聲鏗然徐大駭喚家奴出視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息徐坐牀上片時箒又動徐起以手握箒非平時故物濕軟如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背臂直達于肩徐强忍持之牆角有聲如出甕中音初似鸚鵡學語繼似小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從洪澤湖來被雷驚故匿於此求恩人放歸徐問現在吳門大瘟汝得非瘟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瘟鬼則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瘟有方敢獻方以乞恩徐令數藥名而手錄之錄畢不勝其臭且臂冷不

可耐欲放之又懼為祟家奴在旁各持罈罐請納篇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所載方雷丸四兩飛金三十張硃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法為丸每服三錢蘇州太守趙文山求其方以濟人無不活者

千年仙鶴

湖州菱湖鎮王靜巖家饒于財房室高敞有九思堂廣可五六畝宴客日暮必聞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巖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某來設壇用雷簽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墳起痛不可忍道士撤簽婢痛止間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召醫視之按脉未畢舉足踢醫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笄聞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牆白色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噏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乩仙者來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盤乩筆劃然有聲穿窗而出于窗紙上大書曰何苦何苦土地受過主人問乩乩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遂請仙駕將當方土地神發城隍笞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偶乘白雲過鄱陽湖見大黑魚吞人子怒而啄

之魚傷腦死所吞人以姓名假我以狀貌付我我今姓陳名芝田草衣者吾別字也或請見之曰可請期曰在某夜月明時至期見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鬚冠角巾披晉唐服飾良久如烟散矣

夏太史說三事

高郵夏醴谷先生督學湖南舟過洞庭值大風浪諸船數千泊岸未發夏性急欲趕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風而行諸船隨之揚帆至湖心風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見水面二短人長尺許面目黴黑掠舟指橹似巡邏者諸船中人俱見之風定日出漸隱去矣

公居督學衙門家丁子弟白日見怪見者必病公夫人扃閉子弟午後不許至園囑公致祭公不信是夜閱卷燈下聞哭聲自西來殷殷田田羣響雜沓飛沙打窗如雨而下公厲聲曰吾已悉爾意明日祭汝可也其聲漸遠而滅公詰朝尋其聲來之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皆前任學臣閱卷幕友卒于署者因為文具牲牢祭之此後怪絕

公門生朱仕琇從福建入都至山東荏平道中日暮投宿風雨交至遣家人先行覓店停車于三叉路口待之夜二更天地昏黑至遠樹中火光忽上忽下疑為家人持火至矣少頃火光漸近大如車輪錯落數十高者至蒼天低者及馬足大駭以為必非人燈近視之火光中

有三人掠車而過其中行者當額閃閃有眼朱衣博帶鬚眉偉然旁侍兒錦衣玉貌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鬚老翁傴僂先驅背有穴孔如碗大火光從此孔出如竈突洩烟者然見人了無驚異徐步入遠村而歿少頃家人與店家至云共見之相與詫駭而已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雨林進士有詩名宰河南肇縣晝卧書室見簪花女郎持名紙稱石大夫招飲輿夫盈門偵來迎接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閉閎巍然主人戴晋巾錦襜褕叉手出迎談論風發坐定席設水陸奇珍皆目所未覩女樂二人舞傞傞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後園極亭臺花木之勝園後有井水綠色主人手黄金勺呼左右酌水為任公解酲任初沾唇覺有辛悪之味唇為之焦因辭謝不舉其勺主人强之衆美人伏地勸請任不得已為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號求歸主人拱手曰客果醉矣且暫别再會任倉皇登車痛愈甚從原路歸過城隍廟城隍神趨出迎唶曰石季倫老奴才又毒人乎非作主飲君者晋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宏誅死時受孫秀屠割血肉狼籍强魂不散為羅刹尊神誓殺名士三千以洩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訴之上帝帝不能救封為城隍神賜藥二丸曰有真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有文行故在此相救言畢取藥塞任

口中。任痛遂止。頃刻汗出而寤。其原卧之處。家人環泣。已迷懵二日矣。後修鞏縣故城。掘地得碑。鐫金谷兩大字。類索幼安筆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陽也。

鬼差貪酒

杭州袁觀瀾年四十未婚。隣人女有色。袁慕之。兩情屬矣。女之父嫌袁貧拒之。女思慕成瘵卒。袁愈悲悼。月夜無以自解。持酒尊獨酌。見牆角有蓬首人手持繩若有所牽。睨而微笑。袁疑為隣之差役。招曰。公欲飲乎。其人點頭。斟一杯與之。嗅而不飲。曰。嫌寒乎。其人再點頭。熱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飲。然屢嗅則面漸赤。口大張不能復合。袁以酒澆入其口。每酒一滴。則面一縮。盡一壺而身面俱小。若嬰兒。然癡迷不動。牽其繩所縛者。隣氏女也。袁大喜。貯酒罌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畫八卦鎮壓之。解女子縛。與入室為夫婦。夜有形交接。晝則聞聲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為君作美妻矣。明日某村女氣數已盡。吾借其尸可活。君以為功。兼可得資財作奩費。袁翌日往訪某村。果有女氣絕方殮。父母號哭。袁呼曰。許為吾妻。吾有藥能使還魂。其家大喜許之。言附女耳低語片時。女即躍起。合村驚以為神。遂為合巹。女所記憶。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漸能曉悉。貌較美於前女

李倬

李倬者福建人。乾隆庚午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縣人。赴試京師。資費不足。求李挈帶。李許之。同舟言笑甚歡。出所作制藝。亦頗清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共食。必撒飯于地。每舉碗。但嗅其氣。無一粒納喉者。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謝曰。某染脾症。致有此累。幸毋相惡。既至京師。將賃寓所。王長跪請曰。公毋畏我。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有才學。當拔貢。為督學某受贓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于京師。非公不能帶往入京城。時恐城門神阻我。需公低聲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稱督學某。即李之座師。李大駭。拒之。鬼曰。公黨師拒我。我行且祟公。李無奈何。如其言。舍館定。即往謁座主。其家方環泣。聲達戶外。座主出曰。老夫有愛子。生十九年矣。聰明美貌。為吾宗之秀。前夜忽得瘋疾。疾尤奇。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夫。醫者莫名其病。奈何。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郎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吾恩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語移時。旁人不解。更駭愕。都來問李。李告之故。于是舉家跪李前。求為關說。李謂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黜之故。氣忿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郎君。絕其血食。殊非以直報怨之道。況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為我地乎。其子語塞。瞋目曰。公語誠是。然汝師當日得贓三千。豈能安享。吾取之而去足矣。手指曰。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為我取來。至則擲而碎之。又手指曰。某

箱內有貂裘數領價值若干為我取來至則舉火焚之事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為汝赦老奴拱手作去狀其子霍然病已李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見王君復至則前驅巍峨冠帶尊嚴曰上帝以我報仇甚直命我為德州城隍尚有求于吾子者德州城隍為妖所憑篡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時彼必抗拒吾已選神兵三千與妖決戰公今夜聞刀劍聲切勿諦視恐有所傷邪不勝正彼自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居民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將來爵祿亦自非凡與公訣矣言畢拜謝垂淚而去是夜聞城內外兵馬喧然至五鼓始寂李詰朝往城隍廟焚香作記其道士已磨墨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託夢道教相迎也李為鐫石立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王將軍妾

蘇州慕崇士宰河南汲縣未遇時館京師任姓家寓半截衚衕晚間獨宿燈下見物黑而毛攫其書麓慕手劍逐之無所得次晚月下如廁有女子冉冉來慕疑主人婢妾蹲不敢起女竟不去而冷風淒然慕始驚懼投以瓦了不復見慕踉蹌歸至書齋則女子在牀矣軍裝持刀容貌甚麗呼之不應驅之不去召他人觀之皆不能見慕遂病囈語曰我明朝王將軍妾也久不得祭故遣兒輩取食汝以劍傷之我親來謝過汝又蹲廁辱我我故來索命同寓竇

客俱為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車馬送我歸故鄉姑貸汝衆如其言慕蘇醒食粥未半晌女又復來曰吾為汝輩所給衣服領袖並未裁縫吾何以為衣耶可速選縫人善治之衆客愈駭視所陳之衣果未開摺也整治再拜慕竟病除三年慕登進士選河南汲縣知縣路過開封宿客店店之西偏扃室甚固慕疑之窺窗隙見朱棺一口橫于中堂凝塵數寸棺之前和題曰王將軍亡妾張氏慕大驚且悔心鬱鬱不樂薄暮女果至裝束如前曰昔妾逼君妾之罪也今君窺妾妾之緣也妾在此數十年非取人見代不能自拔于幽冥故今夜來伴君慕大懼連夜呼騶入城告開封同寅將求道士驅之開封守令留飲達旦翌早與其至店中一書僮自縊于牀守令怒剖其棺尸裝束鮮濃僵而不腐焚之竟無他怪

仙鶴扛車

方綺亭明府作令江西其同僚郭姓者四川人言少時曾上峨嵋山意欲棄世學道見老翁長髯秀貌戴羽巾飄飄然導之前行至一處宮殿巍峨似王者居翁指示曰汝欲學道非王命不可王外出未歸汝少待俄而仙樂嘹嘈異香觸鼻兩仙鶴扛水晶車車中坐王者狀如世上所畫香孩兒紅衣文褓潔白如玉口嘻嘻微笑長不滿尺許諸神俯伏迎入宮老翁奏曰有真心學道人郭某求見王命傳入注視良久曰非仙才速回人間老翁掖郭下郭問曰

王何以年少老翁笑曰為仙為聖為佛及其成功皆嬰兒也汝不聞孔子亦儒童菩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吾王已五萬歲矣郭無奈何仍自山下歸家猶記其殿門外朱書二對云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生生不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

紅花洞

溧水知縣曹江初官蜀時夏日晝寢見二隸卒牽馬來邀與俱行約二十餘里復有一人乘駿馬約束如軍官持令箭呼云奉上帝命煩君點放洞犯幸勿辭勞曹愕然不知其故再行二三里至深山有穴榜曰紅花洞石門一雙封鑰甚固洞口胥吏七八人具公案文冊跪迎道左軍官以令箭付曹囑云照冊點放言畢乘馬去曹登座一吏稟請啟洞向洞大呼開門者三有陰氣隨呼而出冷逼毛髮須臾女鬼數十蓬首垢面紛然雜至哀號困苦之聲不可言狀吏按冊唱名開鎖具驅向南行諸鬼逡巡若不得已而往者最後三女鬼向曹哀求免放曹辭以奉帝命不能為力三鬼憤惋罵曰二十年後會當相報放既畢軍官復來囑隸云曹公勞矣須好送還家隸卒仍以馬送至中途經大河馬渡水忽失前足而墮驚寤見家人環哭方知已死一日心秘其事不敢言于人後二十年長男婦病産卒未期年次媳當産亦病忽作囈語呼姑至前曰紅花洞事發矣我房舍已定當與李氏為隣笑指其小叔曰繼我

者當在此君可恨翁當時令箭在手樂得作人情何故不肯手言畢張目大呼血流被面腹潰腸出死姑與小叔奔告于曹曹大駭自憶此夢寔未嘗語人不知乃媳何從知也殮後寄其柩于古寺寺中舊有朱棺一口詢之果為某家妻李氏棺也曹後第三子娶婦亦以產卒三婦年歲雖各有大小計其始生皆與夢時相上下後側室生兒皆無恙

大毛人攫女

西北婦女小便多不用溺器陝西咸寧縣鄉間有趙氏婦年二十餘潔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聞牆瓦颯拉聲疑而出視見婦赤身爬據牆上兩脚在牆外兩手懸牆內急前持之婦不能聲啟其口出泥數塊始能言曰我出戶溺方解褲見牆外有一大毛人目光閃閃以手招我我急走毛人自牆外伸巨手提我髻至牆頭以泥塞我口將拖出牆我兩手據牆掙住今力竭矣幸速相救趙探頭外視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蹲牆下雙手持婦脚不放趙抱婦身與之奪力不勝乃大呼村鄰鄰遠無應者急入室取刀擬斷毛人手救婦刀至而婦已被毛人拉出牆矣趙開戶追之衆鄰齊至毛人挾婦去走如風婦呼救聲尤慘追二十餘里卒不能及明早隨巨跡而往見婦死大樹間四肢皆巨籐穿縛唇吻有巨齒嚙痕陰處潰裂骨皆見血裹白精漬地斗餘合村大痛鳴于官官亦淚下厚為殯殮召獵戶擒

毛人卒不得

吳生不歸

會稽縣東四十里地名長瀆有吳生者年十八美丰儀讀書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歸自言某日坐書室見美婦人降自屋上招與偕行隨至大第中陳設華美往來者無一男子室內更有一美倚窗斜睇具酒食共飲飲畢兩美送就為歡叩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間樂我二人惟郎是從郎但安居可也居數日我偶動鄉思一女曰郎思家矣當送歸無苦郎心遂送至里門我纔得歸自此神思恍惚當午家人為具膳則云此味惡不似彼食美也當夕為拭牀帳則云此物惡不如彼物華也未幾又失去數日復歸所言如前但顏色漸焦舉體有腥氣家人延僧道醮祝都無所濟俄而數月不返生有弟某行經白塔見山洞口有遺帶認係兄物持歸率人秉火入洞見兄裸臥淤泥間作行房狀扶至家灌以藥餌甦張目怒曰我雲雨未畢卧錦衾中何奪我至此于是親族皆來守護以鐵索錮之厭以符籙生稍知懼不敢寐夜間眾方環坐忽聞響聲琅然有光若電繞室數匝失生所在鐵索斬然中斷門窗仍閉竟不知何自出也次晨再尋白塔山洞茫然無得矣于是遠近傳播洞中有妖聚觀者日以千計縣令李公懼生事親來搜看亦無所得乃以石封洞門觀者止而生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杭州周生從張天師過保定旅店見美婦人跪階下若有所祈生問天師天師曰此狐也向我求人間香火耳生曰盍許之天師曰彼修煉有年頗得靈氣若與香火恐忘威福為人間祟。生愛其美代為祈請天師曰難却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毋得過期可也命法官批黃紙付之去三年後生下第出都過蘇州閶門上方山某菴觀音極著靈異將往禱焉至山下同禱者教以步行曰此山觀音甚靈凡肩輿上山者中道必仆生不信肩輿上山未十數武扛果折生墜地幸無所傷遂下輿步行入廟見香燭極盛所謂觀音者坐錦幔中勿許人見生問僧僧曰塑像太美恐見者輒生邪念故也生必欲啟視果極妖治不類他處觀音諦視之頗似曾相識者良久恍然是旅店中婦人生大怒指而數之曰汝昔求我說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懷我輿何太沒良心也且天師只許汝受香火三年今已過期戀此不去豈竟忘前約乎語未畢像忽撲地碎僧大駭亦無可奈何俟生去糾金為之重塑而靈響從此寂然

陳姓父幼子壯

揚州陳山農世業騾馬行年五十餘病卧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頸遂昏迷被少年提置

馬上疾馳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吾先行候汝復以掌擊其股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進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穿履覺易敗敗則道旁有織履者為易之易畢即行了不通問問亦不答腹餒甚見市中殽饌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去思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郭門少年在焉叱曰來何遲累人三日痛楚即導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入復出曳其裾至户内見婦人輾轉牀上若甚痛迫者少年挈其項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巖中腥穢滿鼻目不見天光心窘甚逾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踴躍豁然而墮聞耳邊多作賀聲曰得一佳兒陳更駭異亟欲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若甚小者更摩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焰焰豈妖耶再視當殺之陳懼即瞑其目自是沈沈若愚胸中一切哀愁憤惋之心呌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給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禁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紬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亟渫具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頷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欣然偕來相見之

子八十七

下略不相識。子𩯭𩯭有鬚，而父猶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債未還，某處有積金三百，存為汝婚宜歸取之。言訖，欷歔不勝悲。歸訪之，其言皆驗。後十餘年，陳年壯，繼父業，來江南訪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凋落，皤然老妻撫孤孫獨存。陳不勝感慨，留三百金為前生妻治後事，具杯酒澆其前世墓而去。

吳生手軟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豐縣宰盧世昌修邑誌，聘蘇州吳生為謄錄，與同事者同住一樓。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吾死矣，以後事累公。友問故，吳愀然曰：我初赴豐時，至沛縣道上，遇一婦人，求與共載。我以車小不許，婦隨車行二十里。心竊訝之，問輿夫，皆不見，始知為鬼。晚投旅店，人靜後，婦來坐榻上語我曰：君與我年俱廿九，合為夫婦。我大駭，以枕投之，隨響而沒。自此不復見形，時聞耳邊嚅嚅作語，求作夫婦，呼我為寫字人，喋聒不已。問如何酬汝，汝方去。曰：與我錢二百，置樓板上，我即去。如其言，既而錢仍在，婦來纏擾如初。奈何奈何。友人咸相解慰，令二僮守之。越數日，樓上大呼，衆奔上，見吳倒地，腹右刀戳一洞，腸半濆出，喉下食顙已斷。扶起之，絕無痛楚。盧公往視，吳手招之近前，作一寃字。盧曰：是何寃？曰：歡喜寃家也。今早婦人來逼我死，以便作夫妻。我問作何死法，婦指案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刺右腹，痛不可

忍婦人亟以手按摩之曰此無濟也所摩處遂不覺痛我問然則如何婦人自摩其頸作刎勢曰如此方可我復以刀斷左喉婦人跌足嘆曰此亦無濟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摩之亦不覺痛指右喉下曰此處佳余曰我手軟為無能為也卿來刺之婦遂披髮搖首持刀直前而樓下諸公已走上矣彼聞人來擲刀奔去盧公詫異為延醫納其腸吳始不能飲食用藥數治亦遂平復婦人不復再至吳生至今尚存

狐祖師

鹽城村戴家有女為妖所憑厭以符咒終莫能止訴于村北聖帝祠怪遂絕已而有金甲神託夢于其家曰吾聖帝某部下鄧將軍也前日汝家妖是狐精吾已斬之其黨約明日來報仇爾等于廟中擊金鼓助我翌日戴家集隣衆往聞空中甲馬聲乃奮擊金鉦鐃鼓果有黑氣墜于庭村前後落狐狸頭甚夥越數日其家又夢鄧將軍來曰我以滅狐太多獲罪于狐祖師狐祖師訴于大帝某日大帝來廟按其事諸父老盍為我祈之衆如期往伏于廊下至夜半仙樂嘹嘈有冕服乘輦者冉冉來侍衛甚衆後隨一道人龐眉皓齒兩金字牌署曰狐祖師聖帝迎謁甚恭狐祖師曰小狐擾世罪當死但部將殲我族類太酷罪不可逭聖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跪而請命有周秀才者罵曰老狐狸鬚白如此縱子孫淫人婦女反來向

聖帝說情，何物孤祖師罪當萬斬。祖師笑不怒，從容問人間和姦何罪。周曰：杖也。祖師曰：可知姦非死罪矣。我子孫以非類姦人，罪當加等，要不過充軍流配耳，何致被斬？況鄒將軍斬我一子，并斬我子孫數十，何耶？周未及答，聞廟內傳呼云：大帝有命，鄒將軍嫉惡太嚴，殺戮太重，念其事屬因公，為民除害，可罰俸一年，調管海州地方。村人歡呼合掌，向空念佛而散。

紂之值殿將軍

天台僧智果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蘿衣薜裳。僧跪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予人也，非仙也。子來胡為？僧曰：某入山已數日，腹枵甚，敢有所請。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後山覓之。去有頃，攜一物來，狀輪囷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問岳飛將軍安否，秦檜死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為大清矣。因告以宋史所載岳事顛末。道者慘然曰：岳將軍終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將軍麾下小將也。當秦檜以金牌召岳時，我知有難，遂逃于此，食靈草得不死。我師教勿出洞，出洞即死，汝宜速出，遲恐無及。僧懼，拜辭而行。路甚紆曲，備歷險阻，忽望崖上坐一巨人，長丈餘，遍體綠毛如翠錦。駭而奔還，告道者。道者曰：此予師商高，紂王之值殿將軍也。為飛廉、惡來所譖，避居此山，性好食野獸，故其狀與人異。子往拜祈，兼可問商代事。僧故

蠢野無所記憶見巨人禮拜畢便問紂寵妲己事巨人曰汝誤矣妲者商宮女官之稱已戊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問何妃僧不能荅又問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爲何人或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事紂甚恭並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者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問何物爲書僧手作書狀示之巨人笑曰我當時尚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摟僧行如飛置之平地供手而別已在天台郊外矣

瘧鬼

上元令陳齋東少時與張某寓太平府關帝廟中張病瘧陳與同房因午倦對卧牀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白晳衣帽鞋襪皆深青色探頭視張陳初意爲廟中人不之問俄而張瘧作童子去張瘧亦止又一日寢忽聞張狂叫痰如湧泉陳驚寤見童子立張榻前舞手蹈足歡笑顧盼若甚得意者陳知爲瘧鬼直前撲之著手冷不可耐童走出颯颯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疾愈而陳手有黑氣如烟熏色數日始除

誤學武松

杭州馬觀瀾家每四時必祭其門予問古禮門爲五祀之一今此禮久不行君家獨行之何也馬曰余家奴陳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門歸一日聞戶外喧呶聲往視之奴撲地曰奴歸

見門外一男一婦俱無頭頭持在手婦呼曰我汝嫂也吾淫屬寔吾夫殺我可也汝為小叔不當殺我夫殺我時心軟手噤齒不下汝奪刀代殺此事豈汝所宜與耶吾每來相尋為汝主人家門神呵禁今故伺汝于門外因大罵唾奴面其男鬼擲頭撞奴奴倒地聞人聲二鬼纔散馬氏衆家人扶至牀自言少年曾有此事當時看小說慕武松之為人不意遭此寃孽或告之曰小說都無寔事何得妄學且武松殺嫂為嫂殺兄故也若尋常犯姦王法只杖決耳汝何得代兄殺嫂言未終奴張目作女聲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言者三叩頭而死馬氏以鬼言故祭門神甚敬世其家

孛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撫軍準泰祈雨不得錮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得也但須某日孛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捐陽壽十年方可得雨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囑曰至某處田中見白衣婦人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速歸上壇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見白衣婦如其言擲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次符婦人益怒解上衣露兩乳奔前童擲三符忽霹靂一聲婦人褻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

敲令牌唱曰雨雨雨婦人仰卧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彌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錦被婦漸蘇大恚恥曰我某家婦何為赤身卧此撫軍備衣服令着遣老嫗送歸以百金酬其家事後問道士道士曰李星女身而性淫能為雲雨居天上亦赤體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裳是日下降田間吾以符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太悪必遭陰譴矣不數年道士暴亡

九夫墳

句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貲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即瘞於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墳婦人死瘞於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即起陰風夜有呼嘯爭鬬之聲若相媢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隣村為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排衙呼皂隸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土地奶奶索詐

虎踞關名醫徐徹儒與余交好其子婦吴氏孝廉諱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吴氏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簿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費演戲以禳之簿上姓名皆里中相識

者逛徘徊閭閻有老婦人黄衫絳裙從門外入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被其禍數不可逃須燒紙錠買牲牢還願庶不至燒傷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甲李某久已物故乃往各隣家告以故并問此閭可有衣黄衫婦人否皆曰無之吳有戒心往禱土地廟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驚懼異常諭隣閭之亦大駭彼此演戲祭禱費數百金將至九月塗氏一門衣箱器具盡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起不復舉炊矣至期四隣寂然並無焚如之患塗氏至今安好

子不語卷七終

隨園戲編

鬼聞雞鳴則縮

予門生司馬驤館溧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横山鄉僻處也天盛暑以其西廳宏敞乃與羣弟子洒掃為晚間乘涼之處挈書籍行李移牀就焉隶燭而卧至三鼓門外啾啾有聲戶樞拔矣燭光漸小陰風吹來有矮鬼先入臉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繞地而趨隨後一紗帽紅袍人白鬚飄飄搖擺而進徐行數步坐椅上觀司馬所作詩文屢點頭若領解者俄頃起立手攜短鬼步至牀前司馬亦起坐與彼對視忽雞叫一聲兩鬼縮短一尺燈光為之一亮雞三四聲鬼三四縮愈縮愈短漸漸紗帽兩翅擦地而沒次日問之土人云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塋所也主人掘地朱棺宛然乃為文祭之起棺遷塟

蜈蚣吐丹

余甥氏章升扶過温州雁蕩山日方午獨行澗中忽東北有腥風撲鼻而至一蟒蛇長數丈騰空奔迅其行如箭若有所避者後有五六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躍入溪中蜈蚣不能入水乃舞掉其羣脚颯颯作聲以鬚鉗掉水良久口吐一紅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頃水如

沸湯熱氣上衝。蛇在水中。顛撲不已。未幾死矣。横浮水面。蜈蚣乃飛上蛇頭。啄其腦。仍向水吸取紅丸。納口中。騰空去。

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袴。見有雞爪尖面者。蹲焉。大怖而返。夜即暴病。狂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沽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天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三。慣倚勢詐人酒食。如果雷神。其技量豈止此耶。今長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鬼乖乖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與友四五人遊雨花臺。臺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逢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招曰。乖乖吃酒。如是者再。羣客服其胆。大笑而散。葛暮歸家。背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乖來吃酒。葛知為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乖乖。隨我來。徑往酒店上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癡疾。聽其所為。共飲良久。乃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小便即來。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急趨出歸家。酒保見客去。遺帽。遂竊取之。是夕為鬼纏繞。口喃喃不絕。天明

自縊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乖乖不乖。

鳳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之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擺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蝦蟆大如車輪見人輒蹬目怒視當之者登時撲地土人醉燒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一日有美女豔裝從山洞奔出役夫數千人皆出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壓死矣沈公為余述其事且戲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

董金甌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為人腰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廟有盜尾後將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搏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戴妹來汝敢在此相待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頃一美女來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即格鬭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別有人董以實告曰我初學于僧耳後學于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鬭方決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徑隨女子行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在家張燈掛紅率妻歡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

妹頭强之交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為人保標路逢僧耳與角鬬不勝而死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為王征南苦相尋無路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贅其家別遣人賫腰間金赴京師嗣後不知所終

蔣廚

常州蔣用菴御史家廚李貴取水竈下忽中惡仆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鬼卒擒去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蘇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拏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縛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寔不知原委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看此光景拏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于陽間官乎

見曹操稱晚生

江寧副榜王芾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闕巍峨兵衛甚嚴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芾心知為操一時心悸無以自名乃長揖稱

晚生王某奉謁操命旁坐謂曰聞汝好學書可知楷書先乎草書先乎曰楷書先操搖頭曰不然先有草書後有楷書所以召汝者正為將此義告知以便轉語世人也語畢仍遣赤幘人送出甫及門聞內有呼號聲赤幘者曰相王又用五色棒箠人矣帝驚而醒

武后謝嵇先生

無錫嵇侍讀受之余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余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余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嵇云門生在史局時派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為不然已何夜卧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太后請嵇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費力繡簾中坐冕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異香從殿上吹來髣髴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鬚人手執牙笏口奏事琅琅數千言亦不可辨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已而大笑其齒皓然呈露潔白如玉面為旒珠所遮終未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相見請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當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長安以此稱量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宮婉兒遂逡巡揖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

冒失鬼

相法瞳神青者能見妖白者能見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旁居老嫗沈氏素能見鬼常言十年前見一蓬頭鬼匿牌樓上石繡毬中手執紙錢為標長丈餘纍纍若貫珠伺人過牌樓下暗擲標打其頭人輒作寒噤毛孔森然歸家即病必空向中祈禱或設野祭方愈蓬頭鬼藉此伎倆往往醉飽一日有長大男子氣昂昂然背負錢鏹而過蓬頭鬼擲以標男子頭上忽發火燄衝燒其標線層層裂斷蓬頭鬼自牌樓上顛仆滾繡毬而下噴噓不止化為黑烟散去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坊石牌樓無復作祟矣吾友方子雲聞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須看風色若蓬頭鬼者其即世所稱之冒失鬼乎。

史宮詹改命

溧陽宮詹史胄斯未遇時赴省鄉試遇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因以年庚求為推算道士曰照丑時算係終身只一諸生壽可八十三歲若照寅時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時乎寅時乎曰丑時也曰若然則今科不中矣史愴然不樂道士曰命可改也但陰司壽算最重君如肯減壽三十年當為君改作寅時史公欣然願改道士曰果情願者明日早來次

夜史五鼓盥沐到寺道士已啟戶待曰子誠信人但日後官尊壽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燭對天自陳道士披髮仗劍口中喃喃誦咒良久另書一庚帖與之史公持歸置匣中果於是年鄉會聯捷官至宮詹五十二歲希圖降級永年而任內總無過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醫往視爲藥所誤竟不起矣此事公孫抑堂司馬言司馬余親家也

高相國種鬚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東泗水縣令時呂道士爲之相面曰君當貴極人臣然鬚不生官不遷相國自摩其頤曰根且未有何況于鬚呂曰我能種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筆蘸墨畫頤下如星點三日而鬚出矣然筆所畫縷縷百十莖終身不能多也是年遷邠州牧擢遷至總督而入相

說官話鬼

河東運使吳雲從作刑部郎中公館外偶有社會家人婦抱小公子出看溺尿路旁公子忽哭不止家人抱歸不知何故至夜公子作北語云怎麽小孩子這般無禮溺在我頭上我與你不得開交吵鬧一夜吳公怒次晨作牒焚與本處城隍云我南方人也無故小兒撞著說

官話鬼猖獗可恨託為聲究是夜平定至第三日晚公子又病仍作北語云你不過是個官兒罷了竟這樣糟撻我們的老四咱們兄弟今日來替他報仇要些燒酒喝喝夫人不得已曰與你喝不要鬧于是一鬼喝畢一鬼又要喝兼討前門外楊家血貫腸做下酒物吸吸之聲又復達旦吳公上前批其頰罵曰狗奴强轉舌根學說官話再說便打然打者自打說者自說吳又牒城隍云說官話鬼又來了求神懲治是夕宅中聞鞭撻聲鬼云你不要打咱們去就是了公子病隨愈

偷雷錐

杭州孩兒巷有萬姓甚富高房大廈一日雷擊怪過產婦房受汚不能上天蹲于園中高樹之頂雞爪尖嘴手持一錐人初見不知為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萬戲諭家人曰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錐者賞銀十兩衆奴嘿然俱稱不敢一瓦匠某應聲去先取高梯置牆側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錐下主人視之非鐵非石光可照人重五兩長七寸鋒稜甚利剃石如泥苦無所用乃喚鐵工至命改一刀以便佩帶方下火化一陣青烟杳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土地受餓

杭州錢塘邑生張望齡病瘧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絶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為地方鬼棍所詐誣以平素有黷昧事弟大加呵飭方遣之去特詣府奉賀張見故人為己事而來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為本處土地神因官職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講操守不肯擅受鬼詞濫作威福故終年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餓然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夢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耐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挨到陰司大計望薦卓異矣張問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曰解應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計卓薦

批僵尸頰

桐城錢姓者住儀鳳門外一夕回家時已二鼓同事勸以明日早行錢不肯提燈上馬乘醉而行到掃家灣地方荒墳叢密見樹林内有人跳躍而來披髮跣足面如粉牆馬驚不前燈色漸綠錢倚醉胆壯手披其頰其頭隨披隨轉少頃又回如牽絲于木偶中陰風襲人幸後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樹林而滅次日錢手黑如墨三四年後黑始退盡詢之土人曰此初做僵屍未成材料者也

簸箕黿

乾隆辛卯春山陰劉際雲舟過鎮江見風覆客船漂沒貨物甚多江邊有素諳水性人俗名水鬼專以打撈貨物為生是日客舟有覆者群水鬼皆至言定價錢一齊入水及上岸忽少一人衆疑其在水藏匿金銀復入水遍尋不得但見一黿赤色大過浴盆形扁如簸箕無頭無尾無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開乃以大鐵鉤拽黿上岸通體有小穴數百皆其口也人血已經吸盡而口猶緊咬不放刺以利刃黿若不知不得已并人與黿烈火焚之臭聞數里或曰此即鍋蓋魚之極大者嚴州江中尤多

命該薄棺

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六十無子自備一棺嫌材料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能辦棺者借與用之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如是數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廂房內一夕隣家火起合室倉皇看火者見張氏宅上立一黑衣人手執紅旂逆風而揮揮到處火頭便轉張氏正宅無恙惟廂房燒毀老僕急入扛取棺業已焚及忙投水塘中僕撲滅餘火後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向狐仙學道

雲南監生俞壽寧習仙家符籙之學仗一古劍替人驅妖頗有靈應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租遇大風雨過其門將借宿焉俞不可張怒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牆窺焉見俞張設酒有有兩席賓客懽呼男女雜沓張愈怒斧碎其門排闥入則酒席具存而群賓不見俞驚出蹋足曰君誤我君誤我我好學仙難得真師傳道不得已齋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遇男女狐仙甚多有相約為兄弟者為夫婦者為兄妹者不一而足今日衆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隆其禮文備饌相延尚未談及元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致諸仙散去豈非天哉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破日必被凡人冲破須改日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將嫁某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群仙不使人知此後俞雲遊于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瑤芬之子某素不良遊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于關帝之下遊人觀者俱以為是陳傲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當門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著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

不能饒汝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課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張奇神

湖南張奇神者能以術攝人魂崇奉甚衆江陵書生吴某獨不信于衆辱之知其夜必為祟持易經坐燈下聞瓦上颯颯作聲有金甲神排門入持槍來刺生以易經擲之金甲神倒地視之一紙人耳拾置書卷内夾之有頃有青面二鬼持斧齊來亦以易經擲之倒如初又夾于書卷内夜半其婦號泣叩門曰妾夫張某昨日遣兩子作祟不料俱為先生所擒未知有何神術乞放歸牲命吴曰來者三紙人並非汝子婦曰妾夫及兩兒皆附紙人來此刻現有三屍在家過雞鳴則不能復生矣哀告再三吴曰汝害人不少當有此報今吾憐汝還汝一子可也婦持一紙人泣而去明日訪之奇神及長子皆死惟少子存

青陽江了

青陽人江了處鄉館教村童五人長者不過十二三歲幼者八九歲一日字課甫畢江忽持木棍將五生排頭打死已亦觸牆流血昏暈倒地各家父母聞之奔赴喊哭叩其故據江云午間安坐突見窗外奇鬼六七輩紺髮藍面著五色衣前來搏噬諸生我惶急驅之不去隨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蹤自幸諸生得免于難亡何諦觀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即弟子五人橫

屍在地。痛摧心肝。因自尋死。故觸牆腦裂。官驗取供。以鬼語難成信讞。質之各家父母。皆云與江了平日絕無仇隙。渠作先生。愛惜諸童頗好。亦無瘋症。此舉不知何故。想係前生冤孽。江腦破並斃。現在收禁。俟醫治痊時再行審抵云云。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間青陽知縣申詳總督尹公文書也。余親見之。半月後。報江了死于獄。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牆北街。主人將有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玉冠珠履。儀貌詳華。自領以下。悉翠縧環襯。袍衫上繡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皇帝第四子南康王蕭績也。都督江州病薨。葬此千餘年。聞主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宅窆。言畢而逝。主人次日命鍬鍤試之。未丈許。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十塊。遂止掘。今磚藏嚴侍讀冬友家。

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為呂蒙所築。至今蒙為土地。一造關廟。每夜必有兵戈角鬭聲。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夜間雷雨作鬧。屋瓦皆飛。及旦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畫帝君像也。乃逐之。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

姚劍仙

逡桂巖為山盱通判構屋洪澤堤畔集賓客觴詠其中一夕觥籌正開有客闖然入冠履垢敝鬅髮毿毿然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諸客上飲啖無怍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穆雲浙之蕭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子一丸滚掌中成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意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既出則殺氣甚盛必斬一生物而後能斂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顧堦下桃樹手指之白光飛樹下環繞一匝樹仆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與桃樹下白光相擊雙虯攫拏直上青天滿堂燈燭盡滅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愈驚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畢矣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嚼群客請受業為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為吾有劍術無點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百金居三日去

黑煞神

桐城農民汪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墓得古鼎銅鏡等物攜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為寶也與其妻加愛護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盜陸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瘟疫事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

仆地昏迷。路人舁之至家。頸發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為設齋醮。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既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塟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為陰司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叩頭曰。前發墓時。但見鼎鏡等物。寔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歲又久遠。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污。有金色光。汝往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改塟。汪如其言試之。果然。即為禮塟。往告姚貢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疽愈。此事江寧太守章公攀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吴子雲

康熙初。桐城秀才吴子雲。春夜玩月。聞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吴子雲當中四十九名。誦其文琅琅然。題是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吴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未幾入塲。果此題。大喜。因書宿構。放榜。果中如其數。旋登進士。官翰林。督學湖南。滿載而歸。宿旅店中。夜取溺器。忽有人以手奉之。十指纖纖然。吴驚問。曰。我狐仙也。與公有前緣。故來相伺。起燭之。嫣然美女。遂偕伉儷。囑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車中。以免。故來報君。今君亦

子九十八

有大禍不可不防。吳問故。曰：前途君必宿呂姓店。呂有愛女年九歲，君召而愛之，抱之，繼為乾女，重賜珍寶，則免矣。吳至呂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至三更時，店主拉吳手笑曰：我響馬盜魁也。君出署時，輜重頗富，諸僂儸見相涎已久。今知君眞長者，我不忍害君。取壁上鈴鞭撞壁者三，諸盜齊入。曰：吳學院，我乾親家也，諸君不得無禮，急為我護送到家。吳竟得免。後吳無子，族人爭以子來求繼。吳私問孤應繼何人。曰：牧牛兒好。次日果有牧童過，亦本家也。吳拉入嗣為己子，族人皆笑之。吳亡後，兒頗恂謹，能守其業，家日以富。至今人呼為吳牛。嘗案對聯于方處士貞觀，方戲書云：對窗常玩月，獨坐自彈琴。吳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

禿尾龍

山東文登縣畢氏婦，三月間漚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雞卵，心異之，以為暮春時不應有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孛然，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許，墜地即飛去，到清晨必來飲其母之乳。父惡而持刀逐之，斷其尾，小龍從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于村中。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次日視之，棺已葬矣，隆然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隣人為合葬焉。其夕雷電又作，次日見其父棺從穴中掀出，若不容其合葬者。嗣後村人呼

為禿尾龍母墳祈晴禱雨無不應此事陶悔軒方伯為余言之且云偶閱群芳譜云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耳墜于地輒化為李畢婦所食之李乃龍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石灰窰雷

湘潭縣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窰某翁家頗小康無子有二女贅婿相依翁販穀粵西買妾歸腹有孕矣其次女夫婦私議若得男吾輩豈能分翁家財乃陽與妾厚而陰設計害之及分娩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為命不宜子不知乃其次女賄穩婆扼吭絕之也翁痛不已解衣裹死兒瘞之後圃次女與穩婆心猶未安往啟視之忽霹靂一聲女斃而死兒甦矣穩婆亦焦爛猶未死衆問得其故翌日穩婆亦亡若天故遲死之以取其供狀以戒世者某乃瘞女逐婿分給錢粟使歸舟抵中流怪風起婿亦溺死前後纔數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守世溥崇正進士以善書名其戚鄒某延之入館途遇怪風攝入雲中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徐隨至一所如王者居其扁對皆有成句但未書耳扁云一切惟心造對云作事未經成死案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冥王籌所以謝者世溥請為母延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因求查己算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

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燒死。徐大懼。白冥王祈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狥子請。但須記明時日。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急至鄧家。主人驚曰。先生期年何往。輿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縣獄矣。世溥具言其故。并為白于官。事得釋。時同郡熊文紀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闌熊忽辭入。曰某以痞發。故不獲陪侍。徐戲曰。古有太宰髺。今又有少宰痞耶。熊不懌。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鳥飛絕一首于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滅絕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憶冥府言。懼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裹糧避災。時刼盜橫行。熊遣人流言徐進士窟重金于西山。羣盜往刼。覓不得金。乃烙鐵徧燒其體而死。

九天元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丈。金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梢近鍾王風格。周素敏捷。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元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為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裙帶授藥一丸。命

呑之周幼時誤食鐵針著腸胃間時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擘滿頭

項王顯靈

無錫張宏九者販布蕪湖過路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如一疋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人得登岸次早視之艙底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此乾隆四十年事

醫肺癰用白朮

蔣秀君精醫理宿粵東古廟中廟多停柩蔣胆壯即在柩前看書夜燈忽綠柩之前和槖然落地一紅袍者出立牀前曰君是名醫敢問肺癰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藥曰白朮紅袍人大哭曰然則我當初誤死也伸手胸前探出一肺如斗大膿血淋漓蔣大驚持手扇擊之家僮齊來鬼不見而柩亦如故

朱十二

杭州望仙橋許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恃其勇取殺豬刀登樓秉燭臥三鼓

後。燭光青色。果一老嫗披髮持繩而上。朱斫以刀。嫗套以繩。刀斫繩。繩斷復續。繩繞刀。刀亦如烟。格鬬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未十二。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故我且饒你。待你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下樓告知衆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賣屋得價錢十五千。是夕果卒。

鬼攀日線纔能託生

乩仙婁子春。自言宋末進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在九幽使者家處館四百年。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王爵一等。子春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回之說者。子春云。輪回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譴者。仍歸原位。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身。其餘散盡者。生即死。死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炊烟。一時未能消化。往往團爲一氣。在氤氳鼓盪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流照陰山。群鬼蠕蠕然僵而復動。攀日線而行。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之身。常合群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墮落于線外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矣。或問有初世爲人者乎。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即是初世爲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即是初世爲人之人。問鬼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優化蟲蝶。惡人化虺虎。問雷

擊之鬼何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搗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紹元曾為某州刺史死已久矣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為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人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頰醫不敢近亡何竟死陳氏恰一粗婢耳毫無姿色

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鄭湄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齋誦經聞人為議婚便涕泣不食鄭湄厭苦之父女不相見年三十餘忽病重囈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為船戶我雇汝船往四川汝謀財殺我并抉我目剝我皮沈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容或有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為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焉有尚為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尋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即去陳怒曰惡鬼妄詐人我方取桃枝打汝焉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汝既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伺他去

我甚喜。但汝並非寃家。敢如此嚇詐。想吾女陽數已絕。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後死。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非汝手段也。言畢。女蹶然起。不復作鬼語。後兩月餘女纔死。

道士作祟自斃

杭州趙清堯好弈。聞洛子聲。必與對枰。偶遊二聖菴。見道人貌陋。與客方弈。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與交言。隨即辭出。是夕上牀就寢。有鬼火二團。繞其帳上。趙不為動。俄有青面踞齒鬼持刀揭帳。趙厲聲呵之。旋即消滅。次夕滿牀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明。細聽之。乃云我棋劣自稱煉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趙方知是道士為祟。愈加不恐。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靈靈地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趯趯然。如欲顫者。乃强制其心。總不一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臥則咒聲出于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涕泣跪于牀前曰我以一念之嗔。來行法怖汝。要汝央求。好取些財帛。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于人者。反殃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無所歸。願來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贖前愆。趙卒不荅。明日遣人往二聖菴視之。道士果自斃。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為服役也。

子不語卷八終

隨園戲編

木箍頸

莊怡園在關東見獵戶有以木板箍其頸者怪而問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白鬚幅巾揖於馬前兄問何人拱手不語但以口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而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仆於地頸長數尺呼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人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覺頸癢難耐搔之隨手而長蠕蠕然若變作蛇頸者急抱頸持馬逃歸始免於死然頸已痿廢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鐵焉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遊光畢方類也能呼其名則不為害見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鋤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設乩盤預卜其藏一日岳王降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浮于盜賊再不悛改吾將斬汝朱大駭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歸乃誘其再禱于乩神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叔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壙可掘得千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鋤往遍覓石井

不得正徘徊間若有耳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尺四得大石槨

長濶異常與其黨六七人共扛之莫能起相傳淨寺僧有能持飛杵咒者誦咒百聲棺槨自

開乃共迎僧許以得財烹分僧亦妖匪聞言踴躍而往誦咒百餘石槨豁然開中伸一青臂

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墜地琤琤有聲朱與郡黨驚奔四散次日往視

并不見井然淨寺竟失一僧皆知為朱喚去衆徒控官朱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朱嘗言所

見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綠僵毛僵之類最奇者在六和塔西邊掘墳有園門石戶廣

數丈中有鐵索懸金飾朱棺斧之乃犀皮所為非木也中一尸冕旒如王者白鬚偉貌見風

悉化為灰侍衛甲裳似層層繭紙所為非綿非絹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緋索所懸有四銅

人如宦官狀跪而以手承棺雙手捧之上花青綠不知何代陵寢

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盡瞽惟一鬼有一眼群鬼恃以看物號一目五先生遇瘟疫之年五鬼

聯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共嗅則其人死四鬼倀倀然斜行蹩

躃不敢作主惟聽一目先生之號令有錢某宿旅店中群客皆寐己獨未眠燈忽縮小見五

鬼排跳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

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先生指二客曰此輩不善不惡無福無祿不啖何待四鬼即群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夢乞兒煮狗

陳秀才清波處館紹興夜間夢遊土地廟廟後有數乞兒狀貌獰惡擁土爐剝黃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傷者血猶淋漓陳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羣丐起而毆之衣冠者倒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票示之曰狗主人被惡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內寫君作證故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己名且有聽審日期覺而惡之然自念此事與己無干不過暫往陰司作證因辭館歸以二夢語其親徐某且託曰我死當復生誠恐陰陽隔路一時靈魂迷失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廟招呼免我迷路徐以為夢幻難憑笑允之恰終不信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泣報于徐徐急買白雞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臺演戲眾人蜂擁至日仄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掘河灘土得一棺方扁如箱啟之中有九槅一槅藏兩人各長尺

詐老幼男婦如生不知何怪

眞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為仙游令平素峭潔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纔免於難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差人撩井得男子腐尸信為某佃戶遂拘王監生與佃妻嚴行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於法邑人稱為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己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為之申理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為之歌曰瞎說姦夫害本夫眞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氣粗

莆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為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嫗而召其子視之即縛之誣為子殺其母擒以鳴官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

蘇昌聞而疑之。以為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眾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鞫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兩泥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挺夾叉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譟。兩府亦悚然。重鞫始白其子冤。而置王監生於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水鬼畏囂字

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臊氣。岸死之鬼紙灰氣。凡人聞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囂字。如人在舟中聞羊臊氣。則急寫一囂字。可以遠害。

狐仙知科舉

錢方伯琦。蔡觀察應彪。未第時。有友吳某招飲。其家素奉狐仙。二人與群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肴。心以為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飲諸公肴已全備。忽為狐仙攝去。奈何。眾客疑吳惜費。以狐為推。蔡公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盍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椀薑豉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眾客欲散。獨蔡公大呼曰。果狐仙在此

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闈。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个中者。狐仙還我酒有。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吹之。我等亦没與。在此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酒有都全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於是群客懽飲而罷。是年錢公登第。蔡遲一科。

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為業。手挈女裙衫數件。夜過吼山。見水中跳出二人。裸身黑面。拏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隨行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繩。套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我替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父。汝等河水鬼。赤屁股在水中。並無衣服。要裁縫何所用之。不如讓我。王亦昏迷。聽其互拉。然心中尚有微明。私念倘遺失女裙衫。則力不能賠。因掛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月下望見樹有紅綠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散。王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塡塞。扶之歸。竟脫於死

城隍神酗酒

杭州沈豐玉。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戲以硃筆倒標沈豐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拏你。沈怒。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枕。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辯是杭州秀才。非盜也。

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到來所拏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拏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為盜而汝妄想强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惡謔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夫人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眼眯知已沈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呼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黄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係秀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應提參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為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失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送往山西某家為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夢醒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後卒袁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袁南湖者吾鄉滄曉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不第發怒焚黄于伍相國祠自訴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清波門行水草上沙沙有聲天淡黄色不見日光前有短紅牆宛然廬舍就之乃老嫗數人擁大鍋烹物啟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墮落僧也功行未滿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陽世不得長成即妖亡耳袁驚曰然則嫗是鬼耶嫗笑曰汝

自視以為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嫗笑曰汝焚黃求死何哭之為須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食吳越不管人間祿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見乎曰汝可自書名紙往西角佛殿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裘往買帖見街上喧嚷擾擾如人間唱臺戲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何前果有紙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紙付裘裘乞筆硯翁與之裘書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惹地藏王呵責裘不以為然睨壁上有詩箋題鄭鴻撰書兼挂紙錢甚多裘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胡為挂彼詩箋且此地已在冥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故吾挂之以為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人纔肯通報裘又不以為然徑至西角佛殿果有牛頭夜叉輩約數百人胸前綉勇字補服向裘猙獰呵詈裘正窘急間有撫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獨無門包乎我已為汝帶來即代裘將數千貫納之勇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角門閧然開矣喚裘入跪堦下高堂峩峩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章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

自以為能文何無恥之甚也帖上自稱儒士汝現有祖母年八十餘受凍忍飢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當若是耶袁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某實不知若祖母受苦實某妻不覽非某之罪王曰夫為妻綱人間一切婦人罪過陰司判者總先坐夫男然後再罪婦人汝既為儒士如何卸責於妻汝三中副車以汝祖父陰德蔭庇並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鳴鑼呵喝聲甚遠內亦撞鐘伐鼓應之一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到王下閣出迎袁踉蹌下殿伏東廂竊視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袁戚也袁愈不平罵曰果然陰間勢利我雖讀爛時文畢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亦不過郎中何至地藏王親出迎接哉勇字軍人大怒以杖擊其口一痛而甦見妻女環哭於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餘氣未絕故不入殮此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卒

治鬼二妙

婁真人勸人遇鬼勿懼總以氣吹之以無形敵無形鬼最畏氣轉勝刀棍也張豈石先生云見鬼勿懼但與之鬬鬬勝固佳鬬敗我不過同他一樣

狐讀時文

四川臨邛縣李生年少家貧偶閒坐一老叟至揖而言曰小女與君有緣知君未娶願偕秦

晋之婚。李曰我貧無以為娶。史曰郎但許我。娶妻之費。郎勿憂。生方疑且驚。俄而香車擁一美人至。年十七八。妝奩甚華。几案幃帳之物。無不攜來。吏具花燭。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帳之禮。曰婚事畢。吾去矣。生挽女衣就牀。女不可。曰我家無白衣女婿。須汝得科名。吾纔與汝成婚。生曰考期尚遠。卿何能待。曰非也。只須看君所作文章。可以決科。便可成婚。不必俟異日。李大喜。盡出其平時所作四書文付女。女翻視良久。曰郎君平日讀袁太史稿乎。曰然。女曰袁太史文雄奇。原利科名。宜讀。然其人天分高。非郎所能學也。因取筆為改數句。曰如我所作。像太史乎。曰然。曰汝此後為文。先向我問作意。再落筆。勿草草也。李從此文思日進。壬午舉于鄉。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務。當至今猶存。人亦忘其為鬼矣。此事臨卭知州楊潮觀為予言。

何翁傾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長子尤陋。娶婦王氏美。內薄其夫。鬱鬱不得志。死。死後鬼常憑次婦史氏為厲。何翁苦之。具牒城隍廟。越數日。忽喚一鬼憑次婦言曰。請親翁答話。何錯愕問為誰。曰我史某。爾次婦之父也。死後為郡神掌案吏。不復留心家事。昨見翁牒。方知我女為王氏鬼所苦。我愬本官。已將王氏發配雲南。嗣後可無患。惟是我女適翁家時。我已去世。家

業蕭條愧無妝奩至今耿耿茲在冥司積白金五百兩當送女室翁可於本月十六日子時備香燭錠帛同次子祭廚房之西南隅焚帛鋤土即得矣并戒是夕備素筵一席我將邀二三同輩來慶翁也翁如其言及期鋤土竟得空鑵父子怏怏至夕鬼又憑婦曰翁運可謂蹇矣我多年蓄積一旦為犬子奪去奈何先是何翁有婢適徐氏生一兒名犬子婢夫及婢亡犬子零丁挈千金依舅氏舅待之薄未幾犬子亦亡其貲竟為何有犬子怨之故先期來奪取五百金蓋鬼事鬼知也越半載次婦歸寧暮回家進門忽倒地大哭極口罵何翁不絕舉家驚聽其言乃王氏自配所逃回方謀昇入內室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三娘子在房晚妝忽將妝臺打碎拍桌大呼勢甚凶猛不解何說何翁夫婦入視則又有鬼憑焉乃王氏之解差鬼罵曰何老奴才大沒良心自家兒媳全不顧恤忍心捉害押赴遠方且倚仗爾親翁史某作掌案吏勢嚇我走此萬里苦差分文不給如何得至雲南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將身配我我與伊回不得家鄉進不得衙門只好借爾家作洞房花燭快溫酒來與我解寒何氏次三兩媳本對房居此後王憑次婦則差憑三媳王憑三媳則差憑次婦終日不安翁奔告神廟神不復靈翁大費貲財遍求方士如此者二年江西道士龔方九應招而來先作符十數張遍貼其宅之前後門再入室仗劍步罡兩婦先於房作笑罵狀次作驚竄狀後作哀

貌狀忽屋角響聲如雷兩婦伏地蘭持小瓶曰鬼入鬼入旋封其口而兩婦醒蘭命起王氏墓斧其棺面目如生尸僵出血乃焚灰與小瓶合埋用石鎮之其祟永絕而何翁從此傾家

江軼林

江軼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泗場娶妻彭氏情好甚篤彭歸江三年軼林甫弱冠未遊庠一夕夫婦同夢軼林於其年某月日遊庠彭氏即於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呂泗場距通州百里軼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夢不足憑軼林强行及試果獲售案出即夢中月日也軼林大不懌越二日果聞彭訃試畢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設死者衣衾於柩側舉家躲避言魂來赴屍名曰回煞軼林痛彭之死即於回煞夜昇牀柩旁潛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至三更聞屋角微響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稽首燈即滅滅後室中自明如晝軼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自靈前循柩走至牀揭帳低聲呼曰郎君歸未軼林躍出抱持大哭哭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歡好無異生前軼林從容問曰聞說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與偕爾何得獨返彭曰煞神即管束之鬼卒也有罪則羈紲而從冥司念妾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軼林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論有罪無罪軼林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於此夕乎答曰尚早前緣了後

猶有後緣。言未畢。聞戶外風起。彭大懼。以手持軼林曰。緊抱我。護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倘着體。即來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雞鳴言別。軼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當再會。言訖而去。由此每夜必來。來檢閱生時奩物。為軼林補綴衣服。兩月餘。忽欷歔泣曰。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續後緣。言訖去。軼林美少年。家豐於財。里中願續婚者衆。軼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求婚。歷通泰儀揚。俱不得。仍歸呂泗。呂泗故邊海。有海船自山東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世族。止生一女。依叔為活。其叔欲以其女結婚豪族。翁頗不願。故來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人為翁言軼林。翁甚欲之。言諸軼林。軼林必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宛然一彭也。問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即彭死之兩月後也。軼林欣然訂娶。歡好倍常。性情喜好。彷彿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軼林字曰蓬萊仙子。隱喻彭仙再來也。子曰彭兒。女曰彭媳。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裹足作偏之報

杭州陸梯霞先生。德行粹然。終身不二色。人或以戲旦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慍。隨意應酬。有犯小罪求關說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訾先生自毀風骨。先生笑曰。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於

湯潛菴中丞矣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戒從無禁捉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優猶世間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歐公本論一篇既不能行則飢寒怨曠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毀佛像也徒為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為也一日有先生夢皂隸持帖相請上書年家眷弟楊繼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見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巍然椒山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繼盛蒙上帝旨任滿將陞此坐需公先生辭曰我在世間不屑為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為陰間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真高人薄城隍而不為語未畢有判官向椒山耳語椒山曰此案難判須奏上帝再定先生問何案曰南唐李後主裹足案也後主前世本嵩山淨明和尚轉身為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窈娘足為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為弓鞋小腳將父母遺體矯揉穿鑿以致量大校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貽恣為淫褻不但小女兒受無量苦且有婦人為此事懸梁服滷者上帝惡後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足欲前頭欲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苦盡方甦近已七百年懺悔滿將還嵩山修道矣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等足堆為一山以足之至小者為山尖雖我等劫運該死然何以出乖露醜一至於此豈非

李王裹足作俑之罪求上帝嚴罰李王我輩自纔瞑上帝惻然傳喻四海都城隍議罪文到我處我判孽由獻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罰李王在冥中織屨一百萬償諸無足婦人數滿纔許還嵩山奏草雖定尚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為孝者便有痛其女子之足以為慈者事同一例也椒山公大笑先生辭出醒覺安然嗣後椒山公不復來請壽八十餘卒常笑謂夫人曰毋為吾女兒裹足恐害李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屨也

判官答問

謝鵬飛以仁和廩生為陰間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友朋多託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懼洩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纔有文簿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為造保甲册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間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冥無册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死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册若有來歷之人便不在小劫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蔭者不考童生也問疫外尚有大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數此則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

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為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問故曰玉字清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願逍遙於山巔水涯永為散仙亦此意也

蔣太史

蔣太史士銓官中書時居京師賈家衕衕十一月十五日兒子病與其妻張夫人在一室中分牀臥夢隷人持帖來請不覺身隨之行至一神廟入門小慧見門內所塑泥馬手撫之馬竟動揚其鬣隷扶蔣騎上騰空而行下視田畝如棋盤縱橫俄而雨濛濛然心憂濕衣仰見紅油繖有一隷擎而覆之未幾馬落一大殿堦下宏敞如王者居殿外二井左扁曰天堂右扁曰地獄蔣望天堂上軒軒大明地獄則黑深不可測所隨隷亦不復見殿旁小屋有老嫗擁鑪炊火問何所煮曰煮惡人開鍋蓋視之果皆人頭地獄井邊有人衣藍縷自往投入嫗曰此王爺將囚寄獄也蔣曰此非人間乎曰何必問見此光景亦可知矣蔣問我欲一見王爺可乎曰王請君來自然接見何必性急君欲先窺之亦可因取一高足几登蔣蔣從殿隙窺王王年三十餘清瘦微鬚冕旒盛服執笏北向嫗曰此上玉帝表也王焚香俯伏叩首畢隨聞正門豁然開召蔣入蔣趨進見王服飾盡變著本朝衣冠白布纏頭以兩束布從兩耳拖下若三禮圖所畫古人免服狀坐定曰冥司事繁我任滿當去此坐乞公見代音似常

州武進人蔣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不能來王有愠色曰公有才子之名何不達乃爾今堂太夫人自有太夫人之壽命與公何干尊郎君自有尊郎君之壽命與公何干世上事要了就了要不了便不了我已將公姓名奏明上帝無可挽回言畢自掀其椅背蔣坐若不屑相睨者蔣亦怒發取其几上木界尺拍几厲聲曰不近人情何動蠻也大喝而醒覺一燈熒然身在牀上四肢如冰汗涔涔透重衾矣喘息良久始能起坐呼夫人告之夫人大哭蔣曰且住忽驚太夫人因憑几坐夫人伺焉漏下四鼓沈沈睡去不覺又到冥間殿宇恰非前處殿上設五座位案積如山四座有人專空第五座一吏指告曰此公座也蔣隨行至第三座視之本房老師馮靜山先生也急前拱揖馮披羊皮袍卸眼鏡欣然曰足下來好好此間簿書忙極非足下助我不可蔣曰老師亦為此言乎門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師深知如何能來馮慘然曰聽足下言觸起我生前心事矣我雖無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來之人現在陽間妻子不知作何光景言且泣涕如雨下少頃取巾拭淚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奏汝者常州老劉也本屬可笑汝速歸料理身後事今日已十五到二十日是汝上任日也拱手作别而醒窗外雞已鳴太夫人亦已聞知抱持哭矣蔣素與藩司王公興吾交好乃往訣别且託以身後王一見驚曰汝滿面塗鍋煤耶夜大病耶何鬼氣之襲人也蔣告以夢王曰勿

怖惟禮斗誦大悲咒可以禳之汝歸家如我言或可免也蔣太夫人平時奉斗頗虔乃重建壇合家持齋祈禱兼誦咒語至期是冬至節日諸親友來賀環而守之至三更蔣見空中飛下鶴一乘旗數竿輿夫數人若來迎者乃誦大悲咒逼之漸近漸薄若烟氣之消釋焉逾三年始中進士入翰林

李敏達公扶乩

李敏達公衛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為判終身云氣概文饒似以勲名衛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小註曰秋紅草名當其時無人解者後公為保定總督劾總河朱藻而薨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草也

呂道人驅龍

河南歸德府呂道人年百餘歲鼻息雷鳴或十餘日不食或一日食雞子五百吹氣人身如火炙痛或戲以生餅覆其背須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襖日行三百里雍正間王朝恩為北總河築張家口石壩不成縻帑數萬憂懣不食適呂至曰此下有毒龍為祟王問汝能驅之否曰此龍修煉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築浮山堰崩傷生靈數萬此龍孽也公欲壩成須貧道親下河與鬬庶幾逐龍去而壩可成然貧道福命薄慮為所傷必須仗聖天子威

靈大人福力護持之曰若何而可曰請王命牌油紙裹縛貧道背上用河道總督印鈐封
大人手書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道士遂仗劍入水頃刻黑風起雷電大作波浪掀天至
明日夜半道士來喀提血劍腥涎滿身背傴僂曰貧道脇骨為龍尾擊斷矣然貧道亦斬龍
一臂臂墜水僅留一爪獻公龍受傷奔東海去明日壩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勞之欲延崇古
醫為之接骨曰不必貧道運真氣養之半年後可平復也次日王公上工下掃石壩果成所
藏龍爪大如水牛角嗅作龍涎香懸之蚊蠅遠避呂自言與李自成交好曾為繫草鞋帶又
與賈士芳同受業於王先生某先生常言汝應故道可成賈好利又自作聰明必不善終然
亦須名動天子嵇文敏公為總河入都陛見家人不得家信問呂呂曰汝家大人已被大
木撐入眼矣舉家驚恐有目疾已而授東閣大學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耳乾隆四年呂入
都諸王公延之治疾脫手愈徐文穆公第六子虛陽不閉呂一見曰公子面上血不華色不
過夢遺耳令閉目臥地袒胸手一鐵針長尺餘直刺其心拔之血隨針出如一條紅絲取口
唾拭其創處旁人駭絕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
日來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熱透五臟而愈問導引之術不肯言乃引其僮私問之曰無他
異也每早至曠野紅日始出見道人向日作虎跳狀手招日光納口中且吸且嚥如是者再

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沈木為開闢以前之樹。沈沙浪中。過天地翻覆刧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於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湧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而尾闊。高六尺餘。識者曰。此陰沈木棺也。必有異。啟其前。知中有人。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青者何物耶。衆曰天也。驚曰。吾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語畢目仍瞑。人爭扶起之。合邑男女群來看盤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為石人。棺為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子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將混沌時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信矣。

子不語卷九終

隨園戲編

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陝西雨當縣尉。有廚人張某者。善啖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嗅鼻。即知所來者為何獸。某幼亦業此。曾獵於邛徠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尚平敞。陰界尤險峻。人迹罕至。一日往獵陽界。無所得。遂裹糧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來。燭林谷如赤日。怪風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風再嗅。書所未載。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覘之。俄而火光漸近。乃一大石碑。碑首蟠猛虎形。光如萬炬燃。照數里。碑能躑躅自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躍起三四丈。似欲吞噬者。幾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動。碑亦緩緩向西南去。某方幸脫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者身如車輪。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離樹甚遠。我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少低。向我耳傍擦過。覺痛不可忍。摸之耳已去矣。血涔涔流下。但見碑尚在前。蹲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輒有脫殼墮下。亂落如萬條白練。但聞呿吸噴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碑亦行遠。某待

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稱此山民也予所見者為禹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邛徠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二碑鎮壓誓曰汝他日成神世世殺蛇為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燃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為糧所到處挈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予耳際已中蛇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於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黑柱

紹興嚴姓為王氏贅婿嚴歸家岳翁遣人走報其妻急病嚴奔視之天已昏黑秉燭行路見黑氣如庭柱一條時遮其燭燭東則黑柱亦東燭西則黑柱亦西攔截其路不容前往嚴大駭乃到相識家借一奴添二燭而行黑柱漸隱不見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婿來已久何以又從外入嚴曰婿寔未來舉家大驚奔入妻房見一人坐牀上與其妻執手若將同行者嚴急向前握妻手而其人始去妻亦氣絕

猴怪

杭州周雲衢孝廉有女嫁鹽商吳某之子吳以住屋頗窄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繼而腹背痛繼而耳目口鼻無不痛者哀號跳擲人不忍見徧召醫士莫

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二條纏女身如繩帶綑縛之狀雲衢與吳翁齋醮無效不得已自為牒文投城隍神及關神處半月未見靈應又投文催之畢一日雲衢與其女及婿俱白晝偃臥若死去者兩日而蘇家人問之據云城隍神得我牒文即拘此妖妖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關神處神批發温元帥擒訊訊得為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氣則黑白二蛇也元至正七年猴與其雄偷果於達魯花赤余氏之園其時女為余家小婢撞見以石擲之雄走出適遇獵戶張信以箭斃之雌猴驚逸修道於括蒼山中今獵戶張託生為吳翁之子婢託生為周氏之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既有仇何以不早報而必待至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世託生為文學侍從之官或為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居官無狀仍罰為女身適值所嫁之人又即獵戶故我兩仇齊發問黑白二氣何來供稱吳園中物被猴牽帥而至者元帥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驅猴是其職分所當為吳某前生為獵戶射殺一猴亦人間常事汝又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為悖亂且與園中兩蛇何與而助紂為虐耶擲劍喝曰先斬妖黨隨見皂衣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煉多年頗有神通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速改過悔罪治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詳覆關帝猴猙獰不服兩目如電奮爪向前似欲撲犯元帥者俄聞空中大聲曰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即斬妖猴

言畢。瓦上琅琅有刀環聲響。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案下。令猴治病。猴抉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橫刺鐵針竹簫十餘條。女痛稍蘇。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纔替治。問何求。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西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吳翁許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猶帶血絲縷縷。女病旋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同家。遂各蘇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帥襆巾紗帽。如唐人服飾。貌溫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世間所畫青面獰目狀也。猴在神前妝束甚華。自稱小仙。

鞭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行至廣信。徐卒於店樓。張入市買棺為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千文。交易成矣。櫃旁坐一老人遮攔之。必須四千。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尸起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棺主人並無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櫃上罵曰。我雖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奈何。旁皇於野。又一白鬚翁著藍色袍。笑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然。曰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白鬚翁手一鞭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尸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

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尸又躍起如其言應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文原價來擡棺可也問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妖法能役使鬼魅慣遣死尸撲人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强分半價如是多年受累者衆昨夜暴死未知何病張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而着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署中多怪康熙中有某道陞浙江臬司臨去留一朱姓幕友在署候後官交代衙署曠蕩每夕人語譁然又一夕月下聞語者聚中庭槐樹下朱於窗隙窺之見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烏巾白衣倚柱凝思不共諸人酬荅諸人呼曰陸郎如此風月何獨惆悵少年荅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人皆為咨嗟有長鬚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先當之賴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寞千餘歲高槐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謝曰當年受德至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共談似皆北魏齊梁時事既而鄰雞遠唱諸人倏然散矣朱胆壯安寢如故閱數日新官孫某來受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將覓船赴浙忽

差役寄東君扎來止之云某到金陵見督院後接楚中訃音已丁外艱不赴浙西新任竟歸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聞新任淮徐道孫公署中一友得急疾殂乃託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就隨攜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於他所幕中公務甚繁朱不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衙署一日與朱閒坐家人走報云適開前池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梁散騎侍郎張公之墓正當兩槐之間朱恍憶前月下事力為勸止並述所見云當更有一墓言未終而荷鍤者云又得骸骨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池不改作矣蓋前碑乃長髯高冠之墓而後所得烏巾少年之骨也

獅子大王

貴州人尹廷洽八月望日早起行禮土地神前上香訖將啟門見二青衣排闥入以手推尹仆地套繩於頸而行尹方惶遽間見所祀土地神出而問故青衣展牌示之上有尹廷洽字樣土神笑不語但尾尹而行里許道旁有酒飯店土神呼青衣入飲得間語尹曰是行有誤我當衛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聲叫冤我當為君脫禍尹頷之仍隨青衣前去約行大半日至一所風波浩渺一望無際青衣曰此銀海也須深夜乃可渡當少憩片時俄而土神亦

曳杖來青衣怪之土神曰我與渠相處久情不能已於一送前路當分手耳正談說間忽天
際有彩雲旌旗侍從紛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諸神回也汝遇便可叫冤尹望見車中有神
貌猙獰然目有金光面闊二尺許即大聲喊冤神召之前并飭行者少停問何冤尹愬為青
衣所攝神問有牌否曰有有爾名乎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爾名此應攝者何冤為厲聲叱
之尹詞屈不知所云土神趨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令其伸冤神為何疑曰某為渠家
中霤每一人始生即准東嶽文書知會其人應是何等人應是何年月日死共計在陽世幾
歲歷歷不爽尹廷洽初生時東嶽牒文中開應得年七十二歲今未滿五十又未接到折算
文書何以忽爾勾到故恐有冤神聽說亦遲疑久之謂土神曰此事非我職司但人命至重
爾小神尚肯如此用心我何可膜視惜此間至東嶽府往還遼遠當從天府行文至彼方速
乃喚一吏作牒口授云文書上只須問民魂尹廷洽有勾取可疑之處乞飛天符下東嶽到
銀海查辦急急勿遲尹從旁見吏取紙作書封印不殊人世但皆用黃紙封訖付一金甲神
持投天門又呼召銀海神有繡袍者趨進命看守尹某生魂俟嶽神查辦毋誤繡袍者叩頭
領尹退而神已倏忽入雲霧中矣此時尹憩一大柳樹下二青衣不知所往尹問土神面闊
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獅子大王也少頃繡衣者謂土神曰爾可令尹某往暗處少坐

弗令夜風吹之。我往前途迎引天神。問吁可急出答應。尹隨土神沿岸行。約半里許。有破舟側臥灘上。乃伏其中。聞人號馬嘶。及鼓吹之音。絡繹不絕。良久始靜。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見繡衣人。偕前持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闊處。云。立此少待。岳司即到。須臾海上數十騎如飛而來。土神挾尹伏地上。數十騎皆下馬。有衣團花袍戴紗帽者上坐。餘四人著吏服。又十餘人武士裝束。餘悉獰獰如廟中鬼面。環立而侍。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趨前問答數語。趨而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頭。一一對答如前。上坐官貌頗溫良。聞土神語。即怒瞋目豎眉。厲聲索二青衣。土神答久不知所往。上坐者曰。妖行一週。不過千里。鬼行一週。不過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拏。有四鬼卒應聲騰起。懷中各出一小鏡。分照四方。隨飛往東去。少頃挾二青衣擲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樹中拏得。上坐官詰問誤勾緣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訴云。牌自上行。役不過照牌行事。倘有舛誤。須問官吏。與役無干。上坐官詰云。非爾舞弊。爾何故遠颺。青衣叩首云。非見獅子大王駕到。一行人衆皆是佛光。土神雖微員。尚有陽氣。尹某雖死。未過陰界。尚係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陰暗之氣。如何近得佛光。所以遠伏。及獅王過後。鬼役方一路追尋。又值朝天神聖。接連行過。以故不敢走出。並未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親赴森羅一決矣。令力士先挾尹過海。即呼車騎排衙而行。尹怖甚。閉目不敢

開視但覺風雷聲蕩心魂震駭少頃聲漸遠力士行亦少徐尹開目即已墜地見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兩案對坐堂上先聞密語聲次聞傳呼聲青衣與土神皆趨入土神叩見畢立階下青衣問話畢亦起出有鬼卒從廡下縛一吏入堂上厲聲喝問吏叩頭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數鬼從廡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遥視之頗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冕服者取冊查核許久即擲下一冊命前吏持示後吏後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內神喝杖數鬼將前吏曳階下杖四十又見數鬼領硃單下剝去後吏巾服鎖押牽出過尹旁的是其族叔呼之不應叩何往鬼卒云發往烈火地獄去受罪矣尹正疑懼間隨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爾此案已明本司所勾係尹廷治該吏未嘗作弊同房吏有尹姓者係廷治親叔欲救其姪知同族有爾名適相似可以朦混俟本司吏不在時將牌添改治字作洽字又將房冊換易以致出牌錯誤今已按律治罪爾可生還矣回頭顧土神云爾此舉極好但只須赴本司詳查不合向獅子大王路訴以致我輩均受失察處分今本司一面造符申覆一面差勾本犯爾速引尹廷洽還陽土神與尹叩謝出遇前金甲者於門迎賀曰爾等可喜我輩尚須候回文纔得回去尹隨土神出走並非前來之路城市一如人間飢欲食渴欲飲土神力禁不許城外行數里上一高山俯視其下有一人僵臥數人守其旁而哭因叩土神此何處土神

喝曰。尚不省耶。以杖擊之。一跌而踣。已死兩晝夜矣。棺槨具陳。特心頭微暖。故未殮耳。遂坐起。稍進茶水。急喚其子趨廷治家視之。歸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頃復死矣。

綠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董暢菴。就幕山西芮城縣。縣有廟供關張劉三神像。廟門歷年用鐵鎖鎖之。逢春秋祭祀。一啟鑰焉。傳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陝客販羊千頭。日暮無託足所。求宿廟中。居民啟鎖納之。且告以故。販羊者恃有膂力。曰無妨。乃開門入。散群羊於廊下。而已持羊鞭秉燭寢。心不能無恐。三鼓眼未合。聞神座下豁然有聲。一物躍出。販羊者於燭光中視之。其物長七八尺。頭面具人形。兩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頸以下綠毛覆體。茸茸如簑衣。向販羊者睨且嗅。兩手有尖爪。直前來攫。販羊者擊以鞭。竟若不知。奪鞭而口嚙之。斷如裂帛。販羊者大懼。奔出廟外。怪追之。販羊人緣古樹而上。伏其梢之最高者。怪張眼望之。不能上。良久東方明。路有行者。販羊人下樹。覓怪。怪亦不見。乃告衆人。共尋神座。下無他異。惟石縫一角。騰騰有黑氣。衆人不敢啟。具牒告官。芮城令佟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許。得朽棺中有尸。衣服悉毀。遍體生綠毛。如販羊人所見。乃積薪焚之。嘖嘖有聲。血濺骨鳴。自此怪絕。

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為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纔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劃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張大帝像為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墳。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從之。舁至廟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某徒某執鍬。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速至李家墳。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所。命執鍬鋤者搜墳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蜿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塑紫姑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藐姑仙

子落烟沙。王作闌干冰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槿籬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聞有叩門者。啟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蒙郎見愛。故來相就。若不以鬼物見疑。願薦枕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入泮。舉於鄉。成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其為政。發姦摘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謂尤曰。今日置酒與郎為別。妾將行矣。妾雖被謫譴。限滿原可仍歸仙籍。以私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籙。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雖託足君門。尚無形質。不能為君生育男女。昨將此情苦求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永為夫婦。未知君能勿娶。專相待否。尤唯唯。不覺涕下。女亦淒然大慟而去。自此尤作官不能如前時之明。因罣誤革職。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猶隻身也。如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憫其鰥居。為議婚。生又堅拒。并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堂兄女是已。吾堂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舉筆作字。每聞人議婚。必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即汝乎。拉尤至兄家。請其女出見。女隔簾書紫絲囊在否。尤解囊呈驗。女點首者三。遂擇日成婚。合巹之夕。女仰天一笑。即便能言。然從此絕不記前生原委。如尋常夫婦。

魏象山

余同友魏夢龍字象山從余四科進士由部郎遷御史己卯典試雲南沒於途歸柩於西湖
昭慶寺其年十月沈萃田觀察亦暫其先人之柩於此寺見前屋暫柩旁列雲南大主考金
字牌知為魏君魏故萃田所善也俄而弔客來孝子當扶杖行禮萃田弟清藻忽不見覓之
昏昏然臥魏柩前神色慘沮扶歸則寒熱大作病勢沈重醫者下藥方開人參三錢萃田心
狐疑未敢用參至牀前視弟弟躍起坐如平時拱手笑曰沈五哥別久矣佳否萃田怪而呵
之旁有二女眷視疾清藻又手揮之曰兩嫂請回避顧假紙筆我有所言與之紙熟視笑曰
紙小不足書也為磨墨而以長幅與之乃憑几楷書曰夢龍白夢龍奉命典試雲南從豫
章行至樊城感冒暑熱奴子吳陞不察病原誤投人參三錢遂至不起甚矣人參之不可輕
服也樊城令某經理喪事頗盡心力使靈柩得還家而諸弟嘖有煩言誣其侵蝕衣箱銀兩
殊不識好歹家中所存只破書幾卷諸弟尚忍言分析乎覆巢完卵還望諸弟照應之書畢
擲管而臥須臾又起提筆將人參不可輕服數字旁加密圈萃田大驚不敢為弟下人參請
魏家人來以所書示之皆駭嘆汗淚交下尋弟病愈問其索紙作書狀全不省記但云病重
時見短身材多鬚而衣葛者入房便昏然不曉事矣沈年幼不及見魏君所云者果魏君貌

也。沈後中辛卯探花，卒不永年而亡。

王莽時蛇寃

臨平沈昌穀，余戊午同年舉人，年少英俊。忽路間遇僧授藥三丸，曰：汝將有大難，服此或可少瘳。臨期吾再來視汝。言畢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藥擲書廚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語曰：我峨嵋山蟒蛇，尋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抗其吭，氣將盡。家人憶路間僧語，即速覓書廚上藥，只存一丸，以水吞下，恍然記歷代前生事。沈在王莽時，姓張名敬，避莽亂，隱峨嵋山學仙，有同志人嚴昌為耦耕之友。劉歆謀起兵應漢，事敗，裨將王均亦逃奔峨嵋，事二人為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車輪，每出遊，必有風雷，禾稼多傷。張欲除其害，命王削竹刺插地，以毒藥傅之。蛇果出，為竹所刺，死。蛇修煉有年，將成龍者，其出穴自挾風雷而行，非有心害人。為王殺後，思報主謀者之寃，而王均聞蟒死後，隨出山，佐光武中興，拜饒騎將軍，遣人迎張敬入洛，亦拜征虜將軍。蛇不能報，再世為北魏高僧，三世為元將某，有戰功。蛇又不能報，惟今世僅作孝廉，故蛇來將甘心焉。其原委歷歷，口皆自言。家人問路僧為誰，曰：即嚴昌先生也。先生辭光武之聘，早登仙道，與吾有香火緣，故來相救。言終，沐浴整衣冠，卒。閒半日，前僧果來，泣拜畢，語其家人曰：毋苦毋苦，了此一重公案，行當仍歸仙道耳。語畢，忽不

見

牙鬼

杭州朱亮工妻張氏患傷寒甚劇忽作山西人語咆哮索命擊毀盤盂且云冤冤冤仇仇不能作抵亮工在家索命者不至出則胥亂如前亮工乃具牒訴本郡城隍神張氏沈沈熟睡如赴鞫者良久甦曰冤雪矣冤去矣手摩其臀曰被神杖甚痛前生予與亮工俱山西販布男子官牙劉某吞布價而花銷之予告官比追劉不勝其苦當予前作赴水狀欲予憐而救之予怒曰汝雖死吾仍索欠不饒劉赧於轉身竟溺水死亮工前生姓俞名容聞之勸予曰牙人死固當然棺殮之費我二人當分給之予怒未息竟不肯俞乃捐囊中金三兩為棺殮焉今此牙鬼來報予仇而不料俞之為吾今生夫也故不敢見之昨蒙城隍神訊得劉牙侵蝕人銀自己尋死本無冤抑乃敢作鬧於朱氏恩人之舍責三十板鎖解酆都道予前生以索債故見死不救見尸不殮居心太忍亦責十五板然病勢漸除矣亡何其押解之鬼差附病者身嘵嘵曰為汝家事作八千里遠行須以紙錢酒飯享我家人懼為大設齋醮方始寂然

妖夢三則

柘城李少司空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忌。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

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窀穸內為水所浸甚苦。阜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昌往買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因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

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為舉子寓所。六合張生員者。住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張以不第心灰。數科不至。忽一歲悟西託夢其徒曰。速買舟過江。延張相公來應試。張相公今歲登科。其徒告張。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張愠甚。因設祭懟之。夜夢悟西來云。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給散。一名不到。老僧無處開銷。相公命中尚應吃三場十一碗冷粥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免我譴。非敢誑也。

凱明府

全椒令凱公音布。能詩。倜儻。與余交好。庚寅。分校南闈。疽發背卒。公母懷孕時。將至期。祖某為內務府總管。晚見庭下有巨人。長過屋脊。叱之漸縮小。每叱一聲。輒短數尺。拔劍追之。化

作短人奔樹下而滅取火燭之乃一土偶人長尺許面扁闊聳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報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後抱視之左手少一小指狀貌酷肖土偶舉家大驚乃取土偶供祖廟中禮事甚虔及凱卒後送神主入廟見土偶為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於坐上凱死時背瘡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無及矣

羞疾

湖州沈秀才少年入泮才思頗美年三十餘忽得羞疾每食必舉手掻其面曰羞羞如廁必舉手掻其臂曰羞羞見客亦然家人以為癲不甚經意後漸尫羸醫治無效有時清楚問其故曰疾發時有黑衣女子捉我手如此遲則鞭撲交下故不得不然家人以為妖適張真人過杭州乃具牒焉張批仰歸安縣城隍查報後十餘日天師遣法官來曰昨據城隍詳稱沈秀才前世為雙林鎮葉生妻黑衣女子者其小姑也葉饒於財小姑許配李氏家貧葉生愛妹延李郎在家讀書須李入泮方議婚期一日有小姑步月見李郎方夜讀私遣婢送茶與郎婢以告嫂嫂次日向人前手戲小姑面曰羞羞小姑忿遂自縊訴城隍神求報仇索命神批其牒云閨門處女步月送茶本涉嫌疑何得以戲謔微詞索人性命不准小姑不肯已又訴東嶽東嶽批云城隍批詞甚明汝須自省但沈某前身既為長嫂理宜含容況姑娘小過

亦可暗中規戒何得人前惡謔今若勾取對質勢必傷其性命罪不至此姑准汝自行報仇俾他煩惱可也所查沈某寃業事猶至牒者天師曰此業尚小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俾其早投人身便可了案如其言沈病遂痊

賣漿者兒

杭州汪成瑞家延錢塘貢生方丹成為西席數日不至館問之云替人作狀告東嶽問何事云其鄰張姓者妻病祈神有賣漿叟往觀歸其子忽高坐呼其名索水吃叟怒責之子曰我非汝子我是城隍司之勾神今日與火伴數人至張家勾取張氏婦魂因其家延請五聖在堂來便進內久立簷下渴甚是以附魂汝子向汝求水叟與之水其子年僅十四五所飲水不下石餘少頃聞音樂聲曰張氏送神吾去矣叟賜我火炬數枝叟曰夜靜難覓曰吾之火炬即紙索耳非世上火炬也焚與之乃起謝曰受叟惠無以報吾有一事相告令郎自今日後無使近水否則將犯水厄語畢其子即昏睡而鄰家張氏哭聲舉矣叟雖異其事尚秘之不宣次日下午其子忽狂叫云甚熱我往浴於河叟不許其子竟去叟急拉回家而狂躁愈甚指地上石云如此好水何不令我浴叟見其光景甚怪懼不能提防遍告諸鄰相同看視西鄰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里中祀東嶽帝唐主其事或代親友祈禳屢屢應驗聞漿叟言又

見其子之狂態。因告曰。汝子為鬼所憑。何不求東嶽神耶。問作何求法。曰帝君聖誕日。各執事俱齊。汝具牒呈焚香爐內。我鳴鐘鼓相助。令有力者抱令郎在堂下聽候審訊發落。或可驅除惡鬼。漿叟以為然。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叟齋戒往。抱其子從轅門外匍匐喊冤。唐在殿上。令會中執事者。取其詞狀大呼著速報司查拏。漿叟抱兒上殿。衆環擁之。甫及門。兒已昏迷。滿口流涎。衆惶恐。少頃蘇醒。叟挾之歸。至夜始能言云。我在街戲。見一人甚藍縷。相約往浴。日日相隨不離。至東嶽廟時。尚隨在後。忽見殿前速報司神奔下擒他。方懼而逃。恰已為其所獲。并將我帶上殿。見帝君持呈狀細閱。向一戴紗帽者語縷縷。不甚明。惟聞說我父母無罪。何得捉伊兒作替代。將跟我之鬼鎖押枷責。放我還陽。嗣後漿叟子竟無恙。

謝經歴

廣州經歴謝坤。紹興人。甥陸某。選廣東巡檢。攜母妻及子至粵。甥舅相聚。甚歡。赴任後。作書與舅氏。挽其轉求上官。調一美缺。謝為轉請於大府。得調澳門。其地雖所入勝昔。而逼近海隅。不無烟瘴。甥又作書與舅。復請再調。謝憎其貪妄。不荅。不兩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救之。遲則性命不保。謝雖惡甥之瀆。而念姊已年邁。或有不測。勢將如何。又憚長官見惡。難以進言。正躊躇間。當午假寐。見甥忽至前曰。舅誤我。我囑舅至再。舅不一報。今甥受瘴死矣。

母妻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言畢而號謝驚寤即見人踉蹌入門云陸塄於數日前已死家眷扶柩至矣謝始悟夢見者即塄魂也迎其眷至署厝塄柩於僧寺為作佛事僧人宣疏請齋主拈香忽見朝衣冠者自屏後走出行禮僧不知何人其子拜佛見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隨即杳然滅去僧衆皆驚謝書室中素心蘭開外孫戲折一枝謝撻之忽見塄來怒曰舅奈何以一花責我兒我當盡壞之片刻間將蘭葉均分為二居月餘謝歸其喪解纜時同里人附一柩於船尾謝家人不知也出粵界後舟子欺其孤孀與家人爭鬭忽見陸塄跳踉中出後隨一少年助陸將舟子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方已家人驚駭問舟子云吾主人素所識其少者不知何來舟子惶愧曰船頭内附裝一小柩前恐府上人不許是以匿之今助毆者想即此鬼耶從此一路舟人倍小心矣舟抵家家人為開喪設主從此寂然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杭人趙京祖籍慈溪有弟某性方嚴婚後婦家婢頗慧未嘗假以顏色京私與狎弟妻不知無何婢孕婦翁疑婿婢亦驚詞誣婿婿不能自明恚投環死越二年京父壽辰賓朋畢集京與婢忽仆地囈語經宿始蘇云攝至冥府與婢械繫大門外俄聞發鼓升堂鬼役捽其首擲堦下有冕旒者上坐引弟質訊京與婢皆伏罪不敢置辯將定讞矣忽報趙尚書至紅衷上

書年家眷弟趙文華頓首拜冥官肅衣冠出迎命帶人犯械繫故處舉頭見柱上一聯云人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二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正熟視間報趙尚書出矣冥官喚京與婢諭云本案應照因姦致死罪減三等判以趙尚書說情姑放回陽且趙某身為男子通婢事有何承認不起而竟至輕生亦殊可鄙故且寬汝放回陽間舉家不知趙文華何故庇京一日詢諸宗老始知文華其七世祖也因諂嚴相子孫醜之故皆諱言無知者

毀陳友諒廟

趙公錫禮浙之蘭溪人初選竹山令調繁監利下車之日例應謁文廟及城隍神吏啟有某廟者當枯耆公往視廟有神像三人雁行坐俱王者衣冠狀貌頗莊嚴問何神竟無知者公欲毀其廟吏不可曰神素號顯赫歷任官參謁頗肅毀之恐觸神怒禍且不測公歸搜志乘祀典不載此神乃擇日朝吏民於廟手鐵鎖繫神頸曳之神像瑰偉非搭擊不能去公曳之應手而倒三像碎於庭中新其屋宇改奉關帝久之竟無他異公心終不釋乃行文天師府查之得報牒云神係元末偽漢王陳友諒弟兄三人兵敗死鄱陽湖部曲散去爲立廟荊州建於元至正某年毀於國朝雍正某年趙大夫之手合享血食四百年

子不語卷十終

子不語卷十一

隨園戲編

通判妾

嶽州府署之東前半為司馬署後半為通判署中間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牆倒遂與祠通其夕署中老嫗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甦呼飢與之飯啖量倍于常左足微跛語作北音云我晗什氏也為前通判某妾頗有寵為大妻所苦自縊桃樹下縊時布圖為厲鬼報仇不料死後方知命當縊死即生前受苦亦皆數定無可為報陰司例凡死官署者為衙神所拘非牆屋傾頹魂不得出我向棲後樓中昨日袁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飢餓尤甚今又牆傾傷我左腿困頓不可耐特憑汝身求食不害汝也自是嫗晝眠夜食亦無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馬有愛女卒於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遣祭皆嫗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冥事問爾知我女何在答曰爾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爾女在某寺中甚樂所得錢鈔大有贏餘不願更生人間惟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着司馬大駭推問衣窄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時所製衣途中為雨毀家人潛買市上紙衣代之故也未幾新通判莅任方修衙署動版築嫗曰牆成我當

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諸公多求冥錢。夜焚牆角下。我得之賂衙神。便可逍遙宇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嫗有喜色。曰。主人甚賢。無以為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人。司馬設為醴。置琵琶。嫗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鵶。落盡夭桃一樹花。月下望鄉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音調悽惋。歌畢擲琵琶。瞑目坐。衆再叩之。蹶然起。語言笑貌依然蠢老嫗。足亦不跛矣。內幕崔先生常與問答。其言飢時。崔云。此與府廚近。何不赴廚求食。答云。府署神尤嚴。不敢入。其言袁通判見驅時。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陞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劉貴孫鳳

阜陽王尹遣家人劉貴偕役孫鳳至江寧公幹。鳳素强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貴邀鳳晨飲淮清橋。鳳於稠人中戟手罵曰。新歲非索債之時。酒店非肆毆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為扯拽衛護之狀。同伴不解其故。方欲問之。鳳忽瞑目云。彼負我債。我遲至數十年。蹤跡七千餘里。今纔獲之。干汝何事。乃為放去。汝既放彼。汝當代償。語畢自批其頰。衆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瞪。頹然倒地。衆舁之旋寓。少頃甦。云。我入店。見市中一人額有血痕。狀類乞丐。手捽一儒生討債。揕吐交下。儒生不勝痛。遍向市人求救。無一應者。我心不平。忽然大罵其人。

驚釋手儒生趨避我右其人來奪我拳揮之格鬬間儒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債人遂為我祟然彼時不備故為所欺今若再來當痛擊之因以馬鞭自衛衆見其無恙稍稍散去惟貴與同處褫奪鳳語貴曰其人至門外矣方執鞭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縛批頰詈罵如前貴窘揖鳳而言曰汝為何人渠負汝何債我當代償鳳曰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負我身價非錢債也本與鳳無干鳳不合强預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償果豐足我勾當我即去否則并將及汝貴大恐廣集同伴買冥鏹數萬燒畢乃向貴拱手作謝狀曰十年後再獲儒生還須拉鳳作證於是鳳蘇起而神色散瘁無復從前矯健矣

狐詩

汝寧府察院多狐每歲修葺則狐四出為閭閻害工竣即息學使至多為所擾盧公明楷到任祭之乃安從此成例學使至皆祭署後小閣相傳狐所居後學使至有二僕不知溺其上晨人聞呼號聲往視則二僕裸縛閣下臂上各寫詩二句其一臂云主人祭我汝安溺汝試思量妨不妨一臂云前日享儂空酒果今朝借爾代豬羊

大小緣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欒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開

店無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間。香亭宿內間。漏初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語。忽見長丈許人。綠面綠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頂。搖紙猝猝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甚大。亦綠面綠衣冠。共至榻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聞邵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間。見榻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長髯。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非鬼也。指大頭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出。紗帽者亦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邵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邵亦見大小綠人耶。邵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牀側小屋內陰風習習。冷浸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纔呼公。公不答。見屋內有大小人面若盂若盎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層疊堆門限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大如磨盤。加於眾面之上。而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謂綠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不寐。秣馬而行。及明。聞二僕夫嘖嘖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則病瘋佯狂。縣官疲於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宿無恙。豈怪絕耶。抑二客當貴耶。

紅衣娘

劉介石太守。少事乩仙。自言任秦州分司時。每日祈請。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

外瑤姬或稱瑤臺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藕花洲上有樓相傳為秦少游故跡一夕登樓書符乩忽判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答但書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酒旗終日掛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請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詠又書曰十三樓嗄十三時樓是樓非那得知寄語藕花洲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乩動不止太守懼棄盤奔就寢榻見二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冉冉至矣拔劍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還居始絕

秀民冊

丹陽荆某應童子試夢至一廟上坐王者階前諸吏捧冊立儀狀甚偉荆指冊詢吏何物答曰科甲冊荆欣然曰為我一查吏曰可荆生平以鼎元自負首請鼎甲冊遍閱無名復查進士孝廉冊皆無名不覺變色一吏曰或在明經秀才冊乎遍查亦無荆大笑曰此妄耳以某文學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冊吏曰勿怒尚有秀民冊可查秀民者皆有文而無祿者也人間以鼎甲為第一天上以秀民為第一此冊為宣明王所掌君可向王請之如其言王於案上出一冊黃金絲穿白玉牒啟第一頁第一名即丹陽荆某荆大哭王笑曰汝

何痴也汝試數從古有幾個名狀元名王試于韓文公孫袞中狀元人但知韓文公不知有袞羅隱終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羅隱汝當歸而求之寔學可耳荆問科第中皆無寔學乎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過數人如韓白歐蘇是也此其姓名別在紫瓊宮上與汝尤無分也荆未對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區區何足羨貴人傳者古無多荆驚醒怏怏卒不第以終

妓仙

蘇州西磧山後有雲臨峯相傳其上多仙蹟能捨身而上不死即得仙有王生者屢試不第乃抗志與家人別裹糧登焉再上得平原廣百畝許雲樹蓊鬱中隱隱見懸崖上有一女子衣裳如世人徘徊樹下心異之趨而前女亦出林相望迫視乃六七年前所狎蘇州名妓謝瓊娘也彼此素相識女亦喜甚攜生至茅庵庵無門地鋪松針厚數尺履之綿軟可愛女云自與君別後為太守汪公訪拏褫衣受杖臀肉盡脫自念花玉之資一朝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決計捨身辭別鴇母以進香為詞至懸崖奮身擲下為蘿蔓糾纏得不死有白髮老嫗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氣遂不知飢寒初猶苦風日一歲後霜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居前山時相過從昨老母來云今日汝當與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閒步不意獲見君子因問汪太

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母向我云。偶遊天庭。見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笞背。數其罪。故疑其死。生曰。妓不當杖乎。女曰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且天最誅人之心。汪公當年為撫軍。徐士林有理學名。故意殺風景以逢迎之。此意為天所惡。且他罪多。不止杖妾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潔。卿落平康久矣。能成道乎。女曰。淫媟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懺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為生解衣置枕。情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摸視其臂。白膩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莊。門外猿啼虎嘯。或探首於竇。或進爪於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端臥而已。夜半聞門外呵喝聲。與馬騶從貴官顯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酬酢。每夕多有。慎勿觸犯。及天明。女謂生曰。君諸親友已在山下訪尋。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緣有待。君再來未晚。送至崖。一推而墮。生迴望見女立雲霧中。情殊依依。逾時影纔滅。生踉蹌奔歸。見其兄與家人持楮鏹哭奠於山下。謂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來祭奠。訪汪太守。果以中風亡。

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華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乩盤於家，其降鸞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聞人也。衆因與酬荅，出語蹇澀，詩亦不甚韻。每召輒至。時華方構一樓，請仙題其扁，仙曰：無錫秦園有扁，曰聊逍遙兮容與，此可用乎。衆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一日者與衆荅問方讙，忽書吾欲去矣。問何之，曰錢汝霖家見招赴席，乩遂寂。然錢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張塘橋不二三里。衆因怪而偵之，則是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乎，曰然。盛饌乎，曰頗佳。衆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於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孽，無羈束，里中之禱者，皆吾輩享之。華曰：所禱城隍諸神，俱有主名，若既無名，何得參與其間。曰：城隍諸神，豈輕向人家飲食，所禱者都是虛設，故吾輩得而享焉。華曰：無名冒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豈知有禱乎，是皆愚民習俗之所為，即鬼祟索食，間或有之，究無關於生死也。況我非索之，而彼自設之，而我享之，何忤於天帝。即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也。曰：既如此，子何必託名於王仲山耶。曰：君家簷頭神執符來請，彼不敢上請真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中，惟吾稍識幾字，故聊以應命，使直書姓名，曰李百年，君等肯尊奉我

乎我見此處人家扁額多仲山王問書知為名人故託其名來耳問聊逍遙兮容與六字何出曰吾但於秦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道聽塗說見笑大方矣華曰子既無羈束何不歸山東曰關津橋梁是處有神非錢不得輒過華曰吾今以一陌紙錢送汝歸何如曰唯唯謝謝既見惠須更以一陌酹於橋神不然仍不獲拜賜也時華之姪某在旁曰吾早暮過橋上汝得無祟我乎曰頃吾言之矣鬼安能為祟於是焚楮錠送之而毀其乩焉

醫妬

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孝廉畏如虎不敢置妾其座主馬學士某憐之贈以一姬張氏怒以為干我家事我亦設計擾其家會學士喪偶張訪得某村女世以悍聞乃賄媒嫗說馬娶為夫人馬知其意欣然往聘婚之日妝奩中有五色棒一條上書三世傳家搗虀砧者也合巹畢群姬拜見夫人問若輩何人曰妾也夫人叱曰安有堂堂學士家而有禮當置妾者乎即棒群姬馬命群姬奪其棒齊毆之夫人力不勝逃入房罵且哭群姬各擊鑼鼓亂其聲如無聞焉者夫人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備一刀一繩曰老爺久知夫人將有此舉故備此不堪之物奉贈已而群姬各敲木魚誦往生咒願夫人早昇仙界聲嘈嘈然夫人尋死之說又如無聞焉者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愒計已盡施無益乃轉嗔作

矣。請學士入。正色曰。君眞丈夫也。我服矣。我所行諸策。亦祖奶奶家傳。嚇世間妄庸男子。非所以待君。嗣後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曰。能如是乎。夫復何言。即重行交拜禮。命羣姬謝罪叩頭。并取田房帳簿。一切金帑珠翠。盡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間。馬氏家政肅雍。內外無間言。張氏於學士成親日。即使人往探。召而問之。聞見群妾矣。曰何不捧之。曰鬪敗矣。曰何不罵且哭。曰鑼鼓聲喧。無所聞。曰何不尋死。曰早備刀繩。且誦枉生咒送行矣。然則夫人如何。曰已服禮投降。張大怒。罵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婦人乎。殊誤乃娘事。初學士贈姬時。群門生具羊酒往賀。軒轅生有平素酗酒者。與馬飲方酣。張氏自屏後罵客。客皆隱忍。酗酒者直前握張氏髮。批其頰曰。汝敬軒轅兄。是我嫂也。汝不敬軒轅兄。是我仇也。門生無子。老師贈妾。為汝家祖宗三代計耳。我今為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敢多一言者死我拳下。羣客爭前擾勸。始得脫。然裙裂衣損。幾露其私焉。張素號壯夜叉。一旦凶威大損。愈恨馬學士。計惟毒苦其所贈姬以抒憤。而姬陰受學士教。一味順從。雖進門。不與軒轅生交一言。以故張雖笞罵屢加。未忍致之於死。居亡何。學士手百金贈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生宜持此盤費早入都。生以為然。歸辭張氏。張氏慮其居家押妾。喜而許之。生甫登舟。馬遣人迎至家。扃後園中讀書。而陰遣媒嫗說張氏。趁軒轅生外出。盡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然賣必遠方。方無

子一百二十八

後患嫗曰易易餓而有陝西賣布客醜且鬍背負三百金來呼姬出見喝采不已即成交易張氏餘怒未消褫其衫履一簪不得著身姬乘竹轎過北橋大呼我不遠出跳身河中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氏聞姬投河死方驚疑而陝客已蹋門入曰我買人非買鬼汝家賣妾未曾說明何得逼良為賤欺我異方人速還我銀怒且罵張氏無以答畀原銀三百兩去越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號哭來曰馬學士將我女贈汝家為妾女今安在生還我人死還我尸張氏無以答則撞頭拚命打搶擲盤滿屋無完物矣張苦求隣佑贈以財帛勸解去又一日武進縣捕役四五人獰獰然持硃字牌來曰事關人命請犯婦張氏作速上堂投鐵練几上鏗然有聲張問故初猶不言以銀賄之方曰某姬之父母在縣告身死不明事也張愈恐私念我丈夫在家則一切事讓他抵當何至累我一婦人出乖露醜堂上受訊耶方深悔從前待夫之薄御妾之暴行事之誤女身之無用自怨自恨間忽有戴白帽踉蹌奔呼而至者曰軒轅相公到蘆溝橋暴病死矣我騾夫也故來報信張氏大慟不能言諸捕役曰他家有喪事我輩且去張氏成服治喪未數日捕役又至張氏乃招訟師謀緩其獄典妝奩賣屋賄書差搭擱此案訟事小停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嫗又來曰夫人一苦至此又無公子可守奈何張心動取生年月日命瞎姑算之瞎姑曰命犯重夫穿

9

金戴珠張氏語媒媼曰改嫁命也我敢違命乎但我自行主婚必須我先一見所嫁者而後可媼引一美少年盛飾與觀曰此某公子也候選員外郎張大喜擀擋衣飾未滿七七即嫁少年方合巹忽房內一醜婦持大棒出罵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處賤婢敢來我家為妾我斷不容直前痛毆之張悔被媒紿又私念此是我當日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慘報復之巧殆天意耶飲泣不能聲諸親朋上前勸醜婦去曰且讓郎君今日成親有話明日再說於是諸少年秉花燭引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高坐牀上大驚以為前夫顯魂暈絕於地哭訴曰非我負君寔不得已也軒轅生笑搖手曰勿怕勿怕兩嫁還是一嫁抱上牀告以自始至終中馬老師之計張初猶不信繼而大悟且恨且慚於是修德改行卒與某村婦同為賢妻

風水客

袁文榮公父清崖先生貧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諸叔伯兄弟無任其事者先生積館穀金買地營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時日不合將不利某房為辭咸捉搦之先生發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畢持香禱於天曰苟葬高曾有不利於子孫者惟我一人是承與諸房無礙衆乃不敢言聽其葬葬三年而生文榮公公面純黑頸以下白如雪相傳烏龍轉世官至大學

士文榮公薨子陛升將葬公惑於風水之說常州有黃某者陰陽名家也一時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黃性迂怪又故意狂傲自高其價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則擲椀碎盤以為不屑食也拆屋裂帳以為不屑居也陛升貪其術之神不得已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壙在西山之陽子孫衰弱黃說袁買其明堂為葬地立券勘度畢從西山歸已二鼓矣入相府見堂上燭光大明上坐文榮公烏帽絳袍旁二僮侍如平生時陛升等大駭皆俯伏文榮公罵曰某侍郎我翰林前輩汝聽黃奴指使欲奪其地昔汝祖葬高曾是何等存心汝今葬我是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又怒睨黃叱曰賊奴以富貴利達之說誘人財壞人心術比娼優媚人取財更為下流令左右唾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聲文榮公立身起滿堂燈燭盡滅了無所見次日陛升面色如土焚所立券還地於某侍郎家黃受唾處滿身白蟻緣領噛襟拂之不去久乃悉變為虱終黃之世坐卧處虱皆成把

呂兆鬣

呂公兆鬣紹興人以進士為陝西韓城令嚴冬友侍讀與交好閒話間問公名兆鬣義寔何取呂曰我前生乃北通州陳氏家馬也花白色鬣長三尺餘陳氏畜我有恩一日者我在廐中聞陳氏妻生産三日而胎不得下其戚某曰此難産之胎必得某穩婆方能下之可惜住

某村隔此三十里。一時難致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騎長鬣馬去立請可來。言畢。果一蒼頭奴來騎我。我自念平日食主人芻豆。今主母有急。是我報恩時。即奮鬣行。遇一澗絕險。兩崖相隔丈許。紆其途。原可緩到。而一時救主心切。遂騰身躍起。跌入深崖中。骨折而死。蒼頭以抱我背。故不觸峯崖。轉得不死。我死後登時見白鬚翁引我至一衙門。見烏紗神上坐曰。此馬有良心。在人且難得。而況畜乎。差役書一牒。若古篆文。縛置我蹄上。曰押送他一好處。遂冉冉而升。不覺已入輪回。為紹興呂氏家兒。周歲後頭上髮猶分兩處。如馬鬣鬖鬖然。故名兆鬣也。

張又華

安慶生員陳庶寧就館於淮寧。重九登高出南門。過一墓。若有青烟起者。諦視之。覺冷風吹來毛骨作噤。歸館中。夜夢至僧舍。明窗淨几。竹木蕭然。東壁上松江箋一小幅。上有詩題是牡丹。首句云。東風吹出一枝紅。意不以為佳。視紙尾署張又華三字。正把玩間。有推門入者瞪眼而紅鼻。身甚矮。年四十餘。曰。我即張又華也。汝在此讀我詩。何以有輕我之意。陳曰。不敢。解釋良久。紅鼻者自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陳曰。君來有冷氣。殆鬼也。曰。汝以我為善鬼耶。惡鬼耶。陳曰。能詠詩。當是善鬼。紅鼻者曰。不然。我惡鬼也。即前攫之。冷氣愈甚。如一

圖冰沁入心坎中。陳避竹榻旁。鬼抱持之。以手搯其外腎。痛不可忍。大驚而醒。腎囊已腫如斗大矣。從此寒熱往來。醫不能治。遂卒館中。淮寧令為之殯殮。義甚篤。然心終疑是何寃譴。偶問邑中老吏。汝知此間有張又華乎。曰。此安慶府承發科吏書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惡多端。而好作歪詩。某曾認識之。赤紅鼻。短身材。死葬在南門外。即陳所吹冷風處也。

官癖

相傳南陽府有明季太守某歿於署中。自後其靈不散。每至黎明發點時。必烏紗束帶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頭。猶能頷之作受拜狀。日光大明。始不復見。雍正間。太守喬公到任。聞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雖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當有以曉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發點時。烏紗者遠遠來。見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覺趑趄不前。長吁一聲而逝。自此怪絕。

鑄文局

句容楊瓊芳。康熙某科解元也。場中題是譬如為山一節。出場後。覺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數語未愜。夜夢至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爐竈甚多。火光爀然。楊問何為。旁判官長鬚者笑曰。向例場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爐鼓鑄。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鍛煉之。使其完美。方進呈

上帝。揚急向爐中取觀。則已所作場屋文也。所不愜意處。業已改鑄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
若記之。一驚而醒。意轉不樂。以為此心切故耳。安得場中文如夢中文耶。未幾貢院中火起。
燒試卷二十七本。監臨官按字號命舉子入場重錄原文。揚入場。照依夢中火爐上改鑄文
錄之。遂中第一。

染坊推

華亭民陳某。有一妻一妾。妻無子。而妾生子。妻妬之。伺妾出外。暗投其子於河。隣有開染坊
婦在河中推衣。見小兒泛泛然隨流來。哀而救之。抱兒入室。哺以乳粥。忘其敲衣之推。尚在
河也。陳妻雖沈兒。猶恐兒不死。復往河邊察視。不見兒。但見推浮在水。笑曰。吾洗衣正少此
物。遂取歸。懸之牀側。亡何。有偷兒夜入室。攫其被。陳妻驚喊。偷兒急取牀邊推擊之。正中腦
門。漿潰而死。陳氏旦報官。取驗兇器。乃天生號染坊推也。拘染坊人訊之。其妻備述抱兒棄
推之原委。官乃取其兒還陳氏。而另緝正兇。

血見愁

吳文學耀廷。少遊京師。寓嶶州會館。館中前廳三楹。最宏敞。旁有東西廂。亦頗潔淨。最後數
椽。多栽樹木。有李守備者。先占前廳。吳因所帶人少。住東廂中。守備懸刀柱間。刀突然出鞘。

吳驚起視刀。守備曰。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血人甚多。頗有神靈。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呼其僕殺雞取血。買燒酒洒刀而祭。日正午。吳望見後屋有藍色衣者踰牆入。心疑白撞賊。往搜無人。吳慚眼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耶。須臾有鄉試客范某攜行李及其奴從大門入曰。我嶽州人也。到此覓棲息所。吳引至後房。曰此處甚佳。但牆低外即市街。慮有賊匪。夜宜慎之。范視州備刀。笑曰。借公刀防賊。守備解與之。秉燭而寢。未二鼓。范見牆外一藍衣人開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見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鬭者。奴盡力揮刀。良久覺背後有抱其腰而搖手者。曰。是我也。勿斫勿斫。聲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顧燭光中。范已渾身血流。奄然仆地矣。吳與守備聞呼號聲。往視之。得其故。大駭曰。奴殺主人。律應凌遲。范以救主之故而為鬼所弄。奈何。盍趁其主人之未死。取親筆為信。以寬奴罪。急取紙筆與范。范忍痛書奴誤傷三字。未畢而血流不止。吳之蒼頭某唶曰。牆下有草名血見愁。何不采傅之。如其言。范血漸止。竟得不死。吳與守備念同鄉之情。共捐費助其還鄉。未半月。吳蒼溲於牆下。有大掌批其頰曰。我自報冤。與汝何干。而賣弄血見愁耶。視之即藍衣人也。

龍陣風

乾隆辛酉秋。海風拔木。海濱人見龍鬭空中。廣陵城內外風過處。民間窗槅簾箔及所曬衣

物吹上半天有宴客者八盤十六碟隨風而去少頃落於數十里外李姓家有果攏設絲毫不動尤奇者南街上清白流芳牌樓之左一婦人沐浴後簪花傅粉抱一孩移竹搨坐於門外被風吹起冉冉而升萬目觀望如虎邱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人至自邵伯鎮鎮去城四十餘里安然無恙云初上時耳聽風響甚怕愈上愈涼爽俯視城市但見雲霧不知高低落地時亦徐徐而墜穩如乘輿但心中茫然耳

彭楊記異

彭兆麟掖縣人同邑曾廣生楊繼庵其姑丈也兆麟業儒年二十餘病卒越數年楊亦卒後有高密人胡郤翰者與彭楊素未謀面因其仲兄久客於遼泛海往尋遊學至兆麟館留與同居凡兩月餘治裝欲歸謂兆麟曰今歸將赴郡應試可為君作寄書郵兆麟曰昨已將家書付便羽矣如至掖縣第代傳一口信可也及將行又曰去此百餘里余姑丈楊繼庵在彼設帳授徒煩便道代為致候胡因往又一見繼庵焉比赴郡試至彭家言其與兆麟及繼庵相見顛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以胡為妄胡曰彼曾為予言巷口關帝廟壁有手迹遺書試往廟中發壁閱之與遼館所書筆跡不殊復憶別時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妻賈氏年已四十餘二女已嫁非親黨無知者乃與胡言一一相符其家方信而胡亦始知

其所遇之皆鬼也。胡是年入泮。未幾亦亡。後數年。又有自遼東來者。兆麟寄一馬。並其死時所服衣來。其家愈驚。絕之不受。先是兆麟疾革。謂其家曰。我死勿殮。可得復活。既死。家人以為亂命。置不論。竟殮焉。葬三日。家人見其墓穿一孔。如有物自內出者。其年高密某姓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於家。教其幼子。歷八九載。從不言歸。後某子將赴郡應試。強與之俱。抵郡城馬邑地方。謂某子曰。此處有葭莩親。予就便往視之。汝先行至郭外候我。某子至所約處。久待不至。日漸暮。投宿他所。旦至師家。口稱弟子某。其家猶謂其生時曾拜門牆者。詢之方知事在死後。相與駭怪。莫知所以。其徒涕零而別。豈兆麟之客遼東。即從此而去耶。此乾隆二十八年事。貴池令林君夢鯉所言。林掖人也。

冤鬼戲臺告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上臺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於縣署。縣令某着役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囑淨仍如前裝上臺。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行事。其鬼果又現。淨云。我係偽作龍圖。不若我帶汝赴縣堂。求官申冤。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詢淨鬼何在。淨答鬼已跪墀下。令大聲喚之。毫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

作招勢。淨稟令。令即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即誌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回縣覆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訊。監生不認。請開墓以明己冤。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即見一屍。顏色如生。令大喜。問監生。監生呼冤。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觀。下土并無此屍。即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韙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即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為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歇茅蓬下。有孤客負囊來乞火。一夥伴覺其囊中有銀。與衆共謀殺而瓜分之。即舉鐵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塚。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並無知者。今乃盡致之法。相傳衆工埋屍時。自夸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龍圖再世。鬼聞此言。故藉淨扮龍圖時。便來申冤云。

奇鬼眼生背上

費密字此度。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之句。為阮亭尚書所稱。薦與楊將軍名展者。從征四川。過成都。寓察院樓中。人相傳此樓有怪。楊與李副將俱不信。拉費同宿。費不

能無髭張燈按劍端坐帳中三鼓後樓下橐橐有聲一怪躡梯而上燈下視之有頭面無眉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帳前賁拔劍斫之怪退縮數步轉身而走有一眼豎生背上長尺許金光射人漸行至楊將軍卧所揭其帳轉背放光射之忽見將軍兩鼻孔中亦有白氣二條與怪所吐之光相為抵拒白氣愈大則金光愈小旋滾至樓下而滅楊將軍終不知也未幾又聞梯響怪仍上樓趨李副將所副將方熟睡鼾聲如雷賁以為彼更勇猛尤可無慮忽聞大叫一聲視之七竅流血死矣

子不語卷十一終

子不語卷十二

隨園戲編

掛周倉刀上

紹興錢二相公學神仙煉氣之術。能頂門出元神。徧歷十洲三島。所遇諸魔。不一而足。或惡狀獰獰。或妖嬈蠱冶。錢具不為動。如是者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謀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作速下手。衆以為然。趁其打坐時。掌抱手足。放大甕中。壓之雲門山腳下。是夕錢家失去二相公。遍尋無蹤。以為真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二相公坐花園高樹上。大呼求救。乃取梯扶下。問其故。自言為魔所害。幸平生服氣有術。故不致凍餓而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甕中。有紅雲一道。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君曰。作祟諸魔。誠屬可惡。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生自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合。顧謂一將曰。周倉汝送他還家。周將軍唯唯。周長丈餘。所持刀亦長丈餘。取紅繩縛我刀上。掛此樹頂而去。我亦不料即我家園樹也。二相公自後隨行逐隊。飲酒御內。不敢復學神仙術矣。

驅雲使者

宣化把總張仁奉緝私鹽過一古廟將投宿焉僧不可曰此中有怪張恃其勇竟往設帳吹燭臥至二鼓滿室盡明張起怒喝燈光外移追之見神燈萬盞投松下而滅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張命眾人持鋤掘之得大錦被中裹一屍口吐白烟三目四臂似僵非僵張知為怪聚薪焚之後三日白晝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天上驅雲使者以行雨太多違上帝令謫下凡間藏形石洞中待限滿後依舊上天偶於某夜出遊略露神怪是我不知韜晦原有不是然汝燒我原身亦太狠矣我現在魂神無所不得已借王子晉侍者形軀來與汝索吵汝作速召茅道士持誦靈飛經四十九日我之原身猶可從火中完聚汝本命應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良上帝削籍只可終於把總矣張唯唯聽命少年騰空而去後張果以把總終

吾頭豈白斫者

蔣心餘太史修南昌府志夜夢段將軍來拜見一偉丈夫兜牟戎服叉手不揖披其頸罵曰吾頭豈白斫者將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急為補入忠義傳中

石言

呂著建寧人讀書武夷山北麓古寺中方晝陰晦見堦砌上石畫人立寒風一過窗紙樹葉飛脫著石粘挂不下簷瓦亦飛著石上石皆旋轉化為人窗紙樹葉化為衣服瓦化冠幘頎然丈夫十餘人坐踞佛殿間清談雅論娓娓可聽呂怖駭掩窗而睡明日起視毫無蹤跡午後石又立如昨數日以後竟成泛常了不為害呂遂出與接談問其姓氏多復姓自言皆漢魏人有二老者則秦時人也所談事與漢魏史書所載頗有異同呂甚以為樂午食後靜待其來詢以託物幻形之故不答問何以不常住寺中亦不答但答語曰呂君雅士今夕月明我共來角武以廣君所未見是夜各攜刀劍來有古兵器不似戈戟而不能强加名者就月起舞或隻或雙飄瞥神妙呂再拜而謝又一日告呂曰我輩與君周旋日久情不忍別今夕我輩皆託生海外完前生未了之事當與君別矣呂送出戶從此闃然呂悽然如喪良友取所談古事筆之於書號曰石言欲梓以傳世貧不能辦至今猶藏其子大延處

鬼借官銜嫁女

新建張雅成秀才見時戲以金箔紙製盔甲鸞笄等物藏小樓上獨製獨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餘登樓求製釵釧步搖數十件許以厚謝秀才允之問安用此曰嫁女奩中所需張以其戲不之異也明日女來告張曰我姓唐東隣唐某為某官我欲借郎君求其門上

官銜封條一紙借同姓以光蓬蓽張戲寫一紙與之次夕釵釧數足女攜餅餌數十錢數百來謝及旦視之餅皆土塊錢皆紙錢方知女子是鬼數日後半夜山中燭光燦爛鼓樂喧天村人皆啟戶遙望以為人家來卜葬者近視之人盡披紅插花是吉禮也山間萬塚纍纍無居人好事者欲追視之相去漸遠惟見燈籠題唐姓某官銜字樣方知鬼亦如人間愛體面而崇勢利異哉

雷祖

昔有陳姓獵戶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動則得一獸兩耳動則得兩獸不動則無所得日以為驗一日犬九耳齊動陳喜必大獲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獸方悵悵間犬至山凹中大叫將足爬地顛其頭若招引狀陳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歸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雷光繞室陳疑此卵有異置之庭中霹靂一聲卵豁然而開中有一小兒面目如畫陳大喜抱歸室中撫之為子長登進士第即為本州太守才幹明敏有善政至五十七歲忽肘下生翅騰空仙去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鎮江某仲

某仲鎮江人兄弟三人伯無子仲有子七歲看上元燈失去不知所往仲悶甚攜貲貿易山

西。並冀訪子耗。去數載。未歸。飛語謂仲已死。仲妻不之信。乞叔往尋。伯利仲妻年少可鬻。詭稱仲凶耗已真。旅櫬將歸。勸仲妻改適。仲妻不可。蒙麻素于髻。為夫持服。伯知其志難奪。潛與江西賈人謀。得價百餘金。令買仲妻去。戒曰。個娘子要強取。黑夜命輿來。見素髻者挽之去。速飛棹行也。歸語其妻。意甚自得。伯故避去。仲妻見伯狀。知有變。甫黑即自經於梁。懸絕作聲。伯妻聞之奔救。恐虛所賣金也。抱持間。仲妻素髻墜地。伯妻髻亦墜。適賈人轎至。伯妻急走出迎。摸地取髻。誤帶素者。賈人見素髻婦。不待分辨。竟搶以行。伯歸悔無及。噤不能聲。仲自晉歸。途如廁。見包袱裹五百金在地。心計此必先登廁者所遺。去應不遠。盍俟諸。未幾遺金者果至。遂與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邀仲偕行。數日抵其家。具雞黍。命一子一女出拜。仲視其子。宛然己子也。問之。良是。蓋仲子失去時。為人所賣。遺金者無子。買為己子。十餘年矣。仲持之泣下。遺金者曰。若攜子去。我女即許汝子為媳婦。仲歸將渡江。見一人落於水。呼救無應者。群攫其資。仲惻然亟呼曰。孰肯救者。我募以金。救起視之。乃季弟也。季承嫂命尋仲。伯并利其死。囊之落水。有擠之者。伯所使也。仲知其情。攜弟與子歸。入門。伯見之亡去。

銀隔世走歸原主

夏鎮屬滕縣有蔣翁者勤儉成家生一子失教長而遊蕩家漸落蔣翁以為憂有關帝廟陳道士河南固始人素與蔣翁善乃私攜五百金囑道士云吾子不肖諒不能守業後日必為餓殍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後俟其改悔以此濟之倘終不悛汝即以此金修廟道士應允藏金瓦罐上覆破磬埋殿後無有知者後數月翁死子益無忌家業盡廢妻歸外家至無棲身之地交游絕跡始萌悔念道士時周卹之蔣亦漸習操作道士見其改過乃告以其父遺金將掘出畀之乃攜鍬至藏金處遍覓已失所在相與大駭蔣歸告其匪類因共譁然嗾控於官官訊之道士不諱官斷賠償道士罄其蓄猶不滿十分之二里人多不直道士道士遂舍廟去雲遊數年過直隸蓮池禪寺掛單將行值寺僧為某觀察公誦壽生經作佛事有老僕抱公子戲於山門公子遽牽道士衣投懷不捨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歸觀察厚贈道士遣去而公子啼哭追之不得已留道士於後園小庵飲食之一日道士欲誦經為觀察公子祈福需木魚鐘磬家人以破磬付之道士驚云此我之磬也家人白其主詰之道士云磬覆瓦罐內貯五百金問安所得金乃具述蔣翁遺金之事觀察恍然知其子為蔣翁轉世此金即翁所藏而走歸原主者也告以生此子三日掘地埋胞衣因得此金以無所用付之布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憐道士之無辜受賠且與其兒有宿緣因以此金子母贈道士並

遣使送歸夏鎮致書於滕邑令將此事鐫石以紀之

人熊

浙商某販洋為生同伴二十餘人被風吹至一海島因結伴上島閒步走里許遇一人熊長丈餘以兩手圍其伴愈圍愈逼至一大樹下熊取長藤將人耳逐個穿通縛樹上乃跳去諸人俟其去遠各解所佩小刀割斷其藤趨奔回船餓見四熊擡一大石板板上又坐一熊比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躍而來狀若甚樂者至樹側見空藤委地悵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大怒叱四熊群起毆之立斃而去衆在舟中望之各驚喜以為再生山陰吳某耳孔有一洞沈君萍如戚也問其故歷歷言之如此

繩拉雲

山東濟寧州有役王廷貞術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自稱天師刺史怒之笞二十板未幾州大旱禱雨不下合州紳士都言其神刺史不得已召而謝之良久許諾令閉城南門開城北門選屬龍者童子八名持差使搓繩索五十二丈待用已乃與童子齋戒三日登壇持咒自辰至午雲果從東起重疊如鋪綿王以繩擲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墜落待繩擲盡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鈞之重雲在西則拉之來東雲在南

則拉之來北使繩如使風然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一尺乃牽繩而下每雷擊其首輒以羽扇遮攔雷亦遠去嗣後隣縣苦旱必來相延王但索飲不受幣且曰一絲之受法便不靈每求雨一次則家中親丁必有損傷故亦不樂為也刺史即藍芷林親家芷林為余言

燒狼筋

藍府有狼筋一條凡家中失物燒之則偷者手足皆顫有女公子失金釵一隻不知誰偷乃齊奴婢媪姆數十人取筋燒之數十人神氣平善了無他異但見房門布簾閃顫不已揭視之釵挂其上蓋女公子走過時釵為簾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悔庵行五妻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北還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蔣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折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我權立瓦簷七日既凍且餓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速買麵來療肌與之麵一啖五斤五爺者悔庵也問五爺並未折房何得云爾曰所折者東廂庭柱下是也先是悔庵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綠故掘柱下埋之

不知即此怪所居。問既惱五爺。何以不附五爺身上。曰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菴。因而自視其手。有紋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既自稱半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纏擾我家娘子。某氏即作男子揖狀曰。我自知非禮。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著眼。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求。曰送我還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向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尚需衣冠。纔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並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頂帽哉。速換速換。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頂。乃去之。悔菴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上。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鬚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鬧時。人問休咎。有中有不中。問多則不答。曰我答何難。但你輩亦須哀憐娘子省費些中氣。問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末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擇風水賈禍

河南孝感縣張息村明府。葬先人於九峻山。事畢。別買隙地五畝許。將造宗祠。工人動土。豎柱得一朱棺。蓋已朽壞。中露一尸。骷髏甚大。體骨長過中人。胸貫三鐵釘。長五六寸。腰有鐵

索環繞數匝工人不敢動告知明府一時賓客盡勸掩埋另擇竪柱之所張不可曰我用價買地本非强占且風水所關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遷葬乃自作祭文具牲牢祭之祭畢仍令遷棺工人鍬方下遽仆地噴血罵曰我唐朝節度使崔洪也以用法過嚴軍人作亂縛我釘死國家衰亂不能為我洩怨誅凶葬此八百餘年張某何人敢擅遷我墓必不能相恕也言畢工人起而張明府病矣諸賓客羣為祈請病竟不減舁歸數日而卒

飛僵

潁州蔣太守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時顫動作搖鈴狀叩其故曰余家住某村村居僅數十戶山中出一僵尸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群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糾積金帛往求捉怪道士許諾擇日至村中設立法壇謂衆人曰我法能布天羅地網使不得飛去亦須爾輩持兵械相助尤需一膽大人入其穴衆人莫敢對余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僵尸最怕鈴鐺聲爾到夜間伺其飛出即入穴持兩大鈴搖之手不可住若稍歇則尸入穴爾受傷矣漏將下法師登壇作法余因握雙鈴候尸飛出儘力亂搖手如雨點不敢小住尸到穴門果獰獰怒視聞鈴聲琅琅逡巡不敢入前面被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臂與村人格鬬至天將明仆

地而倒。衆舉火焚之。余時在穴中。未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中。衆大呼。余始出。而兩手動搖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兩僵尸野合

有壯士某客於湖廣。獨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門外。見樹林中隱隱有戴唐巾飄然來者。疑其為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為僵尸。素聞僵尸失棺上蓋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於樹林中。伺尸出。將竊取其蓋。二更後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門外。其上樓窗中。先有紅衣婦人擲下白練一條。牽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語聲。不甚了了。壯士先回竊其棺蓋藏之。仍伏於松深處。夜將闌。尸匆匆還。見棺失蓋。窘甚。徧覓良久。仍從原路踉蹌奔去。再尾之。至樓下。且躍且鳴。唶唶有聲。樓上婦亦相對唶唶。以手搖拒。似訝其不應再至者。雞忽鳴。尸倒於路側。明早行人盡至。各大駭。同往樓下訪之。乃周姓祠堂樓。停一柩有女僵尸。亦臥於棺外。衆人知為僵尸野合之怪。乃合尸於一處而焚之。

鬼幕賓

毘陵王生年四十餘。遊幕關中。時虛菴莊公知厔盩縣事。延至幕中。是年秋與署中友暨莊逵吉諸人同至城隍廟看籤。若無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遣僕送歸。逵吉阻之。以為神前之物

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責。我為之代辦公事一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為駭。吏餘忽醒。曰。子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即同步出門外。登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階迎。行賓主禮。曰。先生。折我蓟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尚未審結。恭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閱諸情節。皆屬易辦。惟有誤勾某罪人一案。余批云。骨肉未寒。猶可還陽。否則東嶽行查。檄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出視。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託。如昭包少府渠承辦工程。木料日內可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牀頭青蚨三百。犒其從者而醒。越三日。仙游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者。醴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為鬼幕賓。

雷震蟆妖

嚴陵宋淡山於乾隆丁亥夏。見遂安縣民家。雷震其屋。須臾天霽。一無所損。惟室中恒有臭氣。旬日後。兩親友以樗蒱之戲。環聚於庭。天花板內。忽有血水下滴。啟板視之。見一死蝦蟆。長三尺許。頭戴騌纓帽。腳穿烏緞靴。身著元紗補褂。宛如人形。方知雷擊者即此蝦蟆也。

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為業虞城張某為經理其事已二載矣少有蓄積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旦乘一青騾去相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則云未嘗歸也兩家致訟控至撫按勒限飭縣捕拏延至六月矣公差惶遽無措一夕訪於城南見有老人偕一年少相謂曰月色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南城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於此時往倘城門閉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果至聽所言皆鄰里閒瑣事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明余心竊計乃西門外賣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倏閉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意甚拂然旋云夜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甚速至南城門已閉見二人從門隙入差亟呼司閽啟鑰入城則兩人尚在前行至小街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啟也復隨翁行二十餘家亦未啟扉而入差大驚叩其戶半晌翁出持紙燃披衣極困憊之狀差曰適間與少年涼亭看月何遽睡耶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狀乃拘入縣署述夢中語次早遣二人至某村跡孫姓所居則青騾宛繫門首也因鎖拏到縣一訊而服遂起贓問抵償焉此乙巳夏間事曹州守吳忠誥向為綏德州牧與嚴道甫善告道甫也

馬變魚園地變鵝

雍正初年。伍相國為盛京將軍。送馬五百匹詣黑龍江。將至。不數里。忽一馬振鬣長嘶。衆馬隨之。至江口。盡躍入水。化而為魚。嚴道甫館德州盧氏。時盧有戚羅姓。偶以二百錢買一鵝帶至濟南應試。到時。鵝價甚貴。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羅忽動牟利之念。憶家有園地十五畝若質錢買鵝。可獲三倍之利。試畢。回家售地。得價四出買鵝。得三百餘隻。復驅以往。行二日至齊河。過城外長橋。有頭鵝帶鈴者。引頸長鳴。振翼而飛。衆鵝相率以上。觀者數十人。羣相拍手。須臾之間。望之如白雲一片。隨風而滅。羅懊悔交集。無可奈何。搜索囊中。尚餘前次買鵝錢數百文。作盤費以歸。自嘆祖遺園地。化鵝而去矣。

聾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河中。淌一浮屍來。村民霍茂祥。素行善事。為斂錢買棺殯諸市上。夜夢藍衣人來曰。我臨平人張某。教館為業。不幸失足落水。蒙君殯我。無以為報。我能預知休咎。替人禳解。倘有靈應。須以牲牢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霍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來通誠者。須向右耳告我。於是次日人來祈禱者。聽霍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應聲答者。村民奉之若狂。呼為靈棺。林霍

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洶洶蟻聚楊怒其惑衆命焚其棺鬼遂絕

棺床

陸秀才遐齡赴閩中幕館過路江山縣天大雨趕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數間奔往叩門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無餘屋延賓陸再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草榻也持燭送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素胆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木榻即將行李鋪上辭主人出而心不能無悸取所帶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二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棺中窸窣有聲注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緊扣其帳而於帳縫窺之翁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燭上喫烟陸更驚以為鬼不畏易經又能喫烟真惡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諦視渾身冷顫榻為之動白鬚翁視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迨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强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既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並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達觀以為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為演習故慶七十後即作壽棺厚糊其裏置

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當作牀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賓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笑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劇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綿紗為之故能透氣且甚輕

礟打蝗蟲

崇正甲申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方知北史載靈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真有其事也開封府城門被蝗塞斷人不能出入祥符令不得已發火礟擊之衝開一洞行人得通未飯頃又塡塞矣

僵尸手執元寶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縣某村地陷里許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視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兌銀右手猶執一元寶握把甚牢

張飛棺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州舊刺史之廳東有張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鏗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

俗驛遞公文避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為飛遞故也

誤嘗糞

常州蔣用菴御史與四友同飲於徐兆潢家徐精飲饌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貪河豚味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者斗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羣客皆以為中河豚毒矣速購糞清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寧可服藥於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糞清一杯良久張竟蘇醒羣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小弟向有羊兒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於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糞且嗽且嘔狂笑不止

借屍延嗣

蕭公文登宰陽湖伊隣施嫗其夫早卒撫其遺腹子某長大娶妻李氏姑媳甚歡年餘媳忽病亡嫗家貧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籲地次日將殮媳忽從炕上躍起呼姑曰我來做汝家媳婦不要再哭嫗方慶媳再生喜不自勝其子私語母曰何聲音之不似吾妻也眼光又直視恐非真李氏再生得毋野鬼憑之為祟乎隣里皆驚遂環守之三四日中閉目仰臥給湯粥飲啜如常惟姑呼之則應夫與之語則避而不答至七日後方起梳洗畢斂衽

告姑曰我海寧州某村方氏女也行二年十九歲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冥府適汝家李氏媳婦在焉隨有矮鬼無數長鬼一個環跪閻君乞訴求放李氏還陽閻君怒叱將衆矮鬼逐出長鬼責二十板長鬼受責後仍再四哀求云小人父祖以來皆守本分不敢為悪罪不至於絶嗣妻辛苦萬狀方得娶一媳婦今又病亡何能有力續娶豈不令一家絶嗣乎乞放媳還陽得生子以延一脉閻君怒稍霽命判官檢簿細閱畢向長鬼曰爾媳李氏陽壽已絶不能放還姑念爾世無過悪爾妻又能守節撫孤若令之嗣無以勸善方氏女雖年命該盡生前亦頗好善可令借李屍復活則爾無媳而得媳矣長鬼拜謝閻君指長鬼告予曰此爾翁也著他領爾借屍還魂生子延祀予遂隨翁到此翁指示予曰此爾姑也將我推跌在地開眼不見翁只見婆婆立我身旁我故只認得婆婆一人餘皆不識也我家父母俱存有一個兄弟年十六歲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啼哭姑遣子探訪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與弟同至嫗家方氏見即相抱而哭父反退縮不敢向前曰聲音舉止雖與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對父泣曰我假李氏體以生非我本來面目喜得再見生身之父與同胞之弟母親忍心不來看我父與弟又疑而不肯相認生不如死矣悲痛問其母遣隣嫗來探問女見即呼某媽媽汝從何處來我母亦來看我乎父方撫而慰之叩以往事絲毫不爽始真信其再生也

姑遂款留其父與弟在家。至晚。令子與媳同室而處。媳辭曰。我處女也。雖冥數已定。乞俟吾母來。擇吉日成夫婦禮。不可苟合。親隣羣稱善。父亦喜甚。遣其子歸迎母來。始合巹焉。三年後舉一子。子生百日。親朋來賀。忽向姑曰。已為汝家傳後有人。我壽算久盡。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傳冥官破例辦事。猶陽官之因公挪移云。

子不語卷十二終

子不語卷十三

隨園戲編

關神下乩

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止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為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跽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此公年六十時也。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徐壇長侍講未遇時。赴都會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為太歲。侍講記某書云。鞭太歲者脫禍。因取大棍與家丁次第箠擊。每擊一處。則遍身之眼愈加閃爍。是年成進士。蔣文肅公家中開井。得肉一塊。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燋。蜿蜒而動。徐化為水。是年文肅公薨。任香谷宗伯未遇時。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兩手持兩刀。披髮赤面。傴身而過。宗伯行未半里。見赤面人入喪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後登第。蘇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忽于衣帽中

得白紙帖書一繖字。如胡桃大。是年其家死者七人。

歸安魚怪

俗傳張天師不過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登牀謂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為已夫。仍與同臥。而時覺其體有腥氣。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天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天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夜有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魚精也。爾之前夫。已于撞門時為所食矣。妻大駭。即求天師報仇。天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天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政。特免汝死。乃取大甕。因魚。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乞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天師自此不復過歸安云。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與蔣姓者素交好。蔣故巨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巖等山。輒並轡而行。憶娘素明慧。欲託身于蔣。而蔣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徽州陳通判者有終身之託。陳娶過門。蔣不得再通。大恚。百計離間之。誣控以姦拐。憶娘不得已。度為比邱尼

食猶資于陳。蔣更使人要而絕之。憶娘貧窘自縊而亡。居無何。蔣早起進粥。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蔣某。汝事須六年後始訊。何遽至此。呼者之面貌。乃蔣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遣以問憶娘者。死三年矣。蔣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元妙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為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士曰。冤魄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潑以明水。當有一女子現形。召家人視之。宛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冤譴。非吾所能驅除。竟拂衣去。蔣為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遣。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口。便見纖纖白手接覆之。或無故自潑于地。蔣病益增。六年而歿。蔣氏從孫漪園猶藏憶娘小照。戴烏紗髻。著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為當時楊子鶴筆也。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韓青巖通天文。嘗為予言。宰寶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胡床。督率書役。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占驗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東西禹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爾時我即麾去書役。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刀剖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為我替災。心為悵然。余戲謂韓曰。公言

占驗之術固妙矣。然如我輩。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見飛星來往甚多。倘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為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為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為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為清理。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為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曹能始記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僊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為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即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歷舉某屋某徑。毫髮不爽。其家環驚。共來審視。曹亦淒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向竹樹數十株。我尚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猶關鎖也。曹命開之。則塵凝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盈頭。不可復認矣。

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文苑英華白敏中書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為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舊事取所藏金釵于垣中施宅為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

江南客寓

滁齋先生為諸生時在京師賈家衚衕有店號江南客寓廳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住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色手提其頭血淋漓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為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冤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園中月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浴盆追奔樹下以脚蹋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靴襪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荆波宛在

本朝佟國相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為意次晚夢如初且

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冤在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缺為湖卒。不解救者為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冤在四字。佟入拜謁大為修葺今煥然猶存。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改造書屋掘地得黑漆棺為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馮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勢官掘棺事即已之姓名也驚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笑語聲以為病有起色往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夫人曰此人吾鄉也曾作運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故來相約耳可燒紙錢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蹤跡棺識究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藥師父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藥師父以其曾酖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受司寇聘前一夕夢巨蟒以口吐紅丸逼令嚥之腸痛而醒就聘于徐督冠卿嚴冠卿素佻達答責尤甚冠卿與僕謀置酖于飯食之而卒後冠卿為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誹為人所構就鞫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驚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官俱以司寇

之子稍加憐恤楊獨怒鞫杖其頰數十下齒左右墜定以斬決獄上即刑楊為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事同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成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為莊秀才死也吾思嫁莊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鬱鬱成病今雖死此意當為致之秀才則目瞑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已絕莊赴秋闈遇女子于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炊飯烹茶之事見女子身為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則女子必至莊怖之為置神主祭于家書亡妾某氏見女子來拜謝自此絕矣

譪譪幽人

通州李臬司諱玉鋐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為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讀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憙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

9

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謁謁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居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為神李公乞歸神與俱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臬司同年熊滌齋太史為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忤神者即方膺也

僵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雇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衆斂貲為之由來舊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巷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踉蹌捷走漏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為詐酒肉計次夕月明如晝見其人面枯黑如腊目眶深陷兩肩掛銀錠而行窸窣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為僵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櫬積塵寸許詢諸僧人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厝者也與儕輩語及之其中黠者曰吾聞鬼畏赤豆鐵屑及米子備此三物升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繞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如其言購買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攜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一塊俗語所謂和頭者已掀在地中空空無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洒之事畢徑歸卧更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爺者任問為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營

求以救腹餒令為爾所魘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將赤豆鐵屑拂去之伍懼不敢答又呼曰我與爾何仇何苦為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後彼殺我而後入何以禦之終不答雞初鳴鬼哀懇繼以詈罵久之寂然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臥乃告衆鳴官以屍還諸棺而火焚之一方得寧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生某食餼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為師因屋宇湫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求售者遂買使居且曰家中摒擋未盡學徒暫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懼乎王自負胆壯且新室也何畏之有乃命童攜茗具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徙倚時已夜矣月色大明見山下燐火熒熒趨往視之光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燐耶色宜碧而茲帶微赤得無為金銀氣乎憶智囊所載有胡人數輩凶服輿櫬而藁葬城外者捕人跡之櫬中皆黃白也此棺毋乃類是幸無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塊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卸其蓋則赫然一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愕然退縮每一縮則屍一躍再縮而屍蹶然起王盡力狂奔屍自後追之王入戶登樓閉門下鍵喘息甫定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窗啟而屍昂首大喜從外躍入連叩門不得入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諸

門洞開若有啟之者遂登樓王無奈何持木棍待之屍甫上即擊以棍中其肩所挂銀錠散落于地屍俯而拾取王趁其傴僂時儘力推之屍滾樓下旋聞雞啼從此寂無聲響矣明日視之屍跌傷腿骨橫卧于地遂召衆人扛而焚之王嘆曰我以貪故招屍上樓屍以貪故被人燒毀鬼尚不可貪而況于人乎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爲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博爲姦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清朝者也雖爲總戎怙惡不悛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爲家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毋怖大富貴至矣現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爲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處並誣其叔與于七逆謀以故荔裳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荔裳牽累入獄旋亦昭雪

陸夫人

某方伯夫人陸氏尚書裘文達公之乾女也文達公薨後夫人病夢有大轎在屋瓦上行來前立青衣者呼曰裘大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轎冉冉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巍峩旁有小

屋甚潔文達公科頭衣繭紬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謂夫人曰知汝病之所由來耶此前生孽也夫人跽而請曰乾爺有力能為女兒解免否文達公曰此處西廂房有一婦人現卧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則病可治否則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廂房果有描金床施大紅綾帳被褥甚華中卧赤身女屍兩目瞪視無一言夫人扶之手力盡矣卒不起歸告文達公公曰汝孽難消可還家託張天師打醮以解禳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祿亦將盡某月日替蘇州顧懋德家作齋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師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師檢顧家齋表稿中果有誤字法官所寫也心為驚悸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名存義顧懋德者辛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牛頭大王

溧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應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疫皆曰寧可信其有糾錢數十千起三間草屋塑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疫病盡痊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如是數年村民周蠻子兒出痘到廟先具牲牢祀神再擲卦大吉周喜許演戲為謝未數日兒竟死周怒曰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鋤鈀撞牛頭碎其身毀其廟合村大驚以為必有奇禍自此

寂然。牛頭神亦不知何往。

水定菴牡丹

江甯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憩水定菴。菴中牡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菴僧戒勿折花。花有妖。能為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當折而試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轉。堅如牛筋。竟不能斷。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涔涔下。汪慚且怒。以袍袖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捽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斷一枝。歸畜瓶中。夸于人曰。我今日獲花妖矣。將購藥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迹。

烏臺

粤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為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于井。俗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為守者。署東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磚石封固。啟則為祟。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啟視者。前任安守有管廚人某。酒醉登樓巔。揭瓦窺之。見臺中有三土堆。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青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瞪視間。有黑氣衝起。廚人自樓巔滾跌于地。顫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

越日安公果染瘋狂鞭撲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妾以此落職獲譴越兩任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來為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真有其事則褻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舊迹弟何不拆而焚之

見娘堡

順治乙酉　王師破建昌明益王遁去長史劉某吳下人也逃山中不知所往其子藝蘭從吳門赴考歸有志尋親時藩府荒圮莫可蹤跡乃禱于盱江張令公祠夢神書石滁二字與之醒而彷徨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滁在閩廣之交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姚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娘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避難時攜家譜一册自隨戊子歲其母聞窸窣聲出自篋中以為鼠也啟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益大驚逾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溟文集中韓尚書菼為之表墓

鬼糊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關理宜正法奉　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

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為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鬼勢利

張八郎有所懽婢。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病。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運甚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爺。以其行三。為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色。忽憑妖自稱郎陽小神。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牀。無故自離。若有桔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籙。毫無效驗。三月後。陳氏受胎生子。空中羣鬼啾啾。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忿甚。將到龍虎山。求救于天師。忽一日小神踉蹌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幾闖禍。昨夜入汝隣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鍾馗拔劍相逐。我懼為所傷。不得已急走。將金盆擲在巷西池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替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將控官捉賊。張止之曰。我有法替汝取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憑君取索。張詭作念咒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命善泅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作謝。張笑曰。我讀

書人不受財帛只須君家收藏書畫與我一二件足矣其家盡出所藏張選取文徵明芙蓉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安張乃指壁上所挂鍾馗像曰賜此畫湊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懸空中小神從此永不再來但聞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稱鬼相思云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閻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為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即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為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學問博雅註陳檢討四六得名以平時好古不喜[illegible]文其師唐赤子太史責之曰科名進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意因强之誦讀[illegible]陳諸大家文程唯唯終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並不翻閱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illegible]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道程三場畢自言首篇頗得意唐太史讀之喜曰頗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愕然喪氣嗜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道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

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闢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為之悼嘆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探問之主試某故唐公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兄知否唐問故曰 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關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領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磨勘定受參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停一科

兩汪士鋐

順治間徽州汪日衡先生元旦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鋐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鋐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炘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為石埭土地神每夜間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第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

十倍其數浪費而暴餮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廟塑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範之甚嚴七月七日感牛郎織女事望星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否心乍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立喚之不應少頃冉冉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王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鄰晨夕見郎出入愛郎姿貌故來相就張喜即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麾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遣奴奴不肯曰每夜聞郎君枕席間呢呢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調護郎君不敢遠離張無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無庸將自困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攫去繩縛之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郎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即赦之如敢漏洩被老主人知者將倍令受苦奴唯唯即時繩解奴已在地矣居年餘張漸羸瘦其父問奴奴稱郎處無他故而意色漸沮父愈疑自至張齋前伺察聞帳中有婦女聲蹋窗直入揭帳無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枝山查花一朵父念北地從無山查花此必妖魅所致怒將笞張張不得已以實告父為迎名僧法官設壇禁咒女夜間來哭謂張曰天機已洩請從此辭張

亦哀慟臨別問曰尚有相會期乎曰二十年後華州相見從此遂絶張隨娶陳氏登進士第授吳江知縣推陞華州知州而陳氏卒其父在家為續娶王某之女送至華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宛如書齋伴宿之人問其年剛二十歲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託生也語從前事恰不記憶

趙氏再婚成怨偶

雍正間布政司鄭禪寶妻趙氏有容德與鄭恩好甚隆以瘵疾亡臨訣誓曰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卒之日旗下劉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鄭家妻也劉父母大驚以為怪嗣後遂不復語八歲過親戚家路遇鄭家奴騎馬衝其車怒曰汝鄭四也自幼賣身我家何敢見我不下馬鄭奴愕然因訪至劉家見女父母具道生時之異女歸見鄭四因問汝主安否并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田宅事歷歷如繪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歸白之鄭鄭亦至劉家女諦視涕泣絮語良久時鄂西林相公以為兩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勸鄭續娶劉女十四歲即行合巹之禮時鄭年六旬白髮飄蕭兼有繼室女嫁年餘鬱鬱不樂竟縊死袁子曰情極而緣生緣滿而情又絶異哉

童其瀾

紹興童其瀾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咤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有勅書一卷如中書閣誥封雲中金甲人捧頭上而來命我作東便門外花兒閘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下同官以為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到戶部童具冠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子辦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辨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騶聲以為有貴官過就視無有花兒閘河神廟中道士葉某夢新河神到任白皙微鬚長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鏡山寺僧

錢塘王孝廉鼎實余戊午同年少聰穎年十六舉于鄉三試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之邸中偶感微疾即屏去飲食日啜涼水數杯語其戚曰予前世鏡山寺僧某也脩持數十年幾成大道惟平生見少年登科者輒心豔之又華富之慕未能盡絕以此尚須兩世墮落今其一世也不數日當託生華富家即順治門外姚姓是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是定數耶其戚勸慰之王曰去來有定難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遽割乃索紙作別父書大略云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為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子有弟某乃

父母之真子也。吾父曾憶某年在茶肆與鏡山寺某僧飲茶事耶。兒即僧也。時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乃不與之後耶。一念之動。遂來為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視兒。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其戚問生姚家當以何日。王曰。予此生無罪過。此滅則彼生。不須輪迴。越三日巳刻。索水盥漱畢。趺坐胡床。召其戚歡笑如平時。問日午未。曰正午。曰是其時也。拱手作別而逝。其戚訪之姚家。果于是日生一子。家業騾馬。行有數萬金。

江秀才寄話

婺源江秀才。號慎脩。名永。能製奇器。取猪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為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為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為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澌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數之難逃也。吾二子外遊于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令諸公救我。必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問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為余言。

終

子不語卷十四

隨園戲編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鬬蟋蟀。每秋暮攜盆往封門外搜取。薄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履橐橐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離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啟。室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數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與對啖。隱隱聞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者勢甚廹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脚跨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啟戶欲出。則門外扃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為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為證曰。豈有行竊而攜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盒。俱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已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趙名康友康熙丁卯孝廉賓主師弟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逋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睒赤身僵立僮大驚喚主人踢戶入則已死矣當胸一圓洞通于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探去插花反縛剝衣裔像牲牢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補南嶽神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連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尚未絕言畢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喚縫人為製衣也是夕金甲神又來嘖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作閻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昏暈而逝俗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來臨奠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纛中有蟒袍而盛服者疑為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間楊在車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懼自道親老不可即死楊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

胡奔至家深悔臨奠之行與其母相對悒悒有叩門者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閻羅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閻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藍頂妖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二官者色技俱佳汪使居徐寧門外花園一日隣人失火火及園朱逃出巷巷西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濃一豹裘而藍頂者來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强朱為壻朱雖心貪女美而自訴家貧無以為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朱欲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為婚自知非偶切勿通知吾姪春山為囑朱買舟同抵閶門語其父父故本匠亦以娶媳無力為辭藍頂者助錢二千為婚費錢皆康熙通寶朱絲穿二官攜歸路遇數捕役尾之曰此朱繩穿錢乃某紳宦家壓箱錢汝為盜驗矣將擒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為怪且曰必見藍頂者纔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為婚少頃新人花轎至矣君等伺之衆以為然果遠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舁花轎至衆人閧而往揭簾一青面獠牙者坐焉衆大駭并役亦奔散二官得脫于禍急歸家則藍頂者高

坐堂中罵曰吾戒汝勿洩而汝竟告衆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為哀求免成婚匝月偕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盡矣請郎還鄉二官不肯泣二女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攀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擲之冥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蒙化太守

無錫曹五轄為雲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圃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疫華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為本邑埋瘞死人之費曹帶往蘇州以書呈莊公莊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華曰價只此華無奈何勉力補湊得數棺為瘞其暴骨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于東嶽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東嶽神帖請往至大殿外神迎于階下曰公見責良是但爾子近為不肖之行屯人之膏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書齋啟笥視之言畢命人擁一囚至枷鎖鋃鐺即其子也太守抱之哭驚醒急往其子書齋啟笥尚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鬻畫匿價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為之少衰

店主還債

甘泉縣役鄒姓者。月夜過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人。鄒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鄒僞吃烟取火者就之。女勿避。鄒喜。攜女入屋坐凳上。密談良久。約以次日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外窺。條凳宛然。凳上灰痕有兩人並坐形迹。心知鬼迷。意忽忽不樂。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轟轟云。某茶館有人飲茶暴卒。館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招屍親識認。妻聞往視。果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奶娘仇

杭州許某業鹽。家生女纔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日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為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奶娘不好。自家貪睡。將我放在大廳階簷下。全不照管。被左隣開喪人家煞神走過。觸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討命。許氏爺娘聞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鹽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處。如其言。乃往視良久。曰。勿勞爺娘。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蹶然起矣。嗣後奶娘存亡。亦不復往問。

蠱

雲南人家家畜蠱蠱能糞金銀以獲利每晚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蝦蟆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為所食養蠱者別為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敗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為予言之

酗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募錢立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男婦蜂集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衆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為當必有報須臾無賴仆地呼腹痛盤滾不已遂死七竅血流衆大駭以為聖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賄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有司掘驗其骨果青黑色遂誅道士而聖帝香火亦衰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癸卯鄉試題是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奧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置孫山外晚間各房考歸寢張忽囈語不止自披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為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解乃曰試薦之何如大主考為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

士也。會副主考德公閱文倦。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賞。遂定此科第一。榜填後。衆問周本房某夢中囈語之故。茫然不知。周後為福建巡撫總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少年英俊。有張壘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尤迂滯。每晚必焚香祝天曰。壘年衰學荒。慮不稱閱文之任。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衆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則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為鬼神果相詔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再如前指示。我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竿。張不復再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閱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譁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衆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菴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讀書菴中，月夜聞呼，疑為人也，開窗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粗惡，意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勢，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有餘臭，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墳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卜葬時，其子某聽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窆時，啟得一棺，形製甚偉，衆戚友咸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棄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頰，口稱葛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以而父為尚書耶，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為誰，曰：葛寅亮，于誼為鄉親，于科名為前輩，整汝父抛我骨，汝父安乎。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齋醮，燒紙錢十萬，葛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侍郎公語云：傷我母墳，不可逭也。少頃又作族祖梯霞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祟時，陸有戚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旁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為奪。鬼在陸口罵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饒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邢某與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怒自縊。三日後。見形為祟。伺邢與妾臥。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邢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調知錢塘。後任上虞者來。開廂房。鬼得出。遂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夫人與邢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丫鬟。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問何求。曰。送我到錢塘邢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貴、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寢室晚膳。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邢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逾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邢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為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捐貲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鶚。字醫山。辛巳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狎。李不為動。少頃。李晚膳畢。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即啖我也。我已居汝

腹中汝復何逃即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瞠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雨首頂
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
手作字與人酬答其同年蔣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誘我而必從李君耶李手
書二字曰無緣蔣又問汝絕世佳人何為居腹中污穢之地李手書二字罵曰下足時江西
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為延張天師設壇於滕王閣齋三日誦呪三日其法官懸牌
曰三月十五日拏妖臨期觀者如堵天師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張其口向法師法師申兩
指入其口撮而擲之一小狐如貓從口中出呼曰我為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慎毋出腹中應
聲曰唯方知腹中尚有一妖天師封符於罈投之大江李微覺神清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
曰我與汝有宿世冤因尋汝不著故拉仙姑同來不料反為彼禍使我心轉不安我愈不饒
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冤鬼
非妖也法籙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怪詐人父

李玉雙孝廉家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為妾與其妻有成說矣春雲白日見瓦
上一男子下擁其髻而嗅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貴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處館窮儒雖中舉不

過一教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讓我。且供我酒饌。我便贅汝家。玉雙聞之大怒。然亦無如何。是夜怪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人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家。一日有商人孫耕文來看屋。敲門。有蒼鬚老翁。衣灰鼠袍出迎。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要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責以父在子不得自專。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並無此翁。乃知為怪所揶揄。冒認為父。彼此大笑。自後人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索身價。婢剺面翦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為怪所害。以繩縛之。綑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莢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莢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下有蓬髮鬖鬖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覘之。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傴身入牀下。遂不見。其子持薑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牀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

看園守樹矣。逾三日。皂莢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讙醒之。問其由來。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莢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故駭而仆地也。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為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寧安殿。供奉中山王像。一几一椅。灰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幔桌幃。俱以黃綾為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即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雖貴。亦人臣也。帷幔黃色。似乎太僭。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絲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於是悚然怖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溧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慤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姦被殺。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懸案二載。公閱案牘盡三鼓。坐而假寐。夢一人持素紙。下寬上窄。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謹權量三字。寤後細思。周字下寬左缺。而謹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文於方孔之上。則成周字。且月令謹權量三字。乃秋政也。究人為周秋無疑矣。一訊而服。此事載公行狀中。

拘忌

蹇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噴嚏。以呼散之。路逢殯柩。則急往親友家解下衣帽撲散數次。以為將晦氣撒在人家。與己無與矣。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侍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內。以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診脈。口答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豐滿。並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巳有衝。故必正午方出耳。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為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脫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

如廁出門呼其與夫飛奔而歸與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劫數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為灰燼又有討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充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臬尽小差三人不能同坐小堂以手扯之頃刻臬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尚不悛改而作此狡獪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馬送入糟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時再見揮手作别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將軍速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狐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西書樓三間相傳有縊死鬼人不敢居封鎖甚密一日有少年書生盛衣冠而來求寓其家張辭以家無空屋書生慍曰汝不借我我自來居日後冒犯無悔張聞其言知為狐仙詭云西邊書房三間可以奉借因此房有鬼私心欲狐仙居為之驅除然口不言其故書生喜揖謝而去次日門樓中有笑語聲連日不斷張知狐仙已來日具雞酒供之未半月樓上寂然無聲張疑狐仙已去將重封鎖其門上樓視之有黃色狐自縊於梁上

高白雲

四川高白雲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長于天文占驗之學嘗就館于岳大將軍家軍畢縣觀星象知山東氛惡已而果有王倫之事未遇時請乩仙問終身仙贈詩云少時志業蛟潛壑老去功名鳳峙岡先生不解後由祠部主事陞鳳陽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櫬來江寧厝于儀鳳門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應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兆榜觀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娠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八名進士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即為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蠢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族姪使下場即觀察也果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雙公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為送表聯於讀卷官觀察辭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為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為某相國之子上改拔杭州吳鴻為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梁公仍為三甲第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大胞人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寧縣前見道旁爬一男子年四十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於頂黃脹膨亨不知何物細視之有小竅而陰毛圍之方知是腎囊也囊高大兩倍於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於途

錢文敏公夢辛稼軒而生

錢文敏公維城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稼軒而生公故也改名後乃字稼軒以存夢讖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李某已為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公為狀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為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為祟嚇取財帛言畢即捻其腸肺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後遇諸途擁而至室許除患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張為其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為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作樟柳神者正為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

大驚曰、既是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于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軟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號、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尋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譖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金氏奄奄垂斃、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僵尸

江寗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犢凡二十八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遣童喂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聞門外有擊撞聲、如是者連夕、初不意即此牛、月餘爲祟更甚、聞吼聲蹄響、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壞、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稻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並剖其腹、以糞穢沃豬之、嗣後寂然、再啟土視之、牛朽腐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懸其巔、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蜈蚣蛇蠍下焉、人以故不敢狎褻、乾隆年間、有敏姓者來爲太守、惡其爲妖、召匠數人、

持刀斧伐樹。賓僚妻子無不諫者。太守不為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揮匠散。至今大樹猶存。然終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為人言。

燧人鑽火樹

四川苗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為採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羣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雷大作。冰礮齊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後。三皇遞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作大烹。先從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鋸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烟火氣。故疾病不生。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既濟之後。小則瘡痔。大則痰壅。皆火氣熏烝而成。然後神農黃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消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同生。讓我與天地同盡。我有曾孫樹三株。大敵十牛。儘可合用消差。但兩株性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株性崛強

須我諭之纔肯受代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鍋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淡

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日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概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呢呢絮語喜氣暖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草者然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牆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無所妨一見面目則是報寃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鬼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為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心橫衝而過則散為數段須團湊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

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糧船而起旗丁數百以篙刺之篙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日有賣蒜

叟龍鍾傴僂。咳嗽不絕聲。旁睨而揶揄之。衆大駭。走告楊。楊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磚牆。陷入尺許。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牆。不能打人。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衆人。寫立誓券。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于樹。解衣露腹。楊故取勢于十步外。奮拳擊之。老人寂然無聲。但見楊雙膝跪地。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入老人腹中。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矣。老人徐徐負蒜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借棺為車

紹興張元公。在閶門開布行。聘夥計孫某者。陝人也。性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年中。為張致家資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歸乎。張笑曰。果死必親送君歸。三四千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即氣絕。張大哭。深悔從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萬家資。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賻儀千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為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喚家人云。爺柩既歸。可安置廳旁。既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

謝數語。亦揚揚如平常。張以為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無饑乎。我酒饌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罵曰。業已到家。何必裝痴作態。死者大笑掀棺而起。向張拜謝曰。君真古人也。送我歸。死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獪。曰。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臥棺中之安逸耳。張曰。君病既愈。盍再同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萬。我雖再來。不能有所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別。終不知孫為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應試。舟泊于野。天將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唶曰。功名富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絕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為。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患瘧甚劇。恭熱時見古衣冠者又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即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人為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久不可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為沈氏所佔。乃為助錢。議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子不語卷十四終

子不語卷十五

隨園戲編

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為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公問汝刺客耶。來何為。曰為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輩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吳鬚

揚州吳鬚行九。鹽賈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贅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與公差來舟中。云尋君三世。今日得見面矣。吳鬚茫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為冤鬼。曰以岩帛

打其見處無益也。從此吳髯言語與平時迥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入贅之日。女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吳髯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孀婦。與吳狎昵遂訂婚姻。以所畜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娶。不意吳挾金去。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經死。到黃泉哭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尋至湖南蘄城隍。又查明已生揚州。及至揚州。而吳又來廣東。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但須同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藩臺。不得已竟虛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差口索杯箸求食。乃另設席相待。閱一月。吳髯告歸。買舟回揚。鬼亦索輿甚迫。欲隨其輿以登舟。揚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于吳髯抵揚之日。塡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輿入城。前果二空輿。肩輿者亦覺其若有人坐。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奇。閱半月。吳髯妻與女鬼約。脩道場七日。焚冥鏹于瓊花觀中。勸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魂牌于殿之西側。每日吳髯妻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雨。遣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于路。即供以泥污之饌。鬼大嚷不止。吳髯責其家人。而髯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滿之。故女鬼向髯妻稱謝。謂吳髯曰。後十年來再索汝命。我且暫去。髯懼。捨身為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今揚之人。皆知吳九鬍子為活勾差。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夢李登其牀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壙何忍心也林唯唯許諾李起身出戶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猪壓被上屎矢淋漓方知李魂附猪而來也心大省悟即縛小猪賣之得二千文為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鶴靜先生

厲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懽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瘧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卧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昃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

門戶無故自開

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樞限皆脫。以為大奇。次日城中轟傳。家家門戶。昨晚皆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伺之月餘。大小平安。了無他故。

黃陵元鶴

陝西黃帝陵。向有兩元鶴。相傳為上古之鳥。朔望飛鳴。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鶴同飛。羽色亦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鵰。以翅撲小鶴。斃。為所傷。老鶴知之。雙來啄鵰。格鬬良久。雲雷交至。鵰死崖石上。其大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屋瓦。陰庇數百家。

土地迎舉人

休寧吳衡。浙江商籍生員。乾隆乙酉。鄉試榜發前一日。其家老僕夜臥。忽醒。喜曰。相公中矣。問何以知之。曰。老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駕車將出。自鎖其門。告我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充此差。故將啟行。汝主人即我所迎也。吳聞之。心雖喜。終不信。已而榜發。果中第十六名。

孫烈婦

歙縣紹村張長壽妻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長壽家貧。娶婦彌月。

即客浙西。有賊數人。窺婦年少。夜往撬其門。將行不良。婦左手執燭。右手持梃。與賊鬬。賊被創仆地而逃。又一年。長壽病死。婦從容執喪。既葬。閉戶自縊。鄰人以婦強死。懼其為祟。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將半。僧方誦經。見婦坐堂上。叱曰。我死于正命。並非不當死而死者。何須汝輩禿奴來此多事。僧皆驚散。後村有婦某與人有私。將弒夫者。忽病狂呼曰。孫烈婦在此責我。不敢不敢。嗣後合村奉孫如神。

小芙

黟北王氏婦夢美女子認己為男子。而與之合。曰。我番禺陳家婢小芙也。子前身為僕。與我有約而事露。我憂鬱死。竟緣未盡。故來續歡。婦醒。即病顛。屏夫獨居。時自言笑。皆男子褻語。忘己之為女身也。久之。小芙白晝現形。家人百計驅之。莫能遣。會鄰舍不戒于火。小芙呼告。王氏得免于難。王家德之。聽其安居。年餘。一夕謂婦曰。我緣已盡。且得轉生矣。抱婦大哭。稱與哥哥永訣。婦顛病即已。後竟無他。

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大否。某後牆外。有骰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歇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邱老

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鬼為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室內行至後牆外視之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牆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內見桌椅牀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豔冶如斯吾即以美人視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鬼踞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據其頂若戲場所謂搭寶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套頸上頭髮俱披舌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覆極似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耳言畢羣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棺蓋飛

錢塘李甲素勇夕赴友人宴酒酣座客云離此間半里有屋求售價甚廉聞藏厲鬼故至今尚無售主李云惜我無錢說也徒然客云君有胆能在此中獨飲一宵僕當貨此室奉君衆客云我等作保即以明晚為訂次午作隊進室安放酒餚李帶劍升堂衆人闔戶反鎖去借隣家聚談候信李環顧廳屋其旁別開小門轉身入有狹衖荒草蒙茸後有環洞門半開半

掩。李心計云。我不必進去。且在外俟其動靜。乃燒燭飲酒。至三更。聞脚步聲。見一鬼高徑尺。臉白如灰。兩眼漆黑。披髮自小門出。直奔筵前。李怒挺劍起。其鬼轉身進衖。李逐至環洞門內。頃刻狂風陡作。空中棺蓋一方。似風車兒飛來。向李頭上盤旋。李取劍亂斫。無奈頭上愈重。身子漸縮。有泰山壓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隣家聞之。率衆入。見李將被棺蓋壓倒。乃併力搶出。背負而逃。後面棺蓋追來。李愈喊愈追。雞叫一聲。蓋忽不見。于是救醒李甲。連夜擡歸。次日共詢房主。方知後園矮室停棺。時時作祟。專飛蓋壓人。死者甚衆。於是鳴于官。焚以烈火。其怪乃滅。李病月餘始愈。常告人曰。人聲不如雞聲。豈鬼不怕人。反怕雞耶。

油瓶烹鬼

錢塘周軼韓孝廉。性豪邁。某年暑甚。偕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聞淨慈寺長橋左側多鬼。盍往尋之。或得見其真面。可供一笑。衆相從。遂上岸同行。橋邊見扳夜網者。挈魚而走。孝廉熟視。是其管墳人也。乃云此網借我一用。明早奉還。管墳人允之。遂付僕從肩馱此網而行。衆友詢故。孝廉云。余將把南屏山下鬼一網打盡。各大笑。遂揀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晝。見前林中有一婦。紅衫白裙。舉頭看月。衆友云。此時夜深。必無女娘在外。是鬼無疑。誰敢作先鋒者。孝廉願往。大步前進。相去半箭許。冷風吹來。婦人回身。滿面血

流兩眼倒挂。孝廉戰慄僵立不行。連聲呼網來網來。衆人向前一網打去。不見形迹。網中僅得枯木尺許。攜歸敲管墳者門。借利鋸寸寸鋸開。有鮮血淋漓。乃買主人點燈油一瓶攜上船尾。然火烹油。將鋸斷枯木送入瓶中。一時飛起青烟。竟成焦炭。衆人達旦入城告親友云昨夜油瓶烹鬼。大是奇事。

無門國

呂恒者。常州人。販洋貨為業。乾隆四十年。為海風所吹。舟中人盡沒。惟呂抱一木板隨波掀騰。飄入一國。人民皆樓居。樓有三層者五層者。祖居第三層。父居第二層。子居第一層。其最高者則曾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戶。無遮闌之門。國人甚富。無盜竊事。呂初到時。言語不通。以手指畫。久之。亦漸領解。聞是中華人。頗知禮敬。其俗分一日為兩日。雞鳴而起。貿易往來至日午則舉國安寢。日斜時起。照常行事。至戌時又睡矣。問其年。稱十歲者。中國之五歲也。稱二十者。中國之十歲也。呂所居處。離國王尚有千里。無由得見。官員甚少。有儀從者。呼為巴羅。亦不知是何職司。男女相悅為婚。好醜老少各以類從。無攙越勉強。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斷人足者。亦斷其足。傷人面者。亦傷其面。分寸部位。絲毫不爽。姦人子女者。使人亦姦其子女。如犯人無子女。則削木作男子勢狀。椓其臀竅。呂居其國十有三月。因南風之便。附船還

中國據老洋客云。此島號無門國。從古來未有通中國者。

宋生

蘇州宋觀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往戲場看戲。被人告知其叔。懼不敢歸。逃于木瀆鄉作乞丐。有李姓者。憐而收留之。俾在錢鋪傭工。頗勤慎。遂以婢鄭氏配之。如是者九年。宋生頗積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於途。勢不能瞞。遂以實告。叔知其有蓄。勸令還家。別為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叔云。婢已生女矣。叔怒曰。我家大族。豈可以婢為妻。逼令離婚。李家聞之。情願認婢為女。另備妝奩陪嫁。叔不許。命寫離書寄鄭。而別為娶于金氏。鄭得書大哭。抱其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轎過王府基。忽旋風括簾而起。家人視之。痰湧氣絕。頸有爪痕。是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瀝血訴曰。我鄭氏婢也。汝夫不良。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義不再嫁。投河死。今我先報其叔。當即來報汝夫。與汝無干。汝毋怖也。但汝所生之女。我不能饒。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法。妻醒告宋生。生大駭。謀之友。友曰。元妙觀有施道士。能作符驅鬼。俾其作法牒之酆都可也。乃以重幣賂施。施取女之生年月日。寫黃紙上。加天師符。押解酆都。其家果平靜。三年後。生方坐書窗。白日見此婢來罵曰。我先弩汝叔。遲弩汝者。為惡意非從汝起。且猶戀從前夫妻之情故也。

令汝反先下手。牒我酆都。何不良至此。今我牒限已滿。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嘉我貞烈。許我報仇。汝復何逃。宋生從此痴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撐棍棒。空中亂飛。舉家大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 二則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為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遠出。家只一姑。年老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色。借乞火為名。將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嬖某作餌。搔頭弄姿。為蠱惑計。秀姑告其姑。姑罵斥之。嚴虎大怒。詈曰。女奴不承擡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撬門。李家素貧。板壁單薄。絕少親友。嚴又無賴。隣人無敢攖其鋒。于是婆媳相持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嬖登屋上。各解褲挺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內外衣。重重牢固。而私服鹽滷死。其姑哀號欲告官。無為具呈者。忽有異香從秀姑所卧處起。直達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視。嚴虎知之。取死猫死狗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廳某路過。聞其香怪之。查問街隣。得其冤。乃告知府縣。置嚴虎于法。而旌秀姑于朝。至今西湖上牌坊猶存。

荆州府范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姊以居。姊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弟幼。屢來借貸。姊初應之。繼為無厭之求。姊不能應。范同大怒。與其黨謀

去其姊。為吞噬計。乃俟城隍賽會時。沉其姊於河。又縛沉一錢店少年。以兩帶束其屍。報官相驗云。平素有姦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棺殮掩埋而已。范氏家產盡為族匪所占。逾年。荊州太守周鍾宣到任。過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書役中有知其冤者。為白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手足頸項。皆有捆縛傷痕。于是拘訊范同。則數日前已為厲鬼祟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表一碣曰貞女范氏之墓。冤白後。兩屍俱腐化

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樓敦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彩。倏忽變現。如蓮花。如如意。如芝之蘭。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為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為雲麾使者。諸仙列坐松陰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雲麾使者過淩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爆竹聲驚醒。

唐配滄

武昌司馬唐配滄。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後五年。其長子在亭遠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

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勅為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作人家我既無遺物與汝輩新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託他禳解伊次子字開武者往覓得邀至家中即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提何敢私縱今爾家太爺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竈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出門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靜卧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即大聲曰汝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款洽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既為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為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尚存

裘文達公為水神

裘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為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甯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

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敝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壚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髮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莊生

葉祥榴孝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諸生課畢。陳姓弟兄弈于書齋。莊旁觀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跌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弟兄弈局未終。乃閒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園亭。巨蕉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室。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褥。色頗美。心覺動。既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退非禮也。趨出。仍至齋中。小坐。見主人棋為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者。代為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係。莊復大聲呼曰。不依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趨內。燈為之熄。莊不得已。仍回家。至橋。復又一跌。起赴家叩門。閽者納焉。莊以前次叩門不應之事。罪其家人。家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盞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後。鬼聲大作。甚至滅火。真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兄並

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證。我到尊府花園。見有臨蓐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莊即拉陳同至軒後。有小土門。內僅菜園半畝。西角有一豬圈。育小豬六口。五生一斃。莊悚然大悟。蓋過橋一跌。其魂已出。後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溺。則墮畜生道矣。

禍道人

國初德侍郎某。與禍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陞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擊。德公疑信參半。後陞官。一如其言。乃大懼。懇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求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炕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清朗。將午起黑雲。風雨畢至。雷聲轟轟。欲下復止。忽家人飛報老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公大驚。與各官急趨往扶。則霹靂一聲。將炕擊碎。視其中有一大蝎。長二尺許。太夫人故無恙也。尋禍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術愚人。實以自衛。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為其所用也。

修腳角

京師傳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傳不及

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為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攔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捋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觭角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傅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觭角鐵觭角也。未幾。佟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叉汝下油鍋。傅瞪目不言。但切齒咋咋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佟傾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傅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傅果戰懼。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被人捉著。一時倉猝。用鐵鍬拒捕。連傷兩人。坐法當斬。今日綁赴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為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佟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傅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脚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秘密。不教官府知道。再來捉拏。傅家人即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為差役所拏。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傅叩頭情願。佟出囊中黃紙小符焚之。傅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示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卧牀上。覺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即螢火也。笑曰。么麽小蟲。亦變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且捋其稜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竟不能動。似有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光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為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斷氣時。囑老母即葬此園梨樹下。愛郎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其為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為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且為著褲。次日掘梨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葬之。奴自此恂恂不復狡黠。夥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遇鬼。不復淘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婦某。妝奩頗厚。有偷兒楊三者羨之。年餘。聞翁送其子入京。新婦有孕。相伴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有一人。深目虬鬚。負黃布囊。爬窗而入。楊念吾道中無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燒之于燈。置二婢所

隨向婦寢處喃喃誦咒。婦忽躍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負而出。婦尸仆于牀下。楊大驚。出戶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吾捉得一妖賊。衆隣齊至。視其布囊。小兒胎血猶涔涔也。衆大怒。持鍬鋤擊之。其人大笑。了無所傷。乃沃以糞。始不能動。及旦。送官刑訊。曰我白蓮教也。夥伴甚多。方知漢湘一帶。胎婦身死者。皆受此害。獄成。凌遲其人。賞偷兒銀五十兩。

服桂子長生

呂琪從其兄官嶺南司馬。署有古井。夏夜納涼。見井中有聲。琤琤然升起數紅丸。大如彈棋。疑有寶。次早遣人縋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數十粒。鮮赤可愛。琪戲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盡。頓覺精神強健。如服侵者。然年九十餘。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而貌陋。不悅于軍官。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忽見有老人飄然而來。問何故輕生。伊以實告。老人笑曰。子神氣不凡。可以學道。予有一書授子。夠一生衣食矣。伊乃隨行數里。過一大溪。披蘆葦而入。路甚曲折。進一矮屋止息。其中從老人受學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自此小康。其同輩羣思咀嚼之。伊無難色。同登酒樓。五六人恣

情大飲。計費七千二百文。衆方愁其難償。忽見一黑臉漢。昂欄拱立曰。知伊五爺在此款客。走人。還奉酒金。解腰纏出錢而去。數之七千二百也。衆大駭。與同步市中。見一人乘白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與我。其人惶恐下馬。懷中出一皮袋。形如半張豬脬。授伊。竟走。衆不測何物。伊曰。此中所貯小兒魂也。彼乘馬者。乃過往遊神。偷攫人魂無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俄入一衚衕。有向西人家門內哭聲嗷嗷。伊取小囊向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射此家門中。隨聞其家人云。兒甦矣。轉涕為笑。衆猶是神之。適某貴公有女為邪所憑。聞伊名。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移沮。伊入室。女匿屋隅。提熨斗自衛。伊周視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為公除之。漏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劍。鋒芒如雪。被髮跣足。仗之而入。衆家人伺于院外。尋聞室中叱咤聲。擊撲聲。與物騰擲聲。詬詈喧鬧聲。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哀懇不甚了了。伊呼燈甚急。衆率僕婢秉燭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即為祟者。視之。一籐夾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滿地。

諸廷槐

嘉定諸廷槐家有再醮僕婦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稱是汝前夫。我病時。呼茶索藥。汝多不偢。以至氣忿而亡。冥王以我陽數未盡。受橫塌死與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遊魂飄蕩。受盡

飢寒汝在此飽食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飢廷槐知為鬼所憑上前手批其頰鬼呼痛逃去廷槐視其掌黑如鍋煤少頃鬼又作鬧廷槐再打婦無懼色手亦不黑矣罵曰你家主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痛今我已躲入汝背脊骨竅中雖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于是衆家人代為請曰汝妻不過婦道有虧事汝不周並非有心殺汝無大仇可報況汝所生子女賴渠改嫁後夫替汝撫養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略放鬆手俾其少進飲食鬼唯唯婦覺咽喉一清登時喫飯三椀衆人知其可動乃曰主人替汝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設醮延僧誦往生咒鬼去而復至曰和尚不付度牒我仍不能託生也乃速焚之鬼竟去而婦安矣當作鬧時最畏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頭有紅光將來必貴我不願見之或問可是諸府祖宗功德脩來乎曰非也是他家陰宅風水所蔭問何由知曰我與鬼朋友數人常在墳間乞人祭掃之餘獨不敢上諸府墳因隴上有熱氣一條如火衝出故也

王都司

山東王某作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倉來曰汝肯脩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平將軍來曰我家周倉最誠實非誑人者所許五千金現在帝君香案脚下汝須黑夜秉燭來五千金可得王喜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應我得者乃率其子持

皮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中。天已黎明。見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無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即與其子持繩索捆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口袋中作人語曰。我狐仙也。昨日偶醉。嘔哕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託夢于君。教來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修煉千年。此罪尚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為壽。王心記周倉關平兩將軍之言驗矣。即釋放之。頃刻變成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言詞溫雅。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設席。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富戶甚多。俱非行仁義者。我擇其尤不肖者。竟往彼家拋磚打瓦。使他頭疼發熱。心驚胆戰。自然彼必尋求符籙。延請道士。君往說我能驅邪。但書花押一個。向空焚之。我即心照而去。又鬧別家。如此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不必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厲大作。雞犬不寧。但王都司一到。便即安寧。遂得五千金。捨二百金修聖廟。祭奠周關兩將軍。乙病歸里。至今小康。

子不語卷十五終

隨園戲編

杭大宗為寄靈童子

萬近蓬奉斗甚嚴每秋七月為盂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為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為觀音所薄不許即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穢迹金剛呪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座大啖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允凡大有喫處田允凡者俗

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漢甫在江西見有呪取魚鼈者日至水濱禹步持呪波即騰沸魚鼈陣至任擇取以歸其法不得多取約日需若干僅給其值而已一日偶至大澤方作法忽水面涌一物大如獼猴金眼玉爪露牙口外勢欲相攫其人急以裩蒙首走物奔來躍上肩抓其額人即仆地流血暈絕衆咸奔救物見衆至作聲如鴉鳴躍高丈許遁去人不敢捕傷者亦甦其人云此水怪也以魚鼈為子孫吾食其子孫故來復仇耳其爪銛利遇物破腦非蒙首而得衆力則斃其爪下矣。

仲能

唐再適先生觀察川西時有火夫陳某麗悍嗜飲一夕方醉臥覺有物據其腹視之乃一老翁鬚髮皆白貌亦奇古朦朧間不甚了了陳以同伴戲也不甚驚怖時初秋適覆單衾因舉以裹之且挾以臥曉起衾內有一白鼠長三尺餘已壓斃矣始悟據腹老人即此怪按此即玉策記所云仲能善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預知休咎。

雀報恩

周之庠好放生。尤愛雀。居恒置黍穀于簷下飼之。中年喪明。飼雀如故。忽病氣絕。惟心頭溫。家人守之。四晝夜甦。云初出門獨行曠野。日色昏暗。寂不逢人。心懼疾馳數十里。見城外寥寥無烟火。俄有老人杖策來視之。乃亡父也。跪而哀泣。父曰。孰喚汝來。答曰。迷路至此。父曰。爾無傷。導之入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綸巾道服自內出。乃亡祖也。相見大驚。責其父曰。爾亦糊塗。何導兒至此。叱父退。手挽之庠行。有二隸卒貌醜惡。大呼曰。既來此。安得便去。與其祖相爭奪。忽雀億萬自西來。啄二隸。隸駭走。祖父翼之出。羣雀隨之。爭以翅覆之。庠約行數十里。祖以杖擊其背曰。到家矣。遂如夢覺。雙目復明。至今無恙。

全姑

蕩山茶肆全姑。生而潔白婀娜。年十九。其鄰陳生美少年。私與通。為匪人所捉。陳故富家。以百金賄匪。縣役知之。思分其贓。相與牽扭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決杖四十。女哀號涕泣。伏陳生臀上。願代。令以為無恥。愈怒。將女亦決杖四十。兩隸拉女下。私相憐。以為此女通體嬌柔。如無骨者。又受陳生金。故杖輕撲地而已。令怒未息。翦其髮。脫其弓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為合邑戒。且黏庫焉。將女發官賣。案結矣。陳思女不已。賄他人買之。而已仍娶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嚷。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敗絮草紙置褌

中。護其臂。令望見曰。是下身纍纍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褌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攔。掌嘴數百後。乃再決滿杖。歸家月餘死。女賣為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曰。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為治强盜積賊。故至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剝紫綾褌受杖。兩臀隆然。如一團白雪。日炙之猶慮其消。而君以滿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錢。劉曰。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當有報矣。奮衣出。與令絕交。未十年。令遷守松江。坐公館。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溝。如兩臀然。召醫視之。醫曰。不救。而成爛桃子色矣。令聞。心惡之。未十日卒。

奇勇

國初有二巴圖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劫營。黑暗中已為敵斷其首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猶殺數十人而後死。

紅毛國人吐妓

紅毛國多妓。嫖客置酒召妓。剝其下衣。環聚而吐口沫于其陰。不與交媾也。吐畢放賞。號衆

兒錢。

西賈認父

錢塘銓部主事吳名一騏者。初舉孝廉入都會試。僦居旅次。有西賈王某來云。其父臨終。言往生浙地某處為吳氏子。其終年即銓部生年也。又云。昨晚。其母又復示夢云。汝父已至都中。現寓某處。汝何不往。以故到此訪問。乞一覩顏色。銓部因事屬怪異。不肯出見。王賈痛哭遂拜而去。王賈甚富。並無所希冀而來者。以故人笑吳公之迂。吳作吏部主事。數年死。死年二十八。

徐步蟾宮

揚州吳竹屏臬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徐步蟾宮四字。吳大喜。以為館選之徵。及榜發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未娶。以瘵疾亡。臨終請岳翁李某來。要其未嫁之女守志。翁許之。潘卒後。翁忘前言。女竟改適。將婚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教讀張先生者。聞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樓。引古禮折之。以為女雖已嫁而未廟見。尚歸葬于女氏之黨。況未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說。鬼不

此蒼。但走至張前張口呵之。一條冷氣如冰臭。不可耐。從此女病愈。而張嘴歪矣。李德之延請在家。合村呼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常州蔣某在甘肅作縣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肅回回作亂。蔣為所害。三年音耗斷矣。其姪某開參店于東城。忽一日午後蔣竟直入。布裹其頭所穿衣有釘補褂舊痕。告其姪曰。我于某月日。為亂兵所害。屍在居延城下。汝可遣人至其處棺殮。載歸。指其僕曰。此小兒亦是劫數中人。我現在陰間僱用之。每年給工食銀三兩。其姪大驚。唯唯聽命。鬼命小僮取火喫烟。旋即不見。姪即遣人載其棺歸。啟視之。頭骨斫作數塊。身著紅青緞褂。隱隱有補褂一方痕迹。

孫方伯

孫涵中方伯為部郎時。居京師之櫻桃斜街。房宇甚潔。忽有臭氣一道。從窗外達于中庭。嗅而迹之。乃從後苑井中出。夜三鼓衆人睡盡。有連呼其老僕姓名者。聽之。隱隱然亦出自井中。孫公怒而填之。怪亦竟絕。

賣冬瓜人

杭州草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牀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

出神買羹數片。託鄰人帶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獪耶。將羹撻其頭。少頃。賣瓜者神歸。以頂為羹所汚。徬徨牀側。神不能入。大哭去。尸亦漸僵。

柳如是為厲

蘇州昭文縣署。為前明錢尚書故宅。東廂三間。因柳如是縊死此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直隸王公某蒞任。家口多。內屋少。開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于西廂。老嫗作伴。未三鼓。聞西廂老嫗喊救命聲。王公奔往。妾已不在牀上。尋至牀後。其人眼傷額碎。赤身流血。觳觫而立。云我臥不吹燈。方就枕。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徧體作噤。有梳高髻披大紅襖者。揭帳。招我。隨挽我髮。強我起。我大懼。急逃至帳後。眼目為衣架觸傷。老嫗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鬼纔放我走。窗外去。合署大駭。慮東廂之妾。新娶膽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啟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鎖此房。後無他異。或謂柳氏為尚書殉節。死于正命。不應為厲。按金史蒲察琦傳。琦為御史。將死崔立之難。到家別母。母方晝寢。忽驚而醒。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醒。琦跪曰。梁上人乃鬼也。兒欲殉節。意在懸梁。故彼鬼在上相候。母所見者即是也。旋即縊死。可見忠義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捧頭司馬

如皋高公巖為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薄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扃。西偏屋二楹。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扃。某以屋尚整潔。遂借宿焉。沽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之耳房。時當旣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履聲橐橐。小門砉然頓開。見有補褂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驚。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於某者。旋即走還正室中。某急起開門遁。而門外鎖已為其僕倒扣去。某大呼。瘖不能聲。其僕弗應。某無措。遂奪窗出。窗外有牆繚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緣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捧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兩指拭其眉目。還以手捧之安置頂上。雙眸炯炯。寒光射人。是時某已魂飛。不復省人事矣。次晨僕入。不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撥其腕。交抱樹柯。堅不可解。久之始甦。猶謂鬼之來攫己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寧夏用兵。有楚人為同知者。解糧誤期。為大帥所戮。柩行至此。資斧告絕。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於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為賫柩資。並寓書於楚令其子領歸。

驅黌

吳興卞山。有白黌洞。每春秋間即見。狀如匹練。起空中游漾無定。所過之下。蠶繭一空。故養

蠶時尤忌之性獨畏鑼鼓聲明太常御韓紹曾命有司挾毒矢逐之有驅蠶文載郡志近年來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者具控於城隍是夜夢有老人來曰汝所控已准某夜當命元衣真人逐蠶但蠶魚司露有功被害者亦有數彼以貪故當示之罰爾等備硫磺烟草在某山洞口相候可也范至期集數十人往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風作見前山有大蝙蝠丈許飛至洞前瞬息諸小蝠羣集者不下數十每一蝙蝠至必有燈一點如引導狀范悟曰是得非所謂元衣真人乎即引火縱燒烟草俄而洞中聲起如潮湧風發有匹練飛出蝙蝠圍環若布陣然彼此搏擊良久鄉民亦羣打鑼鼓放爆竹助之約一時許匹練飄散如絮有青氣一道向東北而去蝙蝠亦散次早往視林莽間綿絮千餘片或青或白觸手腥穢不可近自是蠶患竟息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雍至間有海船飄至臺灣彰化界船止二十餘人皆貿頗多因家焉踰年有同夥之子廣東人投詞於官據云某等泛海開船後遇颶風迷失海道順流而東行數晝夜舟得泊岸回視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遂登岸地上破船壞板白骨不可勝計自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漸次病死某等亦糧盡餘苴數斛植之竟得生苴賴以充腹一日者有毛人長數丈自東方

徐步來指海水而笑某等向彼號呼叩首長人以手指海若揮之速去者某等始不解既而有悟急駕帆試之長人張口吹氣蓬蓬然東風大作晝夜不息因望見鹿仔港口遂收泊焉彰化縣官案驗得實移咨廣省以所有貨物按二百餘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後有土人云此名海闊乃東海之極下處船無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東風屈曲可上此二十餘人恰好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長者又為何神也

卞山地陷

乾隆乙巳湖州大旱西門外下塘地陷數丈民居屋脊與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無損壞河中忽亘起土埂升出白光一道望龍溪而去怪風隨之溪中漁舟數十俱為白光所迷餓頃風定舟俱聚一處而白光亦不見矣時有方老人者年九十餘自云少年時見漁舟捕得白鱔一條重五六斤不敢鬻獻之烏程令某適令前一夕夢見一白衣女子來告云某苕上水神也為陳皇后守宮門明日有厄求救次日見鱔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土中白光得毋即此物歟考西門外與迎禧門相連南朝陳武帝之后為其父母營塋於卞山起民夫開地道而出塋後仍行封閉然則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逐鬼

桐城左秀才某與其妻張氏伉儷甚篤張病卒左不忍相離終日伴棺而寢七月十五日其家作盂蘭之會家人俱在外禮佛設醮秀才獨伴妻棺看書忽陰風一陣有縊死鬼披髮流血拖繩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惶急拍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罵曰惡鬼敢無禮犯我郎君耶揮臂打鬼鬼踉蹌逃出妻謂秀才汝癡矣夫婦鍾情一至于是耶緣汝福薄故惡鬼敢于相犯盍同我歸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計耶秀才唯唯妻仍入棺臥矣秀才呼家人視之棺釘數重皆斷妻之裙猶夾半幅于棺縫中也不踰年秀才亦卒

柳樹精

杭州周起昆作龍泉縣學教諭每夜明倫堂上鼓無故自鳴遣人伺之見一人長丈餘以手擊鼓門斗俞龍素有膽暗張弓射之長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後兩月學門外起大風拔巨柳一株周命鋸之為薪中有箭橫貫樹腹方知擊鼓者此怪也龍泉素無科目是年中一陳姓者

摺疊仙

滸市關有陳一元者棄家學道購一精舍獨坐其間內加鎖鑰初辟穀飯繼辟果蔬但飲石湖之水命其子每月餉水一壺次月往視則壺仍置門外而水已乾乃再實其壺以進焉孫

敬齋秀才。聞而慕之。書一紙條貼壺蓋上。問可見否。并請許見日期。心揣揣恐不許也。次月往探壺上。批紙尾云。二月初七日。可來相見。孫大喜。臨期與其子偕往。見一元年僅四十許。而其子則已老矣。孫問脩道從何下手。曰汝且靜坐片時。自數其心所思想處。孫坐良久。一元問汝可起幾許念頭。曰起過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無所寄。求靜反動。理之常也。汝一個時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謂多。根氣可以學道。遂教以飲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虛空而來。因食物過多。致身體堅重。腹中穢蟲叢起。易生疾滯。學道者。先清其口。再清其腸。餓死諸蟲。以湯滌之。水為先天第一真氣。天地開闢時。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飲水為脩仙要訣。但城市水渾。有累靈府。必取山中至清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喀喀有響。然後甘味纔出。一勺水可度一晝夜。如是一百二十年。身漸輕清。并水可辟。便服氣御風而行矣。孫問一元何師。曰。余三十年前往太山燒香。遇一少年。貌甚靈俊。能預知陰晴。因與一路偕行。少年背負一錦匣。每至下店。必向匣絮語片時。然后安寢。心大驚疑。鑿壁窺之。見少年放匣几上。整冠再拜。一老人從匣中笑坐而起。雙眸炯炯。白鬚飄然。兩人相與密語。聽不可解。但聞有竊道者有道竊者八字而已。夜三更。少年請曰。先生可安寢乎。老人頷之。遂將老人摺疊如紙絹人一般。裝入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窺見。故告我來歷。許我為弟子。而傳以道也。孫抱一元試之。連所坐

椅。僅三十斤。孫以兩女未嫁。故乞假而歸。假滿再往。余見之于震澤張明府署中。具道如此。時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頂門無髮

癸巳秋。張明府在毗陵遇楊道人者。童顏鶴髮。惟頂門方寸。一毛不生。怪而問之。笑曰。汝不見街道上兩邊生草。而當中人所踐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所謂。既而思之。知脺門地方。故是元神出入處。故不生髮也。道人夜坐僧寺門外。僧招之內宿。決意不可。次早視之。見太陽東升。道人坐牆上吸日光。其頂門上有一小兒。圓滿清秀。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及之。

香虹

吳江姜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婦劉氏。劉性柔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者。素詭譎。因與其女日夜媒蘖其短。劉恨不能伸。來時嫁貲頗豐。為其姑逼索且盡。未期年。染病牀褥。姑謂其癆也。不許其子與見。劉抑鬱死。忽一日。其女登牀。自批其頰。歷數其生平之惡。且云。姑使我不與郎見。亦是姻緣數盡。然爾輩用心何太酷耶。如是數日。為設醮亦不應。姜與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悖。此時香虹之過。我不饒他。香虹在側。忽瞪目大呼。兩手架空而行。若有人提之者。墜下則已斃矣。其女依然無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閔玉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署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三更時。有儀從輪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蒞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彈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教吞入腹中。然后理事。曰此上帝所鑄。慮閻羅王陽官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審案畢。便吐出之。三滌三視。交與判官收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即記得者。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呪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為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迹。請寄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嶽。余心惻然。將獄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訴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時禁私宰尤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駁云。此之謂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李云。某並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即人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誦大悲呪。為陰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呪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為代誦數句。滿堂判官胥役。一齊跪聽。西方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者。然而鐵丸已湧起于胸中。左衝右撞。腸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獄牌加硃。放李獄中。腸內

鐵丸始定。方理别案而歸。諸親友因問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間。人問故曰。此事與敬惜字紙相同。聖所未戒。然不過推重農重文之心。充類至義之盡。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語久被老子說破。試想春蠶作絲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腹腸而炙食之。竟無一人為之鳴冤立禁者何耶。蓋天地之性人為貴。貴人賤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砉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為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老于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

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臥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如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睒睒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貨物。各自謀生。

三月前有瘋僧持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日。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

子不語卷十六終

子不語卷十七

隨園戲編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麗水縣在仙都峯之南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刈稻獨住莊房土人恐其胆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主人閑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蹣跚而來稜嶒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蹤而至幸莊房門有半截柵欄可推而進怪不能越主人進柵胆壯月色甚明從柵縫中細看乃是一髑髏咬撞山門腥臭不可當少頃雞鳴見其物倒地秖白骨一堆天明亦不復見問之土人曰幸足下遇白骨精故得無恙若遇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苕帚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黿殼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寵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為巨黿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黿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黿者賞百

子一百八十三

金。船々爭以豬肚羊肝。套五鬚鉤為餌。上繫空酒罈。浮于水面。晝夜不寐。兩日後。果鈎得大黿數。丶丶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纜繫巨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聲以利斧斫之。痕地成阬。嘖嘖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間金鐲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堅過于鐵。苦無所用。乃構一亭。以黿殼作頂。亮如明瓦窗。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怪怕講理

蘇州富翁黃老人者。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樓。疑是女魂。置之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梁間。兩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見。俯首看書。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差。我年已八十餘。死乃旦夕事。不久與君為同類。何必先來過訪。若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長嘯。四面樓窗齊開。陰風襲人。老人喚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為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華公署中。此事華秋槎明府為余言。

婁真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甲辰進士書房臥炕中每夜鼠鬬作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逐之不去打以火槍亦若不知張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為使女臥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懽女不允旋即昏迷不省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剝女下衣污穢其符張公怒延婁真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擒一物如貍封入甕中合家皆以為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進退竟被道士哄去可恨諒不敢來拏我搖縱愈甚主人再謀之婁婁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無奈何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弈棋天大雪偶推窗漱口見窗外一物大如驢臉黑眼黃蹲伏階下張吐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忽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昨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絶

陳姓婦唉石子

天台縣西鄉賽會迎神神袍儼皺有婦人陳姓者為扶熨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衛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為妻帶點心與唉皆河子石也婦人唉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父兄俟其來時使有

勇者與格鬬良久婦人曰傷其錘柄矣次日至野廟中有五通神所執金錘有傷乃毀其廟神亦寂然

天台縣缸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缸居之相傳為前朝故物缸有神靈能知人禍福凡縣尹到任必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陞遷則缸先憑空而起若有繫之者當降革則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缸離地寸許從不著土余心疑焉壬寅春遊天台山地主鍾公醴泉邀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盍往一觀書室西有老桂參天旁懸一扁乃明天啟四年邑宰陳命衆題額轉過三堂則缸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黃沙粗缸耳中有小穴吏云此神口也牲血涔涔皆歷年來所享雞豕余以扇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離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當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缸載天台縣志中

木姑娘墳

京師寶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班中無事遂隨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數里荒野之處果見前面大房屋賓客甚多燈火

熒熒然微帶綠色內有婢傳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戲不許大花面上堂用大鑼大鼓擾亂耿耿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漏盡不許休息又無酒飯犒勞簾內婦女堂上賓客語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驚疑大花面顧姓者不耐煩竟自塗臉扮關公借荆州一齣單刀直上鑼鼓大作頃刻堂上燈燭滅盡賓客全無取火照之是一荒塚乃急捲箱而歸明早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墳也

雷誅王三

常州王三積惡訟棍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訪拏王三躲避其弟名仔者武進生員正在娶親新人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稍鬆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與弟婦成親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是柔弱書生憫其無辜且知其正值新昏作速遣還寬限一月訪拏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共寢者非也羞忿縊死其岳家要來吵鬧而赧于發揚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賠贈衣飾須盡入棺中我纔罷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慾念伺其攢殯之所往發掘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剝其下衣又與淫污污畢取其珠翠首飾藏裹滿懷將奔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活矣次早管墳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娶太

守聞之命斮王三骨而揚其灰

鐵匣壁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匣匣上有篆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真人封農民不知何物椎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長鱗甲怒生騰空而去暴風烈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鬬冰雹齊下所損田禾民屋無算

圖公為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為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鹺務以使交代後人衆咸疑之以為讕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畢沐浴冠帶趺坐而逝三七之期羣商往哭其妾某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託夢云我將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衆商譁然始知圖公果為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余姨母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臥，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甥將補廩，故喜。」時余猶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三補廩。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太爺在屋瓦上喚我。」時先君雖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俄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復魂之說，非無因也。聞人朱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為燒之，目始瞑。甲戌秋，余病危，見白面小僮戴纓帽跪牀下，持一單幅，上書「家政條條，人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是午飲胡椒湯，胸次稍寬，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胡椒。」僮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牀中有六七人，縱橫雜臥，或我不欲呻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靜臥，而彼搖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說亦屬有之。至于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釜公好道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余祖至，羣仙不起。余祖戲曰：「八個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怒，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跪謝，而杖已至腰，曰：「與汝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卵，羣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余戲謂跛奴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跛像，必痛詈之，亦復不能作祟。姊夫王貢南祈夢于少保墳，夢一僧狀獰惡，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團坐草上。貢南求救，衆僧拉貢南入草中，而四圍睒手向外。追僧至，索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衆閧開，領吾一棍。」貢

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乘數百萬筆為大桴。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夢關帝綠袍長鬚。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腦擊入。如烈火鑽灼。痛醒。腹猶熱也。或以為關帝戊午生。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强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者。是日五更夢遇門斗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寬。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一如其言。因念稀糜錄科。事甚小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縣令。杳無預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覆以紙。倒懸病者牀上。翌日來視。其水過時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刃七八寸。入雞喉。提向病人身運氣誦咒。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刃擲地。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及雞血者。辭去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掛神鬼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妝。步罡持咒。鑼鼓齊作。至夜。染油紙作燈。至野外呼魂。其聲幽渺。隣人有熟睡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遞火與之接去。後鬼師向病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來接火之人死矣。解之之術。但夜聞鑼鼓聲。以兩脚踏土上。便無所妨。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堂宇層層陰黑。供鬼神像甚多。余嬸母患病。呼賴鬼師視之。賴持劍

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牀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倒出。燒賴鬚。賴大怒。令煎一鍋桐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聞牀下鬼啾啾求饒。久之而絕。孀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爲某家呼魂。見藍衣女冉冉來逼視之。即其所生女來接火。陳大驚。擲火于地。以掌擊其背。急歸視女。女方睡驚覺云。夢中聞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林魏太守。女病危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爲謝。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毋後悔。方杖鬼師。女忽于牀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臀。拉我入獄。夫人大恐。力勸放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爲祟鬼所驚。吾力不能。女竟死。

馬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盧溝橋之西。見羣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攫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槍。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爲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襻素襪。婢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爲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趺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

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為之動。老婦曰。郎君遠獵。得毋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甚愛之。忽有何人放火槍。幾為所中。鷹逸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為鬼。默不敢語。因詭請如厠。出門上馬而馳。僕從六七人。各色若死灰。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土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陣亡。暨其夫人并一女。同塋于此。

天廚星

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座為之不懽。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乞作饌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逾年曹竟不祿。

夢中聯句

曹少時過太平書坊。得敘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臥。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山友也。攜手登臺。仰見明月。友山賦詩云。冉冉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遲

云。去後皮毛盡屬浥。但見白雲侵月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遲云。行行不是人間象。曹云。手挽蛟龍作杖藜。吟罷。友山別去。學士歸語其妻。妻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擬數頁。回顧已身卧竹牀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擬數頁。而次日友山訃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瑔。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言。尚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人間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菜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揶揄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舉止率皆卑瑣齷齪。無昂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廟。神佛見之。往往起立。嘗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鹵簿繁盛。奇莫奇于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闊止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蔣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踐其角。鬼隨歸家。以角抵公卧牀。震撼不已。隨患瘧。牛壓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人問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賤鬼乃敢揶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為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纏擾不清。故佯為不見而過之耳。

龍母

常熟李氏婦孕十四月。產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懼。棄之河。化為小龍。擘空而去。逾年李婦卒。方殮。雷雨晦冥。龍來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為立廟虞山。號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既罄。卒無靈。桂林中丞以為大戚。其門下士薛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遣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臺山僧號清涼老人。以禪理受知鄂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產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老人也。速為我通知鄂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舛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鄂公故欲試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獻相國物也。鄂公異之。命往五臺山坐方丈。將至河間。書一紙與河間人袁某

道別緒甚歎。袁故老人所善。大驚。即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袁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馬鬣笑曰。汝亦無恙乎。馬為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纖妍如美女。過琉璃廠。見畫店鬻男女交媾狀者大喜。諦玩不已。歸過柏鄉。召妓與狎。到五臺山。遍召山下淫嫗與少年貌美陰巨者淫媟。親臨觀之。猶以為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州聘伶人歌舞。被人劾奏。疏章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曲躬樹而生色界天。誤矣。即端坐趺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與其前世有舊。訪之。見老人方作女子妝。紅肚袜。裸下體。使一男子淫已。而已又淫一女。其旁魚貫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懽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湖州徐崖客者。孽子也。其父惑繼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巖絕澗。必攀援而上。以為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雁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旁一僧目之曰。子好遊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與纏足布一疋。長五丈。或山過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傾跌。但手不釋布。緊握之。

墜亦無傷。以此遊遍海內。今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謝別去。嗣後登高臨深。頗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餘里。迷道砂磧渺茫。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溲于皮囊上者。聲如潮湧。偷目之。則大毛人。方目鉤鼻。兩牙出頤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蹄雜沓。如萬羣麕兔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蟒蛇從空中過。驅羣獸而行。長數十丈。頭若車輪。徐惕息噤聲而伏。天明出囊。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處。望前村有若烟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鑊熱芋甚香。徐疑即月下遺溲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救飢。亦不知。然色態甚和。睨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啞啞有聲。響震林谷。若解意者。賜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四海。仍歸湖州。嘗告人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銜文昌頭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巾裹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甚。買棺殮之。不便仍舁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涼氣浸入棺中。女復活。哼嚀有聲。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啟其棺。嫣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甦。抱女入寺。

其徒思獨占此女。囑師買酒。飲半醉。持斧斫殺之。即以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祠。蓄髮為伏居道士。逾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而遺下乳虎三隻。村隣喧傳。爭來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突見其女。以為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具陳始末。且告以占妻殺僧事。其父母控官訊鞫得實。掘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交父母領歸。此事嚴侍讀冬友從陝西歸。親為予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劍。一鼓氣則鉛條觸壁鏗然有聲。或吸燒酒至半斤。妓妾受其毒淫者衆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乃廣求丹竈良師。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為邱真人所建。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燒香者畢集。楊往伺焉。見一美尼偕衆燒香。衣裙能逆風而行。風吹不動。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楊某學道者乎。曰然。曰我道須擇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驚。再拜不已。尼引至無人之所。與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道。楊如其言。歸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寒。而淫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妓避之。無敢與交者。至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靜室。弛其下衣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汝亦知

古人語乎。求傳道者。先與我交。楊大喜。且自恃採取之術。聳身而上。須臾精潰不止。委頓于地。尼喝曰。傳道傳道。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更蘇醒。乃身卧破屋內。聞門外有賣漿者。匍匐告以故。舁至家中。三日死矣。

木皂隷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隷四人。爐頭銅匠咸往祀焉。每夜衆匠宿局中。年少者夢中輒被人雞姦。如魘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旦起摸穀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餘。羣相揶揄。終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隷貌如夜間來淫人者。乃訴之官。取鐵釘釘其足。嗣後怪絕。

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埜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辭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斧。其木今尚存于家。此事嚴侍讀為余言。并云偶閱五色線說部。果載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耒陽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黄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昏瞶中有白鬚老人捋其身至下體女羞澀支拒白鬚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為男身矣病亦霍然鄒令張錫組署耒陽篆陶悔軒方伯以會審來喚驗之果然面貌聲音猶作女態但腎囊微隙究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為三改雪妹名為雪徠

井泉童子

蘇州繆孝廉涣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與羣兒戲溲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為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臀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徇同鄉情而罪大罰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汚人食井罪與蠱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蓮庚戌翰林蘇州人為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看必以扇掩其面

射天箭

蘇州陶虁典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一日射畢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傷我臀罪當萬死舉家跪求卒不能救病一日而死虁典謂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兒童之箭亦不可解

神秤

張玉奇。武進縣戶房書吏也。解錢糧至蘇州。過橫林地方。白日仆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惡人。著即枷禁。金甲人跪請曰。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羈留。且放還陽。候其事畢。再行審訊。未遲。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掣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人又來將玉奇引見大師父。即青面者。大師父判曰。取玉奇生平功過簿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至金星照耀。其權以紫金石為之。凡善事用紅標簽。惡事用黑標簽。分投秤盤中。頃刻間。紅輕黑重矣。張戰慄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卷投之。則秤盤中諸黑盡為所壓。紅簽重不可量。青面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還陽。增壽一紀。玉奇驚醒。以此語人。人問可認得是何文書。曰。我所承辦。豈有不認。此常州劉藩司名某者。抄家案也。劉被抄時。所籍田產佃戶。陳欠甚多。縣令某欲按數比追。玉奇陽承奉其言。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盡焚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壓秤者是此事也。玉奇至今尚存。

莊明府

莊明府炘未官時。館廣西橫州刺史署中。晝臥書室。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

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階迎。敘寒溫畢。道為某案事君作中證。故屈來質對。無干礙也。莊唯唯。即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頷之。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敝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陪否。莊首肯。左右即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燈四盞。光熒熒然。宴畢。莊知為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橫死夭死老壽四柱名目。莊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妾某云云。莊其時尚無子無妾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還。出衙見街上搭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隣。死久矣。一見便來攜手。且託云。我塟某地。棺為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塟為安。莊自粵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啟壙視之。棺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為某中證事。不肯向人言。

淨香童子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乩仙判牒云。人原多道氣。吏本是仙才。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乩仙語。未滿其量。公卒後數年。蘇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憐。有承氣湯而不知用。尚得為名醫之子乎。服之果愈。問乩仙何人。曰。我葉天

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譏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乩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為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得不往。衆駭然問淨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尸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見。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廳宇甚寬。旁有古棺。總帷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為怪。一夕。月明時。棺中橐然有聲。則前和開矣。中伸一首出。紗帽白鬚。手指其腹自稱飢渴求祭。吳許之。白鬚者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畀曰。此明朝萬厤皇帝所賜也。今以為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吳次日告主人。為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明侍郎。以子孫甚多。惑于風水。故未葬耳。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嘉興盛百二。丙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歿數年。盛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從甚盛。盛趨前拱揖。沈搖手止之。隨入一衙門。盛往投帖求見。閽者傳諭。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見。盛知公為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徬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查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

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纔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戚曰。若如此。我當再扣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何如。查曰。幸甚。戚仍詣轅門。向閽者述所以。又來求見之故。閽為傳入。頃之。閽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公。速來速來。不能待。至冬月。即查大姑娘。亦隨後要來。不待婚嫁也。戚以此語覆查。相與歔欷而醒。是時春二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憮然不樂。其時查甚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瘧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瘧亡。椒園余社友。同舉鴻詞科。

子一百九十三

子不語卷十七終

隨園戲編

陝西茶客

陝西茶客某販茶江南歸宿閿鄉旅店其東廂先有居者山東二布客也彼此晚膳畢閉門睡矣客夢有怪物披髮赤短鬚凹面撞門入手持鐵索取東廂二布客鎖之隨鎖茶客三人共索如魚貫然縛門外柳樹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鐵鍊甚緊不能動茶客鍊稍鬆若掙得脫驚醒以為夢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東廂二客死矣半里外飯店中亦死一騾夫

山娘娘

臨平孫姓者新婦為魅所憑自稱山娘娘喜敷粉者藍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穢語其夫患之請吳山施道士作法方設壇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來治我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王道士斬妖者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即以手按其婦腹下穢血噴之法果不靈道士曰我有辟穢符在枕中命其徒取而張之再坐壇作法妻有懼色亦坐几上揮帚作法彼此鬬良久其夫見三目神擒一白猴大五尺許投堦前猴俯伏道士取而擲之屢擲屢

小。縮如初生小猫。乃取入瓦罈中。封以符印。旋有黑氣從罈中出。次日投江中。婦病遂愈。

瓜洲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姑嫂二人。同居一樓。清明日。嫂見瓦上有搭柳為橋者。疑是兒戲用竿挑去之。晚間有羽衣男子。哭至牀前曰。我瓜洲公子也。與汝姑嫂有緣。故折柳做鵲橋。從瓦上度來。以應清明佳節。汝何得拆去。言畢。住房中。憑二女為祟。其家請道士念玉皇經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擲之。經卷淋漓。道士逃去。胡翁遣老媪五人。守夜調護。則五媪髮皆成辮。絲絲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餘。其女久有壻家。遂擇日嫁之。怪曰。某家無緣。我不能往。在此徒挾一美。亦覺蕭索。請從此辭。因謂胡翁曰。我在此鬧汝久。甚愧。無以為報。我有妹甚美。願贈汝為妾。未知汝肯納否。胡請見。怪許之。命中堂垂簾觀之。果望見絕色女子。胡不覺心動。急請婚期。怪曰。我願以汝為妹夫。而妹嫌汝老醜。心頗不肯。汝能將頤下鬚髯盡去之。則姻事成矣。胡年五十餘。肥而多鬚。惑其言。一旦盡剃之。怪在空中大笑而去。妹竟不來。

王白齋尚書為潮鳴寺僧

余同年王白齋。少年美秀。初入學時。年纔十七。偶遊潮鳴寺。見影堂老僧像。不覺毛髮淅瀝

還家遂病。嗣後過寺不敢入。及採花及第時。夢老僧以綠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歸依原位。白齋秘而不言。後果為大司寇。壽五十四而終。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

白天德

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其妻踏青入城染邪。歸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用拷鬼棒擊之。妖附其妻供云。我白天德也。為祟者我弟維德與我無干。孫書符喚維德至。問汝與周家婦何仇。曰。無仇。我路遇愛其美。故與結緣。方愛之。豈肯害之。問汝何住何處。曰。附東門元帝廟側。偷享香火已數百年。孫曰。東門廟是元帝太子之宮。當時創立原為鎮壓合郡火災。故立廟離宮東首。汝何得妄云元帝廟耶。妖云。治火災當治其母。不當治其子。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不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尚要行法來驅我耶。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無恙。

髑髏乞恩

杭州陳以夔善五鬼搬運法。替人圓光。頗有神效。其友孫姓者。宿其家。夜半牀下走出一白髮翁。跪而言曰。乞致意陳先生。還我髑髏。使我全屍。孫大駭。急起以燈照牀下。則髑髏一具

存焉。方知陳驅役鬼物。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施符用咒故也。孫初勸之。陳猶隱諱。取牀下骨示之。陳乃無言。即送還原處。未幾陳為羣鬼所擊。遍身青腫死

錫錁一定陰間准三分用

杭州龔徵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夢遊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見店鋪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問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問不答。徵垣不得已。徬徨道中。有乘四轎。呵騶而來者。近視之。已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間。汝何至此。徵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尊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徵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錁耳。凡陽世燒錫錁一定。陰間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損濕爛者。僅准一二分用。徵垣聞言。急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錁。至一宮門。侍衛者如林。見徵垣果伸手索賄。而徵垣無以應也。但口稱家叔明水在此教書。煩為通報。侍衛者怒罵曰。一老腐頭巾。在府已甚可厭。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於旁。後數月。徵垣忽無故縊死

雞卵擔糞

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其妻為五通神所據。每朔望至其家飲啖。有事必預為通知。妻故窮苦。佐其夫糞田。神憐之。代為擔糞。以兩空殼雞卵為桶。盛糞石許。細竹管挑之。較多於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婦為狐所憑。化作美男子。戴唐巾。為人言休咎。有驗有不驗。來問卜者。狐或外出。則命書一箋焚之。存其灰於罈中。狐來口吐物。紅色如小鏡然。大不過寸許。持向罈中照灰。便能朗誦所焚之語。絲毫無誤。照畢。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批答。輒令婦口授之。慮其遺忘。則以手掐婦手指之中節。便能記憶。雖長篇韻語。俱能成誦。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有某秀才。為婦中表親。欲與狐唱酬。囑轉致狐。狐曰。有一對。秀才能屬對。即與酬答可也。紅白桃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婦以告。秀才不能對。慚而退。此狐至今猶存其家。錢竹初明府為予言。

處州溺婦奇獄

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母家。路過半塘橋。婦溲於廁。久而不返。陳往尋。不得。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急往視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於外。心疑僵尸作祟。將斧出

之。以救其妻。訪問棺主。有張某云。此乃孫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時。年二十餘。其子又亡。無力營葬。久攢於此。陳請開棺。初不許。陳哀求至再。始許之。劈開則一白鬚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見某妻之身。於是陳以失生妻控官。張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斷。至今懸為疑獄。

道家有全骨法

杭州龍井初開時。商人葉姓者司其事。有倪某者。為葉擇開工日期。後十年葉身故。倪忽暴病。有羣鬼附其身。語音不一。曰。還我骨。還我骨。聲啾啾然。楚越吳會音皆雜有也。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葬此千年。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家人環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將軍何不相諒耶。將軍曰。此雖公事不可違。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從。便與汝無罪。今汝等並不告官。而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以致男裝女頭。老接少脚。至今叢殘缺散。鬼如何安。家人請用佛法解禳。將軍曰。佛無能為。惟道家有全骨法。汝往求之。於是葉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萬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設壇於龍井。作法七日。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或疊高為塔。或橫排為雁字。或團聚如大車輪。或散作流螢萬點。須臾斗姥下降。霞珮瓔珞。嚴妝不可逼視。牽二囚來。即葉某與倪姓也。皆跪階前。鬼數十爭來皆擊。斗姥唱曰。此亦汝等劫數。毋庸仇怨。我命九幽使

者。盡提殘骨。為汝等補還可也。少頃。髑髏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旋滾成團。其缺處皆圓滿矣。將軍長丈餘。披金甲。率羣鬼拜謝。斗姥。葉亦解鎖。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蓬為余言。

批地藏王頰

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夢至一宮殿。上書地藏王府四字。殿上老僧。跏趺閉目。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間生死事。家有老僕某。愿而勤。久病不起。因長揖告訴。求為延壽。再三言。僧默然不應。于怒。直前。手批其頰。老僧開眼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當是延壽一紀。已而老僕病愈。果又生人間十二年。

儒佛兩不收

杭州楊生兆南。業儒。兼通禪學。歿後一年。託夢於其妻曰。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於文昌所。帝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佛出經問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徬徨陰間。無歇足之地。不得已。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自念我一生好佛。汝須往告張家。勿以葷乳我。免再墮落。張故兆南友也。臨期視之。其家果生一男。盤膝而生。哭三年不止。張氏啖以葷。哭遂止。而兒遂犯驚癇之疾。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烏門山事

紹興東關有張姓者。妻病延醫。行過烏門山。遇白鬚叟相隨而行。時天已晚。覺此叟足不貼地。映夕陽無影。心疑為鬼。問其蹤跡。叟亦不諱。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於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烏門山之西。被鑿石者。終日鑽斫山石。就傾我墳中。朽棺業已半露。不久將墜入河中。幸君哀我。為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橋地方。有五個溺水鬼。坐而待君。我為君先往驅除之。出懷中朱家糕與張食。曰明日請到朱家。以朱家包糕紙為證。張與偕行至新橋。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叟先往折樹枝打之。聲啾啾然盡落於水。張到醫家。叟再拜別去。次日。張往朱家買糕。出其紙。果朱店中招帖也。告以原委。店主人悄然曰。君所見叟。姓莫名全章。故余戚也。渠改葬之事。何不託我而託君。想與君有緣。君命中不應死於五水鬼。故神靈命此叟為君驅除耶。引張往烏門山。視其墓棺。離水僅尺許。乃別擇地改葬焉。

楊二

杭州楊二。素以拳棒為事。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見石罅中出一小頭。先露其髮。再露其面。楊大駭。持棍擊之。頭不見。次日。宿樓中。聞樓下有着屐聲。往來歷落。疑為賊。然心念偷兒無着屐之事。有頃。屐聲緣梯而上。則一白衣人。帶角長帽。手持四方燈籠。嘻嘻然向楊而笑

楊擊以鐵尺。白衣人墜於樓下。作怒聲曰。好打好打。待我喚夥計來。好好收拾你。次日楊召其徒告之。諸無賴譟曰。彼有夥計。我等亦有夥計。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於是治肴痛飲。各持器械登樓。鬼竟不至。雞鳴時。諸無賴各倦卧。平明時起。尋楊二不見。覓之已死於樓下竹榻上。

吳秉中

吳秉中居葵巷。故予舊宅鄰也。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月夜至館中閒談。見牆上有一老翁。長尺許。白髮。銳頭。坐而效其所為。吳喫烟。叟亦喫烟。吳拱手。叟亦拱手。以為大奇。呼汪先生觀之。先生所見無異。其姪錫九往觀。無所見。是年秋。秉中與汪俱死。而錫九至今猶存。

土窟異獸

閩商陳某與諸客泛海。遇颶風。飄至一山脚下。見山崖平坦可步。相率樵採。初進路甚仄。行一二里。即覺開曠。時天色將暮。聞海風蕭颯。林鳥啾啁。不敢深入。乃歸。次日風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約再往。拉陳與偕。跡前徑行八九里。有一溪。水色澄綠。旁有土山不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衆懼竄走。陳恃胆力上大樹。隱身覘之。食頃。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頂生一角。晶瑩犀利。盤踞石上。長嘯聲裂竹木。陳驚懼幾墜。但見虎豹猿鹿各以

其屬至。俯伏其下不止千計。其物擇肥者踐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獸皆股慄不敢動。食三四獸。復曳尾入穴。客乃下。尋舊徑歸。與衆言所見。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

雞腳人

閩商楊某。世以洋販為業。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風吹入海泓。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獨低。又在海水之下。楊舟盤渦而下。人船俱無恙。至港底。見山川草木田疇蔬穀。一如人世。惟無廬舍。岸側有船依泊。內有數十人。亦中州來者。見楊等。歡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閏年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舟始可歸。然只一食頃耳。稍遲則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亦曾有人居此港。後遇閏水得歸。彼遲不及。留此六年。皆屢遇閏而失其時。故未得去。楊同舟客有四十人。帶有穀菜諸種。咸分土耕種。其地頗沃。而收倍。且不須人灌溉。終日與前舟人款接往來。幾忘身在世外也。惜無黃曆考日時。每食訖。咸登舟待水滿而已。一日。楊與客閒步野外。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長丈餘。無衣。身有毛。腳如雞爪。脛如牛膝。見楊啾唧作對語。然音不可曉。歸與彼舟人言之。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緣溪滿不得渡。倘其來此。吾輩寍有孑遺耶。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與前舟人同歸。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今已八十餘。尚在。能道其詳。按臺灣有雞爪番。常栖宿樹上。此豈其苗裔歟。

海和尚

潛某老於漁業頗饒。一日。偕同輩撒網海濱。曳之覺倍重於常。數人并力舁之出。網中並無魚。惟有六七小人趺坐。見人輒合掌頂禮作狀。遍身毛如獼猴。髡其頂而無髮。語言不可曉開網縱之。皆於海面。行數十步而沒。土人云。此號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飢一年。

一足蛇

謝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懸一物。鱗甲瑩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為樵採地。山脚為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驢耳。耳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入人鼻吸血飲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金。除其患。無有應者。逾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眾為醵金如其數。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路旁田內。蛇追及之。陷於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丐躍起。以長竿縶刀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至一山。見山澗內悉臥方蚌。大者丈許。小者亦長數尺。磊砢重疊。以千百計。其人驚。方欲去。忽一蚌開口。其殼內有藍面人。如夜叉狀。臥其中。見人手足皆動作

攫拏勢。欲起而不得脫。蓋其軀生殼上。即借蚌殼為背。故不能脫殼而出。少頃。衆蚌悉張口。皆有夜叉如前狀。其人倉皇急竄。聞背後刹刹有聲。衆蚌皆旋滾隨之。及舟。舟中人斫以巨斧。獲其一。并殼俱碎。夜叉亦死。帶歸示人。俱無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遇大水。登山避之。水勢驟漲。其人更上山頂。時已暮。見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內悉藉以草。旁置一竹梆。其人宿焉。中夜。聞踏水聲。視之。見一黑短胖和尚。遊水面。將至。其人大呼。此怪稍却。少頃。又前。其人窘急。取梆大擊。山民都集。怪遂去。終夜不復至。次日。水退。詢山人。云山和尚也。欺人孤弱。便食人腦。

贈紙灰

杭州捕快某。偺其子緝賊。每過夜。子不歸。其父心疑。遣徒伺之。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少頃。走至攢屋內。解下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狀。其徒大呼。其子驚起。不得已。繫褌帶隨其徒歸。然猶淋漓不止。撫其陽。冷如冰雪。直至小腹。其母問之。曰。兒某夜乞火小屋。見美婦人挑我。與我有終身之訂。以故成婚月餘。且贈我白銀五十兩。母罵曰。鬼安有銀。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鏗然有聲。視之紙灰也。訪諸鄰人。攢屋中乃一新死孀婦。

子二百頁

湯翰林

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遇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杳無人居訪之鄰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素有胆曰借居可乎鄰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啟門入見樓上有二桌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手一壺一棍秉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於牕外燈焰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廂内蔌蔌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廂出手執裙襖豔色衣并梳篦等物若將膏沐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書有頃女子梳妝畢著豔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負奇冤非公不能為我白者妾姓朱名筆花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於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為子至今雖長成並不知為妾之子十年後君為湖北主考子當出公門下公須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樓之東牆井邊有八角磚為記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去吩附家人勿持我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竊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尚存三百金可以奉贈湯為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

樓上怪從此絕。而屋亦轉售。

黑苗洞

湖南房縣。在萬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叢山怪嶺。苗洞以千數。無人敢入。有采樵者誤入洞內。迷路不能出。見數黑人。渾身生毛。語兜離似鳥。以草結巢棲於樹巔。見樵人喜。以藤縛其手足。挂於樹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白髮高顴。略似人形。言語猶作楚聲。謂樵者曰。汝何誤入此洞耶。我亦房縣城中人。康熙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諸黑苗初欲食我。後摸我下體。知為女。遂留居巢中為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兒也。尚聽我說話。我當救汝。樵人跪謝。老嫗騰身上樹。親解其縛。袖中出栗棗數枚。曰為汝療飢。隨向二黑毛人耳語良久。語啾啾莫辨。手樹枝一條。縛布巾於上。曰。有爾等同類欲害我鄉鄰者。以此示之。俾知我意。二毛人送樵人行。三日許。纔得原路歸。路上人皆曰。此黑苗洞也。迷入者都被其啖。從無歸者。

空中扯辮

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年三十餘。尚未娶妻。忽一日。往野廟中。留連笑語。不肯歸家。人問之。則曰。吾贅於某氏矣。極誇其妻之美。家之富。次日又往。嬉笑如常。人與同行。毫無所

見知為鬼所弄。乃囑其父母苦禁之。閉門而通飲食焉。趙在房呼曰。我來我來。勿扯我辮。家人在窗眼中竊窺之。見其頭上辮髮直豎空中。似有人提之者。於是防範愈嚴。三日後聲響寂然。開戶視之。竟以辮髮自縊牀闌干上。

蓬頭鬼

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竊語主人曰。君家西樓夾牆內有鬼蓬頭走出。東窺西探。形如竊賊。必是冤譴有所擒捉。但未知應在府上何人。主人曰。何以驗之。道士曰。我明日早來看鬼藏何處。即便告君。君可與家人一一走過。看鬼作何形狀。便見分曉。主人以為然。次日道士來。曰鬼在西廳案桌腳下。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鬼皆不理。其女六姑娘過。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令愛慮其驚怖也。主人問可禳解否。曰此前生孽。無可禳也。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月餘不絕。俄而六姑娘以產亡。家果平靜。

借絲綿入殮

蕪湖趙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陽。傷寒病劇。氣已絕矣。家人棺殮。綿絮無一不周。因其心口尚溫。故爾未殮。趙夢行黃沙中。茫茫然不見天日。過一小河。天漸開朗。有廟題曰準提觀音菴。走入見老僧趺坐。煮素麪甚香。覺腹中飢。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還家。

家中有麩等汝。趙踉蹌走出。遇鄉鄰吳某。拱手謝曰。蒙君見惠。使我體暖。趙不解所云。驚而醒。果聞素麩如菴中之香。蓋家人守屍鎮日不飯。故煮麵充飢。趙即索食。家人曰。老爺病月餘。湯水不沾。何能吃麵耶。趙必欲取食。家人無如何。與一甌。竟飲啖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吳某謝暖之說。亂夢無徵。絕不向家人言。及後二年。趙眷屬還蘇。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適吳某死當盛夏。無處買綿。其家殮時來借絲綿。乃即與之。又三年。趙罷官歸。偶與家人談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兩年之前。此綿應歸吳用。生魂早來謝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載貨之船。卸貨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船。千夫拉曳不動。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聽其所之。不復裝貨。舵工水手俱往別船生活。至夜則神燈熒赫。出入波浪中。清晨仍歸原泊之處。年年船隻輪換當差。從無專累一家者。亦從無檣折損傷者。

纜將軍失勢

鄱陽湖客舟遇風。常有黑纜如龍。撲舟而來。舟必損傷。號纜將軍。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乾處有朽纜。橫臥沙上。農人斫而燒之。涎盡血出。從此纜將軍不復作祟。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

吳二姑娘

全椒金棕亭進士。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孫某年十七。文學頗佳。相隨讀書。祖孫隔房而寢。夜聞惜呼聲。以為魘也。起視喚之。孫即醒悟。棕亭還臥己房。未幾又魘。棕亭再往。其孫業已起坐牀上。對棕亭以兩手向上曰。請屈一指。則一指彎。曰請屈五指。則五指彎。自後或叉手。或拱手。作態萬狀。棕亭呵之。泣求還家見母。乃呼轎送歸。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請祖父母上坐。拜別曰。兒即登仙去矣。舉家惶惑。莫知所為。日午神氣稍定。私拉乃祖耳語曰。無他。一小狐狸鬧我耳。語畢。昏亂如初。自稱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或云。妹子吳三姑娘也來了。姊妹二人。要同嫁我。隨作淫褻語。令人難聞。拉棕亭向前呵氣一口。其冷如冰。從鼻管直到丹田。毛髮皆噤。鎮江蔣春農中翰贈天師符一張。方欲張挂而病者遽來搶奪。幸係綾本爪招不傷。棕亭張符向之。又被吹冷氣一口。符飛牕外。綾竟碎裂。棕亭不得已求禱城隍廟關帝廟數日。忽病者呼接駕接駕。伏魔大帝至矣。棕亭悚然率家人齊跪。病者呼棕亭名罵曰。金兆燕汝身為進士。而脫帽露頂。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頭謝罪。少頃復呼接駕接駕。孔聖人至矣。棕亭又叩頭迎接。文武二聖相與共語。嚅嚅不可辨。皆在病者口中。作山東山西兩處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舉家長跪哀求不敢起立。腿脚皆腫。病者厲聲曰。

妖魔已斬。封爾孫為上真諸侯。吾當去也。棕亭叩送畢。進病者粥。病者向空招手曰。喫粥喫粥。狂言如故。棕亭大悟。文武二聖皆妖冒充。責病者曰。我年逾六十。從未受人欺哄。今乃為汝揶揄耶。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狀。顛狂月餘。有林道士者。來言拜斗可以禳遣。棕亭於是設壇齋醮。終月誦經。如是七日。病者神氣漸清。乃急為完姻。入贅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間事。棕亭先生親為余言。

石獅求救命

廣東潮州府東門外。每行人過。聞喚救命聲。察之四面無人。聲從地下出。疑是死人更活。持鋤掘之。下土三尺許。有石獅子被蟒圍其頸。衆大駭。即擊殺蟒。而扛石獅於廟中。土人有所祈禱。靈驗異常。或不敬信。登時降禍。自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聞之。以為妖異。將毀其廟。民衆嘵嘵。幾激成變。太守不得已。詭言迎石獅入城。將別為立廟。衆方應允。舁至演武場。鎚碎石獅。投之河中。了無他異。太守方公名應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晉元康中。吳郡懷瑤家地下。聞犬聲。掘之。得二犬。長老云。此名犀犬。得者其家富昌。事載異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師大旱。有健步張貴。為某都統遞公文至良鄉。漏下出城。行至無人處。忽

黑風捲起。吹滅其燭。因避雨郵亭。有女子持燈來。年可十七八。貌殊美。招至其家。飲以茶。為縛其馬於柱。願與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綢繆達旦。雞鳴時。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體疲。乃復酣寢。夢中覺露寒其鼻。草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臥荒塚間。大驚牽馬。馬縛在樹上。所投文書。已誤期限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統處。有捺擱情弊。都統命佐領嚴訊。健步具道所以。都統命訪其墳。知為張姓女子。未嫁與人通姦。事發羞忿自縊。往往魘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猱形披髮一足行者。為獸魃。縊死尸僵出迷人者。為鬼魃。獲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啟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遍體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蠍怪

佟明府宰茍城。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持麵一椀。食未畢。忽大呼仆地而絕。衆人視之。背正中有洞。深數寸。黑血泉湧。不知何疾也。具呈報官。疑為賣麵人所毒。佟公往驗。見所坐石旁有罅。黑血流入罅中。其下若有嗱嘬聲。乃命掘石下三尺許。石穴中有蠍如鵝大。方仰首飲血。尾彎環作金色。鄉民爭持犁鋤擊之。蠍死而尾不損。以驗死者之背。傷痕宛然。乃取蠍尾貯庫。至今猶存。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狀類帝江。無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如肉櫃。渾渾而行。所過處草木盡枯。以口作噏呑狀。則巨蟒惡蛇。盡為舌底之水。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有常州葉某者。兄弟二人。遊巴陵道上。見羣蛇如風而趨。若有所避。已而腥風愈甚。二人怖避樹上。少頃。見肉櫃正方如蝟而無刺。身不甚大。從東方來。其弟挾矢射之。正中櫃面。櫃如不知。負矢而行。射者下樹。將近此物之身。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樹視之。尸化為黑水。洞庭有老漁者曰。我能擒蛇王。衆大駭。問之。曰。作百餘个麵饅頭。用長竿鐵叉叉之。送當其口。彼略噏則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數十次。其初饅頭黝爛如泥。已而黑。已而黃。已而微赬。何饅頭之色。白如故。而後衆人圍而殺之。如豚犬耳。不能噬人。衆試之。果如其言。

顏淵為先師判獄

杭州張紘秀才。夏月痢死。家貧無棺。從其叔乞助。叔居海寧。往返五日。而紘甦。言至天帝所聽讞。已入死案。既而曰。諸生也。遣一官押至學宮。請二先師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當死。一師曰。雖然。事尚可矜。渠非首謀。姑與減等。五年後改行則已。其父官嶺南有功德於民。姑押令見渠父。命原押官押至嶺南名宦祠。見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不見。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當速歸改過。但汝死久。恐尸

褱可歸則歸。否則仍返帝所。自有處分。萬勿借他人屍也。遣鬼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否。及至家見屍尚橫臥未壞。旁有一燈一飯。押者推紘仆屍上。屍遽動。妻子哭而驚視之。其僕呼曰。認矣。可以報主母矣。遂去。紘已活。人爭問紘隱事。紘不言。後未五年。紘竟死。其從兄名綱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大清兵下杭州。潞王北去。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吾弟為王某所誘。謀出首取賞。既而悔之。不列名。後同王某出首者五人。皆暴死。吾弟死而復甦。然狡性不改。與朱道士爭一鶴。乃私竄道士名于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負先師之訓。違慈母之教。宜其終不永年也。問學宮先師姓名。紘曾言何人。曰其一顏淵。其一子服景伯。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戶張姓者。老年生一兒。甚愛之。每出遊。必盛為妝飾。年八歲。出觀賽會。竟不返。遍尋至某溪中。已被殺矣。倮身臥水。衣飾盡剝去。張鳴於官。兇手不得。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夜夢城隍神開門迎葉。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架竹箸其上。旁無餘物。終席無一言。葉醒後解之不得其故。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入典鋪者。獲而訊之。贓證息合。其人姓符。方知竹架腐上成一符字。

犄金娥

通州興仁鎮錢氏女。年及笄。適農民顧氏為婦。病卒。忽甦。呼曰。此何地。我緣何到此。我乃常熟蔣撫臺小姐。小字金娥。細述蔣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爾何人敢近我。須遣人送我。回常熟。取鏡自照。大慟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擲鏡不復再照。錢遣人密訪。蔣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買舟送至常熟。蔣府不信。遣家人到舟中看視。婦乍見。能呼某某名姓。一時觀者如堵。蔣府恐事涉怪誕。贈路費。促令回通。婦素不識字。病後忽識字。能吟詠。舉止嫻雅。非復向時村婦樣矣。有何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向曾聘蔣府女。未娶。女卒。因事來通。婦往見何。稱為姑父。與談舊事。一切皆能記憶。遂呼何為義父。何勸婦仍與原夫為婚。婦不肯。欲為尼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還我血

刑部獄卒楊七者。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因事發。臨刑。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竟負約。又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瘵疾。遂如法取血。歸奉其戚。某甫抵家。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還我血。還我銀。其父母妻子。燒紙錢延僧護救之。卒喉斷而死。

子不語卷十八終

子不語卷十九

隨園戲編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鬬刀截兄腹腸出二寸許日久肚上創平復如口能翕張腸拖于外以錫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流出如此三載餘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汝殺我乃前生數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余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敷文書院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格非常慮不永年耳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得夢甚奇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于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紙筆者狀亦不一旣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即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為天榜有名此科當中及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畫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友皆曰無之倘我輩即欲同歸必另

有稱呼。豈敢竟呼凡名。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覰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即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蓋俗傳正月初九。為玉帝生日云。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璐。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粉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營奠于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著半臂端坐牀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然漸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設席。若與夫人對飲者。執盃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畢。手中盃忽失所在。侍立婢僕遍尋不得。少頃盃覆席間。酒已無餘。有妾語人曰。此後夫人不能詬我矣。至夕見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是舉室畏敬。甚于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堙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十七八美女子。著淡紅衣。據

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澀揮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牖癡立呼之不應羣啐之董驚寤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瓦頹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挾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于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妻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曉妝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為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既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怖其隣曹姓大族也于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未為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同以酒漿楮鏹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為我設食送我于河此後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曹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谿署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觀燈仲玉中懷鬱鬱獨不往步月庭除嘆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團聚乎語畢聞階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視不見人乃還齋坐聞窗外謖謖聲一美女搴幃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為禍者也佳節異

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則頃云有有者。即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處。女笑曰。勿急勿急。即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埜此為汚泥所侵。求君改埜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問之。曰。妾幼解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溺。出其陽。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為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既不佳。體尤瑣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牆下。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竟在手中。乃秘之。次夕人靜。獨步牆陰。遍視不復見。乃語主人。並出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為備棺衾移埜高阜。其夕夢女來謝曰。感郎信義。告郎金所。郎臥榻向左三尺。舊有人埋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蝦蟆蠱

朱生依仁。工書。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為記室。方盛暑。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去冠。衆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

為拂落。席間殽核盡為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覺頂間作癢。次日頂上髮盡脫。當頂墳起如瘤。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蠱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驗。乃出其蟆。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盂然。

礅怪

高睿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躡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晝見。人咸避之。睿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手撚其鬚。仰天微睇。似未見睿功在坐者。睿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誤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睿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為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腰不能俯。似欲以足蹴。而腿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階而走。睿功知其無能為。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沒。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瓷舊坐礅一個。礅上鮮血猶存。蓋睿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六郎神鬬

廣西南寗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為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為所憑。凡受其害者

以紙鏹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即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睨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為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八。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越數夕。忽倉皇奔出曰。又一六郎來。大鬍子。貌甚獰惡。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俄聞室中鬪聲甚劇。似以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寢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目之漸長。手紙片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答。周怒罵曰。我問不答。豈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乎。曰是也。周愈怒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批其頰。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嫗不見矣。周行黃沙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上面一火星紅。下面絲絨披覆。層疊如世間嬰孩所戴劉海搭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

此日思歸乎。曰欲歸不得。嫗曰。嗅香即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甦。家中僵卧已三日矣。或曰。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余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余一日晨起。呼盥面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蹋之。姬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蹋。豈非數也。乃送入準提菴。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家人奉佛。

兔兒神

國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輿坐堂。必伺而睨之。巡按心以為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臀。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桂。豈為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斃其命于枯木之下。逾月。胡託夢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

吏倶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為兔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為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有聘男子為契弟之說。聞里人述夢中語。爭醵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為編脩時。年少貌美。有車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為先生推車甚勤謹。與雇直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為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耶。厚瘞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餘歲。素勤。忽懶。終日昏睡。笞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褫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乃云。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伺婢卧。夜竊聽焉。初作猫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牀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爍處。帳色皆綠。棍擊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鈎箱鎖之類。鏘鏘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薄暮竈下人見風飄紅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往尋得婢。痴迷不醒。灌以薑

汁。蘇曰。怪昨夜來云。事為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于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猶飲水聲何耶。曰。怪每搖我先舐後交。口舐差樂也。香亭即日呼媒者將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往。

盧彪

余幼時同館盧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即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余俠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過而誦之。我愈近女。女愈遠。我驚。乃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為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蹤跡。行至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顫。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纔得蘇醒。還家。余急與諸窗友置酒為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尚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污。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修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闊丈餘。有石槨。槨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頁。若有蝌蚪文者。取視成灰。鼎彝俎尊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為此墓尚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謹加磚石封砌之。為設少牢之奠焉。

史閣部降乩

揚州謝啟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為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為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為。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為雙勾之。懸于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宰寶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係一坍港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雇夫起行。心疑之。衆莫言其故。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舟。所

以客來必起撥港口窮民藉挑馱之力為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纔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即為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把持壟斷人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拏獲强盜者破格超遷令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照窩家例立決一時斬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後六年署松太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挂髑髏尚存問跟役曰前纍纍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陞官而忘之耶令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舁至衙罵司閽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言畢而背瘡發一瘡六頭如相嚙者家人知為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

陳紫山

余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晗溧陽人也入學時年纔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别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痊己未中進士入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病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金

質夫編脩。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旣牽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目且瞑。强起張目。答曰。來原無礙。去亦何妨。人間天上。一個壇場。言畢跏趺而逝

忌火日

曹來殷太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崑圃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目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卽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崑圃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為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愼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曆。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甚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為題。席間酒數巡。曹悵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之語。故神為祟。乃羣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曆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澐之父樸菴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為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具酒饌求書姓名。以為鎮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鎮怪。汝輩何為。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為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為法師。朱寫姓名與之。某村果安。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懽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于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尚未鄉舉也。後中壬子科舉人。選國子監助教。監中祭器久被狐竊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賠償。朱記前語。為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横陳于崇志堂。絲毫無損。屈指算之。距到某村已二十年。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霊。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啟鑰。以手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天城。逐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鬼

豐溪吴奉職作宦閩嶠謝病歸里舟過豫章天暑熱假空館于百花洲屋宇寛廠頗覺適意屋内外常有聲如鬼嘯家人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吴設榻乘涼于闌干側聞牆角芭蕉叢中悉窣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短者肥者瘠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見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個不倒翁吴急呼人至倏忽不見化作滿地流螢吴捉之一螢纔入手戞然有聲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驢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撲責至死侍女下體椓以非刑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云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為畜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衚衕驢肉鋪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與爾有恩俾爾救援爾寧忘平日眷顧耶奴亟赴某衚衕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園中果生一駒見人如相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有畫士鄒某居其園側一日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内城伍公某者三等侍衛也從 上打圍木蘭以逐取獵犬故墜深澗中自分死矣

餓三日。有人熊過澗。乃抱以上。自分以為將啖己也。愈驚。熊抱入山洞。采果喂之。或負羊豕與食。伍見而攢眉。熊為采樹葉。燒熟以食之。久之漸無怖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伍欲出山。熊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以巨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能言。能叉手答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臺親見之為余言。

冤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帳目。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為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李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即直前扭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衆。為其扯入水中。始悟為鬼。并記前語。即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燈來照。見元龍在

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即隣人張老。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早元龍往視李先。見李先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即李死時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鴿成羣。發火槍擊之。正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大驚。追逐至一山洞。鴿入不見。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而臥。怒目視李。睛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帶鉛子之鴿。率鴿數萬。爭來咬撲。李持空槍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鴿似甚渴者。爭飲于池。李方得脫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有火光照灼。終不知此山此鴿。究屬何怪。

金剛作鬧

嚴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功德。為誦經日八百遍。一夕病重。夢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入。大吵大鬧。不許我審。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

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無可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將此情節告知不許再為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陽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而醒未十年竟卒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為壯觀禦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慎重焉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以侵早第一枝為頭香至第二枝便為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燒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通知廟祝毋納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點香下拜則仆地不起矣扶舁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妬行然罪無死法我夫不良趁我生產時屬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以此隕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神說我夫陽壽未終不准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衝突儀仗又縛我放香案脚下幸天網恢恢我夫來燒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沈家人畢集拜求請焚紙錢百萬或請召名僧超度沈仍作

妻語曰。汝等痴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閽。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言畢。沈自牀上投地。七竅流血死。

樹怪

費此度從征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孑立。存枯枝而無花葉。兵過其下輒死。死者三人。費怒自往視之。其樹枝如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拏。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後行人無恙。

廣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狐。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骷呼聲。啟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子剛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屢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人可為我祭之。且代為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夫人大駭。具酒肴向竹林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即日陞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頹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為所壓。九月間。徐公陞贛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為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坊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占為壇主自名白石真人人問休咎頗驗常教林君脩仙須面上開一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痴迷時以小刀向鼻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忽一日乩盤書云我土地神也現在纏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强我代書今日渠往西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拆乩盤具呈于本縣城隍庶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洩漏也適蔣太史苕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并以三十金買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後十年林君亡矣符尚挂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畫盡而襯紙不壞其時蔣在京師未得林訃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親家林君死矣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將已來歸位故也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方覺駭然當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云此老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圈

蔣少司馬時菴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憫忠寺時屆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背面坐手彈弦索逼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獰者直來相撲陰風襲人各

驚走歸時尚下午彼此疑為眼花且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傾跌棍無所施正倉皇間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病十餘日

東醫寳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倜儻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人遂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淩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李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覺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為狐驅之無法一日拉其友楊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寳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求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西江謝蘊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廉為余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寳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具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觀蓮乩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詠紅蓮者以詩求和乩上題

云。紅衣落盡小姑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惱韶光太匆迫。花開三日即為長。雲門山呡。有被鬼作鬧者。請乩盤求救。乩書我不能救。請某村余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余二太爺至。余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爺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答。問乩。乩亦無言。

子不語卷十九終

隨園戲編

移觀音像

山西澤州北門外有廟供觀音時時有黄蜂從其座下石縫中出紛紛數萬白日爲晦土人移觀音像掘蜂穴以火熏之見一朱棺有底無面中有婦人突然而起將紅袖一揮頸拖雙帶而走衆瞠視聽其所往見裙上滿繡蝴蝶飄飄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滅李方娶婦衆人告以故李以爲妄大罵衆人荒誕未三日其家新婦縊死

山陰風災

乙丑年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扶乩者徐姓盤上大書關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寄居絶少親戚無處可避且果係刼數中人避亦無益乩盤批達哉二字靈風肅然神亦去矣臨七月之期蔣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刻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兩龍鬭于空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

計。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莛。所居戴山書院石柱盡搖。至申刻始定。牆傾處。壓死兩奴。惟一七歲小兒存米桶中。呻吟不死。問之。曰。當牆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擒我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臨海居民死者數萬人。

謝檀霞

連昉者。昭州人。好潔耽吟。友人某邀與同賈楚中。友入肆會計。昉獨守舟次。泊湘源數日。愛江水淨碧。凡衣裳襟帶。都促奴子再三滌濯。而自吟不輟。夜夢身立水上。有好女子蹴波與語。自稱謝檀霞。元時人。年十八夭死。父母憐我癖愛此間山水。遂瘞于此。今塚没水噬。遺骨久付泥沙。生時好潔耽吟。與君同癖。宜壽而夭。故得全其神氣。不復輪迴。生死介在仙鬼之間。君明日當死于風濤中。妾憐其癖之同也。敢以預告。君可速附他舟回家。昉驚醒。即治裝覓下水船抵家。歸後足不出戶。旋聞湘源陷風濤死數千人。惴惴無已。年餘忽夢吏數人突至其家。責以免脫之罪。謂冥王赫怒。將重按其事。昉皇遽甚。許焚冥錢若干。方允緩期。數夕後。鬼使復至。索錢加倍。昉亦允許。正當焚送如期。方晝寢。忽見檀霞自外入。笑曰。我來賀君脫難。尋君居址不得。廣為詢訊。不圖野水之魂。人數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舊交代。我已遣人將君姓名註銷。自今以後。杳無死期。我是數百年英魂。飄泊無耦。願共晨夕。援

子服氣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婦也。且曰。鬼差索詐。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後遂白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飲不食。久之。昉亦能辟穀。每言禍福輒應。閭里以此敬而奉之。檀霞嫌人世無味。仍偕昉重游湘中。不知所終。

引鬼報冤

浙江鹽運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為其子煥章營買吏缺。煥章吏才更勝。乃翁陞發家資巨萬。繼先暮年娶妾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我天年。我即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病。復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俱付之。繼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即與其姑丈吳某。曾為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尚多。命與此女。殊為可惜。吳云。此事易為。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逐之。過後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臥房封鎖。此妾在外。尚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姨娘無住我看汝年輕。決不能守節。不若即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隨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曰。已備。妾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篋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毋煩再入。妾素夙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為父

母兄弟蕩盡。欲趁此節哭奠主人。仍歸馬氏守節。七月十二日。備香帛祭器。至馬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恥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坐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即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軀于梁矣。煥章買棺收斂。其母家懼吳聲勢。亦無異言。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構華室自居。章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此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知此事。心為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姨娘。我家買屋用價不少。並非强佔。姨娘與馬煥章吳某有仇。與我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笑而沒。次晚為此女設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姨娘傍立。待我叩門。即叩門。問司閽。汝主人歸否。對曰。尚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閽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語。笑其痴。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即趨馬家。聽信。見司閽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閽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即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午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為他人所有。吳沒後家亦不振

靈鬼兩救兄弟

武昌太守汪獻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後。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數夜不寐。醫者開方。以補劑治之。其母方煎藥。病者忽發聲曰。大嬸娘毋再誤也。我昔誤于

庸醫。今希哥又遭此難。我不忍坐視其死。言畢。即將藥椀擲地。希母問曰。汝何人。憑我兒曰。我即延生也。死未一年。孀娘不能辨我聲音耶。希母曰。汝死後作何事。曰。陰司神念我性直。且係屈死。命我為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本官移文浙省城隍。會議總督到任差務要事。命我齎文來此。我故得來一探希哥。不意渠已卧病。幾為庸醫所殺。此刻我往城隍衙門將公事了結再來。語畢。即閉目卧。竟夜安眠。次早醒。問之。茫然無知。至晚忽作延生聲曰。憊矣。速具水漿來解渴。希母與之。又云。可呼八兄來。我有話說。八兄者。即其胞兄也。既至。慰問若生時。且云。八兄汝何貪戲若此。前在祖宗祠堂池內。自蕩小舟。幾為石柱碰斃。其時幸我在旁。使柱旁倒。不然難逃此厄。柱下有古塚一坵。因我父濬池。不察。使他枯骨日浸水中。故欲來報怨。我再三求之。彼方允諾。八兄須為遷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妹有福不妨。小妹祿甚薄。不若隨我去。交與母親照管。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氣。大笑拱手作別狀曰。再會再會。言畢。希復仰卧如初。越數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亡。二十九年冬。希哥夢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辦完此差。小有功績。可望受職。從此別矣。後會難期。語竟而去。希哥悲呼而醒。

木畫

永城尉陸敬軒。浙之蕭山人。修署截木。署舊有柳樹一株。鋸之。板中現天然畫一幅。如淡墨

寫成左危峯。右懸崖。崖上松一株。山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中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如活。左手納袖中著胸前。右脚前行露舄。左舄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尉寶之攜歸其家。時乾隆辛丑十月十三日事。

滚經臺

貴州平越府署內有石臺。高七尺。藏佛經十六幅。全書梵字。讀之不可解。相傳太守訊獄有事關重大而犯人不伏者。則取經鋪地。令犯人在經上滚過。理直者了然無害。理屈者登時目瞪身僵。數百年來官恃以斷獄。而獄因亦無敢輕滚經臺者。張文和公第五子景。素愎。抵任後以為妖。拆臺焚經。是年兩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陽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聞扣門聲。啟視之。有女自稱菜花三娘子。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媵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訴于本縣之張王廟。是夜夢張王拘犯聽審。責三娘子蠱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婦行未數步。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錢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汝等嬌嫩之臀傷矣。焉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帶中出錢謝之。越三日。三娘子復來曰。我與汝緣法未盡。不能捨汝。汝再告張王。王亦

無奈我何。汝同學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迂腐可憎。汝不許往告。亦不許其入門。生父母惡之。重具牒訴于張王廟。神果不靈。乃速招王生。生處館遠方。越數日方到。到時生已死矣。王先生亦邑中廩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趙雲崧探花。年十六歲時。戚人張某患神和病。有女鬼相纏。形神鵠立。奄奄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惟趙坐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乎。母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秉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其倦。略閉目。病人精已遺矣。越數日而卒。

鼠食牛

句容村民養一牡牛。忽有七鼠從牛後竅入。食其心肝。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體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過雞豚。

代神判斷

蕭十洲參戎致政歸養。舟泊巫峽。是夜夢有若差官狀者。持令箭騎馬。沿江問孰是蕭大老爺船。躍入船頭。喘猶未定。懷中取出公文一角。面書金龍四大王封六字。隨押七犯跪旁。請判斬字。蕭駭曰。此地方官之事。余武職。且退歸林下之員。不敢越俎。差官答曰。公文上有公

衙名請照例辦頃刻間燈燭輝煌傳呼升堂開門階下儀仗吏卒排立儼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唱絞犯六名畢後唱斬犯一名乃六七歲童子蕭問曰渠尚未成丁何罪遽斬吏搖手曰罪名已定毋煩置議請速判之隨送標條判訖遂押衆犯而去公夢覺心惡之次晨大霧彌江公戒勿解纜巳刻向其母太夫人閒話間述前夢未竟忽有一隻上水貨船觸石撞沈呼救甚慘乃急命舟子撈救僅救起三客業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斃後復撈獲無頭童男一屍認其衣服即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與無錫華師道夢中相同華夢陰官差役請華到衙門判斬字華以未審罪名不肯落筆有被髮婦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則此案又拖累三年矣華終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應斬之罪如何忍心落筆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師道卒師道字半江精篆隸之學在淮上程尊江家處館與余交好

鬼門關

朱渠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甯鄉試寓中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朱卧艙中忽爾暈絕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無光兩足甚輕飄行約十數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走走十數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

門謹閉。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扣門不應。再扣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獰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鬬。遥見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對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神曰你來尚早。此處不可久停。命撤所導之燈送歸。見城門洞啟。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白浪滚滚。持燈者將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甦。時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日夜趲行。至家病愈。此事蕭松甫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儋耳。四面疊嶂崒嵂。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徑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冷日愁雲。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寃魂索命

乾隆戊寅。蕭松浦與沈毅庵同客番禺幕中。分辦刑名。時菱塘有刃傷事主盜案。獲犯七名。贓證確鑿。蕭照律擬斬。解府司勘。轉臬使。某疑七犯皆問大辟。得毋過刻。駁審減輕。蕭亦不願辦此重案。借此推辭。案歸毅庵辦矣。毅庵居處與蕭僅隔一板壁。夜間披閱案牘。聞毅庵齋中若嘶嘶有聲甚微。起而瞷之。見毅庵俯首案上。筆不停書。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頭

又見無數矮鬼環跪于地。蕭急呼。毅庵視之。忽血腥撲鼻。燈燭俱滅。身亦暈跌窗外。童僕急扶歸卧。次日毅庵及同人叩其故。蕭告以所見。毅庵曰。吾知之矣。昨宵所辦麦塘盜案也。原擬情真罪當七犯。皆無可生之法。因奉駁審不得不從中減輕二名。內謝阿挺沈阿癡兩犯。本在外接贓。並未入內。因護贓格鬬刃傷事主。且有別案。君故皆擬斬。余欲改輕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見跪地無數矮鬼。殆二犯之祖宗也。其環侍之無頭鬼。非二犯巳伏法誅之夥盜。即被殺害之冤鬼來索命也。余不敢枉法以活人。使死鬼含冤于地下。請仍照原擬頂詳可也。其案遂定。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入其署與語。某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褫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令來謁。觀察問君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為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為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觀音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遲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扇。倚桂看。觀察見文理粗通。問知其父為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

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遠近皆知有三姑娘。閱半載。有巨公以札寄觀察。並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當有驗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為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驅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縣樓下邨人。年五十餘。早喪妻。有子有媳。生計頗自給。一日。有嫗年五十許。入其家。登樓呼其長子婦至。曰。吾爾姑也。爾毋懼。婦詫甚。子歸時。並未見有姑也。用修聞之。欲相見。不許。其子欲見。亦不許。然飲啖寢興。無異常人。舉家亦安之。無何。有誶語飛入其耳。怒亡去。用修家遂困。所存布縠。貯之櫃。扃鎖甚固。啟視一空。邑人但時見老嫗在用修門首。日市布縠如是。三年家困甚。請于官。召巫治之。皆不驗。宗人厚轅以庶吉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異之。乞厚轅為驅除。厚轅硃書黃紙檄其土地神及社神曰。陰與陽同一理。無陰司則已。若果有。則以一區區樓下邨。有二神在此。而聽此妖祟人。竟莫之問乎。限三日。驅之。不能則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無神也。焉用血食為。當令焚爾廟。毀爾像矣。檄焚後。厚轅即渡江訪友。閱月歸。仍過樓下村。在肩輿小睡。似見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婦人。上立人者。幾千萬輩。擁道來觀。二老人鬚長二尺。立輿旁。默無語。厚轅驚覺。催肩輿入城。

諸族人賀曰。君焚檄後。三日怪去。竟不復來。言未已。用修至。搏顙于地。求爲草善後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絕。

良猪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殺投屍于井。官驗無凶手。忽一猪來至馬前。啼甚慘。從役驅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訴乎。猪跪前蹄若叩首狀。官命隨之行。猪起前導。至一家。排戶入。猪奔臥榻前。以嘴齧地出刀。血跡尚新。執其人訊之。果殺人者。鄉人義之。各出貲養猪於佛舍。號曰良猪。十餘年死。寺僧爲龕埋焉。

雷打扒手

烏程彭某妻病。子幼。賣絲度日。一日負一捆絲赴行求售。因估價不合。置之櫃上。時出入賣絲者甚衆。行家以其貨少。他顧生理。彭轉瞬絲即失去。因牽行主鳴官。行主云我數萬金開行。肯騙此數千文絲乎。官以爲有理。不究。賣絲者悶悶回家。適其子嬉戲門外。見父賣絲歸。以爲必帶果餌。迎上索取。彭正失絲懷忿。任脚踢之。兒登時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鄰人見其子卧于門。扶之。方知氣已絕。連呼病婦告以兒亡。婦痛子情急。登時墜樓死。官驗後。屬鄰人爲之埋葬。越三日。雷雨大作。震死三人于賣絲者之門。少頃。一剃頭者後甦

據云。前扒手孫某在某行扒出一捆絲。對門謝姓見之。欲與分價。方免出首。絲在我店賣出。派分我得錢三百。彼二人各得二千。旋聞賣絲者投河。官驗後無事矣。不料今日同遭雷擊。彼等均已擊死。我則打傷一腿。驗之果然。

北門貨

紹興王某與徐姓者。明季在河南避張李之亂。所過處。尸横徧野。一夕遇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內亂屍中。夜半燈燭煇煌。自城頭而下。疑賊兵巡城。漸近。乃城隍燈籠。愈驚懼不敢作聲。少頃聞從者曰。有生人氣。又一吏呼曰。一個北門貨。一個不在數。神漸遠去。次早賊兵出城。二人起走。緊記夜所聞。認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城。恰是北門。突遇賊兵。徐被殺。王逃歸家。子孫甚衆。

泥劉海仙行走

如臯北門內。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買一泥塑劉海仙。長六寸許。置于堂前神龕內。有年矣。一日。文度欲睡。忽聞堂前有剝啄聲。命婢攜燈照視。其婢驚奔入告曰。龕內泥劉海。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視婢驚怖之狀。乃出堂諦視。而泥劉海果跦跦而行。咸以為妖。欲毀棄之。公語衆曰。汝等且勿懼。此像既能行走。或有靈應之徵。不可毀棄。仍令供奉龕內。迄今二

十餘載。絶無他故。其子湘浦。現任兩浙副使。

驢雪奇冤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縣民李氏女。嫁與西鄉張家莊張氏子爲室。相距百餘里。李女歸寧月餘。新郎跨驢來迎。令妻騎驢。而已步行於後。路經某村。離家僅二十里。緣此村居民素與新郎熟識。必多調笑。且驢亦熟識歸路。張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許。有三义歧路。過西爲張家莊大路。過東則任邱縣界。有一少年控車自西道轆轆而來。係任邱豪富劉某。將張妻驢銜向任邱道上相逼而行。天漸晚。張妻心慌。問少年曰。此地離張家莊幾何。少年答曰。娘子誤矣。張家莊須向西而去。此是任邱大路。相距數十里。天晚難行。當爲娘子擇莊借宿。天明即遣人送往何如。張妻無奈。勉强允從。至前莊係劉之佃戶孔某家。備房安歇。其時適孔佃之女。亦新婚歸寍。孔謂女曰。今晚業主借宿。不能違命。汝當暫回夫家。俟業主去後再來迎汝。女從而歸。其房爲劉張共宿之所。劉之車夫宿于房外。張之騎驢繫于簷下。次日將午不見啟戶。孔佃窺于窗隙。見兩屍在炕。頭俱在地。簷下繫驢亦失。孔佃與車夫顫慄莫制。佃乃密語車夫曰。汝家河南。離此甚遠。何不載彼衣物速行竄歸。一經到官。則爾我身命難保矣。車夫從之。是晚即野瘞兩屍。御車載物而去。劉母見子久出不歸。杳無音耗。即在任邱

縣控追車夫張郎追妻不見疑有別故復又趕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縣官疑有冤飭捕密訪其時有嗜賭無賴之郭三鬻驢于市恰與張供毛色相符向郭盤詰始知郭三向與孔佃之女有私孔女歸寧郭從後窗潛入見有二人共寢一時氣忿殺此二人并盜此驢縣令復喚孔佃根詰屍首所在親往起屍開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禿頭老和尚也復又深掘得所殺兩屍張冤既雪劉死有蹤而和尚之屍又屬疑案正懷疑間天忽陰雨乃避雨古廟寂無人蹤詢諸鄰保云此庵向有師徒二僧後以師出雲遊徒亦他往矣即同鄰保往視僧屍咸云此即雲遊之僧也遂緝拏其徒訪至河南歸德地界已蓄髮娶妻開張豆腐店究其師死之由緣僧徒所娶之婦向與其師有姦後徒漸長復與此婦私通其師每有不平故共謀殺其師棄廟遠竄遂成夫婦乃置之法

張大令

嘉興張大令者辛巳進士海陵查太守虞昌之業師素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帶甚急道有當事貴人要來相會遂著蟒衣補褂迎至大門外升中堂作揖遜坐口喃喃對語旁人聽者語不可解初若欣喜繼而悲歎又繼而辭讓取茶兩杯一自飲一置空中杯亦不脫落作態良久乃送至大門外再揖始歸家人問何客曰嘉興府城隍也彼陞任去舉我代其

職。故先來見訪。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內。有兩貴人橫死。遭刼者不少。我不便洩天機也。言畢。端坐不飲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撫王陳兩公事發。

鏡水

湘潭有鏡水照人三生。有駱秀才往照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篙工往照。現作美女雲鬟霞帔。池開蓮花瓣瓣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邱蔡掌官以古董爲業。年少貌美。飲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燈送歸。于無人之處見掌官與人作揖。口呢呢細語。奴問與何人說話。曰好友李三哥喚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語未畢。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歸家。告之蔡之父母。親友咸大驚。都來問蔡。蔡如醉如癡。口無所言。但見刀即摩其喉。見繩則試其頸。若以爲天下至樂之境。無如橫死者。家人鎖閉之。雖小衣衫褲。皆不縫帶。但穴一洞。通飲食而已。清明日。全家上墳。蔡從窗外逸出。兩日不歸。家人知其必死。四處尋覓。至白蓮橋空野。忽見掌官倚桑樹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尋矣。家人喜奔趨視之。則已縊死樹上。呼者乃其魂也。縊帶係偷染坊店地上所曬布爲之。

沈文崧

高郵沈公文崧宰山左霑化時有相好同官某親老無子將奉差西藏公慨然代往聞者無不驚其高義跋涉三年餘始回內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餘無人烟有僕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營帳時輒不見少頃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來也一日晦霧行至險坂下臨深磵萬丈二僕俱墮磵中公馬足已陷忽見雲霧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蓮向公指導俄頃身已過磵至平地痛失二僕逡巡不前久之聞黑闇人語聲急呼之則夏祥至矣問何來稱墮磵後有綠毛人長丈餘自磵中負出主僕相抱大哭公歸後將此事語高文良公高為動色繪大士圖書年月以紀之後三十餘年沈之孫名均安者知江西贛縣高之孫名士鑌者官贛縣司馬初不相識既而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士圖猶在高處傳為至寶至此乃以歸沈

藍姑娘

王中丞丁憂後居杭州羊市公館竈下婢忽仆地良久蘇醒瞪目作旗人語曰我鑲紅旗某都統家藍姑娘也口渴腹飢可致意大人作速供養我王親臨問曰爾既係旗人何故到我漢人家來鬼曰我與群姊妹清明日出門看會不料布政使國大老爺路過儀從甚盛將我姊妹一衝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來中丞曰汝避國大人不避我獨不知國大人

尚是我之屬員乎。他衙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則汝輩作鬼者亦勢利。只怕現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亦怕他。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飯燒紙錢與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難。

鼠胆兩頭

山東桂未谷廣文精篆隸之學。藏碑板文字甚多。每夜被鼠咬破。心惡之。設法擒鼠。以為鼠胆汁可以治聾。乃生剝之。果得一胆。如蠶大。兩處有頭。蠕蠕行動。鼠死半日。胆尚活也。卒不解其故。懼而棄之溝中。亦無他異。或云。首鼠兩端。此之謂也。然擒他鼠驗之。并膽俱無。

西海祠神

嘉興錢汝器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選陝西武功令。抵任後不數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旦起。告家人具湯沐朝服。北向九拜。復東向九拜。家人問故。曰北向所以謝主恩也。東向者。余出都時。過蒲州宿西門外禹廟。夢禹王召我為水神。居西海祠。余固辭不獲。定于明日當去次早果端坐而逝。時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盩厔人。明慧善歌。為錢所眷。孫君淵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後孫在朝邑令莊虛庵所。接郭生書云。九月過解州。夢錢七公子來。儀衛甚盛。告余云。將赴任西海祠。如申旦之約。無間幽明。當訪我于蒲州南郭外。言訖

兩寤若夢中言果真公子當不在人間矣時孫正訪生消息不得接此信即日脂車渡河至蒲州相訪果有西海祠建于至元十二年現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間忽郭生自廊廡出相與敘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釃酒絜羞爲文祭云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成神之骨恭闡故實不謂逢君陽湖洪孝廉亮吉亦爭以詩云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籍何能狂

猢猻酒

曹學士洛禋爲余言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峰洞見一老人身長九尺美鬚髯衲衣草履坐石牀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曹帶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十餘年未嘗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末隱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爲虎所據諸猿患之招余殺虎殪其類因得居此牀置二劍光如沃雪臺上供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供使令因呼曰我將請客可拾新煨芋猿躍去少頃捧新至煮芋與曹共啖曹私憶此間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

猢猻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舞。走雷飛沙。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臥。語曹云。汝飢可隨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減八九。最後引至一崖有長髯白猿。以松枝結屋而坐。手索書一卷。誦之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牀。不見老人。

張秀才

杭州張秀才某。館京師某都統家。書舍在花園中。離正宅百步。張素小膽。喚館僮作伴。燈上即眠。已年餘矣。八月中秋。月色大明。館僮在外飲酒。園門未關。張立假山石上玩月。見一婦人披髮赤身。遠遠而至。諦視之。膚體甚白。而自臉至身。皆有泥污垢瘢。張大驚。以為此必僵屍破土而出者也。雙睛炯然。與月光相射。尤覺可畏。急取木杖撐房門而已。登牀竊窺之。未幾砉然有聲。門撐推斷。而此婦昂然進矣。坐張所坐椅上。將案頭書帖盡撕毀之。颯颯有聲。張已駭絕。更取其界尺。大敲桌上。仰天長嘆。張神魂飛越。從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覺有摩其下體者。罵曰。南蠻子不堪不堪。遂搖步而去。次早張僵臥不起。呼之不應。館僮及學生急請都統來視。灌以薑汁。始蘇。具道昨宵情形。都統笑曰。先生毋駭。此非鬼也。吾家有僕婦喪偶。積思成瘋。已鎖禁二年矣。昨偶然鎖斷。故逸出作鬧。致驚先生。張不信。都統親拉至鎖婦

處窺覷果昨所見也。病乃霍然。張頗以不堪二字自慚。館童聞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瘋婦意者。都被其索鬧無休。有咬傷指痛其陰幾至斷者。

周將軍墓二事

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齧其旁墳漸傾瀉。土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踔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湧出一山。高十丈餘。闌截衝處。水至墓前。便繞道曲折矣。人咸異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者。將軍之族孫也。負母而奔。黑夜踉蹌。全不認路。其母在伊背上罵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兒可以傳代。汝俱棄之。而獨負我龍鍾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顧。牢負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與母俱立將軍墓上。土高丈許。水不能淹。雖行一夜。並無三里之遠也。歸家視妻子。皆無恙云。水來時似有人扶我上屋者。故得生全。其旁鄰人已無孑遺矣。

隨園戲編

婁羅二道人

婁真人者。松江之楓鄉人。幼孤。從中表某養大。與其婢私。中表怒逐之。婁盜其橐金五百。逃入江西龍虎山。方過橋。有道人白髮曳杖立笑曰。汝來乎。汝想作天師法官乎。須知法官例有使費。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濟。婁大駭曰。吾實帶此數金少奈何。道人曰。吾已為汝豫備矣。命侍者擔囊示之。果五百金。婁跪謝稱仙。道人曰。吾非仙。乃天師府法官也。姓陳名章緣盡當去。為侍子故未行。有三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難大事。可開視之。言畢。趺坐橋下而化。婁入府見天師。天師曰。陳法官望汝久矣。汝來陳法官死。豈非數耶。故事天師入京朝賀。法官從行。雍正十年。天師入朝。他法官同往。婁不得與。夜夢陳法官踉蹌而來。涕泣請曰。道教將滅。非婁某不能救。須與偕入京師。萬不可誤。天師愈奇婁。乃與之俱。時京師久旱。諸道士祈請無效。世宗召天師諭曰。十日不雨。汝道教可滅矣。天師惶恐伏地。竊念陳法官夢中語。遂奏請婁某升壇。婁開錦囊如法作咒。身未上而黑雲起。須臾雨霑足。世宗悅。命留京師。十一年。誅妖人賈士芳。賈在民間為祟。召婁使治。婁以五雷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九日。妖滅

是年地震畢先期奏明皆錦囊所載三事也今畢尚存錦囊空而術亦盡矣畢所服九號一二三。當歸一兩。熟地二兩。枸杞三兩。

又有羅真人者冬夏一衲佯狂于市兒童隨之而行取生米麥求其吹吹之即熟晚間店家燃燭無火亦求羅吹吹之即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忽遁去無迹疑死矣京師富家多燒煖坑坑深丈許過三年必掃煤灰有年姓者掃坑坑中聞鼾聲大驚召衆觀之羅真人也崛然起曰借汝家坑熟卧三年竟爲爾輩掃出衆請送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則何歸曰可送我至前門外蜜蜂窩即舁往蜂窩窩洞甚狹在土山之凹蜂數百萬嘈嘈飛鳴羅解上下衣赤身入羣蜂圍之穿眼入口出入于七竅中羅怡然不動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語啜啜如缺鼻不甚可解某貴人饋生薑四十斤啖之片時俱盡居窩數年一日脫去不知所往

蛇含草消木化金

張文敏公有族姪寓洞庭之西磧山莊藏兩雞卵于廚舍每夜爲蛇所竊伺之見一白蛇吞卵而去頸中膨亨不能遽消乃行至一樹上以頸摩之須臾雞卵化矣張惡其貪戲削木抄裝入雞卵殼中仍放原處蛇果來吞頸脹如故再至前樹摩擦竟不能消蛇有窘狀遍歷園

中諸樹睨而不顧。忽往亭西深草中。擇其葉綠色而三叉者。摩擦如前。木卯消矣。張次日。認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無不立愈。其鄰有患發背者。張思食物尚消。毒亦可消。乃將此草一兩。煮湯飲之。須臾聞背瘡果愈。而身漸縮小。久之。並骨俱化作水。病家大怒。將張捆縛鳴官。張哀求以實情自白。病家不肯休。往廚間喫飯入城。視鍋上有異光照耀。就觀則鐵鍋已化黃金矣。乃捨之。且謝之。究亦不知何草也。

蔡京後身

崇禎時某相公。常自言為蔡京後身。以仙官墮地獄。每世間誦仁王經。耳目為之一亮。又罰作揚州寡婦。守空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覩美婦之臀。美男之勢。以為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後。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常使女衣袍褶。男飾釵裙。而摸其臀勢。以為得味外味。又常戲取姬妾優童數十。以被蒙首。而露其下體。互猜為某郎某姬。以為笑樂。有內閣供事石俊者。微有姿。而私處甚佳。公甘為哂弄。有求書者。非石郎磨墨不可得也。號臀曰白玉綿團。勢曰紅霞仙杵。

天鎮縣碑

天鎮縣隸雲中。其地有元帝廟。廟有古碑。其上礮銃鉛鐵。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內。邑人云。

前明時閩兵來邑。人拒戰不勝。俄見此碑。自廟飛出。盤旋軍陣。凡敵所放火礮。咸著於上。我軍無失血。而敵賴以退。今謂之天成碑。現存于廟。

檯轎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聰俊。能讀漢書。年十八九。忽遠出不歸。家人尋覓不得。月餘。其父遇于薦橋大街。則替人抬轎而行。父大驚。牽拉還家。痛加鞭箠。問其故不答。乃閉鎖書舍中。未幾逃出。又為人抬轎矣。如是者再三。祖父無如何。置之不問。戚友中無肯與婚姻。然漢書成誦者。終身不忘。遇街道清淨處。朗誦高祖本紀。琅琅然一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樂召役之。勝自己開卷也。自言兩肩負重。則筋骨靈通。眠食俱善。否則悶悶不樂。此外亦無他好。

楊笠湖救難

楊笠湖為河南令。上憲委往商水縣振災。秋暑甚虐。午刻事畢。納涼城隍廟。坐未定。一人飛奔而來。口稱小民張相求救。問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瘋疾。群起逐之。其人長號不出。曰我昨夜得一夢。見此處城隍神。已故縣主王太爺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難。可求救于汝之父母官。我即向王太爺叩頭。王曰。我已來此。無能看力。汝須去求鄰封官楊太爺救。過明午則無害矣。故今日黎明即起。聞太爺姓楊。又在此廟。故來求救。言畢。叩頭不肯去。楊無奈何。

笑曰。我已面准。汝有難即來可也。問其姓名。命家人記之。數日後。散振過其地。訊其鄰人曰。張某是日得夢入城。後彼臥室兩間無故塌倒。毀傷什物甚多。惟本人以入城故得免。

馮侍御身輕

馮侍御養梧先生。自言初生時身小如貓。稱之重不滿二斤。家人以為必難長成。後過十歲形漸魁梧。登進士。入詞林。轉御史。生二子。一為布政使。一為翰林。先生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十餘步。方知李鄴侯幼時能飛。母恐其去。以葱蒜厭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臨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為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三鼓後。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相屍者。商家汪姓兩奴角口。一奴自縊。汪有富名。某以為奇貨。命其停屍大廳。故不往驗。待其具禀講貫三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為喝令重詐銀四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見而尤之。以為太過。某曰。我非得已。我欲為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人送入京師。我並不存家中。未幾其子果選甘肅某縣。陞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為冒振事發覺。斬立決。孫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悸疽發背死。

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臥焉。酣聲雷鳴。以為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隨即騎上。將拳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徧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驚醒。騰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為所啖。於是竭生平之力。緊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為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腳上為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逾年纔得平復。

十八灘頭

湖南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詣廟行禮畢。求得籤有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淺水平路。必捨舟坐轎。秋闈為侯七一業。天使按臨。從某湖過某地。行舟則近而速。起旱則遠而遲。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關神籤訣誦而告之。使者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公受賕事。公不承認。而司閽之李奴。必欲扳公。說此銀實送主人。非奴所撞騙。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奴主爭辯不休。使者厲聲謂公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于地。癱

也。說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聖帝君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之有。公悚然。遂認受贓而案定。

三姑娘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守備年老。能超距騰空。所擒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而言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嘆絕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請為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召我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衚衕有妓三姑娘勢力絕大者。曰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與如數。曰不擒來。抬棺見我。三姑娘深堂廣廈。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牆而上。時已暮秋。暑小涼。高蓬蔭屋。梁伏蓬上伺之。漏初下。見二女鬟從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窗低語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珠燈擁麗人出。交拜妮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席橫陳。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妝。紛趨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與笙簫間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搴其裾。從東窗入。滿堂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竿上。紗燈雙紅。梁竊意此是探虎穴時也。自蓬下。足踢寢戶入。女驚起。赤體躍牀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咡曰。何衙門使來。曰九門提督。女曰。尊矣。妾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裸婦女見貴人。非禮也。請

著衣。一謝明珠雙。梁許之。擲與一裩一裙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雙。擲杲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曰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為妾故累。若飢渴。妾心不安。顧左右治具。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懽聲如雷。梁私念。牀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妾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時。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離公署未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諭梁曰。本衙門所拏三姑娘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干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護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䝿河都尉

余親家張開士牧宿州。奉旨開河掘地。得黿大如車輪。項繫金牌。鐫正德二年。皇帝勅封摉河都尉十二字。黿兩眼深碧色。背殼綠毛寸許。民間聚觀。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風雨颯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餘丈。

科場事五條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夢其父桐城公諱英者。獨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問爺看何書。曰新科狀元錄。狀元何名。公舉左手示文和公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

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驚醒。卒不解。後丙辰狀元。乃金德瑛。移王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驗也。公得子遲。祈夢於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心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為兩个字。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為少司寇。讀殿試卷。夢文昌神。抱一短鬚道士與之。後臚唱時。金狀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門。

劉大櫆丙午下場。請乩。乩仙批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為壬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繆大恚。嫌其遲。後年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有三人祈夢於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汝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妒其有夢。偽溲焉者。即于夜間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尚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早三人同往視之。乃一个中二字。果得夢者中矣。

百四十村

閣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打薪。賣與山下吳姓鬻豆腐翁。吳夫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爲炊。交易甚懽。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叟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之妻曰。周叟頗喜飲。今不來。賣薪又不來。稱祝。毋乃病乎。盍往視之。吳翌日往訪。見周顏色甚和。問昨何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代薪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見黃白色纍纍。得毋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堆牀下。若下山則誰爲守者。吳視之。果金銀。因代爲謀曰。叟不可居此矣。叟孤身住空山。而挾此重物。保無盜賊慮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盍爲我入城尋一屋。在人烟稠密處。吳如其言。且助之遷居。未幾。周又至。面赧然有慚色。手百金贈吳。揖曰。吾有求于公。吾明年百歲矣。從未婚娶。自道將死。遑有他想。不料獲此重資。一老身守之。復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婦。吳睨其妻。相與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鄭重結髮之意。倘嫌我老者。請萬金爲聘。以三千金謝媒。吳雖知其難。而心貪重謝。强應曰。諾。老人再拜去。月餘無人肯與老人婚。老人又來催促。吳支吾無計。時吳女纔十九歲。忽跪請曰。女願婚周叟。夫婦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嫌周老憐女少耳。女聞人各有命。兒如薄命。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孀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尚有餘年。幸獲子嗣。足支門戶。亦未可

定。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根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來此。而又以三千金作謝。是生女愈于生男。而女心亦慰。女想此叟如許年絕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婦以女言告叟。叟跪地連叩頭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讀書補廩。孫即閣學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殯葬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記有雞不三年。犬不六載之說。言禽獸之不可久畜也。余家人孫會中畜一黃狗甚馴。常喂飯狗搖尾乞憐。出入必相迎送。孫甚愛之。一日手持肉與食。狗嚙其手掌心皆穿。痛絕于地。乃棒狗殺之。揚州趙九善養虎。檻虎而行。路人觀者先與十錢。便開檻出之。故意將頭向虎口摩擦。虎涎滿面。了無所傷。以為笑樂。如是者二年有餘。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錢。又將頭擦虎口。虎張口一嚙而頭斷。衆人報官。官召獵戶以槍擊虎殺之。人皆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余曰不然。人亦有之。乾隆丙寅。余宰江寧。有報殺死一家三人者。余往相驗。凶手乃屍親之妻弟劉某。平日郎舅姊弟甚和。並無嫌隙。其姊生子。年甫五歲。每舅氏來。代為哺抱。以為慣常。是年五月十三日。劉又來抱甥。姊便交與劉。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殺之。姊驚走視。便

持割麥刀斫姊斷其頭。姊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腹。出腸尺餘。尚未氣絕。余問有何冤仇傷君。極言平日無冤。言終氣絕。問劉。劉不言。兩目斜視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難詳。立時杖斃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婦某守節二十餘年。內外無閒言。忽年過五十。私通一奴。至于產難而亡。其改常之奇。皆虎狗類矣。

夢葫蘆

尹秀才廷一未第時。每逢下場。必夢神授一葫蘆。放榜不中。自後遇入闈。心惡而每次必夢葫蘆。然屢夢則葫蘆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闈之前夕。尹恐又夢。乃坐而待旦。欲避夢也。其小奴方睡。大呼夢見一個葫蘆與相公長等身。尹愈恨不祥。亦無可奈何。已而榜發。尹竟中三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其三十一名姓盧。皆甚少年。方悟初夢之小葫蘆蓋二公尚未長成故也。

乩仙示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又甲午鄉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眾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

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神籤預兆

秦狀元大士將散館。求關廟籤。得靜來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鬱鬱不樂。以為神嗤其有虧心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為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閱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奇騙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故意較論銀色。嘵嘵不休。一少年從外入。禮貌甚恭。呼翁為老伯。曰。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信銀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銀信交畢。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謂錢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屑語。末云。外紋銀十兩。為爺薪水需。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拾兩。即以此兌錢何如。主人接其銀稱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上祇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

將錯就錯。獲此餘利。遂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例兌錢九千。翁負錢去。少頃。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毋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換錢。已為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翦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離此十里餘。君追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鄰也。使翁知我破其法。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門向。君即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為不得已而强行者。同至漢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擁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捽老翁毆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衆人皆起問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兒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銀。我之原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為持戥稱之。果十一兩零三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群起毆之。店主一念之貪。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騙術巧報

騙術有巧報者。常州華客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客負行囊。呼搭船甚

急。華憐之。命停船相待。船戶搖手。慮匪人為累。華固命之。船戶不得已迎客入宿于後艙尾。將抵丹徒。客負行囊出。曰。余為訪戚來。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謝華上岸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為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行不上。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資。不如歸里摒擋。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挖舟返。許其直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偽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而走。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數十粒。價可千金。華從此大富。

香亭記夢

香亭于乾隆壬辰冬。赴都謁選。道東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縣東關客店。夜夢至一園亭。竹木蕭疏。迥非人境。几上橫書一卷。字作蠅頭小楷。閱之載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魚化為麗姝。名曰喬如。有李氏子惑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死。宋氏子又惑焉。歷三十六日。而宋氏子亦死。有楊氏子知其為怪也。故納之。而特嬖之。絕其水飲。喬如無所施術。三年生三子。悉化為魚。六年。楊氏子遍體生鱗甲。而喬如益治豔。一夕。暴風雨。喬如抱持楊氏子。

兩身合為一身。各自一首鼓翥同飛。投洞庭湖。日出時。楊飲水。日入時。喬如飲水。楊氏子猶知與喬如交歡。不知為魚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壽此之謂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糢糊不可辨。鐘鳴夢醒。枕上默誦不遺一字。

敦倫

李剛主講正心誠意之學。有日記一部。將所行事。必據實書之。每與其妻交媾。必指書某月某日。與老妻敦倫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商邱宰某申詳一案。有卑職勘得毫無疑義四字。臬使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枷責。楊急改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司房打點已至千金。汶上令某見巡撫。某偶患寒疾失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參。央中閽人私獻萬金方免。人相傳為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為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聞樓下笞奴婢聲。便彷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

樓者必分已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佛佛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必拉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我答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踏蓮花須將浴面之銅盆來俄而旃檀之氣自空繚繞端坐跏趺而逝逝後香三晝夜始散

暹羅妻驢

暹羅俗最淫男子年十四五時其父母為娶一牝驢使與交接夜睡縛驢以其勢置驢陰中養之則壯盛異常如此三年始娶正妻迎此驢養之終身當作側室不娶驢者亦無女子肯嫁之也

倭人以下竅服藥

倭人病不飲藥有老倭人能醫者熬藥一桶令病者覆身卧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乘熱灌入用大氣力吹之少頃腹中汩汩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

獅子擊蛇

戈侍御濤云其太翁名錦為某邑令適西洋貢獅子經過其邑獅子於路有病與解員在館驛暫駐獅子蹲伏大樹下少頃昂首四顧金光射人伸爪擊樹樹根中斷鮮血迸流內有大蛇決折而斃先是驛中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是患除厚待貢使至京獻於闕廷象見之不

跪獅子震怒長吼一聲象皆俯伏奉旨放歸本國後數日陝撫奏至云京中放獅本日午時已過潼關

賈士芳

賈士芳河南人少似癡愚有兄某讀書命士芳耕作時時心念欲往遊天上一日有道人問曰爾欲上天耶曰然道士曰爾可閉目從我遂淩虛而起耳畔但聞風濤聲少頃命開目見宮室壯麗謂士芳曰爾少待我入即至良久出謂曰爾腹餒耶授酒一杯賈飲半而止道人咈强曰此非爾久留處仍令閉目行如前風濤聲少頃開目仍在原處步至伊兄館中兄驚曰爾人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為鬼曰爾數年不歸曩在何處曰我同人至天上往返不過半日何云半年其兄以為癡不之顧與徒講解周易士芳坐于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是卦繇詞九五陽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火相濟變為正月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至上九數不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矣其兄大驚曰汝未讀書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與信其果遇異人遠近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田中丞奏聞蒙召見卒以不法伏誅或云賈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真尤有神通嘗烹茶招賈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清濁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頃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闢象矣十二萬年不

過如此一宴耳。嵇文敏公總督河道時。賈常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賈必拉至無人之處。將其生平隱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又常問人可畏鬼否。曰畏鬼便已。如云不畏。則是夜必有奇形惡狀者。入房作鬧。

石男

石婦二字。見太元經。其來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書亦屢言之。近復有所謂石男者。揚州嚴二官貌甚美。而無人與狎。其穀道細如綠豆。下織如線香。晝食粥一盂。酒數杯。蔬菜些些須而已。多則腹中暴脹。大便時痛苦異常。

鬚長一丈

黃龍眉震澤縣人。官熱河四旗廳巡檢。鬚長一丈有奇。繞腰兩匝。餘垂至地。

禁魘婆

粵東崖州居民半屬黎人。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居五指山中。不服王化。熟黎尊官長。來見則膝行而入。黎女有禁魘婆。能禁咒人致死。其術取所咒之人。或鬚髮。或吐餘檳榔。納竹筒中。夜間赤身仰臥山頂。對星月施符誦咒。至七日。其人必死。徧體無傷。而其軟如綿。但能魘黎人。不能害漢人。受其害者。擒之鳴官。必先用長竹筒穿索扣其頸項下。曳之而行。否則近

其身必為所禁魘矣。據婆云不禁魘人。則過期已身必死。婆中有年少者不及笄。便能作法。蓋祖傳也。其咒語甚秘。雖杖殺之。不肯告人。有禁魘婆。無禁魘公。其術傳女不傳男。

割竹簽

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簽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劃數目于簽上。對劈為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為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簽合而驗之。其稅簽如稅契。請官用印于紙。封其竹簽之尾。春秋納糧。較內地加豐焉。

黎人進舍

黎民婚嫁。不用輿馬。吉日新郎以紅布一疋。往岳家裹新婦負背上而歸。其俗未成親之先。婿私至翁家。與其妻苟合。謂之進舍。若能生子而後負婦者。則羣以為榮。鄰里交賀。各以白紙封番錢幾元。至其門首拋竹筐中。其主人以大甕貯酒。陳于門前。甕內插細竹筩數條。賀客至。各伏筩甕而飲。飲畢。又無迎送拜跪之禮。余在肇慶府署中。崖州刺史陳桂軒為余言。

海異

海中水上鹹下淡。魚生鹹水者。入淡水中即死。生淡水中者。入鹹水中即死。鹹水煮飯。水乾而米不熟。必用淡水煮纔熟。水清者下望可見二十餘丈。青紅黑黃其色不一。人小便則水

光變作火光。亂星噴起。魚常高飛如鳥雀。有變虎者。變鹿者。

喝呼草快子竹

惠州山中。有草喝之則葉捲。號喝呼草。羅浮山有快子竹。竹形小而質勁。截之可以為箸。不許人作聲。呼之便遁入土中。覓不可得。

蚺蛇藤

瓊雷兩州蚺蛇。大如車輪。所過處腥毒異常。遇者輒死。性淫而畏藤。土人多以婦人褌並藤條置腰間。聞腥氣知蛇至。先以婦褌擲去。蛇舉頭入褌。吮嗅不已。然後以藤抛擊。蛇便縮伏。憑人捆縛。縛歸釘之樹上。用刀剖腹。蛇似不知。將至胆處。乃作愛護之狀。胆畏人取。逃上逃下。未易捉取。直至蛇死腹裂。胆落地上。猶躍起丈餘。漸漸力盡勢低。取掛簷間。其胆衣內汁。猶終日奔騰上下。無一隙停留。俟竟乾後。纔可入藥。

網虎

江西鄱陽湖。漁人收網。疑其太重。解而視之。斑然虎也。惜已死矣。

福建解元

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亟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

元與公。家人為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賓。禁止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夫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鬬。一聞母喝即止。念此尚屬孝心。姑予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尚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

顧四嫁妻重合

永城呂明府家佃人顧四。乾隆丙子歲荒。鬻其妻某氏嫁江南虹縣孫某。生一女。次年歲豐。顧又娶後妻。生子成幼。遠出為人傭工。流轉至虹縣地方。贅孫姓家兩年。妻父歿。成無所依。遂攜其妻並妻母回永城。顧四出見。兒之岳母。已之故妻也。時顧後妻先一月歿。遂為夫婦如初。

千里客

萬歷年間。紹興商冢宰起第。卜云。千里客來居此宅。當時訝之。至國初。王侍御蘭膏先生任鹽政。歸買此宅居之。王別號千里。即江寧王檢校大德父也。

趙子昂降乩

鄧宗洛秀才云。伯祖開禹公少時贅海寧陳大司空家。衆人請仙。公亦問終身。乩判云。余趙子昂也。五字宛然趙書。公在旁微笑云。兩朝人物。乩隨判詩一首云。莫笑吾身事兩朝。姓名久已著丹霄。書生不用多饒舌。勝爾寒氈歎寂寥。後公年八十。由歲貢任來安訓導十年而終。

神仙不解考據

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并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咸敬信之。穎本唐開寶間人。曾撰張希古墓志。石在西安碑林。畢中丞近移置吳中靈巖山館。一日降乩。節署甫至。即以此語謝其護持之功。此事無知者。因共稱其神奇。時嚴道甫在座。因云。記墓志中云。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張君。攷唐府兵皆隸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志云。尚德府為左衛所領。固也。但唐書地理志。馬邑郡所屬無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據。仙停乩半晌。云當日下筆時。僅據行狀開載。至唐地理志。為歐九所修。當俟晤時問明。再奉復耳。然自是節署相請。乩不復降。即他所相請。有道甫在。乩亦不復降。

產公

廣西太平府。獠婦生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其夫乃擁衾抱子。坐于寢榻。臥起飲食。皆須其婦扶持之。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名曰產公。而妻反無所苦。查中丞儉堂云。

烏魯木齊城隍

烏魯木齊。于乾隆四十一年築城。得至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時為金蒲城。今唐書作金滿城誤也。並建有城隍廟。興工三日。都統明公亮夢有人儒冠而來。云姓紀名永寧。陝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為此地城隍。故爾來謁。公心異之。時畢公秋帆撫陝。因以札來詢畢公。飭州縣查現在紀姓中。未有名永甯者。適嚴道甫修華州志。有紀姓。以家譜來求登載其遠祖。檢之則名永寧者。居然在焉。乃明中葉生員。生平亦無他善。惟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時曾捐貲掩埋壓傷死者四十餘人而已。因以復明公。書至適于是日廟方落成也。

黑霜

四海本一也。南方見之為南海。北方見之為北海。證之經傳皆然。嚴道甫向客秦中。晤誠毅伯伍公云。雍正間奉使鄂勒素。聞有海在北界。欲往視。國人難之。固請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羅盤火器。以重氈裹車。從者皆乘橐駝隨往。北行六七日。見有冰山如城郭。其高入天。光氣不可逼視。下有洞穴。從人以火照羅盤蜿蟺而入。行三日乃出。出則天色黯淡如玳瑁闇

有黑烟吹來。著人如砂礫。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數里。得巖穴則避入。以硝磺發火。蓋其地不生草木。無煤炭也。逾時復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銅人對峙。高數十丈。一乘龜。一握蛇。前有銅柱。蟲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堯皇帝所立。相傳柱上乃寒門二字。因請回車。云前去到海。約三百里。不見星日。寒氣切肌。中之即死。海水黑色如漆。時復開裂。則有夜叉怪獸起來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熱。公因以火著貂裘上試之。果不然。因太息而回。入城檢點從者五十人。凍死者二十有一。公面黑如漆。半載始復故。隨從人有終身不再白者。

中印度

後藏西南四千餘里。有務魯木者。即佛經所云中印度也。世尊居之。金銀宮闕。與佛書所云無異。宮門外有池。方廣百里。白蓮如斗。香氣著衣。經月不散。云即阿暫池也。天時寒暖。皆如三四月。秔稻再熟。無金銀。皆以貨物交易。達賚喇嘛五歲一往覲。雍正初年。鄂羅索發兵萬餘。驅猛象數百來鬬。欲奪其地。世尊持禁咒。遣毒蟒數千往禦。鄂羅索懼。請受約束。蟒蛇瞬息不見。世尊云。此嗔心所致也。不嗔則無有矣。因諭以此地人少。每十年當以童男女五百來獻。今其自相配偶。至今猶然。誠意伯伍公云。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來文端公自言伯樂轉世。眸子炯炯有光。相馬獨具神解。兼管兵部及上駟院時。每值挑馬百十為群。瞥眼一過。其毛病纖悉無不一一指出。販馬者驚以為神。年七十後。常閉目靜攝。每有馬過。靜聽蹄聲。不但知其良否。即毛色疾病。皆能知之。上所乘馬。皆先命公選視。有內侍衛數人。精選三馬。百試無差。將獻上。公時已老。眼皮下垂。以兩指撐眼視之曰。其一可用。其二不可用。再試之果蹶矣。一日。坐內閣。史文靖公乘馬至閣門外下。偶言所乘棗騮馬甚佳。公曰。佳則佳矣。但公所乘乃黃驃馬也。何得相誑。文靖云適所言誠誤。但公何以知之。公笑而不言。又一日。梁文莊公入閣少遲。自言所乘馬傷水。躓于行步。公曰。非傷水。乃誤吞水蛭耳。文莊乃請獸醫鍼治。果下水蛭數升而愈。公常語侍讀嚴道甫云。二十時荷校于長安門外三十餘日。默索易象乾坤二卦。得相馬之道。其神解所到。未能以口授人也。

福建試院樹神

紀太史曉嵐視學閩省。試院西齋有柏一株。干霄蔽日。幕中友人于深夜常見有人來往其下。章服一如本朝制度。惟袍是大紅。紀意樹神為祟。乃掃室立主以祀。並作對句懸于楹間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公。自是怪遂絕。

于雲石

金壇于雲石官翰林時。迎其父就養入都。一日行至中途。天色已晚。四無人烟。尋一旅店。遂往投宿。店主以人滿辭。于以前路無店。固求留宿。店主躊躇久之。曰店後空屋數椽。小兒幼年曾讀書其處。不幸夭亡。我不忍往觀。故封閉之。客如不嫌。請暫住一夜如何。于從之。即開門入。見四壁塵蒙蟏蛸滿戶。案有殘書數卷。偶得時文稿一本。翻閱之。與其子雲石所作文無異。後數篇與鄉會試中式之卷亦相同。意甚訝然。忽窗外有光射入。見對面石壁上恍惚有于雲石字跡。即秉燭出觀。乃于霄石三字也。轉身進內。磞然有聲。石壁遂倒。字亦隨滅。一夜驚疑不寐。曉行抵都。與子備述前事。雲石聞言。不覺失色。須臾仆地。急喚家人救治。不甦而絕。

隨園戲編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月，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訇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為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老於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睒睒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貨物，各謀生。先三月

前有瘋僧持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沖決溺死萬餘人

王昊廬宗伯是蓮花長老

王昊廬宗伯未第時自黃岡赴京應試路過廬山宿於蓮花宮內因次日仍欲啟行未晚便睡夢身坐大殿之上面前供齋果下有袈裟百輩環拜誦佛因隨手取面前棗子偶啖數枚遂醒醒時口中有餘味正驚訝間忽見住房外燈燭煇煌几筵肆設衆僧方膜拜宛然夢中光景啟戶問之是日乃此庵已故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盤中之棗其頂皺缺如少二三枚者恍悟自己前身乃此庵長老也故終身奉佛甚虔先是宗伯父用余公崇禎翰林殉節廬山故自號昊廬取昊天罔極之義諱澤宏

鬼買兒

洞庭貢生葛文林在庠有文名其嫡母周氏亡後父荆州續娶李氏即文林生母也于歸三日後理周氏衣箱有繡九枝蓮紅襖一件愛而著之食次即昏迷自批其頰曰余前妻周氏也箱內衣裳是我嫁時帶來我平日愛惜不忍上身今汝初來公然偷著我心不甘來索汝

命。家人環跪。替李求情。且云娘子業已身故。要此華衣何用。曰速燒與我。我等要著。我自知氣量小。從前妝奩一絲不能與李氏。皆速燒與我。我纔肯去。家人不得已如其言。盡焚之。鬼拍手笑曰。吾可以去矣。李即霍然病愈。家人甚喜。次日李方晨妝。忽打一呵欠。鬼又附其身曰。請相公來。其夫奔至。乃執其手曰。新婦年輕。不能理家事。我每早來代為料理。嗣後午前必附魂於李身。查問薪米。呵責奴婢。井井有條。如是者半年。家人習而安之。不復為怪。忽一日謂其夫曰。我要去矣。我柩停在此。汝輩在旁行走。震動靈牀。我在柩中。骨節俱痛。可速出殯。以安我魂。其夫曰。尚無葬地。奈何。曰。西鄰賣爆竹人張姓者。有地在某山。我昨往看。有松木。竹頗合我意。渠口索六十金。其心想三十六金。可買也。葛往觀。果有地。有主。絲毫不爽。遂立契交易。鬼請出殯日期。葛曰。地雖已有。然啟期告親友。尚無孝子出名。殊屬缺典。鬼曰。此說甚是。汝新婦現有身矣。但雌雄未卜。與我紙錢三千。我替君買一兒來。言畢去。至期李氏果生文林。三日後鬼又附婦身如平時。其姑陳氏責之曰。李氏新產。身子孱弱。汝又來糾纏何太不留情耶。曰。非也。此兒係我買來嗣我血食。我不能忘情。新婦年輕貪睡。倘被渠壓死奈何。我有一言。囑婆婆。婆俟其母乳畢後。婆婆即帶伊同睡。我纔放心。其姑首肯之。李氏打一呵欠。鬼又去矣。擇日出喪。葛憐兒甫滿月。不勝粗麻。易細麻與著。鬼來罵曰。此係齊衰孫喪

祖之胎。我嫡母也。非斷衰不可。不得已易而送之。臨葬。鬼附婦身大哭曰。我體魄已安。從此永不至矣。嗣後果斷。先是周未嫁時。與鄰女結拜三姊妹。誓同生死。其二妹先亡。周病時曰。兩妹來現在牀後喚我。葛怒拔劍斫之。周頓足曰。汝不軟求。而斫傷其臂。愈難挽回矣。言畢而亡。年甫二十三。

鬼搶饅頭

文林言洞庭山多餓鬼。其家蒸饅頭一籠。甫熟揭蓋。見饅首唧唧自動。逐漸綿縮。如椀大者。頃刻變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麪筋。精華盡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餓鬼所搶也。起籠時。以硃筆點之。便不能搶。如其言。點者自點。縮者仍縮。蓋一人之點。不能勝群鬼之搶也。

荷花兒

餘姚章大立。康熙三年舉人。家居授徒。忽有二冤鬼。一女一男。白日現形。初扼其喉。繼推之地。以兩手高擧。梏而不開。若空中有繩繫之者。先作女聲曰。我荷花兒也。繼作男聲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氣。家人問何冤。曰章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慶時為刑部侍郎。其時我主人周世臣。官錦衣指揮。家貧無妻。只荷花兒與王奎一婢一奴相伴。有盜入室。殺世臣去。我二人報官。官遣張把總入室捕盜。疑我二人因姦弒主。刑部嚴刑拷訊。我二人不勝

楚毒。遂自誣服。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獄久不決。及大立為侍郎。忽發大怒。別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再訊。二人迎合。竟照前議定罪。志伊苦爭不能得。遂剮我二人於市。越二年。別獲真盜。都人方知我二人之冤。傳入宮中。天子僅怒奪大立官職。而調一忠三錫於外。請問凌遲重情。可是奪職所能蔽辜否。我故來此索命。家人問何以不報王徐之冤。曰彼二人惡跡更多。一已變猪。一囚酆都獄中。我不必再報。惟大立前身頗有清官之號。又居顯秩。故爾遲遲。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祿位有限。方能報復。且明季朝綱不整。氣數將絕。陰司鬼神亦多昏瞶。我等屢訴不准。不許出京。豈若當今大清之世。冥司陰官。亦洗心革面耶。家人跪求。說名名僧為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度。我二人係毫無罪。何用名僧超度。況超度者。不過要我早投人身耳。我想就投人身。遇著大立也要報仇。渠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觀者不解來歷。即我與大立既已隔世。雖報其人。兩邊都不曉來歷。無以垂戒作官之人。故我二人每聞陰司喚令輪回。堅辭不肯。今冤報後。可以輪迴矣。言畢。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墜下。作女聲問曰。可像剮耶。作男聲問曰。可知痛耶。血流滿席而死。

歐陽澈

宋浙西有陳東歐陽澈廟。當時士民憐其忠。故私立而祠之也。後王倫從金國來。見而惡之

命有司拆毁明季有富而好義李士貴又立廟於艮山門外鄉民祈求頗靈一日李夢神人布袍革履叩門求見曰我歐陽澈也當日位卑而言高獲罪係我自取幸上帝憐我忠誠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難以辦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國璋皆布衣有氣節可塑二人像於我側助我安輯地方李允許既而笑問曰陳東先生安在何不相助為理曰李伯紀相公現司南嶽聘陳先生作記室去矣士貴於次日即增兩像於旁

浮尾

戊戌年黄河水決河官督治者每築堤成見水面有綠毛鴬一群翱翔水面其夜堤必崩用鳥槍擊之隨散隨聚逾月始平雖老河員不知鴬為何物後閱桂海稗編載前明黄蕭養之亂黄江有綠鴬為祟識者曰此名浮尾水怪也以黑犬祭之以五色𦆌投之則自然去矣如其言果驗

雷火救忠臣

全椒金光辰以御史直諫觸崇禎皇帝之怒召對平台將重懲之忽迅雷震御座乃免之嘉靖怒劉魁楊爵周怡直諫杖置獄中有神降乩言三人冤乃赦之後因熊浹言乩仙不足信重捕入獄亡何高元殿火起帝禱於靈臺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稱忠臣者乃急傳詔釋之

且復其官。

滑伯

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甚大。邑令到任。必先祭奠。朔望行香。滑伯之神。時時出現。圭璋袞冕而出者。官必升遷。深衣便服而出者。官多不祥。余門生呂炳星宰滑州。忽一日見滑伯衣甲冑立於墓上。是年歿香河同知。墓前古木甚多。葉落時風吹四散。從未有落墓上者。亦奇。

盤古脚迹

西洋錫蘭山高出雲漢。其巔有巨人脚迹。入石深二尺。廣八尺。云是盤古皇帝開天落地之脚迹。其國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爛。

珠重七兩

明史永樂十五年。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零。

采膽入酒

古城國取生人膽入酒。與家人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膽。每伺人於道。出其不意殺之。取膽以去。若其人驚覺。則膽先裂。不足用矣。置衆膽於器。必以中華人膽居上。王在位三十年。則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姪代。而已持齋受戒。告於天曰。我為君無道。願虎狼食我。或病死。居

一年無恙則復位如初。

膽長三寸

福王之敗有起義兵者吳漢超宣城生員也兵潰逃出城念其母在乃入見大帥曰首事者我也殺之剖其腹膽長三寸。

湖神守尸

明季大學士賀逢聖在武昌為張獻忠所逼投墩子湖死自夏至秋有神託夢於湖之居民某云我奉上帝命守賀相尸殊苦汝可撈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者是也某覺而異之俟於湖赫然尸出乃殮而葬之尸在水中百有七十日面如生

僵尸抱韋駝

宿州李九者販布為生路過霍山天晚店客滿矣不得已宿佛廟中漏下兩鼓睡已熟夢韋駝神撫其背曰急起急起大難至矣躲我身後可以救你李驚醒踉蹌而起見床後有棺砉然有聲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銀鼠套者面上皆滿兩眼深黑中有綠睛光閃閃然直來撲李李奔上佛櫃躲韋馱神背後僵尸伸兩臂抱韋馱神而口咬之喀喀有聲李大呼羣僧皆起持棍點火把來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見韋馱神被僵尸損壞所持杵折為

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群僧報官焚其棺。李感韋馱之恩。爲塑像裝金焉。

窮鬼祟人富鬼不祟人

西湖德生菴後門外。厝棺千餘。堆積如山。余往作寓。問菴僧此地嘗有鬼祟否。僧曰。此間皆富鬼。終年平靜。余曰。城中那得有如此許多富人。焉能有如此許多富鬼。且久攢不葬。不富可知。僧曰。所謂富者。非指其生前而言也。凡死後有酒食祭祀紙錢燒化者。便謂之富鬼。此千餘棺。雖久厝不葬。僧於每年四節。必募緣作道場。設盂蘭會。燒紙錢千萬。鬼皆醉飽。邪心不生。公不見世上人。搶劫詐騙之事。皆起於飢寒。凡病人口中所說。目中所見。可有衣冠華美。相貌豐腴之鬼乎。凡作祟求祭者。大率皆蓬頭歷齒。藍縷窮酸之鬼耳。余是其言。果住月餘。雖家僮婢子。當陰霾之夜。無聞鬼嘯者。

雷神火劍

乾隆戊申八月。河庫道司馬公。遣兩僕還家。一名祝升。年三十。一名壽子。年十六。二人雇船行至寶應劉家堡地方。天漸陰晦。壽子忽喜曰。前面搭臺唱戲。有金盔金甲神在場上。甚熱鬧。旁人皆不見。笑曰。前面河水滔滔。絕無戲臺。汝孩子氣。一心想看戲耶。祝升同一篙工爭曰。果然有戲。諸君何獨不見。言未畢。有惡風吹折桅杆。渦船昏黑。震雷一聲。擊殺壽子。祝升

於船頭。並殺篙工於船尾。雷雨稍定。艙中人大驚。泊船報縣。請官相屍。俄而祝升蘇。曰。我與壽子。正在船看戲。忽見前面萬道金光。不見河路。地上俱鋪雪白銀磚。台上宮殿巍峩。中坐冕旒神。方面白鬚。旁立金盔金甲者數十。金甲神向冕旒者鞠躬白事。語不可辨。但見冕旒神點首。金甲者遂趨出上船。擒我與壽子篙工三人。去跪殿上。抽腰下掛劍。紅光焰爗。將壽子頭上橫穿過去。又將篙工胸上橫穿過去。我看光景不好。側身要逃。被別個金甲神扯住用金瓜錘當頭一打。我遂昏絕。以後便不知人事了。縣官萬公來驗。即取此段口供。申詳立案。驗壽子篙工兩尸。果有細眼穿喉胸二處。買棺殮埋。因祝尚活在船中。不便醫治。乃撐船至大王廟停泊。扛祝身入廟。祝望見大王驚曰。剛纔上坐者。即此神也。又旁睨曰。諸位神道都在殿上。何不救救我耶。言畢。食粥一椀。仍氣絕矣。是年冬。余同劉霞裳遊沭陽。過劉家堡泊船大王廟。往看諸神。皆尋常金裝木偶。無他靈異。劉向神問。壽子年幼有何惡而犯天誅神不答。余笑曰。癡秀才。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耳。幽明一理。何必對神饒舌耶。

水精孝廉

廣東紀孝廉童時。誤入蛇腹。黑無所見。但聞腥氣。捫其壁滑澾不可近。幸身邊有小刀。因挖其壁。漸見微明。就明鑽出。困臥於地。鄰人見之。攜歸其家。是日邨郊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

孝廉爲毒氣所傷。通身皮脫。如水精。腸胃皆見。從幼至壯不改。鄉舉後。同年皆見之。呼爲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王某居杭城之東園。地多魚池。東西相接。中隔一埂。季夏日正午。立埂上乘涼。見東池忽有一道浮漚。闊尺許。似潮湧而來。汩汩有聲。及近埂岸。有尺半長一段黑氣。從東池飛入西池。而寂。鼻中作羊羶氣。問之鄰人。云是水鬼移家也。

負妻之報

杭城仙林橋徐松年。開銅店。年三十二。驟得瘵疾。越數月。疾漸劇。其妻泣謂曰。我有兩兒俱幼。君或不諱。我不能撫。我願禱於神。以壽借君。君當撫兒。待其長娶媳。可以成家。君不必再娶矣。夫許之。婦投詞於城隍。再禱於家神。婦疾漸作。夫疾漸瘳。浹歲而卒。松年竟違其言。續娶曹氏。合巹之夕。牀幃間夾一冷人。不許新郎交接。新婦驚起。蓋前妻附魂於從婢以鬧之也。口中痛責其夫。共寢五六月。齋禱不靈。松年仍以瘵歿。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杭城橫塘鎮有孤靜庵。一老僧焚修其後殿。見有四小龜共扛一大龜。徑尺許。循牆依檻圍

圍而走。迴環不止。老僧唪經畢。清磬一聲。龜方斂迹。數年後老僧圓寂。龜亦不復再見。雍正年事。

鬼送湯圓

杭州王生繩玉。課蒙於橫塘鍾氏。鍾第三子字有條。年已二十。自瞞其年稱十六。問弟子此時尚可讀書否。王答以果能志堅。書何不可讀耶。有條大喜。諷誦不輟。其父俗賈也。不以為然。迫之赴吳門貿易。有條鬱鬱而往。日赴市廛。夜仍闔戶隱身帷帳中。私自鑽研。滿房貼歲不我與四字。越四月。疾亟而歸。時近重九。抵家遂卒。柩停於家。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夢中聞內屋啟門聲。步至書舍。排闥入。見有條左手秉燭。右手執盌。椀內騰騰熱氣。至王牀前。啟帳笑曰。先生肚飢耶。特送點心來。王坐起接其椀。見內浮湯圓四個。兼有銅銚。遂忘其為鬼竟挑食之。及三而飽。尚留其一。隨手交還有條。有條復為下帳。閉門而去。王忽大悟。驚曰。有條歿已週歲。今夕胡為而來。方舉念間。體中寒熱頓作。自夜及明。循環三次。憊甚不能起乃呼輿歸家。家中攔門鬼以百十計。男女大小。他鄉本郡之鬼。無所不有。大約鳩形鵠面。披衣曳履之窮鬼為最多。恰無怪狀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來視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鄭家橋翟家娘子。亦來此耶。王弟訪之。果翟鄰家修髮之妻。新縊死者也。王父為延

醫投藥。夜起病人。命服。衆鬼搯肩搤背。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厭焉。竟違父命。終不飲藥。次晨另延一醫診視。問曾投藥否。又語以故。醫索方視之。驚曰。幸而未飲。否則今日不能出聲矣。另立一方。鬼不復來奪。從此衆鬼闐門塞屋。日掩天光。夜蔽燈火。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餘日。家中持經放燄口。毫無效驗。一女鬼呼曰。汝家該延老僧宏道來。我輩便去。如其言。往請宏道。甫到門。衆鬼轟然散矣。病亦漸安。袁子曰。同是念經放燄口。而有驗有不驗。此之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而以奉其先生。此之謂愚忠愚孝也。

忠恕二字一筆寫

黃燡照。歙縣人。原任福山同知。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款落新安後學某敬書。忽一日。夢黑衣者二人。執燈至。曰。奉命召汝。黃即隨往。至一處。歷階而升。聞呼曰。止。黃即立定。黑衣人分左右立。中隔一層白雲。聞有人曰。汝為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古。書忠恕二字。款落新安。宜速改正。黃驚醒。急將前所刻新安二字改寫歙縣。越數日。又夢前黑衣人。引至原處。仍聞雲中人語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字之義。是一氣讀否。汝可於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七帖。見忠恕二字行書。乃是忠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

復將壁間石刻毀去仿帖中行書另寫勒石今現存韶州書院

土雨

乾隆十四年李元叔秀才自京就館瀋陽越明年夏四月回京師渡遼水是日往北臺子站路過遠昏黑不得抵宿時乘四套車投一深林中聞樹葉上蔌蔌作雨聲沾洒衣上視之皆土也未幾四馬攢蹄退後不敢前騾脚大呼曰有鬼蹲踞當道車拉不動乃取開路鐵鍬抓土撒之口中作咒語車始得行不數步見一火茶杯大傍車而行其光上下遠近不定照里許而滅土人云凡鬼物出皆先有土雨

降廟

粵西有降廟之說每郡中有總管廟所塑之像美醜少壯不同有學降廟法者法將成則至廟卜卦降神初至插一劍於廟門之中神降則拔劍而回神不降則用脚踢倒之如隨足而起則生如不起則為神誅矣其法將一椀盛水寫一井字圈繞之地上亦寫一井字圈繞之八仙桌中間亦寫一井字圈繞之名童子四人手上各寫一走字圈繞之將桌面反對椀口之上四童以指抬桌其人口念咒云天也轉地也轉左叫左轉右叫右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轉若還不轉銅叉叉轉鐵叉叉轉若再不轉土地城隍代轉念畢桌子便轉然後請樂方

無不驗者。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間隴西城隍塑黑面而鬍者。貌頗威嚴。忽於乾隆間改塑像為美少年。或問庵僧。僧曰。聞之長老云。雍正七年。有謝某者。年甫二十。從其師在廟讀書。夜間先生出外。謝步月吟詩。見一人來禱。乃隱於神後伺之。聞其祝云。今夜若偷物有獲。必具三牲來獻。方知是賊也。心疑神乃聰明正直之人。豈可以牲牢動乎。次日賊竟來還願。生大不平。作文責之。神夜託夢於其師。將降生禍。師醒後。聞生。生抵賴。師怒。搜其篋。竟有責神之稿。怒而焚之。是夜神跟蹌而至曰。我來告你弟子不敬神明。將降以禍。原不過嚇嚇他。你竟將他文稿燒化。被行路神上奏東嶽。登時將我革職拏問。一面將此城隍之位奏明上帝。即將汝弟子補缺矣。欷歔而退。未三日。少年卒。廟中人聞呼騶聲。云是新城隍到任。嗣後塑像者易黑鬍之貌為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張觀察挺修湖州城隍廟。以檀香雕三丈法身。繡袞為袍衣之。供奉三日矣。忽夜夢一巨人。頭帶平天冠。而身無衣服。赤兩股直立帳前。公驚醒。心動。急欲赴廟查看。而廟中道士已來報神衣被竊矣。乃為另製。且命拏賊云。

水怪吹氣

杭州程志章由潮州過黃岡渡海汊半渡天大風有黑氣沖起中有一人渾身漆黑惟兩眼眶及嘴唇其白如粉坐船頭上以氣吹舟中人舟中共十三人頃刻貌盡變黑與之相似其不變者三人而已少頃黑氣散怪亦不見開船風浪大作舟覆水中死者十人皆變色者也其不變色之三人獨免

鐔響

杭州北門外三清院林道士能擒妖在興化收妖鐔中放三清神座下適錢生袖海與友孔傳經餞行上南京鄉試醉後向鐔云我友中則鐔響果響一聲客散生夜看書見白衣人坐檻上與之拱手生用界尺打之撫掌大笑而退是年孔君果中

貞女訴冤

陸補梅作潯州太守有和姦自盡一案縣詳到府文卷在案上將批如詳核轉矣其晚幕友房中起大風宛然一女子立而不言五更始去幕友告太守適太守奉調上省謂其子曰汝胆大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晚間公子遵父命宿幕友書房果如前風起幕友又見此女即告公子而公子無見也因大聲問曰汝何為者女曰吾即几上案中人也因拒姦致死父母

受賄。證成和姦。汚我名節。曩訴之縣。縣亦受賄。不為申理。所以來此訴冤。公子唯唯。即以其言寫家信馳告太守。太守從省歸。適經是縣。因札致幕友將原案發回本縣。未幾。縣令來迎。太守不宿公館。先往城隍廟行香。謂令曰。吾訪聞前姦案事有冤。信乎。縣據其父母口供抗詞請質。太守無奈何。即宿城隍廟中。傳抱人及鄰證人等。於大殿後陪宿。陰伏人於殿後察之。至三更餘。鄰證等各自言語。有罵其父母之無良。憐其女之貞烈者。聽者取筆書之。至天明。先盤詰鄰證。取夜間所書示之。俱服。遂以強姦致死定案。旌其女入節孝祠。

楊成龍成神

處州太守楊成龍。性正直。作官五十年。頗有政聲。壬寅春。余遊天台。招余飲酒。歷敘辦山東數大案。有古循吏風。余許作傳以表章之。不料別後告老。就養於伊子深州署中。無疾而卒。先是太守宰歷城時。買沙板一副。置張秋僧舍。身亡後。其子濬文必欲遣人取歸。然後入殮。以慰乃父之心。忽其幼孫某頭暈仆地。旋起坐。厲聲曰。濬文汝太糊塗。當此六月天。我尸在牀待從張秋取棺來。則吾尸壞矣。深州木材儘可用。何必遠取。現在處州人來迎我。作彼處城隍。我俟汝喪事小定。即往到任。我無他語。大凡人在世上。肯做好官。必有好報。汝緊記之。明年三月十四日。二孫所生之子。將來可以紹我之志。取名紹志可也。若葬我。當在唐務山

中。做癸丁山向。幼孫言畢。沈沈睡去。俄而嬉戲如初。濬文悚然。一遵父命。次年果生紹志月日無爽。

周倉赤脚

相傳東臺白駒場關廟。周倉赤脚。因當日關公在襄陽。放水淹龐德。時周倉親下江挖坑。故也。戊申冬。余過東台。與劉霞裳入廟觀之。果然赤脚。又見神座後有一木匣長三尺許。相傳不許人開。有某太守祭而開之。風雷立至。

張飛治河

大學士嵇文敏公總督南河。將築隄東岸。夢有兜牟而短鬚者。直入一揖。隨即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裁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嵇頷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椎魯。何以公然與宰相抗禮。意頗不懌。叱叱而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上塑神像宛然夢中人。乃命停工。

神佑不必貴人

章觀察家奴陳霞彩。居上元義直巷中。與其外婦同宿。夜聞風雨聲。似震雷擊物。初不介意天明揭帳。則卧榻後山牆夜崩。榻之前後左右。皆磚堆數尺。惟留一榻不打壞。青衣青樓亦

得神佑如此。

成神不必賢人

李海仲秀才。秋試京師。在蘇州雇鴨嘴船。行至淮上。見艙前來王某求附舟。舊時鄰也。因與同行。泊晚。王笑問君胆大否。秀才愕然。漫應曰大。王曰。懼君生畏。故以胆問君。既胆大。我不得不以實告。我非人。乃鬼也。我別君六年矣。前年歲荒。為飢寒所迫。掘墳盜財。被捕拏獲。業已斬決。今作鬼依舊飢寒。故往京中索逋。仗君乞帶。李問往索何人之償。曰汪某。渠作刑部司官。許擬斬文書到部時。為賍減等。故餽以五百金。不料渠全無照應。終不能保全性命。故往祟之。汪某者。李戚也。李大駭。曉之曰。汝罪宜誅。部議不枉。汪舍親不應騙汝財物。我帶汝往說明原委。令渠還汝。以解此仇可也。但汝已死。要銀何用。王曰。我雖無田。尚有妻子在家。居與君鄰。我索得後。可代我付之。李唯唯。又數日。將到京師。王請先行。曰我且到令親處作祟。令渠求救無方。君再往說之。方肯聽君。否則渠係貪財之人。君雖有言。渠不聽也。言畢不見。李入都。覓寓遲三日。往汪家。汪果得風狂之病。舉家求神問卜。毫無效驗。李方至門。病人口語曰。汝家救星到矣。家人爭迎問李。李告以原委。汪妻初意要燒紙錢數萬為償。病人大笑曰。以真錢還假錢。天下無此便宜之事。速兌五百金交李老爺。我便饒你。其家如其言。汪

病果愈。又數日。來李處。催與同歸。李不肯。曰。我未下場。鬼曰。君不中。不必下場也。李不聽。畢三場後。鬼又催歸。李曰。我要等榜。鬼曰。君不中。不必等榜也。榜發無名。鬼來笑曰。君此時可以歸乎。李慚沮。即日起身。鬼與同船。一切飲食嗅而不吞。熱物被嗅。登時冷矣。行至宿遷。鬼曰。某村唱戲。盍往觀乎。李同至戲臺下看數齣。鬼忽不見。但聞飛沙走石之聲。李回船待之。天將黑。鬼敗服而來曰。我不歸矣。我在此做關帝矣。李大駭曰。汝何敢做關帝。曰。世上觀音關帝。皆鬼冒充。前日村中之戲。還關神願也。所還願之關神。比我更無賴。我大怒。與決戰。而逐之。君獨不聞飛沙走石之聲乎。言畢拜謝而去。李替帶五百金付其妻子。

中一目人

康熙甲戌科。丹徒裴公之仙。偕數友人入都會試。都中有善名乩者。延之問中否。仙至判一貴字。衆不解。再叩之。則曰。皆判明矣。榜發後。惟裴公中會元。餘皆落第。裴公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中一目人也。

女鬼告狀

鎮江包某。年少美丰姿。娶室王氏。包世業賈。常與同事者往來閶巷。乾隆庚子秋日。偕數友為狎邪之遊。日暮乃返。王氏方同一老嫗入廚下治晚餐。聞叩門聲。命老嫗往啟。見一少婦。

盛妝而入。直赴內室。問之不答。嫗疑為姻戚。往告王氏。王急趨至室。則包在焉。因大笑。老嫗目昏。誤認主人為婦人也。包忽作女態。襝衽而前。與王氏寒暄。且言包郎在某娼家飲酒。時我在門後岀守。俟其出方得同回。王見其聲音舉動。不類包郎。恐其瘋狂。急召僮僕及鄰里姻戚共來看視。包皆一一與見。禮儀周到。稱謂無誤。宛然一大家女也。或男子稍與相狎。鬼即怒曰。我貞女也。誰近我。我即取其命。衆問你與包有何仇。鬼曰。妾與包實因恩愛成仇。曾控告於城隍神前後共十九狀。俱未見准。今又告於東嶽帝君。始蒙批准。不日與包同往矣。詢其姓名。鬼曰。我好人家兒女。姓名不可聞也。告包者何詞。鬼即連誦十九詞。其詞甚急。不能悉曉。大概控包負心。令彼無歸之意。或又問汝既託包身而言。包今何在。鬼微笑曰。渠被我縛在城隍廟側小屋中矣。王氏泣拜。求放其夫。鬼不答。至夜分。衆姻戚私語曰。彼鬼曾言告城隍狀不准。今縛包於城隍廟側。何不往告於神。求其伸理。於是共具香燭楮鏹。若將往者。鬼忽言曰。今諸人既同來相求。且放彼歸。自有東嶽審斷。言畢倒地。少頃包蘇。極稱困頓。衆環問所見。包曰。初出某娼門。即見此婦相隨。初尚或左或右。至教場。婦遽前拉拽往城隍廟左側小屋內。黑暗中以繩縛我手足。置之於地旁。似有相守之人。適聞婦來曰。今且放汝歸。推我出戶。一跌而醒。身已在家。此事明日東嶽當傳審矣。再詢其細。包惟酣睡而已。次日

午後起曰。差人至矣。速具酒食。自出廳向空座拱揖。語多不解。酒既設。復歸卧床上。更許死矣。惟心頭微熱。王氏與諸人泣守之。見包面色時青時紅時黃。變幻不測。三更後胸前及喉頰間見紅斑爪痕數處。次夜二鼓。辮髮忽散亂。至曉始蘇。索茶飯盡十數器。吞咽迅速。觀者駭然。少定。呼取酒食款差役。王氏如前設之。又命取紙錢六千。須去其破缺者。以四千焚於廳前。二千焚於門側巷內。復自起至大門作拜送狀。反室熟睡兩日。乃能起。悉言所見。自女鬼解縛放回後。次日下午。有二差役來傳。其一不識。其一陳姓。亦賈人子。兒時與包為同窗友。陳家貧。娶婦時包曾助以錢數千文。今已殁三載。謂包曰。此事已發。速報司審辦。爾我同窗好友。在生又承高誼。自當用情照應。不必上刑具。同行至中途。見又二役鎖前女鬼。鬼大恚。以首觸包手。抓傷包面頰。此包身所以有紅斑爪痕之現也。女鬼詈二差。賣法差不得已為包亦上鎖。同行路愈遠。愈黑。陰風慘烈。辮髮俱散。至一處。彷彿見衙署。差令坐地守候。旋見二紅燈由內出。二差去包鎖。帶入跪於燈止處。見有公案文卷。一官上坐。紅袍烏紗。以手捋鬚問曰。汝包某耶。包應曰。諾。官即提女鬼至。訊答語頗多。女與包俱跪階下。相去尺許。絕不聞其一字。見官震怒。令批女鬼頰十五。即上枷鎖。二差牽之。痛哭而去。包初跪案前。覺沮洳泥濘。陰風吹髮。面上絲絲如刀刺。寒慄難當。迨批女頰時。陳役從旁悄言曰。老兄官司已

贏矣吾為兄辮起髮來包再舉首燈與官俱不復見二役乃送之回言明差錢四千文其二千則陳役所私得也人問包曾識此女否包力言不識揣其情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又欲招包以偕陰耦遲私妄控故為陰司所責譴

丁大哥

康熙間揚州鄉人俞二耕種為生入城取麥價鋪戶留飲回時已遲途逕昏黑行至紅橋有小人數十扯拽之俞素知此地多鬼然膽氣甚壯又值酒酣奮拳毆擊散而復聚者數次聞鬼語曰此人兇勇非我輩所能制必請丁大哥來方能制他遂鬨然去俞心揣丁大哥不知是何惡鬼但已至此惟有前進方過橋見一鬼長丈許黑影中彷彿見其面色青紫猙獰可畏俞念動手遲則失勢難脫不若乘其未至迎擊之解腰間布裹錢二千文迎面打去其鬼隨手倒地觸街石上鏗然有聲俞以足踏之漸縮漸小其質甚重牢握歸家燈下照視乃古棺上一大鐵釘也其長二尺粗如巨指入火鎔之血涔涔出俞召諸友笑曰丁大哥之力量不如俞二哥也

汪二姑娘

紹興吳某行三在趙州刺史署中主刑名後又延一管書稟者亦吳姓行三蘇州人署有老吳師爺小吳師爺之稱其館舍對房而居甚相親洽刺史有妾七八人侍婢甚夥亦皆妖豔

常出入於館舍左右。二吳每評論某某當吾意。某某當君意。以為戲謔。一日。公事畢時。已三鼓。各回房就寢。小吳方坐牀上吸烟。燃燭於帳外。命僕反掩門而去。少頃。衆署皆寂。忽有人推門。小吳問為誰。不答。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容色甚美。急趨而進。至牀前瞪目視小吳。驚問爾何人。何為至此。女曰。我汪二姑娘也。來尋紹興吳三。誤矣誤矣。吳疑其為東家侍婢。與老吳有約。因笑指曰。紹興吳三在對房。我蘇州吳三也。女瞥然竟去。明日向老吳戲謔曰。昨夜大快活。老吳不解。屢言之。老吳究問所以。小吳笑曰。吾所目擊。尚抵賴乎。老吳益疑。再三問。小吳告以衣服形狀。並汪二姑娘來尋紹興吳三之語。老吳爽然失色曰。彼何至此耶。少定。告小吳曰。此吾至親也。亡去已十數年。不識何故尋我。小吳驚異。見其顏色沮喪。不復再問。至晚。老吳默默無語。而畏懼之容愈甚。拉小吳至房同居。小吳力辭。老吳不得已。命二僕夾牀而臥。小吳徹夜潛聽。毫無聲息。至曉。其二僕起視。老吳則已死矣。

謝銅頭

鎮江西門。舊在唐頳山。國初遷於北城外陽彭山。有佛寺殿宇。廊廡修潔。即麗春臺古蹟也。地近孔道。搢紳當道迎送飲餞。皆在此處。自城門遷。後路既隔遠。此寺遂廢。惟存大銅佛三尊。相傳五代時所鑄。約數萬斤。露處山內。有謝某者。素販銅為業。潛勾通書役。銷鎔而朋分

之議定工費。皆謝出。謝取其半。諸人分其半。銷毀之日。四體皆化。惟佛頭不壞。衆皆疑懼。謝曰。此易事耳。登爐溺之。佛頭竟燬。謝年四十餘。尚無子。是時方歡笑間。傭工者至前。賀家中已生子矣。謝大喜曰。以為此佛刼數當為我燬。遂名其子為謝銅頭。家由此少裕。日以私鑄制錢為事。數年後。其黨以私鑄見獲。詞連謝某。謝自以熱灰揉瞎雙目。到案時言目瞽已久。讐扳顯然。竟得漏網。及銅頭長成。仍事私鑄。復為人所控。乾隆某年。父子對縛斬於陽彭山下。

烏頭太子

胡某世以丹徒江上洲田為業。乾隆十八年冬。初至洲收租。以所收稻曬於場上。有烏鴉群集食稻。吳取土塊逐之。隨手中一烏。啞然墜地。復奮起飛去。吳歸莊房晚餐後。忽聞風雨聲。啟戶仰視。天色深黑。大雨如注。急入室。衣色全白。皆鴉糞矣。吳因憶人言。烏糞着身者不吉。我今被汚。殆將死乎。自此遂病雀爪風。手足抽掣。不便起卧。又不能持物。飲食需人扶餵。不堪其苦。然心甚明晰。因自念鴉食我稻。我逐之。有何過。乃敢祟我。必控之於神。屢動此念。實未能寫狀也。一日晝寢。夢以黃紙自寫一狀。將投於城隍廟。忽空中有黑雲二片。飛下至地。化青衣人向吳曰。君前所擊者非鴉也。乃烏頭太子也。君因得罪於彼。故患此恙。若再往告。彼罪益重矣。不如具酒食請罪於太子。可保全也。吳不聽。且怒曰。彼食我稻。又妄祟我。我必

告之。須臾。空中又下黑雲二片。化作少年。元色冠巾。一人持黑纖隨其後。向吳拱手曰。君欲控鳥頭太子耶。控詞何似。吳持與觀之。少年曰。君前擊中太子。故有此疾。今知其誤也。某為君緩頰於太子。可保君如舊。何須控告耶。因取控詞懷之。飛去。吳遽前往奪。忽然驚醒。自此所患漸愈。兩月後平復如常。

吳生兩入陰間

吳某丹徒舊家子也。其祖父俱在黌序。祖為人端直。鄉閭推重。歿十數年。某始娶婦。琴瑟甚篤。乾隆丙子。其婦暴卒。吳追思不已。有朱長班者。合城皆知其走陰差。因吳治喪。彼朝夕來供役。吳因私問陰司事。朱言陰司與人世無異。無罪者安閒自適。有罪者始入各獄。吳遂懇其攜往陰司。一與妻見。朱云。陽陰道隔。生人不宜濫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豈肯作此狡獪。吳嬲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為。相公果堅意欲往。可往城裏太平橋側。尋丹陽常媽。許以重貲。或可同往。吳欣然。次日尋得常媽。初亦不允。許錢數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擇一靜屋獨宿。我即來相約。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為移動。移動即不能還陽。吳諄囑再四而歸。吳自妻歿後。即獨宿於一廂屋內。至某日。吳私囑其嬸母曰。姪今病甚。須早臥。望嬸母為我鎖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動我衣履。此姪生死關頭也。嬸母甚駭。問其故。不告。乃陰為檢點之。

吳既入房。燃一燈於牀前。心有此事。展轉不寢。私念曰。彼原未囑我熟睡。但彼從何來招我耶。抑妾言耶。二鼓後見有黑烟一線。自窗隙間入。嬝嬝然如蛇之吐舌也。吳心甚懼。少頃。其烟變成一黑團。大如斗。直撲吳面。遂昏暈。有人在耳邊悄言曰。吳相公同去。聲即常嫗也。以手扶起。同由門隙而出。所過窗戶。皆無碍。見其孀母房門有火光數叢。蓋與諸弟同宿於內。甫出大門。則另一天地。黃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見街市衙署。與人世彷彿。行至一處。見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哀號。常指曰。此即佛家所謂血污池也。娘子想在其內。吳左右顧。見其妻在東角。吳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邊。垂淚與語。並以手來拉吳入池。吳欲奔赴。常嫗大驚。力挽吳。告之曰。池水涓滴着人。即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血不止者。即入此池。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為入池之淺深。吳曰。我娘子並未毆婢妾。何由至此。嫗曰。此前生事也。吳又問娘子並未生產。何入此池。嫗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為生產故也。生產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言畢。牽吳從原路歸。吳昏睡過午始起。面色黃白。若久病者。數日方復。月餘。吳思妻轉甚。走至常嫗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難之。許以數倍之資。始為首肯。如前囑孀母鎖門。常嫗復來相約。出門行里許。常嫗忽撇吳奔去。吳不解其故。錯愕間。見有一老翁肩輿而至。覿面乃其祖也。吳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為至此。吳無

奈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人生死有命汝乃不達若此手批其頰罵曰汝若再來我必告知陰官立斬常嫗遣輿夫送至河畔輿夫從後推吳入河大叫而醒左頰青腫痛不可忍詫病臥房中十數日始愈時吳有姻戚某翁病篤吳謂其孀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孀驚問之吳告以兩次所見並言於一衙署前見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後吳神氣委靡兩目藍色下午後即常見鬼至今猶存吳孀母法嘉絲中表法故悉其顛末而為余言

狐道學

法君祖母孫氏外家有孫某者巨富也國初海寇之亂移家金壇一日有胡姓攜其子孫奴僕數十人行李甚富過其門云是山西人遇兵不能行願假尊屋暫住孫接其言貌知非常人分一宅居之暇日過與閒話見其室中有琴劍書籍所讀者皆黃庭道德等經所談者皆心性語錄中語遇其子孫奴僕甚嚴言笑不苟孫家人皆以狐道學稱之孫氏小婢有姿一日遇翁之幼孫於巷遽抱之婢不從白於胡翁翁慰之曰汝勿怒吾將杖之明日將午胡翁之門不啟累叩不應遣人踰牆開門闖之宅內一無所有惟書室中有白金三十兩置几上書租資二字再尋之階下有一掐死小狐法子曰此狐乃真理學也世有口談理學而身作巧宦者其愧狐遠矣

隨園戲編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山頂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太白。木葉草泥偶落池中。則羣鳥銜去。土人號曰淨池鳥。有木匠某墜池中。見黃衣人引至一殿。殿中有王者科頭朱履。鬚髮蒼然。顧匠者笑曰。知爾藝巧。相煩作一亭。故召汝來。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賞三千金。許其歸。匠者嫌金重難帶。辭之而出。見府中多小犬。毛作金絲色。向王乞取。王不許。匠者偷抱一犬於懷。辭出。路上開懷視之。一小金龍騰空飛去。爪傷匠者之手。終身廢棄。歸家後。忽一日雷雨下冰雹。皆化為金。稱之。得三千兩。

太平閽吏

王員外中齋。予告後卜居江寧。題一齋額曰。太平閽吏。後十年。員外弃屋。屋之東偏。售于太平守王克端。屋之西偏。售于太平守李敏第。

楚雄奇樹

楚雄府碍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樹。根蟠大十里。遠望如開數十座。木行其中。桌椅牀榻

廚櫃俱全。可住十餘戶。惜樹葉稀。不能遮風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脚。

泗州怪碑

泗州虹縣有井。是禹王鎖巫支祈處。鐵索猶存。旁有石碑。頭不可動。一挪移其頭。則碑孔内便流黄水如金色。

雁蕩動靜石

南雁蕩有兩石相壓。大可屋三間。下為靜石。上為動石。欲推動之。須一人卧靜石上。撐以雙脚。石轟然作聲。移開尺許。如立而手推之。雖千萬人不能動石一步。其理卒不可解。

瓦屑廟石人無頭

太湖旁有瓦屑廟。廟不甚大。中坐石人二十餘頭。皆斫落在地。亦有以手握之者。相傳張士誠被圍。夜有石將軍率所部拒戰甚勇。城破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一云明末石人夜為民祟。故村民以鐵鋤擊去其頭。

十三貓同日殉節

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乳名。呼之即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貓繞棺哀鳴。餵以魚飱。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

鬼吹頭彎

林千總者江西武舉解餉入都路過山東宿古廟中僧言此樓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張燈燭坐以待之半夜後橐橐有聲一紅衣女踏梯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禮畢望林而笑林不為意女被髮瞋目向前撲林林取几擲之女側身避几而以手來牽林林握其手冷硬如鐵女被握不得動乃以口吹林臭氣難耐林不得已回頭避之格鬬良久至雞鳴時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報官焚之此怪遂絕然林自此頭頸彎如茄瓢不復能正矣

蝦蟆教書蟻排陣

余幼住葵巷見乞兒索錢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蝦蟆九個筒貯紅白兩種蟻約千許到店市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即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然無聲乞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羣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乞人曰止當即絕聲一名螞蟻擺陣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紅白蟻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乞人扇以白旗曰歸隊白蟻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蝦蟆蠖蟻至微至蠢之蟲不知作何教法

木犬能吠

葉公文麟言。在京師到某比部家。甫叩門。有獅毛惡犬。咆哮而出。狀若噬人者。葉大怖。主人隨出喝之。犬卧不動。主人視客笑吃吃不止。問何故。曰此木犬也。外覆以獅毛。中設關鍵。遂能吠走。葉不信。主人更出一雞。黃羽絳冠。申頸報曉。披毛視之。亦木所為。

銅人演西廂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誤開則坐卧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卧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西洋人巧一至於此。

雙花廟

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於己。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泮者也。兩人遂携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烏之雌雄也。城中惡棍王禿兒伺于無人之

處將強姦焉二人不可遂殺之橫屍城角之陰兩家父母報官相驗捕役見兗兒衣上有血擒而訊之吐情伏法兩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為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偶有祈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數年後邑令劉大鬍子過其地問雙花廟原委得其詳怒曰此淫祠也兩惡少年何祀之為命里保毀之是夜劉夢見兩人一捽其鬍一唾其面罵曰汝何由知我為惡少年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間事乎當日三國時周瑜孫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寢宿彼蓋世英雄汝亦以為惡少年乎汝作令以來某事受枉法贓若干某年枉殺周貢生汝獨非惡人而謂我惡乎吾本欲立索汝命因王法將加死期已近姑且饒汝袖中出一棍長三尺許繫劉辮髮上曰汝他日自知劉驚醒與家人言將復建廟祀之而赧於發言未幾以贓事被參竟伏絞罪方知一棍之徵也

假女

貴陽縣美男子洪某假為針線娘教女子刺繡行其技于楚黔兩省長沙李秀才聘請刺繡欲私之乃以實告李笑曰汝果男耶則更美矣吾嘗恨北魏時魏主入宮朝太后見二美尼召而暱之皆男子也遂置之法蠢哉魏主何不封以龍陽而畜為侍從如此不獨巳得幸臣且不傷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甚寵愛數年後又至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

媚杜。而其人非解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貴陽臬使親驗之。其聲嬌細。頸無結喉。髮垂委地。肌膚玉映。腰圍僅一尺三寸。而私處棱肥肉厚。如大鮮菌。自言幼無父母。鄰有孀母撫養之。長與有私。遂不剃髮。且與纏足。詭言女也。鄰母死。乃為繡師教人。十七歲出門。今二十七歲。十年中所遇女子無算。問其姓氏。曰抵我罪足矣。何必傷人閨閫。訊以三木。始供吐某某。撫軍欲擬長流。臬使爭以為妖人。非斬不可。乃置極刑。死前一日。謂獄吏曰。我享人間未有之樂。死亦何憾。然某臬使亦將不免。我罪止和姦。畜髮誘人。亦不過刁姦耳。于律無死法。且諸女子與通姦。皆暗昧不明之事。儘可覆蓋。何必逼我供招。宣諸章奏。各擬重杖。使數十郡縣富貴人家女子。玉雪肌膚。困于朱木乎。次日赴市受戮。指其跪處曰。後三年。訊我者在此矣。已而臬使果以事誅。衆咸異焉。余謂此事與明史所載嘉靖年間妖人桑翀相同。桑不報仇。而洪乃報仇何耶。

預知科名

族弟袁楠作秀才時。癸酉鄉試。因有家難。場前奔走倦矣。入闈。進洪字三號。天已晚。即鋪板熟睡。二鼓後。聞有人問何號。是袁相公。不覺驚起。其人乃同考秀才。素不相識者。問君姓袁考名楠乎。曰然。其人拱手作賀曰。君已中矣。問何以知之。曰我臨安人。姓謝。與君同號。頃睡

夢閒闈外喊取題目紙聲甚急及取之只一紙首題是邦有道危言危行二句其時同號中有六七十人嘈嘈爭閱題目何止一紙外答曰此號只中洪字第三號袁某應得一紙耳君既坐此號名姓皆符故來相報袁謝而領之黎明題紙出果如其言乃大喜自命必中縱筆疾書文如宿構榜發竟登第

胡鵬南

胡公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聞胡至謖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舊城隍升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女犯押回聞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即坐我床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胡乃春圍座師

龍護高家堰

乾隆二十七年學使李公因培科考淮安清晨風雨怒號生徒驚顧不能唱名正躊躕間地大震鼓外旗竿被龍攫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堰相齊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淮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

中拖尾。取水數擔。後頃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埭縣教官沈公雨潭所目擊。

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婦方解褲溲。心急甚。即以馬桶潑之。隨見金甲者繞屋而下。少頃有雷神蹲老婦之旁。尖嘴黑身。長二尺許。腰下有黑皮裙遮掩下體。瞪目無言。兩翅閃閃。搖動不止。居民報知山陽縣官。官遣道士來畫符建醮。以清水沃其頭。至十餘石。次日復雨。纔能飛去。

李文貞公夢兆

李相公光地未貴時。祈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李意頗惡之。後中戊戌科進士。為宰相。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字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鬼求路引

德齡安孝廉。知太倉州事。內幕某浙人也。偶染時症。一夕大呼曰。歸歟歸歟。胡不歸。察其音陝人也。問何以不歸。曰無路引。問何以死于此。曰我寧夏人。姓莫名容。非。前太倉刺史趙酉遠親也。萬里齎糧而來為投趙。故趙刺史反拒不納。且一文不贈。故窮餓怨死于此。問何以

不纏趙。幕友與汝寧有冤乎。曰趙已他遷。鬼無路引。不能出境。纏他人無益。故來纏幕友。庶幾驚動主人。哀憐幕友。必與我路引。德公聞而許之。名吏房作文書。咨明一路河神關吏。放莫容非魂歸故鄉。幕友病不醫而愈。

石揆諦暉

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石揆參禪。諦暉持戒。兩人各不相下。諦暉住杭州靈隱寺。香花極盛。石揆謀奪之。會天竺祈雨。石揆持咒名黑龍行雨。人共見之以為神。諦暉聞知即避去。隱雲棲最僻處。石揆為靈隱長老。垂三十年。身本萬歷孝廉。口若懸河。靈隱蘭若之會。震動一時。有沈氏兒喪父母。為人傭工。隨施主入寺。石揆見之大驚。願乞此兒為弟子。施主許之。兒方七歲。即為延師教讀。兒欲食肉即與之肉。兒欲衣繡即衣之繡。不削髮也。兒亦聰穎通舉子業。年將冠矣。督學臬考杭州令。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瞞我入學為生員耶。命跪佛前剃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學院道。妄僧敢剃生員髮。援儒入墨。不法已甚。有項霜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十。篡取近思。為假辮以飾之。即以己妹配之。置酒作樂。聚三學弟子員。賦催妝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而眾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

許近思蓄髮為儒諸生猶不服各洶洶然欲焚靈隱寺毆石揆大府不得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笞十五群忿始息後一月石揆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一柱禮佛畢泣曰此余負諦暉之報也靈隱本諦暉所住地而余以一念爭勝之心奪之此念延綿不已念己身滅度後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撑持此地沈氏兒風骨嚴整在人間為一品官在佛家為羅漢身故余見而傾心欲以此坐與之又一念爭勝欲使佛法勝于孔子故先使入學以繼我孝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兒受杖為辱已甚尚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過即佛家之懺悔也自今以後吾將赴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纔能得道諸弟子速持我禪杖一枝白玉鉢盂一個紫衣袈裟一襲往迎諦暉為我補過群僧合掌跪泣曰諦暉逃出已三十年音耗寂然從何地迎接曰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戶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記此去訪可也言畢趺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群僧如其言果得諦暉沈後中進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謚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諦暉有老友惲某常州武進人逃難外出被甲有兒年七歲賣杭州駐防都統家諦暉欲救出之會杭州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滿漢士女咸往天竺進香過靈隱必拜方丈大和尚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膜拜來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都統夫人某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

諦暉諦暉探知瘦而纖者惲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大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深重禍不旋踵矣夫人皇急求救曰無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統都統親來長跪不起必求開一線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罪亦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為公夫婦懺悔并為自己懺悔都統大喜布施百萬以兒與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取名壽平後即縱之還家曰吾不學石揆痴也後壽平畫名日噪詩文清妙人或問惲沈二人優劣諦暉曰沈近思學儒不能脫周程張朱窠臼惲壽平學畫能出沈唐仇範圍以吾觀之惲為優也言未已以戒尺自擊其頭曰又與石揆爭勝矣不可不可諦暉壽一百零四歲

天上四花園

嘉興祝孝廉維誥為中書舍人好扶乩言休咎往往有應者將死前一月乩仙自稱我天上看園叟也特來奉迎祝問天上安得有園叟云天上花園甚多不能言其數但我所管領者四園三主人耳問主人為誰曰冒辟疆張廣泗其一則足下也祝問冒與張絕不相倫何以共在一處曰君等三人皆隸仙籍冒降生為公子享福太多現今未許復位園尚荒蕪張福

力最大。以作經略時。殺降太多。上帝怒之。將置冥獄。幸而生前已罹國法。故猶許往圖。君在世無過無功。今陽數將終。可來復位。言畢。乩盤不動。是年祝病亡。

碌碡作怪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鄉試。路過龍潭。見一婦坐門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婦以生不分男女。大罵閉門進去。生思不與茶則已。何至詈罵。氣甚不平。見其田中卧碌碡一條。即用力擎起。架于樹上而去。明日婦開門見之。詢鄰人。皆曰。此物非數人不能動。莫非樹神所為乎。因朝夕敬禮。有求必應。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餘。生試畢歸家。仍過其地。見所置碌碡。尚在樹間。其下香火羅列。禱者紛紛。心知為己所誤。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終是惑眾。必轉去說明方妥。忽朦朧睡去。見有人告曰。我某處鬼也。游魂到此。假託樹神以圖血食。君新科貴人。故不敢隱瞞。若肯見容。不說破。感恩非淺。言畢不見。生遂不轉去。徑回常州。是科榜發。果中舉人。

風流具

長安蔣生。戶部員外某第三子也。風流自喜。偶步海岱門。見車上婦美。初窺之。婦不介意。乃隨其車而尾之。婦有慍色。蔣尾不已。婦轉嗔為笑。以手招蔣。蔣喜出意外。愈往追車。婦亦回

頭顧盼若有情者蔣神魂迷蕩不知兩足之踹蹣也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車中婦入蔣痴立門外不敢近又不忍去徘徊間有小婢出手招蔣且指示宅旁小門蔣依婢往乃圂圊所也婢低語少待蔣忍臭穢屏息良久日漸落小婢出引入歷廚竈數重到廳院甚唐皇上垂朱簾兩僮倚簾立蔣竊喜以為入洞天仙子府矣重整冠拂拭眉目徑上廳廳南大炕上坐一丈夫麻黑大鬍箕踞兩腿毛如刺蝟倚隱囊怒喝曰爾何人來此何為蔣驚駭身戰不覺屈膝未及對聞環珮聲車中婦出于室鬍者抱坐膝上指謂生曰此吾愛姬名珠團果然美也汝愛之原有眼力第物各有主汝竟想喫天龍肉耶何癡妄乃爾言畢故意將婦人交唇摩乳以夸示之生窘急叩頭求去鬍者曰有興而來不可敗興而去問何姓父何官生以寔告鬍者笑曰愈妄矣爾翁吾同部友也為人子姪而欲汚其伯父之妾可乎回顧左右取大杖吾將為吾友訓子一僮持棗木棍長丈餘一僮直前按其項仆地褫剝下雙臀呈矣生哀號甚慘婦人走下榻跽而請曰奴乞爺開恩奴見渠臀比奴臀更柔白以杖擊之渠不能當以龍陽待之渠尚能受鬍者叱曰渠我同寅兒也不可無禮婦又請曰凡人上廟買物必挾買物之具渠挾何具以來請驗之鬍者喝驗兩僮手摩其陰報曰細如小蠶皮未脫稜鬍者搔其面曰羞羞挾此惡具而欲唐突人婦尤可惡擲小刀與兩僮曰渠愛風流為修整其風

流之。其僮持小刀。握生陰。將削其皮。生愈惶急。涕雨下。婦兩頰亦發赤。又下榻請曰。爺太惡謔。使奴大慚。奴想喫餑餑。有五斗麥未磨。毛驢又病。不如著渠代驢磨麩贖罪。鬍者聞願否。生連聲應諾。婦人擁鬍者高臥。兩僮負麥及磨石至。命生於窗外磨麥。兩僮以鞭驅之。東方大白。炕上呼云。昨蔣郎苦矣。賜餑餑一個。開狗洞放歸。生出。大病一月。

騙人參

京師張廣號人參鋪甚大。一日。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到店先取百兩與作樣。而徐取參數包閱之。曰。我主人性瑣碎。買參不如其意。必加呵責。我又不善擇參。可否存此樣銀於店。命老成伙計。多帶上等參同往主人處。憑其自擇。何如。店家以為然。即收銀遣店中叟負參數斤偕往。臨行囑曰。謹持參。勿落他人手也。進東華門。至一大府第。少年同登樓。樓上主人美鬚眉。披貂裘。戴藍寶石頂。病奄然倚枕臥牀。目負參者曰。所攜參果遼東頂上者耶。店叟唯唯。旁兩僮捧參上。逐包閱撿。所批駁皆洞中行情。閱未畢。忽門外車馬聲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遽。命侍者下樓。辭以病不能會客。低語負參者曰。此向我借債客也。斷不可使上樓。彼上樓見我力能買參。則難以無錢相還矣。客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是抱優童孌小奶奶。故不許我登樓。我倆要上樓一看。兩侍者固拒之。爭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負參者曰。

速藏參。速藏參。毋為惡客所見。牀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銅鎖鑰匙付之曰。汝坐箱上。護守參。我自下樓見彼。或能止其上樓亦未可定。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繼而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為謝罪送客出。僮僕亦隨之出。許久寂然。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開鎖取參。參不見。藏參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即樓板。方戲罵時。從樓下脫板取參。守參者不知也。

偷畫

有白日入人家偷畫者。方捲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窮極無賴。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揮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偷靴

或著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著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擲瓦上去。著靴者疑此人醉。故酗酒。方傍徨間。又一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尊頭暴烈日中。何不上瓦取帽。著靴者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慣作好事。以肩當梯。與汝踏上瓦何如。著靴者感謝。乃蹲地上。聳其肩。著靴者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

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雖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著靴者愧謝。脫靴交彼。以襪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取帽者高居瓦上。勢不能下。市人以為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問者。失靴人哀告街鄰。尋覓得梯纔下。持靴者不知何處去矣。

偷牆

京中富人。欲買磚造牆。某甲來曰。某王府門外牆。現欲拆舊磚換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王爺未必賣磚。某甲者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請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請。看王爺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賣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折二分算也。適王下朝。某甲攔馬頭跪。作滿州語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牆曰。憑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牆。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該價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牆。王府司閽者大怒。擒問之。奴曰。王爺所命也。司閽者啟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馬頭白事者。自稱某貝子家奴。主人要築府外照牆。愛我牆式樣。故來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為此細事。有何不可。故手指牆命丈。事原有之。非云賣也。富人謝罪求釋。所費不貲。而某甲已逃。

鬼妬二則

常德張太守之女許周氏子。年十七以瘵疾亡。周別聘王氏女。年亦十七。甫締姻尚無婚期。王女忽中惡。以手批頰曰。我張四小姐也。汝何人。敢奪我郎君。周氏子聞之。告太守。太守夫人治家素嚴。聞之大怒。懸亡女畫像罵曰。汝與周郎連姻。尚未成親。汝死。周郎再娶亦禮之常。何以往害王家女。無恥若是。罵畢。折桃枝擊之。未數下。門外周郎奔來求饒。問何故。曰王女口稱張四小姐呼痛去矣。并求替他母親說情。故婿特來。王氏女竟愈。

杭州馬坡巷謝叟賣魚為業。生二女俱有姿。有武生李杲見而悅焉。李貌亦美。先有表妹王氏慕之。託人說婚。李卻王氏。就婚於謝。王氏以瘵亡。謝嫁未逾月。忽披髮佯狂。口稱我王氏也。汝一個賣魚婆。何得奪我秀才。取几上剪刀自刺其心曰。取汝蜜羅柑。謝叟夫妻往秀才家燒紙錢作齋醮。跪求。卒不能救。問蜜羅柑何物。曰你女兒之心肝也。未幾女竟死。秀才又來求聘其妹。謝叟有戒心。不許。妹悅其貌。曰我不畏鬼。如其來。我將揮刀殺之。為姊報仇。謝不得已。仍嫁與之。婚後鬼竟寂然。為秀才生一子而寡居。

人面豆

山東于七之亂。人死者多。平定後。田中黃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婦。好醜不一。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頸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為人面豆。

粉楦

杭州范某娶再婚婦。年五十餘。齒半落矣。奩具內橐橐有聲。啟視則匣裝兩胡桃。不知其所用。以為偶遺落耳。次早。老婦臨鏡敷粉。兩頰內陷。以齒落故。粉不能匀。呼婢曰。取我粉楦來。婢以胡桃進。婦取含兩頰中。撲粉遂匀。杭人從此戲呼胡桃為粉楦。

口琴

崖州人能含細竹裝絃其上。以手拉之。上下如彈胡琴狀。其聲幽咽。號曰口琴。

蕪湖朱生

蕪湖監生朱某。家富而嗇。待奴僕尤苛。捐州牧入都。路出茌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笞其奴。奴懷恨。夜伺其睡。持所用錫溺壺擊其頂門。腦裂而死。店主告官。置奴于法。後十年。蕪湖趙孝廉會試。誤投此店。燈下見亦身披血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趙曰。汝奴淩遲。汝冤已雪。汝復何求。曰。窮極求救。曰。汝身雖亡。汝家大富。汝雖為鬼。不合苦窮。曰。我死後方知生前所有銀錢。一絲不能帶到陰間。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我客死于此。兩手空空。為群鬼所不齒。公念故人之誼。燒些紙錢與我。以便與羣鬼爭雄。問何不歸。曰。凡人某處生。某處死。天曹都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來往自如。横死者陰司設闌干神嚴束之。故不能還

故鄉問紙錢紙也陰司何所用之曰公此問誤矣陽間真錢亦銅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亦無所用不過習俗所尚人鬼自趨之耳言畢不見趙哀之爲焚紙鏹五千而行

白日鬼

有偷兒戚姓技最工攫取漸多恐跡之者衆因就義冢旁敗屋居焉有數鬼見夢曰若宜祀我曾且致富戚于夢中諾之覺以爲妄亡何鬼復見夢曰三日内祀我出三日則若于夜間所偷予能白日取之戚倔強覺而不祭三日後果大病命其妻檢視諸物徵鬼言驗否時日亭午諸物忽自移動若隱隱有運之者欲起奪之手足如縛物盡而縛解戚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燒悶香迷人今乃爲鬼所迷世俗所稱白日鬼其斯之謂歟自此改行爲善

饒州府幕友

慈溪袁如浩遊幕西江與寧都州程牧交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饒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時郡署新遭回祿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尚未告成夜間如浩持燈往廁中遇一人年三十許衣月白衫舉頭望月若有所思惟下體所著衣襪模糊莫辨見如浩至拱手問訊審其音杭人也自言周姓字濬庵如浩因署内並無是人詰所自來乃欷歔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係前任司錢穀幕友上年饒郡被災太守某侵蝕振糧郡民聶某率領三十

餘人赴部告准蒙發本省大憲審問吊核振冊不料太守已早揑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憑大憲為其所欺遂將數人問成誣告即行正法此輩冤魂上訴都城隍牒閻羅審訊我係幕友故被株連又值公事甚忙正在查辦饒郡災民冊子候至月餘始得審明太守某冒振是實又冤殺數人即遣鬼隸擒縛放入火中以故在署燒死我非同謀罪雖獲免而皮囊已腐不能還陽只得稽留在此因停厝處被瓦木匠溲溺終日穢雜坐卧不安先生肯為我移至郊外含恩不淺言訖不見如浩次日尋至署後果見黑漆棺一具停在牆邊諸工作人在旁喧嚷遂告知主人舁至城外擇地掩埋作文祭之

雷誅不孝

湖南鳳凰廳張二賦性兇惡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餘視若老婢少不如意輒加呵叱隣里忿極欲鳴之官母溺愛隱忍反為調護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其生辰留群不逞飲酒食麵家故貧未娶廚中僅母一人司炊某酒酣索麵母云柴濕火不旺姑少待某怒赴内呵責母急捧一碗戰矜而至因惶遽忘下葱薑某益怒接碗劈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天光晝晦雲氣如墨雷聲隱隱而起某自知干天之怒即扶母起跪地謝罪母亦代為跪求某伏母後抱持母足不放雷電繞屋不去母起立焚香忽火光如流星飛入中堂將某攝去擊死

于街鄰里聚觀同聲稱快朱孝廉名錄者適主敬修書院講席聞而趨視見其面目焦黑左太陽一孔如針大作硫黃氣其身跼縮如殭蠶提起即長放手即縮蓋骨節已震碎矣釜底有字似篆非篆不能識

桂花相公

江西豐城縣署後有桂花相公祠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相傳為明時人作幕豐城令有盜案株連數人相公廉其冤欲釋之令不從遂大怒觸桂樹而死後人肖其像為之立祠稱為桂花相公相公甚靈異宰斯土者必先行香凡有命案發覺前一日相公必脫帽几上自露其頂始而異之積久如是亦弗之怪

落漈

海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閩人過臺灣被風吹落漈中以為萬無生理忽聞大震一聲人人跌倒船遂不動徐視之方知抵一荒島岸上砂石盡是赤金有怪鳥見人不飛人飢則捕食之夜聞鬼聲啾啾不一居半年漸通鬼語鬼言我輩皆中國人當年落漈流屍到此不知去中國幾萬里矣久棲于此頗知海性大抵閱三十年落漈一平生人未死者可以望歸今正當漈水將平時君等修補船隻可望生還如其言群

鬼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為贈。囑曰。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替我等超度。衆感鬼之情。還家後。各出貲建大醮。以祝謝焉。

鐵公雞

濟南富翁某。性慳吝。綽號鐵公雞。一毛不拔也。忽呼媒納妾。價欲至廉。貌欲至美。媒笑而允之。未幾攜一女來。不索價。但取衣食充足而已。翁大喜。過望。女又甚美。頗嬖之。一日女置酒勸翁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錢無用。何不散之貧人。使感德耶。翁大怒拒之。嗣後且防之。慮其花費。如是者半年。啟其所藏。已空矣。翁知女所竊。拔刀問之。女笑曰。君以我為人乎。我狐也。君家從前有後樓七間。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父每月以雞酒相餉。已數十年。自君掌家。以多費故罷之。轉相取息。俾我一家無住宿處。懷恨在心。故來相報耳。言訖不見。

夜星子

京師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有巫能以桑弧桃矢捉之。某侍郎家。其曾祖留一妾。年九十餘。舉家呼為老姨。日坐炕上。不言不笑。健飯無病。愛畜一貓。相守不離。侍郎有幼子尚襁褓。夜啼不止。乃命捉夜星子。巫來治之。巫手小弓箭。箭繫素絲數丈。以第四指環之。坐至半夜月色上窗。隱隱見窗紙有影。倏進倏却。彷彿一婦人。長七八尺。手執長矛。騎馬而行。巫推手

低語曰。夜星子來矣。彎弓射之。唧唧有聲。棄矛反奔。亟破窗引線。率衆逐之。比至後房。其線竟入門隙。衆呼老姨不應。乃燒燭入覓。一婢呼曰。老姨中箭矣。環視之。果見釘老姨肩上。呻吟流血。所畜貓猶在胯下。所持矛乃小竹簽也。舉家撲殺其貓。而絕老姨之飲食。未幾死。兒不復啼。

瘍醫

大興霍筤、霍筠、霍筦。皆瘍醫子。筠獨秀。逸出群。不屑屑本業。而喜讀書。父以其梗家教。怒而責之。賴有鄰翁姚學究者。時來勸勉。因得肆力於舉子業。不數年父死。筤筦各行其術。頗能自贍。獨筠謀生計拙。日就窮困。時值試期。筠步行之通州。一老僕相隨。因起身挽行二十餘里。日已西下。苦無宿店。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一嫗奔走氣喘。老僕遮問曰。此處有人家借宿否。嫗應曰。正有急事。去請外科。不得代借宿家。筠急呼曰。我曉外科。何不見請。嫗問先生。如此少年。可曾娶妻否。曰未也。嫗大喜。就請同行。筠心疑其所問非所答。俄至一莊。門庭壯麗。嫗請少待。容先入白老夫人。少頃。嫗率婢婦數十。趨出曰。老夫人奉請。筠與老僕隨嫗行過十餘間屋。始到上房。夫人已相待于中堂。年約三十餘。珠環玉珮。光艷奪目。與筠行賓主禮。問姓字年齒。及未婚原委。筠以實對。夫人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符。本籍

河南。寄居于此。孀居無子。只生一女名宜春。年已十七。待字于家。忽患瘡疾在私處。不便令人醫治。嘗與小女商量。必訪得醫生貌美年少者。乃請療病。病愈即以小女相配。如先生者。正是合式。但未知手段何如。筠初念不過欲求一宿。及聞此語。喜不自勝。夫人命喚蕊兒傳語。親携筠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闥。啟簾入見。麗人擁錦衾而卧。夫人謂女曰。郎君乃良醫也。兒意可否。女睨筠低語曰。娘以為可便可耳。夫人曰。先生請看病。娘且暫去。女羞澀不勝。蕊兒屢促之。乃斜卧向內。舉袖障面。筠坐牀側。款款啟衾。則雙臂玉映。縠道豳細而霞深。惟私處蔽以紅羅。瘡大如錢。筠視畢。覆衾下牀。夫人迎于門外。延至書齋。陳設精雅。筠麾諸婢出。碎扇上所繫紫金錠。調以硯水。携入見夫人曰。此藥忌陰人手。須親敷乃可。夫人曰。但得病愈。任郎所為。筠復啟衾摩挲。其臀温敷藥。女但微笑。不作一語。越數日瘡愈。夫人舉酒屬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天使來也。乃部署新室。涓吉合巹。新婚彌月。筠欲歸家。夫人曰。此閭荒野。不足棲遲。京師阜成門外。有故宅一所。郎往居之。筠遂同行。輜重甚富。既至宅。皆畫棟雕牆也。居數年。生子女二人。一夕。宜春忽泣向筠曰。夙緣已盡。明日將別矣。四十年後當復相見。天明携手出門。彼此大慟。前已駐一犢車。望之甚小。夫人與宜春蕊兒率女婢十數人乘之。車亦不覺隘。瞬息不見。宜春哭聲。尤恍然在耳也。筠後舉孝廉。出為某縣尹。究不知

四十年後再見之說。果何如耳。

產麒麟

蕪湖張姓者。賣腐為業。其妻孕十四月。生一麒麟。圓手方足。背青腹黃。通身翠毛如繡。左右臂有鱗甲。金光閃閃。墜地能走。餵飯能食。好事者以為祥瑞。方欲報官。而是晚死矣。距生時只七日。

生夜叉

紹興鄭時若秀才。妻衛氏生一夜叉。通體藍色。口豁向上。環眼縮鼻。尖嘴紅髮。雞距駱蹄。落胎即咬。咬傷收生婆手指。秀才大懼。持刀殺之。夜叉作格鬬狀。良久乃斃。血色皆青。其母亦驚死。

石膏因果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偶下藥用石膏。誤殺一人。過後自知。深以為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家中妻子無人知者。一年後張亦患病。延徐某來診。定一方而去。臨煮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子弟諫不聽。清晨服後。取方視之。驚曰。此石膏一兩。誰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加。爺忘之張歎曰。吾知之矣。汝速備後事可也。作偈語曰。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

逃過午丙辛。

劉伯温後輩

紹興上虞縣署後園有古墓相傳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後必往祭之由來舊矣乾隆間有冉姓者宰其地禮房吏以舊例請冉問從前縣令到任時可有不祭者乎曰惟張某性倔強竟不行此禮今現任湖北布政司冉曰我有志效張公竟不祭一日至廳審事見有古衣冠客乘輿至上堂冉竟不知為鬼叱傳事吏何以不報語未畢其人下輿拉冉入書室語嘵嘵不可辨但聞冉若與人爭辯者亡何氣絕作鬼語曰我姓蘇名松元末進士為上虞縣令死亂葬此劉伯温猶是我後輩也汝大膽不祭或引張方伯故事祈之鬼云張某祿位盛時我不能撤今其運衰我將挖其眼矣冉家人環跪求恩願多備牲牢祭奠良久醒冉懼遂朝服祭之尋果無恙未幾張方伯竟以事罣誤遂至喪明此事錢少詹辛楣先生為余言。

小那爺

參領明公與小那爺交好明奉差他出三年還都行至南小街市見那立市中仲夏衣棉衣戴暖帽明心異之下馬執手各道寒暄畢那曰自與公別後每為人毆蒙公所贈騾為某騎去不還新居樹木被畜牧傷損家人不理幸公歸替我圖之語畢明公上馬那亦登車去明

公歸。語其事。家人云。那死一年矣。明公大駭。至那家問之。殮時衣服與途中所見同。問所贈騾。其子云在某家。據云先人所贈。故不敢索。公呼某嚇之。道破其詐。乃追騾還其子。視其墓果被牧畜踐損。爲修葺封樹而還。其夕夢那來謝云。愧無以報。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騾。公買之必獲大利。明公如其言。果得騾。醫痊後日行五百里。

水鬼罈

武林門外西湖壩人。家有老僕。日暮取水。遠見水面一酒罈。隨流而泛。因思探取。亦可貯物。俄而罈已至前。用手取之。不意腕入罈口。口漸縮小。拖拽入水。急呼人救獲免。

鬼市

汪太守僕人李五。由潞河赴京。畏暑。至晚步行。計天曉可進城。夜半見途中街市甚盛。肆中食物正熟。麪飯蒸食。其氣上騰。腹且餒。入肆中啖之。酬值而出。及曉。遥望見京城。猶憶潞河至京四十里。其間不過花園打尖草舍一二家。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頓覺胸次不快。俯而嘔之。蠕蠕然在地跳躍。諦視之。乃蝦蟆也。蚯蚓蟠結甚多。心甚惡之。然亦無他患。又數歲而卒。

金娥墩

金娥墩在無錫縣城東南六十里。故南唐李昱妃墓也。娥能工詞翰。進忠言。昱甚愛之。越數年。昱發兵晉陵。挈娥同行。遇吳越王兵。不得進。娥適死。因葬於此。乾隆初年。居民耕地得磚。上篆四字云唐王寶印。至今墓門尚多。更可異者。每當風雨之夕。常有女鬼見形。且泣且歌曰。日侵削兮三尺土。山川已改兮衆余侮。

翻洗酒罈

廣信府徐姓。少年無賴。鬭酒毆死鄰人。畏罪逃去。官司無處查拏。家人以為死矣。五年後其叔某偶見江上浮屍。即其姪也。取而葬之。又五年。徐忽歸家。家人皆以為鬼。徐曰。我以殺人故逃。不料入廬山中。遇仙人授我煉形分身之法。業已得道。恐家中念我。特浮一屍以相安慰。今我尚有未了心事。故還家一走。徐故未娶。其嫂半信半疑。且留住焉。一日。溲于酒罈。溲大怒罵之。徐曰。洗之何妨。嫂曰。穢在罈裏。如何可洗。徐伸手入罈。拉其裏出之。如布袋然。仰天大笑。躡雲而去。至今翻底罈尚存。徐家所毆死鄰家。早起在案上得千金。或云。徐來作報所云了心事者。即此之謂。

雷誅吉夢

湖州女子徐氏。生喫胎素。三歲後。即好念佛。長至十四歲。忽被雷誅。鄉人譁然。謂雷無靈。及

磧時。見有篆文在背。識者以為唐吉拗三字。

狐仙親嘴

隱仙庵有狐祟人。庵中老僕王某惡而罵之。夜臥于牀。燈下見一女子。冉冉來抱之親嘴。王不甚拒。乃變為短黑鬍子。鬍尖如針。王不勝痛。大喊。狐笑而去。次日僕滿嘴生細眼若蝟刺者然。

喇嘛

西藏謨勒孫喇嘛王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某所。乾隆八年。衆喇嘛乃持其舊器訪之。至某所。有麼些頭人子。名達機。已七歲矣。忽指雞雛問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曷款留之。父母以為妄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果有喇嘛數十輩不待延請。竟造其室。達機見之。跏趺於地。為咒良久。衆喇嘛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付之。令達機審辨。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達機釋鉢執經起。徧摩衆喇嘛頂。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羣喇嘛以所攜錦茵數十。層置中庭。擁達機坐其上。父不知所為。衆奉以白金五百。錦繒罽各數十端。為其父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其父以止此獨子。不

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乃佛轉世不能留也。其父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于達摩洞佛寺。遠近摩些千百成群。頂香皈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

夢中事只靈一半

涇縣胡諱承璘。方為諸生時。夜夢至一公府。若王侯之居。值其叔父在焉。其叔父驚曰。此地府也。汝何以至。承璘詢其叔父有何職任。叔父曰。為吏爾。承璘請查其祿命。叔父閱其籍曰一窮諸生耳。承璘再三哀懇。求為之地。其叔父不得已。乃以他人祿命與之相易曰。此大弊也。若破。罪在不赦。可若何。因以所易籍示之。庚子科舉人。雍正元年恩科進士。任長垣縣知縣。某年月日終。且謂之曰。爾鄉試須記用卦名。因以手推之。一跌而寤。承璘庚子科。首題歲寒一節。因用屯蒙剝復等十卦成文。果得高魁。癸卯恩科成進士。又數年。授長垣縣知縣。一一不爽。無何屆死期矣。因豫辦交盤。且置酒與親友作別。沐浴易衣。靜坐而待。至黃昏後忽嘔血數升。以為必死矣。徐徐平復。竟不死。復活十餘年。至乾隆六年。壽終于雲南糧道任。夢寐之事。忽靈忽不靈如此。

隨園戲編

長樂奇冤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里黨咸欽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傅。一日氏早紡績。忽見白衣男子立牀前。駭而叱之。男子趨牀後沒。氏懼。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牀前。駭而呼。男子復趨床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毋先人所遺金乎。與婢共起牀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個。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啟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醴。祭而後起之。兒即持銀袱趨市。買猪首。既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屠者曰。請以五錠為質。更以布袋囊猪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哥袋內盛何物。曰猪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於地曰。非猪頭。豈人頭耶。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買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並以銀袱呈上。經吏胥輾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閱視。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兒以實對。令親至其家。啟石阬內一無

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莫能得其影響。因繫屠與兒于獄。案懸莫結。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燒包

粵人於七月半。多以紙錢封而焚之。名曰燒包。各以祀其先祖。張戚者素無賴而有膽。其僕三兒臥病月餘。至七月十六日。忽自牀蹶起。趨而出。戚追之出城。至大河側。三兒癡立。點首囈語。若與人爭狀。戚掌其頰。三兒云。爲羞人拘來替人挑送包錢。戚問羞在何在。以手指曰。前立淺渚者是也。戚果見一人。高帽青衣。若今之軍牢皂隸狀。手執鞭指揮。戚大呼擒之。一擊而沒。問包在何處。三兒云。在家堂板閣上。我因過重不肯擔。乃拘我來。戚歸啟家堂。果有紙灰十包。

金銀洞

高峯崖在廣西思恩府城南百里。兩峯壁立。崖上大書十三字云。金七里。銀七里。金銀祗在七七里。字畫遒勁。不知何年鐫鑿。崖下有土地祠。望氣者咸稱其地有金銀氣。百十年間。土人多方搜求。一無所得。星士某至土地祠內。徘徊數日。攫神像去。土人追及詢知。像乃范金所爲。然亦不知七七里爲何義。崖中旁峯數十丈。上有銀洞。洞中白銀纍纍。大者重數十斤。

土人架木而登拾之。即百計不能出。或向外擲之。著地即失。或牽犬入。將銀縛犬身。向外牽之。犬即狂吠。比出而身亦無銀也。

猫怪

靖江張氏住城之南。偏屋角有溝。久弗疏瀹。淫雨不止。水溢於堂。張以竹竿通之。入丈許。竿不可出。數人曳之不動。疑為泥所滯。天晴復舉之。竿脫然出。黑氣如蛇。隨竿而上。頃刻。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霧戲其婢。每交合。其陰如刺。痛不可忍。張廣求符術。道士某登壇治之。黑氣自壇而上。如有物舐之者。所舐處舌如刀割。皮肉盡爛。道士狂奔去。道士素受法於天師。不得已買舟渡江。張使人隨之。將求救于天師。至江心。見天上黑雲四起。道士喜拜賀曰。此妖已為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

夢馬言

乾隆十八年。山東高蔚辰宰河南延津縣。晝寢書室。夢一馬銜其庭立而人言。高射之。正中其心。馬吼而奔。高驚醒。適外報某村婦盧羅氏夜被殺。以杙椓其陰。并殺二孩。高往驗屍。傷如所報。而凶犯無以根究。因憶所夢。乃順莊點名。冀有馬姓者。點畢無有。問外莊有姓馬者乎。曰。無。高將莊冊翻閱。沈思良久。見有姓許名忠者。忽心計曰。馬屬午。馬立而言。則言午也。

正中其心。當是許忠矣。呼許曰。殺此婦者汝也。許驚愕叩首曰。實是也。以姦不從故殺之。兩指被婦咬傷。故怒而椓其陰。并殺其子。但未識公何以知之。高笑不答。視其手血猶涔涔也。置於法。合郡以為神。

蔣靜存

麟昌蔣君字靜存。余同館翰林也。詩好李昌谷。有驚沙不定亂螢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生時。其祖夢異僧攜十三經擲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壽昌。以避國諱。故特改名。又自夢僧畫麒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性傲兀不羈。過目成誦。嘗曰。文章之事。吾畏袁子才。而愛表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遂不見。嗚呼。靜存始終以僧為漚卂之露。具為戒律輪迴似矣。然吾與之談。輒痛詆佛法。而深惡和尚何耶。

天妃神

乾隆丁巳翰林周鍠。奉命冊立琉球國王。行至海中。颶風起。飄至黑套中。水色正黑。日月晦冥。相傳入黑洋從無生還者。舟子主人。正共悲泣。忽見水面紅燈萬點。舟人狂喜。俯伏於艙呼曰。生矣。娘娘至矣。果有高髻而金鐶者。甚美麗。指揮空中。隨即風住。似有人曳舟而行聲

隆隆然。俄頃遂出黑洋。周歸後。奏請建天妃神廟。天子嘉其效順之靈。遂允所請。事見乾隆二十二年邸報。

宿遷官署鬼

淮徐道姚公廷棟。駐劄宿遷。封翁壽期。演劇于堂。堂旁牆極高。見牆外有人頭數千。眼睒睒然俱來觀劇。初疑是皂隸輩。叱之不去。近之無有。明旦視之。牆外皆湖。無立人處。其幕友潘禹九遣奴往廚取酒。久而不至。迹之。已仆於地。口眼皆青泥。盤中酒菜之類。作蚯蚓樹葉。潘素不信鬼神。乃挺身至奴所行處。驗其有無。署中二客。詐為鬼狀。私往嚇之。潘籠一小燈。行未半道。兩客見黑氣一條。繞燈而入。燈色綠如螢火。潘忽覺。二客悚然噤不發聲。潘將如廁。有大黑手遮其面。踉蹌急歸。二客迎之。共相駭異。手持燈漸重。火亦漸滅。家奴各持火來照。燈籠內有死野鴨一隻。鴨大籠小。竟不知從何處竄入也。

廣東官署鬼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為廣東守備。署後花園有井。擔水者率以為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擔夫。如其言與之。乃捽其頭入桶中。擔夫疑署中婢與戲。詈群婢。群婢曰。無之。擔夫引婢至取水處。有海棠一枝。白雞成群。入樹下不見。群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銀。遂

令擔夫具畚插闢地未五六尺得一棺懼而止忽一婢發狂大呼曰請主人請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視婢呼曰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婦毒虐縊死埋此公家群婢犯我我應索其命第土淺地濕棺中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則掘者不為無功將免其罰大堂西偏我生前埋金鐲一隻寶珠數顆可掘取為改葬費亦不累主人金也言畢婢子如常無病矣主人為啟其棺水涔涔欲流發堂之西偏封鐲宛然為改葬高處鐲重三兩六錢形如綠苗

為兒索債

葛禮部諱祖亮者為余言其鄰程某擁重貲無子晚年生兒性聰慧眉目瑩秀程愛如掌中珍十二歲即多病所費醫藥不貲稍長不事生業好鬬雞走狗產為之空程忿甚一旦懸祖宗神像將笞之子忽作山東人語曰俺吳某也前生為爾負債萬金今來索取將盡汝以我為子耶大誤大誤我昨揭帳尚欠八十餘金今亦不能相讓奮衣前取其母髻上珠踏碎之然後死程卒大窮而嗣絕

鬼魂覓棺告主人

姜靜毅寓京師愍忠寺寺旁為書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稱壽器是也寺鄰某為其父老故置

焉。姜月夜讀書。窗戶盡然大開。棺蓋低昂不已。姜大駭。持燭視之。如有人指痕出沒於棺上者。響良久乃已。次早鄰人叩門云。某翁死來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間先來就棺也。蘇州唐道原年七十卒。其子為買棺于海紅坊壽器店。主人云。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燭之不見。問其狀貌。酷似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識也。乃即買其所坐者歸。金陵戴敬咸進士。與梅式庵飲於吳朱明孝廉家。忽狂癲。握梅手呼曰。要朱紅。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氣絕。方知所託者。藏身物也。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墮樓死。舉家未知。原衡睡醒。覺左耳陰冷異常。疑而回顧。燈光青熒。有黑人吹氣入耳。似有所訴。驚起呼家丁四照。見樓下屍。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

匾怪

杭州孫秀才。夏夜讀書書齋中。覺項額間蠕蠕有物。拂之見白鬚萬莖。出屋梁匾上。有人面大如七石缸。眉目宛然。視下而笑。秀才素有膽。以手捋其鬚。隨捋隨縮。但存大面。端居匾上。秀才加杌於几。視之了無一物。復就讀書。鬚又拖下如初。如是數夕。大面忽下几案間。布長鬚遮秀才眼。書不可讀。擊以硯。響若木魚。去。又數夕。秀才方寢。大面來枕旁。以鬚搔其體。秀才不能睡。持枕擲之。大面繞地滾。鬚颯颯有聲。復上匾而沒。合家大怒。急為去匾投之火。怪遂

絶秀才亦登第。

徐支手

咸陽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頗聰慧。六歲病痞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邁矣。至第三子死時。撫屍慟甚。用刀剖兒腹。出其痞。復斷其左臂。罵曰。毋再來誑我。其痞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懸之樹間。風日吹乾。每觸油腥。口猶能動。未期年。徐又得子。貌如前。痞雖不作。而左手竟廢。至今尚存。人呼為徐支手。

魚怪

會稽曹鎣山。入市得大魚。歸。剖食之。餘半置紗廚內。至晚。廚中忽有光。舉室皆亮。迫視則所餘之魚。鱗甲通明。火光射目。曹大駭。盛以盤。送于河。其光散入水中。隨波搖蕩。婉轉閒成魚。而去。曹歸家。屋中火發。東滅西起。衣物牀帳燒燬都盡。而不及棟宇。凡三晝夜始息。食魚之人。竟亦無恙。

盜鬼供狀

先君子在湖廣臬司遲公維臺署中。同事大興人朱陽湖司錢穀。忽一日狂呼。趨視之。面如死灰。伏地昏迷。飲以薑汁。良久曰。吾坐此校文案。日方正午。見地下磚釁有物蠕蠕然頂磚

起疑為鼠以脚踐之磚亦平復稍坐定磚響如初掀視之有黑毛一團類人頭髮自土中起陰風襲人漸起漸大先露兩眼瞪睛怒視再露口頤腰腹其黑如漆頸下血淋漓躍然而上舉手抱我足曰汝在此乎汝在此乎吾前世山東盜也法當死汝作郯城知縣受我贓七千兩許為開脫定案時訊擬大辟死不瞑目今汝雖再世而吾仇必報言畢即牽我入地我大呼彼見衆客至捨我走衆視磚迹猶宛然開嗣後其鬼無日不至有人共座則不至尤畏某司遲公聞遲公將至便抱頭遠竄公大書几上曰聞惡鬼汝作盜應死敢與法吏仇乎汝欲報仇應仇於前生敢仇於今世乎速具供狀來鬼夜墨書其側字迹歪斜曰某不敢仇法吏敢仇贓吏某以盜故殺人多受冥司炮烙數十年面目已成焦炭每受刑必呼曰某當死有許我不死者在也郯城縣某老爺受贓七千兩獨不應加罪乎呼六十餘年初不准理今以苦海漸滿許我弛桎梏報冤所具供狀是實遲公無如何不能朝夕伴朱命多人守護之居月餘遲公生日演戲諸客飲酒强朱出觀朱曰吾待死之人有何心情看戲諸公愛我可多命家人伴我如其言席散往視朱已縊於牀遲公及諸友俱責家人何以不管僉云燈下吹來黑氣一團衆婢便各睡去或云諸奴看戲亦未必伴朱也

時文冤

子六百七十四

淮安程風衣好道術四方術士咸集其門有蕭道士琬號韶陽年九十餘能遊神地府雍正三年風衣宴客於晚甘園蕭在席間醉睡去少頃醒嗜曰呂晚村死久矣乃有禍大奇人驚問曰吾適遊地府聞見夜叉牽一老書生過鐵鎖鋃鐺標曰時文鬼呂留良聖學不明謗佛太過異哉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義素服呂者聞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幾曾靜事發呂果剖棺戮尸今蕭猶存嚴冬友秀才與同寓轉運盧雅雨署中親見其醉後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無所傷

鬼弄人二則

杭州沈濟之訓蒙為業一夕夢金冠而髯者謂曰汝後園有埋金一甕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處曰有草繩作結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此其驗也明早往園視之果有草繩且縛錢焉沈大喜持鋤掘丈餘卒無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

乾隆甲子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馮次日即作此題文熟誦之入闈果是此題以為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間獨步聞二鬼咿唔聲聆之其闈中所作文也一鬼誦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元之文沈驚疑以為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辭館入都以狀具控禮部禮部為奏聞行查江南解元薛觀光文雖不佳並非馮稿也獲誣

告之。罪謫配黑龍江。

漢江寃獄

曹震亭知漢江縣。晚衙夜坐。見無頭人手提一頭。啾啾有聲。語不甚了。曹大駭。遂病。病三日死矣。家人欲殮。胸前尚溫。過夜而蘇。曰。被隸人引至陰府。見峩冠南面者。衣本朝服色。頼外人傳呼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曹行陽間屬吏禮。向上三揖。神賜坐。問有人訴公。公知否。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詞示曹。曹閱之。本縣案卷也。起立曰。此案本屬有寃。爲前令所定。已經達部。我申詳三次。請再加審訊。爲院所駁。駁牌現存。神曰。然則公固無罪也。傳呼寃鬼某進。陰風颯然。不見面目手足。但見血塊一團。叫跳呼號。滚風而至。神告以曹爲申救之故。且曰。汝寃終當超雪。須另覓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向曹作送狀。手揮隸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驚醒。不覺汗之沾衣也。自此辭官歸家。長齋奉佛。終其身。

牛乞命

天台縣令鍾公醴泉爲余言。其尊人守貴州大定府。設局辦鉛。日正午。忽有牛突入鉛廠。數十人鞭之不肯去。醴泉往觀。牛伏地作叩頭狀。因問牽牛者。曰。此耕牛乎。宰牛乎。曰宰牛。問價若干。曰七千。鍾曰。以牛與我。以價與汝何如。牽牛者謝領錢去。牛蹶然起矣。

猪乞命

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海泊交易處。屠人縛一猪將殺以入市。其猪乘間囓斷繩索奔至海客前。屈雙足伏地。屠人執繩追至。海客詢其市價。如數付與。以此猪捨於海會寺之龍神廟。人呼猪道人。則應曰。何得無禮。則屈前雙足向人作叩首狀。牙長數寸。脚爪環裏如螺其大倍於常猪。

張世举

張世舉字遇春。杭州府諸生。每入試場。髣髴有人持其卷者。迨曉則墨污被黜。積憤殊甚。乾隆甲子科入闈。加意防範。試卷謄眞。至晚另貯他所坐號中。留心伺察。覩一女子。舒手探卷急執之。厲聲問曰。予與汝何讎。七試而污我卷。曰。今歲君應中解元。我亦難違帝命。但君當為我剖雪前言。擇地瘞我。以釋冤譴。我即君對門錢店女也。當日鄰人戲謂君與我有私。君實無之。乃不為辨明。且風情自命。假無為有。以資嘲謔。既嫁而夫信浮言。不與我同處。我無以自明。氣忿投繯。君污我名。我污君卷。遲君七科。宜也。言畢不見。張毛骨俱慄。甫出場即訪其家。告以故。而捐資助葬之。且為延僧超薦。是科揭曉。果中第一名。

洗心池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觀西。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筆法遒勁。隱而不見。欲見則以池水沃之。雖大旱不涸。相傳錢妙真獨居燕洞宮修鍊。或謗之。乃於此剖腹洗心以相示。故名。

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於洗心池旁培小阜。疊石塞牖。趺坐于中。囑其徒云。每日向牖呼我。應則已。不應則入收遺蛻。呼之三年皆應。忽一日。應曰。可啟吾去矣。嗣後不應。啟戶視之。尸果僵。故稱活死人墓。

壓傾有數

總憲金公德瑛。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畢。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冉冉騰空而去。問之僕隸。皆有所見。公心惡之。即以中庸必有妖孼四字命題。日正午。諸生方握筆。忽考棚傾倒。壓死三十六人。金公據實奏聞。上憐之。俱欽賜生員。

余親家史少司馬抑堂。任福建臬使時。與糧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廳議事。聞梁上屋角沙沙有聲。客欲起避。史公不可。已而聲漸大。有鼠呼曰。出出者再。史亦心動。急與四客齊出。則花廳倒矣。几案皆碎。是日省中府縣俱來請安。史公笑謂曰。設使四大員一時併命。則司道之印。諸公委署。不皆有分乎。

泗布十三疋

杭州胡某。程丸峯中丞之表姪也。中丞巡撫湖北。胡往求館。薦與荊州刺史某署中司書記事。半年後。胡妻在家病瘧。忽為鬼所附。聲如男子。聽之乃其夫也。口稱到湖北後。蒙中丞公薦往荊州。賓主相得。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有衣箱行李。新買泗陽布十三疋。現在署中。須著人往取。我客死飢寒。可供本主祭我。并廣招名僧超度。我家人聞之。環泣。當即成服立主。以死無日月。未便報訃。亡何。妻病痊。家故貧。欲差人往楚迎喪。以無盤費。屢屢遷延。亡何。胡竟歸里。舉家駭然。以為鬼也。坐定談說。方悟前所憑者。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頃之衣箱到門。開之。果有布十三疋。的係胡過泗陽時所買。

牛皁山守歲

廣西柳州有牛皁山。形如女陰。粵人呼陰為皁。因號牛皁山。每除夕。必男婦十人守之待旦。或懈於防範。被人戲以竹木梢抵之。則是年邑中婦無不淫奔。有邑令某惡之。命里保將土塊填塞。是年其邑婦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後溲。致有傷命者。廣東沙面上妓船如雲。河泊大使專司船政。有總督某嚴禁之。隨即海水溢漫。城不沒者三板。地方紳耆俱以為言。乃收回禁約以試之。果令收而水退。至今妓船愈多。

鬼拜風

錢塘孫學田開鹽店温州城中。與友錢曉蒼往來甚狎。錢有樓三間。封鎖頗密。相傳有鬼。人不敢居。孫素有胆。與同人賭勝。鋪牀樓上。燒巨燭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聞推門聲。有艷妝女子。冉冉來。見燭光意若畏之。斂衽再拜。每一俯首。則陰風從其袖生。一燭滅矣。孫擲以劒。鬼走下樓去。孫知將復來。所恃惟燭。乃以所滅燭重加點明。以身擁燭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狀。見孫上坐。欲卻欲前。孫以劒擲鬼。變惡狀上前格鬬。彼此相持不已。忽聞樓外雞鳴。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温州人為之語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風。但逢孫老。此鬼還兇。

僵屍夜肥晝瘦

俞蒼石先生云。凡僵屍夜出攫人者。貌多豐腴。與生人無異。晝開其棺。則枯瘦如人腊矣。焚之。有啾啾作聲者。

黑雲刼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葉某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黑氣一團覆於簿上。有椎髻蹙額。自稱勞苦者。葉陽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間私問鬼卒。彼官吏所執何簿。曰。人簿二。獸

簿五問何為有簿曰從古人間征戰之事皆天上劫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雖一騾一馬皆無錯誤終竟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五之説問應此劫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即你家總督也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丙辰鴻詞翰林後自刎

金秀才

蘇州金秀才晉生才貌清雅蘇春厓進士愛之招為壻婚有日矣金夜夢紅衣小鬟引至一處房舍精雅最後有圓洞門指曰此月宮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麗人盛妝出曰秀才與我有夙緣忍捨我別婚他氏乎金曰不敢遂攜手就寢備極綢繆嗣後每夜必夢懽好倍常而容顏日悴舉家大懼即為完姻蘇女亦有容色秀才愛之如夢中人嗣後夜間酉戌前與蘇氏交酉戌後與夢中人交久之竟不知何者為真何者為夢也其父百般禳解終夜無效體本清羸斲削逾年成瘵疾而卒與夢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錄但記其贈金郎一絶云佳偶豈易尋奪郎如奪彩幸虧下手強爭先得為快

董觀察

董觀察名搭官贛南道時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衝沒田廬公為相度開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寺為濂溪書院規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憂哀毀過度欲以身殉扶櫬返

里至滕王閣下。維舟受唁。大吏親來撫慰。觀者無不謂董公真孝子。真孝官。次早。方欲解纜。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急報守土官。沿江打撈。俱無踪跡。經一晝夜。尸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驗視之。猶白衣麻帶。面目如生。乃具殮送至舟中。月餘。公舊僕某偶至上猶。土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立廟祀公。僕欣然走至廟中。拜覘神像。則儼然公之面目。詢立像時日。即公墮水夕也。

狐仙閙帳

和州張某作客揚州。寓興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無人敢居。張性落拓。竟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稱吳剛子求見。揖而與言。風采頗異。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因問可是仙乎。曰不敢。張故貧士。意欲交結之。以圖富貴。遂設酒食與之飲宴。吳亦答謝。未幾月。張力竭矣。而吳之酒饌甚豐。張遂起貪念。終日媚其設席。吳作主人。亦無吝色。如是者月餘。吳忽不至。時遇霉雨。張開箱曬衣。則全箱空矣。中書一帳。並貿錢帖數紙。某日雞魚若干。某日蔬果若干。皆典張之衣服而用之。筆筆開除。不空設一席。不妄消一文。

皮蠟燭

上虞人錢姓者。為人傭工。夜歸見女路哭。問其故。曰夫亡無歸。家居夏蓋山。一時迷路。求為

指示錢與諧戲相隨至一室中。成夫婦之好。如是者數月。主人見其貌日憔悴。再三詰錢。錢言其故。主人曰。此鬼也。再與交時。須取渠一物以為驗。錢如其言。佯與懽笑。而暗剪女髮一束。女大驚走去。錢細視所居之地。全無房屋。其與此女淫處。精流蟹洞中。皆血也。髮如燭而軟。黑若牛皮。刀斫火焚不壞。自此不敢出門。匿主人家。未幾鬼入主人家。附其婢身作鬧曰。還我錢郎。不還我者。即將錢郎交與汝家。我暫去。明年來捉。且云俟今秋汝壽盡時。當來降禍。至期竟不驗。錢姓至今猶存。此事台州張秀塀為余言。

乍浦海怪

乾隆壬辰八月廿三日。黎明大風雨。平湖乍浦之海濱。有物突起。自東南往西北。所過拔木以萬計。民居屋上瓦多破碎。中間有類足跡。大如圓桌子者。竟不知是何物。有某家廳房移過尺許。仍不倒壞。

天開眼

平湖張徵坡。一日偶在庭中。天無片雲。忽聞劃然有聲。天開一縫。中闊兩頭小。其狀若舟。睛光閃鑠。圓若車輪。照耀滿庭。良久方闔。識者以為此即天開眼云。

泥象自行

平湖張氏世居蒹葭圍。其始遷祖名迪。字靜菴。明洪武間人。没時。其家泥塑靜菴夫婦二像高七八寸。供家廟中。所居屋歸屬長房。歷四百餘年。長房子孫貧。屋傾圮。僅存數間。而其像猶在。張氏故有宗祠。距靜菴故居三里許。一日黎明。有鄉人操舟者。見兩老人來雇渡船。遂載以行。問何往。云將之張家祠堂。既登岸。疾行如飛。舟人望之。見形軀漸小。無何抵祠前。守祠僧聞扣門聲。起視之。寂無所見。惟見兩泥像在門檻下。一時驚以為異。其裔孫張丹九方重修祠宇。因加綵繪。別設一龕。供之祠中。

焚尸二則

平湖南門外某鄉。掘出三穴。二穴已空。中一穴棺木依然。磚書趙處士之墓。尸年四十餘。貌如生。穿雲履。蟒青紬袍。紬如一錢厚。不壞。掘者馬某覆出其尸而焚之。火不能旺。乃投諸水。是夜鬼大哭。一村皆驚。好事者為扛起殘尸。血縷縷如注。乃仍納棺中。加土葬之。是夕遂安。馬姓至今無恙。為典史皂役。

平湖小西溪之西。蔣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燒父尸。方開棺。尸走出。追之。蔣擊以鋤。尸倒地。乃焚之。晚歸。聞其父罵曰。汝燒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頭腫如匏。及午而死。張熙河所目擊也。

美人魚人面猪

崇明打起美人魚貌一女子也身與海船同大舵工問云失路耶點其頭乃放之洋洋而去

雲棲放生處有人面猪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猪羞與人見以頭低下拉之纔見

花魄

婺源士人謝某讀書張公山早起聞樹林鳥聲啁啾有似鸚哥因近視之乃一美女長五寸許赤身無毛通體潔白如玉眉目間有愁苦之狀遂攜以歸女無懼色乃畜籠中以飯餵之向人絮語了不可辨畜數日為太陽所照竟成枯腊而死洪孝廉字鱗聞之曰此名花魄凡樹經三次人縊死者其冤苦之氣結成此物沃以水猶可活也試之果然里人聚觀者如雲而至謝恐招搖乃仍送之樹上須臾間一大怪鳥銜之飛去

續子不語目錄

卷一

狼軍師　几上弓鞋　白龍潭
露水姻緣之神　縊鬼申冤　執錫二童
趙氏三世爲神　張少儀觀察　屍合
葛先生　天后　陰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華山
張槁公　受私橋　曹公夢
治妖易治人難　伏波灘義犬　浮海
刑天國　萬年松　虹橋板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驅狐四字　女鬼守財待壻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鼉精

雷異　紀曹孝廉夢　縊鬼畏魄字
蔡啞子　珠涇紀事　葉氏婢
年尼泥　獺怪　天蓬尺
撮土避賊　沙彌思老虎　子不語娘娘
枯骨自贊　藤花送終
卷三
犼　地仙遺劫　張閻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入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損壽
照心袍　羅剎國大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旱魃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衜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關帝現相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温元帥顯靈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麂子
石梟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或倩人捉刀拔鬼舌　蔣瑩溪
方宮詹　麒麟無賜　四耳貓
頭形如桶　烏怪　劉子壯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術　石樹榕
禪師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虎有黃光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狗兒
鵬糞　銀倀　蒼蠅替人治病
鼠薦卷　石人賭錢　犬逐通判
佛奴穿母脇生　彭祖舉柩　人皮鼓

指上樓龍

卷五

奪舍法　屍奔　骷髏三種
人氣分塵　鬼氣攝物　山魈怕桑刀
驅瘧鬼咒　陰沉木　織登科記
朱鹿田　飛僵　程嘉蔭
水虎　綠郎紅娘　丈人夜有光
狐仙正論　外國　作勢渡水
唐公判獄　郭六　劉迂鬼
痴鬼戀妻　狐仙懼內　軍校妻
飛天夜叉　虎倀　狼牙
樓怪　武進兩異事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剩鬼

卷六

多官 祈夢二則 鬼被衛散園合最難
石板中怪 僵尸貪財 黄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琉璜發驗各別 夜航船二則
盛林基 趙友諒宮刑一案 換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動靜石 玉女峯
廬山禹碑 飛鐘啞鐘妖鐘 鼠渡江
鵬過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變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官受妓嗔
京中新婚 張趙鬭富 米爾致
梁制府說三事 官運二則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勒勒 雷擊兩婦活一兒
火神打跧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誤殺金童

錢尚書　夢墨　錢狀元小名
歸盌女遇怪　龍誅龍　桑蠶
韓六　魍魎　獺異
柏香簪不宜入殮　獵戶說虎　鬼請上任
通幽法　喜婆　獺淫
虎囷藤斗　甘公入夢
卷八
尸變　鬼買行頭　韓六三事後又綴一事
鬼買缺　溫將軍　鬼請吸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結宜男　黑眚畏鹽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舟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箱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龍　形交氣交

審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袱　水乩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女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獸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夢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瀆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卷十
淫諂二罪冥責甚輕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關帝血食秀才代享

惡人轉世為鼈
姦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鹿丐者
僵尸
申氏自殺
雁宕仙女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女化男
人化鼠行竊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怪物名石捫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扯雞膝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三王神請醫治臂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籠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樞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輿卒之舁官人者。坐之當中。眾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自下抽取枝條。幾潰散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共喊而至。狼驚散去。而舁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喙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汝素無仇。乃為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獸叩頭哀嘶。若悔恨狀。乃共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大怒罵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之。謂我為何如人。速即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儲猶痛詈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

予二百八十六

統方為辨白。而儲已將床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為瘋狂。急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蓄水。俯臨大河。水溢則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鬬。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蒙青苔而豎遊。每每冲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為備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儂問何事。客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鬬。即斷繩倒樹。儂許之。黎明伐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鬬。儂思當是此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請功。客竟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嘗出戶。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啟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即白龍化身。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貴正經黔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

列祭品灑酒祝曰。倉卒無以為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掃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尚遠。深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於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為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迓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叙寒暄。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荊。不解何以預知。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掃。旋風當道者即我也。賈曰。然則君為神歟。曰非也。地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汗上。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為終身之恥。乃求為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貪財之心。勝於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為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趲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臥房牆已淋坍。隣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坍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為此耶。事誠有之。

幸失十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鄰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鳴官擒少年。笞之。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爲予言。

縊鬼申寃

新安趙天如。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易卧室。居停爲指數處。皆不當意。惟一樓院內多花樹。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妝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樓。揭起覆瓦數溝。取出白鏹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趙下榻叱。遂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沒。窺之內有新厝棺。心知即此祟。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自縊者乎。爲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爲吾愛妾張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汚蔑之言罵之。詎知渠忿竟尋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請爲白其寃。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

詩於牆。向榻前再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冤始雪。我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巖。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為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為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尚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床。一龍蟠裹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為神

常州趙恭毅公。為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迫視則公危坐舟中。方据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術。嘗伏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臣子弟効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 恩許奔喪。侍讀哀毀。遘疾病中。每自說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為居此職耶。衆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為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適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為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

現作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尚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興訟。彌年不寧。又未幾其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為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廟。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即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身以待。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為某方土地。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為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訛作柴。神始聞之。以為比父於獸。故怒。賴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縲絏。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為其部民所訐。張公為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在雲南糧儲道。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為神。然冥中

不如其名。但以戚黨官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左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於岸者數尺。賊既平。啟閘縱屍順流而下。無賴者竊剝其衣。故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側。左足罣閘而止。俄一男屍年略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閘。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篙撥之。竭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辨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爲妻母逼嫁。明日將投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褥精潔。既明。身臥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葛姓妻也。孀居乏食。父母將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舍不遠。邀歸與嫗共述其異。養爲己女。李年已五十餘。忽舉一子。視其眉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峯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祖姑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秉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向。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棍。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稱棍師者。焚香請棍。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戢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致祭教場中。某隨父往觀。見后端坐轎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中衙前陰某。有妹纔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詬誶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刃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六人持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厲聲曰。我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臥則鼾睡矣。醒而詰之。輒汗噤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兒竄入水。洄而出沒。且覘之。虎坐岸上。眈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於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為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於貴池令林夢鯉。聞者共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位置。與夢中一一脗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靴登山。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葷非素。不可著也。乃易草履。隨眾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葷耶。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死塊然老鰥。為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妻聞呻吟

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為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不能無疑。而難於發口。乃暮則抱襆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隣嫗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伴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衲曰。此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証於鬼神者往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予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況娘娘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虀粉矣。隣嫗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隣嫗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嫗等驚曰。此即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共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共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為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擡諸室。問之。則曰。媳欲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嫗乃為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為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暾上。再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為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問之。招趙入室。款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柵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為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尚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為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即在大眾前笑我。趙方欲道契濶。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為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

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貲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詈。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冒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嘵嘵不屈。張愈恚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即休矣。李謾應之。蓋鄰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賴之。明日張果來追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鐺熬沸油。擲一錢於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辯。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為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牛馬償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於是鄉里為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既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即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衆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赴。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泮。幾時娶

婚。幾時生子。中舉選粵西某縣。爲穿白甲二將軍所害。細記所歷。一一皆驗。不爽毫髮。今所選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有以期年半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爲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礦。則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夜半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徵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若能審辦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辯訴官。由州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

欣欣然。喜見於面。公吃淚下者。遂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而現為狐。投之江中。於是案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中途。為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為具酒食。掃卧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蹤至。彼此格鬭。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踰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黠盜僞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並下於獄。盜返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悟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狐。竟不免為盜所賣。豈非治妖易。治人難耶。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汙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為酬。盜笑曰。予所有盡歸

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難為情。請賜盡醉。裹敗席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席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為誰。不應。及啟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尸俱欲散去。犬復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捨尸至廟。撫之酒氣薰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嚙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偽為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溫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眾貨多。颶風忽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葬魚腹中。難免為山中餓鬼。眾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

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清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徼外之巡攔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喜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眾。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絰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絰者為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衰絰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絰為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刑天國

謙光又云。曾飄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

許。爭詆諫光。諫光斧至山頂。與其衆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為禹所誅。其尸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慈寺碑。作刑夭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饑字。不食則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纔死。又將軍賈雍被斬。持頭而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鳥槍擊之。連發數十槍。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葱如故。

紅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小千百條橫斜架立。千萬年不朽不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斧斤者。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湍急。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高家藏虹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鐫詩其上。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沙灘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椀。俱絲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爲大鳥也。

續子不語卷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示審無期。反致沉擱。令尹鮑公。勤於堂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即交幕友批發。次日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內載姦夫姓名。自稱雙瞽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懸十六年事頗怪。因將各呈俱為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逢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瞽者。及晚查閱。則前瞽者。呈又在內矣。公問書役。汝輩可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廚役。公赴司請拘究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為生。值瞽者夫婦同行。見其妻有姿。遂萌惡念。於負渡時。即戲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殊非終身了局。倘不予嫌。願同白首。其妻心動。共紿瞽者憇樹間。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偽作逃荒者至外縣。雇佃於巨紳家。遂學烹飪。頗有所積。乃挈妻入汴城。充臬司廚役。公廉得真情。即往掘驗。尸未朽。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僎宰虞城時。有耿家莊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禳無效。因訴於公。謀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祟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為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迫於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曰。無故不得擅歸。其子綢繆燕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書右夜。向女招颭。女杳然遂滅。令試寫四字在紙上。試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劉持歸。貼戶牖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令且讓汝三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即陞去。不知其後若何。其時內幕蔣生知此情節。聞紹興桂林菴有三尼。亦被妖纏。蔣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牕。無風自啟。樓上狐扒竄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誌之。

女鬼守財得壻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扃櫃中。婦思竊少許。與壻作資斧。而未得間。一日。鄰人招楊飲。婦瞷夫出。因啟櫃懸

試數鑰。鎖始開。取金纔出。楊遽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櫝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埋後苑土中。楊夜啟櫝不見金。知為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詬詈百端。婦忿極。俟夫熟睡。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醬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為己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倩夫往探。鄧樸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日已昏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祟行旅。至今扃閉。無人敢宿。鄧云此屋舊屬予岳家乃予熟游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啟戶。設牀掃塵。鄧展衾解屨。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跣足急走。幸堂中設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人西。鬼南人北。駭極欲號。而口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晝。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犯。惟兩目眈眈注視而已。月移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負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蹲身來曳其足。鄧嘆曰。不意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為誰。曰我湯陰鄧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身死原由。及埋金處。曰。趁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矣。仍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

携歸。因益營運。家小豐焉。

僵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蔣家。清明時假歸。掃墓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日往某處訪友。然後下船到閶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其屋背山面河。婦淅米於河。擷蔬於圃。事事齊備。天已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臥床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隣里來看。羣疑婦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暫收殮。拘婦拷訊。卒無實情。置婦獄中。累月不決。後隣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啟。疑為人竊發。呼衆啟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徧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為劉秀才。乃訴官驗尸。官命取首。首為尸手緊捧。數人之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乃劉某之頭。反無血矣。蓋盡為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中。案乃結。

鼠鬼

漢陽崔某家素豐。選雲南知縣。携家到任。留一老僕守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日。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素膽壯。移牀宿樓下。思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即聞樓上拍案聲。拖椅聲。繞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

樓。降梯一級。又如椎擊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如人復曳椎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樓燭之。虛無一物。益信以為非妖即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哄傳崔家有鬼。崔舊梨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燃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棒椎。二人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灰塵凝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竊食燈油。予自後潛捉其尾。鼠力竄脫去。尾皮盡褪。膏血霑裹。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祈禱紛紜空見鬼也。

饞精

吳縣孫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饞得怪疾。喜則明妝艷服。笑舞百出。怒則拋盆擲椀詬詈不情。或二三日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膳。日漸尪羸。女為祖母所鍾愛。因迎歸養病。禳禱。醫藥無效。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即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皂巾綠袍人。向予臉噓氣。即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為。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向綠衣人索食。借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其頸舌三舐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丞幕中。家遣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即束裝歸。攜女避元妙

觀。裒衣真人殿中。祟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避之。賃船欲往揚州。無錫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迎至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莊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耳曰。腐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綠袍人賸我禮也。約月望來取。孫恐女爲怪祟死。急偕女解維遄發。將抵鎮江。女忽云彼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即於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即偃臥。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即死。許其返棹旋里。女腹痛頓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致畢中丞。爲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鄰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云。綠袍者鼈。紺衣者蝦。皂衣者黿。窟在石湖湖心亭下。因汝壻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讐。適遣六丁。盡已拘去。汝女無恙矣。予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雷異

金壇丘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爲婚。未幾某卒。妻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既長不能行娶禮。遂屬媒氏辭婚。令別擇壻。某夫婦詢之女。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爲爾父延一綫也。今煢煢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醮某姓。得金若干爲汝取婦。若干償宿逋。今金俱在床頭。汝

可視之。子噤不能出一語。母泣曰。速詣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縊。越宿。子偕媒來。啟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己入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鄰衆畢集。咸不解其故。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縊。時方隆冬。天忽陰晦。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寄斷而蘇。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時聞其事者。相與嘆曰。貞烈節孝三事。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為之伸理。雷為之伸者。斯亦奇矣。至于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臥五六日。一日夢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睨不相識。叩之。則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領之。曹于路問公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為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去。用章挈履青同行。步履迅疾。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錠一二串。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遙望高垣如城。正南有雙扉。用章叩之。內

有人應聲啟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用章不知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因咸伸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豕俱來嗅衣嚙足。曹甚窘怖。旁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當即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為前身。且曰君父子為人作券中。其人自負心。今屈來一證耳。毋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曰。有有。遲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如探訪公事者。官隸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一片。縷縷散去。俄聞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情實矣。見內牽出一囚。髮拏鬆覆額。一手著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前後手。疲憊斜行。意即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蹤。探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肩輿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證耶。因相勞苦。蓋翁即宿世債主云。時翁之從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泫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敘語間。前吏來曰。請同已久。何尚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逕石片。相接履之。瓦瓦有聲。驀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治後玉帶河濱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翁出北門。已仍向西返舍。豁然而醒。

身卧床上。望月影。聽更聲。一一如夢。自是病痊。

縊鬼畏魄字

瀨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相見如家人。俄乙妻死。續娶少艾。甲以嫌不往。蹤跡久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妾方有求於伯。吾夫後娶者。勤於家事。善撫妾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縊鬼知之。將今投繯。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得已。隨之行至門。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隙入啟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即縊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座後視之。少頃果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盍少退。甲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弗避。甲仍不睬。女忽披髮噀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入不能出矣。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寢門。甲如言。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問尊嫂安在。乙繞床捫之不見。急啟門呼。甲入燭之。乃懸於床後。共解其縊。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

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具述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善言其事。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為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於朱家村。屍有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假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罪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為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即簽拘許雨公。雨公方與朋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於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斃之。輿尸朱某門。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蓋即朱某出獄之日云。

珠涇紀事

嘉興珠涇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韁繩拴於腰。飲牛於湖。牛入水漸深沒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一鮎魚。形如小舟。羣譁然。始知牛初為魚所齧。負痛而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得脫。因為牛曳出。如漁人之釣者。衆操刀斫魚。冀童尚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臠魚肉秤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節於母家。別駕為請旌於清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矣。偶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卧牀醫藥罔效。而食量頓增。素持長齋。病後大嚼葷腥。且能兼數人之食。終日向空絮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頤頰間時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惟別駕在坐。則安睡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來。其神氣稍清。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共語。所患何處痛癢。而呼號不止。姊初不答。强問之。乃長嘆曰。前世孽也。彼日我遊園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醜而麻。著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携兩小男亦醜惡。藍縷相隨。婦呼我曰夫。兒呼我曰爺。我前

生乃男子也。江西人姓顧。饒於財。婦為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酖殺之。並酖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況寃百年。索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乩壇。不得入內。匿園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須罰。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於心目間。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日披我頰。扼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得不以實告。弟須為我傳說於世。使知因果顯應。雖隔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所謂張得新者。乃葉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駭然。向空喝曰。寃寃相報。理所固然。然汝輩果含寃。何不索報於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於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遲至七十餘年之久。太覺糊塗非情理。且寃仇宜解不宜結。我為爾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婢搖頭曰。渠說不願。只需兩件衣服。上身便好。葉即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婢忻然起坐床前。兩手盡力扯攞。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為盡力撕之。纔得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

其實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著於身也。別駕又喝曰。衣既易可速去。姐呪喃片刻。云渠尚要黃金數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鏌一千耳。佛草者參草也。於是眷屬輩羣取參草。朗宣佛號而斷之。參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袱。乃剪紙為袱。并錫鏌一千。焚於床前。姊即瞑目鼾睡。別駕出見客。逾數時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於門側。弟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也。羣相駭異。自是姊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囈語相寒溫。或笑或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繼娶之兩室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囚閉已久。不得託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稱右股痛甚。視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踝痛。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潛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辯。到案即一一承認。乃既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

事。別篤覲言之。

牟尼泥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即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罰森嚴。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號。聲徹堂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路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勸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裹取牟尼泥來。泥色若栴檀。其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嘬於外。蟲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為殮也。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漸息。蠅蚋四散。蟲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曰。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旁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

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就真定縣令卒於官。

獺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到其家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劍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劍。破顱而遁。殆即死矣。怪果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後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君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頗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爲汝所殺。今其子孫愬於我。我來與之伸寃。汝之法無奈我何。法師正惶惑間。忽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舁死獺身被百劍。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弔者皆鱗介之屬。聞相聚商量議倚貴神爲援。賂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即上方君。上方君貪其賄而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郭氏

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洙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生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蠱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强納我妻。不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生彼亦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為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隣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迹可疑。真贓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其呪。腹中曰。師德行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汝。腹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咒。是穢迹金剛呪。命惡神强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即起道場誦法華經。能

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冥鏹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依我我即捨之去。但我責者。當從口中出。諸跟隨者。從後竅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洩數日而聲遂息。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又甚衆。渠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鬨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絶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貺之於家。病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欵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膈。服藥數十劑可以平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糊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託。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猝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用此法。絶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

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喫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子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為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君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於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担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為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侬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於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癩子地。半曰然。曰。此時癩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

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賭債綑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為我還賭錢。我情愿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為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鄉隣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女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叫他不必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衆隣皆見。何獨外我。遂與羣隣一鬨而入。羣隣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顏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綑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頰不已。於是衆隣齊跪代為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又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為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娶。囑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為生。女曰。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

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為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於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哺啜之聲。踏梯脚迹。弓鞋甚小。臨去時猶與劉抱卧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供子不語三年。有問必荅。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從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攜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荅矣。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贊

蘇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聞堦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用犁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盍請來一聽。汪即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傴僂於地。良久許曰。不必採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

中。自稱自聾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係千年之物。古幹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冢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籤。而甘公薨於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聞於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如是何徵也。

續子不語卷三

隨園戲編

犼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犼。人所不知。犼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啟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塡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踏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睒睒。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苦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得下。乃攀樹枝。寅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揣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躑躅良久。作怪聲哀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即為犼。犼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鬭。故佛騎以鎭壓之。

地仙遺蛻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合。疑有窖。命人啟之。則一道人趺坐其中。爪長丈許。繞身三匝。兩目瞢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飲以茶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烝人參湯灌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

者。將依舊為之覆藏。其奴喜兒者。想取其瓜旁人。以為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隨即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棺。見一女子。自稱將成地仙。慎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刧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張閻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衆。張往觀之。巫正作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披其頰。曰汝妖言惑衆。罪不可逭。若我作閻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疽而死。人因呼為張閻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人。素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坐。中一神座前垂簾。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當。原無寃枉。但君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共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右授以簡板。自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尚覺未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不足蔽辜。當擊三次。命捲起殿中簾。教張仰視。儼然己像。始悟前生即閻王。因有過惡。又輪迴人世也。餓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為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

交作。震死於地。既而復甦。又數月看戲於臺下。雷電又至。張知孽己。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踉蹌而歸。訓蒙於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繞屋不止。渠恐第三次孽死。未必能活。因潛身於黑漆桌下。霹靂一聲。燒毀牀帳。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聞有某術士。算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即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晤。我有要事奉託。張思其言。如期便回。再往訪之。其人已死。留札一函。啟視之乃乞其帶櫬回里也。張為載棺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於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癡矣。口作北語。吸吸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為姚河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於任所。口稱新婦為妹。云有要緊事。請主人面談。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人登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造一斗姥閣。我便去了。夫人卻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干。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姥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不得已許之。新婦

云。非立誓賭咒。我不信也。於是家人皆以為不可。與爭辯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婚婦手執寶瓶內盛五穀入門交替。翟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者索錢吵鬧。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喫符水神魂少定。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於城門外。一魂失落於寶瓶中。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矣。寶瓶中魂為米櫃所壓。尚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小婢入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入。則浴盆之水尚溫也。四面窗闥纖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入者。啟板尋之。中有穴深丈許。婢臥其中。痴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變蠢為黠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申雪。我許之。而不敢上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我對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說亦有理。我不怪你。我有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狹室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

嚷聲。婦人驚避而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乩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於七里瀧。飄蕩無歸。憑乩與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輙有人收管入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始查籍貫。遣卒解赴閻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銅為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託生。亦無人拘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幷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搶。一有不慎。逼近人體。即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即帶有罡氣。風着鬼體。其重如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爍。又苦餓。輙入人家竊飯氣為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飢。貧家飯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鬼以手攫之。如絲絮狀。可摶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為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日某來渡水。此我替身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廻。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曉之曰。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閒帳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此帳。李曰。汝即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以為必需替代。汝即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大喜跳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晤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覘之。赤身而坐。氣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旦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雲遊無定處。吳拉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胆。設席於門外。已醉睡矣。夢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飲一杯。童子將一

杯。置老僕臍內斟之。初覺甚熱。後不能耐。乃大呼而起。欬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猖獗。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咤曰。帳上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無不驗者。旋竟失去。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傳臚及唱名。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冤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狀元為王式丹。旦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冤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也。壽六十。

照心袍

錢塘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

訥。亦不與共談。一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楊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往陰間。公差專司。鉤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注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案。及侯王將相。必加一硃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為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鐘之樣。人著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即將前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尚未遷去。

羅剎國大荒

趙依吉臨安歸遇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豬來賣於杭州。到半路趙豬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於玄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首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於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提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即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年羅剎國大荒。餓鬼無處覓食。故逃入中國作祟。汝所遇者。羅剎之餓鬼也。但子雖脫於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竈前點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

仰卧自家門外。乃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西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於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為我寄信到家。李曰。不必寄信。我即日要返舍。歸時即送君柩歸可也。鬼大喜拜謝。且曰無以報恩。願代為辦業。從此李每宵熟寢。而几上之案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逾年送其柩歸。其妻子泣迎於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輀還家。故在此相迎也。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郜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郜宅相近。禾稼屢被郜家騾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詈。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為我開一小穴。開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郜某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仇。欲死後變蛇。以食郜之心肝。方泄我恨。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郜宅。咸以此事為新聞。笑語喧嘩。適值郜某閒立門外。見衆人狂笑。因內中有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即將陳老語相告。郜驚曰。我實不

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責處。我即不恨公也。部曰。可即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責。又著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即能進飲食。忽胸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於痰沫內。部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自後陳病亦愈。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妝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半臂。美女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殭臥三五日方甦。妖戒勿洩。洩必害其性命。故不敢語其家人。以為病瘋如此者。至乙酉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其實。是夜妖即鬧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即暈絕。國相挐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孽畜何得至此。妖應曰。因飢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旃檀香滿室。妹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來。口中只

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汪大姑。背後隨者。即胡三哥。名叫將恆。自稱天下老狐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相云。汝何不歸母家夫家。云母家遠在江西不能去。七月間見蘭盆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然。國相允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即合掌禮謝。云得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為我先誦兩卷何如。國相每誦一卷。繆即念阿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須多誦。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錠五百。烟筒荷包。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甦。作呻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密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須汝回去。走得腳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相報。太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逃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為怪之事。載於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

錠虛數不敷。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扯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裙襖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箱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鎖。將法名鑿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於是一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甦曰。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述。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旁坐。我跪大士側邊。胡三哥跪丹墀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孽畜何得擾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裏住。因橋拆造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跟我覓食的。城隍即令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吒曰。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抽籤擲地。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人府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回來。於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一人手執長槍。槍上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就枕。即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隨即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脚邊滾來滾去。

九月初一日。依繆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王已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鎮之而醒。於是國相同妹叩謝。但滚地之頭。不時來禮國相。亦每夜夢與人毆擊。不見其形。但覺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冤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於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為旱止風雨。惟山上旱魃名格為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哭。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即散而日愈烈。人不能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雨。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甯波周秀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頗悔失言。衆再四詰之。始言於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

疑為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子不知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子之所嘆也。少頃周閉門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為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繾綣。如君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忽婦人至曰。君毋畏。我係前幕友主人之妾。松江人。偶小疾為庸醫所誤遂殁。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遊。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便散。又云君外尚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後可為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命中無子。我不能為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憊。同人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甯波。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於憲書月日之下。同人數之。得一百十六圈。

王衡

王衡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

里恚甚。驅鬼物懼獬。獬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晝哭於門且稱冤。獬乃祝曰。豈余樂殺爾邪。苟非余當白爾冤。鬼曰兒閻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十人為證佐。獬如其言。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父晝卧。兒棋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於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胸穴割心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咒劫制使為奴服役。稍怠舉針刺之。痛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兒心弗忍也。翁能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獬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於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抵拒。月西與爭反覆甚苦。且請搜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酆

生者。與語意合。又獲馱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來心頗疑之。雜處稠人中。鄧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將定罪。而萬里死於獄。初鄧訴縣歸。親朋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鄧詢之鬼曰。我馱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鄧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鄧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留鄧家。晝相隨行。夜同鄧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鄧從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相懸戶上耳。曰。吾欲爇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頑童善歌。遇鄧飲則唱漢山東調為壽。鄧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鹽代之。頑童怒曰。幾螫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鄧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智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

蕭總管求茭

戚南元為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戚告於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於橋上。竟不雨。況之水中。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繫其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吏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為也。遂焚之。而杖作偽者。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斧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泉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泉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疾。舟人難久停。心中終以為疑。後閱湧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有蓋。啟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刃。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骨於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怒曰。余水神巫支祁之第三子斧雲是也。能出入風雲。吞噬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中。伯益來放火。幾為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大怒。命天將庚

長用神霄劍斬我。擲尸江中。其時我父尚在。命羣水怪。取陰沉木為棺。葬我於此。將來劫滿時。我尚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卒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棺之卒。吾將取其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沉木。乃洪荒以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山。見大藏山洞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續子不語卷四

隨園戲編

帝流漿

方延濟善乩術。其主乩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乩者。陳眞人字髯翁。善與衆談論。一日衆人以溺鬼必帶羊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即臊。河中皆淤泥。本多積穢。魄漬其中七日。即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羊臊氣者。不能祟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橄欖。萬道金絲。纍纍貫串垂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即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遠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趺坐。在童子背後書符於其頂。其符

內有果齋寢焉八埃台戾八字。其時命家人燒甲馬於門外。書畢。即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即蘇。其術尤盛行於杭城。布政司司房土地。相沿為漢蕭何。一日方作術時。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陳以遠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遣。我為童子背包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即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中。見斷體殘肢。猙面惡鬼。提頭擲骸。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寤。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劍訣。命童子手中執一劍。仍誦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即舞劍。斫殺數鬼。眾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眾鬼喜曰。關帝降矣。見土地揖於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遠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教。故不忍即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我當即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無所得食。偷於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黑亭子灣。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於九月十三日。誅斬妖人陳某。醒後略不為意。稍稍白其夢於人。至期有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殺被殺。眾云。汝尚能言。何以云被殺。答云。幸我

魂多。斬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頸皮肉雖好。而內骨已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即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擊。學法者。必先於老祖前發誓。情愿七世不得人身。方肯授法。避雷霆須用産婦馬桶七箇。於除夕日穿重孝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設於几。叩頭畢。遂鑽馬桶數遍。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彭計。夜失去三千金。旦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包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晚輒焚一炷香。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即竹山邪教也。識者包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鋠云。曾於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弁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之。曰。乩仙不過丈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祈之。弁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香供。諸君子另於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缸外伺候。弁家子遍身著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鬚。手扶周將軍。自天而下。臨軒南向坐。

謂弁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常君足飛去。只見瑞雲繚繞而已。諸公為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弁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僚中忌於道。皆疑之。終不知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養仲。在安徽作幕。攜外甥某居縣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臥。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拱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床前又一揖。躍而登床。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含蘆柴。演呂布耍槍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媚於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撓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床。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開線莊。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為踏勘。於灰中查出六百金。李公以為諸夥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為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衆夥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明心

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呼。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甕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諸人見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靜。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屍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見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如此。並無別人。疑為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欲以為妻乎。我有法。依教則事早圖。明早須持一飯團。闖入彼室。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伉儷甚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炊。積廿餘年。娶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閙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尸。其夫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於棺中出入。常有賊入前門。有人攩之。入後門。又有人攩之。皆僵屍為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其父也。遂事之如

生日閒看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乘其不備斷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喝之。遂驚。如木雞痴立。法官出袖中天蓬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滅。衣冠如蛻。剩脛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為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生前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攜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逼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乾麂子

乾麂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為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麂子。麂子喜甚。向人說冷。求烟喫。與之烟。噓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去。挖礦者曰。我到此為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麂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紿之。

曰我先出。以籃接汝出洞。將竹籃繫繩。拉乾麂子於半空。剪斷其繩。乾麂子輒墜其死。有管廠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麂子七八箇。見風衣服肌骨即化爲水。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死。是以此後。拉乾麂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拉則又怕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乾麂子少。衆縛之。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燈臺。則不復作祟。若人少乾麂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隣。開當鋪。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其撞見。男竄逃去。女被叔父羞削慚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家爲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於書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罵鬼。停其祭禮。鬼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託人詢之果然。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于闐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脚踹之。兩岸卡兵傳鼓。見一人傴僂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為山料。河中石子變者為水料。

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即伏地不動。化為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鬬。便化為蠅蝦爬虫變蜻蜓為人所撲。則怒毒而變蜈蚣。

人變樹

外國瓦魯特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春中明府將雲驤云。

水精碧霞洸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即知其下有水精。滇南閒大雷。便生碧霞洸。皆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西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言語。入人閨闥。門戶不能禁隔。惟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殪之於石峰堡。死者甚衆。諸童子割男女之陰。聯為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倩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煩鄉人。王殿邦孝廉請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即至下筆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毅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額亦能請仙。一夕邀雲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為之傳遞。意中想一事。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即書此字。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常隨主寓西直門。其地多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鬼從此絕。

蔣瑩溪

蔣瑩溪贅於華亭王氏。内弟繼勛。娶於桐鄉。歸未數日。室中失牙箸銀器數件。搜得於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是晚僕夫婦齊縊。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大。故自盡也。不數日蔣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蔣至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殞其生。亦大幸矣。何敢作祟於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汝二屍焚之。嗣後婢遂無恙。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亨咸。前身在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升庵中狀元。心為一動。遂託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通一比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為貴公子。潘轉世為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為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故乳名姐哥。父拱乾為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於文頭武脚。曰青。曰茂。曰章鉞。曰亨咸。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不取於戲。哀哉。四字為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為奇。後人有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載此事。

四耳猫

四川簡州。猫皆四耳。有從簡州來者。親為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後閱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於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托聖祖曾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鶴。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於李氏。方理晨妝。有五色鳥翔於窗間。飛立於鏡架之上。舉爪招女。女便痴迷。口啁啾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不能禳解。聞蘇州穹隆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咒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視。女昏亂如初。手製弓鞋。皆作鳥爪之狀。再請道人。道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

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子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為鬼所迷。一鬼既集。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於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避。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衆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花開時數百朶。朶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於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咒畢。置鏡水面。命王視蹤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贓並獲。其行竊者。係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石樹榕

石樹榕以太學肄業生。受知於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犍爲令。署嘉定州。精於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於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駭曰。予未四十。豈七十二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即殁。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改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年。語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筍。果然餓三日。當備齋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飢不擇食。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受人間宰一刀。衆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時。館於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而行。至一處。殿宇甚巍。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紅燭。有泥菓三盤。堦下書吏多人。捧册侍立。未登座時。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頓覺寒入肌骨。步出即扃閉側門。如有時門縫略開。即覺風吹衣履。有穢氣冲入。所辦公事。惟按簿點名而

已方點名時。或見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同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興動念。即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如前身係仁和邵昌阜亦舉戊子北闈。榜發後即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尚無子。幸其父為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為予求免。龍王為之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甚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注解一本。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居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此事萬近蓬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者。至吏卒多係狐鹿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教習。居內城。則不復生。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魂歸時。為生人所衝。不得入城內。護衛宸居。天將充滿狐鹿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回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之。奏聞上帝。知爲道中人。落劫於含元殿者。查得命終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傷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鈉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生諱邦熿之孫。館於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字。大如椀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爲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一日。前吳君爲移厝屋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碑上。鐫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爲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上虔禱之。其地去于忠肅祠不遠。即禱於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豪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頓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必言。是秋適舉行乙酉正科鄉試。定爲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於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平復。以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

徐二病傷寒忽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諶摯不為父母所悅會關中饑將覓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堪乘間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凡數月時方酷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寐須臾黑烟歘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不見其首尾拚洞外毒霧冪之高三丈許祥麟驚撲地墮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為鬼物以刃挺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㹀㹀狀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麻癢乃入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轉靡嫚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嗜同類揶揄之憤而棄去傭於金彈兒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飲食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入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即胡妲也知招妲忌其地不可居即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西者

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一日演劇於沈竹坪觀察署。傔從侍列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酒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處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傾盆。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為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度。毛色黑如海燕狀。

銀倀

人但如虎有倀。不知銀亦有倀。朱元芳家於閩。在山谷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近。且人口時有瘋癲。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為我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為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果滌。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

中。湯某為作銀悵詩曰。死仇為仇守。爾悵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本。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繁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几上。初意以為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佯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未衣遺鼠為之。遂勉强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閔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猫耳。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庫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趙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於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之

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嶽兩廟。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亦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余素聞鯖魚。率小鯖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中。不料人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雜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9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寬。戮海寇王艮皮所鞔。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樓龍

有草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寍。興憾焉。欲剉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後。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矣。至期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子不語卷五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圃言。在西番達次。憩一廟側旁。有覺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即垂目不語。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修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喇嘛。悉如其術。在楞嚴經為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闢。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疑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卧。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屍。不如其為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為黃小二之類。為老魅所附。陳曇恆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聞呼其名者。不覺

子三百二十五

應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攜劍伺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為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一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為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爛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屍。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為精。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為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故也。

骷骸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為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瑿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為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為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為遊尸。又久而為飛行夜叉。峋嶁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

積受人氣。與日月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載。門屋市澗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以常為純陽之氣所逼。僅伏形於內。成金水內景之象。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人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氣悉達於外。於是有聲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硫黃氣亦退避。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童佛庵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為冤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扃。已死於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掐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戶。乙酉館常山。見有為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盞。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為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於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架之術。即此法也。

山魈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魈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呼為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懸桑刀於門亦避去。山魈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躑躅而來。强歌唱曲。

驅瘧鬼咒

道書瘧鬼皆分干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即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瘧之鬼。尤狓猖為祟。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知太平廣記載驅邪瘧鬼咒甚驗。云勅瘧勅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疾發時。朗誦不徹。寒熱即散汗出而愈。張雨材先生業醝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沉木

陰沉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掐之。即有掐紋。少頃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為棺。入土則日重。重則沉。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道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

生於龍漢元年。見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渚。見一女織縑。縑上多古篆不識。問之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必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卧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擊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卧闥。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逐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毿毿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叉。非雷擊不死。惟鳥槍可斃之。閩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路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

熊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陰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陰同學。嘉陰有巧思。性好道。與范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為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豎舌根。一豎心。心以鉛為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絙穿貫通於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為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絙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於背。則行亦鈍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未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撚。其舌轉則鉛機橫擱。腰上貫繩曳。起足即曲卧。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壬遁諸書。西洋木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閘隔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閘之。閘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機微氣散惜早夭。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如水中。實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

在網中猶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鯊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即為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有犯者須齋醮禱祀驅之。倘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貓魈。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正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往。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汩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為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

鬼夫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為悚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啟。國人死。必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為人。土哈國晝長夜短。日沒頃刻即出。沙㺯國日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闊四尺。人卧以一耳為褥。一耳為被。竇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雷州民喫熟肉。咒之變生肉。再咒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咒之仍為熟肉矣。其咒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臍連於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臍絕。而羊遊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庵。但濕半鞋。僧大驚以為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法授。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即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着水不過五六寸。即上岸矣。若到水邊。纔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為翅飛數

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即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噭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堦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辯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欻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為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

子三百三十頁

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為賣花）鄰里囁嚅俱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遊。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恥伴君。故為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荅。則曰。且為汝辦餐。已往廚下自剄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為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委一少婦。逢人如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縶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并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紿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鬭。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為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其子為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於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憐之。而況此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滄洲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秖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

癡鬼戀妻

京師有媼能視鬼。常告人云。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恆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誶聲。雖陽氣逼爍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

如有思。稍聞房内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徹夜。媼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為門神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則立牆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而窺。至燭滅就寢尚不去。為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媼視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庵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恒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誶鞭笞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為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衆鬨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羣狐亦鬨然一笑。其鬬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臥。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

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彷徨間。為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繪綵。各反縛其手。觳觫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壘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

四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

虎倀

新安程生名敎。有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園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童欲請鑰出戶。儕輩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童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衆僕挾持。此僮顛狂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良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倀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溺俱下。其矢亦成豬矢矣。圍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叢薄中躍去。而倀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銛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為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聲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為狼。詢之果然。乃牽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齶作欲嚙狀。諦視之。其牙粲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齦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

狠戾。特有此才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脅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關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十盞。趨至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摩諱之。老人忽吐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璨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略赴省。借宿。夏月晝卧前廳傍。晚下醒。北窗自啟。有物黑面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衆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厮役上樓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矣。高閉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撥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觀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寧武太守。始遷居之。今將此宅。轉鬻於前盩厔令楊朔亭。竟無他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椀。或餌以粉餈。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尚卧筐籃。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毘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獰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徧身青色。多肉塊磊磊。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為妖。埋之廢圃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呦呦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篤軒太史。新舉孝廉。赴北闈會試。路過鄒魯間。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峩。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為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鬚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為五德之首。孝弟又為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為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即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世間為我曉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即中進士入詞林。余按井有仁焉之仁即人字。則此章仁之為人。當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蕪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庭罵曰。我米元章

也。汝學我畫。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貲。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名。俱爲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肱。鮑覺酸痛。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著數錢。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誤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据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爲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峩嵋山。坐古松之下。溫習儀禮注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背宋儒之報也。方懊惱間。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峩。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怒。責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撤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干天怒。曰此事原委甚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天亦安享郊牛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

頭戴冕旒。身穿龍袞。闖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熛怒者。紅面蝟鬚。狀尤獰惡。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樞紐。衣白者號白招拒。衣黑者號汁光紀。豎眉昂首。嘵嘵嚷嚷。竟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為五國。上帝盤問五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瞪目不能答。帝命神兵擒之。與鬬未決。適蒼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讖緯妖言。漢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鬬而自伏矣。帝無可奈何。即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頒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暍死。只許每日一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四合。君大夫口含粱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鑿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為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薇宮。見雲中飛下一獸。來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惡草。人人稱為仁獸。必待聖人出。臣纔下世。不料有妄人鄭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駁麒麟之皮蒙鼓。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巾賊。見老鄭便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鬟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

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妾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閨
弱質行不踰閾豈有披霜冒雪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曾言其非唐人孔穎達將王大加
呵斥黨人誣妄一至於此諸婦人齊奏曰妾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訓覯為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訓五日
為期六日不詹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貪淫至
此麒麟在旁蹋足大笑帝問何笑麒麟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
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
暇樂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贓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
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隋宮每日用烟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
也且註詩經昏椓靡供言椓是椓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
聞之大悔嗤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謂曰卿造字原有功於萬世大聖人周公孔子皆出汝
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於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
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佉盧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於東西二方下行者行於

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不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多不服。惟有少時借佛書參究一番。中年適歸周孔者。墨行儒名。人纔肯服。宋朝某某最佳。麒麟在旁爭之曰。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據漢儒麟鼓鄒天之說。不過麒麟晦氣。而天帝尚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即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鬧。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二句云。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天之怒。豈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沒人怕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如。俄見蒼聖帶領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執太極圖者。有閉目指心。自稱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號活潑潑地者。最後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真贓把他所扛之桶多掀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為難乎。言未畢。果見赤熛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喜。即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文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既如

此何以架上不收宋儒註疏乎。曰一誤豈容再誤。宋儒此座。亦恐終不能久。現在王陸二姓。本朝顏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都與為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聞蒼聖傳旨云。朕命白虎馱邱生來原要其自矜漢學。凌蔑百家。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有投畀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誤。可賜山中雲霧茶一杯。領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引行曲澗中。邱因因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即如神道設教。蔣帝既衰。關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證也。當漢學盛時。晉朝王弼註易罵鄭康成為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其命而去。元行沖有言。今人寧道孔聖誤。諱言鄭孔非。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既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發朱考亭至於呼太祖御名。成思吉而發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脉相傳。頒行四書大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楊升庵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也子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則上帝亦好時文八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即嫏嬛洞二酉山。亦從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板。古書亦無此惡模樣。邱曰。然則時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可

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鰲。小者魴鯉。皆水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為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為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為功令所束而遂淹沒哉。汝試看呂蒙拔於盜賊。郭子儀起於縲紲。盜賊罪中人。尚且有人。而況於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白玉樓成。何以不召老成人馬季常井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佻㒓之李長吉耶。海上仙龕。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白居易。豪縱不羈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誤矣。人之資格。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据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新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既精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答。神曰。康成注釋之溲溲云。舂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為糲。舂一斗為粺。又去八升為鑿。又去九升為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舂至八九次。具糲粺糠粃。將何所歸。天故專生此一流飧糠覈而飽稊稗之人。或瑣屑考据。或迂闊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銜落山澗。

袖中所帶儀禮注疏。蟮食者過半矣。盍速歸乎。即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通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辭不見。進士跪門。一日。僧召入。問汝來何為。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尚書之子歟。曰然。今尚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誤矣。佛性慈悲。汝父尚在。妻尚存。而忍心別父棄妻。貪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答。僧又問成佛。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振衕。遇棺櫬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與無心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成佛。而強為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使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溲溺則溲溺。我眠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嘆一聲。便閉目坐榻上。一日不語不飲不食不眠不起溲溺。進士骨節酸楚。腹中雷鳴。溲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願且還家。僧亦不答。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剩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即延入飯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為揚州

掠剩鬼。問何為掠剩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即為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南行。過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即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隨園戲編

多官

多官閩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鄭氏乳之。長而美麗。兄嫂皆愛之。兄遠賈外出。或經年不歸。嫂常居母家。攜叔去。令出就外傅。邑有葉先生授徒於家。多官往學焉。江西陳仲韶貴公子也。年十八舉於鄉。兄官閩。以喪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遭多官於道。神為之奪。下輿隨行。多官回顧。見其摳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狀若狂癡。心頗疑之。仲韶卒尾至其家。苦不得入。訪於鄰。始知為多官。自書塾歸。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兄署。與其嬖京兒謀。欲得多官。京曰。予盍以遊學請諸兄。兄允則事濟矣。兄果喜。仲託莆令修厚贄於葉。葉館以公子禮。不知為先達也。仲遍謁同學。多官出見。駭然良久。心知客為己來。自是絕不過從。惟扃戶而讀。居匝月。終無由通款。一夕聞多官呻吟聲。瞰之。病臥在牀。葉偕醫來診其脈。曰虛怯將脫。非參四兩不治。葉聞欲送之歸。仲韶勃然曰。渠家貧。安能辦此。即歸亦死耳。立啟篋出金授醫。復語葉曰。有故悉我任。遂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半月有餘。多官旋愈。深德仲韶。於是來往頗密。然終無戲容。仲無間可入。復謀於京兒。京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愛公子否。可佯病試之。

如其言。多官來。亦如仲之侍己疾者。京兒賄醫說云。藥中須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京佯不可。多官在旁無語。至暗中乃刺血。和藥以進。仲知之大喜。以為從此可動也。適兄膺荐入都。招仲偕往。多官聞之。乃夜就仲室。曰曩者公子傾金活我。非愛我故耶。今行有日矣。義不忍負公子。請締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即宿於仲所。三日仲乃行。葉有甥名滄者。性淫惡而頗饒膂力。涎多官美。欲與狎不可。一日仲韶使至。多官置來書案上。出詢仲起居。滄潛入見仲書。多親昵語。喜曰。是可劫也。多官來。袖書示之。曰。汝從陳公子。獨不可從我乎。多官初欲拒之。已而思有書在。慮不能滅其迹。復佯笑曰。若還吾書。今夕當從汝。滄喜。還書而出。多官裁之。乃作二札。一與仲訣。一以告嫂納諸篋。即取所佩刀自剄。嫂聞信至。啟篋得書。訟其事。滄瘐死獄中。仲韶歸。見所遺書。一慟幾絕。感其義。誓不再娶。一夕夢多官來。曰不可。以我故廢君祀。君娶。我將為君後。從之。果舉一子。眉目絕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兒與謀時。曰多官洵美。但眉目間英氣太重。充其量。可以為忠臣烈士。慮不善終耳。後果如其言。

祈夢二則

宜興士人。少時到于忠肅廟中祈夢。夜夢神旁皂隸。來摸其臂。與之狎。士人憤怒。大叫而醒。以為忠肅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士人成進士。選湖廣龍陽縣。十餘年卒於任所。

趙笠亭祈夢于壇。夢見少保憑几坐。几上燃燭二枝。上有綠字書。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台兩句。以為大吉兆。後竟以疾亡。將殯。諸門弟相率臨奠設筵告祭。其筵前燭二枝。綠字所書。即此二句。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瑔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為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蠕蠕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起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為其氣攝往。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書樓云。其父昔居巢縣。去其家里許。有山險峻。不通人跡。一日佃戶來報。山上木魚聲響。從未見有僧往來。請偵視之。其父率佃戶數十人。披荊斬棘而上。見山頂石洞中。有老僧趺坐蒲團。敲木魚念佛。問從何來。僧不答。問需齋供否。曰。吾辟穀多年。奚用齋為。言畢閉目而坐。衆驚異。下山。朱歸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蓄金五百。汝為我建佛閣於山上。供養此僧。朱遂率衆鳩工。僧忽出洞。指所立處曰。此下若見石板。慎勿輕動。動則妖出。衆不信。

以為石下或有窖金。趁僧不在時。共力掘起。忽黑氣冲天。飛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不信吾言。致為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女妖纏擾幾死。其主倉皇來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壇。竪七星燈。咒語移時。雙袖一揮。向空喝曰。汝幽禁雖久。野性尚存。速隨吾上山修煉。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後有上山者。常見僧旁有二美女侍立。執卷焚香。丰姿綽約。羣以為異。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謂曰。予號大容。曾遇異人指點出家。今道行已滿。明日即當飛昇。二妖已皈佛法。自往他處修真。但與方姓尚有宿冤。吾化後。須供渠七日。消降此案。及明日。僧舉火自焚。於是二女復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戲。可為我演戲七本。我纔看和尚面上。甘心饒汝。方從之。演畢寂然。惟正廳桌上。留紅帖一張。大書嫣紅環翠謝戲六字。

僵尸貪財

金陵張愚谷。與李某交好。同買貨廣東。張有事南歸。李託帶家信。張歸後寄信李家。見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為設祭行禮。李家德之。其妻出見。年纔二十餘。貌頗妍雅。設饌款張。時天晚矣。留張宿其家。宿處與停柩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見李妻從內出。在牕縫中相窺。張愕然。以為男女嫌疑之際。不應如此。倘推門而入。當正色拒之。旋見此婦手持一

炷香。向其翁靈前喃喃然。若有所訴。訴畢仍至張所住處。將腰帶解下。繫縛其門上鐵環。徐徐步去。張愈驚疑。不敢上牀就寢。忽聞停棺之所。豁然有聲。則棺蓋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兩眼凹陷中。有綠睛閃閃。猙惡異常。大步走出。直奔張所。作鬼嘯一聲。陰風四起。門上所縛帶。登時寸斷。張竭力攔門。力竟不敵。尸一衝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廚一口。張推廚僵尸。廚倒正壓尸身。尸倒在廚下。而張亦昏迷不醒矣。李妻聞變。率家丁持燭奔至。將薑湯灌醒張。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後變作僵尸。常出為祟。性最愛財。前夜託夢於我。曰將有寄信人張某來我家。身帶二百金。我將害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中。以一半賜汝家用。妾以為妖夢不信其語。不料君果來宿於此。我故焚香禱祝。勸其勿萌惡念。悄他推門害君。故以帶縛住門環。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與家丁扛其尸入棺。張勸作速火化。以斷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於心不忍。今不得不從俗矣。張助以作道場之費。召名僧為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黃鼠狼作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為吾杭方伯國公棟。壬戌房師。為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授徒教讀。見半仙。曰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聽命。令其拜斗。四

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口。遂能驅邪治病。黃公每歲至滇來去萬里甚速。限滿放歸。不知所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住國公宅。往往見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宴。所設豬羊雞鴨等肉。李皆淡食。不下鹽醬。左右侍立捧盤饌者。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呼為黃小將。惟主人則狐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若輩福薄。只宜著紙衣。一著綢則病。一著緞即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祈法師遇有此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有文書。可焚于紫禁城轉灣之城脚下。呼黃小將三聲。我即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瘵病為寃纏者。半仙為禳解之。若為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插劍於中。焚符誦咒。劍自飛舞。斫於門柱有怪毛毿毿。截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即辭去。從不受謝。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宰句容。有仲姓戚司刑名事。句境皆山。産雉兔麞狍之類。每歲召獵戶捕取供上憲。以為土物。徐公一日召獵戶於署中。試放火槍。轟然震響。仲姓失色。竄匿於隱處。屏息不動。至晚覓之不得。遣人出城追逐。直至省垣。避匿一小菴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生故也。後徐調任清河赴省。過余留飲。語余曰。余幕中諸友多有外癖。家人輩有拂其寵僮

之意者。幕友即欲辭去。以此小事甚費周旋。以致此風大熾。署中諸犬效之。兩雄相偶。豈非絕倒。座中廣文孫公曰。此何足異。余家牝鴨與牝雞。每作雎雄相偶之狀。更可嗤也。

同服琉璜效驗各別

琉璜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壽考康寍者有之。疽發於背。於頸。死者有之。禍福互異。由各人體氣本不相同也。本朝託冢宰庸於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自稱陽臟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則雖大雪中。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鍾乳琉璜。偶離此二味。則手足如冰。真不可解也。杭州王畫師林常服琉璜。久之毛孔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琉璜氣。據云其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卒無恙云。

夜航船二則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張姓少年。素性佻達。以風流自命。搭船將往富陽。窺板縫有少艾。向渠似笑非笑。張以為有意於己也。夜眠至三鼓。衆客睡熟。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摸其下體。少年大喜過望。挺其陽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緊抱不放。少年以為愛己。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

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昨晚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即我丈夫。情願寄託此身。不要分文財禮。跟着相公。有粥吃粥。有飯吃飯何如。少年窘急。喊衆人求救。衆齊起歡笑。勸少年酬以十餘金。老嫗始放。少年回艙。回看彼少艾。又復對少年大笑。

柴東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吳興。船中老少十五人。船小客多。不免挨擠而卧。半夜忽聞一陝西聲口者。大罵小子無禮。擒一人痛毆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歲了。從未幹這營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將陽物插入我穀道中。我受痛驚醒。傷我父母遺體。死見不得祖宗。諸公不信。請看我兩臀上。他擦上吐沫尚淋漓未乾。被毆者寂無一語。柴與諸客一齊打火起坐。為之勸解。見一少年羞慚滿面。被老翁拳傷其鼻。血流滿艙。柴問翁何業。曰。我陝西同州人。訓蒙為業。一生講理學。行袁了凡功格過。從不起一點淫慾之念。如何受此孽報。柴先生笑曰。翁行功過格。能濟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毆殺此人。則過大矣。我等押無禮人。為翁叩頭服罪。並各出錢二百。買酒肉祀水神。為翁懺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將少年釋放。天明諸客聚笑勸飲。老翁高坐大啖。被毆者低頭不飲。別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裝束類戲班小旦。衆方知彼所約。夜間行歡者。乃此人也。

盛林基

乾隆四十一年。樂安縣民盛林基年三十二歲。家有一母一妹。忽一日以切菜刀斷其母妹二人之頭。高置几上。買香花燈燭而供奉之。其鄉鄰驚問何故。笑曰。送他兩人到極好處去成佛。我不過盡孝道耳。總甲報官來驗。坦然出迎。口供與對鄉鄰之言如一。官請　王命凌遲。其人含笑就死。亦無一言。據鄰人云。此人平時待母頗盡孝道。與妹亦甚和睦

趙友諒宮刑一案

趙成者。陝西山陽城中人。素無賴。老而益惡。姦其子婦。婦不從。持刀相逼。婦不得已從之。而心終不願。私與其子友諒謀。遷遠處以避之。其戚牛廷輝住某村。離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對山築舍而居。彼此便相叫應。居月餘。趙成得信追蹤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輝。牛設饌款待。鄉鄰畢集。席間客嚴七與牛至好。問牛近況。牛告以生意不好。賣兩驢得銀三十兩。以十金買米修屋。家中僅存二十金等語。趙成欲通其媳。厭友諒在傍。礙難下手。知鄰人有孫四者。凶惡異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也。乃往與謀殺牛廷輝。分其所賸金。孫四初不允。趙成曰。我媳婦甚美。汝能助我殺牛廷輝。嫁禍於友諒。友諒抵罪。則我即以媳婦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孫四心動。遂慨然以殺牛為己任。是夜與趙成持刀直入牛家。友諒見局勢不好。逃入山洞中。孫趙兩人。竟將牛氏一家夫婦子女。全行殺盡。而往報官。云是友諒所殺。縣官

路學宏急遣役往拏。見友諒匿山洞中。形跡可疑。遂加刑訊。友諒不忍證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哭誣服。然殺牛家之刀。原是孫四家物。趙家所無也。屢供藏刀之處。屢搜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終非信讞。遂疊審拖延。連累席間飲酒鄉鄰十餘人。家產為空。一日捕役方帶趙成覆訊。成自喜案結矣。策蹇高歌。其媳見而罵曰。俗云虎毒不食兒。翁自己殺人。嫁禍於兒子。拖累鄉鄰。猶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當。天地鬼神肯饒翁否。趙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聞於官。官始窮問趙成。初猶不服。燒毒烟薰其鼻。方輸寔情。按律殺死一家五人者。亦須一家五人抵償。按察使秦公與撫臺某傷其子之孝。獄奏時為加夾片。序其情節。奉上諭。趙友諒情似可憫。然趙成凶惡已極。此等人豈可使之有後。趙成著凌遲處死。其子友諒加宮刑。百日滿後。充發黑龍江。

換尸雪冤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鬭者。甲拳傷乙喉。氣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兇手縛置營房。以尸交兩營兵看守。待次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略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煖。醉睡帳房。早起尋尸。尸隱不見。方驚愕問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即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

來無可驗哉。二人罪大奈何。老卒沈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人舁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尸尚未壞。我與你打破其棺。扛尸來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為然。依計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問兇手。兇手曰。我寔失手打死此人。並未加釘。釘腦且此尸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男子大呼而入曰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初時氣絕仆地。既而蘇醒。還家寔未死也。官始將兇手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曆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姓劉名況。以染工為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而兩營兵奇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余每遊剎院。見肉身菩薩。大概渾身用生漆灰布。叩之橐橐有聲。雖腿筋盤屈。隱隱可見。而脰頸總歪。在武夷山見草鞋仙。姓程名艮。坐石洞中。在九華山見無瑕和尚。皆兩目下垂無睛。搖其頭尚動。叩其齒皆蛀朽脫落。惟廣西永州無量壽佛。雖肉身而頭獨端正。心常疑之。後有人云。順治間有邢秀才讀書村寺中。黄昏出門小步。聞有人哀號云。我不願作佛。邢爬上樹窺之。見衆僧環向一僧。合掌作禮。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鐵條。長三四尺許。邢不解

其故。聞郡中喧傳某日活佛升天。請大衆燒香禮拜。來者萬餘人。爭往觀之。升天者即口呼不願作佛之僧也。業已扛上香臺。將焚化矣。急告官相驗。則僧已死。蓮花座上血涔涔滴滿穀道中。有鐵釘一條。直貫其頂。官拘拏惡僧訊問。云燒此僧以取香火錢財。非用鐵釘。則臨時頭歪。不能端直故也。乃盡置諸法。而一時燒香許願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廟大門外。有墳一座。相傳某御史入廟禮佛。欲試是否肉身。取針刺佛之耳。鮮血流出。御史大驚。出廟顛仆而死。其家即瘞之於廟門外。以示戒也。余觀墳上碑。但記前朝姓名某而並無此語。余雖不刺佛。然剝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叩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

動靜石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下相壓。遊者卧石上。以脚撑之。雖七八歲童子。能使離開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與夫十餘人。不能動其毫末。此皆天地間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女峯

雁宕有石如女子獨立。長五丈餘。頭有髻形。杜鵑花開紅滿一頭。恰無一朶拂其面。上若袍色微紅。裙色慘綠。若天然染就。狀界畫分明。衣裙之痕宛然若織。

盧山禹碑

盧山宗生菴旁有谷簾泉。泉有石洞險而深。有人縋身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釋文曰洪荒漾余乃扸星子令丁正心。在蓮花池席上為余言。

飛鐘啞鐘妖鐘

武勇伏虎山之巔有鐘繫焉。相傳唐時飛來。離地三十餘丈。無人能擊。故又號啞鐘。張家口外總管廟有妖鐘。三更外無故自鳴。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數萬。銜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颯颯有聲。須臾間江面里許。為其所蔽。老舵工云。上江必有水災。至七月間。來安全椒二縣起蛟。田堤盡壞。

鵬過

康熙六十年。余纔七歲。初上學堂。七月三日。纔吃午飯。忽然天黑如夜。未數刻而天漸明。紅日照耀。堂中無片雲。或云。此大鵬鳥飛過也。莊周所云翼若垂天之雲。竟非虛語。

石中玉椀

乾隆五十五年。荊州大水。周王山崩。有璞石隨流而下。耕人以鋤擊之。中得玉碗。溫潤潔白。

無雕刻而有血沁。周圍六寸許。惜石破而碗已傷。群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貴人家玉碗墜入泥中。泥久氣燥。變而為石。故將碗裹在石內。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寧署中。與濮某劉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飲酒。各把瓜子散步階下。且行且談。被風吹數子落在土中。其地忽發瓜藤。漸長漸大。俄結三瓜。其大如斗。一時賀者紛紛。以為祥瑞。三人聞之。亦自得也。未一年。陶以書案被罪。濮以瘵疾卒。劉瀕疾大作。血肉潰爛而亡。

琴變

金陵吳觀星工琴。常為余言。琴是先王雅樂。不過口頭語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時。為趙都統所逼。命彈寄生草。旁有伶人唱淫冶小調以和之。忽然風雷一聲。七絃俱斷。仰視青天。並無雲彩。都統舉家失色。從此遇公卿彈琴。必焚香淨手。非古調不彈矣。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興知府楊景震。為盧案譴戍軍臺。登古北口城樓。上有一銅匣。封鎖甚固。相傳明代總兵戚繼光所留。過客不許開看。楊撫玩良久。見匣上金鐫一震卦。笑曰。匣上卦名震。與我名景震相應。我當開之。啟其蓋。飛出火箭一枝。着於對面景德廟正殿柱上。登時火起。

將殿守僧房焚燒殆盡。

官受妓嗔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笞妓甚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有三妓皆蘇人也。二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太老爺待奴輩仁慈。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來某太老爺拏奴輩去。非笞即榜。并教供出嫖客姓名。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婚禮。與南方不同。邵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意欲鬧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鬢蓬鬆。紅綢裹首。新郎以秤幹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便對坐牀上。伴婆二人。持紅毡將四面窗槅。通身遮蔽。進大餃一個。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啖餃畢。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雞鳴。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竈神祖廟。過五日後。方纔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飢渴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鍾。秤幹一挑休作揖。紅

毡四裏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竈拜得腰疼是阿公

張趙鬭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灝鬭富張請河臺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兵役三百人照燭剪煤呼叫嘈雜人以為豪越半月趙回席請張加燈萬盞而照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齊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慚然不解其故重賄其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纍纍然每一線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為燭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爆竹爆聲膈膊燭煤盡飛不須剪也鹽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顧之如無有也直至酒酣席撤入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頑意趙啟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趙趙始啞然一笑曰今日費你心了

朱爾玫

康熙間朱爾玫以邪術惑人有神仙之號名重京師王公皆折節下之惟三登熊文貞公之門終不得見一日朱又往告司閽云相公今日着何服食何菜坐何處地方我一一皆知司

閻者以其言皆中。驚曰相公。公笑曰朱某所測我者。果件件不錯。可謂仙矣。第我心上有不喜見妖人五個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謂之仙乎。閻以告朱。朱慚沮而退。相傳朱與張真人鬬法。以所喫茶盃擲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張笑而不言。朱有自矜之色。嗤張不能為此法。張曰我非不能也。慮破君法。故不為也。朱固請。張不得已。亦擲一盃則張盃停於空中。而朱盃落矣。或問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騰空則妖狐逃矣。亡何朱遂敗。

梁制府說三事

同年梁構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外祖母楊氏無所依倚。就養女家。得奇疾卧牀。能將緞被寸寸裂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孫二官。以後切不許其立牀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人炙痛。現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牆升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即手揮公出。公不敢再入。時於窗縫中窺探。楊已知覺。蹙額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了。速趕他去。如其言。楊始安寢。亡何楊病重氣絕矣。良久復蘇。張目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汝家竈神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奈何。梁太夫人曰。當速請高僧來誦

經。為母親懺悔。來請何如。楊曰不如仍教二官來。向二神一說。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即率公往門竈前。代為通說。頃刻間楊瞑目逝矣。

公宰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神。大人所患之症。即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愈。今以方授公。口說某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其人。

又宰香河時。有老翁率其女來喊冤。女頗有姿。問何冤。曰女為城隍神所據。每夜神以車來迎。便癡迷不醒。必到次日辰刻。纔放女歸。女定婚某家。某家不敢來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說公來城隍廟行香。渠看見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避位答禮。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聽。亦未可知。公竊喜自負。即作文書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來謝。云昨晚神竟不來迎女矣。

官運二則

華雍作淮寧令。有欽差某從廣東來。即日將過其境。華遣長隨張榮備辦公館。張固幹僕料理齊全。約費百金。而欽差又奉旨往他處審案。遂不果來。張榮正在徬徨間。適逢江西巡撫阿公思哈奉召問。進京路當過此。張榮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稟公館已備。阿

公大驚。以為素未謀面。又非屬員。何以有此禮文。既而進公館。則掛綵張燈。牲牢夫役。無不齊全。喜出意外。乃召張榮而諭之。曰。我係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雖我所提拔屬吏。待我如冰。何以爾主如此隆情古道耶。汝主手本。我理應璧還。今一番感激之心。曾恐忘記汝主姓名。權將手本留下。以便為日後圖報之地。諭畢親自作書與華令。稱謝再三。方上馬去。張榮歸以情節告知主人。主人責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辦差費事。不如此出脫。吽他從何開消耶。主人笑而頷之。未二年。阿公起用山西巡撫。華四參限滿。送部引見。奉旨發往山西。初次到轅稟謁。阿公如得至寶。遣家人致意司道。曰。請大老爺緩見。我主恩人到矣。即開中門親迎。至堂下呼老賢弟。握手入內。羅列酒肴。待如上客。華長跪辭謝。懼不敢當。阿公曰。有恩不報。我是何等人耶。今日我盡我心。明日汝行汝禮。盡歡痛飲。送上轎而別。司道聞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題陞通判。又半年題陞同知。再陞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調任河南。華亦乞養滿載而歸。賞張榮二千金。張亦小康。

傅四爺。吏部司官中之能員也。果毅公訥親掌吏部時。凡衆司官說堂。有不能了之事。喚傅來數言而決。訥甚重之。故事保舉郎中。一正一副。有戶部郎中缺出。訥公正薦之。引見於光明殿。傅乍入殿門即跪。上覺其駭。用副薦者。逾年吏部郎中缺出。訥公又正薦之。傅入殿

門又即跪。上不悅謂訥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舉。訥奏傅某辦事甚好。是以屢薦之。不料其不習朝儀。當是福薄。上意亦解。未幾又有保舉引見之事。將入朝。訥公訓之曰汝兩次失儀。今次千萬留神。勿再蹈前轍。致傷我臉。傅唯唯。及至引見時。各官背履歷畢。並無此人。訥亦不解其故。直至退朝。到午門外。見傅面目青腫。踉蹌涕泣而來。訥問故。曰司官兩次入殿門。見一紅袍大人長丈餘。將我攔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緊記公爺吩咐之言。以為我再見紅袍之人。我當直衝而進。不受其攔。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攔我往前一衝。他手披我頰。提而擲之。遂跌在殿外臺坡之下。致傷面目。不能瞻仰天顏。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求公爺以後亦不必再保舉我了。訥無可奈何。諸司官聞之咸為駭異。遣人扶至車上。送歸其家。隨即病發。四日而亡。

錢縣丞

雎寧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錢往驗屍無傷。命即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常例錢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隣為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

而來。不忍濫受。即召村人詰之。具以寔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曰。餘錢尚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繳。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顧買女者曰。吾償爾錢。即命給發原數。令村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錢患背疽。昏迷於牀。見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峨。上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年保全賣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還魂。疽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振饑理棺等事。悉捐貲為之。官果洊擢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尚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尚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為益算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為而為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為而為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為善。終與有心為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報乎。不數日疽潰而卒。

續子不語卷六終

續子不語卷七

隨園戲編

乩仙

乾隆丙午春。棋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濤扶乩。有女仙降壇詩曰。何處重尋舊翠鈿。濤聲如夢恨如烟。泉臺一去千餘載。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錡也。恰遇有緣人。欲與之語。請君勿懼。壇中友人孟姓。見辭涉豔麗。恐致邪祟。欲燒退符。乩遂書曰。既已招之使來。豈能揮之即去耶。昔者妾美姿容。君饒才韻。相遇大堤之下。同遊細柳之陰。鴛侶方成。鸞儔遽拆。珠沈玉隕。蕙折蘭摧。君屢託迹於人間。妾尚滯魂於水府。今者方備濤神侍從。偶為符使招攜。隔世逢魚水之交。不昧素心一點。對面有河山之隔。誰知紅淚千行。恨顛晦之攸殊。幸精誠之易合。窗明風露冷。將于斗轉參橫後尋君。幃靜雨雲來。其于夢美魂酣時覓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頓生。惟續情緣。詎祟殃之敢作。是夜滄濤果夢有女子。手持團扇。豔麗非常。相與綢繆。極雲雨之歡。次夕復至。流連達旦。越日又降乩詩云。赤甲峯頭雨似塵。天風吹送步虛人。請君試采梅花嗅。老郤瓊香樹樹春。又詩云。露裹夭桃風外柳。昨宵幾執纖纖手。千秋無盡是相思。綠卿又到君知否。末書珍重而去。嗣後總未入夢。亦不降乩矣。

勒勒

淄川高念東侍郎元孫明經某。自言其少時合巹後。得頭眩疾。輒仆地不知人事。數日後耳邊漸作聲。如曰勒勒。又數日復見形依稀。若尺許小兒。自是日羸瘦不能起牀。家人以為妖。延術士遣之不效。乃竊於牀頭藏劍。病寤時。每見小兒由榻前疾趨木几下即滅。遂以銅盤盛水置几下。一日午寢方覺。見童子至。以劍揮之。劃然墮水中。家人於銅盤內得一木偶小兒。穿紅衣。頭纓紅絲。兩手挽之作自勒狀。乃燬之。妖遂絕。後相傳里中某匠即於是日死。蓋明經入贅時。其岳家修葺房宇。匠有求而不遂。故為是壓魅術。術破故匠即死。然自是明經病骨支離。不能勝步履。明經家故有園亭。一日值月上。扶小僕至亭。至即命僕歸內室取茶具。隣舊有女妍而美。明經故識之。至是女伺僕去。即登牆而望。手持茗椀。冉冉自牆而下。至亭內置茶几上。謂明經曰。知君渴。願以奉君。明經疑其怪。且舊病未復。力促之去。女曰。君領此。妾當去耳。少頃聞小僕來。女忽不見。回視几上椀茶。惟一桑葉。貯一撮土而已。嗣後每逢簾波晝靜。清夜月明。女輒至。談論間頗有慧心。明經自以新病初起。刻自把持。女亦不甚干以褻狎。其容姿意態。長短肥瘦。一日間可以隨心變易。故明經始雖疑之。久亦樂得以為談友。不復問其所自來也。女往來形跡。人不能見。惟至時覺舉座冷氣逼人。明經一日嘗與夫

人為歡。醒覺乃即女。明經知為其術所幻。然欲強留之。女遽攬衣下牀。大笑而去。攝其衣如紙。瑟瑟有聲。後明經得導引之法。女遂絕跡。

雷擊兩婦活一兒

安東縣村中。一婦產子。喚穩婆接生。留宿一夜而去。其夫某自外歸。抱子甚喜。欲祀神償願。忽探摸其枕。驚曰。我暗藏銀四錠在內。無一人知道。如何失去。妻怪而問之。因謂昨夜收生婆睡此枕可疑也。某即往問索銀。許以一半為謝。一半償還作酬神之用。穩婆勃然大怒。且罵且咒曰。我為汝家接生。乃冤我為賊。是兒必死。若盜汝銀。天雷打死。罵之不已。某反疑其婦有別情。亦不敢索銀。三朝復請穩婆洗兒。是日穩婆不到。令其女來。至夜兒果暴死。夫婦相泣。盛以木匣埋之空地。僉曰穩婆之說驗矣。時忽雷電大作。遠近聞一霹靂奇響。合村有硫黃氣。咸蹤跡之。見空地跪兩婦人。俱雷火燒焦。各捧銀二錠在手。而所埋之兒已出地呱呱啼矣。鄉鄰奔告埋兒之家來認。見兒腹臍露出針頭一指。隨拔針出血。兒仍無恙。雷擊斃者一係偷銀之穩婆。一係穩婆之女。洗兒時暗以針刺兒臍心致死。欲寔其咒詛之言也。見者咸為悚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間事。

火神打跧

吴賜字南谷。毗陵之馬蹟山人也。微時館于某宅。其家方構新居。匠人以盆貯木屑。藏火為炊。一日夜半。南谷聞屋角有聲。起視之。見一赤面人。向火而吹。南谷叱之。其人打跧對曰。某祝融氏所使。今日此屋當焚。南谷曰。我在此。焉乎可。其人唯唯而退。數日後。南谷將解館。戒主人以致警焉。是日南谷歸。而屋竟焚。南谷後登萬厤丁未進士。仕至方伯。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建平令周君有族姪自言兄弟二人。娶妻各有一子。父母歿後。遺一弱妹不能撫。愛兩婦尤虐待之。妹已字某廣文子。貧不能娶。乃贅焉。兩婦恆相語曰。一姑已累人。今又多一食指。奈何。終當以計遣之耳。會兄弟讀書城外僧舍。妹婿亦往省其親。兩婦俱託辭歸寧。而晝扃其薪米食物以行。次日姑入廚。無以為炊。忍餓兩日。赧無可告。輾轉不得已。遂自經焉。兩婦乃歸。召其夫。諱曰病死。草草殯殮。寄書其夫家。攜柩去。心喜以為脫然矣。然而室中常聞鬼啾啾哭聲。數月而長婦母子驟病俱死。未幾次婦母子亦病。怖甚。囑夫環守之。夜二鼓。忽陰風襲人。門帘豁然啟。見一卒。赤髮藍面。齒長數寸。手執鋼叉。直入牀前。攫其子去。急追逐之。見其子猶赤體展動。而忽不見矣。還視榻上。則子已絕。而婦猶呻吟也。黎明婦亦歿。某日擊其妻子之死。而大悔恨。每告人以示戒焉。夫殺一姑而四人償之。甚矣。陰謀致死之罪至大也。

誤殺金童

阿雲巖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繪一小像。鄞令錢君。邀暨陽繆炳泰偕詣。為公寫真甚肖。公喜以屬錢君補圖。錢君以公常談佛法。乃繪公著紅袈裟趺坐一山洞。公見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錢問故。公曰。曩吾督師滇中。適額駙色布騰珠爾布納病劇。絕而復甦。趣左右邀我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匝。中有石洞。列古羅漢數尊。旁設蒲團虛其座。一羅漢指示曰。此阿某舊居也。以誤殺一金童謫人間。能立心不妄殺。有以全活人。乃可復位。其傳語焉。因揭蒲團相視。則赫然一童子骸也。公其善自愛。額駙言訖而逝。今子所圖。適合前兆。豈非天哉。是圖公攜歸京邸。名公鉅卿題詠殆遍。而繆生由此以傳神名日下。

錢尚書

毘陵錢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禎間。官南京戶部尚書。幼患痘危甚。瀕死矣。其父啟新先生。以獨子鍾愛。抱諸懷不忍棄。方繞階行。忽聞空中大聲叱曰。誰錯行錢尚書痘者。可笞二十。速另降好痘。遂聞屋瓦有聲。如撒豆然。視懷中則已蘇矣。成童後常臥樓上。夏月偶他宿。有傭私就其榻臥。恍惚聞叱咤聲曰。可惡可惡。若何等人。而敢臥此榻。覺搖搖不安。急起視則牀已置屋角闇處。非復臥所。嗣後傭見梅谷先生甚畏。輒長跪白事云。

夢墨

武進錢文敏公。戊午應順天試。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而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公亦就買。售墨者熟視公。予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王孫文定公儼然售墨者。次一同年來謁。則髯至焉。是為無錫李君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以一榜終於昌平州牧。

錢狀元小名

乙丑會試後。都門有某。夢閱天榜。見四十一名。獨泥金書集賁二字。上插一小黃纖罩之。醒時但記其集姓而忘其名。意必滿洲籍。其人當有異也。及榜發。則四十一名乃錢文敏。旋授殿撰。某以為疑。一日會於讌所談及之。適湯太史大紳在座。笑曰錢殿元小名集賁。又何疑乎。衆乃恍然。

歸寧女遇怪

陝西清澗縣某村。有婦歸寧。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昏暮抵婿家。婿怪問之。翁告以故。婿叱且怒曰。是何邪魅。翌日當持槍擊之耳。各就寢。黎明女驚呼婿。忽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鞫。疑女之有所私而殺

其夫也。刑之堅不承。翁甯訟冤訴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導至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澗有一穴甚深。令募能下探者。犒錢若干。一健卒應募。乃束炬入。行數十武。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獰惡。瞑目卧土榻。卒懼而返。白諸令。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質索器械隨之入。則僧已醒。衆向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三研詰。不答。批其頰亦無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押解入城。將禁之獄。行里許。忽狂飆大發。衆皆目眯。少頃而僧及解役數人。俱杳然矣。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荊溪人也。其幕中戚友歸述其異如此。

龍誅龍

乾隆辛亥八月。鎭海招寶山之側。白晝天忽晦冥。有兩龍互擒一龍。捽諸海濱。大可數十圍。如人世所畫龍狀。但角頗短而鬚甚長。始墮地猶蠕蠕微動。旋斃矣。腥聞里許。鄉人競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臼。有得其頷者。市之。獲錢二十緡。

桑蠶

宜興東倉橋。離城數里。有某村婦子患瘡。醫者下方。須用桑蠶。夫傭于外。其姑命婦覓桑蟲。婦至野尋求。見老桑一株。有蠶蠕蠕甚大。喜而捉之。行數武。忽失蠶。婦告其姑。姑曰。此活蠶非有翼能飛。墮亦只在草間耳。盍往覓之。婦仍詣其地搜尋。林際有一洞。方諦視間。忽巨蛇

昂首出。儼然人頭有一臂。怒目睒睒。指婦作人語曰。汝再擾我。即當啖汝。婦驚仆。其姑訝婦久不返。往視之。見其卧地吐沫。面無人色。扶歸漸甦。乃述所見如是。兒竟殤。婦亦旋患癎。不知何怪也。此乾隆壬子五月間事。

韓六

山陰庫書馮心法。辛亥冬。其母病。馮夜歸張燈。見韓聖華來。竟忘其死。與言生平如故。韓曰。兄家有差使事值我。票已判行。三日可發。我當為兄經理停妥。馮庫書舞弄多事。畏告發。與之議賄。許以錢六千。韓許諾謝去。馮方怪韓之既死。謂母病必危。又疑許賄六千庶可救。及三日韓至。竟入內。而馮母死。豈冥使亦如人間獄訟。不論輸贏。總需使費耶。抑衙門人生不顧其親好者。為鬼亦無異耶。

魍魎

山陰高進士之父某翁。未遇時以傭為生。暮歸值長鬼立路側。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而祝之曰。我欲食爾。爾宜為九品官。有田三千畝。屋九椽。男子二人。我即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走。則見翁。翁被酒且立久。絕無恐。心計渠尚不食小孩子。我苟不至餓死。渠豈能食我。我何畏渠。且謂之曰。吾聞神之長者為魍魎。能富貴人。我

將乞汝致富。鬼拂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繩縛竹桿一枝若秤物具。翁再索錢。則鬼拂衣竟去。翁歸告婦。取梯抱兒下。翌日里許。有馮村人姓馮者。失其子。徧覓不得。高翁出兒而告以鬼語。馮父乃拜翁。呼為外父。後馮果為山西巡檢。田廬如魍魎言。高亦自此致富。子發科甲矣。

獺異

山陰施漢一秀才曰。越水鄉多獺怪。其小者止潑水侮人。驅之即匿。其老者能惑人如魅。余家舊有獺怪。逢科甲富人。必相狎逼。百年內凡三見矣。不可逐亦不為禍。余丁亥歸里。夜就寢有聲。如撒螺殼者。大小千萬聲。散置几榻間。燭之無有。疑北牖失扃。故扃之。怪亦漸安。又二十年丙午。余苦塊之際。方側臥若有物壓胸間。小掌撫我頭頂甚勤。而其身甚滑。耳邊嘖嘖作褻語。夢見一粉面娘子。年可二十四五。紫緞衫元緞半臂深藍色裙。就我要抱。卻之。則從背後抱我。口向兩耳。聒聒不休。予夢中謂之曰。世間乃果有淫嫗。我二十年前尚不可干。今日能動我乎。驚而醒。覺耳邊嘖嘖聲。頭上撫摩狀。猶未絕也。旋從枕上逸去。輕小若貓。翌日又至。則覺有物在右股上。夢見昨女子。衣服如故。而立處稍遠。隔欄杆相招。余竊念昨身近尚不亂。今隔欄杆。乃肯動心耶。遂醒。則物從股上跳去。怪亦遂絕。丁未冬初。挾孫湖口。夜

宿陳氏新樓。瀕湖。甫息燭則物躍上牀。予知其非鬼非偷兒也。若喧叫徒驚鄰里。適為人笑。計所以逐之。記得杭大宗先生穢跡金剛咒事。試誦之。物輒伏不動。五更跳下牀有聲遂去。曉起見伏處衣褶捲起如截。予因作客不宣告主人。越月又過此宿。解衣始記前事。欲避無及。擁衾作久倦。合眼則物已在牀裏矣。持金剛咒稍緩。則輒動欲上。倏誦弛。漸逼近胸堂。出聲尖細如鼠叫。旋作人語曰。若佩正一真人符吾不懼。但公口一動。吾則甚畏耳。五更從腳後繞出。是夜誦咒百餘徧。明日家人怪吾夜作囈語久。詢此陳氏亦無他異。今年二月初二日。鄉塾師沈昭遠來說獺祟衣上。遺毛可數。向余告急。欲辭館去。勸之誦穢迹咒。又猝不能成誦。但偶憶本草有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之語。舊聞丁未進士徐景芳。嘗用以除館中獺妖。今沈姑試之。是晚置雙鯽罇酒於案上。二更獺至。沈已迷不能聲。但見獺起案飲酒。樽欹就案餂遺酒有聲。食魚亦盡。既跳下欲登沈牀。則前足甫起。而後足不隨。墮地者三。蓋獺醉矣。逃去。今遂絕。然則記覽不嫌其雜。亦能救人。獺之飲酒。水居人宜知之。而熊之喜鹽。又山居人所不可不知也。

柏香營不宜入殮

會稽鄉人陳生。娶郡金氏女。伉儷甚篤。金死。陳設像祝奠。朝夕相對。如其生時。既而金之妹

二姑亦病死將殮忽甦家人喜甚乃其聲則金氏大姑也曰我被勾神誤攝入冥既訊明釋魂欲返則殮時用柏香薰魂不能再入今妹命盡故我求冥司借軀以還魂我將歸陳家人大異之金指點其生時所存箱篋衣物一一不爽且述其與陳生牀笫私密語真陳婦也金之兄自遠歸女與言昔日過其家時留飯殽酒盃盤及其兄市羊肉船上腥穢逼人事皆曩昔其兄親歷不絲毫異無如其妹已許某姓郎矣宗族疑妹或託鬼語以飾曖昧不遂歸陳陳生亦謂姊魂妹魂不忍迎歸某郎家又必欲娶父母遂送女往下車即大言曰我金氏大姑非二姑也我歸陳家不歸汝家汝家必留我將致大不祥其無悔是夕其翁姑扃女與某郎同房三日而某郎無病猝死陳益不敢迎女遂為某郎家守節凡鄉里吉凶事必先知之言若巫者鄉人異之或曰此妖憑焉非真大姑魂陳生不迎非無見也

獵戶說虎

傳聞虎傷人則倀鬼為屍脫衣與虎食又云虎能禹步令屍自起脫衣此皆不然也蓋人不見虎故為此推測之詞有鄭獵戶云虎擒人銜其頭頸人痛極手足自撐拽勢皆向下衣褌自褪下人無事而講禮貌則岸然巍然也及至窘急無訴便自抖擻卑縮衣帶自寬矣鄭少年時嘗與同伴值兩虎其一虎銜同伴去其一虎鄭槍中之未斃而逸鄭懼其復來乃先上

高樹。避而望之。見虎所銜同伴。先下鞋又下襪。迤邐而褌下矣。明日招伴尋之。則衣履一一在途。其屍隔五里餘。剩其左臂。驗有舊傷。果其伴也。腹臟亦未喫盡。又二三里則所槍傷虎僵伏而斃矣。

傳聞虎咬人。初旬在頭。中旬在肩背。下旬在腰腿。此大不然。鄭所見皆肩項也。虎作威向前自上擲下。而咬之。非肩項不可挈其軀。無上下異也。即虎食所先。雖不可見。其所殘剩者。偶餘手足。亦無上下旬分手足之異。

虎大者力千斤。小者亦二三百斤。又加以爪牙騰躍。人力斷斷不能勝。所恃者人之巧。可以制虎之貪癡耳。虎氣旺中槍多不立斃。鄭嘗入深山。徑轉處有虎如大牛蹲路側。鄭急甚。不及用槍。乃大聲喝之。姑懾以氣勢。虎果躍去。鄭度其必來。無村落可避。乃先視其所去處。尋坡下伏。虎果躍至。中鄭槍。又躍去。鄭度再至則虎必難禦。急上高樹避之。俄頃虎至。覓鄭不得。鄭窘甚。足偶失觸枝動。虎仰視見鄭。躍起撲鄭。格巨枝而墜者再。樹震撼葉葉有聲。虎瘡甚。不能再躍。乃嚙道旁石塊盡碎。銜石而斃。

倀必附物而行。或貓兔雞鴨蛙雉。皆能作汪汪聲。先虎二三里。視機伏處。引而避之。虎輒隨倀聲轉移。制之之法。聞倀即用釘釘樹上。隨所值之第一株。然後擊倀所附物。則物斃而倀

亦聲絕矣。或曰釘金也。樹木也。魂屬木。魄屬金。取以魄就魂之義。魄惡好殺。倀魄也。禳之以就魂。則驚魄有依。不為虎役矣。

倀聲慘而長無轉音。但夜深人靜。亦有能作人語。鄭嘗與同伴往攜舟泊溪下。一夕聞岸上敲門聲。久而門內人應之。欲起。其婦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啟戶。敲者益急。其婦卧問曰。客何來。曰隔壁。客為誰。則又曰隔壁。夫婦遂不起。教以明日來。敲仍急。鄭異之。從縫隙視。見有物如數石穀囊者塞其門。從斜月光中審辨之。則虎也。以頭撞其門。所應兩字則倀也。鄭潛曳醒其同舟而告之。皆恐匿船板下。鄭乃以槍自後打之。虎驚痛咬破其門。壞屋簷而去。翌日視之。門下所跪點頭處成兩窪跡。行二里餘。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負傷落水不能起也。或曰。虎中槍熱甚。故就水取涼。傷發而斃也。

虎食兔。入口即沒。虎食雞與鳩雉。則入口上下嚼一再合。即仰噴剩羽如散花雨。周圍丈餘。雉五色文散飛。最可觀。

傳說虎欺人畏。故不傷醉人。不食孩童。非也。醉人必醉甚。行路欹斜不定。虎始不食。蓋撲之不準也。至于孩童。則樗里有隣兒兄弟夜出門就廁。其兄年十三四。蹲廁上。其弟九歲立檐下。見有若松毛一團者。擲而前。弟畏縮就其兄旁。曰是何物耶。兄曰松團耳。虎前搴其弟而

攫其兄去。明日迹血尋之。衣履處處散遺。拔起小松根數十株。蓋其兄忍痛手迹也。至血痕濶處而止。蓋已食盡。而草上血亦經吮過矣。

虎飢亦食蔬菜。檮里有女子。與其嫂在樓煨芋食。棄芋皮窗外。姑偶憑窗見虎吮芋皮盡。則仰以俟。嫂懼。多煨芋以皮給之。恐其躍上也。姑欲閉窗。則伸手出。怕虎起攫手。坐待。則眼見嫂芋將不繼。乃試以全芋投之。虎一吞而盡。姑曰。吾得之矣。若不畏熱。可圖也。乃燒鐵錘透紅。以芋皮裹之。芋皮著熱鐵即粘。試投之。則虎仰頭視。既久。見擲物接而吞之。吞後則躍去。後二日。里得斃虎。爪自裂其胸見骨。

傳聞虎不再交。亦非也。虎獨處。其有兩者。必牝牡也。其有三四五者。必虎母子也。子大則牝牡母子皆鬬。而仍獨處矣。大概月大暈夜虎乃交。在半夜後。來日必起大風。鄭少時嘗聞兩虎互鳴。不知何故。一夕宿嶺上寺樓。聞兩虎鳴甚遠。聲聞林外。窺之。則月濛濛暈矣。有物一堆。上白下黑。如土阜搖動。久之。其下者猛吼震谷。蓋其竅初合。牡者痛而驚躍也。晨起則兩虎在土阜上。互跳交撲。久之始散。是日寺僧不敢啟門。踰月早起。見隔嶺此白黑二虎抱躍而起。既落地則兩釋矣。其明年。則有四小虎同行。或曰。虎交一躍則得一子。四子皆一交所得。

鄭晚年當七十後。必持一雨繖行。捍鐵自衛。常曰吾遇虎一。則俟其撲而左右避。以捍抵其腰。能令不再起撲。吾遇虎二三。則張繖而旋轉之。能使虎疑。不敢撲。吾又數年。鄭往隣村看社戲。肩繖歸。中途昏暮。虎突起道左。鄭避撲不及。墜崖下。急坐起張繖伺虎。不料虎亦墜下壓鄭身上。繖旋轉如輪。虎蹲鄭腰腿間。凝視繖轉。鄭急取所佩鐵刀。以右手斫其尾。閭左手拔其陰。虎方疑繖。又驚觸其陰。躍起力猛。斷其陰寸餘。鄭據地手不釋繖。幸隣人看戲者羣過。呼扶以歸。而鄭力竭矣。越二日死。

鬼請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孫廸。京邸卧病十餘日。謂所親曰。有朱衣人從空下中庭。謂直隸保定城隍神缺。當命子攝。予以老父在南。妻子無託。孑然單身。客死可憫。乞朱衣人善為我辭。而另選焉。朱衣人去而復來。云謂爾父以庶民受侍從封誥。已榮甚。有弟在。不至失養。子已游庠。復何慮。苟召人而皆辭。將無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語如此。予殆不望生。若為我治後事。所親多勸慰。謂是病譫語耳。然沈自是不復作聲。藥飲皆屏。凡三日。更定後車夫宿門下。聞叩門聲甚喧。問之則曰。請老爺上任。車夫嫌其錯打門也。令別尋門戶去。叩門者云的是汝家車夫云。我家老爺是京官。十年不出城。現在卧病。那得上任。叩門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隸省

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長接在此。你家無人管事。并不打點一些行裝犒賞。所以告與汝知。車夫大恐。縮頸被底。睡不成夢。四更後。但聞沈從內呼從而出。肩輿扛梢。觸門有聲。謦欬宛如也。聲漸遠。始聞侍沈疾者哭聲。明日車夫以告沈所親。始知前日語非譌。

通幽法

南塘通判顧梅坡說。張天師有通幽法。有不白事。能遣陽魂至夜臺召鬼問話。鬼如何語。即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親見五十六代天師時有法官某失所討俸銀五十兩。求之不得。愧恨自縊死。既死。所失銀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門檻上。噴水貼符百餘紙。幾滿身矣。眼耳皆貼符。惟不貼頂與口。水夫初猶身動。繼則不動如鑄。少頃出聲。則抵冥府門。見某法官肩梁帶繩。在冥府門外。立候發落。見水夫至。則曰汝歸告天師。銀則所私孌童某置地板下。天師遣人揭看。果錙銖不失。因問爾肩何梁。則云縊死鬼皆負梁連繩。不能脫。甚苦。其重。惟陽間為之作法事。方能脫。否則不脫。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師慈悲。為作法事。天師許之。忽傳冥王諭天師府法官知道。爾等屢以細事。動擾幽明。來使責二十板。後當戒絕。否則且獲重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狀。呼二十滿。而起。仍僵立。冥語皆水夫口述。天師如問供狀。水夫隨問隨答。問畢。水夫忽云本府門神不令入。則

作法者忘焚飭門神一符也既醒水夫覺足力乏甚問冥事殊瞢瞢但覺去時貼符漸多則身上束縛漸緊為窒兩脇逼甚覺魂從頭頂迸出痛不可當其歸也仍從頂上入滿身舒快如釋重負如捲極之得眠也醒後臂有杖痕色青久始褪自此法官不敢輕用通幽法

喜婆

越郡城有惰民巷者居方里男為樂戶女為喜婆民間婚嫁則其男歌唱其婦扶侍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闥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男女各遂其歡心服役民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賣買皆有契券事婚嫁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飾為業有某公子者少年好狹邪游一日其素所昵喜婆來告某日郎可至我家當治具相待公子如期往則曰請俟之尚有佳境公子未解也謂是狎語耳少頃有輿女客至門入見之則少豔也衣飾整麗年二十三四喜婆旁通言語坐定進茶具喜婆出反扃戶去公子喻意乃近少豔不峻拒也歡畢問姓與住處皆不答求再約則曰視緣盡未耳啟幃出則喜婆已啟扃入矣為整妝擁之登輿去公子固問喜婆以少豔姓氏則亦堅不洩也後一年公子觀水嬉則畫船中其人在焉珠翠滿頭婢媪侍側喻意以目無何舵摩槳聲一見而散不可復識矣

懶淫

獺性淫。吴越小家女人。多於水中洗褻衣。獺食之久。能為異迷人。雌者多就男。類交為異。則迷惑男子。亦不至遽魅死。其雄者聞少婦褻衣氣。輒纏繞不去。雖衆逐擊之。至死勢不痿。辛亥十一月。蔡村人娶婦。客散婢僕各就寢。郎醉先睡。新娘閉戶解帶。則有物繞兩足間。作鼻嗅口涎狀。新娘駭怪。性頗慧。不作聲。密啟戶告其姑。知是獺怪。新娘歸房。則獺在門跪侯。隨新娘繞足如故。移時翁姑結健者十餘人。各持一梃入房。即扃門守定。見獺共擊。獺上牀則上擊。落地則下擊。走几案則聚擊。屋無完器。而獺已聚梃斃于地矣。毛黑。如鑑。身長一尺五寸。勢長七寸。與人無異。而肉稜甚大。剝其皮。售值足償所毀器物。其肉腥不可食。或曰獺肝髓入醫經。其勢異若此。可為房中藥。惜醫經不載。而村人皆不之知也。

虎困藤斗

檇里王姓童子。攜藤斗糴米時。暮雨過溪邊木橋。童子即以斗加頭上。手扶木欄過橋。有虎在橋下。伺前咬童子頭。得其斗而去。童子仆地。謂是人所推跌。捽其斗而去也。明日山中人見虎狂走徧山。則虎銜藤斗不可脫也。虎口合則藤斗隨合。虎口張則藤斗隨張。斗塞滿口。藤性韌。絲絲嵌入虎牙縫中。虎性躁不可耐。走三日而伏斃於山中。頭猶仰張。其口猶含藤斗也。

甘公入夢

甘冢宰汝來。余已未座師也。其孫立功某科翰林。典試湖北。卒于貢院。後其季父廣作漢興道監試秋闈。夜卧牀上。夢立功搴帷入。驚曰。二叔在此耶。道臺亦驚醒。問之旁人。方知所居之處。即當日主考停柩之所也。

續子不語卷七終

續子不語卷八

隨園戲編

尸變

鄞縣湯阿達在京。其兄來而不禮。或問之故。曰廿年前曾與兄守一鄰女之尸。兄下樓取茶。阿達慕尸之美。有邪心。看之良久。尸忽立起。繞桌逐之。阿達至門想走。而門已外扣。蓋其兄上樓時。見尸相逐。故畏之而扣門也。阿達跳窗走。尸不能跳。阿達暈死瓦上。尸亦僵立不動。次早家人上樓視之。尸猶僵立。乃取米篩降尸而殮之。隔三日阿達從市歸。白日見此女詈其不良。阿達入城。再入京。至今不敢歸。

鬼買行頭

杭州線店施三聘。死後無子。妻以其家資轉嫁某。三聘到冥府告狀。冥王不准。施商之判官書役。云婦人轉嫁。不取夫財。則我輩無可辦也。你妻取財而嫁。則你有錢與我輩。我輩拏你妻來。雖老爺得知。亦無大罪。但你須攜銀子來買陰司行頭。纔好去嚇後夫。并可以取汝妻之魂。施如其言。渡江到本家借取冥資四百作使用。後夫家鬧爆竹放則鬼叫。見溺死者縊死者。皆行頭所為。鬧十月以後。有新死木匠鬼來。胥役云。此人力能取汝妻之魂。匠果斫其

床。截其足。妻果叫三日而卒。後夫取用之資。醫藥棺槨。祈禱之費。適如其帶來之數。

韓六三事 後又綴一事

錢鋪葉姓十九歲。病廿餘日。忽起跪數日。自言曰。我山陰活無常韓六也。今為冥役。生前與汝叔好。汝壽未盡。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冥尚可挽回。須爾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後日外出拜客時。至獄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鏹虔叩。當為爾囑託內幕挽回。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只多焚楮錠可也。翌日韓復至。曰爾叔可集客作保狀。立時焚之。我當齎去為爾關說。爾叔明日午時來。毋俟我主歸焉。至期葉叔往廟拜禱。韓已先至家通信。今葉起跪曰。狀已入大費周章。內幕已批定矣。但需費八百。爾叔自有知驗。試問麻雀何自來乎。葉叔歸。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甚奇。葉病遂愈。

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為縣役。庚戌夏攜所服青衣歸。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見某問其衣是否。某忿其誣己竊也。罵之。翌日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廟置香爐而詛之。且罵神不靈。時有他役葉李孫三人。見而勸止之。事已寢矣。九月間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燈歸。忽仆。及曉面青。云被冥官掌責。歷述被逮至冥時。冥王判斷程姓為竊衣。已奪算。令補枷矣。徐某偶一問及。原無罪。葉李孫三人以非己事。肯踴躍爭先排難

解紛。戒人勿瀆神明。各贈口福三年。某以微嫌褻瀆神祇。既掌責仍發陽官責四十板。又云皆是韓六與他料理釋回。及開篆後。某果以公事官責如數。業老矣。李孫中年人。今皆無恙。

戴七亦山陰役。好嫖賭。輒月餘不歸。其妻某氏。託其隣王三寄口信。云要錢米度日。王三尋見戴七狹邪。則戲云。爾在此貪花。爾婦有信。爾無錢寄歸。爾婦亦要養漢矣。戴七信以為真。曰伊婦人乃與王三作此言。伊必有故。是夜二更歸急叩門。婦披衣起開門。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語。而入室臥。戴以為有所私在室也。提燈遍燭之不得。坐而疑之。適有吳某者。亦同役過其巷。偶磕烟灰於其壁者三聲。其夫方疑。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開門逐之。吳怪之急走。戴逐里餘。及吳各相視而散。戴歸謂婦與吳私。毆之。婦方妊月餘。斃。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吳晚飯罷口噤。遂絕。昏昏瞑去。詰朝起則曰我當往謝韓六。我當往告戴七。蓋噤時見兩冥差。其一為韓六也。攝至冥司見主者。幞帽如顯官服。讞王某以口舌戲嘲釀人命。壽既盡當杖四十枷三年。另業再結。吳以非法飲食之灰。不應夜深磕人門壁。戴既開門出尤不應急走。戴既逐里餘相見。亦當說明其故。以釋疑。吳當奪算半紀。掌責百二十。戴游蕩不歸。以疑殺妻。當得絕嗣窮餓。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命五鬼攝取其魂。且云韓六讀讞詞與伊聽。需費八百。乃詣韓家焚楮謝。戴聞之駭。挈子叩禱於神。第三日子無病猝死。吳面上

掌痕四閱月而青褪。

鬼買缺

山陰戶書徐某病。見其故兄來曰。吾已為爾買缺於冥府矣。死可仍為冥判書吏。無苦也。既而有縣役已死祝姓者。亦來謂之曰。爾可不死。但以重資付我。我能為爾彌縫。某許之。既去。其兄復來謂之曰。曩祝姓蓋欲誑買爾缺耳。且賺爾錢。爾壽數有定。求不死無益。徒自棄此缺耳。徐某曰。吾已許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間。此缺尚隔年月。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祝姓尚可回覆。未晚也。徐曰。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翌日則其兄與祝同來。聚而議之。祝果為買缺謀也。與徐之兄爭先。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為之平其爭議。令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候徐某五年吏滿。再令祝頂補。祝允諾。既而祝又來曰。吾不及待也。當改圖他缺去。徐某病亦漸瘳。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無恙。此事山陰書吏皆能言之。甚確寔也。

溫將軍

俗祀溫將軍。道家謂之天蓬神。釋流謂之藥义神。威靈頗驗。丙戌秋初。山陰安昌里婁象甫。由山西巡檢假歸。偶出訪友。與途遇並語。忽見其故兄敬甫至。拉至路隅密囑曰。我家修宗

祠事發矣。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姓周者甚强。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為訴雪矣。今温將軍奉上帝命。往乍浦辦海刦一案。親來海上。周叩馬投詞。將軍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從墓事則爾寔掌之。爾當與質訊。爾可速歸。沐浴更衣。擇一室卧聽傳問。囑家人無譁。尤戒哭聲。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此事爾無恐。諒城隍土地亦當調護。必不肯翻案也。我為爾冥助。可多焚冥鏹。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並無人與對。其友怪之。象甫語畢。徑歸。沐浴更衣。入書室扃卧。其家人從窗外聚視。靜以聽之。更餘作聲。皆質供語也。且保家人多辦茶具獻客。至百餘盞。尚嫌不足。五更客去。象甫晨目啟扃出。說所訊事。則買地建祠時。曾遷棺十餘具。象甫給資與傭。而傭忽略遺周姓祖一骨。既遷後。始視地得骨。懼主人責。潛棄骨於河。周因冥控不休。且招諸遷槨鬼同詣温神控告。神命城隍查骨下落。則在水中宛然也。神謂周子孫受錢願賣地遷棺。畢復給有工錢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無罪過。周裔寥落。其子孫賣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貧窮。無容再議。王傭受值而移骨。潛擲水中。咎寔難逭。伊祿已盡。付屬部攝之。周哭而去。周本同邑人。生前有軍功。畢不肯言其名。是年乍浦潮災漂溺數千人。温將軍之奉使其言驗矣。畢樸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尚健行不攜杖。

鬼請吸烟

談竹蒼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蘇覓館。偶染傷寒。發熱數日。甚形委頓。昏瞀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喚汝去。談曰。何人喚我。曰。閻王喚汝。談聞言心悸。不肯同往。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中係黑紙白字。如今之法帖狀。談不覺隨行至一處。見有官坐案上。旁立書吏一人。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談至案前。吏曰。汝是談師爺麼。曰然。曰所言者。即係汝事。談心懼。回身走避。復至一處。見一月洞門。遠望門內有堂屋甚軒敞。排列几案十餘張。俱有冠帶人上坐。若會審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狀可怕。談不敢進。青衣人從背後推之。已至案前。金面官問曰。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談曰。告我何事。曰。告爾奸夫淫婦。談曰。並無此事。金面官即令鬼卒。將犯證帶來。遂有囚車十餘輛。推至堦下。先喚男犯一名。見談曰。不是此人。後有女犯。逕認曰。人雖不是。面貌倒有些像。金面官又問談曰。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談曰。並不認識。金面官即令青衣人送回陽世。車中女犯尚招手謂談曰。何不到我處吃茶去。談不應而出。至途中。青衣人于襪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長僅五寸。請談吸烟。談心知是鬼。不肯取吸。夢醒後。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李生遇狐

歙有李生。聖脩美丰儀。十四歲讀書二十里外巖鎮別院。一夜漏二下。生睡覺。忽覩麗人坐榻上。相視嫣然。年可十五六。生心動。手挑之。亦不拒。遂就燕好。每宵輒然自至。常教生作詩塡詞。并為改削。間與論時文。則愀然不樂。云此事無關學問。且君科名無分。何必耐此辛苦。由是兩相酬唱。頗不岑寂。數年迄無知者。會有楊生者。生中表戚也。亦就院中下帷。與生齋僅隔一壁。常怪生既昏即閉戶。一夜月下。楊生潛于壁隙窺之。見生方擁麗者坐。急敲扉入。遍燭寂然。問之始諱。次夜復窺如前狀。并聞笑語之聲。心知為狐。遂奔告生父。促生返。而狐隨至其家。他人莫覩。惟生見之。舉家慮為生害。一日生嫂詣生室。大言責曰。妖狐豈無羞恥。强欲奪人婿。況吾家小叔。幼已訂婚某室。他日入門。誰為嫡庶。是夜狐泣謂生曰。嫂氏見責。其言甚正。不容不去。今永別矣。生為泣下。留之不可。兩相唏噓於枕畔。聞雞唱。遂下榻而沒。李生工詞律。善拳棒。皆狐所教也。聞狐所贈詩詞極清麗。惜傳者未記。此新安洪介亭所說。李亦自言不諱。

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按臨潮郡。途次見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羣豎牧犢嬉於山坡。一兒戲以拳擊孫氏

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着體。于是群兒奔說。哄動鄉鄰。十數里外者。俱來諦覩。其父母泣涕仰喚。童但俯笑不言。制軍聞是異。與司道羣官徒步往觀。仰視一童子背掛青笠。鞭插于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天旱為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失莫覩。制軍亦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粤境疊報得雨。徧滿溝澤。制軍于是命塑其像。遣畫師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母蓋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易屢幅。莫似。方無計間。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為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母將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于五羊城內三元宮。題曰羽仙孫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歙邑洪介亭遊粤東。親見迎孫童子像。因詢其顛末。恐有缺疑。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證之。

金能退鬼

乾隆己酉年。常熟縣為敬公民人某。於二更時還家。忽見穿紅褌黑靴者。持火把當街立。自腰以上不見。某避入親戚家中。物即追之而至。因取銅盆擊之。化而為五。大恐閉門。入後汎兵巡船于船上。見所坐人。皆衣紅褌黑靴。知其為妖也。擊之以槍。每人皆化為五。少頃河中盡滿矣。晚間突入民家。滿城不安。敬公差人。請顧公諱德懋者來。叩其所以。顧曰。試以鼓擊

之。怪愈甚。及命以鑼擊之。怪遂退。因曰。此陰兵象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傳合縣擊鑼三日始安。

秀結宜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美少年也。慕某女不得。因有妖冒作此女來魅。夜必摟抱甚緊。金即下泄如注。幾成瘵疾。避之他舍。妖至覔之不得。即在空樓上束棕薦為人。瓦缽作頭。插山花披紅錦衣。以恐其家人。并時作喃喃絮語聲。一日攜一斗大饅頭來。上寫秀結宜男四字。書法秀媚。其家延顧安伯萬近蓬往視之。萬云此蛇妖也。修煉千餘年。我已受菩薩戒。不忍殺。但可驅之去。顧乃為畫先天八卦圖鎮貼。萬但書楞嚴咒心四字治之。妖始泣語小婢云。我本揚州人。為訪妹而來。因鼓樓被燬。妹不可見。偶見金郎貌美。鍾情于此。今蒙見逐。自限期去。但從此見金郎不得。求郎所說之歌童為我唱陽關一曲足矣。其家至期。果以鼓吹清歌送之。乃以線繡瓶袋一枚。白鏹六錢。賞歌童而去。此壬子二月間事也。

黑眚畏鹽

丁憲榮。諸城人。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壙。舊傳礦中有怪物。形如人面無質。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夜出晝隱。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丈地。輒作嘯聲如霹靂。令人心驚胆落。

惟見者聞他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障人。至腥穢觸鼻暈絕。里人相戒。視為畏途。昏暮無行者。有鹽販某市鹽他所。貪飲醉中。妄飛誤躡其地。時月上已二鼓。前怪忽突出。遮道大嘯。某以木挑格之。若無所損。駭極不知為計。急取鹽撒之。物漸逡巡退縮入地。因舉籮中鹽悉傾其處而去。曉往蹤跡。見所棄鹽堆積地上。皆作紅色。腥穢難聞。旁有血點狼籍。此後怪遂絕。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尤明府佩蓮未達時。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厝。常有僵屍挾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異。凡有被屍挾者。把握至緊。雖兩手斷裂。爪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七個。釘入屍脊背穴上。手隨鬆出。屢試輒效。如新死屍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有被挾。亦可以此法治之。

量童子

褚氏遺書。男子二八精通。能近女。八八六十四而精衰。然近日禀氣厚薄不同。有十三四娶妻生子者。似又難拘于定數也。俗有量童子法。能知其近女與否。法用粗綫一根。自其頂圜頸一匝。記其長短。以綫雙折。從其鼻準橫量至耳。長過耳者。便能人道。否則猶童子未能近女也。

靈符

萬近蓬言。聞胡中丞寶璟病劇時。忽語家人曰。明日慎閉吾戶。勿喚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將暮亦不喚啟鑰。夫人疑之。自往從穴隙窺見房內列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石甕。金目巨口。灼灼翕動。北向桌上中丞坐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答。欲作書狀。第見口動。亦不聞聲。遂大驚排闥入。中丞擲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尚延歲月。然此亦天數也。速備我身後事。三日內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頭屬何神怪。時張六乾在座。乃曰此名靈符文昌宮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紫陽註四書每見之。而文思日進。後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晰。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為婦女所汲。予因詢其出何書。云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暇日尚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

吞舟魚

凡出海客輒市字紙灰包載以往。云洋中多怪風。及一切水怪。或吞舟魚。投灰即去。有鹺賈業海運。載鹽滿舟而往。一日忽遇吞舟大魚。吸浪而來。舟中無字灰。即以鹽包投之。吞吸數十而去。後數日聞有大魚死灘上。腹中殘包猶未化。始知食鹽而斃也。

雞毛烟死蛇

李金什言雞毛燒烟一切毒蛇聞其氣即死凡蛟蜃屬皆然無能免者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蛟蜃與蛇類皆屬陰雞本南方積陽之象性屬火為至陽故至陰之類觸至陽之氣無不立斃此正陰符經註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耳

蛇箱

浙江衢州常山縣有名山石硿山山麓有寺曰石硿寺山下溪水匯注民田皆就山開陌土中產一物如松毬如荔支大亦相等外皮亦如松皮色擊碎內如濕青狀入火燒之化氣而走彼處土人名曰蛇箱詢其義曰此蛇入蟄時所含土啟蟄後吐棄於地故名按此乃鉛汞之苗所結故見火則飛非蛇所銜之土蓋土人不知耳

番僧化鶴

宮中丞為滇藩時西藏有僧二人來滇一老者望之可八九十許云已三百餘歲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許云已歷百二十歲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不飲不食人與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宮必招僧入署設饌與食僧輒傾諸有併一器內和飯手摶而食盡一二斛歸終不飲食月惟兩餐而已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轉售覓利得錢必買磚積廊下人怪而

問之亦不對。一日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磚周疊門戶。扃固其室。俄有火自內發。人爭往撲救不得入。烟燄蔽空。有白鶴一隻破烟而出。熄後檢其遺脫瘞于塔院。少者迄不歸。更不知何往

謝珍格物

謝珍字紫璋。武進人。遊幕來杭。性倜儻好客。有奇才。平居頗精藝事。窮格致之學。一日嘗語人曰。古人制物精意。雖日用小物。亦有至理寓焉。如箕帚除穢之器。人多忽視。不知其插絲花于角。可降紫姑。其掃雞雛之背。即成反毛瘦疾。焚薰箕烟能却鬼。冬瓜見苕箒風則易爛。此皆有感應類從之理。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此亦有理乎。曰金石之屬皆感土火之氣凝結。本屬同類。賦質並剛。鐵擊石。則出火以應之。施其所畏也。故火刀忌撥火。撥火則擊石刃刓。火石如出火少。則納水中一二日。出之則取火必多。其故何也。蓋金為水母。撥火則枯。性枯則質鈍。火石之火。分周四體。外剝既甚。則火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盡出於外。故擊則多火。試之良然。

烟龍

張寧人言其隣老善食烟。手一竹管長五尺許。已三十餘年矣。忽有道者過門。顧張所持烟

管。曰君此物得人精氣久已成烟龍療怯者有效他日有索者勿輕與一日果有典商來云其子患怯症知君有舊竹烟管乞市以療乃以價七十千截半尺許去其子服之療蟲盡化紫水而下他日又遇前道者于門出殘管示之曰龍已傷尾尚可活須再食十年乃可作還丹藥也求其法但笑不言徑去其竹管至今猶存張曾見之果光澤鬚髮畢照夜懸壁間一切毒蟲皆不敢近

形交氣交

諸城劉上舍怡軒言凡鳥外八竅內亦少大腸止有小腸共糞溺於後九竅者大小腸皆全故獸亦分前後陰出入也趙衣吉曰鳥之腸一何以知其為小腸而非大腸也曰凡人大腸通于後結於肛前陰為小腸之頭以通溺獸亦然獨鳥以小腸在後觀鵝鴨相交前陰突出于後非小腸何也大凡鳥之匾嘴者以形交有陰物相媾尖嘴者皆以氣交無形器也此言可補禽經所未備

蜜虎

蜜虎蜂類形如蠶蛾首有斑點鼻上有二短鬚口有黑絲如鐵線常捲縮或云此鼻也入花叢採花輒伸黑絲入蕊心鉤取猶象之用鼻然蜂採花用足蜜虎用鼻又各不同諸城王氏

僕名王三曾治莊田數十年云此蟲山東最多大為農患土人呼為古路哥子身有五綵具細絨如蠶蛾尾如鵝尾鋪張雄者身狹小可入藥雌者肥壯不入藥秋間腹中有子散子生蟲有數種其子産於豆莢上則為豆蟲如青蠖狀若相撲蠱則體上細毛盡落以油鹽葱椒炒食之味勝蠶蛹其食蜂也入其窠內用鼻絲刺蜂蜂中絲毒輒斃然後徐啖之蓋蜂針在尾此則在首在尾者屬陰在首者屬陽以陽制陰蜂故不能敵也

滇南靈草

胡吏目什自滇歸言其地多産靈草近日有一種草名安駝駝四方購者如雲能煉銅為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為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石各置房東西兩頭相隔尋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草合成然則遐荒僻壤所産本草所不載者何限又不僅雞血藤膠為近日所珍也

羊乳鹿

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為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多角獸

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處長亘一二十里榛莽森列無道路產沙木可為枋梁豪猪多搆巢樹隙為木工所患忽一年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一荒谷見一物為藤罥死樹上視之狀如牛而形大逾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上一角紅如血長二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角為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猪患為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

江中黄袱

張壽莊言有客行長江一日忽見江面浮一物似黄布衣袱狀隨波游泳猝不能細辨呼舟子視之內有舵工大驚失色曰此物出必有覆舟之患奈何急將船上篷桅悉去惟剩船底令客安坐以待措置甫畢果陡然風發出入危濤中卒幸無恙他舟有未備者俱遭覆溺詢其故蓋其父昔亦見此遭難故知之然莫知其為何物也憶賈文琮老於賈舶曾言江行有大風必先有風旗出水面或即此歟

水乩

和州含山有程姓者幼失明路遇異人授以占乩法為人決事多奇中其法迥與他異用水一盂虛書符訣于上置案間有頃則水面泛起泡沫結而成字字已更泛他字有未識者復

泛如前如此數十次或成詩歌或隐語對答無不浹人隐微

九尾蛇

茅八者少曾販紙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紙厰厰中人日將落即鍵戶戒勿他出曰山中多異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能寐思一啟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尚可任乃啟關而出行不數十武忽見羣猴數十奔泣而來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他樹遠窺旋見一蛇從林際出身如栱柱兩目灼灼體甲皆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每尾端有小竅竅中出涎如彈射樹上猴有中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啖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

蠍虎遺精

蠍虎即守宮劉怡軒云其遺精至毒人誤食之不能見水倘有水一滴在體不拘何處即能銷化人骨肉成水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兒自塾歸其母以乾冬菜蒸肉脯食之時正暑兒食後洗浴久之不出怪而視之則盆中惟有血水骨肉皆銷衆盡駭不知何故乃檢所存積乾菜罈內有大蠍虎二相交于上其精溢菜中始知誤取以食兒其毒至此然考遵生書云夏月冷茶過夜者不可食守宮性淫見水必交恐遺精其上古人亦未嘗言其能化人筋骨

皖城雷異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有黑雲自東南蔽江來。去地不數丈。少頃雷電大作。風雨隨至。自午至戌未。霹靂數十震。房屋動搖。電光一閃。窗紙颯然有聲。是時人人自危。莫測其變。次早始知雷擊者。凡十數處。撫軍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碎裂處爪痕如梳。約深三四分許。火藥局前池中。擊死大蛇一條。約丈許。其餘牆垣倒塌。棟折椽崩者甚夥。漁翁游姓者。前數日夢有乞藏其家者。翁辭以隘無所容。早起即見有物如獮猴狀。爪綠色。約長二尺許。踞屋脊上。時移其前後屋瓦。餘無他異。是日雷作。隣人見電光如金繩數十條。盤游姓屋上。屋旁空地老柳一株中空如竹。雷揭其皮殆盡。樹身迸裂。如橫置地上捶碎者。然其中黑煤纍纍。又如火焚。想其物被擊時。逃匿柳中。雷因擊柳取去。然究不知何怪也。後數日有自黃溢來者。云是日雷聲甚小。有自桐城來者。問之不知也。黃溢距皖三十里。桐城百里。不同如是。

續子不語卷八終

續子不語卷九

隨園戲編

天后繡女

清河縣有汪姓劉姓閻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麗相似。汪適王氏。劉適閻氏。即閻女兄。皆業儒。閻適王家營某氏家頗饒。乾隆五十一年。閻女病重。謂其夫曰。我與同縣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宮繡女。因事謫降。今期滿當還。彼二人亦將同往矣。其夫訪諸兩家。汪與劉果亦病篤。未幾閻死。汪亦死。閻母聞其女死。而媳又垂斃。憫甚。即詣天后前泣禱曰。妾女已死。僅一媳。倘死妾何以生。祈稍留以終妾身。既而劉病果瘥。年餘劉忽有身將産。夜夢天后曰。因汝姑老。暫留塵世。豈容生子耶。以手捫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劉女自童時。及適閻後。每月必有一二日鍵戶。終夜不容一人見。有竊聽者。如數人言笑。達旦乃已。家人固詰之。終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馮松濤寄居清河目覩之事。

桃源女神

桃源縣鄭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謂其母曰。兒將某日死。死當為某村神。其地當廟祀我。母以為顛。弗信。及期微疾。數日而卒。卒時端坐。顏貌如生。室中聞異香。雲旗風馬

之狀家人咸隱約見之後數日某村男女同日夢女告曰吾當血食於此為爾等福居民以為神異醵金塑像號曰娘娘廟頗著靈異乾隆三十四年事也女舊有婢李氏最親暱女為神後每月必數召婢去肩輿至廟昏睡終日醒而歸倘神欲留強歸肩輿十人不能舉李氏嫁後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氏謂夫曰娘娘命我臘月某日去去不復歸矣夫素不信神詐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一訣夫故不歸李恚曰誤吾時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歸聞不死以為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別夫怒曰又作狡獪矣竟歸視其死否及歸李言笑如常囑家事數語凭几瞑目而逝

安慶府學狐

乾隆五十六年秋祭前數日滌濯籩豆預備祭品陳列明倫堂夜使人看守有副齋輿夫田姓者素勇健獨任其事是夜微月田卧至三更覺來聞有人偶語開目視之見二人歷階上將至卧榻田躍起大呼二人徑前與鬪田奮力擒一人擲堦下大嗥化狐而去其一復鬪田又擒擲亦化狐去田以為不復至因就寢未熟忽聞人聲甚衆且至矣急起見一叟鬚眉盡白傴僂行率少年十餘人喝令擊田田怒奮拳擊衆衆應手倒無能抗者叟怒曰如此可惡因騰躍以首觸田左脇如中巨石痛不可忍仆地不能起叟喝衆急曳至堂後左側坐房去田

念此去必無生理見堂右有大鐘懸架上因衆扶掖出不意急走架下以一肘挽架一手拒敵叟怒甚以手持田肘力曳之田懼兩手固挽叟力猛連架曳行數尺鐘聲鏗然叟慄而止令衆孫就擊之自項及踵無完膚嘔血數升將曙乃去田亦仆不省矣天明執事者入見之大駭以湯灌之良久乃甦具道始末乃知為孫祟次夜集衆十餘人守之衆不敢卧坐至四更無所見衆亦倦甚甫就寢聞衆馳驟聲張目仰視聞老人曰其人在否衆排頭按驗曰無老人曰幸漏網矣去去遂寂然田卧病月餘尋愈愈後欲挾刃宿堂上復仇其妻力阻之乃止

湖南貢院鬼

乾隆丙午科湖南秋闈澧州吏目馮名廷奉差委巡場第三場十四日夜馮與同寅李某同坐至公堂李方隱几卧是夜月色微明馮見堦下有物長二丈餘腰腹如囷通體皆毛兩目閃爍如炬自西文場出緩步入東文場馮素有胆不懼初見時低聲呼李李覺仰視大驚伏案物去然後起同入卧處命僕從同卧一室馮以李胆怯既卧故以手扣壁擊牀恐嚇之以為戲正喧笑時忽有大聲呼嘯良久乃已衆皆股慄以被蒙首少頃聞人聲鼎沸馮與李皆披衣起監臨監試兩主考皆起使人察問内外遠近無不聞者咸大詫異是時頭場簡卷已

中定十七八。兩主考覆加校閱。黜落七卷。後竟無他異。豈因此七人不當中。而致怪異如此歟。

雷異二則

滁州茶村。有黃氏嫗。獨坐室中。午後風雨暴至。忽霹靂一聲。左壁下諸器物。皆移置室中。離壁四五尺。壁上白泥厚不過三分。亦離壁四五尺。植立如堵。絲毫不損。嫗驚仆。良久乃甦。不知所擊何物。其家亦無他異。代州旅店中。有二客同居。一日早起大風微雨。一客在土炕上。以大瓦盆覆坐之。一客坐門限上。對語。坐限上者。忽仰見屋梁上有火光二寸。如小蛇跳躍。急呼炕上者視之。其人未及答。忽霹靂一聲。屋頂揭去一片。衆奔入視地下一人僵臥。一人在炕上。堅坐不動。就視之已死。頂上一孔如豆。初疑雷擊。仰視屋瓦外飛。不似自上而下者。移屍視之。見所坐盆底亦有孔如豆。揭盆視之。炕上亦然。竟從地下起穿炕盆洞腹貫頂破屋而去。地下者以湯灌甦得不死。

人變魚

從子致華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餉過夔州城。道上人男女喧譁。舉國若狂。問之。曰某村婦徐氏。與其夫同牀眠。甚相愛也。早起則婦面目髮膚如故也。而下半身已變作魚形矣。乳以

下鱗甲腥滑。口尚能言。貌亦平整。惟涕泣哀號。云我睡時無他痛楚。只覺下體作癢。搔之漸漸起稜。以為將生疥癬耳。不料五更後。兩腳合并。不能伸縮。摩之已作魚尾矣。今將奈何。夫妻相抱大哭。致華遣家人視之。果有其事。因官程緊迫。不能逗留。不知報官後。將放諸江乎。抑養之家乎。不及問矣。

韓昌黎稱老相公

韓文公為貢院土地。庚子歲。有嘉興秀才陳姣曾者。先試前數日入廟。廟祝令拜。生曰。昌黎者何拜之。為學不足師。文不足師。祝强之。大詬而出。試畢歸家而死。殮數日矣。其妻懼與小姑合被而寢。夜半小姑登廁。忽見兄排戶搴嫂帷帳而入。嫂奔出。姑大呼。家人湊集。而嫂之聲音狀貌。儼然兄矣。大聲曰。我姣曾也。身何在。家人曰。殮矣。狂奔至棺所。扣棺而哭曰。我得罪老相公。相公之門人家僕。鎖我廳事。俟老相公科場事畢。當放我。昨老相公放榜出。責我二十板。我得歸。何殮我之速也。又大哭。家人曰。老相公何人也。曰。土地也。土地何人也。曰。韓昌黎。客曰。昌黎伯也。依今時稱謂當曰伯爺。依家人稱之當曰老爺。乃冥中僅稱老相公。

急淫自縊

京師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於後門設溺桶。伺行路之來溺者。其陰可觀。即招入與

淫。如是者有年矣。一日嫂姑同伺門隙。有屠羊者。推小車過巷。就桶而溺。其陰數倍於昔之所御者。嫂狂喜迎入。至臥榻。即解屠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視其事畢。即欲往就。而屠性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餓甚。索飯急。飯畢。姑以為將及己矣。亦弛衣摩屠者之具為之吮咂。屠具復舉。嫂曰。屠性猛。汝恐不勝。宜再讓我。姑許之。同入牀。嫂顛狂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誑己也。往別戶自縊。于是姑之夫家訟于官。以為被嫂磨折故死。而不知其事之可醜也。嫂之本夫街卒也。歸家見其妻神色不寧。被褥汙穢。乃私自嚴鞫之。始得其情。而告于官。此乾隆丙午刑部福建司承審事也。獄成。以口供穢褻。不可上達。比嫂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照海鏡

宜興西北鄉。新芳橋邸農耕地得一物。圓如羅盤。二尺餘團圓。外圈紺色。似玉非玉。中鑲白色石一塊。透底空明。似晶非晶。突立若蓋。賣於鎮東藥店。得價八百文。塘棲客某過之。贈以十千。至崇明賣之。得銀一千七百兩。海賈曰。此照海鏡也。海水沈黑。照之可見怪魚及一切礁石。百里外可豫避也。

穀佛

湖州沈書記號訥菴。有穀佛一尊。弆以玻璃之櫝。櫝長半寸。櫝下有座。高二分許。中藏大穀一顆。長一分有半。穀有芒。亦長分許。穀旁有竅。晴明于赤日之中。閉一目覷之。其竅漸大。如門。覷之久。由門見堂。由堂見殿。現三寶如來像。像高數丈。纓絡莊嚴。見胸前卍字紋盈尺。旁立文殊普賢二像。若聞人語。眼少瞬。欻忽不見。仍大穀一顆而已。據沈云。此物傳留湖州某尚書家。係明時利西公從西洋墨瓦臘泥迦州帶來者。遂入中國。彼國秋熟時。此穀生田畝中。千里赤熟。門人王曇親見此穀。不知今歸何處。

丹徒異獄

丹徒縣宰張名振綱者。騶呼出門。忽一物從空而下。落轎簷上。轎方迎風而過。物忽墮入衣衩中。踴踴而跳。驚視之。乃男子陰也。僅長二寸許。亟出轎命騶從捉之。跳不已。觀者如堵。於是攜歸貯庫。遍訪此案不可得。越一月。西門擔水王大娘者。報某家婦姑殺人。遂拘之亟訊。蓋婦姑二人。先通一陝客某。後又通一陳姓者。因彼此通姦。後夫斫殺陝客。而支解埋之。使其尸不辨男女。故割下其陰。倉皇未收。投之樓窗之外。不料落在本縣官轎中。告知知府同寅。無不大笑者。照謀人律。姑婦姦夫三人一齊抵命。

鬼怕討債

常州一貧漢死。其房賣入富姓。鬼作祟。富者鎖之幾十年矣。後富者亦窮。大屋賣去。挪居之。忽貧鬼大鬧。索錄討祭。一家小大盡病。時方冬盡。房主負逋最多。債客登堂。日夜號罵。妖魅忽絕。病者盡起。至來歲債務稍清。將帳目焚化。鬼又白日大詬曰。我去年見討債甚多。疑是我生前舊欠。故而避之。今閱所燒帳目。皆爾家積負。不干吾事。吾何避為。於是拋磚擲火。惡聲日甚。而房主亦徙去不復住。

蘭渚山北來大仙

會稽蘭渚山有蘭亭道院焉。其院為北來大仙所居。北來大仙者。狐神也。初會稽陳賈。少年時客楚。喪資本貧窶。不能自給。且病居廢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麗。衣服照耀。皆明珠綴成者。賈驚起。女脫臂上釧贈之。曰知郎之故來相餉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數月。枕席諧暢。情好日篤。賈乃以金釧稍贖資斧。理其舊業。而女郎亦構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銀珠寶之物。不下巨萬。居數年。賈家信忽至。賈欲驕其鄉里。又疑女郎為魅。一日伺女郎不在家賈忽呼數百夫及僮僕等。擔裝魚貫而去。女歸見一室罄空。追賈至江口。賈已歌呼振帆。女臨流號慟不得渡。賈于是歸為富人。越十載。女郎至。呼賈曰。吾狐神也。積千年陰德。名在仙籍。今汝負心。已訴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宜一死矣。於是飛刀擲火。家不安枕。百計禳

之無效也。一日女空中嘆曰。吾因往日情重至於此極。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貽笑吾輩。汝家倘能大修醮禳。擇名山安我神靈。我仇且釋矣。時蘭渚山道士某道法甚高。為設醮四十九日。道士謂女曰。何不向我蘭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須住五百年纔去。由是遂絕。今道院為羅氏業。羅氏為之塑像甚麗。而女亦歲時夜出。與世人談論云。

喫腎囊中舉

杭州士人於文肅祠祈夢。甫睡。一厲鬼與一腎囊至大如甕。曰。欲中舉。當食此。否則不中。士子懼勉食之。初噉味甚甘。如櫸子。片時將厚皮四面食盡。獨腎丸二枚。齒決不可下。鬼曰。棄之。汝已中矣。士子喜。然自此下場屢斥。至乾隆癸卯榜發。士子中魁。始恍然解悟。蓋浙中呼腎為卵。鬼者癸也。卵去核。卯字也。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嘉興鄉鎮間祠楊老爺。神多靈驗。穩婆阿鳳者。以收生致富。遠近生育之家。必延之至。始無難產。忽雪夜有人叩門。問何來。曰。冷水灣楊府主公子。主人命來。宜急就船。鳳襲衣同僕下船。果至冷水灣。第宅嚴麗。進門主人臨軒而立。見鳳來喜甚。命僕導入後堂。則產母方卧牀而呼。衆媼婢執燭而立。皆慘然。曰。吾夫人產四日矣。鳳脗視之。蓋腸盤於胎。急不得下也。以

法救之。胎應手而出。報主人。主人贈金元寶二錠。鳳納之曰。後三朝吾當來。時天大雪。而房中熱氣甚逼。鳳解衣從事。及出門就船。始記有外衣未著。歸家。天已明。視元寶則金紙疊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由是鄉人為老爺作三朝。行團盤敘果之禮。迎各廟諸神來賀

溺壺失節

西人張某。作如皐令。幕友王貢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門。貢南夜間借用其溺壺。張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壺當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許他人亂用耶。先生無禮極矣。即命役取杖責溺壺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擲貢南行李於岸上。揚帆而去。

三虎索命

元撫軍展成生二女。皆有國色。一嫁李敏達公之第四子星曜觀察。一嫁厲少司寇之子守謙太史。乾隆壬子春。余與太史相遇虎邱。偶談往事。曰異哉。吾妻之死也。結褵之後。琴瑟甚諷。將及三年。忽一日閨中置酒。向余作訣別狀。曰。我前生獵戶也。曾殺三虎。虎魂不散。要來索命。今我懷孕矣。明年分娩之期。正值寅年。寅年屬虎。我其不免乎。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中有神人金甲。而虎冠者告我也。因所殺三虎中。有二虎俱曾傷人。故上帝不准報仇。其一虎未曾傷人。故准其索命。言畢。涕泣不止。逾年果以產難亡。

梁相國解夢

梁文定公病篤。夢至一處。宮殿嵬峩。坐客皆非所認識者。公談久。忽想喫烟。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緩喫烟。我有一對。君對之。書三代之英汝繼泰七字。梁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為解之。俱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寶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齋猴

天目山多猴。要往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陳祝。某日來山齋猴。寺僧為掛牌曉示。臨期主人買饅頭一千。鋪在廟外地下。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鬚尺許。飄飄傴僂而至。旁有二猴亦白鬚。老者扶持而來。羣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寂然嚴肅。不敢譁。二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其事。余欲往施齋。而以路險草深不敢往。

狗熊寫字

乾隆辛巳。虎邱有乞者。養一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一錢

許一看。以素紙求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一百錢。一日乞丐外出。狗熊獨居。人又往一與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夥伴捉我去。先以啞藥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即殺狗熊。剝其皮包在我身上。人血狗血交粘生牢。永不脫落。用鐵鍊鎖我。以騙人。今賺錢幾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衆人大駭。將丐者擒送有司。照採生折割律。立杖殺之。押解狗熊至長沙。交付本家。余按己未年。京師某官姦僕婦。被婦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不出門。後引見奏對如初。元某將軍入陣。受刀箭傷無算。血湧氣絕。太醫某命殺馬剖其腹。抱將軍卧馬腹中。而令數十人搖動之。食頃。將軍浴血而立。皆一理也。

雷屑

吳人蔡鳴西與徐佩玉中表也。二人之弟。自楚同舟。載苧麻歸。乾隆戊寅。九月十三日夜泊九江。雷雨大作。蔡怯懦。蒙被卧。有銅飯器支爐上。震搖欲墮。徐起移置。見雷光直下。森逼雙眸。大雷一聲。船柁拔去。水溢入舟。人齊起牽挽就岸。昏黑中互搬失物。天漸明。見徐頂心插一木。長約三四寸。圍寸餘。羣相驚問。徐不自知。毫無痛癢。宛若生成。恰累墜。不可一刻耐。

隣舟有人善符咒。曰此雷屑也。無罪而誤觸者。予能拔之。徐甚喜。恭慮或妄。鳴諸縣尹。尹至江干。審視其人。書符於徐頂。口誦喃喃。舉手一拔。木隨手起。復以小黃紙書符貼創處。木入於頂者寸餘。尖銳如錐。或云能辟邪魅。尹以為當存案。遂攜去。明日頂上紙自落。宛好如初。奇情奇事。奇技奇人。何所不有。

牛瀼水

臨武縣水多激險。東南三十里。地名牛頭瀼。因山象形而名也。產魚繁。水勢奔驟。難施罟網。率用臼鴟糞投水。則魚皆僵浮水面。或駕小舟。或裸下體。沿流檢之。一夕兩人赴飲歸。緣岸行。見水面浮巨魚。一人喜謂同行曰。曷稍待。吾攜此魚來。遂脫衣入水。久之。人與魚皆無聲。訝其溺矣。急尋村中素善泅之張某。丐其入水稠覓。約以若干金為酬。張許諾。索酒飲立盡數斗。遂若不支。踏小船至浮魚處。翻波而下。越數武。或起或沒。如是數次。奮躍升岸。云見一匹夫坐沙中。見人至輒移去。快取酒飲。我當再往。攜與俱來。又盡數斗復入水。少頃波湧。見張擒一人髮踏波。登岸擲於地。以掌批之曰。你累我往返數次。費如許力。寔可恨。打得該否。旁觀力勸始解。視其人已死。即昨日求魚者。酬以所約金。張笑曰。我兩番痛飲。腸味已充。倘挾是術以騙人金。又何異迷人之水鬼。即搖頭舉手而去。張殆奇杰之士。而隱於水者乎。吳

門顧君朗村。是日過其地親見之。並云土人稱其下有龍宮。向一幼童誤墜水。至一官署門。坐二人對弈。狀怪似蝦蟹。見童訝之。詢其故送出水。幼童今現存。年甫三十餘。嘗向人談此異。

陰陽山

川東新寧縣之南鄉。地名火石嶺。有唐姓者。茹素誦佛經。年五十餘。忽無病卒。越四日胸仍溫。家人不忍遽殮。漸復甦。進以湯粥。遂更生。語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門外。見一道人。布袍跣足。呼與同行。覺此身不能自主。行數里。聞水聲奔騰。須臾至一河。寬廣莫測。巨橋凌空。橋上人見道人。笑呼曰。通靈來矣。問何地。答曰黃河。又數里。高山峻起。問何山。答曰陰陽山。匍匐而升。危崖盤駁。驚奇怪異。氣色昏黯。中間一徑。僅容人行。兩旁皆荊棘。見多人往來叢脞中。如覓路狀。皮膚皆為荊棘所傷。流血號泣。予懼而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無私者。則見此大道可行。巧詐欺偽者。則自投荊棘。徒受折磨。生平不由正道之故耳。山既盡。天日清朗。城郭在望。道人曰。此太平城。行人雜沓。皆候發落者。忽見一隸卒執牌來呼曰。且帶三十六人去。道人亟招予入城。城中衙署甚多。皆寂然。頃至一署。額曰業鏡司。拉予由東角門進。立大堂簷下。見右廂椅上坐一人。補服頂帽。前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掖之泣冤。睨視其人。

即同鄉吳縣尹也。詢之。道人曰。吳作令時。有陳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後訟於吳。吳見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歸之。女竟自縊死。今亦來候發放者。少間。闐呵殿聲。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類道教裝。兩房吏役祗候。威儀甚肅。潛問何官。曰此冥府總政也。道人叩見。互相問答。莫辨所云。既而帶余跪謁。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誦經否。應曰曾誦。又曰汝誦何經。應曰誦金剛經。曰汝自是好人。但浮摩訶如何念成沙摩訶。因錯了一字。罰去一歲。今呌汝來快改過。還汝十年陽壽去罷。遂叩頭起立。適前女子見叩。見所訴果如道人語。座上官曰。汝該是這樣死。從岸上擲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來。女遂默然。又曰汝矢志守貞。今奉岳主之命。薦地投胎。皇莊受祿去罷。旋退堂而雲板鼉鼓。宛若陽官儀注。回視右廂。則吳亦不見矣。出平陽見有三十六人。蹲踞相向。一隸至來持巨扇煽之。火焰騰起高數丈。須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隸又於懷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復以扇煽之。狂風驟起。而三十六人不知所往。驚問道人。曰冥府不比陽世刑法。只此陰陽火勦除惡類。繼以罡風揚其渣滓。落於山則為蟲介。入於水則為魚蝦。行善之人。別有善路去也。仍由前徑而還。遇舅氏某。負豬皮在背泣曰。吾不幸死於利川。今且變豬矣。及家中門。道人竟去。今乃醒。不自知為已死也。遣家人往候吳。果患病危篤。兩手厥逆者數日。今得寤然矣。詢以女子事。則果宰藍田時之案也。

未幾其舅氏之子來。云其父果於某日卒於利川縣。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間。唐姓今尚存。言之如繪。吳乃康熙庚子孝廉。仕於秦。世居新寧縣。後鄉予曾至其家。子名彝邑庠生能詩文精岐黃。亦曾備言其事。

亡夫領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毘陵莊生家千早歿。遺婦陸氏。於乾隆壬子卧病。經夏至七月六日。忽夢亡夫挈至一門。廳事頗如舊家。登堂見舅姑咸在。各各悲喜。俄而屏後有髯翁。夫婦扶杖出。家千曰。此太公太婆也。汝未及見。今宜祇謁。氏如禮拜。見髯翁曰。孫婦初見我。當有以欵之。其子以空乏對。翁乃探囊出白金付左右。須臾餚饌羅列。方圍坐共食。翁指盤中肉丸謂家千曰。此味何不攜去啖孫婦。家千遽愀然。目視其祖。若以為不可者。翁遂不言。食竟。氏前請曰。既到此須一見閻王否。翁曰。汝並無罪過。無庸去見。因指旁伺者謂氏曰。明日戌時。當遣肩輿來送汝耳。乃欻然醒。述所見髯翁夫婦。果其生前狀貌。口吻宛然。至奔走使令之人。皆其家已故僕婦。一一不爽也。氏言夢中所遇。一家骨肉團聚甚樂。次日七夕。果見夢中二僕舁輿來迎。如期而逝。髯翁者名椿。字書年。曾為射洪令。一生爽直。家千父字賓君。亦誠愿人也。

續子不語卷九終

續子不語卷十

隨園戲編

淫諂二罪冥責甚輕

老僕朱明死一日而復蘇告人曰我被陰間喚去為前生替人作債負中證兩造互訐必須我到纔得明白我見閻羅王之後據寔剖陳其案遂定放我還陽我出殿門見柱上有對一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我嘆賞之以為不愧神明口氣正徘徊間見有一群託生之鬼從堂上下來大半多不相識只有一女子一老叟皆我隣也女有淫行叟諂富家以為此二人者必墜阿鼻地獄矣及判官走過手持託生簿因而問之判官曰某婦甚孝故託生山西貴人家為公子叟甚慈故託生山東為富家女朱大不服曰我素知某婦不端某叟沒品俱得託生好處然則閻羅衙門何得為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乎判官嘆曰此乃所以謂之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也何也男女帷薄不修都是昏夜間不明不白之事故陽間律文載捉姦必捉雙又曰非親屬不得擅捉正恐黯昧之地容易誣陷人故也閻羅王乃尊嚴正直之神豈肯伏人牀下而窺察人之陰私乎況古來周公制禮以後纔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説試問未有周公以前黄農虞夏一千餘年史册中婦人失節者為誰耶至於貧賤之人謀生不得

或奔走權門。或趨蹌富室。被人恥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謂順天者昌。有何罪過。而不許其託生善地哉。況古人如陳太邱弔張讓而解黨禍。康海見劉瑾以救李崆峒。貶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錄之入菩薩一門。且有善報矣。至於因淫而釀成人命。因諂而陷害平人。是則罪之大者。陰間懸一照惡鏡。孽障分明。不特寃家告發也。宋聞之大悟而醒。云判官亦其族叔。名啟宏。作黃岡州吏目。生前以端謹聞。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六合程某。平素不信鬼神之事。年六十餘。患病不起。不納穀者四十餘日。忽一日謂其妻曰。我病不起矣。但兩孫婚有日期。我不能一見孫婦。人必笑我沒福。盍作速料理。以慰我心。其妻子如其言。引兩新婦到牀前拜見。程喜動顏色。曰。吾明日可以去矣。可於次晨即扶我起。便穿入殮之衣。家人以蟒服進。命斥去之。曰。我並未作官。而著此服。必為羣鬼所笑。仍衣常服可也。服畢良久。曰。有二人在外相待。可燒紙錢。具酒餚待之。妻問何人。曰。俞龍江。辛二人者。已死之人。曾捨身為城隍役卒者也。言畢。沈沈睡去者將一日。忽醒曰。扶我起。將殮衣暫脫。城隍夫人生日。賓客來往甚忙。無暇點名。故俞江二人。仍放我回來。後日方去聽候發落。依舊吃梨汁清茶者。又二日。睡醒。命取衣穿。曰。我此番真去。不復歸矣。但家中子女多。向城

隍燒香借壽與我或願減五年或願減十年雖是他們孝心恰都可笑人之年壽各有定數不比他物可以通挪但有一件奇事我望見城隍有素不認識之婦人替我涕泣討情放我還陽城隍搖頭不允我大起疑心盤問二皂隸此是何家婦女曰唐李氏也君不記三十六年前之事乎李氏嫁唐某而夫亡此婦事堂上姑送其終又替其夫承繼一子事畢再拜靈前自縊而死君重其節託人教唐氏小叔遞呈請旌一切費用俱是君包攬而去何竟不記耶程聞之恍然如昨日事且知城隍搖頭者亦因人壽有定非城隍所能減增也言畢又吃梨汁數杯而逝程君之子號石泉親為余言

關帝血食秀才代享

某生員請仙一日關帝臨壇某以春秋一段問之乩上批答明晰無誤批訖遂去某歸家後心切疑之云關帝忠貫日月位至極尊如何以一紙之符即能立刻請到心甚不服欲擬表文一道焚於上天控告正作表文間忽聞叩門聲某啟戶視之而不見一人某愈怒提筆又做忽案頭有人云相公緩筆某問爾係何人答云我即臨壇之人寔係唐朝秀士因被亂軍所殺魂魄落在廟中殿下朝夕打掃殿宇聖帝憐我勤苦命我享受廟中血食並非關帝也某大笑卽欲焚表案頭人又云緩焚某又問何故答云若焚表文仍是控告我總求相公將

表文放入水中。磨滅字跡。方於我無礙。某又問關帝到底有臨壇時否。答云關帝只有一尊。凡天下各廟中血食。皆係我等享受。惟天子致祭。方始臨壇。某問何以知之。答云曾有修煉數千年之狐狸。聞天子致祭。一月前齋戒沐浴。遂往窺伺。七日前。見周將軍臨壇。打掃壇舍。紅光滿室。妖魔盡被燒死。故知天子致祭之期。關帝方臨壇云。

惡人轉世為鼈

揚州胡姓有子頗慧。年將二十。將娶之前數月。忽得顛疾。飲食眠動不時。若明若昧。自言自笑。一日在牀上坐語其父母曰。兒於昨夜奉嶽神命。署本縣城隍事。本縣舊有積案十件未結。命兒公正辦理。兒恐錯誤。需請幕友細思。惟有受業某師。素稱理學可信。可速備禮請之。時某師已故多年矣。少頃忽起立云。師至。師至。喃喃刺刺不休。家人旁聽竟是兩人問答聲音笑態。畢肖平日云。十案中有七案。仍從前議。其餘三案。一當斫頭。一當剁手。一當充軍。其時因醫言其病須滋陰。買一鼈於竈下。引其首而斬之。鼈頭落地。怒目掙獰可駭。相隔臥房甚遠。其子忽於牀上大唱曰。這惡人應當斬罪。還有甚麼不服。斫去還敢怒目視我耶。家人祈禱城隍廟未回。其子又於牀上云。太爺何故燒香於判官面前。他如何當得起太爺一拜。十案俱有姓命細訪之。皆係已死。境內積惡。昭昭在人耳目者。

姦夫死後報仇

儀徵縣役何二。曾與一婦姦好。其婦有舊好胡四。往來多年。婦利其財。後漸窮窘。婦漸疏之。何復凌之。遂至鬱抑而死。婦夫亦死。婦遂歸何。竟為夫婦。數年頗有積蓄。何原有妻已故。曾生一子。忽得狂病。持刀弄斧。見此婦來即欲手刃。云我乃胡四。汝家用我數千金。財盡心離。更從何姓。如此快活。我死不甘。已訴於神。准我報仇。醫治不效。延請僧道修齋祈禱。一無靈效。如此數月。其子骨瘦如柴。忽一日叫戲演唱。又忽跨驛館中馬。往奔街市。又忽將家中物件打碎。將銀錢搜尋出散與他人。云神許我將你家財蕩散。再討你兒子的命云云。至今其子現存。而家資已空。

董刺史雪冤

董公溶在海寧州時。下鄉踏勘。有旋風迎輿來。左避左隨。右避右隨。公異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輿前三旋而退。吾當命役從汝指引。祝畢果如公諭。遂令幹役隨風查察至僻壤處。入墓而歿。總知為某解元女公子墓。稟覆。公立為傳訊。據稱其女是暴病夭殤者。公不之信。即欲起墓檢驗。某乃索公無故開棺筆據。方許啟墓。公不得已與之。及啟驗果屬病亡。公頗自悔。亦惟候告聽參而已。乘輿返行未數武。旋風又來。公益驚。停輿細思。憶及墓內擱棺石板

下。當有故。復回至墓揭石驗之。又得一棺。開撿。亦一女尸。而貌如生。傾國姿也。遍體鱗傷。訊係元人。威逼強姦不從。受傷身死。公遂按律詳革科斷。昭雪其冤。而旌表之。

劉老虎

劉名捷。江右人。綽號老虎。強而有力。為一鄉之無賴。夜飲醉歸。來逢閭。覺酒上湧。捫壁以行。遇門便入。認為己家。足力憊軟。倒地而卧。五更盡始醒。聞人問曰。某人何在。答曰在某洞。又問此番是誰。答曰某某共若干名。劉之姓名在內。自想不知所犯何案。係何衙門拘訊。因仰目視天亦漸明。細認乃知在土地廟中。遍尋杳無人跡。大為奇異。因思某洞離此不遠。無妨一往偵察。遂飛步至其洞。果有大漢鼾睡正熟。自思大漢雄健。未可軟說。乃拔佩刀。抓起大漢。將刀置其喉間。大漢驚問何作。劉曰。汝是歹人。尚問我耶。大漢曰。我是過路客。何以指為歹人。劉曰。既是過客。緣何不投歇店。行蹤詭異。若不寔言。我先殺汝。大漢急曰。我寔奉官差拘犯人。索票觀之。第一人即劉也。問犯何事。要其救釋。大漢曰。是大數註定。上帝所命。豈予敢徇縱耶。劉曰。如是殺汝亦死。釋汝亦死。均之死也。不如與汝同死。復欲刺之。大漢搖手止之曰。救汝。汝可自行咬破手指。血染吾票上。更易姓名。遠徙他鄉。或可稍緩數年也。劉如其言。見大漢出洞門。就地一滾。化為老虎。跑哮入山去。劉踉蹌歸。到家。天亦大明。遂改姓名移

居外府。從此改悔。不作無賴。習理生業。娶妻生子。壽至七旬。因親友家拜斗。為病人作干保劉思拜斗大事。豈可塡寫假名。緣將前事告之。塡寫眞名而歸。出大門。甫數武。被虎銜去。

屈丐者

蘇州楓橋鎮。乃客商糧艘聚集處。村盡頭有古廟。為屈丐者所居。兩足不仁。朝出暮歸。不離楓橋左右。一日晨起。見廁旁有遺囊。拾而閱之。中藏白金數百。因思是過客所遺。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當。一旦失之。有關性命。亦不可知。乃復歸廟坐待。午間果有人飛步而來。頓足搥胸。狀甚惶急。因問之曰。君得無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耶。屈曰有之。但須陳說不謬。方可還君。客大喜。為述若干封。若干數。是何銀色。是何包裹。果相符合。屈乃擕出付之。客見原銀大喜。願分半相贈。屈笑曰。君癡耶。予不拜君全惠。而乃貪其半乎。且君損半。又不能了大事。請即速去。勿誤我乞。客不得已。撿拾錠與之而別。丐至街口。忽見一垂髫女貌絕美。依父而哭。觀者如堵。因問於衆。或告曰。是曹氏負債者。將欲奪此女為償。故悲耳。問欠幾何。衆曰十金。屈聞怒曰。盤剝私債。凶惡如此。設欠官項。又將如何。且十金亦小事。何為富不仁。竟至於此。詎知債主在旁。聞言而怒。指屈問曰。似汝塡溝壑者。亦來說仁義耶。既出大言。可能為彼償否。屈慨然。即將前客所贈為之代償。取歸某之欠約而散。曹之本意。原在

女不在金恨屈破其姦謀乃賄捕役指屈為賊鎖屈送官吳縣陳公深疑其寃遣金客聞之立即奔縣代為昭雪陳公聞之喜曰此義丐也照反坐例重懲捕役並傳楓橋各米行至諭曰所有日收米樣俱著賞給屈丐免其朝夕沿門求乞之苦且為披紅令肩輿送歸於是此丐享日收石米之利遂漸延求名醫遇道者與乾荷瓣茅朮各藥煎洗不數日足病竟愈與常人等不十年間便居然置大屋娶妻室作富翁矣

僵尸

紹興有徐姓者新典巨宅書屋三間臺榭俱備為館師章生設帳所章夜讀至二更後忽聞東房啟窗之聲疑為暴客即於窗隙窺之見一少婦玩月登假山攀樹杪踰牆垣去疑是私奔行徑遂輟書息燭而寐雞鳴未曙聞樹頭簌簌有聲似是赴陽臺歸來者凌晨書童送湯沐至問之曰東房為何人住通內室耶童曰不通乃前業主封鎖之閒房耳章聞大疑因往觀之則門封鎖窗閉如故窺之內有靈柩停焉至夜留心觀察又復如是章因秉燭啟窗入觀則棺蓋斜起中空無所有矣章生乃將棺蓋代為扶起取易經折開密鋪棺上然後歸登樓視之及五更時見女從窗入覩易經而却步繞棺一週旁惶四顧舉頭見章知其所為拜而哀求章生笑而不許鬼曰若汝不下樓吾即上矣章仍不聽鬼物乃變作青面獠牙狀

騰踔直上。章遂眩而墜樓。不省人事。迨書童送茶湯至齋。遍尋章生不得。乃與主人登樓觀之。見樓下東房內似有人在。啟關視之。則章生與女尸並卧地上。撫之章體猶溫。因共擡出灌救。半晌始甦。述其所見。具呈於官。為之查喚尸親領埋。而尸親已全家遠出。因房無人看守。故為出典。至徐已三易其主矣。亦由僵尸為祟故耳。於是焚其棺。鄰家子患鬼病者。從此絕跡矣。

申氏自搒

張某為其子娶申氏女。成婚歲餘。伉儷甚篤。一日女癡迷不語。兩手直垂下。忽舉手合掌。八指交叉作搒狀。痛苦異常。呼號欲絕。自不能開。左右代劈之。不能動。即使有力者共劈之。亦莫能動分毫。亟詢其故。女則云有一婦人在我身後。使我至此。言未畢。更大呼。兩頰盡赤。似受批撻者。女不敢言。言則被搒更苦。惟呻吟而已。越時自開。八指皮肉紅腫。又半時亦平復。女言動如常。惟不肯明言其故。自是日必一二次。或三四次。其苦不可言。醫藥符籙皆不能治。至今猶然。不解其故。或云其女生性乖僻。在母家時家本富饒。女每餐以水牌點寫餚饌而食。稍不適口。即詈罵併器皿碎之。婢女進茶若指摯杯口。即碎其杯。而重笞其婢。以為手不潔。不可進茶也。其所著褻衣。若一經浣濯。即不再服。或云今之受搒是暴殄之報。其信然

子三百八十頁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歲。貌清秀。閉戶讀書。忽然不見。其家各處尋覓不得。一日忽從園中香櫞樹上飛騰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閒步園中。見一美女。從空飛來。挾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何上天。女微笑採香櫞葉一片。令我踏上。當即騰空而起。到一高山頂上。有石門數十間。門內有亭臺花草。無所不備。我問此是何處。曰溫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劉阮之事。況我雁宕又高天台一千餘丈。而可無佳話流傳人間乎。與我遂成伉儷。諸石門中。俱有仙娥來往。老少不一。所說言語。都是元經秘旨。不能記憶。但覺服食起居。鮮華可愛。我樂而忘返。忽昨日謂我曰。郎父親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歸祝。即妾亦宜同去也。又取香櫞葉一片。令我踏上。遂復乘雲而起。又到家園。其家人隣佑聞此信。來觀者如麻。忽聞異香撲鼻。空中聞簫鼓聲。果有一絕色女子。珠冠玉佩。在雲中。作叩首狀。每一跪起。則霞光四閃。百鳥皆鳴。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風一起。其女與其子已冉冉攜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此怪知禮。俟翁九十歲時。定與令郎再至也。

生魂入胎孕婦方產

金山縣有老農某月朔夢一青衣人似公差齎牒來語之曰子本月十七數盡應死因一生勤慎無大過死後即託生某家為子亦小康壽考無虞也故我先來告知便早處分家事屆期我來同子往投胎可也其人醒徧告家人悉以家事付兒子不數日處置畢拭巾待期而已至十二日夜忽又夢見前青衣來促之行農以未及期為辭曰我固知之第彼婦於初十晚偶失足致仆損動胎氣不能待至十七即於是夕坐蓐兒已產須生魂入竅乃能飲食今已三日君若不行彼不能生矣晨寤述其事於家人復安枕而歿

女化男

乾隆四十六年長沙西城之長安坊地名青石井有把總安姓者一女五歲與張守備家為養媳其姑遇之嚴少有忤輒鞭笞交下不勝其苦十三歲逃歸父家張向安索女安以女未及笄不願需養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備禮遣嫁張無奈聽之及女年十七婿亦長大張擇期以告安亦備奩具擬嫁女女知期近而畏姑嚴終夜哭泣向天叩禱求速死不願出閣母見女如此頗憐之曰汝徒哭泣求死無益若籲天能變得男身便可免嫁是夕女夢一老人手持三丸如彈大二紅一白納其口而去比寤後覺小腹極熱喉痛異常不一炊頃陽出於户竟成偉男項下結喉突起驚疑以告母驗之不謬安夫婦無子只此女一旦成男喜甚往

告張以事屬怪誕疑安捏飾稍婚控於縣時邑令山西冀公兆熊拘女到案驗之貌猶是女而陰頭鮮紅確係男子勢難行嫁命安將奩資貼張為代聘一女以予其子當堂令安女放脚薙髮脫珥著靴改男裝而出

人化鼠行竊

觀察王某以領餉到長沙邑令陳公為設備公館將餉置卧室內一夕甫就枕氣逆不能寐展側至三更忽梁上仰塵中有物作嚙木聲甚厲懸帳覘之見頂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墮地視之鼠也長二尺許人立而行王駭甚遍索牀枕間思得一物擊之倉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舉以擲之匣破印出擊鼠鼠倒地皮脫乃一裸人王大驚喊吏役皆至已而邑令陳某亦來視之乃其素識鄉紳某也家頗饒於資不知何以為此訊之瑟縮莫能對王即坐公館將動刑其人自言幼本貧窶難以自存將往沈於河遇一人詢其故勸弗死曰我令汝饒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則皆束皮成捲疊疊重列因隨手取一皮以出即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咒頂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誦咒二十四下向地一滾身即成鼠復付以小囊佩身畔竊資納於中囊不大亦不滿重也到家誦咒皮即解脫復為人形歷供其績年所竊不下數十餘萬王因問汝今日破敗前曾否敗露曰此術至神不得破敗曾記十年前我

見一木牌上客頗多資思往竊之化鼠而往緣木牌上突出一貓嚙我項我急持法解皮欲脫身逃而砉然有聲貓皮脫亦人也遂被執究所授受其人與我同師其術更精要化某物隨心所變不必藉皮以成因念同學釋我歸戒勿再為此已改轍三年矣緣生有五子二子已歷仕版一子拔貢尚有二子思各捐一知縣與之斂家中銀不足額探知公餉甚多故欲竊半以足數不意遭印而敗王因取皮復命持咒試之則皮與人兩不相合乃以其人付縣復訊定讞始去

唱歌犬

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犬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遍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喧聞四野縣令荆公途遇之命役引歸託以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為人也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以二人平素所習業曰我日則牽出就市晚歸即納於桶莫審其所為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於船上得出桶見二人啟箱箱中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一老人於內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公拘二人鞫之初不承認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

刑訊之。始言此犬乃用三歲孩子做成。先用藥爛其身上皮使盡脫。次用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瘡平復。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獲利。終身不知殺小兒無限。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為之。令作丐求錢。以肥其橐。即率役籍其船。於船下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塞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為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即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濕未能作屑。乃即敗露。此天也命也。只求速死。荆公乃曳於市。暴其罪而搒死之。犬亦餓斃。

韓鐵棍

韓舍龍者。山西汾陽人。貧無居處。在邑中破寺棲止。傭工為生。勇健多力。一日歸見寺門外卧一道者。詢知以病不能去。乃供養之無德色。如是三月餘。道者病愈。謂韓曰。感子厚義無以報。今行矣。平生畜有一物。食之力逾賁育。兼可致富。以贈子。七十二年後。終當歸我第子。富後慎勿納粟得官。徒耗壽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如拳。置掌視之。乃粉所為。納韓口中。方欲吞嚥。羊從喉中直趨而下。道者以掌向韓腦後一仆。韓即暈仆於地。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試舉耰鋤之屬。悉輕如草。次日仍往見主人。願居其家為長作。俾買鐵另鑄作器為鋤

地。其所耕十倍於人。日食米必三斗。他物稱是。主以其勤而力。甚愛之。一日令載煤五十斤。自他所歸。車歷土垣將下。騾蹶車傾。韓在後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動。主知其事。異之。詫其神勇。命隨標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盜。保標客二人與鬬。俱為傷死。韓手無械。拔道旁棗樹掃之。盜盡靡潰。皆獲焉。主自後即令押標販布。許分其餘息。不令傭作。韓乃鑄精鐵為棍。長丈有二。重八百斤。其用棍無法。亦無授受。惟恃勇力橫擊。無能禦者。江湖皆呼為韓鐵棍。盜賊莫敢犯其鋒。其棍載在車後。非八人莫能舉。而韓以隻手取之。輕如草然。一日至京師。方投寓。忽有人來訪。自通姓名。曰山東白二。韓素不相識。詰其實。如詢來意。曰我聞君善用鐵棍。曷以見示。韓指車後。令客自取之。客以隻手輕取而下。謂韓曰。君用此棍。不知傷幾許人。我仰其面。君試擊我。能傷我。則君果為神勇。韓不可。曰我與君無仇。何故以兵相戲。既與吾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即當斂迹歸田。不敢馳驅道路矣。乃環其食指。白以手鉤韓指。韓俟其指入。乘勢提而擲之地。白起曰。我山東劇盜也。一生無敵。今竟讓子。嗣後韓行山東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來如是二十年。韓分息亦厚。乃辭主人。不復作標客。主人猶載其棍行者二十餘年。韓歸里置田產。生有二子。課農為業。年逾七十。自在場上看麥。忽有一山羊自場出。衆咸以為晋地所產皆胡羊。此不知所從來。爭逐之。羊入一枯井中。衆欲入。韓

爭先跳下。見羊在井底。以手舉之。向上一擲。不覺身隨羊上。衆在井外。見有白氣一縷自井飛出。羊入雲中。韓坐地上。氣力兼無。共舁之出。尋亦無恙。然自是手無捉雞之力矣。始悟道士還羊之說。神力已去。又活二十餘年。至九十壽終。所用棍猶在韓莊。至今六十餘年無有能舉之者。

認鬼作妹

浙藩司吏夫陳某。喜飲而胆最豪。一夕巡伺垣牆外。時三鼓。月甚明。見一婦人年十八九。容貌頗麗。陳念官衙禁地。必無私約者。心知非人。姑戲之。乃往握其腕曰。子夜行得無覓佳耦乎。我為若婿何如。婦曰。我非人。乃縊鬼也。變其貌甚獰惡。陳曰。我聞鬼皆能改貌。卿即陋劣我不嫌也。鬼無奈。乃曰。子姑捨我。有錢十五千與子何如。陳問錢從何得。鬼曰。薦橋某錢莊有女。我明日往祟之。子須認我作妹。我教若與子錢十五千。其病即愈。但子得錢後。我在此勾當一二事。自後毋得再阻我。陳諾之。鬼乃去。明日午後。果有人來訪陳。且曰。汝妹為鬼太不良。昨日主人女出看戲歸。為其所祟。百計求解。云必欲尋其兄來乃去。故招子往。陳乃同往入門。鬼即在內。曰。吾兄至矣。大慟趨出。陳亦佯泣相抱而慟。已而鬼曰。吾兄貧無以為生。汝家富須與吾兄錢十五千作生計。我當去矣。店主人不得已。如數予之。女疾果愈。陳得錢

歸。不三日聞司廨中。果有婦人縊死者。蓋鬼求代。恐陳阻之。故行賄耳。

蟒過嶺

湖廣武岡州。有水路可達。有赴武岡任者。挈眷由水路行。一路皆灘河。兩山壁立。茂樹密菁。惟日午見日而已。一日舟行。闖上流灘畔。有人敲鑼鳴眾。詢之曰今日蟒過嶺。須停舟不得行。行則有失。問何以知之。曰我處燒山。向例有定期。蟒知之先期半月相率自南而北。俟北路燒山。則又自北而南。時正十月。蓋南路定期在初冬。北路定期在初春故也。其來日早。必有大風。以阻行舟。便其橫溪而渡。今早風大作故知之。問在何處。曰相離里許可望而見。俄頃風愈大。見兩山樹梢枝葉皆垂。露一蛇首。大如十石甕。徐徐自山下剪溪過。其頭入北山。尾猶在南山未盡。約計兩山隔溪河三五百丈。如是者一食頃始盡。一蟒過盡。又一蟒來。長皆彷彿。以次相接而行。其體亦遞小。一晝夜乃盡。土人云此黑蟒性皆純良。從不傷人。

食猴怪物名石獮

湖南至道州路有一山。高數百丈。千峯環列。中有濂溪講堂。山中最多猴。常出擾人。山腳居民數十家。皆漆戶也。山產漆樹。紅芽初茁。如香椿。食者多死。官為立石以禁。沿漆林而入。周遭五六里。隔一澗。過澗即入山徑。樵路穿雲。高可插天。吾鄉愛堂居士往遊。遠望崖側。有似

枯松其毛遍覆數里蠕蠕然近視之皆猴也屏息而過已歷其上俯視衆猴約有六七萬老少雌雄環集呦呦皆有哭聲亦莫測何故有頃忽見二猴自上崖來向衆猴搖手似禁其勿泣者已而悉起有扶老者有攜雛者皆緣崖左而上至經香臺畔俯伏屏息高下幾無隙地旋有大風簌簌動林木臺後出一獸純似猴而小高可尺許衆猴見之皆俯伏此獸躍上濂溪講座踞漆而坐推其身忽伸長丈許衆在下仰望不見其頂久之見一猴來跪其座旁自以雙手向腦後剝去其皮若供其食噉者愛堂尚欲再覘其異不料僕人遽怒起燃大爆竹震之響一發衆猴咸驚墜山下死者不可勝計其獸聞聲一躍直穿屋而出不知所在按異物志石猢如猴而食猴或即此歟

鐵牛法

湖南邑因論死秋決後例多暴尸三日然後埋入夜尸常不見官吏異之踩緝四出初以為其親屬私竊以葬訊之不承有武生某以事赴縣行至一村鎮牽馬飲於溪橋之下水中映有人影俯窺之則橋洞內水乾有一人閉目趺坐於中躡而就之見其襟襠間皆血污狼藉問為誰不荅因急趨出適鎮中有駐防汛弁告之守備殷某殷先入橋下其人見殷相近即飛左足將殷踢仆地後入者至救殷起覓其人已不見互相嗟訝而返是夕雷雨擊死一人

於橋柱側。衆往視。正昨日橋下人也。或云。此學鐵牛法者。可以代形。而終獲天譴。

妖術二則

江陰有士人。學法於茅山。有術能致婦人。用烏龜殼一個。書符於上。夜擁之而臥。少頃即見一輿舁一少婦至。或平昔有屬意者。皆可召來。其婦不言。與交媾。無異生人。天將明乃去。其去時必反繫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據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婁縣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術者。必令其人備衣裙釵釧之屬。須極華麗珍貴。乃可為天女服飾。言著天宮衣。不能履凡世故也。其來必在初更。須先掃淨室。屏絕人迹。道人入書符步咒。則天女始至。色果殊麗。異香襲體。人與交合。與世人無異。亦不言笑。天未明。道士來。又屏人書符送天女去。則衣飾皆帶去。無一遺存。與天女交者。皆無後禍。故其術頗為豪富家所重。即耗其貲亦不惜也。後乃知其常通妓女為之。道士素頎而長。將女裸縛於懷。以袍襲之。昏黑人莫能辨。屏人而出。諸懷。服其衣飾。偽為天女。紿客將曉。仍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飾。蓋死後其徒言於人云。

種蟹

盛京將軍某。駐劄關東地方。向無鱟蟹。惟將軍署頗饒。此物有異之者。請於將軍。將軍笑曰。此非土產。乃予以人力種之。法用赤莧搗爛。以生鱉連甲剁細碎。和青泥包裹為丸。置日中

晒乾投活水溪畔。七日後俟出小鱉。取置池塘中養之。螃蟹亦如此做法。按此法養魚經中載之。而不言能種螃蟹。據將軍言。則凡介屬皆可以此法種之。則是赤莧固蛤介中之返魂丹也。

扯雞膆救溺死人法

凡人落水淹斃一日內者尚可活。洗冤錄載有騎牛法最妙。而不知更有扯雞膆法。入水三日者亦可活。揚州各郡作排手。黃一謙沛縣人。隻身帶貨。無不獲利。積至百餘。悉以周濟貧之。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在北通州壩上落水已三日。撈起有長眉白鬚老翁云。用筆管套雞膆。先破一孔。插入肛門。扯出雞膆吹之。吹至三人。心口微動。老人曰。活矣。衆趨視忽失老人所在。又換人吹。果嘆氣而甦。

鳥獸不可與同羣

荊州寺僧某頗精禪誦。一日有獵徒獲一虎子。歸途憩寺門。僧勸勿殺。衆即以虎捨寺中。僧給以飲食頗馴服。隨僧起居。每課誦。虎亦從衆後作頂禮狀。課畢乃退。日漸長大。客至方丈虎伏座下。初甚駭怖。繼察其狀無惡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訪僧。入方丈與僧以足蹴虎令去。曰。毋驚我佳客。虎作欠伸狀。瞪目而視。良久始出。已而又來伏脚下。氣

粗而有喘聲。客愈恐。僧以手批虎。又瞪目視良久。一若有所思狀。僧以足蹴之。乃去。俄而又進作怒容。直前一口啣僧頭而去。僧猶坐而不仆。寺中人見虎口有血。奔出山門。乃共逐之。入深山去。卒不可獲。

拘蛇

江陰章燕橋言。有南客館京師。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强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三尺許。踞其兩端如箭鏃。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中。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諸色俱備。衆咸詫所未見。最後有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憮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衆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咒嚙舌血噀之。黑蛇始去。顧衆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可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用繩束其身。捆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籤置手旁。促衆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其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客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為氣躡入其腹中。如是數十次。氣亦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金香一枝

富民某。聞某寺有老僧。德行頗高。延請至家。供奉一室中。朝夕頂禮。即香柱香爐之內。無不以金為之。一日僧於靜室中入定。忽見彩雲飄渺。異香滿室。有二仙女將一蓮花座來曰。我奉西方佛祖之命來迎。僧自顧功行頗淺。懼不敢往。仙女催促再三。且曰。若不去。我無以復命。僧乃取瓶中香柱一枝與之。始冉冉而去。明日主人家產一驢。墮地而死。奴僕輩剖食之。腸中有金香一枝。驚白主人。僧不知也。即主人亦不知金香柱為供奉和尚之物。後偶於參禮和尚時。主人談及此事。和尚大驚失色。始以向夕蓮花相迎之事。告主人。亟看瓶中已少一枝香柱矣。蓋無功食祿。天意所忌。故使變驢以報也。

小僮遇女鬼

鎮江梅甫族弟家僮小童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書樓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後。遣其樓下取物。遲至一更不來。即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樓往看。遍尋不見。於是急呼衆家人尋覓。尋至第三進小室內。見其伏臥桌下。頭戢於椅腳內。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薑湯灌醒。問其原委。云我下樓梯。至中間見一奶奶。將我攙至堂前。我欲叫人。他將手卡我頸項。我即不能言語。此後如何關門。如何來此。我總不知。於是令其安睡。次日亦無他恙。越至次年五月

望見前渠卧書樓下廂屋內。時約二更許。月明如晝。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觀。奴云去冬撩我的女人又來了。我駭怕將帳門捫緊。他與我扯奪不開而去。我急叫人。他又轉來。我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叫。他見人來。遂不見了。問此女人模樣。云身穿藍衣。面甚標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復又生事。遂將小童遣去。此後安然無見聞矣。岸夫姪親為余言。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為懷慶府太守。天久雨。黃河水發。直灌城中。公與屬員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數丈。竟不能歸。餓三日矣。除禱天之外。一籌莫展。忽見一黃衣者帶笠乘舟而來問曰。汝等欲使水退。須當問我。公即問之曰。可取懷慶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即退。問其姓答曰我姓黃。言畢遂去。水隨其舟。漸漸流下。高阜離署數十餘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內。無人能往。正彷徨間。有家人陳姓者。曰小人能識水性。願往。公欣然遣之。令其人頭頂葫蘆。放書其中。泅水到署。見二老登樓哭泣。得其信大喜。即取匾投水。登時水遂退。訪之里人云。某處有黃將軍廟。想懷慶一府應遭此刦。投其匾於水。算已應此刦故也。公即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見云。

三王神請醫治臂

1362089 I242·1 39

歸安有名醫湯姓字勞先。門外挂一匾。云凡求醫者。非先送十金不治。一日聞外有鑼聲。出視。見一大沙飛船泊其門外。頃有一人登岸。從者手捧一大元寶。自言王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傷。特來求治。醫即與膏藥貼之。拱手而去。醫送登舟。照舊鳴鑼開船。旗上書三王府三字。須臾不見。醫歸家。見桌上元寶。乃紙元寶也。大驚曰。此乃東菱山之神。明日即著冠袍往拜。見神左臂上膏藥猶在。旁有一死蠍存焉。

續子不語卷十終

清沈起鳳著

諧鐸

諧譯提要

詞藻羅胸傾筐倒篋而出之每事附以論斷用懲用勸亦莊亦諧淳于君隱語見長滑稽動聽東方氏微辭慮諷俳笑優爲自有千秋莫消稗官野史喚醒萬衆如聆暮鼓晨鐘

敘

予東鐸祁昌與　薲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為鐸而薲漁以有聲為鐸予之鐸以鐸為鐸而薲漁以不鐸為鐸蓋予不善諧而薲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幷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徧徇何况於諧予曰干卿甚事薲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薲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於意云何薲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諧耶鐸耶其薲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薲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蘿山鬼雖屬寓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干寶搜神齊諧志怪更馳情乎幻渺覺涉筆於荒唐　贊漁大凡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傳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呂盡樂皈依有裨人心無慚名教藻初遊宦海舊托名山匏既繫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離案牘笑啟巾箱閒詣經帷偷翻枕篋得預元亭之祕盡窺鄴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諾臯垂記董仲舒之嗜學繁露名篇惟得綆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鞅掌於簿書乘五夜翻兎園之冊君主持夫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時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謹序

諧鐸目錄

卷一

狐媚 虎癡 雞談
獺祭 蟻封 龜鑑
兎孕 雉媒

卷二

屛角相郎 筆頭減壽 討猫檄
祭竈文 隔牖談詩 垂簾論曲
考牌逐腐鬼 妙畫代良醫

卷三

嬌娃皈佛 窮士扶乩 老面鬼
遮眼神 燒錄成名 讀書貽笑
鏡戲 帖嘲 一錢落職
兩指題旌

卷四
酒戒　色戒　財戒
氣戒　俠妓教忠　雛伶盡孝
匄婦殉節　營卒守義　桃夭村
荆棘里
卷五
惡錢　奇婚　洩氣生員
換形乞匄　菜花三娘子　草鞵四相公
訟師說訟　名妓沽名　泥傀儡
石贔屭
卷六
上清宮除妖　森羅殿點鬼　蘇三
葛九　奇女雪怨　達士報恩
夢中夢　身外身　香粉地獄

面目輪迴　能詩賊　識字犬

卷七

有根女　無氣官　鬼婦持家
鄙夫訓世　蟲書　獸譜
黑衣太僕　巾幗幕賓　鮫奴
犬婢

卷八

棺中鬼手　鏡裏人心　孟婆莊
十姨廟　車前數典　騾後談書
死嫁　生弔　術士驅蠅
壯夫縛虎

卷九

嘲吳蒙　賽齊婦　村姬毒舌
醮婦冰心　地師身後劫　節母死時箴

頂上圓光　掌中秘戲　眼前殺報
腦後淫魔
卷十
道人神相　和尚婆心　蟪蛄郡
蟯蝍城　鬼嫖　神賭
夢裏家園　命中姻眷　臭桂
祥鵜
卷十一
老僧辨奸　青衣捕盜　正士驅邪
惡客除淫　芙蓉城香姑子　掃帚村鈍秀才
三杖懲奴　斥言保赤　盜師
鬼婿　書神作祟　病鬼延醫
卷十二
南部　北里　貧兒學謟

才士懲驕　卜將軍廟靈籤　况太守祠僊夢
怕婆縣令　搗鬼夫人　呂仙寳筏
大士慈航　奎垣真像　天府賢書

諧鐸卷一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寧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因暑月燠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寧笑曰。是何傷。狐所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應而去。飯後臥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寧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囅然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為勤學死。寧起叱曰。騷野狐曳尾道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為譏議。寧曰。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訪先人於骸廬。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寧曰。是誠有之。但汝輩篝燈弄謊。臥榻宣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美其仁。穴則知雨。漢儒尚缺其智。況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寧凝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為不足齒之傖。今聞高論。願為書友。女笑諾之。晨塗暝篤。日共校讎。

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寧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睇。杏靨微紅。甯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甯感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寧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甯深以為然。遂擯棄丹鉛。日與女團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沈綿牀褥。友復過之。寧漸吐其實。友歎曰。君中媚人之毒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譎。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甯憬然悔悟。友急喚與人。星夜舁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甯病瘵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鐸曰。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娥。有姝色。父與豪右某爭田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

手。誰為父復讐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髫齡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讐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母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母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變色卻走。虎徘徊瞻眺。殊無惡意。母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頷之。母曰。蒙君仗義雪我前讐。煢煢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為。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儷。況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婿為活。汝為地下人報怨。獨不為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彫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衾裯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菟裘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匳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銜鹿脯以進。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為常。而母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遇虎禮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母欲為擇壻

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況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柩堂上。虎忽嘷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銜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母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兎。存卹其家云。

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傲。是爲眞傲。傲而能癡。是爲眞癡。

雞談

吳郡婁門外雞坡。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爲業。有稅翁者。豢雌雄兩頭。一夕聞墻下喧呶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蒙主人豢養。數米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則究頸。懼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蟲。籠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況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窗下清談。否則溝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惜。尙得牛刀一試。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眞所謂但知雌守。未覩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逖聞我而著先鞭。燕丹放我而脫奇禍。至於齊宮驚夢。用佐賢君。楚子乘車。不愆兵法。

奇功偉烈。炳耀千秋。此因饑以夜不失時。尊予為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為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自今以後。請先予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奮。當使望氣者尚求其雌。而天下羣雄聞風卻步矣。雄者踈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為不祥。殺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况其位之不當乎。罹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究蹶。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予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獺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獺。一日遊於北岸。過林中之鷸。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鷸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曉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獺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结魚之肆者。鷸曰。吾聞君毆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獺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鉤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猿有脆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使予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鷸曰。然則奈何。獺曰。我所

以敺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戕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為無恙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廉之說也。鸕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戇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鳩以婦守。雁以奴巡。杖鴝以倒掛而善防。鸚鵡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鴿依佛塔之鈴。烏傍賈船之檣。種種機心。弋人何慕。一時迭起於前。不於此時盡擒其羣。而縱之遠逝。不亦悔之晚乎。獺曰。君之志則大矣。然何如留無盡之藏。為他日屬饜地乎。言未已。百鳥橫空而來。鸕攫得四五頭。餘皆竄入林中。鸕意不能舍。奮翼逐之。適射生兒潛伺於側。伏機一發。鸕先貫項而死。獺哀其愚。設祭於江之北岸。招魂而告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惟我與爾。以救為田。廉則寡取。貪則同捐。何子不悟。齎恨重泉。吾今綴業。濯手江邊。甯枵其腹。勿喪其元。貪人敗類。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請視此鸕。

鐸曰。聚族而殲。鸕則毒矣。而欲貪故廉。獺之陰謀更毒也。乃天獨報於鸕。而不報於獺。豈咒魚入鉢。佛門所不禁耶。亦江頭懺悔之功也。

蟻封

吳俗因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賈老者。業此三十餘年。家小泰。買竈下婢。生一子。乞孝

廉褚紹推算之。褚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賈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褚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蝎號將軍。螢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況道在螻蟻。蒙莊羨之。所望蛾子時術之耳。賈不知其戲。述孝廉語誇示同儕。衆舉手賀曰。淳于棼燒到指頭香。帶挈百萬螻蟻一齊升天矣。賈大喜。日以封翁自負。兒性憨。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問曰。令郎讀左傳否。賈曰。左傳已熟。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初。賈恐前言不驗。復質諸褚孝廉。褚笑曰。雖有貴命。何其速也。蟻五年而黑。十年而赤。三十年而白。是有定數。子姑待之。賈唯唯。後兒日荒於賭。漸至廢學。會八旬壽誕。衆客登堂稱祝。褚亦在座。賈復理前說。褚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賈問何銜。曰中人科中人。陞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衆客鬨堂。予亦匿笑。褚曰。汝他年得叨父蔭。不作茶館大使。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鐸曰。吳人誚官卑曰螻蟻大。前程然。畢竟前程亦從螻蟻上來也。豈必西京試中。勢通館閣。南柯夢裏。嘗將侯王。始識前言之非戲哉。賈老之不驗。殆所謂蟻慕羊肉。羊肉不慕蟻耳。添園吏之言。更刻於褚子。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求田問舍。富甲一郡。同業者爭謁之。叩其挾何妙訣而所投輒利。適階下龜。楚楚而來。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龜。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龜法。若是班乎。曰。非相法之班於龜也。風鑑一道。行之最難。必現龜身而說法耳。衆請竟其說。曰。我等挾術以游。不借大人先生之力。何能到處逢迎。某翰林某閣部。飫其家奴。納交門下。此名靠背硬。蓋龜之恃以衛身者。全在此錚錚鐵背耳。龜入門最難。朱門高檻。誤趨則蹶。我鑽得三尺薦函一行名帖。以作先容。此名趁腳進。得門而入。無傾跌之虞矣。其入門也。趾高氣揚。固為貴人所惡。脅肩諂笑。亦為僕輩所輕。必蹣跚徐步。厚重不佻。如龜之曳於塗者。此名扯架子。前果後猶。左倪右若。皆龜之體也。繼而談相。偶然適中。則學龜之昂頭擺尾。自鳴得意。此名軟大圈。便會其意者。如相法既神。酬儀宜倍。如言不中窾。則學龜之卷尾縮頭。悄然而遁。此名便好休。有慕我名者。且留作後圖。再高聲價。他如容需不必求寬。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旅飯不必茹葷。如龜之伏土。便能果腹。龜俯者有靈。遇忌我者必鞠躬。龜藏者無息。遇罵我者且忍氣。結二十八宿之黨。用七十二鑽之技。六時盡瞎。四足猶忙。由是龜窟反為金穴。而風鑑之道行矣。此吾所以悟

道於龜者也。爾等盍以龜鑑。衆齊聲歎服。而堦下龜。仍躄躠而去。

鐸曰。嘗讀史記龜策傳。而知南辰北斗之說。爲卜者言之。而相者不與焉。適此君悟道於龜豈李固足履龜文。李嶠耳傳龜息。亦相經所載者乎。舍我靈龜。何以相天下士。

兎孕

俗傳孌童爲兎。不知始於何時。襄陽韋生豪族也。寵姬四人。分四院以居。後眷一童。名粲兒終年不履內院。日與粲兒坐書室調笑爲樂。又得仇十洲所畫左風懷祕戲。按譜行雲。照圖作雨。後庭花滿。視温柔鄉不在釵叢中矣。西院姬名阿紫。美而黠。與粲兒通。而韋不知也。一日韋他出。阿紫出簾下招粲兒私語曰。自與君接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主人經年不御。倘一旦臨蓐。諸婢子持我短長。寧仰藥以求死耳。子盍爲我計。粲兒曰。我籌之熟矣。斷不誤卿。亡何。韋自外歸。與粲兒共朝膳。甫一舉箸。顰眉捧腹。忽作嘔逆狀。韋急起擁之曰。昨晚花陰露坐。脫卿半臂。以致寒侵玉骨耶。粲兒曰非也。自蒙君寵愛。懷娠者三月餘矣。韋大駭。繼而笑曰。雄雞抱卵。牡馬生駒。今古未聞。子勿以此相戲。粲兒曰。君不知耶。我見君中年乏嗣。而又棄彼膏壤。耕我石田。何日芝生蘭茁。因私禱諸海棠祠下。願得轉男作女。爲君延一綫之祧。今果神明鑒察。早晚爲君抱子。而猶以我言爲戲乎。韋大喜。拍背而語曰。不入兎穴。焉得

兎子。從此守株而待。不必更營三窟矣。由是日復一日。將及阿紫分娩之期。粲兒曰。生兒外寢。殊不雅觀。乞移我於內室。韋商諸他姬。皆負氣不允。時阿紫托疾臥繡榻中。招韋與語曰。自君貪戀頑童。三年不踐閨闥。今急而求之。無怪渠不應也。如欲居我西院。君必裹足如前。無許往來蹀躞。俟彼兎身後遺事可也。韋笑曰。汝擯我作門外漢。意欲藏盜於室乎。阿紫曰。彼弁而釵者。直可認作姊妹行耳。君如見疑。我亦何必瑣瑣。韋出與粲兒語。粲兒曰。此善策也。男兒生產。本駭聽聞。今移我於西院。一旦臨盆。假言是紫娘所出。不至紛騰物議。貽後日佳兒之玷。韋亦拍掌稱善。遂移粲兒於西院。自乃獨宿外廂。一夕傳言粲兒腹痛大作。急喚家人往招收產。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越半月。粲兒綳嬰孩而出。視其儀容。與粲兒酷肖。呼之曰。似娘兒。而不知實似其父也。因粲兒無乳。屬阿紫以米汁飼之。而終日乳香噴溢。韋亦不詰其所自來。一切瑤環繡褓。皆取給於阿紫。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抱入閨中。百方調護。韋以為不妒。轉羨其賢。嘗戲謂粲兒曰。兎生鳥覆。真癡兒之福也。粲兒亦戲曰。撲朔迷離。雌雄莫辨。君亦顧兎而未能相烏者矣。後韋以淫慾無節。中道而殂。諸姬星散。粲兒與阿紫竟成夫婦。俟兒成立。收其遺產。遷居冠蓋里。稱富室焉。

鐸曰。男子後庭生育。天下可廢婦人。俞華麓乃戲言耳。愚者以戲為真。卒至兎窟初成。鸞巢

盡覆。舐豪而孕。實忘蹄者成其獲也。愼子曰。積兎於市。過而不視。其齊家之微義乎。　花下卯宮。草間兎種。怪父兮生我。誤踐其形。學母也天只。別通其竅。將乾代濕。化臭為奇。失肩背於當場。帖腹心於暗室。海底奮探珠之爪。翻則為雲。腦後下刺繡之鍼。覆堪作雨。於是好龍狎客。鑽李狂徒。玩稚子於股間。屈英雄於胯下。偷開寶庫。虛張陽貨之弓。巧借南風。直送滕王之閣。始則拾人餘唾。鑿鳥道以塗紆。繼且困我垓心。穿魚腸而甲透。羞異女兒浦口。橫決紅潮。正喜童子場中。倒搴赤幟。深入不毛之地。幾忘傷股之凶。歷黃花谷之路難。攖黑松林之樹。倒拔篙而去。漁父出桃源洞乎。摩頂而來。居士聞木樨香否。而且華元棄甲。攪亂于思。輩老閉關。郎當禿箭。迴看鴻溝水溢。難尋廁上茅公。忙將祕篋符偷。權代床頭陳媽。真貽羞於牛後。亦見嫉於蛾眉。嗟乎白面郎君。袞袞穿褌之蝨。黑髯公子。紛紛帶刺之蜂。妾婦道窮。男兒氣喪。所望鞠躬而退。出窮袴于車中。無復背道而馳。等牽船於岸上。服上刑則斷其雞尾。敢效被底鴛鴦。從末減則卻彼蒸豚。任泣河中魴鯉。蓋因小人難養。況兼女子身來。須知鑿井徒勞。還是耕田計穩。毋使艾豭入室。盜我婁豬。以至狡兎突圍。牽其犬子。前車可鑑。早隄防東閣之奸。後戶難開。莫輕啟北門之鑰。

雉媒

太原穆翁。恭烏爲業。七十而鰥。慨然作求凰之想。而百計央媒。無一報命。敦促之。人笑曰。乘龍嬌客。盡擇英年。今髮欲黑。而君反白。面欲白。而君反黑。是誰以繡閣嬌姿。侍老壽翁杖屨耶。翁大恚。取籠中鳥盡放之。負氣出游。一日竄叢谷間。四圍蒼莽。無可問塗。忽有白雉。矯翼而飛。投山南而去。翁蹟之。山盡處。倏有村落。槐陰葱茂中。亞字墻垣。連亙百步。左則園扉洞開。翁疑爲大家宅第。不敢通謁。潛身而入。有四女子笑語而來。曰。今日天氣晴佳。盍一作蹹竿之戲。羣紅攀緣連次而登。一女子著退紅衫。綠衿翠袖。背花不語。衆曰。阿鶯癡耶。昨桑夫人作燈花卜。一頭四蕊。謂我等今日必有奇遇。然風流嘉會。彼此同之。汝何先爲癡想。正嘲笑間。瞥見翁。翁藏身花下。譁然曰。紅鸞未照。南極星犯花宮矣。翁初入釵叢。心搖目眩。欲自陳蹤蹟。又拙於語言。但倚花呆立。撚弄白髭而已。內傳言。桑夫人來。四女子捨翁環立。夫人問曰。嬌客來乎。衆曰。那有嬌客。只有老物。夫人指翁笑曰。此即汝等婿也。三女子不顧而唾。迴身盡散。獨阿鶯依依夫人肘下。夫人曰。鶯兒頗有慧心。勿學癡婢子以貌取人。與人拗氣。因導翁入內室。笑謂翁曰。若輩少昊氏之苗裔也。瑣尾流離。鵲寄於此。與足下夙有機緣。敬占鵲喜。竊附鸞交。願足下勿以鳩盤爲醜。而且作待闕鴛鴦也。翁唯唯。於是鳳頭鐙照。鴨舌香燒。孔雀屏前。與阿鶯明成嘉禮。三女子伏屏底以窺。嗤嗤匿笑曰。好箇鶺鴒佳壻。絕似韋家

郎揀得碧鷦雀耳。明日夫人出紫椹凡一合。付阿鶯贈翁。翁啖之。三日而盡。不半月。面黑者盡白。髮白者盡黑。頦下鬚亦墜落無遺。攬鏡一照。髣髴三五少年時也。三女子聞之。攜酒稱賀。綵衣翩若。軟語鉤輈。叩其名。始知長爲鷦娘。次翠娘。三燕娘。燕娘體最佻。好張雙袖作迴風舞。又或故作欹斜。投入懷裏。翠娘亦時拂衣裄以逗引之。鷦娘稍矜重。而緣酒迷心。亦復戲彈脂血。倒掛蓮鉤。夭態游詞。百般交作。翁方新負少年。左偎右抱。幾欲先弄大姨後弄小姨。鶯娘意不能堪。指翁而誚之曰。汝初得斷梟續脛。遂欲一箭雙鵰耶。三女子亦作色曰。半箇月新婦子。便學作護窠雞。豈我輩鴟鴞。遂毀爾家室乎。鶯娘拂袖而起曰。始則啞之。繼則餂之。眞烏合之衆也。我不能食倉庚炙。爲爾等解妒。燕娘曰。汝勿弄如簧之舌。我涎涎翹尾張公子且曾見慣。肯借鄰烏覓華胥之夢哉。翠娘曰。醋娘子亦太作喬。姊妹閒不過作蘭茗之戲耳。鷦娘曰。渠既自啄其肉。我等不如歸去。曳其袖悻悻欲去。而夫人卒至。曰。汝等皆不整羽毛者也。嫌老則獨讓鶯棲。愛少則競圖鳩占。本應威同鷙逐。姑念孟家鴻案。共有前緣。鶯兒且拗冤作德。釋怨同歡。自今伊始。弋雁翺翔。毋得再生謠啄。三女子雀躍而前。齊聲謝過。夫人亦去。競酌酒爲鶯娘陪禮。笑曰。我等鶉背撩人。幸妹子無忘鳳諾。鶯娘亦曰。但得阿姊始終翼覆。妹何敢獨效于飛也。翁聞其言。格聲一笑。衆曰。汝圖一箭雙鵰。今得一衆四鳳

恐水中鸂鶒。咲不償幾許天鵝肉耳。自此日則比翼。夜則交頸。四女子從無閒言。忽一日夫人失色而來曰。大樹傾矣。速遣郎回。四人握手嬌啼。不忍遽別。夫人遣素衣婢促之。鶯娘曰。甯同萬死碎羽翼。不忍雲開兩分張。真我今日之謂也。翁亦戀戀不行。婢曰。我送君來還送君去。強留無益。恐同被覆巢之禍耳。不得已。垂涕而別。出門數武。迴見宅第全滅。但見桑樹一株。垂陰半畝。有伐木者執斧其下。四鳥集桑樹間哀鳴悲噪。方欲詰諸其婢。轉瞬化為白雉。騰空而逝。因念桑夫人之德。哀諸伐木者。留其株本。間道而還。

鐸曰。如皋一射。賈妻含笑。則雉之為物。專調停人閨閣事也。然牧犢子七十無妻。未嘗感其雉朝飛一曲。為之作合。若穆翁者。殆由開籠放鳥之德歟。

情魔書癖兩相纏。殢我溫柔預為先。何似語言文字外。一齊解脫野狐禪。

銷磨傲骨為情癡。掉首歸來好自持。冷笑丈人峰下客。年年畫虎買臙脂。

長舌傾城可奈何。由他子夜盡情歌。伏雌畢竟操刀割。輸與雄雞斷尾多。

昨宵有獺哭江濆。楚些聲中不忍聞。多少負夫林下葬。題詩何處弔秋墳。

鳳誥鸞封志未灰。莫嫌村老太癡獃。腰間金印懸如斗。都自南河郡裏來。

不作朱門白項烏。願甘曳尾辱泥塗。黑衣參透麻衣訣。許負先生也負圖。

迷離撲朔不堪題。詆却雄豪且並栖。狡窟營成香閣閉。可憐得兎已忘蹄。
雉子斑斑翠尾張。鰷魚引到合歡堂。楚人路上如相遇。莫惜千金買鳳凰。
受業洪詔恩謹題

諧鐸卷二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屏角相郎

緗琯江陰貧家女也。工詞翰。兼好讀相人書。決人禍福多奇中。年及笄。母氏將字之。緗琯曰。兒相薄。不宜主人中饋。母誠愛我。但賦小星可矣。母以其言多中。許之。而爭聘者日踵於門。母氏令從簾隙以窺。俱不當意。母曰。癡婢眼太高。若輩中當無一有福兒郎耶。緗琯曰。非此之謂也。母詰之。淚盈盈欲下。遂置不問。澥溪洪生。才士也。愛君山之勝。客於江陰。聞緗琯名。登堂求聘。緗琯適簸錢屏角。望見之。入謂母曰。堂上客真兒偶也。母出見。諾之而去。緣問曰。是子相若何。緗琯曰。氣清骨秀。非紈袴中人也。然太清則薄。太秀則削。恐不永年耳。母愕然曰。彼既不壽。汝何獨有取也。緗琯泫然曰。兒昨攬鏡自照。柳眉侵月。梨靨添渦。三年後必合孀居。郎相不利建寅。是真短緣適合。違之不吉。母氏幸勿憂也。繼而洪別營金屋。擇吉以禮迎之。結縭以後。相得甚歡。洪善繪事。長箋短幅。酬應不遑。甫一脫手。緗琯即題詩其上。猶記其題並頭蓮一絕云。水雲鄉裏見溫柔。多少癡娃蕩畫舟。江上孤鴛勞寄語。背花飛去莫迴頭。傷心之讖。見乎詞矣。一日坐花下折短箋作觴政。有並蒂花並頭花連理花葉底花諸名

色拈得者道蘼經兩句。合意者酬以香茗。否則罸兩指擊腕爲罰。緗瑁拈得並蒂花。曰。庶幾夙夜。妻子好合。洪眠而笑曰。夜合一語。妙出天然。眞慧心人也。繼拈得並頭花。洪曰。宜爾室家。男子之祥。緗瑁曰。宜男有慶。彼此同之。如卿言。亦復佳耳。復拈得連理花。緗瑁曰。道阻且長。春日載陽。洪曰。長春兩字。連理成文。亦巧合矣。又拈得葉底花。洪曰。役木丁丁。其香始升。緗瑁笑曰。木香國登花譜。君何以第二字聯合。洪笑曰。此乃所謂葉底花也。已而問曰。卿前言並蒂花。不知三百篇中。尚有幾許。緗瑁曰。駕彼四牡。顏如渥丹。朝宗於海。蔽芾甘棠。想盡之矣。洪曰。我尚有一聯。緗瑁請聞其說。曰。亦孔之將。彼黍離離。緗瑁愀然曰。花前偎倚。歡會正長。何至說著將離。倚欄凝立。凝眸欲涕。洪方溫言勸解。而家中催歸符至矣。迫於父命。不獲已。草草束裝而別。緗瑁自洪之去。妝樓長閉。粉匣都收。終日對鏡沉吟。自覷氣色。一日擲鏡大哭。急呼母氏。爲製線經。母曰。兒癡矣。洪家郎去後。且無一紙病書。何以決其必死。而作此不祥之物。緗瑁曰。以兒氣色徵之。斷不爽也。母終不許。易以練裙素服。而個中日夕。惟以眼淚洗面而已。不匝月。訃音果至。毀容絕粒。幾不欲生。有客將洪父命。憐其少寡。郵以數百金。勸令改適。母爲諸女。緗瑁毅然曰。是何言。我報郎於生者日短。報郎於死者日長。且我之爲孀婦。於相信之我。之爲節婦。亦於相信之世。有面冷如霜。心寒於雪。而作東風別嫁者哉。

客驚歎而去。述諸洪君之父。大題之。遂買舟具乘。逆歸於家。妯娌閒有乞其談相者。緘口不道一字。族中子弟。知其能詩。競出素練索句。俱以病辭。曰女子有才。終歸無福。舊時結習。蠲除盡矣。惟小鬟竊其題洪君遺畫傳示其姪詔恩。得二十八字曰。澹紅沓白滿欄杆。一段春光畫裏看。展向秋窗渾不似。梧桐庭院十分寒。此雖吉光片羽。而讀之者。亦可哀其志矣。

鐸曰。唐書載袁天綱相岑文本曰。舍人文才必振海內。而頭有生骨。恐至損壽。今傳此法於閨中。以爲擇壻張本。姻緣適合一語。卓然定鑒也。苟廣其術。潘騎省寡婦賦可無忽以捐背之恨。

筆頭減壽

中州女子鄭蘭芬。幼失怙。母鍾愛之。日令坐書塾中。牙籤錦軸。縱橫滿案。母常戲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但牝而不牡耳。蘭芬答曰。只要馳騁詞壇。猶勝劉家豚犬也。由是閨閣才名噪閭里。黨嘗作錢卦曰。錢利用貞。象曰。錢方正位乎內。圓正位乎外。方圓正天地之大義也。錢有孔方焉。家兄之謂也。兄兄弟弟。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錢運亨。運亨而家道定矣。象曰。金自火出。錢君子以內有物而外有光。初九。閑有錢。悔亡。象曰。閑有錢來。未正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藏也。九三。錢神嗃嗃。悔厲吉。錢奴嘻嘻。終吝。象曰。錢神嗃嗃。

將失也。錢奴嘻嘻。失家業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積在德也。九五。君子有錢。勿恤吉。象曰。君子有錢。交相愛也。上九。有官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發身之謂也。睨香徐孝廉載入蕉窗賸話。談者艷之。婢阿康。性慧黠。一日擷花園亭。久不至。蘭芬遣其弟五兒蹟之。知為僕廖二所窘。復仿五子之歌。作規婢書嘲之曰。阿康尸位。以逸豫荒厥職。同人咸貳。乃盤遊無度。戲於寂寞之園。有窮廖二。因人弗見。狎於庭。厥弟五兒。奉主命以從。徯於園之次。五兒大怨。述主人之戒。以作歌。其一曰。齊家有訓。人可勤。不可怠。勤惟家本。本固家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不聽予。一時兩失。禍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爾衆。懍乎若鐵索之馭六馬。為人下者。奈何弗慎。其二曰。訓有之。內作盜荒。外作淫荒。甘懶嗜頑。鑽穴踰墻。有一於此。未有不亡。其三曰。惟我高堂。有此義方。汝悖厥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巍巍我主。一家之尊。有禮有法。貽厥後人。吟詩誦賦。昔人則有。荒墜厥緒。誨淫絶恥。其五曰。嗚呼急歸。予懷之悲。人實誑女。女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苟悔厥過。來者可追。其巧思慧舌。大率類是。一夕坐燈下。作香粉春秋。未及數行。腕穌體倦。伏几而寐。瞥至一殿。殿上横一金額。曰。六經天文章處。一人冕旒端坐。儒冠者數輩。校書兩隅。一人捧冊上曰。此揚子雲擬易。上座者曰。易自商瞿至田何凡歷五傳。王弼主理。京房主數。總未盡探其奧。若輩何能妄擬。且渠已屈

身新弄。雖有草元奇字。不足觀也。又一人上曰。此張霸僞書。上座者曰。書自出魯壁。古文不傳久矣。梅賾二十五篇。略存其似。張霸何人。輒敢妄作。又一人上曰。此東廣微補亡詩。上座者曰。命義選詞。亦頗不乖詩教。然魚游清沼。鳥萃平林。純是晉人口角。何得妄擧風雅。又一人上曰。此劉歆集禮。上座者曰。河間贋本。辨者實難。考工一記。明是漢儒私擬。以補冬官闕略。又一人上曰。此何休春秋傳。上座者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直妄人說夢耳。又雜陳删魯論。非孟子等書。上座者勃然怒曰。擬莊反騷。尚屬小儒弄筆。乃割裂聖經賢傳。妄肆譏彈。當付拔舌獄。以彰孽報。言未已。一人趨座匍伏。上座者曰。鄭夾漈爾欲何言。逡巡而對曰。康成輔翼聖經。自謂有功名教。不料閨中末裔。點竄經文。作爲游戲。奈何。上座者曰。此侮聖人之言。罪宜加等。但念閨閣無知。折其壽算。以贖前愆。時蘭芬潛伏殿外。聞其言。心驚魄悸。下堦一蹶。豁焉夢醒。燈下燒其舊稾。深自懺悔。後字同里某生。嫁前三日而亡。實侮聖言之報也。我輩以文爲戲。能不舍旃。

鐸曰。酒是先生饌。女爲君子儒。粲花妙舌。艷絕千古。然世上演牡丹亭一日。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安知非此椿公案發也。吾家湘人曾作閨中月令。有口脂解凍。簾衣化爲鉤。衣潤溽暑。粉雨時行等語。亦見慧心。而紅箋猶濕。黄土旋埋。自貽伊戚。夫復何尤。附記於此。爲之一

討貓檄

門人黃之駿好讀書左圖右史著諸南面百城豢一貓用以防鼠視其色班斕如虎羣以為俊物置諸書架旁終日憨卧喃喃吶吶若宣佛號或曰此念佛貓也名曰佛奴鼠耗於室見佛奴始猶稍稍斂蹟繼跳梁失足四體墮地佛奴撫摩再四導之去嗣後衆鼠俱無畏意成羣結隊環繞於側一日躡肩登背竟嚙其鼻血涔涔不止黃生將乞刀圭以治予適過之叱曰畜貓本以捕鼠乃不能翦除是溺職也反為所噬是失體也正宜執鞭箠而問之何以藥為命生作檄文討之予為點定其檄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巽懦貌託仁慈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短花陰晝懶不管翻盆竹簟宵慵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魔母之宮疊背登肩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傀儡登塲無聲無臭優柔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闍羅怕鬼掃盡威風大將怯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實為縱惡之尤誰生厲階盡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入犬牙之陣壁蔡州騾子之軍佐以牛箠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首竿頭留作前車之鑒縛向麒麟楦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兎脫

鐸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鼠不捕為仁羣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為要乃食君之祿沽己之名養邑之奸為民之害如佛奴者佛門之所必宥王法之所必誅者矣

祭蠹文

萬卷樓表叔蔣觀察藏書地也宦游於閩經年閉置後告假歸籍曝其卷帙半為蠹魚損壞因命童子搜捕盡殺乃止是夜樓中萬聲齊哭幾於達旦主人患之予適借榻松韻軒中因作文以祭曰嗚呼蠹兮秉蟲之性而不集於羶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淵遨遊乎文章之府托翰墨以為緣爾何不學白蟻之鑽鑛與青蚨之化錢謂書香之我嗜願銅臭之長捐吾聞脩祖脈望羽化登仙以詩書為弓冶期無墜乎家傳營書作穴耕字為田雖食古而未化鑒其志之可憐何期主人好事物運屯邅竟鈔同乎瓜蔓忽盡族而並殲芸窗播毒書林抱冤識否為之有甚吾請言其固然穿經史以太鑿斷詞義而不連既毀章而裂句亦脫簡而殘編隱微軀於藝苑肆魚肉之饞涎等斯文之蟊賊遂獲罪於聖賢彼刀筆小吏案牘窮年竊爾生平之一字輒舞文而弄權爾宜悔悟自省其愆非主人之嗜殺廼孽報之在天賦草一束墨汁半船爾其享之在此靈筵勿為屬於龍蛇壁上待轉丸於蜣螂糞邊筆冢纍纍卜爾長

眠硯田膴膴表爾新阡招青蠅之弔客驅蟻螻於下泉果遊魂之無恙乘蚊背以言旋祭畢而樓中之響寂矣

鏵曰胥吏舞文謂之衙蠹而讀書中無是名也然借文字為護符託詞章以獵食皆可謂之書蠹或曰此等詞義不達之輩名曰書蠹猶屬過譽

隔膜談詩

水繪園辟疆冒氏集諸名士褉飲處今廢為禪院祁昌胡生文水客如皋賃僧屋以居生負奇氣為沈晉齋王西園諸前輩相器重益自喜嘗作述懷詩有我豈妄哉聊復爾臣之壯也不如人之句予適見之曰此宋元派也生氣不肯下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予唯唯生艴然曰先生殆不屑教誨耶拂袖竟出予獨坐燈下半炊許暗中聞嗤笑聲叱問為誰應曰予此間地主冒巢民也與王桐花崔黃葉陳伽陵輩魂遊於此汝吳下阿蒙輒敢高持布鼓過我雷門倘一言不智定當麾之門外予曰冒先生餒魂無恙乎如不見棄乞垂明問因大聲曰古詩以何為宗應之曰四言以三百篇為法而太似則剿太離則詭故束晳補笙詩未脫晉人俊語五言自西京迄當塗典午諸家各有一副真面目梁陳之際體卑質喪至唐陳伯玉輩掃除顯慶龍朔之弊獨標風格七言權輿大風柏梁洎乎魏宋名作寥寥初唐頗尚氣韻

李杜出而始極其變。後有作者。等諸自鄶無譏可也。曰。近體以何為宗。應之曰。陰何徐庾。五律之先聲也。延清雲卿。揣聲赴節。後來居上。王孟以淡遠並轡。李杜以壯麗分鑣。崔李高岑。七律之正軌也。賓客儀曹。態濃意遠。宗風克紹。浣花如鯨魚掣海。青蓮如健鶻摩天。至絕句。羌無故實。須求味於酸鹹之外。雖工部高才。未傳佳作。不得謂黃河遠上蒲萄美酒。猶祭者可學步也。言未竟。忽厲聲高喝曰。我漁洋老人。論詩六十餘年。以少陵詩史為宗。何物狂生。拈出司空三昧。教人廢學。因笑曰。公一代詩壇。千秋史學。何敢妄議。但落鳳坡弔龐士元。此題尚宜斟酌。正持論間。有自稱崔不雕者。自稱陳其年者。譁然縱辯。予曰。君王桐花之弟子耶。生前以黃葉著名。然丹楓兩字。辭義雷同。想君生平傑作。惟春水桃花一聯。差堪與芍藥薔薇抗衡耳。至檢討公伽陵詞集。允堪追步辛蘇。而梅花百首。亦止賺得雲郎捧硯。未必與枝高出手寒之作。同聲競響。而諸人猶紛呶不息。因拍掌大笑曰。冒先生相與得一輩詩人。到底樸巢一炬。餞填溝壑。惜哉。轉盼間。胡生長笑而來。曰。先生不屑教誨。今已盡闢台命矣。蓋生欲聞予狂論。說屬同人暗藏牖下。作此狡獪伎倆耳。予大笑。生執贄門下兩載。談文之暇。旁及詩賦詞曲。而其稟不甚收拾。往往為友人竊去。劉乂酷似其師。信然。

鐸曰。邊孝先曾為弟子解嘲。此則更同賓戲矣。師狂而弟子亦狂。師懶而弟子亦懶。狂不可

學懶更不可學也。先生休矣。弟子勉之。

水以乙未春僦雨香菴居之。為鍵關計。菴即冒園故址也。時夫子亦客雉皋。水執贄門下。相依兩載。丙申冬。挈家南來。遂隔師門。忽忽十有一年。歲戊申。夫子司鐸吾邗。越兩年。水自豫章歸。晉謁函丈。又明年。召入學舍。授以鐙火。坐我春風者殆無虛日。暇時請觀詩文全稾。并樂府套曲諸大製。悉辭以散失。惟檢行篋得詩餘五十餘條。出以示水。卒讀之。遂進而請曰。先生其有救世之婆心。而托於諧以自隱。如古之東方曼倩其人者。曷亟付之梓。以是為道人之徇耶。比蒙許可。追憶舊聞。摭採近事。如干條。釐卷十二。斯條亦係闊離時補入者。記此見師弟淵源。二十年如一日。而水徒以家貧學蕪。筆札依人。迴首勝遊。己成昨夢。嗟華年之不再。愧壯歲之無聞。其負孤吾師之玉成者不少矣。辛亥六月二十二日。受業胡文水謹誌。

垂簾論曲

李秋蓉。吳江徐公子寵姬也。有慧性。妙解音律。同里某生。小有才。學著傳奇。挾數種詣示徐公子。方談論間。而屏後笑聲忽縱。生又按拍而歌。屏後益笑不可支。徐微喝曰。曲子師在座。理宜敬聽。嗤嗤出出。是何意態。曰。箇兒郎煞不曉事。爲我設青綾步障。斥之使去。亡何。有女

予坐簾內請客相見生隔簾揖之問曰君所製傳奇南曲乎北曲乎生曰近日登塲劇本有南有北且多南北合套之齣是非異曲同工何能號稱製譜曰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生曰南曲有四聲北曲止有三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內製曲者剖析毫芒以字配調誰不知者曰君知北曲異于南者僅在入聲而亦知平去兩聲尚有不合者否曰未聞也簾內者笑曰君真所謂但知其一莫知其他者矣崇字南音曰戎而北讀為蟲杜字南音曰渡而北讀為妒如此類者難更僕數且北之別於南者重在去聲南曲以揭高為法北曲透足字面但取結實揣聲櫽律未可混填拗折天下人嗓子生曰一韻之音亦有不同者乎曰不同共一東鍾韻而東字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宮字聲圓共一江陽韻而江字聲闊藏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練準口訣擇其宜而施之製曲之技神矣生唯唯繼而問曰君所遵何譜曰遵大成九宮句繩字準不敢意為損益曰所配何宮生默然不語簾內者曰分宮立調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富貴纏綿則用黃鍾感歎悲感則用南呂一隅三反諸可類推否則指水說炭縱審音不舛而對景全乖製曲者之大病也其他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少襯字北曲多襯字選詞定局自在神明於曲者若夫五音四呼收聲歸韻此歌者之事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生大駭顧徐公子曰不意君家金屋有此妙

才。勝張紅紅記豆多矣。言未畢。一人捲簾而出。視之青衣婢也。曰。幸得婢學夫人。本領止此否則娘子軍來。汝能無受降面縛乎。生大窘。喪氣而出。後公子父靈胎先生採閨中緒論。著樂府傳聲一卷。行世。度曲家奉為圭臬云

鐸曰。考樂譜鹿鳴之詩。首章我為蕤。有為林。嘉為應。賓為南。次章我為林。有為南。嘉為應。賓為黃。則諸律可已互通。天下無一定宮調。而度曲家必斤斤於工尺之間。豈今之樂異於古之樂歟。抑遷字就調。可以恕古而不能恕今也。

考牌逐腐鬼

婁東陳岳生。築別業蓮橋之西。工甫竣。家人譁傳有鬼。陳疑其妄。移榻居焉。至夜見青衿者四輩。結隊而來。滿口吟哦。四肢俱帶腐氣。一老者年約五十。一四十許。其兩人十八九少年也。老者曰。昨緣風雨敗興。今夕大好月色。盍拈題一角。文藝之優劣。三人曰。諾。老者袖中出紙圓數枚。命少年拈其一。展視之。蓋視其所以全章題也。懷中各出文具。老者登上座。四十許人聯坐其右。下一桌。兩少年據之。四人閉目攢眉。搖頭搔耳。咿咿唔唔。約兩時許。老者笑曰。今夕文機鈍塞。秪得一佳破。奈何。聯坐者曰。僕亦與翁相等。老者取視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焉廋。老者曰。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特次句尚欠包括。聯坐者請教

因出己作示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焉廋廋。聯生者大歡服。老者曰。作文一道。毫釐千里。君所以長居五等。而僕儼然附四等末者。實以題無賸義耳。言罷。意頗自負。繼視兩少年。竟無一字。老者曰。君等英年作文。宜有豪興。奈何曳白如此。少年曰。世間嚴刑酷罰。無過作文一事。我等所以惡生樂死者。謂幸逃得此難耳。迺復無病自尋鴆藥耶。老者拍手大笑曰。吾過矣。如君言。真第一安樂法也。俄見一小僮擔酒盒至。少年曰。枵腹談文。有何意味。如此良宵。不如痛飲。因陳酒肴几上。團坐大嚼。傾刻都盡。少年捧腹笑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合作酒囊飯袋也。四十許人曰。食肉健飯。正欲使此中有料。老者曰。特恐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耳。言已。各大噱。亡何。小僮歛酒具。四人共訂後期。醉飽而去。陳始信有鬼。自此呼朋引類。無夕不擾。時值歲試。學師遣門斗奉憲牌下鄉傳考。夜過蓮橋。投止陳墅。以憲牌置案上。擁被竟臥。四青衿譁然入座。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忽老者趨近案頭。見憲牌。大驚曰。催命符又至矣。眾環視之。面色如死灰。一少年笑曰。我輩生前緣此碎心裂膽。以至奄然物化。今尋作局外漢。何憂鉅鹿之戰。災及壁上觀者哉。老者曰。君勿作太平語。冥府近有新例。陽世歲考之期。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盡赴修文殿歲試。優者受上賞。劣者押入刀山獄。刳剔腸胃。今迫矣。可奈何。少年亦色變。再三求計。老者曰。此原非安樂土。君等欲免此難。且各棄儒

巾卸儒服於地獄黑暗處埋頭項五六百年傳持牒者無可搜捕或可脫離苦海也衆皆轉懼為喜解衣脫帽裹負之隨老者踉蹌遁去門斗異之明日述其事於陳陳大快並錄黌牌一通黏諸壁上自後青衿輩竟不復至

鐸曰曳白秀才森羅殿猶防對策矧敢金門待詔耶因知李昌谷應制玉樓惟平日嘔得心肝乃敢赴緋衣之召耳

妙畫代良醫

魣溪潘琬字璧人美儀容有玉樹臨風之目妻尹氏艷而妒潘謹守繩墨跬步不離繡闥潘有別墅在濂溪坊里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時隱度其兩鬢插戴處往向枝頭芟翦及花放折歸助妝長短疏密適合尹嘗執花眡潘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手折益嫵媚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潘曰掌花御史後潘以病瘠死尹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棠盛開尹凭欄凝睇觸緒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尹有族弟名慧生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疾也吾當以心藥治之遂寫海棠數十本貌潘生科頭其下旁繪妖姬五六人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執花在手乞潘生代為插鬢者有狎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畫畢竟詣牀頭詢姊近狀尹流涕不言慧生曰昔姊丈在時曾浼弟畫行樂圖一卷恐姊見瞋久留弟處今

已埋骨泉下。詠妒見原。特歸趙璧。因出圖授尹。尹諦視久之。面忽發赬。曰。藩倅郎有是事耶。慧生曰。妒誤矣。男兒雖縞幃三尺。便當跳入雲霄。是非梁伯鸞。誰能謹守眉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尹憤然作色曰。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慧生佯勸而退。由是心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幷督家人各持斧鍤。前往別墅。盡伐去海棠之樹。

鐸曰。此袁倩醫鄱陽王妃故智也。哀思乍平。妒心又起。海棠之伐。與阮宣婦砍桃何異。劉孝標之三同。王文穆之四畏。吾知泉下人猶為膽落。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嬌娃皈佛

蓉江沈綺琴兆魚王公家青衣也幼從閨中伴讀年十五工吟詩兼喜塡北宋人小令如送春詞中一溪花瓣水聲長誰知即是春歸路南樓徐若冰夫人採入擷脂雜錄其題施寔君詞稿有自傷不作書生耳酒市茶墻讓柳七郎君奉旨之句風流倜儻略見一斑繼掃除綺業一歸佛教鏡匳粉匣旁楞嚴涅槃諸經典燦然堆積時戒律僧慧公從淨慈來卓錫隨光東院綺琴往投座下乞參三昧法慧公曰欲參三昧先斷六根綺琴曰諾慧公趺坐蒲團高聲提唱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簾窗厭看花並蒂樓高怕見燕雙棲如何是無耳法曰休教橫笛驚楊柳未許吹簫惹鳳凰如何是無鼻法曰蘭草不占王者氣萱花不辨女兒香如何是無舌法曰辛哉不曾犁黑獄千卿甚事吐青蓮如何是無身法曰慣將不潔調西子謾把橫陳學小憐如何是無意法曰只為有情成小劫卻因無礙到靈臺慧公曰六根已淨八垢須除再為汝下一轉語何謂念煩惱曰誤將濁水濺蓮葉作何除法曰奪取剛刀殺藕絲何謂不念煩惱曰一任飛時沾柳絮作何除法曰再從繫處解金鈴何謂念不念煩惱曰春蠶作

繭全身縛。作何除法。曰。蠟燭成灰徹底鎖。何謂我煩惱。曰。未出岫雲偏作雨。作何除法。曰。不開花樹本空枝。何謂我所煩惱。曰。底事急流爭鼓棹。作何除法。曰。好憑順水再推船。何謂自性煩惱。曰。鑽榆取火還燒樹。作何除法。曰。凍水成冰不起波。何謂差別煩惱。曰。磨將子墨猶嫌白。作何除法。曰。買得臙脂便是紅。何謂攝受煩惱。曰。痛看西子心頭棒。作何除法。曰。擾倩麻姑背上搔。慧公曰。是兒可人。吾為汝說九根之法。汝能一問一答。便許傳第一妙諦。信根何在。曰。龍牙打版。精進根何在。曰。石鞏架箭。念根何在。曰。丹霞選佛。定根何在。曰。華林縛虎。慧根何在。曰。雪峰趯毬。慈根何在。曰。白癡掛袋。樂根何在。曰。達摩授鉢。捨根何在。曰。如來痛背。意根何在。曰。天龍豎指。如此畢竟作麼生。綺琴拍掌而吟曰。饑來喫飯困來眠。悟得傳鐙第一禪。散盡天花渾不著。豐干饒舌已多年。慧公曰。汝真佛門種子。但以文字釋經。未免墮口頭禪耳。以座上蒲團授之。曰。待此物破時。適汝證盟候也。綺琴合掌拜謝。歸而靜坐一室。終日不言不笑。似學天竺菩提。九年面壁者。後聞蒲團未破。紅粉先埋。豈導師之誑語乎。抑金棺雙足。將現迦葉身而得度也。姑記之。與葉小鸞參禪一案。並為詞壇佳話云。

鐸曰。昔五祖以袈裟度世。於五百人中。必擇一鈍漢予之。乃知金蓮法界。非聰明人插脚地也。我輩欲參大乘。惟願生生世世。勿作有情之物。

窮士扶乩

吳中馬頗能詩工詞曲而名不出里巷飢驅潦倒薄游於揚以詩徧謁貴遊三載卒無所遇適虹橋荷花盛開鹺賈設宴園亭招名士之客於揚者馬私挾詩稾而往閽人阻之馬排闥直入衆譁問為誰馬曰某吳中窮士少習扶乩今貴客滿座請獻薄技時揚州扶乩正盛就近地借得沙盤等具排列中庭馬書符焚訖擇一僕共襄厥事乩忽飛動大書二十八字曰藕花香裏路迢迢準擬吟詩付玉簫踏徧平山人不見自迴短棹過虹橋衆請署名書曰予康對山偶訪詩人閒遊至此鹺賈伏地拜曰狀元公來矣諸名士亦跪請曰殿元詞華夙瞻已見一斑願窺全豹乩書曰予舊作強半遺忘有揚州新樂府四首請政其一曰借神債望神拜財神許我千金貸不納閒官不作賈買得雛兒教歌舞雛兒歌一曲黃金堆滿屋雛兒舞一回蜀錦高于臺紅燭揺揺春夜短傾盡千家萬家產傾財破產莫憂汝自有財神作債主其二曰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轎來前不高軒後不矮大腹纍纍仲脚臥轎前走幹僕轎後隨孌童道旁一老夫嘖嘖誇而翁而翁當日好肩背東門擔水西門賣其三曰朱門沈沈夜作晝金鑰倉琅響戶牖堂前銀燭一半殘主人睡起傳朝餐左有彈箏妓右有挾瑟倡玉簫金管陳兩廂銜杯聽歌樂未央樂未央歌聲舉譙樓三鼓華筵撤秉炬門前出拜客其

四曰賢侯怒賢侯怒阿誰不怒優人謁不怒醝商來只怒秋風鈍秀才手中一卷書長揖當
空隮書生如此不曉事焉用品題作佳士不是龍門爾莫投請爾去識韓荆州書畢諸名士
齊聲讚歎醝賈亦拍掌和之馬他顧而笑纔見席上磁杯中有瓦和尚端然趺坐請乩仙題
句乩書曰僕幼習儒書未嫺内典適與武功元垢大師同來倩彼一爲捉刀乩停駐半晌書
曰我武功山主客僧元垢也康殿撰相邀至此居士輩有何見諭諸名士指席上杯索題乃
書曰誤駕慈航海上迴風波湧斷講經臺年來說法成空相願咒蓮池化酒杯菩提露滴酒
家缸醉倒禪牀氣未降醒眼笑他諸佛子可能一口吸西江後書殿元公挾妓來矣小僧且
退問妓何名書曰此卞淑娘即予邀客詩中所謂秦樓翡翠裙者也向從蠶四娘習琵琶妙
解音律兼好學金荃豔體亦頗不乖風雅時王條山徐獅坡以綠春詞三十首徵江左詩人
步韻諸名士遂出原箋請和乩書曰君等皆名下士乃窘於七步而乞靈舞裙歌扇中耶不
得已代爲一吟書曰院家西壁宋家東一帶疏簾似夢中深院釀花鳩婦雨畫欄垂柳鼠姑
風膽瓶嫌素添山紫步障憎寒換海紅芳草年年南浦綠卻將別恨懺文通芙蓉寶帳隔重
重跨鳳歸來不再逢衣帶水淹花月渡劍鋩山割雨雲峰淚因洗面何緣熱酒為澆愁未肯
濃偷向廄錢堂下走棋匳樂鼎盡壓封偶隨梅柳渡春江忽見桃根倚畫艭重喚雪兒彈錦

瑟。催教雲母拓紗窗。韈共綵鳳三千拜。袖底鴛鴦十八雙。同傍得憐堂後住。情魔一點幾時降。冷笑鵁鶄戀一枝。裝成金屋莫嫌遲。桃花繞樹長庚宅。芍藥當堦上巳時。西北高樓看日出。東南孔雀避風吹。錦駝細載移家具。香譜茶經鏤雪詞。閣子玲瓏近翠微。安牀支臼未全非。屏開鼉甲邀花伴。簾捲蝦鬚放燕歸。廿五條弦彈處澀。十三行字仿來肥。有時笑拾韓嫣彈。打起黃鶯作對飛。方樸圓冰犀角梳。九梁花榴兩鬟虛。高情懶學鳴蟬鬢。垂手愁拈飛燕裙。短髮鬅鬙挑菜後。羞眉熨帖破瓜初。水晶簾下無多地。貪看梳頭誤道書。熨步蓮花不用扶。鮫綃解處見冰膚。皺眉欲索三年艾。得意誰償一斛珠。持履尚堪驅使在。提韈還恨薄情無。感甄舊賦郎曾讀。好寫凌波羅襪圖。纔書七首。諸名士爭筆奪硯。心記手鈔。而乩走如飛。以下竟不能全錄。止錄其屈戌牢鉤防露眼。秘辛私授試風懷。幾度花風開夜合。連朝轂雨過春分。已諧鳳卜心中事。蚤褪蛇醫臂上痕。五辛盤薦杏花裏。六甲符書衣帶間。延年藥自杏閨種長命。鐙教綵袖挑。有情夜雨當歸草。無用春風及第花。將浮弱水窺清淺。欲築强臺阻蔚藍等句。予友柳東籬適在座。出其所畫採芝圖。請題一曲。乩判云。兒手腕已脫。柳君何不相諒。且此事非兒所長。東君中山狼一劇。流傳葯部。何不仍勞捉筆。於是乩寂然。久之。復書曰。可笑癡兒慣逃文債。且代賈餘勇。以應柳君之請。題曰。琪花瑤草滿平臯。趁東風碧山

畫到鋤香經露濕籃小帶雲挑誰是知交只有個俊山僮把徑兒掃。花雨飄飄。宿鳥驚寒立樹梢游絲裊裊。樵人踏葉度平橋。一天幽景倩誰描。半生採藥無人曉。無人曉。先生指點山僮道。俺本是姓柳州。怎不向懸溪垂釣。字東籬。怎不向菊徑傾瓢。終日裏過前溪採玉苗。沿芳岸尋香草。一謎價水曲山坳。步屧千迴更百遭。非是俺破工夫尋煩覓惱。則緣俺半世英豪。酒債詩逋。湖海遊遨。只落得宋玉多愁。文園善病。兩鬢蕭蕭。何處討買山錢。終南徑巧。好盼上駐顏丹。益壽方。高拋了。吟毫插了花標。小排場丹鼎爐。大生涯火棗冰桃。逗引得俊山僮首盡搖。請先生謾解嘲。一齊向山前拍手呵呵笑。猜破你個中元奧。休則要太裝喬。豈不見懶嵇康養生無效。老黃公辟穀徒勞。想當然絳雪丹燒。莫須有元霜臼搗。一種種鸞膠鳳膠。續誰家命好。因甚把學長生打成畫稾。這多緣竹西歌吹三春鬧。朱門酒肉千家飽。有幾個風雅兒曹。也則傍紅橋聽玉簫。趁畫舫浮仙棹。陪官閣吟詩草。那識舊家山有個閒風調。因此向畫圖中抽身先早。寫幾疊翠山兒一抹腰。添幾株碧樹兒萬葉嬌。跳出了愁圈套。喚作採芝之圖便是成仙料。打破這啞謎兒管教你先生笑倒。早被莽書生掬一隻掛枝兒把真情傳徧了。題竟。柳頓首稱謝。醝貫曰。狀元文駕。未可久停。令馬書符送之。已而肅客入座。令馬綴於座側。席上互相誇奬。刺刺不休。且有引喉按拍。作曼聲以哦者。馬不能忍。曰。乩仙

所作。絕無謝朓驚人之句。諸公何必傾倒。衆叱曰。井蛙敢於謗海。此亦妄人也已矣。醝賈曰。想渠本不曉事。狀元公所作。豈有錯謬。馬曰。貴人以僕為門外漢耶。僕有拙稿一卷。願呈斧削。諸名士纔一披閱。曰。此窮儒酸餡耳。何足言詩。連閱數首。俱言不佳。醝賈曰。寒乞兒作詩。那有妙處。諸君不必汚目。諸名士亦口疵手勒。盡情醜詆。繼閱至後卷。前所題絕句。與新樂府四首。儼然在列。默然不語。相顧色變。馬拍案而起曰。公等碌碌。真所謂井蛙謗海者也。僕雖不才。謬以詞章自負。不謂三年浪蹟。未得一遇知音。竊料近日名流。專於紗帽下求詩。故嫁名殿元。以便文章增價。且方丈緇流。青樓豔質。落筆便詫奇才。押韻即稱傑作。因此詭託嬌名。假標梵字。俾無目者流。隨聲附和。亦不至妄肆雌黃。名下題詩。古今積習。是非九方皋。安能賞識牝牡驪黃外哉。諸名士汗流氣沮。匿顏向壁。醝賈捧腹大笑曰。吳兒狡獪。今信然矣。急延之上座。競酌巨觥相勸。并屬諱言其事。馬笑曰。詩壇月旦。舉世皆然。豈獨公等。於是交勸迭酬。盡歡而散。後諸名士推馬為主盟。醝賈家爭相延致。時以千金卹其家。而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復能唱渭城矣。

鐸曰。對山救我。有志者且有遺憾。矧借為救貧之策耶。始則相輕。繼則相黨。詩腸齷齪。何時湔洗。吾當借康家鼓。作漁陽三弄也。

老面鬼

吾師張楚門先生。設帳洞庭東山時。嚴愛亭錢湘舲俱未入詞舘。同堂受業。一夕談文燈下。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初猶面如箕。繼則如覆釜。後更大如車軸。眉如帚。眼如鈴。兩顴高厚。堆積俗塵五斗。師睨微笑取所著襦膜綿示之曰。汝識得此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對人。繼又出兩指彈其面。響如敗革。因大笑曰。臉皮如許厚。無怪汝不省事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卻是一無面目人。來此鬼溷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一枚小錢也。

鐸曰。錢神變相。文士說法。如是如是。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耶。迺有識字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屬鬼矣。

遮眼神

吳郡南北兩局。有機房殿。旁塑一像曰遮眼神。一夕守局者見神頂冠束帶。蜂擁而出。越數日。宿殿上。見神復來。青以露頂。面若塗炭。上座者詢之曰。適被一人褫去冠帶矣。問何人。曰。不知。問所獲何罪。曰。亦不知也。前在殿廊下。過衣青者數十輩。以千金啖我。引至一處。牆外盡被荊棘。門上懸絳綵。中橫金字匾額。衣青者導予入。見兩旁數百矮屋。提鈴唱號。不知作

何事。俄歷兩重階。至一堂。規模甚嚴肅。上有二老左右坐。下設兩長几。舖以紅氈。氈上堆積者未審何物。衆人環坐。紛紛聚訟。衣青者促予遮眼。予即出兩手。左手蔽堂上。其堂下者。以右手掩之。亡何。一藍袍人至。問為誰。予應曰。某機房殿遮眼神也。藍袍人怒曰。爾等蒙蔽伎倆。在市井中簸弄足矣。何得來此。目今當赤日正中。執事者俱有冰鑑。豈容販繒貿布者流上下其手。命朱衣者褫予冠帶。即有一藍面鬼。持筆蘸墨塗面目幾徧。逐予門外。急尋衣青者。已遁去。狼狽而歸。仍投廡下。上座者思之良久曰。似此奇事。吾亦不解。其人其地容查可也。守局人忽大噱。其聲遂絕。後述其事於儕輩。議論紛如。亦無有能識之者。

鐸曰。明是我輩舊遊之地。而問者不知。答者不知。述者不知。聽者亦不知。昔人以不讀書為快活神仙。此等是其喫落處。

料場舞弊。王法必誅。因其身在市井。姑從末減。至蘸筆塗面。一副蠢臉。反添幾許文墨。藍面鬼可謂賞惡矣。或曰。以貪賍者。厥名曰墨。蓋以示誡也。受業張吉安附識。

燒錄成名

石韞玉字執如。負文章盛名。而實道學中人也。嘗謂予曰。我輩著書。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遇得罪名教之書。須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蓋投諸濁流。冀勿揚其波也。一日閱

四朝聞見錄。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徧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將投諸火。予適過其齋。怪而問之。石曰。是書所載。俱前朝掌故名士著述。無可訾議。而中有劾朱文公一疏。荒誕不經。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幷及閨閫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乃敢形諸奏牘。汚衊我正人君子。且編書者。又逆料後人必不深信。載入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嗟乎。小人之無所忌憚。至於此極矣。予曰。是何足怪。天下享重名者。必遭衆忌。況我文公少時。出入經傳。泛濫佛老。小儒易涉堂奧。後得理學正宗。門墻高峻。而又有蔡西山眞景元諸弟子輔翼之。而日前之依草附木者。盡麾之門外。於是轉羞成怒。欲敗名而無隙。乘咸和殿兩劄。有大臣失職。賤者竊柄之語。為上游所惡。而又劾唐仲友不法等事。觸忤宰執。遂文致其詞。靦然上瀆。一以雪擯斥之恥。一以逢臺垣之喜。此小人之肺肝如見者也。石曰。然則文公何以不辨。予應之曰。文公當孝宗親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披肝瀝膽。詆訶近臣。孝宗開懷容納。令持浙江江西之節。繼復有經帷之命。眷之愈厚。嫉之愈深。當時諫垣諸公。至有罪當誅戮之議。君子明哲保身。而動稱好辯。僇辱及之矣。且理欲危微。毫釐必辨。仍恐疑似之介。貽誤後學。若立朝行己之間。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譬諸執途人而指雪為黑。指黍為白。雖愚者亦知其謬。而猶待嘵嘵置辨乎哉。石曰。君論誠佳。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卒燒之。予曰。君可謂勇於為義者矣。是年石以南閩發解。庚戌應禮部試。為傳臚第一人。其扶翼名教之功乎。

鐸曰。祖龍一炬。千古恨之。因奚及聖經也。若丁儀無米不著嘉名。朱榮有金。便成佳傳。定當拉雜摧燒。勿憚揚祖龍之燼矣。

讀書貽笑

徐樅字直夫。少孤貧。甫誦四子書。即無力就傅。因借讀於月聲菴之上院僧印源。奇人也。諷經之暇。即趺坐蒲團。聽徐讀書。每至得意處。輒合掌讚歎。命侍者以茶筍果餅啖之。徐偶一致謝。必肅然起敬曰。君讀書君子。荒菴簡褻。幸勿見罪。後徐補博士弟子員。夜讀如故。而印源閉目垂眉。似不甚傾聽。徐或挾卷高吟。印源即趨赴禪牀。蒙被僵臥矣。嗣後過之。亦不接一談。戊子歲。徐登賢書。詣菴道賀者。屨蹟幾滿。而印源落寞如舊。時徐將赴禮闈。努力作揣摩計。宵分苦讀。常至達旦。印源忽厲聲曰。驢鳴犬吠。强聒不休。請避三舍。毋溷乃公為也。徐愕然謂印源曰。僕雖不肖。蒙師見譽。何後倨前恭若此。印源曰。君初來時。所讀皆古聖昔賢。格言明訓。是以不勝欽服。自君作秀才後。所讀皆膚詞賸義。了無意味。已屬厭聞。今高擬巍科。而所讀者愈趨愈下。竟似村歌牧笛。不堪入耳。前恭後倨。此君自取。於我何尤。徐曰。師方

外人未解讀書機竅我輩讀書向有成例童時以四子書五經入手稍長則讀漢史楚騷韓柳歐蘇諸大家文字習為舉業讀成宏讀隆萬讀天崇讀時人試藝小試得手取春秋兩闈墨卷揣摩成熟然後可拾科第師何憒憒而為此饒舌印源曰原來儒家與佛家不同佛家圖得箇筆頭日進儒家只是一步依一步法也徐默然語塞印源俯思良久忽大笑曰卿自用卿法我還讀我書秀才家自有制度勿為出家人所誤可耳徐唯唯而退

鐸曰佛家自有之無儒家從上徹下同是一氣何必各分鼻孔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其實罵和尚者即是和尚法罵秀才者即是秀才法也

鏡戲

蕪湖馮野鶴與人交有肝膽而獨制於閨閫中年乏嗣購一妾禁勿令共牀席偶於無人處私語妻窺見之呼天拍地詬誶萬端馮心懾之而不敢言一日有書生款其室馮延之坐叩所自來書生曰僕秦臺下士也善識人膽閱歷風塵久矣見世之讀書者無作文膽磨盾者無破賊膽佩朝紳者無直言敢諫膽結縞紵者無託妻寄子膽今聞足下高義故來一窺膽略馮大喜并欲瀝膽示之書生曰君誠義膽僕所洞鑒但必堅之以智鼓之以氣乃無喪膽之虞耳馮慨然曰吾雖不及常山公渾身是膽然臥薪而嘗者亦有年矣諒不至怖郝家名

作褓中啼兒也。撫掌高談。意頗自負。書生嘖嘖稱羨。亡何。閨中獅吼大作。馮不顧。談笑自若。繼聞廚下碎釜聲。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馮猶勉强自制。俄又聽堂前敲朴聲。杖下號泣聲。諸婢僕喧呶勸解聲。馮漸色變。復有一老嫗奔告曰。夫人撩衣揎袖執木凹杵。潛伺屏後。馮漸起離坐。忽屏後杵聲築築。厲聲高喝曰。誰家狂蕩兒。引逗人男子作大膽漢。馮臉色如土。書生瞋目而視曰。怪哉。始大如卵。繼小如芥。再一恐喝。殆將破矣。急起欲去。馮强挽之。書生曰。僕以君有膽力。故來一窺梗概。不謂空有其表。直一無膽懦夫耳。言未畢。屏後一杵飛出。中書生左臂。鏗然一聲。化為古鏡。拾視之。背篆照膽兩字。知為秦時故物。婦奪以自照。膽大如甕。猶蒸蒸然出怒氣。及照馮。細如半黍。清水滴瀝。驗之。蓋已碎矣。

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婦人也。我丈夫也。吾安得而不畏。記此為不成丈夫者鑒。夫庸懦之夫。不過自愧無能。釀成悍戾。而賢達有智略之士。恐以家庭之醜暴之於外。往往潛聲忍氣。保全令名。於是專閫威風。徧行天下。元直捉跗。太傅閉帷。王茂宏之犢車。房元齡之酖酒。可為殷鑒。然延平五虎。鬼猶畏之。無杜蘭香治創之藥。亦未易普度衆生也。猶記庚寅歲。養痾紅芍山房。戲製泥金帶傳奇。為天下悍婦懲妬。演諸宋觀察堂中。登場一唱。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卻走。蓋悍婦之妬未懲。而懦夫子膽先落矣。殆哉。

帖嘲

陳小梧家吳之專諸里負才傲物多所凌折一日有人投帖於門視之年眷同學弟某拜也訝其素無半面何以來此而客已金頂華服闖然而入舉手一拱竟登上座陳叩其邦族客曰僕浙之歸安人也偏覓雅流未曾一覯今聞小友高才故爾奉訪言竟抵掌捋鬚笑傲自若陳睨視而笑曰嘻異哉世有一字不通之輩而能知我高才可謂咄咄怪事客憮然曰僕雖不才與汝邂逅萍蹤何便知我一字不通而公然嫚罵陳曰人之不通豈在談文數典即以君名帖論之何曾道著一字容請其說陳曰君雖遥遥華胄而我家數代明農從未掛名仕籍年之一字於義何屬至於指稱曰眷我與貴族實无一點葭莩親則此字亦屬可刪君遊浙學我隸吳庠同學二字全然附會我年僅三十有二而君鬚髩皆蒼自稱曰弟無乃太謙適見君入來舉手一拱即登賓位長揖且未之有何言拜乎試思此一行名帖中有一字解得去否謂君不通確有明徵何曾嫚罵客曰汝真少不更事此名帖之俗例耳陳曰君以俗例待我尚欲覓雅流於天下哉拂袖竟入客旁皇久之收其名帖踉蹌而出

鐸曰制貴通今禮宜從俗况命帖之爰爰者乎乃竟以此貽笑始知正平先生刺中字滅懷而不投大有卓識

一錢落職

南昌某父爲國子助教隨任在京偶過延壽寺街見書肆中一少年數錢買呂氏春秋適墮一錢於地某暗以足踐之俟其去而俯拾焉旁坐一翁凝視良久忽起叩某姓氏冷笑而去後某以上舍生入謄錄館謁選得江蘇常熟縣尉束裝赴任投刺謁上臺時潛菴湯公巡撫江蘇十謁不得一見巡捕傳湯公命令某不必赴任名已挂彈章矣問所劾何事曰貪某自念尚未履任何得有贓欵必有舛錯急欲面陳巡捕入稟復傳湯公命曰汝不記昔年書肆中事耶爲秀才時尚且一錢如命今僥倖作地方官能不探囊胠篋爲紗帽下之刼賊乎請即解組去毋使一路哭也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即潛菴湯公遂慙愧罷官而去夫未履任而被劾亦事之出於意外者記此爲不謹細行者勸

鐸曰錢神化百千億萬身種種誘人失著勿謂一錢甚微也涓涓不塞成江河爝火不滅成燎原吾願飭簠簋者自一錢始

兩指題旌

趙蓉江未第時館東城陸氏時主婦新寡有子七歲從蓉江受業一夕秉燭讀書聞叩戶聲啟而納之主人婦也叩所自來含笑不言固詰之曰先生離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風月不揣自薦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婦珍名節士重廉隅稍不自愛交相失矣汝請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婦堅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戶婦反身復入蓉江急闔其扉而兩指夾於門隙大聲呼

痛稍啟之脫手遁去婦歸闔戶寢頻思清門孀婦何至作此醜行淩賤乃爾轉輾牀褥羞與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血流奔溢瀕死復甦潛取兩指拌以石灰什襲藏之而蓉江不知也即於明日捲帳歸後其子成進士入部曹爲其母請旌時蓉江已居顯要屢中屢駁其子不解歸述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授其子曰往呈爾師當有驗子奉母命呈盒於師蓉江啟視之見斷指兩枚駢臥其中灰土上猶隱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具題請旌此事載趙氏家乘其親慎茂才爲予言之

鏗曰處貧賤易處富貴難蓉江當未第時闔戶拒奔凜然難犯豈非廉隅自重者哉乃此婦克全晚節而蓉江終入奸黨熱中之念害之也亦所謂養指而失肩背者歟夫我輩讀書論世務須放開眼孔不可因賢者而護其短不可因不肖者而沒其長如李光弼之抗勅畢竟是不臣溫太眞之絕裾畢竟是不子謝道韞天壤王郎之恨畢竟是不婦許武以肥田讓兄而盜取孝廉畢竟是不弟王仲回怒撻其子不令其嗜同門之喪畢竟是不友至古來大奸慝莫如曹操而禰衡不自殺不可謂非愛才文姬必遠贖不可謂非仗義秦檜題伯夷頌一詩居然有許身夷齊之概嚴分宜鈐山堂讀書十年冰雪亦與志士清操何異而賢者終成爲賢不肖者終歸於不肖蓋一眚不足以掩大德小善不能以蓋巨醜也因記趙蓉江事而牽連及之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酒戒

鄧翁。失其名。賣漿邯鄲市上。一日薄暮。有蓬頭奴持葫蘆向翁取酒。翁凝視之。曰。近托芳鄰。汝不識耶。翁置不問。月餘更不復來。後遇之盧生祠下。强邀入肆。道其契闊。并取甕頭梨花春酌之。蓬頭奴急起捉臂笑曰。君勿再悞我。實相告。予純陽子座下柳仙也。曩隨主人岳陽時。見其三度醉。喉閒輒作癢。主人吝不予涓滴。是以日就酤。一消渴吻。會主人赴芙蓉城洗花宴。命予守藥爐。苦岑寂。傾葫蘆中宿釀而飲。大醉。酣卧鑪側。主人歸責予失守。予以醉辭。主人怒。予曰。東翁日在醉鄉。何獨下酒禁於僕。主人曰。予飲者酒也。汝所飲者非酒。禍水耳。予曰。有以異乎。主人曰。予之酒。取粟顏子負郭之田。去秕梁鴻賃舂之臼。量以才斗。盛以智囊。貯曹氏書倉者累月。而後浸以廉泉讓水。入范家淨釜。運三昧火蒸之。良藥為麴。直木為槽。俟其成也。酌以堯之鍾。孔之觚。仲氏之榼。故清可為聖。濁可為賢。爾之酒。不過盜跖樹粟。貪夫酌泉。王孫場竈。癡兒滌器。誤飲之則廉者貪。謹者狂。墮井者喪身。罵座者賈禍。鑪畔疑奸。甕頭認賊。其小節也。爾不此之戒。猶藉主人為口實哉。因大悔悟。主人曰。濁根不拔。後恐葫

故態。舉劍刳予腸胃。掬水滌盡。仍納之。亦無所苦。復以所釀金盤露賜予啜飲。大醉者七日。嗣後過酒肆家。見盈缸累甕者。觸鼻不知為何物。是以不復來。翁大驚。伏地而拜曰。君主人既有釀酒方。何不一見賜。柳仙出錦囊予之。長笑而去。折視之。大書一水字。起視肆中酒。盡化為水。翁由是棄賣漿業。投廬生祠。為香火道人焉。

繹曰。捉月傷生。流涎失品。死便埋我。作達者亦何益哉。安得取金留犂。玉蟾蜍盡以西江水滌之。此次公醒狂論一則。酒家南董。從此塞瓿覆甕可也。

桓溫在座。日給二升。景伯登筵。禮嚴三爵。人非麴友。路入糟邱。喜則薌澤迷心。淳于髡合樽錯坐。怒則車輪枯頸。高季式恃勢留賓。酣態凌人。酣鄉狎色。定當溷老死於池畔。縛以投池。桎畢卓於甕邊。請其入甕。受業許元凱附識。

色戒

袁浦士人某。好漁色。妻美而賢。諫之。輒反目。庚午赴試北闈。下第歸。路過弓家城。一婦人折花門外。睨之絕艷。某故作墮策。下騎徐拾之。曰。滎陽生墜鞭矣。何汧國夫人不邀入院耶。婦似不聞。執花搴帷而入。某大失望。怏怏振策去。夜止旅店。輾轉不能寐。甫就枕。見一客高冠長劍。衣杏黃衫。岸然而來。某起延坐。並叩姓氏。曰。僕黃衫客也。自霍家兒埋玉後。與虬髯崑崙

輩遁迹海上。令復技癢。一履塵世。某驚喜。述所見。私與商榷。客曰。得非城南第五家門外銀杏一株。上罥翠藤作紫花者耶。某曰然。客曰。此良家婦。壻亦冠儒冠。門第與足下等。非章臺路旁柳。任人攀折者。某固求方略。客曰。姑狥所請。但僕有唐突處。幸勿罪。竟去。亡何。客引一婦來。燭之。鬟鬆釵嚲。轉益嫵媚。喜極。欲與狎抱。而礙客在座。客似察其意。曰。僕亦偕一麗人來。與眼前人相伯仲。君請偎紅。我亦倚翠。兩不妨也。某業已滿願。不復問麗人為誰。請客別榻東軒。自乃捧艷登床。備極穢褻事。訖。潛往東軒。伏窗隙窺之。見一麗人與客並枕卧。繼聞私語曰。我家男子太憨跳。日漁脂獵粉。拋人閒處住。今得侍君寢。願從此矢白頭。客引手替枕。笑曰。卿言大有見。但一頂綠頭巾。送而夫戴卻矣。奈何。麗人曰。渠自有孽報。何足惜。審之。酷類其妻。某大憤。排闥直入。曰。何物狂奴。玷人清白。拔床頭劍欲斫之。麗人忽遁去。客起迎笑曰。爾亦知玷人清白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汝床頭人在。亦當為乃夫留一餘地也。某語塞。撫劍作怒目狀。忽有儒冠者倉皇入內室。捉其婦徒跣而出。旋入東軒搜得某。奪劍欲殺。客代為緩頰。而三尺霜鋒。凜然在頸矣。某駭極。狂呼而醒。因歎曰。淫人妻者。妻亦得淫人報。況姦與殺近。可長以身試乎。歸家後。與妻頗敦琴瑟。倡樓伎館中。亦杳無某生蹤矣。

鐸曰。客館宣淫。深閨揖盜。現在盤珠。不勞頭上翻覆弄也。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牆茨難掃即以此言作千金敝帚也可

公孫穆後房領袖韓熙載內院乞兒雖屬風狂不離閨闥若乃越此疆而侵彼界必至愛野鶩而失家雞天道好還人言可畏須知此日宣淫榻上即是插標賣婦之媒豈待他年誨盜閨中始悟反火焚身之漸受業許元凱附識

財戒

山西潞安府城隍廟寓一奇客自稱五嶽子審其音類燕趙間人曰顛倒四時花木以為戲一日里中好事者環請作劇客曰諾袖中出青錢一枚倒插庭隙斷兩指作書符狀須臾錢大如車輪羣異之客曰適成連子遲予海上當暫去明晨復來臨行指錢笑曰此物有福則享無福則殃爾等勿輕覷也遂去衆亦漸散有無賴子某徘徊至夜摩挲良久潛從錢孔中窺之見其內瓊樓翠閣繡檻文窗琉璃屏珊瑚榻珠玉寶玩無不具備俄有數美人衣五銖衣曳輕縠裙明璫玉珮翩然而來手各攜樂器一具不似世所傳箏琶笛板者亡何一美人曰紫雲迴樂府自阿環溢去久不復奏矣盍理之衆曰諾於是展氍毹席地而奏奏畢曰阿鸞嬌態獨步一時請更作折腰舞可乎一美人癡立似未允者衆笑曰癡婢子被白家郎馳驟腰圍粗卻矣美人面發赬勉強振袖而舞庭前桃瓣繽紛如紅雨墮某在錢孔中初猶探首

入。後漸入佳境。不覺移身逼近腰際。忽聞堂上嗔喝聲曰。何來齷齪奴。窺人閨闥。哄然盡散。而重樓疊閣。無一存者。某覺錢孔漸小。四面束住腰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而束處痛極難忍。狂聲呼救。里中羣起環視。無計可出。天曉。客復來。嗔曰。寒乞兒。汝一介窮骨。妄覬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以至鑽穿錢孔。動輒得咎。孽由自作。不可活矣。衆代為哀免。客曰。天地間禮義康恥。酒色財氣。如武侯八陣圖。康為生門。財為死門。渠已從死門而入。尚望從生門而出耶。某聞言大哭。客曰。汝有悔悟心。或可救拔。因取巨筆蘸墨塗錢孔而出之。錢頓小如故。仍納諸袖中。謂某曰。暫爾筆下超生。後此勿為一錢不惜命也。某叩謝。隨衆而去。至今廟祝猶有能言其事者。

鐸曰。高士買山。才人諛墓。即康如劉寵。猶必選大錢納之。矧癖同和嶠者耶。然考九府圜法。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則鑽穿錢孔。何異埋頭地獄。泉可溺身。刀可殺命。以是取譬。猶以為遠。銀取諸艮。艮則不流。錢授以戈。戈則近殺。康士守象形之戒。貪夫倖噬肉之占。豈知鄧氏銅山。塵埋餓鬼。石家金谷。血染游魂。作牛馬於來生。擲家園於一笑。鑿斷巖山三千金穴。何為其然。吊狼䑋市百萬錢奴。而今安在。受業許元凱附識。

氣戒

虞山迂叟莊某。年六十餘。始舉一雄。甫周歲。繼室耿氏。愛若拱璧。偶鄰女招赴白衣會。挈其子付莊抱之。兒甫四齡。囑登輿而去。莊抱兒竟入書室。讀秦漢紀略。至始皇焚書處。輒拍案而怒曰。拙哉祖龍。欲盡愚黔首。瑯琊記德碑。教誰識也。兒驚。大哭。莊置不聞。繼讀至博浪沙錐擊處。又拍案怒曰。惜哉。天不絕秦。副車僅中。否則鮑魚遺臭。何俟三十六年後哉。兒又大哭。莊仍讀如故。至沛公入關。鴻門斲斗。勃然大怒。拍案起立曰。此時縱卻。後將奈何。不識亞父計。老重瞳當拱去矣。兒哭不可止。後更讀至烹翁鼎上。分我杯羹。莊益怒氣填胸。翻案而起曰。父子如此。君臣可知。走狗之烹。夫何怪哉。夫何怪哉。怒未息。視懷中兒面青氣塞。不復作啼聲矣。婦適歸。見之。驚欲死。莊猶摩拳擦掌。怒目視書曰。斷蛇劍何在。吾當取赤帝子斬卻也。婦嗟之。急抱兒眠榻上。延醫治之。不救。婦痛兒之死。搜括架上書。盡投爨下。莊怒。自此與婦別室居。而迂叟子嗣遂絕。

鐸曰。逞一時之忿。斬百世之祧。氣顧可妄動哉。然英雄按劍。叱咤風雲。名下揮毫。動搖五嶽。勿以迂叟為鑒。而竟作無氣男子也。

剛多則凶。忍乃有濟。是以圯上傳納履之士。橋邊有鑽袴之夫。若積腐成迂。借狂作達。大則禰衡撾鼓。殺身鸚鵡洲邊。小則潁士鬻麻。被放櫻桃賦裏。因知不驚不怒。須學大勇者

之休休。無或若病若顛。竟作小丈夫之悻悻。受業許元凱附識。

俠妓教忠

方芷。秦淮女校書。有慧眼。能識英雄。名出頓文沙嫩上。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阿香卻田仰聘。屈意侯公子。一日方芷過其室。曰妹侍侯郎。得所託矣。但名士止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阿香哂之。貴筑楊文驄耳其名。命駕過訪。方芷浼其畫梅。楊縱筆掃圖。頃刻盈幅。方芷大喜。竟與訂終身約。時文驄黨馬阮。為戲門狎客。士林所不齒。聞方芷許事之。大惋惜。即阿香亦竊笑。定情之夕。方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楊曰不知。方芷曰。妾前見君畫梅花瓣。盡作嫵媚態。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脂韋隨俗。而骨氣尚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末路。故屈具帶異寶而來。他日好相贈也。楊漫應之。無何國難作。馬阮盡駢首。侯生攜李香遠竄去。戎馬荆棘。萬家震恐。方芷出一鏤金箱。從容而進曰。妾曩日許君異寶。今可及時而試矣。楊發之。中貯草繩數圍。約二丈許。旁有物瑩瑩然。則半尺長小匕首也。楊愕然遲回。意未決。方芷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奈何草間偷活。遺兒女子笑哉。楊亦慷慨而起。引繩欲自縊。方芷曰。止止。罪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楊乃幅巾素服自縶于窗櫺間。方芷視其氣絕。鼓掌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而死。後李香聞其

事。歎曰。方姊。兒女而英雄者也。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乞侯生為作傳。未果。而稗官野乘亦無有紀其事者。

鐸曰。兒女一言。英雄千古。誰謂青樓中無定識哉。詠殘甚亻著之詩。吾為柳蘼蕪惜矣。

雜伶盡孝

梨園樂部。吳門最盛。有尹蘭者。年十二。貌若處子。父儒流。早喪。母守節。忽患咯血症。家亦貧不能供藥餌。蘭籌度無計。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錦帕蒙頭。湘鉤學步。嬌喉妙態。冠出一時。得金錢。盡作藥裹。費。餘則市珍肴佳果。奉母朝夕。撍曉起問安再四。始詣歌場。晚歸取腰鼓檀板。向床頭唱臨川曲子。母安枕。乃潛就腳後臥。小有不樂。鋪氍列几。結束登場。演小青題曲諸雜劇。母歡笑乃止。富貴家設華筵招之去。獨未見拢。托辭遁去。或鑰其户以窘之。則涕泣求歸。問之。曰。恐老母倚門望耳。由是盡憐其孝。至晚亦不固留。贈以金。受而不謝。贈以簪珥。必再拜而後受之。人訝其故。曰。贈金者知我貧。贈簪珥者知我有老母也。如是者七載。母血症驟發而死。蘭哀毀幾不欲生。奉其櫬與父合葬。訖。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與一切繡帕花鞵之屬。盡投諸火。長跽而誓之墓曰。後有習此故態者。願亟死。人笑曰。爾既以此享艷名。纖纏頭矣。何始作而終悔之耶。蘭潸然淚下。曰。君非知我心者。某雖不肖。育自清門。豈

屑以詩書後裔習此末技。始作者。因養母。終悔者。恐玷父也。戶部楊公高其孝。招之京都。教以舉子業。格於例不得應考。薦為某司馬作書記。偶赴戲筵。歸而大慟曰。舊日生涯。宛然在目。茫茫泉路。欲侍何從。場上之墜鞭詞譜。聽之皆蓼莪餘音也。吁悒者累日。自此請觀樂者詭辭之。竟不復赴矣。

鐸曰。古來畸人傑士。一時辱身降志。有不必求諒於天下者。嗟嗟。誰無父母。而顧使傳孝子者僅一尹蘭也。或曰。尹蘭之孝。惟為優伶故傳。是固然。然何以學士大夫不為優伶者。又無可傳也。

丐婦殉節

青州丐婦小苗兒。面微黑。眉目有姿致。隨夫王五丐於淮。王懶而暴。日臥黃公祠。命妻出丐。歸而乞者少。則杖之曰。爾從何處嬉。所獲乃止此耶。歸而乞者多。則又杖之曰。爾與誰有私。賺來阿堵物。苟敗露。而翁不爾宥也。小有迕犯。王坐階級上。曳令下跪。首披其頰。婦不與較。飲泣順受之。一日。土豪某使僕招其婦。婦慮見疑。偕夫同往。某命唱打棗兒曲。唱畢。某與僕耳語久之。引王出外廂。賞以酒。私謂婦曰。以爾具此姿色。何患無良匹。乃至為乞人婦。且聞其朝陵暮辱。夫婦之情絕矣。汝盍早自計。婦艴然曰。丐婦知有夫耳。豈知其朝陵暮辱哉。且

婦人從一而終。又何計之有。某笑曰。汝不自計。吾已爲若計之。引婦出外廂。夫已短帶結喉
而死。婦知石卵不敵。佯曰。溥倖奴。我隨汝十數年。有何享受。動輒加赤棒。今若此。是天報也。
某大喜。婦曰。殺之固善。然犬馬斃亦當埋帷蓋。苟假尺土而掩之。實君之盛德。某信之。命僕
監守其婦。出詣曠野相度隙地。婦乘閒謂僕曰。爾知我心願否。僕曰不知。婦曰我乞人妻耳。
驟作富家婦。飲食起居都不慣。但得如爾者事之。則我願足矣。僕喜。繼而曰。奈主人何。婦曰
是不難。急首於官。則主人必縶縲絏中。爾與我席捲而遁。向他鄉作小貿易。差勝低頭簷下
也。僕大稱善。急啟後戶去。某歸。失其僕。詰之婦。婦曰。不見汝來。想渠蹤蹟去矣。某擁婦求懽。
婦曰。是亦大可笑。幾見未寒肉在側。即欲強眠人婦者。某固逼之。婦正色曰。以彼遇我虐。故
強顏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幾何。正撑拒閒。忽見僕引持索者數輩。洶洶而入。縶
某竟去。婦亦隨至衙署。稟驗之。一鞫而服。某論死。僕以同謀首告。減一等。並縶諸獄。命以尺
地掩王五屍。掩畢。旬婦持刀而前。環視者爭勸之。且曰。渠當日荼毒若此。今以德報怨亦已
過矣。何必爾。婦嘆曰。君臣夫婦。其義一也。旬婦之死。俾天下知盡婦道者不得以夫爲藉口。
亦以媿夫視臣草芥而敢視君如寇讎者。言訖。自刎死。
鐸曰。烈士捐軀。盡其在我。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莒敖公也。衆人國士之論。彼豫讓直不曉

事漢耳。

營卒守義

海寧莊太史家。有婢名寵奴。病赤鬚。面黑而麻。裙底蓮船約尺二。營卒陸某聘爲室。家貧尚未娶也。會富家某謀劫貧戶妻。陸仗義援之。某怒。賄請城守。黜其名。陸自此益困。吳六奇未貴時。乞食孝廉查伊璜家。陸曾識之。聞其授副將。往投麾下。吳公性好客。座上多奇士。有客號海鷗子。擅神術。使陸專事之。一日。海鷗子視陸而笑曰。汝雖不及馬周火色鳶肩。猶能如趙無恤雖賤必貴。然妻宮大奇。恐不能誕育。幸顏角陰騭紋入兩鬢。作紅色。尚可藉神力挽也。出一黑丸授之。陸未深信。姑拜納焉。後隨吳公平寇。得戰功。授裨將。復剿海賊。生擒首逆獻俘闕下。報入吳公掛總戎印。而陸以裨將授鎮守矣。陳情告假。星夜歸里。先謁莊太史。問以寵奴。莊笑曰。貴人尚念舊耶。無論貴賤不敵。醜陋堪憎。即以年齒論之。今已六十齡老婢子矣。尚堪抱衾裯稱新婦哉。陸曰。不然。昔賤今貴。僕命即彼命也。至面目可憎。僕初聘時已詳悉之。若以衰齡暮齒。則蹉跎之罪。應歸於僕。又豈彼之咎乎。莊肅然正色曰。君誠義夫。愚所敬服。因陸未治第。即日贅於莊太史家。結縭之夕。揭巾平視。象服珠冠。儼然命婦。及卸裝就寢。數莖白髮。鬖鬖覆頂。自顏及踵。略似人形而已。陸敬禮之弗衰。寵奴勸其置妾。陸曰吾

即與爾偕老百年，亦不過三十餘年衾枕耳。忍令他人再分恩愛耶。而寵奴終憂無嗣，因出海鷗子所贈黑丸，授而吞之。不旬月，信水復來，明年誕一子，名恭壽。人謂守義之報云。

鐸曰：無鹽入宮，孟光舉案，重婦德者原不在貌也。然世無廷式不易妻者，誰甚武夫若此袁家壻當愧死矣。

桃夭村

太倉蔣生，弱冠能文。從賈人泛海，飄至一處。山列如屏，川澄若畫。四圍絕無城郭，有桃樹數萬株，環若郡治。時值仲春，香風飄拂。數萬株含苞吐蕊，翠駢錦圍繡幄，排列左右。蔣大喜，偕賈人馬姓者，傍花徐步而入。忽見小繡車數十隊，蜂擁而來，粗釵俊粉，媸妍不一。中有一女子，凹面攣耳，齞脣歷齒，而珠圍翠裹，類富貴家女。抹巾障袖，強作媚態。生與馬皆失笑。末有一車，上坐齠齒女郎，荊釵壓鬢，布衣飾體，而一種天姿，玉蕊瓊英，未能方喻。生異之，與馬尾綴其後。輪軸喧闐，風馳電發，至一公署。紛紛下車而入。生殊不解，詢之土人，曰：此名桃夭村。每當仲春，男女婚嫁之時，官茲土者，先錄民間女子，以面目定其高下；再錄民間男子，試其文藝優劣，定爲次序。然後合男女兩案，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當相對。今日女科場，明日即男闈矣。先生倘無室，何不一隨喜。生唯唯，與馬賃屋而居，因思車中女郎，其面

貌當居第一。自念文才卑擧。亦豈作第二人想。倘得天緣有在。眞不負四海求凰之願。而馬亦注念女郎。欲赴闈就試。商諸生。生笑曰。君素不諳此。何必插標賣錢帳簿耶。馬執意欲行。生不能阻。明日。入場扃試。生文不加點。頃刻而成。馬草草塗鴉而已。試畢歸寓。即有一人傳主試命。索青蚨三百貫。許冠一軍。生怒曰。無論客囊羞澀。不足以饜老饕。即使黃金滿屋。豈肯借錢神力令文章短氣哉。其人羞慚而退。馬躡其後。出橐中金予之。案發。馬竟冠軍。而生忝然居殿。生嘆曰。文字無權。固不足惜。但失佳人。而獲醜婦奈何。亡何。主試者以次配合。命女之居殿者贅生於家。生意必前所見凹面聳耳齞脣歷齒者。及揭巾視之。黛色凝者。容光明燭。即詔齒女郎也。生細詰之。曰。妾家貧。賣珠補屋。日且不遑。而主試者索妾重賂。許作案元。被妾叱之使去。因此懷嫌。綴名案尾。生笑曰。塞翁失馬。馬知非福。使予三百貫錢。列名高等。安得今夕與玉人相對耶。女亦笑曰。是非倒置。世態盡然。惟守其素者。終能邀福耳。生大嘆服。翌日就馬稱賀。馬形神沮喪。不作一詞。蓋所娶冠軍之女。即前所見抹巾障袖而强作媚態者也。笑鞠其故。此女以千金獻主試。列名第一。而馬亦黃緣案首。故適得此寶。生笑曰。邀重名而失厚實。此君自取。夫何尤。馬鬱鬱不得意。居半載。浮海而歸。生篤於伉儷。竟家於海外。不復反矣。

鐸曰。錢神弄人。是非顛倒。豈知造化弄人。更有顛倒錢神之柄哉。然此女出千金裝不吝意氣故自不凡。即謂之嘉耦亦可。

荊棘里

會稽周夢荃。撫綏中父客於粵。閱二十載。音問梗絕。周奉母命往探父耗。水宿風餐。備極勞頓。行兩月餘。去粵界尚遠。忽岐道竄谿谷間。荊棘叢迷天塞地。有衣冠者數輩。躑躅其中。刺足鉤衣。若不覺其苦。周攝衣欲入。見一老人曳杖而來。問客何往。周以尋父對。老人曰。汝孝子也。宜走康莊。不宜入荊棘里。周問若輩何為。老人曰。此輩平日。名利薰心。趨熱路。走捷徑。自矜健步。故爾竄入荊棘。使彼一顛其趾。問何不覺其苦。曰。世途上皆無形之荊棘。惟旁觀者見之。而入其中者不知也。周曰。翁何不發慈悲願。為若輩一剪除之。老人笑曰。荊棘里舊有兩徑。吾已翦除一徑。為忠臣孝子往來之地。無如若輩舍正路而不由耳。周詢其處。老人曰。荊棘當前。回頭是路。周一反顧。果見康莊大道。平坦如夷。遂遵道而行。兩旁竹木秀野可愛。老人曰。此王子罕孝順竹。張茂先交讓樹也。至一渡。曰義渡。中泊一舟。曰慈航。縈繞者。皆源頭活水。而波瀾不起。老人挈周登舟。達岸。岸上樹廉石。鐫金碧大字。類蝌蚪書。周不能辨。老人曰。俗傳菩提善岸。即儒家所謂道岸也。又行數里許。至一門。顏曰。不二門。遥望之平如砥。

直如矢。左右絕無旁徑。老人曰。汝由此而去。無卻步無歧趨。勉强而行之。可終其身。無荊棘矣。遂去。周由門而入。所履皆石徑。光可鑑影。而無纖毫滑澤。從容翔步。初不甚勞。忽峭壁當前。老樹纏藤。上參霄漢。周攀援而上。脫手墮如落雁。起視之。細草平坡。野花當路。又似別一境界。有負樵者。行吟而過。詢之。乃粵之西山背也。急入城。探父蹤蹟。得之毘盧東院。蓋父客遊飄泊。無顏歸里。相見各述二十年事。抱持痛哭。粵人感周之孝。播傳里黨。卹以資斧而歸。

鐸曰。康莊大道。即從荊棘中闢之。可知善惡兩途。相去不咫尺耳。危哉。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惡餞

枝江盧生。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資斧。流寓沙尼驛。幸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爲活。驛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盧笑曰。裝鉤削梃。毋乃太纖。吾爲若輩計之。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衆奇之。旁有一髯者。笑曰。是何足奇。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抱。而枝葉殊不少動。盧哂之。髯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著手。轉眼憔悴死矣。盧疑其妄。亡何。葉黃枝脫。紛紛帶棗而墮。而樹本僵立。宛若千年枯木。盧大駭。髯者曰。孺子亦屬可教。詢其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薄。終歲强半依人。未遑授室。髯者曰。僕有拙女。與足下頗稱良匹。未識肯俯納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髯者喜。挈之同歸。裝女出見。於是夕即成嘉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爲女之祖母。蠻衿禿袖頎而長者。爲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籮者。爲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髯者形蹤詭秘。絕非善類。乘其出遊未反。私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

稔知。但殺人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盧曰。爲今之計。惟有上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己意稟諸老嫗。老嫗沈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即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蹙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爲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才離閨闥。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喫此銀刀膾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爲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强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溼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爲兒籌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當及汝。舉鞭一掣。而女手中鎚起矣。格鬬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兒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遂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盧偕跪。生

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盧拉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為正。吾不汝留。然餞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沈鎗。鎗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掛。故剌入女懷。女隨手接取。砉然解脫。蓋銀樣蠟鎗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取雙鎚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門而走。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拐嘆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態也。女隨盧歸里。鬻其金珠。小作貿販。頗能自給。後鬻者事敗見執。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孑身遠遁。祝髮於葯草尼菴。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偕盧迹至尼菴。見床頭橫禪杖一枝。稍是昔年鎗桿也。女與盧皆大哭。瘞其柩於東山之陽。盧墓三年。然後同反。

鐸曰。天之所福。慈孝為先。女知愛母。故不作覆巢之卵。母知愛女。故不作斷頸之梟。獨是溺於女者。何以不從厥夫。哀其母者。何以不及其父。君子曰。此其所以為盜也。嗟乎世之不為盜者多矣。而盜且然乎。

奇婚

文登。字道岸。浙之武康人。十七遊庠。聘栢氏。未嫁而夭。鬱鬱不自得。浪蹟出遊。將為求鳳計。偶至鳳陽。遇道者於塗。詰其所自。生告以意。道者曰。汝欲得佳婦。此去東南十五里外。往求

之必有所遇。生信之。如所指而行。至則春臺演劇。觀者蜂屯蟻聚。無可停趾。迴視垂楊依處。露小紅樓一角。有女子搴簾衣半揭。側面偷窺。粉光黛影。射人雙目。生迴旋顧盼。幾難自主。迨斜日西傾。歌場樂闋。猶仰面空樓。初不覺遊人盡散也。忽一人拍肩大喝曰。何物癡兒窺人閨閣。生視之。岸然偉丈夫。竟拉其臂。強曳登堂。生兩股戰栗。變色欲走。因大笑曰。如此膽怯。也學風狂。實相告。樓頭女子。即僕掌珠。君如閨中無婦。願附婚姻。生變懼為喜。唯唯惟命。時已秉燭。令女子嚴裝訖。與生交拜。擁入閙房。將攀情話。俄母氏招女去。生几坐燈下。意緒無聊。漏下二鼓。見畫屏東畔。女子獨來。對鏡卸翠鳳翹。金雀花雙朵。旋解芙蓉披。鴛鴦百襉裙。斜倚床闌。脫鞦韈褪雙絲文繡履。兜三寸許軟紅睡鞵。低鬟一笑。先入重幃。生慾燄中燒。不能自制。而登牀急抱之。闃其無人。唯繡枕橫陳。半堆錦被而已。大駭。莫詳其故。擁被孤眠。旁皇終夜。侵曉。女子即來。生詰之。默然不答。至夜。生先匿錦帳中。更闌後。女子衣短紅襖。外繫金鸞紫絡帶。髮惺鬆作懶粧。兜以皁帕。下體繡裙不掩。露絳直文羅袴。提纓金鞵。剗襪而來。披幃竟登牀榻。生急捉其臂。隨手轉側。如一團絳雪。飛墜巫山雲之。悄然無迹矣。是仙是鬼。益莫測其蹤影。三竿日出。候女不至。女之妹穎姑。偶過其室。生正苦岑寂。於鏡旁琖臺作字。穎姑睇而問曰。爾亦曾讀書識字耶。生曰。予雖不肖。束髮遊庠。豈有秀才家不讀書識字

者。頴姑失聲一嘆。生疑之。再三絮問。頴姑曰。吾譴汝青年秀士。死期已逼。尚不自知。生長跪
請教。曰。吾家翁姥。專以左道刼人財物。將欲舉事。必先殺一人祀神開路。往往懸姊為餌。名
曰。夫婦。而實一無所染。吾自有知識以來。見其出祖席而登俎上者。不知幾千百郎兒矣。今
夜明星爛時。殆將及汝。生窘極。叩首乞援。頴姑曰。吾何能救汝。欲解倒懸。還須阿姊。生問計。
曰。姊所以登牀即遁者。因褥底壓六甲符一通。上纏紅絲絲三十六縷。汝搜括而棄之。彼必
不能脫身。苟得成其夫婦。而後以情義哀之。自能免汝於難。生謹受教。頴姑潛引去。生啟視
褥底。果如所言。急棄之。入夜女來。伺其綫裳登榻。裸而就之。女意似覺。曰。婢子多言。敗我家
事。雖然。亦天意也。縱體投懷。竟成歡會。事訖。裸跪牀頭。哀其援手。女曰。百年伉儷。萬死相隨。
何待君言。急起。以雄雞繫於杖頭。屬生肩荷之。曰。往北約行三十里。俟雞聲一唱。即舍之而
走。再行二十餘里。待妾來時。好共發也。生謹記而去。女佯告父。父乃大怒。跨馬欲追。女曰追
之不獲。不如飛劍以斬。父從女言。擲劍於庭。去同白練。亡何。電光一閃。錚然墮地。血涔涔斑
痕猶溼也。時生出北郭門。約行三十里。杖頭雞聲大作。急委之於地。旹白光下注。而雞寂然
無聲矣。又行二十餘里。筋力已疲。憩於樹下。見雲中一鶴飛墮。女已控背而來。斂之。一紙鶴
耳。笑曰。大劫已過。請歸鄉土。生曰。奈汝父何。女曰。左道無長策。五十里外。不能及也。候曉而

行。不匝月。偕歸故里。生鍵戶讀書。暇輒與女藏鬮爲樂。一日有女子闖然而入。視之穎姑也。並起問故。穎姑曰。自姊去後。父母强妹爲代。妹意不屑爲。至逢其怒。日遭鞭撻。幸老父赴天魔會去。乘閒而逃。復思伶仃弱質。絕無親串可依。故一路問程。相投至此。女大喜。生曰。姨來亦大好。但非鴉非鳳。卿家何以位置。女笑曰。我本無精。君宜報德。臺上英皇。其例自可援也。即出簪珥爲穎姑上頭。穎姑赬顏卻之曰。妹子此來。不過作閒門冷燕。豈求野鴨入鴛鴦隊乎。女以正言諭之。姑無異議。正曳令交拜。有道者自外而來。笑曰。得婦之言。今頗驗否。生敬謝之。二女相顧駭曰。似吾父之師也。道者曰。然。爾父學仙不成。流爲左道。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日濟其惡。痛加訓誨。罔有悛心。必至一朝剪滅。因惜女子無辜。亦遭誅戮。故引丈郎入幕。轉輾相援。脫汝等於水火中耳。女問父母無恙否。道者曰。此刻一番閒話。即汝全家就縛時也。二女大哭。道者曰。是渠惡報。何哭爲。拂袖竟去。後生密探其耗。果於是日。爲官軍搜捕。斬首西郊。益信道者之神也。

鐸曰。化人城裏。不少魔鬮。然鬼母兒孫。終入大菩薩蓮花鉢底。一日迴頭。同依道岸。二女之得脫。是借仙家妙指。而離佛門苦劫者。行險徼倖。今古有幾人哉。

臨潼夏生名器通。性魯鈍。學操舉子業。每一藝出。羣必譁笑之。偶應童子試。剿襲舊文。入邑庠。後赴歲試。自分必居劣等。遇卜者於市。占之。得一讖曰。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君子至之。必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文必冠軍。夏生喜。揚言於衆。衆曰。即學使兩眼盲。觸鼻亦知香臭。三等以下。君殿軍或有冀也。夏生大慙。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臨行辭座師某尚書。尚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尚書下氣偶洩。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屬。急叩之。尚書曰。無他。下氣通耳。某公唯唯。以爲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器通者。扃試後。細閱其卷。詞理紕繆。眞堪捧腹。以座師諄屬。不得已。强加評點。冠一軍。案發。諸生大譁。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閱文必有眞鑑。夏生又貧士。絕無關節可通。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告諸某尚書。尚書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氣偶洩。故作是言。僕何嘗有所屬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噫。以洩氣而獵功名。雖爲士林所笑。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

鐸曰。古人命名。義各有取。長庚入懷。李名太白。翠微乞嗣。崔號緇郎。高琳應得寶之徵。祖溫叶試啼之讖。吾不知爲夏生者。何獨取此嫌名。以爲後來吉兆耶。相經云。穀道豐。文運通。則功名中人。此爲第一嘉名耳。

換形乞匄

西蜀李太史璧莊。昭於吳江令何君公寓。時衆賓在座。各徵舊事。太史曰。吾鄉有瘋匄。名金鑾子。挈妻匄食於吳。寄宿十王殿左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饜膏粱。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為樂。而我寒餓若此。何狠心閻老。不公一至此哉。已而仍宿廊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怨吾。為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吷駝峰尖者。爾易之則山珍海羞可長飫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破青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叉帶可長御矣。并命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帝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螓首可長擁矣。瘋匄大喜。叩謝而出。纔而天曉。妻取殘羹賸飯以進。瘋匄大怒曰。吾將饜珍羞。勿以此污我舌。繼進以破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此辱我體。妻誚讓之。匄愈怒曰。我旦晚以金屋貯阿嬌。看汝黃面婆子。何處送衾枕耶。妻駭立請教。匄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若是則爾猶忘卻一件事。匄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卻。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也。瘋匄遂語塞。此或太史一時遊戲之談。而世之不為瘋匄者鮮矣。

鐸曰。惟瘋故妄。惟妄故愚。閻老作此戲。可以杜妄。太史發此論。可以醒愚。

菜花三娘子

宜興北鄉有女祟。號菜花三娘子。俗傳五聖第三郎之婦。隨人而逋逃者。故是鬼永不入城。惟祟惑鄉閭男子。村莊某翁。有子名福郎。春日獨行陌上。見一婦。年齒稍長。而風韻嫣然。於狹岸交臂而過。福郎潛以手挑其腕。婦格聲一笑。即攜與俱去。至一處。無門庭堂奧。但見小斗室中橫白木榻。榻上衾褥具備。婦曳令並臥。解下體褻衣迎就之。福郎初發硎。奏刀不中窾要。婦引手導入。勉盡其具。亡何。垓心受困。倒戈直退。婦笑而起。而福郎沈沈睡去矣。翁失其子。尋至陌上。見福郎於菜潰中。赤身酣臥。扶掖而歸。久之始醒。至夕見婦人搴幃笑入曰。癡郎郎當。敗人清興。今當張旗列鼓。與娘子軍卜長夜戰也。登牀入被。重與交接。而福郎意殊畏縮。婦狂態復作。移盾就矛。相強馳突。福郎三遺矢。復潰圍而遁。婦哂曰。如此教戰。終於怯敵。是疲兵也。悄然出衾而去。明夜復來。攜春卹膠食之。衝圍掠陣。徹夜鏖戰。婦喜曰。有所恃而不恐。孺子尚可教也。自此無夕不擾。郎即體尪面削。日就柴瘠。符驅術禳。都不驗。時福郎有姊適城中李氏。為五聖第三郎所惑。亦將就殆。婿令健婦夤夜負至岳家。為避祟計。翁方憂子之死。復見負女入門。益增焦急。一更許。見婦入子舍去。少頃三郎亦至。攫得女。擁抱於懷。勢將就淫。忽見婦從子舍出。三郎大怒。捽其髮。擲於地下。曰。逃亡婦。吾尋汝十數年。迺宣淫於此。以掌批頰者百數。婦伏地哀泣。三郎顧女嘆曰。吾淫汝輩多矣。此婦之不貞。亦上天

所以報我也。汝請速歸。仍完夫婦之好。而令兩後。吾當斬除惡婦。屏蹟荒山。斷無顏入汝家矣。言畢。曳婦竟去。而兩家之祟俱絕。

鐸曰。以祟驅祟。事屬創聞。亦幸其冤家逢狹路耳。豔妻出醜。蕩子收心。有淫行者盍以是鑒。

草鞵四相公

草鞵四相公。不知始何名。兄為草鞵三相。吳俗於除夕前款神畢。奉草鞵三相輩。祀以香帛。雖非正神。亦紫姑馬公之屬也。弟倚兄勢。擅作威福。為患一方。臨頓里某姓女。幼失父母。十九未嫁。夜見一丈夫。錦袍烏帽。絕類貴官。而下曳草鞵一雙。翩躚而來。女驚欲號。而舌已塞口。且四肢疲軟。不能支拒。牽曳登牀。任其輕薄。繾而曰。我草鞵四相公也。與汝有緣。能從我當為汝福。天未曙。忽忽而去。明夜偕四五客來。置酒高會。命女綴於末座。中有一客注熟跳蹞以足下鞵蹴女雙鳳。女羞縮而起。四相覺之。訶詰其客。客曰。尊夫人繡鞵錦襪。衹合偶草鞵與草鞋人伴作侶。殊嫌不韻。四相怒目視旁一客曰。草鞵黨固久風雅。恐近日破鞵黨亦非上客也。合坐拍手大噱。四相意稍解。遂酌大觥為令。而後有戲其新婦者。罄三爵。亡何。客又發狂。剝蟹中果擲女面。四相引杯令釂。客出百錢置席上曰。予不能飲。願以此贖罪。四相笑納。諸神衆客曰。鄙哉。百文錢賣新婦。真草鞵人本相矣。譁然而起。一鬨而散。四相留宿女家。

深以草鞵爲屐。轉輾不懌。去四五日不復來。忽一夕。曳吉莫鞾。鏗然而至。翹其足置女膝上。顧盼自豪。曰。吾今而知烏鞾之得勢也。一經著脚。則舉趾高矣。正欲脫靴就寢。突有黑面赤鬚者。排闥而進曰。賊狗奴。還我靴子來。四相慌伏地下。黑面赤鬚者。曰吾鍾某。讀書成進士。故奉上帝命。穿吉莫鞾。以飾觀瞻。汝一市井無賴子。幸乃兄以草鞋起家。即當恪遵家法。守汝敝屣。輒敢盜我名器。假冒士林。宣淫閨闥。罪何可恕。命去其靴。以兩手倒持其足。大笑曰。如此一雙泥骸。消受得幾許福分。砉然一聲。身裂爲兩。飽啖之。提靴竟去。女驚絕。半日而甦後適里中某氏子。勸其一生勿著皁靴。殆有覆車之鑒耶。

鐸曰。白丁愛著皁靴。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然牛蹄犬爪。何處消此。罪過。幸鍾先生長守後戶。不然登堂入室。不居然履聲橐橐哉。

訟師說訟

江以南多健訟者。而吳下爲最。有父子某。性貪黠。善作訟詞。一日夢冤役押赴閻浮殿。王憑案先鞫其父曰。士農工商。各有恒業。爾何作訟詞。答曰。予豈好訟哉。人以金帛啖我。始卻之。而目眈眈出火。不得已諾之。繼鞫其子。曰。是汝之過也。使我生而手不仁。烏乎作狀詞。王曰。爾等挾何術。能顛倒黑白若此。曰。是不難。柳下惠坐懷。作强姦論。管夷吾愛駢邑。可按侵奪

田產律也。王曰。是則誣直為曲矣。而拗曲作直則何如。曰。是吏不難。傲象殺兄。是違父命。陳平盜嫂可曰援溺也。王曰是則然矣。其如聽訟者何。曰。欺以其方。則顏子拾塵見惑於師。曾母投杼亦疑其子。况南面折獄者。明鏡高懸有幾人哉。排之闔之抵之伺之。多為枝葉以眩之。旁為證佐以牽之。遇廉善吏挾之。貪酷吏彩之。我術蔑不濟矣。王怒命牛首抉其父雙眼而斷去其子兩臂。仍命鬼役押回。比醒。父子各如所夢。聞於當事。謂若輩既遭冥譴。訟詞汔可少息。越數日。命胥吏往瞰之。見赴愬者捧金執幣。環伺堂下。其父南嚮趺坐一榻。閉雙眼喃喃口授。而其子旁橫一几。以脚指夾五寸管。運寫如風。胥吏歸述之。當事者嘆曰。使州縣盡作活閻羅。此輩亦不能除也。可懼哉。

鐸曰。於易乾上坎下為訟。象曰。天與水違行。嗟乎。彼蒼者天。乃亦當訟哉。吾不知為之師者。順天乎。抑逆天乎。且其繇曰。有孚窒。是故欲無窒者必求師。

名妓沽名

黃竹浦齋之拔貢生。入都道過吳橋縣。有友人客於署。訪之。友人曰。此間有名妓祝慶娘。曾見之否。黃曰。未也。遂相將偕往。至則粉牆朱户。不似北地之茅簷蝸廨者。即有一蒼頭奴邀坐。獻茶。茶畢。又一老嫗出。略話溫涼。使導入內室。四壁黏名人題贈。中懸二喬觀兵書圖。旁

設烏皮几香鼎筆牀具備瓶插紅梅一枝含蕊未吐旋有小鬟上前啟白曰慶娘若宿醒今已起向窗下理妝矣乞貴人少俟久之又有一小鬟出報曰慶娘妝已竟因春倦伏枕少睡候稍醒更衣出見矣察其意似大矜貴者而黃以候見美人當俟海棠睡足姑耐心以守而目注簾間不暇他視又久之老嫗出捲簾雙鬟扶慶娘至黃即睨之面粉斑斕唇脂狼藉纍然碩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努歸運糧河漕船過閘邁遂大驚顧友人曰名妓若此羞煞章臺矣友人自悔言之孟浪潛遁去而慶娘殊無媿色從容謂黃曰名妓與名士若何黃曰等耳慶娘曰若然則名妓之稱妾何媿焉夫名士操三寸管馳騁詞壇使天下想望風采亦重其內才耳妾之浪得虛名者不在脂粉之假面目而在牀席之實工夫也黃哂笑曰何謂工夫慶娘曰有開合有緩急有擒縱是即名士作文秘鑰耳何問為黃大悅遂與繾綣纏而謂慶娘曰溫柔鄉洵有真樂枚西子眉截潘妃足割女瑩之陰溝而無生氣是猶購十二金釵圖日偎抱之不足令人真箇銷魂也不半月喪其資斧未及廷試狼狽歸友人知之嘆曰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者定有一篇假議論弋名釣譽不意名妓亦然黃生適墮其術中而不悟是名士之智又出名妓下矣哀哉

鐸曰歷來名士言古學者曰宋唐曰晉至漢人止矣而此妓工夫則天姥之所敎軒皇也古

歌云。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是真古學。是真名士。

泥傀儡

粵西柳州府。有土地廟。廊下塑一神。像貌猥獕。皁袍角帶。土人呼為泥傀儡。遇郡守廉。則兩手納於袍袖。如貪黷者守其郡。則伸手作乞錢狀。先是某公來守郡。黷貨無厭。神手出袖者一尺。而某公欲自諱。陰使心腹奴。夜詣廟廊。强挽入袖。明日視之。轉益五寸許。且手指堅握不可開。某公大懟。具牲帛往祭。不旬日神手頓斂。又數日漸入袍袖。某公私喜。謂神靈亦受賄賂。而不知已掛彈章。新郡守龐公至矣。龐公名廷驥。予表姑丈。以中書陞主政。外擢郡守。性頗狷介。故神預兆之。一日。神手亦漸出袖。公大驚。私自檢察。蓋屬吏餽荔支兩桶。中納金三百。公不知而誤受也。急反之。神手亦頓縮。由是終其任。不名一錢。

鐸曰。相書言伸手過膝者必大貴。咄咄傀儡是大貴神

石贔屭

吳門小橋里弟兄某。春日遊滄浪亭。旋過學署。見碑下贔屭。不識也。誤以為龜。競摩其項曰。汝前生負何重孽。今向人前出醜若是。大笑而去。後值母誕辰。夜演鴻門宴雜劇。羣客在座。忽場上樊噲提刀直前。主賓盡失色。大呼曰。我贔屭神也。本為龍子。上帝憐我有勇無文。故

負石學宮。令稍窺文墨。不幸負形蠢笨。賊奴誤認爲龜。妄加姍笑。汝一市井無賴。平日帷簿不脩。吃館子亦醉。真所謂神似。非形似者。乃不自量。反謂予人前出醜。今日賀客滿堂。且與爾折證此案。言畢提刀欲殺。兩弟兄匍伏乞命。客亦代爲哀懇。因擲而笑曰。留骨而貴。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也。姑赦之。撒手登場。仍演鴻門劇本。依然一樊噲耳。問之亦不肯。吳下喧傳其事。遂置某於不齒。後兩弟兄援例入監。人猶呼爲衣錦榮龜云。

鐸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然未免謔而虐矣。

諧鐸卷六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上清宮除妖

吳郡三茅觀東狄姓為某司馬家之僕司馬有女祟於妖百計遣之不去因書片紙命狄赴龍虎山乞天師治之至則門庭宏敞宮殿森嚴處處懸牌書神將名守護司閽者入內啟稟約兩時許召狄進見衆法官擁天師出虎皮椅坐蓮華帳中金印寶劍陳列法座狄匍伏簷下呈狀法官法官轉呈座上天師細閱一過搖手攢眉沈吟良久與法官耳語不知作何詞即以片紙付狄令上清宮道人作法狄銜命去見一道人布巾短衣揞糞於野隨出天師書示之道人啟視不覺失笑曰天師貴符籙得錢動以萬計曾不一注念至殺生害命事輒煩我等亦大可笑因出一小木盆注以涼水取銅鏡仰覆其上以筆蘸墨塗鏡面幾徧亡何水沸如湯熱氣一縷上衝霄漢忽砉然一聲熱氣下注水散如跳珠而盆中已無涓滴道人曰除矣狄喜謂道人曰歸語主人必當厚報道人冷笑不言斂其具仍揞糞大步而去狄遂覆天師命取路而歸述諸司馬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女室中霹靂一震下血如雨而其妖頓絕後司馬具白金百兩布袍一襲親詣上清宮酬謝而道人終不可見遂歎息而反

鐸曰。具大本領者。必不裝大幌子。故布衣擔糞中。有拏妖手段。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是猶向蓮華帳底覓符籙也。

森羅殿點鬼

李君名堡。吾鄉名進士也。任甘肅會甯縣令。改補安慶府學教授。孑身赴任。而前任眷口未歸。暫寓十王殿廊下。一夕聞殿上人聲鼎沸。李起窺之。見燈燭輝煌。胥吏輩兩班祗候。紫面赤鬚袞冠而帶者。捧册侍立東隅。亡何。王者冕旒出。次第參謁。王曰。三十年不稽鬼籙。恐滋積弊。今當細核。毋稍隱縱。紫面赤鬚者。即捧册上呈。隨有荷枷帶鎖輩。由東廊魚貫而進。唱名畢。偃蹇從西廊出。繼點句魂簿。唱名再四。無一人應者。王曰。催命鬼八萬七千。何無一人在。紫面赤鬚者上前啟白曰。奉後殿轉輪王命。俾男者為醫。女者為妓。盡託生人世矣。王愀然曰。句魂攝魄。冥府自有定限。使若輩流毒天下。恐殺到者無已時也。又點餓鬼簿。即有一胥吏趨前跽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於防檢。諸餓鬼乘機逃去。今盡偷生陽世。王問在陽世作何事。曰。大半作縣令。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垂千百年。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噍類矣。胥吏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久之曰。此亦大費事。能忍飢者聽之。倘餓吻翕張。重者削其祿籍。俾子孫竄入旱田。輕者降作冷官。使凍餓終身。還其本相可也。李伏隙以窺

不覺失聲大笑。一時燈燭盡滅。殿上絶無聲響。後晤予於秦淮客館。詳述之。屬筆以紀其事鐸曰。吾聞李君在會甯時。戎服禦賊。頗著勞績。其改就學博。亦急流勇退意也。曾書一聯贈之曰。秀才有學皆吾輩。俗吏能修到此官。亦可想見其人矣。此殆其游戲之談耶。

蘇三

劉生名偉。字琬如。已酉應試白門。寓丁家水閣。先是晉陵某公子。費千金定花案。曲中諸妓有文狀元文探花之名。文探花者。隨母姓蘇氏。字繡英。以其行三。羣呼為小三云。慕劉生名乞同邑查君為介。願邀一顧。劉笑曰。琴心粉葬。葛嫩香埋。一片秦淮。久已鞠為茂草。安有板橋舊艷。能歌白練裙者。查慫恿再三。要遮而去。行未數武。值舊識黃生。强邀過寓。甫登堂。見一姬。兩鬟堆茉莉如雪。著蟬翼衫。左右袒露紅牆一抹。下曳冰綃袴。白足拖八寸許蝴蝶履。見客來。不甚酬接。摩兩臂金條脫。錚然作響。劉厭薄之。黃曰。君勿白眼覷。此秦淮文狀元某姬也。劉笑曰。狀元身價。果是不凡。然君司空見慣。僕不能向石榴裙底。攀高謁貴。忽忽告別急欲回寓。查曰。未到桃源。何言返棹。劉憤然曰。狀元若此。探花可知。吾甯識英雄於孫山之外。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拂袖竟歸。查述諸小三。俛首不語。既而歎曰。前明復社諸君。中周延儒榜進士。比諸佛頭著糞。兒不幸與若輩聯名。宜為英流唾棄也。撫床一慟。潸潸淚下。

查勸慰迺止後生試畢偕查旋里買棹武定橋東見一姬病容愁態臨流倚檻而衫痕黛影湖水皆香劉數目之顧查笑曰何處驚鴻翩來洛浦查曰是卽予所薦之丈探花也劉大悔曰因艾棄蘭惡鴟黜鳳吾知罪矣急維舟過訪並謝前愆小三曰君子觀人必因其類通人持論不狥於名但得終邀青眼亦何恨相見之晚耶劉大喜小三張筵款之酒三行劉避席而起曰僕固鍾於情者但狹邪之遊生平未習今日歡筵已同祖帳請留數語以當雪泥鴻爪小三覆素巾案上劉援筆題水調歌頭一闋曰敲斷燕釵股錦瑟不須彈喁喁兒女恩怨說向鏡中鸞儀是修文種子卿是修眉仙史同押紫宸班小謫三千歲來往只人間蘭檻外苔砌畔露華寒女郎花放一樹莫近玉闌干昨日青州買醉今日青樓買笑明日買青山偕隱共卿賦雙鳳月中還題畢榜人競催解纜與查登舟而去白下諸名士傳為美談至有作長歌以紀者自此探花之名大著而所謂丈狀元者門前冷落車馬稀矣鐸曰饒出墨池便登雪嶺世逢月旦都自善和坊裏學來固知名下觀人必合九州鐵鑄成錯字若劉生者可謂能得士矣

葛九

丁家水閣與劉生同寓者程生振鷺程負俠氣文奇詩奇作事俱奇邗溝來一妓名葛九香

歲隨平康後洗心滌行剪花賣履孝養父母忽二老相繼逝無力殯葬不得已復理舊業好事者述諸程生時大雨盆注程持益著屐冒夜過訪葛一見心傾拂床薦夕程笑曰無庸我非紅樓選夢者所以冒雨過卿欲代籌殯葬費耳葛感且泣下繼請方畧程曰近日冶遊兒都似盲人瞎馬奔逐章臺柳下汝一練裳椎髻雖姿容閒雅未必有千金博笑者惟仗筆墨有靈插標以高聲價庶幾廣致多金期於事濟袖中出研紅綾數尺以其行九戲拈九字填金縷曲一闋曰廿四橋頭步怪東風等閒吹過良宵十五重向十三樓上望謾掩四圍朱戶欠好夢十年一度數遍巫山峯六六第三峯留作行雲路雙星照七襄渡三三徑裏三生譜倚花前闌干六曲三絃低訴彈到六幺花十八一半魂銷色舞添一縷謝娘眉嫵卅六鴛鴦周四角更二分明月三更鼓且莫把四愁賦書畢漏深雨急葛再三挽袖拂衣竟回客寓明日葛飾以畫屏張諸客座好名者爭相傳播走馬王孫墜鞭公子宴無虛日枇杷門巷幾與顧眉生迷樓相埒不浹旬積金滿篋命弟持歸瘞其雙櫬致書招程繭足不至一日曉妝初抹陪貴客宴露葵軒下忽遣人齎白木匣至發之金翦一枚僧帽衣履俱備中有短札一封曰古人辱身非孝吾憐汝愚姑借辱身暫行孝道今事已濟矣心已盡矣及早回頭別尋覺岸沈淪慾海墮落花塵泉下人能瞑目乎字到速斷業根退修初服畫眉窗外即是選佛之

場。打槳湖頭。總屬慈航之路。倘能脫蓋。許滌前愆。毋得狐疑。至同鹽縛。葛覽書大悟。對鏡自截其髮。改妝作比邱狀。貴客遂巡避去。亡何。程大笑而來。合掌徑登上座。葛伏地膜拜。程學老僧宣口偈曰。彼美人兮。人盡可夫。吾今渡汝。超脫泥塗。踢翻桃葉渡。跳出莫愁湖。從今撒手菩提岸。火裏蓮華何處無。葛受記訖。星夜換舟回揚。捨身曇華上院。後乞韓幔亭寫妓堂皈佛圖。懸諸淨室。以誌不忘舊德云。

鐸曰。昔卞玉京作女道士。聞有所主。因知蓮性雖胎。荷絲難殺。亦兒女子故態也。乃片紙飛來。六根淨削。是兒慧業。定屬不凡。然非當頭棒喝。則柔花弱絮。漂流何底。似此金粉如來。風流藪澤中。當處處買絲繡之。

奇女雪怨

線娘。夏邑士族女也。善詞賦。兼工帖括。每搆一藝。老師儒宿。輒斂手曰。女學士易釵而櫛。怕不到玉堂金馬。年十七。父母相繼逝。線娘塊然獨處。隔院為某生別業。庭中玉蘭一本。斜倚東垣。線娘曉起摘花。其上某望見之。長揖牆下。線娘赭顏欲避。某曰。僕非宋玉。豈敢妄意登墻。祇因獨學無師。願作王逸少執贄簪花座下耳。隨出窗課一卷。屬其點定。線娘携歸內室閱。其文才華秀贍。間有一二小疵。碍於場屋者。直筆刪去。明日折花墻角。袖而還之。某大感

佩。穴之。蹤跡漸密。某作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題文挑之。線娘作媒妁之言。題文以答。某笑曰。急脈而緩受之。全失命題之旨矣。線娘曰。恐率爾操觚。以後無收束處耳。某覺其言可入。梯垣而過。急捉其臂曰。僕日以師事卿。何不坐我絳帳。線娘薄拒之。曰。讀書人最易昧心。一朝倍師。保不作逢蒙殺羿乎。某乃指誓山河。矢盟日月。線娘遂同歡會。朝垣夕室。將及半載。線娘促其委禽。某口諾之。而遷延不報。後竟議婚他族。結縭之夕。線娘始悉。立牆下望甚一來訣別。而某營鸞鳳新巢。不復記野合鴛鴦矣。線娘憤極。闔戶自經。某聞之悼嘆而已。後赴試鄉闈。甫執卷構思。見線娘翩然而來。某懼其讎己。觳觫萬狀。而線娘殊無怒容。反為拂紙磨墨。屬其盡心文字。并講解題旨而去。是科領鄉薦。繼應禮部試。線娘復來。其拂紙磨墨一如在鄉闈時。卷中有不妥字句。代易之。是科又報捷。殿試二甲。觀政農部。線娘時來曰。汝任京秩。得升斗祿。烏能充宦囊。盍謀作外任。二千石可立致也。某領之。不二年。外擢郡守。某本一介寒骨。驟得專城五馬。朘削小民。私肥囊橐。亡何。受盜金縱法。事敗。上聞。論棄市。前一夕。恍惚見線娘繡巾環領。披髮而來。曰。數年冤憤。而今始得伸也。吾所以佐汝功名者。因書生埋首窗下。何處得罹大辟。必使汝置身仕途。迺得明正國法。業鏡高懸。折證正不遠也。歡笑而去。

鐸曰。一事負心。十年貶黜。豈知芙蓉鏡下。亦有時為婦眉人報讎地哉。迺知除名桂籍。尚屬薄倖兒寬罰耳。

達士報恩

平原御史劉公少孤寒。設帳東村關聖廟。歲暮散館。入城探姊氏。姊以一雞尾相贈。歸而宰之。將為度歲計。適弟子家失一雞。竊議其師。漸至作隱語。疑而詢之。黠者掩口笑。愚者具以實對。公大恚。召諸家父兄輩。市香燭矢於關聖前曰。如劉某作不肖。出廟門即顛其趾。矢畢而出。衣躡於檻。顛而起。足翹如也。衆大笑。公仰天而呼曰。英雄困辱泥塗。不但為羣小所侮。乃至不諒於正神。冤哉。急貸家具得五金。竟赴京都。傭書李蘭臺門下。暇輒發憤攻書。以大興籍入泮。連戰皆捷。不數年。官御史。時天師入覲。以紙書狀乞查舊事。天師申文關聖廟。越數日。覆到云。某年月日某奉玉帝勅召赴靈霄殿議征蚩尤事。不在殿庭。廟後有一老獾。假託神靈。妄踞公座。竊意寒賤中必無奇士。簸弄狡獪伎倆。以博一笑。已命座下周某發其巢穴。取青龍刀斬之矣。天師述諸御史。星夜告假歸。召舊日父兄輩。尋至廟後。果有一荒塚陷地七尺許。一老獾斷頭截項。赤淋淋卧血泊中。衆疑始解。繼而歎曰。以戲得禍。雖伊自取。而某非此一激。亦以村學究終耳。功名富貴。何自而來。天下橫逆之加。正小人之所以福君子

也。此物殆玉我於成哉。急命擇隙地而埋之。樹以片石。號報恩冢。吁。公亦達矣。鐸曰。英雄當困頓時。哀我辱我。皆受恩深處也。不然。淮陰千金報德。何少年之胯。等諸漂母之飯哉。儇薄兒動以睚眦報怨。適形器小耳。

立家所以報恩。固已。然何似勿殺之爲愈乎。或曰。雞之死。死於 聖帝。非死於劉公也。嗟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吾得援此例以責之。受業謝模附誌。

夢中夢

曾孝廉赴南宮試。挈一老僕。束裝北上。夜投留智廟。時已昏暮。解鞍即憩。偶步門外。見垂楊夾岸。長板紅橋。斜橫春水。旁杏花數十樹。有翠鳥啁啾其上。曾踏橋度岸。見一家。園門洞開。徐步而入。丈窗窈窕。繡閣參差。循廊曲折。直達內寢。珠箔數重。瓊鉤斜捲。水晶屏後設珊瑚床一具。海紅帳垂垂未下。角枕錦衾。麝蘭噴溢。在橫梳粧小几。鏡匣未收。粉奩半啟。膽瓶內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聞翹鳳聲瑣碎而至。曾驚匿夾幕間。覘之。閨中細君也。曾問何得來此。笑曰。郎君新購之別墅。何善忘耶。曾亦不復省憶。聯座狎談。忽外廂馬騰人沸。起詢之。益迎新殿撰赴杏園宴者。曾即跨鞍騶從導去。十里花塵。萬家鈿閣。金鞭玉勒。顧盼自豪。宴罷

而歸。夫人迎門相候。焚香爇燭。話昔年寒窗夜讀。相對各有喜色。已而就寢。私念夫人年齒稍長。今富貴若此。何不廣列金釵。以充下陳。方伏枕。即有一人。投刺門下。云是富家某交結新貴。特以十斛珠購美姬四名。備充妾媵。曾大喜。立命召入。亡何。粉白黛綠。侍立滿前。燕瘦環肥。並皆佳妙。曾恐夫人嫉妒。引入別院。詢其小字。豐肌者曰娟娟。文弱者曰楚楚。明眸秀靨者曰倩桃。垂髮掠作斜髻者曰春柳。某命娟娟展褥。楚楚抱衾。倩桃列繡枕。春柳代除冠服。某先裸體入幃。迴視諸姬。紛紛卸裝。解羅襦。綬繡裙。脫鴉頭襪。合歡襍子。解絳結。提桃花褌。雪肉粉肌。爭來就宿須臾。左香右黛。玉體橫陳。八瓣香蓮。高擡競舉。曾心搖搖。不知所向。忽聞脚後夫人高喚。春夢頓醒。因大嗔曰。爾何太絮聒。方便片時。溫柔鄉早入夢矣。夫人亦誚讓。曾憤甚曰。我當日寒賤時。跬步輒加約束。今幸大富貴。漢家自有制度。豈由燕支虎風流棒喝哉。夫人著衣起。向壁而哭曰。薄倖兒。記否汝失館時。至晚不得一頓粥。拔襛壓鬢質錢易斗米。今驟得志。動輒加白眼。結髮情何在也。曾正以新貴自居。聞夫人摘舊日瑕尤。負氣不肯下。拍枕大呼曰。一副五花誥。看汝何顏消受也。忽聞耳畔有笑聲曰。相公夢魘耶。紐枕迴視。一老僕向燈下捉襟捕蝨而已。曾凝神半晌。擁被大笑。僕竟茫然。

鐸曰。人當春夢醒。未有不失笑者。豈知身猶在夢中耶。惟至人無夢。因其無富貴心。亦惟愚

人無夢。因其無富貴福。

身外身

太史某公未第時。聞靈隱寺老僧法璨。得禪門宗旨。投座下乞為弟子。老僧取庚甲布算。良久曰。汝骨相是佛門種子。而命猶當貴。未可驟也。公固哀之。笑曰。此干老僧甚事。且須取十二年富貴。迴復來。公涕泣不肯去。老僧擲禪杖逐之。公下階傾跌。旋起遁去。歸而若癡。日則讀書。夜則如依老僧座下。奉經聽講。因復詣之。老僧閉門不納。曰。汝欲向此處討面目。須還我禪杖來。後捷鄉闈。仍詣之。老僧閉門如故。已未南宮報捷。官翰林。繼又主湖北試。入則玉堂。出則絳帳。而蒲團佛火。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荏苒十二年。屈指舊約。乞休歸里。於是星夜馳驛。不一月。已抵浙界。夜宿剃家旅店。計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而轉輾伏枕。心急不能成寐。擁被焦思。伸脚忽墜。起視之。則靈隱寺丈室也。一龕燈火。熒熒佛座。百衲禪衣。左縫右結。摩其頂。光滑絕無纖髮。大驚。急詣老僧座下。而老僧閉目垂眉。正當入定。約兩時許。老僧始出定。公伏拜地下。乞求慧指。老僧微笑曰。汝披薙在此十二年矣。至今日尚饒舌耶。公頓悟。明日剃家旅店不見公起。揭被視之。止一禪杖。大駭。徧尋不獲。聞公有老僧之約。蹟至靈隱寺。見公破衣垢帽。居然老衲。問之。曰。昨恐驚汝輩。潛蹤來此。寄語諸眷屬。勿相念也。繼以

禪杖呈公。公笑曰。癡拐兒。十二年富貴。賴汝替却。自後謹守禪門。勿再跳入塵寰也。僕從輩不知所云。嘆息而去。

鐸曰。仙家有分身術。而佛門則無。蓋大慈悲不欲以幻術欺世也。公耶杖耶。非耶是耶。吾何得而知之耶。

香粉地獄

河南楊世綸。世家子。自幼議婚舅氏。會舅氏擢江南郡守。楊奉母命前往就婚。中途病於客邸。病中恍惚見鬼役持牒來句。至冥府。王者鞫其里居姓氏不符。叱鬼役曰。吾命爾句湖南王士倫。何舛錯至此。痛抶之。命楊仍回陽世。甫下殿。遇亡友殷仲琦。詢其何以來此。楊具告殷曰。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今幸稍暇。汝歸恐未識路。當送汝行。楊大喜。相將俱去。約三里許。見一處文窗繡閣。鱗次而居。門外抹粉障袖者。三三五五。見客不甚畏避。楊異之。殷曰。此香粉地獄也。楊問若輩何人。殷曰。陽世官宰。犯貪酷二字敗露者。遭國法。稍或漏網。冥府錄其幼媳愛女。入青樓以償孽債。今之倚門賣笑者。皆閨閣中千金姝也。正嗟歎間。左扉一老嫗出。與殷似熟識者。笑曰。貴人久弗涉賤地。今乘好風吹送得來。迺復過門不入耶。强拉殷袖。不得已與楊偕入。即有兩粉頭憨笑而出。爭道寒暄。楊詰其小字。殷曰。此名翠娟。此

名賽奴。皆北里中麴。楚也。匸何。老嫗捧酒有至。青衫紅袖。圍圜錯坐。酒三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翠娟轉委賽奴。賽奴面有愠色。翠娟屢從之。賽奴曰。汝倚而翁作縣尉。欺壓我典史女耶。陽世雖有統屬。陰司止叙姊妹禮。無得指揮如意。使人難堪。翠娟面發赬。强以手按拍。歌陽臺夢一曲。賽奴曰。音節乖舛。殊不耐聽。翠娟作色曰。我生長名門。本不習慣。豈似汝父山東販棗漢。買得兩根尖角翅。自將挂杖兜曲。向退衙時嗚嗚口授耶。賽奴語塞。拂袖欲起。殷與楊排解再四。始各安坐。忽門外大譁。鬼役奉閻君命押一女子新入青樓。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楊急起睨之。即舅氏女。已之聘妻也。大駭。詢其顛末。女曰。嚴君受盗金八百。誣人名節。罰奴至此以塡贓欵。今君為座上客。甯不一援手。楊商諸殷。殷曰。陰司與陽世異。非賄賂所能通也。僕何能為力。楊焦思無計。憂悶欲死。外傳言九幽殿三舍人來。老嫗肅迎而入。殷與楊皆避席。舍人笑曰。聞汝家新降下一棵錢樹子。特備纏頭錦數端。金步摇一事。與新人定情。老嫗再三稱謝。命女子入室理裝。女子窘極無語。倒地痛哭。楊見此景象。憤欲中燒。進退失措。良殷暫為緩頰。殷招嫗入內廂。告以意。大有難色。繼唱以多金。老嫗始色解。出與舍人耳語。不知作何詞。舍人悻悻而去。殷亦催楊就道。楊曰。室人不幸。遭此大辱。我何顏再生人世。女亦泣下。殷曰。不及黃泉。何能相見。此中殆有天緣。請先以青樓作洞房可也。命掃東軒。使女

予與楊同宿。自乃偕翠娟賽奴就榻西軒。流連宵旦。幾忘鬼域。一日有黑衣吏。持牒而來謂郡守某捐金八百。設立六門義學。閻君准城隍申報。仍命其女還陽。載以薄笨車。忽忽而去。殷向楊舉手稱賀曰。夫人已去。君亦從此逝矣。遂別嫗家送三四十里。將及旅舍而反楊亦恍如夢醒。調養旬日來裝赴舅氏公署具問義學之事舅氏曰予初有是念尚未舉行汝何由知。楊備陳始末。舅氏愕然。越日擇吉成禮花燭之夕。楊述前事為戲女堅不肯承曰君妖夢是踐。妄耶得有此。楊惘然久之。而洞口尋春。已無復落紅殷褥矣

鐸曰。婦女入官為妓。前明酷政。不謂陰司中猶沿是律也。父貪白鏹。女墮青樓。是官賣百萬皆闤闠中纏頭錦耳。然一日回心。千秋保節。陰司律例雖嚴。未嘗不許人自贖。勉之。

面目輪迴

京江趙生名曾翼。才華秀美。為藝林器重。而引鏡自照。實慙形穢。因題詩於壁曰投筆我欲問閻君。面目廬山恐未真。若說左思多陋相。道旁擲果又何人。題畢。憤氣而臥。瞥至一處。類王者宮殿。旁有屋三楹。上縣金字匾額。額曰面目輪廻。錯愕間。一書生高冠道服。攜書兩冊從內徐步而出。視之。乃故友康錫侯也。康本浙中名士。以丹青作諸侯賓客。趙曾締杵臼交相見詢趙近狀。趙亦詰其蹤蹟。康曰。兄不知耶。弟厭世久矣。因生前頗善繪事。被轉輪王徵

作幕客凡一切衆生先繪其耳目口鼻然後降生人世因出手中兩冊示之曰凡觀此即知弟匠心之苦也趙先觀第一冊簽曰貴者相狀貌類皆醜拙稍次者亦麻鬍黑胖繼觀第二冊簽曰賤者相姣好如婦人女子眉目間雖乏秀氣而各有一種顧影自憐之態因瓶然曰兄操造化之權何貴賤易形美惡倒置若此康哂曰兄何見之卑也當世臺閣諸公內美足有可觀豈必藉外貌圖尊顯惟貧賤者流困乏不能自立俾得一副好面目上可以沐貴人光寵下亦插身粉黛場中竊斷袖分桃之寵此予救世之婆心造形之善術也且如相君之面貴不可言使但修容飾貌取悅目前恐亦長貧賤耳何能拔幟詞壇恰科第哉趙曰君言過矣自古安仁花縣叔寶羊車留侯貌如好女豈盡長貧賤者康曰安仁山公酌酒千古尚有遺臭衛叔寶被道旁人看殺留侯非從赤松子游恐亦卒繼鍾室之禍總之求全者必招造物之忌何如姑留缺陷為一生享福地乎趙默然不語康曰如願減其福澤弟尚能為兄筆削之趙大喜求計康取案上筆向趙面目間略加句抹曰可矣趙再請筆削康曰弟與兄交好千年不忍使兄竟作餓殍相也訣論間忽聞呵殿聲至趙皇遽而出尋亦驚醒嗣後面目漸佳文思漸減躓場屋三十餘年卒以諸生老云

鐸曰衰衰諸公其相已聞命矣但未識如何是富貴相曰相法有之成馬驢形者當

周公斷菑孔子蒙倛皐陶削瓜傅說植鰭此君袖中粉本當從荀子非相經得來良工心苦毋乃自誇受業陳元瑛識

能詩賊

長洲顧蘭畹先生居毛氏廢園杜門卻軌吟詩自娛一夕薄飲而卧聞擊桌聲甚厲醒而視之一人在燈下繙閱詩稿吟咏再四拍案起立曰妙哉青蓮浣花之嗣音也急下床揖之兼叩蹤蹟其人曰實相告予北郭之偷兒也覩老家貧無以供甘旨入先生室莫有所獲適見案上詩觸予夙好不覺狂吟有驚台駕先生曰汝既就此必有以教我因即詩稿評論之曰集中諸作俱有盛唐風格惟春興律中杏花寒食終朝雨楊柳人家盡日風已落晚唐卑調又指其題長恨歌後如何私語無人覺卻被鴻都道士知曰此亦儇薄有傷忠厚李義山辟王沈醉壽王醒非不尖新而終失詩人敦厚之旨先生曰汝論詩已見一斑未識有佳作得賜教否曰自遭家難所作盡投楚炬不得已為先生一吟遂拍手而歌曰索米金門路渺茫空空妙手少年場憑君莫賦高軒過防卻明珠失錦囊先生曰如此詩才何落魄至此因嘆曰予不能詩亦不至落魄乃爾也先生尚當自勉談論間天已及曉先生具斗米送之曰幸作詩交顧留姓氏其人曰莫須莫須自後相逢但呼予為能詩賊可也言畢負米竟去

鐸曰。莊子記詩禮發冢。讀青青之麥章。居然三百篇後嗣音也。倫兒詩派中。此賊其末裔矣顧橫塘夜出。若戴若思石崇輩。並具絶世才情。渠儂僅能詩。所以為小竊耳

識字犬

孩時畜一小犬。名進寶。繼入書塾。必提抱與俱。偶置案頭。見予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黏諸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予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字曰慧兒犬。搖尾踴躍。作感恩狀。猶名士之受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格。食必擇器。寢必擇地。偶出遊街市。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賸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去。里中周孝廉閒而異之。配以牝犬。終歲不與同食宿。犬一無所好。惟好卧塾中。為予守架上書。後予隨先大父官淮甸。置犬於家。偶遣老僕回。必銜衣若問訊者。出平安書示之。始歡跳去。垂二十年。聞其忽發狂疾。見藍縷者。歡迎慂跳。遇鮮衣華服者。必狂吠。因嘆曰。積怪成癖。畸士類然。然反乎常性。恐自此取禍矣。不半載。為東鄰子吠。以竹弓而斃。家中人因予愛養瘞諸桑樹之下。誌以片石曰識字犬。繼聞牝者終日叫號。亦觸墻而死。喟然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犬其若而節者乎。或亦識字者狷介之報也。郵信命並瘞之。以全是犬之志云。

釋曰。識字為造物所忌。矧墮畜生道中。敢恃才陵傲耶。反常性以取禍。真覺世之言也。乃始以狂死。繼以節報。或造物忌其生不忌其死耳。

鶴雖掛牌。犬不識字。一番冤獄。全賴不識字救解。若以此犬當之。未免試宸濠之劍矣。犬而識字。誠為禍階。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有根女

長女蕙孫。幼失母。年十一。隨姑丈林翁艤讀書蘭葉山房。一夕。有垂髫婢導一紫衣女郎披帷而入。林詰所自來。女郎曰。適有一對。煩孝廉公續之。袖中出薛濤箋半幅。上書一聯曰。擕籃欄外採蘭花。被藍衣人攔住。林未及對。蕙孫信口答曰。執筆壁間題壁月。遭碧霄女逼成。小婢顧女郎笑曰。箇女子吐屬。然是我家飛瓊大姑子。女郎曰。不錯不錯。飛瓊姊遊戲人間二十六寒暑。昨始歸籍。曾言有遺花根蒂遺落在浴娥池。十一年後抽條發葉。必現空中慧相。卽此是也。蕙孫正欲啟白。女郎收其箋。偕婢倏忽而出。

鐸曰。騎牛石畔。曾現精魂。稠桑驛邊。頻呼妙子。情到至無聊處。往往有此幻境。

無氣官

京都琉璃廠有老翁揭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於是登仕版者。肩摩而至。老翁延之坐。俱令噓氣。自乃從旁諦審之曰。此金氣也。為翰苑。此木氣也。為部曹。此水氣也。為中翰。此火氣也。為御史。此土氣也。為國子監。言之無不脗合者。忽一人噓氣久之。老翁沉吟再四。似不

解其何官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氣而不旺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挑選知縣投呈就教者乃知冷官閒秩皆無氣男子為之推其命數都不在五行中也

鐸曰豈敢放顛亦非作達惟我知我現身說法　予攝篆星江戲作廣文先生四書文附錄於此以博一笑不辭小官學也祿在其中矣甚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學而不厭何哉教亦多術矣是或一道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土地人民有官守者此之謂民之父母有人於此選于衆無財降一等既不能令不如學也及是時治任之一邦是亦為政請嘗試之將入門某在斯舍館未定尊其妻子如窮人無所歸待其人斯出矣然後敢入修我牆屋從之者如歸市庶人在官者六七人愿而好自用飽食終日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什一使自賦五十畝而皆去其籍莫知其鄉雖有存焉者寡矣將出願車馬用不足不可以為悅改之為貴不俟駕而行吉月必朝服歷年多闇然而日章乞諸其鄰長以身有半三月不知肉味春秋祭於公必熟而薦之不素餐兮一樂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弟子以幣交乎何為不受薄乎云爾其恕乎文吾未嘗無誨焉好馳馬試劍不可與同羣而教育之豈子所欲哉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戒之在鬭生吾見亦罕矣自稱曰小童以其時考之與其進也宜若登天然自行束脩

以上以待來年出舍於郊以約鄉人皆惡之學之不講何為是栖栖者與是為欲富乎有之子長往那國人皆賤之黠爾何如謂之姑徐徐云爾如是其亟也有為者獲乎上有道委而去之左，望而罔市利又顧而之他則必取盈焉難矣哉下焉者不得罪於巨室父母之年其餽也以禮受之而不報又稱貸而益之斯疏矣比及三年會計及其老也盍去諸哀此煢獨欲罷不能俊傑在位卓爾不能用也仍舊貫若將終身如何則可已而已而毋自辱焉歸與歸與固所願也而今而後生財有大道何必讀書君子無所爭從吾所好如有復我者謂其人曰無羞惡之心然後為學乞人不屑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鬼婦持家

蘭溪盧某中年失怙恃娶冷氏伉儷綦篤生子女各一甫離襁褓妻病瘠死續娶歐陽氏美而悍遇子女尤虐動輒詬詈小有不懌鞭撻隨之某稍怒以色反舌啁啾數晝夜不倦某不能堪憤氣出遊遇雨竄入林谷忽踏地陷穴似墮人屋脊上聞噪呼有賊一人細縛而下視之亡僕繆義也曰吾謂何人乃是小主釋其縛急入內啟白亡何父母俱出抱持痛哭父曰兒來此亦是奇事且作半日聚遂導引入室見亡婦在窗下引鍼刺繡履某直前握其纖腕將訴契濶婦解脫而走曰何來惡客莽撞乃爾某瞠目不解母曰汝再娶耶某曰然母曰凡

男子續娶後婦。與前妻即無結髮情。故相見不復省識。母入內。與婦耳語。婦始恍然淚下。絜
問家事。某曰。田園幸尚無恙。但膝下兒女日惟荼毒。奈何。婦向壁而哭。某亦失聲大慟。父曰。
汝亦既抱子。適不念鸞離。妄招鴟鴞。宜毀巢而取子矣。孽由自作。夫何悔乎。母曰。渠固不足
惜。尚當為宗祧計之。父曰。欲保嗣續。在我賢婦。母曰。新婦久登鬼籙。安得為兒援手。父曰。不
賢婦吾捉之來。汝早晚稍加訓誨。即令新婦隨兒去。借渠手足。料理家務。俟兒女婚嫁畢。再
當來此。婦曰。日在親庭。何忍遽言離逷。母亦大悲。父曰。汝來為孝婦。去為慈母。於義兩全。何
必為此戀戀。令某偕婦出。建梯屋角。兩人拾級而登。俯穴而窺。猶見父母在簷角引領望也。
不得已攜婦循道而歸。甫及門。婦飄忽先入。見兒女夼集。爭來訴告曰。父出門後。繼母以鐵杖
擊我。忽顏色慘變。倒地而僵。言未畢。歐陽氏徐步而出。兒女觳觫。爭牽父衣。作畏避狀。歐陽
氏就其身畔撫摩再四。嗚嗚飲泣曰。我拋汝等未及三載。不意憔悴至此。審其音。酷類前妻。
某大喜。謂兒女曰。此汝前母。勿畏懼。兒女目灼灼相視。婦問女曰。昔我出奩中金為汝作纓
臂。今安在耶。女曰。娘頭上壓鬢釵。即脫女纓臂金所改作者。婦曰。吾安用是。即拔鬢邊釵為
女女戴。又問兒曰。我前挑百花迴鸞錦三尺。為兒作繡帶。今何不繫。兒曰。阿爺為娘裁作襦
履矣。婦謂某曰。癡男愛後婦。無怪兒女輩受摧折也。某俯首謝過。相攜入室。見藥爐茶竈。以及

帰眉安鏡處。都非舊日位置。婦慨然曰。人一朝謝事。百凡都聽諸後人。真可痛也。脫鎖啟箱見杏黃衫。紫縠襦。爍然堆積。而舊日故衣。無一存者。詰諸某。某曰。新衣稱體。勿念故衣。婦曰。男兒心迹。見乎詞矣。某自悔失言。再三排解。婦又倚窗凝望曰。舊種碧桃株。今復移植何處。某曰。自卿見背。渠日加翦伐。樹即枯槁而死。婦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迴視兒女。不禁潸然泣下。已而提甕出汲。執炊就爨。某勸令勿勞。婦曰。此後來人身體髮膚也。宜為君所愛惜。不然。吾自入汝家。何嘗一日薰香作閒坐哉。某神色慙沮。屏氣不敢作聲。婦曰。吾奉翁命而來。豈必翹汝過處。但匿怨為歡。轉傷婦德。不得不一吐其憤耳。某唯唯。自此遂同燕好。朝夕經理家政。閱十二年。撫子女俱各成立。女適里中鄭秀才為室。兒娶錢貢士女。家庭雍睦。從無閒言。一夕置酒內寢。酣飲盡醉。謂某曰。昨夢阿翁見召。今當永訣。夫婦之緣。盡於此矣。某泣曰。家室仳離。賴卿再造。正當白頭相守。奈仍捨我而去。婦曰。撫汝兒女而來。事汝父母而去。若必有意攀留。於君即為不孝。某向隅大哭。轉瞬間。婦已登床。挺臥氣絕而殞。正驚嘆間。婦忽坐起曰。阿姊既歸。妹當仍代矣。察其聲。仍一歐陽氏也。某皇遽失色。婦曰。君勿疑懼。妾在翁姑處。受教訓者十二年。始知日前所為。俱失婦道。自今伊始。當恪遵阿姊成法。依贊數載。以贖前愆。某喜。召兒告之。兒悲喜交集。婦曰。我去此十數年。兒已成人。授室。幸勿念舊惡。尚

當為爾父持厥家也。兒曰前母之劬勞。實後母之肢體。有何舊惡而敢不忘。婦亦大喜。由此相夫教子。恩義備至。鄉黨宗族。悉稱良婦焉。

鐸曰。老夫得其女妻。一味承顏順志。養成驕悍。不至毀巢取子不止。於父母為不孝。於兒女為不慈。九原可作。地孔何處入也。噫。

鄙夫訓世

新安某翁挾千錢至吳門作小經紀。後家日泰。抱布貿絲。積貲鉅萬。常大言曰。致富有奇術。愚夫自不識耳。有數人齊款其門。乞翁指授。翁曰此訣不傳。汝等各攜百錢來。為予作談資。當授汝。至夜攜錢俱至。翁命之坐。曰求富不難。汝等先治其外賊。後治其內賊。起家之道。思過半矣。衆曰何謂外賊。翁曰外賊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眼好視美色。嬌妻豔妾。非金屋不能貯。我出數貫錢買醜婦。亦可以延宗嗣。耳喜聽好音。笙歌樂部。非金錢不能給。我登樂遊原聽秧歌。亦可以當絲竹。若置寶鼎。購龍涎。無非受鼻之累。我閉而不聞其香。終日臥馬糞堆。亦且快意。數山珍羅海錯。無非受舌之欺。我食而不辨其味。終日啖酸齏粥。未嘗不飽。至塊然一身。為禍更烈。夏則細葛。冬則重裘。不過他人美觀。破却自家血鈔。我上尊皇古之制。前葉為衣。結草為冠。自頂至踵。不值一錢。此五者。皆治外賊之訣也。衆曰何謂內賊。翁曰內

賊亦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仁為首惡。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卻幾多揮霍。匹夫仗義。破產傾家。亦復自苦。我見利則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禮尚往來。獻縞贈紵。古人太不憚煩。我來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著。智慧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終身。只須一味混沌。便可常保庸福。若千金一諾。更屬無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機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無造門之請。此五者。皆除內賊之訣也。精而明之。不愛臉。不好名。不惜廉恥。不顧笑罵。持此以往。百萬之富。直反掌間耳。有志者。好為之。衆唯唯出錢。置座上。翁視之皆紙錢灰也。叱曰。我盡心指授。爾何以此相戲。衆曰。翁論誠佳。但人世恐行不去。只宜以此教鬼。言未畢。盡現鬼相。翁返身欲遁。衆很曰。畜生道中。有四萬八千鬼。候翁教誨。即請同行。翁愕然。既而泣曰。君等稍緩須臾。容予撥置家事。左箱右籠。稽查殆遍。而無一物可攜。迺嘆曰。做盡一生富翁。仍向窮鬼隊中。搗鬼去也。衆起揶揄之。翁亦頓仆。

鐸曰。富輒呼翁。窮必稱鬼。因知鬼門關上。無致富奇書賣也。得此翁登壇說法。黑暗獄中。盡黃金門第矣。

蟲書

錦屏女子葉佩纕。有夙慧。七歲就傅讀書。通妙解。常謂師曰。古人造字。會意象形。而有時亦

多誤處。師詢其指。曰婑字明係委矢。宜讀如射。射字明係寸身。宜讀如矮。今顛倒字義。豈非古人之誤歟。師奇之。語其父曰。童烏九歲能預玄文。今女公子慧性。當不亞草玄亭。令嗣也。父愀然曰。童烏蚤慧。未幘而夭。恐如意珠。亦不能長擎掌上耳。年十六。驟病而殂。瘞於後園。碧梧樹下。青蟲千百。攢集葉上。嚙作細字。讀之多成妙句。有冥中八景詩。其鬼門關望月云。淚灰盡羅衫夜不溫。亭亭碧月照離魂。滿身風露渾難着。卻怪梨花尚有痕。奈河橋春泛云。滴煙波別恨長也。催雙槳出橫塘。桃花莫逐春流去。怕到人間魅阮郎。望鄉臺晚眺云。六曲闌干何處憑。夕陽臺閣勢崚嶒。始知身似秋來燕。飛過瓊樓十二層。孟婆莊小飲云。月夜魂歸玉佩搖。解來鐺畔換香醪。可憐寒食瀟瀟雨。麥飯前頭帶淚澆。剝皮亭納涼云。腥風一陣晚涼生。血滿羅襟暑未清。記得豆花棚下戲。輕揮小扇捉流螢。惡狗村踏青云。金鈴小犬水聲聞。羅襪無塵任往還。女伴相邀鬭芳草。春光不度鬼門關。血污池垂釣云。萬家碧血引成渠。染出琴高赤鯉魚。釣得竿頭還棄卻。腹中怕有故鄉書。點鬼壇飯僧云。佛鼓齋鐘午後聞。散花壇上雨紛紛。為儂懺悔生前業。布施還伴殉葬裙。其他詩詞不能備載。一日作書別其父母曰。兒以稚齒見愛親庭。罔極深恩。縻軀難報。猶憶疏窗雨後。小閣花時。閒字呼爺。梳頭覓母。牽衣索笑。嬉不知愁。方謂楊柳春長。梨花命永。撒環至老。比附嬰兒。何期噩夢驚心。瓊華墜

刧邱山罪重。憂及高堂。謝別以來。燕已辭巢。鶯猶戀冢。春蠶死後。尚解抽絲。蠟燭灰餘。不忘吐燄。魂吟夜雨。鬼唱秋墳。未免有情。短歌代哭。昨來故閣。遥望慈顔。椿茂萱榮。慰知無恙。小鬟阿黛。喜已垂髫。數載紅閨。添香捧硯。望開兒舊篋。檢點殘膏。釵股雙封。繡巾一襲。小作嫁資。留為記念。兒近蒙王母。徵作司書。種福無媒。生天有路。玉樓舊例。聊以解嘲。但一旦形分。千秋影隔。綿綿長恨。此意如何。惟望努力加餐。虔心採藥。倘鑪頭火熱。竈下丹成。則不夜城邊。長生會上。未必無相見時也。弱水無魚。蓬山少雁。一言永訣。萬刧難忘。臨別怱怱。佩纕百叩。父母得書大慟。後園中青蟲盡滅。梧葉上不復作字矣。

鐸曰。吾讀周櫟園雜記。頗疑行仙董卽之事。然才人精靈不泯。托諸昆蟲草木。以抒其鬱抱情或有之。特是紅粉生天。青蟲匿蹟。豈劉安拔宅。雞犬皆仙耶。吁是可怪已。

獸譜

通譜之風。莫盛於江左。有某姓者。門户式微。以負販起家。意欲攀援仕族。商諸比部吳君。吳善諷刺。曰。我有一典。請為汝述之。某肅然敬聽。吳曰。昔河鼓貴玉帝聘錢。謫居營室。後勤於耕穫。積金錢數萬。緗載牛背。赴天門。先行繳納。而牛忽奔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囂俗。因念背上物。頗充積。不難依附華族。夸耀鄉里。徑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予之角。振振。公族。予

之趾。振振公子。且一角五蹄。代生異相。豈汝觸牆成字者。能溷乃公種類乎。叱之去。又投西域。投青獅座下。未及通謁。獅見其狀貌蠢劣。大聲一吼。遺糞滿地。辟易數千里外。躑躅荒野。無所適從。忽憶盧山長耳公。當日有同車之誼。往謁之。長耳公曰。此間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而實廣為結納。僕請為介。必蒙收錄。遂同詣南山。長耳公先道達誠意。豹曰物以類聚。與足下交者。大都膨亨腹漲者也。長耳公極稱其可。引牛進見。登堂踞蹐。終斷不類。豹初拒之。繼見其所負金錢。笑曰。相君之背。富不可言。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因背有金錢文耳。若雖不由天賦。尚可藉人力為之。命出其金錢。引皮上毛。編輯成文。亡何異色斑斕。金光閃爍。居然具體而微。不似管中窺者。僅見一斑也。長耳公熟視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雖介葛盧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為同類。而牛亦掉尾自雄。日隨步後塵。焜燿長林豐草間。不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喧逐之。牛徬徨無措。仍投斗牛宮來。河鼓以珊瑚鞭。棰背者百。繼詰其金錢何在。牛具告。河鼓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數萬金錢耳。一旦金錢罄盡。尚肯引泥塗中物。為祖若父之贅子孫哉。以鐵索貫其鼻。繫諸牢筴之中。後人遂名河鼓曰牽牛。某聞之。汗流滿額。而通譜之興索矣。鐸曰。貧薪賣廉吏後人。皁隸亦貴卿末裔。乃以遥遥華胄。薄己祖宗。冒人孫子。吾不識其是

何肺腸然。元宰幷庸。諸狐攀令本非一姓。尚以攀附為榮。又何怪乎。同姓而議宗者。

黑衣太僕

戊戌張孝廉名邦弼。父執某為分宜邑宰。招之幕下。一日閒詣街市。適里中賽會。傾城女士雲屯霧集。張立簷下。俟觀之。亡何鑼聲前導。旌旗扇蓋。按步徐驅。有金字牌兩面。大書相府太僕四字。張不知何神。俄而香煙飄颻。暖轎中坐一神像。面肥紫髯。鬑鬑如戟。頭戴羅帽。身著黑直身。腰繫鸞帶。下穿尖頭皂鞾。張異之。尾至神廟。牲牷畢設。燈燭輝煌。衆羅拜其下。皆尨襟袍短襖。帽蛙頭辮子。滿口刺刺。作官話。繼而宣祝文。有伏願神靈庇佑。上自督撫。下及州縣管門有權。包兒加重云云。張尤異之。因詢問何神。答曰。此分宜相公門下班頭牛二太爺也。張太息謂。嚴賊當日私鬻官爵。傾害忠良。皆若輩逢迎長惡。今嚴賊名污青史。何物狗奴公然廟祀。上神座。欲抶其頰。衆大驚。曳令下。且曰。汝顛耶。窮措大讀得兩行書。動輒作腐氣。倘生相國時。隨鄢趙輩投謁門下。見牛公。脅肩諂笑。不知作何狀。且人各有主。秀才家崇祀文昌。不過欲祈福蔭。徼倖得科第。屠沽兒日市燭帛。拜禱財神座下。亦欲獲什佰利。豈黨稱富翁。今吾儕崇奉牛公。亦猶士子之文昌。服賈輩之財神也。何尤焉。張知若輩不可與辨。言於邑宰。立毀其廟。自此牛信之鬼益厲。化為千百萬億身。血食天下矣。

釋曰。五祀之內。門居其首。後世此祀不傳。餒鬼處處覓食。遂於白晝現將軍形相。形矣何牛
斑頭之神尚䇿累直身哉。或曰冠進賢繫羽箭者是其變相耳。

巾幗幕賓

歸安蔣生年弱冠。止能計四子書及尚書半部而已。家貧欲爲幕中客。徧託戚友。羣謂其才
短。弗之薦也。會有納粟縣尉𨼆富陽縣令。急欲覓一友司筆札。遂以蔣生應聘。縣令素不
識丁。蔣生故作大言以欺之。書稟中訛字錯文。置不問。適撫院太夫人誕辰。縣令欲稱觴。況
其作文。蔣生撫拾舊所集排偶祕本。敷衍成之。然不解典故。中雜男人壽言。如慶犧吝之庚
寅。頌老人之甲子。不類之詞。盈篇累幅。縣令不解。屬人書諸屏障。親齎憲轅。撫公覽之大笑。
縣令因其色喜。謂必壽文之妙。高出羣輩。歸述之。益其辛俸。明年撫公正誕。仍浼作文。蔣生
又集其祕本中排偶。雜以女人壽言。如耀婺星於東壁。降王母於西池。巾幗增輝。璇閨益壽。
尤堪噴飯。縣令仍自齎送。撫公笑不能止。並問某先生尚在貴署否。縣令唯唯。因思一書記
耳。得上臺垂詢。是必浙中名士。歸又述之。蔣生益自負。私念才望如此。何便屈居縣署。倘作
戟門揖客。其所獲當有什倍於此者。因託故辭去。竟詣撫轅。投揭求見。撫公召之入。蔣生備
述知己之感。而揣撫公意。似不甚招攬者。因申言某縣令壽章。係某代撰。撫公乃悟。投見之

哉笑曰先生大才僕所欽服但未免為昔人所誤家憖固非騷客如僕者亦豈須眉而巾幗者哉蔣生大窘而退由是浙中羣呼為巾幗幕賓到處求薦卒無有聘之者

鐸曰庚蘭成春旗芝蓋一聯子安以之名士作文亦有時拾人牙慧也但一一鶴聲飛上天未許鈍根人偷得來　金根錯解弄麞誤書固屬千秋笑柄何以弋人何慕法言可以誤書垂楊生肘南華不妨錯解名下好題詩詞壇積弊今古相沿於蔣生乎何尤

鮫奴

茜涇景生客閩三載後航海而歸見沙岸上一人僵卧碧眼蜷鬚黑身似鬼呼而問之對曰僕鮫人也為水晶宮瓊華三姑子織紫綃嫁衣誤斷其九龍雙脊梭是以見放今飄泊無依倘蒙收錄思銜沒齒生正苦無僕挈之歸里其人無所好亦無所能飯後赴池塘一浴即蹲伏暗陬不言不笑生以其窮海孤身亦不忍時加驅遣浴佛日生隨喜曇花講寺見老婦引韶齡女子拜禱慈雲座下白蓮合掌細柳低腰弄影流光皎若輕雲吐月拜罷隨老婦竟去躡之入於隘巷訪諸鄰右知女吳人姓陶氏小字萬珠幼失父為里黨所欺三年前隨母僦居於此生以孀貧可啗登門求聘許以多金卒不允生曰阿母居奇不售將使令千金以了角老耶老婦笑曰藍田雙璧索聘何嫌且女名萬珠必得萬顆明珠方能應命否則千絲結網亦

笑越客徒勞耳。生失望而回。私念明珠萬顆。縱傾家破產。亦勢難猝辦。日則晝空。夜則感夢。忽忽經旬。伏床不起。延醫診視。皆曰。雜症可醫。相思疾未可藥也。瘦骨支床。懨懨待斃。鮫人入而問疾。生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但汝海角相依。迄今半載。設一旦予先朝露。汝安適歸。鮫人聞其言。撫床大哭。淚流滿地。俯視之。晶光跳擲。粒粒盤中。如意珠也。生蹶然而起曰。愈矣。鮫人訝其故。生曰。予所以病且殆者。為少汝一副急淚耳。遂備陳顛末。鮫人喜。抬而數之。未滿其額。轉嘆曰。主人亦寒乞相。得寶驟作喜色。何不少緩須臾。為君盡情一哭也。生曰。再試可乎。鮫人曰。我輩笑啼由中而發。不似世途上機械者。流動以假面向人。無已。明日攜樽酒。登望海樓。為主人籌之。然。如其言。侵晨挈鮫人。登樓望海。見煙波汩沒。浮天無岸。鮫人引杯取醉。作旋波宮魚龍曼衍之舞。南眺朱岸。北顧天墟之眾。碣石盡在滄波明滅中。喟然曰。滿目蒼涼。故家何在。奮袖激昂。慨然作思歸之想。撫膺一慟。淚珠迸落。生取玉盤盛之。曰。可矣。鮫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放聲一號。淚盡乃止。生大喜。邀之同歸。鮫人忽東指笑曰。赤城霞起矣。蜃樓十二座。近跨鼉梁。瓊華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島。釣鰲仙史。僕災限已滿。請從此逝。聳身一躍。赴海而沒。生悵然獨反。越日出明珠。登堂納聘。老婦笑曰。君眞癡於情者。我不過以此相試。豈眞賣閨中女。靦顏求活計哉。卻其珠。以女歸生。後誕一子。名夢鮫。志不

忘作合之緣也。

鐸曰。借窮途之哭。為寒士之媒。鮫人之術奇矣。吾更奇乎阿母之始索其聘。繼卻其珠。使絕代嬌姿。閨房吐氣。否則量石家一斛珠。雖高擡聲價。亦何異賣菜而求益者乎。

犬婢

清平王太常乞假歸里。夫人欲購一婢。有貧婦攜女來。面黃體瘠。目灼灼如犬鬭。其直索金百兩。夫人笑曰。爾女醜拙若此。何所長而視為奇貨耶。貧婦曰。是兒雖陋相。然天生慧眼。能於昏夜視物。洞如白晝。夫人曰。姑留此試之。貧婦去。至夜。諸女伴於燈下繡太常朝服。命其穿鍼暗處。易如投芥。夫人喜。明日如數予之。名其婢曰喜兒。喜兒外樸內慧。善伺夫人意旨。夫人鍾愛。幾齒諸子女行。夜輒引以為戲。時出金纏臂銀約指。於黑夜擲弄。能辨其色高下。或取千錢。散布暗室中。令喜兒往拾。不遺一錢。嘗謂太常曰。紅線掌牋。芳姿詠扇。即劉家俊婢。誦得魯靈光殿賦。總不似我如願兒勝婆利市碧眼賈也。一夕太常秉燭內室。為吏部某公作墓誌。急欲徵事班史。遣喜兒於書架上取第幾部第幾卷書。喜兒噭聲而去。往返數次。徒手而來。詰之。凝立不語。太常曰。暗中摸索。本非易事。因自起持燭出外。揀之架上。其書宛然。笑謂夫人曰。卿家碧眼賈。今亦迷五色哉。夫人不解。但咎其懶。喜兒曰。夫人誤矣。昔阿娘中年

不育。祈嗣楊太尉祠。命以座下犬托生為女。故婢子編體賤骨。唯雙眸獨炯。但犬之為物。遇金銀什物。雖黑夜能見之。若文章詞翰。縱光天化日中。瞪目不知為何物。況於昏暮間求之乎。夫人憮然為閒曰。棄人用犬。宜明於小而暗於大也。自今以後。吾知悔矣。太常曰。不然。眼前碌碌。豈止若輩。凡遇財物則雙眼俱明。遇文字則一丁不識。皆犬之種類耳。奴價倍婢。未是知言。夫人迺大笑而喜兒之寵不衰。

鐸曰。朱氏金鈴梅花度曲。陸生黃耳洛下傳書。誰謂文章詞翰。非畜類所敢近哉。但度曲而不知曲中之義。傳書而未識書上之文。棄人用犬。終非長策。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棺中鬼手

蕭山陳景初久客天津後束裝歸里路過山東界時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止一寺院見東廂積棺三十餘口西廂一棺巋然獨存三更後棺中盡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陳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矣盡向我乞錢耶遂解囊橐各選一大錢予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一手伸出如故陳曰一文錢恐不滿君意吾當益之增至百數亢然不動陳怒曰是鬼太作喬可謂貪得而無厭者矣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登縮陳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饑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上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因嘆曰饑民無大志一錢便能滿願而四公慣受書儀不到其數不收也已而錢聲戛響益因棺縫頗窄鬼手在內强拽苦不得入繃然一聲錢索盡斷青蚨拋散滿地鬼手又出四面空撈而無一錢入手陳睨視而笑曰汝貪心太重贏得一雙空手反不如若輩小器量還留下一文錢看囊也而手猶掏摸不已陳擊掌大呼曰汝生前受兩貫錢便坐私衙打屈棒替豪門作犬馬究竟積在何許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態耶言未已聞東

廂之鬼長嘆而手亦遂縮天明陳策蹇就道即以地下散錢奉寺僧為房資焉鐸曰官愈卑者心愈貪若輩之醜態何可言也乃生既如鬼死復猶人豈冥中無計吏之條耶東廂長嘆想已早褫其魄矣

鏡裏人心

揚州興教寺寓一摇虎撐者自名磨鏡叟腰間懸一古鏡似千百年物詰其所用曰凡人心有七竅少智慧者必填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知其受病之處投以妙藥通其竅而益其智於是愚鈍者爭投之頗著奇效富商某生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叟於家長跽請治叟取鏡細照摇首而起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為也某詢其故叟曰僕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裹酒肉氣此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裹金銀氣此病在先天不可瘳也某固求方略叟曰姑妄治之令其子閉置一室飢則食以腐渣渴則飲以苦水如是者半載翁取鏡再照曰酒肉氣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某曰何謂先天叟曰尊夫人受胎時金銀堆積內房令郎適感其氣以至迷塞七竅外似金光而內實銅臭欲求剏治之法急向文昌殿惜字庫取紙灰兩斛拌墨汁數斗丸作桐子大朝夕煎益智湯送下盡此或可有濟某悉遵其法不三月翁取鏡又照見六竅玲瓏惟一竅鈍塞如故某再求醫治叟笑曰此名文字

竅君富翁不宜有讀書種子開之恐遭造物之忌且留此一竅以還君家故物否則剝削太甚於君亦何利焉某不敢再請吏亦辭去後其子周旋應對聰慧勝於曩日惟讀書不能成誦某爲納貲捐職以布政司理問終

鐸曰地境圖云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此子出身銅窟而不能翔步青雲之上者何歟良以生當光天化日時其氣有不旺耳文竅閉塞或非其咎

孟婆莊

蘭蕊邯鄲挾瑟倡也妹玉蕊與里中葛生有嚙臂盟生家貧檮母索聘奢意苦不遂蘭蕊多貴客交所得私金悉以贈生爲妹作纏頭費生德之後蘭蕊病瘵死生益落寞非但不敢言聘卽欲一宵懽自顧空囊亦殊羞澀願恥氣結遂以情死投至冥府王者憫其無辜判令投生至一處牽蘿爲棚鋪石作几見男女數百輩爭瓢奪杓向鑪頭就飲生適口燥亦往投止忽一女子從棚後出視之則蘭蕊也驚問所來生具對女曰君以情死妹豈獨生言之泣數行下生取瓢就鑪女搖手禁勿飲生詰其故女俟飲者盡散迺曰君不知耶此孟婆莊也渠爲寇夫人上壽去令妾暫司杯杓君如稍沾餘瀝便當迷失本來返生無路今乘不昧前因何不及早遁歸與吾妹仍諧舊約生曰舊約難憑重生無益卿將何以教我女曰當爲君圖

之遂引至棚後見纍纍石甕排列牆隅女指曰此名益智湯飲者有才此名長命湯飲者多壽此名和氣湯飲者令人歡喜生問若輩所飲者何物女笑曰此皆焦心大滴淚泉煎成之混沌湯也未至一甕女逼令生飲生問何名女曰此元寶湯君所以惡生樂死者只欠此一物耳生勉飲數口格格不能下咽女曰此等齷齪物原不宜入文士之腹然緣此為有情郎吐氣是物亦不俗矣生有難色女曰勸君更盡一杯恐西出陰關無故人也生為解頤勉飲其半女曰可矣遂導生出棚指示歸路時生死已五日因無殮具停尸牀上惟一寵下婢守視見屍忽躍起頻呼腹痛探喉大吐勢如湧泉熒熒然水銀入地命儲春鏟坎地數尺盈千累萬其中皆不動尊也急詣鴇母家玉蕊得生死耗絕粒者三日生吐其實皆大喜遂以金聘之而歸因感蘭蕊之德移其柩禮葬之後葛氏子孫繁衍命春秋祭埽永著為例

鐸曰十斛量珠千緡結綱家無黃金屋阿嬌從何處貯哉因知溫柔鄉裏坑煞幾多寒士慾海沈身泉臺埋骨鬼門關外獨立茫茫究竟元寶湯向誰家喫也嗟乎

十姨廟

十姨廟在杜曲西未知建於何代芝楣桂棟椒壁蘭帷中塑十女子翠羽明璫道皆殊色上舍生某過其地入廟瞻像歸而感夢忽忽身在廊下時秋河亙天露華滿地疏星明滅隱紅

樓半角。嘗見妖婢四五輩。籠絳紗燈數盞。導一雍鬟下堦。一女子仰天嘆曰。今夜廣寒宮闕。未稔姮娥獨宿淒涼何似。衆曰。莫為渠擔憂。我輩獨處無郎。亦不讓清溪小姑子也。談笑間。一婢移燈剔燭。見某暗伏廊下。譁曰。何處風狂兒。在此偷窺國豔。衆趨視之。笑曰。纔說無郎。忽傳有客。大為我輩解嘲。相邀入室。聯兩几。次第排坐。須臾珍肴旨酒。羅列滿案。大姨曰。悶酒寡懽。今夕幸逢嘉客。盍行一風雅令。衆笑曰。還是領頭人不俗。開口便道得個風雅。大姨曰。豈敢妄攀風雅。隨舉四書一句。下接古人名。合者免飲。否則罰依金谷。衆曰。諾。引大觥酌某。某以賓不奪主為辭。大姨遂引杯自酹。覆掌而起曰。孟子見梁惠王。魏徵。衆齊贊曰。妙哉。武子庚詞。漢儒射策。不過如是。順至二姨。二姨曰。可使治其賦也。許由。大姨曰。後來居上。大巫厭小巫矣。次至三姨。三姨曰。五穀不生。田光。四姨接令曰。載戢干戈。畢戰。五姨斜視而笑曰。二姊工力悉敵。可謂詞壇角兩雄也。四姨白眼視五姨。剔髮澤戲彈其面曰。坐於塗炭。黑臀。四姨扭腹三四曰。妮子此中真有左癖。令至六姨。六姨素口吃。曰。寡寡寡寡。三姨曰。我輩誰個不寡。要汝道得許多字。引杯欲罰。大姨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何礙。六姨紅漲於頰。格格而吐曰。寡人好勇。王猛。七姨低鬟微笑。衆請之。曰。我有一令。止嫌不雅馴。大姨曰。小妖婢專弄狡獪。有客在座。勿妄談。七姨終不能忍。曰。其直如矢。陽貨。衆掩耳不欲聞。八姨顧九姨曰。我

與汝取羯鼓來。為癡婢子解穢。正色而言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揖讓。九姨曰。朋友之交也。第五倫。十姨起曰。妹年幼。勉為衆姊續貂。雖千萬人吾往矣。揚雄。某正焦思。未就。聞十姨語忽大悟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石秀。言訖意頗自負。大姨曰。才人學博。不憚食瓜徵事。何至談及水滸。某謙辨曰。渠道得病關索。我道不得拚命三郎耶。衆皆匿笑。大姨曰。君誤矣。渠所言迺草元亭之揚子雲也。七姨曰。頹陽貨。只曉得竊弓為盜。管甚子雲子雨。某意窘。三姨曰。口衆我寡。不如姑歇。三醻。某舉觥連釂。大姨笑曰。君書囊頗窄。酒囊却頗寬也。四座大噱。酬酢移時。五姨忽起座曰。今日之會。不可無詩。命雙鬟取筆硯至。七姨曰。五姨慣弄書。僕今止要集古人舊句。各成一律。大姨曰。不意夭斜兜胷中亦有制度。令雙鬟移燈就壁。先援筆而題曰。嫁得蕭郎愛遠遊。每因風景却生愁。桃花臉薄難藏淚。桐樹心孤易感秋。閬苑有書多附鶴。畫屏無睡待牽牛。旁人未必知心事。又抱輕衾上玉樓。二姨題曰。夢來何處更為雲。把酒堂前日又曛。料得亦應憐宋玉。肯教容易見文君。拋殘翠羽乘鸞扇。惆悵金泥簇蝶裙。取次花叢懶回顧。淡紅香白一羣羣。三姨曰。二姊工麗。纏綿真似李都尉鴛鴦辭也。妹從何處著筆。亦顛墨而書曰。本來銀漢是紅牆。雲雨巫山枉斷腸。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閒窺夜月銷金帳。倦倚春風白玉牀。誰為含悲獨不見。一生贏得是淒涼。二姨曰。妙似連環。

巧同玉合。蘇蕙子迴文織錦。為三娘作後塵矣。四姨題曰。風景依稀似昔年。畫堂金屋見嬋娟。曾經滄海難為水。願作鴛鴦不羨仙。歸去豈知還向月。坐來雖近遠于天。何時詔此金錢會。一度思量一惘然。五姨曰。黃鶴題詩。女青蓮亦當束手。不得已勉強一吟。題曰。金屋裝成貯阿嬌。酒香紅被夜迢迢。嬴臺月暗乘雙鳳。銅雀春深鎖二喬。自有風流堪證果。更無消息到今朝。不如逐伴歸山去。淥水斜通宛轉橋。大姨笑曰。是兒大有怨情。迴視六姨。六姨奮筆疾書。環視之。題曰。瑞煙輕罩一團春。玉作肌膚冰作神。閒倚屏風笑周昉。不令仙犬吠劉晨。相思相見知何日。傾國傾城不在人。迴首可憐歌舞地。行塵不是昔時塵。七姨曰。六姊以筆代舌。便怎地牙齒伶俐。六姨愁之以目。遂含笑而書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楚腰一捻掌中情。半醒半醉遊三日。雙宿雙飛過一生。懷裏不知金鈿落。枕邊時有墮釵橫。覺來淚滴湘江水。著色屏風畫不成。大姨曰。妮子出口便談風月。真個顛狂欲死。七姨曰。誰似阿姊道學。只要抱得輕衾上玉樓也。八姨曰。綺語撩人。亦是女兒家本相。爰題一律於壁。詩曰。夜半鞦韆酒正中。畫堂西畔桂堂東。麗華膝上能多記。飛燕裙邊拜下風。愁事漸多懽漸少。來時無蹟去無蹤。而今獨自成惆悵。人面桃花相映紅。九姨曰。對酒當歌。作此楚囚之泣。八姊裂盡風景矣。遂奪筆而題曰。壺中有酒且同斟。莫把長愁付短吟。夜合花前人盡醉。畫眉窗下月初沈。

綰成錦帳同心帶。壓匾佳人纏臂金。誰與玉昌報消息。千金難買隔簾心。八姨曰。風流蘊藉。九娘洵是可人。十姨曰。妹不能詩。倩九姊捉刀可乎。衆不允。十姨廻身面壁。迅筆而書曰。平生原不解相思。莫遣玲瓏唱我詞。有酒惟澆趙州土。無人會說絕家詩。常將白雪調蘇小。不用黃金鑄妝之。我是夢中傳綵筆。偏從人間可相宜。衆笑曰。莫道十姨長厚。這詩意調侃不少。既而取筆授某。某汗流手戰。若扛巨鼎。吮毫數十次。對壁。氣如牛喘。大姨曰。興酣落筆。詩壇快事。君何苦思乃爾。三姨曰。研京十年。鍊都一紀。亦屬文人常例耳。七姨曰。如卿言亦復佳。今夜拌閏百萬更籌。看溫家郎叉得手折也。某覺冷語交侵。勉書七字於壁曰。自從盤古分天地。大姨愕然曰。君欲賦六合耶。且此語出於何典。某曰。此千古盲詞之祖。縣諸國門。從未增減一字。大姨曰。盲詞入詩。騷壇削色矣。七姨曰。近日詩翁。大半奉盲詞為鼻祖。且被之管絃。閨閣中洋洋傾耳。不猶愈於嘔心鏤肺哉。閧堂大笑。某顏色沮喪。跼蹐而言曰。前言戲之耳。請改之。於是僞作吟哦。重加塗寫。五姨在旁審視。蓋千家詩第一句也。而午字誤作牛。掩口失笑。某愈擬筆作沈吟狀。忽一人冠帶而來。某乘機閣筆。十姨趨侍左右。其人據案而坐曰。吾浣花溪杜拾遺也。自唐時廟祀於此。不意村俗無知。誤十姨為拾遺。遂令巾幗者流紛紛鳩踞。猶以汝輩稍知風雅。故爾暫容廡下。乃引逗白腹兒郎。以糞土污我牆壁。自今以

後速避三舍勿謂杜家白柄長鑱不鋭於平章劍鋩也十姨伏地請罪怒猶未釋摽某先出門外某曰何來惡客驅逐詩人十姨耳語曰此唐時杜少陵也某曰杜少陵是何人十姨怒曰杜少陵且不識也來此處談詩累及我等出十手齊批其頰忽聞堂上大呼曰渠本是門外漢何必再與饒舌訶聲未絕忽焉驚醒究不解杜少陵為誰逢人必述其夢聞者無不失笑後士人盡毀女像仍祀杜拾遺於廟有過其地者欲題詩壁上輙引某上舍為前車

鐸曰少陵欲以廣厦萬間庇天下寒士而上舍生不得暫寄廡下以見愛才若命者未有不避俗如仇者也粉壁易塗長鑱難犯圖知看守浣花溪祠堂亦非易事

車前數典

元和范恒侍衛紫扉公仲子已丑禮部試歸路過景州界一人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詣車前乞銀數錠范笑曰汝具何本領而奢望若此其人曰僕寠人也而富於典籍時牧牛兒立柳樹下以竹竿引蝙蝠作戲范曰即以此徵事能數一典贈銀一錠果胸中淹博雖腰纏盡脫不靳也范意蝙蝠事僻故以此難之其人曰諾從爾雅許氏說文元中述異諸記旁及神異祕經爲臺詩案約七八條侃侃而談范驚曰汝真富於典籍而不知詩詞中尚能援引一二否曰真珠簾斷蝙蝠飛元微之詩也戲看蝙蝠撲紅蕉秦淮海詩也黄九煙庾詞云怪道身

如乾蝙蝠昨宵辛苦在河梁前輩小長蘆檢討風懷二百韻有風微翻蝙蝠燭至歇螢螢洞仙歌詞中有錯認是新涼拂簷蝙蝠之句援古證今何能殫述姑就口頭語標舉一二幸勿見哂范請賜其說曰言之不難恐君客途金盡未免增予罪戾耳范計前後條數出十二錠予之長揖而去夜投旅店闌隔院有擁妓者淋漓酣飲喧動四壁范趨視之車前人踞上座四妓兩旁環侍見范來含笑下堦招邀入坐命妓搊琵琶以歌每歌一曲勞銀一錠甫三巡所得銀已罄拂衣起曰買笑金盡代君揮霍矣范曰君亦窮士何不少留以供朝夕其人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范正色規之因大笑曰吾舌尚存不足憂也且天下儻來之物只合若輩得之如以我輩消受不疾則顛耳君何教之左也范大稱善洗盞更酌盡歡而别臨行詰其姓氏笑而不答有識者曰此某公子曾以萬金散里黨託於乞食以玩世者范嘆曰風塵中洵有奇士自後遇賣菜傭盡當物色之矣敢以肉眼相天下之豪傑哉

鐸曰販詩書以圖醉飽有志者所不屑然不積儻來之物亦何異不受嗟來之食耶世有其人吾當以後車載之

騾後談書

謝生應鸞客其叔文濤先生臨淄縣署繼為費縣令借司筆札一日坐轎拜客書片紙付下

役李陞喚輿伺候及出視乃騾車也生怒叱之李曰適奉明諭止言備輿未言備轎生曰汝真鈍漢輿即是轎因轎字不典故通稱輿字李笑曰昔淮南王諫擊閩越書曾有輿轎踰嶺一語何言不典生愕然曰不意若輩中有此通品遂解騾乘之令李步隨於後曰汝既腹有書笥亦知此間武城之事乎曰此小人桑梓之地何得不知生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而記子輿氏所居武城獨別之曰南是魯當日有兩武城矣然乎否耶李曰俗傳子羽所居為費縣之武城而曾子之南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此說謬妄生曰汝何所見而云然李曰春秋紀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師伐武城克之孟子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接壤而當吳越之路即今費縣之武城也齊乘亦謂子游弦歌舊邑在費西滕東兩縣之間而從無兩武城之說生曰果爾則史記所載何獨有南武城之名李曰以鄙見揣之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此云南者別於兩地而言如平原君傳中封於東武城亦其例也生大嘆賞歸述於費令亦奇之除其役拔充禮書不一年致千金產稱里中富戶後文濤先生脩臨淄縣志招生去生以李可備顧問挈之俱往而所談臨淄舊典皆屬淄川縣事生怪問之李曰小人篋中秘書只有淄川並無臨淄生大疑急索秘冊以觀蓋說鈴兩本碎破不全僅山東考古錄十餘頁

及閱小記四五頁而當日輿轎之論武城之考偶然於數頁中道著耳生乃歎曰文人命運所到享重名而邀厚福皆此類也其叔聞之亦大笑賞以資斧遣之回貫

鐸曰儉腹子挾芝麻通鑑翩翩然置身臺省亦趁著十年好運耳否則官錦坊花樣不同且有東歸之嘆豈徒南華悔讀已哉

死嫁

磬兒珠市梁四家女伶也梁四婦本吳倡善琵琶及歸梁買雛姬教梨園為活磬兒意不屑輒逃塾假母日鞭楚諸姊妹競勸之磬兒曰若從我須以旦腳改淨色問其故曰我不幸為女兒身有恨無所吐若作淨色猶可借英雄面目一洩胸中塊壘耳由是千金記諸雜劇磬兒獨冠場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偕友寓梁四家夜演千金記至別姬諸劇眾皆意屬虞姬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為娬媚羣起譁笑之及卸裝視老霸王姿容果高出帳下美人上遂歎服明日張筵海棠樹下青衫紅粉團圍錯坐磬兒本歙產湘亭亦婺源籍兩人各操土音道其傾慕而座上諸友相對微笑竟不解刺刺作何語已而湘亭志眉中目不能得中朝諸友盡反棹而湘亭束裝未發意不忘磬兒也思欲買桃葉槳載與俱歸而梁家方居為奇貨且欲留壓班頭有非百萬纏頭不能攫奪者相對泣然焦思無計磬兒忽私語曰君何計之

拙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以我為錢樹子耳。君去妾必不生。留駿骨而買之。定不須千金值矣。湘亭大悲。不得已珍重而別。歸未兩月。聞磬兒病且死。湘亭曰。花前一諾。信同抱柱矣。卿不負我。我豈敢負卿哉。急赴金陵。以三百金買柩而回。葬於銅涅橋北。王夫人曹墨琴誌其墓。諸名士輓以詩詞。予譜千金笑傳奇。付諸樂部。噫。不能生事而以死歸。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思乎。而磬兒亦自此不死矣。

鐸曰。男兒負七尺軀。碌碌未有奇節。卒與草木同腐。何閨閣中反有傳人哉。惟不負死約而生。迺能抱生氣而死。同時有荷兒者。以馬湘蘭小影一幅贈吳江趙約亭。亦慧心女子也。後隨里中紈袴兒。半載而寡。仍依假母賣琵琶為活。嗟乎。薛濤墳上。已落桃花。關盼樓頭。空歸燕子。荷之生不若磬之死矣。

生弔

江寗緞商某。貿易於吳。素好葉子戲。一日招邀諸客於堂中角勝負。外傳言盛澤陳姓來。某戀戀場頭。不暇倒屣。因素稱交好。命僕引入。陳見某。即涕泗交頤。捉臂大慟。某疑其癡。拈葉子如故。繼而曰。君死期至矣。予遠行。及期恐不能一弔。故薄具紙帛。先此拜奠。言畢。指揮從人。陳香楮於座。袖中出奠儀一函。乞某鑒納。某更怪其妄。仍拈葉子如故。陳又更易白衣冠。

就場頭向某再拜且拜且哭似不勝悲悼者某勃然大怒執某子起曰某與爾素托知交以為百里而來必有正言賜教何至作此不祥竟同詛咒座上客亦交譏之陳正容而對曰予豈妄哉因前春病時曾入冥府有一署旁懸一牌見君姓名已為人所控判於七月初二日聽審某曰控予者誰曰婦某氏所控何事曰去秋九月十九日事干證尼僧已維縶廊下矣某聞之神色頓喪手中菓子如秋林敗葉墮落滿地因起執陳手亦大哭諸客詢問顛末某曰此不肖事何必復言陳流涕辭去某亦草草束裝星夜買舟回白下後聞某於七月初二日果卒諸客大奇私詣陳姓叩其蹤蹟陳笑曰故人不自愛其鼎以至竟干冥譴諸君各自勉何必問遂咨嗟而退

鐸曰玉環玷節未鑄刑書爲禍負心幸逃國憲九幽十八獄所以濟法網之疏也暗室難欺殷鑒不遠保身哲士尚其勉旃

術士驅蠅

予叔鳴皋字楚鶴任直隸保定府太守政尚嚴肅有能吏名時姊丈鄧南敘官御史自京都薦一客至姓熊字子靜貌極陋不甚識字飲食高卧外兀然獨坐絕不與人通款洽居半載辭去臨行謂主人曰僕擾郇厨久矣今告別請獻一技主人唯唯召幕下客共觀之時大暑

堂中蒼蠅數百萬頭。飛者集者。緣頸撲面者。覓覓擾擾。如撒沙拋豆。命童子持扇左右驅。態袖中出兩箸。隨飛隨夾。無一失者。盡納入左袖中。談笑赴主人餞筵。飲畢。啟衣袖放之。祝曰。爾不我擾。我不爾擒。速去速去。須臾流星萬點。紛然四散。而堂中絕無一蠅。觀者盡駭。主人餽以金。不受。曰。願賢刺史之治民。亦如某之治蠅也。則一郡獲福多矣。言竟。拂袖而去。

鐸曰。鷹鸇逐雀。而卒稱慈母。此猛之必濟以寬也。彼以武健嚴酷稱能吏者。將視民如蟻。豈止一蠅。

壯夫縛虎

沂州山峻險。故多猛虎。邑宰時令獵戶捕之。往往反為所噬。有焦奇者。陝人。投親不值。流寓於沂。素神勇。曾挾千佛寺前石鼎。飛騰大雄殿左脊。故人呼為焦石鼎云。知沂嶺多虎。日徒步入山。遇虎輒手格斃之。負以歸。如是為常。一日入山。遇兩虎帥一小虎至。焦性起。連斃兩虎。左右肩負之。而以小虎生擒而返。眾皆辟易。焦笑語自若。富家某欽其勇。設筵款之。焦於坐上。自述其平昔縛虎狀。聽者俱色變。而焦益張大其詞。口講指畫。意氣自豪。倏有一貓登筵攫食。腥汁淋漓滿座上。焦以為主人之貓也。聽其大嚼而去。主人曰。鄰家畜可厭乃爾。亡何。貓又來。焦急起奮拳擊之。座上肴核盡頒碎。而貓已躍伏窗隅。焦怒。又逐擊之。窗櫺盡裂。貓

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焦愈怒。張臂作擒縛狀。而貓嗥然一聲。曳尾徐步。過鄰牆而去。焦計無所施。面牆呆望而已。主人撫掌笑。焦大慚而退。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亦分量不相當耳。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鮮。千金之弩。不可以中鼷鼠。懷材者宜知。用材者益宜知也。

鐸曰。丙吉問牛喘。而兵刑錢穀不對。非不對也。是不能也。於何知之。知之於焦生之縛貓。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嘲吳蒙

萬人倩吳之木瀆人好購書不律險賺日不暇給手鈔卷帙幾於汗牛充棟聞泰山多秦碑漢碣橐筆往遊山村歧道無可問途忽見竹籬旁茅屋數楹女子擷花籬下後隨一瞽目媼萬趨問之媼不答女笑曰箇兒郎煞是腐氣何乃問道於盲折花推扉而進亡何一叟出曰何處嘉客迷道於此如不退棄敝廬尚可容膝萬喜隨之偕入叟叩所自來萬曰僕吳中名士好讀天下異書今欲採奇石洞以資博考不意歧路至此叟曰荒村蓬蓽幸駐名流自媿鄉愚未堪接教膝下癡女粗記典墳令彼一聆高論以擴見聞幸勿見哂遂命瞽目媼引女子出坐叟肩下萬見几上膽瓶中插虞美人一枝娟麗可愛笑曰此楚霸王帳下香魂也女曰霸王宜稱西楚不宜但稱楚字先生史學乃如是乎萬意沮叟曰俗口相沿何足為怪繼出放鶴圖請題萬自矜才博振筆直書曰修尾全窺黑女急止之曰先生又誤矣鶴尾無黑色所謂黑者乃兩翼收歛處耳先生但見立鶴未見飛鶴耶萬益慚叟曰小女兒殊不省事鶴鳴首章註義如此豈得為先生咎萬乃笑曰我輩讀書依註講釋何能涉獵蟲魚反蹈荒

經之弊。僕所以負博雅名者。以胸中實有此萬卷書也。談論間。一總角兒攜書包入。叟曰。此予少子甫四齡矣。稍識大學句讀。乞先生教之。萬為講大學首節。甫誦一過。瞽目嫗拍手大笑。叟叱之曰。老婢發狂矣。拍掌噪呼。是何景象。嫗曰。我盲於視而不盲於聽。今聞開頭一行。別字已五六矣。不知胸中萬卷書。別字有幾千百萬。計叟曰。何謂別字。嫗曰。論中州音韻。大學大字讀如岱。道字上音。三在字皆作上音。善字亦非去聲。今大字不知作何音。四上聲皆作去讀。豈非可笑。叟曰。先生吳人。未免土音。是據。不然。豈有博學名儒。大學第一行。連讀爾許別字者哉。萬汗顏無地。急起告別。叟曰。若輩狂言。都非定論。僕有芻蕘。尚祈鑒納。萬拱立請教。叟曰。愛博者多疏。嗜奇者無益。自今以後。但取五經論孟。歸讀十年。不必跋涉長途。求秦碑漢碣也。萬唯唯而退。自此潛心實學。不復作鈔書胥矣。

鐸曰。趙韓王治天下。只消半部論語。則鄴侯架上。牙籤萬軸。盡可作廢紙矣。然傳癖書癡。率以多藏誇富。特恐陸廚許笥。都被識別字秀才敗壞耳。

賽齊婦

旌德某。為里黨所逐。寓蹟維揚。以千錢取婦某氏。後家小阜。能蓄婢媼。以數百金捐空銜。門內紅帽高懸。竹篦雙列。封條烜赫。擬於世家。然不商不賈。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曉歸。形殊

詭秘。婦問之曰。商人夜宴貴客。乞予代作筵主。揚州商習。宴客必徹夜。陪坐者以什伯計。婦故信之。然終歲赴席。未有一人從者。婦欲覘其蹤蹟。一夕鮮衣華帽。軒然而出。婦躡其後。見悤悤入一枯廟去。亡何短衣草履。髮挽作旋螺狀。悄步而行。至僻巷有牆壁頗峻。出斧鑿。丁丁半晌。灰磚墮落如屑。俄成一穴。大僅如斗。某探首蛇行而進。婦急歸喚集婢媼。盡易男裝。自乃高冠華服。偽作巡夜官。命婢媼取架上紅帽戴之。并夾竹篦出門。而去至僻巷伺於牆下。四更許某從穴中出。猝擒縛而前。俯伏不敢仰視。曳下責二十板。提褌而起。四圍周視。而官役輩不知何往矣。重入枯廟。改易華裝。候天曉叩門而歸。婦問昨夜何適。某仍以夜宴對。問曾演劇否。某曰。是洪家老樂部。演長生殿全本。婦曰。吾聞昨夜止演得雜劇。開場是燕子箋鑽狗洞。收場是勘皮鞾打竹篦也。婢媼輩皆匿笑。某知墮婦術中。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婦恚曰。昏夜之行。人情不免。何至罔惜廉恥。至於此極。請從此逝。他日勿相累也。拂袖欲出。某曳令稍坐。婦指天畫地。詬罵萬端。某出所盜金陳几上。婦審視良久。忽大笑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為。自今以後。蚤夜聽子而行。吾不汝瑕疵矣。後某盜金事發。繫獄而斃。婦竟席捲遁。不知所之。

鐸曰。墻間乞食。夫也不良。而中庭訕泣。家有賢妻矣。此婦先號後笑。包藏禍心。迨至覆櫝而

諧鐸　卷九　二

探其珠。夫帷毒害於婦。何不利焉。是故王孺仲之不改行易操者。內助之力為多。

村姬毒舌

內姑丈陳公永齋。己丑大魁天下。給假南至。歸行甜水鋪。旁有小村落。綠樹陰濃。野棠花妥。顧而樂之。遂步屧獨行。忘路遠近。村盡處見竹籬半架。左有雙黑扉。一女郎倚扉斜立。捉風中絮。搓掌上嗤嗤憨笑。陳睨之。魂飛色奪。因兜搭與語。女郎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來。亡何一駝背媼出。問女何為。女曰。不知何處來一莽漢。煩絮煞人。陳意窘。詭以乞漿告。媼曰。斗室難容容坐。小慧取一琖涼水來。女嗷聲而進。陳曰。令愛年幾何矣。媼曰。但記其生年屬虎。不知今當幾何歲矣。問婿家為誰。媼曰。老身殘廢。止此一女。留伴膝下。不欲遣事他人。陳曰。女生有家。膝下非長策也。適女取涼水至。聞餘語。大聲謂媼曰。是客不懷好意。毋多談。媼笑曰。可聽則聽。是誠在我。婢子何必瑣瑣。陳迺誇狀元以歆動之。媼俯思良久。曰。狀元是何物。陳曰。讀書成進士。名魁金榜。入詞垣掌制誥。以文章華國。為天下第一人。是名狀元。媼曰。不知第一人幾年一出。曰。三年。女從旁微哂曰。吾謂狀元是千古第一人。原來只三年一個。此等腳色也。向人喋喋不休。大是怪事。媼叱曰。小妖婢。莫薄嘴動輒翹人短處。女曰。干儂甚事。癡兒自取病耳。一笑竟去。陳惘然久之。繼而謂媼曰。如不棄嫌。敬留薄聘。脫囊中雙南金子之媼

手摩再四。曰。見之不馨。握之輒氷。是何物哉。陳曰。此名黃金。汝輩得之。寒可作衣。飢可作食。眞世寶也。媼曰。吾家有桑百株。有田半頃。頗不憂凍餒。是物恐此間無用處。還留狀元郎作用度。擲之地。曰。可惜風魔兒。全無一點大雅相。徒以財勢恐嚇人耳。言畢。闔扉而進。陳癡立半晌。嗟嘆而返。

鐸曰。黃口金多。烏紗勢橫。古今多少男子。緣此摧磨傲骨。不謂閨閣中有此訢踏人也。石榴裙底。當叩首三千下矣。

醮婦氷心

平江張繡珠。貧家女。與高秀才妹淑蓀最善。淑蓀許字周氏。未嫁而寡。兄令守志於家。繡珠壻某與人角力死。父逼令改適。歸甯後。仍詣之。淑蓀兄性方鯁。叱曰。再醮婦勿入我室。且閨中有賢女。毋以淫風導人不義。繡珠泣曰。妾生長蓬門。亦知閨範。祇因邁父無依。全孝不能保節。妾之不貞。命也。兄曰。甑已破矣。尚誇完璧。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繡珠語塞而去。自此氣憤成疾。不匝月竟死。淑蓀居兄家。憂悶寡懽。亦日就羸瘠。病殆時。見繡珠立牀下。淑蓀曰。妹來導我去耶。繡珠曰。非也。前因兄庭見責。憤氣而亡。今姊生魂已遊墟莽。妹欲借附尊軀。代守三十年苦節。俾知妹前此之不貞。迫於父命。非願作河間婦也。淑蓀曰。若此則我一生

未了事。賴爾支持。雖死何憾焉。言畢。含笑而逝。兄及家人。環守痛哭。尸忽躍起曰。為我理縗絰。備素車。往周家守志去。兄癡游魂未定。偽諾之。而女躁急殊甚。不得已達於周氏。昇之去。女自入周家。淚雨首蓬。鉛華不御。偶提甕出汲。鄰人子羨其美。歸即持刀劃面。立毀其容。輒夕潔滫瀡。捧盤匜。奉事舅姑。由是以節孝名播閭鄉黨。翁憐之。擇族中兒賢者為之嗣。女督令讀書。日勤紡績。供燈火費。心勞力瘁。歷三十年無笑容。後兒遊於庠。以母節請旌。女急止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為婦盡節。皆分內事。何必爾。郡守聞之。嘉其志。具匾額鼓樂送之。是日兩家親族盈門道賀。女獨招兄入內室。問之曰。妹一生行事。視張家女何如。兄曰。此不潔婦。言之污人齒頰。豈妹所與較短長者。女曰。嘻。兄真無觀人之識。所謂成敗論英雄者也。兄曰。是何言哉。女曰。張家女迫於父命。故不能安其室。倘處妹之境。當亦以清白終矣。兄笑曰。妹阿私所好。故有是言。兄不能強為附會。女曰。信如尊諭。將妹為貞女。而繡珠為不節婦乎。曰然。女慨然曰。迂儒目短。未可料人。實相告。妹即繡珠也。前言不諒。冤憤而終。故借女兒身。以明初志。使知不得已之破甑。未嘗不同完璧。自今以後。勿謂強顏作解嘲可耳。兄愕然不語。女曰。曩與令妹。情同骨肉。今幸代保堅貞。不辱地下。事畢矣。請從此逝。願終祕之。全君閨閣之令名也。言訖。斂容閉目。端坐而逝。兄伏地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不敢持此相天下

士矣。遂嘆息而出。述諸兩黨親族。咸稱怪事。後馮太史輯節孝傳。仍著其名曰叔蘇從繡珠之志也。

鐸曰。已舍所天而為人守不著痛癢之節。儻所謂李代桃僵者歟。然孀幃齎志。則生死而死生。泉路明心。則白玷而玷白。君子哀其志。亦諒其心矣。

地師身後劫

豫章王晉。清明日挈眷上冢。冢後舊有荒墳。低土平窪。棺木敗露。未識誰氏。王有兒昭慶。見其地野花盛開。戲往摘之。踏棺陷足。骸骨碎折。驚而大號。王抱之出。既而歸家。兒寒熱交作。王就床頭撫視。兒忽色變。怒目直視曰。吾羅漢章。堪輿大名家也。生前軒冕貴人。無不奉為上客。爾一式微寒族。輒縱乳臭小兒。踐我墳墓。躪我骸骨。罪何可宥。王急謝罪。許以超薦。曰。此恨已入骨髓。必索其命乃止。王伏地哀泣。終無回意。不得已。保福於都城隍廟。夜夢城隍神召之去曰。爾束子不嚴。應罹此禍。然厲鬼擅作威福。亦干陰司法紀。命拘羅。亡何。一鬼至。侈口蹙頸。殊非善類。神責其何以作祟。鬼滔滔辨答。不竭於詞。繼問其生前何業。曰地師。神拍案大怒曰。爾生前　作地師。何不能擇一善地。自庇朽骨。想此事爾本不甚明了。在生時無非串土棍。賣絕地。被害者不知幾千百萬家。今日斷骨折骸。實由孽報。非其子之罪也。鬼

力辨其無亡何階下衆鬼紛來愬告有謂葬如雞棲而傷其骸骨者有謂元武藏頭蒼龍無足而滅其宗嗣者有謂向其子孫髙談龍耳以至停棺五六十年尚未入土者神勃然變色曰造惡種種罪不容誅命鬼役押赴惡狗村受無量怖苦衆齊聲稱快叩首盡散神諭王曰幸渠自有業報否則爾子亦不能無罪義方之訓從不可不嚴也王拜謝而出下階傾跌忽焉驚醒起視其子言笑如初而病已愈矣後聞羅棺中朽骨被野犬銜嚼狼籍滿地始信惡狗村即人間現報陰司原無此地獄也遂嘆息者累日

鐸曰瓜地安魂湖燈妥骨山川不能語原仗地師作指南也乃挾此以為利藪則劉家玉尺郭氏錦囊與夫青烏赤霆諸書盡滿紙皆造孽矣吾恐惡狗食不食其餘惡狗村之報猶為寬典

節母死時箴

荆溪某氏年十七適仕族某半載而寡遺腹産一子氏撫孤守節年八十餘孫曾林立臨終召孫曾輩媳婦環侍牀下曰吾有一言爾等敬聽衆曰諾氏曰爾等作我家婦盡得偕老百年固屬家門之福倘不幸青年居寡自量可守則守之否則上告尊長竟行改醮亦是大方便事衆愕然以為昏髦之亂命氏笑曰爾等以我言為非耶守寡兩字難言之矣我是此中過來人請為爾等述往事衆肅然共聽曰我居寡時年甫十八因生在名門嫁於宦族而又

一塊肉累腹中。不敢復萌他想。然晨風夜雨。冷壁孤燈。頗難禁受。翁有表甥某。自姑蘇來訪。下榻外館。於屏後覷其貌美。不覺心動。夜伺翁姑熟睡。欲往奔之。移鐙出戶。俯首自慚。迴身復入。而心猿難制。又移鐙而出。終以此事可恥。長嘆而回。如是者數次。後決然竟去。聞竈下婢喃喃私語。屏氣回房。置鐙桌上。倦而假寐。夢入外館。某正讀書鐙下。相見各道衷曲。已而攜手入幃。一人趺坐帳中。首蓬面血。拍枕大哭。視之亡夫也。大喊而醒。時桌上鐙熒熒作青碧色。譙樓正交三更。兒索乳啼絮被中。始而駭。中而悲。繼而大悔。一種兒女子情。不知銷歸何處。自此洗心滌慮。始為良家節婦。向使竈下不遇人聲。帳中絕無噩夢。能保一生潔白。不貽地下人羞哉。因此知守寡之難。勿勉強而行之也。命其子書此。垂為家法。含笑而逝。後宗支繁衍。代有節婦。間亦有改適者。而百餘年來。閨門清白。從無中冓之事。

鐸曰。文君私奔司馬。至今猶有遺臭。或亦卓王孫勒令守寡所致。得此可補閨箴之闕。 昔范文正隨母適朱。後長子純祐卒。其媳亦再嫁王陶為婦。宋儒最講禮法。何當時無一人議其後者。蓋不能於昭昭伸節。猶愈於冥冥墮行也。董相東遷。宋王臺畔。益嘆為千秋之僅事矣。

頂上圓光

汪君奕圃。少時偕二三密友。作黃山之遊。攀蘿捫葛。及山之半。時斜曦欲墜。暮色蒼然。友不

敢復留。汪負氣獨登行數十步。天驟昏黑。月蔽重雲。雷催急雨。雷光閃爍中。尋徑而上。至一石洞。寬可丈許。高極數十尋。兩壁光明如燭。有老僧垂眉獨坐。汪趨謁之。老僧略一點首。闔目入定。汪倚壁而俟。見老僧頂上圓光忽起。現一人金盔鐵甲。手橫丈八矛。上懸小首級纍纍無算。正驚愕間。盔頂上現一黃犬。屈後足作人跪。騈前足作合掌狀。宛如禮佛。久之犬倦伏。犬頂上現一宰官。象簡緋袍。峨冠博帶。兩袖出金銀摩弄。似有喜色。亡何。宰官頂上。又現出一女子。掐眉畫目。絕非良家婦。解杏襧衫。露逍遙服。右手執拂。左手握牟尼一串。取蒲團鋪宰官頂上。端然趺坐。而女子頂上又現出一嬰孩。瑶環瑜珥。類仕族佳兒。嬰孩頂上。劃然一聲。現一人頭。童齒豁。與老僧面目酷肖。累肩疊蹟如七級浮屠。層層矗立。汪仰面凝視半炊許。與老僧酷肖者漸縮如豆。遁入嬰孩頂穴。嬰孩一觔斗。翻落女子道冠。悄然而滅。女子執拂起。揭蒲團向宰官當頭一擊。盬其腦。如蜂投穴。宰官急嗾其犬。犬以頭抵觸宰官。三摩其頂。伸腳忽下。犬人立而蹄。踹墮武將兜鍪。扼其首。亦倒身而入。武將怒發。持矛築僧頂。呀然而豁。鼇扛竟遁。頂上圓光一時盡斂。老僧瞪目笑曰。定中魔擾。又歷千年劫。浩矣。汪具述所見老僧曰。此吾夙世因。吾第一世為武安君白起。伊闕之戰。斬首二十四萬。破趙長平。取四十萬人盡殺之。復坑降卒不下數萬。閻摩王大怒。轉輪迴六道。受諸怖苦。至唐時始與李林甫

同日托生。彼為牛。吾為犬。因念前生業報。雖墮畜生道中。一心皈佛。閻摩王喜。仍現宰官身。得度生宋時為賈似道朝衣一著。迷失本來。起多寶閣。廣通賄賂。貽誤國家。木棉菴被殺。後投入陰曹。復大怒曰。貪吏求金。何異娼家受鈔。罰作妓。生明季時。為卞玉京。後得高僧慧指。洗心改行。為女道士十七年。花粉劫中。一朝覺悟。許轉男身。又因生前不潔。於夭殤道中先轉一關。生江東顧戶部家。名阿綬。七歲而殤。今始度入佛門。虔修善果。循環數世。如影隨形。勿謂五行車邊。漫作天魔遊戲也。汪大駭異。別老僧下山。告諸密友。重往蹟之。而石磴雲封。竟迷其處。

鐸曰。鵝籠書生事則幻矣。於覺世之義何居。此殆現丈六金身。作十八層地獄變相。為善男子說伽耶城菩提法者。

楞嚴經云。鬼神及諸天魔魍魅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恆沙。因知精靈變幻。非盡前生孽障也。然不必有其事。正當作如是觀。受業汪士繡識。

掌中祕戲

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此說見於道書。後人祖為採戰之術。商邱宋生。好長生訣。或以採陰補陽之說導之。生大惑。廣置姬妾。日夜鏖戰。一日與雛姬疊股榻上。有道者直詣榻前。

生叱曰。何來野道。擱入我室。窺探房幃私事。道者笑曰。男女大欲。王者不禁。何諱言也。生起不解。道者曰。君如欲觀。請於掌上布橫陳之戲。生諾之。道者即開左掌。大如葵扇。排列合歡床九張。僅寸許。海紅帳低垂。末綴銀鉤夏簟。細如碎玉。闌帳中孜孜嬉笑。雲雨聲約略可辨。俄中央一帳。左角半啟。伸女子蓮鈎一捻。蹤小如蟲臂。而鞵襯膝衣具備。右首一帳中。小語曰。卿勿效彼嬌憒。且撻上王山。試看兩峰高並也。又一帳中。格聲微笑曰。好箇强作解事。腰下芙蓉耽要他作閉客耶。又一帳中曰。汝等看廬山真面。故舉趾欲高。似我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豈不游行自在。又一帳中曰。偏師橫搗。畢竟壓股欲斷。何如我背水陣法。四帳中。紛紛聚訟。而左首者。悄然不語。中央一男子。赤體下牀。揭其帳視之。蓋白縑句肩。丁香塞口。明治手笑曰。病渴兒消受華池津液。無怪其半舌不展也。右手晉闌之爭。衆强曳曰。鴻溝各據。有何意味。且互張旗鼓。以決背城一戰。於是各曳女子下牀。九男子一絲不掛。翹其具。銳於薑尾。九女子散髮裸裎。紅巾蹄褰。陰溝涇丹。闊如半寸。競撒綵裀。鋪百花氍尺許。交錯而臥。似九對蟲蟻往來蠢動。迴巧獻技。盡効道人掌上。生正凝眸諦視。道人嘗開右掌。一惡鬼約八九寸。騰躍而出。竟登左掌。連提而噉。條條紛股蜿蜒。齒頰間咀嚼移時。骨肉都盡。纔探喉一吐。十八骷髏。紛紛墮地。出腰間索貫之。如牟尼一串。懸於項上。投道人袖中而沒。迴視雙掌。了

無一物。道人笑曰。橫陳之戲。君觀之乎。生問若輩何人。曰皆如君等。以採戰求長生者也。問惡鬼何名。曰此尺郭即淫魔也。儇家以清心寡欲。得臻上壽。若於慾海中求儇。淫魔一起。非以求生。實以喪生。君幾見九轉鑪頭。盡鍊春郵膠為續命丹哉。生大悟。拜求仙指。道人曰。我非儇。何能授汝。書十六字示之。拂衣而去。生讀之曰。內火不生。外火不煎。以水濟水。是以永年。生自此擯去姬妾。究心元門正宗。一旦棄家入山。莫知蹤蹟。後三十年。零陵市上。有賣頃刻花者。儀容舉止。髣髴似之。

鐸曰。昔黃帝訪道崆峒。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以長生。然則鼎湖儇去。亦從清淨中來也。御女成儇。迺文成五利輩。借以惑漢帝者。美人度厄神儇藥。今安在哉。茂陵風雨。悔之晚矣。

眼前殺報

蒲城令某公。世戒殺生。而夫人暴戾。日以屠戮衆生為快。時值誕辰。命庖人先期治具。廚下豬羊作隊。雞鵝成羣。延頸哀鳴。盡將就死。公憐之。謂夫人曰。爾值生辰。彼居死地。我佛慈悲。尚祈夫人種福。夫人叱曰。若遵佛教。禁男女而戒殺生。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天下皆禽獸矣。汝勿作此老頭巾語。公知不可勸解。嘆息而出。夫人闔戶晝寢。不覺身入廚下。見庖人磨

刀藿霍。衆婢僕環立而視。忽魂與豬合為一體。庖人直前縶其四足。提置白木凳。扼其首。持利刃刺入喉際。血流奔溢。痛徹肺腑。咽然一聲。隨入百沸湯。撏毛刮垢。尺寸幾無完膚。既又自頸剖至腹下。痛極難忍。魂逐肝腸一時迸裂。覺飄泊無依。又與羊合為一體。懼極狂號。而婢僕輩嗤嗤竊笑。無一救援者。其屠戮之慘。又倍於豬。已而剖雞宰鴨。無不以身受之。竊見屠殺已徧。驚魂稍就安帖。老僕攜一金色鯉來。魂又附合。一婢笑曰。夫人酷嗜此。汝速剁作魚圓。以備宵饌。庖人除鱗剔膽。斷頭去尾。置砧上錚錚細剁。此時一刀一痛。幾若佗百千億萬身受魚鱗寸磔矣。極力狂呼。移時始醒。小婢進曰。魚圓已熟。請夫人夜膳。遂立命卻去。迴思怖境。珠珠汗下。明日屬公罷宴。公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素不信佛。若非受諸苦惱。安能放下屠刀也。夫人亦失笑。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殺生之戒云。

鐸曰。雞豚盈千。羊頭累萬。一個舌尖。斷送幾多性命。此段家食品以越輅菌緣旋筍為盛饌也。仲叔豬肝。孝儀鯖鮓。盡佛門罪人矣。　禁男女而戒殺生。抉其流弊。諸天佛子。當亦無辭以應。不知聖門之書。為賢智者說法。佛門之書。為愚不肖者說法。為賢智者說法。造端乎夫婦。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使人在男女殺生上。體認箇道理出來。為不肖者說法。只辦得個戒字。楞嚴經裏。譬喻嚼蠟於橫陳。傳燈錄中。指青梅為供養。要之西來本意。殊不在此。太常妻生

世不諧。未見其一日清齋。便上蓮花臺去。而鳩摩什任其娶婦、鄧州和尚且喫盡香積廚鳩肉也。誦李丹天堂地獄一偈。孔子釋迦設教之心有以異哉。

腦後淫魔

棲霞山寺禪師豁堂。得傳燈宗派。予往師之。乞參大乘法。師曰。汝淫魔日擾。何得引登覺岸。予曰。弟子幼讀儒書。長耽淨業。雖復好聘詞華。然文魔有之。淫魔未也。師曰。汝不知乎。淫魔即文魔之變相也。如有定力。尚可懺除結習。就座下設一蒲團。令予趺坐。垂眉閉目。戒勿少動。踰時許。覺腦後忽開雙眼。有粉白黛綠者數十輩。聯袂而來。始猶相視而笑。繼則擁背摩肩。揶揄萬狀。予兀坐不敢轉側。漸聞喁喁私語曰。渠既指名相索。何復撇人腦後。予不能忍叱之曰。汝輩何處會逢。迺謂予指名相索耶。衆含笑自陳。一曰。妾報恩圓傳奇中鄭玉奴也。一曰。妾才人福傳奇中孫佛祖也。一曰。妾黃金屋傳奇中李穎孃也。繼有稱瑶英紫鳳嫱蘭繡琴者。皆舊製樂部中假借名色。予曰。此空中語耳。何得有汝。衆曰。文章之靈。通於神鬼。故驚鴻一賦。洛水傳神。行雨數言。高唐入夢。誰謂陶令閒情。非實蕩心於裳帶衣領間乎。請即迴身。勿羞當面。予謹記師言。兀坐如故。衆笑曰。是兒有口無心。只須於背後呰之。不必覘其真面目也。繼復凝神細視曰。怪道不肯迴頭。不知何處偷得一雙慧眼。被他覷破。言訖化作

敗紙紛紛吹散。眼亦頓合。師曰。幸有些子定力。不然。文魔可除。淫魔不可辟矣。遂留座下。為子懺除口業。歸家後燒其曲譜。不敢以歌場綺語。至疑生平之有遺行也。

鐸曰。儒家有改過法。佛家有懺悔法。是言也。改過耶。懺悔耶。願普天下慧眼人為我證之。

癸丑九秋。偶過棲霞山寺。見壁上有吾師題詞曰。合掌作膜拜。聽我懺平生。三吳妄男子耳。少小得狂名。第一讀書成癖。第二愛花結習。餘事譜新聲。因此墮塵夢。棒喝不能醒。仗吾佛。施法力。轉金輪。從此不識一字。倒看相牛經。人遇鳩茶嫫母。地禁詞章樂府。到處少逢迎。面壁十年後。陪侍上瑤京。此詞在未悟時耶。是儒家改過法。此詞在既悟後耶。是佛門懺悔法。質諸吾師。以為然否。受業鄭鐸謹誌。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道人神相

江陰某翁富甲一鄉年四十餘無子買妾李氏逾年舉一男有道人款其門閽人呵止之喧聲達內座翁出詢道人曰山僻野人耳名久矣今來投謁不過藉此博一醉耳訶門者見拒之深也翁延之入命家僮設酒具道人連罄三十餘觴都無醉意翁異之問道人有秘術能賜教否道人曰僕無他能惟相人富貴貧賤差不謬翁啟冠命道人相道人諦視久之曰君徧體俗骨五官俱帶濁氣臉上犬毛積寸許此真富翁相也惟頷角一股清氣深入肌裏隱隱作餓紋恐後此饑寒不免耳翁曰嘻子言過矣以予薄產縱不權子母閉戶食之子若孫不能盡也道人笑曰是有定數道人何知焉因令徧觀家人都無言適乳媼抱兒至道人驚曰此即破家子也翁曰其相若何道人曰按是兒部位歲十二當入學十五登賢書十六成進士官翰林蚤達恐其不壽翁曰若此則克家子也何言破家道人曰才與財相尅君所以坐擁百萬者以五六世識不得一丁字今有子能文奇發翰苑恐百丈銅山將歸烏有也翁漫應之道人亦辭去兒漸長延名師教之讀五經史漢過目輒了了而翁日持籌握算百無

一利。四五年虧本無算。兒年十二。果入邑庠。翁典鋪被火。賠累不下數萬。越三年。兒舉孝廉。翁置洋船七。盡覆於海。諸夥奮屬訟諸官。貨其沃產。上下賄賂得免。明年。兒捷南宮。授庶常。迨泥金報至。翁與妻若妾。已僦居敗屋中矣。猶冀兒貴。門庭可以重整。不半載。卒於官。一家凍餓而死。道人之言全驗。

鐸曰。榜上名題。床頭金盡。窮措大風流帖子。禁財神第一靈符也。迺望子克家。甯甘破產。卒至填溝壑而不悔。翁亦人傑矣哉。

和尚婆心

泰和真生。年弱冠。貌極豐美。而卓錐無地。寄居招提寺東刹。時西院來一癩僧。有奇術。私謂之。且愬其貧。僧曰。讀書人貧亦何病。且富而濁。何如貧而清也。生固請方畧。僧曰。欲求富。汝盍速死。生憤然曰。弟子欲苟活。故望師慈悲耳。奈何欲求生反得死耶。僧笑曰。不惜命。是致富之術也。儞自愛。宜其貧矣。以手摩頂。揮令去。生歸輒病。病且死。因憶前言。重投西院。僧曰。汝富心未死。吾當度汝。一番苦趣。納之左袖而出。時巨室某。貌極陋而家貲鉅萬。後房姬妾。疲於奔命。得消渴疾。氣屬如絲。彌留床席。家人環守痛哭。忽癩僧自外至曰。勿哀。吾能活之。衆羅拜地下。癩僧啟右袖向某一招。而以左袖拂面。長笑而去。亡何。某竟躍起。環視諸姬妾。

似不識者。逐一詢之。且課其家事。衆以為生魂未定。故至顛倒。急進以參劑。而其實即真生也。真生自幸作富翁。亦深自秘諱。日則鮮衣美食。坐內堂。會計田產。陳金銀几上。摩弄之。或乘怒馬。隨俊僕。遨遊花街柳陌間。夜則擁諸姬妾。鏖戰之興。到則以西江錦。裁大被。覆珊瑚七尺床。左釵右粉。作團圓會。自謂前身未經之福。盡享於此矣。一日引鏡自照。見狀貌甚怪醜。不似前此之娟娟楚楚者。意頗不愜。潛詣僧寺。始拜謝。繼以情告。僧曰。汝求富得富。願已足矣。尚欲於聲色貨利中。還本來面目哉。於屏後喚一弟子出。視之真真生也。問其姓氏。笑而不答。但曰。一領濕布衫。煩君代著矣。僧拍手大笑。真生亦頓悟。即日祝髮投座下。作弟子。後隨顛僧入五祖山。竟不知所終。

鐸曰。不入苦海。何知彼岸。此八萬四千佛子。皆從煩惱場過來人也。黃面禿驢。脚跟未踏實地。而到處談空。豈非夢夢。

蟪蛄郡

戴笠綍齋觀察孫也。性豪邁。脫略邊幅。好讀山海經及搜神述異諸書。一日大雪。醉眠午榻。見貴官齎詔至。曰。郡君見召。速請命駕。戴亦不問為誰。整衣而出。見門外一奴。控黑下駟。執策以俟。戴即躍登鞍上。貴官導去。至一亭。解鞍暫憩。見亭前溪水澄碧。萬朵芙蕖。嬌映水面。

戴曰。如此嚴冬。那得有此。貴官曰。此新秋時也。戴叱其妄。貴官笑曰。君中華士。真少所見而多所怪。請為君言其崖略。戴唯唯。貴官曰。吾郡去中華四萬七千餘里。名曰蟪蛄郡。以日為年。朝則春。晝則夏。晚則秋。夜則冬。無紀年書。視四時草木以為候。今芙蕖出水。吾郡之新秋中華之午牌後也。戴大奇。欲再詢之。貴官忽驚起曰。與君一席話。朔風漸凜烈矣。戴一回視果見芙蕖盡落。亭外古梅數本。含苞吐蕊。漸作凌雪狀。貴官促行。仍跨鞍而去。見一城。牓曰。延年。男女衣著。小類中華。而項上盡懸金鎖。蓋用以祈壽也。時已薄暮。就宿外館。明日至一宮殿。貴官偕戴入見。貴官先繳旨。郡君曰。汝去夏將命去。至今春乃復命耶。貴官謝罪。戴聞之。知昨宵一宿。已同隔歲。因就拜座下。郡君起曳之曰。卿知孤相召之意乎。對曰。鯫生愚昧。未測高深。乞明諭。郡君曰。孤有息女。未遭良匹。慕君盛德。敬奉箕帚。戴頓首謝。時殿角薰風微動。蓋又交夏令矣。命賜浴招涼殿。清波池。進以冰綃衣。芙蓉冠。引入麗雲宮。與郡主成禮。錦天繡地。簫鳳笙鸞。瓊樓十二重。無此銷魂處也。旋導入後宮。見郡主綠雲高綰。旁插丹桂一小枝。俛首而語曰。秋期深矣。宮娥即為郡馬易冠服。設宴天香亭。酒三行。郡主起執爵為郡馬壽。歌曰。人壽幾何。對酒當歌。當歌不醉。如此樂者何。戴亦答以天香桂子之曲。郡主笑曰。郡馬尚以為秋耶。命宮娥捲簾。則冰筯垂簷。雪正在山茶樹上紅也。遍撤酒筵。以紅燭導

入內寢。宮娥漸散去。促郡主緩妝。郡主哂曰。三十許人。作新郎尚如此急色耶。戴笑曰。卿此間以日為年。則春宵一刻。洵千金值也。郡主亦笑。遂滅燭登牀。繡衾同夢。迨朝暾甫上。而宮娥競報海棠開矣。阿監奉郡君命。名郡馬賜櫻桃宴。三品以上盡陪侍。俄見一小宮人。以五綵盤進長命縷。郡君即命駕勅郡馬於洗馬河。同觀競渡。桂槳蘭橈。繡旗綵幟。魚龍百戲。迴翔簫鼓間。瞥見河畔柳漸作黃色。旋命回駕。一路紅樓珠簾高捲。筵前瓜果。正兒女子穿鍼乞巧時。停鞭笑指。聯轡徐行。一時風雨交集。郡君謂郡馬曰。此眞滿城風雨近重陽也。急縱馬而歸。比入宮。宮娥奔告曰。郡主誕麟兒。請郡馬赴洗紅宴。郡君命戴入視郡主。暖鑪榻上。看兒提戈取印。試啼聲眞英物也。名曰阿英。由是戴日坐宮中。弄兒調婦。不半月。阿英已行冠禮。又數日。郡君薨。郡馬權攝朝政。一日見郡主面有皺紋。鬢斑斑作白色。郡主曰。妾馬齒加長矣。請為君置妾媵。於是廣選良家充掖庭。夜與郡主坐鴛鴦寢話曩事。忽問曰。予來幾日矣。郡主曰。六十有二年。郡馬曰。勿相戲。憶與卿定情時。潛以指甲搔背癢。卿匿背仰卧。予驀起而就之。卿笑曰。儂欲保棧道。轉使汝度陳倉矣。回思此景。宛然如昨。郡主笑曰。此君兩月前事。故言之歷歷。以妾視之。如絳縣老人。對甲子矣。戴嗒焉若喪。低首籌思。忽懷鄉土。因乞與郡主同歸。郡主曰。山川既異。歲序亦殊。君請暫歸。妾不能偕也。明日以朝政委諸阿英。

來裝作歸計。郡主餞別於宜春殿。泣曰。妾已暮年。旦晚或塡溝壑。如不以白頭見棄。願一來。繼而曰。轉瞬百年。來亦恐無濟耳。阿英亦牽衣泣下。戴大悲戀戀不忍去。聞朝臣盡候送於衰蟬驛。不得已垂淚而別。比及家。見身僵臥榻上。家人環集省視。岸然登榻。豁焉而蘇。問諸家人。曰。君醉死兩月餘矣。戴大呼異事。因有重來之約。輾轉不釋於懷。後三月。復夢入其處。問郡主。曰。死已八十餘年。今葬於翠螺山。比問阿英。曰。僊矣。問舊所御妾媵輩。曰。盡亡矣。朝臣相見。無一識者。遂鬱鬱而反。醒而歎曰。百年富貴。頃刻間耳。世有達者。不當作如是觀哉。重閱山海經及搜神述異諸書。俱無其說。屬予記之。以質世之好談荒誕者。

鐸曰。僊家有縮地法。不聞縮年法也。然麻姑雙鬢。一半成霜。青牛老子。已頹然曳杖矣。壺中日月雖長。一彈指頃耳。齊彭殤之論。洵非妄作。

蟯螂城

筍生字小令。竟體芳蘭。有香留三日之譽。偶附賈舶。浮槎海上。忽腥風大作。引至一島。生捨舟登陸。覺惡氣薰蒸。梗喉棘鼻。殊不可耐。正欲回步。忽見一翁偕短髮童。談笑而來。見生大駭曰。何處齷齪兒。偷窺淨土。不怕道旁人嚇煞。生怪其臭。退行三四步。遂叩姓氏。翁亦以手擁鼻。遠立而對曰。予銅臭翁。孔氏。此名乳臭小兒。因慕洞天福地。自五濁村移家於此。蒙鮑

魚肆主人見愛。謂予臭味不殊。薦諸逐臭大夫。命司蜣螂城北門筦鑰。汝徧體惡氣。若不早自斂藏。將流染村墟。鬱爲時癘。其奈之何。生欲自陳。翁與短髮童大嘔不止。蒙袂疾趨而去。生大異。欲徵其實。以兩指捺鼻而行。見一處。盡以糞土塗牆。四面附蜣螂百萬。屹如長城。生振襟欲入。忽聞城中大譁曰。瘴氣來矣。速取名香辟除戶外。生遙睨之。牛溲馬勃。門外堆積如山陵。生益不解。惡氣竟入。見生者狂奔駭走。不顧而唾。生亦惡其穢。反身而逝。衆喧逐之。生失足墮溷藩。掙扶起立。悶悶欲死。而衆已追及。欲縛生。徧體摩嗅。自頂至踵。忽大驚曰。何頓鄉澤若是。真化臭腐爲神奇矣。急謝過。引生居客館。廁石作堦。溝泥堊壁。庭下有一池。色如墨。生解衣就浴。愈濯愈臭。且漸透入肌裏。生急起。仍取舊衣著之。翌日有富商馬通家招飮。延至一堂。顏曰如蘭。旁有一軒。曰藏垢軒。以後曰納汚書屋。筵上無他物。餒魚敗肉。葱漆蒜薤而已。生自浴後。亦漸不覺其臭。大啖之。已而自探其喉。穢氣噴溢。主人鼓掌而笑曰。氣佳哉。薰猶可同器矣。孔翁聞其事不信。訪於客館。見生愕然曰。君真潔己自好人也。舊時糞行。糞除盡矣。遂與訂莫逆交。生恐賈舶久待。詣孔翁告別。翁張筵餞之。引入後室。見三十六糞窖。森森排列。窖中金銀皆滿。翁取赤金數錠以贈。並喚一女子出。蓬頭垢面。而天然國色。翁笑曰。此阿魏。即蒙不潔西子後身也。君無室。盍挈之行。生拜謝。捧金挈婦辭別。還舟。賈人

失生半月。維舟凝待。遥見生來。大喜。甫登舟。穢氣不可近。陳金几上。尤臭不可堪。及阿魏登舟。萬臭盡辟。衆心始安。後歸家。生偶遊街市。人輒掩鼻而過。惟與阿魏居室。則不覺其臭。出所贈金易諸市。人大怒。擲而還之。三年。阿魏死。生所如不合。鬱鬱抱金而沒。

鐸曰。蜣螂抱糞。人惡其穢。而轉之金顱篤耨中。適速之死耳。以是知生於香者。亦必死於臭也。紅粉長埋。黃金失色。止賸箇臭皮囊。無從湔滌矣。哀哉。

鬼嫖

五弟並生。癸卯登賢書第一。丁未歲計偕北上。夜投富莊驛旅舍。客滿。借宿村莊。時月淺破簾。風鳴敗紙。伏枕不能成寐。起步前庭。轉入後舍。見荒園廣可三畝。有禿髮嫗蹣跚樹下。高語曰。今夜風月頗佳。客中凡必有作青樓夢者。盍召之來。已而羣鬣並集。嫗作微怒曰。汝等日坐閨中。賭樗蒲。嗑瓜子。長恁嬌惰。爾娘唱朝露。度長日耶。羣唯唯聽命。嫗附耳久之。羣向東南角招以手。亡何。衆客至。商服儒冠。不一其類。鋪五色氍毹地。團坐。嫗往來蹀躞。陳有列饌。佽儲待者。繼而酒闌。笑語亦漸倦。嫗鼓掌笑曰。窗燭灰矣。銀河鵲橋已駕。癡牛騃女。猶相對作關坐哉。衆盡起。嫗導以燭。羣鬣擁客。轉入一草舍去。並生素負膽力。潛往瞰之。見中設數十竹榻。衆客各抱一夜叉臥。鼻聲四起。朱髮偎肩。血唇遮舌。間有枕鬼面於臂。而夢中喃

喃作嬌喚者、正驚駭間、一老夜叉手持銅管。約長七寸許。向客腦後插之。嗚嗚作呼吸聲。捫搎幾徧。末至一客曰。是無腦者。且徧體酸中作臭氣。令人殊欲嘔。揉其目。曳於牀下。芷生拍檻大呼曰。門外有莽漢。老魅何敢爾。衆譁然曰。新貴人至矣。轉瞬盡散。候天曉登車就道。見富莊驛諸宿客。盡呼腦痛。中有一人。目腫如桃。詢之以秀才納監。入都謀上謄錄館者。芷生微哂之。是科捷南宮。

鐸曰。脂刀截骨。花箭攢心。一片歡場。即狠羅剎湯沐邑也。不早回頭。恐監其腦者至矣。

神賭

穹窿山廟。廊下有神像二。緋袍錦帶。烏帽皁靴。其旁各塑一夫人像。珠冠繡帔。儼同命婦。二神同院居。僅隔一牆。一夕有廟祝宿廊下。忽見左座一神。竟趨右座曰。今夕更漏頗長。伏枕不能成夢。盍一作樗蒲戲。右座者笑曰。牧豬奴賭興又發耶。但我輩近日香火零落。何得有現注。左座者曰。請以籌馬。負者明日覆算。如不歸。當以新婦準負債。右座者笑諾。於是折香為籌。鋪蘆作席。二神相對坐。呼盧喝雉。約兩時許。右座者起笑曰。熱中人敗北矣。歸且休。明日當以七香車送新婦來也。左座者喪氣而散。廟祝異之。明夕仍宿廊下。見右座者。竟詣左座。責負甚急。並索婦。夫人聞之。怒詬其夫曰。黑心賊。汝當日在修文殿當選時。幸儻脫簪珥

夤緣得一官。今以淫賭。輒將枕邊人作孤注。天下負心人有若是哉。左座神。垂首不作一語。右座者。索愈力。狂譁不休。繼以嫚罵。幸其婦隔牆喚。始引去。自此無夕不爭。廟祝厭之。白於董事。竟具鼓樂。送左座夫人亦登右座。喧聲始絕。而所隔一牆。旋修旋圮。識者曰。是新夫人不忘故夫也。命築牆者。留一穴以為瞰夫之地。牆自此遂不復圮。至今土人呼為輸贏廟。好賭者。引為笑柄云。

鐸曰。貪淫殞命。好博傾家。花骨頭之禍。不滅於粉骷髏也。謂予不信。請虛左以待。

夢裏家園

淮南阮生。小字華郎。幼失怙恃。相依乳媼家。一日夢父執某招之去。曰汝父近作泰山宣勅司。有遺宅在東門外。命汝掌守。勿教荒落。遂相將俱去。約三里許。曰此予家也。幸少憩。攜手而入。見一垂髫女郎。當窗理繡。戲唾絨粉壁上。以指甲挑作雙連環。對壁嬉笑。某瞋喝曰。客來矣。猗嬌弄態。是何態度。女郎抱繡而走。金翦墮地。回身笑拾。私語曰。何來生客。直恁吆喝辟人。生問為誰。某曰。此予癡女。年十五矣。前為楚江王妃刺博山交龍錦。觀者贊其慧心。然無母之兒。未免幼失教訓耳。生極力稱獎。少頃相攜出戶。復至一處。曰。是汝即父所營之菟裘也。出鑰脫鍵。重重啟闢。堂奧藩廚悉備。後有樓三楹。中貯書籍玩器。左則錦繡盈箱。右則

金銀滿庫。箋於目送五色。某曰。此汝父二十年心力。守之勿浪擲也。生俯首小語曰。未有室家與誰同守。某曰。汝未聘耶。如不棄嫌。願以癡女敬奉箕帚。生頓首謝。並問其期。某曰。視明夜三星照鴛鴦樓角。吾當以油壁車送新婦來矣。言畢而去。即有婢僕數輩。擁身門下。生命掃除庭榭。設列几筵。庖人樂部。及一切瑣碎事。無不預為經理。憊極就寢。一轉側間。依然乳媼家。破牀草榻也。初疑妖夢無憑。付之一哂。明夜仍至其處。即有婢僕輩迎候於門。曰。魚軒已發。乞新貴人更衣以俟。時堂上絳蠟高燒。笙歌迭奏。重廊複榭。處處張以錦幄。亡何絲輿停駐。籠燈數十。簇擁花氈。與新人交拜訖。導入內寢。燭花影裏。卻扇偷窺。較初見時尤矜嚴也。緩裝卸服。擁入重幃。夫婦之樂。有過於畫眉者。曉雞三喔。著衣下床。但見乳媼抽衣疊絮。撲索牀頭。攝神癡想。自辰及酉。偶倦伏几上。一青衣婢至曰。閨中有命。乞主人移玉。生遂去。入門見報喜者。環立堂下。生不解。入問細君。曰。妾聞修文殿缺一掌案官。以千金寄吾父寅緣得此職。請為郎易冠帶。生笑曰。僕向欲青一衿而不可得。今而知得官自有術也。遂華服乘軒。上修文殿公署。繼往岳家致謝而歸。謂新婦曰。閒曹不足以致富。尚當治生產。出橐中金。命幹僕作負販計。買絲積穀。幾同壟斷。生日在夢中出了公事。入操會計。婦亦勤儉持家。不十年。擴充父業。為黑甜鄉第一富貴家矣。生每誇諸乳媼。乳媼曰。惜是夢境。不然官人大

富貴。富不向此間作噉飯處。生大笑曰。吾以醒爲夢。以夢爲醒。半生衣食。吃著不盡矣。且天下享富貴者。何必非夢中之人哉。遂作述夢記以自誌。予文其說以告世之日在夢中者。

鐸曰。吾嘗謂富貴中人。不過做得一場好夢。然則做好夢者。亦當以富貴中人目之。惜乎好夢不長。富貴無幾時耳。若阮生者。可以長富貴矣。

命中姻眷

眞州丁生。年十七。聘衛氏。未娶而夭。將論婚世族。就術者算之。術者曰。君命不宜耦人類。後當娶獸婦。丁怒曰。予即不肖。亦靦然人面也。何至下婚於毛族。術者曰。以命論之。當不爽。百計求凰。果無一遂。後薄遊於楚。泊舟中峽。忽有猿雛數十輩。緣崖而下。躍登鷁首。舟人喧逐之。擔囊負篋。紛紛登崖而去。正嗟異間。數老猿舁一籃輿至。牽曳推挽。捺生入坐。舟人力解不脫。扶輿上肩。飛登絕壁。至一洞府。累石爲門。塗泥作砌。生不得已。下輿入堂上。一翁拱立而竢。狀貌不甚詭異。曰。汝丁慶雲之子耶。曰然。翁曰。僕與爾父爲總角交。十八年前浪蹟於此。因贅於袁氏。生一女。未遭良匹。今幸文旌遠駐。故令童僕恭迎。倘不以異類見憎。願諧婚媾。生觳觫未敢應命。忽一老婦出。翁曰。此拙荊也。生畧睨之。碧眼赤顋。兩權毛捲如反蝟。向翁耳語喋喋。不知作何詞。裝女蒙巾而出。曳令交拜。導入別洞。揭巾微視。頷下毛濃團密裹。

人面不知何處。生憤氣而寢。夜半女潛就之。生叱曰。爾欲通人道。當俟皮毛脫落時也。女慚而退。明日臨澗自照。似深恨其醜。遂奮身投於澗底。生大聲呼救。一家奔集。指揮衆猿。力引而出。扶掖歸洞。蒙被僵卧。竟體發痛。痛定而癢。女爬搔幾徧。毛應手墮落。積如亂絲。數日而起。面白皙如玉。益以秀麗。視之真天人也。生笑曰。今而知人獸轉關。止爭一番洗伐耳。是夕遂同寢處。明晨謁其父。父驚喜欲狂。母見之大怒曰。生女不肖老奴亂我種矣。因詈其夫。並逐其女。翁急具肩輿二乘。令女隨壻仍送至舊處。舟人自失生後。疑待將及一月。見生偕美婦來。大喜。載與俱去。後生自楚反。重至其地。女欲定省其父。而峭壁危崖。無路可入。零涕而歸。

鐸曰。一日伐毛。百年美眷。即謂術者之言不驗可耳。

臭桂

新門縣署東桂樹一株。花而不香。土人醜其名曰。臭桂。一夕有道者偕老翁乘月而來。吟嘯其下。道者指樹笑曰。此蟾宮第七株也。翁曰。月府仙葩。其香倍於鸞嶺。茲何索莫若此。道者曰。記八百年前。月主新廣寒殿。緣此樹礙其殿角。命吳質移去。適被罡風吹墮塵世。偶為錢神拾取。將植諸銅山之上。因而其香忽歛。錢神怒之。棄置於此。翁曰。銅臭逼人。疾之固甚。然鍰弄狡獪伎倆。反由此而得臭名。亦矯情者之自取也。道者笑曰。吾當為花一洗此辱。舉袍

袖繞樹三帀。亡何異香飄拂。馨聞數里。忽西風頓作。金粟紛紛隨地。花中各現一美人。霓裳羽衣。蹁躚起舞。中有一女子掠削作鳴蟬髻。旁貼翠鳳翹。鳳咮銜赤珠一粒。光與月色相射。道者曰。阿簧恃姮娥寵。久不隸鈞天部。今夕當為我一歌。女子含笑倚樹而歌曰。金風飄兮玉露晞。天孫遣我兮銀河之西。嫌龍腥兮不肯騎。跨綵鳳兮拚飛。銅壺漏轉兮星影低。玉宇高寒兮我將誰依。攬桂樹兮涕洟。逝將去此兮與子同歸。歌畢。西風又作。煙飛霧捲。美人忽不見。所墮花仍吹綴滿樹。翁曰。得今夕一番游戲。而此花留香萬古矣。道者曰。無聲之聲。乃為正聲。無味之味。乃為至味。吾終願以無香全此花之真也。復舉袍袖拂之。香氣盡散。偕翁談笑而去。

鐸曰。淇園菉竹。盡塞瓠河。鐘寺喬松。且充塵尾。蔡中郎座上琴材。亦曾從爨下來也。歸真反璞。終身不售。吾於此樹信之。　邵原繫錢樹上。當世神之。遂成淫祀。此樹不為錢奴所惑。宜湮沒無令名也。然抱此孤芳。終邀獨賞。有志之士。尚當以此為法。

祥鴉

俗傳鵲報吉。鴉報凶。故聞鵲噪者。咸有喜色。一聞鴉聲。羣必厭逐之。而予獨好鴉而惡鵲。庭中舊植槐樹一株。鴉巢其巔。偶雨晨雪夕。鴉無所得食。必設米於庭而飼之。每當朝曦初上。

鴉即迎日而立。刷項梳翎。翹尾側目。備極其態。而獨不善於鳴。予時拍手喧呼。以引逗之。而鴉殊緘默之甚。戊子元旦。飛鳴入室。三晝夜不去。予於是秋報捷。己丑應禮部試。家中人佇望泥金。曉起拱候樹下。冀其一吐好音。而鴉竟掉頭不顧。予亦下第歸矣。癸卯春。鴉聲大噪。是年予弟芷生登賢書第一。遂設食庭中。招鴉而告之曰。予五薦不售。已不作春明夢想。自今以後。無復相煩。俟吾弟得意南宮。當養精蓄銳。努力作鳳凰鳴也。鴉首肯者再。是冬大風覆巢。折其左翼。而斃。迨丁未歲吾弟成進士歸。百千烏鵲噪集盈門。予追念是鴉。欷歔累日。蓋鵲但知因人成事。而鴉實能識人於未遇時也。爰誌之。以告世之惡鴉而好鵲者。

繹曰。鳳鳴喈喈。鴉鳴呀呀。鴉豈其苗裔耶。何聲之和也。若獻媚如鵲。庸惡陋劣。殊不耐聽。朱丞相遇之。當燎其毛。王荆州見之。定探其鷇。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老僧辨奸

嚴分宜未貴時。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一日同閱荊軻傳。至樊於期自殺處。嚴曰。此騃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讎。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閱至白衣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迺復遣之使去。太子丹眞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咽。擊筑高歌。千古尙有餘痛。繼閱王囊提劍斫。箕踞高罵。嚴更笑不可仰曰。是眞不更事漢。不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嫚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傑上報知己。至死尙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亦應膽落。一時哭聲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久之嘆曰。哭者人情。笑者眞不可測也。二十年後。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年縣令。頗有政聲。而嚴竟以青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傾良。爲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青衣捕盜

粤東某公。爲河南臬憲。有聶姓者。以人命誣服。公昭雪之。獻女書兒爲婢。公鑒其誠。納之。公夫人御下嚴。箕帚而外。課以鍼指。書兒不能學。曰加鞭撻。俛首順受而已。後公以罣誤解組歸。時叢樹林有盜首。曰賽張青劉標。善用流星彈。一發五丸。無不奇中。次曰鐵拐子朱健。善用一鐵拐。曾擊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橫行綠林。捕盜者不敢正眼覷。公稔之。戒備而行。時已薄暮。聞林中鳴鏑聲。公股粟。夫人色如土。侍從僕御。無不色變。書兒從容進曰。幺麼鼠輩。何敢犯大人駕。如渠不欲生。婢子手戮之可也。乞公前騎。徒手而去。叱盜曰。賊狗奴。識得河南聶書兒否。盜笑曰。我輩但要得錢兒鈔兒。書兒何所用哉。書兒怒曰。若輩死期至矣。敢戲言。盜亦怒。驟發一彈。書兒右手啟兩指接之。又一彈。接以左手。第三彈至。以口笑逆之。嚙以齒。盜驚。又發一彈。書兒仰卧馬背。以雙蓮瓣戲夾其丸。第五彈至。書兒即發腳下丸抵之。鏗然有聲。去三十步遠。騰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賊奴技止此耶。一盜舞鐵拐而前。書兒手奪之。曲作三四盤。揉若軟綿。擲諸地。笑曰。而娘竈下棒。亦持來恐嚇人。大可笑也。兩盜失色。書兒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彈兩盜。盡斃。羣盜羅拜馬前乞命。書兒曰。汝等何足污我手。喝令去。從容回騎。稟白於公曰。托大人福庇。幸不辱命。公及夫人皆異之。繼而問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鍼。書兒曰。長鎗大劍。婢子年十一二時。摶弄慣矣。一鍼入手。不知作何物。是以

不能學耳。又問鞦韆時何便俛首受曰。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小有忤犯。是報怨也。婢子何敢。於是夫人亦喜。歸家後。勸公納為側室。生子某。後為滇南縣令。往往躬率吏入山捕盜。大有母風焉。

鐸曰。吾向讀馮煖傳。而知當日無薛債之役。客無能一語。至今幾成鐵案。英雄寄人籬下。學生無可插腳。恐為廝養輩下眼覷耳。書兒遇盜。其厚幸乎。　有疑口逆齒嚙之說為過神其技者。然不聞列子之言乎。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惟嚙法不教。衛密持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還射。衛繞樹而走。則書兒此技。夫有所受之也。牛羊之眼。相兒女子猶失之。況相天下士哉。

正士驅邪

樵陽郡韓公。貌文秀。而性好武事。日馳馬試劍為樂。未貴時。攜一健奴。出遊五岳。中途遇雪。投止枯廟。一更後雪月交輝。公起立簷下。四望皎然。曰。眞琉璃世界也。忽陰風四襲。一猙獰惡鬼。昂首直入。公拔劍相迎。健奴大驚。伏地下。以兩手抱公左足。見惡鬼漸長。始猶高與簷齊。繼則出簷者。約三丈許。仰見公狀貌亦變黑。面赤鬚。挺身而立。身亦漸長。高出於惡鬼者又約三丈許。鬼身頓縮。伏地而拜曰。公烈丈夫也。人無富貴貧賤。神氣俱高十丈。自作一

虧心事。神氣即短一尺。故眼前之賦形宇宙者。上者長不滿五尺。次者三二尺。下者塌地如三寸錐。而公獨保其元神。異日之立地頂天者。非公而誰。勉之勉之。言畢而逝。健奴見公亦如故。起述所見。公竟茫然。後公位至總戎。平寇陣亡。崇祀義烈。所遺伏鬼圖一卷。焦面虬鬚。非其本相。而里中有鬼祟。請其像鎮壓之。輒遁去。故至今有賽鍾馗之名。

鐸曰。百尺樓頭。元龍豪氣。旦旦伐之。則掃地盡矣。塌地如三寸錐。猶非充類盡義之論也。

惡客除淫

金山寺老僧普靜。畜一猴。毛色盡白。日鎖諸佛殿上。令聽講。一夕脫索去。老僧嘆曰。業畜淫心未斷。必殺身。二十年功行。斷送卻矣。會有陝商某僑居鐵甕城。好畜美姬婢女僕婦亦端好。一日有褐表少年款其户。自言申姓。因苦塵囂。願假園亭以憩。某素有斷袖之癖。覬其貌美。許之。夜詣其室。見床無衾褥。笑曰。榻冷如冰。抱衣難卧。如不以賤軀為累。當移襆被來。少年許諾。某命家奴攜錦褥。並鸞黃綾被陳榻上而去。某曳少年同卧。潛私之。少年笑曰。被君輕薄。從此冠而釵矣。某亦笑曰。汝誠暱我。當副諸金釵之列。豈敢視為外宅兒哉。由是少年出入閨闥。某亦不禁。漸私其婢女僕婦。繼并亂其姬妾。初猶作宵戰。後竟白日宣淫。漫無顧忌。某素嬖之。不能驟加呵逐。一心腹友至。某潛與商榷。友曰。開門揖盜。罪誠在汝。必欲除業

種。當先斷其淫具。某曰。宮之乎。友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某固問之。答曰。世有不持寸鐵而可下人腐刑者。特癡兒不察耳。某請計。友曰。此間有一倡。小字雪狗。下體發鉅毒。盍召之來。某從之。亡何。雪狗至。口脂面粉。煙花中主帥也。某藏諸閨閣。夜令就少年寢。少年得雪狗。果大喜。雪狗本倡家婦。素善房術。少年又健戰。朝夕攻毒。殊無覺察。不半月。少年兩權漸赤。時以手搔褌際。似搔癢狀。又半月。雙眉攢蹙。呻吟作痛楚聲。越數日辭去。然兩三日必一來。來則與雪狗秉。後數日不能步履。拄杖傴僂而至。與雪狗偎抱。竟夕轉側。不能與雲雨。雪狗故握其莖。以掉弄之。砉然而脫。大聲呼痛。下床覓杖。踉蹌遁去。雪狗就燈下出掌視之。見一具約五寸許。皮肉交黏。血淋淋如塗硃。嗣後竟不復來。友人至。笑曰。宮刑已驗。但君以繡幃作蠶室矣。某笑謝。並以百金賞雪狗去。後聞金山塔頂有一白猴。下體潰爛而死。老僧瘞諸塔下。嘆曰。誰家惡毒兒。至此慘殺。然淫根盡拔。可以淨體皈三寶矣。某屬友隱秘其事。而雪狗反為人詳言之。

鐸曰。癡兒嗤毒。必至喪身。浪子回頭。已成滅鼻。幸制心猿。勿投餓犬。腐刑最下。其共凛之。

芙蓉城香姑子

震澤彭生。少年倜儻。豔文簫綵鸞之事。欲求仙侶。父母擇配。屢梗命。一日扁舟臨湖上。見上

流浮芙蓉一瓣。拾視之。有卜同一闋。曰。小寡山下水溶溶。記相逢。欲採蘋花可惜過東風。午橋煙雨濃。不如歸去夢簾櫳樓東。留得闌干一半月明中。夜涼花影重。心異之。捨舟登陸。百步外。芙蓉萬本。張如錦幄。至則朱戶沈沈。銅環畫掩。忽青衣媼啟扉出視曰。彭郎至矣。導引而入。鳳屏東畔。一女子欵步而來。彭趨揖之。女曰。妾芙蓉城香姑子也。久墮塵寰。未逢佳士。知君夙企仙緣。故借塗鴉引桃源入棹耳。彭曰。荷蒙仙眷提掇凡愚。一生為奴亦不憚。女笑曰。君真癡於情者。命青衣媼埽除內室。中設兩榻。以備寢處。至夜女宿東隅。請彭西嚮。彭曰。既覩芳容。當親玉體。何復咫尺巫山。使人介介。女曰。仙家夫婦。祇在神交。若以形骸為愛則春弄玉早抱子矣。何簫臺上至今無雛鳳聲也。彭強就摩挲。而終不著體。女曰。郎君濁氣未除。縱欲勉同衾枕。尚隔一層。明日為郎燒換骨丹。三日而成。服之始能歡會。彭不獲已。退寢別榻。晨起女採藥三山。配入丹鼎。命彭朝夕守之。彭日啟鑪以覩火候。女哂曰。狂郎情急矣。彭曰。餓者急於食。渴者急於飲。人情類如是耳。調笑間。而舟人蹟至。因父病殆。母馳書招之。彭念指日丹成。可以近麗人而登仙籍。見母手書頗不懌。女促令暫歸省視。彭曰。死生有命。歸何益哉。且此間樂。不思蜀矣。女勃然曰。有兒女情。而無父子性。必非仙器。縱鑪頭丹熟換骨亦無濟也。遂立毀其鑪。彭曰。即不敢妄覩香澤。還望度我一登仙闕。女怒目不語。一迴

顧閒青衣媪化為綵鳳。女跨之而起。嘆曰。是兒全無心肝。大羅天豈無父之國哉。冉冉入雲而沒。花木廬舍。一時頓渺。舟人亦不見。彭懊恨久之。尋道而回。

鐸曰。仙家夫婦。祇在神交。千古名言。可為蘭香萼綠輩解襪矣。帝闕仙班。必求孝子。則伯陽棄母。梅福絶親。盡謂妄人之附會也可。

埽帚村鈍秀才

定陶富室某。三代有善人之目。子年十四。欲延舉業師。選擇良苛。遷延未決。一夕。夢有人告之曰。汝欲延師。非吳郡埽帚村某秀才不可。醒而異之。束裝詣姑蘇。問埽帚村在郡西僻壤。至則野曠人稀。無可問訊。忽一老翁曳杖而來。某趨叩之。翁笑曰。某秀才即是老朽。遂具達誠意。并欲隨至翁家。翁曰。蝸舍不足以容貴客。既蒙寵召。即此同行。某大喜。載與俱歸。命兒受業座下。翁督課嚴。夜以繼日。無間寒暑。所讀文。成宏制藝外。皆翁平日窗課。以及歲科諸試作。弟子文或不佳。自作一藝。令其誦法。是年遊於庠。復鈔昔年闈中諸落卷。令之讀。凡一切時下清真雅正。登上選者。咸命規仿其製。春秋兩闈。連戰皆捷。某大喜。置酒為先生壽。且曰。先生出其餘緒。即令豎子成名。何乃自甘蠖伏。以青衿終老牖下。翁欷歔久之。某詰其故。翁曰。言之勿怪。僕非人。鬼也。少時不謹細行。有慙名教。以至困場屋五十餘年。未得一撥

科第。而室人偎薄。謂僕文不合時宜。致遭廢黜。日以鈍秀才相誚。鬱鬱齎恨而終。今捻高門積福。故借德澤為文章吐氣。使知一生潦倒。非戰之罪。且令天下知拾巍科登高第者。在此不在彼也。言訖。撫膺一慟。倒地而沒。某駭嘆良久。感翁教子之德。重至其地。見老屋一椽。停棺左側。有老婦執炊爨下。詢之曰。此先夫也。亡三年矣。生時嗔以鈍秀才呼之。臨終謂我曰。予德薄不能置青雲。以博封誥。後當以文章貽汝福也。謹記此言。勉延殘喘。某聞之倍增慘悼。出千金卹其家。並極力營葬而歸。後子謁選。得縣令。迎養老婦以終老焉。

鐸曰。士先德行。次及文章。故春秋榜上。大半積福兒郎也。青年失德。白首除名。雖鬼帳傳經。終當食報。視方三拜之登科。又遜一籌矣。嗟夫。

一杖懲奴

元和令常公養蒙。愛民重士。神於折獄。里中有惡奴與主婦通。而礙於其子。唆主婦以忤逆控縣。公廉得其實。拘叔氏舅氏。一併聽鞫。至日。喚惡奴上。問兩黨親族。俱不列名。爾何抱主婦控。惡奴曰。小人蒙主人豢養。日望小主成家。不意下流自居。主母束之。反肆抵觸。赴愬兩黨親族。視同秦越。不得已。冒嫌抱控。公曰。忠心為主。勞怨不辭。汝可謂義僕矣。惡奴頓首曰。小人素有好人之目。里黨所共知也。公頷之。喚忤逆兒。年十四五。恂恂儒雅。訊其逆母之故

但流涕不言。公僞怒曰。不孝之罪。律有明條。三尺法何可輕宥。遂飛籤下。兒痛哭。叔與舅代爲哀免。而惡奴面有喜色。公顧而笑曰。爾小主尚在童年。刑杖一下。立當斃命。汝素號好人。且受主人數年豢養。盍代杖。呼兩旁隸曳下重杖。曰代不孝者杖。勿從輕也。責至四十。血肉交飛。繼又罪其叔曰。爾與乃父爲同胞。而不能禁約其姪。至令以忤逆播聞。亦當受責。叔伏地乞恩。公笑曰。一客不煩二主。有好人在。爾勿畏也。又曳下。代責二十。并喚舅氏上曰。母子之恩。本於天性。汝妹即欲控告。何難一言勸阻。迺袖手旁觀。釀成家變。本應重懲爾罪。但年老龍鍾。不堪受杖。奈何。因顧惡奴曰。本縣今日勉出大力。成全汝好人之名。又飛籤欲責。惡奴勢難再杖。叩頭乞免。公大笑曰。汝推主母面情。亦當爲其兄稍効微勞也。卒杖之。復命舁重枷至。曰。杖已代矣。枷又何辭。大書枷號好人一名。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惡奴杖痕已重。復荷重枷。不旬日竟死。闔邑稱快。服公之讞斷焉。

鐸曰。中籌之言。揚之實醜。借代杖以懲奸。亦折獄者之苦心也。讞而正。奇而法。可謂得律意矣。

宋代馭守令最寬。故呂公鄉張崇陽輩。往往片言斷劍。一錢殺人。後守令之權漸削。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惟枷杖得以專決。故情重法輕者。輒縱其惡。公以枷杖代劍。可謂善伸其法者。然甯成束薪。延年屠伯。君子終防其漸也。

片言保赤

錢塘袁公簡齋。為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墻。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册。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閤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即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襁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即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為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焉。

繹曰。含垢納汙之說。為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

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為衆生說法耶。　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沈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堅王興宗輩。或以典史。或以直廳。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不必出於甲科。然遇此等公案。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蓋不熟晉庫之論。失油絡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授沐枕者終成寃獄。學優則仕。旨哉是言。

盜師

婁郡譚某。三十餘未掇一芹。就館西村。所得學俸不能養妻子。而從學者又棄儒而賈。歲暮捲帳歸。道遇一老翁笑曰。先生散館矣。明年有所主否。譚應曰無。翁曰。僕有葭莩親。明年延師訓課其子。如不棄嫌。僕請為介紹。譚極意嘉納。繼詢其居址。翁曰。至日僕自來。先生不必絮問。遂拱手散去。燈節後。老翁果至。陳朱提百兩為聘。譚喜。別妻子登舟而去。水程曲折。都非熟徑。約行三晝夜。翁曰。至矣。握手登岸。至一處。高門華屋。旁通一徑。花木參差。中有屋數楹。翁曰。此書室也。請先生少坐。入內引弟子出拜。瑤環繡服。類貴介子弟。翁曰。主人偶出。未及倒屣。改日請見可也。繼出書請譚句讀。視之。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十數本。無五經及四子等書。譚異之。翁曰。若輩無志功名。但得識數行字。稍習世事足矣。先生勿疑怪。譚遂安之。翁亦別去。居半載。飲食供奉備極豐腆。一日傳言主人歸。大設華筵。請先生觀劇。譚至。主人

雉冠甲服。肅迎而入。四座賓客。皆戎服臨筵。譚心驚股栗。進退失措。主人笑曰。先生勿驚。僕江湖豪客也。因我輩中。恃强劫殺。罔顧仁義。故令小兒受業。得以稍知大體。今幸不棄。嘉惠後學。特治卮酒。聊明忠敬。言畢。梨園以劇本呈點。譚未識樂部名色。姑點白羅衫全本演未及半。主人色變而起。急命撤筵。曰。僕未嘗開罪先生。何姍笑若此。雖然。亦天命也。遂具絲緞數端。黃金十錠。命其子星夜送歸。翊日捕盜師卒至。一門掩執。其子竄伏譚家。僅而得免。譚感其意。撫弟子成立。翁亦時來周卹之。

釋曰。盜亦有道。非讀書人不能顧。不謂待先生忠且敬者。轉出自盜。宜天之不忍斬其嗣也。今紈袴子弟。奇嫖淫賭。雖千金不惜。而獨至西賓脩脯。錙銖必較。曾盜之不如。

鬼揖

扶風邱淑。字令儀。幼失怙。母夫人秉于嚴。偶碎其帶上玉佩。懼而亡去。夜竄山谷中。月色迷濛。荊榛蒼莽。無可投宿。遙望百步外。似有村落。至則板屋竹扉。銅環雙闔。叩之。雙扉頓豁。一老翁出問曰。寅夜剌啄。客何為者。邱以情告。遂相邀入內坐。叩氏族。邱具對。翁艴然曰。是吾讎也。邱曰。生平不省拜侍。未識於何獲罪。翁曰。僕延陵舊族。與汝父為總角交。幼以息女許奉箕帚。自汝父棄世。竟停此議。以至息女齎恨。至今未字。言之使人切齒。邱茫然莫對。忽一

老婦出曰。昝在親庭。干渠何事。苟瑨意不忌。尚可釋讎成好。翁色稍霽。注目視邱。邱曰。先人果有成議。兒何敢違。遂大喜。立挺女出見。明眸皓齒。妍麗無匹。即命與邱交拜。導入內寢。枕席之間。邱詢其顛末。女曰。歸問親幃。當自知之。諒非妾意相攀援。以求售也。邱遂不言。天未及曉。女促生歸。邱曰。新婚正燕。何忍遽離。女泣曰。妾自見棄君門。分以女兒身終老。今所以含垢為歡者。誠欲借一宵嘉禮。正名定分。使異日骸骨。依君先人墟墓耳。實不能終事也。妾有玉珮一枚。持獻萱堂。以作明信。邱視之。與所碎者無異製。正依戀間。聞岳父母候送於門。握手垂涕而別。熹微晨色中。翁導以歸路。及家。母夫人訶責交至。邱以玉珮呈獻。並述所遇。母審視再四。曰。是矣。汝父在日。曾見吳家女。甫九齡。面目甚韶秀。將聘作汝婦。戲解玉佩繫之。繼值汝父喪。悤悤不復記憶。後聞其女暴卒。父母痛悼。相繼而歿。今埋骨多年。何得復成嘉禮。邱愕然。翊日。尋至其處。見破屋半楹。停棺三口。拜奠痛哭而返。後邱以進士官部曹。移女柩攢於先隴。並舁岳父母柩。營兆以葬。娶吉氏女頗賢德。所得封誥。亦讓諸前室。以嘉其志。

鐸曰。烈女不更二夫。雖死猶遂其志。從婦之賢。亦貞魂有以感之也。不然。故劍之求。且抬其忌。能以封誥相讓哉。

書神作祟

金陵鈔庫街某氏子。世業儒。因讀書不能致富。棄而為賈。偶獨宿肆中。聞床頭嘆息聲。叱之始止。嗣後每夜必聞。某亦置之。一夕有方巾朱履者。自床後徐步而出。顰眉蹙額。意似不樂。某問為誰。應曰。予書神也。自流寓汝家。蒙爾祖爾父。頗加青盼。不意留傳至汝。罔修舊好。竟爾見絕。猶幸兩無讎德。乃今為錢奴束縛。使予意氣不揚。若不早脫腰纏。則銅臭逼人。斯文淪喪。禍將及汝。莫悔莫悔。言畢而逝。某急起秉燭四照。見有破書數卷。以錢串綑縛。棄置床頭。蓋十數年矣。某恨是書為祟。取火焚之。一時灰飛燄起。延燒廬舍。室中物靡有孑遺。後竟以貧死。

鐸曰。讀書不能致富。此言是矣。試問不讀書人。箇箇能富耶。然以求富之念讀書。吾知其非讀書人。　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乃以富貴利達橫亙於中。稍不得志。輒歸咎於書。試請掩卻書本。畢竟向何處覓生活哉。嘗作沁園春詞六闋。曰。甲子仲秋。惟吾與書。盟於草堂。願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自今伊始。幸勿相忘。出則隨車。歸則並几。夜火晨雞總備嘗。吾憐汝。把牙籤笑插。玳瑁親裝。誰知爾本無良。枉賺盡英雄兩鬢蒼。嘆臣飢欲死。千鍾甚處。立錐無地。金屋何方。我自憐卿。卿真負我。拔劍相看也不妨。言未畢。早書懈而退。潛出門牆。學書不成。將焉學乎。不如老農。有草廬半畝。橫塘之曲。石田一頃。對水之東。椎髻鴻妻。蓬頭霸子。裹飯

偕行荷鍤。從桃源境看。桑麻雞犬樂也融融。悲哉吾道終窮。似稼圃樊遲術未工。枉操豚以祝。學齊東語。揠苗而槁。與宋人同。門有催科。瓶無儲粟。廡下投人作賃舂。翻然悔。悔從來耕也餒在其中。古語有之。多錢善賈。吾何不然。看鮮衣怒馬。小兒宿衛。彈箏挾瑟。中婦邯鄲。第擬通侯。園連沁水。百尺珊瑚碎綺筵。銀燭底有奇書句股。訟帖爭田。吾儕貧也由天。料此輩何曾值一錢。况癡兒和嶠。本無此癖。家凡孔老。素乏其緣。安用牽車。等諸屠狗。富可求歟媿執鞭。君休羨。道聖門高弟。貨殖猶賢。磨盾鼻書。封狼居胥。亦豪矣哉。想受降城外。霜濃雁磧。紇干山畔。月照龍堆。投筆軍中。橐鞬闌下。如此書生未易才。談笑處。看樓蘭繫頸。奏捷平臺。一朝幕府疑猜。便縛下都船大可哀。嘆高牙大纛。青霞氣鬱。明珠薏苡。黑獄冤埋。大樹飄零。藍田呵罵。兒脫東門歸去來。從頭算。算何如軍旅。未學為佳。然則奈何。吾當相從赤松子遊。正魏姑仙子。導予翠節。金門譎吏。坐我霜虬。笑酌流霞。醉眠芳草。眼看蓬萊弱水流。從今後把丹鑪妙訣。壓倒浮邱。茂陵風雨。堪愁伴。寂寞驪山碧樹秋。嘆莫須有者。壺公桂父。想當然耳。方丈瀛洲。壯不如人。老之將至。自誤多緣藥石謀。尋不見。是文成匹馬。徐市扁舟。書汝來前。與予別後。益復無聊。倘蒙君見宥。仍開舊閣。謂予不信。再訂新交。茍蹈前愆。有如皦日。從此相攜臥草茅。書大笑道。君言過矣。聽我芻蕘。相期努力雲霄。莫一任青燈罵縣毫。倘金門

挾策。陪君拾芥。長楊獻賦。伴儞題橋。歸以銀泥封予金匱。報德人生第一條。予再拜。急延諸上座。謹佩瓊瑤。

病鬼延醫

曹州計伏菴。本牛醫。有富翁某病喘。諸醫罔效。計以治牛之法治之。輒驗。遂自負名醫。行青囊術於齊魯間。一日晝寢。有僕持帖來邀。計不問為誰。令僕導去。至一室上。見面黃骨立者。數十輩環來診脈。計熟視之。皆平昔所不治者。愕然曰。此冥府耶。衆曰然。計曰。若是則請我何意。衆曰。先生醫我。來還望醫我去。計不獲已。勉寫一方。衆睨視良久曰。一劑恐不能效。屈先生留兩三月去。計涕泣求歸。衆怒曰。此地既不可居。曷為送我輩來此。羣起搵之。計亦驚醒。覺左頰微痛。驗之有指爪痕。

鐸曰。以治牛之法。而施諸有牛性者。宜奇功可立奏也。執是術以往。哀哉衆生。盡喪於牛刀下矣。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南部

吳中樂部。色藝兼優者。若肥張瘦許。豔絕當時。後起之秀。目不見前輩典型。挾其片長。亦足傾動四座。如金德輝之尋夢。孫柏齡之別祠。勢帶江采蘋樓東獨步。冷淡處別饒一種哀豔。朱晚春之嘆月。馬奇玉之題曲。正如孟德曜練裳椎髻。不失大家風範。張聯芳之思凡。曹遠亭之佳期。又似孫荊玉舉止放誕。而反腰貼地。要是天然態度。王阿長之理王。周二官之劈棺。如徐月華臨青陽門彈箜篌。一時聲情俱裂。戴雲從之偷碁。沈天瑞之盜令。未免稍軼範圍。郤似趙飛燕跋扈昭陽。而掌中一舞。頗能亂易耳目。至如張修來思春一齣。雖秋孃老去。猶似十三四女郎。堂上簸錢光景。一片歌場。得此數人提倡。稍可維持蔚部。自西蜀韋三兒來吳。淫聲妖態。闌入歌臺。亂彈部靡然效之。而崑班子弟。亦有倍師而學者。以至漸染骨髓。幾如康崑崙學琵琶。本領既雜。兼帶邪聲。必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因嘆文人信道不篤。背正學而入歧趨。雖復邀譽目前。亦見笑而自點耳。觀於樂部。能無爽然。

鐸曰。以文為戲。即以戲論文。歌柳郎中。曉風殘月。宜效蘇學士。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北里

沙河跕至平原二十里鋪。土倡流寓者。動以千計。予客鄭州時。曾作北地臙脂譜。序中有白茅蓋屋。曾無燕子之樓。黃土為牀。絕少芙蓉之帳。泥漿半勺。馬長卿消渴之茶。鬼大一屋。宋子京高燒之燭。等句。蓋醜詆之。以為狎遊者戒也。偶於商家林。見旅店壁上。有贈妓地栗兒一詩曰。芳名未許近花叢。家住蓮塘東復東。應是前身鄭家婢。至今猶自辱泥中。贈妓黑了鬟一詩曰。幾度糊成照墨池。烏衣巷口弄嬌姿。梨花深處渾難覓。立到黃昏月上時。詩筆婉麗。惜所贈非其人耳。後来都中。述諸全進士梅。全笑曰。何地無才。君勿下眼相覷。記在北留智廟。見里中有高蘭玉者。姿貌端秀。能誦崔國輔小詩。吐氣如蘭。居然有劉采春李秀蘭一輩風度。予疑其說。回南時便道過訪。已為大腹賈以千金購去。其妹繡貞出留別詩示予曰。簾裏餘光馬上明。玉釵倒插且長征。研羅裙畔秦箏曲。變作關山笛裏聲。因喟然曰。傾國佳人。本生北地。自與粗釵垩粉為伍。幾至湮沒不彰。則燒家餅肆。狗屠釣客中。抱才未遇者。不知凡幾也。書此非為煙花生色。亦俾求才者。不狗於俗云爾。

鐸曰。苧羅風水。代產佳人。然使先到東家。則浣紗溪上。斷不載西子歸也。因知物以類聚之說。埋沒風塵中幾多奇士。牛醫馬磨。溷跡名流。愛才如我輩。而轉出大腹賈下哉。亦可愧矣。

貧兒學諂

嘉靖間冢宰嚴公擅作威福夜坐內廳假兒義子紛來投謁公命之入俱膝行而進進則奔角在地甘言諛詞爭妍獻媚公意自得曰某侍郎缺某補之某給諫缺某補之衆又叩首謝起則左趨右承千態並作少間簷瓦窣窣有聲羣喧逐之一人失足墮地燭之鶉衣百結痴立無語公疑是賊命執付有司其人跪而前曰小人非賊乃乞耳公曰汝既為乞何得來此乞曰小人有隱衷倘蒙見宥願稟白一言而死公許自陳曰小人張祿鄭州人向為乞者名錢充子春間商賈雲集錢充所到人輒卹以錢米小人雖有所得終不及錢問其故錢曰我輩為乞有媚骨有佞舌汝不中窾要所得能望我耶求指授錢堅不許因思相公門下乞憐昏夜者其媚骨佞舌當什倍於錢是以涉遠而來伏而聽隙而窺者已三月矣今揣摩粗就不幸蹤蹟敗露願假鴻恩及於寬典公愕然繼而顧衆笑曰乞亦有道汝等媚骨佞舌真若輩之師也衆唯唯因宥其罪命衆引乞去朝夕輪授不逾年學成而歸由是張祿之乞高出錢充子上云

繹曰張祿師嚴冢宰門下若嚴冢宰門下又何師曰師嚴宰前明一部百官公卿表即乞兒淵源錄也異哉張祿乃又衍一支

才士懲驕

中翰童君引年。予同年友也。一日過書齋笑曰。英雄欺人。名流結習。而有時適以自悔。詢之曰。昨遊吳山。遇雨投宿村農家。老者出一扇索書。心輕之。率意塗抹。筆牀茶竈。竈字悞書竈字。孔雀兩字。顛倒錯寫。度鄉愚不暗文義。未即改正。詭託同年黃殿撰名歸之。老者執扇視笑曰。老拙向以酒鼈二字。未有確對。今扇頭茶竈兩字。豈非天造地設。又審視久之。曰。村愚幼久讀書。未知雀孔是何物。想即庾倉勞伯之類耶。繼又肅然致敬曰。中翰才名。足冠宇宙。何必假名殿撰。必欲書渠姓氏。稱呼尚煩斟酌。彼實愚老之門下士也。聞其言。顏汗如雨。叩其姓氏里居。始知老者為浙中名進士。僑寓於吳十年矣。予聽之。亦為愕然。記此為才人輕薄者戒。

鐸曰。天下有可輕之人哉。童君輕老者。而老者之輕童君彌甚。彼惟名進士。故結習沈錮如是。兩可為戒也。

卜將軍廟靈籤

玉峯卜將軍廟香火最盛。予九歲。應童子試年十四。尚不能掇一芹。奉先君命禱於座下。得一籤曰。幾番愁怨控無門。諸事乖離總不論。直待中秋見明月。方教還汝舊乾坤。功名下註

一行云□木姓名如汲引一生平步上雲梯先君曰味此籤意今番又不諧矣時督學為實菴劉公以予首藝中用離騷僻句取而復棄先君曰此諸事亦離之驗也汝欲入泮必俟秋期開考後李公因培督學江蘇試期三月中旬先君憂之繼場中命題乃觀於海者難為水至流水之為物也中適有明月兩字遂蒙識拔而入學名次又與先君相合所謂見明月而還汝舊乾坤者其在斯乎戊子鄉闈典試為王公際華國公柱予文定作經魁因吏治策中語涉激烈王公恐碍磨勘國公力爭抑置三十一名中式先君曰□木姓名之說今盡驗矣蓋李公木姓□名國公□姓木名也嗣後應禮部試屢薦不售主試者絕無□木姓名而薦卷房師如柯公瑾觀公保李公中簡皆確然可證者今予年逾四十不復挾策金門縱主試者若合符節予亦無登龍之望此非文章負我實我之有負卜將軍也息壤難忘壯心易鑠庸才末路如此而已悲哉

鐸曰予在婺源時奉文赴江甯書局路過胡公廟掣得一籤末有一番好事落揚州之句予謂所問非所對大笑置之甫至金陵而鹽臺全公聘書至制軍委赴揚州譜供奉新樂府始信神明無戲言也顧蓉鏡無徵綠衣斷識想狂生命蹇不啻姑妄言之耳

況太守祠賸夢

吳江監生某。將赴北闈。偕友人數輩。祈夢於況太守祠。竟夜轉側。不能成寐。明日衆友各述其夢。或休或咎。互相揣度。某故作大言曰。予昨夜夢到此堂。況太守離席揖予上坐。且打恭屈膝。奉予若上司狀。予遜謝不敢。太守曰。大人他日仕至督撫。位當出我上。勿得固謙。命從人易冠帶。座上。印箱令箭。森然排列。予意頗不安。離坐下階。太守三揖而送出門。錯步豁然驚醒。不知是何吉兆。衆舉手稱賀曰。君後日富貴無量。今科高擢。特發軔耳。某曰。予他日果符所夢。君等顛蹶風塵。當一一提挈之。衆拱手稱謝。亡何。入都應試。頭場被帖。喪氣欲歸。而囊中資斧已罄。京都為人才淵藪。監生又不能謀館。餬口無資。去留兩拙。幸幼時好唱時曲。不得已投翠慶部作生腳。一日演戲至十五貫見都一齣。某冠帶上坐。印箭排列座隅。而外扮況太守入見。打恭屈膝。一如前日詭託之夢境。不覺撫案大哭。座上客疑其發狂。令詢其故。具以實告。始知某亦江南舊族。赴試而不第者。予叔朗峯太史。鄉以車馬之費。遣之回蘇。

鐸曰。周人占夢之書。燬於秦火。嗣後郭喬卿周宣輩。各憑臆見為斷。河乾之夢。著於宋史。璧牀之夢。載在唐書。田內亡禾。蔡司徒夢凶反吉。座中照鏡。崔令公夢吉逢凶。他如曹翰夢蟹。張瞻夢臼。李迪夢鬚鬄。郭俊夢屐。散見諸家雜說者。無不各有奇徵。然天下古今做夢者。不知凡幾。何獨傳此數人之夢。可知其餘皆不驗耳。而此生詭託之夢。反毫釐不爽。若是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殆心為先兆。非夢能入幻歟。

怕婆縣令

縣令某。性猥鄙。蒞任十二年。絕無政績。惟逢迎上臺為得計。有同鄉某公。作巡撫。某投謁稟見時。同僚具在。某即於儀門唱名。膝行至堂上。叩頭以千百計。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叩畢袖中出金珠。潛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某仰首啟白曰。太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太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公愈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擲地下。叱之去。同僚代為解免。公曰。汝等不知。彼非趨奉。直姍笑我耳。衆殊不解。公曰。我與彼為同鄉。素悉其懼内之癖。每蚤起。即具冠服。於寢門外。叩首問安。盥沐既畢。膝行趨伏於匳次。據地叩頭以百數。聲如響柝。隨出金珠等物。獻作贄耳。稍有不懌。雙手捧藜杖以進。口呼求夫人訓誨。叱之。始戰栗而出。適見景象。宛乎相似。是直以細君戲我矣。豈不令人髮指。衆皆色變。公笑曰。汝等想亦有是癖耶。自今以後。盡肅夫綱。無速官謗。逢迎之術。適足以取辱耳。衆唯唯而退。

鐸曰。帷簿章程。乃借公堂為操演。無怪求榮反辱也。昔桓範向袁作三公跪。而不為呂公屈膝。人謂其有傲骨。吾謂其有恥心。

搗鬼夫人

蘭溪蕭生年十七娶妻邢氏美而才日坐閨中畫眉約鬢遂廢讀一日見鏡旁一小紗廚一具中有垂髫女郎明眸秀靨婉麗無偶生問所自來邢笑曰是儂以十斛珠爲君聘得者生亦戲曰蒙卿雅意當遣向案頭捧硯何便禁錮香奩曰看卿安黃帖翠耶邢笑命侍兒移入書室一夕督令夜讀生勉入書帷挑燈執卷即以紗廚女郎置案頭曰夜漏苦長勞卿伴讀倘阿嬌下降當私以金屋貯之轉瞬閒女郎自屏後出笑曰書生太嬌憒甫執卷便作風流想矣生迎視之與紗廚中女郎無二因笑曰崔徽果辱降耶急前狎抱女郎面發赬掌拒之曰君勿驟作此態妾秋府侍書君前身亦修文郎上帝恐君溺情閨閣拋擲功名故令妾乘夜而來督君清課生曰功名我所自有但得一親香澤即當努力青雲以酬盛德女郎曰急色兒將使溫柔鄉記賒帳耶妾與君約自今伊始但得一步進即圖一宵樂否則煩言總無益也生猶欲強合忽窗下有嗽聲女郎從屏後遁去生自此下帷苦讀是年入邑庠夜果見女郎來笑曰攀花妙手今小試矣生喜遂與歡狎并問後期女郎曰俟秋風報捷再當與君親裁綠紵衣也有志者勉爲之生益發憤是秋竟領鄉薦女郎復來歡聚曰自與君春風一度癸水不復來倘旦晚臨蓐安得復歸仙籍君如杏林得意妾當日夜侍巾櫛矣生大喜愈益研讀明年復捷南宮殿試後官中翰給假南歸甫入門邢氏迎於堂上花紅繡襆懷中綳一

嬰孩生。問為誰。邢笑曰。是即修文郎賢令嗣也。復喚一女郎出曰。君識得秘府侍書否。生愕然問故。邢笑而不言。女郎以實告。蓋邢氏恐生廢學。千金購一麗嬛設詭計以勉之。其風流詞令。皆閨中口授也。生感邢玉成之德。仍移紗廚女郎置鏡旁。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鐸曰。草種宜男。花攀及第。非閨中連環妙計。恐終作彈琴看鬢影人耳。何物癡兒。有此奇福

呂仙寶筏

山陽曹某。有文名。而性氣殊傲。赴試金陵。僑寓呂祖祠。早起讀書。先以瓣香爇呂祖前。告曰。弟子濁骨。溷居仙廡。旦晚誦聲聒耳。幸勿罪。一夕。倦伏几上。見一道者至。曰。秀才太攻苦。利市襴衫。今番拋卻矣。曹肅之坐。道者議論風生。五經史漢。傾如瓶注。曹異之。道者曰。野人操舉業時。亦曾下帷讀。忝顏成進士。今棄卻。追憶夜分執卷。風冷裂袍。燈昏觸柱。忽忽如昨夢。曹稔其先達。出窗課就正之。道者甫閱兩行。即捨去。曹曰。僕文汚尊目耶。笑應曰。正惟不能汚目。是以不欲觀耳。君文氣息逼似兩京。次者亦韓潮蘇海。若以此獵取功名。譬猶執商彝夏鼎。鬻諸五都之肆。非弗寶貴。而無如識者希也。因袖中出一冊。曰。此科名寶筏。敬誦諸。曹急取以觀。皆平昔所唾棄。而不為者。因憤然曰。吾儕作文。不壽世。亦當名世。以此芥拾科第。甯蹈東海死耳。僕何能從命。道者曰。嘻。子有傲骨。不拔則不可救。急掣劍砍其腦。有一骨。拔

之而去。曹痛甚。豁焉而醒。見案上遺一册。姑置之。明日起。閱舊稿。都不快意。撿案上册誦之大喜。朝夕揣摩。欣欣得計。繼而入闈。所作文。皆規撫其製。榜發掄高魁。一夕夢道者復來。以骨納腦後而去。及醒。視其鄉墨。面發赬。背流汗如雨下。仍取古文研究之。後竟以孝廉終。

鐸曰。劉貢下第。豎子成名。幾許康了秀才。動以此訾議當局。必使躬自蹈之。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微骨一拔。勝於拔舌矣。

大士慈航

祁昌謝茂才之姊。少寡。矢栢舟節。斷葷茹素。日禮大士像。有漁婦入門。坐談半晌。忽忽遺魚籃而去。戊申五月七日。蛟水驟發。萬家傾覆。女自度無生理。忽見魚籃大數十圍。疾登之。隨波飄泊。奄至一處。紫竹環林。香花糝徑。女極力登岸。迴顧魚籃。頓小如故。因攜籃而入。見大士瓔珞垂珠。趺登蓮座。曰。汝來乎。吾以汝青年苦志。恐罹大劫。故以慈航度汝。女伏地謝。旋命龍女。以楊枝水濯其體。取座下紅花翠葉。翦衣裙以賜。導至一殿。左右分兩院。東曰節孝。西曰賢才。女先入賢才院。見有椎髻者曰孟光。擁書者曰班昭。攜榼者曰冀缺婦。短布裳提甕者曰鮑宣妻桓氏。有一婦吟詩不輟。見女來。閤卷笑迎。敘談家世。則道韞也。繼入節孝院。持節者曰貞姜。割鼻者曰梁節婦。抗歌者曰陶嬰。毀面者曰懷清巴氏。有髮而未髻者緹縈。

曹娥輩也。女嗟歎間。龍女曰。菩薩現女人身說法。首重節孝。次及賢才。曰以慈悲寶筏渡人苦海。汝得來此。節孝院又增一席矣。重引至蓮座。大士署名寶帙。令拿魚籃。次龍女位下。時蛟水漸退。謝生求姊屍不獲。招魂入棺。葬甘露菴北阡。一夕見姊雲裳霞珮。擕魚籃而來。曰我蒙大士救拔。已登寶籙。因汝垂念。故一來。家問姊有所屬否。曰我無他屬。士子守身。一如婦人守節。立志不堅。稍一蹉跌。墮入墨池。西江水不能滌也。愼之愼之。言畢飄然而逝。

鐸曰。修士讀聖賢書。求身圭璧。卒至勞筋骨。餓肌膚。蠖伏牖下而死。以視茹茶餐蘖者。其苦有以異哉。安得菩薩示西來相。以度之。

姊氏夙耽淨業。生不逢辰。當年少而遽失所天。奉姑命而暫遊入地。當鯨魚跋浪之會。遂精衛塡海之心。埋骨無期。積怨成恨。生天有路。破涕為歡。現一朝不壞之身。從此皈依佛座。垂千古闡幽之筆。何時報德師門。敬誦瑤編。永鐫心版。受業謝必鳴謹誌。

金垣真像

揚州陳庶菴。素滑稽。予客鹾政全公幕。陳日來談謔。一日謂予曰。吾郡有邗溝大王。財神也。元旦。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逢窮神。要之欲貸銀三萬。大王曰。天餉有正額。何得貸汝。窮神固索不得已。出懷中小金錠予之。窮神怒。赴愬於文明教主。即後西遊所稱麒麟精是也。時教

主坐文壇。演筆陣。闡窮神語。大怒。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圍之。大王拔劍鬭。然筆鋒所到輒披靡。大王懼。赴金垣求援於文昌福祿帝君出見曰。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此。大王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自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人。召魁星魁星至。面白皙。文弱如處子。帝君備述其事。命收之。魁星曰。面目不足以驚衆。奈何。帝君沈思良久。朱衣進曰。乞帝君賜以假臉。面皮一變。則諸事可為矣。帝君笑諾之。又授以金斗。令同大王去。至則文明教主。方揮筆如椽。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毫弱頓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搜得窮神所貸金錠。別大王。奏凱而歸。帝君即以筆與錠賜之。令其世掌金斗。故至今傳魁星像。藍面猙獰。右手持筆。左手持錠。而旁豎一金斗云。

鐸曰。此弄筆狂生腦後鍼也。視為談天炙輠則過矣。

天府賢書

張靈字湘人。年十八。歸予甫結褵。以金釵作贄。奉予為閨塾師。請閨約度北曲一套。夥令施家泉載入詞壇叢話。初學詩。古體不甚作。七言瓣香浣花。五言逼似王孟。予昔江晚發贈詩曰。吹笛向江樓。春風起暮愁。何人折楊柳。江水自孤舟。薄俗無青眼。高堂有白頭。臨行重悵望。空作稻粱謀。舊稿散失。不甚記憶。猶記其五言詩中。有花落已如此。春風猶未歸。貞娘墓

七言詩中。有三尺鴛鴦空有冢。千秋雲雨本無臺之句。蓋陸卿子之流也。予詩文之暇好作傳奇。嬉笑怒罵。殊傷忠厚。嘗勸止焉。一日晝眠。推枕而起曰。怪哉夢也。予詢之。曰。適至一處彷彿世所傳森羅殿者。旁一暗室。榜曰。泥犁獄。見荷枷帶鎖者。分蹲兩廊下。雖鳩形鵠面。而盡帶秀色。左曰。文字案鬼犯四名。感甄賦曹植。好色賦宋玉。美人賦司馬相如。會真記元稹。右曰。詞曲案鬼犯四名。玉鏡臺溫庭筠。江南柳歐陽修。鬱輪袍張伯起。牡丹亭湯顯祖。亡何兩廊聚語。已而嘆曰。我輩生前。幸不篤鈇持三寸管。左塗右抹。不意獲罪至此。一人曰。自古慧業文人。必生天上。如李昌谷召賦玉樓。蘇子瞻校書玉局。獨我輩流墮地獄。何辜不幸若是懸殊也。言未竟。一醜形王者憑案決事。才數語。即瞋喝。命押赴犂舌獄。忽一袍笏人齎詔至。從人盡捧冠服。醜形王者離座俯伏。宣詔畢。曰。吾三閭大夫屈原也。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宋廣平心如鐵石。曾賦梅花。韓潮州諫迎佛骨。風力錚然。而銀燭未銷。金釵欲醉兩言。詞壇膾炙。即范文正先憂後樂。而碧雲天一闋。亦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之句。何得拘文牽義。羅織風雅。今奉玉帝勅名。彼盡為香案掌書。命從人脫枷鎖。易以冠服。鼓樂引去。是時。竚立廊下。始而懼。繼而喜。不覺豁然驚寤。予笑曰。卿勿言。予半生福澤。被輕薄業折盡矣。前所見。是汝之諂諛。後所見。是汝之解嘲也。湘人乃大笑。

鐸曰。泥犂獄中。果有此輩人物。則風波亭畔。插標高賣者。皆粲花妙舌也。自難自解。忽諧忽莊。秀鐵面綺語呵人。鳩羅什辨才救世。盡於此矣。

清 邊大綬撰

虎口餘生記

虎口餘生記提要

清長白邊大綬撰大綏以伐闖墓被執期月備嘗慘毒卒免於難不可謂非天幸記中自稱再来人蓋紀實也程正揆云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白不令来脂闖脈不絶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斯言當已長白脫難之前似聞先人聲冥冥中呵護容或有之然味其爲社稷死有餘榮之言蚤置死生於度外忠肝義膽咯然若揭令人欽遅無已

序

凡人生窮通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際乎達者灼見其然故見利而不動見害而不怵忠孝節義之事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而卒能出險就夷常有出於意想所不及亦若有天默相之者秦之暴也若蜂蠆之毒子房為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大索天下十日不得是豈子房有奇謀異計能匿跡天下之外哉天鑒其為韓之忠即在始皇副車之側而不覺也明垂三百年不用兵革闖賊一亡命乘間竊發據關隴上游之勢不踰年而中州陸沈乘輿淪陷幾一天下此與暴秦何異誰敢撩其鬚而扼其吭予以典闈入晉長白邊年翁出餘生錄見示其宰米脂也掘賊祖墓付之灰燼一片報國之誠真有發於至性而不暇計及利害者使王氣盡洩闖即授首豈不千古快事奈何天未厭亂猶然橫行長驅追至踉蹌西走一敗不支洩氣之說驗矣獨束身坐待入彼牢籠與子房之索而不得勢更迫禍彌深雖然賊自為難以來屠戮不知億萬計而必不能以忠孝自許者紓其夙憤天也然則始皇望金陵有王氣發人夫鑿斷其脈未為無見而卒以亡豈非行暴者不能久存而忠孝者冥冥必佑理固然哉甲午初冬年家弟黄自起書於晉陽公署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闖賊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奇其事不知為何許人也甲午有晉闈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蓋即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蔚鬱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顴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蔭不可犯衆斧之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具蛇與碗俱存噫先生之智奇之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糜我疆土逼我君后謁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羣飛白日晝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殲產逆之鬼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唯長白一人而已甲申五月初一日於滄州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斬賊臣頭致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闖肉為憾向使即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為官而為米脂之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猶愈於為人臣而罔知報讐雪恥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為為之末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白不令米脂闖脉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圖仇不復然則沖先明十四帝之

憤開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唯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功者或寡矣於是序其事以
告為曲突徙薪之謀者青溪弟程正揆拜識

嘗閱史至文山起兵勤王為敵所獲不覺怵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逃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潸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為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閱我父母餘生篇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粟搖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為我父母危然以為不必危也更無膚危也何也甯邑素稱疲瘠自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異荒重之以兵火焚刦逃者逃死者死白骨枕籍村落皆墟其餘未逃未死者膏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嚙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蠹興衰蹶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雨露凡所以休養百姓者無所不至故幾月來殘喘之餘漸有起色是甯民今日得以稍甦旦夕者皆我父母一人之生有以生之也天留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將以生一邑者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為之危也況我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削平禍亂勘定底績盡一世而奠安之盡蒼

生而霖雨之然更於文文山外取堂阜脱因事上獻之以為我父母頌昔

順治乙酉歲三月上旬治生路坦然謹頓首拜撰

附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扎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個。因塡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代有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為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闖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代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

窑中向火至天明再掘數丈而黑碗見即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龍草用斧砍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

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之功為首此復

汪制臺再札

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覆

虎口餘生記

清 邊大綬著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呶呶。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擯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爲先容。竟敢沈閣。値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値十六年大計。伊採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揑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闖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然指道嶽。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眞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

通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
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況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
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
遂違衆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
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
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
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見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
有衙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
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生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
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竝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
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
弟廩生大顯大任大猷。姪銘琯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
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
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

放心行毋為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為備一寢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為噓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僞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揶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甫出即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俟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隨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云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

固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虀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往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貲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見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卧。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卧酣睡。其僮亦上樓卧。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卧。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卧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

則四五傖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窑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辯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瀰澤中燐火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為何許人余誑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匄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匄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猱所經林木翳天日過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適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學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余匄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庄胡宅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

喜交集相持啼噓入見二姊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嵩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為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為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燗爍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虎口餘生記終

清 陸長春著

香飲樓賓談

香飲樓賓談提要

是書乃清吳興陸長春氏所著香飲樓爲延賓之所佳客賁臨清談竟夕筆以記之破牢愁抒積憤奇聞佚事絡繹毫端有議其不離說部窠臼者然千潭一月無往非佛性無在非文機先生爲駢文好手此特其餘事耳

香飲樓賓談序

昔人有言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之近日稗官野史汗牛充棟陳陳相因了不為異即使作者下筆無拾人牙慧之心而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亦易更僕數是稗官野史之欲去陳言不難之又難乎香飲樓賓談一書為烏程陸君名長春所撰著墨不多命意亦頗高遠雖所紀各事間有不脫前人科臼之處未免為白璧微瑕然古之君子責人也輕以恕責己也重以周目論者好持人之短長試命其操筆為之勦襲雷同之弊有什伯於是者嗚呼居今之世著書固難持論尤難且獨不觀夫人乎飲食男女大欲存焉死亡貧苦大惡存焉造物非不欲屢易新奇而卒至陳陳相因僅與以改頭換面者無他反乎欲惡之常即不得謂為人也稗官野史亦當作如是觀

光緒丁丑牛女渡河之夕南州縷馨僊史漫書

香飲樓賓談目錄

卷一

羅漢寺　姑姪觀音
太倉女子　仙丐
姚文僖公　李玉桂
郭小瓊　秀姑
金陵道士　神醫
嘲學使詩　南昌獄
周生　壟將軍託生
牆洞解元　髮怪
易屍　西施井
餂鬼　禾農
狐仙　董某
休寧生　鼈蛟

螺精　五門
飛紅　玄妙觀匾額
乩示鬧題　醫貧
符老常　史酒徒
盜銀　登科兆
吳烈女　畢制使客
王子微　茅蓬真人
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峨嵋盜　女丐詩
矮屋長槍　淨慈寺匾額
搶親　溺犯
無常鬼助考費　宜興幕客
火神　徐穩婆
一廟三怪　光祿家婢

肉身土地　錢翁
西湖花神廟　青龍盤柱

卷二
沙三爺　錢愚兄
盜舟對聯　葉小鸞降乩
顧學士黃鶯兒詞　沈和尚
藕香　姚生
逃走唐明皇　假無常
香暈　武進盜案
神州冤獄　雷神摸臉
一旦生員　武聖靈籤
姚秀才　醫疣
董少宰　湘潭狐
三虎　沙七

鐵肚皮　楊嫗
朱鬣鼻　蔡三
犬報冤　石人
元妙觀狐　汪一元
鼈報　嚴笛舟回生
鬼詐　乩仙射覆
髑髏　恩情廟
女劊子手　牛兒
樓下　潘封翁
胡書城　陝盜
紙貨　顧某
河神　黿移家
徐氏二女

清　烏程陸長春著

羅漢寺

江西贛州府城有出水寺以寺出泉水故名殿宇嵯峨香火特盛遠方行脚多挂搭其中一日薄暮有丐者十八人至寺假宿寺僧憎其穢拒不納丐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丐以壁灰書殿楹云出水不出僧只留一僧點香燈蹋歌而去近城田村有古寺傾圮已久壞佛殘僧荒烟滿徑是夕羣丐投宿於此僧欵待甚殷支扉為牀鋪草代薦瓦燈無油燔松枝以燭之僧視羣丐就寢始去次早寺門未闢羣丐已滅所卧扉俱現羅漢形若名手繪畫形貌如生枕邊各遺書一卷視之乃羅漢經也遠近聞異咸來瞻禮捨金帛就扉上形塑羅漢像十八尊像成而扉痕滅僧更募緣修殿宇土木並舉金碧煥然因即名羅漢寺經函度置小閣求觀者無虛日觀察某公性好佛就僧丐經一函迎歸署中襲以錦緣敬謹持誦越日經已杳至寺偵之仍歸故處矣僧益寶護至今存焉出水寺僧悉殿楹題字洗之跡益顯嗣後僧衆寥落非死即遁一僧僅存守香火而已

姑姪觀音

長汀黎媿曾士宏仁恕堂筆記。載永新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主為案神。兩鄉爭道後先。互鬨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詞一闋云。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關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應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古今如一轍也。

太倉女子

偷兒童七。工穿窬術。昏夜所至。必無虛返。一夕行竊太倉某巨室。其家屢被盜。防守甚密。童不知也。既穴垣入重重去其戶樞。預備出路。返身入室。將發箱櫃。忽火光一閃。有十七八好女子。紅襖錦袴。舞雙劍。從帳中躍出。直刺其背。童駭而逃。幸門已先啟。得無阻。女追之。劍光如雙白龍。旋繞其後。將為所及。童窘極。見道旁有河。遂自湛焉。素習水性。伏久之。探頭出視。女猶倚劍立河側。乃潛行至隔岸。出水踉蹌遁。明日訪之。知女為巨室新娶姬人。蓋精於劍術者。

仙丐

松江城中來一跛丐。膿瘡滿體。形甚穢惡。市人見其來。輒趨避。好施者或遙擲錢與之。一日至臨河茶肆飲。傭保咸加驅叱。丐曰。人飲我亦飲。囊中自有錢。乃公獨非主顧耶。遂入踞坐。不得已。予茶一甌。丐且飲且歌。剝身上瘡痂。置茶甌中。啜。見之者無不嘔惡。座客多引去。傭保爭起逐丐。丐笑曰。如此美味。乃公自享之。與若輩何與。投錢而去。視茶甌餘痂尚存。傭憎其穢。投諸河。俄現五色蓮花十餘朵。光豔奪目。香烈異常。觀者如堵。有頃乃滅。始知丐為神仙中人也。

姚文僖公

吾湖姚文僖公文田。少時嘗從羣兒嬉於敗屋中。一兒後至。見有神兜鍪黃金甲。貌獰惡可畏。挺身立檐下。以手拒椽。若不使覆壓者。兒驚怖疾走而嘷。衆聞兒啼。爭出問故。公亦隨之出。屋遂壓。金甲神亦不見。人謂遇難獲免。羣兒中必有貴顯者。後公果以第一人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李玉桂

河間紀文達公昀。某科典禮部試。同考皆少年翰苑。榜既發。新進士謁見。公袖出一

詩。分送各簾官。中一聯云。今日門生頭磕地。明朝師母腳朝天。見者莫不掩口。又有小門生李玉桂來謁。公問僑寓何所。對曰。小寓松筠庵。公忽大笑不可遏。李問故曰無他。適得一對耳。李玉桂小寓松筠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其善謔如此。

郭小瓊

浙江糧艘俱道出松陵。千舳蟬聯。邪許之聲。達於遠近。有葉生者。弱冠入郡庠。儀容都雅。當浙艘過境。於河濱觀之。見一船標嘉興白糧幫某號運丁郭鳳高船。紅窗洞開。一女子刺繡其中。桃鬟星靨。嬌豔動人。生方注視。女回頭見之。瓠犀微粲。相與目成。而舟已挂蒲去矣。生形神若失。意不能捨。買小舟尾之。女見生。知其為己來者。時於窗中露半面。眉語遙傳。眷戀備至。至吳門。生假資斧於其友。為長行計。隨郭舟而進。或左或右。相去甚近。見女常翻弄書籍。揣其識字。乃書片紙。揉作團。乘間投之。大畧述傾慕之意。且言銀河咫尺。可望而不可親。藍橋女若俯念裴航。幸勿吝瓊漿之賜也。女答書云。君意拳拳。妾所深感。艙中止老父。一垂髫婢。若有隙可乘。當邀相見毋遽歸。末署郭氏小瓊。生得之大喜。舟泊蘇州。水手皆登岸。女私語生曰。今夜父赴席某所。俟篙工俱寢。可圖良會。生益喜。靜以待之。二鼓後。人聲寂然。女開窗招生。攀

援而入。生喜近麗人。神魂俱蕩。即求緩約束。女詳詢家世。且要以盟誓。語絮絮不能休。方欲解帶。而女父已返。生惶遽從窗中躍入已舟。幾墮水。幸舟子皆熟睡。事得不敗。明日見女。則雙蛾緊鎖。秋波微注。與生隔舟凝睇。遥相寄恨而已。至京口。生舟小不能渡江。而糧艘合帮並發。檣帆似薺。轉瞬間郭舟已渺。生見波濤險惡。且前去尚有黄河之阻。乃廢然而歸。初生之隨女舟而行也。其家到處尋訪。迄無影響。生母晨夕涕泣。疑其已死。至是見生歸。甚慰。詢所自來。詭云遇友人拉往蘇臺。小住旬餘日。母亦信之。生念女綦切。寢食俱廢。母為議婚。輒以他事梗之。冀漕艘還南。浼人達女父。聘女為室。至冬空運盡回。日往河干偵伺。浙帮銜尾而過。一一心數。而女舟杳不可得。詢之帮中。云其船於黄河遭風。父女僅以身免。郭以責償米石繫獄。女已售官室矣。生悲慟幾絕。抑鬱遂病。累月始瘥。回念彼美多情。曾此生奇遇。今飛花飄泊。再見無由。每吟唐人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句。輒欷歔泣下。明年。生鄉闈報捷。入都赴禮部試。謁座主侍郎某公。詢家事甚悉。且問有室否。生言曾與木中郭氏有約。後其家隨糧艘北上。音問阻絕。尚未娶。侍郎曰。吾往年買一姬。入門哭泣。自陳為吳江葉秀才妻。因其有夫。麾使去。而女已無家可歸。憐而畜之。今見足下。

疑其相似。生請一見紫雲。女出視之。果小瓊也。相持而泣。侍郎怪之。復詢得前事。笑曰。名士悅傾城。固宜爾。此宿世緣。吾為君了之。館生於家。擇日為之合巹。女復求侍郎貰緣釋其父。是科生下第。遂偕女南旋。女自黃河破舟後。懼涉風濤。生亦淡於榮利。值春闈。輒推病不赴。愛玩賢妻。有高柔之志焉。

秀姑

瑞安有數士人。為扶鸞之戲。乩書一詩云。晴雲都散一天空。為結來緣到浙東。踏徧櫺西雙柳渡。繡裙低映石榴紅。少頃。又書云。青樓舊夢。紅粉新愁。念余情之信芳。悔前生之多誤。郎心莫定。竟如柳絮之隨風。我命不辰。徒託落花於流水。貴人繫馬。公子停車。歲月空過。不覺門前冷落。容華易謝。方知鏡裏虛無。是以鶴骨支離。鴛衾顛倒。香魂一縷。遽返瑤臺。頑石三生。忽沉苦海。陰風凜凜。吹殘白紙之衣。冷月淒淒。照徹黃泉之路。罔兩為侶。狐兔成儔。祝上帝之好生。得超陽界。冀諸君之大德。為啟生途。我願得償。君恩不負。心香一瓣。禱祝俟之。復又書云。妾秀姑。瑞安人。夫王士建。流寓烏程。誤入樂籍。歿後停柩於湖城東門外觀音庵大殿後。君等到彼。為我掩埋。功德無量也。諸人咸相歎異。因共醵金。遣人至湖。經理其柩。東門外並無觀音庵。訪之

故老亦無有知秀姑其人者。豈才鬼託名以弄人耶。

金陵道士

金陵市中。有道士。衣履垢敝。肩負一兜。貌甚醜。道士時以舌舐其面。涎唾淋漓。至一藥肆索錢。坐兒櫃上。遣其矢。肆中人爭相詬詈。道士曰。請無怒。仍令啖之。何如。乃按兒項令啖矢。嗚咽有聲。啖盡。負兒去。視之。所負者乃一葫蘆。疑為仙。追之已渺。櫃遺乾矢少許。奇香酷烈。知是丹藥。以些微投藥中飲之。病立起。求者踵相接。矢盡刮櫃木屑與之。亦殊驗。獲錢無算。至洞其櫃乃已。

神醫

吳門薛生白徵君雪神於醫。治疾屢著奇效。嘗遇數人舁新棺出城。棺縫中血水淋漉。其色甚鮮。薛曰。止。若等舁活人奚往耶。舁者曰。此某家產婦。死已越宿。奚言活也。薛固爭其不死。鬨動一市。適縣令至。詢得其故。令素重薛名。曰君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誠善。萬一不能活。開棺之罪。將誰承之。薛因索紙筆書自甘承罪狀。遣告喪家。其夫亦至。乃發棺視之。薛曰。此兒抱母心。故暈絕。一鍼可活。以長鍼刺其心窩。婦大呼一聲。兒已下。而婦亦漸蘇。視兒手則鍼眼存焉。令連稱神醫而去。越日。夫具禮踵門

譏誚笑而郤之。

嘲學使詩

刑部侍郎某公。視學兩浙。搜檢極嚴。新進儒童。字畫稍有舛錯。必痛加扑責。士林恨之。有無名子作詩云。天教吾輩受飛災。司寇今年視學來。歲考諸生佯告病。鄉場多士怕遺才。老童懷挾都搜盡。新進手心俱打開。縱使明刑堪弼教。須知桃李要栽培。

南昌獄

江西南昌縣某商。夜送客於門。見一人持紅氈包。立於庭側。因與客語。未暇致詰。客去。其人已杳。疑為偷兒。炳燭大索。徧內外不得。忽於廳角見紅氈包。啟之。則一人頭。血淋淋似新割者。商大駭。鳴於官。官命懸頭於竿。招人識認。數日均莫識。亦無以殺人控者。市人聞貢院中羣鴉嘷嘷。若爭物狀。知必有異。白於官。啟鑰入視。見人腸盤繞堂柱。肝肺挂庭樹間。乃并其首瘞焉。而置商於獄。貢院終歲扃閉。不知何從而入。肢體又在何處。商繫獄累年。事終不白。乃以重賄營緣得釋。而家已耗矣。

周生

吳江徐某。邑諸生。適乍浦盜。常潛蹤往來。雖家人莫覺也。有周生者。與之友善。周故

寒士。託謀館地。徐力任之。歲暮。周往探問。徐曰。有一處欲延師。脩資頗豐。惟途路稍遠。恐君憚於行耳。問何所。云去乍浦數里。周曰。若是亦未為遠也。乃議歲脩二百金。以百金為聘。周大喜過望。歸語其妻。意殊自得。明春。徐來云。彼處之人相邀。僕當伴君行。同至乍浦。見一巨舸艤而待。徐曰。此舟是也。相與登艫挂帆去。舟中窗槅盡閉。但聞風濤洶湧。周有懼色。徐曰。毋怖。畧渡海角即至矣。周曰。與君相識已久。不聞有海外交。徐笑曰。僕相知滿天下。子井底蛙。所見者止方寸地耳。少頃落帆。云已至。推篷出視。則羣峰秀峙。人跡杳然。屈曲行數里。見雕甍插天。飛檐突兀。獸鐶鼎闥。儼然巨家也。閽者見徐與客至。曰先生來乎。曰來矣。乃延客入。一少年出拜。年十六七。執弟子禮甚恭。導入書室。圖史滿几。彝鼎雜陳。枕簟屏帷。俱色色精潔。周請見主人。翁辭以疾。次日。徐來告別。曰安居此。君家有僕經理。無煩內顧憂也。周唯唯。視徒所習經書以外。史漢八大家文。及唐宋人詩集。無帖括。問何不習舉業。曰。家君謂學問不在是。且無志進取。故弗習爾。館中供役。止一僮。掌戶鑰。居半載。閉置殊苦。會徒有疾。數日不出。周謂僮曰。來此未嘗一出戶庭。令人悶欲死。今乘暇一覽山景。何如。僮曰。恐主人覺。復答匪淺。周固相懇。僮乃啟側扉。指示山徑。且戒曰。稍出即歸。毋遠去。恐

為所覺也。周諾之。信步而行。岡嶺環繞。林箐叢深。愛其幽闃。忘路遠近。至山後。隱隱聞金鼓聲。忽見將臺高矗雲際。中坐一人。若王者狀。旁一人戴寶石頂花翎黃馬挂。手執令字旗。旗影招搖。海面千艘蟻聚。戈盾並舉。共相擊刺。細視執旗者。即徐某也。周大驚。蛇行而歸。戒僮勿洩。越數日。託言思鄉甚切。亟欲旋里。徐挽留備至。堅執不允。乃送之歸。徐聞之。來詢其故。曰離家遠。往返不便。且書室終日鍵閉。如坐牢獄。不可耐。故辭而歸耳。徐默然而已。後數年。周飲於徐室。兩人俱被酒。徐自歎懷才未遇。功名不顯於時。徒鬱鬱以一衿終爾。周笑曰。君雖未見用於世。立功異域。亦可謂伸其志矣。徐聞而色變。遽起入內。須臾復出勸客。庖人進魚膾。周啜飲而甘之。盡半器。歸至家。腹痛欲裂。知為徐所毒。乃以前事告其妻。呼號而卒。妻至徐家。白夫死狀。將鳴於官。徐賄以千金而寢其事。

黿將軍託生

儀徵阮文達公封翁。慈祥好善。施捨不吝。嘗於市中見大白黿。屠人將解肉以售。翁憫之。買放諸江。繫銀牌為記。踰年。翁夢衣冠偉丈夫告曰。我黿將軍也。前蒙君惠。得免刀碪。今又懸諸市中。乞救我。翁醒。坐以待旦。凌晨趨市。則黿已解。視銀牌尚存。嗟

歎而返。一夕。篝燈坐。見大黿塞門而進。倏忽無覩。而婢媼報夫人生公子矣。翁知是黿來託生。故名之曰元。卽文達也。

牆洞解元

湖城某上舍。赴浙江鄉試。旣入闈。文思枯窘。日晡不得一字。時向鄰號某生問題義。某厭之。曰君是時尚白卷耶。曰然。奈何。某曰我已作得三藝。自顧不甚佳。草藁在牆穴中。君可取去。毋溷我。生大喜。徑取錄之。榜發領首薦。時稱牆洞解元。

髮怪

山西寧武縣武舉陳某。偕二友入都。應兵部試。投宿旅店。客已滿。謂主人曰。日暮不遑他適。得數席地。寄行李足矣。主人凝思良久曰。有樓廳三楹。頗寬敞。因微有響動。久不館客。君等得無餒乎。陳笑曰。我輩赳赳武夫。妖魅當遠避。何懼焉。遂榻其間。三人炳燭飲酒。縱談武略。忽樓上有聲若左右兩人以巨棍對滾狀。陳大聲叱之。響止而復作。乃右手劍。左秉燭。欲登樓以覘其異。兩人止之不得。踏梯而上。見樓中積塵盈寸。空洞無物。陳素有膽略。滅燭倚壁俟之。少頃。於月光中見物一大團。色如漆。滾樓作聲。刺以劍。火星迸裂。滿樓盤旋。其響益厲。陳往來擊刺。見物從樓梯下。大呼。遂

之。至室西隅而沒。兩人者。初聞響。以被蒙其首。慴息不敢出聲。陳呼之起。叩主人闥告。以所見。乃集傭保。掘地深二尺許。有亂髮一團。大如斗。焚之。臭不可嚮。適其怪遂絕。是科陳捷會試。授藍翎侍衛。後仕至湖南綏靖總兵。

易屍

近村俞某。父死。伴屍者至二鼓。俱倦假寐。屍忽起走出門去。距俞家半里許。泊一漁舟。新喪老婦。是夜舟人俱睡。屍亦起走登岸。將旦。婦屍誤入俞宅。俞屍至漁舟臥焉。漁人既覺。忽見男屍。疑為人所易。移舟隱僻處。解其衣履。縛以巨石。湛之於河。俞家伴屍者。醒見女屍。大驚。急白於某。舉室惶駭。不知所為。某欲鳴於官。其族人曰。父死而子不伴屍。不孝孰甚。且官問女屍所自來。何以對。不如諱其事。殮而殯之。某從其言。其母已先卒。至是合葬。則二女棺焉。後漁人微露其事。某知之。痛恨欲絕。陰求父屍。已不可得矣。俞翁室有贏餘。歿後不得棺斂。葬魚腹中。或其生前所為。有隱慝歟。

西施井

會稽苧蘿村。有西施井。婦女汲水靧面。多美色。後父老謂美色足以傾國。乃不祥物。遂堙其井。雖不為無見。然與焚琴煮鶴同一殺風景事。聞者惜之。今村中施姓尚多

生女代有國色。夷光之靈。或未泯耶。

餂鬼

宜興儲同人先生欣。精苦力學。拙於謀生。常館於外。妻以凍餒告。輒無以應。妻恚忿自經死。後入鄉闈。每見其妻為祟。不令作文。故常曳白。既又屆試期。門下士為修佛事。是科入場。妻不至。遂領鄉薦。逮赴禮部試。諸弟子踵行故智。儲在闈中。見妻復至。怒曰。前番以經懺餂我。使汝成名。今尚為汝餂耶。裂其卷而去。儲自是絕意進取。研經邃文。以名孝廉終。

禾農

禾中鄉農某。佃張宦田數畝。歲收所入。僅足餬口。租歷年未償。張諗其貧。亦不之索也。農謀於婦曰。佃田而不償租。賦從何出。張雖不我較。我能無歉然乎。婦曰。奈何。農曰。自今請日食饘粥。縮米而歸於張。母年已老。不欲令忍餓。可於粥中漉飯。蒸而供之。婦曰諾。久之。母偵知全家食粥。己獨噉飯。自念力衰不任操作。虛糜菽粟。不如死顧已死。人必加子婦以不孝名。死而與子婦無與者。莫如天誅。乃佯病卧不起。婦饋於其室。勸餐甚殷。曰姑置此。俟婦出。傾飯於溺器中。紿曰已食。婦不知也。及暮雷電

交作。砰砰之聲。盤旋於卧室上。屋瓦皆裂。農夫婦知有異。趨入叩。母堅諱不以告。婦發溺器。見有米糝。亟傾出。淘其飯於河。夫婦跪而食之。忽雷雨晦冥。對面不相見。農繞室大號。以為母罪終莫逭。必震死。須臾開霽。母固無恙。室中累米四十袋。視袋所誌字。則張宦家物也。農走告諸張。請歸其米。張曰。天畀孝子。吾何惜焉。遂以所佃田貽農。約世世毋償租云。

狐仙

甲午秋。余寓蘇城胥門飲馬橋繆宅。其家小有園圃。地不甚廣。拳石孤花。自饒幽趣。有斗室三楹。頗精雅。而窗牖常掩。詢之主人。云有狐仙借居。且言狐喜食雞子火酒。故越日一供。入其室。見几案淨無點塵。爐香縈靄。余欲覘其異。沽酒一器。煮雞子十枚置其中。闔扉而出。少頃入視。則酒已罄。而雞子完好如故。舉之甚輕。蓋中已空矣。此余所目擊者。

董某

同邑董某。為福建某縣令。貪婪無厭。司閽僕某。表裏為奸。一日下鄉催征。挈僕而行。至半途。僕忽大叫墮馬。視之。左腿已失。呼號欲絕。亟趨民舍。召土人曰。此處有專習

邪術能飛刀斷人頭及人肢體斷頭者死斷肢體可活但懸重賞必立有應者某乃榜示能治僕疾給白銀三百即有雞皮叟携杖而至自云能治且先索銀某曰倉卒無可取辦予汝券至縣取償可乎叟首肯乃於腰間出小紙裹中一腿細如鳥距置僕傷處覆以衾索杯水噀之口中喃喃作咒少頃啟視腿已無恙且步履如初矣某欲擒治其人士人曰不可觧鈴即繫鈴人彼欲取人首級如囊中物耳某懼而止越日叟至縣索銀如其數予之後林爽文之亂某全家被獲林曰此官性嗜銀可以元寶湯飲之鎔銀汁傾其口中糜爛而斃僕亦如之眷屬皆遇害

休甯生

安徽休甯縣某生優於學而家甚貧年五十餘猶青衿也是年值省試有數友勸其入闈且許佽助某自以年老無進取志俱婉謝之一夕夢有神語之曰今科汝不與試江南無解元矣覺而心動乃徧告諸友謂名心究未盡灰將作一背城戰友極慫恿醵金贈之既至白下錄遺無名意甚頹喪閒步報恩寺遇歙縣汪生本舊相識亦考遺不錄者遂約偕同歸初某館於歙縣令楊公署課其女公子時楊已開藩江甯某全不省記是日適楊女至寺禮佛於輿中見某使僕從詢之曰君非休甯某先生

乎。曰然。女曰。若是則吾師也。請而見之。某自陳遺才失意。將圖歸計。女曰。先生有志觀光。豈可無興而返。乞書姓氏。浼吾父送學院。當無不聽也。某大喜。向寺僧假紙筆。汪求附己名。遂連書之。女問汪為誰。某曰。是僕至好。并以相求。女笑頷之。明日。學院牌示。則兩生俱准入闈矣。場畢。某文殊得意。竊以第一人自命。及榜發。解元則汪某也。始悟己不赴試。汪無由入場。故神語如此。而造物之顛倒弄人。亦甚覺無謂矣。

甃蛟

王文恪公鏊居洞庭東山。幼時讀書家塾。見書案下一甃隆起。水出如沸泉。公以足踐之。甃平如故。少頃。移其足。甃又墳起。若有物欲頂而出者。踐之復合。如是者屢矣。師疑其好弄。將加扑責。公白狀。驗之良信。師欲覘其異。令勿踐。俄甃高數寸。水噴薄而出。勢不可遏。師大駭。踐以己足。不能止。亟命公加足其上。極力蹴踏。甃又漸平。久之不復動。命僮僕掘而視之。則下有一蛟已斃矣。後公鄉會聯元。榜眼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螺精

江西宜春縣某家。為子娶婦。花轎在途中。舁夫見道旁有一巨螺。念截其尾可作海

螺吹縛置轎後。俄覺轎重於前。舁者俱喘息汗下。既至家。索螺已杳。以為仍遺於途。未之怪也。堂上笙簫並舉。將行交拜禮。搴帷扶新人出。則轎中亭亭有二美焉。舉室惶駭。不敢成禮。詢舁夫。諱拾螺事。云途中但覺轎重。不知所自來。視容貌衣履。兩人者無少異。乃奔告女家。邀女父母來辨真贋。既至。兩女爭牽裾訴其事。啼亦啼。笑亦笑。聲音宛然。父母不能辨。叩以家中瑣事。及女生月日。俱一一具答。無不脗合。因令各居一室。潛察其異。數日無所得。翁控於真人府。真人曰。此物與汝子有緣。但歸成禮。一月當自去。無俟驅除爾。翁恐傷其子。堅求不已。真人固言無害。乃歸為其子合巹。以東西二室作洞房。新郎輪宿其間。相得甚歡。既逾月。子戀其雙美。惟恐有所失。而兩女固依然無恙。翁竊訝真人之言不驗。顧無所擾。亦安之。又閱月。子宿於東室。女忽潸然曰。與君緣盡。請從此逝矣。問何所往。曰姑弗問。我與西室女孰美。子諦視良久曰。卿似過之。女曰。我與君本有宿緣。自慚形醜。恐不能得君歡。知西室女為君配。潛往覘之。至其家。見此女對鏡理妝。愛其姝麗。學三年始成。今不見絀。吾無恨矣。言訖遂杳。始知居西室者為真女。而真人所謂一月者。乃一月枕席緣也。復問女在轎中。見其若何而入。女云。似有人偎坐其傍。而轎不見窄。時既昏黑。且紅巾障面。故

無所覩。既而昇夫以拾螺事告。始悟此女乃螺精云。

五門

長洲韓慕盧宗伯(菼)未第時。嘗祈籤於靈巖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之句。不解所謂。後入鄉闈。第三場與一友同號舍。宗伯戲將策題五問字。俱書作門。以試其友。友誇其條對之詳明。議論之剴切。讚歎不絕。而題中誤字。曾不加察。宗伯亦遂忘之。繳卷而出。是科領鄉薦。癸丑會狀聯元。歷官至禮部尚書。頗存綸閣之想。會直省解鄉試卷至部。見各舉子策論。多抄襲陳腐。不知己作何狀。召書吏檢閱。見策題五門字。不覺汗流浹背。回憶籤語。知官階已止於此。不復望宰輔矣。

飛紅

錢塘金壽門先生(農)客揚州。諸鹺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為觴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客將議罰。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笑其杜撰。先生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衆請其全篇。先生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衆以先生博洽。始各歎服。其實乃先生口占此詩。為某商

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

玄妙觀匾額

蘇州玄妙觀既成。道士謀書匾額。有丐者自稱回姓。奮筆疾書。倏忽不見。人悟為純陽子。書法飄飄有仙意。惟妙字欠一點。諸書家屢增未當。遂懸之。後有數小兒。於觀前拋土為戲。一兒飛土團。偶着匾上。恰為妙字增點。高下得宜。爰付雙鉤加梨焉。仙人玄妙。往往不可思議。而必留此點。以待小兒拋土補之。亦神仙之游戲也

乩示闈題

荻墿純陽宮乩壇。最著靈驗。癸卯鄉闈前。有數士人請乩。忽武聖降壇。因羅拜求示闈題。乩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衆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曰。吾不讀春秋。乩遂寂然。終不可解。及入闈。題係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讀若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五經所闕惟春秋耳。衆始恍然。且歎神妙不可測如此。

醫貧

吳門葉天士桂精醫理。求治者踵相接。一日。乘肩輿出。有鄉人迎道左。乞視疾。葉停輿診之。曰。六脈均調。奚病耶。鄉人曰。公名醫。奇疴險症。無不洞悉。小人所患者貧病。

也。不識公能療之乎。葉笑曰。是疾也。亦頗易治。子於晚間來取方。一服即愈矣。至暮鄉人款其門。乞醫脅良藥。葉令拾城中橄欖核種之。俟苗出來告。當獲厚利。鄉人如其教。未幾。苗芃芃然。走告葉。葉曰。即日有求苗者。高其值。勿賤售也。葉自是藥引皆用橄欖苗。病者爭往購。數日。苗漸稀。求者益衆。值益昂。鄉人獲錢無算。苗盡而藥引亦除矣。既而鄉人具禮來謝。葉曰。病愈乎。鄉人曰。賴公力。已全瘳矣。葉笑而遣之。至今吳人傳為美談。

符老常

湖城某家。一兒溺於水。有人拯之出。送歸其家。兒父母見其人身體修偉。衣履半沾濕。交口稱謝。時已昏黑。即辭去。問其姓氏。自稱符老常。居歸安縣城隍廟前。次日見室中遺一扇。有賞善罰惡四字。大駭。趨城隍廟視之。則左廊塑無常鬼所持扇。已不見。泥像水痕淋漓。始悟符老常者。即無常也。乃返其扇。焚香楮酬之。

史酒徒

秀水有無賴子史姓。豪於飲。終日酣醉。人以酒徒稱之。道光壬辰。　王師征臺匪。滿洲將軍瑚松額馳辦軍務。泊舟王江涇。酒徒自他處醉歸。風吹　欽差旗。拂其面。酒

徒曰。此何物。遽上乃公面耶。手裂碎之。將軍大怒。令捽酒徒至船上詰之曰。何故碎吾旗。酒徒酒已醒。曰非敢碎將軍旗。爲將軍報佳兆耳。願將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將軍遂釋之。由是史酒徒之名益著。

盜銀

吾鄉顧姓。捕魚爲業。一日曉起。蕩舟出巷。見有新棺棄蘆灘上。傾側欲墜。顧憐其近水。拽之起。棺蓋忽脫。視之。則其中盡白鏹也。至夜。告其妻。共移舟至棺所。盡取其銀。棺中有豬首。亦攜歸熟而獻神。埋其銀於室中。而漁如故。後有羣丐數人。狀貌兇惡不類丐。頻來村中邏察。久之始不至。蓋銀實盜贓。捕急。故匿於棺。而置豬首其中者。欲日久臭達於外。使人不疑。羣丐者。卽羣盜也。後數年。顧始稍稍出其銀。營屋宇。置田畝。而家遂小康。

登科兆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未第前。有雙燕巢於燈籠上。太夫人喜曰。此登科之兆也。春闈揭曉。侍郎捷南宮第二。異母弟以鋙舉榜首。報錄人將懸泥金帖於中梁。太夫人止之曰。此處留貼狀元報條。不可占也。及臚唱。侍郎果以第一人及第。

吳烈女

烈女吳賽金。居郡城清塘門。為章氏養媳。夫蜈蚣子。與父俱業織工。傭於外。姑與縣役吳五通。常宿其家。涎女色美。屢挑而屢拒之。五謀於其姑。且云不得女。願絕往來。姑以甘言誘之。女終不可。一日夫歸。私以錢遺女。女泣曰。我旦夕且死。錢無所用。此處虎狼窟。君不宜常來。麾使去。是夕。五又至。姑紿女入房。見五却走。姑掖之止。五於袖中出金釧。欲持女臂強佩之。女擲釧於地。戟手詈五曰。狗彘不食汝餘。吾豈利汝物耶。五與姑俱大恚。繯帶女頸。交斃之。以自經告女家。殮焉。歸安縣王公康得其事。拘姑鞫之。姑誣女與五奸。為己所覺。羞忿自盡。加以刑。堅執不承。捕五已遠颺。獄未具。郡西有山茹廠。與皖省毘連。為盜賊逋逃藪。五將投焉。至安吉。夜宿旅店。見女浴血披髮立其前。罵曰。淫兇賊將安逃耶。手批其頰。五大號。合店驚起詢其故。託言夢魘。次日。五心神恍惚。時見女隨其後。營卒疑而縛之。送諸縣。一訊即吐實。乃與姑俱論死。大吏以烈女事聞於 朝。得 旌如例。女被害年僅十九。道光丁未六月間事也。

畢制史容

鎮洋畢秋帆制使（沅）憐才好士。為風雅主盟。提挈寒畯。不留餘力。署中游客常滿。俱

見優侍。一夕。公潛至館中。視客所為。有客焚香而祝曰。家貧母老。無以為生。遠投畢公求薦館席。今來數月。猶未得棲枝。幸垂憐憫。翌日。公延客入。曰薦補之書。僕非敢吝。諗君家有老母。未可遠離。袖中出五十金。曰稍備資斧。助君歸裝。又出一書。屬帶致某銀號。且曰。勿作殷洪喬故事。客未饜所求。怏怏而返。銀號中書棄置篋中。亦不省記。是日偶檢得。念為公所託。親致之號。主人詢其來歷。具言歸自畢公署。兼述謀館未得。意甚頹喪。主人閱書畢。舉手賀曰。制使餽君千金。存僕處作母歲。以子金資薪水。今而後可無事遠游矣。客始聞而驚。繼而喜。喜極而感淚涔涔下不能止。歸家設公長生祿位。朝夕膜拜。終其身不衰。

王子微

儀徵阮文達公。校浙時。喜以學庸命題。按試杭郡。有仁和童生王某。於場中作詩云。學庸慣出學庸題。難倒西泠王子微。今日我將交白卷。狀元歸去馬如飛。子微其別字也。公見詩。問爾長何題。對以議論文稍可自信。因別命一題。頃刻而成。文不加點。公大喜。使游泮焉。

茅蓬真人

東洞庭山金某。賈於江北。歲晏將歸。阻風江口。舟中苦岑寂。登岸散步。見一古廟。殿宇皆就圮。後有樓。供純陽真人。椽瓦損碎。神像有屋漏痕。金嗟歎良久。因於神前設願。若獲厚利。當新其廟。既歸舟。風勢稍殺。方欲解維。來一道士求附舟。白皙脩髯。姿表不俗。問何所適。則亦歸於洞庭者。因許之。舟行不數里。石尤又作。金歸思綦切。道士曰。僕曾遇異人授以神術。助君一帆風直達鄉里何如。金大喜。道士令篙師張滿帆。於腰間出小木劍。指其帆曰。疾。風色頓利。帆行如飛。雨日抵洞庭。道士別去。瀕行謂金曰。僕居某庵茅蓬中。得閒幸過我。金曰。諾。歸家後。歲事匆促。未暇過訪。新春稍閒。至某庵跡之。僅一老僧司香火。並無道士其人者。尋至庵後。見山石上有純陽真人像。衣履間漏痕尚存。蓋即江口破廟所見者。始悟道士即真人也。金驚歎不絕。即就其地搆茅蓬。供像其中。是年貿遷獲數倍利。既新江口之廟。回至山中。復於茅蓬旁改建純陽宮。丹漆煥然。山中人聞其靈異。瞻禮者相率於道。求禱輒應。至今土人猶稱其地為茅蓬云。

乳花娘子

金壇于文襄公敏中為協揆時。有翰林汪某。令其妻曹氏拜公小君為母。及會稽梁

階平相國國治陞戶部尚書。曹又拜之為父。初見時。以朝珠一串為贄。紀文達公嘲以詩云。昔年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爹又姓梁。赫奕門庭新戶部。淒涼池館舊中堂。郎如有意應憐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牟尼親手掛。上襟猶帶粉花香。有無名子易其後半首云。郎如有貌何須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牟尼親手掛。朝回猶帶乳花香。時遂稱曹為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南昌彭芸楣尚書元瑞視學兩浙。歲試禾郡。有童生某。年六十餘矣。繳卷時。長跪自陳自童丱至今。歷三十餘試。今將就木。冀得一衿以為榮。公笑頷之。案發。准作額外生員。批其卷云。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字在紅格之外。進在額數之外。聞者笑之。

峨嵋盜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墮。約八九齡。雙丫髻。紅錦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稚。以手掖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在矣。夫人愕眙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踩緝。絕無

影響。因浼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係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翦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捕。勒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為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數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蹤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繚曲。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尠人跡。方逡回間。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擔則鑌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覯。必先見主。捕者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為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聳。門闃蕭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顴捲鬚。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游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為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即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

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闉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慰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甚喜。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毋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釧。騰踔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間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女丐詩

嘉慶甲戌。江浙大旱。饑民載道。有女丐至湖州。題詩寺壁云。蕭蕭湖地此經過。苦為年荒受折磨。踏破繡鞋埋雨徑。吹殘雲鬢入風窩。沿門乞食推恩少。仰面求人忍辱多。欲賦歸兮歸不得。夕陽回首淚滂沱。

矮屋長槍

萍鄉劉金門少宰鳳誥視學浙江。中丞阮文達公。以督捕蔡牽往甯波。劉以學政監臨鄉試。號軍有過。必親扑之。場中為其門生徐步鰲代倩文字。浙人有一對云。監臨打監軍。小題大做。文宗改文字。矮屋長槍。事發革職戍邊。徐亦論軍。

淨慈寺匾額

西湖淨慈寺。湖南第一山匾額。為華亭董宗伯書。相傳前明寺僧某。修建殿宇既成。尠人題額。乃設粉牌於門。自擊木魚。募書五字。文人墨客來游者。各為留墨。僧視不當意。輒抹去。適宗伯游湖上。遂書之。僧留湖南二字。抹去第一山。詢之。則曰。第字需立形。一字卧形。山字坐形。稍不穩。則立者蹶。卧者僵。坐者倚矣。公書雖佳。尚蹈此病耳。宗伯歸。習之半載。復游其寺。僧擊木魚如故。乃補書三字。僧大喜。加梨懸諸寺門。宗伯書法。固迥絕恒蹊。而僧亦具正法眼藏者。

搶親

某甲之子。聘某乙女。年長欲成婚。乙索重聘。甲無以應也。兩家故同井閈。女與夫本相識。偶采桑於野。遇之。女謂夫曰。父母欲得厚資。君家又貧。事終不遂。我有姑嫁某村。獨居於室。請於某日往。留宿其家。君於昏夜劫我歸。即成禮。父母知之。亦無如何

矣。夫諾之。歸告甲。甲甚喜。至日。偵女已往姑家。即率多人駕舟至某村。艤隱僻處。俟人靜後劫之。女至姑家欲宿。姑與鄰寺僧有私。常來歡會。留恐為所覺。執不允。且冷淡遇之。女無奈而返。抵暮。僧適至。姑方與解衣就寢。聞剝啄聲甚急。起視之。忽多人蠭擁而進。徑入臥室。見衾中似有人蹈縮狀。謂必女。裹以衾。令其夫負之去。至舟啟視。則龐然一僧也。皆大駭。僧問何以劫我。衆具言其誤。并述乙索重聘不得已。故為是舉。僧笑曰。此細事。吾能了之。乃資以金。使備禮而迎娶焉。

溺犯

湖濱施某。館東洞庭山。一兒纔十齡。携以自課。嘗附舟渡湖。甫登舟。兒掩面大號若甚驚怖。牽父衣上岸曰。速歸去。今日不可往也。詢其故。堅不肯說。施無奈而返。既歸問以所見。兒言舟中人皆鋃鐺枷械。狀若重囚。船頭立一人。持短木棍。如解差狀。貌尤獰惡可畏。次日偵之。則其舟覆於太湖。舟中七人皆溺死。

無常鬼助考費

海昌馬生。家貧甚。年二十餘。孑然一身。時值大比。應試無資斧。有舅氏設米肆於城中。因往求助。舅辭以生意淡薄。囊無餘資。且秀才中舉。百不獲一。令勿與試。生默然

而返。念窶貧若此。惟冀博科第以振單寒。今計無所出。不如死。遂往河干。欲自沉。忽有一僧自後掣其裾曰。何事不可了。乃求死耶。生具言無力應舉。且貧乏不能存活。僧曰。吾為君謀之。近村故有一寺。僧邀以去。問應試若干費。生曰。有十金足矣。僧出元寶一枚曰。倉猝無碎銀。君持此至典鋪質錢。遲日取償可耳。生大感激。携寶赴典。得十金。而質劵藏之行篋。恐致失落。返之於僧。至寺時已暝。見僧負手立門外。遂以劵交之。次早將赴試。忽典夥踉蹌至。詰生寶所自來。曰昨質錢時。明明是寶。今視之乃冥器耳。生言為寺僧所貸。因同往踪跡。並無此僧。至森羅殿。見泥塑無常鬼頸間懸紙錠二掛。左掛缺其一。質劵繫焉。夥謂生曰。鬼神假手於人以助君。孰敢相較。即於神前焚其劵。誓不責償。是科生領鄉薦。不踰月而卒。蓋其命中應登秋榜。故助以考資。而白日遇無常。宜其不祿矣。

宜興幕客

宜興縣署幕客韓某。湖北天門人。所居之室。一榻一几。箱籠外更無長物。而其戶常鍵閉。防守極嚴。幕中人疑其有異。欲窺之而未得也。丞某時來署中。諸幕友俱與相習。乃令置酒召諸友飲。并招韓。韓不肯往。丞強拉之去。刑席錢某託疾不赴。私以鑰

啟韓室。搜檢箱籠。了無他異。帳頂懸一黃布小包。有朱書符籙。封識甚密。發視。一紅檀木匣。中貯兩鐵丸。如龍眼大。光潤可鑑。仍包裹置舊處。闔扉而出。方錢之啟匣也。韓於丞座。忽變色謂諸人曰。素託同袍。何以相害。衆怪其言之不倫。方欲致詰。而韓已拂衣回署。諸幕友俱從之歸。韓入己室。取視包裹曰。劍光已洩。禍不遠矣。輪指占課。謂錢曰。爾偷視吾劍。殺氣不可遏。今夜三鼓。有飛劍斬爾頭。禍由自作。勿悔。錢大驚。伏地流涕。求救於韓曰。諸君誤我。匣中不知是劍。孟浪開視。致貽殺身之禍。君神人也。幸拯我。諸幕友亦代為乞命。韓曰。吾煉此劍。已十年。能發而不能制。生人犯之。必身首異處。所以深自閟匿者。恐諸君不知利害。輕觸神物。今事急矣。姑以術厭之。或可免耳。乃令錢薙髮翦爪。書朱符於其背。曰向艮方疾馳三十里而後止。以髮爪貯革囊。縛置署庭大樹間。是夕。衆客皆不寐。心惴惴以覘其異。至夜半。見有白光如兩匹練。從韓室飛出。於諸幕友室中。盤旋數次。忽飛繞庭樹縛革囊處。三匝而滅。樹大十圍。截如鋸。視匣中鐵丸已烏有矣。韓頓足曰。錢雖獲免。而吾十年之功。隳於一旦。不大可恨耶。次早命僮發樹根土。得雙劍。韓攜之辭幕而去。不知所之。

火神

金閶城中。有紙棧。寄頓客貨。十餘椽皆滿。一客夜起溲。見有神赤面朱袍。以筆畫所貯貨若編號狀。知為火神。祕不告人。明日。移其貨於舟中。停泊城外。自為得計。至夕。舟子炊飯遺火。瞬息間紙盡被焚。而棧固無恙。

徐穩婆

杭州清波門穩婆徐姓。老於收生。凡有難產。或瀕殆者。能轉危為安。應手立效。故巨室臨蓐。必迎致之。一日。薄暮有人坌息而至。問此是收生徐媼否。曰然。其人曰。家小主母坐草兩日。而胎未下。勢甚急。知媼好手。特令相迎。肩輿在門。請速去。徐不暇詳詰。倉猝登輿。出城已昏黑。途逕莫辨。約數里。其人曰。至矣。見一巨宅。閈閎壯麗。從角門入。有老翁徬徨室中。見其人問曰。收生來乎。曰來矣。翁有喜色。謂徐曰。寅夜相招。累媼蒙犯霜露。心殊不安。徐笑曰。我輩衣食在是。豈敢憚勞。十二時中生育不絕。誰家娘子能自主白日誕麟耶。即有婢嫗自內出。炳巨燭導入臥室。雕匳繡榻。錦幔金鉤。光豔奪目。婦女數輩。衣飾俱華美。見徐入。共相迎勞。一紫衣婦。年四十餘。低語之曰。吾家娘子臨盆久。猶未免身。腹痛不可忍。將就殆。媼視之。得無妨乎。披帷見少婦擁紅繡衾。疊枕而臥。眉黛緊蹙。嬌喘欲絕。兩美婢內外夾侍。徐以手入衾探之。曰恭

喜。男胎也。交子時。即分娩矣。因於腰間出紅紙裹曰。此催生良藥。服之當奇驗。紫衣婦即令煎飲。少頃。聞牀上少婦宛轉呼號。聲楚尤甚。徐曰。在此時矣。解衣登牀為之收接。呱呱一聲。而兒已墮地。舉室相慶。紫衣婦取繡褓。令徐綳裹訖。曰姥大勞苦。擾攘半宵。而勺水未嚥。將無餒耶。因與俱出。翁亦稱謝者再。即令進饌。肉一碟。麪一柈。別無他殽。徐竊怪其簡。而味又惡劣不堪食。勉盡半器。翁酬以大銀兩錠。仍以肩輿送歸。比至。天將曉。而城闉未闢。輿夫曰。我等奔走已倦。欲速歸。此去姥家不遠。請少憩。待城啟而入。可乎。徐許之。下輿坐城闉以俟。舁輿者疾馳去。既至家。子婦咸來問訊。徐盛稱其家居室器服之美。并獲厚贈。意甚得。出銀視之。乃紙錁。駭異失色。喉中嘓嘓作聲。所食物一嘔而出。麪則蚯蚓。肉則癩蝦蟇也。始悟遇鬼。病累月而痊。後有昏夜邀其收生者。非素習之家。悉辭不往。蓋有鑒於此云。

一廟三怪

山西木工某。傭於巨室。距家二里許。晨往暮歸。率以為常。途中惟一破廟。別無居人。一日。歸較晚。驟雨忽至。路滑不可行。至廟少憩。廟凡三楹。中間設神座。懸黃布破左幔。邊停一柩。積塵盈寸。右壁間掛琵琶。亦損壞。即倚壁而坐。少頃。聞琵琶琅琅作聲。

若有人挑撥之者。方驚疑間。所停柩忽移走直前。木工大駭。急走出廟。冒雨而奔。柩疾追其後。泥濘屢顛躓。將為所及。念曠野無可躲匿。仍紆道反奔入廟。闔扉拒之。柩以前和撞門。悉力支撐。扃忽脫。窘極無計。亟登神座以避。揭幔見神像面白如紙。目眥流血。張口吹氣。冷沁肌骨。工心膽俱碎。墮地暈絕。次日。巨室見工不至。令伙伴至其家召之。家人詫其未歸。同往蹤跡。得其屍於廟中。探心口尚溫。營救半日始甦。述其所遇如此。乃舁神座與柩於廟門外。并琵琶悉火之。以絕其祟。

光祿家婢

歸安下雉堂光祿斌家有一婢。美而慧。能背誦白香山長恨歌。抑揚宛轉。曲盡其妙。光祿每家宴。必令歌以侑酒。後光祿納一姬。寵眷備至。婢遂不復歌。强之。則曰。通首皆忘卻。但記得從此君王不早朝一句耳。光祿知其諷己。微笑而已。

肉身土地

山西寧武縣多虎。村氓被噬者甚衆。城外有土地神祠。相傳虎食人。必先告神。神言某人汝當食。虎始得食。非神命。不敢噬也。有樵夫某。疑其說。宿神祠以覘之。朦朧間見有虎跪神前求食。神曰。明日有白鬚老翁。手持竹杖者。命合盡。食之可耳。虎頓首

謝次曰。樵於山中。果見一翁扶藜而至。欲呼止之。忽榛莽間有虎突出。徑前撲翁。樵大呼馳救。已無及矣。夜仍宿於祠。復見一虎跪求如前。神曰。明日有縞衣婦肩綳一兒。俱應遇害。汝其食之。虎又叩謝。樵忿極不能成寐。比曉。集鄰人。告以所見。且至神前數之曰。爾血食一方。當為閭閻除害。今率獸食人。人雖死於虎。實死於爾也。何以神為。以樵擔斫神像。應手而倒。曰此座合讓吾。攝衣登座。端坐而逝。村人共相驚異。即漆其身。以金裝之。號為肉身土地。自樵成神後。邑中虎患遂絕。間有入山遇虎者。亟呼曰。土地救我。虎即搖尾帖耳而去。從未有罹害者。

錢翁

某村錢翁。業農。薄田十餘畝。粗可自給。性寬厚好善。人以長者稱之。一日。村中來一丐婦。瘡癩滿體。穢惡不可近。臥於錢之門外。將就殆。村人咸加叱詈。欲其他徙。翁獨憫之。飲以粥糜。幷市藥。令其敷治。越宿。少瘥。婦留不去。日求哺於翁。翁施捨無吝。月餘。瘡痂盡脫。婦謂翁曰。惡疾沾身。而兼以凍餒。其不為溝中瘠者。皆翁之德也。今疾雖愈。而夫死。身無所依。求食非良策。願役於翁家。不求值。得啜飯足矣。翁許之。婦早起晏息。操作甚勤。而米鹽經其掌管。必力求撙節。無苟且。翁與家人俱信任之。後數

年。翁妻死。兩鰥子婦。以婦能襄理家事。且年未四十。勸翁納之。戚友聞其事者。咸來慫恿。翁遂納婦為繼室。踰年生一子。婦謂翁曰。曩所以隱忍不言者。特未知君心耳。今既與君生子。當不相棄。妾有藏金一萬。在某處大樹下。事雖多年。或未有發掘之者。請與君跡之。翁問金所自來。因言其前夫乃劇盜。嘗劫巨室得金。無可瘞埋之地中。事發被獲。拷掠終不承。瘐死於獄。故贓猶存焉。翁大喜。至夜。與其子駕舟。令婦往覓其處。發地果得金。滿載而歸。家遂大富。後婦又舉兩子。翁至七十餘。始歿。鄉農得受橫財。而年登耄耋。子姓繁興。或其人忠厚之報歟。

西湖花神廟

西湖花神廟像。為名手裝塑。形貌如生。諸女像俱極美麗。其第三為荷花神。尤妖豔動人。某科鄉試。嘉善魏生。年少而狂。入廟見像。愛其姣好。視不轉瞬。而像亦若流睞相矚。生惑之。眷戀備至。曰。娶妻如荷花神。死無憾矣。乃詭言旅舍湫隘。欲遷寓廟中。為習靜計。商之於僧。僧諾之。始去。次日。携襆被來。下榻僧舍。日間坐殿廷。對荷花神切切私語。若病癡狀。至暮。厭禪室炎熱。移榻殿下。傍花神而臥。僧不能禁。是夕。僧於夢中。聞鼓吹喧笑聲。起視。見紅氈貼地。生與荷花神。方行交拜禮。而美女數十人。俱

手執名葩環繞其後。噤不敢語。次早。見生兩手抱荷花神。口鼻相對。撫之。體已冰矣。嗣後游人俱以花神魅人。每陰晦。相戒勿入。而神像亦漸次剝落。無復舊時光彩矣。

青龍盤柱

崑山徐翁醇謹樸誠。鄉里目為長者。買郭田百畝。佃於農而收其租。家道恒足。稱小康焉。一夕。夢有青龍盤旋堂柱。覺而異之。詰旦。有佃人來償租。攜十齡餘幼女同至翁家。女服青布衫袴。性憨跳。以兩手抱堂柱攀援欲上。旋轉而墮者再。翁頓憶昨夢。以酒食欵佃人。詢其女猶未字。翁曰。而女吾所愛。吾有子年相若。以壻汝何如。佃人惶恐謝曰。郎君當婚巨室。某貧薄。女又村陋。奚敢附高門乎。翁曰。我固欲之。不汝嫌也。因强與訂盟。以釵鈿數事為聘。厚餽而遣之。迨女既長。歸徐生。三子。長元文。狀元及第。次乾學。次秉義。俱探花及第。龍盤之夢。洵貴徵也。初女年幼。常夢小遺。既長亦然。多方療之。終不治。問之。則曰。睡夢中見有紅燈兩盞至前。遂遺。亦不自覺也。後以子貴。迎養京邸。嘗祝　皇太后萬壽。　賜宴宮中。酒闌將私。宮嬪以紅紗燈導至廁所。始悟前夢之奇驗如此。

香飲樓賓談卷一終

沙三爺

清　烏程陸長春著

虎邱龍船。彩旗畫檻。簫鼓喧闐。傾城士女往觀。鐵鹿牙檣。填塞川滸。游人皆先期雇舟。不斷厚值。有沙三爺者。家殷富而性好揮霍。午日欲買舟觀水嬉。自金閶門至山塘。沿岸招尋。無一虛舫。意甚悒快。明年競渡前一月。遣僮僕四出。凡蘇城內外彩艫玉軸。下至赤馬青鳧。無不咸予之值。不許受雇。至期觀者雲集。欲覓一舟不可得。問之。則曰此沙三爺船。彼亦曰此沙三爺船。篙工數千輩同然一辭。皆相顧錯愕。沙密遣人伺于水次。謂游人曰。君等欲觀龍舟。但往尋沙三爺則得矣。于是爭詣沙之門。乞假舟以觀勝會。沙一無所吝。指某客登某舟。識與不識。受載略盡。舟中珍錯雜陳。絲竹並舉。妙伎侑酒。勸客霑醉而罷。而沙三爺之名大噪。沙自此豪舉。家資立罄。後數歲。貧不能堪。至賣小食以自給。善唱俚鄙小曲。兒童予三錢買一油具。必令歌剪剪花夜夜游之類。以為笑樂。而人猶稱之為沙三爺云。

錢愚兄

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廉潔自矢。屬吏苞苴。絲毫無所受。晚年舉一子。仁廟賜名扎拉芬。陰五品官。扎拉芬者。繙譯乃福壽二字也。兩江官員競獻賀禮。悉却之。江寗守錢某。令工製小蟒袍水晶頂帽。珍珠朝珠。金銀玩物無算。書愚兄錢某帖。賄閽者呈進。并囑曰。此送公子物。可無却矣。公笑而納之。同僚服其工於獻媚。爭相效顰。賀帖無不稱愚兄者。由是錢愚兄之名。遂播于兩江矣。

盜舟對聯

海盜蔡牽既伏誅。餘黨賊目猶數十人。連艘海上。往來刦奪。爲患于江浙間。數歲不絕。百菊溪相國總督江南。探賊艘所在。單騎往撫。群盜邀入舟中。割腥羶酌酒奉公。公飲啖自如。陳說禍福。洞中窾要。出空劄數十道。許授以千把總等官。盜皆羅拜乞降。惟一盜夷然不顧。勸諭再三。終不肯屈。予之官亦不應。其船中懸一聯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帶立于朝。盜亦非常人哉。

葉小鸞降乩

湖濱喬漊祖師堂。供奉乩壇。甚著靈應。才鬼詩仙。時托名真人以神其跡。道光丁酉八月。吳江葉小鸞閨秀降乩。三絕句云。家住吳江路未賒。吟詩曾也吐瓊葩。返生香

稿猶然在浪被人傳寫綠華星轝霞帔一身閒來往丹山翠水間底事五湖拋不去又騎彩鳳到塵寰瑤壇小結敞重扉林屋山光入望微最好夜深花影寂曲廊時有紫鸞飛末署吳江葉小鸞題又云頃從瀟湘玩月回至具區見七二芙蓉黛痕如拭水天一色星月交輝彷彿濯魄冰壺置身瑤闕世間有此清涼界不必慕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倚鳳書此博諸子一粲書畢乩遂寂然小鸞舜華早謝不無紅顏薄命之嗟今觀其詩當已在靈妃嬲嬪之列矣

顧學士黃鶯兒詞

卞雅堂光祿守常州門下士顧耕石學士元熙時為館客嫌官廚酒殽惡劣作黃鶯兒詞譏之曰蹄子小多毛秤梗鰻着膩燒海參崛强蹄筋跳魚蝦壽夭鷄鵝壽高冬舂米飯黃而糙最難熬新蒭水酒故意滿樽澆光祿見之大笑海參以下二十二字自後傳餐時光祿親自臨視見有不堪適口者必訶責庖丁令易精品焉

沈和尚

吾鄉有沈姓者貿布于長興山中與村寺某僧善常主其處僧既無徒侶而沈又善承僧意相得甚歡會僧卧疾沈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累月僧甚德之迨疾革謂沈

曰。吾生平所蓄。計五百金。封磁罈埋臥塌下。吾死以百金為棺斂葬埋費。俗家有二姪居某村耕種為業。貧不聊生。分二百金助之。餘以贈汝。言訖而瞑。沈乘夜發罈得銀。如其數悉匿之。次日。市薄皮棺。召鄰衆曰。僧死無所有。吾以相依日久。捐資以殮僧家以火化為上。盡舉而焚之。衆咸高其義。而不知其得僧銀也。沈既歸。增飾屋宇以餘銀貸于鄉里。取倍稱利。家計日富。不復為蚩蚩之氓矣。後妻姙將產。沈見僧逕入內室。倏忽而滅。舉一子。知為僧托生。即以和尚稱之。子既長。恂恂如不能言。與人無所忤。而待父母極不孝。稍有不合。輒怒詈。目眥盡裂。後數歲。所居一夕燬于火。家資蕩然矣。

藕香

藕香。秦淮名妓。姿容絕麗。不事膏沐。性簡傲。落落寡言語。視客不當意。或終席無一語。非其所喜。而欲博一宵歡。雖千金不易也。某公子游金陵。慕藕香名。往訪之。裘馬烜赫。僕從如雲。鴇母豔其豪貴。款接備至。而藕香見客。意殊不洽。少坐即托疾返室。公子慙而去。思欲購珍奇媚之。冀得其歡心。時俗尚翡翠價翔貴。遣人至吳門。以八百金易雙釧。懷之而往。藕香坐臨湖水榭。綰靈蛇髻。着藕色越羅衫。雙腕如雪。擎白磁甌。對花啜茗。公子以釧奉之曰。頃從姑蘇還。無以為贈。以此助汝。藕香畧一把玩。

遽投諸湖。公子色變。藕香哂之曰。得無吝乎。吾償爾釧。呼婢于某篋中。取紫檀木匣其來。啟視之。有翠釧十數雙。以一雙還公子曰。此吾蓄之最下者。然勝爾物多矣。公子撟舌不能語。逡巡而退。估其釧價值千金。

姚生

臨平姚生。館嘉興查氏。書室三楹。即其內設臥榻。時值暑月。姚令僮他徙。僮意姚畏熱。恐人氣薰炙。移宿他所。至夜。聞姚室中呢呢私語。有女子嬉笑聲。書室故與內宅間隔。婢妾無由而至。心竊訝之。比曉。索之無所得。知為鬼。以告主人。主人以微辭相詰。姚力諱其事。疑僮誑語。遂置之。久之。姚形容日漸羸瘦。而起居如常。亦不措意。會查母有疾。延名醫吳浩然治之。姚亦浼其按脈。診畢而出。詢查曰。西席姚君何許人。查以臨平對。曰。速遣之歸。已恐無及。是名精絕。疾不可為矣。查大駭。欲送姚還家。而難其說。使其姪托言至武林建水陸道場。學徒盡往。道經臨平。先生盍歸休乎。姚意殊不欲。强而後可。乃與查姪同一舟。主人出送客。揖別談笑。無異常時。出郭數里。窺其意似稍倦。勸令小睡。未幾。聲息寂然。視之。氣已絕矣。查姪飛舸至其家。語以故。且致厚賻。視成斂而歸。而不知其究以何疾卒也。姚沒。書室扃閉已久。查有表姪王三。强而

有胆畧人以王三將軍稱之偶至查家談及姚事王曰是必有異吾當覘之夜襆被宿其處卧榻間置鳥銃炳燭以俟方假寐雙扉豁然見一手纖如柔荑指甲長數寸金條脫纏臂月華衣袖鮮豔異常畧一招颭陰風颯然燭光闇綠縮如豆王不覺毛戴急發鳥銃擊之倏忽已滅而門闔如初自後無人敢宿其內王每與人言極道其春纖之可愛而以未見容貌為恨姚以此而喪其軀非其美麗足以動人歟

逃走唐明皇

吳江周某喜唱崑曲日與優伶相狎遂習串戲父惡其淪于下賤屢加扑責嚴禁之而終不悛人問其串戲有何樂周曰吾儕小人終不能紆青紫若串戲時時為卿相時為帝王旗旄導前從卒擁後人以為戲我以為真其樂何可支也一日城外演劇周潛入班中扮唐明皇演長生殿甫登場瞥見其父在臺前觀劇窘極無計不及解冠帶從台上一躍疾趨而避觀者數千人不知其由皆大譁索領班者毆之幾斃周自後人俱以逃走唐明皇呼之而不敢再登劇場矣

假無常

湖濱徐某有胆畧常至近村一友人處為食客率夜半而歸途經一古墓村人傳言

有無常鬼常出魅人人無敢夜經其處友以詢徐曰君往來曾遇之否徐曰是物也常常見之鬼自鬼人自人雖相值庸何傷友疑其誑密遣人扮假無常立高櫈上以白布袍覆其體欲因其過而震駭之是夕徐飯于友所微有醉意劇談至二鼓持燈籠將歸友謂之曰無常待君久今過其處必為其捉去矣徐笑曰此無慮鬼如捉人吾當擒以來為明早下酒物耳友送之至門令兩人尾其後以覘之徐至墓所舉首見假無常詫曰每夜無常止有一今忽二之何也假無常者聞其言意甚恐回顧果見有無常立其後兩眼流血面如紙灰對之微笑若喜其類己者駭極而歸徐笑曰君等欲嚇人而反為鬼嚇誰謂報施之有爽哉

香暈

揚州富室子某夜與一姬同寢比曉姬先覺呼之不應撫其體已冰矣惟胸間微溫而肢體忽長數寸不知以何疾致斃急延醫療救醫入其室覺牀帷香烈異常審視良久曰得之矣此薰香過多骨節鬆懈因而暈絕非死也令舁濃糞十餘桶圍繞卧榻窗縫間密糊以紙毋令氣洩久之體縮如故聲息並出投以酸斂之劑一服而愈

武進盜案

武進莊氏兄弟三人孟與季俱列武庠虓暴無所憚閭里側目人以莊氏三虎稱之時邑中多盜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勝屈令嚴責捕役收妻子入獄勒限以期必獲而盜蹤杳然捕頭某謀于衆曰劫數之多由于窩藏之家莊氏兄弟素豪橫羣不逞日盈其門或為逋逃藪吾將偵之至夜登其屋伏隱處潛瞰其所為見室中燈燭照耀如晝數人凴一棺若視含殮狀而皆嬉笑無戚容亦無婦女哭泣聲心甚疑之次日偽為丐者乞于其家見新棺方加髹漆私問其僕曰此亡者為誰僕以莊氏之叔對訪諸其鄰則半月前果歿一叔其棺已厝諸野矣顧以白令令督兵役以往莊兄弟衣冠出迎令問所停者為何人柩莊對如僕顧請開棺驗之莊曰尸斂已久令無故而發罪孰承之顧具狀認開棺罪遂共啟視則皤然一翁也顧大駭令逡巡欲避去莊兄弟共毆顧且將及令一室沸然顧念罪名既不能逭而尸終可疑揭其衾見金銀充牣其內蓋首則真首而衣所覆者盡黃白也莊兄弟相顧無人色令飭兵役擒之訊以刑則棺中所有者俱盜贓捕急無可匿適有叔病歿因斷其首置諸棺以防開驗而所厝之棺則僅存其體焉獄既具復訊出劇盜十餘人悉獲之與三虎駢戮于市

泰州寃獄

泰州某媼家小康。夫死。遺一女。年及笄。贅婿于家。女夫婦事媼甚謹。里黨無閒言。媼有弟。飲博無賴。嘗稱貸于媼。稍不如意。輒拍案怒詈。謂厚于婿而薄于己。媼與女皆白眼遇之。一日。女早起。見母室雙扉谽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為人殺死。血流滿地。駭極而號。急呼婿告鄰里。共來審視。不知何人所戕也。媼弟適至。素嫌女。且覬其資。遂指為女夫婦所殺。鳴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寃。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女凌遲。婿亦論斬。鄰里咸知其寃。然畏媼弟拳腦。莫敢伸訴也。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承此案。官以殺人不劫財為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劫。為媼所執不能脫。遂及之。知別室有人。卧恐為所覺。故逸去。六合令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入人罪。例欲問抵。驚悸欲絕。陰囑盜于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沮喪。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叫號。與之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夫婦之寃終不雪。

雷神摸臉

近村朱某。暑夕裸卧。苦熱不能成寐。夜半聞雷聲隆隆。風雨俱至。赤身起立窗下。凴欄吸水菸。意甚涼爽。忽震霆一聲。電光滿室。若有毛手摸其臉者。驚駭仆地。妻以火

燭之。見面目焦黑如炭。洗之不脫。葢雷神怒其褻慢。小懲之使知警也。

一旦生員

同邑嚴某豪于貲。而性駑鈍。習舉子業。文不中度。屢試不售。乃夤緣學使者入泮。卷中有一日者一旦之語。同人傳以為笑。目為一旦生員。嚴故鼎族。宗祠春秋致祭。序次以爵。某當在諸生列。族人揶揄之曰。是一日者一旦之生員也。與吾輩齒。得毋恧乎。某聞而恥之。謂其妻曰。吾才學謭陋。自問不能得第。惟教子成名。庶可雪吾恥。乃以重脩延名師二人。晝夜迭課其子。夜讀必四鼓。寒暑無間。妻親調館餐。備極豐腆。未幾。長子以攻苦致疾而卒。某督次子無少倦。次子强而敏。師感其意。誘掖亦維勤。業遂大進。弱冠補博士弟子。不數年舉于鄉。聯捷成進士。某曰。今而後吾可免姍笑于族人矣。會大祭。某以子貴受封。族老推其主爵。某遂曰。吾固一日者一旦之生員也。烏足以當此。曩以此語見哂者。聞之咸有慙色焉。

武聖靈籤

湖郡崔解元懋炯嘉慶庚申科鄉闈前。至武聖廟祈籤。有崔巍崔巍復崔巍之語。心知其吉。然未敢以第一人自期也。榜發領首薦。同科江南解元崔烜荊溪人。辛酉解

元崔錫華宜興人。皆與崔同宗。始悟三崔巍之驗。

姚秀才

仁和姚秀才某。讀書好古。孜孜不倦。性醇謹。言動必以禮。人以長者稱之。乾隆己亥臥病累月。奄奄將就殆。一日呼家人整衣冠。蹶然而興。炷香于庭。伏地不起。家人覺其有異。掖置臥榻。遂如熟睡。至夜乃醒。云朦朧中。有金甲神。以上帝命召赴天上。遂挾予偕行。俄見宮闕崇麗。一冕旒袞服者坐殿上。謂予曰。汝一生無過。堪隸神籍。有值日功曹缺。汝其任之。予俯伏悚懼。以親老乏人奉養。乞放回生。帝意似不懌。旁有朱衣執笏者。若仙官狀。跪白曰。姚某孝思純摯。可延壽一紀。以遂其私。功曹缺當令某暫攝也。帝頷之。青衣者麾使去。出殿門。見旌旗拂拂。護從如雲。鼓吹之聲。不絕于耳。詢之。知為迎明年天榜。其榜以黃羅傘覆之。鏨金成字。三鼎甲姓名歷歷可覩。方諦視間。前金甲神。掖予從人叢中挨擠而出。俯視足下。烟霧迷漫。若臨巨海。金甲神忽將予推墮。駭極而醒。人問狀元為誰。曰泄漏天機。懼遭冥譴。固問之。曰姓名籍貫多屬水。來歲當自知之。至庚子臚唱。狀元汪如洋。浙江秀水人。始悟其多水之驗。姚至辛亥乃卒。果符一紀之數。而其母猶在堂云。

醫疣

紀文達公喜詼諧。朝士常遭其侮弄。有某太守入都。通刺來謁。公見其左頷有贅疣。大如核桃。詫然曰。君坐黃堂典劇郡。而此疾未除。觀瞻不雅。將來洊蒙超擢開府封圻。尤不足以威僚屬。盍亟療治之乎。某對以歷經數醫。均未奏效。公曰。爛麵胡同有刑部郎中某蒙古人。善治瘿疣。屢著奇驗。第自秘其術。不輕為人醫。君以厚幣而往。庶無靳矣。某唯唯。越日備重禮往見某郎中者。怪其無因而至。衣冠出迎。某見其右頷亦有一疣。大小相若。始悟公與之戲。不覺啞然失笑。而所餽之物。已不能返璧矣。

董少宰

富陽董相國之父。名邦達。以諸生歷試優等貢成均。留滯都門。偃蹇殊甚。寓武陵會館。閱時既久。資用乏絕。館人索餐錢不可得。迫令他徙。乃寄食旅店。始猶質衣裘度日。漸至不給。逆旅主人又逐之。徬徨路歧。靡所投止。有劉媼者。亦設客肆。憐其無端邀至家。展問邦族。公自陳姓氏。并述旅況之苦。媼曰。長安不易居。君囊無積儲。而涸跡塵海。不亦難乎。公言歸無行李。住無資斧。進退維谷。所不即就死者。欲俟京兆試耳。媼乃館公於家。供其饘粥。令潛心研誦。以期一戰而捷。公甚德之。比入闈。三藝皆

稱意。自謂必售。揭曉之日。公謂媪曰。羈旅京華。貧不自給。館餐之惠。沒齒不忘。今慈榜將懸。升沉立判。倖得中雋。當圖報於將來。如命不猶。銜結之忱。矢諸再世矣。言已淚落如綆。媪大不忍。以溫言相慰。趣令觀榜。公任偵視。自首迄尾。並無己名。嗒焉僵立如木偶。聞報捷之聲。充溢衢巷。心搖搖如懸旌。念旅食之艱。朝不謀夕。反覆籌度。無以為生。則萬念都灰。惟祈速死耳。又默念死欲人知。須近禁衞。遂入內城。蹀躞街道間。更無死法。見有高門崇閎。駐華軒數乘。試一闖探。即有人自內出。將加呵責。旣知為應試士子。大喜。便邀以入。自言此宅為某侍郎寓。尚書某公薦己為司閽。僕是日。侍郎有客在座。適同僚餽送禮物。命書柬謝之。僕素不習字。得公如獲重寶。即令代書。持呈侍郎。侍郎極道其書法之善。客從而附和之。僕意甚得。旣出。以柬授使者。謂公曰。入城久。得毋餒乎。公頷之。着饌立至。僕親為勸餐。飽啖畢。請去。僕詢其所之。公曰。鄉榜無名。勢難存活。將填溝壑。為無主之鬼矣。僕曰。以君腕底風生。何至無噉飯處。方當毷氉。屈暫居門館。以待飛黃。有筆札事欲相煩耳。公念藉此苟延。計亦良得。遂留僕所。凡簡帖及牋啟。皆公代筆。無不當侍郎意。侍郎不疑僕假手。委任甚專。一日。有外員以私函關說。侍郎欲作回書。恐為人所覺。令僕入內屬草。僕惶窘無計。

敦迫數四遂以實告侍郎大駭攝衣冠請而見之曰蠢僕無知辱及君子某之罪也如蒙不棄請以記室借重高才或不嫌唐突否公曰固所願也乃下榻書室優以賓禮相得甚歡久之侍郎有一婢年及笄將嫁之婢願終身事夫人求勿遣夫人曰女子有家常也烏有至老不嫁者哉婢曰下賤之姿自分必偶輿隸遇人不淑仰望終虛必欲為婢擇配願得如西席董君者婢始嫁之夫人以告侍郎侍郎曰彼雖寒士觀其才藻定不久困風塵者豈欲得癡婢為偶耶一笑置之後值中秋侍郎與公讌酒酣以婢言告公且請納為妾公矍然曰某四海無家一身似葉蒙公厚誼盼睞有加而瑣瑣裙釵亦以青眼相矚得此知己可無恨矣忍以賤而棄之乎因欲聘為正室侍郎以名分所繫堅執不可從夫人言認婢為女治奩具而壻公焉下科公捷北闈成進士以百金贈劉媼司閽僕亦厚賚之公自娶夫人後身名頓顯所為無不如意踰年舉一子即相國公歷官至吏部右侍郎先夫人卒後以相國貴贈如其官相國入綸扉時母夫人猶逮養焉

湘潭狐

東洞庭山姜某行賈湘潭旅邸淒涼間涉冥想一夕有女子自窗間入柳眉星靨嬌

豔動人。姜曰。誰家宅眷。私來窺人。不畏夜行多露耶。女笑曰。妾月府仙姝。寒簧舊侶。與君有宿世緣。故來相就。何得以宵奔為疑也。姜心知為狐。而愛其娟好。遂前擁之。女亦不拒。遂共寢處。歡洽異常。比曉將去。女謂姜曰。旅舍湫隘。耳目繁多。請僦屋而居。庶可長相聚。姜慮多費。女曰。第謀之。妾當助汝。言畢遂去。次日。姜托疾恐罷。浼逆旅主人。代覓館舍。有某氏廢園。歲租三十千。姜遂遷焉。部署甫定。女飄然至。袖出百金。以助遷徙。姜稱謝。久之。女自是遂留不去。相處如夫婦。姜每營販。必商之於女。聽其言。無不獲厚利。女又時有餽贈。亦不知所自至。歲餘。積數千金。囊橐充然。姜陰有歸志。恐女不許。故未敢發。嘗從容問女曰。仙與神並稱於世。神力之大。無異仙術之奇。卿固為仙人矣。脫有天神降臨。與卿比權量力。卿得無畏之耶。女笑曰。吾受籙仙壇。功深元妙。何畏齷齪神人哉。姜固問其所畏。女曰。最在湘潭縣署。見鍾進士須髯似戟。口大於盆。齒齦齦若利鋸。嚼鬼腿如啖甘蔗。妾見之。悸欲死。所畏者此爾。姜私誌之。後數日。女言欲至瑤池。朝西王母。往返須匝月。屬姜端居以待。姜諾之。而去。初湘潭縣幕友某。與姜善。因出入衙署。得識令。令與姜購綾絹。積欠百餘金。至是姜以索逋至署。見堂中果有鍾馗像。神彩煥發。奕奕有神。令以無銀乞緩償。姜曰。某歸期

已迫不及待。丐公一物以償欠。可乎。令問何物。姜指像曰。得此而壓歸裝。以祓除不祥。勝多金償我矣。令笑而付之。姜既得像。俶裝星夜遄歸。恐女跡至。深居不出。而懸像於堂以拒之。一日。姜早起盥櫛。聞堂中有叱咤聲。窺之。則女立階下。見鍾像。努目張喙。作搏噬狀。懼不敢入。怒恨而去。後亦不至。姜始出金買田宅。置妾媵。為富人。居

三虎

蒙古松相國筠。能以一筆書大虎字。懸之可辟邪魅。求得者珍逾琳璧。公亦不輕書也。後公疾已綿惙。家人環榻啜泣。而氣終未絕。忽張目曰。迎我者儀從已至。吾室有三虎。懼不敢入。亟為我去之。家人不解虎為何物。檢其篋。得公所書虎字凡三紙。因移置別室。視之。已化去矣。

沙七

吳門沙七。拳勇著名。薄游金陵。無所遇。為米肆司會計。一日。有丐者以石臼置櫃上。予之錢不肯去。沙視其臼。重百餘觔。以手撲諸地。碎之。丐孰視其人而去。次日。又一丐至。弄雙鐵丸於庭。丸大如椀。市人方聚觀。忽一丸飛上沙面。沙接而擲之。丐即拾丸去。越數日。有一僧至肆。狀貌獰惡。手舞雙鈸。旋轉如飛。市人咸驚異。一鈸忽飛落

沙前。橫削其頸。沙急閃。鈸着於柱。入木寸餘。沙以兩指夾出。又擲而碎之。僧拾破鈸俛首去。人以沙屢壞其器。咸為沙危。而沙殊不措意。又數日。一人持紅柬邀沙於某日晚至某寺飲。旁人戒勿往。沙徑諾之。先期製衲綴堅厚如甲。至日被之。兩腿纏雙鐧而往。既入寺。有偉軀者十餘人飲於庭。僧亦在其中。見沙至。皆努目相向。沙昂首而進。殿後又有十數人。飲啖如前。沙至。皆相視而笑。沙亦不顧。入室。有二壯士。一虬髯者。一緞喙者。趨迎之曰。夙仰君名。今惠然肯顧。誠厚幸也。沙遜謝而已。室中燈光爍然。几上炳雙紅燭。大如臂。二人讓沙上坐。虬髯者左。緞喙者右。酌酒滿巨羅以勸。庖人進蒸豚。置利刃於上。虬髯者起。舉刃劙肉。剸肉於刃以啖沙。沙顏色不變。食其肉。而吐刃於几上。次又進熟雞子。上架鐵箸。緞喙者起。叉雞子於箸以進。沙又食之。而吐其箸。二人顧而笑曰。沙君真傑士也。俄虬髯者喚賽專諸何在。階下一人應聲出曰。酒間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遂掣雙劍於前。白光閃爍如電。寒氣逼人。舞畢。倚劍立。虬髯者顧謂沙曰。劍術何如。沙笑曰。技至此。亦可謂神矣。然其中尚有罅漏。僕有雙鐧。請一獻其技可乎。虬髯者曰。可。沙乃出雙鐧置几上。解衲綴。作欲舞狀。振衣一揮。室中燈燭盡滅。遂飛身上簷際。縱躍疾走。回肆曰。奴輩意殊惡。不可久居此矣

星夜歸吳。沙自經此險。深自閉匿。不復與人論拳勇。有請角其技者。固謝不敏。後卒以壽終。

鐵肚皮

鐵肚皮。亦吳門人。腹皤然大於五石瓠。堅硬如鐵。嘗行市中。以腹觸人。人立倒。或有以棓擊之者。聲橐橐然。未嘗有所楚也。一日。吳縣城隍廟演劇。鐵肚皮當臺立。人莫敢近。一老叟至前。以手摩其腹曰。真好肚皮。宜其以鐵名也。言畢而去。須臾腹漸痛。俄而益劇。歸至家。溺血斗餘。而痛未絕。有謂之曰。此老叟精拳勇。得少林宗法。汝腹為其所損。不往求。殆將死矣。鐵肚皮大懼。乃物色老叟於市。投顙乞命。叟笑曰。吾愛汝腹。不過畧一摩挲耳。何至是。授以藥少許。服之痛立止。鐵肚皮自後不敢與人角力。而腹亦漸癟。無復舊時彭亨矣。

楊嫗

同里楊嫗。年七十餘。病殁。越宿而甦。曰。疾革時。有人如差役狀。掖余去。黃沙迷漫。不辨天日。行數里。忽見殿宇巍峨。與馬叢雜。綵樓十餘處。演劇。千萬人聚觀。聲如鼎沸。余方駐足凝睇。役曰。本欲與爾入署。今皇太后將至。須備供億。事苦繁劇。爾姑去。旬

日後可復來。余方喜熱鬧。不肯歸。且歸亦不識路。役以兩手推余仆地。遂蘇。越旬有二日。嫗晨坐啜粥。忽瞿然曰。前役復至。吾去矣。言訖而瞑。後數日。 皇太后哀詔至。而 仙馭上昇之日。即嫗歿而復甦之日也。亦奇矣哉。

朱鼇鼻

朱鼇鼻。不知何許人。康熙時居南潯之石瀨。授徒自給。徒有戴纓帽者。拒弗納。有識之者曰。朱為明之宗室。鼎革後嘗舉義旗。兵敗。箭傷其鼻。療治得不死。而鼻遂鼇。與吳翁聲庵為莫逆交。常至翁家。遇酒則飲。食則食。無少讓。或設席邀之。則堅辭弗至也。嘗自請作劇。以竹箸數十縱橫几上。呼鼠。鼠即至。納諸箸中。鼠盤旋跳躍不能出。啟一箸。則鼠竄去。謂翁曰。此即武侯八陣圖也。又剪紅紙作金魚。投水中。魚游泳如生。撈視之。則仍紅紙。翁嘗苦暑夜多蟲。朱剪紙人粘壁上。蟲攢聚之。又患多鼠。命取空罈。書符於上。鼠羣集其中。徹夜無所擾。其他戲術類如此。屢為翁選吉日。逆料是日之晴雨。無不神驗。翁或以銀餽之。則預書一紙示翁曰。某月某日。某人餽銀若干。毫忽不爽。客至或兩人。或三人。朱親自煮茗。茗椀或浮於客數。必有客後至。人服其先知。里胥來索漕銀。朱曰。銀已繳。胥請視官票。朱入內久之。持票出。則墨痕猶濕。人

又知其有縮地術矣。時或他適。不扃其扉。有偷兒入室。見千門萬戶。終不得出。朱至始釋之。歿前數月。自擇葬地。棺衾皆預備。謂翁曰。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君。至期。無疾而逝。舉其棺甚輕。翁為治葬事焉。後數年。翁有姪賈於閩中。遇朱於途。問翁安否。并道繾綣。姪歸述諸翁。翁始悟朱之死。蓋尸解云。

蔡三

蔡三。南潯人。飲博無賴。貧不聊生。與比隣朱廷煥善。朱亦浮蕩不事生產。共謀竊近寺銅佛。鎔鑄小錢。轉相售賣。獲利甚厚。會兩人有隙。分銀各營生理。蔡以銀貸人。取倍稱息。家日以裕。而朱日事游賭。所蓄蕩然。常挾前事。告貸於蔡。誅求無厭。蔡慮其終為己害。欲殺之。而未有間。會除夕風雪。遇朱於城隍廟前。復牽衣求助。蔡忿起。抽佩刀刺殺之。委尸道旁而去。朱既無親屬。隣保鳴於官。官來驗視。命盛殮而已。初里中有譚小貓者。貌姣好。蔡以孌童畜之。比長。命司會計。是日。蔡歸。見其衣有血漬。驚問其故。蔡以實告。且戒其勿言。當為爾娶婦。遂以血衣命之湔洗。譚諾之。久之。責償前約。蔡不得已。出數十金。為之娶婦。婦甚美。蔡自納為妾。而許譚以別娶。譚怒其奪己婦。揚言欲發其殺人事。蔡患之。伺其睡。遂手刃之。顧自念殺譚必獲罪。因寵妾而

憎其妻。遂誣妻與譚私。并殺妻而首於官。官不之罪。妻兄弟廉得其情。控縣及府。蔡俱以賄免。乃訴諸撫院。中丞某公。前夕夢一婦人。被髮浴血。似訴冤狀。詰旦閱其詞。忽憶前夢。檄縣捕蔡至省。訊以刑。盡吐其實。兩案並發。乃雪婦之冤。而置蔡於理。

犬報冤

近村某乙。賈於外。妻獨居。奉佛甚虔。室中懸大士像。朝夕頂禮。香烟不絕。吳俗凡人有緩急。則聚友醵錢。閉骰子於盆搖之。彩勝者得。一日。某至友人處搖會。將便道歸家。途遇一犬。作人言曰。爾非某姓某名。至某所會飲乎。骰色二十六點。會必得。歸尚有言告汝。某大駭。疾走至友所。奪彩果如犬言。歸途。犬又謂之曰。爾得會銀若干而歸。深為汝慮。汝妻與人私。歸將不利於汝。某驚懼。因前言已驗。更無猶豫。購一利刃藏之。迨暮還家。至門外。聞室中有私語聲。益信犬言之不謬。急叩門。妻應聲出門。甫闢。即以刃揕其胸。砉然而倒。入室。則其妻方自睡夢中驚覺。問歸何晚。某愕然。猶疑所殺者乃奸夫。移燈燭之。則屍跡全無。刃着於大士像上。遂祕之。次日。私問諸鄰。皆言其妻貞靜自守。無外人來往。終日焚香念佛。人罕見其面。始悟妻奉佛之誠。佛亦靈感。以免其難。而不知犬之何以誣己也。他日。又遇此犬於途。仍作人言曰。吾與爾

妻。前生有夙寃。欲藉汝殺之。以洩吾恨。不謂其道念已深。佛佑之。得不死。吾亦不記其讐矣。言訖。搖尾而逝。

石人

湖城西三十餘里。有嚴尚書墓。乃明工部尚書嚴公震直葬地。有石人石馬。規制閎壯。迤東數里。有嚴小姐墳。相傳為尚書女公子埋玉處。俗名嚴家墳。地瀕河。漁舟多聚泊焉。一舟有少婦。微有姿。新寡。夜獨宿舟中。有少年來求懽。婦不忍拒。遂與燕好。自是無夕不至。少年身軀岸偉。交懽時。婦每苦其壓。已而體又甚冰。疑其非人。一夕。婦猶未睡。少年忽至。躍登舟。如數百觔物。重不能載。舟搖蕩不止。婦笑曰。爾非石人耶。胡軀重乃爾。少年聞之。砰然一聲。遽墜於水。視之。真石人也。次日。聞嚴尚書墓兩石人缺其一。始悟為祟者即此物。後數月。婦覺腹中有娠。時作墜痛。及期而產小石子數枚而已。後亦無恙。

元妙觀狐

蘇州元妙觀中有狐。常化為老叟。與道士共談。衣帽光潔。語言幽雅。無異常人。曾高宗初次南巡。吳中預備迎 鑾。狐謂道士曰。吾儕時見時隱。不能與人齊齒雜居

者陽氣未充也。若得瞻仰　龍顏。便可混跡人寰。無所畏避。殿旁有密室。吾將穴壁而窺　聖容。子為我鑰閉。勿居他人。道士諾之。　翠華已度滸關。掃除殿宇。聞室中若有人奔逐。并刀劍砍擊聲。道士受狐戒。扃不敢發。　臨幸後。啟視。見室中狐毛剝落。而叟踪杳然。年餘始至。曰。幾不復見子面。曩者　駕將至。私伏於室。忽關聖來扈蹕。清除妖孽。吾為其所見。幾被捉。狂奔至東海畔。回視周將軍追將至。駭極。匿於溷藩而免。通體臭穢。不敢再蹈塵市。洗濯數月。乃出。今將匿跡深山。訪求仙術。來與子別。不復居於此矣。自是狐遂不至。

汪一元

南潯某家有狐為祟。盆椀懸空旋轉。櫈桌堆疊上及梁屋。人言或犯妖字。則拋擲瓦礫。破傷頭面。衣篋無故自焚。食物中時着穢惡。晝夜不堪其擾。聞穹隆山道士善治妖。延至家。設壇禮醮。道士見屏後有朱履白襪。似一老人。窺伺。而未見其面。詢諸主人。曰。邀君等作法者。正為此耳。道士聞之。俱竄去。自是狐祟益劇。嘉興道士汪一元符籙得真人傳授。乃厚幣邀之。既至。曰。妖未知吾道力。猶未遁。乃揑訣禁住。命取一罈焚朱符三紙。仗劍喃喃作咒。有黑氣一縷吸入罈中。急以紙封罈口。書符其上。曰

妖已獲。持罈至十里外。穴地埋之。愼勿啟。遂辭而去。主人命傭瘞罈。罈甚輕。傭疑其妄。私自啟視。則仍空罈。漫瘞之。汪在舟。忽有旋風捲蘆篷飛去。詠曰。妖遁矣。占之。去已遠。乃於舟中作書貽主人曰。君縱妖於某時遁去。遠不及追。然自後亦無慮矣。主人詢傭。得縱妖狀。惴惴焉恐其復至。後卒無他

鼈報

杭城富翁某。性嗜鼈。其烹治之法。納鼈於甕。泥封其口。旁鑿一孔。四圍以炭火炙之。鼈熱極思飲。頭出孔中。飲以醯醢椒蒜等味。俟其熟。出而啖之。味極腴美。所殺鼈以千計矣。一夕。比鄰不戒於火。延燒其室。翁在睡夢中驚覺。寢門已火。無可逃避。穴壁探頭出視。牆外皆水櫃。極力擠排。終不得出。乃飲水滿腹。呼號焦灼而斃。其死法與鼈無異。人咸謂食鼈之報云

嚴笛舟回生

咸豐甲寅八月。烏戍嚴笛舟茂才鈖大病昏迷。七日而甦。病革時。恍惚在鎭東嶽帝廟中。身立階側。有二人如差役狀。左右翼之。俄聞堂上呼己姓名。二役趨令入謁。見庭柱懸一聯云。利物利人。乃神仙根柢。戒淫戒殺。是富貴源頭。有王者冕旒繡袍。南

面坐。見生色甚霽。命賜茶一甌。色清澈如水。飲之。味極甘洌。王者曰。汝能詩。試占一絕句。即應聲曰。黑雲如霧捲長空。十地森嚴氣象雄。吸取金莖一杯露。鬼門關外有春風。王者稱善。擲二冊下。一記生平祿業。一記逐時功過。閱功過冊。登載詳悉。童時戲破一龜蛋。亦以殺物命論過。祿業簿誌未來事。字模糊不可辨。回顧己身。胸前現墨字兩行。大書看淫書一徧。記大過十次。不覺惶懼投顙。王者曰。此過誠不免。顧懺除得乎。王者命呼家人。先焚其書。因大聲曰。淫書不可看。尤不可蓄。書篋中有紅樓夢貪歡報等書。其速焚之。言次。有黑氣盤旋中庭。臭穢不可嚮邇。蓋家人聞其在牀上言。因檢而付之火也。回視胸前字跡已滅。王者復勉以改過遷善。令二役掖之出。至門外。見友人某鎖石上。蓋諸生而善刀筆者。又有某釘一足於墻。心詫之。適某之父在旁。具詳釘足之由。並乞轉告於某。爲善當獲免。甦後使人視之。則某方患足疾。懸足於壁。其痛稍止。即陰譴也。又遇相識數人。其所受苦樂。率與生前鄉評相協因悟果報之不爽如是。俄有旋風起足下。身輕如葉。吹墜一臺。有老媼着朱袍坐臺上。視之。即其母馬安人也。身後置一大扇。上書臨終戒殺四字。安人呼之曰。汝來非無因。大刼將臨。惟脩德可免禍。戒殺爲第一德。吾臨終遺命。喪事不許殺生。一家所

活無幾。而戚黨之崇儉者。皆以我為法。數年來。所活不下千億萬。冥錫有嘉命吾掌殺生事。每觀富有之家生子壽誕。必廣會親朋。戕生靈無算。冥報量其福澤。小則敗宗。大則斬嗣。心憐之而莫能救也。汝歸徧告親故。惜物命。其餘刻善書。燬淫書。皆德也。淫書不能徧燬。勸人燬。人不能從。已不看。亦德。諄諄數千言。不外陰隲文感應篇中語。又曰。邀功之心不可有。免過之心不可無。力行善事。勉之哉。旋二役送之歸。役擠之落臺下。大汗而甦。茂才弟心如鏡為作回生記。余撮其大畧如此。

鬼詐

近村顧氏子。家有一母。貧不能自存。乃從其族叔賈於宜陽。居半載。忽得重疾。譫語模糊。雜以悲泣。若有鬼憑者。叔從旁審之。宛然其母口角也。因叱曰。汝誰氏鬼。胡至此為厲。曰吾與若為嫂叔。乃佯若不識耶。因自訴其子出門後。饔飧不給。親族莫之恤。已於某月某日卒。賴隣佑某某市薄皮棺以殮。今在冥中。資用之絕。為鬼卒所虐其苦萬狀。須為我延高僧作佛事。焚紙鏹若干。冀得超苦海。不然吾與兒俱去矣。叔如其言。顧疾漸瘳。後告以病中所語。悲痛欲絕。即為母持服。奔喪而歸。距家半里許遇隣人。與之語。且問母病卒狀。隣人訝之曰。頃見其在河干。淅米作早炊。不聞有疾

也。顧大疑。逡巡至家。則其母方飯於廚下。强健如初。見子歸。且素服。驚問其故。顧囁嚅不敢言。窮詰之。始以實告。母子詫歎而已。蓋此鬼偵顧有母。乘其病。詐言已死。以誑財帛。鬼亦黠矣哉。

乩仙射覆

雙林數士人。為扶鸞之戲。有仙降壇。自稱冲素山人。與諸名士倡和甚懽。猜枚射覆無不奇中。一人覆墨頭請射。乩畫未濟卦。蓋焚烟有取於火而研墨必賴乎水也。又易以線香寸許。乩云。其質屬木。其形屬土。其用宜金與火。所忌者水耳。一人以紙煤頭為覆。乩書一律云。蘊蓄宏深孰與侔。離明正氣暗中收。倘教石丈逢青眼。未必江郎竟黑頭。功績克兼鑽燧氏。封疆重守管城侯。卷懷此夕無他耀。佇看餘輝燭九州。同人無不歎絕。體物之工。真可稱仙筆矣。

髑髏

廣州鄉人某。携繖入市。便旋於野。見道旁有髑髏。遂溺其口。戲問之曰。味佳乎。髑髏張口應之曰。佳。鄉人大恐。持繖而奔。若有追逐其後者。且頻呼曰。佳佳佳。益惶懼。計無所出。念鬼必畏神。乃疾入城隍廟避之。喘息良久。意鬼已遠去。甫出廟門。復聞連

聲呼曰。佳佳佳。追逐如故。某情急計生。至一店鋪中市雜物。論價已畢。留繳為質。曰俟吾將錢來取。疾趨而歸。鬼果不至。至晚。店夥見鄉人不來取物。亦遂置之。是夕。鬼聲大作。且憑附於人曰。何故以穢物入吾口。繳在爾鋪。必於爾乎求之。始知為鄉人所賣。百端理說。鬼終不聽。乃設酒殽。焚紙錢。并延僧作佛事。為之超度。鬼乃去。或曰。此鬼生前必典鋪中司櫃者。典中認票不認人。此鬼亦認繳不認人。非錮於積習而然耶。言雖近謔。亦似有理。

恩情廟

順德某鄉。有河在某竹灘下流。當春夏漲發。波流如竹箭。往來無杠彴可通。憑渡船而過。一日。舟中人已滿。有攜榼婢與渡。年十四五。貌甚妍麗。手青蘭花一枝。微顰而笑。舟中人悅其娬媚。爭譽其花。且以游語撓之。婢紅潮暈頰。藏花於袖。不令衆觀。有書生某調之曰。花嬌人更嬌。愛其花尤愛其人矣。婢笑而目之曰。君愛此花耶。以贈君何如。生赧然受之。俄流急舟欹。婢失足墮水。相顧莫之救。舟中人誚生曰。彼以花贈君。是愛君也。今墮水而不援以手。無情郎負此有情娘矣。生憮然自失。亟躍入河。遂與女俱斃。舟人無如何。相與嗟歎而已。翌日。二屍相抱浮渡口。居人奔告兩家。合葬

焉而祠於渡側題曰恩情廟甚著靈異鄉人有夫妻反目者私祝之無不歡愛如初云

女刲子手

南海黃某為典鋪司出納家小康妻某氏刲子手女也在家時常病心痛父得秘方以人膽和藥飲之良愈然疾時作作必呼號數晝夜父乃於行刑時竊人肝以飼女病遂已女自食人肝後非此不甘父愛女蓄為常羞嫁後仍私餽之踰年父歿女思人肝不能得家有二婢大者十三四歲小者十餘歲女謂大婢曰汝髮髒盍沐諸婢汲水濯髮女復令小婢趁墟市物乘婢俯首於盆亟以刀斫之剖其腹而剜其肝固思人肉味亦必佳遂支解之以為腊小婢歸見之無人色女曰若漏言并啖汝矣至夜沉婢之首及手足腑臟於河越日浮出鄉人疑兩日不見黃家婢遇害者當即是撾其門堅閉不啟升屋窺之見女方據案而食曰人肉味亦甚甘奚必肝耶咸大駭奔告黃及婢之父母將鳴諸官黃哀懇備至賂鄉人金并以重賄啖其父母而寢其事上三則皆四會吳菘圃孝廉大猷述

牛兒

宜興縣東鄉農王小二妻。丁氏性强悍。常虐其姑。役使如奴婢。稍不遂意。輒惡詈。二畏婦。不能禁。姑常於無人處啜泣而已。一日。丁忽跌仆。昏瞀中。見有二人牽之去。至一處。似宮殿狀。上坐一王者。旁列鬼卒數十。俱猙獰可怖。捽丁跪案前。王厲聲曰。汝不孝於姑。罪莫逭。旦夕取汝命。罰為畜類。即有鬼卒以牛皮披其身。色純白。王令拽去。投生邰家村邰勝全家。驚悸而甦。恍惚若夢。告其夫曰。我不孝於姑。冥罰即至。死後。邰家村有新產白牛。即我也。幸買歸養之。至夕。自嚼其舌。嘔血斗餘。呼號而卒。越日。二往跡之。邰勝全家果於是日產一白犢。告以故。欲買歸。邰知為逆婦轉生。故昂其價。二不得已。如數易之而歸。犢見二母。輒跪其前足。若悔罪狀。畜二年。大如常牛。時值炎暑。二乘涼臥車棚內。牛繫於旁。朦朧間。夢白牛仍化為妻。與己交媾。未幾。牛腹漸粗。閱十月。產一兒。頭生雙肉瘤。似角。重二十六斤。人以為妖。勸二殺之。二以實告。遂留養。兒日飲牛乳。期年已成人。貌甚偉。多力。人咸呼之為牛兒云。

樓下

去南潯數里。有張翁者。鄉居樂善。生二子。長業賈。次讀書游泮。翁家故小康。卜地於隣。將拓其居。既興工。畚鍤所及。得二棺。甚古。長子謀徙去之。翁不可。其子曰。今築室

勢不能已。棺在下而居其上。人鬼兩不安。其徙之便。翁曰。棺入土已久。以此為佳城。如以吾室故而徙之他所。是奪其壞而據其宮也。烏乎可。其子曰。然則奈何。翁曰。有法在。封其棺而加土焉。吾築樓於上。扃閉其下。毋使蹴踏。樓之上為讀書燕息之所。於棺無所妨。人居樓上。鬼居樓下。庶可相安乎。遂坏土於棺。架屋作樓。空其下。勿令人居。歲時致祀。若奉祖考。明年次子入鄉闈。搆思未就。倦而假寐。見一老人與之講題義。授以作法。曰今科爾必中。歸語而父。予即樓下人也。遂驚醒。文思沛然。榜發果獲雋。翁壽至八十餘。子姓蕃衍。以耕讀世其家。至今人猶稱其地為樓下云

潘封翁

吳縣潘相國之封翁。性好善。喜施捨。人有婚喪事。以緩急告者。無弗應。闔城以善人稱之。一日。閒步郊外。見涼亭中有一老者。飲泣解帶將自縊。翁遽前止之。詢其故。其人曰。數日間將為子娶婦。貸於戚友。得三十金。今日進城市衣裙。為剪綹賊掏摸去。無顏見家人。故覓死耳。翁曰。此小事。吾償爾金。以成其美。毋遽輕生也。拉之入城。向所熟居鋪。假三十金予之。其人感泣叩謝。問翁姓名。不告而去。後數年。翁為先人覓葬地。久之不得。偶偕地師至光福鎮。見水中有一墩。左右環以兩堤。若二龍搶珠

狀。地師詫曰。此吉壤也。葬之後。必有大魁而位登宰輔者。顧無從得主者姓氏。姑至一酒肆訪之。坐定。見當壚一叟。似即向所贈金者。叟見翁喜曰。吾恩人也。奚為而至此。翁告之故。叟益喜曰。此某之廢地。曩承拯救。厚施久不忘。欲報無由。惟朝夕焚香祝公福壽。今以是地為可用。謹以奉貽。翁不可。與議值。叟不肯受。推讓至再。即以前所贈三十金署券歸之。既葬。相國之顯達。果如地師言。識者曰。此所謂陰地不如心地也。心地善。則陰地隨之矣。

胡書城

檇李胡書城。販書畫為業。鑒別未精。售賣不能獲利。落魄吳門。日益窮困。偶至元妙觀前散悶。見古董攤有仇十洲所繪漢宮春曉圖。稍有破損。而卷尚完。審為真蹟。詣價青蚨七百。已肯售。亟典衣購之。素與裱畫鋪一翁善。持往評泊。翁嘖嘖稱賞。決非贋鼎。即浼其重加裝治。飾以錦贉瑤籤。貯以檀匣。璀璨可觀。翁曰。畫固佳。安所得售主乎。胡曰。予向識鎮洋畢秋帆制使弟。其人嗜古名人書畫。苟當意。雖重金不吝。今以圖往。幸得邀賞鑑。下半生衣食在是矣。翁極慫恿。即向其借資斧。附舟至鎮。持刺往謁。閽人見其衣履垢敝。不為之通。投宿逆旅。愁思無策。乃携畫日伺其門。冀得相

遇。一日畢乘肩輿出。僕從甚都。亟趨至輿前自通。畢曰。君來幾日矣。奚困苦若此。對以甫至。并言途中遇盜刦。資裝蕩然。襤褸如丐。誠自愧。畢令僕引其入第。俟拜客即來。胡辛已見畢。坐候書室中。少頃。畢至。出衣履易之。款待甚殷。曰。君來必有墨妙。得毋遭胠篋乎。胡出其畫曰。他物俱被刦。此卷以死衛之。獨存。敬以奉覽。畢審視數次曰。畫却真。其為價幾何。胡索二千金。畢嫌太昂。曰。家兄在陝西節署辦　萬壽貢。此卷可進　呈。第為時已促。吾欲令急足先送至陝。徐徐償爾銀何如。胡喜。其畫已獲售。諾之。越旬餘。出千二百金償胡。胡少之。畢曰。銀不能益。如以為不足。吾有無用書畫。在花廳傍小閣中。任爾選幾十幅去可耳。導胡至閣。見卷軸堆積。胡擇佳者恣取之。計盈百。畢曰。庶可已乎。胡曰。是圖易此價。不無觖望。君冠蓋之交滿天下。有嗜古者。乞手札薦援。俾得沾毫末。以補其絀。則君之惠也。畢沈思良久。笑曰。得之矣。海昌查小山觀察。家鉅富而性甚豪。近聞其購書畫。當為君游揚。此君無真鑒賞。徒慕名耳。勿賤售。即修書畀胡。囊金回吳門。重酬裱畫鋪翁。并償其負。悉以所得金市書畫真僞參半。暨畢氏所攜歸者。俱裝潢精好。扁舟詣查。查得畢札。即延入。胡呈目録。約八百餘件。查令取前十件觀之。皆稱善。再閱十件。亦如之。謂胡曰。卷軸甚多。何能徧

閱察君似長者當不予欺所有予悉購之可也胡大喜過望查令核價需二萬餘金如數予之胡既暴富不復改業遇名流墨迹寸紙尺縑無不收買眼界日擴鑑別亦精三吳士大夫皆與往還論書畫者多折衷於胡先生焉其後家日益饒好古尤篤所藏有 國朝名人尺牘八十頁予嘗見其刊本顧甯人居其首殿之者為吳穀人祭酒云

陝盜

歸德某生為陝西中丞司章奏屬邑獲盜七人情罪重大皆論死中丞將上其事盜浼人與生關說願以萬金為壽乞緩頰於中丞減死論戍生諾之而受其賄言於中丞中丞不聽曰是皆劫財害命之劇賊也先生何矜焉生言盜固當死然天道好生司憲者宜體此意駢誅七命失於不仁或戮一二人而貸其餘何如中丞執不肯卒盡誅之生既不能拯盜命而銀已入橐自謂受盜贓亦無妨遂辭幕歸里以其銀置田宅謀鬻販家日以裕後十餘年一日生方對客忽仆於地曰我等何處不尋爾乃在是耶顛撲哀號似為人捶擊狀家人知有鬼祟爭集問訊作鬼語曰我等秦盜也渠受吾銀而不為申救致我等以死請於陰曹間關數千里來索其命尚得安享吾

銀耶語啾雜。皆陝音。似有多鬼憑附其身者。客解之曰。若曹犯法當死。死誰怨。生殺之權。操諸官府。於某何誅焉。乃爭譁曰。盜非不自知其罪也。知其罪而欲逃之。故以重金營救。救之不獲。合還吾銀。受吾銀而視吾死可乎。吾不捨之矣。家人稽顙乞命。許多作佛事。解釋寃業。鬼終不聽。呼號數晝夜。嘔血而卒。生歿後。其子不善營謀。家日落。越二載。火焚其廬。所蓄蕩然。并生柩亦燼焉。

紙貨

吳門某紙棧。寄頓客貨。堆聚甚多。紙客皆寓棧中。隨時評價而沽。一夕。有客起如廁。見一赤面朱袍神。立檐下。指揮一吏。持筆向紙上作圈。若編號狀。須臾而滅。客陰念所見類火神。棧必被災。次日。告主人曰。貨滯不售。需遷於他處。乃以己貨裝載入舟。主人再三留之。不聽。至夕。舟中火發。客從睡夢中驚覺。倉卒逃避。僅以身免。一舟貨物皆燼焉。而棧固無恙。按此與上卷火神一則同姑並存之

顧某

近村顧某。年少美丰姿。多機警。早喪父母。從其叔賈於江右。性好游蕩。日攜錢出。酒肆歌樓。蹤跡皆徧。叔禁之不聽。常與土人聚處。習其音。口吻畢肖。見之者不知其爲

浙人也一日於稠人中觀劇突有兩人捧其袂若甚欣喜曰久覓爾不得今在是矣推挽而去某察其意非惡亦不言行數里至一第宅擁之入內須臾其家婦女咸集一媼撫其背曰兒性執乃爾家庭勃谿亦常事何忍棄而他適自兒逸去母終日望欲死兒婦常悲啼不食今幸來歸毋作他想即令婦同其入閨若恐其再逸者某終不一語睨其婦雲鬟蟬鬢佳麗異常旋入寢室見牀帳華美奩具畢陳時已昏暮婦令婢爇燭陳殽饌於案對食畢即持去親闔其扉解帶入幃婦枕席久曠繾綣備至既而知非故夫曰身已誤屬君復何言乃於枕畔歷敘其故始知其家為韓姓日間與語者即其姑生二子長已歿寡妻弱息僅存次即其夫去年以口舌出門訪尋不獲乃托戚友徧覓之某形貌酷似其夫故誤認婦又曰君既至此將錯就錯毋令人知家幸小康當無憂衣食也某喜出望外諾之婦又以合家人數年齒暨親戚姓氏稱謂一一記之次日托言夫乍還家恐其復出常扃其室門實不欲令見人致洩其機也婦得新歡勝於故夫所以承奉之者無不至久之出見家人某陰受婦教應對無訛人莫有知其偽者惟嫂察其音似與叔稍異疑之私謂婦曰叔歸後性情舉止俱與往日相似否婦變色曰曩為人調撥致渠遠颺渠已來歸舉家相慶而姆姆獨

見疑。是欲渠流蕩忘返。使我終無夫也。居心何可問耶。嫂不敢言。某既獲姝麗。又坐享贏餘。鄉思盡絶。叔見其久不歸。跟尋無耗。亦遂置之。一夕。私至叔處。告以故。詭為奇遇。猶恐其真。夫歸終必敗露。後數年。聞已與婦生二子。人皆稱為韓二相公。叔遇諸塗。亦不敢相認矣。

河神

嘉興杜鹺判某需次揚州。奉委解河工餉。至淮上。一日臥舟中未起。聞人聲嘈雜。披衣推窗視之。見數十人持香鱗次跪船側。呼舟子問故。曰。大王在船中。故來相迓。某曰。船中安得有大王。曰在爺帳上。仰視見一金色大蛇。盤旋帳頂。駭極。欲趨避之。舟子私語之曰。此河神也。來此大吉利。可無恐。俄聞鼓吹喧闐。有衆役擁輿蓋。舁大轎至。則河員已排執事來迎矣。河員登鷁首叩頭。兩人捧金漆大盤置几上。蛇蜿蜒入盤中。蟠屈層上。而昂其首。安置轎內。呼擁而去。某欲觀其異。攝衣冠從之。舁至河神廟。焚香設牲醴。供奉甚虔。官民皆再拜。即命梨園演劇。蛇於座上翹首而觀。俯而飲至暮不去。笙歌達旦。明晨。蛇身漸細。倏忽不見。河員皆有喜色。共慶安瀾矣。某疑蛇在船上。衆何以知。歸舟詰問。知為舟子所告。相傳船有此異。裝載貨物。必獲厚利。故

播揚於人。冀僱值加增爾。某又聞土人云。黃河中神最多。皆人首蛇身。風雨之夕。人常見之。有戴紗帽者。有兜鍪者。有 本朝冠頂者。蓋凡死事及有功德於民者。皆得成神云。

黿移家

予友邵某附糧艘北上。舟泊黃河。候翌日放閘。薄暮有老翁持紅柬謁閘官曰。明日賤眷移居。漕船乞暫緩放行。毋致擁擠。言訖不見。官甚異之。次早見有巨黿無數蹣跚渡閘。最大者側其身而過。自朝至晡。絡繹不絕。糧艘不敢攙越。候過畢乃行。昨所見老翁。蓋黿神也。

徐氏二女

海寧陳相國。精舉業。兼善星學。嘗推己命。當位至台輔。欲求女命之至貴者聘之。久而未得。弱冠舉鄉薦。公車北上。舟次松陵。值風雪大作。枯坐篷牕。旅懷殊寂。舟人言此處富室徐姓。有園亭。擅花木之勝。主人極好客。盍往游乎。公素性不羈。即書刺令通。徐詢知為新孝廉。衣冠肅客入。公述來意。徐笑頷之。即命僕至園中埽雪。陪客往游。見奇石環立。臺榭幽深。有一亭植梅數十株。冷蕊初花。清香撲鼻。須臾熾炭於盆。芳

縠羅列。主人酌巨觴勸客。款待良厚。談次。知公未昏。陰有擇壻意。而未便驟言。既又知其精子平。乃曰。僕有二女。俱待字閨中。將來得嫁貴人否。乞為推算。公諾之。歡飲至暮。沾醉回舟。推二女命。長者年十九。次十七。皆一品夫人也。大奇之。惟次女犯桃花百日。為美玉之玷。次早復詣徐曰。女公子命皆大貴。足耀門楣矣。徐曰。以君之才之美。取青紫如拾芥。如不以寒賤為嫌。願附姻好。長幼惟所擇。公大喜。遂聘其長女。委禽而去。是年。公成進士。入翰苑。乞假歸娶。偕夫人入都供職。後數歲。徐次女猶未字。有群盜夜入其室。見女美。迭汚之。既掠其資財。并刧女去。徐夫婦悲戀欲死。訟于官。捕盜甚急。盜恐為女累。輾轉買于揚州為女伶。適公與夫人南旋。過揚。當道讌公陳菊部。女不解演劇。令侑觴。夫人于簾內觀之。怪其貌似妹。呼入密詢之。果是。相抱而泣。乃謀于公。詭言係其疎戚。為脫樂籍。載以俱歸。計遭難恰百日。後公為擇配。嫁某總戎。公官至大學士。總戎升提督。姊妹果並封一品夫人。

香飲樓賓談卷二終

清閑齋氏著

夜譚隨錄

夜譚隨錄提要

談狐說鬼已成小說家流派逞筆底之波瀾架空中之樓閣淫辭炫目褻語蝕心此拔舌地獄相傳為文人設也此編紀事述聞間雜狐鬼而證以因果談言微中要與勸善懲惡之旨不相背戾亦有心世道者之所為也至文筆之典雅奇字之錯出非讀盡墳索者不克臻此校讎煞費苦心可告無罪於 閱者焉

自序

子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紛賾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為怪者視之若尋常也不然鳳鳥河圖商羊萍實又何以稱焉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為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無論天地萬物之廣大紛賾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于酒觴茶榻間滅燭譚鬼坐月說狐稍涉匪夷輙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昔坡公强人說鬼豈曰用廣見聞抑曰讀虛無勝于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聽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獸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是亦怪也即夜譚隨錄即謂為誌怪之書也可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霽園主人書於蛾術齋之南牕

夜譚隨錄目錄

卷一

崔秀才　碧碧　棃花　香雲　龍化
李翹之　洪由義　某僧　邵廷銓　賣餠翁
蘇仲芬　紅姑娘　陳寶祠　張五　阿凤
婁芳華　噶雄　劉鍛工　蝟精　小手
蝁氣　清河民　王京　詭黃　梁生
某倅　倩霞　落漈　伊五　段公子
贅子　某馬甲　米薌老　韓生

卷二

修鱗　來存　雜記五則　韓樾子　永護軍
朱外委　鍋人　某掌班　屍異　紅衣婦人
阿穉　閔預　章佖　麻林　怪風
張老嘴　大眼睛　柏林寺僧　辥奇　塔校

呂琪　高參嶺　某諸生　潘爛頭　癲犬
嵩梁篙　獺賄　烽子　陳景之　陳守備
青衣女鬼　汪越　春秋樓　棘闈誌異八則　回煞五則
夜星子二則　屍變二則　貓怪三則　驢　異犬
那步軍　施二　盛紫川
卷三
邱生　陸水部　馮勰　戴監生　佟觭角
譚九　陸珪　白萃　劉大賓　莊斸松
額都司　孝女　請仙　某太醫　地震
朱佩茝　紙錢　三李明　霍筠　趙媒婆
三官保　倩兒　褦襶　白衣怪　某領催
宋秀才　護軍女
卷四
秀姑　玉公子　螢火　柴四　吳詰

周琰 儍白 孿生 某王子 再生
王侃 台方伯 瓦器 梁氏女 鐵公雞
多前鋒 骷髏 姚植之 新安富人 維揚生
市煤人 鼠狼 巨人 白蓮教 鬼哭
袁翁 堪輿 尤大鼻 董如彪 某別駕
雙髻道人 阮龍光 某太守 鄧縣尹 靳總兵
藕花 王塾師

夜譚隨錄卷之一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崔秀才

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故世家子。少倜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雖齊之孟嘗。趙之平原。不是過也。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詢其邦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之。劉獨不以為瑣。每如其願。未嘗違拂。如是者二年餘。劉迭遭人故。貲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相向。動輒得咎。傳為口實。漸至不相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老僕。內則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焉。會臘盡。牛衣塵甑。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人何處覓黃綿。歲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廚中也禁烟。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粟。若可煑食。足夠一飽。今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昔日輕裘今破綿。寄語東風休報信。春來無力出廚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逼。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合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薤露挽歌耶。劉曰。

然則欲我做賊去耶妻曰做賊亦得第恐君無其才耳順城門外朱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
為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艱在家宦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
曰微汝言吾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即罵曰喪心人不必復與
相識矣始而閽人辭以他出我則不信既而送客在門相見兩眼棱棱持書而入再四促之
始傳語言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囊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
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名節掃地盡矣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
不禁索然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北楊君非與君為總角交
乎劉以為然復走柬以干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損虧無囊可解劉拊髀嘆曰面朋口友
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罄吐肝膈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
靳公子靳世胄閥閱田園遍畿輔公子與劉為世交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論
非忠義大節即出世大道互相誘掖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閱札
即刻覆答謂叨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束手無策君但勉為尚志之士無自暴棄又
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
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唯知己者諒之耳劉忿擲書於地再曰

荷荷。平日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每舉一子一女。猶以百金為壽。今急切相需。乃不破一文。乃反以膚詞迂說相敦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槩未曾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摒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尚三呼不應。瑣瑣姻婭。又何望乎。言次閩門有剝啄聲。報崔秀才來矣。妻曰。呸。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來封瘦脛耶。那知並脛也無。即欲來封。正恐無下刀處。劉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縱理不入於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索寞幻耶真耶黯技易窮。青松落色。槿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自謂盟車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為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為急。為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鍰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鉢同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劉曰。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耨。亦可免凍餒。劉曰。傴促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盍為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弗屑者也。崔曰。然則

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為官。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十千。可輦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予思八十千。豈敷樽節之用。更蓄得一囊金。為君謀小康。亟置之炕頭。便出門挽之不及。試啟囊。燦然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貲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遂成富室。僮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當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佔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剋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為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衆愕然。不測何故。僉曰。凡茲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友之芹獻也。曷為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辱公臻至。錫我百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為此舉也。因袖出一牋。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子朗誦以示衆。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躊躇。客有諫之者。主人笑曰。毋。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

跡。不暇為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為人所寶。人為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逾揚。無則氣不舒。逾揚人愈親。不舒人不知。昔我貧賤時。顛踣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途。居然一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祿復衣襦。門庭鬧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嗇。今日何其都。顧茲親串患。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即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踟蹰。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誣。憶昔齊晏子。舉火瞻蔽莩。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過阿堵物。何來庚癸呼。堪嘆近富者。唯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寄禍沽。用是常自惕。盍為守虜徒。況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錙銖。君不見棲棲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荼。衆聞之無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餞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瘈。無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為且。繁華索莫。其衍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欻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嬴行。倏來忽逝。豈屑屑於菀枯隆殺哉。會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為弦韋。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悉索君。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然則予獨有是心哉。何

不恕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可之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曰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媿非人實爻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鎮其甍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俗緣已了即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洒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使吾為忘筌忘蹄之人哉崔曰予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詎無一言為留別之贈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為雉犬所笑言訖辭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臬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朔望祀以香楮終身不衰

閒齋曰戔戔之俗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馮驩灌夫麾之不去除毀方瓦合一道誠無良法矣胸中自有涇渭皮裏自具春秋故穰穰而來煢煢獨往交可以始終一也不然直欲盡化同人為異物易濟濟為綏綏有此理哉

蘭岩曰富貴則趨附之貧賤則違避之俗情槩然然然曾無一人矯然獨出而僅讓此狐人而不如狐也良可愧也

碧碧

盩厔諸生孫克馥。流寓階州。愛其地土厚水甘。卜築山村。耕讀自樂。屋左依山臨壑。構一草閣。頗虛敞。可以眺遠。閣下林深箐密。雖有一徑。人迹空絕。僅過樵牧。一日。孫獨憑閣上。遠見一人循徑來。草笠布衫。彷彿甚美。既辨眉目。果美甚。丹唇皓齒。華髮素面。十七八一孌童也。孫駭曰。世豈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亟趨下閣。要遮而鞠之曰。山深路僻。豺狼侁侁。小郎日暮孤行。進將安止。盍姑住此。明旦早行。庶不至旁觀者代為憂慮。少年曰。夙非姻婭。生熟兩不相諳。獵食或然。宿應不可。孫素有斷袖之癖。一旦值此璧人。慾情火熾。遽前擁之。少年大驚曰。奈何邂逅相遇。輒以橫逆見加。孫曰。卿慧人也。何待解人。少年遑遽極力擠之。孫猝不及防。失足墜岩下。少年脫然去。孫為一樹歧夾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呼叫聲嘶。無人知者。自拚必死。忽一女子過而見之。訝曰。如此阽危。何樂而為之。孫曰。為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難。第未識何以報德。孫曰。除却再夾樹了。餘悉唯命。女吃吃笑。解足纏抛與一端。援之而上。孫良久神定。整衣謝之。女徐徐束足。了不見答。孫方怪其倨。審諦之。則苗條婉妙。絕代美姝也。不覺縮頸吐舌。且驚且喜。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時日已薄崦嵫。四山漸暝。乃再拜而請曰。再生之德。未易倉卒圖報。幸小住為佳。女笑而睨之曰。子大不良。善甫得

生機。又造死業矣。孫聽其言謔。窺其意厚。大不似少年漠不關心者。遂携入閣。繾綣備至。約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夕與人約。須踐之。翊日重晤。孫阻之以臂曰。卜夜未卜晝。復留與亂。因詰卿孱弱處子。雖乘以油壁。舁以筍輿。猶恐不勝勞瘁。底事單形隻身。遠陟空山。令人彌思彌懼。中心能無稍怖乎。女自言宓氏。字碧碧。年十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為母壽歸甯來此捷徑。不意遇子。不能自貞。誠夙分也。願與子偕老。俾覺鬢有託。莫見棄否。孫愀然曰。得卿為之小可何修哉。但碍有老母。賦性方嚴。出入小閑。尚須咨白。不告而娶。實不敢專然而父母愛子。何必苛求。見卿非以應無不納。容徐圖之。女曰。兒於子亦非無益者。子果肯降心相從。終始不貳。則可以全性命。了死生。夜氣之牿亡。旦夕可復。俾子蛻蜣丸而為蠛蠓。化腐草而為夜光。必當同為人極之游。不復羈滯形骸。聽閻摩羅什天尊為政矣。孫大喜。相見恨晚。晨興即以告母。母呼女至前。反復詳訊。乃謂孫曰。兒勿草草。吾聞顏朱畔綠。尤物蠱足。傾萬乘之國。尚有餘禍。匹夫之身。庸有不足。老身七十矣。所見閨秀何啻千萬。至若此之窮妖極艷。一見熒人心目者。實為乍睹。真禍水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夭方氏之子。不祥孰甚。可急遣之。勿速死亡。孫默然鵠立。面如死灰。女進曰。姑之見亦左矣。兒非自媒者。誠以蘗苦不如薺甘。故腆顏自薦。兒不厭郎貧。姑奈何畏兒蠱乎。母曰。不然。小娘戀新歡。忘舊好。鍾情

者固不得不然。而老婦為豚犬作馬牛。用心亦不得不爾。女勃然怒曰。何物老嫗。酖毒若此。兒去此。豈便無噉飯處耶。且斥孫曰。君木偶人。不足與語。不聽好言。不久當死窮薄相。即死亦為下鬼。彼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看汝掙閻耳。遂憤憤出門。不知所之。孫涕泪縱橫。頗形怨色。母慰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況深山窮谷。忽致麗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兒倘或迷惑不悟。冥想致邪。則老身將誰賴乎。開喻再三。孫意少解。居無何。有翁媪二人。率男婦六七輩。直入草堂。洶湧叫罵。孫甫出訊。輒遭扭結。翁以杖叩孫之背曰。跌落淵下。與死為鄰。苟非吾女援手救。則山中鴟鴞。飽汝腸胃久矣。今則棄捐吾女。抑何竟負恩而背本乎。孫驀然。值此。色變氣沮。不能發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紛。孫母乃策杖出曰。無譁。有事不妨好議。媪曰。親母出矣。親母之髮。如此種種。底事出言無度。致小女歸去。憤懣不餐。脫有不韙。親母之肉。豈足食乎。孫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陰念來勢兇猛。必將滋事。不如姑却以婉詞。方啟齒。媪即止之曰。勿多言。可即堊壁除庭。明日即送魚軒到門矣。遽釋孫。紛然而散。母謂孫曰。視此行徑。愈信為妖物矣。從來邪不犯正。爾心果再來。不難一麾而却也。議已定。戒備以待。次日黎明。翁媪已送女至。鼓吹之諠。粧奩之盛。僕婢之多。內外填塞皆滿。孫頗歆羨。母以扊扅撐宅門。隔闔大言曰。吾家門庭。自來清肅。無故來擾。能不自愧。可速退。無自取辱。

翁媪怒發曰。憐汝家中紛紜。無執幹者。故不惜愛女。送來祇奉。胡為强自高。其謂我縮領曲背。不能俘刄于老虔婆之腹中耶。于是飛磚擲礫。攻擊久之。母終置若罔聞。翁媪亦覺索然。但發恨聲曰。且去休。且去休。自有設施在後。因復散去。村人知其事。傳以為怪。二三耆德來說孫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助不給。宅上孤兒寡婦。輙與異類為敵。執迂見以啟寇讐。非所以計萬全也。此閭舊有狐仙村。人往往見之。然而未嘗為患。茲來相擾者。為狐無疑。奉狐者。或與交遊。或為姻戚。自古有之。無足為怪。令郎神氣不凡。即娶狐妻。應不致禍。莫若姑聽之。以解目前之害。不亦可乎。否則結怨既深。則為祟必亟。恐賢母子不能安枕而卧也。孫亦幾諫其母。母不得已。從之。是夕。翁媪復送女來。愉悅之色可掬。若預知母有俯就之意者。成禮而返。孫及女逑好甚歡。女事母亦極婉順。日用所需。隨念而至。一家大享坐食之福。女一日謂孫曰。今日有君之內姪來。須自檢束。勿貽後悔。孫曰。我之內姪。卿之猶子也。長幼自有名分。何檢束之有。既來非他。正曩日擠身岩下之姣童也。孫大駭。回念前事。深自踏跼。而少年談笑自若。毫不介意。孫始而安之。既而暱之。已而漸生狎褻。覷隙驟摟其吻。少年驚怒曰。狂奴故態。一毫未悛。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如是者哉。復力擠之。踣于案下。少年艴然去。女至見之。忿恨良久。徐乃嘆曰。徒費周張。酸子尚足與言性命事哉。遂不辭而行。一切

器物不見人取攜。一霎化為烏有。孫與少年接吻時。覺異香入腦。衣上亦有香氣。數日不散。漸歸雨腋。遂患慍羝。終身不瘥。

閒齋曰。狐性本淫。無足怪者。老狐何所圖。而必欲以女嫁孫。以成其私奔之志。豈亦愛忘其醜。若知子惡之故歟。然女固不貞。而男又何潔也。是知世之好為龍陽巾幗自甘者。曾雄狐之不若矣。

蘭岩曰。斷袖之癖。人或有不免者。獨怪孫生始以輕薄致墜岩下。甫得救援。復生癡想。卽有如此立志。送女與人之老狐。得以大享坐食之福。亦至幸矣。乃于正宜莊重自持之時。忽爾故態復萌。頓忘愧悔。亦可謂不足有為者矣。卒為狐辱罵。而素所鍾愛者。亦棄之而去。身患惡疾。何以為人哉。丈夫也而見鄙于妻子。已足羞矣。況異類耶。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既長。艷麗無匹。淡粧濃抹。靡不相宜。小草閒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較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達德公次子。及出閣。舒以二女奴為媵。梨花與焉。其一名春棠。亦可兒之殊色者。舒女則偏愛梨花。而公子待之尤厚。屢欲私之。奈梨花防維綦密。雖欲申以

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攜眷南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薦金華尚介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監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委裝茂先家。朝夕晤對。所在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在所必談。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宅門久矣。茂先曰。言梨花耶。介夫曰。正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云司宅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駭人聽聞久矣。君為德府至戚。豈尚未知耶。茂先愕然。亟叩其詳。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撥火煮酒。擁爐促膝。備述其事。茂先倏而驚。倏而笑。倏而咋舌。倏而拊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為戲謔。故不能不為之色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為庖廚。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春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雁排。一日暮宿吳城。月明如晝。介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羣動盡息。忽聞第三船有欵欵啟窗聲。疑為暴客。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雖隔兩船。而月光朗映。陽具彷彿甚偉。審諦女子。則梨花也。心竊異之。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昔在茂先處識之最熟。詎有假借。顧船是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此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餐罷。冥測于艙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桅艙。喟然興歎。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為小矣。何見所未見之事。總無了休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稚子康兒年小而詭大。了頭梨花人雌而聲雄

此吾之所不解也。介夫曰。汝老成諳練人也。予有所疑。質之於子可乎。張問是何疑事。試言之。介夫視無人。低語夜來所見。張聞之。驚曰。吾固疑之矣。何不白諸吾主。介夫曰。意欲白之。但自念作客依人。不宜預人閨壼。故默耳。張曰。噫。是何言也。先生不早言。異事出矣。介夫曰。予意先白公子何如。張曰然。吾即往告之。是夕舟泊青山。張請間謂公子曰。二爺知家中有妖怪乎。公子笑曰。何作此語。張曰。妖怪不遠。只在二爺船上。且因耳語其故。公子大駭。入艙隱叩細君。細君結舌瞠目。良久乃嘆曰。怪底守身如處子。且十八九歲。天癸未至。今若此。復何疑哉。公子呼梨花詰之。赧然不應。公子閉門驗之。梨花極力抵拒。公子乘隙探手胯間。則乖乖者。已觸指翹翹矣。公子大怒。縛而獻諸公。公不勝錯愕。作威以究其原。刑具排列左右。梨花大懼。始涕泣吐實曰。曩歲迫于饑寒。父母鬻子謀朝夕。是時女價十倍于男。故作此弊。以求多售。今既敗露。罪當九死。第自反未為非法。祈全螻蟻之命。當圖銜結之報耳。公憐其情。且辨其果係童身。竟曲宥之。並命薙髮改粧。更名珠還。以誌其異。舉舟之人。莫不歎異。公復使送介夫驗之。並折簡晰之曰。不意奇聞創見之事。出自本衙。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幸童身如故。庶免株連。茲送其人至。請先生相之。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非謂魑魅魍魎。不能逃于秦鏡。蓋欲先生解惑。倘異日舉以告人。賴此解嘲。勿致東西南北之人。歸德某以幃薄不

修之罪也。介夫笑而驗之。戲語梨花曰。勿怪南人多事。吾鄉風俗。雄者可雌之。今子雌而化雄。正陽長陰消之候。予之有施于子。不可謂不厚矣。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梨花面赬頸赤。羞澁莫容。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報公書曰。儒生眼界不廣。賴珠還以擴充之。亦南行之幸事也。童體的確。尤足感甚。非公至德。疇其能之。是知事不足怪。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公見書大笑。至任所。以其穎慧。命司宅門。頗能了當。公寵愛殊甚。張僕無子。公使認爲假子。且以春棠妻之。公子固少年好事者。于花燭之夕。隱身窗外窺之。謂綽約燈下。絕妙一幅折枝圖也。今已抱子矣。茂先神馳者一晌。又問龍陽君伎倆。介夫亦當識之否。介夫笑曰。其人方雄。君又欲雌之也。相與拊掌而罷。茂先作梨花開四絕寄示公子。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句。用成句恰妙。公子和韵報之。詩不具載。

閒齋曰。梨花假女粧而守貞如處子。如其果女子。必非淫亂者。其得擁美妻。獲厚利。去禍而就福也。固宜。

蘭岩曰。假女則艷麗無匹。還男則了事精當。梨花誠奇人也。嘗見司宅門者。袖金入橐。茫然不解一事者多多矣。幾何不對梨花而媿死。

香雲

零陵喬氏子。少孤貧失業。依外舅爲操舟。嘗往來于襄漢間。會載數估客下荆門。過黃金峽灘險。日暮不敢發。泊舟古戍前。舅命喬入山伐竹。迷不得出。徬徨殊甚。暫見一媪。年約七旬。杖藜蹩躠。循山徑而西。喬追止之。問何處可達江岸。媪笑曰。江在東。郎向西。乖迂極矣。吾視郎嫩少年也。日暮途窮。虎狼將盛。欲歸可乎。姑宿我家。明日曉發可矣。喬心悸已久。聞言竊喜。佯以不便造次爲辭。媪挽之行曰。言不由衷。令人倦聽。于是携入深山中。迤邐十餘里。至其家。背高山。臨巨澗。營窟而處。媪叩扉。呼香雲。一女子出應。則二八佳麗人也。色茂開蓮。香逾散麝。見客羞避。媪曰。兒又作態耶。小郎失路至此。若無一盂胡麻飯以啖之。殊缺地主誼。且兒常常有囑。既作承受人。詎可吝心力。今幸物色得此蘊藉郎。可息肩矣。雲益羞澁。避室中。不復出。媪笑向喬曰。嬌養慣。一見生客。輒作兒女態。幸郎無介意也。喬謝不敢。入室。室皆穴山爲之。甚精潔。止三間。中一間爲客坐。西一間垂墨花軟簾。爲雲之閨闥。東一間起爐竈。具刀砧。庖廚也。納喬坐。自入廚炊黍和羹。款洽臻至。問媪何姓。答以姓古。孀居十六年。止生一女。名香雲。未字人。世居于此。今有緣與郎晤。奉屈暫就廚中宿矣。喬曰。假一席地足矣。何敢望廚。至夜分罷談。乃宿焉。翌日早起。請見古媪。將辭行。立簾外揚聲致詞。應者良久。又言之。始聞香雲應曰。娘有事早出。想便回矣。請稍候。其音清銳。如雛鶯之囀。聽之生憐。喬諾諾默

坐。神為之蕩。居無何。忽見古與一媼一女。亦若母而女者。偕來。且揚言曰。香雲兒。汝杜姨同汝八妹來矣。喬急避席拱立。不敢仰視。杜佇立審諦。向女郎曰。果好一波俏郎。爾古姨真巨眼也。女郎亦目之。含笑入室。諸雲曰。姊大無禮。娘為誰來。乃不出迓耶。不聞雲語。唯聞低笑聲。杜尋亦入室。笑曰。為甥女事。致我披星浥露來此。心急步遲。越山巖仄徑。失足顛躓。幾墮落上宅牛陸中。微汝妹顧扶。老身齏粉矣。汝將何以謝老身。嗣聞雲帶笑小語。似候起居者。杜旋出見喬。問曰。郎尊姓。妙齡幾何矣。喬曰。青年十九。杜曰。長二歲。正相當也。有父母兄弟否。曰皆亡。娶乎。曰未。業何事。曰為舅操舟。杜曰。少年孫子。身可寄也。食力踝跣。業可棄也。主人古姥。老身之姊也。有女香雲。老身之甥也。淑姿麗質。郎已目覩。無更贅詞。古姊浼老身作冰上人。欲贅郎為半子。能降格相從否。喬驟聆之。陰喜過望。而口納不能措一辭。杜笑曰。無可疑也。亟請古媼上坐。令喬拜之。曰。即此是聘。山家無所忌。嫁衣完。便可成禮矣。是夕歡飲而罷。次日杜歸。留女郎伴香雲。代製衣履。刀剪之聲。終宵不絕。數日悉備。杜復至。張筵設宴。大會親戚。來赴者接踵。盡屬粉白黛綠。少婦老嫗。而無一男子。歡笑譁然。競為諧謔。最可異者。列筵十數。屋不更廣。亦不覺隘。既合巹。女郎把盞飲雲曰。杯兒雙雙。今夜作個新娘。飲喬曰。杯兒對對。今夜莫須死睡。喬雲皆不禁失笑。杯未乾。女郎曰。此餘酒將何以發付耶。乃自

飲之笑而出約三更衆客貽散女郎復啟簾謂雲曰姊好為之三日來餞時再為我說項也言訖吃吃笑而去自是喬與雲魚水其樂膠漆其情將謂終老是鄉矣踰月古媪寢疾杜携女郎來候坐未安忽有人傳報上宅小娘子親來問姆疾杜與女郎頗遑遽急走出迓雲匿喬于廚亦整衣趨喬不知是何貴客潛窺于窓見出前朱茀綉幰駐一小車女奴十餘輩擁一女子出自車中素面畫衣非常艷麗酷似畫工所繪仙女年可十五六杜與女郎及雲咸跪路側女子曳杜起曰姆亦在此耶杜曰知主姑眷念老乳嫗聞其疾必勞玉趾故率翠翠預候于此喬始知女郎名翠翠也翠與雲亦再拜起居女子曰起雲側行左辟為導女入室握姑之手而問曰姆病何如矣姑曰老婢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臥病兩旬不克自莊致貽主姑憂雖滅死亦當銜結圖報女子曰兒曉事以來舊日阿保皆已物故今所存者唯姆及杜姆而已兒聞見性則無變滅喜怒哀樂不可止而可節其自醫之無使神瘁言訖出坐明間命杜侍坐諸女奴列侍無敢謦欬者雲跪而進茗執禮甚恭敬女子曰香雲益出色姆當為覔一佳偶以了古姆後半世事杜辟席曰微主姑言亦將請罪香雲已有婿矣女曰結褵約在幾時杜曰罪不可逭者正在此畨伉儷已匝月矣女訝曰婿安在雲失色頻目杜杜曰甥女可速喚爾婿來拜見主姑雲未及應翠已促喬出房伏地頓首女以袖遮面令起立斜睇

久之命且退旋作色曰姆與古姆固皆老謬不足責備矣香雲婢子何事大膽至此不告而嫁嫁且月餘不我一見其欺我深處幽閨幼穉孱弱不足為爾主姑也亟命侍女行杖杜大驚與翠匍匐告色始宥之雲叩頭流血涕泣謝罪女拂衣而去呼喬出脅之以去抵一茂林亦有穴居連亘數十間朱戶綺牕廣濶如大厦几榻悉白石為之器玩珍奇位置精雅名花異卉羅植闌前實天闕之洞天福地侍女曳羅綺者數十百人莫不妖冶順承指顧爭先恐後喬為所禁錮日供役使且女子性嚴稍不稱意輒拖鞭扑此間不樂日思雲而無由得面也私詢諸女主姑與香雲名分若何皆笑而不答愈滋疑惑一日值女初度喬親戚來拜祝者咸執婢妾禮杜翠亦在不敢復與喬語有頃古媼及香雲亦至與喬相見各泣數行下女子出見之怒曰淫婢逞媚尚戀戀舊情耶令侍女褫其衣縛之樹上既而曰今日有慶不便刑人俟明日當行死耳諸親戰慄無敢出一語以求寬者喬中心痛絕潛往覘之雲泣曰郎獨不能捨身見救乎喬大痛手援其縛竊取故衣衣之適林外有將主姑命呼喬者雲遂遁去女偵知之愈怒鞭喬數十血流被踵古大笑曰主姑殺老身矣老身何負于主姑乳哺之情縱不念寍獨不念厖十郎肆惡老身橫蔽主姑以頭撞十郎腹奪取玉如意免主姑于窘辱時乎奈何不赦小過致人骨肉生離香雲纖弱即不飽狼虎亦必為強暴所污矣豈不痛

哉女亦怒曰老魅爾何知行且索爾死古哭叫語侵女亦不少讓女怒甚復欲逐喬喬慴伏不起女憐之氣稍平問知過能改乎喬曰改矣曰尚思香雲否泣曰雖死九幽不忘也女不意其出此語爲之咋舌移時乃數曰癡兒郎知義者也向古媪慰謝再三即使人分途求香雲得者賞一術羣女懽躍爭往古始止滌翌日一女走告曰香雲走匿山谷中爲篭十郎所得逼欲汚之不從錮石室不與飲食已一夜矣古媪聞之泣曰吾兒貞烈必不辱身然而命蹇何遭沙叱利之多也蓋篭十郎者女之表兄也女使杜媪往索之十郎曰欲釋香雲不難爾主姑須自來易之去杜大怒還述于女女怒極乃仗劍跨白鹿諸女皆短衣執兵以從命喬與翠翠伏林內爲疑兵親往索之十郎腰弓矢挺畫戟護衛甚衆兵及既接兩軍大鬨十郎勇甚諸女力不敵各鳥獸散女急退鹿中流矢死女被髮徒奔身被數創失其雙履蹶不能興適喬逡至負之以歸諸女亦漸集無不心膽墮地女大慟良久感喬之德呼之以兄飲食器用皆與己等復聚衆謀雪恥救雲之舉僉曰勍敵不可當也獨翠翠進曰彼强我弱非救助不可欲求功非太君來不可是夕即使翠往夜未央翠反命曰太君來矣女率衆跪迎喬亦從衆太君亦曲背一傴耳女泣訴致辱之由太君曰有太遑在兒勿氣苦亟探袖出一囊呼翠至前命曰可將此往貯十郎速與香雲偕來翠諾而去一餉時與雲俱至手提巨

囊開之。鬨然一黑雄狐。觳觫而出。俯伏于太君之前。嶽嶽若乞哀狀。太君訶之曰。墮孽子。尚未克洗髓伐毛。輙爾墮落耶。不念爾祖。當亟殛之。狐叩頭謝。女子前。以鞭鞭之曰。婆戾奴平日赫耀之勢。炰烋之態。今胡不肆耶。太君止之曰。兒休矣。老身必痛懲之。又曰。兒居此終非了局。曷不舉族從我。香雲與喬郎。彼有夙世緣。未可擺脫。且聽其去。伊母姑留我處。俟之三十年後。當大歸也。香雲頓首奉教。太君賜喬。喬名曰復。命駕先歸。女贈喬雲甚厚。束縛輜重。令侍女護之先往。已乃與古杜二媪。並翠翠送喬雲出山。臨岐泣別。然後歸。喬携雲之襄陽。出貲造舟。名滿江紅。專載遊宦。以走江黃吳楚。一日。載某太守公子。並眷屬之江南。住舟漢口。雲偶出汲。為公子所見。迷惑失志。伺喬不在。密遣二女隨侍。將吳綾越縞。往說雲曰。公子年少情多。富貴有權勢。所謂炙手可熱者。今豔子之貌。降心俯就。不惜珍寶之物。委贄于子。此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失也。子不從。則禍不可測。從之。則珠翠環繞。錦繡紛披。飽粱肉而饜珍饈。一生吃着不盡。詎若作舟子婦。衣粗食淡。埋首艙中。何啻明珠暗投哉。且子不聞乎。守經者立身之要也。通權者處世之方也。譬彼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絡其口。穿其鼻。人得而左右之矣。今以勢論。喬馬牛也。公子人也。欲不為強馭。可得乎。惜子憐子。故陳利害于子。惟子圖之。雲嫣然曰。賢姊之言是也。公子風韵都美。兒亦慕悅久矣。幸即借二姊為羔鴈。令

夜人定後請和舷爲號可謀一會矣二婢大喜歸銜其能于公子公子喜欲狂重賞二婢至三更舉舟鼾寢公子起坐不定如鹿撞心側耳靜聽移時果聞和舷聲止而復作亟啟窗納之果雲也不衣而至公子此際如在夢境中不暇一言即與狎暱雲忽驚叱問何人公子與方蘭俯身若罔聞者雲又驚叫家人驚起疑有盜賊執燭入窗見二人赤身卧地上燭之則公子與其妻媾耳咸避去夫婦赧然者久之問妻何故赤身自窗外來妻曰我在後艙睡熟實不解何由到此也公子羞且怒執喬送太守謂其以妖術惑人太守不明煆煉成獄喬居犴狴方痛覆盆而夜半雲忽至手拂械鎖械鎖自脫攜之出獄人無見者遂流寓南昌仍爲富室二年間有巨舟二十餘艘江楚操舟人莫不健羡焉雲從喬三十年常如十七八歲人生二子一女女美麗有母風喬乘間問雲出處雲曰初不遽以誠告君者恐君以異物見棄亦既抱子似亦無害因自言是狐所謂主姑之女子亦狐而爲一山之主者杜與翠與諸女子皆狐也唯太君則天狐矣喬始恍然後漸洩于人有求見者雲有見有不見而見者輒自顛倒雲恐其貽再遷於夔州一夕方坐話翠翠忽至喬雲驚喜降席而拜曰翠姨別來無恙翠答拜曰離別幾何曰喬郎鬚髯似戟且就班白矣舊時丰采可復再耶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瞬癡猿覷鏡不能自識譬夫以水和土見日輒燥重爲塑焉非故物矣何如金石其質歷

刲不變者乎。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人道者何。性命之原。不汩不没之謂也。夫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形骸情識。人之霤綆也。此生不卒萬死。非終也。子不見夫墻間之痤者乎。路人過而傷之。傷之者。非徒傷也。傷其終不免于是也。雖然。滄桑之變。彼惡知之。是纍纍者。數十百年後。旋夷為都邑。旋坎為洿池。旋祀為壇竈。及為井墓。其循環往復。為有窮期。而其間之窮期。已無窮矣。凡此宜各自努力。人不能越俎而代之庖也。聞子在山中時。泊焉而無求。又能于屏風上行。質美若此。胡自棄之。向雲曰。姊從喬郎數十年矣。寧慊所得。不一喚醒乎。雲曰。奈其五內俱濁何。翠曰不然。金注瓦注。固有不同。而其為注則一也。雲太息曰。莊則不親。狎則相簡。雖有巧匠如工倕。但縮手袖間而已。翠愀然為之下淚。喬亦鬱鬱。是夜雲伴翠宿于內寢。翌日向午不起。喬呼之不應。大疑。排闥入視。已失二人所在。舉家驚擾。喬大哭。靡日不思。喬年八十餘。尚健。二子生孫。孫又生子。女適諸生某。亦弄孫矣。每隔五六年。雲必來一探。又三四年不絕。容色終不少減。親戚初面者。往往母共女。而女共母焉。予于乾隆庚午歲。從先祖父自三泰入七閩。路經武昌。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飲食之。俾各述見聞離奇怪誕。舟人共舉此事。爭說紛紜。且指江上一湘船見告。此即喬家物也。

閒齋曰。世間尤物。得一可以傾城。喬以匹夫落魄。寢處諸尤物之間。卒致富豪名。以壽考終。

其操持必有大過人者。翠必欲引而登之於長生之域。亦婆心大摯矣。

蘭岩曰。喬業操舟。已屬微賤。且無聞其有出類之才。其五内俱濁。不待言矣。雲何鍾情至此。而主姑與翠翠。亦大有不能忘情者。豈果喬為情種耶。抑雲喜其誠篤。可托終身乎。我輩不獲有此奇遇者。殆擇術之未精歟。抑五内之未盡濁歟。○吾觀香雲事。而慨然矣。紅絲繫定。何啻千里之牽。破鏡重圓。終作百年之合。偶忝色相。致醋海海斷藍橋忽起干戈。令妖氛生於内境。以德報怨。喬與女翻成附體之緣。祛死復生。翠與雲永享飛仙之樂。斯衹中之不可多覯者耳。

龍化

李高魚枕碧山房。壁掛古劔。一日大雨雷。瞥見一黑物長尺餘。細如線。後一紅線逐之。自窗淩空而入。繞室飛行。俄延壁上。穿入劍鞘中。即聞戞戞作聲。旋出旋入。無所阻礙。良久。忽又飛出。蜿蜒空際。甫及檐。霹靂一聲。屋宇震動。紅光燭天。不及察二物所至。唯見窗下落鱗數片。酷似穿山甲。取劍視之。鋒刃盡穿小孔。密如蟲蛀。鞘亦如之。或曰。此龍之變化。想當然耳。

李翹之

石商李翹之。名林魁。五臺人。其微時為石工。以食力。嘗與同行者十餘輩。往村中觀劇。二更

始歸。際晦日夜黑如漆。正若迤躋。忽山川大地放大光明。迎面十餘里外現一菩薩寶相。高可數十丈。衣紋瓔珞。燦若雲霞。月面星毫。靡不華采。映澈世界。盡如琉璃。李目瞻且拜。口誦佛號不絕。頃之始隱。詢之同人。悉蔑之覩也。李今年已望七矣性正直無私曲重義氣好施與初入都即受知于大司農涂勤恪公得為大工石商致富數十萬公夢李感思不忘歲修墓道李以德報為今人中之古人二子亦岐嶷天報善人理自不爽宜其于稠人之中獨瞻法相非福德兼厚者焉得有此自言有德必報非沽名行其所安耳

蘭岩曰。此李心地自放光明耳。菩薩何來獨示之以寶相哉。人能洗心滌慮。自去其污。何處非菩薩寶相琉璃世界耶。

洪由義

洪由義者。靖遠協汎一洚子也。性慈善。喜放生。暇時坐黃河畔。同漁人起網。凡所棄小魚細蝦暨螺蜂之屬。悉拾之投于水中。積數年不倦。一日渡河。失足落水。隨波逐浪者十餘里。昏迷間覺有人捉其臂。拖至一處。視之則身在一大門下。四面黃水如壁立。門前二石贔屭大約數畝。洪大駭異。方懷惑間。門忽啟。見紫衣紗帽者二人出。謂洪曰。可亟入。勿愳失儀也。洪從之至一廣殿。殿上貴人年可四十許。衣冠奇古。左右侍從甚都。洪蒲伏階下。貴人勞之曰。汝大有恩于我部下。不但脫汝難。且當少為潤澤。因命取一珠。大如豌豆。賜之曰。此如意珠也。

握之凡有所需無不如意三年後可見還也洪唯唯拜賜貴人仍命二紫衣吏送出二吏囑閉目但聞波濤洶湧之聲頃刻而息徐開其目則已脚踏實地而二吏失所在矣珠猶在手遂秘之以歸歸則家人已成服相見各驚疑洪紿以得抱枯木故不致死家人喜而信之乃釋服洪素喜樗蒲得珠後重與其徒博分明易色呼之皆成盧雉于是有博必勝家業漸豐適奉官之西安西安為省會之處漢唐故都俗尚豪華人情奢侈王孫公子肥馬輕裘一食萬錢一擲百萬洪側身而入掉臂而前自午至晡腰金百鎰勞觀者但橋其舌當局者徒熱于心滿載而歸遂成巨富為長子捐官次子納監始以得珠之事告其妻孥愈以放生為務由此河上人稱為洪善人五原稱富室者推洪為巨擘三年後秋夜方寢夢見前二紫衣吏至曰爾期屆矣珠當見還也洪跪而奉之既寤而珠已失之後洪壽至期頤無疾而歿予在靖遠時洪之孫已五十餘猶為富家翁也

蘭岩曰凡人意之所在無不如願以償不必功名富貴也斯如意之最為難耳乃得珠後徒事樗蒲以畢三年之願志亦小矣雖然人苟巨富凡所欲得欲為者無不能洪可謂握要以圖哉

某僧

銘鏡石三為予言。佑聖寺無凡上人、有弟子某者。少年韶秀。有人誘之為龍陽。某亦不拒。上人聞而責之。某曰。然則不可乎。上人曰。如之何其可也。此間不可復居矣。曰。去之可乎。曰可。曰。承師命。某日當行耳。至日。房中寂然。視之。已化去矣。

蘭岩曰。渾然天真。洞然大道。此僧來去自去。人已無間。何毫無窒礙耶。

邵廷銓

江右峽江縣、瀕江有周瑜廟。顏曰巴邱古蹟。廟中舊有層樓。扃封已久。天台邵嬰為臨江府經歷。三年考蹟。授峽江令。在縣兩月。政聲大作。其少子廷銓、妙齡韶秀。性恬淡。所至輒多流覽。愛郭外江山。白諸嬰、築瓦屋數椽于周郎廟西。編竹為牆。闢畦蒔花。為肄業之所。與邑庠邊魏二生相莫逆。暇則相尋往來、不間晨夕。會邊生秋闈獲雋。廷銓往賀之。殢酒而返。日已曛暮。柴門外遇一女郎。姿態妖嬈。纖穠合度。衣裳縞素。綽有餘妍。廷銓心為之蕩。趨而鞠之。女娭光眇視。羞澀不支。廷銓指門內曰。此即僻居。可以少憩。瞏瞏日暮。竊為卿危之。女作色曰。少男處女。蹤跡懸殊。何物書生。强來饒舌。苟非線經在室。凡百隱忍。亟當白諸家人。股折雞肋矣。言訖、豔然而去。廷銓大慚。入坐草堂。嗒若喪偶。館童已入黑甜。方冥相間、忽聞扣扉聲。止而復作。廷銓駭愕。躡足下階。潛從籬落下窺之。彷彿自日間所值者。不覺喜出非望。即

啟扉女歘歘入輒囓闔扉相擕入室廷銓揖之曰卿棄我如遺以為去如黃鶴矣何故卻向玉趾重辱草堂得毋與家人密計問罪小生耶女嫣然曰兒縱忍人何遽出此適聞唐突聊以相戲耳固將入城迷途莫及矣嚮荷闗切慮及孱弱故萬不得已欲托一宿未稔果肯假一席地度此一宵否廷銓大悅曰萬一不至尚欲追而訪之況飛瓊自降耶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中雞再鳴乃攬衣而起臨去謂廷銓曰兒故近郡曹氏女也父母遠宦黔中兒因病獨留家中更無人秖一乳媼執爨聾且瞶不足約束兒君苟不棄兒請自今暮來朝去當徐與君計長久廷銓敬諾送之門外叮嚀數四唯恐爽約女設誓而去自是靡夕不至廷銓既被蠱惑形神改常邊魏二友疑之私詢館僮僮曰即不見問亦將告曰公子半月以來飲食消減日近尫羸誦讀皆輟即閉戶作休息計每思密稟主人未遑入城耳邊曰汝但留意偵之稍有見聞亟來見報是宜秘密勿洩僮受計是夕即于樹下故作鼾睡俄聞笑語聲聞作于房內潛起窺覘之則見廷銓于牀上擁一紅衣骷髏戲謔燈下骷髏亦擁廷銓燭倲作態僮大怖縮頸而退次日告二生二生驚曰詎有與枯骨纏綿而不罹禍害者乎誼係朋友知而不諫非義也汝姑勿洩吾等自有處置適同社劉生客粵還邊魏約廷銓為作軟腳局羞鼈焉魏下箸細咀其骨而熟玩之曰異哉鼈骨非禽非獸又不同他水族具肉與裙尚不美

觀。況餘此白骨。奚足戀戀。遑曰。戀戀者。戀其美也。美去何戀。廷銓曰。不然。千金馬骨。駿安在乎。正以見駿骨如見駿馬耳。廷銓無心酬答。機鋒恰與二生相對。相視默然。謂其不可諫。乃密白邵令。令大驚曰。吾兒年少。氣血未定。郊坰荒僻。不可以久居。二兒速叱之歸。署庭絕大患。邊曰。促公子入城。計良得矣。第鬼即不克甘心于今日。必將肆志於將來。非所以除害久遠也。莫若稍緩旦夕。某當與魏兄密察出處。得其蹤跡。而後除之。所謂公私皆利。一勞永逸之道也。魏曰。不可。公子此際。利害間不容髮。不急為之救。乃又慮及未然。兄之計。無乃左矣。邊笑曰。兄所謂夢醒索燭。畏黑不早者也。公子被惑半月。未致委頓。豈爭此一夕哉。邵曰。邊兄獨見其大。吾何憂哉。此事一以委兄。顧假兄白馬金鞍。並幹辦十人。聽兄指揮。魏兄率六人為副。以善其後。邊慨然自任。飯僕秣馬。日晡而往。共伏林間。預約館僮。令其為偵伺。鬼至。即報。漏既下。館僮坌息來告曰。至矣。邊部署已定。各止其所。親偕館僮至窗下。窺之。見廷銓與鬼方檢點就寢。邊却回。招衆共伏門外。待至雞鳴。隱隱見柴扉輕啟。廷銓送一女子出。旋闔扉而入。邊潛尾女子。徑冉冉入周郎廟。邊還告衆人曰。彼巢穴應在廟中矣。即命燃炬持械而往。廟中空無所有。唯一黑漆棺。停廡下。發蒙視之。榜曰。故曲江縣丞曹公之女秋霞之柩。訪諸居人。僉曰。厝此二十餘年矣。無有主者來取。實不知其作祟也。邊使人馳報邵公。邵

親至開棺驗之衣色正符所見頭面餘白骨獨二目炯炯不變凹處漸生新肉枕畔有白玉尺方識為廷銓珍物邵驚歎曰若此殊異那得不妖非邊兒吾兒死為鬼婿矣亟令積薪焚之日高始盡臭達數里尸啾唧有聲自此怪絕廷銓被促歸署心殊悵悒及備聞其故始後懼焉不敢復作癡想後得第官至郡守邊亦歷仕至方伯焉

蘭岩曰攤骷髏而為佳麗世間寧少此人哉但祇覺其美而不知其惡耳嗟乎蛾眉皓齒轉盼成空斷隴荒邱凝思莫釋天壤間癡情人能自解哉一夕歡娛釀成粉骨碎身之禍此女亦不智矣

賣餅翁

閣學某先達齠齔時出就外傅每過市輒就一賣餅翁市胡餅數枚懷之到塾習以為常一日復往市餅翁忽罷業留公坐而謂之曰吾觀子神氣清明非凡品也會將有一事奉邀能從我乎公問何事翁曰請留此宿至晚當自知耳公自分幼少稍遲歸老母且倚閭望詎容外宿因辭焉翁嘆曰我固知子不能主也然亦緣分使然聊言之耳次日公早過其肆見多人環觀如堵不解何故挨入視之則賣餅翁死矣不覺心為之惻歸告于母並述疇昔之言母嘆異未嘗不以未赴其約之為深幸也迨後十餘年公及第入翰林給假歸祭泊舟江滸

公偶上岸閒步。不覺行遠。驀一人自林間來。呼曰。太史公別來無恙。急識之。則賣餅翁也。訝曰。叟那得在此。翁把公臂坐樹底。笑曰。想君必謂我為鬼物矣。勿驚。吾明告君。昔吾所以約君者。以君有仙骨故也。惜君俗緣未盡耳。彼日夜靜。寢未安。聞市頭來往無停履。起窺窗隙。見鬼神其形者甚夥。除道相戒。真人赴嶽廟。不可怠慢云云。予時無所顧慮。潛出後門。由僻衖迂路至廟。廟前虛閒。至殿後。亦無所見。唯一丐者。鶉衣黧面。當階鼾睡。呼之不醒。但聞噓聲咻咻。知其有異。長跪其傍。以伺良久。始覺。問何為。予稽首稱真人。丐大怒辱詈百端。予敬謹如故。丐起身。且罵且走。予隨之。繞出廟後。罵愈厲。予終不少却。丐乃輟罵。縱步如飛。予亦急走相逐。不離跬步。足力亦不少乏。指顧間。入一深山。丐攀附藤葛。步履如猿猱之捷。心無退悔。頗能及之。至極巔。路窮。只一獨木略彴。直接對山。相去約數丈。下臨絕壑。丐回顧曰。子之誠我深喻之。至此可以止矣。予應之曰。上天下地。誓謂相從。寍肯止此。丐復怒罵。徑履木而過。予力攬其裾。與之俱。丐極力推擠。不覺失足墮澗中。予大呼騰擲。一躍而登對山之頂。回首俛視。見自身僵臥澗下。而亦失丐之所在。恍然大覺。一刻山川大地。千生萬劫。盡皆瑩照。瞬息都過。惟留此心在腔子裏。非真非幻。是幻是真。天已嚮晨。誌所入山。則黃山也。自此一身輕捷。任意飛行。今得相逢。亦異數也。公知其已仙。泣拜求度。翁曰。尚非其時也。君于名

場中官可二品。唯躁進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誌之誌之。請從此別。言訖躍入江中。履水如平地。轉盼而逝。惟剩江心月白。一望無涯。公徘徊悵悒。望洋而嘆。僕從來覓。默然歸舟。神往者屢日。迄今于酒樽茶竈邊。每舉以告所親云。

蘭岩曰。無修煉法。無丹鼎藥。倏爾成仙。何其易也。予意此翁亦老死耳。魂遊天外。恍惚如有所遇。非真有仙人引之入山也。不然。或仙達午倦。思想成夢。與蕉鹿等耳。天下事當作如是觀。

蘇仲芬

蘇太學桂。字仲芬。肄業入都。為王給諫西席。王寓近梁家園。雖屬外城。地極荒僻。王患門戶偪側。屋居近市。欲別覓數椽。以居子弟。適坊間有空宅一區。扃鍵以求售者。相隔僅一街。王喜其窈邃。乃以百金易券焉。闢荒除穢。堊壁糊窗。又費數十金。遂煥然以新。俾仲芬及一僕一僮移居其中。王子弟朝往暮還。從仲芬講貫。賓主甚便。或有言宅素凶者。仲芬曰。吾不信怪。怪何由作。勿多言徒亂人意也。居無何。妖異漸興。一日薄暮。僕自市沽酒歸。見一屈背傴目赤而多淚。自廚下出。指顧間已泯形跡。又一日。瞥見一老翁。戴軟簷白氈帽。獨立庭中負手看月。長不及三尺。僕大聲叱之。輒隱。僮間亦遇之。獨仲芬無所睹。愈咎其謬妄。會鄉試

仲芬率其僕詣國子監錄科約三四日方得出城惟留僮守宅時當七月炎暑未消僮支扉作榻當戶高眠夜半時睡初覺聞庭中有女人笑語聲不禁毛髮如磔蝟縮衾中唯露一耳在外以察動靜惜為板壁所隔聽之不甚了了間間數語頗明曉者云鸎酒熟矣我不謀今夕為婢子服役並致老子責夜奔馳適我與十一妹出溲時渠哆口坌息尻高於首詰其故始知為婢子往市雞子為沙回子家狷犬所逐坐此狼狽十一妹不情太甚轉憨笑不止我家阿連大不平行當與婢子較論矣隨聞羣笑聲又聞一女子罵且笑曰淫婢勿太輕狂明日二翰林來若尚敢如此喋喋我等當醵金奉謝旋復有應荅者聲音清銳如燕語糢糊不復可辨直至五更始寂僮瑟縮畏聳浹體汗流一夜不寐翌日逢人輒述之王子姪皆少年好事者聞之偽請于給諫曰蘇先生入城館中祇餘一僮曾囑予弟兄暫就彼宿以防不虞用是請命給諫許之二子喜躍並襆被以往飲至夜半始就枕席假寐達旦毫無所聞次夜亦然蘇已出城之二子乃移去遂亦以怪異為謬共相非笑再告亦不信矣越二日仲芬夜間苦熱起坐榻上恍惚隔窓紗見一人步屧院內疑是僮僕未寐初不為意俄而緩步近階徘徊月下髩鬟戴髢如蜂之就窗潛諦辨是一女郎衣輕綃躡高履丰姿嫋娜已足銷魂既而側身回睇傾絕人寰仲芬目眩意迷馬騰猿逐心知其異而不克自持女睨窗而笑曰何

物書迂蓿盤甫徹乃便窺人家閨秀耶仲芬應聲曰螢蝶苟無花香勾引狂浪何為哉聞子擾我僮僕屢矣今既遂披覩盡入斗室一示玉容則書生雖死應亦得好處也女不答但嗤嗤笑之以鼻欵步而入秋波流慧嬌媚可憐竊意西子南威不是過也仲芬揖坐榻上調冰水剖沈瓜以進女著藕色羅衫如薄霧籠花玉肌依稀可見碧紗裙下見粉光緻緻挑燈覩之則跣足曳朱履仲芬以游語入之曰古有赤脚婢卿豈其流亞歟女赧然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韈古美人未約足時疇不如我汝第未之見耳仲芬戲捉一足諦視之脛跗豐妍底平指斂長止六寸撲鼻作異香心大動突前擁之女亦不拒遂相狎暱盡夕綢繆雞鳴始起自此無夜不至自述姓花世系隴西徙來順天兩世矣宅後梁家園兒家故居也與君有夙分故相就耳仲芬曰誠非偶然也第聖人之道胞與為懷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予洞此理久矣卿狐耶鬼耶幸勿見誑女笑曰兒仙子也奈何疑為狐鬼仲芬曰否則吾聞之山書曰不死者不食而神往見卿飲食如凡人且不戒葷酒仙子固如是乎女哂曰人謂執而不化者為書癡今信然矣君既以書致詰即請以書解紛君獨不見神仙諸記之所載乎龍肝麟脯唯仙食之玉醴金漿唯仙飲之他如千年之桃萬年之藕百石之醪鳳凰之髓以及交梨火棗橘液霞觴凡此之屬散見於詩書者指不勝屈仙人安有不飲食者且君言過矣若

不飲食。即可爲神仙矣。何蠶食而不飲。春盡輙僵。蟬飲而不食。秋殘便枯。蜉蝣不飲不食。乃朝生而暮死。謂爲神仙。可乎不可。仲芬語塞。但輕拍其肩曰。卿佞口奪理。吾不復與爾置辯。然既自稱仙子矣。吾聞仙子能知未來事。卿視我今科榜上有名否。女曰。君才疎而氣高。每從輕薄朋友務爲詼諧。此大不利。夫隱惡揚善。現在功德。何惜齒牙餘慧。而必以樸訥爲恥。唯尖巧之是逞。恐滑稽之名一立。而禎祥亦從之而減。非君子永言配命之道也。今科復無望矣。君茍從此自新。功名中尚可小就。否則會當見君于餓莩中耳。仲芬聞之。面灰心死。悚然再拜曰。卿言深中膏肓。敢不佩爲弦韋。女去數月不至。場事畢。仲芬文章佳甚。同人決其不出五魁。及揭曉。竟落孫山。女至。仲芬熒皆欲泪。女慰戒再三。諸同鄉有操眊矂者。約登陶然亭。因舉酒政。仲芬醉後不檢。雜以因果佛經。日暮歸寓。女已在房。正色責之曰。聖人之言。何故侮之。取罪大矣。君正如吹脹豬脬。毫無骨力。所謂糞土之牆。不可杇者。兒相從欲胡爲乎。言訖。忿忿出房。仲芬慚怍無地。跽而牽裾。女褪衣而去。遂不復至。仲芬始而緘密。久而漸泄于門人。索觀其衣。薄如蟬翼。約重六銖。後數年。王子姪同入館閣。二翰林之說始驗。仲芬連躓棘闈。不獲一薦。更思女子容色。咄咄書空。又一年。竟以貧病卒於京邸。柩厝義塚。至今未正首邱。李高魚與仲芬爲總角交。習知其事。時向予緬述之。詢及女衣所在。已歸給諫攜

去江南矣。

閒齋曰。觀仲芬所遇。或謂是鬼。予力辯其為狐。思茂先曰。無論是狐是鬼。仲芬儒衣儒冠。而為人師表者。此女為何如。

蘭岩曰。輕薄之口。見棄于狐。況於人哉。乃當聞言再拜之後。復不自檢。褻瀆聖神。是自取罪戾也。讀書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紅姑娘

京城敵樓內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為狐鼠所棲。內城東北隅角樓內有一狐。化為女子。紅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豔麗絕倫。守城兵往往見之。咸知其非人。而因不狂惑失志。以其衣紅。共以紅姑娘稱之。間有儇薄少年。或際良宵薄醉。一動色心。至樓下薄言往挑。即聞嬌音曰。爾勿妄為也。歸輒頭疼難忍。否則唇忽腫起如桃。必哀懇悔過。適乃已。以此羣畏之。無敢戲言者。有步軍校赫色。年六十餘矣。一夕上城直宿。獨坐鋪中。思酒不得。三更後。門外聞彈指聲。亟問不答。啟戶視之。則二八佳麗人也。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睛。後隨二雙鬟婢。捧酒盦立月下。校素有胆。驚定。即悟其為狐。詢其那得深夜來此高城。答曰。兒洪氏。行三。知翁思酒。謹以家釀相貽。校大喜。延之入室。即以其携來之酒殽。借以欵倉卒客。醉

後興高問三姐有所求乎女曰以狐媚惑人者皆有求于人者也翁一身貧病且老兒何求於翁所以親近翁者以翁有大恩于兒故也校茫然不解所謂女曰翁乃忘松亭贖兒之事耶校始大悟嘆惋者久之遂認為義女自是每當值宿校必多方散其儕伍獨扶筇至角樓下告曰致語三姑娘我今日上班矣至晚女果至二婢隨進酒饌珍美錯陳校夜夜饜之每心有所欲未發女已先知無不咄嗟立辦校嘗以玉環贈女再拜以受什襲藏之校與話談時自念皤然一翁將旦夕犯霧露泣數行下女曰無傷兒視爹尚可三十年活也乃授校以導引之術行之頗効女無他異處唯喜靦面一夜恒四五次校少子方娶苦無盃盤將賃諸市女曰是無庸兒當為爹假之至期果有金銀器物雜然陳于房中不測所自家人怪之校以實告始各欣喜事畢已皆失去矣校次子為護軍聞女美潛上城至直所從窗隙竊窺竟無所見但翁一人自言自笑自飲而已校酒後偶匿其玉斗歸家旋失果有急需女必周以巨金則盡朱提也如是者十餘年女一夕忽泫然悲泣曰緣已盡矣從此永別校驚問之不荅五更後哽咽而去校亦酸惻然不知所云所以永別者翌日執金吾以校年老請于朝勒令休致校乃嘆悟先是校當壯歲時為驍騎校從征葛爾丹凱旋至松亭同人捕得一黑狐欲殺之以取其皮狐向校哀鳴校心動以金二兩贖而縱之事三十年矣不意至是乃獲其

報。後。校年至九十餘。無疾而終。狐亦徙去不知所之。

蘭岩曰。狐以異類。猶知酬恩報德。真靜自守。不甘以媚惑人。奈何世間以七尺之軀。脅肩諂笑。干求於人。恬不為怪。而反以守正不阿者為庸人。因自居為識時務之俊傑。比比是也。吁。可慨也哉。

陳寶祠

蒲東杜翁。姿質美秀。年二十未婚。雅正。初從其舅為賈於興安。舅年老常居布店。使翁販貨恒往返秦晉間。一年率二次。一日發自褒斜。入棧道。正苦崎嶇欹。一虎來攫其僕去。翁驚惶失足。墮深壑中。幸為落葉所藉。不致損傷。舉首四山入雲。無由得出。無何日已暮。林深箐密。泉水亂鳴。据石自傷。徬徨無策。既而萬峯皆瞑。羣動盡息。隱隱見林際燈光。翁大喜。迤邐已就之。至則巨第一區。門容駟馬。門旁別有小室。燈火熒然。叩之。一長鬚叟出迓曰。郎那得來此。告以故。恍然曰。郎其杜翁乎。翁訝曰。然。翁何以知之。叟曰。主人待郎久矣。請暫憩于此。當為郎先容也。呼媼出。欵叟自去。俄偕一僮提絳紗燭籠。坌息而至。促之曰。主人竚俟。請速往。翁從之。入朱門。漚釘獸鐶。宛似王侯第宅。歷院落數重。悉雕牆峻宇。刻桷丹楹。僮僕往來。絡繹不絕。復有羣聚窺客者。粉白黛綠。累足駢肩。竊竊笑語。翁自慚市井。頗益逡巡。先至一湢

室童子進澡豆。浴訖。更新衣易冠履。始引之達廣廳。主人揖之。升階。分賓抗禮。覷主人年可四十許。赤面修髯。被服五采。非復本朝制度。訖驚疑殊甚。主人致敬曰。郎與小女有夙契。今當了之。幸勿却也。訖達心而懦。不能盡其辭。唯再拜諾諾而已。主人亟命成禮。儐至。見侍女如雲。笙簫聒耳。擁閨秀搭面而出。繡衣𧝞𧝞。玉珮珊珊。堂中設紅氍毹。一交拜間。麝蘭芬馥。入腦薰心。及入房合巹。注目凝睇。女容華絕代。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豔射人。雖未覩姑射飛仙。即此竊懸擬之。定情後。和好無間。問青春幾何。曰十六。何姓。曰姓陳。父為何官。曰未嘗筮仕也。三朝。親戚來餽者。數十家。則盡富貴也。訖獨與主人之甥封生者。相與莫逆。女時誡之曰。大人無嗣。方欲郎充半子。郎孱弱。封哥性暴戾。可親不可近也。訖領之而不能絕。際女滿月。親眷咸集。訖拉封飲于房中。時當暑。封醉後。裸裎浮白。訖讓之。曰。此晏私之地。令表妹雖不在側。亦須稍避嫌。奈何疎狂至此。封輒怒。裂眥相向曰。汝本錐刀小子。窺窬分毫。吾憐汝游泳似鰍。聊執柯斧。得蒹葭倚于玉樹。何啻登仙。乃酒後載呶。折辱于我。其將以我為匏瓜耶。訖亦怒。提座側銅鏡擊之。復撾毀其服。封跳怒咆哮。聲如虓虎。諸親來救。排解紛紜。舉室諠闐。被封慰去。訖猶追出戶外。嫚罵萬端。主人色變如灰。亦當階鵠立。呼女至前而撫之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予以杜郎入贅。勝負螟蛉。不意開罪封甥。禍不旋踵。亟

當遣之。勿緩也。女俯首悲啼。不能成語。乩聞之。悲憤自投于地曰。大人何遽出此言。致謀離過。諒封蠢然一物。行類灌夫。自恃葭莩。驛騷中冓。乩雖不敏。顧與旗鼓相當。必不貽大人之戚也。主人悵然曰。封甥雜居此山。歷有年數。杜郎什伯。未足與京。老夫與弱息並闔宅老小。無可畏封者。獨慮杜郎睘睘獨立。鎖尾空山。踁走羽飛。恐非長技。不若出於幽谷。歸慰父兄。天實為之。勿復留戀。乩慟甚。跪不能起。女亦失聲。主人乃遣兩婢挾乩出門。頓覺兩足離地。漸入半空。瞬夕間已置身棧閣。二婢遂化雙雉。嘎鳴而作。乩爽然若失。徘徊四顧。適閣畔有陳寶祠。荒廢殊甚。乩入待旦。仰瞻所祀神。則儼然所見。感觸再拜。涕泗滂沱。次日乞食返興安。舅大驚致詰。乩告以故。舅素博雅。聞之喟然。乃為之解曰。封生者。即虎而攫僕者也。廣異記有封使君之事。故襲以為姓。汝亦記十五歲時。從予至鳳縣南。捕得一雌雉。擬至邸第。欲烹之。汝憐其哀鳴。潛縱之去。是以云有夙契也。古人得之而霸。吾儕小人。無可希冀。唯當致富耳。後舅死。乩經商數年。果貲百萬。他日過落澗處。引領悵望。兩淚交頤。重修陳寶祠。並招僕之魂。以從祀焉。

蘭岩曰。物猶不忘舊恩。可以人而不如雉乎。

張五

知縣某。病怔忡。日夜心悸。恒糾合家人數十輩。通宵列燭環守。而猶一夜數驚。越半月餘矣。坊間有張五者。年四十餘。夙鬻豆腐為業。常起五更。一夜違時。四更便起。囑妻作腐。妻曰無乃太早。張曰。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早作早賣。亦大好事。汝起點燈。我暫出解手。便轉也。乃啟門至街內。方欲登溷。忽有二人過其前。喚曰。張五。此間來。張以為素識。從之至街口。同立人家簷下。審視二人。竟大昧平生。各着青衣。垂綠頭帶。冠紅帽。執朱票。酷似衙門中隸役。向張曰。有一事相煩。不可推諉。張問何事。二役曰。不必窮究。姑同我等去。言畢。嚮東走。張心大不願。而兩足殊不自由。踉蹌隨行。繞出街市。至知縣衙門。柵柱前見六人。立大門下。躬擐甲冑。皆長八九尺。二役不敢進。乃轉至衙後。一水竇前。使張先入。張不肯。二役推之。不覺已在牆內。二役亦相繼入。歷高垣數重。悉如此。竟達寢所。窗上燈光甚明。命張窺之。見知縣某呻吟於牀。牀角及腳後。坐婦女六七人。地上滿鋪氍毹。亦有男婦八九人。羣坐其間。還告二役。二役亦來瞯。五更向盡。二役頗憂惶。相與頻頻窺伺。又移時。某稍安。諸男女倦憊殊甚。或鼾而鼾。或寢而伸。二役喜躍。急取一鐵鍊付張。曰。汝速入房。將此鍊繫知縣項上。勿恐勿怖。竟牽之以出。張驚曰。彼知縣官長也。我何人。敢相近乎。二役曰。彼雖為官長。而貪財好色。濫殺酷刑。今且為罪人。奚復可畏。張趦趄。終不敢前。二役慌遽。復極力推擠之。獐皇間已在房

中。不得已即以鍊縶知縣頸上反走而出二役迎之同循舊路張回顧知縣已縶頸同行矣大駭知縣默無一語甫至宅後見一男一女作淫戲於墻陰略不羞避二役過之張問曰此何人奈何恣行淫事。腆不畏人也役指知縣謂張曰彼女子即渠之愛姬翠華彼男子即渠之孌童鄭祿也因渠病臥故私約于此彼方自謂隱密豈暇見我輩又豈意我輩見之明且晰哉張目知縣而笑知縣亦頹首不言。至水竇前復見二人結束同二役亦械一人囚首噴面而立二役問曰已拘得乎應曰拘得矣其人見知縣欲哭役急批其頰而止張私詰此人為誰役曰即渠之幕賓主刑名者郭某也與同案故同拘耳話間聞內宅哭聲羣起役曰時至矣遂出至坊間預有二人駐因轝二輛相候于通衢四役因納知縣與郭于轝中囑張曰汝自歸慎勿洩于人也言訖趁轝叱牛而去張至鷄已鳴矣見妻背燈而泣鄰婦三五人從旁勸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矣天數夙定也況氣未絕俟天明延醫治之料無妨也張聞之大驚失聲一呼豁然如夢寤則身臥炕頭妻坐守於側鄰婦搶攘滿室張趨嗟不已妻見其復甦也驚定而喜張問胡為而哭乎妻曰汝解手良久不回我出視汝僵臥簷下浼鄰人扛入室手足雖温而呼之不醒自四更至此時已半夜矣何幸得復生耶張始悟前此之事皆魂魄所為也起身揖鄰婦而謝之各欣然辭去張乃備以其故告妻妻亦駭嘆比曉舉城軍

民擾亂。僉知縣官於五更時。死矣。密訪郭幕。亦同時暴亡。張不謹漸洩于人。某之子聞之大恚。械送縣。笞三十。鞫鄭祿及翠華私通事。果不誣。杖鄭祿于縣。瘐死囹圄。縊翠華于園。以殉。事出雍涼間。秦人至今述之。恩茂先曰。誠然。先大父亦嘗言之也。

蘭岩曰。罪惡貫盈。天奪其祿。鬼得而辱之。民得而欺之。回首皐比臨民。其威權安在哉。鬼卒不能繫其頸。而假手於張。非鬼卒不能也。張目擊之。以暴其惡耳。

阿凤

某宗伯致仕家居。以數千金買巨宅一區。宅後樓九楹。空無人居。但貯什物。恒扃鎖。往往見異物。宗伯四子三女。女皆嫁巨室。三子亦婚名門。唯第四子甫十六。未娶。房中侍女海棠者。年及笄。頗慧麗。適宗伯偶山遊未歸。海棠寢至夜半。忽為人舁至樓上。見錦屏繡幙。畫燭華筵。坐客十餘輩。男女相半。履舄交錯。酒炙並行。命海棠起着衣侑觴。棠面赬。以不習對。坐中穉齒女子。丰姿妖冶。鬢髮如雲。衣廣袖之襦。把文犀之盞。含笑謂棠曰。爾非爾家四郎房中婢耶。我與爾家四郎有凤緣。魚軒不久入門。自是一家人。無事靦覥也。棠倚柱垂頭。不作一語酬答。一靚粧女子。齒尤穉。罵曰。奴種不堪作養。喋口慍色。欲誰仰汝之眉睫耶。此等人祇可侍盥櫛。提箕帚。那曉歌舞中事。縱使能歌舞。亦不過年年作牛鳴。得得效驢跳。三姐耐煩

與語。又一少年男子曰。我道莫教渠來。三妹執不聽。今何如。轉壞我一緉新綾襪。污印十箇腡文。滿座大笑。不覺哄堂。前女子有羞愧色。向少年曰。四哥何太小家相。亦學九妹嘲笑于我耶。海棠雖賤。顏色姿態。且遠勝四嫂。今當稠人廣衆。不肯作倡優伎倆。正見其尊重處。何必相強。且襪一緉。值錢幾文。亦流于齒頰乎。妹以其初睡。不便令作赤脚婢。故聊爲假借。亟當奉償耳。苟有污。妹當代償八緉。少年語塞。避席以謝之曰。三妹驕養慣。性情猶昔日耶。聊以相戲。何遽破顏。使人送之下樓。置故處。棠汗下如雨。心大悸。捶同宿二婢醒。告以故。二婢亦懼。次日白諸四郎。四郎白其母。母怖曰。此必狐鬼。戒勿至後院。四郎私叩海棠。心艷女子之美。又聞與已有夙緣之說。頻頻窺伺後院。徘徊間。瞥然一物墜面前。拾視之。則鏤金條脫一隻也。懷之以歸。出示海棠。棠曰。此狐之物。不可取。四郎不聽。棠恐爲已累。告夫人。夫人素嚴厲。怒曰。不肖子。豈不聞。不聽老人言。悽惶在眼前耶。呼四郎至。索條脫觀之。榔枝一圈耳。痛訶之。且命行杖。兄嫂畢至。環跪求寛。正紛嚣間。聞有女子厲聲于北窗之下者曰。此汝家亢宗子弟。奈何撻辱至此。所謂慈母固如是乎。夫人知爲狐。遷怒曰。人家教誨兒子。何與爾狐狸事。狐曰。呸。果何與我事。特念四郎年少。故不忍其犯夏楚。不然。即打死。又何妨耶。大郎怒。欲出殺之。聲言覓刀。二郎三郎阻之不令往。狐亦大恚。衆口沸騰。飛瓦入房。器物皆碎。夫

人懼不復敢出聲羣狐踰時始寂于是晝夜乖戾妖異旋生二郎乘馬上衙往往途中失去二鏡海棠如厠猝遇紫衣少年樓之接吻力拒久之旋失所在他侍女所遭尤强暴大郎新授中書舍人同僚出貲公賀至日門庭如市庖膳人諠賓來絲肉並陳水陸咸備乃舉酒獻酬則酒皆馬溺下箸殽友則箸皆糞蛆客大譁以為譏弄大郎悟為狐祟力白其故客甚無聊踵接而散大郎送客去恨憤至樓下跳罵逾時二弟勸歸餕甚妻曰厨下饈饌極多盡取食孖乃命婢索點心啖之頗美及入喉覺蠕蠕動嘓啅有聲即吐哺視之則盡疥癩小蛙也遂大嘔不敢復食日暮出飽於市親族相戒不飲食於其家大郎有內弟為侍衛少年好事者也來省其姊話及狐事侍衛笑曰鷙鳥纍百不如一鶚汝家無膽勇者何以彈壓妖魅我今夜住此必獲盜賊即不然亦當為彼勍敵大郎曰汝狀如婦人女子狐見之且恐有異圖夫何能鎮靖之有侍衛忿然曰姑待之今宵即見功效也會夫人歸寧大郎乃留之及暮欣然攜樸被獨宿樓下其姊及二郎三郎諫止之悉不聽入夜初無聲響益坦率久之體倦即就枕至四更大郎寤擁衾起坐敲火吸烟聞牀下似有鼾聲異之撼醒其妻共起燭之見一人裸臥床下身無寸縷大驚呼有賊婢媪畢集擒而撻之其人驚寤則侍衛也眾大駭侍衛慚愧無地大郎以衣衣之叩其故不解何以至此昧爽驅馬而歸衣服履襪得諸圊中污穢

不可復著三娘書寢為火燒其衣樸之愈烈倉皇脫去衣固依然無恙也怒駡不已自此為患益甚或閨中織物懸諸大門或下體褻衣拋之當路衣未製而先燬鏡甫淬而旋昏浹數旬宗伯遊山回夫人備述家中事議遷居以避之宗伯曰婦人信邪偏多疑懼勿復櫌攘自獲寧謐矣越半月上下果相安咸以為主人福佑宗伯亦頗自詡曰何如可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又數日忽閽人坌息入白方大人來拜矣益少宗伯方公文名籍甚且為宗伯鄉試座師一朝枉駕辱臨舉家欣感急索衣冠出迓拱之升堂再拜起居云坐則坐方公久坐不去言語葛藤又深怪宗伯疏慵不常存問宗伯汗流浹背謝罪不遑方公未刻入門酉時進饌自漏下以迄午夜語猶刺刺不休宗伯精耗神昏百骸俱倦支持鼓勵强作笑言久之不復聞方公聲息若啞若聾宗伯罔測其故頤使大郎侍側潛窺但見面上茸茸不辨何物耳語宗伯宗伯大疑即前審諦烏得為方公但一狐靈踞右席耳父子不勝駭異既而知為狐所弄乃大笑曰騙得好騙得好當時上下無不捧腹遲明宗伯扶笻至樓下曰主人寄聲阿紫吾聞社鼠不灌屋鼠不燻以所憑者得其地也况狐之為物歲久能仙既能于獸有靈何必于人為祟如謂炫其幻術則幻術豈足服人倘用以驚愚則驚愚何堪利已胥出下策終非上乘吾今與汝約請畫粉牆為界樓九楹任汝所為牆以南主人居之兩不相侵言歸

于好。如復相樞則背城借一矣。樓上無有應答者。遂鳩工至。粉墻橫亘東西。長逾十丈。一夕深宵獨坐。見一翁一媼。貌殊奇古。率男女五七輩同拜于地。謝曰。公真豁達大度人也。昔者之言。敢不受命。特四公子將有大厄。願以三女阿鳳者充公子妾媵。至旦夕呵護。聊以報德幸公勿棄也。宗伯問阿鳳安在。翁指示之。宗伯諦視。穠不短。纖不長。國色無雙。平生所未覩喜而諾之。問何日親迎。翁媼曰。旗俗不親迎。且既承慨許。當即令其趨事舅姑。敢議禮乎。尋辭去。不復為祟。越三日。宗伯與夫人方坐談。驀見一女子搴簾入。畫衣素面而拜。自稱阿鳳奉父母命。來侍四郎。夫人見其慧麗。亦喜而安焉。女事舅姑極婉順。妯娌之間。亦甚和好。夫婦異常繾綣。操作甚勤。女紅精妙無匹。與海棠尤相得。會夏日。大雨大雷。女驚惶失措。抱四郎卧帳中。現形為一黑牝狐。四郎無計擺脫。不勝忐忑。霹靂繞屋奔騰。逾時始定。狐復化為女。跽謝四郎。欣喜之色可掬。夜半遂失所在。後不復來。四郎思之不置。後四郎早貴。官至閣學。是蓋狐欲避劫。故托庇于四郎。前者老狐言公子有厄者。妄也。觀其逃劫而喜。去不復來。始有意。終無情。慨可知矣。

蘭岩曰。為避劫而自來。甫逃劫而竟去。竊為狐所不取。

婁芳華

婁芳華籍輔氏二十未婚從其舅氏楊尉於藍田邑有董孝廉者輞川人富于學楊使婁從之遊往返頗遐中途有古刹至則信宿焉率一月一歸省舅居無何緇衣寥落一老僧僅存目且雙瞽婁至唯獨宿西院無可與談值仲夏復經其處日將暮枯坐無聊賴散步寺門前覺有異香有頃香漸濃倏見一女郎從一婢遵山蹊自東而西年十六七姿容美麗目所未覩掩袂而過數回首盼婁若甚注意者婢年亦相等明眸皓齒頗娬媚婁心蕩繞出捷徑要遮而揖之曰山深日暮小娘欲安之乎女却步羞澁倉皇撿衽婢極坦率直前以身蔽女而應答曰何處小郎强來與人家閨秀語我家小娘子出身矜貴門楣王謝甲第金張雖至親如弟兄稍涉疎遠者未嘗輕交一言況于葭莩更何論行路郎君冒昧乃爾其欺我雙髮雛穉不能握拳透爪徒為嚼齒穿齦耶言訖掩口視女而笑女亦粲然婁察其色不慍乃僞為踧踖再拜而謝曰小子無狀見子從小娘日暮耦行未免有情慮及豺虎意者蝸居伊邇草榻空懸私願孔奢欲留一宿小子萬幸得濫廁居停小娘或不肯猶望子善為緩頰胡為翻來誚讓所謂可兒者固若是耶婢格格笑曰書癡愚而詐幾令兒無以應當慫恿小娘子與汝角口矣於是耳語女子者久之女掩笑曰男女不親受授可同宿乎婁聞之喜鞠躬而前曰蘭若雖隘足以偃息否則同榻亦權宜之道也女不言而笑婢因一手把婁袖一手攬女腕

牽之使相就曰好好千里姻緣似綫牽也今日郎有言㮇虵之神無不聞之泉水松風悉為羔鴈行矣無辜負普救佳會也乃與婁同掖女子入寺婁以寒儉恐貽笑麗人頗形惶遽女子笑語婢婢笑曰主人倉猝如此何若諄諄欵客耶因命婁于佛殿前設長梯婢橋旋而升巡簷探取爵鷇數十枚袖中出銀銚一具復出一漆盒子取油少許色如酥炙鷇盈銚又出酒一鐏色碧而香烈味極醇婁與女對食香美無匹是夕同寢婁幾死于温柔鄉詰朝握别共訂後期女曰此間雖僻猶結廬在人境也兒家去值西僅十餘里有屋數椽可以避囂白板扉外有古杏五株甘棠一樹可誌暮當遣侍兒來導郎君一見過婁諾之女與婢出門而去婁悵望良久遂不復之輞川出入寺門引領以待抵暮婢始至見婁輒笑曰郎君玉立林下縹若神仙無怪娘子殷殷注念半日數十次促奴來也婁見之驚喜欲狂問小娘所在婢曰但踵奴行無多問乃相與越澗循磴迤躋于崚嶒犖确間歷數嶔崎婁履襪盡穿不堪其憊而婢子踐流躡石其行如飛約十餘里于山谷中入一椽林時日已西沉風聲如吼但覺濃陰染袂空翠爽肌漸覺異香撲鼻宛轉間抵一精舍花木蕃盛泉石清幽婢曰至矣郎君非倉卒客可即入也婁入見女倚欄待相見歡然婢治具作供羅列山珍而以爵鷇為上品意女羊棗之嗜也房中位置悉與世異女喜作古粧小婢外更有垂髫女七人盡苗條婉媚女

馭下極嚴諸婢無不仰其眉睫而待前婢獨寬時呼其名曰收香八人中收香慧黠尤甚又有老婢年約七旬獨司庖湢亦來窺婁轉身即笑謂諸婢曰阿堵貨兒乃老身百十年前藥籠中物耳娘子少見多怪輙一交若醴醽恐非耐久交也婁聞之頗恚赧收香為之禦侮曰彼自惠好無尤于汝何干涉百十年前事污人耳久矣奈何復舉以告人殽饍之外縫紉補綴為汝事其他不必干預且郎君處此于汝亦大有波潤獨不念椀中餘瀋杵中賸截又誰曾與汝爭一匕一箸耶七婢笑以和之婁與女亦各拊掌老婢慙而去居月餘婁欲歸省其舅女難之收香悻悻以兩手撫婁背推之出門曰郎君心堅確郎強留在此亦寡懽情請速去勿稍淹也婁未及應而雙扉已闔乃悒悒覓路而返甫至僧舍已遇其舅率數僕搶攘而至見婁大譁曰汝一人何之耶婁不得已以實告冀舅浼冰人為娶女也而舅大驚曰深山之中何所不有據所遭必妖魅也亟糾合鄉勇數十人促婁導入谷中至橡林婁頗俄延舅怒以馬箠撾之婁終託言迷失不復能記憶舅束手曰然則將奈何方欲謀歸去忽林間有異香襲人眾異之復返入林循香氣至一山洞藤蘿附石喬木千章洞口香氣倍濃舅曰此必妖物窟宅未可擅入以火薰之可也于是伐枯積朽爇火燒之烟入洞中為風所吸聲飈飈然俄有獸突出鄉勇以鋤奮擊盡斃岩下一食頃得香麞二頭獐七頭蒼狼一頭以驢載

10

歸縣中。食肉寢皮。妻由是痛恨。眠俱廢。一月後。病遂不起。

閒齋曰。麝之見獵。以臍之有香也。象有齒。犀有角。鶚有尾。鵰有翎。鼉有皮。鯆有膏。蠵有甲。蠬有珠。貂有毛。蚺有膽。皆麝類也。彼方自以為天之篤之。而不知天之毒之也。惟人亦然。女有色。士有才。

蘭岩曰。二獐以情死。以香敗。尚能自守一時之慾。則古洞幽深。誰復得而擾之哉。甚矣情慾一動。即死機也。香氣所聞。即敗兆也。惜哉

噶雄

噶少。小也。雄。俊美也。抱罕人稱噶雄。猶中土人之稱少俊也。噶雄者。何人名也。人而名噶雄以其人少且俊也。雄楊姓。本粵東人。其祖為河州副將。卒于官。路遠。柩不能歸。葬河州。遂家焉。父錕為守備。四十而死。雄幼孤。長養叔孀。叔鋙為千總。是時大同周公文錦為河州副將。憐其官裔落拓。乃以雄為餘丁。令掌書記。雄年甫十七。慧黠得人心。周有少女。尤眷愛雄。時與飲食什物。雖無他事。而兩心相慕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有務子者。年與雄埒。為人亦狡獪穎秀。日與雄同供書房役使。夜則直宿齋中。際夏月。務子宿廊下。雄宿軒內。因苦熱。戶牖不閉。一夢初覺。睞著月光。見一女人立榻前。大驚。蓄縮不敢動。女以手撫之。小語曰。莫怕我

來矣。維似周女審睇不訛化驚為喜急起問曰深夜間何事到此女笑曰憐子鰥寂來相伴耳言訖亟解衣升榻啟衾而入肌理膩潔捫不留手香氣馥馥奪魄銷魂欲為柳下惠不能亟勉矣是夜綢繆至五更始去雄冥搜其樂如醉如夢恍惚之況猶雲南之銷陽臺也次日入內周女方曉妝雄目之微笑女亦笑迎之雄終慮洩于務子假周命令務子宿箭亭務子謂箭亭自有老軍直宿何事需我雄曰主人命誰敢致詰務子唯唯雖移襆被去而心疑之夜半踰垣覘其動靜甫至階下即聞房中笑語由暗處竊窺窗隙月射四壁纖毫畢照見雄方與女狎辨為周女必大動精洩而返老軍方反附于牀問焉往務子以登溷對老軍怒曰吾通宵常不寐何事不能覺察汝二更去四更始回必有非為不吐實亟當扭稟轅門官矣務子懼因以實告老軍本冬烘聞之駭曰以下蒸上喪無日矣汝知而不舉罪亦同坐聽我教首之可也務子因嫉雄之寵承老軍教密白于周周大怒入宅讓其夫人夫人曰女日夜在我側不離跬步何所見聞輙來喞聒其為選事乎即好選事亦不應自皴乃爾正所謂自將馬桶向頭上戴者尚堪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周忿極愧極反目大鬨女涕泣不食周杖雄二十逐之出境雄無依棲身洮州一古廟中一日乞食已方清夜自傷忽見女至前謂曰子勿憂以天地之大何處不可托足請與子偕隱何如雄見女悲喜交至泣且拜曰一身之

外別無長物子雖鍾情之篤我寍忍見子爲乞人婦乎女曰何至于是子姑攜我向湟中有我在保子一生喫著不盡也乃相與之西寍女出貲置房産器用僕婢儼然富室而雄竊察之初不見女有一囊一篋良不解取給何所殊爲懷惑居無何會其叔語因公至湟中遭雄于闤闠間乘肥衣輕不敢遽認詢諸市人僉曰河州楊公孫也新寓于此纔半年耳語快快歸逆旅使老僕密偵之果雄也僕私詣其家傳語曰郎君何以發迹老奴從二爺來此數日矣郎君獨不一念其鞠育情一往起居耶雄入白于女女曰大恩不可忘于路人况從父耶且子爲富家翁而使叔寄身傳舍可乎雄乃往謁語再拜敦請語許之甫登堂姪婦出拜視之周女也大驚密詢其故雄具言之語嘆異默思于來時不聞署中有失女事豈其本官諱此恐招物議耶居二日便歸河州啟周屏左右備述所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得有此然不可不究竟也亟使人往擒雄至嚴鞠之得其端委怒曰柰何使妖物久假吾女之名而不歸玷吾帷薄乎商榷于夫人曰雄之祖生爲此處副總戎與吾家門户正相當也女十七與雄同庚年歲適相匹也即以女妻之可乎不可夫人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花燭之夕忽見西寍之女先已在室雄獐皇不知所出女笑而止之曰何事廻避兒雖是狐今實爲報德來子年少固不能晰昔令祖官此地時嘗獵于土門關兒貫矢被獲令祖憫之

縱之使竄屢圖報復不得其間茲得乘此為氷上人夙願償矣然苟非子與周女有夙緣兒亦無能為力也言訖出户旋失所在衆始悟此因果狐實曲成之也謂之狐媒

閑齋曰予從先王父鎮河湟時雄甫二十餘已在材官之列女亦無恙曾一至署中上下目睹其婉媚迥異儕俗洵佳人也雄後官至參戎周女誥封淑人四十即致仕居河州猶富甲一郡云

蘭岩曰一狐耳數十年之恩猶切于心而身報之乃人有昨日之恩今日忘之者抑獨何歟

劉鍛工

鍛工劉姓汀州連城人乾隆丙子入都道經汶上宿逆旅適有番禺許生公車北上與劉同舍有少年甫弱冠眉目如畫云是江右人預委裝于室之東北隅比許至已無隙地主人不欲留許殊窘迫少年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店中果無容膝地耶與小弟同榻可也主人乃留之許目少年大喜市酒肉饗焉劉亦得醉飽既就枕席睡未安忽聞少年厲聲曰奈何無禮至此汝視我為何如人耶許悄然不發一語既而少年作怒哂聲曰此亦錯怪汝汝未知我之伎倆耳姑一試使汝知之言未絕隨聞劃然一聲白光如匹練出自帳中繞室如飛電

寒侵肌骨。劉汗下如雨。屏息不敢少動。一食頃。少年喝言住。白光旋斂。少年下牀結束。曰。苟非劉丈在室。蠻崽尚得活耶。更至劉前謝曰。年少性躁。適間驚擾。方寸不安。少有餽遺。聊贖愆罪。前途尚有銳務。須早發。幸左顧。勿見拒也。亟委一柿黄布囊于枕畔。啟扉徑去。良久。劉心始定。呼許詢之。許大愧。悉力叩之。乃吐實曰。初見少年姣好。深慕之。旣抵足。肌膚滑膩如脂。試握其足不動。拊其髀又不動。不禁心大蕩。欲以龍陽君待之。亦酒醉所致耳。詎意其大有神術耶。早起劉怪許無眉。許亦訝劉短鬚。大驚。及相與束裝。毛髮適在衾中。方悟夜間白光迅飛時。盡爲所削而不覺也。劉私啟所委布囊。得白金二笏。至京營運。遂成巨商。許下第。肄業成均。尋病卒。劉常出入文公子士玉之門。故公子能詳之。

蘭岩曰。飛仙劍客。世所恒有。柰何夢夢。欲以龍陽君待之哉。其不爲所誅也。亦幸免耳。

○白面許生。功名念切。甫獲一席之安。淫心輒熾。幾蹈不測。固亦宜然。獨不解少年慷慨之。抵足炫以姣容。親以柔體。不已冶容誨淫哉。或藉此一示其神術耶。

蛸精

昌邑胡輝岩。爲予言其鄉禾稼將登。有列蘆棚于田間。令子弟夜宿其中。以防竊刈者。連棚十餘。一童子余姓。年稍長。於其儕獨卧一棚。居無何。日漸瘠羸。父兄怪而詰之。不吐實。乃陰

囑諸童子密覘其所為。是日薄暮，諸童戲於塍上，瞥見一醜女人徑入余棚，諸童恐怖，奔告其家。其家人糾合同井，執鋤鏟往觀，女人已出棚回西去，面色如瓦，獸巨口大目，蹀躞而行。逐之二里許，倉卒入亂草中，不復出。跡之，得一穴，大如屋，黝然而黑，不知胡底。因羣聚定策，積枯穴口，燒烟熏之。有頃，一物突出，冒烟而犇，衆譁，四走，物勉行數十步，即不復動。衆漸集驗之，則一蝟死田間耳。剝其皮而張之，大半畝，厚數寸，刺長二尺餘，作殷赤色。割而分其肉，怪乃絕。余氏子獨啜泣，以為磔其麗人也。胡至今尚藏皮一片，每出以示人焉。

蘭岩曰：茍遇情人，雖與以南威、西子，不易也。人亦自美其所美耳。余氏子安得不泣。

小手

舅氏海公為驍騎校，好道，自號捉必主人。居東直門外樓子莊，去城三四里許，常奉祀一狐。親友求見者，主人先白狐，狐自壁竇中出一小手與客把握，肥白輭膩，如六七歲小兒。其談論必因人而施，聲如燕子。力求一見，終不許。或潛窺之，輒隱身壁角，讓曰：「何故來此相覷，欺我不敢打耶？」隨有石如卵大，飛落窺者面旁，相去顴頰間不容髮，咸驚張失色，亟揖而謝之。

一日，主人將往城灣習騎射，狐曰：「三日內勿往，往必有災。」主人乃止。會軍政，即本參領先期較閱，主人不得已，就之，馳驟間馬忽蹶，墮傷左腕，遂為廢人，罷職家居，每至薪水不供，未免

室人交謫，狐獨慰之曰：莫非數也。是正可以優游，何事怨懟。室人遷怒曰：無柴米，一日不得過，烏得不鬱鬱耶。狐哂曰：發福發財，會各有時，不能少待耶。我本欲報汝家數千金，以時未至，故不無少俟。今既不能耐，不得不躁為之。乃教主人購南鉛數百金，納入竇中，戒勿窺伺。由是每夜三更後，即聞房中風匣聲，五更後始輟。七七日，呼主人至竇前，以白鏹授之，翹邊細絲，悉成紋寶。主人驚喜，男女六七人往來取藏，竟夕始竭。權之，得五千金。問狐此從何來，可以駐世否。狐曰：我與君夙有緣，故用一施仙術，燒煉相贈，非齊奴物也。是非贋物，何不可駐世之有。君第用之，無疑慮。我亦從此去矣。主人切切挽留，不聞應答。久愈寂然，蓋已逝矣。主人感其德，為主處祀之。以金營運，數年財雄一鄉，今漸衰矣。

蘭岩曰：此狐不可多得，非以其以財贈也，嘉其以義交耳。

蜃氣

平遥陶賈販貨至巴里坤，過西海，雨初霽，海中龍重霧，山色皆失。陶愛其空濛，暫憩一樹下。俄而霧散，隱隱見海中有兩山並峙，中間一抹雲氣，橫如白練。雲漸濶，忽現一浮屠，頂金光四射，瞬息高出雲表。數之得五級，俄九級，一餉時得十三級，色如虹。繞塔盡現樓閣，千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現，須臾變化。闤市井人初不知有蜃氣變幻事，驚怪而已。少焉，樓

閣半泯浮屠亦漸斂縮只餘八九級大風忽起波浪拍天樓閣浮屠片片吹如碎錦頃刻都滅陶冒風雨行至營中質諸土人始知為海市云。

清和民

清和民某甲夜還自城跨一驢獨行郊野誤入播間乖迂殊甚忽有人在後呼其名甲策蹇不顧其人追呼甚急指顧間亦在驢背以兩手環抱甲腰手如冰且牢不可脫甲故有膽陽作不知而陰解腰纏纍然出不意反縛之並繫己胸其人窘迫絮絮求釋不絕甲置若罔然急馳而返至門大呼捉得一鬼來矣家人燃火出應甲已棄鞍解縛所負化朽檔一片不復有人矣。

王京

王京者宜君砲手。參戎出署例放三砲于轅門次第燃之其二皆訇訇而鳴矣其一久之久之不鳴也參戎出且歸矣京懼責跂足於炮口試窺之砲忽大震京昏絕仆地同事負之歸家皮膚如墨而兩目獨炯炯纓帽直飛去十五里外三道墩塘汛兵得之竟完好不毀半年後始愈面色如豬肝滿布瘢點如靛青者數百餘大似蓮子雖妻子亦不復識無論親故七情俱昧不言不笑亦不行立但能坐臥每見人來探或獨居一室輒舉手向天張口作炮聲

蘭岩曰七情俱昧形如木雞王京可謂悟道矣

詭黃

詭黃者不詳其里居名字以所為詭秘有邪術往往以術致良家婦女于幽僻之處而淫之不翅什伯故人皆稱之如此性疑一妻一妾防閑獨密妻固郡中大家女少女而美妾亦不惡有玳官年十七八貌姣好夙以龍陽之技毛遂于黃雖日覬覦于其妻妾終礙黃無側足處也巨商某有子婦艷絕見者咸擬為神仙中人黃偶遇之于佛會神為之往乃偽為星士得其生身甲子黃夜作法致之于書齋恣意淫媾興闌仍以法遣之去玳于窓隙中窺見之心大動乘間盜得其書復餂知黃妻妾年甲隱城外一廢寺中夜半如法拘之初無動靜一餉時聞檐外簌簌有聲啟户視之則黃之妻妾白身而至形如中酒玳驚喜相半徐徐扶之入殿次第污之會有少年五六輩夜獵歸道經寺前下馬少憩聞殿上有笑謔聲羣執炬排闥而入玳大驚不知所出衆以火燭之咸訝曰美人難再得也遂各解衣更番姦嬲玳亦不免後庭雞再鳴始閧然捨去二婦創甚四體不能舉玳大窘欲作法遣歸而顛倒持咒法不復驗窘甚遂逋逃二婦裸卧至日中為遊人所見鳴諸太守郡人有識者曰此非詭黃之妻

妾耶天何報此惡人之速也太守鞫二婦盡得黃平日所爲枸黃至嚴刑榜掠黃歷歷招供太守大怒立斃杖下二婦官鬻後有見玳于邵伯舟次者已變服爲黃冠矣

恩茂先曰因果之說人多不信觀于此尚有疑義哉近聞京師有某生短視而善謔每與其同學遊行見婦女必指點論其妍醜佐以譏言值上元夜復從其類踏月看燈天街士女如雲驀逢一少婦坐車中蹻足于轅衆共贊此婦大妙生亦神狂謔浪不已咸隨車行數十武生曰彼蹻足于轅有能捎得其鞋者當共醵金錢沽美酒以謝之一少年友挺身自任曰作此事捨我其誰哉急走至前順勢捎之車速力猛並脫一襪婦驚仆車中白足畢露衆逐鼓掌輿夫知勢不敵急驅而去少年以手提鞋以鼻嗅襪而詡于衆曰手段莫高强否衆佩服醵飲而散生歸見其妻哭于房驚問所苦妻不顧而唾曰汝尚得爲人耶予今晚自母家還行過四牌樓見汝輩十餘惡少喧呶街上指我戲謔神情已大不堪既又或前或後隨車不去我正不測汝輩欲何爲乃驀于羣狐狗黨中走出一少年徑至車前來捎我鞋驚惶間已失鞋且並脫去一襪萬目共睹出醜盡矣汝猶從旁大笑汝尚得爲人耶生始悟夜來所弄者即其妻也亟索隻履單襪而審視之果與所捎者分毫不爽雖悔恨亦無及矣由此觀之所得者小則所失者亦小所

得者大則所失者尤大因果之報如影隨形誰謂天高遠而鬼神杳渺哉

蘭岩曰以術浮人自遭顯報乃並不假之外人而即以自用之人反而施之不亦快哉

梁生

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極貧聘妻未婚而妻死無力復聘知交譏之號為梁無告然為人溫雅能飲善奕故為儕類所喜尤與同學汪劉二生相莫逆劉父為刺史汪家貲鉅萬皆稱豪富生以寒士周旋于其間人或非笑或以為貧伴富身無裨胡不自量乃爾生聞之笑曰我兩肩荷一口彼雖朱頓之富其奈我何哉人愈嗤其無品更號之為梁希謝蓋取金瓶梅中謝希大以喻之也劉一妻五妾汪一妻四妾又各有美婢孌童每當宴會必出以侑觴爭相炫耀一日汪以千金從江南復致二麗人苗條婉媚諸妾莫匹以為天下尤物盡于此矣乃折簡張筵召客高會酒再巡麗人出見屏開幔卷冉冉而至異香滿室坐客皆驚一拜輒入不發一言客飲齕俱停目眩神奪汪志得意滿浮白數觥謂諸君何福得遇仙子衆舌卷莫答梁獨含笑未坐品酒味殽渾如未睹劉生癡坐良久始爽然謂梁曰衆人皆醉而子獨醒非無目即無情者生徐曰已一目了然矣雖然入我目不能動我情也汪不悅曰然則何如梁曰較二兄素所寵眷者誠有天淵之隔若即以此為西子為夷光尚未也二兄偏僻必以

我言為河漢請晰言之可乎僉曰可梁曰夫夫也髮為粧梳足為裙遮置二者姑不具論就其共見者指摘一二妍媸立判矣汪曰願聞梁曰眉修矣烟煤之所畫也眼媚矣黑白不甚分也唇櫻矣胭脂之所點也肩削腰細矣而拔頸戾肘儼然用力抹胸束肚宛然有痕皆妝賊而為之也吾聞古之美人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艷照人而四體五官皆有粉飾若使亂頭粗服粉黛不施竊恐國固城堅雖笑綻兩頤欲傾之而不可得也座上客聞此刻論正合邑心咸哄堂而和之以笑汪面赬猝難應答劉獨以為不然曰梁兄眼大如豆乃亦搖唇鼓舌吹毛求疵耶足為月旦評請問西子夷光是何形像光艷照人莫照壞人眼睛否温柔鄉中事必得身處富貴之實境者方能確識珠圍翠繞之趣若窮措大看得幾行書輒謂書中有女據為己有及見真美在前一時把捉不定明知此生斷無此樂轉不得不目空一世謬論解嘲獨不自念一糟糠婦尚不能消受至今游泳似鰥更求一赤腳婢亦不可得只若熬貴手不知一夜幾番作肉虎子也諸客聞語言儇薄不復大笑唯汪生大噱忿恚都消生知空言無補不終席而去從此與汪劉不甚視密交情濟替同學傳其事共聯句以戲之曰年少生成老面皮耶知謝大甚難希而今一發窮無告不久西山唱採薇梁得詩懊惱殊甚冥想彼以富貴驕人喜諛惡直我何獨不能以貧賤驕人黽勉爭氣其覓一妾聊以自娛乎第若

囊中羞澁妄心徒熾世間又無紅拂紅綃之俠烈者雖有佳人烏能自至不勝鬱悶入市閒遊偶見老人攤賣廢書于通衢梁檢視忽得一帙紙色甚舊而裝飾極雅展卷披閱蓋手錄陶詩全集小楷嫵媚不識爲誰寫頁款于卷尾始知爲趙文敏真蹟私心狂喜如掘藏金問索錢幾何老人曰非百文斷不售矣生恐其停留長智即解衣典而償之懷歸待價適郡中有巨紳素癖書畫購求頗亟梁浼人轉示之紳一見如獲拱璧往返議價卒得千金梁秘而不宣陰囑媒妁旁求佳麗凡相數十人無當意者既而有曲背媪攜一女子至年約十六七鬒髮皓齒膩理靡顏天然豔麗洵平生所未覯神爲之奪延之坐問此即媪所出耶曰然曰有女如此何憂不匹王侯媪曰侯門似海一人豈可復見乎猥以貧老不得以俾歸讀書子但取衣食充口體不至凍餓以死又可以作親戚往返是爲至願不敢作非望也梁曰若然足見高明但寒士聘儀譾陋勉奉百金爲壽肯見許否媪媼曰的是書癡語以君長厚故爾相托此非老身錢樹子詎忍居爲奇貨休休但提起一文錢使攜之他適矣梁不復強僅具酒相款媪輙醉飽囑女善侍夫子無念老身遲日當來顧也出門徑去女亦晏然不甚懷想梁出貲爲具衣飾靡不華好女國色天成不假纖毫粉飾淡粧濃抹罔不相宜真天人也梁不破一文驀然得此實夢想所不到綢繆繾綣異乎尋常居無何同學悉知相傳以爲奇事

汪生往見劉生曰。兄聞之乎。梁無告亦納姬矣。劉笑曰。汴城之大如海。豈乏見棄之女為齊人之妾者。縱有一二分姿色。業操作其家者月餘。朝粃糠。晚饘粥。不卜已是鵠面鳩形。見之必嘔。汪曰。予意亦然。但曩昔曾受其侮。至今不甘。今日借辭往賀。薄而觀之。靦面揶揄。以杜其口。亦大快事。劉笑諾。遂各具分金五星。標曰賀儀。華服高車以往。梁聞報。笑謂女曰。今此二人。忒敢侮予。為述前事。女微笑曰。郎無慮。任其所為。兒當為郎小祟之。以洩積忿。梁囑設饌。二生至。各敘契濶。並申賀悃。梁撝謙不已。酒數巡。二生請見如夫人。梁辭以粗使小婢。不過用執庖廚。以分己力。何敢污貴客之目。二生固請。梁始諾。而呼女。甫出户。二生即迷惑失志。嗒然若喪。女欵步而前。斂袵而拜。二生不自覺其腰之折也。梁曰。二公皆通家昆弟。無事迴避。令降尊至此。當奉一觴。女唯唯。捧爵以進。手指纖纖如削玉。二生顛倒。如提傀儡。梁大笑。盡醉而散。二生歸途相議。不信人間有此仙人。從此粉黛無顏色矣。焉得一親玉體。死亦不憾。劉忽曰。是不難。豈不知梁無告以酒為命者乎。後日是其初度。何難設一席。就其家為壽。暗置鳥頭中。聽其鼾睡。彼時為所欲為。將奈我何。無告相狎有年。諒無他說。即使興訟。各拚數百金。何事不了。汪大喜。至日果擔殽携酒而往。女謂梁曰。今日二子。來意不善。郎但坐視。兒自有術播弄之。梁固酒徒。見杯忘死。又素信女之慧黠。知無足慮。日未晡。瞢騰大醉。儼

若僵屍仰卧牀上。二生乃闔扉秉燭迫女。女嫣然曰。二君富貴而韶艾。心非木石。能不兩袒。
第此非行樂地也。舍後有小樓。幽僻精潔。盍往彼一敘談乎。二生聞之。喜躍欲狂。左右各一
掖之而往。繞出屋後。果有一樓。且甚高聳。汪曰。過汝家屢矣。那得有此。女曰。新建未匝月也。
接踵而登樓。分內外兩楹。外間三面有窗。可以眺遠。已預設一席。酒殽俱備。銀燭雙輝。劉拍
女肩曰。卿真可人也。女但微笑不言。時際盛夏。二生解衣脫帽挂柱上。然後縱飲。女忽曰。幾
忘之。兒有些少下酒物。會須取來佐酒。乃入內間。久之不出。劉起覘之。汪亦踵入。往來搜索。
毫無蹤跡。汪至閣子前。聞閣內蔌蔌作聲。迫視之。見女倉皇起伏。汪驚喜曰。何事匿此。急挨
身入閣。女奪門而走。汪追之。下樓。女匿身花下。汪直前擁抱。女極力抵拒。汪持之愈堅。方搶
攘間。忽數人擊柝而至。聞有人聲。並力擒捉。批頰罵賊。汪釋女分辯曰。我秀才也。奈何以賊
見目。且肆撻辱。衆就月光審視。亦驚曰。確是汪三爺。何為在此。祈恕罪。汪不能答。衆視地上
人。則劉公子也。羣扶起。謝孟浪之罪。蓋邏卒夜巡。誤以為賊耳。二生夙以豪富知名。故汴人
强半識之。劉讓汪曰。兄酒狂太甚。害我出何心。汪此時方知是劉。不勝駭愕。邏卒曰。夜深矣。
不便歸府。請留二人相伴。坐以待旦。可乎。二生許之。坐稍定。彼此相看。止各着一汗衫。殊不
雅觀。因思衣服尚在樓柱。浼二卒代索之。卒曰。此處荒僻。何得有樓。二生四顧。並不見樓。唯

斷垣內。大樹一株。高數十尺而已。愈駭。懷惑不釋。問卒梁相公宅在何處。卒曰。素不相識其人。焉知其家。且此為孫布政家廢園。人跡罕到。雖有人家。亦甚隔絶寥落。只火藥局相近耳。柳素不聞乎。孫家園狐鬼繁。則人家誰肯近此。二生大驚。不敢少動。俄而向曙。斜月在西。忽見地上樹影中。一塊獨濃。因風搖擺。不似粗枝密葉。亦不似棲鳥鵲巢。莫測何物。仰視樹上。隱隱似人。咸驚異。起身奔走。同止一矢地外。遠望相猜。終不可決。天大明。其人附枝不動。衆游集審諦之。非人也。正二生之衣帽。懸挂其上。始各大笑。一人緣而取之。俾二生認著。遂各散歸。一時傳説。以為口實。二生不甘其侮。以梁生假幻術戲人。乃鳩集惡僕。董至其家。欲大興問罪之舉。比至則門庭閒寂。空無一人。已不知逋逃何藪矣。數年後。同學友有公車入都者。于磁州道上遇梁生。輕裘肥馬。侍從甚都。相見各述契闊。邀還其家。由僻徑行約數里。于小山下密林中。入一巨宅。富貴如神仙。友問兄何時發跡至此。梁笑曰。兄當日附和汪劉。以貧友為談資。今視梁某。仍是希謝面孔否。友大慚。翌日登堂拜嫂。誠不世姝也。友退謂梁曰。嫂夫人果何妙術。能惡劇之。梁曰。士無行。不當如是耶。居三日。乃促裝辭行。梁以百金為贐。並送之以詩。中有阿紫相依千載期之句。始知梁為狐婿矣。他日歸告汪劉。復生欣慕。予是脂車秣馬。強其友同往跡之。至則青山如故。綠水依然。而第宅與人。化為烏有。相與惆悵而

返。

茂先曰此狐大爲貧友見侮于富豪者吐氣

蘭岩曰人貴存本來面目耳豈獨巾幗然哉

某倅

某倅之任羊城路出廣州遇風暮泊道士洑之僻港焉苦舟中掀播登岸閒步時際三秋黃花引睇不覺行遠過一林于數矢外見燈光熒熒即之則茅屋數椽繞以芭籬籬內有老樹一株下有六人席地飲見客驚起遜坐意殊款洽倅固好此盃中物者就座不辭座中一老翁一少年而廣顙又有三女子一衣藕色一衣綠一衣淺紅年皆及笄又一書生年可五十餘甚嫻雅云是土著主人也問客何來倅以之官告並述邦族咸致敬曰貴人也小酌殊褻倅曰萍蹤乍合實關夙分王前于士不以爲降况區區一倅哉翌日亦當奉屈舟中草酌表意耳書生曰誠如所教諸君勿爲形迹拘矣且諸君事非貴人不足與謀也衆初有慘色既聞是言莫不色喜乃相與歡飲倅亦各詢里居姓氏書生代白謂老人余姓少年駱姓三女方姓爲堂姊妹皆廣州人自身姓莊爲庠生倅各以詼詞酬之縱飲之頃老翁忽愀然曰老朽幼在學堂時最喜讀瘞旅文人皆以所好不祥今孤竹數千里外漂泊無依彼吏目尚有一子一

僕相追隨較老朽真天淵矣少年及三女子聞之皆欷歔流涕書生拋一觥曰佳客在前不理觴政但呴呴嘔嘔徒亂人意獨不慮負佳客歡耶況已言事有可謀何復作楚囚對泣五人頗媿赧唯唯受罰三女子次第奉倅酒請歌以侑之倅將避席書生捺之坐且曰伊行悉出至誠貴人奈何辜負倅不得已為之引滿書生鼓掌當拍少年嘬口作簫笛聲清越逼肖紅衣女再欬而歌曰夜深風露涼蟋蟀吟秋草空江孤月明魂迷故園道音輕銳悽惻聽者罔不酸鼻書生顰蹙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況滿座向隅將何以愉快一人耶幸玉姑莫更發此聲致主客索寞少年曰玉姑愁緒紛如那復有歡聲向客余不揣試為代之乃飛一觴歌以送之曰滾滾江上濤溶溶沙際月渺渺雁驚秋迢迢鄉夢絕其聲烈烈如梟鳴一座都笑倅獨賞其音節老翁曰無以嘻戲轉妨正事適莊先生言唯貴人可以了大家事何隱忍不急商榷書生笑曰終是老人雖日暮途窮猶刻刻不忘切己事然誠為要務請為貴人陳訴敢冀鼎力以副睎望莫推諉否倅已半酣攘臂曰人固有具熱腸俠骨如某者守天涯邂逅良朋盍替氣味已投金蘭分定又何事囁嚅其辭令人鬱悶耶衆聞之皆喜即席展拜書生再拜曰一言慨諾衆所心感衆所求事此際未可盡言貴人且誌之請于明日循江岸向西行里餘有老人矮而鬚操漁舟為業者就而告以今日之事並吾等之情狀則彼自有說必

能使貴人豁然不疑也倅曰謹奉教于是四座歡甚無復愁苦故態已而斗移漏轉約略四更老翁曰貴人去舟已遠紀綱復不來援引應下榻此間矣少年曰此自無庸議但莊先生所居不廣大家留此未免抵頂交蹠非所以待貴人吾二人且去休玉姑姊妹不妨留此侍貴人枕席預報撫存之德三女聞之俛首赧然倅辭謝曰某雖失學嘗聞三女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老翁曰不然貴人熱腸為天人所欽矚何言不德彼玉姑姊妹雖云賤品豈無環草私願聊酹涓埃于一夕乎矯情震物貴人曷取焉倅陽為拗阻而陰實愉悅乃以目視書生書生曰未知雅抱何如耳倅曰某生平未嘗拂人之情粲不我棄反敢棄粲乎衆皆從恿之書生正色曰玉姑姊妹猥以淪落孱困至極得貴人發惻隱心調飢甫慰雖欲不聽衆人之所追及貴人之所為不特不能亦且不敢正以蛹之以繭自縛無力解脫緘口制心詎無隱憾所賴仁人君子奮極溺扶危之志遏偎紅倚翠之心是所望也苟聞孟浪之談輙行苟且之事背明德而逞私欲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豈鯫生翹首跂足之所望于貴人者哉理痼于中言激于外幸宥其冒昧取其憨愚倅慚汗無地下席揖謝曰余翁所言誠惛耄之亂命駱君之意尤麴蘖之狂情小子素愚能不為其簧鼓得先生訶而止之不致禽處古人所以尚諍友也敢不拜藥石之賜書生答拜而讚美之曰貴人見善即遷聞過輒改多

福未可量也余駱二君歸心太摯遂行不怨聞貴人悔過亦當改之二人跼蹐不安頓首引咎三女子忻然色喜再三叩謝相繼辭去書生導倅入室室甚卑隘蕭然環堵唯正中設一竹榻壁掛一篝燈餘無所有書生安置已反戌雙扉鄭重而去倅亦就枕既覺則獨臥一古塚旁古樹之下但見紫英黃蔓秋草縱橫重露砭肌江天向曉不勝眙腭亟起著衣僮僕已踪跡而至悉哆口坌息繞倅大譁曰何若露宿于此僕輩奔走一夜到處尋覓幾曾停履倅曰唉卽予亦豈得已而不已哉事極魑魅正須與汝輩證明乃率衆循江西行約里許果見一矮老人白髮繞頰如氊方解纜于蘆汀勢將他徙倅呼而止之密告所遇老人瞠目良久始愕然曰君洵從莊秀才墓道中來矣行年七十不謂今日乃見異事倅問莊秀才何如人也老人嘆曰此亦奇緣非偶然也可不明告乎因道此間道士洑之下流分港也向西北茂林中依山結廬以居者有莊叟焉年望七矣予爲比隣交亦最深叟木訥無他長唯事念佛其子爲秀才五十而死死且二載矣適聞君所飲宿處卽其殯宮也秀才生時質直好義每值風雨大作必親至江干以拯溺爲務廿餘年來不下數十百人卽有死者亦必斂以棺衾付其同行者載之去唯有一老翁一少年並三女子名姓里居俱無可攷故至今猶厝秀才墓側自客歲秋間叟每囑予命留心于廣南仕宦者今據君夜來所遇皆云家廣州且正符

五人形狀又有姓可訪意叟必有所見聞矣君如有意何不同往一叩莊叟乎倅曰能為導否老人曰義之所在豈肯讓君獨勞乃拾棹扶槳蹒跚導倅以行去門尚遠已見叟策藜杖捻念珠立樹下持經咒矣相見各有所述叟乃嘆曰老夫一心淨土無暇旁求不意疇昔夢見亡兒謂所厝五棺二男三女皆珠江人也苟有仕宦其地者攜回葬之雖無親故亦正首邱不強于念佛萬聲耶老夫誌之二年於茲矣昨宵復見夢云今日心願可了故立俟于此詎意若是之驗曾以托老友而老友能盡心力又強似我念佛功德矣尊官誠能為是義舉不妨火化之攜骼南行但摒擋一月俸錢買半畝地瘞之亦仁人之事也不又強似老友之盡心力乎倅感其言亟往取五棺聚薪化之分貯罏中載之以去

閒齋曰若莊秀才可謂銳于行仁者矣生時未了事死必了之若倅者可謂勇于行義者矣不能利而行必勉強而行之然非莊不能成倅之義亦非倅不能成莊之仁茲二人者所謂相需濟美者也而莊尚矣至于莊叟之好善漁叟之酬知士夫所未逮者彼則所無事焉豈唯齒之當尊亦且德之宜表世儒眼大如豆又烏知村翁野老固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可不勉哉

蘭岩曰莊生生前好義極斂多人死後復能規友以義囑又留心于無主之魂致能各

歸鄉土。誠義人義舉也。五十而亡。終于諸生。天何報施之薄哉

倩霞

汀鎮右營遊擊李錦。為予言耿精忠封閩時。驕奢淫佚。有林青者年二十。為耿府護衛。獨承眷愛不啻子姪。以故得出入藩邸不禁。雖耿之愛妃寵姬。皆得見之。合府呼為小林。值七夕。耿與諸妃夜宴。見林侍側。戲問曰。汝娶室乎。對曰尚未。耿笑曰吾貴為藩王。日與諸姬極牀笫之樂。視雙星之一年一會。代為寡歡。今汝齡年稚齒。正當行樂及時。乃游泳似鰥。其何能耐。吾侍女如雲。容汝自擇一人。以為佳偶。林跪曰。承恩命。但得倩霞為妻。平生願足矣。耿笑顧諸姬曰。誰謂小蠻子選色不精哉。倩霞方齠齔。即從吾于瀋陽。學作內家粧。迄今又十年。年十九矣。吾非不欲納之。特以吾子欲之故也。今吾子歿矣。諸子過稚。吾又將老。誠不可老夫女妻。蹈枯楊之咎。若以歸此子。洵屬佳偶。雖然談何易也。吾思得一法。翌日當令窺窗自選視其福厚薄耳。遂盡歡而罷。次日耿命以紅錦為步幛。長數尋。周布于廣廳。每相去尺餘。穿一穴如碗大。共選艷女三十人。各出一掌于穴外。而全身悉隱障中。使內豎導林入。囑曰。此三十人中。有倩霞在。汝自識之。擇定即書名于其掌。吾將親驗焉。林受命。往復審視。莫不纖纖如玉。實難分辨。方躊躕間。猛憶倩霞左手無名指有爪長二寸許。盡執以為証。于是遲閱

至十六掌果符所見亟取筆書名回白于耿耿驗之果倩霞也愕然曰豈有是哉呼倩霞出其手反復視之見指爪乃大笑曰樊實在此矣汝姑退明日更有良法必使盡善無弊而後可林怏怏而出歸寓禱諸大士是夜夢一女奴持白絹一片贈林上有花紋作川字形林拜受而寤不解何意輾轉不能復寐披衣待曉晨起方盥漱即有傳王命召林者急衣冠趨府耿已坐齋中諭曰步障復設汝可復去接天婚矣一豎導而入及廳內錦帳布置如故但每一穴出一白足林駭然欲避豎挽之曰王以手有弊故示以脚耳依舊五指一掌特無二寸爪甲汝其細認之林不得已乃依次閱視但見蹬蹻春妍趾拇玉潤者不一而足卒見一足潔白細膩異于他足且隱隱有川字紋在蹠間宛然夢中所見于繒上者恍然悟即書名焉白耿驗之倩霞也大驚歎曰誠天緣也遂以倩霞妻之更賜千金為粧奩之費林青得倩霞出于意表深感耿恩德欲圖厚報每形諸顏色徵諸話言倩霞私說之曰王之有恩于君固矣然王之行事類此者甚多未可謂以國士遇君也且君以弱冠補黑衣一年之間得至護衛誠以王為冰山之靠也而王淫虐已極及身必致奇禍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去此他適庶幾為全身遠害之道林曰一官縈絆去將安之倩霞曰君意未決耳意果決莫慮無棲止處兒有姨在京師盍往投之林亦知耿將為逆無計退避聞倩霞言殊喜急打疊細軟市

兩駿馬與霞乘夜北遁依托姨家。入籍宛平出貲販茶遂為富室霞固開元人。耿為總兵時嘗統兵過寧遠。路見霞牧豕于田畔。一老嫗坐戶下。緝苧蔴霞時纔九歲雖亂頭粗服。脂粉不施。而眉目如畫。耿問老嫗。嫗云是孫女。耿出白金十兩欲取之。嫗不從。耿大怒掠之以歸。及長修短得衷纖穠合度。玉肌花貌。豔麗殊常。耿屢欲納之。而袁姬不容。故遲至十九忽歸林倩霞在耿府十年。府中事無鉅細。悉能言之。其姨及諸女眷。逐日於繡窗茶榻間聽其追述以廣新聞。略記數則。化諸媚豬全鳳之條。為遂藩穢史。倩霞言耿內寵甚多自妻以下。曳羅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唯袁姬齒穉色妖。寵冠諸妾。而淫妬性成。耿愛而憚之。袁冶容誨淫。閨中夏熱。袁晚浴後。着蟬沙霧縠。肌體依約可見。耿少子。別姬所出。最佻達。為見慣之司空。遂蒸焉。每交接。不避婢媵醜聲外揚。不知者唯耿與其妻耳。藩下有盧大眼者。質直而能事。耿倚之為左右手。一日侍耿閒話適少子趨過于前。衣服華異。腰間雜佩甚多。耿顧而樂之。謂盧曰。誠翩翩一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為萬花主人。此間風俗不美。當防閑其出。勿近孌童盧曰。佩玉蕊兮王無所繫之。耿曰。何謂也。盧對曰昔者臣獵于野。韝鷹嗾犬。不遺狡兎。而一矢外地有介麋而不之顧也。豈臣見其小而不見其大哉。亦以神之有注有不注耳。王見世子之服飾。而不歎其妖。是猶臣之見兎。而不見麋也。所失不亦多乎。夫冠者所以壯其首。

服者所以章其身故冠廌以觸邪也冠蟬以潔操也衣豹示服猛也襲貂昭美德也志道則佩環也修德則佩琨也玦以決疑觿以解紛也所以見其佩而知其能也今世子衣服炫異是謂不衷修飾容儀是謂階厲臣恐穢德之彰在蕭墻之內不在寢門之外也耿大怒選事杖殺之藩府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耿少子與結斷袖之契耿入覲輒夜出宿其家袁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儇薄子敢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女十數人聯燈列炬潛出府後門掩其不備王子大驚肘行以逆之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慄不敢仰視袁叱令舉首燭之美甚遽齧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是夜即脫陰而死死後府中有鬼怪為厲往往形現儼然一白猴耿聞之泣曰吾固知其為巴山老猿所化也以珍兒殉之怪乃絕又耿每盛怒時往往剝人皮歲以千數侍女玉笙者誤碎玉斝耿怒命剝其皮甫縛之已驚仆而死舁出將瘞郊外中路復甦舁者厚為義女嫁于庠生李某李及第授山東一縣令玉笙今為孺人矣又王子喜為夜遊時有劉參將者新任城守營立法嚴肅伐鼕擊柝終宵戒嚴適夜巡王子微服過所歡為劉所執問何事夜行叱合通名王子不以實告劉怒即街頭褫衣笞二十血肉狼藉卧月餘始痊此事無知者唯我等侍婢知之最審耳耿平居喜食雞翠每下箸非數百不饜袁姬尤嗜榛栗及熊白耿為百方致之庖人腼

之大飪往往獲死侍女靈芝忽被狐祟喜近男子耿怒亟選藩下少年二十人命次第裸逐以淫之閱人已徧而靈芝不僊耿笑曰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旋釋之又自言在府時獨耿妻鍾愛至共寢臥耿妻好佛罕與耿相見故得始終自保不然亦難免與服役諸婢同罹禍患汚辱矣第于衆目之前白足聽選終覺抱慙于一生耳女伴聞之遂相傳說耿死林攜倩霞仍歸福清子孫繁盛至今不絕

蘭岩曰熱鬧場中抽身遠避士君子之所難也倩霞以一女見逆藩兇暴遂知禍不旋踵勸林勇退何其識之精行之決哉[illegible]巾幗也勝大丈夫矣

落漈

海水至彭湖勢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落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洋船至彭湖以下遇颶風作漂流漈中回者百一蓋海水之中又有急流以海水為崖岸焉斯亦奇矣予在鄞江時聞閩人過臺船漂入落漈者其迅如飛瞬息不知行幾千里舟中數十人咸以為斷無生理但相顧徬徨任其漂泊顛沛久之忽聞大震一聲人人顛倒船遂不動衆莫測其故徐出視之方知抵一荒島船為漈水所催直上沙岸故擱不行衆告語懽呼共相發幸岸上砂石悉赤金怪鳥頗夥不一其形見人亦不驚飛飢則捕食之有如鶩者味獨美夜間繞船盡鬼啾

啾不絕至曉乃歿夜則復然居半年漸與鬼習可通言語鬼因言此間去中國數千矣往日臨于落漈流屍至此去家窎遠通旁無由然久棲於此頗諳海洋潮汐之理大概閱三十年落漈一年滿今屈指計之一兩月後當平滿矣君等亟修補船隻可望生還也衆感謝或問所食似鶩之鳥何鳥也鬼曰此非鳥亦鬼也歷年既久精氣耗散故幻此形耳衆為之歎息因各運斤操斧連夜修葺破舟工甫竣落漈果平滿與海水無所分別衆歡聲雷動推船下水治帆將發鬼羣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相贈且囑曰歸去無相忘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為我等薦拔衆爭許之揚帆破浪行一日夜達閩之金門衆感鬼之情傷其墮落共出貲建水陸並訪其家賑恤之分其所贈餘金諸客擁鉅萬多為富商

蘭岩曰赤金人所爭愛至戚良朋為此結怨搆訟者多矣乃有地焉金雜砂礫在在所取斯誠樂國未有肯捨而之他者乃羣鬼痛哭求拔直有不可一朝居之勢鬼何不戀此多金哉亦以死可悲耳世之擁多金而心死者恬不為怪然亦無甚趣味矣不思避而戀之佛氏有靈恐不能為此種人薦拔也

伊五

兵丁伊五者身矮短而貌幺麼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林中為一老人所見問何所

苦。而輕生若此。伊以情告。老人嗤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人耶。觀子神氣完足。城府不密。載道之器也。予有書一册。授子習而精之。足够一生喫着。言次出諸袖中。盡符籙耳。抄寫亦甚潦草。伊展閱。即反之曰。此猶石田無所用之。老人曰。何也。伊曰。予僦屋以居。卑庳近市。此符縱驗。亦何從而習之乎。老人曰。此亦當慮。但子能從我。則無患矣。伊曰。求死之人。何所不可。乃偕循一僻徑。迤左行。有止水一湫。蒹葭聚翠。廣袤數里。深邃處得一矮屋。雖茅茨不剪。頗虛敞精潔。遂止宿其中。從老人受學。一日兩餐。必饜酒肉。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知遇異人。欣然而返。平日面朋酒友。怪其小康。羣思咀嚼之。往往諷以詼辭。伊慨然敬諾。乃相與赴富春樓。同七八人。恣情飲啖。計所費八千四百文。衆坐視其何以償。驀一黑面漢至席前拱立曰。主人知伊五爺在此欵客。敬奉酒資。祈檢致。隨解腰纒。置几上而去。數之適八千四百文。衆大駭。伊獨不之怪。已而各醉飽。同步市中。見一人乘大白馬。急馳而過。伊縱步追及之。捉銜大叱曰。可即與我。其人下馬求免。形色慞惶。伊怒曰。不與我。我即用武矣。其人不得已。探懷出一物奉伊。伊受而釋之。其人怏怏仍馳去。衆環問其故。並索觀所得物。伊出示。但一小皮囊。淡藕色。形如半脹猪脬。不測何物。伊曰。所謂擂氣囊。其中所貯小兒魂魄也。彼馳馬者。係過往游神。往往偷攫人家小兒。尚不過我。又死一小兒矣。會須與諸君往活

之。衆固未信。莫不翕然從行。俄入一僻巷。向西一人家。寂閟閉門。中有哭者。伊取小囊。就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蜿蜒而入。隨聞其家有人曰。孩子甦矣。旋止哭。歡聲徹戶外。伊急揮衆而返。人由是神之。南城某貴公。有女為邪物所憑。聞伊有神術。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望流而方洋。伊入室。女屏息屋隅。提熨斗自衛。伊周視動止。出謂貴公曰。小姐之病。器物之妖也。今夕當為公誅鋤之。貴公喜。凡有所需。莫不唯命。夜漏下。伊啟囊取一小銅劍。其鋒旻旻。吐光如彗。仗之入室。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尋聞室中叱咤撲擊之聲。與物之騰擲聲。女之詬詈聲。喧闐龐雜。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有聲。切切哀懇。語悲苦哽咽。不甚了了。尋聞伊呼燭甚急。婢嫗爭相執炬。一湧而入。伊已收劍入囊。女伏牀下不動。伊指地上一物示貴公曰。此即為祟者。今見擒矣。視之則一藤夾脉也。聚薪焚之。精血流溢。氣味如燒肉。逾時始盡。伊復書符。令女吞之。病遂若失。貴公甚德伊。贈賚極厚。伊以其貲購室娶婦。儼然素封矣。

蘭岩曰。求死倖免。反得異術。伊誠有夙契耳。不然。彼老人日遊天壤。一遇困窮。輒為援引。吾恐老人不能周徧也。

段公子

平陽陶唐氏之故都也。其俗勤儉。多窰居。富室尤盛。新安趙給諫吉士竹枝詞云。三月山田長麥苗。郡庄生計日蕭條。羨他豪富城中客。住得甎窰勝土窰。蓋紀實也。鎮署三堂後。有窰五圈。窰上覆樓五楹。繞以女牆。舊為狐所憑據。乾隆初。總戎段公出巡所汛未歸。公子方弱冠。夏月偕一童。宿花廳之西軒。二更後。月明如書。砌蟲唧唧。夜氣清涼。聞院內履聲藉藉。公子白身起。穴窗外窺。隱隱見一少男一幼女。對坐花臺畔。丰姿都美。同看明月。少間女子曰。詎意今宵。月色清皎乃爾。三哥尚憶去歲中元在姑射山石室中。與無一師。飲般若湯。食穿籬菜。唱和椰稍青。言笑晏晏時乎。男子曰。瞬息事。那得便忘。第彼時。我甚不歡暢。頗厭見奴醉後斥鳩笑鵬。而妹亦飲酒過多。可南可北。我在旁大有為妹悲歧路之意。昨過李氏新阡。墓已宿草。我尚涕泗。而妹竟處之淡然漠焉。今夕又將別有所圖。是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究不足為宗族效法。女曰。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人生世間。如輕塵栖弱草耳。妹雖形穢。寧不自愛。豈因李生之亡。遽甘心煢獨乎。且妹之所以報李生者。亦至矣。初至其家。家無儋石之儲。釜無水焉得生魚。並無甑何得生塵。李生方卧牛衣中。呼癸呼庚。襤褸不讓行乞。妹即為新廬舍。給饔飧。製衣履。二年之內。百廢俱興。人謂蔦蘿不能獨生。必托喬木。李則喬木而附蔦蘿矣。設當時妹即兩袒。亦何負於李生。況今冢骨已枯乎。再李生才如襪線。百不逮人。

面朋西友。姜菲時作。輕雞愛雛。每每唐突西施。始猶娟秀。半年後。貌漸寢。將就木。面目愈支離。妹不自解。曩日何故熱有癡情。伊思啜魚嬶羹。猶汲汲為之烹飪。三哥豈不知之。男子曰。我亦聊言之耳。烏能使妹必聽。但慮夙冤累積。獲罪于天。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兄妹肺腑。豈忍膜置。不一規誡乎。勸妹亟歸。勿復干犯惡客。縱使見愛。亦不足為宗族光也。女子不悅曰。見愛雖不足光五宗。見惡諒不致夷三族。三哥幸勿預妹事。即有禍。必不相嫁也。男亦艴然拂袖而起。行至院門。復回首向女曰。望珍重。顛躓勿悔。女他顧不答。男子去。女自哂還自誦曰。何事作如許態。豈遺却兎園冊子耶。自且有欲炙之色。乃欲人見熊蹯而勿睒。然則前日麂腊。何伏案自決不以一截讓人耶。尋亦不復言。緩緩入花陰。繞過亭後。寂不復見。公子心知為狐。而心豔其美。又憐其慧黠。就枕不能成寐。良久。忽聞叩戶聲。詰之。曰。開門自分曉。底用多問。音嚦嚦如鶯簧。知為女至。大喜。即啟戶納之。異香滿室。諦視之。美麗絕倫。真天人也。相與把握甚暱。公子慮僮覺寤。女至榻前。以袖拂僮面者三。却回曰。無妨矣。公子叩其所自來。女自言蕭姓。與公子夙有緣。故來相就。公子神已迷。意已奪。不暇致詳。遂與綢繆。相得無間。黎明始去。自此無夕不至。女好飲善談。稱神語怪。言多不經。而枕席之間。狂蕩無節。半月後。公子精神恍惚。食減骨柴。夫人頗怪之。而密詢不得其實。嚴究書僮。僮曰。未見他異。唯半

月前睡即夢魘手足盡痿不能轉側至今無夜不然雞鳴方醒夫人大疑不復使公子宿軒中命從己宿是夜三更夫人與諸婢亦皆夢魘大恐而無如之何唯與諸婢媪輪環鬬葉子坐守達旦無何段公歸夫人告以故公曰無譁今夜令兒從我宿因與宿齋中公勞頓着枕輒酣寢公子對榻臥瞬息萬慮不安俄聞院中人語曰妹莫孟浪今夕斷不可往又聞女應曰前已有言勿復爾爾公子辨其為女子聲音急起擁衾坐女彈指窗櫺曰何不開門公子潛伏窗下低囑曰今夜家大人宿此且迴避他日再謀會女笑曰今夜攜得妙藥來何反自參商且尊大人焉得預兒媳事公子聽惑已久無復踟蹰亟啟扉段公已寤隔帷視之知為狐媚乃偽寤以俟隨聞女子曰大人果在此宿乎公子令禁聲女子嗤嗤笑徐至榻前搴帷向公將以袖拂公面公驟起捉之女大驚擺樸欲遁公于枕畔抽劍急刺之迎刃而解化一黑狐死牀下衣在公手如蛻然移燭看劍血不濡縷誠寶劍也公子啜泣跪牀下請其屍瘞之公笑曰癡孩兒見其異物猶戀戀耶憐其情切即以屍與之公子為具棺衾瘞之後圃次夜聞園中哭者甚衆移時始寂旋失屍之所在署中狐祟遂絕公子後出仕為司馬為他事正法段公亦恚忿而死人多以為殺狐之報云

蘭岩曰諫而不聽致罹敗亡狐亦愚矣情之所鍾死不足恤狐又足嘉矣然觀其于李

氏子淡馬漢馬則狐非情種直淫物也死不足惜矣

戇子

謝梅莊濟世在翰林傭三僕一黠一樸一戇會同館諸公就謝為茱萸會把菊持螯主賓盡樂酒酣一客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戇者作梗乃白主人以他事遣之出令樸者司閽而自往召之未至戇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率四五妓童在門詫曰胡為乎來黠者曰奉主命戇者瞋目厲聲曰自我門下十餘年未常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閧然散謝深銜之一夕燃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酡黠者眴樸者再沽遭戇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沽傷費多飲傷身有損無益也謝强頷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謝因而怒命樸者行杖戇者止之復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污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謝遷怒曰爾欲沽直耶市恩耶對曰皆非敢然也恩出自主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屣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為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為之乎謝語塞謝之而陰愈銜之由是黠者乘隙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謝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命

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遁矣樸者亦力求他去戇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即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糧糗以從謝乃喟然嘆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樸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戇者有用也遂養以爲子名戇子焉至軍營居未久而資斧告匱鬻及裘馬久之漸不可支戇子日荷火鎗出十餘里外獵取麋鹿獾兔爲謝而謀餐一日逐一鹿入亂草中蹶而仆足陷入地中尺餘出足視之沙中白金燦然數之得二十鉅鋌適千金取之以歸謝以浴白將軍將軍聞而異之詢其故得知戇子所爲拊髀嘆曰沙漠烏得有藏金蓋天所以旌義僕也仍以金歸謝召戇子獎以衣裘羊馬金十兩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及赦歸謝官湖湘戇子勸其勇退謝致仕頤養林泉戇子壽至九十無疾而終咸以爲忠義之報云

蘭岩曰直言不避終始如一此其所以卒享壽考也彼奔走逢迎不顧名義一旦失勢即引避而惟恐禍及誠小人作用耳寧獨僕人也乎哉李伯瑟曰往古今來此三種人盡之却被一枝筆描寫無遺樸者猶可恕黠者直可誅而戇者不朽矣

某馬甲

馬甲某乙居安定門外營房中貧甚差役多悞其佐領遣領催某甲往傳語亟出應役不則

必斥革矣甲素與乙相善即往見之入門馬矢滿地破壁通隣屋三間豬隔一間為卧室妻避其中時際秋寒乙着白布單衫白足趿決踵鞵甲一見惻然曰弟一寒如此哉因致佐領語且曰料弟貧苦我歸見牛彔章京(即佐領)當為緩頰但日云暮矣不克入城舍此無信宿處解衣付之曰弟應久不舉火詎可以口腹相累此衣可質錢四五千姑將去市肉沽酒來消此寒夜餘者留為數日薪水費幸勿外也乙赧然抱衣去營房去市遠曛暮未歸甲獨坐炕頭寂無聊賴檢得鼓詞一本就燈下觀之有頃聞房中哀泣聲知為乙妻苦貧竊為感嘆間驀見一屈背婦人蹣跚入室至佛案前塞一物于香爐脚下仍出戶去面目醜惡酷類僵屍甲覺其異起視爐脚下所塞物則紙錢十餘枚深怪之不禁毛戴付諸丙丁房中泣聲漸粗倍覺慘切潛于簾隙窺之乙妻已作繯于梁間將自縊甲大驚不復避嫌急入救之慰解再四乙妻含悲致謝甲出坐明間如芒在背前所見婦人又來覓爐下紙錢不得惶遽之狀可厭甲叱之驚走暗處遂不復見索之不得駭問乙妻見否乙妻曰彼靡夜不來來則我輒心傷不克自禁轉念不如一死為快初不識其為何如人也甲領之曰冥念致邪苟能安命無他想則此物奚其至哉此後尚須慎之既而乙歸甲備述其事因勸曰時衰鬼弄人此處不可復居子城中有屋數椽攜弟婦姑就居之否則恐致殃也乙夫妻感其誼乃移入城後得

無事甲白諸宮聞而異之因亦憐而宥之矣

蘭岩曰貧苦至此殊為可憐乃鬼復乘此而謀替代寄冥冥中一任鬼魅作祟耶救其死而居以安宅所謂良朋者甲豈少媿哉

米鄉老

康熙間總兵王輔臣叛亂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其年之老少貌之妍醜悉貯布囊中四金一囊聽人收買三原民米鄉老年二十未娶獨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賂主者冀獲佳麗主者導入營令其自擇米遂囊揣摩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負之以行至逆旅起視則闖然一老嫗也滿面瘢耆年近七旬米悔恨無及默坐牀上面如死灰無何一斑白叟控黑衛載一好女子來投宿扶女下繫衛于槽即米之西室委裝焉相與拱揖各叩里居姓字叟自述劉姓蝦蟆洼人年六十七昨以銀四兩自營中買得一囊人不意齒太穉幸好顏色歸而著以紙閣蘆簾亦足以娛老矣米聞之心熱如火惋惜良深劉意得甚拉米過市飲酒米念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壘計亦得乃從之去嫗俟其去遠躡蹤至西舍啟簾入女子方掩面泣見嫗乃起斂袵秋波凝淚態如雨浸桃花嫗詰其由女曰奴平涼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賊殺奴獨被擄逼欲淫污奴哭罵羣賊怒故以奴鬻之老翁細思不如死休是以悲

耳嫗嘆曰是真造化小兒顛倒衆生不可思議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亂離且無端害一少年心亦何愁適見爾家老翁龍鍾之態正與老身年相當况老夫女妻未必便利彼二人一喜一悶不醉無歸我二人盍李代桃僵易地而寢待明日五更爾與吾家少年郎早起速行拚我老骨頭與老翁同就于木勿悲也女跽蹶不遽從嫗正色曰此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舉兩得之策也可速去遲則事不諧矣即解衣相易女拜謝嫗導入米房以被覆之囑勿言乃自歸西室蒙首而臥二更後叟與米皆醉歸奔走勞苦亦各就枕三更後米夢中聞叩戶聲披衣起視則老嫗也米訝曰汝何往嫗止之令禁聲旋入室閉戶以情告之米且驚且喜曰雖承周折奈損人利己何嫗哂曰不聽老人言則郎君棄擲一小娘斷送一老翁矣于人何益而于己得無損乎米首肯嫗啟衾促女起囑之再四米與女泣拜嫗止之囑早行恐叟寤老身從此別矣即出戶去米亟束裝女以青紗幪面米扶之出店店主人曰無乃太早發米漫應之曰早行避炎暑也遂遁去翌日叟見嫗大驚詰知其故怒極揮以老拳嫗亦老健搒捺不少讓合店人環觀如堵叟忿訴其冤欲策蹇追之聞者無不粲然居停主人曰彼得少艾而遁豈肯復遵大路以俟汝追耶况四更已行此時走數十里矣人苦不自知耳人苟自知而安分者竟載此媪以歸老夫妻正好過日勿生妄念也叟癡立移時氣漸平味

主人言。大有理。遂載嫗去。迄今秦隴人。皆能悉之。

蘭岩曰。嫗為米謀。亦云忠矣。然亦天假之緣。故爾易易。世之極盡心力而卒不能有成者。豈少也哉。安得此嫗。徧天下而調停之。

韓生

宜君諸生韓某。年二十。姿質韶秀。讀書于玉皇廟之後閣。服役者。一小童而已。一日童送食上閣。見生瞑目兀坐。寂然不動。以兩指夾書一架。似欲番閱者。亟喚不應。童心悸。呼道士入閣視之。皮肉已寒。氣已絕矣。道士大駭。告其家。家唯孀母並一姊。聞之。驚惶失措。急至閣。撫尸大慟。鳴諸官。邑宰劉公士夫往相之。一無傷損。唯陰囊腫起如豬脬。陽具青黑。堅硬如鐵自臍下中分一綫。直至肛門。紅似臙脂。老于仵作行者。皆不能辨。訊道士及童。實不知情。大索閣上。亦無可跡。遂成疑案。事遂寢。後廉知生小有才。而漁色無厭。故有是報。

蘭岩曰。漁色者。宜警是哉。

夜譚隨錄卷之二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修鱗

山左梅和鼎客潮陽羅致富娶妻納妾買僮僕蓄婢媪置田宅于白雲坊遂家焉然富而不驕不吝性倜儻好施與異鄉客有落拓不能歸者茍一告急無不應之如響以故人欽其高義而弗忌其多財梅暮年能甘寂寞居恒無所事事闢宅後隙地數畝結構一軒左園石圃嶺南地暖土肥插竹數日成林植樹彌月垂陰復疊石為山穿沼蓄魚奇花異卉足以自娛東隣有修鱗者為郡諸生少失怙恃三十未婚甕烟屢絕而處之泰然梅重其品行常通慶弔而修生從不向之搖尾梅或偶供廩給必力辭不受即强而後可亦必宛轉報復適敵其數而至梅歎曰古人一介不輕取予吾于修君信之矣自是益敬之會夏日梅瀹茗納涼暴雨驟至承霤如傾逾時雨霽蝃蝀在東忽報修先生至梅驚喜出意外謂高士屐齒來破苔紋殊足為交遊光寵倒屣迎之握手甚歡修匆匆作寒暄語即目視假山咄咄稱怪事曰此其定都山乎山東北十數武有巨石橫臥修度其方向曰所謂大石國也於是循假山而南得魚沼沼西岸見蟻封高二三寸指示梅曰此東海此蚍蜉國也復蹲身沼畔拂花撥草

若有所見。梅從旁不測所為。但接踵追隨。行云則行。止云則止。方匿笑書癡作用。迥不猶人。既而修覓得一物。愕然曰。果有是哉。梅就視之。則枯鮒一尾。長三寸餘。蛀已過半矣。修却步把梅手。還至假山下。繞石搜索。見羣蟻營穴。銜土出入不休。瞿然若有所失。竚立咨嗟。潸然泣下。梅致詰其故。修嘆曰。事極奇異。請入軒為丈人詳告之。梅懷惑殊甚。及聞修備述其異。梅廢然良久。頓悟身世。相與談禪論道。為方外交。後共入羅浮山。採藥不返。梅仲子蟠根。從鄞江上官周學畫。故其先人及修生事。上官知之極詳。予聞之。喟然曰。此南柯之續也。請誌之。先是修生獨居一室。旦夕攻苦。蓋銳志於功名者。一日倦讀。當北窗午睡。矇矓間見一黑衣人排闥入。長寸許。促修速起。使臣持節至矣。修方欲致詢。其人已出。修逡巡下榻。自覺身已暴縮。錯愕間彩仗已列滿階下。持節者衣冠皆非時制。侍衛甚都。傳呼曰。蚍蜉國王召修驎赴闕。可即就道。修再拜辭謝曰。草莽微臣。無往見之義。詎敢應旌旂之召。致乖羔鴈之儀。使臣曰。王以先生賢者。禮當就見。恐致踰垣。故使近臣元蚼。恭御蒲輪。代將白璧。望先生幡然應聘。惠長海邦。革野渭濱之事。唯先生之所熟聞。而箕山潁水之風。非寡君之所敢望。修再三謙讓。然後受命。左右進冠服。掖之升車。人馬紛紜。循階而行。約行數十里。甫抵西牆下。陰念牆西即梅氏園矣。行來何覺太遠。疑心滿腹。第無如之何。姑聽之。俄牆下闢一城門。樓

堞畢具榜曰東關石磴百餘級前驅旂鼓按部而入有數人跪道左曰關吏祇候矣入關息
駕館驛鋪陳極華美水陸饋餉無算唯與元蚼對享翌日出關關吏請扈從元蚼頤指曰免
氣象尊大修知其為國之貴臣也日中抵國門王郊迎三十里冠紫金冠衣赤錦袍披素羅
鶴氅貌甚奇偉執禮甚恭修下車趨拜王答拜曰祖宗靈爽得先生辱臨敝邑惟是敝邑之
社稷實有賴焉先生不遠千里必有以教寡人寡人雖不敏悉舉封内惟先生之命是聽對
曰臣學識短淺性癖山林既乏夷吾富國之才詎有景畧匡時之志不意禮隆三聘濫叨絲
馬之加敢不力贊一籌勉效涓埃之報王大喜載以後車告諸太廟爵為上卿軍國大事胥
取決馬修素諳經濟一旦置身通顯鞠躬盡瘁夙夜酬知乃請命出巡徧歷郡縣沿海四十
餘城各審其山川形勢親繪輿圖其國西負連山東濱巨海長林大澤廣斥無邊四境分為
大鎮置使相各轄六七城皆宗臣領之其人好勇多力其俗尚意氣喜游獵向南八百里有
都會名大石國其風慓悍樂於戰鬪國人畏之修周巡半載悉了然於胸中歸國復命退而
上疏曰臣奉命巡視封疆往返數千里經歷四十城郡縣無秦之酷吏邊關皆漢之嫖姚三
老興歌萬民安堵太平有象如此可徵第古之聖君賢相安不忘危治必防亂强隣孔邇常
如虎視之耽耽鄙俗相沿不翅狼貪之逐逐伏乞防微杜漸易俗移風跙勉羣工以臻上理

疏入。王優詔答之。居無何。大石果入寇。鎭南都護司空元蚼告急。王加修太宰。賜上方劍。命監元蟀元蝌軍。督西南二鎭兵萬八千以禦之。修出奇兵繞出敵後。夾攻。大破之。俘馘數千。擒其鳥帥。大石懼。上表請藩。曰。修帥神人也。南人不復反矣。修諭以利害。盡歸其俘。及凱旋。王犒師於紫菌之宮。工歌采芑。以饗將士。以修爲右僕射兼侍中尚書令。平章軍國重事。尚施花公主。賜甲第一區。金玉錦繡賞賚無算。修安享四十年。五子三壻皆爲顯官。勢力煊赫。會海濱有巨魚。潮落失水。王命貴臣元蚼率全國之民往取。厥魚。魚長百丈。頭尾如山。國人搶攘彌月。僅移百里。修上疏諫止。以爲竭民力以縱口腹之欲。非盛德事。請罷其役。王召修面諭之曰。夫學貴流通而忌拘泥。若夫戾人情而乖時務。王安石所以非救時宰相也。我國人情風土。相國蒞治數十年。豈尚未之深悉耶。高原磽瘠。下隰斥鹵。民不耕而食。賴游獵以爲生計。巨魚出水。是天賜豐年。羣臣皆賀。而相國獨有異議。得毋人情時務猶有未嫻乎。修見所言不納。怏怏而退。一日。太史元虬奏山蒸土潤。主有大水。王大驚。議遷都以避之。鎭北都護甯朔侯侍中元蟜上言積石山高遠深邃。堪可經營新邑。王大喜。命修往相宅。修奉命至山。相其陰陽。度其原隰。見山童水遠。深以爲不可。封章馳奏曰。臣奉勅相宅。周視名山。禹蹟無存。河源殊遠。乃疆乃理。非同亶父之岐。常邑常甯。詎等盤庚之亳。竊思舊都鞏固。負山

海以稱雄數代承平通魚鹽以為利不如綏爰有衆奠厥攸居黃門以事關重大非時轉奏王覽奏歎曰書生之見胡不遠大如此即批答曰伻來以圖及獻卜知相國思深慮遠足見忠愛惟是都城濱海水患堪虞如遷都之議一梗則通國之民皆魚鼈矣茲更使中書令元蚼為相國輔速定新都寡人率宮嬪臣民行當就遷矣修得詔默然元蚼至乃相與於山之南麓築城垣建宮室開闤闠葺民居連夜興作工粗竣王已徙都中十餘萬户陸續而至修大驚遮道而諫曰王奈何輕棄根本之地獨不慮敵國外患乘間竊發耶王降輿慰勞改積石山曰定都山以修為故都留守晉爵定都公修拜命即行公主及諸子皆不預聞從人半路多亡去殊深憤恚及抵舊都見萬井一空益憂憤仰天歎曰不意竭忠盡力反為逐臣王陽厚陰疎可謂智足以拒諫矣孤臣戀戀復欲何為不如解組歸田遂我初服名利場中非復我側足地矣因懸綬國門單騎出關關吏叩馬問相國將何往修具告之吏曰相國忠則忠矣然而趨吉避凶之理未之深晰也拘拘於不遷之議而使數百萬生靈盡葬魚腹相國詎忍見之乎修曰流言飛語何足憑信吏曰請相國少留八日當見災異王之心可明相國之怨諒亦可少息矣修本不捨王乃停驂馬居三日天地陰晦大雨如傾浹旬不止平地水深數丈樹頭牽夫藻荇舵尾壓於樓臺駭目驚心聲如萬馬關城地高猶浸三版修始信遷

都之計非左乃西向再拜而泣曰臣負王心矣縱王不見譴臣何面目復見臣民乎言訖擲撲頭於地躍身赴水訇然一聲午夢忽覺依然身卧桃笙夏雨初歇簷溜猶滴蹶然而起自訟奇奇躡履出户緣階而行冥想夢中去路依稀可認尋蹤至西牆下花甎缺處有小穴大如錢恍似東關形勢對穴窺之則梅之魚沼假山歷歷可辨穴口有游蟻出入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貴皆夢中蟻國幻化而為之也

閒齋曰梅慷慨修耿介皆仙品也故不學仙而入仙籍習見世人於忠孝根本之地及一切福田皆荒蕪不治而功名富貴聲色貨利之場中熱如燒及稍不如願輒妄欲學仙其實七情六慾觸緒紛來雖有彭咸在側前推而後挽之恐一步行萬不敵其一步却也

蘭岩曰四十年功名煊赫轉成一夢耳拘迂見斥總不免書生之見修生不達時修生乃悟道矣

來存

予家老僕來存者李姓德名瀋陽人善國語性情直有膂力少壯時嘗負販於蒙古諸部落其人情風土知之甚悉而所遭怪異數見不鮮予從家君扶祖櫬自閩入都於仲家淺泊舟三日候放閘夏夜苦熱披襟坐船頭對月當風向李詢塞外風景及所見聞李因言其客喀

爾喀時。其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遊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張幌。輒走乞蔦食。坐而眙。脾脯囫圇與之。乃去。客至其幕。徑入啜且咳。夜宿氈匟前。主代牧。不償。予顧之曰。視爭畔搆訟。析產鬩牆。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靄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即振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為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暖匟。早起。被池堆霜。出門數步。凌封髭鬚。手僵不得呵。耳鼻塞窣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予笑曰。世無不可鍊之人。人無不可歷之境也。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飢。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烹炙。饜膻腳頭蹄湔衢。血骨徧地。迴思羹藜藿飯糲粱。玆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否則誠樂。予嗤之曰。得隴望蜀。人之心無止期也。角觩齒豐。天與人無全境也。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即麛也。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為裘煖。角扁而厚。為決良。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馳馬彎弓。逐而殲之。獲厚利。予蹙然曰。夫皮所以庇角所以衛也。今乃知庇身者。適以庇人。自衛者反以自斃。是可悲也。李曰。其脣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即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毧白毫長。光遜之。人制為冠。以其似貂也。予嘗考漢制。珥貂侍中左右常侍。我朝制大臣衣貂。近臣

亦不禁美觀云乎哉。誠以貂夏涎而冬毦。其操似松。內勁而外溫。其德似玉。然則苟非其人

人將賦鵜梁焉。眞弗貴也。況贋乎。有木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

為炭。置徑寸於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鹼

根難據而易朽也。予歎曰。豈無美材。生非其地也。惜哉。戈壁即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

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蠟。金中虛而外朗。起溷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剖

之。瀨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予矍然曰。異哉。天之剝落之者。乃所以璀

璨之也。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楊。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予曰。獨木

也乎哉。問其地有酒乎。曰有。穀殼掏釀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

拉氣釀取斗。曰阿拉旃斗。取升。曰科爾旃升。取合。曰波羅搭拉蘇。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

龠。曰賒爾旃。則龠斂斛矣。予莞爾曰。是其釀與治同也。治鍊形。釀鍊氣。鍊至多為至少。故能

以至少勝至多。雖然。此難為餔糟啜醨者道也。聞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

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昔者夫子稱驥以德。後人稱駃騠稱腰裊以力。今舍德與力。

而以地與貌。是紫燕白兎。伏櫪而嘶寒風。九方歅執靶而笑者也。李又言其於康熙五十二

年。由喀爾喀至巴里坤。其地有獸。似猨非猨。似猴非猴。中國呼為人同。甘涼人呼為野人。番

人呼為噶里。往往窺伺穹廬。見人飲食。輒乞其餘。或竊取烟具小刀之屬。為人所見。即棄擲而奔。殺之不忍。逐之復來。胥無如之何。嘗狎一人同。每茭豆樵汲等事。喚之悉能任使。至其寢食。雖不能言。頗能察色。居一年。治任將歸。啾唧馬前。捉銜挨鐙。淚下如瀋。李亦為之酸鼻。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乃囑之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留居此土也。可止矣。若再行數里。將迷途不得返矣。人同始悲鳴而去。予聞之。愕然而訝。喟然而嘆曰。天地之間。人為貴。非五官之謂也。先官而具曰五常。後官而合曰五典。傳官而行曰五事。官而不事。又無典常。不則人將獸之。若之何獸也。而人之同之。雖然。三五偕而後為人。人也可不慎歟。

蘭岩曰。逐段具有至理。奈人之不能參透者。多何哉。

雜記五則

吾聞狐之類不一。有草狐沙狐元狐火狐白狐灰狐雪狐之別。或曰。是僛僛者年老則妖作。冠枯顱。衣擲帶。幻人形。此物為害百出。焚山摻穴。挾矢嗾盧。赤其族。庶幾妖絕矣乎。而不知是能為妖。非必為妖也。偶為妖。非盡物皆為妖也。且夫狐之妖有數。而物之妖無窮。裸蟲鱗介花木。廟中偶。窖中金。是物皆能妖也。物之妖以夜。而人之妖則以晝。脅肩諂笑。假虎憑城。翠眉紅裙。朱衣白面。斯人無非妖也。奈何獨欲赤狐之族乎。傳曰。妖由人興。人事盡則妖

端絕矣。於狐何尤。或曰。老而妖者名狐狐。又名靈狐。似猫而黑。北地多有之。蓋別一種云。予與諸同學偶談及狐怪。擇尤者五則。記之。

貴筑劉紫來昱東肄業滿主于昌邑胡輝岩之山東會館中。秋夜。聚飲於南樓下。在座者海陽鞠慕周莊行。胡岱峯子翼貴陽鄔敬齋維肅薛魯園廷楷。並予與主人。相與說狐。予舉紅姑娘事。咸以為異。紫來因述其客山右時。聞一富室家多狐。往往幻形為祟。驚怖家口。或作佝僂老人。獨步廳上。或作老嫗。持枴杖出入倉廚。或作靚妝少女。倚門閱市。顛倒行人。又於壁上。忽現樓臺及郛郭雉堞之類。愈出愈奇。雖不害人。而其家頗厭苦之。主人有女所居隣佛堂。堂中有罎數十。蓄酒甚多。戶常扃鍵。女日暮歸寢。與侍女過佛堂下。聞堂中漉酒聲。窺之。見二曲背媪。就罎盜酒飲。且飲且爭少焉。一媪大醉。酩酊之態。殊覺可笑。女不禁嗤然失聲。媪聞之。愠曰。何與爾了頭事。吃數盃酒耳。何笑之有。侍女應聲曰。見人偷酒吃。得如此醉馬得不笑。媪怒大聲詈曰。遮莫來撩撥爾祖姥。我將皷爾爹黑鳥。女聞其言穢。亟避去。侍女不堪其罵。獨立窗下痛詆之。飛瓦忽至。傷脣擊落二齒。大痛而奔。隨聞堂中大噱。主人聞之。戒家人勿多言。一夜無事。次日主人早起。見枕畔一物。黓然。審視之。一男子勢也。血色尚新。大駭。恐閨人見之。潛以火箸夾取置溷中。聚僮僕察之。悉無恙。時侍女之父。從一縣令在河南。

方押一伎。一夜伎忽來就相與共寢。鼾睡間私處痛如刀割。大呼暈絕。同人驚起來探。已失勢之所在。伎已不在側。咸以為異。白於官。拘伎訊鞫。伎言昨夜與諸女伴作葉子戲。通宵不寐。實不知情。竟成疑案。使人送之還鄉。雖不致死。然已閹廢。主人無如之何。亟徙居以避之。始獲甯宇。蓋侍女父失勢時。即主人枕畔得勢時也。侍女張姓。其父色黑。號黑張。故狐有敺黑鳥之說云。

聞齋曰。吾聞狐性極淫。故名曰淫狐。乃其報冤。亦出於淫。可謂好名之甚者矣。夫名者實之賓。狐之淫發於其性。是先有其實而後名附之。狐豈為淫乎。然則世之名過其實者。曾淫狐之不若也。

蘭岩曰。自盜酒而反殃及人父。此狐非但不仁。抑且無趣。殆所謂老羞成怒者耶。

胡輝岩謂貴筑蔡孝廉博雅士也。嘗向輝岩述其鄉人褚十二。少從其外祖顧明經遊巴蜀。假館於臨邛羅氏。羅固巨族。累代為顯宦。後世雖漸凌替。而第宅閎深。園亭幽勝。猶甲於一鄉。羅二子一姪。二甥。並受業於顧。褚亦附學其間。褚與羅之甥秦生者相交莫逆。同設榻於園之西軒。居半歲餘矣。時當秋月。值羅次子畢婚。顧連日困於酒食。秦亦理事甚忙。褚獨步軒中。深苦岑寂。抽書破悶。漏二下。秦生攜酒盒來。與褚小酌。曰。逐日碌碌。未遑晤對。今宵稍

暇聊具杯酒與子談心於是屏僮僕扃園門挑燈細酌頗極歡暢褚浮白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秦笑曰偃鼠飲酒不過滿腹徒飲豈足以為樂予有一妙人兄如見之當思老於是鄉矣褚問為何如人秦支吾不以實告力叩之秦始小語曰予下榻此園二年於茲矣嘗交一麗人年甫十七兄到後蹤跡稍疏然每際花月之夕或值兄醉夢之時未嘗不把握也以兄待我厚故敢洩肺腑事幸兄勿復洩於人褚曰慮弟相戲耳如果然則非狐即鬼烏可親暱秦曰誠為狐非鬼也狐而色比窈妃才同謝女何不可親暱之有褚終屬少年血氣未定且被酒興高力求一見之秦有難色褚欵語相央至於屈膝秦莞爾曰見之亦無不可第未卜麗人許否姑試之以覘兄之緣乃起身繞出迴廊湖山下輕聲喚憐姐者三於是女子分花步月冉冉而至丰姿綽約美麗非常目所未睹著碧羅畫衣曳練裙秋波流慧蓮靨生潮含羞晚褚而責秦曰小酸子謂我不敢見此書獃耶褚面頳口訥勉强揖之秦曰褚十二兄面嫩憐姐勿笑之女曰此非面嫩乃良心現也豈似爾天良盡喪也毫不知羞恥哉乃相與入軒見酒具笑曰二酸子人家兒子娶婦此際正好捫搎爾等乃收取餕餘滋潤饞吻恭喜今夜得兩枚飽啖矣秦曰既不能作東道主奈何相嘲女曰爾誠旅店肥蟲欲謀食客矣適從六姊處食羊桃留得數枚出以奉人可乎秦曰甚妙女因手䄂中出一金鑲椰瓢盛

羊桃五枚鮮如初摘蜀中固無是物不測所自二主分食甚甘既而珍饌芳醪悉於瓢中出之羅列滿案酣飲間忽目褚曰覩子芳姿淑質自足撞破知樓第千葉桃花早榮早落華而不實理有固然會須行樂及時何可株待於是笑言款洽游語漸侵褚神迷不能自主秦從旁頗形妬色女睨之而笑曰小酸子真是醋葫蘆矣凡人萍水相遭逢場作戲何足介意若少時新婦之事羅家郎又將何以為情乎秦問少時新婦有何事女曰行當自見耳有頃驀聞人聲鼎沸園樹皆紅人出視之則庖人失火延及洞房坊正官軍咸來撲救親鄰漸集蟻聚蠭屯家口數十人幸皆未寢獨新婦與羅氏子身無寸縷股栗庭前映著火光纖毫畢見二生不能正視女乃至前解羅衣裹之掖歸別室諸姑伯姊接踵來慰搶攘間已失女之所在衆以為隣女閨中去矣惟秦褚二生知之但緘密不言耳自此褚無夕不與晤對相得甚歡然終未及亂蓋褚既靦覥而女亦有貞操一似韋崟之與任氏也及秦生從其父歸成都女泣別不復再至又二年顧死褚扶櫬歸鄉未及獲雋次歲成進士工部觀政未娶而卒年甫二十有四云

聞齋曰酸子所以多妬者窮其故無他閉戶守妻子若將終身本無遠大志耳貞狐與褚不過話言形色之間涉於狎褻書疑輒形諸色何所見之小也

蘭岩曰。守身貞。見理明。出詞雅。此狐不多得。

鞠慕周最善說狐。不能悉記。其有奇者。足發一大噱。言其客關中時。因事之扶風。所識有丁孝廉者。年近四十。斷三弦。子女皆幼。號啼繞膝。不耐鰥居。仍謀膠續。屢乖所願。丁素究心神仙之事。精於導引。每登心枯坐。吐故納新。輒見一黑狐對面蹲踞。瞠目相向。丁叱之即刻奔逸。如此者屢矣。亦習不為怪。一夜方坐。覺有人登榻與己並肩坐。衣香襲人。丁自念此皆妄慮所招。心不動則魔何由生。任之可也。於是垂目息心。凝然不動。既而其人以頰偎腮。身以口親吻。粉香脂膩。肌滑如脂。丁不能復耐。張目矚之。則二八麗人。光彩耀目。睨丁而笑。丁曰。吾固知汝為向日狐。奈何擾人功果。可速去。否則惹老拳。非善知識矣。女猶掩口唵唵。俄延不去。丁躁甚。以足蹴之。顛墜牀下。旋即起立。忿忿整衣曰。魯莽如此。豈復讀書人行徑耶。兒去不復再來。汝其勿悔。丁葉拱而謝曰。深感厚誼。敢云悔乎。女曰。從此雖焚香叩頭。祈我再至。恐亦不能矣。丁哂曰。永不敢起動矣。女不顧而去。越數日。丁晚浴於房。又見女搴湘簾入。笑曰。我又來觀汝裸浴矣。丁不應。女蹲身其旁。以手撫之曰。背上垢厚二寸矣。我為汝擦之可乎。丁心大動。胯間物翹然而舉。女格格笑不止。戲批其頰。作小響曰。何物書迂。輕薄乃爾。不怕汚却人家女兒眼目耶。丁陰計學道人豈可逞欲。況明知是狐。何故動心。因瞋目大怒。

奮拳揮之中鼻女負痛滾地唧唧哀鳴衝簾而遁繼此不復再至丁家業素封兒女雖各有倚保而衣食會計終苦內助無人更囑冰人徧覓佳偶一日有媒媼來言有卞大戶者家貲百萬一女十八矣慧美賢淑世罕其匹君讀書人多疑少信固多以媒妁為妄但浼一女眷往相之便足徵吾言不謬丁以為然央姑母及寡嫂同詣卞宅周視動止真仙中人也欣喜而歸盛誇其色咸為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女之豔者甯獨吾鄉雖天下獨步可也丁大悅即日納聘及奠鴈親故滿堂希冀一面入房合巹乍睹豔絕審諦之非他即鼎之狐女也丁大駭叩之女笑曰兒非無益與君者君道念已堅成功可冀然尚有要訣不無夢夢兒來當循循善誘同登仙籍不亦可乎媒媼從旁攙說曰姻緣自有天定新郎無更拘泥丁大怒提扊扅擊之媼與女破窗而走丁出户逐之已失所在亟命爇炬大索得諸廁中咸大譁亟力奮擊廁中人提褲驚呼顛仆於地燭之非狐蓋丁之姪婦與寡嫂也污穢滿身傷痕徧體舉室索然舁之以歸次日同往卞家無復第宅但見楸梧數本古墓數坏而已自此狐祟遂絕鞠在秦與丁交厚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人謂儒者多迂而丁卒以迂而衛道誠非真迂也

薛魯園謂此皆不奇奇莫奇于宛邱之狐矣宛邱牧李公有女及笄風致嫣然為狐所據夫

人深以為憂。時郡有女巫。頗能制邪。適李公入省。夫人延巫至署。告以所苦。使驅除之。巫大言曰。此何難。不過致夫人破數十貫錢耳。請今夜即為夫人除之。務使小妖狐嬰個大苦。夫人喜。厚欵而去。晡時偕其徒負鼓囊而至。設壇于園。夫人率婢婦隱屏後窺之。方踽步間。大風驟起。飛塵眯目。而燭不滅。俄見四五少年。提木杵偪近案側。仆師徒三人于地。褫其袍各以木杵塞陰中。咸拊掌曰。請先嬰個大苦。夫人大愳。亟命人往救厥巫。巫以自拔木杵。踉然而興。夫人慰之曰。賢師徒嬰苦甚矣。巫委頓偃僂而前。猶勉强作笑顏曰。此亦大快樂事。夫人奈何道苦。二徒尤憊。猩紅滿衣。數婢扶掖而至。巫回顧囑之曰。此血衣最難得。歸去須珍藏之。夫人問藏之何為。巫曰。藏之可辟妖魅。夫人大笑遣之。

蘭岩曰。或謂女巫大言不慚。致遭此報。不知愚夫愚婦。不足深責。所不可解者。文人學士。亦往往不免。恨無木杵以塞之也。

慕周拊髀曰。是誠奇文也。然予所聞某教授之事。亦罕遘哉。友人某。為某縣教授。學宮素多狐。涖任方數日。即有投刺者署治下　胡萬齡頓首拜。及接見。則皤然一翁。長三尺餘。神氣清爽。飄然若仙。對之起敬。自言本晉人。流寓於此近百年矣。今有事將楚游。以公長者。敢以家口寄托。某知其為狐。竟諾之。翁拜謝而去。晡時舉族皆至。約二十餘人。某延入內室。欵洽甚

至翁深感其誼舉酒相囑曰老少數十指悉仰喬雲之庇他日歸當圖厚報某素豪邁掀髯笑曰翁第行勿憂竇春必不致失所翁感荷之色可掬次日束裝就道某官閒俸薄及有此義舉新水不繼於庖而毫不介意翁二子三女皆妖豔絕倫時來某內寢親暱如父子某眷屬悉不在署中唯次子隨行方弱冠姿質過於中人每見三女輒避去不接一談女向某間入以游語某遽正色責之女慙謝而去數日不敢復至公子偶過內宅遇少女小遺階下笑而挑之公子俯首引避佯若不見不聞如此者歲餘始終如一日翁既歸再拜而謝曰賢喬梓真異人也無可為酬謹奉畫一軸為公壽某欣然受之遲數日翁率其族辭去遂不復晤閱其畫畫極平平唯畫一翁一媼正面並坐酷似人家影像不足賞鑒置之而已會三年考績學使者以某年老勒休致某宦囊羞澀羈滯不能歸無意坐香肆中閒話瞥見一人偕與入肆胖體重頤衣冠濟楚僕從如雲肆主接待甚恭某欲避之其人挽留再四乃叙坐各道姓名其人鞠躬曰弟張太學也世為鹺商豚兒某在庠公識之否某曰是即公郎耶名下士也張大喜延之其家登堂拜父某諦視之其貌如所得畫中翁逼肖雖異之猶不甚為意越旬餘張父死求畫師寫真數易人無能有彷彿於萬一者某因出畫示張張展軸大駭且拜且哭告某曰不特亡父傳神酷肖先慈棄世二十年何對此亦宛若生前也敢請其故某備

述得畫之由張嘆曰此狐借我欲厚贈公以報德也狐有施於吾甚重可不體其意以報長者乎乃取畫贈以千金某始得攜子歸里迄今猶肅封也

閒齋曰一畫也致三人各了心願狐之術一巧且幻矣然奇不害正宜其安處學宮不遭驅逐也

蘭岩曰薪水不繼毫不觧懷妖麗相挑終不及亂教授父子其享厚報也固宜

韓樾子

令狐韓樾子雖世為賈人而丰姿姣媚善賦能詩詞尤工絃管弱冠游京師獨乘駿騾出井陘道上值雨見一少年婦色絕艷跨蹇驢或前或後與韓同路行晡時雨愈洪道旁適有壞屋數椽空無人居韓暫入避之婦亦踵至韓頗不自安然無如之何姑聽之既而駿驢見騾贏厥勢昻舉聳鼻而鳴婦視韓掩袖而笑韓心動不可遏陰念日暮人稀效魯男子若何為因挑之曰驢猶如此人何以堪小娘笑厥物之不雅觀也抑知更有甚於此者婦怒之以目曰我自笑其可笑耳不謀與汝扳談韓跪而擁之曰念此邂逅實天假之緣途中傾慕之私卿喻之否婦槩然曳之令起曰兒苟無意於子何為履子之迹入此頹圮之地乎兒家即在直北喬木處去此僅十餘里然不欲與子偕歸者猥以舅姑性嚴良人及伯叔亦皆正直母

家匪遠。盍枉駕見辱。雖險不足慮也。韓為搖惑已久。不復三思。遂控羸隨之以往。行入萬山中。跋履迤邐約數十里。始達其處。千峯環抱。萬木森羅。靠澗依山。得一巨宅。四面別無人居。韓疑之而未發。婦已知之。笑曰。子疑兒家無鄰比乎。蓋祖父辟世者也。居此近百年矣。凡人罕得至此。正可與子盤桓。勿忖度也。亟稾鞍以馬箠撾門。有二婢出應。雙髻垂髫。色麗齒稚。婦以小紅小綠呼之。登堂輪奐之美。如王侯。婦易衣而出。錦裙繡襖。綽約如仙子。與前策蹇冒雨時。什佰增也。又為韓易衣履。亦極鮮華。韓西向拱立。請尊人拜見。婦曰。兒幼孤。失怙已十年矣。更無兄弟。唯一姊一妹。各適所天。此間為兒獨居。無可見客者。子勿復以禮自拘。乃相攜入閨闥。閨中位置精奇雅潔。又為改觀。几案皆檀楠。爐瓶悉金玉。北設鈿榻。南列匳。東壁懸古畫。西壁懸合歡圖也。聯為董思白書。廳上置金猊。爇異香。地平如鏡。不染纖毫塵翳。婦捺之使坐。小婢瀹茗。茗尤香美。一旗一盞。不識何名。韓問何姓。適何人。青春幾何。婦笑曰。瑣瑣根究。得毋誌之以告所歡也。韓笑曰。予雖為客。而年甫二九。花柳之事。實所未諳。且賦性孤清。守如處子。今與卿春戀。亦發軔之始。所以瑣瑣瀆詢者。欲心銘弗諼也。何事見疑。婦曰。勿面急。聊以相戲耳。因言姓韋氏。字阿娟。行二。年二十。初適阜平元氏子。三年前元不謹於行。闖門為讐家所殲。兒從間道逃歸。僅以身免。孀居於此。同胞一姊。字阿妍。嫁上黨。妹

字阿秀。嫁靈邱。與子同庚。今將往探之。不意遇子。非夙緣烏能若是。韓曰。然則舅姑性嚴。諸昆正直之說。胡為而云然也。娟笑曰。亦飾說也。韓亦笑曰。卿尚有一毫誠實哉。相聚纔半日。誑語已足夠一車矣。二婢亦笑。有頃。珍異畢陳。觥籌交錯。娟則嬌癡宛轉。輭倚輕偎。韓則愛貼慇懃。凝注傾倒。俄而三星在戶。移燭登牀。至於衾裯枕席閒。其事不可竟究矣。娟善吳歈。每發聲。音響靡靡。韓發吭和之。兩心如醉。居匝月。不離跬步。日惟劈牋鬪酒。坐月茵花。溫柔鄉景味備。細領畧。一日。娟復往探其姊。韓獨倚檻觀魚。適小紅送茶至。韓戲捻其腕。紅微笑睨之曰。小娘甫出門。郎君便爾放浪耶。韓抱持之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卿者可以療飢矣。隨探手于懷。肌膚膩不留手。胸乳椒發。情不可禁。遂與綢繆。興未闌。小綠猝至。不及掩飾。綠却步含笑。佯作採花。韓知其可狎。以手招之。綠齒尤稚。反走欲逃。韓置紅追之。將及。忽聞院外笑語聲。嚦嚦如鶯燕。綠且走且回首笑曰。郎勿嬲。小娘歸矣。韓亦斂步。尋聞叩環聲。綠徐徐理鬢納履。啟扉視之。笑而揚聲曰。秀姨何久不臨貺。玉體得毋少郗耶。小紅繼至。問小綠與誰語。綠曰。紅姐不亟來起居耶。靈邱秀姨來矣。紅兩頰紅暈。再拜曰。小娘往上黨。未克言旋。秀姨可居此以候之。韓隱玉蘭花下偷窺。則一靚粧少艾。扶一女奴。冉冉而入。冶容麗色。不可正視。韓目炫心搖。知為阿秀。無計迴避。不得已。徑前揖之。秀驚却羞澀。引袖遮面。細語

問小紅郎君係阿誰。紅無以對。韓輒應之曰。犄氏韓樾子也。秀曰。那得在此。曰。令姊之所招致。秀作色曰。姊孀居三年矣。院門以內。雖五尺之童。未嘗側足。汝異鄉他姓。稚齒韶年。既非周親。又非故舊。貿焉戾止。意欲何為。韓惶遽自投於地曰。小人罪當死。乞秀宥之。秀曰。因誰為汝姨。會須縛而鳴諸官。嘗試桎梏。第汝云二姊招致。姑舍之。待其歸而面證。韓頓首謝。秀立迴廊下。把茗盞名韓問曰。居此幾時矣。韓曰。月餘矣。曰。終日何所事。曰無所事事。秀哂曰。無所事事。豈以汝作木偶人看哉。我觀汝精滿氣足。神旺。苟非為入幕之賓。焉能若是。汝之事。我知之矣。韓俛首不言。小綠嗤嗤笑。秀目視小紅。紅頰有赧色。秀移步入室。呼小紅耳語。良久。紅領之。掩笑出戶。點首招韓曰。來。與郎君語。韓隨之西軒下。紅握手密告曰。適秀姨慕郎君温文韶秀。今夕欲留此與郎君一敘。囑兒致意。異日小娘回。切勿洩。韓聆之。驚喜欲狂。曰。敢不如命。紅反命。旋聞房中嘻笑。日纔落。便見小綠秉燭。女奴捧盤盛酒餚往返數四。小紅即出邀曰。可以入矣。韓汲水頮面滌頸。易新衣。及階。小紅啟簾。秀迎笑曰。適閒戲作恐嚇語。亦有懼心否。韓應曰。初亦甚懼。既察卿之色不惡。且自念亦未嘗獲罪。遂不復思。女笑而睨之曰。子真佞口。亂人闌壼。尚不伏罪。韓請以酒自罰。小綠從旁謔之曰。郎恐醉。輒强酒耶。小紅低語曰。想試周時。但拈得酒盃耳。小綠曰。甯獨酒盃。更撚得小紅睡鞋矣。紅面赤

不復置啄秀與韓皆笑各賜以酒是夜並宿娟榻秀肌膚滑膩似娟面柔媚淫蕩遠過之韓不勝其憊日上八甎猶擁衾臥秀先起臨鏡曉粧忽女奴迅走入報曰娟姨歸矣韓枕上聞之手足失措白身下牀倉皇不知所避仍匿帳中秀顏色不少變調脂弄粉如故俄而娟入室徑坐椅上軒眉瞋目凭几支頤怒不可犯紅綠屏足簾外股戰臂搖韓屏息鴛幃竊指聽察一餉時秀粧罷盥手理裳緩步至前撫娟背含笑問曰姊歸乎聞往省妍姊彼近況奚似妹與姊契闊久故來一望胡相見不作一寒暄語豈其有所開罪而姊芥蒂於心乎娟哂曰自作事寧不自知乃故意問人耶秀曰然則姊所芥蒂者妹知之矣得毋為幙中人乎幕中人妹何由識實姊所羅而致之者妹不幸與之相值帷薄之醜事往心傷悔且無及姊之牆茨滋蔓及妹姊之罪也方謂慰藉之不暇乃反以忿氣見加乎言訖掩面而泣娟氣平亟起為拭泪以安之曰妹若大尚不識耍嬌癡如在母側時耶姊與妹如一人又何間焉姑試之日久便知矣秀始破涕成笑娟出韓於帷猶白身未襪涕痕滿面娟秀相顧而笑久之始整衣盥漱載笑載言韓一旦獲兩美妹朝暮騰歡誠荒淫無度留連半載不減朱威武以宣府為家裏也會春雨初霽月色滿庭偕娟秀飲于沐香亭酣暢間秀不避侍婢噙酒哺韓韓即以哺娟曰挹彼注茲其樂何如娟曰樂則樂矣無乃太褻古士女雅會未必如此子亦雅人深

致者盍舉觴政或逞吟懷即婢子輩效而尤之亦可繼康成佳話秀和之曰姊每於極樂忘形處輙下勉功以為節制此妹素所心儀者請分韻為小詩以承姊命於是女奴拭硯小綠裁牋小紅左右其間吮毫濡墨娟秀之詩同就韓一見輙嘖嘖曰即此兩幅洛神賦小楷已足珍如拱璧矣娟詩曰紅梅正馥白梅芳無賴東風撿蝶狂只說清芬堪嫦汝誰知韓壽慣偷香秀詩曰月光加幕草如茵無事紅螺點絳脣未死會須行樂事忍看入室有他人韓持兩詩三復而贊美之娟慍曰子太無分曉彼作詩罵人尚兩可其間毫無詳定使子入場衡文必致人文顛倒秀笑曰勿聽姊語姊詩亦寓諷刺何獨怪人韓兩解之曰詩人多誣親姊妹無介意也若謂諷刺之意二卿息思亦難回護我亦將擱筆費平章矣娟秀乃各解顏韓詩既成娟秀爭欲先觀花牋紛紛粹碎合之不復成文韓笑曰適足為魏公藏拙遂焚之夜闌始罷次日復讌於亭韓偶見燕子將雛陡憶萱闈不禁廢然思返以語娟秀色變如失左右手良久秀掩牖而泣娟獨悽然嘆曰此子之孝思也即不欲行尚當勸駕況敢阻撓特再面無時離別之悲誰能遣此因相對欷歔終宵不寐三人目盡腫紅綠亦泣涕不自禁戒途之日娟秀各有所贈韓亦各有所貽且慰之曰暫歸省母約三兩月可復相聚無太自苦娟曰前期未可定也行矣幸自愛秀哽咽不能出一語但極力握手而已韓飲泣而別仍跨故

贏星夜還家至則母死已數七日矣韓自慟不克送母終又思娟秀不置鬱鬱成疾半載始瘥及服闋復治裝出井陘循路入山重至其處風景如故第宅無存但見頑石寒泉亂雲紅樹空山寂歷幽鳥啼鳴四顧茫茫杳無人跡徘徊向夕大慟而歸韓表兄王姓者為布客於都中傅屬國與之相善每聞其述之如此為狐為鬼為鳥獸草木之妖無有能辨之者

蘭岩曰亦不必辨其為何物之妖第覩其秀娟天成吟詠清麗多情可兒世無其匹於狎褻時微言以節制之閒思親語勸駕以成就之絕無陷阱之心真不多有者耳美人不見零涕空山當者傷心讀者酸鼻

永護軍

阜城門內某衚衕有空宅一區甚凶稅而居者往往驚狂致死護軍永某素以胆勇自詡同人欲以凶宅試之謂有人敢宿其中者當醵金具酒食相欵永曰捨我其誰挺身請往衆許之既暮獨攜酒肉襆被以往二更後飲至半酣援劍擊柱大言曰果有鬼物何不現形一鬪却躲何處去耶久之寂然永大笑尋亦就枕甫交睫似有步履聲張目視之見內室燈光熒熒急起提刄潛於門隙窺之則燈下坐一無頭婦人一手接頭膝上一手持櫛梳其髮二目炯炯直視門隙永駭甚不能移步既而梳已以兩手提耳置腔上矍然而興將啟户欲出永

失聲郤走。鄰家聞之。明炬操兵來探。永已匍匐階下。肘膝皆傷。述其所見。聞者胥驚。永歸病數日方起。同人見則嘲笑之。永不復置辯焉。

蘭岩曰。大言不慚者。輒以天下事無不可為。甫當一試。便爾狼狽不堪。奈何不於欲言時預為計慮哉。

朱外委

永平朱外委。以公務獨乘一騎。腰弓矢夜行。路卑岸高。迤邐一狹路中。時際十月望後。風嚴霜重。粉月在林。忽聞有哭聲甚哀。翹首四望。見直西數十步外一婦。深夜那得有此。得非妖物耶。於是駐馬把弓。抽矢向空施一骲頭響箭。聲如唳鶴。直出林表。其哭頓止。又施之。婦人忽起立。高與林齊。舉步來追。朱大驚。策馬而奔。得入一古廟中。棄馬閉門。屏息神座下。潛於破壁窺之。俄而婦人至。往來尋索。廟外土牆僅及其腰。披髮白面。怒色怖人。既而見馬。知在廟中。探身攫撲。階石皆碎。朱驚仆昏絕。良久寂然。唯聞廟側嘓咂之聲。頃之亦止。不覺憊極而睡。次日辰刻方醒。路上行人漸夥。始大呼救人。衆懷惑入視。驚問所苦。朱以夜間所遇告。聞者靡不縮頸。或以為魑魅。或以為喪門之神。終莫能測。共出視馬。但見皮骨狼藉滿地。鞍韉亦成虀粉。衆以為非常怪異。相禁夜行。朱徒步歸營。病月餘始復。

蘭岩曰。無制服之能。輙貿貿然觸其怒。幾至粉身碎骨。何其愚哉。言顧世之待惡人者。當以此為戒也。

鍋人

護軍某。夏月荷鳥鎗於城外打生。值大雨。趨避於教場之演武廳。良久。雨愈洪。飛電迅雷。繞廳不去。某驚愳環視廳中。俄見一巨蝎伏梁上。大如琵琶。駭極。因悟雷之不去。必為此物。我盍為阿香助一臂。以分天功。亟取鎗下藥與錠。向蝎燃之。鎗甫發。忽大震一聲。不禁昏仆於地。雖不能轉側。而心殊了了。恍惚有數人入廳。洶洶曰。誤殛一人。奈何奈何。一人曰。速視之尚可救否。一人曰。筋骨皆脫。似不可活。俄一人近身。以手捫搎曰。無害。可以鍋之。遂有來鍋者。反側播弄。逾時而後散去。某徐徐自甦。扶鎗强步。殊不覺痛楚。但見遍身骨節。及節皮當聯絡處。有肉鍋子。長二寸許。濶五分。大小無少差謬。甚以為異。巨蝎死地上。兇惡可怖。即縛之鎗上。荷以歸。至今其家猶存蝎𩩲云。

蘭岩曰。嘗觀聊齋誌異。有易首者矣。有傚心者矣。與此可稱三奇。彼放蕩形骸者。安得如此肉鍋子以鍋之哉。

某掌班

黎園掌班某押班赴蘇州演劇半月始歸。路經某村。村中某乙夙與有交。便道就之。甚見款洽。乙園亭幽皓。然紙糊如雪。夜飲盡歡。乙辭去。諸伶興未闌。結伴擲色。呼叫正譁。忽色盆中有血一點。疑是鼻破。羣相眴視。既而隨骰而落。腥血淋漓。相顧錯愕。舉目環睇。瞥見當頭頂隔。漬一血痕。大如案。咸大駭。各結舌無言。仰首注目。俄而血跡四浸。隔紙脫落。見一物下垂。諦之則婦人纖足一雙也。血流被踵。衆驚悸發狂。奪門奔走。自相蹂躪。比人來救。而衆已神癡矣。久之心始定。同述所見聞者皆懼。乃相與爇火操兵。大索廳上。毫無所見。頂隔亦完好無少破損。並無血痕。甚以為怪。遂移於別室息焉。次日白諸主人。乙聞之色變如灰。某叩之語極支吾。但厚贈某暨諸伶。囑秘而勿宣。某到京。心頗耿耿。適乙之表弟某秀才赴科入都。館於其家。某私以曩日所見質之。秀才故與乙有隙。因盡發其隱。某始破惑。先是乙挾勢自恣。同村數百家强半是其佃户。無有不為其威懾者。村西有程姓農人。其子婦出饁于田。乙見而豔之。以索積逋。勒為針線人。居無何。乙父子遞欲淫汚。婦悉不從。一夕乙長子復誘之空室逼之。婦詈。追爪傷其面。乙子大怒。縛而褫其衣。淫訖撻之數百。血肉狼藉。至夜而斃。懸屍於梁。蔽以頂隔。所以滅其迹也。因大興訟。半年未決。會歲凶。程父子流徙。甫燬婦尸。迄今越十年矣。無敢過而問。某與諸伶所見。意即婦之寃鬼。而所宿之廳。蓋懸尸處也。

屍異

有老人乘車入崇文門者。未及門。暴死於車中。守軍執御夫。鳴諸官。會日暮。因驗不及。置諸鋪中。半夜忽失老人所在。守軍失措。相與計議。或言某處有新厝一棺。未葬。盍乘夜竊取其屍。聊以塞責。衆可之。遂取屍置車中。翌日官來相屍。于髮辮內得一鐵釘。入腦三寸餘。以為車夫謀殺。竟坐死刑。遲數日。老人忽來自首。倚述彼日因一時中惡。昏絕車上。既甦。夜已二更。遂下車步歸。令聞寃及車夫。心實不忍。故來告白。官使車夫辨之。不誣。窮究致尸之由。守軍不能隱。悉以情告。復拘厝棺者訊之。則一少婦也。初不認屍。嚇以嚴刑。始吐實。蓋釘死者即其夫也。為與惡少私通。故于黃夜釘殺之。以為斷斷不致敗露。初不意如此發覺。誠為天網不漏矣。乃釋車夫。而坐姦夫淫婦之罪焉。守軍責而賞之

蘭岩曰。借此事以雪彼寃。天誠巧矣。

紅衣婦人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例有披甲人值宿其中。某甲與同值十餘人沽酒夜飲。皆半酣。二更後甲起解手。至庫旁永巷中。于月光下。隱隱見一紅衣婦人。蹲身牆邊。如小遺狀。甲醉後心動。潛就摟之。婦人回其首。別無眉目口鼻。但見白面模糊。如豆腐然。甲驚仆地上。同人遲其來。

往覘之氣已絕矣舁至鋪中救之逾時始甦自述所遭如此

蘭岩曰三杯入腹便爾胆大如天不顧理法一駭氣絕不知酒醒否

阿稺

杊溝某村有兄弟樵蘇于山者季入山之深仲求之弗得歸告其翁翁驚且怒曰不為雁序而作鶺鴒明知弟幼弱不加防護任其獨行不飽豺虎必遭顛墜汝慮我死後數畝山田不能獨受故幸災樂禍洩洩獨歸耶仲無以自明但涕泣自誓而隨父同至山中徧覓不獲尋亦置之二年餘因值秋成翁來往田間負手觀穫有獵者過之左提雉兔右牽一生黑狐毛光潤如漆可鑒兩目炯炯向翁踏踏不前翁心動以青蚨二千贖而欲縱之獵者曰不可此犹狐也能為妖翁曰倘為妖必報吾德汝亦有施焉卒縱之其狐奉頭而竄瞬息不知所逝翁目送而笑曰蠢然如此伎倆盡矣能妖之狐恐不如是獵者亦笑而去一日翁有事入都途中值雪山路迍邅頗不易行蹒跚閒忽一媪自仄徑來白翁曰翁勞苦甚矣如此大雪日且暮前去人居正遥我憐翁老耄姑就蝸居一息乎翁感而許之媪反步為導踰一壑即抵其家媪剝啄一婢出應色殊佳麗修飾亦極華美以太太呼媪媪曰客至矣速備酒飯且喚三姐來婢諾而去媪延翁入庭分賓主坐翁環顧內外屋宇閎敞垣墉高峻陳設珍怪悉不

知名。居然巨室。不類山家。自愧山野不文。頗形蹐跼。俄聞屏後笑語聲。美婢四五人。擁一女郎出。年約十七八。姱容修態。光彩照人。繡衣畫裙。儼似畫中仙子。翁逡巡不知措身處。女一見愕然。色甚驚喜。就媪耳語良久。媪拊掌格格笑曰。真大奇事。既屬恩人。可即申謝。女乃下階。展拜如禮神明。翁將答拜。奈為兩婢所持。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拜訖。媪復拜之曰。天假之緣。得邂逅相遇。大恩大德。非一拜可以稱報。容綏圖之。翁不解所為。唯曰老朽何修。得毋謬誤。媪曰。翁年高健忘。不復記憶矣。俟徐言之。既而設筵。翁居上。獨据一席。媪與女共一席。居下。酒炙並陳。水陸咸備。翁逐品茫然。但知適口。咀嚼飲啜。細玩其形狀。辨其滋味而已。酒再巡。女親起浣爵。跪進一觴。翁退位座後。連稱不敢。媪曰。聊以抒枕。幸勿却也。翁盡三爵。復請入席。媪詢及里居姓氏。翁對以某村某氏。媪顧謂女曰。與汝表妹夫同鄉。且同姓也。毋乃其族之叔伯行乎。又問尊閫年幾何矣。子女幾人。翁曰無女。老妻尚存。年五十有二。長子二十務農。幼子如在。今年當十七。二年前入山採藥。不知所往。想已為異物矣。媪聞之。矍然曰。噫。二令郎非清瘦長眉。而眉間有針清者乎。翁矍然曰。然。誠如尊說。何以知之。媪笑向女曰。怪底說來與阿癯符合。強半合恩人是楂棃。女曰。阿癯言時。期期艾艾。且喜啖未熟山桃。娘盡問。果有是否。若然。則誠然矣。翁聞之。瞰潛然曰。豚兒果有是疾。是癖。無可復疑矣。媪喜曰。

正愁無以報德。今當使父子團聚。何快如之。亟呼前婢。密語數四。婢欣然去。移時人報曰。來矣來矣。隨見一鮮衣少年同一靚粧女子。自外而至。媼指翁謂少年曰。識得否。少年一見大慟。趨拜膝下。翁以目視媼。媼曰。恩人勿驚疑。且看二年前所失之令郎。較此奚如。翁諦審視。的是其子。不禁淚涔涔隨聲零落。媼與女從旁慰藉之。始各止悲。女子展拜。翁問為誰。媼曰。甥女阿雛也。久為恩人之子婦矣。昔者令郎樵柴。失墜岩下。適遇甥女救之。彼時以甥女冉弱未字。人僭為主張。即以令郎入贅。不意即恩人子。苟知之。送歸久矣。今于此會合。洵非偶然。行當使甥女歸事舅姑耳。翁謝曰。感大德畢生之幸。特家貧不堪屈令甥女。再尚有事入京。容徐議之。媼曰。恩人無事辭費。甥女既歸。公郎荊釵布裙。分所宜爾。若為入京。亦不過為阿堵物耳。不腆粧奩。雖不豐亦不甚薄。保恩人下半世不復求人。翁喜愜過望。是夕歡飲而散。季半翁宿于廳西。翁于枕上細詢由來。語刺刺不能休。至雞鳴方寐。次日媼令阿雛束載從翁去。將行之前一日。媼置酒為餞。酒再巡。媼避席謂翁曰。相處數日。恩人亦知老身為何如人乎。翁恍然自愧。還自詈曰。老悖但知舐犢。諸事不顧。耶敢問邦族。媼曰。老身姚氏。本秦人。甥女葛氏同鄉井。老身孀居有年。又無子。只此女行三。名阿稺。曾荷恩人再生恩。旦夕思報。未果。今聞家中大郎。亦未婚。願以女蘿附託松柏。莫見棄否。翁遜謝曰。成援令甥女。已為

非分詎敢復苦令愛媼曰老身不文但知言脫于口不可復收請先歸少有嫁貲俟粗備當親送魚軒到宅無事親迎也翁不能却即向季索得鏤玉香球一枚聊以為信媼親結之阿稱胸前羅帶上稱垂頸頗形羞澀翌日就道相與囑別各有泣淚門前駕三犢車翁父子乘一輛阿雛暨二婢乘一輛其一輛為輜重轆轆而發山路崎嶇望之似不能通軌而車到處綽然有餘地亦不覺軒輊翁樸實而不知究理者唯深贊車制之巧黃犢之健而已日未晡車停不進視之已至家門矣尤訝其速仲出見之驚問歸何急裝何厚既而見其弟又載三豔女來遂結舌不能致詰翁未遑悉述先令季導婦人見其姑視卸裝已止御者宿厚賞而重犒之御夫拜賜即欲辭去翁以日暮途遠力止之而車已馳去翁方頓足怪其何苦夜行忽見數十步外一車為樹根所絆翻入田間側不能起翁急前救之非復故物但草人芻牛並稭車一輛耳大驚奔告其子阿雛曰妗固有此戲術時一為之不足詫異亟令季收而貯諸箱中翁入見老妻備告得婦之由並述聘婦之事妻亦驚喜隣里相傳咸來致賀凡見阿雛者男則顛倒女則欣慕猜疑默擬議論紛紜居無何阿雛謂季曰致語阿翁速辦筵席妗子送三姐至矣季告翁翁曰嗤媳偶作夢汝奈何附和之季慙而退一食頃聞門外人聲鼎沸撾門者若甚衆翁急出視媼已降輿侍女六七人扶阿稱紅巾覆面錦衣繡裳一湧而入

粧奩隨之以進光彩耀目塡塞草堂媼一揮從人車馬一霎盡散謂翁曰親翁勿惶惶凡有所需諒甥女已皆預備矣不必蠲吉令日便佳即可喚壻來拜堂也仲逡巡趨出參差不復成禮衆婢皆笑入房合巹訖阿雛指使布筵則豐盛十數席水陸俱備不測何時何人所置辦翁夫婦大駭乃叙坐而飲飲次翁見粧奩堆積深以所居狹隘不能容納爲憂媼曰無慮再多數倍亦能相容也因令諸婢往來移運盈階滿堂之物悉入洞房房不加廣而位置羅列繞有隙地翁私嘆富貴家諸事得法適地設巧較我貧拙家多收數斛麥乍添一甕蔬輒塡塞無坐臥處視此真心思才力百不逮一也三朝後媼辭去留二婢爲媵將發翁私囑其妻曰親母初見時謂我與其女有再生恩故以女嫁二郎彼時未便研究汝其密詢之勿作胡盧提致人悶悶妻如所教詢諸媪媪曰人在汝家徐叩之可知也亟升車去翁又囑仲乘間問阿稺稺曰翁所作事翁自知之何問我爲仲覆翁翁終茫然不悟第安之而已二新婦入門後順事舅姑調和琴瑟咸無閒言且從此衣食豐裕凡百需用取諸笥中無所不給望似農家實同朱頓村人豔婦之美羨翁之富無不耽耽頗有宵小夜間潛來爲盜幸二婦覺察往往戲弄之而翁殊爲厭苦偶出田間行食見前獵者坐村內方調一犬翁薄觀之垂毛緣眼狀極獰惡翁嘖嘖曰此其所謂獅子狗乎獵者曰否否此名爲拼能咋虎家畜一頭無

論竊盜即有崑崙神技者亦且畏之予以錢八千得之于販羊回民者壽盧秦猶不是過也翁陰念八千錢易與耳得此猘犬何復憂盜賊乎遂以錢十千欲買之獵者曰不可此犬咋人立死翁曰正欲其能咋死人也遂牽歸甫縱于庭適二新婦自庭後來笑語方譁忽舉目見犬息聲失色瞥然却走犬大哮直前逐而攫之翁驚呼奔救稗已被噬斷喉踣地不動犬又捨稗逐雛咋其踵仆倒地十餘步二子亦驚出偕翁極力撻犬救之已死但見二黑狐臥地上衣服履襪宛如蟬蛻二子號咷大慟翁錯愕良久猛悟當日贖狐事所以云有再生恩也且悲且悔憐其義議治棺衾厚瘞之方商酌間忽自外有哭而入者蓋媼也席地抱二屍而哭之曰詎意兒輩罹此閔凶學術短淺安能禦此慘暴乎嗚呼哀哉大恩不報之說良有以也翁闔家亦環繞而哭聲徹隣比媼以手捫尸胸曰幸尚可救歸以藥之可也翁率二子執梃縛犬打殺之媼謝之曰親翁是舉足明素心矣尋于腰間解一白布囊盛二尸負之出門翁等追送之已遠矣

蘭岩曰圖報舊恩不惜二女狐真不可及

閔預

閔生預浙西世家子貌既都美且善修飾年二十有一從其季父青巖入都青巖入棘闈閔送

場畢若寓中岑寂風聞崇文門外有金魚池意必幽勝姑往遊之至則錦鱗深潛於濁水秋
草半萎于荒塲雖有數處蘆棚揭青帘賣白酒而酒徒紛擾不足留連索然興盡徘徊思返
忽見一人至前貌雖不揚而衣冠濟楚拱揖曰今日之遊樂乎閱家居時足跡不出書室雖
千里作客見人尚多靦覥不善周旋一旦邂逅生人竟期期艾艾謙謹而已其人曰聽兄言
其浙人乎曰然其人即操浙西土音曰然則親不親故鄉人也邂逅遇此正好叙談鄉曲請
借館一屈可乎言次握臂徑行生不能固辭隨之至鬧市一酒肆中甚精潔其人呼酒勸進
甚力閱固量淺不得已勉盡數觥兩目已眩其人揶揄之曰兄誠不能飲蓄有少藥服之酒
力頓解兄會須强飲一盃乃探囊中一小紅丸浸盃中促閱飲之飲訖輒昏然不能復有知
識既醒見燭光映射四壁如粉之白獨臥紗帳中身無寸縷而紅衾繡枕輒膩温香酷類貴
家閨闥大驚而起徧覓衣履邈不可得徬徨榻上癡坐沈思日間事强半忘懷唯記與一人
在酒館飲酒不解何由至此此又何處又何事躶臥衣履又何不見疑惑漸滋怛怖殊甚側
耳四聽竟雞犬不聞良久徐聞嗤嗤笑聲自遠而近漸至窗下覺是婦女音響愈惶遽俄聞
振管闢扉聲有二女尼啟簾入一可二十許一可十八九青頭素面容態雙絕一含笑躡足
剪燭一置燈几上似預知牀上有人恐致驚寤者第低語云此時莫醒否既而曰盍往覷乎

乃同至榻前。閔懼且赧。偬遽不知所措。但引被冒首。屏息不敢少動。二尼啟衾共相撫摩。閔知不免。因起跪枕畔。叩首求恕。二尼相顧而笑。一尼曰。書癡胆大如豆。何事縮蓄乃爾。我輩非噬人者。可以無恐。閔見其溫存。意殊不惡。心稍定。漸悟為人所誘。倒載至此。必難驟脫。姑安之。以伺衅。二尼遂與綢繆。床笫之歡。夜以繼日。二尼又引其類二人至。一年約四旬。一三十餘。亦與交結。興尤狂蕩。漸至白晝宣淫。共相裸逐。私詢前二尼。此果何地。卿等究屬阿誰。乃能隱匿外人。獨不畏人言乎。二十許者曰。君誠慤者。不妨實告。此尼菴也。幽僻深邃。別有洞天。兒景初。師弟景默。年長者師也。號明心。中年者叔也。號明悟。君所與飲者。即菴後郁醫生。素受我等囑託。利我金資。廉訪佳士。詎意得君。誠天緣也。君第安之。此間樂無復思出。閔始釋然。無何。閔求去。尼皆笑而不答。但詠魚元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用以亂之。閔無如之何。尼每去。必反鎖户闥。日兩餐。皆二小尼親送。魚肉皆具。味且精美。不素食也。夜則團坐暢飲。醉則共榻。狎褻達旦。四尼有輪環。而閔則無止息也。于是不勝其憊。瘠而且嗽。無復舊時丰韻。得在牀片刻偃息。即為樂國。一日方臥。適明心至。見其狀已生厭色。及探手股際。良久不能振作。意愈怏怏。陰與三尼議。閔生狼狽若此。不如殺之。以泯其跡。景初大駭。急止之曰。師姑少耐。我能調劑之。不久可用。幸勿出此語。乃亟入室。撫閔慰藉之。戒其珍攝

無致委頓自此諸尼悉不復來旦夕所需皆景初慇懃祇奉閔頗感之而思家之念無刻不迫室中舊奉觀音一龕朝夕拜禱求脫陷阱又檢案頭經卷得觀音咒誠心持誦之日以數千徧久之睡夢成誦一夜方誦咒有人呼名驚視之見一媪立帳外招之曰速下牀我送汝歸遲則悞乃事矣閔驚喜不暇致詳披衣跣足而走媪在前以手拂户門自闢閔尾而隨之媪身有白光如月到處映徹如晝一路行複道中兩壁高峻如城垣歷數重門媪至徹開無有阻碍卒至一門媪停步謂閔曰即從此出勿走回頭路閔方欲申謝已失媪之所在始悟為大士化身救拔苦厄默誦寶號不絕踉蹌奔數里約去庵已遠仰觀星轉月斜可四更將半遂蹲身一土阜下憩焉既晨辨之則天壇之北垣下也計在庵月餘已際殘秋在庵不覺此時病體單衣縮如卷蝟不知青巖寄托何所覓至會館詢之咸謂失姪復下第幾番覓死賴鄉親寬解今已肄業成均且設帳於內城某街某衚衕某旗某哈番家矣閔乃向鄉人假衣履如所教蹤跡之得與叔見叔且驚且喜且悲繼之以怒詰其一向何往閔伏地涕零備述其故叔錯愕久之因泣曰京師之地如海老于世途者尚多入人騙局況嫩少年何得輙與人飲自罹網罟非大士慈悲感應欲全軀命得乎亟保病體勿使汝父母怨我于四千里之外也閔能畫叔命其繪大士像供養齋中主人聞先生得姪置酒為慶話及尼事無不太

息。主人為文公子士玉親戚。故士玉與閱交最善。知其事亦獨真。

閒齋曰。嘗聞一陰一陽之謂道。夫唱婦隨之謂倫。三代維隆。屏異端于域外。二南攸美。敦雅化于房中。怨女曠夫。仁政最憐。失偶孤鸞。寡鳳詩人致慨。離羣頃見佛國。云逞空門不靖。至使西來大意。日就披靡。東土衆生。自為簧鼓。良堪悼也。豈不悲哉。惟是紺宇琳宮。不少闍黎安享。香臺蘭若。恒多魔女群居。任化裁固難。綏于沙彌而開導。宜先施諸愚婦。顧念伊剃度。亦有因緣。或多病而誤信星書。父母忍心割捨。或早寡而情傷破鏡。閨門絕意修容。或失琴瑟之調。逞小忿而烏雲輙剪。或抱琵琶之恨。恐中棄而白髮靡依。于是禮金粟以向空門。本圖懺悔。擁蒲團而課靜室。漸覺孤清。暮鼓晨鐘。翻出淒涼之響。春花秋月。暗生活潑之機。既而借托鉢以延門。每致桑間之約。假安禪而閉户。頻來月下之敲。阿鼻之罪孽難消。没齒而聲名盡墮。爰為善計。莫如返本還原。代作良圖。須是改頭換面。壯者亟當擇偶。幼者速使歸宗。縱或繞樹無棲。自有縫裳之摻手。即使折心不轉。何妨繡佛以明心。與其暗脫袈裟。瀆汙三寶。曷若明搖環珮。講究三從。學簪花而捨拈花。何為不可。倩貝葉以充紅葉。何便如之。明鏡總非臺。幸有溫嶠玉鏡。赤繩堪繫足。無須彌勒金繩。苦海翻身。昏波臻岸。是則宿願恰成。心願無情化作有情。甘露潤菩提。始信因緣結果。春風吹祇樹。欣看連理成枝。豈非正風俗之

一端乎亦是順人情之大道也

蘭岩曰淫尼陷人令人可恨乃生以貪杯幾死可不慎歟

章佖

鎮番章佖世居水磨關少好勇十七八歲時獨負弩入北山獵取雉兎日暮不得歸露宿懸崖下酣寢至夜半覺有物掠其頤頷間亟啟目就月光覷之人也欻起捉其臂則一美女子側卧草露間宛轉嬌啼若不勝其臂之痛者章憐而釋之女起坐地上徐徐理裳治容絕代問深夜何得至此答曰兒家去此里許偶步月巖下見郎熟寐童心未改聊爾相戲不虞郎鹵莽乃爾章曰然則胡為掠吾頤也女含羞俯首不能置對章目眩神奪遽前擁之女極力撐拒方擾攘間驀一婢出山徑之蹊間忿息而至訶且叱曰何處小郎强來拉人閨秀耶章曰彼自來就我豈我唐突西施婢噱曰强人强人復具佞口不足與校情理小娘但歸休乃掖女子循蹊徑去章少年不檢施從女子之所之越嶙峋踰澗壑約五六里于松林內得瓦屋數椽繞以沙竹籬二女入章亦尾之入婢回首睨之而哂曰此小郎亦太顏甲黌夜入人家欲何為耶女掩口微笑曰想非奸即盜耳聲清銳如春鶯章揖之曰小人開罪小娘故踵門荆請敢云奸盜乎婢曰小郎能屬對乎章曰即使能屬對矣將若何婢曰兒家小娘子歲

雛之質。年十六。孤處無依。欲求人家蘭玉而伉儷之。未肯輕易。嘗作一對。誓有人能屬之者。章以不識一丁字。第不欲遽示空疎。乃紿之曰。姑言何對。倘能屬未可知也。婢請于女。女書之于箋。婢持向章且讀曰。織女星辰永相睽。且一年兩會。蓋是年值閏七月也。章不解所云。輾轉間。面熱如火。婢背女小語教章曰。郎第云。棃花月午嘗獨坐。每半夜三更。章再三期期之。猶訛兩字。婢掩袂忍笑。女哂曰。此必婢子教壞矣。婢曰。小郎口吃。且非章句士。小娘無復拘執矣。女遂納章與共寢食。好合無間。女贈章金釧一枚。章答以玉玦拾。女繫諸裙帶間。女極慧。特饕餮殊甚。每食禽獸之肉。腹笥兼人。雖至饜飽。猶耽耽于餕餘。章變之。不以為怪。日出獵取以媚之。與婢間日一出。歸必暮夜。章詰其所往。女曰。有寡嫂居大黃山。故時往探候。章驚曰。大黃山。狼藪也。卿奈何數數往來。且必夜歸也。女不答。往返如故。章深以為憂。請偕行。女堅拒不可。章思狼之為物。性雖狡猾。然無飢飽。遇物輒啖。腰纏中。所蓄木鼈子頗饒。默以毒黃羊肉。置山徑間。自北山至大黃。凡十餘處。蓋欲殺狼以衛女也。是日女與婢復出。通宵不返。章憂疑坐以待旦。至曉弗歸。章愳。負弩往探之。見二狼死草間。毒肉尚有餘者。章以狼為中毒死矣。拖狼入林中。而林中有女衣二襲。識為女及婢所服者。大驚。檢衣視之。忽一物落石上。拍拍有聲。諦視則定情時贈文之玉玦拾也。駭甚。拾之以歸。至則瓦屋竹籬。化為

烏有唯土窟亂柴繞以流水荒山而已章徘徊延佇晝夜支頤終無消息餱糧盡絕章號咷而返不復再娶予在金城時章已為千總年甫二十四每詢及女子之事章悲感之色猶可掬也

閒齋曰五涼之地多狼金城（今永皋縣）尤甚其噬羊用獨噬牛馬用眾噬人用奇亦捕禽鳥伺禽鳥集草間銜飛蓬一叢蜥蜴行逼而捕之遇獵者或帶馬髑髏以禦弓矢是不特用獨用眾用奇且又用術然貪得無厭往往為人所斃夫能用獨用眾用奇用術可謂智而巧矣而卒不免者貪也智而貪此其所以敗也

蘭岩曰惡獸如狼而能屬對妙麗婉好乃章居然人也而目不識丁貽婢子笑深可羞恥竊願世之稍欲有為者甚勿視詩書為物外物日事嬉游一旦讓狼子而已不能也

麻林

天津林茂之家人劉忠密友也以面麻故麻林稱也與其友通州宋姓者皆從浙江某監司為常隨相交極密寢食必具及監司罷官二人流落江淮間無計還家未幾宋病痢死無所歸林傾囊倒橐殯葬如禮思之弗諼值令節欲往一奠苦乏貲未能也一夜忽夢宋謂曰相好多年忍餓我之鬼乎林許其必祭宋鄭重而去越宿復夢見之責以爽信林以乏錢對宋

曰。二三緡之數。難辨如此哉。胡不向南關金四貸之。南關金四。郡之富人也。明日。林果往假之。不可得。中心頗悶。是夕宋又見夢曰。清明近矣。獨不能破慳為故人送一陌錢耶。林嘆曰。惜同在浙時。盈千累萬之貲。咄嗟可辦。不意今日之窘。異乎尋常。兄姑待之。縱此節不能中元必有以倍之矣。宋坐榻上嗷泣曰。掩骼錢日。遽爾薄情。生死之交。不應如是。林不堪其聒。捉臂而起。欲與盡言。宋大驚。求退。林不放。宋擺脫甚力。林覺其異。急取被冒其首而裹之。夢已醒。聞被中嗚嗚然。猶有哀懇聲。林驚惶。極力捺之。漸覺縮小。而聲嘶且左。良久。不動。啟被審視。無復為宋。但見一豚。蹢躅榻上。遺失穢甚。重二十餘斤。林通身汗流。逾時始定。睇豚笑曰。吾有以處之矣。次日將豚入市。貨錢二千。盡置酒盒香楮。往祭宋墓。大慟而歸。

蘭岩曰。狐假虎威。荼毒百姓。常隨無良。往往如此。流落異鄉。死而魂餒。良可悲也。乃卒化為一豚。雖林貨而祭之。而其人已畜也。可見矣。

怪風

涼州大靖營所汎。有松山者。在沙漠中。古戰場也。先大父鎮五涼時。遊擊將軍塔思哈。因公過其處。以兵三十五騎從。至則日已西。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螢。蔽日而來。有聲若千雷萬霆。眾皆失色。馬亦驚嘶。塔驚疑。謂此必山移

矣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據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虀粉頂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滚跌不由自主馬踏人顛逾時始定次第甦醒彼此懼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脫帽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人面皮深者半寸抉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驚定知痛趨乘即馳回望高山已在數十百里之外矣日暮抵大靖營衆戎馬成龍見之愕然塔述所遇馬乃大笑曰苟山移公等無噍類矣據云所遇蓋旋風也入秋則有之至冬尤甚今隆冬無足怪所可慮者公與彼三十餘人從此胥成麻皮年貌冊又須另造矣塔因歎浮沈宦海中歷有年所衝鋒破敵幾歷危塗今行年五十矣從未嘗見獅颷不特未見亦未之聞今塔面多疤痕在額角左頰者尤巨即石子所嵌處也

蘭岩曰非宦途不能遭此險若亦不能及此怪異

張老嘴

宜君有千總張老嘴者以嘴大而得名也從一同僚家夜飲二更後提燈如廁見一人躶臥角門下面濶尺餘吻角人鬢睡思正濃張力蹴之化為黑雄雞繞砌而走格格而鳴張捉得烹以佐酒

蘭岩曰怪化為雞已奇矣而張竟烹而食之更奇張真口腹人哉倘食之而有不測奈何

恩茂先曰。有人早起。見牀上有凝血一方。約六七斤。問諸家人。皆不知所自。其人乃碎切炒而食之。味如猪血云。

大眼睛

宗室雙丰將軍夜坐讀書。忽見一物類蝙蝠直撲燈來。急以手格之。拍然墮地。化一大眼睛。濶數寸。黑白極分明。繞地旋轉不息。久之方滅。

柏林寺僧

柏林寺某僧。積聚數十年。蓄白金十兩。鎔成錠。盛以荷囊。什襲胸前。一日忽失之。徧覓不可復得。冥想亦不記憶。失于何所。日久成疾。頹然不起。舉寺悉知其以失金所致。罔不悼惜。寺中溷坑深且濶。積穢滿。例僱人淨之。適淨人出糞。得一蝦蟆。大如升。緊抱一物。不少放鬆。力劈之。見一荷囊。內貯金一錠。約十兩。衆僧莫知所自。且時際隆冬。蝦蟆何以獨生。猜疑間。忽憶某僧失金事。持以示之。僧乃蹶然而興。蝦蟆倏不見。識者謂是僧精神之所凝結而化成也。

恩茂先曰。苟于道如此專一。何佛菩薩不可到得。惜僧如此精神。用之於十兩金也。

薛奇山左滕縣人以侍衛授陝西宜君營叅將常把一鐵鐧重三十斤宜君固多虎薛往往生殺之居二年前後殺虎九十九奇欲盡一百用其骨煎百虎膏一日報有虎奇踴躍而往果有虎大倍如常黃質白章從者驚以為異諫止不聽棄馬棹鐧而前虎不動叱之徐步而北奇追之擊之者三虎大吼返撲仆奇于地而坐之從者料其必死共燃火鎗擊之虎舍去而奇固居然無恙也遂誓不復殺虎而虎患自此頓息或言奇有奇質每夜寢眼不閉而有光黯類虎也

蘭岩曰勇往直前改過不吝奇真異人也

塔校

護軍校塔某歸自印房夜過分司廳見月影中有黑物一段長七八尺濶三四尺倏縮有聲啾啾然如數十雛雞塔就觀之輙飛去不能審諦乃以石擊之紛然四散盡作小旋風狀濃黑色羊角而起至人家屋簷遂不復見

呂琪

呂司馬季弟琪從司馬官嶺南署東有小院頗幽靜書舍前一小軒繞以迴廊舊有石欄古井在軒右未嘗取汲用作點綴而已井畔二老桂大皆合抱值夏夜月光甚皎琪納涼軒下

隱聞井中井井之聲不絕。呂琪凭欄而窺。見井中水白如銀。中有紅丸。大如彈子。約數十百點。光明如火。向上競相跳躍。漸躍漸高。去欄僅尺餘。琪驚走叩門白諸司馬。司馬倒屣往觀。亦大駭。次日懸重賞。得勇夫縋下探之。無他異。秖摸得隔年桂子數十枚。鮮赤如新。琪即戲以井水服之。日七枚。七日而盡。適四十九枚。琪後至九十九歲。終身無疾病。平原董曲江太史見之。問之誌之。故能鑿鑿言之。

蘭岩曰。琪殆有仙緣耶。不然那得此桂子延年也。至適符七七之數。則更奇。

高叅領

鑲白旗漢軍高叅領。以拳勇聞。同時林某。福建人。為香山教習。亦負盛名。高訪之。相與較談。言多不合。氣復不相下。衆欲觀二人優劣。或慫恿之曰。曷决于一試乎。高乃攘臂立庭中。林亦忿忿。相搏者久之。衆慮有一傷。復從旁解釋曰。二公皆妙手也。吾輩已深敬服矣。請暫息。二人乃止。林閉口不發一言。掉臂下山去。衆目送之曰。教師怒極矣。高獨笑而不答。林行至山半。少住。俄而蹲身于地。不測所作。良久復行。衆疑之。好事者跡而觀之。但見鮮血一掬。血中纍纍然。不辨何物。於其地撥視。則牙齒八九枚。始悟交手時。林齒已中高拳。故高之無言。林之閉口。各已默喻之矣。自是高之名愈震。後十餘年。高為江甯協領。適張家口市馬數十

四至將軍坐箭亭閱之馬一湧入柵勢不可止高不及迴避為馬頭所觸正中口齒落十數枚或言馬即林之後身說亦近理

閒齋曰生以拳勇知名乃死後猶作馬以報好名之累亦綦重哉

某諸生

吳門諸生某醉歸自某訓導家漏已二下獨籠燭行僻衖中相去一矢地外有紅衣女子行其前約畧甚美心儀之盡追及一睹華容比追及果豔絕試以遊語而不慍因詰曰深夜畏畏將奚之乎答曰家在許墅子橋生曰巧極矣與予同出一途可偕行相伴于是且行且謔既至女顧謂曰姑留兒家一宿可乎生喜非望應曰實生平之至願俄而入門有小樓二間女緣梯而登生隨登女曰請少坐兒入取茗女入生瞥見一少年郎倚窗觀書心殊忐忑頻睃之驀覺其顏色慘變自于項上取下其首置案頭生駭極大叫而踣對户有業腐者早起淋漿聞聲出救見有人在橋下水中拯之逾刻始甦詰得顛末生曰但已登樓何知反入于坎乎衆咸詫異業腐人始述近日有淫婦姦夫為本夫殺死于此君所遇想即其鬼之為厲耳第二人已死何由尚得聚首甚不可解也

蘭岩曰奸夫淫婦遭慘死而為厲何以倚窗觀書天下事多不可解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何許人。為道士于京江。有異術。少時不自檢。登溷。遽以符咒拘一冥官至。問何事。潘戲曰。速把草紙來。官大怒。以筆點其額。跌落溷中。點處遂潰為瘡。終身不愈。因以治病。有患癰疽者。即以其瘡之膿血少許。塗之無不瘥。人知其姓。而不知其名也。咸以潘爛頭稱之爾。所居古觀。在城外門前。跨一石橋。流水環繞之。遊人喜其幽靜。往往憩足其上。會江西張真人入覲。將渡江。或謂潘曰。汝素以術自衒。今天師至矣。敢與之校雌乎。潘笑曰。天師何能為。吾不令其渡江。彼將奈何。或曰。勿大言。汝焉能使之不渡。潘曰。可面試也。乃注水于盆取竹篾編小舟如掌大。繫以綫而引之。至東復西。往來不已。時張之舟已掛帆乘風破浪而渡甫能近岸。輒為逆風所薄。仍還故處。如是十餘次。竟不得渡。有司迎候久。咸以為怪。或有知潘所為者。密白太守。太守大驚。親往止潘。張乃渡。既而知其故。深銜之。命駕過訪。適潘他出。其徒拜迎。張環視觀前。指石橋謂其徒曰。此橋大碍風水。盍毀之。其徒曰。未奉官。勿敢專也。張曰無傷也。吾為爾召役。亟命鳩工毀橋。未及半。得一白鶴。羽毛未充。引頸長鳴。見人驚舉。飛不逾丈。墮于水湄。視之斃矣。張乃去。潘自此得病。半月乃亡。

閒齋曰。衒衒而失。郄一神仙。深堪痛恨矣。乃張以小怨。輒下此毒手。亦豈真人作用哉。世之

小有才。而游戲無忌者。均宜以潘爛頭為鑑矣。

蘭岩曰。予素聞此事。觀此乃得其詳。人每為潘惜。予獨不然。當其拘冥官時。已未免慢神矣。借其瘡血以愈人病。天固留作醫人用耳。果有神仙之因。張亦焉能破其機哉。毀橋掘鶴。亦天數也。夫何足惜。

瘋犬

粵西某村。居民數千家。俗尚畜犬以為食。值夏日酷暑。其犬盡瘋。人被傷而死者。日以百數。有術士來禳之。犬咸聚其前。人立嘷吠。若有所訴。術士喃喃。似有解慰之說。犬悉俯首泪下如雨。術士嚙破其指。以血噀之。其犬四散。不知所之。

蘭岩曰。枉殺之冤。瘋而為厲。犬已得一報其怨。彼遭荼毒。而不能伸其冤者多矣。亦有幸有不幸耳。

嵩梁篙

嵩梁篙。以身修長而得名也。官某部筆帖式。其親戚有若狐祟者。嵩偶至其家。適有飛石破窗。擊室變色。嵩問得其故。怒摘其帽。擲匠頭。指帽上金頂大言曰。何物妖狐。敢放肆乃爾。豈不識此為何物也。此雖金頂。非云小可。乃朝廷制度也。汝誠能侮人。曷不去擾亂我家。庶幾

强項而欺人孤兒寡婦。唯孤兒寡婦之是欺。則我老嵩之所以震怒也。狐果為其所懾。寂不敢逞。其家喜悅敬服。以酒酬謝。嵩愈大聲急呼。誇其帽頂辱罵萬端。方飲噉間。忽家之老平頭坌息哆口來告曰。爺尚在此飲酒耶。家中不知何故。門窗器物盡為飛瓴打碎。老太太驚嚇欲死。爺不早回。乃尚在此飲酒耶。嵩初猶不信。既而家人裹瘡告急而至者。踵相接也。嵩始惶惶。不知所措。二奴掖之急走。遺帽頂于匠。其家追還之。嵩曰。斯亦不必。姑留鎮汝家狐怪。

蘭岩曰。方正不阿。雖布衣而神鬼欽焉。以區區銅臭物。大言恫嚇。狐豈與汝較量品秩耶。

獺賄

涼州多獺。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貍。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兼數人。而尤喜啖獺。雍正間。從軍出塞。徑山丹道上。見獺十數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獺翻身返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為異。遂舍去。是夜露宿于野。聞帳外有簌簌聲。出視。見羣獺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榻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誓不復食獺。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獺賄。可復食同類乎。

閒齋曰。予在五涼。頗亦食獺。獺食草根。冬蟄。啟蟄後兩腋有毒。不可食。人手人足。肝十二葉。閏益一葉。一窟而有前後戶。猶二窟也。然而烟熏之。犬逐之。無能免者。嗚呼。魏疑塚七十二。

眞冢猶被掘也。二三寉何足恃哉。

蘭岩曰。獺特以沙棗報恩耳。乃折名之曰賄。豈此風信乃豚魚耶。

烽子

予在鄞江。聞把總呂正陽述其守上杭時。所轄某汛山郵也。居民數十家。零星散處。地殊荒僻。忽萌妖異。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兒。或腦破漿空而死。遂各相警備。雖夏夜酷暑。亦必扃鍵戶牖。甚有藏小兒于箱籠中者。患此近一年矣。會新募烽子某乙。以火鎗荷弓矢行李。自上杭之汛。未至數里。日已暮。天大雷雨。以風。乙不能進。止一神祠下。祠東悉荒墓。旁一大枯樹霹靂環繞。不暫錯去。乙覺樹頭有物。借電光諦辨之。見一婦人紅衣白面。披髮跣足。兩眼赤大如燈。蹲身仰首。手持白絹一幅。長五六尺。雷聲甫下。即以絹拂之。雷復騰起。如是者數次。乙大駭。陰念何物婦人。敢與雷敵。細觀其狀非人。必屍變也。予盍為弗少助一臂乎。乃取火鎗火藥下鉛子。向婦人發之。甫中而顛。雷隨下擊之。雨漸止。乙即于神祠中宿焉。明旦往視婦人。已洞胷死矣。面手皆生白毛長寸許。至汛。白于衆。共往驗之。無不驚詫。聚薪燒之。以滅其形。自此一鄉甯謐。無復小兒失腦之患云。

蘭岩曰。有屍而變為旱魃者。未曾取小兒腦。豈敢與雷鬭。斯愈奇矣。乙助成功。亦天使

然耳。

陳景之

宛平陳景之作楚游。道經河南宿旅邸。二更後。有役卒領七囚入門。主人曰。客已滿。無宿處矣。役不應。徑驅囚向後去。主人哂曰。奈何時勢如此。後先一間屋也。無徒勞往返也。陳亦倚戶笑之。良久不出。主人疑曰。何遂不出。豈其露宿于冀草間耶。亟往觀之。寂無一人。大駭走告。衆人秉燭共往。遍索不獲。圈中豭猪適生豘。數之正七頭。咸爲歎異。視之豘亦無異常變。俱各白四蹄而已。

蘭岩曰。輪迴之說。釋家鑿鑿言。余未深信焉。嗟乎。一遭孽障。頓失人身。喪盡天良。遂成畜類。天下之人而畜者。豈少也哉。奚必托生豘豬。而第津津因果乎。

陳守備

四川陳守備戍烏斯藏。三年受代歸。得一鏡。大如茶甌。置暗室。寒光四射。朗如秋月。寶之。提督岳鍾琪聞而索之。不與。欲坑之。陳憂憤成疾。目雙瞽。鏡爲其壻盜去。不知所終。

蘭岩曰。小人無罪。懷璧其罪。古之以寶物召禍者。可勝計哉。

青衣女鬼

姑蘇顧勿三圖憐言其鄉有管姓少年因隣家少婦佳麗百計思覬一日復于牆頭窺伺見婦方絡絲檐下顰眉泪睫顏色悲慘其姑喃喃數之于房中管乃憐婦而恨其姑忽一青衣婦人自角門出笑容可悌徑入佛堂向佛而拜直起直跌形如僵屍管大驚知其非人益注目伺之婦人拜佛已即回身至檐下向少婦以兩手作圈示之更以手頻頻指廁少婦停絡呆視若有所思既而涕泣如雨旋起身如廁短垣僅及肩管于高處覷之頗為了了婦入廁輒解足纏繫橫木上青衣婦復左右之意得甚管知其覓死不覺大呼救人踰垣而過隣人聞之驚走來詢管導衆入廁視婦已投繯矣爭相解救須臾復甦青衣婦人已失所在姑亦驚怔不復絮聒已而其夫歸衆白其故其夫驚謝感傷交至問管兄從何處得悉怪異管紿曰偶乘屋拔草得見其狀耳衆嘆曰人命關天尊夫人數不合休適值管君有拔草之舉想亦神佛之所役也其夫贈酬之管不受而歸從此淫心頓息不復更作壁上觀矣

蘭岩曰數不合死藉此得救管能頓改前惡尚為可取

汪越

滇南汪太學琦矢志入都以酹弧矢之志行至河南卒于潊浦道中歷三年家人莫知消息其子越甫五六歲性極孝及稍長日思其父欲北上踪跡之其母以其幼弗之許迨年十七

方白母欲往。母料夫必死。而遺骨不還。日夜啜泣。見越意不可回。不得已。摒擋數十金。弟泣而囑之曰。兒以冲年客萬里。母肝腸寸斷矣。凡百為母自愛。倘得見汝父。可急同歸。免倚閭人淚眼望穿也。越痛哭受教。一姊一弟。年相亞。夙敦友愛。亦各涕泗滂沱。恨不與俱。隣里共歎。然後分手。越北上。亦病于潊浦辰龍關之逆旅。力疾入市取藥。遇一老人瘦而髯。相之曰。孺子氣色灰敗。不久應死。苟從我指示。不特免罹禍患。且有喜慶。越固穎慧。聞老人言。知其異。拜求之。老人曰。先問子何至此。越告以故。並詳姓名。老人嘆曰。天緣也。子尊人十年前。亦卒於此。唯我知之。越聞父已死。大哭失聲。仆地不能起。老人曰。父死未葬。何以哭為。汝父死日。邑令以棺厝山椒土地祠中。可速往與廟主謀。措貲買一席地瘞之。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也。葬父已。無忘老夫言。會須向山西五里外。見叢樹中有茅屋挂葦箔者。老夫當俟汝于彼。必將有以教汝矣。言訖。蹣跚自去。越此時驚惶忘病。茫茫然訪于樵蘇。果于土地祠中。得父柩。有硃書題曰。雲南監生汪君琦之柩。越大慟昏絶。久之始定。因謀于廟主。廟主欺其幼。利其貲。多方魚肉之。越傾囊罄橐。盡售襆被衣履。甫得地方丈。以葬。折蘆伐竹。為棚墓側以居焉。久之。大困。忽憶老人言。且失申謝。亟往訪之。乃如所指。向山西行七八里。果見叢樹中。有茅屋數椽。門懸葦箔。繞以笆籬。方將剝啄。而老人已扶筇出見。越被服襤褸。嘆曰。孺子一寒

如此哉越泣拜曰幼子流落舉眼無親伏惟老丈憫我棘人父骨得葬悉出厚德老人掖之起曰孺子能孝道器也苟聽我教不憂無好處第恐念不堅耳越陰念進退方失據不如姑從之負骨將母事畢日再圖乃再拜告曰父死母老身作斷蓬死且抱恨又何念之不堅老人頷之曰子語及此可以與謀矣攜之入室食而衣之先賀而後弔焉越愕然曰老丈何為慶弔相隨之速老人曰賀子者賀今日有緣遇我第相子之面因以測子之心究竟嘗鍵不固欲以相識終慮不勝是以復弔耳越泣曰丈人亦何輕量之甚姑請試之果其不勝願甘驅逐老人拊掌曰試之不勝身命不保欲求驅逐得乎子尚三思勿貽後悔越曰志堅如石無所思矣老人點首言次日已暝老人攜越繞出屋後入一土穴中黝然如漆正中設一蒲團使越趺跏其上曰古與今如一邱之貉唯大人為能不朽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及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雞之斷尾自憚其犧也子誌此而叅之翌日當來視子越頓首受教老人去越沈心息慮學坐枯禪約食頃漸入淨境又久之覺睘睘行曠野中見一人迎面來服素絲裏赤幘面瘦狹而兩眼大如鐙繞頰赤鬚如虬控駿馬如雪之白見越執禮甚恭敬屏立道左致詞曰仁聖帝使迎郎到任越訝曰到何任曰即已授職為本地城隍矣越曰老母在堂未能終養此事斷不能從命曰郎已列仙班可亟往蓬瀛方丈享無疆之樂越悽然曰

老父客死他鄉。老母情牽故里。神仙何樂而為之。其人笑曰。郎純孝人也。念念不忘二親。小人寗敢復催。小人實郎家之廝養卒也。承主人命。祗候郎。幸急行勿緩。越驚曰。素昧平生。何云廝養。君必誤矣。其人曰。不誤。可即行。主人即欲見郎。故遣代步來迓耳。越猶豫。其人不耐。直前掖之上馬。連鞭之。馬長嘶而馳。輕迅剽遬。瞬息至一處。馬一躍而逝。與人皆不見。越墜落草中。心目眩瞀。而惡獸蝮蛇。蓁蓁來往。殊深畏怖。陰念生逢百罹。死且不避。危險安足辭。特父屍未歸。母老未養。姊未嫁。弟未婚。一旦死此。何天之不仁也。方痛心間。異物紛紛散去。忽有多人。自西南來者。簇擁一車。駕駟馬。孔蓋翠旍。氣象煊赫。越匍匐陰樹側。伺之良久。車漸近。車製寬廣如一間屋。中坐四五人。內一婦人忽作驚訝聲曰。路側小郎。莫是汪越否。越驟聆之。瞿然而興。審諦車中。大驚。蓋即其母與姊弟。並老乳母也。此時無暇致詳。伏車下號泣不止。母亦停驂而泣曰。果吾越兒也。兒其勿悲。今邂逅得團圓矣。汝父在世。忠直信義。不修城府。今受帝命。為辰龍闕土地之神。使人取我暨爾姊爾弟。往享禋祀。不意遇爾于此。視汝頭如蓬葆。辛苦至矣。可便升車。往見汝父。越大喜。執綏而升。與姊弟把握。語刺刺不休。因問老乳媪亦來乎。母曰。家中只此媪。以其能甘貧。至死無二心。故得偕來。媪嘆曰。耄矣。何能為。主庖失飪。補綴遺針。日前所為。旋踵輒忘。前者為小姑折洗白綾衫。乃失手誤浸粥盆

中。惹小姑笑。得打嗄郎尚憶在家時乎。無巨細何事能辦。即如操量執概。切菜殺雞諸本分賤役亦孺人代為分任。至今猶不捨。攜以升天昔者首途見勾牒上見大書義媼而不名。實不自解。何修而造福至此。小姑笑曰。一心純龐。當獲此報。迨抵任後。一切倉廚出納。悉汝措克。誰復敢與汝較一語。媼咋舌曰。果有此。犬彘且不食其餘。那復有今日。言次有飛騎至報曰至矣。俄入一山來迓者接踵。有黃髮鮐背老人者。有服櫜鞬若將軍者。有貝帶鵕冠虎而人者。有夜叉形而操蛇者。紛紛道左不可殫形。母子初甚懼怯。而漸亦安之。既而至一府第前。閽人十數輩。爭相叩拜。母子甫降輦。即聞呵殿聲。隨聞絃管教曹。女子數行。皆宮妝夾甬道而立。一人自內出。冠綸巾。被鶴氅。越視之。即所遇瘦而髯之老人也。懷疑間。其母已與老人相持而泣。姊泣謂越曰。弟弗識耶。此即父也。越哭拜。父撫之曰。兒能孝。雖魂夢中神仙。亦不顧為。唯念二親故。父得靈顯示現以慰汝心。汝孝思已盡。可以歸矣。汝母及汝姊弟。以陽數終同歸疫劫。唯汝前程尚遠。此處不可久羈。俟四十年後。自當迎汝來此聚首也。越聞之。牽衣弗釋。母撫其背曰。四十年別耳。兒勿自創。姊弟亦從旁勸勉。越終不捨去。父怒叱之曰。忤逆子。不速去。斧鑕立加矣。㖨左右拽之出。越以手攀閾。仰首顧母而哭曰。兒辛苦萬端。始得依依膝下。更復奚之。父突前以靴尖踢之。越大慟。蹶然而興。恍如夢覺。則身故在土窟中

藉茅坐也汗出如漿久之神始定逡巡出穴茅屋化為烏有但見晨光布野徘徊逾時心傷
如割信步行數里路一土地祠擬入祠謀一餐入則人聚如蜡神前牲醴錯陳史巫紛若越
不測何事覓廟主將詢之入其室堂中坐立多人廟主已死僵臥牀上臭且腐越驚而走出
忽一巫見而抱持之棄鼓投地崩角稽首大言曰公子自至耶呼眾至告曰此即新任神聖
之長公子也尋親至此純孝動天眾乃環拜越詰其故巫曰前日半夜間此廟廟主夢雲南
汪太學陞作此廟土地廟主擁篲迎神怒其多方詐公子貲財無仁心杖譴之醒而臀肉青
腫逢人輙自暴其惡臥三日竟死村人感神之靈醵金為賽囑史巫通辭願四時肸蠁公舉
不懈神降言公子名越年十七極孝方與神會不日即回生現在山之西土窟中臥羣議公
逆詎意獨行至此越聞之不勝駭愕眾因相競奉越浴以香湯衣而食之者駢肩累跡關尹
知之恐其惑眾迎入署敬禮之勸其歸滇越亦思母遂貪夜避眾出關行月餘抵家則見宅
舍傾圮菟葵燕麥荒廢愴心麇暖鹿傷悽涼滿目驚諮隣里始知母與姊弟及老乳媪果皆
于兩月前病疫死矣四櫬悉為有司瘞叢葬處越一慟幾絕隣人哀之共相慰藉越乃罄其
貲產扶四櫬復至沷浦與其父合葬焉沷浦人敬越如神明羣襄窀穸之事又為植樹頃刻
成林即墓側結廬奉越居之邑富人某以二女妻越遂藉于沷浦力田不仕生三子皆業儒

越享素封四十餘年一夕見其弟將父母命來迎乃處置家事無疾而終人皆嘆為純孝之報云

蘭岩曰純孝性成不避險阻其獲厚報也固宜

春秋樓

某鉅公失其姓名里居為人剛正不阿未達時客遊塞上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相得甚歡每論史至古忠臣烈士輙慷慨激烈同人竊聽莫不掩口胡盧笑其迂絕唯將軍敬重不衰凡百請益會陀羅海營中建關聖廟工竣求公作碑記將軍曰我滿洲之不讀書者也君其為我捉刀公曰關聖威靈彌綸宇宙某所見古今碑記無非頌揚忠義千百如出一口求一另成機軸以闡發所以為聖為神之道者未之一睹今請假一稍舍休十日糧為公竭力為之將軍大悅曰君文成不加點不塗乙素具逸才者也此間廟祀正需君文以傳不朽耳乃于營中葺淨室爽塏者三楹日用之物無不備具祇奉以二童子不呼不入也公居其中閉目凝神至忘寢食將軍使人密偵之但見枯坐耳居數日思慮茫然機神轉澀一日方晚飯二童子忽蟈躂戲階下公見之怒發輟食吐哺罵曰奴子奈何亂我心曲亟起操杖欲撻之二童巧避一擊不中而中假山杖折為二即投杖大笑急走入室濡筆揮灑奮腕直書童子

密報將軍比將軍至而文已成矣見將軍來大呼曰奏刀驍然幸不辱命將軍三復讀之嘆曰貫串流走彼昌黎送孟東野序殊為排砌矣至誠感神君其有神助耶公曰初構思心中棼如亂麻聞泉水松風皆厭其聒三日後此心死矣今日將晡猶無一字方怒童兒嘻戲將申撻伐杖折而機忽開操觚時自覺如征鳥厲疾一揮而就戛戛乎豈難哉汩汩然而來矣誠不解何由得此將軍拊髀曰非偶然也于是奉百金為潤筆即請公書之公自作記後名滿塞外後登第歷仕至清要一夜夢至一處見有呵殿而過者儀衛甚盛輦上貴人則關聖也公趨前望塵而拜關聖下車勞之曰君作記良費苦心時至矣當待君于春秋樓好為入幕之賓也言訖擁去公寤陰異之知不久于人世即致仕歸歸途值大雨息駕一古刹中刹左有危閣題額則春秋樓也恍然悟沐浴具衣冠屏去僮僕端坐樓上而逝空中隱隱有音樂聲逾時始歇合刹莫不聞之

棘闈誌異八則

果報之異在在有之而見于棘闈者尤著或云舉子入場之前一夕職事官公服致誠以名鬼神請神以紅旗招家親以藍旗引恩怨鬼以黑旗名訖插三色旗于明遠樓四角吏且招且呼曰有冤者報冤有讎者報讎云云故場中怪異疊見愈出愈奇予之親戚往往

有監試者予以招神招鬼之事質之亦云不妄因舉所聞之尤異者記八則

陳扶青夫子言雍正間江南鄉試有常熟某生年四十餘第三場入宿字號前二場頗得意興致甚高中秋夜與相識玩月分韻作詩有皓月今宵滿紅顏往日殘之句衆索其解生悽然對曰諸君皆同類無妨實吐也憶昔遊吳門時館于某搢紳家子弟四人悉主人子姪有柳生者其內姪也丰姿如玉予挑之數四佯若不知適值令節諸生皆給假展墓唯與柳生相對予復作詩以挑之曰繡被憑誰覆相逢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得詩面色發赬團而嚼之予以為可動矣會友人見餉予蓄有媚藥入酒中飲之易醉而狂強柳生盡一巨觥遂得一遂所欲次日酒醒知已被汙竟投繯內寢舉家不知其故予雖知之而不敢洩飲泣而已主人搆訟半年始解今夜月色不減當年而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故感慨係之耳言訖淚涔涔下聞者無不毛戴陸續散去五更後忽聞人聲鼎沸往來不停履相告曰有人縊死果號中矣詰且驗之則常熟生也

蘭岩曰酒為色媒謂醉後每動淫心也乃柳生以少年丰標忽遭此無行之人詩以戲之酒以誘之而卒為所汚辱斯又酒能誨淫而非假酒淫人也雖然柳當閱詩後縱不嚴以絕之亦當託故以避之不能見機而作復與飲酒忘醉亦不得謂無罪矣羞而自

繼嗟何及哉。天下之甘言卑禮。無因至前者。皆禍機之所伏也。慎勿不加察。而徒自詡予智哉。

先生又言乾隆某年結伴入南闈。同舍俞生。江陰諸生也。甫畢頭場。即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枝梧。而顏色悽楚。愈力詰之。不得已。始明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子宦遊半世。及解組歸。遂病怔忡。數年不愈。捐館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唯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為大罪惡。陰報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今人非高于泰山。鬼責深于滄海。地獄之設。倖脫無由。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道也。汝弟兄其各勉為善事。自圖結果。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墨瀋污卷。昨在棘中文思頗湧。三更即脫稿。倏一人披帷而入。立燈前。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怒責予曰。奈何忘我遺囑。屢為非分。致我奔走道途。辛苦備嘗。若再不悛。禍不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旋失所在。予驚走而慟。比櫛胥來致詢。見予油墨滿卷。各嗟歎而散。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為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懺悔之情。幸諸君垂鑒焉。衆聞之。靡不咋舌神驚。善念為之一熾。先生退而作歸山詩以送之。

蘭岩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聖人言之諄切矣嗟乎升堂鼓響階下者如對閻羅覆盆寃成受刑者恍遭地獄奈何以嗷嗷赤子方延頸于父母之堂而簇簇黃金已私受于貪緣之吏遂使沉寃莫雪于生前宿孽旋生于死後三戰三黜子孫五世貧寒一代一丁兄弟崇朝殂謝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某科會試一江南舉人入頭場文戰至二更往末號解手三更不返相識數數來覓不見共異之提燈往覘見一人橫臥溷尿中驗之舉人也呼之不應大驚急救之良久始甦自述在此方欲解手見一物大如牛白如雪倚牆根蠕動霍霍有聲心殊恐怖大聲叱之物忽起立乃是一白人面作青白色兩眼大如雞子碧而有光不覺身如夢魘呼吁不能出聲亦不自知僵仆之由也衆皆悚然扶之歸號次日曳白而出

蘭岩曰神魂迷罔乃見此異物以奪其魄曳白而出亦云幸矣

李伯瑟言其表弟康生夙以才貌擅名年甫二十有二即設帳于巨紳單氏家單三世為宦富甲一郡僮僕婢媼數十百人而單賦性殘酷家法極嚴家人小有過犯鞭仆立下甚有炮烙等刑往往畢命恬不為怪康工諛善媚入館後賓主頗相得第少年喜事每捕風捉影見事生風生徒五人曰修曰保曰傑曰偲皆單之子姪曰炳文單之弱弟而異母者也炳文年

十七聰頴異常所為詩文康多不能易陽推許而陰忌之惟保與康最契故主人家事若大若小主人眷屬若男若女無不悉知有一事保必偵以告康見一人康必指以問保誼雖師弟實類友朋也會東家宴內親日暮散去內眷送客回笑語過書院門康于門隙窺見一婢翠衣素裙冶容媚能風致嫣然頓覺心神把捉不定正凝想間適館僮秉燭來陳酒核康曰諸郎在內作底事僮曰有內客留宿諸郎正忙少停二郎即出陪先生飲酒矣康領之俄而保至師弟歡然對酌因以所見翠衣婢質之保曰先生所諮得非白皙如雪眸黑齒皓多髮如雲黝髹可鑒者乎曰然曰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蕙也了頭極慧黠善針黹一家皆偏愛之年十九矣猶未有壻也康擎盃戲問曰如此珍美日日在前汝弟兄亦各嘗其滋味否保微笑曰嚋不垂涎第恨其有鄙吝之狡獪往往交臂失之獨文炳夙與之交好而已康欣然曰荷荷文炳自負高明乃致汙人清白豈非得已而不已耶吾想小蕙端重恐文炳未必能玷汝所言亦想當然耳保曰不然二人形迹生及偲皆目擊之矣康前席曰目擊何如保曰偲潛窺于湢室中生猝遇于花園門之內也康大笑而罷一日傑質蠻觸故事于康康不能詳文炳從旁述之康大慙轉戒之曰學者當以十三經為根本廿一史為學問荒唐子書知之何異穢墟文炳曰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其能取多而用宏也康曰讀

書變化氣質。汝氣質如此。何敢稱儒。吾雖少長于汝。然而師傅也。汝弟子也。以弟子而上凌師傅。讀書何為。且汝自矜儒術者。而淫人婢女。亂人閨壼者乎。文炳失色。不復敢言。修弟兄亦再三解紛。康始怒息。然終不與文炳接談。單知之。答文炳十數。且置酒謝康曰。丈夫溲慣杯酒間。況師弟乎。弱弟無知。不足與校也。康唯唯。於是卜夜痛飲。單微醉。興高。自述平生得意語。刺刺不休。康乘間諛之曰。老先生文章政事。皆堪不朽。惟家法稍弛。外人耳而目之。殊可惜耳。單艴然曰。老夫家政。自謂不愧石梆先生。今出此言。得毋有所見聞乎。康曰。承相愛故知無不言。但事涉隱私。不便瀆陳也。單大疑。屏去左右。密詰之。康乃舉文炳私小蕙事附會以告。且曰。令公郎所親見者。老先生為鄉里儀型。奈何因小兒女一夕之歡。致失鄉望。微瑕之玷。單固以家法自詡。一旦被人面摘其疵。怒發如雷。擲杯而入。大聲索小蕙。撻而鞫之。小蕙不勝箠楚。一一吐實。單怒極。令褫其衣。梆庭柱上。以巨砧杵塞陰中。呼文炳至前合觀之。文炳掩面伏地。哭不能起。單叱而鞭之。聲色極厲。夫人再四求寬恕。終不息。鎖文炳廁中。方歸寢所。夫人潛釋小蕙。抬之入室。一息奄奄。血濡牀蓆。家人無不泣而憐之。守至夜半。忽覆然而起。大聲曰。奴死必為厲鬼。以報豎儒矣。言訖。長號數聲而絕。上下靡不悲悼。康聞之頗不自安。託故解館歸。每念及小蕙之事。輙浹背汗下。適槐黃近。挑燈夜讀。其母李氏。即伯

瑟姑母也。親調魚羹送入書室。於窗下見一女子。裸形浴血而立。驚號仆地。旋失女子所在。康即出救。母歸寢。問何故驚倒。母告以所見。康大驚失色。母曰。此宅固凶。不可復居。且鄉試在即。不如入省會。暫居舅家。倘博一第。另境居宅可也。康以為然。亟買舟以往。寄居伯瑟家。時伯瑟亦以鄉試故。就貢院側僧舍肄業。康至。乃同下帷。一日閒話間。伯瑟忽問貴邑有單文炳者。與相識否。康曰。弟之門人也。兄胡為問及之。伯瑟曰。久慕其才名。昨又從一友人處得其慘魂篇。抉元珠于屈宋矣。味其辭。隱恨殊深。不意其為弟之高徒也。因出一紙示康。其辭曰。夜超修而轉側兮。心似焚以怦怦。慘幽蘭之早折兮。悼芳蕙之先萎。何惡穢之滋蔓兮。甚賊苗之根荄。欲剪援以糞除兮。早刻足而棘刺手。告田父以假其鋤鍤兮。絡冒頭而鉗制口。冀美人于一晤兮。倏神結而為夢。出閶闔以遐矚兮。見蓬顆之蔽塚。聲嚶嚶以啟悲兮。先秋風而聽之。魂冉冉其欲離乎窀穸兮。猶逡巡以鼠思。羌儃佪而夷猶兮。非疇昔之姣態。頻拭目以端睨兮。徒神奔而鬼怪。詎綺羅之化蝶兮。體袒裼而裸裎。哀冰玉之銷鑠兮。搶匍匐以縱橫。妾薄命以貽戚兮。職王孫之故也。君獨生以曷歡兮。寧不懷茲楚也。辭曰。已矣。魂其歸來兮。毋躑躅以流連。吾將與子同穴兮。心則石而力則緜。康覽之次。曰。文炳文炳。汝其賦角弓。小蕙小蕙。汝其怨終風乎。予不任咎也。伯瑟曰。敢問何謂也。康備陳其故。且曰。弟聞釋

氏有懺悔之說場後逸兄為我設一壇齋醮可乎伯瑟悚然汗下凝坐良久始歎曰弟不自尤尚諉咎他人豈竟欲鐵鑄大錯耶于是不歡而散無何入棘弟兄適同一號是夜場內咸聞女子哭聲深以為怪惟康顏色沮喪不飲不食次夕三更伯瑟文初就方假寐忽聞簾外人聲往來皆云大怪事伯瑟即啟帷出視見康號前人如堵牆心知有異擠身而入見康裸坐房簷下瞠目直視大叫曰單廷獻時辰未到姑縱之今且摯此賊之舌再去質證言訖引手自摳其舌極力拔之出口四五寸血流胸外伯瑟駭甚力救之手爪透入舌根牢不可脫比官來相驗已連根拔出昏倒地上斯須而斃伯瑟不忍暴其惡次日出場領屍而歸是科伯瑟高捷公車入都與予交最善每聞其說如此文炳賦慘神篇後半年亦死其將與蕙結未了緣歟又聞有傳其事于單者單哂而置之暴戾如故迄今無恙

蘭岩曰致二人死于非命罪何能逭哉康以小怨輒生嫉妬拔舌而斃報亦慘矣至于挾能招忌文炳亦難免咎獨惜小蕙名辱身死為不幸耳

嚴十三言其秋試時同闈一舉子係下江人夜間偶出登廁既歸號見所坐矮屋中燭光映簾簾上有人影蟠然心殊恇怯徘徊不敢入問老軍何人坐我號中老軍曰烏知其為誰想亦君之相識也舉子曰汝為我密覘之看是何形狀亟來告我老軍潛從簾隙窺之良久卻

報曰其人背燈危坐年可四十許瘦黄面短黑鬚無甚異人處惟鬢旁氊帽下斜插一紅漆竹箸爲不可解耳舉子聞之驟驚狂呌有鬼而走老軍追問之但蹲身柵邊擺手摇頭不敢復返老軍白諸職事問之亦隕涕不言重至其號視之已失鬼之所在恐生他變令人守之次日送出終莫測紅筯之由

蘭岩曰隱微事夫誰知其怨所結者乎鬼既能尋至闈中而但示其形使其驚狂奔避抑又何故噫異矣乾隆丙子科順天鄉試有大書于卷面者曰黄四姑娘開折見藍榜

監生潤玉弱冠有文譽丰姿韶秀如玉山照人同學以翰苑期之玉亦自命不凡視賦鹿鳴捷南宫如拾地芥耳所居偪隣尚書某公之宅尚書有女已字侯門尚未遣嫁而才慧容色名動一時玉偶見之于升車時素面隔碧紗如春烟之籠秋棠也歸而思慕不能一刻置一日閒步後圃聞隔牆女子嗽聲急設梯于柳陰中登而窺之則尚書宅内之涵軒也見一女麗甚識爲車中人方登厠蘭烟出口臀白如霜玉目奪神摇猶恨不能滿意日暮人静乃暗于花陰密處壁脚下鑿去半甎使洞徹不礙目終日覗之于是女之隱私無有不爲玉所諦見者積半年女已出閣玉無從再窺頗悵恨因冥想其私處有朱色痣一點爲賦長想思詞以詠之爲一友所見舉而投諸火正色責之並誡其勿復舉以告人于德行有大累玉笑其

迨後入闈夜夢一人抉其目痛甚而寤惡之而且痛不止兩瞳如針刺不能啟睫遂繳白卷而出歸家三日痛不絕遂成雙瞽及曉揭燬詞友人已魁列矣

蘭岩曰一言規諫遂獲高魁一意淫惡便成雙瞽慎之戒之

福齋堂曰始而私之于己既而篡之于人致幽閨貞體不啻裸遊于五都之市誠所謂玩人喪德者矣夫瞽于目者必先瞽于心也高其名者必先高其品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一失足即蹈苦海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楊慎遠竄夷獒猶傳雜事秘辛宜其終身不齒才人其鑑之哉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其家主人物故已久惟主母孀居撫一子一女僕婢十數人一老僕已歷三世矣誠慤忠靖主母待之甚厚僕亦素重蔡名深喜幼主得師敬禮不替會主母將嫁女乏粧奩之貲畿內有田數頃使僕徵其租以歲歉去月餘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之不敷用仍付之曰諺云飯到口錢到手零星費去至時愈不足用汝姑收貯待取足總繳可也僕諾而退自念身常出外妻子頭鈍不解事倘此銀有失大事去矣乃攜入館中以情告蔡乞代為存貯時左右無人蔡即納于箱中而鎖之曰汝第去辦正事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曰在蔡先生處即往取之蔡不承

曰汝那得有銀寄我處僕曰先生無戲言可即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為汝家教子弟豈為汝家作看財奴耶不速退當惹老拳矣僕大驚爭辯不已蔡聲色俱厲即刻欲解館主母聞之立門外揚聲慰蔡曰先生勿氣吾當為先生責此叛奴蔡始不信主母呼僕入痛責之曰先生讀書人且南方名士希圖我家數十兩銀耶此必汝將去自救燃眉卒乃誣罔好人吾母子孤兒寡婦出門跬步不能行所賴者汝一人耳今有若此尚何望乎言訖掩面而泣僕無以自明但自批其頰以自罵是夜遂縊死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于紙自述昧心蔑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縊于黃茆白葦中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尤可怪者面壁端坐帶繯去喉寸餘不解何由致死其自供之辭衆爭錄之仁和葉省三先生亦錄得一紙每出以示人以為文人無行者戒

蘭岩曰予嘗見世之所謂名士矣曳長裾舞大袖以為名士風流吟詩論文奕碁飲酒以為名士博雅而究其中則絕少躬行核其實則每多不肖而第觀其膚末者未嘗不羣然信之曰此名士也焉有為此者乎惟其名士也而能為此耳亦為其稱名士也而後知人之深信不疑而敢為此耳

某科鄉試一生搆文至半夜瞥見一人披帷而入古衣古冠面目甚怪生口噤不能言其久

伸一掌向生曰我司文之神也汝祖宗有陰德今科當領薦可書一字于吾掌為異日填榜之驗生大喜即濡墨大書一魁字其人遂滅而字故在卷上墨漬數重因被貼出（思茂先言一士子臨場祈夢于泡子河畔呂公祠夢見一人如畫家所繪壽星狀頭粘白紙條自內而出覺而異之既而棘以犯例被貼或解之曰蓋頭場貼出也一笑）

閒齋曰棘闈之地國家設以取士者也隳行喪德之徒冥報昭然毫釐不爽如是何關節懷挾者猶敢于光天化日中行險以徼倖哉

蘭岩曰秀才入闈一存得失之心則方寸中頃刻百端叢生而鬼神遂得乘其隙而侮弄之因而擯斥之是二子者焉知非妄想心熾精神恍惚而結成一幻境哉

回煞　五則

人死有回煞之說都下尤信之有舉族出避者雖貴家巨族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謂之躲殃至期例掃除亡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徧節布蘆灰凡有銅錢悉以白紙封之恐鬼畏之也更於炕頭設矮几几上陳火酒一杯煮雞子數枚燃燈一盞反扃其户次日鳴鐵器開門驗灰土有雞距虎爪馬蹄蛇足等跡種種不一大抵亡人所屬何相即現何跡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輕謂鎖罪輕而縋罪重也草木雞犬往往有遭之而枯斃者習俗移人者不免所謂相率成風牢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盡誣或者死者有知歸省所戀致予友德書紳不幸

短命。方其弱冠時。季弟歿出殃之夕。德不信。一更後。潛至窗下窺之。室中一燈熒熒。毫無所見。因笑流俗之妄。纔思郄回。忽見小旋風起燈下。有墨物如魚網罩几上。燈焰綠如螢火。光歛如錢。倏暗。德伏窗外。如醉。又如夢。不能動履。但覺燈明則神思如寤。燈暗則毛髮盡張。俄而墨物不見。燈驟明。德氣始舒暢。聞耳畔有聲甚雜。蓋家人尋覓至此。呼叫之也。德面色如土。數日失神。每向予述之。為不妄也。

蘭岩曰。神氣為鬼所奪。所以不壽耳。

同學錫穀齋細言其一親戚家有塾師新死。際回煞之夜。主人矯俗弊。無所陳設。次日黎明。穀齋以事過之。主人未起。暫就書房中坐候之。館童入取茶。穀齋獨坐炕頭吸烟。忽見一黑物。如亂髮一團。去地尺餘。旋轉不已。漸近衣袂。執袪審視。不辨是何物。初大如升。漸如碗。如盃。滾入炕洞中。一半在外。猶轉不已。久之始沒。竊異之。館童取茶至。問之。結舌不能對。愈增疑惑。及主人出。復質之。初亦茫然。既乃大悟曰。得毋回煞之說。未可盡誣乎。因告以塾師之事。共相歎惋。疑團始釋。既而穀齋笑曰。幸我月令尚好。不然。其不得殃也幾希矣。

蘭岩曰。鬼者陰之靈。至虛且幻。茲何具有形象耶。又不解其入炕洞何為。

城北徐公家。一老嫗死。際回煞。徐二子皆少年好事。相約往覘。初無怪異。將去之燈忽驟暗。

隱隱見一物如象鼻就器吸酒唶唶有聲歘然墜地上化為大貓而人面白如粉繞地旋轉若有所覓二子驚悸發狂震駭家人詰得其故交責不已次日啟戶視之雞子酒漿空無所有灰上人跡兩兩相並僅如二三歲小兒東壁書十一字非篆非草淡墨色人不能識向午忽自滅詢為鬼筆徐二子相繼病死

蘭岩曰鬼能飲食大為奇怪想人蹤兩兩即徐氏二子之魂魄耳相繼病死其理可悟

延安折天桂為廣文時傭一老嫗服役炊爨其子黄椿年二十餘為郡驛卒某年冬從榆鎮差官馬進馳羽書入都道經某堡大雨雪堡固荒僻無客舍投宿民家其家辟正室以居之馬以為敬己深德之與黄夜飯訖同炕而寢二更後黄忽驚惶聞屋後聲甚異心殊怛怖連呼馬老爺不應急起敲火燭之則馬方袒跣向隅蹲踞地上聳肩用力若有所捺黄驚詢何為馬但搖首不暇應答黄大疑急前審諦之見壁角有物形如蝟被捺唧唧作聲漸捺漸縮不禁大駭欲前助力物忽化為濃烟滚滚四散成數十團或鑽入壁隙或飛上棚頂須臾而盡黄扶馬坐息炕頭問所捉何物馬哆口瞠目猶有餘恐良久稍定始述曰吾方起溲瞥見一婆娑老嫗徘徊炕下兩眼有光如螢頗能自照心知為鬼以杖擊之仆地化為一蝟走向屋角故就而捺之誠不識為何怪也黄聞之粟生于肌髮豎于頂不敢復悟亟呼主人詰之

支離不以實告。馬偽怒欲鳴于官。主人愳。因言其故。蓋其祖母新死。是夜正回煞之候也。叩其體貌。正符所見。馬為之歎惋。遂不復少留。束裝抹馬。冒雪宵征。

蘭岩曰。倏而嫗。倏而蝟。倏而烟。煞大作怪。

秦人謂大為老。有張老嘴者。又號老胆。以口大胆大而得名也。其子婦死。值回煞。張出差在外。未之知也。是夜適歸。叩門久無應者。怒發排闥而入。重門亦如之。至廳前一間。無一人。惟西廂燈火耿耿。陰念此屋從無人居。那得燈光。試戲之。倏見一婦人長僅尺餘。直撲牕隙。倉卒驚卻數步。婦人甫出窗。旋化黑烟一團。隨風而散。張知為鬼物。不復蹤跡。亟叩宅門。家人聞之。大擾良久。始辯其音響。開門納而告之。故張乃歎惋。蓋子婦病篤。不便終于正寢。移之西廂。適夕而歿。張所見婦之鬼也。是適值出殃云。張竟無恙。

蘭岩曰。張其陽旺耶。不然何竟無恙。

夜星子 二則

京師某官家。其祖留一妾。年九十餘。甚老耄。居後房。上下呼為老姨。日坐炕頭。不言不笑。不能動履。形似飢鷹。而健飯無疾病。嘗畜一猫。與相守不離。寢食共之。宦一幼子。尚在襁褓。夜夜啼號。至曉方輟。匝月不愈。患之。俗傳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即有能捉之者。于是延捉者

至家。禮待甚厚。捉者一半老婦人耳。是夕就小兒旁。設桑弧桃矢。長大不過五寸。矢上繫素絲數丈。理其端于無名之指。而拈之。至夜半。月色上窗。兒啼暫作。頃之。隱隱見窗紙有影。倏進倏郤。彷彿一婦人。長六七寸。操戈騎馬而行。捉者擺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來矣。亟彎弓射之。中肩。唧唧有聲。棄戈返騎。捉者越窗引綫。率衆逐之。拾其戈觀之。一搓線小竹籤也。跡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羣呼老媼不應。因排其闥。燃燭入室。遍覓無所見。搜索久之。忽一小婢驚指曰。老媼中箭矣。衆視之。果見小矢釘老媼肩上。呻吟不已。而所蓄猫猶在跨下也。咸大錯愕。亟為拔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撲殺其猫。小兒因不復夜啼。老媼亦由此得病。數日亦死

蘭岩曰。怪出于老媼。誠不知其何為。想係猫之所為。老婦龍鍾。為其所使耳。卒乃中箭而亡。不亦寃乎。

予在咸安宮時。聞同學隆君興言。其一親戚家有小兒夜啼。越兩月不愈。有老嫗識為夜星子。自云能捉之。問所需。無難辦者。惟用木作方籠。四面糊白紙。罨竈上。竈窟內設油燈一盞燃之。光射紙上。俟小兒啼作。即竈前覆一粗磁碗。碗上橫置一菜刀。踞小櫈。面竈門而坐。家人悉令迴避。童男稚女則弗禁。時隆君年甫十二三。立嫗身後覷焉。嫗一手叩刀。噥噥不解作何語。食頃。燈驟暗。紙上隱隱見黑影。往來閃鑠不定。或人或馬。或猫犬。悉彷彿其形。嫗詛

咒愈急燈愈暗黑影往來愈夥最後一影色黯黝映紙獨真止而不動形頗似樓嫗急舉刀背力砕覆碗砉然一聲竈中燈忽大明黑影印紙上不滅如淡黑所染嫗舉籠以火焚之兒啼頓止

蘭岩曰如此怪異非老嫗不能降亦非老嫗不能解

屍變二則

陝西某村胡氏女嫁為李家婦一朝反目女負氣出門不知所之李以為歸其母家往探之未嘗歸也徧叩親故皆無有遂成訟有司嚴刑拷掠不能成獄縲絏者歲餘村後因接亂山人蹤罕到雖芻蕘雉兎者間一過焉一樵入林伐木于萬樹中見一人懸柏樹上目大如盞攣兩手作撲人狀聲吱吱若鳴蝙蝠身搖搖如戲鞦韆樵驚駭欲死狂奔下山述于村人村人聚衆制挺鼓勇而往四面擊之良久不動李之隣里或在其服色雖舊猶辨為胡氏女白其父母令觀之真實不虛撫屍大慟而驗而焚之臭達數里叱叱作聲疑案始結

蘭岩曰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因屬常事獨不解年餘懸萬山中尸僵而能鳴索且不朽是為不可信而可怪耳

先達某公未第時公車入都因避囂停裝于廣渠門外一古寺中僧舍雖多大率湫隘不堪

肆業。惟小閣兩楹。殊精潔高敞。因稅居焉。僧囑曰。居此亦不妨。第須防暴客。後窗可不必開也。公諾之。居無何。甚苦炎熱。自思夏日樓居。古人所忌。非北風不能清暑。縱有暴客。亦不足為寒士憂。遂拔扊啟窗。見綠野青疇。一望無際。樓下臨叢葬處。古塚纍纍。不止什佰。更有未葬而甃厝于茂草間者。凡十餘柩。公笑曰。對此正不敢不樂。夜月上。清風送涼。乃命酒獨酌。凭窗遠矚。醉後灑酒奠樓下曰。長眠人苟有荷鍤者。見此盃中物。當來歆也。約二更餘。聞一厝柩邊。窸窣有聲。公疑為草木之兵。俄而聲漸厲。柩蓋翛然落地。一屍匍匐而出。徧身雪白兩眼綠色。映月如熒光。公大駭。然素有氣敢任。且念彼雖鬼物。而樓高數尋。亦不足畏。第觀其出欲何為。亟滅燭以覘之。屍既出。向其柩拜之。栜復合。僵立瞠目。欻然西去。迅疾如風。公錯愕不已。料其必反。乃閉半窗。屏息以待。三更向近。月色西沈。屍果還。瞬息至柩前。方下拜。公適喉癢不禁大嗽。屍倀然起。直視樓窗。公急閉窗。用力猛。窗脫筍。頓然落樓下。屍即奔至。向窗一踊不及者咫尺。公大窘。提燭檠擊之。顛而復踊。公倉皇間。于手邊得書一帙。極力樸之。中其腦。倨然仆地。遂不復動。公始下樓。撾僧房門以告。僧大驚曰。戒公者。誠非無為。奈何弗聽。致此恐怖。請暫同老僧榻。明日當為計也。公就枕。夜夢數驚。翌日僧糾合長工十餘人。執兵而往。見屍無敢向前。久之始集。以物振發之。舉體白毛長寸許。巨口過腮。十指望出如

鷹爪。僧曰。怪底一夏無雨。此魃為虐也。報官驗訖。聚薪焚之。唧唧之聲不絕。臭不可近。視所擊書則周易下卷也。僧笑曰。措大兵器。亦大異人。公旋移居入城。逢人輒述之。後及第。官少宰。

蘭岩曰。荒郊斷壠。賫恨終天。蔓草寒烟。含悲長卧。悵孤魂于萬里。無日還家。歎骨朽于百年。誰人布奠。致成旱魃。為虐戾氣成妖。鬼也而不安于穴。聚薪而焚之。良可嘅也。

貓怪 三則

某公子為筆帖式。家頗饒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人生之一樂焉。上下食指甚繁。而尤喜畜貓。白老烏員。何止十數。每食則羣集案前。嗷嗷聒耳。飯鮮眠毯。習以為恒。適飯後閒話。家人咸不在側。夫人呼嬛。數四不應。忽聞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啟簾視之。寂無人。惟一貓蹲踞窗臺上。回首向公子。面有笑容。公子大駭。入告夫人。諸昆弟聞之。同出視貓。戲問曰。適間喚人者其汝也耶。貓曰然。衆大譁。其父以為不祥。亟命捉之。貓曰。莫拏我。莫拏我。言訖一躍。徑上屋檐而逝。數日不復來。舉室皇然。談論不已。一日。小婢方餇貓。此貓復雜羣中來就食。急走入房。潛告諸公子。諸公子復大擾。同出捉之。縛而鞭之數十。貓但嗷嗷。倔強之態可惡。欲殺之。其父止之曰。彼能作妖。殺之恐不利。不如舍之。公子陰命二僕。盛以米囊。負而投諸河。甫出城。囊驟空。臨河而返。貓已先歸。直至寢室。啟簾而入。公子兄弟方咸集父母側

論貓事。嘗見貓來。胥發怔。貓登踞胡牀。怒視其父。目眥欲裂。張鬚切齒。厲聲而罵曰。何物老奴。屍居餘氣。乃欲謀溺殺我耶。在汝家自當推汝為翁。若在我家。雲礽輩猶可耳孫。汝奈何喪心至此。且汝家禍在蕭牆。不旋踵而至。不自驚惕。而謀殺我。豈非大謬。汝盍亦自省平日之所為乎。生具蝮蠆之材。夤緣得祿。初仕刑部。以鉤距得上官心。出知二州。愈事貪酷。桁楊斧鑕。威福自詡。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尚思恬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極矣。所謂獸心人面。汝實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為怪。真怪事也。遂大罵不已。辱及所生。舉室紛拏。莫不搶攘。或揮古劍。或擲銅瓶。茗椀香爐。盡作攻擊之具。貓哂笑而起曰。我去我去。汝不久敗壞之家。我不謀與汝輩爭也。亟出户。緣樹而逝。至此不復再至。半年後。其家大疫。死者日以三四。公子坐爭地免官。父母憂鬱相繼死。二年之內。諸昆弟姊妹妯娌子姪奴僕死者。幾無孑遺。惟公子夫婦及一老僕暨一婢僅存。一寒如范叔也。

閒齋曰。妖由人作。見以為怪。斯怪作矣。唐魏元忠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滅。非見理明晰。不能作是語。雖然。內省多疚。亦不易作坦率漢。

永野亭黃門為予言。其一親戚家。喜畜貓。忽有作人言者。察之貓也。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今偶脫于口。駟不及舌。悔亦何及。若牝貓則未有能

言者矣。其家不之信。今再縛一牝者。撻而求其語。初但嗷嗷。以目視前貓。前貓曰。我且不得不言。況汝耶。于是亦作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後亦多不祥。予聞其說。愈謂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莫如此之事。為不誣也。

蘭岩曰。以言遭楚。貓應自悔。然猶以駟不及舌。痛自懲責。乃人也。每以多言取禍。反怨天尤人。不克自省。誠此貓之不若矣。

護軍叅領舒某。喜詠歌。行立坐臥。罕不嗚嗚。一日友人過訪。歡飲于室。漏已二下。尚相與賡歌不輟。忽聞戶外細聲唱。所謂敬德打朝者。諦聆之。字音清楚合拍。妙不可言。舒服役只一僮。素不解歌。茲忽聞此。深疑之。潛出窺。何則見一貓人立月中。既歌且舞。舒驚呼其友。貓已在牆。以石投之。一躍而逝。而餘音猶在牆外也。

蘭岩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舒喜歌唱。而貓亦效尤。舒應樂其善繼主人也。何以石投之哉。

驢

都中有以屠驢為業者。主人晚過其肆。漏已下。肆門已閉。室中燈火甚明。疑為作工者賭博。從板隙潛窺。見二傭共殺死一婦人。方斷脰剖腹。血肉狼藉。大驚。亟反走。嗚諸官。官卒步軍

十餘人同往捕之排闥逕入則見死驢在地主人獨指以為人步軍曰死驢也烏得為人與共爭論環觀者咸笑其妄其人猶忿爭不已官怒其嘵嘵叱曰指鹿為馬且不可奈何指驢為人鞭之而去其人忿極重欲對衆檢視乃亦是驢始而愕然旣而廢然遂改業誓不殺生

蘭岩曰驢龎然一蠢物也與人大異何此人確見其為人哉殆亦業此屠驢者乎非昏于即也豈誓不殺生此驢也不復為人此人也不復為驢矣

異犬

某侯襲爵之前一歲年甫十七丰姿如玉而癖好鬬雞走狗嘗豢一黃犬甚愛之至同寢食至夏日牽犬出東門遊行郊坰大雨驟至避一墓門下墓前有積潦廣袤數畝蘆荻滿之坐未安復有三惡少耩鷹負弩而至見侯各耳語侯故白皙一惡少作韻語曰黑者黑如鐵也赤者赤如血也白者白如雪也其二人和之以笑侯雖微固世家之裔且懦弱孤立聞之大懼冒雨欲行惡少挽留甚力侯大詈曰汝等欲何為惡少皆笑而不答但相與拘持之犬在旁大嗥來齧惡少以巨石投之中腦犬悶絕乃盡褫侯衣不留寸縷縛手足俯而捺諸草中欲淫之侯哭呌聲嘶滾地不定會有數騎自林間來惡少倉皇逸去騎者至見而詫異解其縛而詢其故侯蝟縮而泣告之騎者憐其遭衣而送之家犬亦踉蹌隨之歸數日不食創昏

潰而斃。侯大慟。瘞之園中。祝而祭之。如喪良朋也。是夜夢犬作人言謂侯曰。主人遇我厚矣。將有以圖報。主從此出門須愼。苟際危急。我受豢養恩。至時必相救。乃覺。以為異。謹誌之。一日有事于通州。歸而泛舟于大通河。仍見前三惡少。更同二少年。掉臂趁船。戟目侯而笑。侯愳甚。至閘上泊舟。同載者星散。侯混入旗亭。潛視三惡少去遠。始覓僻徑急行。約里餘。猝見三惡少突起黍稷中。捉侯入幽僻處。掩其口。復褫其衣。一少年方欲姦之。忽一巨犬竄出垝垣。直前齧其陰。少年痛絕而踣。犬更追其二人。一落其腓。一傷其臂。侯得無恙。著衣躡屣田而奔。犬返走。侯尾而喚之。直至一茅舍前。犬踣于籬落下。就視之。則一病癩黃狗也。意頗怳然。有老嫗掃麥于場。詰侯而笑曰。此吾家老犬也。病癩半年。昨夜死矣。小哥薄而覩之。獨不嫌其穢乎。侯漫應之。惓惓而返。夜復夢犬來告。主人之恩已少酬報。冥中憐我之忠。行當托生為人。于馬拜辭。再見無由矣。言訖。涕泣叩頭而去。侯深感其義。計犬死期。每七日必設祭于瘞所。至今不衰。後聞知三惡少。二作廢人。傷陰者越宿即殞。恩茂先為侯內兄。茂先深知其事。侯今襲爵三年。予曾于茂先湯餅會中識之。真壁人也。

蘭岩曰。食其祿而報其主。犬誠忠矣。乃死後猶借手癩狗。以舒其猛烈之氣。犬固不昧其靈。而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那步軍

步軍那木契司柵于某衚衕會冬夜方擁衾擊柝三更向盡見二青衣人驅鴨數百欲過柵南去那叱曰此何時尚欲過柵耶二人不應輒驅鴨自柵下過那大怒方欲阻之而人與羣鴨紛然在柵南矣驅鴨徑去初無阻礙那大驚毛戴亟呼其伴告之共相錯愕自是小兒多患痘疹百無一生那所見殆非無因也

蘭岩曰鴨為兒厲誠不可解

施二

京師某坊有廢寺一區殿宇宏巨僧房數十間强半傾圮佛像暴露鐘魚闃寂惟一老衲及兩沙彌主之生涯冷落所恃繕葺閒房招小經紀者僦居月覓錢四五緡為香火之資而已有交城民施二者秋夏耕稼冬春入京以賣糖為業至則稅居寺中東院中例數年矣施二一夕賣糖歸已二更矣風雪甚寒獨酌未寢忽聞東壁有人語言相問答者施傳杯傾聽了了可辨聞一人音響似五六十歲人者嘆曰比日腰痛異常又苦蹊蹩今聞朔風霍霍思家迫切未曉兒子輩亦曾念及阿爹否言訖慨歎再四又一人曰我豈不倍加愁苦百日以來守株待兔地方拘束跬步不敢出寺門飢寒甚矣昨見和尚斫驢脯置砧板廚下私心竊喜

謂可一潤饞吻不意轉盼間為什忝領家惡犬所舔其聲踏踏受此犬之囓迄今股上有犬疤痕老人曰明日徐四來可以得代否其人曰地方已許我矣有隙可乘即得代也老人復嘆喟再三已而寂然施知是鬼為之毛戴急出房就其同業者具述所聞聞者亦寒慄焉翌日果有以剃頭為活者來僦居東壁人極粗蠢因與施比隣一來致謁問里居通姓氏則霸州徐四也施愕乘間密以夜間所聞告之勸其改居徐謝曰老兄意良厚但我自有命彼何能為嘗夢上帝必不容鬼物厲人也施唯唯不復置喙而罷居無何徐為人雉頭誤落其鬚其人怒詈徐不少讓遂被毆擊既歸寺忿恨不已施與同儕就其室慰藉之曰吾等作小經紀小手藝凡百宜忍耐詎可輕肆性氣獨不見夫茶寮酒肆中壁上之所書乎非和為貴即忍為高也徐不忍曰寧死異鄉不甘此辱衆復醵錢沽酒勸解至四更各散去施歸房尚聞徐怨恨聲既而有悲泣聲側耳諦察之聲漸異且作小語曰我雖一時氣苦豈竟走這條路耶頃之又曰果能如此死亦無憾至雞鳴聲始寂然施大疑亟披衣出户潛從窗外探之房中昏暗乍視無所覩凝睇久之方隱隱見一人懸樑上又一人白衣背立其前雙手捧其足大驚失聲郤走寺僧方將上樓發晨鐘聞人聲來探相遭于門各復驚倒及同業者漸集始辨是施也詰得其故同往覘之徐果自縊死矣毆徐者行路之人無從追捕枉損軀命據施

所聞所見事屬前定洵非偶然

蘭岩曰宿孼前定卒不能逃或亦有然第冥冥中縱此鬼物殺人自代而此死者復又求代相報有已時乎況亦只得地方一許便可任所欲為彼為冥官者竟毫不加察耶抑尖受其賄耶是可慨也

盛紫川

予友盛紫川祿為秀才時偶探一親戚歸夜已半路過海潮庵轉灣處忽見一婦人劈面來著舊藍布衫曳破鞋月下視之約年四十許面色灰敗紫川不禁毛戴竚足讓其行而婦人亦止步相向彼此相去僅隔車軌婦人漸漸閉眼眼光綠色紫川遂昏然如夢魔默念此必鬼也當煥發吾之精神彼必畏避因凝神定慧瞠目視之倏如夢醒婦人兩眼復合綠光旋歛既而紫川發一寒噤婦人眼復開紫川仍閉目如夢魔如此者數次相拒久之賴有邏卒擊柝而來婦人始逡巡西去紫川歸面如土色越數日始復其舊每向人述之

夜譚隨錄卷之三

霽園主人閑齋氏著　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邱生

連城賴冠千言其鄉有邱貢生者忘其名貴家子也年甫二十丰姿如玉雍正間自閩入都將肄業於成均以圖進取未攻到暫寓左安門外某寺中寺近某貴公廢園地極荒僻生少喜動不耐岑寂飯後攜小童散步行食初不知有園及遥見林樹葱鬱樓閣參差訝而詢諸耕者始得其詳亟往遊焉小奚怯行路或蹙額瞋目或出言怨咨生惡其聒噪使先歸小奚喜躍而去生且行且笑曰奴子別有肺腸想天之生人本無雅俗彼受其父母精血之濁而生故致此譬夫犬之食穢其種類然也比至園日已夕矣荒榛繞徑豐草堆階門亦扃鎖搴衣撥莽越垝垣以入園中古檜高槐濃陰夾徑紆迴循徑行忽達一橋朱欄摧折紅板朽殘橋下蘆荻叢生蛙鳴積潦過橋抵一軒蛛絲當戶紗綠在窗生徙倚闌杆徘徊忘返不覺古墻月上沓砌蟲喧晚風入林樹間如聞吟嘯本欲窮其幽邃當此際心殊怛怖乃折軒前鳳仙花却步欲歸忽聞迴廊下有清銳其音者叱曰何處小蠻奴擅入人家窺伺貴人眷屬居此肯容汝折一莖草踏一塊磚耶生驚視之則十六七二女鬟也一綠衣一碧衣眉目如畫

面無怒色。但作惡聲耳。生自知冒昧。急棄花整衣。趨而揖之曰。異鄉年少。孤客無知。孟浪採花。罪不容赦。倘蒙寬宥。佩德不忘。綠衣者曰。或即寬宥。亦平常事。那便是德。那便不忘。書痴便紿。欲紿阿誰耶。碧衣者曰。今不痛加懲治。彼以為我輩孱弱。必源源而來矣。言次。復有數女奴自軒後出。問曰。何事喋喋。娘子候回話矣。二女同笑曰。回底話。知他何處書生。南蠻鴃舌。令人一字不解。衆女環觀相語曰。蠻子殊不醜。盍捉去聽娘子發付之。僉曰有理。生大懼。投地求釋。衆置若罔聞。或揪耳輪。或扔髮辮。後推而前挽之。生固無縛雞力。遭此紛拏。不克自主。須臾至一廣廳下。始各緩手。生喘息稍定。又聞傳話曰。命捉上樓去也。衆又擁生至樓下。前二女先登。衆未登。共立簷下。屏氣無敢息者。有頃。前二女各抱綉被。含笑出戶曰。幾誤大事。諸姊妹各散。無事聚此矣。衆皆默默。索然散去。二女挽生入左室。一切甚精潔。中有池。香湯芬馥。知為湢浴之所。二女持巾執帨。侍生浴。訖。徹體易新衣。長短合度。鮮華照人。二女嘖嘖歎美不絕口。俄有提燈來迓者。亦二八女奴也。導引入房。暫就客座。一女侍側。前二女入內。寢房中位置器物。精奇目所未睹。生中心忐忑。不測吉凶。良久。忽覺異香撲鼻。笑語喁喁。鰕鬚簾啟。二女從一女郎亭亭出戶。容輝豔麗。曠世無匹。年約十八九。衣藕色畫衣。拖墨花裙。含羞向生。側身斂衽。生却步逡巡。不覺屈膝。女郎挽之入座曰。君非鄞江邱貢生耶。曰

然曰。然則與兒有姻緣之契矣。兒衛氏。字素娟。世系隴西。令尊公為秦州叅戎時。與先君結耐久交。因有婚姻之約。彼時爾我尚在襁褓中。不能記憶。迄今計之。十有七年矣。一旦遊迫于此。紅絲繫足。豈偶然耶。昨夜夢神人見告。故能預知郎名姓里居。幸郎勿猜也。生雖少孤至于父為秦州叅戎。則知之爛熟。茲聞女郎言有據。並不致疑。且對此麗人。神魂喪失。無暇致詳。但再拜曰。第恐瀕海鯫生。有辱門第耳。不然。准王之雞犬。未有不望上大羅天者。娟笑顧二女曰。汝道郎君言不可曉。何為字字了了。二女笑曰。方初見郎君時。但聞軥輈如鳥鳴雖悅耳。實笑人。今與娘子應答。又甚清楚。想前操土音。今說官話也。娟嚶嚀而笑。生亦笑曰。真可兒也。敢問芳名。娟曰。綠衣者翹翹。碧衣者楚楚。生曰。謹誌不忘。二女曰。予郎固有德。何可便忘。生復笑。隨聞內城蒲牢聲。如海鯨之鳴。知漏下矣。娟命酒。頃刻殽核排列。無非珍異。尤多不知名者。固非人間所有。生飲次問娟有父母兄弟姊妹乎。娟曰。皆下世矣。雖有姊妹行。亦各適所天。他日會有相見時也。又問卿富貴極矣。而園亭荒廢若此。何也。娟曰。此宗室貴公之園。借以暫居。與郎畢姻後。仍返故宅耳。生又問卿先世作何官。娟笑曰。二十歲人。底事呴呴嘔嘔。如老婦然。夜深矣。無事多問。生頸為之赤。舉觴自罰。三更始就寢。象床雕几。綉枕錦衾。紅燭高燒。金爐香裊。恍遊天上。如在夢中矣。娟雖嬿婉。而帷簿之間。狎褻殊甚。每移

燈近榻。令二婢更番侍側。通宵嬉娛。生力憊。輒進酒一小卮。色似珊瑚。香逾艾納。飲之精神驟旺。興發如狂。娟體雖冉弱。頗能支。 自此好合無間。朝夕不離跬步。娟有異術。往往收取各種花子。祝之。化為異香。含之。齒舌俱馥。又能攝取諸物。從心所欲。頃刻至前。即荔枝楊梅之難致者。莫不應之如響。一日謂生曰。可檢點作歸計矣。生曰。以我車來。以爾贈遺。娟曰。無需于君。但勞玉趾一行耳。日間或不便。夜去可也。是夕男婦來者甚衆。見娟與生。皆下拜。凡榻箱籠。爭相負荷。須臾而盡。娟攜生率翹楚。緩步從之。未一里。即至一巨宅。雕甍畫棟。櫛比連延。五步一軒。十步一閣。迴廊曲檻。花木幽深。應接不暇。唯自訟句。非夙有仙緣。烏能得此。雖南面百城。弗與易矣。既而入室。陳設尤華美。于是食饜甘肥。衣厭細耎。息功名之念。絕鄉國之思。轉盼已逾兩月。娟往往他出。出必與楚楚俱。或數日始返。返必退處別室。越一宿。然後同生寢食。率以為常。生詰之。笑而不荅。第誦梁武帝詩以應之曰。滿塘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生莫解其意。亦不復窮究。數日後。娟又有所詣。攜翹翹去。留楚楚伴生。生因乘間詢楚楚曰。娘子每出數日。究竟何往。楚楚曰。詩中之意。郎猶未會耶。生曰。幾經尋味。終不得解。楚楚掩口笑曰。措大心思如此。何啻著低棋者。雖窮思極算。又豈有高著出耶。生語塞。聊以謔語解嘲曰。予固未嘗搜詩意。特見子狡滑。欲以發付之耳。楚楚聞之。且

哂曰聽飾詞殊可笑轉欲請問如何發付矣諒郎君口同百舌胆如鼷鼠詎敢作犯法事亦不過一言半語討人便宜而已正俗語所謂說大話燥脾者真足以笑殺人也語旣尖酸態復妖媚生不能復耐猝捉其臂捺之牀上開掌作欲打狀曰小婢子敢再嘲笑受此一掌楚斜卧榻上並不轉側但瞑目作嬌音應曰一掌便何如欲打誰耶生隨勢接吻曰忍打卿耶聊相戲耳言次楚楚褻衣已被褪落漸入佳境矣由此二人綢繆臻至唯恐娟歸之速無何娟回熟視楚楚顏色頓異生在旁殊懷愧悚翹翹低語告娟曰娘子之螟螣不去終當洩其秘密娟但搖首令勿言少間曰休木有癭犀有通石有暈物以病而見貴者多矣何怪小女子乎直突而不徙薪無怪其然且兒既不能雌伏寧能禁人不雄飛哉此間本非樂土今又成鐵墟會須直還故居以謀寧謐耳楚楚目生生會意遽下席長跽而謝曰承卿不棄寒微寶窗自選豈敢戀茲春色逞其豕心娟挽之起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夫不衷不惠可否之間固處世之所珍非用情之所貴也生頓首受教相睦如初娟再遷之志已決盡棄所有即日起行生怪問其故娟曰此皆易得不足戀也生甚疑且實難捨多珍行里許托言腹急潛回故處視之但見林樹如故第宅無存蒿萊間草屋數椽垣壁頹圮似久無人居者四顧茫茫始大駭異方徘徊間翹楚踵至呼曰郎留連何事生曰偶憶詩稿未攜欲還取之不

意迷路至此。楚楚曰。此去故宅。已百餘里矣。庸得歸乎。生曰。行未一里。那便隔絕若此。翹笑曰。偕仙人行。豈同凡俗。郎勿夢夢。牽引却回。纔數武。娟已坐待路側。見生至。怨曰。奈何免脫再遲一刻。不得相見矣。生不敢辯。因復進。又數里入林中。夏木千章。陰蔽天日。穿林抵一洞穴。望之黝然。娟先入。生却步不敢前。翹楚自後擠之。失足顚踣。已在穴中。穴旁另闢一門。翹楚繼至。共啟門而入。則巨室也。華麗不及故宅。而雅靜過之。恍若別有一天。且驚且喜。自念曰。今夕何夕。入此穴處。娟笑曰。穀則異室。寢則同穴。相與拊掌。呼酒共酌。生問曰。棄故居如敝屣。散僕婢於四方。其故何也。娟曰。天地皆泡幻也。故居尤幻之幻者。奴婢各有居處。有事聚之。無事各散。郎但取衣食裁足。共圖長生。至求盈餘。徒自苦耳。此處洞天福地。有入塵出世之妙。無玄冥回祿之虞。雖紫府蓉城。不過如是。塵世幻境。戀戀何為乎。有頃。楚楚報曰。華姨聞娘子偕郎君歸。攜盒來賀矣。娟與生曰。華妹與兒故相得。郎見之。但呼為姨可矣。俄而華至。亦十七八好女子也。相見懽然。猶有羞態。不似娟初會時。載笑載言。有見慣司空之局。斂衽賀娟曰。久與三姊契濶。靡日不思。詎意去甫兩月。遂叶鳳占。老母聞之。良喜。先命兒致不腆之儀表意。尋當自來。今觀姐夫。如玉山照人。洵稱佳偶。非三姐厚福。煞難消受。娟笑曰。妹大為溢美。獨不慮揄揚過當。惹人笑破唇耶。呼翹翹耳語。翹諾而去。移時偕一媪至。娟迎拜

以嬸呼之。蓋革母也。生亦拜。媪且答且相喜曰。此即新郎君耶。誰家千里駒。因風至此。老身在世六十年。閱人何啻千萬。所見英妙者。西域某侯子。某銀局祝六官。與郎君鼎足而三焉。然彼二人。如春暮桃花。皆夭當其年。噫不痛惜。郎君獨與三姐遇合。何愁不壽。較二子。真天淵矣。烏得不賀。乃命革女執壺。自把盞先酌生。次酌娟。最後酌革曰。汝亦當賀一爵者。三姐已得佳婿矣。次當及汝。不一半年。亦有伉儷之望也。革俛首羞甚。紅潮兩頰。縮手不取盃。娟接盃強飲之。曰。娘賜酒。乃敢不飲。老人家語。有一字浮泛耶。生亦從旁與翹楚和之。盡歡而後散去。翌日。娟謂生曰。來而不往。非禮也。請偕郎一候革姨。生從之。由穴旁一小門入。行土窟中。約一矢地。更達一土室。革母女咸在。接待極懽慇懃。留飲。生周視房中。雖具精潔。唯一榻一几。餘無所有。殊形謭陋。歸問娟曰。革家無乃貧甚。何身外別無長物。娟笑曰。郎見其僅有几榻乎。不知几榻猶假于兒者。雖苦貧。幸與兒鄰。不特免呼庚癸。且多饒裕。生曰。此亦足見卿俠矣。居無何。革持錦箋一幅。乞生書玉臺新詠序。生為倣洛神賦小楷以應之。革得書珍同拱璧。謂序與書。及書序之人。可稱三絶。會娟他出。翹楚與俱。生獨坐。革又將聚骨小扇一柄來。欲生書漢雜事秘辛。生詭曰。幾曾見人家處子向外人索寫褻語。不避嫌疑乎。革曰。娟姐不在。翹楚隨行。此事爾我外疇復知之。生曰。信如子言。則女瑩之事。何以至今廣傳。

華曰。好事者為之耳。計當日窺見至隱。止吳姁一人。苟秘而不宣。焉能洩漏。生曰。然則今日亦幽獨矣。子能容我為吳姁否。華面發赬。拈帶不語。生知其情動。遽前擁之。出示其具。華掩袖微睇曰。波消郎舉體皆韻。此物何太不雅觀。生笑曰。貌雖不韻。而韻事在其中矣。女心大動。不復抗拒。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既而華泣謂生曰。初以郎為儇薄子。久乃知為樸厚人也。兒生不逢辰。死復抱恨。一旦委身君子。亦云奇遇。郎罹禍目前。寧忍坐視。欲明以相告。第慮新不間舊。徒取嫌耳。生曰。卿過慮矣。夫以少年孤客。漂泊無依。天假之年。得遇娟姐。何翅裴航之泛鄂渚。阮肇之入天台。今又與卿有契。方自慶多福。罹禍之說。突如其來。誠所不解。華聞之廢然。良久始歎曰。兒固知病在膏肓之間者。藥石所不能入也。郎並枕于菟。連盤野葛。自謂快心悅口。殊不知通心鑽徹骨錐。雖有燕雨貫七札。而猶脫穎矣。彼娟姐非人。乃天壇中一老狐也。為其迷媚而死者。指不勝僂。總為採取元精。以恣其慾。豈果有纖毫仁義。與郎作偕老計也。人情固多好色。似不應竭有限之精神。填無窮之溝壑。生聞之。驚怖股栗。結舌不能語。華曰。郎試自維。倘紐情纏愛。雖死不悔。則兒言誠贅矣。若猶有戀世之心。惴死之念。當思早離岌岌之地。遵坦坦之途。兒從中為郎籌畫。轉禍為福。起死回生。亦易舉耳。生大懼。長跪請計。曰。聽卿言。如夢覺矣。如蒙援手。敢不鏤肝。華牽使就坐。袖出一符授生曰。勿憚惶。且將此貼戶上。令老魅來不得入而後徐計未晚。生貼符卻回。涕泣求救。華為畫策曰。娟雖淫毒。然通

靈有術。能變化。避之不密。彼終能踪跡之。今欲計萬全。非求黃道士符籙不可。黃道士援太乙秘笈。持五雷正法。住五嶽觀。郎屈節求之。符即可得。此事不得緩。三日內不得。則大事去矣。彼每出不返者。以仍有人被惑故也。此際必幻化園墅。相與留連。如郎朝死。夕即有他人入室。蓋此間為狐之巢穴。雖出千里。遲數年。終須歸此耳。彼出已兩日矣。再三五日當返。郎欲逃。正其時也。生且悲且喜。再拜謝曰。卿起白骨而肉之。何以圖報。莘亦泣曰。寧生離無死別。行矣。慎之無相忘。緣盡於此矣。生曰。累卿將奈何。莘曰。兒聞賢者。急病而讓夷。兒亦有術。自能發付老魅。無慮也。于是再四促之。生不得已。握手辭行。哭失聲。莘急止之。送至門。忽愕然曰。為郎幾誤切己事。乃復攜入室。亟解衣。出一紫羅囊。探囊出一白玉小印。方寸許。上作螭紐。其文曰。異地同符。贈生曰。物雖微。郎寶之。可以致富也。他日遇購者。究印之所自至。但云得諸廣渠門外城隍閣可矣。兒所以厚贈。雖聊酬一夕枕席之愛。抑有一事相囑。托幸垂庇也。生曰。一身皆卿之賜。更何事不盡心力者。莘再拜而謝。乃泣訴曰。郎勿駭。兒亦非人。實鬼也。生時本河南人。因歲荒流徙入都。隨老母傭于崇文門內王氏家。王固巨富。貿販遍天下。所賴以此玉章為符節。玉章者。閩中江皜臣鐫也。人不得借。凡有王氏玉章印記者。無論江楚之遠。川廣之遙。雖片紙隻字。亦能立質千萬。一旦失之。十餘年來不復響應。王深為

恨悒。或誣兒母女盜去。王撻母至死。兒亦投繯。王藁葬于此。左隣狐穴。右比雞窩。抱恨九幽。愁魂千載。君能買高原一寸土。俾得改瘞。則銜結之報。永矢弗諼。生曰。若挾泰山超北海。予固不能矣。似此鎖事。不足縈卿懷抱也。言訖。分手。草指墓前枯槐樹曰。誌此勿忘。生審視良久。不忍言別。草引身入穴。始號咷而去。時晨星映野。斜月入林。蹀躞踽蹣。約十餘里。甫望見樓堞。逢人諮諏。始得至五嶽觀。果有黃道士者。童顏玉色。鬚眉似金。貌極恢偉。生頓首乞符。黃熟視而咍曰。妖氣濡染未深。何傷弓驚餌之早。子真機警人哉。書三符付之曰。終身佩之可也。生承教而去。徑來所寓寺中。寺僧見而驚曰。先生一晌在何處。致老僧懷感至今。生以說詞紿之。問僮僕焉往。生曰。回南月餘矣。行李尚存乎。曰。攜去矣。生惝怳無措手足處。僧曰。先生豈無親故仕于京師者。盍往就之。生曰。有親屬為部郎。往歲已左遷外補矣。今也則無。僧曰。朋友亦可與謀。僧曰。總朋友憐而顧我。我何面目見之。況任黎交誼。世有幾人。倘靦面雲泥。情何以堪。生曰。先生固才貌兼者。懷策以謁時賢。投刺以干當道。必得上貢天子。何衣食之足慮乎。生潸然曰。落拓如此。誰復肯斡旋者。自媒不遂。則身辱名裂。寧凍餒以填溝壑。不忍搖尾向人也。僧乃喟然歎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老僧眼中所見之士。先生一人而已。子身無依。而不屑干謁。餬口有地。而深恥托鉢。愛其品節。重其羔鴈。先生尚志。非長貧賤

者請設一榻而屈先生賣賦長安以待時至不亦可乎生乃感謝便栖寺中為人代書一日寺僧市五色絹牋乞生作書云為檀那作壽軸書成苦無圖章即取玉章印之僧更市甆桃素食湯餅易新衣駕騾車入城去生目送而笑曰玉章今日出脫矣守錢虜未必能辨即以雜封作押角應無不可者第恐識者見之捧腹耳晡時僧却回色殊愉快入門即問曰先生寫作俱佳不待言矣而所用圖章從何得來生曰偶然得之者蓋吾鄉江皜臣之所鐫也僧曰此大異事城中王翁敝寺檀施也見圖章把玩良久測其意似喜似驚再三致詰老僧具說本末翁囑致聲翌日必欲先生入城並攜玉章此老素渾樸無廢詞其言欲如此則必如此矣幸先生勿拘執明晨同老僧一往自有代步不至役役也生竊怪革女言有徵諾之早起同造王王接待甚有禮酒再巡即索觀玉章生取諸懷王一見愕然審辨色詢曰兄此物得自何方望勿隱生曰實非故物晚間偶循城溪閒步將至廣渠門坐石小憩見城隍缺處玉色瑩然拾得此印不意見賞於翁愈當寶貴矣王曰老夫不言兄亦不知蓋此印實老夫之故物也失之十餘年矣今聞得諸城灣始追憶征日曾歸自郊坰小遺於城下恐墮落致損暫置墻隙中竟致遺忘兄所言詢不誣矣但此物雖微先世所留遺也詎可至我而失之兄忠恕如肯見還當以千金奉酬耳生曰物歸本主理之固然何敢望酬王大喜曰老夫有

言。駟不及舌。咒勿却。亟收印入內。一餉方出。奉生千金。更謝僧五十金。盡歡而散。生歸寺。亦謝僧百金。始以情告之。並商改葬苹母女之事。僧曰。先生不肯負恩於鬼。老僧敢絕義於人也。茶齋不同畝。請早圖之。生遂出貲。備雙櫬。鳩土工。偕僧至枯槐下。掘得骸骨二具。生大慟。沐以香湯。裹以錦襦。納諸櫬中。僧捐柏林靜地方二丈以瘞之。祭而後歸。是夜夢苹母女來謝。且告彼孫恨兒綦深。誓欲見禍。郎所得二符。祈於墓土焚其二。則無患矣。永訣矣。請從此辭。言訖哭哀哀而去。生悲而悟。窓月正午。隱隱墻外猶有哭聲。反側不能復寐。次日語僧。僧曰。苹女有靈。其言胡可不信。即取符就墓前祝而焚之。紙灰飛起。旋轉繞墓三匝。不因微風直出樹杪。知有神氣也。生肄業成均。次年及第。屢仕清要。年未四十。以病告歸。終身不娶。養一姪為螟蛉。教二弟成騏驥。巾櫛付之小妾。米鹽畀之老媼。日授方畧。坐享宴安。冠千與之遊。熟悉其事。秋宵剪燭。向予詳述之。

閒齋曰。王氏為富不仁。草菅人命。致苹女魂遊地府。紛怨香愁。曾不能一控幽冥。為雪恨報冤之舉。已足悲矣。雖然自古錢能役鬼。財可通神。凡受其顛倒者。不知凡幾矣。又何有於一苹苹。縱有靈。亦不過於月明雨晦之夕。泣酸風悲冷露而已。又何能為乎。

蘭岩曰。凡人溺於所好。雖土穴幾等華屋。村娘視同佳麗。又何必盡人入天台遇仙子

哉。邱生聞革女言。而勇于自新。得千金報不忘酧德。其享富厚官清要也固宜。

陸水部

周南溪先生常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陸公棨。不謹有罪。戍察哈爾時。畀騎至歸化城賃駝。有趙姓者。以二駝應。一乘一載行李。既而曰。君無僕從。與我三駝價。僕我可乎。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銀。將發。其一駝以馬代。曰。駝上下難。馬便。陸知其紿。已蓋是時駝價四倍于馬。自念彼貪利。吾貪路。駝馬奚擇焉。遂行。行一日。趙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請擇一。陸領牧。又數日。稱疾。陸牧且炊。趙坐食。適盆有宿餐。冷熱半。趙掇熱者去。曰。我不慣冷食。陸笑曰。汝北人亦不慣耶。乃飯冷者自食之。行兩月。食無肉。罵陸。佯不聞。罵甚辱。及所生。陸正色曰。吾縱不才。曾忝朝籍。況年倍汝。奈何至是。趙曰。咆罷職即民耳。老去死來。螻蝗引領入矣。尚以此傲我乎。罵益甚。陸掩耳走至牧所。坐草中。雪紛紛下。追憶昔時。歌鹿鳴。登玉陛。在家妻孥相守。出門僮僕相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掬蹄涔飲。拾馬通炊。膚裂肌消。手龜足皸。又不幸為鼠子所窘辱。不禁涕泗交頤。仰天大慟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棨竟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命從軍。此非吾死所。方忖念間。忽見一老翁。年約七旬。方袍古冠。扶笻而至。揖陸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寒家去此數武。粗糲生芻。足以供給。陸感之。而陰怪其衣

冠不時。那意頗遂迎。翁笑曰。夫以窮髮之北。得居停主人如老夫亦幸甚矣。奈何以物外見疑。陸釋然問姓名。自稱黎公。相將行數里。越土山。得巨宅一區。繚粉砌。蔭青松。雅潔清幽。迥殊塞外。入門後僕十餘輩。傳呼太翁邀得陸主事來矣。即有二少年。華服出迎。執禮恭謹。登堂。陸拜。翁答拜。少年拜。陸亦拜。翁掖之曰。此吾家豚犬。君不當受其拜耶。俄而列燭張筵。窮極水陸。酒再巡。陸請辭去。翁曰。君尚欲聽馳人之餘罵乎。老夫雖儉陋。猶畜齊馬數十匹。足以代君步。此時不必預計。陸唯唯。翁曰。老夫家本瀋陽。流寓於此幾五十年矣。幸與老妻相守。生四子三女。長子青。入秦探親未返。少子碧。方在襁褓。次子蒼。三子白。所見二子是也。長女阿紅。嫁於大同。次女阿黃。嫁於杭城。在閣者三女阿紫而已。顧謂二子曰。入語阿嬭。可同阿紫出見客也。陸辭不敢當。翁曰。固是通家。無迴避者。二子趨入。良久將命而出曰。母已設饌於室。謂堂上寒。請翁挽客入內。當親奉杯酒。表意也。翁笑曰。有媼周折如此。君當以得賢內助賀我也。急延入室。室中燃畫燭。張錦屏。鈎蒜垂簾。氍毹鋪地。美婢數十人。擁媼而立。被服鮮華。年與翁埒。陸拜。媼答拜。翁曰。何不見阿紫。媼曰。想羞容。不肯便來耳。翁笑曰。兒女態每每如是。但使出嫁半年。亦便似渠二姊面皮如城堵墻矣。一室皆笑。媼又使人往促之。移時。一雙鬟婢啟簾報曰。紫姐來矣。隨以目視陸。含笑而去。既而女至。粉黛雲從。麝蘭霧霈。年

可二九光豔絕倫側立筵前俛首理袖翁媪同聲曰兒勿靦覥陸君非外人也强女再拜始各就座酒多並陳笙簫聒耳夜將半陸曰且休今宵之會誠所謂雅集也盍賦詩以紀安用此繁絃急管為翁曰善亟命撤樂侍兒捧硯舒箋濡毫授陸陸被酒興豪賦七言近體一章中有碧血丹心遷客恨雲鬟玉臂故園情之句翁覽之笑曰觀君此詩謂能忘情于小女老夫不信也陸惶恐避席而謝曰鄙人詎有異心聊以自感故有是鳴希翁諒之翁曰此亦數也小女與君有夙分遇非偶然會須蠲吉與友琴瑟耳是夕盡歡陸覼覶兩目醉不能語二子伴陸出宿齋中翌日陸請行二子留鞭截鐙以止之陸無如之何居數日有翁之宅相胡秀才者謁曰舅氏慕君名士欲以少女奉箕帚幸弗棄也陸辭謝曰西粵鄙人身荷重罪行年五十落拓窮邊自活未遑敢累及他人愛女乎望致語令舅善為我辭胡曰不然吾相君面有死氣遠期不過二年舅氏得道有年附之足以免禍況表妹不惡貞靜幽嫻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緣自受多福否則孤立無偶竊恐戲至時欲求一人援手救不可得也陸心動因出玉蟾蜍一枚以聘並以交桂二束奉胡以為謝曰感君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為報胡拜納而去花燭之期將屆之前二日胡與黎氏二子攜酒來齋中與陸小酌半酣復話及贅壻事胡盛稱阿紫淑美陸意得甚且中酒乃大言曰若人之丰姿予已於初到時

審諦之矣特笑老翁不學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稱淫婦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言未畢胡愕然失色二子頸赤拂袖而入胡跣足曰君失言矣予執柯之功乃至此休哉可惜可惜陸茫然不解所謂俄而翁與二子俱至立簾下以扶老指陸曰何物書痴輕薄至此辜負老夫左顧何足恨所可恨者必害得小女子數日不餐也君自薄福于我何尤行矣請從此決言訖于袖中探白銀一錠擲地有聲去不復顧胡亦太息而去陸深自愧悔酒力盡消隱几而卧昧爽方覺則身坐一大石旁砂磧茫茫無復第宅始大驚異取視白金固朱提也徘徊悵悒泣下數行趙已不知所之重至牧所駝馬俱無覓竟日得遇周南溪先生適乘一駝兩馬而來乃訂交於積雪之間于路備詳所遇南溪决其為狐且訝曰昨遇一人哭於道周詢之自稱山西趙姓有一駝一馬為暴客劫去想即與公為鄰者陸質其年貌果趙也天之報施於人豈爽哉相為太息者久之至軍營陸金盡以岐黃術寄食於軍中然性愎而執口不擇言竟坐訕謗伏法南溪收其屍葬之于火始悟胡生謂其面有死氣之說誠不謬也

閒齋曰輕薄之口尤見絕於異類况與斯人為徒可不凛三緘之戒哉

蘭岩曰落拓無依致受辱厮役斯亦困心衡慮矣乃稍得意遽爾輕薄觸人所忌卒之

坐謗伏法，身死異域，可哀也夫。

馮勰

華亭汪瑾，年五十餘，潦倒都門，未離席帽，頗倦遊。值秋風起，鱸鱠興思，買舟南下。候放閘，泊武城故縣之西。日薄暮，方苦岑寂，驀見一小奚奴汗走而至，投一刺，曰：「家主人馮二官奉謁。」閱名紙，稱鄉眷晚生馮勰。素昧平生，自分老而貧，至親良友，交臂且不相識，那復有強來親近者。疑其錯誤，璧不受。奴曰：「老翁非松江汪姓耶？」曰：「然。」曰：「然則不錯也。」遂馳去。俄而馮至，鮮衣新帽，年約三旬，揖讓登舟，執禮甚謙謹，以潞紬四端為贄，自稱山西人，將之揚州，就一相識為上官橋巡檢者，知兄歸松江，願附便舟，未知肯容納否。汪察其人樸厚，許之。馮拜謝。奴乃攜襆被，委諸船艙。夜間相敘，汪曰：「兄西人，弟南人，何為稱鄉眷也？」馮曰：「祖貫松江，鼎革後入籍汾陽，名紙稱鄉眷，不忘本也。」汪曰：「胡為不仕，負此壯年？」馮曰：「是有命焉，不可強致。行賄累萬矣，終無成就。初甚抑鬱，後遂釋然，蓋轉念才如襪綫，折之無寸長，仕必尸位。如曰為貧而仕，則弟固富於貲者，于彼于此，一無足取，故甘為布衣耳。兄不見江東獨步之王文度乎？苟守志不出，則弱冠重名，當終身不藥，何至倒執手板，貽誚後人。」汪歎曰：「兄言是也。賄且不官，況無金行路，如弟者欲不棄擲得乎？」馮曰：「賄賂行而無門可入，非世路之難，正皇朝景運

之隆英才用世之秋也故行賄非難其人受賄之難其人也非行賄受賄之難其人唯不受賄之難其人也世之衰也一變而為請託更變而為賄賂寒畯之士遺于野矣厮役之賤升于朝矣廉介者黜貪墨者進矣甚之臣賂其君崔烈博司徒矣君賄其臣子明從封禪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下焉者又何冀乎兄際盛世而不見用命也于貧何尤焉汪深佩其言牢愁頓減自是朝夕晤對相得甚歡一日舟次淮安值仲秋之望汪市酒邀馮賞月酣飲間馮忽把盞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汪不以為意因問貴友官巡檢官况料必清苦數千里就之莫徒勞往返否馮不應良久乃停杯慘然曰旬日來感兄遇我厚屢欲以誠告恐駭聽聞用茲隱忍今承下詢實難默默上官橋巡檢陳某雖朋友實仇讎也十三年前弟販布千捆之蘇州路經茌平與陳同一逆旅會大雨留行陳與同舍客呼盧一日夜一敗塗地囊槖盡傾尚負百餘金無可措置大為同舍客所窘辱弟憐之如數代償事乃已復以二十金贈其行彼時陳感荷之言報復之意一若粉骨糜肌亦所甚甘者既而與弟謀家有老親無以養志欲援例捐一雜職苦無囊可解公仗義者能假五百金任權子母苟得缺必不相負弟方喜其能愛人以德慨然諾之彼時亦太魯莽竟不立券越五年予重入都門聞其得缺揚州尚未領憑僑寓宣武門外急往訪之辭以他出再四往候甫得一見而相見又甚冷淡倨傲

汪聞至此不禁裂眦曰人心叵測至如此乎馮曰非人心叵測也乃吾輩心太實口太直以君子待小人未聞有中山狼之事故也汪曰然誠如兄言特亦受此氣懣久矣此種人弟宜索其所負絕交而已矣馮曰弟之轉念詎不若是哉乃問及欠項不特不承且出惡言弟憤怒時與之爭論所以然者不恨失財恨其人之負心太甚也豈意其行如鬼蜮毒甚蜂蠆買囑坊正執送官司無芬可伸官不加察遂致瘐死他鄉首邱莫正訟之陰府已計追償幸兄攜之入揚得洩憤于彼必報德于兄結草銜環敢忘異日汪聞之怵然曰然則兄其鬼耶馮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可知矣汪驗之無影大懼對席枯坐面色如灰馮慰之曰兄勿怖感戴且無既豈為兄害者良久汪稍定然兢兢與處如背有芒及抵揚馮惘然曰從此別矣雖然吾聞為浮圖者必合其尖知兄與太守有舊明日希往過之乘間一白弟冤無使負心奴盜清白名以欺世人也言訖再拜辭行汪亦惻然送之指小奚奴謂曰此小奚人耶鬼耶馮曰身且為鬼安能役人此亦于冥中以五千錢所買者亦兄之鄉里南門外市衲人李四之子也既去汪心中始安汪性謹默始終未洩於人故舟人咸不知之翌日謁太守留飲正欵洽間忽報上官橋陳巡檢于夜間暴疾死矣太守愕然曰矍鑠翁那得便死汪嘆曰幽冥之理豈其妄哉為述所遇於太守太守瞠目咋舌者久之陳死無家可歸太守為具棺衾瘞諸

義塚。計其宦囊約千金。恨其人不良。頃囊贈汪曰。吾為馮緦報怨。以報德也。汪初不受。以太守理直。乃受之。歸而小康。詢諸鄉人。有識李四者。本回民。果有一子。年十五。于二年前。病瘧死矣。質其形貌。正與馮奴同。第不識冥中為何人所居以貨之也。

蘭岩曰。負心人卒遭慘報。固無足惜。第馮生索命。託言訪友為官者。甚勿致此等打抽豐人來也。

戴監生

瀋陽戴監生懋息。入都鄉試。不得志於有司。鬱鬱歸去。道出永平。宿止荒戍古館之廳。廳西一帶。皆及肩土垣。垣外茆屋三間。戶常扃鎖。秋草滿地。落葉堆階。繞屋三四老槐。六七古塚。屋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戴宰愁不寐。二更後猶繞砌閒步。見月色滿庭。山林清寂。微聞茆屋中。有人語言。倚土垣聽之。頗了了。似一老人欬且笑曰。我豈不明此理者。但余髮如此種種。心灰淡久矣。譬如魚跋于扈。非不悠然深逝也。然不能忘情于餌。必將上于鉤。鳥脫于羅。非不翩然遠翥也。然不能慎機於微。必將更罹于弋。子虧功不止一簣。乃不自樹立。而復自傾跲之。恐日月蹉跎。臭皮囊不比金剛石也。一少年聲者。笑曰。我發軔之始。便獲美姝。兄弟姊妹。豔羨滿室。至今且數年。兩腓猶瑩。况夫心腎可見。錢鏗之術。非無裨補。真精既返。黃

金室。一顆明珠永不離。翁蹉跎失足。神祇精魑。祇可窺竊繩樞綢繆嫫母綺疏繡榻。非復翁測足地。譬夫逆旅蟹蝨。但夜出偷齧臭脚漢。乃轉笑香閨豹脚。親軀玉肌者為失計。非翁眼孔小。直是翁妬心重耳。况壽夭之數。自有分定。即金剛石。能無大小也。老人揶揄之曰。老夫年逾五十。詎意今日聞此奇談。何其恢詭。夫乞丐小兒。宛轉於百尺竿頭。以為得計。自謂出人頭地。初不知地下折臂叟。即是當時竿上兒。方歎天下險巇。危途無有甚於此者。乃今子顧以此驕老夫耶。大能與人以壽夭之數。而不能禁人以撙節之方。設有兩人於此。得青蚨一千。各分五百數。則同而用必不同也。其一人一日一錢。或數日一錢。漸至不破一文。則此五百錢雖終身不盡可也。其一人。初亦一日一錢。或一日四五錢。六七錢。漸至十百文。此則五百錢其盡也可立而待也。子不明其理。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啻花鳥獶花知有炎日。而不知有元水也。豈不令人絕倒。久之不聞應答。唯頻聞老人嗳聲。戴欲歸寢。忽又聞老人言曰。是亦不必多辯。子第思秦州田大郎。亦當淫淫汗下矣。彼非不自命為冥靈也。大椿也。乃由今觀之。野馬而羊角也。朝菌不知有晦朔。蟪蛄不知有春秋。五百錢五日用了。至髑髏髗髖。每每慘老夫之目。子寧未之見哉。少年者哂曰。翁言非不了了。待童烏預元。自有方也。豈可與小兒强作解事者同日語。予黃庭之榛莽。已糞除久矣。丹田之稂莠。亦除治盡矣。

宏於中者肆於外。猶韞明珠於水晶之匱。無事衒露。表裡皆瑩。非如廢腐之石。不任切劘者。老人曰。然則遂無廢腐時乎。少年曰。玉晶何廢腐之有。老人太息曰。見卵而求照夜。見彈而求鴞炙。痴絕妄絕矣。何異荒祠木居士。不慮風雨。而梁柱蠹生。庇廕我者。即所以催毀我者也。豈必外來之風雨哉。且斧斤不施。樗散之所以壽也。文采章身。鳳凰之所以隱也。子謀隸仙籍。而先窺鬼籙。吾恐子平之願難畢。而賈誼之鵩易來。鐵鑄一箇錯不成。悔惶甚矣。即如館中戴監生。本非科甲中人。尚瞶瞶憂思。自加戕賊。正堪與子齊彭殤。亦可與老夫較修短也。戴驟聆至此。毛髮悚然。驚疑間。又聞少年曰。休休。我聞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我所以敢銳身任者。誠有所恃而不恐也。翁以鉤距來。我但以坦率往。毋嘵嘵也。老人遂發怒聲曰。稚子何敢牴牾先輩。汝牂羝不辨。香臭不分。有何尷尬。其恃汝母為護符耶。彼老魅無恥。幻魄媚人。今見棄於同儕。實類魄鬼。天雷行其誅之。何足附會。汝忘二十年前。跪老夫膝下。吮辮鼻。牽衣襟。若求採藥之術。汝母亦跪進履二緉。松子一拌。老夫一一授之。奈何飢附飽颺。強項乃爾。少年便給。尤甚。言不少讓。尋聞詬誶紛然。漸出戶外。日朗如水。見頗分明。一老人傴僂侏儒。扭結一少年。稚齒韶顏。容色如玉。於樹下毆甚苦。戴知其非人。捫捉牆頭半瓢。極力飛擊。撲地一聲。適中二人交足處。同仆于地。並化為狐。狐見人竄入屋

發古墓中。戴亦就寢。次日白諸館吏。同往發塚。有黑狐十餘頭。奔逸而出。逐之不及。後戴再試不第。憶狐言。投筆經商。致富十萬。遂不復求仕進云。

蘭岩曰。時運不齊。頻居康了。命途多舛。永落孫山。自負文章而遭淪落者。如戴生可勝計哉。

佟觭角

旗人子傅九者。年二十。以事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相挨以行。驀一人迎面來。急走如飛。其勢甚猛。傅方倉卒却避。其人已至。兩胸相撞。竟與己合而為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緞店下。閉目蹲身。憩之良久。頭愈痛。眼愈眩。茫茫然僱車馳歸。夜二更後。忽躍起大言曰。我因一時趕路。不及。正在倉遽。奈何攔我去路。致誤大事。我於汝勢不兩立矣。于是批頰撞頭。自殘不顧。家人環守。通宵搶攘不休。隣人或言某衚衕所居有巫而走無常者。號佟觭角。最能祓除不祥。盍使治之。家人亦夙耳其名。亟往祈請。佟未至。傅已知之。哂且罵曰。無論佟觭角。鉄觭角。又何為哉。俄而佟至。男女觀者如堵墻。佟瞋目視之。何處鬼魅。敢來此間祟人。不寔供。即乂汝下油鍋矣。傅瞠目不言。但吱吱切齒不已。佟大怒。命頃油于巨鑊中。燒柴煎之。油沸。旋捉一鋼乂向傅面上旋繞。故振響其環以恐嚇之。復叱曰。不速供則烹矣。

傳吟口長號曰嗟呼冤哉烹也佟曰無故祟人罪固當烹何冤之有傳倚壁戰慄討甚恐怖佟復振叉作欲刺之勢喝令速供傳肘膝投地求免於是自供本鳳陽府人於某年入京因迫於飢寒竊發人之塚為人所覺羣求擒捉一時獐皇用鐵鍬拒捕希意免脫不意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大決綁赴菜市已臨刑矣因極力掙扎得脫身而走方將逃避他所詎意為此人攔阻心寔忿恨故與之較量既老爺見責焉敢遲留第乞秘密小人他去佟曰然則速去勿觸我怒乃倚叉而坐觀者莫不駭異傳跪坐地揮涕不止乃叱曰胡不去而泣必求烹也傳哭曰小人在獄中時因天寒兩脚滲冰皴瘃步履甚艱欲纏襪壹雙則感德無量佟笑曰甫得寬宥輒有所求一襪所值幾何不吝與汝亟命傳之家人取白紙糊作襪形每隻畫一符書一纏字焚之傳即欣然伏地叩頭即伸足作更易狀觀者皆笑佟因詰其姓名年歲令去此將安之乎傳曰姓名某某年若干今得脫大刑當奔川滇遠省以避拘捕耳佟曰汝計左矣此去川滇數千萬里豈旦夕可至者倘為邏役所獲重罹網罟再思倖免詎可得乎不如從吾教尚可得一啜飯處傳曰苟得老爺垂憐收納必報大德佟亦喜乃探囊出一黃紙小符焚之傳遂仆地不動良久始甦問之茫然唯憶致病以先之事耳家人羅拜厚賠謝焉是日刑部大決密訪果有其人者已梟示矣聞者感歎異之愈神佟術佟年五十餘

平日孑然獨處。持齋誦佛。寡言喜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一切箱匭几案。不見拂拭。而光潔可鑑。或言其有禁鬼之術。或三年一更代。凡所服役者。悉鬼也。

蘭岩曰。觀此而哀小民之愚也。飢寒所迫。輙相率而為非。朋黨所要。每橫行而不顧。一旦自罹法網。倖脫無由。既已梟示通衢。猶矜奔避。真乃醉生夢死。誰能喚醒其良心。為鬼為人。尚未辨別其形似者也。為民父母者。尚其念氓蚩之可憫。勿以同民而可為。思人性之皆良。勿致不教而遂殺。則被澤者。可勝計哉。

譚九

京都花戶子譚九。奉父母命。探親于烟郊。策衛出門。日已向夕。道遇一媼。衣懸鶉而跨白顛馬。鞍韉華美。左右相追隨。問小郎何往。譚以所之告。媼曰。此去烟郊尚數十里。路多積潦。頗不易行。小郎不閑乎風度蒲牢。都城漏下矣。荒野寂寥。保無有暴客相值。茅舍在邇。盍留一宿。翌日早行。得從容也。譚正恇怯。聞言深荷其誼。媼策馬先導。循僻徑約二里許。隱隱見林際燈光。媼以鞭指示曰。至矣。縱轡即之。則矮屋兩椽。土垣及肩。媼棄騎啟扃。延客入室。室中空無所有。唯篝燈懸壁。一少婦臥炕頭哺兒。媼呼曰。有客來。媳婦可速起。婦徐起掠鬢。置兒啼

吸啼。媪探袖出胡餅一枚。付之。啼始止。譚視婦年可二十。淚睫慘黛。殊少歡容。媪曰。汝起燒茶。老身送馬便回。言訖。出戶牽馬去。折柴引火於燈。着紅布短襖。綠布褌。藍布短襪。跋高底破紅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並兩踵焉。譚年少口訥。不能致詰。但陰憐之。俄而媪還曰。為還代步。致郎寂坐。渠宅上聞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辭以太晚。囑為致意。譚唯唯。媪曰。奔馳半日。想客亦苦飢矣。媳婦備飯來。老身且出喂驢。譚曰。相擾何安。芻豆之費。臨行當厚償。媪搖手曰。莫漫作客套語。所值幾何哉。既而飼驢已。婦陳列酒殽。瓦器絕粗。折梯為箸。以盆代壺而殽皆魚肉。但冷不中啗。媪移燈勸譚飲。譚辭不能釂。乃進飯。飯又冰冷。勉盡一盛。婦斂具去。相與坐話。婦就燈為兒捉蝨。譚曰。聽姥言。似非京師人。娘子則又旗粧。敢問邦族。媪曰。誠如郎說。身本鳳陽侯氏。因歲荒流離入京。為人縫紉補綴。謀衣食。再醮此間村民郝四。逝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女已適人。子為圬者。居城中。翁以衰耄傭於野肆中。為人提壺滌器。小郎明日當過其處。見雞皮白髭。耳後有瘤如卵大者。即是也。媳婦余氏。實宅上婢子。其主人為巴參領。久退閒。幼主襲職矣。適借馬處也。譚曰。視姥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設待客。媪笑曰。倉卒客值茅舍主人。豈能咄嗟辦此殽饍。亦緣中元節。例分得宅上餕餘。方媿褻瀆。敢云盛設。譚坐久頗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燈吸烟。婦頻睃。有欲烟之色。媪察知其意。亟

附掌曰媳婦垂涎喫烟矣小郎肯見賜否譚以烟囊付之媪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譚乃並具奉之婦吸之甚適眉顰頓舒媪視之點首曰老身在世六十餘年不識此味誠不解嗜痂者何故好之如此譚曰亦事不解第不會則已學會輒一刻不能離寧可食無飯不可吸無烟也媪大笑譚曰娘子嗜此予遲日當市具與烟來作野人芹敬媪頷之譚出溲見銀河西耿斜月在林約略四更媪揚聲於室曰客不時欠伸當使寢息譚應曰尚可稍坐媪曰勿太勉强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懇望留意譚問何事媪惘然曰明日過肆茍見我家老翁煩為致聲促其急送數緡錢來但言家中吃着都盡矣譚曰無不盡心媪又赧然曰以貧故並無被襆一夜屈郎甚矣譚曰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貺敢過望耶因各就枕譚疲極着枕便熟睡既而夢回覺草蟲鳴於耳畔螢火熠於目前矍然驚起則身卧松柏間秋露濕衣清寒砭骨繫驢樹根上齕草不休茆舍烏有媪與婦並失所在但見古塚纍然半傾於蒿萊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髮森竪急捉驢乘之得得而驅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抵烟郊事畢復遵故道小憇旗亭有滌器老人酷肖媪所述詢之果郝四也愈異之引至僻處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據郎所見真先妻與亡媳並殁孫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歲以難產母子一夕皆死詎意尚聚首地下哉譚亦惻然又問巴糸領為何如人

郝曰某旗某佐領之父也死已十餘年矣直北喬木處即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婦故其守墓人往歲零雨屋舍傾圮佐領無力繕葺老朽無容身處故傭工於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節佐領展墓猶焚船馬數事第不知亡妻借馬何事何之耳譚感歎久之乃解囊贈以青蚨五百俾具冥資勿致魂餒郝泣謝譚歸後不欲食言于鬼亟備紙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之更訪巴參領墓果在直北數十武外松柏森鬱有新碑可捫云

蘭岩曰一飯之恩感而必報譚誠義矣獨是夜臺魂餒泉下神悲倍可傷矣以郝之老邁貧無容身之地傭工野肆中暫謀糊口斯亦自顧不暇豈知妻子噭噭猶待哺於地下哉嗟乎鬼而貧也尚有陽世以為不時之需人而貧也其將告助於誰氏耶

陸珪

予友仁和陸子瑜名珪少遊巴蜀舟泊巫山下會同載一楚客病死其鄉人為理棺衾行李羈滯討五日方可發陸固好動既惡小艙狹隘又不耐喪事之擾竟舍舟從陸行二里足重繭不復能越險阻乃止于亂山孤館中欲覓代步無有也一日館吏來白敝處三家村也往來但有此館今夔州叅戎蒞任輜重家口將駐於此君幸暫覓居停官過從當任君去留第勿以逐客見猜也陸不得已復移裝於館西三里許借廢蘭若居焉就中唯一僧年約三十餘

形貌奇佹行復偃僊陸作客數千里外不敢睥睨驕人唯處之以謙無何月升值孟秋之半炎暑未消梧葉乍飄蛩聲四聚陸獨步荒砌聞寺門剝啄聲甚雜沓僧倒屣出應陸潛伺之則褐衣三五輩將主人命邀僧于山樓踐玩月之約者也僧諾之隨引扉相與西去陸私念此僧蹤跡可疑久矣今盍試從其所之覘其所事足遣旅懷倘有所見亦可以助異日朋友相聚時花前月下之談資也遂潛躡其迹迤邐行數里山路迍邅卒至一山樓半依峭壁半莅深潭階砌傾危窓寮毀敗陸度不可登適旁有古松虬枝夭矯倚于巨石因攀松踞石平眺樓中色色洞晰見樓中列雙燭設兩筵長裾高履者三人貌悉奇偉靚粧女子一人絕美麗聞僧至咸趨走而迓之曰何晏也僧笑曰早一刻非不佳奈何俗客在賓榻故少煞風景女子曰袁師知之乎鄺三妹不矜細行竟遭意外之謗乃翁督責過峻三妹嬌養慣哭泣竟日目盡腫今夕不識能赴約與否如爽約則師之煞風景未必如是之甚一白衣少年曰不然鄺三娘苟知袁師至目腫即消即不來卿正好入無雙譜也女笑且罵曰小魅賠錢未脫遂敢于阿馳前饒舌耶衆皆大笑僧曰勿多求一雙足矣女微笑曰今日兒有疾黃衣體重者進曰卿有疾予有藥一刀圭足以療之女赧然首垂頸赤不復應酬黑衣長鬣者拍女肩而慰之曰老子興復不淺請與子出陳納新以遊無窮彼皆涉惡趣不足與談而亦無須介

蔕子。獨不憶袁師初晤時乎。纔一入鹿脯之宴。輙喜愜過望。酒饌並吞。迄今骨鯁尚恐在喉。曾幾何時亦以口給取憎。伊尚如此。況夫齋馬奈何與之口角。獨不惜氣力耶。月色佳甚。不如謀醉之為得也。衆曰。然。公平心之論是也。女亦解顏。紛然入座。舉杯歡暢。酒政諠譁。正騰辯間。褐衣奴傳語。鄰三娘子來矣。有頃一雙鬟女郎登樓。貌尤豔。而有憂色。不暇作寒暄語。俇俇然向衆言曰。諸君尚在此高會耶。彼萊夷已稅倌人之駕矣。我輩壽則壽矣。雖然猶未有樹也。兒方寸亂矣。敢請諸君早計之。衆驟聞之。大驚擾。黑衣者獨咍然曰。迂奴無膽。必致首鼠兩端。大事去矣。吾等已預有間諜。萊夷之旅若林。亦何足畏。憶昔與袁衲子乘槳西山。遇一鹽婦。方姅。吾二人未嘗廻避。而術竟無恙。可見學道既成。雖危無咎也。女愀然搖首曰。兒聞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吾等近年狂樂極矣。豈能不反。昔胡大師作蜘蛛隱時。再三規戒曰。行矣。樂不可恃。欲不可縱。三年後萊夷猖獗。破巢之下。恐無完卵。言猶在耳。今非其時乎。惜當日行色匆匆。未及審詢。驀然值此。伎倆輙窮。奈何徒作大言。焉濟于事。僧曰。無譁。胡師所居。去此不過五百里。盍共往依之。衆悉首肯。黑衣者獨不欲。曰。胡衲澹泊。唯曉枯禪。吾等避未然之災。而輕去已成之業。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轉。袁師素多奇計。今乃出下策耶。紛議未決。忽聞林中鳴鏑聲。陸大驚。窺之。見壯夫百餘人擁一將軍。呵殿而至。咸手弓腰

矣。喉犬吁鷹樓中人辟易星散。壯夫飛馬分逐。無不應弦飲羽。陸股栗而顛。猛然驚寤。則身故在蘭若階下卧也。晝歷舊徑。果有山樓松石。悉符所見。徘徊不能自釋。歸而心悸。不復淹留。乃攜裝還山館。館吏迎笑曰。子亦巧甚。叅戎夜獵大獲。今晨甫去。子可以居此矣。陸問叅戎何如人。吏曰。叅戎瞿姓。山東萊州人。新科進士。有勇名。以軍功特授綏寧營叅戎者也。今夜獵于山中。得熊一虎一猿一狐狸二兔三五頭。不足異也。最可異者。並捕得白馬。極神駿。謂是野馬。而蹄鉄宛然。此物奚其至此。子博學能知之乎。陸雖不能解。而心知昨夜所見者皆此數獸之妖。黑衣者熊。黃衣者虎。僧稱袁師。即為猨。女稱鄭三娘子。則二女為狐狸。三五褐衣奴。即為兔。而白衣少年。女嘲其蹄鉄未脫。其為白馬無疑矣。禽獸精魅。于人何所關係乃致陸幻化如此。天下事尚可思議哉。此事陸逢人輒述之。予聞之尤熟。

蘭岩曰。深山窮谷。何所不有。而此事尤奇。

白萍

林澹人。延平諸生也。貌姣媚。如好女子。見者無不嘖嘖而目送。閩中俗尚龍陽。林獨守身如處子。片肌一體。未嘗輕露于人。年十九未娶。以槐黃近。稅居城北余氏廢園。園多喬木。門枕一溪。地幽僻。少人踪。時當盛夏。林日暮輟讀。散步溪邊。愛其水之清漣。濯足石上。覺水旁喧

喳有女子笑聲。林驚視之。見一女子，齒甚穉。娟妙絕倫。由對岸步水而過。無少沾濡。林叱曰，何物妖魅。敢近人耶。女哂曰。恐世間無此妖魅耳。林拭足著履。偪女于樹下。諦觀之。女坐石上。笑曰。我妖魅子何敢近。不慮噬子耶。林曰。苟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衣履悉不沾濡。女曰。子不聞。聖足行于水無跡也。衆生行于霜有跡也。即伏水中一年。亦何不能。林曰。踏浪之技無地無之。不足爭論。所可異者。地僻人稀。曠夫獨處。不虞子之涉吾地也。何故。女應聲曰。年少喜遊。所至不暇關白。自然滋爾疑抱。雖然不遇明人。兒之大不幸也。譬夫水晶鏡片。翳以塵壒。宜其曖昧不明。因念如是。不勝悽然。子非善知識。請各事其事。無相問也。言訖。惻然欲泪。若不勝其感傷者。林憐之。欲邀之入齋。而又畏其非人。頗形躑躅。女復嫣然笑曰。子真口同百舌。膽如鼷鼠。獨不慮貽小兒女以掩口胡盧耶。林恧然。肩隨以行。甫至園門。略彴前。即遇館童逆告曰。浴湯已寒。郎何往而久不歸也。女匿林後。潛入齋中。格格笑不止。林亦匿笑謂僮曰。我自洗浴。汝亦不必復來。我倦甚。須早眠也。僮懷惑而去。林深閉重門。入室。向女而笑曰。子亦太便捷。必久慣貽香者。女睨之曰。含苞花。何漫以繽紛見擬。寧若子美目修眉。丰姿自喜。甘為巾幗之行。倘遇俞大夫後庭花。知添幾種。應為子升表于天矣。林故靦覥。達于心而濡于言。乍入溫柔鄉。面赬口吃。甚不敵女之便給。女下窗閉戶。收書燃燈。與林對席坐。

披覽詩文。搜索筆硯。不肯少靜。見碁枰。即取與林奕。一局方罷。輒以手亂其子曰。此大費心。非樂事也。縱留幾局嘔血圖。又何關係。于是促膝諧謔。問林能飲乎。林以量淺對。女以箑輕擊其肩曰。量淺耳。是能飲也。亟啟紗幮出酒一罌。殽一盒。類皆珍美。林怪問物從何來。女曰。預儲於此久矣。子第飲食。又何多問。林知其異。然對此麗人。殊不畏懼。相與淺斟細談。女自言余氏。字白萍。園主人奴之故主也。主人舉族遷城內。兒獨留此間。年十七矣。父母兄弟姊妹。俱漂泊蹤跡。亦各無定。正愁孤孑。幸得與君邂逅。如見憐。願備妾媵。林喜曰。予亦未有室。得與卿伉儷。亦何樂而不為。女粲然。飲酒間備極歡昵。林原不能飲。飲少輒醉。乃同就榻。枕席之事。顛之倒之。林雖弱冠。具甚么麼。女嘲之曰。子亦幸未娶。即娶亦不足以清帷薄也。林大慚。女曰。無傷也。亟當為子圖之。因挑燈復起。檢荷囊得赤藥一撮。和以唾而團之。成紅丸。使林吞之。仍啟衾臥。林覺藥入腹中。一霎間勢熱如火。倦而睡去。四更復寤。怪纍纍然有物在股際。探之則勢暴長。迥殊平日。大盈握。長咫尺矣。大驚告女。女捫搎而笑曰。以小易大。子何修而得此。林亦笑曰。妙則妙矣。無乃太醜觀乎。女曰。唯其醜觀。愈形子之美好。夫何尤焉。于是盡歡而罷。自此無夕不至。好合無間。然終以館僮之耳目為礙。女商于林曰。觀館僮之為人。頗穎慧。且子之心腹也。盍明告之。林乃呼僮。使拜女。告以故。並戒勿洩。僮唯唯而退。遂不

復避諱雖白日在齋中未幾林赴試入都城月餘始歸女設饌為作軟脚局相得愈歡第林出示棘闈七藝皆不得意心殊悒悒女曰勿憂場中固不論文也子有祖德必高捷及揭曉林果中第九名大噪友人苻生故太守某公之孫美而少益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夙與林為總角交今更為同年而同門性本不羈得雋而興愈豪折柬召林飲林辭不往苻親至余園强之升輿在座五人皆新貴而舊識者飲至午夜始各散去林被投轄不獲歸苻醉謂林曰兄平日守身如玉每下朋友榻未嘗解衣今為孝廉行將仕矣豈可復作兒女態今夜與兄投足談心可乎林請異榻苻曰主人倉卒不暇備矣隨頤指二童强為緩衣林被酒瞑眩極力支撑竟不能敵褌脫忽露嫪毒之具苻駭諦曰此豈見之故物耶何便得一第頓令人刮目如是林羞匿不對苻亦覺不雅給衣着之退踞胡牀息喘良久屏二童閉戶前席致詰林頸赤面赬不發一語苻正色曰爾我總角之交豈敢敢乃事者如不以誠告當飛語諸同年俾咸以教曹目兄也林大窘遂以實告且囑曰幸勿為外人道也苻愕然曰此兄以鰥居致邪喪無日矣脫此無他術惟謀早娶可以免既內人有一女弟年十八性賢淑而色美麗兄如不棄弟請執柯斧林故無父母伯叔鮮兄弟諸事皆得自主且久聞苻內娣之美族巨而家富遂許之苻晨起入白于其妻妻大喜歸告父母其父素器林一言而決林不復一過

余園。擇日納采及合巹。新婦果麗。第林具過偉。定情時大為鑿枘。三朝。歸家來餕。男女親戚宴會滿堂。忽一女子。暫欻至前。諸春驚起視之。甚豔。而皆不相識。急呼主人。林入視。則余氏白萍也。驚怛却立。不能出一語。女艴然責林曰。君誠所謂薄倖人也。兒何負于君。遽以對非見遺。林俛首無以應。擾攘間。符生突至。見之。驚為仙人。女忽不見。諸春駭愕。具衆猜疑。咸不知其妖異之由。唯符曉然。神為之奪。嘆異不置。遲半月餘。林飲于友人。漏下。歸自城北。覺身後有二人從行。疑為邏卒。回顧良久。二人行近前。方辨為二女鬟也。攬林之袪而邀之曰。小娘囑招郎君。幸勿見拒。林却之不可。不得已從之以行。時際望後。月色皓然。循僻徑約三四里。漸近余園。林內疚。止步不前。二鬟强挽之。又數武。見白萍坐溪邊石上。黛蛾顰蹙。怨態不支。掩袂而泣。二鬟捺林跪其前曰。覓得薄情郎來矣。林頓首引罪曰。予知過矣。顧卿獨不念齋中繾綣之情耶。女哂曰。予亦太强記。尚能憶及曩昔。若奴則盡矣。予負心太甚。即王魁李益有不逮焉。尤可恨者。予賤玉貴珉。致兒清白之身。濫為所玷。思之痛心切骨。銜恨非一朝一夕矣。今予親身而來。何翅涸轍之鮒。縱搖尾乞憐。亦復奚益。應示蒲鞭之辱。以儆狂且。然不致予于死地者。以予有日騰驤。為乃祖隱德之報故也。乃命二嬛褫林衣。折柳枝鞭之數十。更以溪沙傅其陰。置諸石上。而後捨去。乃林之被辱也。身如夢魘。轉側由人。次日黎明。方

可動步遂踉蹌而返密告苻生苻聞之浹背汗流終身不過余園林自此覺私處冷如垂冰縮似僵蠶百治不舉蓋已病痿新婦失所懽不能無外遇所賴少年英發祖德不衰得捷南宮仕至清要以符一子為螟蛉李芝裳為予言不甚悉後又得賴冠千詳述之

恩茂先曰祖有德而子孫發甲固天所以報吉人乃又斬厥祀殊不可解閒齋云否否愈遠愈疎古聖人所以有承祧之義也林生絕嗣天所以報林生非所以報其祖何則林祖父有發甲之子孫而林不得為人之祖父也天何負于吉人哉茂先大笑叫絕

劉大賓

劉大賓者河州副總戎周公之常隨也署中有大書房荒木叢雜廨舍寬敞每見鬼物劉與轅門官白把總者相友善偶夜半被酒覓白閒談繞出大堂黯然無燈火劉且行且喚曰白二哥睡何早也忽堂右偏旗纛下有人應曰白老爺若蚊向大書房宿矣劉乃負手高歌緩步而往時月色溶溶萬籟俱寂隱隱見花臺畔一紅衣女子倚闌而立劉默念夜深矣此女胡為乎來度其體態服色必杏花也蓋杏花者周子婦之媵頗有姿色劉平日最為注意者也于是酒醉興高欲就而摟之去數武見其面白如粉眼赤色舌出唇外三寸餘劉大叫發狂徑揭書室直宿者驚起環問咸聞鬼哭之聲漸出院外無不毛戴備述顛末白把總至聞

之訝曰我今夜仍宿斜房且二更時大堂即靜旗纛下又烏有人想亦鬼所為也劉由此病癲日作鬼語悉不可曉周以印花制之不效唯僂身而行如負重狀每見杏花輒悲喜追逐杏花亦不禁悽惻泣數行下周公以其怪令二人不復相見杏花從此失神或罷繡獨語或停食自傷幾次投繯皆為同人所覺一日周出迎所汎左右疎防劉遂得于深夜潛入宅門直抵寢所解帶縊杏花之頸比家人覺而救之氣已絕矣劉病尋愈茫不知縊杏花之事悵悒殊甚又日為杏花父母所窘辱亦自經死

蘭岩曰淫心一動便召如許妖孽二人俱不得其死良可哀矣獨不解劉與杏花有何夙寃也不然紅衣女何敢作祟

莊斸松

吉州莊壽年號斸松乾隆初年貢入國學僦居城北一廢園中初至時芊芊茂草苔茸沒階荒蕪殊甚莊剪荊闢徑往行李于一軒居無何槐黃已屆檢點入闈莊雖名宿而花樣不同且半世坎壈依然倒綳孩兒鬱憤成痾延至春委頓牀第傭奴騃鈍不勝薪水之任所善同業邱生亦同傷眊矂者憐莊老病攜一童並襆被就伴之朝暮相對頗慰寂寥邱固少年每擁衾裯不無冥想時際仲春池草重舊園花半茁薄暮于軒東獨步瞥見一女子年可破瓜

翠裙紅袖。艷莫與京。向邱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邱迷惑矜視。形如木雞。第疑為鄰女。罔敢挑達。女尋踰垝垣而逝。邱歸軒語莊。人言京師婦女。粧束醜怪。既無旗人大方之度。又無南方孃娜之風。乃弟之所見。實有神仙其人者。粧束皆意想不到。今而後知人言之不足信也。莊曰。否否。子有見而佳者。皆非土著也。譬如今科鄉試榜下。其魁卷之堪誦一過者甚少。究其實。順天籍貫者有幾人哉。邱大笑。入夜。邱寤寐反側。矇矓間。女子倏至。遂瞢騰如醉。相與交媾。猥褻之聲四徹。莊驚覺。側耳聽之。不禁精遺滿席。次日失曉。而邱起尤晏。朝食頓減。舉動不時。莊詰其夜來何事。邱秘而不宣。莊大疑。夜假寐伺之。二更後。聲作枕畔。褻語入耳。喁喁。精又大洩。邱亦日就疲憊。莊詢之。猶不吐實。莊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異鄉。家人繫念。豈不甚殷。奈何以數千里外之身。致之狐鬼。君少年庶幾不患。僕老矣。安能拚將涸之精。為君夜夜遺也。邱慚謝曰。君言藥石也。敢不拜嘉。如渠再至。當痛絕之。是夕女不至。邱詡于莊。莊亦心喜。適同監涪州劉生。精岐黃術。偶過莊。驚曰。君何病之深也。診之。錯愕良久曰。君年望六。那得有遺精症。豈其為狐鬼所蠱乎。莊神之。即告以邱生事。俄邱至。劉亦診之。憮然曰。此狐祟。非鬼也。無藥可醫。城南有穆薩嘛者。可延至。使驅之。莊問穆薩嘛何如人也。劉曰。廂白旗蒙古人也。為羽林乞薩嘛者。譯言巫覡也。莊敬諾。浼邱僮往邀之。穆迫于官役。約三日後甫

得來。莊引領望之。竊三下。女子復至。責邱曰。君何信劉監生語。邱曰。使人召穆。莊爲政。已不與焉。女忿然以兩手捧邱之頰而接吻曰。我卽死。汝豈能獨生耶。卽以舌啟唇而吸之。飈飈然氣出如綆。心茫茫無所憑。女更加力吸之。邱覺丹田痛如刀割。五內欲裂。莊聞邱帳內撼搖。連呼邱兄不應。知其有異。急呼二僮起。炤邱已昏絶。白身僵臥。喧救一餉始醒。持莊手且告且泣曰。弟之鬼將就餒于異鄉矣。莊大恚。向空嫚罵。招邱同榻。三日復使延穆。穆果至。鄰人觀者如堵。穆冠兜鍪。腰金鈴。撾鼓鼕鼕。口誦神咒。遶園而走。至園後廢樓前。瞋目仰視。旋棄鼓捉鋏叉。趨步登梯。若有所逐。至牆角極力叉之。聞哞哞之聲。如犬之被撻然。設鼎鑊提叉烹之。咸見一黑狐大如獾。脫腸而死。穆炙肉焚皮。取心燒之。研爲末。服邱及莊而去。怪遂絶。二人病亦尋瘳。踵門謝贈。穆不受。訂交而別。邱丁丑席帽離身。授柘城縣尹。莊以教習考滿教職歸里。此事莊自言之。

蘭岩曰。邪不敵正。理固然也。邱數未終。奈何以憤怒而欲置之死地。其自斃也。不亦宜哉。天下如此類者。當自警也。

額都司

叅領德公。世裔也。夫人傅蔡氏。爲額都司姊。生一子二女。初居靈椿坊。後徙城南之泡子河。

院宇幽深閭門壯麗為一方甲第之冠但多怪異家人至日暮非作隊不敢行廄馬十數匹例一夜兩驚公子新娶婦亦世閥女年甫二九未匝月忽病癲癇歌哭無恒或躶跣奔馳不避臧獲每至漏下則閉戶向隅垂首衣笥間兩手常忙不測何務至午夜必將一紙裹收衣笥中對誌甚秘婢子偶潛伺之即詬誶罵詈滾地嬌啼公子耻之而亦無如之何若是者半載餘矣會額都司引見入都下榻于廳之東院院外即隣馬厩委裝日德公為作軟脚局飲半酣德曰舍下多鬼夜間獨宿得毋恩乎額曰我輩作武將者皆亡命徒死且不避庸恩鬼哉各大笑夜半酒闌各歸寢所額勞頓且醉一夜酣眠日高方起德見其無事心頗安越三宿矣第四宿額方偃息在床聞頂隔上窸窣有聲額心悸起身點燭坐以聽之久乃闃然遂不復息燭仍引衾臥一食頃聲又大作仰視望板若有人踏之以行漸至東北隅聲忽止屋角一板亂動隨被揭去有黑物下垂形如馬尾長尺餘去燈遠恍惚不能辨而毛髮森豎不克自壯但瞠目視之而已俄而黑物漸長黑盡繼之以白色如粉纔三四指濶瞥見二眼大如榧方知是一人頭顱也大恩欲呼人忽轉念人何怕鬼且疇昔自詡之言人悉聞之一日示弱將何以見人于是正心以覘之此時物已出其半面漸露鼻口二目綠色直視燈燈光斂如豆額昏昏如夢魘四肢不能轉移物遂欻然而下似旋風透戶而出燈驟明額颯然如

夢醒。但聞院前廐馬驚嘶。戶牖扃閉如故。譙樓漏三下矣。料其去必復返。亟移燈近榻。抽刀置枕畔。著衣踞鞾而卧。輾轉不能交睫。至五更。牆外廐馬重驚。竹樹吼風。而物已入室。燈復黯淡無光。物徑撲卧榻。額大呌。捉刀斫之。劃然一聲。如裂帛。案翻燭滅。隨聞屋上逢逢。逾刻方息。額懣極而睡。次日拉主人于僻處。備述夜來事。因勸移居以避其厲。且曰。焉知甥媳之病。非凶宅有以致之。德曰。予亦不耐久矣。苦無吉宅耳。額曰。何宅不吉。于此。予友薩都統之宅。方覓售主。可相也。德即以三千金易券焉。及遷。新婦大哭不往。公子仗劍恐嚇之。白足蓬首而奔。侍兒強為著履襪。納之車中。處新居。上下帖然。雞犬不驚。並安羣馬。新婦病亦驟愈。侍女發其笥。于紙裹內得五色綫絙長四五尺。大如箭幹。不測何用。問之。亦自茫然。諸姊妹或述其瘋狂之態。羞赧無以自容。額後官至副總戎。德故宅。連更數主。胥不相安。今廢為菜圃矣。

蘭岩曰。居宅凶而人遭祟。可不慎歟。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院市。居民數千家。皆製通草像生花為業。有幼女奉老父以居者。亦業此。父久病痰喘。按時舉發。是年愈甚。吼卧不起。醫來弗藥。女忘餐廢寢。明慰暗憂。適有隣媼鳩

諸婦女。往丫髻山進香者。女因密詢進香何為。媼曰。或以多病。或以乏嗣。各以心願求之。山頂娘娘最靈感。應之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耳。女曰。一里幾何。曰。三百六十步。女謹誌之。夜俟父安寢。輒潛于院中。持香一炷。計其里數。繞院而拜。默祝一身孱弱。父病甚。家中更無人。不能朝山進香。謹按里數。一步一拜。有如身到寶山。親瞻聖像。保佑老父。沉迷速起。百歲康强。自願繡佛長齋。終身頂禮云云。如是得間則拜。日夕不輟。半月有餘。舊說丫髻山上祀奉山頂碧霞元君之神。靈應昭于畿輔。上自大內后妃。中使及王公搢紳。下迄庶民。每際四月。則進香賽會者。車馬絡繹。不絕于道。而五更雞鳴時。即上殿佔香者。謂之上頭香。頭香必待宮使巨璫。他人罔敢僭越。時有中涓魏公者。奉皇太后旨。往降頭香。甫闢殿門。即有香在爐中。光焰甚盛。魏怒責廟主曰。老佛爺香。猶未降。何得令他人預焚于此。廟主惶恐曰。爺不來。殿不敢開。誠不解此香何由至。魏默念初至時。殿始振筦。香灰未寸。良可駭異。明日更早來看如何。亟屬廟主曰。旣往不咎矣。汝其敬慎。翌日當早來上頭香也。遂去。廟主畏罪。與其徒終夜巡視。纔四更。魏已至。至則鑪中香火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于地。咸大驚。女聞人聲驚起。倏忽不見。衆以為鬼。魏公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敢公然出現者乎。必有因。吾有以處之矣。遂上二香于山門下。踞胡床聚衆香客而告之。並詳其年歲容貌服色。衆客

愕然但以為奇卒一媪聞之沈思曰據爺所見無乃吾之鄰女乎何其色色相符也魏問是何隣女幻化若此媪曰居花院市固孝女也魏拊髀曰無疑矣亟馳歸復命詭密訪得女就見之果殿中所見者致詰其女悉以誠告言雖未出門恍惚身歷其境父病獲痊亦神之靈也魏嘆曰至誠感神真純孝也認為義女不啻所出其父得享三十年温飽百歲令終女嫁于大興張氏子粧奩之盛不下數千金皆魏獨任壻家緣此累世為富商云

蘭岩曰真誠所至神靈可通驕若寺人耶不令其佩服雖然人苟無良遇如不遇矣

請仙

予閒覽太平廣記及誌諸異書其所載怪異之事不勝枚舉又每聞人所言亦皆鑿鑿可據心竊信而又疑之疑其無則古人無論矣即今人之言亦多樸誠謹愨之士豈肯以欺人語信為有而予生四十年矣曷曾未一目睹也唯憶從先子隨宦于宜君時先大父攝篆烏蘭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適縣君張公薦一戲術人來觀其術平平耳先君子以張公故緘白金二兩遣之術人不受曰今日作戲法環觀者數十百人而未有一嘖嘖稱嘆者是所學不足以警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賞雖然小人少遇異人得降仙之術今夜請獻之或博太太一粲也先君許之賜之酒食日薄暮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洒埽至潔窓破者補

之。壁剎者堊之。凡有穴隙如針孔大。亦必彌縫完密。更張帳幔。以蔽戶牖。燈後。于西壁畫一
門。如圭竇狀。門前設一矮腳几。几上置一爐。焚紫降。不令烟絕。餘無他物。選秀慧童子十五
歲者二人。了其髻而赤其腳。名之曰。清風明月。使背立几前。先祖母率姑母先母及諸姊妹。
垂箔簾。坐于東楹。先君子率予兄弟翼坐簾外。僮僕輩有令觀者。有不令觀者。唯術人之命
是聽。漏三下。術人炷香于爐焚符於燭。敎二童俛身從胯下反視几下圭竇。問曰。何所見。曰。開
門矣。術人即噀水向壁上噀之。復亟亟問何如。童曰。梳頭矣。匀面矣。既而易履矣。著衣矣。術
人曰。然則可以出矣。噀水三噀之。瞥見一女子立几後。約長五尺許。衣大紅衫。拖素裙。眉目
娟好。微笑作羞恥態。術人囑曰。太太在此可為禮。女則斂衽再拜。術人曰。太太最尊貴。胡為
不行全禮。乃以一福了事耶。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動。術人亦笑曰。是見人多怕羞矣。令童
向前。把其袖牽出几外。童子力牽。女子力却。相持良久。術人作急狀。止之曰。彼修仙人。性村
野。且放手。我自有處。童子乃放手。女子仍還故處。術人復噀水壁上。倏又一女子出。雙鬟垂
髫蕊稱于前。貌尤娟妙。衣淺碧衫。腰下衣樹葉一圍。長尺餘。赤雙足。而手足指爪皆長四五
寸。並立几後左顧紅衣而笑。術人曰。汝姊幽居久。習于鄙野。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汝最知
禮者。可率伊行禮無失儀。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繞出几外。捺其頭令跪。舉止柔媚

觀者神癡，拜訖，還故處。術人復以水噀之，隨隱。于是神其術，厚賜而遣之。細詢二童子，當牽袖之時，是人耶，非人耶。童子曰：不知是人與否，但把其臂，如握棉絮，力又微弱，纔四五牽扯，已汗出淫淫，嬌喘不勝矣。如非術人令放手，再兩三扯，即可扯至太太前矣。予時年十四，至今記之了了，每舉以告人，無有能測之者。或謂即障眼法，不足為異。然障眼法不過能障眼耳，未能有握之有質者，是不可解。

恩茂先曰：此記如善奏口技者，無不逼真。

某太醫

太醫某，大興人，失其姓名。輕裘肥馬，日奔走于九門，以時致富。延者日積于門，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顧病者之望眼穿也。每視一病，寫一方，不論效不效，例奉千錢，否則不至也。日暮歸，從人馬後，囊橐盡滿。人或怪其來遲，則色然曰：甫從某王某公主某大老府宅中來。蓋非一時勢位炫赫者，不肯流諸齒頰也。人無如之何，任之而已。一日看病歸，獨宿齋中，夢見一人，若甚相熟而不記姓名，持片紙付之曰：時已至，所負當見還矣。醫取紙反覆檢視，空無一字。懷惑間，已失其人所在，驚而寤，聽漏聲三下，家人叩戶報孺人生子矣。醫毛髮森豎，心知子為索債者，特未審所負幾何耳。子既長，忤逆異常，視父母如寇讎，看錢財如糞土，日向母索

錢百文。頃刻即盡。積十餘年。家漸落。母式稍吝。輒裂眥相向。勢將用武。母懼而復給之。不敢面斥。陰訴醫。醫閉目搖首曰。勿再言。此子使我心膽墮地。因以所夢告妻。妻驚曰。有字之券。式可量力取償。若無字之券。知負彼幾何。寧有窮期耶。老奴以藥殺人。不知幾許。新鬼煩寃舊鬼哭。此子必其酋也。彼奉冥檄。挾恨而來。敢與之較耶。言次大慟曰。老奴草菅人命。毒心應手。致獲此報。牽率老娘以至于此。老奴已矣。抑念老娘何辜乎。妾從旁慰謝曰。大郎雖不肖。小郎行當成立。何必反目。妻唾其面曰。呸。汝癡心尚過望耶。天之報施老奴者。如此不爽。縱有百子。亦必沆瀣一氣。豈復有以德報怨者。醫默然無以應。倏歔而已。又十餘年。一夕。復夢其人至。言債負已清。可還汝券。然尚欠一命。會須同見冥王。醫醒而大病。自知不起。乃以其語告妻。囑託後事。閱二日。其子暴死。醫泣曰。時至矣。夜分果亡。少子亦不肖。遂落魄啼飢號寒。迄今不止云。

閒齋曰。庸醫殺人。當獲此報。特一人之債易償。多人之命難抵。輪迴墮落。尚有窮期耶。醫之不能有活人手。而影響脈理。以漁利者。睹此慘報。未識亦肯稍袖毒手否。

蘭岩曰。庸醫殺人。罪不容死。况趨勢貪利。曾不以病者為事。潦草匆忙。以藥人者乎。病家之心如焚。而醫人之視若戲。死者雖屬天數。庸不冤乎。耗其財。索其命。報亦慘哉。

地震

老人相傳。雍正庚戌歲。京師地震之前一日。西域一人。抱三四歲小兒。入茶肆。甫及門。小兒輒抱其頸啼不肯入。其人怪之曰。畏此地人多耶。乃之他肆。至則復啼。易地皆然。其人以為異。問汝平日極喜入茶社食蜜果。今日胡為乎爾。兒曰。今日各肆賣茶人。及喫茶人。皆各頸帶鐵鎖。故不欲入。且今日往來街市之人。何帶鎖者之多耶。其人笑其妄。路遇一相識。問所之。白其故。大笑而去。兒哂曰。彼亦被鎖。尚笑人耶。其人歸。逢所知輒告之。或言小兒眼淨。所見必有因。伺之可也。小兒有堂兄二人。兒亦驚其有鎖。次日地大震。人居傾毀無數。凡小兒不入之肆。無不摧折。竟無一人得免。二兄亦為墻所壓。訪所遇相識。已覆屋下矣。劫數之不可逃也類如此。

蘭岩曰。事之所有。未必非理之所無。

朱佩莅

宜君塘汛兵朱佩莅。有弱女。為農家婦。居焦家坪。嫁半年。方妊。夢見一人。彤然青面。頎然赤幘。來與婦交。凡三夜。婦遂有娠。腹中時時蠕動。動則痛楚欲絕。大聲呼號。其姑以少年婦。比隣密邇。禁令隱忍。婦不能將順。致相勃谿。隣媪聞之來勸。見婦驚曰。媳婦有妖胎。會將摩厲

以須毋復晤之使不安靜也姑始大恩使其夫告母家母躬往守視之及臨蓐轉側呌號四隣皆塞耳走避久之產一物人首蛇身髮赤色長三尺餘面目如粉首尾及尋見人則笑衆皆驚奔無敢入房者每就乳哺婦遂驚絕適朱來探甥女甫入門遇其妹搖手止之拉入草堂告其所怪朱曰既以為妖盍殺之妹曰終日蟠踞兒側投鼠亦當忌器也朱試往觀物方蟠屈閉目如睡朱潛解佩刀突前握物之髮拖之出房物驚寤瞠目張口聲磕磕如擊石蛇蜿纏朱左股衆遥立諠呼朱刀已落血藍色淋漓滿衣腥氣入腦朱復剝其皮而捲之曰吾正需此以鞔三絃也兩家深感之婦亦至今無恙

紙錢

友人護軍景君祿居近城北一夕同其友富海歸家路經靈官廟漏已三下倏見二粉蝶翩翩飛繞去地二尺餘時際隆冬且深夜烏得有蝶就視之則二紙錢也並無風相去咫尺旋轉對舞不已大以為怪適一人騎馬自西來馬耳聳鼻鳴連鞭不進其人厲聲問二人胡為者景指紙錢令觀之擊析老軍過而戒之曰各走路何管閒事即此一席地已倒斃二人矣騎者懼疾馳而去景富皆少年好事直追隨紙錢至人家矮墻下旋入狗竇中始散是年富死又二年景亦亡

蘭岩曰。豈以二殍之故。而示其怪耶。抑二紙錢作祟以斃人耶。是不可解。

三李明

光山李明。家素貧。傭舂糊口。邑有監生鍾秀者。他出值雨。避檐下。明延入。具酌與語。秀大悅。遂訂交于杵臼間。自此時相往還。迭為賓主。一日隣家失火。殃及秀家。明奔至。冒烟突火以救。鬚眉皆盡。秀獲不死。于是交愈深。會秀欲赴南昌總戎幕。拉明同往。買舟南下。於道上忽遇風颶。舟覆。人盡溺。秀為一山西客所拯。客亦賈于南昌者。遂與同載。秀深感之。叩客姓名。則亦李明也。前李明屍竟不獲。秀哭之哀慟。如喪考妣。至湖口。客遇其鄉人。得母訃。慟絕。亟返棹。語秀曰。方寸亂矣。不暇為君謀。謹饋八金為贐。請從此別。秀力叩問。客舟已揚帆遠去矣。秀竚立以泣。疾且作。僦居一蘭若中。伏枕匝月。僧厭之。終日絮聒。隣有老人聞之。惡僧之忍。忿忿入刹。謂秀曰。君安用污此清淨地。欲望誰發慈悲心耶。乃率其僮僕。打其行李。並舁秀悉置其家。為延醫進藥。旬日大瘥。秀乃頓首而謝曰。老丈之于鄙人。所謂肉白骨而重生之也。敢請姓名。銘五中以圖涓埃之報。老人正色曰。我憐君失路。故一援手。豈望報者哉。若夫賤名則不妨相聞。我李明也。年七十二矣。秀大異之。老人詢其所適。教之曰。胡不詣夫塘汛。秀以為然。即詣汛告之。汛兵聞為總戎幕友。奔告所司。因得乘傳入南昌。述其所遇於鎮公。

鎮公拊髀而歎。以為奇事焉。秀後稱素封。

閒齋曰。三李明不奇。奇在皆于鍾有再生恩。皆有恩于鍾不奇。奇在秀皆不聞有以報之。而安心素封也。

蘭岩曰。是蓋夙緣。方能屢遇此義人扶危濟弱耳。前後三人姓名相同。尤為奇異。

霍筠

大興霍筦。霍筠。霍筤。皆瘍醫之子。獨筠秀逸姣好。穎慧不凡。不屑屑于本業。年弱冠。即喜讀書。其父以其梗家教。怒而縛于庭之槐。將痛懲之。有隣翁姚學究者。適至。驚問作何過犯。異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前解釋曰。吾以為面忤腹誹。乖戾于職。乃為讀書。所謂狐裘並無羊袖。亟當鼓之舞之。奈何朴作教刑。阻其邁往。君真立意不為賢父兄者。其父曰。隳祖宗成業。廢家教。豈克肖之子。姚曰。彼將相豈有種哉。君幼而逃塾。老猶坑儒耶。其父不覺失笑。姚問筠曰。子喜讀何書。筠曰。時藝耳。能解乎。曰能。能為之乎。曰能。既能為之。必有窗稿。盍出之。一驚老眼。筠呈一帙。姚且閱且訝曰。作手也。非時下拾瀋者所能辨矣。持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幸勿施羈勒。俾成其志。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不復禁止。筠自此益加精進。遂成書癖。日把一編。行立不輟。然兩赴童子試不中。年十六。其父欲為之娶室。筠自矢曰。

不得功名終身不娶也且書中稱美女有螓首蛾眉傾國傾城予未見其人也如世間苟不遇其人寧鰥居以沒世耳父母無如之何漸生厭惡因悔恨曰此皆鄉日為姚老儒一言所誤致聰穎兒一朝迂腐至此吾老矣豈可使筦箕二子坐受其累哉乃析田分產使二子各立門戶既而父兄相繼死筦箕日出行道頗能自贍唯筠謀生計拙日就狼損所隸老僕諫之曰二郎勿復讀此死書矣試看大郎三郎逐日輕裘肥馬不費一毫心力錢如流水入門郎不如重理舊業時向大郎三郎討論不過數月亦可出馬矣何必日夜佔畢徒自苦為筠曰彼豈有真才實學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為孤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云與彼討論即與討論亦不過求田問舍有何可採汝姑待之當為汝覓金魚也僕歎曰老奴豈不作如是想第恐行將就木不克見此榮華耳怏怏而退筠自訟曰予信及豚魚而見唾于奴僕輩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哉無何又值試期治任之通州一車一僮老僕為御轅下駒復蹇劣首途太晏甫行二十餘里輒曛暮雖進不獲宿所僮僕方怨咎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漸至面前則一翁一媼奔走氣促老僕遮問曰此間有人家可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攀談僮曰是何要務敗壞至此媼且走且應曰家有病人去覓外科耳筠于車中聞之輒曰我是外科醫國手也何必他求媼回首駐足曰莫見誑否筠曰失路倉卒豈敢誑言媼曰

然則年幾何矣若已老則又不巧僕曰郎甫二十尚未有室那得便老翁媪乃喜躍就車前舉燈籠炤之嘖嘖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此事當諧矣即左右趨轅坐指揮令進僕曰郎雖世代瘍醫然自來業儒恐不勝任翁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贅辭媪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撝謙奉璧可也俄至一莊院前林木森鬱門庭壯麗儼然巨家翁媪下車囑曰稍候於此容入白太太遂啟閭而入老僕執轡低語郎本業荒疏何便肩荷此事脫有不妙何以解免筠曰我豈冒昧作事者汝勿多慮言次翁媪牽僮婢數人趨走而出曰郎君請即入太太立候矣于是簇者導者尋達一廣廳太太者侍于檐下年約三十六七奢華豔異都冶頗極筠罕見如許富麗勢不得不拜太太急命掖起以常禮相見分賓主坐亟問邦族姓字年歲及曾議婚否筠悉以實對太太凝睇久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梅氏本河南人流寓于此近百年矣孀居無子頗有一女名宜春纔十八待字于家不意忽搆瘡疾日甚一日心甚憂之故命其阿保往聘瘍醫何幸路遇郎君自稱國手曷勝欣幸但小女以患處幽隱不肯令人醫治閒嘗與之商酌謂當密為訪求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俾治之倘得病愈即以為配令得郎君温文韶秀適副私願應是天緣非人力所及筠初念不過一時失路漫為權變以圖一宿誠不料被迫至此不勝惶遽又不敢易辭但鞠躬曰醫治癰疽敢不竭力

若夫婚姻之事曾向先人設誓必待成名而後議之太太曰郎君迂腐矣不從此議豈可治病耶果有誓詞不妨聘定待大登科後再小登科亦何不可筠因懦于言及聞太太快論塞不能對太太命喚蘂兒傳語姑娘一小太醫至矣亟打點好入看病羣婢哄應而入良久一美婢出極娟麗立太太側耳數語四太太笑曰待太醫入内自審諦之去取任伊為政我不相强婢諾諾頻目筠笑而去又久之乃請太醫入室太太親握筠腕而行歷迴廊曲室數重始至閨闥一婢啟簾太太揚聲曰兒坐耶卧耶太醫來矣尋入室至榻前女衣紅繡擁錦衾倚鴛枕而坐鬓髮黛眉明眸皓齒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奪目豔絕人寰筠一見目眩意迷不能正視太太曰此郎君即太醫也汝阿保遇之途中者可否令視汝疾女竊睇流盼俛首嘿然兩頰紅暈太太曰可否密對娘言無羞出口女徐徐低語曰娘視為可則可耳太太笑曰天賜郎君至此為兒消災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暫去但留蘂兒一人扶侍可矣向筠曰郎君須盡心無草草看病已當出用飯也遂率同羣婢徑出女命蘂兒請太醫坐蘂兒曰既來看病盍早看之省却忍受痛楚女羞澀之態幾不能支蘂兒屢促之女不得已嬰然一呻斜卧向內以紬障面任其所為蘂兒乃含笑登牀以手招筠筠半坐牀側蘂兒欵欵啟衾則下體赤露粉臀雪股綴綴生光温香馥馥唯私處以紅帕覆之瘡大如茶甌正當股際筠見此奇

盬鹿撞心頭如夢如醉勉强視瘡已藥兒覆衾下床呼他婢導見太太太太令坐問看瘡何如矣筠曰不當要害無虞也靈藥一敷即愈耳太太喜加籩布筵即僮僕亦極豐美太太曰郎君食已可即賜藥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將視為賜肝筠曰敢不盡心但須假一淨室以便和藥太太曰已掃除書軒為郎君設榻矣筠乃造退入軒果雅潔軒中位置器玩及筆硯等事靡不精良几上燒紅燭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小童一人為伴足矣何勞卿等婢曰家中唯老圃公更無男子何處得有小童筠曰患瘡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無子唯生姑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者方許為贅尋常豈許委禽筠曰然則許配醫人之說恐未必確婢曰果似郎君亦何不確之有第恐不能愈其疾耳筠喜動眉宇笑曰愈此疾予操之若券耳卿等姑退予合藥最忌陰人但呼我小价來祗候可矣婢笑而去有頃僮至筠令先閉院門低語曰予有一山水畫扇攜來否僮曰在枕函中筠大喜曰吾事濟矣亟開函取扇扇上故有紫金錠扇墜碎而末之調以茶脚調未勻一婢出問曰太太致問郎君藥合得否筠曰已合得矣即攜入見太太曰此藥忌陰人犯手須親敷乃可太太曰但得病愈任郎為之命一婢引之入藥兒見藥欣然曰人固有美好如郎君者而無良藥可乎復上床啟衾筠左手持藥右手揮雞翎敷之乃故以手指摩其私處紅帕忽被觸落女急縮玉足足指拂筠口

而過陰溝已見藥兒紅潮滿面掩袖而笑筠不覺精流滿裩女向藥兒小語曰藥敷完可請郎君出矣筠悵悵而出太太復慇懃繇至親送歸寢筠就枕冥索宜春豔質獨得親其下體何修得此即藥兒之姝麗亦復非凡輾轉反側慾心大熾五更始睡去翌日雞鳴筠尚酣夢即有二婢剝啄而入直至榻前褰帷而啟曰姑娘敷藥一夜安眠已稍減矣第須膏藥以封固瘡口故太太命白郎君筠驚喜披衣起曰即刻奉上矣二婢去筠沉思無得膏藥處殊徬徨既而思得一策亟躡履下牀竊僮速去密解車上轂輠來僮曰何所用之筠曰非爾所知第速取來切勿洩于人僮哂而去須臾提輠至筠取其陳油積垢和以穰塵並所賸紫金錠末剪書包布攤為膏藥親往貼之數日瘡大愈可以行立太太乃舉酒屬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再生之恩也請擇吉合卺可乎筠終不通權謝曰筠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筠能使之起耳且姑娘之瘡雖愈亦須調攝百日筠亦功名未就不敢渝誓太太首肯曰若然姑留聘以俟後圖筠出白玉帶鉤一枚奉之太太遂設祖席以百金為贐筠三讓而後受乃抵通一戰冠軍即馳書報捷于梅氏議娶宜春老僕曰無大郎之命媒妁之言無乃不可乎筠曰虞舜聖人也且不告而娶英皇況我無可以告即大郎何能為乎遂贅於梅氏花燭之盛人世罕儔魚水之懽人世罕匹女復使筠納藥兒為妾既滿月筠請於太太欲整歸籌畫徙男

婦老幼同來居此太太曰此間荒野不可久居京師右安門外有舊宅一區曷若同往居之筠大悅擇日並發輜重近百兩絡繹于道道旁觀者以為公侯眷屬莫不駭嘆及至舊宅前閭門極蕭條入大門破屋欹垣亦殊荒廢至二門以內則嶄然一新峻宇雕墻煥如天上矣筠既獲美姝又享厚富心意滿足無復書癖于是盡移家口同入新居往省兄嫂弟筤衣服僕從之盛色色動人嫂驚曰聞汝入泮幾番使人下通皆云已歸詢之家中又道未返日深疑抱卜筮胥無徵驗今從何來發迹若此筠備述已入梅氏甥館甫定新邊即來祇謁筤曰不意二哥成家實媿缺禮今既獲寧守當登堂一拜新嫂嫂曰予雖叨一日之長然弟之岳母亦我之母執也詎可不一往起居會當與三弟並發耳因同車而往及門見其荒涼嫂笑曰吾弟忽往喜還得此佳境暇時闢為蔬圃開畦畛滋灌溉足够一年齏鹽之用第恐異日得第則閥閱棨戟不無稍費調停耳筤和之以笑俄入重門驀然改觀二子咋舌相視不敢加嘲笑太太者出二子拜見謙謹不覺太過俯仰唯唯太太曰二位遠來不易今為至戚合令小女出拜伯叔須臾女出嬌逐步來羞從面起苗條婉媚目所未經二子眩惑癡迷如作游仙之夢女拜訖即退筠腼靦炮羔為華萼之宴二子神往麗人食不知味逡巡辭去評論于軒中筤曰述先人之業出入王公鉅卿及士庶之家閱人閨秀何啻千萬幾曾見有

如新嫂者從此富貴浮雲功名糞土矣莞曰何物書癡享此大福豈夢想所能到筤曰焉得與之一夕綢繆死亦無憾莞曰但有目者皆當作是想奈名分所關徒思何益筤曰大哥亦拘執矣夫唐文皇英主也猶納弟婦陳曲逆良相也尚盜其嫂我輩凡人又何泥焉各歸與婦謀莞妻賈筤妻王亦妬而不明理者共往見宜春歸無人色亦百計欲其夫亂之以暢其妬心會元夜相與籌畫布盛筵邀宜春及蘂兒入城踏燈王親往迎之强而後可宜春翠被紅絢蘂兒錦裙繡袄而至莞筤鞠之于門既而入席命梨園演肉蒲團極其穢褻宜春談笑自如殊無慍色賈王以為可動復相間試以浮語宜春曰盍請大伯三叔偕來見奉一觴乎賈王大喜亟遣婢趨告莞筤莞筤聞之如握得藏金跟蹌而入宜春命酒跪奉莞蘂兒跪奉筤莞筤亦跪領之筤曰嫂何多禮宜春曰酒以合歡禮以綴淫既奉酒可不為禮乎衆皆笑席撤賈邀入房中更衣宜春娭光眇視醉態不支低語向王曰孀知之乎今夕醉甚當宿此不能踏燈矣賈曰娣姒談心甚快踏燈何樂哉賈王私議曰看其桃李之豔必當有松竹之操不謂餔糟亦醉直一淫奔之女耳乃密囑莞筤隱身户外倘有隙可乘即下手筝雲也言訖而入極力挑逗之宜春褰袖微笑曰古人易内而飲酒初不解其何樂今乃頓悟其趣大伯三叔自家人也何不入室一談以盡清興莞筤即户外應聲爭奔而入蘂兒遽滅燭房中

驟暗如漆。牕上雖有月光。竟一物不見。然二子潛聽已久。某在斯。某在斯。早知之稔熟。一時同撲宜春。筦擠筤曰。兄先弟後。敘不可紊也。筤不得已。遂擁蘂兒。各接吻捫私。無所不至。二女極力牴拒。呼叫聲嘶。竟不能脫。不覺暗中摸索。漸入佳境矣。二子情動已久。稍縱即洩。方圖再舉。小婢忽秉燭至。二子驚起視之。則王為筦亂。賈為筤亂。宜春蘂兒。渺無蹤影。不知所之。彼此驚慙悔恨。奪門而散。先是賈王來邀宜春時。並不及筠。筠已疑之。不許往。太太獨以為可。筠不能阻拗。唯囑早還。迨二更不返。大忿恨恨。背燭而坐。既而車聲轆轆。傳呼姑娘及蘂姐歸來矣。筠既喜見。俄而入室詰其故。宜春笑曰。郎之兄弟。大非良善。故作淫劇惑人。兒已小施戲術。俾通室以顛倒之矣。因備述其事。筠跌足曰。此太毒狠。令我不安。蘂兒曰。蔑倫之人。不足為衅鐘之豭豚。虐懲之亦不為過。筠曰。既往不咎矣。第夜已深。相隔重城。何以得出。宜春曰。江湖之深。岱華之高。不能阻兒飛越。卑卑重城。庸足限乎。筠終不釋然。自此兄弟無顏相見。聲息不通。宜春學尤淹博。筠所為詩文。多改政之。筠愛之如珍。敬之如賓。踰年生一子。筠舉孝廉。身厭綺羅。口窮甘輭。人稱為小石崇。一日。宜春忽泣謂筠曰。兒初罹瘡疾。得君療之而瘥。不慭自薦。以酬大德。詎意中道乖離。痛心孰甚。筠大駭曰。何為出此。宜春曰。夙緣已盡。夫復何言。幸留此子。以承君嗣。今夜即當永別。以去耳。筠不勝悲苦。哽咽不能成語。蘂

兒亦從旁而泣。尤助酸辛。頃之。太太出。挽宜春徑行。囑筠曰。郎君無徒悲。好自愛。四十年後當復相聚耳。旋出門。門前已駐一犢車。犢黃色。甚小。角繞繭栗。車亦不廣。而美澤可鑑。一家十數人。悉乘之。人不覺擠。小車亦不覺隘。老翁執策為御。車行甚捷。瞬息而逝。而宜春及藥兒泣聲。猶恍然在耳也。筠鵠立滂沱。家人勸不能止。强掖入門。則第宅化為烏有。僅存破屋數椽。荊杞滿目而已。舉家驚駭。始知遇怪。然所遺黃白甚多。筠得別購廣居。仍不失為豪富。後筠授某縣尹。頗有政聲。遷刺史。子亦克肖。不絕書香。究不詳四十年後復聚之說果何如耳。

恩茂先曰。雖不測其何妖。即其艷冶異常處。寫來紙上。自是尤物移人。予嘗聞此事于銳別山。繼見霽園此記。又小異而大同。終不知孰確。要其事則真實不虛。

蘭岩曰。美麗富貴。往往於無意中得之。彼營營者。何處覓得。亦徒勞奔走耳。筠立志不業務醫。而終以此得佳婦。為富人享受多年。亦可謂非本志矣。此女莫知所自來。莫知所自往。飄然無累。豈神龍作用耶。

趙媒婆

彰德趙媒居積取盈。家稱小康。郡有惡豪。欲娶吳秀才女。以重金啗媒。媒貪其利。巧言聏合。致女失所配。吳恚甚。送官痛懲之。媒愧悔改業。誓不復為人作伐。避居姜河鋪。一日。自城中

探女歸。跨衞獨行。日已向暮。忽見一青衣自岐路來。逆問莫是執柯趙姥否。曰然。曰然則請轉轡。隨兒行。家主母有事相浼也。言訖。却步為導。媒陰念自蒙辱後。久不作蹇修。今覩此青衣舉止。竊是大家婢子。從之必獲多金。不妨一作馮婦。冥想頗得意。棄代步。捉銜以從。下路斜行。約數里。漸見青石甃路。綠樹成行。奄至一巨宅。閈閎高峻。閥閱煥然。青衣曰。主翁行役未歸。僮僕強半隨去。家少男子。姥徑入可矣。接驢代繫庭樹上。轉出一廳。有婢媼數輩。坐立其間。見媒群喜曰。婢婢喚得冰上人來矣。即有爭趨入告者。俄傳語。可進。入。夫人立候矣。復相與歷院宇數重。始達正寢。夫人者。倚隱囊而坐。年約四十許。媒再拜。夫人命曳起。賜坐。自展邦族。云是大名鄭氏。流寓於此。夫為盧侍郎。奉祠有年矣。所以命婢奉邀者。三豚兒已冠未有佳婦。媼能為我攀一門楣。必當重酬也。因命呼三郎。至則亭亭玉立。英妙絕倫。媒極口讚揚。無論公子內慧何如。即此外秀。便足削盡天下公侯之色。遜莫老身減齒三十年。亦必拚死充作姬媵。阿誰有閨秀。肯不急設東牀。左右聞者。皆笑。夫人亦解顏曰。無怪婆子起家訣竅。衹是犀利。第老身謀聘者。為東偏薛參政女。亦係世家。參政已捐館。夫人牛氏擇壻甚苛。且多疑。往往垂成而悔。婆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諧否。媒曰。老身平生。不慣作模稜語。憑三寸舌。往說之。必有佳報。夫人喜。飲食之。便促其行。媒請詰朝往。夫人曰。事不宜緩。緩則中變

矣。媒不敢方命。夫人仍使婢婢為伴。向東二里許。即至其處。亦巨宅一區。漚釘獸鐶。壯麗埒盧氏。司閽祇一媼。為通之。謁牛于房。備陳來意。牛曰。老身亦夙聞盧家三郎。非齷齪紈褲子。特未親見耳。媒曰。自是臺閣品。姥閱人多矣。幾曾見有如盧家三公子之才貌兼者。將來若不大富貴。老婦請自抉兩眸子。誓不復相天下士矣。牛曰。汝亦莫揄揚過當。老身已心許之矣。小女往省其舅妗。三日後甫得還。為致聲盧家親母。打點納采。約清明節後。嫁奩可完。即歸魚軒。兒女皆各長成。無事躭閣。終非了局。汝亦不必奔波往返。年老路迂。勞勞碌碌。心所不忍。且汝辛苦不辭者。徒以欲得酬謝禮物耳。老身即便相付。再來亦素手矣。乃取廿金贈之。媒且喜且拜。以訣之曰。端底大家不比小戶。見理真。故作事快。牛大悅。命具酒。並婢婢款之。菓盤中有杕杜。甚甘美。媒伺隙。以帕裹納袖中。飲數巡。謝酒辭行。牛復叮嚀。速就婚禮。媒敬諾。既歸。搖筤擺裙。得色滿面。指婢婢謂夫人曰。夫人但詢之。老身應得格外賞否。夜漏三時。往返五六里。委婉一兩言。致牛夫人降心允肯。但待聘甚急。只在清明後便賦于歸也。夫人笑曰。老魅亦太孟浪。那見以女嫁人。而如此汲汲者。婆子得渠廿金。亦不為薄。老身倍之可也。于是媒又得四十金。並紅綾一端。俄聞遠寺鐘聲。夫人曰。夜闌矣。婆子當歸。仍命婢婢送之。遭三郎于屏門下。媒戲索謝禮。三郎笑指其具。媒大笑而出。至岐路前。婢婢以驢授之。倉

皇却回。媒策蹇且行。且念夫人亦殊吝嗇。何難賞一壺酒。兩盛飯。一張牀。俾老婢醉飽而睡。乃中夜逐客。豈其但卜其夜不卜其晝耶。迨至家。旭日始旦。子婦尚未興。以鞭撾門。子白足出應。訝其太早。媒曰。且捉驢去。待徐徐告汝。旣而婦亦出迓。媒入室坐。吸烟啜茶。銜其夜來事。子婦傾聽。眉宇間喜色發越。小孫聞人語驚寤。呼母索乳。婦嗚之不睡。媒曰兒勿啼。爲汝攜得佳果來矣。亟取帕裹擲匳頭。但見清瀋滴瀝。媒曰。鮮果不耐時。可惜揉壞矣。囑婦解帕。則見蝌蚪數十枚。半如墨汁。猶有一二蠕蠕者。咸大驚異。急取兩家贈金視之。已俱化爲冥鏹。紅綾亦摺紙所爲。媒木立如偶人。良久。喉中作逆。嘔出濁水升餘。樹葉無數。始悟遇鬼。病半月。顏色始復。

蘭岩曰。改業已久。乃復爲利動。宜鬼物戲弄之也。每見世人當痛遭窘辱時。未始不立志變計。悔心漸熾。一旦有重金以啗之者。遂致故態復萌。捨身不顧。名行墮喪。不可收拾。其不爲鬼所侮弄。幾希矣。吁。可不見利思義哉。趙姥爲媒多年。豈于日夕來往之地。有此大族。未之前聞耶。乃毫無疑慮。徒事拔報。想亦利令智昏耳。

三官保

友人景君祿。爲予言其表弟三官保。滿洲某旗人也。年十七八歲時。皓齒明眸。雪膚華髮。言

笑嫵媚。儼然好女子。且善自修飾。見者靡不流矚。外秀如此。宜其溫文蘊藉。藹然可親矣。乃負氣敎人。好勇逞力。往往于喧衢鬧市間。與人一言牴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致狠鬬兇毆。雖破腦裂膚。終不出一輭款語。有北宮黝之風。不知者親而近之。知者避而遠之。隣里畏憚。號為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更有佟某。號佟韋馱。亦城北之市虎也。與保素不相識。嘗于茶社中。片言齟齬。輙相毆擊。其朋極力解紛。佟大言曰。汝既稱好漢。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壇後見我否。保以手拊膺。雙足並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豈畏人者。無論何處。倘不如期往。永不為人于北京城矣。于是彼此不復言。各自散歸。翌日黎明。保單身徑至地壇後。坐俟良久。始見佟率其黨十五六人。悉惡少年。洶洶而至。保迎叱曰。汝鳩衆來。欲打我耶。佟曰然。保大笑曰。我苟懼打。豈敢復來。任汝鼠輩所為。但一皺眉一呼痛。非好漢也。言次自去其衣。赤身臥地上。曰。勿污我衣。速打速打。佟衆蜂擁。其前木棒鐵尺。亂下如雨。一霎體無完膚。四肢不能轉側。猶哂笑怒罵。佟益怒。取棘針一掬。刺入保兩足指甲縫中。又用猪鬃探其尿官。深入二寸許。仍罵不絕口。佟知其終不可伏。急投杖跪而抱持之曰。君神人也。吾等甘拜下風矣。請破產調攝貴體。願終身服事。作一鷹犬。肯收錄否。保憊甚。不能作了然語。但首肯而已。佟覆之以衣。舁歸家。醫治兩月始愈。瘡痂漸脫。美好如故。遂與佟約為兄弟。逐日與俱。鄉隣竊嘆。

以為保得佟虎角而翼矣。保居近安定門門外舊營房之東。故有關帝廟。保與佟暨其黨十餘人。常聚集於其中。或掇石較力。或懸空架橫木為翻觔斗暨蜻蜓諸戲。或以巨竹長數丈張布為帆。倣白虎幢之製。騰擲身首。以示技巧。名曰中幡。入夜則聚談閒飲。評論某也強。某也弱。所言強者。必尋釁以折辱之。是以睥睨一方。稱為土霸。雖屢為官司懲勸。不少悛也。一日。方與衆擲[illegible]為樂。忽一人貿然至前曰。汝亦聞南城有張閆王乎。保曰。亦或聞之。其人哂曰。即我是也。保曰。來此欲何為。張于膝裙中出一匕首。長七八寸。甚銛利。舉足踏石。按匕首于郄。鬚髯盡張。目眥欲裂。叱保曰。鼎鐺猶有耳。豈不聞張閆王是好漢乎。觀汝形貌。不過一女子加弁耳。乃亦盜虛名。稱豹子。得不令好漢掃地。今來與汝一較。茍不茍。當留汝命。不茍者。其類創語。猶言不輸也。保睨之而笑。回首視佟曰。常言太歲頭上動土。今果有其人矣。試言何以較量。張曰。將此匕首自刺肌膚。不形隱忍之色。汝自審能否。保拊掌曰。吾謂挾泰山超北海。或有不逮。若僅此區區。何云不能。亟接匕首。退坐石上。裸其右股示張曰。即刺此可乎。張曰可。保曰。但平平一刺。何足道哉。吾試一新汝目。乃于股上刻劃至骨。吱吱有聲。劃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肪膚白嫩。映面。色如赬赧染雪。旁觀無不蹙眉嚙齒。代為不耐。而保談笑自若。似不毫痛楚者然。張大驚。自投于地曰。名下故無虛士。小人瞻仰無

由故假此以相試耳望海涵以恕唐突保掖之起曰君是吾輩中人如不棄請兄事君張大喜過望保得佟張為左右手愈縱橫無所忌憚上元夜三人踏燈于四牌樓漏三下飲于酒家樓見一人貂帽狐裘肥胖長大年約三旬又一少年約二十許冠紫貂冠襲黑羔裘從八九健僕對席而坐瞋目視保耳語而笑笑訖復視之保益作媚態眼波頻溜二人心醉已久況加酒酣少年乃出席向保曰元夜相逢緣却前定曷不同席一飲快談衷曲乎佟張怒勃然欲動保肘張而躡佟之足即趨對曰即蒙垂愛何幸如之二人喜極擁之入座狎褻百端忽少年以所飲餘酒畀保曰小哥能盡此杯洵可人也保一手接盃一手握其臂極力扭之少年大聲呼吽蹲身機下中年者以為戲方鼓掌而笑保回肘撞其胸仰踣于地佟張復來相助蹴踢二人滾地甚苦衆僕烏合攘三人大揮老拳勢不可當四座紛紛走散顛仆狼藉三人一無所傷徑下樓去比金吾步軍來捕三人已去遠不可踪跡矣次日處處相傳某宗室在某酒樓為匪類所窘辱亦平日恣横恃勢之報也保聞之意得甚會夏日保偕佟張遊行郊外小憩一墓門下論及剛勇保嘆生平不逢敵手佟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雖然京師之大如海豈無傑出之士惜我輩未遇隨戟手指門內一塚曰弟知之乎此余班龍之墓也余斑龍者山東臨清之回人也號余大漢在生時賣大刀丸于廟市起家數千金有孛存孝

之勇。嘗與勇士馬猛較力。馬揮鐵鐧劈其首。余奮臂一格。鐵鐧飛墮二十步外。折為三段。又嘗生拔鹿角。故號斑龍。吾儕生晚。不獲同時。今日對墓景仰。猶令人徘徊不能去。賢弟勿輕量天下士。恐斑龍有知。揶揄于地下也。保艴然不悅曰。斑龍之事。傳聞太過。予若遇李存孝當北面事之。若遇斑龍。正未知鹿死誰手耳。言次。大雨暴至。抵暮不休。三人四顧。驀見百步外有鵁吻露樹間。冒雨就之。則廢寺一區。無有主者。佟張喜曰。即此可以宿矣。携有酒肴。除地坐飲。保終不樂。佟深悔失言。多方引咎。已而雨霽月來。夜近三鼓。保見門外有人窺伺。軀體彷彿甚偉。保叱問為誰。寧不知花豹子與佟韋馱張閻王在此耶。言未已。其人履閾而入。指保大笑曰。今來與汝較。果鹿死誰手。保大怒。右足飛起。其人以手格之。足痛甚。不覺跲地其人提保之臂。却步出門。保匍匐隨之。肘膝並行。直至階下。驀然拋擲之。保身起半空。飄飄然如風捲落葉。墜落牆外。其人倏不見。佟張大呼追救。杳不可得。大索半夜。至天明始得保于余斑龍墓側。瞠目僵臥。形如夢魘。呼叫移時始甦。不能動履。佟張迭負以歸。右足五指俱折。脛腓青腫。保自此爽然若失。憯然而悔。遂折節讀書。不復語力。見人謙抑巽順。犯而不校卒為善士。或遭素日黨類于途。輒逡巡走避。若將浼焉。人有述其向日行徑者。即赧然如不自容。佟張勸其振作。但含笑不言。佯以怒激之。惟敬謝而已。二人無如之何。索然而去。終身

誓不相見。後入籍爲羽林軍。從征緬甸。陣歿。年甫二十有零。

恩茂先曰。一跌輒悟。改過如決。若三官保。眞勇者也。

蘭岩曰。剛勇自恃。漸至朋黨多。而所爲不善。禍不旋踵至矣。屢困以極苦事。不稍挫。卒爲斑龍一銷其戾氣。改過遷善。以獲安全。余之有施于保者厚矣。雖然。苟非保有從善之機。斑龍有靈。亦將奈何。

倩兒

潮州富人江翁。世居南安。一子名澄。小字蠻秀。潮州謂至極曰蠻。以澄韶秀。故字之。年十七入郡庠。母家姓蕭氏。有舅爲部郎。歿已數年。妗母王氏。孀居。有一子一女。子六歲。女字倩兒。與澄同庚。艷麗無匹。搢紳之家。競思委禽。王溺愛其女。擇配甚苛。不能即就。澄髫齔時。與女同兒戲。及長。澄務舉業。女事針黹。形跡遂相間隔。然每一謀面。澄一心向女。笑靨當迎。女一意注澄。星眸頻擲。或王不在前。澄必百計與言。女亦罔拂其意。不吝應答。一日同在親戚家赴湯餅會。女眷滿房。飯後有入內更衣者。有匀面理鬢者。有行食院中摘花者。撲蝶者。如廁者。唯女獨立廊下。適澄自外來。向女索檳榔。女對以無有。澄不信。搜其兩袖。方嬉笑間。王猝至。女急欲引避。王呼而止之曰。兒與爾四哥。幼小即在一處。且至親。莫作小家相。無事迴避也。女含笑

應之。澄曰。妹索檳榔。甥惧以豆蔻奉之。妹取之傷廉。故甥笑之。王亦笑曰。汝妹素喜食之。爾四哥褻肆中。寧無此物。異日勒索百斤。不為多也。女與澄皆笑。自此稍得親近。澄或乘間入以游語。亦不甚慍。但作不觧。漸至狎昵。值王壽。澄隨蕭往祝。雨阻不得歸。蕭王話舊。夜飲于室。澄與女坐明間。抹牙牌賭拍臂為戲。女連負。索臂拍之。匿不肯。澄握其腕。揎其袖。用强出之。白如雪。滑如脂。潤如藕。澄憐惜之。曰。如此嫩且白者。忍拍之乎。戲嚙以齒。蕭王聞其嬉笑。呼問之。女紿曰。四哥賭牌屢負。令其叩頭。猶不肯跪耳。蕭王咸笑曰。十六七大兒女。尚作此小兒戲耶。澄與女各笑而退。于是益無忌憚。狎褻無所不至。但無隙及亂耳。女有婢名春蘭者。姣媚慧黠。稍遜于女。女慮其惑澄。防閑甚密。蘭懷怨。日伺其舋。會澄以事早見王。王尚未起。女方亂頭立欄畔。吸烟看花。澄覷便求哺。女他顧不理。澄突前捧頸。强接其吻。不意為春蘭所見。潛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詰之。女不承。曰。誰其見之。王曰。春蘭親見。無耻婢尚口辯耶。女頸赤面赬。轉背欲泪。罵春蘭曰。故妄傳飛語。蘭含笑而跪曰。無事。奴敢妄言耶。姑扶欄吃烟。四郎至。求哺良久。姑乃三哺之。無事。奴敢妄言耶。女羞忿至極。掩面大慟。王召澄。澄已逸去矣。王雖愛女。而事關閨壼。殊深痛恨。不遽假以辭色。蕭聞之亦怒。告江翁撻澄數十。不許復至舅家。女恚甚哭。一日不食。王氣平。愛女之心復熾。密令他婢私往勸慰。女皆不應。是

夜竟投繯。王慟絕數四，悔恨無及，惟痛罵春蘭多事而已。既葬，澄旦夕追思，神昏形瘠，恒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屢欲一往哭其墓，無由也。然澄之祖塋與舅家塋相去僅里許，值中元節，父母皆以疾不往，命澄獨往祭埽，因得至女墓，撫塚一盡其哀。是夕歸宿其廬，約二更，群動叢息，風木悲鳴，明月滿天，四顧清寂，蟲聲唧唧，絮繞荒階，螢火星星，亂黏秋草，憶美人黃土，再見無期，欷歔就睡，床淚下如雨。俄而星移漢轉，竹影篩窗，恍惚聞門外彈指聲，止而復作，披衣啟扉，見一人當戶立，視之，女也。驚喜出于非望，攜之入室，並坐而泣。此言別恨，彼訴離愁，噥噥者久之，始得相與綢繆。女欲澄假托讀書，留居於此。澄曰：此計不諧矣。便堂寢疾，且家有嚴師，居此無名請別圖之。女頷焉。少間，女曰：欲暫歸家，一省老母，子能導我歸乎？澄曰：其不可者有三：此去家四十餘里，盡屬山蹊，卿力弱足纖，斷不能至。况夫夜行，此不可者一也。比至家天且曙，日直中矣，卿生長閨中，足跡不出戶庭，出則乘輿，今徒步而返，隣里所驚，此不可二也。與卿偕行，嫌疑莫避，老父問罪，何以措辭，此不可三也。有此三不可，卿其鑒之。女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兒居此學步久，且思親甚摯，君第攜我行，三不可應不一犯。澄不忍拂其意，乃扶之以行，甫出門，覺身體輕忽，飄飄然如落葉因風，不克自主，食頃即至舅家徑抵寢室，見王流涕而歎，方囑家人明日可先將酒果香楮往，予後日當親到倩姐墳頭一

莫也。女停足戶外不敢入。但掩泣而退。澄曰。來何草草。去何匆匆。女曰。百八蒲牢將動矣。且歸休。遂復同出。遭春蘭於廳。女挾舊恨直前批頰。蘭驚仆於地。噤不能語。女不釋。命澄褫其褌。淫之。淫訖。又取泥土實陰中。始捨去。至巷口。有施食者。女與澄亦就食焉。俄忽至山間。月已西沉。明星在東。景甚淒涼。澄曰。歸矣。女曰。盍一過我家乎。澄曰。方得還。又欲往耶。曰否。謂兒之潛閟也。穿松林不數十武。至一土穴。前穴大如盞。女挽澄入之。身覺縮小。自視纔數寸。既入。四壁皆木。僅可容膝。女與促膝坐。因泣囑曰。兒陽數未盡。冥司悉不收錄。神魂守此不去。故屍尚完好。君苟不遺。可歸告寡母。往祈南關行乞病疥僧。兒可復活也。澄此時方悟女已死。所坐之室。乃其殯宮也。且驚且喜。諾之。須之。澄欲女仍返其廬。女亦諾之。乃復出穴。步月徐行。既至。澄忽見自身僵臥榻上。父母撫之哭於側。大駭。女推之曰。幾壞爾事。勿逡巡。可急入也。澄猶延佇。女皇遽極力擠之。澄覺舉身火發。颯然而起。父母驚卻數步。注視。輟泣曰。兒甦矣。澄悵悵者久之。心神始定。問父母何為在此。蕭曰。兒尚夢夢耶。兒一睡不醒。已一夜一日又半夜矣。謂兒必無生理。胡復不死。且愈之速也。吾一人以兒故。病亦驚失矣。澄始悟神結之奇。不敢發。但漫應之。詰朝。父母與同歸。遇王於途。述春蘭為鬼所虐狀。正符夜來事。澄陰異之。既過王巷口。果有施食三日者。益怪之。因訪行乞僧。得諸廢寺中。澄膝行蒲伏。以

誠懇訴僧欠伸曰呵呵無知小兒女草草作事致老僧多此色相遂同詣王告以能活女之故王疑信參半第念事出于創或有非理之效姑聽之以覘其術亟至墓所掘塚出棺剖而見尸顏色不變僧自頂至踵以手拏之曰已死二寸矣枯魚銜索幾何不蠹再七日庸得生乎探皮囊取朱色藥一粒大如粟納女口中接其吻以氣運之踰時聞呻吟聲舉體温軟王心喜如獲異珍以軟榻舁入廬一宿復活尚不能言唯握王手涕泣而已王稽顙謝僧願為之膧僧笑而去其行甚速追之不及躡息失所在咸知其為異人也女還家臥病月餘形始復初唯兩足至踝常冷如冰僧所云已死二寸之說亦信王感澄義即以女妻之琴瑟甚敦上官老人周與江翁善知之頗稔嘗為予述之

蘭岩曰天下好事本可順理而成往往多生魔障致令美人黃土佳士傷心終成恨事然必係不省事婦女拘執腐見率意為之幸天不忍令此情種卒為情死生一異僧以全之使人心一大快意天下亦安得常有此僧以活此可人哉

褦襶

有官瀋陽者署中傳有鬼物往日被驚悸而死者男女接踵官留心伺之夜間果見一物通體烏黑無頭無面無手足唯二目雪白一嘴尖長如鳥喙乍見亦甚可懼後無夜不至遂亦

習之漸至狎暱。物亦嫺熟。麾之不去。招之即來。間嘗戲以手捺其頂。隨手消滅。捺至地滅亦盡。渾如烟霧。軟如綿絮。甫抬手。舜復充牣如故。甚異之。因其塊然一物。名之曰襱襪。呼之輒前。一夕寒夜。思酒。家人皆睡。無人行沽。襱襪適在側。戲之曰。汝能為沽酒乎。聲呦呦。似應諾然。官乃以青蚨數十並一瓶。寘其頂上。襱襪去。俄頃已在面前。頂上有瓶無錢矣。取之。白酒滿中。大喜。自是零星細物。無不遣之市物之家。但失物得錢。傳以為怪。唯官心明其故。特秘而不宣耳。閱數年。未嘗須臾離。會考滿得閩中一郡。既束裝。襱襪依依似不忍捨。官亦悵悒抵閩。逾歲。靡且不思。偶獨立。襱襪忽至。大驚喜。呼之入室。眷屬驚怪。官白其故。家人亦素聞其事。遂各相安。及見慣。無不憐其馴者。親友亦多見之。又歲餘。失襱襪所在。舉家懷思。後竟不復至

白衣怪

御史洋公海。巡視南城。一夜大雨。驅車過梁家園。從三騎冒雨行。遠遠見二人白衣白冠杖策。循人家屋簷傴僂自北來。轅下駒鼻鳴耳聳。驚駭不前。僕夫連鞭之。馬負痛而奔。相去約丈餘。二人以袖蔽面。踝踝徐行。所至之地。雨水隨步劃然開數尺。哭哀哀而過。折入小巷中去。從人悉見之。唯洋及僕夫獨見其面白如粉。巨口至耳。吻若塗朱云。

蘭岩曰。鬼多哀哭。豈自悲其死耶。抑悲人之生不知死耶。悲人之生亦等于死耶

某領催

內務府領催某甲。家在阜城門外某莊。去城七八里。逐日公事畢。輙乘一健騾歸去。往往至夜。路旁頭有井。騾過必欽水而後行。率以為常。去井數十武。有岐徑。較官道近里許。然極荒僻騾行慣。至此必嘶奔而就之。雖極力鞭勒。終捨大路而弗由也。一日歸去既晚。又于闗中遇一相識。拉入酒肆中。盤桓一餉。始得脫身。比至井旁飲騾。訖已二鼓餘矣。時際初秋。樹木陰濃。黍稷夾道。雖有微月。為輕雲所蔽。亦不甚明朗。即入岐徑。縱轡而前。光自遠而來。其行甚速。隱隱有聲如報馬。默念夜將半矣。是何事件。急于星火。俄而聲漸近。相去約一矢地。騾耳聳鼻鳴。竄入黍稷中。執勒不住。燈光順路而至。甲側目審顧。非報馬也。第見一無首婦人。躶身浴血。雙手自奉其頭。口眼向天。頸血作碧光。如螢火。如小鏡。瞬息已遠。甲大駭。急馳而歸。面無人色。備述所見于其父。其父亦鑿鑿窮理者。戒之曰。深夜荒郊。何所不有。況汝所遇者。刑天之流亞也。保不受其殃乎。嗣後但早歸。苟太晏。城中親故處。何妨一宿。今既經此異。再不知慎。非老人之所安也。甲唯唯受教。閱數月。甲復晚散。憶家中小兒出痘。不可不歸。且陰恐怪仍如曩時。復經其處。方回遡當日景況。未已。遠遠燈光隨聲又來。不一而足。益而三焉

甲屢選怯不待騾驚鞭入田中此時黍稷已獲一望曠朗須臾三物魚貫而至形狀猶昔唯增一男騾一見驚嘶三物截然而止並立向甲啾啾作聲如小兒吹葱然甲不覺褫魄昏墜騾下其父見騾之獨逸以歸也知其子有變即鳩合家人操兵執炬覓至所說僻徑徧索田中良久始獲搶攘舁歸呼救半夜始甦更述其怪聞者罔不錯愕其父延緇羽為禳不復有效越數日竟死

蘭岩曰豈其有宿冤耶抑陽衰陰盛死期將至耶不然非其所害輒兩遇之而卒以亡也職何故哉

宋秀才

鄂渚宋秀才感世情澹泊迯蹟名場少時遊江陵晚過城隍遇一道士醬面重頤鬚長四尺許白如雪宋奇其貌邀至寓所進酒食皆不辭及對酒縱談語多玄妙宋知為異人叩及榮悴道士曰吾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君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君將為賓乎宋大慚因問長生之術道士曰人世烏得有長生君能去賓務實即長生之道也君不聞劉綱之言乎大凡人壽皆可至百年而以七情六慾伐根竭源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譬彼汲泉汨于五味欲不敗壞弗可得矣君未嘗知此何處得長生宋拜謝是夜月如晝道士

曰能從我遊乎宋曰固所願也道士乃于懷袖間出紙鶴二以水噀之暴長如生者與宋各跨其一囑勿回顧以掌拍鶴背祝曰起鶴即鼓翼長鳴飛翔雲表鶴背安穩如北地冰床俯瞰下土歷歷如掌上之紋道士一手捉宋臂指點江山謂某處烟一點某府某州某縣也某處峿嶁或如覆杯如連塚某山某嶽也又指一縷水光如銀綫然曰長江也宋問洞庭安在道士指一點光如小鏡者曰彼是也宋陰念一身蜩寄世間眞如恒河一沙滄海一粟吾生亦何有涯所不能痛處一刀者妻子之情耳念未息道士喟然撒手宋飄然而墜如因風秋葉寸膚不傷有聞聲出視者則其妻與子女也相見各驚異宋具言其事且囑曰不足為外人道也自是神仙之事汲汲求之不復仕進長沙郭昆甫解元後與其長子同年曾述其說如此

閒齋曰予少遊湟中臨青海水之清如瀟湘深如彭澤遥望波心烟一點審人曰龍駒島也周迴約千里其大倍于洞庭其後遊閩登廈門觀溟海則青海猶盆池也吁小大亦何常之有所見大則所過皆小所見小則所過皆大覆杯水於堂坳之上羣蟻過之如洪水之懷山襄陵也固宜

護軍女

某護軍女有殊色十九未嫁隣家一少年甫二十亦為護軍素以丰姿自詡窺女艷之時乘間以言色相挑女輒引避偶值其父從軍征南母亦歸寧唯女在室及一老嫗少年偵知之故拍板壁借用烟具女不應少年以刀挖板一孔如錢大以目就之向女笑曰借一烟袋何便靳惜女見之勃然怒尋即色定赧然曰素不相識那便以物相假少年得其應答驚喜欲狂復挑之曰子勿作態今既能鑽穴相窺莫謂不能踰墻相摟也女曰即此一孔已足盤桓何必涉險話間眄睞其目愈增嫵媚少年心動伸一指入孔女遽握之少年心大動謂其可誘乃低語以餂之曰我有一物子識之乎女曰是何希罕物少年曰子姑視之亟解褌出勢納入孔中女即捉之佯為摩弄潛拔髻釵橫貫之脫顖而出少年僵立痛甚號呼聲嘶女出房扃其戶置若罔聞少年有妹聞之往瞰駭極奔告其母母趨至百計不能救乃過女家長跪求免女曰待娘回當釋汝兒母大窘奔其母家求之母與其弟偕歸女見母大哭覓死慰藉再四方止舅啟戶見少年勢怒且笑曰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罵而拔釵少年昏絕仆地扛之入室醫治月餘方愈遂徙去

閒齋曰此固一大快事然不足為訓也夫女子不能正色閑邪故作媚態以導淫是罔人也焉有處子守禮罔人而不為也昔山左李氏因逆旅主人拖其臂輒斷臂以自潔女雖自貞

而纖手已污。終屬雜霸。豈曰行權。

蘭岩曰。少年男女。一壁之隔。其窺探情動。亦所必有。乃遣女歸寧。其母亦失於檢點。致令出此醜態。乃舅乃母不聞一懲其女之摩弄非理。而但笑少年之足創。其家教亦概可知矣。輕薄致死。夫誰惜此少年哉

夜譚隨錄卷之四

霽園主人閒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秀姑

太原布客田疄美姿容喜吟嘯少失怙恃兄弟皆故一身僅存年二十煢煢落魄親戚多不齒數頗無聊賴乃盡鬻田宅獲百金入都營運半年子母幾相等因思歸娶攜裝策蹇將出廣甯門適過菜市口值秋決刑人于市阻不得進田故少年好事挨擠稠人中延頸跂足以看殺人良久覺腰間頓輕用手捫搎則腰纏盡失蓋已為剗囊者攜去矣瞠目結舌手足無所措幸餘一驢牽之入市並鞍韉售得五金歸娶之念頓息獨坐逆旅中輾轉無策惟憶其姑母嫁衛輝盍往就之於是負囊就道將至順德日已曛暮四顧曠埜渺無人烟方追程前進瞥見林間燈火閃鑠自北而南心稍定急趨赴之則一垂髫婢提白葵花燈導一女郎綠衣紅裙蓋十八九絕代姝也田踵之以行相去尺有咫女回顧見之促婢速行田不少卻女且行且顧若甚慌怯者因循里許女揮汗且喘止步謂婢曰且稍停讓渠捷足者先行無事追隨成何光景其聲嚦嚦如微風振簫田聆之神出于舍趨向路側以揖之曰小人失路茫茫無所之欲從小娘子覓一宿未卜可肯假一席地否女以袖障面側身底笑向婢小語曰

孟浪人有如此者婢亦吃吃不已良久女始忍笑應曰家有母氏為政兒从百不與聞姑至
舍試為汝告白去留聽再決也田諾諾復從之行又里許始至門戶整潔居然富家婢叩門
一媼出啟扉絮絮怨女何歸之晚女曰為阿姊所糾纏不容擺脫若非婢子矯娘命幾不得
歸路上又遇一失路人再三求住聒聒不休不曉今日出門向著甚底凶煞令人蕁惱竟日
媼曰何物失路人擅與人家閨秀借宿若使遇著老身當擠卻渠兩睪丸問渠尚敢佻達向
人否女囓袖而笑回眸睇田曰聞之否設想已左不如及早之他勿得詒辭田逡巡欲去媼
止之舉燭審照曰頸以山而瘦蠱以晉而黃水土使之然也視小郎面白髮濃腳大腿長大
類山西人郎豈山西人耶田曰然媼曰然則鄉里也何難下蝸居一草榻暫屈一宵乃可峻
拒乎亟引入設酒相款問何姓曰田媼曰老身母家亦姓田亦太原籍乎曰然曰十八都田
布商同譜乎田欠身曰小人之祖也媼愕然曰老身之父也汝父何名曰終畝媼大駭起握
田手熟視其面曰汝真田十二之子耶老身去家時十二弟纔十三歲猶未議婚音問梗塞
近四十年矣不謂阿咸如此成立老身為汝父胞妹汝之姑也汝雖後生豈不聞汝有三姑
母嫁為衛輝楊家婦者乎田驟聞之悲喜交并趨拜膝下曰姪實將往衛輝投托姑母不意
邂逅於此媼曳之起且泣曰老身移此十二年矣非天假之緣焉能相遇之巧汝父母無恙

乎田亦泣曰。姪七八歲時。皆已下世矣。二兄一歲亦相繼病歿。生業凋謝。孤子至今。媪太息感傷者久之。又問曰。兒年幾何矣。曰二十。媪謂女曰。汝表兄也。女拜。田答拜。媪曰。姑無兒。祇生汝妹一人。取字秀姑。嬌養慣。一事不關心。年十八。尚爾憨跳。汝姑夫歿後。家中更無男子。幸兒來。足以把持門戶。留心為汝妹覓一人。家則老身之事畢矣。田曰。表妹秀慧如此。無慮不歸世族。言訖以目睨女。女羞暈兩頰。默然俯鬟拈帶而已。媪曰。兒娶乎。曰未聘。曰有姑在。兒不憂無好媳婦。兒向日作麼生。田曰。向在京作小經紀。頗獲利息。不意失盜。一身之外無長物。竊言姑為骨肉至親。必不以姪為冗人。是以千里相就。媪嘆曰。咱家世代貿易。從無坐食者。至兒不幸。羅此閔凶。至先人之業中斷。殊慚繼紹。遲日會當摒擋蓄貲。兒仍作布客。爭似游惰過日。兒細思維。諒不以老身之言為河漢。田敬諾。至三更。辭不能酌。姑始呼婢斂具。即於廳之東廂下榻。伺候者即前提燈婢。年十六七。極慧黠。問其名。曰秋羅。乃以秋姐呼之。因詰之曰。向於路上挑燈者。非子也耶。曰是也。曰何所之。夜深猶犯草露。秋羅曰。親戚往來郎君何必知之。既而設衾裯。下簾剪燭。趨事頗殷勤。良久猶倚几不去。田曰。秋姐勞碌。此間無事可以入內矣。秋曰。上房尚有春羅姐。兒奉主母命。專侍東廂。田曰。雖然夜深矣。予亦欲寢。秋姐亦合少歇。秋始含笑舉步。將啟簾。復停步回眸曰。苟有所需。幸相聞也。言訖再辭而

去。意頗欣屬、田心為之蕩。翌日。媪以管鑰付田曰。老身有未了事。久欲之彰德。恐去後。一門細弱受侮強暴。故遲遲至今。今可以往矣。兒諸事可任。無庸多囑。但耐心半月餘。老身卻回也。田曰、姑年高、彰德路遠。恐獨往不易。媪曰。兒莫為老身慮。速多備糗腊。明日早發也。田以目視女。女雖無言而顏色甚適。因思姑去。可以浸潤矣、遂亦不復諫阻。詰旦。媪展轄就道。唯一僕媪從、女送母去。呼春羅秋羅亟闔扉、謂田曰。娘遠去。家中更無人。捆以內。兒主之。捆以外。兒司之。勿致不謹事。負老人囑託。田曰、第恐韓壽在室。自防不密耳。女佯若不聞。斂笑入內。田知其可動、及歸房、神魂喪失、冥想間適秋羅送茶至田啟小篋。出緗紗紅帕送之。秋羅辭不納。田捉其臂、強納袖中。秋笑曰。郎君莫作惡劇。強以賄賂啗人。豚蹄祝滿篝。蚯蚓餌連鰲。何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田笑曰。物雖微、意則良厚。子非不知濡猛者。奈何故作顢頇。令人躊躇、言次。遽擁之。秋嚶嚶作欲泣聲曰、從未見恁底一冉弱郎。覥覥不翅女子。何作事乃爾蠢蠢然。雖霸若此。田曰、霸者以力服人、子可請盟矣。捺之牀而謔之。秋故含苞。大為鑿枘與未閑。倏見一人啟簾入、驚視之、春羅也。卻立閾外。點頭斜視。笑向秋羅。以指畫頰。口唧唧作羞之之狀。田錯愕愧悔。無地自容、頃之。春羅始入室。笑曰。秋妹娘子與汝矣。秋徐徐整衣理鬢、與春俱去。田癡坐。不敢出聲。但側耳以察動靜、一餉時聞裙履聲。不覺心頭鹿撞。至

刖秋羅也。而故作嗔態曰。幾害死人。兒死。汝豈安心獨生耶。際此時嚇得面白如紙。兩眼似敗。覇者之民。驩虞如也。恐未必如是。田曰。勿復相嘲。請問春羅洩之否。秋袖出一紙裹擲几上曰。不洩漏。此物奚其至哉。速閱視。娘子候回話矣。田不測何物。心殊搖搖。顫手折之。則錦箋一幅。上書小楷數行。字體秀媚。如美女簪花。誦之。得詩一絕曰。春雲一朶趁風來。有意無心罨碧苔。既有閒情能作雨。如何舒卷上陽臺。田玩索再四。驚喜若狂。謂秋曰。的是娘子眎我者否。秋曰。言語愈出愈奇矣。非娘子疇能為此。田曰。然則子稍待。便攜和章去。乃吮毫濡濡。磨墨隆隆。搜索枯腸。勉成即就。以次其韻曰。春雲一朶趁風來。故意氤氳罨碧苔。白日有情先作雨。夜閒打點上陽臺。詩付秋羅。并以實告。俛其從中調劑。當有厚報。秋曰。自己一身赤貧。脫布衫黑如皂羅袍。尚不能一易。乃妄口許人。事至急處。不過仗胯閒物。作醜態向人耳。田方欲戲之。已笑而脫去矣。去則不復更來。茶飯皆停。田疑念復萌。起坐不定。漸至漏下。秋羅始出。仍送一詩箋。秉燭展閱。猶次韻也。詩曰。坐待秋風出岫來。東牆月已上莓苔。娘家兄妹休迴避。例有溫嶠玉鏡臺。秋羅且告曰。娘子致聲郎君。可即入矣。田喜愜過望。澡頸漱齒。整肅以隨。甫入院門。即見女倚欄而待。把握極懽。布筵對酌。各述傾慕。從此依倚閨中。不離跬步。女性好動。喜吟詩。詩多幽怨。田勸其節制。恐致不祥。女雖是之。而吟咏不輟。一夕方

對談。忽春羅揚聲戶外曰。主母歸來矣。二人驚怔。未下牀。媼已入室。見之大怒曰。男女受授不親。促膝可乎。田惶恐投地。願甘責罰。媼瞋目視女。女淚縈兩頰。愧而不懼。媼哂曰。留親下榻。竟成揖盜入門。爲是自家姪子。且似謹愿。非儇薄者。故坦然付託。出外不疑。不意親骨月。纔半月之久。何以草創便爾。禽處獸愛。今之所謂少年老成者。尚可信哉。第事已舛謬。姪之肉亦不足食。今與姪約。領老身貲本二千金。往山東販貨。須志如翁伯。勿爲廉樂。苟能獲利三倍。即當以秀姑妻汝。否則無相見也。田崩角稽首。額爲之墳。遲數月。姑出金斗一隻。玉瓶一枚付田曰。持此去售之。善價可得二千金。明 日當去。途間如遇相識。但云先世所遺。無吐實也。田唯唯受教。歸室束裝。而拳拳懷思。如蘗之苦。夜漏二下。秋羅導女潛出。相持嗚咽。各有涕洟。秋在旁亦啜泣。助二人悲哀。女脫臂上紫金條脫爲贈。更送別以詩曰。愁對空庭月影斜。涔涔別淚恨無涯。他時相訪應如夢。認取棠梨一樹花。田卷而懷之。報以白玉指環。並和其韻以留別曰。話別匆匆月已斜。無端分手向天涯。凝情不比浮萍客。珍重東風撼落花。女見詩。淚零如雨。未及再言。春羅倉皇來告曰。主母已起盥櫛。將送田郎上路。女悲不自勝。拜而送之曰。行矣。勉之。強飯自愛。苟富貴無相忘。言次大慟。二婢扶掖而去。雞再鳴。媼出祖于庭。戒田曰。姑鐘漏俱歇。唯此一女。汝既污之。理無他適。勉爲之。俗云三卯兩成。汝兄弟四

人唯汝在矣詎可復緩乎舉眼無親今傾囊付汝一以免盜賊窺伺一以俾汝克紹先業他日歸來尚失於記憶但於近郵諮詢衛輝楊氏宅應無不知之者田謹誌之強進數餅再拜泣別媼掩面而哭嗚嗚女隱身屏後相對汍瀾田不敢請見負囊出門心忽忽不知所從步步回顧約半里許殘月如霧高樹如山烟草迷離門庭已不可復見矣宿食至齊魯間易金市瓶置貨行賈自夏徂秋獲利三倍竊喜有以報命好合可期乃盡以其貲易黃金輕裝減載乘健贏星夜馳還比至故處但見春林草茂風景依稀第宅門庭杳不可得憶姑臨別所囑亟往村中問之咸曰此間但有衛輝楊氏墳葬已二十餘年矣不聞有衛輝楊氏宅也田大驚重至其處果有二塚塚前各樹短碣半沒土中拂拭讀之一題河南衛輝府楊門田氏之墓一題衛輝府楊氏女秀姑之墓墓宅有棠梨樹花已半卸樹後數武又有小塚四五知為秋羅等瘞處也田癡立良久捬膺大慟始悟所遇即其姑及表妹之鬼也不肯負姑之恩妹之情遂僦居村中鳩工百人營建墓道植松柏築垣墉復想像舊宅如式建宅一區買僮蓄婢即居焉為墓道之主終身誓不娶婦但納妾生子以繼田氏每逢節序必厚奠慟哭而祭之恩茂先有田數頃頡順德時往徵租與田氏子相交誠恂恂儒雅之美少年而為隱君子者也茂先下榻其家因得弔女之墓焉其唱和之作皆錄遍以示所親予因得寓目茂先

有詩贈田。極溫厚。得風人之旨。具稿中。茲不載。

蘭岩曰。嘗讀西廂記。而歎夫人之俗也。以家無白衣壻。促張生就道。且誓以必獲榮貴。何其不近情理也。乃楊氏婦疎放其女。以至偷情。卒復不能暫留。責令貨殖三倍。始許好合。其為利之心。與為名等。何天下婦人。同出一轍哉。是可笑而可慨也。

季齋魚曰。晉人以錢為命。田之姑已縱其女。而猶欲田作賈三倍。而後以女妻之。其貪利之心。更甚于愛女。無怪碌碌者。白首行賈。不以妻女為念也。

玉公子

津門郁公子。顯宦之裔。家累數十萬金。食餼於庠。嬌嬌有聲。年甫二十。丰姿韶秀姣媚。人以玉公子稱之。妻章氏。亦世家女。美而賢。甚敦好逑。第宅延袤半里許。一巷之中。無他族偏處宅之東。新獲李總兵園。雖甚荒廢。而極閎敞。公子每思修葺。以事未果。一日。閽人通一刺。云蔚州韋秀才過訪。公子好客成癖。輒倒屣逆之。客入。則十八九美少年也。眉目娟秀。飄飄若仙。公子一見傾慕。韋登堂展拜曰。久冀瞻韓。無緣御李。茲獲披覿。實慰夙心。知公子得李氏廢園。虛置弗居。意將歲奉百千。暫寄家口。未識肯見諾否。公子答拜曰。君若惠然肯來。是玉樹俯倚蒹葭也。石上因緣。何敢方命。韋喜動顏色。再拜申謝。話談良久。然後辭去。訂以即日與

族俱來。公子唯唯。送之門外。一揖而去。公子入告章。章曰。歲百千稅一廢園與人。計亦非左。第恐其言之未必踐耳。公子曰。豈有溫文爾雅如韋生肯食言者乎。吾同學之友多矣。未有能及之者。倘移居來此。不特得一芳隣。且得一膩友也。晡時。韋復率二僮來。先奉百千。公子立御。韋强委之而去。公子追問賓眷何時移來。韋曰。行當入新居耳。公子授錢於章。並立門外俟之。先見多人。扛舁箱籠几榻等物。陸續不絕。最後香車十餘輛。轆轆而至。時日已曛。暮望之不甚了了。但聞諸女春笑語聲。輕脫如羣燕。相將入園去。其氣象之豪華。有非百萬之富不能彷彿者。懷惑而入。與章共測之。章曰。翌日汝不往拜乎。相見詳詢之。無不得者。底事妄猜疑。公子以為然。蚤起肅衣冠。踵門請謁。刺甫投。韋即趨出。把握甚懽。公子環顧廳內。鋪陳華麗。即棟宇榱桷。亦若新搆。殊形疑訝。韋笑曰。君謂舊宅不應遽生新色耶。知君必即辱臨恐茨不剪。有褻貴人。故於夜間督率僮僕。稍加粉飾耳。公子疑遂釋。而愈信其富。更請拜其尊人。韋曰。二親與諸昆弟。寄居關中。並一姑適商南殷氏。已二年矣。此間相依者。僅有新婦與弱妹三人也。公子誌之。遂與章議。韋生有妻妹。當為具米麪魚肉薪水。聊盡東道誼。章諾之。親往餽遺。韋妻秦氏。年十八。妖豔無可比倫。與三妹美相埒。章故殊麗。郡中無出其右者。玆與諸美相對。殊慙形穢。秦少章二歲。與三妹皆以嫂呼章。殷勤留飲。極相契厚。遲數日。

章亦厚設。招秦及三妹飲。盡歡而罷。由是兩家往來如至戚焉。章一子。方在襁褓。秦亦有娠。嘗謂章曰。生男則已。苟生女。當為嫂家婦。章曰。恐娣戲言耳。如果然。實副奢願。三妹復從旁慫恿之。閱數日。秦果生女。章聞之。舉室歡騰。粥米餽贈。旁午于兩宅之間。及彌月。韋折柬召公子曰。翌日作湯餅會。諸親畢集。所需尊客。唯君一人耳。公子許諾。預餽珍品。至期盛服以往。親晤久之。一介而入。見婢媪棒拌操器者。來去紛紜。堂上寂無人語。唯聞吸麪啜汁。咀嚼之聲。雜沓甚夥。公子啟簾。坐中一少年瞥見之。投箸而起。呼韋曰。舅亟來。有客至矣。諸女眷倉皇走避。咸退入屏門後。韋出見公子。拊掌曰。方怪是何疎遠惡客。孟浪入人內寢。乃東道主人耶。復促諸女眷出曰。此西宅郁公子。通家誼也。奚避焉。諸女眷悉含羞俯首。斂衽而拜。公子答拜。竊睨之。皆不世姝也。而秦氏尤光豔動人。神為之奪。勉强成禮。諸男客亦各通姓字。要皆少年而富豪者。內有韋之小姨夫白生者。與公子一見如故。恨相見之晚。相與入席飲啖。至晚而散。歸而念秦不置。微露其情於章。章笑曰。焉有長厚君子。而垂涎於親家母者乎。公子曰。名分即定。亦無大礙。况名分未定乎。卿其為我籌策。不敢忘報。章笑而許之。遲數日章設具招秦及三妹飲。而密置媚藥於酒中。獨以醉秦。秦瞑眩不能支。倩婢扶入章室。着牀輒熟寐。章笑曰。秦妹今日頗不濟。能飲幾杯酒。便爾至此。必是詐耳。三妹曰。量素淺。醉應不

妾稍息當自起章乃命婢反閉閤子戒勿復入驚擾仍入座勸三妹酒室內故有圭竇隱牀後內通曲室章預伏公子其中公子窺伺極審見閤子已閉乃欵欵啟簾鶴行鶩伏而出秦已黑甜搖之不覺而冶容妖態中酒益媚先接其吻柔香入腦欲情火熾因徐徐褪其褻衣見雪股粉臀膩如煖玉錦繡衾幕掩映生輝心旌搖搖撫摩備至方欲狎之忽憣然而悔因念吾與章生至交也今見色心蕩欲淫朋友之妻何殊禽獸苟不忍此須臾則一生陰德喪盡矣念及此情欲冰釋急為掩覆下體躡足而返既而三妹入室促秦起曰漏下矣可遄休秦徐起掠鬢理裳面有赧色但呼茶啜數口輒起身欲遄章留曰姊尚未進餐何可枵腹去豈其夜晚到家更復起爨不惹伊韋叔笑我太吝耶秦氏哂曰爾非好人不足與較皂白明日自有人來討回話耳言訖遂去章面赬頸赤不敢酬酢送客回覓見公子潛詰何以敗露之由公子驚曰彼亦終熟寐何云敗露因以實告公子指燈自矢章乃笑曰小狐媚亦太弄乖妖言隱謎幾愧悔殺人明日恐有他說君須預為檢審公子不言而心殊忐忑次日韋果至必欲詰見公子不得已趦趄而出韋一見笑曰兄連日不晤在家作底事聞兄居恒喜讀毛詩必有所得盍誦一二請以開茅塞公子窺其色不愠中心少安乃笑曰是語奚其至哉予焉足以講毛詩韋曰兄不讀詩何以能好色而不淫也公子聞此說打入心坎羞愧不復

能對。韋大笑曰。無傷也。今而後。愈信兄之為人矣。昨夕所為。幾希禽獸。而一念之轉。大禍去身。兄真吉人哉。昨有妙手空空。伏兄臥室窺伺久矣。苟非兄猛勇遷善。則雖繞以于闐化為蟭螟。無所逃遁也。牀下有物。可入驗之。公子驚怔。不甚解其所謂。韋去。急索牀下。果見一物。光白如雪。大駭。取視之。則利匕首一具也。不覺毛髮森豎。汗出如瀋。章亦股栗。乃相與踵門負荊。匍匐請罪。秦扶章入室。毫不介意。嫣然向章曰。嫂何必爾。兒與公子。本有一宿之緣。昨晚已勾卻一半矣。嫂為公子運籌。不無罪過。今既能改。是無過矣。兒何芥蒂之有。但此事仍須密秘。倘洩漏於人。兒將羞死矣。不久尚有祈請。容緩言之。章感其情。轉增羞赧。從此仍相往來。和好無間。居無何。白生忽衣冠而至。執禮恭謹。公子愕然曰。忘形已久。胡復拘拘。白曰。平日無冠昏喪祭之事。不過詩酒招攜。今有大慶。安敢失度。公子問有何慶。白曰。韋家姨夫有弱妹三人。久貞不字。以兄錦心繡口。玉質金心。欲盡遣於兄。以充妾媵。諒兄不見卻也。公子乍聞而驚。既而喜。驚喜少定。乃疑而笑曰。兄勿妄言。世間甯有此事耶。白曰。此事不奇。何故天下無之。且諸事或可妄言。此何事可妄耶。公子曰。韋君至交。其妹猶吾妹也。何敢出此。白曰。惟其至交。故萌此意。否則萬金為聘。不能求其一諾矣。況乎三哉。公子入商於章。章驚喜尤甚。極力贊成。公子出拜白曰。苟能如願。當以身酬。白笑諾而去。越數日。韋先送粧匳至。

大小百餘抬靡不窮極華美。約值萬金。公子向韋道謝。韋致敬曰。以兄勇於改過。洵中流砥柱也。三妹得所。托付無任慶幸。公子撝謙特甚。及定情合好。如鼓瑟琴。三妾妖豔。各擅所長。與韋亦極莫逆。公子自詫何修得此。喜出望外。一日。秦謂韋曰。女可離乳。自是郁家婦。當留汝家。與三妹共鞠育之。行將遠別。韋驟聞之。不勝駭愕。問將何往。秦曰。還關中依舅姑耳。韋以告公子。公子廢然。即往見韋。韋適過訪。相遭於門。韋曰。還心迫切。急欲戒途。離別自今。趨承無日。不勝惆悵。公子悽然曰。相得正懽。遽忍言別。兄雖脫口。弟不忍聞。韋曰。三妹一女。幸托喬松。東遊之願不虛。西還之念遂摯。言瞻屺岵。眷念椿萱。還思頓興。刻不容緩。十年後當復相聚。無戚戚也。公子潸然不克自樂。韋慰之而去。公子與韋謀。欲感筵為餞。三妾止之曰。無庸。恐弗及。公子不聽。部署已定。親往邀之。至則門館空虛。一無所有。不知何時舉族皆行矣。涕泗而返。韋亦啜泣。三妾毫不介意。又三年。三妾忽倉皇謂公子曰。知君家有貝葉梵字金剛經尚存否。公子曰。此鎮家之寶也。尚什襲供奉於佛堂。焉得不存。三妾喜躍曰。然則兒輩得生矣。公子驚詢何故。三妾乃赧然實告曰。兒輩非人。實狐也。以大劫在邇。故父母令兒嫂攜來東遊以避之。知君家供奉此經。遂托宇下。繼見君改過如決蕪。祥和滿室。災害不侵。如以兒輩見托。今大劫已屆。午後雷雨大作時。祈君念一夕之情。匿兒輩與姪女於佛座下。

君開經虔心跪誦佛經。則此刼可逃。然後共究性命之原。講修持之道。仙籍可登也。公子始大驚異。謹誌之。午後果見西北方有雲如墨。隱隱雷鳴。二妾獐徨伏佛座下。立化為狐。公子惻然。急納小女於案下。以佛旛覆蔽之。與章虔心開經。向佛跪誦不輟。頃之。雷電大作。天地震搖。公子與章。俯伏戰兢。而誦經愈急。良久。忽聞人語曰。何如。又一人應曰。止止。已奉佛旨免之矣。俄而寂然。雷聲漸遠。二妾已挹姪女鵠立於前。喜溢眉宇。叩謝公子與章。各相慶幸。公子自此世念頓灰。日與二妾講求至道。章亦究心玄學。十年不懈。後竟徙家關中。不知所終。想與章會矣。章有侍女青蘋者。嫁為鹹商范氏姪婦。玉公子事。蘋每向其親戚鑿鑿言之。

閒齋曰。淫心一熾。已伏禍機。正念一生。遂登仙籙。甚矣人之貴能改過也。克己復禮。天下逭仁。一念之善。可不擴充哉。

螢火

恩茂先秋夜見過。把酒持螯。相與談鬼。茂先因言其伯祖達公。為永州太守時。一僮名淘氣者。年十七。頗韻慧。貌亦韶秀。公命掌書記。夏夜苦熱。僮獨宿書齋。移榻當軒。白身高臥。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異之。轉瞬間增五六點。繞軒而飛。默念此地螢大。乃如此之大。足見土地異。氣候別。而物亦殊也。尋亦睡去。朦朧之際。覺私處有物蠕動。驚起視之。一螢集焉。

亟捉之已飛去矣。笑曰。幺麽小蟲。亦思此道耶。因引被覆下體。仍覓黑甜。甫交睫。似有人蚩嗤然啟其被角。鼾寢中。嬾於究竟。少間漸伸一手入被中。竟捫其勢。遂慘然如夢魘。不能轉側。繼又似女人就而交接者。良久方去。乃驀然而寤。精已遺矣。次日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正欲其再至。故不以告人。日暮澡體修容。躺臥故處。移時螢火漸繁。假寐以俟之。漏三下。果有一女子來啟被角微窺之。綽約如仙子。僮喜極。急起抱持之。女愧縮殊甚。擺脫欲逃。僮低語曰。既自來就人。何須爾爾。女因默然不動。頫首羞顏。任僮所為。僮遂狎之。綢繆備至。自此無夜不來。五更便去。兩月如一日也。僮叩其姓字。女曰。妾以誠告君。君其勿怖。姚氏父為明季太守。曾居此署。頗事科斂。妾時少年十八。以婚姻非時。憔悴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故屬纊時囑訖。老母即瘞此園中梨樹下。因見君年雛貌美。不避草露之嫌。輒爾褰裳相就。幸勿以對非見遺也。僮歎暱方深。忽聞其為鬼。驚悸欲狂。舉枕擊之。應手而滅。遂躶跣而走。直叩宅門。宅中已寢。聞叩門非時。疑為大盜。亟振管闢扉。僮猝然擠入。舉宅無不驚避。公自出叱而止之。僮投地戰兢。良久始定。備述所見。崩角求寬。公命服以丹砂。便為着褌。翌日。果於梨樹下發得一朱棺。剖視女屍。容華不變。亟命人舁之郊外。焚而瘞之。僮臥病月餘。尋卒。其父母至今存焉。

蘭岩曰。一時科斂。異代猶敗露於鬼物。深堪儆惕。乃僮始豔美。而不加察之。無端以痛絕之。繼聞其言。而不少憐惜。以杖擊之。其病月餘而就木也。宜哉

柴四

固原柴四販羊磁州。生計潦倒。值秋風起。歸思迫切。策蹇就道。偶失路。悞入叢薄中。屯如邅如。飢且疲。乃捨騎而徒。是時驢齕枯葦。人啗乾餱。且林樹在望。可謀小憩。正行間。驀然蹴起一兔。竄出草間。驢驚鬨。適道旁一眢井。驢失足而墮。韁在柴手。猝不及脫。亦隨墮焉。井中黑暗如夜。泥深沒踝。暗中摸索。無計可出。自拚必死。悲悼逾時。已而有隙光透入。望如一線。即之。得一石門。力撼之。豁然開闢。門外細草茸茸。萬花如繡。遠山橫黛。近水拖藍。天朗氣清。一目千里。柴驚喜出意外。即牽驢而入。度花叢纔半里許。便得一徑。夾徑奇葩異卉。悉平生所未睹。桃花千葉。皆大如椀。時際殘秋。而其地風景則似暮春。懷惑殊甚。乃騎驢得得行去。卒至一村落。清流環繞。綠樹陰濃。板屋竹墻。儼如畫裏。就中黃童白叟。各有怡顏之色。驀見柴。無不驚怪。而尤怪其驢。雖聚觀紛議。而莫敢近者。柴不測何意。但下氣柔聲。告以飢苦。一老人指示之曰。向西石橋畔。有荀孺子宅。富而好禮。盍往見之。柴如其教。至則一高門。面橋極煥赫。剝啄久之。一蒼頭出應。門訊而入。又久之。荀孺子出。白晳美髭髯。年約四十許。岸幘方

袍制度甚古。荀見驢。訝曰。此何獸也。柴以驢對。荀細玩審諦。笑其形怪。曰驢字多見於詩書。今始識之矣。延客入堂。繫驢庭樹。未暇敘談。亟呼家人共來看驢。中雜一女郎。甚冶。頻目柴。似甚欣屬者。柴神為之奪。已而驢鳴。衆為驚散。荀大笑曰。度其形狀。馬之流亞耳。必非啞人者。又何懼乎。適審其音聲。則在宮羽之間矣。洵尤物也。遂留柴館穀。意頗殷勤。以二僮服役。居數日。柴乘間以女郎為問。童子不答。笑而去。頃之。荀出。謂曰。聞君詢及小女。必非無心也。柴慚汗而謝曰。偶一失口。實無他意。幸宥之耳。荀曰。君亦嘗聞韋娭光之事否。柴曰。少小賈販。胸無墨瀋。焉知故事。荀曰。彼娭光者。精神洶湧。渣滓銷鑠。餐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非不能乘風雲而上下也。乃一見仲鑑。遂成伉儷。今日之事。夙契也。荀不棄村野。願結絲蘿。柴聞之。不勝狂喜。雖辭而不力。荀即索聘。柴解囊出紫金條脫二枚奉之。荀曰。即此為已足矣。因問柴平日作麼生。對曰販羊。荀愕然曰。業幾年矣。對曰。父作之。子述之。蓋兩世矣。固云不富。亦可小康。荀慘然不懌曰。非仁人也。詎可妻吾女。柴曰。販而不殺。疑若無罪。荀曰。汝雖不殺。多羊。多羊由汝而死。烏得無罪。柴請改業。荀曰。兩世販羊。死羊若干矣。罪不可追也。改業亦晚矣。反其聘。留其驢。贈金一錠而遣之。柴大悔恨。而不敢爭辯。怏怏負囊而出。僦荀之左鄰以居。欲謀遠去。問途於人。而無知者。心殊鬱結。幸主人不索房值。且日供兩餐。無

所缺之。柴喜其地之風土秀美，人情敦樸，故亦安之。一日，聞隣人共相傳說，荀孺子嫁女於絶處士家，今日迎親矣，盍往觀乎。於是合村之男婦老幼，觀者如堵墻。柴擠稠人中，見絲旂前導，華鼓後隨，鮮衣花帽，簇擁魚軒。左右者甚盛，又盛飾其驢，有簪花美少年乘之。咸曰：乘異獸者，絶家郎，荀家婿也。柴見之，妒心火熾，突前遮道，謂何故奪我驢。衆乍見而驚，既而怒群集，以馬箠撾之。柴冒首捉銜，不肯稍卻。荀聞變奔至，見柴怒曰：牧羊兒乃敢擾我大禮耶。還命縛之。柴滾地大呼曰：今日斷脰陷胸，豈懼一縛乎。衆不能決，乃送之官。官頗袒荀，坐以刁詐硬化，鞭三百，流五百里。發遣戍塵吟關，關吏命司啟閉。柴在關匝月，無一人出入關門者。殊覺寂寞，值關吏以事他往，囑柴謹守鎖鑰，勿輕窺伺關外。吏既去，柴得間啟關，逐逃甫出關，風景頓殊，且寒甚，奔走至暮，得至一村市。聞諸行者曰：湖南某縣某村也。問何時，曰某年十一月某日。柴大驚，蓋去所墮之井，已千餘里，計墮井之期，已十餘年矣。星夜歸家，家已易主。訪求親友，遷流殆盡，唯一季弟尚存，貧為酒家傭，鬑鬑似戟矣。展先人之墓，廬舍無存，松柏為樵矣。拊膺長慟，盡以販羊餘貲與弟，遂棄家為黃冠，雲遊不知所終。

閑齋曰：落智井，入洞天，柴之分合為仙矣。乃以販羊之故，即時脫仙籍而還塵障，販羊者可以鑒諸。夫子謂始作俑者無後，為其象人而用之，非仁人心也。況販羊而世不仁孰甚，古人

慎於擇業。世之謀生業者。門路甚多。奈之何必欲為漁為獵為屠儈也哉。觀於此。寧為驢不為柴矣。

蘭岩曰。擇術不仁。仙緣無分。一跌十餘年。始得再蹈人世。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吳喆

宜興吳喆。少年尚氣。膽勇過人。以罪。長流五涼。為鄉紳張氏記室。張三世皆為總戎。世冑巨族。城南即別墅。吳夏月常往避暑。地極幽邃。亭軒臺榭。曲折連綿。池塘廣數畝。塘西跨一板橋。對橋一軒。繞以曲廊。軒後高樓五楹。樹木映蔽。樓為張次女所居。女年甫及笄。有容色。許字邑紳周方伯少子。未嫁而夫死。重字涼鎮馬總戎之孫。馬世系回紇。秉性甚乖。女頗鬱鬱成疾。漸發狂語。哭笑不恒。巫醫不能救。張無如之何。唯嚴其防守而已。一日薄暮。吳獨坐籐花下。東偏有屋數椽。隔以粉垣。久荒廢。忽聞其中有人絮語。諦聽之。隱不可辯。大疑。乃躡足屬耳於垣。既而踰垣。屬目于牖。見二少年對坐地下。貌極都美。方巾闊服。不類時裝。一衣紫。一衣綠。吳知其非人。亦不驚駭。第屏息以察其所事。紫衣者手弄一玉指環。且玩且嘆曰。非物之為美。美人之貽。憶昔遊酒泉。入雲中。客晉陽。又居枹罕三年。由臨洮皋蘭一路。仍逆于此。奇遇之多。指不勝僂。若今日所昵。未數數覯也。方我在臨洮道上。與令叔劇霞公邂逅

時對坐河干。款言移晷。便云阿咸在涼。不無所遇。所惜道術淺薄。恐致蹉跎。深縈懷抱。彼時我慰之曰。李窗錮閉已久。內照晶瑩。嘗以火酒試之。運用合度。其聲嘘嘘然。能盡五升。習則術精。特此可無恐。此三年前事。今與予相聚。殊乖所望。豈其訛以傳訛。本屬子虛烏有之事乎。綠衣者笑曰。日與子偕。莫知我勸。予眞為其所昏瞀矣。予昔日遇柳姑時。其自守綦嚴。無隙可乘。啗之以重金。眩之以美色。胥不可動。故示之以術。始獲相從。然猶百計千方。一年斯得其元精。以其自操者堅。而所稟者厚也。今張家女見我裲襠。即不自禁。雖有奇術。何所用之。夫千將補履。不及兩錢之錐。誠以戔戔者不足以俁俁者當之也。豈若子前夕之窘。三戰三北。大貽所笑。出屎下以甘辱。一指環庸足貴乎。紫衣少年大慙。强笑曰。方欲從學。底事見侮。綠衣少年曰。願學亦易事。但宜密秘。勿使牆外措大聞之也。吳乃悟二人即祟張女也。大怒。亟返其室。取腰刀。並彈弩。潛從窗隙彈之。中綠衣者之目。嶽嶽繞地而叫。紫衣者驚惶欲遁。彈又發。中鼻。隨棄弩抽刀入室。已失二狐所在。唯衣服履襪。委地上如蛻。及玉指環一枚。持示主人。洵女物也。主人深慙恨。俟之數日。不復再至。患遂絕。女病亦漸瘥。後適馬氏。馬氏子以蔭官參戎。女尚在。年四十餘。予居涼時每見之。吳有逸狐歌。周南溪先生嘗和之。

蘭岩曰。張氏女以乖所願。遂致邪物。憑虛而入。顛倒數年。卒適馬氏。不已徒受窘辱哉。

世之乖所願者不少。幸無多狐憑之為祟耳。

周琰

岑溪諸生周琰。字崑玉。富而鄉居。能飲酒。琰特暴戾多力。往往因小忿。輒揮老拳。家人既不相安。隣里亦不敢犯。同社有廖生者。喜其才而惡其横。目為周處。琰聞之怒曰。奈何隱刺朋友。廖曰。周處初年。固似周琰。然卒為善士。是琰未必如處也。琰欲行毆。廖走免。琰逐之。得衆勸乃解。一日有道士在門。施以錢米。悉不受。琰自出問道士欲何為。道士曰。貧道善搏虎。欲為公效力。琰嗤曰。即有虎我且自搏之。何需汝。况此間近郭。焉得有虎。道士指琰曰。即子是虎。琰怒曰。何物道士。敢指人為虎。攘臂而前。搤其胸。道士以袖拂之。顛仆丈餘。伏地不能便起。中心恒怯。壯氣頓消。道士笑曰。如此耎弱。乃亦與人較力耶。貧道之來。甯有惡舉。以公將淪於異類。故相援手。夫何冥頑不靈。以至於此。琰曰。何謂也。道士曰。公前生本虎也。幸而為人。亦一念之善所致。不謂公肆行無忌。迷昧殊深。不過今秋。將復化為虎矣。琰驚曰。然則奈何。道士曰。無他術。靜氣平心。勉為善事。可以挽之。更贈公良藥一刀圭。服之必效。勿蔑視也。留藥而去。琰杜門數日。玩忽旋生。因社友聞之。踵接來賀。琰曰。公等為道士所惑耶。吾思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性暴。故行亦暴。是吾能率性而修道也。天之所賦。豈能戕賊哉。于是暴

戾如故。俟忽西風捲葉。序屬三秋。琰從飲酒家。方醉違。歸卧榻上。夢中覺徧身春曲。筋骨悉畢暴作聲。驚寤而起。見兩手背隱隱起虎皮文。大駭。急解衣視之。舉體皆然。失聲大叫。家人環視。無不錯愕。琰忽憶道士所留藥。亟取服之。一食頃。皮膚即復其舊。始知道士為異人也。由是改過自新。平心靜氣。勉為善事。銘八字於座右。放情詩酒。絕想功名。自號為虎變居士云。貴筑劉昱東說。

蘭岩曰。一念之善。虎可為人。玩忽旋生。人而為虎。此聖狂之間。在於幾希也。雖然。虎亦非尋常獸也。琰慷慨豪爽。故得變為虎。若世之險邪庸碌輩。恐欲變犬而亦不可得。為守夜者矣。敢望成虎耶。

傻白

太監白某。面白。人稱傻白。年四十餘矣。間嘗為予言。其十六歲時。值上元節。金吾不禁。燈月交輝。從其叔之西城外祖母家。與諸姊妹兄弟呼盧。半夜四更後。始告還。至半途。忽憶表妹所贈陞官圖一紙。骰子六枚。忘未攜得。欲返取之。叔不耐往還。約在西安門內茶鋪中坐候。白獨返外家。取得二事。更為留連一餉。然後行。時已五更。街市人迹已稀。路出白塔寺後。回廊下。見一人。隅車軌並行。不禁塞栗滿身。視其人。高不過三尺。塊然一物。淡黑色。別無頭面

耳目手足。如一簇濃烟。且月下無影。大怖。奮步急行。而物行尤駛。相隨里許。驀一人迎面來。正與物對。物且卻且躍。倏左倏右。狀頗倉皇。來人渾如未睹。直前無恐。物窘迫。一閃。化爲旋風。羊角而起。高丈餘。捲東去。司柵老軍瞥見之。棄柝驚喊曰。何人。白答以逼家者。老軍曰。非問汝也。適有一人到柵前。何一旋輒不復見。白心知爲鬼。漫應之。比至西安門。心旌未定。見其叔坐茶舖中。神色沮喪。方將以所見告之。叔急搖手止之。似有所諱。乃相與茫茫然遂。又於途間頻囑。卽有所遇。逼家愼勿宣洩。白口應而心疑焉。越數夕。其叔病死。

蘭岩曰。白之所遇。其叔之鬼耶。令人不解。

學生

同州有兄弟學生者。年各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悞識。唯於衣履取別焉。少孤。同從學其季父於解庫中。並知名於鄉里。然性皆多疑。旣授室。各防閑其妻。甚於縲絏。伯得子。見之訝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恚。嗤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疏其防。留心以伺其隙。仲妻爲郡中巨族女。容色埒其嫂。而針黹過之。尤工繪事。一日仲囑曰。汝旣善畫。盍寫吾二人小照。妻問作何裝束。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今當作梧下花間。賞春坐月。汝衣短衫。支頤倚湖山。畫我出浴。着單裩。不衫不履。把卷

擱前妻曰似太鄙媟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强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從今常倚壁卿須憐我我憐卿仲玩不去手既而諦視忽大疑曰汝爲誰寫眞乎妻不測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爲誰寫矣仲曰爲汝寫我幾曾着汝寫兄妻聞之兩頰暈生强笑曰汝兄弟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頰變色曰不與汝証據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唯我知之汝未見其裸裎何處見此妻無以對取圖視之始莞爾曰幾爲汝所窘此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輙握拳捽髮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鬨具牒鳴于太守太守驗其兄果有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汚縣時亦有學生姊妹爲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夫佻達恒紿其姊夫曰素與大姨交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瘢可証也其姊夫遂驗其妻果有赤瘢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姒力言實出戲言緣己妻乳間有瘢故聊以爲戲初不料其亦然也復驗其妹不妄訟始息今毋乃亦若是乎守因睬仲觀之左腋下亦有黑痣與伯無異始屈服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好事者錄其辭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同胞合浦明珠剖胎得二崑山白玉琢璧成雙既各締其絲繪恒不調其琴瑟姒防夫弟記生兒敢羨參軍娣避夫兄輕寫照逢嗔太尉反夫妻之目生疑在兩靨紅潮傳伉儷之神

聚訟為彈丸黑子。誤關手足。看來俱沾微瑕。痛切肌膚。遽去仍完太璞。從此縱窺青帳。嫂不妨為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嬸豈至將伯兄錯喚。無更尋瘢索綻。還須篤愛款倫。

蘭岩曰。愚庸可笑。類多如是。獨是太守判詞如此。該博秀雅。而決訟不能明斷。苟非邑令引証。幾至淹留案牘。豈讀書人徒工詞章。而不留心政事耶。

某王子

相傳明朝某王子。出側室。性殘忍。居恒無所事事。惟與閹奴媚子。縱肆淫暴。媵侍小有過。輒燒鋏襓衣烙之。或將赤爐烟灰。置其掌中。灰爐皮焦而後已。不容轉側。苟不隱忍。則匪刑復更矣。猫犬稍不愜意。猫則縛四足於四犬。鞭之四走。以分其體。犬則用四驢或四馬。蓋倣古車裂刑也。常設巨鑊於殿中。沸油滿之。捕燕雀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鹽以佐酒。遂一下箸數十枚不厭也。未襲封。病瘵而死。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長史某。忽一夜夢見之。被髮裸身。顏色悲慘。驚詢所自。王子泣訴曰。予生時不仁至極。死後備嘗地獄之苦。今陰譴已定。當托生為驢。公明日可至某大街某坊某市前。繫有牝白草驢一頭。瘦而禿尾者。即予之生母也。驢腹中懷駒。即予也。公幸念夙昔。贖我母子還。不致畢命屠刀。則恩同再造矣。言訖悲聲悔切。長史驚而寤。陰異之。歎息不能復寐。反側達旦。翌日驅車入市。往覘之。果有懷駒牝驢

繫肆前。形色符所夢。甫下車。驢向之長鳴。兩目淚下。如瀋。長史亦為之潸然。呼肆主詢曰。此驢鬻乎。對曰。此昨日用錢五千買得者。今將殺以賣肉。不生鬻也。長史曰。不然。殺以賣肉。不過欲多得錢耳。汝但言殺此驢得利幾何。吾當倍贖之。肆主曰。大人具惻隱心。必欲贖之。小人何敢過索。並本利得錢六千可矣。長史如數給之。牽驢以遞。是夜復夢王子及母來謝。長史弗敢隱。乘間白諸王。王乍聆之。不勝錯愕。既而嘆惋良久。復恨恨曰。暴戾子。固應服此冥報。即其母之陰賊悍妬。亦當如是。雖然。父子之情。未可絕也。城外園寢地廣草盛。可縱之其中。俾樗散以終其天年可也。長史唯唯承命。縱之日。即生駒。王一日過之。二驢見王。伏地流淚。王試呼其名。輒搖尾而嘶。似呼似答。王亦惻然者久之。憂悒而返。及王薨。二驢不知存否。

閒齋曰。甚矣夫。福善禍淫之理。毫髮不容假貸也。以王子之貴。不悛於惡。降而為驢。天豈有私於人哉。人往往不信因果之說。而此事則又一時所共傳。尚何因果之不足信哉。此事可信。則相傳白起李林甫秦檜托來生為猪之說。亦必不誣矣。漢昭烈曰。無以惡小而為之。無以善小而不為。後世王公。能守此言。為子孫義方之訓。日耳提而面命之。庶幾乎世德相承。箕裘之克紹也。

蘭岩曰。生前凶暴殘忍備至。死後為驢。幾不免畢命屠刀。亦云慘極矣。世之暴戾狠毒

陰險輩。幸早回頭。免致繫頸肆前時。望人贖救而不可得也。

再生

永平某村。有翁媼業豆腐者。性皆好善。遇有橋梁道途。朽敝泥淖者。輙出所蓄貲。極力修補數十年如一日也。會村有石橋。為大水所壞。行旅不通。翁復鳩工繕理。身亦操作其間。日午倦憊。倚坐橋柱少憩。瞥見二青衣人。驀然來前。類縣中差役。呼翁曰。可亟往。翁問何之。曰至則自知耳。翁不敢違拂。乃起身從行之。約十餘里。入一村。見巨宅甚壯。翁識為某村大富家某人宅也。青衣促翁入。歷數重門。直達寢室。室中婦女甚夥。其環繞一少年婦。方臨蓐。翁愕然驚卻。青衣併力推擠。不覺跌入少婦腹中。驟覺通身如渥沸湯。輾轉掙鬥。旋復寒甚。恍臥霜雪耳。中聞人語曰。恭喜娘子。生得一兒郎矣。翁大驚。開眼四顧。悉如所見。自視其拳僅似胡桃。始悟身死。已降生於此地矣。悲從中來。方咻咻而哭。忽一半老婦人。持剪刀剪其臍。痛入心髓。不禁失聲曰。老乞婆莫惡作劇。舉室猝聞兒語。咸大驚擾。翁曰。汝等忽恐。我某村某翁也。今觀此局。是托生汝家矣。既至汝家。即為汝家兒。夫復何言。但我有老妻。貧且病。我死。彼將何依。可招之來此。分得屋兩間。使居之。日給粗糲三餐。冬給一棉衣蔽寒。以終其餘年。斯可矣。無過分。恐其福薄不勝也。我屍在橋柱下。可使人急往。殮以布衣布衾。一柏木棺。即瘞

之橋側無過費則吾始得安心處此其家不信翁躁怒大聲促之家人欲往翁曰汝等去或行詐須抱我親往料理家人不得已以繡被裸翁而行至其處果一一悉如所言翁與媼絜絜問答宛然結髮媼大慟翁止之曰有我在無憂孫寡既而至橋下翁尸亦官驗將殮矣翁嘆息再四命易以柏棺親視安葬遂與媼俱還養之別室其家只翁一子承嗣擁貲百萬閱年其父死母二十而寡愛翁如掌珠翁行善好施由於天性逾於前生人以為善人之報云

王侃

王侃行三房山農家子耘于田大風倏起沙石飛走方欲引避瞥見一畫衣女子被髮跣足冒風而至連呼三郎救我命王倉卒不暇致詳輒問曰何以救子女曰但匿我於蘆棚下少時有旋風來即追我者第云已西去矣言訖鑽身入棚俄而果有旋風來自東北大如浮屠急如奔馬繞田數匝木葉盡脫王如女所教向風西指以紿之風即雷鳴而西似解人語王大錯愕風既過往啟蘆棚女子已危坐其中裂裙縛足含笑綰髻香汗尚濡喘息未定蛾眉曼睩嫮目騰光薄而觀之妖豔無匹王年當戒色且喜且驚款言慰藉曰追者已杳子可無患第不自信亦有施於子否女起拜曰深恩大德永誌弗護王曰然則何以報我女曰金帛珠玉唯郎所欲王笑曰吾何欲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女曰郎之所大欲可得聞乎王笑

而不言。女怒之以目。且笑曰。郎大不良善。兒不得不作負心人矣。言訖欲去。王張臂遮之。女從腋底衝出。殊輕迅。牽挽不及。倏無踪影。王大失所望。頗懷怨恨。日且暮。悒悒荷鋤返。將度略彴。女子已預坐溪畔石上。笑謂王曰。得無以中山狼見目耶。王驟見之。化憂為喜。故作愠色曰。子已脫禍。不自覔樂地。留此何為。女遽前把握曰。聊相戲。何便怨懟。君竟以兒為負心人。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請偕還。幸勿以葑菲見棄。王不勝狂喜。携之至家。王年甫二十有一。父母皆下世。唯一妹操作甚劬。見王擕麗人至。驚問所自。王具告之。妹熟視而笑曰。我見猶憐。何況三哥。王曰。多言可畏。請畫一策。妹曰。不足慮也。所可慮者。東鄰鍾八耳。平日訕訕好瑕疵鄉里。飛短流長。殊堪厭惡。今已遠避去。如黃鶴矣。觀三嫂媚曼婉妙。秀於外。必慧於中。正好相依過日。第恐三哥福薄。不能消受耳。女斂衽謝曰。三郎有大恩於兒。委身事之。情理宜然。所慮姑不容耳。苟姑能見憫。諸事包荒。則和氣致祥。安於磐石。人言不遑恤也。妹得諛詞。愈喜。殺雞為黍。俾二人合卺焉。嗣此好逑甚歡。與妹亦相得無間。詢其邦族。云是良鄉白氏。年十九矣。幼失怙恃。孑然一身。昨偶出春遊。不意為妖風所簸。微三郎。定為閻摩羅什天尊舁去矣。王曰。夙昔隻身。寄托何所。女曰。無枝可棲。逐日漂泊。如萍梗。幸藏身之固。不遭強暴。王曰。然則何以為生。曰。針黹而已。妹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從此三哥耕。嫂炊。兒饁

無憂不作个好人家。三哥明日且辦數疋布。為嫂作衣裙。幾曾見農家婦女。著此藍服者。王以乏貲對。女曰無作難。積得十疋布。收貯溪畔土地祠內香案下。勞往取之。王初不之信。女再四促之。王試往。果得十疋布。逕以告妹。妹曰古廟荒涼。嫂何時置此物。女漫應之。女性極慧巧。女紅針黹無不能。且無不精。妹凡百不逮。益愛敬之。會旱蝗。田數十畝。僅獲十之二三。兄妹日夕焦愁。謂凍餒不暇計。所慮無以輸官。女獨怡然不以為意。王與妹計。往貸於同村牛大戶。女止之曰。汝二人設想左。計遂左矣。彼守錢虜。別有肺腑。苟無勢力以壓之。雖其至親好友。少有所求。尚睫毛一寸長。捷捷若不相識。況陳遠一貧人。年少面薄。徒取其辱。庸有濟乎。不如任天順命。事到至急至危。自有救解。郎姑待之。王不聽。整肅而往。果為牛所不禮。不勝憂悒。叱反。催科吏已在門矣。見王大作威勢。扭結不釋手。王極力騰辯。延吏暫坐草堂。逡巡入室。議所以款之。女問應輸幾何。王曰並舊欠七兩餘矣。女嗤曰。兒以為盈千累萬。須費數日躊躇。僅如此。有何不了。土地祠內西北隅地軏下。有白金一罈。取償訖。尚多餘金。足為薪水之費。王驟聞之。殊喜。既而疑為戲言。妹促之曰。據前十疋布。此應不妄。速去。勿濡滯。王乃越屋後短垣。急往掘之。果得黑磁罈。啟視白鏹滿中。狂喜如寒儒作第。亟脫衣。裸負以還。如數納官。吏不能攫。僅取醉飽去。王權金適五百兩。買田置宅。日漸饒裕。凡有營運。但聽女

言無不獲利數倍未二年富甲一鄉王或以無嗣為念女艴然曰郎甫得溫飽便思納妾何薄情至此王曰非云負義恐人之祀自我斬耳女曰然則勿絮聒行當為郎舉子王笑其誕是夕同坐房中女戒王且勿便睡獨登榻下帷軋軋不知何作約食頃忽聞呱呱之聲女易衣而出曰盍去看兒王大駭啟帷已繃一兒於牀眉目如畫王驚喜便告於妹妹來省視靡不歡然就室布筵作慶女言笑飲啖無殊平日王兄妹竊疑之因名曰異生同邑有大户劉翁家資鉅萬有子名璇為國學生二十未娶聞王之妹美且豔其家遣媒來議婚王欲許之女獨力沮以為不可王曰劉家富而好禮璇亦少年誠慤以之遣妹得所天矣卿奈何作梗遂不聽女言竟許之女歎曰姻緣的是天定違天不祥第兒與劉家子有讐隙雖為親串仍當避之郎至時切勿使彼與兒相見苟相強則禍作矣幸誌之勿忘王漫應之及于歸琴瑟甚和然璇熟聞女美甚思見之亟請於王王弗許璇乃與婦謀設酒召王飲因乘便潛至王家適值女哺兒於庭璇突前揖之女倉卒不及迴避但以袖蔽面赸立不敢少動璇審視大驚踉蹌奔還叱抵家色猶灰敗王兄妹驚問何故璇甯息良久始轉問王曰尊嫂誰氏女伉儷幾年矣其中大有異幸明示勿少隱王初支吾不以實告璇正色曰至親骨肉無所用偽吾所以諄諄致詰者自有深意兄何見外之甚也妹懷惑已久聞璇言有因亦從旁和之王

不得已悉為吐實璇駭曰兄遇妖矣王曰何以見之璇曰不敢相欺弟久慕嫂賢淑深以不獲一面為憾頃者留兄飲特引身造府一拜相遭於庭弟甚驚其豔麗熟視之非他即禍弟者也弟三年前適野展墓遇此女於中途傾慕綦殷既歸女已在室云是白氏女與弟有夙因彼時神魂喪失無所顧瞻遂相懽好兩月餘日漸尫羸父母知為邪祟百計驅逐不去會有姜道士者以神術聞於山東父母以禮致之求其作法姜但朱書一符命焚其一於中堂其一令什襲藏之言數年後尚有用處父母遵其教即日焚之弟親見一神人狀類廟中所塑靈官然入房來捉女女倉皇被跣御風而奔神人逐之遂不復返弟病漸痊今聞兄得嫂之日正神人逐妖之日也兄溺愛枕席必不以弟言為是朱符雖在不足為憑然倘為妖女體有異香又嘗深護其尻骨不令人捫摨倘尊嫂亦然確為妖矣第未識尊嫂果有此可取證否王聞之哆口張目欲言不能妹曰尻骨吾弗知體香良不妄三哥宜早為計勿貽後悔王徐徐喟然嘆曰據妹丈言其為妖女無疑但好合以來家賴之以富子賴之以育妹賴之以適君子其有造於我王氏者亦大矣嘗聞以德報怨不聞以怨報德況內人賢淑必非酖毒雖云異類何忍棄之休矣愚兄不忍復聞璇曰蠭蠆有毒矧妖魅乎脫拂良言行當索兄於枯魚之肆耳相與不歡而罷王去後其妹終不釋然乃潛以符至家焚於寢門頓覺狂風大

大作女自房奔出未數武輒踣地化為黑狐衝門而去有旋風隨其後忽如飛電頃刻不知所向王驚定大慟不食數日而死女亦不復至唯異生僅存蕭然一室云

蘭岩曰受恩圖報人且不能多得況異類耶王飲食子女都賴此女以死繼之亦不為過

台方伯

故方伯台公布罷官居家夜起如厠挂燭籠於壁少間聞窗外窸窣有聲忽見一紅袖出戶下覆尺餘徐徐就壁掩燭無光叱之亟縮去既而又來叱之復去凡數四台心悸急起燭之無所見告諸夫人夫人素有膽乃率婢秉燭往視甫及門婢恐怖不敢入夫人唾而詬之曰汝命獨尊貴伯赫死耶奪燭入照覺有人隱身屋角偪視之則一紅衣女子也面黯然近尺白如粉掀脣蹙頞尸立如僵夫人厲聲曰汝鬼耶現形欲何為以手批之倏不見台踵至扶夫人還寢燈下視夫人面無人色未幾台病卒越兩日夫人暴亡

蘭岩曰方伯顯宦鬼物何敢相近或亦有冤抑耶現形不避亦方伯夫婦數當盡耳

瓦器

京江陳扶青先生有佃戶墾田牛忽蹶鞭之不起察之則牛蹄陷入泥中已沒至脐拔而出

之。得瓦罌一窖。色唯黃白二種。共十二件。質絕粗。似盎而小。形類腰鼓。緣口綴磁珠。如雞頭大。聯屬亦若鼓釘。佃戶觸落十餘枚。越宿完好如故。先生試之。果然。深以為怪。復命瘞之。或有言鑿而復完。必聚寶之物。再命發之。不可復得。

蘭岩曰。既掘之而復瘞之。先生究屬何心。乃物已炫於人寰。卒隱而不可復得。豈預知其非人世應有之物。而故化耶。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郊民。其妻死。遺一子一女。皆六七歲。民復娶同村梁氏女為繼室。梁少艾。民為所惑。於是日虐子女。拳剌交烙。體無完膚。民不能庇。民力食者。每戴星入市趁墟。早起炊飯。際夏月。窗牖不閉。覺窗外有人。凭窗向內而歎。梁仰視見一婦人。蹙眉黃額。滿面流淚。梁驚悸發狂。自批其頰。隣人環救。梁大罵淫婢。奈何毒如蛇蠍。殘我兒女。衆始悟為前婦之鬼所附。亟灌以硃砂。踰時始定。遂自此病顛。往往自褪其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以為快。或引錐自刺。遍身流血。尚不滿意。一日。乃燒火筯自烙其陰。深入八寸。大叫快活而死。白水令邱公理此案。嘗為先君述之。

蘭岩曰。荼毒子女。終罹慘報。天心豈或爽哉。

鐵公雞

濟南某富翁擁貲數十萬性極慳吝居積取贏持籌會計日不暇給而敝衣破帽向親故作貧窶狀老小數十口日市肉半斤菜數斤飯脫粟皆取給於一竈早餐恒午飯晚飧恒夜食不設茶酒終年不宴客雖骨肉至親未嘗見其匕箸是何形狀翁亦不知款客作何周旋然往往見招於人歌筵舞席頗極懽洽又似毫不知生人之樂者鄉人號之為鐵公雞謂一毛不拔也近五旬無子議納妾價欲極廉而人欲至美媒笑曰翁所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喫草也是當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詎可驟得翁燭其速覓居無何有陝西客攜一女來不索值但取衣食不致凍餒以死足矣女年十八麗如舜華翁喜愜過望留為側室贈客錢一緡不爭而去翁得女嬖幸殊甚曲意悅之而鄙吝猶昔女戒之曰昔烏氏倮鄙人牧長寡婦清窮鄉嫠婦而名顯天下禮伉王侯徒以富之一事耳君之富堪敵國矣不特不能知名當時且將泯焉漠焉幾不得與中人伍竊為君羞之若之翁訝曰爾胡為出此言獨慮不造次閒有人屬耳耶且爾言過矣錢之為物難聚而易散我自齠齔時節多市僕滿日積數錢積十二年共得二百二十餘撲滿撲而計之得錢三十餘千貫之以索貸之於人權其子母又三十年計之甫能盈兆中間又設賭局如一切呼盧壓寶樗蒱及項頊羅丹拍格諸戲取

其頭迄今又十餘年矣凡經營五十餘年僅有今日。則積財之辛苦。予備嘗之矣。平生所見所聞諸搢紳世家或竭貲營第宅或傾囊助親友。更有老誖不念子孫者。輒以白似雪圓如月之寶物沽酒市肉日與賓客讌宴。一似與銀錢二物有深讐大恨者。必欲盡力消耗之而後已予每以之自懲猶恐久而不逮爾乃欲我蹈此窠臼其未知物力艱難故漫作是語耶小兒女福大幾許而自捐折如是幸勿更舉是念罪過不小女笑曰。聊以相試何遽驚訝兒豈不知君之志牢不可破將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者哉然翁自聞此說。終不能釋雖愛之如珍錯而防之如盜賊矣其密室中舊有貯銀鐵匱十數封誌甚固例一月一開檢視居無何又值檢視之期婢媼僮僕盡摽諸大門之外獨與女閉戶下鑰匱既發則藏鏹盡空大驚如失左右手瞠目視女詰其故女笑而不答翁大怒曰。抽刀逼之女笑曰君以兒為人乎翁怒曰。爾非人。鬼耶女曰亦非鬼實狐也以爾鄙陋。故盜而之他人耳。翁大怒曰平生血資盜還何所女曰。流通物也盜去。何處不足以濟人豈必深藏固守於一老禿翁之手乎言訖徑入內室覓之杳無踪迹翁始信果為狐祟大慟而絕家人草草殯殮所遺財物。每奪一空其宅亦隨廢為蔬圃云先是翁宅後有樓七楹為狐所據已近百年。其祖父相沿於每月初二十六日具雞子白酒祝而祀之。罔敢弛懈及翁承家後以多費罷之。又以樓房出租於

人狐遂大擾妖異迭興其妻力勸翁憤恨出入嫚罵一日見羣狐來辭曰翁全福之人吾輩何能為請從去不敢復居此矣遂不再至翁以為得計初不意為其所愚弄至此

蘭岩曰守錢虜深可憎惡安得如此快狐行此快事哉辛苦五十年未得一文享用一旦盡空大慟而絕翁亦可憐矣每讀一過令人叫快者三

多前鋒

前鋒多某行二未得前鋒時與所親同往東直門外城闉下習騎射墮馬昏絕所親扶掖以還還家即甦一無所損但神癡不復解言笑與食則食不與亦不食也與飲則飲不與亦不飲也越半月弗瘥家人莫不悶悶會有服役老嫗出外市菜還忽瞠目視其主母問之不答良久乃大言曰半月前汝家多二爺因墮馬不能行動汝等輒棄之去令多二爺踽踽城下盼望家中人兩眼欲穿屢次浼我寄信未得其便今日始得到此可即令人去接幸勿更緩家人聞之大駭同聲唯諾或問我家二爺今在城下乎曰現在東直門外角樓下曰然則子為誰也曰我舊營房南門口開小鋪之王老西也緣去年與掌柜者算帳不平毆氣自縊死冥中憐我冤命協同溺死鬼那三管理角樓下城灣河沿一帶地方前生亦曾蒙多二爺下交者家人聞之愈錯愕應之曰知之矣深勞尊駕第請回即刻使人去接也遂取冥鏹焚之

老嫗踣地逾時方醒。叩之悉不自知。爾家人不敢視為荒誕也。群扶多至隳馬處。呼其名而招之。徑返三四。多忽發一寒噤。即時清白。向家人涕泣而道之曰。汝輩一何忍心棄我於此半月之久。不來一顧。苟非王二哥寄信再十餘日。我不復見汝輩矣。家人環而謝之。無不先悲而後喜。多有少弟。亦童心而選事者。乘間訪王老西及那三。事果不誣也。多今年已三十。為前鋒且十年矣。每逢令節。必具香楮雞酒。於城灣呼王二哥那三哥而祭之。謂報其施。期於終身不衰云。

蘭岩曰。受恩必報。不欺於鬼。多亦厚德人也。

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遑自朝陽門外呂祖閣。時已曛暮。見土城下一草屋中（土城元時舊城）燈火熒熒。一扉半掩。探身窺之。見美婦人獨坐匠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甫跨一足。即仆。次日為人救活。則一足陷古塚矣。問之泣曰。初以為奇遇。纔入門。即見骷髏也。

蘭岩曰。世間紛紛。盡肉骷髏也。前人曾言之矣。然非心動。必不為所誘。噫。天下奇遇。盡屬骷髏耳。甲當從此悟道。涕泣何為。

姚植之

姚壯行。字植之。祖門名士。應聘入甘州提督李公幕府。府中園亭極勝。樓臺池沼。廣大幽深。綠樹數百章。多百年物。往往有鬼物現形。日暮。人不敢過。相傳康熙間。某為提督時。每殺人寘園東夾壁中。迄今白骨髑髏。猶有存者。植之悉未之知。向夕。獨步園中。使館童行沽。將賞秋月。主人李公興亦豪。適攜酒盒來覓。遂相與坐亭畔。讌湖山下。並邀同幕二友。共舉觴政。漏三下。二友皆醉嘔吐。狼藉。各舁還寢所。主人亦扶醉入內。姚量宏。僅半酣。兀立迴廊。搔首看月。瞥見三人立池畔樹陰中。姚問為誰。再三不應。移影向東去。姚疑為署中職役相戲。怒訶之。二人仍立不行。似嗔其以惡聲相加者。姚欲就問之。乃繞出迴廊。相去數武。二人倏不見。姚始悟其為鬼。連聲呼童。而童不在側。姚大恐。促步出園。惶遽中悞走歧徑。花深樹密。秋草縱橫。此際風鶴皆兵。一履脫落泥中。不遑拾取。蹣跚而奔。驀至一廢軒。前有三人坐欄干上。姚急呼救我。三人不應而起。悲聲驚視之。二男一女。男無首。女浴血滿身。皆躶身而坐。姚狂叫返走。顛踣無算。幸館童提燈來覓。掖之還室。病怔夢悸。兩月始瘥。

蘭岩曰。斷首殘軀。其形何慘。想黑暗地獄。不知幾許矣。世之掌兵權者。幸勿草菅人命。徒嗜殺戮也。

新安富人

新安有富人某為蔦商於江西性貪淫殘忍力結官府人多畏之其在洪都時嘗同數客遊松門見一浣衣瀨女婉妙殊絶命僮僕捉入密林深境處欲污之女滚地哭罵抵死不從富人意興索然將縱之去矣而客有附庸為虐劉姓者教其縛女手足躶而仰綳於石上主客僮僕遞淫之自午至晡更番一十六人女不能任竟死林下遂委之而去女家得屍訴官嚴捕兇徒不獲事亦寢富人家有一子為太學生一女年十八尚未字人新安風俗勤儉雖富家眷屬不廢操作值採茶時節結諸女伴入山暴雨驟至各覓躲處富人女獨立於巖下徘徊間聞有喚其小名者張皇四顧而聲在石內女大驚癡立石曰汝勿恐我山神也汝父在客中恣横淫死人女女控諸陰司陰譴甚重將報之於汝身大士以汝母日誦經咒繡佛長齋發大慈悲令觧汝難汝父作惡不悛慘禍行將至矣汝其速逃勿集於此此非善地也女恩怯泣拜踉蹌冒雨而走山徑滑溜起跌數四始見諸女伴聚積山亭下羣訝曰許時在何處令人懸擬女紿以失路言次有四五惡少踵至咸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巖下非善地之説微神告幾遭强暴陰誦佛號不絶既逃以白其母母歎且泣曰以汝父素行又何事不惜為神佛豈欺人哉嗣此戒律愈嚴女亦信心奉佛焉其子年雖少頗有父風鄉人稱其克肖屢梗母教母甚憂之一日有親戚逃自京師者其子往候之

話及京師人之衆矣究竟何等人爲最樂親戚曰樂者甚夥要皆高不可下耳爾我今生斷不能及唯一等人極可歆羨蓋太監也予曰刑餘之人有何可樂親戚曰汝但知其人道已絕必乏之樂趣而不知其可樂之處甚多試爲予僂指註之夫王公至貴者也然望天子之居不翅天上彼以閹故得出入不禁一樂也不耕不織而一生喫着不盡二樂也父母不敢以爲子兄弟姊妹尊而奉之三樂也雖不素封人不見之物彼能見之人不得食之物彼得食之四樂也無妻子之累有福獨享不必爲後人計五樂也有此五樂何樂如之其子傾聽神爲之移問吾輩亦可作太監否親戚曰誰不可爲但多此胯下一物耳一笑而罷其子遂一路冥想決意自宮尚恐見沮於其母潛袖剔刀入廁自割其勢大叫猛絕家人覺而救之已殞矣無何富人遄省其妻以女之所以生並子之所以死悉告之意在諷諫富人伸首向天呵呵作怒笑聲曰婦人女子畏信鬼神古人或遭腐刑或置面首二十豈皆宜報與其祖父耶總地獄之說荒唐耳如果有之吾將向冥王乞請必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又何懼之有其妻哂曰雖十八層地獄盡當奉屈一遊所慮留連忘返不得再見天日爲妻子憂耳富人怒而大鬧遂析宅另居不復結談僅月餘即爲二豎所困日見前所淫瀨女立榻前或與青衣數人雜坐於室若有所俟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囚首垢面向富人泣

訴曰。松門事發矣。視之則前日附膚為虐之劉姓客也。富人亦慘悽不勝。呼其妻女至前。哭告所見。並詳述前事。乞為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妻女悲其罪孽之深且重也。同向佛為誦經以求超度。女終身不嫁。奉母終焉。後有人自江西來。傳言劉客於某月日自殘死矣。計之正富人死之前一日也。祁門尹吳金泉嘗述以勉人。予及諸外弟皆熟聞之。

蘭岩曰。為惡不悛。終遭顯報。冥冥中豈或爽哉

維揚生

江都某諸生之宿遷。同二友謁西楚霸王廟。因話及鉅鹿之戰。及垓下之敗。感歎移晷。生獨以為不然。曰。千古無才無識。庸而且碌者。項王一人而已。昔虬髯客志在天下。一旦見文皇自愧不逮。甘心遜避。遠帝扶餘。吳越王負蓋世之雄。奄有東南。而覬覦中原。終守臣節。此二人者。非不欲創業垂統。為一朝烈祖。施後世而傳無窮也。特度德量力。見機而起者。亦見機而止。故不愧為豪傑。不失為英雄。豈若項王。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以沛公之豁達大度不識其為真人。以張良韓信之才。不識為國士。亞父以反間死。韓生以直諫烹。徒具蓋世之資。虛負重瞳之表。乃太史公猶列入本紀。江淮人祀以崇祠。此天下大不平事。而諸君尚津津

然置諸齒頰且有景行之慕獨不慮貽識者笑乎二友曰不然項王以暴人故小之要亦叔數使然究其人亦有足多者如燒秦宮室毅然不襲秦弊封六國後義也會鴻門釋沛公信也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勇也不殺太公仁也怒也一敗塗地不忍復王果也君書生之見妄詆英雄毋乃不自量乎生艴然曰君輩不足論古人我與我周旋久自為酬酢可也因呼僮索筆題句壁上曰炎劉受命順皇天天使重瞳作獺鸇千古中原羣盜賊讓君馬首一鞭先題畢擲筆大笑二友默然遂分路而去是夜生夢中為人縛至一廣殿下見項王按劍而坐盛怒叱之聲如巨霆棟宇震搖生震慴仆階下傷折一股王命拔舌即有數壯士同聲而應蜂擁至前一人搤抉其舌極力拔之生大叫而寤舌遂蜷曲不復能作了然語右股亦病癱瘓終身不痊云

蘭岩曰項王事已隔幾千年矣何來狂生暢一時無稽致終身殘廢悔何及哉甚矣人不可不慎言也

市煤人

癸巳仲夏過訪宗室雙丰將軍立談廊下見一人裸身荷擔入庖廚供煤炭者胸前背後各有傷痕長咫尺闊寸餘恠而詢諸將軍將軍曰此奇聞也會須細談乃煮酒設饌為予詳述

之因言其人王姓雄縣人市煤十餘年矣方其少年時村居貧甚肩挑以食力逐日擔瓜茄之屬赴菜市而所居去市遥遠雞鳴而起猶恐後人例於五更輒往趨虛一日行至半途遇迅雷洪雨行不能前於電光中見路旁矮屋數椽葭蘺遶之王入籬窺户則門鐶繫以麻索虛無人焉王解索啟扉息肩其內復閉門蹲踞炕頭一食頃忽聞橐橐之聲竊訝之久之聲漸繁於爗爗電光中見一人遶地而踴王大駭愳屏氣不敢移動惟瞠目直視瞬息間其人倏至面前遂不能辨其面目被髮蹙眉吐舌唇外長數寸王駭極手足失措正張皇其舌忽觸於額王狂叫驚走奮力撲窗縱身而出昏然仆地黎明後始為行人救甦備詳其事衆咸集錯愕既而村隣漸至共云前一日有婦人縊死梁間已報官尚未檢驗不意竟作怪如此同入視尸已僵卧炕下矣王驚定思痛覺胸前背後似刀割不可忍解衣視之皮肉狼籍衆共測其故乃悟突出時因撞折窗櫺是以上下兩受其傷也不割腹拖腸亦云幸矣迄今閱二十年將終其身患疤痕焉初聞甚異之既而相與捧腹

蘭岩曰自縊自經又作怪異誠不可解豈不得其死者果皆為厲哉王不幸遭此驚痛耳

鼠狼

某佐領好酒喜啖。一夕夜過市羊蹄六七枚，犬酒一瓶，提擁爐獨酌，棄蹄骨於地，驀聞牆脚下窸窣有聲，挑燈諦視，見小人十餘，各高五六寸，或男或女，裝束悉類時人，皆背一竹筐，傴腰拾取蹄骨，置筐中，移時而盡。某心悸，取火箸擲而擊之，一人仆，餘驚走，悉入壁洞，仆者滾地唧唧，隨化為鼠狼而逝。

蘭岩曰：為拾餘骨，致遭擲擊，怪亦貪矣。人之貪財物而任意攫取者，須於取時，方為人之所擊也。

巨人

應城王家口有村氓十餘輩，以秋稼將登，同於田間作蘆棚守之。一夕，醵飲月下，倏有旋風自北來，勢如山岳，群以為怪，既而漸近，約去二矢地，忽停吹不動，形如浮圖，但聞聲震如雷，化為巨人，高二丈許，白衣白冠，手持白幡，向衆一揮，仍為旋風，向南去，急如奔馬，衆悉驚絕，良久始陸續復甦，哄傳鄉井。夥中有三人，一持觀音咒已三年，一不食牛肉，一大醉熟睡。未嘗與賭，尚以為妄，然亦不敢復往守田矣。逾數日，十餘人接踵暴死，唯三人無恙。

蘭岩曰：誦咒戒牛，得免於難，固矣。至於酒能悞事，人盡知之，而此人獨以大醉免死，是酒又能救命也。豈巨人亦懼其酒狂耶？抑醉亦為冥間所棄耶？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皂市陽桑湖畔為其子娶婦亦鄉宦而富豪者妝奩豐厚一鄉之所豔羨有偷兒楊三覬覦半年以許防守嚴無從措手會其子拔貢許親送入都將肄業成均以圖進取楊俟其行而夜入內室伏暗處俟之時新婦方娠不耐久坐二更即寢相伴唯二婢就燈作針黹良久始閉戶亦各謀睡移燈置几上光明如晝楊聞鼾聲知已睡熟方欲竊發驀見房門自開一人啟簾入深目聳鼻黑鬚繞頰背負黃布囊獰惡殊可怖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必有詭異姑屏息蜷縮以覘其所為其人鶚顧房中探袖出香一枝燃之於燈插二婢枕畔乃立新婦榻前挂羅帳於金鉤啟繡衾以禿指婦面內而臥花睡正濃其人輒指閉目口中喃喃似有所詛隨以手指婦背者三婦忽蹶然而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布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破胎取子復剖子腹取其心肝貯小磁罐內納裸囊中背負之徑出房去婦屍隨仆床下楊睹之驚悄忿恨盜念頓灰出戶尾之密覘其所經歷門數重皆見其人以手拂之悉洞開無阻卒至村口一旅店尚掩半扉其人側身入扉乃闔且聞落鎖聲知為妖人寄迹之所因念彼既偽作行客豈能出不由戶聊憩檐下坐以待旦雞初唱店門忽啟其人負囊而出楊急起捉其臂曰客請少停有密事奉白言次拖入店中抱持之大呼曰

主人速來為汝擒得妖人矣。其人大驚。極力擺掙。楊抱持益堅。俄而群客驚起。主人亦至。環問其故。其人曰。我四川蠻客。欲赴江南。今日早行趁路。不知此兄何故哭來糾纏。楊曰。勿聽其飾說。但檢其布囊。便有証據矣。衆是之。開囊聚觀。則累累然磁罐數枚。復欲開看。其徨遽抱罐而呼曰。罐中黃白。為一生衣食之本。奈何攫攘。欲劫我財耶。衆怒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共睹之時。誰劫汝財。無事出言傷衆。顯有情弊。主人挺身奮出曰。有事無事。予一人任之。第開看。勿多言。即奪一罐開之。見鮮血滿中。腥氣觸鼻。取器傾視。盡小兒心肝。數之得七罐。尚空三罐。衆莫不駭異。致詰那得此物。楊曰。彼必不承。請以代白。因述夜間之事。衆人大驚曰。紂以天下之尊。刳剔孕婦。尚為不可。汝何等人。破卵傷胎。不一而足。苟非上天好生。假手宵人。則吾鄉之孕婦小兒無噍類矣。於是大動公忿。競揮老拳。主人恐其致斃。方欲止之。其人忽瞑目大叱。衆拳到處。如觸木石。指節損破。主人大驚。倉卒間急提一罐。自其人頭上傾之。其人連作恨聲曰。罷了罷了。莫非數。人衆復毆之。主人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倘打壞誰任其咎。不如執之送縣。自有國法在。聽官斷可也。送其之縣。許家男婦已在。楊更述之。許媼大哭曰。凶犯已獲。吾不忍復至公庭。致官家閨秀暴露屍骸也。婦母家感其言。亦皆罷訟。相與驅車而返。縣宰細訊得實。方知為白蓮教妖人之黨。取小兒心肝者。亦行持邪術必需之物也。時湘漢一帶。胎婦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並得其黨名姓面貌數十人。陸續捕獲。

獄成寸磔其人於市。楊杖二十。給銀五十兩。責其為盜而賞其捉奸也。

蘭岩曰。妖術殺人。慘酷已極。固天人之所共憤者。卒乃假手宵人。以敗其事。抑亦巧矣。不然。與訟結讎。多人牽累。何能一旦痛雪新婦之冤哉。

鬼哭

貴陽太守某公之母病瀕危。親戚鄰里來候問者。皆設酒殽於廳上款之。二更始散去。餕餘尚多。有子姪四五人。復聚飲於齋中。三更後。忽有哭聲起北窗外。類少婦。而音甚慘切。舉室驚默。相向。有二三胆勇者。出戶視之。於月下見一白衣婦人。循牆而西。徑入角門去。無不毛戴。咸知其為鬼也。一食頃。聞宅內悲聲群動。家人奔走來告。太夫人已氣絕矣。俗諺有喪門弔客之說。理或不誣也。

蘭岩曰。其事有之。其理不解。

袁翁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一破屋中。幾於行乞。一日。窘甚。飢虛已數日矣。無如何。檢點破衣襦數事。至典肆欲質錢若干。肆主曰。此等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我非濫為者。特以飢不得食。稱貸無路。乞食不能。故萬不獲已。以此為質。不過聊以為信。得錢則取贖耳。幸念

素識之情用質數十百文以延殘喘也肆主以為笑談置不理翁忿然曰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苟有日發迹誓亦開一解庫彼時雖有人將死孩兒來質亦必質之矣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聞之頗不甘第以其貧窶至極不足與較故為隱忍翁遂去一路冥想毫無生趣乃止步向天號泣曰嗚呼袁某自問於心所行之事無不可告人者胡為而竟至於此耶良久輟泣復行忽破衣為棘刺所牽猝難擺脫屈身摘之覺棘下土甚鬆試抄以手土中有物纍纍然白光爍鑠取視二枚則朱提也大驚喜即以破衣裸數錠仍以土密掩其餘者以遏次晚復往取之多不勝取數旬方盡約略二萬金不敢彰露先作些小生意遂漸張大一年之後遂為巨賈問舍求田買僮畜婢遂於宅旁開一典肆前肆主聞之訝曰袁餓鬼果有今日耶昔者受其惡言惡聲每一念及心實不甘今趁其發市之始盍一往故犯其忌聊申夙忿乎乃覓二死孩裸以襁褓挾至其肆求質銀十兩主櫃者大怒勢將用武翁適在側急止之而拱手向肆主曰老兄欲證成我為信人耶此孩之死正值小肆開市之日不為無緣請如數質之因使人買一小棺殮孩於內此孩不必遠送即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亟呼僮僕執鍤就腳下掘一穴纔尺餘忽得一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瓮十數瓮中白鏹皆滿一肆大驚肆主見之感歎始知翁長者天固有以默啟之也再拜謝罪而去翁自此富甲一縣已而生

子子生孫皆能讀書上達有仕至尚書者督撫者卿貳者科甲聯綿迄今正當鼎盛也。

堪輿

護軍參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為賊所擄械送某喇嘛處至則入一大剎喇嘛据牀坐年届期頤兩睫垂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牀下侍者進牙筯一枝喇嘛以筯撥啟其睫束以哈達帕露兩瞳如碧琉璃明徹似蜻蜓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為觧脫喇嘛曰半年後當返中國此亦定數未可倖脫也吾視汝無人根柢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悉有秘授凡六越月大將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某終守蘇卿之節將軍取之以還某屢官至護軍參領遂精青鳥之術知名輦下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鄉人瘞之叢葬處老槐之下後十餘年其子經商頗利累貲鉅萬故鄉已獲牛眠地議發櫬還正首邱祈某一往勘之某至墓所周視即曰此穴得木之氣甚旺不可更遷也且發土更見肢體於君大不利子欲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奚其親致掩骼異地非孝也子不得已傭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為柔根蟠絡不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納之臂折子大哭觀者靡不惋惜嘅嘆子扶柩還於路墜馬折一臂遂成廢疾旋卒於逆旅棺厝一古田中無馬鬣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為其先人營葬會

葬者接軫。靈輦甫至穴前。某趨至公前。啟曰。職家貧。賫錢四十萬所不能矣。謹具生芻之弔。今觀佳城鬱鬱。而上色純殷。恐致不祥。請一觀朱壽之器。公素耳其名。亟命啟緣幕示之。某驚曰。穴已定乎。公曰。定矣。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為張某所點。張亦素有盛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捨此豈復有正穴哉。衆多附和之。遂下棺而崇封焉。某頓足曰。此大繆矣。急取鍤向墓之南掘地為溝。深尺餘。長二丈。闊一尺。曰。得此其庶幾免乎。既而辭去。以煤炭大書一火字於碑陰。張見之。誚姍不已。俄見數騎自城中飛奔來報。宅中失火。廩廐俱焚。公大驚。始信其術之神。自此名愈噪。所居隣歷代帝王廟。院東悉屬紅牆。或謂大不雅觀。盍去諸。某曰。吾今老矣。平生信天株守。不善夤緣。所賴此數仞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餞餘年耳。至冬。可以卓異授江南一參將。五年後乞休還里。宦囊頗裕。但不敢復為人相地。相則兩目赤瘇。每數日不瘥。

閒齋曰。參戎公今下世矣。伊君昌阿其壻也。嘗為予言其異蹟甚多。悉堪紀述。方其為護軍校時。偶偕三四友人攜酒郊遊。小憩一墓門下。墓前松楸陰翳。咸嘖嘖以為佳城。公曰。此絕地也。何足稱羨。友問其故。公曰。此松柏皆百年物也。苟有子孫。則斬伐而貨為棟梁也久矣。焉能至今無恙乎。友群笑以為惡謔。既而坐旗亭。詢及墓主。酒家傭曰。此漢軍張氏之塋也。

張故百萬富。而今已矣。絕嗣數十年矣。衆大駭。益神之。夫公之術固神矣。乃為所詭。亦窮理至乎其極者也。

蘭岩曰。一術之精。便能言之如響。趨吉避凶。未始非道也。神乎技而進乎道。信夫。

尤大鼻

咸甯尤大鼻販皮貨於天津。與布客董九親戚也。而相友善。董有子名韶。年十七。丰神雋逸資質慧秀。不類賈人子。尤深愛之。值年午節。尤攜韶出遊河上。過闤市車馬闐湊。遂相失。不能復聚。韶覓尤不得。獨坐河干樹下暫憩。見肩挑白酒賣者。呼而沽飲之。白酒甘冽殊適。渴喉一舉數椀。炎暑頓消。韶固稚弱。未嘗飲酒。白酒雖薄。亦不能任。眩暈頗甚。就臥樹下。無復知覺。良久醒來。則在一紗帳中。衾枕悉具。驚起欲遁。忽一人振管闢扉。秉燭而入。則一十八九女郎也。修眉素面。含笑嫣然。置燭於几。低鬟斂衽曰。日間還自外家。見子醉臥茵草。恐犯風露。故設榻相疑。子其勿疑。韶始恍然。感荷無盡。即欲辭去。女止之曰。時已入夜。路且隔城去將安之。宿此為便。韶曰。與子向無交涉。何敢便任。女曰。飲啜前定。邂逅非偶。幸勿作客態向人。韶謝曰。惠然肯留。深愜素望。第慙少子不學。出言市井。談鋒不敵。徒聒聽聞。女笑曰。兒閨丹漆不文。白璧不雕。質既無虧。何必受飾。且子撝詞謙語。婉而多風。藹類芳芬。須堪取則。

得承一夕色笑死不為夭因問何字韶曰童子無字問名則董韶耳於是絮語間雜妖言隱謎女或如不聞或偶一應答尖顙刺人韶神魂俱蕩如在醉中壁上懸樂器制甚古雅不識其名女曰參差也一名洞簫韶曰然則卿必知音者女曰有孔則吹之有絃則撥之順其自然自能合調若夫膠柱鼓瑟雖有元音從何發洩是以知音之難也能歌乎女曰懊憹之曲子夜之聲但堪囉嗊於一時詎足嗹聒於大雅乖音錯節不足以徵夜深矣與其隅錦屏於鄂渚何如覓佳夢於巫山韶靦覥從命乃相與就寢低帷暱枕極盡歡愛留連數日不思旋返更得逐漸盡其同類有名小蘭者小蕙者有名小壽者秋紅者要皆姝麗各具所長女名春翠色藝獨為羣姬之冠諸姬亦自知不逮凡百將順時盛夏暑熱四姬邀韶共浴蓮沼中狎戲方殷春翠忽縱眸遠矚大驚曰妖道亦太狠毒直尋逞至此耶不暇著衣白身回走四姬失措提裙挈褲紛紛狂走俄一人飛馬至繡衣青巾貌極雄偉問韶曰彼衆女子安往韶戰悚水中口不能言但以手亂指其人隨手所向繞沼而馳卒無所得意殊忿懆連鞭其馬馬抖鬣一嘶御風騰起急如飛電瞬息不知所逝韶翹首向天癡立瞠目旋聞人聲喧覓似有人呼其名者驚視之則其父及尤並相識數輩畢集沼畔扶之出水衣而守之一餉時神色甫定四顧園亭烏有蓮沼無存但見幾樹高槐數坏荒塚塚前積雨成潦葭荻叢生復爽然

若有所失。回念諸女。不覺潸然。以車載還。衆亦散去。唯其父與尤在旁。因詰如許時宿食何處。乃一旦獨浴積潦。甚不可解。韶不能隱。一一吐實。二人不勝駭愕。尤歎曰。自午日相失。在在諮諏。令尊為汝忘啜廢寢。懍懍自傷。原其咎在予之不謹。詎能自安。亦曾擬議或遭狐鬼。愈益憂惶。夙聞某廟李道士有奇術。往祈之。彼授一符。令去郊外焚之。焚訖必有狂風。但從風而往。必有究竟。不意果能獲汝。李道士真神仙矣。第可恨此女。不測是鬼是狐。輙作如許狡獪。必報之以洩吾忿。董曰。得人為幸。遑計其他。且彼既能幻化惑人。豈無術自衞。茍一選事為禍不淺。韶亦勸慰。謂奈何與異物較短長。尤終不釋然。翌日城門甫啟。即提一短梃。奔至積潦前大索。無所獲。卒至古塚旁。見茂草中一穴。大如椀。黝然而深莫測底止。尤笑曰。得其巢穴矣。然無可用武。躊躇得一策。乃多取朽木槁枝填塞穴口。燃火薰之。一食頃。欻然一物衝烟突火而遁。視之一黑狐也。迅走如風。追之不及。方卻回。又連出四頭。一白三黑。倉皇四散。皆不能逐。後遂無繼者。尤笑曰。此即所謂諸女郎也。與族俱行。此舉徒勞矣。欣欣然還。述之於董。董大驚曰。胡不見商。輙獨冒此險。彼皆甘人者。既皆逸去。必圖報復。兒不可疏防。為兒計。不如暫還以避其祟。尤曰。予正望其來。豈可反為葸避。董知其不可諫。陽稱其勇。而陰為護衞。一日。尤將出城責逋。董父子請偕。尤許之。及出關。尤內逼。往登溷。董父子竝俟檐下。

少焉聞尤在廁中罵人董方猜疑忽劃然一聲罵聲頓止董父子趨入尤已倒置溷中兩足伸縮廁中更無一人併力扶救糞蛆無處不有幸不致死董父子亦不能無染遂相與至河上浣濯逾時始各就緒董因詰尤與誰口角致墜溷中尤笑且歎曰不聽藥石言便有腌臢氣予始登廁即見一黑狐人立壁角向予切齒予方罵數聲彼突至面前極力排擠不覺仰面顛墜平日英雄掃地盡矣董父子亦為之捧腹亟遷逆店議作遷計董慮韶召邪亦令同遷就婚擇日趨裝就道暮宿逆旅夜半春翠忽至與韶同寢尤聞韶喃喃絮語諦聽之如與人交媾者然悟其又為狐祟大聲恐嚇韶驚覺已失女之所在然遺精濡席矣尤詰得其故復大罵已而就寢忽失尤韶起秉燭徧覓聞鼾聲出自一米瓮中瓮上覆一瓦盆泥封甚固急呼主人俾開之主人曰此醃菜未熟開之何為韶曰有人在內焉得不開主人駭異聽之果然急開之則尤蹲踞其中週匝皆菜僅露頭面撼之始覺問所以入瓮之由茫然不知衆猜想移時莫得其解久之尤忽自悟曰此必彼狐請我入瓮耳主人求得其故亦笑而咋舌曰更無可疑矣尤一路為狐所弄愈出愈奇直入河南界始獲安甯其後亦無他云

蘭岩曰一夕歡愛天緣已早定之狐雖攝入洞中並無傷害意既已出之何必讎之致遭戲弄尤亦選事人哉

董如彪

嵩陽董恒字建威。以叅將褫職家居。年四十餘。稱雄一鄉。性好武勇。所交遊悉射皮飲胄。飛蒼走黃之人。豔妾六七人。爭妍鬬媚。以悅一人。第宅復閎壯。園亭之勝。甲一邑。園中有池。可容刀。綷池綠園千章。就中搆軒五楹。顏曰萬綠。極虛敞。值夏日與其儔類。講武其中。其父棨之。弗悛也。父歿。愈不自戢。生二子。長如彪。年十八。次如虎。年十六。皆出側室。而如彪稟賦與父殊。秀外慧中。尤喜篇什。馳馬試劍。非其所好。以故失父愛。雞肋常遭老拳。家有老僕葛封者。質樸戇直。好強諫。董稍憚之。封有子印兒。亦年十八。為彪虎館僮。韶秀慧黠。一家之所鍾愛。適秋高馬壯。董率二子及僮僕三十餘人。負弩肩槍。呼鷹嗾犬。往獵於山。自辰至申。獲禽甚少。與盡將還。欻一大黑狐竄出草中。董逐射之。連發不中。狐奔至如彪馬前。逡巡欲遁。董急呼如彪射之。如彪但束手笑。狐遂逸去。董叱曰。懦弱子何顏甲至此。不畏君輩笑耶。如彪曰。家中羊豕甚多。豈必獵食。董大怒曰。小子生為男兒。毫無丈夫氣。豈復董建威子耶。汝欲食羊豕。我偏以汝飼虎狼。遽喝下馬。奪其弧矢。但與一火槍曰。留汝於此。不得狐無相見也。言訖回馬。葛封棄鎗投鞭。涕泣叩馬而諫曰。大郎所言。非無理。主人奈何逞一時之怒。輒棄之萬山之中而不顧乎。且為人之父者。教子於義方。弗導於邪。凡邪僻之事。無足為子孫效

法者。主人自為之則已矣。何必戕賊大郎。欲其濟惡。而不欲其幹蠱也哉。董怒曰。汝病狂耶。胡為悖逆至此。對曰。老奴不悖主。不自知其非耳。夫人之所以修身齊家者。仁也。孝也。慈也。悌也。今主日以殺戮獲禽為樂。不體上天好生之心。可謂仁乎。父死未葬。爰及田遊。可謂孝乎。棄弱子於荒山。以饜麋鹿。可謂慈乎。二郎旁觀。不發一言勸止。豈教之以悌之義乎。使大郎有罪。主人且當分謗。矧其無罪。棄之何名。董怒發如雷。馬箠亂下如雨。封頭面皆破。流血滿衣。揮手而退。董遂縱轡出山。衆人畢從。封大罵衆人助桀為虐。一何喪心。乃呼印兒而囑之曰。汝其追隨大郎。生死與共。吾耄矣。無能為役。俾大郎得狐而返。不致他變。則汝亦當如漢帝列侯得功狗矣。不然。即此永訣耳。歘歔上馬。連促令去。印兒踴躍而去。見如彪於岩下。方倚槍而泣。印兒慰藉之。如彪得伴。殊慰。相與覓狐。杳不可得。既而蒼然暮色。自遠而近。漸無所見。四山清寂。繁星滿天。樹響水鳴。狼奔鴟叫。二人蹲伏石畔。恇怯殊甚。久之月出峯巔。烟籠澗壑。依稀有數人循岸徑來。相去一矢地。諦之非人。夜叉也。赦肢血梅。齒巉巉如鋸。鶻行鴟顧。目光睒閃。氣息咻咻。如彪戰慄。俯伏屏息。不敢動。印兒低語曰。怪物非一。此間非藏身所。不如升彼高樹。庶幾免患。如彪曰。素未嫻習。焉能升樹。汝速自為計。明日收吾骨焉。稍遲回。即成兩斃。轉非汝父付托之意。印兒不得已。潛登。一自松濃密處垂首下觀。歷歷皆辨。一

夜叉行至石畔驀見如彪遽滾地風旋良久始定拊膺而踴若甚驚怪作聲嗚嗚餘者聞聲
畢集一夜叉蹲地上聳其背一夜叉提如彪腰胯置其上負之而去印兒心胆墮地忽忽下樹
密覘向往歷數嶮巇卒至一破廟前有夜叉甚夥皆拱立廟側後數大樹皆參天印兒復緣
其上隱隱見廟中有二人一左一右正面坐又有數人列坐衣冠奇古身體甚偉岸趨蹌其
下者又不下數十人皆不作夜叉形又見諸野獸如虎豹如熊羆如豺狼麞鹿狐兔者紛紛
廟外何止千百頭夜叉置如彪於階蒲伏而出似極震慑右坐者曰董恒恣虐不仁冥報在
邇今乃忍棄其子亟當先殺之以抑衆怨列坐一人曰不可董恒雖惡其子無罪且一言梗
父有止殺之心罪人不孥不肖子猶將宥之況如彪賢子乎右坐者曰然則將何以處之列
坐者曰不如釋之上以體上帝好生之仁下以行明公恤刑之惠至於報德報怨自有主者
非吾曹事也左坐者曰參軍之言是也命夜叉仍負之去寘故處夜叉方舉趾即有一老人
跽階下啟曰適承明諭報德報怨自有主者董如彪於臣有恩請主之右坐者曰可老人叩
謝負如彪而出蹣跚東去印兒下樹尾之越險履巉崎數里抵一洞口老人欲入忽回首見
印兒訝曰爾何為者印兒曰偶迷路欲覓一宿耳老人曰此間非子所宜至宿愈不可印兒
曰主人被負至此予將安逞乎老人熟視曰得無見誑印兒曰如其不然予縱好事亦不當

深山暮夜涉險給人。老人點首曰。此說大有理。不復汝疑。但從我行。保汝主僕得啜飯處。因同入洞。洞中黝暗。頗不易行。凡數折。忽大開朗。平衍廣濶。雖戴石履土。而迴廊曲室無所不備。男女數十人聚候於庭。見負如彪至。莫不欣慰。爭來扶掖。安頓榻上。飲以硃砂湯。如彪神氣始復。雙眼微開。印兒遽前擁之泣曰。大郎甦矣。勿驚。如彪見印兒。矍然起坐。問此何地。豈其夢中耶。印兒哽咽告之。老人曰。此洞天也。隔絕人世。不知其幾由旬。欲還不得矣。汝止此無徒悲。如彪拜問出處。老人自稱胡叟。兒女頑劣。不計利害。非予仁者開一面之羅。則此時肝腦塗地矣。如彪故穎悟。便知即日間所縱之狐也。自念既有施於彼。住亦無患。密語印兒。印兒亦恍然。遂相安不以為異。日漸慣熟。雖閨人亦不相避忌。叟二女。長曰阿笋。身小而潔白如玉。媚曼雙絕。為九姻所重。次曰阿嫩。修眉細目而微麻。婉妙殊甚。叟議以一女妻如彪。而莫決誰可。胡媼曰。盍效法古人。以紅絲繫女腕。而牽其頭緒。令董郎隨意牽其一。為實窗之選。叟曰。是或一道也。阿笋止之曰。董郎有大恩於妹。以妹嫁之。情理兼盡。誰曰不宜。叟捋髯白。此不易之論也。夫復何疑。第如汝之能讓。亦有足多者。笋含羞而退。於是以嫩適如彪。舉室豔羨。以為玉藥璚英。天然嘉耦也。笋酷好咏吟。時過如彪夫婦相與談詩。或分牋拈韻。共相唱和。如彪嘗謚小婢為嫩所執。戲令長跪而扤其頰。諸婢傳以為笑。笋謔之以詩曰。鶺鴒

比翼鳥。一夕忽分單。夜靜更深後。鶴行鷺伏前。雪膚依草薦。玉掌示蒲鞭。俛首無生氣。郎當犢鼻邊。如彪見詩笑曰。阿姨可謂揣摩到家矣。然而尚有未盡處。試為足之。乃和而返之曰。垂成事忽敗。肘膝赴牀前。方寸癡如醉。雙顋熱似燃。夜深孫鳥動。春老一蠶眠。不殺形尤酷。飛凫壓兩肩。笋展誦一遍。銜袖而笑。嫩怒之以目。曰。子無伎倆偷香。奈何以我解嘲。如彪曰。句句實。字字真。豈有虛假。嫩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事已隔日。汝等詩人更多附會。往往誣妄好人。那足為憑。心正何怕眼斜。一任汝曹喋喋。笋曰。妹以閫威自鳴得意。妹夫又口有雌黃。皆非兒所當究。但借此作一詩題。聊以破涕耳。嫩戲拍其肩曰。姊姊作奇想。便強使人削趾適履。獨不念隔膜之詞。傳之悠久。徒紊亂真之贋乎。亟當自懺。勿洩於人。笋笑曰。妮子包羞矣。既出軟語。姑置之。遂裂詩於燭上焚之。歡而散。自此與如彪相狎。無所不至。但不及亂耳。一日。姊妹同往舅家。翁央印兒為御。笋於碧紗中。見其韶秀。遂製如夢令辭曰。擲果潘郎風味。傅粉何郎風致。底事不同車。忍作執鞭之士。留意留意。詢伊名字。既而出户。疎於防檢。適嫩攜如彪來。得辭競觀。嫩笑曰。兒今日又得詩題矣。遂擘牋和之曰。漸識石榴滋味。驀見蓮花標致。有女正懷春。誰是誘之之士。留意留意留意。印兒名字。如彪方欲捉筆。笋已遁室。過窗下。聞窗內折紙戢戢。磨墨隆隆。猛憶詩牋未收。急入視。嫩已睨之而笑矣。笋羞

澀無以自容娥曰知姊又得一詩題故來相賀因以和詞示之爭大慙二人戲語間雜良久始去叟風聞笑曰婢子下流乃悅及輿夫耶吾不可效王鄭之所為致兒女子憔悴以死即擇吉以印兒贅爭居久之叟謂如彪曰子二人可以遄省矣如彪慮父不容叟曰雖欲不容豈可得乎二女任攜之去第無所贈實為可愧耳是日置酒為餞唯一小駟駕巾車命四人乘之行甚駛轉瞬已失洞之所在並無軌轍者而小駟不須鞭策循路委折直抵家門宛若熟路四人下車小駟自返入門一家驚以為鬼物又見二女之豔彌各詫異印兒備述顛末家人始定爭為泣告曰大郎在外二載餘豈知家中一敗塗地主人自棄大郎遄來三日即捐館矣二郎病癲癇接踵而歿唯葛封於一月前自云上帝命為某山之神是夜無疾而逝房中諸姨皆已改醮奴婢之所以不致星散者徒以有大郎生母在耳如彪大慟登堂拜母引罪自傷母曰兒見棄於父罪不獨遄也今得婦而返殊慰老身又念葛封之忠印兒之義養為己子更名如麟二女事姑極孝家資十倍於昔各生一子一女親故知為狐育無肯結婚者男娶女嫁皆求之於遠方後十餘年母死殯葬之禮哀祭皆盡既服闋如彪悉以田宅分屬二子同如麟復從二女入山遂不復返其親多言狐女別無異人處唯衣不更新亦不舊敝面貌常如十八九歲人喜食雞肉嗜火酒為可異耳又言其姣媚處見之者無不狂惑

失志所遺子女雖美。然較其母百不能逮也。

蘭岩曰。董恃財自恣。棄子拒誅。可謂不慈矣。身死家敗。立見銷亡。非冥報乎。卯兒從如彪於蕉山中。歷涉危險。雖死不避。忠義可嘉。其獲佳麗。於意外。不亦宜哉。

某別駕

某別駕之任嶺南。值大雨。借館於山左許氏家。許故大戶。宅第深廣。書舍後朱樓五楹。別駕欲下榻其上。許有難色。別駕固請。許躊躇久之。始曰。下榻固無妨。但樓中所有什物。幸勿移置也。別駕敬諾。許置酒相款。至二更。乃命燭導別駕登樓。鄭重而去。別駕環視樓中。一切箱櫃几案琴書妝匳床帳等物。無不整潔。別駕默念。此必主人閨秀所居。乃是曲房宴私之居。以我力請下榻。故爾曲意騰挪。其誼亦良厚矣。事出冒昧。心中不安。翌日。會須厚饋。以酧其情也。籌計更餘。始就寢。啟帷視之。見翠被繡衾。麝蘭芬馥。心愈惘然。無如之何。姑就寢。輾轉間。恍聞履聲。藉藉。心異之。伏枕潛窺。見一女子。麗甚。年約十六七。衣裳縞素。就几上剪燭開鏡匣。作晚妝。盥漱訖。徐徐盡緩結束。寘諸椸枷。獨留褻衣數事。置諸薰籠。焚香易履。即移燭啟帷。上牀。一足甫入衾。別駕神蕩已久。遽以手握之。女驟驚。戛然一聲。破窗而去。急起索之。杳無所見。窗紙如故。衣飾亦亡。別駕始悟非人。大聲急呼。僮僕畢至。亟起主人而告之。並

詰其故，許始而愕然，繼而慘然，既而泣然，曰：客長者也，誠以實告。小人有妹，色藝俱不下人，許字同里吳孝廉之少子江，未嫁而江短命，妹誓不更嫁，屏居此樓，日惟事書畫自遣。前歲季秋，年甫十八，病不起，遺囑母氏曰：兒死亦不下此樓矣，望母無忘珍愛，無撤牀第，凡夙昔玩習之物，妝匳之具，悉位置如生前。囑訖即瞑。母不忍拂其意，悉如所囑，迄今閱二年矣。昨公欲下榻於此，小人所以猶豫者，職此故也。後思人亡已久，似無事涉嫌，故不敢方公命，詎意貞魂未滅，褻瀆貴人。駭聆所言，並詳容色，的是亡妹，驚定悲生。老母聞之，尤虞慟絕耳。別駕捬案而歎，心惋鼻酸，弔之以詩，奠之以酒，詳誌里居，並書姓氏，詰朝辭去。至於任所，下車伊始，即為請旌於撫軍，撫軍亦為感動，第未審其後果能旌表否也。逢書農能為悉述之。

閒齋曰：未嫁而能守志不奇，奇在身死而鬼猶守志也。第貞烈之性，生得全歸，而一行作鬼，乃為人窺素體，捉纖足，鬼而有知，吾恐自傷有污，必將投環而復作貞潔之鬼耳。

蘭岩曰：貞烈之魂，金石並永，詢不誣也。嗟乎，香匳粉匣，猶存昔日之精神，冷雨淒風，獨受令茲之悲楚。空樓閒寂，獨往獨來，塵境蕭條，自嗟自感。詳其姓氏，誌厥里居，請而旌之，庶可以勉貞魂也夫。

雙鬟道人

酆都市上有道人貌黑而髯身矬而瘦不詳其姓氏里居亦不詳其年歲或曰聽其語音似湖湘人或曰似河南似成都悉不可必以形求之常綰雙髻咸以雙髻道人呼之縣有富人呂氏生七子二女同居各爨有賈者客者從軍者遊而惰者無足紀述唯六子騂納粟為太學生少年任俠尤癖好符咒之事平居購求秘書盈囊累笈終日閉門檢閱硃筆黃紙與香燭錯列夜間戟指禹步一家莫測所為唯二妹附和之而卒無一成殊為鬱結一日遊平都山偕徐邵二友過市見道人立坊下遮道謂騂曰諸郎雅遊能攜我一行乎騂難之曰馬止于三先生豈可獨步與厮僕伍道人曰郎第行勿為我慮騂及徐邵並轡往既至道人已先在騂問來何速道人曰由捷徑耳騂頗疑之酒半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每遊廬山熟聞其名勝恨遠不能至道人曰諸郎有廬山在念耶盍即此一往遊之徐邵咸笑其誕騂獨欣然願往道人令閉目去其履韈以指蘸唾書符於兩蹠喝曰起便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一食頃足已踐地開眼見白雲滿衣罡風砭骨蓋已立五峯絕頂道人拽之並坐石上以袖拂之風定雲開俯瞰下方一目千里諸山撲地如培塿湖光一片康郎大姑似螺嵌氷盤萬點風帆若蠅矢集鏡繞山諸郡縣盡作碧烟數點歷歷可指道人曰子知之乎此廬山極巔也值此亦有出塵之想否則生斯世凡百可為若能登最上乘斯不負精力況神仙一道又子昌

歐辛裘之嗜誠所謂一求便得者乎其留意時哉弗可失也驊不覺自投於地涕泗交流千萬首肯既而道人曰可以逝矣仍前攝以還徐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驊至家延道士入廳跪而拂席膝行再拜曰始吾以先生為一邑之狂人也乃今而後知先生為當世之仙人也願委贄為弟子肯收錄否道人曰小郎之志則大矣心則誠矣然而時未至也驊曰傳數奇術異法先為入道之門庶不虛此良緣也道人筮之吉乃許之驊大喜呼二妹出拜掃後圃精舍三楹以居道人與二妹受法日夜練習妻妾亦不得面道人又淫其妹曰吾將使二仙姬懷仙胎也半年後道人或去或來驊與二妹亦時夜出達旦始還驊面色日漸青白二目瞠然能登雲作霧興雨呼風召神役鬼等術其妻屢戒勿衒於人驊曰吾有此術可橫行天下人其奈我何於是不自密秘閭邑莫不知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盡夜而後返其踪迹甚詭秘也汝盍瞰之妾諾焉是夕施從良人之所之卒至西門外密林中已先有六七人環坐其次有似秀才者軍卒者賣菜傭者又有一僧一尼貌極獰惡而雙髻道人亦在焉見驊至群起迓曰皇帝來矣驊中坐諸人列坐相與計議其妾隱身於黍稷中諦視之咸稱僧尼道人為國師秀才為軍師軍卒為元帥所論無非先取某州據某縣殺某官大抵皆叛逆之事尼問曰二仙姑胡不至驊曰彼追魂之法尚不精練來時令其演之今夜不至矣日

曛暮遂各起身向西去不測所往其妾驚怛奔告其妻妻大懇潛至後園從後門隙窺之見樹下有土臺高尺餘上設一几几上燒雙燭大如臂燭光下有髑髏七八枚臺四角皆燃燈一盞二妹被髮跣足仗木劍步罡風於其上覺陰慘怖人却回相與曰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也今若此不我能恤矣乃相泣而訕於庭中隣婦過而怪之殷殷致詰其妻怒甚以實告隣人恐為所累也鳴於官官慮其不軌也密白總戎總戎陽寢其事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迹之得一洞於萬山中妖人出没其間飛騎報聞總戎乃親率輕騎一千銜枚電赴黃夜抵其處以枯柴裸織物雜以硝磺堆積洞口如山舉火焚之烟焰蔽天次日未刻始熄使壯夫入洞搜之得薰斃僵屍二百有奇揭榜月餘無敢認屍者遂瘞為巨塚焉一僧一尼人皆不識唯一道士一黃衣少年咸識為雙髻道士及騂也總戎令裨將率衆就呂家擒執二女二女用邪法咒脫嚴捕未獲遲數日有人於酉陽山中有雷殛死二女屍於岩下告官驗之背有朱書曰左道惑人妖人呂氏云云方知二女雖倖脫國法終難免天誅也

蘭岩曰今試有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為皇帝未有不駭然而走以為能罹滅族之禍者矣騂固蓄有逆根故道人得阿其所好而欺之左道惑人愚人往往迷而弗悟卒之身首異處悔之何及吁可哀也夫

阮龍光

新建阮龍光。公車入都。將抵樂昌曹縣。遇風。亟艤舟入僻港。泊荒塘之下。二更後風息。明月滿天。十數隣船。盡楚巫巴容。神簫夜火。襍沓紛囂。阮不耐其譁。獨登岸謀靜。同載者咸不知也。信步得一巨石。倚大樹一株。即坐踞其上。食頃。隱隱聞斥堠下。有人絮語。密之。見八九人團坐沙際。相去不過十數武。阮以為汛兵值宿。故憩於此。初不為意。夜靜。江山清寂。語言了了可辨。聞一老人帶晉音者言曰。一眨眼又一年矣。黃六爺父子未來時。咱與耿先生薛三哥金大嫂宋姑娘。每夜共坐此地。亦時醵飲。彼時薛三哥尚捕魚。必繫船於渡頭楓樹下。金嫂戲窺其籃筐中。竊取小魚。耿先生獨守腐局。始終不肯下筯。我等群咻之。及薛三哥同李七姪入夥後。耿先生被伊終夜喁噥。猶徵酒逋。亦何可笑。今黃六爺云云語遂。輕殆不可辨。俄一操吳音者。曰莫污巇人。尋聞一少年哀泣聲。又一人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憶昔泊此。被傖楚窘迫時。金家姑嫂亦不克免脫。是時耿先生煢獨無依。實大憫。一人嗤之曰。彼受趙撫臺托辦貢物。盡出何樓。李總戎囑。悉由撫拾。詩不解蠭腰鶴膝。字不能蠆尾蠅頭。卯酉參商。隨筆湊合。歲縻僧金百兩。日市饍肉二斤。然猶唆訟投詞。危於累卵。憂貧怨賤。窘若拘囚。今冤處九幽。幸全四體。不聞楚語。但作吳吟。薛三哥蹇滯一生。漂泊半世。得魚換酒。出險入夷。

先生酒衝愁陣固然矣而抑念奇兵之所自來乎讀書人漫作顢頇已不足為訓矣顧又憨然哀鳴忘夙債而念夙卻是先生猶有蓬之心也所謂不矜細行者乃至此乎既而少年啼愈哀入耳極淒楚移時有秦音老人慰之曰吾輩亦已無生趣矣乃對酒當歌希圖破悶奈何復事野哭令人不忍復聞縱李兄言太刻毒適足破涕成笑何須芥蒂即如老朽三五少年時視拔科第真不啻摘髭禍福罔知一味驕滿形骸放浪思與晉人分道揚鑣未遇嚴師不親諍友性由習成心為境移以致喬梓相乖藁砧多舛不意鶯鳩伎倆決飛祇槍榆枋白髮青衫竟作道旁苦李迄今髑髏載土念魚腹而心酸魂魄思鄉望雞頭而氣苦不幸之幸邂逅多君不言之言於戲吾子無何少年哭漸止繼有作歌者聲如曳縷歌未竟群作嗟嘆聲阮始知遇鬼恇怯間瞥見一燈熒熒自遠而近所坐樹根石下嘩剝有聲青燐如豆轉瞬徧地皆是阮大恐毛髮蝟張倉皇遁去步步迍邅覺月色不明兩眼皆障奔走半夜筋力俱疲迨東方既白始如夢覺依然在樹下石畔跬步未移色變神凝顛踣於地舟子晨興失阮所在同來蹤迹掖之以登舟阮述夜來所見或曰此鬼打牆也無足怪所可怪者前月有鳳翔黃監生父子販法帖於蘇州覆舟於此鬼所稱黃六爺及所聞秦音老人必其人也其餘既分先後必有新舊蓋相繼溺死於江中者阮入都為咸安宮教習予嘗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阮塚間遇鬼述感，亦常事也，未若是之言語歷歷如晤生平者。

某太守

某大僚位首揆，甲第連雲，富擬卓鄭，門庭如市，干謁者恒旬月不得一見，名紙堆積。某太守失其名，夙與其家奴某季相友善，每入都，輒館其家。季巨富，擁貲百萬，喜交仕宦為光寵，往來無白丁。太守呼季之父為叔，其父出入，太守每為執鞭捉鐙，修子姪禮，以是為衆人所羨，亦以是為君子所輕鄙不齒數，而太守自以為得計，處之怡然。適相國壽辰，季父子皆入府供役，太守獨坐齋中，夜分有叩門鐶聲，啟戶視之，則一穠纖合度、位置得宜、皓齒明眸、雪膚花貌、二八佳麗人也。太守驚異，詢所由來，女稱家人之女，憐公岑寂，聊過一談。太守神思惚惚，弗克定情，乃相與繾綣，無夜不然。每至則醇醪饈饌，滿前列羅，不審從何處得來。女無所不能，能無不妙，而尤精李虛中秘傳之術。太守問功名胡底，女推之曰：八字入格，自是二品貴人，所可惜者，官品高而人品低，人爵進而天爵退耳。太守曰：敢聞其說。女曰：人生富貴貧賤，皆有命焉，非人力所可遷就也。世人不安其命，不明此理，以為人力可以致之，甘心奴顏婢膝，倚靠氷山，百計經營，以達夤緣之路。即如今日相君之門庭，奔競者是矣。然相君之勢位日崇，則門下之趨承日盛，此而千金為壽，彼則倍蓰以進之；彼而萬金為賂，此則什伯以

形之相君縱欲市恩而即此兩端已不得不高下其手況趨炎附勢者如蠅之逐臭蟻之慕羶不堪屈指詎止此兩端而已公欲叨淑世之榮而先蹈失身之辱且又等而下之媚及臧獲此巾幗尚以為羞甯鬚眉反不為愧異日莫云二品雖位極人臣夫何功名之足稱述乎太守聞之慙汗如雨改容謝曰敬聞命矣會當他徙女曰徙之似矣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尚須痛改前非勿蹈故轍為得太守曰雖然舍卿而去何以為情女曰兒亦從此永訣太守愕然曰何遽出此女曰兒非人實日壇中一老狐也與公稍有夙緣故來了之卻夙緣矣雖欲一夕聚首不可得也前程遠大慎之重之言訖遂去不復至太守不勝感喟翌日託故他徙未一年相國以罪免李亦罹法太守深自悔過磨琢自新後果仕至某省巡撫晉兵部侍郎一如狐女所云

閒齋曰人設喻借人之勢以恣威福者曰假虎曰憑城是天下脅肩諂笑最工媚人者莫狐若也今觀此狐之所以規正太守者人而狐狐而人矣如此狐固為僅見而世之如太守其人者胡多多也

鄧縣尹

衡水某邨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為尸姪所首姦夫以多金賂仵作行人伸其

袒已相屍為傷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訴諸府太守委定興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驗不得証據夜宿館舍思維不置披衣起坐時約三更僕從人熟寢地上鼾聲相和已而有寒風起戶下簾幙動響燭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乍前乍卻俛跪於地下鄧不禁毛髮森竪寧神審諦則形質服色彷彿日間所相屍也做作啼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言被害之冤吾必為爾雪之爾其斂迹吾知之矣其人叩頭而隱燭亦驟明鄧遂就寢翌日折柬召衡水尹曰詆之嗑嗑詭辭興訟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將何以肅公令而靖刁風請與公督責相人同至屍所使死者無遺憾生者無遁辭庶上可以覆府尊下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妄矣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宦所能辦耶於是復往相之鄧叱令檢視右耳仵作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溼棉絮須臾堆積約畧半斤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大驚駭再揖謝曰似此奸謀不特目所未睹亦且耳所未聞實洗冤錄中所未載微寅兄其孰能知之鄧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即屍前提奸夫淫婦嚴刑拷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淫婦坐凌遲案結一邑稱神明

蘭岩曰真心為民細心辦事不辭辛苦不憚繁冗魑魅情弊烏能逃秦鑑哉倘草草了

事。以為明決不究。其不為奸吏欺誑也幾希。為民父母者。尚其加意哉。

靳總兵

魚河堡在無定河畔。河流移徙無定。往往不遵故道。輒有時去堡三四十里。居民取汲甚艱。會夏月。零雨浹旬。所在沙漢穿穴處多渟潦。居民賴之。有一潦甚深潤。歷年不涸。遂有妖物據之。竊食邨中羊豕。漸及小兒。村人通宵羅守。比戶戒嚴。或有見其形者。則一大黑人。高丈餘。烏衣長鬣。猛鷙驚人。邨人患之。適一道士。年近八旬。與二徒自湖南來。自言能袪邪怪。衆公醵四十千。浼其用法。道士以老辭。其徒請行。道士曰。汝術無能為也。徒曰。昔在川中。何以成功。道士曰。此非其比矣。彼川中之水。分沙漏石。易為措置。顧此濁流。何以設施。徒曰。一符一籙。猶致一流金。諉此么麽。何足齒數。遂不聽師言。步至水濱。禹步焚符。以召妖物。久之不至。乃亟解衣仗劍。泅入水中。即刻波濤洶湧。衆以為道士捉得妖物矣。喧呼以助其威。一食頃。水盡赤。見一臂浮水面。俄又一頭浮出。就視之。則道士已支解矣。衆大驚。四散而奔。會榆林總戎靳公桂行部過其處。見奔民而訝之。詢知其故。亟遣兵三百人。鑿渠運戽。盡徹其水。得一黑魚。長二丈許。巨口無鱗。撥剌泥淖中。殺而烹之。味劣甚。自是怪絕。

閒齋曰。予聞北海有冰鼠焉。常伏層冰下穴宜蟄。歲久大如象。蟄愈甚。穴愈潤。水愈溥。暑或

洋焉。洋則失所天。失所天而見其真天。則死。人取其肉為餐。骨為器。因嘆世間傍門戶求利達者。人皆名為趨炎。而張家獨有氷山之喻。嘗疑擬非其倫。且氷既山矣。庸有消時乎。觀於此而後知張家之善喻也。此黑魚亦大類是。

恩茂先曰。和壽園言其祖誠齋公明鎮武威時。秋稼將登。忽為李左車所虐。公怒。選壯夫百人。向雲頭施火攻迎擊之。雲雷輒退。氷雹頓止。蓋其地近陰山。雹有大於石碓者。自公行此法。數年無雹患。奇人奇舉。何異錢塘之弩。　又公憂歲旱。數祈雨不應。乃至城隍廟與神約。三日內若不雨。必毀像焚廟。是日向午。黃沙蔽天。閭閻間挑燈為市。日暮遂雨。初如毛。漸如絲。既而大雨如注。盡夜方止。四野霑足。一郡歡聲雷動。紳衿父老。齊集轅門。焚香拜祝。多福。二事皆載武威東門外功德碑。

蘭岩曰。至誠感神。昭然不爽。韓文公驅鱷魚同一理也。

藕花

商邱宋文學。客寓航。僦居湖干。薜荔衣牆。苔蘚鋪地。極幽僻。柴門面湖。夏秋之間。蓮花最盛。宋性故愛蓮。有詩百首詠之。會夏日。倚門縱目。見二女郎操艇子來採蓮。一衣紅。一衣紫。姿態甚美。而衣紅者尤豔絕。次日復至。大約申來酉去。比日皆然。宋初不敢問。後以其頻漸

相熟識因詰之曰蕩舟亦屬險舉採蓮不為急務何不憚煩女笑而不答宋復以言挑之曰
蝸居在望何不一過喫茶女復不應但促回櫂紫衣女轉艤船近岸曰彼既強來作東道主
即一往過臨看其將何以逆客宋大喜踴躍為導宋固獨處唯一傭奴服役見之疑訝問那
得致此麗人宋紿之曰家中姊妹也來此見訪萬勿洩言外人致增酬酢奴唯唯去但司庖
廚無暇旁及二女相顧而笑紫衣女曰誰謂書癡誠慤矣口虛妄尚須思索耶宋亦笑於是
狎暱殊甚詢及姓氏里居紅衣女曰兒名藕花小婢名菱花家在湖上不遠土著也是夕遂
留與亂雞鳴輒欲言別宋固挽之女愀然良久乃謂宋曰荷君雅愛詎忍一刻暌隔特勢有
所不能耳知君達者必不為怪請以實告兒輩非人實花妖也君茍不棄祈至湖上見芙蕖
中有一莖紅鮮異常者即其下有菱花一簇可並移逕勿傷其寸根片葉植諸盆中養以湖
水勿畜大擾勿接惡客則兒與菱花當得朝夕相對矣宋且驚且喜謹誌之遂縱之去旭日
始旦即蕩小舟徧閱花中果有一莖紅儷朝霞香逾氷麝大亦倍於凡品更驗其下有菱花
迥異即出重賞募漁人並泥移逕培植巨瓮中閉門謝客終日臥坐其側三日不見女來頗
深疑訝默揣冥想萬慮紛然至第四日悶而午睡覺耳畔有拖裙聲視之則二女已至榻前
矣相見驚喜藕花曰蒙君滋養感深五內第資質脆弱不任勞瘁故數日蘇息不能動履致

君寂寞誠不自安宋曰但得常聚首何妨暫違顏鮿生年來如窮波斯落落不稱意今得與二卿為耦雖死亦得女曰君此心真堪對起但能終守不渝則懷與安雖敗名誠非無益於性命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輕漚汎水起滅須臾苟不行樂及時縱活百年如蜉蝣朝菌耳即如兒輩去千頃之廣而就一勺之多辭鏡湖之深而居瓦缶之淺非不知猶魚遊釜中燕巢幙上其安危妖壽天壤之懸殊也亦以子生不如偶死耳因貽宋詩曰彈指韶光易老瞥眼初陽又曛從此朝朝暮暮不隔秋水思君自此三人如形影之隨不離跬步二女極相恤衣服履舄互易著不分爾我一日宋他出二友過訪不值見盆中菱花秀異採之而去日暮宋返藕花泣訴菱花被創之由君不憐而救之兒豈忍獨生宋大慟問何術以救之女曰但培其根每清晨為誦觀音咒九九遍明年此際可以再生矣宋如所教至心持咒時以湖泥培養日夜不輟次年復出菱花忽至雖覺瘦生而姿態愈豔相見悲喜交集各敘間闊刺刺不休宋自得二芳精神發越形氣清爽讀書一過輒能默誦又一年隆冬大雪盆冰一夜寒冱二芳不至宋獨居蕭然不測何故夜夜不寐潸泣沾衾日對瓦盆潛祈默禱倏忽春盡夏來藕花獨至形容憔悴愁苦不勝宋擁置膝上為之拭淚整髻問何為孱弱至此菱花安在不與偕來女泣曰尚憶菱妹耶已作凍鬼隔年矣兒亦不耐嚴寒雖苦不死而奄奄一息不久

亦將辭人世與君永訣耳宋一慟幾絕思之不置賴藕花相伴不致哀死但藕花日就瘠羸宋又憂之延醫調治醫一見失志診其脈又甚異人漫留藥一刀圭誌其門逕而去雖去而日伺于門冀其一面適宋又他出是日薄暮醫偷見藕花獨步湖上丰姿綽約與湖蓮爭妍醫不復能耐突前抱持之藕花駭而逸躍身湖中醫慌持其足足拍然而折視之藕一段耳始知其妖幻亟告宋宋大痛恨趨湖上哭之深恨醫之選事欲鳴諸官傭奴勸之曰明明妖異雖之官庸得理乎宋乃止翌日仍至湖上哭之見一蓮花浮水面斷藕猶存慟哭抱歸種於盆越宿即萎乃具棺衾葬之湖上作芙蓉詞以弔之遂髡緇為比邱雲遊不知所終

蘭岩曰花是美人全影美人是花後身原無分別耳弱體柔姿珍惜之且恐不勝那當此庸醫惡客疊加損折哉彩雲易散琉璃脆信不誣也

王塾師

宗室某王子白問亭方其未襲爵時家有塾師王姓者教授有年矣往往作戲術頗奇幻偶一炷香漸為家人所知一日與白之親故夜飲客曰此時安得鮮魚湯啜之王曰易易耳乃覓一籃子命館僮提之閉目繞地而走僮且走且作摸魚狀形有頃王曰止得之矣果得一魚長尺許撥剌籃內烹食之味極鮮美衆詰館僮何來此魚則云在水中摸得耳或又思市

貿般饌，王即取錢如價，置籃中，仍命僮閉目行，隨見多品在籃，烹飪之美，如初出鑊者，熱爍唇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愚者驚其神，智者但謂其有搬運法耳。居久之，王子忽患瘍瘵，日漸尪羸，易醫數十，藥石罔效。親串中來探候者，進則相慰，退則共議，以為斷無痊理。其母某福晉祇生王子一人，日夜焦愁，眠食皆廢。或言王子之病，非俗醫所能瘳，館中王先生法術玄妙，福晉倘能降心求之，彼必有以援手。福晉以為然，即使內監延王入邸，泣而道之。王正色力辭，以為不能。福晉跪請，聲淚俱下。王請福晉起，俯首沉思，移時未決。福晉又再四拜懇。良久，王始許諾，曰：明日當有以報命耳。趨出，而囑其館僮曰：無擾我睡，俟吾自寤。遂引衾而臥，狀若死人。王子有山陵在某處，祖塋也。是夜二更後，守陵人有直宿者，瞥見一人由甬道徑入宮門，審諦之，則王先生也。大駭愕，隱念先生在城內，夜深來此何為？方冥想間，旋見殿上有人出逐，衣四團龍，拱王入殿，分賓主坐，執禮恭謹，似有所懇，王亦有言，相隔遠，悉不能辨。但潛身屏息，於窗隙中窺伺之。俄聞門外呵殿聲甚嚴，見侍衛多人擁一王者入，像貌瑰麗，氣度尊崇，冠履衣裳，皆非時制。王與殿上人疾趨迎拜，同入殿中坐。王者居中，王居左，殿上人居右。王起坐再三，似代為殿上人請托者然。王者無言。少焉，忽聞一片諠囂，見一人縲形，手將一人，髮辮且打且行，同跪階下。細視被將者，即王子也。殿上人趨步下階，向其人哀懇求寬，復拜求良久，其人終不許。殿上人泣而入殿，王隨趨下，向其人耳語數四，亦不允。王

1362090　I242·I
39

嗒然卻回既而王皆出殿當陛而立開謝再三其人不得已始釋手兩哭而去其聲甚慘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殊形感荷已而王者去王亦繼去殿上人送之出門返入殿上遂寂然無所見翌日入城備述夜來事以報福晉曰小爺病當愈矣福晉未遽信無何王起入告福晉曰昨為王子事大費調停蓋王子之祖在生時曾枉殺一漁人漁人訴於冥司冥譴先王當斬嗣至王子即絕以償漁人之怨吾感福晉之誠竭力關心始得暫免王子之厄然夙冤未解尚須建醮超度方克解脫幸福晉勿忘也福晉感謝一如其戒王子病遂痊自是合府之人敬王如神明一日王子約王遊西山夜宿山中清話時見一黑物大如牛蠕蠕而至王見之大驚亟囑曰知之矣可先去如某處某潭下待我行將至矣物遂去王子駭甚問此胡為者王歎曰吾以不自檢束每自炫露今此物欲與吾較量吾之厄也此物法術至精吾非其敵然與之較必死不較亦死不能不與之較請王子備搭衣明日於潭側收吾骨焉王子大驚力止其行王曰是無所逃避也即當往矣言訖歘歘而往王子心不釋潛率家人十數輩至潭邊察之不見蹤迹唯聞蘆葦中猝騰迅躁或見白光亂閃橫若掣電旋若飛丸如數百金戈鐵馬之聲聽之膽寒見之股栗直至雞鳴始靜尚畏入視則葦間黑物偏身皆滿伏地不動而王亦赤身僵臥潭邊鬚眉毛髮皆燕剪之以還赴宿始悉細詰其故乃知殺物之劍悉鬚眉毛髮之所化也王子每舉以告人博識者多以為劍仙之流亞也